

新家

阿越·著



目录

新宋•十字1

新宋•十字2

新宋•十字3

新宋II•杈柄1

新宋II•杈柄2

新宋II•杈柄3

新宋II•杈柄4

新宋II•杈柄5

新宋III•燕云1

新宋III•燕云2

新宋III•燕云3

新宋III•燕云4

新宋III•燕云5

新宋III•燕云6

新宋III•燕云7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声名鹊起

第二章 终南捷径

第三章 集英殿风波

第四章 学术与政治

第五章 白水潭之狱

楔子

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堆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还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稚嫩。

殿试的考官们屏声侍立在殿中。

“陛下，殿试的第一名，臣等商议，取的是上官均，第二名，是叶祖洽……原来的省元陆佃，取在第五……”殿试编排官苏轼欠身禀道。

皇帝“嗯”了一声，随手抽出几份试卷，信口问道：“石越呢？他有没有参加这一科的考试？”

“回禀陛下，臣等没有看到石越的名字。”

“是吗？”皇帝的眼中，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但是《论语正义》的其他几位作者，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会试，并且都取得了殿试资格。”似乎是觉察到了皇帝的失望，苏轼又接着说道。

“唐棣、李端敏、柴贵友、柴贵谊……”机灵的内侍早已经从试卷中替皇帝翻出这些人的试卷，恭恭敬敬的摆在皇帝面前。

“怎么只有四份？”赵顼一面翻阅，一面问道：“还有一个桑充国呢？”

“桑充国也没有参加大比。”参知政事王安石硬生生的回道，他并非不了解皇帝的心情，整个汴京城都在抢购一本由六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合著的新书——《论语正义》，书中的才学与见识，让饱学的王安石也为之惊讶、赞叹，更何况是求才若渴、一心求治的年轻皇帝？但是现在毕竟是殿试！八百多名菁英士子，都在京师翘首等待皇帝宣布最后的名次，整个天下都在注视这个荣耀的时刻，即便是皇帝，也没有任性的理由。

赵顼觉察得到了自己这位丞相的不悦。和他的祖先一样，他早就习惯了士大夫的矜持。年轻的皇帝朝王安石微微颌首，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态，向编排官苏轼问道：“这几个人，排在几甲？”

“陛下，都在五甲。”

“那么，全部升入四甲，赐进士出身吧。”皇帝说完后，目视同平章事陈升之，笑道：“宰相给朕读读叶祖洽的策论。”

“是。”陈升之小心的捧起一份试卷，用带着福建口音的官话高声读道：“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赵顼静静倾听，待陈升之抑扬顿挫的读完，忍不住夸赞道：“这个人很有见识，文章花团锦簇。最难得的是能够体会朕变法图强的用心，这个叶祖洽的见识，朕以为在上官均之上，朕决定取他为状元。”

“陛下！”皇帝话音方落，编排官苏轼已是高声反对：“臣以为不可，叶祖洽诋毁祖宗，怎么可以做状元？！”

没有料到苏轼会如此激烈的反对，赵顼一怔之下，下意识的将目光转向王安石。王安石用眼角的余光有些不屑的瞥了苏轼一眼，方才缓缓出列，从容说道：“陛下，叶祖洽为状元并无不妥。苏轼虽然才高，但是所学不正，且不得志，才会如此愤世嫉俗，其言实不可听。”

苏轼万万不料王安石当面说出这样的重话，几乎气结，脸立刻涨得通红，但他正待措辞辩驳，却听赵顼已经说道：“朕意已决，便定叶祖洽状元！”

“陛下英明！”顿时，顺从的祝颂声淹没了苏轼的难堪。考官吕惠卿不动声色的望了苏轼、李大临一眼，心中充满了得意之情。“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既然锐意革新，他取的状元，又岂能是抱残守阙之人？我将叶祖洽选在第一，你们偏偏要改成第二，活该受此羞辱。”

但赵顼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从他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以来，席卷朝野的新旧两党的斗争，已经蔓延到了这次的殿试之中。“等到集英殿唱名赐第的时候，朕定要亲眼看看《论语正义》的作者，究竟有多年轻？”皇帝的心思，已转到了与殿试完全无关的事情上。

第一章 声名鹊起

历史有无数种可能，因此人类的生活才变得充满意义。

——佚名

1

时间倒溯五个月。熙宁二年十月，如果用耶元纪年的话，是1069年，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有二十六年。

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飘飘茫茫的大雪给古老的开封城裹上了银装，来往于汴京城的人都无一例外的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深达一尺的雪中艰难跋涉，曾经人来人往的官道上，马车也已经不可通行。号称“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汴京，因着这严酷的天气，便是连那汴河之上，也缺少了以往的热闹与喧嚣。

因为行人稀少，守护开封外城的士兵们也变得非常的懈怠，他们把兵器斜靠在城门的洞壁之上，不停的搓着双手，来回走动，咒骂这个倒

霉的天气，偶尔有几个卖柴卖炭的农夫挑着柴炭经过，兵丁们也懒得去检查，随他们通过了。大宋建国一百多年，东京城从未发生过什么乱子，在这承平的年代，更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守城的士卒们只盼着能回去喝一口热酒，躲在火坑边美美的休息。

但是，此时在汴京南城墙最西边的戴楼门下，士兵们却不得不勉强拿起冰冷的兵器，警惕的望着眼前的装束奇特的男子。白色光滑的奇异衣服，浅浅的平头，头上却没有戒疤，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真是个非僧非俗的怪人！

穿着白色羽绒大衣的石越，望着这些目光中充满警惕的士兵，也开始不安起来，戴楼门前的行人不过稀稀数人，怎么看他们也像是针对自己来的。两天之前，石越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距离开封六十里的一个小村庄边上时，那些村民们看着他的表情，与这些兵丁们一模一样。

使劲晃了一下头，“这里不是西元二零零四年，这里是西元十一世纪！”石越在心里默默的重复着，强迫自己接受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自己现在所处的时代，如果不是做梦的话，的的确确是西元十一世纪，做为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对于熙宁二年，他有深刻的印象——这一年，王安石开始变法！这两天以来，石越一直在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是个梦的话就好了，但是梦里为什么会有冷饿痛疼呢？

石越控制着自己零乱的思绪，抬头打量眼前的开封古城。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墙被刻意砌得弯弯曲曲的，像一条白脊背的巨龙，伸向远远的烟霭里；宽达十余丈的护城河边种满了杨柳，树上挂满了臃肿的“银条”，真是雄伟的城市！即便在这样的时刻，石越也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一声赞叹。

若不是身处如此吊诡的境地，能够亲眼目睹开封古城，这会是多么让人陶醉的事情呀？但在这个时候，石越却只盼着这个游戏快点结束。“我真的快要疯了，爱因斯坦！耶稣基督！真主安拉！如来佛祖！玉皇大帝！”石越低声嘶吼着，抑制不住的蹲下身子，抓起一大把雪，使劲抹在自己的脸上。刺骨的冰凉，让石越慢慢的又冷静下来。

“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总得先活下去。”正是抱着这个信念，石越才决定冒着严寒大雪，来到开封。“我不会垮在开封城外的。”他站起身来，拍去身上的落雪，抬头望了一眼这座千年后只存现于典籍中的伟大都市的城楼，从容的迎着那些守城卒走了过去。

士兵们正在交头接耳，猜测着石越刚才举动的意义，见“怪人”朝城门走来，一个小头目径直走到石越跟前，缺少中气的喝道：“你是什么人？有路引没有？”

宋代的官话，发音与普通话很不相同，懂得许多方言的石越也只能够勉强听懂。他停下脚步，傲慢的回应道：“我从华山来，我家世代隐居华山，不知道什么路引。”这是早就想好的托辞，但是发音却颇显怪异，倒似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开封官话。

小头目细细打量着石越：“怪人”虽然装饰奇特，但是那件衣服，看起来却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他态度傲慢，想来必有所恃；此人又自称是来自华山的隐士，但凡隐士，与朝中的大官们，十之八九都有牵扯不清的联系——最起码，也是读书人，这年头最难料的，就是读书人了，自己可不好得罪，混口饭吃也不容易。而且这个“怪人”眉清目秀，肤色白得像个女人，更不可能是党项人、契丹人。

想通这些要紧处，小头目立即做了决定——请示上官。有什么不对

的，由上官负责去，谁叫他们每个月的薪俸拿得比自己多呢，这责任也由他们负吧。当下便客气的对石越说道：“这位公子，你先这边请，我得请上官做主，不敢私自放行，你体谅则个。”

说完也不管石越答不答应，便把他请到了城边，早有一个士卒去最近的一个战棚^[1]里请正在烤火的长官。

石越默默的站在一边，竟然背着手欣赏起这千年以后难得一见的大雪来——难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更坏的状况吗？石越不觉自嘲的冷笑着。这个表情落在小头目眼中，更让他觉得这个“怪人”高深莫测。

一片片有如鹅毛的大雪从天空慢慢的飘落，伴着西风在半空中翻滚、跳动，然后静静无声的落在大地上，把刚刚被行人踩出的脚印覆盖掉……

石越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抱着他坐在膝上看雪，一面教他读诗，彼情彼景，竟如同昨日发生的一般。只是自己如今的处境，与父母双亲竟是隔绝两世，重逢的机会极其渺茫，不由让他黯然神伤。在心中默默念了几遍那首在父亲膝上学来的诗，一时间积郁难当，竟忍不住低声吟了出来：“一片一片又一片，飞入泥潭皆不见；前消后继不断飞，……”

刚刚想把最后一句咏出来的石越猛然觉悟，几乎吓出一身冷汗。他吟的，是一首革命诗，在古代，便是“反诗”。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终叫河山颜色变”，这样的诗句，自己当着这些士卒的面咏出来，不是等于自杀吗？

小头目饶有兴趣的听着石越咏诗，心里暗暗称赞自己刚才的决定英明果断——这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受到过份尊重的时代，在下层百姓的心

中，有才华的读书人，就意味着前途无量……不过小头目的自得只保留了短暂的时间，当他见石越久久不能吟出最后一句来时，自得之情立刻转化成了对蹩脚书生的嘲笑——虽然他自己是绝不会作诗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嘲笑人家作不出诗来。

石越怔怔的站在那儿，完全没有去想如何把最后一句吟完，这句“终叫河山颜色变”让他的心脏剧烈的跳动。这个时代！这段历史！也许、也许……在那一瞬间，一种被称为“野心”的东西，悄悄的浮了出来，自己曾经读过多少改变历史的故事，也许……

但也就是一瞬间，他就冷静了下来，这几天连吃饭也是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们周济，没有饿死就算不错了，居然还去胡思乱想。石越摇摇头，自嘲的一笑。小头目却不免会错了意，歪着嘴朝一个同伴挤挤眉毛，心道：“原来果真是个三句诗书生！”

就在这当儿，去请示的士卒已经回来，不过长官却没有跟他一起来，这么冷的天气，长官连动都懒得动一下，反而把这个来请示的士兵给臭骂了一顿。小头目在心里咒骂了一句，毕竟不愿意得罪一个读书人，想了一回，无可奈何，只得挥手放行。放一个奸细入汴京城，不见得就一定能追究到自己的责任；而得罪一个可能有“前途”的读书人，自己就肯定惨了。这点子利害，他还是想得明白的。

即便是过了五个月后，石越还清楚的记得，自己是从戴楼门顺着笔

直的道路，一直往北，经过“新门”进入内城的。之后又走了一段时间，在赫赫有名的开封府外面稍做停留，便顺着一条东西走向、宽二百余步、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的御街往东走，途中经过一座叫“州桥”的石桥，又穿过一个叫“土市子”的所在，走了没多久，一座大寺庙赫然入目。

石越见寺墙之外遍种柳树，虽然天降大雪，可是香客依然进进出出，车马不绝于道，而庙外更有无数店铺依然开张营业，一路所见，竟以此地最为繁华，想像平时天气晴朗时，这里真不知是如何个热闹法——他哪里知道这个地方，本是当时全球最繁华的所在，心中不免要暗暗称奇，连忙抬起头来，往寺门望去——这一望之下，石越心里便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这就是鲁智深拔柳树的大相国寺呀！”好奇心起，石越抬腿便往寺中走去。

这大相国寺本是战国时信陵君住宅，到宋朝时，便成了皇室礼佛之所，庙中尽是些富贵和尚，他们的方丈唤作“智缘禅师”，是当朝宰相王安石的方外之交。有了皇室这样的大靠山，这一座寺庙，竟是修得无比的辉煌瑰丽。其中楼台殿阁，朱栏玉户，画栋雕梁，与宫殿无二；正中间白石的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此时尽皆为白雪所覆，玉树琼枝后的殿内，隐隐的传出钟磬的悠扬之音。

信步走进大雄宝殿，这样的大雪天，依然有十数个和尚在那里念经诵佛，还有一些善男信女在虔诚的祷告着。释迦牟尼微笑着注视着这些芸芸众生，似乎能够看透这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一向抱持“敬鬼神而远之”的信仰的石越，在袅袅香烟、喃喃梵音中，也情不自禁的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低声祷告：“佛祖，你要帮帮我，我从哪里来，你老人家大发慈悲，便把我送回哪里去吧……”

几个香客好奇的看了石越一眼，不知道这个打扮奇特的怪人在说些什么……石越完全没有在意他们的眼光，只是诚恳的望着大雄宝殿中央的释迦牟尼金像，佛祖依然和蔼的微笑，似乎是在嘲笑着石越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似乎是在鼓励石越什么。他正犹疑着要不要继续对佛祖说些什么，忽然听到肚子“咕咕”一声……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在雪中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了。

石越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口袋里只有几百块人民币，除此以外，再无他物。想起带着无数设备回到古代的众多小说，对比自己一无所有的窘态，他只得苦笑着叹了口气，又朝释迦牟尼叩了几个头，静静地退出了大雄宝殿。无论如何，饿死不是一种体面的死法，在祈祷中饿死，更加不体面。

石越强忍着饥饿，在大相国寺内信步走着，一面思考着自己日后的谋生之道。大相国寺占地五百多亩，有六十多座禅院，可以说规模极其宏大。石越一面走一面想，穿墙过院，信步而行，早已不知身在何处，那谋生之法，却是一个也没有想出来。

如此又走得五六十步，曲径数转，忽然一阵酒香扑鼻而来，诱得石越饥火大盛。他抬起头来，眺目而望，却见前面有一个水池，池边种着稀稀疏疏十数树梅花，此时大雪压枝下，雪白的梅花在枝头迎着严寒怒放，让人望之精神一振。又有四五个人围成一圈，坐在雪中饮酒，身上的斗笠蓑衣上，都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若不是见这些人偶尔还会动一动，远远望去，便是几个雪人。那酒香便是从那里传来！

石越这也是第一回见到有人有这样的雅兴，心中半是好奇，半是为酒香所诱，双脚不自觉就朝着那边走了过去。他故意放重脚步，在雪里踩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走得近了，果然那几个人便循声望了

过来。石越这才看得清楚，那些全是年轻的儒生，一共五人。他学着电视里看到的情形，抱拳朗声说道：“有扰各位的雅兴。”那些人也连忙站起身来，还礼道：“无妨。”五人见石越虽然容貌清秀，似是读书之人，但是装束却如此奇特，心中也不禁十分好奇。

其中一人似是极为豪爽，当下便出言相邀：“相逢就是有缘，兄台若无他事，何不一起饮酒赏花，也好不辜负了这美景？”

石越心中虽然求之不得，却也不愿被人小看了去，他生性本是沉稳之人，脸上便丝毫不动声色，只淡淡说道：“如此多有打扰。”

那五人见他对答之间，气度不凡，心中更是暗暗称奇。便给石越让出位置，又有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小僮给他把酒给添上。石越走了半天路，腹中饥寒，也不客气，接过酒来一口喝了，只觉得酒味极淡，他知道古时候的酒就是如此，也不品评，不过腹里终是有了一点暖气上来。那几人见他豪爽，便又给他满上一杯。

石越这一杯却不就饮。他心里暗暗思忖：所谓“出门靠朋友”，如今自己的处境，若不在古代交几个朋友，断然难以立足。当下一面心中计议，一面游目四顾，忽地瞥见十数步远的地方，放有一个小壶，众人身前的小案上，各有一把好像短箭的竹棍，一个书僮手里拿着笔砚，另一个书僮手里捧着一叠纸，纸上还有笔迹。他心中一动，立时想起古人的一种游戏来——投壶。那是几个人轮流将那些竹棍投入壶中，若是不中，或者罚酒，或是罚诗的游戏——此时之事，更不用说，便是在罚诗无疑了。石越眼珠一转，立时计上心来。他指着那些叠诗稿，操着口音怪异的开封官话，淡淡笑道：“诸位仁兄是在咏雪，还是咏梅？”

五人相顾一笑，先前相邀的那个书生开口答道：“见笑了，我们是

在咏梅。”

石越微微颌首，站起身来，稍一沉吟，指着一树梅花，朗声吟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这首诗本是元末著名诗人王冕之作，本是咏梅的名篇，石越记忆力颇佳，这些诗词一向记得甚熟，突然拿出来卖弄，顿时语惊四座！

那五人都是来京参加省试（礼部试）的“得解举人”，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各路州府主持的，叫解试；解试合格，礼部主持省试；省试合格，则皇帝主持殿试。这五人已通过解试，在宋朝的读书人之中，虽然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却也都是一府一州的英杰之士。邀石越喝酒的书生叫唐棣，字毅夫，是成都府的举人；给石越让座的书生相貌清瘦，眸子里透着灵动，名叫李敦敏，字修文，是江宁举人；坐在石越对面，显得非常的矜持的书生，叫陈元凤，字履善，是福建的举人；另外两人是亲生兄弟，憨厚的是哥哥，叫柴贵友，字景初；机灵的是弟弟，叫柴贵谊，字景中。五人今日在此会诗，一是为了赏雪赏梅，二是图个吉利——考中进士后，所有的进士都会在大相国寺题名。不料竟然因此邂逅石越。唐棣等人初见石越，也不过是出于好奇之心，不料此人出口成诗，格调高远，无不大惊失色。唐棣连忙起身，拜道：“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足下胸襟，让人钦佩。在下唐棣，草字毅夫，不敢请问高姓大名？”

五人之中，石越最是喜欢这个浓眉大眼的男子，见唐棣相问，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一面笑道：“过奖了。在下石越，草字子明。”他随口想了一个字，却不知道古人“名”与“字”大部分都是互相唤应的。好在众人被他窃来的王冕诗作所镇伏，心中虽然觉得怪异，却都怕

他引出个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故典，反显得自己无知，竟也不敢多说什么，一个个只是站起身来，恭谨的自我介绍。

年轻人相聚，又无阶级之分，彼此就很容易熟络。加上双方都有意结纳，没过多久，竟仿佛是多年不见的好友之一般。

众人边喝边谈，酒过数巡，都是酒意微醺，唐棣因笑道：“子明方才一首《白梅》，拿去拜会欧阳公，也是座上之客。”

李敦敏也应和道：“便是去见大苏，也见得了。”

陈元凤却摇摇头，笑道：“学而优则仕，现在王相公执政，求贤若渴，进用新人，与其去见欧阳公、大苏，不如去见王相公。”

石越自是知道他们说的“欧阳公”、“大苏”、“王相公”，指的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都是唐宋八大家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古人拿着诗作去见前辈，以求提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哪里却知道石越不过是剽窃“后人”诗作为己用，虽然说王冕还要数百年才能出生，心中却也不能没有不安，怎么敢上唐宋八大家门上去欺世盗名？这时候听他们七嘴八舌的介绍，几乎吓出一身冷汗。

众人不知道他的心思，因争持不下，李敦敏便向他笑道：“如何？子明。你可决定去见谁了吗？”

好在石越颇有急智，脑中灵光一现，想起陆游的名篇，暗道：“王冕的也用了，再借借陆游的，也无所谓了。”计议一定，便微笑道：“数岁之前，在下也曾填过一阙《咏梅》，调寄《卜算子》……”一面说，一面起身，折下一枝白梅来，回转席中，轻击酒案，低声吟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

雨。”他念到此句，忽然想起自己的遭遇，语气不免更加悲沉，顿了一下，方继续吟道：“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无意苦争春。”唐棣重复了一句，叹道：“以子明的才华，我辈如荧虫望月，不料却恬退如此，无意功名，安于寂寞。可敬！可叹！”

陈元凤却颇觉不以为然，昂然说道：“大丈夫立于世间，当博取功名，名彪青史。生不得五鼎食，死亦要五鼎烹。子明才高如此，何苦效腐儒酸状，欲迎还拒？”

李敦敏见陈元凤言辞之间已近于无礼，生怕石越见怪，连忙笑道：“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孔子主张进取，但也一样称赞隐士的高洁。我们来考进士，报效朝廷，是圣人认可的；子明洁身自爱，也是圣人所称赞的。”

石越本来也不甚介意，见李敦敏如此，不免笑道：“几位都是考进士的吗？”

“正是。”陈元凤语气中颇有自傲之意。

石越读过史书，知道当时进士一科，最为荣耀，他们参加解试时，在有些地方，是五六十个人争夺一个解额^[2]，能得到此资格的，自然都有骄傲的本钱。但这些东西，对于石越来说，却毫无意义——他到此时，对未来依然是一片迷惘。当下也只是淡淡一笑置之。

但是众人一旦开始了有关于进士考试的话题，却是人人关心，个个在意，柴贵谊便说道：“国朝进士科，惯例一直是试诗赋为主的。可是今年五月朝议要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进士，议

论纷纷未定，我曾听说是被苏直史阻止了。今岁秋试^[3]，明经诸科未罢，而诗赋依然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但废除诗赋的流言一直没有平息。我平日里思虑这事，却终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诸位的意见如何？”

他说到此事，众人便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或说不会废，或说拿不准，一时间又开始争论不休。石越在旁静静听他们讨论，才知道柴贵谊说的“苏直史”就是苏轼。王安石变法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石越也曾留意研究，这时候便细细回想，忽地想起《宋史》上苏轼那篇直斥王安石改革科举是“多事”的奏章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顿时清清楚楚摆在了他面前。忽然之间，石越竟有了一种“上帝”的感觉。

李敦敏对石越十分钦佩，因此便时时着意石越的神态，这时忽见他露出智珠在握的笑容，心中一动，向石越笑道：“子明，依你的看法，究竟是会变，还是不会变？”众人见问到石越，立时也都安静下来，静静等待石越的判断。

石越却犹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如果冒然说破历史的玄机会有什么后果。众人见石越既不知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只是望着手中的梅枝出神，更觉高深难测，竟是一个个屏气凝神，不敢打扰他的思绪。一直迟疑了十来分钟，石越手中的梅枝轻轻敲在了案上，“妈的，既然老天爷开我这么大一个玩笑，我还能管什么后果不后果？”石越心里竟泛出一丝报复的快感，“除死无大事，我现在和死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老子偏要扰乱这段历史玩玩！”

他既然拿定了这玩世不恭的主意，便收敛心神，淡淡地朝众人一笑，缓缓说道：“这件事情我虽然知道，却不敢乱说。”

陈元凤大是不信，笑道：“朝廷尚未有决断，子明便说知道。便是周濂溪、邵尧夫[4]也未必有这般本事罢。”

石越见他质疑，便微笑不语。

康棣却诚恳的向石越说道：“子明，我相信你的确知道。若是方便说，便说；不方便，不说也无妨。”

李敦敏也点点头，笑道：“我也信得过你。”

柴氏兄弟却是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石越本意不过是故弄玄虚，却不料唐棣与李敦敏如此信任，心下也不禁感动。他朝二人微微点头答谢，望着陈元凤笑道：“对于天道的体悟，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我不敢和周、邵二位先生相提并论，但是我却可以清楚的知道，明年春闱，一如旧法，然而殿试却要废诗赋，只试策论。”

石越如此断然的判断，顿时让众人都面面相觑。

陈元凤心中不信，略带嘲讽的笑道：“朝议已定，子明却口出惊人之谈！王相公执政，久欲改革科举，若说最终变革，也是平常，但是焉有省试如旧，反倒只变殿试之理？我观子明诗词，可比大苏；不料又精通河洛之学，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想必家学渊源，敢问子明是何方人士？”

提起这个“何方人士”，石越就不禁起了自伤之心，黯然良久，才半真半假的说道：“我两天之前突然出现在汴京城南六十里的一块农田，自己的出身来历，父母妻儿竟是全不记得了……”

众人听到这样奇异之事，无不瞠目结舌。陈元凤根本就不相信，只以为石越要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世。便连李敦敏、柴氏兄弟，也觉得匪夷所思。惟有唐棣同情的走到石越身边，递过一杯酒去，恳切的劝慰道：“子明不必伤怀，你的装束天下少有，凭着这身装束，未必不能打听到你的家乡与高堂，况且你才学非凡，令府上毕竟不能是无名之辈。来，喝了此杯，大丈夫不可灰心丧气。”

石越见唐棣如此，心里更觉感动。只是自己的来历，既说不得，说出来人家也不信，不得不装糊涂。想到父母朋友，伤心之处，便有借酒浇愁之意，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说道：“我方才所说之事，信与不信，任凭诸位。只是我泄露天机，罪过非浅，还盼诸君不要外泄，否则于你们也是祸非福。”

“我等理会得。”李敦敏郑重点头，温声说道：“子明，我相信你。”

一股暖意从石越的胸中升起。所谓“白首如新，倾盖如故”，他与这唐棣、李敦敏也不过萍水相逢，自己来历不明，言语间不尽不实，对方未必全然不知，但却如此信任体谅，仿若多年的故交，人与人之间的缘份，的确是奇妙难言。但是，想着这些真挚的信任与友谊，想起再也无望回到亲人身边，想起自己飘零在另一个时空的孤寂……心中却更是五味杂陈，欲哭无泪。借着几分酒意，石越拿起手中的梅枝，轻击酒瓮，呛声吟道：“玉楼十二春寒侧，楼角何人吹玉笛。天津桥上旧曾听，三十六宫秋草碧。昭华人去无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5]

这词虽然不是应景之作，但是石越自怀身世，别有怀抱，自他吟来，则尽是悲怆之意，特别是念到“无数行人归未得”这一句之时，更

是反复长吟，让人闻之心伤。

唐棣等人虽然从未听过这首《玉楼春》，而且石越往往是吟词而非唱词，颇显奇异，但是听石越吟到伤心之处，却也一样为之动容。便是连陈元凤，也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怪石越了……

3

这一年的冬天，是石越永生也不能忘记的。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气！没有温室效应、自然环境没有被破坏的古代，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甚至可能觉得不习惯。

那日在相国寺结识唐棣等人，石越醉醺醺的被众人扶回客栈休息，众人见他才华出众，心里都以为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此时落难，不免纷纷想要解囊相助，却被唐棣全部拒绝了。唐家是蜀中豪商，祖上曾是交子的发起人之一，唐棣更是家中的长房长孙，因为宋代科举并不歧视商人^[6]，唐家便让唐棣着意进取，博取功名，他来京参加省试，他父亲唐甘楚早已下令唐家在京商号银钱，任他支取，若非他喜欢客栈中参加省试的读书多，方便呼朋唤友，早就在京师买下房子了。此时要资助一个石越，自是不劳他人费心。石越心里感激，嘴上却无半句感谢的话，唐棣固然不以为意，便是那陈元凤等人，也以为是石越对钱财之物看得甚轻，因此并不特别在意。

之后八九天里，石越平日里便随着唐棣等人一起游学，他们探讨经义的时候，他便在旁边静听，偶尔忽有惊人之论，便引得众人佩服不

己。但众人若要和他探讨，他却只笑不答，过不久众人都知道他的习惯，以为他生性不爱多言，便不再纠缠。却不知道石越虽然国学功底不错，却终是怕言多必失，因此格外慎重；更何况石越也自知古今发音有别，在别人看来，自己发音怪异，更不愿意启人疑窦。因此凡事皆以谨慎为先，只是加意了解、学习当时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学习开封官话。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不用多久，他说出来的开封官话也就有模有样了。

这天连日大雪之后金乌初现，汴京城里行人增多，更觉繁华。因为唐棣约了去会客，石越便赶大早起来。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圆领窄袖葛衣；因为没有长发，便只戴了个方巾帽。北宋的衣装以简约自然为尚，并不太合石越的审美眼光。若依他之意，这些衣服全需改良，不过此时自己都是寄人篱下，哪里能够挑三捡四呢？石越哑然失笑，暗自摇摇头甩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快步走了出去。

唐棣和李敦敏、柴氏兄弟早就在客栈大堂里等候，见他出来，唐棣立即大声笑道：“子明，今日难得天公作美，我带你去个好去处。”

石越见柴氏兄弟在旁微笑摇头，也不知唐棣闹什么玄虚，正待回答，早被唐棣一把拉住，带到客栈外面的马车上，听车夫“驾”的一声，马车绝尘而去。

唐棣似乎心情很好，在马车里不停的打着节拍，摇头晃脑的哼着坊间流行的词曲，柴氏兄弟与李敦敏有一搭没有一搭的说着话，石越问起去什么地方，众人却只是微笑不答。跑得一阵，石越嫌气闷，就掀开车帘往外看去，这地方却是前几天来过的，原来是到了潘楼街附近。马车在潘楼街一带的巷子里穿行，几乎和逛迷宫差不多。石越估摸着跑了四十分钟左右，马车终于在一座宅子前停住。未及停稳，唐棣就拉着石越

跳下马车，也不通传，便径自闯了进去，李敦敏与柴氏兄弟也跟了进来。

进得大门，才知道是好大的一座宅院。整个院子地域宽敞，占地四亩有余，院子里高槐古柳，更有森森古柏掩映，各种各样的花木点缀其中，枝头上尚挂着一层层积雪，愈发显得是银装素裹。院子是四合院、三进房，全宅房间共计三十三间，合“三十三天”之数。后花园非常幽雅，一个半亩的池塘，护岸有桃树，池塘中有水榭，一道拱桥搭在水榭与池岸之间，桥下种满了荷花。此时虽然是冬天，荷叶早已枯败，但其规模可见。

石越此时虽不能尽知这座宅院的妙处，但仅从前院的森森古柏中，亦能知道这院子的规模与历史了。这样一座位于京城繁华的商业区潘楼街附近的院子，虽然并未逾制，但如非十分富裕的家庭，也绝对不可能置得起。看着唐棣旁若无人的样子，进进出出的家人不仅无人出来阻止，反而一个个眼角带笑，石越已知道此家主人和唐棣渊源不浅。果然，才进中门，就听见唐棣大呼小叫：“贵客来了，主人家快来迎接。”

话音刚落，院中就有人笑道：“唐毅夫又是什么贵客了？”声音清朗洪亮，一听便知是个少年公子。又有一小女孩又清又脆的笑道：“表哥也太狡猾，这房子置了一个多月，他就不管不问，现在倒想来做‘贵客’了……”

便在说话间，唐棣带着石越走进了中进的客厅里。客厅上首坐着两个中年人，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和一个十三四岁左右小女孩站在下首相陪——显就是刚才说话的两位，两旁还侍立着一群家人奴婢。小女孩子不料有生人进来，轻轻啐了一了声“好唐棣！”，赶忙避入内堂。

石越愕然不解：“大户人家的女孩，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待见李敦敏与柴氏兄弟慌忙赔罪，这才醒悟过来，原来古时候女孩子，也是不能随便见外人的，想通此节，自己也不由觉得好笑。

两个中年人见有外人进来，也连忙站起身来，抱拳道：“不知有贵客光临，有失远迎，伏乞见谅。”

众人赶忙抱拳还礼，答道：“来得孟浪，晚辈们还要请长者见谅才是。”

青年男子却在旁边笑道：“若果是孟浪，也是唐毅夫的罪过，与他人无干。”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石越游目四顾，却见那个青年男子生得剑眉星目，甚是俊朗；两个中年人一个是刀削脸，一双眸子精光四溢，留着短短的胡子；一个长得甚胖，脸上带着弥陀佛式的笑容，小小的眼睛里，一不小心便会流露出狡狴的目光。石越与他四目相交，立时便移了开来，转过头去寻唐棣。

唐棣此时早已跪倒在地，又惊又喜的朝两个中年人叩头，口里说道：“给舅舅、二叔请安。”又向那个胖子说道：“二叔，你怎么来汴京了？”

胖子眯着眼睛笑道：“快起来吧。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没法没天的飞天狐狸，你来汴京，家里上上下下都放心不下，正好有一批货发到汴京来卖，你爹就让我亲来了。”唐棣笑着起了身，回道：“二叔想来汴京城这繁华之地，倒扯上我了。我这么大人了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况且有舅舅他们在，哪有什么放心不下呀？”

青年男子不住的拿眼打量石越等人，见唐棣先拉起家常来，便取笑

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唐毅夫也太过失礼了，竟把客人冷落在一边。”一面请石越等人落座，招呼家人上茶。

唐棣侧过头笑道：“偏你桑充国想得周全。”一面敛容向两个中年人说道：“这四位是孩儿新结识的朋友。石越石子明、李敦敏李修文……这两位是柴氏昆仲，舅舅却是见过的。”

李敦敏与柴氏兄弟连忙起身行礼，石越也亦步亦趋，学着和他们一起行礼拜见。那两个中年人知道这些人都是有功名的，也不敢怠慢，客客气气的还了一礼。倒是青年男子见石越等人尽皆年纪相仿，显得非常的高兴。

原来这家主人叫做桑俞楚，便是那个刀削脸，他是唐棣的亲舅舅。这桑俞楚已过不惑，膝下仅有一儿一女，哥哥叫桑充国，字长卿，今年二十；妹妹叫桑梓儿，不过十三岁，生得冰雪聪明，最得长辈宠爱。桑家祖籍便在汴京人士，五代时契丹入侵，开封沦陷，避战乱迁到蜀中，数代经营，靠经商起家，颇蓄家底，只是数代单传，人丁不旺。因桑充国弃商学文，桑家以为汴京人文荟萃，于桑充国发展有利，遂举家从成都迁回汴京，这也就是一个月前的事情。唐棣这次带石越来此，却是想把石越介绍给表弟桑充国。不料却碰上他二叔唐甘南来京。唐家人丁众多，唐棣之父唐甘楚虽然是族长，掌握唐家大部分生意的，却是人称“笑面狐狸”的唐甘南。

双方再次叙了宾主之位，唐棣与桑充国因有长辈在场，却只能站立侍候。桑俞楚与唐甘南都是商人出身，与石越等人寒暄几句，便不再说话，由着桑充国与唐棣陪四人谈天说地，二人只是静听。

唐棣想起来意，对桑充国笑道：“长卿，我这次来，便是特意为把

子明介绍给你。你常说想拜在大苏门下，依我看来，若能拜在子明门下，也未必逊过大苏多少。”因大夸石越诗词文章如何出色，学问如何优异。李敦敏与柴氏兄弟对石越本就佩服，也在旁齐声夸赞。把石越闹了个措手不及，慌得连说“不敢”。桑充国等人眼中，也多有怀疑之色。

要知道在当时，不仅仅是在宋朝，北至契丹，西至西夏，南至大理，东至高丽，天下都公认苏轼文章第一。苏轼的文章在大宋写出来，不到一个月，契丹的贵人手中就有了抄本。而因为苏轼是蜀人，不要说桑充国，便是桑俞楚与唐甘南，也都是常常以苏轼为荣的，唐棣竟然说眼前的年轻人才华堪比大苏，众人自然不会相信。只不过桑俞楚与唐甘南都是世故的生意人，心里纵然不信，却不会表露丝毫，桑充国却是年轻气盛，听到唐棣如此夸誉，心中不服，便有些跃跃欲试。

他有心要考较石越一番，便想找个由头，眼珠子转得几转，计上心来，笑道：“今天贵客盈门，仓促间没什么好助兴的，前几日我在碧月轩听到一个歌妓唤作云儿的，曲子唱得极好，尤其柳三变的长短句，自她唱来，尽得其妙。莫若去将她请来，也好助兴。”

众人不知他心思，都齐声笑道：“此议甚妙。”

桑充国见众人答应，便笑嘻嘻叫过管家来福，在他耳边吩咐数句。原来那个叫“云儿”的歌妓，全名却是“楚云儿”。因为“楚”字于桑充国犯讳，却不便说出来。只得委婉再向管家说明。

石越对这些声色犬马之事，却并无多大兴趣。他十分好奇宋朝富室的家居陈设装饰，便细细打量这客厅的布置。举目所及，跃入眼帘的却是一幅人物工笔画，画的是一个女孩子在梅花前弄笛。他一向只知宋代

山水画比仕女画更加流行，这时候见到一幅工笔仕女图，不免更加好奇，也不懂得要告罪，就慢慢走到那幅画之前欣赏起来。李敦敏与柴氏兄弟对于石越的“失礼”，已是见惯不怪，只是相顾苦笑；桑充国微微摇头，用嘲讽的眼神望着唐棣；唐棣连忙轻声介绍石越的来历……桑充国见他说得如此离奇，也不由生出几分好奇之心，便走到石越身后，笑道：“石兄想必精于丹青，却不知这幅画如何？可能入得法眼？”

石越正在心里摹画这幅花下弄笛图，忽然间听到有人在自己耳边说话，几乎吓了一跳。当下不假思索的回道：“这幅画画得不错，不过是女子手笔。”

桑充国微微点头，这幅画本就是她妹妹桑梓儿所画。桑梓儿小孩脾气，硬要挂在客厅，又吩咐在外面侍候的奴婢记住往来之人的评价，转告于她。这件事情，府上知道的人也不太多。石越能说破来历，虽然未足为奇，但也足见有高明之处。他正待再问，又听石越说道：“这副画可以配一首词的。”

“子明是说在画上题词吗？”李敦敏兴趣盎然的凑了上来——当时却是还没有在画上题诗的习惯的。

石越习惯性的耸肩，笑道：“在不在画上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画相得。”

桑充国眉毛一挑，似笑不笑的说道：“便请石兄赐词一阙如何？”他存心要借机试试石越的本事。

石越摇摇头，苦笑道：“我的字写得太差，不敢毁了这幅好画。”

桑充国笑道：“石兄何必过谦。若不愿意赐墨宝，何妨口占一

首？”

这时除了桑俞楚与唐甘南还在那里喝茶，众人都围了上来。石越心中哭笑不得，他从小背诗词古文，记下的诗词，起码有数千首，本来在现代是无用之学，不料在此时派上了用场——欺世盗名，百试不爽，可他却也无意故意卖弄。此时迫于无奈，只得略略沉吟，想起李清照悼念亡夫的《孤雁儿》，便占为己有，开口吟道：“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众人听他吟来，词中点点滴滴相思之意，真让人肝肠寸断，与这画中之景，也颇为契合，不由得齐声赞叹。桑充国也大为叹服，赞道：“男子能把女儿心思写得这般细致入微，便是柳三变，亦有所不能，果然是佳作。难得又有如此快才！便是二苏填词，也是要修改的，石兄之词，细细想来，竟不能改一字。”他是个性情中人，此时既觉折服，便已忘了刚才想要考较石越一番的心思，又诚恳的说道：“以石兄之才，取功名如探囊取物，可惜却错过了今科。”

石越心中苦笑。他并不愿意盗用“后人”诗词，但这种事情，真是一回生，二回熟，做得多了，却是越来越顺手。心里面虽然难免有一种罪恶感，可是想到这也是自己在这个时代立足最好的办法，也就半推半就的继续做下去了。当下半真半假的叹了口气，悠悠说道：“其实这诗赋之学，于国于家，并无半点用处，做得再好，也不算学问。况且过了今科，进士科就要罢诗赋、帖经、墨义。从这科开始，殿试更要专试策论——这诗赋之学，渐渐不再为国家取材之绳了。”

柴氏兄弟心里一直记挂着此事，只是无由相问，这时石越忽然主动

提起，柴贵谊便先忍不住，道：“自从今年二月以王安石相公为参知政事，创办置制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起，六月御史中丞罢，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御史台十数名御史皆以论新法被罢——现在正是国家改革变法之时，石兄又说进士科将罢诗赋，想来这也是新法的一部分？只是我听说庆历年间也曾罢过诗赋，不久却又恢复了旧制，这罢诗赋，真不知于国家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柴氏兄弟是土生土长的蜀人，其时蜀中学术，多有倾向佛老宿命之说，因此他们也更容易相信石越的神秘主义论调。他们此时想进一步了解的，倒不是废不废除考试诗赋，而是罢诗赋的利弊以及与时局的关联，了解这些，有利于他们把握政治脉搏，在省试时交一份让执政大臣满意的答卷。

石越见他把一年朝廷发生的大事说得丝毫不爽，不由笑道：“我一介布衣，不敢妄言朝政得失。不过，此处都是自己人，罢诗赋之事，不久便要公布，故此，才敢妄言一二，不过也只是希望诸兄能早做准备。至于别的，却非我所当言了。”

他不愿多提，但柴贵谊话中提到均输法，却是顿时勾起了唐甘南的满腹牢骚，早在一旁接过话来，讥道：“均输均输，官府来做生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老百姓可就惨了。我们西南的还好一点，东南那边最倒霉。”唐棣没想到唐甘南竟然敢指责朝政，想是怨气实深，连忙笑道：“咱家以后少囤些货物居奇便是了。这均输法是官家增加收入的良方，不见得是坏法。”唐甘南顿时醒悟，连忙打了个哈哈，笑道：“不错，不错，反正生意还得做。”

石越心中一动，走了过来，向唐甘南问道：“不知二叔做的是什生意？”

唐甘南怔了一怔，他不知道石越因为和唐棣平辈论交，按现代人的习惯，便跟着唐棣叫他二叔。见石越叫得如此亲热，不由得一怔。不过转过念来，也觉亲热。便笑道：“无非是些蜀锦、陶瓷，丝绸、木材之类。有时候也卖点美酒茶叶，不过那却是朝廷管得严的。”

石越又问道：“可曾贩卖棉布？”唐甘南奇道：“棉布？棉布产量不大，做工繁琐，利润又少，远不如丝绸绢缎——贤侄却为何会对此物感兴趣？”石越摇摇头，没有回答，静静思忖一会，又问道：“二叔可知道棉布织成的工艺？”唐棣等人见石越居然和唐甘南谈起什么棉布来，无不莫名其妙，倒是桑俞楚觉得有意思，方才众人说些诗词歌赋、朝政科举的话题，他也就是听个热闹，完全插不上话，这时忍不住插口说道：“这岂有不知之理，我姐夫没做过棉布生意，我却是做过。我曾亲眼见那些织户做过这些事情：凡要织成一匹棉布，首先得脱棉籽，但棉籽生于棉桃内部，极不好剥，或用手，或用铁筋碾去，然无论用哪种方法，织户辛苦一天，收获却甚有限。大量的棉花堆积，要花费无数的人力来脱棉籽，故此这棉布之成，最先一件事就要花这许多的人力。其后无论是弹棉花，还是纺成棉纱，都是极为耗时耗力。而棉布的利润又远远比不上丝绢，故此我大宋境内，做棉布的织户甚少，也就是福建、岭南、崖州有人靠此谋生。”石越见他说得明白，不由连连点头。唐棣等人却恍如在听天方夜谭。

“如果有人能够使得棉纺的过程变得简单，并且可以大批的生产，以桑伯父和唐二叔看来，这棉布的利润又能当几何呢？”石越似乎是随口问道。二人眼睛一亮，异口同声道：“真能如此，利润不可限量。”说完，桑俞楚叹了口气，道：“这又谈何容易？”唐甘南却是若有所思的望了石越一眼，含笑问道：“莫非贤侄有办法？”

石越正要回答，桑充国却已不耐烦了，本来他以为石越不过是喜欢

博物，谈些民间纺织之事，当做趣谈显示自己的渊博，不料看这光景，竟然真的在讨论起生意的事情来了，便忍不住出言讽刺道：“君子言义不言利，以石兄之才，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这孔方兄如此看重？”他这句话虽然有点无礼，却也说出了唐棣等人的心里话，众人默不作声，都想看石越如何辩解。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淡淡的说道：“桑兄只怕读书有些地方没有读到，我和令尊及唐二叔言利，却正是受孔子之教。”

这话却是惊世骇俗，桑充国一怔之下，不由冷笑道：“那倒要请教了，石兄莫非是想要发千古之覆？”

石越也不生气，淡然道：“那倒不敢。桑兄遍读经典，若在下说孔子一生追求者其实就是个‘仁’字，想必你不会反对吧？”

柴贵谊忍不住答道：“石兄所言极是，不过以在下之见，还有一个‘礼’字。”众人都点头称是。

“这个‘礼’字，其实不过是孔子为了达成仁道而采取的方法，以孔子本意而言，倒不会死守着礼字不放。否则的话，当时周天子尚在，孔子何故却要去游说各国？而公羊又为何会有经权之说？经，即是守礼；权，即是变礼。而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有权变呢？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合乎仁道。”

一席话说得众人都点头称是。桑充国也是脸色稍霁，但犹不服气，追问道：“石兄说得虽是，但这仁道和言利，又有何关系？”

石越淡淡一笑，侃侃言道：“桑兄，什么是仁道？仁者爱人。所以爱人者为仁。如果有一个人，他行事能给百姓带来福祉，让百姓安居乐

业，生活变得富足，这就是仁道了。桑兄说君子不言利，可忘了还有一句话：公利可言！周公之后，孔圣最看重管子。可管子是言利的，管子经商而使齐国富强，让华夏的百姓免受夷狄之困。这个功绩，已经让他接近于仁道了。所以言不言利，孔子是不反对的。孔子反对的，不过是那些于国于民无用的追求利益的行为！”说到此处，石越顾视桑充国一眼，又慷慨说道：“在下与令尊、唐二叔所言的棉纱之术，便是于国计民生大有益处的。百姓生活，最基本的两件事情，一为食，一为衣。倘若棉纱棉布能大行于世，那么一来百姓可以穿得更好，温饱足方可言礼义，二来棉布行销天下，国家可从中厘税，可以补充国用，三来许多百姓可以赖此养家糊口，四来自己也能挣一大笔钱，从而有能力为百姓做更有益的事情。难道这样的事情孔子也会反对吗？”

这一席话说得冠冕堂皇，让众人哑口无言。桑俞楚更是目瞪口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经商挣钱居然还有这么美妙的理由！只有唐甘南却是有些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隐隐的感觉到了石越身上的不同之处，身为唐家生意的实际掌门人，他可不是那么容易轻信别人的嘴巴的，石越说的那些大道理，他全然不信，但是，他却比其余几人更加明白一件事——什么事情都能用大道理来掩饰的人，是绝对不可轻视的。尤其是在这个文人地位极高的年代，对方还是一个颇有才学的文士。

石越似乎意犹未尽，又挥动双手，朗声说道：“在下虽然不才，却不敢忘孔圣之教，一生的信念，就是希望天下的百姓，能够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普天之下，没有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没有人因为没有衣穿而冻死，生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年老孤寡和年幼无依的人可以得到照顾，所有的小孩子都可以进学校读书学礼义，即便是蛮夷，也可以受到孔孟之道的教化。我以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所追求的目标。”

“若能如此，要周礼何用？尧舜之世也有所不及。只是要实现起来谈何容易？”唐棣感叹道。众人都点头称是。石越的几句话所勾勒的社会，实在是孟子以来多少儒生心中的理想社会。

唐甘南虽然完全不相信如石越会有什么诚心去追求三皇五帝之治，却也绝对不会去质疑石越。他并不在乎石越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反正，他能把他们做生意说得这么高尚，总是件好事。而且，纵然他自己不相信，却不代表他不喜欢听。

石越本来只是想找个理由对付一下桑充国，连自己也不料居然会说这么冠冕堂皇，说到最后，竟然似乎连自己也开始相信那就是自己的理想了。这时候听到唐棣说“谈何容易”，便准备对他说一番“世上事有难易乎”之类的大道理，却听身后一个娇美的声音说道：“这位公子有如此大志，奴家不才，也要替天下的苦命人谢谢这位公子。”

众人齐齐吃了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怀抱琵琶的女子，站在门口深深一福，身后站着两个丫环打扮的女孩子，也跟着在施礼。从石越的眼光看来，这个女孩甚是漂亮，双十年华，穿着棕黄色貂皮大衣，深绛色的缎面窄脚裤，身材婀娜多姿；清秀的脸蛋上，眉如细黛，眼似晶珠，神韵清雅如水，显然是来自江南水乡。

这个女子就是楚云儿。碧月轩就在潘楼街，离桑宅倒不太远，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到了。她来之时众人正谈得起劲，便不敢打扰，只好在门檐下候着，直到听了石越那番高论，心有所感，才忍不住说了那些话。大宋立国百余年，虽然号称“无事”，但实际上河灾、旱灾、地震，从来没有断过，虽然朝廷也尽力救济灾民，但一方面是天灾，一方面是豪强的兼并，小民也有苦不堪言之处，卖儿卖女的事情，时有发生。楚云儿本就是小时候因为地方豪强的兼并，家里不得已把她卖了，辗转流入

青楼的。因老鸨见她天姿聪颖，便打小在她身上下了功夫，请人教她琴棋书画、诗赋文章，到了十六岁上，便出来卖艺，几年来艳名播于汴京。虽然谈不上几大名妓之一，却也是有不少的词人才子来捧场，称得上碧月轩的台柱子之一。她在风尘中数年，见过无数的读书人，有些人还是朝廷的大臣，但是等而上者，就谈些诗赋文章，等而下者，便是声色犬马，哪怕是嘴面上，也从没有如石越这般能念念以百姓为重的。虽然阅历甚多，让她知道看人重要的是看他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但是对于这种愿为自己从未听说过的理想世界而努力的人，也是很让她感动的。

这时候她见众人打量她，又是盈盈一拜，莺声说道：“奴家云儿，给各位员外、官人请安。方才失礼，还请见谅则个。”众人听得心神都忍不住一荡，饶是桑俞楚生性严厉，脸上也忍不住泛出一丝微笑，温声说道：“不必多礼。”他生平从未对歌妓客气说过话，这时说来，语气颇显别扭。

桑充国叫人给楚云儿看了座，楚云儿刚刚谢了罪坐下，柴贵谊便笑道：“久闻碧月轩的云姑娘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更兼有三绝：琵琶、柳词、书法，不料今日有缘得见。”

楚云儿朝柴贵谊遥施一礼，却悄悄的望了石越一眼，才说道：“这位公子谬赞了。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奴家就弹一曲清平乐，给诸位助助兴，祝主人家身体安康，财源广进；祝各位公子科场得意，平步青云。”她是久经风尘的人了，一眼就看出这里主人和这些年轻人的身份，故此祝愿得十分得体。

唐棣本不太喜欢声色犬马的事情，此时见楚云儿说话十分得体，长得又很可人，也不由凑着兴说道：“可是那‘繁花锦烂’的《清平

乐》？”

楚云儿笑了笑，抿着小嘴说道：“是‘金风细细’的《清平乐》……”

李敦敏奇道：“都说云姑娘最喜欢柳永，柳词唱得也最好，为何不唱柳词反唱晏相的长短句？”这“繁花锦烂”是柳永填的，而“金风细细”却是晏殊填的，都是当时出了名的曲子，所以唐棣和李敦敏有此一问。

楚云儿浅笑道：“柳屯田的词多了些忧郁与悲伤，不合此情此景，所以奴家不敢唱。晏相公的词自有一种富贵典雅之态，正合乎主人家的身份与各位公子的气质，奴家擅作主张，欲选这一曲。”她拿桑家和晏殊这个太平宰相相比，自然也是有夸饰之意的。

众人见她这样说，心里都暗赞这个女孩子心思玲珑，便一起哄然叫好。

楚云儿轻调琴弦，曼声唱道：“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随楚云儿来的两个侍女亦各自拿着乐器伴奏和声，一时间整个屋子都荡漾着楚云儿动人的歌声，这个屋子里的人们，几乎心神俱醉……这也是石越有生以来一次享受古代士族富家的莺歌燕舞。

自石越那一日去桑府之后，汴京城便没有再下雪，天气一天比一天温暖，虽然这一年的冬天才开始，但是挂在屋檐上的冰棱已慢慢消融，只有在屋脊两旁的瓦缝里和墙角树根之下，还能看到积雪的痕迹。汴京城也慢慢恢复了平日的热闹。

石越和唐棣一道被唐甘南和桑俞楚留在了桑宅。久经世故的桑俞楚也敏锐的觉察到石越的不同寻常，对石越刻意的百般笼络。在唐甘南的建议下，在各处里甲、衙门上下打点一番之后，石越以桑家远房亲戚的名义，把户口落在了桑家。

平日里，石越便和唐棣、桑充国住在一起，互相学习，谈些诗辞文章、经义史论之类。石越的国学功底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他与二人交谈会文，信手拈来前人卓见，对于唐棣、桑充国而言，就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真知灼见。二人对于石越的学问，也就愈发的佩服了。便是李敦敏、柴氏兄弟，也颇愿意来桑府亲近石越。

不过唐棣的本性却是喜欢游玩，石越虽然沉稳好静，但交了唐棣这个朋友，却也免不了要和他出去游玩会友，只有桑充国一门心思闭门苦读，平日里除了和石越谈学问之外，便不太爱出门交游，有时甚至连书房都不太肯离开。这种古代儒生的典型学习方法，让石越看得目瞪口呆，又不免要摇头叹息，不太明白这些人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不过桑充国生性聪悟，石越讲什么，他总是比唐棣更易于领会，且颇能举一反三，石越也非常喜欢和他交谈。

如此日复一日，石越的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开始的时候，石越还会天天在梦中回忆现代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梦，也渐渐稀少了。他生活着的世界，却是一日比一日真实。石越也曾和唐棣一起去过他出现的地方探访究竟，但是往返数次，却终于是一无所获，慢

慢的石越也就死心，不再去想自己是为什么回到了古代，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去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石越在心里面却有了另一种别扭的感觉——他无法接受长时间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桑家大小都把他当成自己家里人一样，甚至连月例银钱都是仿照桑充国的标准给的；而唐甘南更是对他特别亲切，但是做为一个受独立精神影响的现代人，他心里总是有一种希望能够早日自立，真正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的想法。远在和唐甘南、桑俞楚谈论棉布的那一天，他心中就有过这种念头。

石越读过王祯的《农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什么花机、腰机，什么赶、弹、纺，黄道婆以来的纺纱机他至今犹有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英国的珍妮纺纱机。如果他能将样图摹画出来，再有能工巧匠试制，也许珍妮纺纱机尚有难度，但是中国元代以后的纺纱技术提前问世，绝不会有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些技术的问世，应当可以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但是石越一直迟疑不决，桑家、唐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在这个士大夫重义轻利的时代，要求用技术参股的方式与两家合作，会不会为人所不耻？石越完全没有把握，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耶元二十一世纪并不相同。

他既然不说，桑俞楚与唐甘南更是绝口不提当日之事。唐棣就更不会花心思去记这些事情了。

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们，在考前与考后的一段时间内，四处交游，结交同年参加考试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们将来政治人脉的基础。因此唐棣有数不清的聚会要参加，而他总是喜欢拉上石越一起去，和李敦敏等人一起吹嘘自己有一个多么优秀的朋友。

石越总是勉为其难的参加这种聚会，每次宴会，他都要有几首新诗、新词问世，虽然席间的歌妓，因为这个原因，对他也格外的青睐；而且随着宴会的增多，他的“才名”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依然不太喜欢这些宴会。

“又是一次无聊的聚会。王安石的青苗法也应当颁行了吧？”石越扶着烂醉如泥的唐棣爬上马车的时候，望着天上那轮皎洁的月亮，暗暗叹了一口气，一面不停的笑着和从身边走过的半醉的举子们说着“告辞”。

“见识了这么多的举子……刚才那个叶祖洽，文章骈四骊六花团锦簇，可是人品却……他连王安石都不认识，却把王安石吹捧成了孔子再生，这倒也罢了，最过份的竟是把吕惠卿说成是颜回……”想起这些，石越不禁有点作呕。这些聚会让石越感到无比的失望，历史书中都说宋代是培养了士大夫气节的时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以天下为己任的程颢……“这些人都在哪里？为什么我看到的全是一幅文恬武嬉的景象？”一面看了一眼在身边酣睡的唐棣，石越轻声对马车夫吩咐道：“慢点走。”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有人甚至说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现在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都在人世，可是他们影响下的士子却是纵情于

声色犬马，有谁能想过燕云沦于敌手，朝廷要兄事契丹？有谁能想过黄河改道决堤，许多的百姓困苦不堪……这些寄托着这个时代希望的读书人，关心的却是诗词小调、歌妓舞女，求的是一个美好的前程！”石越想越愤怒。宋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有唐棣与桑家对他无私的帮助，有楚云儿那动听的宋词，有毫无污染的天空……然而来自千年之后的石越，对于这个世界的走向有着宿命的了解。这一切都将毁于蛮族的洗劫！为时不远。

“是这些人把这个可爱的世界与文明推向了她的末日！”石越不明白自己的情绪为什么如此激动。“在汉代的时候，仅仅因为汉高祖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人们就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忍辱负重，最后终于打败自己的敌人，赢得了历史对它的挑战。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赢得新一轮的挑战了！”

马车缓缓的在汴京的街道上跑过，市井中喧哗的声音不断传入车中，这个时代已经有了繁华的夜市！石越向车外扫了一眼，路边一株大树根下的积雪赫然入目，他想起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大雪天，暗暗叹了口气，忽然脑中一个画面一闪而过，那是自己在戴楼门下咏诗的情景，那一句诗，“终叫河山颜色变！”终叫河山颜色变？自己能有这个能力吗？

石越自失的摇了摇头。“我不过是一个被错误投放到这个时空的过客罢了。”凭一个人的力量，岂能转动巨大的历史转轮？这个时代人杰辈出，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哪一个又是泛泛之辈？就算是吕惠卿，也是无比聪明的人。想要改变这个时代的命运，自己就不得不去与这些人交手，这算不算是自不量力？石越自嘲的反问道。

“也许我不过就是一个旁观者，上天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就是

冷眼旁观她的灭亡。”石越自言自语。唐棣在梦中喃喃说道：“请——请君、君暂暂上凌烟阁；若——若个书生万、万户侯。”显是还在梦中和别人谈诗。石越微笑道：“是啊，凌烟阁上，又有几个书生呢？自己归根到底，不过也只是一个书生罢了。”石越忽的又想起大相国寺大雄宝殿释加牟尼那亘古不变的微笑——不知道佛祖能不能给我答案？

正在暗自想着心事，突然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叫喊：“算命，祖传神算，铁嘴判富贵，一课十文钱，不准不要钱……”石越掀开帘子，向车外觑去，一个算命先生举着幡子从对面走来，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

石越触动心事，连忙对车夫说道：“且停一下。”跳下车来，快步走到算命先生跟前，笑道：“先生，请帮我算一课。”

算命先生立即满脸堆笑，更无半点神仙风范，笑道：“公子是看手相还是测字，定是想算明春的春闹吧？”他看石越的打扮，便道是个书生，要算命决疑，这个时节，多半是为了功名，他这推算本也不算错，可惜碰上石越却差得太远。

石越见他神色，听他言语，心里头已是凉了半截，便不肯再让他算。只道：“我不测字也不看相，你这里有签抽没有？我抽个签，卦金照给。”心道：“我诚心向上天问卦，免得为你所误要紧。”

算命先生忙不迭的点头，道：“有的，有的。”一面恭恭敬敬从行头里捧出一个竹筒来。石越要了一柱香，向天拜了几拜，心里暗祷：“石越今日诚心向上天诸神祷告，我平素不信神不信命，你们把我放到这个世界来，我也不敢怪你们，倘若你们有灵，那么就给我一个指示，告诉我究竟是想让我做什么，若是没灵，就随便给个不着边际的答案好了。”他也不管这祷词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说完了，望空拜了几

拜，接过竹筒摇了几下，就有一枝签掉到地上。

石越捡起来一看，却是两句诗：“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识得这是屈子《离骚》中的名句，反复轻诵，暗暗思忖道：这真的是上天给我暗示吗？决疑决疑，似乎越决越疑。一时间竟然痴在那里了。

算命先生却以为石越抽了只坏签，连忙涎笑着在旁边劝解道：“天命者可以因人事而改，上天不过是给我们凡人一个警示而已，易经易经，易就是变换，若能尽事功，虽然起初是不好的，也可能变好；若不尽事功，便是上上之签，最终也可能不成……”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

石越正没理会处，见他在旁边多嘴，倒也好笑，说道：“多谢你了。”摸了十文钱给他，也不理他在后面千恩万谢的，转身便向马车走去。刚迈开步子，便觉一阵疾风扑面而来，只听到“吁”的一声，一辆马车堪堪停在他前面，险些把他撞倒。石越惊得直愣愣地站在当地，几乎吓出一身冷汗。

他正想看看到底是谁家的马车这么没规矩，那辆马车上绿布车帘早已掀开，一张熟悉的面孔跃入眼帘，竟是碧月轩的歌妓楚云儿。

楚云儿见是石越，也不由怔住了，半晌方回过神来，在车上施了一礼，盈盈说道：“石公子别来无恙，奴家有礼了——方才多有得罪，伏乞勿怪。”

石越纵有万千火气，碰上这么一个娇滴滴的人也发不出来，何况又是故识，也只得改颜笑道：“无妨。不料今日邂逅姑娘。”

楚云儿显得对石越颇有好感，却又不敢正眼看他，低着头轻声说道：“这里不是谈话之所，不知石公子是否可以赏脸光临碧月轩？”

石越看了自己的马车一眼，他既不愿意放开唐棣不管，又因心事重重，不想马上回桑府，便笑道：“今日在下有所不便，如果姑娘不嫌弃的话，这旁边就是酒楼，就由在下做东，请姑娘一叙。”

楚云儿心里呼呼直跳，生怕被他拒绝，想自己在风尘中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有人会拒绝自己，也从来不在乎有人拒绝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此时听见石越相邀，脸立时红了，轻声说道：“不敢，公子请。”

二人就在路边的酒楼上要了间雅座——其实便是用屏风隔开的一个个单间，正好临街而坐，从楼上望下来，可以看到潘楼街的夜景，虽然比不上现代都市的不夜城，但也是灯火通明，另有一种味道。

石越自上楼来，一直有郁郁之色，此刻虽有美人在畔、醇酿在手，然而终究是不能快乐。又想起那签上的两句诗，不禁喃喃自语道：“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着楚云儿，竟是视而不见，只是一举手一仰脖，便将一杯酒一饮而尽。

楚云儿是见惯世情的人儿，见这光景，岂有不知眼前这位翩翩公子其实有着满腹的心事。她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脸上却装出淡然之色，笑道：“屈大夫这句诗，是说只要是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就应当九死无悔的去追求，这是屈子的一种志士情怀——为这句诗，的确可以浮一大白的。”当下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石越凝视她半晌，突然击掌笑道：“好，好！想不到楚姑娘竟是女中的豪杰。有你这句话，就可做得我石越的朋友。”

“朋友？”楚云儿一阵愕然。这世界上的男人把她当什么的都有，但是绝无一个人把她当朋友，别说是她，这时候天下的任何一个女子，都不会有过男人当她是朋友的。这个石公子行事，也未免太出人意表了。

石越缓缓点头，认真的说道：“就是朋友。男子女子，皆是父母所生，天地所养，为什么就做不得朋友？”

楚云儿却有点不能接受，轻声问道：“自古以来，男子为乾，女子为坤，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这五伦之中，朋友一伦却曾未听说可以男女并列的。”

石越笑道：“楚姑娘说说何为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为五伦。”楚云儿抿着嘴回道。

石越笑道：“君为乾、臣为坤，父为乾、子为坤，夫为乾、妻为坤，兄为乾、弟为坤，若推而及之，那么为什么朋友不可以有阴阳之配呢？”

楚云儿听到他这番谬论，不禁瞠目结舌，只好苦笑着摇摇头。因见他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便说道：“这几日坊间多流传着石公子的长短句，东京城的姐妹们，莫不以争唱石词为荣。不知石公子可否赐一首词给奴家，奴家以后也可以在姐妹面前夸耀。”

石越见楚云儿向他索词，不由勾起了胸中不快，他摇摇头，长叹

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他没有注意楚云儿的身份，随口感叹，竟把楚云儿羞得无地自容。她自然不知道石越最近最烦的就是诗词歌赋。因为石越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就有二十多首“词作”流传于汴京，而且每首都可以传之千古，由于他的词风格各异，更让人啧啧称奇，那些书生歌女，都称他“石九变”，可以说词名传遍汴京。所以楚云儿向他索词，本也是平常之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恭维。不料竟然就被讥成“不知亡国恨”了。

若是他人，楚云儿早就出言回讽。偏偏这个石越，她却开不了这个口，只低着头默不作声，心里只觉得委屈，泪珠儿涌到眼眶里，却又要死死忍住，不让它落下来。这么多年来风尘里承欢作笑，要哭也只是暗里哭，她也是第一次忍不住在人前表露自己的情绪。

石越话一出口，猛的醒悟过来，心里其实就已经后悔了。这时见楚云儿这副模样，心里更是没了谱，他没什么对付女孩的经验，只好红着脸，一脸歉意的说道：“楚姑娘，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有感而发……”

他不说还好，这一说，楚云儿更想哭了，可又觉得自己和这个石越也不过两面之缘，因此硬生生强忍住泪水，幽幽说道：“这不干石公子的事情。是奴家失礼。”

石越见她这样子，不由得更加过意不去，口不择言的说道：“不是，不是，是我不好，我本来是骂那帮书生的，我实在是无心之失，不过总之是我不好……”

楚云儿听他说什么“是骂那帮书生的”，却不知是什么意思，依然只低着头含泪不语。石越愈发着急，红着脸，也不知道想些什么话来安慰她。无论如何，只是说不出来的笨拙……结果他干脆也就红着脸坐

着，两个人真是“相对无言”了。

两个人就这么红着脸干坐着，一个低着头不停的弄着衣角，一个歪着脖子看着窗外。上来伺候的小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个个只觉得好笑。

这么坐了十来分钟，楚云儿已知道石越脸薄，可自己又实在难以开口。眼前这个人，比不得别人，自己没来由的就要腼腆几分。正胡思乱想间，见石越从怀里拿出一本小册子，轻轻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温言说道：“楚姑娘，方才我实在是无心之失。这本小册子是我平日没事写的词儿，也有三四十首，算是我给你赔罪吧。今晚我还有朋友醉了酒在车中要照料，就此告辞，改日我再来碧月轩给楚姑娘赔罪。”说完便“噔噔”的逃也似的跑下楼去。

楚云儿怔怔的待石越走了好久，才轻轻拿起那本小册子，小心翼翼的翻开，见上面的毛笔字写得难看无比，勉强也就像个字而已——不由得扑哧一笑，她书法妙绝，哪里想得到石越才高如此，字迹却如蒙童？又想起石越方才的窘态，自己的委屈，双手捧着那本小册子宝贝似放入怀里，仿佛要连同一片女孩儿的心事一起收好一般。

楚云儿不知道，从这个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石越填词；而石越当时也不知道，从这个晚上之后，楚云儿最常唱的词变成了“石词”；而他虽然不再填词，也不再“借用”古人的词作，但是他“石九变”的外号随着歌女的歌声从汴京流传到杭州；从青楼传入了皇宫，便是连年轻的皇帝赵頊，也能唱几句“男儿心似铁，纵死亦千钧”。

辞了楚云儿，扶着唐棣回到桑宅之后，石越在黑暗中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如果没有发生变故，他又能耐住寂寞的话，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在历史方面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他来到了近千年以前的时空，如果说他还有人生的话，他也决定重新选择。

现在的他，生存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生存？！

“也许我没有本事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扭转历史的转轮，没有本事凭一个人的力量去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文明，但是既然我来了，我就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我的印记！”石越决心要接受一种挑战。上天既然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就一定要还给上天一个“惊喜”！

“反正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再死一次也无所谓。”石越对自己说，“别说是再死一次，就算应了那个签，死九次我也不后悔。”

“无论在哪个时空，我都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石越并没有意识到，他“想做的事情”，也许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天色微白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做大事业的人，绝不应当求田问舍。

第二天一大早，众人聚在一起准备吃饭的时候，石越对唐甘南、桑俞楚说道：“二叔、伯父，晚辈有一件事想与二位商量。”

唐甘南眯着小眼睛笑道：“贤侄且说无妨。”

石越沉吟一会，微笑道：“前些天曾与二位长辈说过木棉与棉布，侄儿不才，于这些事情略有涉及。如果二叔和伯父有意的话，我或者可以让棉布制成的工艺变得相当的简单易行。”

唐甘南嘻笑道：“我素来相信贤侄的本事。不过民以食为天，先吃饭，吃过饭再谈不迟。”

桑俞楚也笑道：“贤侄连这些方面都有涉猎，真是奇才。你二叔说得不错，吃过饭，我们再详谈此事。”

唐棣却耐不住好奇，急道：“饭是天天吃的，不如先说了再吃饭也不迟。”桑充国也点头称是。桑梓儿却睁着大眼睛，好奇的看着石越。桑家并不把石越当外人看待，因此桑夫人与桑梓儿，都不回避。桑梓儿更是整日“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

石越淡淡一笑，道：“还是二叔和伯父说得是，这事且不急，棉花谷雨下种，大暑立秋摘实，也不是说差等立办的事情，先吃饭吧。”

唐甘南一本正经的说道：“毅夫你知道什么，子明侄儿不是池中之物，他知道的东西多着呢，若是听他说事却不去吃饭，只怕你饿死了他的本事也没有露出一半来。”一句话把众人说得都笑了。

但是毕竟心里有事，一顿饭众人三口做两口吃完，早有仆人把茶端上来。众人却都不约而同的望着石越。

石越要了文房四宝，方说道：“这木棉本来不是中土之物，今日种植，主要也是在崖州及岭南、松江一带，中原很少见。而且一般也不用来纺纱织布，主要不过用来放在被子里面，衣服里面，为保暖之效。但是依侄儿的眼光，这棉花的用处，主要还在于纺纱织布。其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苧麻，免缉绩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

接着石越便将王祯《农书》中记载的木棉的种植方法，以及黄道婆的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物，《天工开物》中记载的花机、腰机等等，细细讲来，说不明白的，他就随手折断一根筷子，沾了墨水在纸上画出形状。虽然画工粗糙，却也能略具其形。这样足足说了有半个时辰。那唐棣等人倒还罢了，桑俞楚和唐甘南却是深明其中关键的，此时听石越一一说来，两人听得又惊又喜，知道一宗大大的财富送到了自己手上。

说完之后，石越生怕自己记忆有误，又说道：“这些东西有些小侄也是凭空想像而来，因此还须找一些有经验的纺户、木匠，让他们依着这图纸试制，反复试验，方能成功。若仅依我这图纸而作，只怕只是纸上谈兵，误了大事。”

桑俞楚捋着胡须，乐呵呵的笑道：“贤侄不必过于谦逊。凭贤侄这个想法，已是巧夺天工了。便有一点点不当，也能解决。你方才说的确实是老成之言，这个冬季我们就可以找人试制你所说的机械，明年开春，我们再安排人往松江一带收购棉花，招收纺户。”

石越见他这样安排还算妥当，又说道：“据说这些法子，崖洲夷人女子早就会了，如果有什么差池，可以着人去那里花重金买几个夷人女子来，两相补益，可保万无一失。”

“我们这就安排人去办。”

石越点点头，又笑道：“小侄另外还想到一种机械，但只是粗具模型，改日我画成图纸与说明，二位伯父可以找人去试制一下。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他说的却是珍妮纺纱机。

唐甘南和桑俞楚对他的能耐已是十分的相信，当下连忙点头答应。

石越喝了一口茶，见梓儿托着腮出神的望着他，不由冲她向微微一笑。他似乎是在下棋一般，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了如何布局，暂时便可以落子如飞了。与唐甘南、桑俞楚说了织布机的事情后，他转过身来，又对唐棣和桑充国说道：“毅夫、长卿，你们可先去书房，等下我还有事情希望你们帮我。”

二人一向敬服他，见他吩咐，答应一声，便起身而去。梓儿忽然仰着头问道：“石大哥，我有什么能帮你吗？”石越笑道：“当然能，这样吧，你也先去你哥哥书房等我，好吗？”梓儿脆脆地应了一声，兴高采烈的走了出去。

唐甘南是老狐狸了，此时见他支开三人，便眯着眼睛笑道：“贤侄可是还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石越淡淡说道：“不过我听说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二叔和伯父要做这些东西，所请的人，一定要能保密才好。否则流传出去，钱就赚不到了。”

唐甘南和桑俞楚相顾一笑，说道：“那是自然。贤侄所虑甚是。”

石越见他们早已想到这件事，便不再说什么，起身告退。走到大门口，忽听唐甘南唤道：“贤侄且慢走。”

石越停止脚步，回转身来，问道：“二叔还有何吩咐？”

唐甘南注视他一会，忽然一笑，道：“贤侄不是池中之物，蒙你不弃叫我们一声二叔、伯父，如果有什么事用得着我们两家的，只管开口。”桑俞楚也在旁微笑着点了点头。

石越闻言一怔，也笑道：“二叔、伯父尽管放心，你们不把我当外人，我也断不至于把你们当外人。”说罢长揖到地，便往桑充国的书房走去。桑、唐二人自在那里商议怎么样请纺户、工匠，怎么安排作坊等事。

8

石越到了书房，见桑充国、唐棣、桑梓儿都坐在那里等候。他微微一笑，径直走到桑充国书桌旁边，找出一本《论语》，随手翻得几页，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三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静静等待。

好一会，石越忽然笑道：“真是天助我也。”

桑梓儿柔声问道：“石大哥，什么天助你也呀？”

石越拿起那本《论语》，朝着三人亮了一亮，笑道：“自本朝赵普赵相公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来，《论语》便深受士子的重视，现在流传的注释却是汉代何晏的《集解》，网罗的是汉儒旧义，只怕离孔子之道相差甚远，而皇侃《义疏》更有太多谬误。在下不才，对《论语》却颇有涉猎，自以为理解颇近于孔圣的本意，我想写一本《论语正义》刊行于世，岂非美事一桩？”

这一番话说出来，桑梓儿不知道厉害倒也罢了，桑充国与唐棣却是面面相觑。二人都是读书人，知道读通一经，至少需要五年，但若要想精通一经，却可能要一辈子。想要著书立作，写《论语正义》，没有几十年的经学功底，广泛涉猎经史子集，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见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居然说出这种大话，怎能不惊？诗词写得好，那只是才气，可是写《论语正义》需要的，就是学问了。

石越看二人神态，便已知他们心中所想。他也不多说，只继续说道：“只是我的书法是毅夫、长卿都知道的，所以我需要你们帮助，一来这字还得你们来写，我以口授为主；二来字句有不够雅训处，或者我记忆有误的地方，还要二位帮我纠正过来才好。却不知道毅夫、长卿肯不肯帮我这个忙？”

二人虽然心中将信将疑，却也认为石越高深莫测，既然他开口求助，自是满口答应。唐棣知道这件事工程巨大，想了一会，又说道：“仅凭我们二人，人手可能不够，我把陈元凤、李敦敏和柴氏兄弟请来帮忙，集六人之力，可能更加容易一点，子明以为如何？”

石越思忖一会，笑道：“便是这个主意。我的这部《正义》，体例和前人略有不同，而且可能要写上一二十万言，我又想一个月内完成底稿，多几个人也好办事些。只是他们若不愿意来，毅夫你也不要强

求。”

唐棣和桑充国听他说“一二十万言”，几乎吓了一跳，又听他说要在一个月內完成底稿，更觉匪夷所思。桑充国叹道：“愚弟本来不信有生而知之者，今见子明兄，才相信古人不曾骗我。”

石越脸上微微一红，心里暗叫一声“惭愧”，想到自己无所顾忌的欺世盗名，实在谈不上什么正人君子，而且还要欺骗这些相信自己的人，更是过意不去。然而自己要做的事情过于艰巨，不能不借助自己千年之后所学到的知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正失神间，却听桑梓儿撒着娇说道：“石大哥，那我帮你做些什么呀？”

石越本来没有想过给这位大小姐什么差使，但是既然已经答应她了，也不好反悔，灵机一动，笑道：“有件大事要妹子帮我做。”

梓儿一听有大事要她做，高兴的问道：“是什么事？快说，我一定帮你。”惹得唐棣和桑充国都不禁莞尔。

石越笑道：“你帮我想一个《论语正义》的封皮出来，要古朴典雅，合乎这本书的身份，如何？”

桑梓儿见不过要她设计个封皮，心里老大不乐意，嘟着嘴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呀。”

石越连哄带骗的笑道：“妹子可别小看这封皮，要做到别出心裁又不失典雅古朴，是很难的事情，你再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而且这一本书的封皮就如同书的脸面和衣着，也是很重要的。”

桑梓儿低着头想了想，似乎觉得石越说得有理，这才破颜笑道：“也是。石大哥你放心，我做的这个封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计议已定，众人便开始分头行事。唐棣去请诸人，除陈元凤推脱自己学术不精，要安心读书备考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来，桑充国便禀告了父亲，收拾几间厢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里住了。

9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石越口述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国分班纂录，最后统由柴氏兄弟撰写定稿，六人忙了个马不停蹄。终于在计划的时间里，将一部《论证正义》的初稿写出来。石越因为过份耗费心智，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这部《论语正义》是以后世钱穆《论语新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基础，由石越回忆写出。整部书虽然杂取二家释义为主，却也颇有一些石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同时石越对钱穆的许多现代思想也做了更委婉的处置，因此公平的说，这部书同时也是石越本人智慧的体现。当时朱熹尚未出生，这部《论语正义》因为以钱、程二家学说为本，所以自然也网罗了朱熹以降许多学者的卓见，在当时来说，完全称得上是极具创见的学术著作。

这部书在写前面一半时，唐棣等人还偶尔会问难辩疑，到了后半

部，石越越说越熟，五人几乎已经把他当成生而知之的圣人转世了。

石版《论语正义》全篇洋洋二十余万言，是以类似于朱子语录的白话写成，体例仿照钱书，先是集解释义，然后阐叙论语大义。其书最为独特之处，就是石越在这部书里采用了一整套标点符号！

石越又与桑充国一起撰写了两个前言，一篇介绍全书的体例与作者的用心，一篇则是倡议采用标点符号，并且详细解释各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虽然古代的“者也”之类的语气助词实际上有标点符号的作用，而且也有简单的标点符号——但是应用并不广泛，甚至还受到一些读书人的抵制。所以断句不一引发的歧义，始终存在，便是这部《论语正义》里，石越对某些话的断句在其后甚至引发了士林大辩论，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代断句，都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石越用钱穆的断法，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整句话的意义顿时截然相反！凭借着《论语正义》巨大的学术声誉，以及类似辩论带来的震撼性影响，标点符号后来很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风行于世。

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下士子必读之书。”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的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著书立作，还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份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桑俞楚和唐甘南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7]的意义。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的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报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

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显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的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的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

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李敦敏夸张的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以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企业家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的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因为活字印刷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要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力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件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是在软件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像也说不定

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印书坊”。

10

虽然石越很希望能够在春节里和印刷工人们探讨一下木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新式的生产流程细节的可行性，但是他毕竟无法阻止人们希望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这样朴实的愿望，而他自己，也很希望领略一下十一世纪宋代春节的气氛。可是石越同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紧迫感，相对于他想要做的事情来说，他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石越来到了这个时代，但是他依然和这个时代不太相融，因为这个世界普遍的作风是相当的优雅，而他则显得急促了一些，这是无可奈何的矛盾……

除夕的那一天，石越惊讶的发现鞭炮在当时的工艺水平并不逊于自己的时代。他倚门望着那“噼里叭啦”作响的鞭炮，突然有点讽刺的想道：“这个东西也许是这个时代里我最熟悉的事物了……一零六九年算是结束了，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似乎已经慢慢溶入了这个社会，看来我的适应能力还真是惊人呀。如果换了意志脆弱的人，只怕早就死掉了吧？”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嘴角就不自觉的露出了自嘲式的冷笑。

他并不知道此时有一个人在远远的望着他，看着他那寂寥的神态，那倔犟的冷笑，那掩抑不住光芒却又似乎无比倦怠的眼神……桑梓儿知道以她的身份是不可以和男性走得太近的，虽然自己家里并没有那种清规，但是有一种约束是无形的。眼底里的这个人自己称为“石大哥”，但即便是和桑充国这个亲生的哥哥在一起，也应当恪守着一定的礼仪规范。

这个石越哥哥为什么显得那么寂寥，显得那么倦怠，神态却有几分不屈的感觉，似乎他在和一种她所不能理解的事物战斗一样，不知道有几分胜算，却倔犟的战斗不止。桑梓儿知道自己始终不过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孩子，那些东西是她理解不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着她体惜这个石越哥哥。

在大厅里面，桑家的男人们和唐棣、柴氏兄弟、李敦敏一起忙碌着，那些祭祠祖先的供品自然是不能让外人碰的，不是姓桑的人很有分寸的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做。大宅里忙碌的人们浑身透着喜悦的心情，感染了整座桑宅。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心情与眼前的气氛不太相符，石越回过神来，也开始去帮忙，要把整座宅院清洁一新，还真不是几个佣人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员外公子们其实也并不真的动手，他们只是发号施令——石越却并没有很自觉的意识到这种特权，他竟然笨手笨脚的去帮助佣人做事，结果惹出一堆笑话。一方面唐棣等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居然不介意做体力活和脏活的读书人；一方面那些佣人也根本没办法理解，以至于似乎是被他的行为给惊呆了。而石越又显然不像是个做惯了家务活的人，仆人一个人背着一张大的八仙桌毫不困难，而石越却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做这种事情，结果是背着一张桌子在原地团团乱转，分不清东南西北，引得唐棣等人笑得打跌。

桑梓儿也忍不住扑嗤一笑，那点点不开心的情绪随着这一笑飞到了

九霄云外。

也许是因为石越的这种行为大家觉得很开心，唐棣首先便忍不住捋起袖子加入进来，接着桑充国、李敦敏、柴氏兄弟也跟着下水，不过这几位却始终有点拘谨，顶多只帮着搬搬花瓶之类的小玩意，实在比不上唐棣和石越，什么重活都抢着做。

熙宁二年的除夕最终在桑府诸人的劳动中度过，石越尽情的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完全忘记了自己来自一个千年之后的世界，也完全忘记了自己想要向这个世界的命运挑战，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一天他的目标就是把桑府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了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新年做好准备。

[1]. 《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新城（即外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梦溪笔谈》记载，其作用是用于城防，可以防止敌人攻到城下。

[2]. 参加省试的名额。

[3]. 宋代解试一般有七八九三个月举行，故称秋试。省试一般在元月至三月举行，称春闱。殿试一般在三月举行。

[4]. 即周敦颐、邵雍。二人都是宋代名儒，道学家，精通太极、易经之说。

[5]. 此本《词苑丛谈》。《词综》、《御选历代诗馀》为“红楼十二春寒侧”。

[6]. 唐代工商不得入仕，至宋代，宋太宗淳化三年诏书：“工商杂类”不得应举，另一方面又说“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

者，亦许解送。”于是此禁实际上废除。终宋一朝，并不歧视工商参加科考。如本书重要人物冯京就是商人之子，他参加科举连中三元（解元、省元、状元），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

[7]. 这是石越故意使用的西方名词，目的是为了减少“名家”这个名词带来的不利影响。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认可名家，甚至鄙薄名家。

第二章 终南捷径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清·蒋士铨《临川梦·隐奸》

1

西元十一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身处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中，石越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以前认为现代人的见识必定远超古代，但是当看到从潘楼街到大相国寺这一段御街的热闹景象后，石越就不再这样想了。虽然天气有点儿冷，但是从初三开始，街上就变得非常的热闹，出来拜年的人们络绎不绝，酒楼店铺都开始营业，小商小贩们也挑着担子上街吆喝，各种各样的小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最吸引石越眼球的，还是那些卖艺的杂耍……有人吞吐火球，有人掌碎石块，有几个人搭台唱戏，有几个人剑舞生风，还有说评书的，弹唱的，真真让人目不暇接。

石越和唐棣一行六人闭门造书一个多月，已经把唐棣闷得不行，趁着这举国同庆的节日，几个人便忍不住成群结队的出来透气。众人走到

土市子附近时，唐棣见大家都有点累了，便提议道：“我们且上陈州楼吃杯酒再走吧。”

石越抬头看时，果然就有一座酒楼在街的对面，好大的一面酒幡迎风飘扬，一个大大的酒字下面用楷体绣着“陈州酒楼”四个大字，旁边还有一个只有三色条幅的布幡，那是官府允许卖酒的标志。众人走了进去后，才发现里面早已人满为患，店小二艰难的挤到这一行人身边，唐棣大声问道：“小二，雅座还有没有？”

“有，有，楼上，六位官人，上等雅座一间伺候……”小二拖长了音大声吆喝。马上便钻出人来，将他们请上楼去。

上得楼来，石越才发现楼上楼下，竟是两个世界。楼下拥挤不堪，楼上却还有几张桌子能空出来，那一个个用屏风隔出来的雅座，也并没有坐满，石越等人竟然还能有一个靠窗的位置。“做有钱人真好呀。”石越在心里感叹道，想起以前和同学开玩笑的事情，不由童心大起，张着嗓子大声唤道：“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他念书的时候每每为点什么菜而烦恼，当时最盼望有朝一日，可以冲店家大喊一声：“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想不到这个搞笑的愿望，居然在今天实现了。

这等事情在唐棣这样的富家子弟看来，却十分平常，几个人不以为意的坐下，话题便离不开科考与《论语正义》。李敦敏笑道：“子明真是神人，昨日我去给同乡的举子们拜年，听他们说道省试已经定了，果然不变，惟殿试将只试策论，一如子明所料。”

石越虽然知道这件事本是必然，心里却也有几分得意，笑道：“几位要取功名，其实也不难。考试之时，把握一个主旨便是。”

柴贵谊吐吐舌，问道：“以子明所见，当以何为主旨？”

“朝廷求变求新，欲一洗百年积弊，诸位的策论若违了这个大旨，考官只怕不能相容。”石越笑道。

桑充国听得这话，心中不禁有几分不舒服，便问道：“朝廷当以才华取士，奈何迎合执政？”他满脑子的正义，看不起阿容媚世。

石越淡淡的笑道：“道理上长卿自然说得不错，只是事实如此，也无可奈何。”

桑充国正色说道：“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1]。功名可以向直中取，岂可从曲中求？子明兄写《论语正义》，学际若天人，怎么可以随波逐流呢？”说到后来，是有点责备的意味了。

石越也不生气，反倒喜欢他的性格，微笑道：“长卿说得不错，不过事有经，有权。不通权变，不可谓是知王者之道。试问若权柄为小人所掌握，以直道求功名必不可得，那么用曲道求功名然后伺机匡扶朝政，救济天下百姓；较之因此而不闻不问，只求独善其身。哪一种作法更加值得尊敬呢？”

桑充国顿时怔住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默不作声好久，才说道：“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子明兄说的两种方法，我以为都无可厚非。说到小人当权，真真可叹，为何三王五帝之时，就没有小人当道呢？”

“三王五帝之时，并非没有小人当道，而是小人当道，马上就会被发现。故此小人不能居高位甚久。”石越笑道，仿佛他亲眼见过三王五

帝之时一般。

“不错，以三王五帝之圣明，小人难居其位久矣。”柴贵友悠悠说道，其心不胜向往之。

“景中此言差矣，世人皆为此事所误。以我所见，三王五帝之明，并非便强过当今圣上。”石越语不惊人死不休，“自古皆知三王五帝，以为古之圣人，然而却没有人想过，三王五帝之时，为何圣人辈出？而此下数千年，最贤不过唐太宗？同是华夏九州，水土未变，神灵未变，何以古今有异？”

“那是民风已变。”

“圣人是生而知之者，与民风变不变有何关系？”石越反问道，“不过说民风已变，也不算说错。须知当三王五帝之时，民无阶级之别，普通的百姓可以直接和天子说话，若有小人为恶，则百姓一可以在华表上书，曝其罪恶，二可以直接告诉天子。天子耳目张明，如何不圣？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朝政得失，小人便是欺得一时，欺得一人，如何可以长久欺瞒天下人之耳目？故此三王五帝之时，朝中便有小入也不能立足，天子由是成其圣人。”石越说到激动处，已是站起身来，手舞足蹈。

“……其后阶级之分遂起，民意与天子隔绝。今世虽有登闻鼓院，然而以民告官，便是坐实，民亦须受罚，故虽有小人在朝，天下百姓知之，亦不敢告之天子。诸君试看那登闻鼓院，百姓若不是走投无路，又有谁敢去敲那个鼓？这等设置，原本是百官中的奸诈之人，欲借以欺君而想出来的隔绝天子与庶民的办法，后世却因之不疑，反而在那里妄求什么三代之治，岂非缘木求鱼？天下之奸弊事情，都是欺上不瞒下的，

若天子能通达民意，小人便不能安居于朝，三代之治可垂拱而得。”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耸然动容，一时座中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心中细细思忖这闻所未闻的宏论。却听到隔壁有人鼓掌笑道：“好一番议论，真是闻所未闻，却又深明事理。不知是哪一位贤者在此？”说话之间，便有人掀开门帘走了过来。

众人一齐望去，却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一张国字脸，神情俊朗，旷野中带着几分飘逸。石越连忙站起身来，深施一礼，说道：“小子放肆，不知深浅，不料惊扰足下。”

来人见石越等人都甚是年轻，眼中略现惊奇之色，一面抱拳爽朗的笑道：“哪里，哪里。在下苏轼，冒昧打扰贤者，还望恕罪。”

石越听他自报名号，顿时大吃一惊，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众人也全都站起身来，桑充国激动的问道：“足下果真是苏直史子瞻公？”

“如假包换。”苏轼笑呵呵的说道，一面环视众人，目光停到石越身上，问道：“苏某没有猜错的话，方才说的子明，定是这位吧？不知可就是最近词名蜚声京师的石九变石子明？”

其时苏轼文名满天下，众人亲眼见到苏轼，尽皆激动不已，其中又以几个蜀人为甚。石越却呆呆的望着苏轼，心中寻思道：“苏大胡子怎么没有胡子？”他却不知道苏轼的胡子，到四十余岁始留。

唐棣见石越发愣，忙在他身后轻轻的捅了他一下。石越心头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抱拳道：“不敢，在下便是石越。久仰苏公之名。”众人也连忙一一上前见礼，让了上座与苏轼。

苏轼也不客气，径直坐了。便细细打量石越，竟似有几分不相信方才那番话出自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之口。石越也愣愣的看着苏轼，一时间竟忘了说话。半晌，方听苏轼笑道：“刚才听石公子一席话，真是发千古之覆。苏某不才，想请问石公子——孔子说，未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君子务本，如果放任庶民百姓无所顾忌的告发官长，岂非伦常大乱，这和武则天之世又有何区别？”——石越说应当让百姓都可以批评朝政，他就举出武则天让天下人告密的例子来驳难。桑充国等人尽皆屏气凝神，要看石越如何答辩。

石越见苏轼问难，笑道：“五伦之中，闻有君臣之义，却不当有官民之别。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本是用来帮助百姓，使百姓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因为世有恶人，才不得不假百官以威仪，故此官民之间，民重于官。后世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离古之圣人之意远矣。至于武则天之法，未足称上古之遗意。一则武氏得天下不正，以女主临朝，使百姓告发长官勿问，不过是为了钳制士大夫之口，其本意如此，岂可因此而有治？再则三代之时，民少官少，政简事易，后人若欲复先王良法，当先求其意，而不当拘泥其形。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今则天子括有四海，岂可一概而论？”

“却要如何法先王之意？”桑充国迫不及待的问道。苏轼则微笑不语，石越这个论调虽然高明，却和王安石相距不远，王安石也是打着“法先王之意”的旗帜变法的。因此苏轼便耐心的等待石越的下文。

石越朝桑充国微一颌首，注视苏轼，缓缓的说道：“在下虽有良法，但愚意以为，今世欲求大治，须缓缓图之。病重者不可用急药，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正中苏轼心坎。苏轼击掌笑道：“本当如此。”

石越笑道：“若从长远来看，想达到三代之治的境界，就应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讨论县官施政得失、为人贤愚不肖，而不受县官刑责。其有建议之处，则可以请县官依法施行，县官若有失职处，亦可随时弹劾，请朝廷另委贤能。士绅乡老于县中利弊深知，则县官不敢任意枉为。如此，一县可得大治。再依此法，由县之议会推举名士组成州之议会，监察各州施政得失，又由州之议会荐人于各路，监察一路政治之得失，由各路之议会荐人于朝廷，监察一国之政治好坏——皇上自可以垂拱而得三代之治！在这个制度之下，皇上耳目遍及于天下，奸人断难久居于位，更不用说犯上作乱——在议会层层监督之下，纵有才智过人之辈，亦无法瞒尽天下人耳目……”

石越话未说完，众人都已悚然动容。苏轼学问再渊博，也不曾听说过议会制度，连连叹道：“奇才！奇才！”

“不敢。”石越略一欠身，又继续说道：“议会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让制度更张太大。各县置办议会，只需朝廷一纸诏书，保证士绅乡老议论之权力。更不需要增加半个官员，也无需发给士绅们月俸，便可以多出千百万计的监察御史；士绅们也可以借此维护乡里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如此士绅与皇上联为一体，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国家焉能不大治？”

饶是苏轼聪明过人，此时也已完全被石越的主张所震撼。半晌，才问道：“石公子说，这是长远之法？”

“正是。”

“为何说是长远之法？”

石越笑道：“此法虽然好，但是如果天下人不明白它的本意，执行

起来，必然走样。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所虑甚是，所虑甚是。”苏轼猛然发觉，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想法新奇，较之王安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对于政见的谨慎，却非常地合自己脾胃。

“那要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它？”桑充国也是头一次听到石越谈起议会制度。

“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要有更多的读书人；要百姓更加富庶；要有谨慎的推行措施……”

“这似乎不难。”桑充国张口说道。

唐棣横了他一眼，取笑道：“怎会不难？每一样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苏轼却没有注意这些，他笑意盈盈的望着石越，问道：“石公子方才说，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这种制度的好处与坏处？”

“正是！任何一种制度，有好处必有坏处，只有清醒的知道这种制度存在的坏处，才能真正执行好这种制度。”

苏轼点点头，忽然端起酒来，笑道：“石公子，为这句话，苏某当敬你一杯！”说罢一饮而尽。石越连忙端起酒来，口称不敢，却也是一口干。二人望着手中的空酒杯，相顾大笑。

此时苏轼对石越已是惺惺相惜，二人交杯畅饮，无所不谈。李敦敏等人又说起《论语正义》的事情，更让苏轼咋舌不已。几个时辰之后，苏轼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竟与石越称兄道弟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桑充国就将睡眠朦胧的石越给闹了起来。

“子明，给我们说说议会吧？”石越勉强睁开双眼，迷迷糊糊见到眼前有几个人影，头一歪，又睡着了。

桑充国等人哭笑不得。昨日苏轼与石越对饮，二人仗着酒量好，说话投机，竟然旁若无人，喝得酩酊大醉。今日却无论如何，也爬不起床来。偏偏桑充国对所谓的“议会”非常好奇，昨晚已是心痒难耐，想了一个晚上，今天却是非要石越解说一遍不可。

桑充国正一筹莫展时，唐棣已经吩咐书僮端了一盆冷水过来。他摆摆手让桑充国让开，自己掬起一捧水来，猛的洒在石越脸上。此时尚是冬天，冰冷无比的水落在石越脸上，便见石越“啊”的一声大叫，一个激灵，反射似的弹了起来。

众人哈哈大笑，书僮连忙递过毛巾，给石越擦了脸。桑充国便一面问起议会的各种问题，石越只得无可奈何的一一解释着。不料众人知道得越多，疑问反而越多。

桑充国首先问道：“子明，以我看来，议会虽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如果议会成员全部是地方乡绅，他们未必便不会和官府一起上下其手，鱼肉乡里。”

李敦敏也忍不住插嘴道：“我也觉得议会虽然看起来有种种好处，

但要靠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心中总觉得有很大的漏洞。”

“不错，士绅和官府狼狈为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若有议会，他们反倒可以用民意的借口来对抗官长了。”唐棣也有疑虑的地方。

石越的头立时又疼了起来了——这次却不是因为酒醉。

他自觉从三代之治发挥到民主议会制度，堪称天才的猜想，心里自有几分别得意。却不料连这些最好的朋友也无法说服。将醒未醒之间，不由随口说道：“你们的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用三级会议的形式嘛……况且，还有报纸的舆论监督呢。”

“三级会议？那是什么？”

“什么是报纸？”

石越顿时冒出了冷汗，整个人也清醒过来。瞧瞧自己说了些什么呀？此时只得小心翼翼地说道：“三级会议，就是议会组成由普通的农户、地方士绅名流、各行业代表等等，各按一定的比例组成，这样就可以避免劣绅和官府一手遮天了。”

“三级会议也难称尽善尽美。农民虽是国家之本，但是大字不识，在议会上肯定说不过读过书的乡绅，而且乡绅大部分是族长族老，谁又敢和族长冲撞？”柴贵谊的见识又让石越吃了一惊。让一个农民和他的族长族老在议会上对立，那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正待回答，却听李敦敏说道：“景中兄是尽往坏的一面去想了。我们在《论语正义》中说过，孔子所谓的礼，其要义便是一个‘和’字。依我看，议会的要义，也是一个‘和’字。如子明所说，议会的作用，是监督地方官横行不法，欺下瞒上；督促地方官在政绩上

有所作为，防止庸碌之辈窃居高位——这就是一个扩大了御史台。就算仅仅是士绅组成议会，只要能保证议会不被打击报复，还怕一县之士绅，个个良心丧尽吗？即便某处坏人居多，好人也可以向上一级议会和官府申诉……”

众人细细思忖，无不点头称是——在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最受重视的时代，人们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县中的士绅都是坏蛋的。石越虽然不以为然，却也不愿意继续“布道”下去了。毕竟民主议会制度不是单独的东西，不是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行得通的。

他微微笑道：“修文说得不错。何况还有报纸，只要报纸敢说真话，便没有谁能一手遮天。”于是细细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一遍，众人无不拍手称赞。桑充国兴趣尤大，笑道：“我倒觉得这报纸比议会更有用处。如此看来，子明买下这印书坊，竟是另有深意的。”

3

石越很快就忘记了关于议会的讨论，春节尚未过完，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让他有点意外的，是桑充国竟然会主动来帮他的忙。

从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技术困难并不大。在石越的指导下，能够大大提高排版效率的转轮排字架也很快设计了出来。全部仅仅用了二十天左右，石越所设想的木活字印刷机全套设备都已制成样品。桑充国第一次参预到一件新技术的发明之中，显得非常的热心，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印书坊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少东家能干、和气，这些设备能够这么快制造出来，和桑充国调动起来的劳动积极性，也是分不开的。

但在石越看来，木活字印刷仍然是一种简陋的技术。

既然技术上暂时无法有飞跃式的提高，那就应当通过更先进的管理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石越设想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大型印书坊，有些人专门制造活字，有些人专门排版，有些人专门校字，有些人专门印刷，有些人专门装订成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资，完全按流水线作业——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二十万字的书二十天内就可以印刷出品。考虑到当时的书籍市场并未完全开发，许多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雕版印刷，这样一座印书坊的利润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按照石越的建议，桑氏印书坊制定了木活字标准尺寸，然后送到其他的雕版印书坊，向他们订货，每家各订木活字若干，桑氏印书坊则只须要请几个师傅以备不虞。由此不仅制造木活字的问题迎刃而解，整个印书坊的成本也大幅下降——这种方法很快就被印书坊行会所普遍接受，仅仅一年之后，活字标准尺寸就不再由桑家制定，而是由行会统一制定。

.....

“这么说来，石越的《论语正义》，便是由木活字印刷的？”王安

石望着手中印刷装帧精美的《论语正义》，惊讶的问道。

曾布摇摇头，笑道：“相公，据我打听石越的出身来历，竟是一个全才。但让木活字印刷得如雕版一样精美，他却还没有这个本事。”他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掏出一本《论语正义》，笑道：“相公请看，这本才是木活字印刷的。相公手中的，是第一版，却是雕版印刷。”

王安石接过书来，比照半晌，叹道：“也相差不太远了。”感叹一阵，沉吟道：“这部《论语正义》署名是六人合著，据我看来，这石越出现之前，似桑充国默默无闻，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不过一举子，岂能有这般见识学问？必是石越一人所著无疑。”

“听说苏轼与石越相交甚厚，或者他知道端详。”

“苏轼？”王安石皱起了眉头。他因为苏轼老爱唱反调，故意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做推官，想用琐碎的公务困住他，不料苏轼处理公务精干明了，反而声名更盛，惹得王安石甚是不快。

“爹爹，区区一个石越，何必如此费心？依我看，也是浪得虚名之辈。”曾布不用看也知道说话的，必是王安石的爱子王雱。

王安石悻然作色，怒道：“浪得虚名之辈？限你两天之内读完这本《论语正义》，再说人家是不是浪得虚名！”

王雱嘴角微翘，冷笑道：“我早已看完，‘莫问湘江桥下水，此生羞作无情死’，石九变也不过尔尔。”他引的却是石越流传坊间的词句。

曾布早知王安石此子，从小聪明过人，号称“神童”，十三岁上听陕西士卒谈起洮河一带形势，便说：“此地大宋不抚而有之，若沦于敌

手，则敌强不可制矣。”还未行成人礼，就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策论——甚至王安石变法，也多是他从中策划。这样的人，年轻气盛，又怎肯轻易服人？

“天下讲《论语》的，无人能出其右，你敢说‘不过尔尔’！你二叔生平未尝赞许别人，独独夸赞这个石越，你便敢说‘不过尔尔’？欧阳修、司马光、孙觉、程颢、苏轼赞不绝口，你竟敢说‘不过尔尔’？”王安石瞪着王雱，怒斥不已，“且去将《论语正义》抄三遍，看你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王雱从未见王安石和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立时不再说话。只是叉手静侍一旁。

一直默不作声的吕惠卿却知道王安石这顿脾气，并非专为王雱而发。自从推行新法以来，可以说事事难以尽如人意。朝野中反对之声浪潮汹涌。起先反对的，还只是吕诲这样顽固不化的老头，自均输法^[2]和青苗法^[3]推行之后，温和的如苏轼、苏辙兄弟，以及原本支持新法的程颢都开始表示反对；渐而发展到韩琦这样的三朝元老也上书批评青苗法——皇帝因此召王安石质问为何原本在农村发放的青苗钱居然连城镇居民也要强行认购，王安石竟然强辞夺理说：“如果他们愿意借青苗钱，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一时间元老大臣纷纷支持韩琦，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则称病不出，逼迫皇帝做出选择。皇帝让司马光写诏书催王安石复职，与王安石交好数十年的司马光在诏书中皮里阳秋，指责王安石惹得“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结果王安石更是怒上加怒，抗章自辩。皇帝不得已亲自写手诏解释——这还是吕惠卿亲自来宣读的诏书。这么几历波折，王安石才重新上朝视事。

身为王安石最亲信的人之一，吕惠卿自然知道司马光的不合作对王

安石打击有多大——皇帝想重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九次下诏，司马光九次辞还，一心一意要求皇帝罢制置三司条例司^[4]、青苗法、助役^[5]。王安石与他书信辩论数次，意见却终不能合一——于是，王安石执政仅一年左右，不仅没有得到一个有名望的大臣的支持，反而招来了诸君子的一致反对。只有吕惠卿才知道，王安石有多么渴望得到别人的支持！

皇帝在崇政殿表露出来的关切再一次浮上了吕惠卿的脑海。“王介甫也想招揽这些年轻人，特别是那个石越！”一个念头飞快的闪过脑中，吕惠卿轻轻咳了一声，笑道：“相公，自从《论语正义》问世以来，不过月余的时间，京师中举子争购，士林交口称赞，一时竟然洛阳纸贵——便是皇上，也甚是赞许，学生忝为崇政殿说书^[6]，便有数次听皇上亲口问起《论语正义》的事情。以学生的浅见，有这样的人才，如果能够支持新法，岂非相公一大臂助？”

吕惠卿话音刚落，便听到王雱冷冷的哼了一声。他知道王雱一向不喜欢自己，也不介意，只微笑着注意王安石的反应。

王安石瞪了王雱一眼，沉吟道：“吉甫说得有理。我想先奏明皇上，由朝廷下令推行标点符号，至少可以使公文更加清晰明了。哪位替我走一趟，去看看这个石子明？”一面说一面将目光投入王雱，王雱却赌气似的将头撇向一边。曾布连忙站出来，笑道：“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位石九变，便由我去一趟吧。”

王安石在心里重重叹了口气，知子莫若父：王雱聪明绝代，便嫌心胸太小了些。一面朝曾布勉强挤出个笑脸，道：“如此有劳子宣。《论语正义》一书，依我看来，虽然言必称三代古圣，却是托先王之名行立法之实。这样的人才，应当好好争取。”

自从《论语正义》刊行之后，第一版三千册很快被一抢而空。除了桑氏印书坊全力复印，应付从京师到各地源源不断的订货，各个印书坊也毫不客气的印起了“盗版”。一夜之间，石越六人的名声，传遍了大河南北。

但是石越反而越发的深居简出起来。但凡慕名来访的人，大抵都由桑充国、唐棣等人去接待。他自己则全心全意构思另一部更加惊世骇俗的著作——《论语正义》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改变一个世界的关键，在于改变其思想；改变其思想的关键，在于占据道德制高点。

《论语正义》如此顺利的取得成功，已经悄悄的将石越推到了一个道德高度之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没有人的时候，石越喜欢静悄悄的一个人坐桑府后花园的水池边，望着水面飘浮不定的浮萍——他觉得自己很象它们，没有根的稳固，却也无惧于任何风雨的吹打。每当石越泛起“思乡”之情时，他便会来看浮萍。他用一根竹竿轻轻的挑拨它们，把它们打向远方，这个时候，一身绿衣的梓儿便会托着香腮，静静的坐在旁边观察他。

有时候，她也会问上一句：“石大哥，你为什么喜欢它们？”

“嗯？”

“我是说，浮萍。”

石越便会微微叹气，自嘲似的笑道：“因为它们没有野心，不会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他们听天由命，安乐于天地之间……”

梓儿的眼中充满了迷惘，“可是我听我哥哥说，男子汉是应当在天地间做一番大事业的。”

“是啊……”石越的回答总是不那么确定。

6

朝局依然在石越的掌握中，历史依然按照它原本的轨迹前进。王安石复出视事之后，立即劝皇帝中止了对司马光的任命，九次辞还的诏书终于没有再一次发下去。王安石对皇帝说：“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让他做枢密副使，是为朝中反对新法者立旗帜，使他们全都聚于此旗之下。”他似乎没有想过，司马光这面旗帜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新党与旧党的矛盾越发的激化，张方平出外，韩琦削职、范镇罢官、司马光请辞……石越静静的观察着这一切，“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

但是历史也一定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论语正义》的发行；在石越的点拨下，唐棣等人顺利通过了省试；唐甘南带着大批工具远赴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子明。”桑充国匆匆的脚步打乱了石越的思绪。

石越站起身来，将竹竿丢到一边，笑道：“长卿，有事吗？”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桑充国嘻笑道。

“哦？”石越淡淡的应了一声。

桑充国重重拍了一下石越的肩膀，笑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吗？大前天是苏辙，前天是王相公的弟弟王安礼，昨天居然是侍御史陈襄，今天，猜猜看是谁？”

“啊？我们家以前来个知县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呀……”梓儿在旁边讶声道。

石越被梓儿天真的惊叹逗得一笑，在身上胡乱擦了一下手，无可奈何的说道：“凭他是谁，总是不能不见，是吧？”

桑充国笑道：“只怕确是如此，看曾布的神态，竟是非见你不可。”

“啊？”石越霍地盯着桑充国，问道：“你是说曾布曾子宣？”

桑充国倒被石越的神态唬了一跳，“正是曾布。”

“王安石最坚定的追随者、新党的核心成员……”石越的心中闪过几个名词。“我去见见他。”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它历史的宿命。但是我来了，历史就还有机会。石越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亲身了解王安石的机会。从曾布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正如从王安礼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

“《论语正义》在下已经拜读，十分钦佩。请恕在下冒昧，不知足下以为如今国事如何？”桑府后花园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旁作陪。酒过三巡之后，曾布开始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不假思索的回道，措辞却十分谨慎。

“那么以石公子之见，若要励精图治，当以何事为急务？”

石越微微一笑，此时他已知曾布来意，当下笑道：“本朝之冗兵、冗官、冗费，有识之士，无不知之，自当以此三者为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吏治，亦未可轻易。”说完凝眸注视曾布的反应。

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的一笑，反问道：“曾公，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的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曾公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的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梗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公，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

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8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的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的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

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的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覆，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的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的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的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的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心。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

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份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石越深深的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但就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我需要比王安石做得更出色，因为我不能学他等上三十年。”此时的石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他的确不需要学王安石等上三十年，三月份的殿试的集英殿唱名，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三月壬子，集英殿。

赵顼坐在高高的龙椅上。殿试官、省试官以及两府、馆阁等一众大臣入殿侍立，八百二十九名正奏名^[7]举人则在殿门之外静候着。

唱名仪式庄严、隆重，也有条不紊。

编排官们早已将殿试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在御座的西面。他们将试卷拆封，转送给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与宰相一起对展进呈皇帝。

赵顼亲口宣读了叶祖洽等前三名举子的姓名，站立在阶下的军头司便紧接着一重一重的传唱出去。被唱名的举人高声应答，进殿谢恩，然后赵顼亲自询问他们的乡贯生平，给敕赐第，并赐予绿袍、笏，表示他们从此正式成为了大宋的官员。

然后，从四甲起，便转由宰相唱名，举子们也不再进殿谢恩了。

赵顼机械的听着宰相陈升之念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他挺厌烦这种形式，但是他也知道这种形式必不可少。读书人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的荣耀！

忽然，年轻的皇帝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之色。“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

“四甲第八十一名，成都府唐棣——”军头司高声喊道，一重一重传出殿外。

唐棣连忙跪倒，高声应道：“臣唐棣！”

名次排在前面的陈元凤充满优越感的望了唐棣一眼，忽然，殿中传来了出人意料的声音：“宣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入殿觐见！”

数千道艳羡的目光一齐聚集在这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在心里想着：“这就是《论语正义》的作者吗？”

唐棣等人也想不到皇帝会亲自问起，巨大的荣耀竟让四人慌得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住激动的情绪，在万众瞩目中走入集英殿内，叩首跪安。四人此时绝不知道，如果嫉妒的目光可以杀人，他们只怕早已被陈元凤的眼神杀死。

赵项细细打量着四人，温声问了乡贯简历，方笑道：“《论语正义》可是诸卿所著？”

唐棣连忙答道：“回陛下，臣等不敢欺瞒，《论语正义》其实是石越一人所著，臣不过编排之功，具名书页，心中实感惭愧。”

“啊？！”殿中响起细微的惊讶之声。《论语正义》由这几个年青人合著，已经让人不可思议，此时说是一人所写，更是惊世骇俗。除了王安石、苏轼以外，殿中众人无不吃惊。赵项连忙追问其中原委。

四人之中，李敦敏答对最为机敏，于是便由他把前事说明。一时间，所有的人似乎都忘记了这是在举行着殿试传胪大典，集英殿中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李敦敏娓娓而叙：石越如何出现，如何大相国寺相识，如何改进棉纺机、木活字印刷术，如何写《论语正义》……直把赵项与众大臣听了个目瞪口呆！

赵项在御椅上嘴唇微动，喃喃说着什么——只有靠得最近的内侍，

才听得清皇帝念叨的，是“奇才”二字！

10

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皇帝时，便在袖子里悄悄放好了一份奏章，他准备推荐石越参加茂材制科考试^[8]。王安石从《论语正义》表露出来的思想、曾布和王安礼对石越的评价、以及唐棣等人的省试、殿试策论分析，认为石越是支持变法的。虽然曾布说石越对于新法一直不置可否，但是王安石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赵顼的心情似乎不错。王安石一来，他就递过几封奏章给他看，却都是推荐石越试茂材科，请朝廷特开制科的。王安石心中不由泛起几分不悦，这几份奏章分别是陈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所进。赵顼兴冲冲的说道：“这个石越不过二十多岁，就有这般才学，实在是罕见。苏轼说他身世可悯，可是见识与气度，皆为人所不能及。既然依例石越不能参加科举^[9]，那就为他开个特科吧。卿以为如何？”

王安石心中有一种被人拔了先筹的不痛快，不过既然自己本意也是想举荐的，那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反对；只是他骄傲的个性让他耻居人后，当下淡淡说道：“臣无异议。”袖子里那份折子，自然不用再提。

此时君臣二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三月份在科举考试中新党和旧党的明争暗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忠实的反映了汴京朝政的现实。自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昔日的好友与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走到他的对立面，同时以王安石亲自推荐的御史中丞吕公著为首，

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戢，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一大批台谏官员屡屡上书，指摘新法的过失，其中言辞激烈的人，更是将新法贬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对于王安石与枢密副使韩绛一起领导的新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是深恶痛绝。只是台谏官员批评宰相，就算是当面弹劾，宰相也只能谢罪而已，这已是宋朝的传统。因此王安石也无可奈何，只能交给皇帝处理。

去年王安石曾经用“征诛”之术，把一批敢为仗马之鸣的官员给贬出朝廷，没想到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看来如果不把御史台彻底控制住，终究是不行，但是御史的任命权，却在皇帝手中……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王安石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想石越了。

11

宣诏的使者来到桑府的时候，桑家上上下下都吃惊不浅——虽然苏轼事先知会了石越，但是石越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去。此时使者真的临门，商家富户不比品官之家，也只能草草在院子里设了香案，跪听接旨。

诏书是一篇骈四骊六的大文章，石越若非事先听苏轼说过，几乎要听不懂这诏书是让自己去试茂材制科的。使者摇头晃脑念完之后，便静等着石越领旨谢恩，然后自己好讨喜钱。不料等了半晌，石越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这才把一直盯着天空的眼神向地下看去，石越竟然不见了！

使者暗呼道：“糟糕！”上个月司马光拒不接诏，害得给他宣诏的

仁兄跑了九次，现在这一位看样子又是不打算接诏了。使者无可奈何的左右顾盼，见到桑俞楚年纪最大，便对他说道：“这位，快去叫石公子出来领旨吧——咱家好回去缴差。”

桑俞楚也不知道石越打的是什么主意，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里计较半天，朝管家桑来福使了个眼色，桑来福连忙拿了一贯钱过来，悄悄塞到使者手里。使者拿手一掂，知道有一贯左右，说话便客气了几分：“就盼石公子别让咱家为难。”

他知道若是石越不奉诏，他也奈何不得。

不料没多久石越又出来了，他将一封折纸递给使者，一面跪倒，哽咽道：“草民石越，劫后余生，无父无母，不祥之身，实在无意于功名，还请使者转告皇上，请皇上恕臣不恭之罪。”

使者也不敢为难，只好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缴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来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唐棣将使者送出大门，折转回来，劈头就道：“子明，茂材制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的人，对于本官^[10]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一般试制科的，如贤良方正、茂材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加身，这些职位只领薪水，不太要做事情，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称得上是前途无量——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却只淡淡叹了口气，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李敦敏本以为石越不过是效法古人，欲迎还拒，故意推辞，但是这时见石越说话神情间有一种淡淡的落拓与伤心，心里不由暗叫一声“惭愧”。一面寻思道：“怎生想个法子替子明开解开解，让他振作起来？”

12

过得两日，眼见天气渐渐回暖，地上的小草开始变绿，树枝抽出新芽，鸟类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春天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已经到了文人墨客呼朋唤友，携妓踏青，聚酒高会的好季节。唐棣几人一起商议，便决定去城东北的五丈河边踏青。石越因一直忙碌不停，所以也想出去走走，六人便租了三辆马车，带了几个书僮和几坛酒菜，浩浩荡荡从东边新曹门出城去了。

出得城来，石越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畅快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才开始打量周围的情景。这条通往曹州的官道上，从汴京城里出来踏青的人们，倒似乎比那来往于曹州与开封的人还要多一些，大抵上富裕的人家都坐马车——不过此时都下得车来，在马车前面慢慢步行；也有倜傥的少年骑着白马按辔谈笑而过；普通的人家则有坐牛车的，也有骑驴读书附庸风雅的酸儒——看着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石越不禁好笑，不明白在驴背上怎么能看得进书！人群之中，自然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步行的占多数，这些人都是成群结队，其中也有穷书生一边谈论诗文，赋一些“春暖花开”的句子从身边呼啸而过的；也有市井小民谈些里巷笑闻、奇闻轶事，其乐盈盈的……便一向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的

女孩子，这个时候也可以趁机出游——当然，倒有一大半是借着烧香敬佛的名义来享受这春天的惬意。富家女子坐着小车，也有少数坐轿子的——当时的风俗，男性一般不坐轿子，只有女性才坐——这些女孩子都偷偷的掀开窗帘的一角，打量着外面的春天，若被人无意中看见，便连忙羞涩的放下车窗的帘子，自己躲在车里满脸通红；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没有这许多顾忌，虽然她们一般并不和陌生男子说话，却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在春风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女孩子，既可以坐在车里缓缓而行，又可以毫不在意的掀开车窗的帘子，大胆的感受轻轻拂面的春风。这些女孩子便是歌妓——她们有些是自己去烧香礼佛，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来生；有些则是和年青的少年一起出来，享受短暂的人生。

当石越看到歌妓之时，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酒楼里泪眼盈盈的楚云儿，真是有许久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石越有点淡淡的牵挂，那个温柔解人，脸上永远挂着淡淡笑容的女子……想到这里，石越不禁微微叹息了一下。

李敦敏听到这声叹息，却以为石越在感怀身世，连忙笑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白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语，起先不免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

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不免更加误会。柴贵谊连忙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的闲聊……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

石越等人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几何。众人都不知就里，找人打听，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全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摇头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经说，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唐棣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不禁都点头称是。当下找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面煮酒，一面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回头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却又怕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待，只好暗自苦笑——无论如何，得把这个谎圆下去。

不料关心他的人竟然不在少数。

当晚回到桑府，桑俞楚便递给他一封信，说是苏轼所写。信中写道：

“轼启，孟春犹寒，不审起居何似。前日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茂材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岂可因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且，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故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信中拳拳之意，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默默的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这平平淡淡的几句话，让石越心头不禁一热。自从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许多。在现代，除了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麼？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

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的心中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他抬起头来，打量桑宅，仿佛间竟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他一面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面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大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垂着眼帘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大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比不上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四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黠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注意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细看，画的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

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被称为“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的晚唐名相李德裕，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14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茂材科征召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认为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足下，还不定怎样。”另有一些人则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

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曾布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确实感到非常的内疚。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对于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只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

自己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撒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石越并不是把谎言当饭吃的现代人。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有时，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可能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

“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觉悟到，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要承受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只是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碧月轩。

找到楚云儿之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心情在这里慢慢地恢复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说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轻轻地走到琴边，默默的调好琴弦，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一直到天全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15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

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而且，在宋代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经典不再盲目信任，并且提出种种质疑之时，石越的这部著作，无疑会极大的鼓舞这业已出现萌芽的思潮——既然《尚书》都有问题，还有什么不能被怀疑？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尧、舜、禹）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

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赞赏；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因此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了一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淮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毕竟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这是石越欲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

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甚至极度反对的。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16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都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羲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羲、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周礼》之中，惟《冬官》不存，故当今之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正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份出版。

这几部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浅显。

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当时宋代的技术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性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钥匙制造的关键，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

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用全部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

域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但是石越始终只是一个文科生。七部书中，《算术初步》略好一点，也不过是初中的水准；而《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只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过是初中的部分理论；最糟的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石越根本记不住那些分子式，只好在书中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篇幅不过两万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地理初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圆说，这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远在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相不相信，却要另当别论——《地理初步》的确也经常被人们当成第二本《山海经》来读；《生物初步》中，为了避免太大的麻烦，石越没有说物种起源，只是介绍了化石的作用，又讲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书，顾忌之处，实在太多了；最好写的一部书则是《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石越在“石学七书”中，毫不客气的使用了大食数字^[11]与字母文字。这两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部书的内容还要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理科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只不过后来大食数字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一直只有一些菁英阶层做学问时才会用到。

在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

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召他；而最坏的说法说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发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召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人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被认为是“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部书正是导致“石学七书”又被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大食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召，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的刊行无关。

石越却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这又一次征召，完全不理睬诏书中皇帝对他这个已经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朝廷也极少征召过二十多岁的“茂材”。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著作十本。”王安石其实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为何又不愿接诏？”赵顼更加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茂材制科不以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赵顼有点不快了，茂材制科都不来应试，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臣也只是揣测……”

17

石越三拒朝廷制科的征召，半年内十部书的刊行于世，终于让他名噪天下。

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

“石学七书”出版之后，他的日子就渐渐悠闲。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任，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了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与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熙宁三年的七月，除了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有几个商人家中接钦使都接过三次？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中却也不免暗暗得意。不久他又接到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唐家出了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同一般，石越又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因此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颇知上下打点之道，隔三岔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自然更是对一切大开方便之门。唐甘南又在信中询问桑氏印书馆的情形，问他是否有意在杭州开设分店——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略一思忖，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介绍了什么是彩色套印。

桑俞楚连忙点头称是：“这是好主意。”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生产方式，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这一点桑俞楚深有同感。

说完这些，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注视桑俞楚，说道：“小侄也有一事正想和伯父商议。”

桑俞楚见到石越如此郑重的样子，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他习惯性的摸了摸短须，微笑道：“贤侄请说——”

“我想创办一座书院讲学，此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语调虽然温和，态度却是异常的坚定。

桑俞楚不由一怔：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他想了一会，才说道：“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当然，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只是……”

石越起先并没有想到这许多，他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不管多大困难，创办书院，他是志在必行。

桑俞楚知他误会，摇头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不料他担心却是这件事，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与平常的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薪俸。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

食宿、书本笔墨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毕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来，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读？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桑俞楚依然决定支持石越。便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太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要在这里办书院，也非常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那块地，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所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白家则付给先生的食宿与礼金。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购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不由有点纳闷：“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了工匠询问，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是农村的就无人不曾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多半是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土法烧水泥石越也相当熟悉——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用水泥做

粘合剂、或者粉刷地面，比起宋代人用石灰石与黄土砌地来，效率高出太多了。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工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校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在这段时间里，石越、桑充国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也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尽心尽力——石越许久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是不太通光，白水潭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房子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石越便教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要便宜许多。兼之石越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物，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村里的秀才们佩服，据说李家的李秀才平日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就是盖房子烧砖这样的事情，竟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说这个石公子其实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

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部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却并无二致。

18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他在经筵^[12]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

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的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帟”，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13]，而此时正逢宋夏战事重燃，五月份双方在庆州一带交战，八月西夏更是全国动员，合兵三十万之众进攻环庆，虽未占到大便宜，但宋朝却也不敢等闲视之，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新党遂趁机托言司马光是当世名臣，闻名于辽夏，建议让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亦即是陕西，协助韩绛一道应付西北局面。这亦是一石双鸟之计，一则国难当头，司马光无法推脱，正好借机将司马光赶出权力中心；一则司马光到底不过是一介文臣，并不知兵，到了陕西，正好给人看笑话。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污告他贩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正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苏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上上

下下，眉间都带着愁容。

石越和苏轼交情已是不浅，见了苏轼之后，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略略一说，因为怕让石越更加不愿入仕，反而强笑着安慰石越道：“我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14]，也未必有事，王驸马和我谈，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不过一时受人蒙蔽，子明切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他口中的王驸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说道：“司马光权知永兴军，不久罢判西京御史台，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奇道：“君实判西京御史台？”

石越自知失言，连忙掩饰道：“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

苏轼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事情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便想求一个安慰，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上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苏轼的命运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自己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改变？只得干笑几声，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见他如此说，倒也不以为意，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二人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谊，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也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然而国

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连忙欠身笑道：“小弟谨记了。”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叫了马车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楚云儿见他满怀心事，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的相陪。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份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想来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我要听那一句，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来也颇为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的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

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的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却听楚云儿早已漫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轻声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公众号【Tim悦读室】

一个永久免费的终身学习社群（微信群）

早读：新闻早报

头部知识付费平台付费课程

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

最新电子书，音频书

最新影视、软件、趣站

晚读：每天读一本书 音频+pdf



[1]. 出自《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

[2]. 均输法，北宋初年，在东南江、浙、荆、淮六路置发运使，总管采购物资运往开封事宜。王安石变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物价与汴京需要，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节省价款和转运劳费。因用人不当，执行时颇有弊端，甚受朝野攻击。

[3].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宋朝初期，在各地设有常平、惠民等仓库，调剂人民粮食歉收时的食粮不足。1068年，各地仓库积存钱谷1500余石贯石。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从常平仓中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夏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初期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其弊病非止一端，小说后有详叙。

[4]. 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用来架空中书门下的一个机构。当时王安石还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中书不能做主，遂创此机构，由枢密院与中书各派一人，负责新法事务。这个机构在熙宁三年五月就废除了。

[5]. 助役法，王安石新法“募役法”之组成部分，吕惠卿所倡导。要求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之家，以及女户、僧道户、未成丁户等贫困免役之家，也要依照户等交纳役钱，称为“助役钱”。此法不仅触犯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也给贫穷人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6]. 崇政殿说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

[7]. 省试合格奏名举人为正奏名。这一年宋朝进士科 2 9 5 人，明

经、诸科共 5 3 4 人，为正奏名；另有特奏名 4 7 4 人。

[8]. 茂材制科，即“天圣九科”中的“茂材异等”科，富弼即是此科及第。两宋制举一共御试 2 2 次，入等者不过 4 0 人，选拔了不少著名人才。

[9]. 石越来历不明，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10]. 本官，亦称正官、寄禄官。如某部尚书、某部侍郎，在北宋前期，此官只用于确定官员的品位、俸禄，并非实际担任此官，因此不受重视。

[11]. 即阿拉伯数字，当时阿拉伯地区中国称为“大食”。实则阿拉伯数字是由印度人发明，石越亦是以讹传讹。

[12]. 宋代制度，选择儒臣定期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称为经筵。

[13]. 朝臣到地方上任，称为“出外”。司马光于十月十九日面辞崇政殿，十一月十四日到任长安。

[14]. 司马光字君实。

第三章 集英殿风波

选拔大臣是君主的一桩大事。

——马基雅维里

1

迺英殿，顾名思义——“迺者，近也；英者，人中之杰也”，这里历代都是大宋的皇帝们和儒生们讲道学习之所，许多重要的决策，也在做出。

九月深秋，天气渐渐转冷，一心想着要励精图治的赵顼，此时正在这里会见群臣，并一起听曾布讲学。年轻的皇帝身体似乎不是太好，脸色略显苍白。

“……文景二帝体恤民力，藏富于民，故文景之世，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其后武帝赖以征伐四夷……”曾布一边高声读着手中的新书，一边偷偷看皇帝的眼色。

自从五月王安石迫于众议，同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崇政殿说书吕惠卿便兼判司农寺，负责众多新法事务，不料九月份吕惠卿父亲逝世，丁忧去职，王安石希望皇帝身边能够有新党的自己人，因此力荐曾布代替吕惠卿任崇政殿说书兼判司农寺，代替吕惠卿的位置。

“国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后国自富。说得好！”皇帝击掌赞道。王安石微微皱了皱眉毛，这个石越，这一句话似乎和新党方针不合呀。

曾布待皇帝夸赞完毕，微微一躬身，说道：“陛下，石越的确颇有见识，而且奇在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实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王参政常与朕说人才缺少，可惜这等人才却不能为朝廷所用。”皇帝把热切的目光投向王安石。

王安石苦笑道：“陛下求贤若渴，只是那石越似乎真的是意在山林，我听说他在城外白水潭建了一座学院，准备收徒讲学，似乎果真无意于功名。”

“陛下，微臣以为，石越既出书，又讲学，绝非隐世之人。臣以为，必是诏书中有什么是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故此才一再拒诏。”宰相陈升之眯着眼说道。他原本和王安石一起主持新法，但是王安石越来越“嚣张”，他的宠信、口才都不及王安石，便一直想在朝廷中给王安石多立一点竞争对手，好牵制王安石。

“哦？朕听说曾子宣与石越私交甚笃，曾卿以为呢？”

“陛下，这个、这个臣亦不知，王安礼或者知道。”曾布迟疑道。他与石越私交虽洽，但听王安石口气似乎无意重用石越，便不敢举荐，可曾布也不想对不起石越，便将王安礼拉了出来——怎么样也是王家的

人，他若要推荐，却与他曾布无关。

赵頊略有几分不悦，转目注视王安礼，道：“卿以为如何？”

王安礼连忙出列，答道：“臣以为，石越若做隐士，是国家的损失。微臣大胆揣测，石越定是不愿赴制科。”

“不愿赴制科？为何？”不仅皇帝不明白，连王安石等人也奇怪起来。

“臣以为，石越似有管、乐、诸葛之志。有这等志向的人，定然不愿意参加任何考试。陛下不如召他一见，若君臣相得，臣以为石越定以国士相报陛下知遇之恩；若不相得，彼必然弃官而去，断不肯在朝为官的。”王安礼侃侃而谈。

“这样做只怕不合体例。”有人反对道。

“似石越这等人才，若想事事合体例，只怕他永远不会为朝廷效力。刘先主三顾诸葛，又何曾合体例？然后世以为美谈。”王安礼厉声反驳道。

“卿言有理。待会叫范镇^[1]来见朕书诏，召布衣石越崇政殿相见。”年轻的皇帝对于自己能够效仿一下古代的英主，内心竟有几分兴奋。

“陛下圣德！”众大臣齐声拜贺。

“曾卿，卿继续。”

“是。”曾布把书打开，继续读道：“自汉武之世……”

“自汉武之世……”桑充国抑扬顿挫地读着石越的新著《历代政治得失》，突然笑道：“子明这本书，以汉代论叙最为精彩得当。难怪连大苏都要赞不绝口！”

桑梓儿托腮坐在旁边，忽然抬起头来，嫣然笑道：“哥，你可知道天下谁最喜欢石大哥？”

“谁啊？”桑充国愕然道。

“当然是印书坊的掌柜桑致财。石大哥的书一本一本出个不停，他笑得嘴都合不拢呀，见到石大哥时便像见到财神爷一般恭敬。”桑梓儿抿嘴笑道。

几句话顿时引得哄堂大笑，桑俞楚正在喝茶，一口水喷在他夫人身上，笑了个前俯后仰。

忽然，“员外，圣、圣旨……”便在一家老小笑成一团的时候，家人的禀报将众人吓了一跳。众人连忙打开大门，布置香案，好在桑家接圣旨已经熟门熟路，瞬间便一切妥当。大家都以为这次不过又是例行公事，桑来福更是把钱都准备好了。

“敕布衣石越：卿博闻今古，周探治体，藏用而弗矜，养恬而为乐，有德君子，譬如麟凤。朕统御群方，寤寐多士，思得俊良，卿当勉赴阙庭，无恋云壑，翹待之意，当宁增深。今遣供奉官^[2]李向安持诏召

卿赴崇政殿觐见。”

“臣布衣石越接旨，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石越接过了圣旨。

“恭喜石公子。”中使见石越接旨，竟是松了一口气。他接过桑家的喜钱，一面便笑道：“石公子，请准备一下，就和咱家走吧，车马已在门外恭候。”

“李供奉稍候。”石越从诏书中已知道他叫李向安。

“不敢。”李向安一点也不敢怠慢石越。

桑俞楚久于世故，见石越朝自己使眼色，已知他有笼络之心，连忙叫人拿出一张面值一百贯的交子，悄悄塞给李向安。李向安无故受此大礼，说话更是客气三分。恭恭敬敬请石越上了马车，一路上对于进宫的种种礼节，无不和石越讲说分明。

享受着专用马车待遇的石越，对于车外御街的奢华景致视而不见，一面和李向安应酬，一面也隐隐担忧——如果和皇帝能够谈投机，自然一切都好；但是万一皇帝让自己失望或者自己让皇帝失望，自己的理想就不知道要多走多少弯路了。“赵顼啊……”石越心中忐忑不安地回想着历史上关于赵顼的种种记载。

正在他患得患失之际，突然听李向安说道：“石公子，皇城已然到了，请下车，从这边走。”

石越下了马车，举目望去，仍然在御街之上，大内离此还远。这段御街的右侧便是尚书省等中央机构，一座座衙门庄严肃穆地座立于路旁，那一对对张牙舞爪的石狮，瞪大了眼睛向天下宣布这里便是大宋王

朝的核心所在——若在此处还坐着车，就颇有点招摇之意了。李向安是成全之心，所以叫他在此下车。

石越一面随着李向安前行，一面打量着路边的建筑。几乎每座衙门之前，都有一堆堆的官员聚集，等待着官长的接见。这些官员三三两两围在一起，闲聊攀谈，打发这等待的时间。虽然已是深秋，路边两旁树上的叶子都黄了，但是地上却没有多少落叶，显然是常常有人打扫。一路上偶尔也会有人和李向安打招呼，那些官员都有点诧异地打量着李向安身后的石越，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哪家勋贵的公子……偶尔有一两个知道内情的，便躲在旁边窃窃私语，向石越投来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也有些伶俐的，便用目光向石越示好，只是很难让人分清那目光里的笑意是真诚的善意还是虚伪的谀笑。

从宣德楼的一个侧门入了大内，石越也不敢东张西望，生怕失了礼数，让人看轻。只跟着李向安亦步亦趋，走了二三十分钟，才见李向安停住。石越抬眼望去，前面便是一座雕栏玉柱的宫殿，上面一块竖匾上写着“崇政殿”三个大字，心知是到了。

他不知道一众官员都以为他是“当世大儒”、“经学大师”，区区宫廷礼节不可能不懂，兼之他刚进御街，皇帝便已知道，赵顼急着想见这个名噪京师、屡召不起的年轻人，一面急匆匆叫人去政事堂宣王安石等人，一面自己带了一干侍从官前往崇政殿，所以竟是没有人向他解说见驾的种种礼节——总不能让皇帝在崇政殿等候石越吧？

到了崇政殿前，李向安向石越谢了罪，便自去交旨。不多时，一个穿着绯色官服，头戴三梁冠，腰佩银鱼袋的年轻人从殿中走了出来——三梁冠是七品服饰，而绯鱼袋则是加恩特赐的五品服饰，石越一看就知道此人必是个侍讲、侍读什么的。只听他高声喊道：“宣布衣石越觐见

——”

石越连忙整了整衣服，拾阶而上，入得殿去，再拜叩首：“草民石越，拜见陛下。”行礼完毕，方敢抬起头来，却见大殿正前方，一个穿着淡黄衫袍的年轻人坐在龙椅上，微笑着对他说道：“石卿免礼平身。”

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赵顼也打量了一会儿石越，一面笑道：“石卿何来之迟也？”

“山野之人，实无益于陛下，故不敢应茂材之征。”石越朗声答道。

“朕在宫中，亦久闻卿的大名。”

“不敢，只恐盛名之下，难副其实，让陛下失望。”

“《论语正义》、《历史政治得失》，岂是凭空能写出来的？石卿不必过谦。朕观石卿颇有经纬之才，朕正欲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石卿当有所教朕？”赵顼的眼光有几分热切，也还有几分怀疑。

“臣何人，岂敢为帝师？臣闻贤主求治，必委之士大夫，陛下欲为明主，励精图治，振兴大宋，亲贤臣，远小人，臣以为陛下当以此为第一急务。”

“这也不过是些平常的话语。”赵顼心道，口中却笑道：“此言甚善。”

“天下事知易行难，亲贤臣远小人，历代君主无论贤愚不肖，莫有不知，然而世有贤如唐太宗者，亦有不肖如隋炀帝者，可知知易行难。”石越侃侃而谈，“今陛下方图变法，欲除弊政，立万世之基。当此之时，用人之成败，实关系变法之成败，亦关系大宋之成败。此虽‘大有为之时’，然若无贤臣，臣恐画虎不成反类犬。”

赵顼听到此处，暗暗点了点头。不料却有人不答应了，出列质问道：“以石君之意，则现今朝中谁是奸臣谁是贤人？”

石越转头打量这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他立时想起一个人来，却假装不识，笑道：“足下此言差矣，朝中贤愚不肖，可问宰相；宰相贤愚不肖，可问御史。奈何问我一山野闲人？”

那个出来质问石越的人，就是王安石，他听石越话中似乎暗有讥刺，便忍不住出来驳斥，不料又被石越不冷不淡地顶了回来。

赵顼见王安石老脸通红，想是正准备和石越辩论一番，心知自己这位重臣脾气执拗，万一被石越说得下不了台，真不知又会闹出什么事来，连忙笑道：“石卿所言，确是至理。”他这样一说，王安石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石越朝王安石谢了罪，又说道：“陛下虽有爱民之心，求治之诏，然奉行仍赖良吏，惟地方官吏之贤者，方可行其志。而良吏不易得，此陛下当深戒者。”

“甚是！”赵顼笑道。

石越微微一笑，又道：“陛下若能以人为本，则富强可得，太平可致。此大宋之福，亦天下臣民之福。”

“以人为本？”赵顼沉吟道。

“不错，以人为本！陛下欲行良法，必先得良吏，纵不能所有官吏皆为良吏，亦须让所有官吏不敢为奸邪，否则，便有良法，反为小人兴事取利之机。陛下有爱民之意，而民自困苦，虽有三代之法，不得行于今日矣。”石越话中含沙射影。不过王安石对此却不以为意，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属下是什么奸小，只觉得石越过分强调吏治，见识未免差了一层。

“那么，如何才可让天下官吏不得为奸邪？”年轻的皇帝有几分急切地问道。

石越微笑不答。

赵顼沉吟半晌，悟道：“《三代之治》所说诸法，石卿以为可以行之当世？”

“暂时不可以。”石越断然否定。

“那么……”赵顼没有想石越会公然否定自己的观点。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全。臣《三代之治》所言之法虽善，亦不可尽行于世，若强行之，反乱朝政。”石越不会幼稚到第一次见皇帝，就推出自己那些比王安石变法还要理想主义得多的主张。

“那么石卿的方法究竟又是什么？”赵顼不解地问道。

“其要在宰相与御史，若宰相与御史皆贤，何忧小人？”空话无比正确却又不得罪人。

.....

3

崇政殿的召见进行了两三个时辰。皇帝不停地发问，石越对答如流，大臣们偶有驳斥，石越也毫不客气地驳回。宦官几次来请皇帝用膳，都被皇帝不耐烦地赶跑了。一直到王安石劝他先吃饭，赵顼才不好驳王安石的面子，准备结束这次召见。

“朕以为布衣石越才学见识，皆非凡品，拟赐石越进士及第，特除翰林侍读学士、著作佐郎、承奉郎，武骑尉，赐紫金鱼袋——参政以为如何？”赵顼随口说出一大串官名来，在场大臣无不变色。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品秩虽然不高，但随时陪侍皇帝，参赞机要，当时自宋真宗以后，一般授人，只称翰林侍读，而不加学士，这时赵顼为石越特复古称，已见恩宠；而一入仕，便径授著作佐郎，更是比状元的待遇更高——状元及第，通常授大理评事，而后才能迁为著作佐郎！这两个官职，都已经属于“殊外之恩”了，但这两者相比“赐紫金鱼袋”来说，就更加不值一提，赐紫金鱼袋，是让石越在礼仪上享受三品待遇！宋朝从开国到灭亡，一入仕便赐紫的，仅石越一人而已！

众大臣见此情形，便知道石越要得宠了。大部分人自是不愿意扫皇帝的兴头，当面得罪石越这个未来的宠臣，却也有一些人立时变色，已

准备出列谏阻——别的倒也罢了，惟有赐紫金鱼袋过于骇人听闻！

不料石越不待他们开口，竟是一口拒绝道：“陛下，草民山野之人，并不愿为官。”

众人全怔住了，不知道石越打的什么主意。虽说皇帝赐官，然后虚伪地推辞一番，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石越却又不相同，众人知道他拒赴茂材制科许多次，现在好不容易来了，应当是打定主意出仕了，刚才君臣之间也很投机，怎么突然又要拒绝呢？除非是嫌官小，否则绝无是理。可这官职品秩虽然低，但是恩宠已经很过分了，穿紫袍佩金鱼袋，二府三司以下，谁敢怠慢？

赵顼不悦地问道：“石卿为何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石越沉默半晌，黯然道：“臣是不祥之人，所以臣在江湖市井中，或反能为朝廷效力。若是庙堂之上，他日必遭小人之讥。”

“此话怎讲？”赵顼奇道。

“臣来历身份，皆属不明，陛下虽然不怪，然居朝堂久了，必有人因此生事，到时臣虽想退处江湖，恐怕亦不可得。”

赵顼见他担心此事，不由松了口气，笑道：“石卿何必在乎此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卿来自哪里，都是朕的臣民。”他还在藩邸时，就以复兴为己任，常恨身边人才太少，登基后见王安石所问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招致人才。此时自是百般劝说。

可石越只是坚执不肯答应。赵顼终于无可奈何，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不甘心地问道：“石卿若实在不愿意在朝，那么卿想去哪里？大隐于市吗？”

“微臣想在西南城外白水潭建学院，讲学授徒，为陛下培养人才，以谢陛下知遇之恩。”石越哽咽着答道。

赵顼见他就在汴京附近，又早知道他要办学院，心中略略宽解，因说道：“如此，朕依然赐卿进士及第，著作佐郎、承奉郎，武骑尉，赐紫金鱼袋，改翰林侍读学士为秘阁校理，另除白水潭学院祭酒，又赏白银三千两，绢十匹，白水潭学院附近良田四十亩，朱雀门附近宅院一座，另特许出入禁中侍读，每逢朔日朝请。”

石越未及说话，早有官员按捺不住了，出列说道：“陛下，这白水潭学院祭酒当为几品官？出入禁中侍读又是何官职？此皆无例可循！甫一入仕即赐紫，只恐开奔竞之风。请陛下三思！”

王安石见赵顼将目光移向他，微一沉吟，说道：“臣以为祭酒这个名字不妥，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莫若以石越为白水潭学院山长，赐正七品薪俸，不必列为官职。出入禁中侍读，也不必为官职，只当恩宠便是。至于赐紫的殊恩，臣以为虽然恩宠过甚，然以石越之经术学问，天下少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遇，亦无可。”

“便依王参政所奏。石卿，卿若推辞，便以抗旨论。”赵顼断然而决。

石越见皇帝说到这份上，知道自己不可不识好歹，而自己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也就不再推辞，叩首谢恩。

带着“赐进士及第、秘阁校理、著作佐郎、奉承郎、武骑尉、白水潭学院山长、特许出入禁中侍读、赐紫金鱼袋”这样长长一串头衔回来的石越受到了桑府的热烈欢迎，同时，顷刻之间，给他提亲的人更是踏破了桑家的门槛。

但是石越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四处奔波着，一面遍邀大儒名士到白水潭学院做老师，一面又请身有官职、学问才华出众的官员去学院做“客座教授”。以石越的赫赫声名，加上皇帝的另眼相待，从苏轼、王安礼这些名臣到叶祖洽这样的“龙飞榜”状元，都不愿意拂了他的面子。白水潭学院尚未开学，其“客座教授”阵营之强大，已让天下为之侧目——便是太学，也远远不如。

九月二十日，唐氏棉纺行在杭州正式营业；九月二十一日，白水潭学院正式开学。

白水潭学院是一所三年一贯制的现代大学，第一年为预科，学生修《论语》、《春秋》、《诗经》、《算术》、《物理》、《地理》、《生物》、《逻辑》、《化学》九门科目；测试及格，升入第二年级，学生自选专业，分“儒学”、“算术”、“格物”、“博物”、“律学”、“子学”六系，其中格物系包括物理与化学，博物系则学习生物、地理、诗经、小雅、医术等，律学系讲法令与经义，子学系讲逻辑与诸子百家之学。第二年级学有小成，可升入第三年级，这一年专做论文、设计与辩论。

这是石越和桑充国二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体例。虽然“客座教授”众多，但是老师依然缺少，毕竟这些人只能在公务之余暇抽空来讲

课。此外，第一年的课程，除开《春秋》与《诗经》之外，几乎都必须由石越亲自主讲，桑充国担任助教——这也是石越不愿意做常参官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播下火种比自己做官，更加重要。

5

十月初一在宋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皇帝会赐给百官棉袄，到了十月初四，无论官员百姓，都会在这一天去给祖先上坟，然后就是立冬，各家各户采办过冬的物品，特别是准备蔬菜，开封的冬天特别寒冷，蔬菜都得从外地运来……

石越在车上听新买的书僮侍剑介绍着这些当时的风俗。自学院开学后，石越便在桑家住几天，在赐邸住几天——主要是为了学院太忙，有时候甚至住在学院不回来。桑夫人因不放心石越的起居无人照顾，特意买了许多奴仆送给石越，其中也不乏有见石越显达，而主动投身以求荣身之人，但石越仅仅留下一对看起来颇忠厚的石安夫妇帮他管理赐邸，又收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孤儿做书僮。石越见他聪明伶俐却身世可悯，动了恻隐之心，因此收在身边，取名“侍剑”。

其实以他的本意，却是不喜欢自己被人服侍——人情是好逸恶劳的，石越既然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出现，如果自己被服侍惯了，只怕慢慢地自己就会对不平等的现象感到麻木，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是“利益既得者”中的一员了。在成功改变这个世界之前，石越清醒的知道，自己也可能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马车颠簸着到了西华门外。

“侍剑，待会儿我去面圣，你就在这儿等我，不要乱跑，有人问起，你就说自己是白水潭学院山长石越家的书僮。”石越仔细对待剑叮嘱着，在石越的眼中，侍剑并不是服侍自己的人，而只是一个需要自己照顾的小孩。

“是，公子放心。”侍剑伶俐地回答。

石越摸了摸他的脑袋，又向车夫叮嘱几句，这才下了马车，向大内走去，心里一面纳闷着皇帝找自己做什么。

进到西华门，李向安早在那里等候。他一面在前面带路，一面笑道：“石秘校^[3]，官家对您真是另眼相看，今日赐给您的棉袄，例份都等同三品以上——咱家跟官家从藩邸到宫中，从未见官家对谁这么好过。”

石越原不知这些规矩，听李向安说了，连忙笑道：“皇上的知遇之恩，臣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这次我本家二叔从杭州托人带回几匹棉布，做工却还看得过去，改明儿叫人送到贵府，供奉可得笑纳。”

李向安谦逊几句，眉开眼笑地领着石越到了崇政殿旁的偏殿，尖着嗓子说道：“官家，石越见驾。”

“快宣他进来。”

石越连忙走进殿中，向皇帝参拜，赵顼待他见礼完毕，笑着问道：“卿的学院办得如何了？”

“蒙陛下恩赐御宝，短短十余日，收了八百学生，现在微臣和臣友

桑充国分班授课。只恨先生太少，幸好有苏轼、王安礼、曾布、叶祖洽等人替臣分别讲《春秋》、《诗经》、《论语》三门。”石越详细地回答道。皇帝亲手为他题了“白水潭学院”院名，加上他自己与众多“客座教授”的声名，第一期居然招了八百名学生，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富家子弟，因为种种原因进不了国子监，闻得石越的大名，便进到白水潭来。但也有少数人是因为不喜欢诗书礼义，专喜欢杂学，这才进白水潭读书，不过这些却不是石越所能尽知了。

赵顼显然早知道他收了这么多学生，并不吃惊，只是颇有兴趣的问道：“听说卿的学院体制与历来学院颇有不同之处？”

“回陛下，所有体制，都是臣一手草创。”石越拱手答道，又把学院各课程一一说明。

赵顼听他说完，问道：“卿开设这许多课程，又有何用处？”

“臣以为，国家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才，故分门别类，学生学经义之外，各有专门之学，将来凭此一技之长，也能报效朝廷。此前不久，朝廷以为提点刑狱不宜用武臣，专用文臣，以武臣不通律法，故有此令。臣之意，略同于此。”

“原来如此。”赵顼并不以为意，他也只是觉得新奇，故有此问，又随口说道：“卿所虑甚善。他日若律学科要老师，自可问朕要。”

“谢陛下。”石越顿时大喜，连忙谢恩，想了想，又小心说道：“其实臣心里一直想问陛下要一个人……”

赵顼不由一怔，问道：“卿想要谁？”

“沈括沈存中。”石越微笑说道，“臣只要陛下让沈公每十天来上三天课即可，臣自当奉上相应的薪酬。”

“沈括？”赵顼脸上露出疑惑之色。这位后世大名鼎鼎的人物，此时虽然已经渐受王安石的赏识，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皇帝的视线。赵顼只是依稀觉得自己在某处听说过这个名字。

石越猜到赵顼大约是还不太清楚沈括，忙又说道：“沈括现今在昭文馆编校书籍，臣听说他颇精于算学……”

“原来如此。”听说只是个精通杂学的官员，赵顼便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笑道：“朕准奏了——且不说这个，子明学问极好，朕想问问你，卿以为叶祖洽的学问如何？”

“状元的学问自然是好的。”

“那卿再看看这几篇策论。”赵顼随手递给石越几篇策论。

石越连忙接过来细看。这几篇文章文辞甚佳，颇有汉风，但语气激烈，都是些鼓吹变法，呼吁采取强硬政策推行新法的话语。他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作，只好委婉地说道：“这几篇文章写得极好，不过作者似乎年纪尚轻。”

“写这些策论的也是个进士出身，是王介甫的爱子。”赵顼笑道，“卿以为如此文章，比之叶祖洽又如何？”

“王雱王元泽？”石越吃惊地问道。

“原来石卿也知道王元泽么？”

“臣的确听说过王元泽的一些传闻。”石越笑道，赵顼的口气，摆明是要重用这个王雱了，他也无意得罪王安石，心里立时便有了主意。

“噢，有什么传闻？”赵顼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

“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公，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是獐……”

“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很有兴趣。

“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

“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赵顼听他回答得如此狡狴，不禁开怀大笑。

“臣听闻王雱自小便有神童之名，一生不肯做小官。皇上若要用他，只怕还须宠以馆阁之职。”石越这是顺水人情。

戴楼门旁边张八家园宅正店，是汴京里数得着的七十二家酒楼之一。门外依例是彩楼欢门，此时天色已晚，灯烛荧煌，然而客人依然不少。张八家的掌柜张有福乐呵呵地站在柜台前招呼着客人，茶博士和酒博士穿梭往来，忙得不可开交。

张有福眼见一个穿着锦袍，身材高大的青年官人走进店来，身后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穿着一件黑色袍子，眼睛透着灵光的小书僮。他见惯了各种世面，一眼就看出这主仆二人气度不凡，连忙亲自迎了出来，招呼道：“这位官人，可是第一回来小店？小二，楼上上等雅座一间侍候——”

小书僮眨了眨眼睛，稚嫩地笑问：“掌柜的，你怎么知道我们要的是雅座？”

“哟，你看看，小兄弟，你家官人这气度，小的还能认错吗？”张有福笑呵呵地说道，眼光往青年的腰间无意识地膘了一眼，几乎吓了一跳——金鱼袋！

戴楼门边不比景灵宫边的长庆楼，也不比州桥、土市子、潘楼街的酒楼，那些地方官宦云集，别说金鱼袋，就是亲王侯爵、宰执大臣，也有光顾的。张八家地处开封城西南，位置略偏了一点，来个金鱼袋，就是个大官了。而这个官人竟如此年轻，不过二十来岁，定是哪家亲王勋贵子弟无疑，否则不能有这个恩宠——当下张有福巴结得更加殷勤起来。

书僮一边走一边笑道：“掌柜的，你这回却猜错了，我家公子喜欢热闹，不要雅座。”

张有福也不敢怠慢，应了一声，亲自引着上楼给收拾了一张桌子，茶博士马上泡一壶上好的茶奉上。却听青年官人对书僮说道：“侍剑，去把桑五给叫上来，一起吃吧。”这主仆二人正是石越与侍剑。

“公子，桑五叔无论如何不肯来的，您让他在大堂里吃就行了，这上下有别嘛。”侍剑轻声解释。

“我不爱立这么多规矩，让你去叫你就去叫，什么上下有别，大家都是人，桑五赶车比我们坐车不辛苦？”石越微皱着眉头说道。

“是。”侍剑连忙答应着跑下楼去，不一会儿便拉着桑五上得楼来，在一张桌上坐下了。张有福看得目瞪口呆，瞅着这三人一桌而坐，实在不伦不类。他几时见过这样的官？便是读书人，也不乐意和一个车夫一起吃饭，可眼前这个公子倒丝毫不介意，反倒是那个车夫坐立不安。

石越要了一盘葱泼兔，一碟西京笋，又要了一壶老酒、两盘紫苏鱼、签鸡，以及各色水果，便招呼着桑五和侍剑一起吃起来。桑五开始有点拘谨，慢慢地便也放松了，一面吃一面和石越聊些家常，又听侍剑说些老家河北的乡土人情，石越竟觉得这桌饭吃起来比在皇宫里吃要自在得多。

张有福从没见过这种怪事，虽告了罪回到楼下，过一会儿就忍不住借故往上来跑一趟，一心想瞧这个稀罕。不料刚上得楼，就听人招呼他：“大掌柜的，请过来一下，打听个事儿。”他连忙循声望去，却是几个年青的儒生，想了一下，才记得是从潭州来京的读书人。他也不敢怠慢，赶忙上前问道：“几位公子有何吩咐？”

便听一个儒生说道：“我们几个是潭州的举子，因出来游学，听说京师西南有座白水潭学院，是石公子明亲自讲学，便想请问一声，这白水潭学院该怎么走？离此处又有多远？”

张有福笑道：“几位公子，这可不巧了，那石秘校是大宋少有的人物，听说他老人家要开堂授课，十多天便招齐八百学生，便在九月二十一日，白水潭学院已经开学了。”

“这倒不妨，我辈兼程赶来，想那石山长也不能拒我们于千里之外。”

“只听说学院的校舍已满，几位公子若能在白水潭村民家租间房子住，亦是随班就读的。不过小的听说因学生太多，那石秘校已是忙不过来了，他们肯不肯再收人，非小的所能知。”张有福倒是一番好意。

一个茶博士过来笑道：“小人可听说白水潭学院山规森严，学生不读满三年，不能毕业。”

那几个读书人显是头一回听说这规矩，有人便笑问：“茶博士是否弄错？这个规矩却从未听说过。”

茶博士见他们不信，便摇头晃脑地卖弄道：“几位公子想是外地人，不知道石秘校多大的名声。那是皇上屡召不起的人，崇政殿对答，赐进士及第，紫金鱼袋，可以随时出入禁中侍读，这白水潭学院五个大字，亦是当今亲手所书，规矩自然不是别处可以相比的。”

张有福听他说到“紫金鱼袋”，心中一动，不禁向石越望了一眼，回头又听茶博士说道：“便是白水潭学院的考试方法，亦是别处不能比的。”

那几个读书人见他所说与传言相合，不禁信了几分，便有人问道：“不知它的考试方法，又有何不同之处？”

茶博士勾起他们兴趣来了，却又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它，不肯就说。那几个读书人出外游历久了，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便有人拿了几文钱塞到他手里。茶博士把钱一捏，笑着道了谢，方继续说道：“小的有

一个表亲正巧也在白水潭学院读书，故于他们的山规也略知一二。听说学院里边，先生不称先生，称做教授。每学年结束，由教授出问题二十道，答对十五道方能通过。”

“这也平常。”一个书生不以为然地笑道。

“这还没完呢。这二十道只是普通的问答，通过之后，教授便会出五道更难题目，当面对答，答对三道，称为‘及格’。这算是第二关过了。第三关则是由同窗出题，考试之前，每个学生都必须出三道题，由教授核准，若是某人出的题目太容易，则罚他劳作一周，责令重出——几位想想，都是心高气傲的读书公子，哪个能丢得起这个脸？因此出的题目必是难的。而后便于这些题目中，每个人随便挑出二十道作答，答对十五道，便算通过第三关。”那茶博士口沫横飞，引得一众客人都倾耳相听，石越见他说得如此明白，心里也觉得挺有意思。

旁边不免有人搭话：“茶博士，你说得也太繁琐了吧？听说过四道考试三道考试，无非是诗赋文章，哪有这样的？”

茶博士不屑的看了那人一眼，说道：“这不难能显出白水潭的高明来？这并非小的胡说，他们山规上写得明白的。若是不信，可自己去看。”

“依我的看法，这是石山长故意如此，众位想想，他学院考试方法如此困难，那些能够卒业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声誉呀？便是比太学，也要强许多。”

“那不能比，太学的那是直接可以做官的。”

“你知道个甚，太学做官好还是考进士做官好？这白水潭学院出来

的学生，考个进士还不容易？”

“非也……”

……

一众旁观的食客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侍剑是小孩脾气，几乎想去搭话，石越赶忙给挡住了。桑五只是一边听着一边憨笑。三个人正埋头喝酒吃饭，忽听有人在旁边说道：“这位公子请了。”石越愕然抬头，却见一个人正抱拳朝自己说话，此人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白衣长袍，面容清矍，只是眼帘低垂，好似没有睡醒的样子。

“这位兄台是叫我吗？”

“正是。”那人嘴角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不知道怎的，石越一看这笑容，心里就下意识的想到一个词——“奸笑”，手不自觉地摸了摸钱包，一面笑道：“不知有何赐教？”

“在下潘照临，草字潜光，真定府人。因见公子气度不凡，故此冒昧打扰。”

“原来是潘先生，在下便是开封府人，石越，草字子明。”石越连忙起身抱拳还礼。

潘照临似乎并不太意外，眼角有意无意地瞟了石越的金鱼袋一眼，笑道：“原来是名动天下的石公子，在下真是失礼了，我从杭州游历至此，本想明日去白水潭拜会，不料今晚在此邂逅。”

“不敢。”石越连忙谦道。其时士大夫邂逅相交，倾盖如故，本是平常之事，便如当日石越大相国寺与唐棣等人相交，一见便如莫逆。侍

剑极会察言观色，早已让人给潘照临置了座，请他坐下。因听到潘照临刚从杭州过来，石越便笑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风物想是极好的。”他却没注意当时尚无这句民谚。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美人柔夷，才士风流，如此而已。”潘照临似乎永远是没有睡醒的模样。

“哦，如此而已？那么不知天下何处可当先生一赞呢？这汴京城如何？”石越看他神色，颇觉有趣，一面亲自给他满了一杯酒，一面笑道。

“汴京城外表繁华似锦，却是一只大蛀虫。举国税入，全聚于此，就为了‘繁华似锦’四字。燕云已为敌有，所幸者，契丹无雄主，大宋无大灾，一朝有变，此地必为他人所有。”潘照临冷笑一声，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这一番话却让石越听得暗暗惊心，对这个潘照临也顿时刮目相看，只不知这个人是何来历，有何用意。便试探着问道：“若真如此，以先生之见，可有何良策？”

潘照临见石越并不反驳自己，心中暗暗点头，口里叹道：“自古书生空议论，食肉良臣少奇谋。便有御敌之策，又能如何？”

“当今明主在上，布衣上书，一朝便可为天子近臣，何忧报国无门？”石越越发不知道他的来意了，二人相交未深，此人说话却句句带着禁忌，让石越摸不着头脑。“如今朝廷方与西夏交战，韩丞相亲赴陕西，皇上亦亲自主持武举，此国家用人之际，足下大有为之时也。”

“潘某非有韩信之材，在下所学，是张良、陈平一路，不遇其人，

终是无用。” 潘照临听石越劝他赴军前效力，不由哑然失笑。

“那……”

潘照临略一迟疑，他见石越言语之中小心谨慎，也知道此时二人交浅言深，多有不便，便说道：“此处非说话之处，潘某今夜就此告辞，改日必当登门拜访，再谈今日之事。”说罢长揖到地，告辞而去。

7

潘照临数语之中，就说出大宋几处关键的弱点，几乎道出了宋朝的未来，给石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石越内心也非常盼望与他再次相会。不料此后几天，潘照临却似乎是就此消失。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立冬。石越回到宋代，也有足足一年了。这段时间里，白水潭学院又多了沈括、范镇等几个老师。沈括对于石越的“石学”，早有研习，与石越相见甚为投机，兼之又是奉旨讲学，且白水潭学院客座教授的薪酬颇为丰厚，因此对于到白水潭学院上课非常积极。石越有了这个好助手，压力顿时大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短短几天之内，沈括又向石越推荐了如苏颂^[4]等一大批科学素养非常深的人前来兼课，白水潭学院已渐渐称得上人文荟萃了。

这一日因为皇帝下诏要大宴群臣，因此石越一大早就赶到尚书省，在宰相的带领下，和文官们一起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上寿，然后

一起去大相国寺祈福。石越对这些礼仪繁多的活动毫无兴趣，只是循规蹈矩地跟着众人一起参加而已。

此时朝中局势风云变换。九月十三日推荐王安石的宰相曾公亮辞职，十月份另一位宰相陈升之的母亲也因病去逝丁忧。眼见宰相职位全部空缺，一方面是王安石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真正的宰相，名正言顺地推行政策主张；一方面却是朝中大臣对王安石的专权越发不满，许多原来支持王安石的大臣一步步走向新党的对立面，紧张气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石越非常不愿意参加朝廷的任何活动，生怕不小心被卷入新旧党的政治斗争之中。

从大相国寺回来后，石越正准备去尚书省都厅赴宴，不料立时便有中使来传，说皇帝召见。疲惫不堪的石越也只得强打精神去见皇帝。

他跟着宦官从右掖门进宫，不料刚走到右长庆门，便遇上王安石和曾布，此外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和王安石边说边笑，看样子也是去见驾的。石越心里暗叫一声“倒霉”，却也只好恭恭敬敬地向王安石行礼参拜。宋朝宰执地位崇高，号称“礼绝百僚”，石越也不敢不敬。但王安石对他却格外客气，热情地把他扶起来，笑道：“子明不必多礼，是皇上召见吧？”

“下官正是奉诏见驾。”石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答道。

那个四十多岁的官员看见石越年轻，又见王安石对石越甚是礼遇，正暗暗惊讶，却听到王安石提到石越表字，也连忙近前拱手笑道：“原来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石秘校，在下邓綰，现为宁州通判，幸会，幸会。”

石越一时也想不起来邓綰是谁，但对方如此热情，他也只得随声应

酬道：“原来是邓通州^[5]，幸会。”

曾布知道石越多半不知道邓绾此人，便在旁边笑着介绍：“邓通州言时政十多条，极受皇上嘉纳。”

却不防旁边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冷笑着讥道：“不知是皇上嘉纳，还是参政嘉纳？”

石越不料有人竟敢当面讽刺王安石，循声望去，认得是开封府知府刘庠，他与王安石一向不和。在刘庠后面，还跟着苏轼等几个开封府官员。

王安石青着脸向他望去，刘庠随随便便地给王安石行了一礼，说道：“今日佳节，参政不必如此作态，刘某比不得邓通州，一心只想做馆阁，下官大不了不当官，有话却是要直说的。”

“刘希道，你辱人太甚了。”被人几次三番当面羞辱，邓绾脸上也挂不住了，禁不住发作道。

“是么？我有什么辱人的么？邓通州不是说‘笑骂随人，好官我当’么？在下不过笑骂而已，不会妨碍邓通州做好官的。”刘庠夹枪带棍的骂了回去。

邓绾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身子气得发抖。王安石勃然大怒：“刘庠，你面辱大臣，太放肆了。我要参劾你！”

刘庠满不在乎地一笑，昂首抱拳说道：“悉听尊便。”说罢便扬长而去。

石越第一次亲身体会这些大臣水火不容的感觉，心里不由得有些佩

服刘庠这份胆识，但表面却只能不动声色，他故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着怒气冲冲的王安石向集英殿走去。

进到集英殿中，只见皇帝坐在龙椅之上，正笑呵呵地和几位大臣说话；石越又用目光寻找刘庠，却发现他一脸从容地站在文官行列之中。

众人给皇帝行礼完毕，王安石便厉声奏道：“启禀陛下，臣有事启奏。”

赵顼见他脸色不豫，不由怔道：“参政有何事？”

“陛下，臣要弹劾权知开封府刘庠无礼，面辱大臣。”王安石声色俱厉。

赵顼未及答话，刘庠已是主动出列，亢声说道：“陛下，臣也有事上奏，臣要弹劾宁州通判邓綰谏事执政，参知政事王安石青苗法扰民不便！”声气高亢，毫不退让。

眼见一个欢欢喜喜的宴会，就要变成大臣相互攻伐的廷辩，年轻的皇帝心里不痛快到了极点。他沉下脸说道：“刘庠，你不是御史，邓綰是不是谏事执政，不必你来说。”转过来又对王安石说道：“参政先说，刘庠怎么个无礼法？”

王安石便将右长庆门之事说了，邓綰早已出列跪倒，哭道：“请皇上为臣做主。”

刘庠冷眼看着他哭闹，重重哼了一声，骂道：“小人！”

“刘庠，你说什么！”赵顼不敢相信地看着刘庠。

“臣说邓绾是小人。”刘庠昂然答道。

“看来王安石说你面辱大臣，没有冤枉你呀！”赵顼气得站了起来，厉声问道。

“回陛下，若是邓绾这种人也配称大臣，臣羞与之伍！”刘庠硬生生顶了回去，让许多人为他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好啊，他不配称大臣，你配是吧？你倒说说看……他怎么个不配法，你又怎么个配法！”赵顼怒极反笑，他已认定邓绾是支持新法的能臣，这件事不过是反对派借故生事，所以格外生气。

“陛下，邓绾上书言事，说什么王安石是伊尹，已是可耻。庆州之役，朝廷重边事，他上书本是言边事，因王安石不在，宰相陈升之、参政冯京拟让他去边疆，材有所用。邓绾不乐，有人问他想当什么官，他自谓当为馆阁，甚至于想做谏官，因此媚事王安石。臣闻参政王安石轮值，立刻改授其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过两日就会宣布。其乡人笑骂，邓绾竟笑说，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此无耻之尤也。”

石越此时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心中也觉得邓绾实在有点无耻。正想着这事要如何收场，却见翰林学士范镇出列奏道：“陛下，邓绾其人如此无耻，宜贬斥之，不可使列于朝廷。前者，邓绾上书，云青苗法在宁州实行以来，百姓欢欣鼓舞，他说以一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全国皆然。实则青苗法扰民不便，天下咸知，邓绾其人，所言实不可信。请陛下明察，早废青苗法，则国家幸甚。”

他话一说完，殿中哗啦啦跪倒十多人，一起请皇帝废除青苗法。

石越在心里暗暗叹息，这些人不懂权谋至此，全不知道步步为营。

如果全力攻击邓绾，想办法撕开一道口子，只要证据齐全，不怕扳不倒邓绾。打赢这一仗后，再趁着撕开的口子，慢慢攻击不迟。此时把事情扩大到对青苗法的攻击，王安石肯定死保邓绾，这是把向一个大臣的攻击，扩大到对皇帝亲自确立的“变法”这个大方针的攻击，无论是皇帝还是王安石，肯定不会退让，一退让就前功尽弃了。这邓绾的前途，算是也因此保住了。

他在那里感叹，却没注意十多人跪下之后，他站着特别扎眼。这是表明立场的时候，苏轼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他，恨不得起身来拉他跪下。王安石和曾布脸上却有赞赏之意。

王安石扫视一眼跪下来的诸人，厉声说道：“刘庠所言，皆子虚乌有之事，邓绾上书，陛下亲口嘉奖。除邓绾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是臣与宰相、参政商议的结果，其意为朝廷爱惜人才。刘庠不是御史，仅凭流言，就敢面辱大臣，无礼骄横，请陛下令有司治其罪。青苗法执行以来，虽小有不便，然而国库收入增加，农民得其资助不误农时，亦是不争之事实，诸臣工奈何听信流俗之言？况此事纵有不便，亦当在朝堂上辩论，今日议论此事，亦属失礼，翰林学士范镇沮议新法，臣亦请陛下治其罪。”

他说完之后，出乎石越的意料，却没有跪倒一片，而是一些大臣分别出列，各自陈辞，围绕王安石的中心思想，对范镇、刘庠大加攻伐。石越想了想，才明白新党比起反对派跪倒一片的作法，实在聪明许多——至少“朋党”的印象，就没那么明显，倒似乎他们是“君子群而不党”一样。

只是集英殿里的大臣并不太多，此时石越一不跪倒，二不发言，那更是加倍的碍眼了。王安石见他默不作声，冷笑道：“石秘校，你可有

何高见？”顿时，整个集英殿几十人的目光，全集中在石越身上。石越心里暗暗叫苦：自己居然这么倒霉，参加一个皇家宴会，也会被卷进政治旋涡之中。

赵顼也正在为难之中，范镇一向声名极佳，皇帝对他颇为优容，刘庠素有直名，他也不愿意轻易贬斥，但如果不处置他们，将来新法推行起来，未免千难万难。正没主意的时候，听王安石问石越，心里不由一动，也问道：“石卿，卿有何意见？”

被皇帝与宰执逼问，顿时，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石越身上。这时石越却是不得不表态了，迫不得已，只得字斟句酌地缓缓说道：“陛下，微臣对于青苗法的利弊知之甚少，此事不敢妄议。然臣以为，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未曾以言罪人，陛下乃不世之英主，自然当优容之，以免阻塞言路。翰林学士范镇，一向忠直，其建议废除青苗法，姑不论是非对错，其心则是至诚至公，陛下不宜以此加罪，王参政亦当有宰相之度量。如此则天下皆知陛下是纳谏之主，执政有宽容之度。至于知开封府刘庠辱骂通判宁州邓綰一事，臣以为刘庠或是听信流言，亦未可知，但此事不必深究。若深究起来，民间必有种种传闻，无论有此事无此事，于邓通州脸上皆不好看，也失了朝廷的体统。但是刘庠扰乱宴会，其罪难免，当付有司定其罪。”

他话中帮着范镇、刘庠脱罪，这殿中之人全是久经宦海，哪有不知之理。王安石铁青着脸正要驳斥他，不料石越又说道：“陛下，臣于青苗法，并无成见，不过今日说到此事，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若陛下肯恕臣妄言之罪，臣当条陈于陛下面前。”

石越自知对于礼仪、法令，绝对没有王安石熟悉，王安石如果引经据典，定要穷治范镇和刘庠之罪，他一来不愿意和王安石当庭辩论，重

重得罪新党；二来肯定也辩他不过，所以故意转移话题，抢在王安石开口之前转移话题，引到王安石最关心的新法上去。果然，他一提到青苗法，殿中之人，尽皆关心，都想听听这个名满天下的石越的意见。曾布听他口气，以为他要说青苗法的坏话，急得不断地抛眼色，几乎直想跺脚，石越却只作没有看见。

赵顼也是怔了一下，才笑道：“卿但说无妨。”

石越环视众人一眼，说道：“陛下，以臣之资历，在此殿上，是最浅的一个，况且臣本来也无意于功名，朝政得失，也不是我应当说的。但是臣感激陛下知遇之恩，痛心于朝臣纷扰，故有一肺腑之言，敢陈于陛下之前——青苗法得失利弊，臣未曾亲自去各州县调查，没有事实之根据，没有统计之数字，臣不敢妄言其好坏。然而臣读过青苗法的条例，从条例观之，王参政与司农寺诸人，全是为国为民之心，其立法之意，一则解民之困，再则顺便增加国库收入，平心而论，青苗法，良法也。”王安石听到这话，面色稍霁，赵顼也点了点头，以示赞许，曾布更是长舒一口气。而那些跪倒的官员，脸色就不好看起来。

不料石越的话并没有说完：“然而，纵是良法，执行还需要良吏。王参政虽然才学高识，人所不及，却终非古之圣人，一部青苗法，由几个大臣坐在一间小屋之内，闭门造车，难免不能够尽善尽美，虽然此法过去曾经在一路施行过，但是各路与各路，民情风俗、官吏贤良不肖皆各不同，在此路为良法，在彼路则未必不扰民；在彼路扰民，在此路则未必不为良法。法虽相同，然后果不同，故天下有人说青苗法好，有人说青苗法坏，此并非有人想欺瞒陛下，沮议新法，实是所见未广故也。”

赵顼点了点头，又听石越继续说道：“臣闻古时有盲人摸象，摸大

象之腿者，以为大象类柱子；摸大象之身者，以为大象类城墙；摸大象之鼻者，以为大象类蛇。今人之言新法，正是所谓盲人摸象。因此以臣之见，则陛下既不可以因为某大臣言青苗法不便，便仓促废除青苗法；亦不可以因某大臣言青苗法善，便加罪反对青苗法之人。青苗法虽是王参政所倡，亦当做如此想，否则的话，臣恐怕唐代党争殷鉴不远矣。”

石越这些话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做持平之论，但是内里却实在是偏向旧党的。然而这些深意，朝臣中能体会的也并不太多，因此未免把新党旧党，多多少少都给得罪了。只是他的话却不易驳斥，王安石听得满不是滋味，直恨吕惠卿这时候偏偏不在，否则以吕惠卿的辩才，当可和石越辩上一辩。他正准备亲自反驳，突然听见有人厉声说道：“陛下，臣以为不然！”王安石顿时大喜。

说话之人名叫唐垆，只听他声色俱厉地说道：“若依石越所言，则朝廷威信尽失，青苗法名虽不废，其实则废矣。石越既然也以为青苗法为善法，此法至今不得践行天下州县，朝廷正当诛一二异议者，岂可鼓励异议者反对新法？”

石越知道此人以父荫得官，上书言事受皇帝赏识，主张以强硬政策推行青苗法，很受王安石的欣赏，因此推荐给皇帝，赐同进士出身，为崇文殿校书，是新党中的青年才俊，少年得志，行事便不免有些偏激。他却不愿意与唐垆争论，只向赵顼说道：“陛下，臣言尽于此，陛下英明，自有决断。”说完便退到一边，不再说话。唐垆不料遭石越如此轻蔑，气得满脸通红却又无可奈何。

赵顼沉着脸想了好久，忽然叹了口气，默默起身离去。一场欢欢喜喜的大宴会，竟就此弄得不欢而散。

石越满腹心事回到赐邸，刚下了马车，就听石安来报：“公子，有一个姓潘的客人来拜访，他一定要等您回来，小人已让他在客厅等候。”一面递上一张名帖。侍剑接了过来，递给石越，却见赫然上面写着：“真定府潘照临字潜光”。

石越心里一动，连忙往客厅赶去，见潘照临端坐在那里，慢慢品着茶。他快步入厅，一面拱手笑道：“潘先生，久等了。”

潘照临起身微微笑道：“尚书省赐宴，不应当结束这么早，石公子莫非是偷着跑回来了么？”

石越一句脏话几乎冲口而出：“赴的什么鸟宴。”话到嘴边突然警觉，便只微笑摇头，一面招呼潘照临入座。

潘照临察颜观色，知道多半有什么事情，却不方便开口。因正容说道：“石公子，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潘某人这次是诚心投靠你而来的。”

石越吃了一惊：“投靠我？”

“不错。”潘照临斩钉截铁地回答，眼中突然间精光四溢。

“可我无权无势，一个白水潭山长而已，而观潘兄之才，绝非凡品。潘兄可是想我将你荐于皇上面前？”石越觉得这个潘照临行事未免

太出人意表了，就算他自己，也不会自恋的以为这时候以自己的权位，值得什么人来投靠自己。

“非也，某若想要功名，易如反掌。我自束发起遍览诸子百家，三年之后学纵横之术，五年小成，其后游历天下，已近十年。那富贵于我，全不足道。吾一生抱负，就是想成就一番大功名大事业，然而苦无贤主得辅。”

“先生这话太大胆了吧？当今皇上，便是明主。”石越作色道。他听潘照临出言犯忌，心中不免有所忌惮。

潘照临却毫不在乎，继续说道：“今上自然是英主，能简拔王安石，那是有励精图治之心。然而一部青苗法，便弄得天下纷纷扰扰，均输、助役诸法，更是弊病百出，较古之明君，颇有不如。观其用人，则老成稳重之辈不得用，所重用王安石、吕惠卿，或志大才疏，偏狭专任，或口蜜腹剑，其心可诛，故此皇上虽有求治之心，却终不能致太平之世。”

“你如此非议重臣，何不自己一纸对策，叩阙进言，匡扶社稷？拿这些话在我面前说什么？”石越半讽刺半质疑地问道。

“石公子有见疑之意，还是真的糊涂？”潘照临毫不客气反讽回来，“王安石被重用，是他负天下大名三十年，兼有韩、吕世家之助的结果，我潘照临便是入朝，最多不过一馆阁，怎么可能和王安石争短长？方今之世，可以和王安石争衡的，除开石公子，又能有何人？可以引大宋开创万世之基者，除石公子，又有何人？”

“先生未免太高看了我了，我不过一个学院的山长而已。”石越听得更惊，掩饰地喝了口茶，干笑道，一面暗暗观察着潘照临的神

色。

“潘某游历天下近十年，岂会随便找个人托付一生抱负？我在杭州就读到石公子的大作，见识高绝，非常人所及，故有意来京一晤。当时还只以为石公子不过是个有见识的读书人。但其后我在潘楼街辗转打听，石公子每本书刊发的时间，在何种情况下刊发，我都查得一清二楚。唐甘南去江南办棉纺行，桑俞楚在京师办印书馆，石公子亲办白水潭学院，其中种种发明，令人拍案叫绝。而这每一本书出书的时间，其中都有深意焉。”潘照临似笑非笑地望着石越。

石越脸上的笑容更加僵硬，轻轻呷了一口茶，道：“我能有什么深意？”

潘照临笑道：“心照不宣而已。”停了一会，又说道，“石公子，高手布局，自与旁人不同，而花如此多的心血与精力，其志绝非做一个学院的山长吧？皇上对石公子宠信方隆，借用王安石的一句话：此大有为之时也。”

石越心中暗暗嘀咕：这个时候，自己应当不值得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陷害自己。而且这个潘照临的见识，自己也是感觉得到的，用这样的人来陷害自己，未免太大材小用了。想通这一节，怀疑之心渐去，心里拿了主意，便笑道：“且不说这些——在下也多问一句，敢问潘先生的抱负又是什么？”

“内革弊政，外逐强敌，有机会一展胸中所学。”潘照临淡淡的说完，又恢复了那睡意迷蒙的样子。

石越淡淡的一笑，问道：“却不知大宋国内有何弊政，对外又要如何驱除强敌？天下大势，还请先生为在下言之。”

潘照临用手指蘸了点水，在桌子上一边画一边说道：“今日国家之害，有旧害，有新害。旧害者有三，冗兵、冗官、财赋聚于京师。新害者，新法也……”当下侃侃而谈，纵论形势，石越不住的点头称是，暗叹这等人才，竟然史册无名，可见各朝各代，不知都有多少贤才被埋没掉。

二人都是寂寞已久，潘照临一腔才学，却没有人识货；石越明明知道历史的走向，却恨不能警醒世人，这时候两人相遇，彼此都有知己之感。从此潘照临便入了石越幕府中。

名份既定，石越便将白日在集英殿发生的事情说给潘照临听，叹道：“圣意难料，我在朝中根基不稳，贸然介入朝政，虽是事非得已，仍颇觉后悔。”

潘照临略一沉吟，却是笑道：“无妨，公子今日所言，虽然表面看来，是新党旧党都得罪了，其实却不然。公子要立身朝廷，此时不宜得罪王安石，然而又不能不偏向旧党，否则孤立无援，日后无以制衡王安石。今日所说的本是至理，如旧党中司马光、范镇、苏轼等领袖，都能知道公子深意，传到韩琦、富弼、陈襄耳中，肯定也会表示赞赏的。王安石虽然喜欢逆我者亡顺我者昌，但公子与王安礼、曾布交好，兼之圣眷正隆，公子亦无公开反对新法之意，王安石断无就此便与公子势不两立之理。”

“而最重要的，是我断定，公子这番话，肯定能打动皇上。只是，要想真正巩固在朝廷和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仅仅以一个经学大师的身份却是不够的。皇上为何要倚重王安石？王安石每见有与自己意见不合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皇上若不答应，他便以辞相要挟，皇上最后不得不听他的。究其原因，是皇上以为当世只有王安石可以帮他完成自己的

抱负。皇上一心一意想做千古贤主，想要让大宋威加四海，而他想要完成这个抱负，现在来说，只有王安石一个选择。公子所要做的，便是让陛下在王安石之外，有第二个选择，而且还是更好的选择……”

潘照临如抽茧剥丝般，为石越分析着朝中主要力量的心态。石越本来觉得事情漫无头绪，不知从何做起，此时听潘照临一说，眼前顿时豁然开朗，想了一想，却又觉得还有不妥之处，因说道：“潜光兄的意思，莫非是让我另树旗帜，和王安石争夺变法的主导权？这似乎失之过急了。”

潘照临似笑非笑的说道：“非也，非也，王安石施行新法，搞得天下沸腾，公子此时就要从中救火，让皇上了解你的才干，慢慢树立公子在皇上心中牢不可破的地位。这般做的好处，是可以不必和王安石公开对抗，不需要逼迫皇上提前在公子和王安石之间做抉择。再者王安石搞得天怒人怨的事情，公子若可以从中周旋，把坏事变好事，则朝野上下，无不归德于公子，王安石反而没什么功劳可言。此外，旧党要攻击新法，这笔账也会算到王安石头头上，对公子只有赞赏的份，可以说如此行事，则怨归于王安石，恩归于公子，上上之策。”

石越见潘照临笑谈之间，把就王安石这样了不起的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是佩服之至。只是目光看到他嘴角的笑容时，却不免又一次想起“奸笑”这个词来。他又把这个策略想了一想，觉得自己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针了，便颌首道：“潘兄所言，确是上策。不过若是总是为王安石补漏子，也是不够，我也必须做一些自己的政绩。”

“此时自己立旗帜，若是变法，则会引起旧党的反对与攻击；若不变法，有王安石在，实在难有什么成绩可言。公子还要三思。”

“你放心，我自有主意。”石越胸有成竹的笑道，“我们现在要计议的，是如何帮王安石补漏子，此亦非易事。”

9

石越和潘照临在算计王安石，王安石亦在自己的书房，与儿子王雱一道算计着石越。

“这个石越，实非易与之辈。”回想集英殿上的一幕，王安石不由蹙眉摇头。

“爹爹，不如请皇上调他去做地方官，美其名曰为朝廷培养将来的宰相，免得让他在朝中碍手碍脚的。”此时天气已转冷，王雱手里却轻轻摇着一把高丽传来的折扇。

“你难道不知道石越自命清高，连官都不肯做吗？你怎么放他外任？”王安石不满地看了王雱一眼，这个儿子聪明过人，就是有些喜欢自以为是。

“他既不肯正儿八经的出仕，却又可以对朝廷大事指手画脚。天下的好事都让他占尽了。”王雱愤愤不平地说道。

王安石摇了摇头，“并非如此。若依古制来说，石越其实是所谓的‘中朝官’，是皇上的参谋，他的立场现在还是很难说，前几日张若水从宫中传出讯来，道他在皇上面前推荐你，要皇上宠你馆阁之任，而且这一次在朝堂之上，对新法似乎也并没有很恶意的攻击，目前来看，

石越并不算是一个大的障碍。”

王雱合起扇子，潇洒的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在手里轻轻敲打着：“可他的所谓‘持平之论’，颇能动摇皇上之心，这次若不是他，在集英殿上，皇上就会拿定主意处分刘庠、范镇。曾布资历不足以服大臣，辩才不足以动皇上，现在皇帝身边，正需要一个可以随时向皇上解说新法的人，石越推荐我入馆阁，正好是个机会。不管他石越的态度如何，有我在皇上身边朝夕参赞，应当可以坚定皇上变法的意志。”

王安石叹道：“话虽如此，但你始终是宰相之子，理当回避。我正准备推出任子法，限制朝中大臣以恩荫为子孙谋官职，更不可给人口实，让人说我专门任用私人。虽然前次用你的计策，将策论刊发，皇上也很赏识，但能不能进馆阁，终究要看皇上的主意。我是不能为你讨官的。”

王雱却是不以为然，很自信地笑了笑，道：“爹爹，以我的才华，还怕皇上不赏识我吗？我料得皇上招我入馆阁是迟早间的事情。现在要留意的，倒是刘庠、范镇断不能留在朝中，否则反对者会群起而效尤，新法之威信更无法树立了。”

赵顼在崇政殿里踱来踱去，烦闷异常。几个内侍小心翼翼地侍候在旁边，生怕皇帝天威震怒，就拿自己当了替罪羊。

“盲人摸象，盲人摸象！”赵顼抓起案上的一本书狠狠地砸在地上，突然想起一事，厉声喝道：“传张若水、蓝震元。”张若水和蓝震元是赵顼悄悄派出去了解民情的宦官，恰巧这两个人和王安石交情很好，赵顼因为听了他们的话，才对青苗法深信不疑。

不一会儿张若水和蓝震元就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

“你们两个上次出去查访民情，可有虚瞒之处？”赵顼厉声喝问。

张若水和蓝震元早就知道集英殿发生的事情，二人商议妥当，知道这个主子的性格，如果自己从实说来，必是死路一条，因此只得硬着头皮说道：“老奴绝不敢欺君，民间对青苗法欢喜得紧。”

赵顼恶狠狠地盯着二人，咬牙道：“若是查得你们两个欺君，朕定斩了你们。”

“老奴断然不敢。”张、蓝二人叩首如捣蒜似的，尖着嗓子回道。

“既然你们不敢，为何有这么多大臣上书说青苗法扰民？难道是他们全部都敢欺君？”赵顼的目光似乎想扒了张、蓝二人的皮。

张若水灵机一动，连忙辩解道：“奴才奉旨，了解的是开封府的民情，各路或有不同，亦不可知。奴才天大胆子，也不敢欺君的。”

赵顼听了这句话，又想起石越在集英殿所说的，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脸上却不愿少了君主的威严，厉声喝道：“退下去。”

张、蓝二人慌忙退下。赵顼无力地坐在那张宽大的御座之上，心里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心想做个中兴明主，以为王安石便是自己的诸葛亮、魏征，可是朝中却竟然因为这个变法闹得大臣水火不容。“难道

王安石会骗朕吗？不会的，不会的，王安石忠贞体国，绝对是个忠臣。”年轻的皇帝把这种念头从脑袋里晃开，心里却是感觉到一阵疲惫，“也许真如石越所说，盲人摸象，盲人摸象！”

“陛下，陛下……”一个内侍轻声在旁边打断了年轻的皇帝的思绪。

“有什么事？”皇帝不耐烦地问道。

“应当去给太皇太后和太后请安了。”内侍小心地说道，大气都不敢出。

11

这一年的冬至，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照旧是买回过冬的蔬菜储藏，照旧是开封府四面各条大路上车水马龙的运过冬物品进城……但是对于大宋朝廷的文武百官来说，因为集英殿的风波，这个冬至就不那么简单了。

大家心里都暗暗揣测着，难道皇上真的听了石越的进言，打算不了了之吗？

“不可能，王相公绝不可能善罢干休！”

“想想那个石越，多得宠呀，也不是不可能的。”

“石越得宠，有王安石得宠？”

“老子就看不惯邓绾那厮，还有老刘这次冤的……”

各种各样的耳语，在同乡同年的私交聚会上，悄悄流传着，倒是当事者的刘庠反而淡然若无事发生。

他自己淡然，别人却免不了要关心他。苏轼和刘庠有同僚之谊，政见又相近，他不顾自己现在一身是麻烦，三番几次去找石越，希望石越能够在皇帝面前帮刘庠开脱几句。大家都是聪明人，全明白这次最倒霉的人，多半就是刘庠了，而最能在皇帝面上说上话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了。

但是几天后的处分，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严厉。

邓绾依然是集贤校理，刘庠重贬为郴州县丞，范镇致仕！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逼出来的。

王安石数次上表要求严厉处分刘庠、范镇，以树立新法的威信，皇帝留中，引得王安石不惜亲自面圣相争。偏偏这个时候，范镇还上表抗辩，宣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气得王安石亲自逐条批驳范镇。矛盾激化至此，赵顼迫于无奈，只好听从王安石的处置意见，结果刘庠远远发配到郴州，范镇本来就有本章乞致仕的，也就顺水推舟让他以户部侍郎的名义退休了，但所有官员退休应有的赏赐，却一件也不给他。

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处分公布之后，以苏轼为首，许多同情旧党或厌恶新法的官员、士

大夫，还有一些书呆子，纷纷前往范镇家致贺，借此向王安石表示抗议。苏轼更是公开给范镇贺喜，说他虽然被迫退休，可名声却更加响亮了。这话没有几天，就传到了王安石耳中。于是苏轼通判杭州，去了江南繁华之地，做前参知政事赵抃的同僚。

一个月之内，加上司马光，竟有四个旧党名臣，三个被赶出朝廷，一个被迫致仕。

在此之前，石越和潘照临甚至认为刘庠顶多就是训诫罚俸了事的。他们低估了王安石对皇帝的影响力，也低估了那些名臣对自己原则的坚执。

12

“才几天时间，朝中唯一能制衡王安石的，便只有一个参知政事冯京了。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是指日可待之事了。”本以为历史会因为自己的到来而有所改变，结果虽然的确有一些改变，但是大的趋势，却依然故旧，不由石越不生出几分沮丧。

“我们的策略始终是不与王安石争锋，这件事虽然出乎意料，但于大局并无决定性影响，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时机。况且范镇致仕，正可以让他来学院做教授，他闲着无事，必不推辞。”潘照临却是依然很淡定。

“我不是担心大局，我是觉得皇上此时如此集中的处分一批官员，

或者是另有深意。”

潘照临摇着头，“这绝非皇上的主意。王安石急欲排除异己，希望朝中能为一言堂，好顺利推行新法。却不知新法的弊病始终存在，不会因为罢退几个官员而消失，他如何能让天下人噤口？”顿了顿，又略有些不甘心的说道：“只是王安石和皇上的相知，可能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

二人正谈论着这几天的朝局，突然听到外面侍剑高声笑道：“桑公子，我家公子和潘先生正在书房里，我马上去通报。”

“你个小鬼头，要你通报什么！我自己去见。”话音方落，桑充国已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石越和潘照临相顾一笑，二人连忙起身。石越笑道：“长卿，这么高兴，有什么好事？”

“当然是好事，你看看这是什么？”桑充国一面将手中的书递给石越。石越笑着接过来，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全是些鬼画符，当下笑问：“这是哪国的文字？”

潘照临眼角往封皮上瞥了一眼，笑道：“这是契丹字，书名便是《三代之治》。”

石越再也想不到契丹这么快就有《三代之治》的盗版，大吃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

桑充国笑道：“子明这是名扬外国了。这是一个和我家交好的行商带回来的，他说现在契丹有三本书卖得最好，《论语正义》、《三代之治》，还有一本是《算术初步》，那边的王公贵人，颇以读此三书为

荣。”

潘照临冷笑道：“辽狗一直羡慕中华文物，本来翻译中国文献，也并不奇怪。只是他们这次翻译如此快法，可见对于中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也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

石越见他对辽人如此提防，忍不住宽慰道：“潜光兄大可放心，契丹不足为惧，其无能为也。”

“未必，契丹可是我大宋第一强敌。”桑充国立即反对。

石越笑道：“现在契丹是耶律洪基在位，信任耶律乙辛，主昏臣奸，对我大宋实无威胁可言。只是我们大宋现在国库空虚，兵卒不精，也没有进攻契丹的实力。”

潘照临叹道：“公子所说不错，自己国内的事情若不解决好，敌人就算给我们再多的机会，亦只能望而兴叹。契丹的事情，现在也无力顾及。”

此后数日，朝中局势维持了一段虚假的平静。石越也将精力投入到白水潭学院的校务当中，在桑充国与沈括的帮助下，白水潭学院的教学渐渐走向成熟，学生人数也不断的增加。只是传闻中沈括似乎越来越受到王安石的欣赏，也不知道他还能帮石越多久。

时间很快进入十一月，一股反对青苗法的潮流从地方袭向京师，短暂的平静立时便被打破了。

受到石越“盲人摸象”比喻的启发，被贬到地方去的旧党，异口同声上表说自己所在的地方不适合推行青苗法；而朝中的一些保守派大臣，则推波助澜，趁机要求全面废除青苗法。派出去监督新法执行情况的四十多个提举官，则因为地方官吏不肯积极执行青苗法，和地方官员互相攻讦，打官司的文书在政事堂堆积如山。政事堂名义上虽有一相三参，但实际上陈升之丁忧，韩绛在陕西军中，所有朝政由两个参知政事主持，心里反对新法的冯京乐得看笑话，天天只是闷头写节略报给皇帝，也不提处置意见，直把正踌躇着准备废除更戍法，推行置将法、保甲法，全面改革宋朝军事体制的王安石累得喘不过气来。

面对这种情况，赵顼为了表明态度，断然遣使者往陕西军中拜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首相）；拜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次相）；同时以翰林学士王珪为参知政事^[6]。不久又以王雱为天章阁侍讲，借着对王家的恩宠，向天下显示他坚持推行新法的决心。

然而表面上的决心，与赵顼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不是全然相同。年轻的皇帝，在内心中对青苗法，实在有着太多的怀疑——从韩琦上书说青苗法竟然在城市中推行，到无数大臣不断的上书反对，再到集英殿的风波，还有石越那盲人摸象的比喻……如此种种，他无法不怀疑青苗法的效果是否真有那么好。

但是他也能看到，青苗法让国库每年增加收入达数百万贯，这巨大的利益他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国之君，他的理想是重现汉唐的雄风，但是想对外用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花钱，而国库现在连每年的收支

都不相抵。他不想做一个增加百姓负担，损害百姓利益的暴君，只有王安石，能给他“不加税而国用足”的许诺。如果青苗法并没有扰民，只是伤害了一些富室的利益，让一些人放不了高利贷了，那么他要是听信谗言而废除了青苗法，岂不是要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

“到底朕要怎么做才好呢？”赵顼心里实在没有底，“太皇太后和母后只知道说‘妇人不懂国事，惟愿官家凡事多问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这三个人早被自己贬出朝廷了，而且要听他们的话，自己是什么也不能做，就守着这祖宗的基业，做一个庸庸碌碌的君主，眼睁睁看着国家一天天衰败下去——这是朕无论如何也不能甘心的！”

“官家，石越来了。”李向安打断了沉思中的皇帝。

赵顼霍然抬头，道：“快传他进来。”

14

石越没料到皇帝会突然召见他，亦不知皇帝有何急事。这时悄悄打量赵顼，竟感觉皇帝越发憔悴了。

“石卿，上回在集英殿议青苗法，卿说朝中大臣都是盲人摸象，究竟是揣测之辞，还是实有其事？”赵顼对石越说话，总是显得很平和，可能这也是一种缘份。

“回皇上，臣之所言，即非揣测之辞，亦非实有其事。”石越实事求是的回道，他知道说大话是说不得的，就算骗得了皇帝，将来王安石

面前，一样过不了关。

赵顼有几分不解，皱眉问道：“此话怎讲？”

“臣说并非揣测之辞，是因为那个结论是臣依据各种情况推论出来的，并非妄言空谈；臣说并非实有其事，是因为臣终究不是地方官吏，而且于天下各地方之事，所知始终有限，所以也难说是实事。”

赵顼点了点头，又说道：“朕反复思量，也是以为卿言有理。然而王安石忠贞能干，必不欺朕，且青苗法于国颇有利，岁入能增四、五百万贯，有人轻易要废青苗法，难保不是出于偏见，朕终不能因为一些没来由的理由而废除青苗法。”

“皇上说的是，王介甫的确是个忠臣，此事天下皆知。”石越对这一点倒没有异议，实际上皇帝说的也全部在理。

但赵顼依然忧形于色，“然而如卿所说的，若真是盲人摸象，那么究竟有多少个地方百姓受青苗法之扰，又有多少奸滑之吏从中生事侵扰百姓？朕为天子，亦不能不问。唐太宗所谓民为水，君为舟，民意民心，实在不可轻视的。”

“皇上英明，民心即是国本，得罪百姓，就是动摇国本。”

“是啊，百姓不可得罪，民心不可失。然而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朕能明察千里之外呢？”皇帝似乎在自言自语，似乎又在问石越。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要皇上广开言路，何忧不能明察秋毫之微，万里之远？”

“这亦是所谓知易行难者。”

“其实以臣之拙见，青苗法立法之本意甚善，然失之于方法不当，若加改良，未必不能成其为良法。”

“卿有何善策？”赵顼眼睛一亮，石越这显然是胸有成竹了。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臣以为青苗法之失，主要是强迫百姓认购，有些官吏为了多征青苗钱做为自己的政绩，便不惜扰民，中产之家原不需要青苗钱，他们也强迫百姓借贷，甚至让城市里的百姓认购青苗钱，让百姓背上了利息的负担。而反对的官吏，见识不广，不知青苗法实行得当对百姓的好处，却又故意什么也不做，导致新法不能很好的推行。青苗法的用意，由此全然毁掉。”

“其次一等的弊病，则是由于百姓愚昧无知，有些人迫于贫穷，家里无米，就算借了青苗钱，亦没有用于生产，而是用来度眼前之急，结果到了还钱之时，休说利息，便是本金也还不出来。官吏急着要收回本钱向朝廷交差，便强迫百姓还钱，结果搞得贫穷之人家破人亡。”

“再次一等的弊病，则是奸吏借故鱼肉乡民。明明朝廷定二分利，他们收三分甚至六分，自己从中贪污谋利。又有一等弊病，则是官吏生怕在限期内收不回青苗钱，不等农民到收获的季节，便催令农民还钱，此时农民如何有钱还他？官吏如狼似虎，又不敢不还，只好典当家产，青苗法由便民反而变成害民。”

“以上青苗法实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病，皆为执政所讳言。而反对者则因这些弊病，全盘否定青苗法，不知只要平心论政，对症下药，青苗法亦可以转而为良法。”

赵顼听到石越侃侃而谈，一条条罗列青苗法的弊病，不由惨然变容，叹道：“若青苗法真是如此，实是扰民之法矣。便由朕想来，种种

奸诈之事，实不能免。卿有何良策可以除弊留利？”

石越和潘照临早就把有关青苗法种种商议停当，当下石越便以商议好的方法答对：“臣以为，青苗法的种种弊病，全与官府有关，若是不由官府主持其事，则弊病自除。”

“不由官府主持其事？”赵顼听到这匪夷所思的建议，眼睛都瞪出来了。

“正是。如今青苗法以国家常平仓为本钱，若某地一旦有大灾，常平仓却空无粮储，则国家危矣。许多元老大臣反对青苗法，正是由此。臣所献之策，常平仓竟可以不动，朝廷不用花一文钱，而百姓可以坐收青苗法之利，而无受青苗之害。朝廷收入虽然可能较原来的方法要少，但也可以岁入上百万贯。”

年轻的皇帝听到石越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目瞪口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石越会有什么办法，难道他会平空变钱？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不易理解，又笑着解释：“其实方法很简单，只需由朝廷颁布诏书，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钱庄，农民可以向钱庄用田产为抵押借青苗钱，立字为据，利息限为二分，钱庄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动常平仓，免征收执行之劳，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润可得，亦乐于去做，百姓则不受强征之苦。此三者皆有利之事。”

“地方官府没有政绩的压力，由坐庄放债的债主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在钱庄和百姓发生纠纷时从中裁断，百姓也不至于上告无门。况且纵有奸邪之事，百姓亦当归咎于商人，不会归咎于朝廷。可谓恩归于朝廷，利亦朝廷得享，而怨则归于商人。”

“同时，又可以依新法循例，以数十提举分行天下，监督诸钱庄不得提高利息，专门处置钱庄与百姓之间的纠纷。为防诸提举从中侵害百姓，可仿汉武帝时刺史七条问事之例，由朝廷制定《提举青苗法条例》，提举司只可以依法问事，若所问超出职权所管，或者借机侵削乡里，地方官竟可就地锁拿，报朝廷以闻。”

“如此，则青苗法之害可无，而青苗法之利可存。此谓之借鸡生蛋之计。”

赵顼听石越说完，不禁击掌叫绝。

石越微一欠身，笑道：“其实此法非臣所创，朝廷早已用过。”

“有这等事，朕如何不知？”赵顼大惊。

“皇上忘记了昔日朝廷给边境守军运粮的事了吗？”石越微笑道。

赵顼闻言一怔，旋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原来当时有人曾经想出一个办法，解决边防军的粮草问题，就是让天下的商人自己买粮食运到边境，边防军的主管给他们开张收条，把粮草和运费的价格写在条子上。商人们再拿着条子去盐场，盐场就卖给他们那个钱数的盐。如此商人们有利可图，朝廷不用劳师动众，搞得百姓怨声载道，而边境粮草自足。这个方法商人是反对的，因为商人要因此花掉许多的精力和时间，不如直接用钱买盐好，所以在商人的影响下，这个法子并没有坚持多久，有时施行有时废除。石越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潘照临谈论时又受此事启发，便由此想出来一个方法，来解决青苗法的问题。为了防止商人们不肯合作，他更建言，可以强令天下钱庄，若想合法经营，就必须接受借出青苗钱的业务——其实根本不需要

强迫，凡有利可图之事，商人没有不做的。

赵頊郁郁许久，突然之间听到这样的良策，顿时笑逐颜开，赞道：“卿真是经世奇才也。”

石越谦逊数句，方又说道：“皇上，其实这个方法也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尚要他法补足。”

“哦？”

“其一，商人言利，他们借给农民青苗钱，肯定千方百计要瞒过朝廷，因为朝廷要抽利润，他们一定是借了也说没有借。故此朝廷应当让有司规范票据，凡票据都有应有一定的格式，每张票据都有自己的号码，以方便日后查账。若不用规范票据，则农民借了可以不用还钱。不过如此，则各地官府中查账的小吏就比较多事了。”

“其二，商人重利，那些极其贫苦的百姓，因为没有财产抵押，钱庄必然不会借青苗钱给他们，如此则朝廷应当别有他策，帮助这些小民。”

“卿于此可有良策？”赵頊问道。

“臣有一得之愚，曰农业互济合作社，或可有所助益。”石越一步一步推出自己的主张。这些建议一旦被采纳，会产生多大影响，是他自己都计算不到的。

“何谓农业互济合作社？”赵頊对此大感兴趣。

“此法古之良吏曾经推行过，然而未能普遍施行。是以一村一乡一里为单位，由农民自愿加入，互相帮助生产的方法。例如某村，有二十

户加入合作社，则此二十户在做完自己家的事情之后，凡于大家都有利的公益事业，如修路、挖渠等等，皆当一起去做，如此则平时一家一户难以做到的事情都能做成，二十户人家一齐得利。又各家各户，有人有牛，有人无牛，则有牛者助无牛者耕田，无牛者则以相应劳力补偿有牛者，如此则不误农时。又，凡贫苦之家，不能得青苗钱之济，则合作社其他社员一齐出资帮助他，待到他家境好转，再还清这笔钱。”

“此真良法也！”赵顼叹道，“然恐愚夫愚妇不能行，须地方长吏督导之。”

“乡有乡老，族有族长，可为头领。此事共济乡里，若有循吏为导，则未必不能行。”石越也知道合作社实行起来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但是他和潘照临推演许久，认为只要不让地方官吏参与进去太多，则纵使无利，也不至于有害。毕竟地方官吏能从中谋利的机会实在不太多。

“卿言甚善，卿可将此事写成札子呈上，朕当下中书议行此二法。”赵顼真是难得的振奋，这个石越，的确不是凡品。

《熙宁年间诸事纪事本末》卷第十二：

熙宁三年冬十一月，赐紫金鱼袋、秘阁校理、著作佐郎、白水潭山长石越入对，言青苗法利弊与改良之议，上善之。退而作《青苗法改良

条例及请行农夫互济合作社札子》，上读之嘉叹良久，谓之“天下奇材”。下中书、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御史台议行。时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冯京为参知政事，议事十日，众议纷纷而不能决。安石力劝安石许之，曰“此亦变法，朝廷有利而无害，又可杜旧党之口”云云，安石久不能决，盖自谓此法于彼所立之法颇有更张，而心实善之。曾布又劝其行之，吕惠卿时守丧，书至，力劝安石沮之。

乙卯，上御崇政殿，以众议久不能决，怒。安石、冯京免冠谢。初，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因出使契丹而得入见，上问以青苗法事，赵瞻言青苗法之弊颇与越合，故上信之。安石亦终谓不能以私心而坏国事，遂主石越之议。既决，中书议曰：“石越诸法皆可行，其青苗法改良之议，可先于京东路、两浙路、河北路试行，其余各路，青苗法息减为一分，禁强行抑配，听民自愿。三年有成，推行全国。农夫互济合作社颁行天下，着各州县长官执行。”其以三路试行者，用安石子天章阁侍讲王雱之谋也。王雱私谓安石云，大名府、应天府、杭州皆旧党名臣所领，其执行新法多不力，以之行石法，若无利，则二虎相争，皇上可知彼辈不足恃，若得利，吾辈老成谋国之功。况亦于国有利，于新法无害。盖安石一党，虽与旧党、石越相攻伐，然其心亦无私，颇以国事为念，故石越之法得行。

其时韩琦在大名，苏轼在杭州^[7]，二者皆善石越。韩琦颇许石越，虽未谋面，读其书而叹曰“少年之雄者”。青苗法改良条例颇赖二人之力，其余石越之友，如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辈，多在此三路为县官，亦全力襄助。故石越之议，终得大行。

其后中书又制《提举青苗法问事条例》、《钱庄法》，皆石越所倡议也。此亦后世所谓“民法”之始。其时石越以一秘阁校理、出入禁中侍读，以皇帝特诏出入中书省与诸相参议，世以为荣。而事毕之后，即

辞爵赏，退于白水潭旦夕讲学，举世尤高之。其于中书之时，凡安石等人厉声争辩，久决不下，或事有不协者，越皆能从容言之，从无恶言高声，仅以理论事，不及其他。冯京退而谓私人云，越有宰相之度也，惜其字甚丑，颇为诸大臣所笑。

然其诸法推行之时，亦颇有人攻讦不已，惟多迂怪之论。安石既主其议，亦颇维护之。亦此时吕惠卿不在，石越与安石亦颇能相济也。

.....

石法行于世仅二年，三路皆言甚便，遂逐次行之全国。天下钱庄之盛，始于此。十年之后，凡县城皆有钱庄，农民颇得其利。其后逐次亦有商贾借钱生利，钱庄储蓄不足，商人为逐利，熙宁十年间，成都、杭州唐氏钱庄及京师桑记钱庄遂向于钱庄存钱者发放利息，其后诸钱庄纷纷效尤，遂为成例，而今之学者反不知熙宁十年之前，凡于钱庄存钱者皆无利息，更需另付保管金也。此亦熙宁年间事之要者，兹附记于斯。而国子监及诸学院为此开会计之科，财务审计，统计报表之风，究其源，亦起于石越之改良青苗法矣。

据桑充国遗稿《白水潭纪闻》，其时石越幕府中有潘照临者，亦颇预其事。中书久议未决之时，潘照临劝石越速见王安礼与曾布，说二子为助，又劝以书报安石，言安石实有公忠之心，可以言辞动之。越拜会安礼与布，而终未以书报安石。桑氏与沈括协助石越主持白水潭学院事，凡石越之谋，颇预之。彼言非虚也。故后世颇疑石越于此时已与安石不合也。

.....

[1]. 宋代诏书，一般由翰林学士或知制诰书写，时范镇为翰林学士。

[2]. 供奉官，内东西头供奉官之略称，宦官官阶。

[3]. 秘阁校理的简称。

[4]. 苏颂，著名科学家。与宋敏求、李大临并称“熙宁三舍人”，熙宁三年四月曾因反对王安石的人事任命不按程序进行，而四次封还诏书，被罢知制诰之职。

[5]. 某州通判的简称。

[6]. 此次任命历史上本在十二月发生，历史在此发生改变。

[7]. 历史上苏轼迟到熙宁四年二月依然未赴任上，历史在此发生改变。此后事例，不再说明。

第四章 学术与政治

暴力或许可以摧毁问题，但是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

——《白水潭纪闻》扉页题词

1

开封城外西南，比往年不同的是，这里多了一条平整的大道连通着南面的戴楼门和西面的新郑门之前的官道。这条平整的大道，其宽可以容纳两辆马车平行，是大宋第一条水泥大道。虽然不及御街那样一块块的青砖铺成，几乎光可鉴人，也不及官道平整，但是花费的人力物力都要少得太多，而且下雨天没有官道难免有的一些泥泞。

这一天风雪交加，正是熙宁三年的十二月，一年最冷的日子。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蓑衣斗笠之下身着白色长袍，腰佩一柄大理弯刀，骑着白马，正缓缓在这条水泥道上行走。

从这里前去不多远，便是闻名天下的白水潭学院了。在应天书院读

书时，就听说这条大道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同窗们说起此处，无不眉飞色舞，悠色神往。自己十六岁离开家乡洪州游历天下，二十岁到了应天府，在应天书院读了整整六年书，但考上举人后，运气就开始变坏，或者省试不中，或者如去年一般，干脆大病一场，连赴京的机会都没有。虽然一身武艺，却终不甘心去考武举，本朝名将狄青，还不是因为少了一个进士出身而备受歧视？此时离下一次省试还早，正好到白水潭来长长学问。只是京师物价太贵，但愿白水潭这个地方可不要像开封城里一样贵才好，否则自己终究是住不起的。

年轻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按捺前行。忽然听到身后有马车压过积雪的声音，他心里纳闷这种天气还有人像自己一样去白水潭，忍不住回头望去。

跃入眼帘的是一前一后两辆马车，从马车的布置和车夫的动作来看，应当是在车行租来的。看着马车朝自己急驰过来，白袍青年拉了一下缰绳，把自己的马让到一边。那两驾马车却在他身边停了下来，前面的马车内有人掀开厚厚的车帘，温声问道：“小哥，你可知道白水潭学院还有多远吗？”此人四十来岁的样子，穿着绿色长袍，很是平易亲切。

白袍青年朗声笑道：“这位先生请了，在下也是第一次去白水潭。”

“哦？如此天寒地冻，何不下马上车，一同前往？”中年人温言相邀。

“多谢先生美意，不过在下习惯了这种天气。”白袍青年抱拳谢道。

“如此白水潭学院再见。小哥，请了。”

“先生恕罪，在下先行一步。”白袍青年挥鞭驱马，踏雪而去。

两炷香的功夫，就可以看到前面有几座果林茂密的土丘，因下着大雪，琼枝玉树，颇见清雅。于林丘之间，依稀可以看到一个其碧如玉的水潭，虽是严冬，亦未结冰，可见水潭之深，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于潭水之上，稍触即化。就在果林与水潭之间，有几条碎石小路蜿蜒而入，不知道通向什么所在。举目眺望，在林木之后，可以看到一层层建筑的屋顶。

“多半到了吧。”白袍青年暗自忖道，“真是有若世外桃源。”为了表示尊敬之意，他翻身下了马，牵着马缓缓而行，一路欣赏沿途的景致。绕过几座丘林之后，读书的声音隐约传来，他侧耳听去，却是“……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是《论语》里的句子，只是这声音稚嫩，却让人颇为不解。

循声而往，白水潭的全景渐渐跃入眼帘。声音是从一排红色砖房中传出，此时走得近了，听得越发清楚，这明明是十二三岁的稚童读书的声音。白袍青年心里纳闷：莫非我走错地方了？

小心的牵着马走了过去，却见红色砖房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白水潭学院附属小学校”^[1]几个大字，这才恍然大悟。从这排砖房顺着白水潭边转过一个弯，便看到第一道横门，横门之上，是当今熙宁皇帝亲笔手书：“白水潭学院”，瞻仰了一会儿，才去看左右立柱上的对联，右边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左边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却是石越所作、苏轼的书法。

白袍青年默读良久，自言自语地叹道：“好一个事事关心！”牵着

马顺着水泥小路继续前进，这条路的两旁都种了竹子，慢慢离开白水潭，渐行渐远，往更深处去了。那竹林之下，不多远就有一个石椅，显是给学子们平时小憩所用。有时可以看到分出一两条小路通往林中，路之尽头，隐约是一些亭子。

他也不能一一观赏，只顺着水泥碎石小道一路前行，走不多久，终于人渐渐多了起来，不少学子在雪中漫步，有些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吟诗唱和，有些人则在屋檐下倚栏唱着小曲儿，也有人坐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凡是老师走过时，学生们都会自觉的让到一边，躬身问好。

见他牵着马进来，便有几个打杂的人过来，帮他把马牵到马厩，问道：“这位公子，是来求学还是访友？”

白袍青年笑道：“自然是求学。”

“那就不太巧了，学院每年九月份，方招收新的学员。此时来的，可以随班就读，学院虽然只收很少的学费，但也不发讲义，不提供住宿。若是求学，只能住到附近村民家了。”有人笑着说道，一面又热情地介绍道：“不过公子不用担心，书本讲义西边的白老二书店就有得买，和东京城价格一样，住宿若是能找到一处村民家，一个月只要三百五十文，很便宜的。若是想清静一点，住东头的白氏客栈和北头的群英客栈，一个月也只要三贯钱，比东京城便宜多了。像我们这里的马厩，草料钱只要东京城的一成。”

白袍青年几时见过这样的学院，店铺和学院浑然一体，虽然觉得挺方便，不过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教室和管理倒还好办，但是学生住宿与生活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石越不想把这些学生拒之门外，

就和白水潭的族长们商议，想出了这么个办法，让白水潭的村民到学院里开书店、客栈、酒楼、成衣店、洗衣店、车马行、马厩等服务设施。白水潭学院几个月来已经猛增到两千多学生，因为凡是游学京师的学子，无不知道白水潭这里生活成本低，而且学术气氛好，便是原本不想来这里读书的人，也愿意交了一年的学费，住到这学院附近来，天天能听到不同的大儒讲学，又省了不少钱，何乐而不为？而且要去京城也很方便，到车马行租辆马车，不多久就到了，价格也比开封城里便宜得多。

白袍青年虽然曾经在应天书院读过书，但是那里的规模和气度，又怎么能和白水潭学院相比？而且，这里虽然有着极为齐全的商业服务，却偏生和这个学院的气氛显得极为和谐，一点也没有市侩气，倒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样。他好奇的和马厩的人闲聊着，忽见又有人牵着马走了过来，那人操着洛阳口声说道：“老板，给我的马喂好一点。我们是西京沈记车马行的。”

白袍青年斜眼望去，却正是自己路上所遇到的马车的车夫，此时车夫解了马套，正牵着马进马厩。远处有几个人往学院内走去，其中走在前面的一个，正是在路上和自己搭话的中年人，和他并排行走的，也是一个年纪仿佛的中年人，不过却显得不苟言笑。两个人身后都跟着一群青年士子，和自己说过话的中年人身后的书生们表情轻松，显得开朗活泼；而那个严肃的中年人身后的几个士子，却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神情严肃，倒似庙里出来的菩萨。两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正在揣测二人的身份，学院突然钟鼓齐鸣，便见两个年青人领着一大群教授、助教迎了出来，学生们自动排成两列欢迎。两个年青人微笑着说着什么，看表情似乎是赔罪欢迎之类。

马厩的伙计低声咂舌道：“这两人是什么来头，石山长和桑公子带

着所有教授亲自出来迎接，这么大的排场。”

那洛阳车夫此时满脸的骄傲，有些炫耀的笑道：“这是俺们伊洛的两位程先生来了，石山长名声虽响，却也要敬他们三分。”

伊洛的两位程先生？白袍青年不由得吃了一惊，若他没有弄错的话，当今天下的学术宗师，自己刚到白水潭，便见到了三位！他对那车夫抱了抱拳，低声问道：“那两位先生果真就是伊洛学派的程颢和程颐两位先生么？”

那车夫也认出白袍青年来了，还了一礼，笑道：“除他们俩位老人家，还能有谁？方才在路上和公子打招呼的，就是大程先生，另一位，是小程先生。”

“程颢不是被王安石贬到地方做县官去了吗？”白袍青年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

正如那车夫所说的，这两个中年人就是程颢和程颐，后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是程朱理学的创造人，曾经配享孔庙，曾经成为天下士子的宗师，也曾经被骂得一无是处，把天下的罪过都栽到了他们俩人的头上。但是历史上的伟人，无一不是这样的，那些崇拜他们的人，未必真的了解他们；那些辱骂他们的人，也根本不曾读过他们的半句著作。所以有先贤曾说，如果孔子、释迦摩尼起于地下而复生，他们就不能再成为伟人了，他们最先要受的，倒是他们信徒的迫害。人类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曲解先贤，无论是崇拜或是污蔑，皆是如此。

不去管后世如何看待程朱理学，在熙宁三年的时代，二程在读书人

之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此之时，号称天下学者，各以为是，互不相让，虽然不及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时代，但若称之为“小百家争鸣”的时代，却亦并非夸饰。而天下的学问，以其影响较大者而言，大概可以分为石越的石学，王安石的新学，以及理学的周敦颐派、邵雍派、二程的伊洛学派、张载的关学，另外还有苏轼为代表的蜀派、司马光为代表的史学派等等。

这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释、道三教经典互相解释的时代，也是以石学、新学为代表的对儒家经典重新解释的时代，同样，也是石学提出许多有高度创见的哲学理论，创立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哲学思想的时代。

达成这一切，石越功不可没。早在熙宁三年四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戢等人因反对新法被贬往地方，程颢与张戢之兄张载因见石越创办白水潭学院退而讲学，一夕顿悟，于是程颢在地方上任未久，便辞官返乡，与其弟程颐一起收授门徒；张载与石越一夜深谈后，也自请辞职，回陕西老家创办横渠书院。十二月，石越趁着青苗改良法被皇帝采用，赵顼对他信任有加的时候，谢绝了皇帝对他的赏赐，而是请求皇帝将居家的程颢、在西京讲学的程颐，因弹劾王安石被贬、治《春秋三传》连王安石也自愧不如的孙觉，以及自王安石为相后呆在洛阳足不出户的邵雍等一大批学问名家全部召到白水潭学院，授白水潭学院教授之职。张载要主持横渠书院，自己不能来，也派了几个弟子来讲学。一时间，白水潭学院竟成为十一世纪人类学术的中心。

白袍青年并不知道，他此时所看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他甚至没来得及看清楚名震天下的石越的长相，石、桑二人就携着二程走进学院内部的尊师居了。

尊师居是一个院落群，就在文庙附近，教授和助教，都是一样的三间房：卧室、书房、客厅。石越又让人在白水潭附近建造四合院，准备将来给带着家眷的教授与助教居住。但是此时，室内的布置，却是相当的简陋，除一个书架、几张桌子，再加上床被和取暖的炉子之外，再无他物。二程是自己挑房子，程颢挑了一间比较靠外的房子，而程颐似乎更喜欢清静，挑了一间僻静的房间。二人对房内布置的简陋显然并不在意，颇能随遇而安。只是程颐没有注意到，他的邻居是邵雍。

2

安置完二程，桑充国便笑着对石越说道：“今天是去张八家还是去八仙楼？这鬼天气，实在太冷。”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罢了，长卿，今晚还要给二程接风洗尘。”

提到二程，桑充国不觉笑了起来，顽笑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程颢可亲可敬，程颐却真是让人敬而远之。不如我给程颢接风，子明给程颐接风罢。”

“嘘……这种话你还是少说，万一传出去，麻烦就大了。程颐最开不起玩笑的。”石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桑充国奇道：“你很了解程颐吗？”

石越不小心又说漏了嘴，心中苦笑，耸耸肩道：“你看他外表就知

道了。”

“也是。”桑充国颇以为然，正点头同意，忽然间又想到一事，惊道：“糟了——他方才选住处，却是和邵雍住在一起，邵尧夫可是最爱开玩笑的……”

石越深深看了桑充国一眼，悠悠说道：“他们理学家内部的矛盾，他们自己解决吧。”

桑充国大笑，捧腹道：“子明，你和潘照临待久了，真是近墨者黑也。”

“哎，你冤枉我了，难道我能够跑过去对邵雍说，程颐是开不得玩笑的，您老多节制，千万避其锋芒吗？”石越满脸委屈的说道。

“也罢，也罢，反正邵雍精通周易，他肯定能未卜先知，我们不用替他担心。”桑充国笑道，也许是因为受蜀派影响，对于程颐，桑充国也是天然的感觉亲近不起来。

“说到算命，沈括请的算学老师来了吗？”石越问道。这一段时间请老师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

“算学倒不用担心，你的《算术初步》和《几何初步》，对沈存中请来的这些人来说，只是略有启发，但是内容实在太简单了。我和沈存中商议好，准备印刊新的教材，沈存中说苏颂、贾宪、刘益、蒋周和卫朴都答应帮忙了——这卫朴虽是盲人，但算术上的造诣连沈存中都自叹不如，邵雍也是很佩服。新教本可能要到明年三月才能出来，但最迟到上元佳节一过，《周髀》、《孙子》、《五曹》、《缉古》、《海岛》、《九章》、《夏侯阳》、《张丘建》等十几种算经就会陆续刊

印。”桑充国如数家珍的说完，马上又抱怨道：“算学不是问题，格物和博物就大有问题了，博物还好说，国子监就能找到先生来兼课，格物却只能靠着沈括和你了，现在虽然有一些算术先生对格物学很有兴趣，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用急，到明年九月份才有二年级，到时候问题早就解决了。”石越觉得桑充国是杞人忧天，他从来都不怕中国没有人才的。

“罢了，你记得回家一趟，唐二叔来信，把你又赞了一回，说今年他的棉纺行赚大了……还有，我妹子带了几张画给你，等一会我送到你那里去。”

.....

3

冬去春来，天气依然寒冷。

熙宁四年最初的几个月，并不平静。但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这半年多的日子却比以前要有意思得多。天章阁侍讲王雱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言辞答对，机变无双；不过在事务与时务方面，却要逊于石越。而且，除了经济之学外，石越更是杂学庞博，自己身体一直不是太好，石越便劝自己多活动，还教了一套“太极拳”，每日早晚一次锻炼，数月之后，果然颇见神效。想想二人都是年轻人，真是天佑大宋，竟送这等人才到自己手里。

赵顼一直坚信，刘备无诸葛亮，不能创其基业；唐太宗无魏征，不能成其圣主。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的意见正好相反，但是他还是更相信自己。自己能得到王安石、吕惠卿这样的奇材，又有石越、王雱这样年轻俊杰，看来做一番大事业，并不是难事。不过石越也有其迂腐的地方，他老劝自己说把早朝改到太阳升起之时对身体更好——完全不想想这么一改，会有多少人反对。习俗的力量，有时候是不可以违背的。

而且这朝政，一想到朝政，赵顼就头痛。身上这担子实在太重了！与西夏的战争，先胜后败，陷入僵持阶段，三月份连续罢了韩绛的相位，处罚了种谔；渝州又有夷人造反，好不容易平息，庆州兵变，又要讨平……国库好不容易积累一点钱帛，一要用兵，便如流水一样外流；枢密使文彦博和参知政事冯京反对新法，趁机要求废除免役法、保甲法、屯田法。文彦博以前和王安石关系极好，举荐王安石时他最有力，现在连他都开始反对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自到永兴军后，几次上书，终于改判西京御史台，至他到洛阳的那一日起，便缄口不言朝政，只闭门编撰《资治通鉴》，分明是用沉默抗议……哎！如这免役法，赵顼自己也曾着人查访附近民情，明明百姓都很拥护的。

真想哪一天自己微服出宫去亲眼看看……

皇帝有皇帝的烦恼，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烦恼。朝廷争论不休的是新

法与祖宗之法，白水潭学院却又另有争论……

群英客栈旁边的群英楼现在是白水潭学院最大的酒楼。

学院的许多学生最喜欢在酒楼上边喝酒边谈古论今，有时候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会在酒楼上大打出手，桑充国为此伤透脑筋。这种事情，碰上不同的教授，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最倒霉的是碰上程颐，严厉的体罚都已经算是走运；最幸运的是碰上叶祖洽，这个状元爷脾气非常好，从不轻易开罪人，哪怕只是学生。不过叶状元是兼职，程颐是全职教授，如果不是程颐轻易不喜欢上酒楼，白水潭年轻气盛的学生们就要倒霉了。

群英楼隔几天就要上演一次的动作片，其实应当归咎于石越。是他把伊洛学派和蜀派这种在本质上冰炭不相容的学说请到了一个学校，而且这个学校不仅学圣人之道，连“炼丹道士的把戏”（某些学生讽刺化学的话）也要学，要不引起矛盾，那才是奇怪呢。

白袍青年到白水潭已经几个月，他第一次踏足群英楼，便听到一阵喧嚣之声。

“我们先生说，邵教授（邵雍）想传数学给他们兄弟，可我们先生没这个功夫学。”说话的显然是信服二程的学生，他口中的数学，是指河洛易理之学。

“嘿嘿，你只怕忘记你们老师后面一句话了吧？他还说要学至少要二十年功夫呢。邵教授的高明之处，二程还要学二十年。”有人阴阳怪气地讽刺道。

“说得不错，当日程正叔（程颐）先生见邵先生，指着桌子问，这

桌子是放在地上的，那么这天地又放在何处呢？邵先生为其指点迷津，直至六合之外，程正叔先生叹道，平生只见过周茂叔论及至此。可见程正叔先生虽然所见不若邵先生，可邵先生在正叔先生眼里却是不如濂溪先生的。”这说话的人显然是周敦颐的信徒，他口中的“周茂叔”和“濂溪先生”，正是周敦颐。

白袍青年微笑着找了张桌子坐下。又听一个学生摇头晃脑地说道：“若依在下所见，则张横渠方得正理。”此时太极图说分为三派，周派、邵派、张（载）派，这日群英楼上，三派的信徒算是都到齐了。

“嘿嘿……周氏也罢，邵氏也罢，张氏也罢，说的不过是无稽之谈，什么六合之外？石山长《地理初步》说得着实清楚。宇宙无穷，地者与星星无异，不过是一个圆球。这个世界也不是由什么气构成的，而是由原子构成的。”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驳斥。

“石山长之说，也未得实证。这地是圆的，谁能证明之？这原子谁能看得着？”

“地是圆的，沈存中（沈括）教授和卫（朴）教授就很赞叹，二位先生精通天文，可由历法而推算，以为石山长所言确是至理。至于原子之说，虽然现在不能证明，但是你那元气之说，又如何能证明？”

“卫瞎子的话岂能相信？便是卫瞎子，也是学周易的，他的数学又怎么能及邵教授十分之一？”有人嘲笑道。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凭什么你就敢出言不逊骂卫教授？”

“你怎么敢骂我？我身上是有功名的，卫朴他有功名吗？依我说学院留着卫朴这种人，是鱼龙混杂。”

“你有功名我没有？你这种欺文败类，我怎的不敢骂你？要说鱼龙混杂，我看你才是鱼。”

“说得对，这种人举止轻佻，是学院的害群之马，就该骂。”

——转眼之间，争辩就变成了互相谩骂，忽然，也不知谁先动手，于是，由辩论而争执，由争执而谩骂，由谩骂而动手，便听咣咣当当的，几个学生扭打成一团，顿时茶水、酒菜被泼得到处都是。白袍青年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些完全丧失了君子之风的人，此时才知道传言不虚。

只见几个信服二程的学生小心的躲在一边观战，一面不停的摇头叹息，感叹着世风日下，冷不防一杯酒水泼到他们身上，便听到“哎哟，哎哟，怎么泼我身上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样成何体统？”的声音，又有人骂道：“什么体统，你们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门。”这些人却是蜀学一派的，惟恐天下不乱。

白袍青年这时真是哭笑不得，想不到闻名天下的白水潭学院还有这样的一面。他们在学院里温文尔雅，一进群英楼，就变成这样了。正在那里叹息，忽看到店小二、茶博士、酒博士，都兴高采烈的躲在旁边看热闹。楼上打得惊天动地，楼下掌柜的竟然不闻不问，客人也照样吃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心里纳闷，便拉了一个茶博士过来，指指那边打架的学生，茶博士不待他开口，便撇撇嘴笑道：“习惯啦，反正打坏了他们会赔。价钱很公道的，他们也怕我们到石山长、桑公子、沈先生那里去告状呀，打完了架会主动来赔钱的，不怕，打吧，不打不热闹。”

店小二也凑过来说道：“是啊，这位公子是新来的吧？以后你就会习惯了，隔几天就有一次。”

酒博士摇头晃脑地笑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书生打架，伤不了人。”

白袍青年听到这些话，几乎以为自己是到了九州之外、荒服之地。正在张大了嘴吃惊，一个酒杯偏离轨道，朝他飞了过去，他本能地一抄手，把酒杯稳稳接住，放在桌上。

“好身手。”身后有人赞道。

他转身看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那人眼帘低垂，嘴角不易觉察地带着一丝冷笑，正是石越的幕僚潘照临。

白袍青年也不知潘照临是何许人，因听他夸赞，便向他微微一笑。

潘照临看了一眼他腰间的弯刀，抱拳笑道：“这位公子文武全才，实在难得。在下真定潘照临，草字潜光。不敢请教尊称大名？”

白袍青年连忙抱拳答道：“不敢，原来是潘兄。在下段子介，草字誉之，是江西人。”

“原来是段兄，相逢即是有缘，不如在下作东，找个清静之所，请兄弟喝上一杯，不知肯否赏脸？”

段子介见那些学生们打斗正酣，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微笑道：“如此多有打扰。”

中书省都堂，刚刚从辽国出使回来的赵瞻正在向几个宰相汇报出使的情况，并且等待皇帝的接见。他一面汇报，一面偷眼打量这几个大宋最重要的官员。王珪永远面带微笑，这个老头完全是因为资历而被皇帝照顾性的升为参知政事；冯京则正襟危坐，他和王安石面和心不和，轻易不会开口；此时真正主持政事的，是那个皮肤微黑，头发凌乱，目光凌厉，衣服上还有一些污渍的王安石王介甫，可惜与自己政见不合。

赵瞻抑制住心中的别扭，好不容易才捱到皇帝的召见，因为出使辽国是大事，几个宰相都要一同前往，枢密院也要存档。

见到皇帝后，王安石先把赵瞻出使的情况详细奏上。赵顼又亲自问了一些细节，便例行公事的问道：“赵卿在辽国可曾在意其风土人情，北朝对大宋的看法如何？”当时资讯不发达，了解敌人对自己看法，多数是靠使者的观察。

赵瞻连忙欠身答道：“辽人知我圣天子在位，并不敢覬视我皇宋，臣到契丹之时，契丹魏王耶律乙辛曾问及石越，说我大宋有此等人，为何不能用？”

“哦。”赵顼感兴趣的挪了挪身子，问道：“卿如何回答？”

赵瞻从容答道：“臣说我大宋比石越聪明之人何止千百，故其仍需加以磨励，方能大用。吾皇正用其为参赞咨议，是锻炼人才之意，谈不上不用。”

“嗯，卿答得很得体。卿可知契丹人是如何知道石越的？”赵顼略表嘉奖。

“臣听说石越的《论语正义》等书已传至契丹、高丽，北朝贵人颇读其书。这是夷狄心向汉化的故使然。”赵瞻老实答道，他与石越并无私交。

但马上就有人想到利用这句话，冯京一向反对新法，可现在王安石在政事堂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王珪与他的作用不过是画押签名而已。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负责新法事宜，凡事只问王安石，完全不理睬王珪、冯京的意见，这更让冯京不满。冯京久于世故，自知不足以对抗王安石，只得隐忍。自青苗法改良后，冯京早想拉石越进入朝廷，借石越之力对抗王安石，这时连忙说道：“陛下，石越之材，颇堪大用，又闻名于外国，臣以为皇上应召其至朝，委以要职，一来使野无遗贤，二来告诉契丹人皇上知人善用，使其不敢轻我大宋。”

“陛下，能招致石越，当然是好事，但是只怕他本人不愿意。现在白水潭学院办得有声有色，石越似乎也是如鱼得水。”王安石虽然也觉得石越才华出众而且并不死板，颇能推陈出新，很对自己胃口；但却又觉得石越有点隐隐约约和新法过不去的意思，兼之他很受保守派大臣的器重，因此一直心存警惕。

冯京见王安石有杯葛之意，连忙委婉说道：“陛下，把这样一个人放到江湖之上，总是可惜。”

王安石不悦地说道：“石越现在怎么算是在江湖之上呢？臣也觉得石越之才，便是做个翰林学士也绰绰有余，但是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又有什么办法？”

王珪见二人争执，他揣摸王安石之意，自是不愿意引石越入朝，便插话笑道：“石越之才，做个翰林学士的确绰绰有余，只是字写得不太

工整。”

他一提到石越的书法，众人尽皆莞尔，连赵顼都忍不住笑了。冯京也有点尴尬，石越一笔臭字，东京城大小官员都知道，就算是普通读书人，也多半引为谈资，毕竟石越是个很吸引士子们注意的人物。想想一个翰林学士有石越那样一笔臭字，也实在是……

冯京讷讷说道：“这个、这个，白璧微瑕。”

赵顼忍住笑说道：“字差一点没关系，朕也让石越学过字，不过看起来他什么都聪明，就是这个方面长进不大。”

王安石也笑道：“这的确是小节。”他不屑用这个打压石越。

赵顼点点头，又笑道：“说起石越，昨天还有御史弹劾他。”

冯京闻言吃了一惊，看到皇帝语调轻松，这才放心。又见王安石和王珪都不动声色，心里暗叫一声“惭愧”。只听赵顼笑道：“他的白水潭学院教的课程太杂，学生有的支持程颢，有些支持邵雍，因此三天两头在一个酒楼上打架。整个东京城传为笑谈，御史说他治校不严，有失体统。”

赵瞻见说到这些，心中好奇，却也不敢做声。只见旁人脸上都无吃惊之色，显是此事众所周知，更觉不可思议。

王安石摇头道：“治校不严，倒也不能怪石越，中书青苗法改良，他经常奉诏来制议法令，分身乏术。”

冯京听出王安石话中意有所指，不由皱了皱眉头，他心里虽怪御史多事，却也觉得石越毕竟年轻，让人抓住了这样的把柄，幸好皇帝并不

怪罪，因说道：“臣以为这件事还须责令石越整改才行。白水潭的学员有不少是有功名的，公然打架，有失体统。”

王珪之前因为说了石越的字不好，他不想开罪石越，此时便捋须笑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学生年轻气盛，也怪不得石越的，御史是多事了。”

赵顼本不过是想说说趣闻，不料一相二参居然认真起来，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始终是皇帝，随便说不得话。幸好这几人还不算太呆板，没给自己讲大道理。想到这些，未免有点扫兴，便对赵瞻说道：“赵卿先回去吧。卿不辱使命，明日中书会有嘉奖的。几位丞相留下来，说说西北的边防如何了。”

赵瞻连忙谢恩告退。赵顼见他走远，才敛容说道：“种谔先胜后败，抚宁诸堡全部沦陷，但是绥州还在大宋手中，夏人兵疲，已欲遣使者前来求和，朝廷当早做打算。朕想知诸卿意见如何？”依宋之惯例，边事皇帝一般是和枢密院讨论决议，但是赵顼即位后，信任王安石，也多和中书诸相商议。

听皇帝问及边事，王安石早有准备，从容答道：“西夏不可遂图，和议可许，绥州却不可割让。以臣之愚见，则国内先变法，富国强兵，西北遣王韶开洮河，徐谋进取之策……”

冯京却是冷笑：“臣以西夏不过是小疾，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河北、陕西皆是前线，数年之间，既淤田，又助役，又保甲，百姓苦不堪言。庆州兵哗变，并非无由。皇上，便是助役、保甲暂时不能废，这淤田于国无补，颇劳民力，还请皇上先下旨废除这一件。”

.....

石越并不知道皇帝和中书的宰相们居然在很正式的场合讨论着他那糟糕之极的毛笔字和白水潭隔几日就会发生一次的群架事件。但是对于自己的毛笔字，他也不是全然没有下过功夫的。

这日难得空暇，他就跑到桑府，坐在书房里一本正经的练毛笔字。只是这书法的习成，实在非一朝一夕之功，他吃力的提着笔，写一划下来，稍不留神就歪了。梓儿在旁边看得吃吃直笑：“石大哥，你不用这么用力的，写字靠的是腕力，用的是一股巧劲。你看我的……”

她从石越手中夺过毛笔，轻轻沾点墨水，在字笺上写了一个娟秀的“越”字。石越看看桑梓儿的字，再看看自己的字，一个劲的直摇头。

梓儿轻笑道：“这样吧，石大哥，改天我用朱笔写一本字帖给你描。好过你这样乱写，堂堂白水潭学院的山长，皇上亲自嘉叹的‘天下奇材’，字也不能写得太难看了。”

石越红着脸听她取笑，没有半点脾气，谁叫自己字写得太差呢？不过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虽然他认识的名人很多，无论哪一个都有一笔好书法，但是让他开口向他们求一本字帖练字，实在过于艰难了一点。

他刚点了点头说“多谢……”，就听侍剑进来说道：“公子，潘先生来了，在外面等候。”

石越连忙搁下笔，对桑梓儿讨好的笑道：“妹子，字帖就麻烦你了。”一面匆匆往外面走去。

到了客厅，便看到潘照临在那里喝茶，桑俞楚不在家，只有桑来福坐在下首相陪。见石越出来，二人连忙起身相迎，桑来福知道他们有事要说，便告了个罪出去。

潘照临似笑非笑的说道：“公子，这白水潭很热闹呀。”

石越一怔，不知道他说什么。

“难道公子不知道白水潭学院的学生隔三岔五在群英楼打架吗？”潘照临奇怪的问道。

石越愕然道：“不可能吧？”

“现在群英楼的伙计和掌柜都习以为常了。”潘照临把所见所闻说了一遍。

石越不禁哈哈大笑，“这帮家伙，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来。”

潘照临自己也不禁莞尔，不过他毕竟是比较理性的人，“这些学生这样子，实在有失体统。如果传了出去，给人口实就不好了。”

石越心里虽然觉得潘照临有点小题大作，却还是点了点头，随口问道：“潜光兄有何良策？”

“这件事，还须告诉桑长卿，让他严肃山规。”

石越摇摇头，心里却已是有了主意，笑道：“这不是上策。堵不如疏，这样吧，我们在文庙附近再建两座大堂，一座大堂做讲演堂，专门

请当世名流不能在学院兼课者讲演；一座大堂做辩论堂，专门让学生们自由辩论，免得他们去群英楼打架。每隔五日即有一日为讲演日，一日为辩论日，这两日皆不上课。你说如何？”

潘照临想了一想，笑道：“这是好主意。只不过讲演日就比较麻烦，要去请名流，学院又要多一笔开销。”

石越不负责任的笑道：“这件事让长卿去头痛吧。辩论堂没有建好之前，先找两间教室做辩论堂，让他们去吵架。每次吵架也不能白吵，找专人记录下来每个人的发言，公布在学校大栏上，给全校的人看看。另拿一份存档。”

这件事说妥，潘照临又问道：“我在白水潭西北看到有人大兴土木，公子可是想扩张学院？”

石越颌首笑道：“白水潭现在慢慢变成小镇了，我先给学院的老师们准备好一些房子，另外学院照这个趋势，规模难免会扩大，因此还要建一些教舍。还有，到了二年级，学生就要分系了，我准备为儒学之类建一座明理院，为算术物理类建一座格物院。”

潘照临因说道：“算术之书称为算经，比之儒家五经，的确可以为格物院之首。我听说有人上书朝廷，想把历代有名算术家配享孔庙，不知道有没有这事？”

石越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不过算术孔子也学的，朝廷有此议再说吧。现在是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不参预了。”

就在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下，春去夏来，夏尽秋来，熙宁四年的秋天，在纷纷落叶中，也不知不觉的将要过完了。偶尔和苏轼、唐棣等人书信往来，谈谈所谓的“石法”在地方推行的情况，听听他们对免役法和保甲法的抱怨——毕竟事不关己，石越也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他完全是以一种政客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此时不宜和王安石对抗。不过，因为改良青苗法推行顺利，石越在皇帝面前也越来越受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白水潭学院渐上轨道，第二学年的学生报名达到三千人，规模超过太学。为此，学院不得不举行入学考试，控制每学年的学生在两千人左右。可以说惟一不太趁心如意的，是他的毛笔字始终不见起色。

这一天石越和往常一样，一大早起来便往白水潭学院赶，很快就是重阳佳节，加上连日大雨，好不容易放晴，东京城里到处是菊花。通往白水潭学院的水泥路边上此时已植了稀稀疏疏的树，走到附属小学的校舍附近，就可以看到学院布置的菊花，虽然品种一般，不过对石越这种不懂得赏花的人来说，还是挺漂亮的。

到了桑充国的公厅^[2]，石越忽然童心大作，放轻脚步，蹑手蹑脚的走了进去，却见桑充国皱着眉头，坐在椅子上发呆，手里还拿着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小楷字的大纸。

“咳！”石越咳了一声，问道：“长卿，秋高气爽，你在发什么呆？”

桑充国见他来了，苦笑一声：“子明，你来看这个。”

石越疑惑的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来，原来上面写的全是些学生的名字。桑充国在旁边说道：“这是一年级考二年级的名单，其中考上明理院的约一千五百人，一千一百九十三人儒学，二百余人律学，八十人子学；考上格物院的学生约五百人，是明理院的零头，三分之一，算术九十人，格物和博物都是二百余人。”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石越倒是奇怪了，虽然算术人少一点他很奇怪，但是想来格物和博学都要修算术，专修算术的少，也很正常。格物院能有五百人这样“了不起”的成绩，已经很出乎他的意料了。

“我不是奇怪，我是担心。”桑充国解释道。

“担心？”

“是啊，明理院的规模太大了，容不下这么多人呀。而格物院又空出许多地方来。”桑充国担心的是实际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他主持具体事务。“还有，现在我们学院修格物的学生倒像是谦谦君子，虽然有争议，但是都是细声细气解决；反倒是这些考上明理的学生，在辩论堂辩论时，几乎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桑充国想想辩论堂里的情景，就有点受不了。“二程和孙觉、邵雍等人自从过去一次辩论堂后，就再也不去那地方了。他们几个虽然各有观点主张，但是也不至于争得面红耳赤。这些学生却可以为了捍卫一句经义，和人家吵上整整一天。”

石越听桑充国抱怨这些，不禁好笑，“长卿也太杞人忧天了，明理院的人太多，就把他们的课分开，不用排那么满。况且明理院二年级了，教授只上大课，小课比较少，怕什么？至于辩论，对他们将来有好处……”

“不错，他们经常辩论，能于经义中发现新义，也是好事。日后我

们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参加科考，一定会很出色。子明在明理院前刻下‘文以载道、学以致用’八个大字，很合吾心。”孙觉一边摸着胡须一边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起进来的二程也点头称是，理学家对于学以致用，是绝不反对的。虽然后世有人往往将科举与理学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当时有不少人却是因为觉得科考于世无益，而改学理学的。

石越连忙转过身来，一面行礼一面笑道：“原来是莘老^[3]，伯淳先生、正叔先生。”桑充国也赶忙起身见礼。

孙觉和程颢微笑回礼，程颐也淡淡的回了一礼。

程颢笑道：“子明，我们是来找长卿商议一件事情的。”

桑充国请众人坐了，一面向石越解释道：“复明公、伯淳先生、正叔先生，还有邵先生等人都说学生们在辩论堂辩论，有不少言论颇有可采之处，希望能整理了刊印，而不仅仅是贴在学院之内。”

石越笑道：“这是好主意。”

桑充国皱了皱眉头，不满的看了石越一眼，“只是这些言辞，颇有不训之处，刊出去，有很多观点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程颐点了点头，“长卿所言不错。”

石越笑了笑，说道：“这事无妨的，其实竟可办一本《白水潭学刊》，每月一期，让学生们把自己的心得写成文章投稿，由诸位先生组成编审会，专门审议文章能否在《学刊》上发表。这样就可以保证质量了。而无论学生和先生们，只要文章在学刊上发表，皆给一定的润笔，

谓之稿酬。这样可好？”

程颢想了一会，笑道：“这又是个新奇的好办法。”孙觉也觉得甚好，程颐却问道：“若是编审会意见不同，那又如何？”

石越笑道：“这又不是科考，虽不能太宽，也不必太严，依在下看，倘意见不一，只要编审会有两人同意，不管他人同不同意，都可刊印。”

桑充国主持校务近一年，已是精干许多，想了想，道：“诸位先生太忙，若真要创办这个学刊，学生中优秀俊逸者，可以选一二人来帮助处理琐杂事宜。另外既是白水潭学刊，则明理院和格物院不可有偏颇，三分之二明理院的文章，三分之一格物院的文章，这样方见公允。明理院的文章由明理院的先生们审议，格物院亦由其自己选。如此可好？”

众人又议了一回，觉得他说得不错，便算是议定了。石越待二程等人一走，便拉着桑充国往门外走去，笑道：“这样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把校务先放一下，到白水潭附近逛一逛去。”

二人也不坐马车，各自牵了一匹马，沿着白水潭学院的小路慢慢往外走去。整洁的水泥小路，良好的植被，树丛中隐约出现的古典风味的建筑，挽络徐行的石越忽然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参预白水潭学院后期规划的人，都是胸中大有丘壑的人物，从美学上来讲，白水潭学院的确是很有欣赏价值的。想到实际上是自己缔造了这一切，石越心中又有了一种骄傲的感觉。只可惜这一份成就感，没有人能够和自己分享，他毕竟是有太多秘密的人。

和桑充国一边品评路边的菊花，一边享受凉爽的秋风，不知不觉便走到了白水潭之外的村落里。桑充国笑道：“子明，我有点渴了，找户

人家讨口水喝吧。”

他一提起，石越也觉得自己有点渴了，便笑道：“好啊。”上马看了一下远处，扬鞭指道：“去那里吧，那里有户人家。”

二人催马来到一处农户房前，这是一栋白水潭附近很普遍的红砖平房，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门前玩耍，见有生人过来，毕竟是白水潭学院旁边的小孩，倒并不是很害怕，男孩略带羞涩的问道：“你们找谁？”

石越弯下腰，笑着摸了摸小男孩的脸蛋，“我们来讨口水喝，你怎么不去上学？”白水潭的村民的子女，都可以免费进蒙学就读的。

“哦，二妹，去倒两碗水来。”小男孩转过身招呼她妹妹。看着小女孩清脆的答应一声，跑进屋里，桑充国也笑着摸了摸小男孩的头，问道：“家里大人呢？你为什么不上去学呀？”

“爷爷、奶奶和娘去地里干活了，爹去做保甲了。家里要人看家，还要给爷爷奶奶做饭，没时间去上学。”小男孩说话很有条理。

石越愣了一愣，和桑充国对望了一眼，不再做声。秋天是忙碌的季节，居然还要参加保甲？这保甲法也太不像样了，逼得老弱妇孺去从事生产。

小女孩端着两碗水出来，怯生生的递给石越和桑充国，石越微笑着谢过，站起来喝水，碗在嘴边，却停住了。桑充国看出他的异样，问道：“怎么了？子明。”

“你看，前面的地里有青壮年在干活。”石越一边说一边指给桑充国看。

桑充国顺着石越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人在地里做事。他疑惑的看小孩一眼，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石越蹲到小男孩面前，笑着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别人家有叔叔伯伯在地里做事吗？”

“因为他们家有钱，我们家没钱。”小男孩的回答倒是很精辟。

石越和桑充国对望了一眼，无言的叹息了一声。两个人都是聪明人，一听就知道其中的关键了。小吏不顾农时，强迫丁夫参加保甲训练，为了不误农时，农民只好交点钱行个方便，没有钱的，就只好让妇孺去劳动，真正的劳动力却在那里参加军事训练。

看着这一切，二人的游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谢过两个小孩，便慢慢从另一条路往回走。

桑充国叹道：“前一段日子，为了免役法，乡民冲击开封府、王安石私邸、御史台，几乎酿成大乱。幸好皇上是仁君，没有说他们叛乱。这样沸沸扬扬的事情，让王安石轻易压了下来。”

“免役法本来是好事，但是曾布和邓绾想事情不够周详。”石越叹道。

“好事？”桑充国不解的望着石越。

“不错，其实吕惠卿行助役法，倒还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但是吕惠卿丁忧，曾布一心想树立自己的政绩，所以轻率推出免役法和保甲法。邓绾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他哪会为百姓想得周详。王安石的毛病，是有几分见财眼开，只要能不加税而又可以给国库增加收入的行

为，他没有不赞成的……”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着新法的利弊得失，突然听到前面几栋民房前有吵闹的声音。

只听到有人大声喝道：“这件事你家公子爷管定了，别说开封府，就算是王丞相那里，我又何惧？”

“难道竟碰上什么了侠客？”石越好奇心起，连忙催马过去。走得近了，才看清是一个腰佩弯刀的白衣青年冲几个开封府的差人在发作，他身边两个妇人在低声哭泣，几个小孩躲在门后，悄悄伸出半个头来，一个中年人畏缩缩的站在白衣青年身后，一根手指上缠着纱布。

石越的侠客梦很快被追上来的桑充国打破了。桑充国看到那个白衣青年，脸色一沉，喝道：“段子介，你在那里做什么？”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倒是桑充国认识得多一点。

段子介见是石越和桑充国，正要过来行礼，却听一个官差喝道：“你当真阻差办公？兄弟们，给我拿下。”

段子介停住身，冷笑一声，道：“谁敢？我是有功名在身的举子，看哪个敢拿我。”

“既是举子，就要知道王法。我们也不为难你，回去开封府说话便是。”听到段子介是举子，差人便也不敢太过分。

桑充国气得脸都白了，冲段子介喝道：“段子介，你好威风。”

石越看那些差人正要动粗，连忙上前喝道：“且慢，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差人看到石越和桑充国都是布衣打扮，也不管那么多，喝了一声“拿下”，便如狼似虎的冲向段子介和那个中年人。

段子介“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寒光一闪，厉声喝道：“既要动武，就让你们知道公子爷的刀快。”

桑充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虽然喜欢任侠，但真正和官府动刀子对干的事情他想都没有想过。见段子介竟敢如此大胆，又气又急，冲到段子介面前，瞪眼喝道：“快把刀给收起来。”

段子介心里一万个不服气，但是桑充国怎么说也是他的师长，实在不敢不听，咬咬牙，狠狠的把刀插进鞘里。

石越见段子介被桑充国压了下来，也走了过去，冷冷的对几个差人说道：“你们不必动粗，既是开封府的，那么我们随你们一起走一趟便是，我倒要看看韩维能把我怎么样。”

这几个差人，却是有些不长眼。有人听石越说到韩维的名号，也不细想，便喝道：“大胆，你是什么人，韩大尹的名讳你是乱叫的？”

石越心里也隐隐有气了，回宋代这么久，没有人和他大呼小叫过，他是颇有城府的人，也不发作，只淡淡说道：“到了开封府，你就知道我见得叫不得了。”其实他心里也很纳闷，韩维这个人，官声不坏的。

当下石越等人便跟着这一干差役去开封府。路上段子介一五一十把事情的原委说给石越和桑充国听：原来这家人是段子介寄居的房东，因为白水潭学院给这家的主人找了份活计做，钱虽然多挣了不少，但本来是下户的人家却也因此被官府算成了中户，被逼着交免役钱，这还罢了，一年在白水潭学院挣的钱，包括段子介的房钱，把青苗钱、免役

钱、还有税粮交了，勉强足够。可又要轮到去参加保甲了，因为他老娘身体不好，家里实在没有劳力，可是又交不起钱贿赂小吏，只好一狠心，把自己的手指给切下一截来，这样就可以不用参加保甲了。结果官府得知，说他是奸民，要定他的罪，便差了人来抓他。段子介回家取书，恰好碰上，便忍不住打抱这个不平。

桑充国听罢，便对那个汉子说道：“这自残身体，那也不应当。”他是书生见识。

那个汉子低声说道：“小人也是没有办法，误了农时，明年就没有吃的。这个主意也是别的县有人做过，我才一时想岔了。”他自是认识桑充国和石越，说话间特别恭敬。

石越听他所说，却吃了一惊：“你说别县也有？”

那个汉子点了点头，道：“我们是托石秘校的福，一年能在白水潭挣点钱，别处交免役钱青苗钱，别说断根手指，便是卖儿卖女的，也是有的。原来下户没有差役的，所以还过得去，现在官府连下户也要收免役钱了，下户越发愁苦。我们白水潭实在是托了石秘校的福呀。”他一边说一边感激涕零。

有个差人听他说话，忍不住在前面冷笑道：“这些话劝你还是不要说，朝廷的事是你议论得的？”

段子介冷笑道：“有什么说不得的？要不是你们这些污吏想发黑心财，收什么保甲钱，他家也不至这么惨。”

那差人不干了，回头说道：“这位公子你说话要凭良心，别说我们没收什么保甲钱，就算收了，也不是黑心财。依我看，收点保甲钱，反

而是给乡亲们方便。否则依朝廷的规矩，那是到了年纪，人人都要练乡兵的，他们地里的活一样是干不了。”

一番话似是而非，段子介待要辩驳，却也觉得他们说的是理。当下气鼓鼓的不再作声。

另一个差人又说道：“乡里乡亲，谁愿意太过分。不过千里求官只为财，公子想要人人清如水，只怕是一厢情愿了。我们做差的，一边捞点外快，一边也算方便乡亲，不算过分。况且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

石越听到这些话，几乎惊呆了。开封府知府韩维他是认得的，是皇帝赵顼做太子时的东宫旧人，登基之前一直是赵顼的记室参军，本朝著名世家韩家的子弟，他本来和王安石关系不错，王安石能够受到皇帝赏识，其中便多亏了他经常在皇帝耳边美言，但是最近几个月，他对免役法和保甲法非常不满，写过不少奏章请朝廷废除二法，这些奏章石越还读过——就这么一个人治下，近在天子脚边的开封府，免役法和保甲法就有这么多流弊了。他无法想象各路那些想树立政绩取悦上司的官员治下会是什么样子。

不多时一行人便到了开封府，这群人各色混杂，不伦不类，马上有人来相问。有一些在苏轼做开封府推官时见过石越的，见到石越来了，连忙过来献殷勤：“哎哟，石秘校，您老是来会韩大尹的吧？您稍等，马上给您通传。”石越淡淡一笑，和桑充国从怀里各拿出一张名帖，交给一个衙役递了进去。到了这时，那几个差人都吓呆了，不知道石越是什么来头，连忙颠过来陪罪。

石越也懒得和他们计较，不多时韩维便亲自出来把他们迎了进去。石越见院中有些家人在收拾东西，不由奇道：“持国兄要搬家？可是要

去御史台？如此实为国家之幸也。”原来赵项因为韩维是东宫旧人，一直想让他去做御史中丞，但是韩维却因为他哥哥韩绛是宰相，引嫌回避，一直力辞。现在韩绛受了处分，他也就没有理由了，所以石越以为韩维可能要做御史中丞了。

韩维苦笑道：“子明贤弟，实不相瞒，我是请郡了。”

石越大吃一惊：“这是为何？持国兄圣眷正隆，又是潜邸旧臣，岂可轻言外任？”

“子明不是外人，我也不必隐瞒。我的政见和介甫多有不合，我不是贪图富贵之辈，既然言不能用，就不想呆在朝廷里面了。眼不见心不烦吧。”韩维有点心灰意懒，“文公请辞枢密使，陛下有意让我做枢密副使，但是要靠昔日东宫旧恩而富贵，我韩维实在不愿意。”

石越早已知道这些古人的脾气，越是君子的人越有原则，因此也不相劝，只问道：“持国兄外任何处？”

“京西路，襄州……子明来此，一定有事吧？”韩维不愿多说。

石越便把缘由说了一回，韩维眉头微皱，道：“不瞒子明，这事情却不是我做的，开封府的庶事，大抵是开封府推官做，而推官上面，还有新法提举司、司农寺天天压着，多半是有人想讨好宰相。”

石越诚恳的说道：“我再愚昧，也知这不是持国兄的意思。邵雍先生对他的门人学生们曾说，新法虽然有不妥之处，但是也不必不做县官，自己在县官任上，能宽得一分，老百姓便受一分利。我来找你，便是这个意思。”

韩维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今日能听到这句话，韩某终身受

益。我离开开封府之前，会亲自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不过那个农夫，依例我还得问一下。”

这件事在石越看来只是小事。石越知道王安石新法敛财的本质也是被逼出来的，从一个侧面正可以反映当时的国家面临多大的财政危机！王安石甚至穷得把天下的渡口都承包出去增加国库收入，可见大宋朝实际上有多么穷了。但桑充国和段子介想不了这么远，他们是标准的儒生，从小就受“仁政”的教育，所以凡是老百姓吃亏的事情，他们就会反对。新法的弊病以前只是在传闻中听说，没有切肤之痛，这一次却是就发生在自己生活的附近，就发生在白水潭很熟悉的人身上，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桑充国，一想到那个农夫为了避开保甲法，生生截断自己一根手指，就会气愤填膺。

但这种种弊端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王安石变法从国库财政的角度来说，此时已经初见成效，基本上改变了大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尤其考虑到这是在西北连年用兵，水旱灾害不断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更坚定王安石本人对变法的信念，客观上也堵住了一些人的嘴巴。因此石越并没有打算在此时动摇原本的方针。

当石越疲惫的回到家里时，潘照临正急得团团转，见他回来，连忙说道：“中使来了四次，皇上急召公子进宫。”

石越锁眉问道：“出什么事了？”

“大河要决口了！”潘照临急道。

石越一听知道真是出大事了，赶紧叫了马往皇城赶去。到了资政殿，赵顼正和大臣们焦急的商议，王安石在安抚着赵顼：“只要曹村之堤不决，京师不至于有险，皇上不必担忧。”

文彦博也说道：“请陛下先回宫安抚两宫太后，这种事情，做臣子宁死也不会让开封城有危险的。”

石越听说曹村之堤还没有决口，心里稍稍放心，入秋以来，先是永济一带决堤，大水淹了几个县，然后是两浙水灾，好在朝廷一向重视水利，王安石也有农田水利法，因此灾情还能在控制之中。此时的曹村，是澶州沿河的一处大堤所在，澶州可以说是开封府的前线，如果不保，水只怕真的会淹到开封城下，那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却听冯京说道：“曹村急报，是前天的事情，镇宁僉判在小吴村护堤，相去百里，只怕不能亲自主持大局了。报急文书是州帅刘涣发出来的，他说他已经不顾禁令，亲自带着厢兵去堵堤了，并且自请处分。”

王安石挥挥手，沉声道：“这时候管不了什么处分不处分，事急从权。当务之急，一方面急遣禁兵去抗洪，一方面派探马流星传报，万一事有危急，则请皇上和两宫太后登龙舟以避大水，我辈和开封军民上城墙，誓保京师安全。”

这时候众人也不再和王安石扯皮，齐声称是。石越突然脸色铁青，咬着嘴唇说道：“皇上，臣愿亲赴曹村。”

“卿懂得治水？”赵顼大喜。

“臣不知治水，于防洪却略知一二，且程颢原是镇宁金判，沈括精通水利，有二人相助，事必可为。”

赵顼正要答应，王雱却道：“陛下，石秘校其心可嘉，但臣以为没有这个必要。禁军已经紧急调动，若曹村之堤不决，则禁军足以抵御；若万一不幸，则石秘校白白送死。臣愿陛下为天下爱惜人才。”石越知道他说得好听，其实只是不愿意自己去立功，心里不禁苦笑。王雱哪里知道，自己请缨去曹村，完全是出于内疚的心理。对程颢生平还算熟悉的石越，一听到“曹村”、“小吴村”、“镇宁金判”这些名词，原本印象很淡的事情马上清晰起来——历史上，熙宁四年的这场大水，完全是因为程颢之力，才转危为安的。当时程颢听到曹村之危，轻骑一夜从小吴村赶到曹村主持大局，而且不顾禁令，和刘涣一起擅自调动厢军，自己身先士卒，亲自护堤，这才保住曹村之堤。此时石越早已把程颢调到白水潭，亲手打破了历史的轨迹，如果在这个地方出个差错，开封城保不保得住还在其次，淹死那许多百姓，石越一辈子就难以心安。他此时也没有心情和王雱计较，只是眼巴巴的看着皇帝。

赵顼想了想，终于还是觉得王雱说得在理：“卿不必去了，这几日就陪朕侍读。”

石越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只好请求道：“陛下，沈括对水利颇精通，可否让他协助主持开封府的防洪？”

“准奏。”

“另外，请诸公切记不可以泄露曹村告急之事，所有官府，一律照常办公。如果人心浮动，那就不好办了。”石越提醒道。

王安石和冯京难得的一齐向石越投过赞赏的目光。王安石环视殿内，厉声喝道：“官员敢让自己的家眷收拾物品避难的，以投敌论处；散布谣言者，无论官职大小，按叛逆论。”

开封府韩维也早已到场，这时也朗声说道：“请皇上放心，臣可保开封府一切如常。”他一回家，马上就命令家人把物品重新摆置好。

从这天一入夜，好不容易晴得一天的天气，又开始下雨了，且越下越急，越发让人担心。几天来中书省通宵达旦都有宰相执勤，皇帝一夜三惊，开封府也增加了逻卒，来往的信使不绝于道，石越算是亲身体会了古代对于发大水的感受了，特别是浑州决堤的消息传到京师时，更让人心惊肉跳。

不过颇为讽刺的是，也就是这几天，大宋的官员们才难得的齐心协力起来。

洪水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冲垮曹村的堤坊，大宋的君臣们都长舒了一口气，但是石越一直到九月份的平静生活，随着这场洪水，亦彻底消失了。

紫宸殿。

“宣夏国使者觐见——”

因为西夏国的国力并不能够和大宋长期作战，双方交战，经济来往被切断，吃亏的始终是西夏，所以西夏国长期以来的战略都是以打促谈。用局部战役的胜利，争取谈判桌上的实质性利益。也因此，伴随着熙宁四年春季的大胜，西夏国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汴京，“乞求”和平。

“大宋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使者长得很黑，穿着锦袍。石越看过他的资料，知道他的汉名叫李泰臣。

繁琐的礼仪之后，李泰臣很恭敬的递上国书，这个中书省早就看过了，今日不过是一个正式的答复而已。

西夏国的要求，是请宋朝“归还”绥州城，恢复通商，西夏照样对大宋称臣。

皇帝正式回答的诏书很简单，也很不耐烦：“前已降诏，更不令交塞门、安远二砦，绥州亦不给还，今复何议！俟定界毕别进誓表日，颁誓诏，恩赐如旧。”

诏书直接告诉西夏国，绥州不给，少废话。“王安石内阁”的外交策略，是对辽国采守势，对西夏取攻势，刚刚任命王韶主持西北军务，力图进取，西夏想要和谈倒也罢了，但提出领土要求，那是大宋君臣绝不能容忍的。

这个回答李泰臣早就知道，这次正式的诏见，他不过是想做最后的游说。“陛下，臣闻中国是仁者之邦，王丞相素习《老子》，当知惟仁者能以大事小，还请陛下以仁者之心对我小邦。”

王雱冷笑道：“使者知惟仁者能以大事小，可知惟智者能小事

大？”话里含着威胁之意。

石越心里暗暗摇头：自己的军队被人家打得大败，怎么威胁人家以小事大？

果然，李泰臣不置可否的一笑，顾左右而言他：“陛下，臣这次进贡的物品中，颇有一些奇珍异宝，可否让臣一一给陛下解说，以显示敝邦君臣的诚心？”

众人不知李泰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刻意要求见皇帝，难道是为了来解说贡品的？

赵顼想了想，终不能过分小气，失了大国的风度，便点了点头，道：“那便呈上来吧。”

李泰臣从袖中取出一张礼单，状似恭敬的念道：“敝国夏国王敬呈大宋皇帝贡品：黄金五十斤，白银五十斤，西域美女五十名，千里良驹十匹，宝刀十把……”石越与王雱不约而同的仔细听他念着长长的礼单，一面猜测李泰臣的用意，可直到他念完，二人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李泰臣念完之后，打量了大宋君臣一眼，缓缓说道：“这些礼品，大宋是天朝上国，大部分都是有的，唯有几样，却是天朝所无，敝国特产。”

赵顼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王安石一眼，他也不知道这些礼品中哪些是大宋没有的。

王安石冷笑道：“我中国诸夏之地，哪有什么没有的东西。倒要请教使者，哪几样东西是我中华没有的？”

李泰臣笑道：“便是那千里良驹和宝刀。”

满殿臣子除了石越和王雱，无不哄堂大笑，石越和王雱却难得的默契，互相对望一眼，心里尽是警惕。

“这等物什，我天朝应有尽有。”

李泰臣故作惊讶的问道：“哦？敝国所献良驹和宝刀，只怕和中土之物不同。”

“有何不同？倒要请教。”

“敝国所献良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带甲作战，锐不可挡，敝国虽小，亦有带甲骑士数万人，人人皆有此良驹，臣在敝国，不曾闻中土有之！敝国所献宝刀，削铁如泥，锋利无匹，敝国虽小，亦有持刀之士数十万，人人皆有此刀，臣在敝国，不曾闻中土有之！”李泰臣侃侃而谈，神情恭敬，眼里却尽是骄傲与不屑。

这些话背后摆明了是威胁，大宋君臣岂有听不出来的道理。王雱再也按耐不住，冷冷说道：“使者孤陋少闻，谓中国无良马宝驹，真是夜郎自大。”

李泰臣看了王雱一眼，略带调侃的笑道：“这位一定是王丞相公子，年未及冠，就欲抚洮河而有之，志向之大，臣在夏国，早有听闻。不过臣所言，却断非虚辞，宝刀良驹皆在，尽可一试。”

他既有挑战之意，大宋的君臣们也不好示弱，便有御前带刀侍卫取了西夏进贡的宝刀过来，又有人取出一副盔甲，一个使者在侍卫的监督下接过刀，对着盔甲就是一刀，只见刀锋掠过，竟然把盔甲给砍成两

半。

顿时，殿中大宋君臣鸦雀无声，李泰臣洋洋得意，那些带刀侍卫哪里肯服气，有人便拔出刀来，照着盔甲也是一刀，把盔甲也砍成了两半。这一刀下来，形势立即逆转，李泰臣目瞪口呆，大宋君臣面有得色。

李泰臣如何能服气，走到那个侍卫面前，问道：“可否借刀一观？”

那侍卫望了皇帝一眼，赵顼心里高兴，笑道：“给他看一下无妨。”侍卫这才把刀递给李泰臣。

李泰臣接来刀来一看，不禁哈哈大笑。

王安石恼他无礼，厉声喝道：“放肆！”

李泰臣轻轻把刀还给侍卫，向皇帝长揖到地，笑道：“臣刚才失态，还请皇上见谅。只是臣有一事不明，这侍卫所配宝刀，是中国所产呢？还是大理进贡？”原来那侍卫的刀，全是从大理进贡来的宝刀。

王雱见李泰臣夸口，他一向长于辩论，当下微微冷笑，道：“使者休要狂妄，我中华仁义之邦，以礼义为先，不比尔等小国，在乎这些奇技淫巧之物。中国兵甲精足与否，足下若想知道，沙场上自会给你答案。回去告诉你家国主，他若真心想臣服，我大宋一如既往对他，若想要绥州城，尽可派兵来取。不必再逞口舌之利。”这番话既是当时大宋的国策，也是王雱一生所持的强硬主张。

李泰臣嘴唇微嚅，还想要说什么，王安石怕他又说出什么沮丧大宋君臣信心的话来，朝赞礼官打了个眼色，匆匆结束了这次接见。

接见结束之后，皇帝留下石越和王雱谈经论典。石越见赵顼眉角之间，隐有一丝忧色，知道他在为刚才的事情担心，便问道：“陛下可是为刚才之事介怀？”

赵顼叹了口气，“范纯仁^[4]在朝之时，朕曾问他西北边事如何，他说兵甲粗备，城防粗修，朕问他为什么说是‘粗’，他当时说‘粗者，不精也’，现在想来，言犹在耳。”

王雱听赵顼说到范纯仁，顿生警觉，轻描淡写的说道：“李泰臣也多有夸张，臣于西北兵事亦颇留心，说西兵人人有那种宝刀，绝无可能。这次朝廷派王韶去主持西北兵事，必定成功，陛下不必忧虑。”

自然，说西夏人人有那种宝刀，这种事情石越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西夏兵强悍过于宋军，重装骑军铁林军名震天下，也是不争的事实。因道：“陛下，前一段时间曹村大水，若非刘涣当机立断，大事去矣，然而水退之后，刘涣仅能功过相抵，此诚让天下愤不顾身的忠义之士心寒。范纯仁忠直，对西北兵事说的不会是假话。臣不似王元泽这么乐观，臣以为大宋兵制，也需要变一变了。”

王雱轻笑道：“石子明说得不错，中书久欲行置将法，此事真是刻不容缓。”

石越知道王雱天性聪颖，对自己又颇有防范之意，见他将话题顺势

引向置将法，也只得暗暗苦笑，道：“置将法确是良法，不过臣以为须中书、枢密商议停当方好。”

赵頊因为改良青苗法推行的三路，政府由大债主变成监督者后，官吏们对付百姓的手段少了许多，朝野非议也大大减少，因此对石越颇为信任。这时便笑道：“正是要二府商议。”

石越迟疑一阵，又说道：“置将法有朝中诸位大臣商议，陛下英明，自可择善而从。臣受陛下知遇之恩，无以为报，想向陛下讨一件差使做。”

赵頊和王雱都是吃了一惊，石越平时不太愿意担任差使，众所周知。这时竟主动讨要差使，赵頊吃惊之后，不由大喜，笑道：“卿想做什么？朕无有不应。”王雱听到这句话，脸色不由一沉。

石越连忙谢恩，笑道：“臣想让陛下给臣一个差使，半年之内可以监管京师官营的冶铁坊和兵器作坊。”

赵頊怔道：“卿有何计较？这似乎有点大材小用。”

王雱虽不知道石越想做什么，却打定主意，绝不让石越如意，也说道：“正是，况且本朝也没有这个体制。”

石越本是想亲自了解当时的冶炼工艺和兵器制造水平，希望有机会做一番改进，但他生性谨慎，不会想当然的以为自己可以随便搞出什么发明来提高当时的工艺水平，所以也不敢许下诺言，怕万一失败，会大大损害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他沉吟一会，想了个借口，道：“陛下方留意边事，做臣子的想为陛下分忧，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臣是想有机会了解一下兵器制造各方面的情弊，将来或能有一得之愚。”

赵顼因答应了他“无所不应”，便笑道：“此事有点麻烦，冶铁归虞部管，军器归三司胄案管，卿就做提举兵铁事吧，中书议过即可领差办事。此事涉及到三司，也需先知会他们。”

王雱连忙说道：“陛下，臣以为提举兵铁事这个名份不太妥当，不若叫‘权判军器冶铁事’。”他说的这个名目有讲究，大大限制了石越的权力。

赵顼想了想，笑道：“这个名目却太小气了，不如叫权提举虞部胄案公事。”

石越连忙谢恩，他知道皇帝其实也是个聪明人，给他这样的身份，可以兼管虞部与胄案，他办起事来，自然更加方便。

11

对于石越的新任命，在中书省并没有什么阻力，王安石只要别人不和新法为难，他也就不会去玩政治手腕。况且他也不觉得石越去管隶属工部的虞部和隶属三司盐铁司的胄案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当时人说“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槩，不为监”，这个官职，说白了也不过是一个寺监之职。王安石反倒是欣赏石越找了个这样的差使来做。他哪里知道石越根本没听说过这些口号。

得偿所愿的石越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官营的冶铁坊和兵器坊，不过一心一意想让历史大吃一惊的石越，却被历史给惊呆了。日产一吨铁的高

炉，以及当时最先进的灌钢法，给想要改进大宋钢铁工艺的石越泼了一头冷水；而管军器制造的胄案更让他吃惊，“广备攻城作坊”属下，有专门制造火药、猛火油的作坊，而其技术更是严格保密，连自己要求阅读，都要经过层层手续审批。激动不已的石越连忙去看火器成品，发现除了火箭之外，还有毒药火球、火炮，甚至还有叫做“霹雳炮”东西——和手雷差不太多。胄案的官吏都知道新来的上司是皇帝的宠臣，自是尽力巴结。见石越对火器充满兴趣，于是一个个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恐这位石提举不知道他们各个作坊在火药制造方面的成绩。

石越看看这个，拿拿那个，突然看到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把长枪上，绑着一个纸筒。他拿起来打量，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于是疑惑的望着一个官吏。陪同的官吏连忙说道：“提举，此物叫做火枪。”

“火枪？”石越吃惊的反问道，声音大得将众人都吓了一跳。火枪是这样的吗？他还真不知道世界上第一把火枪，居然只是一把长枪上绑一个竹筒。

看到石越充满疑问的眼神，作坊的官吏们连忙解释：“作战之时，点燃纸筒，就可以喷出火，烧伤敌军。然后士兵依然可以用这把长枪作战。”

“还真是有创意！”石越心道：“不过我能告诉你们更有创意的东西！”

潘照临不动声色的听完石越对这些火器的描叙，不以为然的说道：“公子，战争的胜负不是由兵器决定的。”

对于至理明言，石越从不反驳，不过他也有他的看法：“武器好一点总比武器差一点强。”

潘照临又泼来一盆足以浇灭石越第一天上任全部兴致的冷水，“打仗其实就是花钱。火药兵器价格不低，作用有限，毫无意义。大宋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火药兵器，也没有钱大规模装备火药兵器。况且，我没有听说过依靠火药兵器就可以取胜的事例。”

石越的心顿时沉了下去，打仗就是花钱，这是真理。特别在古代，想要以战养战，几乎不可能。他搓着手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拧紧了眉头。

侍剑见他这样，笑道：“公子，不用太担心了。难不成非得要用火器才能打胜仗吗？”

“小孩子家懂什么？”石越朝他挥了挥手，侍剑嘟着嘴站到一边不敢作声。

潘照临也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这么重视火器，又说道：“打仗重要的是将领的谋略，和士兵平时的训练，本朝的兵甲，无论较之夏国还是契丹，并不逊色。”他对于辽国，始终不太愿意直呼国号。

“关键是我们没有骑兵，养不起骑兵！”石越皱着眉头说道。

“火器能对抗骑兵？”潘照临感到不可思议，当时的火器，还只是

战场上的辅助兵器。

“现在当然不行，不过我可以改良。”石越吱吱唔唔的说道。

潘照临几乎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把火器改良就可以用来对付骑兵？他不禁来了兴趣，“请问公子，该如何改良法？”

“这……”石越被问住了，他可不懂枪械设计。

石越又在冶铁坊和制造军器的东、西作坊呆了一个月，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除了亲自看着工人们开工，就是和官吏、工人们聊天。一个月的时间里，石越差不多和几百个人说过话。对于他拿着大好前程去这些地方无所事事，冯京颇有点不满，特意写信劝石越。然而石越只是一笑了之。

十月下旬的时候，几乎接近从白水潭消失的石越突然出现在桑充国的面前。

“石子明，你真是了不起，学院开学忙得一塌糊涂，你就躲到虞部去偷闲，现在一切刚刚安排妥当，你就出现了，这实在太过分了吧？”累得人仰马翻的桑充国见到石越就气不打一处来。

“有长卿在，我自然可以放心。”石越讨好的笑道，“我也是有差遣在身，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少来这一套，今天晚上，要旧宋门外仁和酒家的好酒，碧月轩的女孩子，张八家雅座……”桑充国决定好好敲一顿竹杠。

“行，行。”石越哪里敢说半个不字，“现在先让我见见沈括，还有学格物的学生，行不行？”

桑充国狐疑的看了石越一眼，“你见他们做什么？又打什么主意？”

“嘿嘿……”石越不自觉的出现潘照临式的笑容。

13

当天晚上，石府灯火通明，大摆宴席。石越从产业越做越大的桑家借了许多的仆人，省掉了去张八家包场的开销，又直接从张八家、长庆楼借来了厨子。而酒则是京师最好的酒家仁和的美酒；跳舞的女孩子，都是从有名的碧月轩请来，一个个国色天香，让人心醉神迷。

格物系二百多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石府，虽然这宅子看起来简朴，但是门口“御赐石府”四个字，就足以让他们激动半天了。被自己所敬仰的石越请到家里，如此隆重的招待，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微微有点发福的沈括坐在石越身旁，眯着小眼睛暗暗猜测石越的用意。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沈括对于这个道理还是懂。不过自从进入白水潭学院第一天起，沈括就已经打定主意把自己的前途系在石越身上了一一实际上也是不得不如此，进了白水潭，往往就会被认为是“石越派”的，他毕竟比不上叶祖洽可以八面玲珑，到处讨好，王安石把他当自己人，石越和他关系也不错。他与石越的关系越深，在王安

石那边，就隐隐的感觉到越受排斥。不过沈括并不后悔这个决定，石越前途无量，跟着他必有前途；而最重要的，却是他平时所喜欢的算术、物理之类的东西，在白水潭能真正得到认可，这一点是除了石越别人谁都不能给的。

石越微笑着不停的敬酒，潘照临用一贯的笑容和蒋周^[33]说着话，侍剑被安排专门服侍卫朴这个盲人，桑充国则招待别的教授……

宴会进行到一半，酒酣耳热之际，石越突然轻轻击掌，歌妓们闻声全部退下，便是连仆人也走了个一干二净，侍剑离开筵席，带着几个桑家过来的家丁去外面巡视。

众人尽皆愕然，石越站起身来，沉声说道：“皇上手诏……”

没有人想到这个时候石越来传什么皇上手诏，顿时二百多人全部跪倒，屏声听石越说道：“诏秘阁校理、著作佐郎石越权提举虞部胄案公事，凡虞部、三司胄案、国子监、白水潭学院吏民学员，皆听调拨，无须请旨。”

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石越笑道：“大家请起。”

“在下奉皇命，提举虞部、胄案事，正好给了各位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

“山长尽管吩咐，我等敢不从命？”

“诸位都是国家栋梁之材，皇上亲口答应我，如果诸位能够完成此事，皇上不吝爵赏，封妻荫子也罢，恩及先人也罢，并不是难事。”想起自己和皇帝的造膝密谈，石越嘴角不禁流露出狡狴的微笑。

沈括有些不解的问道：“不知秘校是要我们做什么事？”他这一句话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很简单，帮助我和虞部、胄案的铁匠、军器匠一起，提高钢的产量与质量、降低生产钢的成本；研究威力更大的火药，实现火药大规模生产，研究改良火器。”石越说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

“此事并不强迫大家参加，但是凡是参加了研究的，若是泄露机密，特别是火药配方，那就是死罪。大家都要想清楚了。”石越严厉的说道。

这二百多学生，倒足足有二百人不知道火器有什么用处，下面立时交头接耳的议论起来。

潘照临知道石越并不很明白这些人的心理，便补充道：“改良的火器研究成功，契丹指日可破，诸位便都是国家的功臣。”其实这话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对宋代的年轻人来说，击败契丹，收复燕云，是许多人都做过的梦，他这句话的作用，比起爵赏来，却要有用得多。因为进入格物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出于兴趣来学这些，对于爵赏不是说不在乎，但也不会是很在乎。因此，听到潘照临的话，马上就有不少学生高声答应。

但是依然有不少人有疑惑，而赴席的老师当中，却是卫朴率先站了出来，淡然说道：“兵者凶器也，我不愿意研究杀人之术。”

石越见他公开反对，也不生气，如果科学家变成统治者的工具，那才是他要感到悲哀的。当下诚恳地说道：“人各有志，在下早就说过，

此事绝不强求。”

沈括看看卫朴，又看看石越，也跟着站了起来，道：“我是皇上的臣子，自然要为皇上分忧，此事我定然参加。”对于战争器械，沈括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兴趣，而且，直觉的，他感觉到自己眼前有一个巨大的机会，让他无法拒绝。

随着二人的表态，所有的学生与老师都一个个表态，最终，同意参加的约有百余人。

桑充国一直默默旁观着，忍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说道：“子明，你把格物系的学生和老师一下子带走一大半，我以后怎么开课？”他是实际上的“常务校长”，白水潭学院也是他心血所系，他不能不为学校的利益考虑。

这一点石越却是早有考虑，笑道：“无妨，离白水潭学院五里处，将新建一处建筑，叫白水潭兵器研究院，这些参加的学生和老师依然在学院上课，不过没有课的时间则要去研究院，那里有保密资料，会有禁军步兵守卫，旁人不得进入。所有进入研究院的人，领八品到七品俸禄。以后想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就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就行了。”

桑充国稍稍放心，他知道石越故意搞得这么戏剧化，这件事情肯定会添油加醋的传扬出去，只怕将来格物院毕业的学生，首选就是想设法进他那个什么兵器研究院。桑充国瞧石越是越来越像唐甘南了。

对于自己天才般的主意，石越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洋洋得意。说服皇帝创办兵器研究院，从白水潭学院招揽菁英，再加上有沈括这样站在当时科学顶端的人协助，聚集了大宋最优良的铁匠与兵器工匠，皇帝亲口答应的奖赏，随时可以调用的虞部与胄案的资源，还有皇

家图书馆的资料，再加上自己这个来自未来的人在大的发展方向上的提示——虽然自己对炼铁和造火器一无所知，但是帮助他们少走弯路还是可以的——如果这种状态下，这些人还研究不出成绩来，石越也无可奈何了——总之自己尽力了。

14

潘照临却没有石越那样的乐观，宴会结束后，他与石越独处时，便忍不住向石越泼冷水，他对石越没有和自己商议亦是有些不满，“公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兵器研究院在一年之内没有成绩，最多一年，便会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把柄。这个研究院是要花掉国库不少钱的，还要平白送出一堆官职，肯定有人盯着这里。”

但石越却是不以为意，“潜光兄所言虽是，但这是对国家大有好处的事情，我亦不能太计较个人的得失。”

潘照临不禁摇头，“智者先保身后为国，公子是大有为之人，有朝一日宣麻拜相，再做这些事也不迟。如今之计，也只有尽量在一年内做出成绩来，这样坏事就会变成好事，兵器研究院亦能成为公子的重要政绩。”

石越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他心里面对于即将成立的兵器研究院的信心，是潘照临所想像不到的。潘照临虽然聪明多智，但也不是什么事都懂。

瞧见石越的神色，潘照临知道自己是白操心了，但仍是忍不住又叹道：“公子倒是厉害，说实话，我是想不到公子竟然能说服王安石从国库拿钱出来支持兵器院的研究！”

其实王安石对国库的开销并不小气，他的财政政策的特点就是开源而不节流，但是毕竟石越和王安石是隐隐的对手，特别是王雱对石越颇有戒心，能够说服兵器研究院的拨款，潘照临还是挺吃惊的。

说到这个，石越却是有些得意的笑了起来，“潜光兄可是高看我了，要从国库拿钱出来，虽然不是那么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王安石想为难我，两府三司讨论十几天，朝议又十几天，搞得沸沸扬扬，几个月后我也拿不到一文钱。这次的钱，却是皇上的内库里出的。”

“啊？”

石越笑道：“皇上也和我一样，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说研究经费可以由我自己想办法筹集，皇上说那太不成体统，结果他出了这笔钱。国库出的不过是研究院的俸禄。虽说靠内库的钱不是长久之计，迟早还是要另想办法……”

潘照临却是突然高兴起来，笑道：“看来皇上倒是对公子不错，否则的话这种事情断难如意。”他总算是放下这桩心事，又想起一件事情，又问道：“公子，第一期《白水潭学刊》付印了，你可读过了？”

“哦，终于出来了么？”石越也是有些惊讶，这倒是一个惊喜，笑道：“这些天我差不多都是在兵器作坊——潜光兄是觉得有何不妥么？”

“我放了一本在公子书房，公子得空可看一下，我略略觉得某些地

方似乎有点不妥……”

“当然要看，等下叫侍剑送到我卧室。”

潘照临告辞后，石越又处理了一些琐事，眼见已近深夜，方才准备就寝，到了卧室，便见侍剑已将一本崭新《白水潭学刊》放在了床头，他信手拿起，靠在床上翻看着这大宋的第一本学术期刊。这第一期的《白水潭学刊》，《明理卷》主要是对经义的解释与阐述，有很大部分的文章是桑充国等人所著，引经据典证明《三代之治》是怎么样符合圣人经义，如何用《论语正义》的思想来解释其他儒家经典，让他看得哑然失笑，除此之外主要谈论“性理”、“义利”、“王霸”^[6]以及历史事件得失；而《格物卷》则多半是一些数学题，也有一些尝试对石越提出的数学理论进行讨论与证明的文章，另外则是一些物理试验与地理地形的分析……他一目十行的随手翻过，看着看着，眼皮开始打架，终于撑不过去，头一歪就睡着了，手中的杂志掉到了地上。一直在外面侍候的侍剑轻轻走进来，帮他把被子掖好，捡起地上的杂志，只见翻开的一页赫然印着几个大字：“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那是议论王莽改制的一篇文章。他也不以为意，随手把书收好，吹灭蜡烛，轻轻掩上门回房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忙碌的石越几乎把《白水潭学刊》的事情忘得一

干二净。提举虞部胄案事并不是一个清闲的职位。三司使、盐铁使等官员因为石越是皇帝的宠臣，也是当今的名臣，因此干脆就把胄案之事交给石越处置，他们不想为了这些得罪石越；工部本来就是空架子，自石越来了之后，虞部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是不敢管。胄案和虞部的判官、长史们，也是事事都要请示石越，让石越几乎一刻不得闲暇。两个部门中，虞部管的事包括了几乎整个大宋的采矿业和许多的手工业；而胄案是三司盐铁司的下属机构，管理全国军器事宜。石越不想被人看了笑话，只好打点精神，好好办差，好在潘照临处置公务也颇为出色，帮他分担不少事情。

而筹建兵器研究院也在同时进行。因为研究院还没有盖好，石越就要求沈括将要进研究院的学生组成几批，轮流到冶铁坊和军器作坊观摩实习。格物院的教室本来就有多，又专门腾出一些房子，给他们讨论学习，然后来冶铁坊和军器作坊试验。让石越略感沮丧的是，才开始的时间里，学生懂的东西比工匠少得多。石越费了点心思，将关于平炉、鼓风、与中国龙骨水车不同的西式水车、车床以及他能了解的火药配方，甚至硝化甘油和火棉等等东西，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叫《新作篇》^[7]，他把这本小册子交给沈括，只待研究院稳定运作，便会分发给所有的人一起研究。此后，石越唯一能做的，就是定下赏格，以上任何发明，只要能过他的认可，发明一项，即赏钱三千贯，赐勋阶一级。

此时的石越，绝没有想到，熙宁四年的冬天，竟是一个多事的冬天。

胄案办公厅内的火炉很暖和，石越叫了几个同僚一起围着火炉取暖，一面说着朝廷里的趣谈秩事，有个叫沈归田的小吏很是健谈，摇头晃脑的把大宋朝的趣闻从太祖开国起一直讲到本朝为止，逗得石越等人捧腹大笑。

“老沈，说什么呢，这么开心？”一个叫赵规的小吏从外面走进来，笑着问道。突然发现石越也在，连忙叉手行礼。

石越挥手笑道：“今日不理那些虚文，老赵，过来坐，外面也太冷了些吧。”

沈归田也笑着问问：“老赵，你到三司六部逛了一圈，可听到什么新闻没？”

“还真有新闻，国子监出事了。”赵规笑道。

石越听得一怔，国子监能出什么事？

那些小吏都是喜欢听热闹的，闻言赶紧把赵规拉了过来坐下，有人忙着问道：“老赵，说说，国子监出什么事了？不说前几天皇上还加了他们的钱吗？一年三千两呢。”

赵规把手伸到火炉上烤了烤，慢里斯条的说道：“我也是方才听说的，国子监出了一道题目策问王莽、后周变法的事情，苏颂的儿子苏嘉说了一堆不是，得了个优等。有个叫苏液的向曾布告密，说他们诽谤时政。护法曾布把国子监张琥臭骂了一顿，又告诉了王相公。”

石越脸色凝重起来，因问道：“王相公怎生处置的？”

“拗相公还能怎生处置？国子监所有的学官全部罢免，李定、常秩连夜入国子监判监事，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长这些人当了国子监学官。”小吏们对公卿的敬意向来有限。

沈归田笑骂道：“以后王家开会，可以搬到国子监开了。”

有人不解的问道：“此话怎讲？”石越也是一怔。

沈归田笑道：“你看看这些人，陆佃是王相公的学生，沈季长是王相公的妹婿，叶涛是王相公的侄婿，曾肇是曾布的弟弟……”

众人听得哄堂大笑，眼见他还要说下去，石越连忙咳了一声，说道：“老沈，这些话不是咱们应当说的。”

沈归田满不在乎的一笑，道：“石秘校，俺知道你身处嫌疑之地，不过您也别怕，说拗相公疯话的人是我不是你，这里的同僚，都不是长舌之妇，要是肯拍马屁，我们也不至于在三司里面混了这么久，还是呆在胄案做小吏。不瞒您说，我也是个同进士出身的，并非是选人，中同进士那一年是八品，现在还是个八品，若是肯管管这嘴巴，不至于如此。”

石越被他抢白，不觉有些尴尬，想想自己也是好意，不过这世界上尽有软硬不吃的人，只好笑道：“既如此，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我去看看作坊的学生们。”说罢便起身走了出去。他可图不得快意，若传扬出去，说什么石越和胄案小吏一起讥刺宰相，却是个麻烦。

刚出得大门，便见凛烈的寒风中，一只乌鸦落在路旁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张开翅膀，在树枝上摇晃了一下，凄凉地叫了两声。他心头一紧，想起刚才赵规所说国子监发生的事情，长叹了一口气。王安石如此容不得异议，这件事怕只是一个借口，不过是想趁此机会控制国子监，让国子监的学员们都接受他变法的思想，为他的新法培养出一大堆官员来罢了。

石越上了马，一面走一面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忽然想起一事，脸色顿时惨白，扬起马鞭，狠狠的抽了一鞭，“驾！”

[1]. 小学校，宋时初级学校，招收八岁至十二岁学童。始见仁宗至和元年，元丰年间汴京国子监始设小学。宋徽宗大观三年，曾颁布《大观重修小学敕令格式》，当时国子监小学曾有学生上千人。

[2]. 即办公室。

[3]. 孙觉号莘老、字复明，程颢字伯淳。

[4]. 范纯仁，北宋名臣。名相范仲淹之后，为人正直不阿，既批评旧党也批评新党，是个直言无讳而颇有见识的人物，也被王安石赶出了朝廷。

[5]. 蒋周，北宋著名数学家。

[6]. 性理，理学著名哲学命题；义利、王霸，儒学著名命题。

[7]. 《作篇》是记录上古圣人发明创造的一篇作品。

第五章 白水潭之狱

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

1

到了白水潭，石越也顾不得什么风度，快步闯进桑充国的办公室，黑着脸说道：“长卿，《白水潭学刊》出了几期了，拿来给我看看，快。”

桑充国见他神色，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从书架上取出两本杂志，交到石越手里，一面问道：“怎么了？子明。”

石越摇摇头，一声不吭，找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读起杂志来。桑充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看到石越时而神色轻松，时而稍稍皱眉，时而摇头长叹，时而微笑颌首……

历史有时极度讽刺。

石越在白水潭看《学刊》的时候，王安石也在书房里拿了一本学刊在读。《白水潭学刊》仅出两期，便已是汴京读书人必读之刊物。

王安石读书极快，他一面读一面指着一篇文章对两个儿子王雱和王旁笑道：“看看这篇文章，写得甚好——《经世济用，学以致用》，世俗之见，多以为学经术的人是迂腐之人，却不知学经术正是为了有益于国家百姓。想不到白水潭有此人才！”

王旁笑道：“爹爹，白水潭的确是人才济济。诗社好多社友，都说准备去白水潭读书。东京读书人中有句口号，便叫‘不上白水潭，枉做读书人’。”

王雱不以为然的哼了一声，“弟弟，你怎的也有那些流俗之见，国子监亦不过如此，白水潭又能如何？”

王旁不知王雱心思，笑道：“大哥有所不知，国子监的学生，都是因为父辈在朝中为官，才有资格入读，而白水潭却是有教无类，父亲也常说，贤材多在野，国子监其实反比不上白水潭的。”

王雱还要说话，王安石摆了摆手，说道：“这件事你弟弟说得对。”说罢又继续读下去。忽然，王安石的目光停住了，半晌方皱眉道：“这篇文章怎的和孙觉一个调子？真是食古不化！”

王雱兄弟连忙凑上去看，只见标题赫然是《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整篇文章讥刺王莽新政，妄改六经，分明便是借古人讽刺王安石变法。王雱冷笑道：“这个题目，都是孙觉奏章里的原话。管得了国子监，管不了白水潭吗？这些家伙也真是死性不

改！”

王旁望了王雱一眼，有点不满的说道：“这是第一期，还在国子监之前，说不上屡教不改吧？”

王雱白了他一眼，斥道：“你知道什么？那说不定是苏嘉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呢。”

王安石瞪了他们兄弟一眼，继续翻阅，见到那些数学物理论文，脸色稍霁。他一向希望多一点“秀才”，少一点书呆子。这些杂学，王安石也是看重的。看完之后，他拿起第二期《学刊》读起来。不料才看得几篇，王安石便忍不住勃然大怒，把书一把摔到地上，拍案高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王雱捡起地上的《白水潭学刊》，一篇文章的题目跳入眼帘——《免役保甲二法不合经义刍议》，标题用老大的隶书印出，分外刺眼；他一目十行的翻过，后面的一篇竟是《变法为名，聚敛为实——王莽改制与本朝变法之比较》；再翻一篇，却是《王者以民为本——古今变法小议》；再翻下去，《老子，家人之言》，这是讥刺《老子》的，天下人人皆知王安石父子推崇老子……整部《明理卷》，居然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文章在借着历史与经义批评新法与王安石！

石越的手一直在发抖，一个个触目惊心的题目，让他心里似砸翻了

五味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拼命抑制住心中的怒气与怨怪，石越颤声说道：“长卿，把这些文章的作者全都叫来；是谁允许发表的，也给我请过来。”

桑充国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从未见过石越如此神态，连忙吩咐几个学生去叫人，然后把闲杂人等全部请了出去。这才问道：“子明，怎么了？”

石越静静注视桑充国，想要责怪他，又不忍心出口；可是眼见两三年的心血，可能就因为这几篇文章而毁掉，石越心里竟有一种绞痛。他努力克制住情绪，轻声问道：“这些文章究竟是怎么发出去的？”

桑充国拿起《学刊》看了一眼，微笑道：“有几篇是孙觉和程颐要求发的，按学院的章程，有他们两个同意，按例就可以刊发。本来邵先生和程颢都是反对的，不过他们说的道理我们也无法反驳，我们白水潭学院门口的对联，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句话也是我们的校训，明理院的精神又是‘文以载道，学以致用’，我见他们说得有理，也没有反对。”

石越想起这个“两人同意即可发表”的规矩是自己亲手定下的，所有校训院训，也是自己亲手所定，一时间再也说不出话来——言论自由，终要付出代价！

没多久，孙觉、程颐以及邵雍、程颢还有十余个发表文章的学生便被请来了。石越尽量平静的把国子监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些人都是人中之杰，闻弦歌而知雅意，孙觉望了一眼石越手中的《学刊》，笑道：“子明不必担心，我一把老骨头，没什么好怕的，王介甫要清理白水潭，还要顾忌天下的公论和皇上呢。白水潭可是皇上亲笔题写校名

的。”皇家的认可，在当时人的心中，始终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邵雍默默想了一会，问道：“子明、长卿，王介甫准备清洗白水潭了吗？”

有几个学生一听这话，立时激动的说道：“他凭什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敢清洗学院，我们就去登闻鼓院击鼓上书。”

程颐脸色从容，真正的理学家都看重气节名誉，赴死也不过等闲之事，更何况其他。程颢却忍不住担心，他一度曾经是王安石亲近的属下，对王安石的性格颇为了解，所以当时他就非常反对发表这些文章。

石越瞪了这些学生一眼，厉声说道：“你们不知道诋毁朝政是有罪的吗？还在这里胡说八道。”

一个学生冷笑道：“石山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我们不会连累学院的。”

石越见他如此不识大体，气得真想打他一顿，桑充国连忙喝道：“李治平，你太放肆了！”

石越知道自己这时候一定要冷静，他深深呼吸一下，平稳住心情，方平静的说道：“既然都是白水潭学院的人，就当祸福与共，说不上什么连累不连累。况且因言获罪，也算是一种荣耀。只是我料定王相公必然会看到这些文章——就算他不看，开封府看《白水潭学刊》的人数以千计，自有小人告诉他。”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环视众人一眼，方继续说道：“因此，逃是逃不过的，只有早做打算。我今晚就回去写奏章，向皇上解释这件事情。莘老和正叔先生，你们名气太大，此时又不是官身，谅王介甫也不能拿你们如何。需要顾虑的是这十来个学生，我

们当为国家朝廷保护这些年青人。”

程颢点头赞许，这中间就有他不少学生，他也断难坐视不管，“子明说得不错，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好怕的，这些学生却很危险。”

李治平面有愧色，低声说道：“山长，学生惭愧，无地自容。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不愿意因此连累师长。”那些学生也一齐哄然称是。

石越摆摆手，“不必多言，逞血气之勇，没什么好处。长卿，你去把这些学生的档案销毁。我估计对这些学生的处分，有功名的会革去功名，不许再参加考试；没有功名的杖刑、甚至于刺配都有可能。以后如果再想挣个前途，可就难了。这里没有外人，我就直说吧，各位可以回家隐姓埋名，等风头过了，或者天下大赦之后，再出来为国效力；如果不愿意回家，我给你们安排地方，总之我不能看着我的学生把前途给毁了。”

桑充国一生未经波浪，听见事情居然如此严重，实在感到不可思议。因说道：“不过是几篇文章而已，至于如此吗？”有宋一代，优容士大夫，平常骂骂宰相，实在不是什么大罪。

程颢苦笑道：“长卿，子明所虑甚是，就照子明的吩咐去做吧。王介甫对国子监的处置，刚才你也听说了，所有老师全部换掉，写文章的苏嘉也被赶出国子监。我们白水潭学院，在地位上是比不上国子监的。”

石越又说道：“不必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心里有数，都不要声张。今晚大家都来我家里一趟。”

说完，他便告辞离去，回府和潘照临商议怎么安置这些学生，怎么样写奏章。

3

王雱看着这些文章，冷冷的说道：“这是石越主使的。”

王安石也冷笑道：“若无石越给他们撑腰，他们断没有这个胆子。这个石越，仗着皇上的宠信，就敢这样公开诋议朝政，阻碍新法，此时只怕全开封城的读书人都知道白水潭对新法的诋毁了。”

“依孩儿之计，干脆查封白水潭，凡是写文章的作者，全部交开封府治罪，再将《白水潭学刊》列为禁书，集中销毁。”王雱咬牙道。

“万万不可！爹爹！哥哥！此事万万不可。查封白水潭学院，会导致天下士子群起而攻之的。《白水潭学刊》虽然只出两期，但很多读书人对它评价甚高，如果列为禁书，只怕失去天下士大夫之心呀。”王旁没有他哥哥那种骄傲与不能容人的性格，虽然很崇敬父亲与哥哥，但是经常与读书人交往的他，对白水潭的印象却是很好的。

王安石也知道如果查封白水潭学院，石越肯定会和自己誓不两立，以石越在士林的声誉和他在皇帝面前所受的宠信，自己除非一举扳倒石越，否则以后新法的推行，必然会更加困难。因说道：“先不管这些，我要先弹劾石越，雱儿，你去找几个御史，问问他们为什么坐视石越指使白水潭妖言惑众而不管。”

王雱急道：“爹爹，若不同时严惩白水潭那些书呆子，就难以立威信呀，无威信则法令不行，法令不行新法如何能成功？”

王安石听了这话，又迟疑起来，半晌，方说道：“递札子给开封府，把《白水潭学刊》的编者与作者抓起来按律审问，这一期的《白水潭学刊》，禁止坊间发行。”

王雱得意的看了王旁一眼，领命而去。他刚刚走到后院，突然听到有人唤道：“哥哥，且慢行。”他循声望去，只见在假山之畔，站着一人，却是自己最小的妹妹王昉，因笑道：“妹子，有什么事吗？”

“刚才哥哥和爹爹在书房说的话，我恰巧全部听到了。”王昉忧形于色。

“哦？”王雱素知自己这个妹妹颇有政治才华，诸子百家无所不览，连父亲也常常叹惜她是个女儿身，否则可以和自己相提并论，便停下来听她分说。

王昉低头沉吟，似在迟疑，半晌，终于鼓足勇气说道：“哥哥，我觉得如此行事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哥哥不怕人家说这是党锢之祸吗？读书人因言获罪，靠抓靠杀是镇压不了的，他们反而会把这当成一种荣誉。哥哥熟读史书，岂不知东汉党锢之祸？”王昉说完之后，脸色紧张得发白。

王雱脸色一变，哼道：“谁敢乱说话！妹子，男人的事情你不懂，不要管了。”

王昉急道：“哥哥，我是担心咱们家因此得罪天下的读书人呀。”

王雱不以为然的笑道：“哪有变法的人不招人厌的，贵在坚持己见罢了。你放心，我们得罪的，不会是天下的读书人，只会是天下的书呆子。”说罢拔腿就走，留下王昉一个人在那里跺脚叹惜。

4

第二日，王安石写了奏章上朝，他怒气冲冲的把奏章交到皇帝手里，赵顼沉着脸看完后递给冯京。冯京接过奏章看完又递给王珪，资政殿内静得听不见一点声音。

赵顼阴沉着脸，踱了几步，走到御案边上，亲自拿了几本奏章递给他的宰相们，说道：“这是御史弹劾石越的表章。”又抓起两本杂志扬了扬，道：“这便是《白水潭学刊》——想必几位丞相都看过了。”赵顼冷着脸放下，又拿起一本奏章，道：“这是石越谢罪和自辩的折子。”

王安石吃了一惊，他想不到石越自辩的折子这么快就递到了皇帝手中，看来石越的确不可小视。

冯京不动声色的把这些东西都慢慢看完，心里直呼痛快，脸上却异常严肃，“陛下，从石越自辩的折子来看，这段时间他一直奉圣命主持虞部和三司胄案的事情，这两处事务繁琐，众所周知，对白水潭一时失察，失于管束，也是情有可原。他又说本朝太祖太宗皇帝以来，未尝以

言罪人，这是千古未有之德政。学生们年轻气盛，年少无知，偶有出格，也是少年人应有的锋芒，学生们绝非恶意，不过是出于善意而用了错误的方法，希望陛下允许他对这些学生加训诫，以治病救人之心相待，而不要因为他们一时的错误加罪——臣以为这一点颇有仁者之心，合乎圣人之意。石越又说，若朝廷不能原谅，他身为白水潭的山长，愿意承担所有的罪名——这一点臣虽然佩服他的担当，但是却不同意他的做法，朝廷也不应当把别人的罪责加在他身上。”冯京刻意不提王安石的指控，只从石越的奏章中为他开脱，维护之意十分明显。

赵顼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看了王珪一眼，道：“王卿，你以为呢？”

王珪听冯京明显偏袒石越，而王安石的奏章中却有彻底扳倒石越的意思，想了想，便说道：“陛下是圣明之主，自有裁决，臣本不敢置喙。蒙圣上询问，臣以为王相公说白水潭学院士子诋议时政，的确有罪；而冯参政说石越断不知道此事，亦有其道理；臣想石越是少年老成之人，不会做此轻狂之举。”

王安石知他是明哲保身，两不得罪，哼了一声，冷笑道：“这些人在书中诋议朝政，断不能训诫了事，否则以后朝廷有何威信可言？既然石越不知道这件事，那么不妨让他和韩维、曾布一起主审此案，看看他是否公道就可以知道了。”

冯京面无表情的说道：“相公此言差矣，石越身处嫌疑之地，按例自当回避，岂可以把国法当儿戏，况且置人于不忠不义之地，也非圣主所为。”

王安石厉声道：“冯参政现在知道不能把国法当儿戏，刚才怎么又

同意石越训诫之说呢？”

冯京一向辩不过王安石，索性自动认输，向皇帝叩首道：“臣盼陛下以圣王之道待臣下，不要以权术待臣下，以免让天下士子寒心。”

赵顼点点头，说道：“卿放心，此事不关石越的事，朕是知道的。这件案子，由开封府韩维、知谏院邓绾、以及中书检正官曾布一同审理。”

冯京听到邓绾的名字，心里暗暗叫苦，他知道邓绾现在是王安石在台谏系统的重要臂助。那弹劾石越的奏折，便是他引荐的监察御史里行蔡确等人的杰作，由他担任审判官，岂有好事？不过，冯京忽然想到曾布与石越似乎私交不错，再加上还有韩维在其中，便也不再反对。他在心里暗呼庆幸，幸好石越前几个月力劝皇帝把韩维留在了开封府……

5

韩维坐在厅堂里慢慢的喝着茶，掩饰着心中的焦虑。中书的命令接二连三，要开封府去白水潭抓人，他把这些事给压了下来，心腹的家丁早就到石府去报讯了，石越希望他拖一时算一时。然而终于拖不多久——听到门外急促的脚步声，他就知道中书省又有人来了。

但韩维没有料到来的人竟然会是当今除了王安石和石越之外，在天子面前最红的两个人：邓绾和曾布。但二人也是神情迥异——邓绾满脸得意，志得意满；曾布却是犹犹豫豫，心不在焉。韩维脸上不易觉察的

露出一丝冷笑。韩家是名门望族——曾布倒罢了，他哥哥曾巩颇有名望，而邓綰却是个十足的暴发户、无耻的小人——韩维自是很看不起邓綰。但表面上，他却显得非常的热情：“子宣、文约，来我这小小开封府，不知有何贵干？”

邓綰嘻笑道：“持国兄，我二人奉圣旨，来协助你一起办理白水潭的案子。”

曾布却只拱了拱手，苦笑一声。

韩维心中雪亮，他知道二人虽然都是新党骨干，但邓綰急于讨好王安石，而曾布却是与石越私交甚笃，两面难做人。他一面在心中暗暗计议，脸上却是堆满笑容，道：“幸甚，幸甚，能得二位相助，在下必能轻松不少。”

邓綰抱抱拳，笑道：“持国兄客气了，这是皇上关心的案子，做臣子敢不尽心尽力？却不知人犯可曾提到？”

韩维见他如此急不可待，心里暗骂，脸上却笑道：“文约也太着急了，先喝盏茶再谈公事不迟。”

邓綰却不上他的当，他早就听说韩维与石越有些交情，此时一听，便猜到传闻多半不假，便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这等事却是耽搁不得，若是走了人犯，我等却是没法向皇上交差。”

韩维做出不以为然的模样，笑道：“文约也太小心了，不过几个酸秀才，能跑到哪里去？”

曾布这时也听出了韩维的心思，意味深长的望了韩维一眼，也笑道：“文约，持国兄说得有理，几个秀才而已，咱们先喝杯茶，商量一

下章程……”

曾布竟然也站在韩维一边，邓绾颇觉有些意外。但他虽然行事有些无耻，却怎么说也是省元出身，脑子是极聪明的，马上就猜到曾布多半也与石越有些交情，故此才存心袒护。不过他不但不气恼，反而更加高兴。虽然他与曾布都是新党，但新党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尤其是吕惠卿丁忧后，王安石便重用曾布，但在新党内部，曾布却没那么能服众。这件案子，他早揣测过王安石的心思，既然曾布不识好歹，那他若能一力将这个案子办漂亮了，他在王安石心中的份量定能更重几分，甚至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他现在是台谏官，而前任御史中丞杨绘得罪王安石被罢，职位出缺，到时候，御史中丞的位置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若真能拜中丞，那他在新党中的地位，便足可以压过曾布一头了，将来拜相也不是不可以想像了……

不过，邓绾也不想过于得罪韩维，毕竟对方是潜邸随龙之臣，韩家势力又根深蒂固，非比寻常，虽说他并不畏惧，可这样的人，能不得罪还是不得罪为妙。他眼珠转了一转，想出一个主意，笑道：“二位说得也是，只不过我天生是忙碌跑腿的命，不如子宣和持国兄先商量章程，苦差事便交给我去做，由我点了兵丁，先去抓回人犯，也不必劳动二位……”

韩维和曾布四目相交，都是有些不理解邓绾为何如此热衷，莫非是记恨当日石越曾替刘庠说过话么？但如此这般，却显得有些做人不留后路——不说白水潭集天下人望，单单石越，又岂是好惹的吗？但邓绾既然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二人也只能无可奈何的跟着他一起点了人马往白水潭开去——再怎么说明，也是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抓人的，否则这事将来可有些说不清。

邓綰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一路上不时和韩维、曾布点评白水潭周边的风光，和韩维、曾布不同，他还是第一次来白水潭，这里的水泥碎石路、红砖瓦房，都是他平生第一次见着，不免有不少的惊叹。但韩维对他颇有不满，便故意不去理他，只和曾布说话，却把他晾在一边。好在邓綰此人，脸皮颇厚，对此毫不在意，厚颜无耻的没话找话，和韩维套着近乎。

不多久，便到了山门之前。邓綰骑在马上，目光扫过石坊上的对联，冷笑一声，颐指气使的说道：“口气倒是不小！不过，什么事事关心，却有些不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亏石越还是治《论语》的，却如此不识大体！”

韩维听他大言，不由得冷言相讥：“失敬，失敬。却不知原来文约也精通《论语》。”

邓綰矜持道：“精通不敢，但圣人微言大义，在下还是略知一二的。”

韩维见他如此，更是不客气，嘿嘿笑道：“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知何解？文约想必有以教我。”

这话却有些难听了，韩维这是引《论语》里的话骂邓綰大言不惭。邓綰脸皮再厚，也有些受不住，他心中大恨，却不敢在此刻与韩维翻脸，只是在心中咒誓：“只要我邓某人有一日能做到御史中丞，纠绳百官，必与你韩持国算今日之账。”面上却强自忍耐，竟假装没有听见，嘻笑自若，顾左右而言它。

曾布在一旁听韩维奚落邓綰，心里也委实痛快。但他和邓綰始终都新党一派的人，不好表露得太明显。便忍住笑驱马上前，说道：“这是皇上亲笔手书的院名，我们骑着马进去不太恭敬，不如下了马吧。”这也是隐晦的提醒邓綰，白水潭学院是有来头的。

韩维和邓綰连忙答应，下了马来，九转十三弯的往白水潭学院走去。这么一帮人大摇大摆往白水潭走来，桑充国自是早已知道，早早带了一些师生到明理院前相迎。见众人走近，桑充国连忙驱前一步，抱拳道：“韩大尹、曾殿讲^[1]远来，在下未能远迎，伏乞恕罪。”他不认识邓綰，便没有打招呼。

韩维勉强笑道：“桑公子，本官奉皇命公干，请《白水潭学刊》李治平等十三名作者及编者随本官去一趟开封府。这位是知谏院邓大谏^[2]，和曾检正一起协助本官办理此案。”

桑充国听说过邓綰的名声，心中鄙夷，看了一眼邓綰，略有些轻慢的拱了拱手，敷衍道：“原来邓大谏，学生有礼了。”

邓綰见他如此，脸色微微一沉，心里暗恨：“区区一介布衣，竟敢如此轻慢本官，本官必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休以为石越我便不敢得罪。”嘴上冷冷的“哼”了一声，说道：“桑公子，不必多礼，把这一众人等都给某请出来吧。若让衙役进去抓人，弄得鸡飞狗跳，于石秘校脸上须不好看。”

桑充国干笑一声：“邓大谏吩咐，敢不照办。”接过韩维手中的名单，喊道：“段子介，来，去把这些同学给找来。”段子介应声而至，却听邓綰打着官腔说道：“慢——让几个衙役跟着这人一起去，免得你一人忙不过来。”

桑充国心里暗骂，口里却答应道：“邓大谏所虑甚是。外边风大，诸公何不先入室喝杯茶？”说完便去看韩维、曾布。

但不待二人开口，邓綰便已冷言拒绝：“罢了，我们还是在这里等着吧。”韩维、曾布亦是无奈，只好随他一道等待。

等了约摸一盏茶的功夫，段子介就带着几个衙役一脸纳闷的回来了，隔老远就说道：“桑教授，这些学生，不知为何，竟一个都不曾在学校。”

“什么？竟有此事？他们跑哪去了？”桑充国装作大吃一惊。

“听说，前天晚上他们就收拾行装，说要回家探亲，昨日就突然都不见了。”段子介与桑充国一唱一和，他演起戏来竟是挺有天赋的。

韩维和曾布闻言，都是悄悄松了一口气，心情放松不少。邓綰却是脸色一变，他早有所料，事情不会如此顺利，当即冷笑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如此，桑公子，本官可要得罪了，来人啊，给我搜校。”

一干衙役连忙哄然答应，却听韩维厉声喝道：“慢！”

邓綰斜过脸来，干笑问道：“持国兄，还有什么吩咐么？”

韩维却不理他，冷笑着对那些衙役说道：“白水潭是皇上亲口嘉许的学校，聚集的是大宋的读书种子，多少人都是有功名在身的，哪个家伙要是瞎了狗眼，敢鲁莽从事，把学院搞得一塌糊涂，本府定然饶不了他。”

那些衙役顿时全都怔住了。在衙门当差，头一样本事就是要会察颜

观色，韩维话中的意思，他们自然是听得明白，立时又一齐答应了，方去搜校——却也不过是草草了事，人人生怕被自己搜到了，将来韩大尹给自己穿小鞋。便是如此，也终于把全校的师生都给惊动了，数千学生开始交头接耳互相询问起来……

邓綰听到韩维的话，便知今日断然抓不到那些学生了，他耐心等待衙役回报，果然一无所获。但他却也不肯善罢干休，只是紧盯着桑充国，寒声说道：“桑公子，既然找不到学生，就辛苦你把学生的档案交给我吧。”

桑充国摇摇头，苦笑道：“邓大谏有所不知，这些学生多是半途插班上学的，学院当时事务太忙，根本没有时间给他们编档案。”

邓綰顿时大怒，喝道：“分明是狡辩，桑充国，你要知道袒护犯人，与犯者同罪！”

桑充国冷笑道：“邓大谏言重了，无凭无据，还望大谏不要血口喷人，学生却是担待不起。”

邓綰见桑充国竟然敢出言顶撞，真是怒从心边起，恶向胆边生，当下厉声喝道：“来呀，既然学生跑了，把列在名单的编者给抓回去，还有这个桑充国，他是主编，便是主谋，断然脱不了干系，给我抓起来！”

韩维与曾布都料不到邓綰竟然如此蛮干，完全不怕和石越破脸——须知这样做，是往死里得罪了石越。二人心思转动，竟是一齐默不作声，只冷眼看着邓綰行事。

桑充国却也十分硬气，冷笑一声，淡淡的说道：“要抓要绑，悉听

尊便。”竟是看都不看邓綰一眼。

但段子介与一干学生却如何肯答应？段子介见邓綰居然敢抓桑充国，刷的拔刀出鞘，厉声喝道：“鼠辈尔敢！”其他围观的学生虽不知道原因，但眼见数句不合，邓綰就要抓桑充国，尽皆动了义愤，起了敌忾之心，纷纷咒骂，有人就上来要和邓綰讲理。

邓綰知道今日之事，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把案子办成铁案，顺势扳倒了石越，将来定然后患无穷；但他也没什么好怕的，石越再得宠，也不是宰相，他只要办好了这桩案子，王安石自然会保自己升官，石越什么的也不在话下。主意打定，咬咬牙，狞笑道：“果真是目无王法，居然敢持刀拒捕，来呀，一起拿下，若敢抵抗，就地格杀。”

韩维和曾布不曾想到居然有学生敢持刀拒捕，二人生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自己也不好交待，连忙喝道：“快把刀放下，本官自会主持公道。”

桑充国也被段子介吓了一跳，敢忙瞪眼喝道：“段子介，把刀放下。”

段子介虽知自己是一时冲动，但心里郁气不散，真恨不得一刀砍了邓綰的脑袋！但桑充国的话，他也不敢不听，恨恨的把刀摔到地上，却依然怒目瞪着邓綰。那些衙役见他把刀放下，便一起冲了过去，把桑充国和段子介绑了起来。

邓綰脸色越发狰狞，又说道：“明理卷的编者还有不少，都给抓起来，一个也别放过。”

程颐等人听到风声过来，正好听到邓綰这句话，程颐快步走到邓綰

面前，冷笑道：“那些文章都是我编审，不关旁人之事。程某在此，足下不必费心去找。”程颐当时不过一介布衣，邓綰自是不认得他，见他送上门来，狞笑一声，道：“好，识时务就好。绑了！”

孙觉见邓綰如此猖狂，气得浑身发抖，也走上前来，冷笑道：“邓文约好大的官威！这件事孙某人也有份，劳动大谏一并绑起来。”

孙觉是当时治《春秋》第一大家，多年在朝为官，门生弟子，遍布朝野，非同小可，邓綰再孤陋寡闻也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此时势成骑虎，也顾不得太多，只拱拱手，道：“莘老，得罪了！给孙公一匹马，也请回开封府。”

程颢、邵雍等人正要出来一起赴难，二人忽觉有人在拉自己袖子，回头一看，却是潘照临。潘照临低声说道：“石公子在胄案听到消息，马上就过来。我先来通知几位先生，千万不要冲动，有石公子在，桑公子他们不会有事的。白水潭现在正要几位先生主持大局，如果全去了，群龙无首，后果不堪。”二人都是深识大体的人，心中顿时一凛，便悄悄收回伸出的脚来，静观其变。

韩维和曾布见邓綰竟然连孙觉也敢抓，真是丧心病狂了一般。再看白水潭的学生，已是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再这样下去，眼见就要激起大变，连忙驱前几步，哼了一声，道：“邓大谏，抓够了吧？抓够了咱们可以打道回府了。”语气已经很不客气。

韩维毕竟是主审官，邓綰也不好驳他的面子，心有不甘的说道：“那便依韩大尹。跑掉的十三名书生，终究要落到桑充国头上找出来的。先回府！”

然而要走却没有那么容易了。

桑充国一向替石越主持校务，同时兼任明理、格物两院的教授，讲授“石学”，他年纪与学生相当，学问上也不过是石越的喉舌，但是为人豪爽重义，处事公正，体贴人心，不仅深得学生爱戴，连众教授也喜欢他，在白水潭的威望断不在石越之下；程颐、孙觉是有名的学问宗师，更得学生敬重，兼之门生众多，这时三人被邓绾抓走，在白水潭学院是捅了马蜂窝！数千名学生互相传递消息，蜂拥而至——素有打架传统的明理院学生，还拿了简便的武器如炊饼、弹弓之类——将明理院到校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连白水潭的乡民，也闻讯赶来，乡民朴实，桑充国平日对他们非常和气，他们生活的改善，也是因为石越和桑充国，老百姓最是知恩图报，这时候桑充国被人“冤枉”——在他们看来，这是肯定的——哪有不来帮忙的道理？

数千人大声叫喊、质问：“为什么要抓桑教授？”“放了桑公子！”“不许冤枉好人……”“凭什么抓孙教授和程教授？”还有人则大声怒骂：“邓文约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快点放了桑公子。”一时间喧嚣震天。

邓绾几曾见过这样的阵势？心中已是先慌了，又气又怕，色厉内荏的大喊：“反了，反了。还有没有王法了？”连韩维和曾布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情景，但说要就此放了桑充国等人，官府的脸面却又下不来——除非邓绾要放，否则二人绝不会开这个口，要不然，回去被邓绾参上一本，二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韩维心里暗骂：“你邓文约惹出来的事你自己收场，我就等着回家写弹章弹劾你了。”曾布也是一脸木然，心想道：“反正矛头又不是对着我，你邓文约刚才多威风？现在且看你继续威风！”

但邓绾能被王安石赏识，亦非无能之辈。他知道韩维和曾布都在等着看自己笑话，便驱马走到桑充国面前，厉声道：“桑充国，你是想指

使这些学生谋反么？”

桑充国冷冷的看了邓綰一眼，突然笑道：“本来只听说邓大谏喜欢当好官，无耻少廉，没想到血口喷人也是一把好手。”

邓綰悻然作色，心中恨极，但此时却不愿意把矛盾激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也只有强忍怒火，道：“桑充国，白水潭学生聚众袭击朝廷命官，不是想造反是想做什么？你现在将他们给弹压住便罢，否则休怪本官无情！到时候你们桑家满门，都难逃一死。”

他说的也不全是恐吓之语，如果双方发生流血冲突，那么白水潭学生造反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只不过他邓綰处置失当，激起民变，就算不死，也跑不了罢官流放的命运。当然，如果事情真到了最坏的状况，估计他也等不到罢官流放的那一天，十之八九就会当场命丧白水潭，他邓綰大好前程，自是不愿意在这里挂了账。

桑充国也不愿意因为自己，把这些大宋的未来菁英推向万劫不复的地步。当下冷笑道：“邓大谏，你让我这个样子去说服学生，只怕适得其反。”

邓綰把手一挥，道：“给他松绑！”

几个衙役上来给桑充国松了绑，桑充国轻蔑的看了邓綰一眼，走到学生面前，高声说道：“当今圣天子在上，几个奸小陷害不了我们。大家全部回去！照常上课。这样围成一堆，成何体统？”

但是学生们却都不愿意动，有一个学生吼道：“不放桑教授，我们不回去！”

桑充国循声望去，怒声喝道：“袁景文，你好大的胆子，你想造反

不成？白水潭还有没有校规了？连师长的话也敢不听？大家全部给我回去，你们想要天下人说白水潭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吗？”

那个叫袁景文的学生立即噤声，众人见桑充国发怒，也没有人敢再出声，但也没有人肯挪动一下脚步。桑充国知道这些学生大都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热血重义之时，一时难以劝散，便转身对邓绾说道：“邓大谏，我们走吧，你押着我走在前面，没有人敢阻拦的。”

邓绾冷笑道：“但愿如此，走！”

当下邓绾押着桑充国缓缓离开白水潭。桑充国所到之处，那些学生果然也不敢阻挡，勉强让开一条路来，但是队伍后面，却有数千人紧紧跟着不放。韩维感慨的和曾布对望一眼，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在这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心里更是恨上了邓绾。待队伍走到白水潭山门的时候，几个感情脆弱一点的学生忍不住痛声大哭，悲愤的情绪突然爆发，许多人顿时一齐纵声大哭，一面指着邓绾破口大骂。

程颐听得这些哭声，心里很不耐烦，忍不住厉声喝道：“哭什么哭，七尺男儿，怎能象个女人似的。”

桑充国心中抑愤难当，停下脚步，向学生们高声说道：“男儿可流血，不可流泪。当年东汉太学生为奸人所害，或杀或逐，你们听说谁哭过吗？范滂之事，是荣非辱，大家不可丢我们白水潭学院的脸。”

有几个学生听到程颐和桑充国的训斥，便止住了泪，哽咽着高声说道：“诸位，两位先生说得对，大家都不要哭。难道大宋会没有王法吗？有什么好哭的？”众人这才慢慢止住哭声。

桑充国走出一步，对程颢说道：“程先生，子明和存中都不在，白水潭就请先生主持。”顿了一顿，又提高声音说道：“今日凡我白水潭学生敢踏出山门一步，就请程先生将其开除，以后永远也不得进白水潭学院之山门。”

程颢挤出一丝笑答，高声说道：“长卿放心便是！你此去开封府，可比东汉范滂。从今日起长卿名动天下，可惜我竟没有资格去坐开封府的大牢。”

6

邓綰等人押着桑充国等人回到开封府之时，远远便看见开封府府衙之外，一骑紫衣白马在那里徘徊，马蹄微扬，不时发出不耐烦的叫声。韩维与曾布远远望见身影，便知道是石越到了，顿时满脸尴尬，邓綰脸色也立时铁青。

石越见众人走近，看见被绑的四人，见桑充国与段子介也被绑了，微微一怔，脸色一沉，举起手来，厉声说道：“韩大尹、曾检正、邓大谏，久违了。”

韩维与曾布见他如此称呼，更加尴尬；邓綰却微微抬手，干笑道：“石秘校，久违了。”

石越阴沉着脸，狠狠的盯着邓綰，脸色有些狰狞，他怒极反笑，道：“邓大谏，好手段！”

邓绾微微一惊，却假意不解，笑道：“石秘校的话，在下却是听不懂。”

石越冷笑一声，道：“不知道我兄弟桑充国犯了什么罪？我这个学生段子介又犯了哪一条？程先生和孙先生又干碍了什么王法？大谏要把他们抓到开封府来？”

“兄弟？”邓绾奇道：“我听说石秘校身世离奇，怎生又有一个兄弟？”语带讥讽。

“这等情谊，你原也不懂。”石越重重哼了一声。

邓绾满脸委屈，辞色却不肯相让半分：“石秘校，本官也是奉旨办事。白水潭学院跑了十三名要犯，下官怀疑桑充国便是主谋。段子介持兵器拒捕，辱骂朝廷命官，也不是轻罪。石秘校体谅则个。”

石越本不知道白水潭发生了什么，他阴着脸看了邓绾半晌，忽然哈哈大笑。

邓绾正有些莫名其妙，还以为石越疯症了，却听石越说道：“邓大谏，你一定搞错了！这白水潭的山长是我石某人，不是他桑充国。要抓主谋，我石某人便在此处，怎么不来抓我？”

“石秘校说笑了，皇上亲口说此事不关石秘校的事，本官纵有一千个胆子，也绝不敢怀疑皇上的话。但这桑充国却是《白水潭学刊》的主编，平日也是桑充国替石秘校主持校务，他是逃不了主谋之罪的。”

石越倒不料邓绾有好口才，他知道再纠缠下去于事无补，便冷冷说道：“邓大谏，看来下官和你平日是少了亲近。下官祝你官运亨通，早至公侯。你我同殿为臣，定有再会之日。告辞了！”这番话说得怨毒甚

深，竟让人平白打了个寒战。

韩维和曾布见石越说完之后，拍马便走，再无多一句话，心中都知道邓綰这次是把石越往死里给得罪了，二人不知为何，竟不约而同怜悯的看了邓綰一眼。

7

离开开封府后，石越心事重重的赶回白水潭。满腔的雄心壮志，一瞬间已消逝得无影无踪。一路之上，石越竟然有了一种惶惑，自己轻薄的想要改变历史的进程，许多人的命运也的确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好是坏，难道真的是自己能判断出来的吗？那些跟随自己的人，因此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石越突然发现，自己肩膀上要承载的东西太多，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承载得起！

刚到学院门口，几个白水潭的乡民一看到他，便围了上来，跪倒在地，恳求道：“石秘校，桑公子可是个好人，你一定要救他呀。”

“我会的。你们放心吧。”石越无力的承诺着。一面却是逃也似的离开他们，进了白水潭学院。学院里的道路、草坪上静悄悄的，竟是一个人都没有。石越只觉得头一晕，几乎要跌下马来，心中无论如何也不敢去想那个答案：“不会是树倒猢猻散了吧？”

勉强挺直了身子，驱马到了明理院前面，平素熙熙攘攘的明理院，此时竟只是孤零零站了潘照临一个人。“完了！”石越在心里叹息了一

声，闭上了眼睛。

“公子，学生们都聚集在讲演堂……”潘照临轻声说道。

石越霍地睁开眼睛，仿佛一个走到悬崖边上的人，突然看到了无限希望。“还没有完！还没有完！”石越的精神在一瞬间振作起来，朗声说道：“走，我们去看看。”

潘照临见石越处乱不惊，心中亦是一宽，自觉所托得人。他一面向石越说明事情经过，一边陪着他走向讲演堂。

讲演堂本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二人到时，这里已经聚集了白水潭的全部学生。让石越欣慰的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没有离开白水潭，连沈括也闻讯赶来，与程颢、邵雍等人一起，约束着情绪激动的学生。“我不会辜负你们的！这里是承载思想的源头，无论如何，我一定会保护白水潭不受伤害！”石越轻较双唇，暗暗发誓。

这时学生们都已经大概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个青衫青年站在讲演台上，挥着拳头高声说道：“诸位，诸位，桑教授何罪？程教授何罪？孙教授何罪？段子介何罪？十三同学何罪？我们不过是探讨经义，讲了一些真话，奸党小人就要从中构陷！这是不是逆行倒施？秦政无道，偶语诗书者弃市；东汉阹乱，太学生议政有罪！古之暴政，竟然复见于今日！党锢之祸，太学生以赴死为荣，皇甫规身为将军，以不被祸为耻，上书自请下狱。我辈不可让古人专美于前。假若议政有罪，我张淳愿效古人之风，与诸师长、同窗同罪。哪位愿与我同往，去开封府投案？”

“张淳兄，我当与你同往。”

“张淳，我也与你一起去！”

.....

台下呼应者不绝于耳。

又有一个人跳到台上，厉声说道：“张淳之说，虽然重义轻生，但今世不比东汉，皇上圣明，非昏庸之君可比。我袁景文，愿去登闻鼓院击鼓上书，为桑教授击鼓鸣冤！哪位同学愿与我联署同往？”

“袁景文说得有理，我等愿往。”

“不错，我便不信这世界上有人能一手遮天。”

.....

还有一些稳重的学生则聚集在一起，商议道：“师有事，弟子服其劳。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现在师长有难，我们应当上书阙下，请把师长的罪过让我们来替代，请皇上成全我们的孝心。这才是正理。至于是非黑白，上有圣明天子，下有石山长，我们不可以贸然行事，陷桑教授诸师长于不忠不义之中。”

“不错，这才是正理。”

“我们一起去起草吧。”

.....

也有一少部分人则静悄悄的默不作声，这些人有些生性懦弱，有些则是对沈括、程颢等人十分信赖，只盼着石越回来主持大局.....

石越与潘照临在一个角落上默默的听着各种议论，见袁景文纠集了一帮人走下台来，准备去登闻鼓院击鼓上书，石越这才现身，向讲演台

走去。众人见到石越，立时高声喊道：“石山长回来了，石山长回来了。”沈括和程颢等人见到石越，也是长长吁了口气。

石越默默走到袁景文等人面前，停下脚步，沉声问道：“你们准备去哪里？”

袁景文是格物院的学生，实是石越的信徒，见石越相问，连忙答道：“学生准备去登闻鼓院上书，为桑教授鸣冤。”一面说一面注视石越，眼神中满含期待。

“桑教授不过是被开封府抓去，尚未审判定案，有何冤可诉？”石越冷冷的问道。

这一盆凉水浇下来，袁景文等人顿时讷讷不言。好一会，袁景文才鼓起勇气说道：“邓綰那种小人，定会构陷成罪。我们去登闻鼓院，也好让天下人知道清议如何。”

“是清议还是朋党？”石越厉声喝道，“你们还要授人以口实吗？我们白水潭的学生去上书，正好给奸人机会污陷。”

“石山长，君子无朋，小人才有朋！”有人不服气的顶撞。

石越环视众人，苦笑道：“小人若要构陷你，要的只是一个口实，他管你君子有没有朋？”顿了顿，目光转向张淳，说道：“张淳，你有什么想法？”

张淳上前一步，昂然说道：“回山长，学生想去开封府投案。”

“效法皇甫规？”

“正是，学生愿与诸师长、同窗同罪。”

“同罪，诸师长和同学有何罪可言？”

“正因为他们无罪而受罪责，学生才想投案领罪。读书人因为议论时政与经义而得罪权势奸党，乃是最大的荣耀。学生要去宣德门前叩阙，上书朝廷，朝廷若认为我师长同窗无罪，便当释放；若认为他们有罪，那么学生愿意与之同罪。”张淳也是明理院出名的硬骨头，这时说来，更是辞气慷慨。

石越心里虽然十分欣赏张淳的血性，但是站在他的立场，却必须阻拦。他高声问道：“你这是学东汉人之风骨吧？”

“正是。”

“那么东汉党锢之祸，如你这样做之后，被关押的人有没有放出来？”石越忽然质问道。

“这……”

“因为党锢之祸，东汉终于元气大伤，终至于亡国。这种逞一时之意的作法，为什么还要学？你们这样做，只能给小人以借口，在皇上面前构陷我们是朋党，最终损害的，是大宋的元气。”

“……”

“桑教授说过，今天敢踏出白水潭山门一步的学生，以后就永远也不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了。你们若真是桑教授的好学生好弟子，就回去正常上课。这件事情，你们放心，我自然会有应对之策的。”石越又是训斥，又是劝解，努力弹压着白水潭的学生。

邓綰用尽心机，想要桑充国招出那十三个学生的下落，并且承认那些文章是有意攻击王安石的。他从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断章取义，横加指责；但是桑充国和程颐、孙觉的学问辩才，都不在邓綰之下，反倒常常把邓綰驳得哑口无言。韩维与曾布审问时异常消极，对三人礼数周详，还在公堂上给孙觉安排了座位，开封府的大堂竟成了白水潭的辩论堂。邓綰几度想对桑充国用刑，也都被二人拦住，气得邓綰几乎忍不住要发作。

而在公堂之外，则有雪片般的奏章递进了中书、大内。孙觉、程颢的亲友门生，白水潭学生的亲朋好友，保守派诸君子，纷纷上书保奏三人；而新党的官员也不甘示弱，不断上疏要求从严处置。政事堂内，冯京和王安石各执一辞，赵顼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将所有关于此事的奏章全部留中。

石越在短短三天之内，连续写了十二封奏折从通进银台司递进大内，却没有一点回音。

“桑充国与臣有兄弟之义，今其无罪入狱，臣实惶惧。臣乞陛下念惜君臣之情，释桑充国之狱，臣当奉还所有封赐，从此不敢再言时政，退归田里，老此一生。若必要加罪，白水潭之事，皆由臣起，臣当一身当之，亦与桑充国无干……”石越又读了一遍刚写的奏折，小心封好。一面走出书房，一面招呼道：“侍剑，备马。”

不多时，侍剑牵了马过来，担心的说道：“公子，还是坐车的好，您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不必了。”石越的眼睛里全是血丝，这几天他根本无法入睡，他不曾想邓绾竟然存心要办成大狱，结果将桑充国也牵连入狱。“要是当时自己在场就好了。”石越常常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他本人在场，邓绾断不敢抓桑充国。

骑到马上，石越就想起自己去桑府时的情形。桑夫人当场晕倒，梓儿含着泪水求自己救桑充国……在这个世界，桑家老老小小都把自己当成亲人看待，此时却是自己间接害得桑充国入狱。他亲口答应桑俞楚说：“我绝不会让长卿有事的。”但是自己的承诺，究竟能不能兑现呢？石越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每天去桑家面对桑氏夫妇和梓儿那充满期盼的眼神，看到那眼神黯淡下去，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这两天连皇帝也躲着自己，李向安悄悄传话，说皇帝这几天心神不宁，连王安石都不愿意接见，退了朝就急急忙忙回宫中。石越从这些线索中，揣度着赵顼的心思，心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事情应当还是有可为吧？”

这么一路胡思乱想，到了东华门，石越递了牌子，便走到一棵槐树下等候宣召。过了一会，一个身穿常服的年轻人在门前下了马，径直往宫中走去。石越见此人气度高贵，心中便觉奇怪：大宋的年轻官员中，除了自己和王雱，应当再没有第三个人可以随便出入禁中，此人身材不似王雱，看他的身份，竟是比自己还要高一些……不过此时，石越却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猜测此人的身份了。

又过了好一会，石越渐渐失望，以为赵顼又不肯见自己，正觉心烦

意乱，却见李向安屁颠屁颠跑了过来，笑道：“石秘校，皇上召见。”

石越当真是喜出望外，连忙向李向安谢道：“老李，这次多亏你了。”

李向安连连摇手，笑道：“小的可不敢居功。这次却是多亏了昌王千岁。”

“昌王？”石越奇道。他知道昌王赵顼，与赵顼一母所生，平日最爱读书，赵顼只要看到新奇的图书和物品，必定马上告诉赵顼。在诸王之中，最为得宠。但是赵顼从不结交外官，为人谨慎，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怎么会给自己讲好话呢？

“是啊，就是昌王千岁他老人家。”李向安一边走一边白乎道：“王安国从西京国子监回来，带了几本书献给皇上，皇上便召昌王来看。昌王刚一进门，就对皇上说：‘刚才看到有个佩金鱼袋的年轻人在外面，想是闻名天下的石越，皇兄怎的不见他？’又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好话，皇上这才答应召见。”

石越这才知道刚才进去的就是昌王赵顼，想到二人素不相识，昌王居然帮自己说话，心里颇为感动，一面又向李向安说道：“老李，难为你告诉我这么多。”

李向安笑道：“石秘校哪里话，小人也是知道是非好歹的。”

好不容易终于见到赵顼，石越“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叩了个头，哽咽道：“陛下……”

赵顼见他这样子，心中顿觉几分不忍，亲自把石越扶了起来，笑道：“石卿，先不要说他事，朕给你介绍，这位是御弟昌王，这是王丞相的弟弟王安国，和你一样，是赐进士及第的。”

石越再大的委屈，也只能先忍了，向昌王赵顼和王安国见礼。赵顼笑道：“石九变之名，闻名久矣，大宋青年才俊，唯君而已。”

赵顼笑道：“皇弟有所不知，王丞相之子王雱虽然较石卿尚不如，但也是难得的才士。”

赵顼笑笑，王雱之名，他自然是知道，但他也不敢争辩，只欠身贺道：“臣弟要恭喜皇兄，这是我大宋之福。”

王安国却正色说道：“陛下，我那个侄儿，较之石秘校，只怕不及万一。”众人都吃了一惊，想不到王安国会帮外人说话，就算自谦，也不至于如此贬低自己的侄子。王安国又说道：“我那个侄子，人虽聪明，但眼高于顶，无容人之量，气度狭小，若是做个谏官御史，或是人尽其材。而石秘校胸襟气度，学识才华，有宰相之具。二人不可同日而语。”

赵顼意味深长的看了王安国一眼，不置可否，随口换个话题笑道：“王卿此来，路上有何见闻？”

王安国忽然肃容顿首说道：“臣此来，知大宋有亡国之危。”

赵顼脸色顿时有些僵硬，正容问道：“卿何出此言？”

“以史知之。”

“哦？”

“东汉桓灵之事，党锢之祸，复见于今日，不是亡国之兆又是什么？”

赵顼顿时沉下脸来，问道：“何谓党锢之祸？朕岂东汉昏庸之主？”

“臣观邓綰治狱，故知有此。白水潭十三子议政，纵有不妥，亦非大罪，训诫足矣。现在邓綰竟然逮捕桑充国、程颐、孙觉及举人段子介入狱，臣不知四人有何罪？程颐、孙觉门人学生数百，聚集在开封府衙之外，乞以身代。这不是东汉末年之事吗？臣听说白水潭学生本来也想叩阙，却受阻于石秘校……”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若有所思的看了石越一眼，方继续说道：“本朝太祖太宗皇帝以来，从来未有因为议政而加罪于大臣之事，学校的学生，实是未来之大臣，他们议论时政，可以培养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如今竟然横加罪责，想借此塞天下人之口，臣以为这种事情，正是东汉亡国之始。”

赵顼心里也觉得王安石说得有理，但是他也骑虎难下，便说道：“卿说得虽然不错，但是没有定案，现在下结论，似乎早了一点。”其实赵顼本人无可无不可，他本想给王安石一个交待，不想邓綰一味蛮干，结果却没有办法给石越一个交待了。如果没有定案就虎头蛇尾收场，不说王安石肯不肯答应，就是让天下人笑话，也太不成体统。他一心想要变法图强，而变法若要成功，朝廷的威信至关重要。

王安石见赵顼动摇，又道：“陛下何不先下旨放了孙觉？孙觉是朝廷大臣，无罪被关在开封府，实在不成体统。另外，亦请陛下命令韩维限期结案，派人温言遣散聚集在开封府外的孙、程弟子。”

石越也说道：“臣身处嫌疑，本不合多说什么，臣只求皇上许臣致

仕。”

赵顼是外藩，皇帝不问，对于朝政他就不能发表意见，此时听石越想“退休”，未免感到有点不伦不类，不禁望了皇帝一眼。

赵顼摆摆手，说道：“王卿所说的，照准。石卿说什么致仕，自然不许。卿能阻止白水潭学生叩阙，颇识大体。现在是大有为之时，朕还要卿辅佐朕成为一代明君，岂可因为一点小事就弃官而去？先办好胄案虞部的差使。”

石越哽咽道：“兄弟骨肉下狱，臣方寸已乱，如何能够视事？”

王安国闻言，温声劝道：“石秘校所言差矣，大丈夫处事，当公私分明。若以私心而坏国事，亦非人臣之道。”他这话半为劝石越，半为向皇帝表明心迹。他和王安兄弟之情甚厚，但是和王安石政见不合，以至远避洛阳，纵情声色，不肯和新党同流合污。

赵顼若有所思的看了石、王二人一眼，默默点头。

石越终于看到事情有向良性发展可能，从宫中出来后，连忙直接去桑府报讯，他实在太想给桑夫人和梓儿一个好消息了。

桑夫人听石越把事情说完，她是妇道人家，却听不太明白弦外之音，心中依然疑惑，问道：“限期定案是什么意思？如果长卿定了罪怎

么办呀？”桑梓儿显然也不明白其中的玄机，瞪大眼睛望着石越。

石越微笑道：“皇上下令释放孙觉，连孙觉都已不问，长卿更谈不上有什么罪责可言了。况且韩维不会胡乱定案，长卿定会获释的。”

桑夫人还是有点担心，双手合什默祷，叹道：“要是包公还在开封府就好了，有包公在，我们也不用担心长卿会被冤枉。”其时包拯死去不过十余年，百姓对包拯都非常的怀念。连夷人归附，皇帝赐姓，夷人都希望皇帝能赐他们姓包。

桑俞楚强笑道：“夫人又瞎说什么，子明都说没事了，肯定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安心等着长卿回来。”

桑夫人啐了桑俞楚一口，埋怨道：“你儿子入狱，你一点都不担心，没见过这样做爹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一天不回家，我一天不能放心。明天我要去大相国寺去求佛祖保佑，梓儿，你明天陪娘一起去。”

石越知道宗教有助于人们心情得到平静，便笑道：“伯母说得不错，明天妹子就陪伯母去大相国寺一趟。我还要去一趟冯参政府和王参政^[3]府，韩维那里我要避嫌，不能亲去，还要托二位相公帮我说几句话。”说罢便告辞而去。

他没有时间在桑家呆太久。兵器研究院的事情暂时交给潘照临和沈括一起主持。潘照临一面要负责兵器研究院的建设；一面要帮助他处理胄案、虞部的事务，件件都要写好节略，以便他次日按节略处置；同时还要出谋划策，想办法营救桑充国出狱，便是个铁人，也得累趴下。沈括主持兵器研究院之外，还要协助程颢处理校务，劝说学生；一面自己还有繁重的公务。好在程颢颇有人格魅力，在白水潭素具威信，处置事

情来也井井有条。但饶是如此，石越还是感到身边人才缺乏，遇上一点风波，立时就把所有的人忙得几乎首尾不能相顾。突然间，他特别想念唐棣等人，只是在一个资讯落后的时代，他们现在还不会知道桑充国下狱的消息。

10

大相国寺号称“皇家寺”，皇家祈福，进士题名，多在此举行。这里又是开封最繁华的商业区所在，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桑梓儿陪着桑夫人在大相国寺外下了马车，三步一叩头的向天王殿慢慢走去。五间三门，飞檐挑角，黄瓦盖顶的天王殿，供奉的是释迦摩尼二亿四千年后的接班人，号称“未来佛”的弥勒佛，另有四大天王侍立其间。

桑梓儿并不信佛，比起要二亿四千年后方能降生于人间的弥勒佛，她更愿意相信石越能帮她哥哥早日脱离牢狱之灾。但是在这天王殿里面，偷眼看着那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端坐于莲花座上的弥勒佛，她心里亦不敢存半丝不敬之意。恭恭敬敬的上了一炷香，闭上眼睛在心里默祷：“佛祖保佑我哥哥早日平安无事……”

祷告完毕，忽听到旁边有一个女子在低声祈福，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石公子……平安无事”之类。她毕竟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儿，便忍不住向声音那边望去，却是一个容貌秀丽的女子，微闭双目，在那里低声祈福，旁边还跪着一个丫环。

这个女子就是楚云儿，虽然曾经到过桑家，但是桑梓儿和桑夫人却并不相识。楚云儿祷告毕了，睁开眼来，却发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在偷偷看自己，不禁莞尔一笑。桑梓儿被人发觉，脸立时羞红，也微微报以一笑。

两个女孩儿正用微笑打招呼，忽听到外面一阵忙乱，两人都有点好奇的心性，便向弥勒佛告了退，出了殿来，原来却是有人去大雄宝殿进香，显然是权门势家，惊得大相国寺的和尚倾巢出动，故此惊惹了外面的香客。

桑梓儿见识有限，不过是想瞧个热闹，偷眼瞧楚云儿之时，却发现楚云儿眉头微蹙，她忍不住问道：“这位姐姐，这些进香的是什么人呀？”

楚云儿见她相问，连忙展颜笑道：“不敢当姐姐二字——这是王相公的家眷。”

桑梓儿听到“王相公”三个字，便有点上心，问道：“是王介甫相公么？”

楚云儿的丫头嘴快，脱口答道：“便是那个拗相公。”

桑梓儿因为哥哥下狱和王安石有扯不清的关系，听到是王安石的家眷，心里不乐，便见形色，勉强笑道：“姐姐认识的人真多。”

楚云儿微微一笑，道：“我哪里有福能认识王丞相，不过刚才王丞相家的两位公子过去，我略有点眼熟，所以才知道。”

旁边有几个进香的女子听楚云儿说起王家公子，已是叽叽喳喳说起来：“听说王家二位衙内，可都是世间少有的才俊。”

“是啊，我听说王家大公子在圣上面前，也是说得上话的。”

“王家大公子便是好，又能如何，人家早就娶了庞家小娘子，才子佳人……”

一个女子瞅了桑梓儿与楚云儿一眼，掩嘴笑道：“两位姑娘都是天生丽质，哎，可惜呀……”

桑梓儿终究是小孩子，听人家说可惜，便忍不住问道：“可惜什么？”

一句话惹得那些女子笑成一团，有人便答道：“可惜不能嫁进王家呀。”顿时把桑梓儿羞得满脸通红，一时间恼羞成怒，忍不住冷笑道：“你们这些人没见过什么世面，王家又算得了什么？我便是嫁人，也断不会嫁进什么王丞相家。”

有人见她天真可爱，不通世故，更觉得有趣，取笑道：“王丞相家的公子还不行，看来姑娘是想入宫侍候皇上吧？”

楚云儿见桑梓儿小脸臊得通红，心中竟然升一种想要保护她的感情，她啐了那些人一口，冷笑道：“你们自己削尖了脑袋想嫁进丞相府，却来取笑这位小妹妹。真是好没由来。须知这世上的人物，未必便只有王家的两位公子。”

“小娘子别说大话，若王家公子你都看不上，还有哪位能比得上呢？家世人品相貌事业，王家公子哪一样不是上上之选？”

楚云儿冷笑一声，不再理会。她的丫环却无所顾忌，叉着腰嘲笑道：“真是井底之蛙，白水潭山长，皇上亲赐进士及第的石秘校如何？

比不上吗？便是白水潭学院的桑公子，也未必比不上王家公子。”

桑梓儿听到一怔，见这丫环如此看重石越和桑充国，忍不住对楚云儿主仆更平添了几分好感。

但这丫环说话太冲，一句“井底之蛙”，未免把人给得罪了。有人便冷笑道：“小姑娘，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石秘校是皇上面前的红人，谅你也高攀不上。桑公子虽然不错，此刻却在开封府的大牢中，你此刻若来个美人救英雄，劫狱私奔，倒也是说书人的一段佳话，只是要说桑公子和王家公子比，未免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白水潭的事情，在开封府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桑梓儿听她们说到自己哥哥，关心则乱，急道：“桑公子肯定会出狱的。”

“这位姑娘，看你急成这样子。其实桑公子能不能出狱，还不在于王丞相一句话吗？”

“你胡说八道，石大哥说他有办法的！”桑梓儿一急，忍不住连“石大哥”都说了出来。

楚云儿心里一惊，连忙过去拉了桑梓儿的手往殿里走去，一面安慰道：“妹妹，别听她们胡说八道，这些三姑六婆知道个什么……”

虽然桑梓儿对石越抱有极大的信心，而石越亦确有乐观的理由，但是事情却并非总能尽如人意。

韩维接到皇帝限期结案的手诏之后，和曾布面面相觑。几次过堂，孙觉、桑充国谈笑自若，程颐辞色俱厉，现在唯一能定案的，只有段子介阻差办公。邓绾却依然大言不惭：“二公何必担心，若让邓某用刑，还怕桑充国不招？数日之间，便能有结果。”

韩维冷笑道：“屈打成招，那是冤狱，不是定讞。”

曾布也说道：“桑充国一介书生，若抵讯不过，死于堂上，我们三人都脱不了干系，当务之急，是搜捕那十三名学生。”

邓绾只不住冷笑：“桑充国什么也不招，天下之大，怎么去搜捕那些人？”

争论不休之下，结果三人干脆各自上表。

韩维上的结论是：

“孙觉、程颐为《白水潭学刊》编审，其纵容之情属实。然臣以为书生议政，并非有罪，宰相当宽弘以待，以免阻塞言路。桑充国实不预此事，此邓绾无事生非，当无罪释放。段子介阻差办公，杖责二十。臣另有表弹劾邓绾……”

曾布则上表称：

“孙觉、程颐纵容之情自是属实，难逃其罪。桑充国实不预此事。段子介阻差办公，当杖责释放。”

邓绾又自有不同：

“查白水潭之案，桑充国实为主谋。其素代石越主持校务，凡诸事未经其手，焉得施行？然臣沮于韩维、曾布，多有掣肘，遂不得定其罪实。孙觉、程颐二人，或有官命在身，或当世之所谓大儒者，却肆意纵容门生，诋议朝政，攻击大臣，下狱之日，又阴使门生故吏喧哗于市井当中，其心实不可测。若不严惩，难戒来者。段子介一举子，腰怀白刃，公然胁迫朝廷命官，目中无全王法，名为圣学弟子，实则亡命之徒，或桑充国所阴蓄之死士乎？臣以为当革去功名，禁其再入科考，其中内情，更须穷治。又十三主犯逃逸不知所踪，当行文各路通缉。石越管教失当，白水潭所致，竟皆为亡命无法之辈，平日已于酒楼拳脚相向，一朝有事，或逃逸王法，或持刃抗命，臣实忧之。奏请整顿白水潭学院，勿使鱼龙混杂，后患无穷。臣另有表弹劾石越无礼法、治邪说等十事，弹劾韩维与石越为朋党沮丧断案等七事……”

三人表章同时奏上，立时引来轩然大波。

赵顼本来想从轻处置这件案子，快快结束。不料三个法官意见各有不同，甚至于互相攻讦！而段子介竟然以白刃拒捕，也让他觉得不可理喻。偏偏三个宰执大臣的意见，也是完全相反。

王安石认为公开诋毁朝政，有损朝廷变法之威信，自当严惩。而从段子介的事来看，白水潭的确鱼龙混杂，需要整顿。对于桑充国，他倒没什么意见。王安石要的，是给天下人做个样子，告诉他们朝廷推行新法的决心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无意于针对具体的某个人。

冯京不敢和王安石正面交锋，就攻击邓绾心术不正，判案不公。以为白水潭学院纵有轻狂之士，亦与石越无关，与白水潭学院无关，因为

没有人可以保证几千人里没有一两个轻狂之人。

王珪谁也不想得罪，干脆称病，躲得远远的。

皇帝的心意一日三变，一方面觉得王安国等人说得对，读书人议论时政，并非坏事，甚至是好事；一方面又觉得王安石说得有理，让这些人胡说八道，对变法所需要的威信，是个极大的打击，自己犹其需要保护这些坚持变法的臣子。对于白水潭学院，一面他又偏向石越，以为石越所学，实在谈不上什么邪说，白水潭学院自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石越的百家争鸣政策，更不能接受段子介拿着弯刀拒捕这样的事情。

赵顼的心意如此摇摆不定，臣子借机互相攻讦，那就在所难免了。更何况，朝廷的大臣，本来就因为政见不同而面和心不和。

韩维和石越受到邓綰的弹劾之后，不得不暂时避让，等待皇帝做最后的裁决，因为邓綰是谏官，他是有此特权的。韩维本不愿意管这宗差使，正好得偿所愿，只是心中恨极邓綰，连续上表弹劾邓綰，直骂邓綰人品不堪，是王安石的奴才。

然而邓綰步步紧逼，王安石又似乎想要插手白水潭，石越却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本来他希望这件事能够不了了之，和王安石有一个妥协。但是白水潭学院是石越心血所系，可以说是他辛苦经营，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般成绩的老巢，是他心中影响历史转轮的能量之源。任何人想要“整顿”白水潭，都是石越无法容忍的。潘照临虽然不知道石越心中所想，但是他的看法也与石越一样：白水潭学院是石越名望所系，将来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毫无疑问都是石越系的菁英，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石越

的政治根基，必然以白水潭为主。如今王安石想要插手白水潭，无论是对石越的现在还是未来，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石越对皇帝的影响力减到相当微弱的境况下，石府纸窗红烛之下，一个阴谋开始发酵。

12

不久后，开封府的酒楼里。

“你知道吗？皇上本来有意释放孙觉的，结果被邓綰进谗言而阻止了。”

“早听说了，韩大尹和石秘校，听说都官位不保呢……”

“你们都不知道吧？王相公要整顿白水潭学院了。凡是和新法不合的，全部要赶出白水潭学院。”

“是啊，白水潭十三子可能被通缉呢。”

“你们知道什么呀？其实这件事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石秘校献青苗法改良，断了一些人的财路，他们在王相公面前构陷，所以石秘校和白水潭才倒霉的。”

“谁说不是呢，这次写的文章，就有说免役法不好的。”

“哎，桑公子挺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被关着，出不来了。”

“是啊，段子介还要被革了功名呢。”

“石秘校连胄案虞部的差使都不管了，称病在家，看样子真是出事了。”

“这还假得了吗？先是国子监，再是白水潭。听说丞相府已经在商议，派开封府的逻卒上街，敢说新法坏话的，立即抓进大牢。”

各种各样的耳语，插了翅膀一样的传遍了开封府的大街小巷。关于孙觉和程颐会被编管流放的小道消息，关于石越、韩维会被罢免的谣言，关于王安石要把白水潭非议新法的学生全部赶走的传闻，都被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

事情的发展似乎也在渐渐证实这些传闻非虚。先是王安国再次上书，质问皇帝为何不遵守诺言，导致案子拖延不决，人心浮动。然后又从胄案、虞部得到证实，石越的确是称病不起，而且已经向皇帝请求致仕。接下来韩维再次请郡的消息也传来了……

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袭来。

终于，一切都在熙宁四年十二月初十爆发。

在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王安石坚持让邓綰主审此案。结果邓綰第一次开堂，就对桑充国用了刑，桑充国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消息被狱卒

悄悄传了出来，在白水潭与国子监，无疑是点燃了火药桶。

学生们的情绪再次被煽动起来。而程颢等人当天正巧被石越请去府中商议对策，没有人安抚的学生在张淳、袁景文等人的率领下，整个学院有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差不多四千余人，一起写了状词，前往登闻鼓院击鼓上书，国子监受了一肚子气的学生也有三四百人过来声援。

主管登闻鼓院的官员见了这个声势，哪里敢出来接状纸，只是闭门不纳。学生们鼓噪良久，一气之下把登闻鼓院的鼓给砸了，然后前往御史台。御史台借口御史中丞出缺，大部分御史都和王安石不太相合，竟只派了个小吏出来，告诉学生们：“这件事你们应当去找王丞相，或者去开封府。”连吃两道闭门羹的学生们情绪越发的愤怒，又浩浩荡荡开到开封府。因韩维已不管事，邓绾也已回去，开封府推官下令紧闭大门，也不想出来惹事。

此时学生们已是围着开封城绕了一圈，不料各处衙门都是互相推诿，连个主事的官员都不曾见着，一个个怒火中烧，连本来想要持重的学生，也变得恼火起来。众人便准备去王安石府上，国子监的学生对于宰相执日的情况了如指掌，便道：“王安石今日在中书省执日，去他府上没有用。”

一个叫李旭的国子监学生高声说道：“诸位，我们一不作，二不休，不如叩阙上书。诸位以为如何？”

张淳、袁景文早有此意，就是不知道国子监的学生之意，这时候见他们主动倡议，自然立即同意。众学生群情激愤，也顾不许多。于是众人推举出几个文采较好的，和张淳、袁景文、李旭一起，共是十七人，做为领袖，起草奏章。洋洋洒洒万言之书，骈四骊六，倚马可待，写完

后当众宣读，乃是请求皇帝释放桑充国等四人，赦免白水潭十三子，罢邓綰，废免役、保甲二法等等。众人尽皆叫好，于是便浩浩荡荡向皇城行进。

不多时，便到了宣德门外的御街之上，数千人一齐跪倒，黑鸦鸦的一片。然后由张淳带头，三呼万岁，便即放声痛哭，一时间哭声震天，连内宫都听得到。

这是北宋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一干官员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付，禁军卫士虎视眈眈，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赵顼正在崇政殿批阅奏章，忽然听到外面哭声震天，连忙叫李向安去打听，又命人宣王安石等大臣火速见驾。

不多时，李向安和王安石等人几乎同时回报，众人站在一旁，听李向安跪奏道：“官家，是白水潭与国子监学生叩阙上书，讼桑充国之狱，约莫有五六千人之众。”反正是估计，他也不怕多说几千人。

赵顼再也不曾料到，又惊又怒，道：“这般胡来，成何体统？”

王安石在学生们游行各衙门时，便已得到消息，正欲派人去驱散，不料学生们竟然闹到宣德门前来了，这时见皇帝发怒，连忙说道：“陛下，请让臣出去将他们劝散。”

冯京心中一动，也说道：“臣请与王丞相同往。”

枢密使文彦博也道：“臣亦请同往。”

赵顼微微点头，道：“既如此，劳烦诸卿。”但忧虑之情，却形于颜色。

三人在侍卫的拥簇下到了宣德门外，只见御街上跪倒的人长达数百米。王安石略觉意外，定定心神，走上前去，大声道：“你们来此叩阙，所为何事？”

众学生看见王安石，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张淳傲然说道：“学生为白水潭冤狱而来，为王相公欲清洗白水潭而来，为免役、保甲二法害民而来！”

文彦博见他说话无礼，厉声喝道：“放肆，竟敢如此无礼。”

张淳冷笑道：“当此礼崩乐坏之世，学生已不知礼为何物。似邓綰这种无耻小人亦可以为知谏院，似桑长卿公子、孙莘老先生、程正叔先生这样的正人君子却要受牢狱之灾，被无妄之刑，学生敢问诸位相公，礼法公义何在？”

袁景文也高声说道：“学生引经典，议论时政，实在不知何罪之有？历史上有此罪之时，是周厉王时，是秦始皇时，是东汉十常侍乱国之时。颜子、子思、曾子、孟子，谁不曾为布衣？当他们为布衣之时，议论时政，可曾有错？配享孔庙的圣人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为什么就要禁止我们做？学生听说王安石之子雅善法家申商之学，难道法家之‘偶语律’^[4]反而是礼法么？”

王安石冷笑道：“你们倒会强词夺理，既然自称圣人门徒，难道不

在其位，不谋其政都没有听说过吗？”

张淳傲声道：“王相公常常讥人不读书，难道石山长《论语正义》王相公也没有读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说不在其位，不能议其政。观孔子一生，不在其位而议论其政之事，举不胜举。王相公难道连这也不知道？”

王安石哼了一声，厉声说道：“强词夺理！尽是巧言令色之徒。你们若要上书，可去登闻鼓院，可去开封府，来这里做什么？惊了圣驾，其罪不小，速速散去。”

李旭冷笑道：“登闻鼓院大门紧闭，开封府闭门不纳，我们上告无门，只有告这个御状。我们一心为国，并无私心，哪怕什么罪名？”

袁景文也说道：“请王相公接我们万言书，给我们一个答复吧。”说着便把万言书递给王安石。

王安石接过万言书一看，顿觉万念俱灰，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力感。他一心一意，锐意变革，扪心自问，毫无自私自利之意，完全是为了国家的昌兴，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却被这众多的学子视为仇敌。他虽然知道废除免役法和保甲法，并非是学生聚集宣德门前请愿的原因，但在王安石心中，却也以为什么桑充国、什么邓绾，都不过是一个借口，学生们的目的，仍然是针对新法而来的。所以他才更加的失望。没有一个人是不渴望被理解的，特别是有着高尚的目的之时。但是，他却要被数以千计的学子误会、不能理解到这种地步！

王安石惨然变色，连声叹道：“罢，罢。”递给冯京，转身便往宫中走去。冯京和文彦博粗粗一看，也是相顾变色，他们知道这万言书所说若是采纳，等于是逼王安石辞相，二人也不再多说什么，连忙跟着王

安石去见皇帝。

赵顼听冯京汇报了出去面见学生的经过，草草看了一遍学生们的请愿书，沉着脸说道：“诸卿，此事当如何处置？”

虽然心中很反感学生们公然挑战政府权威的极端行为，但是赵顼也明白，如果处置不当，史笔无情，他就会被后人讥刺。他顶住层层压力推行新法，锐意求治，就是希望留下万世之美名，否则以帝王之尊，他何须自苦如此？如果将来史书之上，记下他赵顼镇压学生，岂非要和东汉恒灵二帝并列？

王安石叩首道：“陛下，臣为相无能，致有此变，虽自问本心无愧于天地神明，然而却终不能见容于世俗。因为臣的无能，把陛下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臣实在有负陛下厚望，臣自问也没有能力再处相位上，请陛下允许为臣归老，了此残生。亦可以谢天下。”说到最后，心有所伤，不禁老泪纵横。

一生心血，满腔抱负，竟然要如此收场，情何以堪？

但是宣德门前数千热血沸腾的学子，是无法理解王安石心情的。几千人静静的跪在御街上，默默等待皇帝的回答。宣德门前的气氛，也是一种深深的悲情与愤慨。

满脸病容的石越在离学生们几十米的地方下了马车，在侍剑的搀扶

下缓缓走向队伍的前列，学生们很快发现了石越，顿时“石山长”、“石山长来了”的声音响成一片。

看不出石越眼里有什么感情，在病容的掩饰下，石越看起来非常的疲惫，在某些人看来，现在可以知道石越“告病”并不是做假，至少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

然而看到这几千个与自己年龄相若的学子，石越心里却有一种罪恶感。是自己和潘照临一起商议，定下计策，暗中在酒楼茶馆散布流言，有竟无意引导一些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学生在白水潭学院挑拨起学生们本已渐渐平稳的情绪，又买通狱卒放出桑充国被用刑的惨状，把程颢等人在关键时刻调开白水潭……所有的一切，自己都有份。

为了缓解政治上的困境，不惜把这些大宋的菁英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他们推向危险的境界——如果皇帝决定镇压，那么自己就会是千古罪人，因为大宋的元气，经此一次，没有五十年无法恢复——石越想起潘照临对自己信誓旦旦的保证：“以皇上的性格，虽然刚毅果敢，但绝非无道之主，断不至于如此的！”但是这种单方面的保证，真的是自己可以如此布置阴谋的原因吗？“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想不到自己倒真有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潜质，在书房密谋之时，自己可不曾有过半点心软。但是看到这一双双真挚的眼睛，石越却无法做到那么坦然。

但是戏还要继续演下去！

“如果任由他们步步紧逼，那么公子的政治威信会荡然无存，将来的前途，顶多是皇上的一个词臣，一个司马相如，东方朔一流的角色，公子，这样的前途，你能甘心？”

“利用白水潭数千学子的力量，是我们手中能把握的最重要的筹码，只有依靠这个力量，我们才可能和王安石下完这盘棋，但这个力量使用出去，虽然能致邓綰于死地，能重伤王安石，却一样也会严重伤害到我们自己，无论是白水潭还是公子，将来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加微妙……”

“然而我们没有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

“为了尽量消除对公子的负面影响，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皇上对公子的信任，同样也是公子能一展胸中抱负的关键因素。”

潘照临的分析，的确有他的道理。况且石越也绝对无法忍受王安石把手伸进白水潭！

也许一切真的是迫不得已！

石越慢慢调整自己的情绪，终于，请愿学生队伍的最前列，已经到了。

宣德门外，静悄悄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在石越身上。

石越环视十七个学生领袖，其中白水潭占了十二个。石越心里忽然感到一阵骄傲，这毕竟是“学生运动”呀！自己对白水潭士风的培养，并没有白费。

犀利的目光在十七人脸上扫过一遍，石越发现自己能叫得上名字来的，只有张淳、袁景文，还有一个叫吴晟的学生三人而已。白水潭虽然贯彻了自己的一些精神，但在某种意义，却是桑充国的学校，这一点石越也不能不承认。

好半晌，石越厉声说道：“你们这样做，欲置君父于何地？”

袁景文师事石越，顿时不敢做声。张淳却抬起头来，朗声答道：“皇上本是明君，我们这样做，并不会损害皇上的英明。皇上若然纳谏，必能流美名于千古。学生不明白石山长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石越在心里赞了一声好，口中却毫不松软：“那么你们前来，又是想做什么？”

张淳正容说道：“已上万言书，请释桑教授四人之狱、赦免十三同学、罢邓綰、废免役、保甲法。”

石越高声冷笑道：“这是想挟众意胁迫朝廷？你们如此行事，要天下如何看朝廷？要后人如何看今世？”

“我们不过进谏言，伸正义，朝廷能嘉纳，天下之人，当知本朝君明臣贤，后世之人，亦当赞美皇帝与宰相胸怀宽阔，以仁爱治国。”张淳辩才极佳。

“既然已进万言书，为什么还跪在这里？理当速速回校，等待皇上与朝廷的处置，跪在这里不走，又是为何？”石越高声质问，又说道：“大家立即回校，皇上圣明，当自有处置，如果跪在这里非要一个结果，这和胁迫朝廷，又有什么区别？”

石越和张淳的这番对白，数千学子听得清清楚楚，有些人怨愤更甚，以为石越不站在他们一边，心中的悲情意识更浓，反而更加坚定；有些人见自己到崇拜的偶像竟然站在自己的反面，置自己的兄弟桑充国于不顾，难免失望；有些人则心生犹豫，以为石越说得有理。但没有人带头，众人便都不愿意动，没有人希望自己被看成孬种，以后一辈子抬

不起头来。

但是无论是谁，对于这些心中并没有反对朝廷意识的学生们说，石越最后的质问，都是难于回答的。

16

石越正要乘胜追击，李向安却突然出现了，并高声宣旨：“宣石越觐见。”

没奈何的石越只好去见皇帝。他的这一番表现，早有人报给赵顼和诸宰相。

赵顼看着病容憔悴的石越，还没有说话，石越就开始请罪：“臣治校无方，出此大乱，实在无颜见皇上。臣请皇上治臣之罪。”

赵顼摆了摆手：“治你的罪又能如何？虽然你脱不了干系，但是这件事情也不是你能料到的。你的处分，以后再议。”

石越知道出了这样的大事，御史台不弹劾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处分是难免的事情，但是处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的对自己的信任。

赵顼对石越的偏爱，甚至超出石越自己的预料。

冯京说道：“石子明之处分，臣以为是免不了的，但当务之急，是

把这些学生赶走，这样实在太不成体统。”

文彦博本来和王安石私交不错，只是因为政见不合而渐渐疏远，这时候看到王安石这样的状况，却也不愿落井下石，只淡淡说道：“冯丞相说得不错。”

众人商议了好一会，尽皆态度微妙，大家对王安石请辞都不置可否，既不想落井下石，却也不愿意挽留。赵顼却并不想让王安石辞职，这时候让王安石去职，无疑是宣布新法夭折，何况他也很倚重王安石。然而他更希望有臣子来挽留王安石，他再顺水推舟允许，不料竟然无人提起。

石越却不知道这些，他看到王安石心不在焉，不置一辞，心里有点奇怪，因多看了几眼。王安石见他如此，勉强笑道：“在下已经请求归老了。”

石越吃了一惊，连忙说道：“此事万万不可。”

此话一出，王安石、冯京、文彦博都吃惊的望着石越，他们都没有想到石越会这么鲜明的反对王安石辞职。只有赵顼笑道：“此事朕亦以为不可。”他本来想先用缓兵之计，过了几天，自然会有臣子来反对王安石辞职，没想到石越竟然不计前嫌。

石越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王安石一旦辞职，吕惠卿不在，曾布和自己资历远远不够，上台的肯定是个保守派，最好的状况也就是个惟皇帝之命是从的家伙，政治风气万一转为保守，自己说不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怎么行呢？”嘴上却道：“臣以为学生叩阙于宣德门外，是非未断，而朝廷罢宰相，必为天下所笑。况且这些学生也并非针对王丞相与新法而来。臣虽然不能完全赞成丞相的政见，但是也不敢以私心而

坏国事，宰相如果有罪，当罪其罪。今日之事，激起大乱的是邓綰，与王丞相无关。”

这番话说得赵顼点头称是，冯京和文彦博在心里暗怪石越迂腐，王安石却是百感交集。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他也要表明辞职的态度，如果这时候还在相位上安之若素，那么自己的政治威信可真要荡然无存，更何况他的确心灰意懒。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臣无颜面对皇上，去意甚坚，还望皇上成全。”

石越正色说道：“陛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王丞相辞职之事。这件事可以以后再议。臣以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学生们劝散回校。”

赵顼颌首问道：“石卿之意，当何处置？”

石越沉吟道：“臣以为就一个字，拖。”

冯京问道：“怎么拖？学生聚集于御街不散，如何拖法？”

石越道：“学生请愿，原是为桑充国之狱，若以臣之私心，则希望陛下能释放桑充国，这样学生自散，而兄弟之义可全。然而此非为国家谋，学生既以此狱为冤狱，陛下可以下诏告诉他们，暂时罢免邓綰，另责贤能官吏主审此案，必还学生一个公道。若果违国法，则虽万人叩阙，亦不能赦免；若真是冤狱，皇上圣明，亦不会冤枉忠良。学生既是为此狱而来，则皇上已经罢免主审官，重新择人审问，学生也当无话可说。”

冯京点头赞成：“这个办法甚好，一来保存国家体面，二来显示陛

下公允之心，三来让学生无话可说。”

文彦博也道：“若是因为学生叩阙，便尽从其议，臣是绝不敢苟同的，以后小人若学了这个样，朝廷就毫无威信可言。这个方法不错，臣也赞成。但是煽动学生来叩阙的主谋，事过之后，亦当惩戒。而且要追究是否受人指使，此事若然不明，只怕石秘校也有几分不方便。”他的言外之意甚明，文彦博对石越，也免不了有几分怀疑。

冯京也道：“不错，随从的学生可以不问，以示朝廷宽大之议，而主谋的学生，无论桑充国之案结论如何，都应当严惩。至于幕后主谋之人，或有或无，以后再说。臣敢保石子明断然与此事无涉的。”

石越听到他们要秋后算账，本待反对，但是文彦博所说，竟是连自己也扯上了干系，话到嘴边，只好收回，道：“臣也以为正当如此。”一面在心里暗骂自己无耻。

赵頊想了想，说道：“诸卿说得不错，只是什么幕后主谋，那是子虚乌有之事，这件事就不必追究了，否则人心不稳，不知道牵连多少人。只惩戒一下带头的学生便是。”他知道“构陷”二字，最是容易写，这种事情的主谋，如何追究？根本无从查起。何况如果真的有，牵连的必是朝廷重臣，更加不得了，还不如故意示天下以宽仁。

诏谕请愿学子的诏书写得滴水不漏，一面严厉责怪学生们行事冲

动，非礼逾制；一面又安抚学生，说他们其心可嘉，皇上能够理解；对于学生的要求，则是指出朝廷自有法度，皇帝应当依着礼法律令行事，处事应当示天下以公，因此白水潭之狱，要审明后方能处置，但也请学生们放心，朝廷必有一个公正的结果，邓綰处置失当，朝廷当另委官员审查；而对学生们要求废免役、保甲法，则提出严厉的质问，认为这件事情应当由朝廷大臣来决定。

“……（桑充国）彼若有罪，虽万人叩阙，朕不能赦其罪；彼若无罪，便众口钳之，朕亦不能治其罪。朕为天子，当示天下以公……”冯京一边朗声念着这道诏书，一边看着这些学生的反应。

学生们果然开始动摇，虽然有几个人似乎还想争取一点明确的许诺，但是在皇帝责以大义的诏书面前，在大部分学生感动于有这样一个体恤下情的皇帝的情况下，诏书一读完，有几千人就开始高呼“吾皇万岁”了。

张淳与袁景文等人对望一眼，无奈地发现，连十七个领袖当中，也有一大半对这个成果表示满意而高呼“万岁”。他们也只能表示接受，并由几个人商议写一道谢表和请罪的表章，交给冯京。

大宋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结果差强人意。学生提了一堆要求，朝廷给出的实际让步只是撤换邓綰。虽然有少数学生不满意这个结果，但是面对高举着大义旗帜的朝廷，他们也只能屈服。毕竟学生的请愿，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正义性，是绝对无法成功的。

躲在这件事情背后微微冷笑的，是一个叫潘照临的男人。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真正失控过，石越总算以最小的代价，打赢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仗。

但是这个所谓“最小的代价”，对于石越来说，也是相当的困扰的。罚俸一年，免去白水潭山长的职务，这些都无关痛痒，但是接下来白水潭山长人选的确定，如何避免朝廷借此机会通过任免白水潭山长而加强对白水潭的管制？如何消除白水潭学院给皇帝的负面印象？都是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给皇帝的负面印象，会直接影响到许多有官阶在身的人不愿意来白水潭任教，虽然从另一面来说，很多人也会因此更加向往白水潭，但是如果给朝廷和皇帝一种“白水潭是麻烦的根源”这样的印象，绝对不是好事。

另外，白水潭之狱并未结案，桑充国仍在狱中，白水潭十三子依旧是有罪之身，而新的十七个学生领袖又面临危机，如此等等，皆是石越要谋划的事情。

与此同时，伴随着这次学生运动，还有一件事情，要石越和潘照临一起关注。那就是如何说服王安石回到中书做他的宰相。无论是石越还是潘照临，都承认这个时候王安石如果去职，对石越有害无利。

一方面要制约王安石，一方面却不能让王安石离开权力的中心，这件事情，石越想起来就觉得讽刺。

[1]. 殿讲，崇政殿说书的别称，下文“检正”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之简称，都是曾布此时的官职。

[2]. 本为左右谏议大夫的别称，此处借以指代知谏院。

[3]. 王珪。

[4]. 偶语律，秦始皇时法家暴政，两个人以上在一起谈论诗书，便

犯“弃市”之死罪。

目录

- 第六章 拗相公
- 第七章 离间计
- 第八章 汴京新闻
- 第九章 吕氏复出
- 第十章 天下才俊
- 第十一章 再度交锋

第六章 拗相公

世间所谓的“伟大”，其本质不过是“执着”，但“执着”的另一面，却是“顽固”。

——某个自诩
为“智者”的人

1

从熙宁四年的冬天开始，开封城的天气就一直是阴沉沉的，沉闷的天气，和大宋权力中心的气氛一样，让人感到压抑与难受，使许多人都喘不过气来。

冯京捧着一大堆公文如往常一样走进中书省那简单的厅堂里，王安石请辞，王珪请了病假，现在掌印的宰执就只有他一个人了。冯京吩咐了各部曹的官员把公文按轻重缓急分类整理好交过来，自己便坐在案前埋头开始办公。少了王安石的政事堂，气氛也显得格外沉闷。

冯京顺手翻了一下公文，瞄了外面的天气一眼，自顾自的说道：“看这天气，说不定有大雪要下。要知会一下开封府，寒冬大雪的天气，可不要冻死人才好。”

一个堂吏听到冯京说话，便应道：“大参^[1]，这事曾都检正已吩咐下去办了，开封府推官断不敢怠慢的，您尽管放心。”

冯京心里不由闪过一丝不悦，曾布这个“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出了名的眼里只有王安石。就拿这件事来说，这件事本是好事，但是连自己这个当值的宰执都不知会一声，就径自施行，让人心里真不舒服。

但他毕竟是久经宦海之人，心里虽然不快，脸上却不动声色的笑道：“他倒想得周到。”又问道：“各地青苗法与京东、两浙、河北三路试行青苗法今年的报告交上来了吗？”

“前天就交上来了，曾都检正和诸房提点、检正合计，这件事要等丞相回来了再处置方为妥当，压在那里呢。”

冯京听见这话，心里更加不快。但又不好发作，倘是发作，倒是好像自己盼着王安石永远不能回这中书省一样了。他暗自苦笑一下，打量一下中书省的官员，十之八九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青年俊杰，这些人办事颇有干劲，议起政来也头头是道，自己在中书省的作用，原来也不过是签字画押而已。便是王安石请辞，但是他那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书省，中书省的大小官员们，小事自己下令施行，大事留待王安石回来，冯京都有点不明白自己呆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了。

把目光漫无目的投向窗外，冯京突然感觉到王安石像极了院子里的那棵巨大的古槐树，无时无刻不用自己的枝叶罩着中书省的院子。一股心烦意乱的感觉冒了上来，冯京突然有种无力感，觉悟到自己根本没有

办法取代王安石，他挥了挥手，无力的说了一声：“知道了。”便开始继续办公。

2

王雱一面取下披风，一面走向屋子里。屋子里的几个人见他进来，都起身相迎。王雱忽然感到胸中气血翻滚，咳了几声，方勉强笑道：“我来晚了。”

“元泽，你已经说服丞相了吗？”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急切地问道。此人姓谢，名景温，字师直，现官侍御史知杂事，也就是所谓的“知杂御史”，为御史台的副长官，在此时朝中的新党中，也是地位显赫的几人之一。谢景温前半辈子都在地方上做官，是因为与王安石相善，才能调到朝廷，担任要职，因此心里极是感激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对王安石惟命是从。再加上他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与王家另有一层亲戚的关系，因此也得到王雱的信任。此前构陷苏轼，谢景温便是主力。

王雱看了一眼谢景温，不由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道：“我父亲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我已托人送信给吕惠卿了。”

谢景温大吃一惊，道：“元泽，你不是说吕惠卿狼子野心，不可不防吗？”

王雱苦笑道：“事急且从权，眼下只有吕惠卿能说服我父亲。如果

办这件案子的是吕惠卿而不是邓綰的话，石越演不出这出双簧。”

谢景温恨声说道：“邓綰行事也是太孟浪了，如今害得我们这般被动。”

王雱冷笑道：“事后怨人，于事何益？石越这一招，我们谁又能料到？本来以为邓綰也是个聪明人，做事会有分寸，才让他去办这件事，他是想当御史中丞想疯了，居然这样小看石越。”

他正埋怨着邓綰，却听有人笑道：“现在说这些也晚了。曾布当时首尾两端，也是石越能得逞的原因。曾布虽然支持新法，但是和石越私交不错，我们也是失算了。”

王雱循声望去，说话的却是新上任的监察御史里行蔡确，也是对御史中丞一职极有野心的男子，虽然是邓綰举荐，但对于邓綰的落马，他心里只怕是在暗暗高兴。王雱有心要刺一下他，淡淡说道：“邓綰罢知永州，并没什么要紧的，他始终是礼部试第一名的进士，迟早有一天能回到开封府。”顿了顿，见蔡确神色如常，心中不由暗暗诧异，又道：“这里都是自己人，大家开诚布公，当务之急有两件事，第一件是说服我父亲不要辞相，否则新法前功尽弃；再就是白水潭案的主审官，一定要争取是我们的人，否则他们气焰一旦嚣张，以后就很难压服下去了。”

谢景温点了点头，道：“元泽所言甚是。”

王雱又道：“冯京向皇上推荐的人选是范纯仁，若真要是他来做主审官，那白水潭案肯定全部是无罪释放。”

谢景温不由皱起了眉，“吕惠卿丁忧，曾布虽然精通律法，但是他

已经指望不上，我们如今还能找谁呢？”

王雱沉吟道：“开封府出缺，我以为皇上之意，白水潭之案的主审官，肯定就是新任的权知开封府……或者，竟交由御史台来审理？”

几个人的目光立即热切起来，若是下御史台，那就是所谓的“诏狱”了。现在御史台御史中丞出缺，便是谢景温做主，虽说御史台内部并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但他们也还有蔡确等人呼应，只须进了御史台，桑充国就不要再想出去。

但是，这个道理，他们知道，那对手也肯定知道。而且这案子的“主犯”桑充国又不是官员，不该御史台当管。几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雱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说道：“可惜……开封府知府要待制以上官……”他沉吟着，目光突然投向谢景温，说道：“师直公，若我们找机会向皇上推荐你如何？”

顿时，几道羡慕的目光投向谢景温，尤其蔡确的眼神，几乎是炽热得可以杀人。谢景温也是激动得胡子直抖，一时竟是说不出话来。

王雱满意的点点头，又说道：“就这么说定，我会找机会向皇上推荐，设法让师直知开封府，不过如今我父亲不在中书，我们说话的份量，在皇上那边却有些不够，所以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此，各位也要配合我，双管齐下，多搜集些白水潭不法乱制之事，各位正好顺便做功课。”有宋一代，御史谏官每个月必须有弹劾的表章交上去，所以王雱称之为“做功课”。

众人皆是默契的一笑。谢景温更是感激涕零。

丞相府。

王安石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比起宋代官员生活的奢华来说，王安石这个背负着“敛财”之名的宰相，生活却过得十分俭朴。宋代官员俸禄颇丰，一般一家人平均每人可以请三个以上的奴仆服侍起居。但是王安石一家十多口人，请的仆人不过七八人。虽然被人讥讽“作宰相只吃鱼羹饭，得受用底不受用”，但王安石依然我行我素，并不怎么把这些闲言闲语放到心上。

自从王安石为相之后，这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虽然这次是王安石在仕途上遭遇挫折，但是对于王夫人来说，国家大事不是她能关心的，自己的丈夫儿女能一起团聚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每一顿饭她都竭力营造一个快乐的气氛出来。

王昉一边吃着饭一边偷眼看自己的爹爹，朝局之事，她并不陌生，但是做为女孩子，却是不可以随便说这些的。王安石似乎显得有点衰老，但依然强打着精神，装出一副笑脸来。桌上摆了七八个简单的菜，王夫人知道自己丈夫的习惯，把最好吃的菜摆在王安石面前。因为王安石吃菜从来没有什么挑剔，他只吃桌子上离自己最近的一碗菜。

王昉见王安石心不在焉的夹着同一个菜，便一面撒娇一面给王安石碗里夹菜，娇声道：“爹爹，尝尝这个……还有这个……”

王安石看着自己这个宝贝女儿，温言笑道：“好，好。”

王雱回到家里，进了饭厅，正好看到这一幕，便笑道：“还是妹子有办法。”又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爹爹、母亲。”

王安石看了他一眼，问道：“去哪里了？快一起来吃饭吧。”听公

公说了话，王雱的妻子连忙起身帮王雱装好饭。

王雱应了一声，坐下来，说道：“方才皇上召见我。”

“哦。”王安石淡淡的应了一声，不再说话。

王雱迟疑了一下，说道：“皇上要我劝说父亲回中书省主持政务。”他倒不是假传圣旨。

王安石不置可否的应了一声，筷子停在碗里。

王旁笑道：“哥，看你一回来就说公事，先不说这些吧，我倒觉得爹爹早点学张良归隐，并不是坏事。一家人开开心心，也挺好。”

王雱半开玩笑的说道：“你什么时候长进过，尽出些臭主意。父亲身负经邦济国之术，不把它施展出来难道要收死在胸中吗？况且皇上是明主，难得君臣相知，若不能有所作为，岂不为后世所笑？张良归隐，那是他帮刘邦打下了数百年的基业，功成身退。现在新法变到一半，小遇挫折便说归隐，真要被后人笑话的。”

王旁一向说王雱不过，便不再说话，只小声嘟哝道：“何苦为了一个不见得正确的理想，把天下的怨恨都揽到我们王家身上。”

他说话声音虽然小，坐在他旁边的王雱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顿时勃然大怒，厉声问道：“弟弟，什么叫不见得正确的理想？”

他这么高声一说，顿时全家人都听清了，王安石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王旁从小就有点害怕自己这个哥哥，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的人态

度，都让他觉得自己没有王雱聪明有出息。在过分杰出的父亲和兄长的阴影下，王旁的性格与父兄竟然截然不同。这时听王雱厉声喝他，便不再说话，只是闷声吃菜。

王雱却气犹未尽，他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时生起气来，胸中气血翻腾，竟是想吐一样。他好强的生生吞住那口气血，说道：“我们是不见得正确的理想，难得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反倒是正确的？坐视着国家一日一日被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掏空而无力挽救，反倒是正确的？”

王旁有点不服气的低声说道：“我可没有这么说。”

王雱不听这句话还好，一听气又上来了，他狠狠地盯着王旁，突然冷笑道：“好啊，那你说说，我们怎么样不见得正确了，什么样又是正确的了？”

王旁偷偷看了一眼王安石的脸色，见他一直沉着脸，原来就挺黑的皮肤，更显得黑得可怕。他哪里敢惹父亲生气，就打定主意退一步算了。当下低着头不再说话。

王雱见他不再说话，便转过头，继续劝说王安石。王夫人虽然感觉气氛不对，但是这毕竟是男人的事情，她不好进言，便笑道对王雱说道：“雱儿，辛苦一天了，吃饭吧，来，看看这个兔子肉味道怎么样……”

王雱勉强一笑，应道：“娘，知道了。”一边继续对王安石说道：“爹爹，你不是常告诉我们做事贵在坚持的吗？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困难，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最后的成功。现在的新法，就需要你的坚持呀！”

王旁在旁边听得心里很不舒服，但是他生性不愿意和父兄争执，只好默默的吃饭，狠狠的咀嚼着口里的青菜，王安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做声。

吃过饭后，王昉把王安石送到书房，这段时间王安石难得有空，做为经学大师的他便开始在家里读石越的《论语正义》、《三代之治》，并开始动手写《孟子注》。王雱也跟了进来，帮他整理资料。

王昉见父兄开始忙碌起来，连忙告退回自己的闺房，穿过几道走廊，一道郁郁的笛声从后花园传来，笛声中似有说不清的烦闷与担心。王昉循着笛声走去，到了后花园的池边，果然是二哥王旁在那里吹笛。

“二哥，你有心事？”王昉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轻声问道。

王旁叹了口气：“妹子。”

“是不是因为爹爹的事情？”王昉问道。

“二叔和三叔都和我说过，现在爹爹变法，把天下的怨恨都归到我们王家身上，对我们王家很不利。”王旁也只有在自己这个妹妹面前，敢肆无忌惮的说话。

“可是爹爹也是为了天下的苍生呀？如果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家变得富强，就算我们王家受一点委屈，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虽是女流，却也知道如果有利于国家与百姓，即便是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当回避的。”王昉一手理了一下刘海，娇声说道。

王旁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忍不住笑道：“想不到妹妹你也有这种

见识，如果你是男儿身，爹爹一定喜欢你更甚于大哥。”旋又叹道：“但是我没有这种远大的理想与抱负，我更希望爹爹与哥哥平安。你也看到了，哥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还要这样争强好胜，天天算计。这并非好事。”

王昉幽幽的说道：“二哥，你也不必自谦。你的学问才华，又何曾差了？你担心爹爹，爹爹也是知道的。但是你知道爹和大哥的脾气，天生的热血心肠。虽然这一次爹爹实在有点心灰意懒，但依我看，爹是迟早要复出的。”

王旁急道：“妹子，你也希望爹爹复出吗？”

王昉有点茫然的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女孩，终究不明白天下大事的。”

王旁叹了口气，说道：“是呀，你是个女孩子，不明白，但是爹爹和大哥，却都是人中之杰，可是他们也自处于错误之中而不自觉呢。只怪我没用，不能说服他们。”

王昉有点奇怪看了王旁一眼，问道：“二哥，你怎么可以断定爹爹与大哥身处错误之中呢？”

王旁苦笑了一下，说道：“现在天下的士子，都知道这件事情。爹爹主持变法，青苗法上上下下议论了许久，又是试行又是设提举官，结果搞得天下怨声载道。叫好的人没有抱怨的人多。但是石越略一改良，现在三路试行石法，成绩斐然。前几天听浙江的士子说，单是两浙路，官府也没有掏出一文钱，尽收入二十万贯，虽然水害不断，但是两浙路因为改良青苗法施行得当，再加上农业合作社的施行，农时没有耽误，也没有饿死一个百姓，出现一个流民，大家都能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家乡

恢复生产。两浙的百姓上书朝廷，希望允许他们给石越立长生牌位。这种事情，是爹爹的新法能想象得到的吗？”

王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瞪大了眼睛望着王旁，她是不太相信这个世界还有比她父亲更能干的人。

王旁看了王昉一眼，自嘲的笑笑，“你不相信是吧？我也不相信。但是事实如此，我不能不相信。现在被爹爹贬到杭州的苏轼在那边大兴水利。曾布说两浙今天治绩如此之好，新法之功不可没——但那是自欺欺人，无人不知道那是石越的功劳——现在朝廷可能要派大员去那里专责兴修水利，把农田水利法贯彻好，以期标本兼治。这也是爹爹的新法唯一不引起非议的法令。到坊间去转转，百姓都在传说石越是文曲星下凡，左辅星转世，是帮赵宋官家兴万世太平的；便是士林的读书人，也有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就算不信这些星相之说的，也都承认石越胸中实有一篇治国的大文章，改良青苗法不过是牛刀小试。”

“还有那个关在开封府狱中的桑充国，两年之前，尚且籍籍无名，现在替石越主管白水潭校务，同时讲授《三代之治》、《化学》、《物理》等数科课目，声望竟然不在石越之下，隐约可与程颢等人比肩，再过几年，竟又是一个石越了……”

王旁又和她说起石越创建的白水潭学院的气度与景象，关于石越与桑充国的种种秩事，白水潭学院的人物风采……他不似王雱，白水潭学院，王旁也是亲身去过的，别的书院，他也去观摩过，两番比较，在王旁口中说出来，更显见白水潭学院的出类拔萃之处。一席长谈，直听得王昉悠然神往，恨不得自己能亲自去白水潭学院看看。

几天来，赵顼一直都心神不宁。熙宁五年的春节转瞬即过，粉饰出来的太平景象随着上元灯节的结束也被打回了原形。一个宰相请辞，一个参政告病，冯京独木难支，中书要处理的公文堆满了几案。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如曾布这样的大臣则坚持要等王安石回来再做处置，结果便是政务一天天堆积，帝国运转的效率降到了最低。

除开日常的政务被荒怠之外，朝中与地方的官员个个都心存观望，无心理政，他们更关心的反倒是王安石的去留，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和他们的前途关系更紧密吧——赵顼带着恶意的猜想。但是身为大宋朝的皇帝，面对这样的臣子，他也无可奈何。新党与旧党交章上表，或者希望皇帝挽留王安石，或者敦促皇帝早日批准王安石去职，任命新的宰相，政局愈发动荡不安。

赵顼坐在龙椅上，想起昨天和石越的对话。

“陛下，王丞相去留，不可不早下决断，否则政务荒怠，为祸不浅。”

“朕也是这样想，但是王丞相执意请辞，如之奈何？”

“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朕与你君臣相知，有话但说无妨。”

“那么臣敢问陛下，究竟仅仅是王丞相执意请辞，不肯从命，还是陛下心里也有点犹豫呢？”

“.....”

“白水潭之案，与臣休戚相关，但臣不敢以私心坏国事。今日之事，陛下不早定白水潭之案，王丞相就不可能复职，王丞相不复职，陛下锐意求变之心，由谁来实现？”

“.....”

“即便是陛下真的不想用王丞相了，也应当早点下决断，臣以为中书的权威较之新法的权威更重要。中书省诸事不决，地方便有轻朝廷之心，上行下效，地方官吏便会怠于政务，国家之坏，正始于此，陛下三思。”

.....

正在出神，李向安轻轻走了过来，奏道：“官家，太皇太后和太后要见您。”

太皇太后曹氏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庆历八年卫卒作乱，她临危不乱，亲率宫女宦侍死战，坚持到天亮，平定叛乱，实在不愧是将门之女。她的祖父曹彬，也是中国历史最值得尊敬的将军之一，禀承祖父的那种举重若轻的气质，她在仁宗死后，立赵顼的父亲英宗为帝，并且曾经垂帘听政，对英宗一朝的政局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赵顼一即位，立即尊她为太皇太后。这个女子，在大宋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曹太后不是赵顼的亲祖母，但是赵顼历来都很尊重她的意见。而曹氏

也并不是那种对权力有着变态的渴望的女人，虽然二人之间因为种种原因，有着不可避免的隔阂，但是彼此的聪明与尊重，让这种隔阂变得那么极不显眼。

皇太后高氏是曹太后的亲侄女，是曹太后亲姐姐的女儿，也是赵顼的亲生母亲，这也是个很谨慎的皇太后。赵顼屡次想为舅舅家盖座好房子，都被高太后阻止了。最后为高家盖的房子，都是高太后自己的月俸里省出来的，没有用过朝廷的一文钱。

这两个女人在不同的时代受到过不同的评价，但是仅仅在当时而言，她们却有极好的声誉。当时的人们不会因为后世的眼光而改变他们意志。

“叩见娘娘、母后。”娘娘是皇帝对曹太后的称呼。

“官家起来吧。”曹太后笑着扶起年轻的赵顼，在皇宫里，她们都管皇帝叫“官家”。

赵顼站了起来，也笑道：“不知娘娘和母后找朕有什么事？”

曹太后正容说道：“我听说外间王安石请辞，中书百事俱废，心中忧虑，我是快要去见仁宗的人了，万一有天去了，仁宗问起来今日的朝局，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此请官家来问问，看官家是何打算？”

赵顼连忙笑道：“娘娘身康体健，一定长命百岁。外间并无它事，朕会处理好的，娘娘尽可放心。”

曹太后温言说道：“官家，你也不用宽慰我，我五十多岁了，早就应当随仁宗而去。我并不是要干预朝政，昔日仁宗在时，民间若有疾苦传到我耳里，我一定会告知仁宗，请他下旨解救。现在我也是一样

的。”

赵顼笑道：“这个朕深知的，只是当今民间却没什么怨言。”

曹太后缓缓看了赵顼一眼，说道：“官家，民间对于青苗、免役二法甚多抱怨，我也听说了。石越改良的青苗法效果不错，如果不能罢青苗法，就当于全国推行改良青苗法，何苦让他处百姓受苦？王安石虽有才学，前段却闹得数千学子叩阙，这种事情我死后若告诉仁宗，列祖列宗九泉之下如何能安心？他既然请辞，不如便把他罢免了。如果官家想保全他，就放到他到地方，他必定是一个出色的太守。况且中书不能长时间无相，如果政事荒怠，官家更应当早做决定。”

赵顼连忙说道：“娘娘教诲，孙儿不敢不听。石越青苗法改良和农业合作社，当预备推行全国。然而王安石也是极有才能的大臣，现在除他之外，仓促无人可用。”

高太后听他这么说，在旁边说道：“官家，何谓无人可用？韩琦、富弼老臣，司马光、文彦博老成之辈，苏轼兄弟是仁宗亲口说的宰相之才，便是石越，依我看，也只欠了一层资历。”

赵顼苦笑道：“韩琦老了，加上边防缺一帅才，非韩琦不能镇守，富弼病体缠身，文彦博已是枢密使，枢府亦不能无人，司马光太过保守，苏轼兄弟是轻佻之辈，行为不检，在地方历练或有所成，石越的确是个人才，但是他年轻太浅，资历太浅，用来参赞机务辄可，如果遂然重用，肯定不能服众。儿子亦有儿子的苦衷，国家之势，非变不可，不变法不足以富国强兵，不用王安石，儿子无人可用。况且王安石也有他的长处，不仅仅学问见识皆是人中之杰，而且敢任事不避嫌怨，不怕把天下的怨恨的聚于己身，一心想着国家百姓，这种人是难得的忠臣。”

曹太后默然良久，方温言说道：“官家自有官家的见识，只要官家记得，做皇帝关系天下的兴亡，行事一定要老成谨慎。时时刻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小心行事，就能做一个好皇帝。现在朝局乱成这样，稳定朝局才是关键，不管官家用不用王安石，都要早下决断，中书不可无宰相。有了宰相，朝中官员才不会首尾两端，一心想着谋自己的利益，他们才能安心办事。这一节官家一定要记住。”

赵顼笑道：“娘娘的教训，孙儿牢记在心。”

4

虽然赵顼决心召回王安石，但是催王安石视事的诏书却全部被王安石给退了回来。

王安石不仅仅是因为他心里还在犹疑不断，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不适合他回到相位上。白水潭之案未决，请皇帝罢免王安石的奏章没有被批驳下去，就证明皇帝的态度依然不够明朗，王安石是断然不会返回中书省的。

月底，司天监灵台郎亢瑛上书：“天久阴，乃大狱久拖未决之象；星失度，主中书无相，朝政紊乱，请陛下早下决断。”

这道奏章立即成为了朝野关注的焦点，利用天象来敦促皇帝早日解决当时乱得一塌糊涂的朝局，正是各方面都盼望的，这两件事久拖不决，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赵顼把这道奏章发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当

天，冯京和文彦博就各自拜章，以为白水潭之案，不宜久拖，二人一齐推荐范纯仁权知开封府，审理此案；而曾布、王雱等人则推荐知杂御史谢景温。

虽然各方面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人选来得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但是最后的任命却不是双方推荐的任何一人，而是以陈绎权知开封府，审理白水潭之案。

这道任命传来的时候，石越正和潘照临下棋，结果一着子落下，紧了自己一口气。

潘照临见状，将石越落下的棋子拣起，淡淡笑道：“公子，不必如此担心，陈绎主审此案，正足以表明皇上的心迹。”

石越一怔：“何以见得？”

“陈绎虽然一向被人认为是新党，和王安石关系密切，但是实际上却既不是王衙内派，也不是吕惠卿派，陈绎一向以能平冤案、断大案出名，是皇上亲口嘉叹断案不避权贵的强项令。这次被任命为权知开封府，可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皇上是想借他的令名来堵住众人之嘴，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潘照临侃侃而谈，他说的“王衙内派”即是指新党内的王雱派。

石越却是苦笑：“我们好不容易通过沈括，说服郎亢瑛，得到这次机会。本以为中书枢密一齐推荐范纯仁，皇上决无可能驳回。现在陈绎上任，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变数了。”

“范纯仁得罪王安石不浅，他名望虽高，可皇帝现在心里还舍不得

王安石，所以他终是难以复用，只是一时却又找不出更好的人选来推荐，所以也只好推荐他，毕竟权知开封府，是需要待制以上的资历才行。陈绎虽然是新党，不过平时行事，在公事上也让人挑不出毛病来，而且资历与威望，都是恰到好处。公子不必太担心，我以为陈绎断案，我们虽然不会有最好的结果，也不会太差。至少桑公子我敢担保无事。”潘照临胸有成竹的说道。

“也只好如是想了，总比谢景温要好。”石越自我安慰道：“潜光兄，你说的是谁举荐的陈绎？如果只是圣心独断，皇上决不能同时驳了中书和枢密的面子。”

“还能是谁？只有王珪这个老狐狸。他揣摸上意，既不敢得罪王安石，又不敢得罪公子，便出了这么个主意。”潘照临笑道，“不过也好，公子可以去安慰桑家，长卿不久就可以出狱了。”

“我这就过去，桑夫人急得人都快垮了，这次总算有个准信了。杭州那件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石越一面吩咐侍剑备马。

“唐甘南来信，说一切妥当，苏轼也报了平安。公子尽管放心。”

“海外船行的事情呢？”

“唐甘南说正在办，今年桑家和唐家的棉布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再加上在两浙等三路办钱庄的收入，现在两家在全国都称得上是钜富之家了。海外贸易本来利润就高得惊人，现在他们财力足够，自然也会宽出手来支持。”潘照临微微停顿，迟疑了一会，忽然说道：“公子，有件事你还得留意……”

石越漫不经心的问道：“什么事？”

“桑唐两家现在财力越来越大，虽然说两家和公子荣辱相关，但是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脱出我们的掌握，特别是将来公子难免要他们花大钱做一些无利可图的事情。所以我以为应当早做打算。”潘照临压低声音说道。

石越愕然望着潘照临，“算计桑唐两家？”

潘照临平静的点了点头，好像他说的是去隔壁酒家打壶酒一样，“我们应当在桑唐两家中安插一些人手，以便于控制。另外，桑家小娘子快到出阁的年纪了，她和公子情投意合，不如我去帮公子说亲，桑家断无不允之理。”

“你说什么？你要我娶梓儿拉拢桑家？”石越压低了嗓子吼道，狠狠的盯着潘照临。现在他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有奥贝斯坦类型的人物存在了。

潘照临直视石越的目光，淡然道：“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何况公子和桑姑娘非常相配，用婚姻来巩固彼此的关系，有何不可？我以为桑家也是非常希望的。”

“你闭嘴！我才不要因为这样恶心的原因结婚。”石越翻身上马，狠狠的说道。

潘照临似笑非笑的看了石越一眼，不再说这个话题，“沈括说后天是兵器研究院第一次试验新的炼钢法，公子要不要去看？”

“等我回来再说吧。”石越抽了一下马，带着侍剑扬长而去。

正如潘照临所说，陈绎在新党中，是属于“实干派”。这些人支持新法，勇于实干，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新法给了他们展现才华的机会，能够更快的得到提升，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新法本身，亦有着相当的政治认同。他们虽然有自私的一面，却有着极为出众的政治才华。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新党只是少数，而且对决策的影响甚微。新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和旧党的争吵之上，甚至极端的走向“旧党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样的困境。

看着开封府的大门，陈绎颇有几分感触。自己终于可以走进这扇大门，坐在公案之后决断冤狱了。被皇帝亲口嘉奖“断案不避权贵”的自己，能不能和已经成为传奇被百姓们传唱的包拯一样，在开封府立下自己千世的令名呢？陈绎的手心全是热乎乎的汗水。天下睹目的白水潭之案，对自己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千载难得的机会。陈绎心里非常明白：史官一定会记录这件事的全过程！

心潮澎湃的陈绎，忽听到自己的家人轻声说道：“王丞相公子来访。”

陈绎微微冷笑了一下，他自然知道王雱所为何来，一面对家人说道：“请王公子到客厅，我马上过去。”

一直以来，王雱都有点看不起陈绎，因为陈绎“闺门不肃”，士林清议对此颇多指摘，但是王安石一向认为“才俊之士，未必有行，择其材而用之可也”，所以大胆的重用陈绎等一批官员。但王雱却没有父亲的胸襟与气度，这次要登门拜访陈绎，实在是情非得已。

在客厅等了好久，陈绎才从内室出来，见到王雱，连忙抱拳道：“元泽久等了，恕罪、恕罪。”

王雱挤出一丝笑容，揶揄道：“哪里话，和叔现在贵人事忙嘛。在下还没有恭喜和叔坐了开封府呢。”

陈绎笑了一下，道：“取笑了。元泽此来，不知有何指教？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王雱一边喝了一口茶，看了陈绎一眼，细里慢条的说道：“和叔说得不错，在下此来，的确是有点事情。”

“还请明示？”

“和叔，不知你对白水潭之案有何看法？”王雱投石问路。

“圣上命我主审此案，其中案情我却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现在说什么看法，实在是言之过早。”陈绎一本正经的说道。

王雱笑道：“哦，若依在下看，这案情却是很明白的。”

陈绎若有所思的望了王雱一眼，微微笑道：“愿闻其详。”

“桑充国与程颐、孙觉借《白水潭学刊》，指使、纵容李治平等十三名学生诋毁、污蔑朝政，事后段子介又挟刃拒捕，张淳、袁景文以及国子监李旭等十七人鼓动学生叩阙，要挟朝廷，以求侥幸脱罪。案情可谓清晰无比。”王雱高声说道。

陈绎哑然失笑，道：“若是如元泽所说，那邓文约就不会被皇上罢官了，皇上何必要我来知开封府，这样清晰的案情，韩维怎么会断不

了？”

王雱脸色一变，沉声问道：“那么和叔的高见是？”

陈绎笑道：“现在案情未明，我身为主审官，不能妄下结论。待我查明案情，自然会禀公处理。”

王雱冷笑一声，从袖子拿出来两份奏章，轻轻递给陈绎。

陈绎疑惑的接了过来，不动声色的看完，轻轻掩上，又递还回王雱。

这两份奏章一份是弹劾陈绎循私希合上意，放纵有罪之人，一份则是说陈绎文学出色，明达吏事，办案公允，大力荐举陈绎。显然，这两封内容完全相反的奏章在不同的情况，只有一封会呈到皇帝面前。

王雱轻轻的把奏折接了过来，收好了，似乎漫不经心的说道：“我刚才拜访几个御史，看到他们在写奏折，便凭记忆默了复本，这次来，也顺便给和叔提个醒。”

陈绎淡淡一笑，道：“如此多谢元泽了。”

这么幼稚的手段，还威胁不了他。

陈绎的确不愧是以能断冤案著称的能吏。仅仅用了十天时间，就走马灯似的提审记录了白水潭学生、印刷坊老板伙计、白水潭村民、国子监学员等近三百名人证的口供，记录了厚达数千页的案卷，终于审定白水潭之案。

“……虽涉案白水潭十三学员在逃，不能到案，然由诸人口供，臣可知桑充国实为无罪，《白水潭学刊》刊录文章规则，是秘阁校理石越所定，桑氏亦无可如何；且其人为人敦敏，性情温厚，轻财仗义，兼之学问出众，勤于校务，在白水潭学院颇受爱戴，邓綰轻率欲入其之罪，且轻用刑具，故激起大变。臣以为按律桑充国当无罪释放。其余孙觉、程颐，虽有失察纵容之情，然大宋律法并无条例可按，臣以为罚铜即可。段子介本非大罪，杖责即可。白水潭学院李治平以下十三学员，诋毁执政大臣，妄议朝政，事后又潜逃，藐视王法，按律可革去功名，交原籍编管。”

“……又白水潭学员张淳、袁景文以及国子监李旭等十七人，聚众叩阙，要挟朝廷，大不敬，虽情有可原，然国法所系，不能不问，臣以为皆可革过功名，交原籍编管……”

赵頊一边看着陈绎的奏折，一边对文彦博问道：“文公以为陈绎判得如何？”

文彦博沉声道：“陛下，臣以为陈绎判得太轻了。”

“哦？”

“聚众叩阙这件事情，臣以为当刺配三千里，以惩来者。”文彦博对于这些人没有好感。

赵頊低头沉吟了一会，对一旁的冯京问道：“冯卿以为呢？”

冯京微笑道：“微臣以为是判得太重。”

“哦？”

“白水潭十三人并非每个人的文章都是诋毁执政的，其中有一些人不过是议论古代政治得失而已。陈绎不能一一详按，固是太重。何况就此革去功名，是不给这些儒生自新之路，亦是重了一点。至于叩阙十七人，臣以为既是情有可原，陈绎判得便是适当。革去功名，于儒生来讲，已是很重的处罚了。”

“叶状元，卿在白水潭学院执过教鞭的，卿以为如何？”赵頊笑着对因事入见的叶祖洽说道。

叶祖洽自然不希望白水潭被整得太惨，否则自己不好做人，但是他生性玲珑，这时偷偷看见皇帝脸色甚是轻松，便小心的选择着词汇，说道：“臣以为陈绎如此断案，亦是为朝廷存些体面。臣闻陛下累旨召王丞相视事，若欲王丞相复出，则白水潭案处置不可过重，亦不能过轻。处置过重，则失天下士子之望，士子因此敌视新法，反为不美；处置过轻，则王丞相威信全无，朝廷之令亦为人所轻。故一方面，当示天下以宽宏，一方面，当示天下以威重。陈绎所议，颇为恰当。其余细节，似不必深究。此案早一日审结，是朝廷之幸，天下之幸。”

赵頊被叶祖洽说中心思，不禁哈哈大笑：“叶状元所说不错，就依陈绎所议吧。”赵頊又拣起一份奏章，递给冯京，道：“卿等看看。”

冯京连连恭恭敬敬接下，小心打开，只见上面写道：

“臣御史某顿首言：……《兑命》曰“念始终，典于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故国有太学，郡有庠序，以备教育，诸公卿大夫百执事无不选之其门。可见学之大盛，系俊才选优，官僚择贤之根本也。官学而外，尚有私学之立，少则家塾，长则门院，亦备补适士官之途也，然私学之束，少于监导，致常有以洁掩垢，以恣覆奸者，而寻私解愤，枉议国纲，更不类枚举。臣闻京师郊外有私学白水潭书院，乃本朝之秘书校理、著作佐郎、提举虞部胄案事石越所创。原官绅立学，本广开学风，阐弘治道，使天下人皆慕学向善，化民成俗矣。然越者，挟其官家之身，隐经去理，偏司淫巧，尽毁圣人师道也。夫古者师道，义理为重，经术次之，皆儒学根本，若熟习蹈器，经世为用，国之幸哉。嗟夫淫巧之技，何利于民

生，何利于社稷！又越于书院内设一堂，谓之辩所，臣尝听之，大骇！原以为论之孔孟，研之诗书，然实诟陷国策，谗毁宰冢，则治策之诏未行必先非其是，权司之职待议然尽谤其身，于之新法，持之尤力。陛下锐毅进取，行富国之政，然于院中儒生目尔，竟是掠民之举，甚者，迳走于外，导他生员之盲从，蜚流市井，目新法为洪兽，致圣上威信荡然，臣深患之。此之一概，皆越知之而不止，罪也。此，臣固请陛下力加废禁，诸私学有效者，或废或改，皆应严厉，而官宦大夫有庇护者，申饬再三而不改，亦当罪之……”

御史的名字被朱笔涂掉，显然是皇帝故意保护御史的所为。冯京越读越心惊，读完之后，小心递给文彦博，文彦博却一边读一边点头，显然是颇以为然。传到叶祖洽时，叶祖洽脸色沉重，默默不敢出声。三人心里都雪亮，这是弹劾石越创立私学，不讲孔孟之道而讲奇技淫巧之说，又设辩论堂诋议朝政，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良久，冯京才说道：“陛下，臣以为这份奏折所议有失偏颇，石越是治《论语》的名家，若以白水潭学院而论，程颢、程颐、孙觉、甚至叶状元，哪一个不讲经典习诵圣人之术的？至于辩论堂议论新法之事，此臣所不知。若确有其事，当召石越训诫，令其纠正。”

文彦博却道：“虽是有失偏颇，然臣以为说得却是正理。格物院根本可以废除，学生不治经义，成何体统。若礼义廉耻，全然不知，此等人于国何用？”

叶祖洽在心里把这奏章咀嚼了半天，突然脑中灵光一现，明白过来，不禁笑道：“臣以为写这份奏章的人不过是个迂腐君子。”

赵頊奇道：“状元公何出此言？”

“石越七书行世，本就有格物之说，士大夫皆不以为怪也。盖上古之时，此等事皆可立于王官之学，并非贱役也，便是孔子，亦倡六艺之说，王丞相亦尝著文说学者贵全经，即是以为学者当无所不知，无所不学。臣在白水潭执教，尝闻石越言，儒学者，内则修身养性，外则经邦

治国；格物者，达者格物致知，可通六合，次之者亦可有利于民生，经世济用，非无用之学也。儒学可为之体，格物可为之用，有识之士，二者不可以或缺。此等见识，实有与王丞相不谋而合者。诵读经书，不知世务，只可谓之学究，这种人于国家朝廷何用？古之学者，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虽极微极远之事，亦莫不求知，今之小儒，气象不及于此也。”

叶祖洽强调石越和王安石许多的共同点，虽然说得赵顼点头称是，却未免百密一疏，不自觉的把文彦博给得罪了。这不是当着面骂文彦博是“小儒”吗？猛然觉悟的叶祖洽不由懊恼不已。却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说道：“至于辩论堂之设，臣以为并无不妥。石越曾说‘真理越辩越明’，历史上，汉代就有盐铁会议、石渠阁会议，这都是后世所赞许的事情。学校者，本是为国家储存人才的地方，学生关心天下大事，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学生才能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他们于国家大事有所见解，于经义或有不同的理解，齐集一处，辩明得失，这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皇上与王丞相都希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秀才而不是学究，如果让学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之事，皓首穷经，这样的人想不做学究也难。至于说他们故意谤毁新法，臣却没有听说过，臣以为石越对于新法多有补益才是真的。”

赵顼听叶祖洽侃侃说完，忍不住哈哈笑道：“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叶状元和石越处久了，观点和语气，真是象极了石越，开口便是‘石越曾言’，闭口就是‘石越曾说’……”

叶祖洽忙不迭的说道：“臣愚昧，臣愚昧。”心里却在细细咀嚼皇帝的这句话，揣摸着皇帝是想赞他“近朱者赤”，还是在骂他“近墨者黑”。

赵顼挥了挥手，又好气又好笑，道：“卿是龙飞榜状元，有什么愚昧的。朕不是周厉王，不会禁人说话的，但是事涉朝廷法令和大臣的事情，以后就要明令禁止刊登在《白水潭学刊》上，否则人心不一，有损朝廷威信。”

6

皇帝最终认可陈绎的判决后，桑充国等人终于被当堂释放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让桑充国脸色惨白、面无血色，身体也虚弱得很，连行走都有点困难。所幸的是身上的伤倒是慢慢痊愈了。而程颐不愧是开创理学的宗师，除了因为不见阳光而脸色有些苍白之外，与才进去时相差不大，修身养性的功课竟是做到了开封府的大牢了，让石越暗暗佩服。孙觉是享受特别待遇的，气色反逊于程颐。

前来迎接的石越向走下大堂的陈绎抱了抱拳，诚恳的感谢道：“这次多亏陈大人禀公决断。”

陈绎回了一礼，苦笑道：“我一口气革了三十名士子的功名，不被人骂就知足了。”

“陈大人的苦衷，石某是知道的，没有人会怪陈大人。”

“但愿如此。”陈绎又想起王雱手里的两份奏章，心道不知王雱现在正如何咬牙切齿，他心不在焉的和石越客套两句，便告辞而去。

待陈绎一走，桑充国便问道：“那三十名学生现在如何了？”

石越微微一笑，道：“这时节，先顾你自己的身体吧，伯父和伯母在家里等呢，先回家再说。程先生和孙先生也一起去桑府吧，大家都在那里等着呢，我准备好了酒宴，给诸位去去晦气。”

桑充国见石越脸色轻松，略觉放心，便点了点头，回头对段子介说道：“誉之，你也一起去吧。”

石越看了他一眼，板着脸说道：“你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再去。”

段子介早知自己行事冲动，也不敢说什么，连忙闷声答应，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陈州酒楼。

“陈绎！好个陈绎！”王雱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碗碟汤酒被震得洒了一地。

“我的奏折也被冯京和叶祖洽所沮，这次石越完完全全赢了。”蔡确在一旁苦笑道，他不谈皇帝本来就没有处罚石越的意思，却把责任推给冯京和叶祖洽。

王雱不住的冷笑，“好呀，连叶祖洽也和我们做对了！”

忽然嘴里咸咸的，一口鲜血涌上来，王雱生性好强，咬着碎牙，竟是想生生把这口血吞回肚子。但是身体虚弱，岂可以勉强？只觉得两眼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几个时辰之后，王安石府。

“大夫，我儿子的病怎么样？”王夫人焦急的问道。

“相公，夫人，衙内的病还须好生静养，若能心平气和，调养得当，或者还有希望。”医生虽不敢明言，但用辞已是相当严重。

王安石站在儿子病榻前，脑子里不住的回想着医生说的话。“心平气和？”自己这个儿子生性争强好胜，何况身处朝局之中，哪里能做到什么“心平气和”呀。他突然想起好友大相国寺方丈智缘曾说过的话：“此子登科取制有余，斯年长寿无享！”王安石自青年时代起就志存高远，锐意复兴儒家，本来不信佛，智缘虽然是有道高僧，以医术占卜著称于世，但是王安石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他和智缘交好，是喜欢智缘的豪侠之气，且才华过人。但此时此刻，智缘这句话雷鸣般在脑海中响起，王安石脑子一晕，站在那里晃了两下，方才倚着门槛站住了。

“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吗？”王安石喃喃自言道。

“爹爹，你不要自乱了阵脚。哥哥是操心朝廷之事太多，气急攻心，方才如此，加以调养，一定会康复的。”王昉扶着王安石坐好，小声宽慰着。其实她心中也非常的焦急，毕竟手足关情，但在这时刻，王家却不可再有人倒下了。

王雱的病重让王安石更加坚定了退隐的心意，在给皇帝的谢表中，他直言“方寸已乱”，希望能够远离喧嚣之地，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但是赵顼却并不答应，给王雱看病的太医和宣召王安石视事的中使穿梭于

丞相府……

三天之后，王雱终于醒来。

“爹爹、母亲，孩儿不孝，害你们担心。”王雱有气无力的说道。

“雱儿，你醒来就好。你爹爹已经决定辞相请郡，等你身体好一点，我们就去江宁，离开这个地方，把你的身子调养好。”王夫人微笑道。

王雱大吃一惊，双手紧紧抓住被子，看着王安石，问道：“爹爹，此事当真？”

王安石也笑道：“不错。你安心养病，不要再操心那些朝中大事。我们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王雱急得身子一晃，道：“此事万万不可。”差点又晕了过去。

他妻子庞氏连忙把他扶好，轻轻给他扶平胸口，劝慰道：“现在不要谈国事了，先好好将养身体吧。”

王雱却不去理他，对王安石继续说道：“爹爹，您常教导我说，好男儿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是不是？”

王安石默然不语。

王雱又问道：“您也常教我说，凡事如果不能坚持到最后，就很难取得最后的成功。是不是？”

王安石勉强笑道：“现在更有贤者为之，我们可以逍遥的。”

“贤者？当今之世，谁能比您更有资格称为贤者？谁能比您更有见识？”

“爹爹，当初决意行新法来富国强兵，一振百年颓风之时，您就预见到了新法必定被许多人所不理解，但是您也曾说过，古今变法，能坚持不易者必能克成其功。现在万事刚刚起步，您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

庞氏见王雱说话太激动了，在旁边轻声说道：“夫君，先歇息一会吧，身体要紧。”

王雱粗暴的摆了摆手，厉声道：“身体有什么要紧的？爹爹，你说过大宋若不变革，不过百年，必然亡国，五胡乱华的历史肯定重现，是不是？你说过好男儿应当先公后私的是不是？为国者无暇谋身，如果能够看到我中国北伐燕云，收复故土，把胡人驱逐到长城之外的一天，孩儿就算是死了，也无怨无悔！如若放弃理想，就算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滋味可言？”

王夫人嗔怪道：“什么死呀活的，多不吉利。一醒来就谈国事，就算要谈国事，也不急在今天。雱儿，你先好好休息。”

王安石也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身体，就是凡事太急惹来的病根。此事再从长计议吧。”又吩咐了几句，王安石便走了出去。方到客厅，就听家人说道：“吕惠卿大人有信到了。”

王安石眼皮一跳，接过信来，折去火漆，默念道：

“……前者邓文约行事失之于孟浪，实误丞相，学子叩阙，是邓文

约激起之祸，其意不过是求桑充国之释放，与新法无涉。不过黄口小子，听信一二人之谗，于万言书中谤毁新法，如此而已。此何足道哉？学生闻丞相因此而有意归隐之意，实不解也。……新法变革弊政，利在千秋万代，一时为人所不理解，学生以为亦当勇往直前，待到诸法施行，绩效显然，则天下之误会一朝可散矣。……石越者，世所称道，士林颇嘉许，旧党元老重臣视之为“老成少年”者是也，学生闻此人虽于新法多有阻挠不满之处，然而其亦刻意于御前请留丞相。可见当今之世，略有见识之辈，皆知非丞相不能挽此衰弱之局。否则学生不知石越出于何种目的竭力请求皇帝慰留丞相。彼之所善者，冯京、司马光、苏轼辈也，此辈论资历名望未必不可以为相，然石越却如此在意丞相之去留。是石越亦知是非轻重也。……丞相若不复出视事，新法废矣，新法废大宋必亡，丞相何忍见此！……”

吕惠卿真不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千里之外把石越的用心解释得“一清二楚”，合情合理，由此将一副大义的重担压到了王安石肩上。爱子在病榻之上的苦劝，吕惠卿悄悄的解去心结，皇帝的知遇之恩，少年时代以来三四十年的理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悄悄点燃王安石心中本已熄灭的雄心。

琼林苑是大宋的皇家花园，占地数百顷。皇帝在那里或休闲射猎，

或召见近臣，本是常事。但是赵顼自登基以来，勤于国事，励精图治，一年之中反倒难得去几次。所以石越接到皇帝在琼林苑召见他的旨意，委实有点意外。

琼林苑离白水潭学院不远，石越进苑之后，一路行来，只见溪水纵横，小路如织。溪边槐柳，路旁松柏，交错成荫，此时已是初春，翠色点缀，让人望而心怡。又可见苑之东南西北，各有花阵，东边是杏林成阵，南面是桃花相映，西角是大片石榴林，北方是梅枝交织。

顺着一条清彻的小溪走去，一路听到铮铮的琴声隐约传来，琴声略显促乱，不自觉地流露出操琴者心中烦乱的情绪。石越心里愈发纳闷。但是他今天的心情却非常不错，大宋最优良的工匠们聚集在一起，虽然第一炉铁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却研制出了更先进的鼓风机，石越虽然是外行，却也知道炉中的温度与鼓风机是密切相关的。

没有多久，石越就在太监的指引下走到一座亭子边。放眼望去，只见亭上写着“惜时亭”三个字的草书——想到自己终于能认识草书了，石越就不由自主的泛出一丝微笑。坐在惜时亭操琴的，正是当今的皇帝赵顼，时年二十三岁。他身着一袭白绸长袍，袍上隐隐显出龙纹绣饰，也没有带朝冠，只将头发用一条明黄的丝带盘扎着，显得颇为清爽。石越对大宋服饰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个帽子，怎么看怎么觉得难看，此时赵顼不带帽子，在石越眼中，立即气色为之一变。

因见皇帝在弹琴，石越便不敢打扰，只好远远的候着，等太监的通报。不料赵顼根本心不在焉，远远看到石越过来，便把琴一推，笑道：“石卿，过来说话。”

石越连忙过去见礼：“臣石越叩见吾皇万岁。”

赵顼摆了摆手，笑道：“今日君臣之间不讲这些，随便些说话。”

石越也不知道赵顼打的什么主意，欠身道：“臣不敢。”

赵顼指着满园春色，笑道：“久闻石九变之名，今日可否填词一首，叫乐坊唱来。”

石越微笑道：“陛下，臣有一年多不曾填词，因为臣曾经当天铭誓，终身不再填词作诗。”

赵顼愕然道：“这又是为何？”

“臣生性本好填词作曲，然而自到京师后，才发觉士大夫歌舞楼台，文多质少，臣遂决意不再作词，以此自励，虽不足以警醒世人，但至少可以让自己不去沉迷在诗词歌赋之中。”

赵顼抚掌笑道：“都说石子明少年老成，想不到也有些偏激之举。但朕亦不夺你之志。”

石越恭身说道：“谢陛下体谅。”

赵顼倚栏指着满园的景物，道：“石卿看这满园春色，生机勃勃，但过不了几个月，却要花落残红，朕读过卿的词，有一句叫‘惜春常怕花开早’，正是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石越却知道赵顼特意召他到琼林苑相见，绝非是为了悲春伤秋，这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找一个引子罢了，而现今能让皇帝操心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西北的兵事，一是王安石辞相。因笑道：“陛下，臣前几日在坊间倒听到王丞相的旧词，意境恰与臣之拙作相反。”

“哦？”

石越微微一笑，低声唱道：“留春且住，自有天庭语，涤荡落红去锦污，应谢及时风雨。最是知趣琵琶，欢欣漫及天涯。岂止宫墙朱户，何处不正飞花。”

这一曲词欢快激越，让人听了心情为之一振。

赵頊笑道：“这是什么调子，朕怎么没有听说过？”

“本是清平乐的调子，臣微微改了一下节奏与音调。”石越脸一红，他不记得清平乐的调子，便配着一段越剧的调子唱出来，竟然也别有风味。

赵頊哈哈大笑，道：“这可不是微微改一下吧？这词朕也听过，是两年前王安石唱和其弟的词作吧？过了两年，如今的心境肯定大不一样了。朕竟是无论如何下诏，也不能劝他回都堂视事。”

石越笑道：“陛下不用担心，臣以为王丞相必定能复出视事的。”

“何以见得？”

“有诗为证。王丞相有一首诗云：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山河岂待平。荷天倚剑顽石斩，动地挥鞭烈马奔。纵是泰山强压顶，怎奈鹏鸟早飞腾。借得雄风成亿兆，何惧万里一征程。臣由此诗观王丞相的抱负与胸襟，知其必会重出视事。”

赵頊默默念道：“借得雄风成亿兆，何惧万里一征程。果然气魄非凡。”半晌，忽然笑道：“卿的青苗法改良颇为成功，但是合作社的实行在各地却颇不相同，能够实行的地方效果都还不错，但全国有三分之

二以上的地方都没能实行下去，朕意置提举官专门督促此事，卿意如何？”

石越见皇帝忽然转到这个话题，虽觉奇怪，却也不敢怠慢，想了半晌方道：“陛下，臣以为还是不要置提举官为好。”

“为何？”赵顼奇道。

“为政之道，务在简要，不扰民。各地本来就有地方官，皇上就应当信任他们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力不行，可以撤换，不必由中央再另行派人时时督促，这样更容易滋生弊端。合作社本是自愿性的组织，百姓若见有利，假以时日，必能风行。若是无利，何必强求一个形式？”

赵顼思忖一会，点头道：“卿说得也有理。朕欲以改良青苗法今年之内在全国推行，只待王丞相回中书便议行。这件事卿之功在社稷。到时有司自当明义褒奖，但是你的白水潭学院，却是惹了不少麻烦。”

石越知道皇帝有意回护自己，把一些话放到这里来说。连忙说道：“臣管教不严，实在有罪。不过白水潭学院下一任的山长，臣希望能够组织一个教授联席会议，山长由教授联席会议选出，希望皇上能够恩准。”当下便向皇帝解释什么是教授联席会议，怎么样选举。

他希望用这个方法，一方面保证学院的山长首先是本校的教授，使今后学院的管理权、领导权不落在官僚手里，避免政治力量对学院干涉过多；另一方面则在大宋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推行民主的决策体制。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以后石越要想保持对白水潭学院的个人影响力，在无形中多了许多障碍。不过在短时间内这不是一个问题，毕竟做为学院的创始人，这种影响力本身就是非常深远的。

赵顼听他说着这些新奇的管理方式，笑道：“这些和卿所著《三代之治》中的某些东西，颇有相合之处。朕便许了你，今后白水潭学院山长，那个什么教授联席会议选举之后，朕都要亲自任命，以为定制。”

石越连忙兴高采烈的叩谢圣恩，心里却暗暗叫苦。也许在赵顼看来，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褒宠，便石越并不希望白水潭学院沦为官办大学，他更希望学院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在现实面前，他却不得不妥协。

赵顼又问起兵器研究院的情况。石越红着脸向皇帝吱吱唔唔地解解着鼓风机的“伟大意义”，引得赵顼莞尔笑道：“卿不必紧张，朕给卿两年时间，不必急。”他以为两年时间已经是很宽裕了，哪里知道石越现在要搞的发明便是几十年搞不出来，也不见得稀奇。好在石越也不是太懂，听到“两年时间”，不禁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赵顼似乎只是顺便提提兵器研究院的事情，也没有继续再问什么，忽然又换了话题，道：“朕现在最担心的，是王韶在西北究竟能不能成功。国库本不宽裕，打一仗要花的钱，都是百姓的血汗呀。”

石越嘴唇一动，却终于生生忍住了。他倒是知道王韶在熙宁五年会有一次胜利……只是说出来似乎多有不便，正在犹疑，忽然，赵顼又说道：“方才卿说王丞相必然会出来视事，现在西北要打仗，朝廷中书无人主持大局，政事乱成一团。朕素信卿之能，这次就由卿去颁旨，促王丞相回政事堂视事。卿可愿为朕分忧？”

石越顿时目瞪口呆，赵顼和他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原来竟是想让他去游说王安石复出视事！他也不知道皇帝是不是急病乱投医，但是他却知道自己几乎想跳河。让他去说服王安石，实在……但是无论如何，

石越也不可能当面拒绝，他总不能告诉皇帝：“我和王安石面和心不和，不要让我去的好。”

当下石越也只有乖乖接旨，硬着头皮说道：“臣领旨、臣一定尽力说服王丞相回中书省视事。”

也许在石越的内心深处，其实也很想去一趟董太师巷的王丞相府。

8

王安石接到石越的名帖时，心中竟是惊疑不定——这是石越第一次单独上门拜访，以前虽然来过王府，却都是和别人一起同来的。对于石越，王安石有说不出的别扭。此人似敌似友，非敌非友，让人捉摸不透。偏偏又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人物，学问声名动于九州，恩宠不在自己之下。在眼下这种非常微妙的时刻，他来拜见自己究竟是有何事呢？王安石一面寻思一面降阶相迎。

石越见到王安石之后，立即恭恭敬敬地行了参拜之礼，才和王安石一面寒暄一面入客厅分宾主坐下。

落座之后，石越笑道：“相公，在下此来，并非是为私事，却是为公事。”

王安石不动声色的应了一声：“哦，不知石大人有何指教？”

石越正色说道：“在下是希望相公能以国家为重，早日回中书视

事。”他和王安石私交一般，干脆开门见山，王安石反而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王安石低头喝了口茶，不置可否。

石越察颜观色，便知王安石显然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坚定，便用言辞说道：“在下曾读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不仅知‘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也由此知道相公应是大有为之人，奈何此刻大功未遂，百废待举，相公就欲求去？这是石某当初无知人之明吗？”

王安石眉毛一跳，淡淡一笑，道：“石大人不必用激将之法，石大人既然读过敝人的札子，可记得其中有一句话‘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王某求去，不过就是为了这一句话罢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却连着石越都一起骂为小人了。

石越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不留情面，略一沉吟，就知道对王安石这种人，如果自己委屈求全，反而会被他看不起，何况传出去，自己在政治上也无法立足。因此干脆拿定主意，要和王安石好好辩论一番。当下哈哈大笑。

王安石愠道：“你笑什么？”

石越笑道：“我是笑相公刚才这句话。三代之事不去提它，在下敢问相公，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历朝历代，哪一代不是君子小人同列于朝？恕在下读书不多，却未曾听说某一朝之臣尽是君子的。况且若君子小人同列于朝，则大丈夫当激昂正气，以匡正朝纲为己任，没听说可以袖手而去的。”

“那也未必然。多少隐士退而独善其身，史不绝书。”

石越冷笑数声，说道：“隐士不是儒者，儒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不应当回避危险的。况且当今天子是圣明之君，与相公有知遇之恩，更不可以常理论之。”

王安石一时语塞，愤愤的哼了一声。

石越却不去理他，继续说道：“何况以在下之见，那些和相公意见不合的人，未必便是小人；那些表面上和相公观点一致的人，也未必就是君子。”

王安石终于按捺不住，冷笑道：“想不到石子明见识亦不过如此。但顾一己之私利，不知国家大局之重要，以私害公，沮丧朝廷法令的人，不是小人是什么？”

石越注视王安石，问道：“敢问相公，司马君实与相公意见不合，他可曾是个小人？相公又能保证支持新法的人中没有人是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支持的？政见不同，本是常事，圣人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可知君子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以在下的见识，则认为只要利于国家与百姓的，就是君子，心中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着想的，就是君子。若以为除自己之外，别人都是错误的，别人都是小人，在下不觉得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王安石听石越侃侃而谈，几乎被他说动。但旋即冷笑道：“石子明真是能言善辩，难道新法便是不利于国家与百姓吗？难道王某心中的本意便不是为了国家与百姓着想吗？”

石越淡淡一笑，诚恳的说道：“在下却是相信相公是为了国家与百姓着想的。所以在下看来，相公自然是君子。”

王安石听到这话，面色稍霁。

石越又说道：“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相公是为了国家与百姓着想，所以凡是与相公意见不合的人便不是为了国家与百姓着想。所以在下也认为司马君实、范纯仁一样是君子。”

王安石心里自然也知道二人是君子。

“同样，新法是不是利于国家与百姓，在下以为应当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可以简单的下结论。纵然新法的本意是好的，在执行之中却未必不会有弊病出现，由此而面对别人的批评，在下以为正确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的修改与完善，才能让新法做到真正的有利于国家与百姓。”

“书生之见！”王安石毫不客气的斥道。

石越也不生气，笑道：“不错，在下的确只是一介书生，见识不如相公广博。但是在下敢问相公，新法在历史上，可有过现存例子可以学习？”

王安石警惕的看了石越一眼，显然担心这是个圈套，小心的回道：“虽然无具体的事例，但是却合乎圣人与祖宗法制的精神。”

石越意味深长的一笑，知道王安石担心什么，也不说破。他见王安石如此在乎新法的法理正义，就更加确定王安石已无去意。当下说道：“既无具体的事例，相公如何可以保证新法的每一条都是完美无缺的？”

王安石辩道：“小的不足无损于法令本身。何况所颁行的新法，大都是试行于一县一军一州一府，卓有成效，又在中书经过仔细的讨论，

且有提举官监督执行。整个过程相当的周详与细致，便有弊端，也可以及时发现。”

“真是不可救药的鸵鸟主义！”石越在心里叹道，“明明新法有许多弊端，却偏偏不肯承认。”口里却说道：“相公，当新法在一州一府卓有成效之时，也许只是因为那一州一府的地方官非常出色的原因呢？仅仅凭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政务经验的提举官，又如何可以保证天下的州府地方官都能执行得好呢？何况执行中的弊端，岂是在中书讨论便能发现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弊端，而受到批评与指责，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毕竟批评者没有义务要全面了解新法的内容，他们只需要看到了弊端就足够了。如何正确面对这些批评，难道不是相公您的责任吗？”

王安石不屑的说道：“又是盲人摸象这种老调重弹。”

石越知道再辩论下去已是多余，便把话收住，说道：“在下说了许多话，是想告诉相公，批评新法的人未必就是反对新法，和相公政见不同的人未必就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批评者偶尔做出一些激烈的举动，执政能够有宽容的态度来接受与对待，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如果双方都负气而为，那么石某担心总有一天朝廷会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相公与在下，都会是大宋的千古罪人。”

王安石见石越神色颇为诚恳，心中也不由一动。他知道石越是在暗示他并不反对新法，白水潭的学生也未必就是反对新法。只不过后面的话，却显得有点危言耸听了，王安石还是不能理解，如果纵容反对者的存在，朝廷怎么可能果断的推行新法？但他也不便拒绝石越的善意，便抱拳道：“王某受教了。”

石越又非常恳切的说道：“不敢。在下是衷心希望相公能早日回中书视事，政务乱成一团，非国家之福，况且西北又在用兵。相公如果久不视事，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显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默然良久，忽然叹了口气，注视着石越的眼睛，问道：“石大人，王某想知道你为什么希望我回中书视事？”

石越坦然正视王安石，微笑道：“因为在下认为相公是个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

王安石看了半晌，终究是不能明白石越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石越微笑着注视王安石，认为时机已到，忽然站起来，走到南面，高声说道：“有圣旨！”

9

石越志得意满的从王府走了出来，一面上马一面小声哼起了在当时人听来怪声怪调的流行歌曲。他绝对不敢大声哼唱，所谓“音乐”这种东西，也并非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的，在他听来相当不错的旋律，当他试着唱给桑充国、桑梓儿听后，二人马上就皱起了眉头，问道：“哪里学来这么难听的曲子？”倒是越剧和黄梅戏的调子，他们似乎更能接受一些，不过那种东西，石越所知实在有限。

名满天下的石子明骑着马刚出董太师巷，就被一个人迎面拦住了，

那人猛的冲出来，差点把石越从受惊的马背上摔下来。石越半滚着下了马，正要发作，待定睛看清对方的模样，却忽然就没有了脾气。

这明显是个女扮男装的女孩子。虽然宋代的男人有不少长得比较秀气，而且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做涂粉画妆这种恶心的事情——由此让宋代的女孩扮男人更加容易，但是对石越这样经常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现代人来说，女扮男装这种事情对于他来说是无效的。

不过看到这种小说中的情节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自己还身处宋代这样的时空，石越不能不产生几分戏剧感。

“这位小哥有什么事吗？”石越忍住笑问道，这个女孩子谈不上漂亮，不过倒很难得的有几分豪气。

自己的身份没有被石越认出来，显然给了女孩极大的信心。她粗着嗓子说道：“实在是失礼，我家公子想请公子上楼一叙。”说着指了指旁边的醉仙楼。

石越不由一怔，他身份日渐尊荣，一句话就让他巴巴的去找别人，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少见了。不过看着眼前这个女扮男装的女孩，石越不由不对她家公子产生了相当的好奇心。当时的风气，女孩子虽然不如后世压制得那么严，但是毕竟也不是可以随便抛头露面的，像桑梓儿就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下微笑着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小哥带路。”

女孩子腼腆的把石越引到醉仙楼楼上的一个雅座，里面早就坐了一个白袍年青人，见石越进来，那人连忙站起来，恭身施了一礼，道：“冒昧邀请公子，还望恕罪。”声音清脆无比，显然也是个女子。

石越肚子里暗笑，打量着对面这个女子，见她十五六岁年纪，皮肤略黑，但是五官却长得挺精致，柳眉轻画，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有着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神采。石越来到宋朝这么久，认识的女子却不多。楚云儿是朵温柔似水的解语花，桑梓儿则天真纯良，似雪莲花，但对面这个女孩，在那略显调皮大胆的眼神之外，更有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以容貌而论，在这时代她不仅比不上楚云儿、桑梓儿，甚至可能连美女都称不上，但那种神态中流露出来的自信，却远非楚云儿和桑梓儿可比。石越现在早已知道北宋女子缠脚之风不盛，只有一些歌妓和大户人家的千金为了赶时髦而缠脚，从这个女孩的站姿来看，显然是一双天足，当下更平添几分好感。

那个女子见石越盯着自己上上下下打量半天，不由略带讥讽的笑道：“怎么，这位公子，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石越呶呶嘴笑道：“一时没见过男子长得这么秀丽的，连带着书僮都是十二分的清秀，故此走神。失礼了，敢问公子尊姓大名，请在下来有何指教？”

那个女子知道石越有点怀疑自己了，脸上微微一红，也不知道自己哪里露出马脚了，只好装糊涂，抱拳说道：“在下王方，草字正之，刚才在楼上见公子神貌不凡，故冒昧相邀，还望恕罪。不敢请教公子尊姓大名？”

石越笑道：“原来是王兄，在下石越，草字子明。”

王方似乎吃了一惊，问道：“可是写《论语正义》，草创白水潭学院，今上亲赐进士及第的石子明？”

石越淡淡一笑，对方吃惊的神色明显是装出来的，这可瞒不过他。

和朝中的政客们打了一两年的交道，家里还有潘照临这样的谋士天天见面，他察颜观色的本事可是突飞猛进。

“不敢，正是区区。”

王方喜道：“久欲一晤，不料在此邂逅。”

石越随口答道：“那真是有缘。”

他不曾想和女子说话，“有缘”两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王方脸色微窘，好半会才强作平静，一面请石越落座，一面说道：“石公子既精通《论语》，又通达史事，《三代之治》流传天下，石学七书惊世骇俗，又有佳词数十首脍炙京师，真是千年一遇的奇才。在下不才，有一事想要请教公子，不知肯否赐教？”说着一双溜溜的眼睛盯着石越。

石越坐了下来，微微笑道：“请说，在下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王方莞尔一笑，侃侃说道：“公子在《地理初步》中提到地球是圆形，北有北极，南有南极，地球竟是个磁场。而引力又能让万物生于地球上不被掉出去。在下听说这种说法能很好的解释指南针的问题，但有一事不解，石公子当初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我观石公子年纪不大，依《地理初步》所言，地球之大，让人咂舌，且如石公子所说，扶桑倭国以东，更有大洲，称为蓬莱洲，其中风土人情，石公子竟能一一言之，而西域千里之外，又有欧洲，石公子亦能一一言之，难道石公子竟能亲身到过这些地方吗？这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石越听到王方如此相问，精神为之一振。对石越提出类似质疑的人不是没有过，但是出自一个女子之口，却是很难得。

《地理初步》问世以来，除开中国地理和当时人所见的范围之内，关于南极北极，被石越改成蓬莱洲的美洲——当初他是想借着神仙的魅力吸引一些人去探险——等等皆被人视为海外奇谈，当成《山海经》之流对待。便是白水潭学院讲课，师生们对于地圆说，地图绘制等的兴趣也远远大于蓬莱洲的兴趣——不知道为什么，白水潭学院格物院的学风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偏向实用与严谨的道路，他们对于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更有兴趣去证明和阐发，甚至连明理院，在哲学思想上，都有着严重的偏向实用主义倾向……

王方见石越似乎在出神，不由不满的轻轻咳了一声。

石越一惊，连忙收敛心神，认真答道：“这些有些是假说，有些是道听途说，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也无法证明。”

王方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禁愕然道：“这岂不是太负责任了？把未经证实的东西写在书上宣扬？”

石越笑道：“在下幼年之事，多半是不记得了，为什么脑中有这些想法，我也不知道所以。它们是对是错，自然有待观察与证明。但是一般都认为，《地理初步》中关于我们所知道的部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其中提到出的假说，也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许多问题。因此其中的内容，我想也不算是完全不负责任吧？”

王方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恕在下直言，石公子这种想法，就有点不负责任。把证明的问题交给别人去做，简直如同儿戏。”

石越也摇了摇头，辩道：“我不这么看。如果我说的全然没有道理，别人根本不会来证明，既然来证明，无论是真是假，都有其价值。”

王方听到石越这样“狡辩”，简直有点愤怒了，质问道：“难道石公子不知道有些人相信你说的话，根本就是因为你的名气吗？他们来证明这些是真是假，不一定是这些问题本身有什么价值可言，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是石公子你提出来的吧？你这样做，是欺骗。”

听到这么严重的指控，石越简直哭笑不得，连忙分辨道：“《白水潭学刊》已经刊发四五期，一直没有停断，其中关于《地理初步》的论证与阐发的文章就有近十篇之多，虽然有少数文章指出某些地方值得怀疑，但是大部分都是进一步证实了《地理初步》的说法是正确的。既然我说的是正确的，怎么能算是欺骗？”

“诡辩！”王方显得愤愤不平。

石越苦笑不已，心里感叹也不知道谁生出了这么个女儿。

“你的《化学初步》提到数十种元素的存在，《物理初步》又说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两种观点，真不知道那些主张元气说的人怎么没有批驳你？”

石越现在终于明白这个女孩是来找茬的了。一般人见到自己，无不要说许多仰慕的话，从自己最出色的《论语正义》《三代之治》等书说起，偶有质疑，也是相当客气，这种现象越往后越明显。只有白水潭学院的学生才敢大胆质疑自己所说的话，为此进行激烈的辩论，但也经常是支持的占多数。像这样一开始就寻找自己的弱点进行批驳的事情，可以说是许久以来没有遇到过了。本来石越还有几分沾沾自喜的绮想，以为这个女孩可能是看上自己了，现在才明白，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个大小姐，搞得人家女扮男装来找自己晦气，想把自己驳得灰头土脸。不过石越怎么想，也不明白自己哪里曾经得罪过这个王方。

石越心道：“如果传出去说石越被一个女孩子驳得哑口无言，那可真要英名扫地了。”当下打点精神，说道：“怎么没有批驳？《白水潭学刊》每期至少有五六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每到辩论日时，辩论堂里辩论这件事的学生不知道数以百计，王公子有空，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说起来，还是我的原子说占上风。”

王方却并不感冒，不屑的说道：“都是些不能证明的东西。”

石越只得苦笑。

接着王方又指出了他石学七书中十多处值得质疑的地方——当然，这些大部分是不能证明的。然后，王方又在《历代政治得失》中给他找出一处硬伤——其实只是笔误，但也够石越灰头土脸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还有让他更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位王方“小娘子”，抄下了他几十首词中的十多首，那娟秀的笔迹固然很漂亮，可惜的是其中用朱笔圈出许多圈圈，旁附批注，或者说用字不协音律，或是说某字不押韵……

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

倘若对方是个男子，石越还可以振振有辞的反驳，告诉他写词更重要的是什么，还可以告诉他自己现在根本就不填词了。但是对方对明明是个女子，他的这些解释，人家可以简单扼要的归结为两个字：“狡辩。”

石越低声嘀咕道：“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说的真没有错。”

他的声音虽然很小，王方的耳朵却也挺尖，顿时明白了石越知道她是女孩子。她恼羞成怒，又不好意思继续争辩，啐了一口，骂

着：“哼，真是见面不如闻名！”说完，便拱拱手说道：“石公子，后会有期。”竟是扬长而去，得胜回朝，把石越晾在楼上。

石越半晌才反应过来，无可奈何的下了楼，正要去牵自己的马，结果却被小二拦住：“这位公子，您还没有结账呢。”

“结账？”石越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问道。

小二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石越无可奈何的一边掏腰包，一边暗暗发誓，以后有女扮男装的人邀请自己，绝对不再理会。他倒没有想到王方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在酒楼吃饭需要付账这件事情。他更不可能知道，这个“王方”，就是王安石的幼女王昉。王昉因听二哥王旁说到石越，见他来家里，便存心想要见识一下石越的学问，于是女扮男装出了家门，让丫头半路相邀，不料见面之后，竟觉得石越颇有让人不服气的地方……

10

时间很快到了熙宁五年的三月底。

随着桑充国的康复，白水潭学院教授联席会议成立。在石越与程颢等人的支持下，教授联席会议以简单多数选举桑充国为白水潭学院山长，程颢为明理院院长，沈括为格物院院长。又制订了一系列的山规，白水潭学院从此更加正规化。而石越的角色也变成了学院的兼职教授。

因为白水潭之狱、学子叩阙等事件的影响，《白水潭学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大，白水潭学院的影响力真正开始幅射全国。所以白水潭学院的山长，虽然没有任何品秩，却成了接受皇帝任命，享有很高威望的职务。而桑充国以布衣的身份担任此职，位在程颢、沈括之上，加上他在白水潭之狱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都让他成为了自石越以后，大宋的天空中升起的又一颗闪亮的星星。

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南方的杭州，西湖之畔，有一座学院不太引人瞩目的开学了，这所学院的名字叫“西湖学院”。

同是在三月底，回到中书的王安石打点精神，再次驾驶变法的马车。

“《青苗法改良条例》颁行全国，以下官看来，现在的确可行。”曾布向王安石说道，吕惠卿不在，曾布就是新党第二号人物。

陆佃却有不同意见：“当初是说三年有成，方推行全国的。是不是应当稳一点？”

李定道：“只怕时不我待。”

身体还未完全康复的王雱也说道：“不错，既是良法，早一点推行无妨。”他却另有打算，现在除开三路实行被称为“石法”的《青苗法改良条例》之外，全国都实行原来的青苗法，二者对比，格外的显出石越的出色，干脆把石法推行全国，于国于私，都有好处。何况就算推行急了一点，有什么弊端，也是石越的责任。但这些心思却不足为外人道，更不能让王安石知道。

王安石叹道：“石越也当真是奇材，改良条例完全抛开官府，让民间自主交易，官府只需要立法监督，坐收其利，执行中的弊端果真就少了许多。既然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也不必等够三年，早点推行全国吧。”

新党核心们在内部聚会上一致同意提前在全国实行石越的《青苗改良条例》，一方面固然是顺应朝中大臣与地方守吏的呼吁，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青苗法改良条例》在三路试行取得的成功。王雱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与会人员中最无奈的一个，他明显的感觉到石越做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已经崛起。而石越对新法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对于想把一切把握在手中用强力推行新法的王雱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困扰。

他强打着精神听着曾布关于保马法的建议：“下官以为，可以废除此前在大名、沙苑、安阳等地的牧马监，把原占牧地还给民户，在开封府界与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的方法：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家境富裕的，可养两匹。马用原来的监马配给，或由官府给钱，让农户自己买马。凡是养马户，每年可以免去折变钱、沿纳钱。马如果病死，三等户以上，照价赔偿，三等户以下的，赔一半。这样的方法，朝廷可以节约开支，而国家也有能力组建一只骑兵，与夷人抗衡……”

王雱听得有点不耐烦，本来凡是关于强兵的政策，他都是很关心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曾布提出的保马法，让他感到很不耐烦——也许是因为曾布在白水潭之案中的暧昧态度，也许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保马法，似乎和石越的《改良青苗法条例》有几分相像。“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王雱略带恶意的想道。

接下来有人关于王韶在边境推行市易法的介绍，王雱一句也没有听

进去。

沉浸在对变法的美好幻想中的诸人，没有谁注意到王雱的神情恍惚，大家都在计算保马法能为国家节省多少开支，有些人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大宋境内遍地良马，骑兵纵横的美景，如汉代那样一次出动数十万匹马进行作战，是多么辉煌的事情呀！而有些人则在计算市易法能为国家财政增加多少收入，自己从中又可以安排什么样的职位给某人……高尚与卑鄙的幻想，分别在不同的人的脑海中浮现。

王安石仔细想了想这两条法令的细节，似乎也有点受到鼓舞。他笑着说道：“昨天吕惠卿来信，提议设立军器监，统管东西广备作和各州的都作院，取代原来三司辖下的胄案，以期提高兵器衣甲的质量与产量……”侃侃而谈的王安石忽然发现众人的脸色都有点不自然，而他并没有发现的，则是王雱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吕惠卿的用心，王雱瞬间就猜到了。

和一直没有把石越当成主要对手的王安石不同，新党的核心成员们都有点顾忌石越的存在。曾布首先犹豫的说道：“相公，胄案现在是石越管，皇上内批。另外他创造了白水潭兵器研究院，用的更是皇上内库的钱。军器监的设立，要怎么样处理兵器研究院？”

王雱听到曾布质疑，立即说道：“我认为石越不会说什么。设立军器监，可以把胄案的事情单独出来，独立运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现在胄案的任何一件事，要经过盐铁司、三司使等层层批文，效率之低实在无以复加。而制造的军器衣服质量也相当差，现在成立军器监，可以更好的管理，这也符合石越一贯的想法。兵器研究院虽然以白水潭人员为主，却毕竟是朝廷属下的一个机构，到时候自然划归军器监管辖，以期研究出更好的武器。而让皇上出大内的钱，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好

改过来，由朝廷出钱。”

曾布意味深长的看了王雱一眼，心里叹道：“瑜亮之争。”王雱说的，都是很明显的借口。石越做得好好的，却要去创建什么军器监，如果让石越判军器监的话，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这可能吗？曾布只能暗暗摇摇头。和石越进行权力斗争，并不是一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

但是以王雱的特殊身份与要强的性格，没有人敢与他争辩。更何况这还是吕惠卿特意提出来的建议。

王安石一直以来就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环视众人，见没有反对意见，便说道：“石越的问题，不需要考虑太多，他议行青苗法改良有功，于朝政多有补益，皇上已经打算让他做直秘阁，特旨转著作郎，检正中书刑房、兵礼房、工房三房公事。提举胄案虞部的差使，有了新的官职，就不必要存在了。石越的新任命在中书是肯定会通过的，只看他接不接旨了。”

王安石这话一出口，除开曾布等少数事先知情的人之外，众人眼中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目光。有人说道：“检正三房公事，这合体制吗？”

王安石道：“兼任三房，学习公务，谈不上不合体制。此外，子宣将升任三司使。”

[\[1\]](#). 参知政事的尊称。

第七章 离间计

当你选择了最卑鄙的职业之时，你还能指望自己圣洁无暇吗？

——仟悔者语录

1

在新党们聚集在丞相府商议国事之后几天，白水潭外的一个小山坡上，石越和刚刚出任白水潭山长不久的桑充国，也坐在草地上交谈着，两匹肥大的白马则悠然自得的在山坡上吃草，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主人正在说些什么。

“子明，还记得我们才相识的日子吗？”桑充国似乎有几分沧海桑田之感。

“怎么会不记得。一恍就快两年半了，时间真是弹指易逝。”石越悠悠的说道。

“是啊，两年多的时间，两年多前，你刚刚经历大劫，出现在东

京，现在却已经是天下闻名的一代学宗，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大臣；两年多前，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酸秀才，只知道死读书，现在却也成为白水潭学院的山长。人生际遇如此，真是让人感叹。”桑充国动情的说道。

“长卿，这次你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名动天下，不过是一个开始罢了，我们还能创造更伟大的功业。”石越不自觉地流露出胸中的雄心。

“更伟大的功业……”桑充国和石越相视一笑，“不错，我们定能创造一番更伟大的功业！”

石越站起身来，指着山下的风光，豪情万丈的说道：“三年前，这里只是一个穷村庄，现在却是大宋聚目的交点，一个前途无量的学院城。给我足够的时间，我能把白水潭的经历在整个大宋重演。”

桑充国似乎也受到石越情绪的影响，跟着站起身来，眺目山下的白水潭学院，良久，方悠悠的问道：“子明，你还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过的理想与抱负吗？还记得写《三代之治》时你对我描述过的理想社会吗？”

“怎么会不记得？”石越悠然说道，“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

“子明，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帮助你完成这个伟大的理想。”桑充国直视着石越，淡淡的说道。

石越感动的望了桑充国一眼，没有说话。这时候也不需要任何语言。

良久，桑充国说道：“这次入狱，我想了许多东西。”

石越静静地听桑充国叙说。

“如果真要实现你在《三代之治》中描述的理想社会，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言论自由。人们不会因言获罪，才能通过清议影响政府。”桑充国嘴角露出一丝坚毅。

石越有点吃惊的看着自己这个最亲密的朋友，心里却不一定完全同意这句话。在石越看来，他需要的是立体式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权力，慢慢觉悟的工商阶层与拥有民权意识的公民，还有一个广泛拥护的知识阶层，如果三者有一样火候不到，改革就只是一场赌博，而付出的代价也许就是自己所不能承受的。言论自由虽然重要，但那不是绝对的。

桑充国却不知道石越的想法，继续说道：“如果想要让大家都能接受言论自由的观点，就要靠办报纸、建学校。子明，我有一个想法，我要利用我家和汴京大商贾的关系，让商人们捐资在东京办三百所小学，在白水潭和汴京各建一所图书馆，十年之内，我要让京师超过七成的人都能读懂报纸！”

桑充国紧紧的咬着嘴唇，为自己这个伟大的想法而激动不已。他不知道以他桑家现在的财力，做这点事情，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助。桑唐两家，除开棉纺业、印刷出版业、钱庄之外，别的相关产业，这几年来，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两家的资产，在大宋几乎是数一数二了，只不过唐甘南和桑俞楚听从石越的劝告，不事张扬罢了。

石越没有想到桑充国竟会想要创办报纸！《白水潭学刊》的事情让石越对报纸产生了极度的警惕心理，如果引导学生一再与朝廷对抗，这可不是石越希望看到的，对石越大目标的实现，也一定会有负面的影

响。他委婉的说道：“长卿，学校与图书馆，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让商人们出钱来资助学校，也有助于他们给社会留下一个好印象。这是一举多得之事。但是创办报纸的事情，我以为应当谨慎。”

桑充国悠悠的望了石越一眼，忽然问道：“子明，你在害怕吗？难道因为一点挫折你就想放弃？”

石越凭空挥了一下马鞭，勉强笑道：“我不是想要放弃，我是觉得时机不成熟。等到我身居大位之时，再来实行不迟。”他不惜第一次在桑充国面前表露自己对权力的想法。

桑充国正色说道：“子明，你不知道时间的可贵吗？等到你身居高位，最早也在数年之后，而有这数年的时间，我可以让人们都接受报纸的存在了。”

石越望了桑充国一眼，道：“长卿，我不想让你再次入狱。”

桑充国略有点感动，然而马上哈哈大笑，“从被你描绘的理想世界折服的那一天起，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创办报纸。如果我是为了我的志向而入狱，我不会害怕。”

“你不害怕，可是伯父、伯母、梓儿会担心。”

桑充国沉默了一会，说道：“他们会支持我的！”

“为什么不先办好《白水潭学刊》再说，你身为白水潭学院的山长，事务也够多的了。”石越始终不赞同这时候来创办报纸，但是桑充国只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下属，只能靠说服。

“《学刊》的确要办好，但是有白水潭的教授们，就足够了。白水

潭学院现在明理与格物院各有院长，我要操心的事情也少了。我想象中的报纸，会在学生中选择人才来编辑，《学刊》是给学富五车的大儒们看的，报纸却也可以给那些识几个字，学问有限的人看，报纸上不仅仅有你所说的新闻，还会有故事，还有对明理与格物各种学科的介绍，还会有你所说的广告，在报社做过事的学生，会更加出色。”桑充国完全沉浸在他的理想当中。

石越摇头苦笑，想要做一番事业真的很难。不仅仅是自己的对手，有时候连自己的朋友，你也很难掌握他们的想法。

回到赐邸，潘照临一见面就说道：“公子，桑俞楚最近连连拜访许多官员，还有宫中的内侍，你知道这件事吗？”

石越怔了一下，他立即知道潘照临肯定瞒着他在桑家收买了卧底，他不知怎的，并没有责怪潘照临，只随口说道：“桑长卿想办报纸，桑府那边是未雨绸缪吧。”当下把自己和桑充国说的话向潘照临大致说了一遍。

潘照临叹道：“原来如此。看样子，这会是重新布局的开始。”

石越疑惑的望了潘照临一眼，“重新布局？”

“不错。”潘照临脸色阴郁的说道，“现在旧党方面，富弼致仕前往西京，元老耆宿齐聚洛阳，却出人意料的一个个闭口不谈国事，以沉默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这样做，势必影响到在朝廷中大大小小的同情或支持旧党的官吏，这些官吏可能改变斗争策略，以沉默与不合作与新党相对抗，这可能是旧党意识到王安石的力量出乎意料的强大后采

取的新方针……”

“这样的话，对我们不利。”

“不错，只有矛盾越表面化，公子才可以越容易的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而又不必把反对新法的帽子戴在头上，引发皇上的猜忌。但也不必太担心，旧党们不会甘于寂寞太久，只要有机会，他们肯定会跳出来攻击王安石。这次李肃之^[1]出知地方，就在皇上面说公开说免役法扰乱州郡，可见让他们完全缄口是不可能的。”

石越点了点头。

潘照临继续说道：“在新党方面，王安石回到中书，重掌大权，公开讨论推行保马、市易二法，设立军器监。在全国推行《青苗法改良条例》。这是有大作为的表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公子你。以我的估计，王韶必定在西北会加紧军事行动，以期赢得一个大胜来重建王安石的政治威信。”

石越知道潘照临所说不错，他的历史记忆告诉他，王韶在今年内必有大胜传来，虽然历史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不会影响到王韶的大捷吧？但即便如此，他也并不担心，淡淡地说道：“打军器监的主意，嘿嘿……”

“公子不可掉以轻心。”潘照临提醒道，“内廷已经传来消息，在四月十日同天节^[2]之前，公子会授著作郎、直秘阁，检正中书兵礼房、刑房、工房三房公事，这是皇上想大用公子的一个信号，这才让公子去中书省学习政务。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公子提举虞部胄案事的职务就不能保留了，虽然公子新的官职事涉兵礼刑工四部之事，但是与新法关系最密切是司农寺，王安石宁可搞个不伦不类的

三房检正官出来，也不肯让公子做五房检正官，可见是担心公子掣肘新法。而且军器监的设立，又是独立的，新党一定会想控制兵器研究院，减少公子建立功劳的机会。我以为现在的上策，是推出判军器监的人选，和新党争夺军器监的控制权。”

石越沉吟一会，点头道：“幸好他们操之过急，若吕惠卿此刻复出，他想要判军器监的话，我们就真要束手无策了。谁也抢不过他。”

“不错，若他们略微忍几个月，我们就真的难办了。不过想来，他们也怕夜长梦多，万一兵器研究院有什么了不起的发明，公子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说完，顿了顿，潘照临忽然正色说道：“公子，恕我直言，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新党，而是在桑家。”

石越沉默不语。

“桑充国既为白水潭山长，在学生中威信甚高，现在又想创办报纸，凭借桑唐两家的财力，加上桑家不遗余力的活动，桑充国已经隐隐约约成为公子之外的另一股力量。想要收归旗下，现在已是千难万难。等到他报纸创办成功，兴建学校图书馆又可以得到巨大的名誉，加上收了桑家好处的官员与内侍帮他说好话。那时候老虎的翅膀已经长大，再也不可以轻易制伏。便是现在，桑充国也已经由公子的半个属下，变成了平等的盟友。”潘照临脸色很郑重。

石越轻轻叹了口气，说道：“盟友便盟友，无妨。”

“公子，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是平等盟友的话，他们帮助公子做了多少事情，公子就要给他们多少回报。否则联盟的关系是难以长久的。他们固然可以把注压在公子身上，但是同样可以把注压在别人身上。”潘照临对于“盟友”是绝不能放心的。

“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石越不负责任的说道，他实在不愿意去想着算计桑家。

“有。”潘照临斩钉截铁的说道，“与桑梓儿结婚，可以让桑家对公子死心塌地。把唐棣想办法调来京师，施加影响，可以让唐家对公子感激涕零。只要等到公子宣麻拜相，他们想有二心也来不及了。”

石越一听到要把桑梓儿扯入肮脏的事情当中，心里就极不乐意。他并不是抗拒娶桑梓儿过门，但却绝不希望那是因为一个肮脏的理由。他下意识的拒绝着这样的事情，“婚姻大事，岂可儿戏？唐毅夫在地方上政绩不错，倒是可以想办法把他调来京师，或者升他的官，让他在地方多历练历练。”

潘照临却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如今公子在白水潭受到敬重，而桑充国则是得到爱戴。仅仅在教授联席会议上，公子还略胜于桑长卿。但是假以时日，只怕亦会逆转。等到老虎真的生了双翼，公子只怕想联姻也来不及了。何况桑姑娘与公子郎才女貌，正好相配……”

“这件事不用再说了。”石越不耐烦的挥挥手。

潘照临无可奈何的摇摇头，“那么除开唐毅夫外，李修文，柴景初、柴景中兄弟，也想办法加以提拔吧。这些人未来或会是公子的助力。”

石越点了点头，他不愿意继续这些关于阴谋与权术的谈话，便对潘照临说道：“潜光，我们先分析一下市易法与保马法的得失，到了中书，总是要表明意见的。”

官场的事情果然是没有秘密可言。

四月初一，石越巡视兵器研究院时，沈括陪同视察。趁着没有人，沈括便担心的问道：“子明，听说朝廷要设立军器监，兵器研究院将划归军器监管辖，传闻沸沸扬扬，却不知是真是假？”

见石越不做声，沈括又说道：“设立军器监，对兵器研究院来说，原是有利有弊，要紧的还是在由谁来判军器监，恕在下直言，若是王介甫派人来的话，兵器研究院只怕人心涣散……子明要早做打算。”

石越只能笑着安慰：“存中兄尽可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沈括却不能放心，“子明出任直秘阁、检正中书三房公事，是公开的秘密了。恕在下鲁莽，实在不知道子明可以推举谁来判军器监事。”

石越也只能默然，他走过一个正在抄写火药配方的研究员身边，停下来饶有兴趣的看了看，忽然问道：“存中兄，火器的研制情况如何？”

沈括见石越突然转换话题，心里叹了口气，一面回道：“我们试验了一种震天雷，威力还算不错，但是火药的配方大家都认为还有待改进。”

“震天雷？”石越对此很有兴趣。

“不错，威力相当的强大，不过我以为还有改进的余地，而且还达

不到大量生产，降低成本的要求。”沈括解释道。

便在这谈话之间，石越突然灵光一闪，注视沈括，笑道：“存中兄，你有没有兴趣做判军器监事？”

沈括有点跟不上石越的跳跃性思维，怔道：“我现在担任的职务已经有点太多了。”以资历来说，沈括做判军器监完全足够，但是他现在同时在司天监，白水潭学院、兵器研究院担任职务，领取三份俸禄，事务已经相当的多。

石越望着沈括，微笑道：“若存中兄愿意的话，军器监就会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兵器研究院，到时候兼领就是了。”

判军器监虽然是九寺五监中品秩最低的一个，但毕竟是一个部门的总管，掌管大宋军器制造一切事务，是一个大大的肥差。加上现在皇帝锐意边事，军器监更是大有立功机会的地方。石越的这个建议，让沈括怦然心动，沉吟半晌，迟疑道：“我觉得这件事只怕没有这么容易。”

石越知道他是默许了，笑道：“事在人为。我们去看看震天雷罢，现在研究院有多少试验品？”

沈括一边走一边说道：“试制了五十枚，成本太高，一枚震天雷要一千五百文，相当一张弩的价格。但胄案的人认为，震天雷尚不及猛火油实用。”

石越不禁皱了皱眉头。他知道“猛火油”实际上就是一种燃烧弹，用陶器装上石油，制成投掷弹，攻城广备作坊有专门制造这种武器的机构。但是它成本也不低。不料震天雷的评价尚不及猛火油。

沈括没有注意石越的脸色，继续说道：“不过依我看，震天雷比猛

火油要有用。猛火油制造储存不及震天雷方便，且震天雷可以发出巨大的声响吓唬敌人，也有直接的杀伤力。我们现在制造了两种震天雷，各二十五枚，一种是用投掷车发射的，威力较大，一种是用手投掷的，威力较小。”

石越奇道：“为何要制造那种用投掷车发射的？”他明明记得《新作篇》里面是有炮弹和火枪的设想的。

沈括笑道：“是几个学生和火器匠想出来的，他们认为手掷弹太重，威力却小，便设计了一种威力更大，用投掷车发射的重型震天雷。”

石越很快就明白了刚才沈括所说的“太重”是什么意思。所谓的“震天雷”原来是个黑不溜的铁球，引出一根引线来。和他所想的手榴弹相差实在太远了，而且无论体积和重量，都有点离谱。用来守城堆在城墙上还差不多，要带着行军，那就太难为人了。

现在他可以很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要造用投掷器发射的震天雷了！

但是研究院的学生，甚至包括沈括都很有成就感，看到震天雷时，表情都十分兴奋。到了试验场，除了负责发射的士卒之外，一个个都夸张的捂着耳朵。

石越莫名其妙的看了这些人一眼，沈括好心提醒道：“子明，声音太大……”

石越摆了摆手，“没关系，开始吧。”他也想看看震天雷的威力。

首先实验的是投掷用的震天雷，两个士兵小心翼翼的将一颗两个篮球大小的震天雷放到发射位置上，小心的点燃引线，然后用力拉动投掷器，呼的一声，震天雷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落在几十丈远的靶场，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靶场里冒出一阵浓烟。研究院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

石越差点没被这“震天雷”给震晕了，他构思中的手榴弹，竟然变成了原始的炮弹，实在让他始料未及。等到烟雾散去，他走近靶场查看，只见钉在那里的木板人被炸得四分五裂，木人身上到处散布着深嵌进入的铁珠、铁片，密密麻麻——总算他们还知道在震天雷里面放了些铁珠和碎铁片。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石越知道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发明，毕竟当时用的是黑火药，而且火药的配方也相当原始，单是这火药的配方，提高硝酸的纯度与含量，就肯定让这些人花不了少功夫。所以石越还是表示了他的赞许。

然而接下来手掷的震天雷，却让他哭笑不得。

一个士兵小心翼翼的点燃引线，双手抓住一个木柄，高高举起，然后狠狠的往坡下砸去。石越也随之发出一声哀叹——原来他们果然是设计着守城用的！欲哭无泪的感觉让石越根本没有心思去看爆炸后的效果。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和他们讨论一下以后兵器设计的思路了。

沈括却十分得意的捋着胡子，夸耀道：“等到我们找到大规模安全生产火药的方法，把成本降低到五百文左右，大宋的城池就真是固若金汤了。”

一直到第二天，石越接到正式的诏书，除授直秘阁、特旨转著作郎、检正中书门下兵礼房、刑房、工房三房公事之时，他还在想着兵器研究院的事情。

在书房帮石越润色谢表的潘照临奇怪的看着他，忍不住问道：“公子，你有心事？”

石越长吁短叹着把前一天的事说了一回。

潘照临却兴奋的放下笔来，奇道：“造出这种利器来，是大宋之福，也是公子的大功。为何反要忧虑？”

石越自嘲的苦笑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来是想要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火器，老是守城，有什么用？难道守城就可以恢复燕云，兼并契丹吗？”

潘照临一怔，这才明白石越在感叹什么，不由笑道：“公子，本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目标就是恢复燕云，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兼并契丹。大家何曾有过这种进取开拓之心？设计武器之时，先想着防守，再想着进攻，也是情有可原的。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你不需要太在意。”

石越无可奈何的笑笑，“也只有如此了。”

潘照临也不去理他，继续埋头看他的谢表。石越一个人静静的发呆，突然大叫一声：“有了！”潘照临却连头都不抬，站在一边的侍剑见石越没趣，便笑道：“公子，什么有了？”

石越笑道：“我想了一个办法。以后兵器研究院有事做了。”

潘照临摇了摇头，轻声叹道：“可怜。”

石越笑道：“潜光兄，你可知道我想出什么办法了？”

潘照临一晒，轻描淡写的说道：“无非是给他们安排一些具体的东西去研究罢了。”

石越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的确就是想在兵器研究院成立一些攻关小组，先指定几个课题让他们集中精力优先解决，在这种攻关中慢慢积累经验。

潘照临不屑的撇了撇嘴，“猜到的。不过我劝公子不要这样做，这是拔苗助长。”

“我何尝不知道这有点急功近利？但现在人家对军器监虎视眈眈，我们不搞点成绩出来，只怕皮将不存。”

潘照临似笑非笑的看了看石越，“有了一个震天雷还不够吗？”

“那物什太差了。”石越顺口说道，说完才猛然醒悟，惊问：“什么叫有了一个震天雷还不够？”

潘照临笑道：“心照不宣。嘿嘿……”

石越暗暗佩服潘照临果然机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中书开始讨论保马、市易法和设置军器监三项新的变法，结果只有设立军器监一事迅速的通过。接下来，赵顼把三项变法交给朝臣进行讨论。

所有的人都知道，设置军器监是大势所趋。人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对“新贵”石越的一次将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石越竟然比王安石更坚定的支持设军器监。擅长于揣测官场动态的官员们，立即就知道石越和王安石决定胜负的战场，是在判军器监的人选。如果是“石党”，那么王安石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如果是新党，那自然是石越赔了夫人又折兵。

至于保马法和市易法，枢密使文彦博与参知政事冯京都公开表示反对，石越的态度暧昧，至今没有明确表态。不论个人的观点与喜恶如何，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比判军器监的人选更加复杂的政治博弈。

但是，从四月初六起，离皇帝的生日仅仅只有四天的时间了，即便是王安石，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起大的争论，惹皇帝不高兴。这是赵顼登基以来，第二次正儿八经过生日，大宋朝廷一片喜气洋洋，人人都在准备给皇帝的贺礼——州郡守令们的贺礼，比较勤快的，早在十天之前，就已经送到了汴京。

四月初十。

一大早，诸亲王、枢密使、管军、驸马、诸司使副为一班，算做内臣；宰臣、百官、大国使节一班，算做外臣；一同前往紫宸殿上寿。公主、命妇则赴禁中见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祝寿。一切礼仪，在四月初八便已定下。赵顼将亲自驾御紫宸殿，赐酒三巡，然后便是一整天的

欢娱。

石越见王安石以下，朝臣们都穿着非常正式的朝服，手执笏板，手舞足蹈，心里不禁暗暗好笑，但这是礼仪所定，自己也不不得不在班列中跟着跳舞，又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忽然，从山楼那边传来百鸟齐鸣的声音，惹得众人都倾耳相听，果然是半空和鸣，鸾凤翔集，石越暗暗奇怪，四处张望，却找不到半只鸟的影子，只好在心中纳闷。他却不知这只是教坊的乐伎在那里演奏。

不多时，在赞礼官的口号中，宰执、禁从，亲王、宗室、观察使，以及大辽、高丽、夏国使副，鱼贯而入，坐于殿上。职阶较低的百官与诸国使臣，则分坐两廊。各人面前自有各色水果点心，石越留心观察，却见契丹使者面前，较旁人要多一点牛羊之类。他知道这是大宋对辽国视为“敌国”^[3]之故，也不以为异。

接着，众人山呼万岁，便开始赐宴，教坊也搭起台子表演助兴。

这文武百官，开始之时，倒还一个个循规蹈矩，不敢放肆了。越到后来，气氛就渐渐变热闹起来，赵顼也不愿意过于拘束了，任凭这些臣子们嘻笑谈论，各逞风流。

来大宋上寿的契丹使节，正使叫萧佑丹，副使叫耶律金贵，二人一个是后族，一个是皇族，都刚刚到大宋不久，故此加意留神打量大宋君臣。因见石越举止气度别异常人，又不时朝他们瞄一两眼，心里便有几分留意。

萧佑丹懂汉语，颇读诗书，本是辽国杰出之士。石越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他眼中，他也只是看在眼里，并不做声。耶律金贵却是个武人，因懂得几句汉语，加上辽国执政的魏王耶律伊逊不放心一向亲附太子耶律

濬的萧佑丹，这才派他来做副使，兼有监视之意。他见石越老是看他们，忍不住问萧佑丹道：“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老是偷看我们？”

萧佑丹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那我去问他。”耶律金贵一向不太把宋人放在眼里，站起身来，端着酒杯就朝石越走了过去。

石越见辽国副使忽然朝自己走了过来，心中奇怪，却只是不动声色。所谓“居移体养移气”，他本来就生性沉稳，加上几年来身份尊贵，更是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傲人气质，凛然不可侵犯。耶律金贵走到他面前，见他年纪轻轻，却身着紫袍，知道是南朝高官，他凭常理推度，以为多半是勋贵子弟，心中便有几许轻视。但是石越端坐在那里，看似温和如玉，一双眸子却宛如寒潭，深不见底，竟让耶律金贵心中生出一种怯意。耶律金贵不自觉的退了两步，终不敢过于放肆，只是撇着嘴问道：“小白脸，你干嘛老看我们？”

他声音哄量，顿时把满殿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萧佑丹不动声色的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心里骂了一声：“蠢牛！”却也不去劝阻，只是静观其变。

石越对辽人本没什么仇恨可言，颇能以平常心相待。但耶律金贵一声“小白脸”，却惹得他心头火起，他抬起来，目光逼视耶律金贵，却又立即收敛，冷冷的答道：“在下刚刚看到一只狗熊和一个人在讲话，未免好奇，多看了两眼。怎么，足下有何指教？”耶律金贵长得又黑又壮，身上体毛又浓，的确象是狗熊。宋朝馆阁中的年青好事之辈，和一些勋贵子弟，便忍不住哈哈大笑。

耶律金贵怒道：“小白脸，你怎么骂人？”

石越一脸茫然，道：“我几时骂过人？”

“你骂我是狗熊，怎么不是骂人？”

石越奇道：“噫，我怎么骂了你是狗熊了？我不过是看到一只狗熊罢了。”

耶律金贵火气更大，“你还敢说没骂我？南蛮子就是狡猾可恶。有本事和爷爷打一架去，逞嘴皮子的是王八蛋。”

石越冷笑道：“畜生才只知道打架，你见过人和畜生对咬的吗？”

耶律金贵在大宴上失礼，王安石等大臣脸色都非常难看，因见石越一直占上风，才没有立即喝止。不过王安石心里已在摇头，他没想到石越也会有这种意气之争。赵顼却觉得非常解气，石越的话虽然不够文雅，但是听在心里，很是受用。所谓的夷狄之辈，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和畜生的确是相差无几的。这时赵顼听到耶律金贵要找石越打架，他知道石越只是一介书生，生怕他吃亏，便朝殿中带御器械侍卫一呶嘴，两个侍卫便如狼似虎的扑了过去，两把刀闪电般出鞘，架在耶律金贵的脖子上。赵顼亦随之沉下脸来，重重地哼了一声。殿中顿时一片肃然，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到了这时候，萧佑丹才缓缓起身，他亦不惊慌，只向赵顼欠欠身，从容说道：“陛下，敕国副使酒后失礼，还请陛下宽弘大量，恕其之罪，以免因为一些小事而影响两国交好。”这句话半是请求半是威胁。

耶律金贵却不服气，大声嚷道：“萧佑丹，你怕个鸟？这些南蛮子没胆，趁老子没刀时，竟拿刀来对付我，要在战场上，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萧佑丹皱了皱眉，厉声喝道：“你住嘴！”心里暗骂耶律伊逊派了只猪做他的副使。现在大辽又有什么实力和大宋开战？不过也是借着祖宗的余威吓人罢了。一面又向赵頊说道：“此一介武夫，不通礼仪，让陛下见笑了。”

赵頊沉着脸，沉吟不语，显然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处置此事，石越忽然心里一动，暗道：“千载难逢。”当下起身注视耶律金贵，说道：“若真到了战场上，辽国也不会是大宋的对手。你不必大呼小叫。”

他这句话却没人敢当真。萧佑丹更是不能答应，笑道：“不敢请问这位大人尊姓大名，现居何职？方才这句话，未免过于托大了吧？”

石越淡淡的回道：“在下直秘阁石越……”

萧佑丹吃了一惊，问道：“足下可是《论语正义》诸书的作者石越石子明？”

“正是区区。”

耶律金贵也大吃一惊，瞪大眼睛问道：“是那个写了什么石学七书，推行青苗法改良条例的石越？”

石越倒没有想到他也知道自己的名头，不禁淡淡一笑，道：“正是在下。”

耶律金贵大叫一声，说道：“啊，原来是你！我家魏王没少提到你。你官怎么这么小？”顿时满殿窃窃私语，众文武才知道石越不仅闻名外国，而且连辽国最位高权重的魏王耶律伊逊也知道他的名头，只怕对他还颇为忌惮呢。

石越却不去理他，只是静静的看着萧佑丹，不知怎的，他凭直觉意识到这个萧佑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萧佑丹暗骂耶律金贵愚蠢，契丹朝廷高层，平时议论，最担心的就是石越柄政，他们不论自己在朝中是如何勾心斗角，誓不两立，却一致同意南朝这个新冒出来的年轻人深不可测。萧佑丹自己也读过石越全部著作。似这样的人物，耶律金贵这样大惊小怪的喊出来，不是给石越在大宋皇帝心中加分吗？他瞪了耶律金贵一眼，这才转身对石越笑道：“石秘校……哦，如今是石秘阁了……之大名，如雷贯耳。只不过方才的话，未免让人不可思议。”他却不直接说大宋武力不行。

石越摇了摇头，说道：“尊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大宋现今国富民强，君明臣贤，士卒精练，本来有意北伐燕云，收复故土，为辽主在汴京建的房子都已经开工。但是我主仁慈，以为两国数十年来交好，从无战事，不忍心见战端一开，使千万黎庶受苦，所以才愿意以大事小。不料北朝使者全不知世事变化，公然在嘉节中如此猖狂，实在是不知好歹。”

萧佑丹听得哈哈大笑，“久闻石子明之贤名，不料竟是个大言不惭之辈。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便是大宋诸人，见石越吹这么大的牛皮，也不禁暗暗摇头。满殿中倒只有赵顼知道石越一向谨慎，如此说话，必有所恃。

石越目光转动，看了皇帝一眼，见赵顼朝他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大喜。笑道：“如此说来，贵使是不相信了？”

耶律金贵忍不住插口道：“你胡吹大气，谁能相信？”

萧佑丹也点了点头，微笑道：“石秘阁，我等在大辽之时，也时常商议为大宋皇帝在中京盖好府邸，只因看到两国数十年交好，所以不忍让百姓受苦，才愿意与大宋睦邻相处。”他把石越的话学了一遍，言外之意就是吹牛大家都会。

石越笑道：“这须怪不得贵使，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说罢走到赵顼面前，顿首道：“陛下，辽国使者不信微臣之言，有轻慢大宋之意。臣请赴校场，让各国使者看看天朝的神兵利器，以证臣所言不虚，大宋对各国确有不伐之恩。”

赵顼一怔，暗道：“我大宋又有什么神兵利器？”口里却道：“既如此，卿可任意施为。略施小技足矣，不必太骇人听闻。”

“臣遵旨。”

王安石等人见这出戏越唱越离谱，不禁面面相觑。赵顼立即下旨摆驾校场，石越却走到沈括面前，低声吩咐着什么。

石越要在契丹使者面前耀武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了出去，不仅文武百官，禁军军校，连一些看热闹的百姓都知道了。用不了一时三刻，校场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看到这阵势，冯京等人都为石越捏了一把汗——这要是出了丑，皇帝的面子往哪搁？

石越却自顾自的忙开了，不断低声布置，不多时，便见一些人在远处钉木人之类，一些禁军将附近的百姓远远赶开……众人皆不知石越在弄什么玄虚，只见石越笑嘻嘻的把萧佑丹和耶律金贵请过去，一一敲打那些木人，又将各国使者都请过去看了一回。

王安石悄悄走到石越身边，皱眉问道：“石秘校，你在弄什么玄虚，这事可玩笑不得？有辱国体可是大事。”石越微微一笑，道：“相公不必担心。包管从此后，契丹人见了我们大宋官民，说话都要客气三分。”王安石不再多说什么，又悄悄走了回去，和两个参知政事无言的对望了一眼。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便见校场的一头，沈括指挥着一队兵器研究院的士卒走了出来，还推着一共三十辆掷石器，分两排摆好。士兵们在每一辆掷石器上，各摆了一枚巨大的黑球——震天雷！

这差不多便已是石越的全部家当，那天他离开兵器研究院后，就吩咐沈括多多赶制，兵器研究院用八九天时间，又制成了十多枚。不想在今日派上用场。

石越见一切停当，这才走到赵顼面前，奏道：“陛下，震天雷布置完毕，请陛下下旨演武！”

赵顼点了点头，他虽然不知“震天雷”是什么东西，却觉得非常的刺激与兴奋。站起身来，朗声道：“准奏！”

石越凑上去一点，小声道：“请陛下与诸公把耳朵捂上。”他存心不告诉各国使节。

那些聪明的大臣，早就从“震天雷”这个名字里听出了一点玄机，这时听石越这么神秘的吩咐，连忙把耳朵捂上。石越见赵顼和王安石、冯京等人都是用丝绸把耳朵塞好了，这才走到投掷器队伍中，举手发令：“点火！”

前面十五架掷石器的士兵闻令一齐点燃引线，石越把手一挥，喝

道：“发射！”十五枚震天雷在天空划出十五道青色的抛物线，狠狠的砸向靶场，仿若平空十五道惊雷一齐落下，就听惊天动地的数声巨响，一阵浓烟在靶场冒起。

十五枚震天雷同时发射，声势远同小可。就是捂了耳朵的官员，也被震得脸色发白，暗暗咂舌：“打雷也没有这般响法！”那些没有捂耳朵的外国使节与大宋军民，更是一个个耳朵里嗡嗡直响，有个使者几乎被吓软在地。石越看到萧佑丹脸色惨白，耶律金贵竟然被惊得跳了起来，不禁暗暗偷笑。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第二轮发射又开始了，又是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萧佑丹总算是反应机敏，下意识的死死捂住了耳朵。耶律金贵却被震软在地上。

石越看了二人一眼，冷笑一声，很得意于震天雷的心理震撼效果。这种兵器杀伤力不如现代兵器，但是如果集中发射，发出巨响、浓烟，还有刺鼻的硝石味，在物理杀伤外，完全可以造成巨大的心理杀伤力。

首先从巨大的震撼中反应过来的是昌王赵顼，他忍不住叹道：“这个石子明，真是厉害。”

赵顼也喜形于色。他并不知道震天雷是什么，以他外行的观点看来，有了这个东西，他开疆拓土的前途就更加光明了。若是他得知设计者是将这东西用来守城的，那就真不知会是什么表情了。

待到浓烟渐散，石越走到萧佑丹等人面前，对惊魂未定的各国使者笑道：“请诸位使者看看震天雷的杀伤力。”

萧佑丹咬着嘴唇，耶律金贵也铁青着脸，跟着石越走向靶场，只见

那些木人都被炸得四分五裂，散得到处都是，原来靶场平整的地面，也被炸得坑坑洼洼——石越往这里扔了三十枚震天雷，还会有炸不烂的吗？

所有的使者都目瞪口呆，大为震惊。几个奉旨来看靶场情况的官员，连忙跑回去，兴奋不已地大声向皇帝报告靶场的破坏程度，听得赵顼龙颜大悦，赵顼也是咂舌不已。王安石、文彦博、冯京、王珪率领文武百官一齐拜贺，校场军民也齐呼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

4

第二天，弥英殿。

石越志得意满。“接下来趁机推荐沈括出任判军监器，把兵器研究院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大宋军队的装备供应……”沉浸在梦想中的石越没有想到，一个他意想不到，却十分“熟悉”的人——蔡确，狠狠的给泼他一盆冷水。

蔡确已经不是第一次弹劾石越了。这次他弹劾石越逞一时之快，泄露军国机密，让外邦使者知道了大宋的秘密武器震天雷；同时还指责石越专断独行，操纵皇帝，没有事先和皇帝、宰臣商议就自作主张，炫耀震天雷，嚣张跋扈，其心不可问！

石越看着皇帝丢给他的这份骈四骊六，工整无比，却句句是想致他于死地的奏折，竟是打了一个激灵。他心里又怒又恨，但是，他却也知

道有时候皇帝对于御史们的保护，是无所不至的，因为他们是皇帝用来制衡大权在握的大臣们的重要工具。而且，蔡确现在不论在王安石还是皇帝跟前，都颇为得意，尤其是他刚刚办完一桩大案——正在西北用兵的王韶，与当地的一些率臣、将领矛盾不断，不断的因为各种原因被参劾，皇帝几次派使者前去调查，所得结论都被王安石认为有疑点，蔡确抓住了这次机会，自告奋勇前往陕西，迅速“厘清”了此案——边境将领们的纷争，谁是谁非，这其中的内情，石越并不清楚，但有两件事他是明白的，一是皇帝与王安石都十分满意蔡确的调查结果，所以，他才能由监察御史里行，被超擢为侍御史！再就是蔡确的好运还没有到头，因为他的调查结论完全有利于王韶，帮助王韶扫清了一切掣肘，而他记得王韶很快将有一场大胜……

所以，尽管对于从陕西回来没几天就又急不可耐和自己做对的蔡确恨得牙痒痒，石越也只能先忍耐。他一面心有不甘的顿首谢罪，一面分辩道：“臣行事孟浪，致有此失，还请陛下治臣之罪。只是，臣尚有余情，望陛下容臣细禀。”

他却不知道，其实皇帝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这只不过是一种御下的权术罢了。

“卿有何情状？”果然，赵顼见石越惶恐，心中便十分满意，也无意深责。

“昨日行事，臣的确失之孟浪，因一时激愤，欲为大宋挣几分国威，立威外国，而一时不及请旨，此是臣之罪，臣断不敢否认。但臣万死不敢目无君上，此陛下所深知。至于柱史^[4]以为臣泄露军机，那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实是冤枉了微臣。”

赵顼却是有些意外，问道：“什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石越回道：“震天雷的杀伤力有限，重量过大，携带不便，且运输非常不安全，兼之不能大规模生产，实际上并不能依赖这种武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故此臣才虚张声势，扬威于使者面前，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朝廷在西北用兵，契丹屡次牵制，欲与西夏为犄角。我若用兵，则两面受敌，力有不足；若不用兵，则彼咄咄逼人，终无了局。此次扬威，使者回国告之执政，彼国必有所惮，则大宋可以安心于西北。而西夏亦知我有此器，自会处处防备，士气自沮。”

“原来如此……石卿真是谋略深远。” 赵顼叹道。石越听出皇帝语气中颇有不甘之意，知道是对震天雷有这许多缺点感到耿耿。他顿了顿，觉得不便再说什么，便说道：“只是臣仓促间不能请旨……”

“这倒无妨。” 赵顼本来就并不在意，“机会难于把握，朕知卿忠心为国，并不怪卿。但卿也不可怪蔡确，他亦是职责所在。”

石越连忙答道：“臣不敢。”

“可惜，震天雷原来有这许多的限制。” 一直默不作声的王安石忽然叹道，毕竟如果震天雷有想象中的强大，大宋开疆就事半功倍了。

赵顼却是很快便想开了，笑道：“虽然如此，却也是神兵利器了。朕当嘉奖！兵器研究院还要尽量使震天雷能大规模生产，将成本降低一半，于国家便是大功一件。”

石越连忙顺着皇帝的話头，大夸了一番沈括等人的功劳。听得赵顼兴致高昂，连连说道：“果然不负朕之所望。”兵器研究院是他亲自投资，如今有了成绩，也显得他有先见之明，脸上自然也更加光彩。

石越又说道：“臣以为若假以时日，他们必能研究出更好的火器，威力更大，更便于携带，成本也更低，震天雷不过是牛刀小试。只不过，现在震天雷的缺点，是绝不可泄露出去的。”

赵顼点头称是，“不错，兵器研究院也应当加强保密。”

石越因说道：“王丞相提议设立军器监，臣以为果然是一个良法。臣虽然检正三房公事，兵礼房、工房是臣所当管，却终究不能干涉军器监的事情太多。沈括之能，陛下所深知，他管理兵器研究院，成绩斐然，臣推荐此人判军器监，一来他资望能力，皆绰绰有余；二来他可以继续加强兵器研究院的研究与开发。而且如果换上别人出任军器监，难免与兵器研究院互相掣肘……”

王安石对于军器监什么的并无私心，见石越推荐沈括，也说道：“臣以为石越所说有理，只是沈括现在担任的职务已然太多，臣以为不如让他停止担任白水潭学院格物院院长一职，然后再找个人和他同判军器监，沈括负责兵器研究院和火器诸作坊，另一人则负责军器的供应等等日常事务，如此才不会误了公事，也可以让沈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管兵器研究院的事情。”

石越闻言不由得暗骂：“老狐狸。”他却不知王安石全是出于公心，只觉得王安石几句话，轻轻松松就把沈括和白水潭学院拉开一段距离，顺便抢走白水潭学院一个院长，又派一个人来和沈括同知军器监，互相监视，抢掉一半权力，还把话说得几乎无懈可击，自是心中不忿。

果然，赵顼略一思忖，便点头道：“还是丞相想得周详。此事下中书、枢密议可之后，便可照办。”顿了顿，又道：“让沈括尽早上任，今年之内，要把第一批震天雷装备到军中去。要尽快把成本降下来，实

现大规模制造。”这样的利器，碰上赵顼这样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怎么会舍得放过？

石越只好暗自叹气，幸好要头痛的人是沈括。

汴京城的人们都还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之中，石越的形象开始被市民们神化了——那哪是普通的兵器呀？雷公的雷槌也不过如此吧？若不是神仙下凡，如何造得出来？

与此同时，辽使萧佑丹却有另一番心情。他本是辽国太子耶律濬身边的重要谋士，一直以来，他都以为大宋与他的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国家，自己到汴京来，无非是上寿、游玩一番，领略一下汴京城的繁华，然后就回国报告——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旅程。因此虽然身在南朝汴京，心思却一直悬挂着国内的局势。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校场上震天雷的威力，给了他强烈的危机感！

萧佑丹并非头脑简单之辈，一旦冷静下来，他很快就发现了这震天雷的几个缺点：体积太大，重量估计也不太轻，运输起来就不太方便，而且还需要投掷器发射，机动性明显不够，所以震天雷并不是不可对付的。但是如此强大的威力，用来守城的话，那就是让善于守城的宋兵如虎添翼，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了。

“一定要弄清楚南朝现在有多少这样的火器！布置在哪些地方，生产能力如何。还有没有更厉害的火器……”萧佑丹暗暗计算着，他最担心的，还是大宋手里，究竟还有多少张牌没有打出来？！“这一定是南朝赵官家和石越的双簧，以石越的能力，不可能一下子把老底全部露出来……”

萧佑丹不由得一个激灵，如果还有更厉害的……他已经不敢想象后果，现在辽国皇帝整日游玩嬉戏，不理朝政，信任群小，魏王专权，太子虽然英明，却权位不稳；而南朝，王安石整军经武，改革财政，石越从旁补益纠正，再加上这些威力奇大的火器……一消一长之间，大辽有亡国之虞！

萧佑丹一拳狠狠的砸在桌上，咬牙自语道：“石越，我不会让你那么得意！”

一个国家的上层，承平日久之后，总是会出现不同的派别的，何况大宋现在正是处在改革动荡之中……萧佑丹相信，他绝对不是没有机会的。

5

碧月轩。

楚云儿看着姐妹们忽然乱成一团，奇怪的向丫头问道：“出什么事了？”

“回姑娘话，外面来了一个契丹人，说是什么使者，又粗鲁又难看，姑娘们不想去陪他，正想办法跑开呢。”丫头事不关己的说道。她知道以楚云儿的地位，老鸨断然不会让她去陪契丹人的，所以并不担心。

楚云儿在京已久，自是知道各国使者来京，以契丹人最不得人心，

但是官府对他们却一向优容，他们作威作福惯了，往往便更加的猖狂。为避免麻烦，她也连忙放下帘子，不再弹琴，只静静的拣点琴书词稿。

她从箱底拿出石越所赠的词稿，微红着脸轻轻叹了口气：自从桑充国入狱之后，便很少看到石越了。她只能从客人的口中，听到关于石越的一些消息。石越非常有名，有关他的消息一天没有十件也有八件，只是不知道哪样是真哪样是假罢了。她又想起上次在大相国寺见到的那个桑家小姑娘——真是一个又天真又可爱的女孩子，她们之间虽然才说了短短几句话，但以她的阅历，却是不难看出那个女孩子对石越的绵绵情意，而他们两人，看起来似乎也很般配……她不禁又想起那些关于石越的传言，其中就有关于这位桑家的小妹妹的，据说她就是教石越书法的老师，石越习字的描红本就是她写的……又想着石越来到汴京后便一直住在桑府，一定与这个女孩来往得十分亲密，石越这样温文的一个君子，对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还不知道是如何疼惜呢……想到这里，楚云儿心里不由一痛，对那个女孩子，竟不觉多出一份自己也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妒嫉的感情来。

正在这胡思乱想，暗自伤怀的景儿，忽听到外面传来大呼小叫的争吵声。她皱皱眉，悄悄走到门口，将帘掀开一个角来，朝外看去，见一个似黑熊般的契丹人和一伙侍从在那里向一个腰佩弯刀的年轻人大呼小叫……她心中不快，正要走到后院去，却听丫头低声说道：“那个年轻人，听说是白水潭学院的……”楚云儿心中一动，迟疑一下，终于又往外看去。

那个年轻人，便是段子介。契丹人，却正是耶律金贵。

耶律金贵没有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虽然一时惊骇，但是毕竟宋辽之间，已有七十年平安，双方警惕性早已下降，宋朝官员既然依旧礼数周

详，他便也乐得享受。何况，既然来到了中原这个花花世界，若不能好好享受一番，岂非白来一趟？当然是哪里繁华哪里去，哪里的姑娘漂亮哪里去。宋朝负责陪同的官员，也睁一眼闭一眼，只是陪着正使萧佑丹，不敢渎职，却并不去管他们这些人。

不料到了碧月轩，这里的姑娘竟似见了瘟神一般，那一两个出来陪他喝酒的，也是勉强得好象吃了一只苍蝇，耶律金贵在辽国也是养尊处优惯了的，自然心中不快。喝了几杯酒，就开始骂骂咧咧：“汉人……都……不是……好东西。石越……不是好东西……连这勾栏也不……不是好东西，拿这……这几个姑娘来唬弄老子，以为老子没钱给给是不是？老子，老子有的是钱！”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锭金子，砸在桌上。

段子介正好被几个同窗拉来碧月轩听曲子，因几个同窗各自和相好的姑娘洞房花烛去了，他无意此道，便一个人一面听曲子一面喝着闷酒。见耶律金贵等人进来，心里已是加倍留意，哪知耶律金贵出言不逊，辱骂石越，他顿时无名火起，把酒杯一顿，大声说道：“天下最不是好东西的，便是那些辽狗。”

他声音极大，耶律金贵听到耳里，立时变了脸色，嚯的站起来，骂道：“宋猪，你敢骂你爷爷？”

段子介手按刀柄，也站了起来，冷冷说道：“爷爷骂的就是你这只辽狗。”

二人怒目相视，却吓坏了老鸨，她连忙跑到两人面前，连连作揖：“二位官人，二位官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话。”

耶律金贵和段子介却不去理她，耶律金贵瞪眼喝道：“宋猪，敢和你爷爷打一架吗？”

“爷爷正想玩玩辽狗。”

耶律金贵脸色更黑，忽然大吼一声，挥拳冲向段子介。二人立时打成一团。耶律金贵身材高大，力气凶猛；段子介却是闪动灵活，招数多样，二人拳来脚往，竟是打了个不分胜负。

耶律金贵的从人见主人讨不了好，一声吆喝，各拔兵器，围了上来。

段子介使个虚招，跳出战圈，寒光一闪，也把刀拔了出来，刀锋指着耶律金贵，冷笑道：“辽狗，想倚多为胜吗？来吧。”

耶律金贵呸了一声，道：“龟儿子宋猪才喜欢倚多为胜。”他接过一把大朴刀，喝道：“你们站一边去，看爷爷教训这宋猪。”

二人虎视对峙，便要一决胜负。忽然，有人用契丹话大声喝了一声什么，便见耶律金贵的从人让开一条道来，一个穿着契丹衣服的人走了进来。段子介见此人神态温文可亲，唯有眼中流露出一丝精明的光芒，倒不由吃了一惊。再看他身后，还紧紧跟着一个大宋官员。

来人便是契丹正使萧佑丹。他本是借游玩为名，想从汴京市民的闲谈中多了解一些信息，正好路过碧月轩，便看到耶律金贵一行的马车停在外面，又听到里面有打斗之声，心知肯定是耶律金贵闯祸——萧佑丹不希望多生事端，连忙进来制止。

萧佑丹踱到二人面前，轻蔑的瞄了耶律金贵一眼，暗骂道：“不知大局的蠢才。”见耶律金贵依然持刀在手，当下厉声喝道：“还不把刀子给我收起来。”那个宋朝官员也喝令段子介收起武器。

耶律金贵瞪了萧佑丹一眼，看到萧佑丹那高高在上的眼神，心里便

有几分不服，但终究明白这是在国外，自己是人家的属下，当下愤然把刀扔给从人，气呼呼的走回位置坐下。

段子介也心不甘情不愿的收起兵器。

萧佑丹瞪了耶律金贵一眼，用契丹话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便有从人回道：“耶律副使并没有惹他，是这宋猪先来惹事的。”

萧佑丹哪里肯信，冷笑道：“你且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出来。我自有道理。”

那人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说了。萧佑丹听完，脸一沉，又问道：“你说耶律副使骂了石越？”

那人点了点头，欲要说什么，萧佑丹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说话。自己走到段子介面前，抱了一拳，说道：“这位公子请了，我这伙伴生性鲁莽，多有得罪，还望见谅。”他的汉话说得甚是流畅。

段子介见他和那些契丹人叽哩咕噜半天，那些人对他毕恭毕敬，就知道他身份很高。此时见他如此有礼，不由一怔，抱拳答道：“他若能象你这般，也不至于此。”

萧佑丹哈哈一笑，问道：“我见公子气度非凡，敢问高姓大名？”

所谓“好汉不打笑脸人”，萧佑丹如此客气，虽然是个契丹人，段子介也不好意思失了礼数，连忙答道：“不敢，在下段子介，是白水潭学院明理院的学生。”这却是当时人的习惯，往往把自己现在在做什么，一齐说出来。

萧佑丹眼中不易觉察的闪过一丝冷笑，暗道：“果然是白水潭学院的人。”嘴里却笑道：“原来是白水潭学院的学子，我在大辽，就久仰南朝白水潭的盛名，今日能见到就读于其中的学子，真是幸会，幸会。”

段子介见契丹人也知道白水潭学院的盛名，心里顿时生出几分自豪。

又听萧佑丹说道：“如果段公子不嫌弃在下是夷狄之人，不若在下做东，一起喝杯水酒如何？在下也想趁此机会领教一下中华的风物，听公子说说白水潭的盛事。”

他语意诚恳，竟让人无法拒绝。段子介是个直性子，当下说道：“想不到辽国有你这等人物，还要请教尊姓大名。”

耶律金贵在那厢听到萧佑丹竟然和段子介如此客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正要发作，不料他刚一起身，就听萧佑丹用契丹话说道：“耶律副使要回去了，好生送他回驿馆，若惹了什么事，回来我拿你们是问！”

耶律金贵几欲发狂，狠狠地转身抓起一个酒杯，一把摔得粉碎，头也不回的往外面走去。

萧佑丹毫不理会，只对段子介笑道：“让段公子笑话了，这种粗莽之人，只会扫人兴致。在下萧佑丹，在大辽也是个读书之人。”又对老鸨道：“你收拾一下，叫几个姑娘来弹琴，损失我来赔偿。”

段子介见他如此讲道理，好感顿时油然而生，敌意愈发减少了。笑道：“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楚云儿姑娘奏雅？萧兄从北方苦寒之地而

来，若能听上这么一曲，一定会终身难忘的。”

萧佑丹挑了挑眉毛，心里暗笑，须知当时天下琴技第一，首推辽国皇后萧观音，她便是太子耶律濬的生母，萧佑丹时常出入宫禁，虽然不说时时能听到，却也曾经有幸听过一两次。段子介对契丹人抱有偏见，以为契丹人便是野蛮民族，哪里知道其实契丹贵族，深受汉化。萧佑丹却也不说明，只笑道：“如此却一定要见上一见了。”

段子介笑道：“楚姑娘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你以为是我们石山长呀？”楚云儿与石越雅善，京城士林传为美谈，段子介来京日久，自然也是知道的。

萧佑丹一听涉及到石越，更是暗暗留意，掏了一锭银子放到老鸨手里，笑道：“还请在楚姑娘面前美言几句，在下只想听听中原佳丽的仙乐，并无他想。”

老鸨哪里见过这样的契丹人，当时通用铜钱，银价颇贵，这一锭银子，价格不菲，出手如此阔绰，简直让人惊讶。她望了陪同的宋朝官员一眼，见他微微点头，连忙接过银子，一扭一扭的去找楚云儿了。

耶律金贵回到驿馆，憋了一肚子气，直等到天色全黑，萧佑丹才回来。他正要找萧佑丹说个清楚，不料却被拦在房外，倒是萧佑丹几个去别处“游玩”的亲随走进房中，和萧佑丹谈了一个多时辰。直待所有人都说完了，萧佑丹才吩咐人把他放进来。

耶律金贵一进屋就怒气冲冲的说道：“姓萧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就为了个石越，你怕宋猪怕成这样？把老子赶回来，你自己在那里和宋

猪称兄道弟喝花酒！”

萧佑丹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拿着一本书，坐在灯下，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淡淡的说道：“我是正使，你就听得我的。若敢抗命，我就可以先斩了你。你有什么不服，回去尽管弹劾我。”

耶律金贵恨声道：“这个不劳你提醒，回国之后，我自然会弹劾你出使辱国！”

萧佑丹冷笑一声，说道：“悉听尊便。不过明天你还得陪我去石越府上，给他赔礼道歉，礼物我已经着人准备好了。”

耶律金贵瞪眼怒道：“你休想！我才不会给宋猪道什么歉！你胆小如鼠，是你的事情。”

萧佑丹冷冷的说道：“你若不去，也随你。明天一大早我不见你准备马车和我一起去石府，我就以抗命不遵的罪名先斩了你。”

耶律金贵脸色铁青，重重“哼”了一声，气呼呼的转身就走。

萧佑丹望着他的背影，不屑的冷笑了一声，朗声读道：“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第二天一大早，石安打开大门时，不禁吃了一惊。

门外停着四辆漂亮的马车，一些契丹人正从马车上往地下搬东西，显然这些都是礼品，一担一担的，把石府门前的大院都摆落了，两个衣着光鲜的契丹人站在车旁等候，一个长得很温文，一个满脸横肉，象只狗熊。

来石府拜访的官员，可以说多了去了，现在石府也添了几个老妈、家丁，石安自然而然的变成了石府的管家——虽然石府的排场，远不能和一般的官员的排场比，但是石安却也知道自己的主人是很了不起的人物——说书的也有说石公子是左辅星下凡的。所以对来拜访石越的人，无论多大排场，石安都见怪不怪了。

只是契丹人带着礼物来，却是挺稀罕的。

石安连忙走了过去，问道：“你们这是？”

萧佑丹见石府走出来一个人，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张名帖，说道：“大辽使者萧佑丹、耶律金贵特地前来拜访石大人，还烦请通告。”

石安接过帖子，心里猜测道：“多半是前些天被我家公子的震天雷吓得没魂了，这些辽狗才来这么低声下气求我们家公子。”一边却也不敢怠慢，坏了石府的规矩，忙说了一声：“稍等。”便拿着名帖进去通报。

石越和潘照临正在喝茶，听到石安通报，竟几乎被呛住。“有没有陪同的本朝官员？”

“没有。”

石越皱眉道：“这怎么可能？只怕不能相见。”他却不知道萧佑丹故意一大早出门，以甩开陪同的官员。

潘照临道：“若不是见，显得小气了。”

“若是见了，必惹闲话。”石越为难的想了一回，才对石安说道：“你带几个人去，把人请进来，礼物拦在外面，如果他们硬要拿礼物进来，就连人一起拦了。”顿了一下，又说道：“将府上的家人全部叫出来，在客厅侍候。”

石安答应去了，石越向潘照临问道：“潜光兄，你要不要见上一见？”

潘照临摇摇头，“不了。我在屏风后面听便是。”

石越点头道：“如此我先出去，降阶相迎。”他如果出门相迎，说不定第二天就有御史弹劾他交结外国，如果坐在客厅不出来，又显得太倨傲，只好折衷行事。他整了整衣冠，才走到正厅外的台阶上，就见萧佑丹和耶律金贵一行人走了进来，礼物终究是被拦在了大门之外。

石越这才放心一点，抱拳朗声说道：“贵使远来，石某未及相迎，还望恕罪。”

萧佑丹远远的笑道：“哪里，哪里，我们却是来负荆请罪的。石大人若是不怪罪我们，已是幸甚。”

石越怔道：“负荆请罪？贵使言重了。”

萧佑丹笑道：“我这个伙伴在同天节多有得罪，今日我特意带他来

给石大人赔罪。”说完望了耶律金贵一眼。

耶律金贵满肚子不乐意，脸憋得通红，好久才抱拳道：“石大人，我是个粗人，那天要是知道是你，肯定不敢无礼的。还请你见谅则个。”

虽然那天的确是耶律金贵无礼在先，但是让辽使给大宋的官员赔罪，却只怕是大宋开国以来头一遭。虽然萧佑丹另有所谋，但耶律金贵却并不知情，心里早把石越和萧佑丹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石越淡淡回了一礼，微笑道：“贵使太过客气了。还请先进屋叙话。”

萧佑丹望了望门外，只大门敞开，那些礼物全部摆在外面，因道：“石大人，那些东西是一些敝国特产，并不值几个钱，只是略表心意，还请石大人笑纳。”

他这时说得诚恳万分，但只待石越收下这些东西，自然又有计策散布谣言出来，毁谤石越的名节。石越虽不能料得他这般险恶用心，但是在官场这么久，岂有不知小心谨慎之理？当下笑道：“贵使饱读诗书，当知君子爱人以德？二位前来，石某自当尽地主之谊，这些礼物，却还烦请诸位带回。这也是贵使成全石某了。”他的话说得委婉，语气却很坚决。

萧佑丹见他如此，也不再勉强，暗叫一声可惜，笑道：“如此在下就只好带回了。石大人，请！”

当下二人进屋，与石越分宾主坐下。

萧佑丹见石府仆人来上茶，全是几个家丁，客厅中侍立的，连一个

婢女都没有，心里不由奇怪——毕竟石越是当朝少有的宠臣之一，可这排场，连个县令都不如。他喝了一口茶，笑道：“虽早闻石大人崖岸深峻，不料清介至此，其实买几个侍女侍候起居，亦无伤大雅。有些事，婢女比家丁做得要体贴。”

石越笑道：“家中无女眷，我自己是不习惯别人侍候的。这倒谈不上清介。”

萧佑丹笑道：“石大人过谦了。”

石越对辽国也有好奇，因问道：“贵使这次是从中京来，还是从燕京来？”当时辽国分设五京，又有五京道，上京本是辽国的首都，为临潢府；燕京是最靠近大宋的，在辽国叫南京析津府，又有南京道。除此二京外，另外还有中京大定府^[5]；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那南京道与西京道，便是大宋一直想要恢复的幽蓟故地了。辽人也畏极北苦寒，有意南迁，遂于辽圣宗时迁都于中京，于石越时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但是终辽之世，直到完颜阿骨打兴起，辽军面对金兵屡战屡败，契丹才被迫短暂地将都城南迁到燕京，但那时候辽国也快灭亡了。

萧佑丹笑答：“自是从中京来。”

石越因问道：“久闻中京繁华，不逊于中原。未知中京风物如何？”

“虽不如汴京，但与汴京，亦差相仿佛，天下物产，应有尽有，我来之日，坊间最为流行的，倒是石大人的曲子词。”萧佑丹笑道。

“哦？竟有此事。石某想一睹中京风貌久矣，贵使这样说来，更让人向往。”

萧佑丹笑道：“只恐石大人盛名远播，大宋皇帝不肯让你出使我大辽。否则尽有机会。”

石越微笑不答，他想去中京，却是想观兵于中京城下。不过这话却不好明说。

萧佑丹自然想不到这些，但耶律金贵却对石越颇有敌意，这时听他们没有营养的扯淡，忍不住冷笑道：“自古北人不耐热，南人不耐寒，石大人若想去中京，只怕也不能久居。”他还想再说，却被萧佑丹瞪了他一眼，便不再做声，只是不住的冷笑。

石越想不到这个蛮子一般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忍不住笑道：“昔日汉武帝设乐浪郡时，倒没听说过南人不耐寒。”

萧佑丹听了这句话，眼皮不禁一跳，旋即镇静如常，笑道：“石大人不必理会他。在下久闻石大人有石九变之名，既然来到汴京，有幸相晤，可否请石大人赐墨宝一副，在下回到中京，也好向同僚炫耀一番。”

他不知道石越的字写得差是出了名的，竟然问石越要墨宝，在石越听来，竟像是出言讽刺一般。石越脸略红了一红，看了一下萧佑丹，却见他神色诚恳，并不是在讽刺自己。他想要直说，又觉得丢脸；想要拒绝，又显小气；可是要给的话，他的字实在是不怎么地道——练了这么久，虽然在现代人来说，已经勉强看得过去，但在宋代，那依然是见不得人的东西，特别以他如此显赫的名声来说，更加显得可笑。

萧佑丹见他犹疑，忍不住出言相激：“石大人可是嫌在下是蛮夷，不肯见赐吗？”

石越无可奈何，只得照实说道：“不敢，只是在下的字恐怕登不得大雅之堂。”

萧佑丹哪里肯信，他见厅中墙上便挂着几幅字画，便信步走了过去，慢慢观赏。只见那些字笔走龙蛇，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家之手，仔细看印章，不是苏轼的，就是范镇的……他虽然明明知道石越就算自己字写得再好，也不会把自己的墨宝挂客厅，但心中还是忍不住有几分失望。当下干笑几声，说道：“石大人结交的，都是当今名士，在下相求，原是冒昧。不过还请石大人能够见赐，实不相瞒，大辽皇帝陛下也久闻石大人之名，在下是想求得墨宝，将来皇上相问，在下也可以有样东西证明我所言不虚。”

石越在宋代这么久，还从来没有人如此坚决的要求自己送字的，毕竟汴京城里都知道石越的字写得差；惟有萧佑丹却以为石越是故意推辞，竟是费尽心机想要得到。迫于无奈，石越只好勉强答应，找了一幅自己自认为写得比较好的字，送给萧佑丹。

石越自然不知道萧佑丹在中京，也是书法名家，在石府的时候，他拼命忍住笑没有笑出来，一上马车，萧佑丹终于按捺不住，忍不住哈哈大笑——石越的字在萧佑丹看来，还真的是幼稚，他终于是明白了为什么石越吱吱唔唔不肯送字给自己。原来他还以为那是谨慎，看来还是自己多虑了。一路上，萧佑丹细细观摹石越那幅书法，一边哼着小曲，心里冷笑道：“还想设置乐浪郡！野心真是不小，只怕不能如意。”

在萧佑丹拜访石越后两天，宋朝中书省终于正式通过了判军器监的人选，以孙固、沈括同判军器监。

这个任命大出石越的意料，孙固是当今皇帝龙潜颖邸时的旧人，皇帝一即位，他就做到工部郎中、天章阁侍讲、知通进银台司，主管着奏章的上达下传。此人略有干材，但是和王安石政见并不相合，反倒与文彦博关系密切。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任命亦在情理之中，一来孙固虽是进士出身，却也参加过军事行动，兼与枢密使关系亲密，这个任命表达了枢密院方面亦有兴趣主导军器监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人选是皇帝亲自提名的，显然表达了皇帝对军器监的关切，他派自己的旧人来同知军器监，象征意义非常明显。然而这个任命明显牺牲了新党的利益，新党提出设置军器监，结果同判军器监的人选一个都轮不到自己，反而都是自己的政敌。这种打击可想而知。

石越在中书省会议时，见到王安石丝毫不以为意，冯京微露喜色，王珪眨着死鱼眼不动声色，而新上任的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李定等人则显得非常失望——但在表态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表示反对。

当然，最受这道任命打击的，自然还是另一个天章阁侍讲王雱。

“这个孙固，一腐儒而已，让他同判军器监，能成什么大事！”王雱狠狠的把折扇摔在地上。

谢景温小心的把折扇拣起来，交到王雱手里，这种折扇汴京虽然有得卖，但是用的人并不多，只有王雱这样自许风流又特立独行的人才喜欢经常拿在手里。“元泽不必生气，孙固同判军器监，未必不会生出许多事来。”

王雱不解的问道：“此话怎讲？”

谢景温笑着分析道：“孙固此人，我亦略有所知，他一向自命甚高，听说他九岁读《论语》，就说《论语》说的，他能做到。他本是颖邸旧人，虽然说和沈括各有司掌，但是肯定会有磨擦。加上孙固一向讨厌宦官，最反对内侍参预朝廷的事情，而军器监岂能不和宦官打交道？”

王雱微睨他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也讨厌那些阉人多管外事。孙固若有胆把宦官逐出军器监，那么他上任我也可以接受。就怕他没有这个能耐！”

谢景温讨了个没趣，但他倒也不怨恨王雱，这段时间，他出乎意料的陷入了一个大麻烦中，王安石很赏识的李定因为未为庶母仇氏行服的问题，被御史抓住把柄攻击不休，谢景温开始时替李定辩护，后来却又畏于众议而改口，结果不但王安石对他不满，他自己也受到攻击，被斥为前后不一，首鼠两端，这个知杂御史，已是做得很不稳当。若非王雱帮他说话，只怕早已被迫解职离开御史台。因此他对王雱更加感激，这时也只是诺诺道：“元泽所说甚是。不过军器监颇多流弊，孙固、沈括都不是清廉的人，自古宦官都爱钱，我们只需安插几个小吏进去，若能逮到把柄，也算为国除害。”

王雱点了点头。军器监是个肥得流油的地方，价格上随便报点虚数，贪污的钱就是成千上万，加上各都作院的孝敬，当真是个大大的美差。孙固、沈括都不以清廉而闻名，自是难以洁身自爱……正想着，一个家人小心的在门外说道：“公子，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您。”

王雱随口问道：“是谁送来的？”

“不知道，那人把信交到小的手里，就走了。信封上也没有写名字。”

王雱顿觉奇怪，走出书房，把信接了过来，撕开火漆，扯出一张雪白的信纸来，刚看了一眼，就大叫一声：“好！好！”一把将信撕烂，狠狠的摔在地上，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谢景温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连忙走过去，捡起已撕成几片的碎纸，拼在一起，只见上面写着两句唐诗：“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两句诗自然是嘲笑王雱倡议军器监，结果却为他作嫁衣裳。谢景温拿着纸片，不禁怔住了。好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望着王雱，悠悠问道：“元泽，你说是谁写了这字？”

王雱这时才稍稍冷静下来，恨声道：“是谁写了这字？！”

官场本无秘密，何况王雱倡议军器监的事情，也有许多人知道。问题是谁要这么和王雱过不去，借着唐诗来嘲笑他？

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名字。

不过王雱立即就摇了摇头，道：“不可能，这不合石越的性格。”

谢景温却不置可否，阴着脸说道：“终能查出来是谁。”

数日之后，王雱便在自家后花园办了一期诗社，宰相家的衙内办事，自然有众多的京师名流前来捧场。众人吟风弄月，渐入高潮之际，

谢景温忽然变戏法似的取出了几十幅写着唐诗的书法来，众人细细观赏，才发现每幅书法笔迹各不相同，竟是摹写了大宋许多名人的笔迹。

王雱便笑着提议，要考较一下众人的眼光，让大家每人猜一幅书法摹的是谁的笔迹。分给状元公叶祖洽的一幅，上面便写着一句唐诗名句：“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笔迹颇为稚嫩，和其他的书法各有名家风韵完全不同。

叶祖洽端详了一会，脱口说道：“这字中的笔韵，倒有几分象石子明。”

哪知王雱听到这句话，脸色立时就变了，还与谢景温互相使了个眼色。叶祖洽何等伶俐，这细微的举动，全部落入了他的眼中。他心中一咯噔，便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免暗生悔意。

旁人却只听到叶祖洽说是象石越的字，不免相顾莞尔，许多人便凑上前来，一面笑道：“让我也来看看石九变的字……”石越字写得差，京师士林颇引为笑谈，但平时没有人敢公然嘲笑，只是当成趣闻来说，但这里的人都多半知道王雱和石越并不相契，未免就要故意取笑石越，以讨好王雱。

叶祖洽懒得理会这些人，心中暗骂道：“衙内钻！”——当时专门讨好“太子党”的人，便往往被人们讥讽为“衙内钻”。叶祖洽虽然不愿意说石越的坏话，却也不敢得罪王雱，便悄悄的让到一边去。随这些人放肆的说着石越流传在士林、坊间的糗事——其实这些事大都是被人们当成风流韵事来说的，只是到了这些人口里，却不免沾上几分恶意。

有人用暧昧的口气说道：“诸位可知道石九变是怎样练字的？”

便有人凑趣答道：“无非是磨墨写字临帖，还能有什么办法？”

那人摇头晃脑、故作神秘的说道：“石九变自是风流才子，和我们绝不一样，他临的字帖，乃是桑家小娘子亲笔描红，非寻常可比。”

马上便有人问道：“哪个桑家小娘子，你又从何知道？”

.....

叶祖洽远远听见，低声骂道：“村牛。”这些事情虽然不是胡说，但是这样胡乱说好人家的女孩子，总是有失厚道。他不想听到这些话，便信步走到一边的池塘旁边去欣赏风景。刚刚站了一会，便听有人在身后说道：“状元公好兴致。”

他回过头，见是谢景温，连忙笑道：“原来是谢知杂，在下生性好静，那边人多，竟是不习惯。”

谢景温略带讽刺的说道：“状元公在白水潭可还习惯？那边人可不少。”

叶祖洽心思一转，笑道：“取笑了，我在白水潭教书，是圣上的意思，做臣子的守自己的本份罢了。”他知道谢景温与王雱的关系，这句话却是在向王雱撇清。

谢景温听他这么说，便摇头笑道：“状元公是丞相亲自保荐的，当初苏轼还想从中做梗，说起来大家都是自己人。”

他挑拨之意甚明。叶祖洽对苏轼的确恨之入骨：状元的荣耀，差点就被他剥夺了！但即便如此，表面上他轻易也不愿意得罪苏轼。更何况叶祖洽认定了石越前途不可限量，行事更是加倍小心。当下只微微一

笑，道：“我对这些恩恩怨怨，也不敢计较，只是尽力做好本份，效忠皇上罢了。”

谢景温听了这不咸不淡的话，打了个哈哈，笑道：“状元公的胸襟，在下自愧不如。”说罢，似有意、似无意的说道：“听说石九变至今尚未娶妻？”

叶祖洽不知道他问这个什么意思，愕然道：“此事尽人皆知。”

谢景温半开玩笑地说道：“以石子明的受宠，说不定要尚主……至少也是皇上指配哪家大臣的千金，真是奇怪没有人去石府说媒。”

说起这些闲事，叶祖洽便也放松了警惕，也笑道：“哪里便会没有？不过人人都觉得子明不是一般女子配得上的，一般也不敢上门说媒罢了。偏偏执政大臣的女儿们不是早已婚嫁，就是尚未及笄，也是他红鸾星未动吧。”

谢景温点了点头，笑道：“或是如此。”

叶祖洽被勾起了谈兴，又说道：“以我看，子明是不会尚主的，皇上必然是想要大用他，本朝可没有驸马都尉得到大用的先例。”

谢景温一怔，他却从未想过这一点，不由笑道：“这么说倒不错。我本以为是石子明和桑家小娘子已有白首之盟了呢。”

叶祖洽正色道：“这话可不好乱说，毕竟桑家小娘子是好人家的女孩子，他们情同兄妹，就惹出这些闲话，未免过分了。”

谢景温眼中闪过一丝不以为然，口里却笑道：“这话是不错的，这么说，桑家小娘子给石子明写字帖的事情，竟是真的了？”

叶祖洽听他绕着弯子又问到这事上来，心中一凛，一种不安的感觉浮上心头，勉强点了点头，道：“这倒是真的。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妥。”

“是，是没什么不妥。”

.....

“元泽，现在差不多可以确定是石越所为了。”

王雱依然有点怀疑，“仅凭叶祖洽的一句话.....”

“你看看这是什么！”谢景温从怀里掏出一册案卷来。

王雱接过一看，竟然是中书省的案宗，不禁大吃一惊：“这可是大罪！你从哪里拿来的？还不快送回去。”

谢景温满不在乎地笑道：“不要紧，明天就可以送回去。李资深^[6]自会做得滴水不漏。元泽你先看这上面的笔迹。”

王雱依言看去，前面文书一眼跳过，只看后面的批注，上面写着几行小字：“.....此事立意甚好，然亦有几分不妥处.....”这笔迹和那两句诗的笔迹，略有相似。

王雱脸一沉，道：“这是工房案宗批文，难道.....”

“正是石越的亲笔批文。”谢景温一面说，一面又从袖中抽出几页纸，交给王雱。

王雱见这几页纸上，全是描红，每页都有几个字写乱了，看起来是女子的笔迹，纸张又有点儿皱，倒象是某人用朱笔写描红字帖没写好做废扔掉的。他疑惑的望了谢景温一眼，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景温冷笑道：“这几页纸是我吩咐得力的家人从桑家下人那里买来的，是桑家小娘子给石越描红时写废的。”

王雱连忙又细细看去，见其中某些笔意，和石越的字果然有几分象，心中越发疑惑起来。

谢景温又将那两句诗取出来，三种笔迹摆在一起，道：“这两句诗的字，表面上看来，和石越的字迹并不是很象，但是其中的笔意却是掩饰不得其法，欲盖弥彰。明明是石越刻意掩饰自己的笔迹后写的。”

王雱沉着脸端详了许久，默不作声。半晌，突然问道：“我和石越本无仇怨，不过政见不合，他何必要如此羞辱我？而且他手下并非无人，又何必亲笔手书，留下证据？”

谢景温也怔住了，想了一会，摇摇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石越素是个伪君子，无论是故意不奉诏出仕，博取士林声誉，还是在宣德门前和那些学生演双簧，其人实是深不可测。当今世上，年轻人中能和他并驾齐驱的，也只有元泽你了。也许他是故意如此打击你吧？若真是如此，这等事他做出来也并不奇怪，而且他也不便让自己的手下知道，以免影响自己的声誉……”他的分析本来甚为勉强，只不过王雱口中虽然说得冷静，实则已是气得发抖，他本来性格激烈、眼高于顶，眼见石越竟然如此辱他，如何能不激动？此时不过是强忍着心中的怒气罢了，这时再听到谢景温的话，顿时气血上涌，一拳狠狠砸在桌面上，冷笑道：“他石越如此阴险奸诈，也不要怪我用权术！”

石越此时正在府中闷闷不乐——桑充国终于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依托白水潭学院，创办了大宋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汴京新闻》。而最让石越心中不快的是，《汴京新闻》报馆的编辑与主事者，并非是一些只会冲动的年轻学生，除了十来个成绩一贯优异的学生之外，还有程颢这样的学术宗师，以及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这样的名流……虽然石越对《汴京新闻》的创刊乐观其成；但是对于桑充国不考虑自己的意见，打乱自己的战略部署，石越心中却不能没有一丝怨意，特别是桑充国竟然还能得到一些出色的人支持——这不是变相的证明自己未必正确吗？

潘照临看着脸色不豫的石越，却并没有出言安慰。他知道石越心中并不是滋味，但也许这能坚定石越以后把桑唐两家牢牢控制在手中的决心，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并非坏事。

石越紧紧握着手中第一期《汴京新闻》的样刊，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道：“四月廿五日，明天会是一个被历史记住的日子吧！大宋第一份报纸问世……”

“肯定会被记住。”潘照临不带感情的说道。

“潜光兄，这个‘师韩子’是谁？”石越指着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问道。

潘照临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这些名字用的是笔名，桑长卿

说这样可以保护作者，算是吸取《白水潭学刊》的教训吧。”

石越不禁莞尔，“笔名”这个概念还是他告诉桑充国，自己却一时迷糊，竟反应不过来了——看来自己真是过分融入古代了，许多现代的东西，反倒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汴京新闻》共八页，第一版上印着创刊词，文章作得很漂亮，一看就是大家手笔，署名的作者就叫“师韩子”，毫无疑问，这是以韩愈为老师的意思。石越迅速读了一遍，粗粗明白创刊词提出六大主张：复兴儒家；教化民众、有教无类；天下唯公；奖励气节；华夷大防；言者无罪——这篇创刊词提出的倡议，让石越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亦告破灭。这是明白的向天下宣告：《汴京新闻》就是要议论时政，砥励士风！

“让他们‘莫谈国事’，只怕自己会成为被攻击的头号对象吧？”石越无奈的想道，一面苦笑道：“长卿真是出手不凡，日后只怕麻烦不断。”

潘照临不负责任的说道：“公子何必担心，这六点主张，其实王安石也不见得会反对。”

石越摇了摇头，道：“复兴儒家，王安石也想复兴儒家，司马光也想复兴儒家，欧阳修也想复兴儒家，程颢程颐也想复兴儒家，算上一些支持我的观点的，这新儒家至少就有五家之多，谁是正宗？必然引起大混战。况且复兴儒家，是尊三代，还是尊周公，还是尊孔子？是尊孟子，还是尊荀子？大家各有所好。战火必将由《白水潭学刊》烧到《汴京新闻》。”

潘照临却幸灾乐祸的笑道：“那不更好？公子不是说过想让大家的思想更加活跃吗？”

石越却到底不能如潘照临一般轻松，虽然他知道便是晚清那般黑暗，报纸一样可以议论时政，宋朝之开明，为历史所仅见，大环境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但是，如果桑充国一再摸王安石新法的老虎屁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是不敢去想的。何况这“天下唯公”的说法，其中暗含的意义，只怕不仅仅是公羊家的“天子一爵”这个说法那么简单……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土市子闹市。

在中书省议了一天的事，市易法和保马法的条例改了又改，“冯京和石越提的意见还真是多！”王安石坐在马车上闭目养神，一面回想白天的事情。反对保马法最厉害的，其实倒不是冯京和石越，而是枢密使文彦博和吴充。为了在廷议之时减少枢密院的阻力，在政事堂商议停当，是有必要的……

“卖报，卖报——《汴京新闻》今日创刊，白水潭山长桑充国公子要建三百所义学！卖报，卖报，十文一份，一报在手，尽知汴京风物……”清脆的童声沿街吆喝，远远传来。王安石这才想起，自己没有用仪仗，也没有清街，所以才能听到这些声音，他心中奇怪，敲了敲车门，向从人问道：“什么是‘报’”？

从人呆了半晌，红着脸不好意思的答道：“这……相公，小的也不知道。”

“那便去给本相买一份来，看看就知道了。”王安石吩咐道。

“是。”从人答应一声，连忙停下马车，用最快的速度买了一份报纸回来，恭恭敬敬的递给王安石。

十文钱一份的报纸，相当于一个低等厢军一天的薪水，如果在乡下，没有几个人买得起，但是在汴京就不相同，也就是客栈里一盘小菜，或者进浴堂洗一次澡的价钱。而以白水潭、桑充国名气与号召力，第一期报纸又是新鲜事物，五千份报纸上午面世，到了傍晚，就已被抢购一空。王安石能买到，完全是因为运气好。

这些王安石自是不知，他接过还散发着墨香味的报纸，见报头印着四字草书——“汴京新闻”，下面就是日期；第一版是整版的创刊词，介绍报纸的功用，提出六大主张；第二版叫时政版，介绍朝廷变法的时局，各条法令的意义，哪个衙门是主官，后面附有一个自称“山野散人”的点评；第三版、第四版叫经义版，各个学派在这里写短文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攻讦；第五版、第六版叫市井版，介绍发生在东京和全国各地的各种新闻；第七版叫文学版，是一些才子词人的诗词歌赋；第八版便是底页，叫焦点版，这一期竟是大幅介绍发生在开封府一起奇案的过程，并专门有人点评开封府断案引用律令是否合法、公允！

王安石坐在马车上，一页一页翻下去，一边点头称是，便是看到时政版，他也暗自点了点头——这一期没有说他的坏话，只是详细讲叙《青苗法改良条例》的各种细则，在各地的执行情况，评论中也说了他几句好话。至于经义版的争执，他却是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直翻到最后一页，王安石的脸色却终于变了。这一版公然点评官府的案卷，完完全全是以民议官——官员的好坏，自有上司和监察御史监督，岂能容这什么“报纸”来说三道四？这样下去，桑充国岂不是成了在野的御史中丞？

想到这里，王安石抬起头来，喝道：“停。掉转马车，本相要面圣。”

王安石不知道此时皇帝也正和石越讨论着《汴京新闻》。

赵顼一面饶有兴趣的看着手里的报纸，一面笑道：“这个桑充国倒有点意思，这个‘报纸’，不就是卿的《三代之治》里的东西吗？”

石越笑道：“正是。陛下。不过这第八版以民议官，只怕会惹来朝中大臣的不满。”

这一点，赵顼自然是心知肚明——多一个地方监督他们，朝中大臣肯定会不满。他想了想，既觉得这样做可以有人监督那些官员，未必不是好事；又觉得朝廷的威信似乎颇受影响，而且万一这些报纸诽谤的话，影响更坏……一时竟是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石越一眼，道：“卿有什么好建议，与朕说来。”

石越欠身笑道：“陛下圣明。桑充国与臣其实有兄弟之情，但是他这次创办《汴京新闻》，臣并不以为然……”

赵顼打断了石越，奇道：“这是为何？朕以为这报纸很好。朕在宫中，出去不易，难知民间疾苦。这报纸能将民间之事一一写来，还有这些叫什么‘广告’的，有酒的价格，粮食的价格等等，朕读了这些，便知道民间是什么情形。这报纸还可以向百姓介绍朝廷政令，虽然略有僭越之嫌，然而也是教化百姓之意……”

石越见赵顼滔滔不绝说来，倒似比自己更维护这报纸，心里不禁好笑。不过这报纸现在制约的是朝中的大臣，皇帝又很年轻，对新鲜的东西抱有好感，倒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其实在君主制下，只要不至于动摇皇权，皇帝对于报纸这类东西，与官僚体制

下的官员们，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他好不容易等皇帝说完，才回道：“陛下真是圣明。报纸这个物件，说白了一方面是为百姓说话的，另一方面则是为朝廷说话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如此奸吏不能从中欺上瞒下，再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报纸便是民间之耳目。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赵项点了点头，说道：“卿说得有理。且说说这弊又在何处？”

“这报纸的弊端，其一，是免不了议论朝政，有时就免不了要损害朝廷的威信；其二，这报纸说的话，未必就一定可信，难免没有激愤之辞，不实之语；其三，报纸未必不会被奸人所利用。而报纸流传极广极快，有这些弊端，就是隐患。”

赵项这时又觉得石越所说有理，不由问道：“可有良法绝其弊，兴其利？”

石越不觉笑了笑，顺着皇帝的话头说道：“臣有几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陛下圣裁。”

“子明且说。”

“臣以为，要除其弊，则不可断然取缔报纸，否则难免为后世所讥。报纸虽近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但说到底，也是民意，是清议，防民之口，终非明君智者所为。所以陛下欲除其弊而兴其利，实是英明。而要除其弊，其要点莫过于预防。而预防之策，其一，是立法，臣以为可以制订《出版管制条例》，什么事情不可说，什么事情不可乱说，都要规定得一清二楚，违者则有各种惩罚。而其要点，则是既不过于繁

苛，又不可以过于简略，养成民间士风气节，凡读书人皆能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最要紧的。其二，则是报纸不能只有一家，只有一家，容易被人控制，受人利用，有人挟清议来要挟朝廷，也不可不防。所以不如朝廷以开明之姿态，鼓励天下士民兴办报馆。一方面可以借报纸教化天下百姓，一方面使报纸互相制衡。”石越这些主意表面很保守，又要管制报纸，又要制衡报纸，其实却不过是以退为进之计。若依了这个计划，则天下报纸丛生，风气养成，结果谁能预料？

赵顼哪里知道背后的用心，听了这话，不由笑道：“石卿眼光长远，如此这般，确是良策。”

正在夸奖间，有内侍匆匆来报：“陛下，王丞相求见。”

[1]. 李肃之，名相李迪之侄。

[2]. 同天节，皇帝赵顼的生日

[3]. 这里的“敌国”，是指足以分庭抗礼、地位平等的国家，并非是敌对的国家。当时只有宋辽之间互相享有此等待遇，其余如西夏、高丽，无论在宋朝还是辽国眼里，都是藩属之国。西夏不断的宋、辽进行战争，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争取这一“敌国”的外交待遇，但从未成功。

[4]. 柱史，侍御史の雅称。

[5]. 在今内蒙宁城以西大明城

[6]. 李定字资深。

第八章 汴京新闻

如果我们有立场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

——《汴京新闻》评论员

1

王安石给皇帝见过礼后，抬头看见放在御案上的报纸，又看了石越一眼，便知道皇帝和石越肯定是在谈论《汴京新闻》的事情。

石越给王安石行过礼，站到一边。赵顼便笑问：“丞相此来，却有何事？”

“陛下，臣是为了这《汴京新闻》而来。”

赵顼笑道：“这倒巧了，朕刚刚就和石卿在说这事。石卿将刚才的事向丞相说一遍吧。”

石越应了一声“是”，便又将之前讨论的事情，和王安石细细说了

一遍。

王安石听完，皱眉道：“陛下，臣以为定下条法管制，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只是任由他们这么非议朝政，只怕终有一天，朝廷大事，要受流俗影响。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些人公然点评朝政得失，虽目下看来无大不妥，但长久看来，终会有隐患。若要议订条法，就应当在条法中严厉禁止此等情事。”

石越到底还是想维护言论自由的，见王安石这么说，不由急了，连忙说道：“陛下，臣以为丞相所虑，虽不无道理。但治国之道，当刚柔相济，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况且士民与天子，若连为一体，则国家昌盛，若互相猜忌，则亡国可待。故民者水也，当因势利导。物有利弊，当取其利而防其弊，不必因噎废食。自古奸滑之吏，欺上瞒下，御史之设，不能尽察，有报纸从中监督，只需事先用法令约束，使其言必有据，不敢造谣诽谤，则未必不可得其利。若一意禁止，则是使上下相隔，非上策也。且孔子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孔子教弟子三千，未必不言政事，孟子在稷下，亦未必不言政事，此皆圣人权变之道，后之学者，也不必徒守经文。”

王安石听石越说到“徒以刚强，必将自折”，心里不由一格，倒似觉得在讽刺自己一般，但细揣石越语气，又不像如此。他想起宣德门前之事，不由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若一意执着，倒似自己有什么欺上瞒下之事怕让皇帝知道一般。当下不再争执，说道：“石越所说也不无道理。臣以为可着两府、学士院等共议，制《皇宋出版敕令》，再下廷议，颁布执行。”说完这些话，王安石竟觉得自己变了许多。

石越见王安石退步，也见好就收，道：“臣以为丞相所言有理。”

石越只要《皇宋出版敕令》颁布就好——不管其中管制了什么，最起码的，是官方用这样的形式认可了报纸的存在，这一点便意义非凡。至于其中的限制，不仅可以辩论，以后也是可以修改的。

而出乎石越意料的是，桑充国与《汴京新闻》也似乎明白这一点，在朝廷有意制订《皇宋出版敕令》的消息传出之后，《汴京新闻》的社论立即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至于新党，虽然也有人怀疑《汴京新闻》会在以后借民意攻击新法，为新法的执行增添麻烦，但所有人都知道王安石自白水潭之狱后，政治威信大受打击，这时候在“无关紧要”的《汴京新闻》上再次激化与石越、桑充国的矛盾，是相当不智的。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倾向支持，再去争辩，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一点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而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念念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此时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些潜在支持者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也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敕令》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等人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学士院诸

寺监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

石越上《论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他坐在御椅上，听石越读完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已料到皇帝会不高兴，因此也并不怎么着急，只缓缓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话一出口，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分反覆。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

赵顼也不悦的问道：“卿这不是反对，又是什么？”

石越欠身答道：“谋国如对弈，未虑胜先虑败。若保马法之利，臣虽愚亦知，然其可能出现的弊端，亦不可不察。臣非反对保马法，而是希望能谨慎从事。臣列举可能出现的弊病，是希望执政能够三思，想想施行二法后，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取得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万一弊病尽现，而利不能收，又当如何。臣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知道用兵与谋国，都要先庙算廷议，趋利避害，庙算之时，害与利等，亦不当实行。现在廷议二法，丞相言其利，微臣言其弊，陛

下与诸大臣可以权衡利弊。臣拾遗补缺而已，非敢决断机务也。至于市易法，臣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不足道。”他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反对，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表明自己并无成见，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石越虽然刻意表明一个委婉的态度，但文彦博、吴充却没有这么多顾忌，各自出列，断然说道：“臣等反对保马、市法二法之意甚明。”二人这一句话中，竟是对石越的委婉也颇有不满。

接下来便是王安石新党与文彦博等人唇枪舌剑，新党大谈二法之利国利民，可以为国家省多少开支，可以如何方便百姓；旧党则无非说君子不言利，为政在清要，二法事繁弊多，说不扰民，是自欺欺人，说到利国，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之类。双方争执不下，一直辩到中午，也没有议出个结果来。石越只袖手旁观，不发一言。

赵顼听来听去，难下判断，只好宣布改日再议。

众人退出崇政殿后，因为轮到冯京轮值，石越便与冯京一起往中书省走去。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呼唤，石越回头一看，却是文彦博。当下连忙施了一礼，问道：“文相公有何指教？”

却见文彦博走近来，冷笑道：“石秘阁，指教不敢。只是石秘阁虽然有经济治国之材，风骨却不让人佩服。为人臣子的，若明知某事不妥，当以死谏，岂可以柔媚行之？”

石越见他语气不善，心里却也有几分气恼，暗道：“你凭什么来教训我？”脸上却只不动声色的说道：“文相公所言虽然有理，但是凡事过刚易折，刚柔相济，比起一勇之夫，更显难能可贵。何况若以保马法而论，保马法之弊虽然让在下顾虑良多，然而保马法之利，亦让人不能不心动。是非对错，我也并无把握。如果仅仅因为看到弊端，就断然否

定，不敢有所作为，这种行为，似勇实怯，我也不能苟同。”他义正辞严的说来，顿时让文彦博哑口无言，连许多旁听的官员也暗暗点头。

冯京打圆场的笑道：“老夫刚才差点也误会子明了。想不到子明有此等胸襟。”他这话虽是夸石越，却也是给文彦博一个台阶，意思是你看走了眼并不奇怪，我也一样。

文彦博岂有不知之理，但石越话中讥他“不敢有所作为”、“似勇实怯”，让人听起来却很不舒服，当下只勉强抱拳道：“恕老夫孟浪了。”

石越微微一笑，答了一礼，说道：“哪里，文相公的风骨，也是在下所敬佩的。”

这番对答很快不翼而飞，传遍官场。赵顼免不得要感叹石越是个一心为国的臣子；而王雱却加深了石越是“伪君子”的印象。

2

五月三日，清晨。

一骑快马从万胜门飞驰而入，清脆的马蹄声踏破了汴京清晨的宁静，也给王安石送来了雪中之炭。

中书省今日正当王安石轮值，王安石一边默读着保马法和市易法条例，一边想着石越指出的那些可能出现的弊端。虽然口里不说，但是王

安石对于文彦博说什么“君子不言利”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石越提出的一条条似乎亲眼目睹的弊病，心里却不能不引起警觉。在中书省讨论时，石越就多少提到过一些，但是远不如他在给皇帝的札子中说得那么详细——这让王安石对石越颇为不满。但不满归不满，那一条条的弊病，总让他心里不能踏实。想到这里，王安石不由看了一眼正在自己阁房阅读文书的石越：虽然低着头，可是白皙的脸上，和三年前初见相比，又多了几分坚毅与自信。王安石暗暗叹了一口气：这个年青人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可惜和自己不能同心协力。

正在出神之间，忽然有人匆匆进来，高声禀道：“相公，西北王韶有使者来了。”

他声音太大，顿时连石越这些在自己房中办公的人都听到了，无不抬起头来聆听。兵者，国之大事也。王韶来的消息，无论好坏，都是大事。

王安石心里一惊，问道：“快召进来，难道西边……”他最害怕的，还是西北军事失利，军事上哪怕小小的失利，也是略显文弱的大宋不能承受之重。

石越放下文书走了出来，笑道：“丞相不必担心，必是好消息无疑。”

众人都疑惑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他为什么敢下此断语。王安石也问道：“子明又如何知道？”

石越笑道：“若是坏消息，沿路的州郡一路传一路，他们的消息肯定在王韶的使者之先，岂能等到王韶的使者都到了京师，各州郡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王安石听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点了点头，略定心神，说道：“等使者进来就知道了。”

未多时，使者便被引了进来。他给王安石请个安，说道：“奉王总管令，递交奏表与相公。”一面从怀里掏出一份奏折来，双手递上。

王安石接过奏折，一面观察使者神色，见他眉宇间有喜色，心里更加放心，说道：“你远来辛苦，先回驿馆休息，到时候自有人给你回文，不过你也别出驿馆，若有事要问，会有人来找你。”

使者答应一声，告退而去。

王安石这才回到案前，拆开奏状，见上面写着：“……臣已拓地一千二百余里，招附三十余万口。方整饬军事，引兵而西，破蒙罗角、抹耳水巴诸羌，指日可待，诸夷既破，瞎征可平……”

分明便是一个大胜仗！

王安石喜不自禁，笑道：“果然不出子明所料，我要立即面圣！”

不过几个时辰的功夫，王韶在西北取得的功绩就传遍了汴京。

石越看着高兴得走来走去，喜形于色的赵顼，心里暗暗感叹，王韶的所谓功劳，不过是单骑说服了一个部落投降，并无半点武功可言，当汉朝强大之时，司马相如以一词臣，持节招附蛮人部落数以十计，亦不过平常之功，相比古人，实在不足道。但是放在此时，却已经是大宋数十年来第一次“进取之功”了。

赵顼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虽然这个好消息不过是西北恢复河、湟进而图取西夏的第一步而已。好半晌，依然略显年轻的皇帝兴奋的说道：“以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下诏褒奖。归顺的青唐大首领，赐封西头供奉官，他们想姓包，就依他们，赐姓包氏。至于如何安置，中书与枢密共议。”

“遵旨。”王安石的心情也极好。

赵顼笑道：“看来人才不可闲置，王韶这样人才，若是闲置，怎么会知道他有这等胆略。这也是丞相有识人之明，推荐有功。丞相力主其事，若论首功，当归丞相。”

众人都哄然称是，连文彦博也不好说什么。他有满肚子的气，却发作不得——王韶捷报，不送枢密院，直送中书，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王安石连忙谦道：“臣不敢居功，这是皇上用人得当，方能使臣子人尽其材。”

赵顼笑道：“古往今来，能用人者，方为英主。汉武帝、唐太宗，都是能用人，才能其成功业。”他从小最仰慕的，就是这两个皇帝的功业，总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更胜过此二人。

王安石恭维道：“唐太宗不论，汉武帝的见识臣以为是很低下的，他所用人，不过是卫青、霍去病，以文景之基业，让天下户口减半，也不能灭匈奴，皇上当远胜之。”

赵顼却瞄了石越一眼，石越在几本著作中，论西汉功绩甚详，他想起石越以前说过的话，顺口说道：“这只能怪汉武帝自己喜欢夸饰奢侈。他对外拓边的功绩，不可以抹杀。天下户口减半，和开拓无关。”

王安石和赵顼，非止君臣，更似师友，说话向来没什么顾忌，当下不服气的说道：“多欲不能害政，齐恒公也很奢侈，可是方略得当，齐国治理得很好。”说来说去，又说到他王安石治国的中心思想上去了：开源而不节流。

赵顼摇摇头，道：“汉武帝不能和齐恒公比，汉武帝多欲，不仅在內政上，他攻击匈奴是对的，但是因为一马之故，远征大宛，劳师万里，死者数以万计，视人命如草芥，这才使天下户口减半。朕不取他这一点。为政者，当以仁者为先，以爱民为务。”

他这一番话，众臣都知道是石越在《历代政治得失》中所鼓吹的，文彦博虽然对石越仍有芥蒂，但是一来这番话他听得顺耳，二来皇帝在这点上和王安石观点不合，让他觉得很出气。当下带头说道：“陛下英明，能以爱民为务，此大宋之福，天下之幸。”

这一恭维，众臣子哪里敢落后，一声声“皇上英明”、“天下幸甚”顿时淹没了整个宫殿。王安石心中不以为然，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有石越不易觉察的皱了一下眉，由王韶的捷报，能扯到汉武帝远征大宛，这种“坐而论道”的功夫，石越实在不以为然，难道这满朝君臣，竟不知道这和皇帝召集大家前来的目的，已经是离题万里了吗？

还有一个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便是王安石，他等这颂扬之声一落，立即说道：“陛下，王韶在西北取得一个好的开端，征服瞎木征、恢复河湟，指日可待，臣以为保马之法与市易之法，刻不容缓，当立即施行。只等河湟归附，就当准备彻底解决河西李氏^[1]，到时候，要用到的马匹，绝非小数目，而且大宋也要有一支真正能作战的骑兵才行。臣做过群牧司，知道现在官府养马的弊病，因此保马之法，即便在细节上还

是有些不周全处，也当立即推行。而市易之法，既能平低物价，又能为国库增加收入，将来军费开支，必然为数巨大，用兵之后，善后也需要用钱。故二法必须早日推行。又，置将之法，也请陛下准许在北方各路推行。如此，才可能为大宋最终恢复河西故地，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石越听了这番话，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微微摇了摇头，心里知道一切都完了。

王安石的时机挑得太好了，现在三法的推行，完全是为西北军事服务了，如果谁来阻挡，将来军费不够，马匹不够，士卒不练，这等罪名，只怕都会推到这些人头上，谁又承受得起？更何况皇帝正在兴头上，王安石的政治威信，随着这份捷报，无形中已经摆脱了白水潭之狱的影响，正在急速的恢复甚至升高，这时候反对，结果一定是徒劳无功。

石越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冯京默不作声，王珪立即表态支持。只有枢密院方面的文彦博和吴充，依然徒劳的反对。但是在满朝的支持声中，这两个人的反对，又能成什么事？

石越和冯京悄悄对望了一眼，向赵顼一欠身，无奈的说道：“陛下，置将法的确是良法，臣也赞成丞相之议，以臣之愚，保马法之利害得失，臣不敢妄下断语，此事又关系西北军事，既如此，臣以为让中书再参详参详，尽量去弊求利，再予颁行，嘱各地长吏，不可以粗暴行事，以免苦了百姓，这也是彰显陛下爱民之德。至于市易法，王韶在边境或能得其利，但是施之中原与东南，臣实在不知道利在何处。如果一定要推行，也盼陛下能谨慎行事，不如先在开封府暂行一年，一年之内，若无弊端，再推行全国。还请陛下恩准。”

他说完，本以为新党必要反驳，不料王安石心里却也有几分不安，先已说道：“陛下，石越所说，臣以为可行。”——不料此言一出，顿时满殿皆惊。连皇帝都有点奇怪，这太不符合王安石的性格，若在以前，他一定会说：“王韶已得全功，此事早一日推行早得一分利，何必束手束脚？”

赵顼心里也觉得石越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只要不是片面的反对，小心谨慎一点，总是不会错的。便点了点头，道：“就如丞相、石卿所议吧。”

文彦博愈发不满的看了石越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妥协。冯京则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石越能让王安石退这一步，已经是很意外的收获了。新党的气势，自白水潭之狱后大受打击，军器监一无所获，《皇宋出版敕令》颁行，几个月来一直处于低潮，所以他才有机会极力杯葛保马法和市易法，不料仅仅一天的功夫，一道小小的捷报，二法基本上通过，王安石宠信更隆，自己以后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吧？

想到这里，冯京又看了石越一眼：也许，希望只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这个时候，他绝对想不到，石越马上就要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保马法与市易法通过之后的两个月，大宋的朝廷忽然变得非常的平

静，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们尽心尽力的推行新法，石越来往于中书和白水潭学院之间，忙于公务与教学。偶尔也抽空去陪桑梓儿画画，去碧月轩听楚云儿弹琴，这种久违的平静日子，几乎让石越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了。如果说有什么风波，也只有《汴京新闻》上面一些读书人的论战吧。

但是凡事都是物极必反，在波涛汹涌的时代，短暂的平静之后，必然是更大的风浪。

风浪在熙宁五年第一个七月到来的时候来临。

七月二日，军器监一个叫曾守一的管财务的小吏上书御史台与丞相府，揭露判军器监沈括、孙固玩忽职守，使军器监账目不清，卷宗不明，疑有情弊。王安石十分震怒，当天就请旨彻查，对于军器监一直寄以厚望的皇帝，对此也相当重视，当即下令刚刚由侍御史再度超擢为知杂御史、权管勾御史台事的蔡确，会同中书检正兵礼、工、刑房事石越、检正吏房事李定彻查此事。

七月三日，蔡确、石越、李定带着一队官兵将刚刚成立不过两个月的军器监彻底封查。沈括和孙固当天就接到中书省的敕令，要求他们暂时休假回避！二人立即自递请罪折子，请求辞职。

七月五日，御史台特地从三司使借来的查账高手们发现，军器监的账目不仅混乱，有几宗大笔买进卖出的款项还有涂改的痕迹，某些物品的价格明显过高……当日下午，胄案改设军器监时被石越调到自己手下当差的沈归田吃惊的发现，军器监关于震天雷火药配方的存档，不翼而飞！沈归田立即将此事向石越单独禀报。石越听到这个消息，惊得脸都白了！

沈归田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小声的问道：“秘阁，现在该怎么办？”

石越心里边暗暗思忖：这么大的事情，未必只有沈归田一个人知道——便是沈归田，也未必可靠！瞒是瞒不住了，沈括和孙固的命运，现在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他立时拿定主意，吩咐道：“立即知会蔡司宪^[2]与李检正，这件事非同小可。”

沈归田顿了一下，欲言而止。

石越见他神色不对，知道他有话要说，便问道：“老沈，有什么事，尽可直说。”

沈归田看了一下左右无人，这才说道：“下官是觉得这件事不对劲。”

石越一怔，问道：“有什么不对？”

沈归田道：“沈同判是个精细之人，孙大监^[3]官声也不错的。军器监不过两个月的功夫，就算有贪渎，怎么就至于这样呢？而且这账目造得如此混乱，若是贪渎，以沈同判的能力，应当掩饰得很好才对。还有，震天雷的火药配方，是当今天子最看重的事情，军器监守卫森严，这又是机密中的机密，怎么会失踪？若是孙大监与沈同判想要卖掉，抄个副本就可以了。下官总觉得这件事，非常的不对，其中必有蹊跷。”

石越本来是个聪明人，不过是事出突然，看到军器监的账目居然乱成这样，对沈括实在有点恨铁不成钢，又听到震天雷火药配方失踪，如果要是流传到敌国……所以一下子被惊住了。这时听沈归田点醒，立即就明白过来了。

这其中肯定有不对！

他慢慢的踱了几步，整理自己的思绪，但一时间其乱如麻，千头万绪。他知此时无暇细想，便对沈归田说道：“老沈，此事你多留个心眼，但也不要乱说。如果这中间有阴谋，那么震天雷火药配方失踪，我更应当说清楚，若我存了个袒护的心，只怕接下来，就不是军器监这么简单了……”说到这里，他不由打个寒战——开始他未必没有想过要袒护沈括、孙固，如果这件事情只是沈归田一人知道的话……

石越冷汗都下来了，这是个阴谋！而且竟是把自己也算计进去了！

石越深深呼吸了一下，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带着沈归田走到外间，见蔡确和李定正指挥一些小吏清查账簿，忽然一个念头又冒了出来：“为什么单让我带人去查档案卷宗？难道真是因为那是机密中的机密，我又是检正兵礼、工、刑三房事的原因吗？”

这个念头一跳进脑海，石越更加感觉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

他脑中越发的空明，快步走了过去，对蔡确和李定抱了抱拳，低沉的说道：“蔡司宪、李检正，震天雷火药配方资料，不翼而飞。”

他声音虽低，却无吝于平地惊雷！账目不清，说到底不过是寻常事，但是这震天雷，想起震天雷的威力，蔡、李二人就有点发抖，何况这还是皇帝最看重的东西。

蔡确和李定一时震惊得连手里的案卷都掉到了地上。

石越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是真的不知情，还是只是演戏。他心里不住冷笑——既然知道多半是阴谋，那么震天雷的火药配方就未必会流落到

外国，这就让他放心多了。石越继续说道：“这是发现震天雷火药配方失踪的沈归田，我们先过去看看吧。”

蔡确回过神来，点了点头，对李定说道：“资深兄，先去看看现场。”

三人在沈归田的带领下，来到军器监保管最机密技术资料的一个院子，只见院子外面还有禁军在巡逻，院子中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允许进来检查的官员并不多，不过五六个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个士兵随时跟着，甚至不许带笔与纸进来，每间房子外面，也都有岗哨。

李定看到这种情形，不禁皱了一下眉头，说道：“这样严密的防卫，怎么可能失窃？”

蔡确冷笑道：“如果身份够高，就无妨。若是我们三个进来，他们敢跟着我们吗？”

石越不动声色。

没多久，沈归田将三人领到了放震天雷火药卷宗的柜子前，只见上面果然空空如此。而且柜子门和锁，都完好无损！蔡确又巡视了一下房屋，只见窗户甚小，人根本钻不进来，而且窗纸也完好无损，心中更是猜疑。

三人默不作声地看了一回，又默不作声的走了出去。

出了院子，李定率先说道：“蔡司宪、石检正，此事非同小可，必须立即报告皇上与丞相。”

石越点了点头。

蔡确冷笑道：“报告是要报告的，但是这奏状怎么写？二位还要给出个章程来才行。”

石越铁着脸说道：“实话实说就是，不增不减就好。”

蔡确睨视石越一眼，冷笑道：“石检正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敢问石检正，奏状递上去，皇上要问，你们对这案子怎么看？这里防守这么严，是怎么丢的？案犯又是谁？我们该怎么答？做臣子的，皇上问起来，总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石越越发不动声色，从容问道：“那么，依蔡司宪看来，又当如何？”

蔡确咬了咬牙，道：“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们三个都担不起责任，沈括与孙固身上，只怕有洗不脱的干系。”

石越“哦”了一声，又问道：“蔡司宪的意思，莫非是……？”他却不再继续说下去了。

李定听二人对答，他也是非常聪明的人，瞬间便惊觉，沈括是身上打着“石”字印记的人，难道这个石越这时候反而想置沈括于死地？那此人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却又听蔡确不冷不淡地答道：“我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从案情来看，能够取走火药配方的，军器监中可能只有两人而已。”

石越淡淡的问道：“那么蔡司宪以为是谁呢？这等事，断不至于两个人一起做的？”

但蔡确也不是傻子，打了个哈哈，道：“石检正，这等事情，查无实证，不好乱说。做臣子把事实禀告皇上，再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老老

实实说出来，对事不对人，也就是了。石检正，你说是不是？”

他一面说，一面留神观察着石越的神色。此时，蔡确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彻底的反应过来了，他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个大大的机会。这两年蔡确的官运之亨通，便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他的升迁之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不久之前，他还只是新党的新锐，而现在，却已是新党中仅次于曾布等寥寥数人的重要人物。这背后，除了皇帝与王安石的赏识外，最重要的，正是因为他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案件。而且，他能感觉到，他最近运气实在好得无法形容，好象上天在特意照顾他一般，就在他要升迁的时候，谢景温终于抵挡不住朝廷中的强大压力，主动辞去了知杂御史一职，让他毫无阻碍的成为新党在御史台的领袖，甚至还被授以管勾台事的名号……那，接下来就应该是权御史中丞事，真御史中丞，原本还遥不可及的位置，现在已经近在眼前。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些急不可耐。

而现在，眼前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朝廷中有谁不知道军器监是石越的势力范围，谁不知道沈括是石越的人，若能将沈括和皇帝的旧臣孙固一起扳倒，替新党夺回军器监……那么，不但自己的地位会更加稳固，在朝廷中、在新党中的威望也会进一步提高，而且，很有可能借着此案，更进一步。即使拜中丞不敢指望，权御史中丞事，却也绝非奢望。

此时，他望着石越，便如同一只鲨鱼望着自己的猎物一般。

石越仿佛完全不知道蔡确在想什么，也打着哈哈笑道：“蔡司宪说得不错。”

“什么！震天雷火药配方失踪？”震怒之下的赵顼，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火药流落到西夏、辽国的话，大宋要付出的代价简直不堪设想！

石越此时却在想王安石知道这件事时的反应：当时正在写批文的王安石手中的笔“啪”一声掉在了地上，墨汁洒在王安石的衣服上，到处都是。他直觉的感到，王安石没有参与这起阴谋。想到这，石越不由又有点紧张，如果不是阴谋……如果不是阴谋……他也不敢想下去了。

至于皇帝的吃惊与震怒，是在意料之中的。

赵顼恨恨的说道：“好个沈括，好个孙固，深负朕望，深负朕望！”

王安石这时却早已冷静下来，劝道：“陛下，整件事情，尚待调查，与沈括、孙固未必有关系，臣以为，二人应当不至于卖国。”

石越也道：“不错，若是沈括要卖国，根本无须盗卷案，震天雷的资料他一清二楚，自己写出来就是了。而孙和父更是陛下旧臣，陛下当深知其为人方正。这等事，臣是可担保的。”

赵顼怒道：“朕不是怀疑他二人卖国！但即便不是他们做的事情，军器监看管不严，账目混乱，他们二人玩忽职守，罪责难逃。拟旨——沈括、孙固，罢守本官。蔡卿，火药配方失踪之事，你去找开封府陈绎，调集得力人手，加快破案。”

蔡确却不领旨，而是顿首说道：“陛下，火药配方失踪，自当破案。若是流传外国，必经关卡，当下令各地关卡严查，严防挟带出关，同时派人盯紧在京的各国使者，如此方是上策。另外，臣身处霜台^[4]，职责所在，还要弹劾石越荐人不明，至有此失，陛下当论石越之罪。”

石越见蔡确当面弹劾自己，连忙跪下来，顿首谢罪：“臣荐人不当，请陛下降罪。但是臣敢担保沈括无叛国之心，其人人才难得，还请陛下许其戴罪权知兵器研究院。震天雷有失，正当责令兵器研究院加紧研制改善新火器。”

赵顼顾视石、蔡二人，沉吟良久，才冷冷的说道：“石越荐人不当，罚俸一年。沈括也别想去领什么兵器研究院了，案情没有查清，让他到白水潭教书。石卿你先兼领兵器研究院事，吕惠卿守丧期满，已经在返京的路上了，等他回来，让他判军器监，知兵器研究院的人选到时候再议不迟。”

后来被称为“军器监奇案”的事件，是熙宁年间一件值得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带来的一系列直接间接的后果，影响相当的深远。但在当时而言，最让人震撼的，是之前在政治斗争一直占据着主动，并且从未有过真正大挫折的石越，这一次却遭遇了真正的惨败。因为石越曾任提举胄案、虞部事，而兵器研究院又完全是石越一手创建的，因此在朝廷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军器监几乎完全是置于石越影响之下的，除军器监之外，钦天监与白水潭学院也有牵扯不断的关系，钦天监的几乎所有官员，都曾在白水潭学院兼过课，而且绝大部分和石越关系良好，沈括更是朝中少数被视为“石党”的人物。而这一次沈括被彻底整垮，圣意要让吕惠卿出任判军器监事，显而易见，以吕惠卿的能力，石越对军

器监的影响力会被减至最低。而钦天监虽然不至于如军器监那么惨，但是沈括的罢官，也足以构成一大打击。只不过钦天监在注重“事功”的时代，不如军器监那么引人注目罢了。

5

石府。

石越和潘照临详细说完事情的经过，潘照临便立即断定：“公子，这件事必是阴谋无疑。”

石越点了点头，沉着脸说道：“肯定是阴谋，但是不知道是谁设下这个阴谋，差点把我也给算计进去了。当时若是一念之差，我现在就得回白水潭教书了。”

“公子可找沈括谈过？”

“皇上处分一下，我就去了白水潭，让人把他请了过去。整件事情，沈括说自己全然不知情。军器监那边，账目略有不清、各种账目混乱堆放是有的，毕竟这是一个新的机构，移交起来自然有一堆的麻烦；但是涂改大额账目，而且还有几笔大款项的卷宗不翼而飞，无论是他还是孙固都不会服气。两人都会写谢罪表自辩。”

潘照临冷笑道：“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其实账目不清，是个引子。目的只是为了引起注意，找个借口去检查震天雷火药档案。”

石越一怔，这一节他却没有想到。

“公子可以想想，账目不清，无论沈括和孙固，都肯定会不服气，上表自辩，只需让陛下查一下军器监这两个月从国库支取了多少钱，又有多少地方要用到钱，这些事有司各有档案，必有痕迹可寻。沈括和孙固便是贪渎，也不至于胆子大到这个份上，两个月能成什么事？一查事情就清楚了。所以这个阴谋的杀手锏，还是震天雷火药配方的失踪。这件东西一丢，无论沈括与孙固找什么借口，都难辞其咎。而且陛下震怒之下，也不会听他们的自辩，二人在这件事上，也无法辩解。丢了就是丢了，无论是怎么丢的，身为主官，都脱不了干系。”

石越咬了咬牙，道：“究竟是谁设的阴谋？查出此人，……！”

潘照临似笑非笑地看了石越一眼，石越身上慢慢出现的这种霸气，正是他期待的。他悠悠说道：“当今朝廷，想与公子为敌，而且有能力与公子为敌，设下这么大圈套的，又有几人？”

石越听了这话，“啊”的一声，惊道：“王安石？！”然后立即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

“的确不一定是王安石。但是从公子所说的情况来看，军器监肯定有人参预了这个阴谋，至少那个曾守一，就绝对没有本事单独偷出震天雷火药配方。而且要算计到公子，那么蔡确也逃不了干系。能做出这样的大手笔——既能收买军器监的人为己用，又能影响到在朝中已然是举足轻重的权管勾御史台事蔡确，这样的人，当朝除了王安石，只有两个人。”

石越想了想，摇头道：“我想不出除了王安石还有谁，而王安石断做不出这种事来。他作伪要作得这么好，可真是千古之奸了。”

潘照临悠悠道：“公子不要忘了，王家还有个御内，新党还有个护法^[5]。”

石越吃了一惊，“王雱和吕惠卿？”

“吕惠卿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而王雱则是除王安石之外唯一有能力策划这件事的人。”

历史上王雱喜欢玩闹阴谋与权术的印象无比清晰的浮上石越的脑海，只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王雱要下这么大的圈套来对付他，似乎是要置他于死地。他对于新法，就算是绊脚石，比起旧党的顽固却差远了。难道为了吕惠卿？可吕惠卿和王雱的关系并不好。

正在沉思之际，忽听潘照临叹了口气，说道：“计的确是好计，但是以王雱的聪明，如果存心想对付公子的话，我想一定还有后着。军器监的事情，越是查不出真相来，就越是对他有利，这样沈括和孙固就有洗不脱的罪名。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落了后手，也只能以静待动了。唯一可以放心的是，既然是王雱设的阴谋，震天雷的火药配方，是断不至于流传出去的了。”

到这时节，石越也已看开了，他淡淡一笑，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君胡不知焉？”

潘照临闻言一怔，立时哈哈大笑。

便在潘照临担心着“后着”的时候，《汴京新闻》编撰部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人叫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氏，是汴京有名的“十钻”之一，外号“衙内钻”，专门结交达官贵人子弟以求进，因为他在太学读过书，文字学的学问极好，所以桑充国等人，也听说过他。但桑充国心里对他却非常的鄙夷，寒暄过后，便淡淡的问道：“王运判^[6]来鄙报，不知有何贵干？”

此时欧阳发因接到父亲欧阳修病重的消息，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乡。觑见王子韶进来，也不由一怔，他也认识王子韶：做过监察御史里行，和程颢原是同僚，后来贬知上元县，又做到湖南转运判官，只知道这时候怎么又出现在京师，并且来到《汴京新闻》。他担心桑充国不知此人底细，连忙走了过去，与王子韶见礼。

他却不知道王子韶这次来京师公干，拜会王雱，顺便就讨到一件好差使，只需此事办妥，司农寺就会调他去做提举两浙常平，给他一个大大的优差——不过对于王子韶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到时候有机会再次面圣，只要在皇帝面前表现表现，不愁捞不到一个馆职。与欧阳发见过礼，王子韶又打量桑充国一眼，笑道：“久闻桑长卿大名。在下在湖南时，就听说《汴京新闻》之名，这次来京师，拜读过贵报，对于贵报的风骨，很是景仰。”

桑充国客套道：“哪里，王运判过奖了。”

王子韶满脸堆笑，道：“桑公子不必过谦。我这次来，一来是想见识一下名满天下的桑公子，另则，却是一时手痒，写了份报道，不知道能不能入桑公子法眼？”

桑充国与欧阳发都是一怔，《汴京新闻》创刊至今，写文章的人不少，而且多是名流大家，但是写报道依靠的都是本身的十几个“探事”，除此之外，只有白水潭学院和国子监的学生中，偶尔会有几人写一写。象王子韶这样主动写了报道送过来的人，还是第一个。

桑充国连忙说道：“岂敢，王运判进士出身，文章必是好的。”他还疑心王子韶送来的不过是自己的文稿。

王子韶不置可否的一笑，从袖中掏出一卷书稿，交到桑充国手中。

桑充国接了过来，打开一看，当场就怔住了——漂亮的楷书毛笔字写着几个大字标题：《军监器奇案》，下有一行小标题：“震天雷配方失窃，天子震怒；石秘阁荐人不当，罚俸一年”；署名则是“太原散人”。

王子韶一面观察桑充国神色，一面笑道：“《汴京新闻》的风骨，素所景仰，不过这篇报道，只怕牵涉太多，贵报发表也罢，不发表也罢，在下亦不敢勉强。”

欧阳发也看见了手稿上的标题，见桑充国一时失神，他处世经验丰富许多，当即便回道：“王运判，大宋自有《皇宋出版敕令》，新闻报道不可虚妄，本报一向要求新闻报道作者文责自负。王运判必须先稿子上签名，盖上印章，证明此稿是王运判所写，文责自负，我们才会考虑刊发。另外，本报编辑还要审查文章是否泄露朝廷机密，其中内容是否与《皇宋出版敕令》冲突等等，因此这篇报道发表不发表，不能立即决定。”

王子韶一怔，他并不知道还有这许多规矩，当下笑道：“那以欧阳公子之意，何时能给在下准确的答复呢？”

欧阳发略一沉吟，笑道：“王运判不妨先回，留下稿子和住址，让我们编辑讨论一下，如果发表，我们会奉上稿酬，如果不能发表，象这样重大的题材，我们也会把稿子奉还王运判。不知王运判意下如何？至于时间，我想快则一天，慢则两三天吧。”

王子韶笑了笑，抱拳道：“既如此，在下先把名字和在京师的住址在写稿子之后，回去静候佳音。”

王子韶的这篇报道，在《汴京新闻》内部，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了一块大石头。按规矩，桑充国召来了全部编辑开会决定。

众人仔细传阅过王子韶的报道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发表这篇报道——这些人都是白水潭学院的，很多都是景仰石越的人，甚至直接就是石越的学生；而且沈括也曾经是白水潭学院的格物院院长，现在又回到了白水潭学院教书。这份香火之情，让这些编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发表这样一份看似“中立”的报道。

一个编辑站起来，激动的说道：“全是不实之辞。官府都没有定案，如果我们发表，会让很多市民误以为沈院长的确贪污了。”

赞同的声音响起一片。

桑充国已经冷静许多，他平静的问道：“你说是不实之辞，这篇报道中的语气表达得相当的巧妙，他也没有说官府定案了，只是很客观的说明有这么一桩案件，你能指出报道中哪几句话不实吗？”

那人顿时语塞。众人再次无声地传阅着这份报道，发现的确是写得无懈可击。只怕连他们都写不出这样“完美”的报道——用百分之百的

真话，进行百分之百的误导。

程颢叹道：“这报道不会是王圣美写的，他没有这本事。这篇报道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违反了《皇宋出版敕令》——这样敏感的题目，便是老手，也不容易做到。”

桑充国和欧阳发立即明白了程颢的言外之意。

桑充国忽然想起自己几个月前，在白水潭对石越说过的话：“子明，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帮助你完成这个伟大的理想。”言犹在耳，那是自己对石越有过的承诺！石越现在的困境，桑充国并非全然不知，这个时候再刊发一份报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何措辞，总之难免会严重打击石越在士林与民间的声誉，而且沈括和孙固身上的冤屈只怕更加洗不清了。至少至少，他们也是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这篇报道不能发。”在桑充国的心中和耳边，同时响起这句话。

“这篇报道不能发。”程颢坚定的重复了一遍，“《汴京新闻》不应当沦为官场互相倾轧的工具！哪怕有再大的压力，我们也应当有这个原则。”

欧阳发却不易觉察的皱了一下眉头，他随着父亲宦海沉浮，什么样的黑暗都见过，所以身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宗师的长子，他却不愿意参加科举，博取功名，而是去学习天文地理各方面的知识，只想着做学问来终老此身。白水潭学院创办不久，他仰慕石越的学问到了白水潭学院，既是学生，也是助讲，身兼明理、格院两院之课。现在又被桑充国的理想所感动，毅然帮助他来创办《汴京新闻》。这时候，他又以他的嗅觉，敏锐的感觉到了这件事背后存在危险，所以才暂缓回家，留下来帮助桑充国做完这个决断。

“程先生，长卿，诸位，我以为无论我们找什么理由，这篇报道，我们都不能不发！”欧阳发知道这是自己担当责任的时候了。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他身上，“我们创办《汴京新闻》的初衷，是为了公正的报道每一件事情，如石山长在《三代之治》中描叙的那样，用报纸来使贪官污吏惧，使乱臣贼子惧，我们代表的是民意，是公理，是清流，我们站在民间来制衡政府，来影响政府，正义是我们惟一的依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原因，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原则，否则终有一天，《汴京新闻》就会变质，与它初创的理念最终背道而驰……”

这个道理，在坐的人都知之甚详，《三代之治》中多有阐叙，桑充国也经常鼓吹，甚至可以说，这些一起创办大宋第一份报纸的人，都是因为被这个理想所吸引，才走到了一起。

众人无言的点点头，听欧阳发继续说道：“石山长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说过，报纸都是有立场的。我们《汴京新闻》也是有立场的，但是我们有立场，并不是说我们是石山长的私人工具，我们不是任何人的私人工具。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坚持的理念。这个理念，便是报道真相。如果因为是对石山长或者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不利的新闻，我们就不报道了，那么我们就背叛了这个理念。《汴京新闻》现在面临着真正的考验，我们选择公还是私，选择坚持理想还是袒护私人，都在今天决定。我认为，如果我们有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中立！我们办报的根基，便是不偏、不私、不党！”

说到这里，欧阳发停了一下，他看到许多的编辑都已经动摇了，甚至连桑充国的眼神中，都有了犹疑。

“还有一个原因，这一个原因，让我们别无选择。这是现实的原因。王子韶为什么把这篇报道交给我们？为什么还特意强调可发不可发？很简单，我们不幸卷入进了一起政治倾轧当中，而有人把我们《汴京新闻》也算计进去了。如果我们发表这篇报道，他们就此挑起了石山长、沈院长与我们的矛盾，甚至白水潭学院的同窗们，也会对我们不理解；而如果我们不发表，我敢肯定，明天，汴京的大街小巷，都会流传着我们拒绝报道对石山长不利消息的谣言，御史台某些早有准备的御史，肯定会攻击我们与石山长结党偏私，说我们是石山长的私人工具，到时候取缔《汴京新闻》的声浪必然一浪高过一浪，而那些因为相信报纸是公正的才支持我们的人，也会怀疑我们，一旦普通的民众不能同情我们，士林的清议不支持我们，我们就失了自己真正的根基，到时候进退失据，百口莫辩。而且还会害了石山长，结党的罪名一旦坐实，石山长也承担不起。”

欧阳发的话引起了所有人的震动，便是桑充国，也没有想过这么深的阴谋。众人低声私语，讨论着欧阳发的话。桑充国也陷入极度的矛盾中，理智上，他明白欧阳发说的有理，无论出于坚定的维护《汴京新闻》的信念，还是出于让《汴京新闻》生存下去的原因，都必须刊登这篇报道。但是如果刊登，如果刊登……

“子明，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帮助你完成这个伟大的理想。”在白水潭说过的话，再一次在桑充国的心中响起。石越可以说既是自己的老师，又是自己的挚友，这样做，是不是背叛？！

并不止桑充国一个人有这样的矛盾，有人站起来说道：“虽然欧阳先生说得有理，但是我仍然反对刊登。在最困难的时候，屈从于压力，对自己最尊敬的人落井下石，我反对。”

但是他的话没有得到响应，能够进入《汴京新闻》编撰部的，都是有理想有独立判断能力的菁英，他们懂得如何冷静的取舍。

欧阳发盯着那人的眼睛，平静的反驳：“你说错了，这不是背叛！石山长教给我们理念，我们尊敬他最正确的方法，是坚持他教给我们的理念，而不是效忠于他个人。石山长对我们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刻在辩论堂的石墙之上，是石山长亲自叫人刻上去的，这就表明了他的态度。以石山长的胸襟，一定会理解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出于对大道的坚持。如果我们不刊登，反而才是真正的背叛。我说了三点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两点，而不是第三点。第三点不过是帮助我们下判断罢了。要在政治斗争中洁身自爱，最首要的因素是永远保持中立。何况，如果我们不刊登，反而是害了石山长。这一点大家都应当明白。”

其实欧阳发的心里也不敢肯定：“石越真的会不计较吗？换上谁都无法接受最信任的挚友和亲手培养的学生的背叛吧？虽然明知道那是最理智的选择。”想到这里，他有点担心地看了桑充国一眼。

一面是对理想与自己信奉的“正义”的坚持，以及自己倾注最大心血的事业的前途；一面却是对自己最尊敬的亦师亦友的人实际上的背叛。桑充国在自己的承诺与欧阳发的提醒中，激烈地交战着，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希望石越的理解与原谅吗？桑充国很清楚地的知道，朋友之间一但有了裂痕，它将永远存在，很难消失。即便石越能够理解，但在感情上，他也很难指望石越可以接受，因为换位而言，他自己便无法接受。这个时候，说自己是“落井下石”也不算过分。

但是，最终还是要决定的。《汴京新闻》的前途就在自己手中！不仅是物质上，还有精神上的。如果刊登，《汴京新闻》的前途就此决定，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中立而公正地报道，《汴京新闻》将会开一个好头，而士林的清议，会更加尊重这份报纸，民众也会更加信任《汴京新闻》！只是这一切，是建立在让石越声名受损、雪上加霜的基础上的。而如果不刊登，即便勉强存活下来，《汴京新闻》也会沦为石越的跟班，自己所相信过的一切理念，都不过成为极可笑的讽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桑充国身上，桑充国知道自己可以投票决定，这样的话，自己也许可以多一点借口。但是，“我要这借口做什么？”桑充国在心里苦笑道，“如果需要选择，就由我来承担一切！”

终于，他拿定主意，站起身来，沉声说道：“明天在焦点版刊登这篇报道。按程序，有三人反对，可以提起表决。若有反对者，请举手。”

桑充国环视会场，良久……只有一个人，缓缓举起了他的右手。

“通过。”桑充国的嘴里，艰难的吐出了这两个字。

程颢等桑充国说完，起身补充道：“编者按由我来写。我会尽量说明这件事与石山长关系不大，案情并未查明，以及这份报道不代表本报的观点。”

欧阳发嘴唇嚅动了一下，也说道：“我写完明天的社论再回去，社论的题目是《我们的立场》，争取得到石山长、沈院长，以及白水潭师生的谅解。”

桑充国点点头，脸上露出坚毅之色，“有劳二位，大家继续工

作。”说完这句话，他全身的力气似乎突然消失，一下子软在了座位上，“在理想与友谊之间，我选择了理想……”

桑充国一点都不知道，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程颢见桑充国取下挂在衣挂上的披风，准备出门，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走了出去。二人一起到了马房牵了马，默默地向白水潭学院的尊师居走去。二人也不骑马，只是慢慢牵马徐行，走了许久，见前面有一座建筑，二人于白水潭的一草一木，早已熟悉，自然知道那就是辩论堂。桑充国心中一动，牵了马就往辩论堂中走去，程颢连忙紧紧跟上。

因为不是辩论日，这里并没有人。桑充国找到刻在墙上的那行著名的字，看了良久，叹息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程颢十分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却也无计可施，只得温言说道：“长卿，你要不要先知会子明一声，这样可以减少误会。”

桑充国迟疑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他心里很害怕见着石越，更不知道要如何开口说这件事情。沉默良久，桑充国叹道：“程先生，知我者信我，知我者谅我。何须多言？新学年马上就要开学了，期末考试，准备招生，有多少事要忙呢，明年的白水潭，人数会更加多吧！”他明明是在给自己寻找逃避的借口，心里却不愿意直面这个问题，反而将这个本意藏到了更深的谎言之下。

程颢不知道桑充国心中的想法，他沉默了一阵，叹道：“是啊！白水潭学院之盛，孔子以来未尝有也。石子明真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人才，你放心，他能够理解的。”

桑充国感激地看了程颢一眼，挤出一丝笑容，道：“都说听程先生讲课，如沐春风。白水潭学院有今天，程先生也功不可没。”

7

唐棣带着从人进了新曹门。离开京师已经快两年了，本来他还没资格回京叙职，但是不久前吏部下文，让他任“权发遣判三司度支司常平案公事”，可以说是罕见的提拔，据说是因为唐棣在地方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有力，中书门下直接堂除的。虽然不是馆职，但是对于自己的文采学问颇有自知之明的唐棣，倒是并不介意。

想着终于可以见到分别许久的石越和桑充国，唐棣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官人，今晚是住到舅爷家，还是住驿馆？”身边几个从人，有些是第一次来繁华的京师，也显得格外兴奋。

唐棣挥鞭笑道：“当然是住驿馆，先去吏部交了文书，到三司报到，再回家不迟，免得惹人闲话。”正在安排，忽然听到有小孩子拿着一叠报纸从身边经过，大声吆喝：“卖报，卖报，《汴京新闻》报道京师第一案，震天雷火药配方竟然失窃，焦点版详细报道，天子震怒，石秘阁被罚俸一年……卖报，卖报……”

瞬时间，小孩身边就围了一堆人，纷纷抢购，这可是震惊天下的大新闻啊！

唐棣心里一紧，也顾不得许多，连忙挤了过去，买得一份报纸出来，急匆匆的翻到焦点版，看到上面几个大字标题，几乎惊呆了！

旁边有人买了报纸的，有些紧锁着眉毛边走边看；有些则炫耀自己识字，摇头晃脑地大声读着新闻，身边聚集着一堆围着听报的市民。唐棣等人不知厉害倒也罢了，对于开封府的百姓来说，震天雷的威力不仅是很多人亲眼目睹的，而且还是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它的火药配方失踪，无论贤愚不肖，都知道只要流落到敌国手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后果，还被他们的恐惧放大了！

有人恨恨地说道：“撤得好，皇上圣明，沈括和孙固这两个官，真是饭桶，这么重要的东西也能丢了！杀头都不为过。”

有人忧心忡忡：“别是辽狗偷去了，那就惨了。”

“辽狗怎么偷得去？防得那么严，多半是有内贼。”

“那也不一定，你没读过书呀？薛红线和聂隐娘的故事听过吧？”

“……”

有人则惋惜地说道：“可惜连累了石秘阁。”

有人不屑的反驳：“这是赏罚分明，石秘阁荐错了人，当然要罚。皇上是明君呀。”

有人沮丧无比：“看来石秘阁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这个沈括到底是什么人？”

也有人为石越开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还是石秘阁亲手查

出来的呢。可见石秘阁还是有本事的。没本事能这么快查出来？”

“可……不是说石秘阁是左辅星下凡吗？”

有人在旁边自我安慰：“以石秘阁的能耐，怎么会看错人，听过说三国的评书吗？那别是石秘阁一计吧？”

免不了有人白他一眼，“一计？一计搞得报纸上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没脑子。”

“你说谁没脑子？你才是猪脑子，石秘阁左辅星下凡，他的计你猜得出来？你才是没脑子。”

.....

唐棣一路走到驿馆，听到的都是这些议论的声音。似乎整个开封城，因为报纸的出现，瞬间就可以让全城关注同一个话题了。而这些市井小民根本不会在乎报纸上的其他细节，没有什么比震天雷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虽然有很多人依然相信石越，但是却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因此怀疑石越并没有那么神乎其神。至于沈括与孙固的名誉，在民间简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现在只要有人提到沈括、孙固，老百姓就会破口大骂！

而唐棣更担心的却是桑充国与石越的关系。《汴京新闻》是桑充国创办的，他怎么可以攻击石越呢？唐棣实在不能理解。忽然，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先不去驿馆，而是先去白水潭问问桑充国是怎么回事！

相比市井百姓众口一辞的愤怒与担心，士林的反应就是要复杂得

多。

“《汴京新闻》的胆子真是够大的，这么大的案子，他们也敢报道！”

“这个太原散人是什么人？”

“桑充国和石越怎么了？”

“看样子《汴京新闻》果然有几分风骨，和石越关系这么好，也毫不留情的捅一刀！”

“这才叫养虎自噬呢！”

“石越这次，心里滋味不好受吧！”这是幸灾乐祸的。

“都说白水潭是石越系，上次宣德门我还以为是做作，演双簧，这次看来，倒也不见得。往好里说，石越也算是个君子，没有结党。”

“这也太傻了一点吧？这样报道出来，石越的声誉是要大受影响的。”

“那也不一定，短时间来看，自然受点影响，长远来看，还很难说。何况如果桑充国不是石越一党的话，《汴京新闻》这一次声名大震，是肯定的了。”

“石越在皇上面前费尽心机维护《汴京新闻》，《皇宋出版敕令》他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的争，结果没有想到学了商鞅，作茧自缚，《汴京新闻》反倒拿他开刀立威，真是讽刺！”

“其实桑充国也没什么不对，春秋大义说要大义灭亲，《汴京新

闻》标榜天下惟公，他们算是守住自己的承诺了，这也是君子所为。”

.....

“哎，震天雷如果流传外国，只怕大宋有难。”

“这样子说起来，石越的确是难辞其咎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你说这孙固官声不坏的，怎么账目就能乱成那样？沈括也不是无能之辈呀？”

“这里面有阴谋，你不知道吧？.....”

“.....”

丞相府中。

王雱望着手里的《汴京新闻》，笑道：“石子明，这回让你知道某的手段。”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舒心的感觉了，一面懒洋洋地向王子韶说道：“圣美，你做得很好，过两天中书会直接调你去两浙，你有机会面圣，好好把握机会。”

王子韶闻言大喜，连忙拍着马屁，笑道：“元泽果然是妙计。石越这次不仅仅声誉受损，只怕从此会变得不敢相信人了，他绝对料不到连桑充国都能落井下石。”

谢景温也笑道：“如果以后桑充国和石越互相争斗，这《汴京新闻》用来对付石越，这也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二虎相争，我们正好从中得利，彻底扳倒石越，就不是难事。”

王雱轻轻敲着手中的折扇，对王子韶说道：“圣美，以你之见，桑充国有没有可能收归己用？若能得之，是一大助力。以后新法推行，事半功倍。”

王子韶摇了摇头：“只怕不可能。桑充国声名日盛，几乎让人以为是另一个石越。所幸的是他因白水潭之狱，朝中大臣对他多有嫌隙，是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了。否则的话，我还要担心这是养虎为患。”

王雱惋惜的说道：“真是可惜了，听说他和程颢、欧阳发走得近是不是？”

王子韶点了点头，说道：“应当是如此。欧阳发和他交情非浅。”

谢景温也说道：“若能收服桑充国，自然是一大好事，白水潭学院中他的威信不在石越之下，而白水潭的学生将来做官，推行新法，比起现在朝廷中的老朽，要好得多。只不过这件事终究是太难。”

王雱叹道：“既然如此，就算了吧。我还有点想法，等吕吉甫回京，再商议不迟。”

谢景温疑惑地看着王雱，说道：“元泽，你和吕吉甫……”

王雱笑道：“我自然知道防他，但他也是人才难得。现在变法前途维艰，仅靠王子纯^[7]在前线的大胜是不够的。现在我和吕吉甫，自当同心协力。这一点他也是明白的。”

谢景温点了点头，不再说话。王子韶见王雱说这些话时，丝毫不回避自己，显是把自己当成心腹了，更是高兴得手足无措。

8

潘照临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书桌上的《汴京新闻》上面，默不作声。

石越沉着脸，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桑充国连通知都不通知一声，就来这么一手！他却不知道那个太原散人是王雱派去的。

“公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次桑长卿拿我们立威，几乎是要置沈括于绝地，公子声名也颇受损害。《汴京新闻》羽翼已成，桑充国依托白水潭学院，隐隐成为在野的清流派首领。我们再不小心，只怕将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于石越不把《汴京新闻》控制在自己手中，潘照临是很不以为然的。

石越沉默半晌，苦笑道：“当务之急，是安慰一下沈括。他才是最惨的，只怕在白水潭教书，见面都会难看。孙固也会把长卿恨到骨子里吧？只不过这件事说起来，长卿倒也没做错什么。”他的话有点言不由衷。

潘照临注视着石越，嘲笑似的问道：“公子真的以为桑充国没做错什么？”

石越又沉默了好一会，才说道：“这是我一直主张的理念。总不能因为事情临到我头上，我就说不对了吧？”

“是吗？那可要恭喜公子了，《汴京新闻》还真是公子的好学生啊。”潘照临讥道，他与石越，向无形迹。

石越心里又烦又乱，这时的平静，是几年来磨练出来的功夫。他不由自主地看了《汴京新闻》一眼，只觉得那份报纸烫得刺目，连忙将目光移开，问道：“潜光兄，这些事多说无益，商量一下对策吧。”

“凡事皆是有利有弊。如果从大势上来说，公子的局面并不差。虽然桑充国以白水潭学院和《汴京新闻》成为在野清流派的领袖，这件事已经一步步下来，不可避免了。但是，这次的事件，对于公子来，不过是声名受点损失，却可以消除皇上对公子仅有的一丝顾虑，让皇上知道公子全无私心，尽忠为国；而且还堵住了御史们想要弹劾公子结党的嘴。所以这件事，实际上还是得失参半，得多于失。另一方面，公子在白水潭的影响力，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和桑充国依然可以争一日之短长，桑充国和公子，各得半个白水潭，公子得实利，而无虚名引人注目，更可以大展手脚。只不过沈括经此一事，只怕会请求外任，公子一定要打消他的想法，只要他挺过这件事，无论在白水潭还是兵器研究院，他都是一大助力。毕竟他在格物院的影响力，仅次于公子。”

石越点了点头，这件事情，他是明白的，现在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管理上，很多事情，他都需要沈括帮助，而且沈括与钦天监的关系，更是他必须倚重的。在这个时代，钦天监有时候能起到意料不到的作用。

潘照临显然和石越想到一块去了，又说道：“只要把沈括留在京师，利用他和邵雍的人脉，公子可以好好笼络钦天监的诸人，王安石在私下里说什么‘天变不足畏’，很是得罪了钦天监，公子正好借此机会，使之为我所用。”

石越点点头，说道：“王安石也不是没有想过要控制钦天监，不过力有不逮而已。”

“但他做不到的事情，公子却可以做到。一来因为白水潭学院的关系，钦天监和公子有良好的合作，二来政见上，钦天监的诸公都很厌恶王安石，而欣赏公子。因势利导，便事半功倍。”见石越点头表示同意，潘照临又道：“现在王安石一派气势正焰，正是不可与之争锋之时，公子在这一段时间，要韬光养晦，免役法也好，市易法也好，保马法也好，公子在庙堂上不必做出头之鸟，自有文彦博他们去力争。公子利用这段时间，留意人才，将来要用人之处甚多，如果尽用白水潭之人，必然招人议论，何况白水潭的学生，未必都能成大器。”

石越默不作声，他知道潘照临所说有理，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识人之明，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诸葛之智，也有马谡之失。

潘照临却没有想他那么多，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现在大家都想做好官，邓绾其实不是最无耻的，他不过是太坦白，敢大胆的说出来，别人却只敢在心里想。所以，如今各部寺的差使，甚至地方知县，略有背景和野心的人，都不愿做。但公子既然想做大事，却和他们正要相反，公子选中的人才，要能够有干材，让他们在部寺地方做事，将来才能于国有益。便往小处来说，倘若军器监的属官都是偏向公子的，吕惠卿就算能做判军器监又如何，公子想让军器监一无是处，便一无是处，他还得灰溜溜的走。至于往馆阁台谏安插人，一来公子现在实力不够，二来引人注目，三来这些人不容易受控制，这种事情，便让王安石去做好了。”

石越苦笑道：“潜光，方法是好方法，我现在检正三房公事，安排几个人也不成问题，可是你以为人才真的那么好找吗？”

潘照临抿了抿嘴，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只要留意，怎么会没有人才？又不是要张良萧何之材，不过是一些能臣干吏而已。被埋没的人多的是，公子多留意就是，我们也不是指望着一晚上就成功。将这些不被重视的人简拔于底层，更能让他们感恩戴德！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石越知道他说得有道理，便不再说什么。

潘照临又道：“朝廷的事情，先只能做这么多，而且不是急务。如今表面上风浪虽大，实际上公子并不危险。但是桑长卿的事情，却是可能要动摇公子根本的，这种事，我以为可一不可二，若再出一个桑长卿，那就真要无法控制了，唐家，一定要牢牢控制在手中。”

石越皱眉道：“长卿的事情，并不表示桑家脱离控制了吧？”

“这当然不能证明桑家和公子交恶，毕竟桑唐二家和公子实际是休戚与共的，但是公子也不能太安心，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抛弃公子的，大不了前途差一点而已，也不失为一个富家翁。桑俞楚是个聪明人，他肯定不敢得罪公子，但是桑长卿实力一日强过一日，终有一日不再是池中物，到时候桑唐两家是支持公子还是支持桑长卿呢？”

石越默然不答。

潘照临又道：“现在公子流水似的送礼物给内侍，白水潭的财力虽然独立了，但是还要给钦天监的官员礼物和‘津贴’，这些都是桑唐两家的钱，更不说杭州的西湖学院，几乎完全是唐家在支持，多少事情，都离不开桑唐两家财力上的支持。如果桑长卿的力量足以保护桑唐两家的了，只怕他们不会乐意出这些钱。”

石越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对于某些人来说，“好感”这种东西，背后的实质很可能就是你送给他的钱的多少。内侍在宋代虽然大部分时间不能为恶，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也是不可以低估的，以赵顼这样的英主，也免不了让宦官领兵。所以和这些内侍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生存的策略，只是若仅凭石越的薪水，送礼给内侍们，只怕自己天天喝粥也送不起。石越现在每个月的薪水，不过三十贯钱，加上七石粟——如果比起后世来，的确是了不起的高薪，更不用说还有“增给”、“茶酒厨料”、“公用钱”等等名目繁多的津贴，皇帝时不时也有赏赐；但是如果说到送礼，靠薪水的话，就实在是不可行了。一个稳定的财力支持，对现阶段的石越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

想到这些，石越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但是心里却始终有点不坚定，他沉吟道：“潜光兄，是不是说得太危言耸听了？”

潘照临冷笑道：“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输不起。桑家我自有安排，但是唐家却是鞭长莫及，唐甘南这几年把生意从川峡顺着长江一直做到杭州，在最富庶的两淮和两浙，唐家的生意几乎无处不在，钱庄、棉纺、印刷、造纸、陶瓷、丝绸、刺绣、造船、车马、酒楼，每年唐家让人到岭南去收购荔枝，走海路运往高丽与日本，一年仅此一项，利润高达十万贯，这还根本不是唐家的大头。有公子的支持，唐家与各地官员结交更加顺利，每年用在送礼上的开支，达二十万贯之巨，连韩琦也收过唐家的歌妓。只不过唐甘南行事低调，懂得分寸罢了。但是这样庞大的势力，如果不能掌握在手中，唐甘南可是比桑俞楚更多的参预了公子的事情——万一反噬，后果不堪设想！”

潘照临说的，有些是石越早就知道的，有些却是石越不曾听说的，他不动声色的听完，忽然似笑非笑地望着潘照临，道：“唐家那里，潜

光兄也未必就是鞭长莫及吧？”潘照临方才说的有些事情，如果不是在唐家安插了人，是绝不可能知道的。而且他安插的人在唐家的身份，只怕还不会太低。

潘照临微微一笑，算是默认，又继续说道：“唐家有八兄弟，唐棣之父唐甘楚是长子族长，而唐甘南最精明。唐甘楚只有一子，唐棣将来是会在仕途上发展了，所以以后唐家的生意，多半会交给唐甘南打点。唐甘南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中，老大唐羽一直在蜀中帮着打理生意，老二唐康有意于功名，唐甘南有意让他去西湖学院读书，老三唐夏拜在了苏轼门下。幼女年纪尚小。现在唐棣已经调来京师，估计也快到了。我的想法是，唐夏在苏轼门下，就不必说了，但是唐康，我们不如把他接到白水潭学院来，现在西湖学院都是一些小毛头，免得误了这孩子的学业。另外公子就认他做义弟，以后朝廷有什么推恩荫赏，他就可以荫袭功名……”

石越看了潘照临一眼，这是恩威并用，一方面是栽培唐康，一方面却也是个人质，偏偏他能说得这么好听。

潘照临却不理石越，又继续说道：“这是其一，其二，唐甘南的高堂尚在，唐甘楚和唐甘南都是孝子，将来有机会公子给他母亲申请一个朝廷的表彰，一来可报唐棣与公子相交之情，二来唐家必定对公子感恩戴德。其三，公子既然有意观兵燕云，就不可不早做打算，不如与唐甘南商量一下，派人去契丹各城开商店，或者就与本地人合伙亦可，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把细作分散到契丹诸地，到时候契丹内情，再也瞒不过我大宋。”

石越听到这里，才赞赏的点了点头，说道：“这的确是个好主意。现在他们过去，只要开妓院、酒楼、茶馆就可以了。收集的消息，也不

过是一些商品的价格，哪个官员得宠之类，必然不会太引人注目，等到十余年后，这些人都变成了当地的土著，届时就有大用。这是长远的好计。”

潘照临笑了笑，并不多作解释，只要给他个机会和唐甘南商量这件事，有机会涉及到人事安排，他就不怕不能把更多的唐家人变成自己的细作。却听石越又说道：“其实唐家并不难制，做太多事情反而会让人寒心。你行事要谨慎一点。”

潘照临心中一凛，不由望了石越一眼，却见石越脸上并无半分异色，当下便点了点头，答道：“公子放心，我自会小心。”

石越微微点头，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看似漫不经意的说道：“潜光兄，我想借唐家的财力，在京师再办一份报纸，你以为如何？”

潘照临一怔，果然石越表面上虽然说得大方，可是心里却是介意到了骨子里。他也不说破，只是老老实实答道：“公子，万万不可。”

石越疑惑的望了潘照临一眼，问道：“为何？”

潘照临站了起来，踱了几步，缓缓说道：“此事有四不可：其一，公子让唐家办报纸，是把自己卷入风浪之中，让御史们多一个地方盯着你，让皇上怀疑公子；其二，这样做，是示人以小器，而且白水潭学院到时候就会有分裂之虞，学生们不得不在桑长卿与公子之间选边，说到底这是内斗，会大大损害公子的声望；其三，桑长卿这件事做得大公无私，公子若是让人觉得你很计较此事，并且和桑长卿因此而不合，士林一定会鄙薄公子。因此公子反而要显得光明磊落，如果有机会，要公开赞扬桑长卿与《汴京新闻》的风骨——我建议公子去白水潭学院发表一

场演讲，公开支持《汴京新闻》的行为，避免白水潭的分裂；其四，这样子是把桑家逼到对立面，桑家即便变成盟友，也好过变成敌人，若公开显示公子的不信任态度，是非常不智的。”

石越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其实只是心里有点不舒服，说到很怨恨桑充国，那是谈不上的，这件事从理智上来说，桑充国也不见得错了，只是没有先和自己商量一下，让他心里总是觉得有根刺。他知道潘照临误会他的意思了——他提出办一份报纸，只是想有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舆论平台罢了——但这也没有必要解释，有时候做为一个首领，是没有必要让属下知道自己真实想法的，潘照临让他处处防着桑唐两家，在他看来，虽然未必不对，但是让自己控制的各种力量保持一个平衡，才是他首先应当考虑的。他不可能事必躬亲，一个不信任自己属下的人，是不能成大事的，而且有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他也不宜亲自过问，但是如果因此让自己的某一个属下势力过大，他也不会愿意看见。

想到这些，石越似有意似无意地看潘照临一眼，说道：“方略差不多定好了。唐家的事情，拜托潜光兄去安排。另外，把沈归田调到兵器研究院去，军器监从这件事看来，人员相当复杂，沈归田到兵器研究院去会有比较有用。另外，我会抽空去白水潭学院做一次讲演。”

潘照临微微一笑，点头答应。

石越站起身来，喊道：“侍剑，备马。”

沈括的情绪相当低落，石越走进沈府的客厅时，发现一张桌子上还放着一份《汴京新闻》，报纸的一角有被狠狠捏过的痕迹，皱巴巴的。

“多谢你来看我，子明。”沈括看到石越后，勉强笑了笑，情绪依然低沉。

石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存中兄，不必如此沮丧。”

沈括嘴角抽搐了一下，目光却不由自主的落到了那张报纸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子明，多谢你看重我。这次我行事不慎，也是咎由自取，无话可说。方才孙和父来过了，他想请外郡，如果皇上不肯恩准，就此致仕也罢了。我也想去延州军前效力，离开这是非之地。”

石越向沈括深深一揖，敛容道：“存中兄，是我连累了你。”

沈括摇了摇头，苦笑道：“不要这么说，子明，你前途无量，多多保重。我不能帮你做一番事业，反而牵累于你，心里已是过意不去。”

石越叹了口气，“存中兄，以兄之材，去外郡终是屈就。是非黑白，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何不暂时牺身白水潭，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报道一出来，我无颜面对我的学生。”

“你又没做错什么！”

“人言可畏，子明，人言可畏呀！”

石越沉默半晌，才说道：“存中兄，西北不是能展现兄台才华的地

方。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师，助我一臂之力。”

沈括似乎有点意外，“我还能帮你什么吗？子明。”

石越用力的点了点头，“不仅是帮我，也是你帮你自己。兵器研究院的诸多项目，都需要存中兄来主持，另外，皇上既有旨意让你回白水潭，你依然是格物院的院长。只要在兵器研究院能取得成绩，那么皇上必然会重新重用你的，你能留在京师，一切的阴谋与流言，慢慢也会烟消云散。毕竟所有的事情，都是查无实据的。”

沈括本是名利中人，石越所说的确有理，他也不由不动心。但是转念想想要去白水潭面对学生的怀疑，还有和桑充国见面时的尴尬，以及被老百姓的痛骂，什么样的想法都立即烟消云散了。他迟疑的说道：“子明，只怕我不能帮你。”

石越知道他在顾忌什么，毕竟有些时候，面子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他诚挚的说道：“存中兄，我知道你顾忌什么。这样，我在白水潭给你建一间专门的研究所，你可以挑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帮助你。你依然是格物院的院长，什么时候你愿意上课，就去上课，短时间内，你可以专心做你的学问与研究。再给兵器研究院的一些指导就可以了。兵器研究院的诸位与你共事这么久，他们是深知这件事的内幕的。”

沈括开始有点动摇，石越又继续说道：“到时候若有所成绩，亦是为国立一大功，皇命必有嘉奖，今日之事，自然一笔勾销。这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沈括望着石越诚恳的眼睛，不由有几分感动，道：“子明，承你如此看重，士为知己者死，愚兄岂敢再推辞。只是不瞒你说，你所说的研究院的钢铁高炉、平炉炼法试验过数十次了，从焦炭到鼓风机的改进，

都一步步积累着，虽然什么时候成功还很难说，但是成功已是必然之事。震天雷的改进，火药颗粒化的试验，还有你说的硝化甘油，火枪这些设想，没有我，那些学生们一样有能力试验，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和经验，不断的试验，总结经验，就会成功。我能帮的忙实在有限。”

石越见他已经答应，心放了下来，笑道：“存中兄不必过谦，能有今日之成绩，你功不可没。这是别人抹杀不了的。兵器研究院的事情，你只需做做指导就可以了，我想请你做另几个课题的试验。”

沈括疑惑的望了石越一眼。

石越微微一笑，走到屋角的一个沙漏上，只见细沙从微小口子中慢慢漏下，外面则是表示时辰的刻度。他凝视良久，回头望着一脸不解的沈括，笑着从袖子里掏了一个东西来。

这是一个穿了一根绳子的圆球。

石越把绳子的一端拴在一个架子上，轻轻的拨动圆球，圆球开始做左右的摆动……

沈括迷惑地看着左右摆动的圆球，脑子里一个念头一闪而过，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却又把握不住，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圆球渐渐停止摆动，静止的垂了下来。

石越走了过去，再次轻轻拨了一下，圆球又开始左右摆动……

“存中兄，注意看这个圆球左右摆动的时间与幅度。”石越轻轻的提醒道。

沈括集中精力观察着圆球的左右摆动，发现左右摆动的幅度和时间，几乎是一样的。

“左右摆动的时间与幅度，几乎相等。”沈括喃喃说道。

“不错，是相等的，但不是每一次都一样。”石越肯定了沈括的判断。

石越又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雪白的纸来，打开放到沈括面前，纸上面画了一个擒纵器，这个沈括并不陌生，当时钦天监已经掌握了这种东西，并且用来制造天文钟。擒纵器上是两块掣片连着一根主轴，主轴做九十度的弯转，就是一根绳子吊着的摆捶了，绳子上方是摆线夹板。这实际上是一张老式摆钟的原理图，石越家里就曾有一架，他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因此记得相当的清楚。

在图的上方，是一个刻度图，以及摆钟的外形图。

沈括捧着图看了半天，不敢相信的问道：“子明，这是什么？”

“这是我设计的摆钟原理图。”石越淡淡的说道。

“摆钟原理图，你是说利用这个摆动的原理，来制造计时的仪器吗？”沈括那天才般的悟性，正是石越如此看重他的原因。

“我以为相当的可行，但是需要你制作仪器的经验。”石越微笑点了点头道，“你看这，单摆在短弧线上摆动比长弧线上更快，用这个摆线夹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摆线摆动，被这个东西挡住，它就不再走弧线，而走摆线了……”

沈括看着这张图纸，一边听石越解说，一边眼睛都直了。

“我能造出来这东西！”沈括捏着拳头说道。被军器监一案打击的锐气，突然又回到了身上。

石越抓住沈括的肩膀，说道：“我不仅仅需要你造出来，以存中你制造天文仪器的经验，有足够的支持，制成这个摆钟自然不成问题。但是我要你从白水潭学院格物院三年级的学生中，挑出优秀者来，共同制作这个摆钟。要把时钟做得精密，就要做大量的观察与测量，你带着这些学生，让他们也学会实验与观察，学会记录与制作，我希望白水潭格物院的学生，是真正的英才。”

“子明，你放心，我必不负你所托。”

10

在石越在沈府做钟摆试验的同时，集英殿里，文彦博和王安石几乎是针锋相对。

文彦博恨声说道：“陛下，桑充国实在是小人，前者因他而有学生聚众叩阙，无视皇法，现在竟然敢以下议上，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臣以为应当封了这种无上下尊卑之分的报馆。”孙固和他私交甚洽，而且政见相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次文彦博把桑充国恨到了骨子里。

王安石却不紧不慢的说道：“陛下，桑充国不过公正的报道事情，虽然在私谊上，自然有不义之嫌，但是在公义上，却也没什么不对。《皇宋出版敕令》既在，朝廷行事，还当依法而行。”

文彦博高声争道：“介甫，难道凡事都要依法吗？圣人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之说，难道圣人的教诲比不上那个所谓的法吗？”

王安石冷笑道：“圣人之义，还有大义灭亲呢。陛下，臣与桑充国并不认识，亦无交情，不过臣知道朝廷法度不轻立，既然立下，就要遵守。桑充国这次被文宽夫^[8]指责，难道真是因为桑充国议论了尊者吗？之前《汴京新闻》议论的朝廷官员多的是，怎么没见伊叟有半句指摘呢？”

刚刚来到京师的张商英，站在一旁，见王安石说话如此不留情面，心里也暗自感叹。他是因为新党骨干章惇经抚地方，所过之处，不可一世，于是几个地方官员把他给推了出来，一席话折服章惇，结果竟被章惇推荐给了皇帝，刚来面圣，就碰上这样火爆的场景……

文彦博说不过王安石，便跪了下来，顿首说道：“陛下，臣的确没什么才学见识，一把老骨头，不合时宜，就请陛下放臣外郡。”

赵顼皱眉道：“文公，现在西北用兵，枢府岂可无人。桑充国这是小事，不可逞意气。你是国家重臣，岂可轻易弃朕而去？”

文彦博朗声说道：“老臣留在朝中，也没什么用处，而且不合时宜。朝廷说变法、变法，可以不顾祖宗家法；朝廷说立法、立法，却连圣人的教诲都可以不听。上下失常，阴阳失度，这是礼崩乐坏之际。老臣不忍见此，陛下念着老臣忠心为国，就请放臣外郡吧。”

赵顼见他这个样子，也只好温言安慰道：“文公，枢府非卿不可，卿当勉为其难。朝廷委卿之任，不可谓不重。卿欲请外，朕是不准的。这样，今日就议到这里，卿等都先告退吧，丞相和张商英留下。”

待一众大臣都退下后，赵顼打量了张商英一眼，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长得甚是俊逸，星目如点，炯炯有神。赵顼不由生出几分好感，说道：“张卿，章惇很是称赞卿的学问。”

“不敢，那是章察访^[9]谬赞。”张商英谦虚道。

“章子厚岂是喜欢说别人好话的人？”赵顼笑道，“张卿对于朝廷行新法是什么看法？”

“新法本是良法，如果得其人，缓缓行之，则有利于国，如果非其人，急功近利，则有害于国。”张商英看都不看王安石，直率的说道。

“哦。”赵顼不置可否，继续问道：“那么对于《汴京新闻》，卿又有什么看法？”

张商英略想了想，答道：“陛下，微臣以为《汴京新闻》，于国是有益的。”

“何以见得？”

“臣听说《汴京新闻》的主事者，是桑充国、程颢、欧阳发，这三个人，桑充国先是得罪了邓綰，这次连石越、沈括、孙固都一起得罪，由此可见此人是个极有风骨的人；程颢、欧阳发，久负盛名，世人都称为君子。这样的人主事，《汴京新闻》就不至于对国家有害。何况报纸一物，一则可以启发民智，教化百姓；二则可以让贪官污吏惧怕，不能欺上瞒下；三则似臣这等外地来京之人，只要买几期报纸一读，就知道京师最近情况如何，甚是方便，由此可知，朝廷大臣若每天读读报纸，必不至于与下情相隔。因此臣以为《汴京新闻》于国有益。”

赵顼点了点头，对王安石笑道：“丞相，这个张商英见识不错。不

过说到桑充国，不过是今之酈生，其为人，朕不取他。”

王安石见皇帝竟然用到“酈生卖友”的典故，不禁吃了一惊。不过他和桑充国，说起来还有过节，王安石毕竟不是圣人，自是没有意愿刻意为桑充国说好话。

赵顼又继续说道：“不过酈生卖友，却也有利于刘氏江山。因此不能以此加罪，若从公义来讲，朕还得说他是正确的。最值得欣慰的是石越没有结党，所有谣言不攻自破，正是日久见人心啊。”

王安石也只好说道：“石越行事，是很谨慎的，乱法的事情，大概他也不敢乱来。”

张商英在旁边却不敢插口，只好老老实实听着。

赵顼看了他一眼，笑道：“张卿有才识，敢说话，就去御史台做监察御史里行吧。”监察御史里行，虽然官职不高，却很受人尊敬，听到这个任命，张商英也是意外之喜，连忙叩头谢恩。

桑充国并不知道皇帝在接见张商英的时候说他是“卖友”，但是他此时也在受到相同的指责。他的表哥唐棣在白水潭学院找到他后，一把将他拉到房子里，门一栓上，就大骂他没有义气。“长卿，你忘记了我们当年的抱负了吗？我们不是说好要帮助子明，一起实现他描绘的理想世界的吗？你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出名吗？你坐牢那会，我们远在外

地，子明在皇上面前是怎么保你的，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落井下石？！”

唐棣的指摘，句句诛心，桑充国心里一阵揪心的疼痛。

他直视唐棣，倔强的咬着嘴唇，朗声说道：“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这样做，正是为了实现子明描绘的理想世界！”

“是吗？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在子明最困难的时候，用焦点版报道一篇毫无实据的丑闻？来损害他的名声？”唐棣冷笑道。

“报纸的理念，就应当是公正与中立。这也是子明所主张的。”

“什么公正与中立？没有证据的说人家坏话，就是公正与中立？”

桑充国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唐棣的思想，已经相差得太远，这些在白水潭来说很好理解的思想，到了唐棣身上，就变得无法解释。他尽量平静的说道：“毅夫，你读过《三代之治》和最近的《白水潭学刊》吗？公正与中立的报纸，是子明经常提到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尊重我们的理想。”

“是吗？”唐棣冷笑道，“长卿，就你读过书。白水潭学院的山长，名动天下的桑公子。你的名气，的确可以和子明当年相提并论了。我不懂你那些伟论，《三代之治》我读过，没有读出你的那句话来。我只知道，子明能够带我们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

“就是帮助他？做石子明的奴才吗？”桑充国微微动气，冷笑道：“毅夫，你明不明白，我们要实现的，是子明所提到的理想，我们要尊重的，是那个理想以及相关的理念，而不是石子明本人。”

“这有什么区别吗？”唐棣冷冷的说道。过了一会，他似乎恍然大悟，指着桑充国，尖锐的冷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以为实现那个理想，就必须跟着子明，帮助子明。而你以为，别人也可以带我们实现那个理想。原来你想做那个人，是不是？”

“你竟然这样想我？毅夫。你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吗？”桑充国气得浑身发抖。

“我本来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发现，人是会变的！”唐棣冷笑数声，打开门扬长而去。

几缕阳光照进屋中，桑充国咬紧嘴唇，几道血丝顺着嘴角流下。

“哥哥。”桑梓儿敲开桑充国书房的门，桑充国已经好久没有时间回家了，脸色非常苍白。

“梓儿，有事吗？”

“毅夫表哥回京了，刚刚来家里，见了爹爹和石大哥。”桑梓儿端了一碗参汤，轻轻放到桑充国面前，欲言又止。

桑充国立时明白她想要说什么了，他怜爱的看了妹妹一眼，说道：“妹子，你也在怪我，是吗？”

桑梓儿垂下头，低声说道：“我也不知道你们谁对谁错，我只想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

桑充国轻轻摸了摸梓儿的秀发，叹惜道：“妹子，哥哥知道你肯定

很为难。不过哥哥也有哥哥的苦衷。”

“我知道。方才爹爹和毅夫表哥都很生气，爹说要停止帮你办义学，不让印书坊印你的报纸，是石大哥劝阻的。石大哥说哥哥没有做错什么，石大哥还说哥哥很有风骨，他说，他还会亲自去白水潭演讲，让学生们都明白你的苦衷。”桑梓儿抿着嘴，带着几分骄傲的说道。

“是吗？子明他真的不介意吗？”桑充国愕然道，他一直不敢去面对石越。

桑梓儿抬头望了桑充国一眼，桑充国连忙把头偏开，他不想让妹妹看到自己眼中的泪水。

只听桑梓儿轻声说道：“石大哥也未必不介意，我能感觉他心里有几分勉强，不过他也是知道哥哥做得是对的，所以虽然不高兴，但是还是帮着哥哥说话。哥哥，你不要怪石大哥好吗？到他那份上，要是完全不在乎，也挺难的。”

桑充国听到梓儿这话里，竟是对石越情意深种，心里不由一惊。“妹子，我不会怪他的，他不怪我就很好了。我怎么会怪他呢？”桑充国温言答道。

“妹子，你是不是喜欢子明？”迟疑了好一会，桑充国终于问了出来。

桑梓儿根本没有想到桑充国会问这个问题，呆了一下，脸立即红到脖子根了。她站了起来，低着头说道：“哥哥，我出去陪娘一会，你等一下也过来给娘请安呀。”说完也不等桑充国回答，就逃也似的跑了出去。

熙宁五年七月份的军器监事件，并没有让人得出满意的结果。火药配方离奇失踪，开封府束手无策，虽然暗流在地下悄悄的涌动，各个政治势力重新开始审视面前的棋局，但若从表面上看来，则似乎这个虎头蛇尾的事件，完全是为了等待吕惠卿在闰七月到来的时候可以顺利的入主军器监。

但是就在吕惠卿抵京之前数天，发生了一件可以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白水潭学院一个叫赵岩的学生，也是兵器研究院的研究员，先以百分之七十五的硝用水溶解，然后装百分之十的硫磺放入其中搅拌，最后再用百分之十五的炭投入，吸干后把炭取来碾压成粉，然后晒干。再用牛皮胶溶液与酒精混合，喷洒在药粉上，滚成颗粒，成功的试制出最佳配方的黑火药粒子。使火药生产、保存、运输过程的危险性大大降低。

报告递交上去的当天，就被石越锁进了档案最深的那一层里面。赵岩受到表彰，但是这件事却被下达禁口令。

“赵岩，你这个成绩是天材般的成绩，我为我们白水潭学院有你这样学生而骄傲……但是，这个成绩将作为机密被保存起来，你可以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与试验，沈归田会给你提供协助。但是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泄露你的研究内容与成绩。”石越一脸严肃的叮嘱。

“石山长，您放心。”赵岩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丝毫没有问为什么。

“今后你的研究进程，可以向沈归田报告，他会直接向我反映的。不管兵研院换了谁来主事，这个章程不能乱。这件事你能理解吗？”

“我明白，山长。”沈括的去职，让兵研院的人心里都非常不平，可以说凡是进兵研院的学生，都是对石越非常崇拜，对沈括相当尊敬的人。他们虽然不愿意参预政治，可是《汴京新闻》还是会读的。

赵岩不知道，同样的要求，通过不同的人的口中，传给了兵研院白水潭系的所有研究组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出色的成绩，让他有了与众不同的待遇——石越亲口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二人伫立在兵器研究院外面的山坡上，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细小的云片在浅蓝明净的天空中泛起了小小的白浪，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的撒在草茎和树叶上，远远望见白水潭的水面，静静地在太阳下闪耀着。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世界，石越望着沉浸在这一片美景中的赵岩，这个年轻的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带给这个世界的，将是什么样的改变！但石越其实同样也不知道，自己带给这个世界的改变，究竟有多大！

他不知道，一个璀璨的星系，已经在空中渐渐升起！

[1]. 即西夏。

[2]. 司宪，御史中丞的别称。权管勾御史台事，实际上是在御史中丞阙时，行御史中丞之职，故石越有此称。

[3]. 军器监二人，孙固实任判军器监事，故称“大监”，沈括为同判军器监事，故简称“同判”。

[4]. 御史台的别称。

[5]. 吕惠卿被人称为新法的“护法善神”。

[6]. 转运判官的简称。

[7]. 王韶，字子纯。

[8]. 文彦博，字宽夫，号伊叟。

[9]. 章惇时任荆湖南、北路察访使。

第九章 吕氏复出

事情总有其两面性。

——石越

1

熙宁五年闰七月。数十个人押着浩浩荡荡十数辆马车，行走在通往汴京南薰门的官道上，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的是，这么多人行进，除了车马之声外，却听不到半丝喧嚣之声。一个身着白色的长袍，头戴乌纱幞头，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在车队的最前面。他削瘦白皙的脸庞上，一双细细的眼睛炯炯有神，留着三缕美须的嘴角略带微笑，顾盼之间，神采流转，实是个俊逸的美男子。同样骑着一匹白马，紧跟着这人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路人们从这一行人的规模与气势来看，就知道肯定是官宦人家举家进京。

中年人打量着南薰门外官道两边，只见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商店门楼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各色行

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和汴京内城的繁华比起来，亦是毫不逊色。他脸上不自觉的露出惊讶的神色，勒马叹道：“履善，我等不过离开京师三年，这里的变化竟然翻天覆地，真让人吃惊。”

他叫的那个人，正是熙宁三年与唐棣、柴氏兄弟等人同榜进士，外放晋江判官的陈元凤，这次推行新法有功，治所内赋税与户口都有增加，回京叙职，眼见就有提升。而和他说话的中年人，就是居丧三年期满的吕惠卿，外号“护法善神”，深受王安石器重，被皇帝称为“今之贤人”。吕惠卿是晋江人，居丧间和陈元凤相交甚欢，这次正好顺路，就相伴返京。二人离开京师，都差不多有三年了。

陈元凤也勒住马头，感叹道：“恩师说得不错，京师的确是日新月异。”因为吕惠卿是他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私下里他便称吕惠卿为恩师。

二人却不知道，这南城的南薰门外到西城的万胜门外，之所以一片繁华景象，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变得堪与汴京城的内城相比，完全是因为在这一段的中心，有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白水潭学院，还有一个白水潭兵器研究院和负责警戒的一千名禁军，而《汴京新闻》的报馆，桑氏印书馆的白水潭分店，亦在此间。仅以白水潭学院为例，在校学生已近万人，大部分学生都有书僮，以平均每个学生一个书僮来计算，就有近两万人口。再加上延请了数百名教师以及家眷，还有许多赴京赶考、或来京游历的学子为了贪图方便与节省用度，也尽量住在白水潭附近，白水潭的人口单就这一项，就已经有三万多。如果再加上其他种种，人口已在十万有奇。虽然白水潭村依然固执的保持着自己的农业化，但是在中心区的一片田园之外，却不可避免的兴建起大量的服务性店铺。白水潭学院区的房价慢慢上涨，这些店铺就自觉地向外扩张，竟然一直延伸到了南薰门和万胜门附近。现在朝廷已经在讨论开封的城墙是不是要向外

扩建，将这一片繁华区纳入保护之当中，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在西北用兵，导致财政紧张的话，只怕早就开始建新城墙了。

从南薰门和万胜门开始，有几条水泥马路在城外连结戴楼门和新郑门，一直通往白水潭学院，沿路两边，在还显得瘦小的树木之后，各种店铺如雨后春笋般竖立两旁，这些房子与汴京城的不同之处是，大部分都是红砖水泥结构。白水潭学院在九月份即将迎来第三届学生，估计可能高达一万人。而桑充国在开封城的百所义学计划中，在白水潭区的就兴建了十所总计三千人的规模，分散在从南薰门到万胜门的九十度角区域。一片市铺的叫卖声中，传出儿童清脆的读书声，也是所谓“白水潭坊”独特的景致。

虽然不知道这些前因后果，但是以吕惠卿的聪明，很快就猜到了这一切与那个叫石越的年轻人密切相关。他向陈元凤笑道：“石子明名不虚传，履善，现在天色还早，我们不如在前面的酒楼歇会儿。”

陈元凤迟疑了一下，提醒道：“恩师，你这次返京，肯定有同僚在城门前迎接的。”

吕惠卿挥了挥手，笑道：“他们不知道我的行程，相公不喜欢这些虚文，我们也不必搞些繁文缛节。等进了城安顿好，明日就可以面圣了。”

二人说话间，就到了一家叫“蔡水居”的酒楼前，几个店小二看到主顾上门，立即迎了出来，殷勤的招呼着。当下便把家眷们请到了楼上的雅座，家人们却在楼下用餐。

吕惠卿执鞭上楼，和陈元凤凭窗而坐，谈论些佛老要义，各地风物，一边看官道上人来人往，也别有一种味道。二人正把酒交谈，忽听

到雅座之外有抑扬顿挫之声。二人不由侧耳相听，却不是说书人，而似乎是在读着什么文章。吕惠卿好奇心起，便吩咐家人撤去屏风，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酸儒，手里拿着一张印满了字的纸，坐在一个小桌子旁，摇头晃脑的读着：“……故曰，治者国当以民为本，民为重……”而一千客人或自顾自的吃着饭，轻声谈笑，视若无睹，或倾耳相听，细细思考，还有人则交头接耳，轻声评论着什么，有鲁莽的便高声问道：“报博士，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给洒家解说解说……”那读书的应了一声，便开始细细解说。

吕惠卿和陈元凤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新行当？想不到离开京师不到三年，今日回来，竟然有诸般事物都不知道了。陈元凤忙叫过酒博士，问道：“何谓报博士？”

酒博士忙打了个躬，笑道：“回官人话，那个读报的，便是报博士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陈元凤皱眉骂道。

酒博士本意是想要些好处，不过他也知道这两个官人来头大，倒也不敢轻慢了，见陈元凤生气，连忙答道：“官人想是离京久了，报博士就是专门给客人读报纸的人，各家酒楼都有，一般都是酒楼出钱请的，客人都喜欢这个，哪家酒楼没有这个，生意就不好。他们就在酒楼里、茶馆里给客人读当天的报纸，客人不明白的，他就要详加解说，客人走的时候，也会赏几个钱给他。这些人收入比说书的还高呢。”说到这里，酒博士已是满脸的羡慕，显然这些读报人的收入比他要高。

“报纸？”吕惠卿在旁边听明白了，笑道：“是桑充国的《汴京新闻》吧？你们这样做，不是没有人买他的报纸了么？”

酒博士笑道：“哪里会，读书人，官老爷，只要有钱的，都是自己买。听说每天能卖五六万张，上次军器监案，印了十万张，桑家印书坊有时都印不过来，还要请别的印书坊帮忙，晚上那一块灯火通明的加工加点，我们这酒楼里，不过是些不认字的，或者没空读书的，听着玩玩。连相国寺说书的张十三，都是上午读报，下午说书。”他说的张十三，吕惠卿倒也知道，说一部隋唐出名，在东京颇有点名气。

吕惠卿点了点头，朝书僮使了个眼色，那书僮便拿出一把铜钱塞给酒博士，吕惠卿笑道：“麻烦你去帮我买几张近几日的报纸，多出来的算是赏你的。”

2

皇帝赵顼对于吕惠卿返京，非常高兴。接见的当日就授天章阁侍讲、同判司农寺，兼知军器监事。且留他赐宴，询问他对朝廷政事的看法，了解地方民情，一直到天色作晚，才放他出宫。如此恩宠，当世罕有。

第二日，吕惠卿又拜会了王安石等诸宰执，然后就正式走马上任了。与此同时，赵顼认为石越应当主要在中书省学习公务，便解了他权知兵器研究院事的差使，改由吕惠卿推荐的陈元凤权知兵器研究院，这样，不过两天的时间，吕惠卿在形式上便把军器监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为兵器研究院无疑是军器监的重点部门，而那里又是石越白水潭

系的老巢，最初几日，吕惠卿只要有空就会亲自去兵器研究院视察，帮助陈元凤了解各个部门研究的课题以及意义，一方面试图尽快淡化石越的影响，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来。

认真看过石越和沈括定下兵器研究院管理规则与奖惩条例之后，吕惠卿望着陈元凤，温声问道：“履善对此有何看法？”

陈元凤一怔，随即答道：“学生以为不过如此。”

“嗯？”吕惠卿脸色一沉，“履善，听说你和石越也是旧识？”

陈元凤点点头，道：“虽是如此，不过学生与石越却谈不上什么交情。”

“嗯，你和石越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管，但是做大事的人，要明白事理，懂得敌我的优劣，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吕惠卿不紧不慢的说道，“我看石越此人，计虑深远，处事谨慎，你若想有一天能压倒他，就要承认他的优点，做出点成绩来，让皇上承认你的能力。当今皇上，勇于有为，没有政绩，是不能打动圣心的。”

陈元凤低着头道：“恩师教诲得是，学生记住了。”

吕惠卿点点头，继续说道：“你看石越在兵器研究院制订的种种条例，都是相当精细，可以说面面俱到，他有沈括等人帮忙，自己在虞部和胄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加上才华出众，所以才能制定出这些细则来，我们奉圣命来接掌此处，凡是好的，都要因袭，所以石氏成规，就不要轻易改动，否则闹出笑话，反会被人看轻，让御史知道，必有话说。”

陈元凤佩服的点了点头。又听吕惠卿继续说道：“兵器研究院的

人，都是白水潭出身，对石越必有好感，若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平时不可以对白水潭学院表现轻慢之意，对桑充国与石越，也要有一份尊敬的样子，这样才不至于激起反感，象石越留下的计划，就要全力支持，这样是告诉大家你的胸襟宽广，来这里也不是和石越为敌。这样才能使兵器研究院为我所用。这个道理你明白？”

“学生明白。”

“你能明白就好。”吕惠卿笑了笑，又说道：“不过这样消极的因势利导，也只是一个方面，你平时要多观察，尽量提拔一些不是白水潭出身的人来主持新的研究，军器监能工巧匠甚多，市井中多有奇人，你能加以提拔，他们必定感激你的知遇之恩，竭心尽力为你做事。你再用这些人来在兵器研究院树立威信，这才是上策。”

陈元凤听得频频点头，对吕惠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吕惠卿轻轻拍了拍他肩膀，温声说道：“履善，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军器监和兵器研究院，是最容易建立功劳的地方，你不会因此而得罪人，却可以立下极大的功劳。震天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若不是沈括等人行事不谨，让人有机可趁，现在我们哪里有这个机会？你好自为之。白水潭，桑充国和石越也有矛盾，桑充国在野，不足为惧，所以白水潭出身的研究员，你也可以多加交往，凡是倾向桑充国的，不妨加以引导，许以重用，把他们争取过来。”

“学生明白得，恩师放心，我一定在这里做出点成绩来。”陈元凤认真的答道。

“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个气度。”吕惠卿哈哈笑道，“听说四大学院在白水潭讲演，我准备顺路去听听，你要不要一起去？”

陈元凤迟疑了一下，说道：“学生就不去了，我再多了解一下兵器研究院吧。”他心里却是不愿意去看到桑充国名满天下春风得意的样子。

吕惠卿也不勉强，从小厮手里接过马鞭，纵身上马，直奔白水潭学院而去。

3

白水潭学院这几天出奇的安静又出奇的混乱，军器监案在这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因为升学考试相当的困难，大部分学生都要全心投入进去，这些在自己家乡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年轻人都不想自己成为不名誉的留级生。而另一方面，为了赶上九月的开学，各地学子从七月开始，就陆续来白水潭报到，他们中大部分是读一年级，也有少部分是申请参加一年级的升学考试，希望可以直接读二年级。这些人的到来，让白水潭在安静中多出了几分混乱。另外，从关西横渠书院、以及嵩阳书院，各来了十五名学生，将在讲演堂做一次为期十五天的讲演活动，白水潭和太学也将各派十五名学子，参加这次学术交流。这就是吕惠卿口中所谓的“四大学院在白水潭讲演”了。

隐隐已经是执天下学术牛耳的白水潭学院自然不愿意在这第一次交流中丢脸，所有人员都由桑充国、程颢以及新任格物院代院长贾宪三人亲自选定，虽然许多出色的学生已经进了兵器研究院和《汴京新闻》报社，加上“白水潭十三子”等人南奔杭州，但是以明理院常州人余中为

代表的白水潭二年级生中，依然人才辈出。但让桑充国困扰的是，格物院这次却只派了三个人来参加讲演——本来他希望格物院多派人出来，趁机影响横渠书院和嵩阳书院，让这个两书院也能开格物课。然而石越亲自介入格物院二年级的升学考试，提前公布格物院毕业设计的题目，这让所有格物院的学生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却不免担心自己毕不了业，对于分心去参加讲演活动，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

算术系的日子相对是最好过，毕竟所有的毕业论文课题，都是自选的，而且讨论的不过如何系统化的解决三次方程以及一些关于三角形计算的论文之类；而博物系的学生就比较痛苦了，他们被告知，在第三年他们将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向四个方向出发，沿途绘制地图，考察地形与物产，提交论文，有一个小组的题目竟然是沿河而西，考察黄河，其中重要的一问竟然是“黄河是否可以变清”；而最难的是格物系的毕业论文题目——“试论温度测量的可行性”、“对热与力关系的理解”、“质量守恒假设是否成立”、“试论两个铁球为何同时落地”、“磁铁性质”、“空气是否燃烧之要素”……虽然学生也可以自己申报论文的题目，但想想石山长与那些教授的神态，就知道想随便申请一个题目过关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博物系可以得到大笔津贴出去“游山玩水”，真让人羡慕不已。据说这个事实直接导致当年报博物系的人数激增。

吕惠卿和王安石、王雱等人不同，石越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政敌，一个竞争对手，但却并非是仇敌。王安石因为叩阙事件之后，身份尴尬，又有宰相的身份，所以他不可能亲自来白水潭学院；而王雱却是纯粹的意气用事，他似乎根本就不能接受“白水潭学院非常成功”这样的事实，于是在书房里将手一挥、眉毛一扬，不屑一顾。但号称“护法善神”的吕惠卿，自从回京的那一刻起，就对白水潭学院充满

了兴趣，他很有兴趣了解石越为何能迅速的崛起。

寄好马匹，悄悄走到讲演堂，有三千座位的讲演堂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吕惠卿饶有兴趣的打量着这座内部就有两丈多高的建筑：三千个座位呈一道弧线排列，在弧线上每三百个座位形成一块，按梯状高度由低而高从里向外排列，共有十块，而纵向则由八条过道分成整齐的九块，它们共同的中心点，则是一座高台，讲演者便在那高台上讲演，他的背景，是一幅一丈多高，四丈多宽的人物画，画的是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的故事，这三千座位，估计就有孔门弟子三千的意思。不过此时的讲演堂内，绝不止三千人听讲，所有的过道都站得满满的，传说中精力过剩以至于在酒楼打架的白水潭学生，此时却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交头接耳，整个讲演堂内，只听得到讲演者的声音。

吕惠卿在后排细听，原来是横渠学院的学生在演讲，他听了一会，觉得学问平平，索然无味，便走了出来，信步走到旁边的辩论堂。辩论堂的布置和讲演堂不同，辩论堂的座位是分成三块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略略能猜到为什么辩论堂会这样布置，无非是让立论者、反对者、中立者，各坐一方。而进门就可以看到的背景，也是一幅大型人物画，以吕惠卿的渊博，一眼就知道那是孟子稷下学宫辩论的故事。两边的墙上，刻着一些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理越辩越明”诸如此类……想来讲演堂两边的墙壁上也有刻字吧，不过是人太多了，吕惠卿却没有看到。

正在遐想之际，忽然听人唤道：“吕公，你怎么会在这里？”

吕惠卿回头望去，却是穿着绿袍和白袍的两个年青人，叫自己的就是穿绿袍的叶祖洽，当下笑道：“原来是状元郎。”

叶祖洽取中状元，吕惠卿功不可没，因此叶祖洽对吕惠卿颇为感激，不过他却不敢公然称吕惠卿“恩师”，因为朝廷明令禁止，他又是状元的身份，自然要注意一些。他笑着对白袍青年说道：“长卿，这位就是今上称为‘今之贤人’的天章侍讲吕吉甫吕公。”

桑充国连忙拱手行礼：“在下桑充国，见过吕侍讲，不知侍讲前来，多有失礼。”

吕惠卿也是久闻桑充国之名，一边打量着桑充国，一边笑着答礼：“桑公子名闻天下，在下也是久仰了。”他的态度谦和，让人顿生好感。

桑充国笑道：“吕公微服来此，是敝院之幸，今日四学院讲演，不知侍讲有无兴趣下听？也好给后学们一些指教。”

吕惠卿淡淡一笑，道：“我刚才已经领教了，呵呵……”他却不愿意指摘横渠书院，树无谓之敌。

桑充国和叶祖洽都是聪明人，自然知道他的意思。叶祖洽便婉言解释道：“四学院十五日讲演，共讲十个题目，上午是太学和嵩阳书院，下午是横渠书院与敝院，今日讲的题目是《佛经要义》，横渠书院不擅于此，多半是不入吕公法眼的。”

吕惠卿好奇的问道：“这十个题目又是哪十个？”

叶祖洽笑答道：“计分孔子要义、孟子要义、荀子要义、墨家要义、法家要义、老子要义、佛经要义、六合本原、王霸之辩、利义之辩十个题目，中间五日，我们白水潭学院还会派人讲演白水潭各种学说的浅议。吕公若有兴趣，其实是值得一听的。王丞相常说，全经为上，学

者贵全经，这次讲演会和王丞相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吕惠卿笑道：“若是如此说，我倒一定要来听一听，看一看四大书院的菁英们，是怎么样解说诸家要义的。”

桑充国笑道：“欢迎之至，我们前排专门有贵宾座，我吩咐人给侍讲预留。其实来听讲演的公卿大臣也颇有几位，冯当世参政^[1]也来听过，连昌王殿下也亲临了。”

“啊？昌王殿下？”吕惠卿倒是吃了一惊。宋朝对宗室结交外臣，防范非常之严。昌王赵颢因为很受高太后的宠爱，赵顼又有“友爱”之名，所以才拥有与其他宗室没有的特权。但公然到白水潭来听讲，也不怕御史弹劾，也实在是出乎他的预料了。他不知道这件事是大宋百年来的盛事，赵颢费尽心机，才得到皇帝的许可。其实连皇帝都有点动心，不过九五之尊，不能随便跑就是了。

叶祖洽点头笑道：“正是，这次讲演会未必不能和石渠阁会议相提并论。”石渠阁会议，是汉代的一次经学盛会。

吕惠卿心中一动，立时明白了白水潭学院的用心——他们是想利用这次盛会，在士大夫中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改变宣德门叩阙留下的负面影响，同时可以很好的宣传自己，十五天的时间，有五天是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还有十天时间和三家学院正面交锋，用心良苦呀！他心里闪过这些念头，只是一瞬之间，口中依然是笑着回答道：“那是自然。如此盛会，我岂能错过？”

桑充国笑道：“吕侍讲客气了，像吕侍讲这样的贵宾，我们求之不得。趁现在休息，吕侍讲何不和我们一起走走，也好向吕侍讲介绍一下敝院的情况。等一会，就是敝院的学生上台讲演了。”

“如此有劳桑公子，我方才从兵器研究院过来，看到有一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场所？”吕惠卿一边和桑充国二人向外走，一边问道。

“那多半是体育场。”叶祖洽笑道。

“体育场？”吕惠卿不解的问道。

“那是给学生们练习马术、剑术、格斗、射箭，还有蹴鞠，毬子之类的场所……”叶祖洽解释道。

“这马术、剑术不论，蹴鞠，毬子不有点玩物丧志么？”吕惠卿忍不住问道。

“这是石子明的主意，他说服了教授联席会议。”叶祖洽笑道，他也是教授联席会议的成员，想起那天石越异常严肃地旁征博引，就是为了说服大家同意让学生们踢蹴鞠，组织蹴鞠比赛，他就不禁莞尔。石越和程颐为此还辩论了一上午，程颐主张养“浩然正气”，以静坐为要，和石越的主张截然相反。

“石子明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这次讲演会也是他的主意吧？”吕惠卿不动声色的探问。

“非也，此乃桑山长和程颢先生之意。”

……

“吉甫，听说这十多天里，你一直在白水潭学院听讲演？”王安石喝了口茶，随口问道。

“正是，我自觉获益良多。”吕惠卿笑道。

“唔？”王安石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吕惠卿看王安石的表情，笑道：“难道相公也去过么？”

“虽然未曾去得，然报纸有专栏介绍，据说昌王也去了，是确有其事么？”

“是，不过昌王身边警卫森严，每次都是开场即到，听完即走，从不停留，亦不曾与外臣说话。”吕惠卿笑道，他知道王安石在问什么。

“嗯——桑充国这一着很聪明。连皇上也夸了数次，道是大宋建国百年之盛事。他们又在报纸上宣称是禀承我‘学者贵全经’之精神，给我送了一顶好大的高帽。”王安石淡淡的说道，连吕惠卿也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反对。当下转过话题说道：“在白水潭呆了十余日之后，我现在更坚定的支持丞相以前提出来的编撰《三经新义》的想法了。”

“哦？”王安石不置可否。

“相公，变法之要，在于得人。朝中官员老朽，皆不可恃，故此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年轻士子。石越已经走在前面，当我们还在讨论《三经新义》之时，《石学七书》已大行于世；当我们还在议论着经义局、三舍法之时，白水潭学院已隐然执天下学术牛耳。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要能尽快置立经义局，推出《三经新义》，培养出一批支持新法

的青年，新法就不会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而若能用《三经新义》取士，更会不断地给我们补充了解丞相思想的新官员，对新法的执行，非常有利。就是对丞相本人来说，也几乎是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伟绩。”吕惠卿把他心中的想法合盘托出。

王安石点了点头，道：“知我者，吉甫也。我个人荣辱不足道，不让新法人亡政息，才是要务。”

吕惠卿见王安石支持他的主张，便顺着思路继续说道：“创办经义局，非但是培养人才，更可争夺士子之心，可以让天下人明白，相公之主张，才是儒家正统，才符合先王之道。我以为可仿效白水潭学院，创办《经义局月刊》，每月刊发我们的见解，以争取士林的认可与支持，此外，更可以太学为依托，让国子监创办《国子监月刊》，解说新法与新学要义，此皆争取士林支持之良策。”

王安石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当时便听得呆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叹道：“吉甫，真奇材也，我以前竟没有想过，石越可以做的东西，原来我们也可做得。”

“相公谬赞了，您公务繁多，虑不及此也是难免。我从家乡抵京，倒是有点旁观者清了。”吕惠卿笑着谦虚了几句。

“既然如此，除了《月刊》之外，我们也可以办一份报纸，难道只有桑充国能办报纸么？”思路一旦打开，王安石立即就往更深一步想了。

这也正是吕惠卿想要说的，他笑道：“《月刊》是阳春白雪，用来争取士林之道德支持，报纸则是用来影响清议，解释新法，各地执行新法得力的情况、取得的成绩，我们都可以通过报纸报道出来，让百姓知

道我们的成绩，让他们理解新法，让反对者无话可说。”

“善，甚善！”王安石不禁站起身来，踱至窗前，想了一会，说道：“报纸的名字便叫《皇宋新义报》！这件事可着陆佃去办。”

“《皇宋新义报》，好，好名字。”吕惠卿拊掌笑道，“不过此事还有为难之处。”

“有何为难之处？”

“《月刊》还可由朝廷出钱，然报纸由朝廷出钱，只怕会有争论。”

“官办报纸，有何不可？没有人规定报纸只能民办。”王安石不以为然。

吕惠卿担心的却不是这个，“若是官办，自然是翰林学士院主办，断没有国子监主办的道理，若是学士院主办，只怕麻烦更多。“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学士们未必都听话。

王安石笑道：“吉甫，谁说我让国子监主办了？中书门下省主办，学士院也无话可说。”

吕惠卿这下倒真是佩服王安石了，中书省要办报纸，虽然没有先例，但是别人的确也不好去抢。

石越当真没有想到王安石多了个吕惠卿，气象就完全不同了。创办经义局、《经义局月刊》、《国子监月刊》，让人根本提不出半分反对的理由。王安石亲自指定的一班人，从此天天开始聚集经义局，编修《三经新义》，希望有一天让这本书成为“全国公务员考试的唯一指定教材”。石越从心里面就反感这种指定唯一教材的做法，明清八股取士，其实八股文的形式并不足以为害千古，真正为害千古的，是所有经文的解释，都必须来自于朱熹的理解，这样才会严重束缚读书人的思想。本来程朱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历经近二百年的曲折，能够在有宋一朝的各种思想、学说中胜出，自然是有其出类拔萃之处的，朱熹也不愧为儒家的一代宗师。但是当他的哲学思想由明清的科举异化成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一切便走样了。这一点石越知道得很清楚。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正算得上是其始作俑者。只是，石越虽然反对，但是想要正面辩论，以王安石、吕惠卿对经义的了解程度，他却根本不是对手，他也不会自取其辱。至于和皇帝谈论统一思想的害处，那确实是对皇帝要求太高了，赵顼绝对不会反对统一思想，实际上自有人类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希望别人能接受自己的思想。

好在《三经新义》不是一两天可以编成的，所以石越还有时间去想对策，何况这也不是最出乎石越意料的事情。

最让石越吃惊的事情，是王安石提请皇帝，中书门下省要创办机关报《新义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诞生，石越不太明白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是自己对这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有了一丝成就感，还是政敌越来越聪明带来的忧虑感，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

件事没有人说得清楚。石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安石要创办《新义报》，其目的绝非为了促进言论自由与新闻监督，而是明显的要利用巨大的行政资源来影响舆论，攻击反对者，以求顺利的推行新法。《新义报》从一开始，就注定它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其影响绝对不会比《汴京新闻》要低。

“丞相，石越对于办报纸一定很在行，既然中书省想办《新义报》，朕以为就让石越主编如何？”赵顼对于办《新义报》倒并不反对，但是他的建议却未免让王安石哭笑不得。

“臣以为石越在中书省检正三房公事，事务烦忙，又要顾及白水潭学院诸事，恐无暇脱身。臣推荐许将、彭汝砺、许安世三人为编辑，陆佃为主编，必然不负陛下所托。”王安石从容答道。他举荐的三个编辑，全部是状元，其中许将更是文采出众，深受赵顼器重，曾经免试为知制诰，三日三迁；而彭汝砺也是深受王安石器重，做过国子直讲，为人正直敢言；许安世则是陆佃的学生，陆佃又是王安石的学生。

如此阵营，赵顼自然照准。而《新义报》单单是三个状元做编辑，就已让人炫目，当时的状元，便是和天上的文曲星相比，在老百姓眼中，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五日，晴，《新义报》创刊，首发十万份，其中由驿亭送往全国各路府州军县官员的报纸占两万份，汴京卖掉八万份，超过《汴京新闻》，成为大宋第一大报。

做为官方报纸的《新义报》，影响力远远超过《汴京新闻》，虽然模仿《汴京新闻》的体例，但是这份报纸的特殊身份，无疑使它具有了

官方喉舌的意义。因此对报纸的控制权，同样会牵动许多人敏感的神经。

在《新义报》创刊三天之后，已经身为经义局编撰的王雱被任命《新义报》副主编，成为《新义报》的太上编辑，因为《新义报》完全是一个新生的机构，而且不涉及具体的政务，因此王雱并无回避的必要——虽然冯京提出宰相子侄最好回避，但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

6

而石越则被突如其来的事务给忙疯了：王韶不断的要钱要粮要兵器要衣服，冬天就要到来，将士们没有寒衣怎么行？一方面要和文彦博这个老头子沟通，一方面要小心处理王安石的关系，还要去军器监这个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和吕惠卿打交道，石越一天差不多有半天时间是在马车上。幸好曾布和自己关系不错，和三司那边的沟通还算比较顺畅；而吕惠卿办起事来也很痛快，处事利索，且对人和气，让石越竟不由得有点欣赏他，很多时候，石越几乎要怀疑《宋史》把这个男子名列《奸臣传》，是不是出于成见。

“眼见一天天入冬，从各地都作坊调集寒衣，时间上只怕来不及。将士们受冻，影响战局，不是小事。”

“京师的绢、布、棉花也不能全部征购完了，十月一到，就有例行的赏赐，数十万禁军，上万的官员，还有数十万户的老百姓，都需要这些东西过冬，毕竟京师是根本之地。若到时候再去征调，说什么都有点

来不及。军器监我才上任，之前准备不充分，我亦觉为难。”吕惠卿向石越摊摊手。石越却不去看他，调集不了应有的寒衣，不是他的责任，吕惠卿如果想向他石越诉苦，只怕是找错了对象。他把目光转向文彦博，果然，文彦博急道：“兵者，国之大事。从陕西调集一些，川峡来的全部运往前线，再加京师的储备，应当够了？”

吕惠卿摇了摇头，“军器监的储备，不到两万。可是因为胄案改军器监，又接连出了事情，没有人理会到这件事情，当时正是盛夏，谁会去想冬衣呢。”

王安石望了望政事堂外的那棵大树，沉着脸说道：“无论如何，前线将士的供给一定要保证。”王韶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给皇帝和新党的一剂强心剂。

吕惠卿听王安石定了基调，忙改口笑道：“虽然困难重重，但未必没有办法。”

“吉甫，你有何良策？”王安石问道。

“京师唐家棉纺行的棉花和棉布，有十万之巨，朝廷可先全部买下来，再募集民户、成衣店连夜开工，再加上军器监的工匠一起，二十万冬衣，半月可就。然后再叫薛向从江淮诸路调集棉布过来售卖。那么就可以先应这个急了。”吕惠卿笑道。薛向是六路均输使，总管新法中六路均输法的实施。

文彦博皱眉道：“十万匹棉布，要多少钱？再说马上入八月，薛向有三头六臂，现在才征调，十月之前这些布进京是不可能了。唐家棉纺行的棉布没有了，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布价定然飞涨。”

吕惠卿笑道：“我就不信薛向没有一点储备。唐家在江淮积屯的棉布棉花，也决不会少。若朝廷再敦促唐家租用官私船只向京师调运棉布，或者让薛向先向唐家借一点先供给京师，当可解此困。”

王安石不经意的看了石越一眼，问道：“子明，你以为如何？”石越和唐家的关系，众所周知。

石越琢磨着吕惠卿的话，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除了让薛向向唐家“借”棉布这个主意不利于唐家之外，别的似乎都对唐家有利。这吕惠卿就这么好？见王安石相问，石越连忙答道：“这也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不过如果仅向唐家一家买，只怕招惹物议，不如多向几家买比较好。”

王安石点点头，道：“也好。不过‘借’就不必了，薛向如果不够，向唐家买便可，免得招惹物议。朝廷连这点事都办不好，要我辈有何用？”

7

会议结束之后，石越婉拒了冯京的邀请，急急回到赐邸。他实在不明白吕惠卿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自己捉摸不透的对手，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所以非得弄明白不可。

刚进家门，才吩咐了侍剑去请唐棣，就见潘照临迎了出来，一面笑道：“公子，你看看谁来了。”

一个笑嘻嘻的声音传了过来：“子明贤侄，别来无恙。”

他抬头一看，不由愣住了，“唐二叔，你怎么来了？”站在他前面的，正是胖弥陀一样的唐甘南，此时正笑嘻嘻的向自己打着招呼，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唐棣，另一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男孩，身着一袭雪白的丝绸长袍，腰间扎着黑色的绸带，显得英气勃勃，长相不象唐甘南，倒有几分象唐棣。

见石越打量着这少年，唐甘南冲那个少年笑道：“康儿，还不见过子明兄长。”原来这个孩子就是唐甘南的次子唐康，表字康时。

唐康上前几步，揖礼道：“唐康见过兄长。”眼睛一边不安份的打量着石越，石越在每个少年的心目中，都是一个传奇。

石越连忙牵起他的手，笑道：“一家人，不用拘礼。来，进屋谈。”

众人入座坐好，石越问了唐康几句话，见唐康答对落落大方，心里便有几分别喜欢这个孩子，因笑道：“二叔，康儿他日必成大器。”

唐甘南眯着眼睛笑道：“他能不能成大器，就看贤侄你的了，我把他送到白水潭，就算偷了这个懒，这孩子就交给贤侄和长卿调教了。”

石越笑了笑，“二叔放心，少不了还一个少年进士给你。”

众人哈哈大笑。

唐棣因笑道：“说到少年进士，倒真有一个出色的。”

石越好奇心起，端了茶先不喝，停在手中问道：“毅夫说的又是何

方英杰？”

唐棣笑道：“此人与我同榜进士，姓蔡名卞，听说是王安石的学生，十二岁中进士，比他同时中进士的族兄蔡京要年轻十多岁，现为江阴县主簿，今年亦不过十四岁，任上推行改良青苗法、合作社，兴修水利，端的是个奇才，当地百姓都把他和甘罗相比。”

石越自然知道蔡京和蔡卞，一个是千古奸相，对北宋的灭亡负有重要责任，一个是王安石的“爱婿”——不过现在还不是——王安石幼女待字闺中，他倒是知道的，只不过他不知道那个女孩他已经见过了。然而此时听到蔡卞不过十四岁，仍不由咂舌惊叹。

唐甘南笑道：“这个蔡卞我也知道，江阴县的几个钱庄，我们都是和本地的士绅联合建的，有一家钱庄利息高了点，被他当天就给封了。罚了三千贯，真是雷厉风行的人物。他堂兄蔡京在钱塘，和夷人打交道，虽然有几分才具，不过贪财爱色，没什么风评可言，我们就送了不少钱给他。此人吃东西最是挑剔，说起来子明你的排场比起他，就远远不如了。”

“蔡京，呵呵……” 石越摇了摇头，心里有几分好笑。

唐甘南因说道：“其实子明你也不必如此简陋，买几个女孩回来侍候，家里的家丁也要添几个，多少要有几分天子重臣的气派才好。你看冯当世，那种排场，是宰相应有的气派。”

石越也不去解释，只笑道：“冯当世的月俸不是我可以比的，我的月俸只有他一个零头。王安石便很简朴。我若摆那种排场，御史就会说我收受贿赂。”

“御史就是喜欢欺软怕硬，没事找事。朝中大臣，收受贿赂的多了。吕惠卿什么品秩，能有多少俸禄？还不是靠收贿赂？薛向做六路均输，最大的肥差，每年都有无数商人送给他孝敬；曾布看起来一本正经，一样收钱买地，大家图的就是这两人在王安石面前能说上话。吕惠卿就是做得聪明一点罢了，他自己管的那块，他倒清介，让人无话可说。他收钱也不是自己收，他有两个弟弟帮他收，这次我们唐家棉行就送给他弟弟吕和卿五千贯，外加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座宅子。”唐甘南眯着眼睛，似闹家常一样的说道。

石越听到此处，心里一动，叫过侍剑，说道：“侍剑，你带康少爷去白水潭玩玩。”他怕唐康是少年心性，听到这些说出去，就是无穷的祸患。

唐甘南知道他的意思，等两个少年出去后，笑道：“康儿不是读死书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贤侄可放心的。”

石越因问道：“你们贿赂吕和卿是什么原因？”政事堂的事他却不敢乱说，就算是唐甘南，也怕他不小心传出去，追究起来，便是泄露军国机密。

“还不是因吕惠卿管着军器监，我们打听到西北将士的寒衣未好，就先往京师多积了十万匹绵布，我们不过让吕惠卿买我们的布罢了，打点打点，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唐甘南笑道，嘴巴向潘照临努努，道：“潘先生也知道的。”

石越恍然大悟：吕惠卿还真是绝了，一方面收了唐家的钱替唐家说话，又明知道自己和唐家的关系不会反对，通过绝无问题，便故意搞得这么复杂，；一方面又给薛向找了个借口，可以征购棉布棉花，无论

是“借”还是“征购”，说到底，都是是强行贱价购买，不过是个程度问题，薛向又可以从中谋利。唐家要怪也不能怪到他头上，只能怪薛向。世间的好处他全得了，最后还是为国分忧！不过他不明白潘照临为什么要赞成唐家这么做，而不是通过自己去办这件事情。想到此处，石越便不由自主的把目光投向潘照临。

潘照临仿佛知道他要问什么，淡淡的说了句：“公子是要办大事的，和吕惠卿比什么排场呀。依我看现在这样挺好。”这话又似是回答唐甘南，又似是回答石越。

唐甘南七巧玲珑心，立时明白，忙笑道：“对，贤侄是要有大作为的。”他和潘照临倒是相交甚欢。

唐棣虽然在地方历练了两年，逢迎送往，收受卖放，看过不少，可是心里却是一直看不惯，这时听到朝中这么多重臣收受贿赂，心里很不舒服，朗声道：“我们何不抓住这个证据，扳倒吕惠卿？”

此话一出，石越三人愕然相对，好半晌才回过神来。石越苦笑着解释道：“收受贿赂的是吕和卿，不是吕惠卿。再说若是首告，人家多半以为是设圈套陷害，没有铁证，如何扳得倒吕惠卿？难道吕和卿收了钱还会写得收条给你？”

唐棣哑口无言，却是愤愤不已。

潘照临笑道：“毅夫不必如此。指望天下官员都清如水，那绝无可能。虽然公子说过权力制衡是一剂良方，可真说要完全杜绝贪贿，也是甚难。王韶在前线打仗，还不是拼命要钱，市易法也好，通熙河也好，都是向朝廷要钱，朝廷明明知道他账目不清，虚报数字，可也没有治他。为何？总好过他去抢掠百姓。你个个都要除之而后快，只怕朝中最

后也没几个人了。真要澄清吏治，造福天下，还得徐徐努力，第一还要公子站稳脚跟，手握大权才成。”

唐棣心里也知道潘照临说得有理，可是心里总有块垒，因对石越说道：“子明，希望你以后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抱负！”

石越站起来，认真的答道：“你放心。”

唐棣凝视石越半晌，忽然开怀笑道：“子明，我相信你。”说罢抱拳道：“二叔、潘兄，我听多了这些事情，心里不痛快，先去白水潭看看康儿他们。”也不等三人回答，转身便走。

潘照临看着唐棣的背影，微微叹了口气，半晌才转身对唐甘南说道：“唐兄，现在我们可以说说在契丹设分店的事情了……”

8

在某些人看来，《新义报》的发行便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当嵩阳书院、横渠书院的讲演组结束讲演返回学院之后，他们对于汴京的人文风气都羡慕不已，《白水潭学刊》自不用说，那设计得颇有气象的讲演堂与辩论堂，一栋栋藏在树林与花丛中的教学楼，还有闻所未闻的实验室，田野与花园，校园与市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连贩夫走卒说起话来都比别处的要文雅几分……他们这些人去了白水潭，简直感到自惭形秽。

特别给他们深刻印象的，除了这些之外，便是白水潭的学生们活跃

的思想，许多的观点让他们闻所未闻，比如在“佛经要义”的讲演中，三大学院都是说禅宗与儒学的互证，而白水潭则有一个学生讲的却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因明学”和逻辑学、名家的关系。而对诸子百家、王霸利义之辩，白水潭的学生也表现得相当的抢眼。中间五天白水潭对自己的宣传，甚至让一些学子有留在白水潭不愿意回去的冲动。

与此相俦的，则是《汴京新闻》，这种叫“报纸”的东西，给了他们巨大的冲击。人们可以借它议论官府的得失，可以探讨学问，可以了解民情，最让人炫目的感觉，是那种凡是被报纸报道的人和事，都是被千万人同时注目的感觉……

他们的心都被打动了。

横渠书院的人在返回关中途经西京洛阳之时，更震撼的事情发生了：朝廷的《新义报》问世了！这是一个过于明显的信号：我们要办自己的学刊，我们要办自己的报纸，我们要做到和白水潭一样……这样的想法充斥着横渠学院学子们的心中，关中人固有的骄傲，对先进地区的羡慕，激励着每一个人。虽然关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不可抗拒的衰落让他们在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上无法与白水潭相比，但是仅仅一年之后，《横渠学刊》也终于问世了，虽然当时的大宋，各大书院几乎都有自己的学刊了，但是以横渠学院的经济实力，能做到这一点，已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而嵩阳书院比起横渠书院来条件要好得多。嵩阳书院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后唐时就有人在此讲学，便是从后周正式变成书院时算起，在大宋各大学院中，亦称得上历史悠久。他们书院的名称，是仁宗皇帝御笔亲题，书院的气象规模，较之白水潭更多了几分古朴之气，一代名臣范仲淹也曾在此讲学，便是现在白水潭的程颐，

也在此讲过学。嵩阳书院和西京国子监关系密切，常常互相往来交流。如今亲眼看到白水潭学院的兴盛，除了羡慕与赞叹之外，嵩阳书院的士子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低下高傲的头的。回到嵩阳书院的第二个月，继白水潭与国子监之后，嵩阳书院创办了自己的《嵩阳学刊》，并且毫不犹豫的成立了格物院，学校分科完全效仿白水潭，他们数次派人到白水潭学院，希望白水潭学院能选派优秀的学生甚至教授过来讲学，帮助他们建立全面的教育体系。

而仅仅是在《新义报》发行一个月之后，几乎与《嵩阳学刊》同时，在西京洛阳，退居西京的富弼等致仕的元老大臣，依托西京国子监与附近的嵩阳书院，在洛阳创办了大宋的第三份报纸——《西京评论》。此后数百年，《西京评论》牢牢占据着大宋五大报之一的位置，以立场保守稳健而著称于世。

大宋的保守派，终于在被王安石逐出御史台之后，找到了一个说话的平台。这是吕惠卿建议创办《新义报》时绝没有想到的——旧党们并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守旧不变的。做为旧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虽然依然缄默不语，埋头撰写《资治通鉴》，以不谈政治这样的手段来抗议新法，但对《西京评论》的问世，他表达了他独特的支持方法，他把《资治通鉴考异》的内容陆续送给了《西京评论》报，默默的表达他的态度。

刚刚从欧阳修的家乡江西吉州兼程回到京师不久的石越一边吃饭一边读着手边的三份报纸，《汴京新闻》与《新义报》是当天的，《西京评论》则是昨天的——说起来《西京评论》在汴京卖得很不错，据说每天的销量在东京都有两万份以上，可见旧党的势力依然很强大。

欧阳修在八月初逝世，虽然晚景并不见得多么好，但死后却是备极哀荣，太常议论谥号之时，竟比之韩愈，谥一个“文”字，据石越所知，整个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字的，也就王安石一人而已，这是文臣最高的尊荣了——连范仲淹都是“文正”，虽然是双谥中最好的谥号之一，但是比起单谥来，还是要差那么一点。不过这件事因为判太常寺常秩和欧阳修不和，从中做梗，明褒实贬，最后还是谥号“文忠”，终于没能享受那么高的待遇。但不管怎么说，身为文臣，有一个“文”，就很了不起了，连包拯都没有“文”字的。朝廷赐钱一万贯，给他办丧事，家乡与京师同时举祭，远在杭州的苏轼也亲往吊丧。天子以下，昌王赵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等在京师遥祭，本来朝廷想派常秩和一个翰林学士去欧阳修家乡吊拜，但因为石越很景仰欧阳修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的种种事迹，因此他特意请求皇帝让他去欧阳修家乡参加祭礼。离京既久，回来第一件事，自然是看报纸了解京师的变化。

“唔？……潜光兄，范祖禹不是在帮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吗？他怎么跑到《西京评论》上发表文章了？”石越看到手边《西京评论》头版文章的作者名，吃了一惊，一口饭没有吞下去，差点噎着。

潘照临见他这样子，不由暗暗摇了摇头：在自己家里还好，传出去又是一大笑话——石越吃饭没个吃相。如果说严重一点，这在许多人眼里，甚至算得上是“举止轻佻”了。一面回道：“公子去江西给文忠公吊丧，不知道京师这边已经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石越讶然，“却是为何事？”

潘照临指着报纸笑道：“公子请看，这是范祖禹的，这是范纯仁的，这是富弼的，这是刘攽的……表面上都是悼念欧阳修，称赞他堪称韩愈以后第一人，对于太常定谥文忠表达不满。又宣称要继承欧阳修的遗志，坚持古文运动，复兴儒家。范纯仁和欧阳修是世交，欧阳修私修《五代史》，他多半是先读过，又大赞《五代史》立意深远，春秋笔法褒贬得当，重义尚节，同时回顾庆历新政等等，含沙射影的攻击新法和王安石……”

说着又翻出一张《汴京新闻》，“公子再看这一篇，这是呼应复兴儒家与古文运动的，但这一篇却是有些受公子影响，宣扬利亦可为义，经权并重……”

又抽出一张《新义报》，笑道：“《新义报》便没有这般客气了，这篇竟是暗中讥讽欧阳修私德有亏，谥为文忠已是溢美。这篇则与范纯仁针锋相对，也是回顾庆历新政和欧阳修生平，不过却是说应当以史为鉴，现在的新法正是汲取了前人经验的良法，又讥讽有些人看不到新法的成绩，不为社稷百姓着想，只想着自己的私利因为新法受损失，固步自封，是腐儒和小人儒……”

石越目瞪口呆的看着潘照临变魔术似的抽出一张又一张的报纸，一边听他讥讽点评，一边一目十行的浏览，才发现这场口水仗打得竟甚是厉害，若不是顾及欧阳修刚死，只怕各方就要破口对骂了。他看着报纸，不禁摇头苦笑道：“这点事也能吵得不可开交，还是三国混战。你看这，《西京评论》这一段，是在讽刺《汴京新闻》吧……”

潘照临已是见怪不怪，又笑道：“这些尚是小事，还有大事。”

“大事？”

潘照临又翻出一张报纸递给石越，“公子请看这篇，《西京评论》为军器监案做了一个专刊，名义上是向洛阳的百姓介绍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却是表达对这案子拖在现在没有结果的不满，并且提出了不少疑点，认为案情蹊跷，孙固与沈括可能有冤情。虽然没有明言，却隐隐约约将矛头指向王安石了。当然，表面上是抨击开封府陈绎和权管勾御史台事蔡确办案不力，称火药配方失窃，关系重大，这个配方‘生要见人，死当见尸’，不可以不了了之。”

潘照临幸灾乐祸的笑着，显然于军器监一案，有许多人并不甘心，譬如孙固的亲友门生便难免要抱不平。

不过，石越却有些怀疑潘照临是不是也参予了这个专题报道，他一面看着报道，一面狐疑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潘照临却视而不见，继续幸灾乐祸的说道：“不过这次长卿有麻烦了。针对这篇报道，《新义报》立即刊登了一个专题，表面上呼应《西京评论》，实际上却是指责《汴京新闻》为了出名与报纸的销量，不考虑军器监的情况特殊，轻率报道，不但给大臣的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还让敌国知道火药配方失窃，很可能引发觊觎之心，声称如若最后火药配方落到敌国手上，《汴京新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时移势变，昔日的当事人，现在反变成旁观者，如今军器监案闹得越大，对石越就越是有利，《汴京新闻》的麻烦，他潘照临自是懒得操心，因此说得兴高采烈。

石越却是暗暗叹了口气，《新义报》的手法是如此的似曾相识，不由得在心里感叹：“王元泽也算得上是才智之士了，转移视线这种千年

以后的政客常用的手法，他现在就用得如此纯熟。”

不过，对石越来说，桑家其实并不仅仅是潘照临心里的“盟友”那么简单。在心底里，石越一直觉得，桑家是他在这个时代的家。所以，当潘照临把桑家放到算盘上来算计之时，他才那样的反感与抗拒。因此，对于桑充国，虽然有点不舒服，但是，他并不希望桑充国遇上什么麻烦。只是，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感情。他沉默了一小会，刻意淡淡的问道：“那长卿他们是什么反应？”

“长卿倒是命好，他命中便带贵人相助，虽然欧阳发不在，但他又结识了贵人，再加上还有程颢相助……”

石越心中不由一宽，有些好奇的问道：“长卿又认得了什么贵人？”

潘照临嘿嘿笑了两声，拖长了声音说道：“长卿结识的，是晏相公的公子——晏几道。长卿与晏几道，还有一个叫郑侠的，三人最近交往甚密，那郑侠倒没什么，听说是晏几道的朋友，不过只是个城门小吏。但晏几道……嘿嘿……长卿已经将他请到了白水潭做助教，在明理院专门讲诗辞文章。”

“原来是小山呀。”石越有些勉强干笑了一声，掩饰着他听到另一个名字时，心中的震动。郑侠，终于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么？——任何学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郑侠，一个小吏，却掀起了惊天巨浪，但石越的演技已经很到家，连潘照临也没有觉察到他的异样，只是又说道：“小晏虽然为人清高，流连风月，不思进取，但毕竟是相门之后，王元泽那点手段，小晏怎么会看不出？何况还有程颢在。被《新义报》指名道姓后，《汴京新闻》便接连刊文，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成了上合天

理下合人情，《三代之治》与《论语正义》几乎被引遍了，什么言论、清议、制衡，说得天花乱坠。又反唇相讥，讥讽《新义报》是朝廷的报纸，军器监的案子查不清楚不去怪有司，反倒将罪责推给无权无势的他们。以前倒不知道，小晏写起这类文章，竟也极妙，颇有东方朔之风，冷嘲热讽，我料得王元泽读过，八成气个半死。”

石越放下心来，却听潘照临又道：“不过《西京评论》那边，对《汴京新闻》报道军器监案也颇为不满，他们一边敦促朝廷要让案子水落石出，却也没忘记责怪《汴京新闻》行事轻率。如今长卿算是腹背受敌，口水仗没那么容易消停……”

“朝中没有动静么？三家报纸把事情又炒了起来，蔡确和陈绛又有何反应？”相比起文字仗，石越更加关心朝中的公卿们的动态。

潘照临道：“军器监在名义上，也归枢密院管，文彦博便与《西京评论》朝野呼应，朝廷中自然不可能没动静——王安石现在心里应当是悔得肠子都青了，突然冒出来一个《西京评论》和他处处做对，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勉强控制御史台，现在居然出了一个声音更大的对头，他还无可奈何，毕竟民间的《汴京新闻》也有了，朝廷的《新义报》也办了，没理由不让人家办《西京评论》……河北的韩琦也不甘寂寞，上书要求朝廷彻查此案，不过现在日子最不好过的，应该还是陈绛和蔡确……”

的确，陈绎堪称大宋有史来最倒霉的权知开封府。在这个多事之秋担任“首都市长”，虽然地位显赫，令人羡慕，可是麻烦也出乎意料的多。

白水潭案他解决得还算利索，本来以为不会再摊上太复杂的政治案件，结果又冒出来一个军器监案，明显牵涉到新党、旧党、石越三方利益。陈绎是办案的行家，一眼就看出这中间有猫腻。可是知道归知道，他却不敢查。做开封府，是个极微妙的差使，在什么时候必要要敢于得罪人，在什么时候绝对不能多管闲事，都是有讲究的。否则的话，一步行差踏错，后果就不堪设想。更何况，陈绎便是想查，他也不可能查得清。因为还有一个权管勾御史台事蔡确从中掣肘。这桩案子，说到底，还是御史台为主，开封府与皇城司^[2]，都只是配合。

所以，从一开始，陈绎就抱着个不了了之的想法，慢慢的时间长了，大家就忘记了。但他想不到，《西京评论》“旧事”重提，还把他这个权知开封府也推到了风尖浪口。

皇帝和两府严辞切责，要他加紧破案，以安中外之心。但这个案子明明是不能破的。陈绎几次想告病或者干脆请求外放，可是又无法压制自己对功名的渴望，开封府再进一步，就有可能是政事堂——这种诱惑，陈绎无法抗拒，所以才勉强坚持。

“田捕头，可有线索？”陈绎端坐在椅子上，纯粹是例行公事的问着眼前这个新上任不久的捕头田烈武，此人长得五大三粗，除了公门常用的棒子、朴刀、铁链外，长枪和箭法都相当不错，为人还算精细，平时办案倒是一个好帮手。可是这个案子，陈绎在没真正摸清朝廷各方的意图之前，不过就是做做样子，算是给外界一个交待——陈某人还是在尽力督促属下办案的。

田烈武低着头。他出身捕快世家，爷爷是捕快，父亲是捕快，自己还是捕快。他虽然读过几年私塾，但家里对他也没什么期望，只想他继承家业——开封府的总捕头，就是家人对他最大的期待了。其实他本人更喜欢带兵打仗，平时也会读读兵书，虽然不太读得懂——他是一边听评书一边读兵书，自己琢磨。不过，这种事情他是不敢在家里说的，一说肯定会被老头子骂：“兵书兵书，当兵能有什么出息？狄相公知道不？就算做到他那份上，还是被人看不起。你有本事，就去考文进士，光宗耀祖。当兵还不如当捕头。有能耐做到开封府的总捕头，那风光，那体面，岂是当兵能比？想当年包龙图坐开封府的时候，我……”然后便是可以说上三天三夜的吹嘘，其实田烈武也知道，他老爸当年在包公手下，不过是个平常的捕快罢了，站在堂上喊喊“威武”，自己好歹还是个小捕头了。

捕头不是官，严格来说，甚至连吏都不能算，只能算是“公人”，但是，田烈武还是很珍惜他的这份工作，即便他的梦想是投身行伍。但是，这几个月来，因为接了这宗案子，田烈武算是被折腾得够呛。

他自然不知道这案子有什么内幕，只是克守本份、实心实意的去查案。但这个案子，却根本不是他查得了的。不说别的，单说出事的地方军器监，就不是那么好进的，这是失窃案，可失窃的现场，军器监的档案库，总共只让他进去过一次，还是跟在陈绎屁股后面，时间也不过一炷香，整个过程，军器监的人寸步不离，防贼一般。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另寻他法，努力查探。他在汴京的酒馆茶楼勾栏商行，四处打探消息，却一点线索都没有。而最让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么重要的案子，陈大尹提审军器监相关人等时，不但没用过刑，连询问也是草草问过了事，似乎压根就没想问个明白。

过了许久，他终于意识到，陈绎可能压根就没有想破这案。不想，

他才打算要放下这案子，陈绎却又叫他来过问了。把田烈武搞得满头雾水，难道是自己想错了？

但此刻他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回大尹，实是没有什么消息。小人估计这样查也不会有消息，京师的契丹人、党项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军器监的人我们也盯了梢，半分破绽都没有找到。依小人看，还得去军器监勘探一回，或许……”说到这里，他大着胆子说道：“或许，再问一次口供……”

“嗯？”陈绎鼻孔里哼了一声，田烈武赶忙闭上嘴巴，心里不由有些忐忑，刚才的话实在有些僭越了，好在陈绎并没有过多责怪的意思，态度还比较和气：“田捕头，你只管做好自己的本份，继续抓紧追查，时间一长，或许有人就守不着口，不小心露出点马脚来。你先下去吧。至于别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一一这个案子，你继续盯紧了就是。”

田烈武连忙答应了，告了退，刚走到门口，就听有人进去禀道：“御史台蔡司宪求见。”

“快请。”

离开陈绎的住处时，就在公廨的门口，田烈武看见几个人簇拥着蔡确走了过来，他连忙让到一边，蔡确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大摇大摆的朝公廨里边走去。

对于这个长得仪表堂堂的蔡司宪，田烈武心里是有点看不惯的，以一个捕役的直觉，他觉得此人有些阴险。不过，人家是朝廷重臣，和他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他也不敢表露出来，御史台司宪，有时候连宰相也

得让他三分，自己又算是什么？

不过他也只是担心陈绎，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子是御史台管的，他不希望陈绎吃蔡确的亏。陈绎也许不及他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包公，但田烈武觉得他们的这个陈大尹，其实也算是个好官。田烈武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头，既不明白朝廷中复杂诡谲的形势，也分不清错综复杂的派系。他和大部分老百姓一样，只知道谁是个好官，谁是个坏官。朝廷的法令，能够让老百姓过安定日子的，就是好的，搞得鸡犬不宁的，就是坏的。田烈武有这样简单的判断——在陈绎坐开封府以来，开封府的衙役们，都还很规矩，虽然他们田家代有祖训，不许欺压良善，但田烈武也知道，因为衙役们的薪俸不高，上下其手做各种坏事的人，所在多是。但是公吏们也是最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若遇到能干的好官时，他们就会主动的收敛一些。因此，陈大尹能令他的同僚们规规矩矩，自然就是好官。

出了开封府，田烈武回头看了一眼那对瞪圆了眼睛的石狮子，又想起自己经办的这个军器监火药配方失窃案，心里面感觉到说不出的窝囊。他很想甩挑子不干了，但想想家里新婚燕尔的婆娘还要养活，老头子脾气来了，拿起棒子就打的狠劲，终究是不敢乱来。田烈武很羡慕自己的族叔田琼，他是王韶手下的一员大将，现在正在熙河边上一刀一枪的和那些夷崽子们拼前程。前一段时间听说王总管招降了包顺一伙，现在应当开始大战了吧？

想到那金戈铁马，鼓角峥嵘，田烈武身上的血液都热乎起来，真是羡慕。可是，当兵还要好象囚犯一样黥字，挣再大的军功也照样被人看不起，再说，自己根本不可能说服老头子……想到这些，他又不由有点意兴阑珊。倒不如叫几个人去大相国寺边的酒楼喝两盅，听听那说评书的讲讲三国隋唐过瘾。怎么关公那时候，当兵就没这么多事呢？只要当

上将军就能万人景仰，和现在全然不同。

以田烈武的薪俸，自然是买不起马的，现在汴京的马价，一匹普通的马也要九千文左右，加上四百余文的税钱，总计要花到十贯，这对田烈武来说，是一笔巨款。如果是战马，差不多要三十到五十贯，更非他所能问津。因此，他平时骑马，都是骑公家的过过瘾。这时候便先步行回了家，换了便装，揣了一块腰牌，出门叫了几个伙计，一道往大相国寺走去，好的酒楼他们也去不起，只能随便找个热闹一点的店铺，叫几个下酒的小菜，一边喝点老酒，一边天南海北的扯谈。

一个叫贾胡子的捕快见田烈武闷闷不乐，满腹心事，知道他在烦什么，便开解道：“田头，有什么好烦的？那破案子，破得了就破，破不了就算。有什么要紧，你还看不透么？”

不说还好，说出更是心烦，田烈武端起酒碗，猛的喝了一口酒，恨声道：“一点头绪都没有，砸了我们开封府的招牌。”

见他如此烦躁，旁边一个叫吕大顺的捕快也笑了起来，道：“我说田头，用得着那么较真吗？你没看出来陈大尹根本没有想破案的意思吗？”

田烈武瞪了他一眼，“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贾胡子哂道：“田头，也就你认真。说真的，这有什么？你去过酒楼吗？只要去酒楼听那报博士读读这两天的报纸，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案子，本来算是了了的，不了了之，不想西京有家什么报纸又捅出来了，所以赵官家和王相公面子上挂不住了，才又着了急，一级压一级，于是陈大尹又来催你。可依我看，陈大尹依旧是想拖一日算一日。”

田烈武瞪大眼睛不信，嗤之以鼻。他平素不看报纸。原因很简单，穷！做捕头要不挣昧心钱，手头的钱就得算计着花，他既买不起报纸，也难得进一次有报博士的酒楼。因此，他根本就不信贾胡子的话。

吕大顺知他不信，也笑道：“田头，贾胡子这次却没乱说。你和嫂子也别太热乎，偶尔也去去酒楼，长长见识。如今要不知道报纸上写了啥可真不行，出门和人说话都搭不上话。贾胡子说的，我也听我家三哥^[3]说过……”

“你家三哥？”

“没错，三哥现在可是长进了。”吕大顺毫不掩饰的炫耀着，“田头听说过白水潭的桑公子说服了东京一百家商号掌柜，一起出钱办了一百所义学的事吧？这事陈大尹是请了皇命嘉奖的——我家三哥就进了桑公子办的义学，如今也和田头你一样，认得字了。他学里边有报纸，回来便和我讲，嘿嘿……那上面什么都有，听听，长见识。”

贾胡子也笑道：“巧了，我也是我家那小子从义学回来胡吹，才想起去见识见识。桑公子真是好人，要不然我可从来没想过要送我家那小子上学。龙生龙凤生凤，我儿子没有中进士的命，但识几个字总是好的，不至于做睁眼瞎。”

田烈武才二十四岁，他老子生他就生得晚，他结婚又晚了一点，才一年多，老婆肚子还没有动静，自是不太关心义学的事。这时听了这些事情，心里既有些惊讶，也为他们高兴，他倒丝毫不介意二人的炫耀，反顺着贾胡子的话笑道：“那可不一定，家境贫寒能中进士的人也不少。你家大哥儿我看就挺有出息的，将来若是中了进士，可就是光耀门楣了，比我们这些舞刀弄枪的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贾胡子嘿嘿笑道：“这个，田头又有所不知了，桑公子办的义学，和寻常的私塾不一样，小哥们除了读书识字，还教算术格物，还要习弓马，逢双日就要骑马练箭，还学剑术之类，说要文武全材才是英雄。中进士什么的，我是断不敢想的，只盼他能和田头你一样，文武双全，就是我家的造化了。”

田烈武听他说义学有这些名堂，正在惊讶，没想到贾胡子居然说自己“文武双全”，一口酒下去差点给呛着，笑骂道：“你真是没出息，我就识几个字，会写几封信，也叫文武双全？让人听见笑掉人大牙。”

贾胡子嘿嘿傻笑，也不辩解，他自己大字不识几个，便是“开封府”三字，连在一起他就认识那叫“开封府”，要是拆开了，他一个都不认识。田烈武能写信，还读过书，在他看来，的确是“文武双全”了。

三人跑题闲扯了一阵，但田烈武心里到底还放不下案子，喝了阵酒，又不禁自言自语的说道：“究竟是哪个龟儿子偷了配方呢？”

吕大顺是个老捕快了，见田烈武犹在纠结，不禁冷笑道：“田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家世代捕快，回家去问问你家老爷子，看他可曾见过什么飞仙剑侠没？我做捕快二十多年了，什么案子没见过？像军器监那样的地方，什么外贼能有这个本事？你真当契丹人、党项人能上天入地不成？”

田烈武心里一震，“可若是内鬼，偷这个火药配方有什么用？”

“是啊，偷这个火药配方有什么用呢？按理说，偷了配方，也只能是卖给那些胡狗子了，可是各国使者我们都盯得死死的，皇城司那边也没有消息，谁也没见过可疑的人和他们接触……这才是这个案子最蹊跷

之处。”吕大顺对此也是无法理解。

几人正在苦思不解，忽然，却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要是有人偷了配方，根本不是想卖给敌国，只是偷偷烧掉，你们就算把胡人盯得再紧，也没有用吧？”

“谁？”田烈武腾的站了起来，目光锁定一个白袍儒服的男子，那个男子坐在靠墙的一张桌边上，自顾自的喝着酒，虽然是在这种市井嘈杂之地，可是他身上散发的那种气质也能让人觉得超凡脱俗。那个男子旁若无人的喝了几盅酒，理都不理田烈武一行人，就向外走去，似乎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他们存在一样。

吕大顺见他如此猖狂，正在发作，却被田烈武一把拉住，“不要冲动。”田烈武若有所思的望着那个年轻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轻轻的说道。

见过蔡确之后，陈绎总算是大体明白了朝中各方的心思。

对于新党的这位新贵管勾御史台事蔡确，陈绎还是有过一些了解的。此君可谓深得霜台之精髓，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上意，希旨办案，而且该狠的时候够狠，敢于兴大狱、锻炼成狱；该装糊涂的时候，更是擅于装糊涂。

但更让陈绎警惕的是，蔡确的每一次升迁，都是踩着与他办一案件的同僚爬上去的。到目前为止，除了这桩悬而未决的军器监案，蔡确经办的所有大案，与他经办同一案件的同僚，不论官高官低，无一例外，全都倒了大霉，被贬逐是他们共同的下场。而这也更加突显了蔡司宪卓

越的能力，案件最后的定讞不但彰显了蔡确的英明，更重要的是，它还总是“暴露”出其他办案官员的无能昏庸甚至是奸诈——因此他才升迁如此之快。

陈绎可没有兴趣延续蔡确这一记录，让自己步那些倒霉的家伙的后尘。

蔡确向他暗示，朝野压力极大，皇帝与王安石都想尽快厘清真相，应该不惜代价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他暗示很可能是军器监中有人想将配方出售给辽人牟利，而冒险偷取原件，应当是为了取信于辽人。而能够有此能力的人，必定是与孙固或者沈括关系密切的亲信、心腹。因此，他们应该从二人身边的亲信人员进行突破。

不得不说，蔡确所指示的方向，的确是可能性最高的。

但是，陈绎是断案的行家，在这方面，蔡确在他面前，只能算是班门弄斧。而且，他也不是田烈武这样的小捕头，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只是凭直觉，他就知道，案情不可能象蔡确暗示的那样简单。而且，他甚至觉得，蔡确很有可能知道这一点，甚至是已经知道真相，他在故意误导自己，如果他根据蔡确所指的方向去办案，十有八九，要掉进蔡确早已挖好的坑里。

就案情本身来说，孙固、沈括都不是白痴，军器监两个月能把账目烂成这样，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军器监刚刚创建不久，账目混乱，但是很明显，肯定有一只巨大的黑手在后面操纵，他无法想象军器监中有多少人参预了这件事！火药配方失窃，陈绎做过现场勘查，外贼可能性为零，此案绝对是监守自盗。以陈绎丰富的经验，要破此案不难，甚至是很简单——只要能兴大狱，让他放手逮捕疑犯，严刑拷问，他就有九成

的把握，把案件弄个水落石出。

但是，这却是不可能的。陈绎甚至有一种直觉，在他真的抓住犯人之前，他的乌纱帽会先保不住。

当然，让陈绎不敢轻举妄动的，并不是直觉，而是蔡确。陈绎对自己拷问犯人的手段颇为自信，但是，他更加清楚，在这方面他如果和蔡确相比，同样是班门弄斧。况且这是涉及到朝廷官员的案件，御史台更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案如果可以这样办，蔡确没理由把功劳分给自己，他有充分的理由吃独食，他才不相信蔡确会看在同是新党的份上，分一份功劳给自己。要知道，蔡确有一样让陈绎都望尘莫及的本事，他能够从嫌犯口里拷问出任何他想要的口供，而且，在他用过刑后，嫌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敢翻供。

小心驶得万年船。陈绎觉得这个案子，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蔡确不去做的事，他也绝不去抢功。

况且，除此以外，陈绎从蔡确身上，也并没有真正感觉到紧张与压力。如果真要有压力的话，按理说，身为御史台的代台长，蔡确的压力应该比自己大才对，这也是让陈绎感到奇怪的地方。

所以，他既不敢追查真相，更不敢制造真相。这个案子不好结，只要结案，就要上报大理寺复审，然后还有审刑院、中书省——石越检正三房公事，就带着一个刑房公事，这一关没那么好过。

陈绎也听说，皇帝在召见吕惠卿时问到过此案。据说吕惠卿的回答是“内紧外松，欲速不达”，以这个八字为破案之要。护法善神就是比别人会说话，这“内紧外松，欲速不达”，说白了，其实就是个“拖”字。而这个办法，也正是他陈绎想要的，能拖一日算一日，拖

到他卸任开封府，那就是别人的烦恼了。

但是，吕惠卿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护法善神和他陈绎只是泛泛之交，他不会无缘无故帮他，那么，他又是在帮谁呢……不管吕惠卿是在帮谁，还是另有打算，陈绎觉得，护法善神一定也是知道真相的。

所以，真相究竟是什么，陈绎是完全不想知道。现在他感到最奇怪的，倒是文彦博对这个案子耿耿于怀，而受害人石越却如同没事人一样，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不知道对于石越来说，在这件事上，已是不可能再坏了，所以才干脆“以静制动”，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最多是没有改善而已。他如果自己主动出击，反倒会把自己推到风尖浪口上，毫无必要。更何况，石越也知道，这个案子破不得，如果破了，必然对会朝局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政治，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公理，而是利益，他必须站在一个更全面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整局棋的下法。

“所有的人都想拖，除了文彦博。”陈绎不禁自言自语的说了出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么，就如诸位所愿吧。”

报纸叫得再响，始终只是报纸。文彦博不识好歹，只怕在朝中愈发的呆不下去了，他的日子指日可待。陈绎在心里冷笑。

计算着军器监案的陈绎，自然不会知道从江西回来后的几天，石越

在做些什么。

把欧阳修《五代史》遗稿交给朝廷之后，石越向皇帝提出了一个请求——把三阁之内的皇家图书馆藏书按一定的手续分批分时段借给白水潭学院抄录副本，帮助白水潭学院建立一个图书馆，其中有价值的版本，在申请朝廷同意后，用来出版，利润白水潭学院与朝廷五五分成。至于欧阳修的《五代史》，自然是第一批之列。

赵顼没怎么想就答应了，这是一件好事。而且，他最近对白水潭学院的印象渐渐变得好起来。

这件事说妥之后，石越就开始回中书省上班——不过连王安石也看出来了，这几天石越下班比较积极，而且一下班就走得没影，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了。要不是石越最近处理公务越来越熟练，估计王安石就想找个借口训他一顿了。

石越这几天的确处于兴奋之中。

在汴河边某处，一座隶属于三司盐铁司铁案的作坊内，建起了四五座高炉，工匠们按着设计好的图纸用耐火砖仔细的盖好这一对对的高达两丈有余的高炉，高炉两侧各开一个口，一个是水力鼓风器的风口，一个是出铁口。在高炉之旁，则是一米多高，形状低平，横截面近似扇形的平炉——相比高炉而言，这个建筑更加奇怪，不去说用耐火砖建造的一格格的蓄热室，就是这设计形状，工人们就根本没有见过——当时高炉炼铁技术已有相当的积累，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高炉技术并不困难，无非是选焦与对耐火砖做一些试验罢了，最重要的是鼓风机的改良。另外就是高炉的容积太小——所以研究者们设计了双高炉。但是平

炉炼钢技术和没有被最后采用的转炉炼钢技术就让研究者们吃过无数苦头——最典型的是用固态燃料试验时，有时候炉渣会阻塞蓄热室，从设计到改良平炉的构造，研究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高炉与平炉之外，铁矿石、焦炭、鼓风机、水车、还有骡子，一应俱全。半个月前就被调集到此处的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偶尔有一些陌生的人来指指点点，观察施工的进度。工人们虽然猜到是要炼什么东西，但也没有什么好奇的，谁知道官老爷们要搞些什么事呢？

而到了最近几天，附近的士兵突然多了起来，一个白白净净、身材高大的年青官人和一个身材瘦小的黄脸中年人经常过来观察，工匠们眼中平时很大的官员，见了这两个人都毕恭毕敬的，有耳尖的就听到他们叫这两人什么“史（石）秘阁”、“曾计相”。跟着这两个官人的，是几个在官坊中很出名的铁匠，还有几个清清秀秀的年轻人——倒似读书人的样子。

这些工匠们只能从这些表面的现象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重要到什么程度，他们并不知道。

但石越却很清楚的知道。

可以说他曾经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当沈归田秘密报告他，兵器研究院终于掌握了高炉炼铁和平炉炼钢技术之时，他却几乎有点不敢相信。

从他担任提举虞部胄案事开始就已经在为此努力了，大宋最优秀的铁匠和科学家们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金钱，石越所知道的试验就有三十多次，虽然每次都不是全无所得，但是开始想增加高炉高度，导致高炉

轰然倒塌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虽然知道有很多事情不可以强求，但是石越终是有点灰心，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已经对此不抱什么希望了……

然而讽刺的是，偏偏就在吕惠卿入主军器监不久，这样伟大的成就，却终于被那些夜以继日工作、试验的研究者们发明了。石越几乎有点嫉妒吕惠卿的“好运”，幸运的是，陈元凤也好，吕惠卿也好，都把目光投向了火药——他们被震天雷迷惑了双眼，陈元凤死死的盯着几个火器研究组，几乎是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希望能够有所成绩，结果却忽视了这些不起眼的铁匠们——铁匠们的试验所，在白水潭附近的河边，和兵器研究院有一定的距离。

而这些研究者也表明了他们的立场——详细的资料首先到了石越手中，这当然也得益于潘照临事先的策划以及发给这些研究者的一笔为数不菲的“津贴”；另一份则做为平常的数据封入了兵器研究院的资料库之中。

无论如何，石越都是不甘心把这样的成绩拱手让给吕惠卿的——但是他同样也不愿意让这样具有很大意义的发明被封存起来，毕竟这项发明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钢铁器的成本，促进整个社会对钢铁器的使用。石越始终不能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政客，他依然有自己执着的东西。

慎重考虑后，石越选择了曾布，曾布虽然是新党的核心成员，却和自己交情一向不错；而且，曾布和吕惠卿的关系相当的紧张；最重要的是，曾布还是三司使——除了吕惠卿和自己之外，官方现在唯一与铁器有关系的盐铁司就归他管。检正工房公事石越在几乎是个空架子的工部本来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再联手眼睁睁看着吕惠卿步步得势而心怀不满的曾布，新的炼钢技术在军器监之外问世，就不那么困难了。

“子明，你真的觉得这些东西有用吗？”一身便服的曾布对新技术的意义并不是很理解，如果不是相信石越的眼光与能力，以及抱着“反正也是公家的钱，能打击吕惠卿一下也不错”的消极想法，他甚至未必会参预这件事情。

石越却是满腔的喜悦，他丝毫也没有在乎曾布的疑虑，笑道：“子宣兄，如果成功，仅仅是大宋的兵器甲仗，成本就会降低许多，每年为国库节省的钱，数以百万计，单这一项，就是极大的成绩了。”

这些理由曾布自然是早已听石越说过，但是对于炼钢一事，他实在是一无所知——当然石越所知的，实际也并不比他多多少。“能成功吗？”曾布依然有点不放心，虽然是国家的银钱不心疼，但是如果失败，让御史知道，不大不小也是个罪名。

若不是心情极好，石越简直要有点不耐烦，他指了指正在忙碌着的那几个特意想办法从兵器研究院带出来的研究骨干，笑道：“能不能成功，得问他们。”

曾布自然不会去问他们，他矜持的看了他们一眼，过了一会，才似有所感的说道：“说起来，子明和介甫相公倒是很像。这等奇技淫巧之物，愚兄是全然不知道有何用处，而子明偏偏就能看出来有益于国计民生，这般见识，除子明之外，当世惟有介甫相公了。”

石越心里不以为然的想道：“那就未必，至少吕惠卿肯定明白。”但他当然不会当着曾布的面夸吕惠卿，只是笑道：“我哪敢和介甫相公比，不过生性喜欢这些事情罢了，不过子宣兄现在可是‘计相’，为国家省钱挣钱，都是你的份内事了，你也终不能省这个心。”

曾布自嘲的笑道：“计相，嘿嘿，在那些自称‘正人君子’的人嘴

里，我不过是个言利之臣罢了。”

这话石越却不方便回答，只好干笑几声，说道：“言利也好，言义也好，只须为国为民，就是道理所在。管别人说什么呢。走，子宣兄，我们过去看看……”

其实从兵器研究院的报告中，石越已经知道高炉炼铁以六天为周期，每炉出铁一般是四到五吨——石越对这个概念并不清楚，让他吃惊的是高炉与平炉的不成比例——报告中宣称，平炉以一天为一周期，但一次却可以炼高达百吨的钢水，并且质量稳定——这才是最关键的。即便石越再怎么外行，他也知道研究员们在平炉技术上取得突破，堪称伟大。

但是对于高炉与平炉的产量为什么不成比例，石越却一无所知了。也许原本就应当是这样的吧，石越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政治家的责任是鼓励科学家们去发明创造，让科学家们的成绩可以变成效益，为新的发明储备基础知识与人才，而不是对发明者指手划脚。这是石越一早就有的觉悟。政治家如果把手伸进自己不懂的领域，就一定会成为那个领域最大的危害。

石越很早就开始在怀疑的问自己，是不是在科学上说得太多了——在科学上，自己远远不是一个合格的启蒙者，如果自己一不小心说错什么，以自己如今的身份地位，就会让这些研究者甚至是未来的研究者们，走无数的弯路。

所以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闭嘴。“我应当相信专业人

士，我只需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与改良就是了，我的责任，就是把图纸与试验，变成工业。”这才是石越的觉悟。

七天之后，当曾布目瞪口呆的看到一炉流出的数十吨钢水之后，石越知道现在是尽他的责任的时候了。

12

对于曾布碰上什么高兴的事情总要写一两首诗的习惯，石越感到十分的无奈。他实在不想写诗！而且他也觉得曾布写的诗并不怎么好，但是那是曾布的自由，他也没有办法阻止。正如他没有办法阻止曾布要先向中书报告此事一样，石越无可奈何的意识到许多的事情：比如，曾布始终是王安石的信徒；又比如，新的钢铁技术在当时虽然很有用，而且王安石也很重视新技术的发明，但是始终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用不着立即惊动皇帝；再比如，王安石是宰相，向他先报告才是正道。

非常巧的是，同时被任命为同判司农寺，主持新法大部分事务的吕惠卿，也在中书。

听到曾布眉飞色舞的形容新的炼钢技术，王安石喜出望外，一缕胡子高兴得直颤，他的心里，可能正在计算着大宋国库为此要节约多少钱——特别在这个时候，王韶在西北用兵，军器供应对于朝廷的财政支出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吕惠卿则表情奇怪的望了石越几眼，嘴角动了一下，终于没有说话。

“子宣、子明，这件事的确是很了不起。”王安石称赞道，他有时候也会叫石越的字，比如现在，心情好的时候。

石越心里还是很佩服王安石的眼光，身居高位者能看出来这件事了不起，已经很不容易了。当下说道：“此事陛下曾垂询下官，圣意亦颇留意于此，只须铁矿跟得上，对大宋而言，就不仅仅是省钱而已。”

在座的自然都知道石越曾经宣称汉代强盛的一个原因就是铁器大行于世，但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和他讨论这个观点的是非对错。当下冯京便说道：“那快把这个好消息禀告皇上。”

王安石笑道：“不急。明日早朝时再说不迟，到时圣上自有许多事要问起，我们也要先商量商量。”其实要在朝会上郑重其事的说这件事，已是说明王安石很重视这件事情了。

石越却是别有主意，他对冯京使了个眼色，笑道：“丞相所言甚是，明日早朝再说不迟。”

待到众人散了，吕惠卿借故来到石越的厢房，笑道：“子明真是奇才，昔日诸葛孔明能造木牛流马，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石越一面请吕惠卿坐了，一面笑道：“吉甫兄说笑了，这是子宣的功劳，与我何干。”

吕惠卿哈哈笑道：“子宣亦说是子明的功劳，两位倒真是谦虚得紧。”

石越装着糊涂：“是吗？总之是于国有利，也不用管是谁的功劳了，大家同殿为臣，都是为皇上效忠，为国家尽力，算这么清楚做什么？”

吕惠卿听他这么说，连连点头，笑道：“子明真是高风亮节，我自愧不如。”

虽然在都堂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异样，但是，吕惠卿心里却已直觉的怀疑自己被石越撬了墙角，他回去后立即就叫陈元凤去彻查，结果发现河边冶炼研究还在那里试验，根本没有成功。既然找不到证据，那也只好做罢——其实，如果是吕惠卿亲自去看一眼，定然可以看出来问题来，两处的平炉结构，竟是出奇的相似。

13

第二天早朝，在王安石禀报了新技术的发明之后。赵顼不由微微怔了一下，如果是石越或者吕惠卿做出来的，他都不奇怪，但是扯上曾布，那就在意料之外了。待听王安石将新技术的意义说完，赵顼这才想起这些事情原来石越和自己提到过。便笑道：“这件事二卿功劳不小。”

石越和曾布连忙出列，齐声说道：“此陛下之福，非臣等之功。”

赵顼笑了笑，他倒不会当真以为那是自己的功劳，“此事既然有益于国，可推行天下。有司详议曾、石二卿及相关人等之功劳赏赐，再报上来给朕看。”

王安石正要答应，却听石越上前说道：“陛下，凡事推行天下，必有方略，若无方略，虽有良法而不能为其善。臣有《论钢铁利弊札

子》，恭请陛下御览。”

赵顼早就知道石越一向都是谋定而后动，也不奇怪，只笑道：“呈上来。”

内侍赶紧接过石越的札子，恭恭敬敬的递给皇帝。赵顼打开细读，却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把新技术推行全国之外，还有技术管制、钢铁专营专卖，扩大生产，降低价格，让农民用得起钢铁，提高生产效率等措施。最显眼的是石越请求将三司盐铁司铁案独立出来，成立钢铁监，专门管理全国与钢铁有关的问题；并提出让各冶铁坊独立经营、独立财务核算的建议，提出建立“采矿—冶炼—生产—专卖”四级体系的目标，四者间既合作又独立，并在冶炼一环之外的其余三环引进民间资本……

这些事情，对赵顼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未免便有几分疑虑，尤其是让民间富室进入钢铁业，他疑虑更多。因为当时采矿的主要是囚犯，人聚集多了本就容易出问题，何况还是挖铁矿。官府自己管理都要严密防范，让民间参预进来这种事情，赵顼一时间很难同意。倒是在生产与专卖上有限度的引进官民合营，似乎可以接受。

他看完后，便把札子递给王安石，说道：“石越所献之策，亦有可采之处。中书商议得失，再报与朕知道。”

结果，这一“商议”，就是旷日持久。王安石虽然对这种想法表示欣赏，但是他没有看出来这样做有何必要。虽然王安石勇于有为，但如果现有的东西能运行良好，他也不会觉得有必要去改变。一贯支持石越的冯京也没看出来这种实质上是在钢铁业进行公司化的行为有什么优点可言。而石越又根本无法说服他们……最后，为了照顾石越的面子，

技术管制、专营专卖、扩大生产降低价格等等建议还是被采用了，但其实如技术管制、专营专卖，这些本来就在实行，所以实际上石越的主张根本没有被采用。好在不管怎么样，新技术很快的推行下去了——因为西北的战争迫切需要更多的兵器。

石越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皇帝为了奖励他或者说安慰他，他又升官了。他现在有一串长长的官名：“赐紫金鱼袋、礼部郎中、直秘阁、朝请大夫、检正中书三房公事、骑都尉”——他的本官与散阶，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荣。但实际上除了工资高一点之外，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宋代本官经常不任职，因此礼部郎中对于石越来说，不过挂个名罢了。

14

也就在石越在中书省试图说服王安石与诸位宰执接受他的钢铁业公司化的主张之时，远在西北的王韶开始了他一连串的胜利。

面对着王韶驻扎在渭源堡的大军，羌人部落各自倚险自守，不敢出战，企图拖跨宋军。王韶率军从抹邦山过竹牛岭，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场大胜。其后又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让羌人以为他还在竹牛岭，王韶却亲率大军偷偷抵达武胜，半路邀击羌人援军，大败羌人。王韶遂在武胜建城堡而守，然后自己又趁胜攻击，在巩令城大败羌族瞎木征，招降其部落两万余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锋所向，羌族无不战慄。瞎木征惶惶不可终日，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也在湖南开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镇，把雪峰山脉大梅山上的数万苗族纳入朝廷的管制当中。

得到王安石支持的军事行动接连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京师，《新义报》、《汴京新闻》对这些胜利的歌颂，让王安石在京师百姓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大宋的子民们，太渴望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民心了。所以无论是实际上为新党所控制的《新义报》，还是标榜着“中立”的《汴京新闻》，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相比之下，石越钢铁新技术的成就，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时时提醒着开封的市民们新法有多少弊端的话，王安石定会成为最受汴京市民拥戴的宰相，只是，现实却是，现在连上街卖水果，都要交一笔所谓的“免行钱”了，这让汴京的百姓实在无法做到没有怨言。——对此，《汴京新闻》曾经进行过猛烈的抨击，结果却被《新义报》的三个状元公模糊了焦点，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分胜负，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糊口的小商贩们的“免行钱”仍旧照交不误，直接的结果就是东京城的物价再次上扬。

相比《新义报》与《汴京新闻》高调赞美王韶的胜利，《西京评论》就要酸溜溜得多，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不识好歹的对在武胜筑城等事宜要花掉国库多少钱进行了讨论与质疑，暗讽王韶花钱太多！这和枢密使文彦博简直一模一样的口吻，导致《西京评论》当天在汴京的销量跌了三成，而文彦博则被王安石驳了个狗血淋头，连皇帝也在心里认为他不识大体。

被石越形容为“往坏里说叫不太识得好歹，往好里说叫有风骨”的文彦博，的确也没有让石越“失望”，眼见着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一日一日得势，除了经过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别的新法他一样比一样看不顺眼，而军器监案明明是个糊涂案还就是破不了……文彦博已经一

日也不想再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赶出朝廷的觉悟后，他更加无所忌惮，愈发坚定的攻击市易法与保马法起来。

在几次和皇帝谈论朝政后，石越明显的感觉到赵顼对文彦博有了不耐烦的情绪。当他隐晦的告诉冯京，希望冯京劝一劝这位文相公注意一下策略之时，冯京却是摇了摇头苦笑道：“没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御史张商英的一次弹劾，终于导致了文彦博的提前罢官。张商英弹劾枢密院诸使包庇亲戚、纵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条罪名，直接导致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蔡挺同时请辞。赵顼无可奈何，只好把张商英罢了，这个才到京师没几个月的御史，虽然才识卓绝，却完全不懂得政治之真义，只好被贬去两浙路监税。因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枢密院突然间连一个枢密使都没有了。

但是这件事却也使得赵顼对文彦博的印象恶劣起来——大宋皇帝在用人的时候，最讲究平衡之术，所以，赵顼用王安石为相，却故意把与他政见不合，又是富弼女婿的冯京放在中书，同时枢密院的文彦博和吴充，也都与王安石不和，这就是明里暗里的防了这个表面上大权在握的宰相一手。因此，赵顼其实并不希望文彦博去职，因为无论是枢密副使吴充还是参知政事冯京，在声望上都不足以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文彦博一再“不可理喻”的挑战新法的行为，终于让赵顼很不耐烦。而王韶的胜利也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需要文彦博在枢密院主持大局了。于是，张商英去两浙路没有多久，文彦博便罢枢密使，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阳河。同时，以吴充为枢密使。

[1]. 即冯京。

[2]. 其时皇城司具有反谍、探事的权责。

[3]. 指排列第三的儿子或侄子。

第十章 天下才俊

定理之一：每个时代都会有不被发现的才学之士。

——佚名氏《论人才》

1

虽然文彦博的去职是在意料之中，而且文彦博和石越关系并不好，但是他的罢相无疑给所有新党的反对者们兔死狐悲的伤感。连潘照临也不免感叹朝廷中少了一个制衡王安石的重要力量。但也有高兴的人，权知开封府陈绎就是其中之一，少了文彦博，朝中就没有人会追究军器监案，而王韶的大捷又让报纸们把注意力全部转移了，他迎来了难得的平静日子。于是便连小捕头田烈武也因为陈大尹不再关心军器监案而变得轻松起来。

老是幻想着去西北建功立业的田烈武这几日天天都要在一家叫会仙楼的酒楼听报博士读报，以了解前线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的消息。当然，对家里老头子的解释是“也顺便知道一下我叔的情况”。

三份报纸中，《西京评论》文绉绉的，田烈武听不太懂，就连报博士解说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而《新义报》很多话明显是放屁——新法有那么好吗？田烈武深感怀疑，当然他不敢说出来，只是心里不信罢了。不过他还是很爱听《新义报》，因为他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新义报》是朝廷办的，状元爷主笔！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汴京新闻》，《汴京新闻》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有，而且还有“广告”，报博士有时是连着广告也一起读出来的，会仙楼旁边的“李家老字号”，就在《汴京新闻》上打了广告，连着那些伙计都非常神气，整日拿着报纸对客人夸耀：“我们这是报纸上登了的……”不过对于《汴京新闻》上的什么“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之类的话，田烈武是想不太明白的：“我一个小捕头，怎么可能比赵官家要‘贵’？这不是胡扯吗？”听了好久以后，田烈武才想“明白”：这是因为桑公子是个读书人，又是个大好人，他这是帮老百姓说话。

这日约了吕大顺和往常一样踏进会仙楼，田烈武忽然感觉不太对劲——会仙楼客人比平日多了许多，而且看打扮全是些读书人。田烈武暗暗纳闷，一边上楼一边向吕大顺问道：“大顺，怎生多出许多人来？”

吕大顺笑道：“瞧你糊涂的，省试就要开始了。各地贡生都来考试，连贡生带书僮，得有多少人呀？再加上白水潭学院新年级开学，我们这边还好点，你去白水潭看看，那才是人山人海。”

田烈武拍了一下脑袋，恍然大悟。噤噤噤三步两步挤到楼上，找了个位置坐好，要了一盘豆角，一盘小炒獐子肉，一壶老酒，和吕大顺一边对饮一边听报博士读报。这报博士读的报纸，却是《汴京新闻》，他先读了一段关于礼部试的报道——《汴京新闻》是三大报中最灵活的一份报纸，桑充国特意组织了人手去采访礼部官员，还有以前参加过科举的成功人士，介绍经验，提醒考生注意事项，专门做了个“省试专

题”。相比之下《新义报》就死板得多，连三位状元主笔的优势都不会利用，让桑充国等人很不理解。那些考试的注意事项和经验，很受参加省试的贡生们欢迎，让《汴京新闻》的销量一路攀升。但是对于田烈武来说，却未免有点索然无味。

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全部读完，报博士清了清嗓子，捡出一段新闻，摇头晃脑的读道：“本报最新消息，白水潭学院第一届技艺大赛定于九月十日在新建体育场开幕，为期十五日……比赛项目分马术、剑术、格斗、射箭、蹴鞠、毬子……单人团体共三十六项，第一名可得金质奖牌与缗钱三十贯之奖励……以上云云。”

这段新闻立即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吕大顺喝了一口酒，高声问道：“报博士，这比赛是怎么个比法？报纸可有说及？”

报博士朝这边做了个揖，笑道：“这位官人，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报纸上说欢迎参观……”

吕大顺不以为然的说道：“读书公子踢踢毬子，玩玩蹴鞠也就罢了，怎么会去比剑术、格斗呀？”他这句话立即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连不少读书人也在交头接耳，议论着白水潭搞的这个什么“技艺大赛”是不是有辱斯文。

却听酒楼西边有一个年青人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列位不曾读书么？孔圣人也会剑术的。大丈夫出则将，入则相，须当文武全才。国朝读书之人久不习剑术技击，桑山长的见识，在下很是佩服，届时在下一定要去看看的。”自然没有几个人知道那是石越的主意。

田烈武抬头打量此人，只见他二十二三岁，剑眉星目，脸色略显苍白，身材清瘦，身穿一袭白色棉布长袍，虽然显得很旧，却洗得干干净净

净，腰间系着一条黑色布带，扎了一个漂亮的结，腰带上插着一根绿色的竹箫，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富家子弟，但是整个人神采飞扬，顾盼生辉，气质清雅得紧。

这个年青人见田烈武在打量他，便朝这边点头一笑，田烈武也不禁点头微笑致意。又听他说道：“白水潭学院乃是天下学院之宗，在下今科若不得中，还要投入白水潭学院读书呢。诸位存有此想者，亦不在少数吧？”

当下很多人轰然称是。除了一些老书生，指望着连试三科不中，朝廷恩赐同出身的之外，只怕十个有九个想到白水潭就近读书。

田烈武见这个书生气度不凡，心中顿生结交之意，但是自己终究只是一个小捕头，粗人一个，和读书人结交，未免有点高攀的感觉，因此心中迟疑，却见一个身穿白色丝袍的书僮走到那个年青人面前，行了一礼，问道：“这位公子，我家主人有请，不知可否赏光？”

那个年轻人怔了一下，问道：“不知贤主人是？”他见这个书僮就能穿丝袍，其主人非富即贵，自己是个穷书生，父亲早死，由寡母辛苦带大，自然不会故交旧识。

书僮微微一笑，用手指了一间雅座，笑道：“我家主人就在里面，公子见了便知。”

当时读书人入京考试，无不想结交名流以抬高声誉，大部分都是欲求一个引路人而不可得，有这种机会送上门来，这个年轻人便是清高，亦不能不心动。当下拱手道：“如此有劳带路。”

田烈武自幼习武，听力胜过常人，这一番对答虽然远了一点，却听

得清清楚楚，他目送着书僮把那个书生带入东边的一间雅座，不禁好奇心起：那个书僮的主人是谁？这么神秘。正在想着要怎么样去偷听一下，忽然吕大顺捅了他一下：“田头，你看……”

田烈武忙循声望去，原来竟是那日在小酒铺插话的年轻人走了上来，今天他一袭白色丝袍，更见飘逸，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四个黑袍儒服的人，两个年纪稍轻，约二十四五岁，两个年轻略大，约三十四五岁。这一行五人走到东边，寻了一张桌子坐下。那个年轻人经过田烈武身边时，嘴角不易觉察的露出一丝微笑。

2

会仙楼东边的某个雅座之内，一身便服的石越向侍剑引进来的年轻人拱手说道：“适才见公子气度不凡，大为心折，故冒昧相邀，还望公子恕罪。在下石越，不敢请教公子尊姓大名。”

那个年轻人已然想到这里面的人物必定非富即贵，但是走了进来，还是吃了一惊。雅座内一共七人，除去三个站立侍候的书僮，余下四人中，竟有三个佩着金鱼袋！另有一个布衣，虽然神情懈怠，但是一双眸子精光内敛，亦可见其绝非凡品。这时石越自报名号，只有那个布衣跟着站起，另外两个端坐不动，虽然都是常服，但是身份之尊贵由此可见。而以石越之身分，亦已是万千人所仰慕。石越石子明，桑充国桑长卿，是大宋年轻人眼中的双璧，尤其是石越，在年轻人眼中，完全与一串褒义词连在一起。现在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如此平易的出现在自己面

前，年轻人不由一阵激动，他暗暗深吸了一口气，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才长揖答道：“在下高邮举子秦观，草字少游，见过石秘阁。”

石越吃了一惊，“这人就是秦观？写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秦少游？”心中的历史记忆飞快的闪过脑海，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此时肯定还没有拜到苏轼门下，石越依稀记得他是元丰年间的进士，眼下才是熙宁五年，离元丰年间最少也有五六年时间，他这么年轻就考上举子了？历史上的秦观，给石越的印象，不过是一个词人骚客，但是刚刚却明明听到他谈吐不凡……难道此人不是那个秦观？石越并不知道秦少游年轻时的喜好与抱负，心中不由浮上一丝疑惑，一面笑道：“原来是秦公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冯当世大参，这位是郑州牧刘希道使君^[1]，这位是潘照临潘潜光先生。”

原来这却是石越和冯京在此为刘庠接风洗尘，刘庠虽然被贬，但他于当今皇帝有拥立之功，邓綰一倒台，石越和冯京就为他求情，终于让他改任权知郑州军州事。目下王安石如日中天，刘庠也不愿意声张，低调绕道回汴京一趟，打算悄悄见几个故旧就要赴郑州任上。

秦观连忙一一见礼，他知道冯京是大宋少有的几个三元及第的人物之一，又是参知政事，富弼的女婿，朝中旧党硕果仅存的旗帜……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于考前能见到此人，秦观不由大感幸运。所谓三元，就是解元、省元、状元，三场考试，场场第一。

石越等他们答礼完毕，便请秦观坐了，问道：“秦公子一向做何学问？”

秦观见石越相问，忙敛容答道：“学生所习，无非六经，亦读《论语》、《孟子》，此外石秘阁的《三代之治》、《论语正义》、《七

书》亦略有涉猎。”虽然秦观年岁只比石越小几岁，但是当时坊间流传四句口号：“通达六经王介甫，天下文章苏子瞻，若谓二人皆不足，孔孟之后有子明。”这口号虽然对石越颇有抬高，但在大宋士人的心中，石越的地位尚在王安石与苏轼之上，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大人物”，秦观自然得执晚辈之礼。

石越点点头，笑道：“秦公子年岁尚轻，能尽通六经，亦很了不起。”

秦观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忙道：“绝不敢谓尽通六经，学生资质平庸，仅于《诗经》略有所得。”

刘庠性格刻薄，否则也不至于当年面辱邓綰，他见秦观拘谨，忍不住在旁边笑道：“那亦不错，唐人谓三十老明经，秦公子虽然二十多岁仅能通一经，却还不算太老。秦公子若考明经科，能通《诗经》，足矣。”

秦观听他取笑，不亢不卑的答道：“回刘使君，目下省试进士亦要考五经，不考诗赋，明经一科亦已取消，学生已无机会做老明经，不过学生生性愚钝，也比不得使君当年‘少进士’的风采。”

刘庠虽然少有文名，八岁能诗，但中进士却比较晚，当年因为岳父遗奏补将作监主簿，入仕之后才参加进士考试，虽然终于进士及第，但的确不是少年得志之人。他取笑秦观二十三四岁才通一经，读书不够用功，差一点点就变成“老明经”了，秦观便以牙还牙，骂他中进士太晚。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秦观这里说他是“少进士”，是语带讥讽。

这些话在坐的谁听不出来，冯京皱了皱眉，心里暗道秦观轻佻；石

越虽然早知秦观必有书生狷介之性，但也有点担心刘庠生气；潘照临似笑非笑的看着秦观和刘庠，摆明了看热闹。

不料刘庠却并不生气，只是嘿然笑道：“秦公子伶牙利齿，只怕自己未必不做‘少进士’。”

秦观淡然一笑，道：“能不能中进士，那自有命数。学生今科不中，便当往白水潭读三年书，三年后卷土重来亦未可知。”他这时少年意气，自然说话间挥斥方遒，总觉世间一切事皆是容易。

冯京心里虽不以为然，但他既不喜欢秦观的性子，便自矜身份，不去搭话。石越和刘庠却喜欢他这份少年锐气。刘庠笑道：“若能在白水潭学得三年，出来亦不失为一真书生，养好这份书生之气，将来便不能为能臣，也是个好御史。”

石越本来和刘庠并不是太熟，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要为刘庠说好话，以博得旧党的好感，这时听他对秦观的鼓励，不由大起好感。

秦观也有几分感动，起身长揖一礼，朗声道：“多谢刘使君教诲，学生自当铭记。”

石越温言笑道：“汴京居住太贵，秦公子何不到白水潭附近去住，写点文章给几份报纸投稿，一可扬名，二有稿酬，或者在义学兼份教职，亦可养活自己，男儿大丈夫，不怕出身贫贱，就怕没有志向……”

他的话虽然琐碎了点，却是说得诚恳，秦观更加感动。他此番来京，的确盘缠不多，都是同窗接济，以石越今日之身份，和他说这些话，显见石越的关心。他却不知石越心中本有意让他住在自己府上，但是早有消息石越是钦点的考官之一，他不得不避这个嫌——御史台蔡确

蔡司宪，正在虎视眈眈盯着他。

众人又说了些寒暖冷热，石越等人便开始谈古论今，刘庠颇知古今史事，和石越相谈甚欢，而潘照临之广博机敏，冯京之典训雅正，秦观之清新机智，碰在一起便是经常引起众人欢快的笑声，除了石越外，众人对秦观诗才敏捷，都非常的惊讶。

3

而就在这间雅座的屏风之外，白袍书生和四个黑袍儒生围成一桌，一齐举杯痛饮。

“允叔，你真的决意去高丽？”一个三十多岁年纪的黑袍人问道。

那个叫允叔的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黑袍人，他微笑道：“已经说好了，我们曹家本来就是商人，我对经书没什么兴趣，诗辞歌赋更加不愿意读。在功名上多半是无望了，不如做个富家翁也罢。”

“总是可惜了，以你的聪明，今年虽然没有考上贡生，但三年后却肯定有希望的。”那个黑袍人遗憾的说道。

叫曹允叔的年轻人豪迈的笑道：“子云，你真是个痴人。你考了几科了？连试两科不中，今年再不中，你真指着朝廷赐你个同进士出身？当官当官，还不是为了钱财？我家在钱塘有商行，一船丝绸运到高丽，回国之后，利润有数万贯，你当官若不贪污，得多少年才挣得来？”

“我是痴人不假，可是海上风浪巨大，又有海盗，你一介书生，利润虽巨，风险亦大，怎比得读书挣功名，可以光宗耀祖，报效国家。”那叫子云的中年人显见是和曹允叔极熟。

“就是啊，就算真的无意功名，想做陶朱公，亦不必去远涉风浪，开钱庄、办印书坊、织棉布，怎样不行？就是开家水泥坊，利润亦不在少数，何须自苦如此？”另一个黑袍年青人也对曹允叔一定要去海外不以为然。

“仲麟兄，你也这么看吗？”曹允叔对那个黑袍年青人笑道，又转头向另一个黑袍中年人问道：“子柔兄，你的意见呢？”

叫子柔的中年人笑道：“允叔既然决定了，我有什么好说的？我看你志向虽然不在功名，只怕也未必在高丽的数万贯利润。”

曹允叔拊掌笑道：“还是陈子柔知我。”

白袍书生见他如此，忍不住微笑道：“你曹友闻曹允叔的志向，谁又不知道呢？读了石九变的书，想看看大海之外的世界，做梦都在说这个，还真以为是什么秘密呀？”

曹友闻笑道：“这有何不可？大丈夫当持三尺剑横行天下，埋首书丛，皓首穷经，我可不屑为。何况出海一次，利润数以万贯计，陶朱之富，不逊于公孙之封，我在白水潭格物院读了一年书，眼界顿开，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现在都无比清晰了。”

众人见他竟然说陶朱公比白衣拜相的公孙弘还要好，不由好笑。叫仲麟的年青人笑问：“既是如此，为何不和同窗一道去周游九州，勘测地形物产，却要出什么海？等到毕业再出海不好吗？”

曹友闻听他如此相问，不由指着他笑道：“仲麟，不想你也是痴人。我连功名都不在乎，我要白水潭一纸毕业证书何用？我感兴趣的，是石九变所说的大海之外的世界，大洲大洋，风物百态，而不是在神州大地上堪测地图物产。更何况利之所在，我是个大俗人，不能不动心。”

众人摇了摇头，陈子柔举杯说道：“允叔既然决定，我们多说无益，不过海上风高浪险，兼有海盗为虐，一切务必小心。今日在此饯行，明日就不去东门外相送了，免得效小儿女模样，惹人笑话。”

曹友闻举杯答礼，笑道：“这样便好，大丈夫相交，贵在知心。我们几个情同手足，何必多言。诸位金榜题名之后，若得闲暇，再来钱塘会我便可。”

众人见他豪气干云，纷纷举杯，一饮而尽。

那曹友闻本来脸色较黑，喝了一杯酒，竟是黑中泛红，只一双眼睛却更是炯炯有神，他放下酒樽，笑道：“子云、仲麟这科省试之后，必跃龙门，身价自不相同。子柔和纯父不知有何打算？”

那个陈子柔名陈良，子柔是他的表字，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几科不中，今年更是连贡生都没有考上，早就心灰意懒，绝望功名，因此对曹友闻想出海并不如另外两个人反对得厉害。此时见他相问，便笑道：“我虽然没有去白水潭读书，但是石秘阁的书也都读过，以前白首为功名，考不到一个进士出身，总不能心甘。不过我家耕读传家，若说我要去经商，非被赶出家门不可。”

众人听他这么说，相顾一笑，可想到这中间的苦涩，又有点笑不出来了。

陈良见众人为他尴尬，连忙转换话题，笑着对白衣书生说道：“纯父，你的打算呢？我和允叔都算是功名无望，方存他念。你文章经学、诗辞策论，皆是上上之选，若要博取功名，不说状元及第，取个进士出身，那是探囊取物。为何却一直不存此想？大丈夫取功名报效国家，毕竟这才是正道。”

白衣书生微微一笑，轻轻唱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这两句词虽是一首，却并非连在一起的，他此时故意连在一起唱，调子便显得有几分怪异，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柳永的这曲《鹤冲天》，北宋的读书人无有不知，特别落榜书生，更喜欢到勾栏听这曲子，解闷自嘲。白衣书生志向高远，这是四人所深知的，此时用这曲子来回答，不过是书生伎俩罢了。

那个叫仲麟的年青书生笑道：“司马梦求，就你有这么多古怪。黄金榜你不屑一顾，哪有什么龙头望可言？若真要唱这首曲子，我们几个都是不够格的，张淳、李旭辈才真要唱这曲子呢。”

张淳、李旭是宣德门前叩阙的风云人物，这些人自然是知道的。司马梦求听他说到这两人，便笑道：“张淳现在变换姓名，在西湖边上教书，我刚从钱塘游历过来，还去看过他们的西湖学院，一切皆是仿效白水潭学院，不过规模尤大，显见其志不在小。你说他偶失龙头望，可他也不见得要去依红偎翠呢，假以时日，不失为江南桑充国，比你考一个进士，放一个从七品主簿，要强得多。”

曹友闻听他说起张淳，连忙竖起手指，摇了摇，放低声音说道：“纯父，别在这里说，让人听见，害人不浅。”他和张淳有同学之

谊，自然存了维护之意。

司马梦求笑道：“允叔倒是稳重人，不过他们在杭州，被人认出，也并不掩饰。要不我从何得知？”

叫子云的中年人忍不住插话道：“在京师还是小心一点好，朝局风云诡谲，纯父应当知道吧？惹上中间的事情，总是不妙。”

司马梦求见众人如此紧张，便点了点头，笑道：“以后小心便是。”

陈良却忍不住感叹：“真是人各有命，张淳文章学问，气节操守，皆是上上之选，不料有此大变。不过说来却也不是大不幸，朝局风高浪险，便是我们这些布衣也感觉得到，石秘阁却硬是把白水潭的学生全给护住了，李旭在国子监读书，出身官宦，本是前途无量，结果反不如白水潭的学生。”

这五人里面，只有曹友闻是白水潭学院出身的，听到这些感叹，不由有几分得意，当下取笑道：“纯父一向在外游历，自然不必说，你陈子柔我当年可是极力邀你一起去白水潭的，你当时却说什么在哪里读书不是读，在家里读书就可，不必去学院。子云兄当时有大孝在身，也不必说，可你范翔范仲麟却未免好笑了一点，自己明明是陈桥人，却要跑到嵩阳书院去读书。现在羡慕来不及了。”

范翔笑道：“我可没有什么后悔的，白水潭是不错，要不然我们嵩阳书院也不会全力学白水潭，可是哪里没有英才？若是学问要在学院读书才好，我看我们几人中间，倒数你曹允叔学问最坏，司马纯父没进过学院，公认他学问最好。子柔兄只是说石秘阁对学生好，偏你就能得意成这样？”

四人见他说得曹友闻黑脸再次转红，不由一起哈哈大笑。他们在此闲聊，自以为没有人注意，却不知道这番对话全部落到了田烈武的耳中。田烈武对白袍书生司马梦求是十二分的留意，在秦观被石越请进雅座后，他就竖起了耳朵听司马梦求等人对话。幸好他不是告密小人，否则石越和西湖学院，难免麻烦缠身。

田烈武暗暗揣测着司马梦求的身份，那日在酒铺，他一语惊醒梦中人，田烈武一直以为这个公子哥肯定和军器监案关系密切，不料这时听他们对答，这个司马梦求倒象是个游历天下的读书人，回汴京城还没有多久，而且听他们说的，似乎身上连个功名都没有，如何就能一口说出军器监案的关键？田烈武是习武之人，更是一眼就看出这个司马梦求步伐稳健，眸子精溢，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对于这样的人，他更不敢掉以轻心。

忽然，外面一声炸雷，淅淅沥沥的下起大雨来，把陷入沉思的田烈武给吓了一跳。吕大顺一向知道自己这个“田头”，为人虽然极好，办事也算精干，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因此见惯不怪，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吃报博士读报，一个人把酒菜吃了个七八分。这时田烈武突然被炸雷惊得回过神，吕大顺未免有点不好意思，连忙笑着搭讪：“田头，这真是下雨天留客天，想走也走不了。”

田烈武却没有去注意这些，看了下外面突然黑下来的天空，雨是越下越大，再看看司马梦求那桌人，还在谈些什么，似乎根本没有在乎外面的大雨。一时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军器监的案子连陈大尹都不想破，关自己何事？却一直操着这些空心。

还在胡思乱想之际，忽又听到有人带着几分醉意呼道：“好雨，好雨，实是一扫心中阴翳之雨！”

他这般大呼小叫，未免让全楼人都为之侧目。田烈武循声望去，却是坐在西头角落的一个人发出来的，此人穿着灰色长袍，因为是脸朝窗外背对着自己，所以看不清长相。不过显是一个人独斟，一个简单的包裹放在桌子上，包裹上还放着一把长剑。田烈武在开封做捕头，各地乡音都听过一二，一听口音就知道是福建人。

众人看了他一眼，听他酸不溜湫的叫唤着，就知道是个不得意之人，这样的人开封街头甚多，虽然开封府算是人情高谊，不比千年后大家只爱自扫门前雪，老百姓都乐于助人，但是象他这样的，愿意管的也不多。何况酒楼之上，多是行人旅客，大家看了他一眼，便继续喝自己的酒，吃自己的饭。

田烈武却是天生的好奇心，忍不住要多看他几眼，只听此人忽然举杯高声吟道：“迎朔风而爰迈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阳之隐曜兮，怨北辰之潜精，车结辙以盘桓兮，马踟蹰以悲鸣，攀扶桑而仰观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沉云之泱泱兮，哀吾愿之不将……”声音甚是悲怆，让人闻之动容。

田烈武不知为何，下意识的看了司马梦求一眼，果然见司马梦求已起身走到那个灰衣人面前，抱拳道：“这位兄台请了。”

那人头也不回，仰头喝了一杯酒，冷冷的说道：“有何指教。”

司马梦求走南闯北多年，见他如此，也不生气，反而微微笑道：“指教不敢，方才听兄台吟曹子建之《愁霖赋》，似有伤感之意，在下多事，来请兄台一起喝一杯，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多个朋友，离愁寂寥之意或许就会冲淡许多。”

按理说他这般折节下交，别人纵使不领情，也不能恶言相向。可那

人竟然冷笑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在下便有不妥，亦不劳足下相问。”

司马梦求不由一怔，这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他也真是无话可说。不过他也无意挑起纠纷，当下板着脸抱拳道：“如此多有得罪，是在下多事了。”说完便走了回去，和曹友闻等人说起，众人都觉得此人不可理喻。便连田烈武也觉得那人毛病不小。

差不多就在此时，石越等人从雅座走了出来。石越、冯京、刘庠各自披了披风，把腰间的金鱼袋给遮住了，别人自是不知道他们身份。可是曹友闻却是认得石越的，见到石越，习惯性的站了起来，行弟子礼，把石越给唬了一跳。幸好曹友闻还算法敏，没把“石山长”三个字给喊出来，否则石越等人难免要被当成珍稀动物给围观。

石越在白水潭学生成千上万，他哪能一一认识，当下朝曹友闻微微点头答礼，目光在几个人身上转了一圈，落在司马梦求身上，忍不住夸了一句：“真是气度不凡。”他身份日尊，说起话来不自觉的就有点居高临下的气度。

司马梦求目送着石越等人离去，嘴角亦微露笑意——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石越。

熙宁五年九月十日的汴京，晴空万里无云。

白水潭学院第一届技艺大赛，吸引了无数在京学子的目光。体育馆是一座当时的人们从未见过的环形露天建筑，完全免费对外开放。

开幕式虽然简单，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亦是东京城的一大盛事，权知开封府陈绎、直秘阁石越、白水潭山长桑充国分致简短开幕词——石越和桑充国的配合，相当的默契，几乎看不出二人之间有什么裂痕可言。然后便是从乐坊请来的五百乐人上演大型剑舞，五百支宝剑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芒，整齐的舞蹈，激昂的节奏，那种宽宏的气势让在场的学子们回味良久。最后便是公布比赛项目与赛手名单，小型项目，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们按年级与系为单位组队排列比赛轮次；大型项目则是自由组队，比如在汴京很流行的蹴鞠，总共就只有四支队伍参赛，全部是自由组合的。

第一天的比赛项目主要是一些单人比赛的预赛。田烈武一大早被吕大顺拖过来看热闹，倒也觉得不虚此行，要知道从他家到白水潭，走路过来，可是很有一段距离。吕大顺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跑去看马术、剑术了，田烈武的兴趣却在射箭与枪法之上，这时便一个人寻到射箭比赛的场地。

射箭比赛分弓手与弩手两组，有宋一代，弓弩手都是宋军的主力兵种，也是宋军对抗骑兵的主要依靠。而射技亦是六艺之一，古代贵族生子，要朝天地四方各射一箭，以示男儿之雄心，到了宋代，这种风俗早不流传，但是读书人中能挽弓者虽然比率上不多，但是绝对人数上并不少。所以在白水潭学院第一届技艺大赛中，参加射箭比赛的人相对要多得多。

田烈武走到射箭场边时，已是第二小组十人的比赛了，十个箭靶皆在五十步开外，古制一步约合现在一点三米弱，算起来就有六十多米的

射程。射手们手中的弓，是典型的中国双曲反弯复合弓。这时十个射手站自己的位置上，左手持弓，搭上箭，用右手带着指环的拇指拉开弓弦，食指和中指压住拇指，瞄准自己的靶心。

田烈武自己很喜欢射箭，他一向认为射箭之要，在于心念专一，身形和步法，反在其次。这时看这些学生，有些臂力甚大，弓都挽满，手指拉弓处与弓弦形成一个锐角；有些拉开不过一半，便是射到靶心，只怕亦不过是强弩之末。至于能够心念专一者，他却是一个也没有看见，当时不由轻轻摇了摇头。只见裁判令旗一挥，大喝一声“射”，有七支箭离弦而去，直接钉在靶上——顿时整个射箭场鸦雀无声！田烈武更是张大了嘴合不拢来——因为十个人的比赛，只有七支箭射了出去，还有三张弓，竟然给拉崩了，一个射手被弓打在脸上，鲜血直流！如此戏剧性的变故，让第一次主持这样比赛的裁判都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处理。

一个穿着丝袍的年轻人从田烈武身后快步走了过去，捡起地下残弓看了半晌，上面分明刻着一行隶书“军器监弓弩院督造”，他默然半晌，长叹一口气，对裁判说道：“计算前面七人的成绩，这三人换弓重新比试，第一名进入复赛即可。”本来每组只许第一名进入，这一组因为这次偶然的变故，不得不让两个人进入复赛。

田烈武听到那个裁判用尊敬的语调对那个年轻人说道：“是，石山长。”这才知道眼前这个人，竟然是名动天下的石越石子明。他不由多看了石越一眼，正巧石越抬起头，目光交集，唬得田烈武连忙低头。

不料石越已走到他身边，微笑问道：“这位兄台请了。”

田烈武没想到石越会和自己打招呼，不由吃了一惊，好在他是经常

见官的，忙作了一揖，说道：“见过石秘阁。”

石越点头答了一礼，笑道：“不用拘礼。刚才我见你在摇头，你可是能从他们挽弓中看出来这些弓要坏了吗？”

田烈武这才知道石越来了好久，自己的举动都被他看见了，只是却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他脸色微红，答道：“回石秘阁话，小的方才摇头，是觉得这些官人射箭不得其要，并非能看出这些弓是坏的。”

“原来如此。”石越对于射箭是超级外行，此时碰上行家，不由饶有兴趣的问道：“却要请教，不知他们射箭如何不得要领？”

田烈武见石越如此平易近人，不由胆子更大了几分，朗声道：“射术之要，不在身形与手法，而在心念要专一，我见这些官人虽然姿式正确，但是总是嫌不够投入，所以觉得其箭法称不上很高的境界。”

石越听他说得有点道理，不由好奇的问道：“你的箭术如何？”

田烈武朗声答道：“小的自幼好武，能挽一石五斗之弓，五十步之内，百发百中。”石越吃了一惊，宋代弓弩每石的斗力约九十二宋斤半，约相当于现代的一百一十七斤，一石五斗便是约一百七十六斤，称得上是臂力惊人了，后世岳飞、韩世忠是名将，能挽三百斤不奇怪，可眼前这个人，绝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在自己面前自称“小人”，更显见地位卑微。他到宋代已近三年，传说中的武林高手，他还真是一个都没有看到过，段子介会武功，但是好是坏石越并不清楚。那些御前带器械侍卫的功夫，石越也没有亲眼见识过，不知端详。这时听田烈武自称能拉一石五斗之弓，自然而然便起了好奇之心。笑道：“马上两组比试完毕，会有一段空暇时间，可否试射给我看看？”

田烈武并不傻，象石越这样的高官，便是知开封府陈绎，也要给几分面子。那是平素他想巴结都巴结不来的，虽然他心里并没有想过要刻意巴结权贵，但是机会到了面前，凡俗之人，哪能不动心？当下连忙点头答应。

一炷香的功夫，接下来两组射手便比试完了，这些人眼见前车之鉴，一个个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被这些“劣弓”给伤了，拉起弓也不敢尽全力。惹得一些懂行的人大皱眉头，潘照临走到石越旁边，更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待裁判宣布了获胜的名单，石越叫过裁判，打了声招呼，便让田烈武上去挑弓箭。旁边围观的人听说有人要在石秘阁面前表演箭术，无不好奇，还有几个好胜的，一时技痒，便向裁判说了，要求和田烈武一起比试。连侍剑都忍不住小孩心性，对石越说道：“公子，让我也去试试吧？”

石越教过侍剑写字读书，也教他骑过马，潘照临有时候闲着无聊，也会教他下棋、丹青之类，倒从来没有见他射过箭，因此不由有点奇怪：“你会射箭？”

侍剑望了潘照临一眼，点点头。石越见他这样子，知道也是潘照临所教，不免好笑，说道：“那你去吧。”侍剑和他虽然不是形影不离，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呆在自己身边的，便是会箭术，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石越知道他小孩子心性，自然也不会阻拦。说起来同是少年，侍剑跟在石越身边，表面上看来稳重细致，实际上内心却是好玩好动，好奇心特别强；而唐康却正好相反，表面上看来活泼大方，也经常和朋友出去游玩，谈吐风趣，可是内心却是相当的持重稳健，心思缜密，和一般的少年根本不一样。

侍剑见石越答允，便上前挑了一张弓，他臂力不够，只能挽到一半，可是准头却好，扣箭射出，直中红心。众人见他小小年纪，有这样的准头，不由喝了一声彩。石越也微露赞赏之意。

田烈武等人见侍剑射出，练武之人，哪能自甘人后，所谓“武无第二”，争强好胜之心，对于武人来说，概莫能免。田烈武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来，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射出，正中红心，入木三寸，把箭靶打得直晃。他有意卖弄，连珠价的抽出来三支箭，也不间断，连续发出，箭箭皆在靶心，顿时彩声一片。

另外几个人都是上京参加省试的士子，平时自负文武全才，因此有意想在名闻天下的石子明面前卖弄卖弄，不想碰上田烈武这样的神射手，虽然他们敢上来，自然五十步内能命中红心，但是如田烈武那样连珠发箭，却是功力不够。而仅仅是射中红心，又有什么好自夸的，连那个小书僮也能射中红心呢。

石越见他们垂头丧气，不由一笑。他自然明白这些士子在想什么，当下各自温言勉慰几句，方对田烈武说道：“真是神射手。不敢请教尊姓大名？”

田烈武心里颇是得意，见石越问询，却也不敢失了礼数，恭身答道：“回石秘阁话，小的叫田烈武，是开封府的捕头。”

石越笑道：“原来是陈大尹的人，这就好办了。我想请你来替我教两个孩子箭术，不知田捕头意下如何？”

“这……”田烈武不由有点迟疑，虽然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他最想的，还是有机会去前线杀敌，并非做高官的护宅教头。

石越见他迟疑，以为他担心的是开封府的差事，便笑道：“开封府的捕头你继续做，陈大尹那里我会打招呼，每日抽空过来教教孩子就是，他们也不能全天跟着你学箭。每个月我给你三贯钱补贴家用，可好？”

每月三贯钱绝不算少，最要紧的是巴结上石越，前途自然大不相同。便是没钱，田烈武也会做，当下再不迟疑，立即答应。

5

离开射箭场后，潘照临忽然低声问道：“公子，圣上旨意下来了么？”

“还没有，不过基本上已经定了。常秩、吕惠卿都是考官，主考官皇上钦点冯京、陈绎。”石越淡淡的回答道。

“两个主考官不成匹配吧，陈绎无论哪方面都不足以和冯京相抗。”潘照临皱眉揣摸赵顼如此任命人事的用意。

石越笑道：“潜光兄，你不用多想。皇上变法之心，一直没有动摇过。因此开科取士，无非还是要为新法简拔官吏，但是皇上英明得很，决不可能让王安石一人专权，我和冯京插进去，为的就是此事。别的十多个考官，可全是新党干将。”

“不知白水潭能中多少？”潘照临对此十分关心。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白水潭学院出去的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他们根本不需要

刻意拉帮结派，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白水潭系。做为学院创始人的石越，进入仕途的弟子越多，自然越有利。

“这就难说了。长卿前一阵子做过统计，白水潭学院取得贡生资格，能参加礼部试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另外皇上恩旨，礼部在白水潭组织考试，院试前五十名可以参加礼部试，称为院贡生，加起来一共有一千二百人左右。至于有多少能中，谁也不知道。”赵頊算是很给石越面子，但为了以示公允，天下书院都因此得益，嵩阳、横渠、应天等规模在三百人以上的书院，皆恩赐五名院贡生名额，由各路学官组织考试。这项措施极大的促进了各地私办学院的发展——其实这也很接近王安石的理想，王安石一直希望所有参加州郡试的学生，都必须在州郡学校入学三年才能获得资格，但是每每遭到朝野的反对。反倒是这种恩赐院贡名额的作法，后来逐渐发展，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变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省试考生，皆出自各大学院毕业生，不过那个时候，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赵頊，都已作古。

“今年省试取中名额是三百以上，六百以下，可全国参加考试的士子高达一万多人，考上的一跃龙门，自然身价百倍，但是没有考上的却永远是大多数。这些人只能等待三年后的机会，年复一年，可多数人到底是一辈子都考不中进士，白白蹉跎一生。”潘照临忍不住感叹道。

“这便是有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了。考进士做官，也几乎是读书人眼中惟一的正途。世人观念如此，又能如之奈何？白水潭明年的毕业生，除去中进士的，进入兵器研究院的，继续读初等研究院的，被各个学院聘去当老师的，进报社、印书社的，长卿和程颢先生进行了估算，还有一百多人没什么着落可言。第一届的学生人数不多，还好办。第二届学生毕业，问题就会更明显。”石越面对这个古代的人才闲置问题，也伤透了脑筋。

这些人并不存在失业的问题，一般回家后可以当少爷，最不济的，也可以耕读传家，继续等待下一次科考的机会——但是在石越看来，宋朝受教育的人口并不多，在工业与商业部门，其实需要相当多的受过教育的人才，特别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头脑灵活，又有算术格物功底，做琐事亦能胜任——便是普通书院的学生，接受过教育的也比没接受过教育的要强得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学生，即便是白水潭学院明理院毕业的，有着极其强烈的行业优越感与行业歧视。他们宁可回家一边种田一边读书，也不愿意为工为商，更不用说做商人的下属。

提倡“士农工商”平等吗？口号是喊了，但是当时虽然没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2]，却已经有了这样的观念。石越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就可能是奇耻大辱。

一方面是人才缺乏，一方面却是人才得不到利用，石越自问不是什么神仙，他也不是那种一呼百应的鼓动家，面对这种问题，他只能束手无策。等着他们慢慢觉悟，或者有一天，当全国的读书人突然达到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之时，读书人就不会觉得进入工商业是一种自贬身份的行为了。在现在这个时刻，也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人自觉不自觉的去经商或者从事工业。

潘照临是属于对科举严重缺少兴趣的人物，但他同样不会了解石越的烦恼，工商业要什么读书人？顶多识几个字，会算术记数就行了。聪明如潘照临也无法理解石越的担忧。只有这种时刻，石越才能体会到和风车作战的无奈。

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和石越谈论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且理解这些新奇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屈指可数——王安石可以算一个，可却是石越最大的政敌；桑充国算一个，可是自从报道军器监案事件之后，二人虽然

依然亲热，却都在刻意回避那件事情，两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提它；还有一个欧阳发，石越只见过几次，那个年轻人真是相当的出色，可惜现在远在家乡居丧——石越知道因为这个年轻男子的离开，曾让桑充国如失右臂……

石越很喜欢去桑充国办的义学里去，有时候还会即兴给小孩子讲故事，以前他不知道原因，后来他才意识到，也许真正的改变，还得从那些小孩子们开始，白水潭的学生们，离他的理想虽然更接近，但是真正说起来，还差得远……

“公子，你看……”潘照临打断了石越的感怀。

石越抬起头，这才发现自己和潘照临已经走进了体育馆的击剑馆了，此时正在进行剑术组的预赛，比赛用剑是特制的无刃剑，一般倒不会出现伤亡。但是潘照临显然不是让石越看正在比赛的两个学生，而是在旁边观战的几个人。

那正是前几天在会仙楼见到的司马梦求等人。

曹友闻等不及这次盛会，早就前往钱塘，现在和司马梦求在一起的，是另外三人：吴从龙字子云、范翔字仲麟、陈良字子柔。今天四人都穿着白色丝袍，站在一边观赏比赛，时不时指指点点。这四人站在一起，司马梦求卓然不群，给人一种浊世佳公子的感觉；吴从龙年纪稍大，读书时也稍嫌用功，眼镜略有近视，而为人端正，倒像极了白水潭程颐的学生；范翔年纪最轻，长得很是清瘦，他是嵩阳书院的学生，骨子中自有一股书卷气；陈良也有三十多岁，他和吴从龙一样，大儿子都有十岁了，自然颇多稳重，不过许是因为绝望功名的缘故，神态中多了一点落拓之气。

石越虽然不认识这几个人，但是对于司马梦求却颇留意。气质与这个男子相类的人，石越也见过，眼高于顶的王雱——不过身上多了暴戾之狂态；晏殊之子晏几道——富贵书生气略重了些；还有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可惜身体也不太好，而且也没有眼前这个人身上的沧桑感。眼前这个男子一眼望去，就知道他去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很多事情。

石越正要过去叙话，却见一个穿着绿袍的武官带着一个人走到自己面前，行了一礼，道：“石秘阁，下官有礼了。”

这个武官石越却是认识的，叫做康大同，是熙宁三年的武状元，现官左侍禁，八品小使臣。石越本来就架子不大，加上康大同是武状元出身，又是正儿八经的御林军，更是加倍客气。拱手还礼，笑道：“状元公不必多礼，怎么有兴致来白水潭？”

康大同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下官表弟来京赴考，带他来白水潭见识见识。下官那边都是些粗人，呆久了于他学问有害。”

石越打量着他身边之人，只见那人一身灰布长袍，虽然也算是生得眉清目秀，但是脸上却冷淡得一丝笑容都没有，嘴角微往上翘，明知道眼前是名闻天下的石子明，却根本是爱理不理的样子。看他的神情，根本是那种把天下人都要拒之千里之外的样子，康大同想让他结交文友，只怕是打错了主意。

石越却不知道这个人前几天就和自己在一座酒楼上，还把司马梦求给呛了个半死。当下朝康大同笑道：“这位就是令表弟？”

“正是。镇卿，这位就是名闻天下的石秘阁。”他这个表弟姓吴，叫吴安国，字镇卿。

吴安国看了石越一眼，微微一礼，连嘴皮都没有动，这算是无礼之极了。

石越见他如此，回头看了潘照临一眼，二人相视一笑。石越笑着对尴尬的康大同说道：“年轻人性子高傲一点，没有关系，你带令表弟到处转转吧。”

说完，便辞了康大同，朝司马梦求一行走去。司马梦求早就注意到石越过来了，他对吴安国印象深刻，眼见石越身居高位，竟然毫不在意这人的无礼，不由暗暗称奇。

“昔日邂逅却未及深谈，足下风姿，常萦眼前，不料今日竟有缘再见。”石越走到司马梦求跟前，拱手笑道。

“不敢，学生何德，竟敢劳石秘阁记挂。”司马梦求不亢不卑的还了一礼。当下按一般的礼节，和吴从龙、范翔、陈良向石越自报家门。如吴安国那样的人始终是极少数，吴从龙等人免不了要说一番仰慕的话。石越又一一还礼。他此时也是个五品官员，又是甚得皇帝宠信，兼之名闻天下，俨然一代宗师，甚至民间有人把他放到孔孟之后来提，但是他却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反差如此剧烈，更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司马梦求无意科举，但是却并非无意功名。中国的“士”，讲究的是得其人而辅，若找不到那个明主，便宁可耕躬乡野，苟全性命，终身做个隐士，这是“士”之一阶层人格上独立的一面。他游历天下，遍览形胜，结交三教，十年有奇，所见所闻，文官只知道贪财好色，巴结上司，钻营升迁；武官们醉生梦死，兵甲不练，坐吃空饷，倒似大宋这棵大树上布满了蛀虫一般，大家都拼了命要吸干这大树的树汁。

好不容易盼来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结果他的三大干将，

韩绛是世家子弟，眼光看不到一等户以下；吕惠卿三兄弟在乡里就巧取豪夺，变法的结果是国库的钱财大幅上升的同时，他们吕家的田产与钱财，也跟着上升；曾布的亲戚们在县里连知县都不放在眼里，欺压良善之事屡屡不绝——其上如此，其下可知。王安石纵使自己清廉，同样也要引荐亲戚，甚至是任人唯亲，他所用人，如曾布之妹是其弟王安国之妻，谢景温之妹是其弟王安礼之妻，如此种种，不用枚举……而对于吏治，他根本不敢动一根手指。只知道拼了命的喊“开源”，实则历代苛捐杂税，本朝无一不有，这种情况下还要开源，老百姓也只能苦不堪言。而所谓的旧党名臣，更让司马梦求不知道要做何想，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被庆历新政的失败给挫掉了全部的锐气，只知反对不知建树——便是瞎子也知道，大宋的情况，不变不行了，但这些君子们却似乎不知道。

在《汴京新闻》之前，大宋本来就有朝廷的邸报流传于市坊，虽然不是正式的报纸，但对于关心时政的读书人来说，却是必看之物。因此王安石的一举一动，朝野变化的情况，司马梦求虽在外省，亦了然于胸，但是越了然，只有越失望。他几乎以为大宋是变亦亡，不变亦亡的危局了，差点想要剃度出家，不再问尘世之事。直到他在成都读到《三代之治》、《历代政治得失》，读到关于青苗法改良的邸报，他这才又被勾起一丝希望。

司马梦求知道“与其许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于是他马不停蹄的出剑阁，顺长江而下，直奔江淮两浙，亲自了解改良青苗法的推行情况，用钱庄借济的利弊得失。在那里呆了一年有多，种种利弊，他无不了然于胸。他在松江边上，看到了机户之家成千上万，官府为了调节棉花的种植和水稻的种植而大伤脑筋，二者的矛盾至今没法解决；他在杭州，看到苏轼浚清西湖，亲手规划杭州市区图，教附近的百姓使用煤

矿；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蔡卞的小官，不过十几岁的年纪，就将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治区要求百姓种植棉花和水稻三七分，而新开垦的田地则可以棉花水稻六四分，把松江边上官员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轻易的解决了，他异常严厉的打击富家私放高利贷，监视钱庄的利率情况，对于一些官府不愿意解决的贫困户的问题，他下令这些五等户中的贫困者，可以由县府调查清楚后，押结作保，让他们去钱庄借钱买种——司马梦求所过诸县，便是《论语正义》的署名作者唐棣、柴氏兄弟等人所在的县，都没有人能比这个蔡卞做得更好。

这一年多的所见所闻，把司马梦求的希望慢慢点燃。所以他又回到京师，就是想看看这个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石越石子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石越对司马梦求也是印象深刻，颇生招揽之心，寒暄之后，便即笑道：“想不到今日能见着许多英杰之士。司马公子，今日不便长谈，如蒙不弃，改日可否和你的这些朋友一起到敝府一叙？”

司马梦求也知此处交谈不便，他看了吴从龙等人一眼，见除了陈良之外，吴从龙与范翔眼中都流露出热切的目光，当下也不矫情，爽快答应下来：“改日定当拜访。”

潘照临马上又约道：“不如约好就在后天如何？”

石越一怔，不知潘照临为何要定好日期，不过马上就转过念头，他知道潘照临心思缜密，是担心司马梦求等人或许是贡生，如果石越是考官的旨意下来，再来拜访，就会惹人闲话。当下便微笑着等待司马梦求的回答。

司马梦求淡淡一笑，点点头，抱拳答应：“如此便是后日。”

“那么一言为定。”

6

“公子想把那个司马梦求招入幕府？”辞了众人之后，潘照临笑问道。

石越点点头，笑道：“我见他人才难得。他不说司马梦求这个名字倒也罢了，说起来，李敦敏和柴贵友都写过信推荐他。”当下把这人在江淮的事情略略说了。

“看来倒是个有心人。”潘照临笑道。

“我去信给子瞻先生，问了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司马梦求，一个是蔡卞，子瞻先生也认识此人，他和灵隐寺一个和尚很熟。后日再看看他的干材器量，就知端详。贡生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当是无意科举。”石越轻轻拨开小路边上的柳枝，此时离开体育馆已很远，白水潭学院里显得很安静。

潘照临沉思了一会，方说道：“要慎重，如果不是其人，不要轻易招揽。”

石越不置可否，他知道潘照临是怕御史说闲话。不过他自小就听闻曾国藩幕府人才的事情，难道曾国藩幕府中的人，就全能一一交心？为政之道，有阴谋，有阳谋，关键是要有能力，如果自己明知是人才而不敢用，又能成什么大事？口里说道：“我见司马梦求一不求科举出身，

二没有结交权门，仅这两点，就显见其志向器量。”

潘照临知道石越主意已定，便不再多说，笑道：“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司马梦求的朋友，应当也不是凡品。”

“但愿如此，不过吴从龙与范翔目光热切，他日的助力，亦在朝堂之上，而不在我幕府之中。”石越笑了笑，那种眼光，他看得实在是太多了。

潘照临不以为然的撇撇嘴，“一个八品进士，搞不好还是个九品，如果不是进士及第的话，到外县从主簿、县尉做起，按部升迁，何年何月才能有机会进入朝廷？新法招致不满的一个原因，就是王安石只要人家说新法好，就加重用，简拔了太多的投机侥幸之人。这两人要想有机会进入朝堂，还早得很。”

其实当时朝廷重臣推荐一两个人，根本就是平常风气。王安石以外，冯京、文彦博、吕惠卿、曾布，甚至石越，谁没有做过？吕惠卿两兄弟布列朝廷，又将陈元凤带到兵器研究院；石越也提拔了一个唐棣。而且说起来，进身最快的，当数石越，三年时间，就是五品，历史上不能说没有——宋代还有三日三迁的——但是终究是很罕见的了。

石越微微笑道：“你说得虽然有理，但是多一些人才，于国家还是有利的。何况如果他们真的有才华的话，未必就一定要放外任，到太常寺做个奉礼郎以下的官，我就办不到吗？”

白水潭学院的第一届技艺大赛，在第一天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一次成功的活动。

当时汴京的居民们，文艺生活虽然不能和后世相比，但也不能说不丰富，相国寺的“万姓大会”就是经常有的，但是竞技体育那独特的魅力，和“万姓大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当着数以千计、万计的人击败对手，那种成就感让年轻人们感受到不逊于黄金榜上题名的快意。

无论是从马术比赛中从马背上摔下来，还是射箭比赛中弓被拉崩，亦或是二十五里（不足一万米）长跑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选手没能坚持下来，都成了汴京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最让桑充国意想不到的，当天下午有许多赴京考试的士子请求参赛，和白水潭的学生一决高下。无论在哪个场合，能够击败名动天下的白水潭学院的话，对于这些年轻的士子们来说，都不失为一种乐趣。

桑充国对于这个实际上“白水潭校运会”摇身一变，转变成“大学生运动会”，并没有特别的奇怪，当时石越提出的宗旨，就是希望借此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让读书人在读书之余，不忘强身健体——不过这个主张自始至终没有说服程颐，伊川先生认为养生之道在于打坐，这个观点也不能说错误，不过按石越的说法，则是两个正确的观点同时存在是可能的。伊川先生当然可以继续打坐，不过让白水潭不愿意打坐的学生练练剑术、跑跑步，也没什么不好。

第一届技艺大会正好赶上省试之前，桑充国并没有刻意如此安排，但石越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能提高白水潭学院的声誉，总是不错的，这一点桑充国也好，程颢也好，程颐也好，邵

雍、孙觉也好，大家观点一致。前阵子“四大学院白水潭讲演”被誉为大宋开国以来第一盛事，所以对于和别的学院进行交流，白水潭学院的领导者们都是很开明的。桑充国当天召开的教授联席会议很容易的通过了决议，在接下来三天内，允许白水潭以外的士子组队或者单独报名参加比赛。这个决议只是苦了那些负责组织这次比赛的学生们，如果不把赛程变得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根本不可能适应这份新的决议。

于是比赛从第二天起，也因此变得更有对抗性，更加精彩。连汴京的市民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本土本乡的白水潭学院，一派支持外来的士子，有两家酒楼公开博彩，赌三十六项的冠军人选，差点被开封府给查封了。

最让石越哭笑不得的是，有个御史居然因此弹劾石越，说他纵容指使白水潭学院办技艺大赛，让天下士子不安心读书备考，玩物丧志，是破坏国家抡才大典的行为云云，此事后来成为熙宁五年第一笑谈，忍俊不住的皇帝赵顼在弹章上御笔钦批：“吹皱一池春水，干石越何事？”

8

但是，在熙宁五年九月中旬，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九月十二日司马梦求等人如约拜访石越。

接到司马梦求等人名帖的石越亲自迎到大门外，把四人直接引到花园设宴接待，这让吴从龙和范翔受宠若惊，连陈良都为之动容。毕竟如今石越的名声，如日中天，完全可以和王安石、苏轼相提并论，地位也

已算是尊贵，寻常士人上府求见，已经未必能见到一面了。所以，如此礼贤下士，实属异数。

石越赐邸的花园，此时和之前又有不同，因为石安夫妇忙不过来，他又请了几个家丁和花仆帮忙——家丁是唐甘南亲自帮他选的，花仆却是冯京推荐的，有足够的人手与专业人士打理，石府也渐渐有了些豪门大户的气象。花园虽然不大，却也是静中有韵，一股引来的活水，从石眼中涓涓冒出，兼之绿草茸茸，石苔斑斑，竟是颇有山野之妙。横塘曲桥之畔，一座翠亭，亭中自有桌椅酒菜，石越请众人坐了，自己这才坐了主位，潘照临则坐在他的旁边相陪。

石越端起酒来，笑道：“越闻司马公子之名久矣，久欲请教，今日终于得偿所愿，吴公子、范公子、陈公子亦皆是大宋英杰之士，今日有幸识荆，真快事也，石某不才，在此先敬诸君一杯。”

众人连称不敢，举杯回敬。

待一杯酒尽，司马梦求方问道：“学生一向默默无名，但方才石秘阁所言，却是早已知道学生一般，这中间缘故，学生愚昧，还请石秘阁解此迷津。”

石越笑道：“良材美质，断难自弃。君在两淮江浙往来一年，不知道有多少人称赞公子呢。”他故意点到为止，却并不说明。又笑道：“以司马公子之能，必能有所教我，还盼不吝赐教。”

司马梦求不想石越如此开门见山，谦道：“学生见识愚钝，只怕让秘阁失望。”

石越却并不和他虚辞委蛇，直言道：“身在高位者之患，是不知百

姓之疾苦。象我们这些人，整日里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高坐庙堂之上，坐谈议论，百姓之疾苦，谁能感同身受？上行下效，便是小县知县，真能深入民间者，亦寥寥可数，而敢于据实上报者，更是难有。《汴京新闻》号称能反映民间疾苦，可实则亦不过限于开封一府罢了。朝廷法令行于四方，纵有良吏执行，各地风俗人情不一，守令为求考功升迁，无不讳病忌医，这是人之常情，而最后吃亏的，是百姓与国家。我虽有亲近百姓，了解法令真正的执行情况之心，但是身在朝廷，往往也脱不开身。司马公子是有心之人，还望能够直言无忌。”

他这一番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司马梦求起身行了一礼，正色说道：“石秘阁如此见识，实乃朝廷百姓之福。如此学生便斗胆放肆直言，有不是之处，还请秘阁见谅。”

石越伸手说道：“但说无妨。”

司马梦求也不作态，娓娓说道：“自熙宁二年，皇帝召王相公入朝主持变法，至今已近四年。所谓变法，其要者有六路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市易法、免行法及置将法等。其他细法，不计其数。而其中青苗法，本是争议极大，秘阁改良之后，又多出三法：青苗改良法、钱庄法、合作社法。不到四年时间，相继推出如此之多的法令，一法争议未休，一法又出，本来就嫌苛急。而地方官吏奉行，多有变样，更易招致反对。但平心而论，新法亦有可取者。譬如免役法，朝野之中反对一片，但学生这几年往来南北，终于发现其中之奥妙。原来免役一法，北方人反对得厉害，南方人却不甚反对。”

石越和潘照临听到这话，不由愕然，三年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石越说过有这样的事情，他却不明白为什么南方人反对不厉害，而北方人反对得厉害。便问道：“这又是为何？”

司马梦求解释道：“因为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大抵南方百姓，较北方百姓要富庶，而南方百姓的徭役，亦比北方要重。实行免役法，一般的南方百姓，多能承受，而因此免掉徭役，只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3]，百姓反而觉得方便。而北方就不同，百姓穷苦，本来就出不起免役钱，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户征收，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户与四、五等户、单丁户、女户，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这便形同对穷人增税，使贫者更贫，雪上加霜，而国库竟因此富裕。所以北方最穷的百姓，很受免役法之害。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说是为荒年灾年备灾的，实际上年年征收，几乎变成常赋，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十分之五，深害百姓。南方还好，北方百姓则实有不堪忍受之苦，而偏偏北方官户、客户，及四、五等户尤多，故此天下沸腾。新法实施以来，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因为家里有桑树、有牛，就被视为富户，免役钱就要多出，一岁所得，反不如税钱多。但在北方而论，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是一等户和官户，很多官户，本来免役，现在同样要交免役钱，自然不愿意；而一等户反对，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利益纠葛，自然颇惑人心，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倒不见得有几个。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只需改良助役法便可。如果平心而论，对于南方人而言，则免役法就算没什么好处，但至少也不是什么坏法，而对北方而言，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那么它纵有弊端，也可以接受。”

石越听到此言，想到自己之前在心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免役法扰民，甚至想过要联合旧党狙击此法，心里不由一阵惭愧。司马梦求这一番话，让他想起苏轼本来反对免役法，可是到了杭州后就慢慢没有听到他反对的声音了，而韩琦在河北，则对免役法恨之入骨，其中原由，他终于算是完全明白。不由长叹道：“非纯父，他人不能为我言此。”

而潘照临听到这里，见司马梦求如此通达上下情弊，也有点自叹不如。

司马梦求又继续说道：“又如保甲、保马二法，推行皆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对此二法闻所未闻，更无害可言。而青苗法推行得当之处，百姓颇得其利。南方百姓所苦的，反倒是农田水利法。”

这话说出来，众人皆是大吃一惊。陈良等人以前也未曾听他说过这些，忍不住问道：“这怎么可能？”——农田水利法可是新法中公认的善法。

“怎么不可能？地方官吏为了邀功，乱开沟渠，胡修乱造，虚报数字。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钱，虽然利息甚低，却始终是要还的。何况江浙两淮，要修水利，就应当统一规划，才能见其利。各县乱修一气，又有何用处？”

陈良等人闻言，尽皆默然。石越点了点头，说道：“这些情弊，朝廷却是已经知道了，已打算派使者去江淮督修水利。”

却听司马梦求又说道：“至于秘阁所改良青苗法，虽然是善法，情弊减少许多，但也并非全无弊端。一则若非大县，一县只有一座钱庄，而钱庄春季借出，秋季收回，若非富户豪室，断无这许多本金。而富户豪室也有不良之人，宁可钱庄开不成，自己方好偷偷放高利贷。要抑制这种情况，一要靠地方守吏能干，能打击高利贷，让县中富户联合出资办钱庄；二要靠外地请来大商大贩兴办钱庄，让本地的富户无利可图。故此，秘阁之法，在富裕之州县往往施行得好，在穷困之州县，却全看地方官的能力。毕竟，仅仅靠着青苗钱收息那一点微利，如何能打动富商去外地办钱庄？何况越是穷的地方，借钱出去风险越高。此外，对于

那些极度贫困的农民，钱庄往往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官府亦不能强迫钱庄借钱出去。而合作社的推广，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于是，最穷的人，依然还只能去借高利贷。所以改良青苗法，如果摊上一个好的地方官，则可称良法，若是地方官平庸，那么只能说聊胜于无，只不过是扰民罢了。”

石越默然良久，才说道：“南方已是如此，北方只怕更加复杂。”

不料司马梦求却笑道：“那却未必。”

“为何？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穷。”

“北方虽穷，但北方也有有利之处。一是北方人情淳朴，欠钱不还之事要少，借贷风险便小得多；一是青苗钱利息低，北方三等户以下，都愿意借，甚至客户也愿意借，借的人比南方要多，钱庄所得利润反比南方高；一是因为钱庄收息多少，始终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一条，地方守吏往往都会很主动的把富户召集起来合伙开钱庄。而地方官为了从钱庄中多收息当成自己的政绩，又会鼓励这些钱庄借钱给商人谋利，从中抽取税金当做青苗税钱交纳。这是李代桃僵之法，却意外促进了北方商业的发展。所以，北方实际上并不比南方执行困难。钱庄自开办以来，借钱给商人做本经商谋利，不分南北，各处都有，甚至已渐成钱庄之主业。这当然也是有利有弊，有利处是钱庄利润变大，商人愿意开办，有利于青苗法之推广；其弊则是钱庄本金有限，借给商人后，反而没有钱借出做青苗钱——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了，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庄更是只要有利可图便可，如此下去，青苗法不免名存实亡，生产需要资金的农民最终还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静，玄机便在于此。”

“那么……纯父可有何良策，存其利，除其弊？”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但是他也觉得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也未必是什么好事。让太多农民破产，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纳这么多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越还是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苦笑道：“学生不过是眼高手低，又能有何良策可言？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出青苗钱。人情如此，如之奈何？虽说也不是不能解决，但却要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或者，可在钱庄法增加一条，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不过依学生来看，这些都是小节，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整个就走错了，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财政岁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

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

石越忍不住问道：“纯父何出此言，介甫之新法有不合人情而难以成功处不假，但若是能够成功的话，岂得谓无益？”

司马梦求却是不以为然，慨然道：“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决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宽养民力，不能宽养民力，就不能厚培国本，不能厚培国本，就不足以显耀武功。王相公变法，背道而弛，焉能成功？”

这个道理，石越和潘照临，甚至苏轼、范纯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

奇。但石越却是不置可否，说道：“若说冗官冗兵，王相公亦非不曾着意，似不能谓其见不及此，更不足以言背道而弛。”

“王相公的确也在裁撤禁军，然而西北军费所需，数以亿万计，此处裁撤省得一二，彼处所增军费却十倍不止，又有何用？而冗官之多，四年以来，更是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间，推恩者不过数十人，治平间增至三百人，而如今则更增至四、五百人矣。官员们一个个求田问舍，为子孙谋，谁来谋国？又如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一、二十人，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各自开府设衙，费用又增。又，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天禧间也不过四千二百多，现在则有一万一千多。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如今达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现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时。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势，有增无减。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项赏赐，曾无止尽。王相公只管理财，想方设法替朝廷开利源，但冗官越来越多，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终不过是白辛苦一场……”

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如数家珍，显是平时非常留心。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倒也罢了，石越和潘照临却听来惊心。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石越是亲身体会的。俸银之外，还有春衣、绫、绵、冬绢，还有粟，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还有薪、炭、盐、纸，还有所谓的“增给”、“赡家钱”、“马钱”、“茶酒厨料”……名目繁多，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每逢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生日，更是各有恩赐。国家从百姓那里聚敛来的钱财，就这么被所谓的“百官”们分走了很大一部分。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

的过错，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却也是事实。

司马梦求又说道：“本朝苛税，七倍于唐，百姓之苦，谁人知之？天下之财输于京师，而地方不能自留钱财用于建设。朝廷养兵养官之费，占岁入十分之九。不除冗官冗兵，又谈什么宽养民力，谈什么厚培国本？如今国家之事，乱无头绪，便即仓促用兵，更是急功近利之极。”

听到这里，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马梦求的大概思路，此人虽然算是才华出众，对国事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见识，依然是以范仲淹的见解为基础的。

石越和潘照临对望一眼，从对方的眼神中，知道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有些事情，不是司马梦求想的那么简单的。除冗官，冗官是那么好除的吗？王安石未必是见不及此，反倒很可能是范仲淹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不愿意一个人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罢了。冗官也好，冗兵也好，归根到底，核心问题是冗费。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王安石选择的解决思路是增加收入，只要国库的钱足够多，那么开支再多也不是问题。而司马梦求则认为，不解决开支的问题，再怎么样增加收入，也赶不上开支的增加……石越不认为王安石的策略能够成功，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过一次了，但是，他却也承认，王安石的策略，的确能够避开许多的阻力。只是，话又说回来，真是想要解决宋朝的问题，三冗的顽疾，迟早都得面对！

只不过，王安石甚至还没能走到真正正面面对这个顽疾的那一步，便已经折戟。所以，虽然石越迟早也避不开这个问题，但他现在还不用太着急。

他笑着结束了这个话题，委婉的说道：“纯父所言，的确一针见血。不过，事有轻、重、缓、急，很多事情，虽然按理要那么做，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很多时候，却需要多走一点弯路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司马梦求本来还有不少的话想说，石越的话却让他怔了一下。他细细的咀嚼着这句话，不由觉得石越的话意味深长。

一旁的范翔突然插道：“秘阁的意思，学生大概明白了。”

石越笑着看了他一眼。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面前有巨石挡道，仓促间不能踢开。这时候花点时间去准备工具，召集人手，一起来搬开巨石，比起用莽夫之勇，一味蛮干，要有用得多。”范翔打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可谓十分生动贴切，石越不由赞许的点了点头，赞道：“仲麟说得极好。”

司马梦求也是豁然明白，抱拳说道：“学生受教了。”

一直认真旁听着的陈良亦是眼睛一亮，补充道：“如果在准备工具的同时，行有余力，还可造一架马车，这样在搬开巨石之后，便可以加快上路，把时间补回来。”

石越笑道：“正是如此。”又对司马梦求说道：“冗官冗兵冗费，这的确是国朝的痼疾，但仓促间难以解决。所以，不妨先多做些有益于国的事情，待到时机成熟，再去动它们不迟。只要能耐下心来，静待时机，必有成功之时。当今天子圣明，英杰之士，正是大有为之时。”

司马梦求连连点头。

严肃的话题既然说得差不多了，众人也就慢慢放开。司马梦求喜欢说些他游历各地时所见的风俗习惯、地方民情、官吏贤愚之类，和潘照临倒是颇有共同话题。而吴从龙等人显然去过的地方不多，吴从龙对秦汉晋唐以来的官制礼仪非常熟悉，常能引经据典，说上一番，不过他为人方正拘礼，和范翔恰好性情相反。范翔思维灵活，什么事情都是一点就通，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市井百姓，各种趣闻轶事，他信口拈来，倒如同自己家后院的事情一般清楚。而陈良此人，竟然是精通刑名钱粮诸般庶政，实在出乎石越意料之外。

众人交谈颇为相得，而吴从龙和范翔又是刻意巴结，卖弄学问，席间气氛活跃，笑声不断，直到天色渐暗，这才发现时间流逝之快。石越与宋人交游，见过的名士才子，不知凡几，但当时读书人，无不书生气甚重，谈得几句话，往往就是往琴棋诗画引，其中高材之士，也不过谈谈历史上的典故经文，以证其博，石越心里对这些实在有一种厌烦之心，因此他平时倒更喜欢和沈归田这样的小吏说话。今日碰上司马梦求几人，说的当时当世之事，便是说历史得失，品评也是适可而止，绝不肯夸张虚饰，石越本就有招致之意，此时更觉不舍，便吩咐侍剑，让人点起蜡烛，挂上“气死风”，做彻夜之谈。

众人从上午至晚上，边喝边谈，本来各有醉意，石越又说到给侍剑

和唐康找了个箭术教练，称君子当文武全材方为上乘。范翔乘着酒意，指着司马梦求笑道：“石秘阁，若论文武全材，司马纯父可是上马能杀敌，下马能作赋。其箭法之精妙，非开封府一个捕头可比。”

司马梦求笑道：“仲麟不要胡言乱语。”

潘照临却似笑非笑的说道：“纯父何必过谦，仲麟岂是乱说话之人？”

范翔也一本正经地说道：“潘先生说得是，我范仲麟什么时候会乱说话？纯父兄何必谦虚，干脆表演一下，也给秘阁看看你的本领。”

众人哄然称是，侍剑少年心性，更是想看热闹，也忍不住露出期盼之色；潘照临却依然是似笑非笑的神色，道：“纯父兄表演两手，我们以此下酒，岂不也是雅事一桩？”

司马梦求早就看出来潘照临实是石越身边的谋主，对自己的态度相当微妙。他其实早就对石越颇为钦服，而石越言语中也已微露招致之意，心想干脆就一展生平所学，也好给石越一个好印象，同时让潘照临知道他司马梦求的本事。当下并不回答，只是迟疑的看了石越一眼。

石越对于所谓武功，心里本来就很好奇，毕竟他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加之大家都在兴头上，便也笑道：“纯父何不就露一手给大家开开眼界？”

司马梦求见石越发话，站起身来，抱拳笑道：“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侍剑见他答应，顿时喜笑颜开，连忙说道：“公子，我去取弓箭刀剑来给司马公子。”

石越心中一动，叫过侍剑，在他耳边轻声吩咐了几句，侍剑似乎吃了一惊，略一迟疑方才答应着，去拿诸般兵器。

不多时，侍剑便带着一个家丁取了弓箭和一个大盒子过来。

石越先接过弓箭，双手交到司马梦求手中。这是一张犀角弓，石越提举胄案虞部之时，胄案经常会造些好兵器出来送给王公贵人，石越做了那份差使，下面的人要巴结他，自然忘不了给他留一份。他也并不拒绝，只是按价付钱，以免授人以柄。这些兵器放在家里，他也没什么用处，一直是当摆设用。

司马梦求接过此弓，不由赞了一声：“好弓！”

弓是好弓，箭自然不会坏，金箭筒内二十支箭，全是雕翎箭。

司马梦求也不说话，走出亭来，就在曲桥之上，搭箭上弦，嗖嗖三箭，只听弓弦响过，池塘那边的三枝柳条，应声而落，掉在水池之中。而箭势并不稍减，一直钉到花园的围墙之上。众人一齐起身，凭栏而立，齐声喝彩，侍剑更是兴奋得小脸通红。

司马梦求微微一笑，手中却不停留，接连二十箭发出，二十枝雕翎箭在雪白的围墙上，竟是钉出一个隶书“石”字来。这手箭法，连潘照临也望而失色。

石越击掌笑道：“司马纯父，果然神技。”

司马梦求拱手谦道：“雕虫小技，让秘阁见笑了。”说着就要把弓还给石越。

石越摆了摆手，却不去接，“所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这张弓放到我这里，白白蒙尘，不如就送给纯父，明天我再让人去在箭上刻上纯父的名字，纯父不要推辞才好。”

司马梦求心里也很喜欢这张弓，而且他也是豪爽之人，当下恭身笑道：“如此学生愧领了。”

石越微微一笑，走到侍剑身边，接过他手中的檀木盒，递到司马梦求前面，笑道：“这里有件东西，还要请纯父鉴赏。”

众人见石越如此慎重地取出一样东西，知道必非凡物，不由一道围了上来。司马梦求却抽空偷偷瞄了潘照临一眼，见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微露笑容，显是早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当下接过这个三尺长半尺宽的檀木盒，右手轻轻扣，把盖子打开。

众人一齐把头凑过去，只见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把古剑，剑鞘和剑柄，皆是黑色，上面刻有简单的花纹，在剑鞘之上，刻有隶书诗句：“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宋人文章独推韩愈，司马梦求等人自然知道这是韩愈的名句，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赤诚相待。石越这时候拿出这么一把剑来，背后深意，不言可知。

司马梦求拿起剑来，只觉触手生寒，便知这确是一把宝剑。他把盒子交给一个家丁，右手握剑，左手抓鞘，刷的一声，将剑拔出半截，便见寒光四溢。他观摩良久，自问见识并不浅薄，却不知道此剑之名。因问道：“学生孤陋寡闻，竟不知此剑来历。”

潘照临笑道：“这柄宝剑，是有人高价从杭州购得，送与公子。苏子瞻、公子与在下，皆是不识。剑上并无题款，唯鞘上有韩文公诗一句而已。”

范翔伸着脖子看了一回，他本是个儒生，自然也不能识其来历，不过他生性机敏，眼珠一转，高声笑道：“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这柄剑虽由昆吾之铁炼成，却必是零落飘沦已久，竟至于没没无名，要待秘阁方能识它，可见也是机缘巧合。此剑之前辗转于俗人之手，自然无名，然宝剑入英雄手，日后必当显名于世。学生以为不如就由秘阁给此剑起个名字，也好别让它埋没了。”

他一番话语带双关，以宝剑暗喻司马梦求，还轻轻拍了石越的马屁一下，便连潘照临也暗赞他的机敏。石越虽然不喜欢别人拍马屁，但是如范翔这般恰到好处，只怕是圣人再世亦不能拒，何况石越一凡人，因笑道：“仲麟道这宝剑蒙尘已久，只怕也是事实，否则以苏子瞻那般高才，岂能有不识出处之理？方才仲麟用了郭震的诗句，我就从这诗来名之，称这柄剑为‘昆吾剑’，如何？”

石越都把名字说了出来，除非是吴安国，别人又怎么会说不好？自然是哄然称赞。

石越见众人都说不错，又笑道：“仲麟方才说宝剑入英雄手，方能显名于世。此话深得我心，在坐并无习武之人，文武全材，当数纯父，我便将这昆吾剑赠予纯父，料纯父定不会让它埋没。”

他这话一说出来，除了潘照临，众人都是吃了一惊。这柄宝剑，虽然无名，却必是名贵之物，竟然就此相赠。不过众人都是聪明之人，石越之意，已经非常明显。

司马梦求轻抚昆吾剑，慨然说道：“大丈夫在世，能得一知己足矣。学生定然不负秘阁之望，绝不让此剑蒙羞。”

说罢拔剑出鞘，白衣晃动，剑光闪闪，竟是在曲桥之上舞起剑来。只见他出剑之时，有如雷霆之怒，收剑之时，却似江海澄光，白衣寒光，滚滚翻动，看得众人都痴了。舞得兴起处，突然将宝剑掷上云霄，高达数十丈，而司马梦求手执剑鞘，准确的把电闪一样的宝剑接入鞘中。

潘照临看着此景，不知怎的，心中忽有慷慨高歌之意，情不自禁的拍栏歌道：“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

这本是唐人的一首长诗中的几句，潘照临心有所感，此时唱来，慷慨豪迈之意，动人心魄，众人对这首诗都不陌生，此时亦克制不住心中的情绪，一齐跟着拍子，慨然歌道：“……岂不服艰险，只思清国讎。山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

当读完“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之时，便是连似懂非懂的侍剑，也心情澎湃不已。众人都在想象着自己就如那把昆吾剑，此时虽然默默无名，但日后建功立业，虽有艰难险阻，而必定终于能显名当世、流芳青史……

也是自此夜之后，司马梦求与陈良一起进入石越的幕府，而吴从龙与范翔，日后亦成为“石党”的中坚。

[1]. 郑州牧，即郑州知州的雅称。使君亦为知州的雅称。刘庠字希道。

[2]. 此诗的作者汪洙大约会在二十八年后中进士。他此时可能已经出生。

[3]. 指征庸调制中的庸，即力役。宋代实行的是两税制，并非征庸调制，此处是以庸代指役。意思是只要不是征了免役钱后，又找借口让百姓仍然还要服力役，百姓便觉得方便。

第十一章 再度交锋

人贵知过，是因人之不能知过。

——《论语正义》

1

白水潭学院第一届技艺大赛成功结束后不久，石越成为礼部试考官之一的任命终于正式下达，忙碌的日子再次开始了，田烈武虽然是唐康与侍剑的教练，经常出入石越赐邸，也很难见到他几面。让他吃惊的是司马梦求竟然是石越府上的门客——军器监案让他越来越觉得糊涂，直到他最终决定不去想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唐康与侍剑都聪明伶俐，而石府上上下下，完全没有大官家的架子，这一切，让田烈武感到很舒服。

而且在石府还有一个好处，石府的书很多，无论是潘照临，还是司马梦求，或者陈良，都很愿意借书给他看。田烈武粗识文字，他并不想看那些精深的古文，而是喜欢读兵书。石越是直秘阁，宫廷藏书他多能

见到，而白水潭学院又正在进行一个图书馆工程，潘照临便经常去白水潭借书，这个习惯很快又传给了司马梦求与陈良。当时大宋因为大兴武学，正在编撰一套兵书集做为武学的教科书，叫做《武经七书》，虽然尚未成书刊印，但是七部兵书却是早已存在的，田烈武一日见司马梦求借来，他辗转借到，自此爱不释卷，这种书是管制书籍，坊间是买不到的，田烈武也不敢私自给别人观看，竟是用极大的毅力，一页一页的抄录。若有不懂的地方，碰上潘照临或司马梦求闲暇，还会给他讲解一二。可惜的是，另一部更加有名的《武经总要》，他却看不到，这部书是大宋军事百科全书，不是当官的，绝对不可能读到，当然潘照临和司马梦求自是特例。

不过对于田烈武来说，他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有一次石越还告诉他：明年六月的武举，如果他愿意参加，石越愿意找个大官一起保荐他——这是田烈武以前不敢想象的，大宋的武举，需要两个高官保荐才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如田烈武这样的人，以前哪里敢奢望？就是为了武举，田烈武也决定要努力读兵书，这是考试项目之一。

这日的下午，田烈武带着唐康在院子里练了一会箭术，忽见石越回府来——他铁青着脸穿过院子，走向书房，不久就听到书房里传出瓷器砸坏的声音——田烈武的听力，实在是太好了一点。

“公子，何事如此？”潘照临也从未见过石越如此生气过。

“吕惠卿太过分了，这次我断不会善罢干休！”石越恨恨的说道。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陈良都是满头雾水。

侍剑小心的端过一杯茶，石越从离开礼部上马车开始，就没有好脸色，还有一个同样脸色难看的，是参知政事冯京。

石越接过来，喝了一口茶，稍稍平息了一下怒气，方说道：“成绩已经出来，是糊名改的，皇上恩旨，这次进士、明经共取士五百九十六人。本来按议定，拟定的进士及第三人中，省元是白水潭院贡生余中，而另两人虽然不是院贡生，但有一个也是白水潭的学生。此外进士出身的白水潭学院学生共六十五名，其中院贡生三十人，同进士出身白水潭学生共四十三名，其中院贡生十二人，另外明经科还有二十一人。白水潭学院的学生这次一共考中进士科的有一百一十名，明经科二十一人，占了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有余。”

潘照临几人顾视一眼，“这可是大喜事。”

“确是喜事，但是，谁也料不到，吕惠卿、常秩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在拆封之后，更改省试名次！”石越一掌击在案上，怒声说道。

众人都是一惊，陈良愕然道：“这怎么可能？本朝百年以来，未闻有此等事。”

潘照临却是沉吟道：“既然吕惠卿、常秩敢行此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理由。”

“理由？理由便是犯忌讳！”石越怒道：“按理说，杂犯举人^[1]若要黜落，也应当在揭名之前。吕惠卿、常秩却强辞夺理，道杂犯举人便是殿试，亦要黜落。余中本来是定为省元第一，吕惠卿、常秩黄口白牙硬是从中找毛病，子虚乌有说其中有文字犯忌，引喻失当，降至一百一十二名，六十五名原本在进士出身名次下的，都被找出毛病来往下面降，有三十人掉到了同出身；此外，更有二十余人竟遭黜落！”

潘照临顿时愣住了。

石越越说越是生气，寒声道：“揭名之后竟然还能调动名次，那糊名又有何用？犯忌触讳之事，行文一不小心，就会碰到，谁也难以，何况如余中等三十余人，根本不曾触犯历代皇帝名讳！只不过写了一些同音字而已。我和冯参政已经封了原来的判词与名次。明日我们各自拜表向皇上陈说，弹劾吕惠卿、常秩。”

潘照临却是很冷静，说道：“公子，若真有犯忌，考官黜落，吕惠卿也不是没有依据。”

司马梦求却道：“但无论如何，此事秘阁断无坐视不管之理。御前官司打得赢打不赢，秘阁都要打。摆明了被黜落的都是白水潭的学生，皇上自有分辨。”

石越苦笑道：“吕惠卿岂会落下如此把柄？白水潭的学生固然占多数，不过他同时也动了其他二十多个考生，以掩人耳目。偏偏这是朝廷机密，一点也不能外泄，否则他吕惠卿难免千夫所指。”

潘照临皱眉道：“如此，这份弹章可就难写了。”

石越恨恨说道：“也没什么难写的，所有被调动学生的名次，理由，被黜落的学生的卷子，取代他们的卷子，我一一记了下来。我讨不回这个公道，妄为白水潭的山长！”他这次对吕惠卿可说是恨得咬牙切齿，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一步步进入仕途，本是大势所趋，而其逐渐积累而产生的影响，必然慢慢浮现。但这是白水潭学院建校后的第一次大比，就面临这样的黑手，石越岂能善罢干休？

“潜光兄、纯父、子柔，准备一下，共同议定一份奏章出来。写完之后，我要拜访王安石，我倒要看看拗相公是何说法！”石越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

石越坐着标有自己官职的马车来到董太师巷的王丞相府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但是董太师巷各大宅院住的，都是朝廷重臣、亲王贵戚，各府邸大门之外，都高挑着大红的灯笼，倒似一排排的路灯，把董太师巷照得灯火通明。

石越在相府门外四五米处下了马车，便有丞相府看门的门子过来询问：“这位官人可是来拜会我家丞相的？”

石越微微点头，抽出一张名帖，递给门子，说道：“下官直秘阁、中书检正官、同知贡举石越有事拜见大丞相，烦劳通告。”

门子听了这一串官职，他知道石越的名头，倒也不敢怠慢，说声：“请石秘阁稍等。”连忙跑了进去通报。

石越在外面等不多时，一身绿袍的王雱便迎了出来，挽着手把石越请进府中。

王雱暗暗奇怪石越怎会在晚上来拜访他父亲，看着这个一路高升，仕途得意的石越，王雱心里不太是滋味，他觉得自己因为是宰相之子，所以升迁受制约，到现在都没有机会从事实际政务，一直做皇帝的侍讲、在经义局修撰、在《新义报》做编辑，对于很盼望能有真正的“事功”的王雱来说，有时候他真是很羡慕石越。如果自己有机会的话，一定能比石越做得更好！王雱打心里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自从前一次要

手段把石越整得七荤八素之后，王雱算是狠狠出了一口闷气，“居然敢嘲笑我，嘿嘿……”想到这里，王雱不由斜着眼睛看了石越一眼，只见石越脸上挂着一丝不变的微笑——就这么看来，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两个年青人是莫逆之交。

“虚伪！”王雱在心里骂了一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同样的虚伪。

王安石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了，他也不知道石越为什么会这么晚来拜会他，因为石越实在很少来相府，此时前来，必有要事。他还不知道吕惠卿和常秩在礼部搞的名堂。

石越进来后，向王安石行过礼，分宾主坐下。他和王安石打交道久了，知道王安石的脾气，当下也不客套，开门见山的说道：“丞相，下官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么晚来打搅，是为着省试的事情，非得来和丞相分说不可，望丞相能主持公道。不过明日弹劾的奏章，下官却是一定要上的。”

王安石听到石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几句话，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道：“子明稍安勿躁，礼部试究竟发生了何事？”

石越便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说道：“眷录的卷子上的判词，全部由封印官封印了，下官就是不明白，为何揭名之前是‘文理俱通’，揭名之后就变成了‘文理中平’、‘文理疏浅’？若是杂犯，为何有些便黜落，而有些却只是降低名次？到底糊名眷录有用无用？国家抡才大典，是否儿戏？”

当时宋代进士科判词，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等为“学识优长，词理精纯”，第二等为“文理周率”，这头二等便是进士及第；第三等

是“文理俱通”，这是进士出身；第四等是“文理中平”，第五等是“文理疏浅”，这算是“同进士出身”。考官在试卷之上，写的判词，便是这些，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议定名次。

王安石听石越说完，就已清楚了事情的原委——虽然石越并没有提受害者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但是其中玄机，王安石一猜就中。一定是吕惠卿、常秩等人借机来阻止白水潭学院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而这无疑就踩中了石越的痛处。

的确如此，对于石越来说，在新法上的所有事情他都可以妥协，但在白水潭学院上的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都会让他紧张。白水潭学院就是他用来撬动地球的支点，他利用白水潭学院来影响大宋的士大夫阶层，影响汴京的市民阶层，让自己的理念缓慢而坚定的浸透人心；不仅如此，当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三年一度的进入仕途之后，在北宋的政府当中，石越就等于拥有了独立于新党与旧党之外的力量，这些学生的绝大部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和自己年轻时代的偶像为敌——哪怕为了证明他们的正确，证明他们在白水潭所受的教育是最优秀的教育，他们也需要一个正确的石越——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中大多数人站在石越这一边。更不用说还有个人所受教育的影响、师生的感情等等因素。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吕惠卿，都看得相当清楚——惟有皇帝不相信，赵顼在经历过宣德门叩阙、《汴京新闻》批评石越之后，压根就不再相信白水潭学院会是所谓的“石党”。不过，王安石也并不赞成用卑劣的手段来阻止这一切，在他看来，虽然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并不是自己的支持者，但是这些学生思维活跃，比起保守的大臣们，更容易支持新法。何况对于用错误的手法来推行正确的主张，王安石比起他的长子王雱来，有更多的道德自律。

“据子明所言，吉甫等人黜落的人数相当的多，名次前后调动甚至黜落的考生有七八十人，以此来看，至少吉甫等人并非以权谋私，否则断无必要如此惊天动地的动手脚，揭名后大举变动名次，实犯忌讳，吉甫等人不会不知。”王安石不紧不慢的说道，轻易的揭掉了吕惠卿等人动机不纯的帽子。

石越心里一紧，他马上明白了这中间的关键——王安石这么说，就是量定自己不敢公开指出吕惠卿等人在针对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如果他这么说了，吕惠卿有没有这个想法还没有定下来，他自己心中有一个“白水潭系”的事，就已经不打自招的坐实了。那么皇帝对于被石越亲口证实存在的“白水潭系”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御史们会借机做什么样的文章，都会很难预料，情况立即就会复杂起来。

吕惠卿敢于这么大动手脚，也是看出了这一点！虽然吕惠卿也不会说“白水潭系”——一说就证明他们在党同伐异，但他们同样也料死石越开不了这个口！

如同电闪雷鸣一般，石越的大脑一瞬间变得无比清晰。“吕惠卿果然厉害！”石越一边在心里暗骂，一边不动声色的回答着王安石：“丞相，此事的要点不在于吕吉甫有何动机。他有何动机，下官实在不宜妄加揣测。但是在揭名之后如此大规模的调动考生名次，完全不合规矩。国家抡才大典的公正性，也会因此受到质疑。朝廷亦由此而失信于千万士子，也失信于天下百姓。下官在拙作《三代之治》、《论语正义》、《历史政治得失》中，都曾提出过‘程序正义’之说，此事便是在公然破坏程序正义！”

王安石却不置可否，只是笑道：“子明不必激动。此事本相明日自会询问，他们若无理由，朝廷法度具在，容不得他们乱来。”

石越正色说道：“丞相，下官此来，是把情况告知丞相，望丞相能主持公道。至于明日，下官是肯定要拜表弹劾吕惠卿、常秩的。是非曲直，今上圣明，自有明断。”

一直在旁边旁听的王雱听见石越语带威胁，忍不住冷笑道：“既然如此，子明今夜来此，又是为何？”这件事情，他完全是事不关己，吕惠卿是死是活，他王雱并不关心，和石越斗个两败俱伤，新法路上，正好少了两个麻烦。

石越却不理他话中的讥讽，义正辞严的说道：“下官来拜会丞相，本来是想知道丞相对此有何章程。按例中书门下有权干预此事，丞相如果愿意主持公道，我们就不必先烦扰圣躬，臣子们做事，是要为皇上分忧，而不是把麻烦全部推给皇上。”

他其实和冯京早已有了默契，此时如果打御前官司，先不管输赢，这么大的事情，必有一方要引咎辞职。皇帝正倚重新党，单是吕惠卿等人还好，但万一王安石突然插进来要扛起所有责任，皇帝最后多半还会和以前一样偏向王安石，那他和冯京就骑虎难下了。这种御前官司，很多时候并不是谁对谁就赢，而是皇帝更需要谁谁就赢。政治上的事情，一向如此，石越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前一段张商英出外，若论是非曲直，就连赵顼也明白张商英是对的，但是结果张商英输。原因很简单，比起一个监察御史，皇帝更需要枢密使们。

所以石越才连夜来拜访王安石，他知道王安石肯定也不会愿意去打御前官司。毕竟揭名后这样调动名次，再多理由也说不过去的，王安石虽然与此事无关，但若吕惠卿、常秩等人被赶出朝廷的话，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而另一方面，王安石即便真的硬扛进来，皇帝会不会因此就把石越、冯京赶出朝廷，也不一定。皇帝虽然年轻，却很懂御下之术，

他一直在朝廷中留下能制衡王安石的人，就是最好的明证，这一点石越相信王安石也明白。冯京和石越全部走了，朝局就会变成王安石无人可制，年轻的皇帝能不能放心？这一点谁也不能保证。

果然，王安石听了这番话，站起身来，背对着石越踱了几步，好一会才说道：“子明说的亦有道理。做臣子的不能各司其职，亦非为人臣之理。何况按章程，礼部定下名次之后，中书门下复核也是有前例可循的。再说，冯当世本就是知贡举……明日本相就会同冯参政、王参政，一齐到礼部，将八十余名涉及名次变换的考生的卷子取出来，重新评定。当然，此事依然是以当世为首，若再有争议，将名次报上去后，再分别向皇上陈说，就不至于有骇物听了。”

石越听王安石说完，就知道这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便说道：“若有丞相来主持公道，下官亦无话说——冯参政为人温和，常为奸小所轻慢。一切事情，明日之后再说。”

此话一出，白水潭那些名次调乱的学生们的命运，就只能靠他和冯京去据理力争了。

3

第二天在礼部的覆议，出乎石越意料之外的激烈，但结果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好。

吕惠卿和常秩虽然精通典故礼仪，但冯京也是三元及第，而石越的

杀手锏，则是对比判词，因为每一份卷子的上面都有好几个考官的签名，而有些考官明明在一份卷子后写着是第三等，到了揭名之后就指出某处犯忌须当降等，自是难免要被石越大加讽刺。如此一份份卷子的力争，最后终于判定：白水潭学院的学生进士科共取中一百零六人，只有四人最后还是被黜落了一一他们在写“曙”字时字迹潦草，被硬指为没有缺笔，犯了宋英宗的名讳，对此，石越与冯京也无可奈何，毕竟严格来说，这个字、甚至是同音字，这些学生都不该用的；而进士出身减少到五十八人，有七人掉了一等，同进士出身四十六人。余中的卷子给王安石看了后，提到了省试第三名一一王安石暗骂力主把这篇卷子黜落的常秩糊涂，如此文章，有石越和冯京推荐，到了殿试，皇帝照样可能提到前三名，到时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

到此为止，石越可以说基本上打赢了这一仗，虽然这一仗根本是吕惠卿等人无中生有搞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果总算还是可以接受，特别是院贡生四十三人都保住了，更让石越欣慰，毕竟这都是自己的学生。而白水潭学院也势必因此而声名更加显赫。

只是这中间也有遗憾，比如糊名时是进士出身的段子介，竟然被黜落，成为四个不幸者中间的一个，对于这个白水潭之狱的重要人物，甚至连冯京都不愿意替他多说好话。而康大同的表弟吴安国，也遭受池鱼之殃，被吕惠卿、常秩误伤了，本来是第三等进士出身，被降到第五等同进士出身。此外秦观秦少游，竟是榜上无名，连被误伤的机会都没有，这也让石越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一一自己那个时代著名的才子词子，此时却被自己和吕惠卿、常秩、冯京四人一致同意没有资格中进士，这中间绝无半点政治斗争的成份，不能不说有点讽刺。好消息则是范翔礼部试排在第三十四名，进士出身；吴从龙排在第二百九十一名，同进士出身一一没有人知道他们和石越的关系，所以安然无恙。

礼部试张榜的那一天，和王韶红旗捷报，再克瞎木征，擒其妻儿女，押解京师的好消息抵京刚好是同一天。

白水潭学院在那一日再次震惊天下：院贡生五十名，竟然有四十三名取中！虽然殿试还未举行，但本朝已经十多年殿试不再黜落“过省举人”，顶多在名次上有所起伏罢了。但是在白水潭学院全校欢庆之中，免不了也有许多失意之人。其中最沮丧的就是段子介。他自觉几场策论，文章做得花团锦簇，而经义对答，也颇为精妙，最不济也是同进士出身，怎么可能竟然名落孙山？！似乎永远是一袭白袍的段子介，一个人默默的走出白水潭，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情绪妨碍别人的庆祝。

此时已是熙宁六年二月，春寒料峭之时，寒风似刀一样的刮在脸上、身上，钻入脖子里。离开白水潭后，段子介顺着白水潭那条著名的水泥路，往南薰门边走去。路上的行人依然不少，可这不关他段子介什么事，也不知道在这寒风中走了多久，迷迷糊糊中他听到有人对他说道：“客倌，外面天寒地冻的，进来喝一杯暖暖身子吧。”

失魂落魄的段子介就这么走了进去，要了一壶酒，自饮自斟，喝着闷酒。从来酒入愁肠，更断人肠。段子介想起自己单骑赴京，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君王，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白水潭学院两年多，终日与名师交游，自己也觉得学问突飞猛进，以为今年中进士是手到擒来之事，不料竟然会被黜落……双亲年事已高，白水潭之狱时为自己担

心，千里迢迢来到京师，回家之前殷勤致意，只盼着自己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早点回去迎娶自小定亲的未婚妻——自己眼见二十有九，一事无成，思来想去，真有万念俱灰之感。

他正在借酒浇愁，醉意微醺之际，忽听一阵琴声传来，一个青年男子和着琴声唱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正是柳七的《鹤冲天》，那男子唱来，意兴萧条，自暴自弃之意，更是牵动段子介心事。

段子介听到这声音是从一间雅座传来，他这时也不怕冒昧，竟然径直闯了进去，却见雅座之内，坐了一男一女，女子抚琴，男子唱曲。女子一身艳装，显然是勾栏的歌妓，而男子一身灰袍，脸色沉俊，便如暗夜中冰冷的繁星，虽然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却也自有其骄傲之资本。此时他显然喝了不少酒，坐得已不是太端正，一只手拿着筷子，和着琴声敲打，一边高歌。

这个男子就是武状元康大同的表弟吴安国吴镇卿。吴安国向来自视甚高，自以为就算不是进士及第，那也是进士出身的前几名之内，不料榜文一出，竟然忝陪末座。虽然还有殿试那个万一的希望，皇帝也许能从几百人中看出自己的才华，给自己应得的评价，但是这种可能性，便是骄傲如吴安国，也知道毕竟太低。但吴安国高傲的性子，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做个与“如夫人”相对的“同进士”？！

段子介这么闯进来，把吴安国和那个歌女都吓了一跳。段子介平时虽然冲动，却不太会做失礼的事情，但这时候他却根本不在乎这些，居然拉了张椅子，一屁股坐下，盯着吴安国上下打量。吴安国莫名其妙被他看了半晌，正要开口喝斥，却听段子介说道：“你何人？在这里唱

柳七的曲子，扰人心绪。”

吴安国一生被人说成不讲理，倒也没想到还有段子介这样更不讲理的人，他打量段子介半天，冷眼说道：“你又是何人？我爱唱曲子，关你甚事？”

段子介傲然说道：“我是段子介，你要唱曲子，回家唱去，为何在酒楼上唱？”

“段子介？”吴安国本欲发作，却隐隐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似乎在哪里听过，好半晌才想起，“你可是那个洪州段子介？在邓綰面前拔刀子的段子介？我是吴安国，你敢在邓綰面前拔刀，胆量不小，不知道武艺如何？”

段子介想不到这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由一怔。又听吴安国冷笑道：“我在这里唱曲子，碍你段子介何事？触了你的伤疤？自己没本事，休去怪别人。”此人出口若不伤人，就觉得少做了一件事情。

段子介听他讥讽，不由恼羞成怒，反唇相讥道：“你吴安国在这里喝闷酒，唱曲子，只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吴安国心里本不痛快，虽然自己在榜上还有名字，但他也羞于提起。站起来看了段子介半晌，最后目光停在段子介腰间的弯刀上，不由哈哈笑道：“你段子介想要我不唱歌也容易，和我打一架，你赢了我，我自然听你的，你赢不了我，你就坐在这里，听你家公子唱一天的曲子！”其实以吴安国平日不爱理人的性子，能和段子介吵一架，已经是异数了。

段子介见他挑战，哪会退缩，何况他自恃武艺出众，眼见对方不过

一介书生，就算会点三脚猫功夫，又能经得自己几下打？当下傲然道：“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到街上去打如何？”也不等吴安国答应，就要拂衣下楼。

吴安国冷笑一声：“要打架还挑什么地方？”话音未落，一双筷子甩手而去，直袭段子介后脑，虽然被打上了最多也就是疼一下，但是段子介怎么能出这个丑，听到身后风声，连忙闪身，不料喝了点酒，步法不似平时灵活，竟把一面屏风轰的撞倒。

他恼怒吴安国偷袭，纵身上前，手臂如使，攻向吴安国，用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太祖长拳。吴安国本来身法不错，但是此时也过量了，只好用一套军中平常操练的散手应敌。两个喝多酒的人，哪里能管什么跳跃避闪，连走路都不见得太稳当，无非是你一拳我一拳，打得酒楼上碗筷齐飞，身上青白一色。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抱成一团，全无体统，在酒楼上滚来滚去，一时段子介压在吴安国身上，大呼：“你服不服？”一时吴安国反下为上，把段子介压在身下，冷笑道：“你服不服？”

酒楼老板早听到动静，但听说有个客人还带了刀子，哪里敢上楼去？正要出门呼救，刚好看到开封府的捕头田烈武和一个青年公子边走边笑走了过来，他如见救星，大声呼道：“田捕头，田捕头……”一路小跑，把田烈武给拉了进来，请到楼上。

田烈武见着二人模样，不由哈哈大笑。他不认识段子介，却见过吴安国。想着这么冷傲的人，居然会和人这么狼狈的打架，实在感觉可笑之极。他正想方设法把二人分开，那个“青年公子”秦观，却已经从歌女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秦观对于名落孙山，倒也没什么太多的失望，他早有思想准备，考不上就进白水潭学院读书。而且石越对他很看

重，还能经常出入石府，向名闻天下的石越石子明时时请教，秦观早就心满意足。这日榜一出来，心里只是略有点不舒服的秦观在街上散心，正好碰上田烈武，二人在石府见过几面，田烈武因此就向秦观请教兵书中不懂的句子。不料在这里却遇见段子介和吴安国打架。

既已知道原委，秦观笑嘻嘻地走到被田烈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开的段子介、吴安国前面，大义凛然地数落道：“两位真是见识浅薄，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又所谓不以为物喜，不以己悲，你二人的作为，实在有辱斯文……”

段子介和吴安国听到这个酸儒居然在这里和他们讲大道理，又好气又好笑，同声“呸”了一声，说道：“关你何事？在此聒噪。”

秦观本来就是有捉弄之意，他也不生气，笑道：“不料二位还这般的默契。不过依我说，二位武功这么好，考不上文进士，何不去考武进士，用得着又是喝酒又是唱曲子又是打架么？”

段子介和吴安国冷冷的“哼”了一声，当时文人不愿意从事武职，否则段子介早就想考武举了，可是狄青之遇，让人人心冷。这两人都自负才学，怎么可能愿意去考武举。就算康大同那样，武状元及第，又有何用？

秦观本不过是想取笑一下他们，此时见他们这等反应，心中更觉得好笑，更加一本正经的说道：“想不到你们都是庸俗之辈，国家外患不断，若是想报效国家，文进士武进士，又有何区别？何必在意俗人的看法？难道卫霍之功，反倒不如公孙弘？我是不会武功，否则我才不会固执于文武。石子明石秘阁的著作，你们都没有看过？一点道理都不明白，读再多书有何用？我看你们也不用考甚进士了，回家去种田比较

好，否则就算中了进士，也是于国无用之辈。”

秦少游不过是逞舌辩之快，田烈武却是正中心事，不由心悦诚服的点头称是。段子介和武安国哑口无言，干脆不去理秦观，反对田烈武说道：“你老按着我们做甚？打烂的东西我们赔，放我们起来。”

田烈武是做老了事的捕快，知道二人都是举子，也不能太为难。当下把老板招呼过来，算了损失，先赔后放。

段子介和吴安国好不容易脱了田烈武的掌握后，互相狠狠的瞪了一眼，互不服气的扬长而去。

5

京师里举子们为了自己的前途或悲或喜，而大宋安静没多久的朝廷，也突然间再次变起动荡不安起来。

这又是一个多事的春天。

王韶带来的，不仅仅是捷报，还有死难将士的名单。田烈武此时还不知道，他的叔叔田琼已经战死在熙河。朝廷要追封有功的将士，抚恤他们的家人，还要请和尚去熙河边给战死者做法事，超度亡灵。有司为此忙得马不停蹄，各项开支，都是要钱的。

另一方面，王安石在大宋财政收入变好、王韶接连大捷，新党政治声誉上扬的情况下，终于在中书省提出了他构思的新法中，最终极的一

项法令——方田均税法。

“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王安石在都堂眉飞色舞的说着他的想法。这个梦想，是宋代开国以来，多少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从郭咨到孙琳，从欧阳修到王洙，多少人想过，多少人面对其困难而终于放弃，而他王安石，在今日将要正面挑战这个难题。只要方田均税法能够成功，那么新法就能克竟其功了。无论前面的种种法令有多少不是，在方田均税法的历史意义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此法以二十年时间推行，厘清天下土地税收，从此国富兵强，指日可待！”

“国朝以来，官户富室，兼并土地，却故意虚报土地，逃避税收。而小民田产已无，税收却依然存在。结果农民破产，豪强得利。行方田均税之法，以每年九月丈量土地，次年三月造册，按此纳税。则被豪强隐瞒的耕地，可以纳入国家的税收之中，而无地的小民，不至于受税收之苦……”同判司农寺的吕惠卿侃侃而谈，讲叙着方田均税在道义上的正确性。

如此利国利民之法令，连冯京都不由有点动摇，他疑惑的看了石越一眼，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子明，你的意见如何？”王安石主动询问石越的意见，礼部试事件后，他对吕惠卿等人也略有不满。

数道目光投到石越身上，石越想了想，还是决定照实直说。如果现在不说，到朝议上再向皇帝说，王安石就有理由指责自己是两面三刀的小人了。“丞相，方田均税法，立意极善。但下官有三点疑问，请丞相为我释疑。”

王安石笑道：“子明，你说来听听。”

石越看了王安石一眼，目光扫过冯京、吕惠卿等人，方继续说道：“下官的第一点疑问，是想请问丞相，国朝大小官员上万，其亲戚家属十倍于此。这些人除去职田之外，各有多少田产，又有多少是隐瞒未报的？而其家属亲戚之田产，又有多少？在座的诸位，所谓官户富豪之家，各位自己又算不算？”

王安石怔了一下，很多人立即不自在起来。就算冯京，虽然家道本不殷实，但他三元及第，又娶了富弼的女儿，现在家产，那也绝对不在少数。真正没有什么田产的，只有王安石和石越。如吕惠卿，他们三兄弟加上亲戚朋友，更远在富弼之上。

石越又说道：“丞相，上行下效，其上不正，其下如何能正？我并非怀疑诸位，也不是怀疑国朝数万官员。但是在下以为，若要方田，那么不如要分几步走，第一步，就是丈量评定国朝官员及其亲戚之田产。先清三品以上，再清五品以上，再清九品以上。”

王安石若有所思的看着石越，只听石越继续说道：“下官的第二点疑问，是方田均税法由谁来执行？各地方田均税，无不由大小甲头与小吏来丈量，大小甲头又无不来自一等户，以兼并富豪之家来丈量兼并富豪之家的土地，虽然有官吏监督执行，但这些兼并之家，哪个不是手眼通天？这方田均税之法，如何保证可以落到实处？”

王安石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他似乎过分相信了官员们的能力与操守，这时听石越娓娓说来，连冯京都知道方田均税法可能出现的问题之所在了。

“下官的第三个疑问，是当年九月丈量，次年三月就要立册交税，

全国土地数百万顷，而官吏有限。下官请问丞相，究竟有何良法，可以在短短六个月内完成丈量到交税这一过程？”

听完石越的三点疑问，吕惠卿笑道：“子明所说，虽然有理，但是方田均税，亦有必须推行的理由。”

“哦？”王安石看着吕惠卿，想听听自己这个学生的高见。

吕惠卿说道：“去年对全国土地初步清查，豪门隐没的土地，就达到数百万亩之多，一方面国家收入不足，一方面大笔税金进入那些富室的口袋中。而许多贫穷的百姓，却在卖掉田地之后，还要交纳税金，致使百姓困苦不堪。而且兼并之风至今愈演愈烈，如果放任发展下去，下官恐怕有一天，国家能收税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没有土地却要交税的百姓越来越多。唐太宗所谓民者水也，不可不慎。所以下官以为方田均税法虽然有种种困难，也必须推行。”

吕惠卿所说的原因，王安石早就明白，否则他也不会一定要推行方田均税法。而石越所说的三点疑问，第一点他并不在乎，他的观点是：如果清查，本来有十家隐瞒不报，现在查出了三家，还有七家继续隐瞒，那仍然是对国家有利，比不清查要好。而专门清查朝廷官员和他们的亲戚，政治压力太大，他王安石也不是不知世务之人。而第三点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自认有一系列良好的手段，可以保证任务能够完成。让他担心的，倒是第二点，要不要派出专门的监察官？

王安石根本没有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监察官可以解决的。小吏们从中造假的方法太多，不仅仅是田地的大小，还有田的等级，把给了贿赂的人家的一等田，变成下等田，把没给贿赂的人家的差田变成好田，单是这一种手法，就足以让方田均税法把大宋搞得鸡飞狗跳。而这

一点，只怕短时间内连石越也没有办法解决。

“吉甫所言的确有理，但子明之虑，也值得慎重考虑。方田均税法既然有其必行之道理，那中间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详定条例，加以解决，但是法令的推行，却是不能停止的。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不敢有所作为。”王安石坚定的眼神，让石越决定停止无谓的劝说。而且，石越的确也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来说服王安石。

不过此时，无论是正在春风得意的王安石、吕惠卿，亦或是保守派硕果仅存的冯京，或者是石越，都不知道广泛意义上的旧党，已经开始了对王安石的逆风攻击。

6

事情的起因是几个月前发生在少华山的一次山崩。

在二十一世纪来说，一次山崩实在无足轻重，但是在十一世纪下半叶，山崩并不仅仅是山崩，还意味着上天对人们的示警。

《西京评论》几个月来契而不舍的就此事发表“评论”，虽然在当时因为王韶的胜利让人们对此不以为然。而王安石也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说那的确是上天在警示某些小人，不过那些小人却是攻击新法的人。王雱为此还写过一篇尖酸的社评，讽刺《西京评论》自以为是奉天行道，其实不过是些食古不化的腐儒。

但到了二月份，《西京评论》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最初倡议市

易法的魏泽宗，面对着吕嘉问提举市易司的种种盘剥刻敛，愤然感叹自己的主张完全被变样了，因向王安石陈说不果——王安石十分信任吕嘉问，一怒之下，向《西京评论》和《汴京新闻》同时投稿，愤怒的谴责市易法盘剥行商，官府控制货源后，自己取代大商家成为兼并之源，使上下皆受其困，不但汴京城的商贩因此少了三成以上，市易司强买强卖，更是令百姓怨声载道。《汴京新闻》便在汴京，早就曾关注过这个话题，得到机会，立即做成一个专题，批评市易法种种弊端。而《西京评论》更是由市易法而谈到保马法、保甲法、免役法，对新法大加攻诋。

事情很快被每天读报的赵顼注意，他立即命令李向安等内侍去访查民情，又密诏曾布调查吕嘉问。曾布得到密诏，不敢告知王安石，只是详加查访，和李向安异口同声证明种种情况属实，并且在回报皇帝的奏章中写道：“今日市易法之弊，历历皆如石越当日所言”，明确建议废除市易法！赵顼翻出石越当年的奏章，一一对比，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市易法之弊端真似石越能未卜先知一般，全如石越所言。老百姓买东西，果然是“买梳朴即梳朴贵，买脂麻即脂麻贵”。

虽然惊叹于石越的见识，但想挽回一点面子的皇帝还是发了一道内批给王安石，要求他督促吕嘉问一切按魏泽宗当初谋划而行。

王安石正准备和皇帝讨论方田均税法，接到内批后便连忙立即进宫。

见到赵顼，他也不客气，竟直接问道：“陛下，内批中有‘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籍籍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之语，陛下如此说，必有事实，还请陛下明示。”

赵顼见王安石不先反省，反而语带质问，心中已是不喜，让李向安递给王安石两份报纸，嗔道：“市易司种种事迹，上皆明列，丞相如何不知？朕又听说市易司竟然立赏钱，抓捕不去市易司进货的商人。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未免离市易法的本意相差太大。”

王安石却只是用眼角扫了一下两份报纸，便亢声说道：“若果真如此，则臣便是聚敛之臣，有负陛下。陛下深知臣的为人，怎会做出这等事来？”

赵顼不料王安石竟联系到了对他的信任之上，更觉无可奈何。他凝视王安石良久，叹道：“丞相，朕并非疑丞相。朕是怕丞相所用之人未能体会朝廷之深意，只知敛财。”他只差没有点吕嘉问的名了。

王安石听到皇帝这么说，知道他怀疑已深，这才说道：“此事请容臣详查。若真有此事，必定严加约束。”

但是王安石只是口中答应，却并没有真正的去详查，他不知道曾布这个三司使，已经调查出市易法推行不过一年，居然导致有两万多户商家至少欠市易司共二十余万贯的本钱，而吕嘉问很可能就在其中上下其手。所以曾布才认为市易法非废不可：一年已经如此，还只是开封府一府，如果推行全国，说不定全国财政就被市易法给拖崩溃了。王安石更不知道，以此为契机，北方各路州府要求废除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的奏折，再一次数以十计的飞到皇帝的御几之上。韩琦几封奏折，痛陈新法之弊，几乎到了声泪俱下的地步。而王安石的亲家，枢密使吴充，更是向皇帝说过几次保马法的弊端了——几乎也和石越当初料定的一模一样。

琼林苑。赵顼与石越席地而坐，正在手谈。

宋代的皇帝，特别是北宋的皇帝，因为自小和士大夫一起长大，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大抵精通，后世宋徽宗那样的才子皇帝出现，并非偶然。赵顼虽然并不以文学上的才华闻名于世，但是诗词歌赋、丹青书法，却也是无一不通，尤其喜好对弈。石越很幸运的下得一手臭棋。即便他拼命和赵顼对攻，使尽全力，也是败多胜少，这种刚好差一点的水平，让赵顼非常的喜欢找石越作对手。不幸的是，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给这个想要有所作为的青年君主留下的可以用来下棋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陛下，臣又输了。”石越把手中的黑子投进棋盒中，再次认输。

“不对，卿没有输，这次是朕输了。”赵顼叹了口气，也把手中的白子掷进棋盒。

石越一怔，再次看棋盘上的棋势，的确是自己输了，不由抬头看了皇帝一眼。赵顼今天穿着一件雪白的丝袍，上面绣着九条黑龙，张牙舞爪，象征着人间的威权，不过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石卿，市易法与保马法之弊，竟然完全如卿所言，当初未用卿言，哎……”听到赵顼口中的叹息，石越倒真的吃一惊，赵顼这个皇帝，是很少会露出这样的后悔之意的。

石越知道后世之人，出于种种目的，为了给王安石辩护，总是说赵

项并没有坚定的推行新法，并且将此当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种本末倒置的说法，实际对赵项很不公平。因为即便是王安石罢相之后，赵项依然坚定的推行着新法，直到他的死去。若反过来想想王安石新法给这个年青的皇帝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他能如此坚持，实在是相当可贵。

赵项真正的缺点，也是最致命的缺点，是他缺少如李世民那样的雄主的才华，而并非他的意志不够坚定。

此时面对赵项的感叹，石越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

“石卿，今日再无旁人，朕希望卿可以无所忌讳的说说新法的利弊得失，变法已有四年多，到如今朝廷中依然吵吵闹闹，难道变法真的错了么？”赵项的确很烦恼。

石越突然有点同情面前的这个同龄人，即使他是皇帝。他知道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感再一次加强了，这是他和潘照临当初想好的策略。但是不知为何，他并没有什么很高兴的感觉，此时，他不过按着和潘照临早就制定好的策略，一步步加深皇帝对自己的印象。

“陛下，变法本身没有错。以免役法为例，在王丞相变法之前，韩琦、司马光这两个反对免役法的人，都曾经上过折子，力陈役法之弊。司马光的《衙前札子》连臣也拜读过。可见原来的役法，实在是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那又为何韩琦和司马光要如此激烈的反对免役法？若说执行的官吏不好，导致了新法走样，以他二人的才干，如果各自掌管一个州郡的话，应当能将那些弊端克服。若多一点能臣干吏来执行，所谓执行走样的弊端，不是可以减到最小么？”赵项说出了憋在心中已久的话。

石越想了一下，终于还是把司马梦求关于南北方对免役法的看法，与免役法的利弊仔仔细细说了一遍。赵顼专注的听着，似乎非常的震惊。的确，除了石越，不会有人和他讲这些。

“原来是这样。但石卿为何不在朝会说这些？若有这许多的弊病，其实是可以修改的。宽剩钱可以不征，而助役钱对四、五等户可以减免。”赵顼总以为一道诏书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石越苦笑了一下，道：“陛下，不是臣顾忌什么，而是这些事情，臣身处京师，也没什么证据，不过从民间听来。若无证据，如何说服王丞相。更何况，免役钱现在是西北军费的主要来源，而宽剩钱和助役钱，更是免役钱中的重要部分。陛下想想北方有多少四、五等户和客户，这些人交的钱虽然少，但积少成多，实际上比起一等户交的钱还要多。”

听到石越提到西北军费，赵顼不由怔住了。

知道皇帝会很难取舍的石越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转移话题，向赵顼继续说起新法的利弊，他细细的列出王安石的种种法令，告诉赵顼农田水利法虽然暂时繁琐，却是善政，终有一天国家要从此得利，但也必须禁止胡乱修筑水利设施；而置将法、削减禁军人数，也是值得肯定的。保马法和保甲法利弊难知，不过施行的地方有限，只要谨慎，不至于成为大害。市易法却是没有半点好处，祸害无穷，完全应当废除……他做中书检正官已有年头，许多数据说来相当的详细，赵顼一边问，他一边答，君臣二人细细推敲，竟然完全忘了时间之流逝。

“朕让王安石详查吕嘉问市易司之事，到现在亦无下文。市易法苦民，朕已深知，此法定要废除。”赵顼轻咬碎牙，抿嘴说道。

石越却知道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从容说道：“陛下，市易法是必须废，但又不能废。”

赵顼不由一怔，这说法也太自相矛盾了，“怎生是必须废，又不能废？”

“市易法扰民又无益于国家，自然要废除。但是微臣请问陛下，如果废除市易法，王丞相会有什么反应？”

“这……”赵顼真被问住了，王安石十有八九，是要闹辞职的。

石越知道赵顼没办法把话说出来，便继续说道：“王丞相变法，把令行禁止看得很重要，他很在意新法的威信。如果市易法被废除了，就会给反对变法者以鼓励，他们会更加努力的攻击其余法令。这就是王丞相最大的心病。他明知道市易法种种弊病，却也没有办法回头，因为他怕一个口子缺了，洪水会冲跨整座大堤。而陛下若废止市易法，更会让人错误的以为陛下不再信任王丞相，王丞相到时候，只怕不安其位。”

赵顼听他侃侃而谈，便知道石越定有应对之策，他倾了倾身子，问道：“石卿可有两全之策？”

石越笑道：“臣倒有一个方法。”

“快快说来。”

“陛下可以罢免吕嘉问，将市易司划归三司或者开封府，然后不派官员主持，或者由三司派个小官，密令曾布市易司的任务是在两年内收回借出的本钱，不再进货卖货，如此市易法不废而废。等过两年，此事不再敏感，再彻底废掉市易司，为时也不算晚。”石越笑道。

赵頊沉吟了一会，点头赞道：“好一个不废而废！的确是两全之策。”

颁行一年的市易法，就这样死在了琼林苑的围棋案前。

但是，石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给皇帝心中已经判了死刑的市易法最后一击，趁着这个机会，石越开始了向吕惠卿的反攻。

“除了市易法之外，军器监亦有相当大的弊端。”

“哦，卿可一一说来。”对于军器，皇帝一向很关心。

石越谨慎的选择着措辞，“去年白水潭学院的技艺大赛，陛下可曾听说？”

赵頊不明白石越怎么会突然扯到技艺大赛，不过皇帝倒还真的相当了解，笑道：“朕也听说了。三十六项比赛，听说有九项冠军被外地的士子夺走。蹴鞠的冠军是国子监的飞骑队。”国子监后来组织了四个队参加蹴鞠比赛，以骁骑、飞骑、云骑、武骑这四个勋号命名，竟然把白水潭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件事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石越笑了笑，说道：“正是。微臣亲眼看了那场比赛，飞骑队的确马术精纯。除此之外，臣最喜欢看的，便是射箭。”

“哦，结果如何？是谁技压群雄？”赵頊也挺喜欢这些轻松的话题。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道：“臣没有看最后的比赛，因为在分组赛中，有件事让臣忧心忡忡：射箭比赛用的弓弩，全部是从军器监租来的，比赛过程中，拉坏的弓有十张，弩有七张。有一场比赛，居然三张

弓同时被拉坏，这种事如果在战场上出现，后果不堪设想。别的姑且不论，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便不可等闲视之。”

赵頊默然无语，这种事他也是有过亲身体验的，有一次他去军器监，即兴抽查，三张弩竟然全部不合格。

“此痼疾朕亦知情，然苦无对策。石卿可有良策？”他突然明白过来，石越提起此事，多半便有办法。

“微臣以为，军器监有必要彻底改革。此事微臣思虑已久，若用臣之法，必可改变军器监所制劣品甚多之弊，以后供给士卒的每一件兵器，都会是合格的。”石越朗声说道。

“哦，卿试为朕言之。”赵頊大感兴趣。

“臣做过提举胄案虞部事，又是兵礼房、工房检正官，对于军器监的弊端，臣思考过很久，终于有一得之愚，还请陛下载断是否合理。”谦逊几句，石越开始描述他策划已久的军器监改革草案，“现在军器监的情况，是军器监之下，有各作坊，而各地又有都作监。但是无论从原料购买，到制造生产，到军器的检验，到发放军中，几乎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军器监手中。军器监既是政府的监管机构，又是生产机构。臣以为，所有的弊端，都是因此而生……”

赵頊有点不解的看着石越，和石越不同，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石越知道皇帝一时间不能理解，当下说道：“敢问陛下，如果御史中丞归宰相管，三司使也归宰相管，结果会如何？”

“权相为害，君不能保其位。”赵頊毫不犹豫的说道。

“那么敢问陛下，如果没有谏官，没有驳议，宰相对皇上亦唯唯喏喏，天下大权皆集于陛下一人之手，陛下认为结果又会如何？”石越毫不客气的继续追问。

“贤明之主，仅保其身；中主以下，必致昏暴。”和后世想象的不同，古时中才以上的皇帝，对于权力制衡的必要性都有既清醒又模糊的认识。

“陛下圣明，故臣以为权力过分集中，反会为害。为政之道，在于使各部门互相制衡。古人说宰相之职，在于调和阴阳，可谓深得其要。调和阴阳者，使阴不能凌于阳之上，亦不使阳凌于阴之上，二者互相制约，成其大道。”

“唐太宗分中书、门下，便是深得其要。”赵瑛一生最佩服的，就是唐太宗。

“正是如此。天下之事，事有大小，理则同一。故军器监之事，臣以为可如此处分：凡各作坊，全部独立，采制原料、生产等等，皆独立核算。虽然在军器监备案待查，但不归军器监管辖，反归工部管辖。军器监的作用，是管理兵器研究院，协同各作坊研制新的武器装备，同时派人进驻各作坊，监督生产，验收军器，制订标准化数据……”

“标准化？”赵瑛有点不懂了。

“臣以为各种军器配件，皆可由军器监制订相应的尺寸规格，全国作坊，必须严格按此规格生产，如此兵器若其中一个部件损坏，则随时可以互换修理。同时亦可以提高作坊生产军器的质量。如某些大型的武器，若用标准化生产，可以让生产能力加强。因为各部件按标准化由不

同的作坊生产出来，并不需要多年的熟练工人才能完成，而那些经验丰富的熟练工者，只要负责最后的装配和一些难度较高的部件的生产。这样自然可以效率大为提高。民间印刷业、棉纺业等等，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效果相当显著。”商人是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个阶层，桑、唐两家的成功经验，很快就推广到整个行业，所以石越对于标准化生产，很有信心。

“这的确是好办法。”赵顼点了点头。

石越继续说道：“同时军器监还要负责研判朝廷军队需要各种兵器的数量，再根据需要，向各作坊事先订购。而各作坊则根据要求，去采购原料，生产兵器。如此生产者与监督者分开，生产者想要偷工减料，军器监也不会答应。而最重要的，则是各兵器之上，都要刻上作坊的生产者、作坊的监工、军器监的验收人员三者的名字，如果出现问题，三者皆要受罚。这样数管齐下，大宋的军器，就断不至于出现什么问题了。”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展眉笑道：“好办法，好办法。”

石越心中不禁有些得意，这一次他是一举多得，一方面分了吕惠卿一大半的权，一方面又改革了兵器生产制度，如果成功，将来还能把这个经验用到钢铁行业。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说道：“臣的想法尚不止于此，军器监现在的生产能力有限，臣以为很多基本的原料，以及实现标准化后一些不关键的配件，还有诸如寒衣这样的军用品，日后都可以制定规格要求后，或由自己生产，或由军器监向民间采购。可以让民间作坊公开竞争，择其价美物廉者，如此计算成本，比朝廷自己生产要节约得多。还可与民间均分其利，而朝廷又可从中抽取商税。”

赵顼听石越说完，思忖良久，点头赞道：“石卿所言，甚有见地。但是军器监改革，涉及到军器监、工部、各作坊，若无人主持其事，只怕未见其功，先见其害。”

皇帝的担心早在石越预料之中，石越马上顺着皇帝的话说道：“陛下，真要做一件事，其中总是困难重重的。但只要谨慎从事，纵有害处，也不用太担心，总有办法解决。而且，臣举荐几个人主持此事，必能克建其功。”

赵顼听了石越的语气，不禁开玩笑的说道：“此语听来颇似王丞相所言。”

石越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可不敢。不过，臣认为若能用苏辙、蔡卞、唐棣负责在工部组建兵器作坊的管理机构，起用沈括、苏颂在军器监协同兵器研究院陈元凤与各作坊的官员共同制订标准化规格，加上吕惠卿继续主持军器监之事，只要详定条例，谨慎行事，两年之内，可建全功。而且改革之事，亦可以一步一步来，不必急于求成。毕竟兵者，国之大事。比如可先将问题最严重的弓箭坊分出来试行，等到有了一定的经验，再一个个的作坊慢慢分离，到最后军器监的作坊，便可以全部独立出来。如此纵有不妥，影响亦不会太大。”

“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若一下子全部改革，朕确有不放心之处。然卿所说蔡卞、唐棣又是何人？起用沈括，亦颇有为难处。”

石越这才知道自己糊涂了，皇帝又哪里能知道蔡卞、唐棣？当下又在皇帝跟前，大赞这两人的能力，对于沈括，更是赞不绝口：“……至于沈括，臣以为他在这方面的才华，无人可及，若是不用，实是国家的损失……”

吕惠卿得到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石越的密报之后，心里就隐隐有点不安。由魏泽宗掀开的口子，王安石虽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吕惠卿却直觉这件事不会那么平静的度过。

这种感觉，也许从省试事件开始，就一直存在于吕惠卿心中了。

吕惠卿对于新法并没有很大的执着，但是他已经走到了新法的战车之上，现在下车也来不及了，何况正是新法与王安石，给了他今天的地位与声望。

更何况，年轻的皇帝是想要变法的——这一点是吕惠卿坚持变法的唯一原因。

在书房里，吕惠卿提起毛笔，沾满墨汁，在一张雪白的宣纸上，写了四个名字：王安石

石越、蔡确、曾布。

吕惠卿眯着眼睛审视着这四个名字，沉思不语……

“哥。”喜欢穿名贵的刺绣丝袍，身材矮小的吕升卿有点畏缩的叫道。对于自己的大哥，他有着天然的敬畏。

“何事？”吕惠卿没有抬头，只是温和问道。

“蓝震元悄悄告诉我，道皇上和石越在琼林苑谈了整整一天，所有的内侍都被赶得远远的，多半是在说什么机密要事。”蓝震元和王安石、吕惠卿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往。

“知道了。”吕惠卿不动声色的应道。

“哥……”吕升卿欲言又止。

仿佛知道自己弟弟要说什么，吕惠卿淡淡的说道：“你不用担心，皇上见石越，必定是问市易法的事情，大约也会问问新法好坏，不关我们的事。”

吕升卿这才放下心来，准备出去。

“你有空记得多读点书，别老让人笑话你，少去逛勾栏。”吕惠卿忽然严厉的说道。对于自己两个不成材的弟弟，他实在也很伤脑筋。不过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吕升卿小心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吕惠卿重新把目光投到那张宣纸上，自言自语的低声说道：“石越，这次你又有什么应手呢？”

冷笑数声，他终于再次提起笔来，把四个名字涂成一团，扔进废纸篓中。

“哥。”刚走没多久的吕升卿又折了回来。

吕惠卿有些不耐烦了：“又有何事？”

“陈元凤求见。”吕升卿对于陈元凤，无好感也无恶感，但是他

知道自己这个大哥很看重此人。

“快请他进来。”吕惠卿转过身来，吩咐道。

吕升卿不易觉察的撇撇嘴，连忙出去把陈元凤请了进来。

陈元凤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尽，显然是刚从兴奋中舒缓过来不久。

吕惠卿笑问：“履善，有何事急着要见我。”

陈元凤刚刚坐下，不由自主的又站了起来，略带兴奋的说道：“恩师，成、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吕惠卿虽然看起来无动于衷，但身子却依然情不自禁的向前倾了倾。

陈元凤满脸喜色，“是震天雷！我们制造了一种新式的震天雷，体积比石越的小一半还不止，在里面加了铁珠，还有胡椒粉，威力很大，还能发出刺鼻的味道……”陈元凤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的比划着。石越根本没有料到，虽然他隐瞒了最新火药配方和颗粒化制法，但是兵器研究院火药研究组的天才却不止一个。在陈元凤的督促下，对硝、硫、炭进行精制之后，再分别试验其配方，有人试着增加了硝的比例，结果让震天雷的威力大增。而陈元凤又别出心裁的在这种缩小的“震天雷”身上加了木柄，只要点燃引线，就可以让士兵握着木柄投掷——石越断然想不到，就这样，原始手榴弹，居然被陈元凤发明了！

吕惠卿听完陈元凤的描叙，也不由站起来，微笑着拍了拍陈元凤的肩膀，赞道：“履善，你做得不错。”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但是，这个新式武器，不能叫震天雷！”

陈元凤一时愕然，道：“为何？”

吕惠卿微微一笑，道：“你试想，若叫震天雷的话，其中就有石越的功劳。天下人皆知震天雷是石越之功。这种武器和震天雷并不相同，据你所说，形状都不象。故此，应当重新命名，如此，才是你陈履善发明的，和石越无关。”

陈元凤恍然大悟，暗骂自己是个笨蛋。“恩师所言甚是，就请恩师为它命名如何？”

吕惠卿想了想，笑道：“这个名字须和震天雷一样响亮，且不能太雅，倒不好取。”

陈元凤拍马屁道：“所以才要烦劳恩师来想名字。”

吕惠卿哈哈大笑，道：“便叫霹雳投弹如何？”

“好名字！霹雳投弹……果然是好名字！”陈元凤自然不会傻得说不好。

吕惠卿又笑道：“震天雷到现在为止，除了侍卫步军装备了三百枚车掷弹、五百枚手掷弹之外，未曾用于实战。因为投石车在西北王韶那里根本用不上，而手掷弹又太重了，只能用于守城。现在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明日我就向皇上奏请成立霹雳投弹院，调集资金人手，专门生产这种武器。”

“不过，这霹雳投弹生产的周期比较长，学生估算，就算尽可能抽调人手，每个月最多也就能制造一千枚左右……”陈元凤头脑还算清醒。

“不要紧，只要尽快用于实战就好，霹雳投弹能在战场上杀伤敌人，你的功劳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吕惠卿毫不在意的说道。他知道“霹雳投弹”怎么样使用，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政治利益。

9

事情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石越向皇帝建议改革军器监，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却也不可否认的是希望分吕惠卿之权，夺回对军器监的一部分影响力；但是他却无法预料到，陈元凤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改良震天雷，发明了“霹雳投弹”，而吕惠卿又当机立断，写了一封《建霹雳投弹院札子》，竟然是以宋朝罕见的高效率，要求把这种武器投入生产，并装备军队。因为新式火药要精研细制，加上生产效率所限，这所谓的“霹雳投弹”，每枚的造价高达二千余文，大约相当于一张弓加十枝箭或者一张弩的价格，而弓弩可以使用很久，霹雳投弹却是一次性武器，扔出去就没有了，所以，实在是相当昂贵。如果再考虑到运往前线的运输成本——这种火药武器的运输费用也肯定会比冷兵器要高，“霹雳投弹”完全称得上是大宋军队最昂贵的武器。

但是吕惠卿就有这个“魄力”。也许他根本不在乎要花多少钱，反正钱不是他的；也许他就是希望多花一点钱，这样他才有机会从中渔利。不管原因如何，总之，他一手促成了霹雳投弹院的诞生，并且敢于把这种武器送往战场，让王韶的军队使用——石越完全不敢想象：没有

任何的训练与技术指导，吕惠卿仅仅是写了一封信给王韶，告诉他这种武器应当如何用，霹雳投弹就算初步列装军队了。

但站在吕惠卿的角度，他也不曾预料到石越会突然提出改革军器监的主张。石越《军器监改良诸事札子》，用一项项颇具说服力的主张，向世人展现了他对于军器监的影响力——与石越想的不同，吕惠卿并不在乎军器监的权力被分掉，虽然在军器监他的确也吃了不少回扣，但是做得相当隐蔽，他也不怕在改革的过程中，会被暴露出来。

吕惠卿真正在意的，是石越用他那出色的创意，削弱了“霹雳投弹”发明所应有的荣耀——对军器监进于改良，无疑就是说军器监之前并不成功，一个运行良好的机构又怎么会需要改良？这中间暗藏着对自己的批评。另外，吕惠卿也清楚的知道，石越每一项成功的建议，都会加重这个年轻人在皇帝心中的份量，在将来争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的战争中，石越的砝码会越来越重……

他知道自己这次是输了一城。当皇帝宣布市易司改归三司管辖，罢免吕嘉问的时候，吕惠卿就已感觉不妙，他注意到王安石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的知道，市易法已经名存实亡了。而接下来军器监的改革，石越的建议很快就获到原则上的通过。只余下实施的细则，以及具体负责官员的人选还需要中书门下仔细讨论了……

而与此同时，石越的幕僚们，对于事情的某些变化，也是相当的困惑。

“王安石对于市易法的实际上被废除，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的确，虽然我们提出不废而废的方法，早已预料到可以减少来自王安石的阻力，但是他几乎把市易法当成不是自己提出的新法一样抛弃，却未免太过于诡异了。”

司马梦求和潘照临都绞尽脑汁的揣摩着王安石的想法。对于“拗相公”来说，这实在太反常了。而这两人，却都坚信“事有反常必为妖”。

“王介甫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倒是陈良觉得奇怪，忍不住问道：“为何王介甫就非得要有何反应不可？”

“因为王安石的性格……”潘照临脱口答道，但他只说了一半，就闭上了嘴巴，一刹那，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却又匆匆溜走。

石越却是比潘照梦与司马梦求想得开得多，笑道：“王安石的性格……也许就是王安石的性格让他不再反对也说不定。皇上说他没有调查吕嘉问，我却以为，他也许是调查了，却又不甘心自打耳光……借着这个机会，让市易法终止，也许同样是王安石的想法。”

陈良的心思要简单得多，笑着点头，道：“秘阁说得有理。其实，以学生之见，王安石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易法终于废除了，

开封府的老百姓，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潘照临闻言不禁自失地一笑，道：“竟是子柔说得有理，不过开封府的老百姓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却不可以松这口气。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公子须得有一个章程应对。”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吕惠卿和陈元凤对军器监以及兵器研究院的影响力，看样子也在加深。

石越听到“方田均税法”五字，便眉头微皱，说道：“只怕不易说服王安石，唉，明年……明年……”石越心里知道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但是他能说出来吗？唐棣等人相信神秘主义，可潘照临和司马梦求，却是彻头彻底的无神论者。

陈良见石越欲言又止，忍不住好奇的问道：“明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么？”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的目光同时汇聚到石越身上，显然他们对此也有好奇心。不过对石越，他们有着相当自觉的主臣观念，不会主动问这种失礼的问题。

“熙宁七年，自春及夏，淮南路、京东路、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路久旱；九月，除以上诸路外，新收复的洮河亦旱……”祸不单行的是，就在熙宁七年，开封府和河北路，还遭遇到了大蝗灾！换句话说，河南东部、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宋朝的北方六个省的地方，全部受灾！石越在心里想着这些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虽然对历史的细节不是太清楚，但是熙宁七年与熙宁九年，造成王安石两次罢相的重要自然因素，却是任何一个学历史的学生都应当耳熟能详的。实际上从熙宁七年开始，一直到元丰二年，大宋北方的国土之上，就是旱灾与蝗灾不断。而偏偏正是因为新法的许多法令，让大宋北方的大部分居民

们不堪重负，只能勉强生活下去——于是天灾一到，他们根本没有半分抵御自救的能力。也许自己的到来，让这些百姓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至少青苗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原本几个月前就应当实施的方田均税法，现在依然还在政事堂悬而未决。石越在心里计算着时间：如果九月实行，搞得鸡飞狗跳，紧接着就是三月备案征税，紧紧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整个北方农业被天灾的摧残……

到现在为止，石越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流民！

他生活在十一世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每天交往的，不是皇帝高官，就是士子清流，就算桑、唐两家，也都是富商大贾；而他出生的时代，中国虽然不算富裕，但是流民这种东西，他毕竟也没有见过。石越对难民的印象，是电视里面的那些悲惨镜头，他见过饿得皮包骨头的非洲人……那种悲惨，让任何良知未泯的人都要心中愀然。

我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石越抿紧了嘴唇，暗暗发誓。

潘照临等人看着石越突然陷入了沉思，都不敢打扰，互相交换着眼神，暗自猜测明年会有什么事情，但是便是他们再聪明，也不可能提前知道下一年的灾情。

突然，石越抬起头来，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紧绷着脸，一字一句的说道：“我担心明年整个北方，都会面临旱灾与蝗灾，现在北方的情况，纯父你应当很清楚，如果风调雨顺，那么底层的百姓还能够支持，一遇上灾害，非有朝廷救济不可。可是朝廷把钱粮大部分都集于京师，一旦北方大面积的受灾，那么便有三头六臂，只怕也顾及不过来，何况在这个时候，还要加上一个方田均税法！那是雪上加霜！”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陈良顿时面面相觑，他们见石越如此慎重其事的说一件事情，可整件事情却是建立在假设明年北方全面受灾的情况之上——这实在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

“公子，你说明年北方会全面遭受旱灾和蝗灾？”潘照临小心的重复了一遍。

“不错，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到今年冬天就可以看出端详了，整个冬天都不会下雨，而蝗灾先起于契丹境内，然后飞向河北，直达开封府。”石越肯定的说道，他需要把这些资讯告诉他的幕僚。

石越如此言之凿凿，更让潘照临等人感到不可思议。

“公子，你是如何知道的？”潘照临问出了三人心中的疑惑，他不是怀疑石越，而是此事太不可置信，而做任何决断之前，首先都必须判断情报是否可信。

石越想了半晌，看了三人一眼，缓缓说道：“你们不必管我是如何知道的，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常人没有的能力。总之，你们只要相信我，此事十之八九会发生。”

他身为主上，将话说到这个份上，潘照临等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司马梦求和潘照临迅速的对望了一眼，虽然心中依然怀疑，但是从最差的情况来设想行动计划，虽然有可能浪费一些机会，但毕竟不会导致最差的结果，这是二人可以接受的。

“秘阁想要全力阻止方田均税法的通过吗？”司马梦求问道。

石越点了点头。

“我反对，这不是上策。”潘照临毫不客气的提出反对意见。

“这不是上策与下策的问题，这是千万条人命的问题！”石越冷冷的说道。

潘照临略带讽刺的说道：“但就算公子阻止了方田均税法，也不能挽救千万条人命。方田均税法，不过是雪上加霜罢了。除非公子能说服皇上，从今年开始，免征整个北方的赋税钱粮，同时从南方调粮前往北方，发动军民严阵以待，以图自救。否则的话，做什么都是徒劳！大宋现在的能力，根本无法应对遍及半个国家的灾害全面爆发。”

石越虽然知道潘照临说的是实话，但是却觉得过于冷血，实在无法就这样接受。他略有些激动的说道：“我会试着说服皇上的。”不过，这句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皇帝凭什么要相信他对明年灾害的预言，并且做出如此巨大的调整？王安石与中书诸相、枢相、三司、以及整个朝廷，谁又会相信他的预言？

潘照临脸上又露出那种微微讽刺的笑容，他有意无意的看了司马梦求一眼。

司马梦求也平静的说道：“秘阁，学生也反对您阻止方田均税法。”

陈良却是急了，道：“为何？就算起的作用有限，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呀！”

潘照临冷笑道：“既然救与不救，结果一样，就应当用这种结果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样才能避免以后少死人，这才是真正的仁慈。那种妇人之仁，不要也罢。如果公子所说属实，那么到时候新党肯定和

旧党互相攻讦，王安石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公子正好利用这次机会，收取士林与民间的声望。我们应当想一个全面的救灾措施，在流民到达京师，造成惊骇之后，送呈皇上。”

“不错，虽然全面救灾实际上不可能。但是如果秘阁呈上的措施能够成功缓解一两路的灾情，再加上尽力解决开封府的灾情与流民，那么秘阁的政治声望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王韶在西北打多少胜仗，都比不过秘阁的力挽狂澜。”司马梦求平静的补充道。

陈良似乎有点不认识的看着这两个人，“放任北方百姓于不顾，解决一两路加上开封府的情况，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仁慈？！”

“子柔，事有经权。”司马梦求看了陈良一眼，解释道：“救整个北方是不可能的，何必徒劳。但是提出一两路的解决方案，只要我们尽早准备的话，却还是有可能的。而最要紧的是，开封府不能不救，救了开封府，才能让皇上和百官看到秘阁的能力，才能让开封府的士林与百姓们更加支持秘阁。何况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能够解决一两路的问题，已经是尽力了。”司马梦求的说辞，比起潘照临来，要好听得多，但是其本质却一般无二。

心里极度不以为然，可是却无法说过司马梦求和潘照临的陈良，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石越。

石越站起来，冷冷的说道：“我不需要利用灾民的生命换取什么政治声望。我们可以想一两个解决一两路灾情的好办法，同时我也会试着向皇帝提出建议，争取说服皇上能够及早做好准备。另外从现在起到秋收，隔两个月送封信给韩琦，提醒他早做准备。”

潘照临冷笑一声，道：“没有用的，公子。没有朝廷的命令，韩琦

身处嫌疑之地，他如果屯聚粮草，被御史一参，说他想谋反，韩琦也受不了这一本。而且以韩琦为人的谨慎，他根本不会那么做。既然公子这么肯定明年有灾害，那么均田方税法就算通过，灾情一起，也会暂停。又何必在这个时候和王安石为敌？等到明年伺机而动，不是要好得多吗？”

司马梦求也说道：“王安石对方田均税法志在必得。极力反对的，自有其人，秘阁也没有必要把和王安石的矛盾加大。王安石已经放弃了市易法，步步紧逼，又有何益？”

无论是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都有一句潜台词也没有说出来：石越的最大利益，并不是把王安石赶下台。在石越的政治声望达到可以出任宰相之前，王安石在相位的利益，远远大于换上别人在相位的利益——因此对方田均税法，根本不应当与王安石做鱼死网破之搏。

这一点石越并非不明白，但是很多事情，并非你明白就会那么去做的。

二月春风似剪刀。

石越和侍剑打着伞走在白水潭的一条小路上，听到雨水从刚刚被春风剪裁过的绿叶尖头滴下来，清新的泥土味伴着这大自然的生机，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无比的惬意。

想起前几天还和潘照临等人说起大宋北方将要有的大旱，石越不禁有点怀疑——从现在的天气看来，和旱灾实在相差太远了一点。这几日他都在中书详议军器监改革的条例，在苏辙被任命为同判工部事后，又是和苏辙、唐棣解释改革的意图以及具体执行的方法，忙得不可开交。如果王安石这时候提出方田均税法，石越简直要怀疑自己有没有精力去反对了。

今天抽空来白水潭，也不是因为很闲，而是想和沈括好好谈一谈关于兵器制造标准化的问题。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公子，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诗的妙处。”侍剑心里没有石越那么多心事，这些天他跟着司马梦求学韩愈的诗，居然也能背得几首。

石越笑道：“韩文公的诗很不错，不过如果说到咏春雨的诗，只怕比不上‘小楼一夜听春雨’。”

“小楼一夜听春雨，那是谁的诗？”侍剑奇道。

“那是陆……”石越立即就知道坏了，此时陆游的爷爷陆佃还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正在《新义报》做主编，他一时顺口就把陆游的诗吟了出来，当下连忙含糊道：“一时却记不得了。”

侍剑年纪尚小，其实对于诗词的好坏，所知有限，听石越这么说，也不疑有他，只是笑道：“前几日我去桑府，见到桑姑娘写了一首咏春的诗，桑公子很是夸赞，虽然不是咏春雨的，但是依我看来，也是极好的。”在石越的鼓励与要求下，若无旁人在侧，他们主仆之间，说话都很随便。

石越见他如此夸赞，微感好笑，不过听说是梓儿所写，这才想起来实在有一段日子不见她了，便笑着问道：“是什么诗，可还记得么？”

侍剑其实早知道石越必然要听，早就刻意背诵下来，当下摇头晃脑的吟道：“道边残雪护颓墙，城外柔丝弄浅黄。春色虽微已堪惜，轻寒休近柳梢旁……”^[2]

石越不曾想到梓儿的诗竟然进步至此，左手擎伞，低着头正细细品着“轻寒休近柳梢旁”中那种倔强之意，忽听有人唤道：“子明。”石越不用抬头就知道是桑充国，只是刚刚和侍剑说桑充国和梓儿兄妹，不料立即在此碰上桑充国，可见河南地面真邪。此时和桑充国在一起的，还有程颢。

“伯淳先生、长卿。”石越连忙揖礼道，对于程颢，石越一直相当的尊敬。程颢最是平易近人，温尔可亲，和石越关系也是极洽，忙还礼笑道：“子明，开封府地面真的邪，刚刚和长卿在说你，不料就此碰上。”

石越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和侍剑对望一眼，莞尔笑道：“伯淳先生，说到在下，可是有何事么？”

程颢笑道：“自是有事，不过却是一桩美事。”

“美事？”石越愕然道，不知自己有何“美事”可言。

桑充国微笑不语，程颢温声笑道：“子明一直未曾婚娶，长卿是央我做月老，来牵这一桩红线的。”

石越对于自己的婚事并不着急。现代社会晚婚是平常之事，石越的年纪根本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更何况到了宋代之后，名人倒是见过

不少，女子却是认识得不多，来往于朝堂之上，更是谈不上有什么时间谈恋爱。此时程颢突然给自己提亲，石越不由狐疑的看了桑充国一眼，半开玩笑的说道：“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只怕我一个大俗人，有点配不上。长卿你自己不早点结婚，给伯父添个孙子，怎么倒操上我的心了。”

程颢笑道：“这却是真的过谦了。子明和长卿，便是朝廷许个公主，也配得上。事情一桩一桩的来，子明你比长卿大，自然先给你提亲。”

桑充国忽然说道：“程先生，在这里提亲，似乎儿戏了点。不如改天到石府再说吧。”

程颢笑道：“子明不是俗人，必定不会在乎这些。不过改日再说也好，子明，你就等着我这个冰人上门吧。”

石越并非愚钝之辈，见二人这般神态，心中不由一动，几乎已经猜到这是为梓儿提亲了，否则桑充国何必要请别人代劳？他顿时不由得心里惴惴起来，这些日子来，潘照临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及过此事，他虽然嘴上一直不肯松口，但心中情不自禁的，还是会忍不住的念及此事，梓儿的性格俏皮中不失温柔，天真中不失体贴，很容易让与她接近相处的人亲近她、喜欢她，尤其自己，更是几乎看着她一天天从稚气未除的小女孩长成娇羞妩媚的少女，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过往亲密的女孩子，要说从没动过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若说这就是男女之情，他也觉得难以置信，毕竟现在的梓儿也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虽说这样的年纪相对于早婚的宋代女子而言已不算小，但对他而言，却还隐隐是个未成年的少女。所以他自己也分不清楚，对梓儿的那份疼惜照顾，究竟是男女之情，还是兄妹之情？因此若要答应，未免有几分犹豫，种种顾

虑良多；若要拒绝，却又有几分不甘与不舍。见桑充国提议改日，不由得如释重负，连忙抱拳笑道：“我还要找沈存中有事相商，改天请伯淳先生和长卿一起过来喝一杯，我们好久没有相聚了。”

“如此一言为定。”

12

专门提供给沈括的研究院，在白水潭学院的深处，一条流向金明池的小溪旁。

整个研究院一共有四座院子，数百间房屋，格物院一百多名学生跟着沈括在做研究，他们现在的课题之一，是制造一架精密化程度相当高的座钟。

当石越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走进沈括的研究院时，他真的吃了一惊！大厅之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零件，一些学生拿着炭笔与尺子在仔细的测量，一些学生拿着笔墨记录着什么……而在大厅之一角，摆好了三个看样子已经做好的木质座钟，中间一座差不多比自己的身高还要高，石越估算着两米有余，记时的指针现在已经走过了“巳时”（上午九点）——让石越大吃一惊的是，从这个座钟的指时来看，它走一圈是从丑时开始，到子时结束，整整二十四小时！也就是说，它的秒针两分钟才能走上一圈。

看着这座典型中国特色的时钟，石越不由得有点哭笑不得。虽然说

不出有什么不好，不过看到一座二十四小时一圈的钟表，他心里总不免会感觉有些别扭与怪异。

在这座座钟旁边，有两座小一点的座钟，其中一座为了方便，在刻度上只标了从一到十二的大食数字，而把时辰标在了相对应的木制框架上。

石越正打量着这几座时钟，感觉着秒针那“答答”的声音伴随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忽然听人唤道：“子明，你怎的来了？”石越转过身去，见沈括站在自己身后，手里拿着一个青铜式样的东西，看起来倒象是手枪，正微笑着和自己打招呼。

“存中兄，看来你的进展不错。”石越一边拱手笑道，眼睛却好奇的盯着那个青铜制品。

沈括见他注意自己手中的物件，便把它递给石越，笑道：“一个铁匠从长平古战场那边捡来的东西，我正在琢磨着是做什么用的，子明看看识不识得。”

石越接来过了，放在手中，看了一眼，不禁失声叫道：“青铜弩机！”^[3]

沈括惊讶的望了石越一眼，他本想考考石越，却不料他立即就能认出来——此物之上望山、牙、悬刀、钩心、键一应俱全，保存得相当完整，沈括岂有不识之理？他哪里知道石越在博物馆中曾经见过这种青铜弩机，对于其意义更是了解深刻。此时石越强抑住心中的狂喜，故作平静的问道：“存中兄，能不能把他复制出来？改用钢铁制品的也行。”

沈括微微笑道：“易如反掌。”

青铜弩机之妙，在于设计巧妙，并不在于工艺复杂，其失传的原因已不可知，但其在后世虽然偶有发现，却未被重视，因为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种东西对于弩的重要意义，当然另一个原因，自然是因为成本！在弩上装备青铜弩机，在手工业时代，需要的成本是惊人的——并非每个政府都装备得起，毕竟对于中原的步兵来说，弩在军队的配置甚至超过了人手一张。

石越自然是知道这些道理的：“那么，若要求每个工匠制造的弩机，都是一模一样，这张弩上的弩机可以换装到另一张弩之上，存中兄觉得有多难？”

沈括没想到石越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不禁愕然，想了一想，才叹道：“难如登天！”

石越笑道：“我这次来，就是来请存中兄做这件难如登天的事情！”当下和沈括走进内室，把改革军器监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沈括听到标准化的主张，不由苦笑道：“子明，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这弩机，要让它能互换契合，各个部件需要毫厘不差，如此，首先就要重申度量衡之标准，确定精度，才有可能。为了验收，更需要有精确之量具，否则如何检验？这些都是大事，牵涉甚广，非关军器监一监之务。”当时一般能用到的最小长度单位是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沈括在制造钟表之时，就已经感觉很需要更小的计量单位了——当然，最困惑的问题，是没有精度很小的计量工具。

石越知道沈括所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想了一想，笑道：“没有精确的量具，可以想办法制造出来，我相信这难不倒你们。至于度量衡推行全国，影响太大，但可以在军器监和各作坊内部先颁行一部《军器制造

法式》，规定好度量衡之类，这就不成问题了，一切事情存中兄放手去做，这是不世之功，必能留名千古。”

沈括想了一下，觉得只限于军器监各作坊的话，还是可行的，便点头答应，一边笑道：“子明觉得那些座钟如何？”

石越笑道：“甚妙，就是有一个缺点。”

“愿闻其详。”

“现在以地支记时，一天是十二个时辰，我觉得粗略了一些，不如在十二时辰之内，再做一细分，分成二十四小时，每一个时辰以初、正为分，以丑时为例，丑时为丑初，而丑寅之间，另有丑正之时。而钟表一圈可以改为六个时辰，这样时辰以下的时刻，可以显得更加清晰。”石越为了自己的方便，开始假公济私。

沈括奇道：“这又有何必要？”对于宋人来说，如此大费周章，那的确有点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石越却另有高论，笑道：“我不过是想让大家珍惜时间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子存兄座钟发明之后，人们不必临川，看着时钟指针移动，就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而时间细分，更让人们有清晰的时间感，有更紧迫的感觉，会更加爱惜光阴。”

沈括想了一会，也没有感觉到细分小时和时刻会能让人更加惜时。不过分得越细，对人们总是越方便，沈括想到这一节，也就笑道：“那就改一改试试，反正现在没有成型，就当给学生一些机会吧。正好趁此机会，考虑制造一些精密的量具。”

汴京外城西墙正中间的一道门叫做万胜门。

从白水潭学院，顺着“白水潭西街”往北，蜿蜒可到外城西墙的新郑门外通往郑州的官道。白水潭西街比不上通往南薰门的白水潭东街繁华，但是它却穿过官道，一直通往万胜门官道南头的皇家园林琼林苑，而在琼林苑的对面，隔着一条官道，就是很出名的金明池了。

金明池是一座人工湖，到此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当年宋太宗开凿此湖，是为了训练水军，大宋的水军就在此湖中进行对抗演习。但到了宋神宗之时，讲习水军的初意早已荡然无存，而是变成了皇家水上公园。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金明池更是向天下百姓开放，百姓们观看的，当然不是水军的军事对抗，而是水军的艺术表演，一切都是为了好看，没有半分实战的价值。但是对于北方的居民们来说，金明池的开放，却不失为游乐的好去处，所以每到三月一日开池，金明池立即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熙宁六年三月一日，为了军器监改革等等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的石越，竟然也出现在金明池的人群中，这说起来肯定让吕惠卿十分羡慕——他为了军器监改革和霹雳投弹院，已被忙得恨不得自己有个分身才好。不过石越倒也不是无缘无故来金明池的，他身边，除了潘照临和司马梦求之外，还跟着唐甘南。

再次来到京师的唐甘南，向石越介绍了他在杭州与泉州的造船厂的情况，潘照临便告诉他，金明池正在挖“大澳”，建藏船之室——也就

是船坞，目的是为了修理一条二十余丈长的大龙舟，实际就是楼船。这条船是宋初吴越王钱俶所献，龙头龙尾，中间有楼台殿阁数重，很受大宋官民的喜爱。此时到神宗年间已有百年，难免老坏，为了修好它，在一名叫黄怀信的宦官的主持下，出现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干船坞。

石越对于技术推广一向颇为热心，黄怀信设计的这座干船坞，不仅设计上已十分巧妙，而且还采用了诸如起重绞车、悬门等先进技术，便大力鼓动唐甘南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他的船厂中去。为此竟然忙里偷闲，陪着唐甘南来看金明池的船坞——虽然这是因为没有石越陪同的话，想要看到黄怀信的船坞并不容易，但其实也有假公济私之意，毕竟天天这么忙，石越也感到有点累了。

船坞在金明池北岸，此时因为大修水利，同时还有一项导洛通汴工程，要将伊、洛清水引入汴河，所以借此机会，赵顼下令开筑一条水渠，从北面引汴水入金明池，为金明池增加新的水源。而这金明池的北岸，也因此游客稀少。人们此时都聚集在南岸，观看水军进行精彩的表演。

看完船坞的整体设计后，唐甘南忍不住赞叹道：“真是巧夺天工，如此船就可以直接在江河湖海中建造，得省去多少人力物力。”

石越笑道：“方才已给二叔介绍了黄怀信，二叔只管向他贿赂，肯定能买来设计图。”这并非什么军国机密，有人出钱买他的东西，黄怀信断无拒绝之理。

唐甘南眯着眼睛笑道：“这是自然。但还有一件事，也想要子明成全。”

石越笑道：“二叔请说。”

“我听说沈存中先生设计了一种叫座钟的东西……”唐甘南捏了捏鼻子，笑道。

石越不想他的消息如此灵通，而且竟然敏锐的觉察到了座钟的商机。于是装着糊涂，不着边际地说道：“二叔消息倒是灵通，那个物什的确有趣。”

唐甘南笑道：“子明，自家人不说两家话。把那个座钟给我来生产如何？”

石越没有答应，反笑问道：“二叔打算一座座钟卖多少钱？”

唐甘南想了想，说道：“我想卖一百贯应当没问题。”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倒吸一口凉气，心里面竟是同时说了声：奸商！两人也见过那座钟，成本最多三十贯。

石越却是摇了摇头。

唐甘南以为他嫌贵，忙道：“子明，太便宜了不好。”

不料石越笑道：“一百贯，的确太便宜了。”

唐甘南一怔，半晌才明白过来，不由心里一寒，他一向知道石越精明，没想到居然比自己还黑。当下问道：“那子明的意思？”

石越笑道：“座钟这种东西，若要拿去卖，便不要将它当成计时的沙漏去卖，而是要当成奢侈品去卖。同是座钟，可以造出许多种类，可以给座钟镀金，可以嵌满各种宝石珍珠，摆在堂上，便显得富丽堂

皇……至于定价，几万贯也好，十几万贯也好，几十万贯也好，二叔一定比我内行。”

唐甘南眼睛都亮了，笑道：“子明果然是能者无所不能。若如此卖，不但大宋，辽国、高丽、日本，甚至大食的胡人，恐怕都要趋之若鹜。”

石越笑道：“那就要看二叔的了。总之不妨将座钟造成几等，分别定价，贵者价值连城，普通的则几百贯便可……”

唐甘南顿时大生知己之感，笑道：“子明说的是。虽然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外面的架子却是可以变化的，而价格自然随着外面的架子而变化。”

“不错。”石越点了点头，笑道：“反正就算一百贯，一般的百姓也是买不起的，那么，最差的那一种，干脆就卖三百贯好了。大宋的有钱人，实在多的是。不过，要卖座钟的话，恐怕二叔还得弄一批人来修理，毕竟这座钟是不可能永远不坏的。”

听着这二人的对答，司马梦求姑且不论，潘照临却是感叹万千——他终于见识到了石越腹黑的一面。

而唐甘南听石越话中之意已是答应了，甚是高兴，笑道：“那是自然的，既然子明答应了，我这就去和沈括说。”

石越见他如此着急，不由摇头笑道：“二叔莫急。座钟制造并不容易，你便现在去找沈存中，也是无用的。——但先不说这个，二叔可想过大概有多少人会买这座钟？”

唐甘南怔住了，他知道有很多人会买，但是具体的人数他如何能知

道？连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都想不出来。当下坦白回答：“买的人应当不少，但究竟有多少，却很难说。”

石越却肯定的说道：“只要运输没有问题，我以为不会少于十万，换句话说，最差也有两千七百万贯的利润，当然事实上肯定不止此数。”^[4]

两千七百万贯这个数字，不但潘照临与司马梦求，连唐甘面都吓了一跳。

“我绝非是红口白牙乱说大话。二叔只要略微算一算便知——大宋约有三千万户人家，能买得起座钟的一等户和官户中的富豪之家，少说也有五六十万户，只要其中五分之一购买，就有十万之数。这还没有算上辽国、大理、高丽、南洋诸国。故此，我说十万之数，已是保守。而且很多人家，未必只买那种三百贯的。”

唐甘南连连点头，实际上他觉得石越认为宋朝有购买力的家庭只有五六十万户，已是大大低估。这方面，石越是根据中书门下的官方统计数字估算的结论，但唐甘南却更加明白实际的情形如何——民间的富室，远比朝廷以为的要多，只不过为了逃避赋税，很多人家都不惜想方设法贿赂官吏，刻意低报户等。想到这巨大的市场与惊人的利润，唐甘南嘴都有些合不拢了。须知当时大宋一年岁入，上缴中央者总数亦不过约六千万贯左右。

石越因说道：“但二叔也莫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虽然有超过十万户的市场，但这座钟全靠手工制造，工艺要求又是极高，想造出来并不容易。就算是现在开始就加紧招收培训学徒工匠，平均每年能制造一千座，只怕也是很不容易了。”

唐甘南不由点了点头。虽然一千座就是三十万贯的收入，而且他肯定会制造一些豪华座钟，若能卖掉一座十几万贯的，利润就相当惊人了。而这是肯定能卖掉的——想想大宋与各国的王公贵人们……但是，石越刚刚才向他描绘了一座巨大的金山，这几十万贯与两三千万贯之间的差距……不过，他也知道，石越不会无缘无故的说这些，因此只是耐心的听着。

果然，石越又说道：“所以，能否收获这座钟所带来的利润的关键，却是要想方设法，提高生产的能力。要想做到这一点，只靠过去的方式，绝难办到。因此，我建议二叔办一所技术学校。”

“技术学校？”

“不错，这种学校，专门招收培训学徒，让学徒学一点基本的文化基础，然后就专门学习如何做机械，比如纺纱机、印刷机等等，当然也包括座钟，我可以帮忙，让白水潭派一些学生去讲课，二叔也可以让作坊里的熟练工去讲课。那些学徒在学校学一两年，就可以到作坊去做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培训出尽可能多的学徒。”

唐甘南认真想了一下，说道：“这的确是好主意。不过有个坏处，这样各种技术很容易泄露。”

石越笑道：“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是难免的。不过，这也有办法对付，每个学徒招进学校，你管吃管住，给他们签十年以上的契约，毕业后十年内，专门在你的作坊做事。至于十年后，留不留得住人，我想二叔应当不会太担心……”

唐甘南赞道：“这个主意妙极。如此，便依子明的。”

石越笑道：“其实十几年后，座钟也好，纺纱机也好，可能都会又有改进了。我听说二叔杭州的印书坊把活字改成了铜活字，却不知效果如何？”

“还好，还好。”唐甘南打着哈哈回道，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的生意这么大，哪里处处顾得过来。

石越也猜到他只是在敷衍，笑了笑，又说道：“还有一件事要与二叔商议——新的钟表行，包括建学校，都需要白水潭花不少力气。而白水潭以后搞研究、扩建，都需要花钱。因此我想，这个钟表行，就叫做白水潭联合钟表行，由白水潭学院占三成的股份，他们负责提供技术，帮你建学校。二叔你也占三成的股份。另外沈存中和一起做研究的学生，一共占一成的股份。经营上的事情，由二叔你负责，白水潭学院和沈存中他们只管按利润分红，并提供技术上的帮助。”唐甘南对此倒没什么不愿意的，三成也不算少了，何况还管着经营。便说道：“这是应当的，余下三成，便归子明了。”

石越摇了摇头，笑道：“余下三成，一成给桑伯父，另有二成，可用来招募各地的富商大贾一起合作。”

唐甘南眯着眼睛想了一会，道：“子明，给桑家我没有意见，但是不需要别家加入了，开始的本钱全由我来解决，那二成不如你自己留着。”这是稳赚的生意，唐甘南自然是不愿意别人来分一杯羹，更不愿意别人来指手划脚干涉他经营。他能占到三成股份，每年利润最低也有九万贯——而且肯定大大高于此数，否则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因此，即便前期投入大一点，但是只要经营得好，两三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成本，根本没有合资的必要。最重要的是，给石越股份，不但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能将他和石越更紧密的捆在一起。

石越笑了笑，二成股权并不是小数目，每年的分红最少都是六万贯。但是对于他来说，金钱的意义不大，唐家和桑家在金钱上对他从不吝啬。桑充国的意外事件，直到现在也并没有让桑俞楚生出什么异心。所以他觉得没必要去沾这个锅。何况宋朝优待百官，石越现在的薪俸赏赐颇为丰厚，养上几十个门客都不成问题。他正要开口拒绝，潘照临却突然说道：“若直接划到公子名下，却不太方便。到时候必遭御史弹劾。”他这样说，实际上倒是替石越答应了。

石越诧异地看了潘照临一眼，却见司马梦求朝自己使了个眼色。他知道他们必有原因，便不再说话。

唐甘南笑道：“此事我会安排，这个潘先生不用担心。”他一生中做过无数的决策，最正确的一项决策，就是决定永远站在石越这边。

白水潭联合钟表商行在金明池北岸的船坞里敲定，这件事影响最深远之处，莫过于其后在大宋各路州兴办起来的技术学校，第一批技术学校遍布于南方的五十个城市，其后渐渐遍及整个国境。技术学校的出现，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技术传承方法，称得上是革命性的转变。虽然其最初的意义，不过帮助唐家等商家控制的作坊迅速培养出一批批出色的工人而已。

另一个怎么样夸大也不为过的重要内容，就是石越分给白水潭学院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这笔不菲的固定收入，立即就让白水潭学院成为宋朝最有钱的学校，其后白水潭学院各种研究院的陆续出现，其经费之保障，全赖于此。

唐甘南对于石越主动提出来把白水潭钟表联合商行的总部设在杭州，又提出先期五十所技术学院全部设在南方，连汴京都不开设，想也

不想就全部答应了。他明白这种做法的用意，也明白这样做对自己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快点去和潘照临、沈括等人谈好细节，金明池的春光，突然间格外的美好。

[1]. 杂犯：指犯皇帝名讳等

[2]. 原作者为刘因。

[3]. 青铜弩机在宋代早已失传，但史料有载，沈括的确曾经见过青铜弩机，而历史上在他判军器监时，对弓弩做过改良，不知是否受此影响。

[4]. 桢，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相当于一个低等厢军约九年的薪水，所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与地主富商来说，完全可以购买。沈括所买的著名的梦溪园圃，花了三百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苏轼时常穷困，但是也经常有余力用五百贯来购买宅第。所以对于座钟，上层阶级有足够的购买力。

目录

- 第十二章 婚姻大事
- 第十三章 匪斧不克
- 第十四章 汴京•杭州
- 第十五章 十字

第十二章 婚姻大事

与政治无关。

——《政治学》

1

似乎是为了配合唐甘南愉快的心情，忽然，一阵丝弦管乐之声从湖面传来。众人此时心情都好得不得了，不由静心来细听歌词，却是从未听过的调子，歌辞依稀是：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姐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

歌声也非常依软。

石越等人谈妥大事，好奇心起，纷纷走出船坞观望。原来金明池北岸正中，是依水而建的宫殿，从宫殿正中伸出一座桥来，正好搭在湖心的小岛上同，这座桥叫做“仙桥”。每年金明池开放，便有歌女一排排

站在仙桥上演唱，给湖中表演的水军和游人助兴，若是游人从南岸或东、西两岸远远望去，只见衣袂飘扬，云发高耸，倒真似仙女下凡一般，让人不知道身处何境。

此时石越他们所处之地，因为就在宫殿之旁，比起一般游人，倒要看得清楚一些。几排数百个歌女，倚栏而立，都穿着彩衣，古代女子盛装之时，往往云发高耸，而身上又系有一根彩带，此时随风飘舞，的确让人观之而心醉神移。这许多女子，各携乐器，一起合奏，或同时轻启朱唇，曼声歌唱，曲子随风送至，中间那温柔婉转之意，又有道不尽的缠绵。

这里石越、潘照临、司马梦求，都是通晓音律之辈，而唐甘南虽然是不懂音乐之人，在杭州呆久了，却也很喜欢这种温柔的曲调，禁不住要随着节奏而摇动胖胖的身体。

忽然，这靡靡之音中，闻得几声铁箏之音划过，音调高昂激越，若放在别处去听，自是另有风味，但是在此时，却好比是柔情蜜意之中，有野狼悲吼，不仅大煞风景，而且是让人生厌了。岸边游人，此时已忍不住叫骂，便连石越也微皱起眉头。但那弹箏之人，却似乎毫不在意，音调越发悲壮慷慨，引得那些歌女手中的乐器，都不时走调。

石越细听箏声的来源，却是从湖心的小岛上传来。

他与潘照临、司马梦求对望一眼，只见对方目光中都有惊讶之意。须知道岛上亦有宫殿，虽然金明池对士民开放，那岛上也是不许人去的。

司马梦求轻声赞叹道：“此曲慷慨激昂，抚琴之人，必是清高不群之辈。”石越和潘照临听他称赞，也点头同意。不过自古阳春白雪，和

者廖廖，那游湖的百姓，哪里管得了你清高不群？只觉得这筝声说不出的刺耳难听，许多人便纷纷叫骂，声音越来越大。

潘照临忍不住笑道：“此人筝虽然弹得好，却不看场合，未免自讨没趣。”

“那倒未必，金明池本是演戏水军之所，歌女奏郑乐，才是不合时宜，而此人不过拨乱反正而已。先生是怪错人了。”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四人身后传来。

众人吓了一跳，转身望去，原来是两个青年公子，一个是王安石次子王旁，一个是石越曾经见过的王方——王昉此时依然女扮男装，也不知道这两人是何时来的。

石越等人忙与王旁见礼，却见王方俏脸微扬，而王旁满脸尴尬。众人不免暗暗好笑。此间都是见多识广之辈，王方一开口就知道她是女子，不过便连着石越在内，因为她与王旁一起出现，却都以为她是王旁的红颜知己，只是石越心里却不免暗暗纳罕，当日醉仙楼上的相见，他记忆犹新，此时更是奇怪，这女子若是王旁的红颜知己，找他麻烦做什么？若她是王雱的红颜知己，倒还容易理解。只是这第二次又见到这个女子，却让他不期然的想起梓儿来，正是因为这个王方女扮男装给他的启发，让他与梓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经不住梓儿的再三恳求，他曾将梓儿女扮男装带出家门玩过一次。这自然是瞒着所有人的，只有侍剑约略知道经过，却守口如瓶。

当时北宋的风气其实远不如后世人所想象的保守，但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孩子，还是难得随便出门，就算出门，也有马车丫环的跟着，于汴京种种风物，不过浮光掠影而过。当时汴京虽然也有许多妇女游玩的场

所，但大多都是相熟的妇女成群结伴的去，桑俞楚一家从蜀中迁来，在京师的故友亲朋并不多，所以梓儿也没有什么女伴，可以一起出去参与当时大多数贵族妇女可以参与的娱会，加上桑充国也是个闭门不爱出的人物，所以比石越还先到汴京的梓儿，其实对于汴京的种种繁盛与风物，所知还远远不如石越，每次听石越提起时，不免充满了羡慕与向往，但她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却是不适宜由一个青年男子单独带出去游乐的。石越对她的处境，实在是充满了同情，对于他来说，实在很容易理解这样一个年纪的女孩子的寂寞与喜爱热闹的天性，因此，在醉仙楼见到王方之后，他心里就生出了另外的念头。然后大胆的将这个计划付诸于实施。

他现在都还能清楚的记得那天，他们一齐去了潘楼街看那些珍奇玩物，又去州桥乳酪张家吃了东西，然后游玩了相国寺，听了艺人们说书唱曲，才沿着熙熙攘攘的汴河回桑宅，而同样清楚记得的，还有临别时梓儿依依不舍的神情与挂在眼眶中强忍着不肯落下的泪珠，在那一刻，他心里充满了对梓儿的同情与怜惜，让他忍不住想：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一直能带着她出来享受这样正该在青春年华时享受的快乐时光。但他越来越忙，事务越来越多，那个少女的愿望也便渐渐被抛在了脑后，直到这一刻，他看到了王方，那一天的惬意时光竟在瞬间全回到了他的心里，那怕对于他而言，也是来到汴京后过得最轻松快乐的一天了吧？不再为什么事烦心，只是单纯陪着一个自己所爱护的女孩子欣赏这个引人入胜的城市中的种种精彩之处，简单中却有简单的快乐。“只不过，”他略有些自嘲的想：“身在名利场中，竟连这些也无暇回味了。”

潘照临因被女人抢白，心里惊讶一个女子有这种见识，自觉不好意思，因此并不反驳，只向王旁问道：“王公子，你知道弹筝者是何人

么？”

王旁笑道：“京城之中，并无弹筝的好手。在下也不知是什么人在此。”

王方见无人理她，顿觉无味，忍不住冷言说道：“若想知道，过去瞧瞧便是，何必在此猜来猜去。”

她一开口，众人尽皆莞尔，王旁苦笑着呶呶嘴，说道：“那岛上怎生过得去？桥上站满了歌女，难不成我们几个大男人从百花丛中挤过去？”

石越心里也觉得好玩，好不容易忍住笑，正色说道：“若能够凌波微步，踏水乘风，也不必去挤那百花丛。”

“都说石子明多谋善断，看来亦不过尔尔。你看那里，不就有人一叶扁舟，欲飘然登岛吗？”王方冷笑讥道，一面用手指着湖对岸。

众人顺着她纤纤玉指望去，不由哄然大笑。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扁舟，而是一只龙舟。龙舟之上，坐着四个云发高耸、身着素裙，腰缠彩带的女子，各抱一把琵琶，这依然是表演的一部分，她们可不是想要“飘然登岛”的。其中一位，和石越更是交游甚密，正是碧月轩的楚云儿姑娘。

这四个女子纤手轻拨珠弦，琵琶之声，便似珠落玉盘，却是一曲“玉楼春”的调子，四人一齐曼声唱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竟是堪堪把那铁筝之声给压了下去。

岸边的游客一齐叫好。那桥上的歌女得到支持，一齐重调音弦，齐声和唱：“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石越与楚云儿交好，可以说天下皆知，王旁因笑道：“楚姑娘的琵琶，果真是京师绝技，难得又很仰慕石兄，才子佳人，堪称佳话，石兄何不为她赎身，收为侍妾，朝夕抚琴为乐，亦是人生一大乐事。”

王方因为刚才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洋相，微觉羞耻，将脸偏向一边，装做听楚云儿她们的演唱，此时听到王旁说石越与楚云儿关系暧昧，心中不由大起轻蔑之意。她自小就很崇拜她父亲王安石，而王安石便是坚持不收侍婢的一个人，更不用说和一个歌女关系暧昧了。

石越听到王旁劝他收楚云儿做侍婢，忽地就想起来桑充国和程颢那天在白水潭和自己说的话来。结婚？侍婢？石越苦笑了一下，他有时难免自嘲的想：自己是不是运气不够好，来到另外一个时空，也没有碰见那种让自己一见倾心的女子，那些在他那个时代所盛行的或轰烈炙热、或率性随意的所谓爱情，与这个时空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以前就怀疑过这世上是否真有爱情这种东西，如今更是觉得这东西是与自己无缘，只是要让他如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轻贱女人，却又不为他的道德观所允许。加上心里怀抱着那样远大的梦想，更是很少会想到结婚这件事，直到现在，他才发觉，结婚这件本于他似乎并无迫切需要的事，此时却似是迫在眉睫了。这说来倒也不奇怪，毕竟在古代，自己这么大的年纪，迟迟不婚也是说不过去的，毕竟连唐棣等人也全都成婚了，潘照临这样的榜样，自己却是学不了的。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箏声突然高亢，竟似要和这柔软的歌声争斗一般。这箏声与楚云儿等歌女的歌声，在这金明池上，便如苍鹰与百鹁，

鸣唱争胜，虽然苍鹰一时能压制百鹞，但所谓“柔不可守，刚不可久”，楚云儿等四女领唱下的柔声却始终没有被打乱节奏。

王方听了一会，心里也不禁佩服楚云儿的确精于音律，不过转念一想到宫殿里的几个人，却又有点莫名其妙的担心。王旁不知道宫殿里有什么人，她却是知道的。人之一物，最是奇怪，有时候想什么来什么。王方正想此事，就听箏声久不能胜之下，兀然而止，不久岛中宫殿里就走出来一个八品服饰的侍卫，对一条大军船上的人说了几句什么，军船马上就划到楚云儿等人坐的小舟边上，将她们引去岛上。

潘照临追随石越已久，朝中亲贵，多有相识。远远看到那个武官，似有几分眼熟。这时见石越眼神中露出担心的神色，当下轻轻在石越耳边说道：“公子何妨借一叶小舟，登岛求见，这是风雅事，无妨。”

石越本来并不想生事，但是楚云儿也算是他红粉之中的知交，每有心情郁闷之意，总是去听楚云儿弹琴，便是他的琴艺，也是楚云儿所教。这时候眼见她是很可能是得罪什么亲贵，自己岂能不管？

唐甘南最是知情识趣之人，察颜观色，早知道石越想要做什么，他嘻嘻笑道：“子明，我和潘先生、司马公子先回去，商量好事情的细节，你去拜会一下弹箏的高人吧。”以他和潘照临、司马梦求的身份，自然是不能同去岛上的。

王旁与其兄长不同，他可说是胸无大志，便也没有妒嫉之心，因此心中颇亲近石越。此时也知道石越必定担心楚云儿，便笑道：“正好我想去瞧瞧弹箏之人，便一齐登岛如何？”

石越朝他微微点头，笑道：“如此正好。”

“一厢情愿，便是上得岛去，人家不一定肯见你们。”说风凉话的人，自然是王方。

众人也不去理他，当下石越与王旁同一个军士说了，一个是皇帝宠臣，一个是宰相公子，那些军士哪敢得罪，自是立即派船过来送他们登岛。而唐甘南三人也先行告辞回去。

2

石越和王旁、王方到了岛上，只见岛上遍种柳树，此时柳叶新裁，煞是娇嫩。湖中微风轻轻拂来，柳条迎风轻展，清凉味道，触息可闻。

金明池是皇家讲兵之所，而赵顼在位之时，皇亲勋戚倒并不敢胡作非为，似楚云儿这等，就算是触忤人意，本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只是石越知道楚云儿外表柔顺，内实刚烈高傲，如果言语之中冒犯，她不过是一个歌女，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是皮肉之苦却也难免，而且歌女地位卑下，纵然受责，也无处申冤。念及此处，这风景再好，他也没什么心思去欣赏。

急匆匆走到宫殿之前，见上书三个大字：“凌波殿”，殿门自有门戟排场，外面站着四个八品武官。石越不由愣住了，因为这些武官的服饰，摆明了都是侍卫。而八品武官看门，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内里是皇后公主之类，武官是男子，不便入内，所以看门；二就是里面的人，至少是个郡王国公之类。

这些武官职位低微，石越自然不认识。可是王旁却是认识的，他拉住石越，瞅了他妹子一眼，问道：“是濮国公还是他家的清河郡主？”若非石越在旁边，还有半句话他几乎也要说出来了：“怪不得硬拉我到金明池来。”

石越听他发问，心里又吃了一惊。原来当今皇帝赵顼之父宋英宗赵曙，本不是仁宗皇帝亲生，而是濮王之后，仁宗无子，所以过继宫中承绪大统。因此濮阳王诸子，虽然当时最大不过一个濮国公，但是论及亲贵，则无人能比。而濮国公赵宗朴，更是非比寻常，他是濮王次子，和英宗最为亲善，当年就是他亲自去劝说英宗入居庆宁宫的。因此他是当今皇叔，迟早要袭封濮阳郡王，继承濮王香火的。所以说起来比赵顼的两个亲弟弟还要亲一点，毕竟赵顼与赵颢诸弟，虽说友善，但是皇帝之家，始终有一种忌讳，倒是他这个皇叔，可以百无禁忌。而濮国公却也一向谦退随和，甚少谈政事，他表面上虽然对石越也是很亲热的，但是却从不和任何官员深交。

不过若是赵宗朴在此，倒还好说，毕竟濮国公不是嚣张无行之辈。可是听王旁的口气，如果真是清河郡主赵云萝，那只怕石越也只能叹气了。清河郡主是赵顼的堂妹，在所有姐妹辈中排行十一，唤作“十一娘”，本来宋随唐制，皇太子之女方能封郡主，诸王之女方能封县主，但是清河以宗朴之爱女，英宗即位后就晋封郡主，实际上却是当公主看的。这个女孩是所有公主、郡主、县主中最漂亮的，也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内廷中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蜀国公主，直到两代皇帝，没有不宠她的，她的身份比起寻常的公主来都要金贵许多。而且因为是个郡主，反倒少了许多拘束，若说她跑到这凌波殿来了，石越一点也不奇怪。本来单单这样一个清河郡主，倒也罢了，然而对宫廷亲贵之事并不陌生的石越，自然知道清河郡主的身边，永远也少不了柔嘉县主赵云

鸾。他实不能不倒吸一口冷气。

果然，便听王方笑道：“自然是清河郡主和柔嘉县主在此，难道似濮国公那样的人也会来这里学弹筝吗？”

石越心中暗暗叫苦。

王旁很同情的看了石越一眼，对王方说道：“不如你和石兄进去，我忽然有点事情。”

王方忍住笑，抿着嘴说道：“此事我却管不着，我先进去给你们通传。”说着竟然背着手，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那几个侍卫看了她一眼，竟然不闻不问，石越立时就明白这两个“主”，和王方必是闺中好友。那么王方是什么身份呢？石越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王旁的妻子、宠妾，都不可能和清河郡主交情深到这个地步。

王旁见王方进去了，对石越抱了抱拳，转身便待溜走。石越忙一把拉住，说道：“既来之，则安之。”

王旁苦笑道：“你岂非害人么？清河郡主自然是人人都想见，可是十九娘是我们惹得起的吗？”柔嘉县主在姐妹中排行十九，是濮王幼子赵宗汉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年方十二，宫里都唤她十九娘。小小年纪，威名远播，勋贵子弟，无不闻之而色变。邺国公赵宗汉是英宗最喜欢的弟弟，因此赵云鸾小小年纪，便封为县主。

石越不怀好意的笑道：“刚才那位姑娘肯定会帮你的，你不用怕。”

王旁苦笑不已。濮王二十八子，孙子孙女辈数以十计，十九娘赵云鸾最为出名之事，就是曾经把几个堂兄骗得当马骑，让几个堂兄数月不

敢出门见人；有一年冬至，还将大才子晏几道骗到金水河里洗了个澡，让晏几道感冒一个月才好，从此晏几道听到“柔嘉县主”四个字，都忍不住要打个喷嚏，其余自韩琦、富弼、冯京以下，这些勋贵之子，只要碰上了柔嘉县主，难免要上她一个恶当。偏偏她深得赵顼宠爱，连赵宗汉都管不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几次管教，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就在前三个月，赵云鸾还骗得驸马都尉王诜把醋当酒喝，一口喷在一幅画了几个月的画卷上，欲哭无泪。

这些事迹石越多少也有所耳闻。他和晏几道、王诜不同，他是朝廷重臣，身份体面最是重要，那些勋贵子弟出了丑，大家当成笑话趣闻，以助谈资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事若出在他石越身上，必定让他为人所轻视，被人当成弄臣不说，他的政治威信也会在瞬间荡然无存。因此站在宫门之外，他多少也有点紧张。毕竟石越也不能和十二岁的女孩子计较。

二人各有各的担心，各想各的心事，没多久就听到一阵脚步声，一个婢女走了出来，施了一礼，道：“二位是石大人和王公子吧？郡主有请。”

石越与王旁忙抱拳说道：“不敢，有劳姑娘带路。”

这凌波殿不过一离宫，可也是凤楼龙阙，颇具规模。石越和王旁跟着那个女孩穿过几道门，九曲八弯，眼前忽然开朗，却是一个布置得很精致的院子，院中有一个栽满荷花的水池，池上建了一座水榭。此时已挂上轻纱，里面绰约几个人影。而楚云儿和另外三位歌女，都抱着琵琶站在水榭边，见石越过来，楚云儿俏脸微赫，用目光向石越致意。

石越微微点点头，方朝着水榭和王旁一道行礼，朗声说道：“臣石

越、王旁见过清河郡主、柔嘉县主。”实则以他的身份，区区一个郡主，是当不起他的大礼的，只不过清河、柔嘉的身份不同，所以另当别论罢了。

赵云萝和赵云鸾果然也不敢受这个全礼，在轻纱后还了个半礼，清声说道：“久闻石大人、王公子之名，果然是人中俊杰。给二位公子看座，上茶。”

二人躬身答道：“不敢。”一面接过婢女送来的茶，轻轻喝了一口——石越顿时一阵恶寒，这茶根本不是茶，而是放了茶叶的盐水，又咸又苦——在这个时代，因为没有牙膏，石越每天都是用盐水漱口，这自然不是寻常人家能享受得起的奢侈，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如不漱口，实在也难受了一点——此时的盐水，比石越平常漱口用的盐水，更要苦咸十倍，他知道已经上了柔嘉的当，却不敢失态被人嘲笑，皱着眉毛勉强吞下。再看王旁，早就“哇”的一声，一口水全部吐在地上。

石越见旁边的人一个个嘴角带笑，他心中一转，早有主意，竟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笑道：“多谢县主赐茶。”

只听有个略显稚嫩的女声问道：“你怎的只谢我，不谢我姐姐？”

石越微微一笑，风度翩翩的说道：“清河郡主断不会赐这种风味独特的茶水，这自然是柔嘉县主的匠心了。”

柔嘉笑道：“难怪皇帝哥哥经常夸你。”

石越笑道：“县主谬赞了。”

赵云萝毕竟年长，她知道石越和一般勋贵子弟大不相同，不是可以随便捉弄的，因对柔嘉说道：“十九娘，不要胡闹了。石大人久有词

名，想必是精于音律的，今日机缘巧合，还要请石大人不吝赐教。”后半句却是对石越说的。

“方才弹箏之人，胸中颇有清奇之处，若论音律之妙，此人与这位楚云儿姑娘，都远胜在下，石越怎敢班门弄斧。”

“楚云儿？”赵云萝奇道，以她郡主的尊贵身份，方才召楚云儿等人进来，因知是歌女，竟是连名字都没有问。

只见王方在赵云萝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赵云萝抿了嘴笑道：“原来如此。原来石大人和这位楚姑娘是故识。我也是见这位楚姑娘精于音律，故此才召来相见，并无他意，石大人不必担心。”赵云萝虽然号称“解语花”，可毕竟不是老于世故的人，她想什么便说什么，倒把石越和楚云儿的关系说得暧昧了，连王旁都忍不住窃笑，更不用说别人了。那三个歌女用眼睛瞅瞅石越，又瞅瞅楚云儿，要不是这地方不容放肆，早要笑开了，楚云儿更是面红过耳，低头直盯着琵琶。

石越脸上微微一红，顾左右而言它：“请问郡主，可否让臣下见识一下方才弹箏的高人？”

赵云萝见众人表情，已知道自己失言，她并无意让石越难堪，便顺着石越的话柔声笑道：“哪里是什么高人，不过是我家买的一个奴婢罢了。”

“啊？”石越和王旁一齐吃了一惊。

柔嘉年纪小，没有许多顾忌，忍不住走出水榭来，大模大样的说道：“有何可怪的？阿旺，你也出来，给他们看一下。”

“是。”那个叫阿旺的女子说话甚是生涩。

石越和王旁看着走出来的女子——原来竟是个二十多岁的阿拉伯女奴，站在石越这个现代人的立场来看，也算得上是个美人。加上穿着汉族女子的服装，更是别有风韵。当时有一些阿拉伯女奴流入中土，倒并不奇怪，毕竟当时开封还有犹太人聚居区——石越专程去看过，那些犹太人汉化得相当严重，相信用不了几十年，根本就和中国人一般无二了。但是一个女奴，能把箏弹到高昂激越，倒似一个久历杀场的壮士一样，却不能不让人吃惊。他不知道这种女奴是一些商人从小培训长大的，小时候教她们学会诸般技艺，长大了再高价卖出。因此这个阿旺，甚至还粗通汉语。

石越打量阿旺半晌，见这个女孩虽是奴仆，却有一种寂寞的气质，不由在心里称奇，问道：“阿旺，你还会说家乡话吗？”

“会。”阿旺不料这个公子竟然问这样的问题，不由暗暗称奇。她刚才从众人的语气中听到石越的身份不同寻常，但是却并不知道石越的大名。

“能看懂家乡的文字吗？”

“奴婢读过几年书。”阿旺低声答道。

石越点点头……

三月初四，垂拱殿朝会。

赵顼坐在高高的龙椅上，听王安石一条一条的读着《方田均税法十八条》，这是王安石最终议定的改良版本。石越在班列中心不在焉的听着。将唐甘南送走后，钟表行和技术学校很快就要开始运作，再过几天沈括又将回到军器监协助改革，他将一把西晋制造的古琴送给清河郡主，又送了一面上好的铜镜给柔嘉，再用一幅卫夫人的真迹，才从濮国公手里买回阿旺——用唐甘南的话说，这阿旺堪称天下最贵的女奴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却见吴充、冯京等人已经开始慷慨陈辞，认为方田均税法“事烦扰民”。王安石、吕惠卿则条条反驳，金碧辉煌的垂拱殿里，顿时只听见大臣们高昂的辩论之声。不知道为什么，石越忽然心中生出厌烦之意。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天下熙来熙往，孰不为名为利？这几年来，他要风得风，要水得水，虽然略有风波，但是却也算得上是青云得意：不到三十岁就官居要津，而且也算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努力。但是似这样每日忙忙碌碌，在朝堂上勾心斗角，真的有什么意义吗？自己固然是自认为想把中国引入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自己知道王安石是错了，可是自己真的敢那么肯定自己做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即便自己来自千年之后，但是面对这个早已改变的世界，也许自己的眼光能透视千年之后，却未必可以正确的引导这个文明走过眼下的一百年！如果度不过这一百年，千年之后的事情自己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石越并没有意识到，政治家永远不可能把民众带到最正确的道路上，次差的道路就是一条好道路了。

很多时候，石越都在想希望有一段时间出去走走——到目前为止，

他最远只去过一次江西。他记得千年之后有一位政治家说过：“我的影响力甚至还达不到北京全市。”石越其实也知道，自己真正意义的影响力，也许不过只是白水潭学院的一部分。三年多的时间，也许自己做的，已经是自己能力的极限了。

石越再次把目光投入黑黑瘦瘦的王安石，相比之下，冯京与吴充，就要显得富态许多。“五十多岁的老人还能有着如此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想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石越在心里想。

“公子，方田均税法已经不是重点，如果真有公子所说的天灾，我相信王安石撑不过这一次天灾的，我们要早点准备王安石罢相之后的策略……”

“对付灾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方案，我们还应当有一个万全的方案，把这件事告诉皇帝，他无论信与不信，最后都会对大人更加信任与倚重……”

“理想的方案，在五年之内王安石继续留在相位，对公子的事业更有利，但是未来的事情总是不断变化的……”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的话依然还在脑海之中，自己的幕僚不希望自己坚定的反对“方田均税法”——石越知道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方田均税法”是宋代有识之士百年来的梦想，并非王安石一人的冲动。潘照临和司马梦求虽然从理智上意识到这个法令会有巨大的弊端，但在侥幸的立场，他们也希望王安石来做一次试验，反正失败了，自己正好从中搏取政治利益。

即便是很关心民众利益的司马梦求，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的让民众去承受苦难——石越在这两个人面前，有时候真会觉得自己好

天真、好幼稚！不过在另一方面来讲，也幸好他还有一点天真与幼稚，为了达到高尚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最后很可能会使人性扭曲，让执行者忘记了高尚的目的本身，反正会陶醉在不择手段所带来的一个个胜利中，最后迷失自己。权力对人的诱惑，环境对人的同化——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是很容易走失自己的。就算是石越，现在也慢慢变得理所当然的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尊敬，有时候也会很想用“最简单的手段”打击不合自己心意的人。

石越一直到此时，依然自觉自己还有一份高尚，其实这种高尚，站在另一个立场，不过是对千载流芳、万世景仰的绝世功业的追求罢了。实际上如果是自觉选择研究历史的人，一百个中没有一个能逃出对后世之令名的追求。

“石卿，卿意如何？”赵頊略显嘶哑的声音打断了石越的思绪。

“陛下，俗语有云：小心驶得万年船。方田均税法的利弊，不实行很难体现出来，不如就请先在福建路、江南西路试行。”石越此言一出，朝堂当中立即有许多人暗骂他“小狐狸”。江南西路是王安石的老家，福建路是吕惠卿的老家，支持新法的人多半也是这两路出身的官员。你们不是要方田均税吗？先拿你们的老巢开刀。

冯京和吴充意味深长的对望了一眼，眼中微微流露出一丝笑意。

这个方案，吕惠卿岂能接受？若是全国一体实行，他吕家的事情就可以人不知鬼不觉的摆平，一句话下去，哪个县令敢得罪自己？但是如果单单在这两路实行，到时候全国官员、御史谏官甚至过路官员，只怕都会把目光牢牢盯着这两路，吕家强买巧夺来的数千顷良田、庄园，岂不是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一个月前，自己的弟弟吕升卿还让家

里买了几百顷田。

不止吕惠卿一人如此，王安石自己清廉，可是他的亲属就未必干净；曾布的妻弟魏泰，在县里为非作歹，这些吕惠卿知道得一清二楚。新党如此，旧党亦不干净。只不过这两路旧党较少罢了，所以他们更会盯死，若是新党真的厘清，只怕两路田地厘清之日，就是新党身败名裂之时；若是装模作样，那么他们也会有样学样。而且，万一碰上一个不知好歹的官员，在皇帝面前把一切抖落出来，那可就什么都完了。

石越之前说先厘清官员及戚属之家的土地，吕惠卿心里也知道的确说到关键上了，但是就算王安石也知道这件事执行起来有多大的阻力。

念及种种，吕惠卿义无反顾的站出来，朗声说道：“陛下，臣以为石越所言不妥。”

“吕大人，下官所言，有何不妥？难不成福建路有何问题？”石越语带讥刺的问道。

吕惠卿冷笑道：“恰恰相反，福建路问题不大，黄河以北诸路问题却大得很，所以下官才说不妥！”

石越略带讽刺的笑道：“吕大人，愿闻其详。”

吕惠卿脸上闪过一丝夹杂着讥讽和恼怒的笑容，他毕竟城府过人，立时冷静下来，从容说道：“陛下，臣以为，行大事者，当不避艰难。方田均税之法，其要是在防止豪门大户逃脱税役，使地多的人多纳税，地少的人少纳税，让穷苦小民得以休息。石越所说先在福建、江南西路实行，已经大违方田均税法之本意。因为这两路豪强兼并，是天下各路中比较轻的。真正兼并严重，隐瞒不报风行的，是黄河以北诸路直到开

封府。”

赵頊点了点头，这一点他从石越的口中已经知道。

石越见皇帝点头，心知不妙，当下朗声问道：“治国如治病，病情严重之处，猛然下药，只怕会医死病人。现在从情况稍好的诸路试行，积累经验，岂不强过骤然在黄河以北推行？”

吕惠卿干笑几声，诘问道：“石大人此言差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黄河以外兼并逃税严重，而方田均税法本是对症之药，岂有不在此处实施，反而去千里之外的福建、江南西路积累经验之理？各地情况不同，江南的经验又如何可以搬到河北来？”

这番话说得赵頊频频点头，冯京等人暗呼不妙。须知吕惠卿舌辩之能，朝廷之上，只怕无人能及，司马光、苏轼都吃过苦头的。这一节冯京等人想到了，石越也想到了。他知道这样辩论下去，只怕要被吕惠卿说得哑口无言，念头一转，改变主意，向吕惠卿问道：“吕大人既然如此说，那么吕大人以为天下兼并隐瞒最重的地方是哪里？开封？河北？永兴军？”

吕惠卿占到上风，心中得意，见石越发问，不急细想，脱口说道：“开封、河南最厉害，其次是河北。”这本是新党的共识，公开的秘密，但是共识归共识，公然说出来就是另一回事。朝堂之中，果然如石越所料，顿时一片哗然。石越所举三个地方，这垂拱殿中倒有一半以上来自于此。

石越心中冷笑，继续问道：“既是开封、河南为甚，敢问吕大人，开封、河南兼并土地、隐瞒不报的情况，大致若何？”

吕惠卿背上已经发凉，他虽然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但是一句话把满朝文武得罪一半，顺便把皇亲勋贵、内侍外戚全部得罪，他心里也不得不掂量掂量了。

“这等事，当问开封府、京西路、京东路的官员。”王雱虽然暗暗幸灾乐祸，但此时却也不能不出来一致对外。

枢密使吴充厉声道：“此言差矣，吕惠卿判司农寺，这等事情都不知道，方田均税之法，岂非儿戏？”

吕惠卿悄悄的瞪了石越一眼，心中已是咬牙切齿。不过吕惠卿终不愧是吕惠卿，他揣测皇帝之意，一狠心，便欲将河南河北兼并事实全说出来，做一把名臣。这样一来固然得罪的人不少，但是在新党中的地位和皇帝心中的印象，都会更加改观，得失之际，其实难说，总好过畏畏缩缩，被皇帝和王安石所轻。吕惠卿很明白，他的一切，都是皇帝和王安石给的，归根结底则是皇帝给的。只要能讨好皇帝，得罪天下人都不怕。他主意打定，正欲开口，不料王安石已经高声说道：“陛下，河南河北，兼并之事，多是勋贵官员之家，而隐瞒不报之田地，数以千万计。若要厘清田地，按地征税，则河南河北，将是最困难的地方。吕惠卿、石越所说，大抵便是此事。”王安石不怕得罪人，不过见吕惠卿不能果断的表态，心中忍不住有一点失望。王雱见他父亲如此，暗暗气得直跺脚。

赵顼本是聪明之主，加上石越给他点透了许多东西，内中情况，一眼即明。当下朗声说道：“朕要做励精图治之主，就不能畏事不敢作为。河南河北诸路，不论谁家，田地一律要厘清。丞相与诸臣工勉力而为。方田均税之法，朕意仓促间不可全国推行，先在河南河北陕西诸地试行。”

吴充和冯京对望一眼，暗暗叫苦，正要反对，突然一个内侍急冲冲走到皇帝身边，高声拜贺道：“恭喜官家，王贵妃娘娘诞下一个公主！”

其时赵顼生的儿女差不多有四五个，结果四个男婴全部没有能活下来，两个女婴也只有向皇后生的延禧公主存活，子嗣来得如此艰难，便是生个公主，也让人高兴了。王安石立即率群臣拜贺，吴充和冯京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肚子里。

4

石越回到府上，便连忙准备贺礼，让人送进宫去。他知道古往今来，许多名臣就是栽在一些小人手上，因此这些细节之处，一点也不敢怠慢了。

果然赵顼对这个女儿特别看重，破例在她出生第二天就赐封号“淑寿公主”，特意加上一个“寿”字，为的就是这个女儿能够平平安安长大。顺着这个喜事，朝廷百官各有赏赐，而石越和吕惠卿竟然同时博到大彩头——皇帝竟然拜石越为翰林学士，而吕惠卿也加天章阁学士。

自有宋以来，升官从未有石越这么快的。翰林学士号称“内相”，他这一入学士院，不知道羡慕多少人。人人都以为石越不过是步王安石的后尘，做到参知政事是早晚间事了。这么一来，到石府来道贺的人竟不知道有多少，几乎把门坎都踩烂了。石府门前两棵大树间牵了一根绳子，为的是平时有人来拜访，就把马系在那绳子上，这一两天间，那绳

子上都满满的系满了马。他赐邸这边比不得王安石府所在的董太师巷宽敞气派，因此停的马车竟从石府门口排到巷外……石越对这些应酬不胜其烦，一回府就干脆躲在书房里装病，有客人来全由潘照临和司马梦求接待。

其实石越也有他纳闷的地方——他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在通过方田均税法之后，他暂时卸了检正三房公事的差使，皇帝让他“权同判工部事兼同知军器监事”，负责军器监的改革，而吕惠卿虽然依然顶着知军器监事的名头，皇帝的意思却是让他把精力放到司农寺那边，主要负责协助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等新法。因此石越这个翰林学士，反倒不是两制官，实际上也不进学士院当值。他这一点上就犯了迷糊，不仅是他，连潘照临和司马梦求也一样糊涂了——赵顼若只是想加个学士衔以示恩宠，那么这么多馆阁学士可以加，不必非得加个翰林学士；若是想循王安石的例，做翰林学士然后就进中书做参知政事，这时机未免又有点不对。

皇帝想的是什么，的确没有人知道。不过这个任命，倒是上上下下没有反对的，除了御史中丞蔡确蔡大人。但赵顼将蔡确的奏章留中不报，结果也就是不了了之。

就这么过了几日，好不容易清静下来，石越便在花园里和潘照临等人谈起他和苏辙、沈括商议的军器监改革的事情，又说起这几天的应酬，潘照临似笑非笑的说道：“公子高升，满朝文武，没有不来贺的。就是王安石，也让王雱过来道了贺。可独独缺了三个人。”

司马梦求笑道：“我只知道两个人，还有一人是谁？”

“有个人你不知道，那不足为怪。”潘照临笑着轻轻摇了摇头。

石越心里一动，似这种应酬，若论本心，石越心里也很讨厌，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偏偏有一两个人没做，那么其中的意思就比较明显了。所以若是环境所迫，你还不能不做。他本是个明白人，听这两人一说，就立即知道是谁了，当下摇头不语。陈良却有点好奇，忍不住问道：“是哪三个人？”

潘照临有意无意的看了石越一眼，说道：“御史中丞蔡确、知兵器研究院事陈元凤、白水潭山长桑充国。”

司马梦求不知道陈元凤的底细，因为此人官职卑微，又不出名，因此漏算了，他知道潘照临此人颇有心计，竟然把这个叫“陈元凤”的人算进来，必有缘故，所以便加意留神听下文。石越心里也已经知道定是这三个人：蔡确不来，那是肯定的。他刚刚弹劾过自己，又来道贺，脸皮上拉不下来；陈元凤不来，那意思就很明白了——石越现在同知军器监，是他顶头上司，在军器监低头不见抬头见，说起来二人还是故交，此时却不出现，石越不用琢磨也能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桑充国也没有来，他心里就实在有几分不舒服——本来不来也没什么，毕竟桑俞楚是最早来贺喜的人，但是因为军器监案的报道桑充国一直没有向石越解释，两人到现在在心里还有芥蒂，这时候桑充国若来了，什么都可以烟消云散，毕竟桑充国不是别人可比。但是眼下却是连道贺也不曾到……因此潘照临一提到桑充国，花园里就沉默了。石越沉着脸不说话，潘照临似嘲似讽，司马梦求默默无语，陈良紧闭双唇。

石越却不知道，桑充国本来是想来给石越贺喜，然后趁这个机会好好解释一下以前的事情。但是接连的事情，却让他把这件事给忙得忘光了——先是殿试在即，白水潭学院为了扩大影响，把学院出身的准进士们聚起来举办了一次文会，同时因为这些人中了进士后，要出去做官，因此还要在殿试前提前给他们举行毕业考试，真正通过毕业考试的，才

能发毕业证——这可是白水潭学院第一批毕业证，他说什么也得要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就是石越和唐甘南搞的联合钟表行，涉及到许多学生的问题，他也过得问，联合钟表行还打算在白水潭学院建一座大型座钟楼，选址、造型，他都要亲自协调……再加上平时就是一堆的校务和《汴京新闻》的馆务，平心而论，桑充国的确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石府后花园的几位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大家正在尴尬无言的时候，石安进来报道：“程颢先生来访。”

石越一愣，连忙说道：“有请。”整整衣冠，便和潘照临等人前往客厅。

见石越等人出来，程颢站起来抱拳笑道：“恭喜子明，三十岁不到为翰林学士，国朝前无古人，大概也是后无来者。”

石越笑道：“不敢。”一边再次请程颢坐下。

程颢坐定后，端起茶来轻啜一口，笑容满面的说道：“此次前来，除了给子明贺一件喜事外，还要向子明提一件喜事。”

陈良插嘴道：“提一件喜事？”

“正是，我是受桑俞楚与桑长卿所托，来给子明说媒的。”程颢笑呵呵的说道。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顾视一笑，竟一齐笑道：“这个媒说得好，官居三品尚未成亲，也有点说不过去。桑姑娘才貌俱佳，和公子倒是天生一对。”他们两人心里同时转过的念头是：这是拉拢桑家的好机会。

石越红着脸，迟疑道：“这……”

程颢笑道：“我们都不是俗人，难道还要请媒婆？”

“这倒不是……”

“既不是就成，难道子明你不愿意吗？”程颢倒是说媒的好手。

“这也不是……”

“既然不是，那么我算是男家的媒人。”石越话未说完，就听有人一边说一边从外面走了进来。众人一齐望去，原来是苏辙。他本来是有事和石越商量，一路闯进来，见大门二门都无人招呼——石安等人正偷偷赖在客厅里想知道自家主人的终身大事结果如何——所以苏辙在门口居然听到这件事情，当下一口抢着要做男家的大媒。

程颢拊掌笑道：“子由来得正是时候。”他和弟弟程颐不同，对苏家兄弟并没太多的成见。

石越心里其实还有颇多顾虑和想法，无论是反对还是答应，心里总觉得有点地方没有想清楚……不料这两位就这么着强点鸳鸯谱了，众人却以为他答应了，正要道喜，不料又闯进来几个人——李向安带着两个内侍进来，往正北一站，高声说道：“宣翰林学士石越即刻进宫见驾……”

石越如逢大赦，连忙准备好马匹，跟着李向安进宫。

“官家真的打算将清河下嫁石越？”向皇后感觉皇帝实在有点儿戏了，仅仅因为柔嘉的几句话，就打这个主意，那柔嘉是出名的淘气鬼，她说的话也能信？

“皇后，你听说过本朝有没有妻室的翰林学士么？朕见到淑寿，给石越写诏书的时候，就想到这件事了。朕都有两个女儿了，石越年纪和朕相差无几，居然没有成婚，这成何体统？朝中的大臣应当给天下百姓做表率的，臣民们都学他那样，那还了得？”赵顼笑道，“何况石越不是朕的宰相，就是朕儿子的宰相。”

“那你也得看清河愿不愿意？十一娘的性子，外柔内刚，她要是不愿意，那也不成。”

“天下还有比石越更好的男子找么？她怎么可能不愿意？嫁过去连婆婆都没有，朕是体惜这个妹子。柔嘉昨天也说了，清河在金明池见过石越。”赵顼觉得皇后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了。“何况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很乐意这门亲事。”

“这倒是，不过濮国公知道么？”太皇太后曹氏心里也乐意这门婚事。

赵顼笑道：“皇祖母，皇叔怎么会不答应？这个不用问了。这种事情夜长梦多，朕虽然是皇帝，可是石越若是答应了别家女儿，清河也不能强嫁过去的。”

“可清河年纪小了一点，本朝按例要十七岁才出嫁的。”向皇后还是比较细心的人。

“这倒是。”赵顼和太皇太后、皇太后全愣住了。赵顼念头一转，

笑道：“不要紧，先定亲。朕和石越约好就是了，反正只等一两年。”这种事赵顼倒不是做不出来的。

“那不行，传出去会被臣民笑话的。石越虽然好，可清河又不是嫁不出去，何况清河上面，还有七娘、八娘、九娘，都正好到了年纪，官家是皇帝，对弟弟妹妹就得一视同仁。”皇太后高氏可不能任着自己这个儿子乱来。

“那朕召清河来问问，她若是愿意嫁给石越，还依儿臣的说法。若不愿意，朕另找一家大臣的女儿许给石越。七娘、八娘、九娘就算了，石越的性子，朕也知道一二，那几位县主，他受不了的。”

不多时，清河郡主便被召来。

“十一娘，官家想让你下嫁石越，你愿是不愿？”皇后笑嘻嘻的问道。

“啊？……”赵云萝羞得脸红到脖子根了，哪里还敢说话。

“姐姐定然是愿意了。”柔嘉在旁边笑道。

“胡说。”赵云萝真有点生气了。

“那你是不愿意了？”向皇后笑道。

“王丞相家的二娘子，似乎很喜欢石越。”清河垂着头低声说道，她不知道此话一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变了脸色。赵顼却立时非常高兴：石越和王安石、吕惠卿，是现在他最倚重最信任的三个臣子，因为石越和王安石不和，他心里还有几分遗憾——虽然赵顼也看得出守旧的名臣们对石越很欣赏，因此石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调和新旧两党之

间的关系，但是对于石越和王安石之间那微妙的芥蒂，赵顼心里还是有几分遗憾。若不是因为先许了自己这个堂妹，他早就要改变主意将王安石的幼女赐婚石越了，此时他主意打定，对两宫太后的脸色就假装没有看见，笑道：“想不到十一娘颇有侠义之风。”

皇太后高氏却不去理赵顼，追问道：“十一娘，你如何知道王丞相家二娘子的事情？”

若是平时，赵云萝肯定知道有几分不对劲。但此时她羞得不敢抬头见人，自是不知众人脸色如何，当下一五一十把王昉和自己交游，女扮男装为难石越的事情全说了。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脸色愈发难看，“王安石家竟是这种家教！”

赵顼却笑道：“这倒是桩风雅事，朕有主意了。”

6

石越甫一进宫，赵顼就沉着脸，劈头问道：“石卿，三月初一，卿做了何事？”

石越吃了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下一五一十，将三月初一游金明池的事情大略和皇帝说了一遍。

“钟表？技术学校？”赵顼不料问出这些事情来了，他不置可否的一笑，也没怎么太注意，“爱卿现在是石学士了，至今尚未婚配，朕以

为不太妥当。朕想加清河郡主公主之名，下嫁卿家……”

石越闻听此言，不由好笑，暗道：“难不成今日真是我姻缘星动，在家里有说媒，皇帝召见，还是说媒。”口里却说道：“陛下，微臣何德何能，怎么配得上清河郡主？臣不敢奉诏。”

赵顼将脸一沉，“那卿如何送琴给清河？琴瑟琴瑟，卿是读书之人，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么？”他今日心情特好，故意捉弄石越。

石越暗暗叫苦，“误会，误会！请陛下明察。”

“朕知道得很清楚，还要明察什么？清河有什么配不上你么？”

“陛下，清河郡主德识兼备，才貌双全，怎么会配不上微臣。是微臣高攀不上罢了。”

“一派胡言，莫非卿心中另有佳人？”赵顼一面说一面在肚子窃笑，他以为石越定是喜欢王安石的女儿，所以才不愿意配郡主。

“这……”石越略一迟疑，就听赵顼哈哈笑道：“那便如卿所愿，朕将王丞相家的二娘子赐婚于卿，如何？”

“王丞相家？二娘子？”石越顿时大吃一惊，不由呆了一下，他偷眼看看赵顼，实在猜想不透皇帝怎么会突然生出这样的奇想？只是看皇帝一脸的兴致勃勃，显然没留意到自己老大的不情愿——他连见过面的清河都不愿意娶，何况见都没有见过的王安石家的小娘子，更不会想到那就是他已经见过两次的王方。

“在金明池卿不是与她一道去见过清河的么？”赵顼自以为得计，笑嘻嘻的取笑石越。

石越脑中电光一闪，这才明白那个王方便是王安石的小女儿，心里暗道：“我要娶了她回家，那真是前世修来的——不知道要有多少架吵。”心急之下，连忙澄清道：“臣并不知那是王丞相府上的千金，而且王姑娘是跟王家二公子一起出游，和臣毫无关系。”

赵顼却以为他在假撇清，笑着挥挥手，说道：“行了，不管你们认不认识。总之朕的翰林学士不能没有成家，清河还是王家娘子，卿必须给朕选一个。”

事既至此，石越也只暗暗叫苦的份，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绝，忽然记起家里还有个程顼在提亲，自己虽然至今还是未能够确定自己对桑梓儿的感情究竟算是什么，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称得上非常愉快的，一些日子不见，总会想念，而梓儿眼下虽然年纪还小，自己却可以耐心等待她长大，总比娶一个高高在上的郡主回来要好：若娶了清河，每日请安服侍自不必说，还要忍受那个无法无天的柔嘉县主天天来窜门——自己是有大抱负的人，这样不知道会有多不方便；而那位王家姑娘就更不用提了，单想想那个性格，就足够令自己心生畏惧，而她的父亲，则是那个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的王安石……而且，给梓儿提亲的程顼还等在自己家里，想必梓儿也正忐忑不安的在家里等消息，若等到的是自己答应了另外的婚事，那她又情何以堪？他想到此处，再不犹豫，对赵顼说道：“陛下，不敢相瞒，臣已有婚姻之约了。”

“啊？”赵顼怔住了。

石越知道皇帝不肯相信，当下细细说道：“就是今天上午定的，臣不敢欺君，男家的媒人是苏辙，女家的媒人是程顼，说的是桑俞楚之女，桑充国之妹。”这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也再容不得他思前想后的犹豫不决，否则遗恨的，就不止他一个人了。

“桑充国之妹？桑俞楚？不是个商人么？”赵頊这次脸真的沉下来了，“不行，桑家是商人之家，如何配得上卿家？今天早上说定的，那就一定还不曾下文定。卿还得在清河和王家娘子之间选。”

“陛下，桑家对臣，实有救济之恩。若说起来，臣在世间并无亲属，桑家倒是臣之亲人一般，臣焉敢嫌弃门户，做此负义之事？”石越开始抬出大道理来了。

“便是那贫素之家，也要讲个门当户对，何况卿是朝廷大臣。桑家若对卿有恩，自有报答之法，朕可以替你赐桑家祖上三代官职。若说卿的妻室，还得娶名门望族之女。”赵頊其实是对桑充国的好感有限得很，加上一意想把王安石的女儿嫁给石越，因此竟是竭力反对。

石越笑道：“谢陛下恩典。陛下赐桑家祖上三代官职，桑俞楚自然没有市藉了，臣与桑家的婚姻，也不算门不当户不对了。”

赵頊一怔，忍不住哈哈大笑：“好你个石越，算计到朕头上来了。朕小气这功名爵赏着呢。这么着，此事先不要定下来，等殿试完了之后，国家要赏赐熙河有功将士臣工，两件事一完，再定卿家的婚事。卿回去好好想想，看样子朕要找个好媒人才成了，总之桑家门不当户不对，那绝对不行。”

石越在此之前，是做梦也料想不到官居三品，娶个老婆竟会如此麻

烦，更料想不到的是皇帝做媒的执拗态度，心里免不得的懊恼。其实若平心而论三女，固然是桑梓儿最亲近，但是清河也罢，王昉也罢，却也未必就不是良配，只不过人的决心一下，难免会对决心以外的选择加以排斥，尤其这两人，他对柔嘉深怀戒意，对王昉又未免因为王安石的缘故多有偏见，因此竟是越想越觉得不如意。但皇帝又说得坚决，只能满脸郁闷的回到府中，程颢、苏辙等还在吃茶等候，听石越把面圣的事情一说，不由全都怔住了。

程颢心里对皇帝颇不以为然，只是不便直说，唯有摇头苦笑道：“好在要殿试之后，还可慢慢计议，不过子明你的章程是什么？”

潘照临和司马梦求对望一眼，不待石越回答，抢先说道：“程先生放心，此事先容咱们慢慢计议，再寻个妥当的法子出来。”

苏辙也道：“正是这个主意，仓促间也不可以定计。子明的主意，自然是想和桑家结亲的，否则何必烦恼？”他是忠厚君子，因此没听出潘照临话里含混的推脱之意，还只道他们也是真心想要设法成就此事。

程颢想了一回，也无可奈何，只好告辞而去。苏辙自从在置制三司条例司时被吕惠卿向王安石进谗言，被赶出中枢，就一直不太得意。这次因为石越的推荐，判工部事主持军器监改革，虽然不是再入中枢，却也是再次被皇帝重视了，他心里便存着一点感激，对军器监改革事无不尽心尽力，因为蔡卞还未到京，他就日日和唐棣计议，其他工部的郎官，如虞部郎范子渊，是个专门敲顺风锣的家伙，当年对石越百般奉承，这时也不免跟着苏辙摇旗呐喊。苏辙这次来，本是和石越有事商量，这时见不是时候，也就随着程颢告辞而去。

二人一走，潘照临就问道：“公子是何主意？”

石越摇头苦笑，还未说话，司马梦求已笑道：“其实撇开王家女不论，若娶的是清河郡主，大人将来，必得一贤内助。”说着，便意味深长的看着石越，显然剩下的话，他不便直说出来——娶了清河郡主，石越便等于与濮王一系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皇帝对濮国公赵宗朴的礼敬与信任自不必说，清河更是自幼曾养于宫中，极得两宫太后、皇后的宠爱，若石越能得她为妻，日后宫里任何的的风吹草动，只怕都能提前知道。

潘照临心里也是这个想法，对王安石之女，做为把一切放到天秤上来衡量的他，是毫不感冒的。但是清河郡主，却不能说不是一个比桑梓儿更为诱惑的存在。在他看来，娶了清河郡主，石越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而又因为清河不是公主，石越还要少了很多顾忌。此时见司马梦求先说出来，便立即点头表示同意。

陈良见这二位碰到任何事情都不忘把政治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心里未免有点不舒服。对潘照临倒还罢了，但是司马梦求与他算是交情深厚的，以前一直觉得此人颇具正义感，不料自从投奔石越之后，竟然变成了一个自己几乎都不认识的人。司马梦求和潘照临的言外之意，他如何听不出来，此时忍不住略带讥讽的说道：“早知道要娶清河公主，倒不必急着把阿旺买回来了，到时当成嫁妆一并过来，岂不省很多？”

他这番牢骚自是对司马梦求发的，石越却是心有戚戚焉，忍不住拍了拍陈良的肩膀，以示赞同。石越是打心眼里的反对把自己的婚姻政治化，对于他而言，他内心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真爱的人成为自己的妻子，然后两个人能够始终彼此信任，彼此理解，只是这样的愿望，实在是难以实现，在这个时代，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谈恋爱，但退而求其次，他觉得起码他与自己的妻子，还是要能够彼此了解，彼此喜欢的。但就是这么点要求，竟然也是难以做到的。

他其实不是不知道很多事情并不以他石越的意念为转移，但那种彻底将个人生活牺牲掉取得的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他所追求的；虽然到了他这个身份，想要一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婚姻，也有点自欺欺人，但这超出底限的一步，他也无法再退让。竟忍不住冷笑道：“清河的确不错，而且若娶了清河，还有另外的一个附赠品过来，嘿嘿……”

“附赠品？”司马梦求一怔，又是个新名词。不过他也听出陈良和石越的讽刺之意，忍不住摇头叹息，把目光转向潘照临。

潘照临却是一听就知道他所说的附赠品指的是柔嘉，不禁苦笑了一下，他自然也不会喜欢柔嘉那样的性情，但从政治上来考虑，柔嘉同样是一位幼时被养于宫中，深得两宫欢心的县主，据说皇帝更是尤其的喜爱这个小妹子，这才放纵得她无法无天，她的父亲邳国公赵宗汉是濮王幼子，虽然上面还有那么多个哥哥，但了然赵宋皇室的人都知道，赵宗汉是英宗赵曙同母幼弟，幼时一直受到英宗的抚育教导，英宗与他几乎是亦兄亦父的，所以他的地位即便是在濮王一系之中也很特殊，当今皇帝更是自幼便与这位小叔叔过往亲密，若能通过柔嘉与他交好，肯定也会大有助益的，只是柔嘉那脾气，确实让人头大，今后若是有她在，想要这么安静的商量事情，只怕是做梦，不过瑕不掩瑜，潘照临依然觉得能娶清河真是上上之选。“虽说这柔嘉县主是难缠了些，但夫妻间闺阁的事，也不是她能时时插足的。而且宗室女十七岁出阁，女儿家嫁人后脾性总会改改，听说邳国公最钟爱这个女儿，嗯，一定……”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石越的脸色已经是越变越难看了，眼看着潘照临竟又开始接着算计通过柔嘉结交邳国公赵宗汉的好处来，再也忍耐不住，低声叫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不想天天见到柔嘉县主，你没听说王驸马一听到她的名字就摇头叹息么？”他说所说的王驸马就是王诜，蜀国公主的夫君，这位驸马天性的风流不羁，偏偏蜀国公主又是历朝历

代公主中最贤惠的一位，竟将这位风流夫君的出格之事一一容忍，倒是柔嘉年纪虽小，却大为不忿，三天两头的就找上门去将这位驸马捉弄一次，以至王诜有一次向着苏轼大倒苦水，连说了三遍：“不堪忍受！不堪忍受！不堪忍受！”

潘照临还想再说，司马梦求却是看出石越脸色不对，便先问了一句：“公子的心意，难道竟是心属桑姑娘？”

石越被他一口道破心意，不禁有些脸红，竟嗫嚅着道：“若在这两人中选，我还是情愿娶梓儿。”

潘照临看了他几眼，终于不再坚持己见，果断的决定改变观点：“呃，纯父，和桑家联姻，也是不错的选择……既然桑姑娘和公子情投意合的话……可是桑家的门户，的确是个问题……”

但石越听到他改口，却已经满面笑容的恭维道：“以潜光兄之智，必不难解决这个问题！”

8

桑梓儿其实早就知道哥哥要给自己去提亲了。

因为报道军器监案和父亲桑俞楚闹别扭的桑充国，罕见的和父亲商量了半天，桑俞楚当然不会反对。大户人家的仆人偷听主人的墙角，说主人的闲话，这种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免，据说连中书门下省外面，都有小吏偷听，以致使机密泄露，何况桑家。所以，自然很快就有丫头来

给梓儿道喜。但是，梓儿却一直都没有听到确切的音信，对于未知的忧虑煎熬着她，可她还得努力的掩饰着。

终于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桑充国满脸不服气的告诉桑俞楚，皇帝居然干涉石越的婚事……

在那一刻，她的心里，实在是很绝望的，没有人会知道，她有多想跟那个石大哥在一起，就算石越自己都不会知道，她曾经多少次偷偷的望着他的身影，然后在静寂无人的夜晚，慢慢的回味他的一言一行，她的心里，总是会不由自主的记挂着他说过话，很多时候，她都觉得自己离石大哥是很近很近的，近得看得到他的神采飞扬，近得看得到他难言的焦虑与复杂的心事，于是，就很想做那个跟他分担这一切的人。这样的心思，她不能跟哥哥说，也不能跟母亲说，只是自己默默的想，一想起来就脸红。但悄悄的，她还是在做着她的努力与准备，她更加用心的学习那个时代大家闺秀应该具备的一切，她仔细的阅读石越写的每一篇文章，每天都看《汴京新闻》，甚至她还会认真的听哥哥谈论朝廷中的种种事，然后牢牢的记在心里，虽然她对此从不敢兴趣，但她还是努力去做了这一切，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石大哥所关注的，那么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她所关注的，她觉得自己所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提高自己，让自己可以离石大哥更近一些。

所以当她知道哥哥去给自己提亲的时候，心里是那样的欢喜，以为心底那个最隐秘最期待的愿望就要成真了，却不料，这时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对于皇帝，她忽然竟生出一种莫名的嗔怪，他身为天子，怎么连这样的事都要管呢？而更让她感到悲哀无助的是，她仿佛这才第一次真正认识清楚了自己的身份。一个是金枝玉叶的郡主，一个是丞相家的千金，她们中任何一个的身份，都不是她这样一个商人之女可以望其项背的……

唯一让她还留存着一丝隐约希望的，只是石越并没有答应郡主与王丞相家的千金，她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而那个决定着她幸福的人，那个本来常常都来看她的人，却在这个她最想见他的时候，突然的消失不见了，让她更是摸不着头脑，整日里患得患失。

丫环们都知道她的心事，却没办法开解。她不知道殿试在即，身为考官之一的石越的确很忙，何况他还要和苏辙忙着军器监改革，这种事情纸面上说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千头万绪，事务繁琐。加石越也有点不太好意思见她，自然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日梓儿铺了画纸，一面发呆一面磨墨，却见一个丫头慌慌张张的闯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姑娘，石公子送了个夷人女婢给你。”

“啊？石大哥来了么？”梓儿眼睛一亮。

“石公子没来，是他送了个夷人女婢过来。”

“哦……”桑梓儿没听见似的，继续磨墨。

几个丫头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一起看着桑梓儿毫无意义的浪费着从黄山张处厚那里买来的上等好墨。

“阿旺见过桑姑娘。”不多时，操着并不太流利的汉语的阿旺，被丫环领着，来到了桑梓儿的闺房。

对于这个桑家小娘子，她充满好奇，那日跟随清河郡主回去后，就听柔嘉和清河、王昉说了许多石越的故事，虽然从王家小娘子嘴里说出来，多有不屑之意，便连白水潭学院也说成了多半是桑充国的功劳……但听清河的语气，她也知道石越不是寻常之辈。然后不几天，她就被石

越用几件稀世之珍换了过去，在石府呆几天，才发现石府是她平生见过的最穷的府邸——显然石越不是没钱，不过没等她品味清楚，和石越也不过早晚见过几面，略略说过一些家乡“传说”中的风土人情，她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奴婢，又被送到了桑府。

石越花大价钱买了自己，便是为了送给一个小女孩。她自然会对这个女子产生好奇。阿旺请过安后，好久没有听到回应，只好自己抬起头，却见几个丫头在对自己挤眉弄眼，一个穿着淡绿丝袍，一头乌黑的秀发随意披洒在肩上的女孩，正趴在好大一张书桌上无精打采的磨墨，显然此人便是自己的新主人、桑家的小娘子了。

阿旺迷惑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一个丫环走到她面前，对她轻声的说了几句，她这才知道这位桑姑娘此时心情欠佳，多半是没有听见她说话。她也不敢介意，便自顾自的打量着房间的布置，却也颇见素雅，目光所及，只见墙上挂着一幅画，从背影看依稀便是石越（梓儿自然不好意思挂石越正面的画像），心思一转，立即想起在石府听到有关提亲的点滴，她心领神会，马上知道这位桑姑娘为什么事这么郁郁不乐了。

此时正好有丫环搬着她的行李从院中经过，阿旺便招手拦住，轻轻走出去，从行李中取出一把半梨形，短颈，附五弦，上端向往弯曲的木制乐器和一根羽管，倚栏而立，便在画廊之上弹奏起来。只见素手拨动，悠扬而淳厚的琴声在空气中飘扬，阿旺弹奏的这种乐器，音量变化幅度相当的大，时而如怨如诉，时而欢欣喜悦，倒正像极了桑梓儿此刻的心情。

果然梓儿听到琴声，抬起头来，托着腮子听了一会，忽然问道：“这便是传说中的曲颈琵琶么？”曲颈琵琶流行于中国南北朝之

时，此时早已少有人弹奏，梓儿一眼能叫出名字，若是苏轼在此，必然赞她博学。

阿旺听到这个新主人相问，微微一笑，回道：“姑娘，这叫乌德。”

“哦？”梓儿听说自己弄错了，不由有几分奇怪，她起身走过去，细细端详，只见这把“乌德”琴面板上有镂花音孔，且用芦荟木制成，果然不是书上记载的曲颈琵琶。这二人都不知道，其实中国南北朝的曲颈琵琶，正是这种阿拉伯乐器乌德的中国变种，它的欧洲变种就是所谓的诗琴。

乌德琴在阿拉伯号称“乐器之王”，在古典吉它流行之前，它的欧洲变种曾经风靡整个文艺复兴时代，而乌德琴本身直到千年之后，也是阿拉伯地区的重要乐器，这种乐器无论音色音拍，都与中国传统的音乐大异其趣，因此桑梓儿对它好奇，也不奇怪。当下两个女孩子一边比划一边弹琴，梓儿也把那些烦心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时候梓儿才意识到阿旺是石越送来的，便免不了问起情由，阿旺便把前因后果说了。梓儿听到阿旺竟做过清河郡主的琴师，也见过王丞相家的小娘子，免不了又要勾起心事，忍不住便细细地询问起这两位姑娘的点滴，从容貌长相到性情言谈，样样好奇。阿旺本不过是一个女奴，辗转被卖，各种各样的主子见得多了，也从未见过如梓儿这般毫无心机，待人诚挚的主人。投桃报李，她知道梓儿的心事，便免不了有意无意的开解，暗示她在石越府上住过几日，知道石越对她颇有情意——实则她根本不知道这码事，不过既然她刚刚在石府呆过几天，说出来的话自然颇有权威，倒引得桑梓儿心里十分高兴，二人竟是说不出的投缘。

梓儿听说阿旺也曾读书识字，便拉着她去看自家的藏书。桑家本是富豪之家，而且还是大宋最大的印书坊的业主，加上石越曾做过直秘阁，而桑充国又是大宋第一大学院的山长，她家的藏书之多，自不是寻常人家能比。桑家在后花园中专门修了一座三层的藏书楼，因为在楼前有一座亭子，亭中放了一把铁琴，大才子晏几道题写的楼名便叫“铁琴楼”。

阿旺虽然出入王府豪门，对钟鸣鼎食之家的排场也算是习以为常，可毕竟身份卑贱，又是女子，哪里有机会见识人家的藏书楼？此时见到铁琴楼的规模，真是吃了一惊，叹道：“世间竟有如此多的书么？”

梓儿长得这么大，平时没什么闺中朋友，似父亲桑俞楚交往的朋友家的姑娘，能识几个字的便已不多，说到喜欢读书且有几分见识的，那是一个也无。至于丹青音律，更是无人懂得欣赏。号称贤淑的，不过会针线女红，一般的便只会颐指气使，喜欢听听戏看看热闹罢了。因此见到似阿旺这么妙通音律之辈，且又颇解人意，她便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阿旺在读书方面的见识了。

她拉着阿旺，径直上了二楼，走到一个房门前，只见门上刻了一个大大的“乐”字，她伸手推开，和阿旺一齐走了进去。

阿旺进门第一眼，便看到两个书架上，堆满了书卷，她忍不住走近前去，拾起一本，翻开看时，原来是一本琴谱，放下来拿起另一本，却是一部词集，这才明白这个屋里，放的全是与音乐有关的书籍。

“阿旺，你来看，这是陇西公的《念家山》曲谱，当时号称‘未及两月，传满江南’的名曲……”梓儿自然是捡最好的东西来说。陇西公便是南唐后主李煜，“陇西公”是他降宋后的爵位，《念家山》乃是他

在南唐时所写词曲，百年之前，曾经非常流行。

没想到，却听到阿旺一声惊呼：“《音乐之精华》^[1]？！《论音乐》^[2]？！”

桑梓儿奇怪的向阿旺望去，只见她手里拿着两本书，封皮上写着弯弯曲曲的文字。她这才意识到阿旺原来是个夷人，因好奇的问道：“阿旺，这是你们夷人的书吗？”

她心下也有点奇怪家里为何会有夷人的书，却不知道这本书本是和大食胡人有过交往的白水潭学院学生袁景文送给桑充国的。袁景文粗通阿位伯语，却是只会说不认字，勉强知道题目的意思是什么，便送给桑充国，桑充国更是不知所云，随手便丢到藏书楼中。此时却被阿旺找到，自然相当吃惊，在异国他乡，看到用自己家乡的文字写的东西，那种感觉可以让人窒息。阿旺紧紧抱着手中的书册，泪已盈眶。

梓儿忙轻声安慰道：“阿旺，别伤心了。先坐会。”

阿旺倚着室中一张椅子坐下，轻声说道：“奴婢本是黑衣大食^[3]人，这两部书中，《音乐之精华》本是我族四五十年前一位贤者所著，这部《论音乐》，据扉页上所介绍，却其实不是我族人所写，而是很早以前的庾那人欧几里德所著，在一两百年前，这本书被译成我族文字出版。奴婢见此家乡之物，不免触景生情。”

阿旺虽然幼小被卖，却也因此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阿拉伯历史，也能略知一二。她口中所说的《论音乐》被译成阿拉伯文一事，便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用了超过一百年的时间，把古希腊作品转译成阿拉伯文字，这件事对于欧洲影响至深。

梓儿这时听阿旺叙说，心中其实不知所云。当时中国人对西域以西完全没有清晰的概念，石越的《地理初步》也不曾叙及当时各国的状况，不过是略言其要，因此在桑梓儿这样的宋人心中，所谓的大食夷人，只怕和契丹党项人并无多大分别，反正不是汉人便是了。不过她天性善良，为了安慰阿旺，便指着《论音乐》，说道：“阿旺，你翻译几页这本书给我听吧？”

阿旺微微点头，翻开书页。一边翻看一边轻声用汉语读出，不料欧几里德的《论音乐》，竟和数学也关系密切，虽已译成阿拉伯文，可真要转译成汉语，对阿旺来说，还是十分的困难，她拗口晦涩的译着，梓儿不知其味的听着，竟然慢慢趴在她身上睡着了。

9

数日之后。

赵頊一面浏览手中的卷子，一面对吕惠卿笑道：“吕卿，这个余中，几篇策论做得花团锦簇，倒真是个状元之才。”赵頊抱着一股年轻的锐气想要励精图治，对于人才的选择颇为留意。

吕惠卿听皇帝提到余中，眼角不由一跳，幸好冯京、石越等人不在，否则的话，冯京和石越不趁机落井下石才叫怪事。他心里转了几个念头，试探着说道：“余中是白水潭学院有名的才子，桑充国的高足。”

“桑充国……”笑容突然僵在了赵顼的脸上。

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桑充国，虽然恶感已经消除不少，但是说好感却远远谈不上。所以虽然迫于石越的请求，钦赐他白水潭学院的山长，却始终不肯赐一个功名给他。而桑充国虽然名满天下，但是朝中大臣也没有人愿意推荐他……这件事固然是政治现实使然，但还是显得相当的吊诡。对于赵顼来说，这次他反对石越和桑梓儿的婚姻，也未必全然是因为他希望石越和王安石联姻。

吕惠卿察言观色，知道“桑充国”这三个字让皇帝听起来心里不舒服。便趁势说道：“此次白水潭学院考中的进士有一百多名，五十名院贡生竟然考中四十二名，若说培育人才，白水潭学院的确是天下无出其右。”

已经做到内西头供奉官的李向安偷偷用眼睛瞄了吕惠卿一眼，且不说他和石越交好，内头自李宪以下能说上几句话的那么十来个宦官，哪个没有收过桑俞楚的礼物？吕惠卿这句话，明里是夸白水潭，实际上还是想把皇帝向“朋党”两个字引。李向安心里雪亮，不由得暗骂吕惠卿阴险狠毒。

吕惠卿见皇帝沉吟不语，又继续说道：“陛下，臣以为这件事情，有喜有忧……”

赵顼眉头一皱，摇了摇手，说道：“卿过虑了。桑充国一介书生，能有多少作为？白水潭多出人才，是国家之幸事。”

“陛下不见宣德门叩阙之事？书生未必不能没有作为。”吕惠卿这是存心把桑充国往灭门的方向引，他心知真要捣了白水潭学院，石越便不足为惧。

不料赵顼脸一沉，厉声说道：“肯在宣德门前叩阙，说到底还是忠臣所为。依朕看来，白水潭的学生见事明白，颇有才俊之士，此是国家之幸事。朝廷若老是怀疑他们，以后如何劝天下人读书？那只会让士子寒心。”

优待读书人，那是宋室的祖训，加上赵顼自知若在这件事上松一点口风，朝堂之上，只怕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石越也难以善处。总算他这件事还算果断，打断了吕惠卿的想头。一边的李向安也暗暗松了口气。

吕惠卿见皇帝作色，心里叹了口气，装模作样的叩头谢罪。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皇帝对石越的宠信一时间无法动摇，吕惠卿并没有看到，京师的官员在白水潭做兼职做教授的有一百多人，而且个个都是名流。因此白水潭就算没有石越，皇帝也不会轻易去动。

赵顼见吕惠卿谢罪，便把语气缓和下来，道：“吕卿须知朝廷要励精图治，便要天下读书人齐心协力，这一层见识，你比不上石越，朕决定就让佘中做今科状元，并且要好好奖励白水潭学院。”

吕惠卿万万料不到偷鸡不成蚀把米，他心里悻悻，脸上却是一副认为皇帝无比英明的样子，高声说道：“陛下圣明。”

赵顼笑着点点头，又道：“说到石越，倒让朕想起一桩事来。朕想把王丞相家小娘子赐婚给石越，石越却说苏辙、程颢为媒，先说了桑充国的妹妹。这本鸳鸯谱竟是还没有写好。”

吕惠卿大吃一惊。他第一个念头就是：石越如果和王安石和好，以后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么？好不容易稳定情绪下来，吕惠卿在心里寻思了一会，不禁哑然失笑，暗道：“我这是杞人忧天。石越和王安石，到

了今天这个地步，岂是一桩婚姻可以和好的？他们双方谁又肯让步？况且一门两相，是本朝的忌讳，只要王安石在位，石越身为他的女婿，连个正式的职务只怕都不能担任；石越若真成为王安石的女婿，那就得拒绝桑充国的妹妹，正好离间二人关系，旧党一向欣赏石越，若石越变成王安石的女婿，他们对石越只怕平白便要多了一层疑虑……”

他心思转得极快，主意拿定，便笑道：“臣以为王家小娘子才貌淑德，无一不备，王丞相与石越又都是朝中重臣，二人门当户对，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合。臣听说桑充国之父，是一个商人，而桑充国虽然名满天下，毕竟也没有功名，与石越门户不对，并非石越的佳偶。”

赵顼笑道：“卿家所见，正合朕意。奈何石越这个人重情重义，桑家当初对他有收留之恩，他就念念不忘，一直把桑充国当成兄弟看待。现在桑家提婚在先，只怕很难说服他改变主意。朕的意思便是想让卿给朕推荐一个好的媒人。”

“媒人？”吕惠卿怔住了，想了好一会，才说道：“陛下，王丞相同意了么？丞相的脾气……”

“朕已经提过了，以石越这样的佳婿，王丞相自然不会反对。”赵顼说话全然不顾事实，其实王安石也相当矛盾，站在父亲的角度，他当然希望自己的爱女有一个好的归宿，石越前途无量，堪称本朝现在第一金龟婿，他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来。而且他心里也未必不希望石越能成为自己的一个臂助。但是另一方面，从政治现实来说，如果石越和自己一直是政敌，那么嫁在吴充家的大女儿就是前车之鉴，那样子完全是害了自己的女儿。这样的情况，王安石怎么可能不犹豫？不料皇帝竟然一厢情愿的认为王安石那一点点迟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吕惠卿并不知道这些情况，想了半天，终于说道：“有两个人去做媒，或者有用。”

“哦，快快说来。”赵项有点急不可耐了。

“一个是曾布，他和石越交好，而且口才亦不错；一个是苏轼，他去说媒，比他弟弟苏子由要强。就是远了一点。”吕惠卿倒颇有知人之明。

赵项本是希望吕惠卿毛遂自荐，不过想想终不可能，便笑道：“便让曾布去吧。为此事把苏轼调回来，也太过分了，到时御史又有得说了。殿试一完，便让曾布领了这桩差使。”

熙宁六年的殿试，在历经风波之后，最终以白水潭学院的高材生余中高中状元，皇帝亲赐白水潭学院“英材荟萃”牌坊，另赐白水潭学院良田二十顷，所有教授每人绢三匹这样的欢喜结局结束。可以说这次殿试正式巩固了白水潭学院在大宋的历史地位，随着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一批批成为大宋的精英，学院对大宋的影响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

在殿试之后，宋廷也正式公布了对熙河阵亡以及有功将士的褒赏，田烈武因为族父田琼战死被迫赠为礼宾使，朝廷录其子侄四名，他也沾光受封为从九品的“殿侍”、“陪戎副卫”，成为大宋朝最低一价的武官。虽然官职低微，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区区四贯，外加每年春冬绢六匹、钱四贯的年终奖，但对田烈武而言，总算朝着自己的目标迈出了可怜的第一步。

然而抛开这些不说，这一年三月春风之中的殿试与奖赏，却似乎都

带着一点桃花的色彩。那些头上戴着金花红花的进士们，私下里议论纷纷的，是各种各样关于石越婚事的传言。新科进士们出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在内心都倾向于希望石越娶桑充国的妹妹为妻，但也有不少人坚定的认为，皇帝指定的婚姻，对于大宋的前途更有利。

实际上这件事自从悄悄的传开之后，上到文武百官，下到市民百姓，都对“石学士”的婚姻大事充满了兴趣。官员们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人悄悄的揣测皇帝让石越与王家结亲的目的，有些人暗地里评估着这件事情的后果，虽然传说中石越婉拒了这桩婚事，但是大部分都认为石越最终并不会为了一个女子抗拒皇命。

10

碧月轩。

秦观和段子介这两个莫名其妙凑到一起的人你一杯我一杯一边喝酒，一边听女孩子唱着曲子。这两个人，秦观基本上是个穷人，段子介家里有钱一点，却也不是喜欢乱花钱的人，何况二人身份也低微得很，自然是请不动楚云儿那样的当家姑娘。不过话说回来，没钱的秦观在碧月轩，比有钱的段子介，更受欢迎。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奈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少游，这是你的大作吧？”段子介一边学着一个歌女的曲子哼唱，一边笑着对秦观说道。

秦观轻轻斟了一杯酒，端起来在嘴边啜了一口，笑道：“段兄见笑了。”

“似少游这样的才气，愚兄自叹不如，假以时日，必成大器。”段子介脖子一扬，自顾自的干了一杯，这几日看到人家进士及第游街赐宴的风光，他心里更是不好受。

秦观自然知道他的心事，笑道：“段兄不必灰心。小弟倒觉得考不上进士，也没甚关系，在白水潭学院做个教书先生，每个月的薪水比七品官要高，还能受人敬重。以段兄的才能，这一点完全不成问题。若一心想建功立业，依小弟看，当今官家锐意进取，颇有光复汉唐故土之志，加上有石学士佐辅，必能成功。段兄文武全才，考个武举，如同探囊取物，到时建功立业，强过一腐儒。若二者皆不愿意，再等三年，亦非大事。”

段子介把杯子一放，长叹了口气，道：“少游，你可知横渠书院山长张载张先生的故事？”

“我是东方人，去不曾听过。”

“张先生年青时喜欢读兵书、练剑术，后来见到范仲淹大人，范大人自己文武全才，为国家守边，颇立功劳，却劝说张先生弃武学文，所以张先生才有今日之令名。可见文重于武，不仅仅是朝廷的意见，连范大人那样的人物也是这般看法。”段子介对这些故事知之甚详。

不料秦观冷笑道：“小弟不才，也喜欢读兵书。汉人投笔从戎，遂有西域，今人弃武从文，昔日关中腹地，今日竟成边塞。孰是孰非，不是一眼即明么？因此小弟觉得，这文武之道，不可偏废。”

段子介想不到秦观能说出这番话来，倒是吃了一惊。道：“少游见识不凡！”

秦观笑道：“这倒称不上见识不凡。不过小弟之所以喜欢石学士府上的那个田烈武，实在就是喜欢他这一点。他可是一心想读兵书，考武举，将来边疆立功的。”

段子介叹道：“想不到我见识还比不上一个捕快。”

“今日之事，段兄可曾看清，朝廷四处用兵，那是因为中国对胡夷低声下气太久了，堂堂上国，怎能一直受这种屈辱。石学士让义学的孩子学弓箭，马术，又是为何？技艺大赛，又是为何？段兄在白水潭学院呆了这么久，还看不清这些事情么？其实我倒是很羡慕段兄文武全才，我若有段兄这样的身手，早就考武进士去了。”秦观娓娓说道。

“或许我真的应当去考武举，在沙场上搏个功名。”段子介被秦观说得怦然心动。

“非止是你，那个和你打架的吴安国，同进士出身的功名都不要了，听说已经让他表哥找人保举他去考武举，想夺武状元哩。”

段子介冷笑一声，“是么？这个状元只怕轮不到他。”他被秦观说得下定决心了。

“段兄有意去考武进士了么？”秦观故意问道。

段子介笑道：“我不是去考武进士，我是去夺武状元。”

“那得去找石学士，请他具保推荐才有资格。”秦观看来果真对武举很有兴趣，竟然把这些事打听得一清二楚。

“那倒不必，在学院里找两个有资格保荐的老师帮忙不是难事。听说石山长要成亲了，这种事情，不好去麻烦他。”段子介笑道，他内心是希望石越娶桑梓儿的，不过无论结果怎么样，他倒并不是很在乎。不过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对于他们的前任山长，大宋现在最有名的钻石王老五终于传出来要结婚的消息，都有长出一口气之感。毕竟以石越的身份，老不结婚，在他的学生们看来，也不象个样子。估计等石越正式成亲之后，他们的担心就会全部转移到桑充国身上。

“听说是皇上赐婚，王丞相家的小娘子？”秦观风流人物，对于这种轶闻，一向很有兴趣，他没注意说到这个话题时，那个在旁边弹曲子的歌女也不易觉察的竖起了耳朵。

段子介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惊讶，“啊？是王丞相家的小娘子？”

秦观见他全无所知，便索性和盘托出：“据说太皇太后也想给石学士赐婚哩！濮国公家的清河郡主！但我还听到有人传说，皇太后认为郡主家尚有长姐未嫁，郡主也不到出阁之龄，所以做罢，但太皇太后还让人传谕濮国公，让他自己找媒人去石府提亲。”

段子介这才知道事情错综复杂，自己竟然毫无听闻，便向秦观详细询问起来，秦观听到无数的流言闲语，此时索性一并说出：“我还听说皇上要将王家小娘子嫁给石学士的心意很坚决，已经指了曾布曾大人为媒！”

“啊，”段子介却是对王安石不满的，听说自己敬仰的石山长竟然要娶他的女儿，竟颇有几分不乐意，“那也只有娶王家小娘子了！”

“可这也不一定，我听说石学士府上的教习说，石学士心仪是桑山

长的妹妹，桑家小娘子，他不愿娶郡主，也不愿娶王丞相家的小娘子。”这事秦观其实是听田烈武说的，田烈武因为教唐康、侍剑射箭的缘故，常得以出入石府，竟掌握了第一手的消息。“不管是谁，有件事情可以肯定。”

“却是何事？”段子介问道。

秦观笑道：“那便是石学士要成亲了，这总错不了。”

段子介拊掌笑道：“这果然是错不了的。为了这件事，可以浮一大白。”说着举起酒来和秦观碰杯。

秦观也微笑着举起酒来，以示庆祝，这酒尚未入口，就听到那边厢琵琶的声音“铮”地划过一道破音，显是弹琴者心神不宁，一不小心跑了调。秦少游是何等人物，音律上一丁点事情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何况这么明显的错误。他奇怪的看了那个歌女一眼，问道：“莺儿姑娘，可是有心事？”

那个叫莺儿的歌女见秦观相问，连忙敛身道歉，低声说道：“奴婢该死，请二位公子恕罪。”

秦观笑道：“恕罪无妨，不过总得有个缘故。我和段兄听得在理，自然不会怪你。”

“这……”莺儿迟疑的看了两人一眼，不敢做声。

段子介笑道：“莺儿姑娘的琴技，也是碧月轩有名的，今日显是有心事，有什么事情不妨说出来，说不定我们也能帮到你。”

莺儿叹了口气，回道：“只怕这桩心事，二位公子也帮不了。”

秦观和段子介对望一眼，更加好奇。秦观心思灵转，想了一下，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取笑道：“难不成我们在说石学士的婚事，姑娘心有所感么？”

他这句话说得莺儿哑然失笑：“奴家哪里敢存那个痴心妄想。二位公子相问，倒也不敢相瞒，奴家这桩心事，是为一个要好的姐妹操的。”

“要好的姐妹？”

莺儿苦笑一声，叹道：“本来似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是应当少一点痴心的。不过我这个姐姐，生来高傲，平素便是王孙公子，也未必愿意多瞧几眼，可真要喜欢上了一个人，也就傻得什么都不顾了，也不去论对方身份高贵，并非平常之人，真真如飞蛾扑火一般，到头来只让我们看得心疼。”

秦观和段子介对望一眼，她这番话虽然没头没脑，但二人却也立时便知道她说的正是楚云儿了。京师无人不知碧月轩的楚云姑娘是石越红粉中的好友。石越的婚事传出来，桑梓儿还是小女孩的心思，而且还未必没有希望，家里又是千人哄万人疼，更兼有一个石越送去的阿旺专门陪她开解，挂着的心事终究有限。楚云儿却是明知没有希望，但心中却也没办法不去在乎，真正愁肠百转，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她平时和碧月轩的女孩子相处极好，在姐妹中人缘很好，因此这些女孩子看到她这个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

段子介对歌女们的心思本也不太了解，虽然他不曾刻意的歧视这些女孩子，但是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歌女们也有自己的爱憎，这本是那时候许多男子最常见的心态，因此听莺儿说来，一来理解不

了，二来也没觉得是个事情。秦观却是心思细腻的人，对女孩子的心事知道得多一点，听到莺儿忍不住在这里打抱不平，他就更可以想见楚云儿的苦楚了，因此不由有点尴尬。须知方才他还在这里和段子介举酒庆祝，哪里又知道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却要为此事痛不欲生？当下也只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这等事情，皆是命里定数，也没有办法强求。姑娘回头好好安慰一下你那位姐姐吧。”

莺儿听他这么说，又敛身一礼，柔声道：“多谢公子关心。”回到座位上，重新调了一下琴弦，起了个调，娇声唱道：“……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这本是秦观一首新词，当时写来，秦观本来也没什么感情，然而此时此刻，见那位莺儿姑娘柳眉微锁，眼中晶莹，却又是另一种感觉了。

11

有人为不能嫁给石越而伤心，有人为石越要结婚了而举杯，也有更多的人为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但谁也不曾想过，这件事在王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同于王安石的犹豫，王雱对这桩婚事，却是强烈的反对。而王旁以及两位叔父王安礼、王安国，却是表示支持。可悲的是，王昉虽然受到宠爱，但在这种场合，却几乎没有她说话的份儿——尽管这涉及到她的终身幸福。而王夫人则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她完全无条件的支持

丈夫的决定，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让夫君为难。

王旁因为在家里受的宠爱远不如哥哥王雱，而自己才学也不及王雱，所以一向不敢顶撞王雱，只听到王雱厉声说道：“父亲，这种事情，如何做得？你想让妹妹重蹈姐姐的覆辙么？”

王安石沉吟不语，用手指不断的敲击桌面，显见心里犹豫得厉害。没有一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特别王安石这样非常护犊的人。

王旁小心翼翼的轻声说道：“大哥，石越真的有那么差么？”

王雱冷笑道：“你以为他有多好？我知道你们都是贪图他以后的前途无量，妹子有个好依靠。可你们想过没有？石越现在就推三阻四，显得很乐意，妹子过去，能有好日子过么？再说石越对新法是何态度，父亲难道你看不见么？你让妹子过去何以自处？”

王旁嘟哝道：“这是皇上钦赐婚事，要推辞也难。况且依我看，妹子和石越才学相当，门当户对，如果两家联姻，石越能够帮助父亲，齐心协力，也是一桩美事。”

“原来你们打的这个主意？”王雱勃然大怒，“咳……咳……”他一时气急攻心，连忙用手绢捂住嘴巴，停了好一会，待气息平静，这才继续说道：“我看你们打错主意了，吴充不曾改变主意，石越如何能改变主意？父亲决意变法，便肯定会招天下人的责难，只有坚持下去，等到云开雾散，事成功竟，才会得到理解。怎可如此天真？”

“依我看，父亲和石越的分歧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读过石越的书，父亲说要法先王之意，不能拘泥于先王之形，如此才要变法图强，石越实际也是如此说的。只不过提法不同，父亲说是‘新法’、‘变

法’，石越说是‘复兴’、‘法古’，表面上不同，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父亲说，只要增加民财，那么不增赋而财用足是可以的，石越在给皇上的奏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父亲说，言利只要便民，便合乎仁者之义，这一点石越也是大加鼓吹的，他说孔子的‘仁’的核心，便是爱民利民……况且对于新法，石越也不见得就是一味的反对、要求罢废，而只是要改良。石越和那些旧党并不相同。”王旁说完之后，脸上微红，长出一口气。显然这是憋在心中好久，而一直不敢说出来的话。

王安石和王雱惊讶的看着王旁，显然没有想到他能有这般有条理的分析事情的能力。而且一字一句，都未尝没有道理。

王雱皱了皱眉头，语气温和几分，叹道：“你说的话虽然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有些事情，你还是不懂。现在父亲与旧党，都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们若退步，最后的结果便是前功尽弃。石越就算和旧党不同，但是冯京在朝、司马光在野，是旧党两面旗帜，石越与冯京、司马光、韩琦遥相呼应，肘掣新法，他也不可能退步了。他如果退步，那是拿自己的功名前程开玩笑。人心如此，你懂得太少了。”

在王雱心中，虽然同意石越和旧党确有不同之处，但是他却从未想过反省新法的缺点。他的态度，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反省”，投到他们这边来。如果不能，就觉得没有可能妥协。王雱如此，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坚信变法不能退步的，退步便会导致前功尽弃。

王旁对于政治斗争懂的的确比较少，他怯怯的问道：“为何不试一下呢？依石越的为人，我觉得妹子嫁过去，绝不会受什么委屈。何况石家也没有公婆，没有许多亲戚。二姐嫁给石越，就是有了一丝机会吧？若有石越相助，对于新法而言，不是要好得多么？”

王安石沉默不语，王雱却又气又急，厉声喝道：“你到底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告诉你那根本不可能！最后不过是妹子白白受苦，误了妹子的终身。更何况如果石越拒婚，我们王家颜面何在？父亲，这桩婚事，你万万不可以答应。”

[1]. 两制官，翰林学士带知制诰，专掌制命，即替皇帝拟诏书等，称为内制。以他职带知制诰，则称外制。合称两制官。

[2]. 赵顼对曹太后的称呼。

[3]. 《音乐之精华》，即《音乐的精华》。阿拉伯著名音乐论文，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论述各种音乐曲调和艺术风格的，被后人认为是最集中、最深地总结和阐述了以前各时代音乐精华的一篇音乐研究论文。作者伊本·西拿又名阿维森纳，980—1037。伊本·西拿从外国引入了很多利于改革阿拉伯音乐曲调的新论点，他按照新观点试作大批乐曲，推动了阿拉伯音乐的发展。此人堪称全才，是阿拉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士。他发现了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阐述了胸膜炎和多种神经失调症，他把心理学应用于医学治疗，他还发现污染水和土壤可以传播疾病。他的《医典》内容十分丰富，记载了760多种药物的性能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代表了古代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医典》在医学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被欧洲各大学用为医学教科书。从12世纪到17世纪，这部书被西方医学界看作权威著作，它的拉丁文译本到1500年已经重版15次，后来又一再重版，其中若干部分已被译成英文。伊本·西拿本人也被欧洲人视为“医王”。他还写了哲学、几何学、天文学、语言学和

艺术等方面的著作。

[4].《论音乐》，今已失传。或谓古波斯称希腊为Yunan，佛经中译为“庾那”。

[5]. 黑衣大食，即阿跋斯哈里发王朝。

[6]. 希腊。古波斯称希腊为Yunan，佛经中译为“庾那”。

第十三章 匪斧不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诗经·豳风·伐柯》

1

王安石与王雱并不知道，在他们还在为这件事情困扰的时候，钦命说婚的三司使曾布，已经领了旨意，跨出东华门，预备去石府正式提亲。

对于自己接到的这桩差使，曾布倒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这个世界上真心希望石越成为王安石女婿的人当中，曾布无论如何要算一个，更何况这是皇帝钦命的差使。

自从传来消息说石越婉拒了濮国公的媒人，而程颢也没有再去过石府之后，朝廷中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官员，虽然态度不同，但是似乎都相信石越成为王安石的女婿只是迟早的事情。有些性急的家伙甚至开始准

备贺礼——毕竟无论王安石还是石越，都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人物。

曾布坐上刻有自己官衔的马车，对随从挥了挥手，道：“走吧。”

“省主^[1]，是回府吗？”随从恭恭敬敬地问道。

“去石学士府。”

“是！”

马车夫吆喝了一声，长鞭一挥，载着皇帝提亲使者的马车，向南城驰去。车尘后面，李向安一路小跑出来，看到的却只是曾布车驾的背影，他一面跺脚，一面尖着嗓子喝道：“备马，备马！”

一个小内侍连忙牵了马过来，李向安跃身上马，催马追去。

可气的是这位大宋三司使的马车夫，不知吃错了什么药，跑得这么快，而李向安比不得他的前辈、现任嘉州防御使的李宪，他本不是一个善于骑马的宦官，也不敢跑得太快，兼之汴京的街坊道路，十横九纵，顷刻之间，曾布的马车竟然踪影全无。

“没办法了，这个曾布，害我要骑着马跑到石府。”李向安怨天尤人地骂道，只好自认命苦，一路颠簸，到石越府前去守株待兔。

石越赐府所在的小巷，现在汴京的百姓一般称为“石学士巷”，做了翰林学士之后，赵顼特别赐了十二门戟的排场——这是很了不得的尊荣。十二把门戟分成两列，一边六把，摆在新建的三间五架门屋正门的两侧，任何人来到此处，都会知道此家主人的身份尊贵，更不用说大门

正上方，有当今熙宁天子亲笔赐书的“学士府”竖匾——当然，这是仿制品，真品是要供起来的；两边内檐下各挑着两个灯笼，上面用浓墨写着两个大大的“石”字。这几样东西，加上学士府的旁边，原本就有的几株参天大树，虽然府邸还是那座府邸，在外表看来，却已经全然不同往日的寒素模样。

石安现在做了石府的大管家，同样也与以往天天守门的模样不同，除了他婆娘还要负责全府的伙食之外，他已经不需要亲自做事了。本来自从司马梦求等人入府之后，配置的僮仆就相应增加不少。再加上唐康除了一半时间住在白水潭学院外，也有一半时间住在石府，也需要有侍奉的下人。石学士府上，现在连僮仆加上，一起住了三十多人，虽然和真正的钟鸣鼎食之家比起来，还相差甚远，但也开始慢慢地变得有气派起来。

对于这种变化，如果是三年之前，石越或者会很不习惯，甚至会很不能接受，但是对于熙宁六年的石越来说，这种事情，他甚至懒得过问。来往于王侯卿相之府，对于这样的排场，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奢侈的，相反的，在石越内心，一直认为自己还是相当的节俭，依然保持自己不同于一般宋代官僚的本色。

春风满面的曾布和身着一身白色湖州丝袍的石越分宾主坐下之后，曾布端起手中汝窑出产的茶杯，轻啜一口，这才笑容满面的说道：“子明，你可知我的来意？”

石越心里本就在揣测着曾布的来意，实不知曾布能有什么事这么高兴，这时见他相问，突然脑中灵光一闪：莫不是钢铁冶炼那边有什么好消息？想到这里，石越心里不由有几分紧张与兴奋，建立一个粗具规模的钢铁业，是他一直十分在意的事。

曾布是老于宦海之人，别人表情的丝毫变化，他都能立即捕捉到。这时见石越神色，心里暗暗好笑，心道：“都说石子明少年老成，但终究不过是个少年人。”对于说成这桩婚事的信心，不由又增了几分。

石越也在打量曾布的神色，见他面带笑容，微微点头，心中不由大喜，脱口问道：“子宣兄，莫不是……”

曾布见他如此性急，再也忍耐不住，拊掌笑道：“正是子明的大喜事到了！”

“大喜事？”石越与在一边相陪的潘照临相顾愕然。

曾布笑嘻嘻地说道：“不错，天子赐婚，子明与王相公家小娘子堪称佳偶天成！我却是来说媒的。”

“啊？！”石越大吃一惊，目光不由自主的投向潘照临，二人心中都暗暗叫苦：“难道真的晚了？”

曾布见二人如此表情，奇道：“子明不知道此事吗？”

石越只得苦笑着又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又故作慷慨地说道：“子宣兄，让我做负恩无义之人，实不可能。可否替我向皇上说几句情？”

曾布本不知道这种种情由，心下不由得十分为难：“子明，此事你和桑家毕竟没有婚姻之约，我知道你志向远大，为了一个女子而抗旨，皇上心里会怎么看你，你可要想清楚。且桑家小娘子固然好，但王姑娘亦是才貌双全，未必不是子明的良配。”

他所说的这些，石越心中其实早就想到过了，且不是没有反复计算过利害得失：公然抗婚，不仅皇帝无法下台阶，而且也是摆明了和王安

石划清界线，在政治上绝非一个好选择；而委婉拒绝，眼见皇帝兴高采烈，硬要牵这根红线，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的，仅仅用桑家先来提婚这一个理由，也很难具有说服力……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望了潘照临一眼，潘照临很无辜地回望一眼，意思是：这个我也没有料到。

但要让他接受一桩毫无感情的婚姻，他究竟还是不能够做到：那个叫王昉的女孩，虽然石越对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恶感，甚至潜意识里未必没有一点好感，但是仅仅见过两面，而且自己和她的父亲、兄长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之中……石越毫不犹豫就在心里否定了这种可能。

但另一方面，石越同样很难理解自己对桑梓儿的感情。到底是不是自己就真的爱桑梓儿，他也不是很清楚。爱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一种无趣的东西，其实不仅仅对于古代的男人如此，石越出生的那个时代的男人，同样只需要一个借口就可以把号称“伟大”的爱情出卖，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许仅仅便是卖价的高低贵贱不同而已。人类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边歌颂着某件事物，一边出卖它。只不过相应的，每群人中都有另类，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对于石越而言，也许称不上什么高尚，但如果他能够确定的知道自己在爱一个女孩子，背叛不会是他的选择。所谓的“理想”，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未必就一定比很多人认为幼稚的爱情更值得坚守。他很可能宁肯背叛自己的理想，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爱情。

让石越为难的是，他与桑梓儿之间到底有没有称为“爱情”的东西？他不能肯定。或许有，或许没有，于是选择起来，加倍的艰难。

但无论如何，那种大哥哥保护小妹妹的怜爱，肯定是要存在的，做一件让梓儿伤心的事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石越心里肯定会非常的抱

憾。“让我好好照顾她一辈子，也很好。”石越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让我来守着她长大。”

曾布和潘照临看着紧皱双眉的石越，知道他现在的确是很难拿定主意。这两个人，对于感情这种东西，都是相当的陌生。曾布为了追求功名，曾经把新婚妻子扔在老家几十年不闻不问；潘照临心中，只有一个所谓的“抱负”，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此他们也无法理解石越心中的困扰。

曾布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子明，此事无须如此踌躇不决。若你真的喜欢桑姑娘，纳她为妾，也未尝不可。”

这话不说犹可，石越闻言眉头微皱，心中已是老大不满，但又不便训斥。他其实也有几分执拗的性格，不过和王安石不同，王安石剑拔弩张，从外到内，无一处不是拗脾气；石越则是外表温和谦逊，内里才有一种让人不易觉察的拗劲。否则他也不可能高官厚禄三四年，依然还坚持着一些莫名其妙的道德。须知人一处高位，若缺少制衡，那种“逆亡顺昌”的心理就会不由自主慢慢滋养，多少暴虐妄为之人，并非全是性格天生如此。

曾布却不知道石越的想法，在他看来，以石越的身份地位，桑家不过一个商人之家，纳妾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见石越不答，以为他已心动，便继续劝说道：“我平素也知道相公很是欣赏子明，若有半子之实，翁婿同心，往大里说，可以报效皇上知遇之恩，中兴大宋朝，往小里说，日后子明封侯拜相，不过等闲事。子明一定要三思而行……”他那里知道石越之志，王安石亦不过是在他计算之中。

“我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婚事都不能做主，还谈什么扭转乾坤？”

何况现在事情做到这个份上，我若中途变卦，梓儿的性格，虽然口里不说，心里难免伤心欲绝，她那样的小女孩儿，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石越如果连一个小女孩儿都保护不了，还要靠女人去封侯拜相，又有什么面目再谈雄心壮志？”一念及此，石越几乎忍不住要反唇相驳，总算心中的理智尚存，硬生生把这些话吞在肚子里，但便有几分忍不住要在心里责怪司马梦求：“去了这么久了，你也太慢了一点吧！”

曾布哪里便能知道石越差点和自己说重话？他兀自在哪里口惹悬河，委婉劝说石越不要因为一时任性而抗旨不遵，毁了自己的前途，所谓“女人如衣裳”，那样大大不值……谁知道石越竟然变成闷声葫芦，一声不吭。

说了半晌，曾布见石越只是不说话，也不由有点生气，涨红了脸厉声说道：“子明，我见你平日行事干练，今日怎地这般婆婆妈妈？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大丈夫行事，一言而决。”

石越闻言一愣，心中也不由有气，暗道：“我不娶那个女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还真不信皇帝就这样不用我了！”抬起头来，正要不顾一切地断然拒绝，便在此时，听到有人尖着嗓子在外面喊道：“曾省主，咱家可赶上你了……”李向安一边喘着气，一步一摇地闯了进来。

潘照临看见李向安进来，眼睛不由一亮，朝石越微微一笑；石越心里也长出了一口气，暗道：“总算来了！”

果然李向安进了客厅，径直往北边一站，尖声说道：“皇上口谕，曾布接旨。”

曾布狐疑地看了李向安一眼，见石越和潘照临等人已经跪下，连忙上前跪倒，朗声说道：“臣曾布恭聆圣谕。”

“着曾布即刻回宫交旨，不必再去石府。钦此！”李向安原原本本的背着皇帝的口谕，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曾布不必做这个媒人了。

石越和潘照临顿时长出了一口气，高声谢恩。曾布却傻眼了，不甘不愿的谢了恩，站起来抱拳问道：“李供奉，这又是为何？”

李向安回了一礼，笑道：“曾省主，可把我一阵好赶，总算没有误了差使。你前脚刚走，后脚韩侍中的表章就递了进来，道是请皇上做主，将他新收的义女许给石越。一面又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懿旨，你说韩侍中三朝元老，皇上能不答应吗？连忙叫我过来通知你，要不然就闹笑话了。”他口中的韩侍中，就是三朝元老、策立两朝的韩琦。对英宗与赵顼父子，韩琦都有策立之功。虽然赵顼现在变法用不着他了，但是他的声望毕竟本朝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而且又是赵顼也心知肚明的忠臣，他提这么点要求，皇帝便冲着“老臣”两个字，也没有驳回的理。更何况还有两宫太后的旨意。

曾布更加莫名其妙：韩琦什么时候收了个义女？怎么半道杀出来也要嫁给石越？不过他也无可奈何，抱了抱拳，悻悻地说道：“既这样，有劳供奉了。”又对石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子明，你可以不用为难了，不过韩家的女儿，未必好过王家的女儿。”

李向安笑道：“曾省主有所不知，这个韩家的女儿，便是桑家的女儿，韩侍中在表章中写得明白。”

曾布能做三司使，是新党中除了王安石、吕惠卿之外最重要的人物，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心中一转念，事情也能猜出三四分。他目光在潘照临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笑道：“果然是妙计！”

无论是吕惠卿这样心怀叵测的人，还是曾布这样虽然有点私心，但毕竟还算是真心诚意想让石王结亲的人，之前都绝对没有料到潘照临会有这么一手。

既然石越决定了要娶梓儿，潘照临也只好按他意愿来做，为了能让婚事得谐，绕开商人之女这块大石头，潘照临就写了一封书信，让司马梦求领着桑家的家人，一路护送着桑梓儿往河北大名府去了。这封信是代桑俞楚写的，信中希望韩琦收桑梓儿为义女，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云云，随行的是满满一车队的礼物。而与此同时，有使者带着冯京说明情况的信件到了韩琦那里。

韩琦本来就不喜欢王安石，又极欣赏石越。他在官场上打滚多年，若论到对政治的理解，王安石其实远不如他。他知道年轻的皇帝一心想做番事业，信任王安石，变法图强，对他这样的老臣多有疏远，他反对新法亦是无用。所以他的心思，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做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聊尽人事。但自从石越突然冒起，迅速成为大宋朝廷中的新贵之后，韩琦就有了新的打算，他想借着石越的受宠，在朝中制衡王安石，以求把大宋引向他心目中的“正轨”。所以平时便经常和石越书信往来，在地方上也常常呼应石越。如今碰上石越有求于己，这等顺水人情，他怎么可能不卖给石越？毕竟让石王结亲，旧党之中，可没有一个愿意的。再加上有司马梦求巧妙周旋，桑梓儿的确也很可爱，又有一车的礼物往韩家上上下下这么一送，韩府中竟是没有一个人不为桑梓儿说话的。

韩琦于是一口应承下来，又是正儿八经地让桑梓儿拜了韩家的家庙祖宗，又是宴请大名府的大小官员，没两天整个大名府都知道韩琦收了一个义女。桑梓儿就这么变成了韩梓儿。这个时候，汴京城里还没有开始殿试。

但韩琦也很明白这件事情办得不漂亮，是有可能弄巧成拙，惹恼皇帝的。因为韩梓儿就是桑梓儿这件事情，瞒一时半会儿不成问题，但时间一长，自然有人知道。到时候皇帝以为他和石越瞒天过海的欺君，这样的政治风险，韩琦亦不愿承担。所以他一边张罗，一边写了请安的折子，分别递给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帝，说他在京师之时，曾经认识桑俞楚，觉得他这个人急公好义，颇为欣赏，本来打算把他的女儿收为义女，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便耽误下来了。现在桑俞楚因为自己的门户配不上石越，连累到女儿的婚事，便想起当日之事。因此把女儿送到大名府，希望自己能够替她作主。他因为的确曾经有过承诺，所以也不能拒绝，故而只有厚着脸请两宫太后和皇帝做主赐婚，了结这桩婚事。他装做对清河郡主与王昉的事情毫不知情，对此一字不提，只强调桑俞楚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才来求他，而他也认为应当撮合有情人。

以韩琦的身份，就算皇帝本来想嫁公主，也要考虑一下。赵顼一看到这个表章，就知道自己绝没有理由反对，何况自己不答应，两宫太后也一定会给自己压力，便马上派了李向安去追曾布……

大宋朝第一钻石王老五、翰林学士石越的婚事，终于以这样的方法遂了当事人的心愿。赵頊见到石越后，把他笑骂一顿，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是石越、韩琦都是品官之家，石越与韩梓儿的婚礼，便自有一番讲究，龟筮之后，皇帝亲择佳期，就选中五月初一，下旨赐婚。所以诸如“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诸般礼数，倒也简化了。但饶是如此，也是相当的繁琐，韩琦做为女方的父亲，就有特旨回京，为的不过是站在台阶上，穿好吉服，对韩梓儿说一句：“往之汝家，以顺为正，无忘肃恭。”

石越也不记得走了多少道程序，才用花轿把韩梓儿迎回石府，拜堂成亲。此时石府已是宾客盈门，苏辙、程颢做媒人，自当上座，这已不消多说，宗室外戚，除英宗的兄弟们只派了使者之外，至昌王赵顼、乐安郡王赵頵以下；朝中大臣，自王安石、冯京、王珪以下，无不亲临到贺，唐甘南早已从杭州赶来，帮忙打点一切，便是唐棣之父唐甘楚，早知消息，也从蜀中兼程赶来，专门道贺。此外白水潭学院的学生，或三三两两，略致薄仪，或者数十百同窗，共办贺礼，这场婚礼，堪称轰动汴京，开封府的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以石越之受宠，韩琦之望重，天下势利之徒，有谁不想攀结？因此虽然石越本意不想铺张太过，但直到吉礼已成，迎宾使还在门口高声唱名。石越穿红戴花，笑容满面，周旋于宾客之中，他虽然平素里不太喜欢这种交际应酬的场面，但人逢喜事，又另当别论。

就在一片喧嚣喜庆之中，忽然听到迎宾使高声唱道：“柔……”，接下来便没有声音了。众人正在奇怪，忽听到有个稚嫩的女声高声说道：“你到底念不念完？你若不念我自己进去了啊！”

石越听到这个声音，头立时就大了……

赵顼和赵顼嘴边，露出古怪的笑容；王雱、晏几道这些知道底细的，无不幸灾乐祸地望着石越。大家都知道来者必是柔嘉县主！果然，可怜的迎宾使结结巴巴的喊道：“柔、柔嘉县主驾到……”

石越哪里敢得罪这个小姑奶奶，连忙快步迎出，见柔嘉背着双手，一步三摇，左顾右盼地走过来，心里也不由好笑，嘴上还得说道：“柔嘉县主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柔嘉见石越迎了出来，也装模作样地抱抱拳，努努嘴说道：“石学士，恭喜你 and 韩家小娘子夫妻恩爱，百年好合。我今日来，只为看看新娘子的模样，你不会反对吧？”原来柔嘉心里气不过石越为何不娶清河，也不娶王昉，偏要娶个什么桑梓儿，她小孩心性，便以为定是桑梓儿貌若天仙，否则为何如此美貌的郡主不娶，如此聪敏的丞相千金不要，好奇心起，便想来看看桑梓儿长得什么样，到底怎么个好法？于是找了个借口溜出府，跑这儿看新娘子来了。

但这等事情，石越如何可以答应？结婚这一天，新娘子岂是可以随便看的？但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去和她计较，未免又有点说不过去。石越陪着笑说道：“那自是没有问题，待下官给县主安排雅室，晚上行礼之时，便让贱内给县主请安。”他说的“行礼”，是指揭盖头一事。

柔嘉心思一转，笑道：“新郎官，你这明明是哄我。”

石越笑道：“岂敢，县主言重了。”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进了礼堂。

“既不是哄我，那为何要等到晚上？我又如何能待到晚上才回去？”

“这……既然县主不能久留，那么改日石某必和贱内一同去邳国公府拜访，到时候贱内一定很高兴认识县主的。”石越口里说得客气，心里却是实在巴望着她能快走。

“你又何必如此小气？我不过是看她一眼，有何要紧？”柔嘉却老大不愿意。

这时候众人已经知道柔嘉此来是为何事了，满座的王公大臣，官职低微者，自然不敢开口，而位高权重者，有些存心想看石越的笑话，有些却是顾忌到柔嘉的性子，若被小孩子没大没小的抢白几句，自己以后难免传为官场笑柄——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既然是石越结婚，就让石越操心好了。

石越此时哭笑不得。他自是不能让梓儿受这种难堪，结婚的红盖头，不是由丈夫来揭，却由一个不相干的女孩来揭？日后定当传为笑柄。到了这份上，他也没有办法，只得沉了脸道：“县主，这恐怕于礼不合，恕下官难以从命。”

柔嘉本无恶意，只是心中不服气。石越有点作色，她却是毫不放在意上，反问道：“何必这般小气？新娘子有甚看得不得的吗？我今日偏要看看，最多你让官家把我关几天。”

昌王和乐安郡王相顾苦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两人和石越关系虽然都算不错，但毕竟亲王与大臣，不得擅交，反倒还不如与桑充国、晏几道情谊深厚。二人轻易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堂妹——若惹恼了她，谁敢保证她以后不会把自己的王府搞得鸡犬不宁呢？

石越见柔嘉这般胡搅蛮缠，一时也束手无策，新娘子自然不能让她见，但也不能对她用强，讲道理又说不通，难道眼睁睁望着她把自己的

喜事搅了？真是左右为难。那在场与石越关系交好之人，亦不免替他着急，却一个个苦无良策。潘照临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见田烈武从旁边经过，不由大喜，一把拉住，在田烈武耳边嘀咕几句。田烈武的身份既低，又是个武人，自不足以在这里相陪贵宾，不过是帮着石府打理一下杂事，偶然从此经过，对这礼堂中间的事情，并不知情。潘照临故意不说柔嘉身份，只说有个小女孩不懂世故，想要强揭盖头，石越不好和她计较，让他出去解围。

田烈武向来感激石越对自己的赏识，此时未遑多想，便挺身而出，走到柔嘉面前，道：“你是哪家的小娘子？如何这般不懂规矩？由来新娘子的盖头，都是由新郎官揭的，要看新娘子，不在此时。”

柔嘉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抬头一看，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在和自己说话，语气还颇为不逊，当下叉着腰喝道：“你何人？怎敢和我这般说话？”

田烈武见这个小女孩这般刁横，不由有点生气，却又不便太凶，便弯腰道：“想看新娘子，日后你嫁人时照镜子就行了，别在这里捣乱。来，跟大叔走，大叔给你买点心吃。”说到后面，已是哄人的语气。众人听到此人居然自称柔嘉的大叔，便连石越都忍俊不禁。

柔嘉鼻子都气歪了，厉声喝道：“我是柔嘉县主，你是哪来的野人，敢这般无礼！”

“什么县主乡主的？”田烈武一时不及多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挟起柔嘉，就往外走去。柔嘉何曾见过这般大胆之人，一面拼命挣扎，一口狠狠地咬在田烈武手臂上，痛得田烈武几乎叫出声来。

就这么一折腾，便听到大门那里高唱：“蜀国公主、驸马都尉王公

讳洗亲临到贺……”

石越顿时松了口气，忙向田烈武说道：“快放下县主。”救兵终于来了，那个温柔贤淑的蜀国公主是少数几个能管住柔嘉的人。

.....

4

把所有的宾客全部送走之后，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两只大红烛映在贴满一对对红色鲤鱼的窗纸上，一跃一跃的烛光让洞房里充满了暖意。服侍的丫头婆子全部识趣地退出，整个房间只留下一对新人。

石越望着低垂臻首，一脸娇羞的梓儿，雪白的肌肤上，分不清哪里是烛光的映耀，哪里是羞红，此情此景，便是毫无感情的人，也会怦然心动。梓儿心愿得偿，能够嫁给自己喜欢的郎君，自是满心欢喜，虽然不敢明言，却是明明写在脸上了。此时她又是紧张又是欢喜，一双小手不停地搓弄着红色的衣襟，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二人默默对视，沉浸在这种无声的喜悦之中，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曲悠扬婉转的琴声。两人静心听着这首曲子，只觉曲中有祝福，有欢喜，有哀怨，有难过，有自怜，似乎弹琴之人一面哀怨的自怜身世，一面在向人表达着祝福之意，听了之后，让人顿生怅然……

梓儿低声说道：“石大哥，这个弹琴的人很可怜。”

石越轻轻握住她的小手，默默点头。他自然知道是谁在弹琴，那琴中的哀伤让他忍不住一阵心疼，把一个视为知交好友的女孩儿伤得如此之深，绝非他所愿意。

“是她喜欢的人抛弃了她吗？她又在祝福谁呢？”梓儿也是颇通音律的。

石越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答非所问地说道：“我一辈子都会好好保护你的。”似乎是对自己说，似乎又是对梓儿的承诺，声音温柔而又坚定。

沉浸在幸福当中的韩梓儿，娇嫩的脸上，更加红润。

石学士巷的一座酒楼之上，穿着蛾黄色丝衣的楚云儿轻抚着手中的瑶琴。站在旁边的一个丫环轻轻把一件披风搭在她肩上，低声劝道：“姑娘，我们回去吧。”

楚云儿整个人已消瘦了一圈，她轻轻摇了摇头，一滴晶莹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衣带上，纤手一抖，一根琴弦断了。

楚云儿轻轻拈起琴弦，幽幽叹了一口气，对丫环说道：“我们走吧……”

她今夜来此，不过是用琴声祝福石越终于娶了一个好女孩儿，因为以她的身份，甚至不能登堂拜贺！

再也无心奉承别的男人的楚云儿，自己向碧月轩的妈妈赎了身，带着两个丫环，抱着一把瑶琴，一把琵琶，次日一大早，便租了一只船，飘然东去，在杭州买了一座小庄园，打算在江南故乡，渡过余生。

5

大内翠芳亭。

石越夫妇成婚之后，进宫谢恩。韩梓儿说话进退，很讨曹太后、高太后和向皇后的开心，被破例留在那边陪这三个号称“母仪天下”的女人说话。石越却被皇帝叫到了翠芳亭闲聊。

君臣谈笑一回，赵顼站起身来，指着亭北三棵合抱大的鸭脚子树，说道：“石卿，你看这三棵大树，每岁可以摘的果子有数斛之多，可是那个地方却十分阴翳，没可以临玩的所在。而在太清楼之东，同样有一株鸭脚子树，却是地方显阔，非常适合赏玩，然而却不曾结过一个果子。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能尽如人意呀！”

石越听神宗没头没脑的说了这番话，心里不由十分奇怪，只好笑道：“世上之事，总难两全。”

赵顼叹了口气，说道：“正是如此，就如石卿你，若论才治干具，无一不是宰相之材，却偏偏年纪太轻，资历太浅，终是难以服众。”一边说一边从袖子拿出一本弹章，递给石越。

石越连忙接过来，翻开细读。只见上面写着：

臣御史确稽首言：近闻内议翰林学士石越将受参知政事职。事不下于宰辅，内制已成，外以宣言曰：“内上意”也。臣闻成周选士，先以论辨，然后使任，举察良久，方得除职，循范规矩，是予民择贤。及春秋公室衰微，卿门遴选由己，时士只知有其主而不知有其国，谋事但为其邑而不为众庶，移国事家，败矣。自秦汉以降，重简材任人，四百石以上，莫不委议朝堂，论辩公卿。爰乎魏晋而今，铨选举于吏部，悉任酌之宰执，刀笔量才，簿书察行，早有故事。今陛下授意随侍，有此举动，无异端废纲纪，置有司法纪何从秉直哉！臣惶恐，伏请依例行事。

夫石越者，先所授逮乎馆职，原以不妥。是故国朝自淳化以来，未尝不试而授此者，况乎石越本非科道荣身，其经艺见识，博鄙未知；文学考究，精疏待定。而饱学举子，翘首引颈，斟选一再，既而授职，例知杂事，几经课考，方得转升，石越凭幸入馆，已属覬逾，俄而又擢，非之经术之显，非之义理之彰，且无功创之劳，何以从任，而越安敢任此，愧无自知，必是沽名慕流充名士之徒尔。故诏达阁院，下议纷纷。今陛下又欲私予权职，更废典制，臣惶恐慎言，陛下三思！

臣闻荐越者，参知政事冯京也，表有“性行端醇，通诗赋，晓音律，似唐季，五代之风存”语。察其诗文之说，则馆阁偶言一二；观其音律之学，则闾閻时有流传。然道学性理之属，未见论及，醇正与否，尚待斟考。陛下恩幸其人，欲之大用，付之政事堂以常备，臣窃以为忧！是石越者，未劳之部寺，持之州县也，忽而莅揆，何所详能。若之选备，亦当先使州县，烦之以务，以观其能；监之以利，以察其廉。如是数年，政绩之有，方评议中央，可嘱社稷否。此方行例，至是精审人才，甄叙良士，隆重社稷也。臣伏请陛下明辨！

.....

最爱和石越过不去的权御史中丞蔡确蔡中丞，在这封弹章里，强烈的反对石越进入政事堂做参知政事，甚至指出他当年做到直秘阁，都是违背制度的举动。弹章中说了不少大道理，对石越大加鞭鞑，更是义正辞严地给石越指出一条明路：想当参知政事，先到地方州县去历练几年。

不过石越奇怪的不是蔡确会上弹章反对任自己做参知政事，他也知道自己资历不足以服众；他奇怪的是，冯京推荐他为参知政事的事情，他竟然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如果事先知道，他肯定会说服冯京不要做这种徒劳的推荐。

石越揣测着皇帝给他看这封弹章的用意，道：“蔡中丞说的的确不错，臣也认为自己资历甚浅，做翰林学士以备咨议，已经是颇有不足了，参知政事是副相之职，非臣敢奢望。”

赵顼微微一笑，说道：“卿之才干，朕所深知。只不过一则年纪太轻，二则本朝自有体例，为相者未尝不历州县。朕已请教过太皇太后，慈后和朕的想法一样，决定让卿到州县历练一番，若能有所建树，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卿了。”

石越心里一沉，眼见马上就要有“历史上”曾记载的大灾到来，这个时候让他出外，肯定会打乱他的全盘计划。但是如果断然拒绝，却和自己一向清高恬退的政治形象反差太大，让人以为自己迷恋权力中心，目光不及长远。

事起突然，石越心知犹疑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叩头谢恩。

赵顼微笑着看着石越谢了恩，对一个内侍招了一下手，便有一个内侍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本书来，石越斜着眼偷偷瞅去，却是一本崭新的《白水潭学刊》。他心里立时一跳：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好在皇帝脸色温和，这才略略放心。

只见皇帝翻开《白水潭学刊》，从中拉出一张长长的折页来，上面弯弯曲曲画满了东西，石越仔细看去，原来是一幅地图。石越平时公务繁忙，《白水潭学刊》倒有好几期没有读过了，不料那些学生竟然在杂志中画出了大宋的地图。他却不知道，这幅简图，是博物系学生的杰作。虽然不尽完美，但不久之后，待出去考察的学生陆续返回，编撰全新体例的《大宋地理志》，便将成为白水潭学院一项长达二十年的工程。

此时赵项饶有兴趣地在地图上移动视线，估计是想帮石越找一处外放的地方。石越的目光却忍不住随着那道“几”字形的黄河移动，想到次年的灾难，不禁忧形于色。看得起劲的赵项不经意一抬眼，便发现石越紧锁双眉，他以为石越不愿出外，心里不由有几分不悦。

“石卿何故忧形于色？”

石越一时出神，没有听到，目光却死死盯着地图上的黄河。

赵项不由有点奇怪，提高了声音问道：“石卿？！”

“臣在。”石越猛地一个激灵，回过神来，高声应道。几个内侍忍不住便要发笑，赵项狠狠瞪了他们一眼，吓得他们赶紧把头低下。

石越这才发现自己失态，连忙谢罪道：“臣该死。”

赵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石卿可是不想出外么？”

“不敢。臣受陛下知遇之恩，早已立誓以身许国，效忠陛下，岂敢计较于身在朝廷或地方？臣一时失神者，实是忧心于另一件大事。”石越听到皇帝半带认真的质问，连忙解释。

赵项听了这番话，心里舒服很多，道：“那卿家方才忧心的，究竟是何大事？”

石越本不知要从何说起，但是皇帝逼问之下，又不能不答。他心中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一策，此时也无暇考虑周详，将心一横，决意不顾后果一博。于是故作迟疑地说道：“臣死罪，陛下不恕臣之罪，臣断不敢妄言。”

赵顼听他说得郑重，不由奇道：“究竟何事？朕恕卿无罪，但说无妨。”

石越郑重其事地又叩了一个头，这才说道：“微臣前天晚上，梦见了太祖皇帝与太宗皇帝……”

“啊？！”赵顼不由站了起来。

“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晓谕微臣，道是明岁起大河以北，各路皆有旱灾、蝗灾，虽开封府亦不能免。因知臣谨慎忠诚，故特此托梦予臣。又道若不早做打算，天灾必会大伤大宋元气，祸及子民……”石越撒了这个弥天大谎，虽是面不改色，心中却也惴惴不安。

虽然当时之人，多数都很迷信，特别相信祖宗有灵。但是赵顼听到此事，不免也要匪夷所思，何况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不托梦给他本人，却托梦给石越，未免太不知道亲疏了。但是让他公然不信祖宗有灵，这种话是说不出来的，特别是万一明年真有灾害，那么自己真要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了。何况石越在赵顼心里，也绝非信口开河之人；可若是贸然信了石越，万一那不过石越胡乱做梦，后世史官之讥，他和石越都要成为万世笑柄，而且真到了那个地步，不杀石越，只怕要无以谢天下。

赵顼是绝不相信石越在胡扯的，因为在他看来，此事对石越只有杀头的风险，却没有一丝眼前的好处。若不是石越“忠心”，一般人做了这样的梦，也断然不敢说出来。但是要就这么相信了……这件事情如果石越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来，那就是要在大庆殿进行讨论的大事，甚至是要拜谒太庙的！

“臣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但是断不敢隐瞒欺君，有负太祖皇帝、太

宗皇帝之重托。只因此事有骇物听，才不敢贸然说出。方才见到地图上大河以北的江山，不由触动心事，这才忧形于色……”

赵顼挥挥手打断石越，冷冷地对一旁的内侍说道：“今日之事，谁敢泄漏只言半语，你们全部不用活了。”吓了那些内侍一齐跪倒，口称不敢。赵顼这才细细问了石越梦中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穿着。石越到宋代已有三年，三年一大郊，一年一小郊，他岂有不知之理？何况读书的时候，还看过历代帝王图呢，自然说得似模似样。而赵顼却未免更加难以决断，计议良久，这才说道：“卿与朕一同去见慈后。”这等事情，他不能不跟曹太后和高太后商量。

6

一路之上，石越见赵顼忧形于色，心里不由有几分抱歉。但是想来想去，不借助于鬼神，自己眼见就要离京，那黄河以北千万百姓的生命，却也不能不顾。

借着这机会固然能打击王安石，但是同样的，会大伤大宋的元气。石越自认为自己绝非一个政客，断然不会做这种事情。何况他心里还在计议：假托宋太祖兄弟托梦，短时间内，肯定会招致御史的攻击，说他故意惊骇物听，造谣生事，但是只要明年大灾真的到来，他的政治地位更加巩固不说，还会加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太祖、太宗皇帝选中的臣子！到了那时候，他石越身上任何缺点与不足，都会被这道光环给掩盖。

君臣二人各想各的心事，默默不言，一路来到太皇太后曹氏所住的庆寿殿。还没到门口，便听到里面莺莺燕燕的笑声。皇帝和石越自然是不知道那是蜀国公主在讲柔嘉的调皮，顺便取笑一下初为人妇的韩梓儿。曹氏和高氏都出于勋族名门，自小受的教育相当严格，但也并不是严肃枯燥之人，曹太后是名将曹彬之后，在仁宗朝便亲身指挥宫女内侍抵抗叛乱，英宗即位初期曾经垂帘听政，政治才能相当出色；而高太后在石越的时空中，被称为“女中尧舜”，也绝非没有原因的溢美之辞。难得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过分的政治野心。这时候两位太后听到柔嘉的种种，也不由好笑，不过反映却各不相同，曹太后一边笑一边对韩梓儿说道：“这可真难为你夫君了。”高太后却毫不客气地训斥柔嘉：“这成何体统。十九娘，以后你不要随便出门。”

韩梓儿连连谦逊，她自然不会知道，曹太后之所以不训斥柔嘉，不过是因为柔嘉是英宗的亲兄弟的女儿，对于濮王一脉的皇族，曹太后虽然是大宋地位最高的女人，却从不会厉声训斥。这件事情，通常由高太后来做。

赵顼听到里面的声音，对石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卿先等一会儿，朕先进去。”说完也不等石越回话，便快步走了进去。

石越知道他是外臣，自然不可能随皇帝一起进去。只好老老实实站在外面候着。不一会儿，听到里面一阵响声，然后便是蜀国公主、清河郡主、柔嘉县主，还有自己的夫人韩梓儿从庆寿殿的偏门退了出来。石越见韩梓儿投向自己的目光中流露出关切之意，心中不由一暖，对她微微一笑，示意没有什么事情，不过这场景下，两人也只能用眼神远远地打个招呼罢了，便连柔嘉也不敢放肆。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有内侍走出来，尖声唱道：“宣翰林学士石越

觐见。”

石越连忙整了整衣冠，随着内侍走了进去。这时候曹太后、高太后已坐在珠帘之后，皇帝却站在珠帘之外。待到石越见礼完毕，曹太后温声问道：“石学士，卿家说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托梦与卿，个中详细，可否为我再说一次？”

石越知道这个太皇太后是个精明的角色，丝毫不敢怠慢，当下依言重叙一遍。

曹氏听石越说完，思虑良久，才开口说道：“如此说来，真是祖宗庇佑。官家，依我看来，祖宗托梦给石学士，应当是可信之事。”她这话说出来，众人都不免大吃一惊，石越也想不到太皇太后如此肯定的支持自己。他却不知道这正是曹氏的聪明之处。

高太后看了自己小姨一眼，她一向信服自己小姨的才干，既然曹氏表了态，她也说道：“官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敬祖宗白做事，也不失为孝。若因不信祖宗有灵，而误了天下苍生，这个罪过就大了。”

听到这番话，石越顿时一个激灵。高太后故意强调“敬祖宗”与“不信祖宗”，只怕不单单指眼下这件事情。他突然间有一个预感：这件事情，只怕不会这么简单的解决！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同样是在冒险，因为他并不知道在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非常讽刺的是，石越关于不好的事情的预感往往很准。

虽然鬼神的说法在宋代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但真正受到儒家纯正教育的士大夫，往往是不信鬼神之说的。因为孔子曾经说“天道远”，又曾经说“敬鬼神而远之”，又有一种说法，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儒家是典型的不可知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的渺小，不足以解释鬼神这么复杂的事情，于是心甘情愿地表示回避，而期望人类能把精力转向于“人事”。

然而矛盾的是，同样是儒家，他们也承认鬼神对政治生活的重要。所以他们拜祖宗，敬天地，视之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解释他们的动机可能相当的复杂，但是肯定包括这样的理由：他们想借着鬼神之力，来压制高高在上的君主不要胡作非为。所以当王安石、吕惠卿向年轻的赵顼灌输无神论思想之时，不止一位的士大夫急了。虽然他们本人并不相信鬼神，但是他们却希望皇帝对鬼神有着应有的敬畏。

石越当时曾经对这种事情啼笑皆非。但是这一次，他却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相信一下“祖宗有灵”这种荒唐的事情，毕竟这关系到千万无辜百姓的生命。讽刺的事情又发生了，垂拱殿上，三品以上的官员，石越分明可以感觉到，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祖宗有灵”，更不用说相信祖宗会托梦给石越了。

但是这种话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说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没有灵的吗？石越心里几乎是带点恶意的在想，看看谁有这个胆子！

吕惠卿本质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所以他心里同样是不可能相信宋太祖、宋太宗会托梦给石越的。他疑惑的是，石越从这件事情，得不到任何好处，却有着显而易见的风险。石越是烧糊涂了？现在又不是昏君当政的时代。可石越不是白痴，难道真的“祖宗有灵”？

同样的问题在王安石、冯京、王珪、蔡确、曾布、王雱，以及许多大臣的心中徘徊，一时间，整个垂拱殿竟然静得可以听见银针落地的声音。

过了好久，王雱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他相信石越已经疯了。几乎差不多同时，王珪和蔡确也有了自己的想法——石越肯定能预知到明年的大旱与蝗灾！他们自己没有疯，自然不会认为石越会疯。石越能有这种能力？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心中，这种想法一闪而过，他们是饱学之士，也不会相信这种近似于鬼神的预知能力。这两个人一瞬间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石越或者略通星象之说，或者身边有此能人，他在依靠那些虚无的东西进行一场政治赌博！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星相家能预知下一年的灾害。

王安石不由皱起了眉头。石越这次赌博的代价，是让大宋整个财政政策向救灾转移，而方田均税法更是不可以避免的要暂停，免役法也肯定要调整！吕惠卿心里已经差不多在暗笑，他和王雱、王珪、蔡确的分析结果虽然不同，但是结论却是一样的：让石越去疯狂，自己走向自己的坟墓！连冯京和曾布，这个时候也不敢开口，任何支持石越的言论，一旦预言失败，自己肯定会遭到空前的政治攻击，这个后果，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

如果王安石是一个政客的话，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件事交给钦天监、以及太清寺的道士和相国寺的和尚们来负责，然后和吕惠卿所想的

一样，放任石越去给自己挖掘坟墓。但不管怎么说，王安石始终是一个政治家。

他打破了垂拱殿的沉默，用略带江西口音的官话高声说道：“陛下，臣有一事不明。上有陛下和两宫慈后，下有元老大臣，为何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单单托梦给石越？”他这句话，其实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石越自然知道这是问他的，他非常诚恳地说道：“陛下，此事臣亦不知。”若真有宋太祖、宋太宗的鬼魂，谁又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王安石正要继续追问，却见一个人横里出列，亢声说道：“陛下，臣以为这是石越在妖言惑众，妄图扰乱新法，侥幸求进！”

满朝文武大吃一惊，顿时一个个侧目而视，原来却是同知谏院唐垆。此人一直想做御史中丞，奈何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竟然被蔡确捷足先登，而且皇帝与王安石还对蔡确信任有加，他心里既怨恨又羡慕，这时见到王安石反对石越，他便强行出头，希望讨好王安石，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石越见是他，不由冷笑道：“唐谏官，你道我妖言惑众，有何证据？”掌管纠察殿中礼仪的御史也立时出列，弹劾唐垆失仪。

不料唐垆昂然不惧，反而厉声说道：“陛下，臣要当廷弹劾石越诸罪！”一面正义凛然地指着石越，喝道：“石越还不跪下听劾！”

这下事起突然，连王安石都措手不及，冯京、王珪、曾布目瞪口呆，吕惠卿、蔡确、王雱微微冷笑，诸大臣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心中都暗道唐垆强横。赵顼登基以来，也没有碰上过这种事，他驭下温

和，一时竟也不知道如何处置。石越心中倒是明白，唐炯不过借此求名，他是谏官，再大不了的罪过，也不过是贬官而去，而这么一闹，立时名满天下，不论识与不识，是非曲直先放到一边，但都得赞他一声“不畏权贵”。想到自己竟然变成了“权贵”，心里也不由好笑，一念及此，他不由微微一笑，不置一语。

不料唐炯竟把这当成一种蔑视，更加怒气上冲，当下厉声说道：“石越假托祖宗之名，妖言惑众，意图扰乱变法，冀求非份之福，不敬祖宗，欺君瞒上，其罪当诛！其平时在朝，外示清高，内则首鼠两端，执政有过不能面争，故意言于陛下之前以邀宠，此犹小人之心也。又以学校之名，聚朋结党，心怀叵测，使士子聚议朝政，石越实为幕后之主使！又以朝廷重臣而下节结交商人，贿赂内侍，其心尤不可问！入仕三年，于国无尺寸之功，年不及而立，却官至三品，古今无有，此亦石越狡黠深谋所致。陛下不宜受此奸人所惑，应即刻将其逐出朝廷，永不叙用，遣御史穷治其罪，发其奸谋，以绝天下侥幸之路！”

他这番话说出来，赵顼不由愕然道：“卿未免言过其实。”

唐炯听到皇帝这句评句，不免心中一冷。他本来是行事冲动之人，未及深思，做出这等事来，这时候更是干脆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昂然质问皇帝：“事到今日，陛下还受石越蒙蔽，臣只怕他日白水潭的学生布满朝廷之日，便是这垂拱殿易主之时！”

他把这等话说出来，立时满殿皆惊。这分明和石越不两立了。石越立时拜倒，摘下帽子、玉带、鱼袋，把紫色官服脱了，自请处分。冯京、曾布、苏辙以及平时一干和石越交好的人，也全都跪下，力保石越的忠心。冯京本是讲究宰相风度的人，平时行事，绝不激动，这时也不由有些动容，厉声说道：“臣敢以身家性命，保石越对陛下与朝廷的忠

心！唐垌狂妄无礼，构谄大臣，分明是想借机求名，此人留在柏台，是柏台之污，请陛下明察！”

王安石和吕惠卿也不想唐垌居然把话题引到石越要谋反上面去了，吕惠卿心里暗骂唐垌笨蛋，他和蔡确有意无意地对望一眼，两人默不作声。倒是王安石也出列说道：“唐垌此言太诬，石越不失为忠臣。”

赵顼本来不信唐垌之言，只不过他说得厉害，历来君王，最忌讳的是朋党满朝，有一日石越真要做曹操，他心中也不能不惴。这时见王安石、冯京一齐都说石越是忠臣，那一点点疑虑倒也烟消云散。他是很知道谏官为求一个“死谏”之名，经常会故意夸大其词的，这本也是他们赵家的家传秘法，用谏官爱虚名的心理，来制衡执政大臣，保持朝内的政治平衡。若是谏官做得过火，便把谏官或罢或贬，安抚大臣。此时赵顼不免故伎重施，厉声喝道：“唐垌，回去听候处分。”竟是他当廷逐出垂拱殿。

唐垌冷笑半晌，指着王安石叹道：“王公，王公，不料你亦为竖子所误！他日竖子必取公而代之，那时一生事业，付之东流，只怕悔之晚矣。”说完朝皇帝叩了三个响头，缓缓退出垂拱殿，回家自听处分去了。他这么一闹，后来也果真名动天下，不几日自有旨意下来，罢官为民。他却不甘寂寞，典卖家产，又纠集了几个人，在汴京自创《谏闻报》，一份报纸，四处竖敌，被人讥为“反对报”，专门以反对石越和王安石、冯京为己任，不料也不是全无市场。

垂拱殿上，经唐垌这么一闹，赵顼少不得又要温言安抚石越几句。然后便宣布退朝，单单留下王安石、冯京、王珪三相、枢密使吴充、三司使曾布，以及翰林学士石越。吕惠卿见皇帝没有留他，心里满不是滋味，但他也乐得不去沾这件事的锅，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石越一眼，随班

退出。石越却装作没有看见，重新穿上衣冠，静听赵顼说什么。

这时候垂拱殿上的七个人，便堪称大宋最高权力中心的七人了。

赵顼目光一一扫过这几个臣子脸上，说道：“诸卿，石越为人，朕所深知，非胡言乱语，侥幸取宠之辈，此事诸卿有何看法，不妨一一直言。”

王安石见皇帝目光停在自己身上，当下揖了一礼，朗声说道：“陛下，以臣之见，天道远，人道近，国家大事，岂可寄托在一个梦之上？若是无稽之事，岂不貽笑天下？”

他这番话说得众人深表赞同，便连冯京、吴充，也不太愿意在这件事上站在石越一边。

赵顼又看了这几个人一眼，说道：“诸卿之意，皆如丞相所言？冯卿，卿的看法呢？”他点名问道。

冯京迟疑半晌，勉强说道：“陛下，臣也以为单凭一梦而决国事，失于草率，后世之讥，不可不虑。”他在这件事上，很难和石越取得一致。

赵顼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把目光移到王珪身上：“王卿，卿意如何？”

王珪小眼睛眨了眨，义正辞严地说道：“臣之意，则以为以一梦而决国事，失于草率；但若然置之不理，万一真是祖宗托梦，则上则愧对祖宗，下则害死千万百姓。此事当持重而行。”

赵顼不由一愣，半晌才明白他原来竟是什么也没说，心里不由哭笑

不得。他又一一问过吴充、曾布，二人都主张不能因为一个梦就决定什么。

石越心知冯京和吴充不站在自己这一边，完全是因为在政治上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否则以他们的精明，如何不知道这个“梦”是可以阻扰新法的。不过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想凭着一个梦来左右国家决策，是何等的不切实际。他几年辛苦建立的政治形象，亦不过勉勉强强保护他不会被治一个“妖言惑众”之罪罢了。碰上这样的情况，石越也不知道自己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烦恼……

“陛下……”石越想起日前两宫太后的支持，还打算尽力争取一下。

不料赵顼挥手止住了他，叹道：“石卿先不必说，容朕三思之。”又对王安石说道：“朕欲召回韩绛、孙固，以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孙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丞相以为如何？”

这两个人，都是待罪之身。韩绛有兵败之辱，孙固有军器监之案，但却都是赵顼藩邸旧人，如今碰上难事，赵顼便想起他们来了。趁着这个机会，要把他们召入朝中。

石越听王安石点头答应，而众人皆不反对，心中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颇觉奇怪。因为韩绛本是支持新法的，王安石能为相，大半是他的功劳，平时为相，也和王安石互为表里，他回来冯京和吴充多半不会太舒服；但孙固却是明确反对王安石的，他回来做知制诰，按理王安石们应当不会高兴的……他心思转了几转，忽地明白，原来皇帝还是在玩弄平衡之术，这垂拱殿上站立的众人，看来对此都心知肚明。

接下来几日，石越颇为清闲。他这个翰林学士并无职掌，虽然主持军器监改革之事，具体事务，却自有苏辙、沈括等人操心，二人都是深具干才之辈，他的日子自然省心，倒是吕惠卿创办的霹雳投弹院进展迅速，石越暂时取回军器监的主导权后，便开始下令推广被封在资料库里的火药颗粒化制法，使得霹雳投弹的生产更加迅速，这种新式的火器，终于开始向前线运输，按吕惠卿当初的规划，是以“西七北三”的分配方法，每生产十枚霹雳投弹，则往河北、河东两路运送三枚储备，向王韶军中运送七枚使用。石越本来有意在河北以及长安各建一处霹雳投弹的作坊，以降低运输成本，不料这件事被赵顼亲自否决。原因倒很简单，主要是因为熟练的工匠不够，在京师禁军不能大规模装备的情况，皇帝绝对不会允许边防军不仅仅拥有一种先进的武器，更同时拥有这种武器的制造能力。这种对武人根深蒂固的防范思想，主宰着大宋每一位皇帝的大脑，让石越亦无可奈何。

这一日一大早起来，石越见梓儿还在熟睡，便不忍惊动，轻轻披了衣服出来，用盐漱了口，信步走到前院，却见唐康穿了一身蓝色劲装，正和侍剑在那里练习击剑，潘照临和司马梦求两人都是一身黑袍，在旁边微笑指点；陈良和秦观却在一边轻声谈论什么。

众人见他出来，正要打招呼，石越轻轻竖起手指，摇了摇，意思不要打扰两个少年练剑。不料二人早已看到，一齐过来给石越请安。

石越笑道：“你们好好的练剑，不须管我。”

唐康因为认了石越为兄，便笑道：“今日学院没课，难得大哥也休

息，就带我们一起去外面玩玩吧。”

石越想了一下，点头笑道：“也好，那你们等一会儿。”说着便跑入内院，不多时候便出来两个人，跟着石越后面的那个年青男子，长得甚为清秀，众人却非常面生，不由大奇。

好半晌，唐康吃惊地指着那个男子，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是……”

那人微微一笑，并不作声，石越笑着拍了一下唐康，说道：“小子，别多嘴。”

这时候潘照临和司马梦求早已看出来，那个“男子”，乃是石夫人假扮的，二人大吃一惊。司马梦求慌忙回避，潘照临却和石越打交道久一点，知道他脾气，这时也不顾尊卑之礼，不由分说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公子，此事万万不可。”

石越奇道：“有什么不可？”

潘照临也奇了，挑起眉毛问道：“公子真不知假不知？让御史知道，弹劾一个闺门不肃，公子成为天下士人的笑柄还是小事，于前途也颇有妨碍的。”

他这一说让石越也呆了一呆，他听说唐康想出去玩，心里便不免想到可以带梓儿一道去逛逛街，如今结了婚，自然是夫唱妇随，名正言顺了，因此便又给梓儿换了男装。没料到竟会唬了潘照临和司马梦求一跳，司马梦求不好直说，潘照临却是毫不避讳，警告他“闺门不肃”的弹词，很可能就由此种下。

石越本是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这时虽然知道，却是已经把韩梓儿

拉了出来，看她兴高采烈的样子，要这么扫了她的兴致，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

那边厢秦观冷眼旁观，早知端的。他瞧见石越神色，便猜了个八九，便也凑过来，低声笑道：“潘先生何须紧张，这不过是小事。”

潘照临脸上作色，冷笑道：“似秦公子这般模样，自是小事，风流倜傥，少年俊彦呢。若是公子，却是大事，轻易授人以柄，还嫌麻烦不多吗？”

秦观虽恼他说话无礼，却也知潘照临在石府的身份只有司马梦求勉强可比，不同寻常门客。当下强忍这口气，只半带讥笑地说道：“都说潘先生足智多谋，难道不知道给夫人备上马车吗？这样携眷出游，难不成还有哪家御史来弹劾？总好过扫人雅兴。”

石越听他如此说，虽然和自己本意差得太远，却也好过扫韩梓儿的兴头太多，他正是疼爱娇妻的当儿，听到这个本是平常的主意，也不由大喜，拍拍秦观的肩膀，笑道：“少游果然是个解人。既如此，干脆把阿旺也带上，让人越发没话说了。”

石府自梓儿嫁过来后，内宅外院，渐渐森严，僮仆奴婢，也增多不少。别说桑俞楚没有慢待爱女佳婿之理，便是唐家结上石越这门远亲，心里也是乐意万分。何况还有韩琦也不肯低了勋族的排场，石越想要不

奢华，都有点身不由己。

这时既是夫人出游，虽号称是轻车简装，却也非一般人家可比。石夫人韩梓儿的马车，是石越前几日亲自吩咐制造的，假公济私，托大宋最好的工匠特制了四辆四轮马车，除了自己老婆外，另外三辆是分赠蜀国公主、王安石夫人、冯京夫人的。他自己不想太招摇，反而没有。这辆崭新的马车，朱壁绿顶，光彩照人，外表就煞是漂亮，内里布置更是堂皇。石越亲自挽着韩梓儿的手，把她送到车上，看着几个服侍的奴婢也上了车，又见唐康、侍剑、秦观也各上了马——潘照临和司马梦求、陈良却是不愿意去，他这才自己也上了马，按辔缓行，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了学士巷。

众人本是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无非哪里热闹去哪里。唐康和侍剑到底年纪不大，一路兴高采烈，秦观也乐得陪他们说说话，指指点点。他为人也算风趣，读书也不少，引经据典，引得唐康和侍剑十分钦佩。石越却是紧紧跟在马车之旁，偶尔低头和娇妻说几句话，生怕她坐在车中无趣。

一行人这么边说边笑，缓缓而行，也不觉时间流逝。石越和梓儿说得开心，更是连东南西北也没有注意，忽然就听车夫“吁”的一声，把马车停了。石越吃了一惊，猛地抬头，原来是到了一个所在。

梓儿在车里问道：“大哥，这是到了何处？”他们夫妻平素叫惯了，梓儿却并不叫他“官人”或“郎君”。

石越应了一声，挥鞭笑道：“似有点眼熟，就是一时想不起地名来。”正说着，唐康、秦观等人拍马过来，正好听见，唐康笑道：“大哥真是贵人事忙，武成王庙就在前面哩。”

石越虽然在军器监做过官，也做过三房检正官，按理说见识应当不少了。可偏偏却不知道“武成王庙”是个什么东西，供的是哪路神仙。他心道：“《封神演义》是明朝的，此时还没问世，莫非真有黄飞虎不成？”只是心里纳闷，却不敢说出来，怕惹人笑话，说名满天下的石郎石子明，连个武成王都不知道是谁。因只说道：“走，过去看看。”

秦观笑道：“学士，本朝武学就一向建在武成王庙，王相公欲重兴武学，现在那里住的，都是武学的学员。带着夫人，只怕多有不便。”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心道：“这武学建在武成王庙多半是听说过的，多半是忘记了。”秦观一提到武学，倒勾起石越一桩心事，不由坐在马上开始出神。

秦观和唐康见他蹙了双眉，不知道在思虑什么事情，不敢打扰，便静静立在周围。半晌，忽听到有人大叫：“秦公子，是你吗？”

听到这大呼小叫的声音，秦观便知道是田烈武。循声望去，果然不错，不过却不是田烈武一人，数着人影，一共是五人。不多时这几人便到了近前，此时石越早已回过神来，和秦观相视一笑，下了马迎上前去。连唐康和侍剑也下了马。

田烈武不料石越也在，而且又亲自迎了前来，倒吃了一惊，虽然知道石越最是礼贤下士的，却依然一半受宠受惊，一半心里不安，恭身行了一礼，口称：“拜见石学士。”

石越知道他的性情，受了这一礼，才笑道：“不必拘礼。”一边打量边上四人，那四人中有三人早已拜倒，口称“拜见”，有一人却只微微欠身。那个不曾拜倒的，石越倒是认识，正是康大同的表弟吴镇卿，他早知此人心高气傲，听说只因考进士名次靠后，便弃官不做，决意改

考武举。石越平时和潘照临、司马梦求谈起，还赞此人识度不凡，只不过脾气太傲，只怕难以容于世俗中。石越一早就有意抬举他，对他这点脾气，倒并不介意。只微微一笑答礼。

拜倒的三人中，有一人石越也是认识的，便是白水潭的学生段子介，算起来是桑充国的好门生。他见到石越，依旧是称“山长”，并不称官职。另两个人，石越却不认识，听他们自报家门，一个叫文焕，一个叫薛奕。文焕倒也罢了，薛奕却是世家子弟，他曾祖薛峦、叔父薛利和都曾在朝廷为官，薛利和还做过屯田员外郎，现今依旧在工部当差，和石越也曾打过交道。石越知道这薛家和大宋朝有名的武将世家种家一样，都是以武传家的世家，只不过门第声名，比不上种家罢了。这两人都是武学的生员。

石越心中虽然奇怪这五人如何能凑到一块，面子上却不免着意结交。他一向知道北宋一代，武人中没什么名将，便是一个狄青，也是演义小说夸饰的多，他曾见过狄青的二子狄谘和三子狄咏，但仓促不及深交，只是觉得三郎狄咏长得非常帅气，是他平生所见第一美男子。传闻也就只有王韶有个儿子在西北军中，还有点父风。石越既是有意做大事业的人，对武人之中的杰出之士，不由加意留神。此时一边打量这几人，一边和他们交谈，只见文、薛二人谈吐识度，颇为不凡，特别是薛奕，生得猿臂蜂腰，高大威猛，说话条理清晰，清简不烦，更让石越喜欢，不免几个人多谈了几句。

文焕也是个有眼色的人，他斜着眼睛看见一辆四个轮子的马车，纹风不动地停在那里，几个石府的家人恭恭敬敬地围在马车周围，就猜到这是石越携眷出游。武成王庙本也是开封城里一个热闹的所在，想来石越夫妇是来看看热闹的，因笑道：“石学士的风采，晚生平素久仰得很了，便是众同窗，提起石学士来，也仰慕得不得了。今日难得到此，武

成王庙就在左近，石学士虽是文官，可晚生读学士的大作，一向是说文武不可偏废的。平日见惯了孔圣人，今日何妨见见姜太公？也可让武学的同窗们一睹学士的风采。”

石越这才知道原来武成王竟然是姜子牙。他本来就有意去见识见识，又见文焕说得十分得体，更不好拂他面子，笑着点了点头，道：“诸位可愿一齐去瞻仰一下武成王？”

田烈武读书少，此时早已不敢多说；吴镇卿却是不乐搭理人的，也不说话。只余下段、文、薛三人抱拳道：“只怕扰了学士的雅兴。”

石越笑着告了罪，一面回去上了马，隔着窗帘和梓儿说了。韩梓儿只要陪在石越身边，便是再脏再臭的地方，只怕她也能当成人间乐土，哪里会有什么不乐意？何况又知道丈夫只怕还另有图谋，自是满口答应。于是一行人竟是直奔武成王庙而去。

石越在马上一面和文焕、薛奕交谈，一面打量众人的行当。田烈武自恩荫了官职，石越便送了一匹马给他，因此跨下的马倒是极好的一匹，不过鞍就未免差了一点，想是田家一向持家谨严，小户人家，奢侈不起使然。虽然如此，但此人心眼实诚，又不乏精细，且上进好学，长得也是高大修长，武艺又好，倒似一块天然璞玉，这个人只需略加恩威，便是自己彀中之物。段子介依旧是一身素袍，腰佩弯刀，较之几年之前，脸上更见风桑之色，就是跨下的那匹马，也似乎消减不少。石越知道这是他虽然满腹之才，却命运坎坷，不能大用，故此销神。他以前脾气冲动，路见不平，就欲拔刀而向，现在稳重不少，也算是可造之材，只不过要让段子介成为自己缓急可用之人，却是难了一点。此人对桑充国的忠诚要高于对自己的忠诚，不过他可能更忠于自己的主见也不定。至于眼角向天的吴镇卿，穿着灰色的袍子，五花马上挂着一张雕

弓，一把弩机，一副爱理不理的脾气，连向自己这边看都不看一眼；但此人虽然驯服不易，只要驭之以术，倒不怕不为己用，毕竟他这样的脾气，只恐当世也只有自己愿意用他。文、薛二人衣着光鲜，浑身上下，都透着活力，刀、剑、弓、弩，全是新的，似乎文焕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二人谈吐之间，虽然不亢不卑，却处处现着名利之心，更是不难笼络。不过要看看他们有多少真材实学罢了。

不多时便到了武成王庙。文、薛二人说声“怠慢”，便先进去通知回避出迎，被石越一把拦住，笑道：“不必兴师动众。平日里我去白水潭，亦没有多少排场。似白水潭学院，那是供着孔圣人的地方，我便觉得凭你多大官威，到了学院，就得敬孔圣人几分，安心做个平常的学子模样。因此便是昌王那样的凤子龙孙去了，也并不讲阶级之分的。武学虽然不供着孔子，却供着武圣，也是一样的道理。”

薛奕和文焕相视一笑，薛奕便笑道：“说起来，晚生倒也算是白水潭的半个学生。晚生平素是在博物系听课的。只因现在博物系的许多学生都出京游历了，沈存中先生又办了研究院，又要去工部军器监帮办公务，晚生最近才去得少了。不说晚生，似文兄、武学里的学生，十个里倒有五个去过的，余下没有去听课的，也去玩过的。要不然晚生也不能认识段兄这样的人物。因此，学土的规矩，晚生们倒也知道一点。只是这是学士第一次来武学，再者，夫人来游玩，让众人回避一下，也算是我们知礼。”

石越想了一下，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也不必多事声张，让众人回避一下便可。有劳二位。”

薛奕和文焕答应着进去，通知众人回避了。石越这才让阿旺扶着梓儿下来，只让唐康、侍剑跟了，进去武成王庙参谒。只见正庙供的是姜

子牙一身戎服，一手按剑，一手捧着一本书，倒也栩栩如生。韩梓儿读杂书甚多，拜谒完毕，因笑道：“大哥，你可知道古来大将成千上万，为何偏选着吕太公做武圣？”

石越心道：“这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时的武圣可是关羽，哪里轮到了姜子牙。”嘴上却笑道：“惭愧，正要向妹子请教。”

唐康忍不住捂着嘴偷笑，说道：“大哥博古通今，岂有不知之理？明摆着哄嫂子开心，倒真个是相敬如宾。”他和石越熟了之后，知道石越平素脾气比自己老子还好，因此便敢开玩笑。

梓儿啐了他一口，笑骂道：“没上没下的。小心回去罚你抄《仪礼》一百遍。”

唐康朝侍剑伸伸舌头，立时做出垂首低眉可怜兮兮的模样，说道：“嫂子，再也不敢了。”

连石越都忍不住笑了，韩梓儿笑道：“认错了还不行，你说说为何把吕太公奉为武圣？说得出道理来，自然饶你这次，不然，加倍罚你。”

唐康笑道：“这却容易，孙子云，将有五德，智、信、仁、勇、严也，凡为将者，以智为先。吕公辅佐文王、武王平定天下，创周天下八百年之基业，入则相，出则将，又有《六韬》六十篇传世，以智而论，后世无出其右者，单是这一点，便足以为武圣。而且他五德皆备，不负文王之托，辅武王成大业，堪称为‘信’；以有道伐无道，救民于水火，堪称为‘仁’；亲率六军，冒敌矢石，自可当‘勇’；至于‘严’字，《尚书》有《牧誓》篇，虽是武王之口，然当时军令，皆出于吕太公，亦不能瞒了他的功劳。五德俱备，称为武圣，自是天经地

义。”

石越夫妇见他小小年纪，有这般见识，自是欢喜。石越赞道：“康儿的书倒没有白读。”韩梓儿见夫君夸她表弟，也是非常高兴。

唐康少年心性，见石越夫妇夸他，便忍不住卖弄道：“当年文王问治道于太公，太公回道‘王者之国，使人民富裕。霸者之国，使士人富裕。仅存之国，使大夫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这就是所谓的上溢而下漏’，我观太公的见识，倒和大哥平日说的一般无二。若似本朝人物，变法之前，不过是仅存之国，充其量不过是霸者之国；若王相公所行之法，倒似是无道之国了。太公到了齐国后，精简礼仪，重视工商，以利字言仁义，似乎也与大哥平日说的不谋而合，这个武圣人，他自是当得的。”

石越夫妇万料不得他说出这番话来。韩梓儿女孩子家倒还罢了，石越却真是吃了一惊。左右看时，幸好没有外人。因沉了脸问道：“这番话你哪里听来的？”

唐康不料石越作色，也不敢隐瞒，说道：“前半段话，平日在学院，多听到一些同窗这么言语。后半段话，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石越脸色稍霁，心里赞叹：“难为他有这般见识。”嘴上却正色说道：“以后这些话，你不可以乱说。别人说得，你是我兄弟，却说不得。否则传到御史耳中，必有是非。就算是别人说，你也要走得远远的。这些道理，你以后自然能理会。”

唐康点了点头，答应道：“我理会得。平时并不敢乱说的。”

韩梓儿看着这一大一小两个人的模样，忍不住笑道：“看看康弟这

样，倒不象大哥的义弟，倒是亲兄弟一样。”她自是说唐康是个小大人，惹得石越和唐康都笑了。四人又看了一会儿陪祠的武将，无非是韩信以下诸朝名将，石越和韩梓儿一边瞻仰，一边和唐康、侍剑讲这些人的事迹。石越是学历史的，韩梓儿读书又博，倒也说得津津有味。好一阵子，梓儿才笑着对石越说道：“大哥，你不可让那些人等太久了。我和阿旺去车上等着，有阿旺陪我聊天便可，你们慢慢谈正事要紧。若是要谈得久了，打发侍剑出来说一声，家丁自会送我们回去，那马车不愧多了两个轮子，跑得竟是比平日坐的安稳多了。”

石越心里知道这是梓儿体谅自己，笑着轻轻握了娇妻小手一下，答应着把她送了出来，又亲自扶她上了车，这才带了唐康、侍剑，折回武成王庙。那文焕、薛奕远远见到石夫人出去，便一齐迎了出来。石越见到吴镇卿老大不耐的样子，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倒不在意。他却不知道若非段子介的面子，他早就走了。段子介和吴镇卿，不打不相识，莫名其妙的成了朋友，这中间种种，连段子介本人，也觉得奇哉怪也。

此时文、薛二人把石越请了进去，早有武学的教授出来迎接，陪着石越参观武学。当时武学的规模并不大，不到百人，所有学生都是世家子弟，似田烈武这样的出身，都没有资格入学。教的课程除了兵法阵图弓马之外，还有五经。石越一边听教授介绍，心中暗道：“这武学多有可改革之处。”不过转念想到现在自己身上的麻烦，心知一时也是有心无力。自己出守外郡，是迟早间的事情，现在朝政说得不好听一点，那是一地鸡毛，眼见明年更有大灾，千万百姓不知道如何救助，又哪有心思有机会来改革武学？

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在石越看来，这武学之中，可以改革的地方多不胜数，在田烈武看来，这里却是羡慕人的地方，只是自己没有这个福气进来。因此一边看一边将羡慕之情，全都写到了脸上。惹得秦

观在旁边偷笑。文、薛二人却只顾看石越的反应，见他脸上并无嘉许之意，心里不由有点失望。两人对望一眼，互相使了个眼色。文焕趋前几步，抢先说道：“学士不妨到这边来看看。”一边说一边把石越引到一个房子里。

进到屋中，石越顿觉眼前一亮，让眼前的东西给吓了一跳。他揉揉眼睛，几乎怀疑自己看错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是摆在五米长的桌子上的沙盘！上面山脉、河流、城堡，一应俱全！

石越吃惊的望了文、薛二人一眼，见二人脸上带有得意之色，便猜到可能是这二人的手笔。果然，文焕介绍道：“这是薛兄的杰作。乃是西北边防地形图，如此制成，一目了然，于用兵行军，颇有助益。”

石越对薛奕不由要刮目相看，赞道：“果真了不起。薛世兄是如何想到这样做地图的？”他一个现代人，在电视里见惯了沙盘，若能想到，倒不以为异。只是古代，石越却似乎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他不知道实际上沈括的确有过这样天才般的设计。

薛奕有点不好意思的笑道：“这并非晚生想到的，沈存中先生在讲博物学时，曾经用木屑、面糊、熔蜡做成地形图，讲解各地地形。晚生受此启发，便用此创意，做了这个西北边防地形图。平时演兵之时，同窗也好更加方便。这地图也非晚生一人之功劳，若无白水潭的同窗，还有文兄、段兄，晚生便有此心，也无此力做成。”

石越这才知道端倪，他点了点头，赞道：“薛世兄不必过谦。似这个想法，没有过人的才智，断难想到。我有意向陛下举荐世兄，不知世兄之意如何？日后无论大内、枢密院、甚至都堂，都需要有这样的地图，以方便执政者决策。”

薛奕笑了笑，婉言谢绝：“晚生之志，是想上去疆场挣功名。多谢石学士厚爱，晚生愧不敢受。”

文焕在旁边解释道：“薛兄已经打算参加下个月的武举，他素日也是心气高的，还请学士见谅。”

石越哪里会见怪，心里更加喜欢薛奕，连连赞道：“薛家子弟，果然名不虚传，他日必能成就一番功名事业。”又转头问旁边的人：“诸位也有意参加武举吗？”

有几个人便答应了。文焕笑道：“非止这几人，便是吴兄、段兄、田兄，还有晚生，都有此意。不过不知道下月武举取录人数有多少。”

石越见他提到段子介和田烈武，因用目光去寻这二人，却见段子介倒是倾心在听自己说话；而田烈武显然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沙盘”，正在那里感叹不已，心驰神移。

石越虽然心里知道皇帝决定本次武举录取人数不能超过三十名，甚至连直舍人院、集贤校理刘攽与馆阁校勘黄屡考文墨，龙图阁直学士张焘与权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以及吕惠卿三人主持考武艺的事情都早已知道。不过此时自然不能乱说，只温言勉励几句，又想起左宗棠的名言，便借着“前人”的牙慧说道：“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域。今河西李家叛逆已久，实是本朝武人之辱。诸君皆当勉之，今上是大有作为之君，良材美质，不可自弃，国家若有缓急，便是诸君出鞘之时！”

众人听了这话，无不凛然答应。连吴镇卿也不禁眼角一跳，回想起当日秦观和自己说过的话，这才知道国家果然有意用兵进取。王韶今日之事，不过是大战略的第一步而已。

石越又和众人说了几句闲话，无非是些勉励之词，眼见天色已晚，便告辞而去。那些武学生员，若论年纪，倒没有比石越小的，不过地位悬殊，倒是石越老气横秋的说话，那些人也只能自称“晚生”。不过众人皆不以为意，以石越今时今日之声望，在一般士人眼中，自然当得起“前辈”二字。

10

一行人在外面转了一天，回到府中，石越把梓儿送到内院，才出来和潘照临、司马梦求、陈良打招呼，却见秦观早在眉飞色舞和三人讲叙今日所闻，他因今天出去，结识了几个出色之人，便趁着这机会羞惭一下潘照临，以报白日言语不逊之辱。

不料潘照临见石越出来，不冷不热半讥半讽地说道：“虽是如此，只怕秦公子却不知道，得之东隅，失之桑榆。”

石越知道他的脾气，笑着望着司马梦求。果然司马梦求老实实在地说道：“今日学士出门，有几个故交来访不遇，说是去了桑府。”陈良早翻出拜贴，石越拿在手里翻看，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是柴贵友、柴贵谊、李敦敏等人三年任满，回京叙职。他一面翻看，发现有份名帖上，赫然写着蔡京的名字。石越心里奇怪：“这个奸臣怎么和他们三人到一块了。”因一边细问。

司马梦求笑道：“是桑充国、唐棣、蔡卞陪着来的，那个蔡京，听说是去见王介甫，却被拗相公羞惭了，因和蔡卞是兄弟，便一道来此，

多半是盼着学士提携。众人因见学士不在，都去桑府了。”

潘照临冷笑道：“长安路上，来来往往，孰不为名，孰不为利？我看这蔡京谈吐之间，倒是又有干材又有文章的。”

石越心道：“若蔡京没本事，徽宗那样的才子皇帝能看中他？”不过这番话却不便说出来，只笑道：“改日看看他的情况再说。三年一任，回来若不能试馆职，不过由县尉而主簿罢了。倒是如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须得好好想个法子。”

司马梦求听到这话，正色道：“学士，这不是正理。让他们进馆阁，有害无益。便留在京师，得个美职，又何益于事？学士岂可和那些庸官一样？”说话间已有责难之色。

石越见陈良也点了点头，便笑道：“纯父不要误会。我和潜光兄早就计议过，他们安置在朝中，并不能为国家百姓做点什么，于他们倒也没有好处。反倒我石越真变成结党营私的小人。君子爱人以德，况且李敦敏和柴氏兄弟也是深明事理之辈，我不过是想给他们谋一个大县知县、主簿罢了。”潘照临却知道石越向来意志坚定，当日既然定策，让王安石争馆阁，他们自己则争取在地方做点实事，并不会轻易改变。因此这一科的白水潭学员，还有范翔等人，若留几个人在京师，本不困难，石越却终是一个也没有留，全是派到地方上做县尉、主簿去了，只有状元公佘中按例是试大理评事。这时见石越一边说，一边起身吩咐侍剑备马，便知道他是想连夜去会旧友了，忙说道：“公子且别忙，今日刚得消息，韩绛和孙固都见过皇上了。明年灾荒之事，只怕明日皇上就会诏见，且先议定个章程。”

他话音未落，石越已到了前门之外，口里说道：“那事不急在一天

两天。”一边上了马，扬长而去。

似李敦敏、柴氏兄弟、唐棣、桑充国，本来是他初到这个世界结识的几个朋友，感情不同一般，何况大家还算志同道合。现在桑充国虽然说是自己的大舅子，却是不可避免地一日比一日疏远，不过看在梓儿的面子上，桑充国这段时间来往石府才多了一点。唐棣倒没话可说，可他是直性人，毕竟不惯于勾心斗角，很多话也不好多说，只任他在苏辙手下做事，实实在在做点事业，他反而心里踏实。因此若论石越的内心，倒颇有点想念李敦敏和柴氏兄弟，特别是李敦敏，当年就十分仰慕自己，心眼又灵活，又能死心塌地地信服自己支持自己，方才石越本是有意把他留在京师的。只要他向皇帝推荐，应个馆阁试，得个清职，自是易如反掌。不料被司马梦求一说，他也知“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自古以来，纵性妄为能成大事的人，那是绝没有先例的。少不得只有收拾这心思，好在想想自己说不定马上出外了，倒也不是十分耿耿。

一边想着，一边轻骑到了桑府。他刚跃身下马，桑府的门人早已看见，连忙过来接过马去，口称：“姑爷。”就要着人进去通报。

石越忙笑着止住，径直走了进去。只见里面灯火通明，大堂之中，觥筹交错，依稀便有李敦敏和柴氏兄弟的声音。石越大步进去，高声喊道：“若是喝酒，怎少得了我？”

里面早有人笑道：“我说石子明岂是朱门早达笑弹冠之人？他知我们在此，今晚必来。怎样？”听声音便是李敦敏。说话间，众人都迎了出来。

石越见桑、唐、李、二柴、蔡卞之外，另有一人，长得修长挺拔，

皮肤白净，非常英俊，心里便知道那是蔡京了。当下一见礼，和众人一起重新进了大堂，论了座次坐定。蔡京见石越一口就能叫出自己的表字，真是又惊又喜，几乎高兴得坐定不安。他是功名心极重之人，有机会巴结上石越这样的人物，岂能不殚心竭智？

李敦敏等人和石越一别三年，这时石越已非吴下阿蒙，虽然平日书信往来，都是平辈论交，但毕竟心里还是担心石越在他们面前摆长官的架子。想想一个是官居三品，参议军国重事的翰林学士，天子近前的红人，自己几个人不过是七品不到的小县主簿、县尉，有种种顾虑，更是难免。这时见石越连夜赶来，竟无一点拿腔作势，几人不仅脸上自觉有光，心里也甚是舒畅。

李敦敏是三人中最坚信石越不会变的人，这时更觉得自己果然没看错人，不由取笑道：“子明今日倒是风雅得紧。”柴贵谊也笑道：“才子佳人，自然比不得市井庸人。快说，今天到过哪里，做了何事？可又有佳作？”

石越老实笑道：“佳作一点也无，倒是去了武成王庙。”说着便把在武学的见闻说了一遍，惹得众人感叹一番，李敦敏半开玩笑地说道：“想不到有此人物。不过此事长卿可不能在《汴京新闻》上登了去。现在《汴京新闻》卖得好红火，别说江浙，听说契丹河西，都有得卖。让夷人知道了，岂不让他们学了个乖？”他本是无心调侃之语，不料竟不小心碰上桑充国和石越的心病。桑充国勉强干笑道：“那是自然不敢的。”石越装作没觉察，自和柴贵谊说些没要紧的话。

蔡京是个伶俐之人，这些微小举动，自逃不出他的眼睛，察言观色，想起种种传言，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配合石越岔开话题，笑道：“说到报纸，我倒听到一个笑话，说是唐垌正在变卖家产，打算办

一份报纸，真是可笑不自量力。”他知道唐垆得罪石越，趁机便来贬损几句。

不料桑充国冷笑道：“也未必是不自量力，若依我的本心，却是希望办报纸的人越多越好。”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淡然一笑，道：“长卿说得是。”桑充国不料他如此，倒不好意思起来。

蔡京却是脸皮极厚的，丝毫不以为意，笑道：“那自是学生见识浅了。”

李敦敏见气氛有点尴尬，知是自己说错了话，暗暗后悔。此时便有意想把话说开了，又不便太露痕迹，便顺着这个话题说道：“子明，我看邸报，说是唐某人当廷弹劾你，所幸天子圣明，没有受此小人所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石越做的梦，虽然在垂拱殿上说了，却是不许公开报道的，怕的是人心动荡，因此连邸报上也语焉不详。不过官场没有秘密，李敦敏等人虽然官职低微，又是初到京师，也已略略听到风声。

石越却也不便多说，只说唐垆因事弹劾自己，把那弹词挑着说了一遍。休说李敦敏等人，连蔡卞这样觉得事不干己的人，也以为唐垆这样想置人死地，未免过分了。李敦敏叹道：“子明和白水潭学院，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蚱蚂，便是没事，人家也要把你们往一块儿想。”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桑充国一眼。

桑充国想想这句话，倒真是百感交集。又想自己没做错什么，又想自己的确有点对不住石越，他一边想，一边酒到杯干，竟是存心把自己灌醉。石越见桑充国如此，心里也似打翻了五味瓶，一时又觉得桑充国

其实没错，一时又觉得自己小气，一时又觉得桑充国的确有不够意思的地方，嘴里耳边，和李敦敏、柴氏兄弟、蔡京说些外地的风光人情，京师的佚闻趣事，边说边笑，却也是酒到杯干，存心一醉。这三年多时间，自从入仕之后，石越竟是一次也没有醉过，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虽然说一半是性格使然，一半也是环境所迫，这一晚上，酒遇故交，又夹不住几分心事，满桌人都喝得大醉。

11

次日一大早，天就下起蒙蒙小雨。侍剑急匆匆跑到桑府，不由分说，吩咐丫头用冷水把石越弄醒了，整好衣冠，便催着他进宫，原来真不出潘照临所料，皇帝要召见石越。

石越被冷水一淋，倒是清醒过来了，知道众人都尚未醒。自己却要急急忙忙去见皇帝，不由自嘲道：“果然是富贵闲人最难得。”

侍剑一边服侍他换上官服，一边冷笑道：“公子也别抱怨富贵闲人，昨日岂不是闲人了？结果醉成这样，夫人一晚上让丫头出来问了不下十次，我们也不敢说。”

石越听他数落，不由笑骂道：“臭小子胆子就大成这样了。”

入了宫来，才知道皇帝是在集英殿召见。连忙跑了过去，到那时，连韩绛在内，二相三参，外带其他几个翰林学士，加上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以及吕惠卿——石越知道那多半是特旨——都来了。他

才告了罪，便听吕惠卿笑道：“陛下，依臣之见，应当给石越赐一座离大内近一点的宅子才好。”

冯京知他这是讽刺石越来得晚了，不待石越分辩，也笑道：“吕学士说的也是正理。石越的赐宅离大内太远，因为陛下所赐，所以他也不敢置办新宅。何况平日清廉，京城房价贵，也不见得就说能买便买。碰上今日这样不该他当值的日子，有急旨要商议军国大事，便难得及时赶到。”

吕惠卿见冯京强出头，干笑道：“冯执政对石学士的事情，倒是了如指掌。只怕比韩侍中还知道得多些。”他这话说得厉害了，分明是说冯京与石越结党。冯京勃然变色，枢密使吴充已先说道：“为人臣者，要有人臣的体统。”

这三人在皇帝面前夹枪带棒，王安石不以为然，蔡确却幸灾乐祸，在他看来，这无非是“狗咬狗”，曾布虽是新党，心里只怕也是盼着吕惠卿吃亏要多些。韩绛和孙固却是木人一样，不动声色。

赵顼心里明白，可也无可奈何，只好装作糊涂，笑道：“这些事现在不必议。先说正事，石卿不久就要出京替朕牧守一方，京师的宅子，等他回京后再赐不迟。”这话说出来，王安石、蔡确、石越不为所动，显是早已知道。此外众人却无不吃了一惊，冯京、吴充眼见着韩绛回来，以后中书的事情更加难办，还盼着借石越为助力，因此冯京才不顾成例，一力荐举石越为参知政事，哪知道荐章上去没几天，反倒说让石越出外了。

赵顼却不去管他们想什么，只向韩绛、孙固问道：“韩丞相，孙卿，对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托梦之事，二卿有何意见？”

韩绛和孙固对望一眼，心中暗道：“果然问及此事。”他二人在进宫之前，早已猜到皇帝必问此事，二人互相探过对方口风，只是两人的嘴都非常严实，不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韩、孙虽然同是待罪之身，但一日召回，便各居显职，韩绛为次相，孙固做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亦是最为机要之官，国家军机，无不与闻。但是韩家是北宋官品世家，可以说是冠带满朝，在宠信上孙固也不能和韩绛相比，且韩绛又是次相，这时自然是韩绛首先开口：“臣以为若以此事做决断大事的根据，必为后世所讥。请陛下三思。”

对于韩绛的态度，众人倒并不奇怪，韩绛外号“持法罗汉”，要他和王安石生分，只怕难了一点。殿中众臣，都把目光投在孙固身上。

石越心中此时也忐忑不安。他知道孙固的态度极为重要，此时连冯京都不能对自己有坚定的支持，孙固是皇帝特意召回的，若能得到他的赞成，那么说不定有希望说服皇帝早做一点准备；但是如果连他也反对——孙固一向是不支持王安石的，那么大事去矣。他心中实在无法不顾那千万百姓之生死，这时几乎要忍不住抢先说服孙固，好让他在皇帝面前赞成自己。

孙固并不理会众人的反应，趋前一步，亢身说道：“陛下，臣以为此事，全由石越年轻孟浪而起，实不足以在朝堂之上讨论！”此言一出，众人顿时相顾愕然。“年轻孟浪”四个字，对于资历不深，骤然窜起的石越来说，堪称为政治上最忌讳的评语。孙固与石越并无公怨私仇，竟然如此不留情面，不由众人不吃惊。

石越因为是说到自己，不好反驳，冯京却忍不住说道：“石越一向谨慎老成，孙学士似乎用词太苛了。”

孙固斜着眼睛看了冯京一眼，厉声说道：“执政此言差矣！今日所议之事，无论是与不是，都不足为后世之法。若石越所做之梦为虚妄，明年并无旱灾，那么于石越是欺君大罪尚还是小事，辱及列祖列宗之灵，才是大事。石越身为朝廷重臣，便真有其事，也不可妄言，他应当知道万一不中，太祖、太宗皇帝于九泉之下，何以心安？到那时候，石越纵是万死，亦不能偿其罪。”

冯京心中十分不服气，但他一向拙于言辞，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诺诺退下。

石越万料不到孙固不仅不支持自己，反而倒戈一击，此时已知事情不能挽回。他自恃皇帝的宠信，倒不太害怕皇帝的处分，只是心中对孙固已十分不满，暗暗骂道：“忽起忽落，想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不偏不党吗？”其实此事孙固并无不是，但精神紧张之下突然觉悟自己的挫败，石越自己的心态，已很难保持公正。

吕惠卿与蔡确对望一眼，心中无不大喜。他们万万料不到孙固会攻击石越，如此天赐良机，岂能放过？

“孙固所言有理，石越此事，确属轻狂，且累及祖宗，宜交有司论处。请陛下明断。”蔡确首先迫不及待地发难。

吕惠卿却是大义凛然地说道：“石越之肺腑，实不可问。今日他假天下百姓之名，道祖宗托梦报灾，其所言不中，于祖宗大不敬；万一不幸而言中，他日他说祖宗托梦于他，要石越行伊尹之事，陛下信是不信？”这话从吕惠卿口中说出来，连皇帝都悚然动容。殿中群臣，更是惊心动魄！伊尹是什么人？伊尹表面是古之圣相，实际上却是可以废立皇帝的权相！吕惠卿是要置石越于死地了。冯京和吴充对望一眼，心知

不妙，正要说话，蔡确已抢在前面，道：“石越所言，确已近乎妖言，有辱斯文，重失大臣之体。”

石越听到这两个人交相攻击之词，脸色也不由变得非常难看起来。吕惠卿所指之事，虽无任何证据，却是诛心之罪，句句惊心动魄。他一瞬间就想起太平天国杨秀清降神之事，那后果，便是东王府最后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得干干净净！宋代虽然号称不杀士大夫，但若论及谋反大逆之事，却同样是毫不手软的。一念及此，他已不能不辩，不免以手指心，声色俱厉地说道：“吕惠卿，欲用谗言杀人吗？石某对大宋、皇上，忠心可鉴日月！”

坐在龙椅上的赵顼，听到殿中这句句要置石越于死地的话，心里镜子似的明白。他知道若自己再不说话，惯于附风而动的臣子们，就会一个个跟上来，狠狠往石越身上砸石头了，到时候不怕列不出“十大罪状”。

年轻的皇帝对于石越，还有着甚多的期望，绝不愿意就这样把他牺牲掉，他无意识地看了王安石一眼，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生怕他说出对石越更不利的话来，连忙摆了摆手，温言说道：“石越一向忠贞体国，断不会有那等事情，众卿不必过虑。”

听到皇帝这么说，蔡确犹豫了一下，便立即乖觉的闭上了嘴巴，不再说话，便如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

蔡确能够在几年之内，由一小官而窜升至权御史中丞这个全国最高监察长官之职，自然有他的心得，这可不是只靠着如疯狗一样咬人便能做到的。他的秘诀，一是揣测、希合皇帝与王安石的心思，一是在皇帝面前竖立孤臣的形象，甚至和王安石也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因此，

他虽然心里面是欲致石越于死地——他与石越的恩怨太多，从邓绾被贬逐开始就结下了，既已得罪了对方，他便不去指望再修好，只一心想彻底搞垮石越。而且，他也是极有野心的人，石越无疑也是他将来位极人臣的障碍，更何况他隐隐也觉得，皇帝对于他不断的攻击弹劾石越，恐怕也抱着一种微妙的心理……所以，无论出于哪方面考虑，蔡确都有理由把将石越当成他最大的政敌之一。但即便如此，一觉察到皇帝有意保全石越，他便绝不肯轻易做让皇帝生厌的事。

吕惠卿见蔡确这样子，心里暗骂道：“真小人也，此时不把石越彻底击倒，若让他缓过劲，有朝一日，邓绾就是我辈的前车。这蔡持正真是无见识之辈，不可与谋大事！”他心念既定，便不依不饶，用手指着石越，厉声说道：“陛下，王莽、曹操，初仕之时，未必不是忠臣！此时若不防微杜渐，他日必开侥幸妖言之门。”他明知现在集英殿上二相三参，都有点不耐烦，一个个缄默不语。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之间，也顾不上许多。

石越环视殿中，孙固已经不可能帮自己直言，冯京、吴充，一时间也指望不上，曾布断不肯做王安石反对之事，其余诸人，只要不落井下石，已经是谢天谢地。此刻他已不得不自辩了，当下凄然说道：“陛下，臣自知有罪，不敢再辩。只是罪臣之荣辱不足道，所念者，万一罪臣所言为真，望陛下与诸公顾念千万百姓之生死，略做准备，如此上不至有负祖宗之托，下则显陛下爱惜元元之心。”

吕惠卿心中暗骂：“以退为进，转移话题，真是虚伪小人！”但是眼见皇帝、王安石都为之动容额首，心里已知道要彻底击垮石越，不说皇帝那一关依然难以撼动，便是王安石，可能也并不想置石越于死地，心中不免又是嫉恨，又是害怕：和石越既然脸皮撕破，那就是势同水火，不能扳倒石越，总有一天，他会转过手来对付自己。

他正欲措辞把话题拉回到攻击石越身上去，已听皇帝温言说道：“今日不必议论石越所作之事的是非对错，朕以为，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实在不可不防。因此朕欲暂免河北诸路免役宽剩钱，而且略略酌情削减赋税，再下令各地提举常平使检视仓储，以备万一。同时凡往河北贩卖粮食者，一律免税。外示无事，内为之备。丞相与众卿之意如何？”

石越听到这些话，就知道皇帝有意保护自己，加上皇帝提出的方法，无疑可以大大减轻灾情的危害，不禁大喜过望，立时拜倒，高声说道：“陛下圣明。”

冯京、吴充对于这件事，本来已经没什么主张可言，但眼见对石越有利，又是皇帝亲口提出来的，不用怎么样权衡，也就立即随声附和。

王安石和韩绛却不免蹙起眉头。方才之事，韩绛深知皇帝的脾气喜恶，因此他倒并不想太得罪石越了，做人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不宜赶尽杀绝，这是他一向深信的持身之道。王安石心里也觉得若要置石越于死地，未免过分了，因此二人倒都有意替石越求情，不过二人都想等皇帝迫不得已要处分石越之时，再出头做个好人，示恩于石越。二人虽然是宰相，但是若能让石越受自己的恩惠，对于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进行一点感情投资，就算是王安石，也不会拒绝不做的。不料说了半天，皇帝竟然是十分明显的眷顾石越，如此处分，实际上根本是相信石越的判断了。二人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正要表明自己的意见，就听到今日自从石越踏进集英殿之后，就一直攻击石越的吕惠卿，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朗声说道：“陛下如此处分，不失为万全之策。”王安石对于这个学生，顿时大跌眼镜，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吕惠卿在想些什么。

孙固厌恶地看了吕惠卿一眼，心里骂道：“小人！”但是他毕竟不是言官，皇帝没有问到，不能随便攻击大臣，因此并不做声。蔡确心里一面冷笑，一面暗暗把这件事记下，留着以后对付吕惠卿时翻老账，好说他希合上意，左右摇摆，现在却也并不说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要等着听王安石说什么再判断自己怎么做了。

只有韩绛悄悄打量吕惠卿几眼，暗赞一声“精明”，他用眼角偷觑皇帝，果然赵顼在轻轻点头，显然心里赞赏吕惠卿果然不愧“贤人”之称。攻击石越，自是为了赵家的江山；而赞成早做准备，同样也是从公义的角度来考量……

知道皇帝心思的韩绛，正在考虑是立即附议，还是等王安石表态之后再说话。却听到一直沉默不语的三司使曾布酸溜溜地说道：“陛下，如果不征收免役宽剩钱，国库要少一大笔收入，西北军费日费千万，若不从内库借点钱，入不敷出，只怕难免。”他公开叫苦，完了还不忘揶揄一下吕惠卿：“吕学士同知司农寺，居然一力赞成，看来司农寺以后不必向内库借钱了。”

吕惠卿暗骂曾布，却只管做出充耳不闻之状。石越心里暗暗叫苦，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曾布这时候在操作层面叫苦，必然再次打击自己提前救灾的主张。引出来的连锁反应，现在已经难以预料了。他自然知道曾布这个三司使做得相当的拮据，因为国家本来收不抵支，加上宋代财政，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皇帝另有一个内库，和三司使、司农寺同管天下财政收入，虽然宋代的皇帝并不乱用钱，这个金库的钱主要是用来做军费，而且国库用度不足时，可以向皇帝“借钱”，但是在账目上，号称“计相”的最高财政官曾布，却是不知道国家到底有多少钱的。因此他计算起国家的收入之时，未免更加的显得少了。有点心痛银钱的曾布一方面顾及到皇帝的态度和石越的私交，不愿意鲜明的反对，

一方面却不能不表明态度。但客观上，对石越却已是非常不利。

王安石暗暗点了头，心里十分赞许曾布说了很实在的问题。但同时他未免也有点伤脑筋：理财、理财，帮国家理好财，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抱负。用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打乱既有税收政策，直接影响国家大笔的财政收入，对于王安石来说，的确难以接受。但是皇帝的态度也不能不考虑。沉默良久之后，王安石终于开口说话：“陛下，臣以为此事影响太大。要么相信石越，暗中准备救灾，要么就不要相信，不要打乱变法的进程。拿定一个主意，方好办事。臣是不信怪力乱神之语的，太祖、太宗皇帝，没有托梦给一个臣子的道理。”

王安石话音刚落，蔡确也立即跟进，说道：“陛下，臣也以为此事亦有欠周详。若依陛下所言行事，那么无疑是说石越说的，都是真的。万一不中，史官之笔，后世之讥，不可不惧！”

孙固也断然说道：“若真如此，臣不敢草诏！”

石越眼见又是一片反对之声，终于按捺不住，对着蔡确愤然说道：“中丞奈何只惧后世之讥，而不顾百姓生死？”

蔡确冷笑道：“我非是不顾百姓生死，只是不愿因为妖言而动扰朝政。”

“万一明年真有旱灾，不知道对那遭灾的百姓，中丞心里会不会有愧！”石越的这些话明着是对蔡确说，实际上却是说王安石听的。他看着比自己矮了一个头的王安石，心里很清楚，无论多少人反对或支持，关键还在王安石，只要拗相公点点头，万事自然通行无阻。

但王安石却默然不语。石越不由有些急了，也不再去理蔡确，直视

王安石，说道：“相公，国家之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岂能不顾百姓之生死，只管做守财奴？”

王安石淡淡地看了石越一眼，对皇帝说道：“臣岂是守财奴？臣只是幼守圣人之训，不敢语及怪力乱神。若能确知明年有旱，便是暂停新法，也在所不惜。”

孙固不待石越相问，也朗声说道：“守道而死，好过无道而活！”

石越冷笑一声：“好个守道而死！可惜若真的要死，死的也是无辜的百姓！”他说话也越来越不越加辞色，惹得孙固脖子都红了。

冯京眼见事情刚有挽回的余地，不料曾布一开口，事情又是急转直下，心里也不知做何想法。他小心地说道：“现在要断定真假，实在不可能。臣以为陛下所言外示以宽，内为之备，最是英明。这种种措施，假各种名义颁布便可。财政之拮据，朝廷节省用度，未必不能支持。”

“执政此言，是没有是非曲直的说法。臣以为石越上此言语，不能不处分。而这虚无飘渺之事，也不必去信。检视仓储，以备非常，是有司之责，亦不必特意申明。实则臣以为，石越所料如果真的中了，本朝祸乱，才只是开始！”孙固冷冷地反驳。

这句箴言背面的含义，让石越都打了冷颤。

集英殿外，细雨越下越大，淅淅沥沥的雨声传入殿中，所谓“大旱”的说法，愈发的显得遥不可及。赵顼用目光巡视自王安石以下诸臣，眼见本朝最高权力中心的臣子们，大部分都是反对着石越的主张，仅有的几个支持者，也是信心不足的样子。那真的不过是石越的噩梦吗？赵顼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已经习惯“石越总是对的”的思想，这时

候让他做出一个和石越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决策，竟不由得要犹豫不已。

然而此时集英殿内，无声地回响着孙固那固执的声音：“臣不敢奉诏……”

[1]. 对三司使的尊称。

第十四章 汴京·杭州

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苏轼《晁错论》

1

学士府。

早上的蒙蒙细雨到了下午，一直不肯下大。天气显得非常的阴翳，学士府中，气氛十分压抑。自从昨日在集英殿石越的主张受挫之后，要处分石越的谣言就悄悄传开了。石越那片金光灿烂的仕途，顿时阴云密集。已经有御史闻风上书，弹劾石越，这件事情，就算是石越自己也知道。但是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官不到五品，位不居机要，却是不能知道的。《新义报》的编辑们虽然知道真相，却不敢报道；《汴京新闻》一向消息灵通，这次也只报道了石越受弹劾的事情，但是什么原因，却是既不知道也不敢说。普通的人们对这种弹劾早已习以为常，以为凭石越所受的信任，是绝不会有事情的。

“我已和冯参政说过，修文兄调杭州仁和县知县，景初兄为福州签书判官厅公事，景中兄为潭州安化县知县。”石越的语气非常平静。

李敦敏与柴贵友、柴贵谊兄弟都有点兴奋，宋代县分八等，仁和县和安化县都是三等县，一等县和二等县分布在京师周围，所以，在外地来说，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县了，一般都有四千多户人口，比起自己以前所在的县来说，不知道大多少。而柴贵友更加是升迁。

“仁和是个大县，自不必说，修文兄正好可以大展拳脚，在地方上历练经年，下次回来，就可以试馆阁了。”

李敦敏点点头，道：“我更愿意做地方官，为百姓干点实事。县官虽然是小官，却是亲民官，对国家朝廷，实是很重要的。”

“这话说得对，修文有这番识度，已出于众人之上。”石越微笑着点头赞许，一边又对柴贵友说道：“福州知州和通判，都是冯参政门生，应当还好相处。景初兄去福州，留神看看青苗法和钱庄在那边的情况，若有闲暇，写封信给我。”

柴贵友微笑点头答应。

“景中兄去的安化县，是刚刚置县的地方，收服蛮夷，聚集人民，开垦土地，都是要务。章惇现在经略荆湖，此人面善心狠，景中自己多加小心。也望勿以地方荒远，而不肯安心为政。”

“断不敢误了国事。弟心所想，与修文兄是一样的。”柴贵谊欠身回道。

石越一边和三人叮嘱，一边不时用眼神向外瞟，仿佛在等什么。司马梦求和陈良虽然一起陪客，也不时会往门外看上一眼，只有潘照临安

之若素，细细地品着贡茶。李敦敏最是细心，立时知道石越虽然看似平静，但心里依然悬着担心。他本来想替蔡京问问前途，这时也不好开口了。

2

内东门小殿。

“韩丞相以为当如何处置？”赵顼背着手，踱来踱去。外面的细雨，真是不太合时宜，颇扰人心绪。

韩绛叉手侍立一侧，见皇帝发问，连忙说道：“陛下欲保全石越之意，臣心里知道，陛下对臣下如此仁厚爱重，臣下焉有不感恩戴德的？”

站在韩绛下首的一个人不易觉察地冷笑了一下，此人是遥领嘉州防御使的李宪，当朝真能带兵的宦官，虽然谈不上名将之材，但比起听到西夏兵一到，就进退失措的韩绛来，实不知强了多少倍。因此他心里不是很看得起韩绛这个世家子弟。这时听到他口出谀词，虽然自己也是靠拍马屁讨皇帝喜欢起家，但是丝毫不会妨碍他嘲笑韩绛。

心里明明知道韩绛说的是奉承话，但是赵顼苍白的脸上，也不由泛起一丝笑容。“朕想让石越在京师附近，择一善地，出守大郡，也好时时咨议。卿意如何？”

韩绛迟疑了一下，小心说道：“陛下圣明，不过如此只恐不能让孙

固辈心服。臣以为孙固必然不肯奉诏草制。”

赵顼听他说得委婉，不由问道：“卿的意思是……”

“臣有一点想法，要么陛下对石越降职、罚俸，留在京师，委一个部寺之责，也算是惩处了。要么就远放外郡，一来锻炼石越，看看他在州郡任上治民的能力，将来若进中书，也能让人心服；再来也是告诉群臣，已经惩处了石越；其次则看看石越的肚量，是心存怨望还是处变不惊。比起置于京师附近，要好得多。陛下英明，必有决断。”

赵顼想了想，点头道：“卿说得有理。不过石子明非百里才，既是翰林学士出外，须得稍存体面，又不使掣制太多才好。”

“臣以为，不若暂且罢翰林学士……”

“也好。苏卿，便由卿来草制。”赵顼对站在一边的知制诰苏颂笑道。

韩绛心里暗暗好笑，皇帝不叫孙固来，单叫苏颂，这意思简直是路人皆知。

一旁的内侍不待吩咐，立即摆好文房四宝，赵顼想了想，道：“写两道制文，第一道，授石越宝文阁直学士，晋朝奉大夫。”

苏颂应声提笔，写道：

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石越可宝文阁直学士制

敕：祖宗之设阁院，则奉先崇敬，以训承资后嗣；则优选贤良，以备佐翊政纲。翰林学士、朝请大夫、礼部郎中、骑都尉、新化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石某，顷以经艺入侍，量储顾问之职，建议表疏，多有助裨；应和文章，谄合义理，内外相闻，无不赞盈。朕嘉才猷，庸劳阁院，故特授宝文阁直学士，晋朝奉大夫，依前翰林学士、礼

部郎中，勋封赐如故。

然后轻轻吹干墨迹，双手呈奉皇帝御览。

赵頔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以示认可。他知道苏颂在白水潭学院兼课，和石越私交良好，果然一篇制文里，找不到石越半句坏话。

韩绛却有点莫名其妙，忍不住问道：“陛下，怎么给石越授宝文阁直学士，他是翰林学士，正三品，宝文阁直学士是从三品。这个任命……”

赵頔看了韩绛一眼，笑了笑，没说话，又对苏颂说道：“第二篇制文，除石越两浙路转运副使兼提举常平使兼知杭州军州事，罢翰林学士。”

苏颂答应一声，铺开黄绫，提笔立就。韩绛略带惊讶地凑过去，轻声读道：

除宝文阁直学士礼部郎中石越充两浙路转运副使兼提举常平使兼知杭州军州事并罢翰林学士制

敕：漕司之效，厘乎使副；仓司之烦，劳于监佐。夫一路钱粮之政，最系紧要。而之慎选不能率尔。又昔古之都国，今之州县也。临民亲近，朝夕不绝；法令闻转，上下凭详。盖治乎始于此，乱乎视于此，谓之固重，朕最攸紧。而之选任，未不慎重。学问疏达，干力遒举，皆之度虑。具官某，行之有典刑，学之素师法。庶务推明则称于实；文章论议必造于理，翰旋内外，蔚然得体。《书》曰“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朕深知之。畴若三任，我图兼才，则以问谂试习之效，故去荐付使委之烦。朕赖于贤臣，牧巡一方，纳宣忠力，授之两浙路转运副使兼提举常平使兼知杭州军州事。依前仍宝文阁直学士礼部郎中。卿钦服予命，益厉乃诚。可。

韩绛这才明白皇帝的意思。

“一日之内，连降两道制文，似升似降，看来皇上为了处置公子，也是煞费苦心。”潘照临笑道。

司马梦求这时也长出了一口气，笑道：“至少圣眷未衰，不过谢表就一定要写得感恩戴德才好。”

陈良却还有点不明白，问道：“为何先加宝文阁直学士，后罢翰林学士？”

“皇上是想对学士略加薄惩，又怕直接罢翰林学士惹人误会，引起百官弹劾学士，因此又特意加授学士宝文阁直学士。那些希合上意的御史，看了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司马梦求笑着解释。

“原来如此。”陈良算是又上了一课。

“不过这封谢表，用辞一定要恭顺，万不可流露出半分怨望。不仅对皇上不能有，对别的大臣也不能有。”潘照临一面说一面看着司马梦求，道：“纯父，这就由你来动笔吧。”

“这个我理会得。幸好学士不再填词写诗，否则文句一定小心。日后不在朝廷，奸人构陷的机会就更多了。吕惠卿、孙固在朝堂上说的话，皇上恩宠正浓之时，自然不以为意，但是若有人天天进谗言，禁不住日销月损，有朝一日，必成大患。今日既已受命出外，这等事不能不事先预防。”

说到这里，陈良也严肃起来，道：“不错，历史上多少备受宠信的

大臣，一朝出外，就渐渐疏远了。学士在朝中，政敌不少，吕惠卿、蔡确辈更是深受重视。有这二人朝夕进言，实在可怕。”

石越点点头，思忖一会儿，笑着望了望潘照临。

潘照临会意地一笑，轻轻说道：“吕惠卿、蔡确吗？”

“学士，夫人想见你。”一个叫牵儿的丫头站在门禀道。

司马梦求和潘照临、陈良相视一笑，三人便告了退，去商量写谢表以及离京之前善后处置之事。

石越想到马上要离京，的确也应当告诉梓儿一声，立即随着牵儿走进后院，却见梓儿和阿旺正坐在亭子里边说着话儿。

石越接过一把伞，踏着青石路悄悄走了过去，笑道：“妹子，找我有何事吗？”

梓儿把他迎进亭子，接过伞来顺手递给阿旺，一面笑道：“只是听说外面有圣使到来，有点担心。”

“没什么事情，不过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加授宝文阁直学士，进朝奉大夫，准备出知杭州了。”石越怕老婆担心，轻描淡写专捡好事说。

“大哥要去杭州吗？听说苏子瞻也在杭州。那个地方，风景很好吧？”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怎能不好？”石越笑道，“我估计过不几天就要出发，这之前，你回去和父母、哥哥道个别。我只怕不能陪你回家了，要陛辞，还有同僚的饯行，还要去一次白水潭学院……”说到这里

里，石越忽然怔住了。

“怎么了？”

“妹子，我要先去见一下你哥哥。有事晚上回来再说。”石越轻轻握了一下桑梓儿的小手，也不顾外面正在下雨，快步走了出去，叫了马车，直奔白水潭学院。

桑充国万料不到石越会冒着大雨来找自己，更料不到石越不动声色把旁人都支开，显见是要和自己密谈。

“长卿，已有旨意，我要出知杭州。”石越凝视着更显清瘦的桑充国，轻声说道。

桑充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是应当道贺还是应当如何，更不知道石越来找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西湖学院在杭州，格物方面一直没有名师，进展缓慢……”

“你的意思，想从格物院调一些先生过去？”桑充国立时明白石越的意思了。

“不错。”

“为何？我不太能理解。白水潭学院本身格物院的力量就不足，等到学生们正式毕业，再请几个人过去，那倒不成问题。”桑充国不解的问道。

“你还记得叩阙之事吗？”石越盯着桑充国问道。

“当然记得。”

“我有我的担心。白水潭学院现在虽然根基渐渐牢固，但是我离开京师后，不知道京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怕有个万一……所以我要把格物院的一些先生请到杭州去，不仅仅是想增加西湖学院的力量，也是想要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听到石越这些可托肺腑的话，桑充国心里不由一热，嘴上却说得非常平淡。

“不错，把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虽然打了一个，可另一个篮子里还有，若是放在一个篮子里，打碎了就全没有了。”

桑充国低着头踌躇良久，才说道：“按照山规，须由教授联席会议决定。同时去的人员，要由他们自愿。”

石越点了点头，半晌，又说道：“长卿你的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

桑充国迎上石越的目光，抿着嘴唇说道：“我会投赞成票。”

白水潭学院教授联席会议很平静地通过了帮助西湖学院建立格物院的决议，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两所学院实际上血脉相连，联席会议的许多教授都心知肚明——在西湖学院，有自己以前的爱徒高足。这件事

情在《汴京新闻》上占据了一小块版面，报道说：“卫朴先生、袁景文等三十名师生自愿前往……前山长宝文阁直学士礼部郎中石公官讳越缺席会议云云。”

“此地无银三百两！”丞相府王雱的住所内，谢景温冷笑着放下手中的报纸，望着王雱，脸上肌肉不住的颤动。

王雱却似乎心情不错，笑道：“这是石子明学乖了，特意声明此事和他无关，免得被蔡确说他结党，那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不过说起来，石越也不过如此。正所谓自做孽不可追，他竟然糊涂到这种地步，如此自寻死路，若非皇上宽容，他早掉脑袋了，哪里还能去杭州……”一边的王子韶却是有些不以为然，他一面嘲笑着石越，只是目光中却无法掩饰住羡慕的神情。

看到王子韶这副样子，王雱心里有点不屑，不由得就感到一阵没来由的烦躁。有些事情，他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心里还是隐隐的有所感觉的。

那就是，无论他再怎么样聪明能干，可因为他父亲王安石是当朝的宰相，为了避嫌，他就很难担任真正显要的职务，如此一来，即便他在皇帝与王安石面前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朝廷中真正有份量的大臣，或者对自己真正有信心的青年才俊，甚至是一般比较自矜名望的士大夫，都会和他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更有一些人，比如现在炙手可热的权御史中丞蔡确，在未显达之前与他过往甚密，可一旦权位渐重，便会有意无意的慢慢疏远他——聪敏如王雱，心里面当然知道，这是蔡中丞在顾虑他的名望。但是他性情高傲，却也不屑于放低身段去屈就蔡确，而且，只要蔡确还是新党，还是忠于他父

亲，那他也懒得去与他计较许多……

可是，也因为这样，虽然巴结他的很多，但他真正能够引为腹心的人，却屈指可数；而当他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时，朝廷中缓急可用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眼前的谢景温能算一个，他是王雱现在最信任的人，他既是王家的姻亲，又支持新法，并且很有吏材，在朝廷中也已有了一定的资望，本来能够成为王雱难得的臂膀。但是，谢景温却因为李定的案子闹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在新党内部也受到一些人的排挤，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矛盾，罢知杂御史之后，谢景温竟是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的意思，多次流露出想要出外的想法，想到地方上去当地方官，远离汴京的是非。王雱好不容易才勉强劝服他打消这个想法，又在王安石面前说了不少好话，好不容易才让王安石举荐他改任直史馆^[1]兼侍读，正儿八经的华选清途^[2]，是无数官员梦寐以求的。侍读能够经常随侍皇帝左右，备皇帝顾问经史诗赋，既超然于朝局，又能对皇帝产生潜移默化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与身为天章阁侍讲的王雱互相呼应，对谢景温以后的前途也很有利——王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安排。然而，让他意外的是，谢景温却对新的官职毫无热情，还经常在他面前表达经史文学非己所长，不愿意任此职的想法。这让王雱非常的困扰。

王雱并不知道谢景温心里的想法。谢景温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之前对于知开封府一职非常的热衷，不仅仅是因为知开封府地位显赫，更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那个位置绝对能干得很漂亮，进而赢得皇帝的赏识，将来就有入中书的机会。而现在开封府已经没有希望，其余能做实事展现他吏材的位置，三司有曾布占据，部寺中重要的部门如司农寺有吕惠卿占据，他也基本没有机会，甚至于退而求其次进中书做都检正官、检正官的可能性如今也几乎为零——那些职位基本为

受王安石赏识的新党成员占据，因为李定之事，不少人都与他有矛盾，而且王安石又不看重他，不可能将他置于中书，他谢景温也没有石越那样的能力，让皇帝亲自将他安插进去……所以，在谢景温看来，中枢他已经没有了机会了，倒不如去地方上做出点政绩来，等待时机，知杂御史罢不罢，他都不太想继续在汴京呆了。他现在还留在汴京，完全是出于王雱的挽留，他对王雱还是颇为感激的，也知道王雱的处境有些尴尬，不忍就此弃之而去。而王雱也的确对他不错，只不过，旁人眼里的华选清途，对谢景温来说，却一文不值，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他的经史文章虽然不算差，毕竟也是中过进士的，但是，担任此类职位的，大多都是些天材般的人物，以他的能力，勉强厕身其列还是比较吃力的，一不小心就可能出乖现丑，对自己以后的前途，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根本是很难说的事。就算他每天小心谨慎，维持住在皇帝心中的形象，但每天那种沉重的压力，也是他不愿意承受的。

但谢景温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和王雱直说自己的算盘，而王雱这样天生聪慧的人，也根本无法理解谢景温的压力，谢景温虽然说经史文学非己所长，但王雱却只当是推辞，在他看来这有何难呢？一个中过进士的人，说自己不懂经史文学？这如果不是说笑的话，说出去谁会相信？

值得信任的谢景温不安于位，但好歹现在他还留在汴京继续帮自己，更无奈的，是除了谢景温外，王雱身边的可用之人，就只有王子韶这样的人了。与一心想出外的谢景温正好相反，王子韶却是一心想要留在开封。他之前谋求提举两浙常平的职位，不过是想谋得一次皇帝单独召见的机会，他也果然在召对时使出浑身解数，只是最终的结果有些讽刺——皇帝的确将他留在了开封府，只不过原因是皇帝对他的字学很是赏识，留他在京修定《说文》。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王子韶的初衷。

王子韶留在汴京后，与王雱的交往倒是更加频密了。他凡事都惟王

王雱马首是瞻，替他打听各种事情，事无巨细的禀报，也算是帮了一些忙。只是，让王雱有些瞧不惯的，是自打留京之后，王子韶对所有获得皇帝赏识的人，都是一副愤世嫉俗酸溜溜的口气。王雱以前愿意交结王子韶，是因为他觉得王子韶还是有些才学的，没有材学的人，就算是再怎么样拍马屁，王雱也是瞧不上的。但现在王子韶这个样子……

不过他也不愿意因此影响到自己良好的心情，不去理会王子韶的语气与表情，只是笑道：“只要石越离开汴京就好，吕惠卿和蔡确，一定会想方设法寻找他的不是的。只要他离开京师，谗毁之言，堆积成山，石越的前途，嘿嘿……”

谢景温却似乎没有听到二人的话，沉吟了一会儿，低声说道：“元泽，桑充国与石越交恶的传闻，已经传了许久，此次《汴京新闻》替他掩饰，难道二人和好了？”

王雱倒没想到这一节，不由一怔，也愣住了，“二人和好了吗？也未必没有可能。”想到这个可能，又不由得剑眉深锁。

王子韶忍不住笑道：“元泽何必如此过虑？区区一桑充国，就算和石越和好，又能如何？再说桑充国已是石越的大舅子，二人和好是迟早之事。若是吕惠卿能在皇上面前扳倒石越，到时候便可顺便将桑充国一起除去，不知省却多少麻烦，免得他那份报纸天天在那里说这不好那不好的。”

王雱摇了摇头，鄙视的看了王子韶一眼，忍不住讥道：“除去桑充国？然后呢，是不是还要除去有富弼背后支持的《西京评论》？连唐垞这种人都开始办报纸了，除掉一桑充国能有何用？桑充国这种人，可以利用，不可以硬来。否则，难免偷鸡不成蚀把米。”

谢景温根本不想理会王子韶，目光只是放在报纸上，又不解的问道：“奇怪，石越为何要将卫朴这三十余人送到杭州去？”

王雱对此却并不担心，略想了一会，便展颜笑道：“管他为何，石越尚且自身难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且看吕惠卿和蔡确如何演戏便好了。少去石越在京师碍手碍脚，我们就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方田均税法的推行，会更加顺利。”

“正是。”见王雱心情甚好，王子韶忙顺着他的话说道，又涎着脸道：“元泽，军器监改革现在是由苏辙在主持，此人是石越的羽翼。元泽可否向丞相说说，让在下去工部或军器监兼个差使？顺便也能监视苏辙。”

谢景温闻言，顿时心中冷笑，他知道军器监改革，实际上是个大大的肥差。多少利益关系牵涉其中，经手的物件、银钱，随便捞一点，都骇人听闻。苏辙持身尚正，那还好说，若这个王子韶进去，那就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了。不过这等事情，他却不会说出来，千里求官只为财，他没必要阻别人的财路。

王雱却没去想这一节，他只是觉得王子韶说得也不无道理——正待满口答应，突然间，却想起一事，忙改口道：“家父很看重蔡卞的能力，此人能够同时得到家父和石越的器重，实非常人。工部与军器监那边，只怕不太方便安插人进去了。”

王子韶不由有点失望，略带酸味地说道：“蔡卞那个黄毛小子吗？”蔡卞十二岁中进士，此时年不过十五，居然同时得到石越的举荐和王安石的认可，在当时的确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王安石对蔡卞如同对吕惠卿一样，当成自己的弟子看待。而石越不知为何，也对他青眼有

加，因此不知惹来多少人的嫉妒。

谢景温有点同情地看了王子韶一眼，笑道：“蔡氏兄弟同年中进士，和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是同榜，透过这层关系，让石越青眼有加，也不是难事。听说他兄长蔡京，最近也常在石越门下行走。”

“那又有何用？只须石越敢荐他们试馆阁，蔡确和吕惠卿定会找出毛病来。”王雱不屑地说道，“那个蔡京，一看就两面三刀，不是好人。”

“元泽，你看是否要在《新义报》上，轻描淡写上几笔？石越年纪轻轻，做到宝文阁直学士，已经是异数，怎么还敢援引党羽？”王子韶酸溜溜地说道。

听到“宝文阁直学士”这六个字，带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三经新义》编撰、《新义报》主编……”这么一长串官衔的王雱，心里就觉得有些不舒服，不过石越总算去掉“翰林学士”了，否则他一听到这个官衔，真就如同有根刺堵在心里一般。似乎是为了消去这种不快，王雱故作洒脱地挥了挥手，道：“石越现在已是在外侍从官^[3]，荐士举官，是他的权责，我们不用去理会了，现在就让吕惠卿和蔡确闹吧。”

谢景温也是点了点头，有些不怀好意地笑道：“元泽说得是，嘿嘿……明日石越叩阙之后，众官会去城外相送，我也颇想看看吕惠卿和蔡确与石越相别之景。这时候，我们何苦去惹这个麻烦？”

夏季并非是一个辞别的好季节。

雨停之后，已经连续几日烈阳高照，因为集英殿中放着几块大冰，因此较之外面，自是凉爽得多，甫一出来，石越几乎有了从空调房出到街道外的错觉，一时间几乎忘记自己身处西元十一世纪末叶的中国。

细细回味刚才的召见，年轻的皇帝眼中似乎流露出一丝不舍之意，帝王的权威与尊严，纵然让他把这丝真情压抑住，却也免不了在言辞之中流露出关爱之情。石越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命运，因为吕惠卿眸子中不经意流露出的欲望，与他平时温文尔雅、机智善辩的形象相差太远，自己现在未必会是吕惠卿的主要对手吧？石越有点讽刺地想道。不过这时候他也没有精神思考太多问题了，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他忍不住有点担心娇弱的妻子能不能在这种酷热中远行，也许把她留在开封更明智，只是梓儿有时候实在比他想象得要固执……

一边用手绢擦着汗一边胡思乱想的石越，这时候深深体会到统治阶层的好处——他只盼着快点离开禁中，回到马车上，喝一口酸梅汤。不过事情总是不能遂人愿，眼见快到东华门了，天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在第二道横门前碰上那个黑黑瘦瘦的老头——王安石没事上东华门这边来做什么？

心里暗叫倒霉的石越，迫不得已也只好上前行礼，强打精神说道：“石越拜见丞相。”

王安石似乎也没有想到会碰上石越，不过一转念就知道定是来陛辞的。欠身把石越扶起，王安石好久以来第一次细细打量石越：头上并没有如一般的官员一样，戴着乌纱幞头，也没有戴官帽，而是如古人一样

插了一根玉簪把头发束起来，虽得格外的英气——他忍不住将石越与他儿子王雱比较，石越的这种装束习惯，和他儿子完全相反，王雱也不喜欢戴头巾幘头，但他却喜欢把头披散，而石越却总是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肤色已没有三年前那么白净，浓眉之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却是光芒内敛，并无那种慑人的气势；嘴唇轻抿，并没有留胡须，这个爱好也挺象自己的儿子，到底是年轻人！身上穿着一袭紫色丝袍，腰束玉带，右腰侧挂着金鱼袋，石越的衣服并不如一般的宋人一样，以宽松简约为尚，反倒略裁剪得紧身，更显英武。

王安石平时既不太注意自己的仪容，也不太关心别人的穿着，这时候才猛然发现，石越浑身上下，和普通人的穿着打扮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可略一仔细端详，竟是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地方和常人相同。他心里一动，似乎觉察到什么，却一瞬即逝，这时候却也不便多想，口里很客气地应承着：“子明不必多礼。”

“方才下官去政事堂告辞，恰逢丞相不在，只向韩相公他们告辞了，不料在此碰上丞相。”石越虚伪的笑道。

王安石点点头，问道：“这是陛辞出来吧？”

“是。正欲往东门外，有同僚在那里设席饯行。”石越这是不欲与王安石多说。

但王安石却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依然很和气地问道：“子明此次是初次出守地方，皇上交待了不少事情吧？”

石越怔了一下，不知道王安石吃错了什么药，他心念一动，说道：“皇上并没有说什么，倒是下官依然深以明岁灾旱为念，又有一些国事，向陛下进了三策，希望能于国家有所裨益。”

王安石也略怔了一下，似乎没有想到石越如此固执，但他今日心情却似乎格外的平和，竟然只是淡淡一笑，道：“子明倒真是固执，你我同殿为臣三年，很可惜从来没有过深谈。此次子明出守外镇，再会不知何期！”

“下官岂敢和丞相谈学问？丞相的大作，下官大抵都拜读过，非下官所能及。”石越半真半假地说道。

“哈哈……若子明不配和我谈学问，天下似乎没有人可以和我谈学问了。子明的佳作，我也是全部拜读过的。可惜三年之间，竟白白错过，可叹，可叹。”

石越越听越觉得奇怪，不由打量王安石几眼，暗道：“这是当我永别给我送行呢，还是拗相公吃错药了？”嘴里却不过诺诺而已。

王安石表情颇为奇特，似乎是犹豫半晌，终于下定决心，略带严肃地说道：“子明，某家有一事不解，不知子明是否可以坦诚相告？”

石越心里暗暗称奇，忙欠身拱手，道：“丞相但有所问，敢不尽言。”

王安石点了点头，神情却有些不置可否，“其实，我是很想知道子明为何坚信明年必有旱灾？按理说，梦中之事，真假难料，而子明如此坚持，必有原因吧？”

石越没料到王安石会问这个，不由惊讶的抬头看了王安石一眼，心中这才知道王安石是真的精明。不过他在此时相问，未免又透着政治上的幼稚，石越别说不能说，便是能说，亦不会对自己的政敌坦诚相告。

当下敷衍道：“此事谁又能肯定，不过防患于未然罢了。”

王安石倒是出奇的坦率，不信的笑道：“此事风险如此之大，岂能是防患未然就可以轻率开口的？子明既不肯相告，我也不便勉强。不瞒子明，此事若放到另一个人身上，我便要怀疑他是故意阻碍新法。”

“丞相明鉴，下官决无此心。”

“这我自然知道，子明和那些徒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流俗之人，毕竟不同。三年前读君之著叙，我就明了，否则三年之前，便不能容子明厕身朝堂之列。”王安石言语之中，带着几分傲然。

石越再也料不到王安石和自己说出这种话来，看看王安石的神色，绝不似作伪，他不禁说道：“以丞相之明，自能知下官之心与丞相无二，都是为了天下百姓与大宋的社稷。但是下官所不解者，似司马君实、范纯仁之辈，何尝不是为了百姓社稷，丞相奈何不肯相容？”

王安石苦笑了一声，道：“彼辈便是存了好心，奈何学问迂腐。司马光精通各朝典故史事，却不知变通；范纯仁不及乃父多矣，他们又如何可以与子明并论？若是他们如子明般，虽然不是全然同意新法，却能拾阙补遗，于新法多有补益，某何至不能相容？子明今日虽然出外，他日却必定会坐上今天我的位置，到那时候，子明才会真正知道某的苦衷。他们今日不能助我，他日亦不能助子明。”

石越心里虽然不能尽然同意，却也只有默默不语。

“子明少年得意，锦衣玉食，民间利弊困苦，难以尽知。此次出外，一定要四处走动，不必以官场逢迎为意，把时间花费在交游之中。皇上以漕司、仓司、知州三职付予子明，便是希望子明可以不必把时间用在逢迎往送之中，可以四处巡视。胸中抱负，也只管在杭州大胆施

行，积累经验之后，他日方可行之于天下。我今日为国家理财，施行新法，皆是在地方官时所得，若是一直做京朝官，也不过一俗吏罢了。”王安石语气谨谨，倒似长辈在叮嘱一个大有希望的晚辈一般。

石越这时候才知道王安石和自己说的是肺腑之言。想到自己一开始就利用王安石，慢慢巩固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而王安石对自己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恶意，心里又有点惭愧又有点感动。又想到二人只要同殿为臣，“相逢一笑泯恩仇”，终究是个幼稚而且风险极大的想法，又不禁有点遗憾。

“多谢丞相教诲。”石越恭恭敬敬行了一礼。

“后生可畏，我又岂能于子明有什么教诲！少年俊杰之中，惟子明、桑充国及犬子三人而已。”

“丞相……”王安石如此大反常情，真情流露，石越心中实在不能不感动，他终于忍不住说道：“明年灾害之事，朝议已定，绝不可违。孙固固执难辩，吕惠卿、蔡确于下官多有成见，朝议纷纷，下官几乎为天下之罪人，此时再说，已是徒劳。不过下官向皇上已献数策，他日万一不幸而言中，盼丞相能以天下苍生之念，体惜无辜元元，助皇上通过救灾诸法，则下官受恩实多。”

王安石正色道：“此是何语？若真有灾荒，我岂敢不顾百姓之生死？子明尽可放心。”

“另有二事，下官亦曾与皇上言及，但恐到时朝议反对者太多，皇上不能采用。丞相若能嘉纳，亦是大宋之福，百姓之幸。”

“哦？却是何事？”

“下官陛辞，向皇上上三策，其一为救灾；其二则是下官料定王韶此后必有大胜，王韶统军严明，深知羌人之情，又有勇气，本是不可多得的良将。有他在西边，诸夷心服，不敢妄动。但是本朝成例，一旦王韶大胜，羌人略平，必有大臣向皇上进言，召回王韶，酬以高官。这是防范边臣之意。下官以为此时王韶一旦回京，边事必有反复，在荡平瞎木征，彻底平定熙河之前，万万不可召回王韶。”

王安石叹道：“子明所说虽然有理，但是只怕……”

石越心知宋人防范边臣，几乎草木皆兵，当下也只是默然，半晌方继续说道：“第三事，是下官听说交趾不稳，现在朝廷正在四处用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边境知州以为交趾小国可欺，为求边功，必定有人进言求对交趾用兵。今日国家之患，在西北与东北，交趾小国，胜之不足以偿所失，败则颜面无存。何况国家财政本来紧张，同时与两国开战，更是大忌。下官已向皇上进言，交趾现在可抚不可攻。待李家归服，幽燕光复，再徐图之不迟。”

王安石点点头，悠然叹道：“之前以犬子与子明相提并论，今日方知，犬子不及子明多矣。子明但可放心，交趾必不至于再兴边事。”

石越见王安石点头答应，心中不由大喜。他知道大宋之事，只要拗相公和皇帝都答应了，基本上就定了，这时连忙拜谢。

王安石忍不住取笑道：“公家之事，有何可谢之处？难道就你石子明一心为国的吗？”

石越这时几桩心事勉强放下，倒似乎天气都没有这么热了，笑着拱手告辞道：“丞相，下官先告退了，不便让臣僚久等。”

王安石微微点头，也拱手说道：“我就不去相送了，子明多加珍重。”

6

给石越饯行的酒会，就在东城汴河之外的一个山坡上举行。石越将从汴河坐船，东下扬州，再转道杭州。石越本来想低调出京，所以才让白水潭的师生先一日出发，但是盛情难却，此时也只好让司马梦求等人护着夫人先行登船，自己带着侍剑前去赴会。而潘照临按着事先的商议，留在京师“照顾”石越的义弟唐康。

当石越赶到之时，不仅韩绛、吴充、冯京、王珪、曾布、苏辙等人都来了，王雱、吕惠卿、孙觉也赫然在列，比较显眼的，只有权御史中丞蔡确没有来。

所谓的饯行，无非是赋诗壮行，叮嘱道别之意。韩绛因为和石越平时交往不多，这时甫登相位，石越就又要出外。官场之人，就算心里恨得要死，脸上也是嬉笑如故，何况他一向深知赵项的心意，知道石越前途无量，哪里愿意和石越结怨？所以才不惜以次相之尊，亲来送行，更是请来几个歌女，唱着石越的曲子词，以为助兴。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

王雱手持金樽，走到石越跟前，假惺惺地叹道：“子明此去，可惜

汴京城中，再无知音。”

石越不怀好意地笑道：“元泽何出此言？似吕吉甫，非君知音乎？一向听说元泽兄有横戈荡平诸夷之志，奈何今日竟然效小儿女状？”

王雱干笑几声，道：“子明责备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那就先饮此杯，为君饯行。”说罢一饮而尽。

此时吕惠卿也微笑着走了近来，笑道：“我无德无能，哪能敢充元泽的知音？天下也惟有子明能配。不过以子明的才华，声闻宇内，倒真说得上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子明此去，多多珍重才是。”说到后来，虽然脸上还勉强带笑，声音却已哽咽。他如此神态，看得侍剑暗暗纳闷：“都说吕惠卿欲置我家公子于死地，怎么竟如此舍不得我家公子，似是多年知交好友一般？”

石越心里暗骂，却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份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石越虽然知道吕惠卿虚伪，却也半分发作不得，否则倒显得自己气量不足了。因此尽管知道对面这个家伙心里恨不能置自己于死地，却也不得不笑着应酬，道：“多谢吉甫关心。”

“子明此是第一次去江南之地，一定要为皇上爱惜身体。路途不可太赶，以免过于劳累，便是子明受得住，夫人也受不住，因此不妨缓缓行之。三个月到任，时间尽是来得及的。”吕惠卿强忍着眼泪，拉着石

越的手叮嘱道。他这么一做作，便是连韩绛也不能不佩服他了。那些官品稍低，不知内情者，更是以为石吕二人，关系不同寻常。

石越见众人都点头附和，也只好随声答道：“不劳吉甫与诸公牵挂，在下理会得。”

吕惠卿又道：“这几天天气酷热，坐在船中，更是闷气。我知子明必无远行的经验，因此着人准备了一些避暑与旅途必备之物，已让人送到船上去了，或有用得着之处。”

饶是石越在官场之中混了三年，也没有碰上过吕惠卿这样的人物，他几乎是苦笑着道谢：“多谢吉甫如此关心。”

吕惠卿点点头，长叹了一口气，道：“虽然说子明此去，是为天子牧守一方，又能造福一方百姓，三年任满，皇上必有大用。但是毕竟自此之后，有很长时间再不能听到子明的清音，以后又有谁能在朝堂之上，为介甫丞相补阙拾遗？为朋友则是诤友，为天子则是诤臣，唉，子明一去，再也听不到新奇的议论了。于私心，我的确是希望车轮四角，多留一留子明，然而子明之身，竟已是皇上的、朝廷的了，为了公心，我却是希望子明在杭州能有一番作为，造福一方百姓！”

“吕天章说的是，我辈见识不及此处呀。”除了少数官位较高者，许多职阶较低的官员，都不禁要点头附合，私声窃语，以示赞成。

王雱和谢景温见此情景，实是大出意料之外，对视一眼，谢景温轻轻用手在王雱手心写下“可惧”二字。王雱脸色已是微变。去了一个石越，新法的路上，说不定这个吕惠卿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这时只听吕惠卿带着几分慷慨说道：“君将远游，子明非常人，惠

卿不敢以常礼相送。为君引歌一曲，以为壮行！”说罢击掌数声，便有仆人送上一把古筝。

吕惠卿轻引箏弦，便闻亢亢之声。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他的声音清朗而略显低沉，一首唐诗之中的惋惜与赞赏之意，让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连石越都不禁要为他叫好。若不是还保持着几分清醒，也许石越自己都要怀疑吕惠卿竟不是自己的政敌，而的的确确是惺惺相惜的故交知己！

吕惠卿一曲奏罢，划弦而断，长叹道：“此曲不复弹矣。”这酷暑严热之中，平添几分萧索之意。

石越同众人再次道别珍重，带着侍剑翻身上马，又回顾众人一眼，抱拳道：“诸公，后会有期！下官就此告辞了。”

说罢也不回头，驱马往码头而去。

7

七月。

辽国大熊山。

当时在位的辽国皇帝，叫耶律洪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被称

为辽道宗，是辽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位皇帝。做为一个君主来说，他绝对称不上一个明君，但是同样，他也并非无能之辈。这一年他三十九岁，即位已经十五年，在这十五年当中，耶律洪基最大的爱好，便是打猎。他甫一即位，便信任皇太叔耶律重元，加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来耶律重元谋反，耶律乙辛平叛有功，即加封魏王，事无大小，皆得专决。而身为皇帝的耶律洪基本人，则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的围猎。这位皇帝，将辽国的“四时捺钵”制度，发扬得“淋漓尽致”。

萧佑丹有几分无奈地看着骑在名为“飞电”的骏马之上、兴高采烈地射杀一只只野兽的皇帝。自从出使南朝归来之后，他心里一直就有深深的忧虑。身为皇后萧观音的远亲，他心里非常明白太子耶律濬现在的处境。太子今年十六岁，再过两年才能成人，正式出掌大权，到那时候，耶律乙辛的权势，真不知会是什么样了。现在国内大小事情，几乎都由耶律乙辛一人说了算，有时候连皇帝都不需要通知。唯一能与之对抗的，也就是后族萧氏几百年来的势力，但是皇帝对耶律乙辛非常的信任，根本听不进任何话语。

他忍不住把目光投向那个十六岁的少年。耶律濬长得非常的清秀英俊，可能是更象他母亲的缘故——萧观音是辽国所有皇后中的异数，她诗辞歌赋，无所不通，一手琵琶绝技，号称“天下第一”，契丹自从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来，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皇后。太子耶律濬兼得父亲的英武与母亲的清秀，是很多魏王反对者心中的寄托，包括萧佑丹在内，都知道皇帝是不能劝说了，只有等待耶律濬快点成人。从南朝回来后，萧佑丹每次看到耶律濬，都会想起南朝那两个年轻的君臣，他经常在梦中惊醒！被震天雷那种巨大的声响和石越那冷酷的笑容所惊醒！满朝的君臣，都还以为宋廷依然是真宗那种软弱无能的皇帝在位，都以为

可以每岁安享岁贡，时不时再恐吓一下宋朝的君臣，就能让契丹人永远在北方称王！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大辽国的君臣，早已把宋人对燕云十六州的企图，当成了一个笑话。

现在朝廷当中，只有自己和太子知道，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个笑话。也许魏王耶律乙辛也是知道的，不过他现在心里想的，恐怕是怎样登上九五之尊的大位吧？

耶律濬读过石越的所有著作，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辽国宫廷的斗争远比宋朝要残酷血腥，夺位、叛逆，自从契丹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胜利者能够主宰天下，失败者满门皆死——这是血的法则。所以这个太子深深的明白，自己的地位一直有无数人在觊视，而值得信任的臣子中，萧佑丹算是一个。他从宋朝一回来，耶律濬立即和他谈论宋朝的种种，辽国的贵族们，都对石越充满好奇……当他从萧佑丹嘴中听到石越对燕云、辽东的野心之时，耶律濬几乎是立即意识到：自己在国内与国外，都已经有了强劲敌人！

虽然他意识到也许遥远的汴京中那两个年轻的君臣，可能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但是现在来说，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首先是要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不被动摇。

“濬儿，射那只獐子！”耶律洪基大声喊道。

萧佑丹和耶律濬这才发现一只獐子慌不着路，窜到了离自己几十米远的地方，他也不及多想，摘弓搭箭，羽箭如闪电般射出，正中獐子大脑。几个武士见太子射中，欢呼一声，跑过去捡了猎物，抬到耶律洪基面前，禀道：“陛下，太子勇力惊人，一箭竟然将獐脑射穿！”这些武士也不禁非常吃惊，毕竟耶律濬只有十六岁而已。

“果然是朕的好儿子！”耶律洪基跳下马来，拍了拍耶律濬的肩膀，以示赞赏。

“儿子这是遵父皇的教诲，契丹的男人，一定要是能够上马打仗的男子！”

“说得不错！我就是怕你被你母后带坏了，所以才把你带出来，若是你去学着作诗画画，日后和那些南人一样，必然坏我契丹大事。”耶律洪基笑道。

萧佑丹听到这父子的对白，却不免又喜又忧，喜的是太子尚还得宠，忧的是皇后似乎不太讨皇帝欢心，自古以来，皇后若不受宠，太子能安其位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却总是不多。

正在患得患失之际，远远一人身被重甲而入，高声喊道：“报——”

萧佑丹移目注视，他知道此人叫萧忽古，本是原西北路招讨使耶律萨沙部将，能够披重甲跃驼峰而上，耶律洪基特意招他为护卫，宠信有加。这时只听萧忽古说道：“陛下，南院大王耶律哈哩济遣使来报，道南朝王韶军前月攻克河州后，降羌忽然叛变，王韶不得不回师平叛，现在不知所踪，细作有言其全军覆没者。”

“好！”耶律洪基听到这个“喜讯”，不由喜动颜色，“让那些羌人给南人一些苦头吃吃，他们必能安分许多。”

耶律濬和萧佑丹对望一眼，两人心里都不由流露出一丝苦笑，心知天下事哪能这般如意，这不过是没有证实的消息。不过这时节，却也不敢扫耶律洪基的兴致。

萧忽古也不置可否，只继续报告：“敢问陛下要不要接见使者？”

“不必了，赏了他让他回去就是。”耶律洪基挥挥手，就准备继续上马打猎。

萧忽古却似没看见一样，又道：“又，陈国公、参知政事张孝杰遣使来报。”

耶律洪基不耐烦地说道：“又有何事？”

耶律濬和萧佑丹心里却不由紧张起来，张孝杰是兴宗年间的状元，辽国汉人最得耶律洪基宠信者，和魏王走得很近。他又有什么事来报告？

“有两件事，一是乌库德孚勒统军上报，道部人杀节度使叛乱！”

“这是什么大事！让魏王分兵进讨！另一件呢？”耶律洪基根本不以为意。

“遵旨。另一件事，是南京来报，之前南京连续数月不雨，蝗虫四起，近日得报，道归义、涑水两县蝗虫已飞入宋境。”萧忽古报告事情，永远是公事公办的语气，若换上别的臣子，必然大赞一番耶律洪基的圣德，张孝杰言事的札子上，便有十分之九的话在干这件事情。

耶律洪基听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喜道：“妙极，妙极！”

辽之所谓“南京”，便是北平。若说那里的蝗虫曾经让耶律洪基困扰过，只怕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但是蝗虫能飞入宋境，让宋人也苦恼苦恼，耶律洪基却是免不了要龙颜大悦的。他见耶律濬脸上没有高兴之色，忍不住笑问道：“太子可知此事妙在何处？”

“让祸水南流，自是妙事。”

耶律洪基大笑摇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蝗虫南飞，朕料定南人明年必然大灾，到时候灾民聚集，朕再集师二十万于边境，遣一使者至开封，让宋人割地赔钱，宋人内忧外患，必然不敢不从。本朝不废吹灰之力，又得土地又得钱粮，正好补上今岁蝗灾的损失。真是天助大辽！”耶律洪基越说越是得意。

耶律濬和萧佑丹却已是忧形于色，又不敢直言，只能顺着耶律洪基的意思赞道：

“父皇英明！”

“陛下英明！”

8

七月份辽国蝗虫入境的事情，却并没有及时反馈到大宋朝廷。

地方官员不知道朝中曾经发生过一场重大的讨论。蝗虫这几年来几乎年年都有，只要为祸不大，便没有人上报。官场常态，本是报喜不报忧。

七月份的宋廷，赵顼忧心的，是突然失去一切消息的王韶军——当然，也许现在实际上有消息了，只不过传到京师来，必有延时。此外，自石越走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京师滴雨不降，也已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样下去，石越预言极可能成真，而这一季的收成，算是没有了。赵顼对此充满了担心，王安石和几个宰相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不要一年，甚至不要一年，老天爷就似乎已经在验证石越的话。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分侥幸：也许明天会下雨。现在的情况，虽然对生产会有影响，但并不致命——没有人愿意去想，等到“致命”的时候，是不是有点迟了？

潘照临心里亦不禁苦笑，六月份的时候，时不时下着小雨，在雨中讨论旱灾，的确缺少说服力，没想到一个月过去，天象就表露得如此明显！如果改成这个时候说旱灾，很多人心里只怕就会相信了。不过说什么都迟了，石越此时，已经快到杭州了。

自从石越离开汴京之后，新党们一时间变得非常活跃，又是吕惠卿提请在各路增设钱监，多铸铜钱，又是王雱提出重划行政区域，又是详论方田均税法……整个朝廷似乎在自欺欺人的忙碌着。

他留在京师本来负有重要的使命，但现在看来，他自己都有点怀疑这个使命有无必要。

现在京师的气氛，的确有点怪异。就算是连一向充满活力的白水潭学院，这时候也因为接近毕业考试与期末考试，加上悼念大学者周敦颐逝世，变得非常的安静，秦观有一次甚至嘲笑说：“现在白水潭学院唯一的声音，就是建造钟楼的声音。”

一边想着这些事情，潘照临一边跨进一间酒楼，酒楼外有一面旗子，绣着“唐记迎宾楼”五个大字。

店小二看到潘照临进来，轻车熟路地把他引进一间雅座，显然是熟客了。

“先生，今次要点什么？”

“还是老样子。”潘照临眯着眼睛答道，眼角向隔壁的雅座一瞥。

“那位官人已经来了。”店小二压低了声音说道。

潘照临点点头。

店小二不再说话，悄悄退出。潘照临拿起一份《汴京新闻》，慢慢看起来。

和潘照临隔了一个雅座的包厢之内，有两个人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在交谈。

“供奉，听说朝廷最近在诸路增设钱监，家兄想谋个差使，想请供奉指条明路。”一人谄笑着说道。

“哎哟，鲁二，你这不是害洒家吗？若是现在得宠的李中尉、李向安、张若水他们，或者还能偶尔向外面的诸公说个情，我若是干请，官家非斩了我不可。”一个声音尖声说道，显然是个内侍，他口中的李中尉，便是李宪。

“瞧您说的，小人哪敢乱了国法呀。不过都说现在朝廷之中，有王衙内、吕学士、曾计相、蔡中丞四人说话最有用，供奉这么疼小的，若能告诉小人和哪个求告最好使，小人便感恩不尽了。”

“嘿嘿，你都打听清楚了，来问洒家做甚？你老哥是想找谁说呢？”

“别人我们也巴结不上，王衙内那里，小人可以找人说说，吕学士

的两个兄弟，隔上几转找个故交同年说说，也是能的。”这人说话倒是老实。

“这不结了，这两家答应了，哪有事不成的，你问我做甚呢？”

“供奉见笑了。嘿嘿……这两家也不是轻易孝敬得起的，所以小人才想问问供奉一个准信……”

“依我说，哪家都成。左右小小一个钱监，哪用得着惊动他们两位。”

“供奉明鉴。”那人陪着笑说道。

“洒家知道你家老兄的算盘，想傍上一棵大树了，以后就一直顺着往上爬。是不是这个主意？”

“嘿嘿……有什么事能瞒过供奉呀。”

“依我看，趁早不用打这个主意。”

“怎么说呢？”

“俗语说，花无百日好，人无百日红。现在风高浪急，不知道哪天谁翻船。”

“还盼供奉明示。”

“和你说说也无妨，当初我进宫，还是托了你家老爷子，否则这话我不敢乱说，传出去就是杀头的罪。”

“供奉尽管放心，小人定不敢乱传。”

“依洒家说，王衙内也好，吕学士也好，你家老兄现在只好赌命。这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至于谁胜谁负，洒家也不能未卜先知。”

“这……”那人显然有点不相信，“一个是丞相公子，自不消说，吕学士和王相公，不也是号称孔颜孔颜的吗？”

“孔颜孔颜……你可知道伯鱼和子路联手害颜子的故事？”

“啊？！这个……小的读书少……”

“嘿嘿……这个典嘛……”

两人声音越来越小，几不可闻。

潘照临把手中最后一份报纸放下，这是新办的《谏闻报》。

“已经走了？”

“全走了，先生。”回话的是店小二。

“赏那两个伶人，把他们送到南方去，不可让人知道他们俩人和我或者唐家有什么关系。”潘照临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小的理会得。”

吕府。

“哥，你可知道伯鱼是谁？”吕升卿回到家里时，吕惠卿正在和陈元凤闲聊，他和陈元凤随手打个招呼，就迫不及待地向吕惠卿问道。

吕惠卿皱了一下眉头，又好气又好笑，自己这个弟弟真正的不学无术，还怕丢脸，哼了一声，也不去理他。倒是陈元凤笑道：“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子思的父亲。”

“啊？”吕升卿一下愣住了，“那么伯鱼和子路联手害颜子的典故，又出自哪里？”

这一下陈元凤和吕惠卿全都怔住了。“伯鱼和子路联手害颜子？这个学生倒没有听说过。惭愧。”

吕惠卿却是素知自己这个弟弟的，便问道：“你是在何处听来的村言野语？”

“我刚刚在酒楼里听隔壁的人讲话听到的。”

吕惠卿和陈元凤相顾一笑，不由来了兴趣，笑道：“他们都说了什么？”

吕升卿瞥了陈元凤一眼，不肯便说，吕惠卿早知他意，笑道：“履善是自己人，不妨事。”

“既是如此，我便说了。”吕升卿也不隐瞒，把他在酒楼听到的对白，一五一十全部学了一遍。话未说完，陈元凤和吕惠卿脸色已然变

了。吕惠卿对王安石执弟子礼，好事者说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伯鱼自然就是王雱，子路就是曾布，那个内侍说的什么，简直呼之欲出了。

“他们真的这么急不可耐了吗？”吕惠卿苦笑着对陈元凤说道，“新法大业未成，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

陈元凤道：“恩师，这位伯鱼兄一向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只怕不可不防。”

吕升卿似懂非懂，一肚子的莫名其妙。

“只怕是他人设计离间，亦未可知。”吕惠卿皱着眉，依然保持冷静。

陈元凤冷笑道：“恩师只管仁义待人，哪知他人阴险呢。请看这个……”一边说一边从袖子中抽出一封信来，递给吕惠卿。

吕惠卿接过来，略略扫上一眼，脸色越发难看。

“这是晋江知县给学生的一封信，他说最近有人在那边打听恩师的家产田地之类的琐碎事，有认得的说此人也在‘伯鱼’门下行走过。”陈元凤缓缓说道，“学生此来，本就是给恩师提个醒的。”

“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别人用这鬼蜮手段。”吕惠卿冷笑道，“只不过现在朝中老朽之辈守旧迂腐，能助相公者没有几人，凡事总得以公事为重。”

陈元凤却是知道吕惠卿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行得正，宋代官员都有限田，吕家田地数千亩，早已远远超过规定的数目，而且其中还有许多

田地是强买来的。吕升卿、吕和卿受贿之后，便寄往老家广置田地家产，吕惠卿特意关照下，一族人都从中受益。做过晋江判官的陈元凤，自然是知道这些陈年故事要被翻出来，对吕惠卿的影响巨大，因笑道：“虽说如此，但是贵族中人多事烦，若有一二人做事不够周详，被人别有用心的人放大，亦不可不防。”

“石越前脚刚走，他们便后门操刀。竖子真不足与谋！”吕惠卿长叹了一口气。

陈元凤又说道：“福建路提点刑狱检法赵元琼前日离京，与‘伯鱼’通宵达旦欢聚，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这种种事情联系起来……”

吕惠卿摆了摆手，面有难色，沉吟良久，才轻声叹道：“投鼠忌器。”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时节还能管什么器不器的？那政事堂之位，难道是有种的吗？”陈元凤轻咬碎牙，狞笑道，“不如先下手为强！夫子虽贤，难道‘伯鱼’便清如水吗？”

吕惠卿心如明镜，他知道陈元凤自然是盼着自己早登相位，他做为自己的心腹，便可水涨船高，好出一口一直被桑充国、唐棣等人盖过的恶气。宰相之位，自然是他吕惠卿梦寐以求的，但是此时……

“履善，做事不可冲动，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吕惠卿抬起头来，跃入眼帘的是一幅自己的手书：小不忍不则乱大谋！

从汴河坐船，直抵扬州，虽然一路上淮南东路的官员士子们早已得讯，想要沿途邀请，会一会名满天下的石子明，但是低调而行的石越，自离开汴京后，就没有摆官船的架子，一路静悄悄地顺流而下，倒是非常顺利的到了扬州。然后石越便不肯继续坐船，改行陆路，想要过一番微察私访的瘾。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石越才深深明白自己是中了武侠小说的剧毒——在汴京、扬州这样的大城市倒还不觉得，客栈酒楼遍地都是，但是一出了这些大城市，要找一家客栈，那就纯粹要碰运气。石越终于知道原来古代的庙宇，竟然还有旅店的功能，一路上除了住沿着官道的驿站之外，大半倒是住在庙宇里。

“大哥，为何过了太湖之后，你似乎心事一日重过一日？”韩梓儿终于忍不住相问，石越的眉头紧锁也不只一天了，连司马梦求和陈良，也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似在扬州之前谈笑风生的样子。

石越驱马近前，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也许我只是杞人忧天，妹子不用担心。”

“学士，只怕不是杞人忧天。”司马梦求适时泼了一盘冷水。

“子瞻应当不至于瞒报灾情，我读过之前的奏章公文，都说两浙路旱灾已经得到控制，本路无一个流民。”石越也不知道是在替谁宽心。

“没有一个流民并不难，两浙路本是产粮之区，自钱氏起，这里太

平之世便远长于别处，百姓家家都有余粮，一岁之灾，再加上官府赈济，断不至于有流民的。”

“子柔说得不错，何况子瞻只管杭州，这里还不到杭州境内。只是自过太湖以来，田地里庄稼稀零，许多的田地干涸，那么灾情就算得到控制，情况也绝不乐观。”

“不错，学士，你看那边，若在彼处蓄水，自可以灌溉这一片田地。如此放任，自是百姓已无余力，而官府却殆于组织之故。”陈良一边说一边叹气，若非在马上，几乎要跺脚了。

“大哥，天子既将这一方托负给你，你须得救这一方的百姓。”梓儿一向深信石越无所不能。

“放心吧。不过眼下也只能到了杭州再做打算。”石越不知道是安慰自己还是在安慰韩梓儿。

其时杭州户口约二十万，石越早先查阅典册，知道全国户口千余万，成年男丁三千余万，平均每户男丁将近四人，而杭州虽然有户二十万，男丁却不到三十万，平均每户不到两人，因此知道此处风俗与中原北方不同，百姓往往以小家小户立业，又民间风俗趋利，富庶虽然不及扬州，却也往往过于北方。石越本以为苏轼在杭州为官几载，据说浚清西湖，兴修水利，简政宽民，颇有治声，唐家在淮浙一带也是经营数年，自己上任之后，便可有一个好的基础，真正有一番的作为，不料人还没有进杭州，眼底所收，已不容乐观。

众人一路行来，杭州城北门终于渐入眼底，官路上行人也渐渐熙攘，司马梦求知道一行人既带着女眷，似石夫人这样的身体，断然耐不得紧赶的，因挥鞭指着前处一酒旗飘扬之处，笑道：“学士，我们不妨

在那边歇歇马。”

石越点点头，道：“也好，只不过不要惊扰了百姓。”

“我们理会得。”一边约束了家人，一行人便往那个路边的小店赶去。

到了酒旗之下，石越这才发现杭州毕竟不能和汴京比，汴京城外，特别白水潭学院一边，酒楼林立，繁华不逊城区，而这里距杭州城不过数里，却不过简单的搭了一座草屋，沽些酒水给行人解乏罢了。如石越这么一行浩浩荡荡的，别说不惊扰，就算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也是坐不下的。

那店主却是一对年轻的夫妇，江南人物，虽然是市井小民，长得也清清秀秀的，二人见到四五辆马车，外带十数匹人马停在店前，连那些仆役打扮的人，都衣着光鲜，自然知道非富即贵。店主连忙小跑过来，对跑在最前面的侍剑做了个揖，说道：“官人可是要歇马吗？”

侍剑闻言一怔，杭州官话与汴京官话大不相同，他半晌才明白原来这个店主把自己当成了主人，不由笑道：“我可不是什么官人，我是书僮，来你们这儿，自然是要歇息的，不过……”见惯动则占地数亩，楼上楼下内房外房这样的大酒楼的侍剑，看到这个店子，不由直皱眉。

店家虽也听不懂侍剑的话，但察言观色，便知道自己弄错了，憨憨一笑，不住搓手，看看这一群人，又看看店里坐的客人，脸上也有难色。

这时石越已驱马过来，看了一眼店子，笑道：“贤主人贵姓？”

店主愣愣地看着石越，不知道他说什么。

司马梦求知道他不懂，笑着用杭州话说道：“我家主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苏阿二，官人叫我阿二就是。”

“阿二，你不必为难，只须找一两张干净点的桌子，给我家主人坐下就是，坐不下的，你打了酒送到他们手里，倚着马休息一会儿就好，我们坐一会儿便要进城的。”

石越听到二人的对白，笑道：“纯父的越语说得不错呀。”

“见笑了，此前亦曾游历至此。这边的百姓，若非士子官吏，十之八九，是不会说官话的，便是听也听不太懂。”

二人说笑之间，苏阿二已经收拾了一张桌子，把石越一行人引到桌边坐了。司马梦求点了几个菜，石越随便吃了几口，便把苏阿二叫了过来。

“这位官人，可是饭菜不合口味？”苏阿二怯道。

石越看了司马梦求一眼，司马梦求微微一笑，道：“饭菜甚好。叫你来只是想问你几件事，你尽管直说，只要不撒谎，完了便赏你。”

“官人要问什么只管问便是，小的无有不说的。”

“那就好，我问你，今年田地收成如何？”

苏阿二顿时脸色一黯，答道：“哪里有什么收成呢，过节以来几个月没有下过雨，除了沟渠边上的地，六成以上地方的稻苗都干死了，后来下了一点雨，苏知州从淮南买回来‘百日熟’叫我们补种，还是死了

一半以上，大伙全指着剩下的那点收成，还不知明年一年要怎么过日子。”

“明年，我说店家，你用不着担心。你看这份报纸上说的什么……”旁边一个客商显然是听到二人的对话了，忍不住插嘴说道。

“怎么能不担心呢？报纸上说什么，也不能变成粮食。”苏阿二叹了口气，他倒是见过报纸，倒也并不觉得稀奇。

石越和司马梦求相顾一笑，司马梦求对那个插嘴的人笑道：“这件仁兄，你那是什么报纸？”

“我这个是中书省政事堂亲办的《皇宋新义报》，你看这里，说苏公即将调任岳州知州……”那人洋洋得意地卖弄着。

“啊？”旁边不少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有点坐不住了，“苏知州可是好官，调走了明年的日子只怕更加艰难。你居然还说不用担心！”

“瞎……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新任知州是哪位么？”

“是谁？”

“小石学士！”

“怎么可能，造谣！”

“就是，小石学士是天子身边的红人，怎么可能来杭州？”

“分明是乱说！”

不信任的声音此起彼伏。

那人涨红了脸，冷笑道：“你们知道什么，乡野村夫！这是《皇宋新义报》的消息，白纸黑字，三个状元公主笔，还会是假的？”一面对石越和司马梦求、陈良远远行了个礼，说道：“这三位官人一看就是读书公子，你们做个证，说我说的的是假的不？”

石越和司马梦求、陈良三人相顾莞尔，这些人只顾高声争辩，石府的家人、随从、女眷，老成的尚能端正，忍不住的早已笑成一团。

陈良忍住笑，说道：“真假且不论，只是为何说小石学士来了，就不用担心了呢？”

没等此人回答，早有旁人说道：“这位先生可就问差了，若真的是小石学士来了，自然不用担心。小石学士是左辅星下界，要风便有风，要雨就有雨，区区小旱，算得了什么？怕的就是官家怎么肯放小石学士来这东南边远之地！”

石越等人闻言，不禁绝倒。

不料苏阿二也正色说道：“几位官人莫要不信，二十多岁做到学士，就是文曲星也没这般厉害的。”

“不错，不但文章学问好，而且还能做震天雷，我听说在汴京演武，当场炸死几百个契丹人，辽主吓得要写降表！”这人一边说一边咂舌，以示惊讶佩服。

石越见到此人形态，再也忍俊不禁，一口酒全部喷了出来，司马梦求和陈良还能端庄，侍剑却早已笑得打滚。那些家人彼此传话，这里面的话早已传了出去，店外官道之旁，笑成一团。

最先发问的那个人见到这个情景，心知古怪，又听众人说话口音，

明明是汴京口音，因试探着问道：“几位官人都是从汴京来的吧？难道这说的是假的吗？”

司马梦求笑道：“我们可不知道真假。只不过震天雷并不曾炸死几百个契丹人便是……”正说话间，忽然听到外面马声嘶鸣，又有人叫道：“还不回避？彭使君驾到，闲杂人等让开！”

石越讶然望了陈良一眼——使君是宋人对知州的别称，这是在杭州境内，前任知州是苏轼，现任是他自己，又哪来一个彭使君？

却听陈良低声笑道：“这多半是有人过称官职——学士有所不知，其实本朝官员过称官职也是常事，只不过此前朝廷曾经严令禁止过一次，所以在东京官员们还比较收敛，不过地方上，却依旧是屡见不鲜的。有些是下人谀称，有些干脆是官员自己要求如此，这种事也不算少，所以即便是上官听到，也不以为怪。这‘彭使君’的话——新任杭州通判倒是姓彭，叫彭简，仁宗朝翰林学士彭乘之族弟。”

司马梦求哑然笑道：“可是‘当俟萧萧之候’的彭乘？”

陈良点声笑道：“正是。”

石越不知道二人说的是仁宗朝的一个典故，彭乘做翰林学士时，有边臣希望回朝见见皇帝，仁宗答他等到秋凉就可以动身了，彭乘代皇帝草诏批答：“当俟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故作酸文，一时之间哄笑士林，被天下人传为笑柄。似司马梦求等人，对这种事情，自然知之甚详，石越却未免要不知所云了。

司马梦求知道石越对这些不太熟悉，笑道：“公子和彭乘相交泛泛，自是不知。若是说到彭几彭渊材，想必是知道的，这三彭正是一

族，彭渊材似是族叔。”

“彭渊材，可是剃眉之彭渊材？”石越忍不住噗嗤一笑。

原来彭渊材以布衣游历京师，最是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和曾布颇有交游，石越自是知道此人。这位仁兄在庐山太平观看到狄青象，大起仰慕之心，竟然吩咐家人把自己的眉毛剃成狄青一模一样，为人最是滑稽迂阔。曾布因为他通晓诸国音语，向石越、桑充国推荐，让他在白水潭学院讲博物，他却常常喜欢谈兵事，讲大话。一次和人说：“行军驻营，每每担心没有水，近日我听到一个开井之法，非常有效。”当时他住在太清宫，人家就逼他一试，结果无可奈何之下，这位仁兄便在太清宫四周四处挖井，挖了无数个洞，一滴水也没有出来，让太清宫的道士们哭笑不得；又有一次去某人家里，自夸有咒语驱蛇之法，不料话音未落，就出来一条大蛇，某人便让他驱蛇，他流了半天的汗，被蛇追得到处跑，末了不忘告诉人家：“这是你们家的宅神，驱不得。”于是白水潭的学生每每嘲笑他说：“先生虽然是布衣，却有经纶之志，谈兵晓乐，文章都不过馀事罢了，只是挖井、驱蛇这两件事，实非先生所长。”彭几怒目相向，道：“司马迁以酈生事事奇，独说高祖封六国事不对，竟不在其本传里记载，而在子房传中记载，这是隐人之恶，扬人之美。有这样的好样你们不学，反来说人挖井、驱蛇之事！”如此种种笑谈，往往传遍京师，当日范翔在石越门下行走之时，经常拿来做笑柄，所以石越一听到彭渊材之名，便忍不住好笑。

这种种事情，司马梦求等人自然也是知道的，一齐笑道：“正是此君。”

石越心里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一来想知道这彭简是不是和他族中二彭一样有趣，二来杭州通判在此一郡，实是要职，任何公文，若无他的

副署，都不能生效，实际上是和自己这个知州互不隶属的并列行政首长。因此他也有意打好关系，正欲起身相迎，不料外面竟然传来吵嚷之声，其中还有几个人的哭声。

石越不禁脸色一沉，对待剑说道：“去看看怎么回事。”

司马梦求怕侍剑少年生性，反滋事端，连忙站起身来，道：“让我去看看便是。”整整衣冠，便往店外走去。

待他出得店来，真正大吃一惊！石府所有家人，一个个脸有怒色，张弓搭箭，瞄准一个穿绯色官服的中年男子，那边的官兵也已执刀在手，虎视眈眈。

“石梁，怎么回事？”跟随石越来杭州的家人，为首的叫石梁。

石梁走过来，行了一礼，兀自满脸怒容，道：“先生，这个官儿不讲道理，竟敢要我们回避，险些冲了夫人的车驾。那些百姓回避迟了，便挨了鞭子，连我们的人也挨了两下，这是官道上，哪能容这么横冲直撞的？！”

司马梦求听到冲撞到石夫人，不由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夫人没事吧？”

“没事，小的们护住了。”

“那就好。”司马梦求放下心来，冷冷地喝道：“让我们的人把兵刃放下，光天化日，成何体统，又不是贼匪，怎么敢和官兵动兵刃？！”

石梁虽然心有不甘，却也不敢顶撞，策马过去，高声喝道：“收起

兵器。”

石越府上，一向由潘照临管治，御下颇严，这时既然传下令来，众人心里虽然愤恨，却也不敢说什么，只得依言收起兵器。

那边那个官员却以为这边毕竟是怕了官府，不禁脸上又有得意之色。不料司马梦求却不理他，只冷冷对石梁说道：“石梁，府上的规矩，你懂是不懂？”

石梁这时才醒悟自己做的事犯了规矩，跃下马来，跪倒在地，道：“请先生恕罪。”

“你保护夫人，本没有错。不过事情既然过去了，就应进来通报，居然敢和官兵对阵，你好大的胆子！家有家规，要么你自己认罚，要么把你开革了，你所作所为，与石府无关。你自己选吧。”

“小的甘愿认罚。”

“那好，来人啊，先把石梁给我绑了。”司马梦求喝道，便有两个家人过来，把石梁给捆结实了，拖到一边。

那个官员看到这边做作，摇头晃脑地笑道：“你倒是个明白人，既然你如此知情识趣，只要把这个没法没天的小子交给本官，本官看在你是个读书人的份上，也不为难你。”

司马梦求抱了抱拳，笑道：“不敢请教席下^[4]名讳。”

“大胆，我们家使君的名讳也是你问的？你眼睛瞎了，看不见吗？还是不识字？”

司马梦求冷笑一声，找到仪仗中写有官职的牌子，果然是“通判杭州……”。

“原来是彭监州，失敬了。”

监州是对某州通判的简称，听到对方如此称呼，彭简心中不悦，用鼻孔“哼”了一声，骑着马上，眼睛望天，微微抬了抬手，以示还礼。

司马梦求也不管他，又彬彬有礼地说道：“彭监州冲撞本府车驾，想来我家主人不会见怪，只是如果一直骑在马上，不肯下马，只怕多有不妥。”

“冲撞你们的车驾？”彭简再也想不到司马梦求说出这样的话来，脑子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两个字，眼睛往那边马车望了一眼——四轮！汴京来的，姓石——彭简几乎吓得从马上跌了下来。他慌忙翻身滚下马来，问道：“可是石学士尊驾在此？”虽然说通判可以与知州抗礼，但是像石越这样的知州，只怕不在其中。

司马梦求依然客气地笑道：“不敢，我家学士在里间小憩，不知道席下官甫……”刚刚问话被人驳回，这时候他明明知道，却又依然客客气气再问了一次。

彭简焉能不知其意，满脸通红，臊道：“适才多有得罪，下官通判杭州彭简，拜见石学士，烦请这位先生通报一声。”说着抽出一张名刺，恭恭敬敬地递给司马梦求。

“好说。”司马梦求接过名刺，走进店中，不多时候便折了出来，把名刺还给彭简，笑道：“我家学士说，今日在此相会，多有不便，明白到官邸再会不迟。”

彭简讷讷收起名刺，抱拳道：“还盼先生代为转致，今日实是无心之过，下官改日必当登门谢罪。”

“彭监州不必介怀，些些小事，一笑便可。只是我家学士有一句话要转告彭监州。”

“请说——”

“亲民官若不亲民，有负此称。为官者不可使百姓惧之如蛇蝎。”

彭简满脸通红，说声“受教了”，便率众悻悻离去。

这时候这个小酒店里，已是静得能听下一根针落下的声音。传说中的左辅星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件事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谈资。苏阿二慌得手足无措，倒是有个客人提醒道：“店主，石学士来你这店子吃酒，这是你几世修来福缘，还不快求一幅墨宝？”

有客商立时说道：“我这里便有文房四宝——”

石越这时候想溜，实在是来不及了，这些市井小民殷切的眼色，实在让人无法拒绝，但是自己这“墨宝”若真的留下来，不免又要成为杭州士林取笑的对象，思前想后，知道逃不过这一劫，只也能咬咬牙，勉强提起笔来，留下了他在杭州的第一个印记：“仁者爱民”。

而石学士知州杭州的消息，也随之传开了。

十日之后。

杭州所辖州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齐聚“九思厅”，一个个交头接耳，等待传闻已久的新任知州石子明到来。

这个石九变自到杭州后，即刻颁下命令，九天之内，不见任何官吏，第十日在“九思厅”召见所有官员。这九天之中，除了苏轼为他接风和替苏轼送行两次宴会中能見到他的身影外，别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但各官员所送“薄礼”，他却一并“笑纳”了。想到这里，彭简安心不少，毕竟得罪石越这样的人物，绝非他愿意的，为了挽回双方的关系，彭简一咬牙，赠出价值五千两白银的礼物，特别是一大堆给石夫人“压惊”的东西，更是费尽心思。不过记得那个司马梦求收礼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彭简未免又有点放心不下。

通判如此，其他各个官员大抵差不多，谁也不知道这个负天下盛名的石学士是什么样的脾性，巴结好了，以后自然鸡犬升天，若是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只怕以后仕途也会加倍的艰难吧？俗话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不知道石知州要向哪里烧了。

巳时钟声响过之后，身穿紫袍，腰悬金鱼袋的石越，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众人连忙参拜，石越笑着——见礼，自彭简以下，张口便能叫出每个人的官职表字。寒暄半晌，众人这才落座。石越又特意走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官员面前，抱拳笑道：“张监盐，别来无恙，不料在此相遇。”此人正是监两浙路盐税的前御史张商英，他和石越交情泛泛而已，不料石越竟然又特意和自己打招呼，几乎有点受宠若惊，也抱拳说道：“石学士，别来无恙。”

石越点点头，走到厅首位置上，朗声说道：“在下奉圣命，牧守杭州，日后还盼能与诸位同僚同心协力，治理好这一方土地人民，上不负皇上重托，下不负百姓之望。今日便在此略备薄酒，邀诸公前来，一来是大家见个面，略表在下思慕之情；二来却是有一件大事，要与诸公商议。”

“不知是何等大事？”彭简心里有点不舒服了，心道：虽然你是知州，但若有大事，怎可不和我商议？

石越转过身，朝彭简微微笑道：“彭监州不必着急，稍候便知。我们先上酒菜，吃完之后，再谈正事不迟。”说罢击掌三声，便有仆人把酒菜端了上来，自石越以下，每人桌上，各有糙米饭一碗，无盐无油青菜一碟，再加一大碗水。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石越闹何玄虚，石越却不答言，只说声“请”，便坐了下来，端起糙米饭便大口大口的吃起来，吃一口饭，又把青菜往那碗水里一浸，原来那却是一碗溶了一点盐的水，青菜这么一沾，才算是略带咸味。石越自己吃完，往众人看时，却只有张商英、李敦敏、蔡京全部吃完了。他原来风闻蔡京吃东西最是讲究，不料吃这种难以下咽的东西，他居然也甘之如饴；李敦敏默不作声，张商英脸上却略带冷笑——此外诸人，或者略略动了动，或者根本没有去碰。

石越把脸一沉，寒声说道：“诸位是觉得本官请客太过于寒碜吗？”

“不敢……”

“既是不敢，为何不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浪费粮食，死后要下阿鼻地狱的。”石越冷笑道。

“这……”富阳知县刘非林壮着胆子说道，“石学士，这实在有点难以下咽。”

“嘿嘿！”石越脸色已沉得如九九寒冬之冰，“皇上是九五之尊，九重之内，若知道百姓受苦，便会忧形于色，经常吃不下饭。”

“圣天子天生仁爱，此天下百姓之福。”众人齐声颂道。

“以皇上九五之尊，尚能为元元罢膳。诸位吃一吃各位治所之下的百姓们平日所吃的东西，焉有难以下咽之理？咱们杭州的百姓，还有许多未必能有这么一顿吃呢。”石越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投向彭简。

彭简自生下来，何曾吃过这种东西？但是他既不愿意公开得罪石越，这时候也只好咬咬牙，拼命把这一碗糙米饭给吞了，心里已是把石越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众人看到彭简也吃完了，心知眼前摆的便是砒霜也得吃了，一个个心里骂娘，苦着脸硬生生吃下这顿饭。

石越待众人全部吃完，这才笑道：“诸公，味道如何？”

“还好，还好。”刘非林习惯性地随口答道。

石越冷笑道：“既然还好，那么只须我们杭州治下，还有百姓吃这种东西，那么每月十五，本官便请诸位来这九思厅，领略一下百姓们的家常饭菜。”

众人不禁叫苦不迭，有人心里已是暗骂富阳知县：“刘非林，多嘴的猪。”

不料刘非林却丝毫没有自觉自己多嘴，道：“石学士，若是我富阳县没有百姓吃这种东西了，总不能也叫我来吃吧？”

“那当然，若是你治下的百姓能不用吃这种东西了，那么刘知县来的时候，你桌子上摆的东西，应当会可口得多。”

张商英笑道：“如此倒是公平，这个饭，应当有个名目，便叫‘亲民饭’如何？”

彭简心中虽不乐意，不过此时饭也吃了，乐得做个好，也笑道：“石学士这个主意果然不错，这也是与民同苦的意思，各位心里万不可怨怪的。”

“岂敢，岂敢！”众人言不由衷地应和着。

“既然诸公都深明大义，那就再好不过了。”石越正色说道：“本官在汴京之时，以为杭州是富庶之区，虽然春夏有旱灾上报，公文邸报，却都说已经控制了，不料到杭州之后，才发现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诸位，今日汴京之安危，全仰仗于东南之漕运，朝廷的粮食，全指望着淮浙蜀三地供给，两浙路大旱，是能动摇国家根本的大事！”

“回学士，旱灾其实已经过了，现在也已下雨，应当不至于有大事。”刘非林倒是个老实人，心里想什么说什么。

“是么？这几日我调阅了各县案卷，又遣人分往各县查访，各县补种‘百日熟’，能够成熟的不到一半。请问各位，到明年收成时为止，百姓的口粮要如何保证？明年的种粮，又要如何保证？灾害之年，只靠青苗法又如何能解决问题？”

“这……”杭州的大小官吏们，一时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石越却是知道这些官员们各有各的想法：有些人是接了前任的烂摊子；有些人却是自以为马上就要三年任满，以后的事情不关己事；

有些人则是得过且过，只需百姓不造反，自己并不算有罪过……

石越的目光一一扫过在座的官员，众人都把眼皮垂下，不与他对视，当他目光落到富阳县刘非林身上之时，刘非林却满不在乎的笑道：“石学士，别的县我不知道，富阳县只需学士一纸公文，许我开常平仓，这些都不是难事！”他话音一落，立即有不少人随声附和，点头称是。

石越一边打量着众人，却见座中不过彭简、张商英、李敦敏、蔡京三四个人不动声色，蔡京脸上更是微露讽刺，石越心里不由对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刮目相看起来。本来他以为蔡京不过是以书法文才得到宋徽宗的宠幸，加上勾结童贯，所以才能擅权，因此心里虽然不愿意因为一个人目前还不存在的历史就把他打入另册，但是说到重视，蔡京在他心里，根本不能和蔡卞相比。但这时开始，他却不能不加倍留意起此人来。

“自古大奸大恶之人，必有大智大勇。”石越一边心思转动，“岳不群的这句话，自有他的道理……”一边却是离席走到刘非林面前，冷笑道：“刘知县，你们富阳县常平仓现在实有余粮三百石，你想靠这三百石余粮去救济百姓？！本官就给你这一纸公文，你可有办法？”

“三百石，怎……怎么可能？”

“你是富阳县知县，不知道常平仓里有多少余粮？”石越一边说，一边从陈良手中接过一本账册，扔到刘非林桌上，“还要请刘知县过目！”

刘非林和众官员哪里知道，这十日之内，石越以常平使的身份在杭州建府，悄悄调了一些平素得到苏轼认可的小吏，加上从唐家临时借来

几十个账房先生，从杭州开始，重新清查两浙路常平仓的账目，结果发现仅仅账目上的存粮，就已经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其中因为以前青苗法借出去没有收回的，“依法”挪作他用的，救灾用的——这几项几乎便把现在统计出来几个州的常平仓储粮耗光了，余下的那点粮，别说救灾，连给老鼠吃都不够。石越又派人去悄悄检视，发现有不少州县，更是有官员把常平仓的储粮借出获利，实际储粮又不及账目的一半！可笑杭州至两浙路大小官员，自以为天高皇帝远，又以为这里素是产粮之区，一个个想当然的以为粮仓的粮食，必然不少。这时候石越把统计出来的各县的账簿——分发到各县知县的手中，而给彭简一份总册，立时众人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特别是册中详列账目储粮几何，实际储粮几何，在座官员，没有私借常平仓牟利的，十无一二，这时哪里还能坐得住？若石越是一般的官员，只怕众人早已打好回去写弹章，构陷长官的主意了。偏偏石越又是天下都知道的大红人，这个事实，总算压住了不少人心中的蠢动。

九思厅内，此时静得只听见翻动账册的沙沙声。

杭州通判彭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常平仓账目与实际的亏空，他只怕要占一大部分。若以常理而论，他并不受知州节制，但是石越在账册上用的印，却是提举两浙路常平副使的大印，这个印，却算是他的上司了。

“本官本来想的主意，却是平常，不过是‘以工代赈’四个字，用常平仓之余粮，雇用受灾百姓，修水利，建驿道，恢复生产。不料这常平仓所余之粮，却未免是过于触目惊心了。因此不得不召诸公前来，一起想个主意，总得把这个难关过了。”石越回到座位上，徐徐说道。

“除去常平仓，州县还有备三年用度之钱吧？”刘非林飞快地瞥了石越一眼，小声说道。宋朝财政上也是行强干末枝之策，各州县钱粮，都是计算好只留三年用度甚至一年用度，多余的全部转往京师。杭州毕竟也算富庶之地，特别唐家等大商家在此设商行之后，棉布行销天下四海，单单是商税，已经很是可观，因此三年用度之钱，的确也不算太少。

但是他不说不说还好，一说更有不少愤恨的目光投来，常平仓的粮食都能借出，政府的储钱，贪污的，挪用的，拿去放高利贷的，更不知道有多少，而且钱上面的账目，更加好做手脚。

“嘿嘿……”石越干笑几声，目光逼视着刘非林，厉声说道：“备三年用度之钱，你富阳县有吗？”

不料刘非林这时却并不示弱，朗声道：“三年之钱是没有，朝廷诏令救灾、修水利，已用过不少。苏使君在时，浚清西湖，重修六井，虽然是惠民之举，也是要用钱的。州府也因此问各县借调过一些，借据尚在，学士可以查证的。”

石越见他如此，倒不由一怔。他本意并不是想打贪官，现在首要之任务，还是恢复生产。天下承平已久，清廉的官员不能说没有，但官员们绝对是鱼龙混杂——贪污腐败毕竟是无无论民主或专制都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他就算用自己的威权压得属下暂时清廉，但是只要他前脚一走，后脚必然死灰复燃，这种人治下的清廉，意义相当有限。至少以轻重缓急而论，现在的确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他不过想借此一面威慑群僚，让他们对自己有所畏惧；一面引出自己的办法来，以减少反对之意见。

他见刘非林倒还磊落，微微一笑，借势转换话题，道：“本官自然是信得过刘知县和众位的。”

众人心里暗骂：“只怕未必，要不然如何派人偷偷查常平仓？”可是听到石越这么一说，知道他至少暂时无意追查，心里也可以把心放下一会儿，算是略略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刚刚出完，却又听石越朗声说道：“不过本官也希望诸位信得过石某才好。在下给诸位十天的时间，各位把本县钱粮，受灾情况，恢复生产状况一一如实报来，若有良策，亦可附上，只需不加隐瞒，有什么事情，本官都替大家一一承担了。不过若是有人有所隐瞒，他日被本官知道，那便是祸福有命，还请自求多福。”

12

“此次多亏了二叔帮忙。”石越笑着亲自给唐甘南敬上一杯茶，一边温言说道。

唐甘南连忙站起来，忙不迭的说道：“不敢当，不敢当。”一面小眼珠溜溜的打量着石越知州府内的客厅，很宽敞的大厅，陈设得很雅致，完全是苏轼之前的布置，没有改动分毫。十天前当石越差陈良问他要人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便把最好的账房给派了出去，要说普天下最高兴石越来杭州的人，绝对要数唐甘南。

“此次请二叔来，一来叙叙旧，二来是有事想请教二叔。”石越自

已回座坐了，笑着望了司马梦求和陈良一眼。

司马梦求笑着点点头，对唐甘南说道：“学士本来想用州县储钱去外路买粮，再以粮食为工钱，招募百姓兴水利，修驿道，恢复生产。托杭州大小官员所送礼金的福，去两淮福建路买早熟稻种的队伍已经出发了，但是买粮食的事情，却不免有种种顾虑。一来财力不足，算上运粮路上消耗，回来后也不过杯水车薪；二来以两浙路产粮之区，学士一上任就出境买粮，只怕会有种种议论，也不可不防。唐员外在杭州已久，熟知种种情弊……”

唐甘南听他说完，立时笑道：“其实不必出境买粮。两浙路并非无粮，各地士绅大族，藏粮之多，只怕大宋无出其右者。不过是他们不肯出卖，有些人就是想坐待高价罢了。”

“这个我也有所听闻，二叔可有良策？”

“子明，此事我也没有办法。士绅豪族的势力根脉连结，上可通天，下可入地。他们既然不肯贱卖，谁又有办法让他们卖？除非出他们想要的高价，可那样一来，和往外地买粮，花费上也就相差无几了。”

“哼！”石越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冷笑道，“国家还有‘和买’之律，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个上天入地之法。”所谓“和买”，就是政府以强制性的价格购买百姓的物品。

“万万不可，学士。”司马梦求和陈良几乎是同时出声劝阻。

“有何不可？理在我这里，怕他们何来？还是杭州两浙，有什么了不起的皇亲国戚？”

“学士，天下士绅皆是一家，兔死狐悲，狐伤同类。学士方上任地

方，如果强买士绅的粮食，必然让天下人侧目。万一激起大变，悔之不及。如今羽翼未成，就算是得不到士绅的支持，也断不可招致他们的反感。那样做是因小失大。”

“纯父说得不错，学士是为了百姓，百姓还不领情呢。山野草民之是非，便是当地德高望重士绅所讲之是非。和买之令，出自朝廷则可，出自学士则万万不可。”

连唐甘南也说道：“司马先生和陈先生所言不错，此事还当慎重。实在不行，子明还可以往各地钱庄借点钱，明年大熟，就可以还钱了。为这件事并不值得大动干戈。”

石越闻言不禁莞尔，果然无商不奸，唐甘南明知自己断不能赖唐家的钱，这时放心借钱给官府生息，还能卖个人情给自己。他正待说话，抬眼却瞅见一个门房拿着帖子站在外面，便招手说道：“进来吧。”

那门房连忙应了，快步走进客厅，递过帖子，说道：“钱塘尉蔡京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石越皱了皱眉毛，说道：“请他进来吧。”

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

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高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

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学士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学士名闻天下，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

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辞，却也颇觉顺耳，笑道：“元长不必谦虚，请说无妨。”

蔡京又抱拳行礼，方说道：“那就恕下官放肆了。”

“那日在九思厅，学士摆亲民宴后，下官大胆揣测，料得如今州县府库银钱，必然所余无几。学士心存爱民之念，上欲报效皇上，下欲体惜元元，既然牧守一方，如今万事，以下官之浅见，必是要从恢复生产开始。惟百姓安居乐业，温饱无虞，方可兴礼义教化。”

石越见他侃侃而谈，所谈尽中心事，不禁点头赞许。

蔡京得到鼓舞，精神更振，继续说道：“而要恢复生产，如今却先有两难，一是钱粮不足，二是境内无粮。下官见识不及学士万分之一，自然知道这种解决之法，学士必然早就胸有成足。不过下官回去后，仔细思索，却也有一得之愚，特不揣冒昧，来向学士请教，不知是否可行……”

石越此时已略知蔡京实非无能之辈，因此也知道他既然敢来陈说，必是有良策，否则自暴其丑，他必不肯为。所谓向自己请教云云，却是

不敢居功之意。他正为此事而苦恼，不料立即有人来献策，不免喜出望外，因说道：“元长有何良策，但请说来。若是有用，便是大功一件。”

“下官以为，杭州境内，并非无粮，而是士绅有粮不肯出卖，而要坐沽高价。如若是买粮，若出境买粮，一来财力不支，二来恐有无知之辈议论，无知者只说学士治理地方无方尚不足道，就怕有居心不良之人，说杭州本是产粮之区，而学士往外路买粮，广蓄粮草，是有非常之心，虽然圣上圣明，却也不可不防。”

他这番话说得众人悚然动容，石越几人，却也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可能。

“那么依蔡少府^[5]之见，是不能出境买粮了？”陈良忍不住问道。

蔡京微微一笑，说道：“不是不能，是不能买得太多，而且事先须向皇上奏明。”

陈良疑道：“若是不多，又济得何事？”

“下官有一策，不仅府库缺钱粮之事可以高枕无忧，连出境买粮一事，也可省了。”

“哦？愿闻其详。”石越对蔡京的观感不禁又有改观，自己和司马梦求、陈良研究了几天没有结果，连唐甘南这样的老狐狸也束手无措，他竟然可以轻易解决？

蔡京站起身来，走到唐甘南面前，笑着问道：“请问唐员外，两浙路的商家认为利润最大的行业，是什么？”

唐甘南略略想了一会儿，说道：“这却不少。出海贸易、棉布、丝绸、瓷器、香料是比较大的。”他却少漏说了一样，正在建设的钟表行，无疑也是利润很大的行业。

“哦？没有了吗？”

“恕我孤陋少闻了。”

“茶、盐，这两样在唐员外眼里，竟然不算是利润最大的行业吗？”蔡京不禁有点奇怪。

唐甘南笑道：“茶、盐一向是官府专卖……”他说到这里，不由一顿，已经是知道蔡京想要做什么了，便是石越、司马梦求、陈良心中也差不多明白。

“不错，茶、盐一向是官府专卖，而行商购买茶、盐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若是学士下令，三个月之内，出售今后三年杭州茶场、盐场的茶、盐之全部配额，若想购买者，只能用粮食平价来抵换，单是昌化县紫溪盐场一处，所得粮食，便已相当可观。如此外地行商，自然会乖乖押着粮食入杭换得茶引、盐引，而杭州之士绅，商人，哪里又肯让这个机会被外地人独占？”

唐甘南笑道：“若真是如此，只怕我也想来分一杯羹。”就算他这种豪富巨商，对于茶盐的利润也会垂涎。

“不仅可以如此，学士甚至可以下令，允许百姓用粮食购买三年煮盐权，只需限制盐产量，这样一来，下官敢保证杭州境内，没有一个士绅能不动心。而三年之后，开发好的盐场又可收归官府，此官民两便之事。”

石越此时已是频频额首，心知若行此策，区区赈灾恢复生产的钱粮，决然不在话下。连唐甘南也兴高采烈，如果石越采纳此策，他们唐家就不会稀罕那盐引茶引之配额了，非得竞标开发一个盐场不可。陈良却没有这般高兴，“新开盐场倒勉强还可以请中书三司同意，但卖掉诸盐场、茶场三年配额，这是相当于预支三年的盐税、茶税，如今一次用尽，日后欠缴朝廷的税款如何偿还？别说御史们不会放过，便是三司使也会追问，丁吃卯粮，须三思而行。”

蔡京不料被陈良浇了一盘冷水，不禁有几分没趣，只好拿着眼去偷看石越的神色。却见石越沉吟一会儿，说道：“此亦不可不虑，纯父你的看法呢？”

“学生以为可行。至于盐税、茶税，日后再想办法便是，非常之时，不能事事尽求善美，子柔说出来了，咱们以后记得想办法，便不怕了。”

石越笑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日后之盐税、茶税，我自有办法。”一面又向蔡京笑道：“元长果然是干练之材，日后前途无量。本官亦会向皇上推荐。”

“多谢学士栽培。”蔡京得到石越一言，忍不住喜动颜色。

虽然知道这件事最后的通过，不免还要得到彭简和张商英等人的同

意，但是石越以宝文阁直学士的身份，身兼漕司、仓司之职，牧守杭州，虽然在围绕着中书政事堂的竞争，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畅，但是到了地方上，却是十足的威势压人。地方官吏若没有铁硬的后台，谁又敢和石越争短长？

果然不几日之内，不单张商英毫不迟疑的同意，连彭简也爽快的答应副署，他这时哪里敢去得罪石越半句，虽然对石越如此专断独行，心里颇为不快，但是毕竟“识时务者为俊杰”，和自己的乌纱帽过不去，委实没有必要。

让司马梦求看过之后，石越便吩咐侍剑用火漆封好写好的奏章，抬起头来，这才发现天已微亮，几只蜡烛，都快燃到了尽头。司马梦求告了退，回房小憩，石越吩咐完侍剑盖好印信，安排差人送往京师，自己这才起身，走到走廊之中，享受拂晓的清风。

一面向皇帝说明情况，一面在杭州大小州县的照壁中贴满告示，如果一切顺利，那么至少目前的难题可以解决了，接来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把这些钱粮用到哪些工程中才是最好呢？水利也是一门学问，沈括远在京师，自己看来只能依赖地方上的人物，也许把那些老农叫来，一起商议一个对策，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这之后呢？这之后我在杭州又应当做些什么？

石越又沉浸在对未来的思索中……

“大哥。”梓儿轻轻把一面披风搭在石越肩上，一面轻声说道，“外面风大，还是进屋吧。小心感了风寒。”

“妹子，你还没有睡？”石越吃惊地望着妻子。

“我昨晚看这本书，太深奥难懂了，结果睡着了，是方才突然醒来的。”梓儿略带娇羞地掩饰着。

石越用披风把她裹入怀里，接过她手中的那本书，赫然竟是欧几里得的《论音乐》！

“这本书是哪里来的？”石越吃惊地问道，“是阿旺带来的吗？”

“不是，是我哥放在铁琴楼里的。我见阿旺喜欢，就送给她了，她说见到了，可以多少联想到家乡，一面又译成中华文字给我看，你看这里是她译的。”韩梓儿仰起小脸，轻声答道。她眼中能看到石越脸上惊喜、兴奋的神色，她委实是不能明白，一本根本看不懂的小书，为什么会值得石越这么兴奋。

“没错，就是这样！百年翻译运动，我可以翻译，加速交流！”石越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他紧紧抱着韩梓儿，使劲地在她小脸上亲着，一面大声说些韩梓儿根本听不懂的话语。

“我能带来的东西有多少？但是如果我提前把希腊、罗马、阿拉伯的文化引入中国，让他们在中国交流碰撞，中国不乏有智慧之人，这岂不比我在哪里写什么‘石学七书’要好得多？！”石越心里早已经沸腾开了！

“妹子，你真是我的福星。”石越又狠狠地亲了梓儿一口，抬起头来，对着东边太阳将升时炫红的天空，高声说道：“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要亲手开始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历史前进的方向，就会彻底改变。我接下来的使命，就是保护她渡过最脆弱的萌芽状态！”

韩梓儿依偎在石越怀中，如石越那么伟大的理想，实非她所能理解，但是她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清楚的感受到自己依偎的这个男子那颗心脏跳动的声音。

15

杭州的早晨，非常的温柔。

曹友闻挤在一面照壁之前，仔细读着官府发布的告示、抄录的朝廷邸报以及《皇宋新义报》，这种地方，一向是大宋各地方的“新闻中心”，还有专门的差人和好事者，在旁边大声诵读。曹友闻到了杭州后，本来是想去高丽的，不料父亲突然得了急病，不得已只能在家静养，而一切事务，便交给了曹友闻打理。他并不知道司马梦求和陈良已经入了石越的幕府，只是在白水潭学院养成的习惯，让他每天必然看报纸，并且到照壁这里了解当天的新闻。

“宝文阁直学士礼部郎中权知杭州军州事石谕杭州军民：……”

一道告示跃入曹友闻的眼帘：为了募款赈济灾民，恢复生产，石学士决定预售杭州所辖盐场、茶场三年产盐、产茶，并公开竞标拍卖盐场开发权，只是所有款项，一律要用粮食或者粮八钱二的比例支付。

“石山长果然名不虚传。”曹友闻在心里感叹道。

“公开竞标拍卖却是何物？”旁边一个穿着湖丝袍子的胖子高声问道。

“你不会自己看吗？这下面有解释。”旁边人没好气的说道。

“我……我……”那胖子涨红了脸。

曹友闻知道他肯定不识字，忍不住笑道：“所谓公开竞标拍卖，这石学士告示上说的明白，是所有想买盐场开发权的官民都先缴纳三百贯定金，然后聚集一堂，对盐场进行叫价，价高者得，如果叫了价最后不想买，三百贯定金罚没，并另有处罚，如果没有购买，那么三百贯定金依然退回。”

“这样倒是公平合理。”那个胖子感激地望了曹友闻一眼。

“石学士是左辅星下凡，哪里能不公道？何况这样做，也全是为了杭州的百姓。”有人以先知先觉的口气很不屑地对胖子说道。

曹友闻不禁莞尔一笑，对胖子抱拳说道：“这位仁兄不必介意，石学士这样做，正是要示人以公正，这是告诉某些奸商，你们没有必要行贿官府了，也不必请托关系，就凭价格来竞标便是。”

“正是，正是。”胖子忙不迭的点头，“若是天下官府都这么清廉公平就好了。”

“那只怕难了点。石学士可是五百年一出的人物。老兄若是有意，不如回去打点打点，竞标可是要用粮食的，若没有粮食的话，还不知道那些地主怎么样哄抬粮价呢，而竞标的粮食却只能是平价。”曹友闻笑着对胖子说，他自己倒不用担心，曹家有满满几仓粮食，只需粮八钱二，他相信区区一个盐场，不在话下。

那个胖子一怔，说道：“若是如此，在竞标之前，粮价岂不是反而会居高不下？谁都知道盐场之利呀。”

曹友闻笑道：“老兄，你不会去外路运粮进来吗？粮价再高，也不过是外地粮价加上运费了。从两淮沿运河运粮，从福建走海路运粮，都不算太麻烦吧？何况如果价格涨得太高，石学士不会坐视的。”

“就是呀，到时候借几个人头来示威，也未必没有可能。”旁边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道。

胖子点点头，抱拳对曹友闻说道：“在下姓甫，大号甫富贵。这位官人仪表不凡，想来不是一般人物。”

曹友闻抱拳回礼，笑道：“我和甫兄一样，也是做点小生意。小姓曹，曹友闻，表字允叔。”

“原来是曹兄，在下来杭州之前，听说杭州有三大船行最有名，曹、唐、文，特别曹家有位公子，就是石学士做过山长的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不知曹兄可否相识？”其实曹家本来是排名最后，根本不可能和唐家相提并论，唐家单是机户织棉一项，便可以抵曹家全部收益，船厂、贸易行遍布杭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口岸，真正是富可敌国，岂是曹家可比。不过这胖子却是故意抬高曹家罢了。

曹友闻自是知他有意结纳，也笑道：“不敢，正是区区。”

“原来真是曹公子，失敬、失敬。”

旁边有人听他们对白，若说曹家，倒也平常，但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却也不能不让人高看一眼，众人立时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向曹友闻打听石越的相貌行止，曹友闻措手不及，几乎被吓得拔脚欲跑。幸好此时有个差人拿来一张告示，贴上照壁，然后提着铜锣用力一敲，“铛”的一声，大声吆喝道：“石学士有令，凡懂治水利、知农桑

者，可以揭榜拜见，若是建议采纳，赏钱三十千。”曹友闻见众人注意力又被吸引过去，顿时松了一口气，哪里敢再停留，连忙溜之大吉。

刚刚走出两条街，忽听有人在背后喊道：“允叔。”曹友闻回头望时，不禁大吃一惊：“子柔兄？”

“你如何来了杭州？纯父他们还好？”

“此事说来话长，先找家酒楼坐下慢慢说，纯父几次想去找你，不过以为你已去高丽，加之事务太忙，总不得机会。不料竟是在此巧遇。”陈良一边说，一边和曹友闻走进路边一家酒楼。

两人刚一落座，曹友闻又忍不住相问。陈良也不隐瞒，便把分别后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末了笑道：“如今子云、仲麟已经释褐，前途不可限量，我和纯父便在石学士幕府参赞，允叔若是有意，我相信石学士一定会折节下交的。”

曹友闻笑道：“众位都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我也替你们高兴，不过男儿不可中道而改其志。”

“如此也不敢勉强，不过我相信允叔非一般的商人可比，他日石学士若有事相托，还望不要推辞才好。”

“石山长高居朝堂，有何要用我的地方呢，子柔说笑了。不过若然有那么一天，小弟断然不敢推辞便是。”曹友闻笑道。

“如此便好。”

“那个公开竞标的方法，可是纯父的主意？”曹友闻对这件事颇有兴趣，既然碰上石越幕府中人，哪里能忍住不问。

“这是石学士的意思。学士远离庙阙，行事不能不慎，这是示天下人以公正的方法。”陈良笑着解释，其实他也有所有隐瞒，石越根本是害怕有御史弹劾他假公济私，种种措拖不过是为了收受贿赂，或者帮助唐家谋利，为了堵住京师里政敌的嘴，石越才想到了公开竞标的方法。但是这些话，却是不可能和曹友闻说了。

“真是别出心裁，这两天尽是听说石山长设亲民宴等等事迹，杭州百姓都传为佳话。”

陈良微微一笑，颇有几分自豪地说道：“日后必然有更多的佳话流传。石学士数日后将接见所有大食商人、以及和大食商人有往来的中华商人。想来曹兄也在受邀之列。”

“这却是为了何事？”

“你再也料不到是为了什么事情……”

石越接见所有在杭州的大食商人与外贸商行的地方，是在西子湖畔的西湖学院大讲堂。

西湖学院单从建筑物的规模构建上来看，比起白水潭学院占地更宽，建筑更加不惜工本：学院正前，跨湖架桥，桥旁荷叶，清风袭人，更有大小几座凉亭，点缀其中，让人置身其中，脱然忘俗。大讲堂也是傍桥而筑的一座建筑，宽长皆是三百步左右，朱墙之外，左右竟是荷叶

的海洋，石越一见之下，不禁连连感叹江南人之匠心，果然与中原不同。那些商人到此，竟有自惭形秽者。

在几年经营之后，西湖学院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两浙路最大的学院，学院的《西湖学刊》也颇具声望。这次石越守杭，卫朴等人追随之来，执天下学问牛耳的白水潭学院第一线的主力教学力量加入，更让西湖学院实力大增。此时白水潭十三子依然在斯，学院既由这些激进的学生所主持，而协助的苏轼也是最洒脱不羁之人，因此西湖学院的风气，竟是比较白水潭学院还要开放。石越要借他们的大讲堂接见商人，若在白水潭，只怕教授联席会议会一点面子也不给就否定了，而西湖学院却满口答应，丝毫不以为异事。

不过更觉得奇怪的是那些装束奇异的大食商人。杭州并不是大宋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因此杭州的阿拉伯商人，远远不及泉州与广州，主要的夷商不过七十余人。这些人自入中国以来，官员们态度各异，或者满脸不屑，不耻与言，视他们为禽兽一般的野蛮人；或者笑容可掬，却明摆着是想要收受贿赂，他们的笑容，是为了银钱而发。像石越这样，一次齐聚所有商人，在一所著名的学府接待，那是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听说这位石学士，是中国皇帝面前的红人，是中国最有权势最有学问的年轻人，他把自己召来，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呢？众人都不免心怀惴惴。曹友闻也是非常的好奇。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个甫富贵居然也被邀之列，而且就坐在自己的旁边。他想来想去，杭州著名的与夷人通商的商行中，似乎并没有姓甫的一家。甫富贵见到曹友闻，却是非常的兴奋，不住的嘘寒问暖。

石越与一般官员的作风都不相同，他并没有让众人久等，所有人刚刚坐定，立即就有人清着嗓子大声喊道：“石学士驾到——”话音落下，又有一个人用夷语喊了一句什么，曹友闻却识得那个学生，是在白

水潭学院风头甚健的袁景文。他连忙中止了和甫富贵的寒暄，随着众人一起站起，迎接石越的到来。

石越在彭简、蔡京、司马梦求、李治平等官员幕僚和西湖学院山长教授的陪同下，走进大讲堂，在上首居中坐了。众人之中，李治平等学院教授习惯于此，倒不以为意，彭简却未免有几分不自在，忍不住忸怩不安，而蔡京以区区钱塘尉的身份与会，也让他觉得奇怪。

“诸君请坐。”石越环视全场，朗声说道，“今日本官召诸位前来，实是有要事相商。”

自古以来，官为虎，商为羊，老虎与羊又有什么好商量的？听到石越说出“要事相商”，下面的商人便有一大半不安的扭动身子。

“本官久闻黑衣大食是西域之大国，物产文明，相俦于中华，不知在坐的，谁是黑衣大食臣民呢？”

这些阿拉伯商人，有些来华日久，本已略通中文，又有袁景文翻译，听到石越竟然夸赞黑衣大食可以与中华相提并论，不免大吃一惊。一向以来，华夏文明都是高高在上，哪里肯平等待人？而彭简等官员与一些西湖学院的教授学生，心里却都不免要不以为然了。

当时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三，在伊比利亚半岛者为白衣大食（后倭马亚王朝），在北非者为绿衣大食，在中东者为黑衣大食，以地域远近而论，自是黑衣大食与中国更近，因此在座的阿拉伯人，十之八九是黑衣大食之人，此时便又纷纷站起，举手示意。另有少数夷人，或者是绿衣大食人，或是久居中华的犹太人，脸上不免就有不平之色。

石越却不可能顾及这些人的感受，见在场的人大部分都是阿巴斯王

朝的阿拉伯人，心里更加高兴。他轻轻击掌，便有一些差人出来，给每个商人分发数张写满了字的纸。曹友闻接过手中的几张纸一看，只见上面竟然密密麻麻全是书目，他略略一看，有《形而上学》、《理想国》、《天文大集》、《动物志》、《金色格言》、《逻辑学》、《地理学》、《几何原理》、《解剖学》、《定律》、《波斯列王记》、《卡里莱和迪极》……所有闻所未闻之书目，达百余部之多。而在书目之旁，另有一种弯弯曲曲之夷文所标书目，似乎便是这些书目之夷名。他自是不知道这是石越绞尽脑汁回忆起来的古希腊、波斯著作，包括医学、星象学、天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学、文学等各个领域，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勒密这样的著名人物到玻菲利、阿波罗尼罗斯这样相对不那么出名的人物，几乎要把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译成阿拉伯文字的各种著作一网打尽了。只是阿旺毕竟不过是一歌女，她从中文译回阿拉伯文字，未免却水平略逊，很多书名和原书之阿拉伯名相距甚远，害得不少大食商人要极尽猜谜之能事。

“本官自幼好学，喜欢博览群书，曾听一西域回鹘商人言道，黑衣大食曾有数位哈里发，极崇文教之功，自极西庾那诸国译介诸贤之书为大食文字书稿，前后历有百年，这百年所译之书，大抵便是这几张纸上的书目了。本官当时便立下心愿，要将这几位贤王所译之书，延致中国，再译成中华文字，供我大宋皇帝御览……”听到石越说到这里，彭简不由恍然大悟：怪不得你石子明这么费心尽力，原来是想讨好皇上，嘿嘿，这种大事，我彭简也不敢后人的。彭简立时精神大振，认认真真听石越继续说道：“……恰好天子遣本官牧守杭州，而杭州又有众位黑衣大食之臣民，这是上天叫本官了此心愿。因此烦劳诸君在此相会，助本官一臂之力。书单上所列诸书，各位若能罗致，送交西湖学院，只要裁定为真本，每本书本官赠予白银五十两，一人若能献上八十本，两年之内，杭州市舶司不收他分文关税！”

石越此言一出，底下立时一片哗然。当时阿拉伯帝国黄金五百年虽然已过去，但是文明之花并未遭到太大的破坏。虽说印刷术不及中华发达，而大宋也严禁印刷机器出口、工人出境，但是手抄本之流传，毕竟也不在少数。搜罗八十本书并不容易，但是也不会太难，却可以免除两年关税，那些拥有几条船的商人，此时心里已经盘算如何去买那些书了。

有一个夷人立时站起来，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向石越长揖为礼，用夹生的官话说道：“石学士，我们不是黑衣大食人，如果可以献上八十本书，也能一样免税吗？”

“当然可以！并且本官将在西湖学院建西夷译经楼，在各处发布榜文，凡是通达华文、大食文字者，可揭榜入译经楼译书，每月俸银十千钱，一切食住由学院供给。待书译成之后，本官进献皇上，别有封赏，而其后由印书坊颁行天下，译书者皆可署名其上，随书而流传千古！”

曹友闻听石越所说诸事，隐约感觉似乎背后皆有深意，而目光更是长远。但是他毕竟限于所见，哪里又能知道自己所参与的这次会见对中华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只是觉得石越所说之事，其实与自己这些中华商人无关，不知道把他们也一同召来，又有何事。而见识更差一层的，不免觉得石越爱书成癖，白白便宜那些夷人许多关税钱。只不过便是彭简也知道，御史们绝对不会拿这个弹劾石越，因为就算弹劾，也不过徒为石越增添一个佳话，皇帝与中书，最多也不过是一笑置之。

然而接下来石越所说的话，却如平地惊雷一般，让彭简与曹友闻心惊肉跳：“此外，本官在此公布一事，本官已向朝廷荐钱塘尉蔡京为提举杭州市舶司，一年之内，将造三十艘战船，组成船队，保护商船通往南洋诸国之安全，凡本埠欲与海外贸易之商行，皆可交纳一定之保护费

用，跟随船队前往……船队之建成经费，亦有赖于在座诸君之资助……”

“万万不可，石学士，万万不可！”石越话未说完，彭简已经吓得脸色苍白，惨无人色，连声制止。

石越转过头了，望着彭简，从容问道：“彭监州，有何不可之处？”

“私建军队，形同谋反，守臣掌军，大违祖制，这是灭门之罪，石学士万万三思。”彭简激动得手舞足蹈，似乎想拼命制止。毕竟这件事情，如果他不表明态度，一定会牵连到他身上。

“私建军队？”石越一脸疑惑，半晌才恍然大悟似的笑道：“彭监州不要误会，这三十艘战船，其实是商船，本官不过是下令市舶司不仅仅要征收关税，管理贸易，同时也要主动去贸易，蔡县尉已经算过，一年快的话往南洋往返两次，利润可达百万贯，慢的话往返一次，亦可得数十万贯，有这些收入，茶盐税引之缺，便可补上，同时亦可顺便招致夷商，说明本官奖励贸易之意。”

彭简惊魂稍定，颤颤的问道：“那为何要建战船贻人口实？”

“彭监州有所不知，海上盗贼甚多，既是官府之船，就要有一定之武力加以威慑，因此这支船队，还需亦军亦商；且官船去往南洋诸国，就要扬我大宋之国威，示皇帝陛下威加四海之武功，若非战船，不免为夷人所轻。”蔡京向彭简揖了一礼，代石越答道。

其实造成战船，根本还是为了找个借口让外贸商人们出钱，毕竟现在府库根本没有本钱去建大船，建三十艘大船，加上招集水手，平时供

养，那笔开销是相当惊人的，不让商人们出点血，怎么能尽快挣回就要预支掉的三年盐茶之税？不过这些话，当着众商人的面，是说不出口的。

“这，这，总是不妥，石学士，千万要三思。”彭简心里是绝对无法安心的。

石越笑道：“彭监州不必担心，本官必会请旨。若有干系，本官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彭监州就是了。”

他口头说得轻松，心里却也是惴惴不安，不知道皇帝和朝廷会怎样处分这件事情。其实司马梦求已经谏过这件事情了，当时石越倒是慷慨得很，回道：“事有可惧者，有不可惧者，若事事皆惧，则一事无成。”而司马梦求也实在想不出上哪儿找一笔钱来补上三年的盐茶之税，只好勉强同意。就为此事，石越写了几封奏章信件，分别递呈皇帝、王安石、冯京等决策人物，盼望能得到支持。

而蔡京心里，却也充满着紧张、兴奋之情。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风险极大，弄个不好，他和石越一起就会被弹劾得永世不能翻身，却依然顺着石越的思路帮他想点子，因为他知道一旦成功，他必然成为石越的心腹，又为国家打开巨大的财政来源，循此之蔓，一路上爬，前途真不可限量！在他眼里，那支船队实在是一条从杭州钱塘尉通往汴京禁中政事堂的金光大道！

汴京城，大内。

赵顼身着明黄的龙袍，坐在偏殿中小憩。

刚刚在崇政殿亲试武举，一口气点了文焕、薛奕、吴镇卿、段子介等七人武进士及第，亲授左侍禁，田烈武以下二十余人武进士出身，依例都授右侍禁之职。这是赵顼登极以来第二次亲试武举，熙宁三年，他曾经亲取康大同为武状元，那时并无半点疑虑，但是今年的武举，却让几个主考官十分伤神，众人意见不一，原来文焕、薛奕、吴镇卿、段子介、田烈武五人，若论武艺弓马，兵法阵图，竟是相差无几，根本分不出高下来，权枢密副都承旨张诚和龙图阁直学士张焘，虽然异口同声，说这五人都是良将之材，但对于谁高谁下，却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而试文辞之时，田烈武文理稍拙，自然难以进士及第，其他四人，竟又是相差无几，吴镇卿本是文进士，段子介是白水潭的学生，文焕、薛奕是武学学生，四人的策论各有所长，让主持文试的刘攽、黄屡等人又争执不下。最后不得已，只好把这四人并列一纸，请赵顼亲自裁断。

这四人之间，本来就已经难断高下，不料到了崇政殿殿试，王安石又为田烈武大报不平，说道：“武进士要文辞何为？能武艺、通兵法、晓阵图足矣。田烈武是功臣之后，当赐武进士及第，以示朝廷奖励死节之意。”

此言一出，立时引来枢密院官员群起反对，张诚立即反驳：“丞相所言诚为至理，然不在武举之前定下制度，考试之后再为此言，如何示天下以公正？”赵顼当然不可能知道张诚不惜得罪王安石，实是因为张家与文家世代交好，而他亲自主持武试，自然心里明白若论武艺，这些人中，倒是田烈武最高，这时若用王安石之策，那么田烈武只怕就不

是“进士及第”，而是“进士及第第一名”了。他觉得张诚说得在理，最终还是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只不过为了照顾王安石的面子，便把田烈武放在进士出身第一名，又亲自下令，编入殿前司捧日军；而以文焕为第一名进士及第。

这么着一天下来，年轻的皇帝身子已略觉疲惫了。他毕竟是个太平天子，整日价养尊处优，哪里比得上马背上的皇帝身体好？他父亲宋英宗的身体就不太好，留给赵顼的朝廷，又有处理不完的国事，加上一直无子，不免又要格外努力，即位不过六年，年纪不过二十有四，身体却比不得在藩邸之时了。

但是隐患重重的国家社稷之托，是不能让赵顼一直休息的。这偏殿里亦分门别类，堆满了奏折。苏颂、孙固、刘攽三个知制诰恭敬的坐在下首，根据引黄整理着奏折，把中书的急务和一些认为皇帝会比较关心的，先递到皇帝跟前，若皇帝要批答，则把意思说明，由知制诰执笔书写，谓之“内批”。

“陛下，这是石越五天来的第三封奏章……”刘攽轻轻把一封黄绫封面的奏章递给皇帝，他知道这几天赵顼读石越的奏章读得津津有味。从到杭州开始的第一封谢表起，石越递上来的奏章，根本不就像是奏章，倒像是一篇篇游记，他在奏章中历叙出京开始沿途所见所闻，在杭州一切施政要略，心中构思，又有对官员的观感，事无巨细，都写在奏折中。又胜在文辞情理，颇能引人入胜，种种有趣滑稽之处，连孙固那样正经的人读了，也不禁要忍俊不禁，经常逗得皇帝哈哈大笑。

刘攽很难理解石越这么老成的人会在皇帝面前如此自在洒脱，一般人写奏折，都是“顿首”、“死罪”、“诚惶诚恐”，其中歌颂皇帝之圣明，表明自己之渺小的内容，充斥全篇，真正伴君如伴虎，生怕一个

不小心得罪了皇帝。像石越这样一篇奏章，洋洋洒洒数万字，每次都是厚厚一本，几乎是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放在别人身上，是不敢想象的。而皇帝却偏能看得开心，丝毫不以为意。对此刘攽只能理解成“天授”，是他们君臣相得的缘份，换成他自己有朝一日出外，也决不敢东施效颦。

“这个石越，真是胆大包大。”赵顼一边看奏折，一边笑骂，“等一会儿丞相过来必要说他。”

刘攽、苏颂、孙固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望着皇帝，一面好奇石越又在奏章中写了什么。前天的奏章说预支三年盐茶之税，拍卖盐场，种种出人意料之举，皇帝和王安石都已经同意，批复的公文都到了路上，今天所说，不知又是什么惊世骇俗之事。

赵顼笑着把奏章递给刘攽，道：“刘卿，你们自己看吧。真是恃宠而骄，竟然要造战船，还说不用花朝廷一文钱，每岁可多收数十万贯。让朕准他试行，若是成功，将来广州、泉州也可以造船队出海。”

刘攽接过奏章，细细读完，又递给孙固，一面笑着对赵顼说道：“陛下，石越现在倒不象个儒臣，倒像个商人了。”因为王安石执政，刘攽虽然对石越牧守一方，不讲文治教化，却专门追逐利益心里有点不以为然，却也不便明说言利不好。

孙固看完之后，却没有那么客气，道：“前次石越还是劝农桑，循的是圣人之道，这次却是本末倒置了。他大谈通商之利，通商有何利可言？只会败坏风俗道德，何况私造战船，实在大胆，臣以为应当严加训斥。”

苏颂不动声色的看完，把奏章递还皇帝，这才从容说道：“孙公此

言差矣。孰为义，孰为利，石越在《论语正义》中说得清楚，臣以为是深得孔孟之要义。为国逐利，是大义，为民逐利，是大仁。通商海外，如石越奏折中所说，以中国泥土烧制之陶器，绵花织成之棉布等无穷无尽之物，换得海外之特产、金、银、铜钱，甚至粮食，岂不远胜于加赋于百姓？何况船队又不花朝廷一文钱，以兵养兵，若其成功，朝廷坐享其利，若其不成，于国家无丝毫损害。这等事情，何乐而不为？”

刘攽想了一回，也点头说道：“苏颂所说也颇为有理。若能以兵养兵，建成水师，他日国家若有意于燕云，进可联络高丽，夹击契丹，退可巡逡于辽东沿海，使辽人首尾受敌，此亦一利。不过朝廷自有祖训，船队既有水师之实，石越所荐蔡京固然可用，前日里预支盐茶之策，石越也说是他所出，想来是个人才。但是为防微杜渐，朝廷需派一使臣持节节制。”

赵顼笑道：“这个蔡京，的确是个人才，不知道是哪里人，家世如何？”

“据说是蔡襄族人，熙宁三年与其弟蔡卞同中进士，当时传为佳话，不过那一科人才辈出，似唐棣、李敦敏、陈元凤辈都是一时俊彦。蔡卞现在工部，协助军器监改革诸事。蔡京的升迁倒还是比较迟滞的，一直是做钱塘尉。”刘攽随口答道，身为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对于种种事情，必须要广博多闻。

“原来是蔡卞的兄长，那么就依石越所奏，让蔡京提举市舶司。只是船队之事，须得先问问丞相、枢使的意见，便是可行，节制的使臣，也需使一得力之人才行。”赵顼脸带微笑，目光忍不住又投向石越那本厚厚的奏章，“李向安，去传王丞相，吴枢使。”

“遵旨——”侍立在一旁的李向安柔声应道，面朝皇帝，缓缓退出殿中，不料刚到门口，未及转身，竟是撞在一人身上。他定睛一看，赫然竟是丞相王安石和枢密使吴充，二人联袂而来，正欲通传，王安石性急，走快了两步，结果被退出来的李向安一屁股撞上。唬得李向安连忙跪倒，口称：“死罪！”

不料王安石竟是依然满脸春风，毫不介意，只是整整衣冠，就和吴充一起拜倒，大声说道：“臣王安石、吴充求见。”再看吴充，也是掩饰不住的喜色。

“传。”

王安石、吴充皆身着紫色官袍，喜气洋洋的大步入室，一齐拜倒，高声贺道：“臣王安石、吴充拜见吾皇万岁！吾皇大喜！”

赵顼与刘攽三人见到这个情形，心中都不由一动。赵顼强抑住冲动，问道：“丞相、枢使，有何喜事？”

“启奏陛下，岷州首领摩琳沁以其城降，叠、洮二州诸羌尽皆俯首，王韶部行军五十四日，涉地千八百里，平定五州，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瞎木征主力尽皆击溃，灭亡已是迟早之事！”王安石激动地报告着西北传来的大喜讯！

刘攽、苏颂、孙固乍闻此讯，也忍不住喜形于色，王韶军失去音讯非止一日，有谣传说已经全军尽没，汴京君臣，为了此事，五内俱忧，非止一日，这时猛然听到大捷的喜讯，如何能够不高兴？

“报捷文书何在？”赵顼握紧了拳头，声音都有些轻颤起来。

王安石从袖中取出一本红绫奏折，双手递上。

赵顼打开奏章，“……臣已复河州，不意降羌复叛，瞎木征趁机占据河州，臣遂引兵攻诃诺木藏城，托陛下洪福，一战而破。遂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路狭隘，军士释马徒行，遂失音讯，瞎木征以其党守河州，自率军尾随臣军，军士苦战数日，复平河州。再攻宕州，拔之，洮州路遂通……”其后正是盖着王韶将印！

“好，好个王韶，果然未曾辜负朕望！”赵顼连连赞道。

“此皆是陛下英明，祖宗庇佑，至有此胜！”王安石率诸臣贺道。

赵顼喜动颜色，笑道：“这也是前线将士奋战之功，才有此本朝数十年未有之大捷。朕意，进王韶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以赏其功！”

18

座落在董太师巷的丞相府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从丞相府往北走约五百步，就是吕惠卿的府邸，相形之下，却要冷清许多。

吕惠卿一大早起来，抬头看了看天，感觉阴得很，一阵阵的风吹得街上的树叶哗哗响，这样的天气有几天了，但是雨却是一丁点也不曾下过。吕惠卿身兼司农寺，自然是知道如今黄河以北诸道，到如今一直没有下过雨，石越的预言，不知怎么的，不时会在吕惠卿耳边响起，让他难以安心。最近不顺心的事情特别多，王雱派人刺探自己私产的事情，现在还没有结论，而他在朝堂上，已经几次阻扰自己的建议，看来空穴

来风，必有其因。如今王韶大捷，除了前线的将士之外，争功争得最厉害的，倒是朝中的文官。王安石不去说他，吕惠卿自知拗相公圣眷尚在，皇帝说他有立策之功，他也不敢去比，可是王雱又是什么东西？吕惠卿想起这几天的议论，冷笑一声道：“黄毛小子，居然拟授龙图阁直学士！还假惺惺的拒绝——”

他脱口而出，立时自觉失言，左右一看，所幸无人，不由自失地一笑，大声喝道：“备车。”

“学士！”背后猛地传来小厮的声音，吓了吕惠卿一跳，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家人吕华，吕惠卿眼中刀子般的冰冷一闪而过，脸上堆起温和的笑容，和谒地问道：“你来多久了？怎么没声没息的站在这里？”

吕华打了个躬，回道：“小人刚来，听到学士喊备车，不过小的进来，却是通报学士，兵器研究院陈知事在前厅求见，一同来的还有一个叫邓綰的官人。”

“邓綰？”吕惠卿一怔，一面向客厅走去一面寻思，“他来做什么？”

来到前厅，见陈元凤和邓綰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他哈哈笑了几声，大步过去，笑道：“是哪阵风吹来了邓文约？”

邓綰不意吕惠卿如此亲切，连忙起身行礼，口称：“惭愧。”

陈元凤待他二人寒暄过了，轻咳一声，说道：“恩师，你可知道王元泽授龙图阁直学士的事情？”

吕惠卿目光流动，看了邓綰一眼，笑道：“我当然知道，元泽已经

推辞了，元泽身为丞相之子，倒是颇知谦退之道。”

陈元凤冷笑道：“他假惺惺推辞一次，皇上自然要再授一次，然后他勉为其难，就成为龙图阁直学士——大宋朝开国以来最年轻的龙图阁直学士！”

“履善不可胡说！”吕惠卿脸一沉，厉声喝止。

邓绾瞅这模样，便知道吕惠卿有不信任之意，他淡然一笑，道：“吉甫朝不保夕，却不肯信任我吗？”

吕惠卿嘿嘿一笑，说道：“文约何出此言？”

“王元泽遣人阴往福建，在朝堂上屡沮吉甫之议，你且看看这是何物——”邓绾一面说一面从袖中抽出一张《皇宋新义报》，递给吕惠卿，“连续七期，都说的一件事，限制官员名田，重新清量土地——项庄之意，吉甫当真不知道？”

吕惠卿看也不看，把报纸丢到一边，冷笑道：“此事也是区区的主张。”

“那么这件事呢？”邓绾又抽出一张纸，递给吕惠卿，“这上面写着令弟明甫^[6]收受贿赂、强买民田、陷人死罪等十三事……”

吕惠卿接过纸来，略略一看，铁青着脸，勃然怒道：“全是血口喷人！”

“虽然是无稽之谈，却也未必不能蛊惑人心。何况这是区区在谏院某位故旧家不小心看到的底稿——”邓绾缓缓说道。

吕惠卿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沉吟半晌，说道：“大丈夫做事，只求心之所安。何况今上圣明，必不至于受小人蒙骗。”

陈元凤急地站起来，红着脸说道：“恩师，真的要我为鱼肉吗？人家已经步步紧逼了！如今王韶大捷，朝廷论功行赏，王元泽不可一世，一旦父为宰相子为学士，盛极之时，便是他下手之日了。如今却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

吕惠卿的瞳孔骤然缩小，却一直背着手望着外头，并没有回头。

陈元凤继续说道：“……前几日我无意中听智缘和尚说，他曾给王元泽诊脉，说王丞相此子，风骨竦秀，是非常之人，可惜却有心疾。学生去相国寺听说书的说《三分》，有说书的讲到孔明三气周瑜，虽是村言野语，学生却寻思，王元泽或者竟是和周郎一个毛病。因此天不假年……”

邓绾也笑道：“因此履善和我，便想出一个主意来……”

吕惠卿听他二人陈说，不禁冷笑道：“文约如此热心，想必绝非无因吧？”

“吉甫果然通达，犬子释褐已久，仕途艰难，若得吉甫提携，授一大郡，于愿足矣。”

差不多与此同时，崇政殿内。

石越组建船队的想法，并没有受到政事堂和枢密院太大的阻力。争议的焦点，倒是派谁去节制那只船队。一方面，石越既然说要经商，那么任谁都知道利益极大，是一个肥差；另一方面，这只船队肯定要出海，那远离中华，渡过凶险的海浪，和蛮夷之人打交道，在大部分官员看来，简直便是比被贬到崖州还要惨。权衡利害，倒是害更甚一些，这个节制使臣，反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但是如果说不派人去节制，让石越放手施为，却没有人敢开这个例。最后冯京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就是从今年武举中进士及第七人中，挑一个自愿前往的，提升一级，加西头供奉官，持节节制船队。

解决掉这件事情后，韩绛上前欠身说道：“陛下，王韶既已取得大胜，朝廷又加其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就当召其回朝，参加庆功大典。其军可由总管高遵裕，河州知州景思立节制。”

他话音刚落，吴充等人纷纷附议道：“本朝之法，不可使将领久统大军，五代车鉴未远，韩相公所言极是。”

王安石心中虽然不愿意，但是他本是荐王韶之人，此时独存异议，岂不要让人怀疑他有异心？当下也只得勉强附议。

群臣纷纷要求召回王韶，恰巧王雱、吕惠卿都不在殿中，而王安石却要避嫌疑，赵顼此时早已把石越临走之前“瞎木征未擒，不可召回王韶”的诚言扔到了九霄云外。而王安石心中，也不自禁的苦笑，想起石越临去前和自己说的话，也只有摇头暗道“惭愧”而已。

第二天吕惠卿刚刚入朝，便得知朝廷已下旨意召回王韶，他立时大惊失色，连声跺脚直呼：“失策！真是失策！”

赵顼却不以为然的笑道：“瞎木征已不足虑，召回领军大将，是祖宗制将之法，卿何谓失策？”

“陛下，臣料瞎木征虽败，然高遵裕、景思立皆非其敌手，王韶召回，李宪又在朝中，只恐王韶未到京师，西北败讯已经先到。”吕惠卿虽然知道高遵裕是高太后家人，此时却私毫不留情面。

“卿不必多虑，石越数月之前，已有此虑，不过朕与诸位丞相，都以为无事。”赵顼依然没有放在心上，笑道，“且说说封赏之事，朕欲加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却道不敢奉诏。卿意如何？”

皇帝如此，吕惠卿亦无可奈何，在心里叹了口气，转过心思，从容说道：“臣以为加龙图阁直学士，是恩宠太过了。王元泽受丞相家教，深知谦退恭让之道，断然不敢接受，莫若就拜龙图阁待制。”

赵顼诧异地望了吕惠卿一眼，说道：“王元泽于西北军事，是最先立策者，又有参赞之功，自古以来，军功最重，龙图阁直学士，朕以为并不为过。”

吕惠卿淡然一笑，欠身答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一来以丞相家教，臣料元泽不敢拜受，二来元泽毕竟未曾亲历军功，若以功劳而论，元泽于国家建树似乎不及石越，石越为宝文阁直学士，等而下之，元泽

为龙图阁待制，也是名至实归。”

“卿所言亦有理。如此，便改授王雱龙图阁待制。”赵顼想了一想，终于也觉得王雱之功劳，的确比不上石越。

赵顼和吕惠卿都料不到，当天的对答，被侍立在一旁的李向安不动声色的透露给张若水，张若水又一句不改的告诉了王雱。

可怜这几日一直卧病在床的王雱，本以为自己终于超过了石越，拔到先筹，结果吕惠卿一席话，由龙图阁直学士连降三级，变成了龙图阁待制。更可恨的是，“仅仅”授龙图阁待制的理由，是他的功劳不及石越。

“福建子，真是可恶！”王雱恨声骂道，一时又气又恨，血气上涌，几乎晕去。

谢景温也忍不住在旁边恨声骂道：“福建子，真是小人！早知就当趁早除去，今日如此忘恩负义，他有今天，也不想想是靠了谁！”

二人正在切齿大骂，王雱冷眼看到外面人影晃动，厉声喝道：“何人在外面？”

一个家人探进头来，恭声说道：“公子，邕州知州萧注来给公子探病。”

“是萧注呀，”王雱略为松弛了一点，“请他进来吧。”

萧注与王雱一向交好，此时因为来京叙职，也常在王雱门下走动。

这几日他在京师，见到王韶开拓熙、河，立下好大功劳，王韶自己晋封端明殿大学士，几个儿子都受封赏，当真是备极荣耀，回京之后，只怕是做枢密使如拾芥，萧注在心里头已经是羡慕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了。

这时见了王雱，略略问了几句病情，便忍不住滔滔不绝地说起交趾之事：“交趾自黎桓篡国，丁氏一脉便绝了，朝廷不遑讨罪，只封黎桓为交趾郡王以为安抚之意；黎桓死后，交趾国内几度夺位，李公蕴又夺黎氏之位，传到今日，是李乾德在位，今上封为南平郡王。却不知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久矣，当日侬智高之叛，便曾连结交趾，是前鉴不久。不久前交趾为占城所败，其军队已不满万人，数日之内，便可平定。若今日不取，必为后忧，悔之无及！”

谢景温见他滔滔不绝，丝毫不顾王雱的病情，心中颇不耐烦，正欲用言语堵住他的话头，不料王雱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颇有趣地问道：“当年狄青狄武襄平定侬智高之乱，岩夫^[7]颇立功劳，又久在南边，想来是颇知情弊的。交趾之众，果真不满万人？”

萧注见王雱有了兴趣，他知道王韶平定熙河，王雱正是主要的倡议者，立时情绪高昂，慨然道：“那是自然，谍报皆如此说。南交趾，跳梁小丑而已，天朝大军一出，弹指可平。”

王雱听萧注如此有把握，虽是病体，却也不由精神一振，转过脸来对谢景温一笑，咬牙说道：“若是再平了南交趾，看福建子还能说我功劳不及石越否！”

[1]. 熙宁朝直史馆非史官，而是馆职。

[2]. 宋人以两制、经筵、制科出身为华选清途。

[3]. 宋制，带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者，称在外侍从官，有权举荐台谏、馆职、监司、郡守。

[4]. 宋时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常用尊称。

[5]. 县尉的雅称。

[6]. 吕升卿字明甫。

[7]. 萧注字岩夫。

第十五章 十字

命运处于变化之中时，人们不得固守一法。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1

冬天的运河两岸，显得格外的萧索。几只寒鸦飞过天空，哇哇的叫声划破冰冷的空气，让人越发觉得天气的寒冷。

离开汴京，一路都是取水道往杭州，坐船已坐得让人腻味了。不过自己的未来，大部分时间是笃定要在船上度过了吧？薛奕自嘲的想道，现在他已经开始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要求来杭州担任这个“西头供奉官、节制杭州市舶司水军事”了，也许是因为这支军队，与那个叫“石越”的年轻人有关吧。总之薛奕成了七名武进士及第中唯一一个愿意来指挥这支陌生的水军的人。

那支水军，现在应当还不存在。不过既然与石越有关，一定会很有

意思就是了。薛奕一路以来，都在胡思乱想着关于那支甚至不能称为“水师”的船队。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如果按照石越所来的那个时空的历史，他应当是熙宁九年的武状元，几年后英勇地战死在与西夏交锋的战场。但是现在，他的生命已经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公子，马上快要到余杭了。”书僮薛戟轻声提醒着，他的脸已经被朔风吹得通红。

“嗯？”薛奕随口应道，不解的望了薛戟一眼。

“船家说，刚刚泊岸时，听一条余杭来的船上人讲，昨天在余杭看到石学士的仪仗。”

“哦？”薛奕点点头，想了一下，高声向船家喊道：“船家，你过来一下，我有事问你。”

船家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听到薛奕叫唤，连忙答应了过来，道：“官人，不知有何吩咐？”

“你说石学士在余杭？你可知石学士在余杭做什么？”

船家憨厚地一笑，回道：“那怎能不知道呢。石学士来杭州后，为了咱们一州的百姓，卖掉了盐引、茶引，还有几个盐场，当时全杭州的老爷们、员外们全去了……”石越拍卖盐场的事情，薛奕在汴京早已知道，这时听到船家答非所问，又翻出来讲一遍，不由又好气又好笑，笑骂道：“我问你石学士在余杭做什么事，你扯这么远做甚？”

“官人有所不知，这原是一件事。”船家嘿嘿一笑，不急不慢地回道。

薛奕苦笑一阵，摇摇头，说道：“那你就继续说吧。”

“是，官人。石学士卖掉这些子东西后，便说是有了粮食和钱，于是一面在各地分发稻种，一面开沟渠，今年冬天前好不容易有一熟，全是石学士的功劳，要不然我们百姓可就苦了……”薛奕原料不到这个船家罗嗦到这个地步，这时又不好发作，只好勉强听他叙说石越的政绩。“……后来石学士又下了令，说靠那一熟的收成，百姓就是吃个半饱，也等不到明年收获。于是石学士叫来各地耕种三十年以上的老农，还有几个懂治水的和尚，商量办法，最后说要是疏通了盐桥河和茅山河，再从浙江上游石门开一道二十多里的运河连通钱塘江，就能让我们杭州从此没有水害，只有水利。这件事对百姓有好处，迟早要做，不如现在做，让百姓去那里做工，管饭，还能发点粮食回去给老婆孩子吃。”

薛奕听他事情倒是说得明白，就是答非所问，不得要领，又忍不住好笑，说道：“船家，那钱塘江在南边，关余杭何事？”

“官人莫急，且听我说完。那富阳、钱塘一带的人，都可以做这件事，现在还在忙乎，此外几县的人，石学士便让各县的父母官召一批人去圩田，召一批人去修路，州内各县官道重修一下，该建桥的建桥，往北连到湖州，往南连到明州。还有一些人，就许去盐场帮工煮盐。”

薛奕笑道：“这倒是德政，强过一味的赈灾。不过要组织如此多人做事不出乱子，却也极难。”

“旁人自然难，石学士是星宿下凡，那便不难了。”船家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气。

薛奕知道这些事和他也分扯不清，便也不分辩，只笑道：“依船家你的意思，是说石学士在余杭巡视修官道、圩田这些事？”

“官人猜得不错。不过听说昨日在余杭，今日便不一定了。我听说往来的人说，石学士这几个月来，每个月只在初一、十五各在杭州住五天，处理公事，别的时候都在各县巡视。”

薛奕掐指一算，回首对薛戟笑道：“既是初一、十五各有五天在杭州，那就好办。只需到时候赶到杭州便可。我看余杭也不必停，一路顺流而下，在杭州守株待兔便好。”

2

那船家说的果然不假，薛奕十三日到杭州之时，石越并不在杭州。他对政治民生并无兴趣，虽然出身世家，却也不太喜欢交际应酬，于是也不住驿馆，反倒是自己找了家客栈和薛戟一起住下。心里算计：石越既要造战船，想来此时船尚在船坞中，尚未完工，不如自己先去看看。主意打定，竟是连薛戟也不带，自己一人一路打听杭州知名的船坞寻去，不料这些船坞都在钱塘境内濒杭州湾的地方。好在钱塘离杭州并不远，租了一匹马，用不多久便到。

到了钱塘，薛奕问明所在，便牵马寻去，不想离船坞尚有约摸一里路远，便被差人拦住。任他如何分说，也不准接近，远远看去，里面也无人出来。一日之内，一连换了几个船坞，皆是如此。最后惹得他心头火起，向拦截的差人怒道：“本官是钦命节制杭州市舶司水军事，难得

看不得吗？造个战船，又有何秘密？”

不料那差人冷笑道：“凭你是谁，小的只是钱塘尉蔡少府的手下。若要进去，须得蔡少府手谕，否则上头责怪下来，小的担当不起。官人若真是圣上派来的，何不去市舶司找蔡少府要个手谕？”

薛奕听了这话，当真是无名火起，也不答话，只问了市舶司所在，勒马便冲了去。他是西头供奉官，论品秩比蔡京要高，又是钦命的节制使臣，居然报明身份还进不了一个船坞，少年新贵，如何不气？何况大宋金明池内造船，也不曾防范得如此严密，真不知蔡京在搞什么鬼了，凭了他薛奕的性子，今天非得弄明白不可。

一路纵马急驰，没多久便到了市舶司开府所在，定睛望去，原来便在一个港口旁边。薛奕在府前跃身下马，连马也不拴，只把金牌往守门的差人眼前一亮，牵着马就闯了进去。那守门的半晌才晃过劲，跟在后面喊道：“不得乱闯！”

薛奕进了大门，才发现市舶司与一般官府建筑不同，大门之内，是好大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七八十人正拿着刀枪在操练。这些人听到外面有人叫唤，又见薛奕竟然是牵着马闯了进来，立时一阵大喊，把薛奕团团围住。

薛奕一手牵马，一手按着腰中佩刀，冷笑不止。那群人见薛奕神态高傲，一身黑色湖丝长袍，剪裁合体，做工极其精细，腰间悬着绿色佩玉，佩刀刀鞘竟然还镀着金，只要不是瞎子，便能知道此人非富即贵。因此倒也不敢乱来，只有一个教头模样的人出来问道：“你是何人，为何擅闯市舶司衙门？”

“西头供奉官、钦命节制杭州市舶司水军事薛奕，求见提举杭州市

舶司蔡提举！”薛奕仰着脸，冷冰冰地说道。

那帮人听到薛奕自报家门，倒是唬了一跳，心道：“原来是顶头上司来了！”有人咂咂舌，立时便去通传。这些人原来是蔡京从越人中招募的水手，虽然越人大都精通水性，但是农民、渔民和军人毕竟不同，因此蔡京趁着两浙路被灾还没有恢复元气，百姓乐意从军混口饭吃之际，提前招募了不少精壮的汉子，分别编成数队，在市舶司内外训练。本来市舶司一向是知州兼任，并没有单独的衙门，为了安置这些亦兵亦民之人，又特意盖了这座与众不同的衙门，一半倒是充做水手营用。

薛奕见这些人听到自己通名之后，便有一人进去通报，另有两三人陪着自己，半是监视半是作陪，其他人等便自觉回去继续操练，一切颇有章程，心里倒也佩服蔡京颇有御众之能。他是世家子弟，官场中的许多秩事听得多了，曾听说吕惠卿驾驭家人，数百人之众大白天经过一座城市，能够不发出一点声音，今日蔡京的手段，倒也可以和吕惠卿相比了。转念又想起那些守护船坞的差人，丝毫不敢违拗一个小小的钱塘尉的命令，也真是要一些手段才行——一念及此，便不由渐渐把心头的火气，变成了对蔡京此人的好奇。

约摸半炷香的功夫，远远听到有人亲热地笑道：“薛将军，下官可把你等到了，未曾远迎，还望恕罪则个。”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一个二三十岁的年青人，身材修长，面容极是英俊，让人一见之下，顿生好感。薛奕暗赞一声：“好个倜傥人物！”也迎了上去，说道：“是下官来得唐突了。”一面从怀中抽出枢密院的敕令，递给蔡京。

蔡京双手接了，满脸堆笑，细细看过，又还给薛奕，一面笑问：“薛将军可见过石学士了？”一面便要把薛奕往里面请。

“听说石学士要十五日才回杭州，在下有点等不及，便先来这边看看。”薛奕淡淡地回道，身子却一动不动，“蔡提举，在下有个不情之请——”

“但请吩咐便是。”蔡京倒是答得爽快。

“我想先去看看我们的战船——”薛奕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一边留心观察蔡京的神色。

果然蔡京眼中掠过一丝惊诧之色，又看了看薛奕，笑道：“薛将军果然了不起，才到杭州，竟然知道下官已经造成十艘战船了。下官本还预备再赶出五艘来，元春佳节时给石学士和薛将军一个惊喜。”

薛奕不由吃了一惊，诧异道：“十艘战船？前后不及半年……”

蔡京见他神色，奇道：“薛将军不知道吗？那刚才所问……”

这时候薛奕早已把船坞之事抛到九霄云外，目光炯炯望着蔡京，道：“且烦劳蔡提举带我去看看十艘战船！”

蔡京上下又打量薛奕一眼，不料这个新任薛节制，竟是有几分痴气的，忍不住扑嗤一笑，把手一抬，笑道：“那就这边请了！”

十艘大船似海怪般静静地潜伏在杭州港内。船上人来人往，却悄无

声息，有人挥动着旗帜指挥一切。薛奕这才知道蔡京招募的水手，基本上已经齐备，心里不由更加赞叹此人的才干；一面认真观察自己未来的船队。

十艘大船中八艘是普通的“福船”，长达二十六米左右，宽亦有十米许，船尾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平衡舵设计、并且是大小二舵，可随水之深浅不同而更换使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舵的国家，欧洲最早见到此物，已是西元十二三世纪的事情了。这种船船底是尖的，便于破浪，船首高翘，帆桅三座，帆四面；中部上层建筑四重，舵楼三重，旁设护板，可载人达三百之众。似这种普通的“福船”，往来于大宋东南沿海，绝不在少数，薛奕往日游历之时，倒也见过。真正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另外两艘“怪物”！那是长达五百尺的超大型船只，设计与福船相似，不过除尾舵是采用绞盘的升降舵之外，桅竿高达十丈，头樯高八尺，论体型，几乎是普通“福船”的三倍之大！

蔡京察见薛奕颜色，不禁面有得色，指着两艘大船笑道：“这种大船，风正之时，可张布帆五十幅，风偏则用利蓬，左右张翼以利用风势，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时用之。设计之妙，可谓巧夺天工。”

薛奕注目良久，叹道：“这种大船，真是蔚为壮观，只是舟底不平，若是遇上潮落，只怕大事去矣。”

蔡京满不在乎的笑道：“世事难两全，既要运货多，吃风浪，又要能在浅水中行，哪有这便宜事？各船既要装矢石、火器、粮食、淡水，若不造大一点，三年盐茶税挣不回来，石学士一定怪我办事不力。”

薛奕这才想起来，自己这只船队，主要是经商的，想到蔡京为了多

载货，竟造出如此大船来，也不禁莞尔。

蔡京又笑道：“待到明年开春，还有几艘船可以下水，船队便先行扬帆出海，现在只怕要辛苦薛将军多多操练水手了。下官已从各地募来有经验的舟师近百人，反正不急着打仗，只要水手可用，便无大事。将来船队建成，算有大船十艘，小船二十艘，水手数千众，薛将军纵横海疆，扬威异域，为期不远了。”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使李将军，遇高皇帝！……”薛奕轻轻地念着“石越的诗句”，目光远远地投向大海深处，右手紧握佩刀，心里激动不已。不管怎么说，他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4

第二天。

杭州知州府衙，提前回来的石越铁青着脸，端着茶杯的手气得发抖。

“胡闹！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这其实是平常事。”司马梦求沉吟道，“不过手段的确是过于激烈了。”

“平常事？只是平常事？把十多家船厂团团围住，不给一文钱就强行要求开工，人家先预定的船，强行就抢了过来，这简直形同强

盗！”石越怒道，“我听说他半年不到，便造出十艘大船，心里就知道不对。果然不出所料！”

“既要办大事，偶尔就要用点非常手段，若依常规，一年之后，船才造好，再训练水手，又要半年，时间上如何来得及？”司马梦求低着嗓子反驳，“蔡元长只是手段不够柔软罢了。”

“不够柔软，我看是不想柔软吧！”陈良冷笑道，“我问过钱塘县令周邠，蔡京勒令钱塘县内的船厂加紧开工，凡是预制的大船，先行征用改造，有不服的厂主，立时锁拿杖责。为了防止告状，一面又威逼百姓，一面把船厂附近严加看守——两浙路提点刑狱晁美叔的衙门就在杭州，他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唐家不是也有船厂吗？唐甘南能受这个气？”石越突然想起一事，这些情弊，唐甘南不可能不知道。

司马梦求冷笑道：“蔡京前途不可限量，在学士面也是受宠的，唐甘南没事断不敢得罪他，何况蔡京这样处置，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经费既然不足，钱塘县外的船厂他管不着，只能先行交一部分银钱，唐家的船厂半在余杭，半在萧山，更不曾吃半分亏。蔡京要在学士面前显示自己的能力，倒霉的自然就只有钱塘的船厂了。”

“经费如何会不够？各个商家不是都有捐纳吗？”石越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是做甩手掌柜。

“同时造三十艘大船，又要备火器弓矢，还要招募数以千计的水手，那点钱哪够用的？”司马梦求细细说道，“子柔想必不明白我为何为蔡京说话，其实我不是为蔡京说话，我只是认为站在他那个立场想罢了，既要讨上司喜欢，做成绩出来看，用点非常手段，也是平常得

紧，一个人功名利禄心重了，眼里只有上司没有百姓，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天下官吏，大抵如此。看他这个样子，明春就可以扬帆出海了。府库可没有为此出一文钱。”

石越默然良久，叹了口气，一心想做个好官，到头来，还是免不了有同明抢一样的事情发生。

陈良也可无奈地摇摇头，他知道司马梦求说的毕竟是事实，发生这种事情，固然可以说是蔡京不体民情，急功近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何尝又不是因为石越意图在短短的时间做太多的事情而引起的呢？如果说急功近利，应当是石越急功近利才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而且，学士实际上也不能处罚蔡京的。蔡京是学士亲自推荐的人，若不几个月便有过错，御史趁机说他贪酷虐民，学士荐人不当，这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如今之计，也不必责怪蔡京，只需想个办法帮他善后便是。”

石越苦笑半晌，说道：“纯父你亲自去办一下这件事，和那些船厂重立债券，约定一年后还钱，息钱高于钱庄青苗钱一倍。同时免掉船厂三年之税。”他府库里现在粮钱都等着要用，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先打打白条了。

司马梦求答应一声，正要退出，就听家人进来通报：“有自称西头供奉官、钦命节制杭州市舶司水军事薛奕求见。”

薛奕在武成王庙见到石越之后不久，石越便奉旨出外，不料没几个月，二人又在杭州相会。薛奕见了石越，立即拜倒，口称“山长”。

石越知道薛奕算是沈括的学生，因此也算是白水潭的编外学生，因这层关系，才对他执弟子礼，当下起身一把搀起，笑道：“薛世兄别来无恙。”

薛奕站起身来，又躬身笑道：“山长叫学生世显便是。”

石越上下打量着薛奕，见他较上次相见更加神采奕奕，一边让他坐了，一边笑问：“世显来杭州有几日了？我今日方回府，想来不会这么凑巧的。”

“也是昨日才到。”薛奕欠了欠身，答道，“前几日在船上之时，已听到山长的德政，昨日到杭州后来府上拜问，因山长不在，便先去了市舶司。蔡元长果然好本事，十艘大船半年即成，水手也招募齐全，训练亦颇得法，以前在白水潭，听山长说起南海诸国，大洋之外诸洲种种故事，或许不久便可亲往异域。”

石越回首与陈良对望一眼，不自禁苦笑一声，不过这种事情，却也不便在薛奕面前表露，只是勉励道：“他日世显便是我大宋的博望侯。”

“若得如此，亦全是山长之功。现今的确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良机，此次朝廷决意对交趾用兵，学生此来，也是想和恩师讨教一下方略。”薛奕说起这话时，目光中飞快地闪过兴奋之色。

石越愕然道：“世显说朝廷决意对交趾用兵了？”

“山长不知吗？”

“之前只接到京师的消息，说王元泽举荐萧注，萧注上书言事，请皇上对交趾用兵，说交趾旦夕可平，这是约一个月前才到的消息。”石越当时接到潘照临的书信，还不以为意，想来自己切切叮嘱王安石，又再三向皇帝谏言，应当不会有事。

薛奕却兴奋地说道：“原来如此，毕竟京师与杭州隔得远了，讯息迟滞。那萧注其实却不足道，虽然当年狄武襄时也是颇有勇略之人，现在却是老了。他上书言交趾可击，可是皇上召他问方略，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倒是度支判官沈起主动请缨，现在皇上任命沈起做了桂州知州，眼见明年就要大举用兵。”

“那么世显要问我方略又是何事？”石越已隐约猜出何事。

薛奕环视厅内，见只有陈良在侧，其他家人都站得远远的，他知道陈良是石越心腹之人，便无忌讳，压低了声音说道：“若沈起在桂州进攻交趾，学生再以水师自交趾海岸登陆，突袭其国，神兵天降，交趾不足平！如此便是奇功一件。这里有学生搜罗到的交趾地图，原以为派不上用场，但是不料蔡元长如此能干……”

石越知道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赵顼亲往紫宸殿受贺，王安石受皇帝亲赐身上玉带，王韶进端明殿学士、左谏议大夫不提，从军中的长子，到家里几岁的小儿子，都受世职之封。又追封祖宗三代，真的是天下为之侧目，多少人想立军功想红了眼。薛奕年纪轻轻，有些想法亦是正常。只不过这只船队，他是用来挣钱的，却不是用来打仗的，至少暂时不是用来打仗的。

他装做沉吟良久，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果然薛奕紧张的问道：“山长，有何不妥吗？”

“此事有三不可。”

“三不可？”薛奕反问道。

“李乾德一向修朝贡，事我朝甚恭，兴无名之师，诛无罪之人，纵是得利，李乾德只须退兵防守，遣一使臣至汴京，向皇上哭诉，只道沈起擅兴边事，到时候只恐满朝大臣，都要无言以对。那时也只好罢沈起以为搪塞之言。我料定沈起此人，不懂得栽脏嫁祸，寻找开战的借口，我天朝是礼义之邦，能架得住对方责以大义？若是蛮不讲理，以后不免为众藩国所轻，此其不可者一。”

“昔日太祖皇帝时，南唐乞缓兵，太祖皇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遂平江南。这不是理由吗？”

“交趾非卧榻之侧，而是南方偏远之邦。”

薛奕默然不语。石越知他心中不服，又继续说道：“便不论这些，只说一旦与南交征战，若用土人为兵，则决难取胜，最多破城掠夺，想全其国，决不可能。若用中原禁军，则不免转运千里，难以持久，加之中国之人，不习水土，南蛮瘴疠之地，未及交兵，十之二三，已死于疾病。因此攻伐交趾，仓促之间，难竟其功，非唐宗汉武，国力极盛之时，中原对彼处，只能鞭长莫及。此其不可者二。”

薛奕沉思良久，点头叹道：“山长所说有理，可叹满朝大臣，智不及此。”

“那倒未必，似吕吉甫，心中必是知道的，不过别有怀抱；蔡确蔡中丞，也是知道的，不过又不敢说，冯参政、吴枢密，也未必不知。”石越冷笑道，“尚有不可三，便是船队刚刚组建，未占天时地利人和，不宜轻启战端，便是作战，也要尽量海战，避免步战。否则不免全军覆没，画虎不成反类犬。”

薛奕连连点头，叹道：“若非来问山长，几乎坏了大事。”

石越笑道：“年轻人心怀壮志，不是坏事。只是行事当谨慎，需知世间无后悔药。明春出海，往来南洋诸国，一面贸易牟利，一面留心各地地理、风土、人情、物产，将来未必没有从海上进攻的一天。早有谋画，积累经验，日后便事半功倍。”

薛奕听石越口气，不禁大喜，连忙点头答应：“学生理会得。”

“不过，”石越又沉着脸，肃然道，“这一两年之内，世显若是不听忠言，擅兴战端，便是有陈汤斩郅支之功，你上岸之日，我亦要斩你之首，以明国法！”

薛奕站起身来，抱拳为礼，朗声答道：“学生断不敢擅动干戈！”

6

熙宁七年，春暖花开时节。

杭州刚入春天，就已经下过几场雨了，各地的官员大都松了一口气。

气，他们“亲民宴”上的伙食，也终于慢慢变好了。这几天大家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即将扬帆出海的船队。

这是大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航行。市舶司所属战船十五艘，其中三艘被称为“神舟”的超级大船，十二艘“福船”，水手便多达两千余名；另外还有随船队同行的各个商行的船只八十余艘。所有船只上，装满了瓷器、丝绸、蜀锦、棉布、座钟等等中国的特产，只不过他们首航的目的地，并不是南洋，而是高丽与日本。

表面上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因为第一次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航行，便是船队的补给，也会成为沿岸巨大的麻烦，因此决定选一条航线较短的商路进行首航。但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当然这些原因，也不过石越和他的幕僚们知道罢了。

曹友闻站在自家“福船”的甲板上，暗暗感叹自己的理想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远远望着隔了几艘大船的旗舰，身着轻铠，肩披黑色披风，腰间别着大理宝刀的薛奕站在船首甲板上，威武非凡；而让他意外的是，站在薛奕身边，负责官船贸易事务的，竟然是自己结识的那个胖子甫富贵！

当薛奕挥出手臂，指向前方的大海之后，所有的船只都同时打出了“出发”的旗语。曹友闻不禁喃喃自语道：“这是第一步！”

此时站在港口送行的石越，也轻轻说道：“这是第一步！”

同一天，大宋的船队在杭州起航；同一天，回到汴京不过几个月的王韶，又骑上了战马，只不过这次同行的，多了一个李宪。

果然不出石越、吕惠卿所料，王韶回到京师不久，瞎木征就死灰复

燃，扰攻河州，河州知州景思立轻兵出击，在踏白城被瞎木征部将青宜结、果庄伏击，兵败自杀，瞎木征复围河州，为防岷州总管高遵裕相救，瞎木征又佯攻岷州，高遵裕遣包顺出击，瞎木征一触即撤，高遵裕却也不敢追击，坐视河州之围而不敢相救，只是把报急文书象雪片一样的发到汴京。

王韶心里不住的苦笑，他想起皇帝连夜召见自己时，一个劲跌脚后悔：“悔不听石越、吕惠卿之言，悔不听石越、吕惠卿之言……”其实他来之前，他儿子、军中将领都劝过自己，让他请表留下，剿平瞎木征再回京不迟，但是可能吗？别说被人诬成谋反，便是“跋扈”二字，他便已担当不起。高遵裕做岷州总管，是做什么用的？那是监视自己的！临走之前，千叮万嘱，要景思立不要出战，善修守备，不料还是战败身死！

“卿此次去河州，不彻底剿灭瞎木征，决不班师！”尽管皇帝如此信誓旦旦，但是王韶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皇帝终于还是不放心，他主动要求李宪跟自己同行，李宪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又真会打仗，比起什么也不懂乱指挥的监军要好得多，这样也好让皇帝少一点疑心。

熙河不可丢！有了熙河，不仅断掉西夏一臂，宋军也可与效忠宋朝的青唐吐蕃连成一体，互相呼应，直接威胁兰州乃至凉州、灵州。而且每年还可从熙河地区得战马二万匹！这都是将来恢复河西的资本。可惜自己年纪已越来越大，不知道还能征战多少年，不知道能不能亲眼看到平定西夏的那一天？

“端明^[1]，你又何苦非得把我拉上呢？”李宪苦笑着打断了王韶的思索，“你就不能让我在汴京享几天清福？”

“有了李中尉，活捉瞎木征不难。”王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道。

“罢！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平定熙河，最重要的就是得吐蕃部落之心，端明能孤身冒险，武艺超绝，兼之胆色过人，吐蕃各部落又敬又畏，所以往往愿听驱使，瞎木征既失人和，便绝不是端明敌手。我去又有何用？不过守守城罢了。”

王韶语带双关地笑道：“有中尉坐阵，在下方无后顾之忧。”

李宪听出话中之意，不由得哈哈大笑，旋又忧形于色，说道：“不知河州现在如何了？”

“回京前我生怕河州有失，把军器监送的震天雷、霹雳投弹一半都留在了河州城，贼子想攻破河州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王韶咬着牙冷笑道。

李宪也不由略觉宽心：“你把震天雷留在河州了？这就好，这就好。不知河州现是何人守城？”

“河州守将倒也罢了，倒是大相国主持智缘大师也在河州，大师颇有谋略，河州至今不失，我料定是他的功劳。”李宪也知道这个智缘和尚，是佛门中了不起的人物，与王安石、王韶交好，王韶平熙河，便是智缘以讲佛法为名，在前面探路，带着金银，贿赂各部落首领，因此王韶才能入熙河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听说有他在河州主持大局，倒也放心得下。

又听王韶冷笑道：“中尉也不必过于担心，瞎木征敢围河州，无非是自恃有西夏为外援罢了，此次去救河州，可从熙州调守兵二万，往定羌城，攻破西蕃、结河川族，断了瞎木征与夏国的通路，再进临宁河，

遣偏将入南山，断他回老家的后路，瞎木征那狗贼，别说围河州，我让他有来无回。”

“果然是妙计！”李宪不由感叹万分，心中暗道：“王韶真名将也！”

然而，当王韶、李宪一路急驰熙州，调齐熙州全部二万守军，正欲依计行事，兵发定羌城之际，京师的使者就持着使节后脚赶到，口称敕令：“诫王韶持重用兵！”

顿时诸将面面相觑，王韶冷着脸，沉吟半晌，寒声说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诸将依令行事！”

使者尚欲多言，王韶按剑怒视，冷笑道：“军中自有军法，使者勿乱我军心，否则休怪本帅用使者来试军法！”

使者吓得面如土色，望着李宪，嚅嚅说道：“中尉……”

“军中自有军法，细柳营的事情，你不曾听说吗？且回去吧，不必多言，皇上不会怪罪的。”李宪温声说道，把使者赶出了军营。

不料大军刚到定羌城，竟又有使者持节赶到，依然是一模一样的敕令：“诫王韶持重用兵！”

气得王韶钢牙一咬，怒目睁圆，沉着脸怒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使者请回，但听捷报便可！”不由分说便着人把使者哄出军营。

数日之内，使者两至，李宪忧形于色，道：“端明，京师必然有事，否则皇上不会万里之外，遥下诫令。两位使者全是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里加急，大宋输不起这场战争了！”

王韶冷笑道：“中尉，正是因为知道京师必然有事，大宋输不起这场战争，我才要按计行事！若是兵败，我王韶决不生出熙河！”

7

几乎仅仅在一夜之间，大宋就变得输不起一场战争了！

不久之前，赵顼与王安石还沉浸在开拓熙河的喜讯之中，好消息一个个传来，梓夔察访司熊本以民兵讨平泸夷，去掉大宋西南地区百年之患；章惇完成对南江蛮的最后一击，克日便可回朝；石越奏两浙路元气渐复，杭州市舶司船队首航，这更是可比之张骞通西域的大事！

志得意满的赵顼整日在御案之间，探讨形势，布置方略，只待沈起攻破交趾，收复此汉唐古郡，然后挟四面告捷之余威，大力推行方田均税之法，彻底改革唐德宗两税法以来几百年间积累的税法沉弊，为大宋奠下万世之基。如此将养数年，一面使百姓休养生息，一面积蓄国家财力，勤修将兵、保甲之法，修缮战备，只待夏国有可趁之机，便数路大出，恢复河西；西夏平定，挟得胜之势，再攻燕州……赵顼几乎已经可看到自己将来在历史上的评价，会比唐太宗还要伟大！每次想起这些，他苍白的脸上，便不自禁的泛上一丝红晕，呼吸也变得微微急促起来。“若真能如此，朕一切辛苦费心，皆是不枉！”这是赵顼每次看到内库的封椿钱、挂在寝宫的天下郡县图时，都会不由自主泛出来的想法。

然而自从河州被围，瞎木征死灰复燃的消息传来之后，当真祸不单

行，更大的噩耗从北面传来——

王安石这日自起床之后，右眼皮就跳个不停，一大早刚刚走进禁中政事堂的院子，冯京就焦急地迎了出来，道：“介甫，河北西路诸州公文，道该路各州自去年入秋以来，滴雨未降，不料又有蝗虫成灾，常平仓无粮可济，道路上已经开始出现流民！”

王安石脸色立时惨白，他阴着脸看了冯京一眼，冯京已是手足无措，而政事堂的官员，无论大小，一时都变得异常的沉默。

旱灾不算什么，几个月来，无论是汴京的天气，还是各地的报告，都在说明旱灾很可能会发生——问题是石越！托梦竟然是真的？！所有的人心里都不由自主的泛起这个念头，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而更让人心惊胆颤的，是蝗虫！一般人会认为，蝗虫是上天对朝廷不修德政的惩戒！几个检正官心里已经在嘀咕：“老天爷真不给人好日子过，没省心几天，又送来了攻击新法的借口。”按惯例，拗相公要请求辞职以应天象。

王安石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有人拿着文书闯进院子，禀道：“河东路蝗灾！”

冯京身子不由一颤，虽然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合，灾情严重的确是攻击王安石很好的机会，但是这种延及数路的大灾，万一处理不当，激起民变，是可以动摇大宋国本的！河北流民要逃灾，一路南下，自然而然会汇集开封，而开封也好几个月没有下雨了。如果流民要在京师闹起事来……冯京想到这个后果，就不寒而栗。

河北诸路，绝无赈灾的能力！

然而事实无比的残酷，接连半个月内，黄河以北地区，报告灾情的文书如雪片一样飞入汴京，每份文书上，都无比清楚的告诉政事堂的大臣们，本州已经有百姓开始逃灾，流民们的目的地，十之八九，都是汴京！

政事堂取消了轮值的制度，所有的宰执，每天都必须到齐。而赵顼现在接到的文书，凡是黄河以北来的奏章，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报告灾情的严重性。官员们的语气诚惶诚恐，但是却也无比清晰地告诉赵顼与王安石：“我们无力赈灾，也无力阻止流民的出现！”

“丞相，如今要如何处置方是？”赵顼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心情去后悔了，他并不是昏君，深知此时的情况，只要处理不当，必然动摇国本。因此他才断然拒绝了王安石的辞呈。

“方今之计，只有仰赖东南漕运和开封的积蓄了。”王安石也没有什么良方，“还有一个月，东南种两季稻的地区，早稻可熟，加上各州的存粮，应当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陛下，臣有一言！”知制诰苏颂略有迟疑的望了王安石一眼，咬咬牙，终于出列说道。

“苏卿有何建议？”赵顼用期望的眼神望着苏颂，似乎是希望他嘴里能蹦出一个奇迹来。

“臣以为事属非常，当诫王韶持重用兵。行军打仗，最难预料后果，万一前线有失利的消息传来，被流民中别有用心的贼子利用，祸事非小！臣以为河州便是舍弃了，也是枝叶之地，不得已之下，两害相权当取其轻！”他话一说完，不少人立时点头称是，连韩绛也说道：“此言有理，河州之地，就算暂时舍弃了也不要紧，朝廷此时须冒险不

得。”

吕惠卿鄙夷地看了韩绛一眼，心道：“舍弃河州？被围的军民，就这样被丢弃了！这些君子们……”他心里只是不住的冷笑，却不置一言。此时他脑中想得最多的，是石越为何能料中这次大规模的旱灾，以及皇帝对王安石的态度。“应该把握好每一个机会，哪怕那看起来是个坏消息。”吕惠卿似乎敏感的嗅到了什么，静静地退到一边，故意默不作声。

王安石却无法保持沉默，他无法同意舍弃河州的议论，急道：“陛下，河州决不可弃。”

苏颂却毫不相让，冷笑道：“陛下，若是万一王韶战败，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王珪是老于政治之人，苏颂一开口，他便知道苏颂为何要坚持放弃河州：开拓熙河是王安石最重要的军事主张，一旦放弃熙河，等于向全国宣告“西进政策”完全失败，不管是什么原因，都等同于王安石的政治自杀。苏颂此时借机发难，无非是要报儿子在太学被逐之仇。对于朝中这些所谓“君子”、“名臣”们在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的想法，王珪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想了一下，欠身说道：“陛下，河州若放弃，是朝廷置被围的河州军民于不顾，这会让天下人失望，更是示人以弱。不若只遣使节诫王韶持重用兵，只需不打败仗，便可无碍。”

曾布也趁机说道：“若贸然放弃河州，也相当于一个败仗，只怕也会让人心不稳。”

“朕知道了，此事枢密院派使者便是。”赵顼心烦意乱地挥挥手，“众卿且退下，尽快想一个安置流民，赈灾的法子。”

众人正要退下，突然听到赵顼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同时也派使者告诉沈起，不得轻启边衅。”他这时候突然想起石越反对对交趾用兵的事情，虽然心有迟疑，还是下达了诫令。在场的大臣，别人只道皇帝是由苏颂之谏让皇帝举一反三，只有王安石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知道，皇帝此时心中是在后悔！

8

这是桑充国在马车上第五十次掀开帘子了。

从河北四路逃荒的灾民，流入京师的，他粗略估计了一下，至少有二十万之多！“死于道路，困死乡里的，不知道又有多少！”桑充国摇头叹息不止，白水潭学院因为本来就有官赐田产，再加上钟表业带来的分成、校营印书业等等产业，在经济上颇能自立，仓库储粮可供学生们三年之用，因此倒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恨那些粮商，虽然官府三令五申，依然要抬高粮价，这些灾民衣不蔽体，哪里又有钱去买粮？”郑侠愤怒地指责着，全然不顾桑充国的父亲也是一个大粮商。

桑充国叹道：“我已经劝家父不许提高粮价了，不过一家之力，也济不得甚事。这二十万灾民流入京师，根本无处安置，现在大相国寺以下，各寺院、道观、庙宇都挤满了灾民，可是大部分依然只能露宿街头，幸好现在是夏天，否则真不堪设想！”

“饿——娘亲，我饿——”一个孩子的哭声传入马车，桑充国再也按捺不住，大声喊道：“停车！”

车夫也不知何事，连忙停下马车，只见桑充国掀开帘子，跳了下去。一同坐车前往学院的郑侠和晏几道，不得已也只得跟着他跳下马车。

桑充国循着刚才听到声音找去，却看不到那个孩子在哪里，只见坐在沿街墙角下，有无数衣衫褴褛的母亲，有无数瘦骨伶仃的孩子，一个个都睁着无助的双眼，伸出又黑又瘦的双手，向街上的行人乞讨。

一种强烈的无力感顿时涌上心头。“我能帮得了谁？！”桑充国站在街边，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力量真的微不足道。

几个灾民可能是看到了桑充国的同情心，立时一拥而上，把桑充国三人团团围住，一个妇人把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丫头推到桑充国面前，用半生不熟的官话乞求道：“公子，求你行行好，买下这个女孩吧！她再跟我们，就要饿死了。”话未说完，已是泪流满面。立时众人都把孩子推到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

桑充国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么凄惨的景象，他手足无策的望着这些灾民，只要目光一触碰到那些瞪大双眼，跪在地上，虽然默不作声，却已在眼中写满了哀求的孩子，他的心便如被刀割一下，连忙把目光移开。晏几道是前朝丞相之子，虽然平时任侠纵性，挥金如土，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场景，一时竟是被惊呆了。只有郑侠出身较低，他一面默默地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掏了出来，散给灾民，一面摇头叹息；桑充国这时才反应过来，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摸了摸那个小丫头的脸，学着郑侠的样子，把身上的钱全部掏了出来，散给灾民，又从腰间取下一块玉佩，

塞到小丫头手里。那个小丫头显然是惊呆了，竟是忘记了叩头道谢。晏几道也连忙依样散尽了身上所有的铜钱。然而纵是三人把全部的钱都散尽，又能济得几何？反倒是吸引了愈来愈多的灾民。车夫拼命挤进来，一把拉住桑充国，苦笑道：“公子，你这样济得甚么事？这种事，还是要靠官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只靠官府？”桑充国满腔的郁闷，倒被这车夫一句话激发出来了，不由激动地大声说道。这是石越以前常说的。

晏几道和郑侠是第一次听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郑侠击掌赞道：“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晏几道却带着几分无奈地摇摇头，叹道：“肉食者鄙，人微言轻，终是管不了的。”

桑充国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握紧双拳，抿着嘴无比坚定地说道：“这件事情，我非管不可！”

回到马车上，郑侠一拳砸在车厢侧壁之上，怒声道：“朝廷的大臣们，都在做什么去了？数日以来，所见惨景让人心悸。单将军庙^[2]附近，每天都有数十饿死的百姓被拉去火化，公卿们真的不管吗？”

“介夫，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如今庙堂之上的公卿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晏几道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道。

“吵？吵什么？”桑充国无法理解这种事情。

“还能吵什么，旧党趁机攻击新党，无非是说天降大灾，是新法触怒上天，才使得上天降罪。又说正是因为新法，使各地常平仓空虚，才让流民聚集京师。要求皇上罢免王安石尽废新法的奏章，比报告灾情的

奏章还要多！”晏几道毕竟对这些事情知道得比较多，“我还听说皇上去太庙谢过罪。”

桑充国冷笑道：“此时首要的是赈灾，大臣们吵一团，又有何用？罢了拗相公，废了新法，老天爷就会下雨？何况就算下了雨，也不能立即长出粮食！”

“长卿，你毕竟不懂朝堂之上的事情，若是子明在此，必有良法。”晏几道仰着脸冷笑着，“赈灾是河南府、开封府的事情，关三公九卿们何事？且罢了新法，一出胸中恶气，管灾民们死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9

“大哥。”王昉轻轻扶起王雱，这个往昔风流倜傥，聪明过人的大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现在整日都是用药来支持着，偏偏王雱又闻不得药味，只好在四角都点起檀香。

“二弟呢？”王雱勉强坐起，强打精神问道。

王昉抿着嘴，默不作声从桌子上端了药过来。

王雱立时便感觉不对，又厉声问道：“二弟他到哪里了？”

“他出去了。”王昉心虚的回道。

“出去了？外面饥民遍地，他出去哪里？如今老天爷不长眼，让石越那厮蒙中，我料到朝中那些满口仁义的小人必然借机攻讦父亲，他此时还出去游玩，也不怕给父亲招致物议吗？”王雱心中气恼，越说语气越是严厉，只是身子不由己意，声音却也不免越来越微弱。

“你别说这许多话。先歇会，二哥并非出去游玩。”王昉一边说一边把药送到王雱手中。

“不是去游玩你如何不敢说？”王雱却是不信。

王昉垂首想了一会儿，抬起头，强笑道：“你先喝了这药，我便和你说吧。”

王雱皱着眉头，微微摇了摇头，道：“我不喝这劳什子药，喝了再多的药，也不得好。生死有命，只可惜大事未成，父亲少有助力，二弟终不成气候，你又是女子。”说到后来，语气已是凄恻。

王昉心里一酸，眼泪顿时涌了上来，连忙低下头去擦了，勉强笑道：“你别胡思乱想，吃了药，病好之后，父亲还要你帮忙呢。你现在可是龙图阁待制了。”

王雱心里叹气：龙图阁待制本来也不错，不过既有了石越的宝文阁直学士在前面，又有何可稀罕的？不过此时他不愿意多说，接过药来，勉强喝了，苦笑道：“不知道这药还得喝多久。”

“很快便会好了。”王昉接过碗来，放到一边，微笑着岔开话题，“其实二弟是去白水潭学院了。”

“他去那里何事？”王雱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

王昉却没有发现他这细微的动作，用带着一点兴奋的语气说道：“因为桑充国公子组织白水潭学生赈济灾民，二弟也过去帮忙。听说桑公子把家里的粮食全部捐了出来，大设粥场，又让白水潭的学生暂时腾出一部分校舍，把一些身体弱的灾民都移到校舍里和体育馆居住，学生们上午上课，下午就去帮着救济灾民。”

“沽名钓誉！”王雱冷笑道，“桑长卿这次可想错了主意，要是有人小人在朝中说他收揽人心，有非常之志，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瞧桑公子是赤诚之心，大丈夫若要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哪能怕小人陷害就不去做了？自古以来可没有这个理的。”王昉噘着嘴，不以为然地说道。

王雱摇摇头，道：“妹子，朝堂之上的险恶，你毕竟不懂。”

“大哥，此事你却是想岔了，我敢打赌断没有人会去害桑公子。”王昉星眸流转，开玩笑似的说道。

“哦，愿闻其详。”

“其实原因很简单，现今朝廷之上，旧党正想尽全力攻击父亲，而支持变法的大臣们，则不免都想保住父亲的相位，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愿意节外生枝，去攻击桑公子，平白无辜把桑公子背后的石越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且如今二十万灾民聚集京师，桑公子救济灾民，让灾民们感恩戴德，若攻击桑公子，必然招致众怒，朝廷为了稳定民心，只怕就要拿此人之头来安抚百姓。大哥小看了白水潭背后的力量，当今朝廷的公卿，有几个人家里没有子弟在白水潭上学？有几个人没有去白水潭讲过课？陷害桑公子，不啻于同时得罪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如今白水潭可以说是羽翼渐成，无论是谁，都应当知道白水潭只可倚之为援而不可

图。”王昉娓娓说道。

王雱听到这番议论，惊讶地张开了嘴，半晌才叹道：“妹子，可惜你不是男儿之身，否则你定能胜过石越。”

王昉见自己这个哥哥，时时刻刻都忘不了石越，心里也不由叹惜，道：“石越或许了不起，不过未必是真英雄。我虽在闺阁之中，也听说过他不少行事，总觉得他少了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决然。”

王雱听到这话极是顺耳，不禁笑道：“若说那种义无反顾的决然气概，当今天下，也便父亲一个人有。纵然天下人都不能理解，但父亲却是从没有退缩妥协的。”

王昉略带自豪的点了点头，不过她的心中，却还有个念头：“有这种决然气概的男子，未必只有爹爹。”

10

王旁并不知道此时他哥哥和妹妹在谈论着什么，在王家众兄弟姐妹之中，他是属于较简单的一个人。

此时开封府，除了官府设的粥场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设在白水潭学院和大相国寺的粥场了。而一般的灾民，更愿意去白水潭学院。因为伴随着灾荒而来的，不仅仅只有饥饿，还有疾病，在白水潭，学生们会相对比较认真的照顾病人，毕竟很多师生都同时粗通医术。因此白水潭一地，聚集的灾民，几乎有两万多人，占到汴京灾民的十分之一，学

生们大都忙忙碌碌，白水潭附近的居民也往往主动前来帮忙，不过除了学生之外，像王旁这样愿意来帮忙的官宦子弟却并不是太多。

王旁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觉得在这里帮助那些灾民很有满足感。但也不是没有委屈的时候，有一次，几个灾民知道他是王安石的公子后，竟然扑通跪下，哭着求他：“公子，您回去求求丞相，不要变法了！不变法，老天爷就不会怪罪了——”他当时就满脸通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幸好晏几道过来，把那些灾民拉开。以后他再也不敢轻易让人知道他是王安石的幼子了——这是他第一次要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一直以来，都为自己的父亲感到自豪。

不仅仅是灾民，有些学生，甚至连那个郑侠，都会用异样的眼睛看他。这些读书人自然不会象那样灾民一样跪下来哭着哀求，但是他们会用眼神和神态来表示他们的意见，这更让王旁受不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桑充国与程颢提出来的口号，他能够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桑充国满含着眼泪，要求白水潭的学生们有一颗“仁者之心”，去主动帮助那些受灾的百姓：“我们不应当把责任推给朝廷，不必去问官府做了什么，而要先问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圣人之书，要有圣人之心，我们白水潭的学生，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那一刻，王旁觉得桑充国真的很了不起，难怪有人把他和石越，并称之为“双璧”。他曾经听到过程颢对桑充国的评价：“勇于有为！”

“小心点儿，老丈。”王旁把一碗粥递给一个颤微微的老人，暂时收回自己的胡思乱想。

老人挣扎着想要起来给他叩头。“折福呀，折福呀，让这些天上的

文曲星来送东西给自己吃。”旁边有人喃喃说道。王旁又觉好笑，又觉可叹，一面拦住老人，轻声道：“老丈，不用起身，坐下喝吧。等会儿我过来拿碗。”说完便连忙走开。凭经验知道，如果他不走开，这个老人是非要叩完头才敢吃的，对读书人的敬畏，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得超出人的想象。

因为桑充国要求所有的碗筷都要用沸水煮过才可以再用，他便准备去另一个地方收碗筷，不料刚刚走了几步，便见桑充国和晏几道连袂而来，身后跟着一个面黄肌瘦、怯生生的小女孩，一步不离桑充国左右。桑充国显是几天没有睡了，眼窝深陷。

“长卿、小山，有礼。”

“二郎，有礼。”桑充国笑道。

“你们这是去何处？”王旁随口问道。

桑充国和晏几道对望一眼，苦笑着摇摇头，晏几道从袖子中抽出三份报纸，递给王旁。

王旁每天都过来帮忙照看灾民，已经几天没有看报纸了，这时候伸手欲接，却发现手上沾满了米浆，不由不好意思地笑着伸出手掌，在二人面前晃了晃。桑充国和晏几道不由哈哈大笑，二人也学他的样子，伸出手掌来晃了晃，这些公子们平日里白净如玉的手掌，竟也是沾满了米浆之类的东西，王旁再看二人的袍子，更全是汤水的渍迹，也不禁哈哈大笑。心里更不顾忌，用沾满米浆的手打开报纸，原来是《新义报》、《西京评论》、《谏闻报》各一份。

他略略一看，便知道又是那些互相攻讦的把戏，只不过此次是《西

京评论》和《谏闻报》细数王安石执政以来的天灾异象，把这次天灾的责任，全部推到王安石身上，似乎只需罢王安石、废新法，那么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谏闻报》更是强烈呼吁召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回朝。而《新义报》又免不了对此冷嘲热讽一番，嘴仗打得不亦乐乎。

王旁撇撇嘴，不屑地说道：“满篇骂来骂去，没有半句提到如何救灾。”

桑充国苦笑道：“灾民每天都在增加，朝廷再不想办法，迟早会出大事。”

“这也无法可施。长卿你也已经尽力了。”王旁安慰道，站在他的立场，的确认为桑充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了不起了。

“长卿和程院长商议了一下，《汴京新闻》也要表个态。我和长卿现在回报馆写评论。”晏几道解释道。他其实更无主张，不过以他的性格，桑充国既然是他的朋友，做的事情又是对的，他也就没什么选择了。

赵顼无力的坐在龙椅上，失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

今天早上给太皇太后、皇太后请安时，两宫太后突然哭了起来，原来是两宫太后已经知道现在京师流民聚集，黄河以北地区的灾情愈来愈

严重了。

“官家，当初祖宗托梦，没有采信，已是大错。自古以来，上天降灾，必是政事有不对的地方，如今之事，除了新法，还有何事？何况百姓流离失所，一半也有新法刻剥百姓的原因！官家，你就废了新法吧！”

“官家，新法已经使天怒人怨。如今灾民聚集京师，百姓们都认为是新法的过错，万一有人挑唆，以清君侧为名，激起大变，那该如何是好？不若先罢了王安石，给他一个大郡做地方官，安抚百姓要紧！”

“官家，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

“官家……”

“废掉新法，罢掉王安石就能没有天灾吗？”赵顼喃喃自语，他心中充满了迷惘。“朕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呀！”在太庙祷告时，他曾经很坚定的相信太祖、太宗皇帝是支持自己变法的，否则的话，二圣为何会托梦给石越提醒灾害的到来呢？只恨没有听石越的话，没有做到有备无患。

但是现在他又有点觉得新法可能的确错了，如果真是如王安石所说，新法尽是利民的，那么百姓们的储存应当增多，即使是灾荒，哪里又会有这么多的流民出现？攻击王安石的奏折，堆满了御案，《谏闻报》公开请求召回司马光等人，罢免王安石；《西京评论》列举了王安石执政以来的种种天象示警，似乎也不是空口白牙——新法真的惹得天怒人怨了吗？

“朕错了吗？”赵顼的信心堤防，已经渐渐松动。

“官家！”李向安蹑手蹑脚的走过来，打断了皇帝的思绪。

赵顼心里一个激灵，立时恢得了皇帝的威严，冷冷问道：“有何事禀报？”

“王丞相、韩丞相求见，还有，今天的报纸……”李向安一面说一面把一叠报纸双手递到御案之上。

赵顼微微颌首，道：“宣两位丞相进来吧。”说完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浏览，李向安因为和石越交好，又经常得到桑俞楚的孝敬，因此每次送上一叠报纸，总是会刻意把《汴京新闻》放到上面，果然皇帝每次顺手拿起的，首先总是《汴京新闻》。

赵顼本来不过是想随便浏览一下，他深知自己知道民间之情才不会受大臣蒙弊。不料几篇文字跃入眼帘，立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有徒知议论而不知事有轻重缓急者，《西京评论》、《谏闻报》诸君子也。诸君子陈义甚高，不意董子春秋繁露之学，光大于今日，而不知国事艰难，百姓旦夕不保，社稷可危矣！今之要务是何事？今日之急务，非罢丞相、废新法也！二十万流民聚集京师之地，若官府不加体恤，万一有陈胜、吴广之徒，追悔何及？……丞相是否有过、新法是否当废，待灾情控制，百姓安顿，朝堂之上，再议论未迟。今日之大宋，须当官民一心，共体时艰；朝野共弃前嫌，赈济灾民！而非互相攻讦，推卸责任也。……

这段话可谓深中赵顼之心，他心里微微赞叹：“这才是识大体的话。”又继续移开视线，去看另一篇文章，全然没有注意王安石、韩绛已经进来，恭身站立在下首，只是不敢打扰皇帝的兴致。

……充国布衣也，尚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位虽卑，其心不敢忘国忧。诸大臣皆食朝廷俸禄，深受皇恩，岂可不知此意？诸大臣之荣耀，皇上所赐也；诸大臣之衣食，百姓所供也。惟此国家艰难之际，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皇上心念黎民之疾，睡不安寝、食不知味，诸大臣若不知体惜圣心，同心合力，赈灾救民，不知于心何安？！……

赵顼一口气读完，不由暗暗叹道：“事急见忠臣，桑充国如此痛责

朝廷大臣，是为国而无暇谋身了！可惜满朝大臣，却没有几个识得大体的。”他抬起头来，发现王安石和韩绛已经进来，当下便把报纸递给二人。

二人读完之后，王安石却不便说话，只韩绛道：“桑充国确是至诚之人，他捐出家中全部存粮数万石，在白水潭学院开设粥场，救济灾民。又亲自带着一干学生，去游说开封府的富豪贵人，要求有钱人捐粮捐钱，齐心合力救济灾民。有小人竟然在臣面前说他有非常之志，被臣痛声驳斥……”他知道赵顼此时对桑充国颇有好感，便顺着皇帝的意思，夸赞起桑充国来。

“非常之志？”赵顼不由一怔，冷笑道：“别说桑充国一介书生，单论白水潭数万学生，便没有谋反的理。自古以来，一群书生忠君爱国是有的，一群书生谋反，那是闻所未闻之事！只有恒、灵那种昏君，才相信那样的事情。”

韩绛对皇帝的这种历史观心里颇不以为然，嘴上却道：“陛下所说，自是正理。似这种为朝廷分忧之事，少不得便会有小人看不过眼。”

赵顼点点头，转过头问王安石道：“二位丞相一起来见朕，想是有事？”

王安石正要答话，忽见一个宦官走进来，叩首禀道：“陛下，银台司急奏！”

“呈上来。”

那个宦官连忙把一份奏章和一个卷轴高高捧起，恭恭敬敬递上。

赵顼让李向安接过来一看，却是监安上门郑侠所写，他心中奇怪，不知道银台司急急忙忙递上一个小吏的奏章，是何用意。当下将前后文略去，只挑着紧要的句子看：“……去年以来，秋冬亢旱，兼以蝗灾，麦苗焦槁，五种不入，群情俱死……灾患之来，莫之或御。乞陛下开仓廩、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臣仅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幅，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至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原来却是道灾情、要求救灾的奏折，所谓“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乃是要要求废除新法的委婉说法。赵顼本来看这样的奏折已经看得烦了，心下倒也不以为意，不过这次上书之人，却颇有胆色，说什么“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而且区区一个监安上门，更让赵顼有点另眼相待。

他不自禁用眼角看了王安石一眼，拿起卷轴，打开一看，却是一幅数米长的图画，图上画了许多灾民，尽是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这些灾民，有些在吃树皮，有些趴在地上哀号，有些在卖儿卖女，有些惨死路边……画家工笔极为传神，每幅图画之旁，都有小楷注释，图画之右，赫然写着《流民图》三个字的行书。

赵顼才看到一半，就已经感觉惨不忍睹，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强抑着情绪，看到三分之二，终于控制不住，将图一把抓起，丢给王安石、韩绛，颤声问道：“此图的内容，可是真的？”说完之后，眼睛死死的盯着王安石。

王安石默默打开《流民图》，注视了几秒钟，便把《流民图》递到韩绛手中，韩绛才看了一眼，冷汗就冒了出来。他正欲设辞分辩，不料王安石已经跪下，惨然说道：“陛下，此图所绘，的确就是外间百姓的惨状。”

韩绛绝对没有想到王安石会一口承认，大吃一惊。天子在九重之内，外面是个什么样子，还不是大臣们说了算？！现在虽然有报纸了，但是巧言设辞，也并非难事。他实是不知道王安石为何竟要一口承认。若是石越在此，必然也要吃惊的。因为他所学过的历史书，是说新党百般抵赖的。

赵顼见王安石承认，又惊又怒，道：“丞相，你、你……”皇帝用手指着王安石，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王安石微微叹了口气，沉声说道：“陛下，臣深负圣恩，万死不能赎其罪。现在既知事事属实，断无欺君之理！”

韩绛听到赵顼和王安石的对话，心里却也乱成一团，完全失去了分析后果的能力。

赵顼瞪视王安石良久，又是失望又是焦虑，最后终于把手放下，一屁股坐在龙椅上，闭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既是属实，这幅《流民图》，就挂在内殿中。也好让朕天天记得，朕的子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

王安石心中的灰心，其实比皇帝远甚，负天下之望三十余年，一旦执政，数年之内，先是士大夫沸腾，议论纷纷，自己平素所看重的人，似司马光、范纯仁辈，根本不愿意与自己合作；好不容易国家财政渐上轨道，各处军事上也接连取得胜利，却来了一场大宋开国百余年没有的大灾！

“陛下，王丞相执政之前，曾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内中言道一旦有事，百姓必然不堪，今日之事，实非新法与丞相之错，而是替百年之沉苛还债！还望陛下明察。”韩绛终于理清了思绪，战战兢兢地

说道。

王安石望了韩绛一眼，他不知道新法到现在为止，已经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无论他自己怎么样想，这一批人却是肯定要一直打着新法的旗帜，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王安石罢相，万一皇帝变卦，不再变法，这一群人的政治权益，就会立时失去，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说，是无论如何都要尽力保住他的。王安石却只道韩绛是因为他们几十年的交情，竭力为他掩饰，心里不由也颇是感动。

“子华……”王安石叫了一声韩绛的表字，沉默半晌，方对皇帝说道：“陛下，臣并非是为推行新法而向陛下谢罪。大宋国势，不变法不行，这是陛下也深知的。臣向陛下谢罪，是因为六年来，陛下对臣的知遇之恩，旷古绝今，信臣用臣，而臣的新法，却没有办法应付一场大灾，致使百姓流离失所！”赵顼见王安石眼中已经满含泪水，心里也不由动容。又听王安石说道：“方才看到桑充国的文章，臣才知道臣身为宰相，器量竟不如桑充国一介布衣，心下惭愧万分。但是臣的本心，可鉴日月，绝对是对大宋、对皇上的赤胆忠心，绝对没有想过要盘剥百姓来敛财邀宠！”

赵顼微微点头，这一点上，他绝对相信王安石。

“虽然如此，但是错了毕竟是错了，为相五年，却是今日这样的局面，臣非但外惭物议，内亦有愧于神明。石子明离阙之时，嘱臣数事，备灾荒、缓召王韶、不向交趾用兵，臣没有一件事做到了。石越回京之日，臣若还在相位，实在羞见石郎！因此臣请陛下许臣致仕！”

“致仕？！”赵顼和韩绛不由大吃一惊。

“万万不可，陛下，介甫，此事万万不可！”韩绛这个号称“传法

沙门”的韩相公，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陛下，新法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必然前功尽弃！王丞相若罢，新法必然更加艰难！”

12

桑充国的呼吁、郑侠上《流民图》、王安石自请致仕，汴京的政局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想要旧党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是有点一厢情愿。局势反而更加复杂化了。

朝廷与地方的旧党，平素与王安石不合的大臣，借着《流民图》的机会，一波一波地要求皇帝罢王安石、废新法；连一向不干预朝政的两宫太后，也天天向赵顼哭诉，赵顼被这件事情搞得晕头转向。偏偏蔡确这时候，却做出了一件更加激化矛盾的事情来，他带着御史台所属兵士，一纸行文，将郑侠捉住，关进了御史台的牢狱之中。此事立时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陛下，臣以为此事或有不妥。”连吕惠卿也对蔡确的做法不以为然。

苏颂更是直接质问道：“蔡中丞，不知郑侠所犯何罪？”

蔡确冷冷地望了二人一眼，根本不屑于回答，只是冷笑道：“二位不会连大宋的律令都不知道吧？”

赵顼此时实在是伤透脑筋，蔡确也不请旨，直接将郑侠系狱，结果当日营救的疏章就达到二十多份，他下旨让蔡确释放郑侠，蔡确毫不客

气的顶了回来：“祖宗自有法度，陛下须做不得快意事！”

“郑侠到底是犯了何事入狱？”赵顼不得不亲自开口询问。

蔡确见皇帝发问，这才躬身回答：“回陛下，是擅发马递之罪！”

“哦？”赵顼没有明白过来。

“臣听陛下说，陛下接银台司急奏，却是郑侠所上《流民图》，不知确否？”

“正是。”

“臣当时便想，郑侠一个监安上门，上《流民图》，如何能得银台司急奏？”蔡确这么一说，赵顼才想起来，自己当时的确也奇怪过。

苏颂等人听到此处，却也已经略略猜到事情的原委了。原来皇帝所阅奏章有缓急之别，其中最急者，便是密报，直接由银台司递进，且绝不敢延迟。而递交密报，就需要发马递。想是郑侠急欲皇帝知道，便不顾后果，兵行险着，利用监安上门的权力，竟然假托密急，骗过银台司把《流民图》递了进去，不料却被蔡确一眼就瞧出破绽来。

果然蔡确把原委一一道来，这是证据确凿之事，不仅众臣，连皇帝也哑口无言。宋代的君权本来就没有后世的霸道，大臣把皇帝驳得气结于胸无可奈何的事情，史不绝书。此时既然被蔡确抓住了把柄，赵顼虽存着息事宁人之心，却也不能不好言相向，道：“念在郑侠是一片忠心，此事不如罢了。”

蔡确冷笑道：“此次若是放过，下次人人都会发密急，谁又不是忠心？陛下要为郑侠说情，说不得先请罢了臣这个权御史中丞。否则臣既

然掌纠绳百官，区区一个监安上门，还不必劳动天子说情。”

赵頊不料碰了好大一个钉子，却也只能摇头苦笑。

吕惠卿心里奇怪，他远比他人了解蔡确，知道蔡确虽然时不时刻意在皇帝面前表现得甚有风骨，但凡是重大事情，其实倒多半是希迎皇帝、王安石之意的，此时为了一个郑侠而如此大动干戈，难道是王安石的意思？“不可能，不可能。”吕惠卿心里摇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可以明显感觉出王安石最近心情颇异于往常，而且对郑侠并没有特别怀恨。

“这个蔡持正，究竟是何主意？”吕惠卿心里嘀咕着。

然而大部分的新党，便没有吕惠卿这么多心肠，韩绛、曾布、李定等人，心中直呼痛快！“丞相对郑侠不薄，把他从光州司法参军调到京师，本来欲加重用，不料他却对新法全盘反对，不得已安置他为监安上门，谁知此时却来反噬！”这本是新党许多人心中的想法，蔡确一定要治郑侠的罪，不由让这些人也对蔡确多了一份亲近感来。

相比韩绛等人眼中的赞赏，冯京眼中却不免多出许多疑虑，“那么蔡中丞打算如何发落郑侠？”平素温和的他，此时却是用明显的讽刺语气发问。

蔡确丝毫不以为意，只向赵頊说道：“臣以为郑侠当落职，安置一个小县，交地方看管，以使后来者知戒。”

“这……”赵頊面有难色，如此处置，朝中必有大臣不服。

果然，他话音未落，冯京就愤然说道：“蔡持正未免处置过重了！”

连王安礼也反对道：“若郑侠上《流民图》而遭黜，是朝廷无公理！请陛下三思！”

刘攽、苏颂、孙固等人，更是同声反对。

而似曾布、李定等人，却不免又要一致支持，只有韩绛知道皇帝心意，便默不作声。

吕惠卿见到这种情形，立时恍然大悟，原来蔡确竟然是想趁机竖立自己在新党中的领袖地位！他暗暗冷笑：“蔡持正未免操之过急了！”当下再不迟疑，朗声说道：“陛下，臣以为郑侠擅发马递，自然是有罪，但是他一片忠心，而且便是几位丞相，都能体谅，并没以为郑侠是在妄言。因此臣以为，有罪虽不可不治，但法理亦不外乎人情。郑侠本来是光州司法参军，王丞相曾称赞其能，不若再放回光州，依然任司法参军，同时记过。一来以示惩戒之意，二来示天下朝廷之宽仁美德。”

他这番话，却是两面顾到，打太平拳的意思，旧党的感受，吕惠卿本来并不太在乎，但他知道皇帝心中此时必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只不过若是完全不给郑侠一点颜色看，只怕新党中人也要视自己为异类了，当下才说出这么一个办法。

果然赵顼听完，立即点头同意：“吕卿所言有理，便依如此处置便可。”而韩绛、冯京、曾布等人觉得这个方案也可以接受，也就不再出声反对。

蔡确知道这个方案提出，别人既无异议，自己便也不便再过分坚持，他万万料不到自己一腔心血竟被吕惠卿卖了个乖，低下头狠狠瞪了

吕惠卿一眼，无可奈何地说道：“臣遵旨！”

13

桑充国既料不到郑侠会不和自己与晏几道商量，就假托密报上《流民图》，也料不到朝廷的公卿们，此时没有去想怎么样救济灾民、恢复生产，反而在争论着如何处置郑侠的事情。不过他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么多事情，官府虽然也设了粥场，但是却严格控制府库的存粮，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灾民的生活之需，白水潭的粥场，吸引的灾民越来越多，而仓库中的存粮，却一日比一日少了，桑充国虽然有心买粮，可在汴京城，上哪里能一次买到这么多粮食？

在众多的灾民之中穿行，望着那一双双充满了期望与信任的眼神，桑充国实在不敢去想象彻底无粮的那一天。他下意识的想避开那些眼神，忙抬起头来，却发现王旁正陪着一个老人在灾民间穿行。桑充国连忙信步走过去，招呼道：“王兄。”

王旁见桑充国走过来，低声对老者说了几句什么，这才笑着回道：“长卿，现在情况如何？”

桑充国皱眉道：“情况实在很糟，得病的灾民越来越多，人手不足，粮食也快没有了，朝廷再不想办法，我不知道还能支持几天。程先生和邵先生几位，已经想办法去了。”一边朝那位老者行了一礼，招呼道：“老丈，这里礼数不周，还望恕罪。”

那个老者微笑着点点头，说道：“不必多礼。”却是公然受了桑充国这一礼。

桑充国不由一怔，须知他毕竟也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一般人便是长者，也不至于见到他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王旁知他心思，连忙低声解释道：“这是家父。”

桑充国随口应道：“原来是令尊——”说到这里，不由一顿，这才反应过来，王旁的父亲，不是王安石吗？！

“你、你是王相公？”桑充国有点失礼地问道。

好在王安石却是个不太拘礼法的人，当下微微点头，笑道：“正是某家，久仰桑公子的大名，不料今日才得相见。”

“不敢，不知相公驾到，学生实在失礼了。”桑充国一面说着，一面就要下拜。

王安石连忙止住，道：“今日野服相见，桑公子不必多礼。”王旁也笑道：“长卿不要太声张，家父是想来看看白水潭是如何救济灾民的。”

听到王旁提到灾民，桑充国看了王安石一眼，叹道：“不瞒相公，如若朝廷再设法，我们也要无可奈何了。相公是饱学鸿儒，岂不知绿林、赤眉，皆是饥民吗？”他说的虽然委婉，却隐隐有责难之意。

王安石见他初次见面，便如此坦然，不由暗暗称奇。他自是不知道白水潭学院一向颇为自矜，平时便是昌王来此，也并不拘礼，因此白水潭学院的人对于公卿，实在是看得太平常不过，而对所谓的尊卑之分，除了君臣父子师生这些之外，比起别处的人来，倒要淡了几分。

“某岂有不知之理，不过谈到救灾之法，却是苦无良策。”王安石摇了摇头，回道。

桑充国毫不客气地说道：“相公如此说，学生不敢苟同。岂能用‘苦无良策’四个字来推卸责任？若绿林、赤眉贼起，饥民们可不会听‘苦无良策’四字。”

王安石不由有几分尴尬，王旁有点担心地望着父亲，若是往常，只怕王安石早已发怒，今日不知为何，脾气却格外的好，只是苦笑道：“那么桑公子可有救灾之策？”

桑充国说完之后，其实也自觉颇有过分，只是这几日急火攻心，猛然碰到王安石出现在自己面前，却不自觉的要嘲讽几句解气。这时候见王安石竟是丝毫不以为意，心里也不由奇怪，暗道：“王安石人称拗相公，说是脾气易躁的，难道传闻有误不成？”嘴上却回道：“学生不过一介布衣，才疏学浅，又知道什么国家大事？不过这救灾之策，自古以来，无非是开仓放粮，使百姓不必流离失所。”

王安石不禁哑然失笑。他虽然并不指望桑充国有石越一般的政治才能，但也没料到桑充国原来竟是书生气这么重的人。他苦笑道：“若是如此简单，那便好了。似如此大规模的灾情，本州本府，再如何开仓放粮，也不敷所用。何况重要州府的军粮，更是一点都不能动。因此一切只能靠外郡运粮救济，而运粮所费，更是惊人。因此似这种大灾，除非百姓本来殷实，或者早有准备，否则无法杜绝流民出现。”说到后面，王安石眼神不由一黯，本来大宋朝是有机会早点准备的。

桑充国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道：“相公说的自是实情，但如此放任流民聚集京师，终究不是办法。”

“可又能如何？若阻止流民来京师，立即就会官逼民反。自古以来，百姓再没有心甘情愿背井离乡的，迫于无奈之下，也只有让灾民去他们想去的地方了。”王安石无可奈何地说道，“桑公子莫以为朝廷坐视不理，从各地调粮往京师、受灾州郡的文书，催粮的官员，早就出发了。不过这种事情，归根到底，却只能等待老天爷下雨。”

桑充国摇了摇头，道：“相公，学生虽无良策，但是却相信肯定有一个办法存在，只不过学生想不到罢了。”他立时想到了石越，也许石越应当有办法吧？

王安石悠悠道：“若石子明在，不知道是否有良方？”二人默默望着东方许久，好一阵子，王安石才说道：“桑公子，我会通知开封府给白水潭五千石粮食，或者可以多支持几天。”

桑充国万万没想到王安石会送粮食给白水潭，虽然五千石粮食的确不够几天用的，但是却总是聊胜于无，连忙谢道：“充国替灾民们谢谢相公。”

王安石微微苦笑，“灾民们便是骂我，也没什么。”

杭州。

一场大雨过后，西子湖显得更加妩媚。沿岸的游人，把伞拿在手上，尽情地享受着雨后湿润的空气，一年之前，两浙路大旱，就在此

时，大宋黄河以北的地区也是赤地千里。想想这些，这大雨就不知道有多么珍贵了。因为远离灾区，加上丰收的喜悦，杭州的老百姓今年走路都会显得特别的精神。

开春前往高丽的船队，在前不久顺利返航。这只史无前例的巨大船队的到访，轰动了整个高丽，近百只船的货物，一时间充斥着高丽那尚未开发的市场，大宋商人用瓷器、丝绸、棉布、座钟等等换购药材、白银甚至粮食等高丽商品，在返航时，更是带上了高丽随行使者，以及他那儿艘相形之下小得可怜的船。因为高丽市场一时间根本接纳不了如此规模船队的货物，为了保证利益，薛奕与甫富贵并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在高丽使者的向导下，转道去了日本，把余下的货物以及一部分在高丽买来的商品，全部倾销在日本的市场，又买回大量的日本特产以及黄金。此次贸易的总利润，因为一些奢侈品全部脱手的关系，竟然高达到一百多万贯，而官船的收入，占到将近三十万贯——当时大宋各市舶司每年总关税亦不过六十多万贯——这还没有算要上缴朝廷的市舶司关税，什一之税便有七万贯。如此，把欠船厂的钱全部还清后，还能余下二十来万贯。

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航海，只有一艘商船在途中不幸触礁沉没，还不是市舶务的官船，而利润却如此之高，石越笑得嘴都合不拢。可惜接下来是台风季节，出海远航风险太大，否则一年之内，便能把三年茶盐之税，全数挣回了。

除了船队的开门红之外，石越主修各项水利工程都已竣工或者接近竣工，包括新开发的数万顷圩田在内，在灾年过去之后，竟然有了一次大丰收。石越亲自巡视各县，几乎带着强制性的推行合作社制度，让农民互相帮助，以充分利用牛力，保证土地的肥力，又派人去淮南、福建选种，贷给百姓，花费诺大的精力，终于保证了这次丰收的取得。虽然

到目前为止，杭州府库所存钱、粮，实在只能勉强度支，但是以民间而论，杭州却是一派繁荣景象。

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商业的繁华，邻近州县的商人，已经开始渐渐把杭州当成一个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了。因为石越下令把用官价强行征购民间商船的高利润商品的比例下调到百分之二十，而余下百分之八十允许商人在杭州就地出售，立时大大刺激了商人们的神经。于是最典型的交易行为是，外地商人把本地货物运往杭州，卖给杭州的外贸商人，又从杭州买回高丽、日本的特产，以及杭州本地的一些物品，贩运回乡，牟取利益。托赖杭州的交通发达，各官道修葺一新，沿途皆有驿站，出入杭州又只要交纳一次关税，石越又严禁小吏勒索商人，这里简直就成了商人的天堂。

当潘照临进入杭州府界之时，就被驿道上往来的商贾吓了一跳，而进入杭州城后，更是被市面的繁华所震惊。他以前来过杭州，那时候的杭州，虽然也是大城，但若论繁华，不用说与汴京比，就是比之扬州，也相差甚远，而眼见所见之景，倒俨然是个“小汴京”了。不过汴京此时却是饥民遍地，而杭州虽然一样也有乞丐，却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漂荡在西子湖上的一艘画艇之上，潘照临眼睛迷离地望着远处翠碧荷叶之上点点晶莹的水珠，忽然赞叹道：“公子真是非常之人，一年之间，便能使大灾过后的杭州有如此景象，只怕古之管仲，亦不过如此。”

司马梦求笑道：“难得潜光兄开口赞人，不过比起管仲来，却还是差得远哩。打开杭州的府库，什么底都露了。现在通判彭使君，心里可从来没有安稳过，整天拐弯抹角来找石学士，说来说去，都是一句话

——快收税吧！”

一句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石越轻轻把玩酒杯，望了潘照临一会儿，悠悠问道：“潜光兄快马急驰，兼程而来，想必不是为了来夸赞我在杭州的治绩的。”

司马梦求和陈良、李敦敏立时都止住笑容，望着潘照临；侍剑默不作声走出船舱，到外面监视。潘照临亲自赶来，众人都知道这是有大事要相议了。

潘照临笑咪咪地说道：“公子说得不错，眼下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石越默不作声，只是望着潘照临，等他的下文。他们都知道河北诸路大旱，流民聚集京师，只是不知何故，石越临行前向皇帝所献诸策，赵顼却至今没有采用，虽然知道种种措施，只怕有骇物议，但石越也认为的确是行得通的办法，虽然不可能完全救灾——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至少能够减缓流民的出现。

“王安石已经不安其位了。”潘照临淡淡地继续说道，“郑侠上《流民图》，王安石已经有灰心之意，现在勉强继续视事，却不过只在政事堂处理公文罢了，隔不几天就托病一次，有人看到他经常微服在灾民中行走，我看拗相公良心发现，自己已经坐不下去了。而各地攻击新法的奏章，没有一日停止过，最致命的是，两宫太后不断的请皇帝罢王安石、废新法，这个消息居然被人传了出来，更增加旧党的气焰。王安石能不能撑过这次旱灾，完全在于皇上的心意……”

陈良不禁问道：“如果此时王安石去位，学士远在杭州，又怎么称

得上是机会？”

“正为了远在杭州，才是机会。若在京师，反有许多麻烦了。”潘照临斜着眼睛看了陈良一眼，又继续说道：“最有意思的是桑长卿……”

“长卿，他怎么了？”石越奇道，不明白这些事情怎么和桑充国又扯上关系了。

“嘿嘿，‘当日爱王相公亦切，今日责王相公亦过’，任谁也料不到，《汴京新闻》与桑充国，这个时候替拗相公打抱不平来了。”潘照临讽刺地说道，一面把几份《汴京新闻》发到众人手里。

众人接来，略略一看，石越和李敦敏默默摇头，司马梦求叹道：“长卿真是天真了。”陈良心里却觉得桑充国也没什么不对。

“其实长卿这样也是示天下以公正，对《汴京新闻》的威望颇有好处，听说范纯仁就很欣赏桑充国。”潘照临冷笑道，“而且这样做，对公子也有好处。”

石越“噢”的一声，有点摸不着头脑，连司马梦求都奇道：“对学士又有何好处可言？”

“新党都知《汴京新闻》与学士关系密切，如今桑充国替王安石说话，免不得缓和的关系，有一半要算在公子身上；旧党这面，自冯京以下，却是知道这件事与学士没甚关系，以学士的声望地位，他们不愿意视之为敌，自然若有怨望，也全记到桑长卿身上了。”

石越苦笑着摇摇头，想不到潘照临连这都要算计。他说自冯京以下，都知道这事与石越无关，背后的文章，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可笑的是桑长卿，这时候还妄想让众朝臣捐弃前嫌，真是缘木求鱼。现在朝廷之中，连新党也知道王安石必然不安其位，韩绛、吕惠卿、蔡确、曾布，个个都想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再也安分不起来了。”

“啊？！”司马梦求听到这句话，不由猛地站了起来，问道：“此事当真？”

“岂有假的？”潘照临脸上也慢慢泛起了红晕，瞳仁中闪过晶莹的光芒，不过一瞬而过，立时便又黯淡下来，继续说道：“韩绛不足为虑，虽然他现在地位最高，但是吕、蔡、曾三人，说起来他一个也斗不过，因此他是希望王安石留下的，这样他就安心做他的相爷，位居王安石之后，也可以心安理得。”

司马梦求点点头，冷笑道：“韩家是本朝巨族，三兄弟这次各有立场，总之无论哪派得志，庙堂上都少不了韩家的人，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石越心里对此也是雪亮，如果旧党当权，韩缜就肯定要上台；如果自己或者中间派执政，韩维也一定会官居显职，否则河北士绅，绝对不会善罢干休。韩家这样的布局，有时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老谋深算的结果。

“此次河北受旱，韩家只怕又要得不少便宜，灾民背井离乡，韩家焉有不趁机占据田地的，到时候灾民能平安回来的，也只有一部分，略略还一点，做个样子就可以了。河北地主士绅的心里，是盼着流民出现的，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陈良愤慨地说道。

潘照临轻轻摇了摇头，把话题转回来：“吕惠卿这次走的是温和路线，有意无意的与王安石保持距离，向旧党示好，此人颇能揣测上心、迎合圣意，虽与王安石保持距离，但所作所为，却还能让王安石放心，

真是不可小视。蔡确过于急躁，一心想领导新党，吕惠卿在，他机会不大，但是韩绛这只老狐狸心里明白得很，他宁可与蔡确、曾布合作，也不会愿意和吕惠卿合作，因此也未必没有机会。曾布羽翼未成，因此退而观战，此人与公子交好，除了王安石之外，我相信他最愿意追随的人，就是公子。此人既然与吕惠卿、蔡确关系都不好，必然不愿意见他们得意，可以成为公子他日之助力。”

司马梦求听他说完，沉思一会，突然问道：“王元泽呢？他坐视不理吗？”

“嘿嘿……”潘照临禁不住冷笑，“王衙内重病缠身，否则有他在，必然能坚定拗相公的意志，哪里轮得上韩吕蔡曾辈来登场？王衙内太过于争强好胜，我看他性命早晚要断送在交趾一事之上！”

“交趾？皇上不是下诏不得擅开边衅了吗？”石越吃惊地望着潘照临。

“所以我才说他的性命，早晚间断送在此事之上。”潘照临冷笑道，“王元泽来往桂州的书信使者，达到五六次，虽然不知所谋为何，但是我料他必是不死心。”

石越腾的站起，道：“南交之战，绝不可开，这件事情，得想个办法阻止！”

“阻止？公子如何阻止？写信给沈起还是王衙内？！”潘照临嘲讽地望了石越一眼，停了一会儿，又缓了语气说道：“何况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信里写的是何内容，不过推测而已。”

石越心里知道潘照临所说有理，怅然良久，无可奈何地坐下，叹

道：“但愿王元泽不要发疯，否则倒霉的是国家。”

李敦敏眼见石越伤神，便笑着岔开话题，向潘照临笑道：“潘先生刚才说了许多，道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下却只看到对朝局的分析，实在不知道机会究竟是什么。”

司马梦求笑道：“自然是机会。王安石去位，如果新党诸大臣能够一心一意拥立一两个继承者，分配权力，那么学士暂时就没有机会进入政事堂，只好继续在地方积经验，攒资历。但若是他们居然内哄，那么不仅可以得到旧党的声援，连他们内部的矛盾也可以善加利用，到时候反对的声音，就会很小了。”

“不错，比如蔡确与吕惠卿不和，那么若吕惠卿进入政事堂，蔡确就会害怕吕惠卿趁机报复，如此蔡确虽然平素与公子不和，可照样也会希望公子进入政事堂，制衡吕惠卿，让他无法为所欲为。而他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无论是公子和吕惠卿，都会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助力，他的地位在二虎相争之中，就可以得到巩固了。”潘照临举杯饮了一小口，微笑着解释，“不过，想要这个机会能够被利用好，还要做许多事情！”

汴京的天气，一日热过一日。

自从太皇太后、皇太后哭诉于皇帝面前，要求废新法、斥王安石的

消息传出来之后，王安石更加知道自己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对于这些，他已经完全看淡。只是让人瞒着王雱，怕这个消息让儿子病情加重，吴夫人以要安心静养为借口，更是连报纸都不让王雱看了，每天不过读些诗词解闷。王安石一面不断地上请求辞相的奏章，一面却照常视事，他此时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他矫情恋栈，只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略微缓解灾情。

到了六月二十日，赵顼终于召见政事堂诸大臣，下罪己诏，又诏令暂罢方田均税法、免役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新法，令黄河以北受灾诸路，开常平仓赈饥民，沿途官吏，戒饥民不得入京，又诏川峡诸路府、东南诸路，就近运粮至受灾诸路赈灾，不必再转往京师。六月二十一日，赵顼再次下诏，令受灾诸路长吏，从饥民中挑选强壮者募为厢军，赐军号为威边军，驻扎各路州训练。王安石自然知道这是皇佑年间富弼曾经用过的办法，把灾民中的强者壮者召入军中做为安抚，这样受阻不能离乡的饥民，即便心有不平，却也无力暴动。六月二十二日，赵顼令枢密使吴充亲自主持，从在京灾民中募强壮者两万人，组成四十指挥，赐军号忠锐，兵士待遇虽然同厢军，但是训练、差使却一切依禁军之例。

三日之内，犹豫不决的皇帝连下数诏，王安石知道赵顼是打算吞下苦果，以求尽快渡过眼前的难关了。

这三天之内所下的诏令，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前往汴京的流民，已经不再增加了，各地灾民，在官府三分劝导七分威逼之下，不得已苦苦的死守乡土，等待官府的救济。人类的生命力愈是卑贱便愈是顽强，黄河以北众多的灾民们，每天仅仅靠着一碗粥度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而在汴京，桑充国终于可以略略松一口气了，组建忠锐军的消息公布之后，各个募兵处排起了长队，每个招募入伍的士兵，都会在额头刺上“忠锐”二字，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教阅厢军^[3]那每月三百到五百文的俸禄，勉强养活家人。

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掉饥民暴动的隐患，不过是使政府今后背负更沉重的财重负担而已。饥民始终存在，不过存在的是一群失去了有组织性暴动能力的饥民。

16

大宋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崇政殿。

王安石、韩绛、冯京、王珪、吴充、曾布、蔡确、吕惠卿，以及诸翰林学士、知制诰，默默的传阅着一份奏章。赵顼眼窝深陷，用忧郁的目光望着他的臣子们。待到最后一个人看完，赵顼才开口问道：“丞相以为石越所奏诸事，是否可行？”

众人的目光刷的集中在王安石身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五天前皇帝几乎是尽罢新法，王安石的政治生命在那时候，便已经结束了。皇帝顶住巨大的压力，把王安石留到现在，也许不过是念及到君臣相知之情罢了。

但是皇帝的态度也颇值玩味，无论是韩绛、吕惠卿、曾布、蔡确等人连篇累牍分析说明新法与这次灾情无关，请求赵顼坚定意志，继续推

行新法，还是一些旧党大臣趁胜追击请求皇帝罢免王安石，斥吕惠卿、蔡确，召回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赵顼都不置可否，只用朱批写上“已阅”二字，照样发回。

也许王安石还有翻盘的机会？这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疑惑。

“陛下，石越条奏诸事，事事牵涉过多，臣实在不知道后果会是好还是坏。”王安石坦然答道，顿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臣认为，或者可以一试。”

赵顼沉默良久，转过脸来，对众人问道：“众卿的意见呢？”

韩绛想了一会儿，道：“陛下，石越所说救灾诸法，第一条是他在杭州的故伎，用茶、盐、酒以及香料等奢华之物的专卖权为饵，引诱南方商人运粮入黄河以北诸路，平价卖给官府常平仓。这样做本来也并无不妥，朝廷以前为了充实西北军粮，也用过这个法子。但是这次受灾面积太广，商人运粮往灾区，只怕都会挑近的地方运，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韩绛话音刚落，苏颂便朗声说道：“陛下，韩丞相所虑虽是，但却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只需按就近之原则，规定某路商人，只能运往某路，便差可解决了。何况往灾区运粮，石越也说始终必须以朝廷为主，商人私人运粮，不过是弥补官府运粮能力之不足。微臣以为，这一条，实是可行的。朝廷过去又实行过，颇有成效，一切驾轻就熟，事情亦不烦苛。”

赵顼想了一会儿，点头赞许道：“苏卿说得不错，这一条朕亦以为可行。”

韩绛见皇帝表态，便不争论，心里对苏颂虽然不满，却不便公然发作，只得隐忍不发。蔡确见韩绛不再作声，便接过话头说道：“第一条犹可，第二条，诏令灾区各路州县，若百姓受灾逃亡，其田地暂由官府看管，若灾后归乡，则赐还田地，若再无音讯，则充为公田。此条虽然在理，但是只怕事情烦苛，流弊转多，小吏乘机敲诈牟利，本为爱民，反而害民。”他这话说出来，别人犹可，吕惠卿心里立时就暗骂蔡确无耻。蔡确对石越这一条提出异议，摆明了是讨好家在河北的大臣，特别是韩绛，不过吕惠卿同样不愿意在这时刻得罪韩绛，便紧闭双唇，不表意见。

他不说话，却自有人说话，又是苏颂出来质疑道：“陛下，蔡中丞此言差矣，乡土自有册簿，各家产业记载甚详，此等事有何烦苛可言？何况纵有小吏乘机敲诈百姓，也好过那土地全部被豪门大族兼并了。”

吕惠卿实在不明白苏颂为何如此活跃，竟是不惜得罪韩绛、蔡确。他哪里知道苏颂的心思！苏颂既然知道自己得罪王安石，新党迟早要对付自己，此时不趁机倒向石越，结援自固，更待何时？得罪王安石也是得罪，加上一个韩绛、蔡确，又有什么了不起？

石越与潘照临商议之后用快马密急送达赵顼御几之前的这份奏章，一方面是说高丽使者抵达杭州，请皇帝决定何时让他入京；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再次陈叙救灾之策十余条。这十余条对策，包括开放矿山，由政府出卖许可证，让富民召募灾民入山挖铁、锡、煤矿等矿产；凡商民献粟一万石以上给灾区州县，即由太常寺颁授“仁爱功臣勋章”，佩此勋章者，见三品以下官员，可以不必参拜，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视同官宦出身等等充满了争议的措施。

这种种措施，若在平时提出来，立时就能掀起轩然大波，而皇帝也

绝对不可能加以考虑，因此石越临去杭州之前，虽然献有救灾数策，但一来不够系统周详，二来便是因为种种手段，实在让赵顼难以放心，所以赵顼一直压住不提，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渐渐迫使赵顼不能不考虑一些可能存在风险隐患的手段了。此时石越与幕僚们商议的救灾之策送到赵顼手中，正是恰到好处，赵顼也没有多做犹豫，就召见高级官员廷议。

然而石越的许多主张，却不可避免的要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每个有资格来议论这份奏章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

吕惠卿在心里盘算许久，皇帝的意思，已经渐渐明了，那是倾向于接受石越的方法了；王安石虽然不再能让皇帝言听计从，但是他的态度，依然颇为重要，只要王安石还在汴京一日，吕惠卿就会充分考虑王安石的态度。而从王安石短短几句话之中，吕惠卿也可以感觉到王安石实际上也是倾向于接受的……“我应当表明意见了！”吕惠卿立即做了决定。

“陛下！臣观石越之策，其实是从几个方面入手来救灾。其一，保持运输的通畅，使粮食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灾区；围绕这个方面，除了朝廷的转运之外，石越的方法一是鼓励商民运粮进入灾区，以减轻朝廷沉重的运输负担，为此朝廷要付出的代价，是所谓的‘勋章’，这便相当于古时的入粟买爵，历代以来，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观石越所说，勋章一物，与朝廷之功臣号相似，更似一种荣誉，臣以为虽然古今所无，却也是可行的……”吕惠卿说到此处，顿了一顿，见赵顼微微点头，方继续说道：“……以上是诱之以名，二则是用盐、茶、香科等物的专卖权为饵，此是诱之以利，如此数管齐下，只要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粮食进入灾区，粮价就能保持平稳，民心便可安定，确是救灾之良策。”

赵顼和王安石听得频频点头，众人心中都知道吕惠卿与石越常有不和，此时见吕惠卿说来，竟然是极力支持石越的主张，而条条阐述，倒似说得比石越的奏章还要简单明晰，不由尽皆诧异。

“石越救灾之策，其二是引诱、迫使受灾诸路豪强，主动拿出家中的藏粮。臣敢断言，受灾诸路，绝非没有粮食，而是许多富家大族，家中有粮，却不愿卖出，他们是想趁机大发国难财！”吕惠卿此言一出，许多河北出身的官员，脸色立时变黑，便连皇帝的脸色也难看起来，只有王安石、蔡确等人微微点头。吕惠卿却毫不在意，继续朗声说道：“石越的办法，一是保护灾民的田地免遭兼并，尽量让一些富豪之族无利可图，而朝廷、南方商人的粮食又源源不断的运进灾区，打击他们高价卖粮的企图。此时朝廷再开放矿山之利，自古以来，矿山之利最厚，朝廷许可富民用钱粮购买矿山五年或十年的开发权，各地富民，岂能有不心动之理？如此一来朝廷不但立时可以得到一笔巨款与粮食，而一些灾民更可以借此谋食，避免私自聚啸山林，若用此策，想来那些富豪之家，也是乐意的。”吕惠卿说到这里，心中不由一凛，他这才发觉，石越的建议，表面上充满了争议，但在利益上，却几乎谁也没有得罪！河北的大地主大富豪们，从这矿山之利中，不知道能得多少好处，难怪没有人反对这一条。

赵顼听吕惠卿说完，不由站起身来，背着手走了几步，问道：“矿山一事，朕以为颇为可虑，一是怕奸民私铸钱币，二是防日后有人借此机会，聚集流民，图谋不轨，此不可不防。”

吕惠卿上前一步，道：“陛下，人不可因噎废食。黄巢可不曾开得矿山，照样谋反。要使四海晏平，还是要使百姓安居乐业。何况五年、十年之后，若国家无事，再收回也不迟，一时权宜之策，不必立为永久之制。”

.....

崇政殿廷议五天之后，赵顼再次颁布诏令救灾，石越的主张几乎被全部采纳，大宋终于开始真正动员起庞大的国家机器，来对付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然而讽刺的是，就在这一天下午，诏令刚刚发出不到一个时辰，从开封以北，大宋境内各路州府，几乎都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汴京城西南的白水潭学院，数万名师生不由自主的扑进雨中，欢呼雀跃，桑充国、程颢、晏几道、王旁，甚至于邵雍、程颐，都忍不住随着学生们走进雨中，张开手掌，捧着珍珠般的雨水，激动得热泪满眶！那些还没有离开的灾民们默默地仰起脸，任雨水打在干枯的脸上，水沟纵横，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这场该死的旱灾，终于要过去了！

类似的场景，从南薰门到新封丘门，从万胜门到新宋门，从开封到河北，无数的人们在苦苦挣扎数月乃至于一年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

然而在禁中政事堂，中书的官员们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应当喜悦还是要诅咒——人人都盼望着下雨，但是这场雨却不应当是在今天到来！

王安石走到院中，院中的大槐树被雨水打得沙沙作响，他把给自己打伞的下人推开，让凭雨水淋在自己身上，良久才苦笑道：“天意！真

是天意！”

吕惠卿轻轻跟了过来，心里忍不住一阵窃喜，脸上却有不以为然的神色，咬牙道：“天命不足畏！巧合罢了，何曾有甚天意！丞相不必介意。”

王安石转过脸来，犀利的目光在吕惠卿脸上停留良久，见吕惠卿眼中闪烁的，尽是真诚与信任的光芒，王安石的眼神终于黯淡下去，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吕惠卿的肩膀，温声说道：“吉甫当自勉之！”

与此同时，赵顼站在集英殿的正门外，喃喃说道：“真的是天意吗？！”

侍立身后的韩绛与冯京、王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孙固微微冷笑，接过话茬说道：“也许真的是天意！”

赵顼转过头来冷冷地望了孙固一眼，孙固却昂然不惧，直视皇帝的目光。良久，赵顼叹了口气，道：“十日不雨，斩臣于宣德门外！十日不雨，斩臣于宣德门外！”

苏颂轻声说道：“自六月二十日诏罢新法至今日，整整十日！”他的话音虽轻，却是轻轻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韩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看冯京与王珪，二人竟是装得一脸的木然，他在心底叹了口气，知道王安石的相位，已经被老天爷推了最后一把！

河州踏白城。

天降大雨。

王韶披着铠甲，骑在一匹白马上，铁青着脸望着雨中的踏白城。数日前，在成功切断瞎木征的退路之后，果然不出王韶所料，在攻河州城时被震天雷、霹雳投弹炸得损失惨重的瞎木征军，知道自己的退路被切断之后，立即撤了河州之围，退守踏白城。不料王韶已料到瞎木征必然退保踏白城，早就率军绕到城后，出其不意，突击瞎木征大营，焚帐八十，斩首七千余级，把羌人杀得胆战心惊。瞎木征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率领残军龟缩进踏白城中。王韶与李宪亲率两万宋军，会同赶来的河州守军，把小小踏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几个月前，景使君就是战死在踏白城！”骑马跟在王韶身后的河州尉悲愤地说道。

“阿弥陀佛！”骑在一匹白马之上，身披袈裟的智缘禅师低声念道。

王韶转头脸来，与他对视一眼，默默无言。那些普通的将领，是不会明白他心中的想法的，“这一战的胜利，能与以前一样帮得了王丞相吗？”王韶用目光询问智缘。

仿佛看懂了王韶眼中询问的内容，智缘微微点头，沉声说道：“无论如何，这是熙河地区的最后一战！”

王韶收回目光，环视左右，见手下将领尽皆跃跃欲试，李宪却勒马停一边，目光远远的望着踏白城，他心中一凛，拔出宝剑，厉声喝道：“攻城！”

“攻城——”

“攻城——”

号角齐鸣，响震天地。数十架抛石器把石块扑天盖地的砸进本就低矮的踏白城，冲车与云梯已运到阵前，作势欲发——便在此时，一面白旗从城墙中竖起……

“瞎木征投降了！”

“瞎木征投降了！”

士兵们传出阵阵欢呼。

王韶与李宪对视一眼，虽然瞎木征的覆亡已经注定，但二人都没有想到最后的胜利竟然来得如此轻松，兵不血刃，便彻底平定了瞎木征之乱。王韶远远望着缓缓打开的踏白城城门，见到几十个白衣白帽的人从城中走出，终于不易觉察的吁了口气。智缘轻轻念了一声佛号，目光若有所思的投向东方……

汴京大内。

赵顼的目光在巨大的天下郡县图上停留良久，沙着嗓子说道：“丞相，当朕还在藩邸之时，便时常听说你的大名！那个时候我常想，你就

是朕的魏征、诸葛亮，得丞相相助，朕终于有一天，能成就唐太宗也比不了的事业！”他的目光从河套地区，移到了幽燕，热切的光芒一闪而熄。

王安石静静地侍立在一旁，低声说道：“臣有负……”

赵顼挥了手，苦笑道：“丞相不必有自责之语。桑充国说得有理，当日爱丞相亦切，今日责丞相亦过。朕即位已经七年，国家的财政较之仁宗时、先帝时，都要好得多了，无论如何，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丞相的功劳！”

“陛下！”

“丞相一意求去，朕慰留不得。只是丞相虽去，但变法却决不能中道而废，继丞相之位的人选，不知丞相以为何人最当？”赵顼终于委婉地接受了王安石的辞呈，他们两个人这时候并不知道王韶的胜利，但是即便知道了，事情也未必会有任何改变。

王安石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拜谢道：“谢陛下隆恩。”

赵顼走到王安石跟前，竟是亲自弯腰扶起，温声说道：“丞相快快平身。”

王安石站起身来，沉吟良久，方说道：“韩绛、吕惠卿，当可不负陛下之望。”

赵顼低头思忖一会儿，道：“韩、吕二人，的确可以不变新法之意，吕惠卿既有才干，又识大体，不记私怨，事事以国事为先，犹是难得的人才，只是得罪的人太多，且资历终是浅了，只恐有骇物议。”

王安石略有不解地望了赵顼一眼，说道：“当初陛下用臣之时，臣之资历，亦远不及韩琦、富弼、文彦博。”

赵顼背着手，微踱两步，又说道：“丞相所言是，那么蔡确此人如何？”

“蔡确亦是人才，只是略嫌急躁了，且不如吕惠卿能容人。”

赵顼点点头，又问：“曾布呢？”

“材有不足。”

赵顼转过身来，冷不防问道：“石越呢？”

王安石不由一怔，这才明白原来皇帝竟然是想要石越入政事堂！他想了一会儿，终是摇了摇头，说道：“陛下，石越的才华，只和吕惠卿差相仿佛，但是若论远见卓识，臣也自愧不如。说是宰相之材，的确当之无愧，只是毕竟年纪太轻，资历太浅！这个人，陛下不如给子孙留着用吧。”

“朕以为石越年纪虽然轻，但是颇为老成，似乎可以补此不足。”

王安石默然良久，缓缓说道：“陛下若一定想用，臣也不会坚持己见。不过若以臣之愚见，则以为让石越在地方做六年地方官，再回朝廷择一部寺做三年主官，然后再做两年翰林学士，十一年之后，此人便是宰相的不二人选。少年骤贵，升迁太速，有时候并非好事。”

赵顼微微点头，良久，才说道：“容朕三思。”

熙宁七年七月，为相五年的王安石，终于被皇帝批准了辞呈，但是皇帝也并没有许可他致仕，而是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行吏部尚书、位特进、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的身份，权知江宁府事。

虽然王安石的罢相是旧党们孜孜以求的，但是这件事情却不值得他们多么高兴，因为仅仅在一日之后，皇帝即任命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以吕惠卿为翰林学士，几天之后，又进为参知政事，以此向他的臣民们宣告，他变法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然而赵顼与王安石都没有意识到，三司使曾布与御史中丞蔡确，是不可能承认吕惠卿的权威的，而旧党中人，痛恨吕惠卿更甚于痛恨王安石，这项任命对于汴京复杂的政治局势而言，毫无缓和之用。

20

“你说什么？！”王雱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死死地抓住谢景温，厉声说道：“父亲找苏子由替妹子向桑家提亲？”

谢景温被王雱吓了一跳，王安石罢相的消息，也不过让王雱稍微咳了两下，淡淡地说了一句：“退一边看看，也未必是坏事。”不料他妹妹的亲事，竟然把他紧张成这样。谢景温连忙温声说道：“元泽，你先不要激动。”一边轻轻掰开王雱的双手，扶他慢慢躺下，这才继续说道：“平心而论，这是一桩好婚事。”

“好婚事？！”王雱冷笑道，“不行！桑家是商人之家，桑充国的父亲还是个商人，女儿嫁给石越，那已经是石越不长眼，儿子还想娶宰相之女？”

谢景温笑道：“元泽，你想偏了。桑充国也是个读书人，白水潭学院的山长，《汴京新闻》的社长，眼下大宋也就是他能配得上令妹了，相公的眼光，你我皆不及呀。”

“父亲那是鬼迷心窍，要不然不会推荐福建子进政事堂。”王雱却一点也不买账。

谢景温微微摇头，笑道：“元泽，此次福建子进政事堂，可以说是得意忘形。他两个兄弟神气得如同村牛，摇头摆尾，不可一世。那个陈元凤也人模狗样的，嘿嘿……若依我的浅见，福建子是一屁股坐上了火坑而不自知。”

王雱轻咳几声，不解地望着谢景温，道：“如今父亲罢相，政事堂韩、冯、王三人，论舌辩机智，引经据典，皆不及福建子，加上皇上信任，如何说是坐上了火坑？”

“元泽，你是没有见到曾布和蔡确的神态。”谢景温冷笑道，“如今一相三参，韩、冯、王哪个心里会服福建子？相公在位之时，这几位对相公还有几分敬畏，韩绛与相爷交好，冯京与相公是同年进士，王珪靠的就是资历老，也毕竟要服膺于相公的盛名，可福建子又凭何事让他们服气？”

王雱垂首想了一下，也不禁点头道：“倒是有理。福建子这一进政事堂，等于是把天下的怨望聚于一身，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去长袖善舞。”

谢景温干笑几声，又道：“所以说，相公虽然罢相，但未必没有复出的机会，只要元泽你养好身体，帮助相公振作起精神来便可。元泽你没有看报纸，不知道端详，此次桑充国可很是为相公说了公道话，反倒是《新义报》的人，自你病后，便尸餐素位，不知所谓，相公马上要去金陵，吕惠卿必然在《新义报》安插心腹，日后是很难指望得上了。”

王雱已猜到谢景温要说什么了，他心中不喜，便皱了眉，冷冷地问道：“你的意思是……”

谢景温说得得意，全然没有注意王雱的神态，见他相问，立刻不假思索地说道：“现在笼络住桑充国，日后必是一大助力！”

王雱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盯着谢景温，冷冰冰地说道：“你的意思，是把我妹子当工具？”

谢景温这才发觉王雱语气不对，忙不迭的解释：“元泽，你不要误会，我并无此意。”

王雱狠狠地盯了谢景温几眼，寒声说道：“我们王家，不需要女人做工具！我父亲也不会有那种想法。”

“是，是。”谢景温陪着笑脸答应着，心里却不怎么相信。不过，这些也与他无关了，随着王安石罢相，谢景温的去意，也更加坚定，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汴京了，他奏章都已经写好，只待王雱身体稍稍好转，就马上递上去。

与谢景温一样认为王家打算通过婚姻笼络桑充国的，不在少数。

吕府的夜晚，灯火通明，笙歌不绝。吕惠卿身穿上好的湖丝道袍，与邓綰、陈元凤等几个亲信围坐在后院水上凉亭中，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只口大底深、黑色润泽的兔毫盏。吕惠卿将御赐的龙凤茶团轻轻碾成细末，然后取一点香料，一道放入盏中。这龙凤茶团，在茶芽采回后，要先浸泡水中，挑选匀整芽叶进行蒸青，蒸后又用冷水清洗，然后小榨去水，大榨去茶汁，去汁后放在瓦盆内兑水研细，再放入龙凤模压饼、烘干，前后经六道工艺方能制成，乃是皇家珍品，非巨宦显贵之家，绝对用不上。因此陈元凤等人，都是瞪大了双眼，来欣赏吕惠卿的茶艺。

吕惠卿略一伸手，旁边侍立的侍女连忙将一个小小的铜壶递过来，吕惠卿接过铜壶，微挽长袖，站起身来，向盏内倒入少量沸水，将茶末与香料调匀。一阵浓冽的茶香顿时扑鼻而来，陈元凤与邓綰都不禁闭目深吸一口，陶醉的点了点头。这才睁开眼睛，欣赏分茶艺术的最高潮：只见吕惠卿左手执壶，右手拿着一个似小勺的茶笼，一边量茶注水，一边用茶笼击拂，茶叶的泡沫随之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和起伏，吕惠卿一面变动手法，那汤纹水脉时而如花草，时而如飞禽，时而似走兽，时而类游鱼……所有幻象须臾即灭，却又层出不穷，当真是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陈元凤等人不禁大声击掌叫好。当时人们上至天子，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喜欢斗茶——也就是分茶，吕惠卿本就是其中的高手，但是因为皇帝赵顼对这种犬马声色之事，总是刻意避而远之，因此吕惠卿也极少人前卖弄。今日之事，可以说难得一见。

吕惠卿见众人叫好，微微一笑，淡淡地说道：“天下之事，理归于一。人生与斗茶，也是一样的，当真是如梦如幻，一个繁华去了，另一个繁华来了，替代无穷，大家所斗的，所争的，便是那片刻繁华时间的长短。”

陈元凤与邓绾不由一怔，不料吕惠卿在此志得意满之时，竟然发出如此感叹。

吕惠卿一面轻轻击拂茶水，一面又叹道：“你看这幻象，若以这茶比作人事，那么它们当以为是久了，可在我们看来，却不过一瞬之间，停得再久，也是一瞬，停得再短，也不过一瞬，以茶及人，真感觉一切争斗，毫无意义。”

陈元凤笑道：“恩师志节清高，非我等俗人能及。”

吕惠卿微微摇头，对陈元凤说道：“听说王相公想把幼女许给桑充国？”

“应当不会错了，是苏子由亲自说媒。”陈元凤笑道。

“苏子由是蜀人，桑家也是蜀中迁来的，苏氏兄弟在蜀人中威望极高，王相公倒会选人。”吕惠卿漫不经心地笑道，“桑家答应了没有？”

陈元凤嫉妒地说道：“桑家不过一个商人之家，宰相家下嫁，焉有拒绝之理？桑俞楚满口答应了，双方已经订下婚约了。”

“哦？”吕惠卿手下一点也不停顿，一边击拂一边思量，过了一会儿，笑道：“如此说来，桑充国也并非仅仅是一个书生这么简单呀！”

陈元凤冷笑道：“桑充国无可无不可，是程颢极力劝说他答应。何况他父亲既已应允，婚姻大事，双亲尚在，又岂容自己作主？”

吕惠卿微微抬头，望了陈元凤一眼，应道：“原来如此，程颢这个老狐狸。”顿了一会儿，又笑道：“如此说来，桑家不经意间，竟成为大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了。我的恩师，可不简单呀！”

陈元凤眼皮一跳，小心翼翼地问道：“恩师是说，王安石是结桑充国为援？”

“白水潭学院，《汴京新闻》，魏国公韩琦的义女，姑爷石越，桑家的财力，再加上王相公的女婿，桑家的力量，不知不觉，几乎可以与河北韩家比肩了。韩家为本朝巨族，靠的是什么？一是人才辈出，二是门生故吏，桑家迟早会走到这一步的。”吕惠卿放下茶笼，背着双手，轻踱到凉亭边上，冷笑道：“我的恩师是害怕罢相之后，有何不测，预先埋下一队伏兵呀。”

邓绾凑上来，笑道：“我看不足为惧。”

吕惠卿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对陈元凤说道：“我也需要一些人才了。《新义报》一定要由自己人控制，履善你也要到地方上去，再积累点资历。”

“多谢恩师栽培！”陈元凤喜出望外。

吕惠卿轻轻拍了拍陈元凤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记住做官要清正，有了官声，回来便可以进御史台。”

“学生谨记恩师教诲。”

吕惠卿望了一眼热切的邓綰一眼，心里冷笑一声，脸上却温和地笑道：“邓公子亦可以趁此机会在地方谋一优差。”

“多谢相公。”邓綰谄笑道。

一声“相公”，把吕惠卿捧得身心飘然，浑身舒泰无比，为了这一声称呼，他奋斗了几十年！“如今河北各路救灾，一切有条不紊，正是建立政绩的好时机，所以履善与邓公子，都会派到河北去。我会挑两个有矿山的州县。”他看似不经意地说出这句话，陈元凤还不知道深浅，邓綰却不禁大喜，如今朝廷出卖矿山开发权，在有矿山的地区做守令官长，不动声色之中，发财致富，如探囊取物。他却不知道，吕惠卿自己也想买一个矿山，下面有几个亲信，自然方便得多。

22

在给女儿定下这桩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婚事之后，王安石立即替王雱告了病，一家人乘船静悄悄地离开了生活了五年的汴京，前往江宁任上。至于为什么王安石要把女儿许给桑充国，尽管外人有许多的议论，但是王安石心中的想法，却已经没有人知道。两个当事人平静的接受了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典型中国古代婚姻，甚至连相亲这一道程序都省掉了。

就在王安石离开汴京三天之后，也就是熙宁七年八月十九日，李宪押解瞎木征回到汴京城，枢密使吴充奉诏迎出西城外十里，赵顼喜出望外，御殿受俘，封瞎木征为营州团练使，赐姓名为赵思忠，授王韶观文

殿学士兼礼部侍郎，进枢密副使。王安石开拓熙河的政策，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此时王安石却已经不在相位。

在这个时候，眼看着熙河靖平、天已降雨，受灾地区救灾有条不紊的进行，运粮的商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往于大河南北，多数的流民们也陆续返乡，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大宋的局势，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应当有一个缓和与上升了。大宋国也该否极泰来了！

至少到熙宁七年十月三日之前，这一切亦完全如人们所料。这一天晚上，潘照临在汴京石府，提笔写信给石越：

“公子动止万福。某观京师之事，暂不可为，公子安心于杭州开拓，立下政绩，一切功勋，自有人报与上知。某以为政局之平稳，最多半年，迟则明春，必有机会，吕惠卿辈，不过为王前驱者……”

写到此处，突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走了近来。他连忙把信压好，抬起头定睛望去，却是秦观闯了进来，也不待他相问，秦观便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先、先生……出、出事了！”

潘照临轻轻做了个请坐的手势，说道：“少游，不要急，慢慢说，出何事了？”

秦观深呼吸了一口气，走到潘照临面前，端起茶杯，也不管是谁的，全无风度的一口喝了，这才说道：“方才听苏子由的消息，辽人陈兵十万余于边境，要求重订边界，增加岁币！还道十日之内，我大宋使者不到代州境上会议，便要兴兵进犯！”

“啊！”潘照临不由站起身来，他脸上的神情，却让人分不清是高兴，还是愤怒。

此时屋外的世界，月光如洗，星辰寥落，光芒隔着窗子，洒落在潘照临与秦观的身上，但是却无法照见他们的内心。同样的，从这皎洁的月光中，也没有人能看见大宋的前途究竟是什么样子！

[1]. 端明殿学士的简称。

[2]. 纪念单雄信的庙。

[3]. 教阅厢军：宋制，厢兵有两种，一种形同杂役，为不教阅厢军；一种如禁军一样接受训练，名为教阅厢军。教阅厢军俸银较一般厢兵要高，但待遇不及禁军。

目录

第一章 身世之谜

第二章 典制北门

第一章 身世之谜

1

代州是大宋河东路重要边防州郡。在雁门山古长城一线以北，它与辽国西京道辖下朔州、应州、蔚州三州接壤。在民间传说中，代州是“杨家将”抗辽的主要场所，杨五郎出家的五台山，也就在代州境内。所谓的“杨家将”虽然多属传说附会，但代州于大宋边防之重要性却并非虚构。代州失守，则太原可危；而太原失守，则关中、洛阳震动，大宋形胜之地，都将沦为战场。

因为代州如此重要，所以宋朝沿代州边境由东向西修筑了瓶形寨、天石寨、雁门寨、西径寨、阳武寨、楼板寨等等数以十计的军事据点。而在其辖境内的禁军、厢兵、乡兵，亦是数以万计。各种忠烈社、弓箭社，更是遍布各乡各村，民风之剽悍，殊不可轻侮。自从王安石执政以后，除了置将法、保甲法之外，更是在代州边境修缮要塞，增建军事据点，以巩固边防。辽人对于此事实是隐忍多时，但因当时河北诸州守臣皆是宋朝一时名臣，而辽国的实力也支撑不起一场与宋朝举国相争的战争，因此一直只能静待机会。

到了熙宁七年十月，也就是辽国耶律洪基在位的咸雍十年之时，眼见宋朝大灾之后，元气大伤，兼之王安石罢相，政局不稳，辽主耶律洪基与魏王、枢密使耶律乙辛相议，要趁火打劫一番，遂下令枢密副使萧素坐镇西京大同府，遣林牙萧禧往代州，诬赖宋人修城寨侵入朔、应、蔚三州境内，意图不善，要求宋国停止修筑城寨、重议辽宋边界，并赔偿白银二十万两、钱二百万贯、绢二十万匹。且扬言已屯兵十万人于边境三州，若宋人不予，则是自坏和议，辽军当自己来取。

这是宋朝二十六岁的皇帝赵顼第一次面对强大北邻的军事威胁。虽然自小心怀大志，锐意收复幽蓟，但当敌人在一个不是由自己选择的时机发出恐吓之时，赵顼却显得有点色厉内荏。连羌人那种小小的反抗，都会让这个皇帝寝食难安，何况是自五代以来就让人谈之色变的契丹人！偏偏在此之时，他的政事堂与枢密院的主要成员们，没有一个人有过与契丹人打交道的经验。

这一次，是赵顼很无奈的前往慈寿宫。太皇太后曹氏的智慧，很多时候，是赵顼所必须倚重的。

“辽人如此蛮横无理，实在可恶！”赵顼向曹太后介绍完事件的大概之后，犹自显得愤愤不已。

曹太后却只是平静地望着赵顼，皇帝的生气，在多大程度只是为了维护天子的尊严？又有多少是为了掩饰自己心中的恐惧？她把一切都收到眼底，只是用安静祥和的目光凝视着自己这个贵为天子的孙儿。宫女乖巧地将从江西上贡来的金橘用玉盘盛着，小心地放到赵顼伸手可及的地方。赵顼此刻哪有心思吃东西，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吓得那宫女脸色苍白，大气都不敢喘一口，连忙退到一边。

高太后忍不住轻轻皱眉，用略带责怪的口吻道：“官家亦是已为人父了，遇事须要沉得住气。”赵顼在熙宁六年，两子夭折后，终于得第三子，取名赵俊，就在熙宁七年二月，赐封永国公。

赵顼听到高太后斥责，忙红着脸起身恭聆。

曹太后用眼色止住高太后，又叫赵顼坐了，道：“官家既知契丹索求无厌，又有何计议？”

“这等要求，实是答应不得，但若不从，不免兵祸连结，因此不若继太祖、太宗皇帝遗志，挥师北伐，先发制人。”赵顼说得非常豪迈，但却始终有点底气不足。

曹太后不置可否，只问道：“既如此，那么官家，而今国家储蓄赐与，可曾备足？士卒甲仗，又是否精利？”

赵顼被问得一怔，寻思这话中深意，只觉得便似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来，呆了一会，方勉强答道：“这些事，现在筹办也不迟。”

曹太后在心中微微叹息了一声，委婉地说道：“官家，先圣有言：吉凶悔吝生乎动。一旦兴事，结果是好是坏，将来是否感到后悔，会否遭受耻辱，都难以预料。便以用兵而言，若北伐得胜，官家不过是南面受贺；而万一挫败，所伤实多。我想那辽国若容易打败，那太祖、太宗之时，应当早已收复，何必等到今日？幽蓟之事，不若缓缓图之。”

当此国家元气大伤之时，赵顼心中，又何曾真有战意？只不过种种不甘、屈辱、冲动，在心中交织，又碍于皇帝的脸面，一时犹豫难决而已。他虽然贵为皇帝，但此时的心态，其实与那些怀着雄心壮志却又缺少实力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无异，不过是自己无力面对这一切，所以需

要得到可以信赖的长辈的帮助、决疑，仿佛这样做了后，那巨大的责任，就不再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了。

曹太后又道：“而今两府诸公，都难问北事。我不过一妇人，见不及长。官家何不召魏国公韩琦问策？其余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一干老臣，亦可备询。古训有云，兼听之明……”

河北大名府。府衙。

白色的布幔结满府前，进出之人皆披麻带孝，在街上都能隐隐约约听见自内宅传来的哭声……

潘照临日夜兼行，当他在大名府府衙前滚身下马之时，已是筋疲力尽，然而没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象，能够更让他心惊胆颤的了！

“韩琦，你可不能死！”潘照临在心中不停地祈祷，疾步走向门房，递过名帖，道：“学生潘照临，求见侍中，劳烦通报。”

不料那个门房接过名帖，便放声大哭，“侍中、侍中他仙游了！”

“啊？！”眼前之情形，虽让潘照临早有不好的预感，但他还怀着万一的侥幸，可事实却是如此的冷酷。任谁也没有想到，历事三朝的元老重臣，魏国公、侍中韩琦，竟然在这关键时刻死了！

“人算不如天算呀。”潘照临心里泛起苦涩的感觉，“看来，只有去洛阳了。”

代州城，寒风萧索，落叶纷飞。

太常寺少卿^[1]刘忱与吕大忠坐在同一辆马车上，闭目养神。他一闭上眼睛，就不由自主的想起崇政殿中皇帝召见的情形。

那天是在崇政殿，皇帝对他说道：“朕已命秘书丞吕大忠知代州事，大忠正逢父丧，朕得不已方夺情起复，卿往代州，当与大忠齐心协力，断不可轻启边衅，有负朕望。”

他还记得自己当时答道：“臣既受命，便往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侵辽人一寸之地。臣既为使者，必当据理力争，若辱使命，臣当死在代地，以报圣上。”

然而就在启程前，皇帝内降指挥，给他的手诏上写着：“辽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一个使节，临行前居然收到一份如此让人灰心的手诏！刘忱心里百感交集，到代州后，他一直把手诏深藏，绝口不提。这几天揣见吕大忠为人，倒也是志节慷慨之辈，但知人知面难知心，他依然犹豫着要不要和吕大忠说明情况。今日是辽国枢密副使萧素亲自前来，自己和萧素的第一次交锋，若告诉吕大忠，万一挫了锐气，反为不妙。他咬咬牙，暗道：“罢了，不奉诏的罪名，我一人担了便是！”

不多时，马车便到了驿馆。二人下了马车，便见辽使萧禧早已在门口迎接。见着二人下车，萧禧忙拱手相揖，笑道：“刘大人、吕大人，请。”二人亦自揖逊回礼。这是宋辽之间通用的外交礼节，这简单的揖逊之礼，亦表示两国是平等的外交关系。刘忱因见萧禧一身戎装，不由得轻轻冷笑一声。吕大忠却是神色自若，竟似是浑然不觉。

入了大门，辽国枢密副使萧素已率众随从在中门相候。刘忱远远打量，见那萧素约是四十来岁，方额浓眉，双眸精光内敛，一看就知道是个厉害人物。站在他身后的却是一个身披镀银铁甲、腰佩长剑、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曾经出使过大宋的萧佑丹，竟然还站在少年之后。刘忱心里一惊，不由得多留意了几眼，再看吕大忠，却见他也有诧异之色。

当下双方又行过揖逊之礼。萧素拱手笑道：“刘大人、吕大人，远来辛苦。”吕大忠亦拱手回礼，淡淡回道：“萧大人说错了，此是宋境，是萧大人辛苦。”

萧素哈哈一笑，抬手道了声“请”，将刘忱、吕大忠等人迎入厅中。

刘忱等人走进大厅，却见厅中早已布好酒宴。萧素往主位上一站，高声吩咐：“奏乐，请刘大人、吕大人入座。”有侍者立即走了上来，把二人往客位上引。

刘忱与吕大忠对视一眼，却都不肯动身，刘忱凝视萧素，道：“萧大人，你又弄错了！”

萧素一脸愕然，问道：“本使哪里弄错了？”

刘忱缓步走到萧素面前，昂然道：“此处乃大宋国境，驿馆亦是大宋欢迎邻国使节的驿馆，于情于礼，应当请萧大人坐客位。”

萧禧在一旁听到这话，不由悻然大怒：“岂有此理！既是我大辽设宴，焉有反坐客位之理？刘大人莫非是有意轻慢？！”

刘忱却不看他，只盯着萧素，从容道：“若是私宴，自然能坐主位，不过萧大人代表大辽皇帝，在下代表大宋皇帝，这是两国之宴，既

然在宋境，自是宋使坐主位。”

萧禧却不答应，“刘大人莫要逞苏秦之辩，天下之事，理为同一，我等设宴，自是我等坐主位。”

刘忱知道这第一次交锋，事关双方锐气，如何肯退让半步，当下冷笑道：“大宋的国土，大宋的驿馆，若要设宴，自然由它的主人来设，这宴会所费几何，不必由贵国出。”

萧禧趋前几步，声色俱厉，道：“刘大人这等小节都一步不让，如此不近情理，可是没有诚意谈判么？”

“本使千里迢迢持节而来，如何说没有诚意？！想辽国亦是大国，岂能不顾礼义，为天下所笑？天下万事万物，都抬不过一个理字。鹊巢鸠占，反宾为主，到底是本使缺少诚意，还是贵国缺少诚意？！”

刘忱舌辩滔滔，萧禧一时竟被他驳得说不话来。那银铠青年多看了刘忱几眼，刘忱回视之时，却见他眼神中竟有赞赏之色，不由得一怔。却听萧素笑道：“既是二位定要争这个主位，我看两家七十余年交好，亦不必为些些小事伤了和气。只不过本使设宴，客位也是断然不坐的。索性明日在雁门山古长城以北重新设宴，再请二位与会。未知意下如何？”

刘忱与吕大忠对望一眼，道：“如此，明日必准时赴约。”

次日，辽国朔州马邑边境。

刘忱骑在一匹黑马上回头眺望，险峻的雁门山已被远远的抛在身

后，跟着自己的只有几个幕僚与三十名军士。为防不测，吕大忠并没有随行，而是在雁门山以南的西径寨接应。刘忱不禁又一次想起身上肩负的使命，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不至于引起战端，而面对咄咄逼人的辽国，自己身后的国家与皇帝，都显得孱弱了一点！

刘忱乃是进士出身。此时连朱熹都未出生，科举的内容更没有限制于四书五经之内。宋朝建国一百年来，能考中进士的，都称得上是一时一地之人杰，对于华夏族之典章故事，自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马邑之地，纵是匈奴强盛之时，也一直在汉朝的疆域之内，当年汉武帝曾经在此伏兵三十万，以待匈奴。此时身临其境，而境遇不同如此，刘忱环视四野，不由怀古慨今，抚辘长叹：“未知要何时，我大宋方能有三十万雄兵，再临此地，以邀单于！”

他话音刚落，便听得一阵号角长鸣，北方的原野上扬起一阵灰尘，轰隆的马蹄之声由远及近而来，刘忱心知这是迎接他的辽人来了，忙挥令属下军士勒马列队，向前迎进。果然，不多时，远方便出现了百余骑辽人。辽人占据幽蓟之后，虽渐染汉化，但毕竟是马背上的民族，素重骑术，非宋人能比。这百余骑是从萧素的亲兵卫队中挑出来的佼佼者，其军容气势，更是令人见之夺魄。

刘忱心知这是萧素在炫耀军威，隐隐含有威胁之意。他回头见属下军士，都有畏怯之意，不禁眉头一皱。他素有智略，此时便佯为不经意，勒马停步，扬鞭指着辽军，嘲笑道：“契丹素称善战，然亦中衰矣，某看这些骑兵，较我大宋捧日军差得远了！”

这些军士何曾知道“上四军”之一的捧日军是何等军容？只是人人都知道上四军的兵都是禁军中千挑万选的，这位刘大人从京师来，既然说捧日军强悍，心里不免就信了七分。虽说捧日军再强，也远在千里之

外，所谓远水难解近渴，但众人却感觉有了依靠一般，士气竟为之一振。

刘忱见计策奏效，立时寒下脸来，扫视众人，厉声道：“诸君随某出使敌国，国体便系于诸君，若畏惧怯敌，非止是君一人之耻，亦是堕了我大宋国威，祖上宗族，亦要蒙羞！刘某来此之前，便听说自古代地多慷慨之士，诸君能让契丹胡虏笑我大宋无人么？！”

这些军士见刘忱不过一介书生，却如此慷慨激越，胸中无不热血沸腾，一个士兵忍不住高声回道：“大人放心，代州军队，也没有孬种！绝不敢有堕国威！”

其余众人也紧跟着高声答道：“绝不敢有堕国威！”

刘忱满意地看着众人，高声道：“果然都是好男儿！待见到辽人，不论文武，若有胆怯畏惧者，回代州之后，某必以军法处置！若不辱使命，某亦将给诸位请功！”说完勒转马头，厉声喝道：“列队前进！”

也不过几瞬的功夫，辽人便已到面前，刘忱定睛望去，领头的人却是萧禧。萧禧见着刘忱，远远便哈哈笑道：“刘大人，一路辛苦！”

刘忱便在马上回了一礼，道：“有劳贵使远迎。”

萧禧看了一眼刘忱身后，见随从军士都精神抖擞，士气高昂，不由得对刘忱又高看了几分。又看他身旁，见吕大忠不在，当下故作惊讶的问道：“吕大人如何没来？”

“吕大人乃代州知州，守土有责，不可轻出辖区。本使是大宋皇帝钦命的谈判使者，出国会议，本使一人持节便可。若在代州境内，则由吕大人会同谈判。”刘忱不亢不卑地答道。

萧禧已知此人辞锋甚健，再说下去自己也讨不了好，只怕还会自取其辱，哈哈一笑，便不再纠缠此事，引了刘忱向北而行。

然而没走多久，萧禧便即按捺不住，自矜地看了身边的精骑一眼，又问道：“刘大人见我大辽的军容如何？”

刘忱笑道：“契丹骑兵，天下闻名，然亦不过与我代州之军差相仿佛。若较之诸班直、上四军，只怕要大辽皇帝的御帐亲军方得比拟。至于震天雷、霹雳投弹之神威，则是古今所无，只恐贵国无器可比。”

萧禧也曾听说过震天雷、霹雳投弹之名，这两种武器，若真论威力，倒也不至于能左右胜败，只是当时之人，却不免要骇于物听，为传闻所误。加上河州之围，玛尔戡在震天雷、霹雳投弹之下，大吃苦头，更被人传得神乎其神。吕惠卿正是以此为借口，给陈元凤叙功。萧禧因只是闻名，不知虚实，却不愿堕了自家威风，只好强梁着说道：“似震天雷、霹雳投弹之类，只怕多有夸大。”

刘忱微微一笑，道：“贵使哪日出使汴京，问问玛尔戡便知虚实。”

萧禧被他说得脸上一红，连忙纵声大笑，掩饰自己的窘状，“刘大人辞锋之利，真是不亚苏秦。在下以前只听说南朝石子明、司马君实、苏子瞻的大名，不料刘大人之才，似不在此三位之下。”

刘忱哈哈大笑不止，却不作答。

萧禧明知若是相问可能会被讥笑，却又忍不住好奇，脱口问道：“刘大人为何发笑？”

刘忱摇头笑道：“某笑贵使不知我大宋之能人贤士。似石子明、司马君实、苏子瞻，那是天纵之才，刘某岂能望其项背？石、马、苏之辈，在大宋，也就只有三人而已，若以刘某之才，大宋以车载，以斗量，不可胜数。”

萧禧心知他故作夸大之语，不由得嘲笑道：“石子明、司马君实、苏子瞻，确是天纵之才，不过一在杭州、一在洛阳、一在岳州，却不知大宋朝廷为何如此处置天纵之才？若是三人在大辽，必然官居二府。”

刘忱脸上微红，嘴上却毫不示弱，“古来贤君用人，必先试之州郡，再劳之部寺，进退以观其志，三人各居州郡，又何足为怪？！”

萧禧明明占理，却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也不得不佩服。二人便这么一路唇枪舌剑，边谈边行，没多久，登上一道小坡后，萧禧执鞭指着前方，笑道：“大营便在那里了。”

刘忱闻言，连忙眺目远望，这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眼前契丹的营帐，竟是连营数里、旌旗密布！他曾与吕大忠商议，以为辽国十万大军之说，不过是虚张声势，但眼前此景，单在马邑，便至少有五六万的大军！

他脸上依旧素然自若，与萧禧一路谈笑，心里却暗暗思忖：“辽人如此劳师动众，怎么可能是为了争这数百万贯的钱财，数百里的疆域？难道他们竟另有所谋？！吕大忠道细作全然不知辽人十万大军在何处，却又为何突然出现数万之众于距雁门寨不过百十里的马邑边境？”他左思右想，却总是不得要领，只觉种种不合情理之处，令人生疑。自古以来，都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谈判之先，能多知道对方一些底细，至关重要。此时突然见到这连营数里的大军，刘忱不得不三思。

但辽人却不肯给他细细思考的时间。萧禧不断和他东拉西扯，大营越走越近，没多久，数百号角齐鸣，声彻原野，只见营门大开，两列甲士荷戈而出，森严立于营门两侧，萧素一身戎装，率领帐下之官员，迎至营门。

刘忱只得收回思绪，翻身下马，整整衣冠，迎上前去。

萧素如逢故交般地将刘忱等人迎入帐内，分宾主坐下。刘忱打量辽国众人，却还是萧素为首，那个银铠青年为次，其次方是萧佑丹与萧禧等人，心里不禁暗暗称奇。他与吕大忠猜测了许久，一直没有弄清楚那个青年的身份。

简单的寒暄过后，萧素突然便收起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劈头道：“贵使奉大宋皇帝之命前来，想是已答应敕国的要求了。却不知何时交接银钱，何时划定边界？”

刘忱愣了一下，随即知道这是萧素先声夺人之计，当下微微一笑，缓缓说道：“某奉大宋皇帝之命而来，乃是不忍两国七十年之邦谊毁于一旦。凡北朝先前一切指责，皆属无中生有；索赔银钱之事，犹为无理！愿北朝皇帝陛下毋受兴事之臣所弊，听信谗言，启无穷之祸。”

萧素登时把脸一沉，寒声道：“南朝在边境修缮城寨，侵占我疆地，还说什么两国七十年邦谊？我主本欲兴兵讨伐，念及先帝之盟，又以为南朝皇帝会念在两国交好，停止挑衅之举，才遣使交涉，不料贵使之意，竟是全不认账！既是如此，又有甚好说的？！”说罢，作势便要翻脸。

刘忱却毫无惧意，从容道：“枢使不必动怒，大宋若不重视两国邦谊，何必遣某前来？只是北朝所求，绝无道理。北朝说大宋修缮城寨便

是挑衅，天下实无此理，各国修缮城寨，以备盗贼，不过平常之事，百年以来，宋辽两国，都未曾间断。以北朝所言之事，雄州外罗城，已修了十三年，昔日既无一言及之，今日如何便成挑衅？北朝既然不欲，吾主念及邦谊，已下诏停止修筑；白沟馆驿之箭楼城堡，亦已拆毁，屯兵亦已撤回。北朝何至咄咄逼人？”

萧素一时语塞，不好再说此事，只厉声问道：“那贵国侵入我大辽疆界，又要如何说？”

刘忱冷笑道：“宋辽两国，向来以古长城为界，如何说侵入大辽疆界？大宋未曾占北朝一寸之地。”

萧素却是知疆土之事，最可以混赖不清，当下道：“公莫要混赖，辽宋之界，一向以各山分水岭土垄为界，未曾听说以古长城为界。若以古长城为界，我武州岂不归南朝所有了？”

刘忱看了萧素一眼，回头对随从道：“取地图来！”左右连忙取出地图打开，刘忱指着代地边界，对萧素道：“枢使请看，此乃仁宗之时的地图，当时两国疆界如此。”

萧素晒然一笑，看都不看一眼，也喝道：“取地图！”

不多时辽人也摊开一幅地图，萧素道：“刘公请看，此乃本朝十年前地图，当时两国疆界如此！”

刘忱凑上前一看，辽人竟是在地图上将代州与朔州交界的西部边境，前推到了黄嵬山，与旧地相距数百里！这黄嵬山正当要冲，在代州境内西边一条官道附近，可以据此俯视阳武寨和楼板寨，直接威胁宋朝之原平乃至忻州。辽人之居心实不可言。

刘忱见这地图纸张甚新，墨迹未干，显是新作，自是辽人故意混赖。他本欲断然拒绝，可转念一想到这数里连营，却只得强自忍耐，道：“这图只怕不是十年前之物。但既是疆界有争议，倒不难解决，枢使遣一胥吏来代州，会同代州守吏一同勘察疆界，便知是非。”

萧素见刘忱语气放缓，得势更不饶人，道：“如此可是缓兵之计么？我十万大军，每日空耗粮饷，哪里经得起慢慢勘界？”

刘忱正要说话，却见身后一个士兵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他心上一动，走到那个士兵跟前，问道：“你可是有什么要说的么？”

那士兵上前一步，躬身答道：“大人，小人是代州土著，代州北部诸山，多数有分水岭而无土垄，黄嵬山更是没有土垄的。”

这士兵声音虽然不大，却也是满帐皆可听见。萧素等人只顾漫天要价，想当然的以为凡山皆有土垄，却不料黄嵬山偏偏没有，这时被人揭破，好不尴尬。好在萧素颇有急智，他不待刘忱说话，便抢先说道：“咳！我方才一时口误，黄嵬山的确没有土垄，而是以分水岭为界。”

刘忱岂能相让，“只怕黄嵬山本不是北朝土地，历来分界，毕竟是古长城为准，若不然，为何又怕勘界？”

萧素恼羞成怒，怕案高声道：“足下一步不让，竟是何为？勘界亦是分水岭为界，不勘界亦是分水岭为界！”

刘忱昂然冷笑：“有理不在声高，阁下岂能指黑为白？”

双方谈到此处，皆不愿意相让，眼见就要谈不下去了。

雁门山以南，西径寨。

夕阳西斜，似火烧的云霞挂在雁门山的那一头，吕大忠不安的在寨中走来走去，探马报告马邑一夜之间出现数里连营之后，吕大忠已经下令代州各寨加强戒备。西径寨中更是如临大敌，士兵们手中的弩，都已装满了箭矢，全神贯注的盯着北方。这里扼住了雁门山通往代州的大道，如若有警，必然是西径寨最先燃起烽火。

“那数万大军，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究竟是疑兵之计，还是实有这支军队存在？”这个问题不断的折磨着吕大忠，刘忱去了一天了，还没有回来，虽然吕大忠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但肩负守土之责，却不能不防万一。

“再派一拨人马去五十里外接应刘大人！”吕大忠向西径寨寨主吩咐道。

“末将即刻派人前往。”

话音刚落，了望的士兵便大声呼喊起来：“刘大人回来了！刘大人回来了！”

吕大忠快步登上了望台，远远望见果然是刘忱一行人。他忙不迭地吩咐道：“快，开寨门，迎接刘大人！”

宋辽在马邑的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双方不欢而散，只有约定择日另行谈判。但为此感到困扰的，却绝不仅仅只有刘忱和吕大

忠。

当晚，马邑城。

萧素对银铠青年恭敬地说道：“殿下，这个刘忱，实在难缠。”

他口中的“殿下”便是太子耶律濬。便听耶律濬笑道：“此人胜在颇有胆气。这本是父皇投石问路之策，试一试南朝皇帝究竟是何等人物，所得多少，倒不必在意。”

萧素却心知并非如此简单。朝中耶律乙辛原本是希望借机挑起战端，以便他进一步掌握兵权的；不过辽主耶律洪基却否定了轻率用兵的建议，定了一个投石问路之计。这个计策虽然未必是太子耶律濬献的，但多半与耶律濬身后的萧佑丹有关。

萧禧却不知道这中间种种勾心斗角，只笑道：“可惜了布的那个疑阵，数里空帐，佑丹兄的妙策却没有吓倒刘忱！”

萧素笑道：“那倒未必无效，南朝一向畏惧我朝，便明知是疑兵之计，心里却总怕是真的。有了这番做作，刘忱虽然强梁，别人未必能如他强梁。”

萧佑丹背着双手，心里苦笑。这投石问路之策，无非是虚张声势，大声恐吓，趁火打劫捞些好处；又可看看南朝君臣有何等的胆色器局；最主要的则是防止耶律乙辛借机加深他对军队的控制，称得上是一石数鸟之策。以萧佑丹对宋廷的了解，他也知道好戏才刚刚敲锣，但不知道为何，他心里总有隐隐的担忧，却又不能确切的知道自己在担忧着什么……

与此同时，汴京皇城。

当赵顼看到韩琦的儿子、户部判官韩忠彦一身孝衣走到自己面前之后，终于不得不接受魏国公、侍中韩琦已经死了的事实。国失社稷臣啊！仿佛一根顶梁的柱子，就这么轰然倒掉了。赵顼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感觉到韩琦对于宋朝是何等的重要。他心里回顾着韩琦的一生，仁宗朝抵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力保先帝承嗣；先帝英宗朝时，更是忠心耿耿，不惜得罪曹太后强迫曹太后归政……虽然在自己继位后，他反对新法，自己不得不加以贬斥，但是，韩琦对大宋朝，对赵家社稷，对濮王一系，都是有大功劳的！

尤其在大宋朝遇到危机之时，如韩琦这样才能与忠诚都无可挑剔的老臣，便是他赵顼可以信赖的对象。太皇太后还说让他谘询韩琦，但诏书尚在路上，斯人却已西归……赵顼亦不觉伤感，既是为韩琦，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苦苦支撑却依然孱弱的大宋朝！

韩忠彦低泣着递上韩琦的遗表，道：“先父临终之前，知道北面胡虏挑衅，陛下或会下问，留下遗表令臣代呈，盼能于国事有所裨益。先父遗言：不能再为陛下分忧，有负陛下之恩，请陛下善自珍重。”

赵顼戚然动容，接过韩琦的遗表，恸声道：“韩琦三朝老臣，朝廷失此梁柱，是朝廷失一梁柱，社稷失一忠臣，朕失一肱股！”

“陛下！”韩忠彦又是悲痛，又是感动，竟已是泣不成声。

赵顼默然提笔，沉吟了一会，写下“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十字篆文，令人赐给韩忠彦，沉声道：“国难思良臣，惟韩琦当得起这十个字！”又对待立一旁的韩绶、吕惠卿等人道：“追赠故司徒兼侍中、太

师、魏国公韩琦尚书令，配享英宗皇帝庙，发丧之日，朝廷为之辍朝一日，以示哀悼！韩琦的丧典、谥号，交有司详议，要备及哀荣。”

韩、吕诸人连忙躬身道：“遵旨。”韩忠彦更是哭泣着拜倒在地，呼道：“谢主隆恩！”

待韩忠彦退下之后，赵顼这才翻开韩琦的遗表，细细览读。韩绛在一边窥见皇帝脸色，却是眉毛时皱时缓，脸色似喜似忧，也不知道韩琦在表中说了什么。差不多一柱香的时间，赵顼才放下韩琦的遗表，顾视众人，道：“故韩侍中在遗表中说，北虏不足为虑，朝廷只须不亢不卑，既不示弱，也不逞强，从容以对。又荐石越、司马光、范纯仁等数人，辽人素重司马光之名，遣之使辽，必能不辱使命；又荐范纯仁志德纯虑，可为御史中丞、知制诰；石越稍加磨励，可为……”赵顼说到这里，想起韩琦在表中是说石越“可为宰相之备”，这时说出来却多有不妥，忙改口道：“……可当大任！”

赵顼从容说来，韩绛倒还无事，吕惠卿的脸色却顿时微微变了一下。韩琦的遗表，分明是要把旧党与石越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司马光如若出使辽国，解决了当前的边界纠纷，那么以他的名声，皇帝再把他召入朝中，委以重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石越到目前为止，仕途之上，几乎是一帆风顺，在新法遭受重大挫折之际，这两人若同时入朝，皇帝会不会因此变心，那真的是难说了。更何况司马光与他是冰炭不相容。一念及此，吕惠卿立即出列，委婉道：“陛下，臣以为方今刘忱、吕大忠正与辽人会议，临阵换将，实是兵家大忌，请陛下三思。”

他话音方落，便见吴充已出列道：“陛下，臣闻‘人之将死，其言

也善’。故韩侍中遗表所言，愿陛下听之信之。司马光便不为使者，亦不可闲置西京。”

吕惠卿正要驳斥，却见蔡确已出列，亢声道：“陛下若欲变法，召回司马光亦不会受命。况未闻司马光有通晓北事之名，朝廷何至于无人？”吕惠卿正奇怪蔡确为何替自己抢着出头做这招人忌恨之事，却听蔡确又道：“至于石越，素为朝野称誉。陛下使居州郡，是试其之能，察其之志。而今一届之期未滿，便召回京师，恐遭物议。臣以为亦非石越之福。陛下何妨一纸诏书，问他对策？若有良策，再召未迟。”

众人都吃了一惊。蔡确一向和石越不对眼，忽然委婉同意召回石越，其心思实让人捉摸不透。只有吕惠卿已知蔡确其实不过是欲引石越为助，来抗衡自己。

冯京却知机会难得，也出列附和道：“石越之能，为陛下所深知。愿陛下三思。”

韩绛低着头，张嘴欲言，却终于没有说什么。王珪也默默不语。吴充从眼角瞅见二人神态，知道韩绛是顾念王安石的面子，他与吕惠卿同是新党，吕惠卿入政事堂不久，二人还没有大的矛盾，因此不愿意表态；王珪却是明哲保身，不愿意卷入吕、石两个新贵的冲突之中。他心里颇为不屑，正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赵顼却已先开口了：“前者石越于救灾诸事上，颇有功绩，有功不可不赏。朕意先加石越龙图阁直学士，超转左谏议大夫，晋爵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实封一百二十户。再遣一使者，谕以北事，众卿以为如何？”

赵顼这番话淡淡说出，许多人的眼睛都红了。按宋代之制，龙图、天章、宝文三阁，龙图最居前，由宝文阁改龙图阁已是恩宠；而石越本

是礼部郎中，礼部郎中带待制以上职当转右谏议大夫，而右谏议大夫中资历浅者，再转左谏议大夫——石越的所有官秩，几乎是数级数级的跳，但是他既有这样大的功绩，杭州考绩，又皆在优等，兼之还有圣眷，谁又能阻挡？蔡确若在平日，或还会加以阻扰，但是此时却不欲与石越为敌，因此竟缄口不言；吕惠卿心里虽然不乐，但是此时情势，他却也不愿与石越结下深怨，使将来没有退步。

反倒是吴充道：“臣以为石越晋升太速，于国于身，皆非幸事。”

“国家名器，朕亦爱惜。但若是有功之臣，朕又何惜爵赏。赏功罚过，要在公正。有功而强抑之，何以激励后进？于国家朝廷，所得者少，所失者大……”赵顼的辩护冠冕堂皇，但他的臣子们却早已心不在此。皇帝突然找借口给石越加官晋爵，究竟是什么意思？左谏议大夫是四品官，按惯例，参知政事的本官最低一般是右谏议大夫！也就是说，经过皇帝这道看似不经意的任命，石越担任参政，在资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这真是偶然么？

西京洛阳。

韩国公富弼的府邸，是洛阳人人皆知的所在。在富府的后花园，有凌霄花攀延所成大树，亭亭可爱，纵在大街上，都能望见。这棵大树也成为富府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但富弼在洛阳，有的绝不仅仅只是尊重与荣华。从潘照临留意的消息知道，河南府知府李中师与富弼有着极深的宿怨。当年富弼在皇帝面前揭穿李中师结交宦官，导致李中师一直无法升迁。不料怨家聚首，富弼致仕定居洛阳，李中师再次为河南府知府，趁着王安石变法的机会，要报那一箭之仇。免役法颁行后，他便要

求富府与普通官户一样按例份缴纳免役钱。无论是李中师还富弼，都不会把这点钱放在眼里——富弼每年资助《西京评论》的钱，是这笔钱的数百倍还不止——要紧的是面子难堪。偏偏富弼还不可能为这等小事向皇帝诉苦！堂堂的韩国公，真是憋了一肚子的恶气。潘照临时常带着恶意的猜想，富弼如此激烈的反对免役法，也许不过是想为自己挣回这个面子而已。

一面想着这些有关富弼的故事轶闻，一面牵着马穿过洛阳的大街，感受着这座与汴京完全不同的城市。“卖报！卖报！韩侍中病逝，谥号忠献，备极哀荣……石学士救灾、治杭有功，加官晋爵……最新的《西京评论》……”一个男子背着个大竹篓，放满了报纸，沿街叫卖。

潘照临数日来都在马上度过，忙叫他过来，要了一份《西京评论》，又道：“《新义报》和《汴京新闻》我也各要一份。”

卖报的竟是愣了一下，半晌才笑道：“这位官人，俺这里是西京，官人要买《嵩阳学刊》，小的这里倒是有几本，《新义报》和《汴京新闻》，不去驿馆事先订购，却是没得卖的。”

潘照临不由怔住了，洛阳与汴京相距并不远，不料《西京评论》在汴京可以沿街叫卖，而《汴京新闻》在洛阳却是这般光景。他无奈地笑了笑，打开手中的报纸，当街浏览起来。只见整整一期报纸，倒有一半是在追悼韩琦。由《新义报》转载来的韩琦遗表节略，更是在极显著的位置。潘照临匆忙读过，见韩琦推荐司马光、范纯仁、石越三人，不禁心中暗喜，笑道：“天助我也！”又找到石越加官晋爵的报道，一眼扫过，微一沉吟，不由大喜，心道：“此事已成了五分。”本是疲惫已极的人，精神一振，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

不多时便到了富府之前。富弼府宅之大，让潘照临都不觉慨叹！整整一条街道，便只住了富弼一户人家。粉壁朱墙，高高耸立，大门之前，门戟森严，共有八个家丁穿着一色衣服，守在门口。见潘照临牵马过来，一个看门的家丁立时喝令一个小厮去给潘照临牵马，自己整整帽子，迎了上来。

“久闻富弼善治产业，有良田数千顷，看来所言不虚。”潘照临暗暗思忖，一面递过自己的名帖，对家丁道：“在下真定潘照临，奉龙图阁直学士、杭州知州石大人之命，求见韩国公，烦劳通报。”

那家丁听到“龙图阁直学士”几个字，不敢怠慢，只欠身回道：“这位潘先生来得不巧了。我家相公抱恙在身，不便见客。相公早有吩咐。凡来的官人，得罪之处，还乞恕罪则个。”却不敢去接名帖。

潘照临早知富弼致仕后，罕见外客，未必便会接见自己。这时连忙取了一小锭碎银，悄悄塞进家丁手中，笑道：“原是不当打扰，但念我远道而来，还要劳烦通报一声。韩国公断不致于见怪的。若是韩公果真不愿见了，我亦不敢打扰……”

当时通用铜钱，银价甚贵。那家丁接过银子，不由喜笑颜开，这才接过名帖，笑道：“但我家相公见与不见，我却是做不得主的……”

潘照临笑道：“只要劳烦通报一声，便感激不尽了。”

那家丁听他这么说，方欠身笑道：“如此请潘先生稍候。”说罢从偏门急急进去通报。

潘照临便在门前静候，不多时，便见那家丁一路小跑出来，对潘照临笑道：“先生请，我家相公有请。”一面又打量潘照临，咋舌笑

道：“先生定不是常人，我家相公素不见客的，今日竟是为先生例外了。”

潘照临方才松了口气。他知道这个家人并非虚言，富弼交接宾客，无论贵贱，一律一视同仁，致仕以精力不济，不能尽数接待宾客，又不愿厚此薄彼，竟是干脆闭门谢客。自己这次来，若非赶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只怕也只能吃闭门羹。他随着家人从偏门进去，豪门大宅，不比寻常，走了百余步，方到中门，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在中门相候，见潘照临过来，抱拳彬彬有礼地说道：“绍庭久仰潘先生之名，不料今日有幸得见。家父腿脚不便，不能出迎，还望见谅则个。”

潘照临已知他是富弼之子富绍庭，连忙还礼，道：“不敢，有劳德先兄。”

富绍庭又客套了几句，便将潘照临引至后院内室。方进了厅门，潘照临便闻到一股浓烈的檀香味，富弼须发皆白，一身道袍，坐在主位，见潘照临进门，勉强站起身来迎接。

潘照临连忙拜倒参见：“晚生潘照临，拜见司空。”富弼是仁宗朝的名臣，三朝辅臣，年轻之时，才量俱佳，他的许多举措，一出台就成为宋廷的典范。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但致仕退居洛阳之后，赵顼也经常遣使者问起居，有时还会召往京师相见；而富家更是《西京评论》的最大后台，对大宋的政局，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潘照临心高气傲，但对富弼却是十分服气。

富弼微微抬手，笑道：“不必多礼，早就听说过潘潜光的大名，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潘照临笑着起身落座，又问富弼起居，富弼叹道：“韩稚圭^[2]已经

去了，接下来，轮也当轮到老夫了。”

潘照临笑道：“朝廷正当多事之秋，司空是天子素所敬重的重臣，当为朝廷保重身体。”一面说一面打量四周，室内最显眼的，便是一幅旌旗鹤雁降庭图，他心里不由微微一笑，这幅图说是富弼出生之日，其母梦见旌旗鹤雁降到自家庭院之中，其后富弼果然贵达。

富弼老眼迷蒙，笑道：“不在其位，不谋其事。老夫自归故里，也就天天念佛颂经，或炼丹求仙而已，朝廷之事，哪里是老夫应当管的。”

“果然是老狐狸。”潘照临心道，口里却笑道：“司空过谦了，便是司空有南山之志，皇上、朝廷毕竟是不许的。”

“朝中有韩绛、吕惠卿、蔡确，又有石子明这等奇才，哪里还用得着老夫。老夫老矣，只愿悠游林下，不问世事。”富弼笑咪咪地说道。他知潘照临前来，必是石越有求于己，他便耐心等着对方先开口。

潘照临望着富弼，半晌，忽笑道：“我家学士尝论及本朝人物，以为故韩侍中、司空皆为本朝第一流人物，但却都还不及范文正公——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这一段话，道出了当时多少士大夫的抱负。而范仲淹于富弼，更是有过知遇之恩、同志之义的，当年范仲淹便曾亲笔眷写《岳阳楼记》一篇，勉励富弼。此时潘照临慷慨吟来，富弼隐藏于心中至老不死的理想抱负，那些历经宦海生涯而不得不深埋于内心深

处的书生意气，都不由得翻腾起来。他回想自己的一生，因范仲淹之推荐而试茂材科及第入仕，而后昭雪刘平之冤，以一书生游说辽主却十万雄兵，与范仲淹共同推行庆历新政……

“哎！当年之事……范文正公的确是本朝人物第一……”富弼几乎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却被敏锐的潘照临捕捉到了，他凝视富弼，正色责怪道：“范文正公以天下之己任，故进亦忧，退亦忧，司空岂得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推卸肩上之责任？学生随石学士游，常听学士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司空三朝元辅，为天下士大夫所寄望者？”说罢，顿了顿，又慨声道：“司空当年以一书生游说北朝狼主，却十万雄兵；与文正公辅佐昭陵^[3]，推行新政，慨然欲澄清天下……‘富韩’‘富韩’，侍中临死尚不忘国事，遗表无一言及于私；司空如此，却是富不及韩矣！”

富弼久经宦海，人老成精，早已看出潘照临是在用激将之法，他眯着眼睛，叹道：“人老万事空，什么雄心壮志，数十年岁月，都足以消磨得一点踪迹也不见。争强斗胜的心，也早没有了。烦潘先生转告石学士，好好辅佐圣主，江山社稷，毕竟要靠年轻人。”

他倚老卖老，打了个太极，竟是滴水不进。潘照临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知道富弼非言语所能动者。但他却绝不相信富弼是死心塌地的不问世事——资助《西京评论》、接见自己、还有那旌旗鹤雁降庭图……这些都证明富弼的心还热着呢。他心中一转念，既不能动之情，便只得诱之以利，当下心一横，开门见山地说道：“司空虽如此说，但姜毕竟是老的辣。如今便有一桩大事，非得请教司空不可！”

富弼知道潘照临终于忍不住了，捋须笑道：“潘先生言重了。”

潘照临道：“司空可知辽人提兵十万于边境，要求割地赠款？”

“略有耳闻。”

“昭陵时，司空主持北事，深知契丹虚实。恕晚生冒昧，敢问司空，而今朝中有何人可当北事？”对于辽国，的确是“富”胜于“韩”，但富弼与曹太后之间的恩怨，却让他很难成为曹太后心目中值得信赖的对象。

“朝中可当北事者……”富弼微微摇头。

“北边之事其实不及庆历时严重。庆历时，辽主屯兵边境，索取关南，当时又有元昊为祸，朝廷汹汹不知所为，司空以一书生，主动请缨出使北朝，辞折辽主……学生遥想当年之事，心折不已。便我家公子也以为，若能请司空复出……”潘照临毫不吝惜高帽子。

“一个七老八十的人复出，岂不让辽人笑我大宋无人？”富弼摇头笑道：“辽国所谓十万之兵，依老夫看来，多半是虚张声势；辽主虽昏庸，却非无能之辈，彼亦自知并无实力与我大宋进行举国之战。契丹一向自许大国，节制着众多的属国部落，若蛮不讲理的开战，会失信于天下，所得不足以偿所失。况契丹内部，岂能没有矛盾？当年契丹要的是关南之地，要的是增加岁币，而今却不过争边境之地，赔款数百万贯，更可见他们底气不足。只要朝廷稳住阵脚，一面暗加戒备，一面遣一硬气能言的使者，向辽主说以利害，最多给一二十万贯钱，为辽主留点面子，便可解决。”

“可侍中遗表却是说……”

富弼摆摆手，道：“韩稚圭还是存了一个怕的念头。对契丹人，不

能怕。他们也害怕和我们打仗。一要讲理，以礼义折服之，契丹非不讲礼义的胡狄可比；一要气壮，气壮则人不敢欺。若非朝廷元气大伤，无力北伐，否则竟是可寸步不让。”

“朝廷今以刘忱、吕大忠为使，司空以为如何？”

富弼说了这么久话，气力已有点不继。富绍庭忙递过一碗参汤，富弼轻轻啜了一口，笑道：“这高丽参还是你家石学士托人千里迢迢从杭州送来的，可生受了……”其实当时并无吃参的习惯，便连以人参为补，也是石越告诉富弼的。

“刘忱、吕大忠……若两府胆小怕事，使者又有何用？”富弼一针见血地说道。

“执政如此，使者再佳，亦是白费力气。”潘照临附和道，又试探道：“侍中荐司马君实为使，司空以为？”

富弼的眼睛眯成一条线，他自然知道，潘照临名义上是问司马光，实际上却是在问石越！

“韩稚圭举荐的人，自然是不错的。”富弼模棱两可的答道。

潘照临微微一笑，道：“学生也觉得侍中为国远谋，不可谓不深远。不过司马君实在朝中得罪的小人太多，只怕终难如愿。我家公子常说，范家三杰，皆是朝廷栋梁，只是范尧夫持身清高，皇上亦不能屈其志，可惜了。”说完，意味深长的望了富弼一眼。富范两家交情，非比寻常，范仲淹四子，长子最佳，可惜早死，其余三子，各有才具，以范纯仁最为出名。

富弼是何等人物，闻弦歌而知雅意，潘照临是石越府中的重要人

物，他刚刚看到皇帝对石越加官晋爵的报道，潘照临就来求见，虽然言语谨慎，但是绕了无数个弯之后的本意，富弼又岂能不知？石越是韩琦名义上的女婿，虽然石韩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但怎么说也要略胜于旁人，外人更不可能知道内中虚实，富弼再精明，也想当然把韩琦上表推荐石越这些事情都联系起来——石子明这是要向庆历老臣示好！

“范家三子，皆有乃父之风，老夫并不替他们担心。似老夫到了这把年纪，深受国恩，若说还有担心的，便是盼皇上不要受奸人所骗，乱了国事！”

富弼开始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下子又变成了担忧皇帝为奸人所骗了，潘照临笑道：“我家学士也常说，当今是大有为之主。凡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若只知谏止，这也不成，那也不行，反为不美。君子不能见容，小人自然趁虚而入，国事就这样坏了。似比干死谏自是忠臣，但进谏应有许多种，死谏直谏之外，还当有智谏。如今的朝局，不变法已是不可能之事。但是这个法，如何变，由谁来主持变，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却是大有文章之事。国事的兴废，便全在其中了。”

富绍庭听到这番话，不禁插嘴赞道：“这却是高论！”

富弼瞪了他一眼，笑道：“石子明之志，果然了不起。”

“司空过奖了。我家学士还说，司空平生所虑之事，其实也可以解决，且正在解决。”

富弼诧异道：“老夫有何平生所虑之事？”

“我家学士说，司空平生所虑者，是人君权力太大，惟有用天命才

可以制约。但有些人却鼓惑圣主不惧天命，司空最担心将来人主为所欲为，无所约束，害了国事。所以《西京评论》常常说天命，并非无因。”

富弼真正吃了一惊，这的确是富弼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以强调天命来制约皇权！虽然他在奏疏中常常直言不讳，却一向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想不到被石越注意到了。“石子明倒是老夫的知己！”富弼忍不住叹道，“不知又有何良方可以解决？”

“清议、报纸、礼制、法律！”潘照临吐出四个词。

“这些有用？”富弼怀疑的问道。他的政治智慧，让他敏感地注意到了报纸的作用，于是断然出资创办《西京评论》，但是说要用来自制皇权，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似乎有点大不敬。

“天命虚无飘渺，难为人主相信。清议与报纸，代表的是民意，明君要尊重民意是天经地义的；而礼制与法律，代表的是习惯、经验与圣哲的主张，也应当为明君所尊重。若能让国家形成一种习惯，无论是皇帝或者宰相，都尊重民意、习惯、经验与圣哲，岂非远胜于天命？”潘照临说这些的时候，感觉自己象桑充国。

但富弼却不是那些容易接受新主张的学生，他不置可否的一笑，道：“老夫宁可希望皇帝畏惧天命。不过石子明能想到这些，那他便不是一个一味逢迎人主的人。潘先生请回去替老夫问候石学士，便说老夫对本朝贤士的看法，与韩稚圭完全相同！”

代州边境的谈判，几次拉锯之后，陷入僵局。

耶律濬的金帐中，生着一盆巨大的炭火，耶律濬一身戎装，与萧佑丹、萧素、萧禧等人围坐火边，商议对策。这些天来，虽然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耶律濬却颇有收获，他对人和蔼，体恤士民，朔州守军将士，对这位太子都非常爱戴，甚至连萧素，对他的好感也与日俱增。若他一直身处耶律洪基身边，或者在孤立无援的朝廷上，是绝对得不到这些人心的。

“刘忱一直不肯让步，诸位大人以为应当如何是好？再拖下去，这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就要被揭穿了。”耶律濬望着萧佑丹与萧素，问道。

“殿下说得是，十万人马空耗粮饷却无所作为，宋人也不是傻子。”萧禧笑道。

萧素道：“但也不能真的杀了过去，刘忱风骨这么硬，实是棘手。”

“与南朝开战，是两败俱伤之局，只能让夏国得利，万万不可。前几日有公文，道效忠朝廷的生女直部节度使阿库纳重病之中，万一死掉，而朝廷又与南朝开战，好不容易镇压下来的生女直，只怕又要有反复，其他各部落，也是蠢蠢欲动，反叛此起彼伏，这几年都没有停过。而且……”萧佑丹这么顿了一顿，众人都知道这个“而且”，是指当权的魏王耶律乙辛，不过此时却不能明言，萧佑丹又道：“南朝王安石方罢，又经大灾，刘忱不过书生意气，不肯相让，但其两府中，首相韩绛是最胆小的，枢密使吴充亦无过人之材，吕惠卿、冯京、王珪据说颇有矛盾，既然主上本意是投石问路，问的也是南朝皇帝和他两府大臣的路，不若我等干脆避开这个刘忱，借口谈判僵持不下，派使者入汴京，试试南朝皇帝的胆色器局！”

萧素听他说完，赞道：“好计！我也让三千兵马，盛布旗帜，每日东出西入，西出东入，在马邑大布疑兵之计，让南朝更摸不清虚实。”

耶律濬也笑道：“既是十万大军久驻边关，要价太低，未免让人小瞧。让使者见机行事，再增加岁币十万贯、绢十万匹！”

“殿下英明！”萧佑丹赞许地看了耶律濬一眼，这段日子以来，耶律濬处事的才干，明显有所增长，决断事务也更加果断。更可贵的是，太子以前虽然勇武，但是处事却颇有书生的温文，而现今却多了几分军人的豪气。

“那，派谁去汴京呢？”萧素笑问。

萧禧对耶律濬笑道：“殿下，这个差使便给我罢。”

“好！”耶律濬点点，拿来一皮袋酒来，递给萧禧，道：“便以此酒为君饯行！”

萧禧接过酒来，喝了一大口，还给耶律濬，耶律濬也喝了一大口，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刘忱与吕大忠坐在马车上，相视无言。久议不决之下，辽人突然要求见京觐见皇帝，刘忱只好急报朝廷。朝廷立时答应了，且让他与吕大忠一同回京。吕大忠本想在代州监视辽人，但接到诏命，也只好安排防务，与刘忱一同返京。二人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刘忱抗诏谈判，早将荣辱置之度外，但想到有可能前功尽弃，心里也不禁颇为沮丧；吕大忠却是担心着代州的防务。

耶律濬派来的使者是萧佑丹与萧禧，名义上萧禧为正，萧佑丹为副。此时，萧佑丹也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那天晚上众人散去之后，萧素留下耶律濬和萧佑丹，跪在耶律濬面前，以刀刺臂，发誓效忠。萧佑丹知道，萧素是在赌博，他把自己的前程，压在了耶律濬能战胜魏王耶律乙辛，顺利登基之上。只要耶律濬顺利登上大辽皇帝的宝座，他萧素的前程也不可限量，但若失败，必是族诛之罪。这个选择，辽国的重臣们，都要做，迟早要做。在这个时候，能够有萧素这样的重臣投入自己的旗下，可以说是耶律濬的一大胜利。考虑到耶律乙辛绝无可能在这个时候生变，为了显示对萧素的信任，萧佑丹干脆决定离开一段时间，再次前往大宋的京城。

萧素与耶律乙辛的关系并不好，他投入太子这一边，应当是可以相信的……

萧佑丹一面担心着国内的局势，太子的地位；一面随着摇摇晃晃的马车，经过陈桥驿驰入了汴京城——一座辽国所有的城市都比不上它的繁华的城市。

[1]. 文臣寄禄官，正四品上，无职掌。

[2]. 即韩琦。

[3]. 指宋仁宗，其陵名为永昭陵。

杭州。知州府九思厅。

石越、彭简、薛奕、张商英、蔡京……杭州的重要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蔡京向石越汇报着市舶务的情况。“……台风季节过后，新船加入船队，下官与薛世显商议后，分成两支，又走了高丽、日本国两趟，托赖大人洪福，一切顺利，收益颇为可观。虽然途中撞礁折损一只大船，损失了一百单三名水手，但除去抚恤之后，赢余亦将近七十万贯。两国对天朝物产，非常渴慕。只是……”

“只是什么？”居移体，养移气。石越汴京之时，可以说只有上司，没有下属。而到了杭州后，却是只有下属，没有上司。近两年的时间，高高在上，言谈举止中，便多了几分威严，少了几分谨慎。

蔡京笑道：“只是朝廷有严令，儒教经典，重要的政令史书典籍，不可卖给夷人。便是契丹求书，或靠走私，或求恩赐，法令上是不准卖的。而民船之中，因为两国对天朝文物非常渴慕，其贵人往往以数百金之高价求书，私自贩书者因此屡禁不绝……”

石越倒怔住了。他只知道一千年各国恨不得把自己的文化推销给别国，称之为“软实力”，哪里还记得中国古代曾经有这种禁令？他想了想，笑道：“高丽使者金德寿曾屡次求书，今竟在西湖学院乐不思蜀

了。朝廷对高丽一向另眼相待，想来卖给高丽《九经》、子、史等书，必会恩准。市舶司事繁任重，元长似不必为此小事伤神。”

蔡京揣摩石越之意，倒似颇有放纵之意，连忙答应。彭简也咀嚼着这番对话，不由得看了石越一眼，通判一职，本有监视知州之意——实际上宋朝州郡政务，究竟是由知州做主还是同通判做主，完全是因人而异，他彭简不过是倒霉，碰上了一个位高权重，还勤于政务的知州，所以才于杭州政务几乎等同于看客一般，但若是石越公然违背朝廷法令……彭简不由想起家里吕惠卿那封充满暗示的书信。不过，对于高层的权力斗争，彭简还是有点投鼠忌器，他并非傻瓜，亦不愿被人当枪使。

石越却根本没有理会彭简，对众人笑道：“七十万贯，除去本钱之外，补足盐茶之税，绰绰有余了。某已向朝廷给蔡元长、薛世显请功，皇上特旨，蔡、薛二人本官各两转，赐绯，以为奖励。”

众人立时啧啧称羡。所谓“两转”，就是本官升两级。连升两级，已让人羡慕，而皇帝特旨、赐绯，则更是极为难得的恩宠。蔡京、薛奕都不由得喜出望外，连忙拜谢。

石越又道：“于有功之臣，朝廷向来不吝爵赏。众位当自勉之。”座中顿时一片附和之声，他偏过头，对薛奕道：“世显，明春出海，你有何建议？”

薛奕正感恩戴德之时，忙道：“夏、冬二季在港操练水手，春、秋二季出海经商，正是以军养军之道。下官以为，往高丽、日本国的航线，往返数次之后，已算是熟门熟路。自不能放弃，然而末将以为，这两国国穷民贫，贸易之量有限。若还似今年这般，则是涸泽而渔，非长

久之道。然，节流不若开源，明春之后，下官请自领一队，前往大人著作中所说的南洋诸国，开拓新的航线，但高丽、日本国这边苦于无得力之人主持，水手若无人节制，难免上岸滋事，甫富贵虽晓夷语，能经商，却少威严，且无朝廷之令，亦不能让其领军。”

石越疑道：“船队中的船长，竟无一个可用之才？”

“彼辈领一只船尚可，若要率领船队，代表朝廷与海夷交涉，却是不成。”

“此事再议吧。”石越心里也明白，人才的确是可遇而不可求。

薛奕又道：“此外官船水手挟带私货屡禁不绝，下官与蔡元长商议，以为既然禁之不绝，不如干脆允许水手携带定量私货，亦得提高水手士气。还要请大人示下。”

石越道：“这等小事，你们两个决定便可。”他说完，正要继续处理公务，便见管家急匆匆跑进来，禀道：“大人，有圣旨！”

众人不由一怔，忙一齐站起，石越整整衣冠，大声喝道：“开中门接旨！”

赵頊一脸愠色。

吕惠卿低着头，装作没有看见赵頊的脸色，继续转述接见刘忱、吕大忠的情形，韩绛满脸尴尬，怨恨地望着吕惠卿。

刘忱、吕大忠回到汴京，席不暇暖，便被召至两府问事。

二人先至枢府，见了枢使吴充、副枢使蔡挺等人，汇报过情况后，吴、蔡等人亦不问二人意见，便点汤送客。二人又到了中书，结果中书诸相问了出使谈判经过后，韩绛、王珪、冯京都口口声声“不宜轻启战端”，惟有吕惠卿一人闭口不肯表态。刘忱据理力争，以为黄嵬山以北至古长城的土地，代州都有档案，枢府亦有存档，本是宋朝土地，绝无割让之理。结果反被一心想做太平宰相的韩绛训斥，还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中书诸相一味的怕事求和，听到吕大忠与刘忱怒不可遏，二人在中书省当场发作，吕大忠对着韩绛冷笑，道：“相公好一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辽人派个使者来我汴京，便可索我五百里之地，数百万贯赔款；若是魏王耶律乙辛亲来，岂非要给他关南之地！”刘忱更是尖刻，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反正关南之地，乃周世宗所恢复，给辽人又有何妨！只不过下官既为使者，纵死不敢奉诏！诸位相公先请皇上收我使节，再去欲取先予吧！”二人将中书诸相骂了个狗血淋头，然后竟扬长而去。韩绛等人可以说是颜面扫地。

听到吕惠卿转叙刘忱那可以说是极为无礼的话，赵顼苍白的脸孔瞬间变成通红，好不容易才没有立时发作，只问道：“辽使那厢如何？”

因为这是枢府的事情，吴充忙回道：“辽使甚是无礼，萧禧甚至说，若无结论，他便不回辽国，是战是和，全由我朝决定。”任凭韩绛、冯京等人拼命使着眼色，吴充也自低着头，全当没有看见。

“浑帐！”赵顼的怒气终于不抑制地暴发了，“那便告诉他，他们要战，朕便和他们打一仗！朕受够了！朕要亲征北伐！”

崇政殿中，顿时死寂般的沉默，只有赵顼的咆哮声在殿中回荡。

“刘忱、吕大忠便是慷慨的大丈夫？他们这是讥刺朕甚至比不上周

世宗！契丹人咄咄逼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传诏，召回王韶！召回王韶！”

哗地一声，崇政殿中跪倒黑压压地一片。韩绛连声道：“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北伐之举，万万不可！便是辽使不恭，陛下决意断交，也只需诏大臣议边防，亲征北伐，不可不慎！请陛下先息雷霆之怒，三思而后行！”

“请陛下息怒，三思而后行！”众人也跟着一齐劝道。

赵顼望着跪拜在地上的大臣们，心里忽然莫名的生出一种极度抑郁的感觉，他突然想起石越、王安石，若这两个人在，又会怎么样呢……北伐，北伐，那也只一时气愤之言罢了。良久，赵顼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敕枢府议边防战守之策！王韶为枢密副使，即日回京，熙河军事暂由高遵裕代理。以韩维为翰林学士。章惇为知制诰兼判军器监。”

皇帝一口气连下数诏，韩维是韩绛的弟弟，按例韩绛本当拒绝，但他抬头看到皇帝的脸色，竟是不敢说半个“不”字。嘴唇张了半天，终于吐出一句话来：“遵旨！”

赵顼面无表情的抛下他的两府大臣们，朝着殿外走去。“起驾——”内侍又尖又长的声音在崇政殿中响起。在踏出崇政殿的那一刻，赵顼忽然咬了咬牙，沉声道：“遣使者问富弼、王安石、石越、文彦博、曾公亮、司马光、范纯仁边防之策！”

朱雀门附近的夜市，人声鼎沸、灯火通明。

“南朝繁华，真令人称羡。”萧禧感慨道。

为了防止辽使刺探国情，刘忱与萧禧、萧佑丹一直寸步不离，他听萧禧感叹，笑着指着前面一家酒楼，道：“那家店子的沙糖冰雪冷丸子，味道最佳，二位可要尝尝？”

萧禧望了萧佑丹一眼，见他点头，便笑道：“那真是大有口福了。”

刘忱笑着引二人进了店，除沙糖冰雪冷丸子外，又顺手点了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鲈、野狐肉等几样下酒之菜，要了几壶黄酒，三人竟是在夜市上对酌起来。

萧禧待菜上来，便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粒沙糖冰雪冷丸子，放入嘴中，闭着眼睛细细咀嚼品味，半晌，方赞道：“果然美味。”

刘忱劝了二人一杯酒，又给自己满了一杯，举杯一饮而尽，叹道：“今日能与二位在此饮酒，全赖两朝通好七十余年，至今未绝，他日一旦断交，便为寇仇，那是誓不两立之局了。”

萧禧与萧佑丹不禁一怔，不料刘忱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二人这些日子与刘忱朝夕相对，都很佩服刘忱的风骨才学，虽是各为其国，亦有点惺惺相惜。萧佑丹是契丹第一智士，此情此景，顿时让他想起庆历时富弼使辽，辽国接待他的使者竟然对富弼惺惺相惜，帮助他促使辽国退兵的故事，心中暗暗警惕。

萧禧却没这多心机，只问道：“南朝真要为区区数十里之地，自绝两国欢好？”

刘忱正要说话，忽听到街中有人吆喝：“卖报、卖报，《新义报》最新报道——枢密副使王大将军奉诏回京……朝廷诏准高丽使者来京进

贡——《汴京新闻》专题报道，通商高丽百利无害……”

萧佑丹脸色一沉——难道南朝皇帝真的不惜一战？高丽为何在此时遣使入贡？

偏偏便在此时，又听旁边有人隐隐约约说道：“故韩侍中临终前荐司马君实、范尧夫、石子明三位大人……”

萧佑丹心中一凛，假意向刘忱问道：“听闻故韩侍中故世之前，荐司马、范、石三位，不知在大人看来，三人之中，以谁最贤？”

“这三位之学问品行，非在下所能评判。”刘忱不假思索的答道。

萧佑丹见刘忱没有否认韩琦推荐三人，心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石越！石越……”萧佑丹在心里暗暗计算着。

不仅萧佑丹不希望石越进入宋朝决策层，在宋廷中，抱这种想法的人也大有人在。

“听说皇上下诏问元老重臣边防之计，富弼自韩琦之后，又向皇上推荐石越，相公不可不防！”邓綰似只巴儿狗似地跟在吕惠卿身后，吕惠卿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自顾自地逗着笼中的鹦鹉。“石越此人，阴险狡诈，虚伪矫情，真是个活王莽。当今皇上最信任的人是谁？是相公么？恕在下直言，皇上对相公的信任，还不及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而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绝对不会高过对石越的信任！”邓綰提到石越的名字时，便不由自主地咬着牙，仿佛要把那两人字咬碎一般。

吕惠卿的手忽然停了一下，他想起冬至郊祭之时，为了试探皇帝心

意，他故意援引郊祀赦例，荐王安石为节度使。不料立时被皇帝训斥：“王安石并非因罪去职，何故用赦复官？”皇帝心中，对王安石依然有很深的感情。这个邓绾，说得倒并没有错。

邓绾知道吕惠卿已被说动，又道：“为相公计，要固宠，一是要斥王安石、石越于朝廷之外，时日一久，什么样的恩信都会淡忘；一是要在皇上身边有人，能影响皇上，当年王介甫用的就是此策！”

吕惠卿缓缓转过身来，看了邓绾两眼，忽然笑道：“邓文约，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么？皇上是英明之主，王介甫与我有师徒之谊，石越是朝廷栋梁，为了争宠固权，你就劝我去陷害自己的老师、朝廷大臣，欺骗皇上。你看错人了。”

邓绾再料不到吕惠卿大义凛然的说出这番话来，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相公，我、我……”

“你回去吧，以后做人做事，持心要正。”吕惠卿沉下脸来，训斥道。

邓绾还想再说什么，吕惠卿已背转身去，不再理他，只得垂头丧气的告辞而去。邓绾才出门，吕升卿便从屏风后面闪了出来，笑道：“大哥，为何要把邓文约给赶走？”

吕惠卿头也不回，逗弄着鹦鹉，不去理他。

吕升卿道：“一只哑巴鹦鹉，有什么好玩的？”

“但哑巴鹦鹉绝不会出卖你！如邓文约那种人小人，若引之为心腹，将来只须有个好价钱，他便能毫不犹豫地卖了你。”

吕升卿似懂非懂的望着吕惠卿。

“可惜我不该把陈履善派到地方上去，否则……”吕惠卿叹了口气，又问道：“和你交情最好，学问也最好的朋友，是谁？”

吕升卿愣了一下，回道：“是沈季长。”

“沈季长？王安石的妹婿？”吕惠卿皱了皱眉。

“对，就是他。”

“既如此，我就向皇上推荐沈季长与你为崇政殿说书。皇上聪明好学，你的学问应付不了，两个一起，若有疑难，或可由沈季长替你回答，遮掩一二。”吕惠卿道，当年王安石为相，就是把他安排在崇政殿说书的位置上，来代替王安石影响皇帝；但是如今他的周围，除了陈元凤外，已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材安排在那个位置上了。

“太好了！”吕升卿不禁喜上眉梢，崇政殿说书是一个极受人尊敬的位置。

“好什么好，多少人在那个位置上被皇帝问得汗流浹背，你以为那是个好呆的位置么？”吕惠卿训斥道。

吕升卿不敢回嘴，忙转换话题，道：“大哥，朝廷对辽国的战和，究竟是个什么章程？”

吕惠卿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关心这个做什么？”

“大哥，你忘了，石越向皇上提出那个什么法子后，我家在河北买了一座矿山，亲戚中在那边或合股，或自己出钱买矿山的都不少，万一

打起仗来，岂不什么都完了？”吕升卿讪讪笑道。

“求田问舍，胸无大志！”吕惠卿忍不住骂道，顿了一会，才道：“朝廷元老上书，或主战或主和，纷纷不决。蔡挺、王韶、富弼和石越主张对辽人强硬，一面修战备一面谈判。司马光、王安石之辈，皆支持和议……”

“那太好了！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主和，那定是打不起来了。依我说那几百里无主之地，有什么好争的。”吕升卿笑道，心中放下一块大石头。

“你知道什么？！见识还不如邓綰！”吕惠卿对这个弟弟，真是失望之极。鼠目寸光！若两府没有一个有份量的人主张强硬立场，那朝野之中那些主张强硬的“清流”们，必会自觉不自觉的去寻找一个有份量的代言人，当今天下，这个代言人除了石越还会是谁？到时石越进中书，可真的要成众望所归了。

“我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的。”吕惠卿轻轻地对那只哑巴鹦鹉说道。

好不容易被激起了一丝豪气的赵顼，在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异口同声反对开战的奏疏之前，彻底动摇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在那一个世代的大臣之中，是赵顼心中最信服的臣子，这一点，也许连赵顼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除了武臣之外，没几个人支持打仗。”赵顼似乎在喃喃自语。

新任的知制诰兼判军器监章惇低着头，答非所问地说道：“陛下，

苏辙、唐棣、陈元凤、蔡卞以及沈括等人之前一直负责着军器监改革，今已初见成效。标准化生产逐步推行，改良弩机也试制成功，若要说到军器的准备，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钱。弓、弩、箭、震天雷、霹雳投弹等军器成本高昂，是一笔不菲的开销。陛下若给臣足够的钱，臣与苏辙合作，两年之内，臣便能让王师装备精良！”

“两年？那也还要两年！”赵顼立时就听出了章惇的言外之意，这是在委婉的劝他，不要急于开战，再等一等。

“武臣想建功立业，自然不怕打仗。国家战和之策，臣妄言，似不应当以武臣的意见为主。其实富弼、石越，也并没有主张与辽国开战，他们不过是认定辽人是虚张声势，不敢开战，所以才主张强硬。”章惇又说道。

“但王安石与司马光都以为不必激怒辽人，辽人生性蛮不讲理，万一恼羞成怒，反坏国事。文彦博、曾公亮等人，也说要争取谈判解决争端为上策。”赵顼犹疑道。

章惇眼中闪过一丝不以为然的神色，欠身笑道：“陛下是觉得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曾公亮懂辽务，还是富弼、石越通辽务？”

“这……”

“石越姑且不论，富弼在昭陵时主持北面防务，出使北朝，此老的意见，微臣以为，陛下应当重视。石越自侍奉陛下以来，几乎是算无遗策，臣的愚见，石越的建议，陛下不可以等闲视之。”

一直站在旁边侍候的李向安猛的听见章惇竟然偏向石越，不由暗暗称奇。章惇奉旨招抚荆湖，可以算是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人物，王安石

倒台之后，章惇不助吕惠卿、蔡确、曾布等人也就罢了，居然倾向于石越，李向安虽然见惯了权诈之术，也觉得匪夷所思。不过以李向安的见识，自然也无法理解章惇这种人的心理，更不会懂得何谓政治投机？在新党排位战中靠后的章惇，自有他自己的考虑。

赵顼听章惇的话，觉得颇有道理，正要说话，一个内侍走了过来，叩首禀道：“陛下，吕惠卿求见。”

“宣。”

内侍答应着退去，不一会，吕惠卿便在内侍的指引下走了过来，参拜之后，赵顼便道：“朕方才与章惇论及北事，卿以为要当如何应付？”

吕惠卿用眼角瞥了一眼章惇，笑道：“臣以为，天下之物，什么都割让得，就是国土割让不得！”

吕惠卿小心看了看赵顼的神色，又正色道：“昔日匈奴有冒顿单于，为强邻所迫，强邻索以美女财货，冒顿皆如其所欲，而当其索要荒土之时，冒顿竟斩许割地之臣，断然拒绝，引兵开战，终成霸业。冒顿，不过一胡虏，尚知土地人民为国之根本，虽荒野之地尺寸之微，不可与人，陛下不可不察。”

赵顼沉吟道：“此事朕已知之。不过勾践亦曾有卧薪尝胆之日，大臣们多以国力不足、战备未修，反对开战。”

吕惠卿笑道：“陛下可知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之理？当年景帝平七国之乱，何曾准备充分？澶渊之役时，又何曾准备充分了？况且臣之主张，也不是要立即绝关市，拒使者，伐幽蓟。臣是主张断然拒绝辽使的

无理要求，同时内修战备，以防万一。”

自契丹启衅以来，赵顼几乎每日都要接见两府大臣，商议对策。吕惠卿之意见，他原也问过，当时吕惠卿亦是说过国土不可割让的话，只是他那时回答得极为委婉，远不如今日之坚定明快。赵顼用吕惠卿，看重的原只是他在内政上的才能，于外事上并无寄望，因此也不曾放在心上。其后政事堂以首相韩绛为首，屡次奏对，在此事上亦无分歧，无非是让他学勾践。这番吕惠卿的对答，实是大出赵顼意料。

吕惠卿又道：“得陇望蜀，人心苦不知足。今日若轻易许了契丹，日后索求无厌，中国更无宁日。还望陛下三思。”

赵顼默然不语。吕惠卿与章惇的回答，并不能帮助他下定决心，反让他更加犹豫。朝野当中，畏惧怯敌主张顺契丹所请的，慷慨激昂主张强硬拒绝的，叫嚣着北伐决一死战的，都是大有人在。如韩绛之流，一味的畏敌怯战，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赵顼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且如吕惠卿所言，担心契丹人得寸进尺，开了头没法收场；至于兴兵北伐，那更是所谓的“孤注一掷”，拿社稷存亡开玩笑，赵顼自然不会采纳，他容忍这些声音的存在，不过觉得这股士气民心甚为难得；但果真如富弼、石越、吕惠卿等人所请，拒绝契丹所请，后发以制人，赵顼也觉得底气不足。章惇就说得明白，至少两年之内，宋朝没有与契丹一战的本钱。而如韩绛等所言，万一真的激怒契丹兴兵入侵，河北、河东都沦为战场，即使最终能击退契丹人，也是两败俱伤之局。宋朝的损失，也不是现在契丹所要求的这点东西所能比的。而且这会让西夏坐得渔翁之利，王韶在熙河的经营，甚至赵顼先西后北的策略，都可能毁于一旦。

皇帝不说话，吕惠卿与章惇也不便说话，二人便叉手侍立，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两天前，章惇便听说有御史弹劾韩绛，指责他之所以是

怯敌避战，是因为韩家产业都在河北，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其家产玉石俱焚。虽然这份奏章被皇帝压了下来，但是韩绛在陕西遭败仗，居相位又碌碌无为，现今又传出这种诛心之论，韩绛的圣眷显是要到头了。章惇甚至还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弹劾韩绛的御史是得到了吕惠卿的暗示。他又联想刚刚吕惠卿的对答，心里登时雪亮似的一一只要皇帝最终没有采纳韩绛那一味畏惧求和的主张，那么依照宋朝的惯例，韩绛就要主动辞职。如果他恋栈，皇帝只要将那被压下来的奏章发给他看看……在这一刹那，章惇犹豫了一下——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岂非正好是在帮吕惠卿的忙？他用眼角瞥了吕惠卿一眼，不料吕惠卿也偷偷在看他，四目相交，一闪而过，章惇一咬牙，便打定了主意：便是被吕惠卿利用了，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他正琢磨着要怎么样向皇帝开口，却听赵顼忽然说道：“昨日朕召见韩维，他却是个糊涂人，没甚么主张。朕在东宫时，韩维是记室参军，无论诗文时务，他都没甚主张，凡事必引王安石之见。这点毛病七八年了都不曾改过，朕问他北事，他便只知道向朕推荐石越……”

章惇心中一动，忙笑道：“臣以为这正是韩维之长处，懂得藏拙、不妒贤忌能，单这两条，便甚为难得。臣还是那点愚见，石越非百里才，不宜久居外郡。朝廷日前已准高丽使者金德寿入京，陛下何不下诏，令石越将郡务暂时移交杭州通判处理，陪同金德寿一共赴京。待事毕之后，是留之于京师，还是回杭州，陛下尽可从长计议。”

吕惠卿心中一凛，正要择言阻挠，却听赵顼已说道：“韩维也是这么个主意，朕昨日已令人传旨了。”

章惇忙颂道：“陛下圣明。”吕惠卿竟似嚼了一口黄连，张了张嘴，终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却不知道，此时高丽使团早到了应天府，距汴京不过数日之程。是冯京暗中让应天府留住高丽使团，等待石越

来“陪同”进京。

熙宁八年正月。汴京城万家同喜，举城欢庆。在普通的老百姓看来，大旱过去，灾民留在汴京的已经非常少，物价也渐渐平稳，一切又回到了太平盛世的模样。至于宋辽边境纷争，因为宋廷对谈判的进程严格保密，禁止报纸报道，普通的老百姓，只知道辽国的贺正旦使照旧来到汴京，大多数人都相信战争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但事实却离此相距甚远。宋辽之间的关系，正在急剧地恶化。

先是契丹副使萧佑丹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提前回国，然后自代州传来消息，辽主对萧素十分不满，已经将其召回，令另一个枢密副使杨遵勖来主持谈判。随后，萧禧便向宋朝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宋朝在两个月内做出最后的决定。

与耶律乙辛关系密切的杨遵勖，对于挑起一场战争，没有任何顾虑。耶律乙辛利用辽主对萧素久而无功的不满，进言换上杨遵勖，其目的就是要将“投石问路”之策演变成双方都骑虎难下的局面，最后挑起一场宋辽之间的战争。若非耶律濬的制约，这最后通牒的时间绝不会有两个月那么长。

但宋朝君臣并不清楚辽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便如萧佑丹所嘲笑的，在契丹大军未打到黄河之前，宋朝君臣都很难下定任何决心。他们的小算盘打得太多了。

而更没有人料得到的是，一场针对石越的阴谋，正在悄悄地发酵中……

吕惠卿闭目养神着。他并不介意是战是和，那不会动摇到大宋的根本。与石越不同，当时的精英们国土观念并不强烈。不论是韩絳们，还是富弼们，他们从来都没有国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他们的分歧，在于种族荣誉感的强弱不同，对形势判断的不同，以及各自的政治利益不同。不过吕惠卿也清楚，史官会赞美种族荣誉感更强的人，但他也无暇为此感到高兴——石越即将抵达汴京；皇帝日前突然问起王安石的幼弟王安上，若皇帝重用王安上，那无疑就是皇帝想重新起用王安石的信号，形势会更加的复杂……

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从外边传来，吕惠卿睁来眼睛，见吕升卿已经到了门外，手里捧着一叠东西，一脸兴奋。“进来吧，又有什么事？”吕升卿应了一声，掀开珠帘，快步走了进来，笑道：“大喜之事！大哥看看这个——”一面说着，一面将手中的东西放到吕惠卿身边的案上。“这是何物？”吕惠卿瞥眼望去，却是一张揭贴，还有几本小册子。小册子有一半旧得发黄，另有一半却是新印的，封面上都写着“石氏家谱”四字隶书。他心中一凛，打开揭贴，细细看去，不由大吃一惊。“这是哪来的？”

“汴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新的《石氏家谱》，也到处都是，倒是这份旧家谱，我费了点心思才从一个姓石的手里买回，为的是和这些新的对证一下前面的，看看是不是伪造……”吕升卿面有得色地笑道。

“这竟是想置石越为死地！”吕惠卿悚然道，“这会是谁做的？”

“管它是谁做的，这揭贴是说石越是石敬瑭之后，一份族谱造得滴水不漏，在这节骨眼，真是天赠大礼！”

“石敬瑭之后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五代十国之后，不见得是天生的罪过，反而让石越的身份更加尊贵。”吕惠卿指着揭贴，叹道：“最狠最毒的乃是这一段——说石越来大宋之前，先拜会过辽国贵臣，密约复国，为辽人所拒，才来大宋；又说石越之志，非止是光复祖宗帝业，而是想建立一个括有汉唐疆土的强国，辽人识破其志，才会拒绝，不料大宋竟为所欺……奇才！真乃奇才！石越大宋尽心尽力，若说他私通外国，皇上如何肯信？他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为了大宋好？这写揭贴的看到了这关键，反说他要作曹操、王莽，如此一来，石越的尽心尽力，反倒成了他的罪证了！此人才华，不在我之下，究竟会是谁？！”

吕升卿笑道：“既如此，那明天我便上呈皇上，再找人参石越几本，石越定然熬不过这一关。”

吕惠卿听到这话，霍然一惊，盯着吕升卿，见他兀自洋洋得意，不由叹了口气，道：“万万不可！”

吕升卿愕然道：“为何？”

“此人竟是将我也算计在内了。我若出头攻击石越，人家定怀疑是我在陷害石越，他诚心让我们二虎相争！”

“难道，难道是王……”吕升卿跳了起来。

吕惠卿点点头，“十之八九便是王元泽。除了他，还有谁有这种能耐，有这种毒辣？还有谁同时忌恨我与石越？又知道我素来忌惮石越？”

想不到他大病之中，竟还能……仅凭这无凭无据的揭贴，皇上未必会杀石越，可纵然不杀，将来用起石越来，亦难免会心存疑虑，不敢大用，如此便是绝了石越的进身之路。同时又给我下了一个饵，我若上钩，借机对付石越，是使天下人疑我，以石越之能，临死前反咬我一口，只怕我也就从此完了！”他以己度人，越想越觉得是王雱所为，不禁恨得咬牙切齿。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石越？”吕升卿有几分不甘心。

吕惠卿思忖一会，忽问道：“你说这种揭贴遍布汴京？”

“单相国寺就发现数十张，其余各地，到处都有，开封府几乎全部出动了，正在收缴。韩维刚刚坐上开封府，便碰上这档事……”吕升卿幸灾乐祸地笑道。

“抓到人没？”

“一无所获。”

吕惠卿笑道：“那就不用担心。事情闹得这么大，怎可能不传到皇上耳中？这件事情，你切记不可以出面。只要辗转托人去找邓綰或唐垞，把这些东西交到他们手中。这两人自会找自己相熟的御史去对付石越。”吕惠卿轻轻啜了一口茶，闭着眼睛，悠悠道：“这次我不仅不攻击石越，还会不痛不痒地保他一本。”

唐康和秦观几乎是一路闯进桑府的，进到客厅，却发现厅中除了桑充国外，还坐着几个人，都是平素认识的。东边第一个座位，坐的是明理院院长程颢，紧接着坐着的是守孝完毕刚回汴京的欧阳发；西面坐着

格物院的正副院长沈括与蒋周。五人正谈笑风生，似乎在聊什么高兴事。见二人不请而来，众人都不由怔了一下。因有师徒名份，唐康二人也不敢怠慢，忙先给五人行礼完毕，唐康便道：“表哥，揭贴你可曾见到？”

他没头没脑这么一句话，众人都是一怔，桑充国愕然道：“什么揭贴？”

唐康与秦观对视一眼，知桑充国等人还不知此事。秦观便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来，递给桑充国。桑充国连忙接过，只看了一眼，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又递给在座众人，传阅一圈，众人都知此事非同小可，尽皆沉默不语。只有程颢道：“这是陷害！”

唐康点点头，他年纪虽小，但行事已非常果决，此时只是目不转睛的望着桑充国，等桑充国说话。桑充国知道唐康是石越义弟，对石越非常敬服，这般作为，是对自己有见疑之意。他心里也不禁苦笑，他妹子嫁给石越，若石越要谋反，族诛之罪，他这“妻族”岂能逃脱？但唐康却有不放心的理由——谁知道桑充国会做出什么事来？表兄弟俩默默对视着，室中的气氛顿时变得异样起来。沈括与秦观都是所谓的“石党”，此事牵涉身家性命，自然关心。便是程颢、欧阳发、蒋周，都是聪明剔透之人，立时便明白了这依然是此前的心病所致。这时一句话不对，唐康这等年轻气盛的人，真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来。

欧阳发轻咳一声，打着圆场笑道：“这不过是奸人陷害子明，《汴京新闻》断不会是非不分的。长卿，你明日要去接新娘，报社之事，有程先生与我在，尽可放心。”

桑充国摇摇头，苦笑道：“我的事不要紧，王旁会护送妹妹来京，

我让家里再多派人去便是了，这次我一定留在汴京，为子明辩污——只可惜，我没有个好弟弟，否则倒可替我跑这一趟。”

唐康听到这酸溜溜的话，却总算是放下心来，笑道：“弟弟替哥哥迎亲，于礼不合——这程先生是知道的。小弟还有要事，就此告辞了。”说罢团团一礼，扬起衣袂，与秦观转身离去。

桑充国望着二人的背影，长长叹了口气。欧阳发知道他的心事，轻声说：“但凡坚持理想者，难免被人误会。”

“我明白。”桑充国摇摇头，“我只是担心子明。”

“但愿他能挺过这一关。”

“一定能的！”桑充国对石越的信心，可能比石越自己还大。

陈留附近的汴河之上，几艘官船逆水而行。岸边行人远远望去，官船的仪仗上，隐隐约约写着“龙图阁直学士石……”、“高丽国……”这样的字迹。

再有一天，便可以到汴京了。石越陪着金德寿，站在船头，无限感慨：“我又回来了，汴京！”

金德寿是高丽国中受汉化较深之人。高丽国自五代时建国，便依着传统请求中原王朝敕封，其遣使者来往宋朝，自建隆二年起便开始了，而大宋皇帝也不断赐高丽王国书、文物。此时的高丽国王叫王徽，赵顼在给王徽的诏书之中，称其为“权知高丽国王事王徽”，视同藩属，而王徽也居之不疑，可以说四夷之中，宋朝对高丽格外的另眼相看；而

高丽也是最心慕中华的。但饶是如此，高丽使者在宋朝境内逗留之久，也要以金德寿为最。他在杭州与官员唱和，在西湖学院与学生一起听课，穿汉服，讲汉话，俨然便是一个汉族士大夫。而对于石越这个二十余岁的龙图阁直学士、杭州郡守，金德寿更是非常的钦服。能够与中原王朝声名鼎盛的人物同船，对于区区一高丽使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荣幸了。而大宋皇帝特意让石越陪他入京，不知内情的金德寿，更是受宠若惊。

“大宋山河的壮丽，真是让人赞叹！真不愧是中土上国。”金德寿站在石越身旁，指点两岸风光，大发感叹。

石越微微颌首，想起千年以后韩国与中国，不由平兴感慨，便向金德寿询问高丽国的风俗历史政事，石越或有所问，金德寿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交谈正欢之时，忽听到岸边有人呼喊道：“那是龙图……学……石……送高……者……船……吗？”声音略显稚嫩，随江风传来，隐约听不太真切，但又似乎颇为熟悉。石越连忙走到舷边，循声望去，却见岸边有二三骑随着船前进，一面有人便在呼喊。

石越忙叫过护送的指挥使，指着岸边，问道：“你听得清岸边那人喊什么？”

那指挥使连忙倾耳静听，半晌，方说道：“听得在问是不是大人的船。”

“问问他们是谁。”

那指挥使忙叫过几个士兵，一齐喊道：“这是石学士的官船，你们是谁？”一连喊了几遍，才停下来，听岸上的人喊道：“我……康……”

石越吃一惊，“唐康，是唐康！快，把船停下来，划个小舟过去，把他们接过来。”

那指挥使答应一声，连忙派人去办。石越却在心中暗暗疑惑，不知道唐康来此做什么。

过了一会儿，小舟把唐康等人接上船来，石越定睛一看，是唐康、秦观，还有几个仆人，唐康一见到他，便道：“大哥，借一步说话。”

石越心中一惊，却依旧从容不迫地等秦观等人参拜完毕，这才向金德寿告了罪，将唐康与秦观叫进船舱，问道：“康儿，出什么事了？”

秦观从袖中取出揭贴，递给石越，道：“此事非同小可。”

石越见秦观都说得慎重，心中更是惊疑，接过揭贴，细细读了，背上不觉冒出冷汗。“这是要置我于死地！”一面问道：“这是自何处得来？”

唐康道：“昨晚一夜之间，此物遍布汴京城。大哥，此事当如何是好？皇上若有疑心，今日不死，迟早也是灭族的大罪。”

对于后果，石越知道得比唐康更清楚。自古以来，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曹操、王莽，虽然赵顼断不会为了这无凭无据的揭贴而杀自己，但是想想自己在朝中政敌林立，若有人再构陷其中，后果便不堪设想。石越背着手，踱了几步，一个念头浮上脑海：若此时折转船头，或投高丽，或者干脆夺薛奕之印，或往冲绳，或往台湾，击破土人自立为王，毫不困难——这念头一闪而过，竟是把石越自己给吓了一跳。“我两世为人，有什么可怕的？我若这样一走，谋反之名坐实，一切心血，立时就要全毁了，还不如一死，成全一个好名声……可是我死了不要紧，梓儿

呢，她岂不也要……未必会有那么严重吧，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一时之间，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让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石越知道在此时是一点也犹豫不得的。其实宋朝的祖训只是不杀言事者，但因宋朝的确甚少诛杀士大夫，所以这当儿石越竟是记混了。他想来想去，赵顼毕竟也不是昏君，他最多也就是罢官流放的罪，既是这样，真到了海南岛再另做打算也不迟。当下道：“皇上自会还我清白。如今之计，是以不变应万变——康儿，你怕不怕死？”

唐康与秦观哪里知道石越一瞬间转过如此多的念头，见石越顷刻之间便从容如此，心中更是佩服。唐康握了握腰间剑柄，笑道：“兄长不怕，我也不怕！”

“少游，你呢？”石越把目光转向秦观。

秦观笑道：“我也是读圣贤书长大的，成仁取义，当能从容应之。”

石越走到二人跟前，笑道：“你们都是好男儿，日后必是我大宋的栋梁。放心，绝不会有事的，你们就随我一道回去，平日如何，日后依然如何，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

石越抵达汴京之后，刚刚将金德寿送至驿馆，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府，就接到旨意，宣他立即晋见。

在东华门前下马，便碰上不少官员，若是往常，这些官员必然亲切的招呼，但碰上这等时候，人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官员中间较好的，也只是淡淡的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他虽然知道世态人情，本就如

此，实不足深怪，但一直少年得意，几曾有过如此光景？心中亦不免有郁郁之意，只是强打精神，装出笑容，不肯让人小觑了自己。他刚刚要进东华门，一个人满脸笑容，朝他走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吕惠卿。

吕惠卿远远便拱手揖礼，亲热地说道：“子明，你终于又回来了。”

此时石越纵明知他虚伪，却也生不出半点排斥之意，只是答礼道：“吉甫，久违了。”

吕惠卿走近来，在石越耳边放低声音，笑道：“奸人陷害，子明不必介意。今上是英明之主，断不会受人挑拨。某已在皇上面前，力保子明忠心。”

石越大出意料，亦不觉感动，连忙道谢，又道：“皇上召见，不便久留，请恕罪。”

如此入了东华门，直趋崇政殿。所谓“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琼玉的台阶，镏金的檐壁，石越在内侍此起彼伏、尖声宣唱“宣石越入见——”的声音之中，万分感慨的拾阶而上，进了崇政殿。

“罪臣石越，叩见吾皇万岁。”

“爱卿免礼平身。”熟悉的声音中，似乎有一点情绪的波动。

“谢陛下。”例行公事的参拜之后，石越终于站起身来，打量皇帝——赵顼今年已经二十有七，脸色依然苍白，毫无血色。赵顼也在打量着石越——石越的脸上，有三分憔悴，七成熟……

“子明，你在杭州做得不错，朕很欣慰！”赵顼突然叫着石越的表字，夸奖道。

“全赖陛下之洪福。”

“朕知道外面有人陷害你，你不必放在心上，朕已着韩维缉拿歹人。”

石越连忙拜倒，“臣粉身碎骨，亦不能报此知遇之恩。”

“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朕心中清楚，别人想离间，也离间不了。”赵顼亲手挽起石越，温声笑道。“卿在杭州，朕听说市舶司官船通商高丽、日本国，获利倍于盐茶之税，高丽使者前来，除入贡之外，卿可知他还有何事？”

石越忙答道：“国朝与高丽交通，海道已经熟悉，据海商所说，从四明或杭州，若得顺风，二三日入洋，五日抵达墨山入高丽境，自墨山过岛屿，七日至礼成江，又三日抵岸，再四十余里，便至其国都。往返一次，约四五十余日。而倭国，向来倭人至我大宋者有之，而大宋至其国者少，海道风险略高。但高丽国所产，是人参、水银、石决明、茯苓、鼠毛笔等物，获利远不及倭国。倭国有丁八十八万三千余众，多金矿，生丝、糖贩至彼国，获利近十倍。故杭州市舶司官船，往往分走高丽、倭国两处，往返一次，获利超过杭州府一年茶盐之税。杭州市舶司行此事之后，臣思逐年减少百姓科赋，使两税法名副其实。至于高丽使者来华，除了朝贡之外，主要是求皇上赐书。”

“赐书？”

“高丽国一向心慕汉化，臣以为不妨许其国使者买《九经》、子、

史类书，而陛下可以要求高丽国贡马，或许可大宋官民从高丽买马。”石越答道。

“高丽也有马？”赵顼奇道。

“高丽国产马，倭国产水牛……”

石越回到府邸之时，天色已经全黑。

君臣二人相谈如此之久，在外人来看，那也许是证明着石越恩宠未衰，但石越自己却非常的明白，赵顼已经有猜忌自己之意。几个时辰的交谈，全是说石越在杭州的政绩，与外国交通的利弊，没有一个字涉及到与辽国的边境纠纷，更没有对石越的任何任命！皇帝召他回来，难道是在乎他在杭州的政绩吗？

下了马车，管家石安早已率领家人，在门口恭候。侍剑见着石安，便问道：“安叔，房间收拾好了么？”

“已经收拾好了。”石安笑着迎石越进府，一面说道：“最近桑府又送来了一个厨娘，竟是张八家的庶支，端的好手艺，小的已叫她准备了晚餐……”一面走着，两旁的家人纷纷请安。丫环婆子等女眷，则在中门以内给他请安。石越心里不甚喜欢这些排场，进了中门，也没有注意看，就随口说道：“不用多礼，都散去罢。”

不料回答他的，竟是一阵莺声燕语：“谢学士大人。”

石越愕然抬头，这才发现跪在他面前的，除了几个熟悉的丫环婆子外，更多了一群红绫绿衣的歌姬，一个个都长得美艳动人。当时官宦之

家，便是个县官，蓄养歌姬，也不过平常之事，但是石越府中却从来没有养过这些人。石越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指着那些歌姬，冷冷地对石安的老婆问道：“安大娘，这是怎么回事？”

石安家的见到石越动气，忙道：“公子，这些婢女是石安叫养在内院，等公子回来再处置的。老奴便拨给她们一座院子，平时并不许她们随便走动的。”

石越见她说得不明不白，更加恼怒，“这事潘先生可知道？”

“这是潘先生出门之后的事……”

“二公子呢？”石越说的二公子，是府内对唐康的称呼。

“二公子一向不进内院的。”石安家的见石越生气，声音越来越小。

石越冷笑道：“好本事，潘先生不在，倒也算了，二公子就在汴京，为什么不问过他？你去叫石安来见我。”说罢也不理会，便往厅中走去。石安家的从来没有见过石越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忙跑出去叫石安。

不多时，石安便急匆匆走了进来，侍剑知道石越动气，忙抢先道：“安叔，那些歌姬是怎么回事？内院怎么可以养来历不明的人？”

石安看见石越脸色阴沉沉地，也吓了一跳，忙陪笑解释道：“非是小的敢乱招人进来。公子的家规，小人是明白的，平时便有人送礼都是一概拒绝。便有人丢下礼品，小人也一定会找到府上，给他送回去，绝不敢乱收人家东西。”

侍剑见他说得明白，道：“既然如此，那些歌姬又是怎么一回事？瞅着这些歌姬，至少也要几千贯钱，难道是自己跑进咱家的？”

石安笑道：“倒也不是自己跑进咱家的。她们也是一位大人送的，送来还没有几天，那位大人留下名帖，还有一封信。只是小人坚拒不受，送的人却不闻不问，丢下便走；小人按名帖上留的姓名打听，却说不是京官，只好养在府内，等公子回来定夺。”一面说一面递上一份名帖与信函。

侍剑接了过来递给石越。石越听他这么说，脸色稍霁，当时官员之间，互相赠予歌姬，是十分平常之事，甚至不被人当成贿赂，他自己也是经常要给一些重臣们送礼，只是一向以来，却并不怎么收礼。当下随手打开名帖，看见上面的名字，却不由一皱眉，“彭简？！”——石越万万料不到，这批歌姬竟然是彭简送来的！他也不知道彭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忙把信拆开，细细读去。侍剑在一边瞅见他的神色，却是一边看一边不住的冷笑，待看完之后，石越随手把信揉成一团，往地下一丢，低声咒骂道：“狗拿耗子！”

“公子，我在杭州时，和彭家的书僮说过话，知道彭简有个表亲在京师，开了一间大酒楼……”侍剑随石越多年，主仆之间颇有默契，早知石越心意，便轻轻笑道。

石越不待他说完，便举起手，略带嘲讽的说道：“明天你们寻着那家酒楼，把这些歌姬给我送回去。告诉彭简那个什么表亲，让他转告彭简，这等粗陋的女孩，还入不得我的眼！以后别往我府里乱塞。”

侍剑和石安都不由一怔，不料石越居然说出这种不给人台阶下的话来——须知石越平日对人，都是非常懂得留余地的。彭简与他在杭州同

僚这么久，表面上并无矛盾，不过送几个歌姬给他，也是一番好意，如何便说出这种重话来？

侍剑迟疑道：“公子，这……这话似乎不宜说得太过……”

石越瞪了他一眼，沉了脸，喝道：“照我的话去办便是，有什么过不去的？”

侍剑与石安见他发作，也不敢再说，连忙应道：“是。明日就去办。”

石越这才不再说什么，吩咐道：“等一会让人把最近的报纸送到我卧室，侍剑，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说完，转身便往卧室走去，他也自知心绪太乱，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能好好地迎接这次的挑战。

石安连忙答应，出去吩咐人进去服侍石越睡觉。待人手安排妥当，这才又回到厅中，却见侍剑站在那里，拿着石越揉烂的信在看。他便凑了过去，问道：“侍剑，你说姓彭究竟怎么惹我们家公子了？生这么大的脾气，以前也不是没有收过歌姬的，都是客客气气的送回去……”

“安叔，有些事你不知道，也别问。公子最近心情不好……”

石安又试探着问道：“是不是外面传的那码事？”

侍剑眉毛一挑，问道：“外面传的什么事？”

“说公子是石敬瑭之后……”

“安叔，你乱说什么？！”侍剑厉声斥道，石安虽然是管家，但是

在仆人之间，到底只有侍剑是石越最亲信的人。

石安笑道：“侍剑，这不是我乱说，外面满大街的在传，有些人更是说得天花乱坠。信的人也有，不信的人也有……”

“这种谣言，也有人相信？真是无知！长了眼的人，也知道有人在陷害我家公子！成百上千的揭贴，攻讦朝廷大臣，他们以为皇上会相信吗？！”侍剑愤愤说道。

“皇上信不信，倒也难说。”一个声音从厅外传来，侍剑与石安转身一看，原来是唐康与秦观，二人连忙行礼：“二公子、秦公子。”

“我大哥呢？”

“公子已经休息了。”

唐康与秦观对望一眼，笑道：“大哥倒真有几分别安的风度。”秦观也笑着点头。他们没有看到石越方才恼怒的样子，倒以为石越根本没有把这么大事放在心上。只是石安却茫然不知所谓，而侍剑虽然也读过一些书，却同样不知道谢安是什么人物，二人也不敢多问。侍剑想起方才唐康所说之话，便笑问：“二公子，为何说皇上信不信也难说呢？我听说皇上是英明之主，这种事情，皇上能相信吗？”

唐康年纪虽小，但是他的师长朋友，都是石越、程颢、苏辙、桑充国、晏几道、秦观这样天下一等一的人物，加上生性聪明，论到见识，远非一般人能比，平时行事果决，有时候竟让人觉得便是石越也颇有不如。这时候见侍剑追问，不由叹了一口气，说道：“隋文帝杨坚，何尝不是英主？不过因为一句童谣，一个梦，就诛杀多少姓李之人？身居高位者，对能干的下属，有几人能没有猜忌之心？”

隋文帝的事情，侍剑与石安倒是都知道，当时坊间讲评书的，也就有人讲那一段的。石安不由就紧张起来，小心翼翼地问道：“那……那公子会不会……？”

唐康望了他一眼，心中一动，嘻嘻笑道：“安叔不用担心，我大哥圣眷未衰呢。我方才看到那边院子里有十来个歌姬，若是咱们家有事，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能有人来送礼么？”

他提起那些歌姬，石安与侍剑不由相对苦笑。唐康见二人神态甚是古怪，不由笑问：“这又是如何？那些女孩子有什么古怪么？”

石安便笑着把经过说了一遍。唐康听完，便问道：“侍剑，信中写了什么？”侍剑脸色尴尬，却不说话，只把信给递给唐康。

原来彭简以为石越入京，必然会被皇帝加以大用，他便想趁机巴结石越——自来少年新贵，没有几个不好色的，而且韩梓儿与石越成婚经年，却一直没有生育，若在杭州，碍着韩梓儿的面，还不好冒然送歌姬，此时他们夫妻相别两地，石越枕边寂寞，他便让京师的表亲买了十几个色艺双全的女孩子，抢在石越回京之前，送到他府上，料想必能投其所好……但是他却不太懂得含蓄之道，石越与韩梓儿结婚两年多，虽然谈不上如漆似胶，却也是恩爱非常，他在信中隐约暗示韩梓儿没有生育，对梓儿已是颇有不敬之意，这些话让平日对梓儿百般维护的石越看到，自然非常生气，所以才说出那等话来，意思是告诉彭简：“那些女孩子没有我老婆好。”

侍剑看到这些，本来就是非常尴尬了，事涉他的主母，哪怕是转叙别人的话，说出来也是不敬。何况韩梓儿平素对下人非常和气，在仆人中，也得颇得好感的；而站在他面前的唐康，更是韩梓儿的嫡亲表弟，

唐康平素与梓儿感情最深，是石府众所皆知的事情。

果然，唐康接过信来，略略读了一遍，就不由怒从心生，恨声道：“大哥骂他，已是客气了，真是小人。明日便照样告诉他就是了。”

秦观凑过身子，看了信一两眼，便已知端倪，他却毕竟是旁观者清，笑道：“贤弟，石学士此时似乎不宜过多树敌，把这些女孩子，好言好语送回便可以了。”

唐康毕竟年纪还小，心里虽然知道秦观说的有理，却依旧气鼓鼓的说道：“就这样送回，实在难消我心头之恨！”

“二公子，俗语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石安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也是不主张做得太过份的，只是石越有令，他却不敢违拗，便盼着唐康出来做主。

秦观见唐康还有不平之意，当下微微一笑，走到茶几边上，用手指沾了剩茶，在几上写了几个字，笑道：“明日便把这几个字交给彭简便。”

三人上前一看，秦观写的却是“燕婉之求，蘧篲不殄”八个字。唐康是读过《诗经》的，看到这句话，不由一怔，转念一想，才明白秦观的意思，不由莞尔，击掌笑道：“妙哉！如此才算出了我胸中的恶气。”侍剑与石安，却是莫名其妙。他们自是不明白，秦观引了《诗经·新台》中的这句诗，也是在嘲笑彭简——“你给我送枕边人，鸡胸驼背之人我可不喜欢！”

杭州，早春。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彭简一身便服，带着两个小厮走在杭州南郊的田间小道之中。江南的田野风光，让彭简亦忍不住赞道：“真是好所在！”

两个小厮却是一脸茫然，“这又是什么好所在了？杭州十里八郊哪里不是这样的地方？”

彭简笑骂道：“你们又懂什么，风雅之地，有风雅之人。龙必潜于深渊，兰必生于幽谷。我们可是来找一个兰心慧质的美人儿。”

“什么美人？还用得着老爷您亲自来寻？”

彭简笑道：“你们不知我费尽辛苦才找到她隐居之所，若非我亲自来，必然请不动她。”

一个小厮咋舌道：“难不成是什么公主娘娘，哪有这么大的驾子？官府相请，也敢不来？”

彭简显得心情极好，笑道：“倒也并非什么尊贵之人，不过却是子明学士的红颜知己，以前也是京师有名的歌姬。我听说她脱籍回了杭州，便让人查阅户薄，终于找到。”

“那怎么竟住在这种地方？难道是什么屋藏什么？”那小厮奇道，另一个小厮啐骂道：“那叫‘金屋藏娇’！”

“可我听石府的下人说，石夫人最是好脾气的一个人，怎么还用……？”

“你懂什么？石夫人这么久都没有一儿半女的，将来若一直不生育，便难免犯了七出；要是石学士收了小妾，后来先有了儿子，难免有一天她的诰命不保呢……便是不被休出，恩情转薄，妇人哪有不妒的？”

两个小厮竟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说起石府的家事来。彭简的心思却早已转到了别处，他托表亲送歌姬巴结石越，那边托驿馆送来急信，说石越把歌姬送还，还有“燕婉之求，蘧篲不殄”八字回复，彭简也是读书之人，马上便想到石越毕竟是有名的才子，寻常女子，入不得他的法眼，恰好有门客提起石越在京师结识名妓楚云儿，而这个女子也听说已经脱籍回杭州。彭简巴结上司，倒有一种契而不舍之心，便发心非要把楚云儿寻出来，好从中给他们做一个冰人，由此不仅一举博得石越的好感，更可以让楚云儿一生都感谢自己，留下一个大大的内援。只是他那表亲，却忘记在信中告诉他，京师有关石越的流言……

彭简一行出了田间小路，又穿过一个村庄，便见眼前出现好一片翠绿竹林，郁郁葱葱，一条石径小道，直通幽微之处。彭简已知这便是楚云儿隐居之所，他知楚云儿艳名冠于一时，既然能自赎其身，想来积蓄不少，购下这片竹林田产，倒也并不稀奇。只是一般女子，谁不愿得嫁有情郎？此次前来，只要动之情，必有希望。

他令小厮在林外等候，自己整整衣冠，沿着林间小道，一路逶迤前行，这片竹林甚大，走到深处，已是非常的幽静，只隐约听到有泉水流动的声音，伴着自己踩着竹叶发出来的沙沙声，真是雅致之极。若不是知道楚云儿是石越旧人，彭简几乎便想将此处夺为己有。

走了数百步之后，便到了竹林的尽头，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好大的院落，便座立在离竹林约百步的地方，一条小溪绕着院子流向远方。院

子后面，是一望无垠的田地，此时未到农忙，田地里并无农人的身影。彭简朝院子走了几步，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在井边吃力地打水，忙走过去，抱拳问道：“敢问小哥，这里便是杨家院吗？”

那少年扭过头来，瞥了他一眼，反问道：“你是外地来的？找亲还是访友？”语气虽然生硬，声音却极是娇软。

彭简吃了一惊，细细打量，不觉好笑，原来这少年竟是个小女孩，长相清秀，一双漆黑的眼珠咕溜直转，透着几分江南人特有的灵气。他既不知这女孩和楚云儿有什么渊源，此时为博得楚云儿的好感，便加倍的客气，笑道：“原来是位姑娘，多有得罪。在下前来，是想访一位芳名楚云儿的姑娘……”

那女孩听到“楚云儿”三个字，却将水桶放下，转过身来，对彭简笑道：“这位官人，我找看你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是杨家院，哪有什么楚云楚雨的？”彭简笑道：“姑娘莫要诳我，我若非打听清楚了，怎敢冒然来访？实是特地来告诉楚姑娘一位故人的消息，且有重要事情相商。若是姑娘与楚姑娘有什么渊源，还劳烦通报才是。”他说完，见小女孩依然在狐疑，又笑道：“楚姑娘改了姓，现时叫杨云，不过杭州户簿上，两个名字都标着，断然错不了的。”

那女孩显得有点吃惊，上下打量了彭简一番，狐疑道：“你又是什人？官府的户簿你怎么知道？”

彭简嘻嘻一笑，捋须道：“在下彭简，现任杭州通判。”

这女孩叫阿沅，原是楚云儿在杭州旱灾时收养的孤儿。楚云儿回杭州后，已寻不着亲人，便用积蓄购置了一些产业在此安身。待听说石越来杭做知州后，她便让人去户簿上改了名字，怕的是石越检视户簿时看

到自己的名字。她却不知凡是改名的都会留下档案，若是石越细查户薄，焉能不知？那改名之事，实是多此一举。因此彭简轻易便能从户薄中寻出她下落。楚云儿在京之事，她随身的丫头，偶尔也和阿沅说起过。兼因阿沅聪慧可爱，楚云儿也教她些文字歌赋之类，平时楚云儿总要去杭州购买或抄录邸报，凡与石越有关的报纸、书籍，必要珍重收藏，阿沅视楚云儿为亲姐姐，便常常主动替她关注这些东西，因此这杭州通判彭简的名字，她倒并不陌生。只是却不知道这么大官前来找自家姑娘，所为何事？难道是石越托他前来？

想到此处，阿沅心中一动，脸上却假装迷糊，道：“杭州通判是什么呀？”

彭简却以为她是乡村的小女孩，不知官职，笑道：“便是杭州的父母官，和杭州的知州大人一起，管理杭州百姓的官。”

阿沅装得吃了一惊，“原来你就是官呀？”

彭简见她如此不知礼数，几乎要笑出声来，笑道：“对，我就是官。可肯替我通报？”

阿沅却摇着头，道：“你要告诉我是什么事才可以通报的。我家姑娘说，她从来不认识什么官的。”

彭简见她言语中已承认是楚云儿的家人，心里暗喜，笑道：“我的事必须和你家姑娘当面说。你说你家姑娘不认识官，那可未必，石学士和你家姑娘便是旧识……”

“什么石学士木学士呀？我家姑娘哪里便认识这么大官，我看官人是找错人了。”阿沅依旧摇头，转身作势欲走，连水桶都不管了。

彭简忙道：“断不会找错人的，你快去告诉你家姑娘，以免误了大事。”

“我们乡村之人，哪有什么大事可误？这样，官人，我帮你说一声，你在这儿等着，找没找错人，得问我家姑娘才知道。对不？”

彭简是有求于人，打狗看主人，忙点头道：“正是，正是。姑娘通报时，切记转告你家姑娘，此事与石学士有关。”

“知道了，你等着便是。”阿沅笑着答应了，也不再多言，转身往院中走去。

彭简背着手，在井边等了好一阵，阿沅却一直没有出来，他正心急间，却见一个男仆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对他揖了一礼，道：“我家姑娘有请彭大人，不便亲迎，还望大人恕罪。”

彭简见楚云儿不肯亲迎，心中微觉不快，却又不便发作，只好略端着架子，道：“无妨。”

“那大人这边请——”

随着男仆进到院落之中后，彭简才发现这个院子并非普通的农家院落，院子的西北角上，盖满了一座座类似于作坊的房子，而时时能听到牛骡驴等牲畜拉磨的声音，而作坊中，堆满了甘蔗与甘蔗渣。彭简这才知道楚云儿还经营制糖业。制糖业在当时本就是高利润行业，自从石越通商日本国之后，因日本国不产糖却需求极大，糖更一跃成为可以与丝绸相提并论的暴利产业。当时台湾被称为琉求，并未正式纳入大宋行政版图，大陆种植甘蔗，首推广东福建成都三路，唐家更是在老家蜀中大

力发展制糖业，只是当时生产效率低下，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两浙地区的甘蔗种植，虽然比不上三地，所制之蔗糖，质量亦显低下，但是因为节省运输费用，卖到高丽、日本国，其利润也相当可观，因此民间颇有百姓以此为业。彭简料不到楚云儿竟然颇善经营，已是吃惊；而杨家院外示清幽，内实热闹，更出乎他的意料——他哪里又能知道，楚云儿一颗痴心寄托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再也没有办法接受别的男子，若是隐居山林，不与人来往，整日无所事事，胡思乱想，便不早夭，亦是生不如死。她实是刻意寻一个避世而又热闹的所在，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来打发难捱的光阴。因相思而寂寞的时候，最怕一个人独处。对于楚云儿来说，若能看着旁人的热闹，虽然不能减相思分毫，却至少可以让自己感觉到世界的生气。

那仆人见彭简打量院子，忙解释道：“西北角是作坊，做的蔗糖产量并不太大，不过略略可以让村里补贴家用。我家姑娘却是住在东南角竹泉旁。”

彭简唔了一声，拿腔道：“某也料到你家姑娘本是清洁高雅之人，毕竟不与群芳相同，怪不得石学士与她相善。”

那仆人见他说话文绉绉的，便有几分听不懂，只是猜到是夸奖的话，因笑道：“大人过奖了。”他却也不敢再说话，默默地把彭简引到院中东南角溪边一处宅前，道：“便是这里了。”

彭简定睛打量这座宅子，却见粉墙柳树，虽然不大，却也非常的幽致。不由暗暗点头，见那仆人不进去，不由奇道：“你不进去么？”

那仆人笑道：“我们是不住在府里的。”

彭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却见大门“吱”的一声开了，阿沅换了一

身光鲜的装束——却依然是男装，走了出来，对他笑道：“彭大人，我家姑娘有请。”

“有劳。”

彭简随着阿沅走进客厅坐下，打量客厅，却见西面墙上挂着一幅字帖。他不由站起身来，细细欣赏，只见虽然是龙飞凤舞的狂草，但是字迹中却自有妩媚娟秀之意，显是女子所书，上面写的是一首词，彭简不由轻声读道：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再读落款，却是“调寄《贺新郎》，某日楚云醉书石词”，彭简不由心中暗喜，石词流传甚广，这阙词外间却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可见石越果然与楚云儿交情匪浅，而楚云儿对石越，也绝未忘情。

正在想入非非之际，却听身后有人柔声道：“彭大人远来，多有怠慢，还请恕罪。”

彭简忙转过身去，见一个眉目如画的美丽女子，正朝着他盈盈下拜，他已知是楚云儿到了，连忙还礼，笑道：“冒昧打扰贤主人，还望见谅。”

楚云儿又还了礼，请彭简坐了，方才问道：“贱妾何人，敢劳大人枉驾，不敢问大人屈尊，有何赐教？”

彭简却不回答，只指着那幅字帖，笑道：“方才读到一首好词，敢问姑娘是何人所作？下官竟是从未听过。”

楚云儿瞥了那幅字一眼，淡淡地回道：“彭大人见笑了，那不过是一个故人所作，不足为外人道也。”一面对侍立一旁的阿沅道：“阿沅，把那幅字收起来。”

彭简看着阿沅去取那幅字，一面笑道：“这字倒是可以收起来，可心里的人，又如何能收得起来？”

楚云儿身子一震，旋即笑道：“贱妾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大人若是没什么事情，奴家一个妇道人家，不便留客……”

彭简却端坐不动，笑道：“楚姑娘不必急着下逐客令，下官这次前来，全是为了姑娘好——你就真的不想和写那首词的人再见上一面么？下官不妨直说，若是姑娘答应，在下愿意做个冰人……”

“彭大人。”楚云儿背转身去，打断了彭简的话，“若是没有别的事情，恕贱妾不敢留客。”

彭简不料她不问情由，便如此断然拒绝，不禁愕然，道：“下官可是一片好意，错过这个机会，只怕姑娘后悔。”

“奴家后悔不后悔，不敢劳彭大人费心。”

彭简只道马到功成，却不料碰了个钉子，不禁有点恼羞成怒，正要发作，转念又想到她与石越的关系，总算硬生生的忍住，又道：“姑娘三思，只要你应允，某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胜过两地相思，整日守着空闺……”

“彭大人美意，我心领了。阿沅，替我送客。”楚云儿竟是不容他多说，说完便往内房走去。

彭简一脸尴尬，发作也不是，不发作也不是，也不待阿沅相送，站起身来，哼了一声，甩袖而去。阿沅也顾不得彭简，连忙往内室走去，却见楚云儿坐在铜镜前发呆，她轻手轻脚的走过去，搂着楚云儿的肩膀，笑道：“姑娘，我看那个姓彭的，也是好意，为何……”

楚云儿勉强一笑，淡淡道：“阿沅，你还小，不懂人间的险恶。若是他果然于我有意，他知道我的性子，自会亲自前来，便不能亲自前来，也会有一纸手书。何必去托别人？姓彭的不过是看他青云得意，想拿我做工具罢了，我又岂能在他面前自甘下贱，为他所轻？”

“姑娘，他真有那么好么？不就是官大么？既然他这么无情无义，不如另找个人嫁掉便是。天下未必没有好男人。”

楚云儿听她说得轻松，不禁苦笑，“有些事情，不碰上是不会懂的。我也不必嫁人，现在这样，一样挺好，不是么？”

阿沅嘟着嘴，摇了摇头，“我看你心里苦得很，有什么好的？我听说石夫人一直无子，或许……或许有一天，他会念着旧情吧？”

楚云儿微微摇了摇头，“傻孩子……你不明白他的心有多大！比起他的理想来，就算他喜欢我，也不会娶我，何况他对我，不过是朋友的感情罢了。况且，我也不能和桑家小妹妹去争他的，那个女孩……”楚云儿淡淡的说道，嘴角竟还挤出一丝微笑来，似乎在说别人的事情一般，但是便是阿沅这样的小姑娘，也知道她的心，此时是碎的！

在痛苦的时候强颜欢笑，其实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彭简郁郁回到府中，一肚子的闷气无处发泄。似他这种人，若是吃了上官的脸色，还能若无其事；但若是吃了下位者的脸色，却不免要百般的烦闷与气恼。

气冲冲的走进中堂，管家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来，禀道：“老爷，有京师的来信。”

“什么京师的来信？别来烦我。”彭简没好气的喝道，寻又对管家喝道：“把家里的那些歌姬，每人打十板子。”

管家完全不知道那些歌姬怎么就惹着彭简了，只是当时家养的歌姬地位低下，被主人打骂，实在是寻常不过的事情，管家也不敢触彭简的霉头，连忙答应：“是。”弯着腰便要退出去，刚刚走到大厅门口，却又听彭简喝道：“回来。”他连忙又跑了回去，听彭简训道：“你跑什么跑？”

管家一面暗叫倒霉，一面给自己打了几个耳光，低声下气的说道：“小人知错。”

彭简皱眉看了他几眼，不耐烦的挥了挥手，“罢了，方才你说京师的信，什么信？”

“是京师表舅爷的信。”管家连忙把信递上。

彭简接过信来，拆开细读，才读到一半，脸上已是由阴转晴，“原来姓石的竟然也有倒霉的一天！哈哈……”彭简几乎畅快地笑出声来，“石敬瑭之后，有异志……”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连忙冲到书房，铺开一张白纸，也来不及磨墨，便用墨笔沾点唾液，将在楚

云儿家看到的那首石词默了出来。

写完之后，彭简又细细读了一遍，他的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惊喜之色，“好你个石越，难不成真是石敬瑭之后，居然敢写反词！”一面又取出一支朱笔，在石越盗用的张元幹的那阙《贺新郎》上圈点。

“故宫离黍？谁的故宫？这兴亡之叹，从何而来？……昆仑倾砥柱？我大宋还好好的，石越到底在感叹什么？……什么又叫天意从来高难问？……什么又是万里江山知何处？”

彭简越圈越惊，越点越喜，惊的是石越写出如此词来，只怕当真是石敬瑭之后；喜的是这么一宗大富贵，竟然落到了自己手上！

喜不自禁的彭简，一面叫来心腹手下，暗暗监视石越家眷和楚云儿住所，一面赶忙写了一份弹劾石越的奏章，用加急密报，连夜差人送往京师。

汴京大内。

赵顼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诚如《汴京新闻》所说，这次的事件，肯定就是有人在陷害石越！但是是谁在陷害石越是一回事，陷害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是另一回事！若石越真的是石敬瑭之后，即便他本人没有野心，但是这种谣言出来后，若是石越权势日重，就难免有一天某些贪图富贵之辈，给石越也来一次黄袍加身！这种谣言只要存在，总会有人想让它变成真的。但是赵顼也不愿意就这样杀了石越或者不再重用石越，他可不希望遭到后世的讥笑，况且君臣之情，人材难得……都让赵顼不愿意冒然做出任何决定。

这些天他几乎每日都要召见石越，君臣纵论古今四海，了解石越对一些政务的想法，更让赵顼越发的珍惜石越这个人材。但是关于辽事，他却不愿意问石越的意见。战争是野心家的机会，赵顼不希望石越在这件事上，加重自己的疑惑。

“国家现在的状况，臣自出知杭州后，感受实深，朝廷养兵百万，却常患无兵可用；赋税多如牛毛，却常患国用不足；官吏十倍于古，却常患无官可用；百姓便遇丰年，也往往今日不知明日的死活……”

“卿有无良策以救此弊？趁着还来得及，咱们君臣合力，还可以改，可以变……”

赵顼闭着眼睛，回想着和石越的对话，眉头锁得更紧了。忽然，听到内侍的报道：“启禀官家，韩丞相与三位参政求见。”

“宣。”赵顼霍然睁开双眼。

未多时，韩绛与吕惠卿、冯京、王珪联袂走了进来，叩拜见礼。

“丞相，有何要紧事要禀奏么？”赵顼看着他们的表情，便知道出了大事。

“陛下，这里有杭州通判彭简的急奏……”韩绛双手把一份奏疏托过头顶，恭恭敬敬的递上。

赵顼接过内侍递来的奏折，奇道：“彭简？什么事值得惊动卿等四人一起前来？”

韩绛苦笑道：“这件事，臣等有争议，故此要请陛下圣裁。”

“唔？”赵顼一面打开奏折，才看了几眼，脸就沉了下去，奏折中所叙，正是弹劾石越写反词，而且说石越通商高丽、日本国，是欲结外援以自固；训练水军，其心更属难测——字字诛心，直欲置石越于死地。

“臣认为，本朝一向恩遇士大夫，例无以言罪人之事，似彭简折中所说，一来并无实据，二来多属附会，实在不足以惊动圣听，本欲对彭简严加训斥，但是吕参政却颇有异议……”韩绛一面说，一面把目光投向吕惠卿。

赵顼“嗯”了一声，望向吕惠卿。

吕惠卿连忙出列，朗声道：“陛下，若在平常时候，这等折子上来，的确不必深究。才子词人，自写自的兴亡之叹，本也平常……但这个时候，臣虽然相信石越是个忠臣，只是众口烁金，臣以为还是应当问明石越，或使御史查明此案，使清浊自分……”

“问明石越？”赵顼意味深长的问了吕惠卿一眼，反问道。

“正是。”吕惠卿一时竟拿不定皇帝打的什么主意。

赵顼冷笑一声，把奏章丢到一边，对韩绛厉声道：“丞相可去告诉彭简，人家自写自己的词，干他甚事？石越通商与练水军，是朕知道的！水军提辖，是朕亲派的！那些捕风捉影的话，不是他彭简身为朝廷大臣所应当乱说的！”

吕惠卿听到皇帝声色俱厉、几近于训斥的话，已知皇帝对石越还有保全之意，但是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怎肯放过，连忙跨出一步，说道：“陛下——”

“吕卿还有什么要说的？怀古之词，实在不必大惊小怪。”

“陛下圣明。但臣也有疑惑的地方——依彭简所说，这首词是在石越交好的歌妓楚氏处寻着，而偏偏此词，坊间流传的几种《石学士词钞》，皆无收录；教坊歌女，亦从无传唱者。若是平常之作，为何又秘而不宣？陛下可以细读这首词，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冯京忍不住说道：“一首小词，未流传于坊间，也是平常。”

“若是我与冯参政的词，不能流传，倒并不奇怪，但这是石九变的！”

赵项细细思量吕惠卿说的话，不由也有几分疑惑起来。冯京见皇帝犹疑，急道：“陛下，本朝祖宗以来，未尝以言罪人，况且石越一介书生，若说有反意，他又凭什么造反？”

吕惠卿看了冯京一眼，徐徐道：“现在不能，不代表将来也不能。臣也以为石越人才难得，因此要尽量保全——但他牵涉这么多事情，若不辩明，就难以大用，用之也不能服众！陛下或者就此一切不问，让他去太学做教授、白水潭做山长，或者给一散官闲置，不使他掌大权；或者就要让他辩明一切，使清浊分明……”

韩绛本来并没有想为石越分辨的意愿，但他十分恼怒吕惠卿风头太健，这时候忍不住道：“陛下，臣看彭简亦不过是在一个歌女家看到这首词，是不是石越写的，都还难说——许是彭简与石越在任上有隙，怀恨构陷，也未尝没有可能！若就这样捕风捉影让石越自辩，形同污辱，不如先遣人去审那个歌女，看是否真有其事，再问石越不迟！”

赵项想了一想，点头道：“丞相说得有理。”

吕惠卿见皇帝认可，不敢继续争辩，忙道：“陛下圣明，臣以为可让彭简去查明证据，也可稳妥。”

冯京冷笑道：“让彭简去查，又如何能公正？不如由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晁端彦去查。”

吕惠卿却故意迟疑了一下，摇头道：“臣听说石越在两浙路官员中威望甚高……”

王珪见二人争执，韩绛又朝自己打眼色，知道自己终究是不可能置身事外了，只得出来折衷道：“陛下，臣以为可着晁端彦将那个歌女提

来京师，令韩维审理，再钦点两个御史去旁听，如此该回避的人都回避了，若有人想污蔑石越，石越就在京师，也可以对质……”

赵顼心里苦笑：“弄清楚了又怎么样？若真的是石越所写？朕还能杀了他？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真凭实据？徒乱人意罢了！”但他此时已听出他几个宰执之间的争执，想想这也是折衷之计，也不再多问，点头道：“就依此言！这件事情，要快点弄清楚。”

杭州钱塘，市舶司。

“你说什么？”蔡京腾的站起来，犀利的目光逼视着他的家人蔡喜。几个歌姬被吓坏了，一下子都停止了弹唱，不知所措的望着蔡京。

蔡喜望了那几个歌姬一眼，又望了望蔡京。

蔡京把袖子一挥，对那些歌姬喝道：“都退下去吧。”

蔡喜望着那些歌姬都退了下去，这才低声说道：“大人，断不会错的，小人在迎春楼与彭简家的两个家人喝酒，听他们说的……”

“彭简敢派人监视石大人家眷？！”蔡京站起身来，背着手思忖。

“不止是石大人家眷，还有杨家院的，一个叫楚什么的女子。”

“楚？……楚云儿？”蔡京突然想起楚云儿的名字，追问道。

蔡喜忙不迭的点点头，“正是，正是楚云儿。”

“姓彭的想干什么？”蔡京凭直觉就知道彭简敢这样做，一定有大

问题。

蔡喜却以为蔡京在问他，小心答道：“依小人之见，一定是不利于石大人！”

“难道朝中有什么不对？”蔡京心道，但他马上就打定了主意：大丈夫不能五鼎食，便当五鼎烹。他被石越举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石党了！这时再犹疑，也来不及了。他走到蔡喜跟前，压低了嗓子，沉声说道：“我亲自去石府和陈先生商议，你立即安排心腹差人，多带人手，赶去杨家院，说楚云儿涉及市舶司一桩走私案，将那个地方看管起来，把彭简的人全部赶走。我见过陈先生，再去那里计议。”

“是，小的立即去办。”蔡喜连忙答应。

蔡京点点头，寒声道：“你知道我的规矩，不要怕什么，把彭简的人全部赶走，不许他们带走杨家院的任何东西，有什么事情，我来担着！”

“大人放心，小人是办惯事的人，岂能不知道轻重？”蔡喜答应着，作了个揖，便匆匆退了出去。

蔡京目送着他离开背影，忍不住冷笑道：“彭简这个蠢货！既然要对石大人不利，却又如此束手束脚、瞻前顾后，不管你有什么打算，蔡某也能让人证物证，一齐消失！”一面高声喝道：“备马，去石大人府！”

蔡京刚刚在石府前下了马，未及让差役通传，忽然听到北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转瞬的功夫，一白两黑三骑呼啸而至，“吁

——”的一声，勒马停在石府大门前十步左右的地方。马上的三个骑客熟练的翻身下马，箭步直奔石府大门而来。

“侍剑？”蔡京望着为首的那个少年，不禁失声唤道——这时候遇上石越的心腹书僮，真的是又惊又喜了。

侍剑听到有人叫他，向这边转过脸来，见是蔡京，急忙走了近来，笑着行了一礼：“蔡大人。”

蔡京却不敢受他的礼，不待他拜下，便已经扶起，问道：“你怎么回来了？不是随学士去京师了么？”

侍剑笑道：“我是特意回来报平安的。”一面高声向另外两个家人说道：“你们先进去，告诉夫人和陈先生，我回来了。等会儿就去参见。”

这会功夫，蔡京的心思已转了几转——石越特意让亲信的书僮回来报平安，可见京师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平安的事情！否则的话，石府多的是人差遣，怎么可能让侍剑受这来回奔波之苦？

他看了一下四下无人，不由低声问道：“京师里一定发生大事了，是不是？”

侍剑淡淡一笑，道：“蔡大人不用担心，没什么大事。若有大事，我还报什么平安？”

蔡京见他如此神态，不由也放了几分心，他知道侍剑做事老成，多问无益，便不再追问，转过话题，说道：“没什么事便好。杭州却是出了几件怪事，我来此，正是要找陈先生商议。”

侍剑眉毛一挑，道：“怪事？”

蔡京点点头，却不再多说，道：“此处不是说话之所，先进府再说吧。”

“也好，我去叫了陈先生，到他的书房说话。那里很幽静。”侍剑听蔡京的语气，知道必是有密事相商。

石越入京后，杭州石府的事务，一向便由陈良负责打理。这时候见侍剑与蔡京竟联袂而来，陈良心中便已有了不祥的预感。待听蔡京说完蔡喜报告的事情，侍剑毕竟年岁还小，对于事情所见未深；而陈良又不太懂得权谋机变。二人听说彭简如此大胆，竟是一时都呆住了。

蔡京一向自视甚高，对二人如此反应，倒也不以为怪，他只望着侍剑，再次追问道：“侍剑，你在京师，果真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侍剑这时知道已不能隐瞒，思忖一会，方道：“京师的确有谣言，但是皇上极信任我家公子，几乎每日都会特意召见，这样的恩宠，天下少有。”说着，便把京师发生的事，简略的说了一下，不过他出发时，彭简的奏折还没到汴京，他也不知道更多。

蔡京低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道：“依在下之见，必然是彭简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在搞什么古怪，而这个古怪，又必然与楚姑娘有关……”

“可是他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呢？”陈良疑惑的问道。

蔡京微微一笑，道：“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我们在这里想是想不

出来的。但不管他玩什么花样，我们都要抢得先手。彭简心怀忌惮，所以不敢乱来，这就给了我们机会——我已经嘱人，说楚姑娘涉及市舶司一桩走私蔗糖案，去杨家院将彭简的人赶走，把杨家院控制起来。等一会儿，我再自己去一趟，看看能不能从楚姑娘口中，探听出点什么来？”

侍剑与陈良见蔡京如此胆大妄为，又是吃了一惊，但此时他们却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得依他行事。侍剑知道石越与楚云儿交情非常寻常，生怕蔡京乱来，想了一想，说道：“蔡大人，楚姑娘与我家公子交情非同寻常，大人去若是探不出什么话来，便让小的去一次，或者更容易让楚姑娘相信些。”

蔡京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虽不以为然，却亦笑道：“如此甚好。”

“那——这些在本府周围的人，又要如何处置才好？”陈良问道。

“很简单。”蔡京望了屋外一眼，冷笑道：“胆敢监视朝廷重臣，他们是御史台还是皇城司？统统抓起来，严刑拷问，拿到证据，凭此一条，日后便能让彭简吃不了兜着走。”

陈良与侍剑听到他的话，都不禁心中一寒，蔡京却若无其事的继续说道：“杭州的情况，要修书急送京师，报与石大人知道。我们三个，都在石大人的船上，有些事情，石大人不方便做的，我们要替他做了，似彭简这样的蠢货，本来就不配做石大人的对手……”

侍剑低着头，想了半晌，抬头望了陈良一眼，咬咬牙，道：“陈先生，这件事情，就照蔡大人的主意办了，我看这样处置，再差也不可能给公子惹麻烦的。”

陈良沉默良久，终于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两件事情，的确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蔡京见二人答应得勉强，不由暗暗冷笑，心里便有几分看不起陈良，当下略带嘲讽的说道：“若是陈先生觉得下不了手，其实倒有更好的办法，陈先生只需将这些人抓起来，送给晁美叔，然后自己亲自去看晁美叔审案——自然有人替我们用大刑的！到时候，还有一个人证在那里，看彭简如何脱身？！”

侍剑却没有听出来蔡京嘲讽的语气，拍手笑道：“这个计策好！既然说定，我们就分头行事，先辛苦蔡大人去一次杨家院；陈先生去安排官兵抓人；小的还得先去见夫人，想来夫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侍剑刚出了西花园，就被一个丫头一把拉住，嗔怪道：“侍剑，你跑哪去了？让我好找，夫人等你好久了。”

侍剑连忙赔礼，笑道：“姐姐容我去换件衣服。”

“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先去见夫人吧。”丫头也不容分说，拉着他便入内院走去。

侍剑心里暗暗苦笑，不管他在外面怎么样，到了屋里，却始终是个书僮——被丫头连拉带扯，到了后园，也来不及整整衣冠，就听那个丫头高声叫道：“夫人，侍剑来了。”

“让他进来吧。”却是梓儿的声音。

侍剑连忙随便拍了一下衣服，快步走进后堂，见梓儿坐在厅中右侧

上首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针线和一只未绣好的香囊，却是一直没有下针。侍剑叩了个头，道：“给夫人请安。”

“嗯，你起来吧，一路辛苦了。”梓儿柔声道。

“谢夫人。”侍剑站起来，拆开随身带着的包裹，取出两封信来，递给梓儿身边的丫头，笑道：“公子让小人回来，给夫人报个平安，京师一切安好，请夫人毋念。这里有公子和舅爷的家信，另外老夫人给夫人带了一些东西，不知道已经送进内堂没有？”

梓儿从丫头手中接过信来，笑道：“已经送进来了，我让他们两个去休息了，你再辛苦一会儿，我还有话问你。给侍剑看个座。”她后一句，却是对丫环说的。

“不敢，夫人吩咐便是，小人站着侍候就行了。”

梓儿一颗心思早已飞到石越身上去了，哪里还听得见他在说什么？先拆开石越的家书，默默反复读了几遍，石越却是尽捡好的说，无非是一切平安，好得不能再好，让梓儿在杭州好好照顾自己，不用挂念之意，除此之外，便是些夫妻之间的相思情话。梓儿读完之后，张嘴欲问侍剑，想想不妥，将石越的书信珍重折好，交给丫头，又拆开桑充国的家书，细细读来：

“……近日朝野间虽有不利于子明之谣言，但以愚兄之见，则子明圣眷未衰，不足挂心。且奸人陷害之意甚明，皇上圣明，当不会为宵小所欺，贤妹大可放心。开封府已经通缉奸人，愚兄与《汴京新闻》亦全力为子明辩污，便是《西京》报，亦难得深明大义。愚兄相信不久一切将水落石出，子明必受大用，贤妹在杭，须得保重身体，勿为流言所扰……”

——桑充国根本不及石越十分之一了解他妹子，虽然他信中是关切之意，却全然没有想到，梓儿远在杭州，高门大院，虽然自有丫环婆子

多嘴，可也不可能这么快听得见什么流言。反倒是他这封家书，让梓儿的心一下子就悬起来了。

“侍剑，公子在京师，究竟怎么样？”梓儿一面把桑充国的信收起来，一面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

侍剑瞅见梓儿读信的神色，心里早已惴惴不安，这时也只得硬着头皮道：“一切都好。”

“你是大哥用惯了的人，若是一切都好，为何让你千里迢迢跑回来？”梓儿一下子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她心里一急，张口便把“大哥”给叫出来了，脸上不由一红。

侍剑陪着笑回道：“夫人想想，若是有什么事，公子怎么会让小人回来呢？那边不更需要人吗？让小人回来，是公子顾念夫人之意。”

“那京师朝野的谣言，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侍剑知道瞒不过了，他立时想到必是桑充国在信里说了什么，心里一面暗暗怨怪桑充国，一面避重就轻地说道：“那是小事，公子说怕夫人担心……夫人尽可放心，小人回来之前，皇上几乎一日一见，君臣之间相谈甚欢，绝不会有什么的。”一面又略说起揭贴的事情，梓儿听得胆战心惊，直到知道皇帝并没有降罪之意，这才稍稍放心，但心里却忍不住感到一阵难受。她知道石越关心自己，不愿意让自己担心，所以瞒着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体惜之意；但是她终究是不能为他分忧，不免自觉自己竟是多余，甚至是石越的累赘。心思百转，不免平添自怨自艾之意。

梓儿性子温柔，遇上不开心的事情，也断不肯迁怒别人，却又没什

么闺中密友，无人倾诉，又要顾着在众人面前不要失态，眼泪涌上眶来，也只得生生忍住，低声对侍剑道：“你休息几天，还是辛苦一下，赶回京师。京师气候比南方要冷，我缝了件貂袍，你替我带过去。替我告诉公子，我只要他平平安安便好。”

侍剑连连点头答应，欲要宽慰她几句，却有身份之隔，正要告退，一个女子掀开珠帘，闯了进来，看见侍剑，劈头就问：“侍剑，你回来了？”

侍剑抬头见是阿旺，忙笑着答应，一面打着招呼。

阿旺走到梓儿身边，将手里一堆东西交给一个丫头，笑道：“夫人，这是给您买的颜料与笔、纸，还有琴弦。”

侍剑吐吐舌头，笑道：“这些东西还要你亲自去买？”大户人家，丫头侍女亦有大小之别。

“别人买的不合适。”阿旺却是转过头，向侍剑问道：“刚刚进府的时候，看到府中的官兵在外面抓人，听说竟是胆敢觊视咱们府上的，不料天下竟有这么傻的贼——太岁头上动土！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侍剑不由暗暗叫苦，支支唔唔说道：“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梓儿见他这神态，一颗心又提了上去，问道：“侍剑，你老实告诉我罢。”

侍剑见梓儿问得虽然温柔，但是神色却甚是坚定，他知道这个夫人颇有点外柔内刚，不能相瞒，只好说道：“夫人，这件事情……”说着往左右看了一眼。

梓儿见他如此，心中更是担心，往左右看了一眼，对丫环婆子们说道：“你们都下去吧，阿旺，你去外面看着点。”

待众人一一退下，侍剑这才把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末了，又叮嘱道：“这件事本不当告诉夫人，但小的又怕夫心担心，想得太多。只是此事，便是再亲密的丫环婆子，亲戚朋友，都不可以说的，否则公子就麻烦了。”

梓儿这时却早已听呆了——她还是第一次知道有楚云儿这个人的存在！“我理会得。”梓儿勉强一笑，说道：“你说那个楚云儿姑娘，现在在杭州？”

“是啊，在杭州杨家院，我们也不知道彭简要搞什么鬼。”

梓儿想了一想，终于下定决心似的，说道：“我想去见见她。”

“夫人？”侍剑吃了一惊，他哪里能明白女人的心事？

梓儿柔声说道：“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依你所讲，以前大哥烦恼的时候，也常去她那里，我猜大哥没有娶她，也不过是因为身份地位不相配，既是她能明白大哥的心思，替大哥宽心解闷，我又有什么舍不得把她收进府中呢？”梓儿说到此处，心中一痛，脸上却依然装出极其勉强的笑容。

“这，这……小的以为公子绝对没有这种意思才对。”侍剑碰上这种事情，不由有点语无伦次了。

梓儿强笑着看了他一眼，把头转过一边，道：“你说我是那种只会妒嫉，不识大体的女子么？”

侍剑慌得连连摆手，“不、不是，夫人温柔贤淑，上上下下无不知道的。”

“那就行了。我帮不上大哥什么忙，反累得让他替我操心……”梓儿说到此处，神情黯然，转又强笑道：“你不知道，但凡一个女子，只是惟愿她喜欢的人好的。我去见见她，有些事情你们男人说不通，也许我就能说通了。”

侍剑知道梓儿真要主意拿定，再也阻挡不住，只好说道：“那夫人容我去安排一下。这件事，要隐秘一点好，也不能带太多的人，到时候，只说去拜佛。”

“你去安排吧。”梓儿微微点头，柔声答道。侍剑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那些丫环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都没有注意。她坐在哪儿，望着绣包上的鸳鸯发着呆。凭着直觉，梓儿知道石越遇上了大麻烦，她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子，岂能看不透事情？只是一直被幸福的呵护着，没什么太多的世事经验罢了。她担心着石越的安危，责怪自己不能够为他分忧——特别是当她想起那个叫楚云儿的女子之时，心中更是一阵阵的刺痛。没有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如果自己的丈夫，真正喜欢的，竟是那个叫楚云儿的女子呢？一直以来，石越有什么烦恼，从来不会向自己倾诉，自己只是如一个小妹妹一样被呵护，连称呼也是“大哥”、“妹子”……

如果真是那样，也许自己能做的，是悄悄的躲在一边吧？梓儿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杨家院。

蔡京赶到之时，杨家院以外三里的地方，都已在市舶司的控制之下。

蔡喜给他牵了马，笑道：“彭简的人都是饭桶，一直在旁边转悠，根本不敢光明正大的出现，一来就被我赶跑了。”

蔡京冷笑道：“人家没犯什么事，他就敢光明正大的围村？不怕官逼民反？楚云儿呢？怎么样？”

“小人没敢惊动。”

“你引我去见见她，我们终不能一直围着这个地方，久了必生事端。”蔡京一面走，一面说道。

楚云儿早就意识到不对。

自从彭简来过之后，十几个陌生人便在杨家院附近鬼鬼祟祟的出没——杭州现在虽然也是人来人往，商贾云集的地方，但在杨家院这样的乡下，若有陌生人出现而不立时被乡民们知道，那才真是奇怪之极的事情。到了今天，事情更是越发的闹大了，杭州市舶司的差役，也不说原由，如狼似虎的把杨家院围住，说是要办什么案子——她却不知道那些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也被这些差役给赶走了。整个杨家院的百姓，都惴惴不安，奇怪的是，那些差役却并没有入院子里骚扰。

“姑娘，有个官儿在外面求见，自称是提举杭州市舶司公事蔡京。”阿沅走到她身边，轻声说道。

楚云儿望了阿沅一眼，见她脸上有担忧之色，她轻轻拍了拍阿沅的

小脸，微微笑道：“别担心，他们不敢乱来的。去请他进来吧。”她言语之间，竟隐隐有一种傲然之气，几乎让人不敢相信，这个女子以前竟是一个歌妓。

阿沅强压住心中的忧虑，笑道：“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去吧。我在大厅里等他。”说罢，楚云儿随手往肩上搭了一件披风，往客厅走去。

没多久，便见阿沅领着一个俊雅的年轻官员走进客厅，楚云儿早早站起身来，敛身说道：“奴家不便远迎，还请蔡大人恕罪。”

蔡京抱拳还了一礼，淡淡的说道：“是蔡某打扰。”

二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分宾主坐下，蔡京却不说话，只是静静打量厅中陈设。却见客厅布置，虽然精雅别致，却也没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楚云儿对石越这两年在杭州的事情，了若指掌，自然听说过蔡京是石越跟前的红人，只是她见惯了各色各样的人，却绝不会对人轻易相信。见蔡京如此，便试探着问道：“不知蔡大人枉驾前来，所为何事？奴家听说，市舶司的官差，已将敝府团团围住，却不知又是为了哪桩？”

蔡京见她语气温柔，辞锋却是犀利，不由一笑，道：“蔡某前来，便是为了解释这件事情。”

“解释？不敢当。”楚云儿的话中，已略带讽刺之意。

蔡京是何等聪明之人，哪里听不出她话中之意？这时却只装做听不懂，他不敢冒然相信楚云儿，也不肯以实言相告，抱拳笑道：“有人举报说，杨家院涉嫌走私蔗糖……”

楚云儿不由一怔，再也想不到竟有这个罪名，不由反问道：“走私蔗糖？”

“正是。”

阿沅见蔡京说得郑重，不由在一边冷笑道：“蔡大人，可有证据？”

蔡京也不看阿沅，只盯着楚云儿，淡淡笑道：“下官正是来取证了。”

“那大人是取到了，还是没有取到？”楚云儿向阿沅使了个眼色，制止她再说话，淡淡问道。

“差人还在外面做事。”蔡京随口答道，顿了一顿，突然笑道：“我特意来此，其实是想问问楚姑娘，外面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是怎么回事？”

楚云儿奇道：“蔡大人，贱妾还以为他们也是市舶司的呢？”

蔡京眉头微皱，追问道：“楚姑娘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那彭简彭大人，楚姑娘你总知道吧？”言色之中，蔡京对楚云儿

已有疑忌之意。

楚云儿微微点头，“他前一阵子来过一次。”

“敢问楚姑娘，他来此与你说了什么？”蔡京紧紧盯着楚云儿，追问道。

楚云儿不由微觉愠恼，那天彭简和她说的话，她怎么可能向蔡京转叙？“蔡大人，这些与走私案有关么？”

“有没有关系，要说了才知道。而且这件事多半与另一个人有关。”

“与谁有关？”楚云儿冷笑道。

“楚姑娘冰雪聪明，心里自然明白。心照不宣吧。”

楚云儿站起身来，冷冷的说道：“蔡大人，民女没有做过作奸犯科之事，要如何处置，悉听蔡大人之便。若想问彭大人的话，何不自己去找彭大人？”

蔡京见她发作，也不生气，只站起身来，抱拳说道：“楚姑娘实在不肯说，也罢了，想来我自有办法知道……下官告辞，这几天便请姑娘留在府中，不要到处乱跑，以免下人不识，多有得罪。”说罢竟是扬长而去。

楚云儿哪里知道，蔡京在这一瞬间便已定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若是万一不行，便要将她构以重罪，用刑伤于大堂，再让她死在狱中，报一个染病而死，也是事属平常。然后将她家产充没，让彭简无论是玩什么花样，都死无对证！

一个歌女的生命，在蔡京眼里，根本不值几文。

汴京，石府。

田烈武加入禁军上军之后，俸禄已经比较优厚。禁军诸军将校，分为二十三等，最高的每月俸禄为三十贯，最低者与士兵一样，只有三百文，相差一百倍。田烈武现在的身份不高不低，做了一个小小的指挥，管着四百骑兵。他是忠臣之后，皇帝钦点，又是武进士，而且又是石府二公子的武术教头，晋升起来，自然比旁人快一些。

石越的谣言传开之后，《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在客观上帮了石越的倒忙——虽然这两份报纸竭力为石越辩污，但反而吸引了东西两京的人们来关注这件事情。相对而言，老百姓更愿意相信石敬瑭之后这样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人类有时候，是不喜欢讲证据的。

因此当田烈武去石府给唐康教骑射的时候，总有同僚好心的劝他：“你是上军的指挥，避避嫌对你和石学士都有好处。”田烈武却总是置之一笑，照常来往于石府。他也不懂怎么样辩驳，像他这样的人，只会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不过田烈武也能看到一些人情世故：来往于石府的官员急骤减少，石府前人来人往的，大部分倒是白水潭的学生。而另一方面，石越也很少出去拜客，除了进宫见皇帝外，连白水潭也不去讲课，只是在家里与唐康、秦观谈古论今，有时候田烈武也会坐在旁边静听。

田烈武对石越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钦慕，有一次，石越看到他在那里招呼人削马掌，便立即叫来一个铁匠，仿着马蹄打制了一块铁块，将铁块烙在马掌之上——铁块比马掌谁更耐磨，是显而易见的！田烈武回营后，立即命令本营军马，全部烙上铁马掌！没几天功夫，京师的禁军、甚至民间，都知道了这个方法。

而当石越和他们讲海外的奇谈之时，讲薛奕带回来的高丽、日本国见闻之时，不仅仅唐康、秦观，便是田烈武，都有点羡慕起薛奕那小子起来。虽然他更喜欢的，还是骑在马上奔驰的感觉。

这一天，田烈武便和秦观、唐康一起，坐在院子中，听石越讲异国的奇闻物产。

“……猫儿睛这种宝石，一般都是如同拇指大小，莹洁明透，像猫儿的眼睛，所以叫猫儿睛，它的产地，主要是南毗、锡兰等国……”

“大人，南毗、锡兰又在哪里？”田烈武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两个国名。

唐康从袖子中掏出一张老大的地图来，铺到桌面上，一面对地图指点点，一面对田烈武说道：“田教头，你来看，这里便是我们大宋中土，这下面，这，便是锡兰，那便是南毗……”

田烈武望着那张地图，不由大吃一惊！“我们大宋西边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秦观笑道：“这是石大人在杭州时，汇集了大食商人的海图，加以自己的见闻画的。你看，东边这两块大陆，还有南边这个大岛，是大食人也不知道的。”

田烈武不可思议的摇着头，感叹道：“可惜隔这么大的海，要不然就不愁穷人没有田耕了。”

众人听他说得天真，不由莞尔，正要说话，却见石安急冲冲地走了进来，笑着向石越禀道：“公子，潘先生回来了！”

石越霍地站了起来，与秦观、唐康对望一眼，三个人的心中，竟是闪过同一个念头：“他终于回来了！”

石越的书房布置得非常的简洁。北面靠墙，是一个很大的檀木书柜架子，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书籍、文卷、笔墨纸砚；书柜前面是一张黑色的书桌。东北角斜放着一个架子柜，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玉器。在玉器架旁的东面墙上，挂着一把宝剑。东墙正下方，摆着两张椅子和一只茶几，坐在椅子上，可以看到西边墙上，挂着苏轼手书的“君子自强不息”六字草书条幅。

石越坐在书桌后面，无意识的看了那幅草书一眼，叹道：“潜光兄，世事变化无穷，真是不可逆料呀。”

潘照临微微一笑，又看了门外一眼，秦观与田烈武早已经相约去喝酒了，唐康在书房外二十步远的亭中读书，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下人打扰。潘照临确认无人靠近，这才说道：“公子，不必过于忧心，这个世界上，岂有解不开的结？”

石越这些天来，一直装作若无其事，其实心中根本没有底。他见潘照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才稍稍放心，道：“京师揭贴的事情，想必先生是知道了。彭简上书一事，先生还未知吧？”

潘照临苦笑道：“《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连篇累牍，我岂能不知？用不多久，必然传遍大宋。不过彭简上书，却又是何事？”

石越将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道：“现在京师知道此事的，不过皇上与宰执而已。这还是李向安悄悄传出来的消息，我也不好上折自辩。”说罢，又苦笑道：“那首词的确是我送给楚姑娘的，不知为何竟为彭简所知。其实倒没有必要去提楚姑娘来京，实是多此一举！”

“公子自然不能上折自辩，这种事情，说不清楚的——有罪没罪，全在于皇上。皇上不直接降诏问公子，而是千里迢迢去提楚姑娘，那是不相信彭简，至少是不愿意相信彭简。”潘照临沉吟了一会，问道：“现在给晁美叔下诏的使者出发了未？”

“三天前出发的。”石越对这件事，只能淡然处之。

潘照临又思忖了好一会儿，才说道：“此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其根本，还是因为有公子身世的谣言，这首词才会成为问题。我既然不能抽身去处理这件事情，侍剑又已经走了，如今只有辛苦二公子了。”

石越奇道：“辛苦他做什么？”

潘照临微微笑道：“当然是让他去杭州。一来和陈良、侍剑说一下京师的情况，再则让他抢在晁美叔之前，见一次楚姑娘。如果可能，让楚姑娘销毁证物，来个死不认账。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攀彭简诬告，至少可以加重皇上对彭简的怀疑。”

“这……”石越不由有点迟疑，“若是死不认账，只怕会受刑，她一个弱女子……”

潘照临望了石越一眼，知道石越顾念旧情，便笑道：“公子不必担

心，只需销毁证物，没有物证，韩维自会给公子几分薄面，不至于让楚姑娘受苦的。”

石越心里依然犹疑，道：“可是……”

“公子，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过是尽人事罢了，若能够从源头上击败彭简，我们的胜算就多一分；反过来，若是唐康去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那么到时候公子就直承其事，把一切交给皇上来处置——至于皇上到时候是信公子，还是不信公子，就看皇上圣明与否了！”

“只是……只是……如果皇上在楚姑娘来京之前，突然问我呢？”

“那也简单，公子就承认是自己写的。到时候即便楚姑娘说不是公子写的，皇上也只当是一件风流佳话——楚姑娘有情有义，不肯连累公子，所以矢口否认，想来皇上也未必会责怪。”

石越站起身来，走到玉器架前，信手拿了一件玉器把玩，定睛一看，却是一只玉玦！他心中一震，终于点头，道：“如此，我便修书一封与楚姑娘……”

“不行。”潘照临立时制止，“公子想想，彭简如何知道楚姑娘那里有公子的词？没有了解真相之前，便是楚姑娘也不能相信，焉知她不会由爱生恨？公子只让唐康带一件信物去便可，绝不可再授人以柄。”

“她应当不会……”石越虽不相信，却也收起了写信的念头。

潘照临也不愿再去纠缠这件事情，轻轻啜了一口茶，正色说道：“公子，此事就这样处置了，等会我和二公子说明关键，他聪明果决，自然会处理好。我们现在应当想想如何应付那铺天盖地的谣言。”

石越沉默良久，摇头道：“我已经想了很久，终无良策。也许只能用来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等到尘埃落定，一切自会水落石出。”

“那不是好办法。”潘照临抬起眼皮，断然否定，道：“我们等不起，再者问题始终存在，并没根本解决。”

石越无可奈何的说道：“那又能如何？”

潘照临抿着嘴，右手紧紧握着茶杯，沉声道：“公子，你真的不记得自己的身世了？”

石越脸上泛起一丝苦笑，转过头来，看着潘照临，道：“不记得了。”脑海中，却如电影一般闪过现代生活的种种画面，父母、亲人、女友、师友……每个人的面孔竟是特别的清晰，他又怎么能真的不记得了？

潘照临眯着眼睛望着石越，也默不作声。

二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许久，潘照临突然咳了一声，用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句的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行一险计！”

“险计？”石越眉毛一挑，冒险实在不是他的性格。

“不错，若是成功，公子的身世日后不仅不再是阻碍，反而将成为一大助力；若是失败，就是欺君之罪，公子最好的下场，就是发配边州看管！”潘照临脸上的表情有着从未有过的郑重与严肃。

“到底是什么计策？”石越紧紧的握着玉玦，手心里沁满了汗。

潘照临凑到石越耳边，用极低微的声音细细说着。石越一面听，一

面已是目瞪口呆！

“这——这——”

“此计成功的关键，全在于富弼！若是富弼肯合作，那么便是弥天大谎，我们也能圆了它！而这件事，从头到尾，也可以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潘照临仿佛没有看见石越吃惊的表情，说完之后，竟从容的品起茶来。

石越又望了一眼手中的玉玦，问道：“富弼凭什么要帮我？”

潘照临点点头，“不错，也许富弼的确不会帮我们。”

“那么……”

“但是富弼也有要帮我们的理由。”潘照临不待石越说完，继续不紧不慢的说道。

“他有什么理由？”石越奇道，他完全想象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利益和大义，值得富弼去平白冒这么大的险。

“公子可知道富弼这个人的生平？”潘照临突然问道。

“富弼是本朝名臣，我当然知道。”

“我在洛阳，和富弼前后见过三次面。”潘照临缓缓的说道，“此公给我的感觉，是四个字！”

“哦？哪四个字？”

潘照临嘴角一动，微微笑道：“不甘寂寞！”

“我所听到的传闻中，富弼是个忠直的人，他曾经当着仁宗的面，直斥自己的岳父晏殊为奸臣。”

“我还没见过完美无缺的圣人，公子。”潘照临恢复了他似笑非笑的表情，“富弼从小家贫，因为范文正公举荐，试茂材制科出身，其后在危急之时，出使辽国，脱颖而出，从此出将入相，为国家栋梁。若观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才华出众，胆色非常！”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富弼少年时代依附范文正公，后来又娶晏殊的女婿，听说他少年做举子时，王冀公以使相的身份，镇守洛阳，他去围观王冀公车驾，感叹说：王公也是个举子呀！我这次去他家里，他家中还挂着旌旗鹤雁降庭图，可见富弼一生，都是名利中人。”潘照临口中的王冀公，是指宋朝名臣王钦若。

石越也点头笑道：“我送给富弼的礼物，他从没拒绝过。”

潘照临莞尔一笑，道：“我观富弼一生之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是纠缠他一生。其一是边事。他以边事而发迹，但若别人说他是因为出使辽国而发迹，他却会引以为耻。虽然他暗暗得意于出使辽国，折服辽主的壮举，可心里又对于达成增加岁币的和约深以为耻！所以他曾劝朝廷斩元昊的使者，对西夏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劝皇上二十年不言兵事，绝非是因为他不想一雪朝廷的耻辱，他只不过是学勾践之事罢了。富弼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看得起辽国过，若是有人能够替他达这个心愿，富弼未必不会对此人另眼相看……”

石越把玉玦放回玉器架上，摇摇头，道：“富弼绝不可能为了这个理由而冒此大险！”

潘照临点头道：“不错。若只有这一个理由，富弼毕竟不再是侠气

的少年，断不可能为此冒大险。但还有另一件事……”

石越信手拿起另一件玉器，细细观赏。

“富弼位列两府，三朝元老，与韩魏公同时在朝，二人又是数十年的交情，可是为什么韩魏公死后，富弼既不遣人吊祭，也不在洛阳遥祭？又者，富弼与欧阳修，交非泛泛，为何欧阳修死后，他也不去吊祭？”

“他的理由，是老病吧。”石越放下手中的绿玉老虎，淡淡的答道。

“那不过是向世人的交待。富弼不去吊祭这两个人，是因为刻骨铭心的怨恨，若公子是韩魏公的亲女婿，只怕他会连公子一并恨上。这中间，涉及到仁宗、英宗及至本朝三朝的宫廷政治！富弼毕竟不过是一个贫家子弟出身，在这些政治角力中，他根本比不上世家子弟的韩琦，若非资历才望超过欧阳修，甚至可以说他连欧阳修都比不上……”

“若论治民的能力，治军的能力，出将入相的本事，韩魏公不如富弼。但是若论说到政治角力，富弼因为仁宗朝废后之事，替范文正公说话，而间接得罪如今的太皇太后；至和年间，仁宗病危，立英宗为储，本来也有富弼参预，富弼召韩魏公入枢府，本想共谋其事，不料富弼丁忧，韩魏公早早议立英宗为皇子，独享其功；其后英宗朝，英宗得病，当今的太皇太后垂帘，英宗待内侍甚严，内侍怀恨构隙，富弼竟然谏英宗，说‘伊尹之事，臣能为之’，英宗不得已忍气吞声，而韩魏公因此对富弼颇有疑惑，一日趁英宗病愈，当着百官之面，用智迫使太皇太后撤帘归政，而身为枢使的富弼事先竟不得商量，他以为韩魏公欲致他于族灭，由此对韩魏公恨之入骨。其后又有濮议，欧阳修首议追尊濮安懿

王，富弼竟断然反对……”

潘照临如数家珍一般，向石越讲叙着富弼在仁宗、英宗两朝废立大事中的立场与结果。石越以前虽然听说富弼的事迹，又如何能明白这许多的内情？不由叹道：“难怪皇上对韩家与对富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不错。英宗策立、亲政，韩魏公居功至伟。而当今皇帝之立，也有韩魏公的功劳。两代策立之功，岂同寻常？所以皇上无论如何，也要和韩家约为婚姻，而韩琦再怎么样反对新法，皇上也不会将他真正的罢黜。所以夫人一旦成为韩魏公的义女，便是郡主，也要退让三分……所以皇上才会给韩魏公亲写碑词！所以富弼，虽然与韩魏公一样的资历，却只能提前致仕，退居洛阳。若再对比一下富弼之子富绍庭与韩忠彦如今的身份地位——以富弼对功名的垂意，他心中若不介意，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富韩’‘富韩’，不料富韩竟然相差如此之远！”石越感叹道，“可是，这与我们计议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潘照临脸上泛起一丝冷笑，“富弼若不介意，便罢了。若是介意，那么他想要儿子辈孙子辈，都能使富家赶上韩家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机会？”石越转过身来，望着潘照临。

“不错，就是机会。”潘照临冷冷的说道：“这件事情，富弼若是做了，即便事情败露，毕竟不是谋反，最多不过是流放安置，他富弼反正也没有几年好活了；若是成功，谁都知道公子前途无量，公子又岂会亏待他的儿孙？何况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要担心他富弼出卖我们，他富

弼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出卖他……风险对富弼而言，如此之低，而却可以为子孙保几十年的平安富贵，我想不出他富弼有什么理由去拒绝。”

石越想了一会，突然笑道：“富弼难道不担心我们有一天对付他的儿子，杀人灭口吗？或者等他死后，我不再照顾他的儿孙？”

“这些事情，就取决于富弼对公子的印象了。不过富弼也应当知道，我只要去找他开了这个口，那么他与公子，就只有两条路了，非友即敌！富弼若是聪明人，自然就会懂得怎么选。”潘照临将茶杯端起，笑道：“天下哪有什么绝对会成功的事情？公子你也需要早下决定！”

石越垂下头，反复思忖，许久，终于抬起头来，说道：“我只希望富弼能将这个秘密带进棺材之中！”

潘照临嘴角似乎隐隐露出一丝笑容，“我想他会，除非他认为他儿子的智慧，能够用好这个秘密！”

“富弼自己也曾经被流言所攻击，历史真是讽刺！”石越走到东墙边上，取下宝剑，刷的一声，拔出剑来，顿时寒光四溢，“天下的确没有绝对能成功的事情，这次若是失败，也许就真的用得着你了……”石越望着手中锋利的宝剑，暗暗想道。

杭州杨家院。

楚府的男仆们一大早起来，便看到一个身着白素羽衣、盘着一头乌黑的秀发，约二十来岁的少妇站在楚云儿的幽居之前。这个女子身后还跟着四个丫头，全是一身白衣；另有一个身材高挑，身着白衣，丫头打扮的女子，在大门之前，轻轻的叩响门环。这些仆人们虽然看不见那个

少妇正面的模样，但在众人环簇当中，都能感觉到那少妇有一种别样的气度。若是他们知道世间有雪莲花这一样花儿，必定感叹，那个少妇便如同雪山上的雪莲花一样，冰清玉洁，让人见之而生怜爱，看似柔不禁风，实则坚韧非凡。若他们能从正面再看得一眼，一定能从她的闪烁的星眸中，读出一种聪明狡黠的可爱处。这个少妇，与他们的主人楚云儿，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子。

这些男仆们正踌躇着，未及前去询问她们的来意——便听吱的一声，大门开了。阿沅睡眼朦胧的把头探出门缝，柔媚的嘟噜道：“是谁呀？这么早——”

她这幅神态，不由惹得那四个女子都掩袖偷笑，白衣少妇也不禁肩头微耸，显然也是忍俊不禁。敲门的女子更是放肆的笑出声来，柔声道：“姑娘，我家主人特意前来，求见楚姑娘。”

阿沅听她说的一口汴京官话，不由一愣，睡意也消了半分。她勉强睁开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敲门的女子一眼，又往那边站立的五个女子望了一眼，不自禁打了个小小的哈欠，才问道：“你们又是谁呀？”言语之中，依然带着几分将醒未醒的样子。

来访的女子，几曾见过这样天真烂漫、毫不掩饰的女孩，她们自小秉承的教训，都有诸如“笑不露齿”等等维持淑女风范的礼仪教条，那个少妇虽然少女时代，也是个调皮淘气的女孩子，可毕竟也不会如阿沅这般，毫不介意的在客人面前打着哈欠——众人不由都忘了自己的来意，轻轻笑起来。

“不知这位姑娘怎么称呼？”白衣少妇的声音，非常的清澈。

“我叫阿沅。”阿沅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们在笑什么，随口答道。

“原来是阿沅姑娘，可否劳烦你通报一声，就说石夫人求见楚姑娘，盼她能赐一见。”

“哦，石夫人——”阿沅心中一个激灵，睡意顿时全消，她张大了嘴，看着眼前这个不施粉黛，温柔可亲的女子，呆道：“你就是石夫人？石学士夫人？”

“正是妾身。”梓儿微微颌首，笑道。她正在孝中，所以一府皆白，不施粉黛。这次前来，也不敢太过张扬，只带了阿旺和四个心腹的丫头。侍剑等人则远远的在村外等候。

不料阿沅知道是石夫人之后，反倒将脸一沉，冷冷道：“你们能不能给人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不见。”说罢，也不多说，将门一合，又关上了。

梓儿料不到这个阿沅会如此的讨厌自己，心道：“若是我石大哥前来，只怕便不会如此了……”心里不由又有几分莫名的刺痛。

她见阿旺脸上有不忿之色，抓紧门环还要敲门，连忙止住，道：“阿旺，你过来。”

阿旺心不甘情不愿的走过来，愤愤道：“那个小丫头太无礼，便是蜀国公主，对夫人也是礼敬有加的——”

“说这些做什么？”梓儿淡淡的说道，转过头，对一个丫头吩咐道：“去将阿旺的箏取来。”

那个丫环答应着，走到十数步远的马车之前，从车上抱出一把十三弦的秦箏，交给阿旺。

“阿旺，你替我在此奏一曲吧。我记得你曾编过一曲《望月怀远》……”

阿旺点点头，找了块青石，席地而坐，将云箏架在身边，又在琴边燃了一个香炉——这本是宋代大户女子出行必备之物，这才俯首轻调琴弦，素手翻转，鸣箏弄响，兹弦一弹，箏声含着一种哀怨相思的婉转，一种无可奈何的期待，所谓“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所有的人，竟都不禁要被这箏声中洋溢出来的情绪所感染。梓儿默默的站在阿旺身边，听着箏声，不由想起远在汴京的石越，不知祸福，心头亦不禁相思百转，又不知道自己深爱的人，爱的究竟是自己还是在眼前这宅子中的人？心中抑抑郁郁，竟似要把心都想碎一般。她不欲多想，便在心里默默念道：“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阿旺一曲终了，楚宅内外竟显得格外的寂静，仿佛所有的人都还沉浸于这箏声之中，过了好一会，宅中忽然传出一阵清彻的琴声，琴声清韵如风，让人们心中刚才的郁郁，顿时消散，而那表面的淡然恬静之中，更有一种落拓的骄傲！梓儿与阿旺细听一阵，不由相视一眼，见双方眼中，都有诧异之色。阿旺精通音律，梓儿悟性本就极高，与阿旺相处几年，于音律也颇有领悟。这时听到这琴声，二人竟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这是由王相公的《暗香》改编的曲子，我曾经在京师听人弹奏过，但是没有人能出这位楚姑娘之上。”阿旺轻轻的赞许道，其实她和楚云儿，倒是见过的，只不过一时没有想起来罢了。

但梓儿心中却是另有所思，“新婚之夜的琴声，原来便是她所奏。”梓儿在心里摇摇头，悲伤的想道：“大哥，你明明知道，为何却

要瞒着我？”

然而这曲《暗香》，楚云儿终是没有弹完。阿旺的话音刚落，便听到铮的一声，琴声截然而止，显是琴弦断了！

“心境若不能溶入琴境之中，琴弦难免折断。”阿旺惋惜的叹道。

“有些事情，阿旺你是不明白的……这个楚姑娘，一定是个倔强的女子。”梓儿淡淡的说道，她话音未落——“吱——”的一声，楚府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个身着淡黄色丝袍的女子，亭亭走到门口，敛身说道：“石夫人，多有怠慢！”

“是你？！”梓儿望着亲自出门来迎接的楚云儿，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不错，是我，数年之前，大相国寺，我们曾有一面之缘。”楚云儿微笑道。

梓儿摇了摇头，自嘲的笑道：“原来大家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难道幸福真的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吗？梓儿已经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了。

“知道了未必是好事，不知道未必是坏事。”楚云儿幽幽叹道。

梓儿默默的摇了摇头，良久，才对楚云儿笑道：“可以让我进去吗？”

“请进来吧。”楚云儿微笑道。不知为何，她心里面对梓儿，竟没有一点的怨恨。迎着梓儿进厅中落了座，楚云儿问道：“石夫人来找贱妾，是有什么事么？难道……”虽然明明知道会惹起梓儿不快，可是

语气中，毕竟有掩饰不住的关心。

梓儿微微点头，柔声道：“我来找楚姑娘，的确是有事情。不知可否摒退左右，我们单独说说话？”

“有什么话是见不得人的么？你们只知道欺负我家姑娘！”阿沅不知为何，心中突然泛起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她爱护楚云儿心切，竟是不顾礼貌，出言相斥。

她这话说出来，梓儿倒还罢了，阿沅和几个丫头，脸上就难看了。只是石府平素家规甚严，在外人面前，颇知进退礼数，也不敢随便口出恶语。

梓儿望了阿沅一眼，苦笑着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望着楚云儿，脸上尽是殷切的期望。

楚云儿对着梓儿微微点了点头，对阿沅道：“阿沅，不可无礼。你出去招待一下这几位姐姐，我与石夫人说会话。”

“姑娘——”

楚云儿把脸一沉，喝道：“快去。”

阿沅无可奈何，只得退下。阿沅等人在梓儿示意下也一一退下。楚云儿见众人走了，方又问道：“石夫人……”

“楚姑娘，我想先问你一件事？”

“请说。”

“你平素怎么称呼我大哥，我大哥又怎么称呼你？”梓儿望着楚云

儿，很认真的问道。

楚云儿不由一怔，待要拒绝回答，望见梓儿那双清彻剔透的眼睛，心中又着实不忍，迟疑好久，才叹道：“我也叫他石公子、石大哥；他有时候叫我楚姑娘，有时候叫我云儿……”

“他叫你云儿吗？”梓儿又似问楚云儿，又似自言自语，不由痴了。

“石夫人，你别误会，他的心里，只不过当我是个朋友一般。”楚云儿黯然道。

“朋友？”梓儿不由一怔，终是不愿意多想，因为每想一次，都是让自己的心痛一次。她也不愿意在楚云儿面前显出自己的软弱来，便勉强笑道：“楚姑娘，你、你喜欢他么？”

楚云儿万料不到梓儿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这样难堪的问题！若说喜欢，是当着人家夫人的面。何况她始终是个女子，如何说得出口？若说不喜欢，不免又是自欺欺人。

好在梓儿并没有一定要她回答的意思，又继续道：“我是想问楚姑娘，若我想把接你进府，侍候他，你愿不愿意？”

这次却是轮到楚云儿愣住了，她望着梓儿，见她脸上虽然勉强笑着，可在眉尖，在眼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楚云儿岂能不明白那种难受的感觉，她缓缓走到梓儿身边，柔声道：“石夫人，我可不可以冒昧，叫你一声妹子？”

梓儿点点头，道：“你比我大，我叫你一声姐姐，也是应当的。”

“妹子，你真是个好人。”楚云儿搂着她的肩膀，轻轻说道。

梓儿咬着嘴唇，直是摇头，黯然道：“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好人，我不过是想，你若在他身边，或者他烦恼的时候，可以有人让他开心一点。”她的眼泪，几次涌到眶中，几次生生的抑住。

“傻妹子，他娶了你，最能让他开心的人，是你呀。”楚云儿柔声道，“我不会答应你的。”

梓儿未料到她会拒绝，愕然道：“为什么？你不喜欢他？”

楚云儿摇了摇头，默不作声。

“我是真心的。”梓儿又说道。

“我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工具，包括成为你讨好你丈夫的工具！”楚云儿在心里说道，“若是他喜欢我，他会自己和我谈。我不愿意看到他眼中，有一丝一毫对我的嫌恶！”但这些话，她是不愿说出来的。只是淡淡道：“我在这里住惯了，已经不想嫁人，去奉迎别人。”

“可是，这样子你太苦了……”

楚云儿淡淡一笑，“妹子，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很难说的。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这些天不断有人来找我，妹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梓儿迟疑一会，终于没有隐瞒，道：“大哥在京师遇上了一些风

波，我们怀疑彭简想要陷害大哥，但究竟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弄明白。因为他来过你这儿，所以我们怀疑，与你有关……”

“与我有关？”楚云儿冷笑道。

“你别误会，我相信你……”

楚云儿摇摇头，似笑非笑的问道：“妹子你来，也有一半是为了这件事吧？”

“嗯……”

“那你放心，便是让我死了，我也不会做半分害他的事情的。”楚云儿淡定的说道。

钱塘市舶司。

蔡京的书房，正墙上挂着一幅并不精确的海图，桌子上放着几本崭新的线装书，书名是《动物志》。西湖学院首批翻译的两套书，分别便是《几何原理》与《动物志》，第一批印出来的书，除了卖给太学、白水潭学院、嵩阳书院、横渠书院、应天书院等书院以及赠送给皇家藏书外，只有少量流传到市面，蔡京因为是市舶司的重要官员，与译书关系密切，所以才得到赠送一套。只不过蔡京拿到手后，那部《几何原理》他随手翻了几页，便丢在书架上，永不再看了；倒是这部《动物志》，他还勉强有兴趣读读。

此时蔡京背着手，正在看从杭州通往南洋的航线，“若能将泉州、广州全部置于管辖之内，那么利润不知还可翻几番！”蔡京在心里感叹

道。历史上从未有政府组织进行的大规模贸易活动，一旦得逞，不免让人食髓知味。当年石崇靠抢劫海商，富可敌国，蔡京在提举市舶司的职位上，又是大宋现在最有活力的市舶司，他都不用怎么伸手，一年下来，几十年的俸禄也早已经入了腰包。无论从公从私，蔡京都真心希望海外贸易能更加繁荣。半晌，蔡京才意识到蔡喜在他身后，漫不经心的问道：“有什么事么？”

“今天早上，石夫人去看那个楚云儿。是侍剑陪着去的。”

“哦？”蔡京转过身来，问道：“知道她们说了什么么？”

“不知道。”蔡喜答道，“不过石夫人出来的时候，是楚云儿亲自送到门口，二人神情，似乎颇为亲密。”

“颇为亲密？”蔡京冷笑道：“妇人之事，不必理会。只是暂时不要孟浪行事。”

“小的明白。”

“彭简那边可有动静？”

“彭简几次行文给我们，但他一个杭州通判，毕竟管不着我们，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不过他似乎已经生疑，从他家人那里，打听不到什么东西。”

蔡京笑道：“石府抓了他的人，他不生疑才怪。晁美叔那里，彭简又岂能要到人？”

“公子料事如神。”蔡喜也笑道：“我看彭简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明天晁美叔就正式审问那几个家伙，只要一用刑，彭简就等着挨参

吧。陈先生也够狠的，听说他把杭州知州衙门、以及两浙路在杭州开府的大大小的官员，包括彭简，都请去听堂了。”

“我也想去看看彭简的丑态！”蔡京嘲讽的笑道，“可惜市舶司的事务，的确太多了。”

晁端彦的审判没有任何波澜。晁端彦才威胁要用大刑，堂上的犯人便全部招了，一齐指证是受彭简指使，彭简虽然想否认，可这些人都是他彭家的家人，实在不是可以脱赖得开的。晁端彦虽然没有权力立即剥夺彭简的官职，却可以将供状案卷随着一纸弹文，送往京师……不过彭简倒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一面写折子谢罪自辩，一面还在等待着朝廷对石越的处分——只要那份弹章能够扳倒石越，那他一定会是笑到最后的。

就在此数日之后，唐康与朝廷的使者，竟在同一天抵达杭州。差不多就在使者进入杭州北门，前往提点刑狱衙门宣旨的同时，唐康在石府门前，翻身下马，和出门送侍剑返京的陈良、蔡京等人，撞个正着。

“二公子！”众人看见风尘仆仆的唐康，心中都是一惊。难道京师又出什么事了？

唐康让随行的两个伴当牵了马，先进府中。一面对众人见礼，抬眼见侍剑一身行装，知道这是要返京了，又笑道：“侍剑，你且慢行一步。”

侍剑见唐康突然出现在杭州，早已知道走不成了。众人簇着唐康又转回石府，唐康低声对待剑道：“只叫靠得住的人，去后厅相谈。”他一向在京师，并不知道杭州的人，有谁是信得过的，因想去找楚云儿必

然也是大费周章之事，又不能不劳师动众——他却不知道这边的人，早将楚云儿握在手心了。向侍剑低声说罢，唐康便停步朝众人团团一揖，笑道：“请恕在下失礼，我须得先去拜见嫂子。”说罢又是一揖，竟径往后面去了。

侍剑见唐康走远，方转过头来，对陈良道：“陈先生，请随我去一下后厅，小的有点事情请教。”又环视众人一眼，目光停在蔡京脸上，又望了陈良一眼，见他微微点头，心中迟疑了一下，终于道：“蔡大人，不知可否劳动尊驾，去一下后厅？”

蔡京早将二人这细微的表情收入眼底，他知侍剑这么一迟疑，便是已经认可他能算是石越的心腹之人了，心中不由暗喜，只是他城府颇深，脸上却不动声色，矜持的点点头，道：“不敢。”

三人在后厅等了一盏茶的功夫，唐康才走了进来，抱拳说道：“恕罪，久候了。”目光却停在蔡京身上。

陈良知道唐康不认得蔡京，忙道：“这位是提举市舶司蔡元长蔡大人。”又对蔡京笑道：“蔡大人，这位是石大人的义弟唐康时。”康时乃是唐康的表字。

唐康早听说过蔡京之名，知道是石越举荐之人，又见陈良与侍剑引为亲信，便抱了拳，笑道：“久仰，蔡大人提举杭州市舶司，早已名动京师，今日得见，果然风采过人。”蔡京连忙谦逊。二人客套了几句，唐康笑道：“事情紧急，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便开门见山，诸位可知楚云儿姑娘隐居杭州？”

他张口说出“楚云儿”三字，三人不由相顾一笑。唐康心知有异，不待他们回答，便又问道：“想必是知道了？莫非此间又有什么变

故？”

侍剑忙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唐康这才知杭州之事，竟已不足为虑。待侍剑说完，他也将京师的情况拣着能说的，简略的说了一下，众人至此方知彭简竟然如此包藏祸心。但唐康生性谨慎，那首词究竟是不是石越所写，他却语焉不详，众人也不敢追问。

蔡京心里知道那首词多半就是石越所作，却也不敢说破，只皱眉道：“眼下奇怪的，是彭简如何便攀上了楚姑娘？这件事情，只怕非问本人不能知端详。”

唐康望了蔡京一眼，笑道：“我来杭州，便是为了此事。就怕彭简污蔑楚姑娘，打听清楚中间的隐情，日后也好为楚姑娘周旋，免得官府偏听一面之词。”他把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顿时让蔡京刮目相看，笑道：“如此，就由下官领路，带公子去见见楚姑娘。下官想，我衙门杨家宅的走私案，看来也是查无实据，现在可以销案了。”

唐康微微一笑，点头道：“如此有劳了。”

自从那日梓儿来过之后，楚云儿府上便难得的清静了数日。这日阿沅领着一个男仆到院子外面来打水浇花，竟发现那些将杨家院围得密不透风的官差全都不见了。“阿弥陀佛！”阿沅不由念了一声佛号，长出一口气，说道：“这些个瘟神，可都走了。”

男仆也笑道：“这定是亏了石夫人。”

阿沅听到这话，脸顿时沉了下来，嘴角一撇，冷笑道：“你就知道是亏了什么石夫人木夫人？我看她不是好人。”这些男仆素来不敢和她

争辩，也不敢再接话，只默默去提水。阿沅心中兀自不快，愤愤道：“也不知道石学士看上她哪一点？听说她也不过是个商人之女。”直到二人各挑了一担水往回走，阿沅还是心有余忿，但想着和一个男仆说这些，又没什么意思，满腔的忿忿郁结于心不能发泄，当真是难受得要死。眼见着那男仆挑着满满两大桶水都健步如飞，她挑了两小桶水竟被远远抛在后面，心里更是莫名地感觉到不痛快。一不留神间，

忽然脚底一滑，“哎哟”一声，她整个人竟摔在了路边水沟当中，两桶水全洒在了身上，一股泥臭更是扑鼻而来。

阿沅虽爱男子装束，可到底也是个容貌颇佳的女孩，眼见身上又脏又臭，心里又气又急，竟是忍不住几乎要哭了出来，再看那男仆，早已走出视线之外了。她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糗样，遭人取笑，只好硬着头皮爬起来，左顾右盼的往回走，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见没人看见，方松了口气，伸手正欲去推侧门，忽听到一阵脚步声从背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二公子，这里便是楚姑娘府上。”

阿沅暗暗叫苦，也不敢回头。却听另一个男子“哦”了一声，突然用惊讶无比的声音问道：“这位是……？”阿沅听他声音中有惊奇之意，好奇心起，一时不及多想，回头望去，却见数步之外，有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子，正朝自己抱拳相问——她顿时满脸通红，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了进去。

这两个男子，正是蔡京与唐康。唐康见到阿沅满身是泥，黑一块白一块的，几乎忍俊不住，只是初次见面，对方又似是楚府的人，倒也不好嘲笑，只得生生忍住，勉强正色说道：“敢问这位兄台……”

阿沅见唐康一脸的正经，可是眼中却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不知为

何，她心里呼地一跳，竟莫名地便恼羞成怒。她也不管是否冒昧，怒道：“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好笑，你要笑便笑，何苦想笑又不敢笑，没半分男子气慨，哼！”说完使劲一推门，便跑了进去。

唐康一时竟是目瞪口呆。他听她声音柔软，骂人亦似唱歌一般，明明便是江南少女——女孩子穿着男装在唐康看来倒不稀奇，有几次他便看到他表姐穿过，但这么弄得浑身是泥的，他却是头回见着。他平生所见女子，多半是大家闺秀，行止节制，讲的是淑女风范；便是丫环使唤，也是自有家法戒律；只有歌妓妓女，才有故作放肆之态，以示与众不同的，可那种女子，再也不能和刚才那个女孩那种天真烂漫相提并论。半晌，唐康这才回过神来，向蔡京摇头苦笑。

便是蔡京也不禁失笑道：“好个野丫头。我若没记错的话，方才那位是楚姑娘的贴身侍女阿沅。”

“阿沅？”唐康轻轻念道，又问道：“她没有姓的么？”

蔡京一愣，摇摇头，笑道：“是人都有姓，只是下官却不知道她姓什么。”

唐康也不觉一笑，道：“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有劳蔡大人相送。”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下官在竹林之外等候二公子，一同返城。若是晁美叔的人来了，自会有人来通知二公子。”蔡京微笑答道，告辞而去。

唐康待蔡京走远，方走到大门之前轻扣门环。不多时，便有一个丫头把门打开一条缝，探出头来，见扣门的竟是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

脸不由自主的便红了，低声问道：“请问公子找谁？”

唐康从怀中取出一个木匣，递给那个丫头，笑道：“烦劳姐姐将这个送给你家主人楚姑娘，就说京师故人托人来访，还盼赐见。”

那个丫环红着脸伸出手来接过匣子，道：“请公子稍候。”吱的又把门关上了。

唐康背着手，一面打量周边景色一面等候。他生于四川，其后随父亲又到杭州呆了两年，熙宁五年到汴京，屈指一算，如今也已有两年多了。这次回杭州，虽然明知道父亲在杭州，却也没空相见，更不用说细细品味这杭州的风景了。这时候见此处环境幽雅，让人心旷神怡，不由得竟生出几分喜爱。他正想走远几步，门吱的又开了，先前那个丫环走了出来，敛身说道：“公子，我家姑娘有请。”

唐康微微颌首，笑道：“有劳姐姐带路。”跟着那个丫环，进了楚府。那个丫环带他逶迤而行，过了几道门，尚不见客厅。唐康心里暗暗纳闷，不知道这个楚府竟有多大。正在揣测，便听那个丫环笑道：“公子，这便到了。我家姑娘在厅内相候。”

唐康抬头打量，这才明白，原来那个丫环竟是带自己直往内厅相见！他知道这是楚云儿另眼相待，连忙整了整衣冠，走进厅中。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唐康循声望去，一个肤如凝脂的女子站在主位前，正向自己敛身行礼。他知此人便是楚云儿，连忙还礼道：“在下唐康，是石大哥的义弟。”眼角却瞥见楚云儿葱指上，正挑着一小串念珠。他带来的盒子，

打开放在桌子上面。想来里面装的，竟是一小串的念珠。唐康自是不知道这串念珠，是楚云儿从大相国寺求给石越的，上面更有楚云儿亲手所刻“寿考维祺，君子万年”八字。因此楚云儿一见便知是石越遣他来的，自然要另眼相待。

“他还好么？”楚云儿一面请唐康坐了，抿着嘴唇，轻声问道。她心里怦怦跳得厉害，前几天桑梓儿刚走，石越便遣他义弟千里迢迢而来，却不知所为何事？

唐康坐下来，轻叹了口气，苦笑道：“只怕称不得一个好字。”

“怎么？”楚云儿的语气虽然淡淡的，可是紧紧抓住念珠的手指却出卖了她的感情。

这些细小的动作怎么能逃过唐康的眼睛，他低下头，沉声道：“前一阵子，皇上召大哥回去，本是预备大用。我甚至在大哥的书房里，还看到过一篇关于本朝役法的文章——大哥显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不料一夜之间，京师间谣言四起，说大哥是石敬瑭之后，有不臣之心，如今皇上虽不至于要杀大哥，却也明显心存疑虑。雪上加霜的是——”

楚云儿听到“不臣之心”四个字，心立时就紧紧揪起来了，这时见唐康欲言又止，忙追问道：“是什么？”

“是有人上了一封弹章给皇上，里面附了一首据说是大哥写的词，说这首词不仅能证明大哥是石敬瑭之后，更能证明大哥心存不测之志！”

“啊？”楚云儿脸色惨白，急问道：“那皇上……”

“楚姑娘不用担心，皇上现在还不确定这首词究竟是不是大哥所

写。”

楚云儿脸色稍霁，“这就好，这就好……”

唐康一直留神观察楚云儿神色，见她关心石越，不似作伪，心中不由有几分不忍。只是事关重大，他却断不敢轻信任何人，便又问道：“楚姑娘不想问我的来意么？”

楚云儿听唐康问得奇怪突兀，不由怔道：“公子的来意是？”

“有一桩祸事，便要临门。我大哥特意让我来知会楚姑娘，早做准备。”

“祸事？”楚云儿淡淡一笑，神情中似有点失望，“生死贵贱，平常之事。我与世无争，又能有什么祸事？”

唐康苦笑道：“姑娘可知树欲静而风不止？”

楚云儿微微摇头，不欲争辩，道：“那公子说的祸事，又是什么事？”

“楚姑娘，你可知那个小人给皇上的词是哪一首？”唐康喟然长叹，不待楚云儿相问，便自己回道：“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楚云儿听到此处，身子不禁摇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低下头，看了手中的佛珠一眼，挤出一丝笑容来，问道：“那个小人，便是彭简？”唐康轻轻点了点头，抿着嘴，听楚云儿继续说道：“我已经知道公子的来意了。可是想问我为何这首词会流传出去？”

唐康摇了摇头，苦笑道：“姑娘不要误会，这首词会被彭简所知，我大哥深知绝非姑娘本意，而且这件事情，倒也不必深究。只是我们听到消息说皇上亲自下诏，要求晁提刑晁大人将姑娘带回汴京作证。我大哥担心姑娘的安危，但是他此时的立场，出来说话，只能更加坏事，所以……”

楚云儿突然微微一笑，平静的说道：“看来事情还有转机，皇上宁可千里迢迢提我这个民女入京，也不肯去问石大哥……唐公子，若我一口咬定那首词并非石大哥所写……”

“只不知道那首词有多少人见过？若是见的人多了，迟早会泄露。”

楚云儿蹙眉道：“我一向少见外客，大哥手稿珍不视人，也是因为一时不察才让彭某见着一幅字帖，那是醉后草书，我身边的女孩子，便是识得几个字，也断不认得草书的。”

唐康这才略略明白端详，他见楚云儿主动愿意合作，心中不由一宽，道：“主审此案的是开封府韩维韩大人；还有两个御史陪审。韩大人倒也罢了，断不会为难姑娘，只怕那两个御史……若是作证，倒也罢了，若是否认有这件事情，只怕彭简那厮反咬一口，到时候姑娘就会受苦了。”

楚云儿倦倦的一笑，“唐公子不必担心。”

唐康迟疑了一会，担心的望了楚云儿一眼，心里不住的权衡风险，这么娇柔的一个女子，真不知……楚云儿抿着嘴，并不说话。唐康又看了她一眼，似乎是下定了决心，道：“楚姑娘，既然如此，就请将原稿和字帖等一干字迹毁去，再找一幅别的字帖来顶替——官府来人的时

候，自然会将物证一块要走的，府中人多，难保没有人卖主，这可抵赖不得。”

楚云儿心中突然似刀绞一般剧烈地疼痛，脸上却笑道：“如此，请公子随我来。”

望着楚云儿打开那幅字帖，痴痴的看着，目光中似有千种柔情、万般相思，唐康心中忽然非常的惭愧，在眼前这个女子面前，自己似乎是一个无耻的小人了。

自两年前跟随石越之后，唐康忽然发现，自己似乎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白水潭学院亲眼目睹各种不同思想的交锋碰撞，他还很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在辩论堂听人辩论的震撼，在技艺馆第一次参加比赛时的兴奋与激情；跟随在石越这个义兄、表姐夫的身边，感染着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理想与抱负，听他讲一些新鲜的思想与故事，想象着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竟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唐康早就不知不觉的成为了石越的信徒，他很愿意跟随着石越，去一起创建《三代之治》所描叙的理想世界！

而从现实的一面来说，自己曾经因为石越的缘故，几乎要推恩受封勋号，因为石越坚持拒绝，才最终作罢，但是便连皇上也知道石越有自己这么一个义弟。唐康深深的明白，自己的前途，自己家族的前途，与石越是紧紧的绑在一起了。

因此唐康在为石越谋划之时，从未有半分的犹豫与迟疑。他看过石越书房中的《役法剖子》，那是比王安石免役法、助役法用心远要纯正的役法改革方案，若他的改革能够实现，那么千万百姓都要从中受益！自己站在义兄一边，于公于私，都是正确的！

但这一次，望着楚云儿的神态，唐康感觉到自己是在亲手剥夺一个人的幸福！望着楚云儿的手一松，那幅字帖滑落到火盆之中，唐康竟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战！

楚云儿低不可闻的叹了一口气，目光落到石越亲自赠给她的手稿上。

五年前，五年前……那座酒楼上，那个手足无措的男子……她的眼睛已经晶莹。楚云儿轻轻的抚摸着那本手稿，目光近似哀求的望了唐康一眼，可不待他回答，眼睛一闭，手一松，那本手稿便向火盆中滑去……两行清泪，再也无法抑制，从紧闭的双眼中，夺眶而出。

“楚姑娘。”唐康抱愧地唤道。

“公子，请回吧。我会另找一幅字出来代替的。”楚云儿闭着眼睛，不敢睁开。

“这本手稿……”

“手稿已经烧掉了，就不要再提了。”

“手稿没有烧掉。”唐康望着自己一时冲动伸手夺回的手稿，心里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什么？”楚云儿霍地睁开双眼，见唐康手中果然拿着那本手稿，她一把抓过，紧紧的抱在怀里，低声哭了起来。

唐康叹了口气，“姑娘情深意重，让在下汗颜。我把手稿中有那首词的那一页撕了，别的就请姑娘好好保存吧。”

汴京大内，天章阁之东，群玉、蕊珠殿之北。宝文阁。

宝文阁内供奉了宋仁宗、宋英宗两代皇帝的御书、御集，赵顼此时坐在阁中，面前放着一堆的御书，所有的御书，全部与一个人有关——武襄公狄青！

国难思良将！

赵顼推开桌上的书卷，喟然长叹。“有狄武襄的画像么？”

“有。”李向安小心的应道，将一幅狄青的画像打开。赵顼端详良久，目光凝视在狄青额上的刺字之上，叹道：“真英雄也！”

“小人听说外头传说，都讲狄武襄公是真武神转世。”李向安顺着皇帝的语气笑道。

“是啊。可惜当年狄青麾下，能用之人，只剩下一个张玉张铁简了。”张玉军中外号“张铁简”，勇力过人，当年是狄青帐下猛将，现为宣州观察使，副都总管，亦在熙河地区。

随同的知制诰苏颂笑道：“陛下，臣听说狄青有六个儿子，次子狄谔与三郎狄詠，武艺颇佳，有乃父之风。自古以来，天下未尝无人，但观人主能否简拔于草野之中罢了。”

李向安也陪着笑，小心的说道：“官家常说仁宗朝人材鼎盛，可是老奴也听说，本朝的人材，竟一点也不逊于仁宗朝呢。”

“哦？”

苏颂笑道：“最近汴京的书坊，报童，都在卖两种画，一种是仁庙名臣像，一种便是本朝名臣像。也不知道是哪个画工，妙手画得，竟是惟妙惟肖，亏他认得这么多大臣。”

赵顼不由来了兴趣，笑道：“卿说说看，都有谁？朕也想知道，百姓心中的名臣都是什么人？”

“官家，那画前天老奴便让人买了回来，是否就取出来御览？”李向安感觉自己得了个好采头。

“快呈上来。”赵顼一面吩咐，一面对苏颂道：“卿说狄青有六子，都在做什么？”

“回陛下，狄青长子狄谅袭爵，现在汾州西河老家耕读；次子狄谔与三郎狄詠，均为阁门使，狄谔在禁军当中任职，狄詠在王韶军中，此次颇有军功。四郎狄惠与五郎狄说弃武从文，幼子狄諫，现在白水潭学院格物院读书。”

赵顼沉吟道：“将狄詠调入禁军，赐带御器械。”

“遵旨。”

苏颂话音方落，李向安就捧着两幅卷轴走了进来。四个内侍不待吩咐，连忙上前，一人拉着一边，将画卷展开，供皇帝观赏。赵顼走近观看，却见两幅画上，各画了一二十人，每个人像的左上角，皆用小楷注明人物的官职名讳。他顺着看去，见仁宗朝的，无非是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狄青等人。

苏颂在旁笑道：“世传仁宗朝有‘四真’——富弼为真宰相、包拯为真御史、欧阳修为真学士、胡瑗为真先生。陛下你看，这个就是胡

暖……”

赵頊把目光移过去，点点头，笑道：“听说当年礼部取士，十之四五，便是这个‘真先生’的门生，他旁边的徂徕先生石介，可是那个写《太历圣德诗》的石介？”

“正是此人。”

“听说仁宗不敢让他做谏官，怕他玉碎石阶，可见定是个性子孤介的人。”赵頊与石介虽然是两个时代的人，但是倒也听说过一些仁宗朝的掌故，他一面说一面心里暗暗奇怪：“这个石介眉目之间，似乎隐隐有点熟悉。”赵頊慢慢看完仁宗朝的名臣像，这才走到《熙宁名臣像》之前，第一个便是王安石，第二是司马光，第三个是石越，赵頊站在石越像前，突然停住了，仔细端详画像一会，忽然向苏颂道：“苏卿，卿来看石越的画像。”

苏颂连忙过来细看，但细细看了半晌，却不知道皇帝的用意，只得笑道：“这画工画得很像。”

“的确很像。”赵頊点点头，又走到石介的画像前，看了一会，指着画像，问道：“卿看看，这两人眉角之间，是否有点相似？”

苏颂看看石介的像，又看看石越的像，果然竟觉有几分相似，他不由点点头，道：“倒的确有几分像。不过石介看起来，就显得孤傲；而石越，则温和许多，二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倒是。”赵頊莞尔一笑，不自觉地摇摇头，继续去欣赏其他的画像。

银白的月光洒在地上，满地树影重重，杳无人声，石府的花园中，甚是寂静。石越挂了一件披风，从纱窗望了出去，天空如洗，没有一丝云雾，只见到满天的星斗密密麻麻。

“公子还没有睡？”

“潜光兄？你怎么这么晚来花园？”石越转过头，见是潘照临，不觉有点奇怪。

“刚刚整理了一下本朝官制，到这里来看看。”潘照临脸上似乎也有一丝的倦容，“公子在担心什么？”

“侍剑刚刚回来，说楚姑娘大约明天到京。”

“公子不必担心，晁美叔弹劾彭简私自派人监视大人官邸，皇上勃然大怒，两府、翰院、兰台都指责彭简胆大妄为，本朝头一次有这样的丑闻。皇上既然驳回了彭简自辩的折子，那么这件事应当告一段落了。”潘照临的语气，让人觉得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我担心的是吕惠卿。他一有机会，就一定不会善罢干休。现在彭简已经被提回京师，若能在开封府证实那首词是我定的，他未必赢不得同情。本朝自太祖立国以来，就恪守‘道理最大’的祖训，便是皇上，也不能因为讨厌彭简而拿他怎么样。杭州事务，由晁美叔代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公子何必杞人忧天？”潘照临笑道，“康时信中说楚姑娘外柔内刚，坚韧节烈，他年纪虽轻，但是看人向来很准。”

“过刚则易折。”石越喟然长叹，“我却是怕她太过刚烈。开封府

的衙役，已经托人打点妥当了么？”

“已经妥当。是以秦观的名义出面，不会授人以柄。田烈武也去和他的弟兄们说了，万一要用刑，他们自有分寸。”

石越这才稍稍放心，但是心中的愧疚之意，却不曾减得分毫。

“公子，若皇上果然要大用，改革之事，你以为当从哪里开始？”潘照临不经意地把话题岔开。

果然，说到此事，石越精神便为之一振，“我这些天反复考虑，以为本朝之事，千头万绪，而改革须以三事为根本。一则改革官制，使名实相符；一则创立学校，以培养人材；一则完善选举，可使朝廷得人。”

潘照临击掌笑道：“这三件事，头两件在朝中断无阻力，本朝官制名实不符，早已被众人所深恶痛疾，新党旧党，尽皆盼着厘清。若能趁着改革官制的机会，为以后的改革埋好伏笔，那定能事半功倍。创立学校，自白水潭以来，有近五年之功，并非难事。只是选举之法，关系朝野利益甚巨，须当慎重。”

石越点点头，道：“我若要改革，既不能使旧党认为我要步王安石后尘，而只能举庆历新政之旗号，循序渐进；又不能使皇上等不急，心里不耐烦……”说到这里，石越忽然自失的一笑，自嘲道：“现在麻烦不断，居然奢谈这些。”

“大丈夫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亦不可忘其志。皇上已经看到了名臣画像。富弼前天上书，请求皇上录忠良之后，皇上下诏录赵普、狄青、包拯三人之后各一人为官，几天之后，富弼会再次上书，请求录石介、

欧阳修之后。计划到现在，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公子的志向，必有一日能够大展。”

石越忽地想起一事，“我怎么可能和石介长得像？”

“嘿嘿。”潘照临悠悠笑道：“不是公子长得和石介像，而是石介长得和公子像。”

“啊？”

“石介死去二十余年，他死的时候，正好得罪夏竦，很多文稿都被烧毁，他的画像更是一幅也没有留传，事隔二十年余年，我听富弼介绍石介的模样，在画石介像的时候，略略在眉目上改了几笔，也不过举手之劳。这画像连富弼都觉得甚像，别人又如何去分辨真假？”潘照临似笑非笑的低声说道，显是极为得意。

石越不由暗呼侥幸：“幸好中国画不同于油画。”

潘照临抬眼仰望着夜空中的繁星，道：“这些事情迟早会过去。真正让我担心的，是皇上最终顶不住压力，向契丹人示弱。司马梦求，怎的还不回来？”

翌日，崇政殿。

“昨晚刘忱与萧禧争论到深夜，萧禧始终不肯让步……”韩绛小心翼翼的说道，他低着头，不敢看皇帝的眼色。

“今日两府三司学士院御史台都在这里，一定要有最后的结

论。”赵頊冷冷的说道。“辽人既不肯让步，朝廷是准备边防，还是要忍气吞声？诸公都是朝廷大臣，事到临头，岂可噤若寒蝉？”

皇帝的话，却是说得很重了。韩绛连忙出列，首先说道：“与辽国轻启边畔，臣以为是下下之策。”他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然厉声反对：“臣以为要断然拒绝辽人无理之求。”冯京、王珪对望一眼，齐声说道：“臣以为不可轻启战事。”吴充迟疑了一会，也道：“臣亦以为不可轻开边衅。”

他三人一表态，枢密副使蔡挺、王韶不由相顾色变，二人上前一步，厉声道：“臣等以为辽人索求无厌，不可遂其愿！”

赵頊不置可否的点点头，把目光投向曾布。曾布连忙出列，道：“臣还是以为要持重。”

蔡确略一踌躇，也出列道：“臣请陛下下旨备战。”

殿中的大臣们终于一一表态，吵成一团，但主张议和的力量，终是远远超过主张强硬的大臣。赵頊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半晌，终于无力的说道：“姑从其所欲。”

“陛下圣明！”歌功颂德的声音立时在崇政殿中响起，赵頊听到耳中，却觉得说不出来的刺耳。

王珪又禀道：“刘忱、吕大忠持议甚坚，朝廷若主和议，只恐不能夺其志。”

“那就换人吧，让刘忱归本职，让吕大忠回家终制。”赵頊无可无不可的说道。

“臣以为可遣天章阁待制韩缜为使者……”王珪又继续说道，吕惠卿、蔡确默不作声的冷笑着。

“准奏！”赵顼挥挥手，便欲退朝，忽然一个大臣“扑”的一声，倒在殿中。“蔡大人，蔡大人！”崇政殿中，顿时乱成一团。赵顼走下御座，才看清原来是枢密副使蔡挺当殿晕倒！他心里一惊，连忙高声呼道：“御医，快传御医！”

站在崇政殿内的史官，注视着殿中略显混乱的情景，默默地观察着每个人的动作。回到史馆之后，他在一张纸上写道：“熙宁八年二月某日，……帝使韩缜如河北议界……枢密副使蔡挺议事崇政殿，疾作而仆……”

数日之后，史官又提笔写道：“……枢密副使蔡挺以疾罢为资政殿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

史官所不知道的是，蔡挺在病中，曾经大呼：“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而就在蔡挺罢枢密副使的当天，富弼的表章抵达京师；石越词案，在开封府秘密开审……

吕惠卿的目光停在政事堂北面墙角的一台座钟之上，钟的式样是青铜制的孔子雕像站在一条蜿蜒九曲的河边，在河的旁边，有一棵铜树，从树枝上伸出一根纤细的钟摆，钟摆上是一只黄铜打制的小鸟，小鸟就在这河边的树下，来回不停的摆动着。钟面是瓷质的，嵌在树枝中间，标明了十二个时辰。在树干上，刻着“逝者如斯夫”五字篆文。

“咯当咯当”的响声，是安静的政事堂唯一的声音。

这架座钟，是做为贡品进贡给朝廷的。它在东京的售价，是五百贯；在辽国与大理的售价，是三千贯；在高丽与日本国的售价，是五千贯。

“当”——金钟铜磬一般的一声巨响，几乎将吕惠卿唬了一跳。他不易觉察的皱了皱眉，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不太习惯座钟每个时辰一次的报时。他又瞅了一眼王珪，后者果然很准时的，每到整点报时，必然起身往院子中走一圈。

“禹玉兄，听说富公又请皇上录石介、欧阳修之后了。”吕惠卿在王珪散完步，回到政事堂后，笑着问道。

“这是等闲事。”王珪微微一笑，漠不关心。

“果然是个‘三旨相公’！”吕惠卿心里鄙夷，不再相问，埋头继续批阅公文。王珪在相位，被朝中喜欢开玩笑的大臣们讥刺为“三旨相公”，讲他上殿进呈，说一声“取圣旨”；皇上决定后，说一声“领圣旨”；退殿后吩咐禀事之人，说一句“已得圣旨”。他凡事皆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既无创见，也无主见，徒然文章写得好而已。在中书诸相之中，王珪也是最没有威胁的人。

“三旨相公”见吕惠卿不再相问，正待回位去整理公务，却见一个中使急匆匆走来。“王参政，吕参政，有旨意——”

“臣——”王珪与吕惠卿连忙拜倒接旨。

“圣谕，召王珪、吕惠卿迓英殿见驾。”

“遵旨。”

当王珪与吕惠卿赶到迺英殿偏殿的时候，发现殿中还有几位知制诰、以及翰林学士元绹等人。甚至连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沈季长也在场。待二人参拜完毕，皇帝将目光投向元绹，道：“元卿，你继续说罢。”

“是。”元绹欠了欠身，继续说道：“……石介本是兖州奉符人，进士及第……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因此益盛……因杜衍、韩琦推荐，为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曾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庆历年间，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石介喜朝廷得人，做《庆历圣德诗》，诗中暗斥夏竦为奸臣。”

王珪与吕惠卿这才知道原来皇帝在听元绹讲本朝典故，却不知把他们二人召来又是什么意思，心下纳闷，然而皇帝不问，也只好叉手侍立。吕惠卿偷眼瞧见吕升卿满脸通红，心里早料到必是皇帝有问，他回答不出，才劳动翰林学士元绹亲自讲故事，心里亦不免有几分羞恼。

“……不久石介病死，正逢狂人孔直温谋反，官府搜其家，得石介书信。夏竦怀疑石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

赵顼皱眉道：“这未免有点过份，想是夏竦挟怨报复？”当时的人们，对入土为安是非常重要的。

王珪与吕惠卿等人自是知道这件事的，夏竦非但是因为石介称颂庆历诸君子，骂自己是奸人而怀恨在心，而且更是想借机中伤杜衍、富弼等人——当时杜衍便在兖州，所以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行事。但是他们哪里肯说破这些事情。便是元绹，也只是淡淡应道：“陛下圣明。”又继续说道：“于是朝廷下诏，要求地方查清石介之存亡真相，

兖州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杜衍与提点刑狱吕居简，以及地方民众数百人，也保其必死。由是方免于斫棺之辱。石介死后，族中子弟羁管他州，其家本来贫苦，妻子几乎饿死，是富弼、韩琦一起买田赡养。”

虽然元绛故意用平淡的语气，尽量简略的介绍石介的生平。但便是赵顼也知道，这后面实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也是庆历新政中“君子”与“小人”斗法的一部分。而石介便是庆历新政诸君子中，最有名的激进分子，他的遭遇曾经得到诸君子的广泛同情，他当年讲学时的学生，此时也有不少人在朝中为臣。

“难怪富弼特意上书，想为石介之子石起谋个封赏。”赵顼暗暗想道。富弼在表中说到石介的事迹，与元绛所说，大体相合。且说石介之妻已经亡故，仅有一子名石起，在家耕读。

“众卿，还有一件事，不知众卿可有耳闻？富弼说石介病故之年，有一侍婢有三月之孕，因有破家之祸，害怕株连，逃亡他处，不知所踪。”赵顼迟疑了一下，终于问出口来。

元绛想了一会，目光望向王珪，王珪摇了摇头，道：“陛下，这等近三十年前的石家私事，臣等不甚了了。石介妻子向来由富弼照顾，富弼如此说，想来不假。”

“朕颇怜其身世。”赵顼叹道，“富弼说石介之妻为防夏竦报复，想为石家留一脉骨肉，才遣其逃亡。仅有半片和田绿玉独角兽，与石起所有半片，合为一对，以为他日信物。此事便是富弼，先前亦不知情，其妻死前，方托嘱富弼查访。”

“既是富弼先前亦不知情，臣等更无由得知。”吕惠卿笑道，“只

是如今要查访此人，只怕也是海底捞针一般。”

赵顼点点头，“朕找王卿、吕卿来，便是想问此事，可否由朝廷下榜寻访？若能找到这个遗孤，亦是一桩美事。”

吕惠卿笑道：“陛下仁德，只是石介病故于庆历五年，至今日已近三十年。其子便是庆历六年出生，现在也有二十八九岁了，其母更不知是否还在人世。若由朝廷下榜，只恐寻不来真人，反倒引出不少妄人来冒充。”

元绹也知道这终究是一件难事，道：“朝廷顾念忠臣，本是一桩美事。陛下何不从富弼之议，召欧阳发、石起一见，若其才华可用，则授以官职，也好报效朝廷；若资质平庸，则赠以金帛。如此也足以鼓励天下世道人心了。至于石介的遗孤，上天眷顾，必能找到，臣之愚见，以为不必大费周章。”

赵顼想了一会，点头充道：“如此，便遣使者诏欧阳发、石起来集英殿，朕要亲自见上一见。听说那个欧阳发，也是个出了名的才子。”

午时过后。

开封府。

韩维望了一眼外面的天空，浮云满布，淡一块、浓一块，坐在开封府衙之内，也能感觉空气的潮热湿闷。韩维不自觉的摇了摇头，心道：“真不是一个好天气！”他侧身望见前来听审的御史蔡承禧与监察御史里行安惇，二人正在窃窃私语。蔡承禧倒也罢了，安惇却不过是太学上舍及第，上书言学校之事，得皇帝赏识，又为吕惠卿所荐，遂居美

职，也是个平步青云的小人。韩维在心里叹了口气，抓起惊堂木，重重一拍，喝道：“开堂！”

衙役立时拖长声音喊道：“威——武——”

蔡承禧与安惇也连忙整整衣冠，正襟危坐。

“带人证楚氏上堂——”韩维高声喝道，故意加强了“人证”二字的语调。蔡承禧不置可否的眯着眼；安惇脸上却不免微微变色。

不多时，楚云儿便由衙役领上堂来。

“堂下可就是楚氏？”

“民女楚氏，拜见大人。”

“民女？你不是歌妓么？楚氏。”安惇语带讥刺的问道。

楚云儿低着头，冷若冰霜的答道：“回大人，民女早已脱籍。”

安惇讨了个没趣，讪讪不言。韩维接过话来，例行公事的核实了楚云儿的身份。这才问道：“楚氏，本府奉旨将你从杭州召来，你可知为了何事？”

“民女不知。”

韩维“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惊堂木，厉声喝道：“你真的不知？”

“回大人，民女的确不知犯了什么罪？还请大人明示。”楚云儿的话中柔中带刺。

韩维放缓语气，道：“若是犯了罪，岂无枷锁？是让你来做人证。此事干系重大，你须得从实说出。若说实话，是有功无过；若有虚言，这个罪责，你担当不起！你可知道？”

“回大人话，民女不敢欺瞒。”楚云儿心中冷笑不已。当真官命似泰山，民命如鸿毛，不过是做个证，又没有犯事，便不由分说，让她千里迢迢入京。

“知道就好。”韩维使了个眼色，班头立时跑了近来，拿过一张写满字的白纸，递给楚云儿。“楚氏，你可见过这首词？”

楚云儿接来纸来，见上面写的便“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亦不由一震，当下伪装不识，细细读完，将纸还给班头，迷惘的摇了摇头，道：“民女从未见过这首词。”

她这句话说出来，韩维心中一喜，暗暗松了口气，又肃然问道：“你再细细想一下，果真没有见过？”

楚云儿假意思索了一阵，依然摇摇头，道：“民女的确没有见过。”

安惇忽然冷冷的说道：“楚氏，你可知道欺瞒官府，是什么罪过吗？”

“民女不敢欺瞒。”

“既是不敢欺瞒，为何有人在你家厅中见过这首词的字帖，你却说不曾见过？”安惇沉着脸，厉声喝问。

“回大人话，既是在民女家中见过，想必有物证。两浙路提点刑狱衙门，将民女家中翻箱倒柜的抄查，想来大人已有证据，何不取来与民女一观，也好让人心服。若是无凭无据，民女却也不敢担这罪责。”

两浙路呈上来的物证，倒有几十幅字画，可其中并无一幅有那首《贺新郎》。安惇被楚云儿反驳，脸面羞得通红，怒道：“好你个泼妇，长舌倒是利害。你将物证毁去，谁能查出？”

楚云儿反问道：“既无物证，大人说有人亲见，想来必有人证，何不让他来对质？”

安惇望了韩维与蔡承禧一眼，韩维不置可否，心中已是怒他多事；蔡承禧却假装没有看见，他平时附风弹劾石越倒有可能，遇上这种大事，蔡承禧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做出头鸟。邓綰前车之鉴，明明皇帝有维护石越之心，他身为御史，怎敢逆圣意行事？御史御史，便是皇帝制衡百官的工具，对于这一点，蔡承禧比谁都清楚。“你安惇恃着有吕惠卿这座靠山，你就去闹吧。”蔡承禧暗道。

安惇见二人都不表态，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犹豫。脑海中一瞬间又想起吕和卿的暗示，一瞬间又是石越的权势……他权衡一阵，终于咬咬牙，狞笑道：“楚氏，你可是以为本官没有人证和你对质么？”

楚云儿微微抬起头，轻蔑的看了他一眼，道：“民女既无欺瞒，亦不怕对质。大人若有人证，便带他上堂当面对质；若无人证，亦不必虚言恐吓。民女也想知道是谁在污蔑我！”

韩维见楚云儿神色坚毅，眼中颇有决绝之色，心中一动。他又看安惇，眼中已有狂怒之态，他担心楚云儿不知轻重，越发激怒安惇，忙接过话来，道：“既是如此——”他顿了顿，提高了声音：“请彭大人^[1]

上堂。”

楚云儿不料彭简竟然与自己差不多同时到京，心中真是吃惊不浅。她转过头去，见彭简一步三摇走进大堂，望见她跪在堂中，“哼”了一声，抬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向韩维等人揖礼参拜：“下官见过韩大人、蔡察院、安大人。”他接到降罪责问、召他入京的圣旨后，一路昼夜兼行，赶到汴京，一方面是为了提前打点，一方面便是等待今日能翻盘。

韩维与蔡、安二人抱拳还礼，道：“给彭大人看坐。”待彭简在堂中坐了，韩维方转过头来，向楚云儿问道：“楚氏，你可识得彭大人？”

“民女认得。”

“如何认得？”

“数月之前，彭大人来过民女府上，说是与民女商议一件事情。”楚云儿语带讽刺的说道。

彭简见韩维问到此事，脸上早就一阵红一阵白，尴尬万分。韩维却装作没看见，继续问道：“商议的是什么事情？”

楚云儿冷笑道：“彭大人是来为民女作伐！想将民女嫁给石子明学士为妾。”

韩维脸上不由泛出一丝蔑笑，瞥了彭简一眼，彭简早已忸怩不安了。蔡承禧淡淡的问道：“彭大人，她说的可是真的？”

“这……”

“彭大人，你回去等着弹劾罢。”替一个歌妓出身的人做伐，本来就失大臣体面了；而且还是为了讨好上官，那就更加不堪。蔡承禧若是知道了还不弹劾，只怕用不了多久，就有人因此来弹劾他了。

安惇也有几分地不屑望了彭简一眼，轻轻咳了一声，道：“还请韩大人继续问案。”

韩维点点头，转向楚云儿，问道：“那么，彭大人是来过你的府上了？”

“是。”

“彭大人说，那天在你府上，便曾见过这一首《贺新郎》！”韩维厉声质问道。又转头问彭简道：“彭大人，是这样吧？”

彭简连忙应道：“正是如此。”

楚云儿讥道：“回大人，只怕是彭大人记错了，民女府上那天挂的，的确有一首词，不过民女记得清楚，是一首《菩萨蛮》。民女从来没有见过这首《贺新郎》，我一个女子，亦不能挂这种怀故国之思的词于厅中。”

“胡说八道。明明便是《贺新郎》，当时我看得一眼，你便让你的丫环收起。”彭简高声斥道，“韩大人，可宣她的丫头来对质便知。”

韩维点点头，拍了一下惊堂木，发下一支签来，喝道：“宣楚氏府上丫环下人十名上堂。”

早有衙役将阿沅等十名丫环下人，引入堂中，一齐跪下。韩维又向楚云儿问道：“那天有哪个丫环在场？”

“是阿沅。”楚云儿答道。

“哪个是阿沅，可上前来听问。”

阿沅应了一声，走上前来，韩维打量她一眼，问彭简道：“彭大人，可是她？”

彭简对她印象本深，点头道：“正是她。”

“阿沅，你可曾认得这位彭大人？”

“认得。他那日来过我们府上。”阿沅却不那么通礼数，径直回道。

“嗯，那日你主母可曾让你收过一幅字？”

“让收过。”

“你可识得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不认得草书！”

韩维点点头，问彭简道：“那字可是草书？”

“正是。”

韩维沉下脸来，“啪”的一声，喝道：“楚氏，你又怎么说？”

“回大人，民女并未说谎，民女当日让阿沅收起的，正是一首《菩萨蛮》！”楚云儿从容答道。

安惇在旁边冷笑道：“是什么《菩萨蛮》，这般见不得人？”

楚云儿淡淡答道：“回大人，是陇西公的‘花明月暗飞轻雾’，似乎不太方便让男子看。”

韩维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自然知道李煜的那首词，是描写一个女孩与情人幽会的情事，若说不便让彭简看到，倒也讲得通。而且楚云儿本是著名的歌妓，她府上有这样的艳词，倒似乎不足为怪。在韩维等人心中，这种词只怕更符合楚云儿“应有的”品味。

安惇一时语塞，他屡屡被楚云儿言辞所攻，又一心想迎合吕惠卿，不由恼羞成怒，道：“我看你分明是设辞狡辩，若不用刑，量你不会说真话！来人啊——”

韩维与蔡承禧不由一惊，止道：“安大人，岂能对证人用刑？”

“若以彭大人为原告，那么楚氏非止是人证，也是被告。”安惇冷冷的答道，继续喝道：“给我杖责二十，看她说是不说！”

楚云儿早将一切看淡，见安惇如此，只是淡淡一笑，神色中尽是蔑视。

安惇更是暴怒，红着眼睛喝道：“给我重重的打。”

阿沅跪在旁边，听明白竟是要对楚云儿用刑，心中大急，站起身来，指着安惇质问道：“你这个官人，好不讲道理。我家姑娘犯了什么事？凭什么用刑？”唬得众人目瞪口呆。

“好大的胆子！果然主仆皆是刁民！竟敢扰乱公堂，指责官府，给我掌嘴，撵了出去。”

那些衙役多数受过打点，这时迟疑了一下，见韩维没有发话，连忙

拥上，抓住阿沅，狠狠的抽了四个嘴巴，将她撵出大堂。一千衙役如狼似虎地将楚云儿按倒在地，但见手起板落，楚云儿背上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虽然有过打点，没有伤及筋肉，但是皮肉之苦，她那么娇弱的人，又如何受得了？

安惇早已豁出去，又让人将楚云儿用冷水弄醒，狞声问道：“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若要倔强，本官自然奉陪到底？”安惇重重的“哼”了一声。

楚云儿勉强睁开双眼，轻蔑的望着安惇，却没有力气说话。

韩维与蔡承禧对望一眼，二人不易觉察的点了点头。韩维向安惇意味深长地说道：“安大人，适可而止吧。”

蔡承禧也沉了脸，道：“便是她在大刑之下又翻供了，又要如何服石越之心？何况似她这样的柔弱女子，若是再用大刑，只怕抵不过先死了，反而生出事来。”

安惇见二人都反对再用刑讯逼供，知道强拗不过，只得心有不甘的点点头。他冷冷的扫视了楚府丫环一眼，喝道：“你们谁敢不说实话，小心有大刑伺候！”然而那些丫环，又能知道些什么？总之关键之处，终是不得要领。韩维待他全部问完，便让这些丫环退出大堂，盯着彭简，冷冷地问道：“彭大人，你可还有别的证据？”

彭简见韩维与蔡承禧都似已经信了楚云儿的话，想起这个后果，额上不由冷汗直冒，他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我身为朝廷命官，岂会骗人？韩大人，切不可被歌女所骗，她们是串供的！”

韩维把脸一沉，喝道：“彭大人，话不可乱说！”

连蔡承禧与安惇，也不由变色，道：“此事朝中上下知道详情的人屈指可数，谅她楚氏一个歌妓，焉能事先知晓而串供？”承认楚云儿串供，岂不是自承有人泄露机密？到时候谁也脱不了干系，韩维等人，岂能不知道这中间的轻重？

韩维又逼问道：“彭大人，那首词，到底是怎么来的？”

彭简指着楚云儿，嘶声道：“便是她那里来的。”

“可你也再无证据，是不是？”韩维的脸，越来越阴沉。

“这……”

“焉知不是你伪造的，彭大人！”韩维加重语气，冷冷的问道，“若果真如此，你可知道国法无情？”

彭简脸色越来越惨白，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喊道：“韩大人、蔡大人、安大人，你们要给我一个公道！这个贱婢算计我！”

韩维冷冷的问道：“本官要如何给你一个公道？”

“她们是串供，用刑，用刑，她不能不招！”彭简指着楚云儿，恶狠狠的吼道。

“还要用刑？屈打成招？”韩维冷笑道。

安惇脸上的肌肉，却不禁一跳，他望了韩维与蔡承禧一眼，突然朗声说道：“依下官看，今日审案，可以告一段落了。至于彭大人那首词

是如何来的，想来皇上必会下令御史台穷治，到时候，彭大人必能告诉我们真相吧？”

韩维与蔡承禧都不料安惇的立场变得如此之快，二人点点头，韩维将惊堂木一拍，喝道：“退堂！”

一场审讯，竟是如此草草收场！只有彭简似丧魂落魄一般，呆立堂中。

[1]. 通州，通判某州军州事的简称。

二月十五日。

这一天的汴京，与往常一模一样。络绎不绝的行人从各个城门进进出出。

在汴京南薰门前，唐康骑着一匹白马，一身窄袖素袍，乌黑的长发披散肩头，头上发束用一块白色丝绸包着，俨然便似个浊世佳公子。他的身后，跟着几辆马车，却是他的表姐、义嫂梓儿的车驾。一行人从杭州缓缓而行，终于回到了汴京。

“二公子，你看那个人是谁？”家人指着一个身着黑色布袍，面容憔悴消瘦，一副失魂落魄神情的中年人惊道。

“是彭简！”另一个家人诧异的喊道。

唐康定睛望去，嘴角泛起一丝轻蔑的笑容，“彭简？”他的身后，还有大大小小一行，似乎在哭泣送别。四个官差不耐烦的等在一边。

“真是彭简！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说话的家人在杭州已久，看惯了彭简的风光得意，哪里能料到世间沉浮，竟如此之快。

“不自量力，便是如此结果。”唐康冷笑一声。

他此时尚不知道，自那一日的审讯之后，韩维等人又连续经过三场

审讯，楚云儿始终不改一辞。三人终于结案上报。赵頊认定彭简诬陷石越，竟下诏狱，令蔡确查明真相。蔡确“轻易”的就让彭简服罪，认定那首词是自己所写，动机是因为他在杭州与石越不和，贿赂不成，怕石越报复，所以怀恨陷害。赵頊拿到供词，悻然大怒，下诏夺彭简官命告身，贬为庶民，发往琼州编管。这场从头到尾都是静悄悄的“石词案”，就这样结束了。而他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案子最后的尾声。

唐康又冷冷的遥望了彭简一眼，夹了一马腹，跑到梓儿车前，低声说道：“姐姐，汴京到了。”

梓儿伸出纤手，掀开帘子，望了一眼南薰门外熟悉的风光，一路旅途劳累的脸上，也露出一丝浅笑，“终于到了。”

梓儿的车队，与彭简在南薰门前擦肩而过。唐康甚至没有用正眼去瞧彭简一下，在他看来，彭简从头到尾，都称不上是石越真正的敌人。

沿着东京整齐的道路前行，梓儿的马车，不久便停在了石府大门之前。

阿旺扶着梓儿走下马车，石安早已下令家里的男丁回避，一众丫环婆子，簇着梓儿，走入内堂。阿旺跟随梓儿已久，见她的脸色，由下马车的期盼、兴奋，渐渐变成失望，心知这是因为石越没有在家的缘故。当下一面问石安家的：“安大娘，学士呢？上朝去了么？”

石安家的迟疑了一下，笑道：“是吧，老奴也不知道。”

她这细微的迟疑，早已落在梓儿眼中。梓儿心里一震，竟是平添了几分郁郁。待到了内堂，众人见礼请安完毕，一一散去，梓儿叫住一个丫头：“明眸，我有话问你。”

明眸连忙停住脚步，转过来敛身道：“夫人？”

梓儿端起茶，轻轻啜了一口，突然问道：“学士到底去哪里了？你是我桑家陪嫁过来的丫头，须得和我说实话。”

明眸迟疑了一下，低着头不肯做声。

梓儿心中更是怀疑，柔声问道：“是学士不让你们说么？若是，你就不要说了。”

“没有，没有。”明眸慌得连连摆手否认。

“既然没有，为何又不肯说？”

“婢子怕惹夫人不高兴，学士他……学士他……”明眸显是犹豫不决。

梓儿柔声道：“不要紧的。你但说便是。”

明眸垂着头，低声说道：“婢子听说，学士是去看一个叫楚云儿的姑娘去了。”

时间似乎突然停止了流动，梓儿呆呆的坐在那里，心仿佛被针刺中。

楚云儿在京师临时住的院子，在白水潭学院以南的郊外，叫做“沈家园”。院子不大，很清雅，篱笆上挂满了绿油油的叶子，沐浴在温煦

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一缕炊烟，从屋顶轻袅地飘起，更让这处小院，多出一种温馨的感觉。东京的住宅很贵，楚云儿既不愿意接受石越的资助，一行人将近二十余口，每日的花销也不在少数。而她自从受刑之后，又感染风寒。虽然每日有医生开方精心调理，却不免于沉痾日积，缠绵于病榻之上，竟是起身不得。但对于楚云儿来说，这几日，却实是平生最幸福的日子。

石越轻轻从阿沅手里端过熬好的草药，轻轻吹了吹，亲口尝过，才用勺子喂给楚云儿。阿沅斜着身子，靠着门槛上，痴痴地望着这一幕，楚云儿就似个小孩子一样，被石越照顾着，眼中尽是幸福的光芒。

只是，只是她的脸色，却是越来越苍白了。

石越在阿沅的心中，曾经有无数种形象，民间的传说，楚云儿的回忆，自己的想像，每种形象，都不一样——到这几日，她才亲眼看到，原来竟是这样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已经快三十岁的石越，并没有和当时的人一样留着胡子，他的衣服裁式，以紧身为重，与那个叫唐康的小子有点像，显得非常的精神。他不说话的时候，沉默得如一座石雕，让人不敢打搅；他开口的时候，威严中带着温和亲切……

不知道为什么，阿沅很喜欢看着石越给楚云儿喂药的样子。她在熬药的时候，想到这副情景，也会不自觉的微笑。自己是在为姑娘高兴吧？阿沅痴痴的想着，一滴眼泪从眼角滴落，她连忙悄悄的抹掉，不让别人看见。

“石大哥。”楚云儿轻轻咳了几声，不再喝药。

“怎么啦？云儿。”石越停下勺子。

“我有事情想对你说。”楚云儿挣扎着想坐起来。

石越连忙把碗放下，轻轻扶她起来，笑道：“有什么事等病好了再说。”

楚云儿摇了摇头，对阿沅说道：“阿沅，你先出去一会。”

阿沅点点头，走到院子中间，望着篱笆发呆，一面胡思乱想的猜测楚云儿与石越要说什么。

“石大哥，我想问你一件事？”楚云儿温柔的望着石越。

“你问吧。”

“如果我好了，你会娶我吗？”楚云儿大着胆子说出这句话来，苍白的脸上，也增添了几分红晕。她低着头，不敢再看石越。

“……”石越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

等了很久，楚云儿微微叹了口气，柔声说道：“石大哥，你连骗我都不会吗？我是好不了了。”

“你别乱说。”石越温柔的训斥道。

“我的身体，我心里很清楚。”楚云儿突然笑了笑，伸手想拂开额前的一缕头发，稍稍一动，就是剧烈的疼痛。

石越连忙按住她的手，帮她把头发拂开，勉强笑道：“病都是慢慢好的，不要心急。安心静养，哪有不好的病呀？”

楚云儿也不分辩，望着石越，又问道：“石大哥，你很喜欢桑家妹

子吧？”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亲人。”

“我也知道，她是个好女孩。”楚云儿真诚的笑道，“可惜，我的命没有她好。”

“你不要胡思乱想。”石越又似有点手足无措了。

“我没有胡思乱想。”楚云儿轻轻抓住石越的手，柔声道：“我很知道知命惜福的道理，能够让你为了我担心，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种情意深重的话语，实是在石越不能承受之重。他心中感动，却又说不出话来。

“石大哥，我只想求你一件事。”楚云儿幽幽的望着石越，眼中晶莹闪烁。

“你说，不管你有什么事，我一定帮你做到。”石越毫不犹豫的答应。

“你见着阿沅了？”

“嗯。”

“她是我收养的一个小女孩，孤苦零丁，和我小时候一样，也是灾荒，我没有她命好……每次我看到她，就想起自己小时候……”楚云儿眼光有点迷离，陷入了回忆之中。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继续说道：“我若死了，就把阿沅托付给大哥了。她还有个表姐，叫王朝云，现在已经不知所踪，若有可能，也请大哥替她访到，免得她象我一样，

想找个亲人也找不到，没个依靠。”

“傻妹子。”石越强抑住泪水，伸手抹去楚云儿眼角的泪珠，强笑道：“你不会有事的。你也不是没有亲人，我就是你的大哥。”

“我可不想你是我大哥。”楚云儿望着石越，心里说道。

“我是说我万一死了……”楚云儿一句话没有说完，石越已经轻轻捂住她的小嘴，忙不迭的说道：“我答应你，我收她做我的干妹妹，当她亲妹妹一样对待。你再不要胡思乱想……”

当天，集英殿。

欧阳发与石起站在赵顼面前，形成鲜明的对比。欧阳发风度翩翩，谈吐优雅，条理清晰，每每让赵顼称赞不已。石起却显得有几分紧张、拘束不安。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虽然不到四十岁，却已颇显老态，显是寄人篱下的生活，过得并不十分如意。赵顼每每问话，石起回答起来总不免结结巴巴，完全没有“三先生”之一石介之后的风范。赵顼抱着一种怜惜的态度，问了问他一些学问上的事情，见答对并不如意，便转过话题，问道：“朕听说你尚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不知所踪？”

石起紧张的回道：“草民先前也不知情。不过先母去逝之先，的确曾拜托韩国公一事，后来韩国公与草民说道，说寻访良久，一直没有消息。草民才知道还有骨肉兄弟。”他是老实之人，想起失散的兄弟，不免便有几分期容。

赵頊微微点头，道：“这便是了。朕听说有半边绿玉独角兽为信物？”

“这半边绿玉独角兽，本是家父遗物。”

“卿可曾带来？”赵頊饶有兴趣的问道。

“回陛下，草民随身携带。”

“可呈上来，给朕看看。”

“遵旨。”石起连忙从佩带中解出一片三个手指并拢大小的绿玉独角兽，恭恭敬敬递给来取的李向安。

殿中众人，都将目光聚在这半片玉上，想要看个稀奇。便听到有两人，同时“啊”了一声！

赵頊诧异的望着失声的三司使曾布与不久前刚调入秘书省的著作佐郎叶祖洽，皱了皱眉头。曾布与叶祖洽这才注意到自己失态，连忙拜倒谢罪：“臣死罪。”

若只是叶祖洽失态，倒也罢了，三司使曾布也如此失态，却未免让赵頊颇有点不以为然，他又看了曾布一眼，问道：“曾卿，何事惊讶？”

曾布伏着身子，与叶祖洽对望了一眼，又见到几个大臣眼中，似有嘲笑之色，他不觉红了脸，回道：“陛下，臣见到那个绿玉独角兽，非常的眼熟，故此失态，请陛下恕罪。”

“哦？”赵頊不置可否的应了一声，转过头，望着叶祖洽，说

道：“叶卿，你又是因何惊讶？”

叶祖洽红着脸回道：“微臣也是看到那个绿玉独角兽，竟似……竟似……”

赵頊见他这副窘样，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道：“竟似什么？卿是朕的状元，如何这般拘谨？”

“是，陛下死罪……不不……臣死罪，臣死罪……”叶祖洽被皇帝说了两句，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语无伦次的说道：“臣是见那个绿玉独角兽，似乎石子明学士家里也有同样的半片……”

赵頊见叶祖洽这幅样子，本来心头颇有不快，待听到他最后一句话，却是什么都忘了，探起身来，问道：“卿说什么？”

“回禀陛下，微臣说那个绿玉独角兽，似乎石子明学士也有。”

曾布也趴低了身子，道：“陛下，臣也在石越书房里见过，石越喜好玉石，颇集精品，这个玉独角兽因为是半只，故此臣印象十分深刻。”

这二人说出此事来，殿中赵頊以下，众君臣都面面相觑，石起也似惊呆了一般，张大了嘴合不拢来。他自是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有这种变故的。富弼将这个石介的“遗物”交给他的时候，只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不多的遗物之一，他母亲珍重保存，死前交给富弼，让他替石家寻访石起同父异母的弟弟，此时转交给他，要他一定随身携带，好好保存。他对富弼一向敬服，自是谨遵，哪里便知道一日入京，皇帝亲口问起，又有大臣说名动天下的石越石子明也有此物！

赵頊从李向安手中接过半片绿玉独角兽，仔细端详了一会，突然死

死地望着曾布与叶祖洽，指着手中的独角兽，问道：“二卿可曾看得真切，果真是此物？”

曾布与叶祖洽又悄悄对望一眼，却绝不敢接口。万一说错，便是欺君之罪，这么远远的看一眼，又岂敢保证？曾布迟疑道：“这个……这个……”眼睛不断望赵顼手中的玉独角兽上膘，几乎要急出冷汗来。

赵顼立时明白曾布的意思了，将手中的玉独角兽递给李向安，道：“且拿去看详细了。”

“遵旨。”二人连连顿首，接过李向安送来的玉独角兽，仔细端详起来了。

众人紧张地望着二人的表情，曾布看完之后，不发一辞，递给叶祖洽，叶祖洽拿在手中，看了半晌，脸上惊异之色却是越发的明显。

“如何？”赵顼忍不住又问道。

曾布连忙小心翼翼的说道：“臣、臣以为，这片玉与石越所有的半片玉，很可能是一对！”

叶祖洽也答道：“微臣也以为，的确很像是一对。”

二人话一出口，殿中众人，无不瞠目结舌！赵顼不由站起身来，追问道：“二卿可看仔细了？难道？难道？”赵顼不可思议的摇了摇头。

殿中诸大臣，以王安礼最是心思缜密，他立时出列，欠身道：“陛下，微臣以为，陛下可遣一中使，往石越家取来此物，看是否相合？并问石越家中玉片的由来。如此，事情便可知其大概。”

赵项点点头，道：“卿说得不错。李向安，你立即快马去石府！”

“遵旨。”

赵项又是猜疑又是兴奋。石越若真是石介之后……赵项突然又想起那日在宝文阁看名臣像的事情——难道？

石府。

梓儿自那日回府之后，因旅途劳顿，又听到石越去见楚云儿，气郁于胸，加上杭州、汴京气候不同，一时不慎，便感染了风寒，竟然也一病不起！御医沈厚给梓儿诊过脉之后，在丫头的指引下，轻轻退出梓儿的闺房，石越连忙走过去，低声问道：“沈大人^[1]，拙荆的病情要不要紧？”

沈厚蹙眉摇头，叹道：“学士，夫人本只是劳累之下，偶感风寒，兼气郁不散，因此得病，本来也无大碍，用几味药，调理调理，也就好了。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石越紧张的问道。

“只是据脉象来看，夫人已有数月的身孕……”他一句话没说完，石越听到“身孕”二字，已是喜上眉梢，可转念想到沈厚的“只是”，心里又是惊怕，堂堂的龙图阁直学士，竟是有点手足无措了。却听沈厚继续说道：“……这本是喜脉，只是此时得病，若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啊？”石越听到此语，不由从喜到惊，从惊到怕，急道：“沈大人，你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她们母子平安！”

“下官自当尽力。”沈厚欠身答道。

“康儿，你去陪沈大人开方抓药，封五两白金^[2]给沈大人吃茶。”石越叫过唐康，低声吩咐道。一面朝沈厚说道：“沈大人，在下就先失陪，一切全拜托大人多多用心。”说完，便转身往桑梓儿房中走去。

梓儿的卧室，是三间屋子打通而成，东侧放着一张大大理石案子，案上堆着各种名人字帖、墨砚、笔筒；西面则堆成山似的画卷；正里间，用珠帘隔开，放着一张古琴，琴边设着大鼎，时时都焚着几枝檀香。在琴之西，有屏风隔开的里间，才是梓儿真正的卧室所在。

石越轻轻走进去时，阿旺正在给梓儿盖被子，她见石越进来，连忙起身行礼，柔声道：“奴婢给学士请安。”

石越朝她微微一笑，轻轻摆了摆手，走到梓儿床前，替她把被子轻轻盖好，坐在床边，望着自己的妻子。

梓儿睁着大眼睛，从被子中伸出手来，握住石越的大手，轻声唤道：“大哥。”

“妹子，你有了身孕，怎么不告诉我？”石越轻轻握住梓儿的手，微微笑着嗔怪。梓儿小脸羞红，闭上眼睛，不敢做声。半晌，才偷偷睁开一只眼睛，见石越还在温柔地看着她，连忙又把眼睛闭上。“是多久的事了？”石越温柔的问道。

“三个多月了，我也是回京之前，才确认的。”梓儿紧闭双眼，低

不可闻的答道。她毕竟也是没什么经验的女孩子，到石越离开杭州后，虽然隐隐猜到自己怀孕了，却到第三个月上，才敢确认。

“真是个傻孩子。”石越笑着轻轻骂道，俯下身去，轻轻吻了梓儿的脸一下。

梓儿的脸立时变得滚烫滚烫的，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阿旺她们还在这里。”

石越一时忘情，根本没在意还有下人在场，这时不由尴尬的打量房中，见阿旺与两个丫头明眸、珠辉，正在捂着嘴偷笑。见石越看她们，阿旺连忙笑着对明眸与珠辉轻声喝道：“呆在这里做什么，快出去做事。”

“是。阿旺姐姐，你可不也要出去？”珠辉捂着嘴取笑道。

“叫你多嘴。”阿旺装做张牙舞爪扑过去。

三人一面走一面笑，往外面走去，不时还回过头来，悄悄看石越与梓儿一眼。石越倒还无事，梓儿却是羞得满脸通红。夫妻亲热自是平常事，但在古代却也不便当着别人的面做。

阿旺三人刚刚走到门口，便见一个人急匆匆走了进来，差点与阿旺撞个满怀。阿旺正要啐骂，定睛一看，却是唐康，连忙改口道：“二公子。”

唐康朝她微微点头答礼，急步走石越跟前，唤道：“大哥、嫂子。”

石越见他跑到后室来，心中奇怪，道：“康儿，沈大人走了么？”

“走了。我已经吩咐下人去买药了，有几味药只有大内有，已让侍剑随沈大人去取了。”唐康欠身道。

“嗯。”石越点了点头，道：“那还有什么事么？”

“有……”唐康望了床上的梓儿一眼，欲言又止。

石越虽然知道唐康要说的话，可能不方便梓儿听到，但是此时却是不愿意离开梓儿，见他这个神态，不由笑道：“是国事还是家事？若是家事，你便在这里说吧。”

“是家事。”唐康不好意思的笑笑，道：“方才送沈大人出门，见到石安家的领着两个女孩子进来，却说是舅舅家送来的，为侍候大哥用的；石安家的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又不敢擅自进来打扰，所以让我来问一声……”唐康说起这件事来，神态中总有几分勉强。

“荒唐……”石越皱了眉毛，正要斥骂，却突然想起是自己岳家送来的，又不好开口了，只得硬生生忍住，心里却奇怪桑楚俞送两个女孩子给自己做什么？不料梓儿突然低声说道：“大哥，康儿，那两个女孩子，是我让买来的，你让石安家的收进来便是。”

石越与唐康都吃了一惊，石越转过身，望着梓儿，温声说道：“妹子，既然是你买的，便收了留在你房中侍候吧。”

梓儿睁开眼睛，长长的睫毛不停的颤动，她望着石越，挤出一丝笑容，似乎是带着几分歉意的低声说道：“大哥，我这是给你买的。我房中的女孩子够用了。”

“你知道我不习惯别人伺候的。”石越微笑着摸了摸梓儿的脸蛋，低声说道。他也没有多想太多。

“不是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哪个家里没有几房姬妾的，大哥没有，没得惹人笑话，我……”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傻瓜，没的做什么胡思乱想。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姬妾，谁又敢笑他们？我有你也就够了。”他这么旁若无人的说情话，倒惹得唐康尴尬万分。

“可是，我又没有孩子……”

“你不是已经有了吗？”石越用半带取笑的语气说道，转过头，吩咐唐康道：“康儿，既然是自己家买的，也不好退，便给潘先生与司马先生房中，各置一个吧。”

唐康迟疑道：“陈先生那里，似乎不好厚此薄彼。”

石越沉吟了一会，笑道：“说得也是，便再去买一个，到时候再一起各送一个。”

“是。”唐康答应着，迫不及待地退了出去。

石越见唐康走了，方又转过身来，却见梓儿眼角，挂着几滴泪珠。他伸手轻轻抹掉，低声哄道：“傻妹子，你哭什么？”

“我没哭。”

“还说没哭？”石越伸出手指，想轻轻刮一下梓儿的鼻子，却忽然发现梓儿的神态与往常全不相同，手指伸到半空便怔住了。半晌，才轻轻的放下，爱怜的抚摸着梓儿的脸，柔声道：“妹子，你是不是有心事？”

梓儿痴痴地望着石越，摇摇头，低声说道：“大哥，我什么也帮不了你，我明明知道你喜欢楚姑娘……”

石越万万料不到梓儿会说出这话来，怔道：“你一定是误会了？你怎么知道楚姑娘的？”

“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梓儿心中，肝肠寸断。“我还听说当年，你并不是因为喜欢我才娶我的。”只是心里的这句话，梓儿却不敢说出来，只是在心中不住的徘徊，不住的折磨自己；她很怕一旦说出来，什么都似梦幻一样的，立时什么都没有了。“便是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可是如果能天天看着你，我也是愿意的。”她心中转过的，是这样的念头。

石越哪里知道梓儿心中的想法，他一转念，便猜到是自己去看楚云儿的事情，让梓儿知道，这才引得她胡思乱想，便笑着解释道：“妹子，你一定是误会我了。我去看她，是因为这次，我欠她的实在太多。”

梓儿点点头，石越心中一宽，却听梓儿低声说道：“我去找楚姑娘，让她来服侍你，可是她却不肯。我想我从来不会为大哥宽解心事，才托人去寻了两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回来，大哥你又不喜欢……我知道，我总是这么笨，一点也帮不了大哥。”

石越望着自己的妻子，听她说着这些事情，又是显得情深意重，又是让自己头痛不堪；真的是又气又爱，又怜又恨，做声不得。半晌，方柔声说道：“你再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真的不要别人来宽解什么，我只要你就够了……”

石越正待继续开解，忽听门外唐康高声唤道：“大哥，有旨

意。”

石越苦笑着摇摇头，轻轻握了一下梓儿的小手，把它放进被中，柔声说道：“你好好将养，不要胡思乱想，我去去就来。”说罢，连忙起身出去迎接圣旨。

二人一路紧走，方到中门，潘照临手里捧着一卷书，站在那儿，见石越与唐康过来，他走近几步，到石越跟前，低声说道：“公子，成败在此一举！”

石越心中一凛，知道那件事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了，他朝潘照临微微点头，收敛心神，快步走进客厅。

李向安见石越出来，咳了一声，往北面站了，尖声道：“有口谕，石越接旨。”

“臣石越恭聆圣谕。”石越见李向安表情又是严肃，又是兴奋，已知潘照临猜得不错了，连忙拜倒。

“卿家是否有半片绿玉独角兽？”李向安尖着嗓子问道。

石越装作一怔，诧异的回道：“臣家确有此物。”

“此玉是如何得来？卿可如实回奏。”

“此玉是臣熙宁二年遇变之时，随身所带之物，臣实不知来历。”

“啊！”李向安忍不住低声呼了一句，见石越诧异的望着他，连忙用严肃的表情继续说道：“卿可将此玉交给李向安带予朕一观。”

石越假装诧异地望着李向安，半晌，方恢复恭谨之态，道：“请圣使稍候，臣马上去取。”

不多时，石越便去书房中取出半片绿玉独角兽，用绸布小心包好，交给李向安。又佯装不知，低声问道：“李公公，皇上要这个东西做什么？”

李向安故作神秘的摇摇头，笑道：“许是石大人太喜，说不定咱家还要来跑一次的。”

石越知道戏已经演得差不多了，便不再多问，恭恭敬敬将李向安送出大门之外，望着他骑上马飞驰而去，不由长长的叹了口气。

“公子不用担心，在家静候佳音便是。”潘照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石越身后，悠悠说道。

石越点点头，回到客厅，突然对潘照临笑道：“潜光兄，我们来手谈一局如何？”

潘照临点点头，笑道：“公子是想学谢东山么？”

“哪里又比得上先贤，谢东山是期待淝水之前破敌的消息，我等的又是什么呢？”石越自嘲的笑了笑，在棋盘之前坐下，拈起一粒白子，轻轻地放在天元之上。

集英殿上。

赵顼静静的听李向安把到石府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当听到石越的玉

是熙宁二年遭遇变故时随身携带之物时，眉头不由跳了一下。他打开绸布，将石越的半片玉独角兽放在手中，细细端详一会，又向曾布、叶祖洽问道：“二卿所见，可是此物？”说完将玉独角兽递给李向安。

李向安捧着玉独角兽，走到二人面前。曾布拿起玉来，不过看了一眼，便斩钉截铁的答道：“陛下，正是此玉。”叶祖洽却拿在手中，仔细的看了一会儿，才回道：“回禀陛下，便是此玉。”

赵顼点点头，又吩咐李向安把玉呈上来，把玩了一会儿，怎么也看不出这块玉独角兽与平常所见的有什么区别，便又问道：“二卿何以能确知便是此玉？它有何奇特之处？”

曾布欠身道：“陛下可以看那半边独角兽的角上，刻有极细的一个‘安’字。听说石府的管家叫石安，便是从这个字而来。”

叶祖洽也道：“臣能识得此玉，亦是同样的缘故。”

赵顼闻言，将玉捧起，向玉独角兽的角上仔细望去，果然有一个极小的“安”字，他这才全无怀疑，又拿起石起的半片玉独角兽，“啪”地一声，合在一起！

殿中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上——在赵顼的手上，捧着一只完整的绿玉独角兽！

赵顼细细观察，竟是丝丝契合，他又往石起那半片独角兽的角上看去，竟发现一个相同字体的“平”字！合起来，便是“平安”二字。

“竟然真是一对！”赵顼脱口说道。

石起被这不可思议的事情给惊呆了！他再迟钝也意识到了：突然之

间，名动天下的石越，竟然成了自己的亲生弟弟！“那，那石学士……石学士……”

赵项点点头，微笑道：“石越很可能就是你失散的弟弟。”

曾布与叶祖洽见皇帝亲口说出众人都在心中猜测的事情，慌忙一齐拜倒，贺道：“这是陛下洪福齐天，恩德所致，才使石家骨肉重逢！皇上万岁、万万岁！”

二人一旦开头，在场众大臣，便是号称忠直之辈，亦不免要拍几句赵项的马屁，将石家“骨肉重逢”这一佳事，归功于赵项的圣德与英明！而石起突然之间有了石越这样的一个弟弟，早已高兴得手足无措，亦不免要笨拙的感激着皇帝的恩德。只有欧阳发冷冷的望着这一切，他虽然不知道这件事只不过是一个阴谋的产物，却是十分讨厌那种无耻的谀辞。突然之间，他十分想念白水潭学院与《汴京新闻》报社，在那里，人与人的关系要纯洁许多，至少，他欧阳发可以不用拍任何人的马屁！

石府。

石越在中腹紧了黑子一块大龙一口气，笑道：“潜光兄，中原这块，我赢了。”

潘照临似笑非笑的在西北角上落下一子，淡淡地说道：“中原虽然是公子暂时得了先手，东北角上这一块，却终是丢了。”

石越闻言一怔，细看棋局，果然如潘照临所言，他纠缠于中腹的缠斗，却无暇顾及全局，东北角一块，白棋能不能活，都已成了大问题。

石越长长的叹了口气，摇摇头，道：“顾头不顾尾，可笑，可笑！”

潘照临微微笑道：“不过也要恭喜公子，终于暂时可以摆脱了中原的纠缠，这个先手，难得之极。”

石越自嘲的冷笑道：“金角银边草肚皮，中腹的暂时先手，又有什么用处？”

“公子之言差矣，自古以来，对弈之胜负，十之八九，都取决于中原的胜负。更何况，先手始终是先手，总比后手要好。”

“也只能做如是想了。”石越微微摇头，在中原西北方向，落下一颗白子。

代州。

杨遵勖洋洋得意，前来谈判的宋使韩缜毫无辩才，他逼一步，韩缜便退一步，不过几天的谈判，宋朝丧地七百里，最关键的是，虽然黄嵬山留在宋朝的版图之内，但沿界之山，尽都以分水岭为界，雁门天险，实际上已归辽宋共同所有！

杨遵勖望着韩缜在边界文书中签字盖印，忍不住心情大佳，借空便问起宋朝的人物故事，笑道：“韩天制^[3]，我在北朝，听说南朝有王马石苏四杰，其中以石越石子明年纪最轻，却不知是何等人物？”

韩缜虽然受了“从其所欲”的圣旨来谈判，却也知道清议可惧，自己亲手割让七百里之地，回京之后是怎么样的情况，真是不可预料！因此心情不免有几分低落，忍不住出言反讽道：“不是说北朝看不上石子

明，他才来大宋的么？”

杨遵勖与萧佑丹本就没什么交情，也不是太子一党的人物，更不曾知道大宋汴京还有闹得沸沸扬扬的谣言，不由一怔，笑道：“石子明何曾来过我们大辽？若是来过，我大辽皇帝陛下又岂能舍得这种人材归你大宋所有。”

韩缜心中顿时一个激灵，试探着问道：“杨大人，若有才华绝世之人，欲借大辽之力灭宋，事后再取大辽而代之，我可不信辽国皇帝便敢用这样的人物。”

“哈哈……”杨遵勖不由哈哈大笑，傲然道：“以我北朝主上的才华，又岂会害怕一二野心之辈利用？若有这样的人物，我主上必然乐于借其才华混一字内，至于取大辽而代之，却绝无可能。”

“世间尽有才智之士……”韩缜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

杨遵勖笑道：“我北朝与南朝不同，宗室后族，或手握兵权，或各有私兵，出则将，入则相，纵有才智之士，阴谋亦不可得逞。若是以堂堂之师对阵，最多便是得到南朝之后，做一个南朝皇帝，又能奈我大辽何？”

“那，石敬瑭……”

杨遵勖击掌笑道：“韩大人说得不错，石敬瑭便是例子。石敬瑭非英雄乎？亦不过我大辽一走狗尔。我跟随主上数十年，可从来没有遇到过韩大人所说的狂悖之辈。”

韩缜心中暗暗松了口气，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件事，可以用来转移皇帝对于丧地七百里的羞辱感了。

三春时节，杂花生树，飞鸟穿林。

“贼子做案十分隐秘，到现在为止，只找到九个人证，看到了当晚散布揭帖的人，可是都只是看到背影。”韩维一边拨开御苑中横生的树枝，紧紧跟着皇帝的步伐，一边报告着“揭帖案”的进展。

赵顼“嗯”了一声，在一株桃树前停下脚步，冷冷地说道：“现在已经可以证明石越应当就是石介当年的遗腹子，那必然有人恶意陷害朕的大臣，离间朕与石越的关系，是谁干的，一定给朕查出来！”

“臣定当竭力而为。从臣的私下揣测来看，臣以为是辽人所用的离间计。”韩维从容答道。

“若是辽人所为，那么杨遵勛就不应当在韩缜面前说那些话。”赵顼质疑道。

韩维思忖一会，说道：“辽人国内有分歧，也是可能的。或者辽国朝廷并不知情，不过是一些见识长远之人，设下此计……”

赵顼点点头，说道：“卿说也不无道理，不过终是查无实据吧？”

“的确没什么证据。揭帖的纸张，是河北所产，但是这种纸张大宋有，与辽国互市时也有流传，极其普遍。想从雕版上查更不可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物件不是在汴京印刷的。而若从动机上查……”

“如何？”赵顼转过身来，望着韩维，追问道。

韩维又岂是会胡乱说话的人？他不紧不慢的说道：“若是从动机上

查，臣以为只有辽人有可能了。”

赵顼摆摆手，“这件事情，卿不要放松就是了。”

“臣不敢。”

“嗯。”赵顼随口应了一声，换过话题，说道：“欧阳发是个人才，朕欲赐他进士出身，不料他却拒绝了。卿说他果真无意功名吗？”

韩维笑道：“欧阳发若要考进士，不过是探囊取物。臣看他是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在白水潭学院为陛下培育人材，在《汴京新闻》做陛下的布衣御史，也是报效之意，臣以为陛下不如就全其之志。”

“也罢。”赵顼点点头，又笑道：“龙生九子，九子不同。石起与石越一父所生，何至于竟有天壤之别？”

韩维望了赵顼一眼，欲言又止。

赵顼早已看在眼里，笑道：“卿有什么要说的，但说无妨。”

韩维肃容说道：“臣要说的话，原是不知轻重，不该臣说的，所以臣不敢说。”

“朕与卿君臣之知己非一日，卿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是。”

“那就恕臣放肆。”韩维欠身说道：“臣以为石越之才，是天授，非人所能及，故此石起不能与石越相比，并非是因为石起太差，而是因为石越太好。此子前事尽忘，而少年能著《论语正义》，又蒙太祖、太宗皇帝见爱，或者他是太祖、太宗皇帝替陛下选中的臣子，亦未可知！自古以来，有贤主生，必有良臣生。故汤有伊尹，文王有太公，汉高祖

有三杰，唐太宗有魏征……”

赵顼不置可否的望了韩维一眼，说道：“卿不必多说，朕知道了。”

“陛下圣明。”

“朕会下旨给石越认祖归宗，赐石起勋云骑尉，给田十顷，让他好生耕读传家。至于石越要如何用，还要容朕三思。”

辽国马邑。

耶律濬刚刚抄完一部《金刚经》，见四下无人，偷偷伸了伸懒腰。忽然听到房外隐隐约有读书之声，不由循声走出房外，四下张望，原来却是萧佑丹在院中读书。

萧佑丹见耶律濬走近，连忙放下书卷，欠身行礼道：“殿下。”

“佑丹好雅兴。”耶律濬盯着萧佑丹手中的书，笑道。

萧佑丹把书合上，递给耶律濬，却是一本《老子》。萧佑丹悠悠说道：“《老子》一书，全篇讲的都是权谋机变之术，眼下殿下正用得着。”

“我？如何说我用得着？”

萧佑丹见四下无人，压低声音道：“如今皇上四处巡游，朝政越发紊乱了。前一段到大鱼泺，鹰坊使耶律阳陆不过博得头鹅，竟然加工部尚书！又崇信佛事，因殿下在军中，竟让殿下抄写佛经——殿下可知，

如今我大辽，也是处处灾荒！偏偏我还听说，知三司使事韩操说今岁的钱谷还会增加，看来韩操授三司使指日可待——可是这些钱谷，又从何而来？只是让百姓更加离心离德而已。”

耶律濬摇摇头，说道：“这种事情，非止一日，又何足怪？”

“可是南朝石越，听说竟是石介之后，眼见便有大用。彼长此消，如何受得？皇上既然四处巡游，而朝中又是奸臣当道，殿下内忧外患，臣恐怕殿下即便他日顺利登基，亦不过一亡国之君！”萧佑丹面有忧色，正容说道。

“那佑丹以为我当如何处置？”

“殿下，眼下还须先求自全之策，臣这里有上中下三策。任殿下选取。”

耶律濬道：“请说。”

“上策，此间事情既然了结，就跟随皇上左右，以为固宠之道，同时阴蓄死士，万一有变，挟天子以令诸侯；中策，太子妃已有九月之孕，皇太孙即将出生，殿下以此为借口，速回中京，陛下自会让殿下总领朝政，如此慢慢谋划，若时间足够，自能培植自己的势力，其弊是会打草惊蛇，只恐耶律乙辛那老家伙不能相容；下策，学重耳之策，在边郡领兵自安。”萧佑丹显然思虑已久。

耶律濬思忖一会，断然说道：“我当取中策。”

萧佑丹脸色凝重的点点头，道：“既是如此，殿下就可写表请求回京了。”

熙宁八年四月一日。大宋汴京大内。

赵顼涨红了脸，愤怒地将一份表章撕得粉碎，碎纸片片飘落，洒得御书房中满地都是。“无耻！无耻！”

石越平静的望着突然发怒的皇帝，一言不发。

赵顼指着满地的碎纸，冷笑着问道：“石卿，卿可知道这说的是什么？”

“臣不知。”石越欠身答道。

“是韩绛率领众大臣，请求给朕加尊号的表章！绍天宪古文武仁孝皇帝！嘿嘿……”赵顼不住的冷笑，讽刺的说道：“而加尊号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朕终于与辽人达成了和议！外抚四夷嘛！”

“陛下，韩丞相此举，倒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大宋的羞辱，反倒是因为知道这种羞辱，所以想用这种方法来遮掩。”

“是啊，遮掩！”赵顼狠狠地踩过地上的碎纸，冷笑道：“石卿的看法呢？”

“臣以为，知耻近乎勇。自欺欺人，似无必要。”

赵顼似乎没有料到石越会当着他的面说这样的话，望了石越半晌，突然笑道：“好，好。卿没有让朕失望。知耻近乎勇，说得好，朕当记住这句话！”赵顼高声说道，似乎要渲泄自己压抑的情绪，“朕若加尊号，是欺人乎？是欺天乎？石卿，卿在这里，可记住朕今天说的话，宰

臣们给朕上过四次尊号了，都被朕所拒绝。朕一生中，绝不会给自己加任何尊号！”

“陛下圣明。”

赵顼似乎怒气稍遏，定下心神，对石越笑道：“卿可知道朕今天召卿来，是为了何事？”

“臣不知。”

“朕以为，改革还要继续，国家不变，则无以富强，不富强，则屈辱还要继续！因此，国事虽艰，却非变不可！”石越静静地听赵顼继续说道：“朕让你来，是让你给朕推荐一个杭州知州与杭州通判的人选。”

“这……”须知此时，石越依然还是“权知杭州军州事”，皇帝却让他推荐杭州知州人选，言外之意，不道自明。

赵顼无比果断的说道：“卿不必犹疑，朕已决定留卿在身边。杭州的事业，朕知道有卿的心血，所以特许让卿来推荐继任人选。”

石越顿首道：“陛下，臣以为杭州知州或可以由张商英担任；通判一职却不应当由臣来推荐，否则有失朝廷设官之本意。”赵顼赞许的点点头，却听石越继续说道：“陛下，臣只恐暂时不能报陛下之恩，臣既知生父、大母都已逝世，而生母却不知所踪，不孝之人，当先为父母守孝三年，以尽人伦。”

赵顼不料石越竟然提出来要丁忧，不由怔道：“卿父去逝已有近三十年，大母去逝，也已经超过三年，礼制亦不至于要求卿为此丁忧。卿孝心可嘉，只是朕却不能允许的。”

“陛下！”石越哽咽道，他的演技，已是越来越逼真了。

“除卿翰林学士的制文，就在朕的袖中。朕不会许你回家的。”赵顼断然说道。

[1]. 宋代对翰林医官院医官、医职、医工等的泛称。

[2]. 即白银。

[3]. 天章阁待制简称天制。

第二章 典制北门

8

虽然石越与桑梓儿成婚后不久便即出知杭州，京中的赐第只余唐康这么半个主人，但桑楚俞却是坚信爱婿必要重回京师大用的，一直都请人替他经营府宅。桑家财力雄厚，又不会在爱女爱婿身上吝啬钱财，三年来银钱流水价的使出，早已令得石府焕然一新，颇具泉石花木之胜。尤其后花园中，叠垒山石，凿池引水，林木蓊郁，花竹清绮，加之院外古树参差，蔚然深秀，春秋佳日，月夕花晨，四时四季之情竟是全然不同。

此时是四月初夏，春虽已去，但万物生机不减。临窗的那架葡萄，已近花时，红紫芳馥、繁英密蕊，霏霏满几榻。石越扶着病体稍愈的梓儿在葡萄架下的藤榻上斜靠着，自己则坐在她的身边。“大哥，你真的决定要守孝三年吗？”自从感觉到梓儿的怨怜之后，石越隐约意识到了缘由，便渐渐有意识的跟她讲一些自己在朝中的事情。

石越见阿旺等人都在远处采花，轻声笑道：“那只是策略。”

“策略？”梓儿睁着大眼睛，有些迷茫的问道。

“是啊，如此一来，既可封世人之口，不至于让政敌说我不孝之人；再则亦可让皇上做一个表态——看看他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我。我要做的事情，若得不到皇上有力的支持，下场只怕不会太好。”石越耐心的解释道。

梓儿怔了一怔，随即摇了摇头，轻轻说道：“我是不懂这些的。不过不管大哥做什么，我都愿意陪在大哥身边，富贵贫贱，那也没什么可怕的。”

石越一手握着她的手，一边仰首轻轻笑道：“这些事情，不懂也好。但大哥只要你相信大哥所做之事，都是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便足够了。”

“我相信。”梓儿抬起目光注视着石越，柔声而肯定的回答，在她清澈的眸中，是无比的坚定与温柔。

石越微微一笑，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

“大哥……”

“嗯？”

“我想去看看楚姐姐……”梓儿迟疑着，但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楚云儿因何受刑，眼前情形如何，她已经知道了大概。

石越没料到她会说出这句话来，不由怔了一下，旋即笑道：“那也得等到你身体康复以后呀！现在可不方便出门。”石越开玩笑的说，一边伸手摸了摸梓儿的腹部。

梓儿红着脸，低声道：“你欺负我！”

“我那里敢？”石越朗声的笑着，此时朝中大事已宁，梓儿又怀了身孕，他的心情极为欢畅。

“楚姐姐的病情怎么样了？我想如果你答应的话……”梓儿垂着头，似乎不敢看石越的眼睛，声音却似下了极大的勇气似的，道：“若大哥答应的话，就把她接进府中来疗养吧？”

石越愕然望向梓儿，却意外看见她清澈的眸中似有泪光，她低垂着头，那泪雾似乎便挂在她长长的睫毛之上，在隐约的泪光之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与压抑，他不由得心中一震，疼爱怜惜一时间尽数涌上心头，当下蹲下身去，紧紧握住她的双手，轻声但又诚挚的说道：“妹子，你再不要胡思乱想，若将她接入府中，名不正言不顺，必然多有嫌隙，给人口实；况且她自己也不会愿意……”说到最后一句，声音似乎顿了一顿，因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楚云儿是不是会不愿意，但是在桑梓儿心中，他知道那必然是不会愿意的。

“我、我愿意给她名份！”梓儿认真诚恳地说道，却依然不敢抬起眼睛去看石越，在她的心中，其实也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说究竟是对是错，她甚至有一些茫然，似乎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

石越缓缓地摇了摇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不太能辨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情绪——楚云儿为他做的事，他不是没有感动过，楚云儿的心意，他不是毫无觉察了解，只是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似乎早已经在很久很久的以前牵系住了他的心，让他的感情始终控制在一个尺度之内，但此刻梓儿眼中的泪水却突然教他明白了许多事，“我对云儿……，”他的声音顿了一顿，有些自嘲的笑了笑，然后轻轻说道：“我对她，有尊重、

有同情、有感激、有愧疚……，但是这些，和真正的喜欢是两回事，一个能够安慰自己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而且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妹子，你真的不用想太多了。”他还有想说的话，可是看着梓儿，那些话，他又觉得一时间似乎又说不出，只得温柔的看着妻子。

“可是……”梓儿长长的睫毛微微瞬动着，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还是不知道是自己是不是已经相信了石越的话，还是真的能放得下对楚云儿的同情？

“不许再想这些了。”石越站起身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笑道，“若你身子还不快些康复，你哥哥和王家小姐十天后的婚事，我可不许你去的！”

“我……我可只有一个哥哥……”

石越一边笑吟吟的看着梓儿着急的样子，一边道：“傻妹子，你须得好好将养，若是在婚宴之上被别人家眷看着你这般病骨俦停的模样，还不要让别人笑了我石子明养不起老婆么？而且，你此刻腹中可是我的孩儿呢……”他话未说完，梓儿的脸已经羞红到脖子根上了，石越看得心动，正要继续调笑，却见明眸红着脸站在十步之外的地方，显是有事禀报，因见他夫妻说话，便不敢打扰。

明眸见石越看到自己，连忙敛身道：“学士，蜀国长公主派人求见夫人。”

石越笑道：“快让她进来吧。”一面转头对梓儿说道：“不知是长公主有什么事情？”

梓儿想了想，笑道：“我也不知道，长公主对笔砚书画颇为精识，或者是问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是送什么东西给我罢。”

不多时，一个中年妇人随着明眸走了进来，见石越也在，连忙行礼请安：“学士，夫人万安。”

“苏大娘不用多礼。”梓儿在石越的搀扶之下坐了起来，微笑道：“长公主一向可好？妾身回京后一直没有去拜访，反劳公主记挂，心里甚是不安。”

“长公主一切都好。长公主让奴婢给夫人带来一些东西，并要我告诉夫人，夫人是头胎，又染了风寒，一定要好生将养，若要什么东西，虽然府上不缺，但若是大内才有的东西，便尽管开口，不要见外。身子骨最是要紧的。”苏大娘伶俐的说道。

“有劳长公主惦记，妾身实不敢当。”

苏大娘又笑道：“长公主说，上次夫人从杭州捎给她的琉璃跳子棋，柔嘉县主看了要过去，若是夫人还有，便请让奴婢带去。改日再来致谢。”

石越不禁莞尔，那琉璃跳子棋，不过是他任杭州时让人制成，给梓儿在闺中聊解寂寞的玩具，当时只制了四副，一副送给向皇后，一副送给蜀国公主，一副梓儿千里迢迢的托人送给自己未来的嫂子王昉，自己也就留了一副。不料蜀国公主的竟被柔嘉夺爱，这时竟又特意派人来要。但既是长公主的东西，却也没有小气的道理，何况梓儿本来就甚是大方，果便听她笑道：“可巧我这里还有一副，便劳烦大娘带回去。”

“如此甚是多谢了。”

梓儿笑道：“一点小东西，值得谢什么？”她见阿旺早已过来，便吩咐道：“阿旺，快去把那副跳子棋取了来，另外我房中还有两把高丽扇，扇页上风物甚是有趣，也一并请苏大娘带去，当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再取三瓶大食国的蔷薇露^[1]，两瓶给公主，一瓶便送给苏大娘了。”

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奢侈之物——须知当时的蔷薇露，都是用琉璃瓶盛装，一个瓶子便价值不菲了。宋朝的公主们少有骄奢之人，蜀国公主更是一向节俭，是以连带她们这些下人，也难得有几样好东西。苏大娘见平白得了一瓶蔷薇露，实在是喜出望外，却不能不笑着谦逊道：“这如何敢当？”

梓儿见阿旺答应着去了，又微微一笑，道：“这值不得什么，妾身劳烦长公主记挂，才是十分的不安。烦劳苏大娘转告长公主，待妾身身子好一些儿，便去给公主请安。”

苏大娘连忙答应，又说了些闲话，待阿旺取来东西，便告辞而去。

石越见梓儿处置这些事时，言词对答均甚为得体，气度俨然，那里还似自己初见之时那个娇蛮可爱小女孩？但自己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她当时指着康棣娇声说话的神气，直待目光看见自己，才脸红羞怯的退回房中！他回想起往事，心中忽然全是暖意，不由得笑赞道：“我夫人可能干得很呢！”

“那也是大哥才想得出这些东西来，司马相公^[2]作七国象棋，着法复杂，闺中竟是没有几个人会玩，到现在我都找不到七个女伴来凑齐下棋的人。这个跳子棋就不同，两人可以玩，六人也可以玩，又简单又有

趣，在杭州时，在各衙门的女眷中早已风行一时，许多人家都争相仿制。若不是琉璃珠太贵了，就说是风行天下，也不奇怪。”梓儿此时却不知道，其实琉璃跳子棋在大宋禁中的嫔妃宫女、朝中大臣的家眷之中，也早已风行了，它又有个浑名，便叫“石子棋”。禁中要仿制几副棋，自然是极容易的事，皇后妃子们正好拿来赏赐众人，柔嘉正是因为没有讨到这个彩头，才从蜀国公主那里巧取豪夺，蜀国公主不便向皇后开口，只得来问她讨要。

这些曲折，石越自然也不知道，这时听梓儿这样说，不由笑道：“这下可害得你也没得玩了，我这便托人再去定制几副，免得还有人问你讨要。”心里却突然想到：“若是能把玻璃镜子做出来，还不知道你会有多高兴呢！”

大内，瑶津亭。

曹太后与高太后一面下着跳子棋，一面说着闲话。向皇后与几个妃子则站在一边陪侍。“圣人，官家最近寝食可好？”曹太后虽然已经五十九岁，但思维依然清晰、敏锐。

“回娘娘，这几日官家依然是忙于国事居多，每日早上的点心，都只是草草吃过便罢。”向皇后回道。

“这样也不行，龙体要紧。”

“臣妾也劝过，只是听说吕惠卿、曾布、蔡确等人，日夜上疏请官家再行新法，官家忙着议定此事……”

曹太后默默听着，她心里虽然不以为然，却并不轻易开口说话，只

道：“国事再忙，亦当注重身子骨才好。”

“官家现在何处？”高太后随口问道。

“是在崇政殿召见石越吧，石越三次上表请求丁忧守孝，都被官家驳回了。臣妾听官家的语气，是一定要重用石越了。”

“不料石介能生出一个这样的儿子。”曹太后感叹的说道，“这个石越，除了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点外，竟是个完人。依哀家看来，朝中一定有大臣劝官家‘成全’石越的孝道，以奖励风俗吧？”

“正如娘娘所料，而且人数不少。大抵都夸石越毕竟懂得礼法，官家不当夺其志……”

曹太后点点头，将手中的珠子连续几跳，送入高太后一方，淡淡的说道：“官家已经做了八年的皇帝，这些事情，他看得透了。”

内东门小殿。

偌大的殿中，只有赵顼与石越两人，所有的内侍都远远的站在殿外。

“陛下，臣斗胆，自熙宁二年开始变法图强，陛下于变法，可有什么领悟？”石越平和的注视着赵顼，从容问道。

赵顼沉吟一会，道：“惟有‘艰难’二字！”

“自古以来，要变法，没有不艰难的！而克服这艰难，就各有各的办法：商鞅变法能够成功，是他依着秦王的坚毅，用严刑峻法来推行法

令；汉武能够成功，是他重用当时尚不得重视的士人，来对抗功臣勋贵们；北魏孝文帝能够成功，除了他本身的雄才大略之外，汉族士大夫们支持也殊不可少……”

赵顼悟道：“卿的意思，朕变法要想成功，也要有所依托？”

“陛下英明。陛下不惟要自己意志坚定，更要清楚的明白，变法要达到什么目的，要采用什么手段，会得罪什么人，陛下能依托的，又是什人？”

赵顼沉默良久，突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朕也不知道能依托的是什人？朕是天下百姓的君父，所作所为，自然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百姓……”

“当日王莽，岂是故意把国事弄坏的？”石越毫不客气的反问道。

赵顼嘿然道：“朕岂和王莽同？”

“陛下是圣明之君，自然非王莽能比。臣只是希望陛下明白，想法再好，若方法不对，一样会为害百姓；倘若以为心意是好的，就不去管手段的好坏，王莽亡国，就是前车之鉴。”

赵顼细细咀嚼石越这句话，半晌方叹道：“朕当深思。”

“臣愿赠陛下十二个字，为陛下鉴。”

“卿试为朕道来。”

“凡变法之要，在于‘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不畏艰阻’十二字而已，陛下若能体悟这十二字，施行天下，何愁变法不成功、国家不富

强？！”

“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不畏艰险。”赵顼不断地低声咀嚼着这十二个字。忽然抬起头，注视石越，郑重说道：“卿当助朕。”

“臣不孝之人，岂可重用，且资浅德薄，难以服众。”石越推辞道。

赵顼走下御座，快步走到石越身前，诚恳的说道：“君臣相交，贵在知心。卿岂可弃朕而去？”他此时完全忘记，自己也有疑忌石越之时。

石越拜倒在地，哽咽道：“陛下知遇之恩，微臣粉身碎骨，难报万一。只是人言可畏，臣岂敢损陛下知人之明？”

赵顼俯身亲自扶起石越，道：“卿不是常说‘苟以利国家，岂因生死避’么？朕不惧人言，卿有何惧？今日即夺情除卿翰林学士，三日之后，即拜参政。卿之主张，朕当施行！”

石越再次拜倒，亢声道：“陛下若果真要用臣，则请陛下收回成命，内翰臣不敢辞，参政断不敢受。”

“这是为何？”

“臣资历依然太浅，为内翰为陛下参谋画策，拾遗补阙，则无可；若为参政，决难服众，反增侥幸之风。”

赵顼沉吟一阵，终于点头道：“既如此，先不拜参政亦可。卿可将变法之主张，条陈以闻。”

“臣当尽心竭力，以报陛下！”

孔历一六二六年，耶历一零七五年，当时是宋朝第六位皇帝赵顼在位的熙宁八年。这一年有两个四月，在第一个四月的月圆之日，当时的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报社长桑充国与前丞相王安石之次女王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场婚礼的盛况，不亚于公主出降，朝野凡有名望的人物，几乎都亲自出席或者送去了贺礼，其中身份最显赫的人物，便是皇弟昌王赵颢。而引人注目的是，翰林学士石越，并没有出现在当天的婚礼中。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无端的猜测，但是其实背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因为不久前由邳郡君改封为鲁郡君的石夫人韩梓儿因为在父丧中，只是非常低调的前往祝贺，不免更加引起人们对石越与桑充国关系的猜疑。实际上这一天石越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婚礼中，是因为皇帝赵顼将他留在宫中讨论国政，直到深夜。

大内所用的蜡烛由河阳县专造，用龙涎香等灌入烛心，本来是同时点燃一百二十枝，赵顼节省宫中开支，减为二十四枝，虽不及平时明亮，恍若白昼，却也幽香袭人，宫殿中华丽的陈设，在烛光闪烁下，璀璨生辉。

但是无论赵顼还是石越，都没有心思去欣赏烛中美景，将近十万字的《变法图强札子》，是做为机密奏折上呈，石越细细解释，赵顼不断的发问，君臣二人在这里讨论构建的，是一个憧憬中的强大国家。为了防止全部变法主张颁布后，过于惊世骇俗，在石越的强烈要求下，这份折子，只有赵顼、石越、韩维三人知道。

“陛下，具体执行之时，遇上什么问题，现在都不可预料。整体的

大构架固然不可泄露出去，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改革要颁行之前，却依然应当按例进行讨论，以集思广益。若是发现有误，亦当不惮于改正。臣非圣人，不能无错。”待全部解释完毕，石越又特意申明道。

韩维满脸兴奋之色，附和道：“臣以为子明所说的是正理。”韩维是石越千挑万选，才选中的结盟对象，王安石依靠韩维才登上相位，而石越则也要依靠韩维，来缓解将来皇帝对于一个臣子过于专权的猜忌。

赵顼此时已经被石越所描叙的构想完全说服，他站起身来，英俊的面容在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朕决意施行！”

石越与韩维一齐拜倒，朗声道：“陛下圣明！”

“二卿平身。”赵顼又走到案前，再看了《变法图强札子》一眼，说道：“那么第一步便是改官制、兴学校，韩卿，可为朕拟诏。”韩维依然兼着翰林学士。

“是。”韩维一面答应，快步走到案前，铺开一张宣纸，提笔沾墨，写道：“改官制诏……”

石越见他运笔如飞，数百言诏书，不假思索，顷刻可就，不由十分佩服。他接过韩维写好的诏书，朗声念道：“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禄，大小详要，莫不有叙，分职率属，万事条理。监于二代，为备且隆，逮于末流，道与时降……惟是宇文造周，旁资硕辅，准古创制……今将推本制作董正之原……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中书门下、学士院可条具闻奏，兹诏示。想宜知悉。”

这诏书之意，乃是声明要向南北朝时宇文氏之周朝学习，改革官制，赵顼亦不觉点头嘉许，道：“明日即以此诏交付中书、学士院。”

韩维又铺开一张纸，提笔写道：“兴学校诏：学校崇则德义著，德义著则风俗醇。故教养人材，为治世之急务。仍诏宰府立法，更制革弊，增建学校，条具闻奏。议可，颁付礼部施行。”

赵顼接过看了，笑道：“只恐中书门下立法，不能尽如人意。”

韩维也笑道：“自古以来，都是乡有乡学、县有县学、州有州学、国有太学。由乡学而县学，由县学而州学，由州学而太学，中书门下立法，臣料其不能出于此，无非是裁定名额费用而已。”

“很难说古制不好。”石越笑道：“但臣主张的兴学校之法，是要结合州县乡学之古制，为陛下建立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赵顼揣摩着这个名词，笑道：“卿当为朕言之。”

“臣以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军事教育、专门教育。所谓普通教育，便是以太学、州学、县学、乡学为核心的学校体系；军事教育，则是以武学为核心的学校体系；专门教育，所谓医、画、农、工，皆在此列。陛下变法图强，不仅仅是要振百年之沉苛，而且应当立千世之基业，故此，臣以为，着眼之处，须当长远……”当下石越以案中玉器陈设为筹，一面说一面摆弄，向赵顼解释他设计的学校教育体系——那是一种以官办为主体，结合民办学校、书院；以自费教育为主体，结合奖学金制度；以高等教育为主，鼓励推行基础教育的教育制度。石越拿起一本书，放在案上，道：“此为蒙学和乡学，国家有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便以两户才有一个男孩需要教育，亦有七百万之巨，因此要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非数百年不能为之；要使每个人都可以受免费的教育，今日之财政，便是倾举国之力，亦有所不能。陛下虽然仁泽天下，但亦只能等行有余力之时，再作此想。故此，臣以为，蒙

学与乡学，陛下可责成各县官员，鼓励民间兴办或官民合办，甚至可以列为政绩考核之条件；而民间办蒙学与乡学者，可以赠匾嘉奖，免役抵税——只需学校达到一定之规模，其办学所费之资，皆可从应缴税款中抵去；民间本有向学之风，只要再加鼓励提倡，虽然不可能人人入学，但是亦能有一个良好的基础。至于国家财政，暂时无力及此。”

赵顼与韩维点点头，二人心中自然明白，所谓使人人得免费入学，不过是石越在《三代之治》中的空想，也只有桑充国那样的人物，才会在开封府广泛实践。开封府富甲天下，已是非常困难，想要推行全国，那可真是难于登天了。

石越又拿起一本书，放在上一本书之上，道：“这是县学。全国有县千二百有余，日后便加裁并，亦不在少数。若用白水潭式学校教育，每县便只设五名学官，亦有六千名，而按例，县学生员，朝廷当供给禀食，以每县三十人计，又是三万人要仰赖国家赋税。因此，若要大兴学校，以往日之方法，则难免使朝廷财政雪上加霜。这些人，待之薄则下有怨言；待之厚则朝廷不足；然育人为治世之急务，朝廷亦不可因噎废食。”

赵顼点头道：“本朝学校之法，一直不能贯彻，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只是学校例不收费，若加变革，只怕群议汹汹……”

庆历新政提倡大兴学校，结果终于不能彻底贯彻实行，县学以下，时办时废，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支持不起这巨大的花费——虽然当时仅中央政府岁入，折缗钱就超过六千万贯，但是支出比之却更多，财政得不到缓解，分出钱来办学校，客观上就不太可能。当时认为官办学校，本为国家培育人材，而且贫家子弟，以上学为最佳之出路，若要收费，则使下层无进身之望，导致社会分裂，因此在当时人看

来，绝无收费之理。这一点赵顼与宋朝的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但他们吝于历史之成规，无法放开手脚去想办法来改变折衷。

石越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才想出这个对策。见赵顼指出问题的症结，便笑道：“陛下毋忧，白水潭学院五年来收费育人，天下早已习惯。各地书院，生员或者出钱米，或者边读边耕作，臣也只见书院如雨后天春笋，不见其有衰败之势。可见收费未必不可行。当年孔子收徒，亦不是免费的。若官立县学，其中每年二成考绩优异者，依然由朝廷为其出学费、供食宿；其余八成，则由生员自负学费，朝廷加恩，免其役使。那么计其花费，朝廷所出之钱，甚是有限。而这些生员纵有怨恨，也有限得紧，谁让他成绩不好，学问不佳呢？朝廷毕竟不能养无用之人。”

韩维思忖一下，却笑道：“虽然如此确会少了许多怨言，且亦非不可行。然我以为亦有不妥之处，一则学生得免役，其弊必生，或有寄名者，或有赖着不毕业者；再者便以每县学五名先生而计，有没有这么多先生，也是个问题；且各县情况不一，县小者，生员不足，县大者，先生不足。”

这原是石越所没想到的，他忙点头道：“持国所言甚是。若是寄名，实难防范，只有严申制度，多派官员巡查，若有违犯者，加以重惩，且凡入县学者，必经考试，考试由县令、知县与县学学官会同主持，或者可以防范一二；若是赖着不毕业，则不妨定下规条，最多五年，必须结业。县大县小的问题，或者可以如此，凡万户以上县，方立县学。万户以下县，或者就近在附近大县上学，或者几县合立一县学。”

赵顼也笑道：“朕以为可行。”

石越见皇帝认可，便继续说道：“凡县学所学科目，除五经、论语、算术、射术、博物、物理为必学科目之外，由各学校自定。务必使学生文武双全，不可偏废。”

韩维问道：“射术、博物，或者还可以理解，物理又何必加上，似乎于经国济世无用；而且偏远之郡，闻所未闻，亦无师者可教。”

石越笑道：“所谓君子不器，县学生员，当不求其精，务求其博。先生的问题，并非不能解决，白水潭、嵩阳、应天诸书院，都有物理学之课，何愁无人？”

赵顼知道“物理”本是石学中的重要科目，石越为自己的学术主张张目，改革时夹带点私货，也是人之常情——这事王安石也干过，便只是微微一笑，却不反对。他正要重要此人，于小节处自然不妨纵容。

石越见韩维不再反对，又将一本书放上，道：“县学之上，便是书院、学院。各州皆立学院，除四京之学院外，只许生员在本州学院入学，各军、监，皆不立学院，只命其就近入学。凡各县学毕业生员，可升入学院，亦可由考试进入学院就读。各官立学院，成绩优异者前一百名，且不得超过学院生员总数之二成，由朝廷供给学费，免其食宿；凡学院，皆依白水潭学院之制。礼部可三年一次，裁定各书院等级，赐给院贡生名额，使其优异者，可得直接参加礼部试；此外，凡是书院毕业，便可直接参加各路之取解试；愿为武官者，由兵部试合格，待官制改定后，可授从九品武官。”

赵顼沉吟了一会，问道：“卿可算过，如此国库每岁所费为几何？”

“各学院、县学仅二成生员及学官需国家供给，以八成生员之学

费，供其所费，纵有不足，亦属于有限。以全国计，臣以为便有十万之士子需入学院，国家需供给者，最多一万人，各地物价不一，平均每人每岁供给十二贯钱，如此每岁十二万贯足矣。纵有二十万人入县学、州学，朝廷所费，亦不过二十四万贯——十年之内，能有此规模，便是千古未有之盛事。朝廷岂能吝嗇那区区二十余万贯？！”

赵頊仔细想了想，确定对财政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心里不由暗暗松了口气，却又突然想起一事，连忙问道：“那似白水潭、嵩阳、横渠这些书院，又当如何？”

“凡私立学院、书院、县学，须得有司批准，学生名单送有司备案，按年考核其资格，否则，可取消其学生免役之特权，甚至勒令停办。朝廷毕竟不可能同时在二百余州兴办学院，臣以为当用三年时间，逐步创办，以缓解对财政、人员的压力。因此朝廷应当鼓励士绅、商贾出资创办私立县学、学院，三年之内，私立学校若能保证一定的生员数量，学生成绩考核能达到一定的标准，朝廷可以仿照乡学蒙学的办法进行嘉奖、免役、抵税。”

韩维笑道：“创办学校便能抵税，又能挣得名誉，相信很多人都乐于办学。不过若有人借此多抵税的话……”

赵頊摇摇头，笑道：“韩卿过虑了，朝廷不怕他们多抵税，这点钱，朕舍得出！只须叫有司严格审批，不要让什么人都可随便办学院，以免误人子弟，便可以了。”

“陛下圣明。”石越真心诚意的说道，赵頊能有这种见识的确也是颇为难得的。

赵頊脸上略有得意之色，正要夸奖石越几句，忽见石越手里还拿着

一本书，奇道：“难道这学院之上，还有什么学校吗？”

韩维欠身笑道：“陛下忘了太学了吗？”

“太学？”

石越点头道：“正是。”把那本书放到了最上面，“国家最高官立学院，是太学。”

“为了尽可能减少反对的声音，太学依然维持上、中、下三舍法名号不变。但是三舍法却可改成等同于白水潭式的一、二、三年级。太学生员来源有三：其一，五品以上官员，许子弟一人入学，三品以上官员，许子弟两人入学；其二，各学院、书院推荐毕业的学生；其三，公开考试。太学总人数不得高于三千，免费入学，供给食宿。上舍毕业，前十名赐进士出身，可直接释褐为官。其余人等，许参加礼部试，由进士谋出身；不愿参加礼部试者或参加礼部试落第者，许参加吏部试，合格者为九品以下官。愿为武官者，参加兵部试，合格者授从九品上武官，优异者，可径授正九品。太学生员，在太学所习，为五经、论语、算术、射术、地理、律学、史学等科目。”

赵顼听完，却不去问石越，反望了韩维一眼，道：“韩卿之意如何？”

韩维意味深长的答道：“或有深意焉。”

赵顼拿起那本代替太学的书，反复看了两眼，笑道：“如此一来，太学的学生，只要不太笨，将来都会当官吧？”

“差不多如此。”石越沉声说道：“陛下，恩荫补官、任子太滥，是本朝一大弊政，范文正公、王介甫，无不想革除之，臣亦不外如是。

但若直接革除，不免将天下士大夫一股脑儿的得罪了。臣以为不如折衷，先将五品以上官员子弟送往太学，待日后彻底纠正此弊之时，至少五品以上官员，便不会过份反对了。”

赵頊与韩维这才知道石越着眼果然长远，赵頊把手中的书放回那堆书上，笑道：“石子明果然名不虚传。”

[1]. 蔷薇露，又叫蔷薇水，波斯语名gulab，阿拉伯语名mawarol。宋时已流入中国，是一种香水。凡本卷所叙高丽、日本国、大食等海外之事物风俗，大抵取自中华书局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诸书，其中又以《诸蕃志校释》为宋人所著，所取尤多。

[2]. 阿越按：其时一般非宰执不得称相公，但也有例外者，如司马光未登相位之前，民间称呼其为“相公”已久。

吕惠卿穿着深紫色湖丝长袍，拿着一根玉签逗弄着鹦鹉，从背影来看，委实称得上倜傥风流、儒雅端庄。

“皇上与石越几次彻夜长谈，颁布《改官制诏》与《兴学校诏》给中书门下的前一天晚上，宫里的人说，皇上与石越、韩维一直说到三更。”吕升卿低声道。骤风吹过，直吹得吕惠卿的衣袂高高扬起，就连壁间字画也簌簌作响，悬挂着的金丝笼也不由得东摇西晃。“山雨欲来风满楼。”吕惠卿叹了口气，说道：“翰林学士这个位置，进可攻，退可守，我就是做翰林学士的时间太短了。”

“想不到石越竟然是石介之后……”吕升卿心中依然耿耿。

“石介之后？”吕惠卿冷笑道，却不再多说，转过话题，道：“韩家兄弟一唱一和，现在朝中时兴的，都是如何改官制，如何兴学校……”

“最可恨的是蔡确，以前恨不能置石越于死地，现在两人见面直若故交，听说他的儿子蔡渭和冯京的女儿定了亲事……”

吕惠卿皱着眉瞪了吕升卿一眼，诉道：“怨恨别人有什么用？胜负乃兵家常事，输了只能怪自己本事差，不必找别的原因。”他望了望天空，见天色阴沉，转身走回房中，突然沉声说道：“石越手段高明，我十分佩服。”

“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吕升卿问道。

“只有静观其变。”吕惠卿沉吟良久，才道，“现在只有等石越犯错，不管怎么说，我依然是参知政事，皇上依然还信任我。我便暂且把风头让给石越！”

“那么大哥的意思是，你不准备就改官制与兴学校表明意见？”

“当然要表明意见，我就附议韩绛的意见便是。”吕惠卿冷笑道：“若一言不发，皇上要么以为你无能，要么以为你怨恨，那都是愚人所为。”

吕升卿正要说话，忽听到一声霹雳般的巨响，倾盆大雨从变黑了的天空中倾泻下来。淅沥的雨声落在地上，顿时汇成一条条的小溪流，向低处倾泄而去……他不由得怔了一下，说道：“下雨了。”

“下雨了，姑娘。”阿沅一面把门关上，走到楚云儿床前，轻轻说道。楚云儿脸色苍白消瘦，高烧之下，已经昏迷几天了。虽然沈家园的条件并不是很差，而且也有不少下人服侍，石越请来的医生也是京师名医，但她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棒伤虽愈，感染风寒惹下的病根，却一日严重一日。阿沅心里又急又痛，也不过是在勉强支持，细心服侍着。

从楚云儿昏迷之前的二天起，石越就一直没有来过，阿沅哪里能知道这几天他在翰林学士院与众学士一起，商议细节条例，务求说服几个翰林学士，共同拿出一份完美的官制、学校方案来，以和中书门下的方案抗颡，让皇帝能够更理直气壮的选择。但凡这些翰林学士，都是饱学

之士，自然是意见百般。要调和众人的观点，说服、妥协，都在所难免。因此石越便是每日回家，也不过草草用餐，便躲进书房与潘照临商议细节。有时甚至还得去白水潭学院，找程颢等人咨询。但凡改革，若用古制支持，便可更有说服力，只是不免要多知道典故方能让人无法反对；而若是平空创革，那用来说服他人的理由就更加要切合情理。这中间要耗费的智慧、心力，实非外人所能了解。好在这几日梓儿心情不错，家中照顾之人不少，而他上一次看到楚云儿之前，楚云儿病情已略有好转，因此倒也能放得下心来。

但是身处阿沅的立场，却不可能知道石越这些苦衷。她一个小女孩，自然想当然的认为朝中大事都是一言而决，只看得见表面上的风光无限。在她心中，像石越这样的“大官”都是说一不二，每日都是极悠闲的。兼之刚开始时石越几乎天天来探望，更加深了她这种印象。因此，此时对于石越，她心中实是颇有怨怪之意。石越一日不来，她竟似没有主心骨一样，做什么都不知如何是好。

“呼！呼！”

“呼！呼！”

院子中依稀传来敲门的声音。

阿沅全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大雨天还有人来敲门。她把手中的药碗放在桌上，小心帮楚云儿盖好被子，走到窗前，向外看去。却见一个男仆打着伞，在大门之前和人说着什么。她招手叫过一个小丫头，吩咐道：“去吩咐一声，若是来避雨的，就让人家进来避避雨，只要不吵到姑娘就行了。”

小丫头答应着，抓了把伞跑出去，和男仆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又一

路小跑回来，向阿沅回道：“不是避雨的。是石府的人来看我家姑娘。”

“石学士府的？那还不快让他们进来。”阿沅似乎看到救星了一样，急忙说道。

小丫头迟疑了一下，吱唔道：“是……是石夫人和他们府上的二公子。”在楚云儿的这些丫环仆役眼中，石越与自家主人之间是有着说不清的暧昧的，这时候来的却是石夫人……阿沅脸色也沉下来了，冷冷的说道：“她来做什么？姑娘现在这个样子，她想来看笑话么？”她话音未落，却听到门“吱呀”一声，已经被打开了。守门的男仆叉着双手，不知所措地望着唐康打着伞走进院中。阿沅轻咬着嘴唇，幽怨地望着唐康的身影。

唐康远远已望见阿沅，他记性甚佳，已看出便是当日满身是泥的女孩子，不由朝阿沅微微点头一笑，方去看院中情形，见地上颇有积水，因皱了皱眉，向外面招招手，一个家丁模样的人走到他跟前，听他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又走了出去。

阿沅正不知他在玩什么把戏，唐康已经走到廊前，抱拳笑道：“阿沅姑娘，实在是失礼了。楚姑娘可还好么？”他对楚云儿是颇有几分敬意的。

阿沅心里恼怒他不请自进，隔着窗子讥道：“石府二公子又有什么失礼的，小民可不敢当。”

唐康却不与她分辩，只笑道：“恕罪则个，呆会再当面向主人赔罪。”

阿沅听到这话，眼睛一红，道：“若是姑娘此时能听到你赔罪，你便再放肆我也不来怪你。”语气却是软了。

唐康心中一惊，正要再问，见几个家丁抱着不知道哪里找来的草席进入院中，张罗着用草席在院中铺出一条路来，他便不再多问，告了一声罪，走出院去，迎梓儿进来。他们出门之时本还没有下雨，不过是去进香，转道回来之时，梓儿因问道沈家园就在附近，便坚执要来看看楚云儿，唐康拗她不过，只好让带她前来，哪知道竟下起这等大雨来。因梓儿有孕在身，唐康是细心之人，便让人去找点东西铺在地上，在富贵人家，这也是平常之事。仓促之间，只是垫点草席，只能算是“草就”了。但阿沅却没见过这样的排场，她见众人在院中铺草席，便隐约猜到是做何用处了，心中不由又气又恨，以为这是故意来显摆，冷笑数声，把窗子一关，背过身去，走到床前，怔怔地望着楚云儿，泪水不知不觉就涌了上来。

她一个人发了一会呆，便听到外面哗哗的大雨声中，有女子说话的声音依稀传来，阿沅知道这是梓儿来了，她想了一回，咬咬牙，用袖子揩去眼泪，整理一下衣服，打开门，走了出去。这时梓儿已被人簇着到了廊前。见到阿沅出来，梓儿忙柔声问道：“阿沅姑娘，楚姐姐怎么样了？”

阿沅随便敛衣行了一礼，冷笑道：“倒是有劳石夫人挂怀了，我家姑娘福大命大，只怕还不会如夫人所愿。”

梓儿听她语气不善，怨念实深，竟不由一怔。旋又挂念着楚云儿的病情，也不便和她解释，勉强笑道：“阿沅姑娘，你多有误会。我也盼着楚姐姐能好起来……”

“是吗？那可真让我们这些草民折福了。”阿沅冷冷的望着梓儿，语气生硬。她这般旁若无人，梓儿还能体谅，但是石府的下人，却早已怒目相视了，一直呆在那里不知所措的不丫头见气氛变僵，连忙走到阿沅身边，低声说道：“阿沅姐姐，我看石夫人也是好意。”

阿沅瞪了她一眼，骂道：“你倒会吃里扒外，是不是以为姑娘不行了，想投个好主子呀？”

“你……你……”小丫头不料脾气素来极好的阿沅竟说出这样的重话，脸霎时就涨得通红，眼眶一红，跺了跺脚，终于一句话没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跑去。阿沅说出这种口没遮拦的话语，心里也是后悔，却毕竟不愿意在梓儿面前服软，依然倔强的站着，竟是望也不望她一眼。

唐康已略略知道阿沅的性子，见她阻住梓儿，虑及外面风雨交加，梓儿病体初愈，若是又有点什么不妥，不是玩的。连忙走上前来，笑道：“阿沅姑娘，我们本是善意，你这样做，若是楚姑娘知道，怕会不高兴。”

“我家姑娘就是心软，才来见你们这些紫衣黑心的人。”

唐康温声道：“我们是什么人，日后你便知道，但此刻这样，我相信却是有拂你家姑娘之意的。我们看看楚姑娘的病情，或许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谁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阿沅咬着牙说道。

她这么着冷嘲热讽，梓儿与唐康倒还罢了，石府的下人却都已怒形于色。阿旺忍不住便出言训道：“你一个丫头，便这般没个尊卑大小之

分，若是让我家夫人受寒，你担待得起么？”

本来似梓儿与唐康步步忍让，阿沅或者还会搁不住心软，但阿旺这么一说，反倒激起她性子来了，她冷笑几声，道：“你这种夷狄之人，便知道尊卑大小？我又有什么担待不起的？最多把我抓到衙门去，也打几十板子。反正你们这等官府之家，草菅人命也惯了。”

梓儿见阿旺还要说话，忙喝止阿旺，一面笑道：“阿沅姑娘，原是我们冒昧打扰。我们并无他意，只须看得楚姐姐一眼便走，还请让我们一见。”

“少在我面前唱双簧。若真安着好心，只须不要来打扰我家姑娘就好了。”阿沅对梓儿的偏见，不知为何，竟是根深蒂固。

唐康揣度情势，知道梓儿不见着楚云儿，断不肯走；而阿沅却也不会轻易让步。这样纠缠，终不是办法，他眉头一皱，忽然望着阿沅身后，惊声叫道：“楚姑娘，你怎么了？！”众人闻言，都是一惊，阿沅更是关心则乱，慌忙转身望去，却是什么也没有，不禁呆了一呆，唐康趁势快步抢上前去，把门推开，走进房中。阿沅这才知道上当，但阿旺早已扶着梓儿走进房中，她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楚云儿房中吵闹的。只得紧走几步，跟着进了房中，狠狠的盯了唐康一眼。唐康少年心性，见阿沅瞪他，反朝她吐舌一笑，直把阿沅气得脸都青了。

梓儿走到床前，见楚云儿这般憔悴，心中一酸，眼泪簌簌的流了出来，轻声唤道：“楚姐姐……”

阿沅走到床前，哼了一声，低声骂道：“猫哭耗子，假慈悲。”

梓儿被她冷言冷语，心中郁闷已极，却又不好争辩，只好装作没有

听见，向唐康问道：“康儿，你说这该怎么办？”

唐康走到阿沅跟前，低声道：“阿沅姑娘，方才多有得罪。在下也是迫于无奈。”

阿沅哼了一声，不去理他。

唐康又陪笑道：“你千万不要见怪。楚姑娘最近的情形怎样？大夫可和你说过没？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也好想个对策。这都是为了楚姑娘好的。”

阿沅本不愿理他，可又怕误了楚云儿的病情，心中又是委屈，又是难受，眼泪终是忍不住，又流了出来，一面泣道：“你们来又济得甚事，偏偏学士又不来。若是学士来了，亲自喂药，姑娘或者还能喝得进一点，我每次喂药，都是吃一半吐一半的……”

梓儿听到阿沅说什么“偏偏学士又不来”、“亲自喂药”，心中顿时五味瓶打翻，竟是不知是什么滋味在心间。呆呆痴立在那儿，说出一句话来。

阿沅本是无心之语，见梓儿如此模样，心中竟似有一种快意，正要添油加醋再说几句，却见唐康寒着脸，冷冷的瞪着她，不知为何，她心头突然一怯，终于把那些话吞回肚子里。

良久，梓儿望了楚云儿一眼，苦笑道：“康儿，再给楚姐姐找几个好大夫诊诊脉，不知道大哥能不能来……”

“石卿，上次卿和朕说，学校之法，有三个体系……”赵项望着宫

殿外的倾盆大雨，哗啦啦的似乎把人心中阴霾也一并冲走了。

“是。不过微臣以为，凡事不可性急。须得一步一步来，世上可做的事情很多，该做的事情很少，陛下当做该做的事情。”石越的眼睛里尽是血丝，脸色憔悴。

“卿所谓普通教育之法，中书门下并无特别的反对意见，只是冯京向朕言道，有些军下辖数县，主客户七八万，若不设学校，于理不合。朕以为所言极是，已着政事堂商议，凡户数超过两万户的军，可以设县学或者学院。”赵顼细里慢条的说道，“卿意如何？”

“臣无异议。”石越欠身道，“韩相和王参政的奏疏，臣已拜读，学士院拟的条例，也早已送到中书。初步的意见，是学校推行之法，分五年逐路实行。第一年，只在四京、京畿路、京东东路、京西南北路、两浙路、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成都府路执行。以后按年逐次推行，终及全国。”

“五年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赵顼皱眉道。

“臣以为并不长，这些事情千头万绪。另外，翰林学士元绹的奏疏中，言道宗学、蕃学，不可偏废；又如此大规模众建学校，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总领其事……”

“卿以为如何？”

“臣以为陛下既已决意改革官制，不妨等到改官制时，或是在礼部设一个院，或以国子监来专责管理学校事宜便可。至于宗学是隶太常还是隶礼部或国子监，须陛下圣裁，下臣不敢妄言。在京师设蕃学，使各部落酋长贵人子弟入学，习汉文，知汉礼，行汉俗，为朝廷培养一些心

向汉化、忠心不二的臣子，这是谋国之言。”

赵项思忖了一会，道：“既如此，可让国子监管理学校之事，宗学亦隶属国子监。至于蕃学，朕以为可行。”

“陛下圣明。”石越习惯性的恭维了一句，又道：“专门教育，似画、律、乐等，是为朝廷培养人材，则可以纳入太学之中，不过单列一门罢了。这个只要议定条例，便可推行。至于培养各种工匠的学校，若由朝廷出资，或会引起士大夫不满，倒不如让那些商人去办，朝廷反倒省事。”说到这里，石越顿了顿，又道：“臣奉旨到政事堂与宰臣们商议，诸公都不同意由朝廷出资兴办，以为有那些余财，倒不如花在县学、官立学院上，诸公认为这种事情朝廷不加禁止便是了，没有必要去提倡。但臣以为，士农工商，国所不可或缺……”

赵项摇摇头，笑道：“石卿自己也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很少。这些东西，无须太在意。数千年来，毕竟没有听说过工者亦要读书的。朝廷上下，只怕都不会同意。”

石越坚执道：“陛下，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千百年后，后人会夸赞陛下的远见卓识！”

赵项见他如此坚持，又是奇怪又是好笑，笑道：“这又是什么远见？石卿，朕以为没有必要为这等小事，惹得朝议沸沸扬扬。”

“是以臣想出另外一个办法，请陛下定夺。”

赵项无可无不可的望着石越，听他继续说道：“朝廷可下诏，凡钟表、印刷、造船等行会所有民营作坊、商号，每年必须到有司登记发证，方可开业，发证之要求，除了出具业主之身份证明、作坊地点、规

模大小之外，同时要求三年之后，若无一定比例的雇工是在有司登记、朝廷认可的技术学校毕业的学徒，则将课以高额罚金，甚至不许经营。这样那些作坊主、商人，就会主动去开办技术学校。为了保证商人们不瞒天过海，有司可以对技术学校进行抽查考试，若达不到要求，则课以罚金、勒令停办。如此，朝廷不必为技术学校出一文钱，反倒可以坐收一笔登记费。”石越一面说一面在心里叹气，他明明知道这样做利弊参半，却也别无选择。因为整个朝廷中没有一个人支持朝廷出钱办技术学校，理由也很简单——朝廷有这个钱，不如去办乡学县学。迫于无奈，石越只得向商人、作坊主们开刀，用律令逼他们办学校。好在唐家的技术学校，已有一定的规模，石越这样做，不仅没有得罪唐家，反而无形中又为唐家拔一个头筹。

赵顼想不到石越要求朝廷办技术学校不成，不惜加重各作坊的成本也要逼他们办技术学校，心里颇是不解，问道：“卿说的这个技术学校，真的有这样重要么？”

石越此时也不知道自己这个主意的利弊究竟如何，但他非常遗憾中国有许多技术的失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那么好的技术可能更容易由学校层面进行推广——虽然石越这个时候心里也并没有底，但说什么也得试一试。因道：“陛下，以臣之浅视，认为技术学校的普及非常重要。”

赵顼心里难以理解，但他已知石越势在必行，不由玩笑道：“拗相公之外，又有一个拗学士。既是卿坚持，朕也准了。每年国库能多收一点登记费，朕不会反对的。”

石越见皇帝取笑，也笑道：“反正收的是有钱人的钱，微臣也不会于心不安的。”

君臣二人对视一眼，不由齐声哈哈大笑。

四月份的这场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之后，天气终于开始放晴。

新婚的王昉比她的姐姐要幸福得多，桑家对于能够得到前宰相的垂爱，几乎有点受宠若惊，上上下下对王昉都非常的客气。而桑充国也称得上是个如意郎君。若说还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少了一个诰命。但是王昉对这个并不是很看重。

给公公、公婆请过安之后，王昉无所事事的在院中和丫头们踢绣球玩耍。忽见桑充国取了披风，似是准备出门，她连忙丢了绣球，迎了过去，笑道：“桑郎，是要去学院吗？”

桑充国点点头，心不在焉的答道：“嗯。”

“出什么事了么？”王昉立时便注意到桑充国神色的不正常。

桑充国苦笑着摇摇头，说道：“刚刚欧阳公子来过，告诉我朝廷今天正式颁布《诸州县兴学校敕》，并且把内容抄给我看了。”

王昉从桑充国手中取过披风，亲自给他披上，一面笑道：“这是好事呀。范文正公、我父亲，都是想要兴学校的。无论由谁来完成，我父亲一定都会很高兴，这不也是桑郎的愿望吗？”

桑充国奇道：“你怎么说便是我的愿望？”

“桑郎若不愿意大兴学校，何苦在京师费尽心思办义学？”王昉调皮的眨眨眼，笑道。

桑充国微微点头，笑道：“这倒是。”但立时又皱了眉，叹道：“不过你不知道这《兴学校敕》的内容，政事堂的相公们……”说罢，又摇了摇头。

王昉见他大不以为然，心中一动，笑道：“桑郎，可以给我看看那份敕令么？”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桑充国一面从袖子中取出一卷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纸来，递给王昉；一面挽着她，到院中藤椅上坐了。

王昉垂首细细读了一遍，她记性甚好，生性聪明，虽然比不上父兄可以一目十行，却也不遑多让。读完后，蹙眉想了一会，忽道：“桑郎，你是准备反对这份敕令么？”

“反对倒谈不上，根据《出版条例》，似这样的敕令，不涉及军机大事，朝廷未曾明令禁止议论，《汴京新闻》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至少可以帮助朝廷拾疑补阙。”

“那桑郎的意思，还是要管了？”王昉认真地问道。

“是。有些话不能不说。”桑充国慨然道：“若按这个敕令执行，从此穷人读不起书。或者说，若穷人的成绩在一百人中不能成为前二十名，不仅仅生活无着落，还要缴纳学费，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王昉微微点头，道：“桑郎说的很有道理。贫穷之户，若要读到县学，往往需要举家举族之力供给，待入了县学，这才由朝廷供给，从此可以不需要家人族里负担。若按这个条例，那家贫而资质仅是中等之人，需要由家人族里负担到学院毕业，的确不太公平。而且朝廷舍不得出钱办蒙学，政事堂诸公，见识远不及桑郎。”

“难得娘子有这等见识。”桑充国不由大起知己之感。

王昉抿嘴一笑，道：“但是，桑郎，你可知这个敕是谁写出来的？”

“谁写的？”桑充国接过敕令，看了一会，摇头道：“欧阳公子说是中书门下颁的诏书。”

王昉微微摇头，笑道：“若是妾身没有看错的话，这是石子明的政见。”

“何以见得？”桑充国心里倒并不意外，只是他不知道王昉何以如此肯定。

“从敕令的详细程度，执行方法，以及技术学校等等，无一不可看出石子明的印记。妾读过石子明的全部著作，还有一些奏疏，家父也常常提起他。相信妾身不会看错。”王昉笑道。

桑充国不由佩服的叹道：“欧阳公子也这般说，娘子若是男子，必是国家栋梁。”

王昉被丈夫夸奖，俏脸微红，垂首不语。桑充国见她娇羞不可方物，心中不由一荡，将她拥入怀中，笑道：“可惜今日不能多呆，学院报社琐事太多。”

王昉轻声问道：“桑郎，你明知是石子明的政见，还要公开质疑么？”

桑充国沉吟了一会，道：“子明在《三代之治》中说要让人人都可免费入学，要让贫家子弟能凭自己的能力博一个出身，可是他高居庙堂

之后，却似乎把《三代之治》中说的种种理想，忘得一干二净。真是让人失望。”

“这或是他性格沉稳，顾虑过多使然。家父曾经说，石子明前途不可限量，现在他虽然只是翰林学士，却是他实际上第一次正式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尚未执行，便被你质疑，只恐将来结下难解之怨恨，使得兄弟不睦。”王昉注视着桑充国，眼中尽是担忧之色。桑充国苦笑数声，竟不知如何回答。“桑郎不如先去见见石子明，当面问问他究竟是何主意。若是有理，便由《汴京新闻》替他向天下解释——料来天下不能理解的士大夫，并不在少数。若是无理，再委婉批评。这样既不伤兄弟之情，又顾全了公义……”王昉柔声劝说道，以她的见识，实在不愿意桑充国得罪眼见正在得势的石越。

桑充国却只是默不作声，似乎在思考什么。

“桑郎，石子明第一次主持这么大的政策，他急需博得皇上、朝中大臣、清议的支持，若此时唱反调，纵然他明知你有理，也会变成政敌的。三份大报中，《西京评论》背后是富弼撑腰，就算他们再反对，妾身肯定这一次他们一定三缄其口；《新义报》的编辑，都是支持新法的，他们是朝廷的喉舌，肯定也会支持。若《汴京新闻》不支持，那就是成了《谏议报》之流了。”王昉继续劝说道。

桑充国注视着王昉，叹道：“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只知道道理最大。”

“这些本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东西。”王昉笑道：“我知道你定不能说违心之话，那么便去见见石子明，看看他如何说？若真的兄弟反目，桑、唐两家都要表明立场，便是令妹，也难以自处。”

“好吧。”桑充国终于点点头，站起身来，笑道：“我便去见见子明。”

“嗯。”王昉也笑着站起来，帮他整整衣冠，轻声叮嘱道：“千万不要动意气。”

与此同时，石府，石越正在艰难地游说着王韶。

“军事教育体系的设想，是在京师创办讲武学堂，将军中指挥使、都头一级的将校分批召回培训一年，第一批受训将领，选其精干者组成教导军，然后将都头以下的小校们，分批抽调，进行训练。一年之后，这些受训的军吏，搭配讲武学堂结业的军官，从禁军中抽调士卒，整编成满员的指挥，进行严格训练……”石越一面说，一面注意观察枢密副使王韶的表情。王韶又矮又胖，肤色黝黑，若走到大街上，很难引起人的注意，只是一双眸子精光四溢，显出他并非常人。王韶受王安石知遇之恩，本来也不愿意再俯首事人，况且以他今日的地位也高于石越，虽然石越炙手可热，可他王韶也未必放在眼里。他这次来石府，是因为石越几度拜访，他却不过面子，只得回拜一次。

“在下记得王丞相曾经提出过将兵法，朝廷一直没有全面正式推行，依在下愚见，法令越繁杂，便越难推行，只要推行将兵法便足矣，。”王韶并不肯留情面。

“将兵法之弊，还是易使将领拥兵自重，似有违祖宗成制。”石越虽依然笑容可掬，但言语中却绵里藏针。

王韶丝毫不理会石越话中的暗示，淡淡道：“恕在下愚昧，看不出

此法比将兵法强在何处。那些军校，只有将领得力，在军中一样也能练得好。”

“若是将领不得力呢？”石越笑着反问道。

“若将领不得力，再好的兵也是送死的。”王韶眉毛都没动一下，让人看不出他心里的想法。

“诚然。”石越一心想得到他的支持，强捺着性子，笑道：“但是在下的方法，纵然将领不得力，也能使军队战斗力大幅提高，不知大学士以为然否？”

“我是个粗人，石学士莫怪。石学士的意思我明白，但这种朝廷大事，朝中议定如何，便是如何。我只要奉行圣旨便是。”王韶这已是当面声明拒绝支持石越了。

石越看王韶神态，知道已无法挽回，也只得作罢，勉强笑道：“这也是做臣子的本份，在下理会得。来，莫谈国事，请喝酒。”

王韶站起身来，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抱拳道：“宅中还有些事，便先告辞了。”

石越又留了一回，但终是话不投机，只得送他出府，望着王韶上马远去，不由长叹了一口气，怏怏走回府中。

“我也没有料到王韶竟会拒绝。”潘照临早已在厅中等候。

“军事教育体系、兵制改革、裁军，我本预备步步为营，不动声色的进行。皇上也同意了，但若不能得到军中名将的支持，只怕阻力重重。”石越心有不甘的说道。

潘照临也点头道：“本朝能带兵的将领，只剩下王韶、郭逵、刘昌祚、种谔数人而已，如张玉之辈，一勇之夫而已；李宪终是宦官，唐代之鉴不远。可恨狄武襄早死。”

“英雄也要时势，也未必当真无人，也许是没有机会，声名未显之故。”石越叹道。

“现在这些将领，王韶是唯一在京的，位高权重，又受王安石知遇之恩，公子难以笼络。郭逵因与韩绛不和，一直不得志，在太原做知州，与王安石也未必没有嫌隙，他当年名声，仅次于狄武襄，若然公子在皇上面前推荐他，他必然感激——不过此人眼高于顶，若不能让他心折，他反要来轻视你，且用他就不免得罪韩绛；种谔时运不济，也是被贬在外，他和韩绛关系也好，公子若要用他，只要皇上答应，他必然乐意听从。”

石越想了想，说道：“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先写封信，试探一下郭逵，若是意见不同，终不能勉强。”

“也好。军事改革要单独进行，我们先设法让朝廷接受公子的官制改革方案。”

二人正讨论着，却见侍剑快步过来，禀道：“公子，舅爷求见。”

“长卿？”

“长卿？”

石越与潘照临对望一眼，暗道：“他来做什么？”

大雨过后，树叶比平时更加新绿。石越与桑充国在南郊外的一片树林中并辔而行，带着雨水珠的树叶，在微风中摇晃，一不小心，水珠就像骤雨似的落在二人的头上。但二人都似有无限的心事，竟然丝毫没有觉察一般。

“长卿找我出来，定有要事？”石越觑见桑充国神色，已知他定是有话想对自己说。

“嗯……的确有事。”桑充国故意不去看石越，自顾自地说道：“我刚看到朝廷颁布的《诸州县兴学校诏》……”

“唔？”

“我、我听说这是子明你的政见？”桑充国突然勒马，转头望着石越。

“不错。”石越淡然笑道。

“我有点不明白，这份敕令和子明你在《三代之治》中说的，完全不同。”桑充国注视着石越，质问道。

“的确不同。”石越已经猜到了桑充国的来意，笑道：“长卿，《三代之治》中，有些构想，是要几百年的时间去实现的，我所做的，是第一步。”

“可我认为这一步太不公平。”

“此话怎讲？”石越奇道。

桑充国道：“你可知道贫穷的人家，都以读书上进为唯一的出身之

道？他们往往是一家一族，支持最有希望的几个人去读书，十年寒窗，能中进士的，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部分，便止于县学。这些人的资质不过中等，也许并不能得到奖学金，对于这样的人，你要他们如何选择？继续读书，家里族中供不起了；若不读书，十数年的功夫，尽皆付诸东流……”

“这我知道。我听说有些人甚至只能喝粥度日。但是，长卿，我问你，在此之前，全国究竟又有多少地方有县学？范文正公读书，要断齑画粥，像这样的杰出之士，若依我的法子，便可以有一份保障，使他们不至于因为生活所迫，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杰出之士，始终只是少数。还有中人之资的人呢？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希望。”

“纵是中人之资，若按绝对人数算，这个法子施行之后，也会比前受益的人多。”

“未必，你可没有限制那二成人中有钱人的数量，若有什么情弊，谁又能料到？难道你便能说可以杜绝情弊？”

“一项政策的推行，不能只去考虑最坏的状况，否则天下再也没有可做的事情。天下州县以千百计，纵然有些地方有情弊，但是从总量来说，依然是有更多人受益。那二成中，纵有人以权谋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名额全占了。”石越轻描淡写地说道。

桑充国愣了一会，突然道：“子明，你不觉得你的话似曾相识么？”

石越也怔住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辩护的言辞，竟然和王安石为

新法辩护的言辞，如此相似。他夹了夹马腹，向前紧走几步，苦笑道：“长卿，我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若是用以前的政策，朝廷根本出不起这笔钱。”

桑充国骑了马追上，听到石越诉苦，反问道：“朝廷官员个个锦衣玉食，恩宠不断；军队数目庞大，空费粮饷。只需裁汰几万军队，略减官员的恩赐，哪里便会有没有钱的道理？”

石越见他说得这么简单，笑道：“世事哪能如此轻易？我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

“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桑充国慨声道。这是石越的“名言”，也是桑充国的座右铭。

石越望了桑充国一眼，百感交集，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

二人默默地并辔前行，各自想着心事。走出树林的那一霎，石越突然把马勒住，对桑充国说道：“长卿，你容我三思。”

桑充国默默的点了点头，突然叹了口气，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与桑充国在白水潭附近告辞之后，石越牵马沿着一条田间小道往回走。他反复考虑着自己倡导的学校政策，类似桑充国的质疑，绝对不止桑充国一人有，只不过现在只有桑充国一人有机会提出来罢了。但是，桑充国式的解决办法却是绝对不可行的。在威信未著之前，悍然触犯官僚阶层的利益，而且同时涉足军队改革，根本就是树立强敌的同时，还要授人以柄，那在政治上是取死之道。

“石山长。”一个清朗的声音打破了石越的思考。

石越循声望去，叫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瘦瘦高高，肤色略黑，一身破旧的灰布长袍，虽然打着不起眼的补丁，却非常的干净整洁。石越见他虽然穷困，神态间却有一种清逸淡泊，站在自己面前，虽然略显羞涩，却也是不卑不亢，颇为得体，不由暗暗称奇，连忙微笑着回礼道：“你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么？”

那个青年略带腼腆的一笑，点头道：“学生包绶，草字慎文，是白水潭学院明理院二年级学生。”

“包绶？”石越觉得这个名字非常耳熟，却不记得在哪里听说过。

包绶微微一笑，脸色似乎有些发红，道：“久慕山长大名，寒舍就在附近，不知山长是否有暇去小憩片刻？”

石越不知为何，对这个年轻人竟是颇有好感，颌首笑道：“如此多有打扰。”

包绶见石越答应，忙引着石越前行。二人绕过几片小树林，前面隐隐便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用稻草麦秆掩护。慢慢走进，便见墙内是数楹茅屋，外面种了桑、榆各种树木，院外有一土井，旁边有轱辘之类。石越看这样子，便已知包绶家境贫寒。

包绶引石越进到院中，便见数个大木盆里，堆满了衣服，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子坐在旁边搓洗，见包绶带了石越进来，连忙站起来，敛衽道：“不知有贵客光临，多有失礼。”

石越连忙还礼，“不敢。”心中暗暗称奇，他本以为包绶不过平常

的农家子弟，可这女子落落大方，谈吐文雅，显然又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子。

包绶略带兴奋的对那个女子说道：“嫂子，这位便是石学士。”

那个女子诧异的抬眼打量石越一眼，又行了一礼，道：“原来是石学士，请屋中坐。”

石越连忙谦逊还礼，随包绶走进屋中。见屋中虽然昏暗，家具多是破旧，却也十分整洁。石越告了座，笑道：“慎文，令尊令堂不在家么？”

包绶黯然道：“学生不幸，五岁丧父，家兄早夭，全由寡嫂抚养长大，家中便只有寡嫂与学生、义侄包永年以及一个老仆四人。”

石越不料他身世竟如此可悯，怔道：“家中可有产业？”

“学生祖籍是庐洲合肥人，虽在开封出生，却一向是在合肥长大。因慕白水潭之名，便变卖了一些产业，来到开封，买下这处房子，以方便就学。”包绶解释道。他一家四口的生活来源，不过靠寡嫂崔氏替人家洗衣服、缝补，再加上他在义学上课挣点薪水，过得甚是清苦，只不过他却不愿意向外人诉苦，因此语气之间，倒象很平常一般。

石越点点头，鼓励道：“自古英才出贫家，将来必有集英殿戴花的一日。”

崔氏端了茶进来，听到此语，微笑道：“若有那一日，慎文不可忘了老家堂屋东壁的祖训。”

包绶肃然道：“绝不敢违。”

石越心中好奇，向崔氏问道：“贵府的祖训，可否让在下一观？”

崔氏笑道：“祖训却在老家。慎文，你可背给学士听听。”

“是。”包绶站起身来，朗声念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石越默默念了一遍，喃喃道：“包绶……合肥……”心中灵光忽现，脱口说道：“你是包孝肃之后？”

包绶点头道：“正是先父。”

石越知道包拯官至枢密副使，不料身歿之后，家中竟然如此清贫，他举目打量屋中陈设，叹道：“孝肃公果然让人敬佩。前不久富韩公向皇上举荐你，你为何不愿意受官职？”

包绶淡然笑道：“我不愿意以父荫受官，宁可参加考试。”

石越见崔氏包容的望着包绶，显是也很支持他的决定，不由肃然起敬。清贫至此，却能放弃禄养，宁可守着贫寒，一定要从直中去取功名，石越扪心自问，自己便不能做到。

“慎文有此节操，日后当能不堕令尊之名。”

石越又问了问包绶的学业，取来包绶平日所写的文章策论细读，虽然及不上秦观的文章倜傥清丽，却另有一种中规中矩的坚持，其中于时政的见识，更在秦观之上，倒和唐康在伯仲之间。他不由更是喜爱，他存心想考考包绶，看看他的见识究竟有多高，便笑道：“今日所颁《诸

州县兴学校诏》，慎文可曾见到？”

“早上在白水潭已经看了。”

“你觉得如何？这是良策，还是恶政？”石越故意问道。

“自然是良策，只是……”包绶迟疑道。

“只是什么？但说无妨。”石越笑着鼓励道。

“学生以为宰府颁行此诏，是朝廷财政不支的权宜之计，但仅以二成优异者由朝廷供给，只恐难防情弊请托。况且富家子弟得此奖学金，不过锦上添花；贫家子弟失此，却有饥馁之忧。学生以为颁行此法，不能止下之怨言。”

包绶这些话，却是说中了石越的心病。石越见包绶也有这样担忧，不由苦笑道：“但此法比起以前，却是能让更多的贫家子弟入学。”

“或者可以。”包绶没有注意石越的语气，继续说道：“但百姓只会看到形式上的不公平。”

石越叹了口气，道：“却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难不成真要全面免费？可是朝廷哪里又有这样的财力。”他此时，已经不再是在考较包绶，而是变成了抒发心中的烦恼。

“或者……或者也不是没有办法。”包绶大着胆子说道。

“哦？”石越精神一振，问道：“慎文有何良策？”

“学生也不知是否可行……”

“无妨，先说出来，是否可行，可以再加参斟。”

“是。”包绶道：“学生以为，朝廷可以再下一诏，凡前二成优异、当得奖学金者，若自愿放弃奖学金，朝廷可追赠其死去的祖先一个官职——如此，许多富家子弟而祖上无官职者，必然会放弃奖学金要求封赠。这样省下来的名额，便可由贫家子弟递补。”

石越思忖了一会，笑道：“读书便可以得封赠？”

包绶不好意思的笑道：“学生原也是异想天开。”

“不，慎文，这是好办法。不过需要有更详细的条例……”石越得到包绶的提醒，实有柳暗花明之感，他笑道：“我们的确可以想办法，让那些奖学金名额，尽可能的分给贫家子弟。”

“把奖学金的名额，尽可能的分给贫家子弟？”赵頔笑道。

“不错。”石越回道：“凡五品以上官员，已有子弟在太学入学，且官员受朝廷禄养，可令其在州县入学之子弟，不得享受奖学金，若成绩在优等者，由朝廷赐金花嘉奖；凡祖上无官，家有三顷之田以上者，若成绩优等可得奖学金，若肯让奖学金三年，朝廷封赠其先人一人七品散官；若肯让出五年奖学金，朝廷封赠其先人二人七品散官，如此，既可奖励孝道，淳化风俗；又可让出名额给贫家子弟，名为助学金。为鼓励上进，又可规定，凡成绩连续两年不能在前一半名次以内者，不得享受助学金……”

“这倒是个好主意。”赵頔一面翻阅石越的条陈，一面笑道：“亏得卿想得出来。”

石越见赵顼应允，笑道：“陛下，这却不是臣想出来的。”

“哦？那又是谁的主意？”赵顼听石越的语气，便知他要举荐人了，笑着把条陈合上。

“是包孝肃之后包绶的主意。”石越笑道，便将在南郊邂逅包绶的事情说了一遍。

赵顼听得连连感慨，赞道：“崔氏抚养包绶长大，且为包家长房收养义子包永年，是使包拯家有后的功臣；而且难得又能安贫向道，恪守祖训。这样的女子，朕不能不奖励！”

石越本意想推荐包绶，不料赵顼却对崔氏大加赞赏，石越也只得随声应和道：“这个女子的确让人敬佩。”

“朕要让礼部议格，封赐她一个诰命，以奖率风俗！”

“陛下英明。”

赵顼又提起笔来，沾沾墨，在屏风上写下“包绶”二字，一面笑道：“闰四月初一，在文德殿，讨论改官制，卿可准备妥当了？”

“已有草稿……”石越正要详说，便见一个内侍走了进来，尖声道：“官家，枢密使吴充、参知政事吕惠卿、枢密副使王韶求见。”

赵顼疑惑的望了石越一眼，问道：“石卿，今日政事堂哪位当值？”

“是吕惠卿。”

“参政与枢院同时求见？”赵顼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快宣。”

石越心中也不住的敲鼓，他反反复复的想着熙宁八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却终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君臣正在惊愕之间，吴充、吕惠卿、王韶已经走了进来，叩首行礼。石越见三人神色，在似忧似喜之间，心中更是奇怪。

吕惠卿偷眼见石越也在场，眼中闪过一丝嫉恨，不过立时便将眼皮垂下，将一本奏折递上，神色从容的说道：“陛下，交趾李乾德奉表陈诉，状告知桂州沈起在融州强置城寨，杀交人千数。”

赵顼刚打开奏章，听到此言，不禁愕然道：“朕不是已经严令沈起，不得擅起边衅了吗？”

“确有此诏。”吴充道：“不过沈起入桂之后，立即遣使入溪峒募集土丁，编为保伍，派设指挥二十员，出屯广南……”

赵顼拍案大怒，厉声道：“他便敢如此？视朕和朝廷为无物吗？”

“陛下息怒，国家克河州、平泸夷、收峒蛮，边臣艳羡，本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吴充不冷不热的说道。

“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吕惠卿看了吴充一眼，道：“沈起欲邀功，抗诏不遵，怎么便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王韶亦不免物伤同类，也道：“沈起擅兴边衅，当自严责，但吴枢密的话，却是不敬。陛下不过意图恢复，并非穷兵黩武。”

吴充斜着眼望了二人一眼，淡然道：“陛下，臣并无他意。”

赵项摆摆手，道：“朕知道。眼下之事，是决定如何处置此事。乾德上表，朕不能不答；沈起抗诏，朝廷不能不管。”

吴充欠身道：“陛下圣明，只是此事曲在中国，当今之计，只有将沈起罢职，好生安慰乾德，以弥边衅。”

吕惠卿早知沈起一向亲附王雱，既无维护之心，便也道：“臣也同意如此处置。同时可遣使者质问沈起，为何竟敢大胆抗诏，是否别有隐情？”

“陛下，臣以为不可。”王韶见吴充、吕惠卿都主张靖绥，连忙出声反对。“若如此处置，是向交趾示弱，只能更增其气焰，只怕南交从此无宁日。”王韶望着赵项，急道：“但凡小国夷狄，不通教化，是禽兽之属，畏威而不怀德。示之以畏，则其心敬服，凛然不敢犯；若怀之以德，彼则以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欲求无止。沈起开边衅是一错，但若此时罢沈起而慰交趾，则是再错。一错已甚，岂可再乎？”

吴充摇头道：“此言差矣，天子德被四方，岂有不能以德服众之理？既然说沈起有错，有错焉能不改？”

吕惠卿心中认定沈起是王雱党羽，沈起不罢，他却没有办法将王雱牵扯进来，见有吴充支持，也是不依不饶，道：“若不处置沈起，只怕从此边臣不知朝廷为何物。只需善择守臣，李氏割据安南边鄙之地，又岂敢捋中国虎须？”

赵项一时觉得王韶有理，一时又觉得吴充、吕惠卿说得不错，心中摇摆，便拿不定主意，见石越一直沉默不语，便问道：“石卿以为当如何处置？”

“陛下。”石越欠身道：“如今实在不宜在南交开战，但若示交趾以弱，毕竟不妥。臣以为，不如遣一使者召回沈起，让他说明为何竟敢不顾朝廷严令，擅启边衅。同时择一善守出知桂州，只须不断绝与交人互市，不遮断其通使之路，内修守备，外加安抚，料来不至有事。再遣一使者往交趾，宣示朝廷怀德之意，则交趾一郡之地，断不敢与中国为敌的。”他一心一意要改革朝政，自然也是希望在无关的事情上，一动不如一静。

赵頊思忖了一会，心中却又有不甘之意，一面他恼怒沈起抗诏，一面却又觉得沈起轻易击杀交人千数，交趾似乎软弱可欺，因此沉吟不决。

石越揣见赵頊心意，又道：“陛下，南交是瘴疠之地，中国兵士前往，未及交战，十停已损一停，便得胜回朝，十分之三，又已死于疫疾。得不偿失，正是言此。如今国内千头万绪，去年灾害，元气至今未复，此时不是开战之时。”

赵頊想起国库的窘状，这才不太甘心地点首道：“便依卿所言。只是桂州知州，诸卿以为谁人可任？”

吕惠卿见赵頊对石越言听计从，心中大是不忿，但他生性隐忍，面上却不动声色，笑道：“臣以为知处州刘彝可以代任。”

吴充却知道刘彝也是好大喜功的人，此人知桂州，南交必无宁日，忙道：“臣以为知邕州苏缄可以代任；刘彝代任，只恐招惹事端。”

枢密使这么公开反对宰执区区一个边远知州的人选，若是韩绛，只怕脸上早已挂不住了，但吕惠卿业已打定暂时退让的主意，竟是毫不在意，反笑道：“臣无异议。只是派往交趾的使者，须得慎重。”

石越心中想起一事，连忙说道：“臣以为沈括可当此任。”

赵顼皱眉不语，他没料到石越会举荐沈括，虽然沈括现在参预军器监改革诸事宜，但赵顼对此人印象，始终不佳。

石越却知道此时出使交趾并非美差，那种瘴疠之地，中原人士谈虎色变，无人愿往，何况两国关系正在紧张之时，虽然交趾绝不敢杀害大宋使者，但毕竟有风险。石越推荐沈括前往，正是想让他立功，以改变皇帝对他的印象。他见吕惠卿等人不置可否，心中便知己成功一半，又道：“臣以为沈括定能不辱使命。另外，臣以为可同时命令薛奕的船队顺途往交趾港口耀武，以震慑交人。”

赵顼终于点头答道：“便以沈括为宝文阁待制，出使交趾。”

辽国中京大定府，是汉朝之新安平县，唐太宗伐高丽，便曾驻蹕于此，其后曾置饶乐都督府。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平奚族，括有此地。其后辽圣宗使人望气，有楼阁之状，遂议在此建都，实则是为了镇压奚族。皇城之中，除祖庙宫殿外，有大同驿以接待宋使，朝天馆招待高丽使节，来宾馆招待夏使。在当时是辽国的一个政治中心。

司马梦求离开辽国南京之时，宋辽和议已成。他自知自己的使命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决定趁此机会，打探一下辽国的形势。因听说辽国太子已回中京，所以便决定往中京而探探消息。离开南京非止一日，这日行至松亭岭，司马梦求见地势险峻非常，便停下马来，细心观察形势。跟随司马梦求的，是一家析津府商号去中京贩卖药材皮货的商队，这个商号名义上是辽国汉人的产业，实际上却是唐家的资金。商队的领队叫韩先国，他见司马梦求对这此处颇有兴趣，便招呼着商队到一处酒铺停下来歇脚，自己陪着司马梦求四处闲逛。

其时辽国承平日久，松亭岭虽有驻军，却是稀稀垮垮的，司马梦求心中顿生鄙夷之意，挥鞭指着那些辽军问道：“韩兄，辽兵尽是这般模样么？”

韩先国笑道：“辽国最精锐的军队，是宫卫骑军、御帐亲军，共六十万骑，非五京乡丁可比。”

司马梦求点点头，又问道：“我听说辽国军队，百姓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隶兵籍。每正军一名，有马三匹，打草谷家丁、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备铁甲，马备皮甲，弓有四张，箭四百，别有长短枪等物，装备精良。平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养军队——所不解者，这承平之时，如何能靠抄掠来供养六十万骑兵？”

韩先国本是落第的秀才，为唐家所笼络，并非毫无见识之辈，他见司马梦求说起辽军制度，分毫不差，心中也不禁佩服。一直以来，他都在揣测着司马梦求的身份——潘照临与唐家在辽国所建的间谍网络，为防泄露，都非常隐秘，因此发展也极其缓慢，骨干之人至今不过二十余名，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自己向宋廷效忠，除此之外，便所知有限。当自称“马林水”的司马梦求拿着玉制鱼符与接头暗号前来时，韩先国便已经在暗暗揣测他的身份了，这是几年以来，第一个拿着玉鱼符来找他的人。

“马先生所说不错，不过所谓打草谷供养军队，也只是片面之辞，辽国的军队一样要耗费国家的粮饷。”韩先国笑道。

“六十万骑兵！若大宋有六十万骑兵，天下不足平。”司马梦求感叹道，一面细心的数着驻扎在松亭岭的辽兵人数，以便晚间绘图记下来。

韩先国摇摇头，背着手笑道：“宋与辽不同，辽国养得起，是因为马不要本钱，大宋可做不到。其实只要士卒精练，将帅得力，政治清明，骑兵又有什么用？幽蓟之地，是城寨攻防，又不是大漠追逐。”

司马梦求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道：“我这次北来，听说辽国各属国、部落，对辽国朝廷，都多有不满，韩兄久居燕地，可有耳闻？”

“那不足为奇。”韩先国笑道：“这些部落、属国，当契丹强盛时，便唯唯诺诺，不敢不听；但若其虚弱，自然先为自己考虑。似幽蓟的汉人，虽然未必便心怀故国，但却也未必会为辽人卖命。”他见司马梦求有愕然之色，又笑道：“我听说南朝有人以为析津府的汉人一定心怀大宋，这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老百姓只需平安生活，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契丹人的统治。”

“那么韩兄为何？”司马梦求不解的问道。

韩先国自嘲的笑笑：“我不过因为累试不第，没什么出身之路。有人出钱帮我创业，让我能有机会做点事业，自然死心塌地的为大宋卖命。辽国象我这样的汉人，若有人加以笼络，却是多少有点用处的。”

司马梦求点点头，傲然道：“这也是好事。大宋才是前途无量的国家！朝廷日后绝不会忘记韩兄的功勋，封妻荫子，等闲之事。”韩先国不置可否的笑笑，显然并不太当真。司马梦求笑道：“我知道你不信，若在几年之前，我也不信。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

韩先国见司马梦求说得认真，心下竟也不由信了几分，他思忖一会，终是不明白为什么说“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便试探着问道：“马先生，朝廷养着我们这些人，自然是有意幽蓟，那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有用？”

司马梦求望了韩先国一眼，笑道：“不要急，此事非一朝一夕之功。慢慢的，你就会明白我的信心从何而来了，不用太久，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信心的。”说完，挥鞭抽了一下马背，驰向酒铺。韩先国怔了一下，来不及细细咀嚼司马梦求的话，也连忙拍马跟上。

二人一前一后，走进酒铺，便觉得一股森冷之气迎面而来。只见酒

铺前，站着一队黑甲卫士，军容肃穆，凛然生威，见二人走近，四个卫士立时围了上来，用契丹话喝道：“什么人？”

韩先国见他们的打扮旗号，已知这些人竟是宫卫骑军，心中不由一凛，一霎时就换过脸来，满脸堆笑，用流利的契丹话说道：“小的们是商队的头头。”两个商队的伙计也连忙跑过来，一面作揖，一面解释。那几个卫士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二人一眼，这才释去疑心，任二人进入酒铺。

司马梦求与韩先国暗暗称奇，看这个样子，酒铺中必有大人物，但是为何却不驱逐众人呢？司马梦求本来也难得见识一下辽国的贵人，更是暗暗留心。

二人走进酒铺，便见两个契丹人占了一张好桌子，在那里饮酒，旁边站着剽悍的八个卫士。其中一个神态儒雅的中年人见到司马梦求，似乎微微一怔，用契丹话问道：“那位先生，请过来一下。”用辞虽然客气，但神态语气，却非常傲慢。

韩先国知道司马梦求不会说契丹话，连忙拉着司马梦求走了过去，陪着笑问道：“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那人却不去理他，望着司马梦求微微一笑，在另一个人耳边低语数句，忽然用流利的汉语说道：“这位先生是南朝人吧？”

司马梦求心中一震，他知既已被人识破，毕竟不能再掩藏，否则只能启人疑窦，便装出讶异之色，抱拳答道：“学生的确是南朝人。却不知大人如何知道？”

那人笑道：“我去过南朝许多次，两朝人物，略有些不同处，倒也

分得出来。”

“大人果然慧眼。”司马梦求笑着恭维道。

“哪里，却不知先生台甫如何称呼？来北朝何事？”那人看似漫不经心的问道。

“不敢，在下马林水，草字纯父。因为生性喜欢游历，来北朝，无非是想看看北地的风光。”

“哦？”旁边那个契丹人突然开口说道：“先生倒是个雅人，不过这样做，似乎触犯了大辽的律法。”他的汉语，竟然也甚是流利。

司马梦求连忙谢罪道：“在下实是不知，还望大人恕罪。”他却不知道那两人，一个便是辽国太子身边最重要的谋主萧佑丹，另一个，是辽主刚刚任命辅导太子的客省使耶律寅吉。萧佑丹往来宋朝，颇能识人，竟一眼认为司马梦求是宋朝人，不过他却也没什么疑心，毕竟他也不认识司马梦求，不知道此人竟是石越的重要幕僚。

萧佑丹与耶律寅吉本来也有要事要赶回中京，辽主很快就要任命太子耶律濬总领政事，他二人须得在中京替太子谋划，特别是耶律寅吉，在辽朝威望甚高，颇为魏王所忌，太子身边，有他无他，相差甚大。因此二人在此短暂歇脚，不愿意扰民，也没有把旁人赶走，不料竟然邂逅司马梦求。一个人的气度是经历养成，毕竟遮掩不住。萧佑丹见司马梦求神态之间，颇出常人，竟生了招纳之意，因笑道：“马先生想必也是读书人吧？”

司马梦求作出愧色，道：“惭愧，累试不中，最终无意功名，只愿留意山水。”

“非也。”萧佑丹笑道：“我观先生非腐儒可比，必是文武兼修之人。”说罢站起身来，用契丹话大声喝道：“来人。”

一个黑甲卫士跑上前来，高声应道：“在。”

“取弓箭，我要与马先生试试骑射。”萧佑丹喝道，一面拉着司马梦求的手，走出酒铺。早有卫士取来弓箭，交给二人。萧佑丹取了两个卫士的头盔，指着远处的一棵树，令他们将头盔挂在树枝上，一面用汉语向司马梦求笑道：“马先生，我们来试试骑射，你若能胜我，私来我朝之罪，一切不问，我待以上宾之礼；若胜不得我，便要得罪先生，送予官府治罪。”

司马梦求不由暗暗叫苦，此时耶律寅吉也已出来观看，眼见四周卫士环绕，终是脱身不得，而且也不能置韩先国等人于不顾，这时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应允。

萧佑丹见他答应，大笑上马，左手引弓，一箭正中头盔。

司马梦求也只得咬牙上马，他要胜得萧佑丹，竟驱马向后奔驰，在马上返身挽弓，便听弓弦响动，飏的一箭，正中头盔。

这一手施展出来，不要说萧佑丹，便是耶律寅吉与那些铁甲卫士，也不禁齐声叫好。

萧佑丹见逼出来司马梦求的本事，不由微微一笑，拈弓搭箭，三箭连发，二箭射中头盔，一箭擦着头盔而过，正中树枝。这却也已经是不错的本事了。司马梦求见众人叫好，心中已是暗悔卖弄，但骑虎难下，这时也只得依样学葫芦，连发三箭，却是箭箭中的。

萧佑丹不料司马梦求弓马如此了得，不由高声赞道：“好本事！南

朝有此人而不能用，可谓无人。”

司马梦求只得欠身答道：“侥幸而已。”

萧佑丹下了马来，亲自扶着司马梦求下马，一道走到耶律寅吉跟前，笑道：“耶律大人，如何？这是天赐此人予大辽。”

耶律寅吉颌首笑道：“这样的人材，定然深知大宋人情虚实，他日石越得志，我们亦不至于束手无策。”

司马梦求与韩先国听到二人对答，不由面面相觑，心中又是好笑又是着急。却见萧佑丹转身向司马梦求说道：“马先生，实不相瞒，这一位，是当今太子之师耶律大人，在下萧佑丹，是太子属下。以先生之材，南朝朝廷竟然不能用，若弃之山野，岂不可惜？我大辽太子英睿天授，爱贤如渴，才华远在元昊辈之上，先生如若不弃，定能不负胸中所学。”

耶律寅吉也走过来，道：“良臣择主而仕，若先生不弃，太子当待以张元、吴昊之礼；先生名标青史，富贵荣身，皆不过等闲之事。”张元、吴昊，是当年不得志而投奔元昊的汉人，元昊扰乱华夏，得此二人之力甚多，而元昊亦不惜以师礼待之。

司马梦求万料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真是目瞪口呆，不过他却也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当下假意推辞道：“二位大人错爱，在下山野陋人，本也无意功名……”

“哎，先生何必过谦。”萧佑丹笑道：“我已问过下人，你们商队也是要去中京，如此便一道前往，待先生见过太子，便知太子实是可辅之主，所谓楚材晋用，本是平常之事，先生断不可辜负了胸中的材

学。”

司马梦求见萧佑丹此人精明强干，辩才滔滔，心中也不由暗暗警惕。他自然是知道似萧佑丹这样的人物，断然不可能随便信任自己，更不可能轻易委以腹心，但是若能进辽国太子府，萧佑丹能否从自己口中探得宋朝的虚实自然不问可知，但是于自己了解辽国虚实，却是天赐良机，当下半推半就，竟然应允了萧佑丹一道前去中京，拜见太子。萧佑丹与耶律寅吉见司马梦求答应，也甚是高兴，二人都知道太子地位并不巩固，多一人之助，便多得一人之力。司马梦求纵有千般不济，只须不是魏王的爪牙，以他的武艺，至少也为太子增了一得力侍卫，在这个时候，也是难得的。但萧佑丹毕竟是谨慎之辈，果然不出司马梦求所料，一路之上，凡有司马梦求在的场所，他便绝不会说什么重要之事，只是和司马梦求询问宋朝风物人情。司马梦求这时也有意卖弄，议论宋朝各地风土人物，点评士夫政事，竟与萧佑丹谈得甚是投机。

如此众人快马前行，走了几日，过石子岭出山，又走了一百七十里，辽国中京大定府，便在眼前。

不要说和开封府那样的巨城相比，即便是比起城方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厚一丈五尺的析津府来，中京大定府，都称得上是城垣卑小。当时辽国人口约有四百万，户数在百万左右，丁数约二百万左右，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极盛之大国。但是因为辽道宗以及之前的几任皇帝大抵昏乱，因此民间隐户、逃户甚多，真正登入户薄的人口，不过十之六七而已。

司马梦求在朱夏门前勒马观望这座辽国的行政首都，以常理而论，

南京道是辽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其次便是渤海国故地。朱夏门是大定府南门，从南京道往来的商贾人群，无不要从此经过，只需观看此门之繁华与否，便可知辽国之治乱盛衰。此时正是上午，司马梦求见来往行人，虽然也是络绎不绝，但是人数却并不太多，比起大宋，不要说东京之南熏门，便是比杭州也难望项背。“如此小的国家，却扼住大宋咽喉近百年，真是可叹！”司马梦求一念之及此，不由微微摇了摇头。

这细微的动作，早已落入身后的萧佑丹眼中，他驱马过来，笑道：“马先生看中京而摇头，却不知何故？”

司马梦求见萧佑丹如此观察入微，心中暗暗警惕，“此君真人杰也。”口里却笑道：“实不相瞒，我看到中京之繁华，尚不及宋之中城，而辽国却能蔚然为上国，不免心生感慨。”

萧佑丹与耶律寅吉相视一眼，哈哈笑道：“我大辽能有今日，除开先祖努力之外，也是天授，天神地祇佑护，方有今日之局面。”

司马梦求曾经听说过，天神与地祇，是辽人所信之二神，天神为一骑白马的男子，地祇为一驾青牛小车的妇人。他甚少接触契丹的杰出人物，对他们的见解也颇为好奇，便笑道问道：“辽国能有今日，当是百战之功，为何说是天授？”

萧佑丹笑道：“马先生是中国高士，当能博古通今，先生可知我契丹盛于何时？”

司马梦求知道这是萧佑丹考较自己的学问，当下微微笑道：“我听说契丹源出鲜卑，本是宇文别部的一支。又有说契丹是南匈奴贵族之后。至北魏年间，已是北方强国。但若论强盛，当始于五代。”

萧佑丹点头笑道：“马先生说得不错，但北魏之时，契丹力不如人，常受欺凌，真正强大的机会，是唐太宗贞观二年，我契丹归附唐朝与突厥作战。其后虽然偶有边将侵侮，但终唐一世，我契丹都因得到了唐朝的支持，所以才能有机会击败强敌，蒸蒸日上。到五代中国大乱，契丹趁时而起，得幽蓟之地，方能成今日之大国。倘若中国得人，又岂有今日之契丹？所以说我大辽之兴，半是天授。”

司马梦求见萧佑丹如此夸耀这所谓的“天授”，心中不由十分感叹，他也知道五代之时的种种故事，似辽国能够灭亡后晋，全是因后晋用人不当，否则辽太宗耶律德光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当下干笑道：“闻大人高论，胜读十年之书。在下本以为北朝之士，必轻南朝。”

耶律寅吉摇了摇头，道：“本朝太宗皇帝攻克开封后，本欲占据中原，但终不能立足，临出开封之前，太宗皇帝道：‘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自此之后，本朝再无问鼎中原之意，只求世世与南朝为兄弟之国。似本朝制度，也多半取自中华，于南朝之士，又岂敢轻焉？”

“不错，当年太祖皇帝为八部所迫，赖以兴国者，汉人也；先朝韩德让等人也是汉人，官至封王。我大辽以南面官治汉人事，以北面官制契丹事，于蕃汉一视同仁；且历代皇帝，都崇信儒教，未曾有不亲自拜祭孔子者；而朝中大臣贵戚，不通汉语，不习汉字者，百中无一，谁人又曾敢轻视中国之士？皇太子殿下，不仅弓马纯熟，而且诗画琴棋，也无一不通，如南朝石越、苏轼的文章，太子殿下曾亲览而赞叹也。以先生之高才，若能悉心佐辅太子殿下，必能大展胸中抱负。”萧佑丹这番话，虽然语多夸饰，无非是要进一步游说司马梦求为辽太子效力，但是其中所说，大体却也近于实情。契丹是半牧半耕之民族，汉化程度相当高。

司马梦求正要答话，忽见朱夏门城门大开，数百黑甲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整肃而出，黑压压的旌旗蔽日，一时之间，整个城外便只听见整齐的马蹄之声。司马梦求见到这个阵仗，不由吃了一惊，正要转过头来询问萧佑丹，却见那些黑甲骑兵从怀中一齐取出号角，呜呜呜的吹了起来。他回头觑见耶律寅吉，脸上却是颇有惊喜之色。

司马梦求见萧佑丹朝他微微呶嘴，心中一动，已知是怎么一回事了。连忙回转马头，肃然观望，便见两面绣有日月的大旗，拥着一个身着金铠的年青人，从城中飞驰而出。那些黑甲骑士都齐声呐喊道：“千岁、千岁、千千岁！”

萧佑丹过到司马梦求身边，低声笑道：“马先生，这是太子殿下下的亲兵。太子殿下出城，亲迎太子少傅耶律大人回京来了。”说罢，萧佑丹与耶律寅吉早已翻身下马，迎了上去。

司马梦求却是依然在队伍中，并未跟上。韩先国趁着这时，催马过来，低声道：“马先生，若有事，在下在大同酒楼等您。”说完，也不等司马梦求答应，便又连忙闪回后面的商队之中。

司马梦求见辽太子与萧佑丹、耶律寅吉笑着说了几句什么，又见耶律寅吉朝太子拜倒，显是心情甚是激动，辽国太子又亲自搀起，心知这是辽国太子御下之道，不由微微冷笑。只是细心打量辽国太子的亲兵卫队。不料耶律濬扶起耶律寅吉之后，竟然与萧佑丹、耶律寅吉一齐驱马，直奔他而来。司马梦求只在一怔之间，耶律濬等人已到眼前。他连忙翻身下马，拜道：“草民拜见太子千岁。”他游目四顾，便见齐来兵士，早已个个躬身，抽刀柱地。

耶律濬笑着跳下马来，一把扶起，朗声道：“马先生是南朝高士，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司马梦求不料耶律濬如此随和，心中亦不由有几分感动，口中连连谦道：“山野草民，岂敢，岂敢。”

耶律濬笑道：“此处非待贤之所，还请入城说话。”说罢左手一挥，队伍立即奏起鼓乐，欢迎嘉宾。耶律濬左手搀着耶律寅吉，右手搀着司马梦求，一齐上马，在众军士的拥簇之下，一道入城而去。

进入东宫之后，酒宴却是早已备好的。耶律濬一面笑道：“少傅，马先生，在此先设家宴，替二位接风洗尘，简陋处勿怪为是。”一面竟是要请耶律寅吉与司马梦求上坐。

二人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坐那个位置，司马梦求见辽国太子如此礼贤下士，心中暗暗警惕。他自是不知道耶律濬因为外公萧惠、舅舅萧慈氏奴尽皆早死，只余一个舅舅叫萧兀古匿，却是才智平庸之辈——舅家无人，而皇帝耶律洪基日渐一日的昏庸，不仅仅信任耶律乙辛、张孝杰这样的奸臣，前几日居然还传出用掷骰子的方法来任命朝廷官员这样荒唐的事情——这对于有意重振朝纲，大展作为的耶律濬来说，不能不产生莫大的危机感。更何况南朝石越如今已经开始被重用，更让耶律濬要迫不及待的聚集人材，以求在朝中与耶律乙辛、张孝杰抗衡。耶律寅吉素以忠直见称，得他支持，颇能笼络一些朝官；而耶律濬又在心中视石越大敌，迫切想知道宋朝虚实，因此对二人，耶律濬竟是格外的礼遇。耶律寅吉对此却是心知肚明。他虽然感于太子的礼遇，但却也是知道分寸的人，终不敢去坐那个上首。最终一番辞让，还是太子坐了上首，耶律寅吉、司马梦求次之，萧佑丹在下首相陪。

酒过三巡之后，耶律濬笑着对萧佑丹说道：“佑丹，父皇已经答应我的请求，你改任皇太子惕隐。”

司马梦求知道所谓的“皇太子惕隐”，是管理皇太子宫帐之事的官员，相当于皇太子的大管家、侍卫总管，是皇太子的心腹之人。耶律濬得萧佑丹为谋主，司马梦求不由微微皱了皱眉，但忽的想起萧佑丹的厉害，立时警觉，连忙低头饮酒掩饰，一面偷眼觑视萧佑丹。好在萧佑丹却并没有注意他，他望了耶律濬一眼，心不在焉的说道：“多谢殿下。”

耶律濬见他神情中似有忧色，不由一怔。正要相问，耶律寅吉轻轻咳了一声，说道：“殿下，您总领北、南枢密使事，有励精图治之意，臣早有听闻。本朝能得太子如此，是国家社稷之福。”

耶律濬连忙谦笑道：“少傅谬赞了。”

耶律寅吉却脸色沉重的摇摇头，继续说道：“殿下胸怀大志，上任几日，便任命了一批低层官员，将原来那些靠阿谀奉迎得官的腐虫罢免，又推荐素有忠直之名的马群太保萧乌克邻为契丹行宫都部署，使一些忠直之士能有机会为报效朝廷，大有澄清天下之志，臣等非常钦佩，百姓们都交口称赞殿下英明果决。”

耶律濬迷惑不解的望着耶律寅吉，他口中说的尽是赞美的话，但是脸色非常的严肃，似乎在说着什么严重的事情一样。

耶律寅吉似乎没有看见耶律濬的眼神一般，只是回头望了望左右。一直沉默不语的萧佑丹使了个眼色，那些侍奉的宫婢们连忙一一退下。一个青衣卫士走了过来，躬身行礼。耶律濬举起左手，沉声道：“撒拨，你带人四处巡视，任何人不许靠近。”

“是。”撒拨简短的答了一声，转身离去。

司马梦求知道这是要谈论机密之事，连忙站起身来，笑道：“殿下，草民亦有点乏了，先行告退。”

耶律寅吉微微一笑，道：“马先生不必走，殿下托先生以腹心，先生国士，又岂得置身事外？”

萧佑丹素知耶律寅吉是有分寸之人，既然他不介意留下这个马林水，就是说他要讲的话可以让他知道，当下朝耶律濬使了个眼色。耶律濬立时笑道：“马先生不可见外，快快请坐。呆会还盼不吝赐教。”

司马梦求知道这不过是笼络之计，当下也不推辞，抱拳道：“不敢。”他也正想趁机多知道一些辽朝的虚实。

耶律寅吉见司马梦求坐下了，这才接着说道：“当今朝中，耶律乙辛与张孝杰惑乱皇上，殿下如此行事，不是正犯二人之忌么？殿下罢斥的人，正是二人的党羽，如此操之过急，是臣所不解者。”

萧佑丹也苦笑着摇摇头，他本来已经劝喻耶律濬不要打草惊蛇，但是事有两难，若是不去罢斥奸小，那么一切雄心壮志，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皇太子和耶律乙辛、张孝杰的对立，几乎是无法回避的。他也知道以为皇太子的性格，是绝对无法身居重位却隐忍不作为的。因此他一路上听说的种种作为，既让他高兴皇太子是个明君，却也让他无比的担心，害怕太子斗不过耶律乙辛与张孝杰。这时候耶律寅吉当面指出来，却正是说出了他的心事。果然，耶律濬只是微微一怔，便笑道：“少傅，所谓冰炭不同炉，我若想有所作为，便不能太束手束脚了。那些奸小，怕他们何来？何况父皇终究只有我一个儿子。”

耶律寅吉这才知道耶律濬有恃无恐的原因，不由叹道：“不可恃，殿下，此事不可恃。皇上正富春秋，未必会担心日后无子，何况，恕臣直言，皇上便是没有了儿子，也还有孙子！”

耶律濬怔道：“孙子？”

“正是，皇长孙已经出生。”

“少傅是说我儿子阿果^[1]？”耶律濬问道。

耶律寅吉点点头，道：“正是。”

“这怎么可能？”耶律濬几乎不敢置信。

“若有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中伤殿下，当皇上不相信殿下之时，未必不能选择皇长孙为嗣。殿下锋芒不可太露，锋芒太露，上则让皇上不安，皇上亦担心唐太宗之事复见于今日；下则让奸臣侧目，树敌于朝。”耶律寅吉冷冷的说道。

“这……”耶律濬仰身靠在椅背上，似乎是问话又似乎是喃喃自语：“可是……这可能吗？……南朝石越已经被重用，我朝现在四处叛乱，百姓怨声载道，若再不振作，只怕社稷不保……”

司马梦求不料石越竟然给耶律濬如此大的压力，心中竟不免有一丝骄傲，又有一丝惭愧，他身为石越的幕僚，在此之前，竟然不知道北朝辽国，有一些杰出之士正把石越当成巨大的威胁。

耶律寅吉也没有料到太子如此迫不及待，竟然也是迫于石越的压力，他沉默良久，目光转向司马梦求，问道：“马先生，你以为如何？”

司马梦求见众人的目光都聚到自己身上，沉吟一会，道：“石子明的确是百年难遇之人，只是宋朝朝廷上的纷争，便是诸葛亮复生，也必然会束手束脚，暂时似乎不必太担心。”

耶律寅吉与萧佑丹相顾点头，又问道：“先生说得是。”

司马梦求又道：“攘外须先安内。安内之术，草民赠太子殿下八个字——”他略略一顿，轻声说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耶律濬等人重复着司马梦求的话，各自思考着，一时之间，厅中变得无比的寂静。

过了好一阵子，忽然听到撒拨在门口沉声说道：“殿下，有书信。”

耶律濬朝众人点头示意，起身走到门口，从撒拨手中接过一个火漆木匣，回来放在桌上，从腰间取出一把小刀，刮去火漆，从匣中取出一卷白纸，打开来细细看了，脸上明显有欣喜之色。他看完之后，将纸卷成一团，一个护卫立时捧着火炉走了过来。耶律濬将纸条连木匣丢入火中，望着高高窜起的火苗，笑盈盈的说道：“一头豺狼已经被赶出大道了。”

“哦？”耶律寅吉与萧佑丹都形动颜色，紧紧望着耶律濬。

耶律濬笑道：“萧素与萧岩寿弹劾耶律乙辛那厮，父皇已经下诏，罢耶律乙辛北枢密使，他现在的官职，是中京留守。此贼既去，张孝杰不足为虑。”

[1]. 即耶律延禧，小名阿果。

闰四月初一。

大宋，文德殿。

大臣们按着班次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皇帝赵顼头戴皂纱折上巾，身着浅黄袍衫，腰间系着玉装红束带，脚穿六合靴，端坐在御椅上。今天的朝会，虽然不是一年三次的大朝会，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是第一次在朝堂上辩论两个版本的官制改革方案。在如此较大规模的朝会之上，翰林学士石越的班次，是相当靠后的。至少如韩绛、吕惠卿、蔡确、曾布们，都远远的站在他前面。他能看到的背影，也就是同为翰林学士的韩维罢了，他的背后，站着翰林学士元绛、张璪。

但是文德殿之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今天的主角之一，就是站在人群中的石越与韩维。

“诸卿，改官制诏颁下之后，中书门下与学士院皆呈上了改官制的条例，众卿都已看过，今日朝会，便是要廷议以何者为优？是否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章程拿定，便好颁行天下。”皇帝环视众人，朗声说道。他说完，顿了顿，望着王珪说道：“王珪，你先来说中书门下的条例。”

“遵旨。”王珪出列，欠身道：“陛下颁改官制诏，诏中书与翰林院各自详定官制，是欲使名实相符，以正名合古制，此本朝百年之盛

事。国初承唐制，三省无专职，台、省、寺、监无定员，类以他员主判。于是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给舍不领本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凡官人授受之别，有官、职、差遣。仕者尽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于是陛下慷慨欲更其制，下诏议行，臣等愚昧，以为宋承唐制，官制之变革，其要者，无非是使一切领空名者，尽皆罢去，而以阶寄禄。故中书门下所上官制，有三省六部，有职事官、散官、勋爵诸等……”

王珪口若悬河，说了大半个时辰，介绍中书门下的改官制方案，石越等人早已读过，中书门下的方案，完全以《唐六典》为基础，再辅以南宋制，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方案，三省事无大小，以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执行，分班奏事。这个方案，既没有任何创举，也原封不动的保留了枢密院等机构设置，并没有要求增加相权。较大的改革，是撤消了三司使，使其权归于户部。

等王珪说完，赵顼微微颌首，目光投向石越，道：“翰林学士石越。”

“臣在。”

“卿说说学士院的条例。”

“遵旨。”石越应声出列，朗声道：“陛下下诏厘定官制，诏臣与翰林学士韩维、元细、张璪，以及枢密院承旨张诚一领其事。臣等以为，改官制之要义，除名实相符之外，须要使权力互相制衡、增加效率，去除冗官与重复设官，故此臣等所定官制，是以唐制与国朝旧制为基础，权衡古今利弊得失而设……”

吕惠卿早已读过石越等人草拟的方案，这个方案颇有出人意料的设想，他也能感觉其中的智慧与见识，但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其实并不完全，例如军事方面，枢密院等一切，完全因袭旧制，毫无更改，因此他一直在揣测着石越的用心。吕惠卿一面听着石越侃侃而谈，一面低着头偷觑韩维等人神色，只见韩维脸色沉稳如常，元绛从容自若，惟有张璪面有得色，他心中略一思忖，便已知石越必有一个更详尽的方案，只是暂时没有公布。想通此节，吕惠卿连忙细心听石越向皇帝阐述其要旨。

“究其实，臣等所拟之方案，与中书所拟方案，大同而小异。”石越说了一句照顾中书面子的话，便接着说道：“臣等以为，凡一国之官制，无非是由朝廷与地方组成。而中央朝廷，又可细分为数部分，三省与枢密院、门下后省等，可称为中枢；各部、寺、监等，可称为辅枢；学士院、翰林院、秘书监等，可称为附枢；御史台为监察；诸殿阁学士修撰等，可统称为贴职；另外又有宫廷官、东宫官、王府官。除此之外，枢密院以下，可以细列为军事系统；大理寺等又可细列为司法系统。如此划分，则朝廷官员烦要职掌，便可以一目了然。此外又别有崇官、散阶、勋、爵等等，臣等统称为勋爵体系……”

“而其中最要者自是中枢。臣等细考古今，究其得失，定中枢制度：中枢以尚书省掌全国大小政事，以枢密院掌军事，以门下后省掌上下封驳之权，以中书省掌外制宣敕，谏诤人君；以门下省掌谏议……”

虽然石越等人所拟的官制，众人早已知详，但是他在朝堂上公开宣读，依然引来了众官的侧目，若非有皇帝在，殿中侍御史虎视，只怕早就一片哗然了——石越所定的制度，虽然是三省之名，实际上却又是一次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韩维与元绛见到众人表情，不由相顾点头，嘴角微微泛出冷笑，张璪却是愈发连下巴都扬了起来。

“尚书省，有决策、行政之权。设尚书令之位，虚位以待储君监国、学习政务之用，为使上下得所，储君非监国，不掌印不决策；非储君，纵亲王亦不得为尚书令。于尚书省设政事堂，掌大小事务决策，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领政事堂；另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列政事堂议事，然参知政事不单授，可使辅枢各部尚书、寺卿之贤能者，加参知政事衔，以为副相。参知政事除六部尚书例加外，各寺卿、知监事中择三四人兼任，如此，宰相虽只两人，副相却有六至十人，尚书省位权虽重，而有参知政事相制衡，则臣下不能擅权。另设尚书左右丞，列席政事堂，分监辅枢各部寺监之行政，以为行政监督之职……”

“臣有事启奏！”班列中，忽然有人大声打断了石越的禀奏。

赵顼不由皱了皱眉。文德殿上，所有的大臣，都不由自主的把目光往说话的方向聚集过去，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是谁这么不给炙手可热的新贵石越面子，居然当殿打断他说话。殿中侍御史们早已蠢蠢欲动，有人已经在筹算着趁此机会送石越人情了。却见一个脸色金黄的中年人走出班列，昂声道：“臣宝文阁待制孙览有事启奏。”

见到此人出列，众人都吃了一惊。吕惠卿眯着眼睛，脸上不由露出一丝讥笑——原来这个宝文阁待制孙览，是最近新除的。此人一向转任地方，颇有治迹，但说起来，却是更偏向于旧党一面，因石越得势，才能够再入中央为宝文阁待制，他的哥哥，便是在白水潭学院威望甚高的孙觉！没有人料到，竟然会是一个被隐隐打着石党标记的人，出来向石越发难！

赵顼见是孙览，脸色稍稍缓和，他对孙览有点印象，数年之前便是赵顼亲自调他入中央做司农寺主薄的，后来被判寺事舒亶弹劾才又离开中央。此人是个虽有才干，却经常与执政者意见不和的人物。赵顼耐着

性子问道：“卿有何事？”

“臣以为翰林学士院所拟官制甚为不妥。”孙览亢声说道，总算他对石越还有一些情份，并没有去点他的名。

“哦？有何不妥？”赵顼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张璪也开始不自在起来。石越与韩维、元细六目相交，亦只有苦笑。

“自唐以来，向是以中书为决策，以尚书为行政，以门下驳议，此千古之典范。翰林学士都是饱学之士，平白就让尚书省身兼决策、行政之权，破坏三省平衡，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再用增加参知政事之法来制衡相权，更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臣不以为然。”

张璪早已忍耐不住，跨出一步，向赵顼躬身道：“陛下。”他侧着身子觑了孙览一眼，高声说道：“臣等以为，改官制是为了增效去冗。使各部尚书、寺卿兼参政，决策之时，诸相便能深知各部寺内情，凡有大事，各部尚书、寺卿同时站在本部寺之立场表达意见，而左右仆射则协调融和，无论大小政事，政事堂皆能尽知其情弊。这样的制度，好过中书、尚书互不相闻，虽有制衡，却互不了解。且各部尚书、寺卿既然兼参知政事，隐然便可以与左右仆射分庭抗礼，左右仆射虽然官高位重，却也无法擅权。如何又可以说是画蛇添足？”

这种种制度，虽然多出自石越的创议，比如尚书兼参政，就类似于二十世纪之内阁，虽然难说尽善尽美，但较之三省分权，却还是有其优势的。张璪校对《唐六典》，精通故事典章，在这份方案中出力甚多，他知道只要这份方案最终采用，凭借种种创制，他张璪便可以籍此名扬万世，因此倒成了为官制辩护的急先锋。

孙览虽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但心中却尚不服气，又问道：“如

此，将置中书省于何地？”

张璪见孙览有退让之意，得意的扬起下巴，高声说道：“以中书省掌外制宣敕，谏诤人君，有何不可？”

“这，这不合祖制。”

“三代以来，何曾有中书省，何曾有门下省？秦汉之际，中书省又在何处？制度因循变化，本是天道之常。况且国朝以来，官制混乱，太祖、太宗征战四方，真宗、仁宗、英宗皇帝休养生息，无暇厘正。逮至本朝，皇帝英明，遂有此盛事，此祖宗留给皇上做的事情，如何说是不合祖制？臣以为，皇上如此，正是要给后代，立千秋万代之规模。上及三代，下至汉唐，其制度规模，善者可循，恶者可改，合时者可用，不合时者可去，这才是道之所在。”张璪舌辩滔滔，说得孙览哑口无言，他这才知道，所谓的“翰林学士”，并非浪得虚名。

赵顼也连连点头，笑道：“孙卿可还有意见？”

“臣孟浪，请陛下恕罪。”孙览本是直率之人，见说人家不过，人家也不是强辞夺理，便干脆伏首谢罪。

赵顼含笑摇了摇头，道：“卿无罪。今日朝议，本就是要讨论官制，若有不妥，诸卿尽管直言。孙卿之失，不合太心急，且待石子明读完再说不迟。”

“陛下圣明。”

一片拍马屁的拜贺声落下之后，吕惠卿忽然道：“陛下，臣有个问题，想问石学士。”

赵頊微微额首，目光转向石越，石越连忙道：“参政请说。”

吕惠卿笑道：“依学士院之条例，政事堂除左右仆射之外，另有参政十人左右。便是说，朝廷多则有十二位以上的宰相，少则有八位以上，政事堂决策之人如此之多，难免众议纷纷不能决，若意见分歧，无法全堂画诺，又当如何是好？难道事无巨细，都要陛下亲断么？若如此，则宰相之体何在？皇上设宰相又有何用？”

“参政问得好。”石越笑道：“左右仆射轮流值日，诸参政亦轮流值日，小事由左右仆射与诸参政决断备案；大事召政事堂会议，若不能全堂画诺，亦由左右仆射决断，但若决策失误，左右仆射便当为此负责。若左右仆射之间亦有分歧不能决，或者参知政事之间意见纷争，则可由左右丞交皇上裁决。如此，左右仆射亦不敢逆多数参政之意见而轻率决策。”

吕惠卿略一思忖，笑道：“如此甚好。”

石越又继续说道：“何况无论大小事务，尚书省皆不直接草诏敕，大事由学士院草拟，小事由中书省舍人院草拟。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若以为不妥，可以拒绝拟诏。此外更有门下后省给事中，上可封还诏书，下可驳正百官章奏，诸诏敕无给事中画押，不得颁行，此唐制之善者也。给事中者，位卑而权重，由人主择清介出众之士任之，凡诏敕，给事中认为不合理者，说明理由封还之。执政再思，修改之后再至门下后省，给事中画诺则可。若否，则不得颁行。若一份诏书封还三次，则当付诸廷议。廷议许给事中，则执政当辞职；廷议许执政，则给事中当辞职。如此，臣等以为，朝廷之诏令，必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殿中诸人都知道给事中历来便有封驳之权。但石越提出三次封驳，便有一方要为此付出乌纱帽的代价，却是无形中加重了给事中的权威。众人自然不知道石越是因为看见后世的给事中，因为不要负责任，就滥用职权，所以想出此策来防患于未然，同时也迫使执政们正视给事中的权威。皇帝自然乐于看到臣子们互相制衡，且以宋代之皇权，赵顼也根本不介意给事中有权力封还他的诏书——皇帝被臣子扫面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众大臣一面听着石越滔滔不绝的介绍着他的官制改革方案，便是连韩绛、冯京、吕惠卿、王珪，都知道皇帝是打定主意要采纳这个方案了。这其中的修改最多是细节性的。此时众人心中想的倒是自己究竟能分到哪个职位。与其纠缠于官制改革这种无“实际意义”的东西，倒不如花点心思去想想之后的实利。毫无疑问，除左右仆射之外，兵部尚书兼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兼参知政事，应当是最让人眼热的职位了。

而另一方面，枢密院系统的大臣们则个个都无动于衷，石越刻意回避了军事体系的改革，枢密院、三衙等原封不动的保留，武职系统也丝毫没有触动，这一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只有枢密使吴充与枢密副使王韶，心里才非常的明白，军事体系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吴充突然想来自内廷的小道消息，说他将出任兵部尚书兼参知政事，而将有一位中书的丞相对调，过来担任枢密使。他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后面石越说的什么，竟完全没有在意了。

这个世界上，不把禄位放在心上的人，毕竟是少数。

当天的讨论一直到未时的钟声响起才告结束。整个的过程并没有激烈的辩论，但也没有最终的结论。因为所谓的官僚体系毕竟非常庞大，其中可以争议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从文德殿出来后，蔡确觑见左右无人，快步走到王珪身后，低声道：“禹玉公请留步。”

王珪忙停下步来，笑道：“蔡中丞，有何指教？”

“禹玉公，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蔡确眼珠转动，微笑道。

王珪见蔡确说得奇怪，他也是老于世故的人，不由笑道：“中丞有话但请直说。”

“今日之朝议，禹玉公应当明白圣意何在了。”

王珪笑道：“人君择善而从也是平常之事。学士院的方案好，便用学士院的，不仅在下，便是政事堂其他诸位，我也可以担保他们并不介意。”

“诸相公宰相之量，自当如此。”蔡确打着哈哈笑道，“不过……”

“中丞有话但请直讲。”

蔡确游目四顾，见无人在侧，压低声音道：“在下听到传闻，说圣上曾对韩维、石越说，若新官制推行，朝中大臣，陛下想要新旧参用。”

王珪一怔，道：“这亦是常事，比如石越，自然要趁着机会大用。只是不知他会做左右仆射还是吏部尚书兼参政，这也是别人争不来的。”王珪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自知资历、根基不及韩绛，宠信才智比不上石越、吕惠卿，朝廷之中，谣言数日之前便已传出，韩

绛、吕惠卿、冯京、吴充、石越这五人，免不得要分了左右仆射外加兵部、吏部尚书，以及一个枢密使的职位。他王珪的本份，应当是守着六部尚书中的一个职位了。

蔡确见王珪神色中并不担心，心中冷笑，脸上却笑道：“王相可知御史大夫一职，圣上有意由何人担任？”

“这……中丞说笑了吧？石越也说御史大夫不轻授，本朝亦没有先例。”

蔡确故意轻描淡写的笑道：“在下却听说并非如此，本朝有一人一直简在帝心，圣上在韩维与石越面前，曾指着御史大夫的官职，说御史大夫非此人不可。”

“啊？”王珪眉毛一挑，问道：“那是何人？”

蔡确压着嗓子，一字一顿的说道：“司马光。”

“司马光？”王珪愕然道。

“正是。”

“司马光不是曾经拒绝御史中丞的任命么？这，这……御史大夫，或者谣传罢？”

蔡确听话知音，便知目的已经达到了一半，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王丞相不在朝中，新法大部分暂时中断，若说司马光回朝也不奇怪。说不定司马君实在洛阳呆久了，正在后悔呢。”

王珪心中却已在计算不定——石越心里未必希望司马光回朝，只是

石越虽然内里依然是用变法来博皇帝信任，但又焉知他不会向司马光、范纯仁辈卖弄人情？司马光若为御史大夫，他王珪固然要寝食难安，甚至相位堪危；但是他蔡持正只怕也要无处安身，便是吕吉甫也万万容不得司马光回朝中的……

蔡确瞅见王珪脸色阴情不定，只是垂首踌躇，不免又有点心急——司马光做御史大夫，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蔡中丞，堂堂兰台首领，不仅从此要屈居人后，而且只怕司马光上任第一本就是弹劾自己。到时候别说御史中丞，便是要留在汴京这个花花世界也不可得。但他心中虽急，却要外示平静，笑道：“禹玉公，你可知要阻司马光入朝，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王珪虽知蔡确必然有所主张，天塌下来有高子个顶着，但事关自己的富贵前途，却也不能不关心，连忙问道：“持正有何良策？”语气间又变得亲热了几分。

蔡确笑道：“皇上早有意要收复灵武，这次官制改革事，凡是涉及到武事的官职，都暂原样保留，禹玉公可知其中玄虚？”

王珪思忖了一会，道：“兵者大事也，或是为了慎重。”

“这么说，禹玉公也不认为皇上会不整顿武事，石越、韩维会不改革武官了？”

“那是自然，兵制是迟早会动的。依某看，也许是皇上现在没有得力的枢密使人选，所以才不急于改革兵制。”

蔡确从容道：“禹玉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何不送给石、韩一个人情，也替皇上分忧？我可听说最近石越的家人几次来往于太原……”

“太原？”王珪不由一怔，半晌，才失声笑道：“持正果然智珠在握，如此简单的方法，我居然没有想到。”

石府，石越书房。

“公子又把司马君实搬出来，是一手妙棋，但也是一着险棋。”潘照临听石越说到皇帝有意司马光，石越在旁边大加撺掇之时，不由笑道。

石越轻轻啜了口茶，笑道：“司马君实也是个固执的人，兼之声望太隆，若他入朝，牵制实多，皇上未必没有借他来保持朝中平衡之意，但是现在却不会太着急，中书门下本来就四分五裂，各有主意，皇上又用我和持国等人借学士院推行政策……”

潘照临轻轻摇头，道：“今上登基八年有余，朝野之事，已大有进步。他数度遣使问王介甫平安，又加赐王安上官爵，为的便是防着中书门下的相公们有朝一日得意忘形，便可一道诏旨往金陵召回王介甫，这么着中书门下就没有谁能真正弄权。留下司马君实在洛阳，从今年正旦开始，不过几个月时间，已有两次遣使赏赐，一次是赐龙凤团茶，一次是赐座钟与笔墨，还不是怕有一日新党坐大，就可以召回司马光，从中制衡。王安石与司马光，始终是两个大伏笔。”他顿了顿，又继续抽丝剥茧的分析道：“但皇上突然要召回司马光，揣其原因，或是今上毕竟年轻，还是沉不住气，或是他现在就觉得朝中力量的均势已被打破。中书四相，没有两个人是同心的，枢密使、三司使、御史中丞亦无强援，唯一略显齐心的，只有学士院……”

说到此处，石越不由望了潘照临一眼，心中一震。“我在朝中并无

根基可言，若说现在就来防我……”

潘照临沉声道：“若是改官制后，皇上有意让公子做到吏部尚书兼参政，甚至是左右仆射，而韩维、冯京隐隐与公子一体，翰林院元绹、张璪，甚至连蔡确也有倒向公子的意思，皇上这时候想要召回司马君实，也未必不合情理。”

“这……”

“我想这着棋，或是慈寿殿那位老太太下的也不一定。”潘照临苦笑道。

石越不想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本以为皇帝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意愿要召回司马光，所以一点也不反对皇帝将司马光推出来，吸引那些争权夺利者的目光，顺便也卖给旧党一个人情，如此来分担自己将要遇到的阻力——这本是“暗渡陈仓”之计。但若司马光真的来做宋朝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握着监督百官之权，又兼着司马光巨大的名望，从此真不知道会有多少掣肘了。

“真要和司马光打交道了么？”石越不禁喃喃道。

“司马光最终会不会入朝，取决于皇上的态度——王安石不在，没有几个大臣敢直接反对这项任命，旧党势力犹在，司马君实声望又这么好。但公子可以将官制改革，特别是兵制改革的大局尽早定下来，若朝廷做出一副有意整兵经武的样子，司马光愿不愿意复出，还是未知之数。”

“不错。”石越击掌笑道：“司马光一向反对朝廷用兵，若与皇上政见不合，未必会复出。新官职任命之时，我会向皇上力拒左右仆射或

者吏部尚书之职。”

“不做左右仆射或者还好，但不做吏部尚书……”

石越笑吟吟站起身来，走到书案前，提笔蘸墨，写下几个字来，递给潘照临，笑道：“我就求皇上让我做这个官吧。”

潘照临凝视半晌，拊掌笑道：“极妙！”

二人计议方定，便听到唐康在门外低声说道：“大哥，有太原的书信与陈桥镇传书。”

“快送进来吧。”

唐康推开门走了进来，朝二人欠欠身，一面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并一个密封的小铜筒，递给石越。石越先拿起小铜筒，见上面有数道火漆印，他检视正常后，方剔开火漆，从筒中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看时，却见上面写着莫名其妙的字体，便递给潘照临，问道：“潜光兄，这又是什么字？”

潘照临接过来看了一眼，笑道：“这是西夏字和契丹小字糅合在一起的密语，这是析津传来的消息，第一站传到大名府，在大名府再换鸽子，传到陈桥镇，陈桥镇飞马报到京师。这还是第一次由析津正式传来的消息——说纯父准备去契丹中京探听虚实。”

唐康听到“契丹中京”四个字，脸上不由露出羡慕的神态，笑道：“什么时候我也能去去便好。”

石越望了唐康一眼，淡淡道：“你和潘先生学好这些密语，平素好好学兵法、武艺，将来未必没有机会做个儒将。有朝一日，统十万之

旅，观兵中京，才是好男儿。”

唐康忙敛容答道：“我记得了。”

石越点点头，这才拆开郭逵的书信，只见上面用刚劲的字体写道：“某启。孟春犹寒，伏惟学士阁下动止万福。前急足自府还，伏蒙赐书为报，因得备问起居之节、进退之宜，私心喜甚，何可甚道……”

石越看完，顺手递给潘照临，笑道：“是平常书信，郭公殷勤致意矣。”

牡丹花开时节。

西都洛阳的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与富弼府第的张扬相反，司马光的府邸，藏在洛阳巷陌深处，若非陈襄事先知道，绝难寻到。作为皇帝身边重要的史官，起居注修撰者，陈襄对司马光府有一种别样的感情——《资治通鉴》书局便在司马光府中。他把马车停在司马光府外约几十步的地方，仔细打量着这个不起眼的巷子。离司马光府约五百步的地方，有一座外表极其简陋的宅院，宅院的大门横匾上，不起眼的题着“西京评论”四个魏碑大字——这里便是闻名天下的《西京评论》报报馆所在地，这座宅子里面，不仅仅有数以十计的房间、会客厅，还有一个藏书数万卷的藏书楼，以及一个占地十余亩的大花园。每当报纸定稿之后，便有快马从这里将报纸清稿分送洛水边上三个印书坊，连夜排版，第二日上午，便能把刚刚印好的报纸，发送到各个卖报人、书坊。据陈襄所知，三大报中，《皇宋新义报》是一日一刊，除正旦、五月初一、冬至三天外，从不间断；《汴京

新闻》是每月二十九刊，月末休息一日——有时候甚至连月末也照常刊印；《西京评论》则是一月三休，逢初十、二十、三十便休刊。除三大报之外，似《谏闻报》及其他新创办的小报，则往往是三日一刊甚至五日一刊。

已经五十八岁的陈襄，身体依然康健，他一面打量着入眼的景物，一面朝司马光府上走去。“这个司马君实，自从贬退洛阳之后，一直闭口不谈朝政，只是专心编撰《资治通鉴》……”——陈襄想起自己身负的使命，以及关于司马光的种种传言，目光不由自主的又瞥了一眼五百步外《西京评论》报社——《西京评论》的现任主编范祖禹同时也是《资治通鉴》书局重要成员，司马光的主要助手；而《西京评论》最重要的核心成员，除了有嵩阳书院的师生、洛阳名宿之外，还有一个人，便是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同样，负责《西京评论》的销售发行等等事宜的，传说便是富弼之子富绍庭……

“司马君实真的不关心朝政么？”陈襄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思量间，陈襄已经走到了司马光府前。

早有仆人看见陈襄，连忙迎上前来请安迎接。陈襄问道：“你家司马学士^[1]在家么？烦劳通传一声，便说故人陈述古求见。”说罢从袖中掏出一个名帖递给仆人。

那仆人却不接他的名帖，只问道：“陈先生可是从京师来么？”

“正是。”

那仆人顿时满脸堆笑，欠身道：“我家大人等待多时了。陈先生，便请进吧。”一面说一面引着陈襄往屋中走去。

陈襄奇道：“你家老爷知道我要来？”

“前几日，有个智缘大师来过，小的正在旁边侍候，他说不多日陈先生要来，我家大人便嘱咐小的，若有从京师来的陈先生，便可直接请进去，万不敢让您等候。那个智缘大师不愧是得道高僧，果真能掐会算……”仆人说起此事，不由叹服不已。

“智缘？”陈襄怔了一下，大相国寺方丈智缘大师颇有名气，是王安石的方外密友，如何便来拜会甚少和释道交游的司马光了？而且还能料到自己的到来？正在猜疑间，忽听到一人唤道：“古灵公^[2]，小侄有礼了。”

陈襄抬眼便见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正给自己行礼，连忙搀起，笑道：“贤侄不必多礼。令尊可在？”

司马康笑道：“家父正在书房，不知陈大人远来，请往客厅奉茶，容小侄去通报一声。”

陈襄上下打量着司马康，见他手中拿着黑黑白白的一根根小棒，不由笑道：“贤侄莫急，你手中拿的却是什么物事？”

司马康忙笑道：“这是嵩阳书院格物院一个学生发明的玩意，黑色的叫炭笔，白色的叫石笔。”

“这是笔？”

“正是。”司马康笑道：“这炭笔倒也寻常，这石笔却是将石膏加热至一定程度之后，再将热石膏加水搅拌成糊状，灌入模型凝固而成，甚是巧妙。用这种石笔，再配上黑色的木板，写完可以擦去，擦掉可以重写。于书院讲课，颇为便当。”

“哦？”陈襄将信将疑的接过一支“石笔”，端详一会，赞道：“若能如此，果然便当。”

司马康笑道：“我已问过家父与那个学生，便要将此物的制作方法公布于《西京评论》与《嵩阳学刊》之上，使它可以造福天下。”

陈襄连连赞叹，夸道：“君子重义轻利，原当如此。”

司马康一笑，谦逊几句，将陈襄请进客厅。陈襄见客厅中陈设精雅，诸物尽皆一丝不苟，心里暗暗点头。司马康待陈襄坐了，亲手从仆人手中接过茶来奉上，这才转身对仆人说道：“快去知会老爷，便说京师陈大人光临。”仆人应声退出门外。司马康又站在陈襄下首，笑道：“听说最近京师伯淳先生与正叔先生各出了一部新书，伯淳先生说天理自在宇宙洪荒之间，若要明天理，非得穷究万物之理，得其本原真相，而格物之道，虽不得少体悟，却还得从实物中去寻；正叔先生则说天理本在人心之中，格物之道，是穷致其理，凡物之理，精妙无穷处，需得从人心中去寻。昔日二程先生在洛，愚侄也曾听过教诲，似乎主张相近，不料数年之后，竟有殊途之虑。大人是饱学名儒，却不知大人以为二程之说孰是孰非？”

陈襄不料司马康张口便问起学问上的分歧，而且是近来在儒林惹得纷纷扰扰的二程兄弟分途之事，不由笑道：“殊途无妨，若能体悟天道与圣人的仁心，从实物中寻也罢，从人心中寻也罢，只要能寻到，便是正道。依老朽之见，程伯淳颇受石子明所倡之逻辑学影响，凡事皆欲寻其道理是如何来，却不知道道理之得，有时候便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而程正叔则太重体悟，虽然也常说吾日三省吾身，却怕有一日落入玄想之中。”

“述古兄见识不凡。”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陈襄知是司马光到了，忙站起身来迎接。司马光笑着走进厅中，与陈襄对揖一礼，寒喧数语，再次分宾主坐了，道：“方才说到二程。述古兄可知二程之分途，原因究竟何在？”

陈襄微微一笑，道：“无非是石子明。”

司马光摇摇头，徐徐说道：“从表面上看来，自然是石子明。但究其实，则无非是内圣与外王孰轻孰重的分歧。二程之说本来是欲从内圣中求外王之道，从人心中求天理，桑长卿在《白水潭学刊》中著文说，这种主张之实际就是要让士大夫皆成圣贤，再来感化了贩夫走卒，皆成圣贤，若其有一样不能成圣贤，那么由外圣而求外王，终不可得，这却是见识敏锐之语。而自石子明大张杂学、重《论语》以来，其赤帜却是直接由外王而外王，他将一切过往视为奇技淫巧之事，都用一个‘仁’字包了，他说那些奢侈之物卖给有钱人，国家从中多征一分税，则可以让百姓少出一分税；他说商人若能使一个地方物价平稳，则商人之仁与圣人之仁无异……如此等等，则石子明竟不止是想由外王而外王，竟是想由外王之术，而入内圣之道。白水潭有学子鼓吹：时时有坏心，却不得不做好事，要好过时时存着善心，却全然不做好事；吃斋念佛颂经一世，不若耕田一岁功德大……”

陈襄仔细揣摩着司马光的话语，他知道司马光与自己其实差不多，是两汉以来经生的门徒，他们相信从五经之中，能找到经世济用的方法，能找到致天下太平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本质上，相信外王之道更甚至相信内圣之道，虽然他们也认为外王内圣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从司马光的这番话中，陈襄努力想读出一丝褒贬来，却终是一无所获。

“那君实是以为程伯淳这是回归外王之道了？”陈襄试探着问道。

司马光点点头，“程伯淳是有志于事功的人，他是白水潭学院的首领之一，日日受到石学影响，若还一成不变，那便是咄咄怪事。”

“那君实以为这是好是坏？”陈襄决定单刀直入。

司马光沉吟一会，方道：“学风归于朴实，自然也是好事。由杂学而入经学，未必不能找到一条新路——程伯淳的转变，无论如何，我以为都是一桩大事。但石子明之学说，过份相信外王便可以治天下，甚至以为外王可以及于内圣，未必没有隐忧。只是这是百年之后的事情，以光之才，不能预料。”

陈襄不由笑道：“如今天下之学，十分之七，都归于外王了。除石学外，王介甫之新学，实际也是公羊家之遗意，不脱于外王之学，若真有隐忧，那程正叔的学说，未必没有他存在的道理。也许百年后纠正浮弊，便要靠程正叔了。可见世间之上，有阴必得有阳，有阳必得有阴。”

司马光听陈襄言辞当中，意味深长，竟似别有他意，不由一怔，想起受王安石嘱托来见自己的智缘说的话来：“学士（注：司马光时为资政殿学士）与相公，虽都不在朝中，却无一日不在皇上心中。相公的宰相做得与常人不同，怨谤虽多，威信亦大，不得万不得已，皇上不会再下旨往江宁，但给学士的诏旨，依小僧看，迟则一年，快则半年，必然下来。相公之意，是盼着学士莫要推辞，朝中那位学士，志向本事皆是难得，但少年得志，或有孟浪处，上上下下，多有不放心的、忌恨的，若有学士在朝中，则朝野都能安得住心，便于那个学士也是有好处的……又有一事，学士的风骨，九重之内也知道的，诏旨断不会轻易下，毕竟会有一个人先来——依小僧看，或者便是陈述古……”

陈襄自是不知道司马光在想什么，见司马光默不做声，又继续说道：“我在京师曾听说——太皇太后言道：当今朝廷，甚少老成之人，若老成之士，外臣中自以司马君实为楷模。最近朝中改官制，皇上也说想要新旧参用，圣上手指御史大夫一职说，此非司马光不可。石子明亦深以为然，听说他向皇上进言，道司马君实志虑纯熟，若为御史大夫，朝中可无邪党……”他一面说，一面偷偷看司马光的脸色。司马光却只是淡淡一笑，反问道：“述古兄此来，是奉了圣意呢？还是私下来拜访。”

陈襄笑道：“我却是奉了圣意私下来拜访。”

司马光微微颌首，道：“那么，只怕述古兄回朝之后，便没有这道旨意了也未可知。”

陈襄愕然道：“这怎么可能？”

“岂不知世事难料？”

“那若还有这道旨意呢？”

“为人臣子的，又岂能不想报效朝廷？”司马光淡淡的答道。

[1]. 司马光时为资政殿学士。

[2]. 陈襄号古灵先生。

“殿下。”萧佑丹轻声唤道。

耶律濬今夜穿着契丹蕃服，紫窄袍、水晶饰带，紫皂幅巾，腰中别着一把弯刀。他轻轻梳理着爱马的毛皮，一面问道：“佑丹，有事吗？”

“殿下真的决定大事改革？”

“时不我待。”

“但耶律乙辛始终是心腹之患。”萧佑丹皱眉道。

“找个机会除掉他便是。”耶律濬不以为意的说道，“朝中不少大臣，也是支持我的。”

“只怕那是镜中花，水中月。面对皇上数十年的积威，还有数十万皮室军，这些支持都只是虚影罢了。”萧佑丹不客气的说道。

耶律濬停下了刷理，转过身来盯着萧佑丹，半晌，深吁了一口气，问道：“难道要我什么也不做？”

萧佑丹放缓语气，温声劝道：“殿下的动作太快了。你三天之内罢免任命了一百三十名官员！现在朝廷中，从小怨谤载道。”

耶律濬哼了一声，没有回答。

“你又下令允许民间印刷书籍，开办学校，请求皇上让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事情，皇上能高兴么？皇上一向以为本朝是以武立国的。”

“契丹人实际已经在读书，我不过是承认事实罢了。何况文武不可偏废，科举可以给契丹人进身之道，培育契丹的人材，有何不可？父皇会答应的。”

萧佑丹苦笑道：“这些倒也罢了——可是你减免了中京、上京道今年一半的赋税，又请求减免南京道、西京道三成赋税——这皇上能答应么？你要让一半的乡丁归乡，要检视皮室军的数目，要求对叛乱部落剿抚并用——这皇上能答应么？”

“我知道肯定没这么容易答应，但我必须试一试！”耶律濬压着嗓子道：“契丹人是立国的根本，现在契丹人都民不聊生——我必须让契丹人有时间去放牧、去打猎、去耕田，让他们的牛羊繁殖，让女人生孩子，只有如此，我大辽的根基才会稳固！我还要让汉人和那些蛮夷部落不至于心生怨恨，要让他们对大辽既敬且畏，这样大辽才会强大！”

萧佑丹沉默良久，低声道：“殿下不能太心急。万一皇上翻脸……”

耶律濬游目四顾，见并无他人，沉吟了一下，忽低声道：“萧素扈从圣驾，萧忽古深得宠信，二人皆已向我效忠。”

萧佑丹心中不由凜然，萧素倒也罢了，萧忽古何时向耶律濬效忠，他竟全不知情，这个太子殿下的本事，看来比他想像的更加了得。

“萧忽古之父本是我外公旧部，我外公在世，颇为照料……”耶律濬低声解释了一句，又继续说道：“现在若有可虑者，便是耶律乙辛那厮为中京留守，中京的兵权，我不及他。且那些将领我又动不得。只需找个借口除去此贼，皇上仅我一子，万事不足虑。”

萧佑丹思忖良久，沉声道：“既然如此，干脆求一刺客，杀耶律乙辛于市中。”

“就怕事情暴露，反为不美。”耶律濬摇摇头。

萧佑丹微微叹了口气，不再多说，转过话题道：“若论厘清朝政诸事，本朝之法，虽不可照学南朝。但南朝事多有可取处，马林水与臣几次交谈，臣以为确是个人材，殿下可以常常咨询他。”

耶律濬望着夜空，轻声叹道：“毕竟不知道此人底细，若用起来，还要慎重。上次之事，我想来也有一点后悔，似乎有些轻易了。”

辽国犊山。辽帝耶律洪基行宫。

耶律洪基穿着一身宽大的红袍，手握金樽，开怀畅饮。不久前赐姓耶律的北府宰相张孝杰与北面林牙耶律燕哥坐在下首陪饮。侍卫萧忽古与萧十三侍立两旁。几个侍从官员则趴在下首掷骰子，凡胜者得锦缎一匹，负者杖责一十，因此不时有人被拉下去打屁股，哇哇的叫声从帐外远远传来，引得耶律洪基哈哈大笑。

耶律燕哥见耶律洪基心情甚是欢畅，连忙凑着兴笑道：“陛下，下臣最近得了几件宝物，不知陛下可否替臣下鉴赏一下。”

“哦？”耶律洪基醉眼迷眈的笑道：“是何宝物，快呈上来，让朕一观。”

“是。”耶律燕哥谄笑着退出帐外，朝自己的家奴做了个手势，家奴连忙递过一个镶金盘子，耶律燕哥双手接过，小心的吹吹，双手捧着走进帐中，轻轻放在耶律洪基的案上。

耶律洪基掀开盖着的红绸，笑道：“这又是什么物事？”话音未落，眼睛却已直了——放在盘中的，是一套黑色犀牛皮甲，皮甲上缀着一般大小数百颗东珠，光芒夺目，晃得整个金帐之内都觉耀眼。在犀甲之旁，是一柄精铁小刀，单是看到刀柄，便已知价值万金——那是用极其名贵的白犀角刻成的刀柄！

耶律燕哥笑道：“陛下，白色犀角，便在天竺也是甚稀罕之物，传说只有独角兽之王，方能有之。普天之下，也只有陛下配得上此物。”

耶律洪基哈哈大笑，拿着小刀，拔刀出鞘，在空中比划几下，斜着眼望了耶律燕哥一眼，笑道：“说吧，燕哥你送这么名贵的宝物给朕，想要朕赐你什么？”

耶律燕哥谄笑道：“陛下说笑了。陛下富有四海，做臣子的只愿陛下万寿无疆，哪里还用得着别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魏王耶律乙辛所贡，魏王说这些东西非人臣所应当有，只有陛下才配得上，因此特意托臣贡上。”

“好、好！”耶律洪基笑道：“难得他有这份心思。”

耶律孝杰趁机道：“魏王对陛下的忠心路人皆知。当年重元作乱^[1]，魏王披甲执刃与逆贼格斗，已可证其忠节。这次罢为中京留守，

魏王亦毫无怨言，只说恨为小人构隙，使君臣有间。魏王起于贫贱，富贵全赖陛下赐予，又何曾敢有二心？”

“孝杰说得有理。”耶律洪基叹道，“乙辛的忠心，朕是知道的。明日便让他复任北枢密使罢。叫他暂时留在中京，好好辅佐太子。”

“陛下圣明。”耶律孝杰与耶律燕哥顿时喜笑颜开，齐声拜贺。萧忽古恶狠狠的瞪了对面笑咪咪的萧十三一眼，悄悄退出帐外。

萧忽古出来后，围着金帐巡视一圈，见左右无人，纵身闪入一个帐篷中。帐中两个侍卫正在喝酒，见有人闯进来，吓了一跳，慌忙抢过坑上的兵刃戒备。萧忽古皱皱眉，大步走了过去，笑道：“阿萨、刺葛，有酒没？”

二人这才看清楚是萧忽古，连忙放下兵刃，笑道：“原来是萧大人，正有几袋美酒。”

萧忽古走到近前，抓起一袋酒，低声道：“皇上要让魏王复职，留守中京辅佐太子。”一面喝了两口，高声笑道：“果然好酒，可惜还要值日，我先走了。”

阿萨与刺葛会意的点点头，一起将萧忽古送出帐外，躬身道：“送萧大人。”

萧忽古出得帐来，正待返回金帐，忽的瞥见帐角微微抖动，再望夜空，却无一丝风意，他心中一动，朝阿萨、刺葛呶呶嘴，二人立时会意，忽地往两面窜出，直抄帐后。二人方动，便见一个身影从帐后逃出，萧忽古冷冷望了身影一眼，忽然拔出兵刃，大吼一声，掷向黑影。但听“扑”的一声，黑影倒在地上。萧忽古快步上前，翻过黑影的身

体，见他一息尚存，连忙弯了腰，厉声问道：“是谁派你来的？”

那人却瞪着萧忽古，却不答话。萧忽古正待再问，便听阿萨在身后低声道：“萧大人，有人来了。”萧忽古脸一沉，抓起刀柄，猛的拔出，反手一刀，便把此人的头砍了下来。也不管血溅得满身都是，一手持刀，一手提着头颅，大步往金帐走去。阿萨与刺葛连忙紧紧跟在他身后，一道往金帐而去，任由那些闻声而来的侍卫去处理尸体。

守在金帐的萧十三见萧忽古如此模样走近，心中一惊，正要拦他，却见他手中人头形状，不由惊唤道：“这是蒲哥！”

萧忽古一怔，问道：“你认得此人？”

“他也是护卫，最近方调进来的。”

“原来如此。”萧忽古点点头，冷冷道：“他在金帐后窥视，我到阿萨、刺葛帐中讨酒喝，正好看见，追他不住，被我掷刀砍了。”

萧十三愕然道：“他怎会做出如此行径？”

萧忽古双目瞪圆，悻然作色，厉声道：“怎么？你以为我撒谎？”

萧十三知道萧忽古勇猛过人，怒则杀人，心中先怯了，哪敢再和他争辩，连忙放下脸来，笑道：“谁不知阿斯怜是我们契丹人中的英雄？小弟绝无此意，绝无此意。”阿斯怜是萧忽古的契丹字。

萧忽古脸色稍霁，将刀和头颅递给阿萨，进帐禀报。

耶律洪基正在喝得开心，见萧忽古满身是血走了进来，心中一惊，以为哪里造反了，顿时连酒也醒了几分，坐稳身子，厉声问道：“阿斯

怜，怎么回事？”萧忽古躬身禀道：“护卫蒲哥觐探金帐，意图不轨，被臣给杀了。”

耶律洪基听说不过是一个侍卫不轨，立时放下心来，笑道：“这等小事，杀了便杀了。”

“陛下，臣以为但凡谋反行刺，必有同谋……”

耶律洪基摆摆手，不以为然的笑道：“区区一个护卫又怎敢来行刺朕？无非是来刺探点隐秘罢了。杀了便是，不必深究。朝中有多少人想知道朕说了什么，是怎么想的？朕可杀不完。”说罢，有意无意望了耶律孝杰、耶律燕哥一眼。

萧忽古心中一凛，这才意识到，这个皇帝虽然纵情酒色渔猎，不太把百姓朝政当回事，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聪明人。他不敢再说，连忙答道：“遵旨。”

耶律洪基笑着倒了一杯酒，放到案上，笑道：“阿斯怜，你忠心耿耿，便赐你御酒一杯。这个金樽，也赏了你罢。”

“谢陛下。”萧忽古大步上前，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将金樽揣在怀中，退出帐来。一阵夜风刚好袭过，他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的父亲，本来是太子耶律濬的亲外公枢密使萧惠的旧部，当年辽帝亲征元昊，他父亲触犯军法，是萧惠念在他是随自己征回鹘阿萨兰的旧部的情份上救下。其后萧忽古跟随招讨使耶律赵三，因为勇猛过人而名闻三军，耶律赵三将爱女嫁给他，皇帝又手诏擢为护卫，宠信无比——当时萧忽古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如此之深的卷入到宫廷的政治斗争中。但无论如何，自己的岳父耶律赵三已向皇太子效忠，自己的父亲又受萧惠之恩，兼之自己几年的护卫生涯中，随眼可见皇帝的昏庸、太子的贤明

——最重要的是，萧忽古认为，帮助太子，不等于背叛皇帝，而是对皇帝的另一种忠心。因此萧忽古在岳父的劝说下，很自然的在皇太子与魏王中，选择了皇太子。

但今天晚上，萧忽古突然觉得，自己的皇帝，也许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1]. 耶律重元之乱，发生在辽国清宁九年秋七月，宋仁宗嘉祐八年。当时耶律洪基在太子山，皇太叔重元与儿子楚王等人作乱，犯行宫。当时耶律乙辛为赵王，与叛军战有力。后因功晋魏王。

江宁。

小舟泊在岸边，一个渔夫端坐垂钓。一个壮实的和尚骑着黑驴慢慢走近，到离渔夫垂钓处数十步远的地方，便下得驴来，轻轻走近，也不做声，只盘腿坐在地上，嘴唇微动，双手不停的拨动着佛珠。那渔夫钓得一阵，也不见浮标动静，心中似乎极烦闷，“啪”的一声，提起线来，往另一处甩去。那和尚见到此景，不由微微一笑，高宣佛号，笑道：“阿弥陀佛，相公怎么还是这般沉不住气？”

渔夫听到后面有人说话，似乎唬了一跳，放下竿子，转过身来——见着和尚，立时面露喜色，笑道：“智缘大师，你终于回来了。”

“贫僧回来了，却不知相公回来未？”智缘笑道，他面前的渔夫，正是大宋的前任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摇摇头，叹了口气，道：“我却是回不来了。”

“不忙，终有回来一日。”智缘笑道，又问：“公子病情可有好转？”

王安石苦笑道：“时重时轻，终日目视南方，却不知有何心事。”

“贵人自有天佑，相公亦不必太忧心。”

“我就怕这孩子自小太聪明，易遭天妒。”

“贫僧却怕公子是胸襟未广之故。”

王安石摇摇头，默然良久，方问道：“大师，此行顺利否？”

智缘淡然道：“略尽人事而已。相公忠君之心，也可报得了。”

“或是我多虑。”王安石苦笑道：“退出朝中，许多事情，反倒看得清楚。石子明之才，若用之于正道，自是朝廷之福；若万一有莽操之心，他三十便已得志，此后若数十年执政，真不可料。”

“贫僧此去京师，特意见过王子纯，子纯说，石越在游说他，似有意整军经武，贫僧看石子明之规模气度，不在相公之下。他由改革官制入手，颇见高明。如此之人，不用则可惜，不防则可惧。”

王安石听说石越拉拢王韶，倒也不是太意外，道：“军制是本朝忌讳，我创议将兵法已是困难重重，他石子明又有何良策？”

智缘低宣佛号，缓缓说道：“其中具体之策，便是枢密使吴充，亦不得与闻。所知者无非皇上、石越、韩维数人而已。现下所知的，不过是练兵之法，恕贫僧直言，此法已不在相公将兵法之下。”说罢便将当日石越所说练兵之法复叙了一遍，且说了王韶拒绝之意。

王安石静静听完，沉思一会，笑道：“石子明之意，不止于此。”

智缘微笑点头，“相公也看出来了。石子明用讲武学堂与教导军，一面是整编军队，培训将校，训练士卒；一面也是要趁机的裁汰冗兵！贫僧之见，他是想先把禁军中的冗兵裁汰到厢军，待到禁军事了，再来整顿厢军，步步为营，不动声色解决困扰本朝数十年的大弊政。自古以

来，人心只要有退步，就不会铤而走险。禁军裁到厢军，军吏虽然薪俸减少，待遇变差，却也是技不如人，且毕竟还有薪俸可拿，每个指挥中被淘汰的又是少数，纵有怨言，也闹不出事来——只是不知石子明究竟想把禁军控制在何种规模，若是裁的人太多，终究还需要别的手段。”

王安石沉吟道：“只要皇上有决心，有耐心，这样裁军，总能成功。我所担心的，却是讲武学堂的山长与教导军的指挥使由谁来担任？此人若威信太高，皇上断不能放心；若威信不高，又如何服众？石子明迟迟不肯下决心推行，定然是犹疑这个人选。”

智缘怔道：“相公是说石子明找子纯，是想让他做讲武学堂的山长？”

“也许吧。”王安石收拾起钓具，轻叹口气，不再说这个话题，笑问道：“君实那边又如何？”

“司马君实不是出世之人，但他与石越毕竟不同，会不会回京师，也很难说。”

“哦？”

智缘笑道：“方今天下，除去那些顽固无识之人，真能有主张的，不过三人而已。相公主张的是富国强兵，司马君实主张的是富国安民，至于石子明，却似乎是什么都想做，也有司马君实的富国安民，也有相公的富国强兵。相公说开源，司马君实说不能开源、只能节流；而石子明却似是说，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司马君实能不能与他共处，贫僧也料不到。”

这番话说得王安石也笑了，“那便且听石越去做吧，我们回去手谈

一局如何？”

智缘一面接过王安石的钓具，绑在驴背上，笑道：“甚好，贫僧正好手痒。”

二人相顾大笑，离了江边，向城中走去。才走近城外官道边，便听到一个背着书篓的人大声唤道：“《海事商报》，第一份《海事商报》，杭州最近创刊，江南十八家大商号联合发行，有海外奇闻，有各地商情——江东第一报，不可不看。”

王安石饶有兴趣的停下脚步，与智缘对望一眼，叫过卖报人，笑道：“报家，这又是什么报纸？”

那卖报人连忙应了一声，笑道：“哎、这位官人，这《海事商报》是江南十八家大商号合伙创刊，前天才在杭州发行的，快马送到江宁府，您看这报纸，厚厚一叠，不过五文钱。这也是咱们江南第一份报纸……”

王安石瞅了一眼，果然是厚厚一叠，不由奇道：“这岂不要亏本么？”

卖报人笑道：“人家有的是钱，旁人也管不着。官人要不要来一份？有京师十天前的物价，是急足快马昼夜兼程从京师将物价抄送到杭州的；还有海外日本国、高丽国的奇闻；这儿，有扬州、杭州物产价格——若要做个营生什么的，这《海事商报》最有用。”

智缘和尚拿起一张报纸，读得几句，忽然扑嗤一笑，笑着读道：“《李家纺织机最好》、《买船出海，当到唐家船坊》……”

王安石接过来看了一眼，也笑道：“这便是所谓的‘广告’了。难

怪厚厚一叠，竟全是广告，果然是‘商报’。”一面掏出五文钱，递给卖报人。

《海事商报》其实也并非只是些商业信息，其中也有皮公弼的奏章，讲的是交子之法与铸钱之事；还有一篇《高丽游记》，不过内容却不敢恭维，无非是一个落泊子如何去高丽经商，复兴家业，且博得美人归的粗俗故事……

王安石一面看一面笑道：“这份报纸还好是在江南发行，若在江北，定然为千夫所指，被人骂成败坏世道人心的罪魁祸首。”

智缘却似没有听到王安石的话，出神的望着报纸，忽然道：“相公，你说这份报纸真的是商家自发创办的？”

王安石怔道：“大师何出此言？”

“相公，你看这个——这是给技术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这是招老师的广告……”

王安石看了一眼，不以为然的说道：“这不过是平常之事，大师何必大惊小怪？”

“相公，我所惊怪的，不是这两则广告，而是这几篇报道——这一篇是为朝廷的兴学校唱颂歌的；这一篇是讲江南这些商号如何和朝廷合作创办学校的；再看这一篇对新成立的‘江南联合技术学校’的介绍，那些学生在此，甚至可以学到座钟制造技术——其中还有几个科目，竟是与军器监合作的，学生毕业后将往军器监各作坊做事……”

王安石连忙细细读下去，果然便如智缘所说，他思忖一会，似自言自语的问道：“唐家为何愿意放出座钟制造的技术？为何会扯上军器

监？”

智缘笑道：“只有一个解释。”

王安石嘿然叹道：“的确，也只有一个解释。”

“石越在杭州两年治绩，很博得商人好感。如今杭州蔚然成为江东大镇，夷商往往宁可多历风浪，也愿意在杭州靠岸，市舶务的岁入更成为主要财政收入。石越是唐家的保护人，也是众所周知的——贫僧以为，这《海事商报》是与石越进行呼应的，石越推行的第一项政策，三大报虽都是正面评价，但如《汴京新闻》，总是少不了左一个建议，右一个建议，若千里之外，能得到来自‘民间’的认可与全力支持，无疑会增加石越的威信。这样，在改官制后，只要石越愿意，他也能够有更多的理由占据一个更高的位置……”

王安石正要答话，忽然背后一个声音笑道：“大师说的，只怕却是错了。”

二人齐齐吃了一惊，转过身来望去，却见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站在身后七八步远的地方，笑吟吟的望着二人。王安石倒也罢了，智缘却是文武兼修的和尚，听觉一向敏锐，有人站在自己身后如此之近，他居然不知，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

那人见到王安石，立时拜倒，爽声道：“晚辈程栩，拜见王相公。”

王安石诧异道：“你何人？怎么认得我？”

程栩笑道：“晚辈是孙少述先生的弟子，西湖学院延请孙先生往学院讲学，故一向在杭州读书，是以相公不识。”他口中的孙少述，名叫

孙侔，当年与王安石、曾巩交好，名倾一时。年轻时也求过功名，不料累举不第，后来母亲死后，自誓终身不仕，隐居在江、淮间，名声极大。王安石却没有想到他被请进了西湖学院，听说程栩是孙侔的学生，不免笑道：“令师一向可好？”

“家师身体甚好。因晚辈家在金陵，此次回乡探亲，家师记念相公，特托晚辈带书信问候相公万福。本欲亲自送往尊府，却不料在此处邂逅。”程栩一面说一面递过一封信来。王安石接过来草草看了，却无非是问候平安之意。

智缘打量程栩一眼，道：“施主如何认得这便是王相公？”

程栩笑道：“晚辈岂止知道王相公，还知道大士是大相国寺方丈智缘大师。”他生性敏悟，自幼兼习文武，机缘凑巧听到王安石与智缘的对话，兼之平素也听说过二人的事迹，又岂能猜不出来？这时候却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

王安石于小节处却不甚注意，伸手扶起程栩，笑道：“想是尊师和你说过我的相貌，也不足为奇。贤侄说家在金陵，敢问令尊是？”

程栩忙欠身答道：“晚辈草字近谦，排列第三，相公唤晚辈三郎便是。家父名讳程望，本是庆历间进士，现已致仕，便住在城东。”

王安石也是庆历间的进士，却不认得程望此人，想来不过汲汲无闻之辈，当下也不再多问，笑道：“贤侄方才说大师猜错了，却是为何？”

程栩笑道：“晚辈放肆了，不过据晚辈所知，这《海事商报》其实与石学士无干，乃是提举市舶务蔡京蔡元长大人，与敝院山长李先生，

召集了十八家大商号，一同商议决策的。”王安石与智缘对望一眼，心中不约而同的想道：“蔡京不就是石越的爱将么？”他们哪里便肯相信，这件事情石越的确没有参预。

程栩显得甚是豪爽健谈，又笑道：“自兴学校诏颁布以来，仅以两浙路而言，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富民以为建学校既可博名又可抵税，无不乐从。此官民两便之事，石学士此举，颇得民心。又何必画蛇添足？不过蔡大人之所以要创办《海事商报》，传说中倒是另有隐情。”王安石与智缘见他如此交浅言深，不免心中好笑，一面却又忍不住好奇之心，不由问道：“又有何隐情？”

程栩却不过是说些市井传闻之意，更不以为意，他生性洒脱，也不在乎王安石对自己的观感，因此肆无忌惮的笑道：“相公自是知道朝廷明颁诏令要改革官制。杭州便有传言，说新官制其实已定，而六部九寺中，太府寺将负责商税与市舶等事务，蔡大人猜到朝廷以后必定会重视吏才，他这时干出治绩来，无非是想入太府寺，以为升迁之道而已。两浙路上则呼应朝廷新政，下则吸引商贾拓展税收，一时之间朝野称誉，号称大治，这中间又岂能少得了蔡大人的功劳？”

王安石见程栩语气中颇有嘲讽之意，顿时大是不以为然。心道：“蔡京持什么心迹姑且不论，但他若真有本事报效朝廷，自当论功行赏，按能授职。若人家有本事做点事出来，便嘲笑人家是追名逐利之辈，那天下事又由谁去做？”只不过程栩虽是孙侔的学生，但毕竟相交不深，兼之王安石心中并不喜欢蔡京，更不愿意帮他辩解，当下嘿然一笑，道：“市井传闻，姑妄听之。明年又是大比之年，贤侄此次回乡，可是想整点行囊往京师赴考？”

程栩摇了摇头，笑道：“晚辈已经无意功名，倒是想学薛提辖。”

饶是王安石颇为开明，此时也不由吃了一惊，诧异道：“你想考武举，去水军？”

“薛提辖是机缘凑巧，以后很难有这般机会了。”程栩无比羡慕的说道：“石学士组织船队通商，给朝廷带来巨大的收益。昔大食夷商至广州、泉州，一船之货，多者可卖数十万贯，而除去税收与成本，利润少说也有两三万贯，多者十万贯。而今朝廷组织规模庞大之船队，常年来往于东、南两方航线，将大宋的物产运往各国，将各国的特产运回大宋，据晚辈估算，朝廷每年由此，最少可以净入两百万贯。利之所在，食髓知味，朝廷又岂会轻易放弃？晚辈在杭州时已听到传言，说朝廷将在沿海设十个港口五支官船队，也听说有官员向朝廷建言，若有二十万贯财产以及十户具名联保，每年一次性向朝廷缴纳五万贯以上的税款，朝廷可许其组织五只船、八百人以下的半武装船队，来往固定的线路经商……”

纵然是王安石，也万万料不到一个儒家弟子、宦宦之后，会公然和他说这些满口利益的事情，他与智缘相顾苦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王安石虽然言利，却依然是儒家的传统——“公利可言”，就是说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是“公利”还是可以说的。这同时也是石越的理论据点——不过石越在这一点上，做得比王安石虚伪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大大倡导了“公利可言”的风气，但即便如此，象程栩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程栩注意到了王安石的表情，却丝毫不以为然，反倒有点无礼的笑道：“久闻相公不是名教礼法中人，如何也如此作态？我此番回金陵，便是要说服家人，只待朝廷下诏，我便要组建船队出海，将来有朝一日，我还要去石学士所描述的那些大陆，我要亲自证明看看我们生活的大地，是不是真的是圆的！”

遇上这样狂妄的年轻人，倒真把王安石给弄得有几分尴尬，他有几

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豪气，却又有点哭笑不得，只得勉强点点头，问道：“贤侄既有这样的志向，为何不去报效朝廷，参加朝廷的水军？”

程栩脸色奇异的望了王安石一眼，笑了笑，没作声。

王安石被他这副神态弄得莫名其妙，不由望了智缘一眼。智缘低宣佛号，他知道王安石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下面的情弊有多少，只得轻声解释道：“相公，这事容易明白。薛奕的船队有多大的利润，现在朝廷的武官们没有不知道的，若不是石越，薛奕早就被撤换。若真而建船队，要么就是朝廷精挑细选，要么便是朝中重臣贵戚的亲戚——若说有人想用大笔贿赂换一个提举水军事来做，贫僧是不会奇怪的。无论怎样，一个新人，休说是如薛奕一样指挥船队，便是做个船长，也不可能。这位程施主是心高气傲骨的人，又岂能屈居人下？”

“让民间建立武装商船队，此事枢密院未必会同意。”赵頊一把抱起才两岁的淑寿公主，放在自己的膝上，微笑着逗弄着，一面和石越谈论国家大事。

石越站在一旁微笑着，他很喜欢这个场景，这样的赵頊，显得更加亲切。不过认为皇帝是“亲切”的，始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若不是这里是南郊御苑，若不是这里没有别的大臣，赵頊断然不会如此显露他父爱的天性。别的臣子，要么就会规劝皇帝守着礼法；要么就会谄媚他的“仁爱”，只有石越才会微笑着，很平常的看待这种事情。

赵頊的心里，也很渴望这种平常的看待。

“杭州市舶司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大宋完全可以主动参预海外贸

易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抽税。”石越轻声说着，生怕惊扰了才两岁多两个月的淑寿公主。小女孩睁着黑溜溜的眼睛，好奇的看着石越，时不时还会抽空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去扯赵项的胡须，嘴里不停的嘟囔着奇怪的音节，看得石越几乎忍俊不住，却不敢偷笑，只能强忍着继续陈说。“从主动海外贸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朝廷每年从中至少可以获到相当于免税法收入的净入。同时还有别的收获，读诗书谈礼乐的蛮夷，不容易成为大宋的威胁，他们会乐于接受陛下天子的地位，向大宋朝贡，向往大宋的教化与繁荣，因此，在对外贸易的同时，应当有专门的人向各国提供九经，如果他们的贵族子弟愿意来中土学习，我们也要提供方便。”

赵项出神地听着石越说话，一时间竟没有注意膝上的小女孩，已经悄悄爬了下来，而且顺便把他桌子上的东西，撒得满地都是。石越依然沉浸在他的描叙当中，“陛下是天子，是代理上天治理天下万民的人，因此，教化百姓，让普天下下所有的人都接受礼乐诗书的教化，本来就是上天赋予陛下的职责。大宋周围的国度，没有不仰慕我们中华文明的，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当然我们也应当记住魏征的话，不可为了蛮夷而削弱中华，中华才是根本。但行有余力，则不当放弃。所有的船队，不仅要为朝廷带回财政的收入，也要向四夷散播天子的恩泽！”

“船队还有很多好处。”石越压抑着自己的兴奋，首先，要让传统的政府慢慢的喜欢上海外贸易带来的利益，只要时间够久，这种收入就会变成一种习惯，那时候，很多事情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长期来看，大宋应有三到五只船队，在杭州的船队，可以有一支到两支，分驻杭州与明州，主要负责对高丽与倭国的贸易……”赵项很奇怪石越为什么坚持对日本国使用一个难听的“古称”，但是石越的这种习惯正在影响朝中的大臣，他们随波逐流的使用“倭国”的称呼，完全没有意识到

其中的恶意。“杭州以北，考虑到气候的原因，只设港口，不必再设船队。在泉州可以设一支，广州设一支，在雷州或者琼州设一支——这三支船队，将主要负责南海的贸易。”——广州以南的海域在白水潭最新的教本中，被称为南海。“但泉州船队，在时间适合时，可以将琉求括入大宋的版图，雷州或琼州的船队，在日后要惩罚交趾时，也大有用处。”

赵顼皱了眉毛，道：“雷州是瘴疠之地，绝对无法供养一支船队。夷商也不会愿意在那里靠岸。”

“陛下圣明。雷州的船队规模不必太大，主要来往于交趾与广州之间贸易，熟悉水路，了解交趾情况，同时也以军养军。”石越一面说着，突然弯腰抱起摇摇晃晃走到他脚下，拼命扯他衣襟的淑寿公主，想起自己马上要出生的孩子，几乎有忍不住要亲一口的冲动，好在五年多的时候，总算让他立时想起自己身处的时代，连忙抑制住自己的本能反应，将她轻轻还给皇帝。

“只怕交趾不肯上当。”赵顼接过淑寿，轻轻捏了一下她的小脸，笑道。淑寿却丝毫也没有理会皇帝的威权，张着双手，拼命的想往桌子上扑，待发现企图不成，立时转换了策略，伸出手来指着石越，奶声奶气的喊道：“抱、抱……”石越从来没有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顿时便傻了眼，心里虽然也想抱一下，却没有胆子开那个口，半晌才缓过神来，说道：“那就看沈括的本事了，交趾也是乐于与中国互市的。”

赵顼微笑着点点头，立即又几乎有点嫉妒的望了石越一眼，似乎不明白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这么亲他，一面问道：“那些民间武装船队，又有什么用处？这不是与朝廷争利么？”

“贸易只会越做越繁荣。这些船队，是朝廷的补充，十家望族联保，数十万贯资产抵押，所有船只、水手登记在册——岸上无家属的水手，不得受雇于私人船队，如此朝廷就不必担心他们敢不顾法令，这些人可以让贸易更加活跃，万一有事，又可征召他们为朝廷所用，这是寓兵于民的古义，是‘海上屯田’之策。朝廷还可以从中得到一大笔税收。”

赵頊笑着点头道：“这些船队归谁管？”

“殿前司。水军将统称为虎翼军，这个旗号不再授予马步军。杭州水军将改名为殿前司虎翼军第一军，当然，为了减少诸夷的戒心，对外只称杭州市舶司贸易船队。至于贸易，则由太府寺直辖各市舶司，由市舶署直接派人负责。”

赵頊沉吟了一会，笑道：“此事朕以为可行。待五月初一新官制改定后，再下诏颁行。各主官人选，须得千万慎重，朕要一一亲自召见。”

石越正待说话，忽见李向安急急忙忙走过来，叩首禀道：“官家，三司衙门失火，火势蔓延不止。”

赵頊与石越齐齐大吃一惊，三司号称“计省”，是主管国家财政的要害之地，此地失火，档案卷宗的任何损失，都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让赵頊与石越如何不惊？赵頊也顾不得许多，抱起淑寿公主，急声道：“快，摆驾回宫。”

三司是一个庞大的衙门，大小房屋有数千间。一旦失火，里面尽是

些积年的档案文卷，更是不可以抑止。偏偏此时还刮起风来，一时风助火势，火借风势，大火瞬间便烧掉了千百间房子。当赵頊与石越赶到之时，正是火势最炽的时候，石越生怕赵頊有失，骑马趋前，将赵頊远远拦住，厉声道：“陛下与公主便可在此指挥，便臣去一看究竟。”

赵頊颌首点头，高声呼道：“狄詠何在？”

“臣在。”扈从中立时闪出一位面如冠玉的年轻人，身着铠甲，腰佩弯刀，俊逸非常。

“卿可随石学士去看看究竟，护卫学士安全。”

“臣领旨。”

石越连忙谢了恩，带着狄詠往火灾现场驰去。赵頊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却见远远有二人正驱使兵丁救火，忙向左右问道：“那二人是谁？”李向安最是眼尖，凑前尖着眼望了一阵，跑回来禀道：“回官家，似乎是吕参政与知军器监章惇大人。”赵頊点点头，忽地想起一事，立时厉声问道：“曾布呢？他人在何处？”李向安见皇帝勃然变色，吓得连气都不敢喘大了，只敢轻声答道：“这个，老奴不知道。”

石越却不知皇帝在那里生气，他与狄詠走到现场时，便见吕惠卿与章惇亲自上阵，各据一角，指挥着救火的工作。二人脸上都被火薰得黑一块紫一块的，身上更飘满了烟灰。石越下了马，快步走到吕惠卿近前，高声问道：“吉甫，情势如何？”

吕惠卿回头见是石越，不由摇头苦笑，道：“已经把隔火带清理出来了，可三司算是彻底完了。”

石越望着那火势，此时便是白痴也知道三司肯定是彻底烧光了。他

正要大举改革，撤三司，权归枢密、户部、太府，不料突如其来一场大火，把三司烧了个干干净净！接来的户部，可真要白手起家了。他抱着万一的希望问道：“三司的档案卷宗，有没有抢救出来一些？”

“哪里还有卷宗？竟是烧了个四大皆空。”石越循声望去，章惇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他脸上泛着青白的光，竟是抑住不住的气愤。

“曾子宣呢？”

听到这话，吕惠卿袖着手，不发一言；章惇却忍不住冷笑，“嘿嘿……三司失火，倒是我这个知军器监最先发现救火。我来之时，三司的官吏兵丁们，乱成一团，若不是吕参政弹压，只怕火势会蔓延，不知道还要烧掉多少地方。”

石越的脸立时也青了，他抱了抱拳，道：“吉甫，子厚，皇上就在那边看着。有劳二位大人再调集人手，先把火灭了。善后之事，稍后再议。在下还要先去回禀皇上。”

“这是自然。子明你请便。”二人抱拳送走石越。章惇望着石越的背影，偷觑吕惠卿神色，正要说话，却发现吕惠卿眼中闪过稍纵即逝的冷笑，他心中也忽地一动，把要说的话全部收回了肚子中。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五个时辰，最后几乎把三司衙门全部烧光，一切卷宗案牒，损失殆尽。而三司使曾布，竟然到大火将灭时，才匆匆忙忙赶到现场。

当天晚上，崇政殿，烛火通明。

“究竟是何原因起火？是无意失火，还是故意纵火？”赵顼铁青着脸，恶狠狠的盯着曾布，厉声问道。

曾布腿都吓软了，这天降祸事，他又如何料得到？还想着趁着春天将逝的时光，去城外垂钓，不料发生这样塌天的事故。这时他根本无法面对皇帝的质问，嚅嚅答道：“陛下，臣有罪、臣有罪……”

“朕知道你有罪！”赵顼愤怒的站起身来，指着曾布，高声吼道：“朕要问的，是怎么起火的？”

“臣、臣不知。”曾布的声音更加小了。

“好、好！既然你不知道，那你也不必知道了！”赵顼怒不可遏，“三司烧光了，你也不要再做三司使！你去广州做知州吧。”贬到广州，在宋代来说，已是非常严重的重贬，但是曾布的确有过错，而皇帝又在怒气中，众人竟是皆不敢出声。

“陛下。”石越眼睁睁看着自己可以引为助力的未来的户部尚书变成了广州知州，心中尽是失望与无奈。但这个时候，他还是必须出来说话。

赵顼见是石越，怒气稍抑，问道：“卿有何事？”

“臣以为曾布的确有失职之罪，但是远逐广州，似乎处罚太重。请陛下三思。”

赵顼听石越竟然敢为曾布说情，顿时悻然作色，怒道：“比起三司的损失来，这算什么重？卿不必再说，谁敢为曾布说情，谁便随他一道去广州！”

石越微微苦笑，望了曾布一眼，见他面如死灰，只不停地顿首谢罪，当下只得在心里叹了口气，道：“陛下，当务之急是立即善后，三司事务，牵涉全国，为防人趁机为奸，臣请陛下立即下诏，令各路州县军监立刻封缄熙宁五年以来帐目。同时提前将三司之事转交户部处理，以尽可能挽回损失。”

他的建议立时调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如若采纳，则石越的官制草案等于事实通过，而户部尚书兼参知政事的位置，更是炙手可热。吕惠卿与章惇、韩维不约而同的望了石越一眼，心里都非常佩服石越利用灾祸的本事。他们自然不知道，“对任何事情的后悔不应当超过十秒钟”——这是石越的信条。

赵顼虽余怒未息，但提及这各大事，他依然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目光投向几个丞相。韩绛以降，宰执们这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兼之他们早知皇帝已圣心默许，这时纷纷表示赞同。

“那谁来做户部尚书？”赵顼马上问道。

韩绛心里飞速的运转着，老奸臣滑的他，立时决定给石越一个顺水人情，当下假意思忖一会，道：“臣以为，石越可当此任。”冯京、王珪、蔡确等人更无反对的意思，纷纷同意。连吕惠卿也表示赞成。韩维与元绛等人心中却是明镜似的，若让石越做户部尚书，这些相公们，根本就是松了一口气。

“不行。石越另有他任。”赵顼未及多想，便脱口否决。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会给臣子们多少联想，把目光投向石越，问道：“石卿以为谁可任户部尚书？”

石越却是知道这些相公们的小算盘，若不加解释，让人误会自己图

谋更高的职位，只怕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忙顿首道：“陛下，以臣的资历，做户部尚书只会开倖进之门，臣自是万万不敢，臣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当此重任。”

吕惠卿目光霍地一跳，立时垂下眼睑，他心中不住的想着石越说的话：“本以为他是嫌户部尚书官小，怎么的说出资历不足的话？石越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游目四顾，却见韩绛等人皆似若有所思，便知人同此心，心同此想。当下更加留神听石越说话。“臣以为，司马光可当户部尚书兼参知政事一职！若其在位不称职，臣甘与同罪。”

“啊？！”

惊讶的声音在崇政殿内响起，不仅仅是皇帝，连吕惠卿这样城府极深之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异。冯京等倾向于保守派的大臣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蔡确与王珪面面相觑，竟不知道是喜是忧！

“司马光？”赵顼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

“是。”此刻，没有人可以猜透石越的心思。“以司马光为户部尚书，臣敢保证，国库不会有一文钱被滥用。”

“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石越。”吕惠卿低着头，他与司马光是不折不扣的政敌，但是他并不惧怕司马光。“想让司马光被户部繁琐的事务绑住手脚？或者竟然是想将司马光玩弄于手掌？”吕惠卿绝对不相信石越与司马光是一党的。

“陛下。”冯京激动的出列，高声说道：“臣也愿同保司马光可当此任。”

王珪小心地审度着情势，“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心中飞快地思考

着利弊得失，“户部尚书总好过御史大夫。”终于主意拿定，朗声说道：“陛下，臣以为司马光之才，做户部尚书绰绰有余。”

赵顼从来没有怀疑过司马光的能力，但是手中的御史大夫，突然变成了户部尚书，不免让他生出几分哭笑不得的感觉。他犹疑着，想起陈襄的回奏：“司马光这次十之八九会答应复出。”但是石越的推荐，也不无道理——司马光的确是户部尚书的上上之选。“反正石越已经拒绝了左右仆射的任命，他要担任的官职并不需要一个御史大夫来制衡，或许是朕多心了……”反复思忖良久，赵顼终于点头，道：“便召回司马光，授户部尚书兼参知政事。下诏各路封緘熙宁五年以来帐目，着蔡确彻查三司失火原因……”

曾布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崇政殿的。打击太过于突然与巨大，让他在朝会散了之后，都没有回过神来。“知广州军州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皇帝那恨之入骨的神态。但谁又能想到，三司重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火灾呢？在仆人的搀扶下，曾布木然上了马，穿行在灯火通明的汴京街道上。京师的能工巧匠们，在州桥附近建成了一座比白水潭更加规模宏大的钟楼，巨大的钟摆撞击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告诉人们，现在已经是凌晨的寅时了！曾布意识中还记得，这座钟楼的拨款，还是他亲手画的押。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州桥旁边，有艺人在表演着奇能异术，有人在口吞铁剑，有人在玩着药法傀儡，有人口吐五色水……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男男女女，穿梭于热闹的街市中，享受这一天的乐趣，完全没有受到三司大火的影响。而他，之前还是被称为“计相”、掌握着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大权的三司使，却被一场大火逼得不得不离开权力的中心，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夜城！

真不甘心。

“子宣，子宣。”

曾布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唤自己，他勒住马，欲要回头，却忽然嘲笑起自己来：“必定是幻觉罢，这个时节，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又岂会有人叫我？”他摇了摇头，催马欲行，不料追者早已到了身后。“子宣，可叫我好赶。土市子旁边新开一间仙人酒楼，且去喝几盅杜康如何？”石越一把拉住曾布的马辔，笑道。

曾布不料石越会这个时候来追自己，他看了一眼石越，又看了一眼自己身上，微笑着摇了摇头，道：“还穿着朝服，不必张扬为好。”

石越看他强作笑容，知道曾布也是要强之人，也不好勉强，他望着曾布，诚恳的说道：“子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广州虽远，却是大有为之地。若有能一番治迹，弟在朝中为兄进言，重返汴京，并非难事。他日当更加风光。万不可灰心丧气。”

曾布以为石越不过是安慰之辞，他心中虽然感激石越念旧，口里却言不由衷的说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愚兄知道的。子明在朝中，多多努力。”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是必不相信的。他也不便解释，只好说道：“子宣，你到了广州就知道端详。天下之事，变化万端，不可逆料。若你自己放弃，那么也没什么办法，只可惜了你的才学。若能不自弃，那么皇上也不会放弃你的。”

曾布细细咀嚼着石越的话语，在眼前的一片迷茫中，似乎隐隐感觉到了一丝希望，却又不知道希望是什么……

三司大火的原因，很久以后都有人怀疑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阴谋，成为熙宁年间有名的疑案之一。它如此明显的变动了政治版图，司马光愉快的接受了任命，数日之后便带着《资治通鉴》书局离开洛阳，进驻户部，保守派因此开始了重返权力中心的进程，石越的政治策略也开始变得更加积极。但是在当时，御史中丞蔡确在开始调查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低级官员来投案，证实是因为自己煮药不慎失火，引发了这场损失巨大的大火。而且很快，蔡确就发现“事实”果真如此——这完全是一起偶然的故事。皇帝由此罢免了三司使曾布以下数名官员，那位煮药不慎失火的官员，按着宋律，也不过是罢官而已。

在司马光返京后的第三天，闰四月二十日晚上，司马光的府邸，来了一个客人。

司马光的精神极好，但是眼睛明显肿大，而眼角也泛着疲态——石越端详着这个赫赫有名的老人，知道户部的事情把他累得不轻。三司烧光后，重建一个户数超过一千四百万、口数超过三千万的庞大帝国的主要财政管理系统，石越自然明白司马光面临多大的压力。御史台现在依然由蔡确领导，这位蔡中丞正等着司马光犯错，然后身败名裂的被赶出朝廷——各路的官员们，想趁机谋利的，不知道会有多少，至少石越自己就不敢接手这个工作。

也许这件事情，还真的只能够由司马光来做。

石越掩饰性的啜了一口茶。他比谁都明白，虽然在他一手倡导的新官制中，财经大权有相当一部分被划给了六部九寺中排名最后的太府寺，又将传统的少府剥离出辅枢系统，但在财政上，最主要的机构，依

然是户部。原因十分简单——没有哪种税收比得上农业与人头税！那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牵涉国家根本的关键性税收。

“君实相公。”石越终于打破了寒暄之后短暂沉默，直截了当的说明来意，道：“我这次来，是想请教一下相公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看法。”

司马光也一直在揣测着石越的来意，这时他沉吟了一会，方说道：“子明，从新官制来看，钱庄归太府寺的市易局管理，青苗法一直运行良好，自然可以保留。免役法扰民不当，老夫以为当废了。方田均税，更不可行。”

他的回答早在石越意料当中，“相公以为废掉免役法，复行差役法，就可以不扰民吗？”石越悠悠问道。

司马光一怔，沉吟良久，道：“两害相权取其轻。”

石越淡淡一笑，道：“在下却有不同的想法。”

“哦？愿闻高论。”

“我以为差役法决不可复行，但免役法与募役法也要改革。改良役法，首先要改革五等户分等，将五等户正式改成城乡三等。一等户为上户，二等户为中户，三等以下统称下户。下户免役，自然也不必交纳免役钱；中户与上户所纳免役钱，均由户部裁定，中户一年所纳，不得超过两贯，上户按口算，每口不得超过一贯，二十年内不得增加。如此，百姓不会再受差役的困扰。相公按理户部，可以严令地方，不得税外加役，以免重蹈覆辙。”

“若依子明所说，于百姓便，于官府却不便。如此征税，免税钱岂

码要减少三成到五成，到时候连募役的钱都出不起，政府便无法运转。且官府很多事情，良民不愿意做，顽劣之辈则借此把官家的财产卖掉，然后逃之夭夭。这是募役法的一大弊端。”

石越沉默了一会，注视着司马光，徐徐说道：“若不行募役法呢？”

“啊？！”司马光匪夷所思的望着石越，吃惊得嘴都合不拢。

石越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司马光吃惊的样子，继续说道：“本朝弊政，以役法最为害民。多少百姓因此家破人亡——不仅免役法害民，差役法一样害民。要彻底革除这一弊政，非要有一大变局不可！”

“但百姓服役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没什么天经地义的。本朝徭役多重，相公岂能不知？能便百姓、利国家的事才是天经地义。若有一位君主，愿意节俭开销，让百姓免服徭役，难道相公认为这是不应该吗？”

“那自是仁政。不过事情总要可行才好。”司马光捋须道。

“必定可行。”石越的眼中露出热切的光芒，“但会损害到胥吏的利益，也许会让其怨声载道！”

司马光不屑的说道：“不必理会他们。子明，且说说你的办法。”

“本朝养了百万之兵，禁军要打仗，不得不养。教阅厢军是禁军的补充，也未尝无用。但是那些不教阅厢军，又有何用？这些军队，成为了各级官员役使的奴仆，或者干脆是虚占名额，被人吃空饷，空耗国库。但是这些厢军，却是老于官府差遣的人，他们深知下层情弊，没有

小吏能欺负到他们。我的想法，就是把一部分差役，固定交给不教阅厢军去做，他们力有不及的，再去募役。”

司马光静静听完，思忖良久，几乎是同情的望了石越一眼，道：“这近于空想。”

宛如一盆冷水泼头而来，石越万万料不到司马光给自己的设想如此评价。他愕然道：“为何说是空想？”

“下层之事，千头百绪，不是二三十万厢军做得完的，纵然做得了，也不可能把这些厢军分配到各县去，否则厢军就不再是厢军了。还有一些事情，比如催税，又如何能够让厢军去做？若依老夫之见，为政务在简要。子明果真有意惠民，不如想办法说服皇上，将一些不必要的役税科目废除，何苦如此繁琐？”

石越默然良久，忽然问道：“相公的《资治通鉴》，已经修到魏晋了吧？”

“正是。”司马光狐疑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问到这个上面。

“各朝各代，科役减了又加，加了又减，由此导致的治乱循环，不知道相公如何看待？”石越的语气尖锐起来，“相公是要归之于天命吗？”

司马光略略迟疑，道：“正是。治乱循环，本是天理。我辈再怎么努力，也只能让治世长久一点，乱世减少一点，却不能阻止乱世的到来。”

“那么为何远古之世，太平有千百年，近古却不过二三百年的？”

“因为后世德化不淳。”

“那么有何良策？后世的人就一定要接受二三百一乱的命运么？”

“孔圣之学，可以救之。”

“孔子以后，多不过四百年，短不过数十年，必有一乱。又是何故？”

“因为后世未能复古。”

“给相公宰相之位，五十年的时间，相公能复古吗？”

司马光一怔，迟疑了好久，终于还是摇摇头，道：“不能。”

“一百年时间，能吗？”

司马光又沉吟了一会，终于诚实的说道：“不能。”

石越又追问道：“使诸葛亮、魏征复生，能否？”

司马光颓然摇头，道：“凭一人之力，便是孔子复生，也在能与不能之间。”

石越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么又谈什么为万世开太平？”

“若众人齐心，尚有可能。”司马光忽然抓住一根稻草。

“相公修史，以古可知鉴今，可曾见过有所有的读书人一条心的时候？”石越毫不客气的驳斥道。

“这……”

“今天大宋要做的事情，是天地间一大变局。不仅仅事关大宋的祸福兴亡，也关系到华夏能否脱离这一治一乱的宿命。”石越情不自禁的站起来，双手挥动着。“凭借德化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要用更出色的制度来达成。我不惮烦琐，要用厢军来解决役法的事情，就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役法的弊端。”

“制度？”司马光完全不相信这套说辞。

“不错，为后世立下可以效法的规模制度，最重要的，是要让后世不能随意的破坏这个制度。”

“今日我们可以败坏祖宗法制，后世为什么不可能败坏我们立的制度？”司马光语带讥讽的说道。

“我们的制度若不合时宜，也会被淘汰。但是它本身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一些不必要的破坏。”石越没有理会司马光的语气。

司马光摇摇头，板着脸说道：“老夫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人若死了，一切作为，皆由后人做主，又岂是你我所能左右的？秦始皇欲传万世，二世而亡，为万世笑柄，子明不要步他的后尘才好。”

石越终于知道自己要说的东西，毕竟缺少说服力。他已经明白对司马光，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得到他的有限支持便是成功。至少司马光是赞成减免役税的。“那就由我来开源，由你来节流吧。裁并州县的事情，你总不会反对吧？”石越望着司马光，无可奈何的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司马光果然没有反对裁并州县的计划，不仅如此，他在给皇帝的第一份奏疏中，提出了包括正式废除免役法、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减免数项差役，将八等县^[1]改成三等，裁并户数不足三千户的县，废并所辖不足三县的州，节省朝廷财政开支等等十条建议。《司马十策》在递给皇帝几天后，就被中书门下几位宰相或真心、或别有用心的下令在《皇宋新义报》中刊登，各报纷纷转载，朝野中的目光，一时间全被吸引。舆论或赞成或质疑，吵得不可开交。

“想不到司马君实竟然会提出如此全面的财政主张。”连潘照临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吃惊。

石越心情极是畅快，“司马光实在是替我背去了一件大麻烦。”他笑着亲手换了根蜡烛，这一段时间，白天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空暇可言。“按他的建议，全国的县可以合并到八百到九百，州也可以减少一二十个。由此全国至少可以有近十万百姓可以不要再服差役，而官员也要裁减一千以上。”

“这事本来司马光不做，公子也要做。现在司马光做了，名声上司马光会更受敬仰，但那些裁汰官员的怨恨，也一并归到司马光身上了。”在潘照临看来，这是捡了个大便宜。

“阿弥陀佛，我可不要什么名声。我只要少一点麻烦便好了。”石越双手合什，笑道。

陈良也笑道：“司马君实表面上谨慎温和，实则与王介甫是一样的。要求皇上宫廷用度裁减二成，以为天下表率——皇帝是非答应不可了。”

石越摇头笑道：“皇上和我说了，除恢复差役法之外，其余主张，都会答应司马光。这大部分事情也都是户部该管的。若司马光做好了，国库省下的这笔钱，百姓减轻的负担，都值得大大的记上一功。”潘照临与陈良都无言的点点头，不管对司马光的观感如何，那些措施若是成功，对于整个改革计划来说，都是好事。“此外，为了适应户部的计划，皇上已经决定，中枢、辅枢、附枢、监察、贴职诸系统的改革，将提前推动。”石越故作平淡的说道：“尚书左仆射是……”

“尚书左仆射是韩绛；右仆射是吕惠卿……”赵项的脸在烛光中映得红膛膛的。

“韩绛还说过去，吕惠卿——罢，罢，官家既然想用，便用吧。”曹太后不易觉察的皱了皱眉。她最近身体欠安，时不时竟然会梦见仁宗皇帝，“哎，真是老了。”她暗暗叹了口气，温声说道：“我本以为左右仆射中官家会给石越留一个职位的。”

赵项笑道：“朕本来是想让石越做右仆射，但石越坚决辞了。”

曹太后霍地睁了一下眼睛，随即叹道：“那么留给石越的，是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暂时定的是韩维。”赵项有点犹疑的说法。

“一门两相？”曹太后怔道。

“的确有碍物议。”赵项坦白的承认，“但韩维是朕信得过的人选。”

曹太后摇摇头，语重深长的说道：“官家，韩维人是不错，但若要用他，不如便让韩绛出外。巨堤溃于蚁穴，忠臣与奸臣，只有后世才能分得清楚。”

“娘娘说的甚是。”

“官家英纵神武，有太宗皇帝之风，我是妇人，本不当多话。但于制度上，却不可不慎。”

“娘娘说哪里话来，朕是以为韩绛与吕惠卿分立，是目下不二良策。王珪、冯京，皆不足与吕惠卿相抗。”赵顼心里从不把这个奶奶当寻常老妇人看待。

“依我看，依旧让韩维做韩林学士的好。”

“朕理会得了。”

曹太后说了这一会话，忽觉气紧，猛的咳了数声，赵顼连忙上前给她轻轻捶背。好一阵子，曹太后才气息渐平，轻声道：“官家，石越此人，是忠是奸，委实难料。若从现在来看，他是古今少有的大忠臣，难得又年轻又稳重，又有才干，简直便似上天送给官家的。那太祖、太宗托梦之事，更是让人难测高深。此人若是用得好的，自然是官家之福、大宋之福。但我常想，大奸似忠，这石越拒右仆射，连吏部尚书也不做，这谦退之道，已近于权谋了。这样的人，实在不可不防。”

这一席话让人听得悚然动容。赵顼左右四顾，见无人在侧，这才放心，低声道：“朕还有时间去了解石越，娘娘但请放心。”

曹太后点点头，注视着赵顼，道：“官家，我是要见仁宗的人了，也没什么好顾忌的。我们曹家世代忠臣，也没有人在朝中任要职，更不

会有什么外戚乱政的事情。我为了都是赵家的江山——不论石越是忠是奸，司马光、范纯仁，甚至王安石，这几个人都必定不会牵入乱谋之中。无论何时，官家都要让这几人有一个人在朝中……”

赵顼微微颌首，道：“朕明白。”顿了一会，又说道：“石越向朕推荐的吏部尚书人选，是冯京，以范纯仁为吏部侍郎。”

曹太后怔了一下，摇摇头，叹道：“看不透，真看不透。”

“朕明天便改诏令，以吴充为兵部尚书，以冯京为吏部尚书，范纯仁为吏部侍郎，户部尚书是司马光，刑部尚书为陈绎，礼部尚书王珪，工部尚书苏辙……”

“石越竟然不在六部尚书之中？”

“不在。但是九卿之中，也有加参知政事衔的。石越位在九卿。”

“九卿？”曹太后略一沉吟，问道：“司农寺还是太府寺？”

赵顼笑道：“娘娘果然料事如神，朕让石越做太府寺卿加参知政事。九卿当中，眼下只有司农寺、大理寺、太府寺三寺卿能加参知政事。”

“如此官家竟有了十一位宰相。”曹太后静静想了一会，道：“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官家要做中兴大宋的皇帝，总是一件好事。祖宗家法，要善待读书人。我常听说民为国本，官家若能守住祖宗家法，善待读书人，同时也善待百姓，便能是一位受后世称颂的仁君了。”

“娘娘放心，朕会牢记在心。”

汴京城的天边开始发白的时候，数骑快马冲破手持令牌冲出了四墙的城门。黎明前的晓风好似在卷动天边剩下的那重黑幕，赵頊挂着披风，站在大内西角楼的高楼上，眺望远空，他知道，不久之后，粉红色的云朵，将如火花似的向四边奔放，太阳——将发出四射的光芒。

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汴京城中的一座府邸中，也有人在静静地望着东方的天空。

“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嘿嘿……”吕惠卿不停的把玩着自己手中的玉箫，忽然，猛的往一块大石头上一击，一声脆响，玉箫断成两截。不知道为什么，当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真正站到权力的高峰之时，吕惠卿的心中，并没有半点高兴，反而是说不出来的烦躁。走掉了曾布，新党的骨干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集中到吕惠卿的身边；朝中来了一个自己极度讨厌的司马光，却并没有和石越闹得不可开交——所有的事情皆不如意。吕惠卿觉得自己就象一个丧失了先手的棋手，对手的第一步，都在侵削自己的利益，而自己却只能够步步隐忍。

“还是要忍。也许，机会，就在不远处。”吕惠卿紧紧握住半截玉箫。

“大哥。”吕升卿远远站在十步开外，怯声唤道。

“什么事？”吕惠卿没有回头。

“桂州来信……”

“什么？”吕惠卿霍地转身，“信在哪里？”

吕升卿连忙走近，将信递上。吕惠卿细心的看了一下封皮，见无异样，这才拆封取出信来，细细阅读。吕升卿站在一旁，抑制不住好奇，悄悄打量着吕惠卿的脸色，却见他平淡如常，心中不由失望。下意识的缩了一下头，便即告退。吕惠卿漫不经心的点点头，待到吕升卿从自己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他脸上才露出不自觉的微笑，仰首望天，用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自言自语道：“天助我也！”

[1]. 宋制县分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

“薛大人，沈大人的使团已经到达交趾。”

“知道了。”薛奕站在甲板上，注视着远处的天际线，心中突然有莫名的澎湃。他这次麾下远航的船队，整整有二十五艘庞大的战船，跟在战船后面的，是数十艘民间的商船。这些船上面，装满了大宋的各种商品，座钟、瓷器、丝绸、棉布、蔗糖、书籍……不可胜数。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装备精良，曾经有远渡高丽、日本国经验的士兵。皇帝在下诏的同时，为了壮大声威，还让军器监带来了三百枚霹雳投弹——石学士更是在私信中表示，若这次能不辱使命，皇上很可能准许在杭州设霹雳投弹院，他的水军，从此可以装备这种强大的武器。而这次返航之后，杭州水军的旗帜上，将绣上“殿前司虎翼军第一军”九个金灿灿的大字，他薛奕将顺理成章成为第一军都指挥使，升迁之快，为大宋百年来所罕见。想到这些，薛奕觉得连那带着腥味的海风，都格外的让人舒服。

“薛大人，我们这次应当在哪里登陆？”胖乎乎的甫富贵不知道何时蹑到了薛奕身后。这个甫富贵城府极深、精于计算，薛奕与他打一年多的交道，早知此人不可小觑。有一次他听人说这个姓甫的，竟是河北韩家的什么亲戚……从此薛奕对他，更是另眼相待。见他询问，薛奕忙笑道：“甫先生，船队刚刚在琼州做过休整，就是为了直接在河内附近登陆。”

“河内？”甫富贵惘然反问道。

薛奕微微一笑，道：“就是李乾德建牙的升龙府，不知道什么缘故，白水潭与西湖学院最新出版的海外全图都在后面标了‘河内’二字——听说是石学士取的名字，却不知道真假。”

“他小小交趾，原也当不起‘升龙府’这三个字。”甫富贵嘻嘻一笑，见薛奕招招手，有两个文士打扮的人过来，在他们面前，摊开一张最新的海图。甫富贵知道每次出海，都会有几个“书记”记录各种情况，然后交给西湖学院、白水潭学院甚至枢密院备档，由这些机构再画出全新的海图，其中便以西湖学院近水楼台，地图最为精准。但是在对各夷国、岛屿的命名上，习惯却以白水潭学院为主。

薛奕俯身望着海图，手指在上面不停的移动着。这张地图是西湖学院所绘，但包括交趾等国被称为“南海”这一带的海图，多出自传闻与采风，并不精确——若是杭州、高丽、日本国三国之间被统称为“大宋海”（白水潭学院的地图分称“东海”、“黄海”、“渤海”——但是杭州人一直固执的称之为“大宋海”）的庞大海域，他倒是可以相信一下海图，在这里，薛奕能依赖的，只能是那些有经验的商人与廉州、钦州、雷州、琼州派来的向导船。

“这里有个岛么？”薛奕向他的书记问道。书记并不仅仅是记录资料，抄发文书这么简单，现在船队的规模并不正规，他们还要负责整理各种情报交给薛奕。

“这个小岛叫吉婆岛，离河内甚近，吉婆岛的对面，有一个深水海港，可以停泊我们的大船。”说话的书记叫钱平，非常的精干。薛奕一直都在怀疑此人有不同寻常的背景。另一个书记叫苏子秀，根本就是市

船司派来的“奸细”。“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薛奕行得正，立得直，也不必怕你们。只要有本事，我就能容你们呆在这个位置上。”薛奕心里的主意打得清楚，自己统军在外，若说身边没有奸细，那才是匪夷所思。

“钱先生，你可能确定？”薛奕瞪着双眼，望着钱平沉声问道。

“这是向导船上的水手提供的消息，我不能确定。”钱平谨慎的回应。

“我们离吉婆岛有多远？”

“不到两更。”——当时航海，六十里称为一更。

薛奕沉吟一会，忽然站直身来，拍拍手，笑道：“传令，船队驶向吉婆岛。”

“遵令。”传令兵大声应道，正要去发旗语，忽见一个传令兵快步跑了过来，大声喊道：“报——”

薛奕立时收起笑容来，把脸一沉，厉声喝道：“什么事？”

“启禀提辖，西南方船只发现交趾人的船队，至少有四十余艘！”

甲板上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这是船队第一次遇上大规模的敌人，从数量上看，敌船的数目还在己方之上，加之大宋的船队是劳师远征，对敌人完全不了解，地形也不如敌人熟悉，这一切，都更让人心中加倍的不安。

“传令——神舟与商船退后回避，战船列长蛇阵准备迎敌！”薛奕

站上船头，厉声喝道。

震天的战鼓在平静的海面响起，了望塔上的士兵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旗帜，透过鼓声与旗语，宋船之间互相交换确认着一道道的命令。数艘神舟级大船与商船一面放下联络用的小艇，开始转舵，缓缓后退；战舰则依次驶入自己的位置，将自己的撞角，对准了西南方向。二十五艘福船级战舰上，到处都是军官驱使士兵的吼叫声。每艘船的甲板上，士兵们飞快的披挂纸甲，准备弓箭与朴刀；炮手们疯狂地奔跑着，将数十计小型弩炮推到战斗位置，副手则将成坛成坛的火油弹搬到弩炮旁边；操纵着巨型床子弩的战士则拼命地拉着弓弦，一张张床子弩张弦待发，虎视眈眈的望着远处的黑点……

鼓声三响之后，海面一片静寂，只有斗大的飞虎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薛奕早已披挂整齐，站在旗舰的甲板上，望着交趾的战舰驶近。他斜着眼看了一下大旗飘动的方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们在上风。”

“我们要先礼后兵。”薛奕没有回头看身后的属下，厉声喝问道：“谁愿去问问他们的来意？”

“学生愿往。”率先请令的竟是长相秀气的苏子秀。

“便烦劳苏先生一行。”薛奕赞许的望了苏子秀一眼，一挥手，早有士兵放下小船，吊下苏子秀，往交趾的船队划去。

“敌舰四十五艘，斗舰十五艘，走舸三十艘！”忽然，了望的士兵大声喊道。

“有走舸？！”薛奕皱起了眉毛。

“提辖，我军全是大型帆船，若让敌人走舸靠近冲撞，十分不利。”

“我知道了。”薛奕举起手来，厉声喝道：“命令各船，听我号令，便即进攻！”

“大人！”钱平沉声道，“苏先生已经……”众人望了一眼海中，苏子秀的小船，在一起一伏的海浪中，已经到了双方船队的中间位置。薛奕寒着脸望了钱平一眼，别过脸去，注视着交趾的船队，冷冷的说道：“大宋的使者，有他自己的使命！”

交趾人显然已经发现了出现在眼前的巨无霸舰队，他们停在了视线的最远处，似乎在犹豫什么。如此庞大的舰队，在当时的海上，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人敢于冒然行事。“也许他们又要放弃了。”人们心中都泛起了这样的念头。然而，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交趾人开始变换队形，三十艘走舸突前，排成横队，十五艘斗舰居后，列纵队。

“交趾人想用走舸突前冲撞，护卫斗舰进攻。”一个幕僚说道，话音刚落，交趾的船队又开始了逼近。

“来意不善。”钱平在心里抽了一口凉气，正待说话，便听有人说道：“提辖，交趾人还在逼近，要不要召回苏先生？”

“来不及了。”薛奕他抬眼望了苏子秀的小船一眼，寒声道：“便是李乾德，也没有胆子敢杀大宋的使者！”

与此同时，“大越国”升龙府。

与沈括谈判的大将军李常杰是个极为精悍的老头。熙宁五年之时，年仅七岁的李乾德即位，大权落到了辅政的太师李道成手中，但没过多久，宦官出身的李常杰就大得宠幸，几年时间，就掌握了交趾的军政大权。此时李乾德不过是个十岁出头的小孩，一切军国事宜，实际上都是由李常杰说了算。李常杰出身武将家庭，自幼读诗书、习兵法，精通权谋之道。交趾自李公蕴得位以来，便颇有开疆拓土的野心，与周边诸国战争不断，但对于宋朝，还是颇有畏惧之心的。当沈起在桂州修寨练兵之时，李常杰便已经感觉到空气中的杀意。沈起刚刚兴兵，极通权变的李常杰立刻就做出可怜的样子，派使者昼夜兼程向中原汴京的皇帝谢罪喊冤。中原文化区内的外交关系，“礼义”是重要的主题，甚至连北方强大的辽国也非常注意“礼义”之说，李常杰心里非常明白：宋朝断不敢冒天下之大韪，公然破坏外交准则，招致辽人的嘲笑与轻视。毕竟，只有唯一的强者或者得到唯一强者的支持，才可能破坏准则而不招致惩罚。宋朝并非唯一的强者。

但尽管如此，中原王朝对交趾李朝来说，仍然是绝对的强者。所以在南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常杰，面对大宋的使者沈括，依然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来，细心的奉迎。

沈起已经就地罢职，继任的苏缄一面开放互市，一面继续训练土丁，修缮守备，让人摸不清头脑，不知道宋朝打的什么主意。李常杰还听来往的商人报告说宋朝有一只巨大的船队，从广州到交趾来了——这是大宋的缓兵之计么？不敢掉以轻心的李常杰立即倾全国之力，组织了一支精锐的水军，日夜在红河三角洲海岸线附近巡逻。一面又亲自去见沈括，拐弯抹角地质问：“下藩世代为大宋守卫南疆，实不敢有半点叛心，每岁进贡也从不怠慢，不知为何，却总是为边臣欺凌……”

“沈起擅自兴事，非朝廷本意。朝廷已下旨将沈起罢职。”沈括早

知他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完，便软硬兼施地说道：“但将军也万不可因此生怨望之心，否则不是朝廷的不幸，而是交趾的不幸。”

“下藩万万不敢。”李常杰谦声道，一面又申诉道：“只是在下听说新上任的苏知州，依然在训练兵丁，大修战备……”

“这个将军不用担心。”沈括打着官腔，拖长了音调说道：“各地守备是为了防范盗贼，那是平常之事。朝廷知道郡王忠心耿耿，这才派我不远万里而来，晋封郡王为南平王——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将军可转告郡王，只要不生贰心，朝廷更可赐丹书铁卷。”

当时但凡交趾嗣子继位，请命之后，宋朝就会赐封交趾郡王，几年之后，再次请命，才会晋封南平王，而且，宋朝从来不肯封交趾郡王为“国王”——这个待遇，远远不及高丽，甚至连占城都不如。原因当然是因为自秦汉自五代以来，交趾一直是中国郡县，在宋朝看来，交趾与幽蓟、灵夏无异，不过是个分裂政权而已。想西夏为了得到个“国王”的封号，和宋朝不知道打了多少仗，交趾实力远远不如西夏，宋朝只是因为曾经出兵恢复受挫，战略重心又在两北，无暇南顾，才勉强容忍它割据。这已经是心中抱憾，怎么还可能轻易给“国王”的封号？

但这般待遇，对于交趾君臣来说，却也是十分不满的。虽然宋使亲自来升龙府晋封李乾德为“南平王”，也是莫大的面子。但到底也不过是个姿态而已。而所谓的“丹书铁券”，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与其说是免死金牌，倒不如说是催命符。凡得过“丹书铁券”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李常杰心中暗骂，脸上却笑道：“皇上隆恩，下藩君臣，莫不感激！”

沈括这才笑道：“朝廷知道交趾物产匮乏，已下令沿边各州，不得阻碍互市。并将派遣市易船队前来交趾各沿海口岸，与南交互市。这是千古未有之恩典，于南交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此朝廷希望交趾为船队提供靠岸的港口，进行补给与市易。中国地大物博，尽是繁华之地，本来也无求于交趾。朝廷这一番好意，想来将军不至于拒绝吧？”

“这……”李常杰倒吸了一口凉气！交趾一向不许宋朝船只来贸易，偶有船只，也要进行种种限制，就是怕让宋人知道国内虚实，同时也避免宋朝的影响向各个部落渗透，这时沈括打着互市的名义，要求从海岸进行互市，李常杰不免又惊又疑。

“沈大人，这历代以来，都是从陆地进行互市……”

“大宋自有大宋的规模制度。陆地海上，都是一样的。这些船队不仅仅要在交趾停留，还要向更南的诸国宣播大宋皇帝的恩泽，将军难道连朝廷一番好意，也不愿接受？”

“绝无此意，绝此无意，只是尚有诸多不便，还要一一上达……”

“提辖，苏先生已经上了交趾人的大船，交趾船队还没有停下来。”

薛奕黑着脸，望着交趾人的船队，双唇紧闭如铁。交趾船队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

“提辖，交趾船队进入弩机射程！”

“交趾船队进入弩炮射程！”

薛奕双瞳忽然缩小，狠狠地盯着眼前的船队，猛的拔出刀来，喝道：“满帆，弯月阵，弩炮攻击！”

如同雷霆响起，进攻的鼓声打破了海面的寂静，数以百计的弩炮忽然同时发射，如同漫天冰雹散落，成百上千的火油瓶铺天盖地的散落交趾船队，炮雨方落，一次可以发射数十枝火箭的床子弩发出“嘭嘭”的声音，上千枝火箭如蝗雨般射向交趾船队，高速飞行的弓箭与空气摩擦，立时便燃，一波攻击过后，交趾的走舸舰上，霎时到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交趾水军完全没有料到在自己理解的射程之外，会遭到宋军的突然攻击。在这波猛烈的攻击之下，数十艘走舸顿时乱成一团，有一艘走舸战舰慌忙转舵，却不小心与友军撞在一起，结果两艘战舰一同漏水，尚未交战，便做了海底亡魂。有些战舰想用海水来浇灭大火，不料以水烧上，大火反而越燃越大。只见海面上烈火熊熊，将海水映得通红，交趾战舰上不断传来哀号声，许多的士兵纷纷弃船跳海逃生。

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也还有二十来艘走舸冲了出来，其中还有数艘真是悍不惧死，船上一面燃着大火，一面以惊人的速度，冲向宋军战舰。

“弓箭手！”薛奕没有时间庆祝第一轮攻击的成功，果断地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宋军的弩炮手们飞速地计算着投射距离，甲板上的战士们则已排成了方阵，拉弓引箭，轮次向逆风冲击的交趾走舸攻击。一时间，南海的海面上，鼓声雷动，箭如雨下，炮若蝗飞，又有几艘走舸终于支持不

住，缓缓沉入海中。

但双方战舰的距离也终于不断地靠近。一艘奇迹般逃过宋军几轮打击的走舸竟冲到了一艘宋军战舰之前，尖锐地船角狠狠地撞进了这艘宋舰的船身上，宋舰立时裂出一道大口子，海水哗地涌了进去。

交趾战舰上顿时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但这欢呼声很快便变成了惊愕——受创的宋舰并没有沉没，反而趁着交趾走舸那一瞬间的失神，宋舰将几块乌鸦嘴木板搭在了走舸之上，一队队的宋军蜂拥而入，斩杀着猝不及防的交趾水军。

这一刻发生的事情，显然严重打击了尚不知“水密隔仓”为何物的交趾水军的士气。超远射程的弩炮、弩机；用水浇不灭的大火；走舸撞不沉的战舰……一向称霸南方的交趾水军，仿佛面对着一支由怪物组成的舰队，不知所措。

而且他们还处在下风。

但宋军没有给他们缓过气来的机会，接近宋舰的走舸，受到更密集的火箭攻击，宋军的炮手开始用手向交趾走舸投掷火油弹，只见走舸一艘接一艘的沉没，侥幸撞上宋舰的走舸，也难逃覆辙，小小的走舸，根本没有与福船级的战舰进行接舷战的能力。尽管这些走舸上的交趾水军依然用他们仅有的火箭顽强地攻击着强大的宋军舰队，在甲板、船仓与宋军进行着白刃战，但是战争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走舸后面的交趾斗舰也已经失去了与宋军进行接舷战的勇气，交趾主将的座舰，率先开始转舵。十几艘斗舰，也纷纷开始调转船头。

“留下一半战船收拾这些走舸，其余战船升起所有的船帆，随我追

击！”薛奕并不满足于这点战绩，他要全歼这只交趾舰队。

但便在此时，左翼忽地传来轰地一声巨响——一艘宋舰为了避开一艘冲向自己的燃烧着的走舸，在转舵时正好碰上冲过来的友舰，将友舰的船头撞掉了一大块，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另一艘燃着熊熊大火的走舸，疯了似的撞到了受伤的宋舰上，几块着火的木板正好打到了装满火油弹的坛子里，宋舰的甲板上，立时燃起滔天大火。

“继续追击！”薛奕铁青着脸，重复了一遍命令。

薛奕的座舰上，所有的风帆全部张开，不依不挠地朝着交趾斗舰逃跑的方向追去。

交趾水军更加熟悉海洋的情况，而宋军战舰却有更快的速度，这场南海上的追逐战，持续了三个多时辰之后，交趾水军的主将，才不得不面对必须一战的现实。而当双方再次交战之时，除去在追逐的过程触礁沉没以及落队的战舰，交趾水军只余下十艘战舰，而薛奕的身后，也只有六艘战舰。

交趾水军仿佛又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数量上，他们再次占据着绝对优势。对宋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心怀忌惮的交趾水军，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接舷战上。不顾宋军的箭雨，交趾主将命令自己的舰队一面用弓箭回射，一面不顾一切地靠近宋舰。

但当交趾的斗舰快要靠近宋舰之时，怪事发生了一一宋舰竟然纷纷主动靠了过来，率先用乌鸦嘴搭上了交趾的斗舰。交趾的水军将领们甚至没有时间嘲笑宋军的“有勇无谋”——准备接舷战的士兵都聚集在甲板上预备着厮杀，这时候，从宋舰上扔过来十几个黑黝黝的东西，上面还有一根线在飞速地燃烧着——紧接着，轰，轰，巨大的爆炸声在一艘

艘交趾战舰上响起，许多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气浪冲到海里，甲板上到处都是血肉横飞……交趾舰队的主将和他的十余个僚属被当场炸死，交趾士兵还未来得及从霹雳投弹的爆炸中回过神来，宋军士兵已经踏着乌鸦嘴冲杀过来……

“此战得胜，交趾人见识到薛奕的舰队，便能知道大宋随时能向红河出海口运送数以万计的精兵，并且可以水陆夹击河内。这样的情势下，李常杰断不敢拒绝朝廷的任何‘美意’。”枢密副使王韶向皇帝介绍薛奕海战胜利的经过时，声音亦抑止不住激动。海上的功业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薛奕的官职低微，没有资格直接递送奏章——但这一次胜利之后，他的身份、地位都必然会有所不同。

石越也笑道：“是以大宋水军在吉婆岛驻扎数日之后，李常杰最终答应了朝廷的所有要求，沈括与薛奕一道和李乾德签订了盟约后，已准备启程回国。”

“这是《升龙府盟约》的大概内容，还要请皇帝钦准——”韩绛也显得甚是高兴，“交趾永为大宋藩属，交趾嗣子继位，须经大宋皇帝册封。交趾不得对他国称臣。大宋皇帝恩许大宋臣民与交趾互市，大宋船队可在交趾沿海指定的十三个城镇与交趾互市，关税不得超过二十分之一，前十年之关税由大宋征收，用以补偿大宋军费。交趾须为大宋船队提供有偿补给与帮助。吉婆岛与对岸之归义城^[1]为大宋国土。交趾须协助大宋修筑归义城。交趾须协助大宋各学院学生在交趾进行博物考察。交趾明定儒家为国本，用儒家经典进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大宋有偿协助交趾创办学校。大宋许可交趾臣民赴大宋参加科举考试，中第者可以回交趾担任官职。交趾嗣子必须在汴京蕃学受三年之教育。交趾每年朝

贡之物为……”

王珪首先皱起了眉来，笑道：“臣怎么听着这个盟约似乎给朝廷带来了一堆麻烦。除了得到一个海外小岛和一个城池外，什么也没有。筑城、守城，都是一大笔开支。”

石越见皇帝也有疑惑之意，连忙笑道：“归义城与吉婆岛，不过是监视李乾德之意。只须派数百人驻扎便可，只要有随时夺回来的能力，这种海外之土，就不用劳民伤财的去驻守。陛下可以下德音，将要处死的罪犯全部流放到那两处去编管。这份盟约真正的目的，是为陛下子孙得到了交趾一国的臣民。”

“此话怎讲？”

“自秦汉以来，交趾便为中国郡县。但自唐代以后，交趾便割据分裂，沦为蛮夷。陛下若徒以武力兼并，只能得其地，不能得其民。且南交偏远瘴疠之地，国家耗费军费驻扎，所得不足以偿所失，是陛下虽然得扩地之虚名，却以四夷害中国，非策之善者。而今之策，乃是让交趾国用自己的财赋教养臣民，而其臣民学习的是儒家典籍，他们的老师也是大宋人。时日浸久，交趾的百姓由夷返夏，自不待言。他们自会从心里认可大宋的皇帝才是这个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共主！如此所费有限，而陛下虽不得其地，却能得其民。”石越努力的向赵顼推销他的文化殖民主义。“依着这份盟约，将来交趾的官员都是大宋培育，官员中必然大部分都亲宋。这岂不远远好过直接占领交趾。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此之谓也。这其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这番话倒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赵顼也笑道：“这话倒是不错。这回薛奕将俘虏的船全部送回国，朕打算将这些船放在金明池，给

百姓们也看看。他与沈括的功赏，两府可以商议了报上来。另外，便是派谁去驻节归义城，给个什么官职为好？”

“臣以为官职不可过高，以正七品左右为佳。”一直没怎么开口的吕惠卿忽然说道，“至于官员，选派武官最好。”

石越若有所思地瞥了吕惠卿一眼，笑道：“臣亦赞同吕相处置，日后陛下的海外国土定然会越来越多，至于官名，臣以为不如便叫权持节都督海外归义城军政事。”

“那便准奏。”

吕惠卿见一切都说得差不多了，因从袖中取出一份奏折，道：“陛下，前往桂州召沈起的使者已经回京。昨日政事堂臣当值，有一份章奏要递呈皇上。”

“哦？”内侍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章递给赵顼，赵顼接过细读，表情忽然凝重起来。韩绛、石越等人都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吕惠卿闹的什么玄虚。赵顼看完之后，将奏章轻轻放好，游视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石越身上，笑问：“石卿现在有多少田院地宅？”

众人越发不解，石越也是一怔，答道：“臣蒙陛下圣恩，所赐田宅，现在已有近百顷，具体数额，臣却不清楚，这等事还要问臣的管家才知道。”

“想不到石越倒是小事上糊涂。”赵顼笑道，“朕听说卿分了五十顷地给卿的兄长？卿的田产，都在什么地方？”

石越见皇帝问得希奇，心中不免不安起来，忙回道：“臣的产业，都在汴京与老家两处。”

“只有这两处么？”

“臣除此以外，的确已再无产业。”石越斩钉截铁的答道。

“那么是谁在桂州等数州兼并良田数百顷？”赵顼神色中已有责怪之态。

石越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愕然道：“陛下，臣在桂州，绝无产业。”

“子明，兼并良田已是不对，还要巧取豪夺，逼得数十家走投无路，又让地方官镇压，却未免太过于心狠。”吕惠卿在旁冷冷的说道。

“什么？”不要说石越，便连韩绛、王韶、冯京等人，全都怔住了。

“陛下！”石越惊讶之后便是生气，继尔又觉荒唐，竟忘了礼数，亢声道：“臣绝不敢做这等欺君害民之事！请陛下明察。”

赵顼看了看手中的奏折，又看了一眼石越，微微摇头，道：“卿远在京师，自然不会去做这等事情。但难保卿的亲戚朋友门客，没有借着卿的名义为所欲为。”“这……”皇帝这么说后，不仅石越，旁边的众人也都迟疑起来——说石越兼并，的确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但是说到他的亲戚朋友门客，那又有谁敢保证？就算是石越，也不敢打下这包票。赵顼又道：“这件事朕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使者去桂州罢免沈起——居然引出数十户百姓联名告状，告的竟然是朕的弘股重臣，翰林学士！”皇帝的语气很平静，但越是如此，就越让人觉得心惊。

石越近乎无礼地直视皇帝良久，忽然缓缓跪下，沉声道：“陛下，

若臣果真做了这样的事情，甘愿受罚！”

其实当时位高权重的大臣，在各地兼并田产、广置物业，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似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清介的是极为少见的。其余之人若说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做得漂亮不漂亮罢了。韩绛、冯京见皇帝如此“小题大作”，早就不以为然。韩绛存心要卖个面子给石越，当下出列说道：“陛下，石越人材难得，岂可因小过而……”

“韩相公。”韩绛的话没有说完，便被石越打断了。石越板着脸，昂然道：“多谢相公为在下说情。不过若我果真做出这样的事情，则是愧对陛下知遇之恩，又有何面目位列朝堂？臣再无他想，只请陛下遣一能臣查明真相，还臣清白！”

赵顼见石越如此理直气壮，神色稍霁，温言道：“朕与卿君臣相知，不比他人。他人若是这种过错，自有国法绳之，用不着朕来生气。但若是卿发生这样的事情，朕须容不得卿去欺压百姓，欺君瞒上。同样——”赵顼又看了一眼奏章，冷冷的说道：“朕一样也容不得有人来污陷朕的重臣！”

“臣谢陛下隆恩！”石越顿首道。

“这件案子，御史中丞蔡确，监察御史蔡承禧去审理，朕要亲自看全部供词。”

“石子明暗中派人在广南西路诸州县兼并田地？”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内，王昉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望着清河郡主。

清河郡主抿了抿嘴，轻轻道：“我也是入宫时听太皇太后与太后、

皇后聊天时说起的，”她顿了一顿，又补充了一句：“但究竟真相如何，眼下还不得而知。”说完了这一句，她又有些后悔，怕被王昉看出她对这件事情的过份了解与关切，毕竟她与石越也是曾有过许婚之说的。

但王昉摇了摇头，却显然没有留意到她的心思，“我不相信，”王昉沉吟道，“石越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可也不是目光短浅之辈。他要兼并，不去杭州兼并，反去广西那路偏远之地兼并，实是不合情理。只怕是他家的什么人在外面为非作歹吧！”

清河郡主见王昉神情郑重，忽地捂嘴轻笑起来。

“你笑什么？”王昉奇道。

清河揶揄的浅笑，轻轻道：“石越的家人不就是你们家吗？他兄长听说是个老实人呢。”

“我们家哪会有人在外面惹事生非呀！”王昉一本正经地说道。

“是啊，是啊，是我胡说了——我们家又哪会有人在外面惹事生非呀？”清河郡主拖长声调，学着王昉的语气说道。王昉这才省得清河是在取笑她，呵呵双手，就去咯吱清河。清河郡主一面伸出手来挡，一面取笑道：“你们家的人可了得呢，便是连太皇太后也说桑……”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说桑郎什么了？”

清河郡主眼波流转，嫣然道：“太皇太后说了什么呀？……嗯，你先告诉我今天去白水潭学院究竟是做什么？”

王昉笑道：“郡主到了那里，自然就知道了。”

清河郡主撇了撇嘴，笑道：“那桑夫人也自己去问太皇太后好了！”她有意将“桑夫人”三个字咬得极重，语调更是拖得极长，语气中全是戏谑之意。

王昉侧着头，望着清河郡主，笑道：“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如何？”

“遵命，桑夫人。”清河郡主在外人面前端庄娴雅，直似庙里的菩萨，惟有和王昉在一起，才显露出一个妙龄少女活泼的天性，肆意的打闹嬉笑，因此二人闺中之谊，实是非比一般。当下忍住笑说道：“前几日我进宫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请安，因听皇后说，淑寿公主很喜欢石学士，皇太后便笑道：‘可惜石越没有孩子。’皇后笑说：‘石夫人韩氏已经有喜了。’皇太后说：‘韩氏聪明剔透，说话行事都得体，我倒是很喜欢她。只是听说她本家有个哥哥，却是个硬骨头，办报纸得罪过不少势家，连石越都骂过的，却不知一母同胞，怎的竟生得如此不同？反倒是妹妹好过哥哥。’太皇太后拿着玉如意敲了敲，笑道：‘你却是不知，她哥哥现在长进不少。结婚之后，一日比一日的稳重。待到明年会试，白水潭学院再考上几十上百的进士，将来这个人可了不得。’——姐姐，你说，太皇太后可不是在夸你的桑郎么？”

王昉出身宰相门第，于普通功名利禄，未必看得太重，但对于皇室的评价，却不能不十分重视，因此也常常会透过清河郡主，以及一些熟交的夫人小姐，侧面了解内廷与朝廷的意见，然后小心的提醒桑充国注意。是以婚后，王昉俨然竟成了《汴京新闻》的“幕后总编”，而《汴京新闻》的风格也变得更加稳重成熟。外人皆以为桑充国更加历练成熟，却不知道竟是一个女子的功劳。但这时候她听到太皇太后那不冷不热的评语，竟是怔住了。直到清河郡主唤她，才猛然回过神来，心不在焉的笑道：“太皇太后也是说笑而已。”

清河郡主望了王昉一眼，忽然悠悠叹了口气，轻声道：“女子嫁了人，果然便一心一意都为着夫君了。”

这一声感慨说得王昉俏脸通红，不由低声啐道：“你也会嫁人的，皇太后亲自为你择婿，你当我不知道呀？”

清河郡主顿时脸如霞染，一直红到耳根，半晌才低声啐道：“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何曾有胡说八道？都说你那未来夫婿是再世潘安呢！”王昉笑道：“狄武襄的三公子狄詠——我说也唯有这样的人物，方配得上你。”但清河郡主的笑容，却似慢慢的僵住了，过了良久，她才苦笑着摇了摇头，却欲言又止。王昉看在眼里，不由关心的问道：“郡主，怎么了？难道竟是不喜欢……”清河郡主却紧闭着双唇，默不作声。王昉猜测道：“狄三公子人品出众，难不成郡主竟会是嫌他是个武夫？”半晌，清河郡主方轻轻摇头，神情中竟带着些苦涩，过了良久方低声说道：“你可知道蜀国公主的事？”

“蜀国公主？”

“本朝的公主之中，论相貌、才华、品行，谁能在蜀国公主之上？但千挑万选，还是……王驸马……王驸马对她……原来竟是这般……，以前也有过王驸马风流不羁的传言，听说现在越是变本加厉，竟容小妾轻辱公主，但公主却生怕驸马被降罪，一直隐忍着不说，所以竟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都被瞒得死死的，丝毫也不知情，若非柔嘉那日撞破几个侍奉公主的宫女私下哭泣议论，便连我，也不知道竟还有这样的事！”

“怎么会这样？”王昉听清河郡主说得含糊，便也聪明的不敢追

问。有些事情，女孩子本就不好开口，何况事涉宫闱，更是不便议论。

“听说是因为王驸马觉得自己才华出众，却因娶了公主，阻了他的前程——本朝之法，你也不是不知，蜀国公主是何等尊贵清洁的人物？又哪里会去学那些下贱的女子般去做些无耻之事，讨他欢心？”

王昉一时无语，蜀国公主与驸马王诜之间的事，她也不是全然没听过传言：蜀国公主温柔娴雅，一贯为人称颂，但王诜也是开国功臣之后，文采风流，也是有心做一番大事业的，却因尚主而前程受限，心中颇有不平郁郁，于是纵情声色，冷落了公主，但公主对他却是一心一意，所以一直瞒着此事，不敢叫皇太后知道。想到这里，她随即便悟到清河郡主为什么会黯然了，于是轻声问道：“郡主是怕狄三郎……”

清河郡主幽幽说道：“本朝的例典，尚宗室之女，便再不可领兵。这为的是严防外戚之乱。狄武襄公之后，只怕也不是甘愿默默无闻的人。我却是实在不愿他日受辱。”

“似王诜那般的人，终是少数。郡主也无须太过介怀，缔姻皇室，是多少人盼也盼不来的荣耀！”

清河郡主涩然道：“是啊，多少人盼也盼不来，所以我倒宁愿嫁个庸碌之人，那么至少还能有郡主的尊荣。”

王昉握起清河郡主的纤手，柔声道：“你是堂堂郡主，有什么好担心的？何况狄詠未必是这样的人，我请桑郎托人帮你询查他的人品德性好了！”一面却岔开话题笑道：“今天我带你去，却是看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什么了不起的姑娘？”

“她是大程先生的女儿，据说河洛一带的名门望族、少年英杰，为了想娶这个姑娘，把程家的门槛都踏破了，却终是没有人让程家看得上眼的。”

“啊？”清河郡主轻笑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儿呀？”

“你见了定会喜欢的，”王昉笑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看着她那动静举止，竟要以为自己是个乡下人了，……听说她自搬到白水潭后，虽然深居简出，可却是把白水潭图书馆的书看了个十之七八。若是说起经义道理来，就连二程难她不住，有时候甚至要向她请教呢！前不久做了一篇《问道》，拿着几位大家的著作，提出来十八个问题，石子明听了也连连夸赞，只道是五年以来，除了我爹爹，没有人见识及得上这位小姐。”

“啊，那岂不是个女博士？素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怕太过聪明……”清河郡主说到此处，方觉失言，连忙止住。王昉却丝毫没有在意，自顾自的说道：“我向来以为自己是女子中的聪慧者，却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位姑娘不仅学问道德出众，便是相貌，也是说不出的可亲可爱。以前我老笑郡主是菩萨，见这位程姑娘，方知郡主是假菩萨，她才是真菩萨。皮肤便如定窑的瓷器一般白润，五官不是五官，竟似是玉雕成的。你见了她，虽不觉得是倾国倾城，却自然而然的觉得可亲可敬，想要和她亲近说话，我虽然是一个女子，也会对她生出喜爱之心哩！”

“若这般说来，这个女子不是天人也似？她闺名唤做什么？”

“程琉，小字唤做‘璃璃’的。郡主见了，便知道了。”

二人一路说着程琉的种种事迹，马车从西面的旧郑门拐了个弯，直

奔西南面的戴楼门而去。在将出戴楼门的那一刹，风动车帘，缝隙中王昉竟见两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一闪而过。“他们怎么到京师来了？”她不由得心中纳罕，不明白大哥王雱的书僮，怎么竟到京师来了？

此时，开封城外北郊的一座小山林中。潘照临、陈良、唐康、秦观等人率一众家丁簇拥着一身紫衫、骑白马、挟弯弓的石越在林中穿行，众人一面走一面说着闲话。“潜光兄，去桂州调查的人，安排好了吗？”

“公子放心，已经安排好了。我也想明白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陷害公子。”潘照临仿佛感觉自己被人家打了一巴掌。

“去宣诏的王焘，不过是个中书舍人，我打听了他的底细，他断没有胆子来陷害我。他是迫不得已接了数十个百姓的状纸，又被人暗示，不得已才上报中书门下的。此事背后一定有人弄鬼。唐二叔那边来信了吗？”石越平静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寒气。

“还没有。”唐康接过话来，答道：“我回家也想了一回，若按那些状纸所说，是有一个人叫石珍的拿着大哥的书信，还有一枚大约是伪造的印章，往来诸州县，强买田地。我家中诸位叔伯堂兄，纵有不肖，也不至于如此大胆。”

“嗯。”石越漫应一句，举起马鞭顿了顿，忽道：“若是别人陷害，我也不怕。若果真是跟我的人胆敢如此，我却断不能容他。”

“我们理会得。”众人赶忙齐声答道。

“此事不过三种可能，要么是我自己做的；要么是我家中门下果真

有人胆大妄为；要么便是有人陷害我。那个石珍干下这么大的勾当，背后没人撑腰，我却不信。”

潘照临苦笑道：“我看咱们府上也没有人有这种本事。虽然亲戚繁多，门人家丁，也在不少数，难免有不肖之徒，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出去便能为恶。但家中的家规森严，我谅也没有人敢犯，何况又是这样的大手笔。根据现在的线索，那个石珍不是等闲之辈，熙宁七年他运过粮去灾区，得过太常寺颁发的奖章，他配着奖章，拿着莫分真假的印信，也难怪能得志一时。桂州偏远小郡，那些地方的县官，谁又敢来问公子真假？”

“沈起也不敢么？”石越反问道，一片栖鸟被他的话惊起，乱糟糟飞上空中。“沈起不是怕事的人，他是敢惹事的人！”

潘照临沉思半晌，道：“此事还得从桂州调查起，最要紧的是抓住石珍。只要抓住人，不怕他不求真话。只是这若是个阴谋，也未免太简单了。即便石珍跑了，那些印信核对一下，就能分出真假了，抓住石珍，不过是可以揪出幕后指使的人而已。谁会这么傻？”

“大哥，我倒有点明白了——”唐康沉吟道：“此事会给大哥带来什么损害？皇上对大哥一向信任恩宠，为何这次却又大发雷霆？”

石越和潘照临听到这两个问题，顿觉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二人连忙勒住坐骑，沉吟思忖。片刻之后，二人同时轻轻“啊”了一声，石越叹了口气，说道：“原来如此！”潘照临赞赏地看了唐康一眼，笑道：“吕吉甫真是了不得。”

“虽然知道了，可一时也难有良策。”石越拿着鞭子，不停的在手中轻轻敲打，苦苦思索。潘照临也默默不语，似乎在想着对策。

秦观与陈良却是茫然不解，秦观悄悄走到唐康身边，低声问道：“康时？”唐康知道他想问什么，笑道：“少游兄试着反过来问问，便知端倪，我问你，皇上为何会大发雷霆？”

“这样的事情，皇上岂能不怒？”秦观一脸愕然。

唐康摇了摇头，叹道：“少游兄，皇上正要锐意进取，一切改革措施都有赖于家兄，以皇上的脾性，是绝不可能为了一点小过而责罚家兄的。除非这件事情对变法有很坏的影响。”

秦观依旧没有明白。

“我想那个石珍，可能确是有人想陷害大哥。也许还有其他厉害的手段还没使出来，或者来不及使出。但那人未必是吕吉甫。但吕吉甫却是看到了这后面的机会，善加利用。此人真是善于把握时机！”唐康感叹道。

秦观依然想不清其中的曲折，不好意思的笑道：“这又有什么机会？只要调查清楚真相，不就一切大白了吗？”

“那时候就晚了。”唐康冷笑道，“这才是吕吉甫的厉害之处。皇上马上就要正式公布官制改革，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九寺卿一切重要职务，都要公布人选。家兄本来定为太府寺卿，改革后的太府寺卿是仅次于户部尚书的财政大臣——但若这时候，家兄正陷在一起严重影响声誉的案件中，你要让皇上如何服众？到时吕吉甫就可趁机提出他的人选，将家兄排斥于尚书省之外。皇上即便再加宠眷，也不过是继续做学士——以改革后尚书省的权力来说，一个翰林学士又岂能主导变法的进程？他吕吉甫自然顺理成章可以唱回主角。待这案件澄清之日，尚书省众相早已各安其位，若无大过，岂好轻易罢免？要任用家兄，岂码也要

两三年之后……到时众多的预备措施，说不定吕吉甫稍加改变就会加以施行，将名望与功绩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若有成效，两三年后他已地位巩固，牢不可破；若无成效，自然于大哥身上也没什么光彩。”

秦观听到唐康娓娓而谈，背脊上冷嗖嗖的寒气直往上窜。他万万想不到，一桩看起来愚不可及、简单明了的陷害案，能够被人发挥到可能影响到朝局的地步……“这些勾心斗角……”秦观游顾四周诸人，心中冒出一股凉意，“吕惠卿的聪明才智，用来争权夺利，已是如此可怕；幸好石越和这些人还有着为国为民之心……”他完全不敢想象下去了。

唐康却没有去在意秦观，只喃喃道：“皇上大怒，是因为皇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皇上既说了要提前改革官制，话不能收回；可偏偏出了这样的事情……”

“如今之计，是要赶快澄清这件事情纯粹是诬陷。只要澄清此事，镇压交趾，学士有建策之功，到时候大加宣扬《升龙府盟约》的文治武功，朝廷便可以借此声势，将官制改革顺顺利利的推行下去。并且可以借此机会，逐步开始进行军事改革！”潘照临笑道。

一直默不作声的陈良早已听到惊心动魄，这时听潘照临如此说，不由精神一振，笑道：“这只是大道之前的小坎？”

“这是许多大坎前面的小坎。”石越看了他一眼，淡淡笑道。

但这个小坎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按先前确定的方针，皇帝将在四月廿五日公布官制改革中的大部分内容；五月一日大朝会，公布中央政府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同时下令增建“海船水军”，建设港口，增设市舶司，并诏令新任太府寺卿厘定新的“市舶务敕令”草稿。不出意外，皇帝还会在这一天正式宣布对交趾的武功，嘉奖有功人员！五月一日那

一天，石越究竟是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还是依然做翰林学士，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短短七天之内，石越有没有可能澄清自己。

正如石越等人所料，变法并没有因为“石珍案”而停住脚步。

四月廿四日，赵顼在崇政殿召见两府、学士院、御史台的大臣，最后一次确立官制之细节。讨论从早晨持续到晚上。每个部门每个职位都进行再一次审核。

次日朝会，赵顼向天下颁布《熙宁八年新官制第一敕》，烦琐复杂的官制改革，正式开始。“朕要在今岁之内，结束官制改革之过渡期！”皇帝以威严的语气，向庞大的官僚机构展现他的决心。这是对一个大庞大官僚体系进行的外科手术。

赵顼首先做的，是稳定人心，满朝的臣子都在关心着新官制推行后自己的官位。禁中右掖门东面，原本是中书门下省在东面，枢密院在西面，两府遥遥相对，称为“东西二府”。赵顼以非常的效率与果断，将中书门下的官衙改称“尚书省”，迅速任命了尚书左右丞以下的官员，让几位宰相暂时保留原有的职务与官名，搭起尚书省的架子。然后将中书、门下二省迁到尚书省北面紧挨着文德殿的几个院子中；将枢密院北面的院子，划归门下后省，任命了门下后省的官员。在大宋少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之下，不过两天时间，中枢机构就可以基本上维持运作了。

几乎同时，赵顼又诏令以冯京为权吏部尚书，简拔刚回京的范纯仁为权吏部左侍郎，以翰林学士韩维为权吏部右侍郎。令三人以原中书门下堂官、审官院等机构官员为基础，选择在京官吏，经尚书省、门下后省同意后，即颁布任命，在宣德门外御街东侧的官衙中建立起吏部。

仅仅三天时间，官制改革的核心机构，便已全部粗具规模。

然后，尚书省与吏部在赵顼的督促下，颁布了“以阶易官”的转换表，废除原有文散官，将所有文官旧的寄禄官一律按规定改换成新的散官。并同时向天下官员颁布诏令，宣布此次改革，暂时只涉及文官；勋爵、祠禄官、贴职等等暂不涉及；地方官员差遣亦暂时不变；中央机构职事官未接到新任命之前，照常处理事务，直到接受新任命或与新委任官员办好移交为止。为了严防作弊请托，皇帝更是断然下令，在此期间，所有批文往来必须有清楚的记录，否则罢官夺告身，永不叙用。尚书省、门下后省、吏部，包括拟诏的学士院、舍人院所有官员一律住进官衙，由皇城司派兵吏锁院，禁止无诏外出。尚书省、吏部召见新任官员，皆须有第三人在场。

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之下，身为翰林学士的石越，与身为参知政事的吕惠卿，全部都困在了禁中。石越万万想不到，当初自己给皇帝的建议，竟成了捆住自己的一根绳子，眼前的困境，也只能指望外头的幕僚们了。

皇帝是如此重视这次改革，凡五品以上的职事官，也就是诸部各司郎中以上官员的任命，皇帝都要亲自过目，并一一接见。在此期间，石越一直陪在皇帝身边，向皇帝介绍这些官员的能力与声誉，向皇帝提供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让无数人羡慕的美差。但在迺英殿一天站上九个时辰，中间连吃饭都不敢放肆，无论什么样的美差，同时也必然变成一种苦差。

所以，当子时的钟声响起，石越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学士院后，一向习惯自己照顾自己的石越，也没能抵制住眼前的诱惑——他听之任之的让皇帝特意分配来照顾自己的太监脱掉了自己的靴子，伸进温热的清

水中——让一个太监给自己洗脚，的确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石越没有忘记在心里讽刺着自己。他看了那个太监一眼，见他年纪轻轻，长得白净高大，竟有几分英俊，却不知为何来做这种贱役，当下竟忍不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内侍连忙尖着嗓子答道：“回学士，小人叫童贯。”

石越早已疲惫得迷迷糊糊，一时也没有听清，反问道：“童贯？这个名字好熟，我以前见过你么？”

童贯谄笑道：“小人进宫不久，还是第一次有幸见到学士。”

“哦。”石越正要闭目养神，忽的灵光一闪，双脚一个哆嗦，腿一伸，竟把水盆蹬得老远，热水流了一地，“童贯？”他倦意全无，瞪大了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不可思议地问道：“你就是童贯？”童贯被他问得莫名其妙，还以为什么地方没有服侍周到，忙不迭的道：“学士息怒，学士息怒。”

但饶是石越如今已是“见多识广”，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蔡京……什么各式各样的人都见过了，但一个直接造成北宋亡国的大奸宦，忽然出现在自己身边，替自己洗脚，自己还浑浑噩噩的没有反应过来——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吊诡的事情。看着眼前的这个家伙，想着他的种种“劣迹”，石越竟是呆住了。半晌，他才哑然失笑，“管他是不是童贯，现在他又能有什么本事为恶？”但心里却毕竟有着一种偏见，当下只冷冷说道：“方才水太凉了，去换盆水吧。”

“小人立即去换。”童贯连忙答应着，谄笑着捡起盆子，轻轻退了出去。

石越望着童贯轻轻走出门去，方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要和各种人打交道的。和童贯相遇，既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吧？“只是，不知道这时碰见这个阉人，究竟是凶是吉？”石越心中自嘲的想着，“碰上这种东西，估计不会是什么吉事。”

石越这边困在禁中出不来，为了避免给人口实，也不敢递消息。外面潘照临等一千人也忙得四脚朝天。七天的时间，无论能不能找到石珍，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潘照临定下的策略第一就是“撇清”。只要能证明石越与这案子无关，案子什么时候破都不重要。好在石越亲戚并不多，家人门客也有限。这些人的名籍田产，很容易厘清，排除掉这桩嫌疑之后，石越的嫌疑就洗去了一半。

另外就是要设法找到石珍伪造的印信，只要证实是伪造的，那案子虽然未破，但石越亦可以立时由嫌疑人变成受害者——至少皇帝在心理上，会倾向于相信石越。从政治上来说，这就完全足够了。这些印信流落在各州县的官员手中，但都远在广西，调过来核对已来不及了，而蔡确又指望不上——蔡确接过这桩案子后，只是简单的询问过沈起、王焘之后，就发文给桂州苏缄，“耐心”的等待那边移来石珍和涉案文书档案，他的心思也许是放到了官制改革之上，也许是另有隐情。总之他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搭理此案，别人也拿他无可奈何

但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潘照临就坚信，不管这个构陷是怎么来的，沈起手中于情于理，都会保留着这些伪造的印信，除非他傻得愿意自己去扛全部的责任。他通过田烈武寻来东京最负盛名的几个小偷，于是沈起被软禁的驿馆，多了几个梁上君子进进出出。

[1]. 吉婆岛与对岸之归义城

四月廿八日的清晨，沈起看着空空如也的箱子，面如死灰。钱财只是身外之物，丢了就丢了，他虽然此时正值晦气之时，也未曾将之放在心上。但那封信的丢失，却让他意识到出大事了！寻常盗贼，是决不会偷他书信的。

“沈大人！”

沈起被吓了一跳，霍地转过身来，却见是两个清秀少年，他认得这是王雱的书僮王芄、王兰。连忙收敛心神，努力镇静下来，勉强笑道：“是你们啊！”

王芄、王兰给沈起见了礼，方说道：“沈大人，可是出什么事了么？”

沈起故作轻松地笑道：“不过被小贼偷了一点银子。怎么样？二位见过蔡中丞了么？”

王芄、王兰相顾一眼，王兰立时走到屋外，王芄又游视了房中一眼，见再无旁人，这才说道：“已经见过了。”

沈起稍稍放下心来，笑道：“来，咱们坐下说话。”

王芄也不推辞，与沈起相对坐了，道：“蔡中丞说皇上正在恼怒当

中，此事甚是难办。”

沈起“呸”了一声，冷笑道：“还不是索要贿赂？皇上怎么看这件事，还不是公卿一张嘴说死说活？往坏里说，我这是抗旨兴事；往好里说，就是为国者无暇谋身。春秋经义里，还找不到替我辩护的话么？”

王芑微微一笑，“正是。不过我家公子早有妙策——他知道蔡中丞现在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怎么说？”沈起不觉向前倾了倾身子，专心听王芑的书僮给他分析朝中大势，他深知王芑热心权术，虽身在江宁，但是于汴京朝局洞若观火，加之王安石虽已罢相，但新党之中，未必没有依附传话之人，王芑虽只是个书僮，可在这样的主人身边，知道的事未必会少了。

“沈大人治民打仗，都是个人才。但若论到对朝中大臣的了解，却不及我家公子。如今我家相公退居金陵，朝中主张变法的大臣，以吕参政、蔡中丞、曾计相三人为首。我来京师之后，曾大人也去了广州，那么此刻，朝中自然只余下其余两人。”王芑娓娓道来，神情竟似教授弟子一般。

沈起心中冷笑了一声，脸上却做出虚心受教之态，点头道：“正是如此。”

王芑见他如此，更加矜持，昂然说道：“既以二人为首，那其他支持变法的臣子，便只有四种选择——或支持吕；或倾附蔡；或观望；或者干脆投奔正得势的石越！而石越此人外似忠厚，内怀奸诈，是十足的伪君子，但凡此类人，久必败露，众叛亲离。所以吕参政与蔡中丞心中所想的，必是由谁能继承我家相公之位，得到皇上的信任、众大臣的支持，来主导变法。这却是瑜亮之争。”沈起自然知道王芑对石越的评价

殊不可信，不过对于吕惠卿与蔡确的心理分析，他倒是深以为然。“所以沈大人也无须太过担心。吕参政如今在朝中支持者寥寥，那些亲附他的多是些无知无学的小人，不过想借此幸进。下无有力大臣的支持，上无皇上的信任——皇上此时的信任，还是全在石越身上。故吕参政对我家相公，还会装成尊重之态，否则只怕内外交攻，立时便要逐出朝廷。蔡中丞身在御史台，身份超然，可让他坐享清誉，他既交好冯京，又向石越示好，与旧党、石党若即若离，这是他的优势，但也是他的弱点——若他无所顾忌打击支持变法的大臣，甚至涉及到我家相公，沈大人试想一下，支持变法的大臣将如何看待他？若果真如此，他就只有彻底转向，依附石越——但是他之前弹劾算计石越不少，他又如何肯信得过石越？雷州、崖州，说不定便是他的终老之地。”

沈起听了这番话，细细思忖，似乎觉得颇有道理，但又隐隐觉得其中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可一时间竟想不出来。迟疑半晌，问道：“既如此说，那为何蔡中丞说难办？”

王芄笑道：“沈大人还不明白么？蔡中丞当然难办，因为吕参政正拿着您做棋子，逼着蔡大人落子呢。蔡大人若放过您，皇上那边如何交差？石越那里如何交待？若是严惩您，我家公子那面，他又当如何处置？他想干干净净，却偏生不能，岂不为难？这中间最痛快的，就是吕参政吕大人了！”

沈起心一沉，“这么说来？我的事情岂不是……”

“沈大人自己也说了，春秋经义中，一定也有帮您开脱的那一条。所以您不用着急，蔡中丞一定会拖，拖得皇上火气渐小，拖到他可以从宽处置。这样他才能把事情做得圆满。如今朝中局势瞬息万变，一切都可能发生。只要待我家公子病体稍愈，大人即便是这次稍受委屈了，

我家公子也能帮您把这委屈加倍的补还过来。”

沈起望着口若悬河的王芑，心中忽然泛起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还有一丝后悔。他又想起了丢失的那封信，心中竟有一种快意：丢就丢吧，丢得好！我沈起未必便是你们的棋子！

次日上午，石越陪着皇帝接见了几十个官员后，趁着中间有段时间小憩，赵项忽然笑道：“昨天晚上，通进银台司递进来开封府的一份奏疏……”说到这里，他忽然顿了一下，看见石越一脸茫然，不由一笑，又道：“原来却是开封府推官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不，甚至没有破获！不过是缴获了一批脏物。”石越听出赵项的语气带着嘲讽之意，更是莫测高深，不知道一件这么小的案子，究竟什么原因，竟会惊动到皇帝御前。赵项嘲弄地笑道：“卿可知道这些失窃的物什是哪位大人的东西么？”“臣……”但不待石越说完，赵项已经先说了出来，“朕本来也觉得奇怪，心道是什么人的东西值得开封府这么巴巴的递给朕？又是什么盗窃案值得直达九重之内！谁知原来竟然是朕的前桂州知州沈起沈大人！”

“啊？！”石越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情，此时乍闻，也完全是大吃一惊。

“开封府没能抓到盗窃，却捡到了他留下的赃物。这些赃物里面，别的东西倒也平常，唯只有一封书信，却是非同寻常。便是沈起沈大人，也还一般，更不得了的，居然还牵涉到本朝一位青年俊杰！哼哼……”赵项越说脸色越是难看。石越听到“青年俊杰”四字，心里便是一阵格登，但随即又想到，皇帝既然这般说起，那么此事与自己必然

无关，这才心中稍安。只见赵顼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楚是失望还是愤怒，他从袖中抽出一封信来，递给石越，咬牙说道：“卿可以自己看看，当可知道人心如何险恶法！”

石越赶忙恭恭敬敬的接过信来，略一浏览，背上已是冷汗直冒！原来这竟是王雱写给沈起的书信，那桂州田宅，自是王雱帮忙购置——但让石越想不到的是，这还只是这一桩大阴谋中的小小的一个佐证罢了！王雱之计，是让沈起派人深入交趾，买通交人将领，伪造与石越的书信。石越保证在朝中帮助李乾德，利用海船水军帮交趾攻下占城。而交趾的报答是，和大宋和平共处，在石越有朝一日不顺之时，为石越和海船水军提供据点，到时候从交趾反攻桂州，让石越割据两广为王！购置田产，不过是石越在桂州设置据点的一个伏笔罢了。王雱在信中叮嘱沈起小心行事，耐心等待时机，只待朝局有变，就抛出此计，可置石越于死地！

但是王雱却没有料到沈起罢职、交趾屈服，令得田产一案提前泄露……这桩阴谋，还没有发动就败露了。

“陛下……”石越身上冷汗涔涔，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和王雱根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如今勉强也还算是亲戚，王雱竟然如此狠毒要致自己于死地，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

赵顼默默望着石越，忽然叹了口气，道：“依他之罪，便是赐死也不为过！”

石越静静的望着赵顼，见他脸上虽然大有愤怒之色，却又有犹疑之状，他已知皇帝此时兀自还在顾及与王安石的情份。若以他的本心，此刻实在恨不能置王雱于死地方能后快，但是此时的石越，已深深明白凡

做大事的人，却多半做不得快意事。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淡淡道：“陛下，于王元泽，臣已无话可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于王相公，还望陛下稍存些体面才是。陛下与相公君臣相知，臣也惟愿陛下能全始全终！”

赵顼赞赏的望了石越一眼，轻声道：“朕会派人将这封信还给王元泽。”

君臣又说了一会话，听到午时的钟声响起，石越方告退出了迺英殿。刚刚走下了白玉阶，便见童贯鬼鬼祟祟走了过来，低声唤道：“学士万安。”

“有什么事么？”石越对童贯，始终有点偏见。

却听童贯压低了声音，说道：“刚刚学士府的书僮侍剑带话进来，说府上有要事。”

“什么要紧事？”石越心不在焉的问道，“石珍案”如此顺利的了结之后，他的仕途现在看起来是可以一帆风顺了。下午皇帝将要召见准备拜兵部侍郎的郭逵，顺便讨论一下军事改革的事宜，事关重大，他甚至没有时间去高兴自己前面的一块障碍已经被扫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还要好好理一下思路才行。“小人也不知道！”童贯对石越却格外的巴结，这让石越完全不能理解——他是中官，没有必要来巴结一个外官的。“但是听说侍剑的样子非常着急。”

“嗯？”石越怔住了，是什么事让侍剑冒着禁令来见他？正思忖间，一个宦官急匆匆地走了过来，石越隐约认得这是太皇太后身边的小

宦官，还不及他细想，那小宦官已经看到石越，也不待站稳，便尖声叫道：“接太皇太后懿旨！”

石越心中惊疑不定，连忙拜倒接旨。

“太皇太后口谕，让石越立即回府！”

石越不由怔住了，他谢了恩站起身来，一时间心乱如麻，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居然会劳动到太皇太后下旨。慌慌忙忙出了西华门，却见侍剑早已在门外等候，旁边还有一个长相清秀的少年，相貌似曾相识，但此时他已经无心细想了，他已经看见侍剑脸上的惶急与大汗。侍剑见他出来，立即牵着马迎了过来，急道：“公子，快快回府罢！夫人要生了……”

“什么？”石越的头仿佛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敲了一下，一下子就懵了。梓儿此时怀孕尚不足六个月，这个时候早产，凭谁都知道凶多吉少。尤其当时卫生条件低下，即使是正常生产，为此丧命孕妇的也为数不少，何况梓儿这是毫无预兆的早产？他也顾不得许多，甚至不敢去多想，跳上马去，狠命抽了一鞭，驱马往家里跑去。侍剑与那个少年见他如此，连忙上马跟上。

一路之上，石越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知道拼命挥鞭往家中狂赶，什么也不敢想，生怕此时一想那些种种可怕的念头就会浮上来将他吞噬掉。此时正值正午，街上行人众多，熙熙攘攘，而从西华门到石府，还要经过许多条热闹的大街，他既没有带仪仗，更无人清道，这般纵马狂奔顿时冲得街上行人七零八落。惹得皇城使和开封府的兵丁一路叫喊追赶。

好不容易奔到府前，石越翻身跳下马来，连马也顾不得了，便径直

冲进府去。紧随而来的皇城使和开封府的兵丁没料到犯事者进了石府，一个个不知深浅，在府前面面相觑，一时也没有人敢说要入府搜查。正没奈何处，又听两骑从后面冲来，两个少年下了马，一个书僮打扮的人翻下马来，便也径直冲进府中。另一个少年却勒马望了这些兵丁一眼，冷笑道：“你们快快散去，这是你们呆的地方么？回去上司若要交待，便说是柔嘉县主做的。”

那些兵丁听他这么一说，得了交差的办法，哪里还敢停留？顿时散去。那少年得意洋洋的下了马，便往石府走去。石府中的下人正乱得热锅上的蚂蚁也似，也无人留心他，他一路穿堂入室，直到了内堂。却见蜀国公主、清河郡主、王昉、程琉都坐在那儿发呆，阿旺等丫环侍婢走来走去，似那无头的苍蝇一般，石越却不在堂中，便高声问道：“石越呢？去哪了？”顿时引得众人睹目。蜀国公主抬眼望见是她，叹了口气，说道：“他进产房去了，怎么劝也劝不住！”当时的风俗，男子是不能进产房的，否则便会有血光之灾，但此刻的石越又怎会理会这些忌讳？

那少年笑道：“啊！我现在看他可顺眼多了。鲁郡君怎么样了？”

蜀国公主摇了摇头，黯然说道：“还在半昏迷当中。”

“孩子呢？”

“自是保不住了。”蜀国公主一面说着，一面双手合什，轻声祷告。少年的脸色立时黯淡下来，也不多说，转身便往产房走去。慌得众人急叫：“十九娘，你去不得。”但柔嘉却早已闯进产房之中。

这个少年正是柔嘉县主，她今日正好陪着蜀国公主等人来看访梓儿。不料竟然赶上梓儿早产，家中虽有男子，除了唐康外，却都不敢踏入内房。而众女中有生产经验的，也唯有蜀国公主一人，情急之下，只得由蜀国公主来主持大局，但不料竟遇上梓儿难产，性命堪危，当下一面找稳婆来引产，一面便急急忙忙带了柔嘉进宫。因为怀胎六月早产，后果实在难以预料，蜀国公主念在相交之情，无论如何也要求太皇太后下旨让石越回府不可；同时也好带来御医。好在蜀国公主见了太皇太后，说起此事，立时得到应允。蜀国公主这便带着御医先行回到石府，柔嘉却孩子脾气，偏要到西华门外等候石越。她此时年纪渐长，略解人事，一边见到的是王诜对蜀国公主的薄情与冷淡，便想看看这不纳妾的石越对待妻子是何等模样。却不料见石越如此情急担心梓儿安危，不由得大生好感，竟替他揽下冲乱街市的罪状来。

此时她蹑手蹑脚的走进产房。却见石越坐在床头，将梓儿轻轻抱在怀中，身子微微颤抖。梓儿躺在他的怀中，脸色苍白如纸，半睁着眼睛，声音几乎细不可闻，却又隐隐的带着一丝哭腔，“大哥，我对不起你。”

石越伸出手来，轻轻擦去她眼边的泪水，柔声安慰道：“傻瓜，是我害得你受苦，是我对不起你才对，是我对不起你……”他喃喃的说着，声音却不由自主的发颤。

梓儿轻轻闭起眼睛，泪水却依然从她紧闭的眼中溢出，她微微摇了摇头，哽咽道：“我们的孩子没有了……”石越心如刀绞，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柔声道：“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哥只要你平安就好了，你平安就好了。”他反复念叨着，眼中犹有惊悸，似乎这句并不单只是安慰梓儿，还是在安慰他自己。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那个孩子。”梓儿的声音中，似乎有无限凄伤，令得石越的心，似乎也要在这一刻粉碎了。他俯下身去，轻轻吻去那些泪水，温柔的劝慰道：“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以后还会有的，很多个孩子……”他顿了一顿，忽然轻轻说道：“天可怜见，你却会平安无事！”

柔嘉见他真情流露，忽然间觉得心里酸酸的，泪水也似要流出来了，她咬着嘴唇，轻轻退出房外，痴痴的想着，痴痴的想着，竟似呆了一般。她似乎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既有王诜那样的坏蛋，又有石越这样的好人。

但石越究竟是不是“好人”，委实也很难说。

冥冥中似乎果真会有一只手在推动命运的走势。正在同一天，楚云儿昏晕过去两三次，只余得心头口中一丝微气尚未断绝了。阿沅哭得死去活来，到得最后，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打发去石府报讯的人，又被石府管事的人全部打发了回来——石越还在宫中，又逢梓儿早产，谁会有心思去理会一个外人的死活？潘照临安排了个大夫，又随便派了几个人过来侍候，这些人早就听说过阿沅的盛气，这时一个个消极怠工。大夫看完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准备后事吧。”便匆匆离去。

如此耗到下午，楚云儿却又缓过神来了，能睁开眼睛，似乎竟可以吃点东西了。阿沅哪里知道这是回光返照，赶忙擦干眼泪，就要去熬药熬汤，不料却被楚云儿一把抓住，轻声道：“阿沅，你不要去了，陪我一会吧。”说着，闭了眼睛，仿佛是在积攒精神。

阿沅强作笑颜，柔声道：“姑娘，我去煎药，你定会好起来的。”

楚云儿摇摇头，低声道：“我是不行了。阿沅，你不要难过。我这是解脱……”

“不会的，不会的。”阿沅说着又哭了起来。

楚云儿却只是闭着眼睛，又不说话了。半晌，才说道：“阿沅，我已经把你托给石大哥照料……他是个好人，他做的是大事业，你万万不可怪他……”阿沅哽咽着，又听楚云儿说道：“你也不可以怪石夫人，她也是个好人……我自己命苦，不愿意你也命苦，你要记得，不可因我的事去怪旁人……”

阿沅趴在床边，泣道：“我哪里也不去，我谁也不怨，我只要姑娘好好的，我情愿跟姑娘一辈子。”

“傻孩子。”楚云儿伸出削瘦的手，温柔的摸了摸阿沅的脸蛋，说道：“扶我起来，我想弹曲琴。”

“姑娘……”

楚云儿竟然微微一笑，道：“谁知道阴间能不能抚琴呢？便顺我这回意吧。”

阿沅迟疑着退出房间，走一步回头看一眼，走一步回头看一眼。出了门，便快步走到放琴的房间取了琴一路小跑回来。刚刚进门，望那床上时，不由得心头一凉，手一松，琴“当”的一声掉到地上。

楚云儿的手僵硬的垂着，却已经断绝了呼吸，在她的脸上，似乎还含着淡淡的微笑。

五月一日的大朝会如期举行。皇帝与文武百官都穿上了正式的朝服，在大内的正殿——大庆殿举行一年三次的大朝会。仪仗是最为奢华壮观的黄麾大仗，整个仪仗队用到数以百计的旗帜，以及五千余名精壮的禁军。四象旗、五岳五星旗、五龙五凤旗、红门神旗在风中猎猎飘扬；禁军们的铠甲在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赵顼高高坐在大庆殿的御座之上，俯视着向他山呼万岁的臣子们。在今天，他要向天下宣布，他的帝国，将开始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礼官们有条不紊的引导着仪式的进行，石越却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个仪式。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公布官制改革，各主要官员的任职，公布《升龙府盟约》，宣布归义城都督，然后就是献捷仪式……

这个帝国，正慢慢的开始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来运转。

但是石越感到非常的疲惫，非常疲惫。

梓儿终于保住了性命，但是他的孩子却死掉了。年近三十的石越，其实非常盼望能有一个孩子。结果在他从一桩陷害案中脱身的那一刻，在他顺利成为太府寺卿、参知政事之前的那一刻，他的孩子却死了！梓儿的身子依然虚弱，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复原，更让他忧虑的，是她心中的创伤，这个孩子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寄托了她几乎所有的期待与梦想，却在瞬间倾覆了，此刻没有人能够安慰她的悲伤，就连石越都不

能，他甚至不敢在梓儿面前露出他的悲伤，他只能寄希望于时间，那漫长的时间会冲淡她的悲伤，会给她带来另一个孩子。

楚云儿也死了。自己感觉亏欠最多的楚云儿，竟然与自己的孩子在同一天死去。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命运的残酷安排，他最终没有能够去看她最后一眼，这让他不能不感到歉疚。每当他闭上眼睛，就会想起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那个双十年华、穿着棕黄色貂皮大衣、深绛色的缎面窄脚裤，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子；那个容貌清丽，眉如细黛，眼似晶珠，神韵清雅如水的女子；那个和自己在酒楼尴尬对坐的女孩子；那个默默给自己弹琴的女孩子，用那样的信赖仰慕的目光望着自己……

宣读诏令的官员大声的念着：“翰林学士石越除参知政事、太府寺卿……”

石越默默的听着，思绪却似在这一刻飞到了不知名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他很想哭一场……但是他不敢。

对于升朝官来说，高潮是宣布官员的任命，还有皇上照例的恩赐。对于百姓来说，高潮却是归义城都督的任命与献捷仪式——此后，皇帝还会开放金明池，许可百姓参观被俘的交趾战舰！

“第一任归义城都督，百姓们的热情……”只有朝中的重臣，才知道这个归义城都督并非是一个美差，朝中没有什么大臣愿意去比桂州、雷州更远的南方，中原之人，谈瘴疠而色变，谁愿意死在那个遥远的异乡呢？

“以狄谿权持节都督海外归义城军政事……”

诏令从大庆殿一重一重传出宣德门，很快，京师的百姓们都会沸腾

起来，报纸也会关注“归义城都督”的身份来历——为了这个，石越与尚书省诸相伤透脑筋，一个近乎贬斥的地方，要派一个让百姓觉得重要的官员，这是多么为难的事情！狄谿是天造地设的人选。他是狄武襄公狄青的次子！这一点就足够刺激百姓们的神经了。因为狄谿本是正六品武官，不得已，朝廷最终决定从权，将归义城都督的品秩定为武职正六品。

“但愿狄谿不要堕了他父亲的威名。”石越模糊的想着。

在这整整一天，他的心神都无法集中。

七七四十九天后。

汴京城南六十里的小村庄。楚云儿的冢边，青烟兀自袅袅不散，纸钱漫天飞舞，亦如花般慢慢委与泥土。

石越扶着病体初愈的梓儿，站在墓前。夕阳也似要渐渐入土了，残阳的光芒照着新坟，显出一种凄凉的红黄色。远处搭了间茅屋，那是给楚云儿守墓的仆人居住的。远远地站在他们身后，阿沅铁青着脸望着石越与梓儿的背影。

石越默不作声，这个地方，是他记忆最深的地方。他当年穿越时空后便是出现在这里。往事前尘，已如一场遥远的旧梦，现在开始的新梦是什么呢？他突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唐。

现在此处的田地已经全在他的名下。不过却不是兼并，因为他是以田易田，而且还加付相当于田产价值五成的补偿。但不论怎么样，此地现在已叫“石家村”。他将楚云儿安葬此处，究竟是为了什么，连他自

己也说不清楚。

梓儿从丫鬟手里要了一柱香，给楚云儿插上，轻声道：“楚姐姐，愿你在……泉下的日子，会比这人世间更多些快乐满足。”她的声音中似有微微的哽咽，似乎是在感叹，又似是在祈祷什么，她的心绪似乎也在这一刻飘到了那遥远的地方去。

石越凝视墓碑，听了她的话，不禁微微叹了口气，柔声道：“妹子，眼下暑气未散，我们回去吧。”

梓儿点点头，却向阿沅走去，石越连忙快步跟上。

“阿沅，楚姑娘曾经对石大哥说过，要他照顾你，你这便和我们一起回府吧。这里我会安排人手照料的。”梓儿柔声说道。

阿沅身子轻颤，瞪着她冷冷的说道：“我不用你惺惺作态。我……我是不会去你们石府的！”

石越见她说话无礼，不由沉了脸，喝道：“没点规矩么？”

阿沅嘴一撇，又狠狠瞪了石越一眼，哽咽道：“我就是不懂你们的规矩，更不会假惺惺。我在这里陪我们姑娘，不用你们装好人来多管闲事。”说罢，已经掩面跑到楚云儿坟前低声哭泣起来。先前被阿沅训斥过的那个小丫头也忽然走了过来，低声道：“我们陪着我家姑娘便好，就求你们成全罢！”说罢竟跪了下来。

石越不料她如此，倒是怔住了，正要伸手相扶，阿沅已经跑了过来，一把拉起那个小丫头，狠狠的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谁让你给他们下跪了？他们是大官，我们是百姓，他们蛮横，我们便让他们打死就是了。有什么好怕的？”

石越见她说话越来越放肆无礼，心中更加不悦。他心中记得楚云儿的托付，已以阿沅的保护人自居，更不在乎她生什么嫌隙，当下提高声音喝道：“真是没有管教了。你家姑娘若见你这个样子，只怕也要泉下不安！来人，把这个丫头给我绑了，带回府上。找个婆子好好管束她。”他话音未落，已经有几个妇人跑了过来，她们原是出来祭拜的，那里会有什么捆人的索子，但几个妇人七手八脚的，早把阿沅架到了马车旁。梓儿不料石越如此，忙劝道：“大哥，她这样也是情有可原……”阿沅挣扎不得，大声哭道：“我让姑娘不安心，你便让姑娘安心了么？”

石越被她一语击中心事，身子不由一颤。咬着唇，铁青着脸喝道：“带回去。”那些妇人早已将阿沅丢进马车里挥鞭而去。石越这才转过身来，见梓儿脸止兀自有担心忧虑之色，忙柔声说道：“我知道她情有可原。不过放她在这里，只怕性子要一日比一日激烈。不若带回府上，好好的宽解教养。日子长了，自然能领会到咱们的苦心。”一面扶着梓儿上了马车。转头又吩咐道：“其余的丫环仆人，若愿意守灵，便让他们在这里守着。若想进府上，也由他们。总之他们爱去哪便去哪，每月给他们发钱粮便是。”

早有管事的人连忙答应了。石越踏上马车，侧身远远望见墓碑上“楚氏云儿之墓”六个大字，虽然是新立的墓碑，光鲜明洁，但在夕阳之下竟是显得说不出的凄清孤寂。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默默注视一会，终于低头钻进马车。

当石越一行回到石府时，天色已然全黑。但石府内外却是灯火通明，石越先将梓儿送回内院，未及更衣，便见唐康急匆匆走了进来。石越见他脸上颇有惊喜之色，知道是有事禀告，便笑道：“康儿，有什么

事情么？”

唐康点头笑道：“大哥，司马先生回来了。”

“什么？”石越竟是吃了一惊。

“是司马纯父先生回来了。”唐康又重复了一遍。

目录

第三章 励精图治

第四章 江头风怒

第三章 励精图治

18

司马梦求见到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辽国大乱了！”石越与潘照临面面相觑，当下便听他细说辽国的究竟。

自从耶律乙辛复任北枢密使，留守中都之后，辽朝局势就充满了火药味。太子耶律濬展现的决心，让整个辽朝的统治层都担心不已——亲信者，担心他的前途多艰；反对者，担心被他澄清朝政的动作波及；甚至就连耶律洪基，心里也未必真的希望自己的太子如此能干

但是耶律濬似乎完全没有顾忌到这些。

那一日风和日丽，司马梦求原想出门了解些当地的民情。谁知方一踏出门，却见耶律濬的侍卫撒拨向自己走了过来。司马梦求对此人一向非常忌惮，他知道撒拨虽然寡言少语，却极为精明，而且武艺过人，曾以一人之力独自搏杀死猛虎，兼之对耶律濬忠心耿耿，若是被他发现什么破绽，只怕自己立时便要死无葬身之地，是以见他朝自己走来，不由

得有些惊讶又有些意外。却见撒拨走到司马梦求近前，躬身抱拳，冷冷道：“马先生，太子有请。”见司马梦求点头，他便转身带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多一句话。

司马梦求自从入太子幕府以来，除了第一次听到一些大事以外，一直便被耶律濬恭恭敬敬的供着，却再也没有机会参预过什么重要的事务。而他怕别人起疑心，也装得淡然自若，只是整日价四处闲逛，了解中京风俗民情，四周地理形势，兵防布置。他有太子府的腰牌，任何去处，都是畅通无阻。隔一段时间，司马梦求也会去见一次韩先国，传递一些信息。不过，最多每隔一日，耶律濬总要见上他一面，无非是问些宋朝的情况。耶律濬听司马梦求说起三大报、白水潭学院的种种趣闻，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耶律濬竟然找出来白水潭学院的全套最新教材给司马梦求确认，令得司马梦求大吃一惊——须知白水潭学院的教材在大宋国内自然可以畅通销售，但却是严禁私带出国的。

这时司马梦求一面想着心事，一面揣测着耶律濬找他的原因。不多时便见着一大队战士簇拥着一身金色软袍的耶律濬、萧佑丹等人策马而来。见司马梦求过来，耶律濬笑道：“马先生，快快上马，今日天气甚好，正好出去打猎。”

司马梦求知道契丹人生性便喜欢打猎，便是太子号称“英明”，也不能例外，这一点与大宋尚文之风全然不同。他也不以为异，笑着答应了，见有人牵马过来，脚尖微一点地，便纵身跃马而上。当下一行人扬鞭催马，浩浩荡荡，便出了城去。

但这次狩猎却与往常略有不同。以往耶律濬狩猎，不过在中京周围的大定县、长兴县等处，这次却不停留，倒似行军一般，沿河而上，直达归化县境内，方开始打猎。耶律濬在打猎之时，一向以军法勒束部

属，加上这次带的又都是侍卫中的精锐之士，不消一两个时辰，便已硕果累累。

萧佑丹抬头打量天色，见天已渐晚，便轻声向耶律濬低语数声。耶律濬立时勒转马头，鸣金收兵。一面向司马梦求笑道：“马先生，今晚且委屈一些，我们要住在归化县了。”

司马梦求笑着答应了，他此时已看出耶律濬似另有所谋，他留神观察萧佑丹，却见他虽然神色如常，却隐隐约约似有忧色，当下心里更加疑惑，索性不动声色的等着看戏。

一行近二百人悄无声息的在山林间行走了半个时辰左右。便听到一个侍卫回来报告离归化县城还有七里左右，众人皆以为耶律濬会下令加速前进，不料他竟忽然下令扎营做饭来。耶律濬军令甚严，部下无人敢多说什么，只见命令一声声传下去，近二百名侍卫便有条不紊的忙碌起来。司马梦求却是暗暗心惊：这么近却不去归化县吃饭，分明是想保持侍卫的体力，这位太子爷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众人悄无声息的埋锅做饭，虽然火光点点，归化县却也没有人前来干涉。耶律濬不时张望归化县城，嘴角不经意的流出丝丝冷笑。吃过饭后，侍卫们便就地休息，耶律濬却与萧佑丹、司马梦求围坐在一起，低声说着闲话。眼见天色全黑，耶律濬依然谈笑风生，没有半点动身的意思。司马梦求虽然心中好奇，却也只得忍住，陪着这位太子爷聊天。

估摸着到了亥时，萧佑丹才忽然打断了谈话，对耶律濬笑道：“殿下，天色已晚，我们该动身了。”

耶律濬笑着起身，轻轻握了一下刀柄，对司马梦求笑道：“马先生，今晚我们还要去归化县过夜，真是辛苦先生了。”

司马梦求连忙欠身道：“不敢。”

耶律濬一行人举着火把来到城墙下时，整个归化县城都在一片寂静之中。守城的士卒早已歪歪斜斜的躺在粗陋的城墙上睡着了。

“开门，快开城门！”几个侍卫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过了半晌，方有人举了火把从城头往下张望，“什么人呀？这么晚了。”声音依然带着迷糊以及明显的不耐烦。

“瞎了你的狗眼，太子殿下的旗号都不识得么？快开城门！”侍卫不耐烦的厉声喝骂。

那人睁大眼睛看了半晌，黑夜之间又哪能看得清楚，只是见城下之人穿着都十分华美，也知必是贵人无疑，立时慌慌张张叫了人起来放下吊桥，开了城门。

“吱”的一声，城门才开了一半，卫队的侍卫早已迫不及待的拥着耶律濬冲进城去。前面稍有人阻拦，便有几个侍卫骑马冲上，没头没脑一顿鞭子打得鬼哭狼嚎也似。

“去县衙！”耶律濬冷冷地下令，于是队伍便似群狼般扑向归化县衙。

司马梦求冷眼旁观着这次行动，耶律濬如此行事，明显是针对归化县令而去。但一个小小的南面县官，怎么又值得当朝太子如此兴师动众？正疑惑间，队伍前锋已到归化县衙，归化县令似乎已经得到消息，率领一大群僚属在县衙之前跪迎。

耶律濬似乎吃了一惊，但立即就恢复平常之态，向萧佑丹递了眼色。萧佑丹微一点头，策马上前，冷冷的问道：“谁是归化县令？”

一个四十来岁的官员赶紧向前爬出几步，媚声道：“下官便是归化县令。”

“你叫什么？”萧佑丹骑在马上，竟没有看他一眼。

“回君侯^[1]，下官张思平，不知太子殿下远来，有失远迎，还请殿下与大人恕罪。”张思平的神态中，有着掩饰不了的惊讶，但更多的，却象一只急欲讨好献媚的哈巴狗。

萧佑丹“哼”了一声，讥道：“你的罪过只怕不止于此。”

张思平呆了呆，似乎这才发现萧佑丹来意不善，慌得连天价的叩头求饶，“殿下恕罪，大人恕罪。”

萧佑丹鄙夷的望了他一眼，忽然笑了起来，温和地问道：“这么说，你知罪了？”

“是，是，下官知罪。”张思平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说回答道。

这本也只是一句惯常对长官说的话，谁知萧佑丹脸一沉，却厉声喝道：“既然知罪，那么来人啊，先给我绑了！”

“是！”几个王府卫士早已经如狼似虎的冲了过来，将张思平捆了个结结实实。张思平惊骇之极，眼看耶律濬不是玩笑，但任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自己如何惹恼了太子以致降罪，只一面挣扎一面大呼：“下官冤枉，下官冤枉！”归化县县丞嘴唇微微动了动，似是想说什么，却终于不敢说话。

萧佑丹冷笑几声，望着张思平，叹了口气，说道：“你都已经知罪了，怎么又冤枉起来？”

“我，下官的确冤枉。殿下明察，殿下明察！”

“你竟然敢说殿下冤枉你？！”萧佑丹厉声喝道，“来人啊，给他打上二十军棍，看他还冤不冤枉！”

到这个时候，任谁都能看出来萧佑丹根本是故意在找岔，但却没人敢做仗马之鸣。归化县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身子伏低到土里，大气不敢喘上一口。只在心里暗暗猜测张思平不知道怎么便得罪了太子，生生竟惹来这场祸事。张思平也已吓得魂飞魄散，口不择言的乞求道：“殿下，殿下，看在小人族叔的份上，饶了小人一回吧。看在小人族叔的份上……”

萧佑丹脸上讥笑之意更浓，他策马走到张思平身边，跳下马来，用只有二人能听见的声音恶狠狠的說道：“殿下这次来，就是想要你的狗命，岂不知道你的族叔是谁？你若有种，就纠集县中官兵，与我们打上一仗，反正你们人多，我们人少，杀人灭口，也是个办法。若是没种，不如便等死罢！”

“我、我……”张思平听到这话，尿都吓出来了，一屁股瘫在地上，神不守舍的哭道：“我，我可从来没有得罪过殿下呀。”

萧佑丹一只手抓起张思平，轻声笑道：“怎么会没有得罪过？殿下要宽赋养民，偏偏你归化县年年税收为中京道第一，殿下没有办法因你收税收得多治你的罪，难道就找不到别的办法么？你死于军棍之后，我还不信从你官衙中找不出你贪污受贿的证据来。”

张思平万万料想不到，竟然是因为自己收税收得最多而招来杀身之祸，一时之间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远处耶律濬早已等得厌烦，和司马梦求说起闲话来，显见全然没有将张思平的生死放在心上。萧佑丹将他一把丢到地上，俯身又道：“太子殿下最喜欢勇士，你若敢纠集兵丁和我一决高下，说不定殿下还能饶过了你。”

张思平眼睛一亮，随即又立时黯淡下去。他心头一片空明，似乎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过来，惨笑道：“你也不必骗我了。我不反抗，是我一个人死；我若反抗，便是我一族死。我有今天的下场，也不全是因为我收税收得多吧？”

萧佑丹倒料不到张思平竟有这份心思，居然顷刻间竟会什么都明白了过来，倒也微感意外，他也不否认，反倒笑道：“想不到你倒也不是笨蛋。这样好了，你替我写封信，我便求太子殿下放过你。”

“什么信？”听了这话，张思平又似抓住了一根稻草。

萧佑丹压低了声音，对他耳语道：“写给耶律乙辛的信件。”

张思平呆滞了一会，然后苦笑一声，竟也不问信件的内容，无力的说道：“大人，我虽然怕死，可不是傻子。我若写了这封信，只怕死得更快。到头来我家人也难免受连累。罢了罢了，你就给我个痛快吧。”

“想不到我倒小看你了。”萧佑丹当下不再废话，站起身来，冷冷的说道：“拖下去，帮张大人弄清楚他有什么罪。”

归化县杖毙张思平之后，耶律濬又从张思平官衙搜出数万贯铜钱以及几千两黄金白银，轻轻松松的便安了一个贪赃的罪名给张思平。紧接

着，他又寻出中京道收税最多的十来个官员的罪过，一一重加贬斥；又将两个收税少的县令提拔做州官——到这个时候，中京道的官员便都是傻子，也已经知道皇太子完全是因为没有办法要求皇帝对中京道减赋，便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将怨气撒在那些税民多的苛吏身上。但凡还长着脑子的，碰上这样不惜以杀人来威慑人心减税的皇太子，于催税收税上，都不免要收敛很多。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耶律濬这样做，未免过于激烈，是有勇无谋。张思平苛剥百姓，死不足惜，但是他口中的“族叔”，毕竟是正受辽主宠信的耶律孝杰。二人虽然血脉疏远，但是打狗伤主人，这已摆明了是向耶律孝杰示威。在与耶律乙辛为敌的同时，再去激化与耶律孝杰的矛盾，习惯石越作风的司马梦求，心里肯定是要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哪怕耶律濬再怎么轻视耶律孝杰，但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也许萧佑丹明白这一点，但是便连司马梦求也已看出来了，耶律濬的行事极端自主自负。这有时是优点，有时却会是致命的缺点。

当然，这一切与司马梦求无关。对于他来说，辽国内部的矛盾，越激烈越好。

张思平的死的确刺痛了耶律孝杰。但耶律孝杰状元及第，以一汉人而身居辽国北府宰相的高位，深受耶律洪基的宠信，却也绝非只会拍马屁、揣摩主人心意这点本事。他看透了耶律濬的“用心”，不仅没有为自己这个远房侄子的死向耶律洪基诉冤，反倒一面向耶律洪基自请罪责，一面又亲自向耶律濬写信，表达自己疏于管教、诚惶诚恐的心情。

刚刚吩咐家人将信送往中京，耶律孝杰便听到管家来报：“魏王王

子耶律绥也求见。”“快请。”不多时，管家便将一华服少年引至。那少年见到耶律孝杰，连忙拜倒在地，口中称道：“小侄拜见丞相。”

耶律孝杰忙上前一步，亲自将耶律绥也扶起，笑道：“王子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耶律绥也顺势起身，注视耶律孝杰，沉声道：“丞相，大祸临头，犹不自知么？”耶律孝杰笑道：“又能有何祸事？王子莫要危言耸听。”耶律绥也环顾左右，见有仆人在侧，便默然不语。耶律孝杰哈哈一笑，朝左右挥挥手，道：“你们都退下吧。”数以十计的仆人不一会便走得干干净净，只留下耶律孝杰与耶律绥也二人。耶律孝杰笑着拉耶律绥也坐了，这才笑道：“王子请说。”

耶律绥也望着耶律孝杰，道：“丞相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还盼明示。”耶律孝杰目光闪动。

“老狐狸！”耶律绥也在心里骂了一声，叹道：“太子柄国，倒行逆施。日前无故杖杀张世兄，污以他罪，让忠臣元老为之寒心。狡兔未死，走狗先烹。只怕不待他登基，丞相与家父，都不会有好下场。”

耶律孝杰不以为然的笑道：“他毕竟是太子。”

“太子又如何？大辽的事，可不是由太子作主。”耶律绥也赤裸裸地说道。

“这可是族诛之罪！”

耶律绥也哼了一声，笑道：“若丞相肯周全，古今被废的太子还少么？”

耶律孝杰没料想耶律绥也竟如此放肆，倒不由吃了一惊。他一向的名言，是“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一贯贪污受贿、厚颜无耻。耶律濬柄政之后，大大阻了他的财路，早被他恨之入骨。更何况还杖杀他侄儿——张思平血脉上自然不亲，可是每年的孝敬，却从来没有少过。此时耶律乙辛主动要求联手，他岂有拒绝之理？只是他生性谨慎，若非万全之策，也断然不会轻易下水。当下笑道：“废立大事，若无万全之策，不可轻言。”

耶律绥也显然也早已摸透耶律孝杰的性情了，笑道：“自古以来，欲谋废太子，必先废其母。而且宫闱床第之事，向来最易构事，当今又善妒，从此下手，绝无不成者。”

耶律孝杰却不置可否，沉吟道：“皇后一贯甚受宠爱……”耶律濬的生母皇后萧观音，是辽国有名的美女、才女，一向得到宠爱，耶律孝杰不能不有所忌惮。

耶律绥也笑道：“丞相有所不知——当年耶律重元谋反，有奴婢名单登，精擅箏与琵琶，号为国手，后重元事败被没为宫婢。皇后素来精通音乐，宫中有伶人赵惟一最为得宠，单登每与赵惟一争胜，总是因皇后偏袒而不能胜，早有不满意之心。其后皇上召单登弹箏，又为皇后所阻，不得入内宫。单登因此深怨皇后，偏偏世事极巧，单登的妹夫教坊朱顶鹤，颇得我父王喜爱。若定计让单登与朱顶鹤揭发皇后与赵惟一的私情，皇上必然大怒……”

“此事若无证据，皇上如何肯信？”耶律孝杰皱眉道。

耶律绥也从袖中取出一页纸来，笑道：“丞相请看——”

耶律孝杰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一首《怀古诗》：“宫中只数赵

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当下微微一笑，道：“仅凭这片纸，只怕动不了圣听。除非是皇后手书……”

“正想诳得皇后手书。”耶律绥也笑道。

“这首诗里藏了赵惟一的名字，皇后也是聪明人，岂能不知？若用此计，只怕坏事！”耶律孝杰沉吟半晌，忽然走到书案边，铺纸沾墨，提笔书道：“青丝七尺长，挽作内家装。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写完之后，又看了看，颇觉满意，又继续写道：“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他是状元之材，写这些艳词自不在话下，当下笔不加点，连写十首，总名之曰“十香词”。

耶律绥也早已离座，探头看耶律孝杰的词稿，一面摇头晃脑地低声吟哦着，当读到“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哪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之句，不由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笑道：“丞相果真是才高八斗，倚马书成，只怕曹子建也有所不及。”

耶律孝杰笑道：“皇后最喜欢这些诗词曲赋，只须让宫人哄得她手书《十香词》，再呈给皇上，皇上大怒之下，再背一下《怀古诗》——若说皇上会不穷治其事，那便是神仙也不肯相信。”

“正是，正是。”耶律绥也喜笑颜开，道：“只要皇上穷治……如是我父王上奏此事，必由丞相治狱。到时候……”

耶律孝杰冷笑一声，道：“只要赵惟一落到我手中，我让他写什么供词，还怕他竟会写不出来么？”

[1]. 汉以后对达官贵人的一种尊称。

正当耶律濬志得意满的准备对朝政进行进一步的整顿之时。从萧忽古那里传来的信息却让他彻底的懵了。

原来耶律乙辛密奏皇帝，说单登与朱顶鹤举报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有私情，奏折之中，将通奸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当晚皇后所穿衣裙等细节都有描绘，并且还拿出皇后赐给赵惟一的手书《十香词》为证，更另有一首藏名的《怀古诗》。耶律洪基闻后果然大怒，立即下令耶律乙辛与耶律孝杰穷治此事。二人遂立即逮捕赵惟一，用酷刑使其诬服。为了使此事更加可信，又将教坊高长命也牵连进来，屈打成招。枢密副使萧素与萧惟信前去讲理，耶律孝杰冷然不听。当日即将供词交给耶律洪基。因见耶律洪基尚有犹豫之色，耶律孝杰惟恐有变，立时再审，锻炼证实。于是耶律洪基终于悖然大怒，便即日下令，族诛赵惟一，斩高长命，并赐皇后萧观音自尽。

于是事涉当朝皇后的大案，从案发到案结，前后竟然不过两日！而耶律濬远在中京，促不及防。公主在行宫中乞代母死，也被耶律洪基拒绝。

当日萧观音便赋绝命诗自缢而死。

耶律濬自接到信的一刻起，脸色便由铁青转为苍白，浑身颤抖，最后整个人都跪到了地上，紧紧咬住嘴唇，鲜血竟从嘴角溢出。

“殿下！”萧佑丹见状大惊，慌忙扶起耶律濬。耶律濬木然半晌，才将手中的信递给萧佑丹，萧佑丹略扫一眼，脸色立时大变。好半晌，才颤声说道：“殿下节哀！”

司马梦求听到此语，也是大吃一惊，不过他还以为是耶律洪基驾崩了，于此时也顾不上收敛形迹，忙上前问道：“萧兄，发生什么事了？”

萧佑丹微一迟疑，便将手中的信递给司马梦求，司马梦求匆匆扫了一眼信件，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震惊了。他正要说话，便听耶律濬低声抽泣起来。司马梦求心中一动，上前一步，冷冷道：“殿下，此时非悲伤之时！母仇不共戴天！”

耶律濬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咬牙恨声道：“不错，杀吾母者，耶律乙辛也！”说话间，突然一把拔出腰刀，狠狠的劈在地上，厉声高呼道：“不杀耶律乙辛、张孝杰二贼，誓不为人！”

司马梦求是局外之人，一惊之下，心中便已有计议。当下一心想挑起辽国贵族内讧，好让他们无力南顾，于是更是刻意火上浇油，挑拨道：“自古以来，母后惨死，太子能久居其位者，十中无一，殿下不可不防！今日之事，若不早作决断，莫说报仇，只怕他日死无葬身之地！”

耶律濬如被冷水浇身，霍地站起身来，狠狠盯着司马梦求，狞声道：“马先生有何良策教我？”

“当日耶律重元如何谋反？”司马梦求知此时不能有丝毫迟疑，直视他目光，毫不退缩的逼问道。

“以四百余人诱胁弩手攻击帷宫！”

“为何失败？”

“其军心不稳，临战动摇。”

“若不动摇，又当如何？”

“胜负难知！”耶律濬此时已经知他话中之意，不由栗然一惊，已经动摇起来。

“今太子若亲率二百亲卫，以奔母丧之名，直取行宫。萧大人率亲军占据中京，随后而至。举清君侧之名，纵不能一举而成大事，然诛耶律乙辛、耶律孝杰不在话下。好过坐而待毙百倍！”司马梦求声色俱厉。

耶律濬不由得悚然动容，但兹事体大，心中却不免迟疑，道：“然一切皆无准备。”

司马梦求听出他的犹豫，森然道：“正是没有准备，才能事起突然。殿下与臣白衣而行，若能成功，则大事可定，效唐太宗故事，遵皇上为太上皇即可。若不成功，萧大人还控制中京，中京、西京、南京三道百姓皆知殿下之明、皇后之冤，民心岂不可用？”司马梦求到了这个时候，也已没有退路。

萧佑丹一直冷眼旁观，揣摩司马梦求的用心。他虽不能深信司马梦求，但知此刻决断当速，否则必有后祸，细想司马梦求之言，似乎眼前形势也的确可以一搏，否则若容耶律乙辛返回中京，只怕便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当下说道：“殿下现在总北南枢密院事，一道令书，臣可以控制中京，先将耶律乙辛等贼子家人诛杀殆尽。然后遣亲信之大臣矫诏前

往上京，二京在手，则朝中贵幸之家属尽在掌握之中。届时再下诏大赦，免税，以清君侧之名行大事，向天下白二贼之奸，皇后之冤，即便正面对决，也未必没有机会。只是奇袭行宫……”

“欲得奇功者，不可不冒奇险。何况当年耶律重元一击不中，尚可远走大漠。臣拼一己之力报殿下相遇之恩，敢以性命保殿下平安返回中京！”司马梦求慨声说道，他现在只求挑起辽国内乱，对耶律濬的生命安全，却是毫不在意。

耶律濬微一沉吟，随即紧握刀柄，断然说道：“事已如此，便冒一回险——或者为人上人，或者死无葬身之所！”

耶律洪基行宫所在，有近三万大军，附近的州县尚有两万马军驻扎，随时策应。自重元之乱后，若有人再想谋反，已是千难万难。耶律濬精挑细选了两百名卫士，外着缟衣，内着软甲。距行宫二十里左右时，耶律濬下令留下了一百五十名卫士策应，自己只率着撒拨、司马梦求等五十名身怀短刃的卫士前往行宫。一路之上，想起无辜惨死的母后，耶律濬忍不住泪流满面，整只队伍都不停的低声哭泣着。

整个行宫的人都知道太子为何而来！

看着这些人人数不多，又没带兵器，没有任何人不识相的出来阻拦。这时候激怒太子，和自杀又有什么区别？

自然早有人报给大帐内的耶律洪基：“太子前来奔丧。”

“让他去看一眼他母后便是，朕就不见他了。”耶律洪基心中也有几分黯然，他与萧观音，也有几十年的夫妻情份，年青的时候，那个如

观音般美貌的女子也是曾经得到过他全心全意的宠爱的。

但耶律濬一行却向着耶律洪基的金帐而来。在距耶律洪基的金帐不过两里的地方，耶律孝杰与萧十三等一批侍卫将耶律濬拦住了。“太子殿下，陛下说不想见你。”耶律孝杰恭谨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嘲弄。

“我要见陛下！我要替我母后申冤！”耶律濬高声呼号道。

耶律孝杰沉下脸来，厉声喝道：“太子殿下，皇后是你的母亲，可是皇上才是你的父亲！你难道要违抗圣旨不成？”

耶律濬红着眼睛望着耶律孝杰，厉声道：“你们这些奸人，难道要阻止我和父皇相见不成？我是皇上的儿子，为什么不可以见皇上？”

耶律孝杰的目光中似乎有无比同情，却只能无奈的望着耶律濬，假惺惺的劝慰道：“殿下，你应当冷静一点。你以后要绍继大统的，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万民表率！”

耶律濬怒视耶律孝杰，忽然扬声吼道：“阿斯怜，你在哪里？你出来替我禀报！”

萧十三上前一步，笑道：“殿下，阿斯怜不在这里。”

“谁说的？！”一个沉厚的声音从耶律孝杰等人的身后传来，萧忽古身披重甲，大步走上前来。耶律孝杰与萧十三都是一怔，回头望去。便在此时，司马梦求忽然飞身上马，拔出短刃，从耶律孝杰身边掠过，只见刀锋一闪，一道鲜血喷洒而出，耶律孝杰当场毙命。司马梦求突起发难，便是耶律濬也始料未及。好在撒拨反应十分神速，见司马梦求动手，便也斜冲上前，抢了萧十三的腰刀，一刀便将其斩成两段。耶律濬再也没有犹豫的机会，长啸一声，纵身上马，率着众侍卫向金帐冲去。

萧忽古事先也毫不知情，夺过一匹马来，追上耶律濬，厉声问道：“殿下，这是怎么回事？”

“清君侧！替我母后报仇！”耶律濬侧首怒视萧忽古，低声吼道：“阿斯怜，你去替我杀了耶律乙辛。”

当侍卫惊慌失措的闯进帐中时，耶律洪基知道自己又一次面临一场叛乱。此时外面的喧嚣与马蹄声，只有叛乱才可以解释。“太子谋反！请陛下先离开此处。”侍卫们牵了马过来，慌乱的说道。耶律洪基被这消息惊呆了，“太子谋反？”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养成了谋反的胆子？！“阿斯怜，萧十三！”耶律洪基怒吼道。

“陛下，萧忽古与太子是同谋，萧十三已经殉国了。”侍卫们焦急万分。太子打着“清君侧”的名义一路攻来，侍卫们军心极不稳固，他们不过出于本能在抵抗。只有一部分最忠心的侍卫组成一道防线在距金帐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守卫——他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攻来了。

“朕要去见见那个逆子！”耶律洪基并没有迟疑，就站起身来，大步走出帐外。对付叛乱，他早有丰富的经验。果然，众侍卫见到皇帝威风凛凛的出帐，立时响起一片“万岁”之声！耶律洪基跃身上马，上前几步，厉声喝道：“耶律濬，你出来见朕！”

耶律濬的卫队此时距他不过百米之遥，耶律洪基的声音清晰的传入每一个人耳中，长期积威之下，耶律濬身子都震了一下，几乎便要下马认错。

司马梦求早已经驱马近前，沉声道：“殿下，回答他，切不可散了

军心！”耶律濬哪里知道司马梦求打的如意算盘？那里知道他正是想要让辽国长期两方内战？还道他感激自己的知遇，所以忠心耿耿，他感激的望了司马梦求一眼，收敛心神，高声回应道：“父皇，儿臣在此！”

“你还敢叫朕父皇么？快让你的人住手！你可知这是在谋逆！”

“儿臣并非谋逆，儿臣是清君侧！待陛下身边的奸臣死尽，儿臣自会向陛下自缚谢罪！”耶律濬毫不示弱，抗声说道。

“你……”耶律洪基的话没有说完，一支羽箭已经准确的射中这位辽国皇帝的额心。

耶律洪基魁伟的身躯在马上一晃，倒下马去。

“弑君！”“弑父！”——相同的念头泛上不同人的心中，耶律濬脸色立时苍白，几乎要与耶律洪基一起倒下马去。便在此时，南面有人厉声喝道：“皇上被魏王耶律乙辛刺客所弑！儿郎们，快护卫太子，诛杀刺客！”紧接着数十个士兵高声呐喊道：“皇上被魏王刺客所弑！快护卫太子，诛杀刺客！”耶律濬回头望去，却是萧素领兵到了。

萧素是老于谋略之人，他远远望见耶律濬与耶律洪基正在说话，不料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枝长箭，正中耶律洪基——萧素立时想到嫁祸江东之计，这数十儿郎喊将出去，不知底细的人自然要信以为真。至于事后是否经得起推敲，却并非此时要考虑的了。

司马梦求眼见耶律洪基刚刚被弑，萧素就带着数千精骑，风卷而至，将金帐团团围住，若让太子耶律濬稳定了辽国局势，只怕为他人做嫁衣裳，心中暗暗焦急。

身披重甲的萧素铁青着脸环视兀自持刃挟弓的金帐侍卫，厉声喝

道：“太子殿下在此，还不速速放下兵刃，尔等想谋反不成？！”众金帐侍卫面面相觑，眼见大势已去，抵抗无益。但是放下武器，又焉知下场如何？数百侍卫在萧素部的威逼下，下意识的护着耶律洪基的遗体缓缓后退。

“再不投降，就地诛杀，满门处死！”萧素脸上青气更盛。

“当”的一声，终于，一个侍卫抛下了武器。便如多米诺骨牌倒下，众侍卫纷纷抛下武器，有些忠心者更是抱头痛哭。萧素立即驱使兵卒将众侍卫与耶律洪基的遗体分开。耶律濬早已翻身下马，扑了上去，放声大哭。萧素这时候却没有时间假哭，他一面部署亲信侍卫护卫耶律濬，一面派人去召集文武百官，一面又让撒拨领人去找玉玺。

司马梦求见他处分事情有条不紊，更是暗暗叫苦。

萧素待诸事处分完毕，此时耶律洪基遗体早已移到金帐之内，他走进帐中，向耶律濬低声道：“殿下节哀，此时奸臣未除，人心未稳，殿下当墨绶治事。先帝侍卫无能，导致先帝被弑，臣请殿下赐众侍卫自尽，以慰先帝在天之灵！”

司马梦求心中一凛，暗叫一声：“毒辣！”

耶律濬也知道这是杀人灭口之策，射杀耶律洪基之人，眼下虽然不及、不便追查，但自己总是难逃干系。既然要嫁祸耶律乙辛，那众多金帐侍卫自然非死不可！他停止哭泣，面无表情的挥了挥手，道：“赐其自尽，陪葬先帝，厚恤其家人。”

萧素漠然点头，无声的朝身边的侍卫打了个手势，侍卫略一欠身，默默退出金帐。片刻之后，就听见马蹄奔驰、弓箭掠空，一声声惨叫传

入帐中。萧素便在这惨叫声中扶起耶律濬，说道：“耶律乙辛党羽众多，殿下不可掉以轻心。眼下之事，一面要安抚人心；一面要趁势擒杀耶律乙辛；同时上京、南京、西京、东京的守臣也必须安抚，禁止南京、西京行人出关，以防南朝趁火打劫……”他话音未落，便见撒拨闯入帐中，萧素连忙问道：“玉玺呢？找到没有？”

撒拨单膝跪倒，面有愧色，道：“臣无能，没有找到！”

“啊？！”耶律濬站起身来，与萧素四目相交，心又紧张起来。

撒拨伏着身子，有点僵硬的说道：“刚才臣翻查尸首，没有发现近侍直长撒把的尸体……”

“撒把？”

“臣问过宿卫官敌里刺等人，皆说撒把平素与耶律乙辛往来甚密。”

“啊！”耶律濬脸上再无悲伤之色，厉声喝道：“萧素，命你为权知北枢密使事兼契丹行宫都部署，整顿军马，擒拿耶律乙辛，夺回玉玺。”

“臣遵旨！”

“撒拨，命你为侍卫太保兼近侍直长，掌领一切御帐亲卫之事。以敌里刺为总知宿卫事，统领宿卫之事。以萧禧为北面林牙兼总领左右护卫，往军中拜萧惟信为同知北院枢密使事，遣人速召萧岩寿……”

“殿下！”一个侍卫急冲冲闯了进来，禀道：“五里之外，出现一支骑军！好像是耶律乙辛的旗号！”

“狗贼来得正好！”耶律濬双眼立时红了，怒冲冲走到帐外，跃身上马，厉声喝道：“布阵，准备迎敌！”萧素等人连忙紧紧跟上，司马梦求骑在马上，双手轻轻抚摸着从金帐中顺手取出的弓箭，意味深长的望了耶律濬一眼。

耶律乙辛万万想不到太子耶律濬敢于谋反。耶律孝杰、萧十三横死、耶律濬进攻御帐的消息一传到耶律乙辛耳中，他立即前往亲信部将控制的营帐，同时四处下令，准备再一次亲自率军“勤王”。但是这一回的叛乱，却非比寻常——各营帐将领都有自己的效忠对象，有些奔赴耶律乙辛帐下，有些听从萧素的调动，有些则是萧惟信的部属，还有些意持观望……反应最快的是萧素，他不仅亲自率军前往御帐，而且还分出兵力将那些忠于耶律洪基本人的部队拦在御帐数里之外——仅仅凭此一点，耶律乙辛也可以断定萧素的立场了。整个行宫一片混乱，耶律乙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集了近九千骑军，气势汹汹的向御帐扑来。

“只要能趁机杀了太子……最好趁乱把皇帝也杀了……”耶律乙辛已经感觉到前途巨大的诱惑，那座万万人之上的黄金宝座，在向自己招手！

御帐之前两军遥遥对峙，惟有马蹄微扬之声，竟听不见半句人言。辽军与敌人作战，向来四面布阵，每面五到七万人左右，每逢攻击，先以五到七百人为一队，试探进攻，若得利，则诸队齐进；若不利则退回，由第二队攻击，如此轮番骚扰，敌阵不动，则一直死耗，敌阵若动，则趁机进攻……所谓“成列不战”，本是辽军治军之格言。

此时双方兵力，耶律乙辛有九千骑兵，而耶律濬属下却不过五千余人。双方结阵列队，皆不下马，弓弦绷紧，只待鼓声三响，便即进攻——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切战法都只好抛到九霄云外。

耶律乙辛见耶律濬军营整肃，心中暗骂萧素。他知道萧惟信部心怀叵测，若久拖于己不利。眺望耶律濬阵中，却不见耶律洪基身影——他心中又惊又疑，咬牙拔出长刀，高声大呼：“前锋出击，左军、右军包抄，冲啊！”顿时中军鼓声摆起，数十面皮鼓蓬蓬大响。顿时五六千骑兵喊声震天，冲了过来。萧素眼见敌军冲近，夺过令旗，将军令旗向下一挥，厉声喝道：“放箭！”顿时中军鼓声三响，数千支羽箭同时射了出去，只见漫天盖地的箭雨后，敌军前锋纷纷倒地。但这进攻的亦是辽国精锐之师，将兵们尽是悍不畏死，前仆后继，蜂涌而上。萧素刚牙一咬，拔出弯刀，大声喝道：“儿郎们，冲啊！”顿时数千官兵一齐拔刃，冲了上去。耶律濬双目瞪圆，抢过一面鼓来，亲自击鼓，数十面大鼓一齐响起，中军将士齐声呐喊，众将士见太子如此，士气立时大振，锐不可挡。

司马梦求见霎时之间，羽箭长枪在空中飞舞来去，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想到这死的尽是辽军精锐之士，不由大感快意。但眼见耶律濬一方虽然士气高昂，但毕竟人数太少，却又不免担心——耶律濬的死活他自然不在意，但自己的生命却不愿就此消逝。

司马梦求能看出来战场形势，萧素自然早已看出来。己方在敌军人数的优势下已是左支右绌，战阵左翼尤其危险，他几次忍不住要投入中军，终于硬生生咬牙忍住。司马梦求走到萧素身边，低声耳语数句，萧素立时大喜，立时叫过传令官，叮嘱数句，传令官连忙领令下去。

片刻之后，就听见萧素中军数百名士卒齐声高喊道：“皇上有旨：

耶律乙辛谋反，行刺皇上，众将士不得附逆，以免连累中京家属！”“皇上有旨：众将士不得附逆，阵前反戈，助朕平叛，加官晋爵，更有重赏！”“耶律乙辛全家已经伏诛，众将士不得附逆！”

这一声声呐喊传过战场，耶律乙辛部下顿时军心动摇——这御帐亲军比不得别的军队，家属全在中京、上京为质，听到这些喊话，便是耶律乙辛中军的士兵脸上都露出了迟疑之色。萧素瞅准机会，厉声传令：“中军第一队、第二队冲击左翼！”又有千余骑军朝左翼呐喊冲去，耶律乙辛的右军早无斗志，竟是一触即溃。

萧素见机会难得，挥刀大喊：“敌军败了！全军追击！”身先士卒，率中军冲向敌军。

耶律乙辛此时也只得孤注一掷，仗着自己生力军人数远远占优，举刀高呼：“儿郎们不要听叛军造谣，救出皇上，人人都有重赏！冲啊！”鼓声大作，中军只留下千余卫队，此外尽皆倾巢而出。

这时双方都已倾尽全力。司马梦求一心盼着耶律乙辛耗尽精兵后得胜，自己再与撒拨护着耶律濬逃回京师，从此耶律濬占据上京、中京、东京三道，耶律乙辛则占据西京、南京两道，让辽国陷入内战之中。宋朝则好乘机恢复燕云故地——眼见战场上耶律乙辛渐渐有利，司马梦求的如意算盘就要打响——不料便在此时，便见远处黄土飞扬，一大队骑兵向战场卷进！

耶律濬与萧素、司马梦求顿时又紧张起来——若来者是敌，则三人只怕连逃都逃不掉了！若是友，则形势立即逆转，要逃命的变成了耶律乙辛。三人六目相视，竟是谁也说不出话来。

金明池，百年前吴越王进贡的楼船被翻修一新，赵頊很随意的坐在甲板上，饶有兴趣的听着石越的叙述。“究竟是谁来了？”

“是萧惟信的军队。”

“啊？！”赵頊遗憾的摇了摇头。

石越笑道：“耶律乙辛也不是傻瓜，他远远望见萧惟信的旗号，就带着千余亲兵逃之夭夭了。臣听说辽国上京留守萧挹得与他一党，西京留守杨遵勳与太子不和，耶律乙辛党羽遍布辽国军中朝中，若能得到玉玺，别立宗室，矫诏讨伐太子，辽国内乱，没那么容易消停。”

“那玉玺究竟落在何处了？”

“臣亦不知。玉玺究竟有没有被找到，待耶律濬登基，遣使来告哀，自然便知道了。”

赵頊笑道：“朕想那耶律濬也非蠢人，怎的不追杀耶律乙辛？偏要留下这个后患。他虽是王储，但若有弑父之疑，又无玉玺，兼之耶律乙辛作乱，辽主的位置只怕坐得不甚便当。”

“耶律濬与耶律乙辛有杀母之仇，怎会不追杀？”石越笑道：“只是他身受重伤，这件事情，终是不得不耽搁了！”

“啊？卿说耶律濬身受重伤？！”

萧佑丹狠狠的一拳砸在桌上，目光中闪着愤怒、羞辱的火焰，“是我误了皇上！是我误了皇上！”

“萧大人，现在自责无益。谁知道那马林水如此包藏祸心！”耶律寅吉劝慰道。

萧素苦笑道：“当时贼子鼠窜，皇上执意要亲自追杀，我只得亲自点了一支精兵随皇上一道追击。果然追出二十余里，便见皇上先前埋伏的百余侍卫正与贼军力战，此时侍卫虽已伤亡殆尽，但那老贼眼见也难逃一死，那马林水忽然持弓突前，我等皆以为他是想射杀老贼求功，谁料他反手一箭，竟然是想弑君！皇上猝不及防，胸口中箭。我只得护着皇上返回中京……”

萧岩寿望了自己的绁衣一眼，沉声说道：“众位，这些事情，待日后慢慢细究不迟。所幸太医说皇上的伤势并不致命，眼下之事，是要尽快给先帝举丧，请皇上登基。安抚属国、部族，向宋朝告哀；将五京道稳稳的控制好，再追捕耶律乙辛老贼——这几件事情，却是拖不得的。”

萧惟信也道：“如今玉玺不知所踪，天下疑惑，必须要尽快给天下人一个交待，宣布耶律乙辛的罪状。南京道与东京道已向皇上效忠，但是西京道杨遵勳却没有消息回来，上京留守萧挹得一向党附耶律乙辛，不可不防。”

“上京是我大辽根本之地，各帐、各部族大王、节度使不会追随耶

律乙辛叛乱。可虑者，是耶律乙辛拥立宗室，胁迫引诱女直等部落与我为敌。如此上京与东京虽在吾手，上京道与东京道却永无安宁。杨遵勖若为耶律乙辛所惑，亦是大患——西京道临宋、夏两国，焉知狗急跳墙，贼子不会引狼入室？！”萧素也有自己的担心。

耶律寅吉苦笑道：“皇上的伤势，没有三个月无法养好，至少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能起床行动，这登基大典，又要如何举行？”

“一定要尽快举行！”萧惟信沉声道：“耶律乙辛的罪状好定，便说马林水是耶律乙辛的奸细，受其指使弑杀先帝，后来又行刺皇上。下令全国悬赏捉拿耶律乙辛。”他说到此处，一直默不作声的撒拨与萧佑丹迅速对望了一眼，又立即分开。

萧岩寿自告奋勇道：“我来草拟诏书。”

“此外，就是要派大军前往上京临潢府与西京大同府……”

一瞬间，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中京。萧惟信领兵来得太迟了，萧素既不愿意让他一个人留在中京，也不愿意让他领大军出外；而萧佑丹也不敢在此时冒险，若让萧素领军出外，成功了，是不赏之功；失败了，是覆国之祸！

兵权在这个时候，必须牢牢由耶律濬掌握；耶律濬的生命越是脆弱，这一点就越重要。

“我看还是应当先取守势。”耶律寅吉看懂了萧佑丹给他的眼色，“先派使者安抚杨遵勖与萧撻得……一切等皇上龙体康愈再说。”

萧忽古只带了阿萨和刺葛两个人去寻找耶律乙辛。

但很快他就发现，行刺耶律乙辛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近万大军中取上将首级，萧忽古可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他看着耶律乙辛进攻御帐，看着萧素抵抗，看着萧惟信的大军赶到，看着耶律乙辛逃窜……只有他发现了，耶律乙辛在逃跑时并没有惊慌，他自己带着大部队向上京方向逃跑，而另有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却是向西京方向逃跑！

如果是萧佑丹，会马上明白逃往西京的队伍的意义。但萧忽古只是个战士。他让阿萨和刺葛去跟踪小队，自己则从另一条路去包抄耶律乙辛。结果他亲眼看到了那一幕——从耶律濬的身边策马飞驰出一个白袍男子，弓弦一响，耶律乙辛身边的一个侍卫便应声倒地，他还没来得及叫好，弓弦二响，却是反手后射，一箭正中耶律濬的胸口！所有人都惊呆了，白袍男子却没有丝毫停留，伏在马上，催鞭向上京方向逃去。耶律乙辛也趁此机会，催马狂奔。

萧忽古顾不上看太子的伤势，愤怒充斥他的脑海，他疯了似的赶着马向白袍男子追去。他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奸细！

司马梦求很快就发现身后有人追踪，来人马术精湛，竟然一面追赶一面在马上解甲！他瞅准空档，嗖嗖连发三箭，不料那厮反应敏捷，一翻身将身子挂在马腹边，三箭全部落空。司马梦求连忙俯身驱马狂奔，跑得数十步，就听身后风响，他慌忙低头，一支羽箭擦着头皮飞过。

这么一次交手，双方皆知遇上了劲敌。几乎便在同一瞬间，双方又互射了一箭，司马梦求的羽箭正中萧忽古马首，萧忽古的一箭，射中了司马梦求的马臀！狂奔中的坐骑忽然倒下，饶是萧忽古武艺精绝，也被

摔出老远；司马梦求的马一阵吃痛，发起性来，竟也几乎将司马梦求摔下马来。

但司马梦求也总算将萧忽古甩开了。他跑不多远，便转道向南，往南京析津府逃去。只是坐骑奔跑已久，又兼受伤，跑出数里之地便轰然倒毙。司马梦求也只得徒步而行，翻山越岭。好在他还有东宫的腰牌，到了一处关隘，便要了几匹马，昼夜兼行，直奔燕京。如此非止一日，好不容易出山到了檀州。但城门口的一道告示，却几乎让司马梦求绝望！萧忽古竟然追踪而至，并且先他一步到了檀州！而且不知辽人用了什么方法，从中京传来命令，燕京已经闭关，大索“马林水”，当初和自己一起去中京的商号，也被查封，所有人员一律下狱，估计难逃一死，惟有韩先国生死不明！檀州离燕京尚有一百二十里，纵使侥幸到了燕京，没有当地人的帮助，又岂能那么轻易出关？

虽然石越有所隐瞒，比如并没有说到商号的遭遇与韩先国等人，但对于赵项来说，这也是他一生都没有听过的精彩故事。他明明知道司马梦求已经“顺利”逃了回来，却依然忍不住紧张的问道：“那司马梦求究竟是如何逃出辽国的？”

石越叹道：“换上为臣，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偏偏司马梦求却想出了办法。”

“是何妙策？”

“这个办法过于骇人听闻……”石越皱了皱眉，脸上有几分不忍之色，道：“司马梦求寻了一个身材，脸的轮廓和自己相近的辽人杀了。换上自己的衣服，又将脸孔剁烂，抓了几只野狗，将尸体咬烂，丢在檀

州出山口附近……”

“这……”赵頔也被吓了一跳。

“然后司马梦求又射杀了几个辽人，打扮成强盗模样，将尸体一路布置在山中。引来野狗咬烂。再给扮成自己的辽人尸体上砍上刀痕，却将所有钱物一律带走。”

“杀一人却也够了，如何杀这许多人？”赵頔露出不忍之色。

“陛下，萧忽古与司马梦求交过手，知道一两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为释其之疑，只好扮成被强盗围攻突袭而死的样子，而司马梦求死前，也必然会杀了不少人。”石越细心解释道：“为防万一，司马梦求杀的辽人，都是贩卖山药的行商，这些人失踪也是常事，不至于引人注意。待到辽人注意力被吸引，他便装成行商招摇出关。到燕京后，也不再进城，只是翻山越岭的绕道而行，一路艰辛，非臣所能尽道。”

“哎……不管怎么说，司马梦求毕竟是有功于国。”

石越知道赵頔长于深宫，听到这种为求脱身滥杀无辜之事，心中自然也是难以接受。他自己却知道当时户籍严密，一百二十里人烟稠密之地，若不用此策，断难脱身。当下委婉说道：“两国交兵，虽然多杀不仁，但毕竟不能苛责于司马梦求。司马梦求当初入辽，是愤于臣被人陷害，想单骑查明真相，不料却机缘凑巧，立下这番奇功。虽然有功不能不赏，但是司马梦求之功，却不能公开赏赐，否则辽国无法下台，必然兵戈又起。”

赵頔犹疑道：“毕竟是奇功！”

“此事再不能让他人知道！”石越断然道，“陛下，军制改革，此

前商议，枢密院设职方馆，兵部设职方司，对外的名义皆是测绘地图，记录地理风物，便于通商、水利、采矿诸事，实际上则为间谍机构。职方馆负责搜集辽国、夏国、大理，甚至吐番、交趾、高丽、倭国等国的情报，在各国安插间谍；兵部职方司则负责国内安全，与各部门协调，调查潜入国内的奸细，搜集国内各土藩的情报，供朝廷决策等。臣以为这两个机构，每年虽然要花掉国库一笔开支，却终究对国家有利……”

“孙子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朕是知道的。这笔钱不怕花。”

“陛下圣明。臣以为，司马梦求深知辽国情弊，陛下若要奖功，不若让他去枢密院，试知职方馆事，组建职方馆，以他的才能，必能胜任。”石越已经决定要将之前的间谍组织纳入国家机器中。

“爵以赏功，职以任能。官职不能用来赏功，不过既是卿举荐，朕便给他一个机会。职方馆知事是正六品上，司马梦求布衣入仕，便是称‘试’，也远远不够，朕想，便以司马梦求为试同知职方馆事，为从六品上，如此方能不骇物议。”

“陛下圣明。”

“那便让司马梦求去向朕证明他的才能吧！”赵项意气风发的站起身来，走到甲板边上，半晌，却忽然叹道：“石卿，朕想知道海风与河风，究竟有何不同……”石越默然不语，他只能苦笑，甚至无法安慰皇帝——除了创业之君，亡国之主，历史上守成之主能亲身享受海风的，绝无仅有。

赵项似乎也明白自己想的只是一种奢望。他深深的呼吸了一口金明池上清新的空气，问道：“狄谿应当到了吧？”

“应当到了。这次朝廷特赦一千名死囚和数千名重刑要犯，随狄谿前往归义城，臣心里也惴惴不安。招募前往归义城的官员，也大部分都是在中土走投无路，或者唯利是图之辈，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狄谿的能力。”

“朕倒不担心。交趾外虽示弱，心里却未必归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悍不畏死之辈，以毒攻毒，可得奇效。狄谿临行前，崇政殿面辞，朕已叮嘱他，治理这些犯人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他们在当地成家立业。只要他们不想着返回中土，就不会和李常杰勾结威胁中原，朕可安枕无忧。”

“服与不服，李常杰都不敢轻易造反。”石越淡淡的说道。

“南面事了，石卿，北面之事又当如何？”赵顼突然转过身来，热切的望着石越。石越这才知道方才皇帝提起狄谿，不过是想整理一下心中的思绪，他的心里，无时无刻没有忘记北面的辽国。

“若耶律乙辛真有能力站稳脚跟，反扑耶律濬，朕以为机不可失，何不准备一支大军，趁机收复幽蓟？！”赵顼握紧了拳头。

“陛下！”石越跪了下去。

赵顼的脸沉了下去。

“士卒未练，兵甲未精，驱羊逐狼，岂能成功？”

“这……”

“陛下，国内万事待举，众多变法刚刚开始，河北灾情方过，各地报告似乎明年又有旱灾，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又有什么本钱北伐？”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机会从眼前流走？”赵頊心有不甘。

“机会只给准备好了的人。”石越沉声说道。

“朕不甘心！”赵頊无名火起，怒声吼道。

“不甘心也要甘心。”石越硬生生顶了回去，他可不想看着五路伐夏的悲剧提前上演。

赵頊怒气冲冲的盯着石越。石越只是板着脸不做声。

君臣二人对峙良久，忽然，赵頊叹了口气，道：“罢！罢！”

“陛下，朝廷应当静待形势。一面抓紧推进变法，防范灾情，一面整军经武，静候时机，切不可操之过急。机会日后一定还有。”石越放缓了声音安慰道，“若这次辽国内乱，朝廷虽然无力发兵趁机恢复燕云，却也并非无利可图。”

“怎么说？”赵頊悻悻的问道。

“一旦辽国正式内战。若是南京道与西京道分别被双方割据，则于我大宋利益最大，可以遣使者分赴双方，要求他们卖战马与耕牛与我，我则用棉布、钟表、茶叶交换，谁敢不从，便威胁他们与另一方结盟攻击之。臣谅耶律乙辛与耶律濬都不敢不从。若二道为一方占据，朝廷依然可以要他卖战马与耕牛，他若同意，我则承认其正朔；他若反对，我便以用兵相威胁……”

赵頊脸色稍霁，又问道：“岁币呢？难不成朕还要给他们岁币？”

“战争未打完之前，自然不给。打完之后，给与不给，其权在

我。”

“如此则差强人意。军事改革，朕以为刻不容缓！”

“整个军事系统将由六个机构领导：枢密院、兵部、三衙、卫尉寺、军器监、太仆寺，受御史台与门下后省监督。其各有职掌——枢府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同时亦是皇帝陛下之最高军事参议机构。兵部的职掌，包括六品及以下武官品级的补选和升调转迁；征募兵员、士兵的迁补，退役；驿传，后勤军资等等。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掌全国之禁军，平时主要职责是督导各军训练、建议奖惩官兵、提出装备建议。卫尉寺掌监军、军法诸事宜，它可以监视、调查军中一切叛乱、违法行为，审理军事案件。军器监掌研究、生产军器。太仆寺专掌马政……”

王韶坐在藤椅上，听长子王厚介绍着军事改革的内容，忽然冷笑道：“这次郭逵要受重用了吧？”身为枢密副使，却只能做军事改革的看客，王韶心里十分不满。但是皇帝的决心如此之大……

“郭逵任兵部侍郎兼讲武学堂山长。”王厚淡淡的说道，“儿子以为讲武学堂非常紧要，这次军事改革，首要的事情就是整编禁军。按计划，将首先在京师创办讲武学堂，从禁军中选调从九品下至八品上的武官进入讲武学堂培训，训练阵法、纪律、号令、武艺等等，然后再由这些武官为基础，从各禁军中选调副都兵使至什长等，组成骁胜军与宣武军第一军、神卫营第一营……”

“慢着！”王韶忽然坐直了身子，问道：“什么叫副都兵使？”

“这次变动非常之大。副都兵使，大约便是原来的副都头吧。”王厚笑道：“武官也废除了寄禄官，以散官品秩决定服色、俸禄、资历等……从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是二十九阶三十一个名目，大抵名称还是本朝旧制。而从九品外，又有准备使唤至守阙毅士十资。似爹爹，散阶便将定为镇国大将军。”

“镇国大将军？”

“是。天下武臣阶级，都全部改成新官名。从一品为骠骑大将军，正二品为辅国大将军，从二品为镇国大将军。爹爹便是镇国大将军！”王厚一面说着，一面递过一张写满了字的纸给王韶。王韶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着：

熙宁八年钦定武臣散阶

从一品	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镇国大將軍
正三品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归德将军）	从三品	云麾将军
正四品上	忠武将军	正四品下	壮武将军
从四品上	宣威将军	从四品下	明威将军
正五品上	定远将军	正五品下	宁远将

军

从五品上	游骑将军	从五品下	游击将军
正六品上	昭武校尉	正六品下	昭武副尉
从六品上	振威校尉	从六品下	振威副尉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正七品下	致果副尉
从七品上	翊麾校尉	从七品下	翊麾副尉
正八品上	宣节校尉	正八品下	宣节副尉
从八品上	御武校尉	从八品下	御武副尉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正九品下	仁勇副尉
从九品上	陪戎校尉	从九品下	陪戎副尉

未入流共十资：

准备使唤 守阙准备使唤 听候差使 守阙听候差使 听候使唤

守阙听候使唤 效士 守阙效士 毅士 守阙毅士

王厚见父亲看得认真，又笑道：“这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散阶的名称没有任何变化，怀化大将军与归德将军依然只授给归顺诸蕃首

领……”

“这未入流十资又是怎么回事？”王韶指着纸问道。

“从守阙毅士到准备使唤，一共十资，士兵入伍第一年，就是守阙毅士。又特别规定，士兵入伍后，只须训练合格，不犯军纪军法，一年一迁。若有功劳、或考绩优等，还会按功绩加以晋级。每级薪俸各不相同。这本来也是军中旧法，用来鼓励士兵上进之心，不过这次却是规定得更加具体了。”王厚也是久在军中之人，于旧制本熟，因此说起军制改革来，也历历如数家珍。

“这么说，士兵的役期是十年？”王韶眯起眼睛，反问道。

“是，十年役满，若还不能升到陪戎副尉，就要退役。兵部将另外颁布禁军士兵退役法例，或使其转入厢军、地方巡检部队，或者就直接发钱遣散回籍。另外，此次兵制改革，将暂时保持募兵法不变，禁军以后会采用两种招募方法，一是从厢军中挑选，一是直接向天下招募，士兵入伍后一年，所属部队若发现条件不合要求，将遣回原籍，处罚招募官员。看来这次皇上是打定了主意，要让禁军的士兵永远由三十岁以下的精壮青年组成。”

“说来容易，”王韶不以为然地笑道，又将身子舒服的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嘴里开始哼起不知名的小曲。

王厚微微欠身，道：“其实这兵制改革的谋主还是石越。是他建议皇上将卫尉寺变成一个监军、军法系统，军法官配到了大什一级，依孩儿之见，若真能够成功，军中许多改革必然能够实现。卫尉寺成了完全独立的系统，若有人招募不合格禁兵，他便要同时让军中武官与军法官都与他同流合污才能如意——这代价未免就太高了。”

“这么说，你是相信郭逵能成功？”王韶的眼睛却没有睁开，只是淡淡的问。

“不。”王厚咬着嘴唇，缓缓说道：“孩儿是相信石越能成功。”

“你又要劝我和石越合作？”王韶懒懒的问道。

“爹爹，石越一样可以让您成就功勋！”

“是么？”王韶冷笑道：“我可不相信几个新机构就能解决问题。”

“若有清晰明确的奖惩制度，又能公正的执行，孩儿却认为是可能的。”王厚声音很轻，似乎怕因此冒犯了父亲，但眼神中却极有信心。

“谈何容易？”王韶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总要做！”王厚的声音终于渐渐大了进来，“皇上亲自接见儿子，以我为骁胜军第一营都指挥使。讲武学堂第一期将召集禁军中副都兵使以上，指挥使以下军官约一千人进行训练，半年之后，组织比武与演兵，淘汰近四百人，胜出的六百多人，将分别编入骁胜军、宣武军第一军，神卫军第一营为军官，组成教导军……”

“抽掉一千名小使臣进讲武学堂训练，真是大手笔啊！”文焕笑道，“还要淘汰四百人，更是出手不凡。”

“现在不叫小使臣了。”段子介笑着纠正，一面问道：“文兄被抽中了么？”

“不幸抽中。”文焕的语气中却没有半点“不幸”的意思，却听到田烈武瓮声瓮气的叹了口气，文焕于是回身笑道：“田兄，你叹什么气？”

“一千人淘汰四百人，你居然觉得好笑？”田烈武摇了摇头，“万一被淘汰，薪俸减半，留在讲武学堂继续培训一期，如果两期都被淘汰，四十五岁以上罢职为民，四十五岁以下降两级调入厢军——这是好玩的么？”

“纵要倒霉，也是别人倒霉，田兄你怕什么？这次过关的将全部进骁胜军、宣武第一军、神卫军第一营，品秩虽不变，却拿高一阶的薪俸，也是美事一桩啊。”文焕不以为然的笑道。

“莫要想得太乐观了。”田烈武继续的摇着头，显然对于文焕轻松的神情不以为然。

“你想想，全国有多少禁军，再怎么裁减，指挥使以下的武官起码有一万多人，凭你田兄的本事，还不能立足么？这次整编，不过是对付那些吃闲饭的。不过朝廷这次整编倒是动真格的。我听说朝廷准备用五年时间，以每年整编七到八个军的速度，对禁军重新进行编制。指挥使以下的武官由讲武学堂训练，从第二期起，人员还会逐渐增多，一期培训两到三千名武官。而什长以上未入流的武官，就由骁胜军、宣武第一军、神卫军第一营进行训练，每次也要淘汰三成到四成人。”文焕压低声音，说着听来的小道消息。

“这真的是整编么？”段子介若有所思的问道。

“何出此言？”文焕与田烈武都怔住了。

段子介沉思了一会儿，方轻声道：“五年时间，每年整编七到八个军，算来全部禁军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三十五到四十个军左右，每军一万五千人左右——这不是裁军么？”

“啪啪啪……”段子介话音方落，便听隔壁桌上传来击掌之声，有人高声赞道：“好见识！”他不料自己压低声音说的话还被人听见，忙回过头去，却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人走了过来。文焕见着此人，吃了一惊，连忙起身抱拳道：“章大卿^[1]。”他识得此人是新任卫尉寺卿章惇，只没有想到会在此处偶遇。

章惇也不料有人识得自己，吃了一惊，拿眼打量文焕，却不认识，不由奇道：“你怎的认识我？”

文焕微微一笑，却不解释，只道：“下官文焕，这厢有礼。”段子介与田烈武也连忙起身行礼。章惇笑道：“不必多礼。”一面大大咧咧拉了张椅子坐下，又打量三人一回，才笑道：“本想出来散散心，不料倒有这番奇遇，竟遇见几位青年俊杰。”

三人连忙谦逊道：“不敢。”

章惇又看了段子介一眼，笑道：“这位段公子，颇能知微见著，一语中的，某十分佩服。不知却是在哪里高就？”

“惭愧，下官不过一区区宣节副尉。”

“咦？”章惇真是吃了一惊，说道：“我看段公子是读书人，怎的换了武职？”

段子介被他问到痛处，当下摇头不语。章惇微微一笑，随即道：“班定远当年也是投笔从戎的。”旋又道：“方才听到几位谈论，

这位文公子和田公子，都入了讲武学堂。不知段公子？”

“下官却是没有抽中。”段子介淡淡笑道，声音中却听不出是高兴还是沮丧。

章惇顿时面有喜色，笑道：“我还道郭逵要将武官中杰出之辈一网打尽，却不料终有漏网之鱼。”

文焕不由笑道：“章大人，这又是怎生说的？下官听说这次抽选的武官，也都是在京师附近禁军中抽调，驻边禁军，轻易不敢动的。”

“那也已经了不得了。”章惇笑道，“我现今要在禁军中找到些识文断字的人来做军法官，实在如大海捞针一般难。段公子若是有意，不如便进卫尉寺如何？”

“卫尉寺？”段子介怔了一会，立刻摇头婉拒道：“多谢大人厚爱，但是下官志不在此。还望大人恕罪。”章惇盯着段子介看了一会，见段子介神色很坚定，知道不能相强，微微叹了口气，道：“我又岂敢相强？既如此，我便有一言相劝，方才段公子所猜测之事，千万不可泄露，否则于国于身，皆有大害。”

段子介猛然醒悟，正要道谢，忽然便听到远处传来“轰隆”数声巨响，隐隐似从西南面传来。他正感愕然，章惇已经快步起身，走到窗边向外张望，只见是西南城外浓烟直冒，似要蔽住天日。他顿时脸色大变，也来不及和三人告辞，匆匆便即下楼而去。

待章惇下楼，段子介三人也立时好奇的走到窗边察看——眼前之景，顿时也让三人全都怔住了，文焕脱口说道：“白水潭……”段子介脸色煞白，转身就向楼下奔去。

三人一路策马狂奔。到了白水潭学院，却发现白水潭虽然学生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议论，神情中惊疑不定，但学院却安然无恙。段子介下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出事的地方，竟是兵器研究院！兵器研究院的研究员这几年也陆续有招集别处人员，但是骨干力量始终是白水潭格物院的师生，可以说与白水潭学院同气连枝，这时发生爆炸，学院的学生自然非常的担心。但是段子介等人打听半晌，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

段子介三人便又驱马向兵器研究院行去，不料在两三里之外，就被士兵挡住。三人皆是禁军军官，却也不敢擅闯，只得悻悻在外围远眺，却发现附近一棵树下，桑充国、程颢、蒋周等人也站在那儿焦急的等待。三人连忙过去，下马行礼后，段子介便迫不及待的问道：“桑山长，究竟是出什么事情了？”

桑充国忧形于色，摇头道：“只听到数声爆炸巨响，本来我们以为是在试验震天雷什么的，但后来才发现响声巨大得多，而且更引发了大火，这才知道是出了事故。我们几个担心，来探问情况，谁知却都被拦住了。”

蒋周低声道：“一定是研究什么新兵器出事了，我听说……”却听桑充国突然高声唤道：“子明！”众人连忙循声望去，见远处一群人驱马而至，中间一人，依稀便是石越。

石越听见这边呼唤，连忙拨转马头过来，下马问道：“长卿，程先生，蒋先生，文兄，段兄，田兄，你们怎么在这里？”虽然眼前之事甚急，他却还是从容不迫一一唤出名字来。段子介等人连忙上前参见。桑

充国急得直摆手，道：“子明，这时节就不用管虚文了。兵器研究院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也是刚刚赶到。”石越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你们且随我进去看看便知。只是兵研院里规矩甚多，你们不要到处走动。”说着便招呼众人，一道进了兵研院。

待进入兵器研究院的警戒圈内，石越才发现竟然所有的卫哨都已经动员。从三里之外开始，便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有的士兵都脸色严峻，如临大敌。石越看到这个场面，心也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沉。众人在兵器研究院一个官员的指引下，无声的向出事地点走去。

约摸走了两盏茶的时间，出事地点才终于出现在众人视线之内。众人都被眼前所见惊呆了——大地的某一块似乎已经被烤焦了，地面被烧得黑糊糊的，大火虽然扑灭了，却不时还有地方在冒烟；到处是被炸飞的物什，巨大的铁块东一块西一块的满地都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血肉模糊的残肢！连流动的空气中，都夹杂着刺鼻的焦味与血腥味……

石越不由颤抖起来，心中立刻明白：“大爆炸！这是大爆炸！究竟是在试验什么兵器？！”他的心里转过一个个的念头，难道……

桑充国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声音颤抖得几乎不能成声，“死、死了多少人？！”

“二十五名研究员、八名工匠、三十名卫兵当场殉国！还有四十余人受重伤，已经转移。”章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到了。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桑充国已经颓然的跌坐到地上，没有听到章惇刻意的加重了“殉国”这个词的语气。

“医官到了么？”石越的声音也有一点呆滞。

“已经到了。正在医治，只是……”章惇垂着头，叹了口气。他在任判军器监的时间里，就一直亲自兼任兵器研究院知事，这里所有的人，他基本都认识，并且这个研究项目，也是他亲自批准的……

“二十五名研究员，八名工匠，三十名卫兵，一共六十三人殉国。”石越身子颤抖，喃喃的道，“究竟是什么试验？究竟是什么试验？”他的声音逐渐由低到高，说到最后一字，几乎已经变为咆哮。

“山长，我们在研究一种远程攻城火器，研究院命名为火炮。”章惇身后的一个研究员轻声道，被浓烟熏黑的脸上纵横着一道道的泪痕。

“火炮？难道是……难道是炸膛？！”石越颤声问着，只觉脑中一阵晕眩。

“我们以前试验过几次，威力很大，于大哥说，再多加点火药，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结果、结果……”那个研究员早已经泣不成声，他口中的“于大哥”，显然也是研究员。

“该死！”石越喃喃诅咒着，他眼前仿佛能看见几十个研究员和工匠，正围在黑黝黝的火炮旁边，记录着火药的配比，计算火炮的仰角，检查着火药与火炮是否符合规定，然后，引信点燃，每个人都捂上耳朵，紧张地观察着，没有人想到这么大的铁管也会有被炸飞的危险。人人只关心火炮发射时的威力是不是达到要求，炮弹是否会按着设想的抛物线飞出去，然后，轰地一声……

“该死，是我的错！我明知道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可我忘记提醒……”自责、痛惜……诸般感情啮咬着他的内心，一种前所未有的愧

疚几乎要把他一口吞没掉，令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他才勉强轻声的问道：“遗体已经清理了么？”

“有几个人的遗体根本无法找全了……”

“一定要找全！”石越铁青着脸，几乎是声嘶力竭的吼道，“一定要找全！”

桑充国此时已在程颢的搀扶下站起身来，缓缓走到章惇身边，颤声说道：“章大人，我想去看看我学生的遗体，不知可不可以？”

“请——”章惇叹了口气，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做了个手势，一个研究员便引着桑充国走向一栋平房。

石越呆呆的站着，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的”研究院，竟然因为一次炸膛，导致了六十余人的死亡！其中还包括二十五名最优秀的火器研究专家，这已是全部兵研院火器专家的一半！六十多条生命，他的头脑之中一片混乱，无数的面孔在他的心中交递着闪过，他的心中忽然隐隐的浮现出一个想法：“如果不是我，他们都不会死去罢？”这种可怕的想法才一出现，便立刻象附骨之蛆般缠绕住他。

“这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事先……”他喃喃的说道，不敢正视心中那个可怕的想法，可是却又无法逃避，只要他睁着眼睛，就能够看到眼前的悲剧，这是六十多条人命呀！

“子明，总要付出代价的。人之一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

“他妈的！这是可以避免的！”石越再也忍耐不住，高声的向章惇吼了起来，在这一瞬间，泪水迅速的涌上了他的眼眶，他喃喃的说

道：“六十多条人命呀！”

章惇并不知道“他妈的”是什么意思，但却能明白他的心情，于是将安慰的话咽回了口中，静静等待石越的平静。

这一天，是熙宁八年的七月初七，乞巧节。传说中的这天晚上，牛郎与织女将在鹊桥相会。但是在人间的汴京，却因为一场意外的变故，令得六十多人再也见不着他们的情人了。并且，死亡的人数在三天后上升到八十二人。

火炮研究是保密内容，不能公开报道，无论是《新义报》还是《汴京新闻》，都只是约略提到：“七月初七日兵器研究院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爆炸云云”，但是八十余人死亡的大事，却无法瞒过和死去的研究员们朝夕相处的白水潭学院的师生。

整个学院第一次陷入了全面的悲痛当中。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在一声巨响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你的身边——第一天时，这种的感觉是一种不敢相信的迟钝，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就变成了一种抓不住东西的惶然。只觉得身边的东西，一件件失去，至关重要，却无可挽回。这种失去的东西，无法描述，却能感觉得到，就象自己的一部份也被带走了。

几天来，桑充国每天晚上都会坐到兵器研究院的山下，燃起香烛，静静的哀悼。

那些死去的人中，有他的得意门生，他还清楚的记得熙宁三年他们来报名的情景；他清楚的记得：有一个叫赵铭仁的学生，为了撰写的论

文能在《白水潭学刊》上发表，是怎么样深夜来敲他的门，求他把论文给蒋周看看的；他也还记得他在开封府狱中的时候，这些死去的学生，就曾经悄悄的买通狱卒来看他……他曾经亲手发给他们毕业证，曾经和他们一起参加技艺大赛，曾经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些人，都是白水潭的精英，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是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分……

但现在，却全都失去了。

为了一个理想，他们被炸得四分五裂，尸体不全。

第一天，他还会低声的哭泣，到了现在，他已经哭不出来了。他只能静静的坐在那里，远远望着这些学生工作的地方，死去的地方。当他专注的时候，他的眼前就会出现幻觉，仿佛他们还活着，还在那里研究着火药的配方，试验着各种各样的兵器，为了一张设计图纸而争吵不休，那声音都似还在他的耳边……

“长卿。”程颢和蒋周一人点着一枝香烛，默默地坐在桑充国的旁边。想劝慰，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死得其所。长卿要节哀。”程颢低声说道。

“他们还年轻。”桑充国却只会反复说着，“他们还年轻……”

程颢与蒋周对望一眼，无言的叹息一声，坐在旁边。没过多久，欧阳发、晏小山也捧着香烛静静的走来，坐在旁边。然后便是白水潭的其他师生，一个一个，有些点着香，有些捧着香烛，密密麻麻……在兵器研究院外，便见数千只烛光摇曳闪烁，还夹杂着低声抽噎之声，那是平

素相好的同窗，抑制不住悲痛之情。

忽然有人悲声作歌唱道：“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起先还只是一个声音，慢慢的，许多声音便都加入进去，悲歌渐转低沉，最后变成数千学生齐声合唱，他们低声的，反复的和唱：“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

悲凉凄婉的歌声，在旷野中久久的回荡着。众人一边唱和着，一边已是泣不成声。便是程颐那样淡然生死的人物，也不禁惨然动容。

在这样一首无可挽回的哀歌声中，桑充国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哀恸，他奋然站起身来，张开双手，仰望星空，厉声呼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他凄厉尖锐的声音似乎要将天地裂破，直穿入九霄黄泉。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众人一齐沧然合应。

桑充国却忽然转过身来，注视烛光点点下泪流满面的师生们，呛声道：“我们不会忘记，死去的同窗是为何而死！他们是为了汴京永远不会再有异族的铁骑而死！他们是为了探寻未知而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远处。

田烈武、段子介、文焕、秦观四人默然站立，静静望着这一幕。田烈武低声问道：“少游，方才他们唱的歌，是什么意思？”

秦观显然也被这情绪所感染，眼中隐有泪光，轻声道：“《薤露》是汉朝的挽歌，意思是说人生就像薤上的露水一样，容易消逝。但是露水干掉了，明天早晨还会再有，但人死去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田烈武本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此时细细思忖秦观话中之意，想到果然露水易逝还能复结，人死却不知魂归何处，又想起失去亲人朋友，一时竟是痴住了。竟没听到秦观又说道：“后面桑山长念的诗，是《诗经》中《黄鸟》里面的句子，那是指责上天为什么要夺去国家的栋梁，如果可以挽回的话，就是自己死上一百次也愿意。那本是秦人悼念四良的诗……”

他们都没有看见，在不远处的树下，还站了一个人，树下的阴影似乎已经将他包裹了起来，令得他整个人都象是处在黑暗之中。他静默的站立着，在他的心里，正反反复复的想着：“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消逝的生命不会再回来，我的过错，要多少人来赎呢？赎得回来么？”

[1]. 对九寺正卿的尊称。

兵器研究院的惨剧，白水潭学院的哀伤，到了朝廷中，却变成了怀疑。

虽然官制改革与兵制改革依然有条不紊的推行着，宋朝中央政府转换成尚书省与枢密院对掌大权，御史台、门下省监督的架构。在兵部尚书吴充与兵部侍郎郭逵的支持下，兵制改革也开始了它的第一步……但是，对于开发火药武器，朝中却开始出现质疑之声。甚至还连累到石越，有言官指责是他破坏了天地的平衡，使阴阳失调，于是降下天怒。

“已经不止一个官员上书说，兵器研究院研究的事情不祥，要求朕下诏禁止。”赵项的眼中，也似有了疑惑。“卿说是不是兵器研究院欲夺天地之造化，所以招此大祸？此是上天之警示？”

石越沉声道：“陛下！自古以来，凡欲求真证道，无不经历千难万险。便如陛下改革，也是一步一步走来，不知中间有过多少曲折艰辛。兵器研究院之事，至为不幸，然而却不可因噎废食，半途而废，更使死者枉送性命。”

赵项沉默良久，方说道：“人心疑惑，又当如何？”

“若表彰死者之功，使天下皆知他们的死重于泰山，且能得到朝廷的认可，则敬意可以取代疑惑。”章惇从容答道。

石越见他如此敏锐，也不禁感到惊讶。此人运气极好，方除卫尉寺卿不久，兵器研究院就出事，于是责任就完全与他无关，反倒显出他的能干——在章惇任期内，大规模生产的霹雳投弹和震天雷，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而标准化改革，也推行得非常顺利，已经初见成效。

赵顼目光移向石越，问道：“石卿之意如何？”

石越连忙敛神答道：“章大人所说极是。若天下人皆以为国而死为荣，那么国家强大之日也就不远了。”

“朕会给他们追赠官爵，厚加抚恤。”

“追赠官爵的荣誉，不足以震撼天下人的耳目！”石越决心要给死难者争取更大荣誉。

赵顼不由面露难色，问道：“那卿以为当如何？”

“臣请陛下，在汴京建先贤祠与英烈祠。先贤祠专门供奉本朝有名的学者、于国有功的研究者的牌位，不分儒学杂学，只要才学有益后世，皆得入祠供奉；英烈祠则供奉为国战死的将士牌位，凡为国尽忠者，都要查明其姓名籍贯，将牌位供于祠中。每年春秋二季，由朝廷举行祭奠，宰相以下行跪拜礼……”

赵顼与章惇听到石越这番话，都不禁吃了一惊，赵顼不禁迟疑道：“这只怕于礼不合。”

“陛下，虽是古礼所无，但是儒家弟子，亦可配享孔庙，国家功臣则可以配享宗庙，二者之意义相近。若能让人知道死去有意义，则人人勇于效死，远胜于追赠官爵。这也是奖励忠义智勇之意。”石越竭力地游说着。

章惇看看石越，又偷眼打量一下皇帝，道：“臣以为此议可行。”

赵顼苦笑几声，道：“知都给事中事是前御史中丞杨绘，这还是石卿举荐的。朕愿和石越打个赌，纵然尚书省同意，门下后省也非得驳回去不可。”

同一日。开封城南朱仙镇。皇宋讲武学堂。

一千零八十二名指挥使以下，副都兵使以上的禁军军官，分成马、步、器械三列整整齐齐的站在校场上。他们都是来自于汴京周围的禁军军官。将台上，站着三四十名教官，其中不少教官一脸杀气，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战阵的悍将；还有一些则文质彬彬，倒似读书先生，这自然是原来武学的教授。

枢密副使王韶、兵部尚书吴充、兵部侍郎郭逵都出席了这次“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后，所有禁军军官分成了十个都。其中九个都一百零五人，包括三个骑军都，六个步军都，另有一个神卫军都则是一百三十七人。田烈武和文焕分在同一个都，他们很惊喜的发现，在自己这个都中，还有一位老熟人——吴镇卿！

但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叙旧，传令官刚刚分配完毕，一个可能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军官就走了过来，厉声喝道：“从此时起，你们归本官统辖，谁敢不听号令，军法无情！”

文焕低声在田烈武身后说道：“这人是王韶的长子……”一句没有说完，就听王厚厉声喝道：“文焕！”

“末将在。”文焕吓了一跳。

“还有你，田烈武！”

“末将在！”

“文焕，你可知罪？”王厚不去看田烈武，只向文焕冷冷的喝道。

“末将、末将……”

“本官知道你是武状元，武状元又如何？”王厚冷笑道，“田烈武，你执杖重责文焕十五军棍！”

田烈武一怔，早有亲兵到小校场边拿来一根大棍，递到他手里。田烈武无可奈何，只得应道：“得令！”走到被两个亲兵按倒的文焕身边，“啪”的一棍打下去，便听一声清脆的响声，文焕应声“啊”的大叫。他把棍子举得高高的，一连打了十五棍，文焕痛得哇哇真叫，王厚却只是不住的冷笑。待他打完十五棍，王厚却忽然走了过来，目光逼视着田烈武，沉声问道：“听说你是田琼的侄子？”

“是。”田烈武不曾想王厚对他们每个人都如此熟悉。

“田琼当年和我有袍泽之谊，他常说他有个侄子武艺出众，可惜在开封府当差，那人是你不是？”

“是。”田烈武的冷汗已经冒出来了。

“衙门里打犯人的把戏，你玩得挺熟是不是？”王厚这时才提高了声音吼道。

“……”

“是不是？！回答我！”王厚的目光犀利得仿佛要撕开田烈武的皮肤，直刺入他的内心。

田烈武硬着头皮高声答道：“是！”

“很好。”王厚大步走到队伍之前，厉声喝道：“来人，给文焕重打二十军棍，田烈武三十军棍！”

“得令！”他的亲兵厉声应道，按下两人，棍如雨下，顿时打得二人皮开肉绽。但这次二人却是咬紧了牙连哼都不哼一声。

王厚环视众人，厉声道：“今日就告诉你们第一课，我不管你们在禁军里面是什么老爷，是上四军的还什么军的，进了讲武学堂，就要明白一件事，军中纪律第一！”他轻轻一击掌，一个亲兵送上数张写满字的白纸。王厚指着纸说道：“这是讲武学堂纪律，也是军中纪律，我让亲兵念读十遍，今日你们就站在这里给我背熟了，记熟了，到讲武台来找我的亲兵背完再回去休息，背不会，站在这里背会为止！”说罢竟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可怜这些禁军军官，平日里薪俸优厚，最少也管着百来号人马，这时却被几个小兵虎视眈眈的盯着，一遍一遍的听着军纪。稍有动弹，几个亲兵就冲上来，扑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

讲武学堂的教官自然并非全如王厚一般严厉，但其中却也还有更加残酷的，比如军中号称“梟勇”的两大名将张玉和林广，竟然要求受训的步军军官站在箭雨面前纹丝不动，保持队列的整齐，若是稍露出些许怯意，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体罚。于是讲武学堂开学第一天，和田烈武、文焕一样被打得几乎站不起来的学员，竟多达数十名，至于挨过鞭子的学员，则数以百计。

当天晚上，田烈武与文焕从医官那里要了药，挣扎着相互搽了，趴在简陋的铺盖上睡了。谁知迷迷糊糊睡了两个时辰不到，但听得一阵刺耳的号角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回荡在整个学堂之中，随即便听到有人声嘶力竭的大声喊道：“劫营！劫营！”

文焕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只含含糊糊的嘟哝道：“太平盛世，劫的鬼营？”话音未落，头一歪竟然又睡着了。田烈武本也是强睁睡眼，但看到他这神情，却不禁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伸手重重拍了一下文焕屁股上的伤口，痛得文焕“哎哟”一声大叫，几乎跳了进来，正要埋怨，却见田烈武已开始披挂，一边道：“快起来，要不然小阎王饶不了你。”——不过一天功夫，王厚便已在学员中得了“小阎王”这样的浑名。文焕这才醒悟过来，慌慌忙忙披挂——便在这时，校场结阵点兵的号角声已经响了起来。吃过苦头的学员们也顾不得身上的盔甲是不是穿齐整了，慌慌忙忙便往校场跑去。

到了校场，就发现各都教官都已经到齐，所有教官、亲兵都穿得整整齐齐，手执长鞭，肃然站立。王厚冷冷的望着麾下的学员，见他们一个个披挂不整，有些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有拿，眉间早已经锁成了“井”字。

“明日每人去领一本《诸军训练条例》，自己看看若敌军劫营，应当如何应对。”王厚忽然举起鞭子，指着一座不知什么时候搬来校场的座钟，厉声斥道：“从吹号到集合，竟花费整整三十分钟！若真是契丹、党项的骑兵，你们早就去奈何桥报到了！”

文焕心中大是不服，暗道：“你不安排哨探，是你主将无能。”但不服归不服，这样的话，那里敢说将出来？

王厚凌厉的目光环视众人，高声道：“我知道你们不服！但两个人配合披甲，快则五分钟，最多十分钟！从明天开始，连续十天，每天一个时辰练习解甲披甲。今晚凡拿了兵器的，回营睡觉。没拿兵器的，换班守夜！”

众人如蒙大赦，顿时散去。那些没有拿兵器的学员虽然愁眉苦脸，却也不敢让“小阎王”听见了。王厚待所有人全部走了，才吩咐亲兵道：“待会给挨过打的人，悄悄送点伤药过去。”亲兵连忙应着去了。却听一人笑道：“恩威并施，处道将门之子，果然深明治军之道。”

王厚循声望去，却见是讲武学堂大祭酒章粦，连忙欠身行礼，道：“末将见过大祭酒。”原来讲武学堂之设，除了五年整编期内半年一期速训军官外，以后每个军官升迁，都要到讲武学堂速训半年。其长期的目标，更是直接向各州学、县学招收士子，培养科班武官。担负这样的重负，兵部侍郎事务烦多，是不可能奔波于开封与朱仙镇两地来管理校务的。因此，讲武学堂在山长之外，设有“大祭酒”一职，负责处理日常校务。第一任大祭酒章粦，是礼部试第一名，省元出身，畅晓军事，文材武略，皆是大宋少有的人物。因此石越特意向皇帝推荐，以章粦为讲武学堂大祭酒兼武经阁侍讲。

章粦这一日来四处巡视，检查各都教官训练之法。他与卫尉寺卿章惇同宗，又得石越青眼，自是知道不少内情——为了防止某一派系军官对讲武学堂影响太大，皇帝与吴充、石越、韩维四人精心挑选了数十名教官，名义上的山长郭逵与他这个大祭酒，并没有影响第一批教官任命的能力。这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教官，来自武学、王韶军、蔡挺军中，还有些则是以前狄青的旧部。所有的教官都必须是有过战功，武艺好，通文墨，懂兵法，可以说放在任何一处，都是军中翘楚。皇帝与石越，就指望着以这些人来打造一个精干的军官阶层。因此章粦丝毫不敢怠

慢，他知道这些教官虽然都是军中英杰，但是各军风格不同，作风自然不一。似王韶旧部，如王厚便深受乃父影响，虽然讲究恩威并施，却是为人严肃；而张玉、林广，训练虽然严酷，但是一旦解散，就和部下喝酒赌钱，无所不为；还有些教官，则多恩少威，或者有威无恩……虽然颁布了《诸军训练条例》，明确提出了各种训练指标与操练规程，但是要打造一只真正强大的军队，还需要有真正精干的军官与公正的奖惩监督。这些东西的养成，绝非一部《条例》的颁布就可以解决的。所以，章榘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约束好这些教官们。

但是章榘这次来找王厚，却是为了别的事情。他走到王厚身边，笑道：“处道，刚刚接到兵部行文，卫尉寺想派一批军法官来讲武学堂，一同参加训练。”王厚不明其意，便不接口，只是默默的看着章榘，知道他必然会继续解说明白。果然章榘顿了顿，又道：“但学堂教官人手略嫌不够，而且……”

王厚心中顿时雪亮，笑道：“而且没有人敢接收军法官，这些人将来是要配备军中，负责执行军法，监督将领的，而我们这些第一批教官，却没有几个人会在讲武学堂呆一辈子，迟早要编入禁军之中，到时候难免不碰上这些冤家。此时训练起来，轻不得，重不得……”

章榘苦笑着点了点头，道：“正是如此。”他倒不料得王厚如此坦率。

王厚嘴角忽然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他掂了掂手中的软鞭，淡淡道：“既然他们想来，就让他们归我管好了。我倒要先看看，这些所谓的随军军法官，究竟长了几颗卵子？”

章榘见王厚一口答应，不由松了口气，一面笑道：“这些人也只来

受训半年，然后还要回卫尉寺受训半年，主要是成为卫尉寺军法官的教官，派到军中的机率也是很小的……”

王厚注视章粦，脸上肌肉一跳，笑道：“大祭酒太小看我了！我王厚对朝廷忠心耿耿，怕什么军法官！”

章粦晒然一笑，道：“那就好。我还要去看看神卫营的教官，兵器研究院的惨案，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

王厚连忙欠身抱拳，道：“末将恭送大祭酒。”

尚书省，政事堂。

政事堂会议。

左仆射韩绛、右仆射吕惠卿并排坐在上首。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冯京、户部尚书司马光、礼部尚书王珪在左，兵部尚书吴充、刑部尚书陈绛、工部尚书苏辙在右；六部尚书之次，则是大理寺卿张景宪、司农寺卿安焘、太府寺卿石越；压班的两个座位，左面坐着尚书左丞王安礼，右面坐着尚书右丞吕大防。此外，太常寺卿常秩与新任军器监兼知兵器研究院苏颂则坐在了最下首，他们二人均不带参知政事衔，是奉命前来旁听并作证的。按旧制，太常寺卿为九卿之首，如今却事权多削，反而远远比不上九卿之末的太府寺，看着正襟危坐的张景宪、安焘、石越，常秩不由感到一阵别扭，不安地扭了扭身子。这一切都落在了吕惠卿眼中。他淡淡一笑，旋即正容，缓缓说道：“子明关于建忠烈祠与先贤祠供奉殉国将士与逝世贤者的建议，门下后省通过了忠烈祠，却驳回了先贤祠，理由是凡国之贤者，或可入孔庙陪祠，或可入宗庙配享，设

先贤祠多此一举，虚耗国帑。”他说到这里，有意无意的望了石越一眼，见石越面色沉静如水，竟是看不出深浅，心中一凛，继续说道：“今日要讨论的第一件事，便是政事堂是否决定坚持设立先贤祠？”

韩绛轻轻咳了一声，望着石越，道：“子明是倡议者，你以为如何？”

石越的目光依次扫了众人一眼，才缓缓说道：“我依然认为有必要设立先贤祠，因为孔庙、宗庙非常人所能配享。”

“贤者自然不是常人。”吕惠卿笑道，“某以为给事中们担心的，是先贤祠供奉的人是什么人，是不是要把杨朱墨翟之流，全部请进去供奉？谁有资格入先贤祠又当由谁来决定？若这些不说清楚，只怕还会被驳……”

“虽不必杨朱墨翟皆入祠，但是如算学名家入祠，却是可以的。此前以算学家配享孔庙，争议甚大，若设先贤祠，便可无争议。”石越的声音微微抬高了些，似乎要以此表明他的决定，他心里也知道以这样的理由是很难说服众人的。先贤祠对在座的人来说，除了苏颂以外，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这些人死后，即便是进不了孔庙，也是有会宗庙配享的。

果然，王珪息事宁人的说道：“子明，这个先贤祠若专为祭祠算学家似无必要。这次兵器研究院不幸死难的人可以进忠烈祠祭奠，那也是罕见的殊荣了。为何非要偏执于一个先贤祠？”

“诸公，”石越抱拳环顾，慨声道：“设立先贤祠是功在千秋之事，它可以鼓励一代一代的人去追求真知，了解天地间的奥秘，甚至于

不惜为此献身，因为他们会知道，自己死后，英灵能得到祭奠，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天下的认可！当然，先贤祠也是慰藉军器监事件中死去的二十五名研究员和八名工匠的地方，他们不仅是为国捐躯，也是为追求真理而死！在一个个教训中吸取经验，是前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必须被我们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来纪念！”

但是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司马光蹙眉道：“死去的人诚然值得悼念，但是有英烈祠足矣。我总以为，若创立先贤祠，不利于淳化风气，且会破坏董仲舒以来儒术独尊的地位……”

石越愕然道：“君实相公何出此言？”

“朝廷为钻研奇技淫巧的人如此郑重的大开先例，必会影响天下风气。若只是入祠英烈祠，倒还算合情合理。”

“君实，这是偏见！”

“偏见？儒学自是正统。”

“儒学不仅仅只有九经！天地之间，存在大道，要了解道是什么，就需要我们格物致知。仅凭九经，是不能了解天地的真理，圣人的本意的！”

吕惠卿心里其实是非常同意石越的意见的，但同时他也十分怀疑石越是不是别有用心。在他看来，石越的七书已经开了奇技淫巧之例，这先贤祠不过石越欲借朝廷威信来巩固他的学术地位而已。不过吕惠卿更明白这件事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含义——白水潭学院集体悼念死者英灵的事情，他早已听说，《汴京新闻》、《新义报》甚至《谏闻报》都有详尽的报道，他一点也不想得罪白水潭学院上万师生，倒是乐得看石越和

司马光打擂台。

与吕惠卿相反的是，冯京虽然心里支持司马光，但却不愿意看到二人发生矛盾，这时见二人争执，便连忙出来说道：“我以为不必争执这些细节，政事堂本是支持动议的，还是想想怎么样说服都给事中杨绘和礼科给事中吕希哲？要紧的是不要出现三驳。”

吕惠卿目光转向韩绛，笑道：“韩相以为如何？”

韩绛本来就在为难，若不支持石越，不免得罪了这个红人，若是支持，就要承担三驳的政治风险。杨绘的性格他是非常明白的，虽然到时是谁辞职尚且难说，但事情走到那一步，本身就已经是失败了。他沉吟良久，才含糊道：“若一点不改，那是断然不行的。不过这次设立英烈祠与先贤祠，本来就是以政事堂的名义颁敕，若这么被驳回了，似亦有失体面……”

吕惠卿不由笑道：“韩相的意思是要杨绘能接受，政事堂也不失了体面？”

“正是。”

吕惠卿环顾众人，道：“依我之见，不如一面且由石大人去草拟方案，最好能先说服杨绘与吕希哲；一面可由常大人先准备祭祀之礼，到时纵然给事中们不肯通过先贤祠，我们也可以给死者风光大葬，迎入英烈祠，以示朝廷之恩。”

韩绛也点头赞道：“此议甚佳。诸公可还有意见？”

这算是进可攻退可守之法了，当下众人纷纷赞同。石越也无可奈何，只得点头答应。

吕惠卿见众人都无意见，又笑道：“此事便算暂时议妥。且说第二件事，也与兵器研究院有关。是一个叫赵岩的研究员改进火药，制成火药颗粒的事情。赵岩的嘉奖令已由吏部颁发，我们要议的是军器监苏大人上表，要求扩大震天雷与霹雳投弹的生产，给永兴军诸路以及河北诸路诸军配备霹雳投弹。皇上下诏，询问尚书省与枢密院、学士院的意见。”

苏颂忙欠身道：“下官乞政事堂下敕，在河北、陕西、两浙、广南东路各增建一座火器作坊，河北、陕西两路，以日产五百枚至一千枚为额，两浙路与广南东路以日产百枚为额。加上京师作坊，最终使每天可以制造两千到三千枚霹雳投弹……”

“且慢。”司马光问道：“一枚霹雳投弹的成本是多少？”

“现在已经可以降到三百文左右。”

“一个普通厢军一月的薪水？”

“相对来说……”

“每日以生产两千枚计算，是六百贯，每月是一万八千贯，每年约二十一万六千贯。若再计上运费……”

“君实相公，三百文已极便宜，一枚霹雳投弹也就是七八枝箭的价格，却比七八枝箭有用得多。”

“但这是额外支出的，难道军器监准备减少弓箭产量？”

苏颂顿时语结。

王珪插话道：“但是皇上一定是支持的……”

司马光不客气地说道：“大臣不是专为迎合皇上的意思而设的。大臣要为天下着想！”

王珪面红耳赤，心中暗恨。吕惠卿却讥道：“司马公说得不错，然某以为，正因大臣要为天下着想，才不当吝嗇区区二十余万贯的开支。须知若打一次败仗，国家的损失远不止二十万贯。”

司马光反唇相讥道：“吕相公莫不是以为有了霹雳投弹就可战无不胜？我却以为有了霹雳投弹，不过是多了把双刃剑而已。若是自觉可以战无不胜，只怕穷兵黩武，国家的灭亡，也指日可待！”

“司马公又何必危言耸听？每年军费单俸禄支出就有近千万贯之巨，区区二十余万贯算得了什么？裁掉两千厢军就省出来了。某以为这个规模还要扩大。”吕惠卿慢条斯理的说道，存心激怒司马光。

石越立时就明白了吕惠卿的用心：皇帝循问两府和学士院，不过是问怎么样执行，了解一下利弊，至于增建霹雳投弹院，进行大规模生产，那是势在必行。若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逆鳞犯颜，保不准皇帝就要把他赶出政事堂。因此吕惠卿才这么咄咄逼人，不断刺激意欲节省财政开支的司马光。石越心里也恼怒司马光在先贤祠的问题上和他纠缠，导致他在政事堂陷入被动，吕惠卿从而可以轻易的把包袱丢给他。但让司马光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却并不符合他的利益。户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完全有赖于司马光个人的政治威信——石越无法想象换一个人来推行并县省州的政策的结果，那必然是铺天盖地的反对声。唯有司马光一人有本事让这么大的改革安安静静的进行。

所以石越还是要拉司马光一把。他趁着司马光一时辞拙，插

道：“君实相公也是为朝廷着想。朝廷增加开支，哪怕再小，都要慎之又慎。因为增起来容易，减起来就千难万难。冗兵冗官冗费，不是一夜之间出现，而是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形成的；百姓的负担加重，也并非出自一夜之间，同样是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积少成多。故为政者对每一项开支进度都要慎重。今日加二十万贯，明日再加二十万贯，则国家财政，再也没有好的一天。”

这一番话说出，司马光大感知己，吕惠卿却笑道：“子明的意思是反对增设霹雳投弹院？”

“非也，非也。”石越连连摇头，笑道：“霹雳投弹是军中利器，自然不能吝啬。但在增建霹雳投弹院的同时，我们要寻一处地方，减掉开支，使整体支出不增加，这才是谋国之道。”

“子明所言确是正理。”众人尽皆点头称是。连吕惠卿也笑道：“如能这般，自是最好不过。”说罢，话锋一转，立即问道：“那子明以为，当从何处削减这超过二十一万贯的开支？”

“重新厘定短刃刀、斩马刀、弓弩生产数量，略加节省，便可以省出。”石越胸有成竹地说道。

苏颂迟疑道：“斩马刀是皇上亲赐式样，只怕……”

“皇上是明君，必不以为嫌！”宋军制式兵器花样过多，石越早就想解决了。

政事堂会议结束后，石越便想去找杨绘、吕希哲游说先贤祠的事情。不料前脚才踏出尚书省，就被李向安给叫住了。“石大人，皇上召

见。”石越只得随着他去见赵顼。不料这次皇帝召见，既不在崇政殿、资政殿，也不在内东门小殿，反倒是在一座小水榭上。赵顼见了石越，便笑道：“是淑寿想见卿。”

石越这才发现赵顼的脚边，还有一个小人儿在爬，旁边的宦官宫女都睁大了眼睛紧张的望着她，生怕发生半点意外。那小小的人儿见到石越，早已经半仰起身子，伸出胖乎乎的双手，含糊不清的叫道：“抱、抱。”

石越方遭丧子之痛未久，对小孩子真是喜爱之极，此刻见一个冰雪可爱的孩子对自己流露出亲切信赖之意，心中一动，竟忘了她的公主身份，不由掀起衣襟，蹲了下去，将她一把抱了起来，那孩子被他抱起，不由得咯咯大笑。石越见她一双小眼睛黑得宝石也似，脸上肌肤娇嫩似吹弹可破，可爱之极，一时间忘情，竟在淑寿脸上使劲亲了一口——他这“无礼”的举动，顿时教水榭之上的众人都惊得呆了，一时间竟是鸦雀无声，便连赵顼也目瞪口呆的望着石越。

石越这才意识到自己举动出格，不由尴尬的望着赵顼，欲要解释，一时半会却也说不清楚。偏偏在他怀中的淑寿公主不肯安静，伸出白嫩的小手一把抓住他耳边垂下的两绺头发，使劲的拉扯着，害得他只能歪着脑袋望着皇帝。

赵顼见他这模样，终于忍禁不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面却充满醋意的从石越怀里一把抢过淑寿，也狠狠的在淑寿脸上亲了一口。

石越这才讷讷的说道：“臣死罪、臣死罪。”

赵顼摆摆手，半开玩笑的说道：“石起不是有两个儿子么？卿过继一个过来吧。”

石越不料赵頊对他的家事知道得这么清楚，倒是吃了一惊，只是他却不愿意过继石起的儿子，便委婉拒绝道：“臣想过一段时间再说……”

赵頊笑道：“卿若现在过继过来，朕便将淑寿许给你儿子，结个亲家。若是晚了，你还有几个小舅子，王韶家还有个聪明的十三郎，只怕要被人抢走了。”

石越知道皇帝说的是韩琦的幼子和王韶的十三子王案，不由恋恋不舍的望了淑寿一眼，也半开玩笑的笑道：“陛下何不再等几年？臣还想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娶公主进门呢。”

赵頊哈哈大笑，抱着淑寿使劲亲了两口，自嘲地笑道：“朕这个公主，总算是不愁嫁了。”

石越跟着笑了一回。赵頊忽然问道：“卿有个义弟叫唐康，是吧？”

“是。臣弟现在白水潭读书。”

“朕想给他做个媒。”赵頊笑道。

石越一怔，笑道：“唐康何德何能，岂敢劳动天子？”

“朕想冲冲晦气。清河郡主不日将下嫁狄詠，听说卿也在给程家小姐做媒，是嫁给包拯之后吧？朕来凑个热闹，替卿的义弟定下文彦博之孙女，这门婚事，还算是门当户对吧？”

石越忙笑道：“只怕是臣高攀了。”

“你一下子比文彦博矮了两辈，有什么好高攀的。”赵顼开着玩笑道，“朕准备不日召文彦博还京，再拜枢密使，正好让他带着孙女进京，两家好订婚下聘。”

石越这才知道皇帝的意思，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掌领枢密院。而且此人必须资历极高，可以统领枢府以制衡现在风头正劲的兵部，达到枢府和尚书省的平衡。文彦博毫无疑问是最佳人选。“陛下，臣以为让文彦博掌枢密院甚当。只是若臣与文家结亲，只怕还需要避嫌……”

“那倒不必，有王安石与吴充的先例在。”赵顼摇摇头。文彦博与石越关系并不太好，稍稍拉近一点距离，是有必要的。

这几日桑充国一直忙着筹办在兵器研究院事故中身亡的二十五名研究员的丧事。对于其它之事，都无心关注。这日他疲惫不堪的回到家中，忽然发现书案上放着一份报纸，他顺手拿起来，却见是当天的《新义报》。桑充国习惯性地去看头条，目光便立即被吸引住了——只见那头版头条用粗黑的隶书印着一行标题：“逝者已矣”，而标题下面，竟赫然署着石越的名字！

他立刻仔细读起来。原来竟是石越在《新义报》上倡议建立英烈祠与先贤祠以分别迎奉兵器研究院死难者牌位，并公开呼吁朝中大臣予以支持。桑充国做梦也没料到石越竟然有这样的决心，更付以此非常之法，一时竟陷入沉思中，恍恍惚惚的想道：“难道以前那个子明又回来了？”

“桑郎。”桑充国猛然一惊，回过神来，却见是王昉盈盈站在自己面前。她显然已经猜出桑充国在想些什么，只瞟了一眼报纸，便即浅笑

道：“听说石越好容易说服皇上与政事堂，要下敕建英烈祠与先贤祠，却被门下后者驳回先贤祠之议。昨日政事堂会议，石越又受阻于司马光，没有得到政事堂的支持。晚上就听说他夜访吕希哲与杨绘郁郁而归。谁料今日一早，《新义报》上就刊登了石越的署名文章，摆明了就是想借士林清议的力量来迫使杨绘与吕希哲屈服。数年以来，倒是头一回见到石子明如此决然毅然。”

王昉素来能对朝中大臣的动向了如指掌，这样的能耐，他也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此刻，他望着自己的妻子，忽然无比懊恼的摇摇头，道：“昉儿，你不了解子明。”王昉诧异的望着他，但她聪明的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等待着桑充国解释。果然桑充国叹了口气，又道：“这个世界上，真还有比石越更决然的人么？他不过有时候藏得极深罢了。”

“我一直觉得他缺少直面困难的勇气。有些困难，总是需要人面对面去战而胜之。”出于某种不可言传的偏见，王昉对石越的评价始终有限。

“这不公平。”桑充国轻轻道：“也许，他只是比我们多了面对困难的智慧而已。”

王昉默然良久，忽然柔声道：“桑郎，你很尊重他？”

桑充国郑重的点了点头，道：“我一直都尊重他。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虽然有时候，我理解不了他。”

“也许吧。但我觉得你比他坚毅勇敢。”王昉温柔的笑了，非常诚恳。

桑充国站起身来，缓缓踱到门口，望着蔚蓝的天空，悠悠道：“我曾经答应过他，会永远站在他的一边。但是，我似乎没有做到。”

“我的夫君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站在道义一边。”王昉的唇边流露出一丝执拗。“桑充国不应当向任何人效忠。”

桑充国却没有转过身来看自己的妻子，“但这一次，道义就在石越一边。”

王昉撇了撇嘴，摇着头，柔声道：“桑郎，你还不明白？石越不象你，他永远没有你的纯粹。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功利。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其实心机深不可测……你以为这次，他只是纯粹想慰藉死难者的英灵么？”

“难道还有别的目的？”桑充国愕然回过头，惊讶的看着妻子。

王昉犹豫了一下，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她的神情依然似水般温柔，但声音中却隐隐有刀锋般的锐利：“他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设立先贤祠，破坏儒家的独尊地位，树立自己的万世声名罢了！”

“这……”桑充国不自觉地瞪大了眼睛。

王昉细声道：“桑郎，你且想想，石学问世以来，风行于世。那些所谓的杂学，除了不能参加科举之外，学习者已经完全可以借此谋生，甚至也有做官的机会。如今朝廷再这么大张旗鼓的进行褒扬，死后甚至可以千秋万世的祭奠——这已是董仲舒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新局面！虽然不可能彻底撼动儒家的地位，但是儒学独尊，必然受到实质上的挑战……天下杰出之士，有多少人能不被万世之名所诱惑？石学一派的贤者，本来有许多是终身无望入孔庙的，但如今他们却终于可以进先贤祠

享受祭祀——我看石越的野心，根本不是在孔庙里陪祀，而竟是想与孔子并驾齐驱！”她侃侃而说，若此刻石越能听到她的这番评论，也许都会感叹王昉才是他真正的知己。

“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桑充国依然不太相信，但石学地位的提高，也是他所乐于见到的。

“不管是不是好事，我都觉得石越城府太深了，连他这次亲自在《新义报》撰写署名文章，我也觉得有他的用意……”

桑充国摆了摆手，咬着嘴唇说道：“昉儿，你不必对子明太过苛责。这次我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的！”

次日起，《汴京新闻》刊登了一个系列报道——《汴京新闻》替二十五名死者各做了一个专题，讲叙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亲人朋友对他们的悼念。报道感人至深，几乎博得了整个汴京的同情。而《新义报》则默契地刊登着一系列的评论，不断呼吁朝廷的“有关官员”不要让死者不能瞑目，令生者常怀耿耿。在两大舆论力量的引导下，汴京士林普遍相信，石越的要求完全是出于一种对死者的尊重。也有不少人知道自己配享孔庙终身无望，却幻想能进入先贤祠享受千年之令名，因此极为支持石越的主张。甚至连《谏闻报》也一反常态，站在了石越一边——很多人都怀疑唐垌是因为盼望自己死后能入祠先贤祠，才有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尚书省操纵舆论，来对门下省的官员施加压力。

崇政殿中气氛有点紧张。赵頊亲自在这里召见吕惠卿、石越和门下后省的杨绘与吕希哲。

“陛下，古往今来，从未有这样的事情——臣身为都给事中，是慎政官员，需要公允地判断每件政事是否恰当，石参政居然用这样的手腕，实在让臣大失所望……”杨绘一脸愤然。

“陛下明察，臣只不过在《新义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寻求士林理解，实在不明白杨大人的‘手腕’是什么意思？”

“《汴京新闻》与《新义报》的一唱一和，臣的家门槛几乎被来劝说的士大夫踏平，每日都有十数个人来劝臣，臣迫于无奈，已经不敢见客。”杨绘想起这几天的情况，就气不打一处来。上门游说的，写信劝说的，从亲朋好友到故交旧识，甚至还有素不相识的人，络绎不绝，给他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吕希哲这时也是苦笑不已。他是吕公著之子，不过二十来岁，颇有令名，这才被皇帝擢为礼科给事中。他与白水潭学院本来关系甚密，此时受到的压力更在杨绘之上。故友好友的冷嘲热讽、声色俱厉的指责都已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人威胁要与他割袍断交。杨、吕二人万万料不到会面临这么强大的压力，吕希哲已经动摇，但是杨绘却拒绝让步，反而要求面圣，当面弹劾石越。这才有了这次崇政殿的召见。

石越愕然望着杨绘，半晌，方转向赵顼，激动的说道：“陛下，《新义报》是吕相公当管，臣在政事堂忝居末席，何曾能施加影响？《汴京新闻》臣更没有本事去影响，此是陛下所深知者。杨大人不晓其中原委，怎生便如此妄下结论？”

赵顼的目光转向吕惠卿，问道：“《新义报》还是陆佃在管罢？”

“是，陛下。陆佃原兼着《三经新义》与《新义报》两边的差遣，如今《三经新义》已经停了，他便专责做《新义报》的主编。”

“陛下，陆农师^[1]是王介甫的门生，与臣无半点交情。臣岂能影响到陆佃？”石越慨声道。又转过脸怒视杨绘，道：“杨大人，你以为我石越是个弄权的小人么？”

“这……”杨绘竟是被弄糊涂了，但他始终不相信《汴京新闻》与石越无关。

石越得势不饶人，又厉声道：“杨大人，在下以为，做给事中，需要的是一颗公心！舆论清议怎么样，并不重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便可。譬如此次设置先贤祠，天下皆谓可，杨大人若持公心，便不当坚持一己之偏见，否则给事中之职，徒然变成慎政官员与尚书省意气之争的工具，那不免大违本意。若杨大人坚执以为不可，则可以再度封驳，三封之后，自有规矩，是非曲直，天下咸知。又何必以清议为嫌？”杨绘默然不言，脸立时红了。“给事中之大忌，在于沽名钓誉。诸科给事中，官卑位重，本来就是希望给事中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但是过犹不及，若故意反对政事堂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却也是以私心坏国事。杨大人如此介意清议，难道是因为反对此议，除了最终不免要丢官弃职，还会得不到

士林的同情，所以心怀耿耿？”石越句句诛心。

杨绘涨红了脸，便要辩驳，却忽然发现自己辩无可辩，怎么说都是越描越黑。当下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吕希哲却是初生牛犊，上前亢声说道：“臣反对建先贤祠，却不是为了什么沽名钓誉。臣以为，入祠先贤祠礼制过隆，近于僭越。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首次将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孔安国等二十二位为《春秋》、《诗》、《书》、《礼》、《易》等作过注的学者，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太学孔庙，以表彰其传注之功，亦只称为‘先儒’。而所谓‘先贤’，则专指孔门七十二贤。似兵器研究院诸人，虽为国尽忠，其情可悯，但是道德学问，岂能比之先贤？何况数十人一朝入祀，更是唐太宗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国之大典，不可轻下于人。”

赵顼思忖一会，问道：“先贤祠不附于孔庙，仪制贬损一等，卿以为如何？”

“犹是大典。”

“各州县皆立孔庙祭祀，先贤祠只立于京师，孔庙四时祭奠，先贤祠只春秋两季祭奠，如此则所费有限，卿以为如何？”

吕希哲眼见皇帝步步退让，但言语中偏袒石越之意甚明，心中不禁灰心。欲待坚执不可，心中一转念想起众多的亲友劝说，士林议论，不觉意兴阑珊。口气一软，偷偷望了杨绘一眼，说道：“臣不敢再持异议。”

赵顼又顾视吕惠卿、石越、杨绘，笑道：“三位以为如何？”

“陛下英明。”三人一起欠身回道，只是神情心思，却各不相同。

赵頊嘴唇微动，正要说话，忽见一个内侍急匆匆走进大殿，尖声禀道：“陛下，礼部尚书王珪求见。”赵頊一怔，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忙道：“宣。”“遵旨。”内侍一面高声应道，一面爬起来退出大殿，亮起嗓子唤道：“宣礼部尚书王珪觐见。”

吕惠卿与石越顾视一眼，肃容站立，远远望着略显臃肿的王珪走进殿中，近得前来，跪下叩首道：“臣王珪拜见吾皇万岁。”

“平身。”

“谢主隆恩。”王珪站了起来，便即一脸兴奋地说道：“陛下，辽国遣使报哀，辽主耶律洪基宾天，太子耶律濬在中京即位。”

“啊？！”耶律洪基春秋正盛而去逝，吕惠卿都不由大吃一惊。赵頊与石越四目相交，心中暗道：“终于来了。”

“可有辽主的国书？”赵頊连忙问道。

王珪点点头，道：“有。”

“上面用玺……”

“此正是所怪者，玉玺似是伪造，但使者却是北朝名臣耶律寅吉。”王珪心中显然也大惑不解。

赵頊激动得站起身来，急道：“快去调阅以往档案，核实玉玺是不是伪造的。”

“遵旨。”

“礼部派遣谁作陪？”

“臣选定主客司郎中富绍庭相陪。”

“富绍庭？富弼之子？此人城府谋略如何？”赵頊皱眉问道。

“富绍庭老成稳重，但是不及乃父多矣。”

石越自是知道赵頊心中打的什么主意，但富绍庭本是他大力推荐，自是不便亲口否决，连忙笑道：“陛下，耶律寅吉是北朝名臣，轻易也套不出什么话，让富绍庭陪同似无不妥。能不能套出话来，或者另遣大臣试探，或者就看职方馆的本事了。”

“也罢。”赵頊点点头。

吕惠卿心思何等伶俐，一听赵頊与石越之话，便知道二人早就知道了耶律洪基驾崩之事，内中自然会有许多的隐情。但他耻于相问，只是心中计较。

耶律洪基突然驾崩，太子耶律濬即位，南京道、西京道戒严……种种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因为不是本国事务，除了《新义报》较为谨慎外，《汴京新闻》、《西京评论》、《谏闻报》都饶有兴趣的讨论着北面强敌的种种变故。各种猜测满天飞舞。司马梦求看着手中的报纸，哭笑不得。虽然朝廷装模作样的罢朝一日，表示深切哀悼，但是民间对于辽国皇帝，却没有任何敬意可言。七月廿日，《谏闻报》首先怀疑耶律洪基是死于纵欲过度。次日，《汴京新闻》对此冷嘲热讽，认为耶律洪基死去数日之前，皇后萧观音也被赐死，耶律洪基之死，二者必有因果。第三日，《谏闻报》相信有可能是鬼神勾魂报应，并写了一篇有声

有色的传奇故事。第四日，《西京评论》与《汴京新闻》一致认为《谏闻报》“白日见鬼”，《西京评论》认为耶律洪基很可能是打猎时被狗熊所伤致死……大宋的市民阶层，对于种种推测分析，都充满了兴趣。

《谏闻报》因为作风大胆，敢于迎合大众的口味，销量几日之内扶摇直上。

但是司马梦求感兴趣的，却不是几大报纸的猜测与销量，他关心的是辽国的形势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耶律乙辛究竟值不值得期望？可惜的是，燕京几家商号被辽人捣毁，如今又全面戒严，消息根本传不出来。韩先国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现在的事务繁多，一面要培训细作，从大理、西夏、辽、甚至高丽招募汉蕃人等，长期潜伏各国，收买高官，传递情报；石越私下提出来的要求非常严格，收集的情报内容，从粮食的价格到驻军的分布，官员的贤愚，私人的矛盾，都被包括在内。真正的骨干细作，要精通各种语言，了解种种风俗——从细作的培养，到间谍网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石越给的时间是五年，但司马梦求认为起码要十年。另一面，虽然耶律寅吉的驿馆布满了枢密院职方馆的细作，但是职方馆却缺少情报分析人员，细作们汇报耶律寅吉的一举一动，职方馆的官吏事无巨细的记录下来，整理成文件，司马梦求则要阅读全部的文件，以求从中发现有用的线索——最可恼的是，他与耶律寅吉认识，只好成天躲在职方馆，不敢亲自去试探究竟。

“大人，这是最近几期的《海事商报》。”一个文吏捧着一大叠报纸走进司马梦求的阁间。

“放下吧。”司马梦求随口说道，一面拿起一份报纸浏览起来。文吏连忙轻轻退了出去。忽然，司马梦求的目光停住了，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跃入眼帘：“传闻七月初高丽国东部粮价、铁价皆有上涨，价格不详……”司马梦求盯着这短短一句话，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忽然站起身

来，朝门外喝道：“备车，去石参政府。”

短短几个月之间，石越的府邸已经大变模样。“学士”变成“参政”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最显眼的，则是规模气势扩大许多。显示官府威严的门戟，紧闭的朱红大门，衣着光鲜的奴仆，普通的百姓尚未进门，已经先畏惧三分了。司马梦求下了马车，递进名帖，等待召见。府上的奴仆大都认识他，虽然以往出入便如自家之门，但是今时不比往日，很多忌讳，却也是必须讲的。因此司马梦求便安静的站在门外等候。未过多时，便见陈良从偏门迎了出来，远远便是一辑，笑道：“纯父，久违了。”

司马梦求也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子柔，久违了。”一面问道：“参政在府上么？”“参政特意叫我来迎你。若是亲迎，未免太过于招摇。”陈良低声道，一面与司马梦求携手并肩，走进府去。司马梦求见陈良一路前去，却是直奔石越的书房，不由问道：“参政在书房？”

“是潘先生在书房。参政在客厅会客，包孝肃之子包绶来访……”

“参政亲自接见？这个年轻人看来非同寻常。”司马梦求诧异道。

“若非如此，岂能劳动参政给他做媒？程颢的女儿，不是人人有资格娶的。”陈良笑道。

司马梦求也笑道：“二公子是天子指婚，何时下聘？”

陈良苦笑着摇摇头，道：“二公子似是不愿意娶文家的女儿，眼下正求公子让他去广州。”

“这是为何？”司马梦求不由一怔。

“二公子想去虎翼第二军。”按枢府新设的沿海制置使司的规划，杭州市舶司海船水军待返航后，就进行整编，一分为二，虎翼军第一军负责高丽、倭国、琉求等航线；虎翼第二军驻扎广州，负责南海航线。登州海船水军则是虎翼第三军，负责与高丽之间的航线，威胁燕云，保护登杭二州之间海运航线。

“早不说去晚不说去，这当儿却要去，分明是缓兵之计，还不如说考不上进士，不愿意成婚呢。”司马梦求笑道：“难不成文家的孙女有什么不妥当处？”

“这倒没有听说。”

二人边走边聊，须臾便到了石越的书房。跨进房门，司马梦求便见潘照临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报纸在看，赫然便是《海事商报》！见司马梦求与陈良进来，潘照临连忙放下报纸，起身笑道：“纯父、子柔。”

司马梦求也不客套，注视潘照临，笑道：“潘先生，在下此来，特意向先生请教辽事。不知先生以为耶律乙辛……”

潘照临笑道：“纯父真不知耶？假不知耶？辽国五京道，耶律濬在中京即位，耶律寅吉自南京而来，若东京道为耶律乙辛所制，必然遣使联络高丽，然而似乎并无异动。如此，中、南、东三京道为耶律濬所控制，自无疑问。眼下不知者，只有上京道与西京道。上京道深入东北，是辽人内腹之地，虚实固然难知。但是西京道却邻西夏与本朝，自是容易知道……”

“辽人戒严，用间不易。”

“间者，千变万化之物。若西京道为耶律乙辛控制，则必然遣使本朝。其使未至，则可知西京道尚未为其控制；但是否为耶律潜控制则还不能轻易断言。只须如此这般，便可以探出虚实。”潘照临低声细说方略。

司马梦求听得连连点头，笑道：“此计甚妙！”

潘照临又笑道：“纯父再看这《海事商报》，高丽国东部铁价、粮价皆有上涨，虽是传闻，却也是蛛丝马迹。似是辽国境内局势紧张所波及。”

“高丽向来向宋、辽皆称臣，只恐难以利用。”

潘照临微微摇头，缓缓道：“虽然如此，但是纯父须知自杭州市舶务水军建立以来，高丽与本朝联系越发紧密，本朝大量丝绸、钟表、瓷器、书籍、棉布卖往高丽，深受高丽人喜爱。若辽国不乱，或还无计可施，若辽国内乱，则可趁机施加影响。须知辽国之乱，高丽必然害怕波及，挟宋自保，本是必然之选择。本朝若能遣一精干使者，前往高丽，收买贵人，游说高丽国王，趁火打劫……”

“妙哉。一旦高丽卷入辽国内战，势必与辽国结仇，则更加依赖于本朝。”

“高丽国王未必不觊觎辽东，惟辽国强大，自保不暇，自不敢做非份之想。一朝有变，未必不可游说。纵不得志，亦于本朝无损。”

“如此，何人可以出使高丽？”石越爽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身后跟着二人，却是唐康与秦观。众人连忙行礼，潘照临却注视石越，笑道：“可令蔡京为使，二公子为副。”

“康儿不过一布衣。”石越迟疑道。唐康却面有喜色。

“加恩未难，副使有九品官足矣。”潘照临笑道。

“学生也愿同行。”秦观面有羡慕之色。

“马上就是大比，少游若去高丽，又要蹉跎三年岁月……”

“科场功名，岂比得上立功边疆？”秦观慨声道。

石越微睨秦观一眼，笑道：“少游果真不后悔？”

“绝不后悔。”

“那我便遂你心愿。”石越又道：“蔡京诚然是个人材，若使之高丽，则杭州事属谁？”

“杭州之事，规模具在，张商英、李敦敏皆可代之。况且蔡京此人，若一直不得升迁，则必有异志。令他去高丽立功，其必不推辞。”

“只恐羽翼渐丰，势大难制。”石越皱眉道。于蔡京此人，他一直有深深的戒意。

潘照临见无旁人，竟是肆无忌惮，淡淡说道：“非汉高不能用韩信、陈平。”

石越赫然变色，却见众人一脸淡然，连秦观也无异色，他怕越描越黑，当下便只轻描淡写的笑道：“此喻不类。惟蔡京此人，不用可惜，用之可惧。”

“魏王不能用商鞅，亦不肯诛之，遂为万世之患。”潘照临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石越却微微摇头，笑道：“潜光兄越说越不靠谱了，岂可诛无罪之人。”

次日，驿馆。耶律寅吉一早起来，便被访客的身份给吓了一跳。宋参知政事、太府寺卿石越与卫尉寺卿章惇奉旨前来慰问！履行了种种礼仪，说过种种套话，耶律寅吉正暗暗揣测石越与章惇的来意，却听章惇笑道：“下官闻贵使自南京道来？”

“正是。”耶律寅吉笑道，却暗生警惕。

“听说贵国边境戒严，不知是真是假？”章惇又笑问道。

“确是实情，因有盗贼作乱，故下令边将严防。”这却是早已想好的推辞。

章惇却似毫不怀疑，只叹了口气，道：“原来贵国也是如此。也好，如此贵使当能体谅……”耶律寅吉莫名其妙的看着章惇，却听石越笑道：“贵使有所不知，我二人奉旨前来，便是想告知贵使，毗邻贵国南京道诸州县，忽发盗贼，悍不可制，官兵正在围剿。本朝问哀的使者、贺新皇登基的使者，只得取道太原，由贵国西京道往中京，为了贵使的安全，也请贵使从贵国西京道返回上京……”

耶律寅吉顿时呆住了。他想不到宋朝给他来这一手。他来之时，耶律乙辛在上京举兵，手执玉玺，挟持各部落贵人家属，自称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枢密院事，要为耶律洪基报仇。而耶律濬自是自奉正朔，指耶律乙辛为逆贼。辽国境内，本来各少数部族一向反抗不断，此时更

是蠢蠢欲动，不少部族就不再纳贡，反而屯粮备战；西京道杨遵勋一日之内诛杀异己将官四十余名，家属上千，将西京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摆出拥兵自重的架势。这时若使者从西京道过，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石大人，章大人，在下以为还是从南京道走比较稳当。”耶律寅吉只怔了一下，连忙说道。

石越与章惇相视一眼，旋即从容问道：“这又是为何？”

耶律寅吉笑道：“区区几个盗贼，当不至于遮断使路。否则两朝的体面何在？”

“还是安全要紧。万一有失，体面更是无存。”

章惇却狐疑道：“莫非西京道？”

二人如此一唱一和，耶律寅吉何等人物，这时岂能还看不出来？他虽然不知道是哪里露出了破绽，但宋朝君臣既然起了疑心，却终是隐瞒不下去的。若是真的逼着自己从西京道走，那就大事去矣。当下苦笑数声，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敝国西京道盗贼更加猖狂，故此还是走南京道妥当。”

“原来如此。”石越恍然大悟，顺口道：“昨日贵国魏王遣使……”

“呼！”饶是耶律寅吉再镇定，这时候也不由大吃一惊，茶碗自手中跌落，砸了个粉碎。

“贵使……”

“没事，没事。一时失神，见笑。”耶律寅吉连忙掩饰道，一面正色说道：“耶律乙辛叛逆弑主，无父无君，理当为天下之共敌，还请南朝不要接纳，将其使者遣返中京。”

“叛逆弑主？”石越与章惇都惊得站了起来。

“本朝正欲讨伐此叛贼。”耶律寅吉惨然道。

“这，这……”石越一脸地震惊。章惇却干笑道：“北朝的家务事，本来不容我们置喙，但是玉玺，似乎……”

“那是逆贼弑主夺玺。正朔何在，天下皆知，一玺何用？想来南朝是礼义之邦，必不至于不顾大义，助纣为虐。”耶律寅吉逼视石越、章惇，慨声道。

“本朝自不会帮助无父无君之人。”石越断然说道。耶律寅吉稍稍放心，却听石越又道：“只是眼下局势不明，真假难辨。虽然本朝相信贵国新君才是辽国帝室正统，但不能不谨慎。眼下之势，却不知贵国能否迅速控制局势？为防万一逆贼势大不可制，殃及池鱼，敝国欲修缮边境城寨，还望贵国谅解。”

眼下之势，宋朝自要修边防，辽国也无可奈何。耶律寅吉一念及此，干脆便示以大方，道：“那是贵国之事，自修边防，也是平常。不过区区逆贼，本朝必然克日擒杀，南朝也不必过于紧张。”

石越暗骂道：“此前怎么就不是平常事？”一面又笑道：“若果真如此，自是幸事。万一有变，还请禀告北朝皇帝陛下，大宋与辽国世为兄弟之邦，愿意帮助皇帝陛下平叛。北朝用兵，必缺兵器、粮草，本朝愿意用弓矢、粮食等物换取贵国的马、牛等物，以互取所需。”

耶律寅吉心中一凛，这摆明了是趁火打劫，当下推脱道：“此事在下却做不得主，须得皇帝同意。”

“那是自然。不过本朝弓矢，为天下劲兵，下官私心揣测，贵国皇帝必然不会拒绝这份好意。最近本朝改革官制，财库紧张，一时之间，也无法履行澶渊之盟，每年岁赐，也只能折进这弓矢之中，本朝自当降低价格，以为补偿。还盼贵国能够谅解才是。”

耶律寅吉心中暗恨，但是形势比人强，却也无可奈何。他却不知道，所谓耶律乙辛的使者，自然是杜撰，但是宋朝的使者，除了一路等着与他同行去见耶律濬，另有两路，却早已分头出发，一路往西京道，一路却是直奔杭州。赵頊给真定府、河间府、太原府等沿边府州守令的密诏，也陆续发出。催文彦博上任的使者，更是不绝于道。

这等天赐良机，若不趁火打劫，简直便无天理！

石越一回到太府寺，便命令属下的互市局准备与辽国进行大规模互市的计划，太府寺的官员，低级官员中有不少是白水潭学院毕业的学生，但是七品以上，却几乎全是同情和支持新党的官员，用起来倒还顺手。刚安排妥当，便有人进来禀道：“大人，有个叫程栩的人求见。”

“程栩？”

那人显然是收了好处，又道：“这个程栩是市舶局介绍的，是江宁二十家商号联合作保，想组建武装商船队出海的。”说完，见石越还在沉吟，连忙又补充一句，道：“听说是西湖学院的学生。”

“哦？”石越顿时来了兴趣，笑道：“那便见他一见。”不多时，

便见一个年轻人被领了进来。那青年见着石越，赶忙趋前一步，拜道：“学生拜见石大人。”

“不必多礼。”石越打量着程栩，笑道：“你是西湖学院的学生？”

“是。学生懂大食语，曾译过夷书。”程栩爽声答道。

“哦？这可极难得。为何想要组建武装船队？怎的不去考取功名？”石越笑道。

程栩笑道：“千里求官只为财，通商海外，功名利禄，不逊于东华门戴花。况且，学生总想亲眼见识一下，世界是不是圆的。”石越见他如此坦诚，顿生好感，笑道：“你的船队想去哪里？”

“学生要比薛世显走得更远。去天竺，去大食，甚至更远。”

“本朝极少坐海船去天竺者。”

“正因为少，才有大利润。”

“你知道海上的风险么？航路不熟，却是大忌。”

“在杭州、泉州便能雇到大食人。”

石越见程栩对答，辞气慷慨，却又不故作夸饰，心中暗暗称赞。又笑道：“为何非要组建武装船队？”

“一是防海盗，且若去了异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若无武器，只恐被人欺生。”

“那你来见我，却是为何？市舶局不准你建船队么？”

“学生已是第三只武装船队，市舶局岂能为难学生？不过是学生仰慕大人令名，所以冒昧求见。同时，学生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哦？”

程栩迟疑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说道：“若有朝一日，学生在证明世界是圆的的航行中遇难，请大人许诺学生，死后能进入祀先贤祠。”

“先贤祠尚未建立。”石越注视程栩，淡然道。

程栩平静的望着石越，道：“学生以为必会建立。”

“纵然建立，能否入祀，非私人说了算。取决于公议。”

“那么学生敢问大人，大人以为若学生因此而死，公议当不当许我入祀？”

“理所应当入祀！”石越毫不迟疑的答道。

“如此足矣。”程栩深深一揖，告辞而去。

石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何，心中竟是生出了一丝妒忌。

程栩的信心果然得到了验证，兵器研究院爆炸事件四十九天后，忠烈祠与先贤祠终于在此之前建成。在爆炸中死难的士兵自然是进入忠烈祠，忠烈祠还一并请入了宋朝开国以来历次战争死难者的总牌位加以供奉。研究员则被隆重的请入了先贤祠。但是那几个工匠，在几次争论

后，终于没有能够入祀先贤祠，而是进入了忠烈祠。这种身份歧视，短时间内依然难以改变。甚至连白水潭学院的学生，都不认为死去的工匠可以和他们的死去的校友相提并论。入祀先贤祠，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读书人的专利。不过，超乎规格的葬礼——皇帝亲自下诏书表示哀悼，丞相吕惠卿，副丞相王珪、石越等人亲往拜祭，白水潭学院以及汴京市民上万人送葬，数以千计的人写诗哀悼，还有迎入忠烈、先贤二祠的殊荣，都让整个天下为之震动。

连《海事商报》这样的报纸，都大加报道，言辞之间，有掩饰不住的羡慕。

这绝对是一次观念上的大冲击。

然而石越对于自己的杰作，却不过得意了一天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王雱死了。石珍案早已查清，在皇帝的授意下，司法公正毫无疑问的被破坏了，石珍被流放到归义城，王雱却没有承担任何罪名。对此现实，石越没有任何办法。王雱的死讯传到京师之后，蔡确、李定、常秩等人当天就上表，认为王雱完全有资格入祀先贤祠！

“故天章阁待制王雱，为建议新法，多有贡献。其文章策论，有数十万言，更非常人能及。其于《老子》、《孟子》二书，更有独到的见解……总之，王雱无论学问功业文章，皆有资格入祀先贤祠。”石越用嘲笑语气说道。

潘照临都忍不住苦笑，“虽然王元泽才华过人，但是若这样就可以入祀，只怕晏几道这样的才子词人，将来也会有资格进先贤祠。”

“但我似乎还不能反对。”石越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旁人倒也罢了，蔡确并非不知道内情，怎的也上表，他不怕惹皇上生气么？”

“蔡确在御史中丞的位置上坐太久了，很快就会换人，他有什么好怕的？皇帝最多说他太念旧情。这都是给王安石面子。”

“让王雱入祀先贤祠……”石越喃喃自语道，他实在无法接受这种事实。

潘照临完全可以体谅石越的心情，但是体谅不等于支持，“不管能不能接受，都没有理由反对。硬要反对的话，代价太高。”石越心烦意乱的站起身来，踱来踱去。“公子，太常寺卿是常秩，韩绛以降，朝中半数以上是王安石的旧人，《新义报》的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连《汴京新闻》的桑充国也是王安石的女婿、王雱的妹夫——左右是在先贤祠加个牌位，不如就认了吧。”潘照临无可奈何的劝道。

“皇上呢？皇上的意思呢？”

“皇上与公子只怕是一样的，有些事情既然不便声张，到头来也只好装傻。”

石越摇摇头，道：“好不容易争来先贤祠，却要便宜王雱，太让人憋气。”

“世事大抵如此。”

“罢、罢。我去散散心。”

石越骑了马离开府邸，一路随意而行，亦不知过了多久，竟然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先贤祠前。这是一座标准的中国宫殿式建筑，大门正上方高悬一匾，写着“大宋先贤祠”五个大字，是当今皇帝赵顼亲笔手书。石越在门口无声地叹了口气，方走进祠中正殿，在一个蒲团上跪了下来，正要低声祷告，却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在那里低着头，无声的哭泣。他定睛望去，原来却是赵岩。石越轻轻叹息一声，低声道：“死者已矣，还须节哀为是。”

赵岩听到石越说话，吃了一惊，抬头道：“石山长……”

石越沉着脸，闭上眼睛，低声祈祷。赵岩不敢打扰，只默默望着石越。良久，石越忽然说道：“赵岩，你为何来这里？”“我……”赵岩咬着嘴唇，不肯回答。石越却没有等他的回答，低声道：“你是因为自己发明了黑火药的最佳配方，所以感到内疚么？”“我……”虽然石越一直闭着眼睛，但是赵岩也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他。“你是觉得如果不是你，就不会死这么多人，是吗？”石越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

“是。”赵岩低声说道，话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我很恨，为何死的人不是我？”

“哈哈……”石越睁开眼睛，转过头来望着赵岩，低声苦笑道，他的眼中，有深邃的悲伤。“你都这么自责，我呢？你可知道，其实是我害死他们的！”

“啊？！”赵岩瞪大了双眼，“山长？”

“你还记得那年么？我把你们叫到我的府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那一年，在我的劝说下进入兵器研究院的……”

赵岩叹了口气，道：“这怪不得山长。我们都有一个理想……”

“是啊，一个理想。赵岩，你知道么？火药的确很重要，以后，也许要很久以后，但它一定会主宰战场。”石越似乎在和赵岩说话，也似乎是和先贤祠的英灵们解释。“我想得到它，我想利用它的力量。纵然我不能成功，我也要让我们汉人比别人先一步了解它，重视它，使用它！我这么急功近利，所以我想要造出来火炮、火枪，我想用强大火器武装起大宋的军队，保卫我们的文明。”赵岩忽然觉得眼前的石越，非常的脆弱。似乎不再是以前那个光彩照人，温文尔雅的石子明了。他静静的听着，“我想要收复灵武，我想要夺回河套，这样我们才可以打通西域；我想要北伐燕云，我想至少要控制辽东。如果我们能够拥有绝对优势，我们就可以裁军，然后大宋才有可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减税减役！那个时候，我才有足够的资金，在全国广建学校与图书馆！辽国和西夏，就象两根绳子栓在我们脖子上，让人不敢大声喘气。所以，任何有可能帮助我们打败他们的东西，我都想拼命的抓住……”

“你没有错，山长。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为此牺牲，也是值得的。”赵岩感觉到石越话中的诚恳，他再次被感动了。

“也许目标没有错，但不代表手段没有错。”石越苦笑道，他使劲的摇头，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站在我这样的地位，若我选择的道路错了，就会这样——”石越用手指着先贤祠的牌位，惨容道：“许多的生命白白死掉。如果更严重一点，甚至会万死不赎！凭什么我石越就认为自己能有资格做引路人？如果我引导的道路，走向的是一个深渊，那又会如何？！我有什么资格，去决定别人的生死？”

赵岩觉得石越身上，有一种孤独的气息，但是他无法理解石越说的意思。

“所有人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你没有决定别人的生死，是我们决定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赵岩诧异的转过身去，看清来人，怔了一下，唤道：“桑山长。”

桑充国微微颌首，一面走进殿中，跪在石越身后，低声祷告完毕，才沉声道：“子明，你又何须自责？”

“你不知道，这完全是我拔苗助长所致！火器研究一直一帆风顺，大家才因此忘记了最基本的安全常识，没有人想到，火药会炸膛，而且会把那么厚的铁管都炸掉！长卿，你不会明白，这完全是报应——畸形发展，最后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积累的太少，却走得太快！这是我的过错。”石越低着头，充满自责。

但是他说的，无论是桑充国，还是赵岩，都只能似懂非懂。

“他们很出色，才几年时间，就已经想到可以制造火炮了。而且还懂得制造实心的炮弹，和布置碎片的炮弹，他们真的很出色。”石越喃喃道：“可是，不管如何出色，却终究是为了一个错误而死了。他们也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学生！”

桑充国与赵岩都沉默了，他们不能理解石越。桑充国在这个时候，终于发现自己和石越的差距，原来远比自己想像的要大。他默默地听石越说道：“……我知道了错误，却不知道如何去纠正。我知道要循序渐进，但我不知道如何在急攻近利与循序渐进中，找一个平衡点。我不知道那个平衡点在哪里？若想待它自己出现，又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不能承受的代价？”石越抬起头来，望着殿中一个个牌位，一个个熟悉与不熟悉的字，竟是无比的愧疚与迷惘。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人可以给他答案的。

沉默良久，赵岩忽然道：“山长，我不知道你的平衡点是什么，但若是这次的悲剧，我虽然很内疚，但是我认为对同学们最好的安慰，便是成功的造出火炮来。把他们想做的事情做完……”

石越爆发的情绪已渐渐平复，他望着赵岩，很久，才说道：“这件事情，等幸存的研究员们精神平复再说吧。”

“我可以试试。”赵岩抿着嘴道，“之前我一直在试图配制出山长所说的硝化甘油这种东西，试过很多配方，却一直没有明白它的成份是什么。我想暂时中断这个研究，来制造火炮。兵器研究院的试验，有完整的档案记录，我只需要一些精通铸造的研究员配合，再到格物院招募几个新人，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功并不会太难。”

石越知道赵岩非常的出色，他最擅长的事情，便是进行各种试验，从中选出最优的方案。本来配制硝化甘油也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此时的石越，对于这种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进步，已是变得非常的没有信心。他不能知道，没有各方面的齐头并进，没有扎实的底子，而拼命的进行功利性极强的研究，究竟是福是祸？再次沉默良久，石越终于说道：“我会去找苏大人说说，让你来负责火炮研制。”

“多谢山长！”赵岩深深揖了一礼。他那种恭敬的态度，竟让桑充国生了一分嫉妒，明明自己才是“山长”，可是两个人在一起时，赵岩口中的“山长”却是指石越，叫自己，却叫“桑山长”！

石越注视赵岩清秀的脸庞，忽然轻声说道：“不要太勉强。我不想再看到牺牲。”

赵岩的眼睛红了，他望了一眼香烟缭绕中的牌位，提高了声音，说道：“不会了，不会再有牺牲了！我保证！”说罢又朝桑充国躬身行了

一礼，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

石越伫立殿中，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良久，忽然说道：“他比我要伟大。”

先贤祠与忠烈祠隶属于太常寺，因此负责日常祭祀的人员，非僧非道，而是穿着礼服的官员。但是这些官员中有一部分，是从死者的遗族中挑选出来的，所有二祠官员与吃政府俸禄的医生相似，别有品秩升迁，与一般官员区别了开来。因为朝廷的重视，兼之不断有白水潭的学生、汴京市民、外地赴京的人来上香祭拜，且负责者又有死者遗族，因此照看非常的殷勤。未多久，便有人来殿中察看香油是否足够……那人方进殿中，见着石越与桑充国，不免吓了一跳。须知这二人对于先贤祠的祭官来说，并不陌生。见那个祭官正要上来拜见请安，石越连忙避开，道：“死者为尊。你在这里供奉诸贤英灵，除天子外，不必向任何人参拜。你可见过僧人在释迦牟尼面前向官员叩头的么？”

祭官一时却反应不过来，为难的说道：“这……”

“你是替天子与天下的百姓祭祀英灵，纵然是太子亲至，宰相拜祭，也不能要你拜见。特别在此殿上，更加不可。”

桑充国也道：“石参政说的是至理。所以朝廷为你们另立品秩，为的就是让你们超然俗品之外，以示对先贤与忠烈的敬崇。”

“下官明白了。”祭官非常不自在的欠身答道，然后转身去添香油。

石越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叹了口气。

“子明，为何叹息？”

石越默然不语，只是摇头。

“很多观念一时之间总是难以改变的。只有慢慢培养。若能坚持四五十年，则人们便会习以为常。”桑充国安慰道。

石越默然良久，走出殿中，仰望天空。一只大鸟从空中掠过，发出一声响彻云霄的清鸣。石越忽然道：“自从云儿死后，我常常会感叹很多事情自己力有未逮。我经常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迷茫。”

“如果子明你都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只怕没有人能做到了。”桑充国诚恳的说道。

“其实并非如此。令岳、司马君实，甚至苏子瞻、范尧夫，都比我要聪明。”

“但是普天之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目光长远。而且我知道，你心想废除本朝的一些苛政，你是以天下为己任，而非为一己之私利，你始终是个好官。”

石越忽然在先贤祠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拍了拍身边的台阶，向桑充国说道：“来，坐。”桑充国目瞪口呆的望着石越，小心翼翼的坐在石越身边，只觉得屁股上一阵上冰凉。石越笑道：“好久没有这样放肆过了。”

“你的压力很大。”桑充国温声说道。

“是啊。我就象在下一盘棋，我小心翼翼的布局，却发现后面千变

万化，未必会完全按照我的心意走。我很怕出错，我输不起这盘棋。”微风吹动石越垂在耳边的一缕头发，石越伸出手轻轻理了一下，又道：“我写了《三代之治》，但我自己都没有指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个世界实现。也许永远也不能实现。我的目标很简单，第一步，我要解决本朝冗官、冗兵、冗费三大难题；第二步，我要为华夏日后的良性发展，打下最好的基础……”

“你已经在做了。”

“是啊。我已经在做了。在五年之内，我要全面开始官制、军事、财政、交通、教育、司法、农业、工业八个方面的改革，并且要初见成效，这样才能说服皇上坚持下去。将来的大宋，一定要让最多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轻徭薄税，要让文化高度发达，要让国家兵精粮足，充满活力。这里是世界贸易的起点，也是世界贸易的终点，我们制造各种产品，运往天下的每一个角落，赚取利润，并且将那里的特产带回国内销售。由繁荣的贸易刺激工业的发展，再由工业的发展来支持贸易的繁荣。一旦国家财政得到初步改善，我就可能减轻务农者的税役……”

“贸易真的这么重要？”

“贸易的作用，是激发各个层面的活力。我要解决冗官问题，第一步，就是重定官制。先中央，后地方；先职官，后勋爵；一步一步来。先借用司马光的威信，裁并州县，节省开支，也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接下来我就要改变官员的考试、考核制度，慢慢废除荫官。本朝因为荫官太多，所以进士科就歧视其它出身的官员，因为进士科是凭自己的才智考取为官的，所以朝廷也特别重视。但是在官员的磨堪考课中，这种优势太明显了，结果才华取代了政绩，进士科的出身掩盖了一切，我要改变这个弊政，以后大宋官员的升迁惩罚，将主要以政绩决定。本朝还

有一大弊政——就是不杀士大夫！”

“啊？”桑充国吃了一惊，望着石越，眼睛都不再眨动。

“你不要吃惊，这就是弊政！不杀言事者，才是德政。不杀士大夫，却是十足的弊政。言者无罪的传统要坚持，但是不能扩大。百姓贩卖私盐二十斤就要处死，重罪法适用全国，但是凭什么官员贪污腐败就不判死刑？各级官员贪污得不到有效的制裁，只能依靠自律。本朝一个状元赴任，在途中骗得同年数以十计的金器，士林不以为耻，反引为美谈。朝廷优待士大夫，薪俸优厚，的确使许多人可以廉节自爱，但是人心苦不知足，只抚不剿，想要吏治澄清，终是空谈。柴贵友是你我旧识，号称清廉，但他在家乡置地千亩，以为我不知道么？李敦敏清介，杭州官场却骂他是傻子。我如今立足未稳，不便大动，但迟早有一日，我会严厉惩罚那些贪官，纵然不杀士大夫，也要将他们流放到归义城，虽赦不得归。”

桑充国听石越说起这些内情，不禁耸然动容，道：“只怕镇压解决不了问题。”

“我自然知道。只不过到时候，压力也一定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根本不敢动，不能动。”

“到时候我一定站在你这边，便是落得家破人亡，也在乎不惜。”桑充国淡淡的说道。

“令岳也曾经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连他那样的人，也没有勇气来直面这个挑战。他担心低层官吏薪俸太低，克剥百姓，所以想办法提高他们的薪俸，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那些人继续克剥百姓。令岳也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一动，就是犯了众怒。”石越没有正面回应桑充国的

话。

“那也顾不得，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桑充国坚定的说道。

“我现在羽翼未成，未可轻飞。”石越一拳砸在石阶上，一丝鲜血从手上流了出来，他却浑然不觉，注视桑充国，说道：“你知道我今天为何来先贤祠么？”桑充国嘴唇动了动，终是没有说出来。“你以为我是来忏悔的么？不是。我不过是因为王元泽要入祀先贤祠，心中不平，信步至此而已。进来之后，也不过是触景生情。我不曾想我也会有如此脆弱的时候。”石越苦笑了几声，又道：“但是平心而论，王元泽虽然对我过于心狠，但他其实不是个太坏的人。他只是很可悲。”

“他做了什么？”桑充国愕然问道。

石越却没有回答他的话，自顾自的说道：“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可以采用最卑鄙的手段。王元泽的目的如果是对的，如果他能走向成功，那么一定有很多人会赞美他。他毕竟从来没有贪污过，他不择手段打击政敌，主张采用最激烈的方法进行改革，最终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私利，至少他比那些只知道克剥民脂民膏的人要强。令岳的几兄弟，除了令岳一家，王安礼、王安国、王安上，都谈不上清廉，难怪王元泽对他们谈不上多尊敬。”石越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官场上的内情，早已非常的清楚。

桑充国的脑海中，却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他的大舅子王元泽究竟用了什么“最卑鄙的手段”？

石越与桑充国在先贤祠交谈的同时，石府却乱成了一团——阿沅不见了！

自从那日石越将阿沅带回府后，阿沅的情绪就一直不稳定。整个府上，她只愿意见石越与唐康两个人，但每次见面，和石越基本上都是冷言冷语。石府所有的丫环婢子，家丁奴仆，都不喜欢阿沅。梓儿再怎么样三令五申，下人们只觉得梓儿宽大，却越发的觉得阿沅可恶。更何况，阿沅本身不过一个丫头，忽然间被当成了小主人，更让很多人心里不服气。阿沅在石府的身上，虽然锦衣玉食，却也谈不上什么快乐。虽然石越每日下朝，都会花点时间去陪她，但是几个月来，二人的关系却从不见好转。只有唐康似乎慢慢成了阿沅的朋友，经常会陪她去拜祭楚云儿。但自从唐康与秦观一同前往杭州，成为蔡京的副使，准备出使高丽之后，石府上上下下，除了石越和梓儿，基本就没有人记得还有阿沅这个人的存在了。丫头们见着她行礼，都会主动退到十步之后，她偶尔走出房门，无论走到哪里，哪里的欢声笑语就立时中顿，所有的人都会用无比冷漠的神态待她。无论是阿沅自己，还是石府的下人们，都觉得她完全是硬生生的挤入了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

于是，阿沅终于从石府消失了。丫头们心里几乎是幸灾乐祸的向梓儿报告这件事情，梓儿立时吩咐家人寻找，众人在梓儿的催促下，不甘情不愿的翻遍了府上的每个角落，终是没有找到阿沅。石安派人去楚云儿的墓地打听，也是不得要领。似汴京这么大的城市，若她真有心不让人找到，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时之间，竟连潘照临也束手无策。

众人抱着各异的心情，一直瞎忙到石越回府，这才七嘴八舌的向石越禀报阿沅失踪的事情。石越顿时也慌了神，但是凭他有多大本事，除非全城大索，否则要找到阿沅，完全没有任可能。石越一时想起楚云儿

对他的嘱托，一时又想起阿沅一个女孩子家，万一有什么差错……竟是欲哭无泪。当下也只能去开封府报官，又派出家人，去杭州打探消息。

[1]. 陆佃字农师。

数日之后，东海万里碧波之上。海面蓝得象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清得象最明亮的玻璃。唐康与秦观都是第一次出海，站在神舟海船上，看着眼前的大海，伟丽而宁静、碧蓝无边，象光滑的大理石一般，二人都不禁从心底发出一声赞叹。唐康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海风，笑道：“少游兄，果真是不虚此行啊。”

秦观正要点头同意，却听身后有人笑道：“那是二位公子没有见过风高浪险之凶险。”

二人知是蔡京，连忙转身，抱拳道：“蔡大人。”

蔡京知二人身份与众不同，丝毫不敢怠慢，回了一礼，笑道：“我比二位痴长几岁，如蒙不弃，叫我一声元长兄便可。大家不必过于拘谨。”

“岂敢。”

“康时、少游，可是嫌我是个俗人？”蔡京笑道。

“蔡大人书法名动天下，京师至有人百金相求；少游的词则连大苏都称赞，若说我是俗人，那还差不多。”唐康笑道。

“康时何必过谦？白水潭谁不知康时的大名？明理院、格物院两院

的才子，整个白水潭也就君一人而已。”蔡京恭维道。

唐康倒想不到蔡京竟然连这些也知道，他虽然为人沉稳，但毕竟年轻，还真道自己的声名竟然传到了杭州，心里不由暗自得意，口里却谦道：“几年来格物院越发受重视，明理院学生兼格物院功课的，在白水潭也有五六百人。我却也算不得什么。蔡大人……”

“康时真的要如此见外？”蔡京不悦的说道。

唐康与秦观见他如此，对望一眼，改口说道：“元长兄。”

“这便对了。”蔡京顿时喜笑颜开，笑道：“这次我们奉旨出使高丽，正要齐心协力，大伙儿都是为了皇上，为了大宋，也是给石参政争口气，千万不可生疏了。”

“正是。”秦观笑道：“元长兄以前去过高丽么？”

蔡京笑道：“我虽然提举市舶务，却是连海也没出过几次。哪里便去过高丽。不过二位放心。高丽贵族学汉文，讲汉话，虽然和普通百姓之间言语不通，和高丽国官人，却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何况我使团之后，还跟着这许多商船，精通高丽语的人多的是，我已经让人召集一些对高丽风俗民情非常了解的人，来船上备咨询。这叫有备无患。”蔡京微微笑道，显是胸有成竹。

“难怪家兄时常夸赞元长兄颇有干才。”唐康对蔡京也是很佩服，但他久在石越身边，自是知道石越对蔡京颇有疑忌之意。

蔡京微觉得意，又笑道：“每次使节、商队出海，都有专人进行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我早让人抄录了一份，带在船上。康时与少游若有空，不妨也看看。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此去，要说

服王徽出兵辽东，并非易事。”

唐康点头道：“还是元长兄想得周到。”

秦观却道：“高丽国国王王徽即位以来，高丽一直弱小，面对辽国，自保不暇，要游说他攻辽，又无大宋策应，的确是太难了。”

“凡人必有欲望。世人最难戒者惟一‘贪’字。若能诱之以利，使其利欲熏心，则无论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虽然斧钺加身，也不能使其后退半步。少游千万不要以为天下人都能够懂得取舍进退。”蔡京走到一个文吏跟前，取来两张报纸，递给唐康与秦观，笑道：“我查了不少关于高丽的记录，二位看《海事商报》的这篇游记，说高丽国王心慕汉化，在开京建了白水潭学院与西湖学院各一座，规模制度，甚至名称，完全仿照本朝，不过只能让贵族子弟入学罢了。高丽贵族对本朝丝绸、瓷器、钟表、书籍的喜爱，比日本国平安京^[1]的贵人更深，单单那种价值高达一万贯座钟，在小小的高丽国竟然卖掉了三十八座之多！”

“这能说明什么？”秦观不解的问道。

“这说明高丽贵族生活极其腐化。”唐康收起手中的报纸，道：“他们极度的想要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希望自己的一切，不要比中原的贵人差。”

“正是。”蔡京笑道。他一向知道唐康不可轻视，这时更加加深了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点，高丽国王和他的贵人们绝非无懈可击。接下来，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他们的勇气有多大，他们敢不敢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冒险？”

“不管他们有没有冒险的勇气，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步步引导他们

去冒险。当然，他们或将在这场冒险中，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唐康笑道。

秦观震惊的望着唐康与蔡京，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蔡京轻松的笑道：“少游，不必如此。为了大宋的利益，让高丽人去送死，是一种仁慈，至少是对大宋百姓的仁慈。我们如果成功，将来就要少死许多大宋的百姓，国库就要少花许多百姓的血汗。”

唐康知道秦观喜欢的，是以堂堂之师击皇皇之阵的战争。他注视秦观，良久，忽然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递给秦观，笑道：“少游，走之前，家兄让我把这本书转赠给你。”

秦观疑惑的接过书来，只见封皮上写着三字草书：《战国策》！

“家兄曾经说道，西夏、契丹、南交，本属中国，高丽亦中国之后院，岂可落他人之手？我辈当勉之。”

秦观正在细细品味着这句话，忽然，了望塔上的水手吹响了号角，一时间旗号挥动，原本松散的水手迅速紧张起来，纷纷拿起武器。随船的水军武官楼玉匆匆走了过来，欠身说道：“蔡大人，唐大人，秦公子，有海盗。”

“海盗？”蔡京吃了一惊，道：“什么海盗敢来打劫我们？”

“回大人：最近因为薛提辖率海船水军南下，东海^[2]海盗便猖獗起来，不过，敢挑衅杭州市舶司水军的海盗，下官却还是第一次听说，向往他们连大规模的商船队都不敢招惹的。”楼玉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居然有人敢在东海水域公开挑战大宋海船水军的权威。

蔡京见他如此轻松，也放松下来，笑道：“便看楼将军破敌。”楼玉官职低微，本不配称“将军”，他听到蔡京如此称呼，心中亦不由得意，笑道：“海上稍成气候的海盗，多是契丹人、女直人与高丽人组成，据说数十年前，曾经有这样的海盗攻入日本国，日本国用尽全力，才将他们击败。但若说要在我们大宋的海船水军面前，未免就有点过于不堪一击了。”

“将军莫要轻敌。”蔡京提醒道。

楼玉笑道：“就算是最为凶猛的女直海盗，也不可能与我们大宋水军相比。”话音刚落，便听到号角声变，连蔡京也听出来了，这是敌人远遁的信号，显然那支海盗完全是看花了眼，待到看清，自然要逃之夭夭。

唐康听二人对答，忽然心中一动，脱口说道：“女直人！楼将军，能不能派船追上那些海盗，我要见见女直人。”

蔡京笑道：“康时，多一事不……”忽然间，他也明白过来，转身向楼玉命令道：“不管用什么办法，我要几个女直活口！”

楼玉虽然莫名其妙，却知道唐康的身份，兼有蔡京下令，自是不敢违抗，连忙敛容答道：“遵令。”一面冲身边的传令兵大声喝道：“传令，张帆，追击海盗！”

东海海面上正上演着一场毫无悬念的追逐游戏；而在汴京城中，白水潭学院格物院博物系的学生们，却在兴致盎然的听一个学生讲叙他的构想：“以汴京为中心，构建庞大的水陆交通网，可以加强朝廷对南方

的控制，进一步开发南方——根据这几年的全国考察结果，进行初步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北方已经出现人多地少，许多人力闲置，垦田也不容易。而南方，虽然大宋建国以来，赋税仰仗东南，但是南方远未真正的开发！特别是荆湖北路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可以成为天下的粮仓！我们估计，若这三路真正开发了，其粮食产量能占整个大宋的三成到四成。所以开发南方绝不是痴人说梦……”

坐在最后排的程颢低声对桑充国说道：“王介甫一定很喜欢这个构想。”

桑充国苦笑着摇了摇头，用只有程颢一个人听得见的声音说道：“这也是子明的构想。博物系与子明的观点，不谋而合。”

“啊？”程颢大吃一惊，道：“这只是一种构想。构想未必可以付诸实现——当年隋炀帝修运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子明应当有别的办法，他总能想到一些更好的办法。”连桑充国也知道这样的工程有多么浩大。

“司马君实一定会反对。”程颢自我安慰道。

“司马君实自然不会轻易同意。便是苏辙，也未必会同意。子明若要开始这个计划，就一定会先说服苏辙。”桑充国的声音压得更低。

台上的学生继续慷慨激昂的演说道：“……从汴京到江陵府，到潭州，到广州，所有主要城市，用陆路与水路连结起来，在军事上，可以加强朝廷对南方的控制，使更多的蛮夷归化，成为编户齐民；在财政上，便于漕运的畅通。更重要的是可以有计划的向南方移民，将中原的耕种技术传播到南方，十年之内，可以初见成效；五十之内，可以克建

小功；一百年之后，国家坐享其利……”

程颢摇头叹道：“这些学生难道真的只见其利，不见其害么？隋炀帝之事，不可不惧！不可不惧！”

石府。

苏辙吃惊地望着石越；蔡卞也觉得不可思议，道：“仅仅是修葺、拓宽从汴京到广州这一条官道，以通常之造价计算，每修整一里官道，需费缗钱数贯至数十贯不等，汴京至广州约四千七百里，纵以平均每里十贯计算，就是近五万贯。此外还要修葺甚至更造桥梁，新建一座石桥所费在五百贯至数千贯不等，若是大桥，甚至需上万贯，修葺虽略省，然总不下数十贯，便以百座桥梁来计算，下官以为亦至少需预备五万贯。如此则总计需要十万贯之巨。而参政若急于求成，则所需将十倍于此，因为和雇民夫十分费钱，和雇一个民夫每日至少需一百文，有些地方甚至需要二百、三百文一天，方能雇到民夫——低于此价，则容易逼迫地方官强行征发民夫，变成扰民。哪怕只以每日一百文计算，若和雇十万民夫，每天光工钱就需一万贯！如此浩大之工程，再快亦需数月，则所费工钱便不下百万贯……这还仅仅只是一条官道，若要完成参政的构想，下官认为那笔开销，实在有些骇人听闻……” [3]

唐棣几乎怀疑石越是不是因为阿沅的失踪而导致精神恍惚，在国家财政并不是十分乐观的情况下，提出如此庞大的计划——构建一个几乎遍布整个南方地区，以及部分北方地区的水陆交通传驿网——虽然说是“长期”的计划，也已是耸人听闻。他委婉的说道：“子明，我们可以等上几年……”

“子由、元度、毅夫，你们先听我说完。”石越向陈良打了个眼色，陈良立时转身，取出一幅“天下郡县图”来，铺在桌子上。石越走到桌前，苏辙、蔡卞、唐棣等人也围了上来。石越拿起一根玉如意，在地图上依次点了几个城市，道：“汴京为中心，沿汴河至楚州，再沿运河到扬州，不仅沟通长江、大河两大水系，也堪称整个大宋的生命线。汴京的生存，严重依赖汴河的漕运。为了解决漕运问题，朝廷可以在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建立四个大的港口，利用海运，解决福建路、两浙路与京师的运输问题。但是京东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路、福建路，以及江南西路，这八路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而所有的运输，最终全部要依赖于汴河，但汴河漕运已经快不堪重负。倘若能利用长江，使汴京与沿长江的城市——江宁、鄂州、江陵，甚至庐州、光州、襄州，用水运、官道连接起来，便可缓解汴河压力。而长江以南诸路若也能用水、陆两种渠道连接，则整个南方的流通将更为顺畅。将来朝廷开发荆湖南、北两路也可受益——这两路与京师的联系，绝对无法指望汴河。”

“开发荆湖南、北路？”众人越发的震惊起来。

“不错。”石越用玉如意在二路的位置上画了个圈，道：“构建水陆交通网，促进南北流通以及南方内部的流通，最终是为了开发南方。大宋的富强，只可能建立在南方全面繁荣的基础上。同时……”玉如意指向了蜀中，“也能顺便解决川峡的漕运。”

“计划越大，开支越惊人。不知参政想要如何开发南方？”蔡卞注视石越，实在无法想象石越这样谨慎的人，怎么会提出这样大胆的计划。

石越在黄河以北诸路画了个大大的圈，道：“北方兼并日甚一日，

大量的农夫无地可种，盗贼不断。重罪法诸位都知道，这是盗贼猖獗使然。民本不乐为贼，迫于无奈，不得不为贼。而南方许多地方稀无人烟，有待开垦。白水潭的学生写了报告，认为仅两湖路、江南西路就可再吸纳一百万户人口。我想从兼并严重的北方，招募五等户以及客户、流民，往两湖甚至远至广南东、西路垦荒。除了几条主干道外，垦荒的人走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

“即是说除了主要官道、河道的修缮开通，其他道路的开通，包括在移民费用中？”蔡卞立即反应过来了。

“正是。”石越赞赏的一笑，道：“朝廷对五等户与客户本来就不征收役税。将这些人吸引到南方，每丁授地八十亩，桑麻田二十亩，宅地三亩；五年之内免税。凡移民之户，朝廷每丁发给安家费三十贯，足够一年之开销。凡种子、农具，皆可贷给，用劳役的形式分年归还。”

苏辙望了石越半晌，叹道：“子明，你可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假设你能吸引五十万丁，安家费就是一千五百万贯，还有种子、农具，亦不下一千五百万贯。朝廷哪有那么多钱？何况你还有个修路的计划。”

蔡卞苦笑道：“实际上绝不止三千万贯。而且农夫能领到手里的钱，也不可能有三贯，我看最多有十五贯。”

唐棣也道：“中间若不经剥刻，实无可能。”

“我当设严刑峻法以待之！”石越寒着脸说道。“刻剥之事，自然难免，但只要查出一个，便抄没家产，发配往归义城。更何况，便是十五贯也够用了，一个低等厢军，每年的薪俸是四贯左右，也可以拮据维生，十五贯在湖广四路，即便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都不是问题。”

“严刑峻法只能惹来议论，未必有什么用。但这事没这般容易，荆湖南北路又不是无人之所，哪些地是有主的，哪些地是无主的，弄清这桩事，便不容易。”苏辙泼着冷水。

“除所开垦熟田之外，一切山林河泽，皆是官产！移民之前，可命令湖广四路编户自报财产，他报多少，朝廷信多少。以后便按这个收税。等到移民之时，朝廷就按所报之数，计算其地产。若到时有人忽然又多出了许多田产，一百亩之内，朝廷就既往不究。若超过一百亩，那便怪不得朝廷了。”

“这只怕会引得湖广四路骚动……”

“湖广四路在朝廷没有重臣贵戚，流民少了，对北方未必是坏事，许多官员也多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朝堂中的这一方面的阻力倒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朝廷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个计划？”蔡卞直言不讳的说道，他非常明白为什么石越自然而然地没有提到江南西路——那是很多朝廷官员的老家；不过，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石子明与王介甫的区别，就是石子明拼命花钱，王介甫拼命挣钱；若再加上司马君实拼命省钱，实在可以并称三绝。”

“财政的问题可以再谈。”石越笑道：“我们先达成一个共识，不考虑财政的因素，移民开发湖广四路是完全可行的。若执行得好，四五年之后就能见大利。诸位是否同意？”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苏辙与唐棣点了点头，蔡卞却迟疑了一下。石越注视蔡卞，笑道：“元度还有何意见？”

蔡卞笑道：“下官以为，庙算者，未算胜，先算败。还要看看若然失败，会有什么后果？”

石越一愣，旋即赞道：“说得好。”他转向陈良，道：“子柔，不如你来说吧。”

陈良应了一声，微一欠身，道：“最坏的状况是国库六千万贯白白花掉，财政彻底败坏，移民与官员，移民与本地百姓冲突不断，甚至引发小股叛乱，同时，各蛮夷部族因移民开发起兵叛乱。朝廷在财政瘫痪的情况下，不得不增加税收，组织军队平叛，整个大宋因此万劫不复……”他说到此处，见苏辙与唐棣脸色都为之一变，不由笑道：“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不是一次性的大规模移民，也不是无序的移民，移民开发是有组织的，比如分几年来达成这个目的，每次移民的规模，移民的目的地，都会谨慎规划。我们事先要对一些州县进行调查，分析每个州县大约最多可以接纳多少移民，并且只移民最大可接纳数的六成，尽可能缓解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再善择官吏，加强监督，减少移民与官员的矛盾……”

“那么与蛮夷呢？”唐棣忍不住问道。

“让山中蛮夷下山成为编户，蕃汉杂居，本就是开发的一部分。我们尽量避免冲突，若诸夷接受教化，朝廷也一视同仁，以华夏待之。实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则自有军队进剿。同时可以在水源上游，湖泽周围，划定一些山林，禁止开垦。诸夷愿意迁徙，朝廷当优容之。只要他们不袭击移民，朝廷会一如既往的优待他们。”唐棣听到陈良这冠冕堂皇的话语，心中一凛，移视石越，却见石越竟似一尊雕塑一般。他知道一旦移民，的确也会有汉蕃取长补短，互相交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只怕更多的还是血腥的冲突。越往南这种冲突必然越明显。因为很多耕地的开垦，一定会侵犯到蛮夷的传统领地。唐棣犹豫了一下，终于说了出来，道：“子明，多杀伤仁，不可不慎。”

石越避重就轻地笑道：“朝廷自会慎重，尽量用抚不用剿。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陈良又道：“最可惧者，还是虽多有挫折，但移民总算进行，而南方也得到开发，但是移民却给朝廷背上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朝廷不断追加费用，财政十年之内，都处于极度困难中。万一有何天灾人祸，或者朝廷支持不下去，半途而废，就导致前功尽弃。”

蔡卞点头道：“这亦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移民一定要有计划。第一年移民的数量要少，移民限制在某几个州县，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若真有大问题，朝廷也可以及时抽身。一年之后，第一批移民基本可以站稳脚跟，下一年可以适当增加数量。如此进行，朝廷在前五年内虽然要花上一大笔钱，但是分开支付，却并非不能承受……”

蔡卞道：“话虽如此，但再怎样裁减，移民与修路浚河的费用，都是目前朝廷的财政无法支持的。朝廷要冒风险花一大笔钱，可单靠移民们能给朝廷增加的税收，见效太慢。”

石越笑道：“元度，账不是这么算的。若移民成功，首先大宋粮食产量便能显著增加，百姓日子也能好过些。南方适宜耕种，把中原的技术带过去，垦田开发，有朝一日，便能湖广熟，天下足。其次可以缓解北方兼并严重带来的矛盾。现在工业与商业吸纳的人口有限，下户、客户、流民太多，移民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朝廷与其等到灾害来临之时，将人召入厢军，白白浪费粮食供养，还不如来支持移民，这才是治本之策。如此，移民也是为了解决冗兵的弊政，减少不必要的厢军供给，多出了向国家纳税的主户，一进一出之间，利弊自现。”

苏辙等人显然都没有想到这个层面，须知当时厢军有四五十万之巨，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若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将节省下来的军费，去供给移民生产开发之用，这一进一出之间，的确是个巨大的诱惑，而且，将来裁军时，许多的厢军安置计划也可以放进移民计划中统一解决——将裁汰的厢军以军屯的名义，进驻羁縻州，那是一举数得的事。这样算起来，虽然整个计划的总开支高达数千万贯，但真能成功的话，却是值得的。

石越见众人神色，知道已经打动他们，当下趁热打铁，又道：“朝廷还可将部分厢军按编制开进羁縻州，实行军屯。南方不缺粮食，厢军可种植甘蔗等作物，生产蔗糖；还可以烧制陶器，酿酒，甚至制药——如此，军屯不仅不会成为朝廷的财政负担，反而会成为是一个财源。蔗糖、酒、药材，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的需要，也能通过海外贸易带来高额的利润。”

苏辙、蔡卞、唐棣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们都知道蔗糖在海外贸易中的惊人利润，而酒与药材，也是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只要有办法保证厢军能心甘情愿的进驻湖广四路的偏远之地，削减厢军进行军屯时稍稍谨慎一点，那么石越所画出来的大饼，绝对是可能实现的！石越与陈良相顾一笑，又重新说起南方水陆交通网的构建与步骤，终于赢得了苏辙等人的首肯。

“一旦计划推行，我将向陛下推荐元度为工部屯田司郎中，毅夫为屯田司员外郎，负责移民开发事务。民屯军屯，一应总之。元度精细谨慎，毅夫沉稳至公，必能为大宋日后的盛世，奠下坚实的基础。”石越目光中充满了期望。

蔡卞与唐棣心中也甚是激动。尤其是蔡卞不过二十岁出头，一旦升

了屯田司郎中，就是正五品下的朝廷大臣，服绯佩银，其任命也将由政事堂发布，而不再归吏部管辖——许多人在官场上沉浮一生，也未必能跨过五品这道坎，当真称得上青云直上了。唐棣对于蔡卞居于其上，倒也并不介意。他与蔡卞同年进士，蔡卞名次便在他上，后来一同协助军器监改革，蔡卞的能力他也是亲眼目睹，的确远在他之上。因此石越不推荐关系更亲密的自己，而是推荐蔡卞为屯田司郎中，寄以重望，唐棣反倒觉得石越有识人之明。当下二人齐声道：“必当竭尽所能。”

苏辙目光在《天下郡县图》上停留良久，道：“子明，我自当全力助你。但是此事要通过朝议，非一朝一夕之功。尚书省韩、吕二相，冯、司马二参政不首肯，众给事中不同意，皇上不下定决心，终究只能是纸上谈兵。”

“子由说得甚是。”

“一定要说服司马君实，只要司马君实肯花这笔钱，冯当世也会同意。吕吉甫是乐于生事的，不会太反对。韩子华不过拱手而已——如此，至少能取得尚书省的同意。”

石越笑着点点头，胸有成竹地说道：“要说服司马君实与朝廷诸公，须得如此如此……”说罢，将早已想好的计划全盘托出，苏辙开始听得目瞪口呆，其后便徐徐点头，最后不由笑道：“子明真野狐精也。”

[1]. 京都。

[2]. 含黄海，古代东海包括东海、黄海、日本海，而太平洋则称东大洋。

[3]. 以上数据皆据相关史料得出，并非杜撰。

熙宁八年重阳佳节。此时大宋朝野所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是辽国已经渐渐明朗的内战与即将开始的省试。

辽主耶律濬控制了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等辽国最富庶的地区，以大义之名，举兵十五万，准备进攻占据上京的耶律乙辛。为了防备宋朝趁火打劫，监视态度暧昧的西京留守杨遵勖，耶律濬不得不分兵十万，保护自己的后方。耶律乙辛则在上京道纠集了约八万契丹军、十二万各部族军队，指责耶律濬弑父，另立了一个叫耶律阿剌的三岁宗室为君，自称总北、南枢密院事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与耶律濬对抗。从某种程度来说，双方势均力敌，耶律濬控制的三京道内，有不少耶律乙辛的死党，以及怀疑耶律濬弑父而心怀两端的人；他还要担心着宋朝与杨遵勖的进攻、东京道诸蛮族的叛乱。而耶律乙辛部下，则有许多部族是被胁迫引诱而来，斗志不高，也有许多的契丹贵族心向耶律濬，只是不得已而臣服于耶律乙辛。因此，双方都不敢冒然接战——耶律濬担心一旦远离中京，杨遵勖就趁机进攻，腹背受敌；而耶律乙辛却也不敢远离上京，他担心自己一离开，上京立即就被同情耶律濬的人控制，到时候只怕二十万部下会作鸟兽散。双方都希望杨遵勖能够明确站在自己一边。杨遵勖已经被耶律乙辛封为楚王、北枢密使；被耶律濬封为宋王、北枢密使——他的向背，可以说举足轻重。与此同时，从西夏到宋朝，都不断有使者来往于西京大同府，游说杨遵勖归附，西夏梁太后开出的价码是代王、中书令、都统军；而赵项的许诺则是泰宁节度使、中书

令、世袭卫国公。但是无论怎么样，杨遵勳就是不肯表态，只是操练士卒，征集粮草，勤修武备。若非觉得过于不可思议，简直让人怀疑他自己想做辽国皇帝。

在大宋国内，三年一度的大比也拉开了序幕，成千上万的士子聚集陆续聚集京师。赵顼一面下令边境修缮守备，监视辽国的动向；督促诸作坊大量生产霹雳投弹，军器监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一面不得不暂时转移一部分精力，来关注省试的公平进行。

然而，便在此时，苏辙与石越一起上了一道奏章，不仅吸引了皇帝的注意，而且还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一个超出所有人想象的规模庞大的计划，共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从黄河以北诸路移民五十万户至荆湖北、南路，广南东、西路。计划分五年进行：第一年移民五万户至湖北路南部地区；次年移民十万户至两湖路；第三年移民十万户至两路、广东路；第四年移民十二万户至两湖、两广路；第五年移民十三万户至两湖、广西路（包括崖州）。其中，第一年的移民投入是三百万贯；接下两年则是六百万贯；第四年是七百二十万贯；第五年是七百八十万贯。此外还有军屯的计划，五年内调拨十五万被裁汰的厢军，进驻四路。其二，交通网计划：首先修葺沟通南方各主要城市间的官道、水道，特别是从汴京到广州的官道；建设海运港口；然后再从衡州修葺一条通往桂州、邕州的官道，从潭州修一条通往洪州的官道，并修葺京南西路的官道，加强汴京与川峡路的联系等等。整个计划中较大的官道、水道、港口的修建，就有三十余项，总费用高达数亿贯！凡小城市、小水道的建设沟通更多——全部计划执行完毕需一百余年，平均每年的投入，不低于五百万贯！其三，改革驿传体系……

赵顼几乎是被吓住了——每年投入至少一千万贯，而且要持续五年，其后每年还要投入至少五百万贯！赵顼存下钱来，是为了开疆拓土

的！移民计划如果成功，税收当然会增加，但他没有耐心，而且他担心在他收到成果之前，国家便先破产了。除非强行征发民夫，那国库倒的确不要花多少钱——但赵顼不想成为亡国之君！整个计划唯一让他心动的，就是让厢军去军屯。按此计划，十五万厢军的军屯，每年至少为国库增收一二百万贯，而且还能省掉对这部分厢军的开支……赵顼的确很赞赏这个想法。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石越似乎另有一套理论。赵顼想起了那天石越与司马光在他面前的辩论……

“陛下，这是亡国之策！”司马光毫不留情。

“臣却以为这是大宋真正繁荣必须付出的投资。”石越虽然针锋相对，但是语气却很平和。他似乎不愿意激怒司马光。

“隋炀帝倒是为大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所谓‘为王前驱’，便指今日之事。国库每年的收入，折算成缗钱约合六千万到七千万贯，但开支惊人，尽管陛下即位以来开源节流，总算每年收支相抵后还略有盈余，但每年节余不过几百万贯。万一边防告警、旱涝灾害，这点钱根本不够用。若按此议，所有节余全部花掉尚且不足。若只是一年，还可以勉强支撑，但这短则五年，长则一百年，国库如何承担得起？休说祖训不得加税，就算想加税，百姓负担已经很重，也实是不能再加了。且修路开河，是强征劳役，还是雇役？强征劳役有官逼民反之虞，陈胜吴广之事，指日可待！若是雇役，国库又从哪里去找钱？朝廷处处要用钱，臣以为这等事情，不如留待后世去做。”

但石越却有他的一套说法：“臣以为并非如此。譬如第一年投入八

百万贯，其中三百万贯的移民费用虽暂时没有回报，却也没有白白花掉。不过是朝廷将取自百姓的三百万贯，又还给了百姓。这笔钱迟早能收回。而修路的五百万贯，臣以为绝不可以强征民夫，而应当雇役——如此至少有十万农夫从中获益，若整个工程只在农闲时进行的话，便有十万人增加了一笔额外收入；此外还有供给原料的许多作坊，也会从中获益。可以说朝廷是用这种形式，将五百万贯税收还给了百姓，而且还修葺了一条从汴京至广州的官道——百姓多了余钱，可以用来从事生产，或者购买货物，间接又可以提高朝廷的税收。而官道的修葺可以节省许多的运输开支，加强京师与湖广的联系，不仅朝廷，包括百姓，都可以从中获利……所以，臣以为不可一概而论，克剥百姓自然会导致亡国，但若朝廷采用一种温和而宽厚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工程，结果绝不相同……”

石越的这种经济思想，无论是赵顼与司马光，都是闻所未闻的。赵顼亦觉得他说的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沉思良久，才问道：“那应当如何去计算这笔钱投入进去之后，间接又能给朝廷带来多少收益呢？”

这么不经意地一问，却把石越问倒了。石越显然没有料到皇帝会问这个问题，想了半晌，还是老实的摇头道：“预测这笔投入带来的效应，给国库的税收带来多少增长，臣暂时还无力做到。可能需要进行许多的统计、分析、计算，才可能做一些大概的预测。但它能带来一系列好处，却是肯定的。”

这显然不能够说服人，赵顼沉默良久，终是摇头道：“此事关系太大，还是要慎重。”

“陛下英明。”不知道是因为石越并不是想要强征民夫修路；还是石越的经济新思维对他有一些触动，语气之中，司马光已经明显带了几

分善意，“臣以为这样的大事，还是应当权衡利弊。最重要的，还是量力而为。”

石越默然无语，他心里依然相信，要从根本上解决宋朝一系列社会问题，要么就要凭借发达的工商业吸纳大量的贫民与客户，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但在没有近代工业之前，只能一面鼓励传统工商业发展，一面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农业开垦来多管齐下。若没有新的土地去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任何一切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除非他要徒劳无功的去学王安石方田均税，向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挑战；或者去美洲找回高产作物种子，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湖广地区本是历史留给宋朝最好的礼物。在耐寒高产作物出现之前，这里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处女地。而最妙的是，在这里，大宋朝廷的高官们既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益，而四路的居民对朝廷的决策也明显缺少影响力，所以移民过程中可以预见的主要矛盾，不过就是汉蕃矛盾。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需要很多钱来支持的。而且湖广特别两广被视为“瘴疠之地”，足以让许多的北方人视为畏途，因此移民的过程，既要诱之以利，也要有官府进行组织……一笔庞大的开销实在不可避免。

不过石越也没有指望他的计划能够获得通过。这不过是策略的一部分而已。所以皇帝与司马光的质疑与反对，是在预料之中的。

赵顼虽然同意司马光的话，但似乎觉得不能太驳石越的面子，又笑道：“朕以为军屯一事，还是颇为可取。”

“谢陛下。”

“卿亦不必灰心，待日后国家行有余力，未必不可以再实行这个计

划。或者将修路开河与移民分开来……”

“是。”石越沮丧地应道，但他心里等皇帝这句话，却是等了很久了。

石越的庞大计划，甚至没有被付之政事堂讨论，就被赵顼强行压住了。暂时也没有人知道一向以谨慎闻名的石越，为何会提出这样激进的主张……但很快，事情出人意料地迅速地滑出赵顼与石越的掌握之中。

九月十二日，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

午膳之后，赵顼按习惯开始浏览当日的报纸，当他拿起《新义报》与《汴京新闻》后，忽然发现竟然有一份《谏闻报》放在下面。赵顼素知《谏闻报》是小报，双日是绝不发行的，不由奇道：“今日怎会有《谏闻报》？”

侍立一旁的李向安连忙回道：“回官家，或是增刊也未可知。辽人内乱、京城省试，百姓也很关心。《谏闻报》偶尔也会有增刊。”

“那朕倒要看看唐垆又找到什么独家新闻了。”赵顼玩笑道，一面拿起《谏闻报》，却发现比平日厚了一倍，足有十六页厚！赵顼垂首欲读，才看了一眼，笑容便立即凝固在脸上。李向安察颜观色，知道不对，顿时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殿中沉默了一会，便听赵顼一掌击在案上，怒声喝道：“唐垆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

龙颜大怒，顿时满殿的内侍宫女全都跪了下来。李向安趴在地上，

偷偷向上望去，却见一叠报纸飘摇落下，掉在他面前的那页报纸上，赫然印着一行字——“开发湖广裁汰厢军”，后面还跟着一条大号标题——“独家报道《苏石奏折》详情”！

李向安正待再看，却听皇帝厉声吼道：“速召张景宪、蹇周辅！”

李向安慌忙应道：“遵旨。”一面急急退出殿中，取马往大理寺宣旨。他匆匆忙忙走到明堂附近，却见童贯在那里做事，瞅见四下无人，李向安连忙朝他招招手。童贯赶忙跑了过来，请安谄笑道：“小的见过都知。”

李向安看了他一眼，问道：“你可知道太府寺怎么走？”

“回大人，小人去过几次。”

“嗯，怪不得石参政说你办事伶俐。你现下悄悄去趟太府寺，叫参政看今天的《谏闻报》。”李向安不动声色的低声吩咐道。

“小的一定办妥。”童贯低声应道。

李向安见他竟不多问半句，心中大喜，笑道：“你果然聪明。快去。”说完也不停留，便直奔大理寺而去。

童贯匆忙收拾一下，转了个弯，也从东华门溜了出去。他知是李向安与石越的差使，也不敢怠慢，一路紧赶，到了太府寺。见着石越，便将李向安的话转叙一遍。

石越一头雾水，问道：“都知也没有和你说别的？”

“却是不曾说得其他事。”

“嗯。”石越沉吟道：“如此有劳你了。”一面吩咐侍剑道：“给公公封点茶水钱。”

童贯连忙欠身道：“不敢。参政，小的不便久离，便告辞了。盼参政小心为要。”竟是连钱都不要，转身便走。侍剑从未见过不要钱的宦官，望着童贯的背影，不由怔道：“公子，这……”

石越笑道：“有违人情者，必然为伪。不过他能做到这个份上，也是难为他了，便领他这个情。”一面走到案边，翻出当日的《谏闻报》来，才看了一眼，整个人也呆在当场。

“这，这是军国机密！是谁敢外泄？”石越颤声问道，一面急速的翻阅《谏闻报》，却见整份报纸，不仅详详细细的刊登了石越与苏辙联名奏折的全部内容，还刊登了白水潭的几场讲演，以及《谏闻报》对此事的评论。

侍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凑过来了一看，顿时也吃了一惊，忽想起一事，恍然大悟道：“刚才出去，听说《谏闻报》增刊大卖，市井纷纷抢购，我以为又是辽国的谣言……”

石越苦笑道：“必是皇上也见了，李向安才着人来知会我。唐垆要倒霉了，这份奏折事关裁撤厢军等等机密大事，出了两府几乎没人知道，唐垆怎么如此不知好歹，《皇宋出版条例》规定泄露军国机要，最轻都要杖责二十，罚铜二百斤……”

“公子，只怕皇上要追查是谁泄密的。皇上最恨的便是有人泄露朝中讨论的大事，这件事情只怕公子与苏大人都脱不了嫌疑。”侍剑担心的说道。

石越不以为然的摆摆手，道：“我怎么会泄露这些机要，荒谬。”

崇政殿。

大理寺卿张景宪与少卿蹇周辅跪在殿中，听赵顼怒气冲冲的说道：“朕要你们即日查封《谏闻报》，将唐垆抓起来，找出泄密之人。”

“陛下。”张景宪已经知道事情的大概，他缓缓说道：“臣以为按例此事当由开封府管。”

“大理寺管不得么？大理寺不管天下刑狱么？”赵顼怒道。

“这等小事若也要大理寺亲自过问，大理寺就有管不完的事。”张景宪毫不退让，顶了回去。

“这是小事？”赵顼恶狠狠地问道。他气极欲狂，几乎想要走下御椅狠狠踢张景宪一脚。

“臣以为就是小事。一桩普通的泄密案，大理寺不当管。”蹇周辅也不给皇帝面子，“而且，若开封府要查封《谏闻报》，臣必当驳回。”

“朕为何查封不得？”赵顼怒睁双目，霍的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有法令在。”张景宪简简单单的回答道。

“陛下。”蹇周辅道：“按《皇宋出版条例》，报纸泄露朝廷机要，可以杖责当时的编辑、撰稿者，可以追查泄密人，可以对报社罚

铜，却不可以查封报馆。”

“若朕定要查封呢？”赵顼冷笑道。

“立法不守，不如无法，臣等不敢奉诏！”张景宪与蹇周辅一齐顿首道。

“你们可知道《谏闻报》所泄机密，关系重大？”

“若情节严重，最重可以杖责四十，罚铜千斤。足以让唐垌刻骨铭心。”张景宪道。

蹇周辅却道：“陛下若大动干戈，世人本来还怀疑《谏闻报》者，反不能不信了。臣以为上策是宣布绝无此事，以伪造朝廷奏折，报道不实的罪名处罚《谏闻报》。如此时日渐久，自然无人相信。”

“臣亦以为《谏闻报》所登之所谓‘奏折’，荒谬不经，倒似纸上谈兵，便是泄密，亦多有夸饰，世间凡明事理之人，皆知断非苏、石所为，此案之罪断，似乎诬蔑造谣多于泄密。”张景宪粗略看过《谏闻报》上刊登的奏折，心里非常不以为然。

赵顼不料他如此说，愕然道：“卿何出此言？《谏闻报》所登，却是千真万确之奏折。”

“啊？”张景宪与蹇周辅齐齐吃了一惊，二人讶然对视，半晌，忽然一起顿首。

赵顼奇道：“这是为何？”

张景宪慨然道：“陛下，泄密事小，奏折所议事大。苏、石向来谨

慎，不知何故献此下策。隋亡故事，陛下不可不戒！臣身为大臣，此事亦不可不谏。”

蹇周辅亦道：“臣不敢信此为苏、石所为，便是周文王再世，朝廷财政亦将败坏不可救。若有天灾兵祸，陛下将如之何？万望陛下三思。”

赵頊摆摆手，道：“苏辙、石越不过建议而已，韩绶、吕惠卿、司马君实皆以为不可，故此事外间不知。《谏闻报》竟刊登其事，朕必欲知此事是何人泄密，若不查出，日后朝廷岂有机密可言？”

张景宪、蹇周辅这才稍稍放心，齐声道：“陛下英明。”张景宪又道：“既确是泄密，臣请陛下令开封府立案。”

“罢、罢。权且让开封府去查这件事罢。”赵頊不耐烦的挥挥手，懒得再和这两个固执的臣子计议。

《谏闻报》的报道在汴京城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既有旗帜鲜明的支持者，也有立场坚定的反对者，但绝大多数的人，则是觉得不可思议——如此庞大的计划，几乎是当时人闻所未闻的。支持者以白水潭的一部分学生为主，反对者则多是老成稳重之辈，而觉得不可思议的，却多是朝中的大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屑的丢下报纸，笑道：“造谣！”这些人中间，就包括在当天抵达京师的枢密使文彦博。

“若说是吕惠卿提出这样的主张，或者还可以相信。苏辙、石越？”文彦博摇了摇头，在来迎接他的冯京面前骂道：“这些报纸越来越放肆了，居然连朝廷大臣的谣也敢造。如此军国大事，连老夫都未曾

与闻，又怎能让唐垌知道？”

冯京一脸的尴尬，半晌没有作声。文彦博瞧出蹊跷，心中一惊，问道：“当世，难道此事是真的？”冯京吱唔一声，道：“今日傍晚，开封府已经将《谏闻报》有关的编辑全部抓了起来，罪名未定。不过我听说，皇上曾召见大理寺卿张景宪与少卿蹇周辅……”

“哦？”

“究竟圣上和他们说了什么，别人也不知道。现在皇上龙颜大怒，宫中也没有人敢乱传话。张景宪与蹇周辅，什么话进了他们的耳里，那便和进了棺材没甚区别……只是我颇疑心，此事或许是真的……”冯京也无意隐瞒文彦博。

“为何？苏辙、石越，皆是稳重之人。”文彦博奇道。

“十几日前，我曾听说苏辙、蔡卞、唐棣等人频繁来往石府，虽说几人素来交好，但现在各部正是事繁之际，总有点不同寻常。其后石越又拜访过韩维。尔后皇上一日之内，先是召司马君实、石子明、苏子由密谈，其后又相继召见韩、吕二相。尔后又闻通进银台司曾递交苏、石之奏折……种种事情，总觉可疑。”冯京身为吏部尚书，自然是知道很多内幕。

文彦博皱眉道：“既是奏折言事，如何这般遮遮掩掩？你是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竟不得与闻？”

冯京笑道：“若果然是真的，亦不难理解。如此庞大之计划，以石子明之性格，必然先得到皇上的同意、司马君实的支持，方愿示人。一旦皇上与司马君实认可，自然就会交朝廷讨论；既是秘而不宣，想必是

皇上与司马君实没有答应。”

文彦博又瞄了一眼手中的《谏闻报》，冷笑道：“司马君实除非疯癫，否则焉能同意这种事？数亿贯——朝廷哪来这么多钱？何况移民又岂是小事？一次移民五万户，折算人口，就是二十万人，那还不搞得鸡飞狗跳？朝廷莫非钱多了没处花？石子明一向谨慎，不料倒成了王介甫第二。”

冯京苦笑着摇了摇头，道：“相公此言太过，石子明此事虽然失算，好在为人不固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且我看其中也并非一无是处。譬如移民，未尝不是好事，北方盗贼不断，朝廷岂不知原因？然无可奈何尔。移民便是良方。只是性急不得，还要慢慢来，若五年之期，改成十五年，先遣人分赴南北，将要移民的地方与要移民的人都算清楚了，第一年竟只移民一万户，且这些人必是北方无业之民，或为乞丐，或为招安之盗贼。如此缓缓图之，朝廷付出有限，而长远来看，确有大利。且湖广之利，未必全在于移民，应于北方征募老农，前往湖广为农师，劝农教农，如此持之以恒，二十年后，必收全功。”

文彦博却毫不客气的反问道：“当世说得轻巧，为政者十五年坚持不懈，图二十年后之利，又岂是容易之事？石越年轻，急于求成，既是孟浪，然亦是本朝风气使然。依我说，朝廷能安静劝农，少收两税，便是上策。”

“诚然。石子明其实亦并非不知缓缓图谋之理，他道路修建之法，便是长达百年，却不知为何，移民之事，便要急于求成，非要五年之内见功。”冯京又想了想，终是不能明白，只得无奈的摇摇头。

文彦博冷笑道：“百年之规划，真是痴人。一朝天子一朝臣，谁能

管得住二十年之后事？全篇奏折，最愚不可及者，便是道路修建，朝廷有此数亿贯，早已北伐燕云。此时辽国内乱，本是大好机会，朝廷不敢动手，还不是缺钱？本来石子明建议皇上整编禁军，训练将校士卒，老夫亦觉得他知世务，远胜王介甫。若从此事来看，未免让人失望。”

冯京知道文彦博对石越素来观感一般，虽然皇帝给两家订下亲事，但是文彦博三朝元老，说话之间，也未必会给谁留面子。当下不再讨论这个话题，只笑道：“此事竟不知何人泄密？想来惹怒龙颜者，或是此事。”

“管他谁人泄密，到头来还是报纸泄密。”文彦博对于报纸，始终没什么好印象。

但即便是文彦博如此不屑一顾的计划，也并非没有支持者。次日，《汴京新闻》便针对《苏石奏折》刊登了一系列的评论，其中既有白水潭博物系学生的支持，也有士林的担忧与怀疑。而随着当天开封府正式以泄密罪提审唐垌等一干编辑，从侧面证明了《苏石奏折》之真实性后，关于此事的讨论，立刻变成众所关注的焦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纷纷在《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与指责。与此同时，商人与百姓们谨慎的评估着移民与修路的可能性，厢军与其家属有些则担忧着是否会遭到裁汰的命运，有些却期盼着被裁汰……朝中的大臣更是纷纷上书，未雨绸缪地劝告皇帝不要推行这个计划。而最让人担心的则是北方百姓和湖广四路汉蕃居民听到传言后可能产生的惊慌与不安——这些地方的百姓在不久之后听到的“新闻”，必然大大走样。

所以，石越此时已经明白，短期内，自己这个计划已经彻底夭折！尽管他从未指望这个计划会获得通过，但这样的方式夭折，却也并非他

所愿——这份奏折留给清议的，绝不会是一个好印象。要命的是，这时候京城里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举子。

果然，到了九月十五日，民间对此事的关注几乎已经超过了省试与辽国内战，众多在京参加省试的举子议论纷纷，有传言说他们准备云集白水潭辩论此事。终于，到了九月十六日，宋廷再也无法坐视了，为了安抚已经动摇和将要动摇的军心民心，在石越的请求下，皇帝亲自拟写了《安民诏》，向天下臣民宣布，《苏石奏折》所叙内容只是朝廷的一种讨论，朝廷并无实施之意图；而裁军云云，更是无稽之谈。这份《安民诏》由各大报开出头版整版转载，总算是暂时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石越则在《皇宋新义报》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错误百出却影响巨大的署名文章——《货币乘数效果》，指出货币只有进行流通，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货殖思想。因为石越学术宗师的地位，这篇文章一面世，就引起了各大学院、书院的关注，各《学刊》纷纷讨论石越的基本观点：政府投放或收回一单位基础货币，即能取得倍数之效果，故政府支出能带动整体的经济活动，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石越的这一理论非常的粗糙，他毕竟没有受过经济学之专门教育，当时的钱庄也无后日商业银行之影响。但饶是如此，对于当时的精英来说，也已是巨大的冲击。不过绝大部分的人，则被石越所举的例子给绕晕了——石越在文章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修路，朝廷给农夫十文钱，农夫吃饭、穿衣各用五文，则十文钱有二十文之效果；粮食店、裁缝店各得五文，其中又要支持成本、制作、运输等等环节之支出，则十文钱的效果又会产生相应的倍增……如此，朝廷若将十文钱收在府库，则始终是十文钱，若将其花掉，便能使整个天下得利，产生远远超出十文的效果，这些效果又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为朝廷

收回，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

对于“货币乘数效果”，无法理解者斥之为诡辩——因为他们一时间也无法驳斥；而许多杰出之士，则感到眼前一亮，似乎发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吕惠卿府。

“石越真奇材也。”吕惠卿手里拿着一份《皇宋新义报》，感叹道：“我本以为他提出那样大的计划，只是进二退一之策。谁知背后竟有大文章。自古以来，都以节俭为尚，不料花钱也有这等妙处……王介甫见到这篇文章，必然赞叹。”

“在下却不以为然。”安惇的笑容中，带着几分不屑。

“哦？”

“石越所言，一则难以证明，二则会败坏风俗。这不是鼓励人君乱花钱么？自古以来，穷奢极欲、大肆花钱的君王又岂在少数？若依石越之说，岂不是个个都要国富民强了？”吕惠卿微微一笑，却不答话。他自是知道古时暴君穷奢极欲，却是廉价役使百姓，百姓困于生死之间，与石越所说全然不同。但是既是批评石越，他却没有必要去为石越辩解。安惇见吕惠卿神态，却以为是默认他的话有道理，顿时大受鼓舞，又语带讥刺的说道：“石越也是想学王介甫不加税而财赋足，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皇上厚德，生性节俭，又岂会受他鼓惑？”

吕惠卿干笑道：“处厚所说的确有道理，但是眼下皇上所关注的，只怕还是唐垆是如何知道那份奏折的。”

“唐垌与《谏闻报》的编辑都一口咬定消息来源是匿名。若非唐垌说的是真话，则提供消息者的背景一定非同寻常。”吕升卿插话道。

“知道此事的朝廷大臣，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若是石越那里泄露，想来……”安惇意味深长的说道，一面望了吕惠卿一眼。他心中甚至在怀疑这件事是吕惠卿做的。

吕惠卿从容放下报纸，有意无意的“嗯”了一声，淡然道：“石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实在不可能。最多是门客亲友泄露……”

“只是唐垌与石越向来交恶，他不肯招供，情理上却又颇说不过去。”安惇皱眉道。

“越是如此，越是值得怀疑。”吕升卿高声道，“或许唐垌真不知情，倒是被人一起耍了。”

安惇心中暗骂吕升卿是个草包，唐垌又不似他吕升卿一样蠢，岂会随便发一些匿名的东西？必是背后之人他惹不起，而又知道朝廷的处罚重得有限，所以才不肯招供。想到此处，他又怀疑的望了吕惠卿一眼，见他从容淡雅，一脸超然，但不知为何，安惇就觉得和吕惠卿有关……但当此之时，他要想青云直上，却是需要和吕惠卿互相利用，纵是怀疑，也不会说出口来。

“此事定然会水落石出的。”吕惠卿眯着眼睛笑道。奏折的泄露，让朝中大臣对石越的信任感大幅度的降低，对吕惠卿而言，总是一件好事，至少石越以后在尚书省，就不会得到那么多的支持了。

但吕惠卿没有料到，仅仅一天之后，石越又联合苏辙，向皇帝提出了新的计划。

赵頊仔细阅读着手中的奏折，新计划的内容做了十分巨大的调整，整个计划几乎完全不涉及民间，其修路的内容，大幅削减为沟通湖广、川峡诸路漕运的几条水陆要道，其构想中由广州通往汴京的交通路线，是由西江入漓水到桂州，走灵渠进湘水而入洞庭，再由长江入汉水，溯游而上，由白河进南阳，由唐河进唐州方城，再用陆路联结南阳、方城、叶县、襄城、颍昌府，由颍昌再转水道，进惠民河，直抵汴京。这条路线完全无须修筑新路，北面只须对南阳至颍昌的方城路加以改造，在原有官道上加铺石灰石与黄土以增加运能；南面则只须开浚灵渠，保证灵渠之畅通无阻。同时修葺由颍昌、信阳军至江夏的官道，以供军队与行人使用，节省交通时间。两条道路一旦开通，汴京至江夏之间即可畅通无阻，并可利用长江水运，其投入则相对较少——除了开浚灵渠需要厢军与民夫的配合，花费较多之外，颍昌至南阳与颍昌至信阳、江夏两条官道的修葺，皆可由厢军进行，且数百里之路，数月便可成功。朝廷要出的只是一些工本费罢了。至于屯田之计划，石越则暂时搁置了移民之主张，采用的是军屯先行的策略——从信阳开始，一路逶迤而南，直至永州，开辟六十个定居点安置三万名厢军，每个定居点约五百人。定居点之选择，则必须是已经存在的与日后可能要修建的交通干线附近，由朝廷遣工部屯田司官员往各路州县善择军屯地点。与传统的军屯不同，厢军在军屯地点因地制宜，生产蔗糖、药材甚至陶瓷等物，主要以手工业和加工农业为主……

赵頊看完，不由望了石越一眼，笑道：“卿这个计划之中，伏笔甚多。”

“陛下英明。臣与苏大人商议此策，是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若成功，将来朝廷财力宽裕，便可以沿厢军驻扎地点，修葺官道，进一步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同时，移民也可以沿官道南下，处于厢军保护之中。最重要的是，一旦军屯成功，朝廷大部分厢军，以及一少部分禁军，都可以采用军屯的模式，逐步以军养军，可以缓解冗兵之害。”石越说的让赵顼怦然心动。

苏辙窥见赵顼神色，又补充道：“臣等之军屯与历代皆有不同。历代军屯以屯田为主，而臣等所议，则以手工业为主，屯田为辅。如此一则厢军不会占据过多的垦田，此法若能成功，则天下皆可效仿；再则以军养军，因地购粮，可以减少转运之费；三则厢军受朝廷供养日久，或有不乐耕田者，工业之利，远胜屯田，朝廷与军卒，皆可从中得利，则上下两洽。”

“那由颖昌至南阳、江夏两条官道，须要出动多少厢军？”赵顼已经心动。

“二万厢军足矣。”石越欠身答道，“路不甚远，半年可就，且不扰民。惟役使厢军，不能不厚给其禀，以免由怨生变。故臣等核算，所费在八十万贯至一百二十万贯之间。至于灵渠，非有数年不可成功，不可急于求成。其所费也略多，然永州、桂州一带，物价低廉，故臣等以为，亦不当超过一百万贯，若以三年图之，则每岁最多四十万贯。”石越心中，自是从来没有强制役使百姓的想法。

赵顼又问道：“厢军军屯所费几何？”

石越与苏辙对视一眼，二人皆是迟疑了一下。赵顼看在眼里，不由笑道：“但说无妨，便是所费略多，朕亦当考量。”看过最初的计划，再来看这个计划，不管多少钱，赵顼都觉得是节省了。

不料却听石越笑道：“臣等有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竟是不想让朝廷出一文钱。”

“啊？”赵顼当真吃了一惊。三万人进驻南方，虽然必定是就近调动，但是军队的调动，平日的粮饷，还有初时军屯要投入的成本，这笔钱自然是不能少的，赵顼本来已想要咬咬牙出了这笔钱，不料石越竟说不要花一文钱，让他如何不惊？

“臣等商议出一个办法，却未知可行与否，还请陛下裁断。只是所议之策，历朝未有，或者骇人听闻，故不敢写在奏折之中。”石越这样一说，赵顼本是聪明之主，立时便知道石越与苏辙是多么希望这个新的计划能够通过，因此竟然连一点会遇到阻力的东西，都不愿意添加进去。他不由笑道：“朕登基以来，已不知做过多少历朝未有之事。”

“陛下，这笔钱不妨想法子让那些巨商富室来出。”石越谨慎的说道。“臣等以为，可由朝廷公开招募商人出资，供给三万军屯厢军之军费与军屯成本，且派人教导军屯厢军技术。而三万军屯厢军所生产之蔗糖、陶瓷等物，即归商人所有，十至十五年之内，朝廷、军屯厢军、出资商人，按一成五、一成五、七成的比例分成。军屯所生产之商品，由朝廷一次性征收百分之五的货物税，发给‘长引’，从此过关进场，不再征税。臣以为军屯货物，既可北供京师，又可南下广州运往海外，利润本就十分丰厚，且一路再无关场征税之繁扰，商人必然乐从。而朝廷则坐享其利。为保证公平，朝廷可监督商人与军屯厢军签订契约，在商人保证供给的前提下，军屯厢军每年必须交纳足额合格产品给商人，否则则由其赔偿损失；而朝廷亦要所有商人，提供资产保证，若其毁约，则没其资产供给厢军。”

赵顼虽然心动，犹自半信半疑的说道：“朕颇疑商贾不乐出钱。”

“商人逐利是本性，以五百厢军计，其一年薪俸成本，不过二千至三千贯，朝廷或给山林，或给土地，虽非熟田，然总不低于四万亩，便是种田，收获亦倍于此数，何况工商之利，又倍于农田。且军屯地点南北交通畅通，无论运至京师还是远卖海外，利润又可至数倍甚至数十倍。其所疑惧者，惟朝廷是否信守诺言而已。陛下若以为此策可行，可交由微臣执行，只要朝廷守诺，必能成功。”石越信心十足的说道，他知道单单省去一笔运输的成本，以及沿途无数关场的繁苛，这每年用两三千贯雇一些“高薪工人”并租下至少十年的土地，根本算不得什么。更何况，所有的商人都明白，与官府合作，虽然有官府翻脸不认人的风险，却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苏辙也道：“臣亦以为商贾不足为虑，所虑者，或朝中大臣以逐利见责。且军屯附近百姓，必然受到影响，或亦有弃农之事，而致使地方守吏骇怪……”

“此未足虑。”从南方不痛不痒的割出些荒山野地，国库不仅可以省下三万厢军的军费，每年还坐享税收与分成之利，一进一出之间，国库每年便多了数十万贯的收入。若能成功，推行全国，想想全国数十万厢军的军费全部省了下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一试的。“此事当交两府、学士院、诸部寺监共议。”

“陛下圣明。”石越又趁机说道：“军屯厢军既驻扎荆湖南北路，臣以为其兵器可以一律改用诸葛连发弩……”

“石卿，军屯厢军当是不教阅厢军，甚少配备军器。”赵项以为石越不懂军中状况，笑着提醒道。

“既往南方，不得不配军器。其既在朝廷编制之内，紧急之时，朝

廷还需依赖之。国朝兵器，诸葛连发弩传说得自诸葛亮遗法，弩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则取最柔木为之，另安机木，随手扳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则又扳木上弦而发。然机巧虽工，其力甚绵，所及不过二十余步而已，非军国之器。正好用来装备南方军屯厢军，其镇压藩人有余，若万一有不测之心，与禁军作战，则与徒手无异。故臣以为，军屯厢军，当配此弩箭。甚至可允许一些军屯厢军造诸葛连发弩市卖民间……”石越不悻其烦的向皇帝介绍诸葛弩，其用心无非还是要想办法引导民风重武。

赵顼迟疑道：“持弩之禁，只恐未可轻弛。”

“禁令空悬已久，百姓持弩者甚众，臣以为不如废之。一弩所值亦贵，非寻常百姓所能置，且诸葛弩非军国器，故于朝廷无害，民间防身则甚便，若使部分军屯厢军专营此物，亦是一利源。且民间习武，则全民皆兵，此不可战胜之法。”

赵顼思忖良久，方说道：“卿策虽善，但还须问韩绛、吕惠卿、文彦博，此事不可轻率。”

次日，兵器研究院。

石越与苏颂望着摆在沈括面前的机械，石越的眼中闪烁着惊奇的光芒——天才的设计！石越感到不可思议，在没有自己指引的情况，沈括能设计出这个机械来。摆在石越眼前的，是一个架子上面放置的齿轮，齿轮的中心用轴连着一根杆子，杆子上面有一个爪子似的东西。而在齿轮的下侧，架子固定着另一个爪子，正好合在齿轮之上。沈括让他的一个学生转动杆子，当杆子顺时针方向摆动时，杆子上的爪子便插入齿轮的齿槽中，齿轮亦随之转过相应的角度。与此同时，下方的爪子则在齿背上滑动。苏颂望着这似乎平平无奇的东西，不知道其中有何奥妙，却见沈括微微一笑，向他的学生点点头，那个学生立时开始逆时针转动杆子，此时齿轮下方的爪子阻止齿轮逆时针转动，而杆子上方的爪子则从齿轮齿背上滑过，整个齿轮静止不动。那学生忽然加快速度，齿轮便一直作着单向的间歇运动——苏颂的嘴开始张开，人也不禁走近几步，赞道：“妙哉！”沈括却一直注意石越，见石越神色间似乎对这种机械很熟悉，不由奇道：“子明，你见过这个物什？”

“棘轮机构，我当然见过。”石越随口答道。

沈括与他的几个学生顿时都呆住了。石越这才发觉自己失言，一时尴尬无比。半晌，石括怅然若失的叹道：“不料世间竟早有聪明之人制出此物，我还道自己已是极得妙思，哎……”

石越有心安慰他，可是这却是涉及至自己来历的大事，只能不痛不痒地说道：“存中兄之才智，的确已是世所罕见。”

沈括摇头叹道：“子明毋须安慰我。这个物什，是叫棘轮机构么？”

石越却问道：“存中兄本来又是如何命名？”

沈括摇头不答，只默念道：“棘轮、棘轮，果然是个好名字。这些零件，想必亦各有名称？”

石越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道：“正是。这个杆子，叫主动摆杆；齿轮便叫棘轮；主动摆杆上的爪子，叫驱动棘爪；下方这个爪子，叫止回棘爪。主动摆杆与棘轮相连的轴，叫从动轴；与驱动棘爪相连的轴，叫转动轴。”这种最简单的棘轮机构，石越曾经不止一次的见过，因此对于各部分名称，竟是记得十分清楚。

“果然是好名字。”沈括叹道。

“存中兄的发明意义重大，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用到！”石越见沈括总免不了怅然若失，连忙岔开话题。

苏颂本来也是精通机械，宋朝最先进的天文仪器，他便有设计之功，自然是识货之人，也不禁赞道：“的确是工者之利器！”

“我料存中发明此物，不止是工者之利器如此简单。”石越望着沈括笑道。

沈括听到这里，神色一振，笑道：“正是如此。因子明说要改进弩的设计，除了以钢为弩臂、统一弩机规格、精确望山刻度之外，我以为

还可以设法节省弩手的体力、缩短上弦时间，这棘轮一物，便由此而来——用棘轮传动，便是老妇稚童，亦可张弩！此物于单兵所持之弩上作用还不甚明显，毕竟工艺甚繁，造价太贵，然而若用到七种床子弩上，则意义巨大。似三弓弩，射程达三百步以上，一次可发数十箭，然须七十人操纵，消耗体力甚巨，若装上棘轮机构，则多不过十数人而已！且激战一日，亦不觉疲惫。”

苏颂顿时大喜，他知道床子弩威力巨大，是攻守必备之物，如果改进至此，自会大大增强宋军的战斗力。他思忖一会，道：“若能如此，则禁军组成战阵，三百步以外，用床子弩与神臂弓，床子弩先发，神臂弓次之，一百五十步以内，则用弓箭。若是守城或有营阵防护，床子弩之威力，实不可小视。不过……”

“不过什么？”石越见苏颂忽现迟疑之色，不由问道。

“钢臂弩的推广，甚是问题。虽钢、铁产量皆有增加，且以钢为臂，可以减少天气对弩的影响，增加射程与力量，但是全面采用配备钢弩机、棘轮的钢臂弩，价格不菲，亦是一大问题。”苏颂身为军器监，自然要考虑到兵器的价格成本问题。

石越笑道：“我担心的却是产量。”

“这倒不用担心，一年装备至少两至三个军不成问题。”苏颂对于产量反而不以为然。

“三个军？年产四万五千把钢臂弩？”石越不可思议的反问道。

苏颂淡淡的回道：“若让所有作坊全部开工，我能做到。”

“罢。”石越笑着摇了摇头，道：“只需整编一军，装备一军，如

此足矣。以前的淘汰军器，不妨卖给民间的武装船队，装备厢军，还有辽人内战，普通的弓弩，正好送给他们。至于成本，我会再想办法考虑……”

苏颂笑道：“若皇上最终能允许彻底开放民间持兵器之禁，允许卖诸葛弩，那么许多兵器都可以卖掉。民间用来打猎，却是最合适不过。”

石越叹道：“始终是国家大防，能否最终通过，我亦没有把握。”

“所有的报纸都支持彻底解除持兵之禁，白水潭学院的技艺大赛马上又将举行，民间清议，却是支持的……”沈括插口说道。

“且看文相公要如何说。”石越摇了摇头，文彦博的心思，委实难猜，偏偏潘照临又被派出去了。

让石越没有想到的是，他今时今日之身份地位，早已不比以前，既便在政治声望颇受影响的情况下，亦有人对他讨好献媚。仅仅数日之内，便有数十名官员接连上表，公开支持解除持兵之禁，其中淮南东路转运使更是重提当年石越钢铁奏折之旧事，甚至提出可以让部分兵器生产民营化！石越自是知道这些人支持自己，很多并不是因为政见相合，而不过是知道自己的地位日渐一日的巩固，希望凭借这种支持进行政治投机，为自己以后谋一个好职位。当年党附王安石的人，大抵便是此辈。石越自然不介意他们进行投机，但是“回报”这种东西，他暂时却没有准备给他们，他没有任何兴趣走上王安石的老路。不过这几份奏折的确上得恰得好处，又过了数日，苏颂便同时向皇帝和尚书省提出了改进手弩与床子弩，装备整编军队，处理过往军器等一系列问题的札子。是否允许民间制造、携带部分兵器，立时成为朝廷必须要讨论的一大问

题。

“数日之内，皇上接连召见韩绛、吕惠卿、文彦博、王韶、冯京、吴充、司马光、王珪、陈绛、蔡确、韩维、张璪、元绛、曾孝宽、郭逵还有李宪共十六名大臣，询问对于修路与军屯、解除持兵之禁、允许部分兵器私营的看法。关于修路与军屯，似乎只有吕惠卿与文彦博说要从长计议，旁人倒没有反对……”司马梦求笑道：“而司马君实看起来似乎竟很支持这个提案。”

“那么纯父你的看法呢？”石越笑道。

司马梦求笑道：“我开始亦奇怪参政最初为何提出那样的计划，但想来有潜光先生参赞，参政又一向谨慎，其后必有深意。果然，朝野间才被这庞大的计划吓了一跳，立即又有新的计划提出来，相形之下，无不觉这个计划实在可行——这可是进二退一之策？”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旋即笑道：“吕惠卿必然料不到我这么快抛出一个新计划。”

“但是我更奇怪的，还是司马君实的态度……”

石越淡淡一笑，司马光坚定的支持他的提案，原因可能有许多——石越纵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是目前来说最不差的选择，彻底的打击石越对司马光来说完全没有好处，那只能让吕惠卿得利；而且，司马光也认为这个提案是值得一试的；但石越却知道，自己曾经向司马光许诺要力劝赵顼“永不加税役”——这才是司马光支持自己的关键。但是这些事情，他却没有必要告诉司马梦求，只是笑道：“君实之政见，无非是

不扰民，不白耗钱财。修路之事，只要不白白役使百姓，而是发给工钱，多用厢军，且不在农忙之时进行，反是便民利民之事，与君实之政见便无根本之冲突；军屯之事，朝廷之利，众所周知，虽或损蕃民之利，然纯父若读《资治通鉴》，便知君实是将中国之利益置于夷狄之上的，并无‘德被天下’类的想法。整个计划若有争议，亦只在于是否同意商人参预进来。文彦博之反对，若我所料不差，便为此事。”

司马梦求笑道：“原来如此。”

“但皇上虽然心动，亦不会轻易下定决心。毕竟牵涉甚大，因此，皇上的使者，一早就出发，分道前往西京与江宁，询问富弼与王安石的意见……”石越漫不经心的说道。

司马梦求一惊，笑道：“参政果真料事如神！我今日前来，其中一事，便为通知此事。”

石越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泡沫，笑道：“但是最让皇上疑惑不决的，还是我向皇上主张彻底解除持兵禁令，或者说放宽百姓持兵器之种类。将大量的兵器卖给百姓，甚至开放部分兵器生产民营，皇上心中不能没有疑惑。太皇太后与太后心中，也会拿不准。”

“正是如此。”司马梦求点头说道：“皇上询问之大臣，反对解除持兵禁令者，有文彦博、吴充、王珪、陈绾、蔡确、曾孝宽五人，可怪者是吕惠卿支持此事。而反对兵器民营者，则有整整十二位，只有王韶、韩维、郭逵以及吕惠卿认为可行。”对于吕惠卿支持此事，司马梦求多少都感到不可思议。

“只要王安石与富弼皆支持，皇上与太皇太后、皇太后心中便不会执着。只是吕惠卿为何会支持，我却也一直没有想明白……”

“参政放心，此事我会想办法查清楚。吕惠卿如此行事，必有他觉得值得这样做的理由。”司马梦求笑道：“我此来另一件事是想告诉参政，学生已经成功的将几名细作，安插进了夏国，而且是进入了几名大将的幕府。”

“哦？”石越倒当真吃了一惊。

“这要多亏了活捉的玛尔戡，还有董毡、包顺部……”司马梦求的声音，几乎细不可闻。

江宁城外，钟山。

一位葛衣老者静静的站在一抔新坟之前，凌厉的山风掀动老者的衣襟与发须，发出呼呼的声响，然而那个老者沧桑的身躯，却始终一动不动。数十步开外，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垂着眼帘望着老者的背影，似乎在等待老人的回头。几个素衣童子跪在墓前，默默地供奉着果品酒水。坟前所立之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几行遒劲的大字：“大宋故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赐紫金鱼袋、赠天章阁直学士王君讳雱之墓”。

“阿弥陀佛！”一声洪量的佛号，从远处传来，但是王雱坟前的诸人，却似乎根本没有听见，竟没有一个人回头。驴蹄之声慢慢由远而近，一个中年僧人骑着一匹黑驴渐渐走近，他在坟前数十步远的地方下了驴，走到静立不语的中年人面前，又高宣佛号，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

中年人斜着眼睛望了他一眼，嘴角竟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微一欠身，淡声道：“这位想必便是智缘大师。”

智缘微微一笑，回道：“不敢，施主想必是潘潜光先生。”

“正是区区。”潘照临淡然回道，目光却始终不离葛衣老者，那个人，才是他千里迢迢来此的主要目标——前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却似乎没有意识二人的存在，他的目光一动不动的停留在那块高大的墓碑之上，久久不愿移开。他人虽已歌，亲人的悲痛却会长久的存在，爱子王雱与弟弟王安国相继去世，特别是聪慧的王雱在三十二岁的年纪英年早逝，给王安石与吴夫人的打击，是一种旁人无法体会的沉重。王安石的脑海中，不停的回放着王雱去逝之前的一幕幕情景：

王雱的病情略有好转，却忽然接到皇帝从京师送来的东西，使者只让王雱一个人看这些东西……

当晚，使者走后，王雱的病情忽然转重。

但第二天一大早，王雱又似乎清明起来，还问了书僮关于交趾的局势，朝中的情况。上午，王安石外出，王雱忽然烧掉了皇帝御赐的物件。

晚上，王安石回家，得知此事，大为生气，训斥了王雱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这是大不敬之罪。不料王雱却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只是脸上却有愤然与灰心，那种死灰的脸色，让王安石也感到一丝害怕。

但是事情似乎就此过去，平平安安的过了许多天。直到那天终于到来……

王雱半卧半躺地靠在枕头上，皱着眉头，四处顾视，似乎在寻找什么。王安石与吴夫人连忙寻找，找了无数的东西，放到他眼前，王雱却总是看都不看一眼，半晌，方问道：“妹妹呢？”王安石的心立时就颤

抖起来，他知道儿子已经快不行了。吴夫人忍住眼泪回道：“在汴京。”王雱忽然咳了几声，道：“在汴京好。只须防住石越，此人狡猾虚伪，万不可掉以轻心。”吴夫人闻言，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王安石也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又听王雱皱眉咳道：“我……我……”好像每个字都在喉咙里生了根，要艰难的拔出来一般，“我不会输给……给……石……”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完，王雱头一歪，便断了气。

王雱死后，皇家追赠官爵，入祠先贤祠，备极哀荣。但是这一切，对于王安石夫妇来说，却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换回已经死去的儿子！

王安石常常不自禁的回忆起过往的种种，想起爱子王雱为自己出谋划策，那种种理想抱负——早知有今天这一日，又岂会有当日之事？偶尔，王安石也会想皇帝赐给王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每次想到这些，他都会晃晃头，把这个念头赶开，不愿意深想下去。

“相公，人死不能复生，还须节哀顺便。”智缘大步走近，在王安石身后低声说道。

王安石终于转过身来——潘照临这才发现，王安石比起在汴京之时，神态之间，老去不止十岁，但是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中，此时却多了一种深深的寂寥与悲伤。他连忙深深揖礼，非常诚挚的说道：“元泽文章逸发，材不世出，不料天不能容一士，良可伤也。惟望相公节哀顺便，保重身体，使死者有灵，亦足欣慰。”

王安石注视着潘照临，略显疲惫地说道：“吾儿去逝，子明亲自撰写祭文，遣使吊祭，吾闻入祀先贤祠，亦有子明建言之功，此德至深，

未能面谢。潘先生甫来金陵，即先祭拜吾儿，亦必是子明之托，先生回京之日，还望替老夫转达谢意。”

“相公何出此言？无论生前有何误会，我家公子却常常与我辈提起，元泽良材美质，一心为国，有公无私，堪称贤士，国事之分歧不可引为私情之嫌怨。”潘照临态度诚恳谦和，与平时不可一世的神态，宛若两人。

“潘先生此来，想必是身怀使命。”王安石的神情，始终是淡淡的深远，连潘照临也难以知道他心中所想。

“相公料事如神。我家公子在这几日之内，将向皇上提出一系列之政策主张，因涉及朝廷理财之要，公子担心自己年轻少识，或有阙失，故特遣在下东来，向相公请教。这是我家公子给相公的书信。”潘照临一面说，一面从袖中取出一封信来，递给王安石。

王安石接过信来拆开，只见上面写道：“越顿首相公阁下：某愚不量力，而欲有为于天下……”信中不过略表慰问谦逊请教之意。他一眼看过，又将信收起，道：“子明过谦了，《货币乘数效应》一文，我曾见过《西湖学刊》的转载，其想法实非常人所能及。《苏石奏折》之规划，虽过于骇人听闻，然于长远来看，却也是有利之事。非大有为之人，不敢及此。”

潘照临笑道：“然此次前来就教者，却是之后我家公子又提出的新计划。”他忽然走到马边，抽出一支箭来，在地上画了几个圈，在旁边标上“汴京”、“广州”等字样，又画了几条水道陆道相联，便就在此地解说起石越的一系列政策起来。王安石与智缘只是静静听他解说，始终不置一词。

这种态度，竟让潘照临心中亦惶惑起来。石越给他的指示，是要说服富弼、王安石支持自己的政策，特别是解除持兵禁令，以后后续的一系列政策：钢铁产业化，部分军器民营生产等等——实则这不过是军器监改革的进一步而已，军器监的一些军资，已经开始向民间采购，而非采用过往的“进贡”，更不是物无轻重，皆由军器监属下作坊来亲自生产的格局了。但是眼下，王安石的这种态度，却让潘照临感到莫测高深。他并不知道王安石对于石越的真正观感如何；而这种观感是不是会最终影响王安石的政治判断，他也不能把握。他在王安石身上感觉的，是一种奇怪的气质……

“相公，依贫僧之见，这份计划，最终必然会通过。军屯之利，还有便利湖广四路以及川峡诸路漕运，这已是十分诱人。而亦不扰民，司马君实等人也不会反对。”智缘待潘照临说完，沉吟一会，便抢先开口说道，他本人十分认可这个计划。

王安石却只是沉吟不语。

潘照临试探着问道：“不知相公以为如何？我家公子说，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以他的才华见识，必然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

“子明之识，远在众人之上。”王安石打断了潘照临的话，沉声说道。“只是某虽无大病，然年弥高矣，衰亦滋极，稍似劳动，便不支持，朝中大事，实无精力关心。况且远在东南，亦不当于多论朝事。”

“士大夫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岂可逃避自己的责任？”潘照临正色责备道。

“肉食者谋之可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夫已经无意政治，只

想退而著书，以老天年。西湖学院所译诸夷之书，虽多有晦涩不可解之处，然亦颇有真知灼见于其中。老夫老年丧子，功名之意已绝，只欲于学问中求一解脱。盼潘先生替老夫回复子明，望他能念同殿之情，吾尚有一子一女，便托他照顾。”王安石的回答，让潘照临与智缘都大吃一惊。

“相公之才，只怕天子不许隐居。”

“老夫已上表请求致仕，君臣相知一场，想来皇上会许我。”

“相公，此事亦非元泽之愿！”

“某一生抱负，已付东流，子明后起，政策谋略，远胜于吾，某又有何可坚执者？且吾儿既逝，某之抱负，更无后继者。曾子固、蔡持正之辈，虽则聪明多智，吏才敏捷，然恋于禄位，终难寄以大事者。惟一吕吉甫，或可期待，然此人之材智，亦无须他人帮助。”

“吕吉甫？”潘照临不觉摇了摇头，道：“真能继相公事业者，惟石公子一人而已。相公无非想要富国强兵，石公子必能让大宋国富兵强。”

王安石目光一闪，轻轻说道：“子明抱负，不止此尔！”

他这轻轻一句话，却如平地霹雳，将潘照临与智缘都吓了一跳。二人顿时脸色齐变，潘照临立时说道：“相公此言差矣，石公子忠心事国，岂有他志？”

王安石转过身去，摇头道：“我并非此意。老夫已知先生来意，若有天使至此，询问老夫意见，老夫必然会凭心回答，绝不会欺瞒圣上。潘先生尽可放心，老夫于子明的政策，非常赞赏。”

潘照临注视王安石良久，他虽然任务完成，却又凭空添上一桩心事，也不知是高兴还是烦恼，表面上却只是恭恭敬敬的欠身说道：“得相公一言之赞，石公子行事，便可放心。石公子曾言道，天下士大夫中，能为后世表率的，不过王相公与司马参政二人而已。二公心愿，皆是要使国富兵强，百姓安乐，公子也必当为此目标，竭心尽力，死而后已。”

王安石脸上却无半分激动之色，只是微微点头，转目注视智缘，叹道：“吾儿之死，让我明白许多道理。我今生惟欠皇上知遇之恩，粉身碎骨难报。其他再无别想。大师虽在空门，却有一身才智，不可轻弃。不若便从此投了石子明，也好不辜负胸中抱负。安石只有一语相告，望大师念着你我几十年之交，他日切不可有负赵家。”

智缘望了潘照临一眼，又注视王安石的目光，知他心意已决，但是他也不愿意这样自贬身价，轻易投靠石越。当下淡淡一笑，道：“相公心意既决，贫僧依然便回大相国寺可也。”说罢合什一礼，便欲飘然离去。

潘照临却知道智缘此人，人脉深广，在河套一带蕃部更是颇有威信，石越若得此人襄助，自是难得的臂助，当下连忙大声说道：“大师可知我家公子为何开始要提出一个那么庞大的计划？”

智缘不由一怔，这也是他所好奇之处，当下停住脚步，笑道：“这不是进二退一之策？”

“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哦？”

“还有一个原因，却是我家公子五年之后，欲在西北用兵！故此，眼前一切计划，皆是五年为期，庞大的移民计划，欲用五年时间完成，便为此而来。”

智缘吃惊的问道：“五年之后？夏国虽小，不可轻视。五年之期，似乎太急。”

“若大师知其中缘故，便知不是太急！”

智缘完全被吸引住了，他走近几步，问道：“其中又有何缘故？”

潘照临却不再回答，只淡然一笑，道：“十五日之后，京师之中，可由我家公子亲自向大师解惑！大师若想知道，望不负此期。”说罢竟向王安石、智缘深揖一礼，告辞而去。

开封府狱。

唐炯在这里已经坐了很久了，他比桑充国不幸，没有什么人去营救他；但他也比桑充国幸运，因为没有人对他用刑。牢房阴森森的，唐炯一直没有习惯这里。

“吱——”的一声，牢房的门又打开了。牢头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唐炯见着来人，不由笑道：“安大人，真是难为你天天来看我。”

安惇嘻嘻抱拳一笑，道：“唐兄，别来无恙。”

“这里头管吃管住，渐渐习惯，也谈不上有恙无恙，总比桑充国好，开封府还没有用刑。”唐炯嘲讽的笑道。

“那是，其实这原也不关我事。我一个御史，也没什么旨意管这件事。”安惇笑道，一面找了块干净点的地方，就在唐炯对面坐了下来。

“是么？那就难得安大人如此重情重义，我唐某入狱之前，与大人毫无交情，不料住进了这开封府的大狱，倒高攀了安大人这样的好朋友。”唐炯毫不留情的讥道。

“呵呵……在下不过是仰慕当年唐兄做谏官时的风骨而已，并无他意。唐大人的案子，结不结，怎么结，对我而言，实在没什么好处。唐

兄不要误会。唐兄一口咬定奏折是有人匿名送到报馆，不惜在这种狱中坐下去，也不肯出卖朋友，在下十分钦佩。”安惇漫不经心的笑道。

唐炯翻了一下白眼，嘲笑道：“安大人，御史台我也呆过，这种套话的伎俩，我早就知道了。我们接到的奏折，的确是匿名送上的。安大人若有心帮我，何不向皇上保我一本？如此唐某深感大德。”

安惇笑道：“唐兄，不瞒你说，保本我早就上了。”他一面说一面从袖子中抽了一份奏折的抄本，递给唐炯。

唐炯却懒得去接，袖起手来，笑道：“如此多谢安大人厚德，待唐某出狱之后，再行报答。”

“唐兄莫非不信？”安惇的脾气好得出奇，无论唐炯如何冷嘲热讽，始终不生气。

“我有什么不信的？”唐炯经过几年的历练，早已油盐不进。其实《谏闻报》几年来一直能够不错的生存下来，委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管唐兄信还是不信，反正我的确是上本保了唐兄，唐兄出狱之后，自然便知道了。”安惇忽然正色说道。“不过唐兄这些年批评朝政，结怨甚多，这次又重重得罪了石越，出狱之后，是编管何处，委实难料。”

“安大人以为我不懂《皇宋出版条例》么？大宋刑律，我知之甚熟。”唐炯不屑的冷笑道。

“我当然知道唐兄懂。”安惇笑道，“不过唐兄若自己承担这个罪名，最终结案，自然是散播不实言论，诽谤朝廷大臣，用不实言论故意

扰乱朝政这三条。说起来也是罚个倾家荡产，然后再加杖责而已。但是唐兄在御史台呆过，想必知道栽赃嫁祸是怎么回事？皇上恨那泄密之人入骨，唐兄却揽过责任。兼之又得罪了石越，到时候若有人给你安点别的罪名，来迎合上意，讨好执政，去归义城屯田想来也未必不可能。”

唐炯眼皮一跳，神色却依然平静，懒懒的说道：“纵是如此，也是唐某的命不好。多谢安大人关心了。”

安惇缓缓起身，拍了拍衣服，走到牢门口，忽然放重了语气，冷冷道：“唐兄，我劝你还是招了的好。纵然你不招，开封府也会破了这桩案子。实话和你说，开封府调查了奏折上呈那天起，一直到《谏闻报》泄密止，有关你唐兄的全部行踪，你接触过什么人，关于这个案卷资料就有十本之多。只要将这些人一一排查，你以为会找不到么？”

唐炯蔑视地看了安惇一眼，笑道：“既是如此，安大人又何必来找我？”

安惇黑着脸转过身来，狠狠的盯着唐炯，冷笑道：“唐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吧，是韩家的衙内，还是张安国？”

“什么韩家的衙内，什么张安国？”

“韩绛的三公子韩宗吾，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张安国，你这些天接触的人中，只有这两个人有机会接触到奏折。你和韩宗吾是多年好友，满风楼喝花酒一个月至少三次；张安国与王元泽是好友，与阁下也是至交……”安惇的声音，似冰刀一样划向唐炯的心防。

“是我的朋友又如何？”唐炯并没有惊惶失措，反倒更加冷静了。

“你真不肯招？唐兄……”安惇弯下腰来，放低了声音，恶狠狠的

说道：“你以为我不敢提审韩宗吾与张安国？告诉你，我没什么不敢惹的。这两人，一个不过是有个宰相爹，一个不过是受到前宰相的赏识，但我是御史，我不怕他们！你知道皇上有多重视这个案子么？”

“按新官制，御史不能单独审案。”

“谁说我要单独审案，我是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主监察地方官吏，并稽核该府路刑名案件。正巧，开封府就是我当管！我不过是稽核该府路刑名案件而已。而且，我可以以监法御史的名义，来陪同治狱！”安惇桀桀冷笑道。

“那你还不快去做？”

“嫌麻烦，如此而已。你若肯和我合作，招出一切，则省去无数烦恼，你唐炯的罪名，也可以从轻。若你不招，我便冒冒风险，看看韩宗吾衙内与张安国大人，是否也与唐兄一样的硬气！你们满风楼喝酒说的话，我总能让那些妓女想起来！你以为这个世上，有破不掉的案子么？”安惇的眼神，咄咄逼人。

唐炯沉默良久，他心中已然知道此事败露，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但是他亦想得很清楚，为了他唐炯的前途，也为了《谏闻报》的前程，他绝对不能松口。否则《谏闻报》以后声名扫地，肯定得不到半点内幕消息，若他能紧咬牙关，纵然受罚重一点，日后却终有东山再起之日。明白此节，唐炯脸色重新恢复了木然的神态，他毫无表情的望着安惇，道：“安大人，我奉劝你不要捅马蜂窝。株连无辜倒也罢了，株连到宰相公子、尚书省官员，一个小小的从七品上御史……”

安惇的脸色已如铁一般黑，他盯着唐炯许久，恶声道：“你既然是铁了心不招，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从开封府大牢中出来之后，安惇一只脚方跨上自己那辆崭新的四轮马车，一面已经向仆役沉声喝道：“去满风楼。”仆役答应了一声，便欲鸣锣开道，却见前面一群人高声嚷嚷而来，竟将去路阻住，不由有些怔住了。安惇已坐进车中，见马车未动，不由怒道：“怎的还不走？”

一个仆役忙走近来，恭声回道：“大人，前面有人挡道。”

“谁这么大胆？”安惇“刷”地掀开车帘，怒声喝道。

“大人，好象是白水潭学院的技艺大赛，小的听说叫什么马……马拉松什么树来着，就是一群人跑步，听说一共要绕过城中的许多街道，总共加起来有几十里哩，赛跑的与看热闹的人又实在太多……”

安惇立时便明白事情之原由，暗道：“我怎的忘了这事。”心中又不免暗怪：“石子明堂堂一国参政，位列九卿，却生出来这些个怪花样，叫这么多学生举子一起赛跑，委实有失体统！”他当初听闻此事，本欲弹劾，但是白水潭学院学生众多，中进士为官的便有数十，加上此次大比，不免又有数十人要考上进士，且学院学生多有出自富室豪族的，安惇不免投鼠忌器，生怕犯了众怒。石越又说这“马拉松”源自泰西，本是为纪念一次卫国大胜而设，整个故事详情，便登在《汴京新闻》之上，安惇却也看过。年青学子都是好事之徒，又有这等名目，报名参赛者竟然数以千计，汴京百姓也将之当成不逊于大相国寺“万姓会”的一大热闹来看，于是皇帝亲自下旨，让开封府提供方便，昌王殿下还要亲自为获胜者颁奖……

他并非不知轻重之人，抬眼望去，眼见那什么“马拉松”的队伍离自己的马车越来越近，连忙喝道：“蠢材，还不让开！”

仆役与车夫闻言，连忙手忙脚乱将马车与仪仗让到一边。刚刚妥

当，马拉松的队伍便从安惇等人身边涌过，还有一群看热闹的汴京市民，紧紧跟在参赛者旁边，大声加油，更有好事者竟一路敲锣打鼓，沸声喧天，热闹非凡。

安惇斜眼望去，正好看见自己仪仗中那几块写着“回避”、“肃静”的牌子，心中不由苦笑，自语道：“到底是谁给谁回避？”正自感叹了一回，回过神来便听见几个仆役在悄悄商议着要买哪支蹴鞠队彩头，今次的射箭比赛，又会是何人夺魁？他仔细听时，竟然还听见还有许多花样，买某人是一赔几，买某人又一赔几，各不相同……安惇不禁摇了摇头，暗道：“此等事情，于淳化风俗何益？回去当好好写篇奏折，向皇上说说此事。”一面板下脸来，瞪了那个几个仆役一眼，喝道：“人已过了，快点整理一下动身！不可误了公务。”

几个仆役伸伸舌头，连忙抖擞精神，朝着空空如也的街道重新鸣起锣来。安惇在马车上坐好，闭目养神，一面考虑要怎么样从满风楼的妓女身上审出消息，一面又想着要如何对付韩宗吾——一张安国倒也罢了，似韩宗吾这样的世家子弟，却最是让人头痛……

这次白水潭学院技艺大赛的盛况远胜三年之前——在熙宁七年，太学、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就已经都派了队伍来参加比赛，并且约好以后年年参加；今年除了这三家如约而来之外，横渠书院、西湖学院、岳麓书院等十余家书院，都特意趁此大比之年，派队伍来京，共襄盛举；再加上众多参加省试的举子，可以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技艺大赛。石越因此还特意添加了马拉松长跑等项目，更是吸引了汴京城无数市民的关注，以至于导致了内城空巷的情形。白水潭学院的体育馆虽然依然是免费开放，但是为了有效限制入场人数，教授联席会议采用石越的

建议，特意印刷了一种叫“门票”的小纸条，提前赠送给市民与学生。但让桑充国等人始料未及的是，一些没有领到门票的人，居然会出钱从有门票的人手中购买某些比赛的门票，最受欢迎的蹴鞠比赛门票，竟然能卖到五十文一张！若不是因为明知教授联席会议绝不会同意体育馆收费，且白水潭学院今时今日，不仅仅有学费收入，还有数千顷田产、钟表业分成、印刷出版业收入、报业收入、朝廷对一些研究项目的资助等等，资金非常的宽裕，也不会在乎那笔“小小的”的门票收入的话，石越几乎想要劝说白水潭学院不妨发展一下竞技体育。在石越看来，竞技体育完全可以在当时并不丰富的娱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商业化也是完全可行的。

石越的这种想法，最终并没有在教授联席会议上提起，反倒是和西湖学院的几个学生当成笑谈说到，不料仅仅一年之后，在扬州、江宁、杭州、苏州，就相继盖起了大型的体育馆，四个城市的一些商人，竟然率先组织起了蹴鞠、龙舟、射箭、徒手搏斗四种联赛。这种联赛与汴京白水潭学院的技艺大赛不同，完全与学生无关，而是各商行自己从民间中募集训练，然后进行循环比赛，争夺桂冠。百姓观看比赛，自然也需要购买门票。扬州、江宁、杭州、苏州是当时江南最富庶的四座城市，特别是扬州与杭州，繁华仅次于汴京，四项联赛一经推出，立时大受欢迎——最让石越意外的，是此举居然还受到司马光的称赞，虽然司马光对于收费之举有点不以为然，但是他却认为这样的比赛，有助于民间习武，较之保甲法的强迫训练，要好上百倍！

但这些都是后话。当此之时，白水潭学院技艺大赛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当安惇一路畅通无阻的走到满风楼之时，偌大一座勾栏，竟然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见安惇带了七八个仆役进来，龟公连忙迎了出来，点头哈腰的招呼道：“这位官人……”

安惇不待他说完，沉着脸喝道：“竹娘呢？叫她出来？”

“官人，您来得不巧，竹娘已经有客了。”龟公以为安惇来嫖妓，连忙谄笑着赔罪。

“大胆！”安惇“啪”的一个耳光扇去，将龟公打得直冒金星，连忙跪了下来，哭道：“官人恕罪。”

“你只管去将竹娘叫出来，否则本官封了你这院子！”

眼见安惇生气，龟公虽然害怕，却也并不动身，只是一个劲的叩头，道：“官人恕罪、官人恕罪……”

“蠢材，还不快去叫人？”安惇心中不耐烦，照着龟公，狠狠踢了一脚，骂道。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不敢？”安惇心中一动，冷笑道：“如何不敢？”

“韩相公的衙内与竹娘在喝酒，若是惹了韩衙内的雅兴，小的实在吃罪不起，还望官人恕罪。”

“韩宗吾么？”安惇冷笑一声，心道：“本官正要会会他。”他背着手踱至龟公面前，忽然笑嘻嘻说道：“我与韩公子本是世交，见见又有何妨，你便领我去见他便是。”话音方落，便听有人大声问道：“谁又与我是世交？”只听玉佩叮当，一大群人前拥后簇中，一个身白色湖丝长袍，脸敷粉，唇点朱的青年公子哥已经从里间走了出来。他身旁还依偎着一个女子，赫然便是汴京名妓竹娘。韩家宗字辈的子弟中，安惇与韩宗师、韩宗道等人倒是认识，于这个韩宗吾却一点也不相熟，不过

此时揣见模样，也知道便当是韩宗吾本人，当下淡淡一抬手，算是抱拳为礼，道：“韩世兄好雅兴。”

不料韩宗吾见安惇身着常服，平淡无奇，却态度高倨，心中已是十分不喜，连手都懒得抬，待下人搬来椅子坐好了，方跷着二郎脚，两眼望天，回道：“这位官人面生得很，我家世代交好的，似乎没有阁下。世交二字，绝不敢当。”

安惇见韩宗吾神情高傲，看着自己脸上颇有轻蔑之色，显然没把自己放在眼中，心中更加恼怒，咬咬嘴唇，笑道：“本官又不是衙内钻，岂敢高攀相府子弟？只为了一桩公事而来，要提审满风楼歌妓竹娘。韩衙内想必不会阻挠。”

竹娘听到此言，竟不知安惇为何事而来，顿时慌了神，跪倒哀声告道：“奴婢一向安分守己，不知如何得罪大人……”

韩宗吾也不知竹娘犯了何事，此时见她肩膀微颤，模样楚楚可怜，不免生了几分怜香惜玉之心，又听安惇语含讥讽，更是大怒，竟向竹娘笑道：“有何了不得之事，本公子自会给你做主。”一面挑衅地看着安惇，道：“大人，不知道竹娘犯了何事？”

“此事不劳韩衙内过问。”安惇背着手，冷冷说道。又讥道：“难不成韩衙内还想要来阻拦本官么？这倒也不难，不过下官却要先劝衙内回府好好读书，等中了进士，当了官，再来打抱不平，方为时不迟。”

韩宗吾屡试不中，只是靠恩荫受勋爵，向来都引为奇耻大辱，安惇如此当面讥讽，他又是作惯了威福的人，此时那里按捺得住？霍地站起身来，破口骂道：“你别口口声声本官本官的，当本公子没见过官么？你若识相，便立时滚出此地，否则，就休怪本公子不客气。”说罢

一咧嘴，一群家丁便已将安惇等人团团围住。

本来韩宗吾若是知道安惇是御史，自是不敢如此放肆，但是他怎么会想到竹娘一个小小的歌妓，竟然会劳动御史亲至？因此他以为安惇只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官，那么以他韩家的声威，自然是不会放在眼中的。但安惇既然身为御史，有参劾之权，便是韩绛都要礼让三分，如会竟会怕他的儿子？他眼睛高抬着，只略略打量了韩宗吾一眼，不屑地笑道：“韩家有你这样的儿子，若不败亡，是无天理。”

韩宗吾哪里知道安惇是存了心要激怒他——韩家世代缨簪之家，终宋一代，都非同小可。他家中长辈兄弟，无不以诗书自持，做官不稀罕，考中进士，方是荣耀。韩宗吾学问不精，又不愿意去太学与白水潭学院读书，在家中兄弟面前，常常都是抬不起头来，因此才流连于声色犬马之中。偏偏安惇神态语气，每一桩都直中他的心病，早已惹得他恼羞成怒，一时也不及细想：眼前之人若当真只是一个开封府小官，又如何竟敢平白惹他宰相公子？只是涨红了脸，作色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如此无理？来人啊，给我撵了出去！”他那些家丁侍从，平时间跟随主子为所欲为，怕过谁来？只听得韩宗吾一声吩咐，便气势汹汹冲了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鞭子棍子，纷如雨去，便向安惇等人打去。

安惇不料韩宗吾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冷不防竟吃了几鞭，眼见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敢再留，连忙由仆役护着，狼狈逃出满风楼，口里兀自骂道：“好你个韩宗吾，你与你老子便等着圣上降罪吧。”那些韩家人见安惇手忙脚乱爬上马车跑去，一个个叉手嘲笑，浑不当回事情。

安惇又羞又怒，催着车夫便要回御史台调兵，不料方出了一条街道，便见前面一队仪仗马车经过，他定睛去看旗牌，不由大喜，原来经过此处的，却是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与参知政事太府寺卿石越！当下

安惇也顾不得许多，连忙提着衣襟跳下马车，飞奔过去，一面高声呼道：“冯参政、石参政，下官安惇有事求见。”

石越与冯京本是刚刚从崇政殿议事回来。原来派往辽国南京的使者已经回来，说辽国新主耶律濬愿与大宋重订盟约，永结世好。并许诺以每岁马二万匹、牛二十万头的限额，与大宋进行互市，但是耶律濬需要的，不仅仅是宋朝的弓箭，还有大宋新近打造的上等钢刀、钢片盔甲、震天雷、霹雳投弹，以及粮食与食盐，再加上一份双方皇帝盖上印玺，向天下颁布的同盟诏书——耶律濬愿与赵顼结为兄弟，两国约为兄弟之邦，辽国兄事宋朝！

如此大事，赵顼自然要召集所有重臣商议。石越没料到耶律濬竟然如此聪明，针对宋朝明显的趁火打劫，不仅不动怒，反而放开手脚，不仅跳出不向宋朝卖马的成规，反而主动出价，要求得到宋朝更多的支持——一旦真的签订那样的盟约，宋朝若毁约，就无疑是赵顼向天下百姓宣布他背信弃义，在重视信义的宋代，难免会严重影响到士气民心。耶律濬摆明了是想用区区二万匹马的市易，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至于震天雷、霹雳投弹等物，那不过是漫天要价的一部分，摆明了宋朝绝对不会卖的。

宋朝君臣商议了半天，一时难作决定。虽然自韩絳、吕惠卿、文彦博以降，大宋的重臣，都清楚的知道宋朝此时并无攻辽之实力，但眼见敌消我长，轻易签订盟约，作茧自缚，自然谁都不愿意。但若不答应，却又有不便明言之处——万一耶律濬能迅速平叛，到时候只怕便会招来报复，如此亦非众人所愿。

因此，退朝之后，石越便邀冯京一道去自己府上，想与他私下里交流一下意见，且商议一下官制改革的下一步计划。不料半途之中，竟被安惇拦住。

石越因楚云儿之事，与安惇本有素怨，此刻见安惇模样如此狼狈，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当下坐在马车之上，略带嘲讽的问道：“安大人，何事竟然急急似丧家之犬？”

安惇眉棱微微一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恼怒之色，但他入仕愈久，心机愈深，只欠身道：“参政说笑了，下官冒昧拦驾，却是想请冯参政、石参政替下官主持公道。”

冯京眉头微皱，却不应话，只是望着石越。他与石越毕竟私交颇深，不久前还在商议要把石起之女许配给冯京的孙子，两家约为婚姻。安惇与石越之间的恩怨，他岂有不知之理？自然是不愿意拂石越之意。只听石越冷笑道：“安大人身为御史，朝中谁不退避三分？怎么还要我们来主持公道？安大人的公道，只怕唯有皇上能主持。若无他事，我等便要告辞了。”

安惇见石越转身欲走，连忙高声呼道：“参政，若是有人殴打朝廷命官，参政也要坐视不管么？”

石越闻言不由一怔，若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情于理，他没有不管的道理，否则只怕又要掀起轩然大波。当下沉着脸望着安惇，道：“安大人，难道有人殴打你么？若真有此事，我自然要管，不过是非曲直，我也要弄清的。若有人在外面胡作非为，我却不能官官相卫！”

“那是自然。”安惇立时应道，一面便将自己如何发现泄秘案的破绽，如何去满风楼寻找证据，如何被韩宗吾所阻，一一说了。只是却瞞

过了自己去见唐垌的情形。这泄密案本是皇帝关注的头等大案，石越直到此时，也没有完全洗刷嫌疑，本来安惇发现线索，于石越也是好事。但是他在大宋朝的最高层摸爬打滚了数年，面对与自己有怨的政敌，又岂敢掉以轻心？当下微睨了一下安惇，似笑非笑的说道：“安大人，既要去传人，不穿官服，不带兵丁，未免过于不慎了。韩衙内又焉知你是不是大宋的官员？”

“下官微服私察，方能得其真。便下官不是官员，韩宗吾如此行事，亦是横行地方，仗强凌弱。何况他明知我是朝廷官员，分明是不将朝廷命官放在眼中。”安惇忿然道：“如何？参政是不愿意管这事么？”

石越正要答话，便听冯京轻轻拉了一下自己的袖子，低声道：“子明，安惇是想害你我得罪韩相公。此事要三思而行，若是去了，此事坐实，只怕韩相公难安其位，得罪韩家不轻；若是不去，安惇必生事端，我等皆难免要受皇上斥责。”石越心中也早已明白此节，当下微微点头，目光霍地一闪，计上心来，笑道：“安大人微服去满风楼，是真办官事，还是争风吃醋？某等无从确知。此事某自然会知会有司查明，并上奏皇上一一韩宗吾若果真如安大人所说无法无天，他是宰相之子，还能跑到哪里去？安大人似乎不必急于报仇。如此，安大人且先回御史台，某等差人将韩宗吾叫我府上，细细讯问。明日再向皇上分辩此事可也。来人……”石越不待安惇答应，便向侍剑唤道：“带我名帖，去满风楼，请韩衙内与竹娘请到府上。”

安惇本欲致石越于两难之地，借机挑起韩、石之间的矛盾，不料石越居然还有这一手，而且行事之间，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中。但人家位列九卿，是皇帝倚重的参知政事，军国决策，无不参预，自己却不过一七品御史，权虽重，位却卑，若无道理在手，自然也无法与之抗颉。只

得抱拳说道：“泄密案非同小可，盼参政能秉公行事，无愧士大夫的风骨，对得起天下的人望。”说罢又一欠身，道：“下官告辞了。”

“不送。”石越淡淡抬手，不待安惇走远，便吩咐道：“回府。”

冯京待车帘放下，微微一叹，轻声道：“又会是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

石越却似乎无动于衷，笑道：“冯相不必担心。这些些阴谋，又能成什么气候？无非争权夺位而已。我本以为此事是针对我的，不料竟然不这么简单……”说罢轻轻一笑，道：“富韩公的奏折已经递了进去，韩国公支持修路与军屯之事，眼下就只看王介甫的意见了，料来此事通过已有九成。然军屯之事，究竟由工部屯田司负责，还是由枢府东南房负责，或者组成新的衙门来推行，依然有待商议。我特意想问问冯相的意见，不知如何更好？”

冯京微一沉吟，他自是知道由枢府负责，事情皆由文彦博，于石越而言，远不如由工部屯田司更好施加影响。大抵尚书省诸相，这一点上都与石越利益一致。不过如此一来，工部的职位，立时就炙手可热了。冯京不愿意轻易表态，笑道：“军屯之事，不可操之过急。朝廷方针一定，依我之见，可以让枢府职方馆、东南房，兵部职方司、驿传司，工部工部司、屯田司，以及将作监有司，各遣能员，秘密分遣各地，负责堪定修路之路线，军屯之地点，作好前期准备。”

“此议甚善。”石越微笑赞道：“其妙在‘秘密’二字，便是不许扰民。各官员司责须当明确，路线地图要测绘清楚，一切困难、预计开支，至于周边物产民情，皆要上报。待日后执行，若是一如所报，则记功奖赏；若有不实虚妄，则要追究其责任，加以严惩。每地各部司各派

一人或数人，如此则不易欺瞒。此外，我欲禀告皇上，请皇上允许，派各学院博物系学生随行实习。争取年底之前，完成此事。明春就可以进行军屯，修路则选农闲时进行。”

“修路由工部司负责，一切自有成规，只要勤于督促，便可放心。”

“虽说如此，我却每每担心小吏舞弊，使朝廷良法，反成恶政。思来想去，惟完善制度，方能杜绝此弊。”

“制度虽善，亦须人来执行。若人存心不正，制度再好，亦流于形式。依我之见，与其多事完善制度，不如澄化风俗，肃清吏治为上。”

“非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历代以来，非上贤不能为之。然上贤不常有，故平常人家，皆有门闩与铜锁。敢问冯相，门闩与铜锁，是用来防范何人？”

冯京不知石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笑道：“自然是防盗贼。”

“非也。此二者，防君子不防小人，防良民不防盗贼。”

“这……愿闻其详？”

“若真是盗贼，岂有门闩与铜锁能防范得住的道理？若能防住，世间便再无盗贼。门闩与铜锁，最多让盗贼稍稍麻烦一点而已。但是二物却能让君子与良民，见而止步，故曰，防君子与良民甚有用。”冯京一时没有明白石越之意，一头雾水，只觉石越强辞夺理。石越知他不解，又笑道：“倘若某屋，大门洞开，堂中放着黄金千两，且无人看守，敢问冯相，世间不取此黄金者，能有几个？”

冯京笑道：“此万中难觅一人。”

“正是。”石越又问道：“若是这千两黄金，大门紧闭，铁箱铜锁，试问冯相，世间不取此黄金者，又将有几入？”

“大抵清白持家者，必不会取。若越墙破门而入，便是盗贼了。”

“正是如此。”石越笑道：“制度之设，便如门闩与铜锁，其目的是为保护大部分人的名节。制度愈是完善，则世间君子越多。故我以为，欲使民风官风澄朴如古，一则自然还要德化，以德治天下，若处道德沦丧之时，便有严刑峻法，亦不能止人为盗贼，好的制度并不能决定一切，同样的制度，在此处是良法，在彼处则是恶政，便是道德不同所致，此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即便是三代的制度，也不能照搬于今日。但另一方面，仅有德化，亦不足以自恃。譬如日日有黄金千两唾手可得为诱惑，便是一日在其耳边念上《论语》三百遍，亦难使其不作贼。故此我以为，道德教化与完善制度，二者不可偏废。”

“道理自是如此……”

“人情都是趋利避害。制度之设计，便是要使众人知道，做好人便是利，做坏人便是害。”

冯京苦笑道：“子明，种种情弊，想要杜绝，绝非易事。制度过于严密，也并非好事。做宰相的，要有包容之心。要知道阴阳为天地之道，宰相之道，在于调和阴阳，而并非执其一端。否则，徒然多事，让天下不安而已。”

石越知道冯京倒也并无恶意，只是一时难以完全理解自己的想法，当下笑道：“冯相放心，我绝不会做商鞅、李斯的。”

石越与冯京到达石府之后，二人方坐下来，便听侍剑来报，韩宗吾与竹娘已经请到。石越与冯京微微一笑，连忙吩咐侍剑将这位韩衙内与竹娘请进客厅。

韩宗吾虽然是宰相之子，但是身份比起石越来，却有天渊之别。他于石越，素来是高攀不上，此时忽然接到石越的帖子，心中不免惴惴不安。走进厅中，正要行礼，却又见冯京也在，更是吃了一惊，连忙拜道：“学生见过冯参政、石参政。”竹娘也盈盈跪了下来，欲要参拜。

石越却抬抬手，笑道：“韩世兄、竹娘姑娘，不必多礼。来人，看座——”

早有仆人过来，给二人上茶看座，韩宗吾见石越如此客气，稍稍放心，一面抱拳问道：“参政召学生前来，不知有何吩咐？”

石越笑道：“的确有事相询，不知韩世兄与竹娘姑娘，可否如实相告？”

“参政下问，焉敢不答？”

“如此便好。”石越站起身来，慢慢踱到二人面前，看着韩宗吾，笑道：“在下便是想问问二位，那份奏折，是不是韩世兄泄露给唐垆的？”

韩宗吾被石越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愕然道：“不是，不是。”

“韩世兄，此事你隐瞒无益。你若能坦白告诉我，或还有转寰的余地，也保住了这位竹娘姑娘一条小命。我坦白向你说罢，你可知道今日

来满风楼的人是何人？此人朝中赫赫有名，乃是御史安惇。世兄今日得罪了他，只怕明日令尊都难免要受到牵连……你若再瞒上这等大事，到时候只恐真的要祸及家门，牵连不浅呀！”石越看着韩宗吾与竹娘，从容而恳切的劝说道。

冯京也温言说道：“我与石参政，与令尊，令叔皆是交好，今日之事，贤侄还是要实话实说，以免误了大事！”

韩宗吾万万料想不到自己打的竟然是当朝的御史，尤其安惇的名字，他也是听说过的，当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想起后果，不由得后怕，竟然瘫在椅子上浑身颤抖，半晌说不出话来。那竹娘被卷入这等大事中，早已目瞪口呆，只是垂头屏气，连喘息都不敢稍大一些儿。

石越静静的望着韩宗吾，柔声说道：“那份奏折，是令尊带了抄本回家，所以被你看到了么？”

“不是，不是。”韩宗吾似乎还没从震惊中回复过来，听了石越的问话，条件反射似的一颤，便即慌忙否认。

“那你如何得来的？”

“我……”韩宗吾望了石越与冯京一眼，一咬牙，道：“我是拣来的。”

“拣来的？”石越与冯京不可思议的望着韩宗吾，齐声反问道。

韩宗吾见二人似有不信之意，急道：“家父家规甚严，我等兄弟轻易不能入家父书房，我怎能偷看到？实是那日我约了唐垌去满风楼喝酒，在楼外的街上与人发生口角，那人伤了我两个家人，逃跑之时，不慎遗下这个包袱，学生想查知此人是谁，便打开了这个包袱，只见里面

除了一些铜钱外，便是这封奏折。学生当时也不知是真是假，便和唐炯炫耀……”韩宗吾在此处，却是撒了点小谎——他以为既是捡来的东西，无论真假，告诉唐炯也不会与他韩宗吾有关，这才没有顾忌。

石越见他神色惶急不似撒谎，不由得苦笑问道：“你看到这个包裹，也不觉得可疑么？”

“学生以为那或是个盗贼……”

“没脑子！”石越一边在心中暗暗骂了一句，一边却在口里安慰道：“既是如此，奏折还在么？当时必有家人为证。”

不料韩宗吾低垂着头，低声道：“那奏折，学生在唐炯入狱时烧掉了，但做证的家人倒是有。”

“草包！”石越再次在心中暗骂了一句，他望着韩宗吾，心中颇有些哭笑不得。当真是龙生九子，子子皆有不同，韩家也并非没有英杰之士，否则那能在宋代盛极一时？但韩宗吾此人，却的的确确是既无心机又无胆色，十足的一个纨绔子弟。如今还亲手毁掉了物证，纵是韩绛只怕也要百口莫辩了。

“世兄现在即刻回府，快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令尊。以令尊之明，自然能猜到事情真相如何。只是事已至此，只怕也没什么更多的办法。单单只今日满风楼之事，便已足够令尊头疼了！”石越几乎是叹息着的说道，想起以韩绛的厉害，竟然会有这么一个草包儿子，他的心中对韩绛，但也有些同情。

“我若回去，会被家法活活打死的。”韩宗吾脸上露出极恐惧之色，一边哀求的看着石越与冯京，似乎想恳求些什么。

“事到如今，只怕令尊已经没有空来打你了。”石越又叹了口气，一边高声唤道：“石安，送韩衙内回府。”

待石安将韩宗吾与竹娘送走，石越与冯京相顾一叹，二人心中皆是雪亮：韩绛在尚书省政事堂的日子，只怕已经是屈指可数了！

果然，次日早朝，安惇便即弹劾尚书左仆射韩绛教子无方，纵子行凶，殴打朝廷命官，且事涉泄露朝廷军机。顿时令得满朝惊骇，韩绛自韩宗吾回家，便已知悉此事，早已准备了谢罪的表章递上，自请引咎辞职。安惇一个七品御史，仅凭一己之力，扳倒宰相，一日之内，便名噪天下。

接下来数日之内，赵顼接连降诏，罢韩绛相位，夺韩宗吾勋品，以安惇为殿中侍御史，韩绛这个尚书左仆射屁股还没有坐稳，短短几个月就被罢相，尚书省暂时便形成了以尚书右仆射吕惠卿为首的新格局。

而唐垆亦在交纳巨额罚金之后释放出狱，但是《谏闻报》在财政上受到重大打击，无力复刊，只得暂时停刊。唐垆出狱之后，因为一贫如洗，不得已远赴杭州，加盟《海事商报》。

但是这一切，对时局产生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韩绛本身是个没有特别坚定政治信念的相公，他在政事堂的作用，甚至连石越都认为几乎是可有可无——无非是用来盖印而已。而《谏闻报》也并非是有影响力的大报，虽然这可以看成是报业发展的一个小小的挫折，但是无论是石越，还是三大报的编辑们，都没有夸大这件事的负面影响的意图。

总之，大宋前进的车轮依然没有停止，并且一直停留在石越所希望的轨道上。

第四章 江头风怒

28

熙宁八年十月立冬之后，天气渐渐转冷。因为汴京冬月无蔬菜供应，上至宫禁，下至民间，无论贵贱，都开始购买蔬菜收藏，以备过冬之用。这段时间，汴京四门大开，过冬物资车载马驰，充塞于诸官道。连接汴京与扬州的汴河，也是船来船往，一片繁华景象。自从石越任太府寺卿之后，杭州的海外贸易与鼓励商业政策，得到了大宋朝廷最高层的直接支持，以扬州、杭州、江宁、苏州、明州五大城市为中心，一个繁荣的江南商业圈初步形成。而这个地区与汴京的主要联系通道，便是汴河。无数的丝绸、瓷器，甚至是制造精美的钟表，以及普通人穿用的棉布、粮食、食盐、茶叶，海外进口的香料，还有晶莹剔透的玻璃杯，都要通过汴河，运往京师，或上贡给皇宫，或者在市场上出售。汴京这座庞大的城市，对于“扬杭商业圈”的依赖性，更加明显。

此时，在汴河之上，一艘商船正降下帆来，缓缓通过东水门进入汴京外城。懂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艘商船是用栗木制成，载重三千石，与汴河上标准的运粮官船，是同一型号。不过一般运粮船的船舱装饰，远不及此商船精美。船头站立着一僧一商，二人正指点谈笑，让人

诧异的是，僧人眉宇之间竟颇有慷慨之色，而商人亦有一种异于常人的雍容气度。

商船过了东水门后，一路缓行，直至内城角子门附近的相国寺桥之畔，方靠了码头。早有仆役童子先行上岸招呼，僧、商人二人方才并肩上岸。却见岸上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手挽白马，站在码头边的一棵柳树之下，见着二人，连忙笑吟吟走上前来，深揖一礼，道：“侍剑见过二叔、智缘大师。”原来这二人，便是唐甘南与智缘。潘照临那日辞了王安石与智缘之后，即拜会唐甘南，托他此事，叮嘱务必要将智缘引入石越幕府。唐甘南却也听到京师意欲开发湖广的诸般政策，便欲上京见见石越，了解详情。因此连忙托人访着智缘，殷勤相邀。智缘也不拒绝，二人竟相携来京。唐甘南早用急脚递五百里加急告之石越，石越本欲亲来迎接，但他以参政之尊，毕竟颇忌招摇，兼之公务烦忙，便只遣侍剑前来。这是示唐甘南以亲昵之意。

唐甘南也知道石府的仆人，与一般府中不同，侍剑在石府之中，亲信更甚于唐康，忙笑道：“许久不见，你又长高不少。府中一切安好？”

“参政与夫人甚安。这几日朝中事务太多，参政不能亲迎，多有怠慢，还请二叔与大师不要见怪。我已经备好车马，便请二叔与大师过府中叙话。”

“阿弥陀佛。”智缘轻宣佛号，笑道：“石参政实在太客气了。不过贫僧离京日久，还是想先回大相国寺一趟。”

“大师可是怪我家参政失礼么？”侍剑笑道，“委实是参政此时尚在宫中未还。参政早晨进宫前，还吩咐府中备好斋饭，便盼大师佛驾光

临。”

智缘望着侍剑与唐甘南，笑道：“贫僧岂敢做如是想？实在离寺日久，心中挂念。”说罢双手合什，欠身道：“贫僧便先告辞了。”

侍剑忙道：“大师且慢。既是大师想着回寺，便让小人送大师一程。改日我家参政必然亲来大相国寺，向大师讨教。”

唐甘南也笑道：“大师莫要再推迟，说起来在下也有许久没有去过大相国寺，正好一道送大师一程。”

智缘见难以推辞，当下笑道：“阿弥陀佛，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那是小人的荣幸。”侍剑一面笑道，一面往远处打了个招呼，便见两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应声而至，旁边还有八个骑着骏马的家人。侍剑将唐甘南与智缘请上马车，自己也上了马，挥鞭笑道：“去大相国寺。”自己却一马当先，上了相国寺桥，绕了几道弯，竟往保康门方向走去。那些家人一愣，旋即会意，不动声色的紧跟着侍剑驰去。

不料闹市之中，人来车往，车马不敢走快，走了三四十分钟，智缘在车中不耐，掀开车帘往外一看，见外面景物，赫然已是出了汴京内城，顿时一愣，立时便知道是上了侍剑的恶当。侍剑见车帘一动，已闪到车前，笑嘻嘻赔罪道：“大师莫怪，是我家参政要小人务必请大师请到府中，以慰仰慕之情。小人不敢违了参政之令，这才出此下策，待到了府中，大师要打要罚，任凭大师处置。”

智缘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不料自己聪明一世，却被一个毛头小子所诳，眼见他笑嘻嘻的绝无恶意，竟是发作不得，又终不能从车上跳出去，大扫石越的面子。只好苦笑摇头，道：“岂有如此胆大妄为的书

僮。”

侍剑吐吐舌头，笑道：“我老早便听参政说，大师与王相公交好，于世俗礼法，尽不在意，是超凡脱俗之人。料来必不怪罪我不知上下的。”

智缘笑道：“贫僧不来怪你，自有佛祖怪你。骗人是要下割舌地狱的。”

“阿弥陀佛，大师你这不是骗我么？前些日子，小人还去了汴京的十字僧庙，他们就吓我说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呢。小人就寻思，我有什么罪孽可言？我家参政是个大好官，大忠臣，常和我们说要善待百姓，身居高位要有同情怜悯之心，小人年纪虽小，可从来没做过一件坏事，如何便说我有罪呢？我小小的骗一下大师，佛祖慈悲，再也不会让小人下地狱。”侍剑口舌伶俐，素性倚小卖小。

智缘听到此言，双眉微垂，温声道：“善哉！石参政能持此心，是朝廷百姓之福。”

侍剑当下揽络而行，一面和智缘说些京师里的笑话，时不时问些佛经要义，西北风俗，乃至医术药材，他是石越的书僮，石府藏书已不少，白水潭学院又另有图书馆，甚至皇家藏书他都能借阅，交游见识，又尽是大儒俊彦，论起见识之博，较一般的书生，都要胜过一筹。此时即是要投其所好，便故意引智缘说些得意之事，竟是让智缘刮目相看。

大约同时，大内武库。

随行皇帝赵頊检阅武库的，有尚书右仆射吕惠卿、枢密使文彦博、

副使王韶、兵部尚书吴充、卫尉寺卿章惇、军器监苏颂，宦官李宪、张若水、李向安，还有特旨随行的户部尚书司马光、太府寺卿石越与吏部侍郎韩维、兵部侍郎郭逵、以及兵科给事中郭申锡等人。狄詠全副戎装，率领着御龙直左班的五百名侍卫，紧张的戒备着。没有人想到赵頊会突然要率领大臣们巡视武库，也难怪众人如临大敌一般。

“朕自束发，即知为人君者要使臣民安居乐业，马放南山，铸兵为犁，方为太平盛世。然我大宋自建国起，实无一日之太平。灵武未复，燕云沦陷，旦夕有变，虏骑数日之间便达汴京城外。国家社稷，实有累卵之危。朕前日读报，闻泰西之地，有古巴比伦国，曾有所谓‘空中花园’者，我大宋之太平，便如此物，实是空中楼阁。兵法有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今日之势，则是敌虏为不可胜，以待我之可胜。祖宗所以勤修武备，养兵百万者，非不知其劳民伤财，不得不然耳。故朕一即位，即讲求富国强兵之术，其意无他，欲致太平尔。卿等观武库甲兵，谓之‘凶器’，朕却以之为太平之器。”

“陛下。”司马光早听得不太顺耳，待皇帝说完，便即反驳道：“臣以为欲为不可胜，在德不在险。”

“臣却以为天时地利人和，德者人和，险者地利，二者不偏废。”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论点嗤之以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在德不在险。若天子勤修德政，孰敢轻犯？”

“非也，形胜之地，兵家所必争。若谓在德不在险，此宋襄公所以败国亡身也。司马公精于史实，岂不知耶？历代王者，无不据有形胜之地。以本朝而论，仁宗皇帝便是仁君，而元昊扰边，关中震撼，百姓劳

苦转运，死者万计，及至今日养兵百万，劳累百姓者，皆非我大宋无德所致，而是我大宋无险所致。故陛下所言实为至理。一劳永逸之策，还在收复故地。北控燕云，西据灵武，进取西域，此万世太平之基。纵边疆小警，亦不至动摇我中原根本。”

司马光冷笑道：“吕相公不知道历代亡国，多非由外族，而是由德政不修，导致百姓叛乱么？”

“是么？司马公不妨听听石子明怎么说。”吕惠卿望了石越一眼，不动声色的说道。

石越知道二人争论，并非仅仅因为过往不和。宋朝百姓评论吕惠卿与司马光的关系时常笑言：“一个福建子，一个陕西人，如何厮合得来？”二人的确是生性不能相投。但是此时争论，其根源却依然是为了部分兵器民营化。司马光虽然不反对解除持兵禁令，但是对于兵器民营化，却认为是走得太远了，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但是不知为何，吕惠卿对于部分兵器生产民营化，却一直表示了坚定的支持态度。若按司马光的观点，则国家败亡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固然一方面要敦促皇帝修德政，另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的要防范百姓；而吕惠卿的观点，则是直指主要威胁来自异族，那自然要进一步的武装百姓，方为上策。石越本来乐于见到吕惠卿出头争辩，不料几句话下来，吕惠卿却将球踢到了他的脚下。

石越连忙笑道：“臣的确曾向皇上言道：历代亡国之原因，非止是人君德政不修，亦是因为豪强数百年兼并土地，使得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若再加官府失德，则民不聊生，这才盗贼蜂起，致有亡国之祸。若使百姓有一线生机，断不至于反抗朝廷。本朝若要脱离治乱循环之道，须从根本处下手，朝廷要时刻给百姓找一条活路。本朝向来是不抑兼

并，本也无可非议，实是兼并原本也抑制不了，但也不能无所作为，毕竟还要鼓励、帮助百姓开垦新田，亦应当鼓励工商业，让工商业能尽可能多的吸纳贫民，天下少一个饥民，便是少了一个叛贼。这才是治本之道。必要之时，还要组织无业之民开疆拓土，就地扎根，以缓解兼并之害。”

“治乱循环，实是气数。历朝概莫能免。何况鼓励工商，则务农者少，务农者少，则粮食不得增加，粮食不得增加，则百姓必然饥馁，石子明所言，前后矛盾，本末倒置。况且百姓重视乡土，不乐迁移，强行征发，必致大乱。”文彦博听得极不舒服，不由亢声反驳道。

“文相公所言差矣。凡太平日久，则人口必然增加，此势所必然。若初有人口一万，历二十年，则可至二万，再历二十年，则可以至四万，如此递增，百年太平，人口滋长，必然构成压力。何也？因垦田数之增加，无法比上人口数之增加。而且兼并一事又难以杜绝，便有更多的人来分更少的土地。土地所增有限，多数又归于兼并之家，贫者所占土地愈少；而人口增长却无穷尽，是百姓终有无法生存之一日。故每逢末世，百姓生子杀子，生女杀女，大伤天和，虽如此亦不得苟全。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实由此来。所谓盛极而衰，亦是由此。历代最盛之时，亦是在籍人口最多之时，人口一旦再加增长，则土地便显不足，于是百姓谋生不暇，一切动荡，皆由此引发，国家亦不能不转衰。故要想长治久安，朝廷一定要为百姓谋生路。百姓不乐迁移，亦不必强行征发，可以鼓励之，诱使之，人情驱利避害，若迁移之利大于不迁，则未闻有不乐迁者。至于以为重工商而伤国本，此商鞅之鄙见，非圣人之义。商人使物资流通，使农夫能以物换物，能让最好的农具、种子传遍天下，非徒然害农而已。何况朝廷还可征收商税，此处多得一文税，农夫则可少缴一文税。工商与农业，并非是一端繁荣必使一端受害，而是

可彼此皆受益于对方者。是圣人方以士农工商并列，未尝偏废。臣在杭州时，鼓励商业，未闻杭州粮食减产，农夫之家，亦只从中获利。臣以为，商鞅那点见识，实不足法。”

“巧言令色。”文彦博拂袖怒道：“陛下不可轻信此言，历朝未闻有不重农而国富强者，农为国本，不可动摇。治国之道，务在安静。”

石越笑道：“臣未曾言要国家不重农，臣亦以为农为国本，国家不可不可重农。臣所言者乃重农之术。盖历朝偏见，以为重工商必然伤农，而臣以为未必然，兼重工商，有利于农。历朝皆以为固邦之术，在于抑兼并，而兼并却无法抑制，臣以为本朝既然祖宗以来，未尝抑兼并，则不妨另辟新径，解决之道，便在发展工商，鼓励移民垦田。朝廷治民之道，不当是为防范百姓，而当是依靠百姓，帮助百姓。朝廷若视百姓为亲友，则百姓必为朝廷之亲友；朝廷若视百姓为仇敌，则百姓必为朝廷之仇敌。视百姓为亲友，则朝廷有亿万之亲友之助，何愁社稷不稳固，何忧天下不太平？若视百姓为仇敌，则朝廷有亿万之仇敌，无论怎样防范，总是防不胜防！”

石越一番话说得赵顼频频点头，连司马光亦觉得颇有道理。文彦博虽然心中不忿，却又辩他不过，只得愤愤道：“强辞夺理！”

“臣却以为石越言之有理。臣请陛下早下决心，废持兵之禁，将军衣等十余种军资向民间商人招标，以节省朝廷开支。同时向商人出售许可令，允许民间生产诸葛弩、刀、剑等十三种兵器。至于武库兵器，亦当清点，凡老旧陈腐者，可拍卖给商人出售，或者干脆卖给辽人。臣以为，武库的兵甲，一定要是最好的。”吕惠卿满口新词，他的积极态度，更让石越大惑不解。

“陛下，将军衣等物资承包给民间，只恐缓急难用。平素固然可以省下十几万贯的开支，且能让一些百姓多赚一点钱，但是万一开战，只怕误了大事。”文彦博对于这些改革，实在很不乐意，若非军器监隶于尚书省，他早就要断然否决。

“臣却以为文公过虑了。”石越笑道：“商人若有数倍之利，虽死亦不足使之惧。一旦开战，需求增多，只要朝廷许诺给钱，焉有不尽心尽力之理。何况朝廷亦当立法，与其签订契约之时，就当规定国家若有战事之时，一切与军队有关之作坊，都需按要求开工。而纵是平时，卫尉寺与军器监都要派人进驻作坊，加以监督。凡产品交验，必须手续清晰，责任至人。若三衙属下军队发现有问题的，即可请求追究军器监之责任，而军器监与卫尉寺即要追究当事人之责任。若某作坊生产之物不合格超过一定之比例，则不仅可以要求退货，而且要追加处罚，禁止其以后参预投标，如此数部门不相统辖，互相监督，臣以为朝廷无官官相卫、欺上瞒下之忧，而民间所造军资，质量必胜于官营。何况这些军资，都是辅助性质，无非军衣鞋帽营帐之类而已，民间可以胜任的作坊数不胜数，朝廷可以分成份额，允许多家作坊投标，互相之间，各有竞争，优者存，劣者汰，一岁一投，则是流水不腐之道。”

其实当时军队干粮的等物，早便是由民间制作，官府购买。亦算是行之有效了。司马光听石越说得在理，虽然不表支持，却也退到一边，默然不语，不再反对。文彦博却吹着胡子，傲然道：“臣不信民营之物，胜于官家所制。”

“文相公不曾读过《盐铁论》？官物粗糙，汉时已然。”石越笑道反驳道。吕惠卿却游目四顾，忽然上前欠身说道：“陛下，臣大胆，想做个试验。”

赵頊心里已偏向石越，但又觉得文彦博是三朝名臣，他的意见不能不重视。且他又是枢使，亦不能不说服他。当下便笑着点头应允。众人皆不知吕惠卿弄的什么玄虚，也一个个凝目注视。吕惠卿随便叫了几个侍卫，便往武库中走去。众人等了一柱香的功夫，方见他从武库中出来，几个侍卫手中还捧着两件纸盔甲、几杆长枪。他吩咐侍卫将这些东西放在地上，这才走到皇帝跟前，欠身笑道：“陛下，臣刚才在武库中，挑了几件纸盔甲，几杆长枪。臣听说本朝的纸甲，钢刀不能入？”转身向苏颂问道：“苏大人，是么？”

赵頊也凝视苏颂，苏颂见此情形，心中已明白八九分，额上不由浸汗，硬着头皮干笑道：“确是如此。”

吕惠卿又转目注视张若水，笑道：“请问张都知^[1]，这些物什，是何时入库？”

张若水也是聪明伶俐之人，背上已是冷汗直冒，却不能不答，勉强走到纸盔甲与长枪边上，睹视片刻，方说道：“是熙宁三年之物，熙宁四年入库。”

“有劳张大人。”吕惠卿微微一笑，走到狄詠身旁，道：“借狄将军佩剑一用。”

狄詠却将目光移向赵頊，见赵頊点头允许，这才抽出佩剑，双手捧给吕惠卿。吕惠卿走到纸甲之前，让侍卫将两副纸甲叠在一起拉开，他提起剑来，随手捅过，便见那纸盔甲有如薄纸一般，一剑洞穿两层盔甲，吕惠卿随手捅了几下，那盔甲上便有几个大洞！

赵頊的脸色立时难看起来。张若水与苏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文彦博铁青着脸，默不作声。吕惠卿笑道：“陛下，文相公请看，这便是

官营之物，军国之器。”说罢，一剑挥向一杆长枪枪杆，便听一声细响，枪杆断为两截。他又提起一杆长枪，用手一扳，一个枪头竟被他拧了下来！“臣，书生尔！竟能手断长枪！”吕惠卿厉声说道：“武库之中保存此物，不知何用？此虽军器监设立之前之物，然臣曾判军器监，深知其中利弊，军器监设立之后，虽然力行责任明确，但不少军器之成本也因此提高，军衣帐篷，针线粗糙，制造鄙陋，众所周知。更有一弊，是生产之时不计成本，浪费甚多。今有官民两便之事，陛下当早下圣断。”

文彦博一时无语。司马光与吴充顾视一眼，一齐道：“臣等细想，亦以为可行。然此事犹有细节，招标由枢院或是军器监主持？如何防止作坊擅自生产军衣营帐卖给民间甚至敌国？如此等等，虽为小事，不可不虑。”

“此谋国之言。”石越赞道，“臣以为苏颂熟知军器生产情弊，章惇心思细缜，可着二人详定以闻。”

“至于部分兵器生产民营，臣依然有异议。万一有人借此屯集兵器谋反，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于此坚决反对。

一直不曾说话的韩维忽然说道：“君实过虑了。民营之兵器，实则民间铁匠即可打造，若有人要行谋反之事，本就无法防止。而凡生产兵器之民营作坊，所造兵器皆有标号，卖给何人，亦要登记。而且要购买许可之令，生产多少，生产何种武器，皆有限制，由卫尉寺派人监督。若要由此来谋反，只怕更露痕迹。许可民间制造兵器，实是为鼓励民间习武，而且是在军器监诸作坊之外，多一些储备，平时朝廷不用花钱供养，反可从中收税，而缓急之时可用。凡民营兵器作坊，朝廷亦可鼓励其研制新式武器，包括火器，但是必须向朝廷申报，由枢密院最终决定

是否可以研制。若研制成功，其有利军国者，即可以由军队购买装备，军器监下属设立兵器专利局，其研制之武器若能申请专利，十年内许其独家生产，别家若要生产，则要付购买专利之费。军队不要者，能否卖给民间，亦须由枢院批准。如此，使其研究能尽量为军队所用。如此，不仅可以节省朝廷研究费用，亦可集思广益，实是强国善策。”

“正是如此，兵器民营，并非随便许可。凡能得许可之令者，要家世清白，有足够之资产，而且其家眷必须迁居汴京，置于朝廷控制之下。这些人实是朝廷养在民间之鹰犬。”石越深感每进一小步之艰难，对敌国则讲“在德不在险”，对本国百姓就不肯讲“在德不在险”了——这种态度，石越实是非常不以为然，但是司马光等人的顾虑，亦有其立场，而且有强烈的代表性，他不得不设法消除其疑虑。

赵顼望了地下那断枪残甲一眼，凝视文彦博，问道：“文公以为如何？”

“臣终惧养虎为患，望陛下三思。”无论如何，文彦博都无法信任商人对国家的忠心。

“朕当再思之。明日朕先下诏，废持兵之禁令。苏卿、章卿可去筹画军衣等军资生产向民间招标之事。张若水、李向安会同苏颂，检视武库兵器，若下次朕再发现武库中还有这种不中用之物，小心你三人项上人头。诸葛弩等兵器民营化，再下廷议。”

“陛下圣明！”

当石越回府之时，已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石越刚刚踏进府中，

石安便迎了出来，禀道：“参政，二员外和智缘大师在客厅等候已久。”石越这才想起此事，也不及更衣，便直接往客厅走去。人未进门，瞅见唐甘南与智缘正在吃茶，而潘照临、陈良坐在下首相陪，侍剑则站立一旁侍候，石越高声笑道：“二叔，大师，可想煞我了。”

众人这才知道石越回来了，一齐起身，唐甘南笑道：“贤侄别来无恙。”智缘则高宣佛号，合什道：“贫僧有礼。”

石越连忙还礼，一面笑道：“快快请坐。大师、二叔，让你们久等，多有不敬，还望恕罪。”又向侍剑问道：“斋宴可有备好？”

侍剑笑道：“已然妥当，便等参政回府。”

“那便先开宴。”一面又告罪道：“刚刚回府，未及更衣。我先进去更衣，恕罪。”又向唐甘南与智缘分别告了罪，方进里间更衣。到了内室，梓儿正在研墨，见石越回来，忙吩咐阿旺去取了衣裳，一面笑道：“大哥可是忙煞，今几个二叔已等了很久。”

石越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笑道：“朝中事情太多，一时半会竟是撕掳不清。几乎忘记此事。”

“十一月初一清河郡主下嫁狄将军，十一月初三包公子迎娶程家小姐，大哥可不许忘记了。这两处你一定要到的。”梓儿一面从阿旺手中取过衣服，替石越更衣，一面柔声提醒道。

“这等事情就要劳烦夫人提醒了。”石越俯首亲了梓儿一口，眼角却见几上摆着一件物什，不由吃了一惊，问道：“那是何物？”

梓儿瞄了一眼，笑道：“那是琉璃杯。晶莹剔透，煞是可爱，以往只听说宫中才有此物，这次是二叔带来两只送给我。”一面向阿旺笑

道：“阿旺，取来给参政看看。”

石越却见那分明便是玻璃杯？他从阿旺手中接了过来，只见这玻璃杯的颜色并不纯净，中间夹有淡淡的绿纹，杯壁甚厚，除此之外，则与他所见过的玻璃杯并无二致，当下说道：“这哪是琉璃，这是玻璃。”

梓儿奇道：“什么是玻璃？”

“玻璃比琉璃要纯净透明。”石越简单的解释道，也不管自己的说法是不是正确。

梓儿看他神色，笑道：“大哥是喜欢这个么？二叔说，这种杯子用来喝葡萄酒甚好，不如便……”

“那过于奢侈了。”石越一面笑道，一面扣了玉带，道：“妹子，借你一只杯子一用，我且去陪二叔与智缘大师。”

他拿着杯子到了客厅，宴席已然就绪。一切既以家宴为名，石越便让智缘与唐甘南坐了上席，自己反在下首相陪。智缘得石越如此看重，心中也觉舒泰。然而石越席间所问，饮食起居之外，尽是一些西北边事民情，蕃人风俗，智缘虽然随口回答，心中却总是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竟是食不知味。

唐甘南却不知石越为何竟将琉璃杯带了出来，因找了个机会问道：“子明可是很喜欢这个杯子？”

石越笑道：“方才见着，因见此物剔透可爱，便带了出来，想问问二叔，此物是从何而来，价值几何？”

“此是自大食胡人购得，一杯值五百贯。”

“五百贯？”石越暗暗心惊，五百贯可以在汴京以外的任何城市买一座大宅院。陈良亦不禁叹道：“世间偏是无用之物最贵。”

潘照临却笑道：“如此贵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不可估量。”

唐甘南苦笑道：“这却要去何处觅来？听说琉璃是由琉璃石烧制而成，传闻之中，琉璃石产自西域。”

石越知道中国之琉璃业虽然独立发展，但进步缓慢，明代琉璃业之发展，郑和下西洋带来大量的琉璃工是其中一件大事，因笑道：“此物是人工制成。其透明如此，可称玻璃，若一面镀银，可以为镜，胜铜镜百倍。若能得其制法，其利百倍。若二叔有意于此，何不设法去买回胡人中的琉璃工？”

唐甘南眼睛一亮，笑道：“只怕轻易买不到。”

“我会写信给薛奕，托他留意。昔日赵飞燕时，所居之所，以琉璃为窗，光可照人，我大宋自己要厉行俭朴，但是不妨鼓励邻近诸国的君主奢侈一点。”石越半开玩笑的说道。

唐甘南也笑道：“倭国的贵人，高丽的显宦，以至南方交趾等国，都不难被这些淫巧之物打动。但辽国新君却似乎不是个喜欢华服玩乐之人，比耶律乙辛强。至于西夏，却要问智缘大师了，若能令其主奢侈一点，我们百姓可赚钱，朝廷也可以坐享其利。”

潘照临也淡淡道：“李元昊之所以能为乱，正是因为他学匈奴之故技，让百姓不着丝绸绫缎，不吃茶叶，以减少对于我大宋的依赖。辽国亦限制民间饮茶，正是为了避免受制于我。若能让其贵人耽于享乐，此勾践之所以兴而夫差之所以亡。”

智缘笑道：“吐蕃贵族心服大宋，亦是缘于此。羌人喜爱茶叶与大宋的衣物器饰，其贵人更是喜爱丝绸瓷器，朝廷加以恩德，便容易笼络。然夏国则不同，秉常虽然亲信汉人，喜爱汉风汉俗，但他即位之时，不过七岁，现今亦不过十五岁，尚未成年，大权一直旁落，梁太后专擅国政，置秉常如同傀儡。她以妇人专政，便只能打出重视蕃俗的旗号，借元昊旧法，来笼络一些部族首领，欲以奢侈之物打动她，只怕难以奏效。”

“那梁乙埋呢？”石越不由问道。其时正是西夏大安元年，梁太后专权已久，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梁乙埋与其子梁乙逋合谋，重用都罗尾、罔萌讹等人，权倾朝野。从熙宁二年起，便废汉仪，用蕃礼，袭元昊故智，屡屡侵犯宋、辽边境，以转移国内矛盾。至熙宁四年不得已才与宋朝议和，五年和议始定。但梁氏以外戚专权，不得不努力转移国内势力的不满，因此又屡屡觊觎辽国西京道。不过石越却听说梁乙埋父子都是喜好享乐之辈，他知智缘往来宋夏边境，深知西夏虚实，故有此问。

“梁乙埋固然爱享受，但是梁太后虽为妇人，却不可轻视。其杀伐果断，智谋深远，不下吕后、武则天。”智缘一再强调西夏梁太后之能，石越想起宋朝五路兵败之事，不由一时无语。良久，方道：“虽然如此，但夏国女主当权，幼主若昏暗，还可无事，若幼主聪明，一旦成年，必生事端。以汉献帝困于曹阿瞞，尚有衣带诏之事，何况秉常之于梁太后？”

智缘眸中精光一闪，凝视石越，问道：“参政高见。不知参政以为西夏母子，将在何日反目？”

“当在秉常行冠礼之后！若梁太后果如大师所言，她又岂会轻易归

政？”

“参政既能洞见幽明，何不早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慨声道：“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幽蓟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关内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自元昊后，国力衰落，正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笑道：“然而我听说耶律濬才智过人，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至于夏国之事，若朝廷早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夏，当其内外疑惧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一鼓而胜之。故我的不少主张，皆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为的是万一西境有事，不至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便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十年之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道：“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其时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廝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祐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此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祚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在秦州，严阵以待，谅祚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廝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廝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祚。青唐吐蕃实是宋朝有力的盟友。

石越目光转向潘照临，潘照临微微额首，笑道：“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潘照临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笑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石越连忙吩咐道：“取地图来。”顿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河东路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

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弃之不争，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祐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本是天赐良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这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祐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白白浪费，也是在所难免。“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内，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

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长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我终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要制造机会，首在用间……”

[1]. 入内内侍省都知，为入内内侍省长官，仅次于都都知，号称“参内宰”，熙宁中曾规定此职以四员为额。但宋朝限制宦官，号称“内臣极品”从不轻易授人的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品秩亦不过从五品，都知则仅为正六品。

数日之后。大宋尚书省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两府各派一人并同主持，于是工部尚书苏辙与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多个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简单明了地要求：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发现多处数据错误，以不胜任论处。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重大。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习惯，严厉地与工部的官僚主义斗争，甚至主动请求《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当时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恩许民间生产敕》，这份敕令宣布此

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但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突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正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参知政事石越与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于那些商贾，也是极有利可图之事。”石越笑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

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开源节流，明年虽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也要加大，又少了许多免役钱、宽剩钱的收入；但若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加上增加的商税与市舶务关税，撤并州县省下的费用，明年也许能净余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笑道。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五百万贯，皇帝就已如此高兴，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就应当减点税了，也让百姓稍得休息。”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减税？”赵顼心中不由一紧，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他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与民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在想什么，因笑道：“当然这减税之议，还须待财政纾缓，臣想与陛下约定，若国库连续两年盈余达到一千万贯，或者连续三年盈余达到八百万贯，便请陛下允臣此议。”

赵顼轻轻抿了一口酒，笑道：“卿何不到时再议？”

“陛下，减税之恩，当自上出。今日陛下若与臣许诺，则自此之后，臣必无一言及此。陛下何必以此大恩归于大臣？”

赵頊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頊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石子明也变得拘谨了？今日并无御史纠仪，你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惟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二字？冠军侯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较之古人，已是惭愧。”

赵頊默然良久，叹道：“闻夏主年不过十五，未知贤愚。而辽主真英杰也，昨日军报，闻他超擢一小校于营中，授三千精骑，突入上京，斩敌三百，耀武而去。辽主亦已亲率大军北上。”

“陛下可知小校何名？辽主以何人留守？”

“以萧惟信守南京，萧素留守中京。小校之名，却不得而知。”

“此悍将也，不可不知其名。当责令司马梦求打探真切。”石越实在大吃一惊，从中京至上京有数百里，孤军深入而能全身而退，必是行动迅疾如风而胆色过人方能办到。

“辽主行事用人，皆可称英主。盟约之事，文彦博上策道，可遣使

致辽主：昔有盟约，无须再订，以免示天下以隙。若要再定，则两国之君当亲约于宋辽边境，辽主必不能来，此议自罢；或者，竟许其盟约，然互市须增加为战马五万匹，民马十万匹。”

“辽国正在内战，绝无可能互市十五万匹马，更何况还有战马。这亦是拒绝盟约之意。以臣之见，此时不必自绝于耶律濬，他日若要寻一借口背盟，亦不是难事。臣以为与其如此咄咄逼人，不如一口答应辽主，双方可重缔盟约，约为兄弟之国，然而两国必须开放边境，许可官民全面通商，并约定关税。如此大宋之商品，可以直达辽国内地，而辽国所产之马、牛、羊等物，亦必然源源不断运来大宋。如此若耶律濬拒绝，则是辽国无诚意，而非我大宋无诚意；若其同意，则运来大宋之马匹，自也不会短少。异日他不断绝此商约，则辽国情弊，必然全落入我大宋掌握之中，其民衣我大宋之衣，用我大宋之物，以其之马，装备我大宋之精兵，长此以往，辽国必为我大宋之附庸；若其断此商约，内则得罪于本国百姓，外则失信于天下。大宋从中获利之民众，亦必然支持朝廷用兵惩罚，如此天下形势，尽利于我，岂不胜于断然拒绝？”

赵頊从未听说这种用通商的方法来影响一国的策略，不由将信将疑，道：“此计甚奇。然我大宋之情弊，却难免尽为契丹所知。”

“陛下所虑甚是，然敢问陛下，是大宋的商人多，还是辽国的商人多？再者当年耶律德光曾经攻破开封，真宗时辽军亦曾至澶州，河北道路，于辽国有何秘密可言？倒是燕云沦陷已久，辽国道路，我大宋惟一二使者曾至，反不知其虚实。若如此说来，臣以为还是我大宋得利多，辽人得利少。天下事，兴一利，必有一弊，惟其利害相权，孰轻孰重而已。”

赵頊听石越说起当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

自嘲道：“大河以北，辽国的确是轻车熟路。”

“陛下，宋辽之间实无秘密可言。苏轼的诗词在岳州写就，汴京与中京几乎同时传唱，辽国在大宋，焉能无细作？倒是大宋细作潜入辽国不易。故通商之利，于大宋而言远胜于弊。辽主眼下正在两难间。耶律洪基在位多年，百姓困苦，而耶律濬方一即位，便逢国中大乱。他既要安抚百姓，又要大举用兵，国内用兵，如何去就粮于敌？若与大宋通商，结好盟约，他眼下之利，一则无后顾之忧，二则可使百姓稍得纾缓，减少民怨。他若能料及长远，自知此事于辽国，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总有一日，要逼得他自毁盟约。但若以眼前来看，还是他得利多些。臣竟不信他有这等眼光。”石越知道辽国与宋朝全面通商，除非宋朝大量购买他们的牛马羊以及药材之类，而且严格辽人控制贵族购买奢侈品，否则辽宋之间的贸易逆差，必然越来越大，辽国主动毁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以当时的条件，辽国即便想转变成依附型经济，宋朝也未必有足够的对外购买欲望来配合，所以贸易逆差的结果，只能是辽国财政的恶化。除非出现理想状况：辽人养绵羊、学会剪羊毛，而大宋的纺织业则以羊毛为主；同时大宋百姓生活水平上涨，大量购买辽国的牲畜，以满足对肉食的需要等等……但要使这种情况实现，除非石越同时身配宋辽两国相印。

但在赵顼而言，虽然这一两年来对于海外贸易表示了一个支持的态度，也享受了相当的好处。但是总的来说，一种思维惯性之下，他对于贸易能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热情可言。特别是以往与辽、夏、大理的互市，对于大宋来说，与其说是为了赚取利润，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四夷，换取边境的安宁。象石越这种极富侵略性的主动通商策略，若非是迫于军事、政治上的压力，兼之对于辽国的马匹还有一点兴趣，赵顼几乎不会认为有值得他思考的价

值。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循着石越的思维考虑下去，以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他沉吟许久，因问道：“卿谓长远来看于辽国是一个陷阱，朕未解其意。”

石越这才意识到许多在他看来是常识的东西，赵顼却未必知道。忙解释道：“陛下，以宋辽两国通商的情况来看，陛下以为会是大宋商人挣辽人的钱多，还是辽人挣我大宋的钱多？”

“自是我大宋商人挣得多。”

“正是，两国通商规模越大，我大宋商人挣得就越多。若将从外国购买商品叫进口，卖出商品叫出口，出口多于进口叫顺差，进口多于出口叫逆差的话，那么两国通商规模越大，大宋的贸易顺差则越大，随着这个顺差慢慢扩大积累，辽国的财政必有一日要全面崩溃。”石越不厌其烦的向皇帝解释着一些贸易名词，“试想，一座普通摆钟卖到辽国，便可以换取十匹马。此外大宋的丝绸绫缎，甚至棉布衣服，还有瓷器，纸张，甚至染料，还有从海外进口来的香料，无一不深得辽人喜爱。果真全面通商，辽国对大宋的贸易逆差，迟早会积累到一个让耶律濬寝食难安的地步。但他若要轻率用兵，则内必招致民怨，外则失信天下。故此，臣说这于辽国，实是一个陷阱。”

赵顼又想了好一会，终于点点头，恍然大悟。既然想明白其中关键，不由笑道：“朕不料通商竟然能有如此奇用。”

“若规模不大，其实也没甚用处。汉之匈奴，夏之元昊，皆深明此道。胡人凡欲大有为者，皆绝汉俗，用胡俗，其所惧者，便是通商。若非此非常之时，耶律濬断然不会答应。现今却是有了一丝机会，毕竟眼下两国相好，互相通商，于他有眼前之利。”石越对于耶律濬是不是会

答应，其实并无把握。

“无妨，若其拒绝，则是其无诚意。只是须善择使者。”

石越知皇帝已然采纳，笑道：“使者不难，可以卫尉寺卿章惇为正，黄庭坚为副。章惇有胆色决断，黄庭坚知文章礼仪，必能不辱使命。”

“卫尉寺诸事草就，章惇或不可轻离。”

“陛下何不问章惇？此次出使，非比寻常。一旦决定盟约，则不可再公开支持耶律乙辛。窥探辽国三方内情，从中为朝廷谋取最大的利益，此事非章惇不能办。”

离开行宫之后，石越便叫了侍剑，上马回城。眼见清河郡主与狄詠大婚在即，清河郡主是宗室第一美女，而狄詠则是当时天下第一美男，号称“人样子”，这一对天作之合的婚配，让整个开封府都津津乐道。自石越在赵顼面前推荐狄氏兄弟之后，狄詠就一直负责皇帝的宿卫安全，亲贵无比，因此清河郡主大婚的礼物，虽有梓儿打理，石越却也不敢怠慢了，纵在百忙之中，还是要亲自过问礼物的准备。

主仆二人按辔徐行，刚出琼林苑，却见一骑人马从后面追来，还一面大呼小叫道：“石越，石越……”

当时天下除了皇帝之外，无人敢当面直呼石越之名，朝中大臣，便是吕惠卿、蔡确、安惇，在皇帝面前称“石越”则可，若当石越之面这么称呼，却也没有这个道理。因此石越与侍剑听到这呼唤，不用细想，心里便已在苦笑。二人停下马来等候，没多时那人便已赶上，果然便是

柔嘉县主赵云鸾。

柔嘉虽未成年，但也快有十五岁，按宋代的规矩，再过两年，便可嫁人。虽然也不是没有晚婚的例子，却终究是应当讲讲忌讳嫌疑了。哪料得她纵性妄为的脾气不仅没改，反倒是变本加厉了。此时更是一身男装，头发用一条白色丝带束起，倒似个俊逸的美男子。

石越见她近了，苦笑道：“县主，不知有何吩咐？”

“我想去看看你夫人，可不可以？”柔嘉横了他一眼，撇着嘴说道。侍剑捂着嘴窃笑，不料柔嘉已是一鞭子抽下，啐道：“也就是石越惯出你这种书僮来。”侍剑是经过明师指点的，哪里便能让他抽着，一拉缰绳，轻轻避开这一鞭，笑道：“请县主恕罪。”

柔嘉却不去理他，只看着石越，问道：“让不让？”

石越在马上微微欠身，道：“县主言重了。只是下官还有点事情，不会马上回府。”

“无妨，我反正没事可做，便陪你走走。”柔嘉顿时兴高采烈地笑道。

石越不由暗暗叫苦，他早已知道，只要被柔嘉缠上，便如狗皮膏药一般，难以揭下。但是若要带着她到处逛，万一被人看见，未免会朝野哗然。正在为难，却听侍剑笑道：“公子，朱仙镇离汴京亦不近，若不赶快，只恐到时已经天黑了。”他连忙应道：“我知道了。”一面向柔嘉笑道：“县主，我却要去朱仙镇，要明日方回。县主同行，不甚方便。”

柔嘉看了侍剑一眼，冷笑道：“少闹这种玄虚。朱仙镇我不敢去

么？陈桥驿我也去了。”说罢夹了一下马腹，催马前行，一面高声道：“走罢。你若敢跑了，我便将石府闹得鸡犬不宁。”

石越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跟上。只是人马始终和柔嘉保持五十米的距离。

如此一路前行，进了万胜门，便见两旁商贾密集，把大道都占了不少，叫卖之声更是不绝于耳。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行甚是不便。三人不得已下了马来，牵马徐行，柔嘉走到石越身边，皱眉道：“皇兄下过几次诏书，不许这些商贾在御道做生意，竟是管不住。也不知道开封府做什么的？”

石越笑道：“当年太宗皇帝想扩建皇宫，万事都已准备好了，只因皇宫附近的百姓不肯搬迁，十分反过，太宗皇帝便决定放弃扩建。我与皇上说了此事，皇上圣明，便决定不再管此事。这须怪不得开封府不尽心。朝廷须尽量体惜百姓，才是正道。”

“原来是你从中做祟。”柔嘉怒视石越，她却懒得去管那些大道理，直欲把今日通行不畅的罪责加在石越身上。

石越一见她神色，心中一惊，慌忙说道：“非也，非也。昔日也曾下过诏书禁止，却屡禁不绝。这须怪不得我。”

柔嘉却不依不饶，依然怒目瞪视，道：“我可不管。似这般走，要走到何年何月才成？总之便是你的错。谁让你去面君也不肯带仪仗，朝中大臣，谁像你这般不成体统？”

石越哪敢再讲大道理，只得苦笑道：“回到府上，再给县主赔罪。只须走出这段，在前面拐个弯，便没这许多人了。”

柔嘉哼了一声，正欲说话，忽见四五骑人马从万胜门那边飞奔而来。马蹄过处，吓得行人纷纷躲避，许多人和担子、摊子都被冲倒，顿时街上乱成一团。柔嘉一怔之下，忘记躲闪，便见马上之人一鞭挥来，石越顿时被吓得脸色煞白。好在侍剑见机快，已闪身冲出，一把抓住鞭子，猛一用力，竟将马上之人给扯下马来。柔嘉回过神来，更是怒火中烧，也不管那人是谁，执起马鞭，便向那落马之人没头没脑狠抽过去。那人从狂奔的马上被拉下来摔到青石地板的地上，已将一只腿骨摔断，这时又被柔嘉一顿狠抽，顿时鬼哭狼嚎的大叫起来，声音却甚是奇怪。

另几个骑者见同伴落马，被人虐待，又惊又怒，一个个纵身下马，抽出佩刀，便围了上来。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则在马上弯弓搭箭，瞄准石越。

侍剑见势不妙，连忙拔出佩剑，一把拉开柔嘉，用剑抵住落地之人的喉咙，怒声喝道：“休得妄动！”

那些人投鼠忌器，连忙止住脚步，却仍然虎视眈眈。石越这时才看清那几个骑者，除了马上一人是汉人装扮外，其余几人，却都是夷人打扮。但却绝非辽、夏、吐蕃之人，看模样倒像是大理国的，又或是大宋境内的蛮夷部落。石越素知这些人不知律法，动辄杀人，这时才暗暗后悔没有带护卫。只是又奇怪这些人如何敢在汴京如此横行。

柔嘉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她见这些人竟如此无礼，不由厉声喝道：“你们是哪来的蛮子，敢如此大胆？”

她一开口，众人顿时便知她是个女子，眼中都有诧异之色。那马上之人冷冷的说道：“你们放开我的同伴，我便饶过你们。”

石越见此情形，便知余下众人，是以马上之人为首。他怕柔嘉多

言，反激怒众人，连忙上前一步，抓住柔嘉的小手，拉到自己身后，一面从容问道：“你们是何人？怎敢在御街上如此横行无忌？”柔嘉略一挣扎，忽然满脸通红，不再动弹。

“你却管不着。只须放了我同伴，便井水不犯河水。”马上之人的语气，甚是高傲。

“我如何能相信你？现时你首领在我手上，你自然投鼠忌器。若我放了他，你若毁约，我悔之无及。”石越此时早已看清为侍剑所制之人，衣着绵缎，与余人不同，身份必然不同寻常。

马上之人眼中露过一丝诧异之色，道：“他不是我的首领。”

石越听出他话中之意，淡淡一笑，道：“便不是你的首领，亦是他们几人的首领。”

那人沉默一会，却不回答，反问道：“你欲如何方肯信我？”

“你放下弓箭，我等去开封府理论。”

那人脸上忽然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道：“你的打扮，非福即贵，我等在汴京人生地不熟，开封府定然帮你，我岂能上此恶当？”

柔嘉忽然高声道：“那你们将兵器放下，马赶开，走到百步之外。”石越不料柔嘉亦有此急智，不由大感吃惊，回头诧异的望了她一眼。柔嘉望见石越眼神，不知如何，竟慌忙将目光避开。

那马上之人微一沉吟，道：“如此不太公平。若你们毁约，我追之无及。我等可骑马至百步之外，你若敢毁约，我亦能取你等性命。”

石越见此人临机决断，毫无迟疑，神色之中，更是有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习惯，心中暗暗称奇。心道：“我竟不知京师中来了如此人物！难得是大理国的使者？”但他素知大理国的使者一向知礼守法，绝不可能纵马横行于街肆。此时见彼方步步退让，更是深知被擒之人身份于对方必然非同寻常，当下更不着急，凝目注视马上之人，从容说道：“你们究竟是何人物？若不肯说出来，我终难相信你。”

“那你们又是何人物？我又如何能相信你们？天下之大，我随口胡诌一个名字，你亦不知真假，何必相问？”

石越忽然笑道：“我信阁下不是说谎之人。”

那人略觉诧异，喉咙一动，却不答话。石越走到侍剑跟前，却见那被擒之人头发凌乱，脸上东一道西一道鞭痕，此时被侍剑用剑抵住喉咙，早已脸色苍白，惨无人色。又见他肤色甚黑，肌肉隆起，却不似养尊处优之人。这人见石越过来，虽不敢说话，眼中却露出怨毒之色。石越淡然一笑，温声问道：“你是何人？敢于街中横行，却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么？”那人脸上更加愤懑，口里连珠介地说出一串话来，石越虽听出是西南口音，却是一句也听不懂。

马上之人冷笑一声，道：“你又何必咄咄逼人，非要知我等来历？”

石越霍然转身，逼视对方，道：“自是为了后会有期！”

“你还想寻事？”忽然间，马上之人似乎换了一个人一般，身上处处散发着一股傲然之气。他注视石越，淡淡说道：“那便告诉你也无妨。被你擒住之人，是归来州知州个恕之子、蕃部巡检乞弟，乃是入京就读蕃学的。我是归来州何家堡堡主何畏之。你若想报仇，可来寻

我。”

石越又打量了被擒之人一眼，终于恍然大悟。归来州是西南梓州路的羁縻州，大约在后世宜宾的古兰、叙永、兴文一带，是熊本平定泸夷时所置。石越兴蕃学，凡附宋之各部酋长都遣子入学，这些人平素在山乡夜郎自大惯了，又不懂礼法，触犯法禁更是常事。为此事，石越没少遭弹劾。朝廷为之屡申严令，这些人才渐渐收敛，这乞弟等人，想是来京不久，才敢如此横行。只是那个何畏之，却不似一个平常人物。不过山野间藏龙卧虎，亦是平常之事。当下问道：“我在何处可寻到你？你与这个乞弟住一块？”

何畏之淡然一笑，道：“只要你在开封，日后便会知我大名。”言外之狂傲，让石越都不由一怔。柔嘉早已按捺不住，冷笑道：“好大的口气。我亦不要知道日后，只须知今日晚间你在何处便可。”

“告诉你亦无妨，今日晚间，我当在石参政府上。”何畏之傲然回道。他话一出口，石越三人面面相觑。柔嘉恶狠狠瞪着石越，石越连忙无辜的摇了摇头。

何畏之说了这许多话，已是不耐，又催道：“放不放人？”

“放。”石越生怕柔嘉多嘴，连忙说道：“你们先下兵器牵马退后一百步。”

何畏之打了一个眼色，余下几人便将兵器丢到地上，何畏之却将弓收起，只是把箭全部丢到地上。一手牵马，缓缓后退。柔嘉走上前去，正要拾起众人兵器扔到一边，却听何畏之冷冷说道：“箭上淬有巨毒，见血封喉。姑娘自重。”

柔嘉素是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哪里肯信，反倒偏偏先要去拿箭了。石越却知何畏之这种高傲之人，定然不屑于撒谎，慌忙抢上一步，一把拉开柔嘉，低声说道：“县主，你上马先行回府。”也不待柔嘉答应，便将她拉到马边。不料柔嘉死活不肯上马，却也不说理由，只是涨红了脸死死抓住马缰不做声。

石越万料不到柔嘉这时居然闹起别扭，顿时傻眼。他知道当时西南诸蕃，大多好斗，视杀人为常事。万一对方翻脸，使柔嘉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可真是百死莫赎了。但这位姑奶奶不肯上马，他却也无可奈何。眼见何畏之等人就要退到百步开外，石越当真是心急如焚，低声说道：“县主，算我求你了，你快上马吧。”

柔嘉脸色越来越红，却依然是无比坚定的摇了摇头。

侍剑一直注视着何畏之等人，也不知石越与柔嘉在闹这个别扭，眼见半晌没有听见动静，不由催道：“公子，你与县主先上马回府，我来交人。”

石越知道侍剑学过武艺，自己留下来反是累赘，当下应声说道：“你多加小心，不必伤害人命。”一面踏蹬上马，也不顾嫌忌，伸手将柔嘉拉上马来，催马回府。

侍剑又故意拖延了一会，待石越走远，这才一脚将乞弟踢开，跃身上马，狠狠抽了一鞭，一面高声笑道：“何畏之，后会有期。”驱马绝尘而去。

何畏之目视侍剑的背影，心中忽然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见几个属下已将乞弟抬起，亦上前将地上的箭捡起，放入箭筒，上马说道：“先回去吧。”

不料众人却是怒目相视，并不动身。乞弟黑着脸说道：“你为何不问他们姓名？”

何畏之轻蔑地看了乞弟一眼，淡淡的问道：“你想报仇？”

“此仇不能不报！”那乞弟在归来州也是称王称霸之辈，何曾吃过这种大亏？

“我劝你不要报了。”何畏之的语气充满了戏弄。

“何畏之，你怕了么？你要想想这些年是谁支持你们何家堡？”

何畏之脸色忽然冷冰，他催马走到乞弟旁边，居高临下的望了一眼，寒声说道：“我要灭掉你个恕家，便如探囊取物。西南诸部，我何家在哪里都可以立足！”

乞弟听见这冰冷刺骨的话语，身子竟是不由一颤。

“你若想报仇，大可自己去寻。方才那个书僮称那个女子为县主，大宋朝敢女扮男装出来逛街的县主，必然不多。”何畏之嘲讽的说道，“不过我劝你不要存这个报仇的痴心妄想，便人家不是县主，就以那个书僮的武艺，你们个恕家的人去，也是送死而已。”说罢竟是催马扬长而去，留下乞弟在那里瞠目结舌。

石越与柔嘉共骑而行，不料一路上柔嘉竟是很安静，倒让石越很感到奇怪。过了几条街道，因听不见后面有人追赶，石越便下了马来，牵马而行。柔嘉坐在马上，一反常态的默不作声，只是不停的把玩着手中的马鞭。不多时二人便到了石府。石安远远望见石越竟然给一个年青男

子牵马，不由大吃一惊，张大了口半晌合不上。一面迎了上来，看得实了，才知道是柔嘉县主，慌忙行礼。石越见他模样，亦不由好笑，骂道：“还不快叫人领县主进去？”

石安连忙答应，一面问道：“参政，侍剑没有回来么？”

石越想自己和柔嘉是牵马走回，侍剑却是骑马，自是侍剑在前，不过京师道路交岔，不走一条道也十分正常，因此他只道侍剑早已回府，这时听石安问起，不由担心起来，反问道：“侍剑还未回来？”

“小的今日一直在大门前，并非见着。他是与参政一道去面圣的……”

石越与柔嘉对望一眼，不由脱口说道：“糟了！”他正欲叫人去开封府找人帮忙，便听石安笑道：“回来了，回来了。”石越与柔嘉回头望去，不由愕然——学士巷两头，各有一骑缓缓而来，一头是侍剑骑马回府，另一头却是何畏之牵马进巷。侍剑与何畏之亦互相望见，侍剑倒还罢了，何畏之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惊疑不定。他此次赴京，是在归来州熊本的酒宴上，听到石越的大名，又得十余年前结识的一个故友书信相邀，以护送乞弟上京为名，来访石越，谋干大事。谁知乞弟在归来州横行惯了，入京之后，震憾于汴京的繁荣，反而更加放肆，才惹出今日之事来。他欲谋大事，自是不愿意多生事端，否则石越早已毙命于他箭下。此时居然在石越府前见着石越三人，让他如何不惊？如何不疑？但他是久历沧桑之人，仍然一步一步缓缓向石府行来。

侍剑此时已回老巢，石府虽然不曾蓄养死士，却也有家丁护院，武艺是潘照临、司马梦求、田烈武亲自指点督训，区区一个何畏之，他自是不再担心。骑在马上，高声笑道：“何畏之，不料在此相遇。”

何畏之却不去理他。径自到了府前，将马拴好，从怀中抽出一张名帖，顾视众人一眼，目光落在石安身上，彬彬有礼的说道：“劳烦先生通报一声，道归来州布衣何畏之求见石参政，盼赐一见。”

石安双手接过名帖，却望着石越，不知其中是何玄虚。柔嘉却是越瞧越是好玩，忍不住笑道：“石安，还不去通报？我也是来见石越的。”侍剑嘻嘻一笑，走到石越身边，却不说话。

石越见何畏之背手而立，竟是视众人为无物。心中又是感慨此人身份绝非一平常之边郡堡主；又是奇怪他为何来见自己。他知自己府上之人向来号令严肃，石安虽然自建府之日起便在府上，却也知道规矩，有自己在场，没有他的亲口命令，绝不敢听旁人号令，柔嘉虽是县主，却也差使不动石安。当下便朝石安使了个眼色，石安这才向何畏之说：“先生请入内奉茶，小人立时便去通告。”竟是径自引着何畏之入府。何畏之毕竟不知中原风俗，虽觉奇怪，却也不以为意，只道石府规矩如此，来人便可以引至客厅等候。他哪知道，有多少官员来拜会石越，都只能在门外干候着。

待石安领了何畏之入府，石越这才吩咐道：“侍剑，你领县主去见夫人。我去会会何畏之，你再顺便叫上潘先生与陈先生。”

侍剑正要答应，柔嘉哪里肯依？道：“我要和你去客厅会会这个何畏之。”

石越顿时头大，道：“这如何能够？”

“为何不能？你若不答应，我便在此大喊大叫，让你不得安生。”柔嘉坐在马上，瞪大眼睛，双手叉腰的威胁道。

石越被她闹得哭笑不得，只得点头答应。一面让侍剑去叫潘照临与陈良，自己带了柔嘉去见何畏之。到了客厅，便见何畏之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正在品茶。厅中侍立之仆人见石越进来，连忙一齐欠身行礼，道：“参政。”只是见着柔嘉一身男装，却都是一怔，不知要如何称呼才好。

石越摆摆手，向何畏之抱拳笑道：“何先生，今日多有得罪了。”

何畏之这才清清楚楚的明白，今日所见之人，竟然便是自己想要见的石越。但他当真沉得住气，脸上竟是从容如故，只起身温声道：“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还望参政恕罪。”

石越一面又请何畏之坐了，自己坐了主位，柔嘉却站在他身后。石越无可奈何的望了柔嘉一眼，这才向何畏之笑道：“先生非寻常之士，不知为何屈居归来州个恕部？”

“此虎困平阳之时，然何家堡于个恕家，亦非主仆，不过盟友而已。”何畏之淡淡说道。

石越笑道：“原来如此。”柔嘉却轻轻哼了一声，显是不大相信。

何畏之傲然瞄了柔嘉一眼，目光转落到石越身上，问道：“敢问参政府上可有一位叫潘潜光的先生？”

“潘先生便在府上，先生与潘先生是故识？”石越奇道。

“十二年前，曾有一面之缘。”何畏之淡淡的话中，似有无限苍凉之意。

石越微微点头，笑道：“我已着人去请潘先生，稍候便至。何先生

是汉人，只不知为何却在归来州蛮夷之地建堡？”

“我祖上确是汉人。不过我何家避居大理已逾四甲子。”

“先生是大理人？”石越愕然道，他拿起放在桌上的名帖，上面分明写道：“归来州布衣何畏之字莲舫”。

“参政无须多疑，我的确是大理人，迁居归来州亦不过数年。十二年前，我与潜光先生，便是在大理相会，我的身份，他知之甚详。”他说话间，目光有意无意瞥向柔嘉。

这神态落入石越眼中，石越便知他为人精细，已猜出柔嘉身份不同寻常，却是有话不便当她之面说出。石越却也不能赶走柔嘉，露了痕迹。正觉为难，便听柔嘉笑道：“是大理人不是大理人又何妨，若有本事，天下皆可去得。只恐是胡吹一气，料你西南偏野之处，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何畏之心中一动，笑道：“此话确然有理。在下本来亦无甚本事，平生只会酿酒配药，懂点杀人之术。却不知参政用不用得着？”

“未知先生有何杀人之术？”石越淡淡笑道。

何畏之嘴角现出一丝冷笑，“参政也要杀人么？”

“佛也要降魔。”

何畏之哈哈大笑，击掌赞道：“好！好！我早知潘潜光不会看错人。”又笑道：“我之杀人之术，却有杀人见血与杀人不见血之别。”

“愿闻其详。”

“我曾于某次蒸取花露时，有人恶作剧，将花露换成了酒，结果蒸馏所得之酒露，入口极辣，却别有风味……”何畏之一面说，一面从包裹中取出一小瓶酒来，递给石越。宋代酒大抵用瓶装或者坛装，石越倒也不以为意，接了过来，拧开瓶塞，轻轻喝了一口，便觉得一股火辣辣的味道传来——虽然度数并不高，也就二三十度左右，但是在古代喝惯了十几度的低度酒，竟是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不由咂舌赞道：“好酒！”

柔嘉与何畏之却各是一惊一喜，柔嘉不料石越如此轻信，万一其中有毒，后果不堪设想，只是阻止不及，心中一急，几乎要哭了；何畏之却不料石越如此相信自己，自是大起知己之感。此时见石越称赞，不由笑道：“确是好酒。”

石越心中大奇，他素知蒸馏酒须要蒸馏器，但却不知蒸馏器早在汉代中国便已发明。不过却是用来蒸水银或者花露。他第一次听到还有蒸花露一说，忙问起详情，原来蒸花露一般是采用固态蒸馏，但是何畏之为了提取“花中之精”，却是对采集回来的花露尝试进行液态蒸馏，不料被人恶作剧换成了酒，偶然之中，发现此法。他随即进行种种试验，改液态蒸馏为固态蒸馏，亦获成功……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何畏之又笑道：“我既悟其中之道，便将这蒸锅加以改良，且又尝试将蒸出来的酒再行蒸煮，所得之酒露，其烈无比。较之方才参政所喝，更厉害数倍，见火即燃，须兑了泉水方能入喉。我想此等烈酒，大宋人或者喝不习惯，但是若给辽人，不怕其不爱之如甘露……辽人本就嗜酒，若得此物，便能让其朝廷上下，整日皆在醉酒之中。只是若私自酿酒出卖，干犯禁令……”

石越此时却是大喜过望，当时蒸馏酒的技术，至少在东方世界还是

一个极大的秘密，若把蒸馏酒卖到大宋的各个邻国，其利润之巨，难以估量。而且他的军屯计划，便能更加顺利的推行了。“种甘蔗制糖、制造蒸馏酒、还有制药……”石越一念及此，立时想到早就听说过甘蔗制糖之蔗渣可以发酵制酒，还可以用来造纸——若能再将蔗渣制酒的技术发明，那么开拓的就不仅仅是国外市场了。毕竟用粮食酿酒，在粮食产量不是极丰富的时候，其规模还要是需要控制的，但是用蔗渣来酿酒，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忌。转念又想到何畏之所献之技，足以令他富甲天下，他却毫不保留地告诉自己，分明是有更大的图谋，虽说此人自称是潘照临所荐，石越心中亦不能不惊疑。

柔嘉却不曾想这许多，见到石越无事，心中竟不由一阵轻松。笑道：“这便是你的杀人不见血之术么？可笑！可笑。一瓶酒也能杀人？却不知你那杀人见血之术，又是如何惊世骇俗法。”话中充满戏谑之味。

何畏之微微一笑，道：“杀人见血之术，数不胜数，便要看参政如何用了。其实参政今日便已见过其中一术。”

石越一怔，不知何指。却听何畏之轻描淡写地说道：“我那几枝毒箭，非比寻常。”

柔嘉冷笑道：“毒箭你当大宋没有么？”

“只怕比不得我的。自来毒箭并不耐久，若在风雨中作战，更是百无一用。我却有一个秘方。”何畏之语气虽然平静，但是说到此处，眉宇间却有一股阴戾之气，让人不寒而慄。

石越心中一凛，忙问道：“是何秘方？”

“大宋广南东西路、梓州路附近，以及大理国，有一种树汁巨毒无比，见血封喉。若将此种树汁与砒石煅烧后一同投入烈酒之中，淘去渣滓，然后将澄清之毒酒在沸水上隔锅加热，酒蒸发之后，便只余下潮湿的褐色粉末，再行加热，便成药粉。又取蛇毒液浸泡后阴干。凡一十五斤药材，可得一两药粉。此药粉可随军携带，要使用时，加水冲兑，以箭簇沾水即可。一分药末加水一斤调开，可浸箭簇一千。十斤药末，可浸箭簇数百万。浸药之毒箭，一旦见血，十步封喉，料辽夏二国，没有这么多兵马好杀。唯药材得来不易，我费尽心思，亦不过制出一两来。”何畏之娓娓说来，倒似乎他说的事情，不过在如何杀鸡宰牛。

石越心中却极为不忍，他站在文明之立场，自是奉宋朝为正朔，知惟有汉文明方是中华之主体，但是与契丹、党项，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此二族在石越的时代早已消亡，不少人更是融入汉族之中。若说要灭人之国，他的确是念念不忘，但说要屠人之族，他却丝毫没有此心。真要说来，焉知他石越身上，便无契丹、党项血脉？似何畏之之毒箭，虽然不知是否真有他说的那般厉害，却已经是“化学武器”了。好在石越知道这种毒药得来不易，而且他也从不将战争胜负寄托于这种奇门毒药之上，因只是淡淡笑道：“先生真是有心之人。”

柔嘉却骂道：“这法子真毒。”她却不知何畏之满腔怀抱，所谋者大，于此种种，自是处心积虑。

何畏之于柔嘉的指责，自是毫不在乎；但于石越的态度，却甚是留心，但从石越脸上却看不出一丝端详，不由暗叹石越城府之深。

石越初见此人之时，本有爱才之心，后来听他要来寻访自己，更有延揽之意，但是交谈愈多，便愈觉此人外表温和，内心高傲，胸中更有一股说不出的怨毒之意。虽然不曾见诸言语之中，但是石越却能时时

感觉分明。似乎此人曾经身居高位，或者至少是受过严格的贵族训练，所以才用外表的温和与高傲，来掩饰住那心中的怨恨。一时之间，石越对于是否能够控制此人，竟是没有了把握。

“此枭雄也。”石越暗暗警觉。这样的人物，若然没有机会，可能就一辈子老死于穷乡僻壤，默默无名，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受庸人的气；但是若然他们找到机会，却未必是普通人可以控制的——双刃之剑！

便在此时，听到客厅之外有数人的脚步之声，一个家人进来禀道：“参政，潘先生、陈先生来了。”

石越忙道：“快请。”何畏之却已起身等候。不多时，潘照临、陈良、侍剑便进了客厅，潘照临看见何畏之，长揖到地，又凝视何畏之半晌，方悠悠说道：“一别十二年，莲舫已非吴下阿蒙。”

“家破国危，欲为五陵少年不可得。恭喜潜光兄托得明主，可一展胸中抱负。”何畏之淡然的神色中，有几分苍凉。

石越听到“家破国危”四字，心中一动，已知何畏之在大理国，必然非寻常人物。果然，便听潘照临说道：“参政，当年大理国王段思平攻破下关，与滇东三十七部石城会盟，莲舫祖上，曾有力焉。”

石越这才知道原来何家是大理开国功臣之后，忙立身说道：“原来如此，失敬。”

“不敢，惭愧。”

潘照临又道：“当日曾听到传闻，道何家受到杨、高二权臣之陷害，举族焚屋出走，不知所踪，心常念念。后听梓州路上京官员说起归来州何家堡，又提及莲舫之名，虽恐是同名同姓之人，却不敢错失机

会。便修书一封，托人带到。不料莲舫果真是信人。”

“有劳挂念。”何畏之自是知道潘照临信中招揽之意，但是他对于大宋，却谈不上什么感情，更无效忠之意。此来拜谒石越，全是为了自己一族之利益，以他之材，若是没有机会便罢了，只要有一丝机会，便不会甘心老死归来州。

潘照临亦知道何畏之一向骄傲，种种安慰的话语自然全都收起，以免被他当成讽刺。只是说道：“何兄既然来京，盼在府上少住，以叙别来之情。”石越亦笑道：“正是，还盼先生多留几日，在下好时时请教。”

何畏之微微扬首，他无意入石越幕府，但是许多事情，非一时半会能说，不得不耐下心来。当下便不推迟，道：“如此多有叨扰。”石越与潘照临见他答应，连忙一面吩咐人去安排住处，一面给何畏之引见府中诸人。

柔嘉本欲看个热闹，好对何畏之出口胸中恶气，不料此人反成了座上嘉宾，心中大是不忿，众人种种应酬，她更是毫无兴趣。因见侍剑站在旁边，便走到他面前，问道：“喂，你知道给十一娘准备的礼物在哪里么？我要去看看。”她竟是理所当然的把石府当成自己家，毫不生分。

侍剑早知她的脾气，忙道：“在夫人那里，小人给您带路。便是一张古琴，几副字画。”

“啊？”柔嘉顿时回转身来，瞪视石越，怒道：“石越，你不用这般小气吧？礼物如此寒碜，害我都没有面子。”

石越顿时莫明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礼物“寒碜”，和她的面子有什么关联？当下苦笑道：“我薪俸微薄……”

“你叫什么穷？你是参知政事、太府寺卿，当我不知道么？一张古琴，几副字画值得几贯钱？怎的如此小气？”柔嘉一腔怨气，便全发在此事之上。

侍剑连忙陪着笑说道：“县主，这一张古琴，几副字画，可不是几贯钱能买到。这张古琴是东晋之物，字是卫夫人的真迹，画是大李将军的《春山图》……”

“还说不小气？卫夫人是谁？我都不认识，必是无名之辈。还大李将军？一个武人画的画，亏你也送得出手。你便是派人到岳州找苏轼写个字，也要体面些！”柔嘉更加气愤。

众人听到这话，几乎喷饭。“大李将军”李思训的《春山图》，是难得的稀世之珍，不料到了不学无术的柔嘉嘴里，竟然变成了“武人画的画”。便是何畏之也要忍俊不住，不知道是哪来的活宝县主。侍剑想笑又不敢笑，连忙低下头，歪着嘴巴说道：“县主，卫夫人死了七百多年了，您自是不认识。她的书法，古人说如插花舞女，低昂善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连王羲之也是她的徒弟。她老人家的墨宝，价值三千两白银。这个大李将军，也不是普通的武人，他是唐代宗室，战功卓著，做过武卫大将军，画风精丽严整，是唐代有名的画家。他的那幅《海天落照图》，些时正在宫中，连皇上都很喜爱的。这副《春山图》，是百方搜罗所得，苏大人若是知道，必然愿意用一百幅墨宝来换。”

柔嘉早已满脸通红，她哪里知道梓儿知清河郡主不是一般俗人，为

了挑件好礼物，不知费了多少苦心。这三件礼物，无论赠上哪一件，都已经堪称厚礼。只因清河郡主是在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面前能说上句话的人物，这才不惜成本，三件无价之宝一齐送上。她不识货倒也罢了，却还嚷嚷出来，不料出了这个大丑。好在柔嘉是脸皮厚惯了，羞赧也只是一会儿，立时便鸡蛋里挑骨头，说道：“若是这样，那还不错，只是却不够周详。”

侍剑咂舌笑道：“县主，似这不够周详，便无法再周详了。”

“你一小小书僮，懂得什么？”柔嘉得意洋洋的斥道，“这点东西，送给十一娘自是配得上，可是郡马呢？”

“狄将军亦通文墨音律的。”

“毕竟是个武人。”柔嘉刚才还对武人大为不屑，此时却已是津津乐道。

石越知道柔嘉必要找回这个场子，笑道：“便是县主说得对，便劳县主去指点一下拙荆，挑几件礼物送给狄将军。”

柔嘉却是满脸奇怪的望着石越，道：“你不是叫你夫人叫妹子的么？如何便叫拙荆了？”此语一出，众人顿时捧腹，再也按捺不住。石越亦被她闹得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

何畏之跟着众人笑了一会，因从包中取出一物，笑道：“参政不必再去劳心，或者我这个东西，能入狄将军法眼。”

众人循声望去，顿觉宝光闪烁，原来何畏之手中，竟是拿着一柄镶满了红宝石的匕首。石越连忙谦谢道：“不劳先生费心，此物过于珍贵，断不敢受。”

何畏之淡淡笑道：“这种无用的石头，在蒲甘国到处都是，值不得几文钱。”

“蒲甘国？”石越一怔，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国度。

“便是缅甸，唐朝所谓骠国。”

石越这才明白，原来竟是缅甸。他于缅甸历史并不熟悉，便问道：“我读《大唐西域记》与唐史，知缅甸素来分裂，小国数以十计，不知现在如何？”

“今时不同往日。三十一年前，蒲甘国阿奴律陀王即位，大约于十八年前国力始盛，开始征伐各部。蒲甘统一，已是指日可待。”何畏之亦不知道，便在熙宁八年，阿奴律陀王在即位三十一年之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缅甸已是中南半岛的一个大国。不过此节石越却也是在薛奕回国之后始知。

“原来如此。阿奴律陀王亦英主也。”

“确是英主。传闻中其子江喜陀，亦不下乃父。”何畏之憾声道，若非知道缅甸有英主在位，他当初未必便一定要避居归来州。

柔嘉对这些却不关心，只饶有兴趣的问道：“那个什么蒲甘的红宝石果真遍地都是么？”

“其国盛产宝石，而大多数地方并未开化，不识此物之用，以数尺之布，便可换得若干块。不过彼国丛林凶险，便是大理国之人，轻易亦难以去得。久闻大宋有海船水军，若能去得，似这几块石头，实值得不几文钱。”何畏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让石越等人怦然心动。这红宝

石在大宋，却不止是“几文钱”！

大宋历熙宁八年十月。高丽国，开京。

这一年，有一个叫金富轼的婴儿在开京出生，在另一个时空中，此人后来模仿司马迁的《史记》，撰写了一部《三国史记》，从而成为那个时代高丽唯一有资格被世界历史记住的人。但是这个婴儿的命运，同样会发生改变。石越带来的蝴蝶风暴，早已刮到了这个世界岛东北部的半岛之上，并且，将更深更猛的刮下去，将高丽王国的历史命运，彻底改变。

蔡京与唐康、秦观到高丽国已久，不料高丽国上上下下十分迷信阴阳鬼神之事，受上国诏旨，非要选定良月吉辰不可，此事在淳化年间，早已被宋廷责骂，但也就是当时好了一阵，过不多时便旧病复发，硬是让蔡京与唐康、秦观，在开京心急如焚的干等。好不容易受了诏旨，又要使者在馆中呆足一个月，方能出馆。气得蔡京等人尽皆破口大骂。好在高丽国礼数恭敬，特意腾出一座离宫来做大宋使者的驿馆，又临时换了招牌，名之为“顺天馆”，据说是要象恭顺上天一样对待大宋。不过话是如此，能否做到，却无人知晓。

“高丽国王王徽诸子之中，当以次子国原公王运最贤，且好读诗书，亲近中国。至于王太子王勋，不过是个平庸之辈，无大过亦无大善，唯唯谨谨而已。”唐康在顺天馆内，与蔡京、秦观一起分析高丽国内各种势力。

“从之前收集的情报，以及至高丽后种种情状来看，可以确定高丽国内，有两党存在。”蔡京一面说，一面从桌上棋盒中取出几粒黑白子，“啪”地一声，将一粒黑子扣在桌上。“一党，是首鼠两端之辈。彼辈因中国远，契丹近，故此外表虽然不得不对中华示以恭敬，但实际还是以不敢得罪契丹为主。之前与契丹的战争，已将他们彻底打怕了。若非我大宋海船水军随时可以将上万精兵送至开京登陆，此辈势力当更盛。彼辈与中国交往，是贪图贸易朝贡之利，兼以制衡契丹。但眼下辽国大乱，而我中华渐盛，故除一些被契丹收买者之外，此党亦不敢公然得罪我大宋。”

秦观点头道：“我听说此前高丽使者来我大宋朝贡，甚至有契丹人混入其中。彼辈打探南方山川道路，图画虚实者，亦是为契丹所迫。”

“此亦人之常情，薛将军破交趾之前，高丽所惧者，契丹也。原因无他，契丹可致其于死地，而我大宋不能也。故辽主致我大宋国书中，常呼高丽为其‘家奴’。自薛将军破交趾后，高丽始知恐惧，若我天朝军队一日自海路而来，可直抵开京城下，高丽如何不惧？”唐康一面指指所住宫殿，又笑道：“这‘顺天馆’三字，是海船水师与霹雳投弹之功。”

“康时所言甚是，王徽将我宋使之待遇高契丹一等，亦是因宋辽国力此长彼消之故。”秦观于这些亦看得十分清楚。

蔡京微微颌首，道：“此党之人，在高丽国中居多数。甚至连高丽国王王徽，亦是如此。彼于契丹，惟一个‘惧’字；于大宋，则是一个‘惧’字再加一个‘贪’字。”说罢，右手微抬，“啪”地将一粒白子扣在桌上，道：“另有一党，则是亲近中华，力图摆脱契丹控制者。此党于契丹，在‘惧’字之外，尚有一个‘恨’字和一个‘蔑’字，彼

辈视契丹为蛮夷，深以受其控制为耻；于大宋，则又另有一种羡慕与喜爱之情。此辈人亦遍及高丽朝野，全是汉化较深且精通儒学、文辞之人。我等若要成事，便须借助此辈之力。”

“以元长兄之意，此党以谁为首？”唐康含笑问道。

蔡京微微一笑，道：“康时岂有不知之理？”

“此君亲近中华，非止为了喜爱中华文物，亦非止为了摆脱契丹的那点子野心。他有求于大宋！”唐康凝视蔡京，笑问道：“若要他助我等，我等不能不助他。”

秦观沉吟道：“此事不可不慎。此司马昭之心，他亲自来顺天馆便来了五次，遣使者问起居，使亲信前来探望，在下算过，一共是四十八次。如此迫不急待结援大宋，所谋者大。万一犯王徽之忌，我辈身死事小，惹起两国纠纷，坏了参政大事事大。”

蔡京眼中凶光一闪，冷笑道：“昔日陈汤万里之外能斩郅支。如今海港之中，尚有五百军士等候，等赴倭国船队返航，军士水手，亦有数千之众。真到决裂之时，胜负未可知也。”

唐康亦笑道：“少游不必担心，欲立奇功，必冒奇险。惟此事须机密，不可贻人把柄。”

秦观见二人已经定策，便不再多言，握紧佩剑，慨声笑道：“既是如此，在下亦无异议。若能为国立此奇功，必当扬名万世。”

三人六目相顾，哈哈大笑。唐康笑道：“三日之后，便是王徽召见。在此之前，须与那人再见上一面。”

与蔡京商议停当之后，因蔡京是正使的身份，不便随意出行，招人疑忌，便只有唐康与秦观带了几个随从，一道去逛开京，兼以亲身探访开京形势。

开京号称“王京”，当时高丽共有四京，除“王京”开城外，西有西京平壤，东有东京庆州，离王京不远，则是南京“扬州”，亦即历史上的“汉阳”、后世的“汉城”，并称“小三京”。宋朝商人与高丽通商，或者东至南京扬州；或者自礼成江逆流而上，于碧澜亭登陆，走四十余里山路，进入被松岳山环抱的开京。因松岳山上松林茂密，因此开城亦被称为“松都”。

行走在异国都城的街道上，尽管身负重要的使命，唐康与秦观却都禁不住有几分好奇。开京气候偏冷，这一点让蜀人唐康和高邮人秦观都很不适应，哪怕身上穿着用狐皮制成的大衣，冰冷的空气也会时时钻进身子里，让人不由自主的打个寒战。不过对于第一次出使外国的唐康与秦观来说，高丽无疑是理想的去处，因为开京的大街小巷，凡是用到文字的地方，毫无疑问都是汉字——这是高丽国惟一通用的文字。与普通百姓虽然言语不通，但是稍有身份的人，却都能说汉语官话。而且随着两国贸易的经常化与平民化，开京与南京“扬州”两处会说汉话的普通百姓，也与日俱增。

唐康与秦观一面向城门前，一面打量两边的店铺：开京虽然远没有汴京的繁华，甚至还比不上杭州与扬州的富裕，但也是一个人口超过十万的大城市，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书店里整整齐齐地陈列着翻刻的宋朝图书，从儒家九经至石学七书，甚至有苏轼最新的诗文、西湖学院翻译的“西夷经书”以及早已过时的报纸。唐康随意拿起一本，

却发现价格不菲，约是大宋的三到四倍，不由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书籍在高丽，穷人是无法问津的。须知既便是在大宋，书价虽然有石越百般设法降低，比如对书店免税，对定价过高的印书坊征高税，对定价低的印书坊减税，又设法促进改进印刷技术，使印刷字体变小等等，但是对于大部分贫寒人家来说，买书依然是件奢侈的事情。唐康就曾见到一些乡下的读书人，走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到白水潭图书馆以及新成立的汴京官立图书馆抄书回去读，这些人的生活极其贫苦，吃不起汴京的饭菜，就自带烧饼，一个烧饼要吃上一天甚至两天；笔墨也都是自制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宋国子监正在推动一项政策：五年之内，要在每座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建立一座藏书不低于两万卷的官立图书馆。同时亦鼓励各书院建图书馆，向所有读书人开放。一向节俭的赵顼与司马光，在这件事情上，倒是说不出来的大方。大宋已是如此，开京虽然是高丽的王京，书价如此高昂，唐康自然可以想见普通人与文化的无缘。正在暗暗感叹之间，便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读书人被书店伙计赶出来店中，抱头而走。

秦观出身贫寒，早岁向学，书大抵都是借来的，自是深知读书人的艰苦，不免同情的叹道：“历来寒士未达之时，皆难免受小人欺辱。”

唐康却是心中一动，问道：“少游，若是以大宋的名义，在开京建一图书馆，供贫寒之士读书上进之用，你说这些读书人会不会对大宋因此平添好感？”

“那是自然。此辈素读中华诗书，心中已有仰慕之意；高丽与大宋一样行科举，寒士求一进身之阶，无不由此。其未达之时，最朝思暮想的，还是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书。建一图书馆，焉不能让其心存好感甚至感激？亦显我中华是礼义上邦，不与小国同。”

“嗯。”唐康微微颌首，笑道：“让高丽建房出人，我大宋只管赠书，赠书两万卷，所费不足万贯，而可收一国贫士之心，这笔买卖，自是做得。”

秦观亦点头称是，不过心中始终有利义之辩，闷了一会，终于按捺不住，自嘲道：“不过这却是市恩。”

唐康不以为然的笑道：“正要市恩。我大宋的铜钱，终不能白白花在高丽。凡有付出，必欲思有所得。此必然之理也。”说罢，又打量两边，略带奇怪的问道：“我曾听闻开京是高丽人参之产地，怎的却未曾见得有人参店？”

秦观一听，这才发现果真如此。两边街上，从书店到布店、陶器店等等，什么都有，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宋朝产品，却唯独没有人参店。他细细想了一回，愕然笑道：“人参当在药店卖。”

唐康亦不禁失笑，道：“竟忘了此事。”连忙寻了一家药店问去，不料药店虽有人参，却也是最次的货物，唐康与秦观细加询问，这才知道为了满足对宋朝商品的需求，高丽国产的人参，十之八九，都被运出礼成江，至海港卖给宋朝商人了。不仅如此，其国所产的紫水晶、软玉、水银、麝香、松子、石决明、防风、茯苓、鱼干、鼠毛笔等物，也被大量贩卖至宋朝。饶是高丽国物产丰富，在贸易上亦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结果是交易量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始终无法上升。因此之故，无论是蔡京之前与薛奕私下里商量，还是请示石越所得，都一致同意贸易的未来在南洋。狄谿都督归义城，便受石越亲笔信，要鼓励交趾国种植水稻、棉花、甘蔗三种作物，却要严厉打击其发展棉纺业与制糖业、陶瓷业，保证其富余农产品用于与宋朝交易。但是这些细节，却非唐康与秦观所能知。

一路之上，唐康与秦观不厌其烦的询问各种产品的价格，便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书籍、钟表等物之外，在高丽最受欢迎的棉布特别是染色布，以及各种陶瓷，价格相比杭州而言，只是略高二成左右，却铺天盖地的占据了大部分的店坊。若说是因为商品过多而便宜，可是同样是大受欢迎的茶叶与蔗糖，价格却非常高昂。唐康身为唐家的子孙，又跟随石越，常常参预机要，自然知道宋朝商人海外贸易之定价，大抵是由杭州市舶司与江南十八家大商号协商议定，高丽国棉布与陶瓷价格低廉，背后必有文章。他与秦观讨论半天，却终是不得要领。

如此缓缓而行，走了一两个时辰，方至开京城南门。二人知道身份特殊，不便过于靠近，便寻了一处酒家，找了个楼上靠窗的位置，一面吃喝，一面观察。看了约一柱香的时间，秦观便皱眉说道：“康时，开京毕竟是高丽王京，戒备森严。”

唐康又看了一眼城门口装备精良的高丽兵士，绷着脸，点头说道：“真要大战，以我等之能，至少要五万军队方能克此名城。此非交趾可比。”

“如今之计，只得用智。凭三寸之舌游说王徽。”秦观脑海中立时游想起苏秦、张仪的风采，不由双目生辉。

唐康摇了摇头，道：“不能将希望全寄于此。若能用强，则一语不合，便可率军突袭，挟大国之威而立新君。既是不能用强，便要多辛苦少游了。”

“辛苦我？”秦观愕然道。

“正是。自明日起，我等便要分别设宴招待高丽国中所有名臣，如此就要靠少游展示才华，博得亲宋大臣的好感与尊敬。一旦少游的才华

能震服高丽，我等便大造舆论，遍会高丽国士子，由元长与长游讲五经一日，再宣布将向高丽国王请求替高丽士子建图书馆、资助其佼佼者至白水潭学院等各大书院读书，趁机再许诺一些大臣将其爱子送至大宋游学，在大宋参加科举取得功名之后再回高丽做官。届时再贿赂各主要大臣，让高丽国朝野清议都一致亲宋，然后再善加诱导，不愁大事不成。”唐康压低了声音，笑道。

秦观听完，不由喟然长叹，赞道：“康时真妙策也。”

唐康嘻笑道：“此非我之能。”

“是元长之能？”

“此是吾兄之策。我临来之时，吾兄言：欲说其国，先服其心。若能使高丽亲我重我信我，再诱之以厚利，则事无有不成者。”唐康抿了一口酒，又道：“吾兄说，天下事有刚者，有柔者，智者审时度势而用之，或刚，或柔，或刚柔并用。若有数万精兵屯于城下，我自然要用刚道；既然事有难成，便当改用柔道，缓缓图之。”

秦观正要点头称是，忽听楼下有数骑踏过，秦观眼尖，见着为首一人相貌，忙低声说道：“是那人。”

唐康心中一凛，忙向楼下望去，便听到城门有人高声呼喝，那一队人马早已停下，“那人”与守城将官不断的用高丽话高声说着什么，却是一个字也听不清——当然，也听不懂。只见二人神色，那人满脸怒容，不断训斥，守城将官虽然外貌谦退，却是丝毫不肯相让。唐康与秦观四目相顾，二人心中皆是一动。唐康叫过一个随从，低声嘱咐数句，那随从连忙应声去了。

不多时，便见那个随从到了那人身边，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那人似是一怔，抬头往酒楼上看来，正好看见唐康，顿时面露喜色。又朝那个守城将官训斥了几句，便率人离去。

唐康见他离去，松了口气，缩回头来，让随从将附近几个雅座全部包了去喝酒，自己只和秦观对酌。约摸等了一枝香的工夫，先前遣出去的随从便领着两个人走了进来。唐康与秦观连忙起身，抱拳欠身说道：“国原公，下官有礼了。”原来“那人”便是王徽之次子国原公王运。

王运有求于人，何况唐康等人是上国使节，更是不敢怠慢，忙回了一礼，笑道：“多有怠慢。”

唐康二人忙称不敢，唐康一面吩咐随从退下，一面却望着王运身旁之人，只看了一眼，便将目光移向秦观，却见秦观也在看自己，目光中尽是尴尬。

王运早就看见二人神色，忙笑道：“这是在下密友金芷。”金芷向二人一揖，并不说话。

唐康咳了一声，请二人坐了。他约王运前来，本为趁机接触，谈论要事，所说之话，自是不足为外人道，因此连自己的随从都要遣开。不料王运反倒带了个人来，若真是“密友”倒也罢了，可这个“金子”，明明就是个女的。她那肤若凝脂，柳眉凤眼的样子，纵是不开口说话，穿着男装，也瞒不过人去。王运如此行事，实在太出人之意料。因此竟是大犯踌躇。

王运早知其意，笑道：“尊使不必担心，金芷是我腹心之人。早日拜会尊使，因顺天馆内，不便细谈，有些话只是不敢出口。不料今日如此有缘，亦是在下的福份。”

“国原公言重了。”

“在下知宋朝天子遣尊使前来敝国，自是为赐我父王医药，以及乐器诗书，但不知除此之外，尊使是否尚有他意？”王运一双眸子凝视唐康，一动不动。

唐康淡淡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便有些事情，亦是于贵国有利者。”

“未知尊使可否透露一二？”

“天朝约束甚严，还望国原公恕罪。倒是自来高丽，少见王太子殿下。”唐康喝了一口酒，似漫不经心的随口说道。

王运与金芷四目相交，旋即分开，冷笑道：“我王兄要于父王面前多尽孝道，因此不免怠慢尊使。”

“言重。为人子多尽孝道，亦是应该。”

“那是自然，只是……”

“只是什么？”唐康轻轻放下酒杯，问道。

“只是敝国风俗，颇有大邦所笑者。”王运此言出口，金芷已是满脸通红。

“哦？”唐康与秦观诧异地对望了一眼。

“尊使初来敝国，有所不知。敝国贵族之女，并不许外嫁，反要尚自家兄弟。此等陋俗，实为上邦所笑。在下曾数次上书，道本邦既受礼义教化，宜效中华风俗，去此陋俗。不料父王不听，反屡次责罚于我。我那王兄自己娶了几个堂妹，不知羞耻，反道我欲乱风俗。因此在下于国中，欲尽孝道而有所不能。”王运说及此事，一脸愤然。

唐康与秦观相视一眼，心中恍然大悟。二人不知高丽竟有这等风俗，眼见那个金芷对王运情意绵绵，现于形色，二人素知金姓亦是高丽大族，便猜到王运想要废此陋俗，未必全是为了公义，只怕也有几分私心在内。然于此节，二人自是不便说破，唐康笑道：“国原公何必心忧，若国原公能承绪王位，他日要如何除旧布新，都由得国原公。且在下见朝中大臣，都心知国原公之贤。”

王运喟然叹道：“尊使有所不知，在下是次子，若要继位，亦是我王兄继位。虽则国中文臣大多属意于在下，然则上不能得父王欢心，下不能让掌兵之臣信服。他日能封于一大郡，于愿足矣。”

唐康与秦观都不料王运连这些话都敢说出来，不由吓了一跳。他不知王运早已打定主意，若不能成大事，便出家为僧，料王勋也不便赶尽杀绝。他自知眼下国中武臣与掌兵之臣，无一人支持自己，连出个城都千难万难，他的出路，要么便是潜心经营，反正王徽虽然常病，五六年内却不至于崩驾，他再经营五六年，未必不能多收拾一些人心；要么便是抓住眼前的机会，结好大邦，宋朝海船水军之威名，他早已知晓，兼之契丹内乱，眼见大宋就是天下最强之国，若能得到宋朝支持，加上国中亲信助力，那么大事必然可成。因此王运竟是绝无忌惮，一意要取信于宋使。

唐康沉吟一会，顺着王运的话笑道：“国原公若要成大事，何不学

唐太宗？”

“玄武门？”王运被唬了一跳。高丽国有唐史，自是知道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杀兄夺位。

“非也，非也。”唐康摇头道，“那种事情，下官怎么会劝国原公行之？”他心中冷笑：我若劝你行玄武门之事，保不住谁杀谁。你王运死了，于我大宋有害无益。

王运显然心中也知道其中利害，吁了一口气，笑道：“那尊使所说？”

“唐太宗能登大位，不在玄武门，在其晋阳首义、征伐四方之功。因此当时名将，大抵心服。”唐康说到此处，却不再多言。

王运也是聪明之人，沉思良久，叹道：“契丹虽乱，又有欺压敝国之仇，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恐难以说服朝议。除非大宋能先出兵，在下方能说服国中大臣，以一支偏师，呼应天朝。”

唐康笑道：“高丽只与契丹有仇？与女直无仇？”

王运一愣，怔道：“尊使之意？”

“我等来时，于海上擒得海盗，已知契丹内乱，女直各部便开始不服管束，许多部落契丹皆征不到兵丁，反意已现。女直与高丽，史上亦互有攻伐，不得谓无仇。国原公若要兴兵，自当言报女直之仇，替契丹讨叛，岂可直言要攻契丹，引火烧身？”唐康一面说，一面优雅的把玩着手中的酒杯，“辽主与魏王屯兵待战，高丽名义上亦是辽国属国，替辽主惩罚东京道不听差遣的小部落，难道辽主还能生气不成？”

“这……”

“届时若能由国原公亲自领兵，则自古以来，军功最重；若由王太子殿下领兵，则王京之内，岂非任国原公作为？国原公一向亲近中华文物，若是国原公领兵，下官保证大宋以七折价格卖一万套盔甲武器予贵国，国原公凭之与女直作战，用夺来的财物与马匹还债即可。若是令兄领兵，则大宋便当没有此事。只要令兄在东京道打几个败仗……”

秦观在一旁又说道：“此进可攻，退可守之策。若辽主获胜，则贵国可一面向辽主献俘，一面主动退回高丽，辽主亦无话可说。若辽主与魏王僵持，则东京道正好任君作为。若魏王得胜，东京道可抚而有之。天朝所能许诺国原公者，是若辽主进攻高丽国本土，则大宋必然直取燕云。”

王运思忖良久，迟疑难决。唐康与秦观只是静静等他答复。

忽然，一直不作声的金芷清声问道：“如此天朝之利何在？”

唐康注视金芷，笑道：“天朝之利有二，一则高丽之军入东京道，辽主虽无力与战，却必然分兵监视，如此其与魏王之战，便更加持久。此大宋之利，亦高丽之利。二则大宋亦欲高丽有一个亲近中华的国君，吾等来高丽已久，知诸王子之中，惟国原公最贤。若国原公有尺寸之功，大宋皇帝之敕命必至，届时内外压力之下，不由国王不传位于国原公。”

“天朝不要付出分毫，却坐享大利。在下以为不甚公平……”

“享大利者，非大宋，乃是国原公。辽国内战久一点，于大宋虽有利，却也十分有限。其内战过后，恢复元气，最少要五六年，长则十

年。大宋之利何在？”唐康知道讨价还价的时刻来了。

“便无大利，亦无大害。而高丽则有引火烧身之患，万一辽国内乱迅速平定，辽主以战胜之余威，兵压西境，则高丽危矣。高丽是举国相搏。”金芷说起话来，便如银玲一般，甚是清脆动听。

“足下不过危言耸听。不说此事绝无可能，纵然如此，只须高丽迅速撤兵，向辽主献俘，以辽主之明，自然会见好就收，绝不会穷兵黩武。且我大宋亦不会坐视不管。”

“口说无凭。”

“可订密约。若在下欺瞒国原公，国原公他日将密约陈于大宋皇帝御前，在下就是杀头之罪。”唐康为了成功，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听得秦观瞠目结舌，须知与外国私订密约，其罪非轻。

王运听到此处，亦已动摇，不由望了金芷一眼。金芷却微微摇头，注视唐康，笑道：“我亦读过史书，古来爽约者不知凡几。密约无用，若尊使能为两国约为婚姻，则大事可谐。”

“约为婚姻？”唐康不由愕然，道：“辽国欲尚公主尚不可得，此事无能为尔。”他再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替皇帝许下个公主给高丽。

“尊使误会了。敝国尚有公主待字闺中，若能侍奉大宋皇帝，使天下咸知两国之好……”金芷轻轻说来，王运立时明白，忙点头笑道：“若能如此，实是敝国之幸。”他知道仓促之间陋习难改，倒不如将妹子嫁掉为妙。而且若能入大宋后宫，那便是高丽建国以来第一件大事。

但是唐康在高丽国可以颐指气使，和王子平起平坐，在宋朝却是品

秩低微，岂能决定这种大事？顿时苦笑道：“国原公，此事绝非下官能做主，便是蔡大人，也不敢作主……”

“这在下自是知道。”金芷微微点头，又道：“但另有一事，尊使必是做得主的。我早听闻尊使是石参政之义弟，在下有一妹妹，粗识文墨，略解礼仪，惟不足以侍奉君子，然若能与尊使给秦晋之好，在下与国原公，都会欣慰。”

唐康不想刚刚说完皇帝的婚事，又当面给自己说起媒来，顿时满脸通红，道：“可是在下已有婚姻之约。”

“无妨。若尊使不弃，为妾亦可。”

唐康更加尴尬，一时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只得托辞道：“在下是朝廷命官，私自与外国婚姻，出使外国，私许婚约，其罪欺君。此事还须请旨……”

“此亦无妨。国原公可与尊使齐心协力，促成大事。然而这两桩婚约不定，敝国终不敢出兵。便是朝议已定，想来国原公亦有办法拖延之。”金芷浅浅一笑，无比妩媚的说道。

唐康想着这天上飞来的艳福，竟是哭笑不得。

回到顺天馆之后，唐康将遇到王运之事与蔡京说了，蔡京亦是愕然。只得分别给皇帝与石越写奏折和书信，说明情况。一面同时按计划开始进行公关，又是要收买掌权的大臣，又是要博取高丽国朝野的好感。

以秦观此时的才华，要在大宋出名，自然还有难度，但在高丽小国，却足以让人炫目了。他的诗赋以及长短句，加上蔡京的书法，连续几场宴会之后，立时轰动高丽朝野。所有达官贵人，无不以认识二人为荣，若能附庸风雅与秦观唱和一次，或者得蔡京赠一幅书法，便如得了至宝一样。因此在蔡京提出欲在顺天馆大会高丽士子，并讲经辩论一日之后，高丽国上上下下，都认为这是本国难得的盛事！王徽不仅自己御驾亲临，连同国中所有重臣，都一股脑的带了过去。

历史上称为“顺天馆会议”的事件，是高丽国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页，亦是大宋外交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宋朝外交官员，从此日起，开始有意识的利用本国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力，在传播文化的掩护下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顺天馆会议原定一天，结果却开了整整三天，闻讯而来的士子充斥开京的大街小巷，比起科举考试都要热闹。前来听讲、辩论的高丽士子，第一日就有一千余人，至第三日更是达两千六百六十余人。在会议的最高潮，由蔡京征得王徽的同意，宣布大宋将免费向高丽国提供二万卷图书，协助高丽国子监在开京建“成均馆”与“成均图书馆”——“成均”二字取自《周礼》，董仲舒认为那是五帝之时大学之名，相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高丽国王徽治下，原是高丽国子监的别名。在石越所来的时空，此名在中华反倒少人知晓，倒是韩国有成均馆大学，乃是韩国的著名学府。

宣布此事之后，蔡京又进一步向高丽朝野表达善意，表示成均图书馆之藏书，将向所有士子免费借阅；且大宋在接下来十年之内，每年向成均图书馆赠送五千卷藏书。而成均馆之学子，每年将选拔六名成绩优秀者，由大宋出资，按成绩分别送往白水潭、嵩阳、应天府、横渠、西湖、岳麓六大书院学习三年。其他成绩在前三十名者，将许可其自费前往大宋游学。此事一经宣布，立时轰动高丽全国，须知此六大书院，除

岳麓书院名声稍逊之外，其余五大书院都声名远播于高丽，特别是白水潭学院与嵩阳书院、西湖书院，更是所有高丽士子都向往的所在。能有机会亲赴彼处求学，如何不喜出望外？便连王徽都觉得受宠若惊——诸国之中，高丽是头一个可以派人去大宋各大学院学习者。连向大宋臣服最为彻底的交趾，都不曾享受此等优待。当然王徽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也就是熙宁九年初，大宋国子监即向交趾宣布：该国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自费至六大学院求学；同时大宋所协助交趾创办之学院，每年可以选派一名优秀者官费至六大学院学习，资金由交趾与大宋平摊。当然，给交趾的两项优待，实际上高丽更早享受——几天之后，蔡京便亲口向王徽与高丽国众大臣许诺，高丽国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申请自费去六大学院学习，而宰臣、各部尚书之子弟，更可直接去白水潭学院求学，由大宋与高丽国平摊学费。

宋使在数日之内，如此前所未有的优待高丽，在两国贸易联系日趋紧密，而辽国内乱，宋朝国力上升的时候，无疑使得高丽国内一种“小中华”的自许之情更加膨胀。无论是读书人还是贩夫走卒，整个高丽都洋溢着一种亲宋的气氛。兼之大宋在新的贸易方式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并没有断然的放弃朝贡贸易体系，大宋朝廷对于高丽国进贡的赏赐更让高丽国王王徽心花怒放。

在此良好的气氛下，国原公王运指使亲信的大臣，向王徽上了一系列的奏折，正式提出“亲宋、和辽、报复女直”三策。力劝王徽乘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征伐女直各部，将高丽国的势力范围向西推进到鸭绿江^[1]、长白山一带，从而使高丽国日后具备觊觎辽东，括有渤海国故土的机会。而且，若能战胜女直各部，则通过掠夺、压榨各部，还可以增强高丽国力。同时王运又按唐康之建议，打出“替辽主伐女直”的旗号，一时机会主义在高丽国中大行其道。一向畏契丹如猛虎的高丽君臣

们，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幻想一面不激怒辽主，一面扩充本国的实力。

蔡京则在与王徽的会面中，暗示这位年老多病的高丽国王，如果辽主敢侵犯高丽国土，大宋必然会抄其后路，以收两面夹击之效。又有意无意的指责女直各部纵容部属在海上为盗，抢掠宋商，若有人能征伐女直，为大宋惩罚盗贼，大宋必然给予支持。这种诱惑堪称致命，便如同告诉一个有意抢劫却又害怕警察的人说：别怕，你有治外法权。

高丽王宫望月台之内那盏奢华的座钟准时响起，和城中佛寺的撞钟之声相互映和着，王徽似乎被这钟声吓了一跳，老迈的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去摸一只无暇他顾的老虎的屁股，而且远处还有一只狮子在承诺着安全，实在是非常刺激的事情……王徽是决心安于现状，还是决心勇于尝试，依然没有人知道。但是还有一件更致命的事情在被人遗忘——女直部落，自渤海国建国那一起，数百年来，在它周围土地上兴起的所有政权，无不视之为巨大威胁。

那是一只容易被人遗忘的野狼。

[1]. 即鸭绿江。

汴京。熙宁八年十一月初一。

清河郡主与狄詠的婚事几乎成为汴京的一个节日，但让一些知情者奇怪的是，吕惠卿、文彦博、石越、韩维竟然缺席了，而皇帝也临时取消了亲临祝贺的计划……

所有这些人，此刻都聚集在崇政殿。

“据狄谿的奏折，薛奕船队预计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返回杭州……”赵顼一面说一面环视众人，神色似是高兴，又似有几分不安。“狄谿道薛奕此次远航，最远到达注辇国，并且从三佛齐手中用两座镀金座钟买回凌牙门岛，建凌牙门城……”赵顼说到此处，见吕惠卿等人一脸迷茫，知道这些饱学的臣子并不知道“凌牙门”是个什么地方，便停顿了一下，让李宪取出一张大海图，由几个内侍举好，笑着对石越说道：“石卿，你来解释一下。”

“臣遵旨。”石越的目光移到那幅并不十分精确的海图上，手指划在了中南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上，朗声说道：“此处便是凌牙门。”他心里暗暗一笑：“新加坡，薛奕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又继续说道，“凌牙门是南海之出口，为香瓷之路上最为关键之所在，平素亦有中国人居留，不过此处并不繁华，只是过往船只，偶有在此歇息贸易者。”

“正如石卿所言，薛奕认为此岛可成为我大宋海船水军以及海商的一个补给之所，遂半迫半买，从三佛齐手中购到此地。并留下了三百水军屯卫建城。”赵頊笑道，“如此从杭州、泉州、广州，海船可以直接抵达凌牙门，甚至不必去占城与真腊等国。”

文彦博审视地图良久，也点头道：“此处确是咽喉之地。难得薛奕有此见识。”

吕惠卿却笑道：“臣想，此处若能建成海港，必能成繁华巨港。想来薛奕定然也让狄谘转奏，请朝廷派官员驻屯。”

“吕卿所料不错。”赵頊的笑容却有点勉强，“不过这是小事，薛奕请狄谘所呈之奏章，却是请示一件大事。”

众人觑见皇帝神色，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连石越也不知道狄谘转交的奏折的内容。但是皇帝如此神色，却肯定不会是一件轻松事。崇政殿中，立时寂静下来。

“众卿可还记得注辇国？”赵頊的目光投向吕惠卿。

吕惠卿略一思索，即欠身答道：“注辇国，其前身即是唐玄奘所谓的珠利耶，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其国王罗茶罗乍曾经遣使娑里三言自南海而来中华朝贡，娑里三言历时三年方至广州，当年曾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此后天禧四年、明道二年均曾遣使来华，因其国离中华有万里之遥，故此朝廷一向也赏赐甚厚。此国相传是三佛齐之属国。”他娓娓说来，不仅石越，连文彦博这等老臣，心里也不由不佩服他熟知本朝典故。

赵頊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叹道：“可笑本朝此前无人，那注辇

国，本在西天南印度，是天竺眼下最强盛之国，三佛齐又有何本事能使其为属国？薛奕回报，道注犍国有战舰千艘，战象五万，为一时霸者。此国在大食与中华之间，掠夺小国，灭国无数，凡香瓷之路上所有贸易，注犍国必然要分一杯羹，控制海路近七十年。”

赵頊此时说来，殿中之人，无不吃惊。连石越也不知道在印度洋东岸有一个如此强盛的海上强国存在，更不用说他人。赵頊此时早已知道“香瓷之路”^[1]的巨大利润，本来大宋海船水军与贸易船队的最终目的地，应当是直达大食，甚至还要组织商队通过陆路前往大秦。但不料刚刚出了南海，横在面前的，便是一个称霸印度洋东海岸近七十年的强大王国。

“薛奕道注犍国不许海船水军通过，远航船队仅仅二十余艘战船，终不能与注犍国开战，兼之船上水手有二成得病，因此已遣使向注犍国国王问好，并招其使者来中华朝贡。惟是战是和，须朝廷决策。”赵頊有点无奈的说道。注犍国已经远得让他感到麻木，若非是因为控制“香瓷之路”是既定之策略，赵頊对于什么注犍国绝不会有丝毫兴趣。

“薛奕之意见如何？”文彦博略一沉吟，立时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注犍国，大宋朝廷完全不了解，一切都依赖于薛奕的报告。

“薛奕以为五年之内，不能与之争锋。注犍国水军是百战之余，而我朝海船水军是新创，水手未练，且数量又相差太远。兼之劳师远征，补给困难。薛奕请求朝廷允许，暂时放弃对注犍国以西的经营，惟遣民间船队前往贸易。同时与蒲甘等国交好，注犍国与蒲甘、三佛齐国不能谓无冲突。若我大宋能控制、影响蒲甘等国，组成联军，则可迫使注犍国订城下之盟。眼下之策，薛奕以为当与注犍国通商为上。”赵頊转述薛奕的意见，心里却十分矛盾。一方面，面对如此遥远的国家，他心中

的确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来，有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另一方面，堂堂天朝上国受阻于一个难得听说一次的夷国，赵顼的心中也有挫折感。至于说要花诺大的精力去经营中南半岛上的关系，在赵顼而言，他认为西面的夏国与北面的辽国更值得关注。

“陛下，不知狄谿的意见又是如何？”文彦博又谨慎的问道。

“狄谿道他于注辇国之事，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不敢胡乱进言。”

文彦博沉吟半晌，欠身道：“陛下，注辇国虽然远在万里之外，却也谨修贡职，若随便兴兵，只恐让四夷笑我中华不讲信义。且注辇国既是强国，只恐不可轻侮，万一失败，为祸甚大。薛奕不轻启战端，是他知轻重、晓利害。臣以为万里之外，当以和为上。”

“吕卿之意如何？”赵顼目光转向吕惠卿。

“臣以为本朝海船水军初创，而经营海外亦不过是年内之事，仓促间寻衅于强国，是不智之举。今日之上策，是步步为营。以广州、归义城为据点，以凌牙门城为海上门户，将凌牙门城以北之海域及周边交趾、占城、丹流眉^[2]、三佛齐等诸国，控制在我大宋海船水军之影响之中。一面加强与交趾之同盟，来影响中南半岛诸国，有朝一日，更可对大理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待五至十年之后，南海诸国巩固，再议与注辇国之战和不迟。”

吕惠卿说出来这番话来，殿中诸人心中不免又各吃一惊。特别是石越，对于吕惠卿居然有这番见识，真的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能够将环南海诸国看成“自家的院子”，其气魄与眼光真让人刮目相看。毕竟吕惠卿，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宋朝人……

“石卿以为如何？”赵顼的目光移到了石越身上。

石越回过神来，欠身道：“陛下，注辇国虽然不准我海船水军通过，却没有禁止民船通过。既是如此，臣以为短期之内，海船水军之任务，便是浚清南海海盗，保护航线安全。将南海纳入大宋控制之中。究竟要如何制定方略，不如等薛奕回朝再说不迟。臣以为与注辇国之间，若要作战，便要打一场必胜之战。”

“韩卿之意呢？”

“臣不晓海事，只知凡事谋定而后动，有益无害。香瓷之路，由大食商人控制大食至注辇国之一段，大宋则控制杭、泉、广三州至注辇国一段，虽然注辇国坐收中转之利，但亦无不可。大宋每岁从香瓷之路所得利润，亦数百万贯之巨，其中朝廷所得，商税与贸易相加，几乎占到三至四成。臣以为已经可以满意了，朝廷眼下之重点，还是在解决两北之百年边患。”韩维无意中说出了一句实话，大宋朝廷关心海事，完全是受利益驱动。

赵顼听完四人意见，思忖了一会，道：“既是如此，便暂不与注辇国开战，待薛奕回京，让他分别去两府叙职，之后朕还要接见他。到时候再讨论经营南海诸国之方略不迟。”

“陛下英明。”

赵顼摆了摆手，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倒苦笑着将一份奏章递给李宪，说道：“此外还有一事，李宪，你把这份奏折给诸公看看。这是蔡京的奏折，杭州张商英转达的。用的也是密急。”

李宪接过奏折，依次递给文彦博、吕惠卿、石越与韩维。四人传阅

过后，脸上都露出奇怪的表情，良久，文彦博才说道：“陛下，迎娶属国王女之事，本朝从未有过，还要详议才是。”

吕惠卿也笑道：“陛下，高丽号称君子国，却毕竟是夷狄，如此不知礼义。且欲强为婚姻，若许诺之，只怕为天下臣民所笑。”

石越却笑道：“臣却不知此事有何不可？以汉唐之强盛，亦不免有和亲之策。今日不过纳其两女，却可得一国之助，臣以为无拒绝之理。”

韩维望了石越一眼，笑道：“此事自秦汉以来所未有。且天子与高丽为婚姻，必为辽国所笑。夷狄女子，安能侍奉君子？”

石越不料三人众口一辞的反对，心中暗暗苦笑道：“高丽公主居然会嫁不出去。”忙又道：“若是拒绝婚姻，只怕高丽会恼羞成怒。况且一国王女……”其实这种事情，春秋战国时代倒是屡有发生的，但是那种事例举出来，只会弄巧成拙，因此石越也不敢提起。

文彦博冷笑道：“此事断然不可，万一皇后无子，其女为陛下生下皇子，难道让他来继承大统？此是为社稷留下绝大隐患。旁事皆可答应，唯此事答应不得。”

石越见他如此坚持，不由哭笑不得。赵頫笑道：“此事若然应允，必然为辽人所笑。不若寻一亲王，收为姬妾。”

“一国王女，岂肯为姬妾？高丽必以为我大宋轻视其国。此结怨之始，董毡背辽归宋，其原由亦不过是为了一公主。辽夏相攻，亦不过为了一公主。史上事如此，陛下岂能为一女子而结怨一国？”

“这……”

“请陛下三思。目下是朝廷有求于高丽之时，以婚姻巩固盟约，可坚高丽之心。”

文彦博见皇帝又开始动摇，忙欠身道：“婚姻之事，是陛下的家事，陛下何不问太皇太后与皇太后？”

“此事的确应当询问太皇太后、皇太后。”韩维也附和道。

“朕知道了……此外唐康与金氏之婚姻、又蔡京所允诺高丽国王诸事，又当如何？”

“臣以为……”

从崇政殿出来之后，天色已然微黑。石越自从上次遇见何畏之遇险之后，每次出门，虽然并没有弄出全套仪仗，却也多带上了七八个骑马携弓的家丁，也算是开始前拥后簇了。这日因为讨论的事情都并不如意：远洋船队受阻注辇国，挑拨高丽之策反倒被己方一种小小的歧视所阻隔……他几乎有点怀疑文彦博是因为自己的孙女未正式过门就要先接受唐康收一个异國小妾而心情不佳，所以极力阻碍此事。因此，石越的心情也不是太好，上马之后，侍剑正欲开口询问，石越早已挥鞭喝道：“去张八家。”

不料他话音刚落，便听一人在身后笑道：“张八家的酒不正宗，子明若有暇，何不上我府上喝一杯？最近我家人却酿出了一桶好酒。”

石越不用回头，便已知是何人，心中虽然不耐，却也不得不收拾心情，转身答道：“吕相公，今日如何有此雅兴？”

说话之间，吕惠卿已到近前，笑道：“近日不仅得了好酒，还买了几个绝色佳人，精擅歌舞，若无人共赏，却是扫兴了些。子明万万不能推辞。”

吕惠卿毕竟是当朝宰相，兼之最近以来他一直都支持石越的诸多政策，虽然石越心中一直怀疑韩絳罢相，根本是栽在吕惠卿的阴谋当中。但是既然查无实据，以后又有许多地方还盼着吕惠卿能够配合，自然不便拂他面子。因笑道：“如此敢不从命？”

吕惠卿哈哈大笑，招呼了从人，竟是与石越并辔而行。二人一路谈笑，说了许多闲话，吕惠卿忽然注视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熙宁八年一年之内，黄河以北出售矿山、拯灾；扬杭之间发展商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裁并州县、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推行官制改革；建忠烈祠、先贤祠；兵器民营化，全面解除持兵禁令……子明几乎是于无声无迹之中，做了大宋百年来众多贤士所不敢想的事情。细细想来，实在让人不得不佩服。”

石越听吕惠卿如数家珍的说出自己的种种政绩，心中亦不由有点得意。特别是河北诸路拯灾，虽然出售矿山使得黄河以北许多商人地主几乎一夜暴富，趁机兼并的事情也并非没有，但是毕竟救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而扬杭商业圈的发展却使得众多中小商家更加活跃，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杭州等地胡人聚居的蕃坊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则是商业规模的扩大，前不久《海事商报》上就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个来自大食的商人，一次性向杭州市舶司出售大象牙四百株，大犀角五十株，此外还有珍宝无数，竟然使杭州市舶司无力购买！不得已之下，需要请民间商号帮忙消化。那个大食商人回程时，买了二十艘福船，装满货物而归。而市舶司在此一次交易中收取的税金，《海事商报》推测可能高达二十万贯。这样的大手笔，让一向号称富甲天下的汴京商人，也

要望尘莫及。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与关税，在熙宁九年极有可能达到五百万贯，除去发展扩建海船水军、兴建港口，建筑归义城与凌牙门城等等资金，应当还能够向朝廷交纳二百万贯至二百五十万贯左右的税收。换句话说，大宋经营海外势力，没有用过朝廷一文钱。若环南海贸易圈能够更加成熟，那更加不可估量……

想到这些，石越不由笑道：“这全是皇上英明。”

吕惠卿哈哈笑道：“贤主良辅，相得益彰。”

“若论良辅，相公才是良辅之材。”石越虚伪地客套道。

“岂敢。”吕惠卿微微一笑，神色间却没有半点“岂敢”的意思。又随口道：“十五日单将军庙公开竞标，乃兵器生产民营化至关重要的一步，皇上已让子明前往主持，想来子明应当早有章程。”

“在下自当尽力。”

“我以为，这军器一物，与子明在杭州竞标之物不同，不可纯粹以价低者得。”吕惠卿淡淡笑道，如叙家常。

石越脸上肌肉微微跳了一下，旋即笑道：“哦，还请相公赐教。”

“军器关系甚大，若以价低者得，难免没有商人不丧心病狂，为得利润，不择手段。因此凡竞标，须得考虑竞标者实际之生产实力，家世，甚至品德，再综合其投标之价格，决定是否中标。”

石越不知道吕惠卿打的什么主意，心中暗暗狐疑，口里却笑道：“相公所言有理，不过若是如此，则不若让众人去写标书。只不过眼下信誉未立，用标书的方式，可能会影响朝廷在商贾之中的信誉。”

“何谓标书？”吕惠卿笑问道。

“便是各家将投标之内容、价格，自家之实力，中标后要如何生产之类，先用文书写好，交给朝廷。朝廷再从中选出一部分较满意的，由其再次竞争。如此方式，则不纯粹是价低者得，但是却难免有情弊，有碍公正。”石越一面解说，一面悄悄观察吕惠卿的神色，但吕惠卿始终神色如常，让人难知他心中所想。

“这是良方。投标价格过低，未必是一件好事。”

“在下当斟酌。”

二人如此边走边谈，穿街过巷，终于到了吕府。宰相府的规模气度，远胜参政府，比起石府来，吕府要大出四至五倍。二人在府前下了马，吕惠卿挽着石越的手臂，无比亲热的将石越迎了进去，且不在客厅设宴，而是直赴花园的一座水榭之中。吕惠卿与石越分了宾主坐下，侍剑便站立在石越身旁侍候，吕惠卿身边却是侍立着两个美貌的婢女。

奉茶之后，吕惠卿朗声笑道：“子明是稀客，难得来一次。今日却是凑巧，要向子明介绍另外几个稀客。”说罢，轻轻击掌三声，便见三个人走了进来，向吕惠卿与石越长揖为礼。石越注目看时，却见三人之中，有一人却是熟悉的——原来竟是归来州个恕之子乞弟。

乞弟见石越认出他来，忙一瘸一拐地上前又深揖一礼，操着极其蹩脚的官话说道：“日前多有得罪，还望参政恕罪。”

石越傲然望了乞弟一眼，眼角又扫了吕惠卿一眼，心中雪亮，知道必是乞弟贿赂吕惠卿，托他向自己赔罪。他与吕惠卿虽然素来不和，却不愿意为这种小事去扫吕惠卿面子，当下淡淡一笑，端起茶杯，抿了一

口茶，笑道：“不知者不罪。”

乞弟见石越不怪，立时面有喜色，向门外招了招手，立时便有一个仆人捧着一个檀木盒子走了进来，恭恭敬敬跪倒在石越面前，将盒子举过头顶。

石越不动声色的一笑，道：“这是何意？”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此是下官向参政赔罪之意。”乞弟一面说，一面将檀木盒子揭开，便见盒中放着一件黄黑之物，边角上缀了许多珠宝，璀璨生辉，“蛮邦之人，没什么贵重之物，这件虎皮披风是当年我父亲与另一蛮部罗氏鬼主相攻时所得之物，今日献予参政，正是使物得其主。”

乞弟发音不准，石越怔了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正待说话，忽然见另两人中有一个人眼中似有愤怒之色，心中一动，向吕惠卿笑道：“相公，不知这两位又是何人？”

吕惠卿指着二人，笑道：“这一位是归来州罗氏鬼主之子罗牟平；这一位是我族侄吕颜山。”吕颜山见介绍到自己，连忙向石越行礼，甚是恭敬。

石越一面答礼，一面却不禁哑然失笑，他知道吕惠卿以一国宰相之尊，自然是十分轻视归来州的夷人，因此竟然让两个世仇部族的继承人同聚一堂，偏偏乞弟所献之物，还是个恕部对罗氏鬼主部的战利品。也难怪罗牟平双眼几乎要冒出火来。只是不知道这两个世仇是通过什么门路找上吕惠卿的。他对乞弟没什么好感，当下心中转念，笑道：“乞弟，你送此物，是有求于我，还是单为谢罪？”

他如此直截说出来，乞弟纵然是有求于他，也不便开口，只好讷讷笑道：“自然是为了谢罪。”

“既是如此，那我便收了。”石越笑着朝侍剑打个眼色，侍剑连忙接过盒子。乞弟顿时喜动颜色，吕惠卿眼中却有惊讶之色。

却听石越又朝罗牟平说道：“罗牟平，听说你父亲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

罗牟平不料石越问到自己，怔一下了，忙欠身说道：“罗家一向效忠朝廷，从不敢有二心。”他的官话比起乞弟来却要流畅许多。

“既是如此，我便要借花献佛，送件见面礼予你。”石越笑道，“这件虎皮披风即是你罗家之物，今日正好完璧归赵。”他话音刚落，侍剑已将盒子递到罗牟平身前。乞弟睁大眼，急道：“这……这……”

石越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你既然送给本官，便是本官之物。是也不是？”

“这……”乞弟的官话本来就不灵光，此时着急，更加说不出话来。

“你若要收回，本官眼下也可以给你。”石越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侍剑立时捧着盒子递到乞弟跟前，乞弟看了半天，却终是不伸手去接。

“你到底想不想收回？”石越不耐烦的问道。

“不、不收……”

“既是不收，那本官想送给谁，亦是本官之事。”石越脸色稍霁，向罗牟平笑道：“这既是件宝物，便当还给你。”

罗牟平脸上却大有为难之色，这件虎皮披风，的确是其部中之宝，但是他托尽关系来求吕惠卿，是想要为父亲在归来州谋个好一点的官职，好让罗家压过个怨家一头。此时明知石越是在帮自己，按理是不应当收回，受石越这般大礼；但若不要，这件虎皮日后便再难有机会收回了，未免又有几分舍不得。他可不是什么心怀大志之辈，能让自己的部落在归来州的群山中称雄，已是他心中最大的志向。

石越这些年来，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见他神态，早知其意，笑道：“你尽管收下，这件披风，我却是用不着。”

罗牟平脸孔一红，单膝跪倒，双手接过木盒，朗声说道：“参政此恩，罗家没齿难忘。日后若有用得着之处，但有一语带到，罗家绝不敢辞。”

石越与吕惠卿对望一眼，哈哈笑道：“那我就先多谢了。”二人心中都不曾将此当回事，毕竟罗氏鬼主充其量不过是数万人之夷族，二人却是掌握数千万人口帝国的宰相与副相，又有什么地方能用得着数千里之外的夷族？

吕惠卿招呼众人坐了，便吩咐了歌舞酒宴。他的酒倒也罢了，虽然非常香醇，但终究比不上皇宫的御酒，便是曹太后家的家酒，也远胜于此。但是他买的这几个舞妓，却真的是非比寻常，石越见过众多显贵家的舞妓，无论相貌舞技，都无人能出其右。金石丝竹，罗绮珠翠之中，似乞弟与罗牟平，早已不知身在何方，连石越也忍不住赞道：“亏得相公寻来这些女孩儿。”

吕惠卿笑道：“这却不是我寻来的，是我这个族侄寻来的。他在泉州，亦颇有些身家。此次因为军资生产竞标，千里迢迢来京师，可难为他还能寻到这些女孩子。不过送给我却是送错人了。”

石越听到这话，心中立时明白，吕惠卿是有求于自己。当下笑道：“以令侄之能，想来必有十足之把握。”

吕惠卿冷笑道：“他想要竞标的东西太多，只怕未必有希望。”

“哦？”石越心中忽然有点好奇，很想知道吕惠卿会如何向自己说项。

“他这次想要投标二成的军衣生产，而且还想制造新式弩机标准配件。实在是有点不自量力。”吕惠卿喝了一口酒，眯着眼睛，漫不经心的说道。

“若令侄资金雄厚，有足够的作坊，又是相公族人，这倒并非不可能。”

吕颜山一直竖着耳朵倾听，听见石越此语，以为石越有许诺之意，不由笑道：“参政所说有理。实在不是小侄贪心。据小侄所知，江南十八家商行此次联合竞标，竟然是想夺下全部标物的五成。小侄与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汴京的几家巨富之家，每家所想要竞到的份额，都在一成以上。”

石越笑道：“若是作坊不足，也不可能随便竞标。万一完不成，罪责非轻。”

“此事不难。竞标成功之后，再根据竞标所得，收购作坊便是。似弩机一物，若未能中标，谁家又有这等能力？”

“原来如此。”石越不置可否的一笑。

“只是此次竞标，小侄多方打听，知道大多商行作坊，在一些项目上都并不指望挣钱。只要能够不亏便可。他们是想和军器监拉好关系，从下一年开始，军器监必然会优先选择与其合作，得到更多的项目。相信未来利润最大的，是弓、弩、刀、枪以及许多攻城器械之生产，因此眼下竞争最激烈的，便是弩机等物了。毕竟军衣这等东西，只要有钱就行。而弩机等物，却需要实力。若能得到军器监认可……”

吕惠卿不待吕颜山说完，便笑着插话道：“眼下真有能力制造弩机的，只有江南十八家商行，十八家商行联合之后，就一同创办技术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的作坊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这是别人无法相比的，而且十八家商行一向联合行事，实力也是大宋首屈一指的。”

石越听吕惠卿开口，便知道他要说的什么意思。所谓“江南十八家商行”，是这几年来扬杭商业圈中最赫赫有名的十八家大商行联合组成的一个准行会，其产业无所不有，也是海外贸易中的巨无霸组织，又创办了《海事商报》，更因此成为江南地区商业领袖组织。而这十八家中的一家，便是唐家，与石越的关系非比寻常，这些事可以说人所共知。

石越笑道：“弩机此次的配额并不多，不过十万只。此事不瞒相公，军器监苏大人的意思，是希望至少分成五份，军器监的确是要从弩机的生产中，了解各个商行作坊的实力，这完全是为了以后打算。以江南十八家商行的实力，只要他们有意，必然会得到一份。”

吕颜山听到这话，已知这次如此不能成为标中弩机生产的五家之一，日后要介入军器生产的领域就肯定会失去先机，不由急道：“万望

参政能够周全，小侄感激不尽。”

石越却望着吕惠卿，笑道：“最后是谁中标，要听枢密院与军器监的意见为主。我不过主持其事，谈不上决定之权。”

吕颜山正待再说，吕惠卿早已朗声笑道：“正是如此。颜山，你既是我的侄子，就不可令石参政为难。须当公平竞争。”一面又向石越说道：“今日崇政殿所言之事，我细加思索，又觉蔡京之策甚是可取……”

石越听他没头没脑说起此事，不由一怔。眼下乞弟、罗牟平、吕颜山都是不相干之人，竞标的事情还不妨事，但这等军机大事，自然是不方便谈论的。吕惠卿如此精明，突然说起此事，背后必有他意。石越微一沉吟，已知道这是吕惠卿在暗示于他，毕竟高丽事成，他石越有创议之功，而唐康更是为国建功……因语带双关的说道：“皆是为国家朝廷而已，若能公私两便，自是两全齐美。”

吕惠卿闻言，不由哈哈大笑，道：“好一个公私两便，果真是两全齐美。”

熙宁八年十一月上旬，充满了喜庆的味道。清河与狄詠的大婚过后，便是包绶迎娶程琉。到了十一月初十，出乎文彦博意料之外，太皇太后向皇帝赵顼表明态度：支持他迎娶高丽国王女，并可破格封为贤妃。而吕惠卿则不再反对此事。十五日，在祭奉单雄信的单将军庙，五百余家商行作坊主购买了军资生产竞标的入场券。江南十八家商号联合竞标，一举夺下了百分之四十的标的物。此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前宰相韩绛的族弟与妻弟，前宰相曾公亮的族侄、即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的族

弟，现任宰相吕惠卿的族侄，也参加了这次竞标，各夺到一万件弩机的标物——两天之后，这件事便成为《西京评论》的头版头条。《西京评论》谴责此事是“道德败坏，斯文沦丧”，而《汴京新闻》亦质疑其公正性——但是五百当事人无人质疑，而且主持者又是石越，这种质疑未免显得无力。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些谴责更加不关痛痒，没有任何指责能够让他们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而不动心。而朝中，甚至连皇帝都认为让他们分一杯羹是理所当然的。

在汴京的目光被单将军庙的这次竞拍牢牢吸引的时候，十一月十七日，薛奕的远航船队，载满了整船整船的货物，进入杭州湾。薛奕的水手们并没有能够全部回到大宋的国土，有数以百计的水手病死或因故身亡，另有数以百计的水手因为病重，留在了凌牙城修养。但是这一点完全没有妨碍到杭州市民的热情，在《海事商报》和西湖学院的煽动下，人们好象在迎接一个收复了燕云失地凯旋而归的将军，欢迎的人群从杭州湾的港口开始，长达十余里。

但是薛奕并没有在杭州多作停留，他必须赶赴汴京。在那里，大宋朝廷将听取他的意见，制订真正意义的海外战略规划。同时，做为一个武进士，他也非常希望能够赶上朱仙镇讲武学堂历史上第一次“演习”。

[1]. 即海上丝路。

[2]. 在马来半岛，《宋史》称为丹眉流，是误记。此国是三佛齐最强之附庸国，又三佛齐在今苏门答拉岛。

辽国。上京道。潢河。

潢河南岸，旌旗密布。辽主耶律濬自统十五万皮室军，从中京而来，想要渡潢河进逼上京临潢府，将耶律乙辛势力一战荡平。大将萧阿鲁带率左路军，统兵三万，从上游广义县渡河，汉人行宫副部署萧夺剌与给事北院知圣旨事萧迂鲁率右路军，统兵二万，从下游长宁附近渡河。而耶律濬亲率十万大军为中路军，从丰州渡河。大军一旦渡过潢河，距上京临潢府便只有区区二百一十里，大军两日可到。因此，在潢河北岸，耶律乙辛亲率十六万大军，据险而守，绝不容许耶律濬的大军渡过潢河一步。耶律乙辛深知，一旦耶律濬大军过了潢河，上京绝不可守，他的命运，便只能依托上京道那无比辽阔的疆域，与耶律濬捉迷藏；或者干脆孤注一掷，把命运寄托在杨遵勋与女直部落的反叛之上。

此时寒风猎猎，潢河之上已经结起了薄冰。耶律乙辛早已把潢河上的几座石桥全部拆毁，但是他却没有本事阻止天气寒冷后，河水结冰的自然现象。他只能祈祷，祈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说动一直狐疑不定的杨遵勋谋反，祈望带着重礼前往几个强大女直部落的使者能够不辱使命，祈望前往宋朝、西夏、高丽的密使，能够顺利到达，说动他们用兵。但是眼下，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他耶律乙辛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证明给天下人看看——他耶律乙辛，有资格成为耶律濬的对手！

站在稍高一点的山坡上，就可以依稀望见南岸的皇帝金帐。耶律乙

辛对此再熟悉不过了，那是用铁枪扎成的硬寨，以粗大的毛绳将帐篷连起来。每杆枪下都有一把黑毡伞，卫士们站在伞下躲避风雪。在枪旁就有小毡帐，每帐住五人。在金帐周围，还设有拒马、铃铛等物，防备敌人的偷袭与刺客。耶律乙辛自己的营寨与耶律濬的行头，是差不多的。营中的那个小皇帝，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耶律乙辛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对岸那身着厚厚的皮衣，在寒冷的冬天依然军纪严肃的军队，虽然也曾让他感到一阵心虚，但是如果以他的三千最精锐的卫队而论，则一定也不逊色于对方。甚至他部下的契丹军队，也称得上是精悍之军。但让他担心的，则是那些部族军的战斗力。而且他的部队士气始终不高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耶鲁斡攻又不攻，退又不退，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说话的人是耶律乙辛军中大将耶律连达，这人是军中勇将，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声音洪量。他本不过是一个奴才，是耶律乙辛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对耶律乙辛甚为忠心。耶鲁斡是耶律濬的小名，耶律乙辛军中常直呼耶律濬小名，以示轻蔑之意。

“大王，耶鲁斡的确让人莫测高深，这小小的潢河边上，他已经停了将近一个月。数十万大军对峙于此，空耗粮饷，于他有什么好处？难道他的补给就那么充足？”说话的人细声细气，似乎有气无力的样子。此人是耶律乙辛府中幕僚，叫姚孝友，却是个辽国汉人。

耶律乙辛骑在马上，皱了皱眉，没有出声。耶律连达却已粗声说道：“我军军粮充足，怕他何来？”

“大王，将军。”姚孝友依然不紧不慢，细声细气的说道，“学生担心的，是耶鲁斡可能在等待什么。大军在外，利在速战，敌人一反常

态，必有所图。”

“他在等什么？在等下雪，等潢河结冰。他没有那么多舟船来渡十几万军队。”耶律乙辛重重的“哼”了一声，脸色越发难看。所有的人顿时都不敢做声，大家都知道，潢河结冰，是迟早的事情了。数月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校，竟然将上京搞了个天翻地覆。耶律濬用人不拘一格，帐下许多将领都是他一手简拔，从那个叫耶律信的表现来看，委实不可轻视。若人人都能如此勇悍果决，进退如风，那么己方的前途，便已经注定。历来叛逆者的下场之悲惨，想想都让人心寒。

耶律乙辛一方真正的依赖，是利用时间与险阻来拖垮耶律濬。只要时间一长，南方的宋朝、东方的高丽、西方的夏国，还有杨遵勋、女直部落，都会嗅到味道，一起来抢夺，到时候耶律濬就算是阿保机转世也无力回天；而耶律乙辛便有机可乘。这一点，不仅耶律乙辛心里明白，很多将领也明白。耶律濬本身一向有“英明”的贤名，毕竟又是天下公认的辽国太子，他的正统地位远远强过耶律乙辛拥戴的小皇帝。这一点给耶律乙辛一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众人口里不说，但是潜意识里，都已自居于叛逆者的角色。不过借着一个小小皇帝的名号，来自欺欺人罢了。

“报……”黄尘之中，一个背上插着一面旗帜的士兵骑马疾驰而至，在山坡下翻身下马。耶律乙辛的几个亲兵立即上前，将他挡住。那人从怀中掏出一块腰牌，一面高声说道：“紧急军情。”

耶律乙辛早已听到，在山坡上喝道：“放他上来。”

几个亲兵验明腰牌无误，领着探子上了山坡。探子在距耶律乙辛四五步远的地方单膝跪下，高声说道：“小人拜见大王。紧急军情！在上

游距此处三十里的麝香河口，出现大量叛军旗帜与烟尘，似乎有许多人马调动。还有四五百人马，在河上试探。”

“知道了。”耶律乙辛点了点，道。“你下去领赏、再探。”

探子谢恩退下。耶律连达向前走了一大步，粗声道：“大王，末将愿领三千人马前去监视敌军。叛军若敢渡河，叫他们在潢河里喂鱼。”

耶律乙辛阴着脸，冷笑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若真要主攻，如何会如此大张声势？分明是想分我之兵力。我军只要沿河遍布烽火，敌人在何处过河，便往何处攻之，后发制人，亦无不可。上京城能守住两日，就能让攻城之敌腹背受敌。历来分兵是大忌，决不可分兵。他若处处渡河，我便率大军直捣中京，杨遵勋一直心存观望，痴心妄想坐山观虎斗，不知道唇亡齿寒。但若中京落入我手，杨杨遵勋再无不反之理。”

“大王英明。否则沿河处处设防，兵力空虚，必为敌军各个击破。我军之计，只能是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眼下已是冬天，取暖的干柴木炭，还有屯集的军资最为紧要。若让敌人知道所在，必将倾力来攻，大事危矣。惟须加紧守卫。”姚孝友细声说道。

“你放心，便让敌人知道，也轻易攻不破那所在。”耶律乙辛朗声笑道。

便在此时，又听到一声：“报……”来禀报之人，却是中军负责巡视将领伊撒。伊撒上了山坡，耶律乙辛微皱眉头，问道：“伊撒，你来此何事？”

“报大王，沿河巡察小队抓到三个奸细，自称是南京的商人。称有

要事禀报大王。”

“南京的商人？”耶律乙辛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笑道：“本王便见见他们。带他们上来。”没多时，便有三个被捆绑的商人被带到耶律乙辛跟前。耶律乙辛细细打量三人，忽然笑道：“你们都是汉人？”

为首一个望了耶律乙辛一眼，笑道：“大王好眼力。”

“你们叫什么名字？”

“小人韩先国。这两个是我的伴当。”

“做何营生？”

“本在南京析津府做山货生意。”

“哦？”耶律乙辛冷笑道：“听说马林水当年就是和南京道的商人一起进入耶鲁斡幕府的。后来追随耶鲁斡谋反，不知为何，却又被萧忽古追杀。听说马林水后来竟成了本王的奸细。嘿嘿……”

“小人却不知道马林水是何人？”

“是么？”耶律乙辛眯着眼睛死死盯着韩先国，韩先国只是一脸茫然。半晌，耶律乙辛哈哈笑道：“你太沉着了。”耶律乙辛忽然把脸一沉，厉声道：“事异于情便是伪。譬如本王现在质问你，你惊恐万状，自然是伪；但是过于沉着，不合乎你的身份，却也是伪。所以，你必然是在撒谎。”

“回大王，小人生性慢性子，不知天高地厚，却不敢欺瞒大王。”

“你已经在欺瞒。”耶律乙辛冷冷的说道：“不过你如果和马林水

熟悉，必然不会是耶鲁斡的人。马林水为耶鲁斡立下大功，若在我手下，至少封他做枢密副使，不料反被追杀。想来是知道太多机密而又让耶鲁斡不放心所致。他最后惨死，不能不让人寒心。你说吧，来找本王何事？”

韩先国沉声道：“大王太看得起小人。小人确不知马林水是何人，小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此，是因小人在南京的家眷被太子爷派人妄杀，家产也被充没。因此才来和大王做一桩生意。”

耶律乙辛笑道：“因家人之死，便要向太子报仇，可称得上国士。为何却要和我做生意？”

“小人是个生意人，只会做生意。”

“你要和本王做何生意？”

“卖两个消息给大王，对大王来说，一好一坏。好消息一千两白银，坏消息两千两白银。”

“兵荒马乱，给你白银，你带得走么？”

“所以要请大王折成等价的东珠。”

耶律乙辛哈哈大笑，道：“只要你的消息值，本王就给你。”

“好。”韩先国问道：“大王是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先说坏的。”

“小人得到可靠消息，一个姓章的和一個姓黃的宋使，已经到了大辽。眼下相信已经到了河对岸的军营中。小人和南朝的商人也有来往，

听说辽宋准备重立盟约，大辽要和南朝全面通商。南朝会卖给大辽许多兵器与军资，甚至是粮食。”

“啊？”耶律乙辛诸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若宋朝与耶律濬盟好，必然会制约夏国、高丽、甚至是杨遵勋等国内反叛势力的蠢动。便是一般的部落与普通的官员，也会因此形成一种耶律濬统治非常稳固的印象。如此一来，耶律乙辛这一方的前途，就非常不乐观了。宋朝无论卖给耶律濬多少东西都不要紧，只要不是大张旗鼓的做。眼下看来，事情却是正朝着耶律乙辛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耶律乙辛沉吟良久，忽然笑道：“所谓重立盟约之事，暂时不足为惧。料来南朝不会如此大方，胜负未分，就急忙订约。眼下耶鲁斡尚未向天下诏告，可见即便此事是实，双方也还在讨价还价。”众将听到此言，稍稍放心。耶律乙辛又问道：“那好消息是何事？”

“小人从南朝商人中得到消息，高丽国王太子和二王子国原公各统数万大军，打着代辽征蛮的旗号，开始向西攻击女直部落。听说他们会越过鸭绿江，进入东京道境内。”韩先国话音刚落，众人皆已喜动颜色。耶律乙辛笑骂道：“这些高丽龟孙！终于忍不住趁火打劫了。本王在东京道境内布了许多眼线，怎的竟不如你消息灵通？”

“这也不足为奇。高丽国有任何动静，南朝的商人立即就会知道。小人恰巧之前认识一些南朝的商人。”

耶律乙辛摆摆手，笑道：“本王知道了。”一面向伊撒说道：“你给这位韩先生松绑，请他去帐中休息。晚上本王还有事要问韩先生。”说罢也不多留，挥鞭驱马而去。众人紧紧跟在他周围，一齐下坡。

姚孝友驱马紧随耶律乙辛，低声说道：“大王，叛军既然可能和南朝盟好，又多了高丽在东边捣乱。局势更加复杂，我想他们会开始希望速战速决。”

耶律乙辛点点头，眼中不易觉察的闪过一丝忧色。“南朝竟然和耶鲁斡盟好，难道石越竟然失势了？本王知道此人一向对我大辽虎视眈眈……偏生如今使道断绝，本王竟然无能为力。今天晚上……”

一轮明月高高的挂在天空，寒风刮过，树枝乱颤，发出凄凉的嗷嗷声。

辽主耶律濬金帐所在，灯火通明。耶律濬帐下将官谋臣，倒有一大半聚齐。耶律濬箭伤早已愈合，此时身着黄金镶龙铠，神采奕奕。

“朕今日白间，已与南朝使者达成盟约。自今日起，大辽与大宋，是为盟邦，两朝永不为敌。盟约之内容，佑丹，你向大家说一下。”

“是，陛下。”萧佑丹起来欠身一礼，环视众人，朗声道：“辽宋盟约之内容主要有五：其一，扩大互市规模。南朝商人，向南京析津府提出申请后，发给路引，即可以进入中京道、南京道、东京道、西京道所有州县所在城镇互市，除了兵器、马匹须由官府批准之外，一切皆可以自由贸易。大辽从中抽收一成以下商税。大辽商人在南朝享受同等待遇。由大名府发放路引。其二，南朝人在大辽犯法，交由南京析津府按大辽律令审理，但审判时，须有大宋官员在场。大辽人在南朝犯法，依南朝律令在大名府审理。同样须有大辽官员在场。为此，辽宋将互相在南京析津府与大名府设立常驻使节。其三，双方在距边境二百里内超过五千人规模的驻军调动，应当提前通知。其四，大辽取消南朝的岁币，

南朝向大辽每年提供十万贯钱‘援助’，大辽将此笔款项用于开办学堂、图书馆。其五，南朝向大辽卖包括震天雷在内的武器，大辽用南朝指定的物资包括马匹、铁矿进行等价交换。”

“震天雷？！”

“震天雷？！”

“不错，南朝决定，若我大辽需要，可以向大辽提供五百枚震天雷，条件是用五百匹公马和五百匹母马交换。”萧佑丹想起此事，都觉得不可思议。虽然他知道南朝已经研制成功一种叫霹雳投弹的武器，但是向自己的宿敌卖震天雷，萧佑丹本人认为极其不可思议。他不知道，在章惇出发的前一天，赵顼亲自召见，告诉他，可以给辽国震天雷。当然，这种震天雷的火药配方做了“适度”的修改，并且增加了一些可以在爆炸后发出刺激性气味的“作料”，而且亦非颗粒火药制成。并且，大宋朝廷最高层已经决定，在辽国拿到第一批震天雷后一个月，即向交趾和高丽出售这种武器，一枚震天雷，售价六十贯。如果可能，宋朝愿意向全世界出售自己的这种武器。

“陛下，整个盟约，除了取消岁币之外，似乎过于公平了。久闻南朝皇帝与石越不是善予之辈。俗语有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南朝背后，必然大有阴谋。”说话的人，是北院林牙赵思茅。

“赵林牙以为南朝背后有何阴谋？”耶律濬反问道。赵思茅的怀疑，他不是没有。但是思前想后，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阴谋。连萧佑丹也深感奇怪。扩大互市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在耶律濬看来，利弊难知。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还能纾缓财政紧张，让百姓多得一点好处。讨价还价之后，南朝竟然接受这样的盟约，让耶律濬大吃一

惊。本来即便是明显不利的盟约，他也已经准备接受——等平定叛乱之后，再找个借口撕毁便是。

“这个，臣愚钝。但唯其如此，才显得背后的阴谋更加可怕。”赵思茅虽然是汉人，但是忠于是眼前这个将他从一县县令直接提拔到北院林牙的年轻皇帝。这等知遇之恩，粉身碎骨难报。

“陛下，臣以为，不管他有什么阴谋。只要我大辽骑兵一日称雄，南朝用尽心机，也是枉然。眼下如此有利的条约，焉能不答应？若他们捣鬼，待平叛之后，再教训他们不迟。”

“或者南朝志在买马。”

“南朝纵然有马，骑兵也非我契丹儿郎之敌。骑兵练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何况，即便我大辽不卖马，南朝也能经熙河买到一些马。杨遵勋若有震天雷交换，谁敢保证他不愿意卖马？高丽人和南朝通商，南朝也能想办法从女直人手里买到马。臣以为眼下之患，是耶律乙辛之叛匪。先除此大患，稳定后方，再图其余不迟。”

“此事不必再议。”耶律濬举起手来，打断了臣子们的对话，“朕意已决。若有阴谋，日后再图补救未迟。高丽人趁火打劫，委实可恶。但是他们虽然让朕要忧心东面，却也同时让朕不必再担心女直的叛乱。目前须得尽快平定耶律乙辛之乱。以免杨遵勋有异动。然后回师东京道，将女直与高丽人全部荡平，以绝后患。”

“陛下不必担心，数日之内，潢河必然冻结。我军便可直捣上京。”

“朕意不在上京！”耶律濬眼中露出一丝冷笑。“耶律信！”

“臣在！”金帐之末闪出一名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着黑甲，欠身应道。

“你去挑三千精兵，偃旗息鼓，马衔枚，至麝香河口偷渡过河，佯攻长乐县城。”

“遵旨！”耶律信接过将令，大步退出金帐。耶律濬环视众将，又厉声喝道：“传令萧阿鲁带，命他的左军，便在今夜渡河。敌人若有援军救援长乐县城，便是他阿鲁带的责任。”传令官应声退出。耶律濬又喝道：“中军今晚子时，摆出准备渡河强攻之阵势，让叛军一刻也不敢妄动。萧忽古，你领五千骑兵，带十日干粮，在阿鲁带之后渡河，一路不得交战，绕过长乐县城，直取保和馆。届时必有奇兵呼应。”

萧忽古闻言大吃一惊，保和馆在长乐县城以北五十里，黑河边上。这是让他孤军深入敌后，阻断耶律乙辛的退路。耶律濬如此调兵，分明是想把耶律乙辛的大军困死在黑河与潢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他这支孤军，若能成功，则自然是立下不世之奇功。但是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任务，实是凶多吉少。但他是耶律濬心腹爱将，自然不敢置疑，只得高声应道：“臣得令！”恭身退步而出。

萧忽古走出营帐数十步，忽听到人唤道：“阿斯怜，请留步。”萧忽古回头望去，却是萧佑丹，连忙欠身道：“萧大人，末将军令在身，不敢久留。不知有何指教？”

萧佑丹走了近来，拍拍萧忽古的肩膀，叹道：“阿斯怜，你是契丹第一勇士。故此皇上才将如此重任托付于你。但是此次前去，若只靠勇力，只怕你再也喝不到七金山土河的水。”

“大人放心。阿斯怜的命，没有那么容易取去。我绝不会让耶律乙辛的马喝上黑河的水。”萧忽古一面说一面跃身上马，跑出几步，忽又掉转马头，在马上向萧佑丹抱拳道：“大人，若阿斯怜果真战死沙场，便请先生好好辅佐陛下，一定让陛下成为大辽最英明的君主。告辞！”说罢，也不待萧佑丹答应，驱马绝尘而去。

萧佑丹望着萧忽古远去的背影，微微叹了口气。眼角之间，不由有点湿润。

长乐县城隶属延庆宫所辖饶州，是饶州州治所在。辽太祖将渤海国故民迁居于此，其县有四千户。其中有一千户从事采铁矿的工作，每年要向辽国朝廷纳铁为税。其城是潢河与黑河交汇处最为坚固高大的。耶律乙辛自己并没有驻蹕城内，原因很简单，城中住不下太多的兵马。但是此城既当要冲，他便也在城中驻扎了一万军队。在城外还驻扎了梅古悉部的三千部族军，由梅古悉部节度使统领。

此时已是子时时分，长乐城外梅古悉部部族军驻地以外约五六里的树林里，树影幢幢。梅古悉部自节度使以下，对于这场战争都缺少兴趣。长时间的对峙，不仅仅让这个小部族的军队忘记了战争的目的，也让他们忘记了战争的现实。如此寒冷的天气里，除了例行公事的派了几个人在营外巡逻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睡觉，在梦中诅咒着耶律乙辛为什么不让他们驻扎在相对暖和的长乐县城之内。即便那几个巡逻的营卒，也已经把武器丢到一边，好把手插进袖中取暖。若不是睡着更冷，他们只怕也早已睡着了。

忽然，一个营卒的嘴巴大大的张了开来，他使劲揉了揉眼睛，不敢

相信眼前的现实——远处的树林向着自己飞快的移了过来！半晌，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撕破夜空的宁静——“偷营！”便在这个声音落下的一瞬间，一支羽箭随着凛冽的寒风一起射进了营卒的喉咙……轰隆的马蹄声将整个营地震得发抖，四面八方，都是黑衣黑马的敌人，挡马的木栅被劈开，每个骑士都带着三匹用绳子拴在一起的马，如潮水一般冲进营寨，到处可见雪白的刀光与鲜血的喷溅，空中飞舞着如闪电一般的箭矢。梅古悉部节度使看见那个脸上带着冷酷笑容的契丹将领的第一眼，便已是最后一眼，他眼睛尚未闭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恐惧，头颅早已飞到离身体数丈远的地方。

远处，长乐县城之上，早已布满了火把。但是城门紧闭，一万守军眼睁睁看着城外的杀戮，看着梅古悉部营地上方的熊熊大火，清晰可闻的听着嘶心裂肺的哭喊之声，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城相救——城外那面黑色的旗帜，那面没有绣任何花边与字迹的黑色将旗，耶律乙辛部下的每个士兵，都曾听过有关它的传闻！一个让他的敌人胆战心惊的名字——耶律信！

半个时辰之后，长乐城外的杀场渐渐平静下来。但是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约两千左右的梅古悉部族俘虏，整整齐齐向长乐县城走来。在他们身后，还紧紧跟着数千静穆的黑衣骑士。

“站住，全部站住，否则我射箭了。”长乐县守将声嘶力竭的喊道。这一招契丹人并不陌生，不过今天轮到自己身上，虽然梅古悉部不过是个小部族，但是毕竟一刻之前，这些人还是自己的战友。

守将的呼喊似乎奏效，梅古悉部的俘虏们都停了一下，但是他们背后的黑衣骑士却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俘虏们似乎感受到背后的压力，连忙又加快脚步，向长乐县城走来。

“站住！”守将无力的喊道。

但是被死神驱赶的人们，是绝不敢停住自己的脚步的。

俘虏们已经进入长乐县城的射程之内。

守将举起手来……

耶律乙辛中军大营。

刚刚和韩先国谈妥，请韩先国带他的使者去高丽国与高丽王子联系，并且希望可以预先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一旦战败，便想办法从海路逃往宋朝或者高丽、倭国，最差不失为富家翁——狡兔尚有三窟，耶律乙辛不能不预作谋划。

但是才送走韩先国，僵持的战局就发生了变化。对岸大张旗鼓，摆出要大举渡河的架势。这已经是耶律濬第九次摆出这种架势。虽然如此，但是耶律乙辛却一点也不敢放松。他虽然是放羊出身，却也知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历史上不知道多少人就是因为一次不小心而栽了，结果身死名裂，为后世所笑。耶律濬要的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出其不意。不过，这一次似乎略有不同。但究竟是哪不同，耶律乙辛却又说不上来。

没多久，长乐县城方向便燃起了报警的烽火。耶律乙辛竟然是松了一口气：耶律濬终于在长乐县方向发起了攻击。眼见敌人大军未动，耶律乙辛的中军也不敢妄动，只派了耶律连达率两万大军前去救援。以长乐城的守军与城墙，敌人绝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攻破。

耶律连达自接到命令的那一刻起，就很强烈的感觉到这次自己的对手，很可能是耶律信。想到此人，耶律连达浑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他竟然敢孤军深入上京临潢府城边，视二十万大军为无物！耶律连达发誓一定要杀了耶律信，剖开他的肚子，看看他的胆是用什么做的。两万骑兵的调动，纵然在夜间，也很难掩饰。耶律连达很担心耶律信闻风而逃。耶律信并非是一个莽夫那么简单，他也懂得害怕。为了争取时间，耶律连达下令采用纵队急行军。

离长乐县城还有十里左右的时候，天色已然微亮。

忽然之间，耶律连达的前军停止了前进。浓烈的杀气从前方传来，耶律连达心中一凛，连忙驱马上前，喝道：“斥侯呢？”

“将军，斥侯都失踪了。所以末将自作主张……”

耶律连达的瞳孔忽然缩小，他举起右手，厉声喝道：“全军换马列队，准备战斗！”

“换马列队，准备战斗！”

“换马列队，准备战斗！”

两万大军，迅速排成了雁行阵，如同一队南飞的大雁，缓缓向长乐县开去，马蹄掀起的尘雾，几乎将整个天空都遮蔽了。

耶律连达的判断，很快得到证实，走出两里之地，远处便可以看到一条黑色的长线，静静地在天的彼端等候。数万人的军队，寂静得如同地狱中的鬼兵，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耶律连达的前锋刚刚出现在视线之

内，一面斗大的帅旗就从敌阵中升起，上面绣着一个巨大的“萧”字！只见帅旗向前方一倾，号角齐鸣，敌军的前锋向耶律连达的前军冲了过来。

耶律连达没有想到自己遇上的不是耶律信，而是萧阿鲁带的三万左路军。望着对方的旌旗，竟是一眼望不到边，至少有五六万人的规模，耶律连达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向耶律连达军冲击的骑军如同普通辽军一样，有三匹战马，战马都用绳子相连，以避免冲锋时跑散。但不同的是，所有的战马，都穿着皮甲！骑士身上也穿了一种奇怪的铠甲，这种铠甲只在几个要害处采用了铁片，大部分地方都是皮甲。骑兵们也并不象普通的辽国骑兵一样，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他们手中的武器，全是雪白的长刀！

大地在马蹄的践踏之下，沉闷的哼起来。大队骑兵似洪流一样涌向耶律连达军。骑兵们发出震动天地的呼叫声。那支三千人的骑兵部队，在马上伏低了身子，举起盾牌，凭借薄薄的装具，在不到两里的距离，硬生生顶住正面飞来的箭雨，向耶律连达的阵脚冲来。他们的两翼，各有一大队普通的辽国骑兵，好像两条巨蟒一般爬向耶律连达军的两侧，密集的箭雨如同蝗虫一样，在空中飞舞。许多人在冲击的过程就倒了下来，但是他们的马匹却依然随着洪流涌向敌军的阵地。整个天地间，到处响彻着马匹践踏大地的声音，战士的呼喊声；空气中弥漫着臭不可闻的马汗味，死伤者鲜血的腥味……

耶律连达的军队从未见过这样的敌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法。他们习惯于远距离攻击，利用自己机动性打击敌人；从来都只有他们冲击敌人步兵的阵脚。眼下的状况让耶律连达的前军很快陷入混战之中，他们不得不和一支装备比自己好的军队进行肉搏战；而在两翼，萧阿鲁带

的军队一边发箭，一边保持距离，缓缓向后移动，待到耶律连达发现之时，他的两翼已经身不由己地远远脱离中军。耶律连达的阵形，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七零八碎，便象是一群失散了的大雁。唯一没有乱的，只有耶律连达的中军。

“鸣金，撤兵！”双方的交战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耶律连达就下达了有生以来最英明的命令。在中军的掩护之下，交战诸军很快退出了战场。耶律连达付出的代价，是两千人阵亡。萧阿鲁带似乎无意追击，他的军队，牢牢的钉在长乐城东边七八里左右的地方，等待着任何来救援长乐县城的部队。

耶律连达心有不甘的向耶律乙辛发回战报：吾师被六万叛军阻于长乐县城外十里；长乐县城似未失陷。

在接到耶律连达战报的同时，耶律乙辛也接到了下游的报告。萧夺刺与萧迁鲁已经从下游渡过潢河，攻克上京道之松山州。大军现在已直奔于越王城而去。从旗帜与人马来判断，至少有四万大军。

耶律乙辛彻底糊涂了——必定有一处在虚报兵力。长乐城不可不救，长乐城失守，则保和馆危矣，自己的右翼与后方都将受到威胁。而于越王城紧紧挨着上京，若真被攻击，不救会使军心动摇。但眼下的问题是，如此寒冷的天气，四万人进攻于越王城，可能么？粮草如何转运？即便他们在国境内打草谷，也无法满足四万大军的需要。而且，千里奔波去救于越王城，不如攻击分兵之后，兵力空虚的耶律濬！

耶律乙辛已经问过地方上的老人，相信两日之内，潢河必然结上厚厚的冰。是分兵救长乐城，还是集中兵力，主动出击？耶律乙辛陷入犹

豫当中。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当中。

长乐城。

长乐城守将眼睁睁看着城外敌军的旌旗越插越多，最后终于漫山遍野，不知道敌人来了多少军队。他眼睁睁的看着一支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从城外经过，将长乐城视为无物，却也只能忍下这口气。

因为在城外，插着一面无字黑色将旗。

耶律信始终没有攻城，梅古悉部的俘虏已经全数死在长乐城守军的箭下，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让城中原渤海国的居民对守军产生不信任感。射向梅古悉部俘虏的每一箭，都在动摇着敌人的军心与民心。耶律信可以轻易攻下长乐城。长乐城的守军，在耶律信眼中，已经等同于死人与俘虏。

他甚至懒得和长乐城的守将对话。

长乐城东郊，耶律连达的大军与萧阿鲁带的军队已经对峙了一天。萧阿鲁带没有任何进攻的意愿，而耶律连达却没有任何进攻的勇气。

“潢河之水马上就要结上厚冰了。”萧阿鲁带瞥了远处的河流一眼，悠悠说道。

“阿斯怜的军队，已经快到保和馆了吧？”说话之人的声音极其柔软。萧阿鲁带回过头，打量眼前之人：雪白的窄袖圆领齐膝外衣，领间

绣着虎纹，头上戴着幞头，足下穿着长统靴，骑在一匹雪白的骏马之上，腰间佩着一柄长刀。若非此人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慑人的杀气，凭他那清秀的脸庞，萧阿鲁带几乎要怀疑眼前之人是女扮男装。“真像个南朝人。”萧阿鲁带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希望他到了。大战就在一两日之间了。耶律冲哥，听说你去过南朝？”萧阿鲁带忽然说起不想干的话来。

“南朝？”耶律冲哥微微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他的确是整个契丹族的异类，他出身贫寒，少小就被卖为奴隶，在南朝生活了十多年，后来又被卖回到契丹，成为耶律濬宫中的伶人。四五年后，又因为武艺出众，被选为侍卫。从此一路青云得意，两三年内，就成为能够统率数千军队的中级军官。也许是因为伶人的生涯，使得耶律冲哥三十多岁的年纪，却有着二十来岁青年的面貌。让许多显贵一眼就会生出许多绮念来。

“是啊？我从未去过南朝。”萧阿鲁带勒马向南，叹息道。

“那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耶律冲哥收起了笑容，淡淡的说道。“我有预感，大辽和南朝还会有许多故事发生。不过，在此之前……”他优雅的伸出修长的手指，指向东面耶律连达的大营，“我们需要解决他们。”

萧阿鲁带在空中虚击一鞭，笑道：“耶律连达，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死人。”一面掉转马头，向上京方向迈出数步，道：“我担心的，是耶律乙辛会跑掉。”

当晚。北风刮过大地，发过呜呜的声音。

潢河南岸，耶律濬的金帐灯火通明。远远望去，不断有士兵来回巡逻。马蹄声与口令声隐约传来，却在风中消逝，让人无法听清。

二更时分。潢河北岸。耶律乙辛一身戎装，一手搭在配刀之上，沉声说道：“诸位，是荣华富贵，还是阶下之囚，一切决定于今夜！攻破耶鲁斡之后，中京财富，全部用来犒赏将士。凡统军将官，封王封侯，唾手可得！”

他身前一排将领一齐在马上躬身答道：“愿效死命！”

“好！”耶律乙辛拔出配刀，厉声喝道：“渡河，进攻！”将领们立时驱马离开中军，一柱香之后，鼓声雷动，号角长鸣，耶律乙辛手下十几万大军，分成三路，踏过潢河，杀向对岸耶律濬的营地。

耶律乙辛军的前锋，如同狂风一般卷向南方，耶律濬营中巡逻之人，未及反抗，便死在弓箭弯刀之下。马蹄从他们的尸体上踩过，耶律濬营外的栅栏被推倒。不断有人将手中的火把投入耶律濬军营之中，瞬间，整个耶律濬的军营，都燃起了熊熊大火。

但是片刻之后，耶律濬的营中，便出现了小规模拼死抵抗，只不过稀疏的箭雨根本无法挡住数以万计的骑兵的冲锋。耶律乙辛的军队很快就冲入军营中，射砍着猝不及防的耶律濬军。

各路将领的目标，不约而同都是耶律濬的中军大帐。

耶律濬的军队似乎没料到防守的耶律乙辛会主动出击，营中的抵抗没能对耶律乙辛的军队形成有效的狙击。在如潮水般的冲击之下，只有节节败退，很快，所有的残兵败将都聚集到了金帐周围。但耶律乙辛部

杀得性起，仿佛是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卷来，数以千骑的马匹冲向金帐——“轰”地一声巨响，整个金帐平空陷了下去，冲锋中的马匹来不及停止，一匹匹摔入坑中。许多人从马上被摔了出去，当时就被摔得脑浆迸裂而死。

便在此刻，耶律濬大营的四周，“呜呜”的号角再次吹响，四面八方不知多少人马，在响彻天地的喊杀声中冲了过来。

“中计！”耶律乙辛顿时脸色惨白，一咬钢牙，高举佩刀，高声呼道：“孩儿们，我们拼了！”竟然亲自率着中军杀了过去。但他耶律乙辛愿意拼命，各部族的军队却不愿意拼命，不知道有谁发现潢河方向没有敌人，立时便带了自己部族的军队，向北方逃去。众多本来都心怀异心的部族军队，顿时纷纷效尤，反倒有不少军队和耶律乙辛的中军冲撞在一起，自相残杀起来。

逃跑的军队越来越多，起先是部族军，后来连契丹军队也开始逃跑，兵败如山倒，一队队军队如同丧家之犬，再次渡过潢河，一路北窜，各自向自己的老家跑去。契丹军队害怕处分，干脆各自向自己家里逃去。仅仅在瞬息之间，耶律乙辛的十几万大军，竟然作鸟兽散。

耶律乙辛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决一死战的雄心也早已烟消云散，拨转马头，带着身边未散的几万人马，渡过潢河，也不再去管兀自在长乐城边和萧阿鲁带对峙的耶律连达，径直向保和馆逃去。

大军渡过潢河之后，耶律濬安排了追击部队，向章惇笑道：“贵使相信朕能打赢这一仗，朕也没有让贵使失望。”大战之前，虽然为以防万一，辽人要宋使先行回国。章惇却坚持只让副使黄庭坚先行返国，自

己一定要亲自领略耶律濬的用兵。对此，耶律濬倒是非常的欣赏。

“陛下指挥若定，料敌先机。臣十分佩服。”章惇微微欠身，恭维道。虽然此次大胜，主要还是因为耶律乙辛的部下各怀异心，军心不稳。但是耶律濬能算到耶律乙辛会来劫营，章惇的确不能不佩服。“接下来，就要祝陛下早日生擒叛逆，结束内乱了。”

耶律濬笑道：“虽然敌军瓦解，但耶律乙辛老谋深算，若不能一战成擒，总是心腹大患。他在燕王城屯集了大量军资，驻扎了万余精兵。自以为机密，旁人不知，朕却了如指掌。朕料他新败之后，必然不会再去上京，反而会奔燕王城。但无论他奔上京还是往燕王城，其间必经之道，就是保和馆。只要阿斯怜能阻住他，他便在劫难逃。”

章惇起身一拜，问道：“陛下之谋略实不可测。然有一事不明，若耶律乙辛不来偷营，又当如何？岂非致萧将军于死地？”

耶律濬大胜之后，不免微有得色，笑道：“耶律乙辛其人，多疑好赌，爱用智计。他自以为知兵，不愿犯分兵之错。但是在河水结冰之季尚临河扎营，是不过赵括之流。朕与谋臣商量，料他骑虎难下之时，必然铤而走险。但若他不来，朕就让耶律信攻下长乐城，让阿斯怜攻下保和馆。切断燕王城与他的通路，断他粮道。待他分兵去攻长乐城与保和馆，朕再引大军攻之。他再无不败之理。况且朕还有一着奇兵，阿斯怜断不至于陷于死地。只不过兵事贵在机密，却不可使旁人知晓。”

章惇知道耶律濬口中所谓“谋臣”，必然是指萧佑丹。想到此人将耶律乙辛算计于股掌之中，处处都先一步料到，心中不由凛然。对于大宋来说，自然辽国内乱越久越好，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自然是先示好于强者更加划算。想到来辽之前，皇帝忽然召见，一改前

态，不惜以出售震天雷为代价，一定要尽快达成盟约，此时想来，其中必然有许多旁人所不知道的内情。章惇暗中揣测，已知职方馆必然在中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是相对准确的报告了辽国双方的情况。一念及此，章惇才稍稍放心。一面笑道：“敢问陛下，不知那只奇兵，又是什么？”

“朕听说贵使也曾统兵打仗，何妨猜上一猜？”

章惇微一沉吟，脑中忽然灵光一闪，道：“莫非是右军？若由敕人用来用兵，则右军攻下松山后，可以分成两支，一路大张旗鼓，直取于越王城；另一路，却偷偷向西渡过黑河，因为保和馆必然先被萧将军攻取，从保和馆附近渡河，可以非常安全。这一路奇兵，退可以替萧将军固守保和馆，进可以抄袭敌军。”说到此处，章惇已是十分确信，不由击掌赞道：“真是妙计。难怪右军陛下要派两位名臣统军。”

耶律濬哈哈笑道：“外人自是以为朕不信任萧夺刺，所以派萧迂鲁去监视。却不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朕将一路之军托于萧夺刺，焉有不信任之理？”

但事情并未完全如耶律濬预料地发展。熙宁八年冬十二月。在潢河之畔大破耶律乙辛之后，因为右路军的萧迂鲁没有及时赶到保和馆，耶律乙辛率领残军突破萧忽古的保和馆防线，成功抵达燕王城。保和馆之战，虽然惨烈，却没有任何悬念。因为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兼之又是耶律乙辛经营十数年的部队，萧忽古虽然勇猛，却也无力回天。他部下的五千骑兵战死三千余人，生还者人人带伤，却依然没有阻止住耶律乙辛。

而在潢河大捷之次日，长乐城守将即向耶律信投降。耶律连达率军

向燕王城逃窜，却撞上萧迁鲁迟来的援兵，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耶律连达不战而降。

由于天气过于寒冷，耶律濬渡过黑河，占据黑河城之后，被迫停止了对燕王城的进攻。耶律濬不得不放弃一鼓作气将耶律乙辛剿灭的想法，率大军返回中京，静静等待春天的到来。

朱仙镇讲武学堂。击鞠场。

击鞠与蹴鞠不同，击鞠又叫“打球”，是一种马球。乃是军中最重要的体育活动。分为大打和小打，大打就是打马球，骑马进行；而小打则是骑着小马或者驴骡打球，在民间流行较多，甚至有女子参加。讲武学堂的击鞠场场地平坦，是用石灰石与黄土整平的土地，占地一千步见方。东西方向，各有丈余高的球门；球门之后，各有一个虚架；球门两旁，各插旗十二面。在南北向，各有五面大鼓，十个鼓手以及一支乐队。

赵頊的滚金龙袍裁剪紧凑，显得非常精神。在击鞠场的北面，早已搭起一座高台，赵頊便端坐高台正中央的御椅之上，观看讲武学堂的击鞠比赛。站立在皇帝身旁的，除宦官李宪与李向安之外，有枢密使文彦博、枢密副使王韶、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吴充、参知政事兼太府事卿石越、吏部侍郎韩维与范纯仁、兵部侍郎郭逵。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身材挺拔、双目炯炯的年轻将官，格外引人注目。一位低级武官，能站在众多朝廷重臣的行列之末，陪同皇帝观赏比赛，实在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嫉妒。站在高台之下的郡马狄詠，每次目光掠过这位年青武官的身上，都无法掩饰住自己目光中的欣羡；不仅是他，在球场南面观看比赛的讲武学堂的师生，目光只要掠过此人，心中的情绪都相当复杂——羡慕、嫉妒、佩服、不屑，没有人说得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薛奕！新近授武经阁侍讲、虎翼军第一军都指挥使。

击鞠比赛首先进场的，是一队手持哥舒棒的人员，这些人进入场中，即向皇帝所在的高台跪倒，山呼万岁。李宪虽然明知赵顼对击鞠比赛非常熟悉，仍然欠身说道：“陛下，这是负责维持球场秩序的球场卫队。”

赵顼微微额首，道：“让他们平身，各归本位。”

“遵旨。”李宪应声答道，一面走高台之前，高声喝道：“皇上有旨，球场卫队免礼平身，各归本位。”

“谢主隆恩。”球场卫队便带了哥舒棒，向球场四周跑去，站在球场周围。

紧接着，在悲壮雄浑的《凉州曲》中，两名手持红旗的裁判走入场中，着绯绣衣的左朋和着绿绣衣的右朋共三十二也从球场东西两面骑着高大的骏马，穿着乌黑发亮的马皮靴，手执下端弯曲的鞠杖、戴着华插脚折上巾入场，他们所骑的骏马都已结尾。石越已不是第一次观赏击鞠比赛，自然知道这每朋十六人中，各有二名守门员，一名朋头（队长）。只见队员们在裁判的率领下，一齐下马向皇帝请安。赵顼向来酷爱马球，在宫中便经常和两个弟弟打球为乐，这时早已伸直身子，笑道：“免礼平身。可令左朋守西门，右朋守东门。”

李宪微笑点头，转身面向球场，拖长了声音高声说道：“皇上有旨，左朋守西门，右朋守东门。”

众人谢恩上马，便听鼓声擂动，裁判取出一只中空木制红色漆球，

抛向空中，左右两朋队员立时驰逐上前，执杖击球。红色木球在空中飞驰，绯衣与绿衣交插穿过，无论是北面的皇帝与众重臣还是南面的众军官，都立时被紧张刺激的比赛所吸引，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叫声。李宪在皇帝身边低声说道：“左朋朋头叫田烈武，是忠臣之后，陛下亲点的武进士；右朋朋头叫李世衡，原本是禁军指挥使。”

赵頊哪里还记得田烈武是何许人也，随口“嗯”了一声，便见一个绯衣球员，手持鞠杖乘势奔跃，在空中运球，向前连击，让球始终运行在马的前方，一骑穿行于绿衣球员之间，矫若游龙。其他绯衣球员则紧紧护在他的周围，阻挡绿衣球员攻向他身旁。到了东门之前，他突然加速，鞠杖如闪电般在空中挥过，那个红色木球竟然旋转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骗过来阻挡的两个守门员，从球门的角上射入。一个裁判立时举起红旗，高声说道：“左朋胜一筹！”然后便听鼓声响起，乐队奏乐，欢声雷动，裁判跑到西门之后，拔出一面旗来，插入虚架之中。以示左朋得了一分。

赵頊见此入球技如此精湛，也不禁大为赞叹，向薛奕笑道：“薛卿，听闻卿家也是击鞠高手，不知较此人如何？”

薛奕忙欠身答道：“回陛下，此人球技，远在微臣之上。然而臣以为，左朋能得此一分，不全由此君球技高超，而主要是左朋配合有致。”

“哦？”赵頊不由来了兴趣，向前倾了倾身子。

“左朋之战术分工明确。臣刚才观察，发现左朋除守门者二人以外十人，有四人专责防守，有四人专责传球与保护，另有二人专责进攻。只要右朋有人得球，必有四人骑马上前争夺，其中二人负责吸引对方注

意，二人负责夹击对手。以致右朋任何一人得球，都不能一直护球前进。而一旦左朋得球之后，则立即会传给进攻的二人，另有四人则紧紧守护在这进攻的二人身旁，挡住右朋的抢夺。虽然进球之人球技之精湛的确为臣所仅见，但是左朋队长居然自甘为人作嫁衣裳，甘当两名进攻者的守护者之一，臣非常佩服。这守护者极是吃力不讨好，鞠杖挥舞，烈马疾驰，身体难免受到攻击，轻则破皮流血，重者伤筋动骨。而众人能见到的，所赞叹的，则只有进攻者的荣耀。但以臣之见，这种采用双球门制的击鞠绝非一个人凭着了了不起的球技可以取得胜利，重要的，还是全队的配合与牺牲精神。”

薛奕这一席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赵顼正要赞叹几句，忽听到南面发出一阵惊呼之声，只见击鞠场上裁判挥动红旗，原来左右朋各有一名队员在争夺红球时，用力过猛，球没有击到，两杆鞠杖却是重重的击在一起，竟都是脱手而飞，顺着这巨大的惯性，二人都被从马上带了来下，好在二人都算是武艺精湛，在空中顺势翻转，才没有把腿给摔断。这二人也甚是强悍，虽然鼻青脸肿，可从地上爬了起来，拣起鞠杖，便跃身上马，示意裁判还可再战。

赵顼与众重臣观赏过无数的击鞠比赛，都知道击鞠是充满危险的运动，有时候甚至导致头部都被击碎。正因为它的刺激与超强的对抗性，才广受欢迎，并且成为北宋军中最重要的一项体育活动之一。但是似眼前这种悍不畏死的行为，却是十分少见，因为一般受伤之后，自然是要换人再战的。赵顼不由叹道：“此亡命徒也。”

文彦博微一欠身，淡淡回道：“军中正需要亡命徒。这里章綰调教有功。”

赵顼一怔，立时觉得文彦博所说有理，不由注目石越，笑道：“这

也是石卿建议之功。若禁军军官人人都能敢死争先，我大宋的军队，便可无敌天下。”

石越忙欠身谦道：“臣无尺寸之功。这全是郭侍郎与章祭酒之功，是讲武学堂众教官之功。”

李宪笑道：“陛下，同样的白菜，在普通的妇人手中，不过寻常之物；而入大厨之手，则能化腐朽为神奇，其美味不可胜言。古人有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若以治国与烹饪相比，则治国者之能力高下，则能决定国家之强弱。石越之策虽然有奇效，然而非陛下谁又敢用之？因此微臣以为，这是陛下擢用贤能之效。”

赵顼虽明知是奉承之语，亦不由得摇头微笑。

文彦博却是有几分看不惯李宪，冷笑道：“方才薛奕所说，一人进球，功在全队。凡事有成功，皆是众人齐心协力，兼之策略得当所致。臣望陛下不要以为天下事的成功，全是因为陛下一人之英明。陛下不英明固然不足以成事，然而事情之所以能成功，却也不仅仅是陛下英明之故。若非有章粼、王厚、林广等人，讲武学堂未必有今日之气象。陛下为万民之主，须要赏功罚过，赏罚分明，方能使国家兴盛。人主若与臣下争功，则是亡国之征。”

这般不客气的言辞，也只有文彦博敢说。赵顼肃容道：“文卿所言有理。”心中却不免大觉扫兴，转目去看场中比赛。这时场中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讲武学堂采用淘汰制教学，从七月中旬开学算起，半年为一期。眼下期末将至，有数百人将要惨遭淘汰，众军官都在明争暗斗，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肯落人身后。何况这是皇帝亲自观赏的击鞠比赛！李世衡领衔之右朋，其教官是军中勇将林广；而田烈武所率之左

朋，其教官则是王韶之子王厚。二人都是军中之佼佼者，自然更是多了一个心眼，虽然一个人训练骑军军官，一个人训练步军军官，但是平常也会互相比较劲，二人所训练的军官，都称得上讲武学堂中最出众的学员。这时球队的输赢，更关系到二人的面子。在这种微妙的关系影响下，场上两朋对员的比赛，更是越发的激烈，每隔一会，就会出现两杖相交，脱手飞出的刺激场景。有一次左朋负责进攻的吴安国与右朋李世衡交马擦过，双杖齐挥，一齐击在木球之上，竟然将球击成碎片！弄得裁判不得不换了一只球继续比赛。好在讲武学堂纪律甚严，倒没有人敢故意伤人。

郭逵因为是讲武学堂的山长，眼见众学员如此凶猛，亦不觉得意，不由笑着低声向范纯仁夸耀道：“尧夫之前可曾见过这样的击鞠比赛？此虎狼之师也。”

范纯仁正襟危坐，眼皮都不曾抬一下，淡淡回道：“王者之国，当有仁义之师。”

郭逵被范纯仁抢白，不由当场呛住，做声不得。石越听到二人对话，却是心中一动，想起一件事来，但此时却不便多说。只是注意欣赏场中比赛——此时李世衡率领右朋已经扳回一分，左朋虚架上的旗帜又被拔掉……

左朋之中，田烈武与石越有宾主之谊；而吴安国因为其表兄康大同的关系，也有数面之缘，石越自然是比较倾向于支持左朋。但是以他的身份，却不便表露出过多的倾向性，因此只是随波逐流的鼓鼓掌，叫叫好，实在没什么乐趣可言。反倒是薛奕因为与田烈武、吴安国相熟，叫起好来比较肆无忌惮。

赵顼见薛奕如此偏爱左朋，因笑道：“薛卿家以为这场比赛，谁会获胜？”

“臣相信是左朋。”薛奕直率的回道。

赵顼故意笑道：“朕却以为会是右朋。卿可敢与朕赌上一局？”

薛奕哪里料到皇帝会找他打赌，他不知朝中规矩，因踌躇道：“这个微臣实是不敢。”

“朕有一柄七宝剑，便以为此为赌注。卿若赢了，七宝剑归卿。卿若输了，须输点什么物件与朕？”

薛奕见皇帝兴致高昂，便不敢再推迟。当下欠身笑道：“陛下，臣若赢了，不敢要七宝剑。只请陛下准了臣的《海船水军七事札子》。臣若输了，三年之内，臣保证将凌牙门附近大小岛屿，全部纳入陛下的疆域之内，让凌牙门成为陛下在海外的聚宝盆！”

薛奕所上《海船水军七事札子》，说的是薛奕向大宋朝廷提出的七条建议：

其一，重编海船水军编制，将“自成一军”的海船水军编制独立于普通军队之外，海船水军之规模将定为四大船队——杭州第一军、广州第二军并辖驻归义城海船水军、登州第三军、凌牙门第四军，用十年时间建成，共辖福船级战舰一千八百艘。

其二，降低海船水军维持军费，藏兵于民，以民养兵。在杭州、广州建海船水军学堂，培训海船水军武官；平时船队由水军武官为主要力量，只保留极少数规模之水手，以打击海盗，保护商路安全为主要任务。所有出海贸易之商船水手，每十年必须在海船水军学堂接受一次为

期半年到一年的军事训练。两年之后，任何大宋出海船只上无海船水军学堂毕业证明之水手不得超过六成；四年之后，任何大宋出海船只不得雇用无海船水军学堂毕业证明之水手。

其三，鼓励民间武装船队建设，强行命令所有民间武装船队必须向朝廷雇用一定数量之水军武官。统一规定大宋海船水军与商船之不同旗帜，颁布诸国，悬大宋旗帜之船只，即为大宋之财产，有敢劫掠者，必报复之；

其四，杭州、泉州、广州夷商居住之蕃坊，可依旧保留，其中大宋居住十年以上，无犯法作奸，愿意归附为大宋子民者，可以视同汉商，其子孙可以参加科举做官，其商船许悬大宋商船旗帜；

其五，征募无赖子弟、贫寒农夫，以及乞丐、犯法者，移民凌牙门；

其六，鼓励大宋商人向凌牙门东南诸岛之夷人购买土地，在当地兴办各种行业。大宋海船水军将保证其合理利益不受损害。自凌牙门以东、以南，所有无人居住之岛屿与土地，皆为大宋皇帝陛下之私人财产。大宋子民可以向皇帝陛下支付一定之费用购买。大宋军民亦不得侵害所有愿意向大宋称臣之蛮夷领地。

其七，凡海外诸夷向大宋称臣纳贡者，其酋长继承由其部自行决定，但继承者必须在中土或者交趾接受过官学儒家教育，且必须由大宋颁布任命。接受王化者，大宋待以藩邦之礼。拒绝王化者，只须不攻击大宋军民，不危害大宋海外领地之安全，不与大宋之藩属发生冲突，大宋亦以宽大之心，许其自在于蛮荒之地。惟其领土范围，亦不受大宋之认可。

薛奕所呈之七事，显然其中也有石越之意志。范围并不限于海船水军之建设，而涉及到宋廷对环南海地区的态度。这份著名的《海船水军七事札子》，甚至可以说饱含攻击性。一千八百艘福船级海船水军的规模，其背后的实质意义是，一旦总动员，就可以出动数十万人规模的庞大海军，这种规模庞大的构想，有史册记载以来，都无人敢想。在石越的建议下，薛奕提出了藏兵于民的构想。让日益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商人，来替宋廷供养规模庞大的军队。而对待遍布于环南海诸岛之部落，薛奕亦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对那些规模较大的部落进行拉拢，给予藩邦之礼，只求让大宋商人前往投资与通商即可；而对待小部落，愿意接受“王化”的，自然也予以承认，以拉拢为自己的盟友，打击那些不愿意接受“王化”的小部落——南海地区有无数的欠发达部落，在当时根本不知道“大宋”为何物，自然不会愿意来接受“王化”。与此同时，薛奕毫不客气的将所有无人荒岛赠予了赵頊。石越对于各种殖民史都不算陌生，但是他本人既无愿望也无可能去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如果他敢丧心病狂的那样的做，必须会在国内变成过街老鼠，这种政治风险即便是吕惠卿、蔡京一流的人物，也会顾忌三分。因此石越对环南海地区的态度是：一、尽可能的化夷为汉；二、尽可能的把土著居民变成大宋商人的佃农。石越的这种思想，与薛奕不谋而合，表现在《七事札子》中，便是第六条与第七条。

这份札子在原则上并没有受到激烈的反对。讨论的重点是可行性，至少户部尚书司马光的态度相当明确，他绝对不愿意为这“没有必要”的海船水军扩军花一分钱。譬如司马光认为，杭州的第一军和登州的第三军，完全可以合并，以五百战舰的规模，绝对可以牢牢控制东海而不受任何挑战；而凌牙门第四军与广州第二军总数高达一千艘的水军规模亦过于浪费。司马光从交趾海战中得到经验，认为有一百艘战舰，足以控制南海。纵然要与注辇国争雄，总数在六百艘的规模，便已经绰

绰有余。所以司马光坚持，一千八百艘战船，最起码可以削减到一千一百艘甚至是八百艘。

而文彦博则认为，第六条和第七条，表面客气，但实质却过于咄咄逼人。让海外诸岛为大宋创造财富，固执如文彦博也不会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到处挑起纷争，并不是天朝的荣耀，而是天朝的耻辱。天朝处事应当有天朝之风范，不当如同蛮族一般，以力服人。而且如果介入太多，会出现兵力不足的状况。而且文彦博非常怀疑，强迫水手受训的计划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他怀疑会因此重蹈保甲法的覆辙。只不过因为这损害的是南方商人的利益而非农民的利益，所以文彦博心里认为：即便是失败，也无所谓。

比较有利的是，兵科给事中已经表露出赞许的态度，似乎不会出现被封驳的情况。因此，赵项的态度，便成为了关键。薛奕才敢壮着胆子，向皇帝提出如此请求。

赵项却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用手指着文彦博，笑道：“朕便同意，若枢使不同意，也是枉然。国家大事，不可草率。朕这个皇帝，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主的。”

薛奕忙说道：“那是因为陛下是英明之君主，善于纳谏。这是大宋之福。”

“卿既然知道此理，依然赌七宝剑便是。”

“七宝剑非人臣之物，臣不敢赌。臣斗胆，要请陛下恩许臣前往枢密会议与政事堂向执政说明主张。”薛奕毕竟年轻，耐不住中央政府决策的那份谨慎或者说拖沓。

赵顼顾视文彦博，哈哈大笑，道：“卿欲作说客？那朕便许卿。若左朋胜了此局，便让枢密院与政事堂会议，听卿陈叙。”

薛奕闻言大喜，拜道：“谢主隆恩。”

赵顼笑道：“不忙着谢恩。卿以为左朋必胜么？只恐未必然也。”

季冬。

田烈武理了理英雄帽，回头打量了一眼大门新贴的两尊门神：东侧是一尊头戴金盔，身披铠甲，全身戎装，一手持剑，一手托塔的天王；西侧的天王，则是右手执剑，左手舒掌当胸，足下踏着药叉。两个天王俱都是虎目瞪圆，威风凛凛。

秦观见田烈武临行还回身打量门神，不由得好笑，便取笑道：“门神有什么好看的？田兄听说过苏学士的那句话么？”

田烈武愕然问道：“什么话？”

“吾辈不肖，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秦观摇头晃脑念道，一边笑道，“这是苏学士取笑门神的话。”他这厢话方说完，一旁的文焕已经忍俊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谁知田烈武只是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看着秦观说道：“神灵无分大小尊卑，俱是莫要得罪的好。”

秦观见他如此严肃正经的模样，便忍住了笑，也不再取笑于他，只抿嘴说道：“快走罢。唐康时只怕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文焕一边上马，一边笑道：“难得有个假期，却要陪着你田烈武来

家里看老婆孩子，真是不知道前世做了什么孽。我可等着唐康时给我找几个漂亮的女孩来……”

秦观笑道：“文兄，你这就不对，你这是当着田兄的面说嫂子不好看？”

田烈武红着脸，叫道：“莫要取笑，莫要取笑，咱们快走罢。”说罢挥了一下马鞭，便径出了巷子而去。秦观与文焕连忙紧紧跟了上去。

此时已是熙宁九年十二月八日。

就在昨日，朱婕妤顺利诞下皇六子，因为前五子都已夭折，因此，这个被赐名为赵侁的皇子，实际上就已经是皇长子。母凭子贵，朱婕妤稍后因此被晋封为朱贤妃，成为正一品的天子夫人。子嗣累累夭折的赵顼，在朱氏生下赵侁之后，立即下诏天下大贺三日。并且陪同太皇太后与皇太后、皇后，前往大相国寺祈福。

正是托了这位皇子的福，被编入骁胜军，担任骁胜军第三营第四指挥指挥使的田烈武与担任骁胜军第一营第三指挥指挥使文焕，才得以回汴京游玩数日。骁胜军是骑军教导军，其骨干力量都曾经在讲武学堂受训，经过残酷的训练淘汰而出。骁胜军五营都驻扎在京师黄河北部诸镇，第一营在陈桥镇、第二营在郭桥镇、第三营在潘镇、第四营在酸枣、第五营在蒲城。骁骑军的军部则设在藩镇附近的封丘城。

田烈武对于自己为何编入第三营，而并非王厚为都指挥使的第一营，记忆非常深刻。约将近一年之前，皇帝赵顼视察讲武学堂，在一场击鞠比赛之中，田烈武为朋头的左朋在付出两人骨折的代价之后，最终

击败右朋。此后，讲武学堂又进行了一次演习，由林广统率步军协同神卫营，模拟对抗王厚统率的骑军——这样的“演习”在大宋历史上是第一次，虽然箭簇、枪头都已取去，但是神卫营那如雨点一般的石灰包，还有步军密集如蝗的箭矢，都让从未参加过实战的田烈武兴奋异常。

这场演习起先由于王厚轻敌，直接与严阵以待的林广军进行正面对决，结果导致队伍“死伤惨重”，那一次能发射数十支箭的床弩，还有只放烟不爆炸的演习用霹雳投弹，在进行阵地战时的威力，大出王厚的意料。在这次演习的第一轮冲锋中，田烈武就不幸“阵亡”，他身上有无数石灰印，证明如果那是真的战场，他早已变成刺猬。但是吃过苦头后的王厚，立刻变换作战方式，采用了辽国骑军常用的战法，凭借骑兵的机动优势，永远只与林广的军队保持距离。而文焕则率领着一支小队，只要林广部一休息，他立即就上前攻击，当对方起来反击，他立时便远远跑掉；吴安国则死死盯住林广部的“粮道”。林广虽然努力约束着部队不要分散，但是却在一个月头“粮草耗尽”，吃了三天野菜之后，被迫“投降”。在这次演习之后，王厚认为田烈武太富牺牲精神，结果在骁胜军成立之时，他推荐的指挥使名单中，便没有田烈武。但是薛奕的好友、第三营都指挥使金彦却看中了他，向骁骑军军部请求，把他调入了自己的麾下。

骁胜军第一营被视精锐中的精锐，从军中选拔基层武官由第一营先挑，军器监与兵器研究院为其量身订造武器，有着最优良的装备，每人的标准装备都是轻型装甲一套——田烈武见过文焕的这套盔甲，羡慕不已，那套盔甲与普通的鳞甲全然不同，只在要害部位提供了精钢防护，其他部位则用野猪皮或者牛皮制甲，对于在讲武学堂每日进行负重行军的他们来，非常轻便灵活，但防护能力却也同样出色，足以应付辽人与西夏常用的六斗、七斗弓的射击——除非被人家在近处一箭射穿，那就

另当别论。这种盔甲的一个特色是对头部防护很严密，戴上头盔后，只露出了眼睛与嘴巴。田烈武听说这种盔甲，是从辽国人那里学来后，由兵器研究院特别为骑兵设计的，其设计的思想就是要轻巧与防护能力兼顾，其主要防备的是敌人在远处的弓箭攻击，而并非刀枪。除此之外，第一营配备的是从辽国买回来的最好的战马，达到了每人一马一骡或者一马一驴，须知其他几营现在往往是两人一马甚至三人一马，这一点就不知道让人多么羡慕。至于马刀、手弩、弓箭等物，虽然骁胜军诸营都有，但是大家心里都怀疑第一营的装备就是要特别一点，说不定自己手中的武器，也是第一营挑剩的。总之，骁胜军第一营在禁军将士们的眼中，几乎可以和诸班直相提并论，甚至还传说有不少班直武官也在第一营受训——当然，田烈武倒是非常肯定的知道这是谣言，因为班直武官绝对是在讲武学堂受训的。

和文焕在一起，田烈武就不由自主的想起这些旧事。却听身后秦观和文焕笑道：“怎么没见着吴镇卿？”

“吴镇卿？他前几日和小王将军顶撞，结果被打了三十大板，现在还躺在床上呢。他要有本事跑到京师来，我就把文字倒了写。”文焕略有点幸灾乐祸的说道。

田烈武笑道：“他又因为何事惹着小王将军了？”

“我们实兵演习，他的第四指挥设了个陷阱，把小王将军亲率的第一指挥使给做掉了。本来胜负乃兵家常事，倒也没有什么，谁知事后总结之时，吴镇卿居然公开讥讽小王将军不会打仗，又笑小王将军所作的诗文也属狗屁不通。前几天他到陈桥镇喝了点酒，又在街上打抱不平，小王将军找到这个由头，还能不给他穿小鞋？——一年之前，石参政就上表，要求禁军要整肃军纪，严禁与百姓发生争执。枢密院为此三令五

申，他去打架，那还了得？”

秦观笑道：“他不是打抱不平么？怎么算是打架？”

“打抱不平也是打架。”文焕事不关己的笑道，“军中谁和你讲道理？军中只讲命令。何况吴镇卿这个第四指挥使，和我们第一营中大大小小的武官，竟没有关系好的。本来这等事情若是有人求情，上官也自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罢了，大家天天苦练，偶尔脾气大一点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吴镇卿要受罚，却是谁也不肯为他求情，连我都不肯，我却是怕求情之后，还被他冷嘲热讽。”

秦观与田烈武想起吴镇卿的脾气，不由相顾苦笑，摇了摇头，又向文焕说道：“你也忒不厚道。”

文焕满不在乎的笑道：“有本事你们去求情好了。我倒是听说薛世显观看演习之后，夸过吴镇卿，说他进退严整。不如让他写封信给薛世显，调去海船水军好了。他只要不晕船，到了海船水军学堂，绝对是佼佼者。”

“罢了。谁知道薛世显还记不记得吴镇卿？枢密院莫名其妙就要调他到广州，转任虎翼军第二军都指挥使，还只准他从杭州带五艘船过去。虽然说让他节制归义城与凌牙门所有水军，并且允许第二军扩军到六百艘福船的规模，但是广州市舶务怎么可以和杭州相提并论，纵然许他扩军，一时间也没那么多钱。广州人情风俗与杭州不同，杭州经营已久，招募水手甚易，百姓均乐于做水手。在广州却要困难许多。就算有曾大人的全力支持，一年之内，又要办水军学堂，又要建船队，还要经营南海地区，薛世显还能有性命留着，已经是奇事了。”秦观说到此处，不由叹息一声，但在他的心中，却是还有许多话不便出口。他自从

与蔡京出使高丽归来后，被皇帝召见，授了个正八品下的枢密院编修官，在枢密院编修《武经总要》等军事资料。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说，算是可有可无，不过领份薪水，清闲得紧。但他却也因此知道了枢密院的许多事情——譬如薛奕被调任广州，杭州虎翼军第一军由荆昭担任军都指挥使，其中就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表面上这是正常轮换，但最关键的却是荆昭是宋初名将荆罕儒之后，而荆家与曹太后家世代通好。因此朝中大臣，包括石越在内，无不对这道任命三缄其口。

“这次调动，对薛世显实在不够公平。”文焕却也是听说过种种传闻，不由替薛奕抱不平。

秦观笑道：“唐康时却不这么说，他说让薛世显去广州，对他个人不公平，对国家却有利。让荆昭在杭州守成，好过让他去广州把南海诸国局势扰乱。边将若是用错人，很容易激起大变。因此有薛奕在广州，朝廷便可安心……只是朝廷未免也太小气了一点，至少也应当让薛奕带二十艘战船过去。这样他在广州才容易打开局面。”

三人一面说着话，不觉已是到了御街之上。只见御街之上灯烛辉煌，人头攒动，一条大街上，尽是密密麻麻如同蚂蚁一般的人们，隐隐的丝竹之音混着嘈杂的人声、笑声，未入其中，便觉出行人的喜悦。只是瞧这等局面，骑马是走不得了。三人不得已下了马来，便听有人叫道：“快去，快去，晚了就错过了。”呼声未落，便有许多人托儿挈女，如潮水般的都往一个方向涌去。

三人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中均感好奇，文焕于是一把拉住一人，问道：“兄台，劳驾。敢问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人不料被人紧紧拉住，心中甚是焦急，又挣脱不得，只得急

道：“别拉，别拉。官人不知道在大相国寺前，要举办烟火大戏庆祝皇子出生么？听说那些烟火是兵器研究院专门调集人手连夜制成，和往常大不相同。”

“有这等事情？”文焕笑着放了手，便见那人匆匆向前跑去，似乎要挽回被文焕耽误的那点时间。

“怎么办？去不去看热闹？”秦观笑道。

田烈武迟疑道：“唐康时在等……”

“他同时娶了文家小姐和高丽佳人，必定在家多温存一会才出来的。别怕，从大相国寺过去，也不算得太远。”秦观笑道。

文焕暧昧地笑了笑，道：“正是。少游之言有理。难道你们竟不想看看兵器研究院做成了什么物件么？”说话间，已经拉着田烈武，便跟着人群一齐向大相国寺走去。

待三人到大相国寺时，大相国寺外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皇后率领众亲王、宰执、翰林学士等大臣，在大相国寺内一座高楼上远远观赏。班直侍卫艰难的维持着秩序，让大相国寺门前空出一块大坪来。只是三人来得晚了，那里挤得过去？只听到人声喧哗，但坪中的场景却是丝毫也看不到，眼前唯有众人伸手指点的背影。

文焕灵机一动，眼见道边不远处有一株柳树，便将马拴了，捋起袖子、衣襟，抱着树干，竟然爬了上去。一面找了根树枝坐了，这才招呼二人。秦观是风流不羁之人，田烈武捕快出身，自然也不在乎此举是否有损形象，见他招呼，也跟着爬了上去。三人居高临下，这才看得清

楚，此时在坪中摆了九十九面巨大的屏风，屏风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画，有大宋最英俊的神灵二郎神；有永远笑容可掬的寿星；有象征生男的罗睺罗，有百子嬉春图……一时也看不清许多，只听欢呼喝彩声中，有人燃起引线，立时，屏风之中，便蓬放出五彩的烟火，笔直的冲上空中。随着耳中听到烟火被点燃的“哧”、“呼”的声响，一个接一个的烟花腾空而起，在空中绽放出各形各样的绚丽烟花来。此时已近傍晚，满天的烟花绚烂无比，在暗黄的天空中尽情的挥洒着所有的喜庆与美丽，将天际重新映亮，夺去了夕阳的光彩。

无数斑斓的色彩构出的火树银花，在汴京的天空绽放，似乎要将人群的喜悦传达到九天云霄之上。人群中不时发出一声声赞美与惊叹的声音，尽皆看得目眩神迷……令得这偌大的地方顿时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的确，人们是有理由快乐的。

田烈武便隐隐约约的听到树下有人正在兴致勃勃的议论着。

“今年的确值得庆祝。又是湖广屯军，又是官道改造，听说许多商家向钱庄借钱去开发湖广，现在许多钱庄里都没有钱了。唐家钱庄已经在各大报纸登出广告，明年起在钱庄存钱，不仅不要交钱，反而会给利息。存的时间越长，利息越高。”一个瘦高个子尖着嗓子叫道，神情间甚是兴奋，似乎他所说的这此事跟他大有相关。

旁边的矮胖子笑道：“湖广开发顺利，连带朝廷也省了不少钱。朝廷连续两年免征免役宽剩钱，今年夏天河北旱灾，虽然报纸上说朝廷延缓了什么地方官制改革，可竟是没有流民——这可是少有的事。司农寺又成立了什么齐民馆，专门负责劝农教农，教百姓用好种子，好农具。

齐民馆的人，有不少进士官人，还有不少老农长者呢。种田种得好，也能做官……啧啧！听说只有汉朝有过这事。”

“这事情秋天的时候还闹得很凶，有人说圣人不主张教农艺，有人说建了齐民馆也没什么作用，只是浪费官帑，为这事吵了个把月。还是皇上有主见，硬是定了下来。”

旁边有人插话道：“依我看那是放屁——圣人不种田他吃什么？听说那是司马相公进谏之功。”

“错了，那是石参政力主的功劳。《新义报》上那几篇评论，你没看见么？署的是石参政的大名。”高个子似乎很以自己能读报为荣，口气中颇有几分不屑。

矮胖子用劲的点点头，道：“这我信。这些子事情，十有八九都是石参政的功劳，你说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有本事？南海小薛将军搞得风风火火，听说凌牙门城现在已经有万余人了。向大宋称臣纳表的小国有几百个，不知多少人去那里买地。在国内买地，朝廷要征‘宽地税’，到南海买地，又便宜，还不用交税，也不用怕强盗，小薛将军打仗厉害，六月份就灭了渤泥国，听说是分成三国，两个渤泥国贵人和南平王的一个弟弟各得一份。”

“为何有南平王的弟弟一份？”又有人不明白了。

“尊府就算养条狗，打了猎物也要给块骨头不？小薛将军让交趾国出兵出将，打赢了自然也分他交趾国一份。况且他弟弟到了渤泥国，就被封为渤泥侯，自成一国，也不受交趾国管辖，每年只要上交十几万贯税金，就是一方霸主，这种好事，谁不乐意？听说那渤泥侯年纪还小，不过是个娃娃，国中的事情，都要小薛将军替他拿主意。”

“那总是便宜了他们！”这时，有人听到他们的议论，忽转过头来，愤愤不平的补充了一句。

“交趾国为大宋也做了不少事。老兄你现在身上穿的衣服，说不定就有交趾国的功劳。”

“你什么意思？”

“归义城收购交趾国的棉花，在归义城加工后，其中有三成就运回了国内。你喝过甘蔗酒没有？说不定也有归义城酿的。归义城今年上缴朝廷的税金就有几十万贯，你以为是平空来的么？小薛将军带着几艘船，打出这么大声势，也托了归义城的功劳。狄相公的儿子，果然是有本事的。”矮胖子说完，吞了口唾液，压低了声音道：“听说没有？清河郡主怀了孩子，狄大人从归义城送来的礼物，听说价值十万贯！石参政夫人三个月前怀了二胎，狄大人不敢送钱，可是上个月送来的东西……”

“是什么？”立时有一堆人把头伸了过来打听。

矮胖子白了众人一眼，冷笑道：“不知道。总之是宝贝。”

田烈武心中暗暗好笑，石夫人怀孕的事情，他自然知道。他老婆也是时常上石府走动，还替石夫人求过神，送过一些用得着的小玩意儿。狄谔给清河郡主送礼没有，他不知道，但是送给石越的东西，他却清楚，那不过是十二坛咸菜。只是千里迢迢从交趾送来，却是礼轻情重的意思。昨晚上他老婆还笑话过狄谔太过寒碜，送的礼竟与他们小户人家一样。田烈武夫妇自然不知道，别说狄谔，许多石越一手提拔的官员，还有熙宁九年的进士——石越是省试主考官，只须知道石越脾气的，都不敢送什么贵重的礼物。他正想着狄谔送给石越的咸菜，忽然却被秦观

拉了一把，只听秦观笑道：“快看，那是什么？”

他连忙抬头望去，便见几个纸制的人物，被扎成各路神灵的模样，被火药推向空中，借助火药的力量，在空中不停的旋转，火药燃烧发出的火光，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倒似这些纸人踩着金光升空而去一般。引来市民的阵阵欢呼声。连树下谈话的都吸引了过去，除了惊叹赞美之声便不再有其它之声。田烈武是汴京土著，自是知道这物什的名目，当下笑道：“这是温家的药发傀儡，家传的手艺。”

正说话间，又见一座二尺多高的金色佛像，端坐金盘之中，被火药送上天空。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座金色佛像升空之后，竟在金盘中向四方缓缓转了一圈。引得不少虔诚的信众连忙双手合什拜倒。田烈武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事，不由得张大了嘴合不拢来。

便在金色佛像升空之时，在大坪周围，忽然传来许多人的惊呼声，不少班直侍卫都吓得连连后退。田烈武等人居高临下望得清楚，却见是数百只小猫大小的老鼠，屁股上闪着火花，在大坪中满地乱窜，把围观的军民都吓了一跳。好一会，众人才看清楚，原来那些大老鼠，也是烟火玩具。这东西是兵器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利用火药燃烧时产生气体向外喷射的反推力围绕一个轴心旋转的原理设计出来的，在当时却是一种新鲜玩意，自是没有人见过。而且那老鼠做得甚是逼真，突然之间冒将出来，自然唬人不浅。

田烈武看到此处，悔得连连拍打树枝，叫道：“早知道如此，要把我儿子带出来的！”

这时候烟火表演已经到了最高潮。众人屏息静气，要看下面将要如何，却见一个老道士带了几个道童，走到大坪之前，指着一棵光秃秃的

桃树，团团围了一圈。然后从怀中掏出一粒药来，埋在树根之下。几个道童便把桃树用一块青布遮了起来。过一会儿，道童将布掀开，只见那桃树已然长出翠叶来。道士又围着桃树走了一圈，闭目做法之后再次遮上。过一会儿，再掀开，桃树已经开花。于是再次罩上，不一会儿，再揭开了，却见是桃树已经结实。道士又命将桃树遮上，过了一枝香的功夫，拉开青布，只见桃实如火，果实累累，竟是一树全熟！

道士从桃树上摘了一盘桃子，一边派人呈给两宫太后、皇帝、皇后。再次将青布罩上，掀开之时，桃树便又如最初之时光秃秃的了！

这种魔术表演，真称得上炫人心目。田烈武愕然叹道：“这难道真是仙术？”

秦观摇摇头，道：“这是幻术。”但是这幻术表演得逼真之极，又是他亲眼所见，所以心里明明知道这是什么，但一时之间，却也觉得有些恍惚，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幻术？”田烈武不可思议的重复道。忽听到有人轻声叹道：“唉！乐极只恐生悲，但愿我大宋的繁华，不要如同这烟花与幻术一般，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他心中一凛，忙去寻那人说话之人，只是人海茫茫，那里竟能寻到发话之人？

大相国寺的表演只是整晚欢庆的一个开始。

田烈武、文焕、秦观赶到何家楼之时，天色早已全黑。何家楼是何畏之名下产业，何畏之自拜会石越之后，一直在石府住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在一次和石越彻夜交谈之后，就离开石府，自立门户。石越帮他取

到了酿酒出卖的权利，他名下的产业就主要以制药、制酒为主，另外在汴京也开了几处酒楼。何家楼的伙计，都是头戴着方顶头巾，身穿紫衫，脚着丝鞋，彬彬有礼；而何家楼更是由几栋三层高、五层高的楼房组合而成，诸楼高低起伏，参差错落，楼宇间有飞桥相接，在整个汴京城，都非常有特色。而何家楼每一间雅间，都是单独的房间，房中有古朴发黄的史书，有崭新的经书与报纸，有琴，有剑，有香炉，有字画，还有漂亮的书僮与美丽的奴婢……格调之高雅，即便在汴京，也是数一数二。因此许多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喜欢来何家楼吃酒。

唐康所选中的一间房子，名为“夹竹”。是在何家楼最高的一座楼的顶楼之上，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大半个汴京城的夜景。三人走进屋时，唐康正与段子介在一起喝酒。秦观前脚刚刚踏入房中，就高声笑道：“段誉之，你怎的在此处？难道讲武学堂也放假？”段子介进入讲武学堂第三期，此时应当是最紧张的时候。

唐康喝了一口酒，笑道：“段誉之被章卫尉看中了，章惇又向讲武学堂要人。章大祭酒放他几天假，让他来京师见一次章惇，好好考虑一下。”

段子介苦笑着摇了摇头，默然不语。文焕走上前去，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了，笑道：“做军法官也没甚不好。那是皇上的亲信，我们骁胜军的营都指挥使，对军法官都要客客气气的。”

“并非如此。”段子介叹了口气，道：“司马先生在枢府主持职方馆，虽然外人不知道，但听说很是立了功劳。兵部职方司也非同小可，今年年中有几个厢军不服调遣，密谋叛乱，不知怎的就被职方司查到了，尚未起事就被抓了起来，远远发配到凌牙门。章大人羡慕他们的功劳，向皇上道卫尉寺是皇上在军中的耳目，本来有军人反叛这种事情，

卫尉寺不知道，便是卫尉寺的失职。因此请求皇上让卫尉寺在京师设立一个卫尉寺分析局，专门处理各随军军法官报上来的信息，找出可疑点进行调查。章大人是想让我进分析局……”

“什么？军法官顺便还要做探子？！”文焕几乎要从凳子上跳了起来，叫完之后，想了一会，又似泄了气的说道：“这也无法可想。皇上答应了，是不是？要不章惇不会来找你。”

段子介点点头，喝了一杯闷酒。

文焕想了一会，又笑道：“枢府的职方馆到底立了什么功劳？听说司马先生一年之内，就已经升到正六品，这几年除了薛奕之外，再没有人升迁有他这般快法。”

唐康与秦观对望一眼，默默指了指东北方向。

文焕心中一凛，道：“你是说东北？高丽与女直打得不可开交，这应当是你们的功劳啊？”

唐康摇了摇头，道：“多的我不能说，也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司马先生一年之内，把手伸进了辽国境内的各种势力之中。高丽和女直，辽主和耶律乙辛，还有杨遵勖。这中间都少不了司马先生的功劳。”

“辽主一年之内，已经稳稳控制中京道与南京道全部，上京道与东京道大部。上京半年之前，就已经被耶律信攻克。耶律乙辛龟缩于庆州，凭借天险顽抗了半年有余，只怕也撑不了太久了。耶律信与耶律冲哥迟早要攻克庆州的。我真看不出来职方馆做了什么事情。”文焕不以为然地笑道。

唐康冷笑道：“职方馆又不是神仙，你还要他们撒豆成兵不成？杨

遵勛是个傻子，又有野心，又犹豫不决，他从我大宋‘某些商人’手中偷偷买了不知多少兵器，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辽主解决掉耶律乙辛，迟早掉过头来对付他。你不知道如今有多少说客在大同府。高丽与女直打了一年多，女直开始时节节败退，后来竟越打越强。双方时不时都要骚扰一下辽军，辽主不得不分兵在东京道监视。若非如此，只怕耶律乙辛早就被灭掉了。”

“辽主是个又可敬又可畏的人物。”秦观也道，“他攻克上京之后，借口许多贵族参预叛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特权，把他们的家财赏赐给有战功的将领与有功大臣。然后又把许多头下军州收归国有。一面又整肃吏治，严禁官吏扰民；一面轻徭薄赋，还把许多不能打仗的士兵放回，把一些没收的土地分给有功劳的士兵。若不是他现在三面内乱……”

“他如此行事，却也有操之过急的地方。显见辽主毕竟年轻。若不是他如此急于向贵族开刀，耶律乙辛也不能支持到如今。许多人既然明知道在辽主治下自己会一无所有，自然铁了心跟随耶律乙辛顽抗。”唐康笑道：“咱们且不用去理会辽国如何，只要我大宋强盛，辽国终不足畏。若按这一年的情势发展，大宋会成为比大唐更强盛的国家。国家今年盈余八百余万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段子介听唐康说起此事，也笑道：“现在民间都说，司马参政与石参政二人理财，是天造地设之合。司马参政节流省事，石参政开源兴事。国家焉得不富？”

“今年商税增加了一成；市舶务关税增加了一倍。与辽国的互市、归义城的税收是另算的。凌牙门城朝廷已经答应五年内不要上缴税金。但是薛奕逼南海各国每年上缴一定数额的税金以换取大宋的认可，虽然

有些小国不过几百贯，但是积少成多，这笔收入非常可观。”唐康笑道，“现在不论是报纸也好，老百姓谈论也好，朝中大臣议论也好，无不夸赞我大哥。”

说起这些振奋人心的事情，便连段子介也觉得精神大振。秦观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夜空中灿烂的礼花，笑道：“熙宁以来，纵然是上元佳节，也曾未有过这样繁华的盛况。今晚的烟花，至少放掉二万贯！若在过去，司马君实定然上书反对。但如今的大宋繁华，便如同这烟花一般灿烂——想来石参政升任仆射，应当是众望所归吧？”

田烈武听到他又用烟花来比喻大宋的繁荣，忽的想起刚刚在大相国寺时听到的话，不由说道：“但愿这前所未有的盛况不要像烟花一样短暂才好。”

他话一出口，立觉不对，果然，众人的脸色都立即沉了下来，一同默然望着田烈武。良久，唐康方勉强笑道：“不会的，我大宋就是如日中天的太阳。”忽然想到太阳也会有落山的时候，心中更觉扫兴。正要想些什么话来岔开，却见一个书僮急急忙忙走了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唐康脸色立时便沉了下去，望着田烈武，嘴唇微动，欲言又止。

秦观等他这模样，便知是出了什么事情。果然，那个书僮附耳说完，就匆匆离去。唐康也起身抱拳说道：“小弟有点要事，要先告辞了。这里账已结过，兄长们慢慢喝茶——少游，你也随我一道走去一下吧！”秦观忙点头答应，于是二人匆匆告辞而去。

出了何家楼，唐康便把秦观拉上马车，车帘一放下，唐康神情郑重，压低声音说道：“少游，出大事了。”

睿思殿。

李向安将吕惠卿、文彦博、石越等人拦在了殿外，“诸位相公，此时不宜打扰。”

吕惠卿与文彦博脸色立时黑了下来，对望一眼之后，文彦博寒声道：“李向安，你快让开，否则本府便斩了你！”

“文相公恕罪！”李向安虽不明所以，但见文彦博神色凛然，竟吓得跪了下来。

“皇上病重，拒两府于门外，是阻隔中外，使天下疑惧。这个罪名，你担当得起么？”吕惠卿也厉声喝道。“你速速让开。”

“皇上不过偶染风寒。”李向安身后的一个太监壮着胆子说道。

“臣子探视问安，也是理所当然！”文彦博微微有点跛脚，一摇一摆走到那个太监前面，瞪圆双目，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童贯。”

“好，来人啊，把童贯拖下去，杖责三十。”文彦博厉声喝道，立时便有几个随从上来架起童贯。

童贯却昂然不惧，冷笑道：“相公今日在睿思殿前责罚内臣，他日只怕也难逃跋扈之罪！”

“本府乃三朝老臣，为国不敢顾身。纵然有罪，也好过让大宋重蹈唐代覆辙。”文彦博铁青着脸，提高声音喝道：“拖下去，打。”

石越眼见文彦博就要惹出大事来，他对于童贯虽然没什么同情，但却不希望在此时多生事端，忙上前劝道：“文相，此时不宜与小人计较。惊忧了皇上也不好，咱们还是先去给皇上请安吧。”

冯京见状也道：“子明说的是正理。皇上在回宫途中突然病倒，传言十分厉害。眼下开封府已经准备撤掉接下来的庆典。我等要速见皇上，才好拿个主意。”

吕惠卿与文彦博、石越一齐大吃一惊，几乎齐声道：“撤掉庆典？！糊涂！”文彦博转身对枢密都承旨曾孝宽说道：“你快去开封府，命令庆典照常进行。皇上得病之事，不许声张，敢传言者，斩！”

吕惠卿目送曾孝宽离开，不动声音的望了文彦博一眼，一把推开李向安，率领诸宰臣径直闯进睿思殿。留下李向安与童贯等人面面相觑，半晌才回过神来，立时追了上去。

到了殿门之外，吕惠卿与文彦博掀起衣襟，跪在门前，高声说道：“臣文彦博、吕惠卿率两府宰臣，给陛下请安。”说完之后，停了半晌，殿中却没有一点声音。二人又提高了声音，重复道：“臣文彦博、吕惠卿率两府宰臣，给陛下请安！”

半晌之后，殿门“吱”的一声，终于打开。从殿中走出两个人来。

吕惠卿与文彦博抬起头来，不由怔住了，原来这两人，一人是皇帝

的嫡亲弟弟昌王赵顼，一人却是李宪。文彦博与吕惠卿狐疑的对望一眼，也顾不得失礼，文彦博便站起身来，须发皆张，厉声问道：“李宪，陛下呢？！”李宪从未见过文彦博如此失态，目光凶猛，竟似要杀了自己一般，不由一怔，一时竟然忘了答话。

石越见着眼前形势，不能不惊心，当下不动声色的走到王韶身边，在他手心写道：“速调狄詠。”王韶心中一凛，趁众人不注意，立时便退了出去。

文彦博见李宪不说话，愈发惊疑不定。又厉声问道：“李宪，陛下呢？！”

李宪这才回过神来，忙答道：“陛下已经安歇，明日方召见诸位相公。”

“陛下不见我们？”文彦博冷笑道，看了昌王赵顼一眼，一把甩开李宪，竟然直接闯进殿中。众大臣也紧紧跟着，闯了进去。李宪哪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一时竟是不知所措。他望了赵顼一眼，见赵顼面上露出惊惶之色，兼之满头大汗，心中灵机乍闪，猛然间明白，究竟为何文彦博等人会如此紧张！不由顿时暗骂自己糊涂，跺了跺脚，急忙跟着众人走了进去。赵顼却是站在那里，进退不得。

李宪到了赵顼寝宫之时，发现赵顼已然被闹醒了，由高丽来的王贤妃与两个宫女搀着，坐在床头。文彦博等人一起齐跪在床前，文彦博以头顿地，老泪纵横的泣道：“陛下龙体欠安，岂可不知会两府，而拒两府于殿外，使中外疑惧？前唐之鉴，让人触目惊心。陛下岂得如此？昌王虽是兄弟，然当此非常之时，岂得不避嫌疑？李宪阉人，如何可以托

以安危？王贤妃高丽人，安能于此时侍奉左右？臣请陛下，当请皇后前来侍奉；使诸亲王归藩邸；使两府旦夕问起居。如此方可安天下之心，防患于未然。”

赵顼在相国寺时便感不适，后来又吹了冷风，竟突然晕倒，此刻虽然醒转，但却依然是头晕眼花，浑身无力。虽吃了太医的一剂药，也不觉如何好转，正欲上床休息，哪里料得竟冲进一班大臣，个个面色凝重，似惹出了什么大事来。正自奇怪，听了文彦博的话，这才略略明白些究竟，有心想要怒他们小题大做，但见他如此情真惶急之态，终又忍住不说。

王贤妃与李宪听到文彦博直斥自己，丝毫不加掩饰，连忙也跪下来。李宪在宫中呆了三朝，王贤妃是在勾心斗角上丝毫不逊于任何一国的高丽王宫长大，自然一听，便知道文彦博话中之意。但文彦博既然是枢密使，又是三朝老臣，是当今天下仅次于富弼的人物，皇帝不语，他们又哪里敢去分辩？李宪倒也罢了，王贤妃却毕竟是个女孩子，她用心服侍赵顼，博他欢心，并无半点他心，哪里经得起如此怀疑？一腔眼泪立时便到眼眶中，转了几转，只是勉强忍住，不敢教掉了出来。

只听赵顼有气无力的说道：“朕无事。昌王是朕的兄弟，王贤妃忠心耿耿，与大宋人无异，不必猜忌。李宪不过一忠奴，也不必放在心上。自明日起，两府旦夕入内问起居便好。”

文彦博此时见赵顼能说话，已经稍稍安心。又听吕惠卿说道：“陛下所言固然有理，但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举措。臣请陛下准许，自今日起，两府都要有宰臣轮流夜宿禁中，以充宿卫，以备非常。”

赵顼苦笑道：“似不必如此大惊小怪吧？”

石越趋前一步，哽咽道：“陛下负社稷之重，安能不慎重？若非如此，臣等不敢奉诏。请陛下念着皇子尚幼，准许臣等入禁中宿卫。”

众大臣一齐叩首道：“请陛下恩准。”

“罢了，那便如此。”赵顼无力的挥了挥手，与其说他同意了，不如说他实在没有力气与这些大臣们争执。“众卿退下吧，朕想休息了。”

众人连忙叩头谢恩，这才轻轻退了出来。刚刚走到殿门之前，便见王韶与狄詠带着一班侍卫走了过来。石越见文彦博眼中有怀疑之色，忙说道：“刚与李宪争执，是下官请王副枢使去调侍卫。”

文彦博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转身向吕惠卿说道：“今日老夫与相公一起宿卫。睿思殿的侍卫，暂时全由狄詠统管。相公以为如何？”

“一切全凭文公吩咐。”吕惠卿淡淡的说道。

他话音刚落，便见皇后的鸾驾亦向睿思殿过来。众人又连忙跪倒迎驾，向皇后坐在鸾驾之中，在殿前落了驾，在宫女的簇拥下走了过来，见着文彦博等人，似是舒了一口气，仓皇的脸色稍见镇定，她走到文彦博跟前，柔声说道：“国家不幸，太皇太后与皇帝欠安，一切要有劳烦诸位大人。文相公，你是三朝老臣，一切多有仰赖。”

众人听到“太皇太后与皇帝欠安”这句话，稍稍放心的心顿时又全部被提了起来，文彦博又惊又疑，反问道：“太皇太后也凤体违和？”

向皇后红着眼眶点了点头，说道：“国家不幸。”一面走到石越身边，忽低声说道：“石参政，官家一直和我说卿家是忠臣。”

石越听到向皇后没头没尾的这句话，心中顿时一凛，沉声说道：“臣断不敢辜负陛下与圣人。”

向皇后微微点头，不再言语，缓缓走进睿思殿中。

太皇太后与皇帝的这场大病，非但来得突然，病势更是超出想象的沉重。自十二月初八起，太皇太后曹氏一直卧病在床，每日只能勉强吃一点东西；而皇帝的病，更是一日重过一日，开始时似是感染风寒的症状，低热一直不退，然后又添上了腹痛隐绵之症，一日间要腹泻四五次甚至七八次，便中夹赤白粘液，间或带血。六七日之后，已是面容憔悴，形体清癯，畏寒肢冷，口干唇红。太医们虽然开了各种方子，总是不见效用。到了十二月十七日，赵顼整个人，已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宿卫睿思殿的宰执大臣们，脸色也一日比一日黑了下来。虽然禁止报纸报道皇帝的病情，但是邸报上却是要向天下官员通报的——在那些虚饰的美丽文辞之后所包涵的真实意义，所有的官员都能猜出个七八分。每个人心中都无法回避一个念头：赵顼唯一的儿子赵侗，现在还没有满月！如果皇帝大行……

唐康与秦观在十二月初八就已经知道皇帝病重的消息。石越虽然如日中天，但他深深的明白，他的一切根基，都有赖于皇帝的信任，如果一旦皇帝大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立幼君的话必然是太后垂帘；立长君则多半是昌王绪位，无论是哪样，对石越的改革，都会平添难以预料的变数。因此，石越一系的官员，比起旁人来，都更加关心赵顼的病情。免不得要四处求神拜佛，寻访名医。唐康出使高丽回国后，被授予枢密

院侍卫司检详官之职。这几日之内，他亲眼看到内廷当值侍卫的人数一班一班的增加，侍卫们保护的重点，不是太皇太后所在的慈寿宫，也不是皇帝住的睿思殿，而是朱贤妃与皇子赵佣所住的流杯殿。太皇太后在病中降了一道从所未有严厉的懿旨，命令御龙骨科直两班侍卫，昼夜轮值，若有任何闪失，两班侍卫与流杯殿的宦官、宫女，将全部赐死。而皇后，却在十二月十八日，托人从宫中赐了把一把扇子给石越。

“昨日，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各有赏赐；今日，皇后又赐了一把扇子给公子……”潘照临皱着眉道，“难道皇上真的要大行了么？”

石越苦着脸，摇了摇头，道：“眼下的情势，无法判断。前天是我轮值，眼看着皇上的身体……”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太医只说是阴阳两亏，却各有各的意见。唯一共同的意见，是所有的太医都认为这个病只能慢慢调理。”石越对医术一窍不通，但每想起这些日子来太医们天天争论不休，却始终不得要领，皇帝每日间汤药流水价的服下，而皇帝的病却迟迟没有起色，不由得大感头痛。

“我曾经听到一点传言……”唐康神色间有点迟疑。

“什么传言？”

“有人说与王贤妃有关，说皇上亏了身子。眼下王贤妃也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各种谣言，对王贤妃非常不利。”

潘照临瞳孔聚然缩紧，断然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攻击王贤妃的谣言，是为了对付公子的。”

“不错。王贤妃送进宫中，与蔡京和康时有关，便是和我有关。不过这种谣言时间久了不攻自破，暂时不用理会。皇后赐东西给我，言外之意甚是明确。”

“现在的事情，都难以下定论。”潘照临沉声道：“奇怪的是，太皇太后为何要下这道杀气腾腾的懿旨？以太皇太后的精明，若皇子无忧，是不会如此大张旗鼓的。她这是在做给一些人看……宫中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如果有什么事情，必然是针对昌王的。”石越顿时后背发凉，如果皇帝真的大行，在这种立新君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是不可以原谅的。虽然他所熟知的历史，赵顼绝不应该这么早死去，但是历史根本已经改变，出现什么意外又有什么奇怪？既然耶律洪基可以死，凭什么赵顼就不能死？

潘照临沉吟半晌，喃喃道：“昌王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又一向很受太后喜爱，如今小皇子如此年幼，国家要立长君也不是没可能。昌王虽然反对新法，却与桑充国交好。而小皇子虽然不是皇后亲生，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儿子，皇后自然是愿意立自己的儿子。若立幼君，则必然要由三位太后主政……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两宫太后怎么想……皇上与皇后，自然是愿意要立自己的儿子的。”

“眼下说这些为时过早。”石越站起身来，沉声道：“不论如何，要尽一切办法让皇上康复。别的事情，等事情不可为再说不迟。后发制人吧。”

慈寿殿。

司马光垂手站立在殿中，眼前一道轻纱帘在微风中飘动，帘后一个曹太后斜靠在枕上。偌大的慈寿殿中，只有太皇太后曹氏与司马光两人，静得似乎能够让他们听到对方的呼吸之声。

不知沉默了多久，曹太皇太后才低声说道：“君实相公，满朝文武，堪称社稷臣者，唯有韩琦与司马公。可惜如今韩琦已死，便只余了公一人。”

“臣……”一向端庄严肃的司马光，听着曹太后诚恳低沉的话语，不禁微微哽咽起来。

“皇帝病重，虽然帝王有上天护佑，但是诸事不得不防万一。偏偏我的身体也不争气，老太婆眼见也没几天好活了。可如今皇子尚未满月，诸事便不能不防。朱家你素是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势力，断不至于有外戚专权；朱妃也为人谨慎，皇后也最是贤淑，有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她们两个妇道人家，既不懂也不会去做。因此，有些事情，老太婆便不能不为她们预先安排了。”曹太后一气说了这么多话，已觉乏力，便停下来，歇息一会。

司马光是何等人物，早已知道曹太后分明是在托孤了，他知此刻寻常之话也不必多说，便只说道：“臣万死也不敢辜负太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若有主上有个万一，臣定会竭力尽心，让幼主能顺利亲政。只盼太皇太后能保养凤体，皇上能保重龙体，太皇太后与皇上洪福齐天，必然无事。”

“生死之事，我其实看得甚淡。”曹太后摆了摆手，缓缓道：“我也早就应当去见仁宗了。只是大事未安排好，却没面目见仁宗于地下。不管怎的说，我都活不到皇子行冠礼的那一日了。所以有些事情，此时

便不能忌讳。”

“请太皇太后放心。”

“司马公是天下闻名的君子，有些事情，司马公想不到。我却是放心不下，既担心我那曾孙子不能顺利亲政，也担心他甚至坐不了那个龙椅。”

电光火石之间，司马光只觉得心脏霍然揪紧。一个想也不敢想的念头顿时涌上心头，但数十年的宦海生涯，却让他惊而不乱，反而镇静下来，平静的说道：“太皇太后担心有人想要篡位？”

“有人和老太婆扭扭捏捏的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之类的鬼话几次了。还有人托人给老太婆又是读史书，又是读经书。老太婆岂有听不懂的？不过兄终弟及，于国非祥。太祖皇帝错了一次，太宗皇帝就发誓不能再错，以后子孙们，也不可以再错。”

“太皇太后圣明。”

“所以，若有朝一日，老太婆也不在了，有人想要欺负孤儿寡母，老太婆便只能拜托司马公了。”太皇太后说着，忽从枕边取出一个盒子，颤巍巍的递了出来，说道：“司马公接了这个物什，将来事有非常，是用得着的。”

司马光此时也知此事无可推辞，当下也不避嫌，连忙趋前接过盒子，小心揣入怀中。

“可惜杨文广熙宁七年也死了，侍卫当中，能够信任的，也只有狄詠。只是狄詠究竟年轻，难保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事有非常，朝中诸公真有能相信的，便只有文彦博一人。只是文彦博太跋扈，我怕他做了霍

光，对得起赵家，却害了文家。”

“石越与范纯仁，臣以为似乎也可信得过。”

曹太后沉吟不语，似乎颇有迟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范纯仁是方正君子，自然也信得过。可惜威望不高。但石越……总之，非常之时，公宁召王安石赴京，也不可太过相信石越。”

司马光不料曹太后如此疑忌石越，不禁霍然心惊，忙欠身道：“臣谨记在心。”

曹太后长长叹了口气，低声道：“我实是也挑不出石越有什么错，本也不当疑心他。但是他总让老太婆放心不下。若是皇帝好端端的在位，他自然是国之良臣，是信得过的。但是皇帝若一旦大行，石越实在太年轻，待到我那曾孙亲政，他还正当壮年，只怕难以善始善终。而且……”

司马光静静的听着下文，却曹太后却迟迟不语，似乎心中正有事踌躇难定，又过了许久，才听她缓缓说道：“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醒初，深院月明人静……这，是君实相公的词作罢？”

司马光做梦也料想不到此情此景，曹太后竟然会吟出自己当年的小词，这么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突然在这样的時候被提及，他一时间不由大感窘迫，一张老脸都红透了。

曹太后似乎淡淡一笑，轻轻说道：“这首词是司马公年轻时所写吧？词间真情流露，哀家很久以前就曾听人提过，是以一直记得，甚至颇为感动。‘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君实相公当年喜欢过的，定是一个美貌的女子吧？”

“那是臣年轻时喜欢过的一个道姑。”司马光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对于那些年少轻狂的往事，他也并也不想去否认。

“是啊，以司马公如此守礼之君子，年轻之时，尚且还会喜欢一个道姑。但是石越呢？他虽然也算是锦衣玉食，却又不爱财，清廉之名闻于天下；他少年得志，如今身居高位，可丝毫不见骄矜之态；他为人风流倜傥，却对夫人忠心不贰，不仅没有纳妾，听说还有个女子为他而死，他也不曾将那女子纳入家中；他平生行事，似乎从不谋私，所作所为，全都是为了朝廷社稷。他还懂得进退，知道不居功。听说他幕中有奇谋之士，竟然也不稀罕朝廷的爵赏。司马公，你熟知史书，你可知道历史上这样的人有过几个么？”

司马光心中一震，可是声音依然是平静的：“臣愚昧。”

曹太后淡淡说道：“相公能做《资治通鉴》一书，哪里会不是不知道？不过是不敢说、不愿说罢了。老太婆虽是女流，却也读过史书。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只有两个……”说到这里，太皇太后的声音顿了一顿，然后再轻轻的凝重的说道：“一个是制礼作乐的周公，一个篡位代汉的王莽。你说石越他是周公呢？还是王莽？”

“臣不知道。臣以为石越人材难得，不可以猜忌而不用。”

“你这话是正理。石越这样的人，兴许就是周公，但是就怕万一是王莽，就悔之无及。所以，我以为石越这样的人，是国之能臣，国之干材，却不是社稷臣。老太婆这么说，不是猜疑他，也是为了保全他，让他只有机会表现他的好，没有机会表现他的坏。”

“臣当铭记在心。”

“嗯。我信得过司马公。外间之事，司马公还要多加小心，若不得已，就派人去召王安石，王安石做了五年宰相，在朝中自有威信。只是那时候司马公却不可再拘泥于变法不变法的成见……”

高太后望了一眼匆匆离去的司马光的背影，眼中不由闪过一丝疑虑。在慈寿殿门前定了定神，这才走进殿中。

“娘娘。”高太后走到曹太后床前，挥手让宫女让开，替曹太后盖好被子，挨着床沿坐下，笑道：“娘娘，好点了么？”

“老了，不中用了。我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曹太后叹了口气。

“娘娘福大命大，断然没事的。我已经请了一群道士，去流杯殿祈禳。相信很快娘娘与皇帝就会好起来。”

“去流杯殿祈禳？那是做什么？”曹太后心中一凛，望着自己的这个亲侄女。

“宫中有点流言，说是皇子命太大，所以一出生就克娘娘与皇帝。请几个道士作场法事，就会没事。所以我就让太清宫几个道士去作法……”

“荒唐！”曹太后立时作色，怒声骂道：“谁敢传这种无法无天的谣言？立即斩了——你平素是个明白人，怎地此刻如何这么糊涂，竟信这等不经之事？！”

高太后不料自己这个好脾气姨妈如此发作，不由陪笑道：“这也不是大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曹太后冷笑道：“什么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将来佣儿是可能继承大统的，你这不是要坐实这种谣言么？难道你想让佣儿不明不白的背上个不孝之名？还不快让人把那帮道士给我叫回来。”

“这……”高太后嚅嚅道：“已经去了良久了。”

曹太后瞅见高太后的神色，心中霍然一惊，又重新打量自己的亲侄女一眼，问道：“是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是太清宫的一个老道士。”

“派人去，赐他一碗酒。”曹太后神色冷峻，冷冷的吩咐道。

“这……这时候赐死，似乎不太好。娘娘与皇帝身体违和，正要多积善德，求天庇佑。”

曹太后此时心中已是雪亮，只是冷笑道：“我老太婆生平不曾少作善事。罚恶就是行善，老天爷断能体谅我。去吧。”

“是。”高太后无可奈何，只得吩咐身边的太监，道：“去赐清云一碗酒。”一面转身陪笑道：“娘娘，这也是我思虑未周详之故。娘娘万不可生气。这事只要不传出去便没事——方才司马公来过？”

曹太后淡淡说道：“你虽是思虑未周详，却只怕有人是处心积虑设这个圈套。我赐那个道士酒，已是不想生事。若扯出背后指使之人，不免失了皇家的体统。总之你以后不可再信这些东西，我知道你素是个清心寡欲的人，又是我的亲侄女，断不会为自己去图什么事情，况且你也福贵已极——因此我才不疑你。我召见司马光，便是为了托他大事。日后你也可以信任他——满朝文武，这是第一个可信之人。”

她话中不动声色的敲打，高太后焉能不知其意，忙陪着笑，道：“我知道了。娘娘只管安心养病，事情断不会到那一步。只说朝中可信之大臣，似乎石越比司马光要可信，他和皇帝，是亦君臣亦朋友的关系……听说圣人也派人赠了石越扇子。”

“这事我知道。”曹太后喝了一口宫女喂过的汤药，才继续说道：“皇后年纪轻，能有什么主见？我也不曾说石越不可信，只说他不及司马光可信。”正说话间，便见向皇后脸色惨白，匆匆走了进来，见着曹太后，便伏倒在床前，哭道：“求太皇太后、太后为臣妾作主。”

曹太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高太后对望一眼，问道：“圣人，发生了什么事，你且慢慢说。”

尚皇后一面哭一面说道：“臣妾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一群道士，竟要去流杯殿作什么法事。被侍卫拦住了，他们还说是奉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旨。恰好臣妾到了那里，见他们怎么也不肯走，只得命侍卫把他们强行赶走的。臣妾查问过，那些道士居然胡言乱语什么皇子出生克了太皇太后与官家——这种事情若传起来，日后要让朱妃母子何以自处？她母子二人，竟是没有活路了……”

曹太后瞪了高太后一眼，一面安慰向皇后道：“圣人不必担心，胡进谗言的道士，我已让人赐酒了。日后若有人敢胡言乱语，抓住一个杖杀一个。不用管他是哪宫的人，也不用顾什么忌讳。这种无父无君、丧心病狂的话也说出来了，和谋逆也没什么区别。流杯殿依旧吩咐御龙骨朵直好好守卫。这次御龙骨朵直的指挥使是谁？”

高太后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不敢作声。向皇后本来不知道此事与曹太后有没有相干，这次哭诉，本也有试探之意，心中正自忐忑不安，这

时候听到曹太后如此说话，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当下便收了眼泪，道：“臣妾原不当在这时候打扰娘娘，只是一时乱了主意。那御龙骨朵直这一班的指挥使，是杨文广的孙子，叫杨士芳，忠臣之后。”

“嗯，是杨文广的孙子，就没什么话说。他爷爷在英宗的时候，英宗就很信任——婉儿，从我书架上，把《汉书》第六十八卷找出来，赐给杨士芳。”

次日，睿思殿。

柔嘉端着一只精制的小玉碗，一口一口的给赵顼喂药。骨销形瘦的赵顼望着渐渐变成美丽少女的柔嘉，强作笑容，细若柔丝的说道：“十九娘，朕再也没想到你也会这么体贴。”

柔嘉望着赵顼的模样，想哭又不敢哭，低着头，含了眼泪不敢看赵顼。赵顼勉强笑道：“朕还没给你找个好婆家，不会有事的。不要这个样子，日后你出嫁了，朕还要按公主出降的规格嫁妹子。”

柔嘉哽咽着，断断续续的说道：“可是……可是……我听到娘娘和司马光说话……”

“娘娘和司马光说话？”赵顼心中疑云顿起，看了看左右无人，问道：“娘娘和司马光说了什么？”

“娘娘向司马光嘱托后事，说要司马光好好辅佐幼主，要他保着幼主登基，保着幼主亲政。还说……”柔嘉一面说，一面已是泣不成声。

赵顼微微叹了口气，道：“还是娘娘想事情周详，司马光的确是社

稷臣。可是娘娘要司马光保着幼主登基，又是什么意思？十九娘，你把娘娘和司马光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和朕说一遍。”

柔嘉当下依言把曹太后和司马光的对答，向赵项复叙了一遍。说到石越之事时，柔嘉忍不住说道：“皇兄，石越是个忠臣，娘娘是误会他了。”

赵项却似没有听见一般，只是在那里发怔。柔嘉等了良久，见赵项依然不出声，想起自己私听这等机密之事，此刻说了出来，这个皇兄虽然一贯交好，但帝王家事，她也并非丝毫不知，不由也有些害怕，当下小心翼翼的唤道：“皇兄……皇兄……”

赵项猛然一震，回过神来，道：“十九娘，这等机密的事情，你是如何知晓？还有谁知道？”

柔嘉涨红了脸，低声道：“昨儿一早我去看太皇太后，见她睡了，就没敢说话，我原是想等娘娘醒来的，然后向她问安，便等在帐后，那时殿中无人，我也便睡着了，谁知后来听到娘娘召见司马光，我想退也退不出去，便听见了他们说话。后来司马光走了，太后来了，我这才偷偷的溜了出来。昨晚上我就和十一娘说过这件事情，十一娘说，这件事情不能不告诉皇兄你……”

赵项点点头，低声道：“你做得对，十一娘也很懂事体。不过这种事情，再不可外传。”

“我们理会得。只是……皇兄，石越他真的是个忠臣，娘娘定是误会他了。十一娘也这么说来着……”

赵项奇道：“你为何要着急替石越开脱？”

柔嘉脸颊飞红，垂首说道：“我只是觉得石越确是个好人，对皇兄又很忠心……”

赵项心中却愈发生疑，又问道：“那十一娘又如何要替石越说话？”

“我，我不知道。”柔嘉一时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回答赵项的这个问题，过了半晌，才结结巴巴的回道。

“连你和十一娘这种从来不关心朝政的人，也要替石越说话。看来石越和皇帝国戚们的关系，一定很好吧？”赵项微怒道，脸色也变得更加苍白。

柔嘉没料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她本意是想替石越分辩几句，谁料反似激起赵项的猜疑，心中顿觉委屈，“哇”的一声，竟哭出声来。赵项一向宠爱这个妹子，见她着急，心中微觉不忍，但这个时候，却也只得硬起心肠来，不去理她。躺在床上闭目休息，诸般事体顿时涌上心头，那里静得下来？太皇太后的眼光与判断，赵项自然是非常同意的，的确，朝中的大臣，真正称得上是社稷臣的，唯有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石越是个能臣不假，自己在世，自然可以用他。因为自己对石越有知遇之恩，石越也不见得有很大的野心，一切都不至于脱控。但是如果这时候托孤给他，只怕石越难免要做霍光，甚至做杨坚也说不定——一个人身居高位久了，到时候愿不愿意退下来，就很难说了。设想如果自己死了，儿子登基，到儿子亲政至少要十六年，十六年时间，以石越的能力，绝对可以把朝政牢牢控制在手中。即便石越到时候不篡位，他也可以活到自己的孙子继位——历来皇帝的寿命是很短的，这一点赵项心里非常清楚。一个人柄三朝朝政，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赵项岂能不知？因此，若自己真的大行，而太皇太后也不幸去世，那么最可信任的人，

无疑是司马光与王安石。

“但是此时召回王安石，会不会太过于惊骇物听？”赵顼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却并没有油枯灯灭的感觉。这个念头尚未决定，忽然，另一个念头又浮上脑海：“太皇太后让司马光保着幼主登基，又是什么意思？”

望着渐渐止住哭泣的柔嘉，赵顼忽然有了一种非常疲惫非常疲惫的感觉。“好想休息一下啊。”赵顼又闭上了眼睛。

熙宁九年腊月二十二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大雪令得汴京城顿时成为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玉树琼枝，份外妖娆。汴京城中一切平静如昔，唯有一些敏锐的人，却因着这场大雪份外清楚感受到了严冬的气息。

两日之前，即是十二月十九日，据说染了微恙的皇帝在病中一日连下了几道诏令，措辞严厉的命令亲王宗室，谨守本份，严禁结交外官士人、僧道方士。又从常秩之请，令昌王赵顼代皇帝前往山东曲阜，以孟子与颜子并列，封邹国公；从礼部尚书王珪之请，令嘉王赵颢巡视天下宫观寺院，替皇帝祷告求福。

这几道突如其来的令旨，令官员们明显的感觉到了不寻常，更令他们无法忽视的不是皇帝突如其来的严厉的诫令，而两个亲王对于这两道令旨完全相反的反应。令下之日，嘉王赵颢一早接到诏书，中午便匆匆就离京，连太皇太后与太后都没有辞行，当晚竟是宿在陈桥驿。而昌王赵顼，却在这当口，极之不巧的染上重病，竟然不起，一直延至二十二日，都没有离京。只是昌王府从接到诏令之日起，也便闭门谢绝一切客人。

这足以令一些了解内情的官员议论纷纷了，昌王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当然更令他们难以猜测的，却是太后的心里，是在想些什么？

眼下暂时的平静，下面究竟掩伏着什么呢？但正如白雪包裹了汴京城一样，在白雪消融之前，人们谁也不能看清被包裹的下面是什么。

昌王赵顼的花园，素来扬名汴京，尤其后府的花园之中，遍植红梅，每逢大雪，疏奇的枝干被白雪所覆，却掩不住那鲜红的娇艳，那静静浮动在银白世界的暗香，直沁人心脾。令人恍觉此间并非寻常俗世。

梅林之畔，有叠石当屏，小桥堆雪。在结了一层薄冰的小溪之畔，尚有数间精舍。舍内窗明几净，陈设却极为简陋，一张床，一架书，一具琴，一柄剑，如此而已。此时，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男子，正手捧着一卷《史记》，在低声诵读。

一个青衣书僮正引着一人穿过梅林，他的身上披着一件极之宽大的斗篷，完全看不见容貌身形，他低着头，随着那青衣书僮匆匆经过小桥，正往精舍走来。那书僮与那男子到了精舍之前约十来步的地方，书僮就向黑衣男子告了罪，上前轻轻叩门，唤道：“主公，李仙长来了。”原来那个黑衣男子，竟是个俗家打扮的道士。

屋中诵读之声嘎然而止。停了一会儿，就听到“吱呀”一声，门扉从里面打开了。青年男子走到门口，淡淡的笑道：“仙长远道而来，小王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这个英俊的男子，赫然就是抱病在身的昌王赵顼。

被唤作“李仙长”的男子回手解下了身上的斗篷，露出里面的道袍，随手将斗篷递给那僮子，然后才看着面前的昌王，淡淡的回了声：“无量寿佛。”便不再说话。赵顼一边把他请入屋中，一边挥手令那僮儿退下。

那男子方入屋中，便觉一股暖气迎面而来，这屋中与外面竟似两个天地，一处冰天雪地，一处却似阳春三月。但举目望去，屋中陈设一目了然，竟是不能看出是从哪里供暖的。

亲手为客人奉茶之后，赵顼才笑道：“这可不是机缘凑巧么？道长仙踪素来如天际神龙，这一别三年，都不知道长一点音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道长竟会到了东京。”

那道士却是一脸的郑重，看着昌王，肃然道：“大王不知道自己有关灭门之祸么？”

赵顼不以为然的一笑，道：“我又有什么祸事？”

“大王为何不学嘉王，速速离京？此时留在京师，只会招惹皇上的疑忌。”李道士与赵顼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是以并无一句客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谈论起如今最犯忌之事。

“道长还记得治平二年的事情么？”赵顼微微一笑，道：“治平二年，也是一个大雪天，道长为小王看相……”

“大王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能不直言。治平元年，我到治平二年，我流年不利，为强盗所伤，身上又无分文，若非大王救治，我有死无活。因此在告辞之时，我破例为大王看了相。大王之相，贵不可言。但天下至道，变化无穷。小道虽自以为识人不差，却不敢以为世上之事，竟能仅以相术来定命运。”

赵顼心中略觉不快，但是他知道眼前之人，并非寻常傍倚大户豪门求取荣华的道士，所以并不敢怠慢了。笑道：“仙长所言，自是至理。小王素服仙长之能，还要请仙长能不吝赐教！小王并非是敢觊觎九鼎，

若我皇兄好端端的，或者太子已经成人，小王自当安于这昌王之位，绝不敢有非分之想。实是因为皇子太小，主幼则国疑，许多事情不可预料。小王实在是不忍心太祖太宗皇帝的江山社稷，竟落入外姓之手。若我皇兄病情能够好转，自然万事皆休，小王也心甘情愿受罚；但万一皇兄大行，则小王绝不会允许朝中出现霍光、杨坚，令我大宋锦绣山河改名换姓。”

李道士沉吟半晌，才缓缓道：“大王素来恬淡，今日如何竟卷入这等旋涡当中？实非智者所为。我夜观天象，紫微星虽然暗淡无光，但是算来算去……哎，凡人如何又可以料知天机？……罢了，大王既然存了此心，我若不管，只怕更加坏事，那时反是我对不起大王。”

赵顼见李道士话中之意，已是应允，喜道：“多谢仙长眷顾。”

“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王虽然素有贤名，但平素也不曾结交外官，并无缓急可用之人，真可依赖的，只是两宫太后而已。不知两宫太后此时心意如何？”

赵顼叹了口气，道：“我母后虽然聪慧，先帝在位之时，便多赖母后周旋于先帝与太皇太后之间。但是她的性格，却并不喜欢争权夺利。若依她的本心，固然是希望国家能立长君，但是奈何太皇太后坚持认为，今日若有危局，断不可以重蹈太祖皇帝覆辙。因此母后的心意，却也难定——若是以前，母后是绝不会同意让小王和四弟出京的。不过，宫中太医传来的消息，却是说太皇太后病情也渐渐加重了……到时候，母后自是可以说服的。当前可虑者——小王以为，是要看朝中可有大臣肯替小王进言。”

李道士哂然一笑，道：“大王以为，朝中大臣，有谁可倚赖？”

“今日朝中有威望之大臣，无非文吕石马诸人，此外王珪喏喏，冯京、吴充谨谨而已，余者更不足道。”

“然而这七人，皆非大王池中之物。文彦博忠直，其意如坚石；吕惠卿圆滑而恃才，今上在位，彼虽然称不上言听计从，但也已位极人臣，除非他料定今上必有不测，否则大王何以能动其心？石越受今上知遇之恩，我观其志，似不在小，此人更非大王所能羁使；司马光天下君子，这等大事，更不用多说。冯京、吴充，谨小慎微之人，可守成不可创业；王珪是墙头之草，不足以谋划大事。若为大王计，若无两宫太后为内援，政事堂诸相，更非大王所能倚靠者。”

赵顼不以为然的说道：“又非要兴兵动枪，不过是进一奏章。小王不信无待价而沽者。皇兄若无事，自是万事皆休。若有事，便请在朝堂上一争，而富贵唾手可得，岂有人不乐为者？”

李道士知道赵顼此时已经完全被权力的欲望迷住了双眼，不由暗暗摇了摇头，道：“若是如此，吕惠卿、王珪，大王可以加以笼络。此外，蔡确做了几年的御史中丞，居然能一直不动，可见其有过人之处，大王亦可留心。至于其他官员，无非是以壮声势而已。”

“吕惠卿，为何不是石越？”赵顼眉头微皱。

“石越……石越其人之怀抱城府，表面上望去，似乎是一个兵库，大门洞开，其中兵枪弓矢，一目了然。但是若细加思索，却是深不可测。吕惠卿之怀抱城府，虽然是大门紧闭，但内有何物，智者不问可知，不过能骗骗无识之徒。因为对吕惠卿而言，一切都有一个价钱，而其价钱是什么，却是明码标价的；石越的价钱则不可问……”

“但是和吕惠卿相谋，难免不会被他出卖。”赵顼难以掩饰自己对

吕惠卿的厌恶。

“诚然。只要他觉得合适，必然出卖大王。”

“无论如何，小王都不愿意结纳吕惠卿。”

“若是如此，……”

便在同一天。宜春苑。

宜春苑与琼林苑、金明池、玉津园齐名，并称为“四园”，是汴京有名的皇家园林。四园之中，琼林苑是宴请进士之所，金明池教习水军，玉津园有种麦劝农之意，惟有宜春园，大宋皇室却一直任其荒废，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皇帝曾经驾幸此园。为何并为四园之一，却如此备受冷落，其中的奥妙，在大宋，却也是尽人皆知：原来这宜春苑是因为旧址改成富国仓，于是迁到了秦悼王园，而这位秦悼王，便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弟弟赵廷美，因为“阴谋作乱”，曾被宋太宗赵光义贬为“涪陵县公”，忧郁而死。虽然死后赵廷美又恢复了王爵，并且从熙宁三年开始，他的孙子赵承亮、曾孙赵克愉相继继承秦国公的爵位，代代享受着祭祀；但是大宋普通的老百姓，却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全部评价——汴京城的老百姓，都称宜春苑为“庶人园”。

石越曾经听人说起过这些典故，但身为大宋朝的参知政事兼太府寺卿，他自然不便对这些事情发表公开的评价。虽然他的确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吕惠卿会一路带他来宜春苑赏雪——是巧合，还是想要暗示什么？他不由侧了侧头，打量了一眼正在专心温酒的吕惠卿。吕惠卿穿着一件茄色狐皮袍子，束着金丝腰带，披玉针蓑衣，头戴金藤笠，靴子

是貂皮缝制的，此时一脸的从容恬淡，坐在一个石凳上——凳子上垫了一块虎皮坐垫，神情专注的在木炭炉上温着酒。石越又看了一眼园中，青松翠竹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二人带来的护卫随从，都稀稀散散的分布在园中，低头喝酒吃肉。

“子明，既来之，则安之。久闻你是最沉得住气的人，如何今日却似心事重重？”吕惠卿浑厚的声音极具磁性。石越转过身去，发现吕惠卿并没有抬头，依然低着头往炉中加木炭。

“我在担心皇上的病情与天下的局势。”石越注视吕惠卿，半真半假的说道。对于吕惠卿的盛情，石越始终有一份保留。“吉甫也知道，天下漕运，有赖于四条水道，眼下黄河漕运，眼见迟早就要彻底中断；虽然今年因着灾情，以工代赈，疏浚了广济河。但终究不是长久之道——广济河水浅易塞，迟早会废掉，最后可能还是要往陆路上想办法。开发湖广，惠民河的压力骤然增加，兼之汴河漕运也已经接近饱和……而要运的东西却越来越多，今年铁矿产量达到一千万斤，比去年的两倍还要多，铅矿产量也达到一千二百万斤，锡矿产量也翻了将近一倍，达到四百万斤。制造业与商业也更加繁荣，这一切都在给水运增加压力。朝廷必须早日想出来对策来——无论是浚清水道，还是增加陆路的运输能力，总要有个决策。还有，商业日渐发达，但铜产量却迟迟上不去，今年铜产量不过一千四百五十余万斤，金产量不过一万多两，银产量不过二十多万两，迟早有一日，朝廷要受货币不足之累，这也需要皇上的决断……但是皇上的病情……”^[1]

吕惠卿静静听着石越说着这些他也耳熟能详的数据，他知道石越说这些事情，其实不过是为了试探而已。

“这些真是子明此刻担心的么？”吕惠卿依然没有抬头，却淡淡的

反问道。石越微微一愣，却听吕惠卿又道：“这所有的一切，只怕比起皇上的病情来说，都算不了什么！”

领会到吕惠卿话中隐含之意，石越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可是他并不想这样直接的令眼前的这个人猜到他的心事，因平淡的说道：“吉甫所言固然不差，但是做臣子的，也不能等皇上病好之后，方发现朝廷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

“朝廷并没有停止运转，一切庶务都处理正常。惟有些要紧的大事，尚书省不能独断，只能等待皇上的康复。也许我们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我与子明一样，都希望皇上能尽快康复。”吕惠卿一面说着，一面将酒从火炉上取开，“来，子明，先喝杯酒暖暖身子。”

石越伸手接过酒杯，心里却在琢磨着吕惠卿刚才那句话的意思。他似乎是无意中说的，但石越却非常确定他是另有所指。

“我知道子明在四处寻访名医。”吕惠卿轻啜了一口酒，缓缓说道：“这一点上，我和子明是一样的，我们的前途，都与皇上紧密相关。除了当今皇上，没有别人会给予明更多的支持与信任；而我吕某人，也只能是当今皇上的臣子。一旦有变，子明将得不到你要的信任与支持，而我，则必然会外放地方，担任一州的知州。也许还会被贬到凌牙门城去吧？”说到最后一句，吕惠卿干笑了一声。

“相公说笑了。”

吕惠卿饶有深意的看了石越一眼，神情严肃的说道：“我并非说笑。子明是聪明人，这里并无外人，我们不必说假话，我们实际是在一条船上的。”

石越没有立刻接话，也没有反驳，他静静的听着，也浅浅喝了一口酒。这酒并非蒸馏酒——高度酒问世后，中原的士大夫大部分斥之于“臭酒”，反而是甘蔗酒更被精英阶层所普遍接受。高度蒸馏酒的消费群体远不如甘蔗酒来得普遍，主要限于出北方诸国出口、卖给重体力劳动者与底层的武夫们；而甘蔗酒却出乎意料的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以及大东洋西岸诸国，出海的船只常把甘蔗酒当成淡水来存储，这一切导致了中土对甘蔗的需求激增。为了避免过多的耕地去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影响到粮食的产量，各地方官员都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这间接导致了薛奕《七事札子》的成功——大量的商人将目光投入了南海诸国，希望在当地种植甘蔗园以谋取巨大的利润。无论是蔗糖还是蔗酒，都是高利润产品，并且不用担心销量。此时石越喝的，便是归义城进贡的甘蔗酒。狄谿的头脑非常灵活，甘蔗酒技术被迅速传到归义城后，他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归义甘露”，全部用桶装、坛装、瓶装，封口加盖归义城都督府茶酒曹的官印，以示正宗——经此一番手续，归义城官方作坊所产的甘蔗酒利润要高出同儕三成至五成，大宋国内，人人以喝到归义城的甘蔗酒为荣。

吕惠卿却明显是尝而不知其味，对于这些来自狄谿的礼物并不珍惜。

“政事堂的大臣们，唯有子明与我，是真正受皇上知遇之恩的。”吕惠卿似乎并不在意石越的沉默，又用一种几乎是叹息的声音说道。

石越细细品味着吕惠卿这些努力把自己与他并称为“我们”的话语背后的含义，只觉其意味与甘蔗酒的味道一样值得玩味。

“我听说皇太后曾经私下召见过子明。”

石越眼中霍的精光一闪，却依然没有看吕惠卿。高太后不久前的秘密召见，每一句话都还清晰的留在他的记忆之中。

保慈宫。

轻纱之后的高太后看不见容貌，但声音却显得非常的慈祥与温和。石越很清楚的知道这位高太后，在他所出生的时空之中，有“女中尧舜”之称，是中国历代女执政者中，享有儒家最高评价的女子。对于这个女人，石越有着应有的敬意。无上的权力唾手可得而不弄权，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敬佩，但另一方面，他却对这个女人还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但此刻的高太后，却如同一个普通的慈祥的老太太，与石越叙着家常。“鲁郡君是小产过的，她的身子虚弱，特别需要小心的调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石卿家已过而立之年，又是朝廷重臣，若无一儿半女，对石氏祖宗来说，就是不孝。这也会招人闲话……官家的子嗣就得艰难了一点，幸好今年风水好。听说王安石的幼女也有了身孕？”

“多谢太后关心。桑夫人已有五个月的身孕。贱内第一胎流产，实在却是下臣疏忽之过。”石越想起此事，便自耿耿。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现下注意也未为晚。鲁郡君最是知情识趣的人，为人又乖巧，我也甚是喜欢她。宫中有一些进贡的续断、紫苏，还有一点昌王、嘉王带来的阿胶，等会儿都让你给鲁郡君带过去。要用得着宫中太医之处，你也只管开口，总之是孩子要紧，不要有那么多忌讳。”

石越听到高太后突然提到昌王与嘉王，似乎另有言外之意，心中不由一颤。沉声说道：“太后恩德，臣感于五内。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高太后淡淡一笑，道：“我要你报答什么？你的本事，好好辅佐官家，就是报答了。英宗是大业未成身先故，我怕的，是官家也与先帝一样的命。”

“太后放心，皇上吉人自有天相……”

“不用说这些。”高太后摆了摆手，道：“我见过三位皇帝，英宗难道不是吉人？年纪轻轻也就归天了。做皇帝，就是辛苦命。今日见你，无非是说些肺腑之言，那些虚文，不过是骗骗世人的。”石越越发疑惑起来，一时竟是不明白高太后见自己的目的。“石卿家的才干，天下人有目共睹。也亏了石卿，才扭转了新法的许多弊端。有了今日大宋前所未有的盛世气象，我也曾读过书，便是汉唐全盛日，中国也不曾有今日这么多属国吧？这是石卿的功劳。”

“臣不敢当此誉。这是皇上盛德所致。”

高太后见石越如此，不由笑道：“石卿真谨慎小心之君子。只是太皇太后一向欣赏谨慎君子，为何却看重司马光多一点？召司马光在慈寿殿谈了那许久。”石越一惊，用眼角悄悄看了高太后一眼，却见高太后神色如常，似乎是说着闲话一般。“不论如何，我却是信得石卿是个忠臣的。不过石卿毕竟年轻，行事有时候不够细致也是有的。虽然说君子坦荡荡，但最好也不要授人以柄。免得被人中伤。”

石越听到话中之意，似乎暗有所指。忙道：“臣对大宋的忠心，可表日月。请太后明鉴。”

高太后“嗯”了一声，微微点头，道：“我自是信得过卿家的。眼下官家病了，朝政就全赖卿家等大臣，又岂能谈得上一个疑字？自古以来，猜忌大臣，都是自取败亡之道。”

“太后圣明。”

“想来石卿也听说过，太皇太后赐《汉书》第六十八卷给杨士芳。”

“臣听闻过，这是杨家的荣耀。”

“杨士芳以一介武夫，太皇太后却赐以《霍光、金日磾传》，亦是因为太皇太后在病中，思虑未周所致。天下忠臣何止千万，霍光、金日磾也并非杨士芳可比。要赐，也应当赐给司马光、石卿这样的辅政大臣，而且也应当由官家来赐才是。”高太后委婉的说起太皇太后的不是，石越自然是绝不敢插嘴的，当下只是静静的听着。方说了几句，便见高太后自失的一笑，道：“看我，人老了，总爱絮絮叨叨，竟和你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切不可放在心上，亦不便外传。”

“臣理会得。”

“官家卧病这段时间，外朝之事，便要有劳石卿家多多留神，切不可使朝政全都荒怠了。也要防着一些奸人趁机作奸犯科……”

这位“女中尧舜”在会见的整个过程中，不曾说过半句逾矩的话语，只是提到太皇太后对司马光的信任，勉励石越忠于职守，谨慎小心，“不要授人以柄”。高太后的态度，宛如春风一般和蔼，完全是以对待子侄辈的态度，来叮嘱着石越。但是考虑到这次召见的形式与时

机，话语中若有若无的暗示，石越却不能不有更多的联想。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太皇太后密召司马光，结果高太后知道了，自己也知道了；而高太后密召自己，连吕惠卿都知道了……“那皇帝知不知道？”石越心中一凛，“如果向皇帝坦白，必然得罪太后；如果不说，那么皇帝又会如何想？”

吕惠卿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会令石越陷入两难之中。他想刺探一下石越，不料一颗石头扔出去，却犹如丢进了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没有半点声响。心里也暗暗佩服石越沉得住气，因道：“当前的局势，昌王受诏而不肯离京，太后接连召见子明、冯当世等七八名大臣……”

“相公耳目倒是很灵通。不知道这七八名大臣之中，有无相公？”石越悠悠瞥了吕惠卿一眼。

“我却没有这个福份。”吕惠卿的话中有几分酸意，两宫太后召见大臣，却没有他这个名义上的首相，即便明知道自己不被两宫太后喜欢，但是心里也不会怎么受用。

“但是眼下的局势，不少人都在想要立昌王还是立皇子吧？”石越忽然说道，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

看到石越终于说出这句话，吕惠卿点了点头，也不再迟疑，单刀直入的问道：“不知子明之意如何？”

“不知相公之意如何？”石越注视着吕惠卿的眸子，似笑非笑的反问道。

吕惠卿站起身来，在雪中踱了几步，踏出几个深深的脚印。停了一会，忽然斩钉截铁的说道：“若皇上不幸大行，立皇子则必然是两宫太

后垂帘，我吕某人自知如此，必被贬斥远方，但是皇上知遇之恩不能不报。纵然头碎玉阶，我也要死争保幼主登基。”

石越淡淡一笑，他知道吕惠卿这话无非是说得大方，因为眼下的形势，如果昌王登基，摆明了他的下场好不了，扶持幼主，等到两宫太后再一死，皇子亲政，他这份功劳就大了。这根本是吕惠卿唯一的选择，偏他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他此刻心中明镜也似，面上却不带出丝毫，只说道：“相公真无亏大节者！”

吕惠卿听石越话中之意，已是赞同自己的立场，心中顿时大喜，道：“某愿与子明共勉之。”

石越此时已经知道，吕惠卿是担心有一日他自己势单力孤，在朝中孤掌难鸣，因此才选中自己合作，以应付目前的局势。政治之道，变幻不定，数日之前，也许自己还是吕惠卿争宠固权上的敌人，吕惠卿要时时防着自己将他取而代之；但到了今日，竟然要主动来寻求合作，实在不能不让他感叹。但是他也知道，吕惠卿有一点说得没错，眼下他二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二人的“前途”，都依赖于赵顼。但石越对赵顼的依赖性，却并没有吕惠卿所想像的那么大。若赵顼真的大行，石越只要力保幼主登基。哪怕是其道不行，他亦可退居地方讲学，只须谨慎行事，等自己的门人弟子一步步能进入朝堂，到了幼主亲政的一日，首先想到的人，必然是石越，而绝不会是吕惠卿，那怕仅仅从权术上讲，时间也是站在石越这一边的。一旦他石越退隐，赢得的，不仅仅是巨大的道德声望和政治资本，还会有天下人的同情。

“似乎王莽当年也这么做过……”盘算着自己未来的处境，石越忽然想道。

不过对于石越来说，此时在权位上的利益与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从权位上考虑，暂时性的退隐能够收获更多的名望，日后复出，声势当更胜如今；但是考虑到他的目标，以及他想实现这个目标的热切心情，那么长时间的等待，也会是一种极之难熬的忍耐，如非逼不得已，他并不愿意选择前者，也并没有在民间从容耕耘的打算。

熙宁九年腊月二十五日。赵頊在病中接受文彦博、吕惠卿与石越等人的建议，封皇子赵侗为均国公。

熙宁十年正旦。晋封均国公赵侗为延安郡王，尚书令。

至此时为止，太皇太后与皇帝已经病倒了二十二日。虽然报道太皇太后与皇帝的病情，依然还是一种禁忌，但是开封府已经明令取消官方正旦至元宵的庆祝活动，似乎已经在隐隐的预示着什么。而民间的活动，也开始自发的变成以向上天祈福为主。

正月初三晚上，禁中尚书省。

从熙宁九年腊月开始的两府宿卫的意思是：枢府使副在睿思殿与侍卫们住在一起，尚书省的宰相则守在禁中尚书省。每隔十分钟的时间，就有两个内侍穿梭于睿思殿与尚书省之间，报告平安。

石越坐在火炉边，翻看着各地的公文。他并不需要时时刻刻等待消息，自然有一帮人在外厅接收消息，只有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才需要他来主持大局。但是石越也不敢睡觉，于是便从一堆公文中顺手抽出一份

下午刚刚送到的文书，打开阅读起来。不知不觉，一直读到六更时分，石越才觉得有点疲惫，站起来升了升懒腰。虽然有了座钟，但是更鼓并没有消失，而且禁中也一直保持着打六更的习俗——此时，天边已泛起了鱼鳞白。

“一夕无事。”石越长长舒了口气，拿起案上最后的一本文书，看了起来。

几乎是同时，石越的表情便凝固了。

这是荆湖南路的一份折子，内容非常的简单，新化县驻屯厢军与梅山蛮发生冲突，新化县出兵平叛，斩逆蛮三十余人，遂平。这是军屯起来第一起流血冲突，新化县县令特别拜章自请处分，并请求为防止归附不过几年的梅山蛮再次叛乱，要求增派厢军前往新化县驻屯威慑之……

“喂！”

一个声音把石越从思索中拉回了现实。石越抬头望去，不由大吃一惊，诧异的问道：“县主，你如何可以来这里？”站在他面前的少年男子嘴角带笑，清新如朝露，浑身上下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赫然竟是柔嘉。

柔嘉狡黠的一笑，问道：“你值完日了么？我有事想和你说。”

石越愕然道：“有什么事？”

柔嘉的眸子灵活的转了一转，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向左右看了看，才皱眉道：“此处不方便说话的。你值完日，到牛尾岗来找我。”说罢也不待石越回答，转身便走了。

石越素知柔嘉精灵古怪，但公然跑到尚书省来找自己，也实是令他吓出一身的冷汗。此时生怕她再来或是纠缠不休，那里敢不赴约？待到交班，便带了侍剑与几个随从，匆匆往牛尾岗而去。

牛尾岗在汴京封丘门外东约一旦左右的地方，因为百姓以为汴京城像一头卧牛，而这岗便如同卧牛之尾，便唤作牛尾岗。此时残雪未融，岗上的树木黑的愈显其黑，白的愈显其白，自有一种冬日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石越让随从在岗下等候，自己只带了侍剑，骑着白马上岗而来。他知道牛尾岗上有一座“抚翠亭”，柔嘉多半便在那里，便径直往抚翠亭走去。果然，到了离抚翠亭还有数十步远的地方，便听到悠扬的笛声传来。石越与侍剑下了马来，转过一道弯，就见抚翠亭中的亭柱之上，斜靠了一个红衣少女，手执白玉笛，一缕佳音散出，娓娓动听。

石越细听笛声，便知不过是新手所为。但是柔嘉居然会吹笛子，实在大出石越的意料之外。侍剑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柔嘉听到笑声，才知道石越来了，转过脸来，两颊已然红了，她狠狠瞪了侍剑一眼，怒道：“侍剑，你鬼头鬼脑的在笑什么？”

侍剑勉强忍住笑，恭恭敬敬的答道：“县主，我不曾笑什么。”

“我明明听到你笑，都是石越纵坏了你。”柔嘉把笛子往腰间一闪，骂道。

侍剑望了石越一眼，笑道：“公子，我且跑远一些，替你看着马去。”说罢已经接石越手中缰绳，牵马大步往岗下走去，一面高声笑道：“县主别恼，小人下次再给县主陪罪。”

柔嘉涨红了脸，望着石越，怒道：“没半点规矩，都是你纵惯坏的。”

石越淡淡一笑，却不去理她，只问道：“县主要找我来，究竟所为何事？”

“我没事不能找你么？”柔嘉眼波流转，忽然反问道。

石越一怔，陪着笑道：“若是县主没事，那我便要告退了。”说罢转身便走。

柔嘉没料到他真是说走便走，又急又怒，跺脚叫道：“喂，你这个石头，给我站住！”

石越暗暗叹气，停住脚步，又回过身来，无可奈何的问道：“县主还有何吩咐？”

“我找你来，当然有事。没事冰天雪地的我跑这里来做什么？”柔嘉咬着樱唇，若是她此刻手中有鞭子，只怕也已经落在石越身上了，但终于，关心还是胜过了意气，带着恼意，柔嘉恨恨的说道：“你有大麻烦了，你还不知道么？”

“大麻烦？”石越不由一怔，抬头看着白雪世界之上的娇艳的红衣少女，一时间竟有此恍惚。

[1]. 以上皆是宋制，一宋斤约合633克，一宋两约合40克。

白雪皑皑之中的牛尾岗抚翠亭，一个紫袍男子与一个红衣少女静静的对立着。

“你是说，太皇太后还给过司马君实大人一件东西？”石越的瞳孔骤然缩紧了。柔嘉细细的对他说太皇太后召见司马光的全部过程，太皇太后对自己如此强烈的猜忌，有点让石越始料未及。

“是啊。”石越目光的注视下，虽然是在谈论惊心动魄的大事，但是柔嘉依然不敢对视石越的眼睛。“太皇太后对你有误会。总要想个办法哄她开心，去了她的心结，不要存了这误会才好。”

石越不料柔嘉如此天真，不由好笑，道：“县主，有些误会，是解释不清的。你可知道你这样做，冒了多大的危险？”

柔嘉扁扁嘴，道：“泄露禁中机密。我是宗室，最大的处罚，就是让我出家，或者替哪位祖先守一辈子陵。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石越见她嘴里虽然说得轻易，但是说到守陵之时，身子却是不自禁的颤了一下。知道那种孤独寂寞，对于柔嘉这样的女孩来说，实在比死了还要难受，又岂有不怕之理？他心中亦不觉感动，不由放低了声音，柔声道：“县主，此事千万不可再告诉任何人。就当是我们俩的秘密……”

“可是……”柔嘉抬起来头，迟疑了一下，终于说道：“我已经告诉了十一娘，也告诉了皇兄……”

“皇上？！”石越顿时怔住了，声音都不觉提高了许多。

“是啊。”柔嘉被石越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回答的声音都变得细不可闻。

沉吟良久，石越才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告诉皇上的？”

柔嘉歪着头想了想，道：“是去年腊月十九日。”

“腊月十九日，难怪皇上那么突然要让二王出京。”石越在心中思索着事情的前前后后。“嘉王一向爱好医术与道术，并无野心。但他接到旨意立即出京，却显然是听说了什么风声。昌王虽然不与朝中官员结交，但是却常常向皇帝谏言新法，几次把皇上惹得勃然大怒。平素所交游的布衣中，也多是儒生，待人接物，称得上礼贤下士……此时又迟迟不肯出京，难怪吕惠卿要和我联名请皇上封皇子为尚书令，而皇上居然也立即答应，司马光也不反对……”突然之间，许多隐隐约约的事情，立时变得清晰无比。

“喂！”柔嘉嗔怪的瞪了石越一眼，忽又想起一事，奇道：“太皇太后误会你，你不担心么？”

石越苦笑道：“我担心也无用，这种事情，只能日久见人心。千万不能解释，也不能刻意去做什么，否则只能弄巧成拙。你懂么？”

“你当我是小孩么？我自是懂的。”不知为何，柔嘉心中忽然泛起一丝莫名的烦恼，停了一会，方说道：“但是我听十一娘说，有人去了郡马府，要了她大婚那日的礼单。十一娘还说要礼单的内侍还特意要了

你送的东西，说是皇兄要看。她担心终会连累你……本来我想十一娘最得太皇太后宠爱的，而且那次送礼，也是我逼你的。我想让十一娘向太皇太后与太后求求情……我这几日想见皇兄解释一下，却总是被挡住了……”柔嘉越说越觉得内疚，说到后来，便如做错了事的孩子一般，声音几乎细不可闻。

石越却是越听越心惊。与宗室结交，这个罪名是非常微妙的。如果得意之时，自然无人管你；但是一旦失势，却是一条能让人丢官罢职的大罪。本来太皇太后对自己有点猜忌，石越并不在意。但是如果皇帝对自己也动了怀疑之心甚至厌恶之心，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但是无论如何，石越自是知道此事与柔嘉无关。他勉强把这些事情暂时从自己的脑中赶开，挤出笑容来，温声道：“你放心，皇上是明君，不会错怪我的。现在皇上龙体欠安，你千万不可以再给皇上添麻烦了，否则才真是我的罪过。便是太皇太后，眼下也是凤体违和，不可以为了这点事情惊动。只待太皇太后与皇上身子大好了，我这点事情，也自然烟消云散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真的？”柔嘉将信将疑的问道。

“真的。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让太皇太后与皇上安心养病。别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石越非常笃定的答道。

柔嘉低了头，想了半晌，道：“可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喂……”柔嘉突然提高了声音。

石越含笑望着柔嘉，道：“县主还有什么吩咐？”

柔嘉瞪了石越一眼，高声道：“石头，你要是再被贬到杭州去，可不能怪我，也不能不理我。最多我求十一娘，让她多求求太皇太后和太

后，总想个办法让你回京便是。”

石越不禁莞尔，笑道：“是，多谢县主关心，若是没事，下官便要告退了。”

“谁关心你呀？我是不愿意让你夫人怀着身子出远门。”柔嘉转过身去，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玩意，含在嘴中一吹，便听一声哨响，一匹白马从山岗那边小跑过来。柔嘉回头得意的看了石越一眼，嫣然一笑，跳上马去，娇咤一声，纵马下山去了。

石越见她如此花样百出，不由摇头苦笑。正准备离开牛尾岗，忽听到岗下侍剑一声怪叫，接着便见侍剑的坐骑载着侍剑疯了似的向东边逃去，一望无际的雪地上只留下一串串风铃般的笑声。

尚书省。

位于皇城之内的这座院子，是大宋最心脏的地区。但是除了西边那间名为“政事堂”的不显眼的房子之外，整个尚书省的保密措施都非常的不到位。石越与司马光前后共有五次上书，请求加强尚书省的保密措施，在各房之外设立警戒线甚至是篱笆，但是却一直被认为是多此一举。最后堂堂的政事堂只是通过了一道小小的决议，在政事堂外，增加侍卫警戒。至于在尚书省其他任何房间内说的话，都与在公众场所的对答相差无几——尚书省内，永远不缺少听墙角的人，而这是作风强硬的前任宰相王安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至于其原因，则相当的微妙，潘照临曾经半开玩笑的告诉石越：“这是因为不仅仅汴京城文官百官需要从听墙角的内侍与小吏那里购买内部消息，更重要的是皇上对内侍们的这种爱好，也很有兴趣。”

不过此时无论尚书省内的保密措施如何都已不再重要，因为发生争执的两位宰执的声音，几乎可以传到对面的枢密院了。

“嘉奖新化县令？绝对不行！此例一开，只怕各地地方官没事也要寻出事来，从此湖广四路无安宁之日！”很少真正动怒的司马光不知为何，一见到吕惠卿，心里就非常的别扭，声音也不由高出许多。

吕惠卿却也没有丝毫退让之意，“镇压叛乱，若不嘉奖，日后谁肯为朝廷尽心？”

“若不尽力，可以罢官，可以惩罚，惟独不可以赏功。一旦赏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重边功，边将就爱挑衅。更何况这还是在北宋的内部，从此以后，必然引发无穷无尽的叛乱。”司马光绷着脸，厉声反驳。

“不错，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上有所恶呢？下亦必甚焉。今日有功不赏，日后再有叛乱，则士卒无积极进取之心，官吏则推诿过错，谁愿意冒险去平乱？司马参政不怕成为北宋的罪人，本相却是不敢受后世之讥。”

“只怕要成为北宋罪人的，不是我司马光，而是你吕相公！”司马光语带讥讽的说道。

吕惠卿冷笑道：“若是司马参政不同意，那么便召开政事堂会议好了。堂议之后，再请皇上定夺。”

“悉听尊便。”司马光满不在乎的答道。

按北宋新官制的精神，重大军国政事之决策，有几种方法，一是由仆射召开政事堂会议，通过之后，再请皇帝批准，然后交门下省的给

事中们审议，三者通过，则颁布天下；二是皇帝同意后，交朝议讨论，政事堂通过，再交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们审议。任何七体诏敕（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敕榜），无皇帝之玉玺，无仆射之相印，无参知政事之签押，无都给事中与有司给事中之官印，都是非法的，下级官员有权不执行。而次一等的事务，则可由政事堂甚至是一个仆射与一个参知政事来决定，不必事事报呈皇帝，但是同样需要给事中之同意，但这种命令，就不能再称为诏敕，只能称为“堂令”、“堂札”，其效力在七体诏敕之下。更次一等的，则是各部寺之部令、寺令，这等庶务决策，只需报政事堂与门下后省备案，却不必再有门下后省之印了，但其法律效力也自然更低一等。这种决策方式是对三省决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使其更加制度化与权责清晰。既可保证皇帝对六品以上的所有事务都有干涉权，也使得政事堂能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必再事事都要请示皇帝。

司马光知道吕惠卿利用其仆射之权力要求召开政事堂会议，并且还要报呈皇帝批准的用意——政事堂诸相之中，只有仆射可以单独要求召开政事堂会议，参知政事必须至少二分之一发起，才有此权力——吕惠卿是想刻意向皇帝表示他对皇帝的尊重，并且故意把这件事情提高到一个军国大事的地位来，吸引朝廷的关注。吕惠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自己根本不就是吕惠卿的目标——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司马光的反对，他只能召开政事堂会议来决定。

司马光并不知道吕惠卿与石越曾经有一次密会，若是他知道他面前的这位“吕相公”一面与石越偷偷约盟，一面却又毫不客气的玩起了小动作，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厌恶。不过，他现在就已经够厌恶这个“福建子”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慈寿殿。

“……古琴一架，卫夫人真迹一幅，《春山图》一幅……”一个年老的内侍站在太皇太后榻边，不带任何感情的念道。

“《春山图》？李思训的《春山图》？”曹太后打断了内侍。

“老奴不知道是不是李思训的……”

曹太后毫无血色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道：“知道了。继续念……”

“是。还有宝刀一柄。没了。”

曹太后微觉一怔，道：“就没了？”

“是。”

“看来石越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曹太后的念头并没有说出来，歇了一会，才问道：“官家是怎么说的？”

“官家把四件东西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又让人送回去了。后来，官家对李宪说，这几件物什，石越也买得起，不过搜罗起来却要费点心思。李宪说，以清河郡主之炙手可热，石越费点心思，也是人之常情，他李宪也曾经送过几样礼物，虽然比石越的要差一点，但是花的钱却是差不多。官家说，你李宪是内臣，他石越是外臣，不可相提并论。”

曹太后不易觉察的皱了一下眉头，问道：“李宪服侍过三朝皇帝，连他也替石越开脱？”

“这都是老奴从别处听来的。不敢欺瞒娘娘，老奴等做内臣的，每

年都会收到一些外官的礼物。石越每年冬至与端阳的礼物，便是他远在杭州之时，也是从来不曾少过的。虽然礼物都不重，不过是一点特产之类，但是内臣中，都感念他这么一点心意。”

曹太后瞥了他一眼，道：“张严，你也收过石越的礼物？”

“老奴的确收过。熙宁宰臣之中，不送礼的只有文彦博、唐介、王安石、司马光几个人。其实这也是惯例，连韩琦和富弼，在仁宗的时候，听说也送过的。不过老奴却没有资格收罢了。”张严自从仁宗朝宫中之乱起，就跟在曹氏身边，自然知道面前的太皇太后，是不可欺瞒之辈。

“唔。”曹太后沉吟了一下，问道：“那你为何不替石越说话？”

张严笑道：“外臣们送礼，是前朝的书看多了，图个平安无事。却不知本朝祖宗家法，远胜于前朝。老奴收礼，只是贪了这个便宜，也是怕不收礼反惹人忌恨之意。并非是收了礼就要替他们讲话的。娘娘一向知道老奴，却是再没有那个胆子，敢去议论朝政，品评大臣。”

曹太后点了点头，道：“你跟了我几十年，不要在老了的时候，把名声毁了，还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不过若由此看来，结交内臣亲贵，倒也不止石越一人。只不过这一层上面，石越终是差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一筹，也不及文彦博。”

“内臣们见了文相公，腿都有点打颤，谁敢受他的礼？其实便是相公们的礼物，也没有人敢当真全受了，必是礼尚往来。不是都知、押班，也不会有份。内臣们也怕两府的相公，若真的犯了事，被一剑斩了，到时候只落了个白死。”

“你还算是个明白人。”曹太后躺下身子，道：“昌王的‘病’，好了没有？”

“还没好呢。”

“有人去‘探病’么？”

“倒是没听到有什么动静。不过昌王府这么大，纵有个人进去，别人也未必知道了。”

“若没有别人去探病，过两天他病还不好，你就带我的旨意去探探病。”曹太后冷冰冰的说道，缓缓闭上眼睛，道：“我困乏了……”

“是。”张严却并没有告退，直直站立着，没有动。

曹太后半晌没听到动静，略觉奇怪，闭了眼睛问道：“张严，还有什么事么？”

“是有一件事情。”张严的语气略带迟疑，“只是老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便是。”

“有人看见，有人看见柔嘉县主，在今日六更左右，去了尚书省……”张严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饶是如此，声音还是有点发颤。

“你说什么？”曹太后霍的睁开了眼睛，严厉的目光逼视着张严，道：“你再说一遍。”

“有人看见柔嘉县主，在今日六更左右，去了尚书省……”

“她去那里做什么？尚书省谁当值？”曹太后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不知道县主去那里做什么，尚书省昨晚是石越当值……”

“胆大包天！”曹太后气得身子直发抖，好半晌才说道：“柔嘉是怎么进宫的？”

“她昨晚陪皇后下棋，宿在皇后宫中。一大早，皇后不见了她身影，就差人去找，结果有人说……”

“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皇后已经让知情的人全部缄口。算上奴才，不过四五个人。”虽然知道太皇太后不至于杀自己灭口，但是说起这种宫闱之事，张严还是不禁打了个寒战。

“她在尚书省呆了多久？”

“不到十分钟。很快就出来了。后来就出了宫。”

“去了哪里？”

“不知道。”

“此事关系到皇家的体统，不可外传。”曹太后毕竟是见过各种世面的人物，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但是从她微微抖动的手臂，可以知道她的震怒并没有平息。

“老奴知道。且这件事，当是柔嘉县主一时好玩。”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可外传。”曹太后严厉的望了张严一眼。

张严哆嗦了一下，道：“奴才明白。”

“你去把邺国公叫来。”

“是。”张严不敢再在慈寿殿多停，立时躬着身子，退了出去。

当天晚上。邺国公府后门。

柔嘉牵着白马，哼着小曲，轻轻叩了几下后门的门环。如往常一样，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但是柔嘉却怔在了门口，因为站在面前的，不是柔嘉的丫环，而是一脸怒容的邺国公赵宗汉。

“爹爹。”柔嘉眼珠儿一转，灿然笑着，张开双臂，扑向赵宗汉。

赵宗汉万万料不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来这一手，又是恼怒，又是怜爱，心中顿时一软，几乎就要硬不下心去责罚了。但是慈寿殿太皇太后的严辞切责，却让赵宗汉心中一凛，勉强硬起心肠来，一把拉开柔嘉，板着脸说道：“你随我来。”说罢转身向自己的书房走去。

柔嘉吐了吐舌头，象小猫似的紧紧跟在赵宗汉的身后，一只手还紧紧拉住赵宗汉的衣襟。

到了书房，赵宗汉吩咐一声，把所有的下人全部打发出去，只余下他与柔嘉二人。这才看了柔嘉一眼，道：“十九娘，你跪下。”声音虽然不大，却有着从所未有的严厉与冷淡。

柔嘉此时早已发觉情势不对，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因笑嘻嘻的跪下，道：“爹爹，不可打得太重，会很痛的。”

赵宗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本来就最没有威严的一个人，竟是被柔嘉弄得无可奈何。好半晌才又硬起心肠来，冷冷道：“你最近都在胡闹什么？”

“女儿何曾胡闹？不过是去陪十一娘和圣人下下棋，有时候也去蜀国公主那里玩玩。”柔嘉对付自己的父亲，早就驾轻就熟。

“是么？”赵宗汉冷笑了一声，道：“你就没去过尚书省下棋？”

“什么尚书省？”柔嘉心中暗叫糟糕，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天真的问道。

赵宗汉见她神色，若非知道太皇太后素来英明，几乎要被她骗过，以为她是被人冤枉了。他从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已经无法无天到了这种地步，须知尚书省那个地方，没有诏令，连他也不敢随便去。他女儿倒好，六更时分居然大摇大摆去了尚书省。完全是把皇家的种种忌讳，朝廷的各种礼法都不放在眼里。想到自己在慈寿殿被太皇太后骂了个狗血淋头，又惧又怕，又惭又愧，赵宗汉不由怒气上涌，厉声喝道：“你还要抵赖么？连太皇太后都知道了。”

柔嘉眼见父亲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早已知道此事难以抵赖了。但是却不料竟然惊动了太皇太后，不由大吃一惊，急道：“女儿只是去玩玩。”一面偷觑赵宗汉的脸色，一面低声问道：“不会连累别人吧？”

她不说这话还好，此话一出，却是把赵宗汉的火气全部激了出来。赵宗汉涨红了脸，粗着脖子瞪着柔嘉，冷笑道：“是啊，现在还担心会不会连累‘别人’呢！我的宝贝女儿真了不起，柔嘉县主，你就敢去尚书省玩？你怎么不去明堂玩？你怎么不去太庙玩？！”

柔嘉见父亲如此模样，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做声。

“赵云鸾，你听好了。太皇太后旨意，从今日起，无诏不准你进宫，不准你离开邳国公府一步。我已经让人收拾了一间院子，你就去那里闭门思过，每天陪陪你母亲。”赵宗汉一口气说完，又道：“从明日起，你每日抄一百页的班昭《女诫》和长孙皇后《女则》，抄不完，就不要吃饭。”

柔嘉几曾见过自己父亲如此声色俱厉的对自己，眼睛一红，扁起嘴来，赌气道：“不让出门就不让出门。什么《女诫》《女则》，饿死我也不抄。”

“你……”赵宗汉不料柔嘉还敢顶嘴，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举起手来，作势欲打，可看着眼前这个明艳照人，天真可爱的女儿，泪汪汪地望着自己，却是实在下不了手。半晌，才软绵绵把手放下来，叹了口气，几乎是哀求的说道：“十九娘，你是皇家的女子，比不得平常百姓。你总不能忍心因自己一人之不端，把全家几百口人都连累了吧？这次太皇太后没有收回你县主的封号，已经是格外开恩。若有下次，只怕……”

柔嘉县主被邳国公赵宗汉“严加管束”之后的第三天。

石越府邸。

“陆佃在《新义报》呆不长久了。”潘照临一面看报纸，一面淡淡的评论道。

“潘先生何出此言？”陈良奇道，拿起一份《新义报》，念了起

来：“当使天下咸知，诛异族，开疆域之功，大宋不吝厚赏，此王韶为枢使，薛奕拜侯爵也；至于镇压同族，平定叛乱，虽有功不可厚赏也。盖国内之叛乱，是朝廷之羞耻，社稷之非福，用兵平乱，不得已而为之。此事于朝廷不足为庆，于官员不足为赏……”

“这么大胆评论，他也敢说。又是和吕惠卿唱反调……”潘照临笑道。陆佃自从王安石罢相后，虽然因为政事微妙的平衡，一直是《新义报》的主编，主管朝廷的喉舌，但其立场，却已经较为中立。既不倾向吕惠卿，也不倾向石越。但是支持变法，依然是《新义报》的主要倾向。

陈良叹道：“新化县叛乱朝廷知道不过四天，《汴京新闻》和《西京评论》却在昨天不约而同报道此事。实在是厉害。《新义报》居然敢大张旗鼓的讨论政事堂正在讨论的问题，陆佃写这则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迎合司马光，和吕惠卿破脸？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主编……”

“清流而已。”潘照临略带讽刺的说道，“眼下管不了他陆佃如何，屋漏偏逢连夜雨。早不来晚不来，初三，新化县叛乱；初四，岳州军屯侵占民田，百姓联名告状；初五，卢阳县军屯数十名士兵胁持军屯长哗变。虽都是些小事，但连在一起发生，就显得军屯政策弊端甚多了。现在我们只要等着有人拿这些事情来做文章便是。”顿了一会，潘照临又道：“新化县叛乱的事情本不足为惧，无论他们怎么样报道，远在湖南路穷乡僻壤的事情，对于汴京士林与汴京百姓来说，都只是遥不可及的谈资而已。朝廷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而放弃利益甚大的军屯计划。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时机非常的不凑巧。”

“是啊，现在汴京的上空，风云密布。”

“本来公子并不是风暴的中心……”

二人正在交谈着对时局的看法，门房进来禀道：“潘先生、陈先生，门外有个道士求见。”

“道士？”潘照临与陈良顾视一眼，见二人眼中都写满了疑惑。潘照临笑道：“问问他是找谁的，若不是找人，便让他离开。”

“他说是王昌先生派人前来，拜见参政。若参政不在，便要见见潘先生。”

“王昌？”潘照临心中一凛，望着陈良，见陈良点了点头，潘照临站起身来，说道：“你去告诉他，参政不在，不便在府上相迎。我今天晚上，在陈州酒楼相候。”

晚上。陈州酒楼。

很少有人知道，陈州酒楼从熙宁九年腊月开始，实际上已经是唐家的产业。在这里单独的院子中密会一些不方便在正式场合相见的人，潘照临认为是比较安全的。他不相信何畏之，同样也不相信何家楼。

“无量寿佛。”在李道士的佛号之中，潘照临开始打量眼前之人。很快，他的目光中露出惊讶之色。

“是你？”

“不错，是我。”李道士微笑道。

“你投入了昌王门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不能不报。”

“昌王非可为之人。”

“我岂不知。昌王虽然礼贤下士，但资质有限。彼若为君，不过中庸之主。或者是又一个仁宗。”

潘照临冷笑道：“就怕是又一个真宗。”

李道士沉默良久，道：“昌王似非怯懦之人。”

“其材华又岂能与今上相比？”潘照临冷笑道：“你既知我在石府，还想要游说公子投入昌王一边？”

“一个平庸的君主，可能更容易发挥臣子的才华。此诸葛亮之于刘禅是也。”

“你知道我家公子之志向？”

“不知道。我云游四方，少问政事。”

“可你偏偏却涉足了这个旋涡。”潘照临指了指面前的椅子，道：“请坐。”

“事有非常而已。”李道士从容坐下，缓缓说道：“我相信昌王将来不是昏君。”

“但也不会是一个明君。”潘照临淡淡的评价道，“何况，昌王不会有任何胜算。”

“若他有两宫太后的支持呢？”

“两宫？”潘照临反问道。

“太皇太后病重了，皇太后是昌王的生母。”

“别说皇帝未必大行，纵然大行，皇太后固然是昌王的生母，但他也是皇子之亲祖母。你以为皇太后会为了昌王而不择手段么？昌王最多能让皇太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承认既定之事实罢了。”潘照临言辞之中，充满了讽意。“李昌济，你知道我的身份。但是即便以我的身份，我也认为当今的皇帝，算是个有道的明君，宋朝建国以来的皇帝，除了宋太祖，当今皇帝要排在第二名。他实际上比赵光义要出色。”潘照临竟然毫无顾忌的口出悖逆之词。

李道士却是毫不惊讶，淡淡说道：“我现在是出世之人，不再叫李昌济。”

“你这个出世之人，却一只脚踩进了世俗间最多勾心斗角之所在，还谈什么出世？”潘照临动了下身子，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笑道：“良臣择主而仕，你不若投奔石府罢。我可以告诉你，最低限度，我家公子能帮助当今皇帝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

李道士微微一笑，反问道：“最低限度么？”

“不错。”潘照临注视着李道士，不再说话。

“我见过薛奕。”李道士笑道：“石越的目光的确前所未有的广阔，华夏人从未把目光投入过南海诸边广大的领域，他是第一个。但是中国之患，历代以来，都在西北。不解决西北的问题，终是不行的。太祖皇帝之不及周世宗，就在于此，周世宗本欲倾国之力，先克契丹，再回师一鼓平定江南，先难后易；而太祖皇帝却是先易后难，结果国力已

疲，英雄老去，契丹为大宋之患达百年之久。”

“你的见识始终有限。”潘照临毫不客气的批驳道：“你的目光始终局限在西北和燕云。你不知道今日之形势，大异于当年。大宋经营南海，没有伤到中国一分元气，反而解决了中国许多的问题。大宋只不过是顺便在经营南海而已。”

李道士哂然一笑，道：“潜光，我是来游说你的。”

“但你也知道昌王不足以成事。”潘照临道：“你如何可以来说服我？更遑论我家公子。”

“我不必说服你什么。我只是给你与你家公主一个机会。若有朝一日，朝堂之上，要议立昌王，只要你家公子不反对，昌王许诺，尚书左仆射之位，便是你家公子的。你应当知道，如果立幼君的话，以现在的情势，辅政大臣，未必能轮到石越。这个机会，用或不用，我不多说。”

潘照临笑道：“你不怕我去告密？”

“你方才说了如此多的悖逆之话，你不怕我去告密？”李道士反问道。

“谁会相信？”

“的确，谁会相信？”

潘照临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酒，笑道：“自古以来，以昌王开的条件最为大方。什么也不用做，就有宰相之位在那里摆着。”

“所以我认为你家公子没有理由拒绝。”

“但是谁也不知道昌王会不会反悔，对不对？”

“昌王倒是愿意立下字据，但是不知道石参政敢不敢？”

潘照临冷笑道：“字据又有何用？你回去转告昌王，便说我家公子已经知道了。”

“那么他会如何做？”

“我不知道。”潘照临笑道：“我家公子并非我的傀儡。而且，虽然我家公子不用做什么，但昌王绝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如此大方。想来自有人为昌王摇旗呐喊。让我想想……”潘照临侧着头，装模作样的想了一下，笑道：“我若是你，首要之事，无非两件，一是把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威望甚高，又死心眼的臣子赶出朝廷；另一件，就是找几个敢在朝堂上说话之人。”

李道士默不作声，把文彦博和司马光赶出朝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来这件事情上面，昌王和吕惠卿有利益交汇点，但是偏偏昌王绝不愿意和吕惠卿合作。

潘照临笑道：“来来，这等大事，我也做不得什么主，不如来好好喝几杯，叙叙旧。”

“潜光，不论如何，我劝你转告石参政，让他考虑一下。他眼前就有莫大的麻烦，若是他同意大王的条件，那么大王就会力保他这次无事。否则，我不敢保证你家公子还能不能留在汴京……”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延州初见之事……”潘照临似乎完全没有听

到李道士在说什么，滔滔不绝的说起了他与李道士过去的往事。

李道士暗暗叹了口气，他早知道有潘照临在石越的幕府，是绝对要不到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复的。“不同意，就是反对。”李道士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也许，真的要把石越赶出朝廷了。”若是有文彦博、司马光、石越三人在朝中公开反对，再加三人那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就算是两宫太后想立长君，只怕也会无济于事。李道士可不希望到时候有数以万计的白水潭学生前往宣德门前上书。

无论是李道士，还是潘照临，此时都不知道。在睿思殿，每日靠盐水、稀汤、参汤等物维持生命的赵项，此时正强打精神，看着一幅巨大的天下郡县图屏风。要强的赵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场病而影响改革，已经决心要在病中来推动延误已久的地方官制改革。

“汴京之外，以天下为十七路，为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东西、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益州、黔州、福建、广南东西。其中河北东西路并为河北路，永兴军、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陕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并为益州路，夔州路改名为黔州路。凡此十七路，以转运使为民政、财政长官，提刑使为司法长官，提督使为军事长官，学政使为教育、考试长官。四权并重，互不相统辖，互有监督之权责。诸路又各置监察御史二人，互不统属，监察四长官，稽核一路刑名案件，上报朝廷，有调查权而无处置权，三年一换，以防汉代十三部刺史之弊。如此，地方分权并立，则可为无晚唐之患。而于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可另设安抚使，以重臣填之，安抚使位在一路四使上，主管一路军民学政，惟提刑使不受其节制。转运使、提督使、学政使名为下属，亦有监督安抚使之权责。朝廷于安抚使衙中，遣卫尉寺军法官与御史台之监察御史驻节，加以监督。如此，既可防藩镇坐大之弊，又可使三路军民政事协调，应对夏国与契丹之威胁……”

赵顼脑海中，有关于地方官制改革的条陈无比清晰的浮了上来。赵顼心里非常的清楚，地方官制改革是整个官制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石越与韩维以及学士院的学士，是在建议他修正弱枝强干之国策。地方官制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在保留府州官员可直接受命于朝廷的前提下，将路这一级机构真正实权化。通过分权与制衡、监督与监察等手段，使地方保留更多的财政权力与军事力量，以方便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当然，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对地方的防范也非常的严密，除了四权分立，由朝廷进行垂直领导之外，更是派遣了专门的监察御史。而最重要的是，提督使只能管辖境内的厢军、乡兵等武装力量，而无权管辖境内的禁军。禁军之调动，只服从来自枢密院的指令。

但赵顼也非常明白，话是如此说，但大宋在实际上知州都是兼领禁军的，尤其是两北边境。石越为他分析过这个现象，“唐代节度使之祸，是起源于李林甫阻塞了边将入相之路，使得边将长期驻守一地，且又多用胡人，才有了后来的祸乱。但唐太宗的制度是无可指责的。本朝边境的知州大多兼领兵权却从无祸乱，便是明证。”石越的话的确有道理，而且赵顼也从不曾猜忌边境的知州们——但是，如果是一路……这么庞大的力量，就不能不让赵顼心存疑惑了。特别是安抚使，兼领一路驻防禁军的安抚使！

大病折磨的身体，让赵顼眼眶深陷。他看着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路巨大的疆域，与海外归义城、凌牙门城的“无关痛痒”不同，这三路几乎包括了大宋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把它们交到三个实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安抚使手中——赵顼的脑海中各种各样的想法激烈的冲突着——“有严密的监督与分权，并且一旦燕云收复，平夏归宋，这些安抚使是可以撤掉的。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制度……”终于，赵顼说服了自己。

他静静的把头靠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上了眼睛。做出决定之后，应当好好休息一下了，明天再来考虑三路安抚使的人选吧……

熙宁十年正月初十。

群玉殿。

“臣妾拜见贤妃娘娘。”成安县君金兰的封号，是大宋少见的例外。因为她与唐康的婚姻，是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例外。而大宋关于官员妻母封号的另一个例外，也发生在石越家里，参知政事石越的夫人韩梓儿固辞鲁郡夫人的封号，最后还是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叙封梓儿的母亲为郡太君才算了结此事。

“兰儿。这里没有外人，不要拘礼了。”远嫁到天朝上国的王贤妃，除了身边的几个丫头外，在整个汴京城里，只有金兰一个故识。

金兰盈盈起身，注目着王贤妃，两眼已是珠泪满眶，低声用高丽语唤道：“公主殿下。”

王贤妃心中一酸，却是用汉语回道：“你还好么？”

“还好。”金兰垂首答道，改用了汉语。

“汴京的春节，比起开京来，要热闹许多哩。”王贤妃幽幽说道。“可惜不能好好游玩一下汴京城。”

金兰沉默半晌，忽然又用高丽语说道：“中国古代三国时，有位叫刘禅的国王，被敌国掳至京师后，曾经说，这里很快乐，我不再思念故

国了。人之善忘，真是让人感叹啊。”

王贤妃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却依然用汉语回答：“我只是个女人，皇帝对我很好，什么故国情思，对我来说，都过于奢侈了。”她一面摸了摸肚子，眼睛中似乎忽然有了动人的光采，道：“我现在只想皇帝平平安安，我顺顺利利把孩子生下来。”

“生在帝王家的孩子，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金兰冷笑道，“公主殿下真的已经忘记故国了么？连你兄长的大军在鸭绿江的西边被蛮族击败都不放在心上么？”

“你说什么？”王贤妃瞪大眼睛，惊道。

金兰脸上露出悲愤的神色，“我前几天收到开京带来的密报，契丹皇帝派出了一名叫耶律信的将军，击败了国原公的大军。在回师的途中，又被女直人包围，如果不是耶律信将军又率军攻击女直人，国原公几乎成为女直人的俘虏。王太子殿下坐拥三万大军，却不肯救应，也不愿意听国原公的劝告率军回国，在国原公兵败之后，反而进攻契丹军队，又被耶律信将军击败。我高丽国五万大军西出鸭绿江，有命能够渡过鸭绿江回到故土的，已不足三万人！开京的正式使节已经在前来开封的路上……”

“契丹人渡过鸭绿江了么？”王贤妃听到两个兄长都没有危险，已不似开始那么紧张。

“暂时没有。”金兰说到这里，神色也略微缓和，道：“听说耶律信将军的骑军，不足两万人。他现在应当在镇压叛乱的女直人。我们的失败，很可能是因为两位王子都没有料到契丹人会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出现。而且……”金兰咬紧了嘴唇，说道：“契丹人在攻城时，使用

了震天雷！”

“震天雷？”王贤妃并不知道什么叫“震天雷”。

“听说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只有大宋朝才有。国原公曾经几次请求蔡京大人准许大宋卖我们更多更便宜的震天雷。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契丹人也有这种武器！”

王贤妃一脸的迷惘，她对于这些，根本不懂丝毫。“我听说大宋与契丹是有盟约的盟国，既然卖给高丽，为什么不能卖给契丹呢？”

金兰紧紧咬着嘴唇，道：“的确，我们都以为大宋与契丹人的盟约，不过是面和心不和的东西，没有想到……但是现在说这些都迟了，国原公希望我们能够想办法，让大宋对契丹施加压力，防止契丹人反攻高丽。同时，希望有办法能让大宋卖给我们能装备两万军队的武器与盔甲以及一千枚震天雷，并且允许我们用五年时间来偿还这一债务。”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王贤妃摇了摇头，道：“我们不过是女人。”

“殿下是贤妃，如果能够向皇帝进言……”

“不可能。何况皇帝的身体现在也不好。”王贤妃断然拒绝道，但是，她却躲开了金兰的视线。

“如果这时候没有大宋的支持，最初支持开战的国原公一定会被迫出家。国家也会面临契丹人的威胁，王太子殿下得志之后，很可能会抛弃亲附大宋政策。我们两人的命运，也会非常的悲惨。殿下，你以为大宋皇帝会喜欢一个敌国的公主么？”

“……”王贤妃身子一震，半晌，迟疑的说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既不敢进言，也不能进言。皇帝是英明之主，绝对不会允许后宫说三道四的。”

“即便如此，但是殿下毕竟身在禁中。会有更多的消息与机会……此外，大宋朝廷中，最重视与高丽关系的人，可能就是石越。兰儿只希望公主殿下记住，帮助石越，就是帮助我们的故国。”

“石越？”王贤妃喃喃道。

“正是。这也是我嫁给唐康时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听说，我听说石越很可能要外放了……”王贤妃不那么肯定的说道。

“什么？！”金兰对于大宋朝廷最近一段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很清楚。此时猛然听到这个消息，不由震惊得话都说不出来了。“这……这……”

“前天，我服侍皇上吃药的时候，看见一幅天下郡县图，皇上用朱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大圈，又让内侍在旁边的屏风上写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最上面的一个，就是石越。”王贤妃垂下头来，想了一会，道：“最近皇上见的人，最多的是文彦博与吕惠卿。我听内侍们说吕惠卿也是个爱钱相公，如果石越真的出外，就让使者去贿赂吕惠卿试试吧。”

金兰知道王贤妃的聪明才智，其实还在自己之上。她既然肯如此说，必然是有几分把握，当下点了点头，道：“我会告诉使者的。但是我还是希望石越不要外放才好。难道是石越失宠了么？”

“应当不是。”王贤妃道：“我可以感觉得出来，皇上对石越的感情，非同一般，与其他臣子都不相同。皇上以前也常常说，朝廷有今日之局面，十之七八功在石越。只是自皇上染病以来，宫中的情况一直很复杂。我现在除了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请安之外，便只敢去睿思殿。石越如果真的外放，我猜与此事有关。”

“无论如何，不论是站在高丽国的立场，还是为了我自己考虑，我都希望石越的仕途不要有任何意外。这件事情，也要拜托殿下了。”

金兰出宫之后，王贤妃便准备前往慈寿殿与保慈宫，给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请安。

她是高丽女子，虽然外表举止，谈吐学识，与汉族女子一般无二，但在这汴京的禁宫之中，却始终是个外人。太皇太后与皇太后、皇后，对别的妃子甚至是宫女都和谒可亲，但是对她却总是非常的冷淡。朱妃本来对她不错，但是随着她的宠幸日隆，兼之朱妃又为皇帝生下皇子，偏偏她又怀了身孕，朱妃对她也变得疏远起来。可以说整个皇城之中，这位高丽王女唯一亲近的人，便只有赵顼。而对于赵顼，王贤妃也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年青的皇帝，做事情总是非常的投入与执着，对人又非常的宽厚，有一点点性急，但是很多亲近的人都可以和他开玩笑，身为皇帝，他有时候即便是生气，也会故意不显露出来，因为担心会影响别人的心情——王贤妃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为经常为别人着想的皇帝。至少她的父亲与兄弟们，可都没有这样的“妇人之仁”。

出群玉殿之前，王贤妃走到供奉观音的佛龕之前，双手合什，暗暗为赵顼祷告了一番。然后才带了宫女内侍，出了殿来。方出得殿门没多

远，便见东边有一个内侍急匆匆走了过来。她闪眼看时，却是童贯。

童贯远远望见王贤妃的仪仗，连忙在路边候了。待王贤妃的仪仗近了，才躬身行礼。王贤妃因含笑问道：“官家这几日好些了么？”

“前日太医们商量了个新药方子，吃了两日药，官家的气色似乎较之前要好许多。只是官家这几日太过费心，娘娘见着，还盼着劝一两句。”童贯却是知道王贤妃是皇帝面前得宠的妃子，并不敢怠慢了。

“阿弥陀佛。”一个多月来头一次听到赵顼的病有好转的迹象，王贤妃不由喜动颜色。只是又听到说赵顼又开始操劳国事，不免又平添担心，但是她素知赵顼的脾性，叹道：“这又岂是能劝得进的。官家现在在做什么？”

童贯迟疑了一下，这个问题，本是平常的问候，但是却让他为难了。因为皇帝的行踪，实在不便泄露，不过他为人甚是机敏，当下回答道：“眼下在做什么，奴才也不知道。或者是在召见大臣罢。”

王贤妃微微笑道：“想不到你倒是个机灵人。”说完吩咐起驾，依旧先往慈寿殿去。

童贯垂手侍立，望着王贤妃仪仗的背影，微微摇了摇头，背道而去，却是出宫而来。

这汴京从初一到十五，历来都是热闹非凡的。今年虽然添一些忧虑的气氛，但是普通百姓的兴致，却是一点不减，因此街上也是摩肩接踵。童贯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好不容易才到了陈州酒楼。

走进酒楼当中，游目四顾，便见大厅中已经坐满了各色客人，其中竟然还有一些定居汴京的大食胡人，也有一些又黑又矮的交趾商人。他知道自从薛奕通南海诸国之后，各国商人与遣宋学生日渐增多，倒也并不奇怪。见酒楼的人因客人太多，没有注意到自己，停了一下，抬腿便往后院走去。

这陈州酒楼除了主楼之外，又有占地数亩的一座后院。院中又有许许多多单独的庭院，各自分隔开来，主要是用来住宿与出租。他进了后院，顿觉清静无比，外面的嘈杂似乎与这里面毫无关系一般。他见一个店小二端了一盆水往外面走来，忙叫住了，问道：“地字一号房今日有人在么？”

店小二一怔，忙答道：“有人。”也不敢多问，把水放了，引着童贯往地字一号房走去。不多时，便到了一座幽静的院子之外，店小二躬身道：“官人，这便是了。”说罢便告了退。

童贯这却是第一次来此，见这座院子是仿农家模样，便门扉都是竹制的。门的旁边种着一丛竹子，上面犹有未化的白雪。他轻轻咳了一声，叩了叩门。便听门“吱”的一声，应声而开。一个三十来岁的劲装汉子站在门那边，望着童贯，眼中似有惊诧之色，问道：“请问这位官人找谁？”

“是内头有人吩咐我，送点东西给此间的主人。”

那个劲装汉子连忙欠身为礼，道：“失礼了，请进。”把童贯引进客厅中坐了，让童子上了茶，才说道：“请容小人前去通报一声。”童贯笑道：“你去便是。”劲装汉子又告了罪，这才退出。

童贯也不懂屋中的字画，便也不装模作样的品评，只是跷起二郎

腿，坐在那里喝茶。没多久，便见一人从里间走了出来。童贯闪眼望去，原来却是认识的——枢密院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忙起身道：“见过司马大人。”

司马梦求见着童贯，忙抱拳笑道：“原来是童公公。”

童贯知道司马梦求是石越的亲信，心中自无怀疑，他以采办东西的名义出宫，自是不能久留，当下开门见山的说道：“李公公让我传个口信给陈州酒楼地字第一号房的主人，二爷可能有大举动，请贤主人多多当心。”

司马梦求一怔，问道：“不知是什么大举动？”

“这个小的却不知道。又有一事，却是我的观察，也请司马先生转告贤主人，官家的身子，已有好转的趋势。此事外间都不知道……”

“当真？”司马梦求激动得站了起来。

童贯低声把赵顼这几日服药与进食、说话的情况，都略略说了一遍，道：“小人妄自揣测，也不知道准不准。”

司马梦求此时对童贯已是另眼相待，笑道：“多谢童公公。我家主人必定记得公公的这份心意。”

童贯笑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面起身说道：“官家前几日看天下郡县图，让李公公在屏风上写了石参政、蔡中丞、曾布、孙永、刘庠、苏轼、范纯礼、吕大忠、梅尧俞、刘摯等十几位大人的姓名，小人在旁觑了一眼，只记得这十位，虽然不解何意，但亦请司马先生转告，或者贤主人可知上意亦未可知。小人在外不便久留，就此告辞了。”

司马梦求也不挽留，亲自把童贯送出院子。便吩咐人备了马，往石府赶去。

出陈州酒楼不久，便刮起风来。不多时，风越来越大，方走到一半，竟是又下起雪来。司马梦求也没有带蓑衣斗笠，只得任凭那雪如乱舞梨花一般的落到自己身上、马上。不过也亏了这场雪，让路上行人纷纷躲避，道路也顺畅了许多。

到了石府，正好石安在门上招呼，见着司马梦求雪人一样的下了马，忙迎了上来，一面帮司马梦求掸雪，一面笑道：“这么大雪，怎么先生就来了？”

司马梦求一面往府里走，一面笑道：“却是半路赶上的——参政在府中么？”

“在。才回来不多久，正和潘先生在商议事情。”

二人一面说话，石安一面就把司马梦求往石越的书房引去。离书房尚有一二十步的时候，司马梦求见石安忽然停住脚步，一怔之下，旋即会意，笑道：“管家，你先去通报一声。”

不料石安却摇了摇头，笑道：“不用了。参政特意吩咐了，司马先生若来，便请直接去书房。是小人要告退了。”

司马梦求心中一暖，目送石安转身离去，才快步向书房走去，不过却终是故意放重了脚步。到了门口，他正要敲门，便听到房中石越朗声笑道：“是纯父吧。”门已自里面打开。便见书房之中，石越、潘照

临、陈良、唐康、侍剑都在。石越含笑注视司马梦求，侍剑忙过来请他坐了。司马梦求坐下之后，不待石越相问，便先把童贯所说之话，一五一十转叙了一遍。

潘照临笑道：“不知道昌王的大举动，又会是什么？我倒是很想看看李昌济的真实本领。”

“昌王如何，先不关我们的事情。”石越沉声道：“这几日皇上每日都要接见一到两个宰执大臣，说的全是同一件事情——地方官制改革。此事至关重要，我绝不允许它有任何变数。”

“我担心的，却是参政可能面临的危险。”司马梦求关切的说道：“据我所知，御史台已经下令荆湖北路与荆湖南路的两个监察御史回京叙职，眼下荆湖南北路接连出事，我听说政事堂已经议决，将派遣官员前往新化县等处调查，御史台也蠢蠢欲动。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矛头必然指向参政。而且眼下的局势，似乎皇上有意让参政出外。”

石越摇了摇头，道：“你放心。三件事情都会平息下去。柴景中已经写信告诉我，说新化县之军屯，是吕惠卿产业的产业；苏子瞻证实岳州军屯，背后牵涉韩、吕两大家族的利益，是韩绛与吕公著的族人在那里经营；卢阳县哗变，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是当地军屯的投资者，是太皇太后曹家的远房亲戚。拔出萝卜带着泥，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性居大。即将派到新化县调查的是蒲宗孟，一向亲附吕惠卿，这中间的玄虚一眼即明。至于御史台，蔡确必然要出外就职。他的御史中丞做得太久了，早就应当轮换。”

“虽然如此，但我认为皇上还是有可能让参政出外。眼下总要想个应对之策才行。”

石越淡淡一笑，道：“应对之策我已经想好，就是顺其自然。”

“为何不能退为进？自请出外？”

“皇上并无一语疑及公子，公子若自请出外，太露痕迹。不若就交由皇上决定的好。”潘照临解释道。

“但是如果参政出外，许多改革必然停滞。而另有许多改革，就无法进行。”

“有许多事情，是迫不得已的。”石越叹道，自从柔嘉被禁足以后，随着局势的发展，石越对于可能外放地方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说他心里会全然甘心，却是骗人的假话。“万一出外，我只希望有个好地方。”

“这要看皇上的心意。若是贬斥，则可以派往四京安置，或者做知州。若只是故意让公子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么多半便是一路转运使，甚至是安抚使。去的地方，以两浙路与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可能性居大。”

“潜光兄所言有理，去两浙路，是让参政经营江南与海外；去荆湖南北，则是极可能兼管移民军屯。都显示圣眷未衰。”

石越听潘照临与司马梦求你一句我一句，心中更觉得惆怅。他知道这些话语，不过都是乐观的分析而已。哪怕是权力最重的河东路与河北路安抚使又如何？一路安抚使，又如何比得上参知政事兼太府寺卿之位高权重？一旦离开政事堂之后，虽然已经进行的改革，相信会由苏辙、韩维、郭逵、苏颂等人坚持下去，但是政事堂中，又有谁能够与吕惠卿的受宠、司马光的威望相提并论？政事堂依然会是“平衡”的，但是却

不会再是“润滑”的。吕惠卿与司马光的火花是在预料之中，而其他参知政事们对树立自己政绩的渴望，又有谁能压得住？

而最让石越难以释怀的，是这件事情，自己根本没有做错半点，完全是因为皇室的猜疑之心，导致了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

皇帝的信任，真的是如此的脆弱么？

两天之后。

睿思殿。

“昌王还是没有离京么？”赵顼靠在一张藤椅上，精神较前几日，略有起色。

“是。太皇太后派人去探过病，回来都说昌王病得很严重。官家看有没有必要让臣去昌王府走一遭？”李宪笑着回道。

“不必了。”赵顼道，“有些事情，心知肚明就行了。纵然揭穿了，朕也不能落个不友爱的骂名，让天下人骂朕不仁不义。终究也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无非是下旨严责而已。许他不仁，朕却不能不义。”

“官家的仁德，古今少见。”

“昌王朕可以不管，以免伤慈母之心。但那些亲附昌王的大臣，朕却不能不管。否则，卧榻之侧，有这等小人存在，朕未免睡不安枕。”赵顼的声音依然低弱，语气却严厉起来。

“但是无凭无据，何况投鼠岂器，也不好乱了人心。”

赵顼“唔”了一声，若有所思的望着李宪，叹道：“想不到卿也有这等见识。”

“臣只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家仁德，史官们自会为陛下传诵。”

“若不敲打敲打，终是不行。日后只恐更加猖獗。”

李宪沉吟半晌，压低了声音，说道：“既是如此，就请官家下旨，禁止禁中泄露官家的病情。然后……”李宪的声音越来越低，逐渐细不可闻。

李宪离开睿思殿后，吕惠卿与司马光便一先一后到了睿思殿。

赵顼的脸色依然憔悴。

“地方官制改革之事，政事堂议得如何了？”赵顼的声音，细若游丝。

“回陛下，政事堂一致同意。”吕惠卿躬身答道，眼中流露出一丝关切的目光。

赵顼歇息了一会，略显艰难的说道：“朕听说外间关于湖广四路军屯之事颇有诽议。”

“陛下，世上之事，不能无弊。癣疥之疥，陛下不足为之忧心。”

“陛下，民变兵变，不为小事，陛下本当关心。只是现在陛下龙体欠安，不如静待调查官员之回报。”司马光不满的望了吕惠卿一眼。

赵顼却摇了摇头，道：“此事无论如何，石越总是脱不了干系。石越入政事堂后，日渐骄满，德行有亏，赠宗室厚礼，有失大臣之体，深失朕望。”

吕惠卿与司马光都不料皇帝忽然说出这等重话来，不由都大吃一惊。司马光忙道：“陛下，就事论事，军屯之事，石越功大于过。至于赠宗室厚礼，亦不过是官场积弊，实不足深怪。”

吕惠卿却道：“大臣与宗室结交，确有不妥。”

赵顼望了司马光与吕惠卿一眼，带着几分怒容说道：“朝廷三令五申，大臣不得与宗室结交。石越身为朝廷重臣，朕所倚重，却不顾禁令，不能不严惩。朕欲让他出外，挫挫他的骄气。”

“陛下，人材难得。”司马光已经跪了下去。

“正是人材难得，朕又念其为国谋划之功，亦为他留一条悔过之路。朕欲让石越去做荆湖南路转运使，或者是两浙路转运使。不知二卿之意如何？”

“陛下三思。”

“朕意已决。”赵顼的语气中，再无半点转圜余地。

“石越以参知政事兼太府寺卿之正三品重臣，黜为一正四品上之转运使，只恐使天下以为陛下之意动，而之前一切改革，付诸流水。”出乎司马光的意料，吕惠卿居然替石越求起情来。

司马光这时也顾不得自己和吕惠卿的成见，亦说道：“臣以为罚俸切责，足以使其知过。”

“不然。”吕惠卿却又反对起来，“臣之意见，是不如委之以一路安抚使之重任。”

“安抚使？”赵顼与司马光同时一怔。

“若如此，臣以为石越在辽国声名素著，若以之为河东路或者河北路安抚使，朝廷可无北顾之忧。”司马光觉得正三品的安抚使，也是可以接受的。

赵顼心中却在犹豫，三个安抚使的位置，他现在都没有想好留给哪三个人。

“臣以为，河东路与河北路安抚使之位，尚不能一展石越之材，不若委之以陕西路安抚使。”吕惠卿从容说道。

“陕西路安抚使？”司马光怔住了。他终于明白了吕惠卿的用意，无论是两浙路、荆湖南路、还是河东路、河北路，都是石越大有可能建立功勋的地方。在两浙路，石越声望甚高，而且可以拓展海外贸易，这是石越的拿手好戏；在荆湖南路，石越若兼理军屯诸路，几年之后，政绩必然可观；而在河北、河东路，石越还不知道能对内部不安宁的辽国玩出多少花样，兼之二路离汴京又近了些；但在陕西路，宋夏之间，除了边境的战争外，就是内部百姓的沉重负担。石越一个文臣，难道还怕他在打仗上也建功立业不成？弄不好就是韩绛第二。吕惠卿看似大方的推荐，其实没有安一点儿好心。

但是吕惠卿却依然是一副正直无私的模样，侃侃说道：“陕西一路，役法为祸最甚，而民兵最多，自仁宗以来，几乎成为大宋最沉重的包袱。臣以为，若以石越为陕西安抚使，或者他能给大宋一个奇迹也未可知。其对役法有更多的了解，也便于日后进一步改革役法。臣以为，

陕西路安抚使，非石越不可。”

赵顼点了点头，似乎下定什么决心一般，道：“便以石越为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

“陛下，若以石越为陕西路安抚使，臣以为，陕西路四司，皆须是得意之人选。臣举荐刘庠为陕西路转运使、孙永为提刑使、陶弼为提督使、范纯粹为学政使。”司马光一口气向赵顼举荐了四位名臣。这四人之中，刘庠素有才智，曾经做过权知开封府；孙永是赵顼藩邸旧臣，素以贤能著称；陶弼虽然是丁谓的女婿，却素知战阵，参加过侬智高的战争；范纯粹是范仲淹之子，才华天下咸知。

吕惠卿不料司马光来这一手，亦是措手不及。反是赵顼道：“孙永是朕定下来的转运使，不能给了石越。换成吕大忠为提刑使。”

吕惠卿欲待反对，忽然想起吕大忠的二弟吕大防是尚书右丞，暂时不便得罪，当下硬生生忍了下来。

次日。以石越为端明殿学士兼陕西路安抚使、以韩维权兼太府寺卿的诏书，加盖了皇帝的玉玺、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与参知政事司马光的大印之后，发到了门下后省。

但是，这道诏书，却在门下后省被新辟的吏科给事中吕大临封回了。

这位吕大临，便是吕大忠与吕大防的弟弟，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程门四子”，是程颐门下，曾经也是白水潭学院的高材生。

而与此同时，有关皇帝病情加重的消息，也从宫中悄悄的传了出来。

尚书省。

“与叔，你知道我召见你的用意吧？”司马光问道。

吕大临略略抬起下额，用他们吕氏兄弟特有的浑厚嗓门答道：“定是为了封回诏书之事。”

“嗯。”

“是下官的理由写得不够清晰么？”

“是你的理解略有错误。”

“愿闻其详。”

“与叔封回诏书的理由，是石越无罪遭黜，且国家大举改革之时，不可使能臣不用。是吧？”

吕大临点了点头，道：“正是如此。下官以为……”

司马光摆了摆手，打断了吕大临的话，道：“石越并非是被黜，参知政事是正三品，安抚使也是正三品。国家委以西北方面之重任，一身牵涉国之安危，不能说是‘不用’。所以，你的理由并不成立。”

吕大临注视司马光，忽然问道：“诏书上有相公画押，相公也支持这道任命？”

“不错。”司马光没有回避吕大临的目光，坦然答道。

“下官认为相公的解释，是诡辞。由参知政事至安抚使，不能说不是贬。”吕大临的脖子变红了。

“与叔。”司马光的语气严厉起来，“若按你的说法，难道参知政事没有犯错，就只能做参知政事或者升为左右仆射？做参知政事是为国效力，做安抚使也是为国效力。不过一在朝廷一在地方，怎么就做不得？”吕大临被司马光质问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心里却依然不服气，一张白脸涨得通红。“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道诏书，无论如何，都要通过的。若是你的理由被认可，那么以后的参知政事就连正常的调动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司马光站起身来，拍了拍吕大临的肩膀，又放缓语气说道：“皇上很赞赏你这点风骨，希望你能好自为之。”

吕大临默然良久，脸上红晕渐渐退去，优雅的向司马光欠身行了一礼，淡淡回道：“下官做官，不是为了阿容悦世。不论皇帝怎么看，相公怎么看，下官认为是对的，下官便要说出来；若下官认为是不对的，下官也会坚持反对。如果能够被世人认可，那么下官自然不惜殚心竭智，好好做一番事业；若不被认可，下官也不会苟且。我可以回白水潭去教书，去《汴京新闻》做记者……”

“与叔……”

吕大临抱了抱拳，道：“请相公容下官说完——这道诏书，从道理上来讲，下官的确说不过相公。而且我知道即便三封之后，朝议多半也会迎合皇上的意思。那时候，不过是徒劳的给朝廷引出许多事情来，对

事情却没有帮助。但下官也不愿意这道诏书上，有下官的画押。因为下官心里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贬黜，而这个任命也是不正常的。既然我进不能坚持己见，让朝廷改变主意；退又不能委曲求全，接受这道诏令，那下官只能选择辞官。下官自会向杨大人提出辞呈——只希望相公能认定自己的判断，真的是正确的。”他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略带歉意的望了一眼尚书省内自己的二哥吕大防的阁房，又向司马光行了一礼，便径自退出了尚书省。

司马光望着吕大临离去背影，似乎依稀看见自己当年的影子，竟是呆住了。

自从石越罢参知政事兼太府寺卿，授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的诏令公布之后，便如同风雨欲来的池塘里落下了第一滴雨水，整个局势徒然之间就变得紧张起来。百姓与民间的报纸为石越鸣不平，为正在进行的种种改革的命运担忧；而朝廷官员们嗅到的，却是另一种味道——石越竟然未能面圣陛辞，反被命令尽快出京；而此后，尚书省自吕惠卿以降，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先后因为某些原因受到皇帝的训斥甚至责罚，惟有文彦博与司马光则各有嘉奖，负责流杯殿警卫的杨士芳也被升职奖励；除此之外，则有可靠消息证明，诸班直侍卫前往讲武学堂培训的计划被推辞了……

所有的人都相信，朝廷一定出什么事了！

汴京城西。

乌云蔽日。

近百骑乘者拥簇着七八辆四轮马车，缓缓而行。许多骑者的目光不断的投向其中一辆马车的车轮，似乎恨不得那轮儿生出四个角来。

“大哥……”梓儿望着强作笑容的石越，终于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石越轻轻理了理梓儿的秀发，有几分笨拙的安慰道：“妹子，别哭。等到孩子生下来，我便派人来接你。一两年后，我们还会回汴京的。”

“我知道。”梓儿抬起头来，却是止不住眼泪。

石越用袖子擦了擦她的眼角，笑道：“乖，回去后，把岳母请到府上来，好有个照应。每半个月记得写封家书给我，好让我放心。万事都要多多小心，那几样安胎药，要记得吃。每十天要请大夫来诊一次脉。”石越一面说，一面自己也有几分惻然起来，他不想让梓儿担心，便俯过头去，轻轻吻了梓儿的耳尖一下，柔声说道：“若是生了男孩，便起名叫石定朔，若是女孩，便叫石蕤。”

“嗯。”梓儿点了点头，靠在石越的怀中，睁大了眼睛望着石越。她心中虽有千般不舍，万种柔情，却终是不愿意说出来，她毕竟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有太多的牵绊。

自出城之后，马车就渐渐颠簸起来。石越预定的行程，是自汴河、洛水取水道至西京洛阳，然后从洛阳起，便改行陆路，经新安、澠池，进陕西路境内，从司马光的老家陕州开始，经虢州，过潼关，取道华州、渭南，达到京兆府，陕西安抚使石越，便要在长安建牙。此次石越入陕，情势不同往昔，众官员在城门外各怀心事草草饯行之后，石越便婉拒了要送行的诸人，只让桑充国与唐棣送他至渡口。梓儿因为已有几

个月的身孕，本来石越还不愿意让她出门，奈何不让梓儿随行前往长安，已经是万分的迫不得已，对于流过一次产的梓儿，石越是十万分的小心翼翼，哪敢让她受这种颠沛之苦？但是二人自结婚以来，少有分离，若不让梓儿送至渡口，梓儿却是死也不肯答应的。

尽管是缓缓而行，但是从城门到渡口的路程，却似乎格外的短。一阵马嘶蹄扬之声后，马车终于停住了。

梓儿收住泪，认真的替石越整了整衣服，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到了嘴边，却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话：“大哥，多多保重。”

“我理会得的。”石越温柔的笑了笑，弯着腰走出马车。桑充国与唐棣等人早已勒马在一边等候。见石越出来，桑充国温声说道：“子明，多多珍重。”

石越含笑点头，道：“长卿，你也请保重。”转身面向一直默默不语的唐棣，笑道：“湖广屯田之事，毅夫要多多操心。此事功在社稷。”

唐棣朗声笑道：“子明放心，我不会效小儿女状。你此去陕西，正好让夏国的龟孙子们知道我大宋有人。”

“定不会让君失望。”石越眺望西北，慨然答道。又向一边的唐康与秦观说道：“虽然已经做官，却还要多读书，多知民情风俗。”

“是。”唐康与秦观一齐欠身抱拳答道。

石越微微颌首，众人又一一向潘照临、陈良等人道别。侍剑在石越身边低声说道：“沈存中大人司马先生不便前来送行，已托人致意。”石越点了点头——忽然，便见东边尘土飞声，一阵马蹄之声传

来。众人尽皆愕然，一齐转目注视，瞬息之后，便见有数骑飞驰而来。侍剑眼尖，看得清楚了，不由诧道：“前面的二人是章惇与司马康。”

石越与潘照临对望一眼，二人心中都觉诧异——这两个人怎生走到一起了？

正在疑惑之间，二人已到近前。章惇与司马康下了马来，章惇朗声笑道：“子明，老章给你送行来了。”司马康却是躬身抱拳道：“晚辈见过石大人。”他年纪与石越相差无几，因为父亲的关系，却不能不执晚辈礼。

“子厚、公休，你们怎么来了？”

章惇望了司马康一眼，笑道：“途中偶遇司马公休，便结伴前来。某来此，一是特意给子明你送行；二是向子明介绍一下即将上任的驻陕西安抚使司监察虞候，本朝飞将军向宝之子，致果校尉向安北；还有他的副使，宣节副尉段子介。”他话音刚落，两个戎装武官已走到石越跟前，欠身抱拳道：“未将参见安抚使大人。”^[1]

石越伸手扶起，不动声色的看了段子介一眼，向章惇笑道：“子厚真有眼光。”

“向安北与段子介，是我费尽千辛万苦，威逼利诱，方从讲武学堂挖来，不料卫尉寺未呆几天，就要派去陕西，真正可惜。”章惇笑嘻嘻的说道：“子明日后，须当多多关照他们。”

各路监督虞候身负监视一路掌军官员的重任，官位虽然低微，不过正七品武官，而且只有调查权没有审判权，但实际上却是皇帝在各路的耳目，身为安抚使的石越又岂能不知？这套制度还是他自己设计的。因

此说要石越照顾二人，却是章惇的客气话。以章惇的精明，自然知道段子介的来历，他把段子介这个人安插到陕西安抚使司衙门，摆明了是向石越示好。而又特意来向石越介绍向宝与段子介，倒不如说实际上是向向宝介绍石越——这位安抚使，和你的顶头上司，关系非比寻常。章惇在这个时候，如此示好于石越，摆明了便是在进行政治投机。但是他如此明目张胆，当着司马康的面玩这种把戏，却不能不让一向谨慎小心的石越佩服他的肆无忌惮。

“不敢。”石越淡淡的回了一句。便听司马康笑道：“章大人真是顾虑周详——石大人，这是家父的一封亲笔信，特意让晚辈送到石大人手上。家父说，请石大人上船之后，再拆阅不迟。”

“谨遵台命。”石越恭恭敬敬的接过司马康递过来的书信，放入怀中。

章惇望了望天色，悠悠说道：“汴京城风雨欲来，子明还是快快上船吧。”

“如此，在下就告辞了。”

在石越的船只离开渡口半个时辰之后，汴京城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渡口旁边，一个美丽的少女咬着嘴唇，呆呆的望着汴河那斩之不断的河水，不断的从远处流来，稍不停息，便向东方奔去。

“好不容易才从家里逃了出来……好不容易才从家里逃了出来……”一瞬间，再也忍耐不住，柔嘉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冲到大雨当中，抽出腰间的鞭子，拼命的抽打着渡口的木桩。雨水打湿了她的头

发、脸庞、衣服，但是此时此刻，什么都不再重要……

[1]. 宋以安抚使为“帅臣”，安抚使司为“帅司”，尊称安抚使为“某帅”或者“某大帅”。

目录

第五章 安抚陕西

第六章 哲夫成城

第七章 国之不宁

第五章 安抚陕西

40

西京河南府，洛阳。

因为遭遇了暴风雨，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座船，行了整整两日，才到达西京洛阳。石越到达洛阳的那一天，晴空万里。

“公子，顺这条道前去不远，便是洛阳城了。”在一个岔路前面，潘照临挥鞭指着正西的道路笑道：“富韩公已经知道公子这两日之内会经过洛阳。到洛阳后，应当先去拜会一下他。”

“本当如此。”石越揽辔应道，一面观察四周的山川形胜，叹道：“洛阳居华夏之中，河山拱戴，难怪太祖皇帝欲迁都于此。”

“洛阳东有虎牢关可以扼守，西有潼关为屏障，南有嵩山与伊阙为门户，北有太行与黄河为天险，兼之风景华美，山川明秀，自然是远胜于汴京。然而汴京四通八达之地，本朝立都于汴京，原亦是利其漕运方便。久而久之，根深蒂固，迁者之议，已近空谈。”

众人听石越与潘照临说起此事，都不由感慨。一行人谈笑正欢，忽见前方尘土高扬，马蹄轰鸣，众人不由相顾骇然。一千家丁与护卫官兵，都取出了手中的弩机。众人久闻洛阳地界有一大盗横行，官兵累剿不灭，因此不爱讲排场的石越，这次破天荒的带了近百人同行。难道当真怕什么来什么，真在这洛阳城外，碰上了大盗？侍剑此时早已驱马上前，取弓在手，挡在石越马前。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

几分钟后，那大队骑者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侍剑目不转睛的望着那数百骑奔驰而来，手心中不由冷汗直冒。石越表面上虽然冷静，但是汗衫却也全湿了。

惟有潘照临却轻轻松了口气，笑道：“他们有旗帜，不会是盗贼。”

石越眺目望去，果然见队伍当中有四面旗帜高高举起，迎风飘扬，只是看不清楚写的什么字样。但是那些人越来越远，却可以依稀看出是官兵装束。石越不由松了口气，说道：“是禁军。”

众人也早已看清，一齐松了口气。正欲收起兵器，石越忽的心中一动，却举起手来，厉声说道：“暂莫松懈，待看实了再说。”众人心中一凛，原已放下的弩机，又抬了起来。潘照临意味深长的看了石越一眼，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须臾，那数百骑兵勒马停在离石越一行人约五六百米的地方，为首一人纵马出列，大声问道：“前面可是陕西路安抚使石学士？”

侍剑驱马上前几步，厉声回道：“正是石学士官驾在此，尔等又是何人？”

那人顿时喜笑颜开，翻身下马，小跑过来，行了一个军礼，朗声说道：“下官骁骑军第一营第三指挥使史洪，奉令率部前来恭迎石学士大驾。甲冑在身，不能全礼，还望恕罪。”

潘照临见石眼脸上有不解之色，忙低声说道：“骁骑军第一营至第三营驻扎西京附近，第四营第五营驻扎在京师与西京之间。他们是最早整编完毕的禁军之一。”

石越点点头，驱马上前几步，高声问道：“你既是禁军将领，如何敢擅离职守？我不过路过洛阳，本朝无此远迎之礼。”

“回学士话，最近西京地面不太平，我们第一营各指挥奉命分遣各路巡逻，靖绥地方。下官所部并不曾离开防区半步，学士所行路线，正好是我们第一营第三指挥的防区。这是下官的福气。”

“福气？”便是连潘照临，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请学士前行，下官与儿郎们为学士护道。”

潘照临见石越犹疑，笑道：“客随主便，只要不曾乱了规矩便行。御史们若要弹劾，姑由他们一回。”

石越知道洛阳官员借口盗贼横行，摆出偌大排场来迎接自己，必定有富弼的授意——须知道河南府的现任长官，大部分是石越特意安排的富弼的故吏与亲戚。大宋朝任何人的面子他都可以不卖，但是富弼的面子，他却不能不卖。当下微微颌首，朝史洪说道：“如此有劳诸位了。”

“不敢。”史洪立时退回阵中，眨眼的功夫，他属下的三百骑兵便分成三路，一都在前，一都在后，一都在两旁巡梭，把石越一行人拥簇

在中间，浩浩荡荡向洛阳城的东门走去。

“啊？那是什么？”走了约二三十分钟左右，当洛阳城高大的城墙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时，一向沉稳的侍剑忽的发出惊呼之声。石越与潘照临、陈良，以及所有一行近百人，都被眼前所见惊呆了。

数以万计的人，整整几万人，拥簇在洛阳城的东门前，翘首望着石越一行的到来。这是石越从未想像过的壮观场面，他忍不住小声的问道：“他们在做什么？”

“似乎是在欢迎公子。”潘照临微笑道。

“我不过是路过洛阳……”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们如此热情。”

“会不会太张扬了一点？”石越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这似乎不是公子所能控制得了的。”

仿佛是为了印证潘照临的话，忽然，便听到史洪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高声喊道：“石学士来了！”

顿时，平静的现场沸腾起来。城楼上鞭炮声响起，人们争先恐后的踮起双脚，努力看着骑着一匹白马进城的石越，一面还大声的议论着自己的观感。不知是谁最先拿起绣球抛向石越，顿时便有无数的手帕、香囊抛向石越，猝不及防的石越被这些东西弄得好不尴尬，却还不好躲避，只能一直保持笑容硬生生的忍受着这些飞来的“暗器”。好在史洪

的骑兵很快发现了这个状况，立即排成密集的队型挡在了石越的两旁。

“子明。”

“韩国公？！”

当看见竟然连富弼也出现在这场合之时，连潘照临都不由悚然动容。须知富弼自从退隐西京后，别人若想见他一面，都是千难万难，不料他竟然会亲自到东门迎接石越。

“子明光临洛邑，竟让西京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真让老夫大开眼界。昔日王相公过洛，洛阳万人空巷，但是他亦不曾受过这许多绣球与手帕。”富弼亲热地挽着石越的手，迎他入城，一面不忘调侃着石越。

石越郝颜笑道：“劳动韩国公大驾，越心中难安。本当在下上府请安的。”

“你远来是客——来，子明，这位是……”富弼一面给石越介绍洛阳的主要官员与名流，包括嵩阳书院的山长、《西京评论》的社长等等。

入到城中，却见城中街道早已清道，但是两旁观看的民众却一点也不曾减少。还有不少商家，主动在门口焚起了香案，以示欢迎……石越知道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西京洛阳聚集了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旧党大臣。因此，西京洛阳，在某种意义上，是旧党的老巢。自己和旧党关系一向良好，和富弼更有特殊的交情，而且以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百姓的欢迎也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大张旗鼓的欢迎，却让自知受到皇家疑忌的石越有点忐忑不安起来，这不是更加增添了皇家猜忌自己的理由么？他看了一眼和自己显得亲密无间的富弼，却见富弼满脸的笑

容，不断的在马上向百姓点头致意，似乎全然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石越心中不由奇怪起来——富弼难道会不知道自己出任陕西路安抚使的真正原因？

当天晚上。韩国公府。

小客厅中只有石越、富弼、潘照临三人。

石越注目那幅旌鹤降庭图良久，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富公，今日之事，会不会太过于张扬？在下现在身处嫌疑之地……”

富弼似乎早已知道石越必有此问，不待他说完，已经笑着摆了摆手，转目注视潘照临，笑道：“先生可知道老夫何以如此大加张扬，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子明深得百姓之爱戴，元老之器重？”

潘照临略略欠身，回道：“在下亦觉疑惑，富公如此安排，必有道理……”

富弼得意的捋了捋胡须，笑道：“朝廷之事，老夫大体已是知道。皇上让子明安抚陕西，为的是三个字——不放心。”

石越黯然点头，叹了口气。

“但子明也要看到，皇上却是一片成全之心。”

“在下已经知道，司马君实在在下离京之时，写了一封书信给我，已点明此意。”

“朝中暗潮涌动，有人妄想身居九五，若子明在朝中，则子明是必

争之人，皇上是聪明之君，皇上既怕子明你立场不坚定，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因此迫不得已，才把子明你放到陕西来。”

“这……”石越与潘照临面面相觑，皇帝怕他立场不坚定倒也罢了，怕他立场过于坚定，却未免有点匪夷所思。

“依老夫的猜测，宫中必有人向皇上进言，猜忌子明你。大抵之言，无非你过于自爱，矫情近伪；又或者万一有不测，主少国疑，而子明又过于年轻之类。子明平素谨慎，必然于内侍宗室，皆不敢得罪。若皇上知道此事，必然会怀疑这些猜忌之语，终会传到子明你的耳中。因此，即便皇上本来无疑你之意，此时却也不得不疑你。皇上担心的，是怕你听到有人进言，因此立场不稳，铸成大错。但这些话，皇上却不能向你明言。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本无贰心，因为被猜忌，反生出贰心。老夫料来，这才是皇上所不放心你的。”

石越与潘照临听到富弼的这番分析，不由暗自叹服。

“因此，若子明你处处小心谨慎，提防这，提防那，你越怕惹猜忌，皇上就越是要疑你。因为皇上就是在怀疑你认为皇上在疑你。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最难善始善终。因为每个皇帝有不同的才华与性格，你若以为韬晦便能让皇上信任你，那你便是大错了。大丈夫要审时度势，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所以，老夫才不惮御史弹劾，大张旗鼓迎你入城。一来让朝廷知道你的声望，二来释皇上之疑。至于那些猜忌你子明太年轻太能干的人，不管他是谁，子明你都管不了，也不用管。这种猜忌你怎么样都躲不掉的。你只要让皇上放心你就行了，只要皇上在一日，皇上就不会怕你能干，不会怕你年轻，皇上就怕你不能干不年轻！”富弼若有所感的叹道：“——这个道理，老夫用了近十年时间才明白过来。”

石越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向富弼行了一礼，谢道：“石越谨受教。”

富弼微笑受了这一礼，又道：“但所谓过犹不及。子明你亦不必刻意张扬。老夫替你张扬，与你无关，你受了便是。若是你自己，谨慎惯了的，如今要反其道而行之，也不可以太过了。凡事皆须适度。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去把握。”

“是。在下理会得。”石越自从回到宋朝以来，还从未对人如此恭敬过。连潘照临都正襟危坐，认认真真的聆听富弼的建议。

“方才我又说皇上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子明可知道是为什么？”

“还请富公赐教。”

“原因亦很简单，皇上怕你步王介甫的后尘。”

“这？从何说起？”

“子明你若立场过于坚定，两宫太后，子明你敢保证你不会至少得罪一位？”富弼含笑问道。

“这……”石越与潘照临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

“皇上日后还要倚重你改革图强，王介甫为两宫太后所不喜，于是反对者更加坚定。前车之鉴，皇上岂可不防？这种争权夺位的漩涡，但凡沾上了，要不树强敌，除非是强敌全死了。但是偏偏皇上要做仁爱之君，这些人没那么容易死绝。若子明立场过于坚定，到时就会招人忌恨，于改革图强之大业，颇有妨碍。这是皇上一生志向所寄，皇上一定会要保全你。”

“听公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下可谓茅塞顿开。”

“老夫宦海沉浮几十年间，做过三朝皇帝的臣子，至今也不是很懂帝王的心思。不过此次身在局外，反倒看得格外清晰。子明与潜光先生皆是不世出的人杰，切不可当局者迷。朝中之事，子明不妨暂且丢到一边，看看皇上怎么样运筹帷幄。子明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样在陕西路做出政绩来，让关中这个天府之国，重现汉唐风采。到京兆府后，子明就会知道，陕西路安抚使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本朝最难治理的也就是陕西路了。内政不修，边患频频，以范文正公之英材，成绩亦非常有限。老夫希望子明能给大宋带来一个惊喜……”

同一天。汴京。

昌王府。

王府中一片忙乱，自王妃以下，没有人想到，皇太后竟然会亲自前来“探病”。

“你们不必乱了，我不过看看自己的儿子而已。”高太后望着一脸惊慌的跪在自己面前的昌王妃，淡淡的吩咐道：“你带我去。”

“这怎么敢？臣妾已经让人去唤大王了。”昌王妃胆怯的垂下头来，不敢直视高太后。

“怎么？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么？”

“臣妾不敢。”

“那你前面带路。”

“是。”昌王妃心惊胆战的领着高太后，向赵顼的“病房”走去。高太后一向宠爱赵顼，而且对于立长君似乎也抱着一种默许的态度，甚至还会不经意的放任赵顼去做一些事情。但这次赵顼装病，却是高太后所“不知道”的。而且高太后突然来“探病”，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也让人大费思量。昌王妃故意领着高太后在昌王府内多绕了几道弯，才到了赵顼所住的精舍。赵顼早已由两个仆人搀扶着，跪在门口等候。高太后见赵顼虽然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神情憔悴，但是一双眸子却依然炯炯有神，心中暗暗叹了口气。她径自进屋，在一张椅子上坐了，柔声说道：“让昌王进来，我要和他说几句话。”

“是。”不多时，赵顼被扶了进来。病怏怏的说道：“母后。”

高太后点点头，向内侍、宫女与王府下人说道：“你们都出去吧。”

“是。”瞬间，所有的人都退出了精舍。

高太后打量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赵顼，温声道：“你的病可以好了。”

赵顼心中一震，不过他却并不害怕被自己的母亲识穿。他膝行至高太后的膝头，泣道：“母后，孩儿是迫不得已。”

“哎！”高太后长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并非孩儿敢有非份之想，实是此时孩儿不宜离京。自古以来，主少臣强，社稷多危。孩儿是不忍坐视太祖太宗皇帝的江山社稷，落入他人之手。”

“你当真是如此想？”高太后的目光中，说不清是怀疑还是信任。

“孩儿若有半句虚言，天地不容。”赵顼仰面望着高太后，赌咒发誓道：“孩儿亦盼着皇兄大好，也好少操这份心。若为此事，让母子相疑，兄弟生隙，孩儿纵是死了，也带着罪过。”

“你能如此想，那还有可恕之处。”高太后幽幽说道，“我最担心的，是你们兄弟阋墙，骨肉相残，为后世所讥，为天地不容。”

“孩儿若有此心，叫天诛地灭。”

“若说你与佣儿，一样是与我骨血相连的，一个是儿子，一个孙子，我又岂敢厚此薄彼。我这几日，半夜常常惊醒，担心你侄儿将来会如德昭一般，难得善终。”高太后的语气黯然。德昭是宋太祖的儿子，宋太宗即位后，本说要传位给他，最后却被逼死了。此事是天水之朝皇室的一大忌讳。

“孩儿绝不敢做这种事。天幸皇兄无恙，自然更好。若有万一，孩儿亦不过为了江山社稷，替侄儿守几年江山，待他成年，定然把皇位归还给他。若有负此言，让孩儿死后不能归宗庙。”

他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高太后又如何相信？但是赵顼胸中的热切，她又岂能不知？高太后摇了摇头，道：“最好是你皇兄没事，都是一样的儿子……若有万一，我知道也阻不了你的心，但你能做到哪个地步，全看你的造化。群臣拥戴你，我亦不阻你；只是若你要逼宫夺位，我却也不能容你。只是万一你事成，我也不为孙儿求什么皇位——那是害了他。只让他有柴家的尊荣，便是你的仁爱了。”

赵顼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道：“若孩儿敢加害佣侄儿，便让我死后

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罢、罢。”高太后心烦意乱的站起身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你好自为之吧。”说罢，也不再听赵顼多说什么，便出门回宫了。

某府。

“仙长可知富弼给皇上献了药方。”

“那是数日之前的事情了，我见从太医那里抄来的药方，无非是阿胶、当归、黄连、防风、毛姜之类，未必见效了。否则禁中早有消息传出来。”

“唔……”

“皇上已经到了大渐之期。连续处分朝廷重臣，摆明了是给新皇留人用了，把石越外放陕西路，更是做了等新皇亲政后再大用的打算。这明明是防止石越在新皇亲政前，官做得太大。奖赏司马光、文彦博、杨士芳，这几人是给新皇登基保驾的。禁中也开始封锁皇上的病情外泄，而班直往讲武学堂的培训计划也暂停——今天早上，还得到消息，八百里加急前往各地，召富弼、王安石等七八位元老重臣入京，事情已经一目了然……”

“嗯……”

“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此成王败寇之时，大人当速下决断。皇上摆明是了支撑不下去了。但是若不能在富弼与王安石等

人进京之前早定大局，待这一班元老重臣入京护卫幼主，一切都晚了。外有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在朝堂上护主，内有狄詠、杨士芳统率侍卫，满朝大臣，谁敢有异意？就算是两宫太后，也抵不了这一千人的声望。大人可还记得英宗时，韩琦一人，就敢逼太皇太后撤帘之事？”

“但是我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不对……”

“大人，此时已经没有反悔的地步了。自古以来，行此大事者，最忌的就是犹豫不决。大人即便现在去告密，前途也已经毁了！你与我家大王，是在一条船上了。”

“仙长说哪里话来，我只是欲谨慎……”

“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纵然明知不够周详，也不能等到富弼、王安石等人进京。何况，大人也不需要很明显的支持我家大王，只需要大人一封奏章，请求皇上为社稷计，早立储君。由此在朝中掀起讨论立储的话题。到时候，自然有人与大人呼应。”

“这倒是，若是一直风平浪静，又如何会有机会？”

次日。石越离开西京洛阳，走陆路前往京兆府长安。亦自这一天起，赵项陆续接到数十封奏章，请他早立储君，以安天下之心！

这一天是熙宁十年正月二十二日。自从上午起，开封府的天空就阴霾不开，到了中午，彤云更密，天空仿佛就压在人们的头顶上一般。傍晚时分，竟是飘下了雪片，满空中白茫茫的，伴着凛冽的寒风，银浪翻搅。李向安捂着双手，在睿思殿外面四处走动，检查各处值勤的内侍与侍卫有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偷懒。虽说外间都传说皇帝就要不起，禁中也是一片紧张，但是承平的年代里，普通的内侍和侍卫们的警觉性，始终是有限的。若不勤加督促，说不定就会出什么乱子。他转了一圈回来，跺跺脚，抖了抖身上的雪片，忽见大雪之中，有几个人举着琉璃灯笼向睿思殿走来。李向安心中一愣，暗自奇怪，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这个天气，这个时分，宫门早闭，来人又会是谁？须知内宫若来，必然早有内侍前来通知的。

他朝一个内侍呶呶嘴，道：“去看看是谁来了。”那内侍应了，虽然不情不愿，却不敢拖延，戴上斗笠，提了一盏宫灯，迎了上去。李向安远远望见那个内侍近了那群人，却是跪了下去，又引着那群人向睿思殿走来，心中顿时一松。不多时，果见那群人走近，李向安定睛望去，竟是怔住了。原来这些人来头不小，有宰相吕惠卿、枢密使文彦博、参知政事兼户部尚书司马光，太府寺卿韩维，还有一个人物，竟然是已经致仕，退居洛阳“养病”的韩国公富弼！

李向安慌忙迎上前去，便听吕惠卿用少见的严肃声调问道：“官家

歇息了么？”

“回相公话，官家还在读奏章哩……”

“那烦劳供奉通报一声。富弼、吕惠卿、文彦博、司马光、韩维诸臣求见。”

“请相公稍候。”李向安不敢怠慢，叫了小黄门引了五人去偏殿等候。自己忙往睿思殿内走去，到了外间，见狄詠腰间别了一把小斧，正端坐在那里读《汉书》，他知道狄詠以宗戚而统领内宫侍卫，御前带械，可以说是贵幸无比，虽然他有权直接入内通报，但还是停下脚步来，笑道：“郡马爷，官家歇息了么？”

狄詠叹了口气，道：“还在看奏章，我也劝了几次，却说是耽误的国事太多，不敢荒废国事。我也不敢再劝了……只是这大病未愈，这却要如何是好？”

李向安点点头，却不去接口，只笑道：“既是未睡，我便要进去通传一声。”一面抱拳道：“恕罪。”说罢便进了寝宫，狄詠抱抱拳，目送李向安进去，又开始读他的《汉书》。过不多时，就见李向安匆匆出去；又过了一会，便见李向安引了吕惠卿等人进来。狄詠见着众人，连忙起身，欠身行礼。吕惠卿与文彦博、司马光、韩维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便径直往里间走去，惟有富弼的目光在他身上稍稍停留一会，方走进里间。

狄詠暗暗叹了口气，目送众人的背影，却是再也没有心思看书了。他知道自己虽然贵幸，但是凭仗的却是父亲的遗泽、爱妻的身份，虽然是皇帝最亲幸的侍卫，身为一班之指挥使，但在吕惠卿、文彦博这样的位极人臣的使相眼中，却不过是一鹰犬而已，其区别也不过忠心不忠心

而已，自然不值得这些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们多看一眼。不知道为什么，狄詠忽然感到一阵不自在，他很向往父亲的功绩——那位大宋士兵心目中的武神，虽然被士大夫们疑忌，但是却是所有士大夫都必须正视的人物，他们对他既是敬畏，又害怕；既同情，又疑忌……一个不属于士大夫阵营的英雄！

狄詠使劲摇了摇头，赶走自己脑海中的胡思乱想。里面传来细微的谈话声，他连忙起身，带上英雄帽，往外间走去。

“富公，现在石越到了何处？”赵頊注目富弼，含笑问道。他的气色，看起来已经好了许多，声音也开始有了一点中气。

富弼没有料到皇帝见到自己第一句话，问的就是石越，忙回道：“因函谷道太险要，马不能并骑，车不能方轨，兼之关塞废弃已久，石越是取道潼关入陕。自洛阳经虢州入潼关，计五百六十里路程，臣估计石越此时大约已到潼关。”

“朕听说公在洛阳，大张旗鼓迎接石越，又彻夜深谈？”

“确有此事。石越是石介之后，石介与臣是患难之交，子侄辈大富大贵之后，忽遇挫折，臣有责任勉励他。”

众人自然都知道富弼所谓“患难之交”是什么意思，当年夏竦陷害范仲淹一派，就是从富弼入手，命其婢女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诏书，诬蔑富弼欲行“尹霍之事”。

赵頊淡淡一笑，道：“公可谓用心良苦者。”

“不敢，臣是为国家爱材。”

赵頊点点头，又问道：“高丽使者求救，富公可知此事？”

富弼欠身道：“臣傍晚方到汴京，便由万胜门悄悄入城，此事却是不知。”

文彦博见皇帝目视他，忙说道：“高丽二王子在辽东为耶律信所败，遣使来华，请大宋相救。使者提出三个要求：其一，请大宋出兵燕云或者对辽国施加压力，防止契丹人在开春后反攻高丽；其二，请大宋停止向契丹卖武器，特别是震天雷，同时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高丽可装备两万军队的武器、盔甲、以及震天雷，并允许高丽国用来五年时间来偿还这笔债务。其三，请求大宋海船水军派军驻扎江华岛等高丽港口……”

“且慢。”富弼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高丽请大宋驻军？江华岛在何处？可有高丽地图？”

“江华岛之位置，大约在高丽的开京与扬州之间，与礼成江隔海相望，是开京出入东海之门户。”

“这……”富弼愕然道：“文枢使的意思，是说高丽国请大宋在其咽喉之地驻军？”

不仅仅富弼，连吕惠卿、司马光、韩维都觉得匪夷所思。高丽国王莫非老糊涂了？

文彦博点了点头，道：“正是如此。”

“为何？”

“我问过唐康与秦观。二人以为这是高丽国原公王运因为辽东失利，在国内陷入危机，希望可以借大宋之驻军以自固。若大军在江华岛附近驻军，则必然可以威慑其国内的反宋势力，而只要高丽国持亲宋之国策，则王运之位置就会巩固。本来此事当先问薛奕、张商英与蔡京之意见，但是此事只怕不能久拖，久拖恐高丽国倒向辽国，反坏大事……”

“朕亦问过王贤妃，所言亦大抵如此。朕揣测高丽国之意，无非有二，一是借此向辽国宣示其与大宋之关系；一是王运要借大宋之军威自固。”

文彦博道：“陛下所言甚是。此事于大宋有利无弊。大宋海船水军巡弋于杭州与高丽之间，原就急需在高丽有一个海港休养。唐康与秦观又道高丽之东，与日本国之间，有一大岛，若海船水军能扼据此岛，太平无事，可以据此补给；一朝有事，东可进攻日本国，西可割断高丽与日本国之联系，抄掠高丽之后方。此时高丽有求于我，不防借机向高丽索要此岛，只说维护高丽与日本国之间航路安全所必须便是。”

“富公以为如何？”赵顼将目光转向富弼。

富弼思忖了一会，欠身道：“臣以为两国之交，以利害为先，信义次之。高丽与大宋，无论从利害信义，都不能弃之不顾。高丽若亲宋，则辽国有腹背之患，此国之大利。今其有求于我，不便断然拒绝，恐其绝宋亲辽也。但出兵燕云自是不行，遣一使者往辽，请辽国息兵，则无不可。至于武器，可以卖武器，不可以卖盔甲，东夷非信义之邦，日后他要背信弃义，是养虎成患。若其定要买，可以卖纸甲与皮甲，铁甲我大宋自用尚且不够，哪有多余卖给他们？至于驻军，不妨许诺。东方海岛，我大国不好乘人之危，强要他的，不如使用一千枚震天雷买下他的

岛，亦不使大宋背上趁火打劫的恶名。”

赵頊却有几分心疼，道：“区区一海外荒岛，似值不得这许多。朕以为八百枚震天雷便够了。停止出售给辽国震天雷却是断然不行的。若不卖给辽国震天雷，辽国焉能卖给大宋马匹？”

“陛下英明。”富弼此时侃侃而谈，早就把当年奉劝皇帝“二十年不谈兵事”的立场抛到了九霄云外，“辽国亦虎狼之邦，难言信义。臣在洛阳，亦耳闻辽人战绩，辽主亦可称英主。将震天雷卖给辽人，一要防他仿制，二要防他有朝一日，用来对付我大宋。”

吕惠卿笑道：“韩国公不必担心，此事朝廷早已防到。只是辽人若不知道火药配方，要仿制也是千难万难。”

赵頊也笑道：“苏颂与沈括前几日上表，道兵器研究院将于二月初一再次试验新武器，威力巨大，远胜震天雷与霹雳投弹。若试验成功，则开封城墙就需要改建了。朕打算到时候扩建开封城，把白水潭一带，括入城墙的保护当中。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先解决了。”

他此言一出，众人皆知终于谈到正题，尽皆肃然，屏声静气的听皇帝说话。

“数日以来，朝廷中请立储君的呼声不断，而其中颇有可玩味者。”赵頊淡淡的说道，一面指了指旁边一个堆满奏章的案子，“不到十天时间，朕这里请立储君的奏折共计有八十二份。压力不可谓不大。”

吕惠卿见皇帝的目光移到自己身上，忙接过话来，道：“这八十二份奏折中，分别有两种用词，一种是请皇上早立太子，一种是请皇上早

立国储。”众人虽然早知道要谈的内容，听到这里，心中还是尽皆凛然。“太子”与“国储”，含义并不相同，太子自然是国储，但国储却未必是太子，故凡请皇帝立太子的，十之八九，必然是不明真相的朝臣，不过为了国家社稷考虑，进此忠言；而请立“国储”的，其用心就很难说了。又听吕惠卿说道：“臣这几日无论在尚书省或是在府中，百官来见臣，请求臣督促皇上立储君的，不下百人。臣正言相告，道皇子已为尚书令，上意已明。闻此言而退者，约有一半，另有一半，或谓名不正而言不顺者有之，更有一些人，却是出言放肆，说些什么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之类的混话……”

除了富弼之外，其余三人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三人都与吕惠卿不和，却没有人应他的话。文彦博看都不看吕惠卿，只向富弼说道：“朝中有些别有用心之人，与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搞了个联名上书，连两府官员中，亦有附和者。”

富弼脸上肌肉一动，问道：“联名上书的臣子，官衔最大的是谁？”

“联名上书的都不足道，倒是朝中另有一人，虽未联名上书，却是言辞恳切，持论甚坚，屡次上书让朕早立储君，政事堂移书相问，谓皇子已为尚书令，何必再兴事端，他却道中外疑惧，一尚书令不足以安人心。”赵顼脸上带有一丝讽刺的笑容，语气几乎有点刻薄了。

富弼欠身问道：“敢问陛下，此人是谁？”

“便是朕的御史中丞蔡确蔡大人。”

一直不曾说话的司马光忽然欠身说道：“陛下，臣以为此时不宜下定论。蔡确的奏折，臣亦读过，彼虽然首倡立储之说，但是却恪守御史

中丞的本份，并未与百官联名上书，也不曾言及不立皇子。不过是劝皇上早安人心而已……”

赵项望着司马光，诧道：“卿向来不喜蔡确，为何反为他说话？”

司马光朗声回道：“臣不喜蔡确是实，若以臣之本心，以为蔡确非正人，宜当窜之远方，不可置于朝廷当中。但是臣亦不愿蔡确非其罪而受责，此有伤陛下之明。”

赵项冷笑道：“卿言虽善，然狡黠者正赖此得脱。”

“陛下。”司马光掀起衣襟，跪了下来，恳切的说道：“昨日范纯仁见臣，言及刑法。范纯仁谓：圣人之法，宁使恶人得脱，不使善人枉死。又谓治天下之道亦如是。臣一夜未眠，翻读经史，又读石越诸书，竟于石越书中发现，此理石越早在书中言及。可知天下材智之士，所见略有相同。陛下若仅以臆测而罪大臣，蔡确一人之荣辱何足道哉？只恐有伤陛下之明，更使朝中大臣疑惧。”

吕惠卿冷眼旁观，心中暗骂一声“迂腐”，拱手说道：“陛下，臣以为若依司马光所言，未免姑息小人。此等事情，若真要事迹明晰，则有失朝廷之体面，而当事者除自尽之外，更无颜立于天地之间。于陛下之仁德有碍。”

赵项点点头，道：“朕不过杀鸡骇猴，无意大兴事端。蔡确虽然言辞闪烁，但其心已不可问。只须将其窜之远方，便足以使朝廷安静下来。”

“臣只恐有朝一日，陛下若发现蔡确无辜，心中难免后悔。”司马光徒劳的反对着。

富弼与文彦博顾视一眼，目光稍触即分。二人都知道皇帝的心意早决，认定了蔡确是昌王收买的人；而吕惠卿急欲将蔡确定罪，无论蔡确是不是无辜，这个并不怎么得人心的御史中丞，已是难逃被贬黜的命运。富弼与文彦博却不似司马光那么“迂腐”，二人绝对没有兴趣替蔡确辩护。果然，便听赵顼断然说道：“卿不必多言。明日朕即降诏，让蔡确去凌牙门做都督，以邓润甫代之为御史中丞，以许将为翰林学士兼开封府尹。”

在场之人，富弼是致仕的老臣，皇帝不问，不便发表意见；而韩维则无可无不可。吕惠卿、文彦博、司马光是宰执，对于负责监督自己的御史中丞的任命，更是不便反对。但是这三个人心中都不免要暗暗苦笑，许将这个状元郎倒也罢了，邓润甫这个御史中丞，却是王安石当年一手提拔的人物，与御史台的许多御史关系密切，比起蔡确来，只怕是毫不逊色。但是此时众人却顾不及这许多，便听吕惠卿说道：“既然此事已解决，那么前去召各老臣入京的使者，是否也可以追回？以免惹人猜测。”

赵顼点了点头，道：“如此亦好，免得累他们往返劳累。”他当初如此大张旗鼓，一是为了制造假象，同时也是不知道昌王究竟有多大能量，最重要的是借元老重臣的威望，来对抗可能来自宫中的压力。此时见跳起来的人物，原来不过如此，而宫中也十分平静，自然也不愿意搞得惊天动地。富弼与文彦博却又是愣了一回，本来这句话是文彦博要说的，没料到吕惠卿倒抢先说了。富弼与文彦博都不愿意这件事久拖不决，二人担心万一王安石入京，皇帝忽然有了别的想法，那就比起一个昌王来要糟糕多了。这也是二人反而支持吕惠卿早点拿蔡确做替罪羊来敲山震虎的原因，二人没有想到的是，吕惠卿竟然比他们更加积极主动。

九百八十里之外。潼关。

站在潼关之外，仰望这天下雄关，石越不由想起张养浩的《山坡羊》。他下了马车来，慨然吟道：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个三十来岁的灰衣汉子骑着一匹河套马从潼关方向缓缓而来，一面呛声吟道：“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依稀却正是石越刚刚所吟之曲子。

石越心中大感骇异，须知道这张养浩是元朝人，这曲《山坡羊》石越以前并未写出来过，当时之人，自然不可能知道。那么此人必是刚刚从自己口听到的，但是那人眼下距自己的距离，少说也有二百步，他吟词的声音远不及对方之洪量，对方能听得清清楚楚，显然是听力过人。只见那人到了石越车驾之前五十步左右，便勒马停住，抱拳问道：“不知是哪位官人车驾在此？”

石越定睛打量此人，见他身材魁梧，剑眉入鬓，星目生辉，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洒脱，不由暗暗赞了一声，高声回道：“在下石越。不敢请问足下尊姓大名？”

那人听到石越之名，不由吃了一惊，诧异道：“可是新任陕西安抚使石大人？”

石越微微一笑，回道：“正是石某。”

“草民史十三，不料今日得见石学士。”史十三早已跃身下马，大礼参拜。

石越却并不上前相扶，只是远远抱拳还了一礼，道：“足下亦非常人，不必多礼。”

史十三起身凝视石越，笑道：“久仰学士的大名，刚才一词，牌调新鲜，想是学士所作新曲。那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实有佛子之大慈悲心。”

石越叹道：“自古以来，治乱循环，朝代更替。大凡一代之亡与一朝之兴，帝王将相或有得意者，有失意者，惟百姓只有一个‘苦’字。所以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以万骨枯而换一将成，用千万百姓的生命与鲜血来换取一姓之权力或是某种志向，表面上说起来，人人都是冠冕堂皇，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究其实，本质上又能有什么区别？天下凡可置百姓生命安宁于不顾者，又岂能指望他得势之后真能为百姓着想？”

史十三双目炯炯，赞道：“学士高见，非贤者不能及此。”

石越苦笑摇头，指着不远处的潼关城池，道：“这一座城池，不知见证过多少中国人的鲜血。”

“在下虽山野鄙民，亦曾读过学士《三代之治》诸书，以学士之才智，想来有办法让天下不再流血。”

“我亦不过一平常人。若能以一己之力，让大宋脱此治乱循环之怪圈，使中国少流血，多太平，于愿已足。”石越说到这里，不由触动怀抱，慨然长叹。其实说起来，要实现他的理由，百姓同样会要有巨大的

牺牲，只不过石越与旁人的不同，是他对于这牺牲，绝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心安理得。

史十三顾视石越良久，忽然叹道：“久闻石学士之名，不料竟有此慈悲之心。三秦传闻，学士知杭州，兵锋及海外；学士抚陕西，烽烟起西北。自元昊以来，陕西父老，苦于西事久矣……”

潘照临此时已到石越身边，听到史十三的话，不由冷笑道：“欲罢西事，当先灭西夏。若李氏不亡，陕西百姓欲求安宁而不可得。”

史十三的目光扫过潘照临，却停留在石越脸上，问道：“此亦学士之意？”

石越却不愿意和一个萍水相逢之人谈及此军国大事，只淡淡回道：“军国大事，非一地方守臣所能决断。自有朝廷决之。”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史十三喃喃说道，忽然纵声笑道：“西夏闻学士来陕，坐立不安，竟密遣刺客数十购学士首级，我本以为此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料竟是冤枉了他们！”

他此言一出，石越倒还罢了，潘照临却是脸色一变，厉声问道：“阁下何由得知？”侍剑早已摘弓搭箭，瞄准史十三。众护卫亦纷纷取弓在手，围了上来。石越见史十三脸色从容如常，毫无惧意，忙举手止住众护卫，道：“他并无恶意。”

史十三笑道：“学士不可过于轻信生人。学士的首级，值三千两黄金，来刺杀学士的人不绝于道。在下本来也是个刺客，不过见到学士之后，却改变了主意。望学士能善自珍重。”

石越没想到史十三自承是西夏的刺客，一怔之下，竟生了好奇之

心，问道：“足下是宋人还是夏人？”

“自然是宋人。”史十三笑道：“那来刺杀学士的刺客，只怕十之八九，都是宋人，都只是为了三千两黄金罢了。不过学士亦大可放心，只要严加防范，擒杀几个刺客，枭首于辕门之外，那别的刺客，自然也就退了。黄金自然招人喜爱，但是性命却更加要紧，我等既不忠于大宋，更不会忠于西夏。”

潘照临悠悠道：“端的是好计谋。那在下倒有个不情之请。”

史十三笑道：“既是不情之请，就不用说了。你无非是想借我的首级一用，来震骇刺客。但我却非常爱惜自己的性命，这是断然不肯的。”

侍剑冷笑道：“这只怕由不得阁下。”

“不得放肆。”石越喝道，一面向史十三抱拳道：“大好男儿，不能为国家效力，实是可惜了。但是阁下报警之高义，在下亦不至于恩当仇报。请！”

史十三脚尖一点，跃上马背，稳稳坐了，笑道：“多谢学士，后会有期。”说罢双腿一夹，一阵黄尘往洛阳方向去了。

“此人亦是豪杰也。”石越望着史十三远去的背影，叹道。

“公子不当放了他。”潘照临不以为然的说道，“我看他身手非凡，若能取他首级，后面的刺客必然知难而退。”

“我岂能为不义之人？”石越不悦的说道，“先入关吧。今晚便在潼关歇息。”

自从邂逅史十三之后，石越一行便加强了戒备，并且路上也不再耽搁，从潼关到长安，不过三百里路程，全是平整的官道，数日便至。

出洛阳至长安，石越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一路所见大山，十之八九，都是光秃秃的。北魏孝文帝迁都，为营建洛邑，几乎伐尽阴山之木；隋唐为修筑长安与洛阳二城，已使得关洛一带无巨木；宋人意识不到砍伐原始森林对环境的破坏，并未有丝毫纠正，泛黄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开封附近无大山，历来开封用木材，在宋朝建国之初，大都是从秦陇一带砍伐，到了熙宁年间，秦陇一带已是良木奇缺。开封府与河北修筑堡垒城池用木，大抵都依赖于太行山。这种情况，石越以前并非不知，但是石越以往做官，不过到过江南，对此何曾有半点直观的印象？且相比工业社会来说，当时的环境亦无吝于人间仙境，对于环境保护，石越更加没有迫切感。此时亲眼所见，内心的震撼，绝非潘照临、陈良等人所能理解。

到了京兆府，石越更觉关中的残破。此时的长安城，规模不过相当于唐代长安的皇城而已，而人口更是远不及开封府。因为地方官制改革初兴，陕西安抚使根本没有衙门，石越暂时便住在原来的永兴军知军府衙。此时陕西路转运使刘庠等人尚未上任，石越会见了陕西大小官员之后，便开始筹建陕西路安抚使衙门：择址开府建衙，在吏部安排的幕职官员到齐之前，要由潘照临与陈良二人，负责起处理全部公文的重任，以尽快让安抚使衙门运作起来，更快的度过地方官制开始的一段混乱期。对于森林被砍伐痛心疾首的石越，亲自召集工匠们，设计了砖石结构为主的安抚使衙门后，便带着侍剑与一群护卫，巡视各州县去了。

熙宁十年二月。陕西路，同州。沙苑监。

沙苑监知监，亦即是同州通判赵知节，小心翼翼的陪同着几乎是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新任安抚使石越，视察着这个占地一万五千余顷、监马六千匹的庞大牧场。沙苑监地处渭水与洛水之间，是王安石推行保马法后，唯一一直保留的牧马监，也是眼下大宋最大的牧场之一。宋朝诸牧马监一直效率不高，从熙宁二年至熙宁五年，黄河南北十二牧马监，每年出马不过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使用的战马，竟然只有区区二百六十四匹！而十二牧马监占了良田九万余顷，每年要花费将近五十四万贯的成本，所得到的马匹的价值，却只有区区三万余贯，还不到成本的零头，一年净亏损五十万贯！

难怪王安石铁了心要搞保马法。

置办牧马监既无效率，又浪费国帑，即便是可用供给骑兵使用的马匹，上了战场，往往也不经战阵；但若采用保马法却扰民不便，一不小心就害得百姓家破人亡。完全依赖贸易市马，更加不是长久之道。唐代最盛之时，监马有七十万匹，开元时也有四十五万匹，而现在的大宋，在与辽国互市马匹之前，军中之马与监马全部加起来，都不过十五万多匹。与熙河、辽国市马之后，情况略有改观，但是至熙宁十年为止，军马加监马，总数也不过二十二万余匹。而国家马政则处于混乱之中，基本上是牧监与民户养马并存，因为许多牧监废置之后，田地已租

给百姓，一时无法收回，只好让保马法继续存在。

石越未到陕西，便知西北第一要务是西夏军务，而马政是军务中极重要者，因此沙苑监在他的行程中，自然便成了很重要的一站。

赵知节早就听说石越的大名，这时候见他仔细观察沙苑监的凉棚、泉井、马厩，忙在旁边介绍道：“牧马之法，春夏出牧，秋冬入厩。此时方及二月，所以马都在厩中，监兵小心照料，就是盼着这些监马能生马驹。凡生一驹，便可赏绢一匹。”

石越点点头，信步走近一匹黑色的牡马前，从马槽中抓了一把饲料在手里，细细拨弄了一下，脸色立时沉了下去，“怎么全是小麦秸？”

没有人想到“书生”出身的石越居然还懂这些，赵知节心里一紧，忙陪着笑说道：“不敢欺瞒石帅，沙苑监经费吃紧，不得每日都喂黑豆与豆饼。”

“经费吃紧？”石越回头睨视赵知节一眼，冷笑道：“朝廷是按马与监兵给钱给粮，焉有经费吃紧之理？”

“这……”赵知节一时口结，额头上已浸出汗珠来，低声忙不迭地说道：“石帅明见，下官当立即追查，看下人……”

石越转过头，不待他说完，便又冷冷问道：“赵大人，这沙苑监每岁生驹多少匹？”

赵知节愣了一下，连忙回道：“回石帅，本监每岁生驹六百匹。”

“六百匹？！”石越轻轻哼了一声，又问道：“全监有牝马几何，牡马几何？”

“牝马三千匹，牡马六百匹。”听到石越问得如此详细，赵知节竟是越来越紧张了。但石越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四岁以上的牡马与牝马又分别有多少？”

“四岁上的牡马有四百匹，牝马二千匹。”

“那么赵大人，你告诉本帅，二千匹四岁以上的牝马，为何每岁仅产马驹六百匹？”

“这……这……朝廷……朝廷定额如此。”赵知节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道。他这时已经知道石越实不同于一般的官员，不好糊弄。

“定额如此？”石越再次转过身来，望着赵知节，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忽然莫测高深地一笑，道：“赵大人，十年寒窗不易呀！”

“下官不明白石帅……”

“罢了。”石越笑着摇了摇头。也不再多说，只是一面检视一面细心询问。赵知节更是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应付着。

如此好不容易熬过两个时辰，石越一行才打道回同州。赵知节正如蒙大赦般的松了口气，方送着石越一行出了牧场，便听到“嗖”的一声，从牧场之外的一片树林中，一支弩箭破空而来，射向石越。“有刺客！”赵知节张口欲喊，却忽然间失声，竟是喊不出声音来。待他稍稍定神，便见石越已经跌下马去。赵知节顿时吓得双腿一软，竟瘫倒在地。

石越一开始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刺杀了。他方骑在马上，便见侍剑忽然扑来，抱着他一道滚下马去。待到他回过神来，才知道竟然有人真的要刺杀自己，若非侍剑应变神速，他只怕已经中箭了。

此时众护卫早已冲上前来，用身体挡住石越与侍剑，一面高声呼喊，一面射箭还击。石越此时脸白唇青，头脑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要如何处置，听由着侍剑将自己搀扶起来，便听侍剑一面叫来几个护卫，将石越团团护住；一面厉声喝道：“别放跑了刺客。”大声指挥着护卫们包抄刺客。

那刺客显见箭术极好，不过一击不中，已无机会。他在树林之中跳跃还击，且战且退，但是二十余箭之后，箭袋早空。只得横下心来，骑了马从林子的后面冲了出去。刺客刚刚冲出树林，包抄过来的护卫也正好赶到。一个亲兵挥动套马索，长长的绳子如同一条长蛇一般飞向刺客的坐骑，那刺客身手却也实在了得，眼见套马索飞近，身子暴然伸长，空中刀光掠过，竟将绳子砍断了！那亲兵骂了一句粗话，正觉沮丧，忽听到刺客的坐骑一声悲鸣，轰然倒地。原来另外一个亲兵趁机用弩机射死了刺客的坐骑。

众人顿时发出一声欢叫，数十亲兵护卫把刺客团团围住。这时候，众人才看清楚这个刺客的长相，却是一个五短身材，貌不惊人的中年汉子。他被众亲兵围住，犹自握紧刀柄，横眉怒目与众人周旋。

侍剑见刺客已被围住，石越再无危险，竟取了兵器弓弩，亲自上阵。他心中甚是恼怒，见着刺客还想负隅顽抗，因怒声喝道：“你好大胆子，还敢拒捕！”

那刺客哼了一声，冷笑道：“束手就擒，也难逃一死。有种就上

吧！”

“你倒是颇有自知之明。”侍剑出言讥道，“不过世间有求死不得之时。”说罢，脸色一沉，厉声喝道：“生擒了他。”

这时除了保护石越的亲兵，其余的护卫早已全部围了上来。几十个人用弓箭、弩机瞄准刺客，防他逃脱，另有几个亲兵则取出套索，围着刺客绕起圈来。僵持几分钟后，一个亲兵见刺客有一瞬间背向自己，按捺不住，大喝一声，手中套索飞了出去，那刺客的确是武艺出众，纵身一跃，竟避开了飞来的套索，但他尚未站稳身形，便觉得左手传来一阵巨痛，一支弩箭正中他臂膊。他听到侍剑说要“生擒”，便把全部注意力用在防范使用套索的亲兵身上，那料到正是侍剑本人，在他露出破绽之际，给他来了一箭。

他游目四顾，见侍剑手中端着一把钢臂弩机，正在朝他冷笑，当真是气不可捺，暴喝一声，右手的弯刀脱手而出，掷向侍剑。这一刀掷来，力道颇劲，侍剑也不敢逞强硬接，侧身一让，那刀便擦着侍剑飞过，切入他身后二十步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中。几个善射的亲兵看准机会，数箭齐发，刺客左臂中箭，身形已不似之前那么灵活，躲闪不及，右臂和左腿又各中一箭，一时忍痛不住，扑腾一声，竟是跪倒在地上。几个亲兵立时跳下马来，把刺客捆了个严严实实，众人恼他之前用箭伤了几个弟兄，动手之间，便毫不客气，有人装做不小心，把他左臂之箭又狠狠往内推了一把，刺客惨叫一声，竟是痛晕了过去。

侍剑大吃一惊，忙道：“千万别弄死了他。石帅还要审问。”

一个亲兵笑道：“这厮胆子太大，兄弟们一百来人在，他也敢行刺。”

“差点便让他得手。”侍剑冷冷的说道，“日后石帅出行，不单前后要有人，两旁也要多加人手护卫。幸好今日活捉了他，若让他跑了，以后传扬出去，我们便全成饭桶了。”

同州。冯翊城。州衙。公堂。

石越一身紫袍，坐在公案之后。肃然站立在公堂两旁的，是石越带来的安抚使衙门的亲兵。同州的官兵与衙役，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州衙之外警戒。同州知州王世安与通判赵知节叉手站在石越下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王世安不时抹着额上的冷汗，在自己地面上出了如此严重的问题，青天白日，居然有刺客行刺堂堂的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他的罪责绝不会太小。他偷眼觑视石越，却发现石越如同一尊石像一般，脸上不带丝毫表情，不免越发的不安起来。

石越看了王世安一眼，见他如此紧张，不由好笑。他早看过地方官员的考绩，王世安与赵知节都算是不错的官员。同州从熙宁八年开始，到熙宁九年底，两年之内，由地方士绅与富商捐建的小学校达到十三所。虽然这是因为朝廷法令倡导，出资建学校者可以抵税，这才让民间办学之风兴盛起来——将税交给官府也是交，办学校还能在地方上博个好名声，这种好事，一般士绅富商，都乐意为之，但是也因为如此，各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之前石越在经过耀州巡视之时，就发现耀州名义上办小学校十八所，实际上只有八所是真正出资兴办符合国子监要求的。其余十所，都是用族里的传统义学来滥竽充数，各族里的豪强却借此机会少交税。但是在同州，这十三所小学校却是相当的正规。同州城里最大的一所小学校，有十间校舍，三百人的规模，教材都是从京兆府特意买回来的。其中还有白水潭学院最新的成果——

由桑充国与程颢主编的专门针对各级学校学生的字典《九经字汇》。这部字典中，收罗了九经中所有的汉字，逐一注音注释，石越翻阅之后，还整整一夜未眠，写了封长信给桑充国，把一整套汉语拼音体系做了详细的介绍，希望他们在下次修订之时，有所裨益。虽然汉语拼音无法照搬，但略做修改之后，亦可以是传统注音符号体系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然石越并不知道，这《九经字汇》只是桑充国与程颢雄心勃勃的《熙宁大字典》编撰工程的一小部分，而其最初的倡议，却不过是王昉的灵光一现。

而最为难得的是，同州的小学校甚至还都开了箭术课。

除了在学政方面的成绩之外比较突出之外，同州在其他诸方面也算中规中矩。由此可见，王世安与赵知节，还是有一定吏才的。这次在同州出现刺客，自然也怪不得他们两个。但显然，他在沙苑监的态度，吓坏了这二人。正想着这些，却见侍剑大步走了进来，禀道：“石帅，刺客醒过来了。”

“立即审问。”

“是。”侍剑答应着，欠身退下，过了没一会，便把刺客押了上来。

此时那刺客身上的伤口已经被简单的包扎了一下，被几个亲兵枷了枷锁，粗暴的推上公堂，他竟然也没有表露出什么惧意，只是抬头打量着石越。“放肆！”侍剑朝着刺客的伤口狠狠的一按，把他的身子按了下去。那刺客伤口再次破裂，却咬住了嘴唇，哼都不哼一声，只是狠狠的盯了侍剑一眼。

石越见他眼睛中凶光毕露，已知此人必是亡命之徒。当下朝侍剑使

了个眼色，侍剑连忙放开刺客。石越也不拍惊堂木，径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刺客似乎未见过如此审讯之法，既无人喝“威武”，也无惊堂木，连石越问话都波澜不惊的，公堂之上，只有一种静穆带来的压力。

他突然有点被激怒的感觉，回道：“我无名无姓。”

石越却并没有追问，似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继续问道：“你受何人指使？为何行刺本帅？”

“……”刺客一阵沉默。

“我劝你还是说了的好。”石越的声音似乎是在和一个死人说话，“你既然做了这种亡命之事，想来也知道后果如何。本帅也不骗你，你必死无疑。但是死之前，你若从实招供，还可少受一点皮肉之苦。行刑前，本帅让你大吃一顿，不为饿死之鬼。”

“……”刺客依然沉默。

石越竟是笑了起来，道：“你是西夏国相梁乙埋派来的，是吧？”

那刺客似是吃了一惊，诧异道：“你，你如何知道？”他这么反问，却是自承了。王世安顿时脸色大变，说道：“岂有此理？你果真是西夏的刺客？”西夏派遣刺客行刺宋朝重臣，已是赤裸裸的挑衅。

“即便他承认，梁乙埋也不会承认的。”石越又向刺客说道：“其实你区区一个刺客，也没什么好审问的。本帅不过例行公事，结个案好存档。然后便借你人头一用，是谁派你来的，本帅自然会你的人头用石灰制好，再用匣子盛了，送到西夏边境守将那里，托他转赠。所以你最

好把主使者说清楚了，免得本帅送错人。”

那刺客虽然早已知道必死无疑，此时被石越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出来，心中还是不由一阵绝望。那一点点强横，早已飞到九霄云外。“我，我……”

“把他带下去，将人头用本帅的关防封了，送到西夏去。”石越挥了挥手，正要退堂。忽然一个亲兵走了进来，跪禀道：“大人，衙门之外有人求见，自称是大人故识，知道刺客来历。”

“故识？”石越不禁愕然，问道：“有名帖么？”

“他说仓促间没带名帖，只说叫何畏之。”

“何畏之？”石越腾的站了起来，说道：“请到后堂相见。”

“参见学士。”何畏之此时的打扮，俨然一行商。

“不必多礼。”石越笑道：“先生如何到了同州？”说着，一面请何畏之落了座。

何畏之道：“在下是来同州买马，不想学士也到了同州。因听到有人行刺学士，方才又在街上见到刺客的模样，原来却是曾经见过的。故此敢来知会学士。不知学士是否已审出真情？”

“哦？先生认得刺客？”

“曾见过数面，此人叫贾祥，原是在凉州一带走私马匹的，听说也曾做过山贼。”

“原来如此。”石越淡淡一笑，道：“多谢先生指教。”

何畏之见石越神色间似乎并不以为意，知道石越必然是审出了贾祥的来历，因说道：“不料西夏人如此胆大妄为，竟然敢收买刺客行刺学士。”

石越微睨何畏之一眼，笑道：“先生如何说是西夏人指使？”

“眼下天下视学士为肉中之刺，必然除之而后快者，除西夏亦无他人。”何畏之因问道：“只是不知学士欲如何处置贾祥？”

“置其头于匣中，谁人指使，便送还予谁。”

“此非上策。”

“何为上策？”

“今日之刺客，与古时不同。古时刺客为义轻生，今日无非为钱而已。学士何不将之收归己用？每个刺客都有进入西夏的法子，能轻易潜入西夏都城。将其先关押起来，到将来有用的时候，许以重金，令其潜入西夏都城，大肆暗杀破坏，可收奇效！一刀杀掉，实在可惜。”

石越沉吟许久，终于还是摇了摇头，笑道：“先生之策虽善，然此辈实在不可信任，万一反噬，后果不堪设想。且眼下亦需要有一个办法，来威慑刺客。”

何畏之奇道：“威慑刺客？难道还有刺客不成？”

石越便把潼关遇史十三的事情说了一回。何畏之因笑道：“史十三在下倒也曾听说过，他本是汉人，好任侠，身上有十几桩命案。官兵追

剿急了，才逃入西夏，至今有十余年了。不料竟成了刺客……学士若有机会收为己用，将来有事于西境，必为良助。至少，若有其为护卫，刺客必不敢上门。”

石越默然一笑，忽想起一事，因问道：“先生说是来同州买马？”

“正是。今年边境互市之好马，都被朝廷收罗，民间难以买到。在下听说同州有好马卖，所以来此求购。”

“好马？！”石越霍然一惊，“敢问先生，可知是在何处买？”熙宁九年与熙宁十年，大宋市面上一切良马，都优先供应军队。以装备整编的骑兵部队，民间能买到的，都是做不了战马的马，怎么可能同州还有好马买？

“听说是在延祥镇。”

“延祥镇？”

“不错，便在沙苑监附近。”

“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求……”石越霍地站起身来，注视何畏之，说道。

“学士但请吩咐。”

“我明日就要回长安，此间尚有一事……”石越的声音低了下来。

熙宁十年二月，亦即西夏大安三年二月。这是夏国王李秉常“亲政”的第二年，这一年，他十七岁。

西夏都城，兴庆府。

“国相，在讲宗岭建一座城寨，果真如此重要？”李秉常一身党项服饰，骑了一匹黑色骏马，笑着问梁乙埋。

“讲宗岭紧逼东朝的环庆路，位置险要。我西朝想要谋取熙河，此处不能没有城寨为据点。”梁乙埋沉声道。

自从熙宁以来，王韶经营熙河，梁乙埋每次出兵，每次都被王韶戏弄。甚至和别的宋将交手，他也没有占到过便宜：有一次他亲率一万精骑去诱宋将刘昌祚二千人出击，刘昌祚中计，二千人马穷追不舍，被一万精骑包围。不料刘昌祚勇敢过人，且战且退，一万精骑硬是吞不下他的二千人。一个酋长冲得太前，被刘昌祚一箭毙命，全军士气大落，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刘昌祚突围而去。此事被梁乙埋引为奇耻大辱，立誓要与宋军再决高下。但这几年来，宋朝国力日长，而熙宁七年的大旱，也殃及到西夏——草木枯死，牛羊没有草料，死了不少。在边境之上，西夏也只能扰扰边而已。但长期的平静是不符合梁氏的利益的，一来熙河地区控制宋朝手中，如同腹部被人时刻用一把小刀顶着一般，寝食难安；二来梁氏以女主专国，外戚当政，若无战争来转移矛盾，国内就难

免会有冲突；三来以河西之地与宋朝这样的庞然大物一直和平共处的结果，只能是刀子钝了以后被宋朝吞并，这一点，奉行军国政策的西夏君臣，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自从李秉常亲政之后，梁乙埋便开始日夜不停的鼓动小皇帝，请他至少要亲率大军，到银州与夏州地区去向大宋耀武扬威一次，并且开始着手准备谋取熙河。而在讲宗岭建讲宗城，就是梁乙埋谋取熙河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母后说，东朝皇帝重用石越、司马光，整军经武，暂时还是莫要惹他们才好。”

“陛下！”在西夏国内部，臣子都用皇帝礼称呼着自己的君主，“东朝皇帝整军经武，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兼并我大夏国。难道我大夏要等他们一切准备好了，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才动手么？赵顼小儿把石越派到陕西路来做安抚使，位权之重，东朝开国以来未曾有，其意甚明，就是针对我大夏。我大夏岂可坐以待毙？”

“国相言之有理。”李秉常忽然转过马头，向身边一个将军问道：“李清，你以前是宋将，我听说东朝有所谓震天雷，威力巨大，果真如此么？”

李清在马上微微欠身，说道：“陛下，臣归夏已久，震天雷听说是石越发明，臣却不曾见过。”

“陛下。”梁乙埋道：“臣派人去北朝打探过消息，震天雷虽然厉害，但是也不是有了就可以天下无敌。凭着东朝愿意把震天雷卖给北朝这一点，就知道其实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吓人。臣贿赂北朝将领，得了三颗震天雷，正在吩咐工匠仿制。若是成功，我西朝也有震天雷！”

李清望了梁乙埋一眼，梁氏位高权重，在国中一手遮天，他区区一

个降将，自然不敢当面惹他。但是所谓“仿制震天雷”，却不过是自欺欺人，辽主何等英明，国中最出色的工匠夜以继日的工作，试图仿制出震天雷来，但是火药配方一直无法解决，威力远不如宋朝。而且运输更是麻烦。西夏又有什么办法解决辽国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宋朝图谋兼并西夏，已是公开的秘密，李清早听说在横山地区，有十几个宋朝和尚在那里活动，边境守将明知道这些人不怀好意，却是奈何不得——横山蕃就是信佛！没有十足十的证据，谁敢去逼反他们？要知道这些和尚在那里，专门替百姓念经超度，治病救人，声望极高。除此之外，不断的有奸细向西夏渗透——这些人利用西夏招揽宋朝沿边熟户入境耕种的机会，随着投奔西夏的各族农民们一起潜入。从前几天灵州城抓获奸细的情况来分析，宋朝的奸细已经很深的潜入到西夏国境。对于这些情况，身为降将的李清，感觉非常复杂。这么多年以来，虽然也算身居高位，亦没有被疑忌，但他依然不喜欢西夏，特别是讨厌党项人那丑陋的发型与服饰！

“既然如此，国相，你便好好把讲宗城给我建起来，过几月，我要带大军去银州打猎！”李秉常嚣张的声音打断了李清的思绪，他把目光投向梁乙埋，正好梁乙埋也在用眼角看他，二人的目光电光火石的一碰，便立即分开了。“李清，你再给我讲讲东朝的事情，那开封府究竟是怎样的？”

“是。”李清开始讲起那不知道向李秉常讲过多少次的繁华的开封城，虽然那座城市，他也只去过一次，而且是自己都不记得了的哪一年。但是自他口里说出来，却是那么的熟悉。梁乙埋讥讽地看了李秉常与李清一眼，“讲吧，慢慢讲吧。让小娃娃向往东朝的繁华，也不是坏事。”他的目光，却投向了天空，一只大鹰从那里飞过，“那才是我梁乙埋的志向！”梁乙埋在心中悠悠叹道，他早已经不记得，若从血统上

来说，他其实是个汉人。

李清回到府上时，天色已经全黑。兴庆府永远比不上开封府，这里虽然是都城，但是夜生活只有贵族们才有得享受，而且又是那么的单调。

“将军。”熟悉的长安口音，李清心中闪过一丝温柔，但是也只是那么一瞬间。他冷冰冰的回应：“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今天在集市买到一点长安产的青茶……”一双雪白的小手捧着一小袋茶叶，怯生生的递到了李清面前。

李清注视着这袋青茶，目光终于慢慢的温柔起来，他叹了口气，道：“多谢你。”

“那奴家告辞了。”

望着远去的纤细的背影，李清微微摇了摇头。他走进“书房”，取了供在架子上的一柄宝剑，找了块布，坐下来，开始擦拭。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夫君。”

李清没有抬头看他的妻子，他在西夏有一妻两妾，妻子是党项人，一个部族首领的女儿，姓卫慕，没有名字。生有二子一女。最大的儿子都已经十二岁。真是可怕的年龄。

“那个女人不是普通人。”卫慕氏似乎习惯了丈夫的神态。

“我知道。她是史十三写信让我暂时收留的。”

“那个马贼？”

“对，那个马贼。”

“所以她时常鬼鬼祟祟的，你也容着她？”卫慕氏的话虽然是指责，却说得非常的温柔，温柔得几乎不象是党项女人。

“既然是史十三寄托的人，纵然是奸细，我也得容着她。”李清面无表情的说道，把手中的剑插入鞘中，小心的放好，一面说道：“我可能要去一次讲宗岭，然后皇上可能还要去银州，我也要随驾，回来之时，也许要六月份了，家中之事，拜托你了。那个女人，便随她做什么好了。总之不要招惹，不要得罪。”

“是。”卫慕氏应道，并没有多问。

“儿子和女儿，单日习武，双日习文。和汉文先生说，若是不用功，便往死里打。李家的后代，不可骄惯。”

“是。”

“你也要多多保重。”

“是。”卫慕氏的眼中，忽然一阵晶莹。

大宋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临时驻节衙门。

“整编完毕的振武军第一军，以及神锐军第一军、第二军，将在下

个月授予军旗，正式采用新的禁军旗号，神卫营第三营、第五营将入驻延州与绥德，这两支部队还携带了一种新式火器。最成问题的是侍卫马军所辖骑军迟迟不能整编成军。因为整编速度太慢，如今沿边各军的建制与番号也很混乱。”安抚使参议丰稷非常有条理的向石越报告着陕西路的兵力，让人很难想象他到任尚不及二十天。

“侍卫马军整编速度这么慢？枢府不是优先完成对沿边西军的整编么？”石越有点奇怪，再怎么一个慢法，一年半的时间，不可能连一个军都整编不出来。

丰稷笑着纠正道：“枢府是优先完成殿前司马军的整编，其次是对西北，再次是河北，最后是东南各路。殿前司禁军号称最为精锐，担负着拱卫京师之重任，枢府绝不会等闲视之。战马之供给，据下官所知，除了殿前司四骑军之外，还要先配置给侍卫步军司所辖的神锐军。枢府认为在军队整编之前，边防应当以防守为主，而且我们西军还有蕃骑可用，所以纯骑兵军的急迫性低于马步混编军。一年半的时间，整编出马步军十三个军来，已经是很快了。”

“那神卫营呢？为何才给西军两个营？”

丰稷下意识地看了四周一眼，厅中除了石越、侍剑与潘照临、陈良两个幕僚之外，并无他人，他自失地一笑，道：“石帅一定早已知道，二月初一，听说兵器研究院试验成功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火器，下官揣测枢府是打算将其他的六个神卫营全部装备这种火器。下官也听到传闻，说枢府打算扩编神卫营，将八个营的计划增加到十八个营。”

石越不由微微一笑，他早已知道兵器研究院终于试制成功了火炮。只不过这种火炮暂时来说成本较高——那是熟铜铸造的炮管。兵器研究

院正在夜以继日的试验采用铸铁或者钢管制造炮身的技术，以求大幅度降低成本。火炮的诞生，虽然威力惊人，在试验中一炮轰穿了一堵砖墙，但是赵项却并没有大肆声张，反而下令保密。因此即便是可以接触到大量军机的安抚使参议丰稷，也不知道这种新式火器的名称。石越自然也不敢随便泄露军机，只是不置可否的点点头，又问道：“那第三营与第五营携带的新式火器，又是什么？”

“只知其中有一种名为‘万人敌’，是沈存中设计的。其余的详情便不得而知。”

石越微微颌首，笑道：“看来禁军的情况暂时就是如此了。昨日接到消息，环州附近的讲宗岭，有许多西夏人出现，似乎在屯积木材。估计西夏人是想在那里建座城寨。梁乙埋是存心不给我安稳日子过。”

丰稷早已知道西夏国相梁乙埋派刺客行刺石越之事，到此时为止，石越陆续“赠送”给梁乙埋的人头，已有三个之多。但让人奇怪的是，虽然安抚使衙门守卫森严，石越出入警蹕，但是为了“区区”三千两黄金，却一直有许多的刺客前赴后继。他皱眉道：“梁乙埋脸皮之厚，古今少有。送了三个人头给他，他还一直喊冤，一面却变本加厉的派遣刺客。如今又算计起讲宗岭，若是任其施为，日后环庆无宁日；若是派兵去阻止，却是轻开边衅，只怕朝廷不肯。”

“讲宗城绝不能让梁乙埋筑起来。”潘照临忽然插道，“此处对环庆是极大的威胁，卧榻之侧，岂能容人酣睡？边境冲突是小事，几十年来宋夏边境有过几日安宁？”

丰稷却忧道：“听说李秉常生性冲动，怕就怕他大举入侵，一旦损失大了，御史台肯定不会放过。到时候两府便会叫我们背黑锅。”

“不给梁乙埋一点厉害，他会没完没了。搞不好哪一天他就跑到我大宋境内来筑城了。眼下让他修，修到一半，一把火烧了他的。”石越对梁乙埋算是恨得牙痒痒的了，“我们也不必管两府，有黑锅我也背了。”

“便是想拔了讲宗岭，兵少了只怕不行。”

“七天之内，刘昌祚与王厚都会到任，王厚归李宪管，李宪暂时还在京师回不来，不好越级调他的兵。刘昌祚归高遵裕管，讲宗城，便让刘昌祚去拔了。再派人去京师，问问兵部职方司，到底要何时才能在陕西设分司，帮我来清理这些刺客。”石越显然是在心里筹划已久了。

潘照临摇了摇头，道：“职方司是指望不上了，求人不如求己。眼下还得靠自己。”停了一会，又道：“高遵裕是烈武王高琼之孙，当今太后之从父，亲贵无比，非等闲之人。如今为羌部总管，在羌人之中，威信仅次于王韶。如此重大决策，公子不与他商量，仅以一纸传文，说不定会别生事端。”

丰稷与陈良也一起点头称是，道：“潘先生所言有理。”

石越笑道：“那便先听听他的意见，正好我也应当去沿边诸州看看，趁此机会，亲自去一次渭州。”

“这……还请石帅三思，沙苑监之事未远，石帅不可掉以轻心。下官以为请高遵裕来一次京兆府便可。又或者公文往返，问其意见，也已是尊重。”

石越笑道：“如此怎能表示我的诚意？更何况朝廷令我帅陕西，我总不能因为有几个刺客，就连渭州都不敢去，打起仗来可怎么办？”

“石帅真儒者也！”丰稷对石越的胆气十分佩服，忍不住拍了句马屁。

石越不由莞尔，笑道：“差远了，先贤临死从容正冠，我在沙苑监却可称狼狈。这胆子，委实是被梁乙埋练出来的。”

丰稷笑了笑，心里自是不肯相信的。却听石越又说道：“相之，你这次却不必跟我前去，此间事务还要麻烦你与子柔。我与潜光先生去渭州便可。”

“是。”丰稷与陈良忙欠身答应着。

石越又转向陈良，道：“子柔，若何莲舫来此，你便请他多等几日。”

“何畏之？”陈良不觉愕然。

“正是。我托他办点事情。”石越笑道，“晚上刘希道遍请京兆府官绅，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刘希道的面子，我不敢不给。”

丰稷笑道：“却是有人敢不给刘希道的面子，下官听说监察御史景安世与朱时都拒绝了。监察虞候向安北与副使段子介也不肯出席。”

“他们是监察官。”石越淡淡道。

丰稷却摇头道：“我看没这么简单，景安世是吕相公的门生，朱时也算是王介甫的门生，又与邓綰家是世交，二人纵然不是监察御史，也是不肯赴刘希道的宴的。”石越霍然一惊，与潘照临相视一眼，二人脸上都露出一丝苦笑。石越再也想不到，陕西路的监察御史，竟然有这样的背景！丰稷似乎没有看见二人的表情，尚兀自说道：“向安北与段子

介却是两个忙人，这二人到陕西的第一天开始，就四处调阅卷宗，听说要给陕西的所有武官各建一份档案。汉将倒也罢了，那蕃将的档案，还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个建法……”

他滔滔不绝说了好一会，才似忽然醒悟自己话太多，笑着赔了几句罪，这才告退离去。潘照临待丰稷走了后，便也告退。石越见陈良神色间颇有迟疑之色，似乎有什么话想和自己说，因笑问道：“子柔可是有话想说？”

陈良抿了抿嘴，欠身道：“学生是有点事想请教石帅。”

石越已觉得有点疲惫，本想去泡个澡然后养足精神参加刘庠的晚宴，但他刚刚想委婉对陈良说有什么事明日再谈，抬眼间却忽然看到陈良眼中闪过一丝不自信的神色。他心中一动，连忙把话咽了回去，笑道：“子柔但说无妨。”

在石越的所谓“幕府”中，陈良虽与潘照临并为石越的两大幕僚，但后者一切机密无所不预，但有所言，石越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在礼仪上，石越以师礼待之，而潘照临无论石越官做得多大，也一贯只称“公子”而已。而陈良却一向只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间或给石越提供一些典故礼仪法令方面的意见，不要说潘照临，便是比起以前的司马梦求，也几乎称得上是黯淡无光。石越虽然敬重，但也不过以门客之礼待之。便是外间之人，颇有知道潘照临的，但陈良却少有人知，甚至是想拍石越马屁的人，也是拼了命的讨好潘照临，而不太在意陈良。

而陈良也自认才华不及潘、马，因此甘居人下，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但如此时日一久，便连石越有什么事情，也越来越多征询潘照临的意见，而不知不觉有点忽略陈良了。而在陈良本人，则觉

得潘照临有帝师之材，无论哪方面都远胜于自己，因此主动向石越提供建议的情况，也越来越罕见了。

这种不知不觉间形成的惯性，当事人是很难觉察到的。便是石越，此时也并非是意识到了这些，而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尊重。在石越看来，当自己的地位越高，敢和自己说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他语气稍重，甚至是一个脸色的难看，就会令人噤若寒蝉。因此，鼓励别人在自己面前发表意见，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石越也并不是时时刻刻能记住堤防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个人的位置越高，听到的赞美便远远要多过批评，甚至根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自信心便也会不知不觉的开始膨胀，这是石越也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一次，他不过是偶然的记起来了这件事而已。

但却让陈良大受鼓舞。

“石帅来陕西后，已经察访了陕西内地的许多州县。这陕西一路之政，无非是西事、民政。石帅至陕西，不先去延州、庆州、渭州诸边郡，而先巡视内地州县，显见原本是以民政为先的。陕西一路百姓，困于弊政久矣，闻石帅来陕，莫不翘首以待，如久旱盼甘露，莫不冀望石帅能解此一路之倒悬。但石帅自沙苑监归来后，却无一纸之令下，而每日与僚属商议者，皆是西夏情弊、西军整编、兵力部署、将校才德，今日会议之后，又要亲自前往渭州……学生不明白的是，石帅是于陕西民政，已有成竹在胸，还是竟要锐意进取，以西事为先？”

陈良一口气问完，脸色已是激动得有点泛红。

石越却是再也没有想到陈良会问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他颇觉尴尬，沉默良久，才不无回避的说道：“子柔质问得极是，但是陕西一路，无

论西事、民政，都极为棘手。我虽想以民政为先，但朝廷推行新的地方官制，须得给地方留一个缓冲期，而西夏梁乙埋咄咄逼人，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不除西患，难言治陕啊！”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陈良满意，“姑且不论是‘不除西患难言治陕’，还是‘不能治陕难除西患’，学生敢问石帅，如今可已经有了治陕之成策？石帅可已经找到了治理陕西之关键了么？”

石越这时终于坐不住了，红着脸站起身来，朝着陈良长揖一礼，道：“还要请子柔赐教。”

“不敢。”陈良连忙避开石越这一礼，起身欠身抱拳道：“学生这一路随石帅察访诸州县，深感陕西百姓之苦，过于他路数倍，因此殚精竭虑，想要为这陕西百姓做点事情。但恨学生才疏智浅，虽略有愚者之得，看出陕西之病根，却奈何找不到药方。”

“子柔且说说这病根是什么？”

“学生以为，陕西民政，其实只有三件事——水利、淤河、役法。而归根结底，只有役法一件事。”

“愿闻其详。”石越这时也不觉得疲惫了，一面请陈良坐了，又吩咐下人换了茶，竟准备长谈起来。

“陕西一路几乎无河害，却常受旱灾与山洪之困。因此兴水利，开通诸渠，使其能灌溉关中，便至关重要。秦国富强，是因为郑国渠；汉唐关中号称‘天府之国’，靠的也是水利。倘若能重修水利，恢复汉唐旧观，关中可再为天府之国，陕北亦不失于富裕。这淤河其实也是水利的一部分。淤河为田，既可减少河害，巩固堤防，又可得良田万顷。天

下之利，莫大于此。然而，此二者，前人并非不知道，实是不能为。为何？症结所在，便在役法！”

“役法？”

“正是。”陈良双目炯炯放光，侃侃言道：“学生以为，国朝最大的病症，就在役法。大宋采用的，名义上是唐德宗时杨炎制定的两税法，讲究的是‘量出以制入’，朝廷根据财政支出定总税额，分摊到州县；又按丁壮与财产定户等，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杂徭、各种杂税一律取消。大宋之所以不抑兼并，也与两税法有关。因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不需要抑制兼并。这也是大宋立国与唐初立国之异。”

“然而，两税法中，百姓在交纳两税之后，是不需要再服任何徭役的！但国朝承五代之弊，两税之外，又有什么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要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论主户、客户，一体交纳，等于是两税之外，再征了一次人头税。百姓之负担，较之两税法，已经变重。特别无地的百姓更深受其害。但最为不堪者，却是交了两税与丁口之赋、杂变之赋以外，还要服差役！”

“本朝差役，五花八门。有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的衙前，有掌管督催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等等……衙前丢失损害官物，要自己赔偿，经常赔得倾家荡产；里正、户长摧不来拖欠的户税，也要自己垫付，往往垫得卖妻卖女；至于什么承符、人力，什么弓手、壮丁，则常常要在农忙之时替官府做事，搞得田地荒芜，丰年都会欠收！王介甫看到了差役法之害，想推行免役法，却要收什么免役钱。在学生看来，王介甫是没弄明白，租庸调变成两税法后，

本来就是不应当有差役的。他不去纠正五代以来的弊政，反而承认这些弊政。于是，两税等于租，杂变等于调，他的免税钱则等于租庸调之庸——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为均田制破坏了，杨炎才不得不改成两税法；可本朝不抑兼并，根本没什么均田制可言，这王介甫的‘租庸调’制，又怎么可能行得通？更可恨的是交了免役钱后，差役往往并不能免除。于是役法之祸更烈！本朝若真的想宽政为民，依学生之意，却应当尽废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让百姓一体免役，使两税之外无役税，这才是为百姓着想。但是本朝立都汴京，冗兵冗官，国库空虚，想要轻徭薄赋，毕竟也只能是空想。”

“而陕西一路，百姓所受刻剥，更是国朝之最。尤其是役法，因为与西夏历年交兵，百姓被征发转运粮草，组织乡兵弓手，别处的百姓还可轮息，陕西百姓却几乎无一日可能息肩。兴水利，淤河为田，全是大工程，单靠官府出钱雇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若要征发百姓，百姓已经疲于奔命，实不堪再被驱使。为民谋利反而会变成了害民。故此陕西路最难者，是无钱可用，无人可使！”

这无疑是很有见识的看法，石越原也不是毫无所见，只不过没有陈良想得这么清晰，这时听他说来，沉吟了一会，因试探性的问道：“子柔以为解散一部分乡兵弓手如何？”

陈良摇了摇头，苦笑道：“那要朝廷的敕令，事关军国边防。”

“沿边或者还需要弓手协助守卫，与西夏不接壤诸州县，要弓手何为？”

“怕的是万一。而且此事亦非石帅可以决定。”

厅中顿时陷入沉默当中。石越苦思良久，依然是没有半点法子。须

知兴水利、淤河为田，充足的财力之外，更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但是陕西一路，早就变成了一个边防组织，百姓们在承担了沉重的赋税之外，还要被征发来替军队转运粮草军需，修筑城池要塞，还要组织民兵，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地区，要办大工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不顾百姓死活，强行征发，以蛮横的作风，为了“百姓的利益”反而去置百姓于水深火热当中；或者，从边防机器中来抽调人手搞建设，但是这种可能危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为，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

“不管怎么样，知道了症结在哪里，便总能想到办法。”石越忽然笑道，“今晚我去见刘希望、范德孺，便可以好好和他们谈谈这件事。先把陕西路需要兴建、修复的水利设施与淤河计划按轻重缓急列一个清单出来，大的工程不能做，也可以先做一些小的积累经验。就是没钱没人嘛，给我一年时间，我定能想到办法。”

“石帅……”石越的这个表态，让陈良又惊又喜。

“不过，陕西要大治，到底还是西北平静才行。西事才是真正的病根。”石越低声道，“西夏不仅仅是陕西的病根，也是我大宋最大的病根之一……”

渭州城。王韶回京后，原熙河地区的军事归李宪总管，而秦凤以至环庆一带诸州军的军队，则由渭州经略使高遵裕节制。按照新官制，渭州经略使并不是正式的官职，而只是临时的差遣。此时，定远将军、武经阁侍讲、渭州经略使兼渭州知州高遵裕一身戎装，正站在城楼之上，翘首东顾。

“高帅，始终不见石帅的仪仗。”说话的是高遵裕的部将，翊麾校尉顾灵甫。

“昨日的报告，石帅到了何处？”

“昨日上午石帅便离开了泾州。”顾灵甫言语之中不无担心。石越贵为陕西路安抚使，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若在自己辖区出事，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高遵裕皱起眉头，“再叫两队人马去接应。”

“是。”顾灵甫高声应道，大步走下城楼。城楼之下，两个穿着低级军官服饰的中年大汉眉开眼笑的走上来，顾灵甫远远望见二人，立时大声喝道：“于宗可、李十五。”那两人被吓了一跳，见到顾灵甫，慌忙行了个军礼，高声应道：“属下在。”

“你二人速点本部人马，往泾州方向，去迎接石帅。”

“是。”于宗可壮着胆子问道：“大人，不是已经派了几拨人马去了么？”

顾灵甫瞪了他一眼，喝道：“啰嗦什么？还不快去。”

于宗可慌得一缩头，忙道：“是。”回头却见李十五早已先默然下城而去，连忙快步赶了上去。二人一道点齐本部兵马两都共二百一十人，自渭州东门出城。于宗可笑道：“十五郎，我们兵分两路去迎接好了。渭州驻扎大军，平素并没听说有什么山贼，石帅自然不会有事。不过若能先迎到，必有奖赏，却不能落这个后去。”

李十五脸色却很沉重，道：“派了八拨人马去迎接都没有回信，其中还有马军。于兄还是要小心为妙。”

“瞎，乱操心。石帅贵为安抚使，除非西贼入寇，能有什么事？渭州离西夏远着呢，总不能镇戎军这么多守军连西贼入寇都传不出一个讯吧？”于宗可大大咧咧的摇了摇头，满不在意的说道。李十五一怔，竟是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但是不知道为何，他心中却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宗可见他脸色有异，奇道：“十五郎，你怎么了？难道石帅是你救命恩人？你这么关心做什么？”

“什么救命恩人，胡说八道。”李十五不由笑骂道，一面转身向部下招呼道：“走，我们走小路往潘原去。”

于宗可望望着李十五远去的背影，不由摇了摇头，骂道：“古怪。”一面笑着向兵士们喊道：“弟兄们，我们走大道去潘原。”顿时，他属下的百多人一齐发出欢呼之声。

一路之上，李十五始终紧绷着脸，眉头深皱，心事重重。他与于宗可都不过是从九品小官陪戎副尉，一都的小头目，以前叫“都头”，现在改了名号，称“都兵使”，名字倒是好听了，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官阶大小没变，管的兵没变，甚至下面的士兵，也照样叫“都头”。他的地位，就算比顾灵甫，也差了整整九级，若用磨堪之法，纵使不犯错误，也要整整二十七年才能做到翊麾校尉！若要和几年之内由八品武官直窜为正六品上昭武校尉、拜侯爵的薛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前，他李十五的前途，别说顾灵甫无法相提并论，便是薛奕，亦远远不如。自己的命运曾经因为石越有过一次巨大的转折，这一点李十五并没有过自觉。但他却非常明白，薛奕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因为石越！因此，对于石越任陕西安抚使，李十五内心其实有着巨大的期盼。而且，他对石越还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毕竟曾是他人生永难忘记的事件！

“都头。”

“嗯？”李十五回过神来，望着叫他的士兵。

“我觉得我们不应当这样径直去迎石帅，这样能迎到，早有消息送回。我们不过是白白走到潘原罢了。”

“也对。”李十五想了想，拍了拍那个士兵的肩膀，笑道：“你说的有道理。回头赏你一壶酒——弟兄们，我们从原州边界那边绕到潘原去！”

傍晚。残阳。

经过长途的行军之后，李十五的一都士兵早已疲惫不堪。在副都兵使与两个什将的催促下，勉强行进。但想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潘原城，已经不可能。幸好这是整编过的部队，李十五在心里感叹道。一都之中，什长以上，都曾经在宣武军第一军接受过训练，李十五这样的九品武官，还进过讲武学堂。被称为“西军”的陕西边防军，素来都是大宋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军队，李十五的这些部下，有不少也是经过战阵的老兵，那讲武学堂与宣武一军，在战斗技巧与战法上，能教的其实不多。但是，经过讲武学堂与宣武一军熏陶的校官节级，对于纪律的服从，却是所有未整编禁军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之故，虽然李十五执意要绕一个大远路，手下兵士却不敢有半句质疑。

“头，让弟兄们歇一会吧？”说话的是都中的军法官将虞候邱布。虞候在军中，原来是负责侦察，担任前锋等特别作战任务的将校，但是军制改革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军法官，而人员也进行了大换血。原来勇猛善战的将校，现在大多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小白脸。这也令得这个阶层，在军中不是特别受欢迎。

李十五抬头看了一下天色，摇了摇头，“明日日落之前，无论能不能迎到石帅，都要回去缴令。否则难逃军法。今晚必须赶到潘原城再休息。”邱布嘴唇动了一下，不敢再说。若都兵使临阵退却，军法官有权先斩后奏；但在平时，军法官亦是部属。

“哪是什么？”忽然，副都兵使马康叫了起来。

李十五顺着他的喊声望去，立时怔住了。但只是一瞬间，他就反应过来，跑了过去——一具马尸！绝不可能有马尸被这样弃在路上的。死马也是一笔财富，至少可以好好吃一顿。而且无故宰杀马匹，是犯律令的！李十五跑近几步，脸上肌肉抽搐起来——马是被弩箭射死的，旁边

还有一具死尸！也是被弩箭射死的！

“戒备！”李十五嘶哑的吼声，划破了似血的天空。一百余名宋军禁军，取出自己的弩机上弦，布成了一个圆阵。

“血还热。”邱布捞了一把马血，皱眉道：“死者是蕃兵，还有弓箭和刀。”

李十五已经站起身来，声音如冰一般冷酷：“是蕃部叛乱，弩箭上刻有‘秦帅’二字，是石帅的护卫。”

“啊？！”邱布与马康望着李十五手中连血带肉的弩箭，都惊呆了！

蕃兵叛乱！

“是哪一族的野狗？”马康的肌肉横了起来。

李十五注视前方，咬着牙说道：“这里放烟火也看不见，安排四个人回去报讯，一个去潘原，一个去渭州，一个去铁原寨，一个去新城镇。其余的人，随我去搜索——直娘贼，立功的时候来了！”李十五心中竟感到一阵兴奋。

“是。”马康答应着布置，不多时，便有四人分道而去。

李十五大步回到阵前，瞪着他余下的整整一百名部下，厉声喝道：“弟兄们，有蕃狗作乱，谋害石帅。我们立功的时候到了！救出石帅，必有重赏！——出发！”

从发现马尸处开始，李十五率众循迹向原州方向前进着。一路之上，死尸越来越多。除了蕃兵之外，还发现了宋军的尸体，从打扮来看，无疑是帅府亲兵。而他们的腰牌与刀上刻字，更是证明了这就是陕西路安抚使司的亲兵！但是蕃兵的尸体就比较奇怪，绝不象是秦凤一带的羌人。一路往西，越往西走，李十五与邱布的脸色便越是难看。开始还能找到许多安抚使司的弩箭，后来就越来越少，而死尸中，蕃兵越来越少，宋兵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了被刀砍死的蕃兵与宋兵尸体。

石越亲兵们的箭，已经不多了！

“都头。”忽然，走在前面一个什长跑了回来，禀道：“找到石帅了！”疲惫的脸上，有着一丝兴奋。李十五与马康、邱布对视一眼，三人跟着那个什长快步走到前面的山坡上——就在山坡的下面，有五百左右的骑兵正在仰攻另一个山坡。山坡之上，有一百来人依托着大石头与死马，在结阵抵抗——很明显，他们的马也死得差不多了，否则不会停留在此处与强敌对抗。

李十五一只手紧紧抓住佩刀的刀柄，微微颤抖着，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兴奋，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很难知道石越的亲兵们在此处坚守多久了，但是从种种迹象来分析，石越被叛蕃袭击，很可能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数百叛蕃的衣着打扮，绝非李十五所知的秦凤附近的部落，他们深入渭州来袭击石越，一定是早有谋划，数百人马深入渭州而宋军竟然完全不知情，可以说是丢人丢到家了。也亏得石府的亲兵们能支撑许久。但是眼下最糟的是，自己只有一百名疲惫不堪的步兵，如何打得过五倍于己的骑兵？哪怕加上石越的亲兵，敌人也是己方的两倍多！而且，自己带来的是步军，而石越的亲兵，现在也几乎变成步兵了。但沿边诸蕃骑的战斗力的确是出了名的！进退维谷的李十五转过头，猛的看见邱布有点不怀好意的盯着自己，他心中一凛，目光移到邱布身

后，发现两个大什的军法官押官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邱布的身后。他顿时明白，邱布是对自己生疑了。若自己胆敢临阵脱逃，看邱布的样子，必然先斩自己于此，然后命马康代替自己去救援石越。

——山坡下方传来呐喊怪叫之声，蕃兵们开始了又一次冲锋。

侍剑下意识的摸了摸箭袋。

空的。

尽管尽量节省用箭，但箭还是很快用光了。于是不得不把箭全部集中交给几个箭术好的亲兵护卫，但侍剑的箭还是用光了。他游目四顾，别人的箭也不多了。好在激战许久之后，敌人的箭似乎也不多了。他们放起箭来，已经节省很多。

石越铁青着脸，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这只叛蕃军队是哪里来的。没有人能够突围出去送信，本来希望可以逃到原州，但是现在活着的马匹不到二十匹，尽皆疲惫不堪。撤下部属逃命，石越不仅不愿，而且也不可能。“我绝不会死在此处的！”不知为什么，面临绝境，他竟然没有想象中的慌张。此时，侍剑的左臂中了一箭，用一块袍子随便扎着，不过是止血而已。他的亲兵们，岂码有一半是带伤作战。

“公子放心，这么久了，高大人一定能知道不对的，救兵很快就能到……”侍剑一面给石越打着气，但他话音刚落，一百余蕃兵便骑着马冲了上来。敌人为了节省马力，采用的是轮番冲击的战术。

侍剑红了眼睛，跃上一匹战马，手举马刀，大吼着迎了上去。十几名亲兵纷纷上马，紧紧跟在侍剑身后，如同一群被激怒了的野牛，冲了

出去。另外几十名失去战马的亲兵也拔刀出鞘，随在骑兵后面，大吼着冲向敌军。余下的亲兵则排成一个大圈，保护着中间的石越。

侍剑的长刀挥动、落下，挥动、落下……每一次劈砍，都伴随着血肉横飞，敌人的鲜血沾满了他的衣裳。杀红了眼的一群人，只觉一切在眼前起伏闪动，人类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四旁飞落，战马咕咚咕咚的栽倒，发出悲鸣之声……但是叛蕃却如同数量众多的野狼，疯狂地撕咬着宋军，好象永远也杀不尽一般。马刀在空中相斫，不断的有宋兵勇猛的战死。侍剑身边活着的战友，越来越少……

“我要死在这里了么？”侍剑心里终于冒出他一直不敢想的念头。便在此时，“呜——”号角之声终于从另一侧的山坡上吹响。

在那么一瞬间，所有人都怔了一下。

“援兵！”石越精神霍然一振，一面红色三角军旗之下，结成圆阵的宋军开始缓缓向山坡下移动。即便是隔得那么远，石越等人也可以清晰的看见，来的是大宋禁军！

石越的亲兵们欢呼起来。

援军终于来了！

李十五勒束着部众，缓缓的向山坡下移动。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冒险。以劣势之兵挑战强势之敌，而且是以步对骑，却并无半点屏障。此时再感叹未带盾牌已经迟了，士兵们的勇敢程度，决定着这个阵型的成败。但是他别无选择。好在敌人的箭，似乎不多了。他已经尽可能虚张声势，若能吓跑敌人，自然更好；若不能，也希望尽可能把敌人引到自

己这一面来。

叛蕃们似乎没有想到援兵来得这么“快”。进攻石越的骑兵被撤了回来，叛蕃们把骑兵聚集在一起，观察着李十五的前进。他们也在判断：这是不是一支大部队的先锋？

凭着叛蕃首领对宋军的了解，实在无法想象宋军会具有如此勇气！

“未得命令，不可放箭。”李十五再次重申着命令。临敌不过三发，若是敌人未入射程便放箭，面对强敌，将是灾难性的错误。

圆阵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着。

夕阳映射在宋军平端着的弩机上面，似鲜血流动。两个山坡之间，一片死一般的寂寥。

忽然，怪叫声再次响起。一队叛蕃高举马刀、骨朵，吼叫着冲向李十五的圆阵。

李十五瞪圆了双眼，心里估算着距离：七百步……六百五十步……六百步……“嗖！”弩箭划过空气的声音传来，李十五心里顿时一沉——有几个新兵因为紧张，没有等待命令，就扣动了弩机。紧跟着，老兵们也下意识地扣动了弩机。数十支箭无力的摔落在离敌人二三百步远的地方，叛蕃们哈哈大笑，策动胯下的战马，加速冲锋起来。

没有时间训斥了，李十五的念头一闪而过，高举佩刀，厉声吼道：“停！”圆阵整齐地停了下来。新兵们又是紧张，又是羞愧，有点不知所措。但老兵们却若无其事，迅速地收起弩机，取出弓箭来。三个军法官的脸绷得如铁板一样，死死的盯着每一个战士的后背。

“第二队！”李十五的吼声再次响起。

第二大什士兵与第一大什士兵整齐的换位，这次没有出差错。

“发射！”

数十支弩箭如一小群飞蝗，飞向冲入射程中的叛蕃。便见十多个叛蕃应声落马，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落……但是冲击并没有停止。虽然只有百余骑的冲锋，李十五也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地表的震动。但是他没有时间惧怕。他的瞳孔缩得极小，手上的青筋几乎要爆裂。

“弓箭手！”

第二大什的弩箭射出之后，所有的士兵都整齐的蹲了下来，后面第一大什的士兵们，换上了双曲复合弓，用射速更快的弓箭来打击敌人。拉弓！放！拉弓！放……羽箭在残阳下漫天飞舞，不断有敌人中箭落马，但这些蕃骑却极为勇猛，悍不畏死的前赴后继，很快，叛蕃冲到了阵前。李十五已经可以清晰的看见髡顶披发的敌人。但这绝对不是契丹人，也不是党项人。这些叛蕃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他们懂得如何伏在马上躲避射来的弓箭；他们冲击时相互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没有蒺藜，没有霍锥，没有杵棒，也没有狼牙棒，甚至连长枪都没有！只能用朴刀来对抗敌人的骑兵。幸好叛蕃的武器与装甲，远远比不上整编禁军。

“杀！”李十五将手中的弓箭狠狠地丢到地上，拔出了佩刀，大吼着冲向一个叛蕃——“杀！”仿佛被他的勇气所鼓舞，他的身后，士兵们纷纷抛下弓箭，勇敢地迎上骑在战马上的敌人。这个时候，阵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叛蕃乱七八糟的武器与宋军的朴刀在空中互斫，发出刺耳的声音。战士们的吼叫声与惨叫声交相混织，李十五的部下们如同树林一般，被纷纷斫倒。此时每一个宋军战士，都已经变成了为生存而战。

望着对面山坡上急转直下的战况，石越的亲兵们很快便由兴奋转为失望。

虽然来的援兵替他们减轻了一会儿压力，但毕竟普通的禁军无法与精挑细选的安抚使亲兵卫队相提并论。而且人数也太少……惟一让众人安慰的，是既然来了援军，那么被袭击的消息，必然会传了出去。只要支撑到大队人马的到来，就一定可以得救。

但是很显然，叛蕃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山下的蕃军又开始聚集，这一次是余下三百人左右的全军聚集。

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战了。

己方绝无胜算。哪怕石越再不懂兵，也知道余下不到百人的亲兵队，绝对打不过三百骑兵。幸好出发之前潘照临一念心动，临时将亲兵卫队增加到二百人，否则都不可能支持到现在。但即便如此，即便等到了援军，一切却依然没有改变。

但石越并没有闭上眼睛。他希望睁着眼睛等待最后的结果。难道大志未酬，居然死在渭州这不知名的山坡之上？老天爷把我带到这个时代，却这样让我死掉，死在一群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蕃人手中？石越没有感觉害怕，却有几分不甘心。

他奇怪自己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望着渐晚的苍穹，背立双手。

叛蕃们肆无忌惮地弹起了一种不知名的二弦乐器。在胡琴声中，号角“呜呜”吹响——三百蕃骑向石越的亲兵卫队，发起了最后的冲击！

对面的山坡上，李十五部已经只余下四十来人，两个什将都已阵亡，都兵使李十五与副都兵使马康都受了伤；连将虞候邱布也亲自操刀上阵。

石越的亲兵们紧紧握住手中的武器，瞪视着逼近的叛蕃。他们靠成一个紧密的圆圈，将石越护在中央。侍剑则紧紧的贴在石越身边。

约此前三个时辰。

原州知州府衙之内。知州李德泽把玩着手中的腰牌，这是一面虎头青铜腰牌，上面用隶书刻着“枢密院职方馆”六个大字。站在李德泽对面的中年男子神色委琐，只是眸子中不时流露出精明的光芒。

“请大人速速发兵！”

李德泽依旧沉吟，略带狐疑的问道：“你的告身呢？”

“大人，职方馆的差人不可能把告身带在身上。”那个中年男子有点急了，又道：“这是十万火急之事！石帅性命危在旦夕！请大人速速出兵相救。”

“慕家一向忠于朝廷，其族酋长有两任死于王事。你说慕家投降西夏，实让人难以置信。而且本官之责，是守卫原州，发兵入渭州境内，若高帅怪罪起来，我却担当不起。”

“李大人若见死不救，只怕皇上也容不得你！”中年男子见李德泽推三阻四，说话便不客气起来。

李德泽脸色一沉，喝道：“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如此无礼！”

“李大人！在下一时情急，还望大人恕罪，但这确是十分火

急……”

“那本官让人护送你去渭州求救，如何？”李德泽虽然尚在恼怒来人无礼，却毕竟事关重大，却也只得稍敛怒气。

“大人！慕家潜入渭州最起码也有三日了。他们是经过你的原州去的渭州。一旦事发，大人绝不可能置身事外。以石帅的声望，恕在下直言，无论大人有多大的后台，大人也难逃一死！”那中年男子一面说，一面不动声色的欺身近了几步。

李德泽却始终无法信任中年男子，道：“若是调虎离山之计……”

“不要兵多，只要几百骑兵便够了。”

“这……”

中年男子情急之下，不由怒从心起，厉声道：“李大人！你如此支唔，难道你与慕家串通好了？”

李德泽何曾见过这样的细作，顿时大怒，沉着脸喝道：“你一个细作，怎敢如此无礼？”

“李大人，我受上官派遣来此传讯，已冒大险。且我代表的是枢密院职方馆，大人却百般推迟，放任石帅被叛蕃袭击而不肯相救。究竟是大人无礼还是在下无礼？！”

李德泽被一个细作如此针锋相对，早已恼羞成怒，“本官自有决断！不用你来啰嗦！”

中年男子瞪眼怒视李德泽良久，忽然垂下头来，微微叹了口气。李

德泽奇怪的望着他，却见中年男子竟然好整以暇的整了整衣服，再次开口，语气已很平静，“李大人可能不知道，在下为了将这个消息带到大宋，有两个同伴在青岗峡殉国。在下直隶职方馆陕西房，环庆二州没有人知道在下的身份，一路昼夜兼程，赶到原州，来求救兵。李大人可知道在下是为了什么？”不待李德泽回答，中年男子又继续似自言自语地说道：“在下与死去的同伴，都不认识石帅。但很多人都知道，石学士是大宋中兴之望。没有人希望陕西没完没了的被西夏人劫掠，百姓们疲于奔命……皇上与学士，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男子停顿了一下，方说道：“所以，在下也望大人能明白在下的苦衷！”他的话音刚落，李德泽便只见白光一闪，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便抵在了他的喉结之下。

“你……你要做什么？”变起突然，李德泽几乎是惊若木鸡，完全只是下意识的质问道。

“威胁朝廷命官，其罪不小。在下只请大人给在下虎符令牌，送在下前往新城镇便可！”

“去新城镇有何用？”李德泽被他一向所轻视的细作脸上的决然所震撼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细作。边境守臣，无不有自己的细作，但是大部分细作，贪图的都是厚赏高爵。

“在下听说新城镇驻扎一指挥骑兵。附近还有一指挥蕃军。若能调动，向渭州境内搜索，便有机会找到慕家叛军。”

李德泽注视着自己喉结下的匕首，头动都不敢动一下，只是苦笑道：“新城镇并无骑兵，所有马军都在原州城。新城镇是打出旗号故意虚张声势的。”

中年男子吃了一惊，虽不知李德泽所说是真是假，但是此时却已冒

不得半点险了。这种用武器威胁朝廷命官的事情做出来后，不论结果如何，自己必受重惩，甚至连陕西房知事都可能受牵连。若被人利用，也许连职方馆都会被指责。但事在紧急，却不得不出此下策。担着如此大的风险，若不能救出石越，不仅对不起死去的同伴，自己更加会成为职方馆的罪人。他略一思忖，便说道：“那便也请大人下令，调原州之兵！”

李德泽道：“那你须放下匕首来，本官才好下令。”

中年男子手腕一抖，匕首从李德泽的喉结缓缓划至他的背心。一面说道：“便请大人下令救援，在下与大人便在此处等候消息。若石帅得救，在下当任凭大人处置；若石帅有万一，在下与大人，便正好给石帅殉葬。”

李德泽刚刚略松了口气，听到此语，竟是连冷汗都冒了出来。

李十五的刀已经有了几个钝口。

他的背上在流血，但是很奇怪，并没有疼的感觉。副都兵使马康的尸体就躺在离自己不到十步的地方，他的佩刀旁边，还有一条马腿。马康是在劈断一条马腿时，被叛蕃从背后砍了一刀，然后就倒下了。将虞候邱布还没有死。以前他从来不知道邱布的武功这么好。他的刀法，有如行云流水，李十五亲眼看到他砍死了三个蕃兵。他无法想象一个人的身法怎么会如此灵活，他经常从马肚下面如鱼一样的钻过，然后就是战马的悲鸣……但是一两个人的勇猛作用非常有限。

所有的战士都很勇敢。没有人投降，也没有人逃跑。李十五见过许

多次宋军打仗，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部下感到骄傲——虽然李十五心里明白，这些叛蕃不会留下任何活口，更不会接纳投降，但是普通的士兵们却是不会明白的。所以，这甚至让李十五感到意外。

所有的人都在死战。包括两个大什押官，都已经战死。还有七个人活着。

敌人，也许还有四五十个吧……

李十五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对面的山坡。他脑海中，不时闪过的画面，却是大宋汴京皇城的宣德门……

张淳现在应当在杭州吧？

这是李十五最后一个念头，他倒下去之前，忽然感觉到大地震动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大地的震动，灰尘在东方的天空中扬起。

叛蕃中响起了清脆的哨声，片刻之中，所有的叛蕃都放弃了攻击，迅速的聚集，开始有组织的向西北方向撤退。

邱布与几个士兵愕然相顾，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竟然是从原州来了援军！

打量着对面的山坡，劫后余生的数十名亲兵依然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似乎是有點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逃过一劫……叛蕃的首领决策如此

果断，若再攻击十余分钟，己方必被全歼。最起码，石越也难逃被俘的命运。但是对方竟然毫不犹豫的放弃了！如此巨大的诱惑，叛蕃首领竟然没有丝毫的迟疑！虽然明知道多停十分钟，叛蕃极可能被援军追上而歼灭，但是邱布扪心自问，换上自己，绝不会撤退。

那个人，是愚蠢还是聪明？

“都头！”一个什长的呼唤声，打断了邱布的思索。他的目光循着喊声移去，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李十五！

与此同时，在对面的山坡上。“咣当”一声，侍剑的刀掉到了地上。紧接着，便是“咚”的一声，侍剑整个人，都倒到了地上。

第二日。大胡河之畔，原州城，州衙。

“你叫什么名字？”石越打量着胁迫李德泽派兵的中年男子，温声问道。

“禀石帅，下官陪戎校尉慕义，隶枢密院职方馆陕西房。”

“慕义？”石越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怎的与此事有关的人，全部姓慕？

慕义脸上泛过一丝苦笑，低声说道：“下官也是环州慕家的人。”

“啊？”石越当真是吃了一惊。

“敝族一向效忠朝廷，然而自从两位酋长死后，族中大乱，各派纷立。因此便有不忠不义之徒，受惑于梁乙埋，竟然背叛朝廷，使祖先之

灵，不安于地下。”

石越点了点头，道：“难得你能深明大义。”

“下官世受朝廷之恩，亦曾读过诗书，略明礼义，不敢为不忠不义之事。”

“君不以贰心对朝廷，朝廷亦不以君为外人。本帅会禀明朝廷，因君之故，当宽待慕家在蕃学之子弟，不必连坐。”

“多谢石帅大恩。”慕义不禁单膝跪倒，认认真真行了一礼。

石越起身上前，亲手将慕义扶起，又问道：“你是如何得知叛党要袭击本帅的？”

“因下官是蕃人，言语熟悉，一向专责来往于西夏静塞军司与环州、保安军之间，与潜入梁兀乙帐下的同伴联系，传递讯息。数日前，忽接到叛党要谋袭石帅一事，事在紧急，无法依常法与环州上官联系，且因同伴在青岗峡殉难，下官亦不敢在环庆停留，恐被人侦知，因此兼程来到原州。所幸不曾误了大事。”

“原来如此。”石越叹息道：“此事说起来，本帅要多谢你。”

“岂敢。”慕义又跪了下来，说道：“下官持刃威胁朝廷命官，罪在不赦。”

石越轻轻摇了摇头，正容道：“本帅问过李大人，不曾听说有人威胁他。李大人还很夸赞你忠于朝廷，义勇双全。”慕义不禁愕然望着石越，却听石越又说道：“职方馆的成员，都是忠于朝廷，恪守王法的。本帅非常信任君等，君亦当自勉之，不可自弃。”

“是。”慕义大声应道，隐约明白了石越话中的意思。

二人正在说话，忽听到门外传来喧哗之声。石越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高声喝道：“石梁，为何喧哗？”

门外的声音静了下来，过了一会，便听石梁大声回道：“禀石帅，是一个将虞候硬要求见石帅。”

“嗯？”石越的脸色更难看了。却听门外有人大声道：“下官邱布，是昨日与叛蕃苦战那一都的将虞候，有事求见石帅！”石越听到是昨日浴血苦战的幸存者，脸色稍霁，道：“让他进来吧。”

“是。”“谢石帅。”须臾，便见一个二三十岁的军官大步走进厅中，见到石越，以军礼拜道：“下官邱布，拜见石帅。”

“不必多礼。”石越一面打量着邱布，一面问道：“你要见本帅，可是有事？”

邱布抬头注目石越，脸色微红，大声道：“请石帅恕罪，下官冒昧求见，是想请石帅前去探望一下李都头。”

“李都头？”虽然邱布提出的要求在当时人看来非常的无礼，但是石越却并没有在意，只是一时没有明白谁是“李都头”。

“是下官的长官都兵使李十五，昨日与叛蕃之战，身受重伤，现在生命垂危之中。”邱布的眼睛有点湿润了，“李都头在昏迷中一直念着‘石学士’，下官大胆，敢请石帅能去看一眼李都头。”

慕义一直凝神听着，此时亦不由动容，忍不住说道：“石帅……”

石越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向邱布说道：“邱君果然义气深重。李都头是为我受伤，我理当前往探视。”一面又向慕义道：“你也与本帅一道去看看大宋的勇士吧。”

“是。”慕义连忙欠身应道。

与叛蕃的战斗中受伤的亲兵与禁军，除了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侍剑是在州衙养伤之外，其余的都安置在州衙附近的一座庙中养伤。当日一战，只有二十余人最终还能行动如常，其余活着的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包括从死人堆中找出来的生还者，一共有五十余人。石越把护卫们都留在了庙外，只带着邱布、慕义以及石梁等几个亲卫走进庙中。他并没有直接去李十五那里，而是挨个察看伤兵们的伤势。照看伤员的军医和僧人，似乎没有料到石越会来这里，一个个措手不及，全都呆呆地望着石越一行人。石越望着这些为了自己而受伤、残疾、生命垂危的士兵，一时间竟也说不出话来。他沉着脸，只有在正视伤员之时，才会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这些人一定要全力医治，若是落了残疾，让二叔想想办法安置起来。”走出一间厢房的时候，石越忽然低声说道。慕义与邱布面面相觑，石梁却知道这是石越在吩咐侍剑，忙低声道：“学士，侍剑他……”石越猛地醒悟，身形似乎停顿了一下，旋即继续向另一间厢房走去，但却没有再说话。慕义与邱布等人连忙紧紧跟上。

到了厢房门口，邱布低声道：“李都头便在此处养伤。”见着石越对待伤员的态度之后，邱布对石越已经有了相当的好感，神色之间，也变得尊重起来。

石越微微点头，却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他此时内心其实十分激动，本人自生死关头转了一圈不提，侍剑数年来与他形影不离，名为主仆，实为亲人，此刻却伤重昏迷，生死未卜；他因久处庙堂之高，心思越发的深沉，虽有大悲大怒，也常能不形于色，只是压抑于心中。但这时看到众人之惨状，又触动心思，想起侍剑的生命垂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怨恨、痛惜与愤怒，在不断的冲击荡漾着。虽然自外表看来，不过是更加沉默，但是此时若让他说出一句话来，只怕立时就有理智被愤怒淹没之虞。

厢房的布置十分的简陋，李十五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面，此时犹在昏迷。石越默默走到近前，看清了李十五的面貌，依稀之间，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曾经见过。邱布低声说道：“军中兄弟，只有李都头识字最多，以他的学问，当个书记甚至幕僚，亦绰绰有余。却偏要来军中挣这个功名……”

“你是说李都头通文墨？”石越略有些吃惊。毕竟当时军中，识字的人都不多。

“石帅请看——”邱布从房中的桌子上，翻出一本书来，双手递给石越。

石越扫了一眼书名，更加吃惊，道：“《白水潭学刊》？”

“是。这样高深的书，军中也只有李都头爱看……”

忽然，石越脑海中电光火石的一闪，一个人名浮了出来，他再仔细看了李十五一眼，几乎就要脱口而出：“李旭！”眼前之人，分明就是当年宣德门叩阙事件的主角之一，太学的学生领袖李旭！石越生生把这个名字吞在肚中。若非亲眼所见，他完全无法想象，李旭这样的太学

生，居然会心甘情愿投身军中，来做一个小小的都头！

然而，眼前之人，断然是李旭无疑。石越不仅仅在宣德门叩阙时见过他，在之前，李旭也曾经来白水潭听石越讲课，是一个热情的提问者。

当年的太学生，昨日之禁军军官，今日在鬼门关前徘徊的伤者……

与石越一样，邱布也在凝视着昏迷不醒的李旭，但是他的感情，却是咬牙切齿的。“早晚须给那帮龟孙子一点颜色瞧瞧！石帅，绝不能放过那些叛逆。”

“想从原州潜回环州，没有那么容易。”石越淡淡的说道：“但是环州慕家族众甚多，支派不一，若断然处置，反滋事端。况且此事真正的主谋，还是西夏国相梁乙埋。”

“梁乙埋？”慕义忽然想起一事，道：“静塞军司都在传说梁乙埋亲至讲宗岭监修讲宗城。”

石越霍然转身，瞳孔缩小，问道：“你是说梁乙埋现在正在讲宗岭么？”

“下官的确曾听到这样的传闻。”慕义忙欠身说道。

“我不要传闻！”石越厉声道。

慕义怔了一怔，立时应道：“遵命！”

石越目光在慕义身上停留一会，转过头来，又对邱布说道：“回头你便将李都头移至州衙来养伤。”

“是。”

自庙中探视李旭出来之后，已是傍晚。石越刚刚回到州衙，李德泽正好出门相迎，便听到马蹄踏踏之声，数十百骑人马拥簇着往州衙方向走来。石越定睛细看仪仗，赫然是定远将军、武经阁侍讲、渭州经略使兼渭州知州高遵裕！

那高遵裕远远便已看见石越的卫队，虽然是以原州守军暂充，但是他知道区区原州知州，绝不敢逾礼越制，动用数百人作为随身卫队，那卫队的主人必是石越无疑。堂堂安抚使，三品大员，在自己的辖区被袭，几乎丧命，真若参劾起来，即便他是太后的从父，只怕也难逃贬官安置之罪。而且石越年纪虽轻，毕竟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因此他听到石越被袭的消息，便兼程赶至原州，心中却是忐忑不安的。毕竟石越要拿他来出气，他高遵裕也无法可想。所以，此时见着石越的卫队，高遵裕便忙翻身下马，快步走了近来，拜倒参见，道：“渭州经略使高遵裕参见石帅。”

高遵裕勋贵之后，高太后从叔，以外戚典兵，实际是替皇帝监督着陕西沿边掌兵之武将。他既有这样的身份，石越虽然是他的上司，却也不便过于怠慢，忙上前掺起，笑道：“高帅不必多礼。”

高遵裕却不肯就起，只是说道：“遵裕失察，使石帅受惊，几乎铸成大错。特来请罪。”

石越却不去回答高遵裕，反倒是瞥了李德泽一眼，李德泽正好偷偷打量石越，四目相交，吓得李德泽一个哆嗦——他迟迟不肯发兵相救，心里一直有好大的疙瘩，生怕石越找自己算账。他虽然不是全无后台，

可是他的后台比起高遵裕来，可就差远了，若真要找替死鬼，他李德泽可以说是最佳人选。此时见石越看他，如何不惊？石越的目光却没有李德泽身上停留，一顾之后，又移到高遵裕身上，再次将他掺起，温声道：“高师不必自责。虽然有叛蕃作逆，但是幸好李大人接到职方馆之密报之后，不拘成法，派兵救援，总算是有惊无险。”

他此语一出，慕义与李德泽同时愣住了，却见高遵裕打量了李德泽一眼，赞道：“若非李大人果断出兵，悔之无及。”

李德泽脸略略一红，应道：“不敢。”

石越却已朗声说道：“本帅得脱此险，全赖职方馆与李大人之功，本帅自当替职方馆陕西房与李大人向朝廷请功。”

高遵裕见石越言语之中，并无追究责任之意，不由大喜，连忙顺着石越的话头说道：“理当如此。恭喜李大人立此大功！”

李德泽喏喏应道：“不敢，不敢。”一时间竟然还不明白为何石越竟然要替自己开脱，自己不但未被怪罪，反而莫名其妙立下大功！反倒是慕义想起石越早前与自己说过的话，心中依稀明白了石越的用意：石越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堵住李德泽的嘴巴，从而保全职方馆的清名，连带着他慕义，也可以因此有功无过。

石越与高遵裕又交谈数句，正欲邀高遵裕入州衙，忽见高遵裕身后一人，身高不过五尺，满脸虬髯，头裹四带巾，穿一件鱼鳞甲，彩绣捍腰，长勒靴，腰佩剑与弓箭，神态虽然恭谨，眉宇间却隐约可见凶悍之气。石越不由指着此人问道：“高帅，此君是何人？”

高遵裕微微一笑，拱手道：“这便是皇上赐姓名的包顺。——包

顺，还不快参见石帅。”

包顺跨前一步，躬身抱拳道：“末将包顺，参见石帅。”却是声如洪钟。

石越伸手虚扶，温言道：“不必多礼。包头领真猛将也。”

包顺大声回道：“叛蕃为逆，末将正要请令，替石帅与高帅剿灭环州慕氏！”

石越笑道：“环州慕氏，大都是忠于朝廷的。一二不肖之人作乱，未足为患。杀鸡焉用宰牛刀？此事不必劳动包头领。——来，请入府中说话。”

说罢，便将高遵裕等引入州衙之中坐定，却将闲杂人等，一律赶走。

高遵裕见厅中之人，不过自己与石越、李德泽等区区数人而已，知道石越必有重要事情要谈，他一意要慰石越之心，便先说道：“此次石帅遇袭，下官以为环州慕氏当非主谋，背后必有唆使之人。否则慕家叛逆若要降夏，举族西迁便可，何必甘冒奇险，潜入渭州来行此不义之事。”

“那高帅以为主使之人又是谁？”石越故意问道。

“下官以为，必是梁乙埋无疑。”

“何以见得？”

“西夏君臣，最切切不忘与我大宋为敌的，便是此人。下官亦曾探

知，梁氏曾私立赏格，不利于石帅。以此种种看来，必是此人无疑。”

石越“喔”了一声，沉吟良久，才缓缓问道：“如此，高帅以为当如何应对？”

高遵裕微一咬牙，道：“来而不往，非礼也。”

石越不由微微一笑，他知道自古以来，边将莫不喜欢生事。那全是因为军功最重，将领们要想升官发财，边境就不可以太安宁。高遵裕表面是为自己着想，内心却不无私心。但是石越前往渭州，本意就是想要拔掉讲宗城，不论高遵裕本意如何，眼下他表态支持报复西夏，对于石越来说，便是一桩好事。而且石越对于梁乙埋也有着报复之心。但他脸上却不肯表露，便不正面回答高遵裕，只说道：“梁氏于讲宗岭筑城，高帅可知？”

高遵裕回道：“下官早已知之，久欲拔之，然无石帅之令，不敢轻动。”

石越点点头，轻描淡写的说道：“姑容之。”

高遵裕觑见石越神态，竟似无半点报复之心，不由略觉失望。道：“讲宗岭地势扼要，势不能容。”

石越笑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一面换过话题，道：“眼下之急务，是追捕叛蕃，安抚慕氏。追捕叛蕃，为的是不使叛蕃在境内流窜，甚至占山为王，成为心腹之忧；安抚慕氏，为的是消慕氏忠诚者之疑心，以免其心中惊骇，不自安而反。”

“石帅所虑极是。”高遵裕心中虽不以为然，口里却是迎合着石越，道：“叛蕃必循山道而行，若要剿灭此贼，出大兵搜掠，劳民伤

财，又恐为西夏所乘。只能在紧要关口，加强戒备，采守株待兔之策。至于安抚慕氏，可使环州知州派人前往慕氏诸部，表明朝廷优待之意。但若全然不加处罚，彼辈反而生疑，因此还须切责诸酋长，令其交出叛逆，彼辈知道交出叛逆便可脱罪，自然会全力追捕逆党，心中也会安心。”

高遵裕所说的一节，却是石越所想不到的。毕竟高氏久在边境，更知道投靠大宋的少数民族的心理。石越笑道：“还是高帅想得周详。只是追捕叛蕃之事，其要不在一定要剿灭他们，只要使他们不在境内作乱，纵然放其逃跑回环州，甚至是入夏，都不要紧。”

高遵裕听到这话，心中顿时大起鄙夷。只觉石越此人，毕竟是个怕事的书生，连被人如此攻击，都不生怒。他久为一镇之雄，既然对石越不再心服，便没兴趣听石越的命令，表面虽然唯唯，但是私下里的命令，却绝不会是要放过那些叛蕃。

次日一大早，高遵裕便想请石越移驾渭州，但是石越却不放心侍剑的伤势，虽然有医生医治调理，但是侍剑却处在连续的高烧当中。在此时刻，石越自然不愿意弃他而去。便找了个借口拖了几日。到了石越遇袭后的第四天清晨，石越起床探视完侍剑与李旭，正在院中打拳健身，便听到匆促的脚步之声，向自己走来。他心中奇怪是谁居然可以不通传而直入院中，便收了拳，抬头望去，原来却是潘照临来了。潘照临本是要与石越一道至渭州，中途石越与之商议，让他先去环州，了解环州与讲宗岭的情况。此时见他匆匆赶来，身上长袍沾满露水，便知道必然是听到自己被袭击的讯息，而匆匆赶回来的。

潘照临见着石越，仔细打量半晌，忽地长叹了一口气，道：“所幸公子平安无事。”他游目四顾，却见隐隐立于院中的护卫中，并无侍剑，竟是不由失色，急道：“侍剑他……”

石越从未见潘照临如此表露过关心，心里亦有几分感动，但想起侍剑的伤势，却又黯然，道：“侍剑失血过多，一直高热不退，不过今日情况似乎略有好转。”

潘照临略松了口气，道：“那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在环州听说是西夏骑兵与叛蕃一起潜入渭州，袭击公子。果真有西夏人么？”

“西夏人？”石越愕然失笑，道：“西夏军队若能潜入渭州，未免也过于视我大宋为无人了。”

“原来是讹传。”潘照临摇了摇头，苦笑道：“环州众口一词，让我大吃一惊。来的路上，又听说叛蕃已经渡过蒲川河，进入了环州？”

“叛蕃首领打仗一般，但很会潜行。我军侦骑四出，竟是找不到他半点影子。我也是才接到报告，说在咸河附近发现叛蕃踪迹，却是已经潜回环州无疑了。”石越此时却不知道，他们都中了叛蕃首领之计。数百骑的部队，虽然不是很好找，但一旦出现在大道与市镇、渡口附近，就很难不被人发现。叛蕃首领率大部隐藏于原州境内，却派一二十人的小队分散了渡过蒲川河，然后再集合，在咸河附近虚张声势，造成他们已经回到环州的假象。待到原州这边略微放松警惕，叛蕃便出现在蒲川河之畔，强夺渡口过河，末了还一把火烧掉了那个渡口所有的船只，狠狠的羞辱了石越与高遵裕一把。

“原来如此。”潘照临并没有把一个蕃部的叛乱太放在心上，虽然这支叛蕃曾经攻击石越，但既然石越无事，那么在他看来，身居高位者

就不能把精力放在处理这些小事之上。他立时向石越禀报起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来。“公子，我这次在环州，邂逅了智缘大师。”

“哦？大师近况如何？”石越走到院中的一座亭子当中，坐了下来。此处是院中开阔之所，不惧人窃听。

潘照临跟过来，在石越对面坐了，笑道：“横山信众日滋，他自然过得不错。此次他提及一件事情，要我转告公子。”

“哦？”

“他在西夏静塞军司遇见一个叫李清的西夏将军。”

“李清？”石越脸色变了变。

潘照临打量石越神色，奇道：“公子，你知道李清么？”

石越摇摇头，道：“不知道。”他却是在撒谎。

潘照临奇怪的看了石越一眼，又道：“李清本是秦人，现在为西夏将军，深受夏主宠信。智缘说，言谈之中，可以感觉李清有故土之思。”

石越点头道：“我早先就曾经告诉司马纯父，对于西夏国中的汉人官员，可以多下点心思。特别是两代之内降夏的，有思乡之绪的。”

潘照临不料石越早已想及这个地方，道：“智缘之意，是建议公子设法笼络李清。此人或可为大宋所用。”

石越一口答应，笑道：“还是要找司马纯父。”

“是。”潘照临忽想起一事，问道：“公子可知职方馆陕西房知事是谁？”

石越也被潘照临问得一怔，道：“似乎在京兆府处理事务的，是一个同知。我也不知道知事是谁？”

潘照临想了一会儿，笑道：“看来陕西房知事不简单。陕西房与河北房是职方馆最要紧的两房，不可能不设知事。如此神秘，连安抚使都不知姓名，我真有点好奇了。”

石越被潘照临一点，果然也觉得确是如此。

二人正在交谈，忽见石梁走了近来，禀道：“学士，高遵裕、李德泽求见。”

石越与潘照临对望一眼，转身说道：“请他们请来吧。”

高遵裕与李德泽走进院中，二人只道只有石越一人在院中，不料见他身旁突然冒出来一个陌生人，都不由愣了一下。二人和石越见礼完毕，高遵裕便问道：“敢问石帅，不知这位先生是……”

“潘照临潜光先生。”石越不免又替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高遵裕久闻石越府中有一个叫潘照临的谋主，知道不可小觑了，连忙抱拳笑道：“原来是潘先生。遵裕久仰了。”

“久仰高帅威名。”潘照临回了一礼，又与李德泽见过礼。高遵裕亦不客气，便径直说道：“石帅，下官今日来，是再请石帅移驾渭州

的。下官守土有责，实不便久驻原州太久，还请石帅见谅。”

石越点头笑道：“高帅说的也有理，如此，高帅不妨先回渭州，某欲在原州再驻五日，略略了解民情，再往渭州，尚有要事与高帅商议。”

石越毕竟是高遵裕的顶头上司，虽然不知道石越为何要在原州一再耽搁，但既然石越已经说出口来了，他却不便再催促，因道：“只是石帅的亲兵大都殉国，下官却不甚放心。”

潘照临笑道：“不知高帅带了多少兵马过来？”

高遵裕一怔，回道：“一营马军，外加两指挥蕃骑。”

“还有蕃军？可是包顺部？”

“正是。”

潘照临笑道：“高帅不妨先回渭州，只要借一指挥马军与一指挥蕃军在此便可。”

高遵裕想了想，两个指挥的马军也有六百多人，的确是可行之策，当下笑道：“这样我便放心了。”又向石越笑道：“便请石帅多多保重，早来渭州。下官便就此告辞。”

石越忙笑道：“亦请高帅保重，本帅送高帅出城。”

高遵裕连忙谦谢，石越却终是不肯失了礼数，终是亲自送他出原州城。

待到目送高遵裕远去，潘照临便向石越说道：“公子可立刻张贴告

示，三日后，在原州城举行比武大会，原州之民，不论蕃汉，有能赢得禁军者，即赏钱一千，募为禁军。”

石越奇道：“这是为何？”

“借此机会招募亲兵。”潘照临低声说道，“高遵裕表面虽然和公子客气，但是我看其颜色，知他必不肯将旗下的精兵强将让给公子。陕西因处边境，民风尚武，且又质朴。而百姓贫困，若有机会加入禁军，必然趋之若鹜。不若就在此地招募家世清白之百姓为亲兵，只要抚之有术，必能供公子驱使。”

石越也知道边境将领，或多或少，都要养一些亲兵卫队，只不过人数不敢太多，否则难免会招致朝廷疑忌。因此亲兵卫队往往都是精锐敢死之士。他经历过被追杀的风波之后，更知道亲卫队之重要，当下便也点头同意。

西夏。讲宗岭。

一天之内，这座山岭上竟然同时聚集了大夏国三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国相梁乙埋、翊卫司马军都指挥嵬名荣、翊卫司马军副都指挥兼御围内六班直副都统李清。负责修筑讲宗城的野利济站在这几个人面前，连腿都有点哆嗦。

“李将军，环庆路的风景，较之东京如何？”梁乙埋看了正在讲宗岭上眺望东南山川形势的李清一眼，忽然走到他身后笑问道。

李清笑了笑，他知道梁乙埋口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汴京，而是指兴庆府。西夏受宋朝影响，习惯上也称兴庆府为东京，西平府灵州为西京，虽然明明兴庆府在西，灵州在东。但这种地埋上东西不分，比起兴庆府居然还有“开封府”这个机构来，就不值得一提了。李清自然也明白，梁乙埋口中的“东京”，也并不止字面上的含义那么简单。

“相比而言，在下更加喜欢静州。”李清巧妙的回避开梁乙埋的问题。静州位于兴庆府与灵州之间。

梁乙埋笑道：“难怪李将军在静州购置了许多的庄园。但是本相却很喜欢环庆的风光。”

李清眉毛微微一动，不带感情的说道：“我还以为国相最喜欢东京

呢。”

“河套虽然富饶，哪里比得上关中是天府之国？”梁乙埋指着山下的河流田野，傲然道：“若能将这片土地归于大夏的管治之下，那么我们大夏也可以不必与东朝去战争。我们有牧民养马放牧、打仗，有农民来生产粮食与棉布、丝绸、茶叶，上缴丰厚的赋税，我们又何必再去抢掠？”

李清望着梁乙埋的神态，忽然心中竟有一种荒谬的感觉。他正要说话，忽见一身戎装的嵬名荣走了过来，肃然道：“当年景宗皇帝的志向，远大于国相。但是宋夏打了一百年的仗，却始终分不出胜负。宋人吞并不了我大夏，我大夏也无力去挑战庞大的宋朝。最后的结果，是两国的国力都被消耗。眼下东朝国力蒸蒸日上，我大夏应当主动与东朝修好，勤修朝贡，加强与北朝的联系，让东朝找不到开战的借口，也要借北朝之力，制衡东朝。但如今我们东向不断挑衅日渐强大的东朝，北面却不主动和辽主结好，反而与杨遵勋私下来往。这是自取败亡之道。国相辅助君王，柄持朝政，理当于此有所警惕才好。”

他这番话说出来，梁乙埋顿觉十分刺耳。但是嵬名荣是五十多岁的老将，又是皇族，自幼就随夏景宗李元昊征战，颇具威望，兼之又得到梁太后的信任，他却也不便太给他难堪。当下只在心里骂一声“迂腐”，口中却说道：“老将军所言虽有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自从王韶经营熙河以来，东朝一直咄咄逼人。他们现在整军经武，四处部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若不先下手为强，使宋人有所忌惮，只怕祸不旋踵。”

“中国素来标榜礼义，若卑辞修贡，中国亦不能无罪伐我。”

“老将军可知南唐为何而灭？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尔。李后主若用林氏之策，未必亡国。殷鉴未久，我大夏较之南唐，更为东朝之眼中钉，肉中刺。”梁乙埋亦不是全无才智之人，也有他的一套道理。

嵬名荣一时语塞，顿了顿，不甘心地道：“若是如此，也当结好辽国，以备万一。”

“我大夏一直向辽国称臣。”

“私结杨遵勋，得罪辽主之甚矣。”

“此事本相却不曾听说过。”梁乙埋竟然一口否定。

“封杨为王之册书犹在。怎么能说不曾听说过？”

梁乙埋吱唔道：“这只是使者私下里说的。况且与杨遵勋打交道，也有好处。辽国与宋一样，也有亡我之心，不过力有未逮。以杨分辽势，又能从中得到一些宋朝的火器设法仿制……在表面上，我国还是尊辽的。”

“今年正旦，我使者被辽主责问，几乎无辞以对。辽主三度下诏，质问皇上，之所以未点杨遵勋的名，不过是因为辽主不欲逼杨氏速叛矣。请国相三思，辽主诏书之中，颇留余地，实则是辽主英睿，其国力削弱之同时，亦欲结我大夏为援，共抗宋朝。此等时机，正当修好。”

梁乙埋哪里料到嵬名荣竟然不依不挠的进起谏言来，他心里自负能玩弄宋、辽、杨，甚至是耶律乙辛于股掌之中，更何况尚有权位私心，哪里又会把这些忠言放在心上。但是嵬名荣的身份，他终不能直接喝斥，当下只得敷衍道：“老将军之言，本相必会考虑。容我三思。”

李清静静听着二人的对话，并不说话。他始终是汉将，再受夏主的宠信，李清心中，始终有一个意识：自己是外人。所以无论说话或者做事，他都比旁人要加倍小心。这种身份的意识，对于许多汉将来说，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过有些人较为敏感，而有些人则较会自我开解罢了。对于嵬名荣的话，李清心里其实是赞同的，他早听说前朝名臣嵬名浪遇在三年前逝世，遗表上就劝谏夏主秉常要“擢用忠良，勿犯中国”，但是遗表被梁乙埋截住了，至今秉常都不知道嵬名浪遇死前还有遗表，而这件事情，李清因为没有证据，也不敢在秉常面前提起。嵬名荣的主张，其实是与嵬名浪遇这样的元老一脉相承的。这些人都经历过元昊时对宋的战争，也看到宋朝现在的局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和宋朝作战，对夏来说，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嵬名浪遇私下里也曾经说过，现在夏国之所以还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地形，西夏可以在天都山一带聚集粮草人马，驱使横山蛮，以居高临下之势，袭击宋朝。一旦宋朝觉悟过来，大举出兵，哪怕只要夺了兰州、天都山、横山一带，那么两国的态势，就变成了隔沙漠相望，西夏在地形上优势失去之后，想要攻击宋朝，大军就要跨越沙漠来作战，其中的风险，即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有多大。所以梁乙埋想要夺取陇东、渭中，来改善西夏的危险处境，也有其道理。只不过，梁乙埋看不到西夏与宋朝的实力对比根本支撑不了他的野心。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再好的战略想法，也只是一个笑柄。“也许梁乙埋与嵬名浪遇这样的名宿之差距，就在于后者清晰的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制定最有利的战略。”李清在心里暗暗想道。

“李将军。”梁乙埋打断了李清的思索，李清连忙回过神来，听梁乙埋说道：“你可知道新任陕西安抚使石越在数日之前遇袭之事？”

李清知道这是梁乙埋故意拉开话题，当下也不说破，回道：“据说

是环州慕氏作乱。”

“环州慕氏有一支部族受梁乙兀感化，归附大夏。其首领率轻骑潜入渭州，袭击石越。但袭击未果，徒然打草惊蛇，本相以为，石越必生报复之意。昨日静塞军司已接到东朝陕西路安抚使司文书，责问我们为何在讲宗岭筑城，用辞严厉，要求我朝立即停止修筑讲宗城。”梁乙埋轻松的口气中，竟带有几丝嘲弄之意。

嵬名荣与李清的脸色却立时严峻起来，李清正色说道：“国相，若不找个能让宋朝无言以对的借口，只怕此事未必能轻易善了。”

嵬名荣却略带牢骚的说道：“虽则辽主多次提及石越对宋之重要，但是国相如此蛮干，却并非良策。与其派人行刺、袭击，不若用计杀之。”

梁乙埋听嵬名荣的话中，已近指责，顿时脸色沉了下来，冷冰冰的讥刺道：“老将军素称辽主英睿、萧佑丹多智，辽国君臣不能以计除之，莫非老将军又有何良策不成？大丈夫行事，岂能畏畏缩缩，只要宋朝抓不到证据，其奈我何？他若要侵我大夏，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不成？”

嵬名荣这时才发觉自己所说之话，的确有点失于孟浪。虽被梁乙埋讥刺，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毕竟此事关系到宋夏大局，他却不敢意气用事，当下讷讷正要说话，却一时无法措辞，正在为难，却听李清道：“过去的事情，做都做了，是对是错都不重要。但是眼下之事，国相却切不可等闲视之。石越非等闲辈。”

“一书生济得甚事！”梁乙埋犹在恼怒当中，“本相所惧他的，是他能替宋帝整理朝政，担心他把陕西路变成杭州第二，那我大夏亡无日

矣。若他弃长取短，要在马上与我大夏较一短长，我大夏可高枕无忧矣。”

“国相！”嵬名荣见梁乙埋如此，已是忧形于色，“石越不必如王韶那样亲自领兵打仗，自古为贤君贤臣者，不在于一己之聪明，而在于知贤善用。若石越选贤用能，我大夏岂可轻视之？请国相好辞回报，必使其无话可说。便不能，亦当嘱咐守将，加强戒备。国相亦道石越必生报复之心，其若报复，首选之地，便在讲宗城！”

李清也道：“老将军所言甚是。讲宗城地势险要，不容有失。现今守军不足两千，请国相在讲宗城附近增加驻军斥侯，以备非常。”

梁乙埋却不答话，转过身去望着野利济，板着脸问道：“野利将军，你要多少人马才能守住讲宗城？”

野利济正要说“至少五千”，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梁乙埋眼中慑人的寒光，心中一凛，连忙改口，硬着头皮说道：“有二千正军足矣。”

梁乙埋满意的笑了笑，道：“那便给你二千正军！”说罢，示威性望了嵬名荣一眼。

嵬名荣叹了口气，转过目光去看李清，不料李清也在看他，二人四目相交，相对苦笑，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天晚上，李清便借口有事，连夜离开了讲宗岭，跑到天都山去了。

渭州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陇右的咽喉地带，居泾渭上游，前秦时所谓“平凉郡”便是。此地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城市。境内气候宜人，山川交错，河流纵横，物产丰富，虽然在大宋时成为对西夏战争的前线，其经济受到损害，但是自元昊之后，宋夏虽然冲突不断，但是总体来说，是二十余年无大战，因此渭州城内，亦颇见繁华。

此时，在渭州北郊柳湖，百泉阁。柳叶新栽。

“柳湖是蔡副枢密使为渭州太守时所开，引暖泉为湖，于湖畔遍植柳树，建此百泉阁，特为避暑胜地矣。”高遵裕笑容可掬的为石越介绍着柳湖的来历。

石越眉头不易觉察的一皱，却没有说话。虽然蔡挺这种行为他并不赞赏，但是蔡挺是本朝名臣，镇守边境，颇受皇帝赞誉，石越不便批评。但是坐在下首相陪的包绶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言讥道：“蔡枢使道春风不度玉门关，今日一见，才知道不过是词人之语，这柳湖之上，真不知春风几度矣。”包绶新授崇信县丞，此时却是来拜谒长官渭州知州高遵裕，适逢其会。

高遵裕与蔡挺并无深交，但听到包绶言谈之中颇有不敬之意，心下大是不乐。但是他敬包绶是名臣之后，且包公之名，震于羌中，当下便只淡淡说道：“包赞府在渭州呆久一点，便当知道渭州与中原之别。”他口中的“赞府”却是当时对县丞的别称。

包绶亦淡淡笑道：“下官在崇信若有半句怨苦之言，便是愧对朝廷所托。”

潘照临笑道：“前日到渭州，便听到一则故事。道包赞府上任日，孔目官来问家讳，包赞府厉声道：某无家讳，所讳者惟贪污虐民！孔目

官悚然而退。一时崇信传为美谈，连渭州都在传颂。包赞府真是大有祖风。”

包绶微微欠身，笑道：“包家代有祖训。所谓‘官讳’、‘私讳’，甚是无谓。来渭州之前，京师《汴京新闻》便正在讨论此事，桑长卿撰文道，当年胡瑗为仁宗皇帝讲《乾卦》，不曾讳‘贞’字，仁宗为之动色，胡瑗道‘临文不讳’；程颐亦道，仁宗时宫嫔为避讳，称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实不必讳。汉宣帝旧名病已便不曾讳；汉平帝旧名亦不曾讳。欧阳发亦言家讳之非，本朝富弼之父名言，富弼一样任右正言；韩绛之祖父名为韩保枢，韩家两代为枢密。故下官以为，避讳一事，并无必要。若你为官清正，为人正直，便不讳，人亦敬你；若你为人不正，为官贪鄙，纵不许百姓点灯，百姓心中，又何曾于你有半分敬意？！”

他这番话，说得席间诸人，尽皆动容。石越对于避讳一事，本来就不以为然。当年吕惠卿还曾在这上面做文章，刁难白水潭学院。因此石越更加深恶痛绝。只是他无暇来向这个弊端开战，只是私下里曾经告诉程颢。不料事隔多年，《汴京新闻》却突然发难，还搜集了宋朝反对避讳的名人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论据，更是公然提出要皇帝不要避讳历代皇帝的嫌名与旧名，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包绶是白水潭的学生，当年包公亦反对避家讳，自然是身体力行。以《汴京新闻》与白水潭学院今时之日之影响力，石越虽然不在汴京，也可以想见京师士林受震撼的情形。他此时听在耳里，不免又是痛快，又是担心。但是对于包绶的话，他却是十分赞同的，当下便赞道：“慎文所言甚是。若要人敬服，不在这讳不讳上面。”

高遵裕却听得瞠目结舌，大摇其头，道：“家讳倒也罢了，这御讳如何犯得？我虽是个武臣，亦知道主尊臣卑，天经地义。”

包绶眉毛一挑，正要说话，却见一人走至阁外，高声禀道：“禀石帅、高帅，有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都指挥使致果校尉刘昌祚、指挥使御武校尉吴安国、第五忠、高伦，神锐军第一军宣节副尉文焕求见。”

石越与高遵裕都吃了一惊，神锐军第一军与第二军整编完毕不久，因为神锐军是四步一骑混编军，刘昌祚的第一营是骑兵营，建制完整，堪称渭州最精锐的部队。他营下五个指挥使，除吴安国与第五忠之外，都是在西线经历过实战的勇将；而吴安国与第五忠，前者因为几次在演习中表现出色，甚至屡屡击败其长官王厚，在骁胜军中颇为出名，因为其桀骜不驯，让王厚又气又爱，刘昌祚想尽办法，才把他调入旗下；而第五忠则号称是讲武学堂第三期的“飞将军”，听说本是河北弓箭社的一个头目，后来征募入禁军，累立功劳，这次远调西线，传说是得罪了人，但是他在讲武学堂打下的声名，连高遵裕都听说过。这刘昌祚带着三个指挥使跑到柳湖来求见，已经很不寻常。而更不寻常的，则是第一军的宣节副尉文焕，居然会出现在渭州。第一军是李宪的部队，文焕早在骁胜军之时，便已经是王厚的爱将。这个武状元亲自跑到渭州来，却不知是为了何事。

石越正要开口，准备换间房间接见刘昌祚等人，却见石梁急匆匆走了进来，禀道：“禀学士，何畏之先生求见。并有帅府递来的公文。”

见此情形，在场如包绶等人，连忙纷纷起身告辞。不多时，阁中便只留下石越、高遵裕等数人而已。高遵裕吩咐撤了宴席，石越又让潘照临至另间相陪何畏之，方将刘昌祚等人与送公文的军官召了进来。

顿时，众人进入阁中，行礼已毕。送公文的军官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封漆木匣与一封密封书信，双手捧起，道：“禀石帅，下官奉命，送达枢密院文书与章祭酒书信。幸不辱命。乞石帅赐回单，以备缴令。”

石越点点头，道：“辛苦你。”早有人接过木匣与书信，递给石越，石越验过火漆与封印，方写了回单，道：“你可去领了驿券，回帅府再领赏。”

“谢石帅。”那军官双手接过回单，收入怀中。又道：“京兆府风闻石帅遇袭，一城震骇，虽然已经辟谣，但是丰参议曾嘱下官，要请石帅早日回府，以安士民之心。”

“我知道了。”石越应了一声，却并不回复何时回京兆府。那军官也不敢追问，只记下石越的回答，便告辞道：“下官告退。”众人目送他退出阁中，高遵裕看了放在石越旁边桌子上的匣信一眼，问道：“石帅，要不要先看文书？”

石越瞄了一眼木匣，笑道：“并非紧急文书，不必急在一时。先听听刘将军有何事吧。”

“是。”一个洪量的声音在阁中响起，几乎吓了石越一跳。却见刘昌祚跨前一步，朗声说道：“禀石帅、高帅，下官来此，是来请战的。”

“请战？”石越不觉愕然，问道，“请什么战？”

刘昌祚直视石越，高声道：“下官听说袭击石越的叛蕃是西夏人主使，西贼敢在我渭州兴风作乱，岂非欺人太甚？实是欺我大宋无人。下官请石帅、高帅许下官率本部兵马，奇袭天都寨，给西贼一点厉害看看。也为石帅报仇，为高帅雪耻。”

石越与高遵裕大吃一惊，高遵裕站起身来怒道：“刘昌祚，你莫非疯了？岂敢如此自大？”

石越亦道：“刘将军，天都山有党项重兵把守，你那点骑兵去攻击，只怕见不到天都山。”

刘昌祚回头看了吴安国一眼，吴安国立时上前一步，向石越与高遵裕抱拳为礼，眼睛却是望着天上，冷冷道：“禀石帅、高帅，下官与御武校尉第五忠、高伦已去过一次天都山了。”

高遵裕瞪大双眼，厉声喝道：“天都山是西夏重地，防患何等严密，你胆敢欺骗本帅？”

吴安国冷笑道：“亦不过尔尔。”

高遵裕见他说话如此无礼，顿时作色，怒道：“你敢黄口白牙？是谁给你将令，让你去天都山的？你又知天都山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

“为将者，不可不知地理。下官既然驻扎渭州，天都山之敌是渭州最大威胁，若不敢去亲自察看地理，枉为大宋武人。以下官之见，天都山若在元昊之时，或有所称道者。至于现在，若是高帅能给第一营配备四千枚霹雳投弹，再让包顺部在威德关方向佯攻诱敌，下官敢立军令状，定将天都山烧为平地！”吴安国说话之间，下巴微抬，神态不可一世。

高遵裕听他大言无忌，不由嘿嘿冷笑，道：“等你有朝一日为渭州太守，再来行此妙计不迟。”

刘昌祚素知吴安国脾气不待人见，却不料他在石越与高遵裕面也敢如此无礼。他哪里知道吴安国见石越是文官、高遵裕是外戚，心中十分不屑，此情见于颜色，自然说话就不会客气。这时他见高遵裕动气，忙

欠身道：“高帅息怒，吴安国与第五忠、高伦的确曾经去过天都山，并且绘制了地图。下官等在营中推演，思得一策，下官以为，虽然冒险，却是可能成功，请石帅、高帅能听下官说完。”

高遵裕早不耐烦，正要喝斥赶出，却听石越已先说道：“刘将军请说。”高遵裕无可奈何，心中暗怪石越不懂军事却还要瞎掺和，却也只能耐着性子来听刘昌祚的作战计划。

刘昌祚见石越许诺，顿时大喜，他知道石越是文官，未必熟悉渭州一带的地理。便向第五忠与高伦使了眼色，二人立时会意，取出一幅地图来，在厅中张开了。刘昌祚指着地图讲解道：“天都山实为夏人侵宋根本之地。其山有夏主行宫，每次夏人入寇，必先至天都山点兵，然后议定攻击方向，整个陕右，皆受其威胁。而本朝自熙宁以来，朝廷已巩固德顺军、镇戎军防线。骑兵自德顺军沿界出发，至天都山下，快则一日，慢则一昼夜。其间虽然有逻卒城寨，但是以吴安国三人之亲身考察，不足二千人的骑兵，完全可以避开敌人的寨子，直扑天都山。天都山驻军有一万人左右，我军可在镇戎军大张旗鼓，摆出沿葫芦河川进攻的架势，下官以为，西贼绝想不到我军会攻击天都山，必分兵去救。若能使驻军减至六千左右，虽然是一敌三，但有霹雳投弹之威，且是出其不意，攻下天都山，焚夏主行宫，易如反掌。得手之后，我军亦不停留，立时撤走，全身而退，亦非难事。”

刘昌祚刚刚说完这个充满了冒险精神的作战计划，石越正在思索，高遵裕已是不住冷笑，问道：“若是西夏人不分兵，又如何？”

“若不分兵，只得待机而动，若其有备则退兵。但是下官以为，夏人断无不分兵之理。本朝数十年来，不曾兵临天都山下，彼辈岂能料到我军会如神兵天降？”

“神兵天降！哼！近两千人的骑兵，自德顺军出发至天都山，指望不被西夏人发现，真是白日做梦。”高遵裕觉得这个计划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石帅、高帅。”刘昌祚没有理会高遵裕话中的嘲讽，不卑不亢的说道：“这是奇计。奇计能成功，需要熟知敌我心理，需要保守秘密，也需要一定的胆量与运气。此计若能成功，则是我军对西夏几十年来未有之大捷，必能打击敌人锐气，提升士气。若是败露，骑兵突围回境，虽然会有所损失，但绝不会是完败。除非敌人能料到我军之进攻，预先设伏，但是下官以为除非诸葛武侯再生，否则绝无可能。”

高遵裕正欲断然否决，忽然看见正在沉思的石越，心中一动，把到了嘴边的话收了回去。反不怀好意地问道：“石帅的意见如何？”

石越闻言，抬头看了高遵裕一眼，微微一笑，转头向刘昌祚说道：“刘将军，本帅是文臣，若道临阵决断，攻坡拔寨，非本帅所能。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故将军之策是否可行，本帅暂时不能决断。”众人不料他坦陈“不能”，不由都是一愣。吴安国更是嘴角微扬，不屑之情见于言表。却听石越又继续说道：“但是为大臣者，可以不知战阵，却不可不知战略。为将者，临阵杀敌，所向披靡，攻必取，战必克，此只得谓通战术，是为大将之材，而不可谓名将之材。名将者，必知兵者国之大事，上兵伐谋之道。”

“迂腐酸词。”在场几个人的心中，都不由同时冒出这个词来。

石越却突然问道：“刘将军可知道什么是战争？”

“什么是战争？”刘昌祚不觉愕然，答道：“战争不过就是杀敌而已。”

“非也。刘将军目下不能为名将，是不知战争之道。战争的手段是杀敌，但其目的并非杀敌。战争是要达成一定的目的。目的有大有小，但是任何小的战争目的，都要服从于整个国家大的战略目的。一切战斗，都只是达成这个目的手段，所以古今以来，有虽败犹胜者，有虽胜犹败者。能促成战略目的的实现，即便是败了，也可谓之胜；若影响了战略目的的实现，即便是胜了，也是败了。名将的素质，不仅是要能攻必克，战必胜，而且还要懂得从整个国家的大局来权衡每一场战斗的意义，而不是追求一场战斗的胜利来谋求爵赏。”

石越这番话说出来，高遵裕似懂非懂，第五忠与高伦不知所云，但在刘昌祚与吴安国以及站在一旁的文焕的耳中，却犹如一声惊雷，直接击开了他们以前曾未想过的领域。刘昌祚恭谨的向石越行了一个礼，道：“下官谨受教。”吴安国的脸色，也变得恭顺许多。文焕却笑道：“怪不得古之名将，出则将，入则相。其实本朝亦有一二之人，懂得石帅所说的道理，只不过从未能说得如此透彻明白。”

“哦？”

文焕又笑道：“这就是学生受命来见山长的原因。只是不料竟与枢府公文、章祭酒的书信同时到达。请山长先拆阅枢府公文与章祭酒书信，学生再叙来意，最后再来议这天都山当取不当取不迟。”

文焕来往石府，从石越游已非一两年，石越自然是知道这个武状元性子中颇有轻佻处，却是不以为意，笑着吩咐一声，石梁连忙从阁外进来，递上小刀，然后又退了出去。石越用小刀先把枢密院的匣子打开了，取出放在里面的公文，细细阅读起来。

这枢府的公文，其实却只是转发了章桢的一份《强兵三策札子》。

章榘在这份札子中，提出了完善武官节级制度、建立完整的将校节级培养体系、制定马步器水四军操典等三项建议。枢密院将这份札子转发给各地的率臣与高级将领，显然是为了征求意见。

章榘在札子中提出的建议是相当详细的，在节级制度方面，他将现有的节级改名为毅士、效士、弘士、锐士、忠士五等十级，又按兵种不同，分为禁军马军节级、禁军步军节级、海船水军节级、教阅厢军节级、不教阅厢军节级五种。重新拟定不同的薪俸待遇，建立磨勘制度，规定士兵入伍第一年为守阙毅士，按年升迁。没有功劳的至效士止，不再升迁。守阙弘士及以下，服役期为十年。守阙弘士以上，有功则升迁，无功无过就二年一升迁，服役期为十五年。当升迁至忠士，若有功劳，则升为武官。

在薪俸方面，以往宋军的禁军是按士兵入伍时的素质——主要是身高与臂力，分成上军、中军、下军，并以此来区别薪俸待遇，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章榘则建议改为统一按节级高低来区别薪俸待遇。并建议给蕃军以教阅厢军的待遇，正式将其纳入宋朝的军事体系当中。

这一项建议的目的，无疑是为了重建宋军中的激励机制。

而建立完整的将校节级培养体系，则是着眼于长远，其目的是保证宋军低级武官的素质。章榘建议在全国各路创建振武学堂培养马、步、器械军节级，创建伏波学堂培养水军节级，以讲武学堂与大宋水师学校培训指挥使以下武官。完善原有的武学体系。他甚至还提出，在各州军设立全免费的九年制军事小学校，招募六岁至十五岁儿童入学，这些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升入振武学堂或伏波学堂。成绩较差的，也可以应征入伍。

除此之外，章淦还建议由朝廷出资，扶持各大学院与军事相关之科目，为其提供资金与奖学金，支持兵器研究院之发展。

而章淦的最后一项建议，却是要将训练、演习、校阅法令化、制度化、条文化。这种眼光，已经是相当超前了。

章淦的“强兵三策”，可以说是对石越军事改革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补充。石越一口气细细读完，心中已是大为叹服，又拆开章淦的书信，先是大略浏览了一遍，读完之后，又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一遍，方将书信揣入怀中。然后抬起头来，向文焕问道：“你是受章祭酒所托前来？”

“是。”文焕笑道，“章祭酒是想让学生和山长分析强兵三策，若得山长支持，皇上与枢府必不会反对。不过，学生刚刚听了山长一席话，便知道此事已不必我多聒噪了。”

在座众人除了石越，都听得一头雾水。高遵裕听文焕开口“山长”，闭口“山长”，心中已极是不喜，因说道：“这甚么强兵三策，与天都山有关么？”

“没关系。”文焕笑道，“不过，章祭酒信中和石帅提到的一桩事情，却与天都山有关。石帅不看章祭酒的信，我却没办法说这些事，而要看章祭酒的信，那不看枢府的强兵三策，却也会糊里糊涂……”

他这么绕口令般，高遵裕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正要喝斥他，石越却已先开口了，“你当在大相国寺前面说书么？你又敢乱猜枢府的公文写的什么事？说正题罢。”

“是。”文焕连忙答应了，却只看着石越和高遵裕，不肯说话。

石越已知他的意思，不由一笑，与高遵裕对视一眼，说道：“刘将

军以外诸人，便先退了吧。”

第五忠与高伦连忙领命退出阁中。吴安国却是大为不满的看了文焕一眼，方才不情不愿的答应着退出了阁中。

待到阁中只余下石越、高遵裕、刘昌祚、文焕四人，文焕这才说道：“兵贵机密，不得不如此，还请石帅、高帅见谅。”

石越点点头，端起茶杯，却不就喝，只是轻轻的吹气。高遵裕却已有不耐之色。

便见文焕从怀中取出一地图，双手捧起，送到石越的案前，道：“请石帅再看此图。”

石越接了过来，只见在镇戎军熙宁砦以北，石门峡江口好水河之阴，用朱笔画了两个醒目的红圈，两个红圈南北相距之距离，有朱笔标注“十二里”字样。石越看完之后，递给高遵裕，高遵裕只看了一眼，脸色微变，又递还给石越。

石越这才握着地图问道：“这是何意？”

“这是章祭酒所献之策——若在石门峡江口好水河阴筑此二城，互为犄角，渭州防线可向北推进数十里，此二城可遥遥威胁天都山之夏军，且制威德关之喉，堪称兵家必争之地。”

石越到底不太熟悉这些具体军情，因转头看高遵裕，却见高遵裕苦笑道：“那里的确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正因为如此，一旦我军在那里筑城，西夏必然大举来攻。只怕最终难以筑成。”

石越微微颌首，把地图递给刘昌祚，问道：“此策与奇袭天都山，

孰优孰劣？”

刘昌祚双手接过地图，睹视良久，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末将自认不如。”

石越不由问道：“何以见得？”

“奇袭天都山，其策虽奇，但是除了挫败西夏士气之外，并无大用。万一不成，我大宋精兵难免葬身天都山下。而章质夫此策，同样可以向西夏示威，但效用更大。二城不能筑成，大军可从容退回镇戎军，无孤军深入之危；一旦成功，天都山之敌当睡不安寝。”

文焕笑道：“章祭酒之虑，非止于此。大宋与西夏，虽然边境烽烟不断，但名义上西夏依然臣服于大宋。若是无故兴兵相攻，则是公然挑衅，其曲在我。且必然导致西夏举兵报复，我大宋禁军整编未成，兵士操练未熟，军队粮草未聚，此时之上策，不宜与西夏决战，而应当维持边境之大体上的平静，不动声色的完成战略上的初期布置。若能建成二城，则渭州再增屏障，我大宋之纵深增加，西夏之纵深减少，一旦朝廷决定对西夏开战，大军则可以二城为据点攻击天都山与威德关。且大宋在好水河阴筑城，若西夏来攻，我击退之，秉常纵然上书，朝廷亦有辞拒之。”

石越点头赞道：“此真顾虑周详者。”

高遵裕却有犹疑之色，道：“章质夫之策虽善，但石门峡江口好水河阴是不是真的能筑城，如何去筑城而不被西夏人破坏，却是难事。”

石越点了点头，望着刘昌祚，肃容道：“刘将军，你与文焕一道，去实地勘探章祭酒所画筑城地点，拿一个筑城方案来报上。”

“遵命！”

“此事除你与文焕之外，不得让旁人知晓。”石越又命令道，他越过高遵裕，直接指挥他的下属，高遵裕的脸色已是十分难看，石越却浑然不觉。

“遵命！”刘昌祚也似乎完全忘记了高遵裕的存在，躬身一礼，与文焕一道领令退出。

二人出了百泉阁，便见吴安国与第五忠、高伦迎了上来，刘昌祚不待三人相问，已先命令道：“立即回营，挑选一百名精锐的儿郎，有大事要做。”说罢也不停步，径直往柳湖之外走去。

此时，百泉阁某房间的窗边，何畏之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刘昌祚等人的背影之上，一直目送他们出了柳湖。

“潘先生、何先生！”忽然，一个亲兵出现在房门外，高声说道：“石帅有请。”

何畏之几乎被唬了一跳，连忙回过神来，见潘照临正在含笑注视自己，忙略整了整衣服，与潘照临一道跟着那个亲兵往百泉阁正厅走去。不多时，二人便到了正厅之前。这时候何畏之才发现百泉阁内，其实戒备森严，而负责守卫的，从衣着上，都可以看出是安抚使司的亲兵卫队。只不过在正厅前面守卫的首领，却不是侍剑，而是石梁。石梁见二人过来，连忙欠身行礼，道一声“请”，放过潘照临入内，却伸手挡住了何畏之。

何畏之一怔，正在愕然间，便听石梁朗声道：“请何先生解下佩

剑。”

何畏之微有愠色，却见潘照临已回过头，含笑道：“莲舫，请勿介意。非常之时，不得不草木皆兵，非止兄一人，凡欲见我家公子者，都不许携兵入见。”

何畏之凝视潘照临，踌躇了一会，终于解下佩剑，不发一词，与潘照临一道走入正厅。二人入了正厅，才发现厅中只余石越一人，连高遵裕都已不在。石越望见二人进来，连忙起身降阶相迎，笑道：“让先生久等了。不料竟然要劳烦先生亲来渭州。”

何畏之欠身道：“不敢。因为听说两个月后，广州市舶司就要出售渤泥国附近十余万顷的土地，在下不能久候学士……”

“渤泥国？”石越不由愕然，一面请何畏之与潘照临坐了。却听潘照临笑道：“公子最近事务过于繁忙，故此不知。几大报纸都已有报道，薛奕与渤泥三侯签下协议，向大宋、高丽、交趾三国臣民以及在大宋有产业的蕃商出售渤泥国附近十八万六千顷土地，由广州市舶务与杭州市舶务代售。其所得之四成归于广州市舶务建立海船水军；三成归渤泥三侯，二成上缴朝廷，一成归杭州市舶司充海船水军军费。”

石越奇道：“真有人会去渤泥国那种地方买土地？”

“自然有人想买。海外之地，地价甚贱，一亩地仅卖五百文，高亦不过二贯，每岁每亩之税，仅为定额五十文，若雇佣当地蕃人为佃户，种植甘蔗，一年便可挣回地价，且有极大利润。想发财的商人，在国内走投无路的浪荡子，无地可耕的贫民，都想去博一博运气。好几家钱庄便专门放贷给那些一无所有的贫民，借钱给他们去买地，以从中获利。放高利贷者更不知有多少。《海事商报》报道，此次广州市舶务除

出售这十余万顷土地之外，还得到皇上圣旨，出售交趾国、渤泥国附近三百余个无人的海岛，所得充作海船水军军费。虽说是边远荒蛮之地，但是价格便宜，总有人想投机的。”

石越看了何畏之一眼，笑道：“原来如此。”出售环南海诸岛的土地，本来就是大宋经营环南海地区的既定之策，石越岂能不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薛奕竟然会与渤泥三侯联手。他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放下茶杯，不再说此事，转过话题，问道：“先生在延祥镇，可探得什么消息？”

“延祥镇的情况非常复杂。”何畏之道，“延祥镇果然有好马卖，但是在下曾经仔细观察打听，外地进入延祥镇的马匹并不多。因此在下颇疑延祥镇的好马是从沙苑监流出来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石越哼一声，又问道：“莲舫可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么？”

“延祥镇最大的家族，姓蓝。”何畏之忽然不着边际的说道。

“姓蓝？”

“不错。蓝家势力极大，听说蓝家的小娘子，是吕升卿的外甥妇；其家在仁宗朝也曾出过一个进士，传闻京师得宠的内侍蓝震元，亦曾与之联宗。同州通判赵知节，也是蓝家的外甥女婿。”何畏之平平淡淡的说着，石越与潘照临却越听越是心惊。“除此之外，蓝家亦曾经得过仁爱功臣勋章；还有一个小娘子，听说是许给了陕西路监察御史景世安的侄子。”

“难怪。”石越心里已是一清二楚了。

“只怕难以查出物证。且蓝家在当地威望极高，兴建义仓，捐建学校，又常常赈贫济灾，声名极好。”

石越却不料蓝家竟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劣绅”，不由大觉为难，沉吟了一会，方道：“既是如此，此事便暂且搁置一阵。我会另着人去调查。”马政虽然要紧，但毕竟不是急务，他也只能暂时先搁一搁了。说罢，又对何畏之笑道：“本帅明日要去巡视渭州各地的弓箭社、忠义社，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同行？”

何畏之乍然抬头，注视石越，他既不知道石越以朝廷钦命三品大员的身份，为何会去巡视向来不被重视甚至被猜忌弓箭社与忠义社这样的民间社团；亦不明白石越为何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何畏之毕竟不是甘愿为富家翁之人，他对西北沿边的弓箭社与忠义社早有耳闻，此时不免闻猎心喜，当下亦不迟疑，笑道：“固所愿也，不敢请尔。”

熙宁十年三月初二日晚。汴京，睿思殿。

几只龙涎香烛将睿思殿照耀得灯火通明，一股让人陶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睿思殿中。虽然海外贸易日渐发达，香料价格在大宋国境内略有下降，但上品泛水龙涎香的价格却并没有落下来，每两泛水龙涎香的价格高达一百贯。这样骇人的价格，连皇宫都不敢轻易使用，而是用龙涎香贯于宫烛之中，再以红罗缠烛炷，使得宫烛照明的同时，兼有香味。饶是如此，这样每支宫烛的价格，也要高达数贯。赵顼虽然节俭，但是这种皇家“必要的”开支，他既意识不到有多么的昂贵，也无可奈何。章惇偷偷地用眼角观察着皇帝，赵顼坐在宽大的御床之上，脸色依然苍白，但是身体看起来已经好了许多。他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七天之前，昌王赵颢终于“病愈”，奉诏出京，前往洙泗；而太皇太后的病情，也日见稳定；王安石等众元老重臣，也被中道挡回，没有全部齐集京师……暗潮汹涌的政局，至少暂时又平静下来了。似乎整个事件真正的受害者，只有蔡确与石越二人而已。但是章惇心中却一直怀疑，前御史中丞蔡确，很可能是冤枉的，真正支持昌王赵颢的大臣，又偷偷的把头给缩了回去。但是这种怀疑，他是不会对任何人说出来的。反正去做凌牙门都督，除了要远涉海外，离别中土之外，其实是个大大的肥差，比起油水有限的御史中丞，想来蔡确不会太介意吧？章惇经常这样不无恶意的想。

“章卿深夜求见，有何要事？”赵頊这几天来，为了河东路与河北路的安抚使人选，已经是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想要睡觉，不料卫尉寺卿章惇竟然深夜求见，想到章惇的职务，赵頊就不由心惊肉跳，难道是哪里发生了兵变？

“陛下，臣接到紧急文书，陕西安抚使司监察虞候向宝上书，环州蕃人慕氏中的一支叛逆，投奔西夏。其首领叫慕泽，曾受朝廷飞骑尉之勋爵。慕泽所部，在叛逆之前，曾潜入渭州，邀击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石越几乎不免。臣身为卫尉寺卿，将校叛变而事先不知，特向陛下请罪，臣甘愿受罚。”章惇一面说，一面跪了下去。

“啊？！”赵頊腾的站了起来，急道：“石越怎么样？为何他没有奏章递上？职方馆和职方司为何没有报告？”

“陛下，此事事发突然。向宝本来正在清查陕西路将校，给所有将校分别立档案，以便加强监视有不稳迹象的将校。事发之时，向宝刚好清查环州路慕家蕃将，所以才能立即查出叛逆者是慕泽。职方馆与职方司可能不会知道得这么快。”虽然是后知之明，但是章惇还是有几分得意，但是他把心中的得意，谨慎的掩藏在话语之中。职方馆陕西房负责对西夏与吐蕃的间谍活动；而兵部职方司陕西房建立过程缓慢无比，当然不可能迅速查清叛逆之蕃将。但是章惇可没有兴趣替他们向皇帝详加辩解。

但是赵頊关心的却不是这个，他又重复问了一句：“石越有没有事？”

“暂无消息传来，但臣相信石越不会有事。否则高遵裕的奏折必会早于向宝送抵京师。”

“言之有理。”赵顼自我安慰的说道，顿了一下，又道：“但还是要先查清石越的安危；给向宝加派人手，这样的事不能有第二次。”

“遵旨！”

赵顼又问道：“那个叛蕃为何要袭击石越？”

“这……”章惇却并不知道梁乙埋要刺杀石越。

“李向安，去宣司马梦求即刻入觐。”

“领旨。”李向安忙答应着，退出了睿思殿。这时赵顼有点心不在焉，赐了章惇一些点心，令他去偏殿中等候，约半个小时之后，待李向安领着司马梦求进宫，这才又重新召见。

赵顼见着司马梦求，便问道：“环州蕃将慕泽叛降西夏，潜入渭州袭击石越，职方馆知道么？”

“啊？！”司马梦求几乎被吓了一跳，“臣早前已接到陕西房的报告，道西夏国相梁乙埋已派遣刺客刺杀石越，陕西房已将此事知会石越……”

“梁乙埋？”赵顼与章惇都吃了一惊，赵顼一掌拍在御案之中，怒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忙劝道：“西夏梁氏专政，梁乙埋之心，路人皆知，陛下不必为这等小人动气。只要石越严加防范，便不当有事。以陛下之英明，朝廷总有一日要收复灵夏，何愁不能报今日之恨？”

“司马梦求所言甚是。请陛下息怒。”章惇也连忙劝道。

赵顼紧紧咬着嘴唇，脸色铁青，过了许久，方说道：“司马梦求，职方馆陕西房知事是谁？”

“陛下！”司马梦求低下头去，道：“陕西房知事身份特殊，若陛下单独询问，臣自当禀报。请陛下恕罪。”

章惇脸色一变，愠道：“陛下，臣请先行告退。”

赵顼摆了摆手，向司马梦求说道：“章惇可信任，卿但说无妨。”

“陛下！恕臣不能遵旨。”司马梦求态度坚决，“朝堂之上，无人不可信任。然职方馆重要成员，天下惟陛下、枢密使、臣三人能知。便是尚书省左右仆射、各路安抚使，非有必要，亦不得与闻。臣并非是针对章卫尉，若章大人有必要知道，臣自然会告知。但是眼下之事，臣以为并无必要让章大人知道。”

赵顼不料司马梦求如此坚持，不由摇头道：“罢，罢。不说便不说。卿去命令陕西房知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朕要梁乙埋的首级！”

“请陛下三思！”司马梦求沉声道，“梁乙埋志大才疏，杀了此人，于大宋有害无利。数日之前，陕西房知事曾至京师，文枢使与臣已经令其将陕西房之重点，放在搜集西夏重臣之性格习惯好恶、侦知西夏储粮驻军地点、策反西夏文臣武将之上。若改变方略，将陕西房的重点放在刺杀梁乙埋之上，臣以为非智者所为。”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赵顼怒不可遏，随手抓起一件玉如意，砸在御案上，呼地一声，玉片四溅，玉如意竟被赵顼砸成几段。

司马梦求的身子却一动不动，待赵頊稍稍平静一点，方从容说道：“陛下若是担心石大人安危，可以派几个侍卫去陕西，保护石大人安全。下令兵部职方司加紧陕西的防范。不必为一点小事，改变既定之策略。职方馆几年内的责任，是为收复灵夏作准备，臣以为不可朝令夕改。”

“朕知道了。”赵頊没好气的说道，“狄詠已经和朕说过好几次想去陕西了，就让狄詠挑几个班直侍卫去陕西吧。明日朕会问问吴充，兵部职方司，到底有没有在做事情！”

“陛下英明！”

从睿思殿出来之后，司马梦求辞了章惇，骑了马便往大相国寺走去。其时虽然已是午夜，但是汴京却是不夜之城，沿御街走去，一路之上皆是灯火通明，店铺照常营业，行人熙熙，不少酒楼之中，犹自可以听到歌妓们隐约的欢声笑语。到了大相国寺前约二百米左右，司马梦求便勒马停下，看看左右无人，忽地闪进一条小巷中，如此般又穿过几道巷子，终于在一座宅第前停下。司马梦求方轻叩了一下大门，大门便“吱”的一声开了一条缝。一个目光警觉的黑衣小厮从门缝里伸出头探望，看到司马梦求，才忙开了门，将司马梦求连人带马，迎了进去。

进了宅中，司马梦求便将马递给小厮，一边低声问道：“你家主人已休息了么？”

“还没有。”小厮垂着头，道：“主人已吩咐，若是先生来此，便请径直往书房相见。”

司马梦求微微颌首，也不说话，信步便向书房走去。他显然对这座宅第十分熟悉，一路走过无丝毫迟疑，遇到的黑衣小厮尽皆向他躬身行礼，却都并不多问。穿过一条花径之后，便到了书房，茜纱窗上，透出房中通明如昼的灯火。

司马梦求方在门口刚刚站定，便听里间有人笑道：“纯父，请进吧！”

司马梦求闻言，却也并不惊诧，而只微微一笑，轻轻推开了门，甫入房中，便见一个锦衣男子，背朝房门，坐在一张黑木案前，一手捧刀，一手握了丝巾，正自极轻柔又极认真的擦拭着那把刀；一个黑衣童子叉手侍立一旁，眉目低垂，腰间却斜斜的插着一支碧玉箫，虽在灯下，也有剔透温润之感，见到司马梦求进来，不过略看了一眼，神色漠然，也并不行礼。司马梦求似乎与锦衣男子甚是熟悉，径直找了个位置坐了，一边笑道：“哥哥这是又得了什么好物什？”

锦衣男子头也不回，依然慢里斯条的擦拭着手中的刀，一面却悠悠答道：“正要考考纯父，可识得这是什么刀？”

司马梦求闻言，便向那刀望去，却见锦衣男子手中之刀，刀身其赤如血，心中便是一惊，脱口问道：“此物哥哥却是从何处得来？”

“是我这个童儿过洛阳时，偶然所得。怎么，纯父认得出这柄刀的来历么？”锦衣男子伸指拂拭刀身，显得大是爱不释手，但声音却显得极为爽朗。

司马梦求凝望那刀片刻，却道：“哥哥却将那刀与愚弟一观！”

那锦衣男子朗朗一笑，却不回头，只是信手将刀递给那黑衣童子，

黑衣童子双手躬身接过，上前几步递与司马梦求。

司马梦求方一接过，便觉这刀之沉大出意外，手指轻抚刀身，便觉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冰凉之意沁入肌肤，再看刀身所镌之字，不由大为惊讶，微一沉吟，才缓缓道：“若愚弟不曾看错，这柄刀只怕是蜀汉时名将黄忠之物。”他的声音微微一顿，又道：“哥哥可曾听说，黄忠随汉先主定南郡时曾得一刀，其赤如血，黄忠以之于汉中击夏侯军，一日之中，竟手刃百余人。”他一边说着，一边便将刀递还给那黑衣童子。

“哦！”那个锦衣男子似乎没有料到此物竟有如此来头，也感惊讶，接过刀来又拂拭刀身，把玩良久，方叹道：“我本以为此物不过是一寻常古物，不料竟有如此来历。只是纯父如何这般确定？”

司马梦求微微一笑，随手一指刀身，笑道：“哥哥没留意这刀身所镌之字？”

那锦衣男子又仔细看了看，不由哈哈大笑，道：“我光认得这个‘汉’字，却不认得后面那个字，竟也没甚留意了……”

司马梦求微笑道：“哥哥是当世豪杰，自然不留意这些，这两个篆字，上汉下升的便是！”

“汉升，汉升……”那锦衣男子轻轻重复了两遍，不由叹道：“原来竟是‘汉升’，果然是黄忠的宝刀，这‘汉升’两字不正是黄忠的表字么？——纯父真是博古通今。却不知这柄刀较之纯父的‘昆吾’，又是如何？”

司马梦求也不直接回答，只是淡淡道：“名刀宝剑，甚难相较。知遇之恩，却非比寻常！”

“石子明能有纯父这样的人材，真是他的福气。”

“愚弟之才，比起石学士来，不过是萤虫之比日月而已。哥哥已见过学士，自然也知道学士之与众不同。”

锦衣男子不置可否的一笑，只道：“纯父深夜来找我，想必是有事。”

“不错。”司马梦求点头应道，“方才皇上深夜召见，原来是环州蕃部一个叫慕泽的叛逆降夏，率众千余潜入渭州，袭击学士。”

锦衣男子摇了摇头，笑道：“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啊？”司马梦求又惊又疑，盯着锦衣男子的背影，问道：“哥哥是何时得知？”

“不到一个时辰，是我这个童子送来的信。隶属本房的一个叫慕忠的兄弟，最先得到消息，为了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石学士，还牺牲了两名兄弟。石学士与高遵裕的表章已经在路上，慕忠说，学士很维护我们职方馆。”

“原来如此。”司马梦求放下心来，道：“皇上已经知道是梁乙埋暗中主使，十分震怒。想来朝廷会加紧对西夏的战争准备，陕西房不可没有哥哥主持大局，愚弟此来，便是请哥哥速回西夏，主持大局，若能策反李清，便是大功一件。”

锦衣男子的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道：“我明晨便动身。纯父，如何攻下西夏是一件事，攻下西夏后，如何治理西夏，是另一件事。希望纯父能将这个意思转达给皇帝与石学士。若不懂得治理西夏之术，冒然攻打西夏，纵然功成，也只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愚弟理会得。”司马梦求道，“明晨我会着人送来文枢使与我给李清亲笔信，外加一封告身，李清若有归宋之心，朝廷将赏黄金五千两、地五百顷、封侯爵，拜五品武官，荫其祖宗三代。”

“李清如何会为这些东西而叛夏？”锦衣男子嘿然说道，声音中颇有不屑之意。

“这些东西，不过是朝廷的诚意。”

“我会竭力而为。”锦衣男子顿了顿，似乎是犹豫了一阵，终于低声说道：“纯父，哥哥想要你答应一件事。”

“请说。”

但那锦衣男子却沉默了很久，良久才道：“我不知道能否说服李清归宋。他这个人，注定是要轰轰烈烈的，富贵也罢，死于非命也罢，皆是天数，不必多说。但李清尚有妻儿子女，我既然把他往这个旋涡里推了一把，却是我义在先，就盼纯父能答应我，如若我将来有什么意外，无论如何，要保住他的血脉。”锦衣男子的声音，已有几分悲怆。

司马梦求低头沉默了一会，抬起头来，凝视锦衣男子的后背，慨声道：“好，我答应！”

“拜托了。”

似乎不习惯空气中那淡淡的悲凉，黑衣童子走出了书房。不多时，书房之外的走廊中，便传来呜咽的箫声。司马梦求侧耳倾听，辨出正是一曲《渔家傲》。伴着那有几分沉郁悲壮的箫声，司马梦求听到锦衣男子在轻声歌道：“……浊酒一杯家里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一直到三月初四，石越在渭州被叛蕃袭击的事情，在汴京依然只有少数人知道。甚至连鲁郡君韩梓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此时，她正在清河郡主的花园中，听自己的嫂子王昉高谈阔论着“墨经”。

“当年蔡君谟评墨，以李廷珪为第一，他弟弟李廷宽、承宴父子次之，张遇又次之，陈朗又次之。这各家不仅造作之法不同，连松烟也不相同。李家之墨，如今已十分罕见，熙宁四年，我在家父那见到一方陈朗墨，家父便已视为至宝。想不到今日竟能见到李承宴所制之墨。”王昉挺着肚子，犹把玩着手中的一方双脊龙墨，欣羡不已。

清河见她这神态，不由笑道：“你这墨痴儿，石府中便藏有李廷珪所制之墨，你们姑嫂之间竟然不知道么？”

“真的么？”王昉不由睁大了眼睛，望着梓儿，问道。

梓儿微笑着点了点头，道：“不过如今已经没了。去年苏颂同修国史，官家赐承晏、张遇墨和澄心堂纸，因与外子说起各家之墨，外子已将家中所藏的廷珪墨进贡宫中。”

“啊？！听说廷珪墨误坠沟中数月不坏，虽历数十年，研磨时尚有龙脑气。一丸墨现今能卖至数万钱，往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禁中方有少量珍藏。所谓‘黄金可得，李廷珪墨不可得’……”王昉的语气中，竟是颇为憾事。

梓儿笑道：“这等身外之物，嫂嫂亦不必过于在意。外子常说，墨的用途，是用来书写，流芳百世的，是我们写的内容，而不是用的墨。”

王昉撇了撇嘴，略带嘲讽的笑道：“这话若非是石子明所说，便真要教人以为是煮鹤焚琴之语。名墨佳文，岂可不相得益彰？”

梓儿早知王昉的脾气，当下也不争辩，只是好脾气的笑笑。

王昉素来自负，一生所服的女子，也不过程琉一人而已。眼下程琉已随包绶前往渭州，因此言语上，王昉自然是再不肯让人的，当下不免滔滔的又说些名墨佳文的佳话。

清河心中微觉好笑，她本来就想把这方双脊龙墨赠予王昉，此时见她说得兴起，倒不好打断，想道：“这样送她，倒也合她心意！”正想间，忽然却见园外飘进一朵红云，定睛望时，却是柔嘉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

清河大吃了一惊，奇道：“十九娘，你怎的来了？”

“自是翻墙出来的。”柔嘉吐了吐舌头，笑吟吟的说道，“姐姐，我可是专程来给你道喜的。”

“道什么喜？”清河莫名其妙的问道。

“我听到消息，狄郡马要派去陕西，圣旨已下，郡马已经接旨。姐姐终于可以离开京师，去外面透透气了。”柔嘉兴奋的说道，简直象是自己也能一同前往一般，浑然没注意到清河的脸色瞬间已经惨白。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我……”柔嘉目光一转，吐了吐舌头，“是偷偷听到的。很多人都在议论，说皇上竟然派郡马去给石越作护卫，是本朝未有之殊恩，还说奇怪为何两府都没有反对呢！”柔嘉说起关于石越之事，便自兴致高

昂，不知道这一句话已经让梓儿也紧张起来。梓儿也是心思剔透的人，此时听到皇帝居然把自己的侍卫长官，派去给石越当护卫，若非有大事，何至于此，她如何能不惊？因颤声问道：“是陕西出了什么事么？”

“你家石头断不会有事的。”柔嘉笑盈盈的说道，“也许是要打仗了吧，郡马可是名将之后嘛……”

“打仗？”王昉摇了摇头，道：“不可能。朝廷整军经武尚未完成，朝廷还在讨论章粦的《强兵三策札子》……”

“准备打仗而已，又不是马上开打。”柔嘉也没听她说完，便不以为然的说道，“石越贵为陕西路安抚使，身边没护卫么？还要郡马保护什么？”她转过身去，也不理王昉，便抱着清河，软语央求道：“好姐姐，我的好姐姐，你偷偷的把我带去陕西好不好？”

清河听说狄詠要去陕西，已然担心，忽然听到柔嘉竟然来向自己要求这等荒唐的事情，一时间真是哭笑不得，道：“你？要去陕西做什么？”

柔嘉此时满心的热切，正要说心中的话，忽然间望见梓儿紧张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不自觉晕红了双颊，便咽回到了已到口边的话，吞吐道：“我……我没去过外面，想看看打仗的情形，在京师天天被关在府中，闷也闷死了！”

“你！真是胡闹！”清河不知她心事，听了她这样孩子气的话，不由又是好气又好笑，正待再说，却见柔嘉的眼圈立时间便红了，泪水盈上眼眶，楚楚可怜的望着自己凄然道：“十一娘！我们打小就不曾分离，我可舍不得你一个人去那里。”

清河心中一软，她全然不知柔嘉的心事，还只道她真是舍不得自己，竟生出这样荒唐的念头，不由感动，几乎便要忍不住答应下来。但她终是知道这种事情实在过于匪夷所思，自己纵然答应，那也是万万做不得数的，便柔声劝道：“十九娘，我自然也舍不得你。可是既便是我去了，我还会回来的。你若跟了我去陕西，别说于礼不合，娘娘与太后、皇后都会生气的。还有，你爹爹又如何舍得你？”

“我……我回来凭她们处罚便是了。十一娘，你……你舍得我么？”柔嘉的眼泪似要流将下来，一边将手紧紧抓了清河的手，似嗔似怨的说道：“我不怕，你怕么？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也要去陕西！我万万不能教你一个人去！”

清河没料到她竟如此痴缠，一时间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她与柔嘉自幼一同长大，待她比亲妹子还亲，此时见她一心不肯离开自己，自己的心中，又何尝没有不舍，当下哪里能够拒绝？只是心中终有一丝理智，不禁望望柔嘉，又望望梓儿、王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几乎是与此同时。

汴京的皇宫中，偌大的崇政殿之内，只有赵顼与狄詠君臣二人。

赵顼的目光凝视着狄詠，温声问道：“卿家可知崇政殿在太祖皇帝时，叫什么名字么？”

狄詠不知赵顼的用意，但还是恭声答道：“臣幼时，便曾听父亲说过，这崇政殿本名简贤讲武殿。”

“不错。”赵顼赞赏的点了点头，然后便静默着抬起头，远眺着殿外的天空，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热切与憧憬，“此殿本名简贤讲武殿。只为若要混一四海，就不能不简贤讲武！”狄詠静静地站在殿中，低垂着的目光却不经意地落在赵顼的腰间——皇帝今天罕见的佩了一柄佩剑！“卿可知道，朕为何让卿去陕西？”不知过了多久，狄詠觉得赵顼的目光忽紧紧的盯住了自己，他不敢动弹，也不抬头，只是依旧保持静立倾听的姿势。

听到赵顼忽然慢条斯理的问自己这么一句话，狄詠略想了一想，答道：“陛下是让臣去保护石越的安全。”

“卿是朕的侍卫首领，朕为何要让卿去保护一个臣子的安全？”赵顼的声音似乎突然间严厉起来。

“臣——愚昧！”狄詠一边说着，一边已经单膝跪了下来。

“卿常常读史书，朕一直很欣赏。读史可以鉴今。”皇帝的声音顿了一顿，忽又变得凝重起来：“朕今日正要告诉卿一个大秘密！”

狄詠忍不住抬了一下头，迎面见到赵顼热切而信赖的目光，“臣……臣何德何能……”

赵顼摆了摆手，打断了狄詠的话，道：“狄家世代都是忠臣，卿又是朕的堂妹夫，为人又忠直。所以朕信任卿。朕今日就是要告诉卿，朝廷最迟在八年之内，必然将对西夏大举用兵。朕将会不动声色的，逐步把精锐的部队调入陕西，并准备好军储物资，修葺好道路城寨，待一切准备就绪，就是灵夏光复之日。”

“臣愿为先锋！”狄詠胸中的热血顿时沸腾起来，奋声说道。

“朕不会让你去做先锋。朕很疼清河这个妹子，不想让她守寡——朕要对你说的是，在这八年之内，陕西路安抚使将会掌握越来越多的禁军。虽然目前禁军依然受枢密院节制，虽然有卫尉寺、监察御史，虽然还有种种的防范措拖……但是唐代藩镇之乱，实在让朕难以放心。”狄詠一边皇帝讲着这些，心中不由微感迷惑，但听到最后这一句，他便猛然惊醒。果然，只听赵顼继续说道：“若是让宦官去监军，不仅有唐代的殷鉴，还会有朝廷内外的阻力。这是下策，朕不取它。朕要让朕最信任的人，去做安抚使的护卫首领。”

“臣……”

赵顼走近他，伸手轻轻拍了拍狄詠的肩膀，轻声道：“朕信任卿，能替朕办好这个差使。不仅要保护忠于朝廷的安抚使不被西夏人刺杀，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安抚使，绝对忠于朝廷！”

“臣绝不敢辜负陛下的重托！”狄詠沉声应道。但他心中刚刚沸腾起来的热血，却因后赵顼这后来的几句话，而渐渐冷却下来。他不由的在心底苦笑了一下，原来，他去陕西，不是如他希望的，是去与西夏人作战；而是作为皇帝的耳目，来防范陕西路安抚使石越！

目送狄詠离开崇政殿后，赵顼静静的坐在宽大的御椅上，想着心事。李向安率领一千内侍轻轻进入殿中，见到皇帝这副模样，不由都呆住了，只得屏声静气的侍候着，不敢惊扰。如此过了许久，赵顼才回过神来，向李向安说道：“摆驾，朕要去一次枢密院。”

“官家。”李向安小心翼翼地说道：“文相公今日去了讲武学堂，王枢密副使已病了四五天了。”

“朕知道。”赵顼淡淡说道，“只管摆驾便是。”

“遵旨。”李向安忍住心中的疑惑，尖着嗓子答应了。

从崇政殿至枢密院，原不用多长时间。只是皇帝一般不会亲临枢府，因此赵顼突然前往枢府，虽然有人事先通知，也让群龙无首的枢密院官员慌得手忙脚乱。好在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是做老了事的人，忙引着众官吏列队参拜。待一干礼节过了，赵顼便吩咐众官吏各归本房，只让曾孝宽领着他径直往侍卫司走去。到了侍卫司，侍卫司知事慌忙领了本司同知事、检详官、计议官等等大小官吏前来拜见。赵顼打量诸人，随口问了几句侍卫司的事情，忽然回头向曾孝宽问道：“石越的义弟唐康不是在侍卫司差遣么？”

曾孝宽一愣，不知道皇帝为何问起唐康，一时间也猜不出他的用意，只好老实答道：“唐康已经调至沿海制置使司，权任同知事。”赵顼微微一愣，他没有料到唐康居然升官了。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他自然不可能知道。文彦博要提拔他的孙女婿，只要给事中与御史们没意见，那便容易得很。曾孝宽偷眼觑着皇帝神态，他虽然与文彦博关系一般，但是与唐康关系却不错，忙又解释道：“唐康曾出使高丽，通晓海事，因海船水军最近事务繁多，兼之唐康与高丽使者谈判江华岛、瑞宋岛有功，所以才将其调至沿海制置使司，权任同知事，暂时负责调配江华岛、瑞宋岛驻军、筑城之事。”所谓的“瑞宋岛”，便是由赵顼亲笔赐名，位于高丽国与日本国之间的大岛，唐康与高丽使者谈判后，宋朝用八百枚震天雷换来，成为大宋极东之领土。

赵顼脸色稍霁，笑道：“唐康现在在哪里？”

“回陛下，唐康随文相公去了讲武学堂，去与章粼讨论创建大宋水

师学校与伏波学堂的利弊，以备陛下咨询。”

枢密院希望抛开兵部，将海船水军这个新兴的兵种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文彦博几次向赵顼提出，如果通过章惇的建议，那么大宋水师学校与伏波学堂，就应当隶属于枢密院。因此赵顼对于曾孝宽的解释，倒并不吃惊，只笑道：“原来如此。听说枢密院还有个官员，也曾出使过高丽，在高丽还讲过学，且曲子词作得极好，是个才子。他却在哪个房？”

“禀陛下，此人姓秦名观，字少游。现在编修所任编修官。”

“秦观……”赵顼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笑道：“确是这个名字，传他过来，朕想见见他。”

“遵旨。”

不须多时，秦观便被引至赵顼面前。

“臣枢密院编修官秦观，叩见皇上。”秦观见到皇帝，忙拜倒行礼。赵顼微一打量秦观，见他人物出众，倜傥不凡，不由先暗暗喝了一声彩，待他行礼完毕，便和颜微笑道：“免礼平身。”其实赵顼曾经召见过一次秦观，但是此时却早已忘记了。

“谢皇上。”秦观站起身来，目光飞快的掠过脸色尤自苍白的皇帝一眼，才恭敬的叉手侍立。

赵顼微笑道：“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这一——是卿家的词吧？”

他念的，正是秦观写的一首《八六子》的下半阙。在汴京流传已有数年，早便传入宫中，正是王贤妃最爱唱的一首词。秦观不料皇帝居然记得自己的词，颇有些受宠若惊，口中却谦逊道：“劣作实实有辱皇上清听。”

赵顼却来了兴致，便笑道：“这‘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不禁不起让人想起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想来这曲子，只怕是秦卿与一位姑娘分别之作吧？”

“是。”秦观没料到皇帝竟会同自己说起这些，竟然有些讷讷起来。

赵顼哈哈大笑，又道：“朕以为卿家这首小词，一个‘弄’字，一个‘笼’字，用得是极妙的。不过卿家的词，悲伤、悔恨、烦恼过多，却也是一病。”

“皇上指教得甚是！”秦观诚恳的应道，一边似乎心有所感的叹道：“其实‘文章憎命达’，古人诚不我欺。现下若让臣再写《八六子》这样的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这些是小道，经邦济世才是大道。”赵顼不以为然的说道，“朕此次召见卿家，可不会是因为卿家的词写得好，而是因为卿家曾经名重于高丽。”

“全赖皇上之威德。”秦观虽是大才子，但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便只好给皇帝加了顶大帽子。

谁知赵顼却摇摇头，道：“朕不爱听这些场面话。卿在枢府已久，朕是想听听卿对高丽局势的看法。”

“是。”秦观万万想不到皇帝亲自来询问自己如此军国大事，这比起皇帝记得自己的一首小词来，无疑更让秦观激动。略微理了理思绪，便朗声说道：“自从高丽使者来京乞援，朝廷虽已派使者前往辽国，劝说辽主息兵。但高丽国每年都有大批儒生来大宋求学，朝廷帮助高丽兴建学校与图书馆，赠送儒释道经书与医书；朝廷又驻军江华、瑞宋二岛，同意帮助高丽国武装军队，稳固王运地位，可以说高丽绝辽亲宋之势已成。而辽主为防日后腹背受敌，绝对不会容忍高丽亲宋。所以，臣以为辽国用武力逼迫高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辽主会在彻底解决耶律乙辛与杨遵勖、女直之后，再来对付高丽，所以会暂时送我大宋一个顺水人情；但是若臣却以为，辽主未必会允许王运站稳脚跟。”

“嗯。”赵顼不置可否的一笑，道：“卿以为，只要解决辽国的威胁，高丽就一定会亲附我大宋？”

“皇上，臣以为，这要时间，要慢慢经营。但眼下来看，对大宋有利。”

“几天之前，朕接到张商英与蔡京的表章，道高丽国已经仿照大宋，正式成立市舶司。同时，高丽国将自己的一部分水军，改编成隶属于市舶司的商船队，主动前往日本国、杭州、泉州贸易。并且希望朕能允许他们的商船队，前往南海地区贸易。”赵顼淡淡的说道：“卿以为，朕是应当答应他们，还是拒绝他们？”

秦观吃了一惊，想了一会儿，方答道：“臣以为，既不应当答应他们，也不应当拒绝他们。”

“此话怎讲？”

“海外贸易之中，大宋利润较大的，是丝绸、瓷器、钟表、棉布、

蔗糖等物，这些物品，高丽人做不出来，因此，即便高丽国主动想加入海外贸易，也不会影响到我大宋的利益。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多一个高丽，可以时刻警醒我们。但是让高丽海船水军积累过多的经验，会影响大宋海船水军对东海地区的控制。因此，臣以为，应当告诉高丽，大宋欢迎他们进行海外贸易，但是做事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来，大宋允许其水军武装航行于高丽与日本国之间，并且许其在瑞宋岛进行补给；但是前来杭州与泉州的船队，其安全由大宋海船水军负责，航线、港口由杭州市舶司指定；至于南海地区，风浪太大，高丽的船只难以应付，不如先积累几年的远航经验再说不迟。若是民船想要远航南海，大宋会一视同仁对待，但是整个南海，都属于大宋皇帝陛下，因此，大宋会适当征收关税。”

赵顼听到秦观的对策，不由哈哈大笑，赞道：“甚善！”他端视了秦观一阵，忽然问道：“蔡京上表，言道为加强对高丽的影响，有必要向开城派一个常驻使节，同时允许高丽国派使者常驻汴京与杭州，卿以为如何？”

“臣以为这是急务。在开京常驻使节，可方便掌握高丽国情，以备朝廷决策。”

赵顼又是微微一笑，忽冷不防说道：“若朕有意让卿常驻高丽，卿意如何？”

此言一出，不仅是秦观，便是连曾孝宽都不由吃了一惊。但此时自无任何犹豫，秦观急忙拜倒，朗声道：“若能为国效力，臣不敢辞。”

赵顼本来是想让唐康去常驻高丽，顺便给唐康升一下官，算是对石越的某种补偿，不料到了枢密院，才意识到唐康也是文彦博的孙女婿，

且在枢密院颇受重视，因召见秦观，见他对答如意，想到秦观在高丽也是颇有名气，倒也是常驻高丽使节的合适人选。因此竟便让秦观得了这份差使。赵顼见秦观一口答应，便点头笑道：“卿可等候吏部的任命。”正要再勉慰几句，忽见一个内侍在外面探头探脑，正在奇怪，便见李向安走到身边，低声说道：“官家，娘娘凤体欠安。”

赵顼闻言心头一惊，曹太皇太后的病情虽未痊愈，但近来已略有好转，这时忽然匆匆来报“凤体欠安”，那定然是出现了大的反复。赵顼对曹太后向来敬爱，这时候也顾不得多说，匆忙起身，道：“快，去慈寿殿。”

赵顼赶到慈寿殿时，高太后、向皇后、朱妃、王妃等众妃都已到了。赵顼瞥了众人一眼，见众人眼角都有泪痕，心中更是惊疑不定，当下只是简单的向高太后行了一礼，便问道：“母后，娘娘怎么样了？”

高太后低声道：“太医正在把脉，张严说，今天晨起时娘娘便吐了血痰。”

“啊？”赵顼只觉胸中一时气闷，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定了定神，缓过气来，低声道：“朕进去看看。”说罢也不顾不管，径往曹太后的寝宫走去。高太后素知自己这个儿子的脾气，也不阻挡，只是双手合什，默念祷告。

赵顼才走近寝宫，尚未进门，便见几个太医刚刚把完脉出来，不提防皇帝忽走了过来，慌得连忙跪倒，正要参拜。赵顼已是不耐烦的摇了摇头，道：“这些礼节先省了，娘娘的病要不要紧？”

众太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说话。赵顼看到这光景，心里也知道曹太后的病情严重了，他怕曹太后听到，也不再追问，只冷冷喝道：“发什么愣？还不快去开方子进汤药。”

“是！”众太医如蒙大赦，忙不迭地退了出来。

赵顼这才轻轻掀开珠帘，走进寝宫之中。他刚刚进去，便听到曹太后低声说道：“是官家来了么？”

赵顼已知是自己在外面说话被曹太后听到了，忙应道：“娘娘，是朕来给娘娘请安。”

“难为官家了。”曹太后轻咳了几声，又说道：“官家，走近来点，我想与官家说几句话。”一面又吩咐道：“张严，你率着众人都退出去吧，这里先不用你们侍候。”

“是。”张严一边答应了，一边便指挥着一干宫嫔内侍，静静的退了出去。

赵顼此时已走到曹太后的床边，见曹太后斜斜倚在床上，头上并没有戴凤冠，只将满头花白的头发如普通妇人一般盘起，仅插了一根白玉钗，更衬得她老态龙钟、形容枯槁。她的脸上因久病而缺少血红，显得极为苍白，惟余一双眸子，依然炯炯有神。赵顼忽然间一阵心酸，垂下头竟是不敢再看。

却听曹太后道：“官家，你坐下来，听我说话。”

“是。”赵顼一边答应道，一边挨着床沿坐了。脸上打起笑容，道：“娘娘身体不适，眼下还不宜劳神，听说琼林苑牡丹开了，娘娘且安心静养，过些日子，朕陪娘娘一道去赏花。”

曹太后淡淡一笑，道：“官家不用安慰我。我这病，只怕是好不了了。不过是拖罢了，能拖到几时便算几时，都算是从阎王那里挣回来的。这生死之事，我一向都看得甚淡。”

赵顼强笑着宽慰道：“娘娘吉人自有天相……”

曹太后摇了摇头，道：“官家不必说这些话。天下妇人中，以我最贵，但再贵的人，也逃不过天命。死不死不打紧，惟有几件事情，却是我放心不下的，却要先和官家交待了。说完了这些话，那时才再无牵挂……不论什么时候走了，也不怕见仁宗皇帝。”

“娘娘说哪里话……”

“官家！”曹太后却温柔的打断了赵顼的话，她慈爱的看着赵顼，微笑道：“官家虽然不是我的亲孙子，但是我一生无子，在我的心里，却是将官家当成亲孙儿一般。即便当年与你父皇英宗有过濮议之争，但我心中想的，也只是大宋皇家的体统。并……并不曾有过半点私心……”

“孙儿明白。”赵顼低声说道，在他心里，的确是相信曹太后是位没有权力欲的女人。

“官家是个好皇帝。”曹太后淡淡的笑容中，包含着赞许与期待，“祖宗的基业交到官家手中，我相信一定会更加光大。现在朝廷的财政已经渐渐变好，虽然朝廷也重商言利，但是官家能重视教化之功，几年之内，学校之多，为大宋建国百余年来所未曾有；兵威耀于海外，而百姓无劳役之困……这些，都是前人所不曾有的成就。”

赵顼极少听到曹太后如此的赞扬，心中不由颇觉得意，当下笑

道：“朕亦颇觉欣慰。”

“我还听说，兵器研究院造出了一种叫火炮的火器，能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将很远的砖墙轰为粉碎……”

“确有此事。”提到火炮，赵顼便不由得两眼发光，精神大振，笑道：“朕打算在大宋每座重要的城池关塞，都装备这种火炮。若能改造开封城墙，装备上几十门这样的火炮，再在北面筑几座装备火炮的堡垒，京师附近驻防禁军，十二万都是绰绰有余。”

“嗯。”曹太后不置可否的应道，“大宋建都汴京，号称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祖宗不得已方驻重兵于此，是以重兵为险。若那火炮当真有用，京师少驻一个兵，百姓就少一分转运之累。”

“朕亦如是想。东南百姓最受累的，就是要把大量的物资千里转运，送往京师。因此也浪费大量的国力……”兴致勃勃说着的赵顼忽停了下来，因为他惊讶的发现曹太后的眼中，其实并没有喜悦与轻松，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娘娘？你在担心什么？”

“我的确在担心。”曹太后轻轻的叹了口气，“大宋眼前的国势，按理说我应当欣慰，应当高兴。但是想到这一切，我都明明感觉到，这一切都与石越有关。”

“石越？”

“是啊，一个让活了几十年的老太婆也看不懂的年轻人。”曹太后慢声说道：“这几日里，我老是做梦，梦到太祖、太宗皇帝托梦给石越……还梦到……”

“娘娘还梦到什么？”

曹太后犹豫了一阵，终于说道：“还梦到昌王……以及王妃肚子里的那孩子……”

赵顼的身子恍如被什么击中，竟是彻底的愣住了。

“官家正当春秋鼎盛，有些话我本来不当说。但是自官家病了那场之后，我就总在担心，担心官家的身子。官家太过于劳累国事了……”曹太后摇了摇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担心……”

“娘娘只管直说。祖孙之间，不必有顾忌。”赵顼差不多已经知道曹太后想要说什么，可是他还想听曹太后亲口说出，因为这些事，天下间只怕除了曹太后，再无一人会和他提起，会跟他推心置腹，为他考虑，就连他的母亲，只怕都不能。

“官家真是个好皇帝。”曹太后的声音充满了关切，“若是官家能平安无事，待到官家的儿子成人。那么一切都是老太婆在杞人忧天。但若是有什么万一……那石越，在官家手下，是个千年难遇的能臣、贤臣，但在官家未成年的儿子朝中，就必然是个权臣；昌王，官家在，自然是贤王，但在官家未成年的儿子朝中，就难保不是个吴王、淮南王；再加上王妃肚子里的，还不知是个皇子还是公主，若真是一个小皇子……唉，若佣儿平平安安长大，或者皇后能生个嫡子，倒也罢了，否则，王妃之子，就是皇长子……”

赵顼默然无语，石越与赵顼，他自信已经安排好了对策，但是王妃之子，却是他没有想过的——毕竟，那也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曹太后的担忧，却无疑在他心中增添了块阴云。当时婴儿养大不易，纵然是皇家，也在所难免，何况宫闱之内……他有些不敢再想下去，却又不能不想，最坏的情况自然是，万一赵佣夭折，而他除了王妃之子以外再无子

嗣，那么支持赵顼的大臣，赵顼不用想也知道会占绝大多数……而且，凭心而论，虽然赵顼很喜欢王妃，但是他现在并没有半点要传位给王妃肚子里的孩子的意思——虽然那也是他的儿子！

“这些事情，我毕竟是女流，不能代官家筹策，只是事先给官家提个醒。如今国家虽然欣欣向荣，但却也是危机四伏。社稷之重，在于官家一身之安危。官家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若是缓急之时，莫忘记司马光、范纯仁、王安石……”

“朕当谨记娘娘教诲。”赵顼眼眶微热，感激的看着曹太后。

“那就好。”说了许多的话，曹太后已经略感疲倦，“官家能做个好皇帝，让国家富强，百姓富足，替祖宗守住这份基业，我纵是死了，也无遗憾。我有点困了，官家出去告诉你母后她们，不必进来请安了。”

“是。”赵顼轻轻起身，亲手替曹太后整了整被子，蹑手蹑脚的退出了寝宫。

五日之后。万里晴空。

这一天，是狄詠陛辞远赴陕西的日子，做为宗室的清河郡主，也被皇帝特许，随夫前往陕西。狄詠的官职在外人眼中看来，十分的奇怪：昭武校尉、武经阁侍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兼陕西房知事、兼权陕西安抚使司护卫都指挥使。而同往陕西的人，除了狄詠一家之外，还有狄詠挑选的几十个班直侍卫，在他们光鲜的胄甲的外面，都套着一件丝罗绯色背心，背心上绣着一只振翅张爪的恶雕！这件背心的图案，清晰的告

诉每一个人，背心的主人，是大宋皇帝的班直侍卫！

狄詠一行刚刚出了内城的郑门，正浩浩荡荡欲从新郑门出门。不料才走了数十步，便见到一个庞大的乐队迎面而来。只见这个乐队约有一二百人左右，中间有十六人抬了一面大鼓，一个大汉站在鼓架上击鼓；以大鼓为中心，有数十名乐手各持乐器环绕，纵情鼓吹，烘托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最外围则是许多妖冶妩媚的妓女，在前面的，戴冠子穿花衫，是最普通的妓女；中间的，戴珠翠朵玉头冠，穿销金衫裙，或拿花斗鼓，或捧龙阮琴瑟，这是有名的青楼女子；最后的十多名妓女，骑着富丽堂皇的马匹，配着银鞍与珠宝勒带，马前还有一些身着锦衣的浪荡公子牵马，马傍有手持青绢白扇的膏粱子弟扶持。而最显眼的，则是大队伍最前面五个壮汉打着的一面高达三丈的白色布牌——狄詠仰首望去，只见布牌上写着：“江南十八家商号联号酒坊，由高手酒匠，酿造一色上等甘蔗酒露，呈中钦赐名号‘甘露酒’！”

狄詠在汴京已久，却是从未见过这等稀罕事。看情形，分明是江南十八家商号联号，在宣传他们的“甘露酒”。他定睛瞅去，却见旁边还有一队皂衣青年，还担着好几担样酒，沿街向围观的路人赠酒尝新，还有一队青衣青年，则在赠送点心。

狄詠停下来观望，坐在马车内的清河只听到外间音乐四起，欢声笑语不断，却不知道发生了何事，更不知马车为何停了下来，当下忍不住掀开一角车帘，偷偷打量外面。她不能看到全貌，却已经对眼前之景感到非常的好奇，正待叫了一个婆子过来悄悄询问，那乐队中的人已经看到了狄詠了一行，居然也不回避，反倒欢天喜地的迎了上来。一个锦衣少年走到狄詠马前，将右手举起，叫了声“停！”那些乐手们立时便停止了鼓吹，与街上的行人们一起，一齐静静的观注着他与狄詠。

锦衣少年显是认得眼中之人便是名闻天下的“人样子”，向狄詠作了一揖，笑吟吟的说道：“今日是大宋三十六家大酒坊在开封府斗酒，不知是小人们几世修来的福气，竟然能碰上狄郡马与清河郡主出行，小人斗胆，请郡马爷与郡主赏脸，尝尝小号的甘露酒——郡马爷作证，小号纵有千个胆子，也不敢犯上吹嘘，小号之酒，实实是天子御笔赐名！若郡马爷尝了满意，只要爷赞一个‘好’字，小号即将美酒送至郡马府，请郡马细细品评；若爷以为不好，亦只要爷说一个‘劣’字，小号立时掩了旗，息了鼓，不敢再在这汴京城里张扬！”

狄詠听这个锦衣少年的话，自信中带着央求与狡黠，他先说了是皇帝亲口称赞并赐名的美酒，便是量定了狄詠不会说“劣”，又用美酒公然“贿赂”，只要他狄詠喝了这酒，赞了一个“好”字，不免又会成为他们宣传的口实，想起要在一面三丈白布牌上写上“狄郡马亲口品尝赞誉”这样的字迹，狄詠几乎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但是人家笑脸软语相求，他又不便拒绝，当下只得勉为其难，接过一杯酒来，放到嘴边抿了一口，只觉入口香甜，不觉一口饮完，正要称赞，便听到一阵丝竹之声从右边的街道传来，然后便有一个妇人大声呼道：“郡马爷且慢开口！”

狄詠转眼望去，却见是一个半老徐娘，穿红着绿，手持团扇，一步三摇的走了过来。她身后的队伍，大抵也如这江南十八家商号联号酒坊的规模，不过却没有中年汉子，也没有大鼓，是清一色的怀抱琵琶的女子与锦衣小厮。那队伍前面，却是一面三丈高的绿布牌，写着“烈武王府祖传秘技，酿造一色上等浓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

——这个牌子却是非同小可，狄詠不由得心神一震。烈武王，便是高太后、高遵裕的先祖！宋代造酒卖酒，向来是官府垄断，大部分是由官办的酒库酿酒出售给有许可证的商家，只有少数商家被许可自己酿酒

出卖，但都要受到严格的检查；直到开发湖广，经营海外，甘蔗酒等蒸馏酒发明，酒禁稍弛，商人们可以购买许可证大规模酿酒，这才引起了官私酒坊在酒类市场的竞争。但是开放的一块，却主要是甘蔗酒与果子酒，传统酒业，对于私人酿酒，纵得许可，官府也依然有严格的配额限制。似高家这样的大世家，虽然府中莫不是自己酿酒，有些名酒还天下知名，但是却是不可以乱卖的。何况，若是旁人家倒也罢了，最要紧的，却是狄詠知道，高太后一向对家人要求十分严厉，绝不许高家子弟经商、干政，更不许高家子弟目无法纪的！似这么样的张扬显摆，岂是高家的作风？！

正在沉吟间，那妇人却已走近，朝着狄詠敛身一礼，笑道：“所谓货比三家。还请郡马爷也来尝尝当今太后娘家的好酒，再品评是哪家的酒更好，哪家的酒较劣不迟！”她说完，一面捧上一杯美酒递给狄詠，一面还不忙丢个白眼给江南十八家商号的锦衣少年，显然，话语中的咄咄逼人，是对他而发。

狄詠接过酒来，不由暗暗苦笑。眼下之事，表面上虽然只是两家酒坊的竞争，但是若被人往深里追究，却可以挖出无穷无尽的话柄来。这高太后家自然不能得罪，但是这江南十八家商号，又是好轻易得罪的么？别说唐家背后的石越，单单他们能把酒贡上宫廷，并且求得皇帝御笔赐名，这份能量，就不能小瞧了。更何况，这十八家商号，与自己的兄弟狄谿，只怕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狄詠摇了摇头，心中打定主意，决意两边均不得罪。当下捧起酒杯，仰脖喝下，方一入口，便觉奇辣无比，他没喝惯这种酒，促不及防，竟连咳数声，几乎把一杯酒尽数呛咳了出来。高家之酒，端的名不虚传，果然“浓辣无比”，只是未免令人难以消受。他这一呛不打紧，几乎同时便听到十八家商号那边鼓乐齐鸣，人人欢欣鼓舞，那锦衣少年得意洋洋的高声呼道：“呈中第

一，不过如此。”

那妇人做梦也料想不到竟会有此变故，脸上不由青一阵白一阵，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强作笑颜，挥着手中团扇向众人高声喊道：“烈武王府美酒，果然浓辣无比！”

但是狄詠将酒呛出，却是这御街上人所共见，谁又相信是狄詠这个名将之后会被一杯酒给辣住，都只道是这酒喝不得，“呈中第一”，不过是沾了高太后的面子，因此连这高家的乐队免费派酒，都有人摇头拒绝，众人都争先恐后的去品尝江南十八商号的“甘露酒”去了……

狄詠暗暗叫苦不迭，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知道的说他是无意，不知道的却定要疑他是故意。他回头望了清河郡主的马车一眼，便见那掀开的一角车帘中露出的眼睛中，也写满了无奈之意。

第六章 哲夫成城

48

西边的夕阳已隐入山中，晚霞渐渐消退，乳白色的炊烟却依然飘荡在天际。小虫子们已经开始聚集成团在空中嗡嗡飞旋。黄昏里的熙宁寨看来美丽而安详。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之上，正有一行三百余人的骑客燃起了火把，高高的举起照亮着前行的道路，马蹄踏踏。旗帜在风中猎猎飘舞，在火光中，依稀可以辨出那上面的写得有“陕西”、“安抚”等字样。

行在队伍中间的石越，正骑着一匹黑色的河套马，被数十个护卫紧紧的拥簇着，离他最近的，是他最亲近的幕僚潘照临。

“离熙宁寨还有多远？”石越微微皱着眉，有些疲倦的问道，在这崎岖的山路上行走，尤其是骑在马上，这么整整走了一天，就算是他的精力充沛，此时也觉得腰部酸痛，而大腿内侧的皮似乎也已经磨破了，每行一步就隐隐做痛。虽然知道还有更舒适的方法——坐轿，但这却是石越绝对不愿意开启的先例。在这一点上，他十分同意王安石的观点：

纵然是古代最暴虐的君主，也不曾把人当成牲畜来使用。

“还有六七里左右。”潘照临含笑看了石越一眼，但顿了一顿，似乎是无意的又补充了一句：“侍剑他们昨日已经先到了熙宁寨。”

“这是我巡视的最后一站了。”石越点了点头，淡淡说道。不知不觉，他现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这些年来的勾心斗角，早令他习惯了掩饰自己的心情，因此，虽然心中很期待着与侍剑重逢，虽然对潘照临没有任何的怀疑，但内心的情绪还是被习惯性的压抑在心底，而绝不会表露在脸上。

潘照临赞许的点点头，道：“公子的决定，我很赞同。看来石门水阴的狼烟，很快就要燃起……”

石越摇了摇头，脸上不由泛起一丝苦笑，声音低得几乎象是自言自语，“只要不被人以为我在推卸责任，已算不错了。”

“公子何必在乎别人的议论？”潘照临淡淡的说，声音中有种说不出的高傲，“其实公子在此间，于战事并无帮助。若是不做决策，则身份尴尬；若是点将派兵呢，则众将肯不肯听命还是未知之数，稍有失误，更是自取其辱，败坏国事。还不如把放手将事情交给高遵裕与种谊的好。”

“我明白。”石越点了点头，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经学之术虽然闻名天下，人人皆知，但是对于他军事上的才能，只怕人人也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那些久历战阵的将领，更难保不会心生轻视。

“其实，我更担心的倒是讲宗岭的情形……”

石越勒住马头，望了潘照临一眼，却沉声道：“用人不疑，疑人不

用。”

潘照临沉默了良久，才点了点头。石越见他赞同，不由微微一笑，拍了拍马，继续向前走去。潘照临连忙夹马跟上，又问道：“公子真的要准备上那道奏章？”

“自然要上。”

“乡兵之制，自五代以来有之，只恐如今轻易难改。”

“仁宗以来，陕西一路，三丁选一，募为乡兵。其后更是不断增刺。但又何尝得过乡兵之用？渭州乡兵，虽然素称骁勇，但你我亲身巡视所得，又当如何？真正能够打仗的乡兵，不过少数弓箭手而已。朝廷的大臣们，贪图的只是征募乡兵，可以节省军费；同时又有什么兵农合一的古意，却不知道这些乡兵被征募而来，其作用不过是供边境的官吏将帅们差使，甚至是用来走私！”

“走私？”潘照临不由一愣，他学问再高明，也是听不懂这个词的。

“就是回易。”意识到自己用词不当，石越忙又解释道：“边境将领私役乡兵甚至禁军，常私自与边蕃进行茶马等贸易，中饱私囊，在仁宗时已经下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反倒是愈演愈烈。”

潘照临对“回易”的意思倒是十分明白，因道：“军队进行回易，利润丰厚，嘉佑年间，贾逵令军士回易，五十天内得息四倍；庆历年间范文正守边，用军饷为本钱，用军队进行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虽然此二人所得之钱，都是为了劳军之用。但由此可以看出回易的利润之高。”

“用军饷为本钱，用军队供差使，却不必上缴一文钱的关税！”石越冷冷一笑，轻声道：“难怪高遵裕发了大财——这件事情我暂时不和他计较，但是朝廷在陕西征募数以十万计的乡兵，却是为了什么？朝廷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乡兵却白白成了地方守吏的仆役！表面上乡兵只是农闲时训练，可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受差役！陕西路为什么穷？那是因为陕西路的男丁永远都在服役。”

“但是，公子若请求解散陕西路的乡兵，只怕会触犯许多人的利益。乡兵是遍布全国的，陕西路开了头，就意味着全国的乡兵都难以再持久下去。朝中许多人都会竭力反对。破坏防秋，这个罪名只怕还没有人担当得起。”虽然知道石越的话正中乡兵之制的弊端，但一想到如今朝堂上的形势，潘照临就不得不出言提醒此举可能引致的后果。

“不得罪人是做不成事的！”石越提高声音说道，透过火光，可以看到他的嘴角紧紧的抿着，似乎也透露了他的决心之大。

“但是得罪了太多的人，也一样做不成事！”

“我意已决。我会请求皇上除沿边弓箭手与沿边州军屯田乡兵之外，解散陕西路所有乡兵。沿边弓箭手的人数与训练时间，都须交兵部严格限制。十余万沿边州军屯田乡兵，待到西夏之事了后，也放还为民，土地赐予其本人。为了弥补解散乡兵可能出现的问题，一并奏请朝廷允许沿边州军乡里自发组织忠义社，受各地巡检节制，协助防秋。”石越的目光，有潘照临想象不到的固执或者说坚定。

“那边境至少会少掉十几万人的乡兵。而陕西全路少掉的乡兵就会有几十万！这些乡兵对于朝廷的确没有一点用处。但是十几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会让不明真相的人凭空产生多少不安？利益受到损害的

人，一定会利用这种不安。所以，公子，我敢肯定，这份奏章绝对不会通过。”

石越猛地勒马，注视着潘照临，几乎是咬着牙说道：“它必须通过。陕西路要恢复，大量的成年男丁就不能被无用的兵役困住。我只有先把陕西的百姓从各种各样的差役中解脱出来，他们才能回家好好种田，一切农田水利之建设，才有前提。”

“请公子三思。若能直接征用这些乡兵去修水利，也是一个办法。”潘照临对于自己提出的办法，其实并没有自信。但他却不能眼看着石越在这个时候去挑战一个庞大的利益既得阶层。

“劳民伤财。兴修水利的劳力，要从水利设施的附近征募。”石越忽然扬鞭狠狠的抽了一下坐骑，坐骑负痛，不由倏的加快了速度，慌得一干护卫连忙紧紧跟上。

天都山。

“镇戎军的宋军有增兵迹象？”

“渭州知州高遵裕到了镇戎军？”

“德顺军的宋军也在向北调动？”

李清在几日之内，连续接到关于宋军调动的密报，多达数十次。但是没有一次，有今日这么严重。镇戎军知军是渭州经略副使夏元畿，夏元畿此人，李清非常了解，此人有两大爱好：回易、向士兵放高利贷。但抛开这两点，平心而论，夏元畿虽然有很多毛病，也称不上大将之

材，但在军事方面，也并非全无能力之辈。

“是什么原因让高遵裕要亲自到镇戎军？”李清一身戎装，坐在大帐之中，苦苦的思索着。毫无疑问，宋军将要有一次军事行动，而且必将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但是他们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是天都山么？”想到这里，李清不由哑然失笑。

“熙河一带的宋军，有没有动静？”李清忽然想起一事，不由问道。

“没有报告。”

“让探子继续盯紧了。”李清放下心来，如果宋军的目的是天都山，那么熙河一带的宋军，不可能不来夹攻。“取地图来。”“是。”有人取来一幅绘制粗陋的地图，铺在帅案上。李清紧锁着眉毛，目光在地图上上下下移动。

“将军！”说话的人是左侍禁野乌玛，素以骁勇闻名军中。

“嗯？”李清只应了一声，目光却依然死死的盯着地图。

“末将以为，不必管宋人想做什么，要么就先发制人，现在就点兵去打熙宁寨；要么就后发制人，宋军到哪里，我们就打哪里。”

“我军现有多少人马？”李清微抬起眼，看了一眼野乌玛，淡淡的问道，然后再次将注意力转到地图之上。

“天都山驻军与各寨人马加起来，计一万马军，八千步军。”

“那你可知宋军有多少人马？”

“这……”野乌玛讷讷的答不出来。

“速速派人通知国相，请他来天都山点兵。”李清终于再次抬起头来，并顺手卷起地图，冷冷道：“宋军此次聚兵，其志非小。”

“是！”野乌玛等人虽然心中不信，却是丝毫不敢怠慢了李清的军令。

李清的军法之严，但凡在他帐中的将领军士，无一不知，也绝无人敢加以怠慢。是以立时就有人星夜下山，向梁乙埋报告去了。

然而一切似乎都有点晚了。

熙宁十年三月三十日。也就是石越离开熙宁寨两天之后，大宋侍卫步军司下辖的振武军第一军、神锐军第二军近三万禁军，外加渭州、镇戎军的蕃军、未受整编的禁军约两万人，以及八千弓箭手，五万厢军、乡兵，三万役夫工匠，共计约十四万人马突然大举出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掉了沿途西夏的几个小寨。顿时，西夏石门峡、没烟峡守军都燃起了狼烟，报急的信使紧急出动，向天都山驰去。

然而，在距石门峡以东、没烟峡以南各约十八里的石门水南岸，蔚茹河（葫芦河川）以西，距镇戎军约八十里的所在，宋军却突然停了下来。没等到石门峡与没烟峡的西夏守军松一口气，探子的报告，让他们又开始如坐针毡！

宋军竟然在那里开始扎寨筑城！

此城一旦建成，就与西夏控制的两大关隘石门峡、没烟峡正好构成

一个等腰三角形，区区十八里的距离，意味着宋军可以随时来问候两关的西夏守军，而西夏军想要进入渭州的土地，就断不能视此城于不顾，否则不仅会后院起火，而且连回家的路都会被人掐断！

石门峡与没烟峡的西夏守将，哪怕用脚趾想，也知道这个地方筑城，是己方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两关现在仅有区区各三千的守军，宋军不来攻击自己，已经是谢天谢地，若要他们主动出击，这必败的一阵也是他们决不敢承担的。所以，西夏守军只能眼睁睁地隔着石门水远远望着宋军在那个要害之地，迅速的立起几座大营寨，并开始挖河筑墙。

很快，两天时间便过去了。

每天，高遵裕都要巡视几遍营地。甲仗鲜明、军容整肃的部队，互为犄角的東西两大战营，会让他稍稍觉得安慰；但是匆匆忙忙用柴营法扎就的营寨，却又让他放心不下。幸好，与西夏军队中间还隔了一条河！修筑这座被石越称为“平夏城”的城堡，其实并非高遵裕所愿意。但是石越既然以安抚使之身份做下了决定，就容不得他反对。他只能暗中上书枢密院，委婉的说明情况，并且托人告诉高太后，以备将来自己不被当成替罪羊；但表面上却不能不配合着石越，亲自率兵来此。因为他是渭州经略使，是唯一有资格来统领这十几万大军的人。高遵裕也相信，与其让石越这个文官来统兵，败坏国事，还不如自己来比较好。就算有事，也断不至于全军覆没。毕竟，如果让石越升帐，绝大部分的将领可能根本就不会去理会他。这几日，他都断然拒绝了刘昌祚进攻石门、没烟二峡的建议，他很明白，自己统率的十四万人马中，有八万是用来筑城的，真正能打仗的，只有五万八千人。而他们迟早都必将面临西夏人疯狂的反扑。因此，高遵裕亲率本部神锐军第二军等部队驻守西

大营；而昭武校尉、振武军第一军都指挥使种谊则统领振武军第一军、未整编禁军与八千弓箭手驻扎在两三里外的东大营。他不允许任何无谓的牺牲。谨慎的高遵裕把斥侯放得远远的，几乎直达石门、没烟二峡的关寨之外。然而让他疑惑的是：无论是石门峡还是没烟峡，西夏的守军们除了明显的加强戒备之外，却并没有别的动静。

“他们怎么可能反应这么慢？”高遵裕虽然觉得西夏人的反应不寻常，但是他却不愿把这种疑惑表露出来扰乱军心。

“高帅！”翊麾校尉顾灵甫身着一件青黑色的瘃子甲，略显笨拙的走了过来。他的甲上套了一件深绿色背心，背心绣着长箭射日图——这个图案代表着神锐军。顾灵甫身着的瘃子甲，原本是羌人所造，这种甲用冷锻法加工而成，柔薄坚韧，光亮见发，五十步以外，强弩不能透甲。因为甲片冷锻到原来厚度的三分之一后，在末端会留下筷子大小的一块不锻，隐约如皮肤上的瘃子，故称“瘃子甲”。兵器研究院仿制成功之后，振武军什将以上，都装备了这种铠甲；而神锐军因为是轻装步兵，则只有陪戎副尉以上的军官，才会配备瘃子甲。

“何事？”看到来人是顾灵甫，高遵裕的脸色便已经微微的沉了下来。顾灵甫身为神锐军第二军第三营的副都指挥使，负责西大营东门的防卫，在这样的时刻，怎么会跑到西门来？

顾灵甫却是面有喜色，禀道：“禀高帅，神卫营第四营即将到熙宁寨……”

高遵裕不待他说完，便不耐烦的喝道：“到熙宁寨又如何？用得着你亲来大呼小叫？”

“是。”顾灵甫被高遵裕没来由地一喝，顿时不敢说话，犹豫了好

半晌，才放低声音，小心翼翼的说道：“熙宁寨寨主李贵派人禀报，说道是神四营带来的各种火器与器械，数以千计。负责保护的军队却不过两个指挥，要请高帅发兵接应。”

“夏元畿没兵么？”高遵裕怒道，“他既知事关重大，怎么又不发兵护送？”

顾灵甫低着头不敢应声，石越在的时候，夏元畿自然积极配合，但是石越一走，夏元畿就开始“兵力不足”了。只是这样的事，不但他心里清楚，高遵裕也清楚，但以他的身份。如何敢直说出来？

“你叫人去告诉夏元畿，他的补给若有半点差池，就让他等着听参！”高遵裕厉声道。

顾灵甫不敢做声，只是求助似的望着高遵裕身后的一个道士。顾灵甫跟随高遵裕多年，知道这个叫“月明真人”的道士虽然只是偶尔出现，但是在高遵裕面前说话却颇有份量。但月明却看都没有看一眼顾灵甫，只是向高遵裕淡淡说道：“高帅，将帅不和，是兵家之忌。火器威力无比，是攻守利器，万一有失，则大事去矣。眼下还是让包顺去接应一下为好。”

高遵裕听到月明的话，果然火气略平，问道：“是谁护送神四营？”

“李贵的报告说，是郡马狄詠亲自护送。”

“狄詠？！”高遵裕身子微微震动了一下，他没注意到，月明的脸色也略略变了一下。“他不是在京做御前侍卫吗？”

“末将亦不知端详。”

“难道皇上想提拔他，让他来挣边功？”高遵裕在心里沉吟着，须臾便做了决定：“包顺何在？！”

“末将在。”仅着半身甲的包顺从高遵裕身后闪出，欠身应道。

“你速点三千蕃骑，前去接应神卫军第四营。若有差失，带你的人头回来见本帅！”

“是。”不多时，宋军西大营东门大开，三千蕃骑，向着熙宁寨方向驰去。

便在包顺的蕃骑离开不到两刻钟的时候，宋军西大营的西面与南面，探马们同时拼命挥舞着红、白两面大幡，高喊着：“贼军来袭！”驱马飞快的向营寨驰来。按大宋的军令，探马手中的红幡，代表着骑军，白幡代表着步军，大声喊叫，则代表着敌人的数量超过一百人。同时挥动两面大幡且大声喊叫，意味着西夏人马步军大举来袭！立时，营寨中央的高台上，一面白色牙旗与一面红色牙旗高高举起，鼓角齐鸣。负责修筑的兵士与役夫工匠们立刻停止工作，避入后营之中，厢军与乡兵操起诸葛弩与弓箭，以防万一。而东西战营的士兵们，则紧闭寨门，枪盾居前，弓弩在后，进入战备状态。白色牙旗与红色牙旗的升起，是告诉全营将士，敌人来自北方与南方！

战争，终于开始了。

高遵裕亲自登上营中最高的箭楼，眺望西面与南面的敌情。此时，佑大的西大营中，除了绞动弩车的声音外，显得无比的肃静。敌军尚在数里以外，远处的小山遮住了敌军的身影，只有高高扬起的灰尘，证实

着西夏人确实大举来袭。

“高帅！”

高遵裕甚至不用回头，便知道说话的人，肯定是刘昌祚。“嗯？”他用鼻孔回应了一下。

“高帅！末将以为，西兵不足畏。何必结寨自保，徒示人以弱？”

“你又知道敌人的虚实？”

“高帅请看，南面之敌，尘高而锐，必是以马军为主；西面之敌，尘卑而广，必是以步军为主。高帅若能许末将出战，以第一营骑军为前锋，以蕃骑为策应，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西面之敌，必可使西人胆裂！”

高遵裕冷冷地看了刘昌祚一眼，道：“刘将军听说过西夏人纯以步兵应战的吗？”

“纵是马军，亦不足惧。”刘昌祚与西夏人交过几次手，都是大占便宜，因此对西夏军队颇有轻视之意。

“不必多言！本帅自有计较。”高遵裕别过脸去，不再搭理刘昌祚。

“是。”刘昌祚不甘心的闭上了嘴巴，目光却紧紧盯着远处的西方。

没过多久，南方的西夏军率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果然是骑军！但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的是，这支骑军的前列约三千余骑，个个

身披重甲，杀气腾腾，赫然是西夏最精锐的铁林军——俗称“平夏铁鹞子”！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刘昌祚不屑的哼了一声，却发现箭楼上许多将领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平夏铁鹞子们在距离石门水约一千步左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紧随着铁鹞子的“负担”们下了骆驼，协助铁鹞子们下马，倚马肃立。西夏军也在观察宋军。

“我军若不出击，铁鹞子纵然强悍，也不敢进攻我军大营！彼辈若敢渡河，我军当半渡而击之。”高遵裕不以为然的笑道。

刘昌祚心里暗暗叹气：“若不能赶跑西兵，我军又如何筑城？这么一条小水沟，如何拦得住西夏人？”但这番话，他却是无论如何，不敢说出口的。

仅仅过了一刻钟左右，西面没烟峡方面的敌军也终于出现在众人面前。高遵裕有意无意的看了刘昌祚一眼，刘昌祚顿时一阵脸红——西边的夏军，多达数万，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马步混编，但是刘昌祚却不可能不知道，来的实际上还是马军。因为西夏军的兵制，普通的一名马军，要配备两名步行的“负担”和一匹骆驼。

西大营中。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驻地。

“来了多少西贼？”文焕一出现在众人面前，第五忠立时凑上去问道。

文焕笑嘻嘻地摇了摇头，道：“来多少杀多少，管那么多做什么？高帅已经答应，让我和你们一道打仗。这次要能挑上铁鹞子，就算是不虚此行了。”

“铁鹞子出动了？！”听到“铁鹞子”三个字，连一直在整理弓箭的高伦也凑了上来，吴安国更是不动声色的扬了扬眉毛。

“是啊。”文焕笑道：“在讲武学堂与骁胜军的时候，老是听说正在整编的捧日军，是比铁鹞子更强悍的骑军，说得好象很厉害的样子。我早就想领教领教了。”

“我们第一营不到两千人马，那些蕃军虽然弓马娴熟，但是又不太守纪律，不知道配合作战会怎么样？”高伦可没有文焕那么乐观，他瞥了吴安国一眼，笑道：“镇卿，你说高帅会不会让我们出动？”

“不会。”吴安国冷冰冰的应了一句。

第五忠打了响指，看了一眼周围，见部下们或者在轻轻抚弄马匹，或者在再次的检查装备，这才压低声音说道：“若是由我来指挥，我会让振武军为中阵，与西兵相抗，将马军配在两翼。到时候管他什么铁鹞子还是铁勾栏，若敢蛮来，都得玩完。”

文焕笑着摇了摇头，第五忠的主意并不是什么新鲜主意，种谊就向高遵裕提过几次，让振武军与蕃骑驻西大营，以神锐军为援。这样西夏军来攻，振武军的重装步兵就可以正面抵抗骑军的冲锋，而以蕃骑夹击扰乱敌军阵形，如果西夏军胆敢全面进攻，那么神锐军就可以从东方杀到，两面夹攻之下，西夏有败无胜。但种谊虽然是高遵裕的老部下，然种家将的威名太重，连高遵裕也有忌惮，他不仅不放心把一向由自己支配的蕃军调给种谊指挥，更不愿意种谊建下大功，因此竟然将振武军丢

到东大营，自己亲率神锐军居西大营。这样一来，变成了一旦西大营受到全面攻击，种谊就要率领笨重的重装步兵，前来救援……但是这些内情，文焕自然不敢乱说。他本来就不是高遵裕的部下，不过适逢其会，能观摩一场战争，也是很不错的经历。若是多嘴多舌，到时候被人算计了，只怕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所以，文焕只是微微一笑，拍了拍第五忠的肩膀，笑道：“第五兄忘记了讲武学堂的校训了么？”

第五忠的脑海中立时浮现起朱仙镇讲武学堂校训的第一条：“武人之职，首在服从！”他不由苦笑了一下，道：“岂敢或忘。”

文焕正要说话，忽远远望见刘昌祚一脸肃然的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第一营副都指挥使薛文臣、第一营都虞候王傥，以及几名行军参军。文焕连忙闭嘴，与众人一道肃立迎接。只听刘昌祚刚一走近，就厉声喝道：“全营准备打仗！”

“是！”吴安国、第五忠、高伦等人连忙高声应道，立时回队指挥自己的部下。文焕牵了马走到薛文臣旁边，用眼神询问着。薛文臣压低了声音，附在文焕耳边说道：“东大营遇袭！受命增援。”

“啊？！”文焕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刘昌祚的骑军从东门出去的时候，文焕又回头望了望营中的五彩牙旗，果然，一面更大的碧色牙旗已经举起。他略一凝神，似乎便可以隐约听见东大营传来的鼓声与杀伐之声。他下意识地看了北岸一眼，西夏的军队已经合兵一处，一支黑黝黝的骑军孤独的站立在西夏军的阵前，

似乎与同侪全不相容，不知道是不是幻觉，文焕感觉到连西夏的其他部队，都与他们有意的隔了一段距离。

“那就是铁鹞子吧？”文焕在心里感叹着。这是一只让大宋军人痛恨的军队，也是大宋军人最常提起的军队。在讲武学堂的时候，大祭酒章粦就经常向学员们提到这支部队，不过，在章质夫的口中，铁鹞子并不值得畏惧，真正的虎狼之师，应当是辽朝耶律信的骑军。因为如果一群恶狼由一只猪来统率，哪怕是只野猪，也不过如此。而耶律信的骑军，却是由老虎统率的狼群！“也许真的不过如此。但是……那种气势！真的是百战之师啊。”

“第一次打仗吧？”薛文臣误会了文焕的失神，友好的问道。

文焕冲薛文臣笑了一下，正要说话，便见到营都虞候王傥冷冰冰的眼神扫了过来，文焕连忙缩了缩脖子，不再说话。

第一营的队伍始终匀速前进着，保持阵形不乱。吴安国的第三指挥是前锋，第五忠的第二指挥是策前锋，刘昌祚的直属亲兵与一个指挥为中军，高伦与另一个指挥使分为左右翼，文焕就与营部呆在一起。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的士兵，绝大部分都是西军老兵，因此都显得很沉稳。吴充国似乎天生就会打仗，兼之生性冷冰冰的，反倒比久经战阵的人更加适应战争；只有文焕，手心兴奋得出汗，只好悄悄在弓上摩擦，心里面患得患失，恨不能立时飞到战场之上。

好在这种煎熬并不久。

很快，东大营的杀声与鼓角声，越来越清晰。眼见战场就要到了，突然，在一片不大的树林之前，前锋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刘昌祚皱起了眉头。

他的话音刚落，吴安国的副指挥使陈喜便策马到了他的面前，翻身下马，禀道：“禀将军，吴校尉请求暂停前进。”

“什么意思？！”刘昌祚的脸立时沉了下来，恶狠狠地瞪着陈喜问道。薛文臣与文焕等人面面相觑，这是可以处斩的行为。

陈喜被刘昌祚瞪得腿一软，几乎跪倒。好不容易稳住心神，方讷讷禀道：“吴校尉请将军去前方看一眼便知。”

“好！我便去看一眼。”刘昌祚的话中，已经有了几分杀气。他策马正要向前，薛文臣慌忙拦住，道：“大人，让末将先去看一下。”

“不必了。”刘昌祚理都不理薛文臣，冷笑道：“我还怕吴镇卿造反不成？你守着中军便是。”

“是。”薛文臣无奈退开。王傥却带着一什执法队，紧紧的跟了上去。陈喜连忙上马跟上，文焕略一迟疑，终究是好奇心切，也拍马追了上去。

众人进了树林，便见吴安国的第三指挥早已全体下马，正在倚马休息。吴安国与他的行军参军正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前方。刘昌祚策马过去，吴安国便已听到声响，转过身来，面无表情的行了一礼，指了指树林之外，低声道：“将军请看。”

刘昌祚等人闻言望去，便见树林以外约千步的地方，便是东大营所在。而此时，在东大营的前面，密密麻麻聚集了至少三万以上的西夏骑军。有数千人的前锋部队，在数百木牛的掩护下，冒着如蝗般的矢石，冲向东大营。营前遍地的残弓断矢和死尸，显示着这样的进攻，绝不是

第一次了。“此时若乘机冲杀，攻城之敌必然溃散。”文焕心里暗暗计较着，但是他自然不会说出来，这会置吴安国于死地。

“将军请看营中。”仿佛料到众人所想，吴安国指着东大营说道，惟独声音依然冷漠。众人循声望去，却见东大营内的情况看得并不真切，只能看见猎猎牙旗飞扬，身着青黑色盔甲，几乎武装到牙齿的振武军士兵们，如同波浪般的起伏，用一次射出几十支弩箭的床弩与抛石器，一波一波地齐射着，打击着来犯之敌。

“那些箭楼……”吴安国用冷漠嘲笑着众人的观察力。众人这才看到东大营的几座箭楼上，都配备了威力强大的床弩——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文焕突然看到刘昌祚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不等众人看实，刘昌祚已经下令：“全体下马休息，不得发声，等待命令再进攻。”令旗立时卷起，命令一道一道的传了下去。但是包括文焕在内的众人，都没有看出东大营的箭楼之内，究竟有何玄机。

西夏人的进攻，再次被击退了。

但是无论西夏人败退得多么狼狈，种谊的大军，始终龟缩在营中，绝不出营一步。

文焕看看东大营的战场，又看看眯着眼睛的刘昌祚，一脸冷漠的吴安国，突然之间有点沮丧：自己的才华，终究是比不上吴安国。他把目光又投向西夏的军队，忽然发现，那迎风飘扬的军旗之上，赫然写着一个大大的“李”字！

“李？”文焕摇了摇头，“从未听说西夏有姓李的将军。难道是汉将？”

没有太多细想的机会，只听到西夏军中号角齐鸣，一队骑兵再次发起了进攻，然而与前一次不同是，这次进攻的骑兵，并没有携带攻城器械，而他们的身后，却紧紧跟着一队骆驼兵！

“泼喜军！”文焕心中一震，偷眼看刘昌祚与吴安国时，便见刘昌祚的脸色更加绷紧，而吴安国虽然一如既往的冷漠，却可以看到他握着刀柄的手背上，青筋暴起。

泼喜军是一只颇有特色的军队。在夏景宗元昊的时代，人数不过二百，最近几年梁乙埋把这支部队扩充到了四百，每个泼喜军正兵，照样配备两到三名负担，其作用是运送辎重、保护、协助正兵作战。泼喜军在骆驼鞍上立旋风炮，发射拳头大小的石头打击敌军。一向是西夏最主要的攻城部队。宋军对这只部队并不陌生，兵器研究院更是成功的造出了宋朝的旋风炮，但是主要用于海船水军发射震天雷。虽然西夏没有震天雷，而且旋风炮的威力也远远不及宋军的许多攻城利器，但是旋风炮发射速度快，射程远，机动灵活的特点，使得泼喜军成为颇具威胁力的部队。宋军之所以不成立类似泼喜军的部队，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宋军的马与骆驼，是比较紧俏的资源。哪怕是在宋辽之间贸易额逐年增加之时，也是如此。

东大营的宋军显然注意到了泼喜军的出现，种谊立即做出了反应——站在文焕的位置上，可以清楚的看见东大营中央的帅旗先向左挥，再向右摆，振武军开始变阵了！在令旗的指挥下，振武军中阵如同被劈开的潮水一般，整齐的让开了一条通道，十队士兵推着十辆各平放着一个奇怪的前大后小的大木桶的小车出了营门，在营门之前一字列阵，在他们通过的一刹那，后面的振武军立时涌了上来，将阵势合拢了。与此同时，便听见一声鼓响，箭楼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望着整齐、迅速的完成这一系列换阵与准备的振武军，不仅仅是文焕，连吴安国的眼神中，都难得的流露出一丝钦佩之意；刘昌祚的眼神中，更是有难以言喻的意味。种谊不愧是本朝武人中少有的几个将才，把一支部队带到这个地步，虽然说少不了讲武学堂与教导军的功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为将者个人的能力。这不是规章制度可以解决的问题！难怪说国家之兴亡在事，而事之成否在人。

文焕的思绪很快被眼前的战争所打断——

出人意料的，在敌军距东大营还有四五百步的时候，第二声战鼓敲响了！文焕不由得睁圆了眼睛，他不知道那些载着木桶的小车是什么武器，但是按宋军的条例，敌至一百六十步可以发弩，敌至五十步可以发箭，如果有士兵未得命令，敢提前发射，阵前立斩！以刚才换阵时振武军所表现的纯熟来看，文焕绝对不认为种谊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况且，西夏骑军这次并没有冲锋。那么，可能的原因就只有一个，这些载着木桶的小车，有着恐怖的远程攻击能力！根据以往的战例，泼喜军想要对宋军形成有效打击，至少要到三百五十步甚至三百步以内。如果这些未知的武器射程能够超过三百步……

文焕在心里飞快的计算着，眼睛却瞪紧了战场，不敢放过战场上的一丝一毫——第二声战鼓响过之后，便见小车后面的士兵，取出了火种，战燃了木桶后面的一根火绳。

十条火花闪烁着，跳跃着，使战场的形势变得非常的诡异。一面是战马与骆驼们踏着几乎可以称为“整齐”的步伐向东大营加速逼近，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甚至让远在千步以外旁观的文焕也觉得呼吸紧张；一面却是寂寞无声的宋军军阵前，十条跳动的火绳发出如同毒蛇吐信一样的咝咝声……以及几座箭楼上，带着死亡气息的巨大弩机。

文焕下意识的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四百步！

三百九十步！

三百八十步！

……

三百五十步！

突然，一辆小车上“呼”地一声，发出耀眼的火花，数百枝箭矢划过空气，射向敌军！这一瞬间，文焕完全呆住了。他绝对没有想到，弓箭还有这种发射方法！在白水潭听讲时学到知识让他立刻明白：这是利用火药推动！恐怖的射程！这是一次发射数百枝的神臂弓！

但是真正的震撼还在后面！

因为没有冲锋，西夏骑兵们都是直立着身子骑在马上，但就在宋军那辆小车发射的同一瞬间，所有的骑兵们都下意识的齐齐俯下了身子，举着旁牌的左手几乎同时挥起，遮住自己的要害部位。但是，这种火药发射出来的箭显示了它惊人的穿透力，几个正当其冲的西夏骑兵的旁牌上，在如同冰雹击打过的响声之后，他们手中的旁牌上竟如同刺猬一般插满了箭矢！强大的惯性让它们在旁牌上不停的摇摆，近距离观看，可以看到这些箭较一般的箭矢短了许多，而在箭翎处都加了一个小铁锤！

所幸这一次仅仅是一辆小车发射，数百枝箭形成的面杀伤并不大，只有少数几匹战马被射中伤亡，发出悲惨的嘶鸣声。但是看着那几个如同刺猬一般的骑兵旁牌，强悍的西夏骑军心中都不由泛出丝丝惧意：如

果被直接射中……

紧接着，只听到“呼呼”地声音，余下九辆小车上面的木桶，都一一发射，这九辆小车虽然不是同时发射，但是相隔时间却非常的接近，数千枝箭如同黄蜂一样射向西夏的骑军，顿时西夏军队一顿人仰马翻，数十名骑兵被当场射下马来，原本整齐的队形一阵慌乱。便在此时，宋军东大营内，传出三声急促的鼓响，鼓声未歇，箭楼上的弩机已经发射，十余枝巨箭发出凌厉的声音，射向西夏阵中——

文焕几乎忍不住惊呼起来，但是立时反应过，连忙用手死死的捂住自己的嘴巴——那十余枝巨箭粗大的箭体上，都绑着一枚黑黝黝的东西，而箭身上还可以看到一道火引在飞快的燃烧！

“震天雷居然可以这样使用！”

几乎是同时，观战的神锐军军官们的眼中，都流露出一丝不可思议。

“轰！”

震耳欲聋的声音，爆炸后留下的烟雾，西夏军鸣金的声音，战场上人马的嘶喊，血肉的飞溅，一切一切混杂在一起，真正留在人脑海中的，只有不断响起的一声声巨响！

“将军！”西夏中军阵中，野乌玛瞪圆了眼睛，额上青筋狰狞，“宋人的弩机发射刚完，此时是进攻的好时候！”

“你看不见宋人的中军未动吗？根据细作的消息，振武军有一个神

臂弓营。”李清皱眉呵斥道：“所幸这次泼喜军损失不大，不必再做无谓的进攻。”

野乌玛的目光求助似地投向一旁的监兵使嵬名利，嵬名利尴尬地避开野乌玛的目光，向李清说道：“李将军，国相的命令是攻克宋军东大营……”

“让士兵们白白送死？种谊刚才用兵的能力你没看到么？”李清冷冰冰的看了嵬名利一眼，道：“要攻克东大营，若要采用强攻的话，给我步兵就好了。骑兵的优势不是去攻坚！”

“这样只怕无法交差。”

“种谊想龟缩在营中不出来，我们就诱他出来！”

“这……”嵬名利迟疑起来，“将军，可不可以围困他们？”

“围困？”李清倒是愣了一下，“我们带的粮草只怕比宋军还少。我们要攻敌所必救！”

“宋军西大营？”嵬名利看着李清的的眼睛，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个疯子，“我们会腹背受敌！”

“打不过我们就撤，那些重装步兵能追得上我们？”李清紧紧地握了一下手中的佩刀，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

“大张旗鼓向西进攻，攻击西大营。种谊若不来救，日后高遵裕必然饶不了他。而且我们也可以保护大军渡河，围攻宋军西大营。到时候

他还是不得不出营来救。只要他出营，我就有法子来让他进退失据！”

泼喜军甚至无法发动一次攻击就被迫放弃。这样的结果，让文焕等人都大吃一惊。但是宋军的缺点却是显而易见，因为没有强大的骑兵，一支单纯由重装步兵为精锐力量的部队，即便依赖技术的先进与训练的出色而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却无法将优势转化成胜利。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来说，西夏军的损失并不大，而且最关键的是，西夏军始终把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而所谓的“主动权”，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要打也由他们，要走也由他们。”所以，无论振武军的种谊与神锐军的刘昌祚等人做何种想法，当他们看到西夏军队的中军大旗突然向西挥舞之时，两个在不同地点的人的脸色，都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最二人中，最哭笑不得的，却是刘昌祚！

李清千算万算，也算不到在战场西边的树林中，还埋伏着一支两千人的骑兵。而刘昌祚也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原本想趁西夏军队进攻东大营筋疲力尽之后，来个突然袭击，狠狠地打击西夏军队的如意算盘，突然之间，竟拨不响了。不仅是拨不响，眼睁睁地，他不到两千的骑兵，必然要与转进西方的西夏军的右翼遭遇！

刘昌祚再豪气百倍，也不敢拿不到两千人的部队，去拼敌人几万的骑军！但是……

不需要别人解释，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的头头脑脑们，立时都明白了自己面临的处境！后退避战，纵然王侁与他的执法队同意，战争结束后，刘昌祚也是绝对的死罪，其余的军官，最轻的处罚也是去做苦役；正面抵抗，军法条例会放过他们，但是西夏军却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尽忠的时候到了！至少死了还可以进忠烈祠，享受不绝的祭祀。”文焕闭上眼睛默默想道，一边握紧了手中的佩刀。

“至少还可以进忠烈祠！”——与文焕同样想法的人不少，每个人都抿紧了嘴唇，望着刘昌祚。

西夏的大军开始转进，滚滚灰球如同一条土龙，摆过它巨大的尾巴，土龙之下，无数的旌旗在飘扬着，伴随着战马的嘶吼声。在那一刻间，刘昌祚心中就做出了决定，手按刀柄，沉声说道：“派人向东西大营报告，全营准备迎战！”“是！”没有任何多余的话，所有的人默默行了一个军礼，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上马迎敌。

此时此刻，每个人的心中都知道，下一次相会的地点，在忠烈祠的可能更大。

西夏军的前军在距刘昌祚部以南约二千步左右的地方穿过了树林。没多久，策前锋与左右中三军也开始接近这片小树林，刘昌祚赫然发现，西夏军竟然猖狂的连后军也转进了！他们只留了象征性的人马监视东大营！显然，西夏军的主将认为，即便振武军跟来，他也可以从容的掉头攻击。一种受到轻视的怒气在刘昌祚的心中燃烧，哪怕敌人看不起的，并不是他的神锐军，他也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西贼！”在心里恨恨的骂了一声，刘昌祚摘下了弓箭，屈大指，以头指压勾控弦，弯弓搭箭，瞄准前方。这是骑兵控弦的方法，从胡人那里学来。若是步兵控弦，则是用无名指叠小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那是中原世代相传的方法了，这种方法力大，但是却不适合在马上使用。

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的骑兵们，都悄悄的张开了箭。

过了一会儿，毫无防备的西夏军右军的侧面，暴露在刘昌祚部面前。双方相距八十步的时候，一个西夏士兵无意向北面看了一眼，却猛然发现了身着长箭射日深绿背心的宋军埋伏在那里！他张口欲喊，一支鸣镝带着死亡的呼啸飞来，准确的射中了他的喉咙，他抓住箭杆挣扎了一阵，便“呼”地摔下马去。

小树林中突然间角鼓齐鸣，旌旗四起，不知多少宋军从林中冲了出来，用弓箭射杀着毫无防备的西夏右军。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中箭倒下，眼中还流露出一敢置信的神色。整个右军的右侧，立时一阵慌乱。因为不知道宋军究竟有多少人马，许多人拨马便往后跑，顿时把阵形冲得更乱。

西夏右军的军官与大小首领们，根本无暇顾及宋军的情况，竭力整顿着队形，右军统军官野利荣名亲手斩杀十几名后退的小首领，好不容易才让队伍渐渐稳定下来。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刘昌祚部已经放下弓箭，高举着战刀，冲进右军阵中。稍稍整齐的阵列，立即被冲得七零八散。夏军只得各自应战，拔出武器来，与宋军对斫。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战法反而大收奇效。在这种混战之中，宋军也无法保持阵形，反而陷入了缠斗当中！野利荣名顿时大喜过望，凭借着三倍于宋军的优势，必然能全歼这支宋军禁军精锐！

刘昌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对己方不利，立时敲响了钲声，战斗之中的宋军士兵立时开始互相掩护着撤退。野利荣名奇怪的发现，在五面旗帜的指引下，宋军居然分成五路撤退！

“想跑进东大营么？”野利荣名暗暗冷笑，“若能拦住你们，不怕种谊不出来相救。老天送一件大功到我手上！”他心念一定，一面派人

通报中军，一面分兵五路，引兵来追。

追得一阵，眼见五路夏军各自隔开了，忽然，逃跑的宋军又吹响了角声，五路宋军迅速合成一部，向其中一路追赶的夏军冲杀过去。几乎是瞬间就取得绝对优势兵力的宋军，顿时将完全没有防备的夏军冲得七零八落，伤亡惨重。但宋军虽得了便宜，却也并不恋战，待到尾随而至的夏军赶到，宋军早已又散成五路，分散逃走。

吃了大亏的西夏人哪里肯善罢干休，也不多想，又分兵去追，不料转眼之间，又被宋军瞧得便宜，这回夏军虽然有了防备，但也经不起宋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冲击，一阵人仰马翻下，又是损失惨重。

宋军的这种“无赖”打法，将夏军的大小首领激得暴跳如雷。但连吃两次亏后，野利荣名却学了乖，他虽然仗着总兵力占优，依旧分成五路追击，却特别派出传令兵叮嘱各路将领，保持距离。

不料千小心，万小心，还是着了一次道，一路追兵的大首领追得兴起，被引得远了一点，又被宋军突然聚拢起来，冲杀了一阵。

连吃三次亏的野利荣名白白损失了数百人马，又气又急，却束手无策。看着宋军又要重施故技，他再也不敢分兵，干脆领着六千右军，只盯着一路举着“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第三指挥”旗帜的宋军，穷追不舍。这野利荣名颇有一股狠劲，如蛆附骨般的追着这一路宋军，这一指挥的宋军，竟被他追得没有半点脾气，跑了半天，野利荣名始终离他们只有一箭之遥，怎么甩也甩不脱。野利荣名看到便宜，便准备分兵包抄这一路宋军。被追赶的宋军仿佛也已经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便在野利荣名准备下令的一刻，就听几声号响，宋军忽然停了下来，后队变前队，大吼着向夏军冲杀过来。

“杀！”野利荣名简直是大喜过望，不曾多想，举起手中的长刀，夹马迎上前去。夏军纷纷收起弓箭，取出各自的长兵器，冲向来送死的宋军。

不料便在此刻，夏军的后阵忽然响起了奇怪的号角声，便听身后喊杀之声震天响起，宋军其他四路人马不知什么时候，又合成了一路，从夏军的后方掩杀过来。被宋军前后夹击的野利荣名部顿时一阵大乱，夏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兵将们惶恐不安，早无半点战意，只知争相逃命，自相践踏。野利荣名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被劣势的宋军如此戏弄，以三倍于敌的优势没占到一点便宜，反而折了上千人马，端的是又羞又愤，又气又急，一张黑脸涨得通红。但此时兵败如山倒，他纵是心有不甘，也无力回天，只得拼命聚拢败兵，向西南败走。

但他肯认输，如今主客易势，刘昌祚却不肯让他去和中军会合，引兵在后面紧随不舍的追杀。

两只马军一前一后，跑了里许。野利荣名眼见宋军越追越近，他虽有心回头厮杀，但看部下却都只顾逃命，早没有半点士气，只得打消此想。他以三倍兵力出战，自然也不敢指望中军还会来接应自己，正催马狂奔，忽见前方尘土高扬，旌旗飞舞，眼见是一支大军向自己迎来。败逃的夏兵这时早已忘记严酷的军法，顿时发出一阵欢呼，野利荣名也是又惊又喜，又羞又愧，正待遣人前向询问是哪支友军前来救援，不料变起突然，便见从前面的大军中，一阵铺天盖地的箭雨打来——为野利荣名掌旗的军官，猝不及防，身中数箭，扑通一声连人带将旗，摔于马下。早成惊弓之鸟的夏兵万万想不到这里还有宋军的伏兵，又见中军旗倒，以为是主将中箭死了，顿时哗啦一声，四散逃命，只余下千余人马，紧紧护住野利荣名，不敢逃窜——失了主将与旗鼓，逃亡也是死罪。

到这个时候，野利荣名才看清楚，狙击自己的竟然是宋军的乡兵组织——沿边弓箭手！原来却是种谊看到便宜，悄悄把四千名沿边弓箭手派了出来，接应刘昌祚。

后有追兵，前有强敌。这是野利荣名生平未有的大惨败，他聚拢仅余的残兵，忽然掉转马头，一把扯散头发，怒声低吼。

“左右都是死，孩儿们，拼了！”

野利荣名大吼一声，举起长刀，红着眼睛率领残兵向刘昌祚部冲去。就算是死，也要看看这支戏弄自己的宋军骑兵，究竟有几斤几两！

“杀！”刘昌祚望着困兽犹斗的野利荣名，“刷”地一声，也拔出马刀，高喊着迎了上去。

两支骑兵终于正面狠狠地碰撞到一起。

铁盔、吼叫、白刃、马鸣……所有的一切在一起交织着，不断有染红了战袍的士兵从马上摔下来，沾满了鲜血的武器飞上天空……一面是士气高昂，一面是垂死挣扎，战斗出人意料的惨烈，连初次参战的文焕都杀红了眼睛，身上、脸上，早已溅满不知是何人的鲜血。

但是，双方的缠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沉浸在厮杀中的文焕，忽然听到了清脆的钲声——待他愕然抬头，与身边的袍泽互相张望时，才发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战场的周围，突然间冒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西夏军队！

“被包围了！”

双方都默契的停止了战斗，此时还活着西夏残兵已不过百余人，但尚能战斗的神锐军士兵，也不过是一千多点。刘昌祚集拢了部下，沿边弓箭手们也开始自觉的退聚到神锐军骑兵的身后。

这真是个糟糕的阵形！

但是众人已无暇感叹。一面斗大的“李”字旗就在前面，几万人弯弓箭瞄准着宋军，围了个密不透风，也许只要一次冲锋，宋军就将全军覆没！

一场大胜，转眼之间，就要变成大败！

“投降吧！”夏军帅旗移近，在众多亲兵的拥簇下，李清开始劝降，他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嘲讽。他并没有大喊，却中气十足，足够让每个宋军都听到是他在说话。

“大宋有战死的神锐军，没有投降的神锐军！”刘昌祚厉声吼道。这个姓李的夏将，把所有人都耍了。刘昌祚不相信他可以料敌先机到这种地步，他可以肯定，这个夏将是将整个右军当成了诱饵。否则，他的援军早就应当派出来。幸好种谊没有大举出兵来助战——他真正想钩的鱼，还是种谊的振武军。

“将军之善战，令人钦佩，若投降大夏，不失封侯之位。”果然，他早就看到了一切。

“呸！”刘昌祚冷笑着啐了一口，大声回道：“华夏贵胄，岂能委身于夷种！”

李清脸上竟是红了一下，旋即笑道：“既不肯投降，便成全尔辈尽忠吧！”

“哼！”刘昌祚斜举起雪白的战刀。

满脸都是血的都虞候王佺从挚旗手中接过军旗，一手高高举起，厉声喝道：“弟兄们！忠烈祠相见！”

所有神锐军的将士一齐拔出战刀，齐声喊道：“忠烈祠相见！”雪白的刀刃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芒；神锐军将士决然的神态，让沿边弓箭手也深受感染，一齐喊道：“忠烈祠相见！”

李清微微叹息一声，一咬牙，缓缓地举起了右手！

立时，号角“呜呜”地吹响……

东大营。

“将军！”一名致果校尉单膝跪了下来，“请发兵吧！”

“种将军！不能见死不救啊！”又一名致果校尉跪了下来。

种谊轻轻的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微微叹道：“李清是很会打仗的人。他分明是想诱我出营……”

“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几千兄弟战死在营前吧？”

“是啊！”种谊长叹了一声，“但是出去的话，会不会将几万名将士置于险地呢？”

“将军，请让末将去吧！纵然战死，末将也无怨言。”

“将军，让我去吧！”

“将军，让我去吧！”

顿时，请战的声音响成一片。

种谊的目光扫过众人，落在了军都虞候的脸上，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种谊不禁摇了摇头，道：“看来我别无选择。”

众将立即安静下来，等待种谊最后的决断。一道道期盼的目光，让种谊不自禁的苦笑。李清就是想让自己出营，这样他才好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力，打击自己笨重的重步兵。至少种谊绝对不会相信李清会和自己精锐的重步兵正面对决。

历史上，当宋军布下战阵与敌军堂堂皇皇对决之时，是很少有败绩的。但是，敌人从来没有义务陪着宋军以堂堂之师，对皇皇之阵。兵法要义，就是以强击弱，以石击卵，以长击短。在种谊看来，所谓的“名将”，就是指在对战的那一刻，他的部队永远占着优势的那种人。

刚刚那一阵，刘昌祚的神锐军，就将这一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难道现在轮到李清来发挥了么？

种谊苦笑着，终于，他站起身来，缓缓环视众人，说道：“诸将听令！……”

李清一直没有看被围攻的宋军一眼，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宋军的东大营。并非他不了解包围圈中的战况——抱着决死之心的宋军是可畏的。几轮射击后，那些乡兵们折断了自己的弓箭，用佩刀与自己的骑兵战斗……疯狂的冲入马腹下，用一条条生命的代价来砍断马腿，然后几个人一拥而上，将摔下马的骑兵砍死。那些神锐军的骑兵更是可怖，身上带着三四支箭，却依然挥舞着长刀，用近乎疯狂的斗志与自己的骑兵同归于尽！

宋军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李清忍不住暗暗感叹。不过他知道，宋人的心中，并没有那种疯狂的因子，只不过大多数人很容易会被上位者的英雄行为所感染罢了。幸好如此，否则的话……少数人的悍不畏死可以称为英勇，如果全部都是如此，只怕只能称为疯狂了。但是，李清脑海中突然闪过对方主将眼中的骄傲、那位举着军旗的将领眼中的决然毅然……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泛了上来。

李清不由摇了摇头，“两军对战的时候，自己居然还在想这些无谓的事情！”然而一瞬间，一句话又从他脑中掠过：“华夏贵胄，岂能委身于夷种！”李清不觉有点愕然，用细不可闻的声音说道：“知遇之恩，自当肝脑相报。”

“呜——”北方传来的号角之声，终于让李清的精神集中起来。

他定睛望去，宋军东大营终于营门大开，振武军的旗帜与“种”字将旗在风中飘扬，数以万计的宋军列着整齐的阵形，向己方走来。

“催鼓！”李清淡淡的命令道。顿时，战鼓急擂。

听到西夏人的鼓声，幸存的宋军都已有了死亡的觉悟。文焕的马匹早已战死，他与一个袍泽背对背靠着，笑道：“兄弟，杀了多少西贼？”

背面的人淡淡的答道：“一个大首领，四个小首领。”

文焕听到这个声音，几乎呆住了，惊道：“镇卿？！”

“嗯。”吴安国依然懒得多说什么。

“真是至死不改的脾气！”文焕笑骂道，言语中却充满了喜悦，能和自己认识的人死在一块，有时候便已经是难得的奢侈。

“暂时还死不了。”吴安国冷冷说完，手中白光一动，一刀砍向一个西夏骑兵，趁那个骑兵接招，左手疾伸，竟是将那人拉下马来，右手之刀不可思议的划过，那个西夏骑兵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已去了鬼门关。

“好身手。”文焕赞了一声，忽然想起一事，问道：“西贼催鼓，怎么却没有加大兵力进攻？”

“那鼓声是给种谊听的。”吴安国言简意骇的答道，跃身上了西夏骑兵的马，朝一个西夏将领冲杀过去。

“给种谊听的？”文焕却是怔住了，一不留神，一柄长刀向他的后脑勺砍来，他就地一滚，险险避开这一刀，那柄长刀又如附骨之蛆般砍到，文焕双手挥刀，堪堪接住这一招，那战马冲锋带来的巨大冲力，却带着他连退数步，一不留神竟被身后的尸体绊倒，仰天摔了下去，一头撞在一颗石头上面……

李清望着不断靠近的振武军，赞道：“种谊果然名不虚传。”振武军前进的速度，始终是匀速。走一段路，就停下来，整一下阵形，再继续前进。西夏军的战鼓催得再急，种谊始终都不为所动。

“野乌玛！”

“末将在！”

“你领三千马军，去骚扰来援的宋军。不准恋战，且战且退，将他们引过来与被困的宋军残部会合。”

野乌玛怔了一下，道：“这……”

“这有何难？”李清冷冷地扫了他一眼，道：“你只管进攻，感觉打不过就跑。就这么简单。我想知道来的部队，是不是真的振武军！”

野乌玛更加莫名其妙，却不敢再多嘴，忙接了令箭，道：“得令！”便领了兵马，去“拦截”来援的宋军。

很快，野乌玛就知道自己接了一个苦差使。

宋军推进固然缓慢，但组成战阵的宋军真不是好惹的。野乌玛的三千骑兵刚刚靠近，宋军便停了下来，便见阵中弩箭、弓箭，如同蝗虫一般飞来，野乌玛尚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折了数十人。他不敢硬冲，只得远远射箭。宋军便高举着盾牌，如同一个铁桶一般，缓缓的推进，野乌玛被硬生生逼得步步后退。

虽然他的本意就是要诱敌深入，但是诱敌过来，和被敌人逼得后退，那两种感觉却是完全不一样。野乌玛气得两眼冒火，但是手中兵少，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眼见着宋军就这样一步步的逼近，终于，苦难的日子到头了，宋军终于靠近了己方的大阵。但是野乌玛却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中军旗帜的指挥下，西夏军竟然自动让开了包围的一个缺口！

难道宋军还会从这个缺口走进包围圈不成？野乌玛呆呆的想到，却突然看到中军的令旗命令自己向后包抄！

野乌玛顿时觉得自己明白了李清的用意，忙率领部下绕过宋军大阵，向后包抄过去。果然，不断有友军开始向宋军后方包抄。

与此同时，对包围圈中宋军的真正进攻也开始了。那残存的数百宋军，根本无法抵挡夏军的攻势，开始向宋军大阵败退。来援的宋军用弓弩还击着，掩护着残兵退入阵中，立刻开始后退——几乎就在同时，夏军的大包围也完成了。

但野乌玛几乎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因为他发现被包围的宋军并没有半点慌乱，依旧有条不紊的后退着，虽然每一步的移动都非常缓慢。而最让野乌玛奇怪的是，己方围攻宋军大阵的人马，似乎有点不对劲！

骑兵们围着宋军奔驰，不断的射击，试探宋军军阵的薄弱之处。而宋军用盾牌与长枪为外围，以弓弩居中，严密的防范着可能的进攻。时不时有人会丢出几颗霹雳投弹，让围攻的夏军胆战心惊一下。

用几支部队进行牵制，用一到两支骑兵进行强攻，甚至是让泼喜军发石弹，那么这个阵形，也不难攻破。但是奇怪的是，李清似乎没有强

攻宋军的想法。野乌玛接到的命令，只是困住宋军，不让他们回营，也不让他们逃跑！

等待他们箭尽力疲之时么？野乌玛似乎又明白了李清的想法。若能阻住宋军的援军的话，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于是啼笑皆非的事情出现了，夏军居然开始在路上安置铁蒺藜与路障。

宋军终于停止了他们缓慢的撤退。

时间已经是下午，东大营前，庞大的宋军与西夏军在此僵持。奇怪的是，宋军的营寨中，竟然没有人出来接应。

与此同时，宋军东大营东门。

远处灰尘高高扬起，隐约传来马蹄践踏大地的声音与战马的嘶鸣声，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显示着，有一支骑军，正向此地接近！

守营的宋军警惕起来，瞪大了眼睛，望着远方。

“西贼！”

“敌袭！”

突然，东门箭楼上负责了望的士兵大声喊了起来。

“来了！”某处传来酒杯被捏碎的声音。

一万五千精锐的西夏骑兵急驰而来的声音，让大地都为之发抖，随着西夏人的接近，东大营的营帐都能感觉到震动的余波。这支骑兵急趋至东大营东门外四百步左右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凛然打量着守备空虚的宋军东大营东门。而勒马于中阵之前的，赫然是西夏大将李清！

“将军真是神机妙算，引振武军出营，将他们拖在营外，再来端了他们的老巢！”

“哈哈……看来是种谊要成仁的时候了。难怪皇上这么重视将军！”

李清却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或是衷心，或是谄谀的话语，只是仔细地观察着东门上方飘扬的旗帜。

“果然是未整编禁军。”李清不觉微微松了一口气，一面厉声问道：“准备好火种没有？”

“禀将军，一切就绪。”一个偏将欠身应道。

“好！一旦攻入宋营，便四处纵火，烧掉这座营寨。”

“是！”

李清心中暗暗遗憾自己没有火箭，否则的话，此时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但是当时整个大陆的硫磺产量非常少，一向重视火器的宋军这些年变本加厉发展火器，军事与民间的双重需求，导致了大宋每年从日本国进口的硫磺要用十万宋斤为单位来计算，大宋朝并专门颁布严酷的法令：任何人向外国私卖硫磺达到十斤，都是死罪；并且还特别禁止了向

西夏卖鞭炮等含硫磺的产品。因此西夏连走私都得不到多少硫磺，整个西夏的硫磺，连民间放鞭炮都嫌不够，要配备足够的火箭，就实在勉为其难了，毕竟从原料到工匠，西夏都很紧缺。

不过此时李清没有怨天尤人的立场，“刷”地一声，李清拔出刀来，高高举起，大声喊道：“前锋阵进攻！”

战鼓擂动，号角吹响！

前锋阵三千精锐骑兵，怪吼着冲向孱弱的东大营东门，宋营东门的守军，几乎能感觉到营寨的颤抖。好一阵慌乱之后，宋军营寨中，射出了稀稀落落的箭矢，根本无力阻挡西夏人的冲锋。这种微弱的反抗，让夏军顿觉放心，一切迹象，无不显示着，宋军的东大营，此时已经精锐尽出了！而东门的守卫，更加空虚。

“策前锋阵！出击！”李清再次举起了战刀，发出如猛虎一般的吼声。

巨大的令旗向前方挥舞，战鼓更急，号角的响声吹破天际，充斥整个天地之间。策前锋阵的三千骑兵一齐发出一声呐喊，直接拔出战刀，踩着前锋阵的足迹，催马冲向前方的宋军大营，似乎是将整个宋军东大营踏碎于他们的铁蹄之下！

李清的脸上，终于不易觉察地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种谊，你的大营没了！”

然而，李清甚至还没来得及让人察觉到他的笑容，他脸上的表情，就被惊愕、不解所代替！突然，他竟然似乎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宋营的东门，自己打开了！

李清的眼睛眯了起来！前锋阵与策前锋阵与他们冲击时扬起的灰尘，挡住了李清的视线，让他看不清楚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前锋阵的冲锋并没有停滞的现象，李清稍稍心安了一点，却不自觉的握紧了手中的战刀。

但这只是一瞬间。

前锋阵的骑兵突然一个接一个地从奔驰的马背上摔了下去，密如蝗群的箭雨撕裂空气，发出凌厉刺耳的声音，突然降落在得意忘形的西夏骑兵头上。甚至有不少箭枝更是穿过冲击的部队，一直飞到李清的阵前，方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摔在地上。

“怎么回事？”

“将军，前锋部遇到宋军的抵抗，从旗号上看，是宋军的未整编禁军。”李清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小首领前来禀报。

“未整编禁军？”李清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趋前一步，厉声问道：“刚才的齐射，训练有素，分明是神臂弓！”

“神臂弓？细作不是说只有振武军有神臂弓部队么？”李清的部将们迷惑起来。

“宋营里的是振武军！”李清咬着钢牙，吐出了这几个字。

“怎么可能，南门前出击的，明明是振武军的旗号！”

“换旗计！”李清已经没有时间和部将们解释，他自出击起就一直心里感觉有个地方不对劲，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因为出击的“振

武军”，没有使用神臂弓！种谊既然用换旗号的伎俩来欺骗自己，就表明他已经识破了自己的计谋——李清从来没有想过要和种谊的大军来一次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只有白痴才会拿骑兵和重步兵去做这事情，李清的计划是引诱或迫使种谊军主力出击，再利用部分军队缠住这只主力，利用骑兵的机动力亲率精锐袭取宋军大营。一旦大营失陷，宋军就会进退失据，丧失斗志，再前后夹攻出击的宋军主力……但是现在的情势，已经完全不同。

李清的处境并不是太糟糕，他依然随时可以撤走——虽然这意味着整次进攻的失败。因为一旦东大营的攻势受挫，西大营前面的大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凭借那些兵力，即便攻下西大营，也是损失惨重。西夏与大宋的实力对比悬殊，西夏没有本钱和宋朝打消耗战，哪怕用一个夏军换两个宋军，西夏也损失不起！所以一旦这次进攻失败，西夏军就只有暂时撤退，伺机再来……

除此以外，李清还可以选择强攻！

哪怕面前是振武军，两强相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所有的念头在李清的脑海中飞快的闪过，几乎只在一瞬间，李清就下达了命令：“左军、右军交替掩护殿后！鸣金收兵！”

“是！”

立时，夏军的中军敲响了清脆的钲声，在令旗的指挥下，左右军开始向前，交替掩护。而似乎与此对应，宋军的营寨中，也响起了进攻的号角！

西夏骑兵强行拔转马头，向后撤退，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支黑压

压的部队，长枪与盾牌在最前面排着整齐的方阵掩护大宋精锐的神臂弓部队，追击着坠入计算中的敌人。

神臂弓超长的射程，的确是所有骑兵的噩梦！每一轮齐射，必有夏军受伤、毙命。夏军的前锋阵已经折了一半以上的人马，策前锋阵在密如飞蝗的弩箭面前，也丧失了进攻的勇气——敌人能攻击到自己，而自己无论如何，也射不到敌人……面对这样的部队，最有效的方式，只有逃到他们的射程之外。

但尽管如此，李清部队也并没有因为撤退的命令而崩溃。他们撤退的时候，没有忘记观察令旗的指引。

虽然惊慌，却没有失措。

左军与右军的接应很快就上来了。两支三千人的部队一左一右的攻击追击的宋军，忽而左军在前，忽而右军在前，接近宋军后一阵箭雨，就立时后退。这种策略很快就奏效，追击的宋军部队放缓了脚步，谨慎的注意着阵形，生怕给敌人可乘之机。

眼睁睁看着陷入计算中的西夏人从容退走，种谊麾下的军官们，无不跺脚。在箭楼上指挥的种谊对这种结果也并非没有惋惜之意，但这是宋军天然的劣势，种谊不想为不可能的事情而叹息，他只是平静的命令道：“收兵。”说罢便把目光转向了南方的战场。“天很快就要黑了，西夏人支撑不了多久了。就算他们的人不会累，马也会累，该去接应他们回营了。”种谊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如果等到李清回去拿那支部队出气，那就会弄巧成拙了。

“是。”

默默地望着南方犹自纠缠的战场，种谊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这场战争不会这么快结束。”不过身为大将的种谊，表面上却绝不会表露半点这样的情绪，只是一瞬间，种谊就恢复平时的从容与威严，移目至身边的一个人身上，沉声说道：“孙参军。”

“下官在。”

“你随我来。”种谊淡淡的说完，便即起身，向箭楼下走去。

孙参军连忙应了，紧紧跟着种谊下楼而去。二人一直走到种谊的中军大帐，种谊见左右再无旁人，这才坐了下来，道：“你设法潜入西夏，命令我们的细作去散布流言。便道这次战斗，我们之所以能击退夏军，是因为李清心怀故土，故意未尽全力，所以一直不肯和我们硬拼。若他能和我们打一场硬仗，东大营早就成为平地了。”

“是。”

“此外，我这里有我的几封亲笔信，你让几个可靠的人去带给李清，不要告诉他们真相。只是在通关的时候，要故意被夏军查获了。”

那个孙参军听到这种毒计，竟是不由打了个寒战，忙低头应道：“是。”

“嗯。”种谊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双手据案，笑道：“李清用兵多智，兼之杀伐果断，临机决断，毫不迟疑。此人实是大宋之劲敌。然而他有生来的弱点——他是汉人，不合与西夏卖力。须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场上除不掉的敌手，便须在战场外除去！”

孙参军凛然答道：“下官必不辱命！”

摆脱了追兵的李清率领着败兵再次绕向南面的战场——既然振武军主力未出，那动作迅速的话，至少可以从南面战场挽回一点面子。虽然那注定无关大局，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名义上的“胜仗”，对于主将来说，也是必要的。

李清没有想到，他的霉运并没有到此为止。连种谊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在前面等着他。就在他的骑兵毫无警惕地绕过一个山岗时，突然，似乎是从地底传来数十声的巨响，仿佛大地被炸裂了一般，巨大的尘土与石块在前方掀了起来……李清只来得及看见走在前方的骑兵与战马的肢体在尘土中飞裂，便下意识的趴了下来，紧紧贴在马上。但是受到惊吓的战马却不听控制，疯了似的乱跑起来。

李清完全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他抬起头来时，只看到一副名副其实的“兵荒马乱”的场景。到处都是血肉横飞，战马、骆驼乱成了一团，象没头苍蝇般到处乱窜，有些马发起狂来，前蹄高扬，疯狂的想把背上的骑兵摔下来，最要命的是，这种慌乱，还把本来没有受到攻击的后队也给冲散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但没有人能回答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清顾不得弄清楚真相，他迅速的找到了自己的亲卫队，手持战刀，亲自勒束着乱成一团的部属，若是此时被人偷袭，大事去矣！

然而真是怕什么便来什么，李清刚刚略略控制住局面，眼见着东南方便扬起灰尘，大地传来震动之波。

李清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约有三千骑左右，从侧翼而来！”一个小首领在地上贴耳听了，面带惊疑的禀道。

“左右军准备迎敌！余部尽快勒束好队伍！”李清焦急地命令着，他此时已没有功夫去追究这只骑兵是从哪里来的。

他话音刚落，那三千骑人马就出现在视线之中。看清来敌的旗号，李清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宋朝蕃军？！”

“狄！”

“包！”

“哪有蕃部姓狄？！”

“包顺？”

夏军众将也是个惊疑不定。

“全部闭嘴！”李清恶狠狠的大吼一声，厉声道：“左右军冲锋迎战！杀敌一人，赏酒十斤！后退一步者斩！”

“将军有令！杀敌一人，赏酒十斤！后退一步者斩！”

“将军有令！杀敌一人，赏酒十斤！后退一步者斩！”

重赏酷罚之下，左右军立时士气大振，便听中军号鼓三声，夏军再次发出兴奋的怪吼声，冲向包顺的蕃骑。

互射、对斫……

一场中规中矩的骑兵对决。

夏军数量占优，却是久战之师，兼又屡屡受折，一番猛攻后，猛然发觉眼前的宋军蕃骑数量虽少，装备虽差，但战斗力却非同小可，便立生怯战之意，渐渐露出不支之象。

而狄詠、包顺与神卫营第四营都指挥使石行友，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了“炸炮”这种新式武器，却没有料到遇上的对手居然这般的沉着冷静——在炸炮的威力之下，居然还能迅速的重整阵形，组织起反击。

这“炸炮”本是兵器研究院研制出来的新式火器之一，实是一种踏发式地雷，用生铁铸造，有如碗大，内装火药与铁砂，上留一指粗的小口，以小竹管穿线于内。专用来挖坑埋设于敌人必经之地，将几十个炸炮都连接在一个叫“钢轮发火机”（在木匣内装钢轮与燧石，用绳卷在钢轮的铁轴上，从匣内引出，横拴于道路上。人马拌绳或拉绳，牵动钢轮磨擦燧石发生火花，使引信燃烧）的火槽上，以土掩盖。一旦敌人踏动钢轮机，立时发火爆炸，威力无比。这种武器是沈括与赵岩的得意之作，一经试制成功，文彦博立时便意识到这种武器的巨大作用，枢密院很快决定在西线试用，观察实战效果。因此不惜提前向西线派遣了神四营携此利器前来，兵器研究院还派了专门的研究人员随同前来，收集资料。

狄詠与包顺、石行友远远就发现了东大营的战斗，本来他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神卫营第四营，但是狄詠与石行友皆是初生牛犊，包顺又是蕃

人，素来把纪律看得甚轻，三人一拍即合，竟然擅作主张，悄悄在西夏人的行军线路上埋设“炸炮”。但是又怕万一不效，折了神四营，且怕炸声惊了马匹，竟是把大军远远的藏了起来，只留几个斥侯在此查看，若然炸炮奏效方才进攻；若是无效，自然不敢去捋西夏人之虎须。只是却不知战场之上，时机须臾即逝，如此作为，虽然谨慎，却也错失了良机。

狄詠与包顺引兵来此，与西夏军交手几合，便知西夏人已有准备，二人竟也再无恋战之意。如此双方都是且战且退，各自送了几十条人命，竟是愈打愈远，一个南辕，一个北辙，一场战斗，就这么草草收场。

李清莫名其妙的接了这一仗，更是无心停留，回到南面战场之时，见宋军大阵已经退到东大营弩箭的射程之内，又见己方军队，从自己的中军以下，都是人疲马惫，士气低落，南战场的夏军听到巨响之声，已是惊疑不定，此时见到中军同胞不少人都是满头满脸的尘土，形容狼狈，兼又死伤惨重，军心更加动摇。李清知道这种情势，难以再战，当下便着人收拾了战死者的尸体，引兵退回石门峡。

东大营的战斗既然结束，在西大营僵持的夏军一收到传讯，也退回了没烟峡。

这一日恶战，夏军屡次受挫，损兵折将。李清回到石门峡后点兵，发现大小首领战死受伤者数以十计，死亡失踪的士兵高达六千余众，受伤的更是多达八九千余人，堪称西夏近年以来少有的大败。一念及此，李清不由心情郁郁。只是他却不知道，宋军在此战役之中，付出的代

价，也堪称惨重！

刘昌祚的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战斗结束后，只有三百余人存活，还是人人带伤，此外更损失了全部两千余匹战马，营副都指挥使薛文臣殉国！营都虞候王佖身中十余箭殉国！此外包括指挥使高伦以内，指挥使、副指挥使一级的军官，有半数以上战死，武状元文焕更是失踪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第一营的军旗因为掣旗战死，竟被西夏人缴获了！先不论丢失军旗要承受多大的罪责，按照大宋新修订的军法，丢失军旗，便意味着神锐军第二军，将永远不会有第一营这个编制存在！神锐军第二军第一营，只打了一仗，就不再存在于大宋禁军侍卫步军司的编制之中！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刘昌祚、吴安国等人来，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耻辱。

除此之外，种谊派出去的四千沿边弓箭手，只有不到七百人生还，其余悉数战死。加上其他的战死者、受伤者，宋军的伤亡人数，其实也只是比西夏军略少而已。

当然，这不会是战报的写法。虽然军法官们有自己的报告渠道，使得虚报战功更加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书记文书们，在战报上玩弄文字游戏，毕竟上司也不会当真为这种“小事”来斥责他们。但是不论他们的战报如何写法，也不论双方在平夏城的首次交锋谁胜谁败，战争，不过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京兆府长安。新建的陕西路安抚使衙门。

“公子，丰参议求见。”伤愈的侍剑，神态间更多了几分成稳。

“喔。请他进来吧。”石越轻轻吹了吹墨迹，搁下手中的毛笔，又看了一眼自己所写的奏折。这是他第三份请罢乡兵的折子了。未多时，丰稷便大步走了进来。

“帅台大喜！”丰稷刚刚进门，便连忙作揖贺喜。

石越笑道：“何喜之有？”

“高遵裕大败夏军！”丰稷一面说，一面从袖中抽出一份战报，双手递给石越。石越亦不由大喜，忙接过战报，细细读来。战报所叙，无非是在高遵裕的指挥下，平夏城宋军如何力挫强敌，杀伤敌人数万。随战报附上的，更有一串长长的有功人员的名单，与阵亡将领名单。石越读完之后，将战报放在案上，沉吟道：“相之，阵亡战士的名单呢？”

“已径递枢府，请求抚恤并奉入忠烈祠受祀。”

“有多少人战死？”

“一共是五千另二十三人。其中军阶最高者，是翊麾校尉薛文臣、王傥。”

“战死五千余人，受伤的只怕更多。刘昌祚的第一营更是撤消编制……”石越不由站了起来，背着双手，踱步思考。

“神锐军第二军军都虞候根据刘昌祚部幸存的军法官的报告，弹劾刘昌祚失落军旗金鼓，指挥使吴安国骄横跋扈，二人都已经被暂时监禁起来，准备押送回京兆府审讯。”丰稷小心翼翼地说道，“刘昌祚姑且不论，吴安国的表兄康大同最近刚刚增补入侍卫班直……”丰稷一面说，一面悄悄窥探石越的脸色，却见石越始终如同万年之花岗岩一般，没有任何表示，他心中不知为何，突然一惊，竟是不敢再说。

“吴安国这个人，本帅是知道的，料来少不了要得罪不少人。但这是卫尉寺的事情，我等最好不要多管。”石越在心里笑了笑，让吴安国受点挫折，并不是坏事，但是他的脸上，却依然是一脸的“刚毅木讷”。“刘昌祚失落旗鼓，按军法要如何处置？”

“论法当斩。”

“哦？！”

“但是刘昌祚此番颇立功勋，以功折过，下官猜测，应当是降职的处分。至于究竟降到哪一级，非止是卫尉寺的事情，与兵部也有关系。”

“如此，待他受处分之后，不必再回神锐军，调到龙卫军去吧。”

丰稷震惊的望了石越一眼，不知道刘昌祚与石越是什么关系。龙卫军隶属侍卫马军司，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纯骑兵部队，此时龙卫军的军官、节级基本上都已经从讲武学堂、骁胜军返回陕西路，并且早已完成了士卒的挑选工作，在庆州整编训练已有几个月，再有半年，就可以整

编完毕。把刘昌祚从神锐军调入龙卫军，根本就是有意栽培。丰稷也不敢多问，忙答道：“是。”一面又说道：“按朝廷的章程，渭州经略使有权直接向枢密院报告战果。安抚使司的战报，不过是存档而已。这次高遵裕刻意将战报先递送帅司，再转递枢府。下官想来，这是高遵裕故意向帅台示好。刘昌祚本是高遵裕之部属，届时若要调动，下官以为，须得向高遵裕打个招呼才好。”

“相之言之有理。此事便交你去办妥。”石越赞赏的点点头。

“平夏城有此捷报，朝中便有反对之人，气势也自然会小了下去。然平夏之役，不过特为国家建藩篱，以战止战，使陕西略得休息，而非为挑衅敌国。下官却担心朝廷有人得意忘形……此事还请石帅三思，是否要和文相公、吕相公、吴武部说明一下？”

石越听到此言，心中不由一动。他与文彦博始终是若即若离，不好不坏。纵然是石越倾心结纳，文彦博却始终是爱理不理，对石越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反倒是对唐康这个孙女婿青眼有加。而吕惠卿更是口蜜腹剑之李林甫，更不必言。惟独吴充，二人很早就在朝堂之上，互相声援，平时也颇有交往。石越更是听说，吴充曾经有意将一个孙女许给石起之长子，只不过宋人招婿，首重进士，吴夫人疼爱此孙女，不欲太早许人，非要择一榜进士不可，方才作罢。此时自己远离京师，朝中无得力之人，万事不便，不若将此人情，专卖给吴充，既让吴充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表露一把，又是去一隐忧，岂非公私两便？他主意既定，便即笑道：“此事本帅自有计较。”当下又与丰稷商议，如何奏功，如何抚恤，如何补给……却是浑然不知，高遵裕的战报之中，已是将种谊之功夺为己功。

二人商议完毕后，丰稷无意间向书案瞥了一眼，却看见“乡兵”二

字，不由笑道：“帅台又在为乡兵之事操劳？”

石越点点头，喟然叹道：“乡兵一日不罢，陕西一日不能恢复。”

“朝廷诸公不能及此。”丰稷笑道：“但帅台也操之过急了。”

“救民于水火，焉能不急？”

“欲速则不达。帅台为政，虽然不惮革新，却向以持重著称，岂能不明是理？本朝之制，虽宰相不能专权。一令之下，政事堂、枢密院、诸部寺台、给事中，行文移牒，反复辩议，旬月不决，亦是常事。陕西乡兵，数以十万计，一朝罢之，朝廷焉能不疑惑？石帅奏章到达汴京，圣意难测不说，两府诸公亦必各执己见。诸公真正支持帅台者，以下官之陋见，实不过司马君实、冯当世二参政而已。恕下官直言，帅台便是写再多的奏折，只恐亦无济于事。”

石越苦笑数声，道：“潘先生也是这般说道。然义所当为……哎！”

“帅台何不折衷缓缓图之？”

“苦无良策！”

丰稷笑道：“帅台欲罢废乡兵，何不从役法上着手？”

“从役法着手？！”石越反问一句，霍然眼睛一亮，腾地起身，击掌笑道：“相之所言甚是！”他在房中反复踱了数步，苦苦思索，究竟要从何处寻一个借口，来改革这个弊政。丰稷站在那里，望着石越，突然想起一事，忙说道：“免役法不可以再行。”说罢又觉得自己不免杞人忧天，当下不由自失地一笑。石越闻听此言，却是猛然一惊，只觉眼

前豁然开朗，不由哈哈大笑，伸手指着丰稷，笑道：“相之！相之！”

丰稷被石越一阵大笑，顿觉莫名其妙，又觉尴尬，只得随着石越哈哈干笑了几声。

却听石越笑道：“相之知否？古今以来，役未有不扰民者，若欲役不扰民，除非免役！”

“帅台，万万不可！”

“相之莫急。”石越缓缓笑道，“王介甫之免役法，本帅必不再效颦！”

丰稷不好意思的一笑，欠身拱手道：“免役法未必不佳，只是若冒然再提，只恐朝廷从此多事。朝中有人欲复此政久矣，惟不得一籍口。毕竟新法诸政，只是‘暂罢’而已。”

石越摆摆手，笑道：“我岂是孟浪之人。相之，可知役法之弊，最烈者为何事？”

“本朝役法之弊，最烈者为衙前，次为弓手，次为里正、户长。”

石越点点头，道：“本帅巡视地方，询问乡老，颇得其情。衙前原是藩镇割据之遗制，‘衙’者，‘牙’也。本为守护官物府库，押送纲运而设。自本朝立国，太祖皇帝罢藩镇，选诸道精兵为禁军，州郡所存厢军非老即弱，数额亦锐减。于是地方守牧，点百姓为里正衙前、乡户衙前，而以厢军为长名衙前。逮至今日，长名衙前久习于公门，熟知情弊，上下交通，竟有因此致富者。而国家有酬奖衙前之法，也多为长名衙前所独占，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难分一杯羹。真困百姓者其实是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

“诚如石帅所言。”丰稷愤慨的说道，“朝廷之法，家产值二百贯可充衙前。于是百姓家中鸡、犬、箕、帚、锄，只须值得一文钱，便计算入内，又虚报浮增，只待算满家产达到二百贯，便定差为衙前。入衙门后，上下欺压，各种费用，就要花去百贯。最苦的是押送纲运，雇佣脚力、关津捐纳所动用之钱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贯，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钱垫付。万一失落，更要赔偿。又或者一人为衙前，本已充作场务，官府又要他去押纲运，只得让家人来权管场务，自己去押送，于是一人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农务，反倒荒废。而且若以家人管场务，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须赔偿……如此全家破败，弃卖田业，父子离散，沦为乞丐者，比比皆是。现今京兆府内的乞丐，十之八九，谁不曾做过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丰稷颇知民间疾苦，他却不知道，百姓这般惨状，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折论及，大宋朝凡是关心时务之官员，大多读过。反倒是石越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宋朝历代大臣的奏章。丰稷越说越是愤懑，又道：“帅台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说道：“弓手之苦，在于役期过久，甚至是漫无时限。一朝为弓手，终身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为弓手者！此害亦不逊于衙前。衙前、弓手、里正，只有里正催赋税，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强拒不纳租，则不免又有赔垫之苦！本朝百姓受困于役法者，或者寄田于豪门虚报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费不敢勤劳增产；或者为减低户等，亲族分居；更为甚者，有为成为单丁，而宁可孀母改嫁，或者父亲自缢以救儿子者！”

石越默然无语，为了逃避役法之害，父亲自杀而救儿子，这件事他却听说过，这是韩绛的奏折上所举的事例，本是新党为推行免役法而攻击差役法的口实。宋朝之富裕，石越固然是亲眼所见，亲身体会；然而宋朝之贫穷，也是不可否认之事实。宋朝固然有前所未有的富裕的市民

阶层和缙绅阶层，但是宋朝一样有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即便不谈良知，仅仅从纯粹的功利主义出发，石越也不认为以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度，农民不富裕而国家可以真正的强盛。无论表面上有多好看，那都只是用沙子堆成的城堡！

“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须。子岂不欲养？母定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产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连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大小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丰稷背手诵读此诗，言辞凄恻，石越在一旁听来，只觉句句血泪，不忍卒听。侍立一旁的侍剑，早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

丰稷略觉奇怪的望了石越一眼，叹道：“这是盱江先生李觏的《衰老妇诗》。”

“原来是李泰伯。”

原来这李觏是建昌军南城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也是庆历新政的著名学者，曾为太学直讲。李觏去逝已久，不过他的学术观点最近却经常被各大学院、《学刊》所引用、阐发。他的《原文》、《富国策》诸文被一再重印。因为李觏早在十几年前，就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不仅受到王安石的赞誉，也被“石学”一派的读书人所重视。石越本来不曾听说此人，因此自是没有听过这首在当时非常著名的《衰老妇诗》，但是却从《西湖学刊》上，看到过此人的生平。

丰稷虽然略觉奇怪石越不曾听过此诗，但是他也听说过石越的生

平，便也不以为异，只是向石越拱手为礼，道：“帅台若果能解民之倒悬，则天下幸甚，百姓幸甚！”

石越沉吟半晌，忽然抓起案上写到一半的奏章，揉成一团，一把丢进纸篓当中，慨然道：“罢乡兵、改役法，本帅必不敢辞！天下之事，当自陕西始！”

落日。

长安城，驿馆。

一个灰袍男子背手站立栏边，默默地看着驿馆的人员替一匹黑色的骏马换马蹄铁，夕阳的金光洒在他乌黑的长发上、肩膀上，仅从背面看去，就已知此人俊逸不群。

“镇卿！”

灰袍男子转过身去，赫然竟是吴安国。看清唤他之人后，他的脸上不禁闪过一丝讶异之色，道：“田兄！”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田烈武！

“你如何会在此处？现在到处在传言，道是平夏城大捷，你不是在高遵裕部下么？”田烈武看起来似乎比他还要惊讶。

吴安国默默摇了摇头，略带讽刺的说道：“是驻陕西路安抚使司监察虞候、致果校尉向安北要召见我。”

“向安北？！”田烈武大吃一惊，问道：“你犯了军法？”

“骄横跋扈，目无长官，有违军中阶级之法。”吴安国嘴角微翘，讥讽之情见于言表。

“战争方起，便是有过，也应当军中处罚，以便效用，如何还要递交帅司处置？”田烈武大摇其头，却不去问吴安国是不是真的“目无长官”。

吴安国脸色却渐渐黯淡了下去，叹道：“部下都死光了，呆在平夏城，又有何益？”

“啊？不是大捷吗？”

“什么大捷！”吴安国冷笑道，“双方死伤差不多，不过是击退了西贼的进攻而已。两个翊麾校尉殉国……”说到这里，吴安国突然想起薛文臣平素对自己的关照，王傥战死前说的话，“忠烈祠相会！”他不禁轻声的念了出来。

“什么？”田烈武显然是没有听清。

吴安国猛地一惊，回过神，目光又移到那匹黑色的骏马身上，淡淡说道：“没什么。”沉默了一会，终于想起田烈武本来应当在京师，便又问道：“田兄如何也到了京兆府？”

提起此事，田烈武不由笑道：“我是调至龙卫军任权军行军参军，准备先至帅司报到。”

“军部行军参军？”吴安国不觉愕然，军部参军，最低也需要正八品上的宣节校尉才可以担任，而自己与田烈武在军中资历相侔，却不过是从八品上的御武校尉，文焕以武状元从军，也不过是正八品下的宣节副尉，这田烈武如何却是官运亨通至此！

“只是暂任而已。”田烈武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还有个‘权’字，我只是宣节副尉，资历不足。因金将军竭力推荐，才有这次机会。”

“恭喜。”吴安国淡淡地抬了抬手，他对田烈武的官运倒并不嫉妒。军部参军的确是升官之途，按大宋禁军转迁之制，一般来说，指挥使不能直接升为营副都挥使，而须先至军一级担任参军，然后方得升迁。田烈武一朝至此，升迁自然是指日可待。不过他却不知道，田烈武之所以能调任龙卫军行军参军，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田烈武深得其长官金彦的欣赏，兼之又有薛奕的推荐信。

田烈武没在意吴安国的神态，挠了挠头，笑道：“论打仗的本事，我远不及你，若是镇卿你也能来龙卫军就好了。”

此时正值吴安国倒霉之际，若是换作别人口出此言，他必然要以为是讥讽之言，立刻便要变色。但这话由田烈武来说，吴安国却知是出于至诚，当下只是微微一笑，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什么伯乐？千里马？”田烈武哪里又读过韩愈的文章？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了一会，方笑道：“若说马，听说龙卫军的马倒全是好马。镇卿，你看这匹马怎样？”他手指的，正是不远的处那匹黑马。

“此马头高而颊瘦，耳小而向上有力，眼大而鼓，嘴鼻宽大，马鬃不厚，腰肢不长不短，马肚亦不大，后腿微曲，马蹄不大不小，毛色纯黑而亮，额头更有白斑，真是好马！”吴安国一向少言寡语，此时却是一口气赞来，显然对这匹马已是观察良久，又甚是喜爱。

田烈武听了个目瞪口呆，半晌方笑道：“镇卿真是知马。我虽知道这是匹好马，但却说不出这许多好处来。可惜这匹马不是我的座骑，否则当送给镇卿。”

“这是谁的马？”

“是种谔将军的马，皇上这次任命种将军为龙卫军都指挥使。”

“种谔吗？”吴安国点点头，道：“不知比之其幼弟种谊如何？”

“这……”田烈武别说是不知二人高下，纵然是知道，也不敢乱说。

吴安国却毫无顾忌，“种谊将军治军严整，临阵对决，料敌先机，实是国之良将。只是用兵太过保守，有点不思进取。此国朝名将之通弊。种谔几年前曾败于西夏，因此关中传言，种子正虽与其兄种古、弟种诊并称‘三种’，然只怕尚皆不及其幼弟种谊，更不及乃父种团练多矣……”

“镇卿不可造次胡言……军中严阶级之法，诋议长官，其罪非小。”

“大丈夫何必畏畏缩缩！”吴安国哼了一声，讥道：“种家久在西军，天下皆道‘种家将’，久闻种子正之志，是想占据横山。然我料定其今虽为龙卫军都指挥使，亦无能为也！”他话音刚落，就听到背后有冷冷的说道：“是吗？”

吴安国与田烈武不料有人偷听，不由吃了一惊，忙回头望去，却见是一个身着布衣的中年汉子，挽了衣袖，露出了结实的小臂。一张国字脸上，剑眉入鬓，双目炯炯，颇见豪气。他虽然粗衣布服，但站在那

里，不知怎地，竟有一股领袖群雄的风范，倒似是统率过千军万马一般的人物。只是打量吴安国的眼神，却颇为不善。二人皆不认得这是何人，吴安国便冷笑道：“足下有何指教？”

中年汉子冷哼了一声，道：“我刚才听你说种家将名不副实，又说种子正不能成其志，便想问个端的。”

“我为何要对你说？”

“莫不成阁下只是个只会背后嚼舌根的小人？！”中年汉子淡淡说道，神色之中便隐隐流露出一股不屑之意。

吴安国自然知道对方是激将之计，但他性情本就桀傲不逊，此刻又被这人以言语挤兑，竟傲然说道：“我若能说出来个道理来，又当如何？”

那中年汉子淡淡一笑，指着那匹黑马，道：“若能说出道理，我将此马赠予你。”

吴安国不由哈哈大笑，讥道：“你这汉子，打的好大诳语！”

中年汉子冷冷道：“你如何说我是打诳语？”

吴安国指着黑马，冷冷说道：“这马分明是种子正将军所有，你欺我不认得种子正么？我却是见过的。”

“不错，我也认得。”田烈武也说道。

“一个时辰之前，这马已归了我。眼下便是我的了！”中年汉子淡淡说道，但也不知怎地，他口中所说全是不可思议之事，但他那种淡定

从容的神色，却让给吴安国与田烈武有一种强烈感觉：这个人决不是说谎之人。因此虽然不免将信将疑，却没有出口质疑。中年汉子顿了一下，笑道：“如何？阁下且说个道理出来。”

“说又何妨！”吴安国一拂袖，背手昂然说道：“故种仲平将军，威名卓著，除用兵治军之外，最可贵者是能识人用人，又兼爱兵如子。王光信本是僧人，英勇善战，熟知蕃部道路，故种将军能用之为乡导；慕恩戏其侍姬，故种将军反以姬赐之，故得慕恩死力。凡此种种，遂能知敌之情伪，而屡克胡种。至于种子正，却志大才疏，虽然临敌出奇，颇精战阵，然而徒以残忍为能事，左右有犯令者立斩，竟至于先刳肝肺，幕中有谋士，不能待以信义，反以诡诈御之，如此之人，为一将可矣，焉能成其大功？！况且抚御横山，不能徒以强暴。横山之众，苦于西夏久矣。若以暴易暴，彼宁能叛西贼而事朝廷？欲得横山，必恩威并施，方得奏效。石帅虽只文士，却胜种子正多矣。故横山终必为大宋所有，然断非种子正所能全其功！”

吴安国一番议论，让那人目不转睛的呆立良久，过了好半晌，方听他击掌赞道：“妙哉！善哉！”说罢，指着黑马笑道：“此马自此时起，便归君所有。”

“这……”吴安国不知他是真是伪，一时竟是踌躇起来。

那中年汉子上上下下打量吴安国，笑道：“你有这种见识，亦非庸材可比。不过人过刚则易折，木秀于林，风必催之。你若不知韬晦，亦成不了事业。”

吴安国脸色立时一沉，冷冷说道：“此事却不劳阁下操心。”

中年汉子也不以为意，反而笑道：“方才隐约听到你要去见向安

北。既是高帅部属，必是犯了什么军法，那却是怎么一回事？”他说话语气，竟似是上司对部属命令的口吻，但也不知为何，自他嘴中说出，却并不让人觉得失礼，反而觉得理所应当。

吴安国不愿向外人谈论自己的事情，“哼”了一声，却不去搭理。田烈武粗中有细，却瞧出几分奇怪，心意微动，向吴安国笑道：“我也在奇怪此事。镇卿何不说说？”

“我已说过，是骄横跋扈，目无长官，有违军中阶级之法。”吴安国不耐烦的说道，语气中对这个罪名，却依然是十足的不屑。

“目无长官？怎样的目无长官法？”中年汉子却是不依不饶。

吴安国却只是冷笑，不肯回答。

“大丈夫做得出来，却不敢说么？”

“我既做出，自领其罪便是，关足下何事？”

“自领其罪又有什么了不起？违抗军中阶级之法，可轻可重。轻则鞭笞，重则斩首。你若这个脾气去见向安北，向安北未必不敢斩了你，再送你人头至平夏城，震慑三军。区区一个御武校尉，军中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杀之亦不足惜！”

吴安国轻蔑的一晒，道：“我吴安国怕死么？”

“七尺男儿，当死于敌人之手。死于军法之下，不羞耻么？！”中年汉子厉声斥责道，“你若与我说了，我或能救你性命，日后未必无虎入山林、光宗耀祖之日！好过今日之死，让宗族蒙羞。”

田烈武在一旁听了，不由大觉惊异。吴安国犯军法，开始他的确不以为意，但是这中年汉子说后，田烈武才猛然想起，大宋军中，自太祖皇帝以来，三令五申，最重阶级之法。下级要无条件服从上级，违令者处罚极其严厉，纵然处死，亦是常事。以吴安国的脾气，若真的被向安北用来立威，也未必不可能。因此他不免暗暗担心起来。但是此时听到这个中年汉子说能救吴安国，他不免更觉吃惊。须知卫尉寺的人，不是那么好相与的。田烈武早已听说，向安北连石越的号令，也不必听从。这中年汉子是何等人物，竟敢出此狂言？！

此事田烈武想到了，吴安国自然也想得到，他打量中年汉子几眼，问道：“你究竟是何人？”

“我是何人，有何紧要？”中年汉子微微笑道，“若是你与我说明事情经过，我便告知你我的身份，如何？”

“好。”田烈武不待吴安国应允，已抢先答应。

中年汉子却不理会他，只注目吴安国。吴安国微一迟疑，说道：“平夏城首役，我随刘昌祚将军策援种谊将军之东大营，我率前锋部至东大营附近，便擅自停止前进，只请刘大人前来观察敌情。刘大人来时，看出其中玄机……”

“且慢！”中年汉子突然打断吴安国，问道：“你说是刘昌祚自己看出了其中的原因，而你没有禀报？”

“不错。”

“刘昌祚竟没有当场斩了你？！”中年汉子冷冷的说道，“若我部下若有这种行为，纵有天大功勋，我必斩于阵前！”他说此话时，浑然

竟然显露出一种杀伐之威，让吴安国与田烈武都是心中一凛。

吴安国因见对方是在批评自己，便闭了嘴，默然不语。

“想是刘昌祚惜材，但是军法官却如实报告了上去？”

“正是如此。”吴安国淡淡应道。其实此事内情，还并非如此，而是他曾经嘲讽过神锐军第二军的都虞候手下的一个军法官，留下旧怨，因此被报复，但他自己却并不知道有此事。

“恃才傲物！”中年汉子骂了一句，道：“你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其时西贼攻东大营虽急，然地上无火器爆炸之痕迹，东大营守御有度，而箭楼之上，我发现种谊将军正在怡然饮酒……”

中年汉子听到此处，不由笑了起来，嗔骂道：“这小子！”又向吴安国笑道：“你继续说。”

吴安国见他脸上，竟似有一种父兄似的关爱神情，不由大觉奇怪，只不急细想，继续说道：“骑兵真正的用处，是撕裂敌军的阵形，破坏敌军之组织。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是用步军在正面牵制敌人的主力，而以骑军从敌人侧面进攻，方可收到神效。或者于敌军精疲力竭之际，出其不奇的杀出，冲锋而不缠斗，将敌军阵形彻底打敌。如此，方能取得大胜。至于正面与敌人大军决斗，实是愚夫所为。骑兵要做的，不是以硬碰硬，而是以高速的行军，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攻击，敌东虚则攻东，西虚则击西，从而调动敌人，迫使敌人混乱。兵法之精义，始终是以石击卵，以强击弱……所以，我见西贼人马未疲，而东大营守有余力。以区区一营之骑兵，于是时投入战场，不过倚城为战，无战局无大

补。当时西贼大军屯于西大营外，高帅恐为西贼所乘，势不敢再分兵相救。故这一营之骑兵，当于最关键的时刻用，方能收得最大的效用。若是西贼一直强攻东大营，于精疲力竭之际，突然有一营骑兵杀出，与东大营两相夹击，李清虽然智勇双全，亦难保全首级。可惜战场之势，瞬息万变……”

中年汉子与田烈武听吴安国细细叙说战争的经过，方知当日之战，有许多曲折。听到种谊用兵之妙，那中年汉子不禁眉开眼笑，田烈武则击掌赞好；闻到王傥诸人之死，二人皆是惋惜感慨不已。如此一直说了小半个时辰，待天色都已全黑了，吴安国方才说完。这实在是他平生以来，第一次说了这许多的话。

中年汉子忽走近两步，拍了拍吴安国的肩膀，赞赏的说道：“君真奇才也！那骑兵分合攻击之法，是君所创，还是刘昌祚所创？”

“是我所创。刘大人以为有效，遂常于全营演练，只是这种战法，须得善用地形。”吴安国心中，并无“谦虚”二字存在。

“奇才！”中年汉子含笑赞道，“使用骑兵之妙，我竟不如你。后生可畏！然而你的性格，难居人下，当独领一军，方能尽其材用。”他摸了摸下巴，沉吟一会，笑道：“此事过后，可愿至云翼军？”

“云翼军？！”吴安国与田烈武再次吃了一惊。云翼军隶属于侍卫马军司，也是一支纯骑兵部队，驻扎在陕西境内，但是此时尚在整编之中。

“足下究竟是何人？”

“我便是‘三种’之中的种古——你看不起的种家将中的老

大。”种古笑道，“现为游骑将军、绥德军知军，兼云翼军都指挥使。”^[1]

“啊？！”吴安国与田烈武当真是大惊失色，二人做梦也想不到，堂堂的游骑将军，居然会穿这样的粗布衣服，打扮得象是驿馆的小厮。但二人哪里知道，种古自幼豪迈，不拘小节，行事与几个弟弟，都大不相同。

“你就是小隐君？”田烈武虽然一直在京师，但毕竟是在衙门中任职，也曾听过“小隐君”种古的威名。

“正是。”种古哈哈大笑，道：“你叫田烈武，我也听说过你。薛奕与金彦都很是夸奖你。不过我却不好意思抢我家二郎的参军，只好放你去龙卫军。这个吴安国，却须得我来调教，才管得住他。”他也不管吴安国答不答应，立时就板了脸说道：“这次向安北无论如何，都会给你处分。你御武校尉是肯定保不住了，来云翼军也要按朝廷的规矩办事，指挥使你是没指望了，营行军参军我也不会让你做。你若是敢来，我便去调你。”

吴安国胆大包天的注视种古，昂然道：“我如何不敢来？愿受种帅节制！”

种古含笑点头，一面高兴自己收了一员良将，一面却也在担心起另一件事来。从吴安国口中，可知这次胜利，实是自己的幼弟种谊之功。然而种古一天前已经见过战报，上面却没有种谊半点功劳！摊上一个喜欢争功诿过的主帅，对自己的弟弟来说，可不是好事。种古一瞬间，竟是想起了他的父亲种世衡被庞籍打压的事情……他略一失神，立时就惊觉，正待邀吴安国与田烈武一齐去喝酒，却见一个幕僚走了过来，拜身

低声说道：“种帅，陶提督的宴会时间快到了，听说石帅也会来，不便怠慢。”

“嗯。”种古点点头，又向吴安国与田烈武看了一眼，抱拳笑道：“我今晚有事，先行一步。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吴安国与田烈武慌忙欠身送别。

目送种古远去之后，田烈武不禁赞道：“种家将，果真气度不凡！”

吴安国微抬下颌，傲然道：“假以时日，你我成就，未必会在他之下！”

田烈武早知吴安国脾性，吐吐舌头，笑道：“我可没有这般志向。——镇卿，想不想去逛逛京兆府的夜市？”

吴安国摇了摇头，道：“我待罪之身，若出驿馆，随行都有人‘陪同’。”

“这有何难？”田烈武笑道：“公门手段，正是我本行。只须叫上那几个军法官一道去喝酒，便可无事。”

“不必了。”吴安国淡淡说道：“我回去看看书便好。”说罢也不待田烈武多说，抱抱拳，便即转身离去。

田烈武望着他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信步出了驿站，向长安灯火最盛之处行去。

长安的夜晚远远及不上开封府的彻宵的灯火通明，在汴京有长达数十里的马行街，辉映如昼，为当时全球所仅有。但是长安毕竟也是大唐故都，曾经的最繁丽城市，因此亦自有一番气象。田烈武在长安城中信步游玩，只见街上店铺，大多也都没有歇业，歌台舞榭，自不必论，便是连药铺、茶坊、果店，也都开门揖客，热闹非凡。他并无目的，只是信步闲走，也不知走了多久，突然望见一处所在，几间临街店铺之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门口树了一面大幡，上书“长安剑铺”四个大字。更有一群人在周围指指点点。田烈武本是习武之人，见猎心喜，立时便快步走了过去。走到近时，才发现原来一个青年公子哥儿，在与剑铺掌柜讨价还价，因此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

从背影来看，那个公子哥儿长得甚是瘦小，乌发用白色湖丝绸布束起，但一身宽大的淡绿锦袍，腰间斜插了一条软鞭，镶金裹银，显见价值不菲，田烈武虽然不是识货之人，也知道此人非富即贵。只见他手中捧了一把倭刀，正在细细观摩。那剑铺掌柜则在一旁细心的解释：“这位官人，这把倭刀，实是宝物，非一千贯，小人绝不敢卖！”

田烈武听到这把倭刀竟值一千贯，不由吃了一惊，连忙挤了过来，好奇的打量那刀。

那绿袍少年冷笑一笑，说道：“你这掌柜好不晓事，如何却用大言来诳我？莫非是欺生不成？！”他声音甚是清脆悦耳，显是年纪未大，尚未变音。田烈武心中好奇，当下侧眼向他看去，只见他容貌极是清秀，一张小嘴樱桃也似，不由多看了两眼，心中忽然隐隐觉得，这少年的容貌与说话语气似乎曾经见到过，但细想时，却想不起来了。那绿袍少年见他不住打量自己，但向他狠狠瞪了一眼。

“不敢。不敢。”剑铺掌柜连声说着不敢，一边赔笑道：“小店虽

然开张未久，但是却是官府许可，正经生意。小店中每一件兵器，从哪里进货，都是记账分明。这倭刀得来不易，是小店从杭州千方百计觅得，是为镇店之宝。这把倭刀，确是值一千贯。又岂敢诳官人？”

“岂有此理！区区一把刀，怎会值一千贯？我来问你，你这里的诸葛弩，值多少钱一枝？”

“一枝诸葛连发弩，小店现今售价是一千三百文。”

“那这把刀，须卖多少文？”那绿袍少年嘴角噙着冷笑，目光一扫，忽又指着店中一把刀，问道。

“小店只卖一千六百文。”

“那为何偏偏这把倭刀，就要一千贯？难得一个人手执倭刀，就能打过一千个手执诸葛弩、提刀的人不成？”那绿袍少年瞪着眼，振振有辞的质问道。

剑铺掌柜顿时瞠目结舌，讷讷道：“官人，这……这只恐不能这么比……”

“那要如何比法？你欺我没见过好刀么？我活了这么大，就不曾听说过有一柄刀竟要卖至千贯的！”

“官人此言差矣，倭刀值一千贯，却是有诗为证。”那剑铺掌柜听了他这句话，忍不住分辨道。

绿袍少年先是一怔，旋即笑道：“越说越离谱了，有诗为证？你且说说是什么诗！若是无名小辈的歪诗，那就不必念出来了。”

那剑铺掌柜叫了个撞天屈，道：“是欧阳文忠公生前曾经有诗，那里会是什么无名小辈的歪诗？”

那绿袍少年又是一怔，道：“欧阳文忠公的诗？什么诗？”

那剑铺掌柜摇头晃脑，吟道：“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鍤与铜。百金传之好事手，佩服可以褰妖凶——既说是百金，大宋仁宗皇帝以来金价，都是一金值一万文，即是百金，自然是千贯。”

绿袍少年显然是没料到欧阳修还写了这么一首诗，不禁脸色一变，低低骂了一句。旁人没有听到，倒也罢了，田烈武却是耳力甚聪，听得清清楚楚，他骂的却是：“死老头，没事写什么诗！如今却来害我。”当下不禁莞尔，更觉有趣。却见那少年早已神色如常，嘻笑道：“欧阳文忠公的诗，现在岂作得准？石学士通商海外，海外之物，价格已降了不少。这倭刀岂有不降价的？”

他此言一出，旁观之人，便都连连点头称是。那剑铺掌柜顿时觉得难作起来——须知当时倭刀在宋朝十分名贵，一把好倭刀，的的确确是要卖到一千贯这样离谱的天价。但是这种物什，也只有那些名门高第的子弟们，才佩带得起。象京兆府这样相对落后的城市，普通百姓根本无法理解一千贯买把刀这样的事情，长安城中，一户人家总资产达到一千贯，已是小康之家！那剑铺掌柜从杭州海商手中购得此刀，回来是为做镇店之宝，以提高声誉。但他做的生意，毕竟是以普通民众为主，若给市民一种“这个店的东西价格偏高”的印象，却非他所愿了。他本想请这个少年入室奉茶说话，但是少年坚执不愿，如今却使自己陷入两难之中。为难良久，剑铺掌柜咬了咬牙，试探着问道：“那官人以为，那多少钱比较合适？”

那少年侧着头，微微一笑，伸出一指葱葱如玉的手指，含笑
道：“一百贯！”

“不行！”剑铺掌柜大大吓了一跳，一把抢过少年手中之刀，就要
往店中走去。

那少年连忙唤住，道：“且慢走！焉有这般做生意法？我又不曾强
抢你的。”

剑铺掌柜停住脚步，回头苦笑道：“非是我不肯做这生意，实是官
人出价太低。”

“那两百贯如何？”

剑铺掌柜依然波浪鼓似的摇头。

“三百贯！”

“不行……”

“五百贯！”

“不行！”

“那你说要多少？”那少年的声音似乎怒了起来，但田烈武却瞧出
他的眼中颇有笑意，似乎这样与掌柜讨价还价，令他大感有趣一般。

“九百五十贯，少一文钱也不卖。”

“太贵了，八百贯，如何？”

“九百五十贯。”

那少年叫了起来：“你怎可如此固执？八百五十贯！不可以再加啦。”

“官人恕罪，小人实在不敢卖。”

少年摇摇头，假意嗔怒道：“九百五十贯，果真不肯再少一点？”

“实实不能再少。”

“那好罢！”少年似乎是不情不愿的答应了，一手却已经伸入袖中，取出几张交子，正要递出，却听一人叫道：“且慢！”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身着蜀锦轻袍，头带纱帽，牵了一匹白马，在几个仆人的拥簇下，从人群中挤了进来。他那马鞍都是用金银打造，众人见了，都不禁暗暗咂舌。那人进来后，先望了绿袍少年一眼，不屑地一笑，向剑铺掌柜说道：“这柄倭刀，我出一千贯，卖给我吧。”

那剑铺掌柜顿觉为难，道：“官人却来得迟了。这柄倭刀，已经被这位官人先买了的。”

“你们尚未成交，自是价高者得。倭刀每年进口不过数十柄，上好的更是难求，又何必贱卖给不识货者？这样，我出一千二百贯。”那男子言辞显得彬彬有礼，语气却极是趾高气扬。

“喂！”绿袍少年横目怒道：“你说谁不识货？钱多了不起吗？”

“自是价高者得，如何？倭刀名贵，你既想省钱，我不如替你多省

一点。”

那少年怒极反笑道：“你知道我是谁么？”

“我管你是谁？！这把倭刀，我是要定了。”那男子看都懒得看那少年一眼，显是是根本不将他放在心上。

那绿袍少年平生没受过这样的轻视，一时间气得双腮鼓起，脸色微红，怒道：“好，好！要看谁钱多是吧？”一面已将手伸入袖中，准备掏钱，谁知一摸竟是空的，不由怔住了。原来他袖中带钱不够。须知当时一千贯已不是小数目，他随身携带如此巨款，已经是有生以来第一遭，哪里还会有更多？

那男子身边的一个仆人见他窘态，已知端的，不免嘲笑道：“拿啊？小哥。拿得出来，许得出价，便是你的了。”

少年又气又窘，恼羞成怒，从腰间抽出软鞭，只见空中金光一闪，“啪”地一声，那条软鞭便结结实实打到那个仆人脸，立时一道血痕就浮了上来。这下变故促不及防，众人不由都惊住了，半晌，才听到那仆人“哇”地一声，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那男子脸色一沉，喝道：“你敢行凶？！”一丢眼色，其他的仆人捋起袖子，便就围了上来。只是忌惮少年软鞭厉害，而且见他衣饰华贵，显然非富则贵，也不敢如何放肆。

那绿袍少年却是轻轻一笑，说道：“奴才无礼，我不过是替你管教下人罢了。你看我这软鞭如何？若当在剑铺，可以抵押多少钱？”

那男子不料他来这一招，顿时狠也不是，不狠也不是。便随意向少年手中软鞭打量了一眼，不料一看之下，立时呆住了。原来这条软鞭，

制作十分精细，鞭柄用金银打制，正中之处，还镶了眼大的一颗红宝石，此外更有数颗较小的绿宝石，一望之下，便是端的是名贵非常。

“三千贯？值不值？”

不待那男子开口，剑铺老板已说道：“岂止值三千贯？”

“便算三千贯好了。反正是当一下，回头便来取。我若卖给你，我敢卖，你也不敢买！掌柜的，我出一千五百贯好了！”少年满不在乎的说道，目光却挑衅似的望着那男子。

那男子若是精细之人，听到“我敢卖，你也不敢买”这句话，便当知道这少年必有背景。但他目光全被那条软鞭所引吸，却根本没有听见。何况他也是自恃家世，眼高于顶惯了的，就算是听懂话中之意，也未必会放在心上。何况此时众目睽睽的看着，他是这城中出名的人物，那里丢得起这个脸？因此见他抬价，更是志在必得。

“一千八百贯！”

少年听到男子跟着抬价，眼珠一转，先是沉吟了片刻，田烈武却见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促狭的光芒，然后才慢里斯条说道：“我出两千贯！”

田烈武听到这个价格，几乎要叹起气来！两千贯！他要挣多少年啊？可以买多少亩良田啊？！

那男子微微犹豫了一下，但却见那少年眼中的挑衅之意，那里肯失了面子？想了一会，咬牙道：“两千二百贯！”

那剑铺老板早已经惊得呆了，根本忘了插口，只听着这两个人你一

言我一语的将这柄倭刀抬到了一个他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高价之上。

“两千三百贯！”那少年从容的提高价格。

“两千三百五十贯。”那男子却已经有些犹豫，但还是跟着抬高了价。

那少年的价却越给越高，“两千五百五十贯！”

“两千七百五十贯！”那男子只得咬牙追上。

“两千八百贯！”

此时整条大街早都轰动，连茶馆的老板都不愿意做生意，关了门来看这个热闹。听到那少年眼皮都不眨一下，就叫到两千八百贯这个天价，所有的人都不禁沸腾起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那个男子身上。那男子见价格越抬越高，不由略略有些局促不安的扭动了下身子，两千八百贯，用这样的天价来买一把刀，那怕这把刀再昂贵——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象是笑话，但是那绿袍少年却一本正经，似乎已经跟他较上了劲，决不肯相让。

“三千贯……”男子终是丢不起这个人，咬咬牙，狠狠心，叫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离谱得近乎可笑的价格——这样的高价，居然仅仅是为了争一口闲气！被那个可恶的绿袍少年逼到这个份上，他自己都觉得懊恼，心里不禁隐隐的希望，这个绿袍少年不要再加价了，免得他还要提高价格，进退两难，但若是那个少年不加价呢？三千贯……他几乎都能感觉到长安夜色的寒意了。

“三千贯？”那绿袍少年似乎没发现他矛盾的心理，而是轻声的重复了一遍这个价格，然后他抬起幽黑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看了他几眼，

眼珠忽然骨碌碌转了几下，笑吟吟地说道：“且慢，不知足下带够钱了么？”

那男子闻言，顿时一怔——任再是豪富之家的子弟，挥金如土，但是寻常出来逛街，谁竟会随身携带三千贯的巨款？不过他家本是长安城中有名的人家，虽然所携不足，却也不以为意，一怔之后随即笑道：“掌柜的，可听说过城西卫家？”

那剑铺掌柜听到“城西卫家”四个字，身子便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忙应道：“知道，知道，京兆府中，只须不是聋子，谁不知道城西卫员外家？那是咱们京兆府有名的人家！”说完，又拿着眼偷偷看了男子一眼，颇有些忐忑不安的道：“莫非官人就是……”

“这便是卫员外家的小官人！”那男子旁边的仆人忍耐已久，听到相问，立时便已趾高气扬的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还用得意洋洋的目光扫过众人，但目光落在那绿袍少年脸上时，却见他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气，似乎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旁边围观的有些知情之人，也跟着叫了起来：“正是卫员外家的小官人，我们是见过的，不错的！”

此言一出，那些围观之人，顿时“轰”地一声，纷纷悄悄议论起来。

原来卫家确是京兆府中有名的人家，祖上曾追随太祖、太宗皇帝征战四方，立下过汗马功劳，后来解甲，回京兆府老家广置田产，做了富家翁。真宗朝、仁宗朝时，族中又出了两位进士，待到熙宁年间，卫家的田产已有数万顷，庄园则不可细数，仅仅在长安城中，众人数得着的宅院，就不下二十处。而卫家最让人不可轻视的，是整个家族势力的盘

根错节，深植于大宋官僚系统的姻戚关系。仅广为人知的，就有当今皇太后的从叔高遵裕，是卫家如今的族长卫洧的表妹夫；而昌王赵顼的王妃，是卫洧的侄女！除此以外，卫家还与曹太后家、韩绛家都有亲戚关系。这还只是天下有名的世家，除此之外，那些在朝为官的官员，与卫家有关系的，更不知凡几。

卫洧有兄弟四人，却只有一个亲生儿子，唤做卫棠，字悦之。卫家祖上虽是武人，却早已弃武学文，一向以仕途为念——卫洧兄弟虽曾入仕，但不曾中过进士，以大宋朝尊崇文人的传统，虽然家世非同小可，却常常被同僚所轻视；升迁起来，更是倍感艰难，远远比不上进士的风光。因此对于子侄辈，便多寄期望，卫洧更是督促甚严——卫棠兄弟，或在太学，或在白水潭就读。只不料这卫棠去了白水潭学院后，一年之后，竟偷偷改入格物院，学起物理、化学来，学了两年，将要毕业，却被赵顼知道，说与王妃，辗转传到卫洧耳中，卫洧气儿子不争气，只恨鞭长莫及，急忙的遣人将卫棠从白水潭给带了回来，又送到横渠书院。谁知道白水潭格物一科开设后，各大书院都引为时兴，横渠书院竟也开设有格物院。卫洧又生怕儿子“玩物丧志”，“故态复萌”，在横渠书院呆了一年后，只得又把他带回了京兆府身边。但让卫洧最无可奈何的是，卫棠回来之后，便连京兆府官办的京兆学院，也开始要学物理一科。他此时再无能为力，终不能永远不让儿子不去与人交游，恼怒之下，竟撰文给《西京评论》攻击格物之学。谁知道《西京评论》竟推三阻四的不肯发表。卫洧又气又急，干脆在京兆府申请自己开印报张，不料报纸也并非人人可以办的——他虽然有钱，但长安毕竟地小，别说天下济济人材没汇聚在此，便是当地百姓也多服膺京师大报，办报环境根本无法与汴京、洛阳、杭州等处相比，方草草办了三期，便落个惨淡收场的命运。以至于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西北的长安城中，也曾经出现过一家报馆！

卫洧的报馆才关门不久，石越守三秦的消息便即传来，卫洧虽然固执守旧，却并非迂腐木讷之人。他不敢得罪石越这样的新贵，却又无法接受石越的某些政策，便索性装病，闭门谢客，连卫棠的事情都懒得管了。于是倒便宜了卫棠，每日里除了去京兆学院上课之外，便在长安街头闲游乱逛。他毕竟是在汴京城生活过几年的，见识便要高出长安人不少，在汴京之时，因见不少勋贵子弟佩过倭刀，只是往往一刀难求，只得作罢。此时见着，不免动了念想——他家在京兆府既是地头蛇，便生了夺爱之心，这才与那少年竞价，谁知那少年竟也狡黠顽固如此，竟将一把倭刀竞到如此高价上来！

剑铺掌柜里巷闲谈时，也曾经听过卫家这位公子的事迹，这时见这光景，当下便信了八九分，焉敢得罪？正要说话，却听那少年在一旁悠悠说道：“卫家公子，额头上又没写字，谁知道是真是假？我还要说我是石越的兄弟呢……掌柜的，这买卖还是真金白银要来得可靠，他若无钱，这刀还得归我。否则——他也须抵当一件物什在此。”

卫棠听到那少年直呼石越之名，心中微觉奇怪，却以为这少年是知道自己父亲与石越的恩怨，而故意言出轻视，不免暗暗生气，冷着脸道：“我能找到人证，你能找到否？”

“人证？”少年皱了皱如玉一般白嫩的鼻子，不屑地笑道：“买个人证，三十文钱便够！”

卫棠被他如此一说，一时之间，竟是无能反驳，正在讷讷，却听少年扬着眉，又悠悠的嘲笑起来：“若是没钱，如何倒学人家来竞价？”

“谁又没钱？！”卫棠涨红了脸，大声怒道。

少年嘴角一撇，讥笑道：“既是有钱，拿啊？小哥。拿得出来，舍

得出价，便是你的了。——黄金白银交子，只须是真的，样样都使得！”

他这话，却是当初卫棠的仆人讥笑他的原话，又加了更加刻薄的几句语言。这时候自他口中说出来，卫棠不由又羞又怒，一张脸涨得通红，半晌，方咬牙说道：“我便将这马与鞍抵押于此！”

“那又能值得几文钱？”少年竟看都不看一眼。

“便算五百贯好了！”

少年这才将目光投向那匹白马，漫不经心的看一眼，笑道：“还配金鞍！勉强算你五百贯好了！”说着忽向剑铺掌柜嫣然一笑，道：“掌柜的，恭喜你发财！”一手便将软鞭往腰中一插，然后从怀中掏出一个物什，放到唇边，便听一声尖锐的响声发出，只见两个青衣小厮牵了一匹黑马从街道拐角处小跑过来。少年接过马来，跃身上马，一边高声笑道：“姓卫的，恭喜你用三千贯买了把倭刀！”说罢，双腿一夹，扬长而去。

卫棠这才知道竟是被那少年给耍了。望着满街人惊奇的目光，勉强忍笑的表情，一时间竟恨不得找个地洞给钻了下去。

田烈武看了这出热闹，暗地里也自快要将肚皮笑破，但他从旁人的议论中已知道卫棠的家世，心中知道那少年此番是结下了一个仇家。卫棠眼高于顶，盛气凌人，尚只是公子哥儿的脾气，但是卫家却在京兆府兴盛百年，必有其独擅之处，否则大宋朝开国功勋何止千万，名载史籍，功附宗庙者不可胜数，但大抵几十年后，都免不了没落。这样的故

事，田烈武在汴京城不知道听过多少。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卫家能够有今天这种气象，绝非侥幸。得罪这样的家族，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田烈武心中隐隐觉得那少年极是眼熟，不免便有几分亲切之意，因此竟是没来由的暗暗为少年担心。不过他出来逛街，并未骑马，那少年早已不知去向，却也无法当面提醒。当下也只得按下心事，离了剑铺，信步而行。然而心中终是有所牵挂，脚下所走的方向，便是少年驰马离去的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田烈武远远望见一座酒楼下面，有个说书人在读报纸，他在汴京养成习惯，便快步走了过去，侧耳倾听，读的却是《皇宋新义报》。田烈武听了一会，却是索然无味，原来这一期的报纸，不是哪里开仓救灾，就是某处官员覆新，又或是某处表彰了某位节妇……熬了好一会，说书人才开始读报纸上最吸引普通市民的一部分——评书连载。《新义报》连载的，是一个叫“汴阳居士”的落第举子撰写的《前汉开国功臣评传》，此时正说到韩信事迹。田烈武最爱听这些打仗的故事，因此听得津津有味。

那说书的虽是读报，却也是口沫横飞，“……那淮阴侯如此用兵，端的是国士无双，只可惜却死在长乐宫中妇人之手，正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后世有汴阳居士作《水龙吟》一曲以悼之：陈仓故道夕阳，牧童遥指伏兵处。将军昔日，牛刀小试，三军暗渡。铁马金戈，平魏破赵，强齐割据。正英雄得意，气吞万里，风流显、功名著。 鸟尽良弓应弃。悔当初，奇谋难悟。项王垓下，韩侯云梦，总由自误。成败萧何，未央擒虎，使君何苦？算年年只有深秋雁飞，赤松归去！”

一首歪词读完，田烈武兀自似懂非懂，却听身旁有人冷笑道：“这个汴阳居士，好大胆子！”田烈武闻声望去，却见身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此时正横眉冷笑。

“这位兄台请了！”一人走了过来，向那个年轻人深施一礼，笑道：“在下所闻，这汴阳居士不过论史而已，不知兄台何出此言？”田烈武认得此人，却是石越府中的幕僚陈良。他一见认出，急忙抱拳唤道：“陈先生，在下有礼了。”

“原来是田校尉。”陈良认出是他，也忙还了一礼。

那年轻人冷笑道：“好个论史而已！足下可曾听那《水龙吟》的下半阙？悔当初，奇谋难悟？是何奇谋？蒯通之谋罢了。那汴阳居士将项王垓下被围与韩信云梦被擒并论，不是在说项羽死了，就轮到韩信了么？他说‘总由自误’，项羽之误，是不用范增之谋；韩信之误，那汴阳居士，说的只怕不是韩信不当造反，而是不当不用蒯通之谋，没有背汉自立吧？”

陈良一怔，道：“这……”

“这汴阳居士公然让臣子背主，以臣子不背主为憾事！他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新义报》居然刊登这样的文章，真是无君无父！”

田烈武哪里知道一首歪词里面，竟然还会扯出这样的“大逆不道”？不由目瞪口呆。陈良却是打了个寒战，这首《水龙吟》，上半阙自然是咏韩信功业，下半阙却不过是对韩信寄同情之意，刺他不能学张良保全自己。谁知道居然能被人解成“无君无父”！

陈良也不由摇了摇头，他不愿意与那人交往，又怕田烈武沾惹是非，忙拉起田烈武，匆匆告辞。

二人离开了那人，便找了座酒楼，寻了个幽静的位置坐了，互叙别

后之情。

田烈武因怀着心事，说了几句，便笑道：“陈先生可知道城西卫家？”

陈良不知道田烈武为何突然提起，笑道：“自然是知道的。卫家在京兆府，是数得着的人家。我来京兆府之日，凡陕西一路，有名的豪强，都要问个清楚的。田校尉为何突然问起？”

田烈武便将方才所遇之事，向陈良说了一遍。陈良细细听完，脸色不由紧张起来，皱眉问道：“你说那少年曾说是石帅的弟弟？”

田烈武点点头，笑道：“我料他亦只是顽话。”

陈良又问道：“他那鞭子，你可瞧仔细了？果真是镶金裹银，还嵌有宝石？”

“正是。怎么了？”

陈良摇了摇头，苦笑道：“我只怕已知道此人是谁！这卫家牵涉到皇太后家、昌王——那个少年的来头也不小，田兄也不须为他担心。只是，石帅却是断不敢做她兄长的。两家真要结仇，只怕还是势均力敌。不过……”陈良终是没敢说出来，他担心的是石越难以将此事撕掳干净。他一听田烈武的形容，便知道那少年必是柔嘉县主无疑——只是柔嘉如何来到陕西他却想不明白，这姑且按下不提，若柔嘉有事，石越断难以置身事外，却是眼下便可肯定的。

田烈武却不知道这些端详，只问道：“那少年究竟是何人？”

陈良叹了口气，伸出手指摇了摇，说道：“还是不要知道的

好。”说完，陈良沉默了一会，又说道：“你好好在军中挣功勋，这些事情，且不要去沾惹，石帅很称赞你，常说你必成大器，莫让他失望。石帅眼下正在准备大举革除弊政，也没有精力牵扯到这上面来。”

“我理会得。”

“仗一时半会是打不完了。”陈良叹了口气，道：“朝廷的意见并不统一，若前线能不断取得胜利，那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倘遇到挫折，结果就很难说了。”

以田烈武的身份来说，陈良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石越既然已经挑起了战火，那么失败就是不可以容忍的。如果遭遇大败，石越的命运，不会比当年大败的韩绛要好，甚至还会更糟。这一点，很多人都明白。

与此同时。

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东辕门外的一座酒楼上。

柔嘉找了个临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居高临下的眺望安抚使司，静静的发着呆。两个小厮站在旁边，面面相觑，简直无法想象柔嘉县主这样的人物，也有发呆的时候。

那日清河郡主与狄詠离京，她便一路尾随，出城时遇到斗酒的，趁着混乱之际，柔嘉便溜进清河的马车之中，泪眼汪汪的央求，清河拗她不过，又被她哭得心软，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姐妹二人合谋，竟连狄詠也瞒了过去，竟教柔嘉一路无声无息的跟到了陕西。才到长安，便因为赶上神卫营要前往平夏城，缺少得力之人护送，狄詠头脑发热，

竟然主动请缨，结果石越顺水推舟便送他上了前线。又替清河在安抚使司附近觅了座宅院住下来。从此以后，柔嘉无所顾忌，越发的无法无天起来。只不过清河郡主毕竟还知道深浅，每天只是拘束着柔嘉，和她形影不离，不出她出府。

京师之中，邺国公赵宗汉的宝贝女儿忽然失踪，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还不敢声张叫宫中知晓，只是偷偷找人寻找，哪里会料得到，柔嘉胆大包天，竟然会私跑到千里之外的长安？

这一日，禁不住柔嘉百般央求，清河终于松口，让柔嘉带了两个靠得住的家人，出来逛一次街。那料得到柔嘉天性便要生事，这却是无可奈何的事，便只逛一次街，自也能生出许多事来！这时柔嘉捉弄完卫棠，心满意足，便决定去看看石越。不料到了安抚使司衙门之前，却又情怯起来，一时患得患失，思前顾后，踌躇半晌，方又转到这酒楼之上，发起呆来。

两个小厮只见柔嘉托腮远眺，脸上神色一会娇羞不可胜色，一会又秀眉微蹙，忽尔微笑，忽尔叹气，目目相觑，竟是看呆了。

店小二却更是纳闷，见这三人上了楼内，找了个好位置，忙跟上来侍候了，不料哈着腰站了半晌，却见这三人也不肯点菜要茶，只是顾着发呆，也不知道这唱的是哪一出？过了盏茶的功夫，店小二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呦喝，高声问道：“这位官人要点啥？小店有……”

柔嘉满脑子的绮思，不料被店小二打断，心下着恼，瞪了店小二一眼，也不待他唱菜名，便开口说道：“我要一碟煎卧鸟、一碟燕鱼、一碟酒醋蹄酥片生豆腐、一碟酒炊淮白鱼，再来一壶甘露酒，各色果子点心。”

那店小二顿时愣住了，那甘露酒与各色果子点心倒也罢了，但那煎卧鸟、燕鱼、酒醋蹄酥片生豆腐、酒炊淮白鱼，这些菜号他连名字都不曾听过，如何做得出来？他哪里知道柔嘉是故意为难，要的菜根本就是皇家的菜单里面的，即便是在汴京城，能立马做出来的酒楼，也是屈指可数。当下只好陪着笑说道：“这位官人，这些菜太稀罕，实非小店所能办……”

柔嘉白了他一眼，冷笑道：“既然办不了，你还敢在此叻喝？”

“是，是！”店小二陪着笑脸，却不肯走。

柔嘉却也无心捣乱，略出了口气，便喝道：“看着你店里干净好看的，无论什么，各点了上来便是。”

“好咧！”店小二这才答应着，兴高采烈的去了。

柔嘉别转头来，再次把目光投入安抚使司衙门，望着那进进出出的官员，来来往往的马车——那些人凭什么可以自由的出进这里？想到此处，不禁微微叹了口气，心中竟升起一股说不出的羡慕之意。

长安城西，卫家。

“多出两千贯钱倒没什么关系。”卫洧轻轻喝了一口茶，淡淡说道：“但，你没听错，那个小子果真敢直呼石越的名讳？”

“是，我听得清清楚楚。”卫棠本心实不愿教父亲知道这事，以免责骂，但是三千贯的巨款，而且自己是连马都抵押了出去，这种事，无论如何，也是隐瞒不住。只得一回家，便老老实实的说了出来。

“那么此人和石越渊源不浅。”卫洧轻轻说了句，“守德，你去查查这个儿子的来历。这么招摇，不怕会查不到。”他后半句，却是对一旁叉手站立的管家说的。

“是。”管家答的简短，显示不认为这是一桩难事

“且不必轻举妄动，先弄清楚再说。”

“是。”管家依然答得简短，答完一躬身，便退了出去。

“棠儿，你也出去吧。”

“是。”卫棠正巴不得离开，一听父亲发话，如蒙大赦，立时便匆匆退了出去。

卫洧目送卫棠离去，不禁摇了摇头，叹道：“有儿如此，只怕非卫家之福。”

“大哥何必太苛求，棠儿素来聪明……”卫洧的弟弟卫濮笑着安慰道。他的女儿，便是赵顼的王妃。

“哎！”卫洧叹了口气，道：“老三，你知道目下的形势么？大宋朝一百余年，为什么无数的世家破败，我们卫家反而越来越兴盛？”

“因为我们卫家，从来没有处在风尖浪口。子孙也懂得谨守家业。”

“不错，但其中却也有另一层缘故——那便是因为我们卫家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资格处在风尖浪口之上。想要明哲保身并不为难。”卫洧吹了吹茶花，端起来想喝，却又终于放下，继续说道：“可是这创业

难，守业更难。子孙不肖，本是世家子弟常有之事。纵然治家严谨，子孙孝悌本份，却也还有许多的风浪。树大招风，业大招忌，稍有不慎，便易结仇。如果位置太高，便易卷入争权夺利的旋涡当中。赢了自然得意，一旦败了，便要将百年家业，尽皆毁于一旦。”

卫濮静静的听着，默不作声。长兄如父，他眼下的爵位虽然高于卫洧，更有女儿贵为王妃，但是卫洧却是嫡长子，一族之长，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与权威，完全是无可置疑的。

“而眼下，我们卫家，却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卫洧的声音中似有叹息之意，轻轻说道：“而且想要不卷入其中，也已不可得。这是一场豪赌，赢了的话，我们卫家就会出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而若是事败输了一——卫家也算是彻底完了。因此，咱们每一步都要谨慎。唉，要可以不卷入，我一定不会卷入。但是李道士来我家的那天起，我们就身不由己了，因此，我也不敢求赢，只求不要输得太惨。”

“为什么？”卫濮却没明白为何大哥一次说这许多话，竟有些不解的问道。

“三弟你想，咱们若是赢了，其实得的也不过是个虚名。本朝的外戚，有几个是能出头的？而眼下，我们家资，还不够富么？因此便是赢了，也不过在富后面再加个‘贵’字罢了。教外人看了艳羡，不过是个虚名儿。可若是输了，那可就是族灭之罪！”卫洧的手指一边轻轻叩着桌子，一边苦笑道：“但是我们家与昌王，已经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了。昌王真要有事，随便一个县令，就能让我们家败事。更不用说那个姓李的道士此时还牢牢握着我们的把柄，如果他捅出去，说我们家与高遵裕一道私贩禁物给吐蕃、西夏，再运私盐入境，你我只怕也免不了充军到凌牙门去。”

卫濮静默了一会，叹息道：“在这个当口，若是棠儿能帮得上忙，也要好许多。大哥，依我看来，李道士让我们做的事，也并不算太难。”

卫洧冷笑道：“不算太难？石越是那么好对付的人么？我已经听到风声，说他正在悄悄的查蓝家——以咱们与蓝家的关系，蓝家当真事发，自免不了要攀扯上咱们家。本来我们若老老实实的韬光隐晦，或许还能避过他的注意。但如今，却是让我们来大出风头，明摆着……”卫洧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过了一会，才又道：“我想了几天，觉得眼下之计，还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先要去假意和石越站在一边。但是你是外戚，我却是人人都知道我反对石越的，眼下竟是你我二人都无法出头……老二和老四又在外地做官，一时间竟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卫濮轻轻的道：“大哥所言甚是，但正如大哥所说，以咱们与蓝家的关系，蓝家事泄，咱们纵然韬晦，只怕也躲不过去。事已至此，依李道士所言也不失为良策。至于人选……”他沉吟良久，又道：“大哥，依我之见，此事要行，终究还是离不了棠儿。”

“他？”

“休说别人咱们信不过。而棠儿呢，又终究是在白水潭书院读过书的……”

卫洧苦笑，“话虽是如此，但是这件事如果告诉他，只怕我们卫家离灭门也就不远了。”知子莫若父，他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是非常了解。

卫濮微微一笑，“大哥，此事倒也未必要全告诉他知晓……”

[1]. 历史上，种古此时当在镇戎军、原州一带，但小说中已改变，种古调至绥德军。知军一职，文官为正六品下，按宋代惯例，武官自然须要从五品，故以种古为从五品上之游骑将军；高遵裕为定远将军，亦类此。

西夏，石门峡。

“你叫文焕？”李清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被俘的文焕，脸上却带着笑容，声音温和的问道：“武状元？！”

文焕却一言不发，只是冷冷的望着李清——他的铠甲早已被卸掉，此时仅穿着一件粗布衣裳，脸上的伤口犹在隐隐做痛。

“我一向爱材，宋朝的武状元如若降了大夏，我保你尚公主，封侯爵！”李清又道。

“呸！”文焕闻言，朝李清的脸上吐了一口浓痰，大声骂道：“我堂堂华夏贵胃，岂会降夷狄，使祖宗蒙羞？事至此，有死而已。”

“是吗？”李清掏出一块手帕，擦去痰迹，笑容不改，道：“好男儿！可赵宋官家却不值得你如此卖命。昔日狄武襄时，部下犯法，韩琦欲斩之，狄公前去求情，说道是：‘此好男儿，不可杀’。韩琦却谓：‘东华门外戴花游街的文状元，才是好男儿。几个武夫，算什么好男儿！’你虽然是武状元，在宋朝，只怕也称不得好男儿。”

“哼！”文焕不语，只鄙夷的冷笑。

“难道我说错了？”李清淡淡的反问道。

“此一时，彼一时！谁还敢说忠烈祠供奉的，不是大宋的好男儿？！”文焕傲然道，“我只求速死，何必多言？”

“一个死掉的武状元有何用处？”李清笑道：“人死之后，形神俱灭，哪有什么忠烈祠可入？人生如朝露，及时享受还来不及，焉能顾及死后？你年纪轻轻，一旦死去，世间一切都享受不到，妻儿老母，更是顿失依傍。若能降我，定要设法接你妻儿老母来大夏团聚，共享天伦富贵！”

“何必狡言？天地之间，岂无神灵？你叛祖背宗，死后自无所依。我岂能与你相同？大丈夫行事，又多啰嗦什么？”文焕看李清的眼中，充满了不屑，倒似乎是他俘虏了李清一般。

李清微微摇头，叹息道：“真是固执。既不肯降，来人！便将他推出去斩了！”

“是！”几个武士一拥而上，押着文焕，便往帐外走去。

大帐之外，牙旗猎猎飞扬，手执刀枪的西夏士卒，表情肃然有如万年之岩石，阳光从刀枪上反射出寒冷的光芒。一片肃杀之气。

刀斧手将文焕绑在一根木桩之上，高高举起了大刀。

在那一瞬间，文焕突然感觉到有点恐惧，他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却立即感觉到羞耻，随即便咬紧了牙关，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一道冰凉的刀锋从脖子上划过，文焕用极大的毅力克制住自己缩头与呼叫的欲望。

要象个英雄那样死去！

然而，几分钟过去了。

但那冰冷的刀锋终没有落在他的脖子上，文焕突然感觉自己的意识依然存在，那想象中的痛楚始终没有到来，他于是试探着睁开眼睛，却见李清笑吟吟的站在自己面前，手里端了一碗酒。

“我忘记了一件事。”李清把酒递到文焕口边，看着文焕一口喝了，这才慢里斯条的说道：“我忘记我曾经派细作前往宋朝，散布谣言，说你文焕已经降夏了。”

“你！”文焕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李清的声音却依然不紧不慢，悠悠的说道：“所以，如果我杀了你，你只怕也进不了忠烈祠。”

“卑鄙！”

“兵者，诡道也。”

平夏城的战争，并没有停止。

在李清的坚持下，西夏人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坚战，转而采取骚扰作战的方针，一方面，西夏的轻装骑兵与少得可怜的“水军”，每天监视着平夏城，只要宋军开始筑城，便开始进行攻击，宋军对此似乎显得束手无策，工程的进度开始大为减缓；而另一方面，西夏人派出一支骑兵，在镇戎军与平夏城之间进行穿插，袭击宋军的补给。

李清的策略很快见效，宋军不得不派出重兵护卫补给线，双方经常在镇戎军与平夏城之间作战，宋军一次战斗的消耗，有时候比运送的补给还多。但还算幸运的是，夏军对于宋军那种可以在地底下突然爆炸的神秘武器一直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因此对攻击宋军的营寨，显得十分的谨慎。

但即便是如此，宋军也已经十分的头痛。十几万大军久驻于外，每日白白消耗掉的国家的粮食与财富，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噩梦！

相对这种窘境来说，区区一个武状元降敌的谣言，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更何况，谣言并非只在大宋流传。

在西夏境内，同样也有一个谣言开始在流传，起先只是在民间坊间，但渐渐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信将疑，并不自觉的加入到散播谣言的行列之中。

萧关。

一座民宅之内。

悬挂在窗户上的苇帘上，忽然发出急剧的咕咕声，与此相伴的，是鸟翅膀的拍击声。一个黑衣童子走到窗前，轻轻抓起鸽子，解下绑在鸽子脚上的小竹筒，走进房中。

“怎么？”

“李清造成的压力太大了。”黑衣童子将小竹筒递给职方馆陕西房知事，笑道：“我敢打赌，这信里又是在说李清。”

“李清的战法很高明。他永远不正面接战，除非神锐军列着整齐的方阵来保护补给，否则他总有得手的时候，因为战斗的地点与战斗的时间，都是由夏军来决定。高遵裕和种谊头痛，自也在情理之中。”陕西房知事一面打开竹筒，取出一张小纸来，看完之后，便取出火折点燃。

“但是李清也有压力，不是么？”黑衣童子笑道：“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谣言，说李清心怀故土，私通宋军，故意留情。西夏人几万大军，眼睁睁看着宋军在要害地带筑城，却不去拼命进攻，在西夏，也不是没有人怀疑的。”

“梁乙埋首先便会怀疑。”

“他昨天亲临萧关督战，李清也许离调回去不远了。”

“该让他回去了。”陕西房知事搓了搓指节，淡淡地说道：“明天，找个富商，带一座座钟去贿赂梁乙埋的儿子，再送点东西给梁乙埋的爱妾。想办法，把李清调离前线。”

“我会安排妥当的。”

“一定要让李清明白，西夏人在猜忌他！”

“我理会得。”黑衣童子笑道，“只不过李清走后，无论是梁乙埋还是梁乙逋领兵，都不过是白白的成全了高遵裕那厮的威名，咳，我还真是不甘心。”

“你从何时变得如此恶毒了？”略带嘲讽的笑声，在房间之内响

起。

夜。西风从蔚茹河两岸的平原上掠过，辽阔的田野在静穆的沉睡，即便是青蛙不知疲倦的叫声，也无法将它从睡梦中闹醒。此刻，某条潺潺流动的小河畔，烧起了一堆燃烧跳跃的篝火，在篝火旁边，有几个人影围坐在一起。

“给！”篝火映出一张明瞳发亮的脸孔，赫然竟是曾经想要行刺石越的史十三，他拿着一串烤鱼，递到身着白袍的李清面前。

“想不到你行刺石越未曾得手，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李清接过烤鱼，轻轻咬了一口，似漫不经心的说道。

“你希望我死么？”史十三的眼睛深邃不可测，他哈哈一笑，朗声说道：“我并没有行刺石越。”

“哦？”李清的语气并没有十分的意外，只是细心的吃着烤鱼，仿佛这是天下最难得的美味一般。

“你不意外？”史十三抓起酒囊，喝了一口酒，递到李清面前，笑道：“尝尝。”

李清接过来，轻轻抿了一口，只觉这酒入口香浓，而后味道极辣，竟是生平从未喝过的酒。他目光中不由露出惊讶之意。

史十三微微一笑，道：“这是宋朝新出的酒，唤作酒露，为中原特产。西夏地处边远，只怕现在还没得见。此次去宋朝，没有别的收获，独独弄回来了一车好酒，种类之多，让人惊讶。不过这种酒露，在宋朝

似乎没有甘蔗酒流行。”

“果然是好酒。”李清淡淡的笑了笑，又轻轻抿了一口，温声道：“这种劲道，更适合西北男儿喝。”

“中原变化极大。”史十三吃起东西来，却比李清要豪迈许多，咬了一大口鱼肉，伴了一大口酒灌下，几口便吞下肚中。“你若有机会回去看看，必然大吃一惊。现在汴京城中，流行一种四个轮子的马车；宋人在马蹄上钉上铁掌，不再削马蹄；若在汴京转上一圈，就会发现多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很多是王安石的幼婿桑充国所办，竟是免费上学，不仅教读书识字，还教刀马弓箭，街上到处有人读报纸，又有什么‘图书馆’与‘体育馆’，图书馆给人免费看书，体育馆就专供人比赛，比弓箭，比武艺，比谁跑得快，跳得远，或是比踢球……”

“是么？宋朝在改变他们的国策么？”李清望着史十三，若有所思。

“我不知道。”史十三笑道，“这次来去匆匆，能看到的也有限，甚至连白水潭学院都没有去过。不过我感觉得出，宋朝现在好比太阳初升之时。在汴京，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那如同是一匹充满精力的小马驹！”

“这鱼的味道不错。”李清没有接史十三的话，顾左右而言它，笑道：“听说熙河地方的羌人，本不吃鱼。还是王韶教他们结网捕鱼的。王韶现在如何？他也是读书人出身，不至于走狄武襄的老路吧？”

“王韶现在还是枢密副使，只不过常常称病。”史十三将手中的烤鱼拿到火上翻转，微热了一下，一面说道：“王韶在宋朝是没有背景的官员，王安石下台后，他虽然功勋极大，但是到了朝中说话，不仅比不

上文彦博、吴充这样的元老重臣，门生故吏甚多；甚至也比不上郭逵，时时有人声援。”

“郭逵？”李清笑道：“宋朝整军经武，兵部之事，有赖于郭逵。听说他与石越走得甚近，那么将来还有高升之日。”

“不错。”史十三也笑了笑，道：“不过王韶也并非不理事，方才你说起熙河地区的羌人，可知道熙河羌人，十之八九，原是汉人？不过与中土隔绝久了，染上夷俗，竟然也以夷人自居了……”史十三说到此处，微睨李清，见李清的脸色已经变了。他却不以为意，只从容说道：“因此，自王安石起，宋朝便已曾议论，要让熙河羌化之汉人，化羌复汉。不过王安石罢相后，此议便罢，眼下却是王韶在力主此议……”

李清冷冷的看了史十三一眼，目光中竟似散发着寒意，冷笑道：“若以为教会羌人吃鱼便是可复羌为汉，却也只能是痴心妄想。”

李清虽然感于夏主知遇之恩宠，在西夏参预军机，深受重视，平素里也似乎并不在乎是党项人还是汉人，但是表面上越是显得不在意，内心深处，华夷之防却越是根深蒂固。他以一汉人，能得夏主之青睐，成为西夏的重要人物，心机城府，不可能不深，若是旁人话带讥刺，他脸上绝不会有一丝一毫显露出来。但是他既与史十三交同莫逆，话中哪怕是带上这一丝半点的讽喻之意，也已足以让李清变色。

史十三却似乎只顾着吃鱼喝酒，一面笑道：“我不曾如你读过那么多书，但是也听人说过史书，也曾装模作样读过几天《春秋》，自有华夏以来，胡夷变成汉人的也有过，汉人变成胡人的也有过——若是汉人不曾变为胡人，孔夫子又何必说什么‘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

狄则夷狄之’呢？可见东周之时，已经有中国入夷狄的人了。”李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史十三却只是指着脚下的土地又说道：“不过天下之事，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块地方，原本是中国的，现在却入了夷狄。这究竟是夷狄入中国，还是中国入夷狄呢？”

李清心中的怒火，听到这几句话，不免稍稍平息了一点。他疑惑的望着史十三，不知道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一时间无缘无故用话语来撩拨自己，一时间又似乎只是无心之语。倒让李清有点弄不明白了。但李清毕竟也算是博闻多识之人，立时说道：“故辽主耶律洪基曾让人读《论语》，读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一句，便没有人敢读。反是耶律洪基说，古时夷狄不知衣冠礼法，故称之为‘夷’，现在大辽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所以也不必以这些话语为嫌。契丹虽是夷狄，却也常常以中国自居的。”

史十三听李清说完，猛喝了一口酒，赞道：“若如此看来，现在的辽主英睿有为，颇重儒教，凡宋朝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留心，择善而改，我等倒应当待之以中国之礼，而不便以夷狄视之？”

“理当如此。”

“你心中果真是如此以为？”史十三的语气中颇有不信之意。

李清微微颌首，淡淡说道：“这等事情，又何必欺骗于你。”

史十三笑道：“我并非是疑你骗我，而是不敢相信。须知在宋朝，也有一个人与你有一样的观点。”

“哦？”李清嘴角微翘，露出讥讽的笑容，道：“宋朝人也会将别国人当成中国来看待么？”

史十三注视李清，含笑道：“我也知你绝难相信，不过这人不是旁人，正是石越！”

“石越？”李清微觉吃惊。

“正是。我在宋朝时听人议论过，说石越曾经撰文，言道若夷狄用中国之礼法，学中国之文物，则与中国无异，中国便不当歧视他们……”史十三将石越这番言论说出来，若是别人听到，最多不过以为石越故作高论，甚至鄙为书生之见，但是这话入到李清耳中，却有伯牙遇钟子期之效。李清入夏日久，虽然心中念念难忘的，是自己是汉人这一事实，但是他在西夏取妻生子，身居高位，又得夏主信赖，而他在宋朝，不过默默无闻之辈。可以说他人生的辉煌，与西夏是分不开的。所以一方面李清最忌讳人家骂他是夷狄，一方面他心里却会隐隐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是夷狄了！但是这却是李清最难接受的事情。

李清平素读书，最爱读的便是《汉书》的《李陵传》。他心中未始没有以李陵自期之意，但是毕竟夏主秉常对他信任有加，人之一物，不能无情，让李清为了一个自己又看不起又内心充满羡慕与怀念的宋朝，而去背叛秉常，对于李清来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所以，李清从《春秋》中找到了精神的依托，他希望能说服夏主秉常，在西夏国推行汉礼汉化，以此来赢得宋朝“中国之”的待遇，这也是对自己流落“夷狄”的一种补偿，同时也可以做为一个政治口号，来与反对汉礼汉化的梁太前一党斗争，帮助秉常独柄大权，报答秉常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李清所能找到的三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身为汉人的李清也知道，即便是西夏真正的汉化了，但是在宋朝人的眼中，甚至在李清自己的心中，西夏依然只是夷狄。

华夏的正朔，在千年之后，也许并不重要；但在熙宁十年的时代，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重要的。

而这个正朔，此刻正在汴京城。

大辽国、高丽国、大理国、西夏国，甚至交趾那种小国，以及极远的日本国，都喜欢自称为“中华”，因为“中华”是文明之象征，是优秀之代名词，是合法之基础，但是无论表面文章如何，所有人都知道，正朔在哪里。

那种言辞之上的自负，不过是深藏于内心的文化自卑的表露而已。

对于这些，李清虽然经常在心中回避，但是他却是明白的。

所以，虽然李清也会经常的劝说夏主秉常，告诉他中原的富庶与文明，希望他能在西夏推行汉礼汉仪，但是李清的心中，时常也会有一种无奈，一种感觉自己所作的事情，只是徒劳的无奈。

但是他还是在做。

因为无论如何，骄傲如李清，聪明如李清，内心深处，是永远无法接受自己是夷狄这一事实的。

而此刻，从史十三口中，李清突然听说，在宋朝被视为学术宗师的石越，竟然说，如果夷狄能中国化，那就是中国，应当给予等同于“中国”的礼遇！

李清在这一瞬间，竟是完全怔住了。

“石越真的如此说么？”

史十三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放下手中的烤鱼，从身边的包裹中翻出一本揉得皱巴巴的小书，递给李清，笑道：“我知道你不信，所以特意带来了，这是宋朝的《国子监学刊》，石越的文章便在这里面。”

李清疑惑地看了史十三一眼，一把抢过那本杂志，快速翻阅起来。史十三只是含笑望着李清一页页翻过那本皱巴巴的小册子，默不作声。以石越的身份地位，给《国子监学刊》撰文，自然是排在前面，因此李清没翻几页，便停了下来，目光定格在某页之上，不再移动。

史十三这时候才悠悠说道：“我之所以不再行刺石越，这便是原因之一，整个宋朝，能有这样的胸襟气度的人，也许只有石越一个。但是我相信，以石越的身份地位，他既然对《春秋》经做出解释，那么此后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看法。另有一个原因，却是我在潼关时，曾经无巧不巧的邂逅石越……”

“啊？！”李清听到这句话，立时抬起头来，凝视史十三，问道：“你见过石越？”

“不错。”史十三微微点头，便说起在潼关路上，遇到石越“作词”的事情来。

李清默默听完，沉吟良久，不由抬头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史十三也喟然叹息了一声，抓起酒囊又灌了一口酒，说道：“这样的人，哪怕他是伪君子，我也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看看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我想看看他有没有办法，让百姓不再苦！”

李清没有说话，只是抬头远望闪烁的星空，那墨色的天鹅绒一直沿伸至大地与苍穹衔接的远方，黑暗中，有无数星星正在散发着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李清没有立场来评价史十三是对还是错，但是如果换成是他，他也会愿意给石越一个机会，看看石越究竟能做成什么样的事业，能不能走出历史的怪圈……

与史十三谈论着石越的李清，并不知道，就在这天晚上，在某处金碧辉煌的府宅中，也有人在谈论他。

“爹爹！”梁乙逋戴了一顶尖锥形毡帽，身着蜀锦裁成的右衽交领长袍，袖口较小，用金线绣着花纹，捍腰则用丝绸制成，一双乌黑的长靴，鞋尖上弯，如同弯弓一般。这是当时西夏贵族典型的穿戴，与宋人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宋人戴的帽子一般是平顶，而衣袖也更为宽松。西夏在元昊时推行胡制，禁止穿宋朝的丝锦制品，但是这样的制度，很快就名存实亡，贵族们对丝绸锦缎的喜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即便是大力鼓吹推行胡制的梁氏家族，若让他们改穿皮制衣服，只怕也不可能。

梁乙埋只是看了梁乙逋一眼，用鼻子“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他此刻，正全神贯注的盯着一幅宋夏边境地图屏风。

“儿子觉得，把李清放在前线，不是好事。”梁乙逋走近几步，开门见山的说道。

梁乙埋没有理会，手指从地图上的绥州开始，往西南移动。

“若是让李清建功，则他威名日甚，日后必然成为我家的威胁；若

是他无能，让宋人建成城寨，那么爹爹的大计就……那座城池，能让我大夏睡不安，坐不稳。”

“继续说。”梁乙埋的手指在萧关停了下来，他抬头盯着梁乙逋，严厉的说道。

梁乙逋几乎吓了一跳，忙继续说道：“何况现在到处流传谣言，说李清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些宋人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梁乙逋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与李清，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同一个“族类”。

“太后也派人来问了。”梁乙埋平静的说道，“但是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不用李清为帅，就要用嵬名荣，两害相权，只得取其轻。”

“爹爹何不亲自统兵？”梁乙逋建议道，“若爹爹亲至没烟峡，那么就可以很自然的夺了李清的兵权。以爹爹之精通兵法，我大夏将士之勇武，宋军可一举击溃！到那时，朝中还有谁敢对我梁家说三道四？”

梁乙埋心中一动，目光在地图上不停的移动，突然，讲宗岭跃入梁乙埋的眼帘，不由为难的说道：“我若走了，讲宗岭只恐有失。”

梁乙逋笑道：“爹爹可曾听说宋军在讲宗岭一带有异常的调动？”

“这倒没有。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细作探知，说是石越任命了一个叫何畏之的人，在环庆一带教练乡兵义勇，那何畏之从环庆一带民间的弓箭社、忠义社中，简拔了近千

名勇武者，终日操练，道是日后可以回乡教练，协助宋军守土。但是我却总觉得有点奇怪……”梁乙逋皱眉沉吟，半晌方说道：“我总怀疑，石越对讲宗岭不会善罢干休。”

“这个简单。”梁乙逋略一思索，即笑道：“那个投奔过来的慕泽，十分善战，让他去协助守卫讲宗岭，可保无忧。”

“我看那个慕泽，也不是善类，未必是野利济所能驱使得动的。”

“爹爹多虑了，那慕泽得罪了宋朝，再无回头之日。他怎敢不乖乖听我大夏驱使？野利济再怎么说是大夏的将领，慕泽岂敢不拼命？”梁乙逋显是十分的不以为然。

梁乙逋沉吟甚久，难以决断。

“爹爹要想想，究竟是李清这边重要，还是讲宗岭重要？”梁乙逋放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也罢！”梁乙逋终于下定了决心，“明日我便去天都山督战！”

西夏大安三年五月。

宋夏双方在平夏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之久，虽然宋军依然牢牢地驻扎在军营之中，但是在夏军的不断骚扰下，平夏城却才修了三分之一多一点。

双方的心态都变得焦躁起来。

石门峡西夏军大营。

从辕门到中军，手执刀枪矛戟的卫兵们站立在甬道和台阶两侧，如同一尊尊生铁铸成的雕像，虽然天气已渐渐变热，但是这里的空气，却透着森严与冰冷，亦显示着李清治军的威严整肃。

李清一身戎装，将国相梁乙埋迎进了自己的中军大帐。

“大军在外，已近一月！”梁乙埋的屁股尚未在中军大帐的虎皮帅椅上坐稳，就沉下脸来，说了这么一句话。顿时，整个大帐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抿紧了嘴唇，来听梁乙埋训斥。“朝廷是派你们来看着宋人修筑所谓的平夏城的么？按大夏军法，畏战避战者，该当何罪？！”

“国相！”梁乙埋话说到这个份上，完全是直斥李清，李清已无法沉默，“宋军非吴下阿蒙，兼有奇怪火器助阵，可以在地底突然爆炸，让人防不胜防。我军尚未弄清楚那种火器是如何爆炸的，便也找不到克敌之道。若是此时强攻，损失必大。故末将兵分两路，一路骚扰其筑城，一路袭击其粮道。末将以为，宋军想要筑城成功，至少还须两个月，但即便宋军能坚持下来，宋朝朝廷未必能坚持下来，十几万大军久驻于外，宋军耗费之巨，远胜我军。何况我日日骚扰，若他稍有不慎，我一朝得手，便能让他数月之功，毁于一旦……”

“那处如此紧要，宋朝如何肯放弃？宋朝朝中又岂无一二明达之士？若他们坚持下来，我们便要坐等他们在我大夏之咽喉要地筑城成功？荒谬之论！”梁乙埋铁青着脸，厉声斥道。

“国相，若是再坚持十五天，依然没有破绽，则末将率大军袭击宋朝熙宁寨……”

“兵家大忌！李将军老于用兵，就不怕被宋军前后夹击？！”梁乙埋不待李清说完，便出言打断，又讥道：“李将军宁可冒此大忌，也不

愿意正面强攻平夏城之敌，看来真是畏敌如蛇鼠！”

“国相！”军中说人怯懦，最是大忌，何况还是直斥主帅，李清听到这话，不由怒气上涌，厉声质问道：“我李清百战之余，几曾有怯敌之时？！”

“不是怯敌？为何不敢进攻？”

“国相明鉴！让士兵白白送死，并非将领的英勇！”

“未战焉知胜负？”梁乙埋冷笑不已，道：“本相前来，便为督战。李将军若非怯懦之人，明日便请进兵，灭此朝食！”

“这是痴人说梦！”李清的言语，也不客气起来，“某身为大将，不敢听从乱命！若是轻率进兵，则是陷万千士卒生命于不顾。万一失败，败阵之罪，由谁当之？某请国相三思，平夏城之宋军，实是劲敌！”

“高遵裕又是什么劲敌！他若是劲敌，王韶岂非是神人？”梁乙埋冷笑道：“分明是你怯战，反说敌人厉害。明日若不肯出战，李将军休怪本相夺你帅印！”

李清万万料不到梁乙埋竟会如此相逼，一时几欲翻脸，但他知道梁氏位高权重，轻易不能得罪，终于紧咬钢牙，强吞怒气，上前一步，欠身抱拳道：“某请国相三思之！大夏精锐之士，若葬送于此，非国家之福。”

“哼！”梁乙埋拂袖大怒，道：“李将军以为只有你为大夏考虑么？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罢，丢出几封书信，扔到李清面前。

李清弯腰捡起，拆开看时，立时脸色大变，原来，这些书信，却是种谊写给李清的！

“国相，这是种谊的反间之计！我李清对大夏忠心耿耿，可鉴日月。国相一向英明，岂能中此小儿之计？”

“是不是反间之计，本相难辨真伪。但这几封信，却是边关守将在宋朝细作身上搜出来的。李将军既然不肯进攻，那么便回国都去向主上亲口分辩好了！”

李清此时心中怒极，反倒平静下来，他默默的看了那几封信一眼，放入怀中，沉默了一会，方从容说道：“既是如此，还请国相给末将一纸敕书，将来好有个凭证。”

梁乙埋拍了拍手，立时有人送上文房四宝，梁乙埋当场写了一份文书，盖上相印，让人递给李清，他心意已谐，便假意说道：“将军回京，此事不难分辩清楚，毋须太担心。”

“多谢国相！”李清微一欠身，朗声说道：“不过李某担心的，不是我个人的安危，而是这数万将士的性命！万望相国，能再三思之！”

“不劳将军操心。”

李清凝视梁乙埋，待要再劝谏几句，话到嘴边，却知道终是没用，终于硬生生吞下肚中，叹了口气，抱拳向帐中诸将说了声“珍重”，便即退出帐中。

离开中军大帐之后，李清不愿意再停留此处，便率领自己的亲兵离开了石门峡，返回兴庆府。在离开之时，李清犹疑了一下，顺便去了一下俘虏营，带走了文焕，不知道为什么，李清有一种感觉，他不希望文

焕死于乱军之中。

同一个月，熙宁十年五月。

石越也开始面临朝廷的质疑与责问，战争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行为，一个月来空耗国帑而不见成效，政事堂中很快就出现一片质疑之声。若非枢密院的文彦博、王韶，以及兵部的郭逵等人坚持认为不可以半途而废，整个行动早已夭折，石越也难逃罪责。但即便是如此，朝廷中的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大，石越几乎能感觉到自己面临的压力，如同一排看不见的大浪，随时要冲垮那座脆弱的海堤，将海堤之后的自己淹没。

事情是如此的吊诡。汴京朝廷一方面对石越废除乡兵的建议争议不休，一方面又对石越修筑平夏城的举动缺少耐心。反对废除乡兵的原因是害怕影响国防，所以愿意付出这巨大的代价；而对修筑平夏城缺少耐心的原因，却是因为耗费了巨大的军费。

“难道没有人知道废除乡兵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与劳力；修筑平夏城可以带来更大的国防安全么？”石越忍不住牢骚满腹。时间已到五月，按照正常的产期，梓儿应当在六月临盆，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月，石越就要当父亲了。自己的妻子要生产，而自己却不能呆在她的身边，这件事情多少已经影响到石越的情绪。而石越与众官员、幕僚策划良久的一项新政——作为改革役法的第一步而推行，此时也受到战争的拖累，不得不暂缓上报朝廷。

政治是需要讲技巧的。在这个敏感的时候，石越任何一次大举措，都可能成为压力的发泄口。石越与潘照临都非常清楚的知道，朝中有许多人都在嫉妒石越将要立下的大功，这时候提出这项政策，无异于在他们嫉妒的火焰上加油。

“公子！”潘照临没有理会石越的牢骚，将一份公文递到石越的手中，说道：“这是陕西禁军四月份的军饷报告，需要公子盖印。”

石越接过来，看了一眼，取出大印来盖了，忍不住又说道：“要不要催促一下高遵裕！一个月，实在太久了，若是章质夫，最多二十天就建好了。”

“公子怎么知道章质夫只要二十天？”潘照临带着讥讽的口气说道：“若是高遵裕故意怠慢军机，自然要催促，但是眼下西夏人采用的策略，让补给无法顺利运抵平夏城，又用骚扰战术干扰施工，高遵裕能够保证两大营一个月不失，已经是尽力了。此时若是催促他，不过是乱命而已。”

“唉！”石越长叹了口气，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道：“若这样打下去，需要三个月才能建成平夏城！不待平夏城建成，朝廷攻击我的奏章，已足以将我淹死。”

“只能耐心等待。”

“公子，何不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皇上与朝廷。”站在一旁的侍剑忽然说道。

石越猛地坐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睛望着侍剑，潘照临也一脸惊诧望着侍剑。侍剑以为自己说错了话，顿时满脸通红。却听石越说道：“继

续说下去，怎么样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朝廷？”

侍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小心地看了石越一眼，却见石越甚是郑重，又偷眼看了潘照临一眼，见潘照临眼中颇有赞许之色，方才放下心来，说道：“真正打仗取得大胜不太可能，但是打几场精彩的小仗，取得胜利，上报枢府。再让文章写得好的，写成评书，登在报纸上，那么朝廷反对的人，一定会减少许多……”

“小瞧了你！”石越忍不住敲了侍剑的脑袋一下，笑吟吟地望着潘照临，笑道：“这却是妙策。”

潘照临微微点头，笑道：“这的确是可行之法。公子可曾听说，长安城内正好出了个陕西桑充国？”

“陕西桑充国？”石越不禁愕然，他忙于军务政务，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正是。”潘照临的语气中，充满了戏谑与讥讽之意，“此人身世非比寻常，是昌王妃的堂弟，虽然连取解试都不曾中过，连个举子也不是，但毕竟也曾在白水潭学院、横渠书院读书，听说曾经参预过座钟、弩机的设计……”

石越却没有心思听潘照临刻薄的介绍，只是反问了一句：“昌王妃的堂弟？卫家的人？”

“正是卫家的嫡系公子，叫卫棠。”潘照临笑道：“卫棠正在申请，请求开设报馆，并且要在京兆府办二十所义学，资助扩建京兆学院，建图书馆、体育场……此事早已不径而走，传遍长安，人人都说这位卫公子是陕西桑充国。不过他的雄心，却远比桑充国要大……”

“哦？”石越双手抱胸，饶有兴趣的听潘照临说起来。

“除此之外，这位陕西桑充国，还要在长安办技术学校，并且要与江南十八家商号联手，在陕西种棉花，办棉纺；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在陕西造座钟，更有意涉足陕西的木材生意……”

石越听到目瞪口呆，问道：“卫家虽是豪强，但是要同时做成这许多事情，需要的财产绝对不容小视。他们家真有这么多钱？”

“那是自然。”潘照临冷笑道，“卫家田地庄园，以万顷计算。熙宁七年之旱灾，卫家出粮买下三座铁矿山，虽然所采之铁，大部分只能卖给官府，却也赚了不少。这点钱卫家岂能出不起？须知七年前的桑唐两家，加起来也未必有今日卫家之财力。更不必说卫家还有亲朋戚友。”

石越笑道：“他们肯出钱来做这些事情，却是好事。”

“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卫洧以前对公子颇有不满，如今卫家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却不必理会。”石越笑道：“他卫家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做这些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

“公子以为不重要，我却不能以为不重要。”潘照临毫不客气的反驳道，“卫家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有几个：一是替卫棠博取名望，二是示好于公子，三是挣钱。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向公子示好。”

“他们为何要向我示好？难道……”石越百思不得其解，卫家怎么说也是大有背景的家族，似乎用不着这样费尽心机来讨好自己。

“要么是害怕公子报复——但这显然不是，以卫家的背景，似乎不用太担心这一点；那么只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卫家所谋者大！”潘照临微眯的眼神中，突然发出冰冷的光芒。

“所谋者大！所谋者大！”石越喃喃说道。

“皇上康复，蔡确被重贬到凌牙门，表面上看来昌王似乎没有威胁了。但是请公子想一想，昌王为什么会有威胁？”

“这……”石越沉吟了一会，道：“因为他是皇上一母同胞的弟弟。”

“正是。”潘照临额首道：“昌王之所以对朝政会有影响，便是因为他是当今皇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如果皇上能够活到皇子成年之后，而皇子又无失德，那么昌王始终只能是昌王。但是如果皇上不能至少再活十五六年，那么昌王就有机会。因为昌王始终有贤王之称！”

“皇上还年轻，再活十几年并非难事。”石越淡淡说道。

“诚如所言。昌王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赌博罢了，只要他足够谨慎，他就不会输掉多少东西，输的只会是跟随他的人而已，皇上的优容，反倒被他利用了，他已经知道皇上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所以他不会有什么事……但他赢来的却是大宋的江山。”潘照临嘿嘿一笑，道：“这样的赌博，谁不肯博？”

石越笑了笑，潘照临的分析，未必没有可能，但是一个阴谋论者，始终将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看成阴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卫家示好于我，又有何用？”

“此正是让人费解者。”潘照临难得的皱起了眉毛，“是想笼络公子，还是假意接近，收集公子的把柄，要挟公子？或者是两者都有可能？还是有别的企图？”

“无论如何，不论是卫家还是昌王，把我逼成敌人，都不是明智之举，对吧？”石越放松了身体，悠悠说道。

潘照临怔了一下，自失地一笑，道：“是如此。”

“那君复何忧？既然那个卫棠想做陕西桑充国，我便成全他！如若他的报馆办得起来，这些前线的报道，我便让他的报纸来写！”石越笑吟吟地说道。

潘照临正要说话，忽听门外传来脚步之声，有人高声禀道：“禀石帅，丰参议求见，有前线军情。”

“快请！”石越连忙坐正了身子，整好衣冠，等待丰稷的到来。

“石帅！”丰稷脚步匆匆地走进厅中，抱拳一礼，便即说道：“平夏城军情，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相之先坐下说话。”石越用笑容安抚丰稷。

丰稷谢过石越，找了张椅子坐下，侍剑早已端茶上来。丰稷接过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方继续说道：“高遵裕飞马来报，道是西夏换了主帅！”

“啊？！”端起茶碗刚刚送到嘴边的石越，猛一听到这个消息，手不由一抖，竟将茶水泼了出来，他却无暇擦拭，只忙追问道：“换了谁？嵬名荣还是梁乙逋？”

“都不是。是梁乙埋亲自为帅。”

“梁乙埋？！”石越与潘照临对视了一眼，目光中都又是惊愕，又是高兴。

“正是。临阵换帅，换上的又是自诩会用兵，刚愎自用的梁乙埋，平夏城无忧矣！”丰稷也难掩自己的激动。

“西夏并非没有可用之将，但是身居上位者却喜欢越俎代庖，若不致败，是无天理！”石越感叹道。他一向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上下各安其位；宋朝之所以武功不显，绝非兵甲不精、士卒不练，也绝非没有将帅之材，更不是因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导致大宋武功不显真正的原因，是大宋王朝那个“将从中御”的传统，皇帝与中枢太喜欢对前线将领指手划脚，而偏偏自大宋朝建国以来，只有宋太祖一个人懂得军事，连宋太宗也不过是个庸材而已。这个传统一直到熙宁十年也没有消失，所以石越才会力主在枢密院成立枢密会议，就是希望在皇帝不可能放弃“将从中御”的传统这种情况下，给皇帝一个懂得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如果“将从中御”不可避免，那么枢密会议的决策，总比皇帝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决策要好得多。但是平心而论，石越也是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想对高遵裕指手划脚的欲望，这中间，还有潘照临不断的提醒。否则，石越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毫无保留的信任高遵裕。

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你不信任他，但你却必须信任他。如果你选择了信任，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选择不信任，你有更大的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选择的，特别是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稳定的因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常常忘记，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但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潘照临即刻冷静下来，向二人泼了盆冷水，“梁乙埋既然亲自统兵，就会调集更多的兵马，向平夏城发动猛攻。高遵裕与种谊是不是坚持得下来，还很难说。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总之是件喜事！”石越早已习惯于潘照临的乌鸦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愉悦。

“既然梁乙埋已经离开讲宗岭，那么讲宗城那边，是不是可以准备动手了？”丰稷心里，实则比石越更高兴。如果平夏城能克捷，那这个胜利，在军事上可以与王韶开拓熙河、种谔复绥州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如果在讲宗岭再来大胜一场，那就意味着大宋的军事力量，在西线取得全线胜利！丰稷敏锐的注意到，双方的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这正是大宋有识有为之士，所孜孜以求的。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胜利来完成。

“暂时不必慌忙。”石越笑道，这时候他才记得把茶碗放回桌上，“再给西夏行文，用辞更严厉一些，指责他们修筑讲宗城是对大宋的挑衅。”

“我们在筑平夏城，却说人家修讲宗城是挑衅……”丰稷充满恶意的想道，“还真是不讲理啊！”

但是石越似乎没打算和西夏人讲理，“同时，让环庆诸州加强防御，收缩对西夏的渗透活动，要给西夏人造成一种假象，我们的精力正放在平夏城，无暇再起战端，不过是在讲宗岭问题虚辞恫吓，要显得色厉内荏。”

“是。”丰稷答应下来，似乎是在调整情绪，沉默了一会，方用凝重的语气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职方馆陕西房的密报，熙宁六年癸丑科的武状元文焕，很可能降敌了。”

“文焕降敌？！”

“不错。据说李清将文焕带回了兴庆府。陕西房已经向枢院报告此事，并且已请示枢府要不要刺杀文焕，以惩戒来者。”丰稷的脸色非常难看，毕竟武状元降敌，实在是让大宋大丢颜面的事情。在平夏城战局僵持，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来自政事堂的压力只怕会进一步升级。丰稷在心里，已将文焕这个“逆臣”骂了不知多少遍。

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令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摇头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么？”丰稷愕然道。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

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即便他投降，对于曾经为国家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

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的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

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么？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潘照临、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

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

罪！”赵瑛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么？！”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瑛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瑛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瑛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瑛，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画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瑛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污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

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份，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已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么？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价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昉静静的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的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昉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火上加油，她的性子，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的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昉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即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昉眉毛一挑，断然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昉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若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罪状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昉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已而降敌么？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

“官人谬赞了。”王昉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昉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战死，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还

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已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
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律疏议》与大宋朝的法
令，一遍一遍的去读《论语》、《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
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通相
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
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凭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小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
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
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
人吗？一个人若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小心里尊
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么？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么？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
命，难道不可以理解么？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
不过迫不得已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么？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的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讽刺一点说，也可以说是石越的巨大成就。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力！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么？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么？”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石越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石越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的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

匆匆忙忙走到后花园门口的潘照临与陈良听到这阵琴声，不由相顾一愣，停住了脚步。潘照临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分不清是理解还是嘲弄，或者那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笑容。而陈良的脸上，却只有困惑。

石越自从到陕西后，也许是因为许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作主决定，而且权力也更大，也许只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而养成了一种习性，陈良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石越身上发生了一种不易觉察的变化。他很难说清楚这种变化，只是他发现，石越虽然一如既往的全面听取下属与幕僚们的意见，但是在决策之时，却越来越少顾忌。

比如这次的奏折，石越就没有听取潘照临与陈良的意见，而是坚持要上书，并且用的是最快的急递。

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陈良一时也说不清楚。

正在他出神的时候，忽听潘照临“咳”了一声，琴声戛然而止。一袭白袍的石越回过头，望着二人，淡淡说道：“潜光兄，子柔，你们来了。”

“公子。”“石帅。”潘照临与陈良向石越行了一礼，走到石越三步开外的地方站立了。

“事情查得如何了？”石越含笑问道，但是可以看出，笑容不过是

勉强装出来的。

潘照临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苦笑，“职方馆陕西房的答复是，陕西路安抚使司无权对他们下达任何命令，也无权过问情报来源，他们只服从枢府职方馆。他们与安抚使司的关系，只是向帅司提供情报与情报分析，如若情报有误，相关人员自然会受到惩罚。他们建议我们向枢府汇报……”

这个结果早在石越的意料之中，他点点头，不禁自嘲地笑道：“全是公事公办的口气。看来司马纯父干得不错。”

“不过听说向安北与段子介也开始介入调查此事，文焕降敌的事情，现在传遍了陕西，平夏城军中也出现流言，希望不会打击士气。”陈良忧形于色，武状元降敌，对士气不产生影响，是绝不可能的。

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转向潘照临，道：“潜光兄，你以为该如何应付？”

“卫尉寺的调查是没有用的，他们无法去兴庆府取证。要紧的是士气军心。”潘照临略一思索，便即说道：“要鼓舞士气，最有效的是胜利。此外，公子也可拟写奏折，请朝廷大张旗鼓迎接平夏城殉国的将士入忠烈祠，表彰有功将士，用四百里急脚递送往京师；安抚使司与学政使司可先准备典仪，前往平夏城迎灵，石帅当亲撰祭文，派遣在陕西德高望重的官员前往吊祭，声明朝廷必有赏赐。如此这般，何忧士气不振？”

“朝廷没有批准就做，会不会有专擅之嫌？”陈良有点担心的问道。

“事急从权。”石越果断的说道，“若等朝廷做出决断再来做，早误了时机。何况殉国将士入忠烈祠，这是当然之理。请朝廷批准、备礼，也不过是衙门间的程序。我向皇上说明这一层意思，皇上必不会责怪。”

潘照临也道：“正是如此。正好让范纯粹去做这件事情……”

“只怕范大人不肯去。”说到范纯粹，陈良一脸的佩服，原来范纯粹上任之后，便在陕西大查虚报学校之弊，几个月内一连弹劾了八个县令、十个通判，处罚豪右三十余家，声威震动三秦，连皇帝赵顼也为之动容。朝廷有人弹劾他苛刻扰民，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并且还在官员聚会时，公开立下誓言，定要让陕西一路，没有一所虚报的学校。

“这也是好事，他应当会去的。”石越道：“眼下陕西一路的官员，再无第二人有范德孺威望高了。前几日有来京兆府的地方官员向我诉苦，说各地方官员听说范德孺到了，吓得双腿发抖。又有一个举子对我说，老百姓都称范德孺为‘小范相公’……兼之范文正公在陕西军中威望甚高，范德孺又是学政使，遣他去迎烈士英灵，该是众望所归。”

陈良迟疑了一下，道：“这会让那些贪官污吏得到喘息之机，他们就有时间来补漏洞了。”

石越睹视陈良一会，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潘照临在一旁笑道：“正是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水至清则无鱼，如今朝廷中已不无微辞，说范纯粹只因为一些许小事，就要弹劾官员，重罚士绅……范纯粹做事公正不畏权贵，敢作敢当，但是嫉恶太甚了。这样下去，将那些贪官劣绅逼得太急，狗急跳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你道陕西就没有可以通天的人物么？”

“但是皇上是支持范大人的。”

“皇上现在支持，但未必会一直支持。朝中说话的人多了，三人成虎，我等在陕西也解释不清。”

“子柔，此事便如此办吧。”石越打断了二人的话，淡淡说道：“吏治这篇文章迟早要做，但此时还不是时机。我们只要支持范德孺清查陕西一路的学校就可以，没必要把所有的官员都清洗干净了，到时候只怕反惹朝廷疑忌……”

石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陈良心中顿时一凛，忙道了声：“是。”

石越点点头，若有所思的呆了一会，又问道：“驿政的事情，方案拟好了么？只待平夏城一有捷报，便要随捷报一道上呈，切不可耽误了。”

“石帅放心，已然拟好。只是为了万全，还要再核实一遍各地的实际情况，再讨论一次。这是华夏千载以来所未有之事，不可不慎。”说到驿政，陈良就双眼发光，“按石帅的设想，我们以京兆府、河中府为中心，以延州、凤翔府、秦州、渭州等八城为节点，将陕西全路大小州县军监依托原有的官路驿站马铺，全部连成了一张大网。各县每五日发一趟驿政马车，至相邻最近的县城，快则一两日，最迟五日亦可一往返；然后各县皆聚于延州等八城，每两日发一驿政马车，往京师者，则径去河中府；否则则聚于京兆府。如此施行驿政，可节省之人力物力，不可以胜计！此实是一大创举，亦是一大德政！”

石越却笑道：“不过天下诸事，但凡新兴，都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却不可轻易了。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心却办了坏事，也是有的。”

“断然不会！”陈良信心满满的说道，“学生岂能不知道轻重，此事如若推行成功，不知多少百姓，可以减轻役法之害。便凭这一点，学生一定会慎之又慎，力求周密。”

“那就好。”石越并不怀疑陈良的能力，但这所谓的“驿政”，本是石越苦心设想出来的改革宋代役法的第一招，自然不容有失。

石越和陈良等幕僚反复讨论宋朝役法，发现许多百姓替官府服役，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押送物品或者递送文书。这些物品文书，或者是发往他县，或者是发往州府，又或者是发往京师，每每有一次这样的任务，就要专门派人去押送，如果路中丢失，百姓就要负赔偿之责。而且有时路途遥远，百姓盘缠不足，官府又不先发银钱，或发放时被小吏贪污扣克，百姓只能自筹，这一切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在役法之害中，这是最常见的，而且，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极大。因为每往一个地方，都要专门派人前往。而一般来说，除非军务与紧急重要公文，这是毫无必要的。

石越与众幕僚知道役法之弊，宋代无数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但就是解决不了。王安石的免役法又沦为敛财之术。他既知不能正面解决，就只好设法迂回解决，先想出来一个办法，来更有效率的解决物品、文书的传递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官府需要服役的人员就可以大幅减少，从而实际上减轻了百姓服役之苦。他们绞尽脑汁想出的办法，就是陈良所说的“驿政”。宋代驿站邮传制度，已经十分发达，官道通畅，官道之上，有驿站与马铺，为沿途行者提供补给。石越就决定利用这些原本成熟的系统，在各个城市来设立邮局，定期发出马车或者是牛车，前往附近的城市，再从那个城市转车，到另外的城市，最后集中到八个较大的城市。这八个较大的城市，再将物品运往京兆府或者河中府。之所以要有河中府，是因为河中府离汴京较近，有些是送往京师

的物品，直接去河中府，可以节省时间与费用。

采用这样的办法，虽然没有专人押送那么快捷，但是多花费的时间有限，而节省下来的人力和物力，就非常可观。除了军事上的通信以及极其重要的公文与非常大宗的运输不能使用这个系统之外，大部分的传输任务，都可以用这个系统来解决。

邮局的人员，可以从厢军中抽调，再雇用若干文书，就可以完全不扰民。而且邮局不仅可以运送官府的物品与文书，也可以运送民间的物品与书信，还可以载人，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虽然当时物流来往还是有限，但是那笔收入用以支持邮局人员的薪水并且维持运营，至少是不无小补的。

石越自然知道邮政网络一旦建成，必然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而且必将铺展至全国，也会促进地方之间的交流。但是在当时开始这样的工作，却还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石越在构思时，十分谨慎，他知道但凡办一件事情，目的越单纯，越容易完成。所以他始终抱持这样的心态：他在陕西创建邮路网络的目的，就是解决役法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其他的收获，那都是“意外的”副产品。对于参预策划这件事的幕僚与官员，石越也是如此强调，缄口不提邮政网络建成后能产生的巨大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别说参预策划的陈良等人，连旁观的潘照临，也能隐隐感觉出来，它的意义非比寻常。

陈良等人对石越预期用两年时间来在陕西完成这样一个网络，甚至还颇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有一年的时间，已经完全足够在陕西完成这项工程。同时，陈良更是充满着期待，因为石越说，这只是解决役法问题的第一步而已！

只要一想起当初石越向刘庠与范纯粹等陕西路官员提出此策时诸人惊叹震服的神情，陈良就会觉得，这样一个如此利国利民的绝妙构想，自己若不能将它完美的做好，反而砸在自己手上，他简直就会成为上愧对国家朝廷，下无颜对百姓万民的千古罪人。

因此陈良与陕西路安抚使司、转运使司的一大批官吏们，尽可能的详细统计了陕西各州县军监每年押送物品、递送文书所要花费的人力与财力，又调查了各州县军监之间的官路与沿途驿馆马铺等设施，再根据路途远近、人口多少、居民财富以及估算的物流大小，来设计了八个较大的中转城市，务求使每一个城市的物品，能通过最短的路途，到达京兆府与河中府。陈良有相当的自信：自己主持的这项工作，在准备阶段，绝对已经是做到了最好。现在要等待的，只是找一个适当时机，向朝廷提出这个计划。一旦通过，便可以在陕西全路推行！

至于这个时机，石越出于政治考量，认为是平夏城的捷报传来之时。

但是陈良却几乎有点迫不及待了。他正想和石越说说能不能提前在陕西路实际准备大兴驿政的事，但听石越却已换了话题：“卫家那边，可有何动静？”却是向潘照临问的。

潘照临笑道：“还是大张旗鼓的筹划那些事情。”

石越“嗯”了一声，右手轻轻抚弄琴身，忽然说道：“替我安排一下，我想见见那个卫棠。”

“这是为何？”潘照临不禁愕然，不明白石越为什么会对卫棠有兴趣。

石越不由笑道：“偶尔我想见一个年轻人，难道就一定需要特别的理由么？”

潘照临摇了摇头，道：“公子若是有这空暇，不如记得给清河郡主多送点礼物——她是有孕在身的人。这也是笼络狄詠的一个办法。”

石越苦笑道：“难道郡马府的丫鬟婆子不是我让人帮忙请的么？”

陈良听他们提起清河郡主，忽然想起一事，忙说道：“似乎柔嘉县主也来了京兆府……”

“啊？！”陈良的这话，委实是石破天惊，休说石越，连潘照临都吓了一跳。石越不敢相信的望了陈良一眼，惊道：“她如何能来长安？”

“这我却是知道了。”当下陈良将那日遇上田烈武的事说了一遍，又道：“我因忙于驿政之事，竟是忘了。若非刚才提到清河郡主，竟是再也想不起来。说起来柔嘉县主与卫棠结怨不小。”

潘照临却只是冷眼望了石越一眼，道：“现在的问题是柔嘉县主是怎么来的京兆府，又为什么来的？她不比寻常的县主，邳国公家里少了个人，宫中会不会有乱子？这些事情如若追究起来，十之八九，又会牵扯到公子头上。”

石越无辜地苦笑道：“潜光兄以为……”

“在卫家没有发现她的身份之前，赶紧想办法不动声色的将她送回京师。现在汴京没传来消息，就是说邳国公也在瞒着，只要送回去，神不知鬼不觉，也没有人敢说。当然也不能用公子的名义送，以免授人以柄。”

陈良大是摇头，道：“柔嘉县主的脾气，这尊神没这么容易送。”

“那也要试试。实在不行，公子就上本弹劾邳国公家教不严！让朝廷强行把柔嘉县主请回去。否则公子会有洗不脱的嫌疑。”潘照临对于柔嘉这个“麻烦制造者”实在是深恶痛绝。

不过他的这一招虽然有效，却未免太过于不近情理，石越皱眉摇头，叹道：“若非迫不得已，还是不要行此下策。好生劝她回去吧。”

潘照临用鼻子哼了一声，道：“但愿能如意。”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守在花园门口的亲兵莫五忽然用一种惊奇的语调大声的问道：“侍剑，你这是要做什么？这……这又是什么人？”花园中的众人只听见侍剑用吱吱唔唔的语气低声的回了些什么，却谁也没有听清楚其中的一句。

莫五显然也已经不耐烦了，提高声音道：“侍剑！”

侍剑终于也提高了声音，“我……我来见石帅！”

“那么这个人呢？”莫五声音怀疑的问，这也令园中众人都好奇起来——侍剑似乎带来了某个奇特的客人。

这一次，还没等到侍剑回答，众人就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清脆的叫了起来：“你管得着么？”众人方呆了一呆，立时便见一身白袍男装的柔嘉县主，此刻正一只手拎着侍剑的耳朵，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侍剑的身材高她甚多，被她这么拎着耳朵，却不敢反抗，不得不佝偻着身子，进到园中，立时便一脸无辜的望向石越，脸上的神情，似乎是想笑又笑不出来，又似乎是在勉强忍住了笑。追进花园的莫五显然不知柔嘉

是何方神圣，而眼前的情形也让他不知所措，所以他只是呆呆地望望柔嘉与侍剑，又望望石越。

潘照临与陈良压根料想不到陕西地方之邪，一说曹操，曹操即到，但此人既来，二人立刻相顾一眼，随即心里有了共同的决定。潘照临一本正经的向石越说道：“公子，我还有事，先行告退了。”陈良拼命忍住笑，也马上道：“石帅，学生也先行告退，再去整理一下驿政的计划。”二人也不管石越答不答应，便忙着抱拳一礼，立时便疾步走出花园，过了一会，外面隐隐传来陈良似乎忍俊不禁的笑声。

石越先也目瞪口呆，但随即苦笑着朝莫五挥了挥手，道：“没你的事了，先出去吧。”

“是！”莫五忙躬身行了一礼，退出花园，临走时，还不忘莫名其妙的看了柔嘉一眼。

石越干咳了一声，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看着柔嘉擒着侍剑的手，再次干咳了一声，然后苦笑着说道：“县……”

他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柔嘉已经放开侍剑的耳朵，随即望了石越一眼，还未张嘴说话，眼圈却瞬间红了。

侍剑本是要出府办事，孰料才出府门，便被躲在旁边的柔嘉给逮个正着，于是便一路这样被拎着耳朵进了安抚使衙门，可谓颜面尽失——侍剑在石府虽只是书僮，但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他与石越，亦主亦仆，亦师亦徒，亦父亦子，亦兄亦弟，谁都知道他在安抚使衙门中的特殊地位，虽只是书僮，却是谁都不敢轻看的。岂料此时会被柔嘉逮住？如此不留情面的带将进来，侍剑哪敢挣脱反抗这个姑奶奶？只好自认倒霉，任她摆布。那安抚使司内的人见到侍剑如此模样，哪里还敢询问？

柔嘉就这么着闯进了后花园。她这些天一直念着要见石越，可惜无计，好不容易今天逮到独自出外的侍剑，进来之时本已经盘算好，开口定要先声夺人的痛骂石越一顿，谁知这时果真见着，却觉气短，话未出口，先自己就觉出一阵委屈，竟有些想要哭出来。

侍剑本来一面揉搓耳朵，一面还想向石越分辩几句，证明他“卖主求荣”实是情非得已，此时一见气氛不对，便不敢再多说话，偷偷看一眼两人，便蹑手蹑脚地出了花园。一面还顺便撤下花园里的亲兵。

此时花园中已只剩下石越与柔嘉二人。

石越本来也想先声夺人责备柔嘉怎能如此胆大妄为，然后再苦口婆心的劝她回去。但话未出口，便看见柔嘉泫然欲泣的表情，那到口的话立刻便咽了回去，再也不敢说出，眼看着此时只剩自己与她两人，不禁暗暗叫苦，当然也免不了要暗暗的庆幸——这事，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张扬出去，都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尤其若叫别人知道了柔嘉的身份的话……

但他平生也缺少与女子单独相处的经验，梓儿未嫁之前虽然也多有促狭之举，但毕竟本性温柔解人，不似柔嘉的胆大妄为，嫁人之后，夫妻感情既好，做姑娘时的活泼性情便也大为收敛，一味的蜜意柔情，变得事事以夫君为先，事事未等他想到，便已经先行为他考虑到了，因此两人之间的相处，也因亲密而随意，因随意而自若，只觉无论如何行事说话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里要去想相处之道与说话的艺术？而楚云儿，却是一位善解人性的知交好友，说话之前，自己便早已经想好了，决不会让他有半分的为难之处。因此他哪里会懂得怎么去哄女孩子？而且柔嘉的身份何等特殊？此时见她这副神气，一时间竟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免呆呆的望着柔嘉，心念百转，却没一个主意是管

用的。

二人就这么对视着。一个是少女情怀，心思百转，压着千言万语，硬是说不出口，恨不能立时扑到他怀里痛哭一场，但这，自然也是不能的，所以便又多了一分哭不出来的辛苦；而另外那个却根本是在纯粹的乱转念头，而始终不知应变之策而茫然无措。

过了好半晌，等石越终于意识，必须尽快结束这样对视说点什么时，柔嘉的心情也渐平复，随即便觉不好意思。当下微微垂首，却正好看见了几上的古琴，便故做镇定的问他：“你会奏琴？”

石越巴不得做桩什么事来移开她的注意力，以结束此时的尴尬气氛，当下连连点头，忙着便俯下身调弦，然后问道：“我试奏给县主听？”

柔嘉大模大样的找了块石头坐下来，说道：“我且听听你琴艺如何！”她是一时也没想到要同石越说些什么，便索性借此机会再好好想一想。石越却是盼奏首曲子将她哄高兴了再说劝她回去之事。

当时宋人，尤其是士大夫们，极为重视琴声之外传递出来的人心琴德，并认为“琴者，禁邪归正，以和人心，是故圣人之制将以治身，育其情性，和矣。”因此自帝王始，均将操琴一事都看极重。石越入乡随俗，要在士大夫群中立足，除了道德文章要好，琴之一技也不可少，因此也于此道浸淫甚久。他的琴技，先后得过楚云儿、梓儿、阿旺传授指点，三人之中，除梓儿稍差外，楚云儿与阿旺却都是有名的琴师，名师出高徒，这话倒也并非虚传，因此石越的琴技，虽然已经学得晚了，但要操几曲平日练得熟悉了的曲子，倒也似模似样，既便是在以风雅闻名的汴京士大夫群中，也勉强可以不算是献丑。

他这时为了讨好柔嘉，以便趁她心情好时再说劝说的话，这次操琴，却的确算得平生最为卖力的演出。但他却似乎忽略了，或者说高估了柔嘉对于琴声的悟性——柔嘉与清河，虽然常常呆在一起，但实在是不同类型的女子。

柔嘉一开始还认真的听了一会，但随即便忘记了琴声，只是痴痴的望着这个正在对着她专心致志抚琴的男子，望着他微微上翘的嘴角，略有些落寂悲悯的眼神，还有眉宇间的坚毅……虽然她似乎是在用心的听着，但她的心事，早飞进了这琴声编织出的一个幻梦之中。只是这个幻梦，与石越的，根本不同。

但在这一瞬间，她却觉得似乎听懂了这个男子在琴声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心事，那似乎是期待，还有希望？

她竟然感觉到有一点心痛。

不知过了多久，琴声停了。柔嘉听见自己喃喃说道：“你……你是想要追求些什么么？”

一霎间，倒是石越怔住了，他抬起头，怔怔的望着柔嘉，几乎有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女孩就是柔嘉县主。在这一瞬间，石越突然有种冲动，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只是一刹那间，石越就冷静了下来，然后淡淡的一笑，柔声说道：“县主，你不应当来这里。你还是回汴京吧！”

柔嘉凝视石越良久，忽然坐直了身子，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轻松的说道：“反正来都来了，惩罚总是逃不掉的了。回去后就算娘娘不罚我，我爹爹也不会轻饶我了。所以我倒还不如留下来好好的玩玩，能玩多久算多久！”

石越不由苦笑了一下，他实在不知道，柔嘉这样的行为究竟是莽撞还是勇气，甚至只是不懂事的任性？

“你带我去看打仗吧？好不好？”柔嘉突然伸长脖子，有些兴奋的恳求道。

“不行。”石越立刻摇头。但看着柔嘉瞬间就变得极度失望的表情，忽然间又有些不忍，便又补充了一句：“我是文官，不能上战场。”他的话刚刚出口，便已自觉实在是画蛇添足，不由又苦笑了一声。

柔嘉失望的叹了口气，道：“早知道就随郡马去了。说起来这京兆府除了你和打仗，也没什么好玩的，远远比不上汴京。”

“打仗其实不好玩。”石越叹了口气，也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娇生惯养中长大的小女孩说这些，只得又说道：“县主，你还是回汴京吧。”

“回去后我真的会被关起来的，这次一定是来真的了！”柔嘉加强了“真的”两字的语气，拨浪鼓似的摇头，“我想好了，反正是要被关的。那索性不加理会，我要等十一娘生了宝宝后再回去。”才说完，她才意识自己说错话了——竟然在一个男子面前说着女子之间的亲密话题，脸上立时一阵绯红。

石越呆住了，或者说是被吓住了——那岂不是说柔嘉还准备在京兆府呆上半年？

平心而论，若是有这样一个小妹妹，石越倒是很乐意让她在京兆府，甚至是在帅府住上半年。但是坐在他对面的，却是金枝玉叶的柔嘉

县主。一个平常的县主倒也罢了，但是柔嘉却是邳国公赵宗汉的女儿，当今天子视若亲妹的县主。若是她在京兆府呆上半年，只须传出一星半点的流言飞语，石越的政治生命，就有毁于一旦之虞。

石越现在就已经很担心了，柔嘉这样大摇大摆闯进帅府，拎着侍剑耳朵进门的神气人物，焉能不引起众人的窃窃私语？若还让她呆上半年，她又经常来帅府串门……这简直就是自己给政敌送上的致命的把柄！石越并没有婚外恋的打算，他的孩子马上就要出世了，他一直在期盼着这件事的发生，心里还指望着等梓儿生下孩子，身体无恙，便要尽快将她们母子接来团聚。

“你若在外面呆得太久，若是被太后和皇上知道，便是邳国公也会受罚的。而且连郡马与清河郡主也脱不了干系……”石越在绝望之中向柔嘉剖析着厉害，正准备苦口婆心的晓之以理然后动之以情，却听到花园门口有人咳了一声，便见侍剑站在那里，唤道：“石帅！”

“何事？”

“城西卫家的卫棠求见。不知见还是不见？”

石越本来就想见见卫棠，不料卫棠竟然主动前来求见，正要点头答应，不料柔嘉听到“城西卫家”四个字，便已想起当日之事，早就说道：“我也要去随你一同见客。”

石越大惊失色，几乎是叫道：“不行，县主，这怎么可以？”

柔嘉奇道：“为什么不可以？”

“他来拜会我，也算是公事。县主你自然不能去。”石越抬出大道理来。

“这……”柔嘉自知理亏，眼珠一转，立时放低了声音，柔声央道：“我扮你书僮好不好？我保证不说话。”

“下官可不敢。”石越断然拒绝，他可不想给卫棠抓住自己把柄的机会。须知卫棠既然见过柔嘉，那怕是再见一次，也难保会不出事。

“石头！”柔嘉见央求无效，立时柳眉一横，怒道：“你若不让我去，我便回宫和太后说，是你带我来陕西的！”

石越与侍剑不料柔嘉来这一手，顿时目瞪口呆。石越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不由为难起来。若是不答应她，虽说柔嘉话中玩笑居多，而且太后也未必会全信于她，但这实在不可冒险，真惹了她，谁知道她会不会不顾轻重厉害的造起谣来？可若是答应了她，休说卫棠那里担着的干系甚大，单是柔嘉这里，此次让她尝着了甜头，日后这个小魔头若不再得寸进尺，那才是奇怪之极的事。

踌躇了许久，石越终于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向柔嘉点了点头，道：“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卫棠在客厅一面喝茶，一面欣赏厅中的陈设。帅府的客厅非常的朴素，主位是一张平常的木椅子与一张茶几，背后是一面屏风，上面画着一幅陕西全路地图。在屏风的右边，供着一柄长剑，左边角落摆着一座座钟。阶下左右各站着一个表情严肃的亲兵，一动不动。厅的两边，对称的摆着几张椅案，左边的墙上，挂了一幅草书，卫棠认出那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字写得极好，卫棠亦久闻石越书法难登大雅之堂，自然知道这不会是石越的墨宝。但

是这幅草书没有落款，卫棠亦看不出来是何人所书。

从厅中那座座钟的时针走动来看，卫棠已经等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他早已将厅中一切看了无数遍，甚至连那两个亲兵中有一个衣服上有点污迹，卫棠都看了出来，但是石越还是没有出现。

不过卫棠倒也沉得住气，只是耐心等待。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能够进入这间客厅等候，已经是石越待之以礼了。

终于，一个白袍中年男子从门外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相貌清秀的随从。卫棠赶忙站了起来，他在白水潭学院时，曾经见过石越，这时连忙揖礼道：“学生卫棠，见过石帅。”那客厅中的亲兵，也一齐行礼请安。

石越笑容满面的走了近来，双手扶起卫棠，笑道：“卫公子不必多礼。请坐。”一面自己走到主位坐了，柔嘉与侍剑便分别站立在他左右。

卫棠谢了座，抬起头来，正要说话，猛然发现站在一旁的柔嘉，正是当自己与买剑竞价的少年，这时竟是霍然一惊，几乎张口说出“是你”二字。他并非无能之人，立时便想到当日柔嘉之豪富贵气，便是此时，举止神情之间，也绝不象为人厮仆者，心中不禁暗暗生疑。但是不论如何，他都已知道此人与石越之关系，果然非比寻常，想起当时得罪于“他”，不觉心中暗暗叫起苦来。他口中迟疑，心中便在不不停的转着念头，要想出一条计策来……

柔嘉也已认出卫棠，这时连忙俯身到石越耳边，悄悄说了。她却不

知道石越早已知道此事。

卫棠觑见柔嘉如此形态，心中更是叫苦不迭，暗悔当时不该一时冲动，不料却得罪了石越。他越想越急，几乎流出汗来。突然，卫棠脑中灵光一闪，竟被他想出来一条妙计，忙欠身向石越说道：“石帅曾为白水潭山长，学生不才，亦曾学于山长门下，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今山长替皇上牧守三秦，学生受山长教诲，每每思欲有所报，因于数日之前，觅得一口宝剑……”原来这卫棠买到倭刀后，爱不释手，每日都要佩服出门，以为炫耀。这时进石府，却不能佩剑进府，就让下人拿了，在外面等候。这时候他急中生智，竟想出一条献刀之计来。

石越是何等人物，岂会信他这番鬼话，但是他也觉得不必揭穿，便笑道：“悦之的心意，本帅心领了。但是礼物却断不敢受。凡白水潭学生，若想有所报答师长，只须勤学不倦，入仕廉节便可。”

“是。”卫棠讷讷应道。

石越一向为官廉洁，从不受贿，大宋朝可谓人人皆知。若换成一个久历世情的人物，那么石越无论是受刀还是不受，都无关紧要——倘若石越受了，自然是求之不得；即便不受，也并无关系，只需以献刀为引，借机来向石越解释当日之事便可。但是卫棠毕竟不过一贵公子，哪里知道这些世故伎俩，他心中既然定下了“妙计”，便当真以为只有将那柄倭刀送予石越，才能够解除当日的“误会”；竟是再也知道半点转寰，一门心思，定要想法子将倭刀送出。当下又搜肠刮肚，设辞说道：“不过学生却是一片诚心，若山长果真不受——倒不如当日直接将此刀让予这位仁兄的好。”他一面说一面指着柔嘉，强笑道：“学生原不知这位仁兄的身份来历，实在是造次了。但无论如何，还请山长破例一次，体谅学生这番孝心。否则，学生心中难安……”

石越笑道：“小孩子争气，悦之不必放在心上。你知本帅的规矩，这个例却是不能破的。”

卫棠顿时大急，正要说话，不料柔嘉听卫棠的话，明明是他来横刀夺爱，反说得是自己无理一般，只是他不曾“让”得自己，因此心中早就大是不服。这时候听石越说“小孩子”，心中更加大是不喜，又以为是石越听信卫棠的话，才如此断语，哪里还按捺得住？这时候不说话的约定，她也已抛到九霄云外，双手一叉，往前一站，气鼓鼓瞪着卫棠，怒道：“你这人怎生这般颠倒黑白，当日明明是你来抢我宝刀的！”

她这么一怒，俏脸带红，竟是格外的透着一种动人。卫棠只觉心神一荡，竟是怔住了，不过他立时又清醒过来，眼前这个人，不过是个长相清秀的少年而已，他自觉自己竟有那种荒唐的想法，不免暗暗惭愧，又因当面被人指责自己撒谎，卫棠虽然骄气袭人，但却也是个脸皮薄的，顿时满脸通红，讷讷说不出话来。

石越见惯了官场中的玲珑八面、厚颜无耻的人，本来卫棠若是一意玩弄聪明，石越反而能一眼看破，心中更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时候见他被柔嘉一句指责，就羞愧得说不出话来，虽然知道这个卫棠谈不上什么君子，但是至少倒也是还有羞耻感的人，因此反而恶感渐消。他做事从来不为己甚，也不想让卫棠下不了台，当下笑道：“区区小事而已。年轻人争强好胜，不过寻常之事。”一面说一面向柔嘉使眼色。

但是柔嘉这样的人物，哪里又看得见石越的眼色？何况就算是看见，也不一定懂。她只觉得石越处处偏帮那个卫棠，更是生气，一腔子怒火，竟然转到石越身上来了。她转过身来，望着石越，高声质问道：“你为何要帮他说话？”

石越顿时尴尬不已，无言以对。卫棠更是羞愧难当，一时竟没有注意到柔嘉对石越，话语中竟没有半分恭敬之态。

卫棠自从得到家族的支持，决意成为“陕西桑充国”后，称得上是豪情万丈，摩拳擦掌，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既不知道家族背后的复杂用心，虽然知道父亲对石越曾经的态度，但是眼下其父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卫棠便想当然的认为其家与石越之间，便不应当再有恩怨。他对石越本来亦十分尊敬，自然而然，就想得到石越的支持。因此此番来安抚使司求见石越，却是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来弥补家族与石越的关系，并且希望即将创刊的报纸，能由石越亲自起名。不曾想，在安抚使司，居然会遇见当日买倭刀的少年，当日之事本是卫棠理亏，虽然最后吃亏的也是卫棠，但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时见那少年不依不饶，卫棠真的是无地自容。虽然石越有意揭过，可与那少年的态度合在一起，但似是在唱双簧一般，更让人如坐针毡。

卫棠扭捏不安的坐了一会，终于觉得没有脸面再呆下去，再也顾不上失礼，起身朝石越长揖谢道：“山长，学生实是惭愧。今日寒舍还有点急事，权且先行告退。容学生改日再来向山长陪罪。”

石越也只能苦笑颌首，温声说道：“悦之既有事，便请先回。些许小事，幸毋介怀。”

“多谢山长宽厚。”卫棠又恭恭敬敬向石越行了一礼，红着脸偷看柔嘉一眼，忙急匆匆的退了出去。

他刚出了安抚使司衙门，等候已久的家人连忙牵了马迎上来，卫棠垂头丧气，看到家人手中的倭刀，更觉沮丧。他没精打采的上了马，往城西行去。一路之上，只是思前虑后，总觉得自己倒霉透顶。须知石越

在当时年青儒生的心目当中，地位当真是有如日月星辰一般，卫棠既然喜爱格物之学，平时最喜欢摆弄仪器试验，又是白水潭学院的嫡传弟子，在石越面前出了丑，心中焉能不耿耿？

他长吁短叹的走了两条街道，越想越不是味道，心中忽发奇想：“我何不回去等那少年出府，当面向他道歉？”他心中想起柔嘉的神色，立时又闪过一丝异样的情愫，竟似有几分期待一般。

主意打定，卫棠立时一勒马辂，转过马头，抽鞭催马，便向安抚使司衙门狂奔过去。那几个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大呼小叫的跟了上来。

不多时，卫棠又折回了安抚使司衙门的东辕门之外。这等重地，他虽是贵家子弟，也不敢轻率，只是悄悄下马了，约束住追上来的家人，躲在一条小巷子中等候。他一切才刚刚停当，便见几辆崭新的四轮马车吱吱呀呀驶了过来，在安抚使司衙门之前停了下来。一个帅司亲兵迎了上前，马车夫顺手递过一张红色的名帖，亲兵只看略略看了一眼，便即脸色一变，连忙恭谨的行了一礼，快步跑了进去。

卫棠暗暗称奇，不知车上是何等人物。虽然那马车上明明刻有名讳，但是此时隔得远了，却看不真切，只得静观事情的发展。

亲兵进去后，约过了一刻钟左右，便见从帅司偏门，走出来几个人，卫棠看得清晰，石越与那个清秀少年，赫然在列。卫棠更觉奇怪，以石越的身份，需要亲自出迎，却不开中门，反从偏门迎接，这来人的身份，实在是透着几分诡异。倒似此人身份虽然高贵，但是从官场上的礼仪来讲，却不够资格让位居三品的安抚使石越开中门相迎一般。卫棠心中顿时一惊，难道是京师来了个什么王子不成？他一想之下，便觉自

己想法荒唐，大宋朝的宗室，凡亲近的宗属，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若是要来这千里以外的长安，必然早早就传得长安城全城知闻；若是疏枝远脉的宗戚，根本就没有资格劳动石越出迎……卫棠这样的贵公子，别无所长，然而对于本路本府的官员贵戚，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他在心中默数长安城中值得石越迎至辕门外的人物，却是一个也找不出来——石越纵然待之以礼，以长安城中的人物，他能降至中门迎客，已经是了不起的殊荣！

卫棠不免更加好奇，愈发屏气凝神的观察起来。

只见石越迎出来后，双手抱拳，欠身一礼，朝马车说了句什么。而石越身后的清秀少年，却是象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低着头把玩着衣角，看都不敢看那马车一眼。

而更奇怪的是，那马车只是微微掀起一角帘子，车上之人，竟然在石越面前，端坐马车，不肯下来。卫棠看到这一幕，当真是惊得目瞪口呆，“难道是皇上亲临，又或是宰相阁下来陕？便是昌王在石子明面前，也不敢如此倨傲无礼！但是若是皇上与宰相微服，石子明亦断不敢不开中门，不行叩拜之礼！”卫棠只觉得今日所遇之事，委实过于不可思议，竟几乎呆住了。

只见石越口唇不断的张合，似乎是与马车中人交谈了几句。然后那个清秀少年便不情不愿的走上前几步，低着头说了几句什么。又隐隐似听到马车中有训斥之声，那少年终于恋恋不舍的望了石越几眼，上了马车。石越又向着马车说了几句，那马车的帘子便放了下来。车夫吆喝一声，催马缓缓离开帅司府衙门。

卫棠见到这样怪异的事情，如何能按捺住心中的好奇，连忙悄悄绕

过一条小巷，跟上了那几辆马车。只觉得那马车跑得甚慢，似乎是车中之人不耐颠簸一般。卫棠一生并无所长，惟有耐心极好，他怕家人太多，惹人注意，便干脆将家人撵走，独身一人，骑马缓缓跟随。只见那马车绕过几条街道，最后在一座宅门之前停了下来。卫棠打量这座宅院，原来竟是在安抚使司衙门以西，与帅司几乎比邻而居。那几辆马车只停了一下，便见宅院的正门之旁，开了一个小门，马车也不停留，径直驶了进去。然后便听那门“吱”地一声，紧紧合上。

卫棠这才打马来到宅院之前，抬头往门匾望去，只见上书“郡马府”三个大字，再看两旁的风灯，分明写着斗大的“狄”字。卫棠顿时恍然大悟，之前一切不明白的事情，此时豁然开朗。但他也只明白了一瞬，立时又疑惑起来——

那去见石越的，自然是清河郡主的无疑。以她的身份之尊贵，石越自然要亲自出迎。她是女子，又有身孕，不下车自然也是情有可原。但是那少年又是何人？他又如何可以与清河郡主共乘一车？

站在郡马府之外，卫棠心中的疑团，只觉越结越复杂，越结越不易解释清楚。

的确，他又哪里想象得到，大宋朝竟然会有柔嘉这样胆大妄为的县主存在？！

平夏城。

宋军西大营。

种谊四更三刻就起了床。漱洗一毕，出了营帐，在帐前的一块空地上舞了一阵剑。种家本是世代将族，家传武艺颇有独到之处，他自幼习剑，一把剑舞起来，寒芒吞吐，剑气森森，剑光点点如星。此时正值明月待落未落，晨曦将现未现，月光与剑光相互辉映，他身着白袍裹在剑影之中，宛如一条矫健的白龙，与宝剑为戏。正舞到兴时，忽听到有人大声赞道：“种帅好剑法！”

种谊剑势不滞，目光望去，却见狄詠一身银袍，手持一杆红缨枪，英姿卓然，不知何时已至一旁观剑。种谊不由得兴起，叫道：“郡马，久闻威名，何不让种某开开眼界？”

“好！”狄詠大叫一声，挺枪耍了个枪花，便向种谊刺来。

“来得好！”种谊赞了一声，执剑封住来枪。

二人剑来枪往，一个如龙，一个似虎，竟是在西大营中过起招来。种谊的宝剑自不待言，狄詠的枪法，却也是浸淫已久，一杆枪使将起来，虎虎生风，神出鬼没，竟是将自负武艺的种谊杀了个汗流浹背。二人战了数十回合，种谊已自知难是狄詠敌手，此时暗暗叫苦，自悔不当

孟浪相邀。种谊虽非无肚量之辈，然既为一营之统帅，若败于人手，在军中实是颇损威名之事，但此时狄詠一杆长枪使来，犹如矫龙出水，虎啸丛林，自己左支右绌，险象环生，真是欲罢不能。

而狄詠亦觉种谊的武艺，实是自己出汴京以来所遇第一。他自从护送神四营入平夏城，就赶上大战。尔后高遵裕与种谊都苦于补给被扰之苦，夏元畿对于协助高、种立功，殊无热情，护送补给，每每不利。高遵裕与种谊协商之后，便决定向石越请求，留下狄詠，借他威名来牵制夏元畿，保护补给线。石越立时顺水推舟的答应，狄詠亦是如鱼得水，更不推迟。他作战勇猛，臂力惊人，身上常常携带两枚霹雳投弹，若遇敌军，便先点燃霹雳投弹，掷入敌人军中，趁敌人混乱，立时引弓，专门射杀敌军将校酋长。一旦随身携带六十枝箭射完，便手执长枪身先士卒冲入敌阵中，当真是逢者即伤，当者便死。他至平夏城不久，便杀出好大的威名，西夏军中见到“狄”字将旗，便已未战先胆寒，更有人将炸炮之威力，附会至狄詠身上，一时间狄詠更是传成天神下凡一般。故此但凡他护送的补给车队，李清派来的骚扰部队倘若碰上，往往竟会绕道而行，不敢缨其锋芒。而高遵裕与种谊，由此亦颇多倚重。这样一来，宋军东西大营的将领，未免都颇有不服气者，军中武将，除极少数老成持重者外，谁又管他的身份地位，总是不断有人来寻他比试，但无论是比箭还是比枪，每每都被狄詠杀败。便在日前，狄詠还刚刚将蕃将包顺杀了个丢盔弃甲、心服口服，狄詠“平夏军中第一勇将”的名声，也因此不径而走。所以，种谊找狄詠比试，狄詠初时还以为是种谊对他这个称号不甚服气，他下起手来，自然也不会容情。毕竟种谊虽然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狄詠在平夏城宋军当中，却是一个客将的身份，狄詠若不想卖种谊面子，便可以不要。

不过此时，双方酣战良久，狄詠却起了惺惺相惜之意，他欲坠了

种谊的威名，寻个破绽，虚晃一枪，跳出战团，收枪笑道：“种家将武艺，果然名不虚传。”

种谊自然知道对方相让，当真是如蒙大赦，也收剑入鞘，用袖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方抱拳笑道：“惭愧，承让了。今日方知郡马武艺出群。”

“不敢。”狄詠连忙谦让。

种谊抬头望了望天色，见天尚未亮，离观操的时间还早。若依平时之作息，此时是他灯下读书的时间。但今日自然另当别论，当下向狄詠笑道：“郡马若无他事，何不入帐一叙？”

“固所愿也。”狄詠笑了笑，他为示尊重，便将手中之枪，往营帐外边的武器架一插，方随着种谊弯腰入了帐中。

种谊的营帐，是在中军大帐之旁的一座小帐。狄詠进去之后，发现帐中布置极是简陋，只有一张竹床，一个书案，一个盔甲架与武器架而已，比起自己的营帐，都要简陋上十倍。而他去过高遵裕之大帐，与种谊帐中的情形，更简直是天渊之别，不由惊叹道：“种帅，何须清苦如此？”

种谊淡淡一笑，道：“为大将者，屯兵于外，不能早日克敌全功，虚耗国家钱帑粮草，心中已是不安。这前线粒谷，皆由后方运至，补给之艰难，郡马所深知。能省则省罢。”

狄詠心中敬佩，叹道：“若大宋武官人人皆如种帅，何忧天下不平？！”

“每人习性不同，亦不必苛求一致。”种谊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道：“我若回到后方，美酒美女，无一日可或缺。今日郡马受眼前之象所迷惑，他日来责我骄奢淫逸，岂不冤哉？”说罢，与狄詠相顾大笑。

狄詠又问道：“种帅既说大军久屯于外，非国家之利。为何西夏梁乙埋阵前换将，倾大军来攻我军，高帅与种帅却只是坚壁不出？梁乙埋之名，在下久闻之，不过一棺中腐尸矣，又何必惧他？”

种谊微微摇头，笑道：“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前日之战，虽然击退李清，然而我军亦损失惨重，刘昌祚部更是全军覆没。梁乙埋虽为无能之帅，但是西夏之兵却非无能之兵。若只是苦战，便是得胜，我军亦会损失甚巨；若有万一，被人一把火烧了平夏城，你我死不足惜，却未免深负皇上的重托，有愧于国家朝廷。”

“莫非种帅有妙策？”狄詠的双眼霎时亮了起来。

种谊缓缓摇了摇头，道：“我又有何妙计？以我之材，守此营则有余，进取却颇有不足。但是我曾问过高帅此事，高帅道早有妙策，但待天时。”

“天时？”狄詠迷惑起来。

“正是天时！”种谊淡淡说道：“我也不解其中之意。但是高帅身边有一谋主，似非无能之辈。高帅既是主帅，我等又无妙策，自当信之。若是自己家里互相疑忌，下面的将领竟然怀疑起主帅的才能来，这仗还未打，倒是已经先输了一半。”

“这倒是。”狄詠连连点头，旋又说道：“多谢种帅指教。”他知道种谊话中，也有劝诫之意。此前神锐军一个叫吴安国的指挥使，恃才傲然，不敬官长，结果虽然颇立大功，作战英勇，但是战后依然被军法

官追究，不仅连贬数级，而且被杖责四十军棍，罚充苦役三个月。处罚结果传至平夏城诸军，一军为之肃然。狄詠虽然不比吴安国，但是他作战之时，也是经常自行其是，只不过他身份特殊，纵然是军法官，也奈何他不得罢了。种谊借此机会，加以点拨，自也是一番好意。

种谊见他明白，当下微微笑了笑，又道：“大战迟早会来，眼下依高帅的说法，我们现在是示敌以弱。因此两大营都只是依赖营寨与火器守城，以梁乙埋与西夏军的本事，攻是攻不下的。特别是神四营的炸炮，当真是神鬼莫测，可惜数量太少……高帅故意逐日减少炸炮的使用，让梁乙埋以为我军炸炮即将用尽；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与西夏军交战，每每一战即溃，以助长梁乙埋的骄气。用兵手法如此纯熟，真不愧是经年老将。”种谊说到此处，略微顿了一下，狄詠不知究竟，自是不知其中之意。原来种谊却是深知高遵裕之能，总觉他如此用兵，实在超出他能力之外，他早就料到多半是高遵裕身边那个道士的本事，不过，这番话，他却不便与狄詠明说。因只笑了笑，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与郡马商议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谋略者，是统军大将的事情，但是军队打仗的能力，却是我们要操心的……”

“种帅但有所命，狄詠焉敢不从？”狄詠慨然说道。

种谊笑道：“却不是它事。不过是我听闻过郡马作战之时，常以霹雳投弹掷入敌军中，使敌混乱，然后再交战，每每便能战而胜之。但是此技旁人亦曾用过，却总是不及郡马纯熟，或者点火掷弹过早，或者便是过晚，因此总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误伤己军。我想这中间郡马必有独到之秘，若能宣之军中，教成一支马军，战前以霹雳投弹扔入敌军阵中，何阵不可顷刻破之？不知郡马可否不吝赐教？”

狄詠笑道：“这又有何可以藏私的？只不过我的确没有甚秘技。不

过是点火掷弹的时机与力度，都拿捏得好罢了。这个若要纯熟，只能是熟能生巧。用之于马军，若不操练纯熟，难免炸了己军。”

“这又要如何训练法？霹雳投弹，可没有那么多拿来白扔。”种谊不禁有点失望。

“这却不难。军器监所制霹雳投弹，其重量都有一定之规，而从点火至爆炸之时间长短，取决于火引之长短。只须事先计算好时间，训练士兵在规定时间内点火，根据敌军之远近判断火引之长短，点火之时间，再用模具模拟投弹。如此勤加练习，必能成功。”

“妙哉！”种谊细思之下，不由击掌赞叹。一面又笑道：“可惜如此大费周章之事，眼下可能来不及，高帅也未必能采用。然我当写信给我兄长，他必然不会让郡马失望。”

“只须是大宋军所用，谁用都是一样。”狄詠笑了笑，他也知道眼下大战在即，新补充进来的神锐军骑军营，只怕难堪大用，高遵裕手下真正能依赖的骑兵，不过是包顺一支。高遵裕自然是不太可能特别抽调骑军来训练新战法。更何况，若真让蕃军的骑兵来掌握火器，军法官非弹劾高遵裕不可。

种谊也心照不宣的一笑，又道：“霹弹投弹真正大举用于军中，时间并不长。而且每次使用，数量亦不是太多。我想这种武器的设计，本来就是给步军用的。我振武军中，也配备了投弹。若真能准确的做到一次向一定的范围内投掷数百枚霹雳投弹，其威力同样惊人——从此以后，天下再无人敢与我大宋步军结阵相抗！可惜的是，霹雳投弹始终太重，普通士兵不能掷远，不能伤敌，反害自己。但我若在步军中挑选出少数臂力出众者，独成一军，加以训练，岂非可以与神臂弓营相媲？”

“若能如此，自是大妙。”狄詠心中亦不禁暗服种谊能举一反三。

“只恨眼下无法着手此事。”种谊扼腕叹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事，是种某想要劳烦郡马者。”

“种帅但请吩咐无妨。”

“我大宋军中，首重弓弩，次则长枪……”

“可是想让我权充教头？”

“我亦知是委屈了郡马。”种谊颇有点不好意思。

狄詠笑道：“先父即起于行伍之间，终身不愿去黔字。这等事，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种谊凝视狄詠，半晌，哈哈大笑，赞道：“果真不愧是狄武襄之后！来来，今日便请郡马与我一起观操！”

种谊的话音方落，便听营中出操的号角，呜呜吹响……

自从进入五月以后，平夏城一带的天气，便一日热过一日。

夏军自梁乙埋掌军之后，基本上放弃了对补给线的骚扰，狄詠的精力，便大部分转移到对振武军的教习上来。他在京师时，便曾经亲自训练诸班直侍卫，此时率一千侍卫重操旧业，倒也是熟门熟路。不过种谊的振武军第一军的训练，与对禁中侍卫的训练，却也颇有不同之处。军中格斗技巧，讲究简单实用，无论是枪法还是刀法，套路都非常简单。除此之外，最注重的是大小阵形的转换，以阵战为上；若然迫不得已要

散兵交战，种谊也非常注重部下兵士的配合，要求永远以伍为单位，协同作战，以三打一，形成局部优势，严禁单打独斗。狄詠亲自介入这些训练之后，才发现种谊的确有过人之材。他知道大宋枢府正在编撰马步水器四军操典，不免常常感叹，若步军操典中纳入振武军第一军的经验，必能大大提升大宋步军的战斗力。只不过狄詠亦深知，以自己的身份，却不太方便向枢府建言。他受命至陕西，肩负何等使命，他并非不知。然而他此时却沉迷于军中，不能自拔，心中也常常隐隐感觉不安。只不过狄詠此时如同一只离水已久的龙，一入大海，虽然明知多有不妥，却再也舍不得上岸，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在海中纵情施展，得过且过。

这一日早晨，狄詠观操回到营帐，因觉天气转热，便卸了盔甲，换上一身白袍，坐在营中读起书来。才翻了几页史书，便见有传令官闯进帐中，欠身禀道：“狄将军，奉高帅之令，召将军至西大营中军大帐议事。已正不到，军法从事。”

狄詠忙起身应道：“是。”

待那传令官退去之后，狄詠连忙又换回盔甲，带上几个亲兵，牵马出营。出了东大营之后，方敢上马，往西大营驰去。

到了东大营，狄詠将马交给亲兵，便往中军大帐走去。

此时平夏城已建成四成左右，难得这日梁乙埋不曾来攻营，虽然日头高照，空气燥热，兵民们也不敢片刻停歇，只是加紧筑城。而了望的士兵，更是不敢稍有松懈，在敌楼上不断巡视，警惕的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狄詠从营门直往中军大帐，只见甬道两旁，剑戟森严，不断有阶级

较高的武官，脚步匆匆的赶来，有些人还一边赶路一边端正头盔，气氛颇不同以前。狄詠不由得心中一凛，猛然间似乎从这紧张的空气中嗅出了些什么，双手不自觉握成拳，手心中竟兴奋的浸出汗来，脚步也加快了。

进了中军大帐，狄詠抬头便看见种谊在左侧最上首的位置坐了。二人用目光微微致意，狄詠正要寻自己的位置，忽听一人沉声说道：“狄将军，请坐这里来。”说话的却是端坐在正中虎皮帅椅上的高遵裕，他凝视狄詠，一手指着右手边的一张椅子。

狄詠唬了一跳，忙欠身说道：“高帅，末将不敢僭越。”

“但坐无妨。”高遵裕的口气不容置疑，却也未曾多加解释。

狄詠不敢推辞，忙又欠身谢了，迎着帐中许多火辣辣的目光，上前坐了。

高遵裕见他坐下，便不再说话，只是绷紧了脸，望着中军大帐中的一座座钟。时针一点点的向巳正时分偏移，帐中的将领越来越多。终于，在离巳正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满帐将领，皆已到齐。

中军官即刻入帐拜道：“禀高帅，众将已集。请高帅升帐！”

“升帐！”高遵裕虎视帐中，高声喝道。

“升帐！”中军官紧跟着高声唱道，一面退至帐下侍候。

众将一齐起身，向高遵裕欠身说道：“参见高帅！”

高遵裕微一点头，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沉声说道：“众

将归列。”

“谢高帅。”众人这才退至各自的位置，或坐或站，静候高遵裕开口。所有的人都知道，高遵裕这个时候突然大集将领，其意义不言自明——大战在即。

“梁乙埋那老狗耀武扬威已经有些日子了，这些天来，本帅一直勒令诸军，坚壁不出，又按天减少炸炮的用量，更经常派小部队佯败于西贼，诸位心中，想必颇有不满！”高遵裕环视帐中，忽厉声说道：“然本帅之所以示敌以弱，骄敌之气，全是为今日之事！”

“便请高帅下令，末将愿率本部兵马，踏平西贼！”包顺大步出列，高声说道。

高遵裕赞赏的点点头，高声道：“包将军有此豪气，堪为诸将表率！本帅今日召集众将，便为破贼之议。五日之后，便是破贼之期！”

帐中众将，自种谊以降，听到这话，顿时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梁乙埋率十万之众来攻，一直以来，都是西夏攻宋军守，一夜之间，便听高遵裕说“五日后破贼”，岂非如同痴人说梦一般？一时之间，大帐之中，竟是鸦雀无声。

高遵裕却是视若无睹，继续说道：“这几日来，西贼屡次强攻我西大营，却不曾匹马渡河。我欲与西贼于五日后决战于营前，目下还缺一位智勇双全之人，前往西贼军中，向梁乙埋下战书，约定五日后午时，为决战之期。若梁乙埋敢来攻我，本帅便敢放他渡河！”

众人听到高遵裕这番话，若不是恪于军律，早就要议论起来。但大部分人心里面都是大不以为然。河流本是天然之屏障，夏军最害怕宋军

半渡而击，西大营能安然无恙，大半有赖于此。此时将地利拱手让出，搞什么约期决战，未免过于迂腐。兵凶战危，世事难料，万一失手，难保不被人一把火烧了平夏城，到时候岂不悔之晚矣？

有人揣度高遵裕的心思，自作聪明的问道：“高帅莫非是想诱梁乙埋渡河，半渡而击之？只恐梁乙埋不肯轻易上当。”

“本帅并无此意。”高遵裕冷冷的断然否定。“这种雕虫小技，焉能瞒过梁乙埋？本帅当告诉梁乙埋，只要他有种过河进攻，本帅就敢撤掉河边所有斥侯，他渡河完毕之前，我大宋军队不出营一步！”

“这！”众将再也按捺不住，种谊亦忍不住欠身说道：“高帅，此事似乎太险！西贼劳师远来，拿我军毫无办法。末将以为，西贼此时已是心浮气躁，只求速战。若是拖延下去，我军迟早筑城成功，而西贼迟早会孤注一掷，到时候再战，可得全功。某以为似乎不必现在冒险。毕竟西贼此时锋锐尚未完全磨去……”

“种将军不必多言。”高遵裕摆了摆手，语气中竟无半点商量的余地。“西贼久拖不利，我大军久驻于外，亦非好事。种帅岂能不知？早日决战，一分高下，固梁乙埋之愿，亦我军之愿。”

种谊默默点头，高遵裕这一点，却是说得非常在理的。梁乙埋久攻而无功，仗打得越久，士气就会越加低落，而且国内难免也会遇到问题，自然迫切希望有机会能早日决战；何况西夏军队不善攻城，双方拉出部队来打一场野战，于梁乙埋来说，的确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宋军这边，却也有不得不战的理由——若是拖久了，军事上虽然问题不大，但是政治上与财政上的压力，却是不可以轻视的。十几万军队在外面呆上几个月，花掉的，是朝廷一年甚至几年的积蓄。财政刚刚略有好

转的大宋，如何能够经得起这般折腾？而且从军事来说，拖得越久，士兵们的警惕感就越低，厌战情绪就越高，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万一有变，结果谁也预料不到……

但问题是，有什么样的理由，值得高遵裕要如此迫不及待的与梁乙埋决战？以至于他心甘情愿放弃许多的有利条件，来引诱梁乙埋决战？

种谊相信高遵裕不是什么出色的名将之材，但是他也绝不是笨蛋。

高遵裕却没有去在乎种谊在想什么，他凌厉的目光，从帐中众将的脸上——扫过，似乎要穿透每个人的内心。

“本帅想知道，我大宋军中，有没有一位英雄好汉，敢去西贼军中，送下战书！”高遵裕的声音，冰冷的穿过帐中略显闷热的空气，刺激着每一个人的耳膜。

每个人都在迟疑着。

送战书这种事情，功劳不显，但是风险极大。

天知道梁乙埋会不会借你人头来祭旗？！

“众将，有谁愿往？”高遵裕的声音再次响起。

“末将愿往！”一个声音朗声答道。

帐中众人的目光刷刷地集中到主动请缨的狄詠身上，每个人的表情都各不相同。有些人把震惊与不可思议写在脸上，有些人却深藏于心中，不形于色。

“狄将军！”种谊忍不住略带责怪的唤道：“以将军的身份，不适

合去做这种事情。”

高遵裕也眯着眼睛，不住的打量着狄詠。

狄詠是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这个官阶，按大宋的新官制的规定，是可以担任军都指挥使这样的要职的高级指挥官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大宋整编各军的军都指挥使，大都由五品武官兼任，但这只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因为这些人还兼管一个防区的防务。何况，大宋有五品以上的资历，又能带兵的武官，并不是很多。所以，即便在平夏宋营之中，昭武校尉也有几个，资历比狄詠高的也不是没有，但是狄詠亦毫无疑问，是此帐中少数的阶级很高的军官之一。

更何况，狄詠还有特殊的身份！

郡马的身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武经阁侍读”虽然荣耀，但也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兼陕西房知事兼权陕西安抚使司护卫都指挥使”的职衔，其份量却是不思自明的！

狄詠身负如此重要的职务，不呆在京兆府，却冲到了平夏城这样的前线；而石越竟然也毫不挽留——这件事本身就显得十分地吊诡。

高遵裕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担心：皇帝会不会把狄詠不能呆在京兆府的账，算到自己头上？

而此时，这位狄郡马，竟然还要请纓去送战书！

高遵裕不是很能理解狄詠在想什么，但是他知道，这种事情，他有义务制止。

“狄将军。”高遵裕缓慢而又坚定地举起了右手，做了一个果断的

手势，沉声道：“杀鸡焉用宰牛刀？若让将军去送战书，岂非是让梁乙埋笑我大宋无人？”

“不错！”一个武官大步出列，高声道：“高帅，送战书这种小事，交给末将便可，何必劳动狄将军虎驾？”

高遵裕见又有人请缨，不由大喜，循声望去，认得这个武官是翊麾副尉韩处。他赞许的点了一下头，问道：“韩将军果然愿往？”

“军中岂有虚言？！”韩处慨然应道。

“好！”高遵裕一拍虎案，抓起一支令箭，正要下令，却听狄詠欠身说道：“高帅请慢下令！”

高遵裕斜睨狄詠，问道：“狄将军还有何事？”

狄詠站起身来，大步走到大帐中间，朝高遵裕与种谊抱拳一礼，方转过身来，指着大帐之外一百五十步远的一棵枣树，向韩处问道：“韩将军能射此树之枝么？”

韩处度量了一下，道：“愿勉力一试。”

高遵裕与种谊对视一眼，笑道：“弓箭侍候！”

中军官忙取了一张弓与一筒箭，送入帐中。

韩处接过弓来，大步走到大帐门口，踩了个箭步，张弓搭箭，瞄准枣树之枝，“嗖”地一箭射出，只见树枝一阵晃动，那枝箭却不知去向了。韩处知道这是箭擦枝而过，功亏一篑，不由红了脸，摇摇头。

狄詠走到韩处身边，微微一笑，接过韩处手中弓箭，搭箭上弦，拉

弓如月，亦不怎么瞄准，“嗖嗖”三箭连发，只听帐外士兵齐声喝采，便见那三枝箭，排成整齐的一列，正好钉在那枣树的枝条之上！

韩处呆呆望着那枣树上的三枝羽箭，半晌，方叹了口气，道：“将军神射，末将不如也！”

狄詠朝韩处笑了笑，转身走入帐中，向高遵裕抱拳道：“高帅！两军交战，互递战书，送战书之人武艺如何，关系两军士气。末将非是敢争功，亦并非是不知自重。而是相信若由末将前往，必可激怒西贼，挫其士气，亦能全身而退！”

高遵裕听狄詠说得在理，不由犹豫了一下。

狄詠又道：“末将知梁乙埋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却多疑。若不能当其三军之面激怒之、折辱之，他未必肯来应战。若非如此，高帅又何必遣武将前往？送书之事，一小兵或一文吏足矣！既是事关重大，苟为国家社稷，末将又岂敢以身份避嫌？”

高遵裕自然也知道能不能促使梁乙埋准时决战，事关重大。虽然有许多因素，使梁乙埋也会急于决战，但是世事多变，人心难测，谁又敢说他会一定会来？这种事情，自然是多一些把握更好。若狄詠不是身份特殊，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但是……

他沉吟了一会，脑中突然灵光一闪，便下了决断，道：“便以翊麾副尉韩处率十名摠旗前往西夏军前下战书！狄将军可乔装成韩处之副，一同前往！”

“遵命！”狄詠与韩处连忙欠身，高声接令。

次日。

西夏没烟峡之前奔驰着一队骑兵。这些骑兵全都身着深绿色的背心，背心上绣着长箭射日图，从背心所不能遮蔽的地方，可以看出这些骑兵们在里面都披了黑色的轻铠，有些铠甲上面，还透着血色的黑光，显示着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他们所骑的马，都是清一色的黑马，一时间加鞭飞奔，一时间缓驰，马蹄声落在没烟峡前的山道上，宛如一阵冰雹经过。

这队骑兵中，奔驰在最前面的，便是大宋朝侍卫步军司所辖神锐军第二军的翊麾副尉韩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剑眉星目的美男子，那便是宋朝的郡马狄咏。他们身后的十名骑士，都是军中的“摠旗”，这些人不仅仅全是军中的骁勇之士，而且都是陕西本地人，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的熟悉。这一行十二人，此时正受命前往西夏人控制的没烟峡，向西夏军统帅梁乙埋下战书，约期决战。

“狄将军、韩将军！”在一条羊肠小路的岔股地方，一名锐士高声喊道：“再有五里路左右，就到没烟峡了。”

“停止前进！”狄咏与韩处都勒马停了下来。后面的骑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听到上官命令，也连忙勒马停住。

狄咏与韩处下了马，方向众骑兵说道：“都下马休息，让马歇息一会。”

众骑兵这才知道是为了要宽养马力，连忙纷纷下马，倚马歇息。

狄咏与韩处却没有闲着，二人牵马到高处，了望四周形势，却见四处只有荒凉的群山，并无半点人烟，甚至看不见西夏军斥侯的踪迹。

“韩将军，你看……”狄詠执鞭指了指四周，笑道：“梁乙埋真是自大狂妄，我们一路前来，至没烟峡仅有五路，居然没有发现一个斥侯，他真的不怕我军偷袭么？”

韩处笑道：“梁乙埋自恃有没烟峡天险，又料定我军不敢出战，平时自然不会派斥侯警戒。但是五里之内，我料他胆子再大，亦不可能不派斥侯。所以呆会，我们便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至没烟峡前。不给他们斥侯报信的时间。这样，在气势上，我们便压倒了西贼一筹。”

“正是。”狄詠深以为然，道：“这样的话，我们全身而退的机会，就大了许多。我们至没烟峡越是突然，梁乙埋就越少机会派出人马来断我们回去的道路。”

韩处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二人都知道此行危险重重，梁乙埋并非大度之人，二人还肩负使命，要对西夏人进行挑衅，真想要安全回到宋营，绝非容易之事。但是对于韩处而言，倒是非常想得开：狄詠这样的皇亲贵戚尚且悍不畏死，他韩处黔刺出身，又有何惧？

众人休息了小半个时辰，韩处算算时间，向狄詠移目示意。狄詠点点头，笑道：“是时候了。”二人纵身上马，韩处高声说道：“儿郎们！从此处前往没烟峡，马不许停蹄，一路之上，若遇西贼，听我号令，不可莽撞了！”

“我等理会得！”众骑兵早已上马，一齐应道。

“好！”韩处纵声大笑，高声道：“今日便看尔等扬威没烟峡，叫西贼胆寒！”

狄詠与韩处率领的这队骑兵，如同一道深绿色的闪电，穿行在没烟峡前的山道上，“得得”的蹄声，飞扬的灰尘，惊破了没烟峡的宁静。很快就有西夏的斥侯发现了这只骑兵的存在。但是他们往往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被飞来的羽箭刺穿了身体。只有少数的斥侯，才得及点燃狼烟。

没烟峡的西夏军队几乎是刚刚看到南方升起的狼烟，手忙脚乱地的关上没烟峡的寨门。狄詠与韩处率领的骑兵小队便已到了寨前。

西夏的将士们惊疑不定的望着穆然肃立在寨前的十二名宋军骑兵。

宋军在玩什么花样？所有的人心里都同时转过这个念头，不自觉的把目光投向更远方。

远方的天空，蔚蓝澄静。

十二人来攻寨？

没有人会相信，既便是用“送死”也不能形容这种行为的荒谬。

宋军一定有什么阴谋……

双方默默对峙着，一时间，西夏没烟寨前，竟然是出奇的寂静。

“大宋翊麾副尉韩处，奉大宋定远将军、武经阁侍讲、渭州经略使高遵裕大人之令，前来下书，请夏国梁相国答话！”韩处洪亮的声音中，透着几分无礼。

“区区一翊麾副尉，岂能见梁相国？尔既是下书，何不进寨？”没

烟峡守将没藏阿庞站在城墙上，高声回话。听到韩处是来下书的，他总算是心神稍定。但是这些人强行穿过沿途的巡逻部队与斥侯组成的警戒圈，直抵寨前，如此下书，已是充满了挑衅的味道。而且自古以来，兵不厌诈，谁知道他们是真下书，还是假下书？

“尔是何人？敢来答话。”韩处轻蔑的问道。

“本将乃没烟峡守将没藏阿庞！韩处，你休要无礼，既要下书，书信何在？”没藏阿庞朝属下悄悄打了个手势，开始准备调兵，不管宋军有没有阴谋，若是让十几个人吓得闭关不出，夏军颜面何存？

“原来是没藏阿庞！”在整个没烟峡中皆清晰可闻的，是韩处声音中的轻蔑与不屑。“人人皆说，梁相国畏我大宋西军如鼠见猫，果然如此。我率十人来没烟峡，梁相国却无胆一见！尔即要书，书信便在此处！”

韩处的话音刚落，狄詠便已纵马驱前，弯弓搭箭，一箭射出。没藏阿庞眼见一枝羽箭朝自己飞来，顿时大惊失色，正要射避，便听到“啪”地一声，那枝羽箭已经钉入自己身边的一根木柱之上，箭身之上，还绑着一封书信。

没藏阿庞根本没有勇气去取那枝羽箭，他只是估算着自己与狄詠之间的距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骑兵手中明明拿的是弓而不是弩，但是他居然能射出超过三百步的距离！而且劲道如此霸道！射的如此准确！

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冒上背心。

如果他是想射自己？

没藏阿庞还在后怕当中，便听韩处哈哈笑道：“阿庞，你可去禀报梁乙埋，我们高帅约他在四日后决战，他若有胆，届时便可以率军前来。我大宋军让尔等渡河再战！他若无胆，不如早日回去靠裙带做个太平宰相。不要像只鼠辈一样，只会骚扰，不敢打仗！”

没藏阿庞听到这等侮辱之词，正要设辞相讥，却见之前射箭的那个宋军骑士回转马头，高声笑道：“告诉梁乙埋，没本事不要学好男儿出来打仗！回家攀好裙带要紧！”说罢，一弯腰，手一抬，便见一枝羽箭如同闪电一般，飞了过来。

没藏阿庞几乎是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脖子，却见那只羽箭不是朝自己飞来，立时偷偷松了一口气。但这也只是一瞬间，只听见寨前宋军骑兵齐齐喝了一声彩，没藏阿庞立时朝羽箭飞去的方向望去，脸立时就白了——一面绣有斗大“梁”字的将旗，正好被那只羽箭射断了绳子，一个筋斗摔下城墙。

那个宋军骑士哈哈大笑，勒了马头，加鞭驱马，扬长而去。韩处与其他的宋军骑兵，也纷纷驱马跟上。

没藏阿庞呆呆的望着宋军骑兵扬起的灰尘越来越远，半晌，方才如梦初醒，大声喝道：“快，追！”

“蠢物！”梁乙埋手里紧紧捏着高遵裕写给他的战书，终于按捺不住，破口大骂起来。没藏阿庞耷着脑袋，不敢出声。“居然让十几个人出入没烟峡，如入无人之境！阿庞，你这个守将，是怎么当的？”

“末将该死！”阿庞“扑通”一声，慌忙跪了下来。但是回想起追

赶那十几个宋军的情形，阿庞却宁愿在这里挨梁乙埋训斥。宋军前来的十几个人，个个都是精挑细选，自己派了数百骑一路追杀，结果敌人没追着，反折损了几十人。特别是那个“神射手”，实在是太枭悍了，当真是箭无虚发，阿庞根本无法想象，宋军中也有如此箭术惊人者，左射、右射、回射，弓弦响过，夏军必有一人落马，阿庞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去面对这样的敌人。不过，阿庞在隐隐的恐惧中，也略略觉得奇怪：宋军中有这样的人物，如何会不知名，反而位在一个籍籍无名的韩处之下？

“你该死又有何用？！”梁乙埋恨恨地瞪了阿庞一眼，真恨不能杀了他泄愤。但是他知道这个没藏阿庞是不可以随便处死的。没藏氏在西夏的实力人所共知，夏景宗元昊的宠妃、夏毅宗谅祚的生母没藏氏曾经专擅国政，他的姐姐，当今梁太后便曾经是谅祚的母舅没藏讹庞的媳妇。虽然梁氏因与谅祚私通，诬告没藏讹庞谋反，助谅祚铲平没藏氏的势力，方才得立为后，可以说梁氏的荣耀与权力，是用没藏氏的尸体累就；但是西夏国氏族势力毕竟根深蒂固，没藏氏依然是西夏大部族，梁乙埋也并不意味着愿意轻易激怒他们。在西夏国中，自从秉常年岁渐长，与梁氏一族关系向来不洽、分领右厢兵马的仁多族便想方设法靠近秉常，此外众多部族首领都不满于梁氏的专权，不过惮于梁太后一贯的威严与长久以来养成的上下阶级之间的习俗尊严，不得已而屈从。所以梁乙埋非常重视对军队的掌握、控制。但是西夏的军队，大部分也是归于部族所有的。如果梁乙埋擅杀没藏阿庞，只怕这没烟峡中，对梁氏向来不平的没藏氏的军队立时就会哗变。

想到这些，梁乙埋只能强忍住怒气，喝斥道：“还不快滚出去！”

“是。”没藏阿庞倒也不敢放肆，他对于梁氏虽无效忠之心，却也没有替没藏讹庞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同族报仇之意，见梁乙埋不再责

怪，连忙如蒙大赦一般，退出梁府。

梁乙埋望着没藏阿庞的背影，又恨恨骂了一声：“废物！”

“爹爹！”梁乙逋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在乎没藏阿庞是不是废物，只是皱眉道：“高遵裕为何突然胆子大起来了？难道宋军来了援军？”

“大军调动，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梁乙埋断然否定。

“宋军因为整编军队，调动频繁，被他们瞒过，也不奇怪。”梁乙逋还有话没说出来：当初宋军纠集大军直扑平夏城，夏军还不是后知后觉？

“总有消息的。”梁乙埋不以为意，又道：“纵有援军，亦不足为惧。”

“高遵裕想诱我军渡河，半渡而击之？”

梁乙埋沉吟了一会，道：“这也有可能。但是高遵裕声明事先不许一兵一将出寨，料他也骗不过我。”

“那高遵裕为何要如此相让，迫不及待的想来决战？他没有必胜之把握，反而让出如此多的有利条件？”梁乙逋心中总是隐隐感觉不安，“高遵裕并非狂妄之辈。”

“许是宋廷内斗使然。”梁乙埋冷笑道：“高遵裕迫于无奈，只得出战。他以为两军结阵相抗，未必输于我军，又或许，其中另有手段……但是这些并不重要，他高遵裕既然敢开出如此条件，我岂能不敢应战？他纵有千条妙计，我便不能将计就计？”

“这倒是。”梁乙逋口里虽然如此说，可到底还是不能放心，然而却又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梁乙里今日被宋人如此侮辱，若龟缩不出，到时候梁乙埋只怕会被军中所轻。更何况，梁乙逋也知道，西夏之利，也在速战速决。若是那什么“平夏城”真的建成，再想攻下，只怕就是千难万难了。

“来！”梁乙埋却没有注意梁乙逋的担心，他只觉不论高遵裕玩什么花样，自己都可以将计就计，大败宋军，最起码也可以全身而退……如此想去，竟是越想越兴奋，笑逐颜开地拍了拍梁乙逋的肩膀，向一面地图屏风走去，一面还心情愉悦地笑道：“且来看看四天后如何破宋！”

四日后。辰时。

太阳刚刚从东山露出脸不久，强烈的金光洒满了石门水的两岸。蔚蓝色的天空中，不见一丝云彩。一个静谧的早晨。

平夏城的宋军，一大早就起床埋锅做饭，士兵们难得的饱餐了一顿羊肉，然后披挂整齐，在营寨中安静的等待着战争的到来。特别是西大营中，早已聚集了平夏城宋军最精锐的部队。人人都翘首向北，等待着西夏人的出现。大战之前的平静，最让人心焦。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高遵裕竟然真如所约，撤走了石门水南所有的部队。只有少量的斥侯在西大营与没烟峡之中巡逡着。

“梁乙埋究竟会不会来？”站在箭楼上观望的高遵裕，心中不断地翻滚着同样的念头，但每次他把目光投向站在身后的“月明真人”时，

对方那笃定的眼神，总是轻易地把他将要到口的疑问压在嘴唇之内。

“只有相信他了。”高遵裕在心里无可奈何地对自己说道。无论如何，即便梁乙埋不来，他也不会损失什么。高遵裕又抬头望了望天空，患得患失地在心中感叹：“若是梁乙埋不来，真可惜了今天这样的好天气。”

但是，放出了如此诱人的诱饵，梁乙埋连看都不来看一下，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高遵裕无意识的绞动着手指，继续胡思乱想着。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事情。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石门水以北的原野上，依然毫无动静。

石门水北岸十余里。旌旗密布。

“怎么样？宋军可有动静？”一身金丝锦袍的梁乙埋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向探子问询道。

“禀相公，宋军西营聚集了众多的兵马，但是自大营至石门水岸，原有的人马已经被全部撤走。东营侦骑四出，难以靠近，不知虚实如何。”

探子的回报，让梁乙埋十分的满意。他拈着长须，点了点头，笑道：“不料高遵裕真是信人。难道他想学宋襄公不成？还是自信过头了？”

“相国何必管他许多，只要能过河，让他们背城结阵又如何，量宋

人也当不起铁鹞子的一阵冲锋！”梁乙埋身边的将领忙凑趣说道。

梁乙埋沉吟着点了点头，举起手来，高声命令道：“传令！全军前进至石门水北岸结阵！”

“是！”

已经没有必要再隐藏大军的动向，西夏的近十万军队，一齐吹起了震彻长天的号角，在数以千计的旌旗的指引下，战马与骆驼掀起了漫天的灰尘，远远望去，便如同一片黄尘的海洋，排山倒海般移向石门水，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一阵阵如雷鸣般的声音。

“终于来了！”根本无须任何斥候的禀报，大宋平夏城西大营的将士们，都能感觉到战争的临近。高遵裕兴奋的握紧了拳头，高兴地望了“月明真人”一眼。“我高遵裕名垂青史的时刻来了！”高遵裕感到自己的手心，已经全是汗水。他抿紧嘴唇，眺望远方天空中的灰尘海洋。那黄色的海洋越来越近，慢慢地，地平线上露出了黑压压的人马，还有迎风飞扬的五色战旗，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漫涌向石门水的北岸。

“高帅！”站立在一旁的顾灵甫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要不要准备一下？待西贼半渡之时，一举击溃之。”

“半渡而击之？”高遵裕笑了笑，摇摇头，道：“梁乙埋不会上当。”

“由不得他不上当，他的人马渡过一半，未成阵列之时，要战要守，权在大帅。”顾灵甫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我料他必然搭好浮桥，从容渡河。”高遵裕抿着嘴说道，目光有意无意地看了“月明真人”一眼。

顾灵甫正要继续劝说，忽听到一个行军参军高喊道：“快看，西贼果然开始搭浮桥了。”他抬头眺望，果然，有数千西夏士兵，开始泅过石门水，准备搭设浮桥了。顾灵甫心里一惊，微睨高遵裕一眼，却见高遵裕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笑道：“今天的天气，还真是热啊。”

顾灵甫这才感觉，太阳越升越高，阳光渐渐炎热，空气中一丝风都没有，自己的铠甲之下，也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西夏人的渡河，一直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梁乙埋每渡过一只部队，便命令先行结阵，盯紧宋军西大营的动静。而最先渡河的，照例是铁鹞子。一直等到这支骑兵结阵完成，西夏的其他部队，才敢依次渡河。

但是整个宋营，却一直是巍然不动，没有半点风吹草动。高遵裕身边劝他准备出击的将领谋士越来越多，但是高遵裕竟是毫不理会，最后竟然好整以暇的喝起茶来。还命令给所有的士兵准备了一泡茶水。

谁也不知道高遵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那个“月明真人”似乎知道其中的原由，虽然天气越来越热，但是他的表情却显得越来越轻松。

夏军渡河的越来越多，石门水两岸尽是马嘶人喊之声，数以万计的部队，从数百座浮桥上通过，到达南岸，背水列阵——这却是迫不得已，石门水至平夏城西大营之间的距离，只能够让西夏人如此布阵。

但是梁乙埋显然并不以为意。

的确，如果你确信自己的军队能占到上风，又何必害怕背水列阵？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顾灵甫只感觉自己因为心情过份的紧张或者说激动，全身几乎是泡在了汗水当中。他大口喝了一碗茶，继续瞪大眼睛注视着越来越多的西夏兵，时不时又回头望望高遵裕。

高遵裕的表情也越来越放松。

终于，整支西夏部队，都渡过了石门水，在石门水南岸，结成了森严的阵容。只有少量部队，留在北岸，保护浮桥。

“该出战了吧？！”宋营中，几乎所有的将士，都冒出这样的念头来。

但是主帅高遵裕似乎忘记了有战争这回事。

宋军依然紧闭寨门，张弩待发，并不出战。

“高遵裕玩的什么花样？既然约我们来决战，放我军渡河，他却一直闭塞不出……”西夏的将领也迷惑起来。

梁乙埋眯着眼睛沉吟了一会，笑道：“令各军顾惜点马力，再让人去叫战！”

“是！”

不多久，数百名西夏骑兵纵马到了西大营前，高声呼骂起来：“高

遵裕，尔约我家相公前来决战，今我家相公已如期前来，尔为何畏缩不出？莫非尔是想学王八不成？”

“高遵裕听着，尔是有种，便即出战。若是无种，让出大营，我家相公说了，放你一条生路！”

“高遵裕鼠辈……”

但是任凭这些人在营前骂了将近半个时辰，宋军西大营却始终紧闭寨门，若是这些骑兵进入射程之内，便用弓弩一顿乱射了事。

西夏军中军之中，梁乙埋眯着眼睛，微笑注视着这一切。本来高遵裕如此爽快的放他过河，他心中还有疑惧，但是此时，一切都已不言自明！他取出一块丝绢，抹了一下额上的汗水。这时候，梁乙埋相信自己已知道了高遵裕的计策——疲兵之计！拖延不出，用炎热的天气来消耗西夏军人马的体力，然后再以逸待劳，一举击溃已成疲兵的西夏军！

“嘿嘿，高遵裕，你打你的如意算盘，本相却没有这么容易上当！”梁乙埋在心里不住的冷笑。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军队，为节省马力，骑兵大多下马，战马在悠闲地吃着地上的青草，梁乙埋心里一宽——虽然战士们热得汗流浹背，但要紧的还是马不能累了。他举起手来，命令道：“传令！各军轮流休息。”

“是！”中军官领令后，迟疑了一下，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道：“相公，天气太热，是不是可以让人马轮流去河边饮水？”

梁乙埋看了一眼麾下，摇了摇头，道：“恐乱了阵脚，且迟一会。”

“是。”中军官略带失望地退了下去。

时间在等待中流逝。太阳越来越高，终于到达了它的顶点。正午的阳光，烧烤着空气与大地。石门水南岸，骂阵的西夏士兵换了一拨又一拨，每一拨都骂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却毫无作用。高遵裕只是派人给梁乙埋射来一封书信，书信中写了四行大字：“国相之来，何其太早？午后决战，不为失信！”

然后，宋军竟然当着西夏军的面，轮流换哨，吃起午餐来。梁乙埋哪里料得到高遵裕这种无赖的招数？强攻硬寨，自然是得不偿失，而且折腾了一上午，整个西夏军中，也有点人乏马困了。饥尚可忍，各人带了干粮，但是渴不可耐，人人都眼巴巴地盯着身后那条石门水，恨不得立时扑过去，把那条河的水都喝干了才解渴。

“国相，是不是该让人马去喝点水了？”终于，连梁乙埋身边的将领，都有点忍耐不住了。这该死的太阳！

梁乙埋看了看手中高遵裕的书信，又看了看身边的将士，终于点了点头，但立即又叮嘱道：“各军人马，轮流饮水，切不可乱了阵脚！”

他的话音刚落，以军纪严整而闻名的夏军中，都忍不住发出一声欢呼之声。

立时，石门水畔，再次传来人马嘶鸣的声音。一拨拨的人马，离开本阵，前往河边饮水。铁鹞子虽然没有前往河边，却也有负担从河边取来清水，给士兵和战马解渴。石门水的清水，果然清凉解渴，在这炎然的天气中，对于西夏将士来说，实是人间至美的甘露。但是梁乙埋却看不到，此时此刻，便在对面的宋军西大营中，高遵裕与月明真人，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耐心地等待着西夏军人马吃饱喝足，一直在喝茶的高遵裕，抬头看了看天色，“呼”地一声，将手中定窑所产的精美瓷杯摔在地上，腾地站起身来，厉声喝道：“传令三军，准备出战！”

被西夏人的骂阵憋了一肚子气的宋军将士，在摩拳擦掌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解气的机会。随着高遵裕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宋营之中，号角长鸣，战鼓擂动，旌旗举起，西大营的营门，终于打开！数以万计的精锐禁军，如潮水一般从营门中涌出，长枪在前，弓弩在后，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背靠大营，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方阵。

大战终于开始。

这是宋夏之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斗。

双方数以万计的军队，在一片狭长的地带布阵决战，若从远方的高处眺望，会感觉这块地方，密密麻麻布满了全副武装的人类。

横行西北的铁鹞子们望着如同小山一样移来的宋军步兵方阵，眼睛开始充血，他们“刷”地拔出了战刀，高高举起。“杀！”伴随着刺耳的号角声，仿佛天地都忽然黯淡下来，大地突然开始剧烈地晃动，黑黝黝的洪流，在震天的吼叫声中，冲向宋军的方阵。

即使是久经战阵的西军老兵，亦不禁为之色变。

这是无坚不摧的冲锋。

“停！”宋军的方阵，忽然停了下来。

“神臂弓！”大旗挥动，弓手们拉开了手中的神臂弓。

“击鼓！”似乎是为了盖过铁鹞子冲锋的气势，宋军大营中，鼓声震天擂起。“噉！”“噉！”“噉！”宋军大声吼叫着，数以千计的飞箭，遮天蔽日地飞向铁鹞子们。

战马悲鸣的声音传来，冲在最前面的铁鹞子晃了几晃，一头栽下马去。但是黑色的洪流却疾不可挡，掉下马的战士，转瞬间，被自己的战友踏成了肉泥。

“引弓！”

“放！”

“引弓！”

“放！”

弓箭在平夏城前漫天飞舞，紧随在铁鹞子后面的西夏骑兵们，也在马上拉弓，向宋军回射着。两军都不断有人倒下，而铁鹞子越来越近，终于，这股黑色洪流撞上了宋军的方阵，盾牌横飞，长枪斫断，方阵之前，裂开了巨大的缺口。短兵相接的鏖战，便在这一瞬间展开。宋军两翼的骑兵正欲夹击正面之敌，却被迎面而来的西夏骑兵缠住。平夏城前，顷刻间变成混乱的血战。

“直娘贼的！”高遵裕拔刀格开一枝飞来的羽箭，恶狠狠地骂道。战斗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混战，指挥在此时几乎没有多少意义，决定胜负的，是双方将士的武勇与士气。西夏铁鹞子名不虚传，神锐军厚实的步军方阵，竟被冲得七零八落——这个时候，高遵裕才不由后悔，为什么不是用振武军结阵！

但是，梁乙埋所期盼的一击即溃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宋军的抵抗，意外的顽强，铁鹞子虽然冲乱了宋军的阵形，自己却也仿佛陷入泥潭之中，在宋军的重重围困中，变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各自为战。

局势变成了僵持。双方不断地拉锯苦战着。

夏军虽然有人数的优势，但毕竟抵不过宋军以逸待劳，兼有粗具规模的平夏城之助。两军混战了近两个时辰，留下了无数具尸体，却依然看不出胜负的迹象。

但梁乙埋却知道，胜利迟早是他的。在中军的拥簇下，他好整以暇地观察着战局，他还有两万人马没有动用，再坚持一会，这支生力军一出，宋军的溃败，便不会有任何悬念。

但便在此时，战场形势忽然间逆转。

只听到战马一声声的悲鸣，仿佛不堪重负一般，一匹匹战马轰然瘫倒，身披重甲的铁鹞子们，如同一个个铁铤，重重地从马上摔了下来。

梁乙埋被眼前的变故惊呆了！

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

继铁鹞子之后，不断地传来战马的悲鸣声，一匹匹战斗中的战马与骆驼，就这么突如其来的倒下；一个个的战士，突然发现自己手脚发软，四肢无力，摇摇晃晃地摔到地上。开始还只是战斗中的西夏将士，然后，连中军的将士，也纷纷从马上栽倒……

“中计了！”每个人的心中，都闪过同样的念头。

在这一瞬间，梁乙埋只觉得脑海中一阵空白。他尚未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宋军中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宋军的箭雨，便已经到了眼前。

“快撤！”梁乙埋在一阵慌乱之后，立即大声吼道。

但是逃跑有时候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宋军的骑兵，抛开面前的敌人，向着梁乙埋的中军疾驰而来，将他的中军冲得一阵大乱。与此同时，在石门水对岸，又有一支宋军部队不知从何处冒出，开始攻击守卫浮桥的后卫部队。高举将旗上，赫然绣着一个斗大“狄”字！

“水！河水！”在回望北岸的一瞬间，梁乙埋突然明白过来——高遵裕拖住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疲兵，而是想让自己的人马，去喝石门水的水。而毫无疑问，此时在石门水的上游，一定有一只宋军部队，在那里不断的往水中投毒！还有这河边的草，一定也早就埋了毒。仿佛是为了印证梁乙埋的猜测，梁乙埋果然发现，尚能一战的部队，正好是没有来得及喝水的那几支部队！而与此同时，从石门水的上游，又漂下来几只烈焰冲天的火船，引燃了浮桥。

梁乙埋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却听到一阵“轰隆隆”地巨响，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在战场上弥漫开来。他知道，这是宋军使用了霹雳投弹。他回头望去，便见自己的士兵，一部分拥挤着渡河，一部分干脆开始四散逃跑。战场上传来宋军震耳欲聋的喊叫声：“活捉梁乙埋！”“莫叫梁乙埋跑了！”

“大事去矣！”梁乙埋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刷地一声，拔出宝剑，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第七章 国之不宁

54

《熙宁年间诸事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先是，章榘议筑平夏城……高遵裕遂使狄詠、韩处下书，约梁乙埋决战，阴使种谊埋病羊于河畔，毒石门水上游，使水草皆毒。是日，高遵裕撤沿河之防，示敌以诚，使狄詠、包顺绕道渡河，伏兵北岸。梁乙埋率军渡河，成列。遵裕闭营不出，且使人遗书梁乙埋，曰：“午后决战，不为失信。”西夏军远来，久不得战，天燥热，人马皆困渴，梁氏遂使诸军分饮石门河水。遵裕觇知，遂出营击之，苦战两时辰，西夏军饮毒水，马不能负重，人不能张弓，大溃。诸军争相渡河，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种谊沿河放火船而下，焚浮桥；狄詠、包顺起伏兵袭其后……石门之水塞……梁乙埋夺李清兵权而大败于遵裕，奔逃无门，羞愧欲自刎，为部将所阻，仓皇夺桥渡河……会梁乙逋引援军至，狄詠、包顺不能敌，梁乙埋方得脱困。

是役，西夏死者万余，被俘者四万余人，得免者不足四万，所失马匹、骆驼、辎重，不可胜计。三千铁鹞子尽为所擒；泼喜军皆死于乱军之中。西夏自元昊以来，未尝有此败绩。河西震动……

遵裕遂筑平夏、灵平寨二城，自此渭州无胡马。

“混账！”夏主李秉常气得发狂，拔出佩刀，朝着面前的一张书案狂砍，一直将书案砍成块块碎木，李秉常犹自眼睛充血，面目狰狞！

“这是国耻！这是我白上国的奇耻大辱！”李秉常的咆哮声，响彻了兴庆府那简陋的宫室。

一旁侍立的臣子，都战战兢兢地低着头，生怕将李秉常的怒火，引到自己身上来。

“李清！”

“臣在。”

“朕要亲征那什么平夏城！”李秉常的眼睛里，都快冒出火苗来。

“这……”李清心中知道这时候再去攻平夏城，不过是在平夏城的城墙下，多增加几具尸体罢了，但是面对冲动的小国王，他一时间却也不知道要如何设辞回答。

“若不铲平平夏城，是从此以后，我大夏军队，不能再入渭州！”李秉常说的是事实，但正因为是事实，才越发地让人无法接受。

李清不得不谨慎地措辞，“自战报传至兴庆府，已有十余日。再点兵出征，最起码也是一月以后的事情。那时候宋城早已筑成，坚城难克，只恐劳师无功。且眼下新败，士气不振，更难以成功。臣以为，眼下之事，迫不得已，只有静候良机，再缓图之……”

“良机？！”李秉常勃然大怒，吼道：“何时才是良机？”

“宋军不可能十几万人常驻于此，其城筑成后，必然退兵，最多留下万余人驻扎。臣以为，待几个月后，宋军放松警惕，再突然出兵，将宋军困于城中，断其补给。则二城未必不可克。”李清从容答道。

李清的话的确很有说服力，李秉常沉吟半晌，虽心里仍有不甘，却终于冷静下来。“也罢，几个月，便等几个月！”

他刚刚说完，便见一个内侍脚步匆匆走至殿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陛下，讲宗岭军情急报！”

李秉常心中一凛，快步下殿，抓住内侍的衣领，恶狠狠地问道：“讲宗岭怎么了？”

“陛、陛下！”内侍几乎被李秉常凶恶的表情吓昏过去，“讲、讲宗城，被、被宋人烧了！”

“啊！”李秉常手一松，浑然没有在意瘫倒在地上的内侍，只是转身望着李清，呆呆地说道：“讲宗城也被烧了！”

李清也完全没有料到竟真的会“祸不单行”，一时间，竟也说不出话来。

“平夏城惨败、讲宗城被烧……石越的这两手，还真是漂亮啊。”说话的人，是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西夏国命运的真正主宰者，当时地球上最有权威的女人——梁太后。她说话的时候，不急不徐，神色从容，似乎是在说一件与她完全无关的事情。

“太后！”谦恭地站在下首侍立的，是西夏老将翊卫司马军都指挥嵬名荣，“现在大夏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梁太后微微一笑，眼角竟然还带着一丝妩媚，但是话语中却极度的从容与平和，“绥州被夺，横山不稳，讲宗城

被烧，平夏城大败，熙河归汉，董毡亲宋……宋朝对我大夏是全线进攻，咄咄逼人啊！”

“正是如此。”嵬名荣忧心忡忡，“平夏城之败，不仅仅是失去了进出渭州的门户，而且熙河与平夏城，如同一对张开了的钳子，威胁着天都山一带；而一旦横山有事，与绥州相连，整个银夏地区都会受到威胁。董毡又时时刻刻觊视我凉州……太后，到时候，我大夏所能倚赖的，便只有沙漠了！”

“嵬名荣！”梁太后悠悠说道：“纵然你说的全是事实，又能如何？已经发生的事情，担忧会有用么？想不出对策的事情，烦恼会有用么？”

“这……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吧？”

“你还记得建国初年的事么？”

“建国初年？”

“不错，当年可是连灵州都在宋朝的掌握中啊，但是祖宗还不是一样复国成功、奠定下今日的百年基业？”梁太后笑道：“什么地理形胜，都不是绝对的东西。我大夏国的立国之本，只有一样。”

“臣愚昧。”

“那便是——我们是胡人！”梁太后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突然沉稳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着，似乎每个字都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大夏是在马背上建立的，只要各部落不离心，只要每个党项人都不忘记自己是胡人，不贪恋汉人的衣裳美食，绥州又如何？平夏城又如何？熙河又如何？宋朝能得意一时，焉能得意一世？只要根本尚在，那

些地方，今天让宋朝人占了不要紧，迟早我们能夺回来！”梁太后的声音越来越高亢，“你以为宋朝能永远长治久安？”

这一番话，说得嵬名荣心悦诚服，拜服道：“太后圣明！臣所不及。”

“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边境的胜败得失，而是兴庆府的大夏王宫的主人，在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行什么样的礼仪！这才是我们大夏的根本所在！”梁太后的言辞，让嵬名荣几乎打了一个寒战。

“太后！主上英武，颇有先帝之风……”

梁太后摆了摆手，笑道：“你不必说什么。接连两次大败之后，必然有些人会对国相公开质疑，说不定会有人认为宋朝打败了我们，我们就应当向宋朝学习，废除胡礼，改用汉仪。有些人会借口给主上更多的权力，来谋求他们的私利……总之，要烦的事情还很多呢。”

嵬名荣听见了梁太后笑嘻嘻地话中隐隐的杀气，连忙闭上了嘴巴。

梁太后起身走下殿来，向前行了几步。嵬名荣连忙紧紧跟上，只听梁太后淡淡的问道：“你和我说说，讲宗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听说是被一群乡兵烧掉的？”

“是。”

“东朝的乡兵，有这么厉害么？”

“讲宗城居然被一群乡兵给烧掉了？”几个时辰之后，天色已然全黑，李清将军府上，史十三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望着李清，递到嘴边的筷子都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

“不错。”李清苦笑着回答，非常简短。

“怎么可能？宋军谁是主将？种家还是姚家？”

李清摇了摇头，望着满桌的佳肴，却无半点食欲。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着手望着天空中的明月，答非所问地说道：“野利济的人头，现在大约挂到了宋朝京兆府石越的辕门之外，讲宗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等慕泽来到兴庆府，才可能知道。”

“慕泽？”史十三笑道，“就是那个袭击石越的蕃人？”

“正是他。他受命协助野利济守城。”李清淡淡说道：“此人不可小视，只是贪图功名富贵……”

“世间有几人能不贪图功名富贵？”史十三笑道：“这算不得什么缺点。”

李清转过身来，逼视史十三，突然笑道：“你果真觉得这不算是缺点？”

史十三默然一会，笑道：“你以为这是缺点么？”

“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就会短视。”李清悠悠说道：“若是慕泽不短视，他又岂会受梁乙埋诱惑，降夏叛宋，伏击石越？”

史十三饶有兴趣地看着李清，笑道：“这怎么就称得上是短视？”

“我听说过慕泽的事情，以他的才干，若是不被梁乙埋所诱，等石越熟悉了陕西形势，他必得大用！将来功名利禄，还不是唾手可得？可惜如今，却再无回头之路。”李清的声音中，居然有几分惋惜之意。

“宋朝的功名富贵，与夏国的功名富贵，又有甚么区别？”

李清听到这话，定定看了史十三一会，默然良久，方悠悠叹了口气，说道：“只怕还是有区别的！”他心里头，忽然想起了那个宁死不肯投降的宋朝武状元。宋朝发生了什么事情，李清暂时还不知情，但是他费尽了心机手段，威逼利诱，文焕就是不肯投降，惟求速死，李清却是知道的。“至少，在那个文焕心里，宋朝的功名富贵与夏国的功名富贵，还是有区别的吧！”李清在心里说道。

史十三若有所思的望着李清，咀嚼着李清话中的含义——“只怕还是有区别的！”他根本没有料到，李清此时想到的竟然是文焕。

“过几天我兴许要去一趟宋朝的环州。”沉默一会，史十三换了话题说道，“嘉君还要托你照顾。”

李清走到桌前，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酒，半开玩笑地说道：“你若是有空，何不顺道去看看讲宗岭。”说罢，自己笑了笑，用眼角瞥了史十三一眼，又似漫无边际地说道：“我离开兴庆府没多久，回来之后，突然发现兴庆府竟是出了许多怪事，让人觉得蹊跷。最可怪的，是我听说有个叫明空的和尚，自称是从西天归来，许下弘愿，要在兴庆府建一座大佛寺，竟是派出了许多和尚，前往各部落化缘，又有一般徒众，与他一道出入宫中，结交权贵……”

“这有何可怪？大夏贵人信佛者众，连梁太后也信佛……”史十三的眉毛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立时便满不在乎的笑着说道。

“和尚出入宫中、结交权贵，也是平常事。帝王信佛者，古今更是多不胜数。但是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明空哪里便来这许多的弟子？”李清锐利的目光逼视着史十三，似乎认为史十三一定知道答案一般。

“我又如何知道？”史十三莫名其妙地答道，“这些秃驴的事情，我可没有兴趣。”

李清注视史十三良久，目光渐渐缓和下来，淡淡说道：“可是我怀疑这些和尚，根本是宋朝的奸细。若我所料属实，他们假化缘行医传经之名，深入各部落，目的是为了探知大夏虚实。一旦他们把消息全部传回宋朝，大夏国对宋朝而言，便再无半点秘密可言了。”

“既然知道，何不全部抓起来，几个秃驴而已！”史十三不以为然的说道。

李清凝视史十三，叹道：“没有证据，如何敢抓人？满城的贵人，都是他们的后台。何况百姓中信佛者更多……那个明空和尚，我也会过了，似乎的确是去过西天的，居然还懂梵文，又明于佛理，我请了几个和尚讲经，都斗不过他，反为他添了不少名声。”

“何不问他去西天一路之见闻？”

“也曾问过，他说得头头是道，也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

史十三沉吟一会，问道：“明空没有破绽，他身边的小和尚们，岂能没有破绽？”

李清有几分疑惑地望了史十三一眼，惊讶一会，顿觉脸红。不知为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李清心中一直隐隐怀疑史十三的身份，但是史十三与自己相交甚久，非比寻常，自是不便如对明空一般明目张

胆地质问，因此只是出言试探。这时候见史十三毫无顾忌地为自己出谋划策，心中不免觉得惭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清始终觉得史十三的身份，极为神秘。

“那些和尚，有些是明空的弟子，跟了他许多年了，有些是新剃度的，真要找破绽，却是难找。”李清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其实无端怀疑他们，我亦觉得有点不妥。但是不知为何，我总觉得这些人平空冒出来，实在可疑。偏偏那些部落首领，十之八九，对他们还崇信有加……”

史十三冷笑道：“既是如此，他们便是上了当，也是活该。”

李清只是不住的苦笑。

史十三微睨他一眼，用讥笑的口吻说道：“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

李清先是怔了一怔，随即脸色铁青，咬着嘴唇，定定地望着史十三的眼睛，目光灼灼，似乎想要从史十三的眼中，看出他内心的所思所想。

史十三却似乎是浑然不觉，又或是根本不在乎李清的想法，只是自顾自的自斟自饮起来。

待送走史十三之后，李清的脑海中，不断的回响着史十三的那句如刀子一般尖锐的话：“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的确，李清不是党项人，这一点，李清与梁乙埋不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汉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汉人！但是，夏国王李秉常的知遇之恩，却是同样

让李清感于五内的，他心里也希望能辅佐李秉常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然而，无论如何，李清逃不脱那个魔咒：

“你又不是党项人，你操的又是什么心？！”

朴素的种族感情、出生于文明中心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骄傲感、还有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留下的印记，让李清始终无法从心里否认自己是一个汉人，他也不愿意否认这一点，甚至在潜意识中，还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在一个民族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时代，一个“天下观”尚未被“重华夷之防”的民族观完全代替的时代，李清的心中，还有一种情愫：那就是诸夏文明中，一种“士”的情结。

什么是“士”？

士为知己者死！

在宋朝时，李清不过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低级武官，因为一次战争而被俘降夏，自负一身才华的他不肯轻易就死，却也无法回归宋朝，只得期期以李陵自许；但是，在西夏的李清，却受到意想不到的重用，直至有一天，终于成为小国王李秉常的亲信！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李清而言，又岂能不想报答这位年青君主的知遇之恩？

月华清冷，长廊九曲。

月光将李清的身形拖曳出长长的阴影，在长廊下，他整个人都象笼罩在阴影之中。紧蹙双眉的中年男子，抬头仰望月空，终于只能发出喟然的长叹声。

“夫君。”不知何时，卫慕氏已经站到了李清的身后。“是朝中又有什么难解之事么？”

李清默默摇了摇头，却没有转过身去。他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的小手攀上自己的肩膀。

卫慕氏帮李清轻轻的系上白色披风，柔声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

“是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李清轻轻重复了一句，忽然一笑，将卫慕氏搂入怀中，道：“给我备马，我要去看看宋朝那个武状元。”

文焕是被单独囚禁在隶属于翊卫司的一间小院子里，地点十分隐秘，西夏人派出了二三十名士兵专门看守他。

李清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见文焕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武状元消瘦了许多，下颌的胡子凌乱的生长着，脸上也多了几分沧桑之色。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文焕变得成熟起来。李清十分清楚地知道文焕经历过什么，西夏人曾经用战马拖着他跑了十几里地，也曾经六七天不给他任何水和食物，当然，也曾经让他享受过美女佳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甚至让人感觉到有点轻佻的武状元，却始终没有屈服，虽然他也不曾自杀。

当西夏人招待他美女佳肴时，文焕当仁不让的享受者，对说客们的喋喋不休充耳不闻；在西夏人失去耐心，用酷刑与饥渴来威逼之时，文焕虽然几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是却始终不肯背叛大宋。

但是即便如此，李清也知道，还是有许多的西夏人看不起他，因为他们认为文焕没有勇气自杀。正如许多西夏人也同样看不起他李清一样。而文焕所要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当年的李清，因为他是武状元！深受皇恩的武状元，在许多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生存的立场的！

如果他能绝食自杀，也许会赢来更多的尊重。

但是文焕毕竟是个年轻人，他的理想还没有开始。

也许他还指望能活着回到大宋。

许多人是这样的嘲笑这个只欠一死的武状元，但是李清对文焕，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他不认为期望活着回到故土，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李清也知道，即便文焕回去，面临的，也将是遍布天下的怀疑的目光。

“李郎君。”文焕的脸上，竟然泛出了一丝笑容：“你气色不是太好。”“李郎君”是一些西夏人对李清的称呼。

李清随意找了张凳子坐在文焕对面，淡淡问道：“可还习惯？”

文焕讥讽的望了李清一眼，话中带刺地说道：“我不似你，习惯不了。”

“是啊，你不似我。”李清定定望了文焕一会，突然叹了口气，举

起手来，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立即端上一壶好酒、几盘小菜。李清指指酒菜，说道：“今日与君同饮。”

文焕心里一怔，以为是自己死期将至，当下端起酒壶，斟了一杯，一口喝了，又斟了一杯，却不管李清，又是一口喝干，笑道：“这酒不错，可惜有酒无友，好酒也没个味道。”

李清知道文焕心里甚是鄙薄自己，他早已习惯，也不介意，自己给自己斟了酒，也是一口喝掉，只觉得明明一壶史十三从汴京私带过来的烈酒，入得口中，却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倒似白开水一般。他一口气连喝数杯，方悠悠说道：“我知道状元郎看不起我，但状元郎可知道我是何人？！”

文焕冷笑道：“你不过是背祖忘宗的汉贼罢了。”

李清却不去理他，自顾自的说道：“你可知道大宋嘉祐二年麟州之战？我本是宋朝府州守军一军中小校，当年没藏讹庞大举出兵，击败郭恩，我便在此役中为夏人所擒。嘉祐三年夏人出兵攻吐蕃青唐城，虽然大败而归，但是我却因立下功勋，受到惠宗赏识。从此跟随惠宗左右，屡次与吐蕃、宋朝作战，颇立功勋，封为将军，妻以贵人之女。惠宗驾崩前，将我送至太子帐中——也就是当今夏主的帐中，托以护卫之重……自我入夏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我的长子，也有十二岁了！”

“好好的汉人，做了二十年的贼，又有何值得夸耀的！”文焕毫不客气的嘲讽道。

“你又知道什么？”李清淡漠的扫了文焕一眼，道：“你可知焦用是谁？”

文焕听到这个名字，似觉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再看李清神态，不觉狐疑，当下默然不语，只是看着李清。

李清淡淡笑了笑，仿佛知道文焕必然不知，继续说道：“焦用本是狄武襄公旧部——我亦曾与你说过他——便是因为他触犯军法，韩琦欲诛杀之，狄武襄公亲为求情，说焦用是好男儿，韩琦却道：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竟诛杀焦用。当年我在宋朝，与焦用之族侄同居一营，此事是我亲耳听闻得来，当真让人寒心。”

这件事情，文焕本也听说过——不说在宋朝的耳闻，就是当初李清劝降他，也的确曾经提及此事，不料李清于此事耿耿于怀，还另有一层原因，至此时方知——文焕虽一时记不起焦用之名，但此时却也明白李清所说并非谎言，只是说道：“往者不可追，今日之大宋，有石学士建忠烈祠，早已不同以往。”

“当日你也这般说。”李清冷笑道：“但是我却终是难以相信。宋朝一向重文臣，张元殿试不第，遂降西夏，引景宗攻宋。自此以后，宋朝殿试不敢黜人。若由此观之，宋廷君臣，惟有打痛了他们，他们才能刻骨铭心。若有一降将能将宋朝打得不得安宁，或许宋廷从此能略重武臣，亦未可知。若说一个石越，便能让宋廷从此不重文轻武，谁能信之？”

文焕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肯说话。

李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你是武状元，你说宋朝不重文轻武，那你这个武状元，真比得上文状元？为何宋朝真正边关名将，除少数几人外，都是文进士出身？”

“百年之风，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扭转，但是今日之大宋，无论王

相公还是石学士，都道重文不必轻武，早年矫五代之枉过正，现在已有改变。”

“重文抑武，是宋朝赵官家的祖训，又如何能凭王安石与石越的一张嘴便改变？”李清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高声道：“我在宋朝之时，有功不能赏，拼死战斗，亦难以升迁，功勋再高，亦不免受气于腐儒；到了夏国，虽是汉人，但有功必赏，勇猛必奖，男儿提三尺宝剑，便可受君王恩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问你，凭什么便要为那个不重视你、看不起你的朝廷卖命？”

文焕凝视李清良久，忽然脸上竟是露出同情的表情，他淡淡说道：“你生不逢时，没能遇上石学士，有些道理，你自然是不知道。”

“石越又有甚高明之见？”

文焕又看了李清一眼，缓缓说道：“凡王者之国，其国家，则不必先问臣民为国家做过什么，当先问国家为臣民做过什么？其臣民，则不必先问国家为臣民做了什么，当先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石学士在白水潭学院讲过的一段话。”说罢，顿了顿，又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文焕既身为大宋之臣子，无论大宋是好是坏，是不是对得起我，我都只能忠于大宋。你以为朝廷重文抑武，使你受了委屈，便可以成为你背叛祖宗的理由么？难道你在西夏，便不曾受西夏羌人的歧视么？为何你可以背祖弃宗忍受西夏羌人的猜忌与歧视，却受不了父母之邦的一点委屈？”

这番话说出来，李清却是闻所未闻，一时间竟是百感交集，怔在当场。

文焕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心中也是波潮澎湃。在文焕看

来，李清的行为是可耻的，身为大宋人，却甘为夷狄，这是文焕无法认可的事情；但是李清又未必不是可怜甚至是可惜的，文焕也知道，哪怕李清没有被俘，以李清的才华，在西夏能受到赏识，但是在北宋，却可能被生生埋没，士为知己者死，李清对夏主的感激，文焕自然能够理解——但可惜的是，李清的知己者，是一个错误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并非李清本人所能掌握……在这个时刻，文焕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带着复杂的感情，来观察着李清。文焕几乎忘记，他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李清好多少。

文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可以彪炳青史的功勋！

文焕也不愿意投降西夏。他是北宋皇帝钦点的武状元，他们文家可以说深受国恩，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忠臣烈士！

文焕知道，如果投降，他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家族的耻辱，被后人唾骂！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降，西夏人迟早会用自己的头颅，来当做鼓舞士气的工具。

二选一的难题，文焕亦不知道如何选择。

坐在翊卫司某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的两个男人，也许会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北宋，陕西路，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司。

陕西帅司衙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如同节日一般，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每个人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快许

多。

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喜事多得让人不可思议。

在平夏城，高遵裕击溃了梁乙埋的部队，并且俘虏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在紫宸殿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命令高遵裕挑选三千名俘虏押解至汴京，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封赏的命令虽然没有下达，但是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已经不可避免。在普通的百姓与一般士林的舆论看来，朝廷对于帅司石越、主帅高遵裕、副帅种谊、郡马狄詠等人的褒赏，将非常值得期待。战争的胜利还不止来自一处，在讲宗岭，一个叫何畏之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率领一群乡村弓箭社的准乡兵组织，偷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将西夏讲宗城守将野利济的人头送至京兆府，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陕西刺募十万义勇，西夏人也不过是当成黔之驴观之。而如今，不足一千名连乡兵都称不上的陕西儿郎，竟然将数倍于己的兵力把守的讲宗城给烧了，还砍下了西夏守将的人头！

对于整个战斗的过程，民间的说书人各凭自己不知何处听来的细节，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倒像是天兵天将下凡与西夏人打仗一般，连何畏之，在说书人的口中，也凭空多出来两头四臂。陕西民众普遍相信，做为星宿下凡的石越，用自己的某种异术，招来了一群天兵天将，方取得如此战果。而对于讲宗岭之战的渲染，也连累到平夏城之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都坚信在那场战争中，远在京兆府的石越使用了他神秘的法术——否则不会有西夏俘虏明明事后一切正常，但在战斗中却坚信自己全身乏力，无法作战。

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还并非是陕西帅司张灯结彩的理由。石越之所以允许如此张扬的庆祝，是因为从汴京用快马接力送来的一封家书

——在数日之前，石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石蕤”的女孩的父亲。这对于石越来说，绝对是一件不亚于平夏城与讲宗岭之战的大喜事。

所以，这几日的石越，虽然表面上依然平静沉稳，但是步履却不自觉地变得又轻又快，在没有看见的时候，竟然还会莫名其妙的偷笑。

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

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预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做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

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压制住宗室与朝中的蠢蠢欲动之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石越在陕西挑起的战争以及帝国正在稳步进行的军制改革；更何况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员上报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余，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强征劳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员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绩”大加嘉奖，一方面却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来调查、处罚强征劳役的官吏，那么无论是皇帝的诏令还是政事堂的命令，毫无疑问也就并没有值得期望的必要。

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过是希望本地的官员，不要在农忙的季节来多事就好了。

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整个大宋朝廷，包括帝国的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员，大部分人对各地百姓的这种最低期望却并无兴趣。平夏战与讲宗岭大捷之后，皇帝要如何封赏有功之臣？朝廷的权力格局在此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改变？第一大功臣高遵裕会不会调入枢密院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石越还会不会继续留在陕西？

有无数类似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边境的大胜与大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对朝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汴京城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表面之下，还掩藏着许许多多的东西。

群玉殿。在炎炎夏日中，这里却清凉得有点阴冷。

王贤妃斜躺在一张凉椅上，清秀的脸上有着淡淡的忧容。站在她下首的，是成安县君金兰，这是王贤妃生产之后，金兰第一次被允许来看望她。因为按当时的习俗，女性生产之后，一个月内是不能下床的，外人自然也是不便来探望。

“信国公一切可好？”必要的礼节过后，金兰直接询问起她最关心的问题。

王贤妃的脸上，露出了带着母爱的温柔笑容，柔声说道：“俟儿很活泼。”但是这种笑容只是一瞬即逝，转由担忧与无奈取代，“皇后已经决定，满周岁之后，延安郡王与俟儿，由皇后亲自抚养。”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金兰惊喜的说道。

“也许吧。”王贤妃淡淡的说道，语气中带着不甘心。自己的儿子交给别的女人抚养，哪怕那个人贵为皇后，也并非一件开心的事情。她自然知道金兰为什么高兴，虽然向皇后决定亲自抚养两个皇子自有她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向皇后无子，由她抚养长大的皇子，自然而

然对皇位就更有继承权。虽然皇六子延安郡王赵佣已被封为尚书令，是实际上的储君，但是如果赵俟能与赵佣一起长大，即便无法身登大宝，但是其身份地位，也会与一般的皇子截然不同。

在金兰而言，为了日后的前程，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冒的。但对王贤妃而言，这个却是自己的儿子。做父母的，并不是人人都期盼自己的儿子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王贤妃就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一向聪慧的她，又岂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一出生就被多少人所讨厌？

“娘娘不必担忧。”金兰听王贤妃的语气，便已明白她的心思，她心思略转，便笑着安慰道：“依臣妾之见，信国公由皇后抚养，较之由娘娘抚养，会更加平安。”

“何以见得？”

“向皇后的性格，娘娘亦是知道，并非善妒心狠，工于心计，反倒是与事无争，为人平和，颇具淑德。”金兰说到此处，转目四顾，见周围并无旁人，方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因此臣妾以为，向皇后至少不会故意对信国公不利。”

王贤妃点了点头，她的确承认向皇后是好人，但是说向皇后会来主动保护她的儿子，她却不认为向皇后好到这个地步。此时放眼汴京城中，她能够说说心事的，也只有金兰一人，这时候既然说到她最关心的事情，她便把心中担心已久的心事说了出来：“但是皇后为何要收养俟儿？”

金兰脸上露出嘲讽之色，冷笑道：“依臣妾之见，向皇后收养信国公，正是出于保全之心。她不过是希望有着高丽王室血统的信国公，尽

量少受娘娘的影响，从而疏远高丽。这样的信国公，也更容易被朝臣所接受吧。”

“原来是这样。”王贤妃虽然知道金兰所说的，未必是向皇后的本心，但是人在担心的时候，往往不过是需要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来安慰自己而已。

“前几天听皇后提起，你嫂子鲁郡君生了个女儿？”

“是。”金兰笑道：“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眉毛眼睛象极了鲁郡君。石府这次真是双喜临门，只不知道石学士会不会调回京师。”

王贤妃摇摇头，道：“只怕很难，但这次的封赏，却不会太薄。”停了一会，又柔声说道：“呆会你替我带几件礼物给鲁郡君。”

“是。”金兰忙敛身行礼，眼角却是若有所思的瞄了王贤妃一眼。

王贤妃似是明白金兰所想，微微颌首，道：“大宋有不成文的惯例，上至皇帝，下至宗室，正妻都是娶名门之女，为的是名门闺秀，家教谨严，晓礼仪，懂进退，知分寸。皇上经常和我说，希望与石越约为婚姻。我想若能替俟儿定下这桩婚事，亦是一桩美事，我也可以放心。”

“娘娘所言，甚有道理。”金兰自然是知王贤妃的心意，她沉吟一会，方笑道：“但是臣妾却以为，信国公的婚事，终不能由娘娘做主，此时石学士远在陕西，娘娘即便与皇上说妥，若是石学士不愿意，一来一返，惊动太大。到时候只怕另有人作梗。若依臣妾之见，不如静待，先试探石学士的意思，如若石学士愿意，到时候皇上一提，石府许婚，纵有人反对，也来不及了。好过现在打草惊蛇。”

“但是……”王贤妃皱着眉毛，想了一会，觉得金兰说得有理，但是她心中却另有担心，犹豫半晌，终于讷讷说道：“但是我怕她人捷足先登，到时候悔之晚矣。”

“娘娘是说……”

王贤妃抿抿嘴唇，低声说道：“延安郡王。”

“延安郡王？”金兰愕然反问道。

“不错。天下人都知道延安郡王是储君……”

金兰注视王贤妃半晌，忽然掩嘴笑道：“娘娘真是糊涂了。”

“我如何糊涂了？”王贤妃不由有几分不悦。

金兰忙收拾起笑容，说道：“正因为延安郡王是储君，才不会娶石学士的女儿。大宋朝不是高丽国，也不是汉朝，女儿为皇后，父亲为宰相，那是霍光、曹操，外戚专权……娘娘别看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都是勋臣之后，但是那都是祖辈的事情。”

王贤妃不比金兰，她居于深宫之中，这些事情，她何曾知道？将信将疑的问道：“果真不行？那俟儿若娶了石越的女儿，石越不也是外戚么？”

金兰笑道：“娘娘于宋朝的一些规矩，毕竟还不太熟悉。若是延安郡王，那是万万不成的。但是信国公却另当别论……”

“为何？”王贤妃越发的糊涂起来。

“因为无论宫中朝中，人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信国公绝不可能继

位。既然是绝不可能继位的皇子，那么即便娶一个朝廷重臣的女儿，也就不会太犯忌讳。但饶是如此，也必然面临极大的阻力，这也是臣妾担心石学士会拒绝的原因。他的女儿与信国公成婚，皇上在位，这件事并不重要。但有朝一日，延安郡王嗣位，他的重臣居然是他皇弟的岳父，此事却不能不犯忌讳。皇上或有爱子之心，然从长远计，不提石学士态度如何，宫中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就断难许可。”

“这……”

“可惜石起、桑充国无女，否则……”王贤妃却是充耳不闻，垂首思忖良久，宋朝的政治传统对她的影响，毕竟还是要小过高丽国的政治斗争带给她的印记，她轻咬下唇，决然地说道：“无论如何，还是想办法替俟儿定下石家的婚事才好。”

金兰不易觉察地笑了一下，虽然她在某些方面，可能比王贤妃懂得更多，但是对于宋朝所谓的“祖宗家法”，在高丽长大的她，同样缺少应有的敬畏。没有先例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做么？金兰的心中可从来没有这样迂腐的想法，在她看来，所谓的“成例”，就是用来打破的；而所谓的“先例”，就是用来创建的。因此，如果王贤妃一定要替信国公赵俟娶石越的女儿，金兰绝对会支持她。她所要考虑的，不过是如何才能达成这个目标而已。

没有人知道，在成安县君金兰的心中，还有更大的野心：如果信国公真的能够成为石越的女婿，那么宋朝皇帝的龙椅，也未必会专属于某一个人吧？

至少在高丽国的政治斗争中，这条法则是成立的。

同一天，同一座皇宫之内，慈寿殿。

与群玉殿不同，慈寿殿十分热闹。太皇太后曹氏的身体，康复了许多。而正在这个时候，宋朝又取得了边关少有的大胜，其主帅，又正好是高太后的从父。

“我听说，百官又在给官家上尊号了？”人逢喜事，曹太后的精神的确好了许多。

“是。”赵顼笑道：“朕拒绝了。朕不需要尊号。”

“嗯。”曹太后点点头，又问道：“国家用兵平夏城，想来花费不少钱吧？”

“整编军队、修葺官道、赈济灾民、用兵平夏，都是花钱的事情，眼见国库又有点拮据了。很快黄河汛期又要到来，这方面的钱粮是不能省的。各地还有一些天灾人祸，也需要赈济。按理说大胜之后，要尽量奖赏有功的将士与臣子，但是因为要花的钱太多，所以奖赏的数额一直议而不定，迟迟没有公布。”

“这件事不能拖，当年太宗败给契丹人，就是因为太原之赏没有兑现，影响了士气。”曹太后提醒道。

“朕理会得。”赵顼道：“但是国库吃紧，一时也没有办法。朕已下诏，先迎战死的将士入英烈祠，发放抚恤钱，这是第一要紧的。将士们见战死的同胞都有了抚恤，就知道朝廷必然会发放赏钱，那就不会太急了。只待夏税收完，朝廷就有钱赏功了。”

曹太后不曾料到国库竟然紧张得到这个份上，沉吟一会，说道：“国家事事要钱，宫中自我以下，再裁减些用度。”

赵顼连忙笑道：“娘娘说哪里话来，便是再没钱，亦不能从这里省。娘娘不用担心，夏税很快收上，拖不了多久。”

曹太后摇摇头，道：“我这也只是一点心意。西夏人吃了这两个大亏，如何丢得起这个脸面？何况两处都是紧要之地。我料他们必然起兵来报复，朝廷若是有功不赏，士气不振，难保不会有万一，到时候悔之何及？”

“朕当想个万全之策。”赵顼心知曹太后所言有理，但是他即便是皇帝，也无法凭空变钱。若真是只顾赏功，导致防汛与赈灾无钱，结果只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再谈下去，徒增烦恼，便换过话题，向高太后说道：“朕还要向母后贺喜，高遵裕立此大功，两府议功，决定晋高遵裕三阶，为正四品壮武将军，封定西侯，并荫其两子。”

高太后笑道：“这是祖宗庇佑，非遵裕之功。”

“亦是他指挥得当，不堕父祖之名。”曹太后端起茶杯来，轻轻啜了一口，漫不经心的问道：“石越、种谊，又是如何叙功？”

“石越名位已高，其奏折又一力推功于下，因此仅晋封新化县开国侯，许荫其兄子，晋其妻韩氏为郡夫人。种谊晋一阶，为游击将军，封开国男。”赵顼淡淡回道，停了一会，又说道：“石越素来不贪名爵，此番几封奏折，除了说平夏城、讲宗岭二役有功之臣外，连篇累牍，说的都是另外两件事情。”

曹太后、高太后、向皇后心中虽然好奇，但这毕竟是朝中大事，若赵顼不说，她们也不便相问，当下曹太后只是微微点头，却是不冷不热

的问道：“那么郡马狄詠，又当如何封赏？听说他在平夏城，颇立大功。”

曹太后果提起狄詠，赵顼的脸色，刷地一下便沉了下来，冷冷说道：“朕不知道要如何封赏他！”

众人在宫中日久，都知道狄詠这次是擅离职守，犯了皇帝的大忌，当下全都默然不语。向皇后有心替狄詠说几句好话，但是话到嘴边，看见赵顼的脸色，嚅嚅一会，却终于不敢出声。惟有曹太后却似没看见赵顼的脸色一般，只是淡淡地问道：“是石越、高遵裕的奏折中不曾表叙其功么？”

赵顼板着脸道：“石越、高遵裕皆赞其功。但是狄詠之职责，不在平夏城。无论他立下多大功劳，朕也不能赏他。朕昨日已经下诏训责他。”

“狄詠确是不知轻重。”曹太后轻轻说道，“但是用人之道，是要恩威并施。他毕竟是忠良之后，年轻人贪功好胜，不是大过失。官家既已骂过他，还是要赏他。责骂是骂他的过错，赏却是赏他的功劳，这样臣子们才会心悦诚服。”

“是。”赵顼心中十分恼怒狄詠，却不便说出，当下只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了。至于赏狄詠之功，赵顼却没有半点这样的想法。他不重重处罚狄詠，已经是顾及到清河郡主的感受了。曹太后岂能不知赵顼心中的想法，但是她毕竟不能强迫赵顼做什么事情，只是在心里叹了口气。

向皇后见赵顼不太高兴，忙出来打圆场，笑道：“官家，因刚提到平夏城大捷，臣妾倒想起一事，想和官家打听点事情。”

“圣人但说无妨。”

众人都不知道向皇后要向赵顼打听什么，一个个都把耳朵侧过来，却听向皇后笑道：“本来外间的事情，臣妾不合打听。但是现在连宫中的宫女内侍，都在传说一个叫何畏之的人，带着一千义勇，就烧掉了数千人驻守的讲宗城。说起此人之勇，倒似连马援都比不上了。因此臣妾斗胆，想请官家给臣妾说说，究竟这何畏之是何等人物，又是如何烧了那个讲宗城？难不成此人真有三头六臂，能腾云驾雾不成？”她话音方落，众人都笑了起来。赵顼都知道她是故意如此，好让气氛喜庆一点。他体谅着她的苦心，便不拒绝，笑着挪了挪身子，笑道：“说起这个何畏之，却的确勇气可嘉。他本是大理国人，听说酒露便是他的发明。因为避家难，迁居京师，不知如何，被石越访得，知他文武全材，是可用之人，便留他在陕西。因与石越巡视各州乡兵，却暗中从中挑选精勇武敢之士千余名，在环庆操练……”当下赵顼便和两宫太后、向皇后等人滔滔不绝地说起石越奏折中关于火烧讲宗岭的事迹来。

原来当日石越巡视各地乡兵与忠义社等民间自卫组织时，便已将何畏之带上。当时他的想法，便是要从中间挑选勇武之士，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偷袭讲宗岭，给梁乙埋一点颜色看看。他素知何畏之武艺高强，能御众，懂兵法，因请他主持此事。何畏之身负国恨家仇，若以一介商人，毕竟无以成大事，何况他还托庇于石越羽翼之下，此时有机会典兵，并且还是由自己一手缔造，自然是一拍既合。于是何畏之便随石越至各地，名义上替石越选亲兵，实际上却也同时挑选武艺出众的百姓，集中至环庆一带训练。与此同时，石越又秘密下了两条命令，一是下令沿边各州军选送本州武艺出众者二至十人至环庆训练；一是下令从禁军中挑选出百余名低级武官，分派各地，指导、监督民间武社——不过石

越为了避嫌，这百余名军官后来很快就脱离禁军，被纳入兵部职方司陕西房。而集中在环庆的千余人，就使用了一个平平无奇的乡兵旗号：陕西路环州义勇。

这所谓的“环州义勇”，主要是由各地的无赖、流氓、亡命之众组成——因为武艺高强而又老实本份的，都成了石越的亲兵，剩下的自然不是什么品行端正之辈。幸好任凭怎么样的无赖与流氓，毕竟狠不过何畏之的铁腕。石越虽然奇怪何畏之的择才标准，但他也知道历史上多的是无赖少年从军反而焕发出无限战斗力的事例，指望地方上武艺出众之辈不去欺压良善，那是武侠小说中毒的表现。因此石越倒也颇能听之任之。不仅仅如此，出于对何畏之的信任，石越还给了这支所谓的“环州义勇”堪比禁军精锐的装备——表面上的乡兵组织“环州义勇”，每个人标准配备的是：“黑白甲”一副，这是一种轻型皮铠，除了要害部位用钢板之外，大部分地方采用皮甲，是大宋兵器研究院的新设计；采用了棘轮机构的新型钢臂弩一副，弩箭四十枝；弓一副，箭六十枝；霹雳投弹三枚；朴刀一把，战马或骡子一匹。

“环州义勇”从一开始组建，目的就相当的明确——夜间作战与山地战。训练的重点，就是在漆黑的夜晚，如何在山林之中，不用照明就能无声无息地行军，分辨敌我，射杀敌人，实施纵火、破坏的任务。如果梁乙埋能看到他们的训练，他用脚趾也能想象得出来这支部队是用来做什么的。

因此讲宗城之战，实际上只是一次“平平无奇”的战斗。

野利济与慕泽不和，将慕泽赶到了讲宗城外十余里的地方扎营，而自己则龟守讲宗城，美其名曰“互为犄角”。何畏之侦知这种情况，在天色的掩护之下，在野利济与慕泽两军的必经之道上，挖了三道陷阱，

以及数道假陷阱，留下二百人狙击慕泽。然后在三更时分，亲率部众，分成四队，夜袭尚未完工的讲宗城。何畏之的这些部众，若组成大阵决战，或许不过如此，但让他们分成小队，四处纵火、射杀、投掷霹雳投弹，却是得心应手，八百人的部队，四面杀将起来，黑暗之中，只听见到处是火光与霹雳投弹的爆炸声。西夏守军根本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只觉得四面八方全是喊杀声，好不容易披挂起来迎战的，却发现自己的敌人脸上用油墨画上了各种各样骇人的图案，晚上乍一看见，竟不知是人是鬼，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一时间竟全无斗志。而守将野利济又被何畏之潜入营中射杀，群龙无首，无法组织起抵抗，只得各自逃窜，辛辛苦苦建了几个月的讲宗城，一个晚上，就被大火烧成灰烬。

慕泽听到讲宗城的喊杀声，匆匆赶来，却不料踩中何畏之事先挖好的陷阱，损兵折将。他只得一路小心翼翼行来，只见遍地都是陷阱，黑夜中真假难辨，行军速度不得不大幅减缓。好不容易走出“陷阱之路”，又被伏兵一阵没头没脑的猛攻，慕泽眼见着讲宗城已经火势滔天，再不可救，又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宋兵，心慌意乱，也无心接战，干脆远远躲避。一直等到天色全亮，何畏之早已率部从容撤离讲宗岭，他才小心翼翼赶到讲宗城。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一堆灰烬以及何畏之留下的一幅大幡，高达三丈的大幡嚣张地插在讲宗城以外二里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行大字：“何畏之率千人破贼于此！”大幡的木杆顶端，赫然挑着野利济的头盔！

直至此时，西夏人才知道，来袭击自己的部队，不过千人而已！

这其中种种情由，有些是赵頊知道的，有些却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他讲叙起来，却也是绘声绘色，听得众人心驰神往，仿佛亲眼见到何畏之率领一群扮成鬼怪的勇士夜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一般。

向皇后听完，笑道：“这个何畏之真是飞将军一般的人物，似他立下这般大功，官家却要如何封赏？”

“环州义勇，朕御笔亲题军旗，其部众领禁军步兵军饷，朝廷视同侍卫步军司禁军，暂归种古节制。至于何畏之，可破格封为御武校尉。”赵頊笑道：“似这环州义勇，缓急之时，可为奇兵之用。因此朕用石越之言，不打乱其编制。”

“由一介布衣而为御武校尉，亦是少有之殊荣。”向皇后笑道，“官家临朝愿治，便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出来为朝廷效力，可见天子自有天佑。”向皇后的话，自然是拍赵頊的马屁，但是这些话听到耳中，却也实在舒畅。此时的赵頊，已经暂时性的忘记了那个惹他不快的郡马狄詠，也暂时忘记了他的朝廷，还有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

皇帝可以忘记，但是身为政事堂的宰相，却不可以忘记这些事情。

“石越、高遵裕的功劳，代价便是朝廷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连司马光都忍不住要发起牢骚来，“单单是前线的将士与民夫，按平均每人一千五百文的赏额来算，就需要二十余万贯的赏金！还有未直接参战的将士也需要犒赏。各地大小官员，也伸长了脖子等着朝廷的赏赐……还有战死将士的抚恤金……”

“单单是修筑平夏城的费用，以及十几万大军在外作战的军费，就已经将国库掏得差不多了。”吕惠卿冷冰冰地说道，他不似司马光那么情绪化，虽然整个政事堂中，以吕惠卿最为嫉恨石越的成功。“禁军整编更换兵甲，需要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此外防洪、赈灾都是必不可少。”

“朝廷在短时期内经不起再一次战争了。”司马光的语气中不由得有点恼火，以至于他短暂的忘记了对吕惠卿的讨厌，“朝廷与百姓，都需要休养生息。”

“只怕不可能。”兵部尚书吴充就事论事地说道：“接连两次大败，尤其是平夏城对西夏事关重大，若说西夏不举兵报复，绝不可能。”

“吴公所言有理。”冯京紧接着说道：“既然烽火已经点燃，就没

有那么容易熄掉了。”

“但是朝廷无力再打一次大仗！”司马光高声辩道。

吕惠卿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冷冷道：“这事不由我们作主，除非我们把平夏城拱手相让。”

司马光瞪视吕惠卿，高声问道：“那么相公以为无粮无饷，亦可以作战么？”

“司马公何不写信去问石子明？”吕惠卿讥讽道，“枢密会议已经给皇上上了一封奏折，以为西夏人在半年之内，必然会有一次全面的报复。司马公是不是准备告诉石子明，他开启的边衅，由他去平息？”

“仅仅是防御的话，军费的耗费要少很多。”吴充也很讨厌吕惠卿，但是他也无意站在司马光或石越的一边，他只不过是就事论事。

被特别要求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太府寺卿韩维却是坚定地站在石越一边的，他忽然插话道：“钱的问题，并非没有办法解决。”

“愿闻其详。”吕惠卿与司马光几乎同时说道。不过二人的语气，一个带着讽刺，另一个，却带着诚恳。政事堂会议的其他成员的目光，也都聚集到了韩维身上。

“石子明最近的奏折，提到两件事情。”韩维环顾众人一眼，方缓缓说道，“一件事是陕西路推行新驿政，另一件事，就是要在陕西路发行交钞五十万贯。”他说的事情毫不稀奇，在座众人便只是静待他的下文。“以往在陕西也发行过交子，一般的方法，本金为五万至六万，则可以发行十万。石子明提出发行交钞之法，颇有新意，他是要借朝廷封桩钱四十万贯为本金，便存在汴京，而在陕西路发行面额为一贯至一百

贯的交钞五十万贯——他亦已说服几大钱庄接受交钞与铜钱的兑换业务，钱庄可收取一定手续费。而钱庄若要兑换铜钱，则需至京城来兑换，朝廷不收任何费用。这种方法，钱庄有利可图，而百姓则可以信任交钞，而陕西路，平空就可以变出来五十万贯钱，用来兴修水利，朝廷的封桩钱存着也是存着，并没有任何损失——毕竟只要交钞可以用来交税，那么挤兑铜钱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他的说这些事情，石越在奏折里写得更清楚。而在座的每一位，都曾经读过副本。平心而论，众人都认为是个好办法，交子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相对成熟的事物，当时的大臣，都已经懂得发行交子需要本金为储备，每位大臣的家中，也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交子的存在。而石越所做的事情，最大的不同，就是用利用了朝廷一向视为“定心丸”的封桩钱来作本金。便听韩维继续说道：“所以，在下以为，朝廷实在缺钱，不如便借鉴石越的计划，发行交钞！为了谨慎起见，可以划定几路为试行区，这次犒赏所需要的全部缗钱，试行区官员、兵丁的薪俸，可以全部采用交钞支付。只要朝廷再用几十万贯封桩钱——甚至用夏税的收入为本金，那么眼前的危机也可以解决。即便这几路在交夏税时都用交钞交纳也不要紧，这不过是相当于朝廷提前收取了几路的夏税！”

大宋朝的政事堂，顿时一片沉静！

这里坐着的，都是大宋朝的重臣，每个人都明白，表面上看来，韩维的计划，只是比石越提出来的计划推进一步，但是实际上，人人都能知道，韩维的计划，相对石越的计划而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不再是在一路之内发行交子，而是在一片区域之内，发行交子。一旦成功，必然会向全国推广，换言之，如果韩维提出来的计划此次能够成功，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交钞的日子，就不再远了。

再迟钝的人也能感知到这会是多少巨大的变化！

“有欠谨慎！”——司马光的额头上，几乎就差直接刻上这四个大字了。

“若是发行，日后想要多少钱就可以印多少钱……”吕惠卿心中的想法，也不经意地从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来。

而余下的宰辅们，有几位被这前所未有的大胆计划所震撼，脑海中短暂性出现空白的现象；其他尚属清醒的大臣，则在心中反复衡量着利弊——包括对大宋朝的利弊，也包括对自己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时之间，竟然难以下出判断。

韩维提出来的计划，真的是充满了诱惑力。

但是抛开派系之间的立场不提，政事堂中许多大臣，还是从这种诱惑当中，直觉的感受到了危险，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究竟会有何危险。

“旁门左道！”司马光心中十分地排斥发行交钞这种危险的想法。他始终相信，真正理财的王道，就是朝廷的君臣厉行节俭，轻徭薄赋，使百姓们种好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样国家自然会上下富足。其他所有的理财方法，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歪门邪道——“天下的钱财有限，不在官便在民，官多自然民少！”虽然司马光并不懂得什么叫做“零和游戏”，然而他却固执的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其他所谓的“理财之术”，都不过是“零和游戏”而已。

而吕惠卿犹疑的，则是提出这个计划的人——韩维是众所周知的“石党”！他的计划便是脱胎于石越的构想，他有必要替风头正健的石越再添新功吗？石越与高遵裕在陕西取得胜利让朝野为之振奋，一时

间誉声如潮，但是真正要为补给、财政操心的，却是他吕惠卿！

吕惠卿心中颇觉愤愤不平。他自动忽略了司马光等人的工作。

吕惠卿望了各怀心事的政事堂宰辅们一眼，似乎感觉过于长久的沉默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轻轻咳了一声，道：“诸公以为如何？”

“某以为不妥！”司马光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无论金、银、铜、钞，皆为无用之物。于世间有用之物，乃是粮食与绢布。天下农夫每岁所耕之地不变，则所产之粮不增多；天下农妇所种之桑麻棉不变，则所织之布不增多。而朝廷却要发行所谓‘交钞’，此是以此无用之物，夺天下农夫农妇所产之粮布，与加税又有何异？”

户部尚书所说的，是一种朴素的经济道理，立时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认同。但是太府寺卿显然也有他的理由，韩维立时欠身说道：“非也！某以为，司马公所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愿闻其详。”说话的是尚书右仆射吕惠卿。虽然韩维与石越本质上都是他的政敌，但相比而言，他更愿意见到有人让司马光难堪。

自从司马光入朝之后，吕惠卿与司马光之间在皇帝面前公开的互相攻讦，就超过三十次；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评，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吕惠卿曾经数次用计，试图激怒司马光，逼性情刚强的司马光主动请辞，但是司马光却一改常态，绝不辞职。吕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马光有多重的原因，不敢轻易言退——一方面，因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让忠君观念极强的司马光有了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当年王安石虽然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司马光潜意识中，对王安石还有一种信任，怀着一种侥幸认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对吕惠卿，司马光却是认定了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司马光

自认为如果自己离开朝廷，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因此虽然屈居吕惠卿之下、哪怕与吕惠卿争得怒发冲冠，司马光始终不敢放弃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些却是吕惠卿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吕惠卿始终希望借用一切机会，来拔掉政事堂的这根眼中钉。

韩维并不知道自己此时已经成为吕惠卿打击司马光的工具，他注视司马光，朗声道：“司马公当知庆历间事，庆历之时，江淮之地便有钱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调集铜钱应付西夏元昊之边患。直至熙宁以来，东南钱荒，依然如故。熙宁二年吕相公便曾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当年司马公曾上章论之，以为如此则会加剧东南钱荒……”他这句话说出来，政事堂中吕惠卿与司马光都表情尴尬，冯京、吴充等人却面露笑容。韩维没有觉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继续说道：“此后朝臣论东南钱荒者甚众，直至熙宁九年夏，张方平相公亦曾言东南六路钱荒，道‘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论之，请朝廷于秋收之时，许农夫纳米不纳钱，以免使农人同时卖米，加剧米贱钱贵，重伤农夫。后其入朝，又数论之，天子恩德，于熙宁九年秋颁诏许之，天下称颂之声，今日尤不绝于道。然则东南钱荒，却并未完全解除。”

韩维说到此处，连司马光都暗暗点起头来，因为韩维提及的，实是宋朝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死结！大宋君臣，对此都束手无策。果然，便听韩维继续说道：“一面是东南钱荒，致使米贱伤农，百货不通，万商束手；一面却是铜贵钱贱，铜禁未开之时，天下销钱铸铜器者已不可胜数，自王介甫开铜禁后，更是风行天下。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即可获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谁不愿为？遂使钱荒愈重。石越论及此事，以为以铜铸钱与以铜铸器，利润相差如此，是铜钱之值贱也！

若依常理，则既有钱荒，则当钱贵，钱贵则铸钱监当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实，却是各地铸钱监，因铜价贵于钱价，若能不亏，已是万幸。”

韩维说的，的确是当时的怪现象，一方面东南钱荒，流通市场缺少铜钱，导致钱贵米贱，伤害农业；另一方面，却是铜钱的市场价值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导致官府铸铜钱不能获利甚至是亏本，而同时，却有大量的铜钱被铸成铜器，以及流出海外——因为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数倍于它在本国的购买力！由此更加剧了钱荒的现象。

这是宋朝人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他们铸造的铜钱，既是贵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铜钱的东南诸路，也是如此，那里的铜钱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却除了伤害到米价之外，并没有导致物价暴跌，甚至是米价，也处于一个相当的水准，所以使得铜钱不断的外流——曾经有来自日本国的商船，一夜之间将一座城市的铜钱全部买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载着满船满船的铜钱出海，去海外购买超过这些铜钱在大宋境内的价格一百倍的货物！这也许可以解释成宋朝政府和平准物价方面做得多么出色——哪怕是亏本，也在不断的铸造铜钱，使得东南地区虽然看起来永远都在缺钱，但是至少不是不断的缺钱，流入量抵销流出量，从而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也可以解释成因为宋朝的经济水准远高于她的邻国，所以宋朝的物价哪怕在缺少铜钱的状况下，依然远高于她的邻国。

但无论如何，对于宋朝来说，这始终是个难题。连石越都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现象，更不用说设法解决了。虽然这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但是对大宋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却有十分大的影响。因为钱荒，导致东南地区的市场被限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无法扩大；又因为钱在大宋境内价贱，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唯有以物易物，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润——从海外运回铜钱，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因为哪怕是铜钱运回来铸成铜

器，在算上运输费用之后，其利润相比海外贸易的利润，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每个商人，都务求将手里的每一文铜钱都换成货物运回大宋。但是东南诸路的市场规模，却无法吸纳这过多的货物，大部分的货物，只能运往汴京。一旦汴京也吸纳不了时，与其降价卖到其他地区，商人们更愿意削减贸易的规模来保证利润。

于是大宋东南地区的发展，就这样被限制了。整件事情虽然引起了宋朝精英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当时的人们而言，是很难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这个问题的。但尽管如此，韩维还是凭借着自己粗浅的理解，以及在太府寺卿任上所得经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虽然他的认识并不深刻，考虑的问题也并不周全，但实际上却很可能是有效的。

所谓的“瞎猫撞上死耗子”这种事，有时候也是存在的。

这位太府寺卿在政事堂上继续着他的慷慨陈词：“所以，某以为，目前便有一剂良方，可以解决东南钱荒与铸钱亏损的问题！”

他说到此时，众人都已渐渐明白他的理由。

“某以为，在东南诸路发行二百万贯的交钞，便可以有效的解决东南钱荒，交钞不惧外流，不惧销铸，只要将最新出现的彩色套印技术收归官有，控制住几家最好的造纸坊，那么盗印的问题，也可以抑制。相比铜钱而言，交钞携带也更为方便。此外，朝廷还可以在川陕发行一百万贯的交钞，一面是为陕西路兴修水利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则可以在川陕地区，逐步回收铁钱，停止铁钱监铸铁钱导致的亏损。川陕停用铁钱，还可以使墨吏在收税之时，少了用铁钱与铜钱之间的兑率来剥刻百姓的机会，无疑亦是一大德政。因此，某以为，川陕的交钞，甚至可以发行更小面额的！”

冯京听到韩维兴致勃勃的说完，不由试探着问道：“一旦东南六路与川陕诸路发行成功，交钞是否要推行天下？”他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自然要推行天下！”韩维毫不迟疑的说道，“交钞相比铜钱与铁钱，方便而不费。铜矿产量始终有限，诸君皆知日后朝廷尚有一个地方需要大量用铜，若是找不到取代之物，只恐钱荒越来越严重！”众人都知道他说的是火炮，当下尽皆默然。

只有司马光依然摇头，道：“以纸为钱，与布为钱，又有何区别？只恐重蹈王莽覆辙。”

“司马公此言差矣！”韩维听到司马光拿他与王莽相比，脸色不由沉了下来，高声辩道：“交钞只需有铜钱为本，可以用来交税，且能抑制盗印，百姓自然信任乐用。岂能言与王莽同？”

“只恐公用意虽佳，终败国事！”无论韩维说得交钞如何有百利而无一弊，司马光始终相信天下没有这般轻易的事情。只不过，他心中虽然有强烈的不安，但是却怎么也想不出来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是隐隐感觉这后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患。

“司马公若以为不妥，当说出道理，在座皆是朝中大臣，非三岁小儿，岂可危言耸听？”吕惠卿在一旁用讥讽的口气说道。

司马光霍然起身，瞪视吕惠卿、韩维。韩维心中终不愿与司马光为敌，便将目光避开；吕惠卿却是若无其事的迎视司马光，眼中尽是嘲谑之意。司马光强按心中怒火，指着吕惠卿、韩维，骂道：“他日坏国事者，必尔二人也！”

他的这句话，却未免太过份了。韩维腾地站起，正要反唇相讥，却见冯京向自己使了个眼色，他心中立时想起以前石越和自己说过的话来：“司马君实性格刚直、嫉恶如仇，日后在朝中若有冲突，持国当相忍为国！”他暗暗吸了一口气，强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向冯京点点头，慢慢坐回位置上。

政事堂终于没能就发行交钞的问题达成一致。不仅仅是司马光坚决反对，连冯京、吴充、王珪等人都顾虑良多，虽然韩维说的头头是道，但是毕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没有人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也没有人承担得起失败的责任。

然而大宋的财政困难却并不会因为政事堂达不成一致而稍有迟缓。即便是吕惠卿，都感觉到了府库的捉襟见肘。若是再想不出来好的办法，便只余下设法加税一条路了。政事堂在七天之内，就大宋的财政困难与发行交钞的问题讨论了四次。韩维对交钞的发行方案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完善，发行的数量也由东南诸路的二百万贯修改为一百二十万贯，川陕的一百万贯降为八十万贯，但是政事堂诸相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政事堂中惟一流露出支持意向的，出乎韩维的意料，竟然是吕惠卿！

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政事堂的大门外溜走。

半个月后，陕西路安抚使司。

“陕西一路，自仁宗朝以来，百姓赋税实际三倍于他路！”陕西路转运使刘庠向石越发着牢骚，“各地缴纳两税，都在本州本县，惟有陕

西一路，朝廷为了节省官府运输开支，命令百姓支移，结果陕西各地的百姓居然要千里迢迢去延州、保安军等处交纳两税，否则便要交纳‘道里脚钱’！甚么‘道里脚钱’！简直是毫无‘道理’！”

“运使所言皆是实情。”接着刘庠的话的，是安抚使司参议丰稷，“自六月一日开征夏税以来，百姓便开始转运于道，辛苦不堪，见者无不为之叹息。”

“朝廷久久不批准本路实行驿政改革，我亦无可奈何。我昨日已经上表，请求朝廷准许，陕西路支移，上等户不超过三百里，中等户不超过二百里，下等户不超过一百里。希望政事堂诸公能够体察民情……”石越只能苦笑摇头，宋朝夏税自六月一日起征，分为三限，每限一个月，至八月底结束。而陕西路百姓最为困苦，相比在本州本县交纳两税，他们的实际交税额，是翻了整整五倍。如果能顺利推行驿政马车制度，再加石越的折衷措施，那么陕西百姓的赋税负担，至少可以降低三倍！即便是石越的请求不被批准，只要驿政马车制度完善，百姓们省下的运输费用，也会相当的可观。

“与其空等政事堂诸公决策，不若吾辈先行动手！”刘庠眼见面前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减轻百姓的困苦，却因为必须等待汴京的批准而不能施行，心中早就十分不耐。

“刘大人所言甚是。”另一位心庠难耐的人——石越的幕僚陈良也忍不住附和道：“何不先试行开通一些地方的驿政马车？于百姓之困苦，能减轻一分，便是一分。”

“下官亦以为可。”丰稷也用期盼的眼神望着石越。

石越心中亦怦然心动，不觉将目光移向潘照临，问道：“潜光兄以

为如何？”

潘照临垂首思忖半晌，忽然凝视刘庠，笑道：“刘大人为朝廷陕西路转运使……”说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只是望着刘庠微笑。

刘庠莫名其妙地望着潘照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敢问大人，转运使是管何事？”潘照临见刘庠不解，又问了一句。

“一路之民政、财政，以及转运之事！”

“原来如此！”潘照临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刘庠一怔，脑中突然灵光一闪，猛的明白过来，原来潘照临是说他是转运使，实可以在“转运”的名义下，开始驿政马车制度的建设，根本不必请示石越。他立时眉开眼笑，向石越说道：“子明，可否将府中的陈先生，借我一用？”

石越却是知道潘照临分明是拿刘庠当枪使，只不过刘庠却也是心甘情愿当枪——他当年连王安石都不放在眼中，哪里会理会一个吕惠卿？当下便笑着向陈良说道：“又要劳烦子柔。”

陈良也已会意，立时笑道：“在下却是求之不得。”

刘庠见陈良答应，便急匆匆地站了起来，拉着陈良便要告辞。石越不料他如此性急，不觉好笑，笑道：“希道兄，倒也不必如此性急。”

刘庠抱拳笑了笑，道：“夏税快要交完，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但是若能早做一天，眼见十月一日又要交秋税，百姓受惠便可多一分。”说

罢一甩宽袖，拉着陈良，便告辞而去。石越不想他说走便走，赶忙起身相送。

不料刘庠与陈良尚未离开大厅，便见一人抱着一堆文书急匆匆走了过来，陈良定睛望去，识得是安使司府中的户曹判司文书程思安。程思安见着刘庠与陈良，忙略行了一礼，便走向石越，躬身行礼，禀道：“石帅，有尚书省加急文书！”

“是何事？”石越一面问道，一面从程思安手中接过公文。安抚使下设判司文书六人，分掌六曹档案与机要文书，品秩虽低，职权却重。

“尚书省已经批准驿政改革，惟发行交钞一事久议不决，皇上已下旨朝议，尚书省行文各路守吏，咨询意见。”程思安叉着双手，简要的汇报道。

刘庠与陈良听到他的话，立时停了下来，脸上都不约而同的露出喜色。虽然已经决定抛开尚书省自行其是，但是倒底名正言顺可以少了许多麻烦，办事更加方便。

石越却只是不动声色的“嗯”了一声，顺手便翻开文书，读了起来，他心中颇觉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朝廷对他交行交钞的建议争议如此之大。不料才看了两页，石越的脸色突然之间就变了，木着脸呆呆地立在那里，半晌，嘴角才流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刘庠心中暗暗奇怪，不免折转身来，向石越问道：“子明，如何？”

“希道兄，你看吧。”石越摇摇头，将手中的文书递给刘庠。

刘庠狐疑的翻开来，只见跃入眼帘的，是一份抄录的奏折——《请

于川陕及东南诸路发行交钞札子》，写奏折的人，赫然便是与石越关系密切的太府寺卿韩维！他目不转睛地看了下去，一页一页翻过，一口气读完之后，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希道兄，请书房叙话！”此时的石越，早已镇定如常。

“韩持国建议朝廷于川陕及东南诸路发行交钞共二百万贯，实在是过于大胆之设想。”石越苦笑着说道。

刘庠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了石越书房里的一只青色瓷瓶上面，“我只担心一件事，若有奸人主政，胡乱发行交钞，后果将不堪设想。历代官府无钱之时，往往都要铸大钱，铅多铜少，借以谋利，结果却都是饮鸩止渴，毒害百姓；如今若开此交钞之例，印行交钞，较之在铜钱中加铅，更是一本万利……”

“不要说奸人当政，便是有贤臣在朝，一旦遇到财政困难，只恐亦不能抑制印行交钞之欲望。”石越摇着头叹道。

其实以他的历史经验来说，两宋在发行纸币时出现的问题，虽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过，但总体来说，评价应当是正面的。因为两宋的朝廷从来没有对经济不负责任的想法，发行纸币所出现的问题，不过是因为他们做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缺少历史经验所致。只有元朝，才是一开始就抱着不负责任的心态来发行纸币，但那是因为“大元朝”的所谓经济政策，其本质就是掠夺而非建设。

所以石越真正担心的，倒并非是刘庠担心的问题，虽然他也佩服刘庠见识的敏锐。但事实上，如果只是担心政府滥发纸币而干脆拒绝纸币

的话，根本就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思想。何况从历史来看，即便没有纸币，政府照样会铸造铅多铜少的大钱来破坏货币体制——这和滥发纸币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可即使是这样，中国人对货币性质的了解，依然在不断的进步，并没有被几次货币体制的崩溃而彻底击败。

石越相信历史如人，总是在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会进步的。当然也存在着因为失败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被彻底打倒的例子，但是石越始终认为，不可以因此而回避挑战，害怕失败。敢于尝试并非是坏事。

一个输不起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所以石越真正在意的，其实是韩维的计划，很可能会打乱自己现有的布局。而最重要的，则是韩维是因为国家财政出现困难而发行区域性的交钞，这样会留下一种很不好的印象——如果他成功了，那么以后一旦遇见财政困难，难免就不会有人来效仿这种“成功的经验”！

在石越出生的时代，有位伟人就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句话，若从反面来理解，也同样成立。

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子明，你我当上表反对此事……”

石越低着头沉思，浑没听见刘庠在说什么。

“子明？”刘庠提高了声音。

“呃！”石越霍然一惊，回过神来，摇头说道：“希道兄说的虽然

有理，但是会被人指斥为因噎废食。”

“那当如何是好？”

“朝廷财政紧张，连一笔犒赏钱也是至今未能发放。夏税各地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完，再转运至汴京，少说也要一个月。即便是夏税收上来解了燃眉之急，但很快就是冬至，朝廷的开销没完没了，也无人知道西夏人会何时出兵报复……”

“但是即便此时能通过交钞印发的方案，从筹备至印刷，也不会早于夏税吧？”

“希道兄难道忘了？印行交子，朝廷早有经验，一切人手材料齐全，彩色套印技术，刚一发明，在下便秘嘱持国，让太府寺出钱购进，此时持国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石越说到这里，不由苦笑起来，“这才是作茧自缚！”他怎么样也没料到韩维会不和自己商量，便提出这样的主张。想来韩维只怕还以为自己会十分赞赏他的主意呢。

“如此说来，朝廷一定会在夏税收完以前发行交钞，以解燃眉之急？”

“我料定如此。皇上不过是暂时有点犹豫，只要朝中有一部分大臣支持，在现有情势的压力之下，皇上必然会决定发行交钞。不过第一次印行的交钞，也许不会太多，这二百万贯，当是分几次发行……”石越对赵顼的性格，实在是太了解了。

“难道……”

“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吧。”石越叹道：“我是始作俑者，是我最先请求发行交钞的，这时候虽然反对，但是旁人一定说我是想独占其功，

所以才提出在陕西路发行，却又阻碍在东南诸路与蜀中发行……我早已料定有人会骂我小人……”

石越此时的感觉，是自己做了一个套，然后把自己的头放进去。

刘庠同情的看了石越一眼，默然无语。

“无论如何，我会上表反对，请朝廷慎重。至少也要提醒朝廷，发行交钞，要有最基本的原则——足够的本金。”石越断然说道。

刘庠似是自嘲，又似是讥讽的笑了一声，道：“只恐这所谓的‘足够’，却并非由子明来说了算，而是由政事堂诸公说了算。”

熙宁十年八月。

一切皆如石越所料，当皇帝表露出对韩维的提议感兴趣的意思之后，尚书右仆射吕惠卿立即表明了立场，成为交钞发行的积极推动者。吕惠卿的态度之积极，以至于一向以新闻客观、准确而闻名的《汴京新闻》，竟然误认为吕惠卿才是发行交钞的倡议者。

就在当月，各地方官员的意见尚未反馈至汴京，大宋政事堂就已经拟定了《川陕及东南诸路交钞法》（亦称《熙宁交钞法》），并在太府寺下增设了交钞局，知局事是吕惠卿之弟吕和卿。《熙宁交钞法》采用了石越提出来的大部分主张，比如允许百姓用交钞纳税，命令各地钱庄兑换交钞并可从中收取千分之五的手续费；而钱庄向本路官府兑换交钞时，官府只收取千分之一的损耗钱；至京师兑换交钞，则按次收取一贯钱的费用等等。

在同一个月，交钞局即印发熙宁交钞共五十万贯，其中六成运往川陕及东南诸路，用以支付官吏、军士的薪俸等，四成运至陕西，按钱一钞二的配比，来犒赏平夏城与讲宗岭之役的将士。

讽刺的是，当石越的奏折到达京师的那一天，正好是交钞印好，准备运往陕西路的那一天。于是，石越的奏折被束之高阁，而运往陕西路的交钞，则缓解了大宋朝廷的一时之急。

此后，熙宁交钞便以每月二十万贯的速度，在汴京印刷，陆续运往各地。

很快，在各路都出现类似的现象：收到交钞的士兵甚至是低层官吏，因为心怀疑虑，用交钞向当地的百姓购买物品，或者向钱庄兑换铜钱；然后这些将信将疑的百姓与钱庄，便拿着交钞去交纳夏税与营业税，结果官府在朝廷的严令之下，果然没有拒收。

于是，熙宁交钞的信用，出乎石越意料之外的，十分迅速地建立起来。如果说陕西与四川的使用者，贪图的还只是交钞的方便携带；在东南诸路，熙宁交钞却是受到了商人阶层的广泛欢迎。而大宋朝廷，不仅仅减少铸铜钱的亏损，而且变魔术一般的缓解了财政危机。

当年的《海事商报》，称赞熙宁交钞“天下便之，朝野称赞！”连带吕惠卿亦被赞为“治国有方”、“管鲍之亚”！

石越更加料想不到的是，因为熙宁交钞的成功，两个月之后，赵顼拜吕惠卿为尚书左仆射，加韩维参知政事！

在这样的时候，连司马光都缄口不语，若是还有人说《交钞法》的坏话，便未免是过于不识时务了。

但是交钞法推行得越是顺利，石越心中莫名其妙的不安感就越来越重。虽然他知道，区区二百万贯，相对于宋朝庞大的经济规模而言，简直如同将一颗石子丢入太湖当中，绝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来。但不知道为何，汴京城里每一张彩色的熙宁交钞印出，似乎都会牵动着石越的某根神经末梢。

一切顺利得让人心中不安。

正当身在陕西的石越在为熙宁交钞而感到忧心忡忡的时候，汴京城中，卫尉寺卿章惇亦在心神不宁的把玩着一张面额为一贯的熙宁交钞。这张熙宁交钞采用红黄蓝三色套印，普通书页大小，正面繁复的花纹边框中，印着一幅市场交易图，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白衣童子与一个葛衣老人正在向一个中年摊主买一块炊饼，画中三人的神态都栩栩如生；图的右上角，印着一排竖字：“熙宁交钞值铜钱一千文整”；而在边框的上方，则印有“熙宁十年八月太府寺交钞局奉旨印制”的字样，边框的下方却是一串长长的大食数字，据说每张交钞的这个数字都不相同，是用套用技术印上的。翻过交钞的背面，依然是一个同样的方框，不过方框中间，却是密密麻麻的印着几行小字，都是《熙宁交钞法》中的条文，无非是私造伪钞者处死、不得拒收交钞之类。

毫无疑问，熙宁交钞堪称印刷精美，技术先进，无怪乎太府寺卿韩维会夸口说这是无人可以仿制的交钞。但是从卫尉寺卿章惇的眼光来看，当交钞采用彩色套印技术之后，迟早有一天，彩色套印技术会被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所掌握。

只不过章惇此时心中真正关心的，却并非是熙宁交钞。他只不过是

无意识的把玩一件东西而已。

在十天前，卫尉寺卿章惇收到了来自陕西的下属的一份绝密报告。

这份报告才是章惇心神不宁的原因。

驻陕西路安抚使司监察虞候、致果校尉向安北与他的副使宣节副尉段子介提交的这份报告，毫无疑问堪称一颗震天雷！若按照正常的情况，向安北与段子介因为这份报告的内容，至少可以升一级。

但是这颗震天雷来的太不是时候，而且这颗震天雷要炸的人，也实在过于非比寻常！

章惇弹了一下手中的熙宁交钞，将它收入袖中，然后再次打开书案上的报告，仔细阅读起来。

十大罪状！

每一条都详细列举罪状的内容，拥有的物证与人证，从报告的内容来看，的确是无懈可击。想来要调查、弹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向安北与段子介，一定是小心谨慎，费了无数的心血。报告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章惇“啪”地一声合上报告，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思索起来。

“是拿这份报告去弹劾他，还是替他掩盖下来？”一向胆大包天的章惇，这次也变得犹豫起来，“若是打蛇不死，反被蛇咬，必为天下所笑！但是若隐而不报，却是错失了扬名天下的机会……”

章惇的手放在了那份厚厚的报告之间，有节奏的敲击着报告的页面。

“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害得失。”他在心里反复的计算着，“世上惟有智者能权衡轻重，两害相权则其轻，两利相权则取其重……”

章惇的眼睛睁开，目光投入公厅之外的一棵李树，“既便能扳倒他，但是他身后，却还有一个我永远也扳不倒的人；若是扳不倒他，我会不会步蔡确的后尘？”

“若是卖一个人情给他又当如何？这样的一个大把柄，若是白白浪费，未免太可惜了……”

“私命军士回易，每年获利数万贯尽入私囊；虚报军费，坐吃空饷六千余人；夺种谊等部属之功为己功；强占民田建花园私邸；借故擅杀异己之部属；杀良冒功……”京兆府卫尉寺陕西司的公厅内，段子介一身戎装，望着满案的卷宗，咬牙切齿地说道：“不料高遵裕其人，竟是朝廷之蠹虫！不信这一次会扳不倒他！”

“他新立大功……”身为陕西路监察虞候，向安北要冷静许多，“若是扳不倒，也是寻常。”

“朝廷难道无将可用！”段子介愤愤说道：“我却是不信邪！立了大功又如何？此非高遵裕之功，换上种谊为帅，一样能成其事。他不过恰逢其会而已！”

“但是他始终是高家的人。”向安北毕竟是世家子弟出身，他摇摇头，叹道：“不过我辈受朝廷之命，监察一路之将兵，可谓身负重任，不论结果如何，也只能据实直报，方对得起皇上的信任！”

段子介见向安北语气之中，始终不怎么自信甚至是有一点担忧，不由放缓语气安慰道：“向兄放心，我相信太后、皇上也不会循情，边境将领守臣，谋私者甚众，但是实难查出证据。此次事出偶然，才让我等发现把柄，若能严惩高遵裕，必能使天下肃然！日后卫尉寺声名大振，就可以更加顺利地监督军将。此中之利，以太后之贤德、皇上之英明，

必然能明晓……”

“但若是太后、皇上根本不知道呢？”向安北反问道。

“你说什么？”段子介愣住了，笑道：“太后、皇上怎么可能不知道？除非……”说到这里，段子介也呆住了。

向安北望着段子介，苦笑道：“但愿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否则，你我俱无退路矣！高遵裕又岂肯善罢干休！”

段子介怔了怔，正要说话，忽听到有人在厅外禀道：“向大人，段大人，京师公文！”

向安北用目光向段子介微微示意，也不让那人进厅，竟大步走了出去，交接了公文，回来之时，便见段子介已将满案卷宗收拾妥当。他走到案前，用小刀刮去盛放公文的木匣外面的火漆，取出一本文书，翻开看了起来。段子介有点紧张地望着向安北，只见向安北的眉头紧蹙，脸上竟是现出怒气，心中只觉得一阵冰凉。

待到向安北合上公文，段子介方故作镇定地问道：“是什么事情？”

“你自己看吧。”向安北说罢，便紧抿嘴唇，将盖着卫尉寺关防的公文递到段子介手中，显然他是强忍着怒火。

段子介忐忑不安地接过来，打开看了数行，不由得怒气上升，一把将公文摔到地上，怒声喝道：“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查无实据，不可诬蔑国家重臣！”向安北的嘴角微微抽搐，冷笑道：“果然让我料中，章卫尉虽然号称胆大包天，但是却还没有到不顾

名爵的地步！”

“道什么查无实据！”段子介怒气冲冲地骂道：“幸好他不是御史！便是宰相又如何？竟然连一个边将也不敢弹劾！卫尉寺设来又有何用？”

“谏官御史，是用来制衡宰相权臣的；而卫尉寺，则是用来制衡守臣边将的！”向安北沉声说道：“无论是宰相权臣还是守臣边将，十之八九，都必然是有后台有权势的。若是我等爱惜名爵，不问豺狼，只诛狐狸，则卫尉寺之设，的确毫无用处！”说到此处，向安北停了一下，忽冷笑道：“章卫尉名爵太高，所以胆子便小了。不比我等位卑官小，无所顾忌！”

“不错，章卫尉害怕高遵裕背后有个太后，害怕高遵裕声名正盛，我等却不必怕！”段子介听懂了向安北的言外之意。

向安北点点头，转过身来，正视段子介，凝视半晌，忽郑重说道：“誉之，敢不敢拼着不做官，把高遵裕拉下马来！”

段子介看了向安北一眼，仰天大笑，慨声道：“我官职尚不及那些谏官御史高，他们不怕丢官，弹劾不避宰相，我又岂惧一高遵裕？休道是罢官，便是被贬至凌牙门，亦无所惧！”

“好！果然不愧是敢向邓綰拔刀之段子介！”向安北举起掌来，与段子介连击三掌，笑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今日正是有所为之时！”

二人计议既定，当下段子介便说道：“以愚弟之计，既然卫尉存心要压下此事，此事要上达天听，只得你我私自上京，诣尚书、枢府诸相

公，非如此不足以扳倒高遵裕！”

向安北沉吟半晌，道：“你我私自入京，若能见着文相公，休说是高遵裕，连章卫尉也能一并扳倒。然此策却是打草惊蛇，只怕不能如意，若被知晓，必被人诛于半道，反诬我等过错，死无对证，到时岂不冤哉？便是托亲信家人上京，事关重大，亦难以放心！此事除非迫不得已，绝不可行。”

段子介思忖半晌，只觉果然如向安北所言，二人若是私离陕西一路，便是形同逃兵，即便被人半道诛杀，也是自己的过错；便是到了汴京，只要章惇知晓，亦可以随时将二人抓捕。而以他二人身份，离开陕西路绝难做到神鬼不觉。若果然用此策，只恐二人没有机会见着文彦博。他想了想，也知道若非万不得已，不能行此策，便又说道：“那么请其他官员帮忙如何？依我之见，石帅必能主持正道。”

向安北背着双手，踱了数步，摇摇头，道：“君不见狄咏乎？”

段子介顿时默然。狄咏立大功而不见赏，反而被严旨斥责，二人岂能不知？以二人身份，分明是朝廷派来监视石越的，这点二人都是心知肚明，若反托石越来办事，只怕朝廷不但不信，反而平空增加猜忌。

“其他官员如何？”

“除非是御史！否则终不可行。你我既在卫尉寺，结交地方官员，便是一项大罪。况且此事牵涉到高遵裕，别人岂肯搅这浑水。”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段子介愤怒地一拳砸在案上，厉声说道：“若要放过高遵裕，我绝不甘心！”

向安北沉默不语，他想来想去，只觉得他二人若要避开章惇让皇帝

知道此事，除非是拜诣文彦博，否则难免都会加上一条罪名，但是要见文彦博，却不免惊动太大，毕竟堂堂朝廷枢使，并非说见就见，而二人身为监察虞候，一离开这京兆府，立时就会被人知道。所以亲自去汴京，毕竟是风险太大。但用别的方法，加一条罪名倒也罢了，但是一般的官员，却也不会愿意来趟这浑水，毕竟高遵裕风头正劲，背后又有一个高太后——纵然太后贤明，但是普通官员，谁敢冒这个险？须知即使弹劾成功，不仅会得罪勋贵，还会留下一条口实，让别人来怀疑自己结交军队的武官——这个罪名，只怕越是官大，就越是承担不起。如此思前顾后，向安北只觉得一阵绝望，竟然感觉虽然二人有心不顾自己的得失来报国，却是无门可入！他不由得有点羡慕那些御史谏官，无论如何，这些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奏折，直接递到皇帝的面前！

但是说要他就此放弃，向安北与段子介一样，也难以甘心。

毕竟为了查证高遵裕的罪名，二人几乎是费尽了心思。当时一口气憋着，只想着能扳倒高遵裕这样的重臣，从此名扬天下，让天下都知道卫尉寺的威名、向安北与段子介的风骨！此时明明是证据确凿，却被一句“查无实证”轻飘飘地挡回，叫二人如何忍得下这口恶气！日后又如何向下属交待？

“有办法了！”向安北正在烦恼之际，却见段子介猛地站直了身子，大声说道：“有办法了！”

“有何良策？”

“报纸！”段子介面露得色，笑道：“拼着罢官，我等只须派亲信之人向《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秦报》投书，管叫它轰动天下，那时看还有谁能只手遮天！”

“《秦报》？”向安北怔了一下，他听说过《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却没有听说过什么《秦报》。

段子介笑道：“《秦报》是京兆府新出的报纸，近在京兆府，谁能挡得住你我。只要《秦报》报道了，谁还能遮住此事？”

“是谁办的？”向安北一向公务烦忙，很少有时间看报纸，对这些事情，也并不是太关注。

段子介想了想，笑道：“似乎是个姓卫的，是白水潭的学生。”他虽然保留了读报的习惯，但是自到陕西以后，除了《汴京新闻》与《皇宋新义报》之外，却也同样极少有时间来读别的报纸。这《秦报》才出不久，他见到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心中便徒增好感，但是却没有留意办报之人的背景。在段子介看来，只要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便是信得过的。

向安北听说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心中警戒之心不免放下一大半，他思忖了一会，说道：“那便不必千里迢迢去京师，先让人暗中泄露给《秦报》，若它登了，诸报自然会转载。若是不登，再派人去东京与西京不迟。”

“断无不登之理。”段子介笑道：“《秦报》方创办未久，有此良机，岂会不把握？《汴京新闻》当日若无军器监案，又岂能有今日偌大声名？”

“誉之言之有理。”向安北略想了一下，也点点头，把心中的石头放了下来。

二人却不知道，只不过因为这一时的有失谨慎，竟然就酿成了追悔

终身的大错。京兆府的《秦报》，正是赫赫有名的卫家所办，其主编卫棠，固然是白水潭学院的学生，但是同时，也是高遵裕的表侄！向安北与段子介的目光，能看到汴京的危险，却因为一时大意，忽略了身边的危险。

当卫棠在《秦报》的报馆看完那份匿名材料之后，心中立时想起一个传说——其实也不是传说，而是发生在本朝的一件真实的事情。

桑充国在军器监案时的作为，曾经通过不同人的口，传入卫棠的耳中。

卫棠无数次的想过，若是自己处在那样的境界，会怎么做。

但是想象是没有答案的。

有些事情，除非你亲自碰到，否则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会如何处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卫棠也有幸碰上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卫棠心中不由想起了石越说过的这句名言。的确，与军器监案太相似了，这次是他的表姑爷，当今皇太后的从叔，在平夏城取得大宋五十年以来少有的大捷的“名将”！

卫棠心中非常明白，虽然报道军器监案让桑充国充满争议，但也正是这件事情，竖立了《汴京新闻》在大宋民众心中的地位！对桑充国的争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消失，但是《汴京新闻》在大宋臣民心中的印象，却只会被时间加固。

手中的这份材料，无论是真是假——其实卫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八成的可能性是真实的——只要《秦报》敢于刊登，从此《秦报》就不会只是一份发行量不足两千份，每隔十日才发行一刊的小报，而会变成大宋西北地区声名赫赫的大报，虽然暂时还不足以与《汴京新闻》一较短长，却有极大的可能性，压倒《西京评论》。

而他卫棠，也毫无疑问的，会因此名扬天下，成为真正的“陕西桑充国”！

想到这些，卫棠的呼吸变得重浊，手也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起来。

只要瞒过家里！先斩后奏！

卫棠的瞳孔开始缩小，目光聚焦在手中这份材料之上。他已经无暇去想这份材料究竟是谁送来的，他闭上眼睛，想象起自己与桑充国平起平坐，受到士林尊重的情形来。

陶醉在想象中的卫棠忽然感觉数道冰凉的目光从自己的后脑勺上扫过，他霍然惊醒，猛地跳了起来，转身向后望去，身后却空荡荡地，一无所有。

卫棠镇定下来，开始想象那道目光是谁的。

父亲卫洧？还是表姑爷高遵裕？还是那个经常出入自己家中的神秘道士？

卫棠只觉得一阵胆怯，他拼命挥了挥手，似乎要把这些人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

只是这么一瞬间，卫棠望着这份可以让他名扬天下，却注定要被家

族唾弃的材料，心中一片混乱。

一时间是如同桑充国一样名扬天下的得意；一时间又是父亲严厉的目光；一时间竟然是郡马府上的那个让自己莫名其妙心动的少年；一时间这个少年的面孔又转换成京兆的名妓；一时间又换成了万马奔腾的场景……

卫棠眼神呆滞地望着可以让自己名扬天下，也可以让自己众叛亲离的材料，第一次感觉到桑充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向安北与段子介在派人向《秦报》匿名投递材料后，发现过了两期，《秦报》依然没有登出这些材料。心感奇怪的向安北随便找人打听了一下《秦报》主编的情况，心中立刻一片冰凉！千方百计想要避开打草惊蛇，结果反而直接捅了高遵裕的老巢！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天。

向安北急急忙忙派人叫来段子介，两人刚刚商议好立刻派得力家人携材料前往洛阳与汴京，忽然听到前厅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安北与段子介正觉奇怪，须知卫尉寺陕西司衙门向来不是由得人放肆的地方，便见一个亲兵神色匆匆走了近来，禀道：“汴京卫尉寺来了几位上差，道是有重要事情，要见两位大人。”

“说本官不在。”向安北心中一沉，立时吩咐道。

他话音刚落，便听有人高声笑道：“向校尉、段校尉！这岂是待客之道？”随着这声音，只见有两名武官率十余名兵士径直走了进来。

向安北与段子介相顾一眼，立时把脸一沉，喝道：“你等是何人，敢擅闯朝廷府衙！来人——”

“本官是卫尉寺宣节校尉武释之！”说话的军官，正是刚才高声笑语之人，“因二君无能，致使蕃将慕泽叛国而不知，陷朝廷重臣于险地，几逢不测。故本官奉令前来京兆府，着向安北迁至归义城为监察虞候，段子介迁至凌牙门为监察虞候，令二位即日起程，戴罪立功。”说罢，武释之将两封文书扔到向安北与段子介面前，厉声道：“此是卫尉寺公文，二位可验真伪。”

段子介却懒得去看，只是扫了一眼那公文，便冷笑道：“大宋朝无此章程。纵然左迁我等至海外，亦须等待新任前来交接。我等只须于交接后三个月内到任便可，若无皇上圣旨，谁能让我等即日起程？”

武释之见段子介话中有抗令之意，不由脸色一沉，寒声道：“段校尉难道想抗令？你是武人，并非文臣，又无家眷在此，何故拖延？且你是戴罪之身，若敢抗令不遵，便请恕本官无礼。本官早已接到命令，道段校尉向来不驯，若敢抗令，便押至汴京，卫尉寺自会按律定罪。”

向安北听到此话，心更是沉了下去，他向段子介使了个眼色，段子介毕竟不是当年只会逞匹夫之勇的模样，早已会意，便缄口不再说话。向安北这才抱拳向武释之说道：“若无交接，只怕多有不妥。”

“在下便是新任陕西路安抚使司监察虞候致果校尉王则。”武释之旁边的武官态度就要温和许多，他向向安北抱拳还礼，温声说道：“在下的副使要三日后方到任，因向兄与段兄失察之事，上官十分恼怒……”

向安北与段子介见这个王则显然是不明真相，心中不由暗暗苦笑，

一时竟也没有心情听他说些什么。二人只觉得如此作为，显然是章惇与高遵裕勾结在一起，要将自己二人赶到海外，从此再也掀不起什么波浪来。毕竟只要他们远离中土，章惇将陕西司的证据毁掉，高遵裕再做点手脚，二人没有证据，说什么也是白搭。想到此时章惇准备如此充分，向安北与段子介心中都不免暗暗叫苦。

向安北心中转了数转，终觉只能用缓兵之计，忙笑着应酬王则道：“既是如此，敢不遵令？只是陕西司是紧要之地，事出突然，并无准备，要交接的事情甚多，今日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完，还请王兄能允许以明日为交接完毕之期。”

王则也觉得武释之的说法太过于不近人情，当下点点头，向武释之说道：“武兄，还请宽限一日方好。”

实则武释之也并不知道内情，以章惇之精明，岂会把事情告诉他，留下日后把柄？他想了想，也觉得一天之内，毫无准备就想交接完毕，的确不太可能。便点头应允道：“非是我不讲情面，实是上头交待得厉害。陕西房最近所办大案之卷宗、物证，也有令要一并带回京师，正好劳烦王兄交接之时，将这些交予在下……”

“多谢王兄！武兄！”向安北心中不由大喜，连连道谢。

当晚，向安北便摆出一副要讨好的模样，要请武释之与王则到陕西路最大的酒楼接风洗尘，不料武释之断然拒绝。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府衙中置宴，又招了几个官妓相陪，这次武释之似觉不好意思，却是没有拒绝。只是宴会之中，目光始终不离向安北与段子介左右。向安北与段子介却都摆出一副浑然不在意的样子，由向安北陪武释之，段子介陪

王则，只是一个劲的豪饮，武释之心中本以为二人是想灌醉自己再弄什么玄虚，谁料这向、段二人，却是三杯两盏，将自己给先后灌倒了。

武释之又觉好气又觉好笑，不过心中警惕之心，也放下了一大半。只是命人送二人回房，又吩咐了几个亲兵去监视。他自己却与王则由几个陕西司的低级武官做陪，继续喝酒听歌。

不料卫尉寺陕西司衙门内那口大钟的秒钟才走了几十圈，武释之与王则更在酒酣之际，便听到府外传来一阵打斗之声，打斗之声只持续了一小会，随着几个重物落地的声音便停止了。然后便听到两匹马蹄声由近渐远。

武释之在卫尉寺内本也是精明强干之人，此时虽然半醉之中，亦只是怔了一下，立时便清醒过来。连忙带着兵士往向安北与段子介的卧房去查看，到了卧房之时，便见随来的四个兵士，全部被打晕在地，向安北与段子介，早已不知去向。他正在那里恨得咬牙切齿，便见王则脚步匆匆来报，道是孔目房内档案卷宗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向、段二人，不是空手而走。

武释之心中一阵发冷，来之前章惇的严厉吩咐，他一时也不敢忘记，“朝廷怀疑向、段二人因与文焕有旧，或有降夏叛国之意，不得不未雨绸缪，远调二人至海外。尔去陕西，须时刻谨防，不可使二人逃脱，若是万一彼二人降夏，二人皆身居机要，其害烈于文焕百倍。切记！切记！”

武释之使劲捶了自己一拳，立时发现现在并非后悔之时，忙打点精神，站直身躯，厉声喝道：“向安北、段子介叛国潜逃，立时追拿，若敢拒捕，格杀勿论！”说罢，向王则说道：“王兄，请你立即去通知京

兆府，向、段二人身上都有出关文书，莫让他们赚开城门逃走。”

王则肃然点头，他阶级虽然较武释之要高，本来武释之如此施为，已是有点过份，他完全可以给他难堪。但是王则听说武释之说向、段二人叛国，早已将向安北与段子介恨入骨中，当下也不多话，便以新任陕西路监察虞候的身份，将府中兵丁，交与武释之，自己上马，径直往京兆府而去。

武释之当下分派兵卒追赶向、段二人，他此刻也不敢完全信任向、段之旧部，只得分成两队，由自己带来的亲兵混入其中，出府追捕。

没过多久，从卫尉寺陕西司的衙门当中，两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着火把，向京兆府的大街小巷跑去。

此时，在京兆府的一条小街之中，向安北与段子介，正在相顾大笑。

“接下来怎么办？”段子介此时，反倒显得精神抖擞起来。

“普天下之下，能救你我二人的，只有三个人！”向安北想也不想，张口即答，显是心中早有成竹，“石帅、文相公、富韩公。”

段子介点点头，道：“文相公远在汴京，富韩公深居西京，二人都是轻易见不着的。最近的，惟有石帅了。”

“正是。”向安北也苦笑道：“虽然找石帅有诸多弊端，但是迫不得已，也只此一途。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段子介笑道：“世上无后悔药。好在现在主动权还在你我手中，只要找到石帅，何惧章惇与高遵裕，只怕连那个卫家，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向安北勉强笑笑，他知道段子介不懂政治，当下也不多说，只是笑道：“便去帅司。”

一心一意以为向安北与段子介要叛国步文焕后尘的武释之，绝对想不到两个“叛将”的目的地，竟然是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向安北与段子介这一路之上，却是没碰到半个追兵，只不过听到京兆府中动静的安抚使司，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事情，却也早已警戒起来。一队队卫兵，全副武装的把守了帅司衙门附近的所有街道。

因此向安北与段子介尚未靠近陕西帅司，便已经被一队卫队挡住。

“尔等是何人？！”

向安北与段子介见到石越的卫队，都不由松了一口气。向安北连忙打马上前，抱拳说道：“在下是陕西路安抚使司监察虞候向安北，这位是我的副使段子介，有要事求见石帅，烦请通传。”

卫队长打量了一下向安北与段子介，却是认得的，当下笑道：“二人大人不知么？石帅今日午后，便已经出京兆府，去各府州巡视了。”

“啊！”向安北与段子介都吃了一惊，不由暗暗叫苦。向安北连忙问道：“那府中现在谁在主持？丰参议在否？”

那卫队长笑道：“因此次石帅出去数日便要回来，而且听说是涉及

水利与驿政的大事，府中现在除了几个判司文书大人，便只有石夫人。若二位大人是私事，在下或可替二位通报。”

“不必了，岂敢劳烦夫人。请问这位兄弟，不知现在石帅在何处？”

“往咸阳去，必不会有错。”

“多谢！”向安北与段子介只能在心中暗道倒霉，二人辞了卫队长，绕过两条街道，向安北勒马说道：“如今之计，只能你我分道而行。好在当初为了投报纸，备有两份卷宗，你带着一份卷宗与证据，去咸阳找石帅；我则带着一份卷宗，上汴京找文相公。”

段子介自是知道去汴京风险大得许多，忙摇头道：“还是我去汴京的好。”

“这时节有何好争的！”向安北沉声说道：“你与石帅有旧，容易见着石帅；而文相公或不喜你的为人。我官职高于你，且毕竟是忠良之后，见文相公便要容易许多。便是如此说定，贤弟路上小心。”说罢，便将一个包裹递给段子介，也不多言，打马往东门奔去。

段子介接过包裹，默送向安北远去，心中暗暗祷告：“向安北与在下，皆是为国不顾身家，上天有灵，必能偕护。”祷告完毕，掉转马头，往西门驰去。

京兆府长安城，本是盛唐国都，逮及天水之朝，亦是西北重镇，防范西夏入侵，向来都以长安城为中心，幅射向西，形成一个扇形防御区。自熙宁革新以来，陕西路安抚使司更驻蹕长安，因此在长安城内，

也驻扎有一个营的禁军与近万教阅厢军，这些部队，名义上皆受陕西路京兆府知府节制。但是其中又颇有区别，那近万教阅厢军平素素来由京兆府知府兼统自不待言，而一个营的禁军，名义上虽然也受京兆府知府节制，但是实际上却只有陕西路帅司石越与提督使陶弼才能指挥得动。因此，实际上平素负责守城的，却是教阅厢军。

向安北与段子介分别之后，便见到城内火把闪动，又听到各种人喊马叫之声，他向来反应机敏，立时知道必须抢在追捕令到达东门之前，离开京兆府。当下快马加鞭，往东门赶去。

他方到东门，发现这边厢的守军也早被城中的动静弄醒，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守城的校尉却是认得他，早已催马近前，笑着问道：“向大人，城里发生什么事了？”

向安北听他如此相问，顿时放下心来，忙打马上前，肃然道：“出了点大事，跑了两个人。某正要离城，星夜入京通报情况。”

那校尉听向安北说得如此厉害，不由咋舌道：“这般厉害，竟要向大人亲自去汴京。”

“还请速开城门。”

校尉点点头，却只是望着向安北，陪笑道：“大人莫怪，职责所在，虽是相熟的，但也要看令牌。”

向安北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令牌，给守城校尉验了。那校尉也只是例行公事，须知向安北的职责，素来是管着他们这些地方大大小小的军官，他亦是敬畏惯了，何曾有半点怀疑。当下随便看了，便高声喝道：“开城门！”

守城兵士闻言，忙将城门打开，放下吊桥。向安北心中暗喜，冲那校尉抱抱拳，拍马便出城而去。

出城之后，向安北催马狂奔，跑出一两里之外，方才放缓马速，好使坐骑稍得休息。他也趁机回头打量那高耸在夜色中的长安城，不料这一回头，竟是让他惊出一身冷汗：远远望见，一条“火龙”从长安城中冲了出来！

追兵！

向安北暗暗叫苦，好在他毕竟是将门之后，马术还算娴熟，连忙催马急奔。但是那些追兵显然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一路紧紧追来，一面还不断的呼喊着：“站住！”“叛贼，站住！”声音之中，隐约还可以听出王则的嗓音。

向安北哪里肯甘心束手就擒。此时之事，要么成为大宋朝的大英雄，要么便是身败名裂、百口莫辩，他又岂能不明白其中利害。当下毫不理会背后呼喊之声，只是一个劲的加鞭狂奔。

但是黑夜之中，慌不择路，兼之向安北又有许久困于案牒之中，此时临此困境，终不免有些力不从心，只觉得喊声越来越近，渐渐地，竟然可以听到身后弓箭划过空气的呼啸之声。

正在这困路穷途之际，更加让向安北绝望的事情出现了！不知不觉，他竟然跑到了浐水西岸！而纵目四望，不仅无桥，亦无渡口船只！

纵然他骑的是的卢马，只怕也跃不过这浐水河的滔滔河水。

向安北望了望身后的追兵，又望了望眼前的河水，咬咬牙，跳下马来，牵着马便想要泅过这浐水河。他刚刚牵马走到河边，忽然感觉一阵

风声，然后背上冰凉，似乎有什么东西流出来，紧接着便是剧烈的疼痛。“扑通”一声，向安北便摔倒在河边。

“中箭了！”大宋致果校尉向安北最后的遗言，是如此的简单。

浐水边上，另一位致果校尉王则一手拿着弓箭，默然望着那混合着向安北鲜血的河水，心中突然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虚。

部下早已将向安北的尸体放上马背，准备回城。而王则心中的疑团却越来越大：“如若向安北是叛国降夏，他为何要渡浐水河向东？！”

一念及此，王则只觉心中有如冰一样彻骨的寒冷。他接过部下递过来的沾满了向安北鲜血的弓箭，一向孔武有力的双手，竟然一阵颤抖！

几乎是与此同时。

长安城西门。

段子介莫名其妙的打了一个寒战。

为了躲过城中搜索的兵士，他来到西门的时间，显得太晚了一点。站在离城门有几里的一个街道拐角，远远可以望见武释之在城门之前徘徊。

段子介叫了一声苦，知道离开京兆府已经不可能。他正要寻思一个地方藏身，忽听到有人大声喝问道：“何人在此？！”

段子介大吃一惊，慌忙跃身上马，夺路而逃。

顿时，整个西门全部被惊动，数以百计的兵士，从四面八方方向段子介追来。此时的段子介，根本已经顾不得方向与目的，只是凭着下意识，没有终点的逃跑着。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条巷子绕到另一条巷子。虽然明明知道逃脱不了，但是段子介总是不甘心在没有尽完全力之前，就被抓住。

半个时辰之后，游戏仿佛要到了尽头，武释之亲自率领兵士，将段子介围在了一座坊区。然后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搜索。

然而，段子介仿佛是从空气中平空消失了。

他不在任何一条街道中。

“挨家挨户搜！”武释之咬着牙，恨恨地下达了命令：“我不信他能插上翅膀飞上天去！”

然而，没有一个士兵敢动手去敲门。

“怎么不搜？你们傻了？”

“大人！”一个本地的士兵小心翼翼的说道：“这一片坊区，搜不得。”

“为何搜不得？！”武释之对长安的人文地理，缺乏常识。

“这厢紧挨着帅司衙门，每个宅院里住的人，都是非富即贵，若去搜家，只怕会被打出来。”

“岂有此理！”武释之厉声喝道：“本官断不肯信这个邪！给我搜！天子脚下，也无人敢包藏逆贼，何况区区一个京兆府！”

“那从何处搜起？”久在京兆府的士兵与低级军官，对于武释之要自讨晦气，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们自己却绝不敢乱来便是。

“便是那条街！”武释之随手指了一条街说道。

所有知道底细的军官与士兵，头立时都大了起来，每个人心中都转过一个念头：这位武大人的晦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郡马巷！郡马府！

武释之指向的那条街道，总共只住了四户人家。头一户是郡马府，住的是清河郡主与狄詠；他家的对面，则住着陕西路转运使刘庠；狄詠的邻居，则是才搬来不久的监察御史朱时；而与刘庠比邻而居的，也是一户官宦世家，祖上曾经做到过天章阁待制，在京兆府，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军士们拥簇着身着戎装、脚踏黑革靴的武释之向郡马府走去。构造雄丽的郡马府即便是夜色之中，也依然可以看出它的凌人气势。屋檐下挑出来的长长黑漆木杆上，挂出着一串串红色的灯笼，每个上面均写着“钦赐”、“郡马”、“狄府”几个大字，显示出主人的身份尊贵非凡。

武释之沉着脸，一直走到郡马府的正门之前，这才停了下来，睁眼打量着眼前的建筑。众军士也连忙跟着停下，个个都定定拿眼睛瞅见武释之，却没有一人敢轻举妄动。

天下但凡做官之人，有谁会不知道狄詠？！

在这一瞬间，盛气凌人的武释之，心中也不免起了一丝犹豫之心。

那道紧闭的朱漆大门内，传出隐隐约约的丝竹之声。仿佛正在在轻蔑地嘲笑着武释之的不自量力。

武释之转头看了看两边的军士，见那些由本地调派来的军士眼中隐隐都露出看热闹的神气。他不由在心里冷笑了一下，咬着牙，恶声喝道：“敲门！”

“是！”两个从京师跟来的亲兵大声应道，快步走到台阶，抓起门上的铁环，使劲敲了起来，一面还大声吆喝道：“开门！”“开门！”

“吱——”过了好一会儿，郡马府旁边的偏门，才打开了一条缝。一个身着葛衣的家丁从门缝中伸出头来，眯着眼睛不耐烦的骂道：“是哪来的野人，这等的放肆？！”

“卫尉寺搜捕要犯！”武释之厉声喝道：“尔休得放肆，速速开门。”

那家丁不禁被凶恶的神态唬了一跳，连忙擦擦眼睛，看清了武释之等人的装束，这才从门缝中走出来，勉为其难的向武释之作了一揖，指着府前的门匾，语气不逊地问道：“这位大人，卫尉寺搜捕要犯，干郡马府何事？此处是致果校尉、郡马爷狄爷的府邸，大人可曾看实了？若是惊扰了清河郡主，并非小事。”

“休要啰嗦！”武释之瞪了那家丁一眼，沉声喝道：“你去通报狄郡马，便说卫尉寺正在搜捕要犯，要请他行个方便。”

“我家郡马不在府上。”那家丁此时已经渐渐镇定下来，因此语言之中，不免就略带了些气恼无礼的味道，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武释之一眼，才翻了翻眼皮，嘲笑道：“这位大人是哪里的官？难道没听说石帅

巡察州府之事么？我家郡马爷怎么可能还府中？”

卫尉寺军法官都是章惇一手栽培，十之八九，都沾上了章惇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又岂能受这等闲气。武释之勃然大怒，一抬手，“啪”地一声，抽了那家丁一个清脆的耳光，厉声喝斥道：“叫你这狗才饶舌！还不速去通报！”

那家人吃了这个眼前亏，望望了武释之，见他一脸煞气，当下再不敢多嘴，一溜烟地跑进门内，将门关了，一路小跑，便往后寝走去。

那家人未到前堂，便见柔嘉兴冲冲地走了出来，他连忙在穿廊边叉手站了让道。却见柔嘉径直走到他跟前，问道：“狄五，是何人在外头喧哗？”

狄五素知柔嘉的脾气，也不敢隐瞒，忙欠身禀道：“是什么卫尉寺搜捕要犯。”

“卫尉寺搜捕要犯，到我姐姐府上来做甚？”柔嘉皱了眉毛问道。

狄五低着头回道：“这却不知，见他们那模样，倒似要搜府一般。”

“搜府？！”柔嘉的秀眉一扬，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竟似碰上的竟什么什么好玩的事情一般，眉开眼笑的问道：“胆子还真不小哩。”

“是。”

“噫——”这时，柔嘉才突然看见狄五脸上五道清晰的指痕，不由

愕然问道：“这是谁打的？你去外面惹事生非了？小心被郡马爷责罚，你不知道府上的规矩么？”

“不敢。”狄五忙低声说道：“这是被外头的官儿抽的。”

“啊？！”柔嘉的脸立时就涨红了，冷笑道：“那是多大的官？是御史还是宰相，就敢来这里抽人？不知道打狗欺主么！”

狄五虽然也自压了一肚子气，但是他却是深知柔嘉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儿，怎么还敢去挑唆她？当下连忙说道：“实是小的一时间得意忘形的错。”

“你做错了事，自有郡马的家法来惩办你。若是了犯国法，就有朝廷的律条来治你。我姐姐家的人，用得着别人来教训么！”柔嘉根本懒得听他说什么经过原由，而大觉自己这番话颇占理处，因此只是气呼呼地说道：“这是欺人欺上门来了。来人啊！”

她正要叫人一同出去找回场子，不料话音方落，便听见东边传来一阵嘈杂之声，便见几个护院拿着刀棍弓箭，绑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武官正欲向后院走去。柔嘉心中一动，连忙高声呼道：“站住。全都给我过来。”

那帮人听到柔嘉的叫声，连忙答应了，推着那个武官，便往这边走来。不待柔嘉发问，便有人禀道：“县主，在东边墙下抓住这人。竟是翻墙进来的，正欲先关起来，请郡主示下，是明天送官，还是如何……看这打扮，却是个官。只是这般鬼鬼崇崇，却不知是不是生了什么歹心。”

那个武官听到那些护院如此禀报，重重哼了一声，却也并不申辩。

柔嘉望了那个武官一眼，又望了狄五一眼，心中立时明白过来。她走到那武官面前，却见这人身材极是高大，比自己足足高了一个肩膀有多。柔嘉指着那武官，笑吟吟地问道：“卫尉寺要抓的要犯，就是你吧？”

那人正是段子介，他听到这些人说什么“县主”、“郡主”，知道自己竟是到了一家贵人府上，却不知道就在狄詠府上——因为狄詠家里，可不曾有什么“县主”。因此心中不勉暗暗思量：究竟京兆府哪一家又有郡主，又有县主？此时见柔嘉如此相问，不由脸色一变，却不说话。

柔嘉笑道：“你若不说话，便将你交给外面那般人好了。”

段子介心一沉，忙说道：“我并非什么要犯，亦不是奸细。你们要送我见官不妨，却要将我送至安抚使司衙门，若是不成，送至转运使司亦可，却万万不可送给卫尉寺。”

众人都听得一怔，狄五凑到柔嘉身边，低声说道：“县主，这中间有文章。”

柔嘉点点头，却向段子介问道：“为何？卫尉寺不是官么？”

段子介早已不敢轻信任何人，此时若非亲自面见石越或者刘庠，否则在这陕西一路，他是绝不敢和任何人提及自己掌握的秘密。当下只得含糊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在下只敢相信石帅与刘运使。”

柔嘉听说有大事要交给石越，不免变心中暗喜——至于还可以交给刘庠，她自是对此充耳不闻。不过此时脸上却要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皱眉道：“这却是难办，外头可有卫尉寺要人。你先告诉我，你究竟是

何人？”

“县主此刻不必问我是何人，只须见到石帅，一切自然清楚。”段子介竟是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肯透露。

那狄五先前不明不白的受了武释之一巴掌，不免怀恨在心，而此时见到眼前之事，摆明其中必有缘故。这人既然要见石越、刘庠，只怕还是受了什么冤曲——而外面的卫尉寺军官，却如此的盛气凌人，自然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怀着这个念头，他心里竟觉得不应该将此入交给武释之，当下向柔嘉低声说道：“县主，小的有一言……请一边说话。”

柔嘉心中其实也早已料到狄五要说什么，她此刻只觉平生所遇之事，再无一桩比眼前更好玩的事情，当下也便装模作样的与狄五走到一边，问道：“有什么话要这般鬼鬼祟祟？”

狄五低声道：“回县主，那厮显是有难言之隐。只怕是受了冤屈……若是真交到卫尉寺，日后查出来，岂不坏了郡马的名声？不若便先将他藏起来，明日一大早，便送到安抚使司的大牢中先关起来，等石帅回来再处置，岂不稳当得多？依小的看，外面那卫尉寺的，不象是好人……”

他这一说，却是深合了柔嘉的心意，想到从此之后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见石越，早已经心花怒放，表面上却装模做样的沉吟一会，方点头应道：“此言有理，这人只怕真是受了冤曲，来求郡马庇护，咱们只能送给石帅处置。”她自己也不觉这番话里其实大有问题，为何受了冤曲要求郡马庇护，最后处置权却要交给石越，好在狄五也不会明白她这些曲曲弯弯的心事。

“嗯，便是这个主意。狄五，你且带人将这个家伙藏起来，千万看要牢了。我去打发外面的。”柔嘉说罢，也不待狄五答应，便点了几个平素喜欢惹祸的家丁护院，向外面走了出去。

待狄五回过神来，忽才想起柔嘉是不能出去见人的。但此时柔嘉早已走远，追之莫及，不由得暗暗叫苦，一面着人押了段子介躲藏，一面却忙自己赶去去禀报清河郡主。

武释之此时早已等得不耐烦，正要让人再去唤门。却见偏门“吱”地一声，竟全部打开，八个家丁分两排鱼贯而出，在台阶上站住了。

“来了。”武释之在心里叫了一声。

果然，便见一个红衣少女从门里缓缓走出，牢牢站定门口。

“下官宣节校尉武释之，参见郡主！胄甲在身，不能全礼，伏乞郡主恕罪。”武释之见来人的风姿，显然与传说中的清河郡主并不相同，只为脸上将无半分温柔贤淑，反而神态中大有盛气凌人之势；但是既由家人这般恭敬的协护出来，气度又如此非凡，那不是郡主是谁？而且从火光照耀中急速的一眼中，武释之也可以看出眼前的少女，虽然微带稚气，却当真是是个美人，与传说之中约略相似，因此也不及细想如何郡主会这般轻易出来，便先在心中认定了，眼前的必是清河郡主，连忙拜倒行礼。

柔嘉不料一出门便被人误会成清河，不由得暗觉好笑，她和清河的个性相差如此之大，年岁又是相差不小，知道之人，自然从来也没有认

错过，不知道之人，只须三言两语便能猜出，谁料这个武官，也不问个清楚，便一厢情愿的将自己当成了清河。她也不愿意说破，当下忍住笑意，板着脸先声夺人地质问道：“不知我府中的家人犯了何等过错，竟要劳烦武大人亲自教训？”

武释之不由一怔，想起那掴的一掌，知道自己处置失当，连忙说道：“不敢。下官改日必来专程请罪。只是卫尉寺走脱一奸细，下官恐他潜入郡主府中，惊扰了郡主，担罪不起。故斗胆要请郡主开恩，许下官查看一下。”

“武大人先是替我教训家人，现在又要搜府？”柔嘉冷笑道，“不知道武大人手中是有圣旨呢？还是有枢密院、尚书省的令牌？又或是武大人文武双全，不仅仅是卫尉寺的武官，还是御史台的御史？”

“这……”

“好叫武大人得知，这郡马府虽然小了一点，但是若要搜查，这陕西一路，若是没有圣旨，便是连御史也不敢放肆。武大人还是请回吧！我府上若发现奸细，自然会送官，不劳武大人操心。”柔嘉说罢，也不管武释之，转身便走进府去。她进府后，快步紧走，一直走到外面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的地方，这才停下来，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而在狄府外面，那八个家丁则依照她吩咐，瞪大眼睛，摆出嚣张的姿势站立在台阶的两旁，直视武释之等人如无物。

武释之瞪了郡马府一眼，重重地哼了一声，却终不敢硬来，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率着兵士们离开狄府。

“将这一片紧紧围住！我看他是要从天上飞出去，还是从地底钻出

去！”走出很远以后，还能听到武释之怒气难遏的声音。

但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武释之无奈之中的惟一办法，这个地区的每一座府邸，实在都不是他区区一个宣节校尉可以进去的。

武释之离开后半个时辰，郡马府，后厅。

“郡主。”狄五恭恭敬敬地向珠帘后的清河郡主行了一礼，说道：“那个武官带来了。”

“请他进来吧。”珠帘之后，传出如珍珠撒落玉盘一样清脆悦耳的声音。

“是。”狄五恭身答应了。须臾，五花大绑的段子介便在几个家丁的押送下，带至后厅当中。

珠帘后面的清河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柔声向段子介说道：“下人无知，如此对待朝廷命官，实在是失礼了。还请将军恕罪。还不松绑——”

“郡主！”狄五连忙说道：“这位官人十分厉害，且如今善恶未分，若是松绑，便怕有个万一。”

段子介一夜之间，由大宋的军法官转为逃犯，哪里会在意这些待遇，当下笑道：“郡主不必介意，绑便绑了，无妨。”

“将军大度。”

段子介平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温文知礼的宗族女子——当然，他压

根便没见过任何一个宗族女子；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只是觉得，对面珠帘后的女子，与自己本是初见，自己夜闯她府中，究竟善恶如何，她自也难知。但她说得的每一句话，却都依然这般谦和有礼，竟似自己是她邀请的客人。一时间，段子介只觉得虽然是被绑着与面前的人交谈，但却也有着如沐春风的感觉。

“不敢。下官只求郡主能将下官解送至安抚使司衙门，真相自必水落石出，此时却无法向郡主解释。冒昧之处，伏乞恕罪。”

“将军如此忍辱负重，所谋者必大。”清河停了一会，方说道：“然则将军不知道石帅已去巡视地方了么？”

“但是京兆府虽大，于在下而言，惟一的安全之处，却只有帅司衙门。”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看不清珠帘后面的人的长相，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段子介却直觉地认为，这个女子不会出卖自己。只不过，到了这个时节，段子介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人，除了石越和桑充国。

“卫尉寺欲得将军而心甘，而将军则非见石帅不可。”清河娓娓说道，“这其中，或许确如将军所言，只有帅司衙门，才能护得住将军。敝府虽然可以拒卫尉寺于一时，但是若是卫尉寺的武将军能请来一个监察御史，那么只怕妾身也保不住将军。因此，妾身请将军前来，是想与将军商量一个对策……”

“想必郡主早已经成竹在胸，还请赐教。”段子介一向是个磊落之人，他知道对方这样的勋贵，若是没有办法，并不会和他说这样的话，当下快言快语的说了出来。

珠帘后的清河不由脸红了一下，她却是不太习惯这样直率的谈话。停了好一会，方才说道：“妾身是想，是否能连夜将将军送到帅司衙

门。虽然石帅不在，又或者鲁郡夫人能庇护将军安全。”

清河郡主实是兰心惠质的人物，她听柔嘉与狄五等人讲叙事情的经过后，便隐隐约约已猜到段子介这个人物干系必然重大，她虽不知具体原由，但他既然敢坦然面见石越，自非寻常之人，只怕是掌握了什么重大秘密，而卫尉寺又必欲得之而甘心，焉知会不会找一个御史来协助，若到时候被查出此人在郡马府，那段子介保不住不说，她也要担上一个罪名——更何况，郡马府中，还有一个不可以让人知道的柔嘉县主的存在！

这些内情，段子介自然不可能知道，但是对他来说，这样的处置，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当下忙答应道：“如此，实在有劳郡主。只大恩不敢言谢，日后必教郡主得知此中原由。”

“如此。狄五，速去备车！”

“狄五？”段子介心中一凛，暗暗看了周围一眼，心中暗忖道：“这里难道便是狄咏的府上？能连夜进帅司衙门的，似乎的确只有清河郡主。但是那个县主……”

“姐姐，你让我送他去吧，我也想见见石夫人了，我还没有见过石越的女儿呢……”珠帘后面，传来那个红衣少女的软语央求声。

段子介不由更加迷惑起来，“陕西居然还有一户人家，竟有一个郡主一个县主，仆人姓狄，而那个县主竟敢直呼石山长名讳……”

四更。

两辆马车从郡马府的后门悄悄的驶出，往帅司衙门的所在地跑去。

此时，郡马巷外面隔着两条街的地方，武释之率领着一队军士，再次往郡马府赶来，与他并辘而行的，是陕西路监察御史景安世。

“马车！”一个亲兵忽然大声叫起来。

果然，马车奔跑的声音，从前面的一条巷子中传来。

“追！”武释之完全是直觉地做出了反应，策马往马车的方向追去。景安世也抽了一下马，跟了上去。不过他毕竟是个文官，很快，骑马的景安世，被武释之甩在了后面，只能与跑步的步兵们一起为伍。

很快就可以隐约看清楚是两辆马车了，驾马车的人显然感觉到了后面的追兵，明显加快了速度。

武释之心中愈发肯定了马车之上有鬼，便挥鞭疾追上去。

拉车的马毕竟比不上武释之跨下的战马，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马车车轮发出来的声音，武释之已经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眼见就可以赶上！

便在这时，后面那辆马车突然不顾危险的掉转过来，如同疯了一般，冲向武释之与他的几个亲兵。

这一瞬间，武释之几乎吓呆了。他下意识地勒住了奔马，掉转马头，冲向最近的一条岔道，避开如同战车一般冲过来的马车。双方几乎是擦肩而过，与之同时，武释之清晰的听到马车内少女清脆得意的笑声。

这是清河郡主的声音！

但这是清河郡主？

武释之此时也无暇思索究竟是不是被传言所误，还是刚才过去的根本不是清河郡主。他只是更加坚定的证实，那马车有鬼，但是他也没有余暇去思考，为何“清河郡主”要帮助一个叛将。只待马车冲过，他立时从巷子中冲出，继续追赶起前面的马车，他没有时间与“清河郡主”纠缠。

然而这样一折腾，他与前面的马车又拉开了距离。而“清河郡主”的马车，也不依不挠地掉头跟了上来。

“我非追上这厮不可！”武释之拼命地抽打着战马，他与马车之间的距离，终于慢慢拉近了。

突然，马车转了个弯，驶进了一条大道。

追上去的武释之怔住了！

大宋陕西路安抚使司！

前头的那辆马车，驶向的地方，竟然是陕西路帅司衙门！

“叛将？！”“调虎离山？”一瞬间，武释之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念头。

安抚使司衙门的卫队截住了那辆马车，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马车中走了下来——段子介！不管心中有多少不解，武释之还是策马上前，既然段子介自投罗网，那么他从安抚使司的卫队手中接收这个“叛将”，自

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来者何人？”安抚使司的卫队也发现了靠近的武释之，有两个护卫迎了上来，大声喝问。

“卫尉寺宣节校尉武释之。”武释之亮出了自己的腰牌。

验过武释之的腰牌，那两个护卫客气很多。“武大人来此何事？”

“下官追捕叛将至此。”

“叛将？”

“正是。段子介便是叛将。”

“啊？！”那两个护卫都吃了一惊，其中一个小心翼翼的问道：“段大人是卫尉寺驻安抚使司监察虞候副使……”

“不错。不过二人有所不知，段子介与其上司致果校尉向安北叛国，据报向安北已经逃出东门，新任监察虞候王则校尉已经出城追拿；某奉命来追捕段子介。”武释之的声音大得满街都能听见。

正在与段子介说话的卫队长闻言也怔住了，怀疑的望着兀自被绑着段子介。

“我并非叛贼，一切待石帅回来，自然可见分晓。”段子介急切的辩白道：“在下只求呆在帅司衙门的大牢中，等待石帅回京兆府。却千万不可将我交给卫尉寺。”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段子介这么害怕被移交到卫尉寺——也许是石越更加宽容而章惇要严酷许多——但是武释之认为自己的要求并不过

份：“军中武臣犯法，当由枢府或卫尉寺审理。段子介身为军法官，理所当然要由卫尉寺处置。即便石帅回来，亦是一样，还请诸位能够体谅在下。”

“我辛辛苦苦将他送来此处，可不是为了交给卫尉寺的。”一个动听的声音从武释之脑后传来，不过此时对武释之而言，这个声音可一点也不动听。

“清河郡主！”武释之的声音严厉起来，“国家章程，并非儿戏！”

“清河郡主？！”

“清河郡主？！”

安抚使司衙门前的大街上，无数的人忍俊不住。很多人虽然不认识柔嘉县主，但是却有不少人曾经见过清河郡主的。

“武大人认错人了。”一个护卫好意的提醒道。

“认错人了？”武释之愕然回头，却见柔嘉笑意盈盈地望着自己，竟是无丝毫害怕之意。不由怒道：“你何人？怎的敢冒充宗室？”

“她本来就是宗室！”从更远的地方传来景安世气喘吁吁地声音，虽然武释之无法理解为何他骑马赶来也会喘气，但显然这些事情如今已经并不重要。只见景安世策马到柔嘉跟前，下了马来，凝视柔嘉半晌，忽然厉声问道：“柔嘉县主，你如何会出现在京兆府？！”

“你管得着么？！”柔嘉却是胆大包天，压根不知大祸已将临头。

景安世又看了柔嘉两眼，冷笑两声，冷冷说道：“本官管不着，自有人管得着。本官只奉劝县主，莫要恃宠而骄，祸及父母！”

说罢，双手正了正獬豸冠，向段子介走去。

柔嘉从未见过有人对自己说话如此无礼，愣了一下，却权当是危言耸听，只抢先几步走到那卫队长跟前，说道：“先莫把这人交给他们，待我去见见夫人，自有分晓。”说罢，也不管卫队长答不答应，大摇大摆地往安抚使司衙门闯了进去。

景安世望着柔嘉的背影，却只不停冷笑。

“察院大人？”武释之见景安世并不说话，忙低声呼道。

景安世摆摆手，淡淡说道：“不要急，她要见鲁郡夫人，便让她见。便是石子明亲来，若是与朝廷章程不合，亦不敢放肆。本官现在只想见识一下鲁郡夫人的见识！”

“我只是朝廷的命妇，岂能干涉外事？”京兆府中喧哗了半夜，梓儿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出了两个“叛将”，而出人意料出现在这里的柔嘉竟然还要她出面来保护其中一个“叛将”。

“眼下京兆府中，说得上话的大都出去了。若是你也不管，便没有人管了。你去看看那个御史和那个甚么武释之的嚣张样……”柔嘉心里其实也清楚清河是将一个烫手山芋交到梓儿手中。但是眼下的情势，的确也只有安抚使司衙门有这个能力保住那个什么段子介，而只有段子介保住了，她之前所做的一切，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清河想不受连累都不可能。而眼下显然只有梓儿有能力影响安抚使司衙门的卫队。

“你方才说，那两个叛将叫什么名字？”梓儿沉吟了一会，突然问道。她老觉得其中有个名字似曾相识。

“一个叫向什么，一个叫段子介。”

“段子介？”梓儿转过头，向阿旺问道：“阿旺，你可听说过这个名字？”

阿旺也怔住了，“似是有点相熟。”

柔嘉却不明白梓儿为何在这当儿，想起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又拿她无可奈何。

“是不是被开封府抓过的那个段子介？”梓儿突然间灵光一闪，想了起来。

“对。”阿旺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却也常听人提及。

“他被开封府抓过？”柔嘉却愣住了，“难道他真是叛将？”

“他决不可能是叛将。”梓儿淡淡地说道，语气却十定坚定，“其中定有蹊跷！”

柔嘉一时没有弄明白为何被开封府抓过反而不会是叛将，但是梓儿能认可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当下笑道：“那夫人你快去救他。”

“我不能出面。”梓儿温和地笑了笑，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她却是非常懂得轻重的。要知道，甚至连相州韩家那样的世家大族的姑嫂们，都挑不出她的毛病来。

“那怎么办？”

梓儿垂首想了一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却是刚刚因为侍剑的推荐，被调到安抚使司来的李旭，此时名唤“李十五”。梓儿听石越说过他的底细，当下又细细想了想，道：“阿旺，你去将李十五叫来。”

“是。”

景安世与武释之在外面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见有一队卫兵从安抚使衙门中举着火把走了出来。

外面的卫队长见到为首的是个年青人，却不见梓儿，也不见柔嘉露面，不由奇道：“十五郎，如何是你？”

李旭走到卫队长跟前，低声说了两句什么，便见那卫队长点头应了，他于是径直走到段子介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下，眼中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段子介望着李旭，也是一怔，嘴唇微微动了动，却是忍住了没有出声。

李旭径直走到景安世前面，欠身说道：“察院大人，鲁郡夫人言道：妇人不当干预外事，这边厢的事情，夫人不便参预。”

景安世见他如此回答，不禁微觉失望，但是口里却赞道：“鲁郡夫人果然是明晓事理。”

“不过……”李旭的话却没有说完，“鲁郡夫人说，这个段子介本是朝廷任命的驻安抚使司监察御史副使，虽说他是叛将，可他此时硬要来帅司衙门，宁在这儿坐牢亦不愿意去卫尉寺。似乎……嗯，只怕其中

多有蹊跷之处。若真是另有苦衷，他来到帅司门前，还被人截走，日后张扬出来，难保不成笑话，这个罪过却也不好担当……”

景安世与武释之听到这话，脸色不免都变得有些难看，这话中之意却是明明白白的表示了对他们的怀疑。

李旭却没有去看他们的脸色，只在心中暗暗佩服梓儿的聪慧，“因此鲁郡君说，或可以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想来卫尉寺定是人手不足，否则也不至于让他们跑了，石帅与章卫尉同殿称臣，都是在为朝廷办事，所以不妨由帅司衙门派一队护卫，协助卫尉寺的武大人押送这位段大人去京师。到了汴京后，我等便齐将这位段大人送至枢密院，卫尉寺若要人，直管问枢府要便是。如此一来，大家都不用伤了和气，卫尉寺的事也办好了，我帅司衙门亦不担干系——这位段大人若真有什么苦衷，文相公自是不会冤枉他的。不知景大人与武大人意下如何？”

他如此一说，景安世与武释之不由都怔住了；段子介却不免喜出望外。

但是不管怎么样，梓儿提出来的这个方案，绝对是让人无话可说的。的确，安抚使司若要强留卫尉寺的犯人，自然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它怀疑其中有疑点，要送到枢府去，却也是理所当然的。若是景安世与武释之还要说什么，倒显得他们真的是居心不良了。

不过真正让景安世佩服的是，这位石夫人口中谦逊着说不干涉外事，实际却把外事全部干涉光了，还让人无话可说，女流之中，也算得厉害之人。

“如此，也甚好。不过帅司衙门要派谁去？”武释之讶然之后，便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既可不直接得罪石越，也不能算违命。

“便是在下与这八位兄弟。”李旭笑着指了指身后的八人。那八人向前一步，朝武释之欠身一礼，便走到段子介身边，所站的位置，竟是团团的将他护住。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从此时开始，到将段子介交到文彦博手中为止，必须与他寸步不离，必须绝对的保证他的安全！

喧嚣了一个晚上的长安城终于平静下来，启明星也已经开始出现在天空之中。

而此时此刻，心情沉重的王则却带着向安北的尸体在卫尉寺陕西司的衙门里等待着天亮。他用颤抖的手指，翻动着那份沾满了鲜血的报告，心中情不自禁的充满了洗刷不尽罪恶感——这份报告，本来他也应当直接交给武释之，让他带回京师的，但……

而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前面的街道上，一什轻甲卫士则押送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军官，跟在一个沉着脸的武官后面，缓缓而行。而被绑的军官，脸上反而不时的漾出笑容，似乎这样被绑着倒是如何开心的一件事。

而在西北方向的一条小巷上，正骑在马上监察御史景安世，嘴角亦不时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此时的心里，正在构思着最新的奏章——这必然是一份能掀起惊涛骇浪的奏章！在这份奏章中，将涉及到一个与皇帝有着近系血亲的公爵、一个极受宠爱的郡主、一个无法无天的县主、一个似乎正在失宠的郡马、还有一个如今炙手可热的安抚使，无论如何，他的老师吕相公，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份奏折的。

没有人知道，在这天亮前的短暂平静之后，将会有怎样的风浪！

“七月，黄河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埽。十七日，黄河大决于曹村上埽，二十六日澶州上报，北流断绝，黄河南徙，汇于梁山泊、张泽泊，分为二支，南支合南靖河入淮，北支合北清河入于海。此次大灾，四十五个州县被淹，三十万余顷田受灾，数万房屋荡然无存，受灾人数达数十万户！”

“八月，黄河又决于郑州荥泽。与此同时，河北大雨，地方守吏上报，水深至二丈！河阳水涨成灾，沧卫河涨成灾……至此，豆华水^[1]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受灾人数超过七十万户，受灾人口达到三百余万！死亡人数现时虽然不能统计，但是以微臣估算，至少有数万！”

工部尚书苏辙语气沉痛地向皇帝报告着七、八月份全国的灾情。崇政殿内，上至皇帝赵顼，下至尚书左仆射吕惠卿、枢密使文彦博，以及各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各寺卿、翰林学士都脸色凝重，默然无语。

这还是赵顼登基以来，黄河最大的灾害！

“陛下！”文彦博手执朝笏，沉声唤道。

年轻的皇帝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抖，幽深的眸子中满是忧虑，这并非突如其来的消息，但这样的大灾……“文卿但说无妨。”

文彦博微抬起头，却半晌沉默不语，过了良久，才缓缓抬头环顾了

殿中大臣一眼，目光最后停留在赵项的黄袍之下，然后厉声说道：“陛下，黄河决于曹村，臣以为是人祸而非天灾！”

一时之间，大殿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而凝重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文彦博一人身上。

“卿说什么！”赵项的声音严厉起来，殿中众人都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皇帝倏然间变得尖锐的声音中，带着冰冷的杀气。

“臣死罪！”文彦博拜了下去，但是话语中却没有半点退缩之意，“臣以为，黄河决于曹村，是人祸，非天灾！”

“何谓人祸？！”赵项的目光狠狠地盯着文彦博，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四个字。

“据臣所知，此次黄河决口，完全是因为地方官吏防修不力所致！”文彦博的声音并不甚大，但是满殿大臣听在耳中，却觉得无比的刺耳。“今年豆华水、荻苗水，虽然略大于往年，但并非前所未有，之所以决堤，俱是因为当地官吏平素就殆于职守，不修堤防；大水来时准备不足，这才是导致黄河最终……”

赵项根本没有听完文彦博的话，就将怒气冲冲的目光转投向吏部尚书冯京，“卿速将曹村一带的地方守吏的名字与官职都报上来。”

“是。”冯京小心翼翼的应着，全然不敢多说半句话。

“陛下，当务之急，是要准备救灾。眼见便要入冬，而灾民们衣食居住都无着落……”苏辙却是没法回避具体的问题，因此虽然眼看皇帝震怒，但还是不得不继续这场危险的谈话。黄河决口，河灾水灾不断，工部尚书与都水监都难辞其咎，他此时也已经递上了辞呈及请罪的折

子，等待着处份。虽然他在任上，做了许许多多的实事，但是此时都已不必提起，未竟的事业自有人来接替。此时此刻，重要的是如何补救。

但是文彦博却断然打断了苏辙的话，“陛下，救灾的事情的确要讨论，但是犯下的错误，亦须立刻纠正，否则，九月还有登高水，难保不会雪上加霜……”

“卿说吧。”

“自从熙宁七年以来，虽然王安石新法已逐渐罢除，但是朝廷上下，却并没有停止好大喜功的习惯。开发湖广之后，军屯所省费用与所花费用，虽然略有剩余，但是却因为开垦土地，不断激起与山中未化夷人之间的冲突，虽则朝廷屡次下旨申诫，然自熙宁九年冬以来，湖广无一月无战事。虽是收化蛮夷数万户，但所用军费，正好抵销。朝廷目前为止，实际未从军屯中得一分好处。”

这番话说出来，众人渐渐品出，文彦博的指责竟然是针对石越提出来的新政，因此别说冯京、吴充惊诧不已，便是苏辙、韩维也相顾愕然，甚至连吕惠卿与司马光都大觉出乎意料之外。

“开发湖广尚可说有子孙之利，但是如今各地纷纷修葺道路、浚清河道，却是得虚名而招实祸！”文彦博锐利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苏辙与韩维，声音也越来越严厉，越来越缺少顾忌：“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下官吏皆知朝廷好大喜功，于是无不纷纷趋骛，朝廷一岁所入赋税有限，一旦全部用来修路浚河，那水利堤防，又如何能顾及得到？如此轻重倒置，朝廷却不能觉察，今日之祸，其实是早已种下！”

苏辙与韩维面如死灰，文彦博指责的话中虽不无偏颇之处，却也不

无道理。并且他们也没有丝毫推卸的理由，只是没想到文彦博话风一转，竟有将今日之祸隐隐归于石越之意，甚至直言朝廷好大喜功。这种鲜明的态度，令两人做梦也料想不到。

“臣以为文枢使所言有理。”吕惠卿脸色沉重，用悔之不及的语气说道，“其实今日之祸，不惟是地方守吏揣测上意，导致胡乱花钱，亦是由于西事。朝廷财政本有节余，六月时，政事堂曾经商议要增拨款项用于防汛，奈何战事一起，捉襟见肘……”

听到吕惠卿的话，赵顼的脸色愈发的沉了下来。崇政殿中，各人抱着各人的心思，每个人所思所想，都不尽相同。众人一方面感觉文彦博与吕惠卿的话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在心里也不免觉得这样推论，对石越并不公平。司马光本来对修路、用兵等事是心存不满的，但此时不知道为何，竟为石越委屈起来，因此竟噤口不语。他自然能听出来，文彦博的批评还可以说是就事论事，以批评政策为主；但吕惠卿的话，却是借着文彦博的话风，完全将矛头彻底的转为针对石越本人了。

朝中地位最高，而且明显平素互相不和的两位大臣批评的矛头竟一致指向石越，因此就连苏辙与韩维，都忍不住背上直冒冷汗。

“陛下！”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突然从苏、韩的后面传出，令殿中众人均吃了一惊，“微臣以为吕、文二位相公之言，有失偏颇！”

敢在皇帝面前，如此大声的说话，肆无忌惮地直斥宰相之非的人物，只有卫尉寺卿章惇。“河防之事，臣亦略知一二。大河之所以有今日之祸，确如文相公所言，是人祸，非天灾。然人祸者，却非二位相公所谓者，其由来有自。国朝河政，向来儒臣不屑为，仁宗时遣顾临治河，士君子以为是贬低他；陛下曾遣司马相公修河防，吕公著亦说非所

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是天下自居清高者不愿为此，河防焉得有成效？又国朝河政，事权分散又相互牵掣，监埽使臣与都水监修官以及本州知州、通判同掌治河，一小事须四人意见相同，再上报工部、都水监，稍大之事，便须宰相首肯，皇上明旨，其中只须有一人意见不同，则无法施行，如此焉能成事？且各埽人工物料各自为政，无人统一调度，颇多浪费。臣以为，以此治河，大河有必决之势，今岁不决，明岁亦必决。岂可以此必决之河，归咎于石越？”章惇洪亮的声音，在崇政殿中显得份外的响亮放肆，他似乎完全没有将吕惠卿眼中的怨毒放在心上，也没有在意文彦博铁青的脸色，只自顾自的接道：“以此次曹村之决而言，事发之后，微臣即翻阅卷宗，发现卫尉寺有一案件，便涉及曹村决埽！”

“是何案件？卿速禀来。”

“遵旨。”章惇大声禀道，“自熙宁十年四月始，卫尉寺便开始调查全国禁军、厢军、乡兵实际在役人数，以协同枢密院、兵部之兵制改革，且杜绝坐吃空饷之弊。”说到这里，章惇停了一下，突然想起陕西的向安北与段子介，若非二人调查吃空饷之事，也绝不会顺藤摸瓜查出高遵裕那许多事情来。他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卫尉寺在调查之中，发现曹村治河在役兵丁，仅仅十余人！臣已于六月廿五日，已将调查结果，转交枢府与兵部。”

他此言一出，文彦博与兵部尚书吴充不由大感尴尬。以二人的身份，自然不可能知道区区一个曹村在役河兵有多少人这样的小事，但此时，皇帝自然不会理会他二人应不应当知道！果然，赵顼冰冷的目光不带任何感情的扫过文彦博与吴充脸上，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十余人！十余人！”

“曹村河兵，按理应当有厢军一个指挥的编制。”章惇却无视众人的目光，更无视此时殿中的情形，又火上加油的补充了一句。

“啪！”

巨大声音从龙椅上传来，赵顼瞪大了眼睛，满脸怒容地站起身来，厉声反问道：“一个指挥的编制！”

“曹村关系重大……”

“一个指挥的编制，竟仅有十余人在役！”赵顼咬着牙，顾视殿中众臣，厉声喝道：“曹村不决堤，是无天理！”

“臣万死！”所有的大臣都一齐跪了下去。

“明日众卿将救灾善后的折子递上来，后日廷议！”赵顼怒气冲冲地丢下一句话，转身离去。在转过身的一瞬间，他心中涌起一种无力的感觉，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无论他怎么样努力，但若指望着这一班大臣，就永远也不可能达成他的目标。

“退朝——”赵顼身后隐约传来唱礼的声音，他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转身回去，命令内侍不喊“退朝”，让那些大臣们一直跪在那里……

但这毕竟只能是他心中永远不能宣诸于众的任性。

从崇政殿退出来的大臣们，脸上都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文彦博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一瘸一拐地向枢府走去。他急着回枢密院调阅章惇所说的档案。一个指挥的建制，竟然只有十余人在役河兵

存在，这只怕不仅仅是河政的腐败！

文彦博刚刚在枢密院坐好，正要吩咐文吏，便见有人过来禀道：“陕西安抚使司押解一名犯官，一定要面见相公……”

“一名犯官？不见。”文彦博不耐烦的拒绝道，以他的身份，不可能处理所有的琐事。

“是。”

“且慢……”突然，文彦博突然想起什么，召回来人，问道：“你说是陕西安抚使司？”

“是。负责押解的有陕西路安抚使司的护卫，还有卫尉寺的军法官，道是见过相公后，还要提解至卫尉寺……”

“嗯？”文彦博奇怪的望了门外一眼，心知这般不合常理之事，其中必有蹊跷，当下说道：“便见他们一下。”

“是。”

当天下午。

卫尉寺。

“什么？！”卫尉寺卿章惇听到向安北身死、段子介被送至枢密院的消息，腾地一声就站了起来，他的心里不禁感到一股巨大的寒意，早朝之时在崇政殿的无畏与风光此时早已丢到九霄云外。

武释之垂首不语，静待章惇的训斥。不料等了好久，却没有听到一丝声音，他小心翼翼地抬头窥望，却见章惇怔怔地站在那里，脸上竟是一片死灰。

晚上。

尚书左仆射吕府。

灯光下，吕惠卿拆开一封书信，细细读着。很快，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邺国公、柔嘉县主、清河郡主、狄詠、石越……”卫尉寺发生了什么事情，吕惠卿自然也很感兴趣，不过今天章惇在朝堂上不惜得罪宰相与枢使为石越辩护，石越却在陕西与章惇作对，这件事情，一定很有趣便是了……吕惠卿不觉轻声笑了起来，“宫闱之事，皇上也罢，太后也罢，自然都想隐瞒。不过此时皇上正在气头上，若是有个御史上书，搞得天下皆知……”

大宋朝的尚书左仆射，开始在心中拨弄起如意算盘来。

工部尚书苏府。

“想不到今日竟然是章惇出来仗义执言……”韩维对此很有几分感叹。

苏辙却摇了摇头，道：“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算盘罢了。我辈不可

沦入党争之中，计较这些个人的得失利害。当务之急，还是如何救灾善后。”

“公有何良策？”

“某已估算过，要使曹村决口重新堵上，需要三至四个月的时间，征集十万兵匠、三万役夫，材料约在一千万石至一千五百万石之间，米约要二十万石，钱约要十万贯。”苏辙的心情非常的抑郁，尤其说到这些庞大的数字，声音都几乎轻得听不清了。

“所费如此之巨？”韩维不禁目瞪口呆。

“不错。这仅仅是曹村一处。”苏辙沉声说道：“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灾民要赈济，许多百姓的收成也毁于一旦，朝廷理所应当减免赋税，还要帮助百姓重建庐舍。全部的损失，也许最终会达到上千万贯……”

“那即便是印刷交钞也解决不了啊……”韩维瞠目说道。

苏辙凝视韩维，诧异道：“难道公想加印加钞？”

“若不如此，朝廷哪来那么多钱？”韩维苦笑道。

“只怕是饮鸩止渴。”

“便是毒酒，亦只得喝了。早则今秋，迟则明春，西夏必定入寇，不早为之备，到时后悔无及。”

“这……”苏辙沉吟起来。

“所幸国家财赋粮米所产之地，未曾受灾。根本未动，还伤不了元气。”时至今日，韩维也只能自我安慰似的说道。

“提前吧……”苏辙突然抬起头来说道。

“什么？”

“提前移民湖广。反正救灾也要花钱，设法将一部分灾民转入湖广地区安置。给他们锄头与犁，再招募一部分厢军，保护他们去湖广四路开山围湖垦田。”苏辙的眼中，闪动着一种叫勇气的东西。

“灾民需要的是安抚……况且朝廷准备不足。”韩维却无法想象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这样仓促地开展。

“已经有前期的准备，也有一定有经验。”苏辙沉声说道：“明春可以从淮浙运种粮，还可以从占城、交趾购买种子，种子可以解决。农具由朝廷提供，垦田十年内不要纳税，所垦之田归本人所有，朝廷只要提供路费与过冬的衣服粮食……”

“这……”韩维被说得也有几分心动了。

“这也是个机会，否则朝廷多因循守旧之人，移民之事，百年难成。某听说已经有南方的商人至灾民中招募人手，远赴南洋诸岛开垦，盖因当地土人殆于劳作，虽重金不能招致，故有人便从灾民中招人前往，而亦有不少灾民迫于生计愿往。湖广四路，再偏僻亦是中华之内，为生计故重洋之外尚有人愿往，何况是湖广？朝廷亦不需勉强，只说明凡愿往湖广垦荒者，便发放粮食冬衣，否则只供给一半衣食，百姓必然乐从。”

“罢、罢！”韩维一拍桌案，朗声道：“某愿与公一同上书陛下。”

次日。

慈寿殿的气氛十分的紧张，所有的内侍宫女都小心翼翼，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两宫太后与皇帝、皇后谈论的事情，按理说内侍宫女是应当回避的，但是现在明显是没有回避的必要了。

刚刚从旱灾中恢复元气的大宋朝，马上又遭遇到特大水灾。而这个水灾之所以发生，却是因为人祸——这实在不能不让赵顼心头冒火，若非顾及到历史上的令名以及知道朝中大臣必然反对，赵顼真想大开杀戒，将曹村的大小官员全部赐死，发泄心中的怒气，而不是“仅仅”抄家、流放至凌牙门充军。

因此在这个当儿，宫中所有的内侍与宫女，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触怒了皇帝，遭受池鱼之灾。毕竟本朝有不杀士大夫的习惯，但却没有不杀内侍与宫女的习惯，而不论是鞭挞还是杖击都不是容易忍受的。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真的敢来添乱！

枢密使文彦博禀报，陕西路监察虞候向安北、副使段子介调查高遵裕十大罪状，上报卫尉寺；卫尉寺卿章惇隐匿不报，反污向安北、段子介通敌，左迁凌牙门、归义城，向安北与段子介欲上京面圣，结果向安北被王则射杀！

致果校尉并非小官，竟然被无辜射杀，这件事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大事了。何况向安北还是忠臣之后！更何况，这件事情的本身看来，极其恶劣！

从文彦博所说的复杂案情来看，赵顼已经知道此事必然要成为轰动天下的大案。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与此同时，陕西路监察御史景安世也上表弹劾邳国公赵宗汉闺门不肃、郡马狄詠无大体、石越行止失大臣体！

——柔嘉县主赵云鸾居然出现在京兆府！

这叫宗室脸面何存？

赵顼还只以为柔嘉是和清河玩惯了，所以大胆妄为，因此他心里怪罪的还只是狄詠全不知礼节为何物，所以还在奇怪为何说石越“行止失大臣体”；但是两宫太后与皇后，却是隐隐已知道柔嘉为何会去京兆府了。但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公开说出来的。

这一连串的事叠加起来，赵顼几乎气恼得完全说不出话来，皇后却顾及到高遵裕是高太后的从叔，默默的不敢言语。曹太后与高太后则脸色铁青，却是不知道该做何说。慈寿殿中的气氛真似凝滞了一般。

“官家！”高太后终于出言打破沉寂，“官家可知道为何要把皇帝称为‘官家’么？”

“请母后赐教。”赵顼不觉愕然，不知道为何高太后会问这不相干的事情。不过他的确也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被称为“官家”，只是因循习惯，人家这么叫，他便这样听，所以亦不禁有几分好奇。

高太后淡淡说道：“所谓‘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因为皇帝要至公无私，所以才称为‘官家’！一个贤明的皇帝，没有自己的私爱，私财，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天下，天下的子民对于皇帝来说，都应当一视同仁！”

“儿臣谨受教。”赵顼肃然拱手答道。

“既然皇帝是‘官家’，那么，高遵裕是官家舅舅这件事情，可以不提。他若犯法，自有国法绳之。我高家世代忠良，祖宗有灵，亦不容子孙沾污家门。”高太后从容说道。

曹太后赞赏的点了点头，也说道：“古来若有外戚为祸，全是宫中纵容，官家当戒之。”

向皇后看了曹太后、高太后一眼，却低声说道：“臣妾本不当多嘴，但是高遵裕甫立大功，便非外戚，按理亦当优容之。若观其罪状，太祖时开国功臣，大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祖亦不曾加罪。且向安北之死，只恐是章惇自为亦不可知，高遵裕却未必知情……”

“章惇与高遵裕有何交情，要这么维护他？竟不惜杀死朝廷之致果校尉！”高太后严厉地看了向皇后一眼，厉声喝问。

“外臣不知太后公正，不愿得罪，亦是有的。”赵顼连忙说道。他心中虽然怪高遵裕不争气，但是这毕竟不是什么谋反的大罪，高遵裕在西北地区的存在，是有特殊意义的。不过，眼下事情闹得这样大，赵顼不能不感到头痛。

“这是外事，由官家处置便是。”曹太后摆摆手，制止了还想说话的高太后，她也知道高遵裕在西北领兵的意思，“只是十九娘的事情……”

“她是越来越胆大包天了！”赵顼此时便将怒气发泄到了柔嘉头上，一边恨恨的道，“狄詠与十一娘也太不知道轻重。”他想起了狄詠的抗令，心中怒气愈发的难以抑制，“此事关系到皇家的颜面，不能不严惩，否则必被天下人议论。”

“官家的意思是？”向皇后低声问道。

“赵宗汉教女无术，削公爵，徙往西京，交宗正寺议罪；削清河郡主封号，黜为县主，狄詠削勋号，官秩贬三级！令石越上表自辩，再定其罪。至于柔嘉……”赵頊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方咬咬牙说道：“贬为庶民，给她择个人家嫁掉。”

“官家！”向皇后不料赵頊处置如此之重，忙求情道：“以十九娘的性格，若是逼她嫁人，只怕她不会活下来……”

“不如此，不足以封天下人之口！”赵頊狠狠心，转过身去，道：“现国家多事之秋，朕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应付这些事情，须得快刀斩乱麻。”

“但请官家念在手足之情。”向皇后是深知柔嘉性情的，更知赵頊其实一贯疼爱这个妹子，而且从小看着她长大，手足之情极为深厚，因此深怕皇帝此时在大怒之下竟铸成大恨，日后追悔莫及，因此扑通一声，竟是跪了下来，求道：“贬为庶人，已足以警戒了。此时嫁人，官宦之家，谁愿意娶一个得罪皇帝、削去封号的女子？若所嫁非偶，日后不幸，官家他日悔之何及？况且以十九娘的性格，必是宁死不从的。官家要逼死她么？”

赵頊背朝着向皇后，沉默良久，终于低声说道：“娘娘是后宫之主，柔嘉就请娘娘发落吧。”

曹太后看了赵頊一眼，又看了向皇后一眼，暗暗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削去柔嘉的封号，让她到宫里来侍候我罢。”

“谢娘娘恩典。”

“便依娘娘罢。”赵頊在心里叹了口气，忽然间想起小时候抱着柔嘉看戏的事情，心中忽然柔软，眼睛竟是一片湿润。但也只是一瞬，他猛地警觉，见没人看见，忙小心的擦干眼睛。

熙宁十年十月。

枢密院受皇帝诏书，着高遵裕在渭州养疾，暂停高遵裕除渭州知州以外的一切职务，由种谊代统其军；紧接着，卫尉寺卿章惇亦染疾，卫尉寺事务由卫尉寺丞暂时代理；而到任仅约一月的陕西路监察虞候王则，亦接到命令入京叙职。之后，御史中丞邓润甫，受诏亲自调查高遵裕案与向安北案。

与此同时，各地的邸报，也提及了皇帝对邳国公赵宗汉、清河郡主、柔嘉县主、郡马狄詠的严惩——但这两件事情，以涉及军机与皇室为由，包括《皇宋新义报》的各家报纸都被明令禁止在五年内予以报道。

因此，虽然在朝廷之中，官员们一片哗然，但是有过经验的大宋朝廷，用果断的手段，总算避免了天下舆论带来的扑天盖地的压力。

不过这次皇帝其实是多虑了，因为天下百姓真正关心的，还是黄河决堤后引发的大水灾。无论是《汴京新闻》还是《西京评论》，连篇累牍的，都是在报道着各地的灾情，以及朝廷的救灾措施——包括曹村堵住决口的工程；朝廷为救灾增发一百万贯的交钞；苏辙以带罪的身份主持工部事务；充满争议的湖广移民计划提前进行；蔡京在杭州举行了的前所未有的捐款活动。（《西京评论》叹为观止的评论道：蔡大人之捐款活动，虽然其心可嘉，然实为史上最杰出之敛财之法！后世必有效之

者。）……

而此时身在洛水之畔的鄜州的石越，才刚刚接到让他“上表自辩”的诏书。

[1]. 宋时称黄河七月的水汛为豆华水。下文的荻苗水指八月之水汛。

时间回溯，西夏。

一叠整整齐齐的报纸伸到文焕面前。

文焕诧异地抬头，看见李清的眼中竟有同情——不，是怜悯之色。

文焕心中格登了一下，接过了那叠报纸。

这的确是大宋的报纸，从《皇宋新义报》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海事商报》，应有尽有，从日期来看，都是过期了的，而且时间也不连续，显然是特意挑选出来要给自己看的。文焕却不知道，这些报纸对于李清来说，其实也是“最新的”。因为将这些东西带出大宋国境，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

“此木何不幸，羞作汉奸门！”——一行刺目的大字猛然间跃入文焕的眼帘，十个大字宛如十把尖刀同时刺向他，文焕的手顿时哆嗦起来。

“宋朝人以为你降夏了。”李清早已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见他惨然变色，便淡淡地说道，“如今朝野舆论，皆欲杀你而后快。那些人不用自己亲上战场，所以说起大话来，自是一个比一个容易。据说还有些读书人写了这副对联，贴在你家门上，极尽羞辱之能事。若根据这些报纸所说，宋朝虽然没有学汉武帝，族诛你全族，但只怕现在你家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里去——令尊已经被这副对联活活气死了；令堂与你的兄弟姐妹们出门都不敢抬头见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都以你为耻！”

文焕心中激烈震动，只觉得眼前的一切，似乎全不真实，但眼前却只觉得天昏地暗，铺天盖地的压向自己，几乎是一瞬间，他便顿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只剩下一双手还麻木固执的翻动着手中的报纸。

“你已经身败名裂，却还辱及祖宗！”李清轻轻冷笑着，这笑声显得格外的尖锐刺耳，“你们族里已经公议，你父母因为生了你这个汉奸儿子，死后都不得入葬祖坟！”

“你说什么？！”文焕不知那里来的力气，竟腾地站起来，眼中似有火焰燃烧待要喷射出来，一双手青筋暴露，早已将报纸捏成一团，紧紧的攥着。

李清却直视着文焕眼中的怒火，目光毫不退缩。“我可没有一个字说谎，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些宋朝的报纸。你忠心的宋朝，已经抛弃了你！他们根本一无所知，只是仅仅因为听信了你投降的谣言！”

“这定是你的诡计！”文焕大吼一声，然后猛地一拳，挥向李清。

李清挥手架住，厉声喝道：“你该醒醒了！这些报纸，夏国可仿制不出来！你仔细看看这一篇文章，这些细节，夏国有这个能力伪造么？夏国谁又能知道你老家在哪里？谁又知道你家里这许多的详情？”

文焕紧紧的咬住嘴唇，一言不发，鲜血却一丝丝从他的嘴角泌出。

他本来这个家族的骄傲，但如今，却变成了害死父亲，累及家人的罪人！这是何等巨大的转变？他此时还没有倒下流泪，只不过是因眼前站立的，是他的敌人。

“休说你不曾降夏，便是降了夏国，又如何？你家人又何辜？你曾经为宋朝皇帝卖过命，拼死战斗，有什么理由你非要为那个宋朝把命都丢掉不可？是谁说你只要不为了那个宋朝把命都赔掉，便是付出过再多，也是个罪人？”李清的话如尖刀一样划过文焕的心，“他既不仁，你何必义？他既诬你降敌，便真降给他看看又如何！”

“我和你不一样。”文焕咬着牙，一字字的说道。

“你和我的确不一样。”李清冷笑道：“但是在宋朝人眼里，现在都已一样。汉奸，逆臣，降将！我比你幸运的是，我没有父亲可供他们来气死！”

文焕恶狠狠地瞪了李清一眼，“我只恨我没有早自杀，结果累及父母，如今悔之无及！”

“你现在自杀，却也已经来不及了！”李清讥讽地说道，“你若是死了，便是真相传到宋朝，也别以为那些曾经嘲讽过你，逼死令尊的人会有一丝后悔与内疚。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说，虽然他们误会了你，但是这是因为你不肯自杀而导致的，或者说这是职方司的错误误导了他们，他们并没有错！他们永远不会错。哪怕他们气死了你父亲，但是罪魁祸首，可以是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却绝对不会是有气节的他们！哪怕找不到人来当替罪羊，他们也会将一切归之于天，让老天来当替罪羊！”

文焕的指甲掐进了肉中，鲜血冒了出来。

“我若是你，我便不会死。伍子胥当年若自杀，不过是多一个冤案罢了。大丈夫当快意恩仇，鞭尸还怨！”

“快意恩仇？！”文焕望着李清，突然笑了起来，笑容之中，竟是

有浓浓的讥讽之意。李清想过文焕种种反应，惟独没有想到他竟然会笑起来，不禁吃了一惊，当下倒退一步，端详起文焕来。却听文焕淡淡地说道：“我不曾想过要快意恩仇。”

李清正要说话，只听文焕又说道：“我文家世代簪缨，我自束发，即知要忠君爱国。虽不能以死报国，不过是图此身有大用尔。”他闭上眼睛，想起少时读史书时读到南霁云之死，折腕叹息情形，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不料今日竟悔不能效南八之死，以致累及父母。惟恨大宋竟无一人知文某者！”

李清听到这里，也暗暗叹了口气，暗道：“未必无人知你。只是一人之知你，又如何能与天下之恨你相抗？”

又听文焕继续说道：“我文焕此心，于大宋无所负。天人可鉴，是大宋负我，非我负大宋！”说到此处，他顿了一下，方沧然道：“今日，文焕降矣！”

李清虽知逢今日之事，不降者十无一二，但文焕亲口说出来，却亦不禁喜形于色。他急欲招降文焕，是想引为臂助，协助秉常掌权，以实行汉化改革，须知以文焕“宋朝武状元”的身份，在人材缺少的西夏，必然受到重用。

当下李清忙上前，握着文焕的手，朗声笑道：“贤弟能想通此节，兄必不敢负于贤弟。贤弟在西夏，必得大用，他日成就，在我之上。”一面转过身去，向屋外高声呼道：“来人，快给文将军洗漱更衣，好去见主公！”

文焕绝望的眼睛静静的望着李清的背影，眼中却忽流露出一抹一闪而过的嘲弄之色。

西夏大安三年八月。

兴庆府承天寺。

“阿弥陀佛！”一个五十来岁的僧人身着一袭灰布袈裟，高宣佛号，信步走向高达一十三级的承天寺塔之下。恰逢一阵微风吹过，承天寺塔上各层檐角所挂铁铃一齐叮当作响，一个正在瞻仰这座西夏国内著名佛塔白衣男子便在这铃声中转过身来，朝僧人微微一笑。若是知道的人见着这副场景，必然大吃一惊。原来这白衣男子竟是大宋枢密院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而那走过来的僧人，赫然便是如今在兴庆府颇享盛名的明空大师！在司马梦求的身旁，还一左一右伴立着两个童子。

“大师别来无恙！”眼见明空走近，司马梦求双手合什，垂首朗声问候。

“司马公子一路辛苦。”明空在司马梦求五步之外站住，合什答礼。

“谈不上辛苦，陕西的兄弟们一路护送，十分周到。”司马梦求微笑着注视明空，说道：“在下此来，顺便带了一点礼物，算是在下的布施。”说罢，朝身边一个童子微微点头，那个童子连忙从怀中抽出一张红色纸帖，双手递给明空。

明空接过来，略看了一眼，便揣入怀中。道：“多谢司马公子。”

司马梦求微微点头，看了一眼四周，见佛塔之外，古柏青松之间有不少人影忽隐忽现，又问道：“不知此间说话方便否？”

明空笑了笑，移目四顾，缓缓答道：“此间再无外人。”

“那便好。”司马梦求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师在兴庆府做得甚好，皇上已经许诺，只要收复河西，便封大师为圣明持国法师，为河西佛寺众僧之首。大师在俗家之子弟，可荫二人为官。”

明空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向北垂首弯腰，双手合什谢道：“臣谢皇上隆恩。”

“石帅早曾与智缘大师有言，凡大宋威德所至，必同是儒、释、道三教昌隆之所在。佛家欲普渡众生，便当先助大宋成功，大宋成功，佛教亦当昌盛！”司马梦求的语气非常平淡，但在明空的心中，却如同有一团炽烈的火焰在燃烧。

虽然朝廷中允满争议，但是宋朝鼓励佛、道二教在环南海地区传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整个政策虽然被很大一部分不信佛道的士大夫与儒生戏称为“祸水南引”，但是却毋庸置疑地被坚定的推行着，并且得到许多士大夫别怀他意的支持。

自熙宁九年起，宋朝朝廷就已经下达公文，凡是持祠部许可文书至海外传法的僧尼，由市舶司支付单程船费；而自熙宁十年起，大宋朝所有僧道，皆须在海外传法五年以上，剃度或收授弟子三十人以上，方可升为方丈、主持、观主。与道士们的心不甘情不愿不同，大批的宋朝僧人在普渡众生的信念的支持下，远渡至环南海诸岛，传播已经中华化的佛教，当然，顺便也会教授汉文——并非每个宋朝和尚都懂梵文的。为了管理海外的宋朝僧道，或者说主要是为了替太皇太后与大宋朝皇帝陛下祈福，宋朝的皇太后，还私人捐资在大宋朝领土的最南端凌牙门修建了一座南海护国寺与一座上清观。

这些还仅仅是公开的措施，在暗地里，在石越的推动下，枢密院职方馆在智缘等许多高僧的帮助下，与辽国、西夏、大理以至于高丽、日本国的一部分僧人，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良好关系。明空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才智出群，曾经远至天竺取经的明空，其实却是个因为家贫半路出家的和尚——甚至他的度牒钱都是智缘替他出的。不过这私毫不妨碍明空这个并不怎么纯粹的僧人，拥有自己的野心。所以他才在智缘的引荐下，接受大宋枢府职方馆的“布施”。

“蛮夷之国，便是信奉佛祖，亦终不能如大宋一般护法，贫僧听说如今西域一带，已有异教传入，信奉佛祖之民渐少，而信异教之民渐多，若大宋不能早日收复河西，非只是大宋之不幸，亦是释家之不幸。”

“大师放心。”司马梦求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佛塔，笑道：“用不着大师等许多年，此地终当复归中土。”

“如此甚幸。”

司马梦求又说道：“在下来怀远郡，尚另有一事。”他口中的“怀远郡”，是兴庆府在唐代的称呼。

明空微微一笑，双手合什，高宣佛号，问道：“可是为武状元降夏一事？”

“正是。”司马梦求脸色沉了下来，咬牙说道：“一直以来，陕西房都查不到文焕那厮的下落，不料便在十余天前，此贼竟已被夏主封为汉字院学士兼御围内六班直副都统，妻以仁多族之女，出入随扈，夏主又为他营造府第，极尽亲宠！此贼世代官宦，为大宋武状元，其没于西夏，石帅又上折为之辩护，不料竟然真已降敌，真是忘恩负义、无父无

君之徒。”

明空淡淡听司马梦求说完，问道：“司马公子之意，是欲设法为大宋诛之？”

“正是！”司马梦求傲然道：“他在大宋时，亦曾往来石学士府上，与某有旧。然如今既作贼，某自当持其首级回见皇上！”

“文某之事，贫僧亦曾听闻一二。”明空沉吟道，“他与汉将李清，皆是夏主之亲信，二人日夜常伴夏主左右，皆见信于夏主。夏主以文某本是大宋武状元，待之尤厚。只是闻听文某出入常有护卫亲兵相伴，若要行刺，并非易事。”

“正为此事，欲与大师谋之。”

明空面色凝重，垂眉沉吟半晌，方说道：“此是西夏国腹心之地，公子能平安来此，已是异数……除非公子有空空儿、薛红线那般本事，否则能否行刺成功尚未成可知，不能全身而退却是必定之数，此匹夫之勇，所得不足偿所失也。公子为朝廷干城，不可为一区区降将，轻行专诸之事。”

“话虽如此，但文焕亦不能不除。”司马梦求岂能不知其中的风险，但是陕西房知事身负重任，不可轻易暴露身份，而旁人却难寄此任——若想完成这个任务，不仅要有过人的本领，还须有必死之决心。

职方馆自创建以来，不过几年时间，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还只是替宋朝军方搜集情报、策反官员。在西夏这个地方发展的细作，绝大部分是依靠金钱与官爵收买；只有极少数骨干，才是出于对大宋的忠诚以及一些信念上的原因，为职方馆效力。毕竟对于身居西夏的人们来说，哪

怕是血统纯正的汉人，从职方馆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也并没有如同国内一些秀才们所想当然的那样，对于恢复汉族的统治抱以热烈的期望并且愿意为之牺牲，恰恰相反，越是深入到西夏的腹心之地，当地的居民越是可能为了西夏国而拿起武器来与宋朝战斗——哪怕是汉人，亦不例外。从职方馆搜集的情报分析，西夏国内大部分居民，无论蕃汉，亦无论贵贱，他们更关心的，恐怕还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只有这件事情可以最终决定他们的倾向性，而并非那虚无飘渺的“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这样的情况同样适应于被契丹人占据的燕云地区，职方馆对燕云地区更为详尽的情报分析，曾经直接击碎了大宋朝从皇帝至大臣们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大宋军队北上，当地的汉族居民就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职方馆甚至认为，如果将来王师果真北上收复燕云，一定会有相当的汉族官员为辽朝皇帝尽忠，而对于普通居民的期待，最多也只能寄托在中立这样的范围之内；真正能为大宋朝所用的，也许只有僧道与商人。

而西夏的情况显然更糟，因为在梁太后与梁乙埋的统治下，西夏与宋朝的关系不断交恶，冲突不断，商旅断绝。职方馆甚至只能依赖于辽国商人来收集西夏的情报——不过这显然不属于陕西房管辖。

因此，当司马梦求决定要刺杀文焕之时，突然发现，要么他就要暴露陕西房知事的身份，要么，他就只能亲自动手——司马梦求还不至于愚蠢到敢在西夏的腹心之地募集刺客。

不过无论如何，司马梦求却同样也没有想过要拿自己的生命去与文焕同归于尽。这并非是司马梦求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他认为文焕的生命还不够票价。所以他才来找明空谋划。明空的回答，显然不会让他满意。

“无论如何，要请大师代为谋画，只要能探听出文某有何喜好习惯，便不难设法接近。”

明空不知道司马梦求为何一定要杀文焕而心甘，但是毕竟司马梦求是宋朝枢府职方馆知事，他既然如此说了，亦不好拒绝。他沉吟许久，方勉强说道：“文某之喜好习惯，兴庆府想必知之者少，且听闻他除与夏主及李清见面之外，便常常闭门不出，亦不接客……不过，贫僧勉力打听便是。”

“多谢大师。”

兴庆府外的围场，内着铁甲、外裹锦袍的文焕捡着一只身中羽箭的大鹰，策马向夏主秉常马前跑来。脸上尚带着稚气的秉常笑吟吟地望了文焕一眼，挥鞭指着文焕，向身边的李清笑道：“不料宋朝亦有文将军这样的善射之士。”

李清微微欠身，一脸郑重地答道：“宋军重射术，善射之士不在少数。若据文将军所言，宋朝现已在编修《步军典范》，其中似有规定士卒之射术，不仅须能及远，亦须能中的。此事不可等闲视之。陛下试想，若是宋朝神臂弓部射中之能提升三成，我军当以何应敌？”

秉常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宋军近年来屡战屡捷，又不惜耗费国帑，将军队全部整编，装备昂贵之新式武器，其志不在小。”李清继续说道，“反观诸国，辽国虽新君立足渐稳，然而杨遵勛割据之势已成，耶律乙辛负隅顽抗，其困兽之勇，固出人意料，然于辽主却非福音，如此以久，辽国国力必然削

弱。大理国内争权夺利，权臣秉政，于宋朝本不足为患，如今更是慑于宋朝之威，一岁竟至三遣贡使！此为宋朝开国以来未有之事。而我大夏屡败于宋，兼之陛下即位未久，威信未立……”李清说到此处，见秉常的脸色已渐渐严肃，他顿了一下，凝视秉常一眼，欠身说道：“恕臣万死，臣以为今日之事，大夏国有亡国之忧！”

“你是忠臣。”秉常勉强挤出笑容，回头看了文焕一眼，见文焕离自己已不足五十步，他向文焕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又转身对李清说道：“说话无须顾虑太多。”

李清抬头看了四周一眼，见除自己和文焕之外，四周卫士皆是秉常心腹，暗暗点头，又向秉常说道：“陛下可否屏退左右说话？”

秉常看了李清一眼，又环视四周卫士，半晌，方点点头，挥手高声说道：“尔等退至百步以外！”

“遵命！”众卫士一齐躬身应道，如波浪一般退了开去。文焕愣了一下，正要随着众人退下，却听李清喊道：“文将军，你过来。”

文焕顿时愣住了，他看看李清，又看看秉常，眼睛霍然一亮，一丝炽热的光芒从眼中一闪而过，握弓的手背，青筋根根暴露。

却听秉常转过脸来，向他笑道：“文将军不必回避，可过来说话。”

“是。”文焕点头答应，正要策马过来，却见李清皱眉望了他一眼，指着他手中的弓与腰间佩刀，示意他摘下了。

文焕心中一凛，连忙将弓与佩刀取下，丢在草地上，策马走过来，向秉常欠身行礼。

“不必多礼。”秉常回首顾视李清，说道：“现在再无外人。”

“陛下！”李清喊了一声，从马上滚了下去，拜倒在地，沉声说道：“臣有一言，敢冒死献于陛下座前，陛下若得见信，是陛下之幸，若不见信，臣愿一死报陛下知遇之恩，惟请陛下能善待臣的家人。”

秉常见李清说出如此严重，不由一怔，道：“你我君臣相知，自古罕见，有事直言，必不加罪。”

“谢陛下。”李清向秉常郑重叩首，方说道：“陛下可知今日之国势否？”

“请将军明言。”

“当今大夏，有必亡之势！臣不敢不言于陛下面前。”

秉常挤出笑容，说道：“虽有平夏城、讲宗岭之败，似亦不足以言亡国吧？母后常言，大夏今日国势，胜太祖太宗开国之时百倍，当时犹不亡，今日更无亡国之理。”

“哪朝哪代亡国之前的形势，不比开国之时好上百倍？！”李清无礼的反驳道。

秉常听到这话，却也是一怔。他喜好汉文，也曾经读过华夏史书，细细思来，却的确如李清所说。

“臣敢问陛下，太祖太宗开国之时，可有女后当权，可有外戚专政？臣敢问陛下，太祖太宗开国之时，宋朝可有今日之繁华？如今大夏内则有女后外戚，专擅兵威；外则有宋朝君臣协力强国变法，步步进

逼。百姓们困于赋役之重，朝不保夕；贵族们却耽于享乐，宁可将钱交给佛寺，也不愿意让给百姓！诸蕃落苦于刻剥，怀贰心久矣。兼之与宋交恶，贸易不通，商旅渐绝，朝野物用匮乏——长此以往，国无不亡之理！何况陛下当三思之，今日之大夏，究竟是姓嵬名氏？还是姓梁氏？！”

李清一番质问，问得秉常默然不语。

“梁乙埋本不会用兵，其秉兵权，无非是为一己之私利。但是大夏国，却是经不起梁乙埋的几番折腾了。若是他将精兵丧尽，陛下要用什么来统治国家？”

“太后只道用蕃礼胡俗，便可以保全国家。然而陛下可知否，连辽主那等英主，都大力推行汉化，俨然更以中国自居。陛下为一方天子，岂能自甘与蛮夷为伍？何况若用胡俗，便当逐水草而居。一旦筑城池宫室，垦田耕种，尚欲久存胡俗，以陛下之明，以为可得乎？陛下又以为这兴庆城中的贵人，有几人能真正少得了宋朝的丝绸瓷器？连素恶汉物的太后宫中，还摆着一座宋朝制造的珍珠座钟呢！”

“那将军以为……”秉常抿紧嘴唇问道。

“陛下要想不亡国，保全宗庙，以臣之愚见，惟有一法：与宋朝修好，恢复市易。同时在国内改革，推行汉制，削减一部分贵族特权，减轻百姓赋税，善抚诸部之心。只要两国有一段时间不交战，战士们便可以放归部落，牲畜就会繁衍，土地就有人耕种，百姓们就会拥护陛下。纵使宋朝进攻，其国内必有反对战争之压力，其外则要背负恶名，而我大夏却同仇敌忾，且有沙漠为险，彼劳师远来，与我全国为敌，无天时地利人和，岂有不败之理？”

秉常沉吟半晌，道：“然太后必不肯同意此策。”

“故此当务之急，是陛下要掌握兵权，名副其实地亲政！而要掌握兵权，便是要设法除掉梁乙埋，孤立太后！”李清毫不犹豫的说道。

“不错。”在一旁一直侧耳倾听的文焕突然插话道：“自古以为，未有阴盛阳衰而国家兴盛者。梁乙埋专权日久，未必没有取而代之之心，陛下不可不防。”他说到这里，见秉常将目光移过来注视自己，连忙垂下头去，继续说道：“陛下可知，臣在宋朝之时，宋人皆只知大夏有梁乙埋、梁太后，不知大夏有陛下！”

秉常听到这话，顿时怒气上涌，厉声道：“岂有此理！”

“陛下息怒。”李清连忙劝道，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秉常那匹不停地刨着地面的坐骑的马蹄。

“要掌握兵权，并非易事。”秉常抿着嘴唇，半晌，方说道：“我大夏之制度，各部落之兵权实在各部贵人手中，既欲削其特权，如何能得其支持？”

“凡事皆要一步一步来。”李清见秉常已有动心之意，顿时大喜，说道：“陛下在亲政之前，不必让诸部落贵人知道要削其特权。首先要掌握兵权。十二监军司实权皆在各部头领手中，此辈既不足为恃，亦不足为惧。无论如何，十二监军司的部队，只会听从掌握兴庆府的人之调动。因此，所谓兵权，实际上便是对兴庆府附近二万五千人的卫戍军的控制权。”

当时西夏真正最精锐的部队，并非是名震西北的“平夏铁鹞子”，亦非是“步跋子”，而是常驻兴庆府及其附近城市关塞的卫戍军与“御

围内六班直”。这两支部队，是自夏景宗元昊以来，西夏最根本的军事力量，其成员都是从各部落中挑选出来的最勇猛的战士。其中卫戍军人数正军在五千至二万五之间，副兵多达七万余人，装备为西夏诸军最精良。而“御围内六班直”，则是由西夏国主亲自掌握的一支精锐部队，人数在五千左右——其组成成员全部是西夏各部落头领的亲属以及夏主的心腹部将，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侍卫军，也同时是“质子军”。

卫戍军与“御围内六班直”之所以声名不显，是因为这两支部队毕竟不是经常冲杀在第一线的军队。他们永远是和西夏国的最高统治者呆在一起。反过来说，谁真正掌握了这两支部队，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国的最高统治者——这句话也同样成立。

这些浅显的道理，秉常与李清都是明白的。而文焕，这段时间以来，也渐渐明白了。

“但是卫戍军的统军将领，一向都是母后的亲信……”

“不错。”李清猛地抬起头，一双眼睛炯炯注视着秉常，从容不迫地说道：“但是陛下别忘了，国玺在陛下手中！陛下才是天命所归的西夏国君！”

秉常在心里苦笑，“这也需要那些卫戍军的统军将领相信才行。”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

却听李清继续说道：“所以，陛下夺回对卫戍军的控制权并不难。”

秉常的眼睛霍地一亮。

“臣有上下两策，请陛下决断。其上策，陛下可不动声色地完成控

制御围内六班直，然后趁正旦，或者陛下生日之时，用御围内六班直幽禁太后，再学刘邦夺韩信兵权故事，轻骑入卫戍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其兵权。然后颁一道诏旨，召回梁乙埋或者就地赐死，其不敢不遵。如此只要行事机密果决，陛下便可大权在握。”

“下策又如何？”

“梁乙埋一直鼓动陛下亲征，陛下可将计就计，允其亲征。于天都山点兵之时，赐梁乙埋死，然后举军向西，以外兵制内兵，则大事可定。此为下策。然此策若是太后随行，则不易施行。且梁乙埋老奸巨滑，未必有机可趁，一旦被其发觉，只恐陛下反受其害。”

秉常垂首思忖良久，目光移向文焕，问道：“文将军以为如何？”

“末将以为，当机立断，便为上策，拖延不决，即是下策！”文焕的眸子，说不出来的深邃。

秉常执鞭思忖良久，摇头道：“兹事体大，容朕三思。”

李清与文焕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约而同地微微叹了口气。

十余日之后。

兴庆府西不足百里，贺兰山腹部。

西夏十二监军司，其中以驻扎在贺兰山区的克夷门的右厢朝顺军司离都城最近。但是因为西夏在西向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国防压力可言；而且，贺兰山以西，便是如同大海般无垠的腾格里沙漠，因此，右厢朝顺

军司的军事力量，至少在此时，实际上是一支拱卫都城的军事力量。它一方面可以快速救援都城，另一方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保护西夏国的君主与贵族躲入沙漠深处，为党项族保留元气，以图再起。

自从宋仁宗天圣六年，还不是太子的元昊率军消灭一直与宋朝夹击西夏的甘州回鹘，又成功夺取凉州之后，在天圣八年，亦即元昊即位的前两年，瓜州回鹘与沙州回鹘相继降夏。从这时候算起，兴庆府已有四十七年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了。所以，现在的贺兰山区，与其说是军事天险，不如说是佛教胜地更为贴切。在贺兰山区，到处都凿开了大大小小的石窟，用来供养佛象——这已经成为西夏有钱人的一种习惯。

司马梦求是第一次如此深入西夏人的腹地，不过此时的他，却是剃光了头顶，穿耳戴环，戴着毡帽，穿着“羽服”——实际是一种皮衣，着皮靴；腰间束带，上面挂满了小刀、小火石等物件，胯下还骑着一匹挂满了铃铛的骆驼。若是从形貌来看，已经完全是普通西夏人的样子了——只不过对于要执行元昊所下达的秃发令，司马梦求显得十分的无奈。汉人讲究的是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象这样剃发，如果放在宋朝，绝对是一种不亚于鞭刑的严惩，好在还有一顶毡帽正好遮住了被剃光的那一块头顶，只从外表看来，司马梦求倒并非秃头——西夏人的秃发令，仅仅只是需要剃光头顶正中圈的那一部分头发。

其实，即便是在西夏国内，秃发令的执行与否，也与阶级地位有关。自从元昊死后，此令早已渐渐松弛，贵族是否剃发，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爱好。但是以司马梦求的身份，如果不想引人注目，这样做是最明智的选择。

与司马梦求一道的，还有他随行的两个童子，以及两个陕西房派来

的向导。他们的目的地，是位居贺兰山腹部的一处石窟。

一路之上，司马梦求一行人并未遇到任何查询，显然因为这里是西夏人的腹地，人们的警惕性反而不高。

然而司马梦求却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根据明空的情报，文焕在两日前受夏主的命令带着一支百人的小分队前往贺兰山某石窟迎接一位高僧的舍利至承天寺供奉。虽然一百人的御围内六班直侍卫绝非是可以轻视的，但是在司马梦求看来，这已经是绝佳的机会。至少贺兰山区的佛寺中，文焕身边的警戒，就不会如同在兴庆府这般森严，而且在贺兰山区，得手之后，也更容易逃脱。一面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对付文焕，一面小心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司马梦求等人便进入了贺兰山区。

贺兰山区的某座小寺之内。

文焕正在灯下仔细地翻阅着一本佛经。这本佛经是用西夏文字书写的，难得的是，在西夏文字之外，还有汉字对译。他既身为“汉字院学士”，其工作便是替夏主将西夏文字的相关文书，译成汉字，因此，需要精通蕃汉二语，却也是形势所迫。不过，对于文焕来说，精通蕃语，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因此，他学习西夏文字倒是非常的积极。

西夏文字本是夏景宗元昊出政治目的而创建，其文字与汉字虽然一样是方块字结构，但是字形比起汉字来，更加繁复难学，而西夏文字亦被西夏统治者出于人为的目的而抬高，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一直到十余年后，秉常的儿子崇宗乾顺登基，建立“国学”（即汉学）彻底纠正专重夏字、夏学而轻视汉文明的偏向之后，西夏文治方面才开始取得让人瞩目的成果，而西夏文字实际上也是乾顺以后，才开始取得真正的

生命力，并且依托西夏上百年的政权，在民间扎下根来，一直延续至明朝方才消失。在此之前，西夏文字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文字而已，它最初创造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学习汉族的优点，以文字来提高党项人的低水平文化。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是元昊为了在外交关系上突显其独立性，将文化心理上的自卑以一种自负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已。

文焕自然是不可能了解这一切的。不过这丝毫不会妨碍西夏文字的繁复难学对文焕带来困扰。“是如我闻……”轻轻的用西夏语读出这个四字来，文焕一时间竟是愣住了，“是如我闻？这是何意？”他合上佛经思忖了一会，终究不得其解，又随手翻开一页，又认出几个字来：“皆是言唱？”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文焕愤怒地将佛经摔到桌上，不觉骂了出来。

“你也知道这是狗屁东西？！”突然，窗外传来低沉的声音，声音竟让文焕感觉有一点熟悉。

“什么人？！”文焕霍地一惊，抓起放在桌上腰刀，推门走了出去。

门外惟有明月清风。

他小心查看了四周一遍，见并无任何痕迹，心中不觉疑惑，“难道是我的幻觉？这些日子太过于紧张了……”几个负责巡夜的侍卫早已听到声音跑了过来，见到文焕，忙问道：“文将军，出什么事了？”

“能出什么事？这里是贺兰山。”文焕勉强笑笑，挥手让他们去了。

的确，这里是贺兰山，又能出什么事？夏主让他们来迎接舍利，并非是为了保护舍利的安全，而是为了显示隆重。一面暗暗宽慰自己，一面潜意识中却是抱着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文焕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就在他踏入房间的那一瞬，文焕猛地感觉到背上涌起一股寒意。他正要缓缓转身，便听身后有人低声说道：“不要喊叫！不要动！将刀放下，把门关上了。”那人的声音从容不迫，却又充满毋庸置疑的威迫感。

文焕缓缓将刀放在地上，起身将门关上。低声问道：“你是何人？”

“你可以转过身来了。”那人没有回答他的话。

文焕依言缓缓转过身来，注视来人，顿时大吃一惊，几乎叫了出来，猛地才发觉一把弩机正对准自己的身体，连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低声说道：“司马大人！”

“状元公！”手里端着一把钢臂弩瞄准文焕的司马梦求充满讽刺的说道：“难为你还认得我！”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文焕一时间，突然竟有如释重负之感。

“特意为君而来。”司马梦求的眼中，尽是嘲讽之意。

“是来杀我？”文焕了解的笑了笑，低声道：“我果然已是人人欲诛之而后快的逆臣贼子了！”语气之中，竟是有一种索然之感。

“难道你不是么？”司马梦求冷笑道，“不过我来杀你，并非是因为你是逆臣。我是为石帅来取你人头的！”

“石帅也想要杀我？”文焕叹了口气，道：“那杀了便是。事已至此，又何必多言？”

“本来我便不当和你多言。”司马梦求沉声道：“但是我来西夏，便是想让你看一些东西，在杀你之前，这些东西也定要先给你看看。”说罢，司马梦求用目光向桌子上示意。

文焕转过身去，见那佛经之上，不知何时，已放了一叠报纸。

早已将死亡得甚淡的文焕根本不理睬司马梦求的弩机，转身缓缓走到桌边，拨了一下灯芯，认真的读起那些报纸来。

这些报纸上刊登的，是石越的为之辩护的奏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

文焕的手渐渐颤抖起来，眼角不觉湿润，半晌，文焕轻轻放下报纸，低声说道：“你将我人头带回，替我向石帅带句话——相知之恩，来世必报！”

司马梦求的手指扣动了扳机，然后，他的心却迟疑起来。

文焕自始至终的神态，绝非是怕死。他既不怕死，为何要降夏？

“你是为何降夏？”

“不得已而降之。”文焕幽幽说道。

“不得已？除死无大事，有何不得已？！”司马梦求的眼神冷酷起来。

“若是你连累父母，辱及先人，天下人皆不见信，当此身败名裂之

日，又当如何？！”文焕尖锐的反驳道，“世上有比死更艰难的事情，若这时候死了，那便是要背上万世污名，再难洗清！张巡骂南霁云，南八便可以笑而就义，那是因为南八还不曾身败名裂！”他的眼角，在烛光中闪着晶莹的光芒。

司马梦求的神色缓和下来，低声说道：“你是想效南霁云之事？”

“我若不立下大功，何以洗刷污名？此时纵死，亦已无面目见祖宗于九泉之下！”文焕咬着钢牙，牙龈竟是渗出血来。

身后沉默了许久。

“你欲如何立大功？”司马梦求在此时此刻，已经决定相信文焕一次，无论是为了文焕，还是为了石越。

“我在西夏虽不久，然被李清引为同党，又渐得夏主信任，深知西夏内情，若能加剧夏主与后党的内斗，不难引发西夏内乱。到时候，我大宋便有机可乘……”文焕的声音，充满了怨恨。“李清那厮，一心想辅佐秉常，使西夏成为小华夏。但是他党羽不多，西夏兵权又全梁家掌握之中，梁后向来反对汉化，李清要想达成心愿，就必须先要帮助秉常登基亲政，除去梁氏。我只要从中下手……”文焕压低了声音，向司马梦求讲叙自己的计划。

司马梦求冷静的分析着文焕的话。他知道此时就是一场赌博，赌的是自己的判断力与直觉。如果输了，那么自己的性命就会丢在西夏；如果赢了，西夏国就会陷入一场规模庞大的内乱之中！也许，这比说降李清，更加值得尝试。

“我给你这个机会。”

文焕身子一震，缓缓转过身来，直视司马梦求，一字一字的问道：“你相信我？”

“我看你不是心甘情愿做汉奸之人。”司马梦求放下了弩机，但是手指却没有离开扳机。这个细小的动作没有逃过文焕的眼睛，但是文焕却没有说什么。只是停了一会，文焕便向司马梦求说道：“你相不相信我，并不重要。我知道有石帅为我辩护过，并没什么遗憾了。有件事，你要尽快通报给石帅——夏主已经决定，十月中旬以后，大举入寇！兵力至少在二十五万以上，据李清所说，此次入寇分三路，明攻平夏城，暗袭绥州！请石帅早做准备。”

大宋延州。

延州知州刘航与通判赵挺之率领数百骑军，勒马立于延州城外，远眺西南。

此时，距离延州约三十里外的官道上，近千人马拥簇着一辆马车，正时缓时疾的向延州城前进。这支部队衣甲锃明，旗帜鲜艳，看起来威风凛凛，但是若在久经战阵的人眼中，却是一眼即可看出这只不过某位高官的侍卫队而已。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坐在马车中的这位高官，竟然是刚刚被皇帝严旨训斥的新化县开国侯、陕西路安抚使石越。

“延州知州刘航，进士出身，颇具吏材，曾经出使西夏，册立夏主秉常，回朝后上《御戎书》，以为朝廷不可轻开边衅。因反对新法被贬，司马君实入政事堂后，调至延州为知州……”马车内，潘照临面无表情的向石越介绍着延州官员的情况，说完，又补充道：“他的儿子刘安世，中进士第而未做官，在白水潭游学一载，后拜入司马君实门下，亦是《西京评论》之中坚人物。”

石越听到刘安世的名字，眼睛霍地一亮，嘴角不由流露出了然的笑容，轻声嘟哝了一句：“原来是‘殿上虎’的父亲。”

潘照临却没有听见石越的话，又继续说道：“通判赵挺之是进士及第，做过学官，以清廉能干著称，调至延州做通判不过一年。”

“这二人都是文官啊。”石越不由低声说了一句。

“虽然知州与通判是属于文官，但是边境的州府，却一向是由武官转文职的官员来担任知州的。”潘照临也摇了摇头，“司马君实将刘航调至延州，是为了边境的安宁。但是现在的情况……幸好这二人都不算无能之辈。”

石越见潘照临神色，微微笑了笑，说道：“倒也不必过于担心。延州有振武军第三军、神卫营第三营，驻守在绥德城的云翼军、神卫营第五营，还有万余厢军，防守应当绰绰有余了。”

“防守的兵力怎么样都不够。”潘照临皱眉道，“西夏人这次在天都山点兵，来势汹汹，非比寻常。从天都山出兵，可有五条路线：向西由会州、兰州攻熙河；向东经萧关北入韦州可攻环州；或者直接攻击保安军，威胁延州；西南由得胜寨、静边寨可攻秦州；东南可经通远寨、没烟前后峡攻平夏城。而最让人难以放心的是，似乎银夏一带也有西夏军在集结，这样一来，连绥德城与延州，都难以安稳。”

“他们集结兵力，可以在六个方向发起进攻，而我们却要处处设防。”石越自然知道其中的厉害。西夏人向天都山集结的消息传到之后，石越便立即取消了巡视的计划，直接前往最近的延州，同时下令沿边州府进入战备状态。但是这种被动的防御，防守的一方日子并不好过。

“六个方向中，熙河地区是最不可能遭到进攻的，亦是最不怕遭到进攻的。”潘照临冷静地分析着当前的形势，“熙河地区有李宪、王厚在，当地的驻军无论是整编完的神锐军还是未整编禁军，或是乡兵蕃兵，都是经历过战阵的，将领又多是王韶旧部，如若西夏人进攻熙河，

必定讨不了好去。况且当地地广人稀，即便西夏入寇，于我损失不大——我相信西夏这次只是报复性的入寇，而并非是战略性的进攻。”

颠簸的马车中，石越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表示同意还是只不过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其次是秦州。”

“秦州？”石越吃了一惊，他并不是很懂军事，因此在他看来，秦州一直是防守的软肋。

“不错。是秦州。”潘照临肯定地点头，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虽然秦州的禁军未曾整编，防守力量较弱。但是西夏人如果冒然进攻秦州，却是犯了兵家大忌。只要平夏城一日在我大宋手中，西夏人便没有胆量无所顾忌的进攻秦州。梁乙埋再不知兵，也会明白在后路有敌人的坚城重兵时，是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

石越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但是其余的几个地方，却是很难说西夏人会进攻哪里了。”潘照临说到这里，眉头又皱了起来，“平夏城是西夏人的心头大患，此次天都山点兵，说不定就是为了拔掉这肉中刺。眼下平夏城与新建的灵平寨只有种谊的振武军与一些厢军防守。若西夏纠集大军围攻，能否不失，实在难说。而环庆路的主力是种谔的龙卫军，虽然号称精锐，而且种谔亦称名将，但是能不能防住西夏人，实在难言乐观。至于绥德城，主力是种古的云翼军与神卫营第三营，兵力也并不雄厚。”

“延州振武军第三军都指挥使是谁？”

“是与‘三种’齐名的‘关中二姚’的姚大郎姚兕。”

石越稍稍放心，他知道姚兕勇武善战之名，名震西陲，是西军中数得着的名将之一，赵顼曾经亲自接见，并且钦赐银枪、袍带。有他在延州，至少比起两个文官来，要让人安心得多。

“若是能知道西夏人的进犯路线就好了。”石越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象这样处处设防，分散兵力，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其实包括石越在内的大宋文武官员都知道，只要西夏人真正集结大军进攻，无论是攻哪一路，宋军都会处于劣势，只能够依靠城墙坚守待援。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西夏人缺乏持久作战的能力。正在心中感慨的石越忽然听到潘照临也微微叹了口气，用很细微的声音说道：“若是能下场雪就好了。”

石越一愣，苦笑着掀开车帘，看了一眼车外的天空，不觉摇了摇头。现在下雪，实在是不太可能。他的目光移向车内，在潘照临身上流连了一会，忽然想到，连潘照临都希望得到老天的帮助，看来是很难指望大宋的官员百姓们对这场战争抱乐观的期望了。

马车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便是人马嘶鸣嘈杂的声音，石越不易觉察地皱了下眉，正要询问，便听到侍剑在外面禀道：“公子，有紧急军情。”

“停车！”石越连忙吩咐，不待马车完全停稳，便掀开帘子弯着腰将半个身子伸出了马车。

只见一个士兵早已屈膝跪在车前，见到石越出来，忙高声说道：“叩见石帅。小人奉庆州种将军之令，向石帅报告紧急军情。”说罢双手将一个封上了关防大印的木盒递上。

侍剑连忙接过来，递给石越。

“辛苦了。起来吧。”石越接过木盒，便即缩回车内，车夫挥了一鞭子，队伍便继续开动起来。只有那个传令兵兀自在那里发愣——他一时间难以接受石越的作风，更是被“辛苦了”三个字给震呆了。石越的亲兵早就习惯了这种事情，也懒得取笑他的少见多怪，只是拉了他一把，让他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马车内，看完报告的石越淡淡说了句：“已经可以肯定，是夏主亲征。”

潘照临微微点了点头，夏主亲征，并非太意外的事情。但是石越接下来的话，却让潘照临的表情变了，“司马纯父已经回来了。他走的是灵州道，几天前便到了环州。此时已往延州赶来，算时间，或者今天能在延州见面。”

“灵州道？公子是说，司马纯父潜入西夏了？”

“到过兴庆府。”石越亦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会有重要的情报面呈。”

三日之后。

延州振武军第三军军部大营。现在这里暂时成了陕西路安抚使司的行辕。安抚使司的亲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将这座不大的院子四周，戒备得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有经验的人从亲兵们如临大敌的表情中便可以猜到，此时行辕中，正在进行着重要的军事会议。

石越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三天前到达延州后，司马梦求果然已经到了延州。面见石越之后，司马梦求向石越报告了文焕的情况，以及从文焕那里带回来的情报。

如果文焕果真是诈降，那么司马梦求带回来的情报，价值不可估量！一旦掌握了西夏军的真正意图，那就不仅仅是便于防守那么简单了。石越从来都认为，消极的防守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如果文焕的情报有误，一旦轻信，后果亦将不堪设想。

一向信奉“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石越，这次却不得不做一次赌博性的抉择。

振武军第三军军部的大营内，触目可见的都是“仇雠未报”四个大字。石越知道这都是姚兕的手笔。姚兕的父亲姚宝在姚兕幼年时，便战死在定川。由寡母养成的姚兕是军中有名的孝子，同时亦是对西夏人有着刻骨仇恨的将领。他念念不忘的，便是灭亡西夏，替父报仇，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父仇未报，姚兕在自己出没的地方的一切器物上，都刻上了“仇雠未报”四个字。石越早就听说，每次与西夏人交战，姚兕也都是奋不顾身，勇悍异常，然而自从他调至延州后，与西夏人的冲突机会减少，姚兕一直是郁结于胸，结果导致疯狂地训练部队，许多士兵最害怕的事情，便是调到振武军第三军。

石越的目光落到姚兕身上，身着重甲的姚兕身材略显矮小，但是却十分的壮实，浑身肤色黝黑，一双眸子中，掩饰不住一种危险的兴奋之情。

看到石越注意自己，姚兕连忙微微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兴奋，但是他骨头中的桀骜，却让这种掩饰更加的欲盖弥彰。

石越不易觉察地笑了一下，目光移到另外三人身上。

延州知州刘航、云翼军都指挥使种古、庆州知州种谔，以及振武副尉刘舜卿，一个与姚兕经历相似的西军名将，与姚兕不同的是，刘舜卿是父兄都战死在好水川之役，而刘舜卿本人，比姚兕也多了一点儒将的气质。刘舜卿现在的身份，是振武军第三军的副都指挥使。

“职方馆带来的情报，诸位将军都已经听到。”石越含笑看了一眼坐在营中司马梦求，后者连忙谦恭的欠了欠身，石越的目光却早已移到了营中一个巨大的沙盘之上。“本帅想听听诸位将军有何看法？”

“石帅！”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营中响起，众人的耳膜都感觉到一震，不由一齐将目光聚集到了说话的姚兕身上。“末将以为，既然知道西贼想进攻绥德城，我们便可以在绥德城集结重军，严阵以待，给李秉常一点苦头吃。”姚兕说话之时，眼中凶光毕露，倒似是将石越当成了秉常，要将他生吞活剥一般，饶是石越识人无数，也被他看得头皮发麻，连忙不动声色的将目光移到种古身上。

种古并无姚兕的好战，得知自己的防区将要成为西夏人进攻的主方向，对于这个关中大汉来说，并非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他见石越的注视自己，连忙欠身说道：“敢问石帅，职方馆的情报是从何得来？是否准确？”目光却是瞄向司马梦求。

司马梦求正欲回答，却听石越早已先说道：“超过六成的可能是可靠的。”

“将领之最亲最重者，莫过于间。”种古朗声说道：“石帅却言只有六成可靠，莫非是反间？”

“若是情报失误，职方馆愿负全责。”司马梦求没有想过要逃脱责任。

“这个责任，职方馆负不起的。”种谔毫不客气的说道。

石越的脸沉了下来，寒着脸说道：“三衙与职方馆各有职责，将军不必逾越。”

“是。”种谔不甘心的欠欠身。

“依末将之见，此次西贼于天都山点兵，较之寻常颇有不同。银夏宥诸州人马，皆未有调动的迹象，若是大举入侵，不至于如此。西贼向来喜欢集结重兵攻击一点，以求一战成功；一战不能得手，立即退兵。此次既然是夏主亲征，却有大军迟迟不动。这些迹象来看，末将以为职方馆的情报，是可信的。西贼之意，便是分三路入寇，其余两路，多半只是虚张声势，牵制我军。其攻击之重点，却是绥州！”说话的人是刘舜卿。

“仅仅这一点，并不足证明西贼的主攻方向是绥州。”种谔不屑地瞥了刘舜卿一眼，态度傲人。他是多年的老将，不怎么看得起刘舜卿这样的年轻将领。虽然刘舜卿的履历相当傲人，他是烈士之后，以战功累迁，入讲武学堂优等，是大宋军中少见的能够自己写奏折的将领。不过种谔最看不惯的，却正是可以自己写奏折的武将。

“还有一点亦可以证明。”刘舜卿不卑不亢的回应，“在银夏的探子，从十天前便断绝了联系。目前为止，无人知道银夏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末将几乎可以肯定，银夏二州，西贼正在聚集重兵。一面是大张旗鼓，一面却是故意偃旗息鼓，西贼之意可明。”

“岂不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种谔反驳道。

“末将也相信刘将军的判断。”种古打断了种谔的话，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弟弟一眼，只是向石越微微欠身，朗声道：“末将派出的探子，亦全部失去了音讯。”

“嗯。”石越点了点头，他心中忽然有点兴奋，如此亲自主持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对他来说，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看见几个名震西陲的大将对自己恭恭敬敬，自己的一句话，可以调动上万的兵马，关系到数以万计的百姓的存亡，石越在这一瞬间，感觉的竟然不是责任，而是一种满足感。

不错，正是满足感！

石越猛地一惊，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心态极其危险，连忙收敛了心神，沉声问道：“那么诸位将军以为当如何应敌？”

种古站起身来，他魁梧的身躯让众人竟感觉到一种威压，姚兕下意识地向后让了让，暗暗握紧了拳头，却见种古的手指向沙盘，朗声说道：“末将以为，既然西贼想攻击绥德城，我们便可以遂其心愿，在绥德城以坚城待之。同时将龙卫军与一部分振武军密调至吐延水……”

“什么？！”种谔吃惊地看了种古一眼，这时节也顾不得种古是他大哥，高声反对道：“我身为庆州知州，守土有责。未有枢府调令，怎敢在这个时节率大军离境？！”

“各军互相策应，理所当然。何必要枢密调令，你是来救援，并非来驻扎。”种古冷冷的顶了回去。

“我环庆离绥德城也太远了一些。而且如若龙卫军离境，环庆无异

于空城。”种谔心中并不服气，种古虽然是他大哥，但是他却有他的私心。“当西夏人集结大军攻击绥德城的时候，我若率军主动出击，抄掠其韦州又如何？”只不过这种如意算盘，却是不可能公开说出来的。

“不是还有何畏之的环州义勇与数千厢军么？”

“他们能顶何用？”

“末将倒有一计。”刘舜卿站起身来，没看种谔，只是欠身向石越说道：“既然要集中兵力对付西贼，而西贼又想明攻平夏城牵制我军，那么末将以为，可以将计就计，派遣数千人马，盛备旌旗，不行地穿行于延州、长安至平夏城之间。去平夏城时，则大张旗鼓；回来时则偃旗息鼓。如此造成一种大举向平夏城增兵的假象。环庆位于延州至平夏城之间，既然有大军穿行，那么西贼必不敢轻举妄动。同时石帅可请定西侯高遵裕暂时节制渭州军事，调动大军，不张旗鼓，作出向环庆集结的假象，实则是居中策应。如此一来，西贼必然疑惑。与此同时，保安军、延州、绥德城尽皆坚壁清野，摆出闭城死守之势。只要西贼以为我大军尽皆集结在平夏城，则自会坚定信心，举大军来夺我绥州。”

“此为妙计。”种古听完，不由开口赞道。

刘舜卿却凝视石越，迟疑道：“不过……”

“刘将军请说……”

“恕末将大胆，为坚西贼之心，最好是……”刘舜卿的建议，让众人目瞪口呆。

西夏。

银州。

夏主秉常的舆驾之旁，国相梁乙埋与嵬名荣、李清、文焕等一干将领紧紧跟随着，在他们的周围，还有十六万步骑。

“宋人有没有发现我军的行踪？”秉常远眺东南，意气风发。在他看来，有这十六万步骑，足以将绥州踏平。

梁乙埋洋洋得意地笑道：“此次兵分三路，梁乙逋在天都山点兵，纠集六万之众，佯攻平夏城；仁多与慕泽统四万人马，威慑环庆，伺机而动。石越果然上当，以为我大夏是想夺回平夏城，报讲宗岭之仇。据探子回报，宋军已经将主动全部向平夏城集结，连石越都亲自到了庆州督战。”

“石越去了庆州？”秉常有点失望的问道。

“不错。说起来东朝的文官中，石越算有胆色的。探子在庆州看到他的行辕与亲兵卫队，而且有人清清楚楚在环州看到狄詠。”梁乙埋摇着头，志得意满的说道：“如今我大军围攻绥州，宋军即便想回军来救，亦是鞭长莫及。”他丝毫没有注意身后的文焕眼中，流露出奇怪的神色。

“既然如此，那便兵发绥州！”

梁乙埋正要答应，却听有人高声说道：“且慢！”

梁乙埋循声望去，说话的人却是嵬名荣。

“陛下。”嵬名荣策马至秉常面前，朗声道：“臣以为石越、刘航虽是文臣，然种古、姚兕却非无能之辈。若是其在环庆、平夏城的布置不过是疑兵之计，而在绥德城以坚城伏兵待之，陛下此去，只恐凶多吉少……”

“嵬名荣，你怎敢胡言乱语，乱我军心！”梁乙埋不待嵬名荣说完，早已大声喝斥。

嵬名荣转身面对梁乙埋，厉声喝道：“本朝成制，凡出大军，必先占卜。此次卜卦，卦象不明，岂可不小心谨慎？！”

梁乙埋大怒，正要发作，却听秉常说道：“国相且听老将军说完。”梁乙埋只得恨恨咽下这口气，听嵬名荣道：“请陛下让臣领一万骑兵，去米脂砦为前锋，探知宋军虚实。”

“陛下，这是老成之言。”李清亦在旁说道。不知为何，他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却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也罢，老将军便领一万骑兵，去米脂砦，试探绥德城的宋军。”

绥德城。

这座城池是西北地区少见的城池，因为它新修葺的部分，采用了水泥，因而显得更加坚固。

云翼军的大鹏展翅军旗与“种”字帅旗夹杂在一起，插满了绥德城的城墙，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守城的部队是云翼军。

内穿铁甲、外着红袍的种古紧抿着嘴唇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正在渡河而来的西夏军，眼中不易觉察地流露出一丝冷笑。

“将军，难道情报有误？”说话的是种古的副都指挥使，他看到渡河而来的西夏军竟然全部是些老弱残兵，吃惊得眼珠都瞪出来了。

“若真是佯攻，西贼便不会派这些人来送死。”种古冷冷的丢下一句，“叫吴安国来。”

“是。”

不多时，已经被降为从九品上的陪戎校尉吴安国大步来到种古跟前，他向种古行了个军礼，高声参见：“参见将军。”

“看看城外。”种古没有用正眼看吴安国一眼，眼睛一直盯着城外。

在苦役营受过教训的吴安国已经老实许多，但是骨子里的傲气却丝毫没有收敛。他瞥了西夏军一眼，冷冷说道：“不过送死之徒耳。”

“给你个机会。”种古淡淡说道，“去第一营做掣旗，将他们赶下河去。”

“是。”吴安国的声音，没有夹带任何感情。

嵬名荣一面在心里在咒骂梁乙埋，一面苦笑着看着手中的“先锋”部队。梁乙埋毫不客气地将一万老弱残兵拨给了嵬名荣。凭这支部队来和“小隐君”交手？嵬名荣可真是不抱任何指望。但是自己请缨的

事情，不做是不行的。

西夏军渡河刚刚渡到一半，已经是人仰马翻，乱成一团，嵬名荣正暗暗叫苦，便听到三声炮响，绥德城城门大开，宋军数千骑兵从城中涌了出来，为首一人高举着大鹏展翅军旗，向着已渡河的部队冲杀过来。

“呜呜——”嵬名荣立即下令吹号，但是渡河的部队却根本没有理会统帅的指挥，而是各自上马，搭弓射箭，各自为战的抵抗起来。

西夏军的弓箭虽然娴熟，但是老弱残兵们的臂力却稍嫌不够，弓箭飞向宋军的骑兵，却不能穿透厚实的铠甲，无力的跌落地下。更多的则是太早开弓，以至于弓箭在离宋军尚远的地方就无力的跌了下来。慌忙再次搭弓的西夏战士，立即发现他们的错误足以致命——宋军骑兵没有给他们再次从容发射的机会，抬手、射击，数以千计的弩箭如同蝗虫一般扑天盖地打来，站在前排的夏军纷纷中箭落马。

几乎是在一瞬间，宋军的骑兵便已临近。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划开一匹布帛，高举的马刀毫不留情地将毫无阵形的西夏人分成了两半，在高高举起的大鹏展翅旗的指引下，两千余宋军骑兵带着轰隆的响声，在夏军的阵形中肆无忌惮地穿插着，每一次挥刀都会伴随着鲜血的溅射。

嵬名荣闭上了眼睛，不敢再看河对岸的惨剧。

前锋受挫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夏主秉常的耳中。

暴怒的秉常再也按捺不住，十六万西夏军队，如同巨大的潮水一般，冲向如同海中孤礁的绥德城。

这次的前锋统领，换成了李清。

不过老天也没有特别垂青于李清。虽然嵬名荣在渡无定河时并没有任何意外，但是不代表李清率军渡河时，也同样如此。

负责泅水渡河搭浮桥的一个百人队在游到河中间时，不知道碰到了什么东西，只听到“轰”地数声巨响，几十个西夏士兵便死于非命。有几个人的身体被炸成数声，残肢断体竟被抛到了岸上。幸存的士兵疯了似的往回游，再也不肯下水。

西夏没有人知道“水雷”是什么东西。

溃沙急流、深浅不定的无定河，在西夏人眼中，立刻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起来。

幸好宋军的水雷不足以将整条河流都布满，在大刀的逼迫下，西夏人又付出了几百人的性命和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河段。

依河筑城的绥德城是不可能被没有强大水军的西夏人包围的，但是十几万大军屯于城下，一眼望不到边的旌旗与刀枪，却也足以让身经百战的战士都心生怯意。

如果此时站在绥德城城墙上的，不是振武军第三军的将士的话，连种古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西夏人的每一次“万岁”的怒吼，都可以将绥德城内的房屋震下几块瓦片来。站在城墙上，看着漫山遍野的西夏人，种古咂了咂嘴，骂了句：“奶奶的！”

绥德城之战，在大宋熙宁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了。

西夏国主秉常与国相梁乙埋亲率十六万大军兵临绥德城下的同时，梁乙逋率领六万大军，再出没烟峡，向平夏城也发起了进攻。

宋军事先没有料到的是，虽然西夏军的主攻方向的确不是平夏城，但是梁乙逋在平夏城的进攻，却绝非是佯攻！

这是真正的进攻。

梁乙逋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包括云车、投石机在内的武器，让宋军大吃一惊。虽然数量少，但是宋军根本无法想象西夏人是如何掌握了这些技术，特别是投石机。事后很久人们才知道这些技术是从辽国传出去的。

这些攻城器械的使用，给平夏城的防守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好在种谊的振武军有战斗经验，而且又有神卫营的协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平夏城却并没有易手的迹象。战争的双方只不过是不断的在平夏城的内外，增加着战死者的人数。

最平静的，是环庆一路。

静塞军司的都统仁多瀚与降蕃慕泽之间，发生了意见冲突。身为仁

多族的族长，仁多澣一向支持国主秉常，对梁乙埋甚至是梁太后，都心怀不满。静塞军司扼守灵州道的门户，与宋朝环州紧紧相邻，以仁多族的利益而言，仁多澣一向认为与宋朝的和平更加有利。因此，私下里，仁多族也是大量参预了对宋朝的走私。而仁多澣本人与宋朝边境的守将、知州们，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仁多澣不愿意让自己的族人充当炮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身为西夏的贵族，他心里十分清楚对宋朝的战争，不过是梁氏家族转移内部矛盾的手段罢了。梁乙埋不过是想利用战争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仁多澣没有为自己的政敌充当炮灰的义务。

更何況，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石越就在庆州！

他不过区区四万人马，大宋陕西路安抚使所在的地方，少说也有十万人马吧？他的任务只是牵制，并非送死。所以，仁多澣每天命令部下出清岗峡耀武扬威一番，并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额外的时间，自然是在大营中饮酒作乐，享受美女。

不过慕泽却与仁多澣不同，他不仅仅想洗刷讲宗岭之耻，更希望建功立业。身为降蕃，在注重军功的西夏，惟有立下大功，他才能真正出人头地。仁多澣的逗留不进，让慕泽气火攻心。

“将军若能给末将一万人马，末将便能替将军扫平环庆！”仁多澣对慕泽每天必讲的话，几乎是耳朵都听出茧来了。“只要我大军进攻环州，末将便可以说降沿边诸蕃，一万人马，一夜之间可增五倍，再挟诸蕃之势，直扫庆州，不世之功，反手可成。”

“种谔是白痴么？庆州本就易守难攻，石越既在庆州，岂可轻易？

我可不想让我的一万人马去送死。”仁多瀚对慕泽丝毫不假颜色。

“以末将看来，宋军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况种谔不过一轻易小人，何足为惧？”

“虚张声势？”仁多瀚的语气，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在嘲笑。

“石越不过一文官，其所在之地，掩饰还来不及，哪有大张旗鼓的道理？这不是告诉我们宋军的主力在哪里么？此事不合常理，其中必然有诈！”

“岂不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况且石越声明在庆州，自可以鼓舞士气。他在环州，既可策应延州，又可以策应平夏城，岂非当然之理？”仁多瀚虽然心里觉得慕泽说得有理，但是他既不愿意被慕泽说下去，亦无兴趣去捉石越。便是虚又如何？石越身边至少也有一万人马吧？庆州是出了名的险要，据城而守，我损失必重。这死的人，可都是我仁多族的男子！

“将军！”慕泽一时被仁多瀚说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却不肯死心，又道：“我等坐拥大军，总要打一场仗才行吧？”

“慕将军！”仁多瀚的脸刷地一下沉了下来，他铁青着脸，怒道：“你是何意思？！我大军每日出青岗峡，不是作战，难道是玩耍么？”

“不是玩耍是什么？”慕泽在心里说道，但是却不敢说出来，只得说道：“本将并无此意。”

“你退下吧。不必多言，本将自有主张。”仁多瀚打起了官腔。

“是。”慕泽忍着一肚子气，退出大帐。他前脚刚刚出帐，便听到仁多澣大声喊道：“来人，上酒，歌舞伺候！”

慕泽的身形顿了一下，心中咒骂一声，拔脚离开了大营。

“奶奶的，若非老子曾经袭击石越，非反出西夏不可！”一肚子怒气的慕泽刚刚走出大营，便见一个亲兵小跑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数句。

“当真？”慕泽顿时喜形于色。

“千真万确。”

“好！好！”慕泽转身闯进大营，大步走到中军帐前，掀开帐帘，便闯了进去。

“又有何事？”被慕泽打断歌舞的仁多澣满脸不快。

慕泽微微欠身，抱拳朗声禀道：“末将得到消息，环州现在的守军，不过两千人！”

“哪来的消息？”

“是末将的族人带来的。绝对可信！”

狄詠例行公事的走到环州城墙上面，无聊的找何畏之说话。环州城墙上，插满了各色旗帜，以及穿着衣服的草人，远远望去，几乎让人以为有数万大军屯结于此。但是实际上，在环州城内，不过只有暂由狄詠

统率的一千厢军与何畏之率领的一千环州义勇。可笑的是，西夏人居然被吓得果真不敢进攻，每天清晨，便可以远远望见西夏人从青岗峡出来，在距离环州数十里的地方晒马，然后在日暮之前回去。

这也叫入寇？！

狄詠对西夏人的蔑视之意，日渐一日的增强。

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找到何畏之，狄詠从后面走过去，拍了拍何畏之的肩膀，唤道：“何兄。”

何畏之却没有回头，反而指着远处，说道：“你看那是什么？”

狄詠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一片灰尘从地面升起。他的心一下子兴奋起来，“是敌袭！”

“敌袭？！”何畏之的脸刷地白了。

狄詠从未见过何畏之如此，不由奇道：“怎么了？”

何畏之苦笑道：“若真是敌袭，那至少有数万人！我们只有两千人！”

狄詠顿时想起己军的处境，也愣住了。

但是很快，二人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如同一座小山在移动一般，轰隆的声音由远及近，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也出现在二人视线之内。

“关城门！”

“敌袭！”

了望的士兵的叫声，无情在二人耳边响起。

整个环州城似乎都愣了一下，然后，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环州城陷入一片忙乱之中。

狄詠听到何畏之在离开之前的一句话是：“快派人去请援！”

哪里会有援兵？

狄詠此时才发现，没有仗打有时候并非一件坏事。

求援的士兵从城门冲出去不过一刻钟，狄詠与何畏之刚刚来得及收起吊桥，关上城门，数以万计的西夏人就如同海浪一般涌了上来，将小小的环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狄詠与何畏之相顾苦笑。

“至少有三万人马。”何畏之看了一眼西夏军的旌旗。

“是四万。”狄詠平静的纠正了何畏之的错误。

“坚持到援军到来要几天？”何畏之看了一眼四周，许多厢军的双腿已经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让他欣慰的是，他训练出来的环州义勇，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还是镇定如常。

狄詠看了一眼四周，见没有人在侧，压低声音说道：“最近的援军，在高遵裕那里。”

何畏之顿时愕然，“渭州？”

狄詠无言地点了点头。

何畏之的心沉了下去。二人此时还不知道，平夏城方面的战况也非常的惨烈。

“难道石帅身边没有人马？”

狄詠没有说话。身在庆州的石越，连厢军与乡兵，一共不足一万人。陕西路的主要兵力，自然是全部向延州与绥德城集结，如果高遵裕的部队不能来救援，便只能等待长安城的两万人马——这是陕西路最后的预备队。不过无论等待哪路人马的救援，环州城都不太可能坚守到那一天——狄詠此时并不知道西夏人的战斗意志如何。

“我们不能突围。”狄詠望着何畏之，平静地说道：“至少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石帅撤退。环州便是你我殉国的地方。”

何畏之苦笑了一下，无言的点了点头。虽然心里有几分不甘心，而且也无意为大宋牺牲，但是投降他更不愿意。

“如今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军心。”

狄詠丢下何畏之，笑嘻嘻地走到一个守城的士兵身边，拍了一下那个士兵的肩膀。精神过度紧张的士兵猛地一惊，几乎瘫倒在地上。

“别怕。”狄詠提了一口气，朗声笑声：“西贼不过是来送死。”他的声音清晰的传到西城墙上的每一个角落，士兵们不由自主的将头转向狄詠，看见主将如此轻松，大家突然间感觉有了点依靠。“孩儿们，且看某的手段。”狄詠高声喝道，众人便见他张弓搭箭，一把硬弓拉成满月之状，“嗖”地一声，羽箭飞向城外。便听到城外西夏军一齐惊叫，城楼之上，顿时一片欢呼——原来狄詠这一箭，竟然射断了西夏军的一面军旗！

这一箭之威，令站在一旁的何畏之都不由得暗暗惊心。

西夏人似乎感觉到一丝惧意，如同大潮碰上坚固的海岸，又缓缓退后了几十步。

“西贼残暴，犯我疆土，若不死守，有死无生！石帅就在庆州，援军很快便到。儿郎们打起精神来，让天下人看看我们杀贼的手段！”狄詠高声呼道，声音几乎全城听闻。

环州士兵见到狄詠这般神勇，又听说石越就在庆州，援军不过数日可到，顿时一片欢呼，一齐发出震天的吼叫声。

城外，仁多澣望着城墙上密密麻麻的“守军”，又听到如此巨大的吼声，再看看那断成半截跌落地上的军旗，不由心生惧意。他看了一眼慕泽，嘴唇微微颤动，忍不住说道：“环州果真只有两千宋军么？”

慕泽也不想狄詠如此神勇，暗吸了一口凉气。但是此时已无退路，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必无虚假！”

“那好。”仁多澣挥鞭指着慕泽，说道：“慕将军，本将调三千精兵予你，合你本部人马，共是五千余众，可为前锋，为本将攻下环州城！”

慕泽不料仁多澣只肯派这么点人马给他，不由心中暗骂，但却怕仁多澣翻脸，只得忍下气来，咬着钢牙，高声应道：“是！”说罢头也不回，策马便本阵跑去。

一刻钟之后，便听到西夏军阵中号角四起，慕泽率领五千余人马，如狼群一样，杀气腾腾地扑向环州孤城。

被载入史册的环州之战，拉开了帷幕。

环州城中，不过三千余户，六千余口，蕃汉杂居。其中真正可以持械作战的壮年男丁，不过四千余人。大敌当前，这些男子亦全部披挂上阵，站上了环州城头。好在环州本就是宋朝所谓的“军事州”，城池虽小，但甚为坚固。而且因为紧连西夏，所以民风好武，大部分男丁都会拉弓射箭，不用如何加以训练，便可以拉上城墙作战。

狄詠披挂重甲，在血迹斑斑的城墙上巡视。几个健壮的妇女正将一个战死乡兵的尸体拖下城墙，另一些民妇与儿童，则提着饭菜给守城的士兵们送饭。士兵们无力的躺在城垛之后，见到狄詠到来，连忙纷纷起立。

西夏人已经围攻了整整两天。环州城外，遍地可以见的是凝固的鲜血，半截的断旗，震天雷与霹雳投弹爆炸后留下的黑块，还有残缺不全的尸体。西夏人的每次都进攻如同疯狗一般悍不畏死，但让狄詠奇怪的是，西夏人真正投入进攻的兵力并不多。否则他很怀疑自己能坚守两天。

不过现在西夏人的将领即便是白痴，也已经知环州城内的守军不多了。也许接下来，就是总攻了吧？

狄詠微笑着安抚站起行礼的士兵们，细心的查看伤兵的伤口，不时亲自替他们上药包扎——狄家自有家训，爱兵如子，绝不以地位骄人。这位“前郡马”的这种作风，很快也帮助他赢得了环州城的军心与民心。

求援的士兵应当已经到了庆州。狄詠虽然知道其实不会有所谓的“援军”，但是心中却总忍不住有一丝侥幸。这两天的战斗，环州守城的士兵战死了一千余人，西夏人也付出了双倍的代价，但是双方的绝对数量相差实在太远了。

幸好还有何畏之的那一千环州义勇！

环州城现在便如同万里海域中的一叶孤岛，在雷电风暴中飘摇着，似乎随时可能被海水淹没，但是却依然倔强的面对这一切。

庆州。陕西安抚使司行辕。

上演空城计的石越知道这次已经是弄巧成拙了。实际上石越并不会危险，他驻守的庆州与环州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是山路难行，只要环州有警，他完全可以安全的撤回京兆府。否则的话，潘照临绝不会同意这次冒险。不过他却没有料到，石越居然并没有遇险即走的打算。刘舜卿的计划不过是巧妙的利用西夏人对宋军文臣统帅一贯作风的了解，以及仁多澣的心理，以求集中兵力，赢得这场战争。但不知道为什么中间却出了差错，仁多澣居然大举进攻了——这根本不需要环州求援的士兵来告知，两天前环州上空点燃的烽火，便已经可以说明一切。

“石帅！”丰稷从两天前开始，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劝说石越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请石帅即刻返回长安主持大局！”

“回长安主持大局？！”石越淡淡的反问了一句，嘴角流露出少见的嘲讽之意，“我不需要回长安，我便在庆州。统帅临阵脱逃，这种事情，即便有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也做不出来。”

丰稷承认石越是大宋少有的文臣，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石越始终是个文臣。

“公之责任，非在庆州！”

“士兵与百姓们，不会和你讲这些道理。”石越的语气虽然平淡，却十分坚决。

“平夏城吃紧，定西侯的援军不一定能及时赶来，若稍有迟误，只恐已铸成大错。而长安兵两天前已经在驰援绥德城的路中，余下的守军是绝不能再动，再无援军会来环庆。公为朝廷重臣，岂能效匹夫之勇，为此不智之举？”丰稷不敢放弃，“庆州由下官在此拒守便可。”

“我再无地方可去！”石越断然拒绝，“庆州如若失守，长安门户大开，渭州亦受夹击，是将战火引至我陕西腹地。我不会离开此地。再派人去渭州，催高遵裕的援军。”

“是。”丰稷终于知道石越是铁了心不走。他心中一时间不知道是忧是喜。石越身在庆州，不仅仅是庆州的士气民心都会受到鼓舞，连各地战斗的将士，也会感觉有依靠。一旦他离开，便容易重蹈韩绛覆辙，动摇军心士气，导致大溃败。但是身为主帅如此轻身犯险，却不能不让丰稷担忧。

“立即在庆州募集义勇，设法救援环州。”石越又吩咐道。“传令宁、邠、坊诸州，调集厢军、乡兵，增援庆州。”

“是。”丰稷答应着，正要出去执行。方走出数步，又被石越叫住了。

“令宁、邠、坊各州不许再强征农夫。”

丰稷不由一怔。

“那样只会骚扰百姓。各州居内地，农夫不经训练，难以大用。聚集起来亦不过是乌合之众。”石越解释道，“而且，渭州的援军最多十日可至，庆州不会有危险。”

丰稷点点头。的确如石越所说，此时强征农夫并无作用，而且如果高遵裕能及时派出援军的话，庆州不会有丝毫危险。只须有一万禁军在此，再有厢军、乡兵、义勇协助，庆州城就不是区区四万西夏军所能撼动的。

望着丰稷大步离开的背影，石越闭上眼睛，微微叹了口气。

他并非是无意义的冒险，而是知道自己在庆州的存在对于军心民心的重要，同时也算定只要高遵裕能及时派出来援军，庆州城破的危险就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无论如何，他在决策时，抛弃了狄詠与何畏之。

“对不起。”石越喃喃说道，“但是我不能派兵。”

实际上，他也是无兵可派。环州的守军，除了少数精锐的力量，勉强只能守城，绝无野战之能。石越不可能把手中唯一的精锐力量都派出去，去救援一座几乎是注定要陷落的孤城。

环州围城第五天。如血残阳。

狄詠的左臂插着一枝羽箭，他瞪大眼睛，望着从城下退潮一般撤走

的夏军，松了一口气，顿时身体一软，他心中一惊，连忙狠狠地咬了一口嘴唇，巨大的疼痛让他终于聚起精神，挺着身子站了起来，没有在士兵们面前倒下。

又打退了一波进攻。

这已经是西夏人第二次攻上城墙了。

“你还没死呢？”狄詠转过头，见何畏之正笑着向自己打招呼。他的目光落到何畏之的右臂上——那里用一块布随便包扎了一下，鲜血已经将布浸透。

“你也中招了？”狄詠笑着指指何畏之的右臂。

“被狗娘的从背后砍了一刀。”何畏之的目光也注意到了狄詠左臂上的羽箭，笑道：“你是怎么来的？”

“慕泽那狗贼射的。”狄詠瞅了一眼羽箭上的“慕”字，漫不经心的说道。

“看来真要进忠烈祠了。”

狄詠看了一眼城墙上稀稀拉拉的士兵，“能拉弓的不足两千人，火器全部用光了。”何畏之低声说道。

狄詠抬头仰望夕阳，忽然转头问道：“还能突围么？”

“围得铁桶似的。”

“那便死守吧。”狄詠咬着嘴唇，忽然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不忍之色。

“怎么了？”

狄詠指着城中，沉声道：“我担心西贼破城后屠城。”

历史上，大凡血战过后的城市，都没有好下场。

何畏之也沉默了。

“再守一天。如果明天之后，城池不破，援军不至，何兄你便提我人头去降西夏，换回这满城百姓的性命。”狄詠淡淡说道。“只不过难为你了。”

何畏之望着大步走下城墙的狄詠，久久没有说话。

环州围城第六天。

西夏大营。

“攻了五天，折损近五千人马，一座小小的环州城都拿不下，饭桶！”仁多澣指着慕泽的鼻子破口大骂。“事先还说什么环州只有两千人，岂码有五千人以上！”

慕泽有苦难言，如果仁多澣一次给他两万人马，狄詠与何畏之再勇猛，他最多两天也能夺下环州城。但是仁多澣偏偏采用了最愚蠢的战术，每次给他的人马，都不超过一万。而且全是静塞军司最不管用的兵，或者是强征来的小部族的人马。慕泽不知道这些小部族大多是与梁乙埋关系不错的部族，仁多澣每次派的兵，也都是亲梁乙埋的将领的部队。仁多澣根本是故意将这些人派去送死，但是慕泽却以为是他短视无

知。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敢顶撞仁多瀚。

毕竟仁多瀚是连梁乙埋都要忌惮三分的大部族的族长。

“今日之内，末将必拿下环州城！”

“那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率五千兵去，拿狄詠的人头回来我。”仁多瀚不耐烦的挥挥手。死掉的五千人，他其实一点都不心疼。这四万大军中，他本族与附属小族的人马占到三万左右，现在是几乎一点都没有损失。

慕泽听到“五千人马”，心中暗暗咒骂着，但是面子上亦能恭顺的应道：“遵令！”

好在环州城的守军这次是真的最多不会超过两千了。慕泽在心里自我安慰道。

然而，在他刚刚点齐兵马，准备出营攻城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传来一阵喊杀之声，一彪人马，奇迹般的从庆州方向杀来。猝不及防的东大营顿时一片人仰马翻。

“慕将军，要不要去救援？”身边的副将探身询问。

“不必。”慕泽眼中露出冷若冰霜的光芒，“城中宋军必然出去接应，我等趁机强攻西城，环州城必将易手。”

“将军英明。”

但是慕泽的如意算盘并未打响，他刚刚准备向西城开拔，便见中军

官手执令箭飞奔而来，向慕泽喊道：“慕将军，仁多统领命你立即救援东大营，若有延误，军法从事！”

慕泽顿时一阵气苦，撒气似的抽了一下马背，高声吼道：“救援东大营。”

一彪人马，拨首向东，浩浩荡荡地杀去。

此时，环州城墙上人人都露出欣喜之色。

狄咏满脸的不可思议。

庆州从哪里变出这么些援兵？

“挑三百精兵，出城接应！”他一面走下城墙，一面吩咐。

很快，三百人马集合完毕，几乎全是何畏之训练出来的环州义勇，这亦是硕果仅存的环州义勇。

狄咏抬头望了一眼在城墙上守城的何畏之，举起银枪，高声喝道：“出城！”

三百精兵在高举的“狄”字将旗与当今皇帝御笔亲题的环州义勇军旗的指引下，从环州东城杀了出去，直插入西夏军东营。被两面夹击的西夏军东营顿时乱成一团，西夏军本来就甚为畏惧狄咏的威名，环州义勇也是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部队，此时见狄咏率军如狼似虎的杀来，更是气为之夺，竟是无人敢缨其锋。很快，里外两支宋军便会合在一起，突破东大营的防线，向环州城中杀去。

率军赶来的慕泽眼见着“狄”字旗与“环州义勇”旗，眼睛立时就红了。连被仁多澣打破如意算盘的不快都立时被抛到九霄云外，大吼一声：“杀！”也不管步兵跟不跟得上，便带着骑军，恶狠狠地向狄詠扑了过来。

“环州义勇断后，援军进城！”狄詠在马上看见扑来的慕泽，立时跃马大吼，率领三百义勇，掉转马头，杀向慕泽部。

狭路相逢，弓箭几成无用之物，高举着各式各样的马用兵器，口中发出慑人的怪叫，两支骑兵硬碰在一起。

环州城屏住了呼吸。

城墙上。

率援军而来的，竟然只是个年纪轻轻的陪戎校尉！何畏之不由皱起眉毛。

“下官李敢当，奉石帅之令，率庆州义勇两千，增援环州城。”

何畏之原本喜悦的心，立时沉下去大半。果然只是义勇。虽然他不知道这批人至少是半自愿前来，并非单纯的义勇，其中还夹杂了一些禁军与厢军官兵。

“带霹雳投弹没有？”何畏之心存万一的问道。无论如何，有霹雳投弹的话，于守城还是颇有好处的。

“带了。”

何畏之喜上眉梢，“带了多少？”

“一百枚。”

才浮起来的笑容瞬间变成苦笑。何畏之看了一眼城外与慕泽正杀得难解难分的狄詠部，沉声说道：“鸣金！”

援军来了，自然没有理由投降了。环州义勇就只剩这么一点家当了，不能再让狄詠全部挥霍光了。如果环州城还有希望的话，希望就在这些几百人身上了。何畏之没有指望那装备参差不齐的两千庆州义勇。

已经是第六天了，如果能坚持到高遵裕的援军赶到，环州还是可能守住的。何畏之的目光，已经是第三次投向东南了。

援军应当早就在路上了吧？

渭州。

“我手中没有可以支援环庆的人马。”定西侯高遵裕的表情如同千年花岗岩。“援军自然会派出，但不是现在。”

月明真人在后面凝视着高遵裕的目光深沉，嘴角却不禁露出讽刺的了然之笑。

“如果石越出事，只怕朝廷不会善罢干休。”

“从来官场都是人走茶凉。”高遵裕冷笑了一下，没有多说。石越若是活走，或者他还有麻烦；石越若是死了，他再挥师收复环庆，他高遵裕便是力挽狂澜的英雄，谁敢追究他的责任？

何况，平夏城战况惨烈自是事实。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发救兵。

他高遵裕可没有要求石越在庆州充当英雄。

“听说狄詠在环州……”

月明真人的话，换来的是高遵裕残酷的冷笑。狄詠？若不是他与石越，他高遵裕怎会突然间几乎身败名裂？若非西夏人这次入寇来得这么及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石越与朝廷都不得不依赖更熟悉渭州军中事务的自己，他几乎不能翻身……一个“前郡马”还不如一条狗来得值钱！何况这个“前郡马”还重重的得罪了皇帝。熟悉宫廷斗争的高遵裕，非常明白，此时的皇家，根本不会在乎狄詠的生死。

“如若石越真的或死或败，高遵裕能趁此机会控制局势，掌握陕西的兵权也是不错的局面。”月明的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他立即放弃了劝说，“既然高帅已经拿定主意，那么，贫道以为，环庆那边，不做点样子，日后朝廷那里只怕不好交差。”

“真人对朝廷的了解，还是略嫌不够。”高遵裕突然转过身来，好心情的解释道：“朝廷在乎的，永远都只是结果。如果石越兵败，而我能挡住西夏人，甚至不用挡住，只要我能守住渭州不失——朝廷便不会责罚我，相反，朝廷一定会嘉奖我，笼络我！何况，我的官位现在渭州知州，我对朝廷的责任，亦不过是守住渭州的疆土！”

月明只感觉一股冷气从脚底冒了上来。

因为他知道，高遵裕说的是事实。

“本帅自然会集结人马，准备救援环庆！”高遵裕抚摸着手中的琉璃酒杯，笑容可掬，“但是平夏城关系重大，本帅已将大部分兵力派出

增援。西贼犯我环庆，兵力雄厚，本帅自需要一点时间来集结军队……”

月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着人回报石帅，援军不日出发，望坚守待援。”

哗地一声，一只名贵的琉璃酒杯摔到地上，一片片的碎片上，似乎都映出了高遵裕狰狞的笑容。

环州围城第十天。

城墙上战死士兵的尸体，已经没来不及清理。西北城墙的一角已经塌了老大一块。

但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环州城中，能拉动弓箭的士兵，已经不足千人。

狄咏的战袍早已染红，身上有着近十处的箭伤、刀伤。援军至少应当到了庆州吧？狄咏心中惨然，但也有一丝欣慰。可惜自己等不到援军到来了。

“李敢当！”

“在！”

一个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浸透的人站地狄咏的跟前。

“投降的时候，你率领还能骑马的弟兄，开东门，想办法逃回庆州报讯。”狄詠平静地吩咐道。

“投降？！”李敢当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狄詠，断然拒绝。“下官绝不会投降！若等不到援军，下官与将军忠烈祠相见便可！万不可效法文焕那厮，身败名裂，累及祖宗！”

“你想看到满城百姓被屠吗？”狄詠厉声喝道。

李敢当怔了一下，迟疑起来。但仅仅是一瞬，李敢当拔出佩刀，往地下狠狠一斫，佩刀竟然切入城墙的砖中。他单膝跪倒在狄詠面前，高声说道：“下官来之前，已向石帅发誓，城在人在；城破我亡！恕下官不能从命。”

狄詠无可奈何地看了李敢当一眼，叹了口气，转向何畏之，说道：“既是如此，由何兄率队突围吧。”

何畏之默默点头。

“李敢当，那便由你将我的人头送至西夏，向西夏人乞降。”狄詠淡淡地下达着命令，声音异常地平静。

“将军！”李敢当哽咽了。

“我已经写好了奏折与遗书，若何将军能够突围，你便不至于被误会。”

李敢当默默看了何畏之一眼，心中想道：无论他能不能突围成功，我都不会被误会。

“一个时辰后，开城门投降！”

狄詠语气平静地下达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命令。他的目光遥遥的注视着远方，很久很久也没有转移过，李敢当与何畏之则一直默默的注视着他，带着敬重，也带着苍凉。虽然他们的心里，都有些奇怪，为什么狄詠此时的表情，既不象是愤怒，也不象是悲伤，而是——温柔。

此时的狄詠，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是想起了长安城中的娇妻，还是未出世的孩子？还是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最后留恋的看看这个世界？这都已经没有人知道。

不知过了多久，一柄匕首反手插进狄詠的心脏，狄詠的手似乎扶了一下城墙，却迅速的滑倒在地，何畏之缓缓的走近他，狄詠的眼睛依然大大的睁着，似乎在最后的一刻，他也并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不知为什么，他这样的表情看起来竟然特别的纯净，并不象是一个勇猛的将军。

何畏之轻轻地帮他合上双眼，他的目光落在狄詠的胸膛上，匕首已经完全刺入了他的胸膛，只露出镶嵌着腥红宝石的柄身，何畏之忽然认出，这柄匕首正是他当年送给石越的，石越又将之送给了狄詠，最后由它终结了狄詠的生命。他的心里，不知为何，忽然想起了那场盛大的婚礼，鲜花铺落了汴京的街道……

一刻钟后，环州城满城大哭。

仁多澣与慕泽奇怪地望着环州城，不明白那哭声因何而发。

这座城池的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但是十天的惨烈抵抗，无论是

身在前线战斗的慕泽，还是不断算计着异己部队的仁多瀚，都对环州城又恨又敬。

这座小小的环州城，西夏军付出十天时间，以及超过一万余人死伤的代价。

慕泽已经准备好城破之后，要让满城人都为这种抵抗付出代价，也需要借此安抚死战的士兵。

最多只需要一次进攻了。

然而，出乎二人意料的是，一个时辰之后，环州城墙上，升起了白旗！

“投降了？！”仁多瀚与慕泽面面相觑，所有的西夏军将士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环州投降了？！

环州城门全部打开。

从西城门出来一位身着素袍的宋军军官，缓缓向仁多瀚与慕泽走来，他手中还捧着两个盒子。

西夏士兵们屏气凝神地望着这个军官一步步向仁多瀚走近。

“让他过来。”随着仁多瀚的命令，西夏士兵自动向两边退开，给这位宋军军官让出了一条道路。

“下官大宋环州陪戎校尉李敢当，向仁多统领乞降！”李敢当的喉咙中，无比艰难地吐出来这句话。

仁多澣与慕泽对望一眼，“狄詠呢？他如何不来？！”

“狄将军人头在此。将军遗言，请仁多统领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放满城百姓一条生路。此为环州户籍册！”

仁多澣大吃一惊，“狄詠死了？”一个亲兵接过李敢当手中的木匣，打开来看，赫然正是狄詠的人头！

“狄将军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人头，换取仁多统领的仁慈。”

仁多澣没有回答李敢当，他执鞭远眺残破的环州城，心中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自然知道狄詠的身份，是绝不可能成为俘虏的，而且两国交兵……但是，不知为什么，仁多澣竟然没有征服的快感。

“收下他的户籍册。我答应你，进城之后，绝不纵兵侵犯百姓。”仁多澣沉声说道。

“多谢仁多统领！”李敢当向仁多澣拜了一拜，突然也倒在了地上。

几个亲兵冲上去，翻过李敢当的身体，发现他的胸口，也插着一把匕首。

“厚葬此人。”仁多澣叹息道。

他的目光移过装着狄詠首级的木匣，高声命令道：“准备进城！”

便在此时，便听到东城方向传来一阵嘈杂之声，未多久，一个士兵策马跑来，高声禀道：“有宋军突围。”

“截住他们！”仁多澣身后的慕泽，不顾身份的发出了命令，表情

无比狰狞。

庆州。

“高遵裕的援军，爬也应当爬到庆州了！”石越站在庆州城楼上，远眺渭州方向，冷冷地丢下了这句话。

环州城的五缕烽烟已经熄灭一天了。根据事先的约定，如果各城遇袭，只要城池未陷，五缕烽烟便永不熄灭。狄詠与何畏之在一座小小的环州城，力拒超过十倍于己的兵力十天之久，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如果高遵裕能及时派出援军，环州城甚至不会沦陷。

石越的嘴角，渗出一丝血迹。

以狄詠的身份，环州陷落，他的命运便已经注定。只不过石越并不知道狄詠是为了满城百姓的生命，放弃了战死沙场的荣耀，而选择了另一种死法。

“现在撤退还来得及。”连潘照临都忍不住劝说起来。

“然后被西夏人一路追杀至长安城下么？！”石越沉着脸反问道。“庆州城的得失，可能牵涉到整个战局。我身为主帅，没有逃跑的道理。便是死，也死在这里了。”

潘照临闭上了嘴。暗暗想道：究竟仁多澣发什么神经，居然胆敢来进犯环庆？

谁也想不到，这不过是因为一个降蕃建功立业的野心。

“今庆州之将，先生以为何人可用？”石越转身离开城楼，走到潘照临身边时，身形顿了顿，沉声问道。

“贾岩、张蕴、王恩三人而已。”

“正合我意。”石越点了点头。

紧紧跟在石越身后的丰稷脑海中立时浮过三人的简历。贾岩、张蕴、王恩都是开封人，但是经历却各不相同。贾岩是在禁军大阅时，由皇帝亲自选定，后又入讲武学堂优等毕业；张蕴是将门之后，本在刘昌祚军中，刘昌祚调至龙卫军，他亦随之而至环庆，此次龙卫军出征，是刘昌祚向石越推荐张蕴协助留守；王恩却是羽林卫士出身，因材武出众，才补放外任。丰稷所不知道的是，在另一个时空中，这三人皆是名列史册，号称名将。但是在熙宁十年之时，贾、张、王三人，虽然各有骄人的资历，却依然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已。否则他们也不会有机会与石越一起呆在庆州，并且被石越与他的幕僚看中。

“学生数日来，观察诸将练兵，惟贾、张、王三人旗鼓严整，虽驱使乡兵，亦能进退有度，法度严明。学生又与三人论军事，其谈吐见识，不与他将同。”潘照临深知石越秉性，他既然下定决心坚守，那么与其作徒劳的劝解，还不如积极想办法来面对将要出现的困难。率军作战，无论是他还是丰稷，皆无此能，而石越就更不用说，军中名将，又几乎倾巢而出，前往绥德城，此时在中下级军官简拔人材，便是重中之重。

石越沉吟了一会，转头向丰稷说道：“以贾岩为正将，张蕴、王恩为副将，节制庆州城内所有部队，负责庆州城防。”

“是。”

在环州城的烽烟熄灭两天之后，庆州城城墙上的士兵，终于看到了西夏人的军旗，以及一眼望不到尾的西夏军队。西夏人如同巨大的狼群，黑压压的一片，伴随着巨大的轰隆声，高高扬起的灰尘，向着庆州城席卷而来。

庆州城的号角在夕阳中吹响，发出悲呛的呜呜声。站在城墙上的宋军士兵，都绷紧了每一根神经，略带紧张地望着西夏军队肆无忌惮地涌向自己的城池。士兵们不由自主地偷偷回头观望——在他们的身后，庆州城的城楼上，高高竖立着一面斗大的方旗，上面用浓墨写了一个巨大的“石”字！

尽管人人都知道新化县开国侯、陕西路安抚使石越不过是个文臣，但是这面帅旗的存在，却给了庆州城的军民们莫大的安慰，以及战斗的决心。

西夏士兵的面容越来越清晰，马蹄声也越来越近。

站在城楼上观战的石越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古代战争的震撼感，不知为何，心中竟然没有害怕，反而有一丝隐隐地兴奋。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是处于被攻击的一方。

最早靠近庆州城的西夏士兵停下了脚步，面无表情的仰视着面前这座盘垣于两座山脉之间的城池。

慕泽挥鞭指着庆州城楼上的“石”字帅旗，高声笑道：“石越果然便在这里！”

仁多澣重重地哼了一声，板着脸说道：“宋人多诈，用兵当以谨慎为先。”

“是。”慕泽假装恭敬地答应着。一面高声命令道：“挑起狄詠的人头！”

“遵命。”

在狄詠的首级被一根旗杆挑起的那一瞬，庆州城如死一般寂静。城楼之上，石越的脸庞开始充血，牙齿咬得轻轻作响。

狄詠的首级在庆州城外已经悬挂了整整三天。慕泽每天的例行公事，便是率领五百兵士前往庆州城外骂战，指着狄詠的首级羞辱庆州的宋军。但是这三天时间里，庆州城内的宋军，却并没有半点反应。犹如一只饿狗，眼见着一大块肥肉却无法咬动，慕泽的双眼都充满了血丝，每次望着庆州城墙都表情狰狞，恨不能一口将庆州城吞下去。但是他却无能为力。

仁多澣不愿意折损本部人马的心思，这几天几乎是赤裸裸地表露了出来，西夏军在攻破环州后，慕泽遣人威逼利诱，招降了几个蕃部，西夏军的总数又达到了四万余人，但是仁多澣既不愿意拿本部人马当炮灰，而临时招降的蕃部更不可能去当攻城主力，慕泽便几乎是无兵可用。而且庆州城也不比环州城，如果说环州不过是边境小城，距离环州二百里的庆州城却是西北重镇，虽然远远比不上延州五城的险固，亦不

及绥德城之高深，但是庆州城正当白马岭两川交汇处，阻山负水，人口数万，城长九里，且西夏军只能从西面进攻，与其说是城市，倒不如说是关隘，实在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所以慕泽的行为，在仁多澣的眼中，却不仅仅是一只饿狗，而是一只疯狗！

若非从俘虏口中知道庆州城内能战之兵不过数千，其余多是战斗力低下的部队，仁多澣压根就不打算来攻击庆州。他和石越没仇，自然犯不着拼命。纵然此时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到庆州城下，仁多澣也断然拒绝了采用蚁附攻城的方法——也许用这样的方法，未必便攻不下庆州，但是死伤必然惨重，环州之战死伤虽然不是本部兵马，但猛攻那么些时日，士气总有影响。而偏偏庆州城又是无法围城的，所以仁多澣只是顿兵坚城之下，没日没夜地派兵马四处掠夺，借着制造攻城器械为名，与石越干耗着。反正他从未想要攻下庆州城，有了环州的战绩，亦足以交差了。石越绝非易与之辈，仁多澣打定主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远远望着在庆州城下高声骂战的慕泽，仁多澣眼中不易觉察地闪过一丝蔑视的光芒。

在庆州城下骂得口干舌燥的慕泽，望着城墙上毫无反应的宋军，不由得感觉一阵沮丧。

“石越真是沉得住气。”慕泽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无奈想道。慕泽对石越有着清醒的认识，至少他知道石越并非是胆怯惧战。这三天来，他不断的观察庆州的宋军，虽然各方面的情报显示庆州城大部分是战斗力不强的厢军、义勇甚至是称得上毫无用处的乡兵，但是却不知道石越任命谁做了守将，竟是将这等乌合之众规束得部伍严整，凛烈难犯。

“此人才华，远在狄詠之上。”慕泽出神的望着庆州城，心中不由竟冒出这样的念头。他现时已经隐约明白仁多澣的心思，是想保存实力。对西夏高层政治斗争茫然无知的慕泽，亦只能心中愤愤不平而已。己方既然不想付出代价，又有什么办法能撼动这座西北名城？

一种无力的感觉涌上慕泽的身躯，想尽了各种侮辱的词语来骂阵，宋军却偏偏沉得气；建议仁多澣佯攻关中，或诱或逼宋军出城，却被不肯冒险的仁多澣一口否决……

也许，必须想出更好的计策才行了。慕泽掉转马头，面向庆州城，狠狠的吐了一唾沫，恶狠狠的吼道：“骂！给老子大声骂！”

顿时，五百西夏兵的污言秽语，又开始响亮起来。

庆州城内。陕西路安抚使司行辕。

宋军诸将正在激烈的争吵着。

“狄将军的首级在城外已经悬了三天！”王恩涨红了脸，向着贾岩、张蕴嘶声吼道：“难道我等就这样龟守不出么？自古守城，若只是困守城中，十之八九，都没甚好下场！”说完，他转身正视石越，抱拳道：“请石帅给末将五百精兵，好让末将夺回狄将军首级！若是失败，愿领军法！”

石越知道王恩与狄詠同是侍卫出身，有香火之情，当下只是默默将头转向贾岩。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也十分希望有一个勇将能夺回狄詠的首级；但是另一方面，他需要克制自己，尽量不参预自己不懂的事务，尊重贾岩对防务的主导权。这三天来，每天晚上石越做梦都会

梦到狄詠血淋淋的首级，似乎一会儿在朝他微笑，一会儿则是愤怒的瞪着他，这种噩梦不停地折磨着石越，以至于他的睡眠越来越少，苍白的脸上也渐渐显出疲倦之态。

石越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起狄詠在自己身边的日子。虽然明知道这个人是皇帝派来监视自己的，但是石越对狄詠，由一开始的提防、算计，慢慢变成了欣赏与尊敬。这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有着勇敢、忠诚、热血诸多的美好品质，还有着在当时代的人身上十分难得的品质——尊重阶级较自己低的人。狄詠对待每一个士兵都非常的关心，对普通的百姓，亦没有世家子弟的轻视，在一起巡视地方的日子里，石越能感觉得出来，他对士兵与百姓的关心，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种罕见的自居于平等地位的关心。

这样的品质，在一个出身世家，结交尽官宦贵族的青年贵族身上出现，无论如何，石越都认为是一个异数。即便是桑充国，对待普通的百姓，虽然一样的同情与关心，但是在他心中，却是隐隐有着一一种自居于精英的感觉。在一投手一举足之间，便会不经意的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微妙态度。其实，即便是石越自己，在长期身居高位之后，竟也会不经意的流露出这种姿态来。只不过这一点，石越自己是感觉不到的。

这种连石越与桑充国都没有的品质，竟然出现在狄詠的身上，这让石越对狄詠的感觉，已不仅仅是欣赏，更多了一份惊讶与尊敬。

但是现在，这个英俊的年青人的首级，却正血淋淋的悬挂在庆州城外！

石越一直不敢将狄詠战死的消息送回长安，他无法想象清河的表情，那双乌黑的眸子中，会有怎样的心碎与绝望？还有那个未出生就失

去了父亲的孩子……有几乎石越试图设想如何向清河交待这件事情，但是刚刚想了个开头，就逃避似的放弃了。

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女子，才受到两宫太后与皇帝的责罚不久，又紧接着失去自己挚爱的丈夫，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同时亦永远地失去父亲。似锦的繁华，竟是在瞬间就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无尽的伤痛……

石越无法想象清河是不是能承受得起这些。如果稍有不妥，害的又是两条人命！

初为人父的石越，此时对孩子的感觉，已经是到了一个敏感的地步。回到古代这么多年来，从来不曾害怕死亡的石越，在看到小石蕤的那一刻，竟不由自主地生起了对人生的眷恋。看到狄詠的首级，想到清河与她的遗腹子，石越总会想起在长安的妻子与女儿……战争与死亡，对于心有挂念的人来说，永远都是一件值得憎恶的事情。

然而，在理智上，石越却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战争不可避免。此时也不是反省自己做法的时机——战争已经开始，不打胜的话，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现在需要的，是坚定自己的信念。

但是每次他走上城墙，却都不敢正视那颗首级。

他每次都会刻意的将目光偏离狄詠的首级。

当初将狄詠放在环州，是要借助他在西夏军中的威名，来威慑敌人。石越在理智上，并不认为刘舜卿的计划有什么不妥。但在感情上，死掉的是陌生人与死掉的是熟悉的人，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尤其是你所欣赏、尊敬的人，曾经与你朝夕相处的人，这个人的首级此时还被敌人悬挂在城外的时候，更是如此。

石越只感觉到古代战争的野蛮。他甚至忘记宋军其实比西夏军更重视首级之功这一事实，只是在心中一点点的加深对西夏的嫌恶。

与此同时，一种羞辱的感觉，也在与日俱增。

事实上，石越几度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准备开口赞成王恩的建议。

身着玄甲的贾岩笔直的站立在下方，一只手按在佩刀的刀柄上，脸上如同古井一般，不见任何神色。惟有一袭黑色披风，被钻进厅中的西风掀动衣角，微微拂动。

石越的目光又移到贾岩身后低垂着头的张蕴身上，稍稍停留一会，方将目光移回贾岩身上，朗声问道：“贾将军以为如何？”他的声音中，竟是带着几分希冀。

“末将以为不妥。”贾岩的声音十分冷酷，“三日来，末将观察西贼形势，已知西贼无必战之意。我军只须坚守庆州，保护关中，稳定战局即可，一但延绥战局抵定，平夏城与庆州之敌，决难持久。”

被泼了一盆冷水的石越无奈的闭上了嘴，却带着几分希望将目光移向王恩。

“坚守，坚守！”王恩冷笑着高声反驳道：“如此以往，军士必然以为将领怯战惧战，士气下降，人无效死之心，只恐一旦西贼发难，士兵们都会畏敌如虎！”

“但是出城作战，岂非正中西贼圈套？”张蕴抬起头，正视王恩，反驳道。

“未战焉知胜负？！”王恩慨声道：“给末将五百精兵便可！胜则可挫敌锐气，败亦无关大局。”

“我军兵力有限，能战之兵尤少，岂会无关大局？”

“但龟守不出，坐受污辱，又岂是为将之道？！”王恩的声音，几乎要将屋顶上的瓦片都掀了下来，石越却丝毫不以为意。站在石越身后的潘照临微微皱了皱眉，目光移向门口，却见门口的帅府亲兵依然一动不动，仿佛厅中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般，潘照临的脸上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王恩却根本不曾注意潘照临这些微小的表情，他瞪圆了眼睛，仿佛是见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狠狠的望着贾岩与张蕴，说道：“当年张巡守城，贼兵之盛，远过今日。张巡犹敢率数百精兵出城破敌！二位岂能如此怯战？这般又如何对得起狄将军的英灵？！”

张蕴的脸立时红了，他的嘴唇动了动，似要说什么，望了望石越，却又忍住，将目光向移向贾岩。

贾岩平静地望了王恩一眼，问道：“王兄自以为能比张巡、南霁云？”

“愿立军令状！”

“不许。”

王恩气愤地望了贾岩、张蕴一眼，大声哼了一声，竟是连礼都懒得行，转身便拂袖而去。石越目视远去的王恩，心中竟是有几分同情，还有几分羡慕——王恩可以尽情地说出自己想做的事情，发泄自己的情

绪，但是想做一个明智的上司的石越，却没有这个权利。却听贾岩沉声说道：“王恩轻慢主帅，违军法，当重惩。”

石越摇了摇头，道：“虽是如此，但情有可原，本帅亦不罪他。按律处罚便可。”

“是。”

石越微微颌首，他怕多生事端，忙转过话题，问道：“贾将军果真以为仁多澣无攻城之意？”

“仁多澣若强攻庆州，不过是双方消耗士兵的性命而已。本城军民，守卫家土，皆抱死战之心，庆州非仁多所能克。仁多之计，是想诱我军出城野战，庆州之兵，并非精锐之士，而仁多澣是善战之将。若与西贼野战，除非韩信再世，我军决无胜理。以短击长，智者不为，故末将以为，不如固守，仁多远来，必难久恃。”

“若仁多澣绕过庆州，又如何？本帅当难坐视关中遭难而不救。”

“仁多不会行此策。”贾岩自信的说道，他大步走到厅中一侧摆置的沙盘之前，指着白马岭说道：“原州、渭州，延州、保安军不论，庆州不克，而西贼欲攻此四处，是腹背受敌，自蹈死地。至于西贼欲入宁州，庆州是必经之地，现今天已转冷，随时可能降雪。彼孤军深入，只须一场大雪，西贼便将尽数困死。纵不下雪，彼不仅归路被扼，复有腹背受敌之忧。我素来听闻仁多用兵谨慎，岂会冒此奇险？若其行此策，必是诱我出城之计。”

“若是仁多果真去抄掠宁州呢？”潘照临追问道。

“若是如此，若渭州援军能至，则可生擒仁多；若援军不能至，则

只能以宁州全境百姓之身家性命，延滞仁多行军，将其歼灭在宁州境内。但无论如何，仁多都不可能生还西夏。”

石越听到这话，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在所谓的“善用兵”的人眼中，老百姓的性命亦不过是夺取胜利的工具而已。虽然这种事情，古今中外慨莫能免。但是石越对此，却是始终难以认同。但是，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石越在心里叹了口气，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届时会做出什么反应。也许不能保持那种冷血，也许比自己想象的更冷酷？石越不由出了神。

贾岩却并没有注意到石越的反应，他微微叹了口气，稍稍放低了声音说道：“此等事皆不足为惧，末将惟一担心的，是西贼引河灌城。”

听到“引河灌城”四字，石越身子不由一震，他与潘照临讨论，也是觉得此事最可忧惧，这时却被贾岩说了出来，他正待询问对策，却见一个武官急匆匆跑来，一面高声呼道：“不好了！不好了！”

石越脸上露出不悦之色，高声喝道：“何事如此惊慌？！”

那个武官一愣，连忙安静下来，快步入厅，上前参拜道：“启禀石帅，王大人刚刚率几百人强出西门了！”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不由都怔住了。

石越站起身来，便大步向门外走去，一面说道：“走，上城楼。”侍剑连忙取了石越的披风，紧紧跟上。潘照临与贾岩、张蕴也忙快步跟了上去，反倒是报信的军官呆呆地怔在了厅中。

石越等人走上城楼之后，便发现城墙上的士兵都目不转瞬地望着城外，一面还不停地呐喊助威；众人将目光移至城外，只见王恩披挂齐整，率了约三百余精壮步兵，手执斩马刀，正与西夏兵厮杀在一起，战场之上，到处都是身上插着弓箭的死尸、无主的马匹、散落的兵器。

石越将目光寻找王恩，依稀便可以看见他满脸血迹，面目狰狞，手执长斧，率着一队士兵大声吼叫着冲向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一个西夏小首领模样的人斜里冲出来阻挡，被王恩斜劈一斧，便是连兵器带人砍为两半！鲜血如喷泉一般洒在王恩身上，宋军士兵都一齐发出“哦哦”的大吼声。

石越见着这个情景，竟觉血脉贲张，一时早已忘记了自己不应干涉将领指挥权的诫语，厉声喊道：“擂鼓，助威！”

贾岩与张蕴相顾苦笑，但是却毕竟不敢违了石越的军令，且二人心中亦抱着一份侥幸，连忙吩咐下去，顿时，城楼之上，鼓声雷动，随着这鼓声，憋足了三天鸟气的宋军，一齐发出响彻云霄的呐喊助威之声。石越一身戎装，站在城楼之上，只觉得脚底的楼板都在随着战鼓声与呐喊声的节奏不停的颤抖，心脏更被鼓声所引诱，随之而有节奏的跳动。一旁的侍剑和几个亲兵，虽然有意无意的斜站在石越的身旁，以求应付随时而至的危险，却也都是满脸通红，握刀的手背，青筋暴露，恨不能自己也冲出城外，与敌人厮杀一番。

与城楼上的战鼓声相和，战场之上，王恩与他的士兵们一齐发出似乎是从心肺中吼出来的杀伐之声，如同猛虎出山之前必有的大吼，这支宋军焕发出来的斗志与威势，竟是让远远观战的仁多澣都为之一惊。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东朝已非昨日之东朝！”仁多澣在心里

发出一声叹息。目光却久久凝视着那个站在庆州城楼之上的，身形长大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站在前阵督战的慕泽却无暇发出任何的感叹，他只看见那个宋军军官，每击杀一个敌人，都会用鲜血淋淋的手在脸上抹一把，现在他的脸和地狱的鬼怪都没什么区别了，每次西夏兵冲到他跟前，都会被他的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一怔，但只是这一怔，便足以致命。

“十二个！”慕泽磨着钢牙，恶狠狠的数着——被王恩劈成两半的西夏军，已经有十二个，其中还有四个小首领！慕泽拔出了佩刀，正欲亲自冲上去，结果王恩的性命，仁多瀚的中军官正好策马而至，低声在他耳边吩咐了一句。

慕泽一怔，旋即大喜。他策马上前，亲自举起将旗，向西方挥舞。很快，围攻宋军的西夏军都注意到慕泽的旗号，开始且战且退。身陷战局的王恩部却兀自不觉，只是紧紧跟着西夏军前进，因为感觉到自己距离狄咏的首级越来越近，士气也愈发高涨。

庆州城楼之上，贾岩与张蕴却是脸色微变。贾岩悄悄走到石越身边，低声说道：“石帅，这是西夏军诱兵之计！”

“啊？”正兴高采烈注视战局，以为西夏人是被王恩杀退的石越，心中一惊，忙说道：“如此，赶快鸣金！”

“没用的。”贾岩在心中无息地叹了口气，却是依言传令下去：“鸣金！”

清越的钲声传至王恩耳中，王恩心中一个激灵，他停了下来，看着旗鼓未乱的西夏军，心中立时恍然大悟。但是他这么一停，刚刚正在退

却的西夏军，却又如潮水般的围了上来。

王恩望了一眼近在眼前的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又望了一眼远远抛在身后的庆州城。

“没办法退兵了！”王恩舔了一下嘴边的鲜血，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第一莫做，第二莫休！”他高举起长斧，大声吼道：“孩儿们，杀！”

“杀！”数百人的呼声在王恩身后响起。无视城中的命令，王恩部再次冲向西夏军。

接下来便是残酷的厮杀，在快要接近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之时，西夏人停止了后退，再次包围了王恩部。

一次一次地冲击。

身体的残肢与断裂的兵器一起飞上天空，摔落沙场。

鲜血与汗水相融，浸透征袍。

撕裂心肺的吼声与痛苦的惨叫声交相混织，响彻天地。

但是如同洪水遇上坚固的堤坊，宋军再有力的冲击，亦无法冲破西夏人的军阵。每一次冲击，都是无意义的消耗生命。

庆州城上的诸人，竟是感觉到一种战场沉默的错觉。

“不能见死不救！”张蕴都忍不住了。望着己军徒劳的努力，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被敌人消灭，任何人都不能不生出一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不能再出兵。”贾岩也许是城楼上除潘照临外，惟一还能冷静的人。无视众人愤怒的目光，贾岩冷冷地向自己的亲兵下达了命令：“尔等亲自去把守城门，有任何人敢出城门者，立斩！”

“是。”

贾岩这才转向石越，平静的解释道：“西贼势大，本可早歼王恩部于阵前，诱其至中军之前，不过是想借机诱我军出城相救，然后一举歼灭。王恩违背军令出城，纵其返城，亦当斩于军前。此时陷吾军于险境，岂可为救一匹夫而置庆州于险地！”

石越无言的点了点头，他看出贾岩的眼中，还含有责怪之意。若非自己擅作主张擂鼓，也许事情还有挽回的一线希望。

但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石越站在城楼上，眺望着被淹没在万军之中的王恩部，看着王恩一次次发出吼叫，率领越来越少的士兵徒劳的一次次向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冲锋，心中竟是有说不出的味道。冷冽的北风如刀一般刮过石越的脸膛，将他的披风高高扬起，但是石越却兀然不觉。

城外。

仁多澣远远望着一次次徒劳冲锋的王恩，脸上的神色，早已由轻蔑变成尊敬。

石越不肯出兵相救，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他不过是借此陷石越于两难，来打击庆州的士气而已。任何军队的士兵，眼睁睁望着同胞被戮而

不救，心中所受的挫伤，都是难以言喻的。但是如果石越出兵相救，他却正好一举击溃之。

但是那个宋军军官，在仁多澣的眼中，却由匹夫之勇上升为真正的勇士。

王恩的身上至少应当有二十余处伤口，此时身后，只跟着不足十个士兵。他们的目标，依然只有一个——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

几乎将王恩部淹没西夏士兵，都带着几分尊重地望着自己的敌人。双方无言的对峙着。连慕泽都没有了那份猫捉老鼠的戏弄。

一名中军官策马冲至阵前，高声喊道：“仁多统领询问宋将之名，若能归顺，立拜将军之位！”

“去你姥姥的！”王恩大吼一声，“爷爷是大宋宣节副尉王恩！世上岂有投降的宋将！孩儿们，杀啊！”

“杀啊！”

慕泽无言的摇了摇头，拉开了手中的大弓。

庆州城楼上，石越闭上了眼睛。

一刻钟后，在悬挂狄詠首级的旗杆旁边，又竖起了另一根旗杆，上面挂着另一颗首级。与狄詠闭目的安详、眷恋不同，王恩的首级，却是瞪大了双眼，至死犹能看出愤怒与不甘。

第二天下午，落日残照之时。

庆州城内。安抚使司行辕的后面，有一个一亩大小的水池，被称为碧池。此时碧池之中，飘满了落叶。一个满脸倦容的中年男子坐在水池旁边的水榭之上，轻轻抚摸着一把古琴，手指却没有触碰过一次琴弦，只是拿眼睛不时的瞥着水池中的落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则佩剑站立在他身后，警惕地凝视四周，目光每次滑过中年男子身上时，都会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钦慕与敬爱之色。

若是有认识的人经过，必然大为惊讶，因为这两个男子，正是陕西路安抚使石越与他的书僮侍剑。

庆州城经历过昨天王恩的战死，城中士气低落，军心沮丧，石越与贾岩、张蕴竭尽全力的稳定着军心与民心，又立下厚赏重罚之规，才让士气稍稍鼓舞，但是城中却始终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不安气氛当中。

与这种不安的气氛相对应的，是于昨天晚上上传至石越帅府的坏消息——有数千西夏军在白马川的上游活动！虽然细作不能接近，无法确切知道西夏军的行动，但是西夏军在白马川上游究竟是做什么，简直不问可知！

只可能是一件事——引水灌城！

“西夏人还真是不值得依赖的对象啊。”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向严肃的石越，竟然说了一句让众人都莫名其妙的冷笑话。

但是不管石越与贾岩们如何想法，这个消息，暂时却不可以透露出去。

军心与民心的稳固，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今天早上，石越亲自去安抚了在庆州居住的几个战死者的家

属，又上城楼宣布，庆州守城成功之后，奖赏三倍于平夏城大捷！而与此同时，贾岩则在刑场上，亲自监督执行了对两个散布动摇军心言论的士兵的死刑。

在金钱的诱惑与死刑的威迫之下，总算将庆州之兵稳固了下来。这无疑让石越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庆州可是有兵变前科的地方。熙宁四年的那次兵变，叛兵占据了整个庆州城，石越在京师曾经感受到那种震撼，那是大宋朝近十年来有数的大事件之一，凡是身居高位者，都是念念不忘，石越此时身在庆州，焉敢不小心谨慎。

不过这样一天下来，石越的身心已经极度的疲惫。

然而，碧池之畔短暂的宁静很快被一个人的脚步声打乱。石越不用抬头也知道来人是谁。

“潜光兄？”

“公子。”潘照临在石越五步之外停下了脚步，轻声说道：“高遵裕派人送来急信，道是因为平夏城战事突然吃紧，他惟恐平夏城有失，已先将部队调往平夏城支援。同时他已经向李宪、王厚求援，环庆方向要等待援军，只能等熙帅李宪的部队了。”

“知道了。”石越淡淡的应了一句，语气中甚至没有失望。显然他对高遵裕早就不抱希望了。

“熙河方面的援军要赶到，最快也要二十天。而且李宪有诏命在身，实际上可以不受石帅节制，只恐不足为恃。”潘照临无奈的说道。为了防止地方坐大，重蹈唐代节度使割据覆辙，陕西各州地方长官一方面受安抚使节制，另一方面却同时有权向朝廷直接汇报，并且人事权亦

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除此之外，更有相当的部队，只是名义上受到安抚使的节制，实际上却可以自行其是。而禁军的调动权，更是以枢密院的命令为绝对优先，安抚使的每一次调动禁军的命令，都必须同时向枢密院报告。这种煞费苦心设计出来的制度，绝对不是一种适宜于征战的制度。但是潘照临也无法说什么，因为不适宜征战的制度，却并非是不合理的制度。况且这种制度，根本也包含了石越的思想。

“那便不用指望了。”石越似乎没有想潘照临那么多，“绥德城的情况如何？”

“现在传到的消息，是十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还是靠自己比较可靠。”石越淡淡地说道：“如何守城御敌，我不会再参预。贾岩治军严整铁腕，张蕴则对待兵士和谒，二人互补，应当足以应付目前的形势。”

潘照临知道石越这几句平淡的话中，包含着血的教训。他默然良久，却终是忍不住，说道：“要防西贼引水灌城，只能出奇兵击之。”

“由贾岩与张蕴决定便可。”石越低声说道，语气却是十分的坚定。他心中其实并不喜欢贾岩的为人，甚至认为贾岩太过于冷血与残酷，但是他却决心毫不动摇地支持贾岩。因为在理智上，石越明白，现在能帮助他闯过这一关的，只有这个年轻的武官。

王恩的悲剧，不能再重演。

“是。”潘照临聪明地闭上了嘴巴，他也知道自己的才干与长处在哪里。只不过如他这样的聪明人一向不喜欢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别人手上，甚至包括石越。一时间，潘照临有点惭愧，他知道，在这一点

上，他的气度不如石越。

石越也不再说话。

碧池之畔，再度陷入寂静之中。

然而，似乎是老天无意让石越享受过多的宁静。隐藏在暗处的亲兵的高声厉喝，将石越、潘照临、侍剑都吓了一跳。

“奴家是碧月坊的私妓李清清，冒昧求见石学士，盼这位大哥能代为通报一声。”一个柔美的声音清晰的传来。

“私妓？求见石大人？”石越带在身边的亲兵，都是朴实的乡野农夫出身，不似京城石府的仆人见过世面，此时的反应，竟似是听到什么海外奇谭一般。不过在他们眼中，一个私妓的身份，与一个朝廷三品安抚使的身份，也确有天渊之距。

“是。”李清清带着浓重秦音的官话中，透着十足的坚定。只听声音，石越就已经感觉这个女子一定是非常有主意的人。

“石大人没空见你，快走吧。”石越亲兵的态度虽然不是十分凶恶，却也已经带着不耐烦与轻蔑。

声音停了一小会，正当石越等人以为李清清已经被赶走了的时候，忽然听到她大声唤道：“久闻石学士是当今名士，为何拒见奴家一小女子？”

“别嚷嚷了！”——亲兵的吼声突然中止，侍剑走出水榭，望了那

个自称为李清清的私妓一眼，见她一身素衫，容貌非常并非十分出众，却也颇为清丽，惟一双眸子中，闪着倔强的光芒，侍剑只觉得这眼神似曾相识，不由怔了一下，方说道：“别赶她。你求见石帅何事？”

李清清见着侍剑，微微一敛衽，笑道：“奴家有退敌之策，要献予石帅。”

旁边的亲兵顿时笑了起来，被侍剑一瞪眼，吓得连忙收住笑容，正襟站立。却见侍剑彬彬有礼一抱拳，朗声说道：“如此有请。”

李清清从容还了一礼，微笑着走入水榭之中。

目录

第八章 大安改制

第八章 大安改制

63

石越第一眼见着李清清，便愣住了。这个女子的眼神，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一个故人，那个被埋葬在他最初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那个小村庄的女子。

“李姑娘不必多礼。”石越很快压抑住想走近几步的冲动，彬彬有礼的说道。他很想亲切一点，但客气的语言后面，却是一种习惯性的居高临下，语气更不由自主地变得有些僵硬。

但是李清清好象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她笑吟吟的起身，望着石越，笑道：“奴家虽在边陲偏僻之地，亦早闻石学士之盛名，数年以来，每日只恨无福相见。今日冒昧求见，实是死罪。”虽然口称死罪，但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

当时歌妓地位甚低，较之奴婢亦远远不如。石越心伤楚云儿之死，在朝廷时，曾经数度建议皇帝提高歌妓的法律地位，但却一直未被采纳。此事天下人甚少知闻，而歌妓地位也一直没有得到过任何改善。这

时候见着李清清如此大胆，石越与潘照临、侍剑都不由暗暗称奇，石越更是依稀感觉到几分楚云儿的风采。不过李、楚二人却并不相同，楚云儿外柔内刚，眼前这个女子，却是一口秦腔，显得非常豪迈。

石越的手指下意识地在古琴上轻轻抚摸着，口中却问道：“李姑娘适才可是说有退兵之策？”

“有一雕虫小技，或可退兵。”李清清含笑说道。

“愿闻其详。”石越心中其实未免将信将疑。

“这几日西贼在城外骂阵，奴家亦略有耳闻。”李清清抿嘴笑道，却不继续说，只是用一双妙目，大胆地凝视石越。

石越顿觉尴尬，两军对垒，自然骂出来的话甚是难听。这其中不少话题，都是涉及石越的私隐，比如骂石越是石介的私生子，骂石越与楚云儿有旧却坐视其死，又骂石越与清河有私情而故意陷狄詠于死境——这等等事情，石越自然不会因此而悖然大怒，中慕泽之计，但是若当被人提起，却也会觉得有几分恼怒。须知这种闺闱之事，最易被谣传，而流传出去，实是颇损令名。

李清清见石越如此，心中更觉有趣。她早闻石越之名，因此故意试探，须知这样的话题，若是别的官员被一个妓女提起，难免不会恼羞成怒，说不定就要受皮肉之苦，她也是干了风险才说出来。但是石越虽露出尴尬之色，却毫无迁怒之意，久历世情的李清清，不禁也觉得这个石学士确实与众不同。忙笑道：“有道是他做初一，我做十五。他西贼能造谣辱骂，难道我大宋便找不出他们的污秽事么？奴家十三岁入勾栏，环庆与夏国交壤，往来客人说起西夏的阴事，却也不少。”

听她这么一说，石越与潘照临都笑了起来，连侍剑亦不禁莞尔。只觉得这个女子十分有趣，却也过于天真。“难道骂几句私隐，便能令西贼退兵？”

李清清也知石越不信，笑道：“学士可知西贼的统帅是何人？将领又是何人？”

“统帅是仁多澣，将领是慕泽。这又有何相干？”

“学士可知这仁多澣实是仁多族的族长，一向亲附夏主，颇为梁乙埋所忌？而慕泽不过一降将，在夏国立足未稳？”

“那又如何？”话说到这里，石越不由心中一动，转目去看潘照临，却见潘照临的目光亦正好投向自己。

“夏国如今实是女后当权，梁太后淫荡不堪，有许多丑事，都难以宣诸于口。若是将这些丑事一一骂将出来，学士以为仁多澣与慕泽当如何？”李清清笑道：“这些事情，在大宋流传，自然无关紧要；在西夏私下流传，亦是无关紧要。让旁人听见，亦可能是无关紧要，惟独是让仁多澣与慕泽听见，却足以让他们如坐针毡。”

玩弄这等阴谋权术，人性心理，潘照临最是得心应手，此时听李清清提起，潘照临已不禁击掌赞道：“正是如此。不管梁太后会如何想，仁多澣与慕泽都不能不惧。这是数万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都知道仁多澣与慕泽知道了梁太后的阴事。虽然除去此二人亦不过是欲盖弥彰，但是总好过放任此二人逍遥自在，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仁多澣纵然是仁多族的族长，亦不能不疑惧；而慕泽一降将，更不待言。”

“正如这位先生所言，梁太后虽然未必因为此事便要杀仁多澣与慕

泽泄愤，但以仁多澣与慕泽所处之地位，却不能不怕。”李清清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奴家相信，经过此事，仁多澣绝不敢再一个人去兴庆府。”

“只可惜这等毒计用多了便不灵。”潘照临充满恶趣味的感叹道。

这一刻，石越竟然开始替仁多澣担心起来。不过，对于真实的效果如何，石越依然将信将疑——但是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对自己一方是不会有有什么损害的。

“侍剑，速请丰参议与贾、张二位将军前来商议。”石越当即向侍剑吩咐道，一面站起身来，向李清清恭恭敬敬的一揖，谦声道：“无论能否退兵，石某都要替庆州百姓向姑娘道谢。”

李清清不料石越竟会如此，慌忙避开这一拜，敛衽还礼，“不敢。学士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奴家一介女流，能有报国的机会，是奴家之幸。”

一天之后。庆州城外。

西夏中军帐中，仁多澣眯着眼睛，倨坐帅椅，听一个书记小心翼翼地念着一封书信：“……将军向怀忠义，而今夏国牝鸡司晨，权臣当道，此越窃为将军所忧者。使将军不建寸功，固必遭奸佞之害；便立功于外，亦不免招致梁氏之忌！将军处此两难之地，虽忠臣义士，不暇谋身，然则将军欲置夏主为何地？使夏无将军，兴庆易主，指日可待矣。中国与夏，本为君臣……”

“好了，不必念了。”仁多澣轻轻挥了挥手，书记忙将书信合上，

垂首退立一旁。却听仁多澣笑道：“这是石越劝我退兵哩。”此时站立在中军帐中的寥寥数人，尽皆是仁多澣的心腹，他说话也并无顾忌。右手轻轻摩挲着刀柄，一面环视众人，问道：“你等以为如何？”

“若要攻克庆州，眼下来说，也并非没有办法。”说话的人是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兀，与梁氏一向不合，“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嵬名讹兀迟疑了一下，说道：“石越亲自坐镇庆州，而宋军兵力却如此之少，那么宋军主力在何处哩？”

“自然是在绥州。”众将对嵬名讹兀提出如此常识性的问题，显得非常的不屑。须知平夏城距此不远，战报还可以互相通报——虽然只是许多天以前的战况，但是也可以断定，平夏城的兵力也并非是宋军主力。

嵬名讹兀眯着眼睛笑了笑，望着仁多澣，说道：“不错，正是在绥州。但这意味着什么，统领可曾想过？若末将猜的不错，宋军早已知道我军三路进攻的方向，并且知道我军主力将会进攻绥州！”

听到这句话，连仁多澣都不由一震，一双眼睛瞬时睁开，露出迫人的光芒。

“有奸细？！”

“这个末将不敢妄言。”嵬名讹兀缓缓摇头，道：“不过这无关紧要。”他话中的语气，摆明了是说有没有宋军的奸细都不关他屁事，“要紧的是，平夏城梁乙逋占不到便宜，绥州只怕要吃大亏，换句话说，三路大军，惟我们这一路能胜！”

“那不正好立下大功？！”另外几个将领都兴奋起来。

但是仁多澣的表情却变得严肃起来。

“两路皆败，惟独统领得胜！”嵬名讹兀嘿嘿笑道：“这可并非好事。况且万一宋军狗急跳墙，我军也免不了损失惨重。眼下的天气，也是说变就变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一旦我军损失稍大，这场胜利，只怕会成为催命符。”

他话说到这里，仁多澣已经是了然于胸。如果出现两路受挫一路独胜的情况，只要他的力量不能超过梁乙埋，就只会激化双方的矛盾，梁乙埋一定会急于将他除掉，以防止军中出现威信很高的敌人。石越的书信，虽然是说辞，但是说辞之所以能游说人，却正是因为它有道理。兼之就在昨天，他收到同是拥护秉常的另一重要人物禹藏花麻的书信——那还是在环州之战前写成的，禹藏花麻在信中的话，与石越说得几乎是一般无二。

仁多澣惟一不知道的是，身为清远军守将的嵬名讹兀，这两年来收受的大宋职方馆的金钱与物品贿赂，总价值至少超过八千贯！仁多澣再度眯起眼睛思索起来。攻不攻庆州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退兵，可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况且军中还有一个让人生厌的降蕃慕泽……他刚刚想到这里，便听一个将领说道：“但是现在退兵也不成，更会落人口实。况且还有慕泽那个野人在那里堵河……”

“一个降蕃而已。”嵬名讹兀阴恻恻的冷笑道，话语中冒出一股杀气。

仁多澣思忖了一会，沉声说道：“将慕泽召回来，明天见机行

事。”退不退兵，仁多瀚还在迟疑之中，但是慕泽这样的人物，对仁多瀚来说，始终是一个麻烦。如果是打败仗，他倒是一个替罪羊；但是没必要在打胜仗的时候留着他来争功，更没必要在做某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之时，留着这眼中钉。“是该解决麻烦的时候了！”仁多瀚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这样想的时候，他身上并没有一丝杀气，因为慕泽这样的麻烦，对他而言，实在提不到“杀”的层面，正如人们更喜欢说“捏死一条虫子”，而不习惯说“杀死一条虫子”。

次日。

慕泽踌躇满志的踏进中军大帐，他这两天都是不眠不休地亲自率军堵河，想到数天之后，庆州城就会成为泽国，而生擒石越这种大功，竟被自己立下，慕泽连走路都觉得有点飘。尽管此时庆州城兀自巍然屹立，石越也还好端端地呆在城中。

但是很快，慕泽就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劲。

仁多瀚高据帅椅，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他。而帐中诸将看他的眼神，都非常的古怪，好象，好象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慕泽心中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下意识的去摸佩刀，不料却摸了个空。这时候他才想起进帐之前，武器都全部解掉了。

“末将慕泽，参见统领。”感觉到危险气息的慕泽一面抱拳行礼，一面警戒地注意着帐中的反应。这时再后悔为什么没有让部族的人马保持戒备也来不及了。

然而，出乎慕泽的意料，仁多瀚的笑容十分的温暖，“慕将军辛

苦。”

“不敢。不知……”

仁多瀚笑着打断了慕泽的话，“昨日军中截获一个奸细，从他身上搜了一个蜡丸，其中有十分有趣的军情，所以召将军回来一道商议。”他说完，朝中军官呶呶嘴，中军官忙从帅案上取过一张纸来，双手递到慕泽面前。

慕泽疑惑地接过纸来，只瞄了一眼，顿时冷汗直冒。他虽然只是粗识汉字，但是这张纸条写的东西，他却看得懂。这是一封“他本人”写给石越的密信，说以前自己为奸人所误，现在悔悟，愿改投宋朝，约宋军于某日劫营，他将率本部人马于军中接应云云。

慕泽自然知道这封信是伪造的，但无论这个陷害之计是多么的容易识破，都没什么意义——因为他知道仁多瀚压根就不愿意“识破”。慕泽只是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得罪了仁多瀚，竟导致他要致自己于死地？

“我只想死个明白。”慕泽将那封伪造的书信很郑重地交还到中军官的手中，抬起头来注视仁多瀚，语气平静地说道。

仁多瀚在这一瞬间，倒真有点欣赏慕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慕泽居然没有撕毁那封书信——否则的话，他就更可以把慕泽的罪名坐实得死死的。不过这显然都不重要。

“本帅也正想问慕将军要个明白！”仁多瀚的脸沉了下来，如同乌云蔽日，整个帐中的温度都似乎下降了许多。

“这是有人陷害末将……”

慕泽的话再次被人打断，但这次却是来自帐外——“报——”

“何事禀报？”中军官快步出帐，厉声问道。

来禀报军情的小校却顿时结舌，想了半晌，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禀道：“宋军骂阵！”

“这也要大惊小怪，拖出去，军棍伺候！”中军官说罢便要转身，却听那小校大声喊道：“冤枉！实是宋军骂得厉害……”

“蠢货！”中军官抬起了脚。

“报——”又一个小校跑了回来，脸上神色十分的古怪。

“何事？”

“宋军骂阵。”这个小校要伶俐许多，不过他的要求却十分的无礼：“十分厉害，请将军亲自去听一下……”

“浑球！”中军官厉声喝骂道。却听帐中传来仁多瀚的声音，“是何事禀报？”

中军官连忙快步入帐，禀道：“是宋军骂阵。”

“这等小事，要两人来禀报？”仁多瀚顿觉奇怪，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听到外面有鼓噪之声，似乎宋军骂阵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便在中军帐中，也可以清晰地听见一些污言秽语。有几句话清晰入耳，骂的却是梁太后如何与臣子偷情！

帐中众人顿时面面相觑。

仁多瀚也是意想不到，站起身来，道：“随我去阵前看看——先将慕泽绑起来！”

西夏众将到了阵前，仁多瀚才知道自己不该来这里。

只见庆州城楼上，一个女子云髻高耸，身着素衫，裹了一件淡墨色披风，正在那里清晰地骂着梁太后的一件件隐私之事，有许多事情，连时间、地点、人物都说得清清楚楚！她每说一句，身后便有几十个妇人跟着大声喊出来。庆州城上的宋军，一时间笑声震天，不时还有几个宋军大声附和着加几句点缀之言。

而西夏阵前士兵，却是一个个捂紧耳朵，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反应。

眼前之情景，绝对是仁多瀚做梦都想不到的。两军交战变成泼妇骂街，固然十分的可笑，但是仁多瀚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他只愣了一会，立时便做出反应，“弓箭手，射那个女子！”

很快，一阵箭雨射了出去，但是弓箭飞到空中，便变成名副其实的“箭雨”，无奈的跌落下来，根本伤不到那个女子分毫。

反而，那女子仿佛被这阵箭雨激起斗志，骂得更加起劲了。

“罢了！”仁多瀚挥手制止住正在再射的士兵，这种浪费箭枝的事情，不做也罢。

但是这个局面却是尴尬得紧。仁多瀚一时之间，竟然是想不出对策

良方。他却不知道被绑的慕泽在心里冷笑——这等计策，实在容易化解，只要将战鼓搬到阵前，擂动战鼓、吹响号角，便可将那女子的声音淹没，不过慕泽此时却没什么兴趣帮助仁多澣脱困。

“统领！”嵬名讹兀策马走到仁多澣身后，低声说道：“僵持下去，有利无害。此事断难掩饰，趁现在诸将都害怕被太后迁怒灭口，不如就此下令退兵。”

仁多澣心中一动，这的确是退兵的良机，此时撤退，军中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但是，仁多澣却还有一点顾虑，他担心这样退兵，日后难免成为笑柄。

正在犹豫之际，最后一根稻草被轻轻放了上去。

庆州城以东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漫天飞扬的尘土！

这奇异的变化很快被西夏的将领们所注意到，紧接着，庆州城中，出现了震天彻地的欢呼声！

援军？

仁多澣与嵬名讹兀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

“难道绥州这么快就败了？还是渭州的援军？或者只是疑兵之计？”几个念头在一瞬间同时涌上仁多澣的脑海中。

“拔寨、撤兵！”终于，仁多澣掉转了马头。

庆州城上。

望着渐渐远去的夏军，石越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转身问站在身后的贾岩道：“要不要追击一下？”

“待西贼撤得远一点，再虚张声势的追击一下，把戏演得逼真一些。”贾岩沉声说道。

石越点点头，道：“待仁多澣撤回清远军，便派人与他交涉。赎回狄将军与王将军的首级，凡是被掠入西夏的汉户与熟蕃，用四匹绢布、四匹棉布一个人的价格赎回。现在首要的看看环州城还有没有幸存者。”

“是。”

在众人心中，环州城此时必无谯类。

石越没有注意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远远站立在下首的李清清的眼中，流露出一丝被掩饰得极好的敬意。在战争胜利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战死者与被掠的百姓，这样的上位者，并不是经常能见到的存在。

绥德城。它的城东，是一条夹杂着滚滚泥沙由北向南急流的无定河；城之西，则是由西北入东注入无定河的大理河。而在城之西南，还巍然屹立着一座险峻的嵯峨山。

自春秋以来，这里便是西北边陲要地。绥州控扼高深，形势雄胜，是鄜、延之门户。后汉的虞诩曾称赞“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隘，沃野千里，土宜畜牧”，说的便是绥州一带。而自隋唐以来，更为藩卫之重地。宋朝自李继迁叛乱建立西夏以后，一直到熙宁二年，才由种谔夜渡大理河，收复绥州。从此改名为绥德城，隶属延州，并打算以此为基地，控制横山。但是因为抚宁砦之败，却导致绥德城前线的几乎所有要塞关隘，都控制在西夏手中，从地缘上控制横山的战略，因此亦遭到失败。但饶是如此，自从绥德城收复之后，原鄜延路所受的西夏方面的军事压力，也小了许多。

可以说，绥德城的重要性，还在平夏城之上。

而大宋朝在绥德城的建设上，也投入了足够的血本。

这座唐代贞观初年不过城周四里多的要塞，现在分为内城与外城，外城高五丈、阔二丈，周长已经达到九里有奇，城墙外三十步的地方被一道护城壕沟所环护着。外城开有四门，每扇城门都为三重，最里面的一重门比普通城门加厚了数寸；第二重门采用铁叶钉裹；最外的一重

门，则以木为栅。

每座城门之外，都筑有半圆形的瓮城，瓮城上设有敌楼，可以遮隔箭丛，两侧设门。而在壕沟与城墙之间，距离城墙十步的地方，又筑有高达一丈的羊马城，它的城门与瓮城的城门错开，上有五尺高的女墙。

在城门之上，则有门楼两层，在门楼的上层，装备了床子弩等重型器械。外城城墙上，亦有女墙，城上每十步设有一个敌楼。四面又设有面积为宽一丈六尺、长三步的弩台，都安置着大型的弩机。

除此之外，绥德城最为显眼之处，还在于它西北面的城墙，除了用传统筑城法之外，更在城墙之外，用碎石夹水泥掺杂着锋利的竹刺、铁刺，涂了厚厚的一层。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闪着慑人的寒光。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绥德城在大宋将士的心目中，便已经成为了“难以攻克”的代名词。许多人都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兵力与粮草、军械，绥德城将永远在大宋的控制之中。

他们似乎都已经忘记，绥德城的上一次陷落，距今还不足十年。

负责绥德城防务的云翼军都指挥使“小隐君”种古，是大宋西军中的名将。但是此时，“小隐君”却锁紧了眉头，凝视着摆放在公厅当中的巨大沙盘，久久不发一言。站在他下首，同样紧锁着眉头的，是率领振武军第三军第二、第三、第五共三个营计九千禁军前来协助防守的振武军第三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他也是这次宋军防御战略的策划者。

两个人的眼睛中，都充满了血丝。

“士兵都需要休息。”云翼军都虞候赵泉说的话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当前最实际的问题。

夏军这次果然是有备而来。

第一天攻城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西夏人竟然排出了十架抛石机与车行炮，猝不及防的宋军准备不足，结果吃了大亏。在漫天飞舞的箭雨与十架抛石机的远程打击的掩护下，西夏士兵以十人为一组抬着一座座壕车、云梯蜂拥而至，如同蚂蚁一样爬向城墙；另有数以百计的西夏士兵则在覆着牛皮泥土的小车的保护下，冲向城门与城角。

绥德城几乎被西夏人一举攻克。

当日的惨烈众人时至今日，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种古拔刀砍倒了第一个攻上城墙的西夏人，刘舜卿射光了箭壶中的所有箭枝，连都虞候赵泉都中了一支流箭。将军们的身先士卒激励了士兵们的决心，最终才勉强稳住城墙上的战局。

但当天最大的功臣，却是吴安国。

云翼军因为是对宋朝来说十分珍贵的骑兵，自然没有参加城墙上的防守。在战局危急之时，吴安国故态复萌，率几个亲信士兵“说服”了云翼军副都指挥使，取得兵符令牌，假传命令，带出三个营近六千骑兵，从南门出城，无声无息地绕到夏军侧翼，突然发动进攻。

投入攻城战的夏军因为没有足够的拒马枪保护进攻的部队，结果被这一记侧击几乎彻底击溃。若非李清率援军及时赶到，整个战局很可能

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这便已经足够让城中宋军彻底稳住阵脚了。种古当机立断，亲自率领城中余下的两营骑兵杀出东门，绕至与吴安国混战的李清部后，试图夹击李清，不过却被另一支夏军挡住。

二人这才且战且退，撤回城中。

但这次吴安国也几乎被处斩，因为众人求情，才逃过一死，只是被杖罚。

这样，第一天的守城战，虽然最终挫败了西夏人的进攻，但宋军也损失惨重，有一千五百多名步兵在这一天阵亡或者失去战斗力，骑兵也有近七百人的伤亡。对于全部兵力不过二万七千余人（包括振武军第三军三个营九千余人、云翼军九千余人、未整编禁军八千人与神卫营第三营一千余人）的绥德城守军来说，这实在是不堪承受之重。

种古与刘舜卿对于自己的战略目标非常的清楚——绥德城守军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拖垮夏军，利用绥德坚城，消耗夏军的战斗部队与士气。并且，对于骑兵有限的宋军来说，云翼军不仅要做为一支机动力量协助守城，同时还要担负着援军到来后，夹击夏军，延滞其撤军速度的任务。

当然，哪怕目标没有达到，绥德城也是不允许丢的。

如果种古与刘舜卿认为快守不住了，那么就应当至少提前三天，在晚上燃放约定的烟火。

虽然计划十分周详，绥德城却差点在第一天就被攻破。这想起来就让种古与刘舜卿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万幸的是，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出现。

战争并没有随着太阳的落山而结束。

西夏人想一鼓作气攻下绥德城，他们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这种企图。夏军中并非缺少知兵之人，他们也知道如果长时间的屯兵于坚城之下，不仅会面临着补给与天气诸般不利因素，随着伤亡的增大与进攻的受挫，士气也会灾难性的下降。

没有给宋军多少休息的时间，在当天晚上，借着黑夜的掩护，夏军又如同白蚁一般，涌向绥德城。

但这次神卫营却洗刷了白天的耻辱——以器械先进见长的宋军，居然会遭到西夏人区区十架抛石机的压制，这是神卫营第三营跳进无定河也洗不清的奇耻大辱。正摩拳擦掌等待报仇机会的神卫营，在这个晚上让西夏人见识了什么才是技术！

门楼与弩台上，射程可达三百步的三弓弩，随着一声声的大喝，一次发射出数百枝的弩箭；几部改良过的抛石机则将震天雷准确地抛掷到八十步以外，每一次抛杆挥动，伴随着划过天际的黑色抛物线，只听到城外一阵阵“呼”、“呼”的巨响，爆炸的烟火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闪起，绥德城外，顿时沦为血肉横飞的修罗场。

好不容易冲到城下的夏军，刚一抬头，就发现从城墙上扔下来一个个巨大的东西，不待夏军嘲笑宋军如此惊慌失措，这么早就开始浪费滚石擂木，便见这些东西摔到城下后，突然发出火光，然后在地面四处乱窜，目瞪口呆的夏军还来不及琢磨清楚这是什么物什，这种名为“万人敌”的新式火器，在窜入攻城者中间时，突然就开始爆炸，只听到巨响

之后，铁弹横飞，血肉四溅。

当晚的进攻，西夏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宋军却几乎没有多大的伤亡。

但这样的挫败远不足以打击夏主亲征鼓舞的夏军士气。

秉常虽然亲眼见识到宋军各种武器的先进与战斗力的强悍，却并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梁乙埋更是丢不起这个人。在大将梁永能的建议下，夏军调整了进攻的策略。

梁永能将部队分成十部分，其中两部负责抄掠地方，保护牲口，实际就是护粮之兵；两部负责阻击宋军的援军，一部保护夏主的安危，其余五部昼夜不停，轮流进攻，纵使不进攻，也要擂响大鼓，不使绥德城有一刻休息。

这五部人马，当一部进攻时，有三部则负责秘密挖地道，垒土山，只叫一部休息。只待地道挖到城墙之下，烧塌地基，再坚固的城墙，也会倒塌。这是攻城的常用之法。为了在宋军凶猛的远程打击能力下掩护进攻的部队，梁永能又命令五百士兵，在骑兵保护下，准备易燃的干草或薪束一万束，携带傍牌，至绥德城的上风处，以干草为中心点燃，而在干草周围放置湿草，使其发出浓烟，借着风力吹至绥德中，熏逐宋军。

这样的手段果然见效。

只要有风的日子，绥德城宋军都要在浓烟的熏逐下作战，实是苦不堪言。不仅仅打击的准确度下降，而且浓烟也让城墙上的守军无法忍

受。虽然点燃浓烟的地方在弩炮的打击范围之内，但是西夏士兵都带有傍牌，弩炮手在浓烟中逆风打击，很难形成有效的杀伤。种古组织了几次出城攻击，结果只有一次成功。但是到了第二天，西夏又照样卷土重来。

梁永能这种更为灵活的战术，让绥德守军几乎每天不眠不休的作战，不仅时时刻刻要应付着西夏人的进攻，而且白天要受浓烟之熏逐，晚上要被如雷鸣一般的战鼓声所骚扰——这同时还影响了专门负责监听敌人是否有挖地道的士兵们的听觉——在这种情况下，宋军的疲劳一日甚过一日，在坚持了十几天后，终于在昨天，夏军再一次攻上了城墙。

幸好刘舜卿守御得法，才将西夏人赶下城去。

但这种状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否则，绥德城只怕坚持不了几天了。

“有些士兵在守城时，竟然站着睡着了。”赵泉没有理会自己的话是不是不中听，他对种古与刘舜卿的自尊心毫不介意，他关心的是，绥德城绝不能破。“是该召唤援军的时候了！”终于，从赵泉口中，说出了种古与刘舜卿觉得最刺耳的一句话。

“太早了。”刘舜卿不甘心地反对着，“西贼远未至师老兵疲的时候。”

赵泉抿紧了嘴唇，他的目光扫过刘舜卿，停留在种古的脸上。

种古回视赵泉，缓缓说道：“的确太早。”

赵泉叹息了一声，移开视线，不再说话。

“至少还要坚守十天。”种古的脸膛勾勒出坚毅之色，“只要能再守上十天，西夏人便是用车轮战术，同样也会感觉到疲劳——最重要的是，久攻不下，无论是参战或是未参战的部队，都会有挫折、松懈的情绪。到时候被我军重重一击，乘常可以成擒。”

“但如若只是这样一味的防守，我军绝不可能再坚持十日。”刘舜卿虽然绝对同意种古的观点，但是却也无法回避客观的现实。

“让部队轮流休息。”种古一掌击在案上，“明日某亲率云翼军出城作战，挫挫西贼锋芒！”

刘舜卿与赵泉对视一眼，无言的将目光移开。二人都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让守城的部队，有一点喘息的时间。

离开行辕，种古跨上一匹骏马，只带了两个亲兵，便直奔向云翼军第一营的驻地。

云翼军第一营的营地在这冬天没有一点暖意的阳光的照耀下，连门口几棵光秃秃的杨树，都显出几分肃杀之气。肃立营中的卫兵，手执枪戟如标杆一般站立，脸上绷得紧紧的。他们的枪尖都擦得锃亮，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营房中间，不时还有巡逻的小队踏着整齐的步伐经过。远处，则有一些士兵在悉心的照料着战马。

种古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但随即收敛。他跳下马来，将战马丢给亲兵，大步向营门走去。营门的卫士见着种古走来，立刻整齐的行了一个军礼，一面高声喝道：“种帅到！”

通报声一层一层传了进去，很快，营中便走出来一群武将。

“末将云翼军第一营副都指挥使卢靖率营中将校，参见种帅！”领头的一将，身材壮实，其貌不扬。

“不必多礼。”种古虚扶了一下卢靖，在众将的拥簇下向营中走去。

第一营都指挥使与三个分掌情报、作战、训练的行军参军连同第一营几乎半数的战士，在西夏人攻城的第一天全部不幸战死，魂归忠烈祠。副都指挥使卢靖是个一步一步积功升迁至翊麾校尉的老部伍，为人忠厚，作战勇敢，但是能力平庸，做到营副都指挥使，已经是他的极限，种古与云翼军军部的行军参军们，都深知他绝对支撑不了这个局面。不得已的情况下，种古将刚刚受惩罚的吴安国发配到第一营，让他戴罪立功，暂时代理行军参军的职务，协助卢靖管理第一营，吴安国果然不负所托，让种古十分满意。

“吴安国呢？”种古环视四周，不见吴安国身影，不由皱眉问道。

“回种帅，吴镇卿去了城墙上。”卢靖连忙回道。这个将近四十岁的汉子，十分的质朴。

“嗯？”种古的声音中，带上了几分严厉。

卢靖生怕种古怪罪，忙解释道：“每日这个时辰，都是西贼两班攻城人马轮换之时，吴镇卿是去城墙上观察敌情。”

“他操心的事还真不少。”种古虽然还是不假辞色，但口气已经缓和许多。

“吴镇卿不枉了是文武双科进士，带兵的能耐，远在俺之上。”卢靖衷心的称赞道。不知道是哪个好事之徒，将吴安国的履历，在云翼军中传得众人皆知。别的事情倒也罢了，他曾经中过文进士的消息，对于识字率低得可怜的武人来说，的确是非常的震撼。兼之吴安国到了种古手下后，脾气略有收敛，和几个性情忠厚老实的中级武官又十分和得来，武艺又足以让兵士服气，因此在云翼军中，口碑竟然不是太差。

种古之前为了激励将士向上之心，也曾经宣扬吴安国弃文从武的事迹，这时候听到卢靖夸赞吴安国，虽然不想让吴安国太得意，以免他旧病复发，却也不便反驳，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转过话题，问道：“一营还堪一战否？”

卢靖听到种古如此相问，与众将校顾视一眼，不由喜笑颜开，连忙答道：“俺们第一营还有近千将士，种帅要用时，俺们便替种帅将梁乙埋的头给拧下来当夜壶。”

“好。”种古终于赞许的点了点头，笑道：“叫孩儿们好好准备，把刀磨快了。今晚饱餐一顿，好好睡一宿，明天是该大虫出山的时候了！”

卢靖与众将校早就被憋疯了，云翼军的士兵，大多数来自同乡同里，可谓情谊深厚。他们每个人都想替第一天攻城时死去的袍泽报仇，但是以大宋朝骑兵的宝贵，自然不可能拿他们去守城，这些日子窝在城中不能打仗，眼睁睁看着城墙上杀声震天，一具具死尸抬下来，自己却用不上力，别提多难受。此时听到种古这话，真无异于天堂纶音，卢靖嘴都乐歪了，几乎忘记回话。直到种古又问了一声：“听见没有？”卢靖这才高声应道：“得令！”

在第一营的营地巡视了一圈，小隐君便离开第一营，准备前往第二营巡察。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在大战之前，一定要亲身了解一下部下的状态，顺便做一点动员。

他刚刚踏出第一营的营门，从亲兵手中接过马缰，便听到一阵马蹄踏踏之声，远远便望见一骑急驰而来。

送出营门的卢靖眼尖，早已瞅实，忙向种古笑道：“是吴镇卿回来了。”

种古微微点头，便不上马，只驻立营门前等候，未多时，果见是吴安国骑马而来。他在马上远远望见种古与卢靖，连忙高叫了一声“吁”，勒住奔马，一个漂亮的翻身，跃下马来，大步走到种古跟前，参拜道：“末将吴安国拜见种帅。”

种古望了他一眼，冷笑道：“棒伤就好了？”

吴安国脸一红，他在种古麾下，名为部下，其实却算得上是种古一手调教的弟子，这时不敢不回，只得尴尬地回道：“已是差不多好了。”

“难怪晓得卖弄了。”

吴安国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只得满脸通红站在那里，不敢做声。

“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有本事明天向西贼去卖弄。”

吴安国怔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他劲眉一扬，沉声说道：“种帅，末将有军情禀报。”

“嗯？”种古微微颌首，道：“随我来。”

对于吴安国在军事上的才华，小隐君是从来不怀疑的。带着吴安国回到帅府中厅，种古连披风都没有取，便指着巨大的沙盘说道：“说吧。”

吴安国快步走到沙盘之前，指着城西北夏军攻城的方向，沉声说道：“这五天来，每次西贼易军而战之时，末将都在城墙上观察。”他的手指指向标志着西夏大营的标志，“每次攻击的西贼，都是从营地出来的。但是——”吴安国的手指突然向南方划过，皱紧了眉头说道：“每次西贼撤退，都是向此处撤退！”

种古凑近了沙盘，凝视着吴安国所指的方向，陷入思忖当中。

“此处恰好有一个小坡，挡住了我军的视线。”吴安国的声音，十分的冷静，“这五天的时间，末将观察西贼的旗号，已知西贼是分成五队轮流攻城。当一队攻城之时，约有一队人马在筑土山。余下三队，至少有一队是在休息，但是还有两队呢？若是没有别的图谋，为何西贼筑土山的部队，仅仅只有一队？易地而处，末将至少会用两队人马来筑土山！”

“攻城之法，不止土山一途。”种古的话中，带着丝丝寒意。

吴安国点点头，转头凝视种古，缓缓说道：“末将亦是作如是想。攻城之法，还有一条最常用的方法，西贼却一直没有用！”

“地道……”

“正是。”吴安国的神色，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一般，“西贼晚上擂鼓，故然有疲兵之意，但是百战之兵，不会受此之累。只要塞上耳朵，强令轮流休息便可。其疲兵之术，靠的还是轮流攻城，使我军疲于应付。擂鼓，不过是让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挖地道而已！”

小隐君的脸上，突然露出古怪的笑容：“既是如此，某便当还给梁乙埋一个惊喜！”

他转头看了吴安国一眼，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道：“今晚各营都指挥使副会议，你也来参加罢。”

“遵命。”吴安国欠身应道，虽然尽量想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不太在乎，但是他的嘴角，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次日。

天色微明。

太阳尚未升起，空气中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

大宋绥德城内，一支约八千人马的骑兵部队，在一个校场上集合，将士们一个个神色肃然。远处的城墙上，还在传来清晰入耳的厮杀声。时不时传出几声震天雷爆炸时的巨大轰隆声，使得远在城中的人们，似乎也能从空气中闻到一丝硝烟的味道。

不过，此时八千云翼军将士的眼中，却只有一个人的存在。

那便是缓缓走上将台的云翼军都指挥使、小隐君种古。

一件灰袍裹着瘃子甲，黑色的披风在拂晓的微风中微微飘动，种古站在将台上，环视校场上的将士，突然拔出腰刀，一刀挥向自己左手的小拇指！

一截断指跌落将台，鲜血喷涌而出。

一瞬间，全军肃然！

所有的将士，都无比惊愕的望着他们的主帅。

种古手执腰刀，厉声喝道：“今日之事，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杀！”

刹时，热血在每个人的体内沸腾。

“杀！杀！杀！”即便是九天的雷声，亦不能比拟此刻从八千将士心中发出来的呐喊。巨大的吼声，连大地都似乎被震动。

在大鹏展翅旗与“种”字帅旗的指引下，绥德城的西门打开了。

吊桥放下的一瞬，一股黑色洪流带着漫天的烟尘与地动山摇的喊杀声、马蹄声，从绥德城中涌了出来，冲向正在攻城的西夏军队。

在某一瞬间，西夏人似乎被惊呆了。

人人都能感觉到从正面冲出来的这种宋军，带着多么强烈的斗志，从这黑色洪流中，甚至能感觉到一种凛冽刺骨的杀气。

云翼军铁蹄踏处，便有西夏人的鲜血在空中飞溅。

“杀！”

“杀！”

“杀！”

绥德城前，带着血腥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大鹏展翅旗所到之处，一切抵抗似乎都无法阻止那黑色的洪流。

夏军的攻击阵型，很快就彻底崩溃了。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来阻止云翼军那肆无忌惮的进攻。

西夏御帐。

年青的西夏国王李秉常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国相梁乙埋、驸马禹藏花麻、李清、文焕以及诸梁氏子弟、宗室、大族酋长等群臣的簇拥下，站在一个山坡上，远眺绥德城外惨烈的战况。

做为一种特殊的恩宠，文焕与禹藏花麻被特别叫到了秉常的身边，在仅次于梁乙埋的位置陪侍。

很快了解了西夏高层政治斗争内幕的文焕，对于与自己一起站在秉常右边的禹藏花麻，充满了兴趣。禹藏花麻本是熙河地区的西蕃首领，

因为被大宋的“飞将军”向宝打得无法立足，不得已投降夏毅宗谅祚，谅祚妻以宗族之女，封为驸马都尉，一直以来，都在替西夏镇守边关。禹藏花麻本是吐蕃族的首领，对于西夏的忠诚非常有限，而他与梁乙埋私人关系的恶劣，更是导致了禹藏花麻有限的忠诚心，全部倾注到了秉常的身上。因此这个禹藏花麻，实际是李清非常重要的政治盟友。

“李清是降将，禹藏花麻也是降将，我也是降将……”文焕抿着嘴，充满恶意的想着，“夏朝的局势，竟然是一批降将在这里搅和。”想到这里，文焕几乎要笑出声来。不过考虑到此时西夏人的表情，文焕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紧锁着眉毛，装出一副忧心重重的模样，观察着远处的战场。

尽管此时此刻，他其实是最快乐的人之一。

“小隐君，真不愧名将之名！”秉常发出的感叹，对于西夏诸臣来说，自然是十分的刺耳。但是文焕却是十分认同。

今天的战斗场面，在耶元十一世纪末叶的宋夏边境，是十分罕见的。

一向缺少马匹的宋军，竟然出现了八千精锐骑兵集中使用，正面冲击西夏人的壮观景象！

这是包括文焕在内的宋军将士多少年来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情。

以往缺少马匹的宋军，用步兵对抗骑兵时，为了应付骑兵的机动性，不得不结成方阵，四面防御。象今天这种八千铁骑在战场上横冲直撞的情形，大宋至少有七八十年不曾见过了。

而且，云翼军这次表现出来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决，连文焕都感觉到吃惊。

那是一种夺人魂魄的气势，仿佛他们的马蹄，能够踏平一切挡在他们前面的事物。

很难想象这样的气势会在大宋的骑兵身上展现出来。

但这却成为了事实。

若非夏军也是训练有素，且有名将节制，前军虽败，后军却能严整不乱，只怕这场战争在此刻就已经结束。

这场战斗也讽刺的证明，夏军只要不交到国相梁乙埋手中，依然是一只具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

虽然数只先后赶到战场的策应部队都被云翼军击破，宋军骑兵的连发弩无情的带走了一个个西夏士兵的生命；手执红缨枪冲锋的云翼军几乎是当者即死碰者即伤，但是夏军策应部队的顽强抵抗，却让溃散的部队稳住了阵脚，也给后面的部队赢得了时间，梁永能迅速调集了两万骑兵，兵分两队，杀向云翼军。

大地在这以万计的战马蹄下摇动起来。站在秉常所在的山坡上，只能看到漫天的尘土中，有不同的旗帜在交插穿过，不时会有一些旗帜突然倒下，每一瞬间，都可以看到有无数的黑影跌落战马……

但是，那面绣着“种”字的帅旗，却一直高举飘扬，异常的清晰、刺目。

“南朝如何有这许多战马？南朝军队，何时如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秉常的疑问没有说出来，但是久久在心中盘桓。善于揣测“皇帝”心意的西夏群臣，这一刻，分明从年青的夏主脸上，看到了震撼之色。

此刻，绥德城西南。

一个土坡后面。

这里距离绥德城的西南角外的护城壕不过一里有奇。因为地势在这里正好起坡，可以挡住宋军的视线，可以说是十分理想的挖掘地道的所在。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古代攻城时挖掘地道，并非仅仅是为了让部队能通过地道进城。攻城方挖地道之时，往往都是一边挖地道，一边在地道的上下左右四方都铺上木板，这些木板在施工时，可以防止塌方，但是它的另外一大用处，却是在地道挖至城墙角下之时，可以成为燃烧的材料。而攻城方挖地道的主要目的，便是烧塌城墙的地基！地基一塌，城墙就会倒塌，造成巨大的缺口，这远比通过地道入城攻击风险要小，效果也更好。实际上，挖地道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对于挖掘地道，并通过地道攻城，大宋朝有专门的器械——头车。这种一车可以容纳三十人，兼具挖掘地道、防御、进攻、运泥四大功能的车辆，是技术发达的结晶，石越在军器监时，曾经上表请求将这种头车简化改装后，用于矿冶生产并且得到了允许。但是尽管头车在宋朝已

经用于民用，但是因为其结构过于复杂，对于西夏人来说，那依然是一种谜一样的工具，无法掌握。

不过，虽然手法十分原始，但是夏军的进度却不慢，因为人力充足，兼之土地松软，这条长长的地道，已经通过那条早已被西夏人用尸体与草灰填平的护城壕，快要接近西南角的城墙下方了。不过，为了防止被宋兵发觉，越是靠近城墙，动作就越要小心翼翼，进度自然放慢了许多。

但是无论如何，在负责挖地道的夏军看来，绥德城的倒塌，已经指日可待。

他们不知道，此时有一支宋军，如同猎豹在打量自己的猎物一般，正在远处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吴安国率领的部队非常少，只有一个指挥约三百人的骑兵，以及两百人的神卫营部队。

随着大部队出城后，吴安国便带着这支部队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战场，绕道至西南方向。没有人在意到这么一小队人马的动向。

发现西夏人后，吴安国便找了个灌木林潜伏起来，所有的战马都衔枚裹蹄，部队也下达了禁口令。

他在静静等待机会。他接到的命令是：便宜行事。

远处西夏人的营地清晰可见，在营地里面，可以看见有几个巨大的洞穴，洞边各有一台绞车。

因为这里离主战场实际距离较远，而且较为隐蔽，又或是自恃能够及时得到中军的接应，西夏人并没有停止作业，只是守卫的士兵们看起来加强了戒备。绞盘不断的将泥土从洞中带出，这些泥土，又被人运去土山的方向。

营门是半开的，以便随时可以关上。

在泥土从地道中运出，送出大营的同时，还有一些西夏士兵一起扛着伐下的树木，运进营中。在营中，到处垒积着厚厚的木板，不时有人从另外的洞中，将木板用绞盘递进洞中。

整个大营，宛如一个热闹的工地。

吴安国仔细观察着一切，在心里暗暗估算着地道的规模，伐木、运输的人数，又仔细清点负责守卫的人马。

“守卫的人马当在两千到三千左右。”很快，吴安国得出了大概的结论。地道的规模很大，仅仅从外面来看，不可能知道地底的构造，自然无从知道西夏人的用意是通过地道进城还是烧塌城墙，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吴安国都相信，在地底作业的西夏士兵，至少有近千人！

潜伏了约一时辰之后，因为绥德城外激战而警戒起来的夏军看起来似乎稍稍有所放松。为了方便运输，营门终于又被全部打开。

吴安国沉吟了一会，轻轻走到指挥使山裕跟前，低声耳语了数句。

山裕想了一会，点头答应。亲自领了五十骑，悄悄离开灌木林。

一刻钟后。

在西夏人运送木材回营的路上，一小队宋军骑兵吆喝而至，他们穿着大鹏展翅背心，手执弩机，肆无忌惮地射杀着运输木材的夏兵。

完全没料到宋军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夏军纷纷丢下木材，抱头鼠窜。

西夏大营很快做出了反应，五百骑兵冲出大营，试图将这些“流窜”而来宋军杀掉。但是这些骑兵刚刚出营，那些宋军立刻就跑了个不知所踪。

夏军不敢追赶，只得悻悻回营。不料他们刚刚进营下马，这队宋军又出现在途中。待夏军再次出营追赶，他们又马上逃窜开去。

如是一而再，再而三，西夏人早已十分不耐。眼见着伐下的木材无法运至营中，而这边看起来又没有什么异常，夏军终于按捺不住。因为不知道宋军的具体人数，西夏大营派出了八百骑兵，兵分两队，向那只捣乱的宋军包抄过去。

那队宋军故伎重施，但是这次，西夏人却没有放弃，而是开始穷追不舍。

望着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视线中的西夏骑兵。吴安国的脸上，流过一丝诡秘的笑意。不过这笑意稍纵即逝，他沉下脸来，跃身上马，摘起长枪，厉声喝道：“杀！”

“杀！”

猎豹终于向它的猎物发出致命地一扑。

“关营门！”

“神卫营！”

声嘶力竭的吼声几乎同时响起。

吴安国终于没有给西夏人关上营门的机会，紧随而来的神卫营将数十枚霹雳投弹准确地投掷到营门周围，数声轰隆巨响，门边的夏兵立时血肉横飞。紧接着，硝烟尚未散尽，宋军的弩箭，便已经射进西夏营中。

吴安国平端着长枪，率先冲入西夏大营。在二百余铁骑的践踏之下，西夏营中立时一片人仰马翻之声。数不清的士兵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成了箭下鬼、枪下魂。

紧随其后的神卫营也不甘落后，他们四处扔掷霹雳投弹，到处纵火，那堆积如山的木材正好成为神卫营的材料，一时间，西夏营中火光冲天，炸声隆隆，再伴随着人类的惨叫、战马的悲鸣，整个大营，似乎都被掀翻了。

夏军人数虽然远多于宋军，却苦于没有集合在一起，只能各自为战，抵挡闯入营中的宋军。但这根本无法阻挡宋军的前进。

吴安国几乎是毫无阻碍的冲至第一个地道井口之前，一枪挑了两个守在井口旁边的夏兵后，拔出腰刀，将绞索斩为两断，不做任何停留，又向策马冲向第二个井口。

察觉宋军意图的夏军疯了似地冲上来，奈何人数太少，根本无济于

事，只能与宋军缠战在一起。

而紧紧跟在骑兵后面的神卫营却趁着这个空档，将一个个装满了石油的葫芦不要本钱般的扔进井中。然后轻轻往井丢下一个火折——扑的一声，大火在一个个井口点燃，顺着铺满地道的木材，向深处燃烧进去。

在地下作业的夏兵突然遭此横祸，当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底之下，已是惨不忍睹。

而神卫营似乎还不放心，又将数以十计的霹雳投弹同时丢进井口，数声巨响过后，只觉地面一阵摇动，所有井口全部塌方，将地道口堵得死死的！

近千名夏兵，就此全部或被烧死、或被熏死、或被闷死，无一人逃出生天。

眼见目的达成，吴安国便即下令撤退。

但眼睁睁见着近千袍泽惨死的夏军，又如何肯放过这群宋军？

夏军中被编在一个部队的，都是同族，血脉相连，这时候全都红了眼睛，不顾一切的追了出来，恨不能将这些宋军生食。为了阻止宋军撤退，许多夏兵不惜与宋军同尽于归，他们用身体扑，用拳打，用牙咬。瞅见西夏人扭曲的面孔，连吴安国都感觉到一阵心寒。

神卫营创立以来最惨重的损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百余名神卫营士兵最终没能够回到绥德城，许多神卫营战士根本是被西夏人活活咬死的。神卫营的骡马也损失了大半，虽然器械因为携

带较少，没有损失，却有超过三十枚未及施放的霹雳投弹以及两枚“炸炮”被西夏人缴获。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西夏人终于知道为什么地底下会突然发生爆炸了。这次偷袭战，吴安国能够率领余下的一百多云翼军与九十余名神卫营士兵生还，也是因为他事先设下炸炮阵，这才挡住夏军的追杀。

这一天的战斗，史称“绥德逆袭”，在下午结束。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时辰。

战斗的结果，是夏军的伤亡超过两万人，梁永能通过地道攻城的计划化为泡影，将领、大小头领战死者超过三十人，其中还不包括因为被吴安国偷袭成功，事后被秉常斩首的五名将领。而宋军方面，云翼军第三营与第五营永远从宋军的编制中消失了，宋军伤亡达到五千余人。战斗过后，云翼军能够继续作战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整营的编制了。而且正七品以下武官（营都指挥使以下），伤亡率超过百分之八十。连小隐君种古，也是身中三箭。

这次战斗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胜利者都是宋军。云翼军的骁悍可以说让西夏人刻骨铭心，夏军的士气受到严重挫折，悲观的情绪在军中弥漫，虽然没有解围，但是西夏人之后却连续三天没有攻城。

而接下来双方的攻守，实际上也变得毫无意义。

西夏人实际丧失了攻克绥德城的信心，只不过为了面子、侥幸心理等等莫名其妙的原因，一直没有退兵。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宋军玩了一个预定的小动作——西夏人的打援部队挡住了两支看起来似乎是想增援绥德的宋军，所以，直到此时，西夏人依然相信，战争的主动

权，在自己手里。绥德城他们想打就打，想撤就撤。

而绥德城的宋军，此时也无力进行任何反击。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

当然，这也正是种古与刘舜卿所盼望的。

时间又过去了十天。

西夏御帐。

“陛下，我们该撤军了。”当着梁乙埋的面，李清提出了令众人觉得脸上无光的建议。

“国相以为如何？”秉常侧过脸去，询问梁乙埋的意见。

梁乙埋尴尬地咳了一声，道：“陛下，臣以为不若再给梁将军一次机会。”

秉常的目光移到梁永能身上，梁永能顿时坐立不安起来，他知道再攻下去已无意义，但是当面和梁乙埋做对，对他来说，更不可能。

“臣以为，再攻三日，若是无功，不若明春再来。”梁永能谨慎的说道。这实际上一个折衷的办法，所谓的“明春再来”，自然是一句面子上的话。

禹藏花麻却在一旁冷笑道：“天气渐渐寒冷，多留一日，便多一日危险。陛下，臣亦以为当速速退兵。”

梁乙埋哼了一声，道：“有何危险可言？宋军尚有何能？”

“万一下雪，只恐你我皆为所擒。”禹藏花麻并不怕梁乙埋。自谅祚以来，吐蕃与西夏虽然冲突不断，而且吐蕃也倾向于宋朝，但饶是如此，吐蕃依然是西夏要竭力拉拢的对象。他既是投降西夏的吐蕃首领，又是驸马，自然没必要讨好梁乙埋。

“本相倒要看南人有何本事擒我！”梁乙埋冷冷的说道，站起身来，向秉常说道：“陛下，臣愿亲自督战，再攻绥州！”

秉常见梁乙埋如此豪气，不由击掌赞道：“好！朕便看看国相领兵的风采！”

李清与禹藏花麻对视一眼，嘴角都不约而同的流露出嘲讽之意。

此时，西夏御帐之外。

一身白袍的文焕面对绥德城，负手而立。

昨天晚上绥德城中燃放的烟火，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只有文焕知道，那些烟火的意思，与宋军大肆张扬说是庆祝种古康复不同，其中绝对有更深的含义。

许多西夏士兵都目瞪口呆地拍手观赏绥德上空那花样百出的烟花——这是他们中间许多人一辈子都难得见上一次的。但这些西夏人不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些烟花，足以致命。

文焕收回目光，环视身边的西夏士兵，突然感觉到一丝怜悯之意。

《天下郡县书·陕西路》（熙宁九年刊，桑氏书局）

……绥德以南曰淮宁河，沿河距绥德四十里，有怀宁寨，又四十里，有新筑绥平寨；淮宁河以南曰吐延水，蕃人谓之“濯筋水”，过延川县北入黄河。有支流名清涧水。清涧水入吐延水处，有青涧城，至怀宁寨七十里，至绥德城一百一十里。此皆边防要塞，延州之险扼处。

……延川县城北九十里，井出石油，亦名脂水、石液，遇火辄燃。或谓六月取之，涂疮疾即愈……

《西夏纪事本末长编·绥德之战》

……初，用刘舜卿谋，伏军于吐延水以北，淮宁河之南。使张守约节制八千长安兵及蕃兵四千，出怀宁寨，张声势。而以姚兕领振武军、沿边弓箭手、未整编禁军及教阅厢军计三万五千众，偃旗息鼓，伏于守约之后。又命种谔领龙卫军九千与蕃骑三千，皆马军，伏于绥平寨以南，吐延水之北。

梁永能闻守约来，以嵬名大王领马军两万，步军一万五千余人，击之。每与战，大宋兵皆不利，少却。然守约典兵日久，威名甚著，其兵部伍严整，虽退不乱，西夏诸将皆惮其威名，又虑怀宁寨与之犄角，亦不敢迫。两军僵持有日。

及是夜，种古燃烟花以召援军。守约丑正造饭，寅正即举兵大出，简八百精锐敢死之士于阵前，皆执强弩，而使蕃兵护两翼，守约挺身阵前，自节金鼓，与夏军战。

嵬名大王亦西夏名将，善知兵，为将谨慎，遂自领步军以当守约，张马军为两翼，夹击守约。守约素得蕃人敬畏，又遗以强弩硬弓，抚之如汉兵，沿边蕃部皆骁勇，至是，莫不死战。夏军竟不能克。

两军激战，自寅至午。大宋兵以寡敌众，弓矢皆尽，守约亲冒矢石，左臂中箭，断箭怒吼，奋战不已。众皆感奋，莫不效死，将士死者二三，伤者四五。夏军虽得势，然自寅正出战，未暇得食，苦战半日，既饥且渴，人困马疲，惟惧于军法，犹不敢稍退。

至午正，守约度形势，遂举大旗，姚兕尽起伏兵，皆执振武军旗，出守约军后。夏军莫不惊惧徘徊，嵬名大王亲斩两酋长，悬头于阵前。其知不能免，乃亲率五千众断后，令其子嵬名多磨领余众退至绥德。

然其弩末之兵，不能当一鼓之击。姚兕兵至，夏军稍触即溃，自相蹈籍，姚兕纵兵击之，杀伤无算。嵬名大王知大势已去，三呼“亡矣！”，自刎于阵前。

姚兕遂合张守约兵，穷追嵬名大王余部，会遇大风，风沙迷眼，方止。

姚兕、守约遂整兵北行，一日便至绥德。其军容鼎盛，秉常以下，尽皆惊怖。

.....

熙宁十一年，正月。

汴京城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派节日的气氛。自熙宁十年十一月以来，帝国的北方地区，连续下了几场大雪，至正月二日，汴京又是普降大雪，自今尚未消融，残雪挂在树枝上，竟显得十分的娇憨可爱。

在汴京城最热闹最繁华的大相国寺前，此时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其左墙边临河第三棵柳树下面，有人在那里搭了个小小的茶棚，摆了几张桌椅，煮上一壶茶，俨然便成了一个简陋的茶馆。许多的市民游玩累了，便会到这里来，掏上几文钱，买一杯茶坐下歇脚，一面听一个五十多岁的李秀才，口沫横飞的说着一本署名为“卫辉张氏”的《上古神仙评话》的新话本。

不过这一天，李秀才拿起惊堂木重重一拍，却没有如往常一样开讲他的神仙故事。

“众位看官，今日要说的是，却是本朝前不久发生的一桩大

事……”

这一句话，顿时将茶客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

“话说去年十月，西夏国秉常兴无名之兵，来犯我大宋边境。想那秉常不过是天狗星干犯天条转世，又如何能敌得过我大宋有左辅星君石学士坐阵……”

其时西夏三路入侵的危机早已化解，捷报传至京师非止一日，但是具体的详情、战况，民间却无人知晓。之前两军激战正酣之时，因为情报传送滞后，连皇帝与枢密院都是一夕三惊，京师曾经谣传了十余日，道是石越已被西夏人俘虏，绝食殉国，西夏兵锋直抵长安。皇帝赵顼坐立不安，一夜之间，三次召文彦博入宫。好在文彦博毕竟是三朝老臣，知道皇帝的心思，竟是安卧家中酣睡，对皇帝的诏书，只是让人轻轻回一声“断无此事”便不再理会。最后还是皇帝亲自去文府，见到文彦博果然正在呼呼大睡，这才安下心来，放心回宫。皇帝尚且如此，民间虽然新闻管制，但是却阻止不了谣言的传播，京师之中，莫不人心惶惶，有人甚至打点行装，准备去杭州避难。直到文彦博拒赴皇帝诏的消息传出，人心这才渐渐安定下来。果然，几天之后，便传来庆州兵退的消息。再后来，宋军大捷的消息，也被送至京师。在京师中等待祝贺正旦的各国使节，纷纷上表拜贺；皇帝下诏京师放花灯十五日，普天同庆。老百姓到这时，才铁了心相信宋军的的确是打了大胜仗。于是对石越这个文臣的怀疑，立时转变成一种神秘主义的信任。

这个时候，坊间自然也流传出关于宋军大胜的无数版本。而老百姓们无论信不与信，都同样津津有味的听着每一种流言。

“……那姚、张二将军破了鬼名大王，便兵合一处，计有大军二十

万，直驱绥德城。见着西夏人，也不喊话，挥兵便杀将过去，小隐君见援军到来，也从城中杀出。那西夏人攻了几十日的城，人马疲惫，士气低落，哪里能当住我大宋精兵，一个个以一当百，如虎入羊群，竟将西夏兵杀得落花流水，哭爹喊娘。幸得还有数十万大军护着夏主，狼狈而逃，列位想想，那姚、张二将军都是步兵，如何又赶得上，眼见着夏主就要逃脱，便在这时……”

说到此处，李秀才便嘎然止住，注视众人，微笑不语。

众人正听到紧要处，见李秀才猛然停住，不由不停地催促道：“便在这时，又如何了？可曾捉住了夏主？”

“是啊，你快说啊，可曾捉住了夏主？”

那老板见众人如此，忙走将过来，笑道：“众位可知为何这李秀才如何知道这般清楚？”

众人见老板如此相问，都是一愣，不由大笑，现在谣言纷纷，其实众人心中，也都是将信将疑而已。却听那老板说道：“这次回京捷报的，有一个兵汉恰好是李秀才的亲戚，李秀才下了本钱，买到一瓶甘露酒，方才探得这点真情。我说众位，亦不能白听这一回，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这才是正理。”

众人这才明白，有几人便掏出几文钱来，放到李秀才桌前一个盆子里。李秀才眯着眼睛，偷偷拿眼瞅那盆中，见钱已差不多，这才拱拱手，做了一个团圆揖，继续说道：“便在此时，便听一声炮响，种谔将军率十万马军杀到，原来石学士早就伏下这一路人马。便听夏主大叫一声‘我命休矣！’眼见着便要在劫难逃。”

“难道竟将那秉常给活捉了？”座中有人诧异地问道。

“哎！可恨便可恨在此处，那夏军中杀出三名降将，竟生生将大宋兵挡住了，护得那夏主逃出生天。”李秀才长叹一声，咬牙切齿的说道。

“哎哟？！”在场众人尽皆折腕，有人恨声问道：“不知却是哪些降将？”

“一个蕃将禹藏花麻，一个汉将李清，还有一个，便是文焕那狗贼！”李秀才又抓起惊堂木，仿佛将那案子当成了文焕本人，狠狠地拍下，骂道：“这三个降将救出夏主，大宋兵轻骑直进，兀自穷追不舍，整整追了两日，那夏主本是天狗星转世，还会点妖术，便在晚上祭起妖法，次日便下起大雪。种将军无奈，只得退兵。”

“啊？”众人尽皆听呆了，有人问道：“那夏主会妖术，这又当如何是好？”

“这不用怕。”李秀才摇手安慰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夏主会妖术，我大宋皇帝却是紫微星君下凡，石学士更是左辅星转世，若是当时石学士在绥德，那秉常便逃脱不了。众位想想——那西夏人倾国而来，何以石学士便知道要伏兵绥德呢？可见他确是能掐会算无疑……”

李秀才滔滔不绝地说着种种传说，众茶客也被他哄得一愣一愣的。众人丝毫没有注意，在这个简陋茶棚的角落中，有两个俊雅的男子正在低头喝茶，只是时不时拿眼睛扫上这边一眼，全不似一般人那么兴致盎然。

“大宋这次真的大胜了么？桑郎。”如果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惊讶的跳起来，原来竟是一个女子的声音。不过她的声音极低，茶棚中众人谁也没有留意。

被她称为“桑郎”的男子，却只是神不守舍地唔了一声。若有认识的人见着他的样子，必然大吃一惊，原来他竟然是白水潭学院的山长桑充国。叫他“桑郎”的人，自然是他的夫人王昉无疑。

王昉似乎有点恼怒，嗔道：“桑郎？”

“嗯？”桑充国猛地一惊，这才回过神来，道：“我方才想事情去了。”

“在想什么？”

桑充国口中说出来的话，让王昉大吃一惊。“我在想，这次无论胜与不胜，其实于大宋都不是好事。真正有好处的，可能只有子明而已。”

“若能大胜，怎么于大宋不是好事？这是我爹爹梦寐以求的事情。若是我大哥未死，纵然他与石越有隙，心里也会高兴。”王昉不解中带着几分嗔怪。

桑充国皱了皱眉，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端正了一下身子，沉声说道：“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朝廷——天子与百官，按照经书所说，天子是奉行上天的旨意，来治理天下的，而百官，则是协助天子牧守万民的。而天意，其实便是民意。唯有民意能直达上天……”

“是啊？这有何不对么？”王昉疑惑地眨着眼睛，习惯性地托腮问

道。

“而子明却曾经说过，天子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两位程先生与岳父大人也说，天下非天子之私产，天下是祖宗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这自是正理。”王昉笑道：“本朝立国以来，士大夫莫不奉行。纵是天子亦不敢以天下为私产。这些道理，其实不待石子明来说明。石子明不过是集前贤之大成而已。”她说的却是事实，宋朝本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最浓厚的时代，惟后人无知，将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等同于所谓“封建专制”的加强，将一个明明是中国历史上宰相与外朝之权最重的时代，硬生生地说成是皇权加强的时代。

却听桑充国问道：“既是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朝廷才是一个好朝廷呢？无论天子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民，归根结底，天子都应当顺应民意。那么，是不是说惟有顺应民意的朝廷，才是好的朝廷呢？”

“那是自然。但是庶民有无知之时。”王昉沉吟了一下，说道：“所以，应当如圣人所言，施行仁政的朝廷才是好的朝廷。”此时二人早已忘记身处的环境，更是将说书人与众听客抛置脑后，全心全意地讨论起来。

桑充国怔了一下，笑问道：“那娘子以为，何为仁政？”

“大抵轻徭薄赋，简刑宽政，可称仁政。”

“我以为不然。”

“啊？”王昉听到夫君这样的回答，几乎是惊呆了。不可思议地望着桑充国，却见桑充国的眼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我反复翻阅石子明的著述，又与二程先生、邵先生几经讨论，方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桑充国虽然压低着声音，却掩饰不住情绪的激动，“所谓的仁政，应当是一个好的朝廷应负的责任。一个好的朝廷，其责任，不止于轻徭薄赋，简刑宽政。后人评价诸葛孔明说，为政之要，在于宽猛相济，一律简刑宽政，并非好事。至于轻徭薄赋，自古皆被人所称赞，但是我却以为，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轻徭薄赋，而是朝廷征收的税收，用到什么地方？！”

王昉出神地听着。

桑充国略有几分得意，道：“此事我曾与岳父大人写信请教，岳父大人亦以为然。”

王昉点点头，她自然可以想见，自己的父亲并不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实际上，王安石一向便持有这样的观点，只不过没有明确的陈叙出来罢了。

“百姓交税服役，供养天子及百官，此为理所当然。然则，这交上去的税，所服的役，却必须所用得当。否则，是使天下奉一人，而非使一人治天下。凡天下财赋，出自百姓，亦当用于百姓，方为天下之大道所在。一国之内，有天子，有百官，有军队，此皆坐食俸禄者。百姓之所以供养天子、百官、军队，是为天子与百官能牧守天下，使天下无盗贼；军队能够抵制外侮，使边疆无烽火。然后方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以此观之，则朝廷之责，是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换言之，则可说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之政事，方是仁政；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之政事，皆是恶政。何为仁政？由此可知。仁政者，非止轻徭薄赋，简刑宽政。但凡训练军队、兴修水利、赈济灾民、鼓励生产、办学校、建药局，凡民之所急

者，民之所需者，皆为仁政。而最要紧处，则是仁政并非是朝廷之施舍，而应当是朝廷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若其不为，便是失职。”

桑充国的观点，表面上看来平平无奇，但是细一思之，却是发聋振聩。

王昉忍不住喃喃说道：“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她委实是震惊了，开始桑充国反对以简单清静少为思想作为“仁政”的标准，这一点身为王安石的女儿，她并不觉得如何新鲜，但是当桑充国说出原来“仁政”竟然是朝廷必须要做的事情之时，她却是震惊了！

原来百姓们完全可以不必为朝廷的“仁政”而感恩戴德，那其实只不过是朝廷的职责所在而已！

“两位程先生如何说？”

“大程先生与小程先生皆以为是。”桑充国的语气中，显得非常的自信。他的观点，是连石越也不曾提及的。他并不知道，甚至连石越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因为石越是带着“救世主”的心态去进行他的著叙，哪怕石越本人身上有再多的平等意识，再诚惶诚恐，但是他在心态上，却不可避免的居高临下了——于是他虽然在书中告诉士大夫们，治理国家应当如何如何，但是却表现得循循善诱，他不敢大胆地指责统治者——这是你们应当做的！他只是告诉他们，上古的圣王是这样做的，然后暗示他们，这样做就符合圣人的标准，会有好的结果，在历史得到好的评价。

这是石越的局限。不能说石越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是出于谨慎也好，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也好，总之，最初喊出这一声“这是你们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的人，是桑充国。所以，他的确有理由感到

骄傲的。

不过桑充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熙宁三年说出这些话，与在熙宁十一年说出这些话，还是很不相同的。在石越的著作经过八年的传播之后，他喊出这些话来，才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王昉凝视桑充国一会，心中也为他感到骄傲。同时却又一点不满，她在心里微微嗔怪为何桑充国之前没有和她讨论这些事情。显然，桑充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她忽又想起桑充国最先所说的话，不由奇道：“那方才桑郎说，无论胜与不胜，其实于大宋都不是好事。有好处的只有石子明。与此事又有何相干？打败西夏，使边疆无烽火，不正是桑郎所说的‘朝廷的职责’么？”

“可我现在却认为，这并非是当今的急务。”沉吟了许久，桑充国方说道：“打一场大战，败了不必说它，便是胜了，也是累得无数的百姓转运于道，不得安宁。而花费的钱粮，更是不可胜计——若肯将这些钱财用来办小学校，便是让天下的童子都读书亦不是难事。朝廷养着成千上万的冗兵冗官有钱，打仗有钱，惟独要来建小学校时，却立刻没钱，只是骗得老百姓出钱义学！”桑充国提及此事，不由愤愤不平。

“肉食者鄙，古来如此。不能很快见利之事，朝中也难以通过。”

“除此以外，去岁灾民，以十万计，皆在等待朝廷赈济。去年有几名学生分赴各路统计，发现各州弃婴，有增无减，而慈幼局却往往力有不逮，数以百计的婴儿因此夭亡。各地又有许多村夫愚妇，有病不治，反信巫术，若朝廷能多开医药局，岂非能多活许多人？朝廷官员，若误判一死刑，其罪不小，可这些人死去，难道便不是朝廷之过，为何却可以熟视无睹？军队虽是国家所必需，抵御敌寇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观

子明所为，却似有开疆拓土之志。此次若能擒着秉常，一举灭了西夏，倒也罢了。现在听各处传闻，只怕秉常有惊无险。朝中诸公闻此大捷，必有人鼓惑圣听，盼着今年一举灭夏。大兵一兴，成败未知，而劳动百姓，耗空国帑，却是不可避免……此于国家，是喜是患？此于百姓，是福是祸？”

王昉一时默然。从小她就读过许多征战别离的诗歌，自是知道普通百姓而言，并不乐见轻开战端。但是收复西夏故地，却是她父兄的理想之一，她自幼秉承庭训，耳濡目染，岂能不受影响？故此一时之间，竟是不知谁对谁错。若说桑充国对，似乎又嫌迂腐；若说他不对，但那百姓的困苦，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桑充国所说之话，一句也难批驳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桑充国低声长叹道：“子明作的好词。只恐自己却忘记了……大败西夏，他自然是声名日盛，炙手可热，但是奈百姓何？如今只愿趁着这次大捷，息兵数年，使国家百姓，皆稍得休息。”

“只恐难以如意。”

二人说到此处，再无谈兴，不约而同都将目光移向那些还在兴高采烈听李秀才说书的茶客。桑充国见那些人脸上一个个都洋溢着兴奋之色，猛然间又想到，这些人似乎是乐见军队开疆拓土的，这些人的心意，应当也是民意，那么，究竟应当先考虑哪个民意呢？为什么某些人的民意，就可以重过另一些人的民意呢？想到此处，桑充国只觉得原本清晰的脑中如同一团乱麻，纠缠不清，竟是完全呆住了。

桑充国不知道，他没有猜中石越的情况，也没能猜中石越的想法，

但是却猜中了朝中诸臣的心态。

慈寿殿。

太皇太后曹氏的居所，这一天显得十分的热闹。殿外虽然依旧银装素裹，殿中却是炉火通明。曹太后微微斜靠在一张椅子上，含笑望着殿中众人：自高太后以降，向皇后、朱妃、王妃，后宫所有封号在“妃”以上，以及生有子女的嫔妃，全部到齐了，皇帝也自然亲临。除此之外，昌王赵顼，嘉王赵頵与他们的王妃、王子、县主，也被恩诏入慈寿殿请安。

此时由皇帝赵顼与高太后、向皇后陪侍曹太后左右，余人依序而坐，将慈寿殿坐得满满的，众人尽皆笑容满面，不时低声私语欢笑，俨然是一副四代同堂共享天伦的景象。

坐得一会儿，赵顼看见赵顼含笑与赵頵交首接耳，赵頵频频点头，不由笑问道：“二弟与四弟却在说甚事？”

赵顼含笑不语，赵頵红了一会儿脸，又看了赵顼一眼，方说道：“臣弟与二哥方才在说，今年这般景象，实是欢喜，只可惜却少了两个人……”他说到此处，抬眼看赵顼，却见赵顼原本满面笑容的脸，已是如蒙上乌云一般黑了下来，心中打了个突，竟是不敢再说。但他这话声音甚大，满殿皆闻，原本欢声笑语的慈寿殿，在一瞬间，便已安静得连根针落地都听得见。连小孩子都吓得不敢出声。

赵顼见赵頵不敢再说，他知道自己这个四弟，一向醉心于医学与仙术、文学，素来不闻外务，对大哥赵顼是既敬且惧，这时被吓得不敢说

话，倒也并不意外。当下缓缓起身，接过赵顼的话，从容说道：“此事原是臣弟听说狄詠战死环州，可怜十一娘孤儿寡母在长安，因想向太皇太后、太后、皇兄、皇后求个情，复了十一娘的封号，把她接到京师，也好有个照应。”他说到此处，动了真情，眼睛竟是红了，又低声道：“十一娘与十九娘，都是与臣弟一起长大的，骨肉相连，如今她们触犯天威，本是不该，惟盼太皇太后、太后、皇兄、皇后恩泽……”说罢，捋起衣袂，扑通跪了下来。

他这么着一跪，赵顼原是个本份老实之人，想起从小到大的情谊，也是站不住了，紧跟着跪了下来。二王一跪，两个王妃自也不敢再站，拉着身边的孩子，也一并跪了。

赵顼的脸上阴晴不定。

他此时并不知道狄詠是怎么死的，整个宋朝，都还没有人知道狄詠是怎么死的。大战过后，石越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环州城中活着的人口，仁多澣虽然履约没有杀他们，但是却全部掳入西夏。赵顼已经诏令石越，无论如何要将这些人赎回来——实际上，石越早就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进展。

不过，无论狄詠是怎样死的，他战死是事实。赵顼对狄詠的怒气，随着他的战死，早已烟消云散。清河恢复封号，其实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虽然赵顼早已决定要恢复清河的封号，可是他心中却希望这件事情，是由他亲自提出来的，而不应当是其他人，更不应当是赵顼！但赵顼偏偏就提出来了。虽然他假意让赵顼先说，以显示自己并不是想借为清河求情之名，对博取天下军民的好感，但是赵顼又岂能看不出来这等伎俩？赵顼心中恼怒，却又不便发作。他无法拒绝这个请求，总不能让天下臣民以为自己是无情无义的君主吧？忠臣的遗孀、怀着遗腹子的寡

妇、与皇帝亲若兄妹的郡主……狠心的皇帝拒绝贤王的请求？也许自己并不惧怕这些，但是赵頊却明白，这只会让赵顼“贤王”的名义更加深入人心。

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赵頊终于冷静下来，他嘴角挤出一丝微笑，笑道：“朕岂不心疼这个妹子？前番惩戒，不过是顾惜天家的面子，不得不尔。既有二弟与四弟求情，朕明日便下诏，复清河郡主封号。至于柔嘉，她若愿意在西京多留些时日，便由她留几日罢。”

“皇兄圣明。”

“官家圣明。”

赵頊露出了笑颜，顿时殿中响起一片颂扬之声。死寂的慈寿殿，又变得热闹起来。

赵頊又陪着曹太后说笑几句，赵顼又凑上前讲了几个笑话，引得曹太后哈哈大笑。一直在逗着自己儿子信国公赵俟的王贤妃悄悄瞅了一下殿中座钟，又见曹太后已露出疲色，虽则她与儿子难得见面，颇有几分恋恋不舍，却终是忍心将儿子交还给尚皇后的宫女，轻轻走到尚皇后耳边，耳语数句。

尚皇后微微点头，忙放下正在自己怀中闹腾的淑寿公主，起身请求散了宴。

众人免不得一一告退。赵頊眼见赵顼夫妇也起身告退，心中一动，忙唤了声：“二弟稍候。”

赵顼听到皇帝吩咐，忙站在一旁等候。待到众人散去，赵頊先将曹太后送至寝宫，又送走高太后，这才走到赵顼身边，拉着他的手笑

道：“今日自家兄弟且叙叙家常。”一面便出了慈寿殿，径往御花园走去。一千内侍，慌得紧紧跟随，只见赵顼与赵顥言笑晏晏，倒似是兄弟悌、友爱非常。

赵顼与赵顥聊了几句，忽然笑道：“二弟的四女，是熙宁九年五月丙辰出生的吧？”

赵顥见皇帝忽然问起此事，心中不由一惊，忙笑道：“皇兄朝政繁忙，竟还记得这等小事。臣弟……”竟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赵顼微微一笑，不去理会，只是屈指算了一下，笑道：“那现在是一岁七个月了。不过天家体制，向来是十七岁出嫁，二弟现在就替她寻婆家，实是太早。”

赵顥不料自己这个皇兄，竟然连这点事情都盯得清清楚楚，当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忙小心解释道：“虽是年齿尚幼，然则为人父母者，莫不盼着子女能安享富贵。祖宗立下法制，宗室不得结交外臣。朝中品官之家，臣弟自是不敢结交。只是终不甘心将自己女儿，似那不成器的宗室一般，许入那商贾之家。若是如此，天家也没有体面。因此臣弟与卫氏商量，只盼着能许个读书人家，不求显达，于愿已足。皇兄在九重之内，或不知当今之风气，但凡嫁女，都愿嫁进士。连朝中公卿，凡家中有女者，每到进士揭榜之日，莫不驱车于榜前，若见着未娶的进士，便强行拉回家，结以婚姻，可见择个乘龙快婿，实是一大难事。臣弟这心思，实与那公卿无二，不过臣弟不敢违祖宗家法，故此只盼着早找个读书人家约下婚姻……”

赵顼似笑非笑地望着赵顥，淡淡笑道：“朕竟不知如今进士竟如此稀奇。不过想那桑充国家的儿子，王介甫的外甥，石越的侄子，如此名

门之后，自然是他日注定的进士。二弟的算盘打得真不错……”

赵顼听皇帝如此说，干脆装糊涂，苦笑道：“虽是如此，却毕竟是被桑充国婉拒了。”

“哦？”赵顼奇道：“桑充国连县主媳妇都不稀罕么？难道还指望着朕许个公主给他家不成？”他语气神情，倒似是他从来不知道此事一般。

“此事非臣所能知。”赵顼虽然被桑充国拒绝，可是却看不出什么恼怒之色。

赵顼斜睨赵顼一眼，笑道：“其实二弟不必为儿女如此操心，朕这个侄女到了十七岁，朕给她许婚便是。包你是个好人家。”

“多谢皇兄。”赵顼连忙欠身答应，同时不由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不过他毕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马上说道：“有件事，臣弟还要冒死恳请皇兄恩准。”

“二弟但说。”

“臣弟长子孝騫，现在宗学就读。臣弟想请皇兄恩准，让他去白水潭就读。”

“这是为何？”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臣弟希望臣这一支太宗血脉，能够早立规矩，知道平民之生活，待到他日爵位渐削，亦不至措手无策，坐困穷途。只是深惧谗言……”

赵顼却是知道这是赵顼在向自己表明姿态，说明自己无问鼎之意，所以子孙们迟早会变成平民。只不过宗室与士子一同读书，却也颇可疑惧，他亦不能不防微杜渐，当下笑道：“不必如此。若是觉白水潭教得好，朕让有司议之，着宗学仿白水潭开科便是。”

“是。”赵顼不敢再说，忙恭身应道。

与赵顼说过话后，赵顼没有前往崇政殿，也没有回睿思殿，竟是又折回了慈寿殿。

他阻止了内侍宫女们的通报，轻轻走进曹太后寝宫，在榻前找了张椅子坐了，静静等待曹太后醒来。

这个时刻，赵顼恍惚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还是仁宗皇帝在位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在曹后的床边坐着，吃着桌上的贡桔。想着往事，赵顼不觉将手伸向桌上，一摸之下，却摸了个空。

他自觉好笑，见内侍宫女都在帘外，便很没有威严的捏了捏鼻子。

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岁，早已不是继位之初的年青皇帝，但是他却依然保留了一些看起来幼稚的小习惯。比如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稍稍破坏一下自己天子威严的形象。

自从西夏入寇的消息传到京师之后，赵顼的压力就非常之大。他经常半夜惊醒，一会儿梦见西夏那个年青的国王率着骑兵杀入汴京，拿剑逼着自己禅位；一会儿梦见因为军费不足，士兵哗兵，宋军大败，自己跪在太庙之前，被烈日暴晒；一会儿又梦见灾民做乱，不可收拾，赵顼指着自已的鼻子大声数落……他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为了缓解

这种情绪，赵顼不得不经常通宵处理朝政，迫使自己不去想那些事情。

那日赵顼夜访文府，见到文彦博酣睡，他就非常的羡慕文彦博的从容。

“真有古人遗风啊。”赵顼常常不自觉地这样的想着，但是他自己却始终无法做到那份从容。哪怕是在夜里批阅奏章，他都反复的在明明知道没有军情的奏折中，一遍遍寻找，生怕有遗落的军情奏折没有看到。这种强迫症折磨得赵顼几乎崩溃，但是在臣子们面前，他依然还要是胸有成竹的皇帝。

整个禁中，没有人能给他安宁的感觉。

他是皇帝，富有四海，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心慌意乱之时躲避的地方。

曹太后是可以信任的，但自从他十六岁受封颖王以后，那奶奶般的慈祥后面，却始终保持着一份礼貌的距离。

王安石他原本也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但是王安石却辜负了他的信任。虽然他对王安石，依然存着一种类似于师生的情谊，但是熙宁二年、熙宁三年之时的那种信任，早已不再。

石越曾经也是可以信任的，这或者是世界上唯一曾经让他有朋友之谊的感觉的臣子，但是时间也这种关系变质。石越变成了他能干的大臣，但是因为太能干，便不能不被猜忌。

除此以外，如韩维、文彦博，都可以信任，但那只是君王对忠臣的信任而已！

只有赵顼自己知道，贵为天子的他，在身心疲惫之时，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倾诉的对象，找不到一个靠背的地方。

想到这些，赵顼不由有点索然。

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石越在陕西毕竟是打了大胜仗。

不过，打赢了战争，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实际上，战争的时候，许多事情，他可以暂时搁置，不去理会，但是战争结束之后，这些问题却都必须一一面对。

现在，赵顼便搁了一肚子的问题，等待曹太后醒来。

让赵顼担心的是，曹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绝非是寿年还长的景象。

“官家？”曹太后略带惊讶的呼唤，打断了赵顼的思绪。赵顼忙转过头去，却见曹太后已经醒来，正吃惊的望着自己。

“娘娘。”赵顼注视曹太后，微笑着唤道。

外间的女官早已听到动静，早已进来几个人，扶着曹太后坐起。曹太后斜靠在凤床上，挥手让女官宫女们出去，端详了赵顼一会，笑道：“官家如何还在此处？”

赵顼踌躇了一下，从袖中抽出一本奏章，递到曹太后面前，说道：“朕想请娘娘拿个主意。”

曹太后淡淡一笑，接过奏章，斜躺着翻阅起来。赵顼仔细观察着曹太后的神色，只见她开始时还从容平静，脸上看不出波澜，愈到后面，

眉宇之间便锁得愈紧，最后双眉间竟是皱成一个“川”字了。耐心地等待曹太后读完奏折，赵顼沉声说道：“眼下西夏兵刚退，便有边帅互相攻讦，实非国家之福。况且朝中还有几件大事，亦不能不办，许多事情如同乱麻一般交杂，朕实是深以为忧。”

曹太后微微颌头，又问道：“这只是石越弹劾高遵裕的折子，高遵裕自己不曾有折子进呈么？卫尉寺又有何说法？”

“高遵裕前后递进来两封奏章，一封是奏闻战况，并弹劾石越处置失当，置失陷名城，使狄詠殉国、何畏之等诸将或死或失踪，上万百姓沦于敌手。另一封却是自辩的折子。遵裕言西夏攻平夏城甚急，他手中可调之兵尽数派往平夏城协助种谊，接到石越求援之令后立即征调兵马救援，只不过是拖延了些时日。遵裕且说，缘边州军，向来各有辖区。各州军分驻兵马，互为犄角，虽不能大胜，亦不致有失。渭州兵马首先当防渭州之寇，而环庆自有种谔之兵。石越以文臣典军，不晓军事，冒险用兵，尽起环庆之兵往延州，又调环州知州张守约领长安兵，使环庆无名将，方有环州之败。此番大胜，不过是一时侥幸。设使夏主不往绥德，改攻环庆，长安以西，非大宋所有。石越轻率行事，是拿陕西军民、朝廷土地博一己之功名云云。”

曹太后只是静静聆听，没有插话，脸上亦无异样之色。

却听赵顼又说道：“石越的奏折，娘娘已经见着。战前他已画好方略，熙河之兵仓促间难以调动，石越令其牵制西夏西南之敌，使其不敢妄动——这点朕是深以为然为的，兵法说，千里趋利，必阙上将军。便使征调熙河兵，亦是疲惫不能用，且熙河素有重兵，又为西夏所瞩目，其地归化未久，蕃部尚未完全归心，一旦调动，更易泄露军机，此所得不足以偿所失者——而以种谊守平夏，以高遵裕宿将重臣，居中策应平夏

与环庆。石越与诸将事先已侦得环庆是仁多澣领兵，知其与梁氏有隙，故盛设疑兵，使其不敢攻环庆。而倾环庆之兵往延绥。不料仁多澣不知何故，又起兵入寇，按事先之约，则遵裕当起渭州之兵往援，则环庆不至有失。又言狄詠守城十日，若遵裕之兵早至，环州不当失陷，狄詠不必死国。是以石越劾其轻慢军机之罪。”

虽然是名将之后，但是曹太后毕竟是女子，并不懂军事，但是对于处理纠纷，平衡各种关系，稳固权力，却自有自己的见解。实际上做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只要知道这些就足够了。她不动声色的听赵頊说完，沉吟了一会，又问道：“其余诸将又是何说法？”

“大抵渭州将帅、军法官，皆言平夏城战事甚急，而遵裕之兵，除去渭州守备，皆派往平夏。种谊亦言敌攻平夏城日急，确是事实。由是观之，遵裕非是故意轻慢。卫尉寺呈渭州神锐军都虞候之报告，亦道渭州实无兵可派，而遵裕是临时征集。朕想遵裕本是戚里，为人素来忠朴，为国守边有年，颇得蕃汉将士之心，是国家重臣名将，非不知轻重之人。且其方处疑忌之地，是待罪之身，石越用之，是使遵裕有戴罪立功之机会。遵裕与越，素无怨隙，论之则是越于遵裕有恩，何以遵裕竟要陷石越于死？此事不合常理。或其确有苦衷，亦不可知。”

“官家可问过枢府？”

赵頊脸上泛出苦笑之色，“文彦博以为，高遵裕不能调兵或有苦衷，此事尚须查证。至于其指责石越不会用兵，以陕西为赌注，则不过是攻讦之辞，当严辞切责。缘边州军，旧制确是各自防守，互相救援，故此于各紧要处分驻大军。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不知道夏人将从何处入寇，而朝廷有守土护民之责，不可轻易委之予敌。现今既已事先得知夏人进犯方向，不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之，而依旧使各州军分兵自守，

虽为稳妥，却是误国之臣。此中智以上不为，何况石越。”

“文彦博是公允之论。”

“但王韶却以为，当斩遵裕以号令三军。”

曹太后略觉惊讶，诧异道：“为何？”她惊讶的并非王韶主张要斩高遵裕，而是王韶素与石越不投契，此番却为石越说辞。不过赵頫却不免会错意，解释道：“王韶以为朝廷置安抚使，本意便是要节制沿边诸帅，以御外寇。诸州府军监郡守及缘边边帅，虽有直达两府之权，但每至战时，则不得违背帅臣节制，否则安抚司之设，再无用处。王韶又以为高遵裕之辞，皆是诡辩，环庆危在旦夕，高遵裕典兵日久，岂有临时征集军队之理？况临时征集之守军，不过不能战之厢军、乡兵，又有何用？他若无兵可派，便当径直回报石越无兵可派，不得以诡辞欺瞒主帅。是以王韶以为，凭此一状，便当斩高遵裕以明军令。”

“王韶之论，虽不无道理。然他之见识，毕竟不如文彦博。”曹太后听完，轻轻的评价了一句。

赵頫微微端正身子，认真的听着。

曹太后又继续说道：“祖宗惩于唐藩镇之祸，于边帅之置，实有深意。此次西夏来势汹汹，但依祖宗旧制，虽然不能有此大胜，但是只须边臣守御得法，亦不当有倾覆之危。只是缘边百姓，难免要受些灾难。”她见赵頫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似有话要说，不由微笑道：“官家且莫急，先听我说完。”

“是。”

“我并非是说石越不是。但凡天下之理，有一利必有一弊。旧法御

敌，虽无大弊，却不能有大利。虽能阻住西夏之兵，却不免今岁去了，明年复来，边患终是无穷无尽。况且天子为万民父母，使百姓沦入夷狄之手，为人父母者岂能泰然？此不得已之法。”

“娘娘说得甚是。”

“石越此番御敌，几乎有机会毕其功于一役，若非天降大雪，使西夏人侥幸逃脱，西北之局势，几乎一战而定。我虽一妇人，亦知此实为百年难遇之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若比起环庆那一点点风险来，其利远大于弊，便如文彦博之言，中智以上，可知取舍。只是其事亦须杀伐果断方敢施行，若是碌碌之辈，虽知良机难遇，亦只能坐视。石越以一文臣，能行此事，是其能也。且他又能亲自坐镇庆州，胆色不逊于古之名臣，以一文臣能此，尤是难能可贵。此等事不可处处求全责备，我虽是女流，不懂兵事，但却知世间之理不变。试想若石越既能在绥德伏兵破敌，又能使其余各处不冒一点风险，本朝百年来岂无名将？陕西一路若有此实力，西夏早已为大宋一郡，何必待石越来做？况且夏人并非愚蠢，若陕西有此实力，其又岂敢犯我边境？是其知我大宋力不能为此，方敢狂妄干犯天威。”

赵顼细听曹太后分析，心中不由甚是钦佩。他知道曹太后既不知兵事，又不懂陕西的实力究竟如何，但是她一一条析，却是毫厘无差，与文彦博的话大多契合。“果然天下才智之士，所见略同。”赵顼不由在心里暗暗感叹。

曹太后一口气说了许多话，气力不免有点接继不上，停了好久，方继续说道：“若我所见不错，那石越是有功无过，遵裕之辞，多是攻讦。”

“朕理会得……但……”赵顼考虑着如何置辞。

曹太后微笑望着赵顼，笑道：“我知道官家所忧者何事。高遵裕是否不听石越军令真假不知，但是他攻讦石越，却是事实。若按理而言，则高遵裕须严惩，再派枢府与卫尉寺，前往查验。他前罪未了，又添新过，虽然不可能如王韶所言，岂码也要落个某州安置之罪。但是，我却以为，此番高遵裕却不便重惩。”

赵顼听曹太后说中自己的心事，当下忙说道：“娘娘说得甚是。只是石越弹章言辞激烈，眼下朝中有一帮大臣御史，亦颇觉不平。若不处置，却怕内则不能安朝野议论，外则难服石越边将之心。”

曹太后略停了一会，说道：“石越立下这般大功，声名大盛，若是遵裕以戚里之亲，宿将重臣之名，犹以不服号令之名得罪，是日后边将再无人敢轻慢石越之令。如此则是朝廷假石越威仪过甚，于石越本人，亦非好事。古来善始者不必善终，官家当慎之。若是恐谏官御史不愿善了，我倒有一策。”

“还请娘娘赐教。”

“官家还记得章惇的案子可曾结了？”

赵顼一愣，望着曹太后，心中忽然一动，拍手笑道：“朕已知道了。果然是妙策。”

曹太后含笑点头，悠悠说道：“只是官家须给你母后家留几分体面。”

“朕理会得。”赵顼连忙笑着答应。他这几日来，最为难的便是不知如何处置高遵裕之事。高遵裕是不是故意不发援兵，赵顼根本不可能

凭着几封奏章分辨清楚。几个宰臣或为高遵裕辩护，或为石越说话，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若依王韶所言，高遵裕的辩辞是勉强了一点，但却也并非完全说不通。何况，就算是王韶，也说不出高遵裕有何理由要置石越于死地。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站在赵顼的角度来看，若是打了败仗，那还有必要找一个替死鬼来向天下做一个解释，但现在既然是打了胜仗，这点“小小的”纠纷，根本不是重点。真正要紧的，还是如何在石越与高遵裕之间寻一个平衡点。

对于高遵裕，如果处罚重了的话，既怕使石越威仪过甚，又毕竟念在是自己舅舅家，不好太过狠辣；但若是不处置或处置轻了，休说石越不答应，朝中的御史谏官，还有一些如王韶这样的大臣，都不会善罢干休，他素知这些臣子的脾气，可不是皇帝一道诏书能打发的。因此，他为难了许久，总算这次找到了法门，心里不由感觉大大松了口气。

赵顼打扰曹太后已久，事情既了，便准备告辞离开，便在他起身的那一瞬，便见曹太后身子一晃，仰身便往后倒去。赵顼心中一惊，连忙伸手去扶，却见曹太后早已倒在床上，昏了过去。

“娘娘！娘娘！太医！来人，快宣太医！”

在赵顼慌乱的高呼声下，慈寿殿很快就乱了套，慌了神的女官宫女们到处跑动喊叫，内侍们穿进穿出，很快，曹太后忽然昏倒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禁中。二后（皇太后与皇后）四妃以下，所有的嫔妃带着尚未开府的皇子皇女，很快都来到慈寿殿外请安。但除了二后四妃之外，所有人都被挡在殿外。但没有诏旨，却没有人敢走。慈寿殿外顿时聚集了黑鸦鸦的人群，一些嫔妃低声的抽泣着，还有一些人则口中喃喃有词念起佛来。

不久，宰相吕惠卿、枢使文彦博也率领文臣百官，写好请安折子递了进来。在吕卿惠的安排下，有司开始准备祈祷祭祀，到了下午，开封府内的宫观就自觉开始为太皇太后祈福……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经历过四代皇帝，曾经垂帘听政，在臣民心中享有极高声望的太皇太后曹氏，正处在病危当中。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曹太后的病危，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大宋朝廷中的大臣而言，这却是了不得的大事。

熙宁蕃坊，宝云斋。

一个从外表看起来约是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正在仔细地欣赏着一块“麒麟竭”。宝云斋的掌柜阿卡尔多不时地用夹杂着尊敬与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位普通儒士打扮的客人。阿卡尔多虽然来到这座“天堂般的城市”不到三个月，但是凭借多年的经验，他却一能看出眼前的这个客人，身份非比寻常。

宝云斋位于汴京城西南蔡河水门附近。在这里，有一块约占有三条巷子的区域，这是最近开封府独特的景观之一。这块地区，是两年前由开封府开辟出来的新蕃坊，东京市民通常管这里叫“熙宁蕃坊”。

熙宁蕃坊是汴京城的胡人聚居区之一，也是其中最新建的一个。与之前的蕃坊不同，这里聚居的蕃人，除了海外来的胡商之外，还有众多在汴京读书的蕃部继承人与他们的跟随。所以，这几条巷子中，既不乏高门大户，也有热闹的街市。但是穿行其中的，却绝不止胡商蕃人，许许多多的汴京市民，甚至是儒生士子、朝廷官员，都喜欢来这里探异。因为在这里能买到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而在众多的店铺当中，宝云斋只是其中平平无奇的一家。

“这块麒麟竭，是产于大食国的么？”中年男子没有回头看阿卡尔多，他的语气中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虽然到汴京时日尚浅，但是若

从跨入凌牙门那一天算起，阿卡尔多来大宋，却也快三年的时间了，颇有语言天份的他，基本上可以听懂汴京官话了——当然，他即便没有学汉语，也能听懂中年男子语气中的那种味道。“这是一个官员。”他在心里做出了判断，一面快步上前，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处站下来，用带着礼貌的微笑的表情，操着对外国人来说已算是相当流利的汉语说道：“大人，这是索科特拉岛……麒麟竭……上品。”

中年男子皱了皱眉，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事实上，他并不知道“索科特拉岛”在什么地方。

“罢了。”中年男子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块麒麟竭血色莹如镜面，料也不是次品。”

“替我包了。”

“是，大人。”阿卡尔多恭敬的答应着，心里一面盘算着如何更有技巧的向这位不喜欢旁人多语的宋朝官员推销别的商品。

忽然，那个中年男子眼中闪出奇异的光芒，这次他注意到了这个胡人对他的称谓。

“你叫我什么？”

阿卡尔多一脸茫然的望着中年男子，问道：“大人？”

中年男子又问了一次：“你这胡商如何便叫我‘大人’？”

阿卡尔多笑道：“我看大人举止神态，大官，一定是……”

中年男子闻言不禁怔了一下，下意识的看了自己一眼，又抬头打量

面前的胡商。阿卡尔多的观察没有错，这个中年男子，的确是大宋朝廷的官员——待罪在身的卫尉寺卿章惇。

身陷一桩大案之中，几乎身败名裂的章惇，并没有和普通待罪在身的官员们一样，躲在府里寝食不安，不敢出门。在章惇看来，事情既然已经到了最坏的地步，就更没有为难自己的理由。这几个月来，他把东京各个热闹所在，都挨次逛了个遍，丝毫不介意御史在他原有的罪名上再加一条死不悔改的罪状。当然，无论表面上如何，章惇的心情，总是高兴不起来的。他回复书生时代的行径，来逛逛街市，其实也不过是排遣之意。

这时候听这胡商说破自己是个“大官”，章惇立刻矢口否认，道：“我不是什么大官。”说完这话，只觉怅然若失，顿时意兴阑珊，停了一会，又问道：“你可是从凌牙门来的？”

“我是从欧逻巴的意大理亚来的。” ^[1]

“欧逻巴？”章惇觉得这个名字似乎相熟，想了一会，方明白原来是在石越的《地理初步》中见过，他顿生好奇之心，当下问道：“意大理亚离中土有多远？听说那边有个罗玛国（罗马），即是古书所言之大秦国，是泰西大国，立国已有数百年，曾将什么海括入版图当中？那个罗玛国离意大理亚多远？”

阿卡尔多听章惇问起罗玛，倒也不并不是太吃惊。他来大宋之后，本以为大宋人对欧逻巴应当一无所知，但却不料许多读书人都知道有个罗玛国。他自是不知道这是石越之功，只以为大宋人文明发达，了解远较欧人为多。这时候又听章惇提起故国，万里之外，倒是颇觉自豪，说道：“意大理亚便是罗玛国。”

章惇吃了一惊，在石越笔下、大食商人的描述中，罗玛国有文物典章，其历史比起大宋建国的历史要久远许多，可以上溯到汉朝，并非匈奴、突厥这样的蛮族可比。他又听说罗玛国与大宋之间，有大食阻隔，连百姓商贾都难通往来，这时候听阿卡尔多自称是罗玛人，当下言语中都客气了几分，又问道：“敢问掌柜的尊称大名？”

“我叫保罗·阿卡尔多。大人叫我阿卡尔多便是。”

“嗯。”章惇点点头，只觉胡人名字果然甚是拗口，又问道：“你如何来到大宋的？”他浑然没有注意到阿卡尔多依然在称呼他“大人”。

阿卡尔多认准章惇是个大官，兼之又关照了他的生意，当下也有意结交。当下便让伙计给章惇看了座，细细说了起来。

原来阿卡尔多出生于意大利亚的罗玛城，在勿搦祭亚（威尼斯）长大。成年后随商队经商至大食，经常随船来往于勿搦祭亚与达马斯谷（大马士革）之间。其时欧逻巴与东方的贸易利润巨大，但是其中转手贸易全部由大食商人垄断。阿卡尔多是天生具有敏锐觉察力的人，他注意到曾经强盛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帝国在五百年后，正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与分裂；而基督世界与回教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身为商人的阿卡尔多对于这种局势十分的兴奋——因为无论是回教世界内部的战争，还是基督教世界与回教世界的冲突，都很可能会影响来自遥远的东方之国的丝绸、瓷器进入欧逻巴的通道（当时钟表尚未流入欧逻巴），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所有东方的产品，都毫无疑问地要涨价，而且必定是天价！于是，早在耶历1069年、回历461年，亦即是大宋熙宁二年的时候，阿

卡尔多便有意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道路。

但此事谈何容易？休说寻找通往东方的道路，便是欧逻巴人想去东方，都会困难重重——原因十分简单，这将影响到大食人最重要的利益。不过这当然不能成为阻止阿卡尔多冒险的理由。在准备了六年之后，阿卡尔多开始了他大胆的冒险行动。他购买了一些商品，和自己的仆人一起伪装成水手，设法混入大食人的船队，试图偷渡到东方。阿卡尔多的计划几乎成功。但很不幸的是，长久的欺骗人实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大宋熙宁九年，船队到达注辇国的时候，阿卡尔多夹带的货物被发现，他与他仆人的身份也被揭穿，二人被船长下令处死。

历史的轨迹本来到此为止。

但是这位意大利人似乎得到天主的关照，正好在船长要处死他的时候，阿卡尔多碰上了他的救命恩人——“一位年纪轻轻就率领拥有二十艘巨大的武装中国帆船的商队，旨在进行比我本人那微不足道的冒险要伟大千倍的航海活动的杰出人物”程栩。正在为寻找合适的向导而烦恼的程栩，此时恰好也在注辇国内——因为大食人与注辇国人在知道他的目的之后都拒不合作，他在此处已停留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无所事事的程栩整天在港口碰运气，却正好碰上了这一幕。在了解到情况后，程栩小心的向大食船长隐瞒了自己的目的，只说是准备将二人送给西湖学院译经楼以换取官府的支持，骗得了船长的信任，于是在交纳了一大笔赎金给大食船长后，程栩顺利赎出了阿卡尔多和他的仆人与货物。

本来程栩是需要阿卡尔多为他充当向导的。但是阿卡尔多好不容易才到注辇国，便是死也希望能死在大宋的土地之上，坚决不愿意随程栩一起向西冒险。但是程栩在商言商，亦不愿自己的利益受损。几经谈判，双方终于签订契约：阿卡尔多的仆人归程栩所有，成为程栩的仆

人，做为程栩的向导继续探险；程栩将阿卡尔多及他的货物送至大宋，为答谢程栩的帮助，弥补程栩的损失，阿卡尔多要与程栩签订八年的主仆协定，在大宋为程栩工作八年，其货物卖出后所得收入的三分之二，归程栩所有。

于是在契约签订之后，阿卡尔多被程栩送至于凌牙门。其后他又与程家的仆人一起，来往于环南海地区经商，之后又到过广州、泉州、杭州，最后来到汴京。与程栩的两个仆人一起，在这里开了这家店子。

在当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来说，杭州、泉州这样的城市，就已经称得上是“光明之城”，阿卡尔多第一次到达杭州之时，就感叹万千，认为杭州较之勿搦祭亚美丽十倍，繁荣一百倍。而远比杭、泉繁华十倍的汴京，简直便是如同天堂般的存在。初到汴京不久的阿卡尔多，虽然早已习惯了大宋的繁华与发达，但是却依然睁大好奇的眼睛，观察着一切，并认真的记录下来。

阿卡尔多将自己的经历细细说来，其中种种曲折艰难之处，让章惇目瞪口呆。待到他说完，章惇亦不禁叹道：“果然是备尽艰辛，方来到中土。只是我却有一事不解。我听说罗玛是泰西大邦，而足下又并非毫无产业之人，如何便能弃故土如敝履，竟是冒死也想来中土？想那钱财本是身外之物，有钱没命享用又有何益？”

他不知不觉中，说话又客气了三分。

阿卡尔多虽然不知道“敝履”是什么东西，但是章惇的意思，他却是听明白了。当下笑道：“要是来大宋无利可图，我一定不会想尽办法来大宋；但是我想尽办法要来大宋，却不仅仅是因为来大宋有利可

图。”

章惇被他这番话倒是说得呆了，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他话中之意，不由得频频点头。他虽是儒门弟子，但是对“重义轻利”的训导却看得极轻，早就知道世间一切熙熙攘攘，无非都是利来利往。但此时听到阿卡尔多这番话，却又是另有启发。不由赞道：“真不愧是泰西大邦臣民。”

“大人过誉了。其实，我虽然几乎丧命才来到大宋，但是比起程公子正在进行的伟业来，我却是不算什么。”阿卡尔多眼神中露出神往与钦佩之色，“程公子说，他要率领船队开到大海的尽头，看看大地是不是圆的……而我的脚步，却毕竟止步在这天堂般的城市了。”

“程栩……”章惇暗暗想着这个名字，却没有一点印象。显然，这是一个在中土名不见经传的名字。

阿卡尔多看在眼里，笑道：“大人不知道程公子，也是平常。我在凌牙门的时候，就曾经以为大宋除了皇帝以外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是薛将军、凌牙门都督蔡大人、归义城都督狄大人……”

章惇刚刚含了口茶到嘴里，听到这话，不由扑哧一声，一口茶全喷了出来。一面盯着阿卡尔多笑道：“亏你想得出来。”

阿卡尔多笑道：“后来我才知道……不过这三位大人，在环南海诸岛却的确是权势最大的人。手执蔡大人画押的文书，从凌牙门到注辇国，一路之上不会遇到任何故意的为难。各国的王储争相希望得到凌牙门与归义城的支持，凡是三位大人不认可的人，便不会有登上王位的机会。所有的土著酋长，包括各国的国王，都不敢违抗他们的命令。还有凌牙门控制的关税……我听说几年之前，凌牙门还不过是个小小的渔

村，而现在，那里已经成为一座美丽的港口城市。虽然还比不上杭州，但是凌牙门的城堡，即便发动数万大军攻打，也未必能打下来……”

章惇开始还在暗笑阿卡尔多少见多怪，一直含笑听着，但是越听到后来，却越是动容。他虽然担任过卫尉寺卿，但是卫尉寺毕竟一切草创，对于海外领地，其重要性自然也是排到了相当靠后的位置。因此关于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状况，章惇几乎从未过问，所知也是甚少。这时候他听阿卡尔多说起，才知道蔡确虽然被贬到凌牙门，却是塞翁失马，在那里竟俨然如同土皇帝一般。

“难怪没怎么听说蔡确想回中土，原来竟是乐不思蜀了。”章惇在心里暗暗想道，心里不由一阵轻松。他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他身上的这桩案子，如何处置，完全无法预料。虽然没有任何真正有力的证据，但是一个致果校尉的死，却并非是一件小事。更何况此事还将长安搅得天翻地覆。

章惇曾经以为自己将无可避免的步蔡确的后尘，可能还会更加严重——比如加上“虽赦不得归”的条文，将一辈子埋葬在海外的荒岛之上，连骨灰都不能回归故土。

但是在和阿卡尔多聊过之后，章惇突然发现，原来凌牙门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这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个好消息。

就这样，章惇和阿卡尔多一直聊了两个时辰。这中间宝云斋客来客往，阿卡尔多便让两个伙计去应酬。好在宝云斋的东西，都是非常昂贵

的奢侈品，一般主顾倒也光顾不起。二人聊得起兴起，阿卡尔多干脆便领章惇去后院观看他的私藏。

随着阿卡尔多走进后院的一间精舍。

章惇才发现，阿卡尔多所谓的“私藏”，其实不过两样东西——琉璃与刀。

当时各国技术大都落后于大宋，能卖给大宋的货物，便只有原料与天然奢侈品，当然，也有少量的例外，比如达马斯谷，便是当时三大玻璃工艺中心之一（余二处为君士坦丁堡与开罗，威尼斯直到十二世纪才成为中心），其玻璃制品就远较大宋出色。当时中土将“琉璃”与“玻璃”混称，人们已经改变唐时的观念，知道玻璃是人工制成，但是却以为大食诸国玻璃工艺强于中国的原因是在炼制过程中添加了一种叫“南鹏砂”（即硼砂）的东西所致。

这些事情章惇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他不知道玻璃的用处，对于这种非常贵重的奢侈品兴趣不大，便将目光转移到刀上。

随手从刀架上取下一柄弯刀来，仔细端详，章惇立时便被手中这柄刀所吸引。原来他手中这柄弯刀，造型优美，刀柄用金丝宝石镶嵌，刀身上有一种神秘的花纹，而最奇特的是，在微微泛黑的刀刃之上，竟然也有细微的花纹存在。这柄刀一拿到手中，章惇便感觉到一种诡异之气。

“大人拿的，是非常著名的达马斯谷刀。”阿卡尔多看章惇感兴趣，忙在旁边解释道：“这种刀其实并非产于达马斯谷。它真正的产地我听说应当是在天竺一个叫乌兹的地方。大食匠人从乌兹买进铁矿石，铸成此刀，锋利异常。”

“哦？”章惇笑道：“不知较倭刀如何？”

“那却不知道。我并没有见过倭刀。”阿卡尔多老实回道：“不过达马斯谷刀是真正可以吹毛断刃，销铁如泥。”

“是么？”章惇没有去怀疑阿卡尔多的话，只是问道：“那这种宝刀想必甚为罕见？”

“也并不少见。”阿卡尔多笑道：“因为达马斯谷刀如此锋利的原由，听说主要是在于乌兹的铁矿。”阿卡尔多一面说，一面将一枚铜钱放到桌子上，向章惇笑道：“大人何不试试刀？”

章惇微微一笑，挥刀向铜钱劈去，只觉刀身如同砍入泥中，一斫之下，那枚铜钱与桌子竟一起削为两半。

章惇立刻就呆住了。

他望望桌子与铜钱，又望望手中的弯刀，心中顿时沸腾起来。

“你说这种刀如此锋利，其原因是由于天竺的铁矿？”望着阿卡尔多，章惇的眼中发出奇异的光芒。

阿卡尔多在这眼神的注视，心中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他几乎是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说道：“是的，在天竺乌兹。”

章惇看看阿卡尔多，又轻轻摸了摸手中弯刀的刀身，忽然笑道：“既是如此，那大食人能买得，我大宋人难道就买不得？让薛奕与蔡确或抢或买，将钢锭运回中土，我大宋难道就无能工巧匠？”

阿卡尔多只觉背心发凉。

他在南海诸岛时，已经见识到大宋海船水军的武力。那种程度的舰队，哪怕是全盛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在薛奕的舰队面前，只怕也讨不到便宜。他们的装备已经十分精良，如果再配上这种锋利无匹的达马斯谷刀……

阿卡尔多简直不敢想象那将是什么样的虎狼之师。

幸好罗玛与大宋之间，有着足够远的距离。某一瞬间，阿卡尔多的心中，泛上来这样的想法。

离开宝云斋的时候，章惇的腰间便佩上了一把镶着蓝宝石的达马斯谷弯刀。本来以他这样的身份，即便是落魄了，出来买东西，也是不需要将货物带走的——便是没有伴当跟随，也只需说一声，店主自会将货物送到府上。但章惇虽是儒臣，却是做过“率臣”，领兵打过南蛮的，对宝刀名剑，自有一样癖好，对这削铁如泥的达马斯谷弯刀爱不释手，竟当时便放下几张交钞，挑了一把趁意的带走。反倒是那块麒麟竭，他便让阿卡尔多送到府上。

走在熙宁蕃坊的街道上，章惇按刀慢行，一面观察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间觉得一阵恍惚，似乎感觉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但一时间，却又想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不对。他心中犯疑，便干脆大步走到街边一棵柳树下，看着穿梭如织的行人，蹙眉细思起来。想了半晌，才猛然惊觉——原来这满街行人中，那些士子的腰间，竟大都佩着一把长剑。倒让章惇想起来了史书中描叙的汉都长安。

这样一想通，章惇不觉哑然失笑。心中暗觉好笑：“难怪感觉不对劲，原来竟是如此。想那七八年前，这汴京的儒生，手中所执，或是扇

子，或是如意、拂尘之类。只有少数自许任侠之人，方随身携带兵器。不料七八年后，竟正好反过来了。”他暗暗摇了摇头，只觉得世事变幻，果真难料，在八年前，自己断难想象汴京城会有如此风景。

“儒生爱佩刀剑，自是由于学校制度革新。朝廷露出六艺并重之意，士林便鼓吹复古，于是便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也要在腰间佩上一把长剑，显示自己文武双全。真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章惇想到此处，眼中不觉流露出讽刺之色，但只是一瞬间，便又想到：“儒生佩剑而行，总比起拿着拂尘、如意扮牛鼻子，拿把扇子装小姐儿要顺眼得多。这汴京城，也是由此多了几分阳刚之气。”

他想通此节，提腿跨步，便待离开。不料那脚方提起来，竟是又想到一事，当场便呆住了。

“我刚刚为何要说是七八年？明明儒生佩剑之风，不过是近两年之事？”章惇怔怔地愣在那里，心中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七八年前，正好是熙宁三年，那正是石越初露峥嵘的时候……”他猛然想到这一点，脑中便只觉得一片空明，在心里一件件梳理这七八年来天下发生的大事，什么事情都清晰起来。

“这七八年以来，大宋所有的变局，竟大都与石越有关！”章惇得出了一个并不意外，但在以前却只是隐隐潜伏在心中，从不曾清晰显现的结论。“士子佩剑之风，表面上看来与石越无关，但实则石越与桑充国在义学让学生习射术与骑术之时，已有伏笔。便是这熙宁蕃坊，表面上不过是沿海商号合资从开封府与百姓手中买下几条街道，再卖给蕃人，从中牟利。但这一切，却是自从石越在杭州重商业，开海外之时，便已埋下伏笔。走到这一步，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事……便连这罗玛人阿卡尔多来到大宋，亦不过是迟早之事吧？”

“他这七八年来所做之事，除了著书办学似有计划外，其它都看似杂乱无章。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只是遇上了什么问题后，迫不得已要解决，于是才想出一番对策来。青苗法改良，不过是迫不得已卷入纷争之中；军器监与兵器研究院，不过是为了应西夏之骄使；通商海外，不过是为了解决杭州之灾情；官制与军制改革，不过是为了应付皇上的差使……甚至连大败西夏，都不过是被迫出抚陕西。所有这些事情，若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联系可言。然而不知不觉之间，大宋竟已隐隐显出几分王霸之气！润物细无声！润物细无声……这果真只是不经意为之么？”

章惇几乎被自己的结论吓了一跳。

“若果真是有意为之，石越已非‘王佐之材’四字可以形容之。”章惇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更大胆的念头：“如此之人，岂能甘心久居人下？”他不觉抬起头来，望了望天空。天空不知什么时候暗了起来，似乎很快就要下雪。他只觉心中的预感果然暗应天象，不由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握着刀柄的手心，在这残雪未化的天气中，竟沁出汗来了。

“此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也！”

“子厚兄。”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章惇的遐想。章惇被唬了一跳，循声望去，却见最近刚刚升为御史台“副台长”侍御史的安惇，正笑吟吟朝自己走来。

“处厚如何会来此地？”章惇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问道。自吕惠卿为相以来，一直称得上春风得意的安惇居然私服来此，实在不能不让

人奇怪。章惇深知安惇为人，他名利心极重，又特别看重官威排场。以他的性格，绝难想象会微服来这种地方。而更让人奇怪的是，自己现在的处境，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安惇居然会主动与自己亲近！“事有惇于情理者为伪。”章惇心中立时冒出一个念头来。

却见安惇走到面前，拱手一揖，亲热地说道：“在下不过闲来无事，到处看看。不想子厚兄也有此雅兴，竟在此巧遇。”

“果然是巧遇。”章惇微笑回道。

安惇脸上堆满了笑容，但章惇却注意到，他眼睛扫过自己身上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章惇不由暗暗冷笑，却听安惇笑道：“听说去此不远，便有一家花门酒坊，在南城亦算是小有名气。所谓相请不如偶遇，这外边天寒地冻，兄何不一同前往，共买一醉？”

章惇爽声笑道：“处厚现在春风得意，是宰相面前的红人，某却是待罪之臣，公既不弃，某自是求之不得。”说罢拉了安惇的手，便往那花门酒坊走去。花门酒坊是汴京知名的所在，并非“小有名气”可言，章惇自是知道去处的。

安惇听到“宰相面前的红人”这话，脸色已是微微一变。他是身为御史台副台长，“宰相面前的红人”，这根本称得上是讥讽了。但他察看章惇之时，却见章惇嘻笑自若，似是浑然不觉。安惇一时竟也弄不清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但此时他是刻意前来拉拢章惇，自然不便开罪，当下只是心中暗恨，竟也装成没有听见一般，与章惇并肩前往花门酒坊。

这所谓的“花门酒坊”，正式名称，叫“梦华楼”。之所以被称

为“花门酒坊”，一是因为这梦华楼每一间雅院的门前，都必然摆放着若干坛名花，而各雅院，也都是以花名命名；二是因为梦华楼有着天下各族的佳丽为酒女，酒女姿色之美，号称“汴京第一”。而让它在一两年内就声名鹊起的原因，还是梦华楼的规定——任你腰缠万贯，若非读书之人，便绝不接纳；任你一掷千金，位高权重，梦华楼的酒女也绝不侍寝。它这两条在许多人看来足以让它破产的规定，出乎意料的竟成为梦华楼走红汴京的原因。一时之间，这里竟成为官员士子们最爱出没的地方之一。但让人奇怪的是，当其他酒家想东施效颦之时，却又一一失败。

不过，“称病”的卫尉寺卿章惇，却还知道梦华楼更多的内幕——这家梦华楼的掌柜，是当今尚书左仆射吕惠卿的得意门生，现任河北大名府通判的陈元凤的妻弟。陈元凤在河北做官，年年考绩都是优异，这中间自然离不开吕惠卿的关系。而吕家在河北矿山上占了多少好处，章惇虽然不能知其全部，却也绝不是一无所知。料想陈元凤那样的人物，自然也不可能让自己吃亏。这梦华楼创办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只怕十之八九，便是出于河北的矿山。

章惇对于陈元凤是否以公牟私，倒并不如何介意——这等事情，大宋的官员们，说有一半以上的会做，章惇也不奇怪。虽然大宋朝执行的是“高薪养廉”政策，但实际上真正能约束官员的，只有律令与道德操守而已——丰厚的薪俸，仅仅是让那些有意愿廉洁的官员能有条件保持自己的操守，没有真正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没什么抱负操守的官员而言，是没有谁会嫌钱太多的。而这种人又永远占据多数，所以，在事实上，大宋朝官员的操守，便在一年一年的下滑，但这种下滑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章惇，就对这种“做官就有钱”的现象根本是视若无睹，以为是世间之常理，却不知道这是

一个对大宋朝足以致命的沼泽。

不过，对于章惇而言，这些并不重要。他介意的，不过是这家梦华楼的背景牵涉到吕惠卿而已。

章惇二人刚一跨入花门酒坊，便有一个小厮迎了上来。他打了躬，正待开口，便听安惇已先说道：“睡香阁。”

小厮听得明白了，知道是熟客，也不多问，忙笑道：“二位官人这边请。”一面小心的在前面引路。这花门酒坊是几进几出的大院子，二人在小厮的指引下，走了半晌，方到了一道拱门之前。这时候小厮便停住脚步，不知何时，从拱门后闪出一个豆蔻年华的紫衫少女。小厮笑着交待道：“紫娘，这二位官人是往睡香阁的。”说罢又向章惇二人行了一礼，笑道：“小的便引到此处，先行告退了。”

那叫紫娘的女孩子待小厮告退，方向二人敛衽盈盈一礼，抿嘴道：“请二位官人随奴家来。”

章惇微睨了她一眼，在他心中，这些女子自然算不得什么，竟是懒得理会。一边注意观察安惇，一面随着紫娘前行。安惇却似是饶有兴致，一路行走，还一路向章惇点评院中布局景观。

如此又穿过两三个小院子，猛然间，章惇便嗅到一股浓冽的花香袭来，顿觉精神一怔。正要寻找花香的来源，却见紫娘已停在一道粉墙的门洞之前，笑道：“这便是睡香阁了。”

章惇抬眼打量，便见那门洞里面，依稀可见几株灌木，正满树开满了白花，一簇一簇，倒似一个个绣球。那花香，便是从这些花中传来。章惇原不曾见过这些种花，正要询问，却听安惇笑道：“子厚兄，这花

便是瑞香，亦名睡香，故此处又称睡香阁。”说完，又有意无意看了紫娘一眼，笑道：“这睡香还有两个别名，子厚兄可知否？”

“某却未曾听闻。”章惇这时已从花香中回过神来，他笑吟吟地望着安惇，心中却在同时下了一个评语：“村牛！”

果然，安惇摇头晃脑的卖弄道：“这睡香又有别名，唤作蓬莱花，也叫风流树。盖人皆以为，此花惟蓬莱仙境方有也。”

“处厚兄果然渊博。”章惇望见安惇那轻佻的神态，心中便大是鄙夷，但是口里却轻轻捧了一句。安惇果然甚是得意，故意谦逊两句，二人便一同入院，院中早有酒女迎来，服侍二人坐了。安惇驾轻就熟地点了几样茶，顷刻间，各样果品点心小菜都已上齐，两个分别穿着绿袍与白衫的酒女将温了的酒给二人斟上，二人便对酌起来。席酒美酒佳肴，纤纤细手，吴侬软语，已让人心醉。而门外玉树琼枝，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琴声，屋中点起的檀香袅袅，更让人几乎以为这里便是人间仙境了。连章惇这样性格刚强之人，在这里也不禁有几分沉迷。

二人一面喝酒，一面闲聊赋诗，不知不觉，便过了一个多时辰。不觉二人都到了酒酣之时。正在章惇几乎要以为安惇来找自己果真没有什么目的的时候，却见安惇一口气喝干了杯中之酒，把酒樽重重砸在桌子上，吐着酒气对旁边的酒女说道：“尔等先退下。”

“是。”酒女们连忙蹑脚退出屋中。

安惇见房中再无旁人，挽起袖子，替章惇满上酒，一面凝目注视章惇，半晌，方问道：“公听三分否？”

章惇被他的神态吓了一跳，不料却听他问出这样的话来，不觉好

笑，回道：“亦曾听过。”

“三分有魏武与汉昭烈煮酒论英雄之事，公知否？”安惇似是已带了几分醉意。

“确有此事。”

“那你我何不效仿古人，品评一番天下英杰之士？”安惇眼中，露出不可一世的神态。

“天下英杰之士？”章惇带着嘲讽地望了安惇一眼，笑道：“某不敢与曹刘相提并论，恐过于狂悖了。”

“公何必过谦。”

章惇小心翼翼地说道：“方今天下，我大宋圣明天子，自不待言。而其余群臣，可称英杰者亦甚多。而其尤杰出者，某以为在契丹有辽主耶律濬、萧佑丹、耶律信；大宋则有富公彦国、文公宽夫、王介甫、司马君实、吕吉甫、石子明。凡此数人，可称为第一流之人物。”

安惇喷了口酒气，大不以为然地嘲笑道：“耶律濬弑父夺位，国家不宁至今日；萧佑丹为其谋主，上不能固耶律濬之位，使子弑父，臣弑君，为此不无人伦之事，下不能经济邦国，使契丹分裂割据，内斗不止；耶律信一勇之夫，更不足论，此辈何足称英杰之士？”

章惇不料安惇有此评价，心中讥道：“若换上你安惇，只怕是坐待授首而已。”当下竟是懒得反驳，又听安惇大放厥辞道：“富弼老而修道，聪而不明；文彦博刚恢自用，不知变通；司马光榆木疙瘩，只知有古不知有今！以公所论英杰之士而言，某以为惟王介甫与吕吉甫可当之。余不足论。”

章惇不料世间竟有如此狂悖之人，眼见安惇语气神态，没有明言的就是“除了王安石与吕惠卿外，便是我安惇了”。他心中暗觉好笑，当下忍笑问道：“处厚似是漏说一人。然而处厚以为石子明可当英杰之士否？”

“石越？”安惇的脸色变了一下，冷笑道：“石越？！公以为，石越为何人哉？”

“石子明者，天子以之为梁柱，百官以之为干吏，士林以之为鸿儒，百姓以之为神人者也。”

“某却以为，石越不过是沽名钓誉，包藏祸心的伪君子而已。”安惇口沫横飞的说道。“此人大伪似忠，大奸似能，公不可不防。王元泽之死，是前车之鉴也。便是今日，公有此祸，焉知不是石越从中构陷？”

章惇顿时默然无语。安惇话中挑拨之意已十分明显。但是章惇自己而言，却是从未怨怪过别人。他当初那样处置向安北与段子介，并非是与高遵裕合谋，其实不过是想待价而沽而已——先卖高遵裕一个人情，稳住高遵裕，再将所有的材料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此他便有足够的本钱与高遵裕讨价还价，进可攻，退可守。至于究竟要不要扳倒高遵裕，他根本就还不曾拿定主意。但是他万万料不到向安北与段子介二人会反抗。结果向安北居然就此丧命，事情弄巧成拙。章惇想来，亦十分悔恨。只不过如他这样的性格，向来以为一将功成万古枯，旁人的性命他看得不会太重，倒也不会有太多的自责便是。而且章惇也是从来不怨天尤人的，他落入今天这样的处境，他只会怪自己料事不明，庙算不周，至于旁人的所作所为，章惇都以为不过是旁人的本份而已。

因此，章惇连段子介都不怨恨，何况一个与此事几乎没什么关系的石越？

安惇却以为成功的挑起了章惇对石越的怨恨，眼中迅速地闪过一丝喜色，又继续说道：“那段子介何人？石越之门生也。陕西安抚司的亲兵卫队护送他到京城，若说不是石越故意陷害子厚，天下谁人能信？”

“这……”

安惇突然话锋一转，直视章惇，问道：“公可知如今朝廷之局势如何？”他问完，不待章惇回答，便说道：“石越在陕西孤注一掷，以百姓的性命来冒险，博取一己之成功。如今他侥幸成功，声誉之隆，一时无俩。石越想做权臣，故此他第一个便拿定西侯开刀，借口定西侯不遵军令，故意陷他于死地，以掩饰自己失陷名城，致狄詠战死的无能。他要扳倒定西侯，自然连带子厚也脱不了关系。公可试想，一个久负盛名的大臣，取得大宋立国以来对西夏少有之大胜，又一举扳倒身为戚里的定西侯与卫尉寺卿！石越之声威，大宋建国以来，可有一个臣子比得上？接下来石越又会如何？眼下朝廷喧嚣不已，尽是两种声音，一派利令智昏，主张趁西夏大败，让石越主持陕西，明春大举讨伐西夏，一举收复灵夏，听说皇上也颇受此辈人鼓惑；另一派自以为稳重老成，主张召回石越，宠以宰相枢使之位——冯京甚至上表说愿辞吏部尚书之位以让石越——这老狐狸，实际不过是想让皇上任命石越为尚书右仆射而已！这两派人互相攻讦，争辩不下，其实却都是鼠目寸光之辈。”

章惇不动声色地听着。朝中的这些局势，他虽然退居府中，却也看得清清楚楚。大抵主张趁胜追击的，都是朝中的少壮派官员，这些人或是翰林学士、侍从官，或是御史谏官，或是一些武职官员，各部的侍郎或郎中。虽然这些人没有占据高位，在政事堂与枢密院中都没有主导地

位，但是数量众多，声音不可忽视。特别是翰林学士与侍从官，对皇帝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主张召回石越的，又分为三派，第一派以司马光、范纯仁为代表，这一派看到的，是国库空虚，国内有许多事必须做却没钱做的事实，不愿意勉强再打下去，希望借这几年时间休养生息，同时也可以避免石越在地方威望日重，威胁朝廷的权威。第二派则是以冯京、苏辙、韩维为代表，这些人与石越关系密切，自然是希望石越快点回到朝中，从吕惠卿手中夺回政事堂的主导权。第三派却是以文彦博、王珪等人为代表，他们未必希望石越在政事堂占据主导权，同时也知道国库的窘状，但是他们希望召回石越的主要目的，却只是维护传统，防止地方上出现一个威望过大的重臣。这三派官员出发点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但是结果却是一致的，便是停止战争，召回石越。

这两派自从大胜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在朝堂之上便互相争吵，几乎没有宁日。主张扩大战争的，胜在精力充沛，激情四溢，兼之人数众多。他们写出来的奏章许多不如何流传入市井，其中文采斐扬，煽动人心的辞句比比皆是，因此也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而主张适可而止，召石越回朝的这一派，却都是对国家状况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们大多占据高位，掌握两府，主导大宋的政策。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大臣就不那么合乎皇帝与低下级官员、以及被煽动起来的舆论的心意。所以，在章惇看来，若非曹太后突然病重，让一切争吵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些大宋的宰执之臣们，很可能就会败给少壮派也说不定。毕竟这些主张召回石越的大臣们，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除了司马光与范纯仁这一派纯粹是出于政见，比较能坚持自己的理念之外，冯京、苏辙、韩维未必就会十分坚定的反对继续战争论；而文彦博似乎也在战与不战之间摇摆，王珪更不是一个会在皇帝面前坚持原则的人……

不过，此时更让章惇感兴趣的是，安惇口中，区别于以上两派的第

三派，似乎就要出现了。

“主张趁胜追击的大臣，根本不曾了解朝廷的现状。国库现在的情况，根本不足以支持一场对灵夏的远征。若要一举灭掉西夏，至少要纠集三十万兵马，若再加上转运的民夫，最低限度有九十万人需要调动。这一场战争打下来，足以将内藏库、左藏库、户部、司农、太府全部掏空，所得远不足以偿所失。何况准备的时间，亦不是几个月可以解决。人要吃粮马要吃草，不可能咬铜板吃交钞打仗。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战争，败了的话大宋元气大伤，至少要十年才能恢复；赢的话却也只不过增加石越的声威，造就出来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臣！”

“至于那些主张召回石越的大臣，表面上看来是老成谋国，实际也是迂腐不堪。石越并非武将，而是儒臣！将他召回朝中，挟其威望，又有冯京、苏辙、韩维辈为其呐喊，政事堂岂非落入其掌握之中？这归根结底，还是造就一个权臣。于朝廷哪有半分好处？！子厚兄，恕我直言，若是石越入政事堂，他第一个要下手对付的，便是定西侯与子厚兄！”

章惇被安惇热辣辣的目光注视，不由得有几分不自在。他表面上装出一副震惊的神态，心中却十分冷静的分析着安惇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做出略显紧张的姿态，道：“只怕也没甚好办法……”

“不然，某有一策，可消此反侧之祸。”

“哦？”

安惇自己给自己满上酒，一口喝了，方缓缓说道：“将石越平调至河北任安抚使。”

“妙策！”章惇都不禁由衷地击掌赞叹。他自然知道，这个计策，绝非安惇想得出来。十之八九，是吕惠卿的高招。当下又故意沉吟一会，假意问道：“然则朝中大臣，心向石越者众。提出此议，奈冯京、苏辙、韩维何？便是司马君实与范纯仁，亦未必会赞同。”

安惇笑道：“子厚所虑，自然有理。但是朝中亦未必无人支持。”

“若无政事堂诸公说话，亦无甚大用。”

“自是有的。”安惇话语中，不禁有几分洋洋自得。

“哦？却是哪位？”章惇做出吃惊之色。

安惇左右张望，方将身子凑过去，压低声音，道：“不满子厚兄，吕相公便持此论。此外，以愚之见，王珪亦不会反对。”

章惇早已料到，不过是故意引安惇说出来，这时却做出喜出望外之色，击节笑道：“若如此，夫复何忧哉？”说罢给自己连连倒酒，一杯接着一杯，一口气连干了三杯。

“子厚兄不可得意忘形。”安惇皱眉望着不停地自己给自己灌酒的章惇，好意提醒道：“虽是如此，要知石越那厮处心积虑，经营已久。朝中不知多少大臣被他蒙骗，要替他说话。我等既要与这等大奸大伪之人周旋，实在……”他的话没说完，便听到一阵呼噜之声。安惇低头望去，不禁瞠目结舌——原来堂堂卫尉寺卿章惇，竟然毫无修养的醉倒在案上，酒菜倒了一身，可他浑然不觉，还畅快的打起来鼾来。

安惇又是好笑又是鄙夷，望着醉成一团烂泥般的章惇，鼻孔处轻轻哼了一声，低声说道：“亏得吕相公还想让我来试探招揽你，道章子厚此时虽不得意，然他日可为朝堂上一大臂助。原来竟是这般不中用之

人。”

说罢摇摇头，啐了一口，道：“没的白白花掉我三十贯。”一面大声唤道：“来人……”

[1]. 即欧罗巴、意大利，文中皆用较早的明代译名，因宋代译名无考。后文的罗玛即为罗马，勿搦祭亚为威尼斯，达马斯谷为大马士革。

熙宁十一年正月初四。

环州。一座堆满积雪的城市。

战争已经结束。但是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在大雪之下，如今却是处处断垣残瓦。龙卫军的将士们一脸肃穆地在城中穿巡，许多人的脸上都带愤怒。

西夏人撤退的时候，将这里洗劫一空，整座城市，完全变成了空城。

不过，万幸的是，这场战争，最终是大宋赢了。

只要是大宋赢了，希望就还在。被破坏的，可以重建；被掠夺的，可以再造！

这一天来，宋军将士们，总是不由自主的把头扭向城外的方向。虽然他们看不到城外在发生什么，但是他们知道，环州重建的希望，就在城外，就在今日。

城外。

石越身着三品紫袍，披着一件黑色的披风，骑在一匹名为“虎驹”的黑色河套马上，驻立在雪地上，默默地眺望着西方。按理此时他应当在长安，但是他却坚持来到了硝烟未尽的环州。

此时，在他的身边，拱卫着种谔亲自率领的四千龙卫军。另有千余厢兵押送着上百辆两轮推车，推车上堆满了东西。但没有人朝那些推车多看一眼，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西方。只有战马不耐烦地踢着前蹄，大口大口地喷着热气。

大雪一片一片地在空中旋转，缓缓落在人们身上。

良久，终于，西方出现了人影。

一名西夏小校骑着战马从远处奔驰而来，马蹄踏在雪地上，溅起阵阵雪泥。

石越与身边的环州知州张守约交换了一下眼神，张守约立刻做了个手势，两名宋军策马冲出阵中，大声喝道：“来者何人？！”

“我是夏国仁多统领使者，奉命求见大宋张公守约张大人！”西夏小校停下马来，使劲拉住因惯性兀自向往冲的战马，高声回道。

“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大人在此，尔仁多将军何不亲来？”

那小校听到此话，似是吃了一惊，一时竟没有注意到宋军口中斥责的语气。他抬头观望宋军阵形，果然居中是一面巨大的“石”字帅旗。小校连忙滚身下马，抱拳说道：“不知石帅虎驾在此，多有冒犯。仁多统领遣小人传语张大人，西方小邦，并不敢冒犯上国天威。此番归还环州百姓，是有修好之意，请天朝不必以兵戟相对。便请张大人许可，双方各以一百骑为限，在此前五里处相会。”

他声音极大，石越与张守约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种谔当即吐了口痰，大声骂道：“他奶奶的仁多澣敢戏耍老子，我种谔便踏平他的青岗峡。”

张守约却只是向石越一欠身，沉声道：“石帅，便让下官走一遭。”

“本帅与大人一道前往。”石越平静的说道。

张守约与种谔等人都是大吃一惊，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难道本帅还怕了仁多澣不成？”石越虽然没有发怒，但是声音中却带着一种威严。“那些百姓是本帅累着他们被西夏人掳去的，本帅便要亲自迎他们回到家乡。”

“是。”张守约知道石越心意已决，便不再劝说。他勒马上前数步，向西夏小校喝道：“尔可回报仁多统领，便道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大人亲自前来会他。”

西夏小校迟疑了一下，带着几分敬畏的望了石越的帅旗一眼，向张守约抱拳答应了，便跃身上马，勒转马头，驱马回营。

很快，紧随着西夏小校的马蹄印，在绥德之战中立下大功的田烈武率领几十名挑选出来的龙卫军将士，骑着马跟了过去。

虽然料定仁多澣不敢玩什么花样，但是宋夏处于敌对状态之中，必要的谨慎是不可少的。

一直等到田烈武传回来没有异常的情报，石越才与张守约率领侍剑等一百名亲兵，率领厢军押着车队向会面地点驰去。种谔则率领大军，在原地策应。

石越等人到达会面地点的时候，才发现仁多澥早已到了。不多不少，一百名西夏骑士列成五行，排成雁行之阵肃立着。

在距离仁多澥五十步左右的地方勒住坐骑，石越仔细打量着仁多澥：粗短身材，脸型微胖，留着一大把胡子，笑咪咪的双眼，仿佛没什么威胁。

“真笑面虎也！”石越回头向张守约低声说道。他自是不会被仁多澥和善的外表所欺骗。

“久仰石学士之名，今日得见，幸甚！幸甚！”仁多澥的声音十分洪亮，语气中充满了真诚与善意。

石越在马上拱了拱手，高声应道：“今日能见到仁多统领，某亦觉幸甚。”他挥鞭指着厢军所押车队，说道：“赎金本帅已经带来，敢问我大宋环州百姓，现在何处？”

仁多澥笑道：“石学士果然是个痛快人。”他朝身边一人微微颌首，那人便驱马出列，向阵后跑去，不一会儿，远远便望见数千黑压压的百姓，在西夏骑兵的押送下，向这边走来。石越向张守约点点头示意，张守约便领了几个人出列等候。这些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本书册。

“仁多统领勿怪，待百姓带到，我等便要按户簿清查人数，每清点

五十户交纳一次赎金。”

“好说。”仁多瀚满口答应，笑道：“那些事，让手下人去办便是。既是石学士亲来，还有几样东西，我要亲自送还给学士。”说罢，仁多瀚连续击掌三声，清脆的掌声在空气中响起，便见几个人抬着什么东西，从阵后走上前来。

密密的雪片从空中连绵不断的直落，不用多时，每个人的身上都铺上了一层白绒绒的雪花。在这漫天的雪花中，两副黑黝黝的棺木，由八个西夏士兵抬着，踏着积雪，一步一步向石越这边走来。

石越早已料到仁多瀚要“送还”的是何物，也早已盘算好要如何“从容”地应付这个场面。但在他看到两副椁枢的那一刻，感情却突然无法控制，神色立刻变得肃穆起来。他凝视着那两副棺木，双唇抿紧，眼睛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惋惜、悲痛与尊敬之情。一瞬间，他脑海中，充斥着狄詠与王恩的音容笑貌。

“这是狄将军与王将军的尸首……”仁多瀚不知是被石越的情绪所感染，还是出自内心的敬重狄詠与王恩，亦或仅仅只是演戏，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此等忠义之士，天下当共仰之。”

石越沉重地点了点头，向仁多抱了抱拳，道：“多谢统领。”说罢，他也不愿意再演戏，翻身下马，手按佩剑，立于道旁，静静等候狄詠与王恩的椁枢走近。

朔风凛凛，雪花飘舞，天地之间，一片肃然。

石越便如同一尊雕像般，一动不动的站立在道旁。侍剑早已下马，牵着“虎驹”与自己的坐骑，站立在石越的身后。张守约、田烈武与石

府亲兵及其他的宋军将士，却都还骑在马上，带着几分手足无措地望着石越——

在狄詠与王恩的根柢走近的那一刻，堂堂大宋陕西路安抚使、位居三品的石越双手合拢，朝着两个品秩不到五品的武官的根柢，郑重其事的拜了下去！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无论宋人夏人，在这一刻，都是同样的吃惊。一个抬灵的西夏士兵，被石越这一拜，几乎吓得膝盖都软了。许多人都张圆了嘴巴，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

石越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惊世骇俗。

他只想表达自己的感情，却没有想到，无论宋朝还是西夏，依然是等级社会。在石越看来，凡是为国献身的人，即便以皇帝之尊，也理所应当表示尊敬之意，这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却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石越身份之“尊贵”，这一拜实是非比寻常。

震惊、疑惑、感动……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混杂，这山野雪地之间，竟然突然间变得无比的寂静。

抬灵的西夏士兵缓缓地将狄、王的根柢移交到宋军士兵手中，在石越的这一长拜之下，双方都不由自主的郑重其事起来。当时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但是随着西夏建国以来少有的大败，石越的威名却十分迅速地传遍西夏军中。而对于宋军士兵而言，他们会下意识的尊敬能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统帅，更何况在传闻之中，也有不少人都听说“忠烈祠”是

石越所倡建。石越也因此成为一个在普通士兵心中渐渐有了威信的大臣。这样的大人物都用如此恭肃的态度来迎接狄、王棣枢的回国，这些普通士兵也不由自主地受这气氛感染，每一个动作都庄重起来。

一直到狄、王的棣枢被宋军士兵抬入阵后，石越才直起身体来，按剑环顾，慨声说道：“苍天厚土可为之证！大宋陕西安抚使、端明殿学士石越在此立誓：自今而后，凡为国而战者，无论尊卑等级，其生，则当归为大宋人；其死，亦当归为大宋鬼！不论代价几何，我大宋绝不弃一人骸骨于异域。”

他的声音高亢激越，虽然风雪之中，这个誓言亦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人们在这一刻，忽略了石越誓言中的狂悖——这个誓言，惟有天子或宰相方能立下。但是在场的每个人，无论宋夏，无论是仁多澣、张守约，还是普通的士兵、百姓，却都相信石越的誓言，并非虚夸，人人都相信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有人慨叹、有人羡慕，还有人感动。

仁多澣低咳了一声，他没有料到自己送回两具棺木，竟让石越借机鼓舞起军民士气来。他是久经世故之人，当即想到石越如此当众宣誓，不论他是不是能做到，都必然大得军民之心——做得到，宋朝的士兵们必然归功于石越；做不到，人人都知道他不过一个地方官，得咎的却是汴京两府的宰执们。仁多澣饱含深意地望了石越一眼，眨眨眼睛，语义双关地说道：“学士仁义，我十分钦佩。”

石越漠然摇首，道：“这只不过是国家朝廷的本份。凡国家不肯弃其臣民者，其臣民亦断不肯负其国家。”他不欲与仁多澣多谈这些话题，踏镫上马，朝仁多澣拱拱手，说道：“统领，这便开始罢。”

仁多澣点点头，笑道：“甚好。”

双方当即不再多言，各自勒马退到一边，看着双方的军校小吏开始赎买百姓。宋朝的文吏按户籍清点名字，西夏人每放归五十人，便交给他们一笔相应的赎金。没有想到还可以回归故土的环州百姓，一时间都忍不住喜极而泣，虽然在大风雪中，只是穿着薄薄的麻衣，许多人都依然想要走到石越与张守约面前来叩谢。即便是被卫士阻止了，他们也依然要朝石越与张守约遥遥叩首，方才肯离去。

石越望着这些百姓，心中一时间竟毫无喜悦，只有苦涩与愤怒。没有人料到西夏人如此苛酷，竟然将这些百姓的冬衣都抢了去。这些环州百姓在风雪中走了半天的路，早已都冻得手脚通红，一些带着婴儿的妇女，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拼命的想用体温给孩子一点温暖。若非是回归家园的强烈愿望支撑着，这些人早就冻倒在路上。他怒极之下，恨恨地回头瞪了仁多澣一眼，正想与张守约商量一个办法，却见田烈武早已令人拾来了一些枯柴断木，又倒出几枚霹雳投弹中的火药，在雪地中生起几堆大火来。然后让百姓中的青壮年先行回城，将老弱妇孺，都聚集到火边。

石越略觉欣慰，也连忙解下自己的披风，亲自策马跑到一个带婴儿的妇人面前，用披风将小孩子裹起来。侍剑则叫了两个亲兵，一道策马至宋军阵前，收集宋军将士的披风与干粮，将披风分发给带小孩的妇女，又向百姓分发干粮，以补充体力。

仁多澣饶有兴趣地望着忙忙碌碌的宋人，他心中并不存在着一丝一毫的愧疚。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石越的这些举动，到底是在收买人心

呢，还只是石越的“妇人之仁”而已？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对手。”仁多澣摸着下巴，自言自语地说道。

似乎是担心百姓们被冻太久，宋人加快了赎买的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石越竟然要求先赎回妇女、儿童与老人。这对仁多澣而言，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因为历来对边境民众的争夺，都是以青壮年为主。因为这些青壮年，既是劳动力，又是士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他们远比老弱妇孺更有“价值”。不过宋人显然更能理解石越——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某种程度来说，与它的成员对弱者的同情心指数是成正比的。所以，虽然宋人同样更重视青壮年，但是宋代中国，却毕竟是有着当时世界上相对成熟的慈善机构的社会，妇女的地位也许还得不到尊重，但是老人与小孩，却已经是社会关怀的对象。所以宋人相对平静的接受了石越的决定。

一个多时辰的时间就在双方的赎买中度过。

宋朝终于迎回了自己的人民，而仁多澣则得到了他想要的宋钱、茶叶、丝绸棉布、陶器、钟表、香料，还有三套全新的大宋国子监在熙宁十年刚刚监印出版的《九经注疏全集》、《三经新义》、《石学士全集》——这是仁多澣打算上供给夏主秉常的礼物。

但是这次会面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石越在听了几个文吏的报告之后，带着几分怒气策马回到阵前，瞪圆了眼睛直视仁多澣，平素显得深不可测的眸子，竟然发出凌厉逼人的光芒。

仁多澣不料石越还有这样一面，竟是吃了一惊。

却听石越厉声问道：“仁多统领是欲失信么？！”

“学士言重了。”

“若是不欲失信，则环州被俘将士有近千人，还望统领能一并归还。无论是赎买也罢，交换俘虏也罢，请仁多统领直言便是。”

“俘虏？”仁多澣不屑地笑道：“这等不能为国死战之辈，石帅要来何用？我已将其分给部众为奴。”

石越悻然大怒，厉声喝道：“仁多统领不曾听到本帅方才所立之誓言么？！彼辈既曾为国家战斗，无论是生是死，本帅必将迎其回国。凡我大宋将士，力战之后，虽然被擒，于国家亦有功无过！大宋必不弃之！”

仁多澣也沉下脸来，回道：“我既已将之分给部众，为将岂可失信？！石学士不可强人所难。”

他的话音刚落，张守约的手已举起，宋军整齐地平端起手中弩机，杀气腾腾地对准了仁多澣。西夏人不料宋军说翻脸就翻脸，也连忙摘弓搭箭，瞄准石越。

石越却无丝毫惧意，只是逼视仁多澣，冷冰冰地问道：“仁多统领果真不肯归还么？今日之事，做好在足下，做坏亦在足下！”

仁多澣不曾料到石越一介文官，也有此胆色，他自也不甘示弱，笑道：“学士不可逼人过甚。我一命抵学士一命，甚是值得。”

“本帅一死无妨。我大宋军队，自会替本帅报仇！便是踏平灵夏，又有何难？仁多统领若要做好，则只要夏主勤修供事，两家自可罢兵修

好，使百姓稍得安息。若其不然，则恐夏国不能血食！”石越的话，已是赤裸裸地威胁。

“本帅给统领两天时间，仁多统领可以回去权衡利弊！两天之后，本帅若是没有见到我大宋被俘的将士出现在环州，雪化之后，我大宋禁军，自会问夏主去要。”说罢，石越不再理会仁多澣，拨转马头，高声喝道：“回城！”

宋军由田烈武率领几十人断后，其余后队变前队，护卫着石越与老百姓，扬长而去。

夏军如释重负地放下弓箭，仁多澣望着宋军远去的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

回到环州城后，石越并没有回官邸休息，而是带着侍剑以及几个文官，马不停蹄的分路安抚蕃汉百姓。众百姓虽然被赎回家乡，但家园却已被掳掠一空，断垣残瓦，不足以安身过冬。这时候，自须有官员出面安抚。石越四处巡视抚慰，却见环州城中，只有厢军忙碌不堪，张守约尽心尽力，指挥着厢军伐木搭房，修葺城墙，同时还要遣人分赠粮食与冬衣，忙得几乎是四脚朝天。而与此同时，种谔与他的龙卫军却不见踪影。石越强压着心中的怒气，将整个环州城几乎走了一遍，才只在城东发现田烈武带了几个龙卫军士兵在帮一户百姓搭房子。见石越过来，田烈武等人连忙放下手中活计，向石越行了个军礼，参拜道：“参见石帅！”田烈武不必多说，那几个士兵都是十分钦慕石越，这时见石越，都是又惊又喜，有点手足无措。

“不必多礼。”石越挤出一丝笑容，向田烈武问道：“你们种帅

呢？”

田烈武并没有听出石越语气中的不善，笑道：“回石帅，种帅在大营中。”

“大营中？”石越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又问道：“那你为何会在这里？”

田烈武不知道石越为何作色，被唬了一跳，忙老实回道：“因今日不当下官轮值，故此带几个兄弟来帮帮忙。石帅若要责怪，下官愿领，与这几个兄弟无关……”

侍剑见吓到田烈武，他素知石越心意，因田烈武曾做过他的教习，他自有几分香火之情，不由在旁边笑道：“田师傅，石帅并非怪罪你。”

“你们做得很好。”石越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神态让田烈武误会，他淡淡夸了句，又说道：“你素读兵书，可知将有哪五德？”

田烈武不知石越为何突然问到此事，忙回道：“将之五德，是智、信、仁、勇、严。”

“你可知何为将之仁？”

“爱抚部下，或可称为‘仁’。”

石越摇了摇头，半晌，又问道：“你可知道军队之责任是什么？”

“打败敌人。”田烈武有几分没信心的回道。

石越又摇了摇头，说道：“军队之责任，是保护百姓。这是军队唯

一的职责，它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杀敌攻城，还是守御边境，归根结底，都必须是为了保护百姓。此为军队存在唯一之意义。故将有五德，其中之仁，非止是爱抚部下而已。惟有爱民护民之将领，方能称为具有‘仁德’的将领。”

田烈武想了许久，方露出恍然之色，说道：“下官明白了。”

石越赞赏地点点头，说道：“你能懂得这个道理，是难能可贵。可惜有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这里，脸又沉了下来，向侍剑说道：“走，去龙卫军军营！”

走了约五箭之地左右，侍剑突然勒马停住，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唤道：“公子。”

“嗯？”石越转过头来，疑惑地望着侍剑。

侍剑四处环顾了一下，见左右除了几个心腹的亲兵之外，再无旁人，他又低头迟疑了一下，方说道：“公子此时不宜与种谔翻脸。”

“为何？”石越冷笑道：“我亦不是要将他如何，只是要让龙卫军出来帮着环州百姓渡过这个难关。”

侍剑抿着嘴，摇了摇头，说道：“公子，本朝并无这个习惯，龙卫军不做事，亦不能说他们什么。公子虽是安抚使，但是除非作战治水，并无擅自调动禁军之权。种谔若是抗命，到时候有伤公子之威严。我听说明春即攻伐西夏的将领中，便以他最为张扬。公子此去，难免被他误会，以为是故意找事……到时候双方闹僵，却是公子自取其辱。”

石越大胜之后，其实颇有几分志得意满之态，在陕西一路威信既高，号令所至，无人稍敢违抗，哪里还想得到这些？这时听侍剑提起，心中不觉清醒了七八分。他停下马来，思忖许久，都觉得侍剑说的很有道理。不由为难的说道：“亦不能就此罢休。现在人手缺乏，是救命的事情……”

侍剑知道石越脾气其实甚好，这时候胆子更大，直言无忌的说道：“公子上表弹劾高遵裕，我有时听到陕西官员议论，虽说高遵裕罪有应得，但却都觉得公子有几分咄咄逼人之势。若要说起来，想必朝廷也在担心此事。如果再与种谔不和，若闹将起来，朝廷不想让公子在陕西独尊，只怕还会偏向种谔一边。毕竟种谔既无过错，又是功臣。只恐到时以小不忍而乱大谋，主战的声音增大，于国家是祸非福。公子不可不慎——眼前的事情，我想若潘先生在，他当如何处理……”

“你尽管说。”

“我觉得若是潘先生，一定会请公子退让。公子可以让安抚司的亲兵出去协助灾民重建，再发一纸公文给种谔，让他出动龙卫军帮忙。种谔答应自然是好，但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答应。公子便不必再理。此事自有人会上报朝廷，若是两府知道公子在陕西，并非是要风得风，许多将领都命令不动，自然会放心许多。”

石越有几分讶异的望了侍剑一眼，不觉点了点头。

侍剑大受鼓舞，又继续说道：“其实环州重建之事，现在已经不需要公子操心。以张大人之能，足以胜任此事。公子应当早回长安。与西夏大战之后，短时间内，我以为西夏人绝难大举入寇，而我们亦应当利用好这段时间——在朝廷，自然是继续推行军制改革，整编军队，同时

改善财政；在公子，则要在陕西继续推行役法、驿政改革，修葺水利道路，使陕西得以休养生息。这些事情，公子终须在长安才做得成。至于对付西夏，公子常说秉常与梁氏有隙，趁此大败之机，正当设法乱其内政，挑拨敌酋争斗，使其陷于争权夺利之内耗中。如此四五年之后，我长彼消，灭亡西夏，不过举手之劳。做这等事情，公子亦不必亲力亲为。况且，公子若长期在边境掌兵，难免朝中有奸人宵小搬弄是非。此事不过是徒惹疑忌，有害无利。”

“回长安么？”石越喃喃自语道，“其实我也想回长安的。”他娇妻爱女，皆在长安，焉有不想念之理？只不过，他现在总觉得边境还有一堆事情需要处理，而这又是他不应当回避的责任。

“想不到你也长大了。”石越含笑望着侍剑，眼中尽是赞许之意。“你跟了我有七年了吧？”

“是，七年有余了。”侍剑的话中，有几分感慨。

“这次回长安之后，你便去白水潭读几年书，考个进士，好好做番事业出来，将来也能彪榜青史。”说这话的时候，石越恍惚便觉得自己老了许多。不过心里却始终是欣慰与高兴。

“我不想进白水潭，也不想考进士。”侍剑有几分胆怯的说道。对于石越，他始终有几分惧怕，但这种惧怕，乃是儿子对父亲、弟弟对兄长的那种惧怕，是担心自己所做的事情，得不到对方的认可。

石越笑道：“原来你是想从军？也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从军也是大丈夫之事。”

“我也不想从军……”

石越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冷冷地说道：“你知道我一向反对荫官之法。”

侍剑见石越误会，连忙摇手解释道：“我也不是想要荫官。”

“难道你想一辈子跟在我身边做书僮不成？”石越板起脸训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家可没有你这样的！”

侍剑脸烧烫一样的红，半晌，方鼓起勇气低声说道：“为何一定要建功立业呢？”

“什么？”石越一时没听清楚。

侍剑抬起头来，正视石越，重复道：“为何一定要建功立业呢？”

“为何一定要建功立业？”石越呆了一下。

“我觉得不需要自己建功立业也很好。跟在公子的身边，看着公子建功立业，我就很知足了。”侍剑的声音，虽然依然不高，却清晰可闻，“我并不在意能不能富贵显达，能不能名留青史。”

“是这样么？”石越倒是被侍剑说的给震惊了。他一向热衷于名留青史的伟业，却忘记，这个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野心。更没有想到，在自己的身边最亲密的人当中，便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

“看着将来要被史书记载的事情一件件在自己眼前发生，我已经很知足。”侍剑肯定的说道。

石越轻轻的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次日。雪停。

石越一大早起来，用刷牙子与揩牙粉漱了口。这种宋代的牙刷与揩牙粉，也是这几年间流行起来的。刷牙子是用马尾毛制造的植毛牙刷，揩牙粉则是用茯苓、石膏、龙骨、寒水石、白芷、细辛、石燕子等炮制，这些东西与石越并无关系，都是宋人自己发明的。使用刷牙子与揩牙粉，比起盐水来，感觉就要好得多了；而比起如沈括那样用苦参来洁齿，则要节省许多。

刷牙之后，石越如同一般宋朝士大夫一样，在口里含了一片鸡舌香。这个习惯，是石越近几年才慢慢养成的。宋朝士大夫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往往喜欢在口中含鸡舌香，这样开口说话的时候，不仅不会有口臭，而且还会发出芬芳的气味。

然后石越便开始在后院的雪地上打起太极来。

一套太极尚未打完，便见侍剑快步走了进来，禀道：“公子，张大人来了。道是仁多澣的特使求见，并带回一个被俘的武官。”

他话尚未说完，石越已经收了拳，摘起放在一边的佩剑，道：“算他识趣。”一面向外间走去。侍剑连忙紧紧跟上。

到了公厅，却见厅中除张守约外，又有两人在等候，其中一人是党项服饰，石越自然不认得。另一人是宋朝武官打扮，石越抬眼望去，赫然竟是何畏之。

三人见到石越，连忙上前参拜。石越在帅椅上坐了，将佩剑随手放到帅案上，方说道：“不必多礼。”

张守约知道石越这是故意在仁多澣使者面前拿大，忙上前一步，朗

声禀道：“启禀石帅，这位是夏国仁多统领的特使仁多保忠将军，他奉仁多统领之命，前来求见石帅。”

“将军鞍马劳顿，一路辛苦！”石越斜睨了仁多保忠一眼，只例行公事般慰问了一句，便沉着脸问道：“仁多统领可是许诺放归我大宋被俘将士了？”

“在下此来，便专为与石帅分说此事。”仁多保忠也是仁多族的一时英杰，年岁虽青，在夏国却已颇有盛名，见这情形，已知石越故意怠慢，他也并不生气，只不亢不卑地说道：“为表诚意，仁多统领特令我先送归何将军与十名军士。”

石越将目光移向张守约，张守约微微点头，表示仁多保忠所说不假。他脸色稍霁，道：“如此方是两国修好之道。”顿了一下，又吩咐道：“先请何将军下去休息，沐浴更衣。”

“谢石帅。”何畏之抱拳行礼，在军法官的带领下，先退了下去。大宋军法，被俘武官归国，都必须先由军法官审查，这个何畏之自是明白的。石越说的话，不过是为他留面子。待何畏之退下，石越这才吩咐道：“还不给仁多将军看座。”

仁多保忠谢了座坐下，却不提俘虏之事，只道：“在下在夏国，已久闻石帅威名。人人都说石学士学通古今，礼贤下士。又听人说石学士曾有高论，道夷狄只要能化夷为汉，便与华夏一般无异，却不知是真是假？”

石越哼了一声，道：“可惜夏国现今所行之政，却是舍汉制而用胡礼！”

仁多保忠闻言，摇摇头，长叹一声，默然不语。

石越见他这般神情，不由问道：“将军这又是为何？”

仁多保忠又微微叹了口气，道：“在下为夏国之臣，石帅却是大宋重臣。有些话，原不当说。但我家统领之前见到石帅，已是十分仰慕石帅之仁义，回国后常常感叹，以为古之贤人不能过。又听到石帅这番高见，以为石帅的见识，天下再无第二人能及。故此才不避嫌疑，遣在下前来，敢以肺腑之言呈于石帅驾前。我家统帅说，天下虽大，宋夏虽为敌国，但也惟有对石帅，他才敢以肝胆相对！”

这一顶一顶的高帽子不要本钱的给石越戴过来，让人听了，直要以为是羊祜与陆抗再生。石越在这边拿腔作势，却不料那边不以为意，反许之以羊祜，他再厚的脸皮，也须有些受不住。这时候也只得缓了语气，道：“岂敢，石某何德何能，敢蒙仁多统领如此错爱？”

“石帅不必过谦。”仁多保忠黯然摇了摇头，又道：“方才石帅说敝国舍汉制而用胡礼，其实这也是敝国有识之士所痛心疾首者。”

“哦？”

“以石帅之明，又岂能不知敝国如今不过是权相当道？我主君虽然心向汉化，愿长为大宋藩臣，然却屡屡为奸相所沮。至于挑起边衅，冒犯朝廷，其实都是奸相所为，主君不过受其挟制而已。敝国凡忠臣义士，无不切齿。”

石越虽已猜到三四分，但仁多保忠竟真敢对自己说出这些话时，他也不能不又惊又疑，不知仁多瀚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口里却道：“春秋之义，似梁乙埋这等奸贼，天下人人得而诛之！本帅也不瞒将军，朝廷

与贵国作战，其实也不是不得已。朝廷括有四海，要你这河西弹丸之地何用？若非夏国不修职贡，屡番犯边，伤我百姓，朝廷亦乐于罢兵，使天下太平，百姓也不用受转运之苦。仁多统领既知梁乙埋为夏国国贼，为何不举义兵，清君侧，反要听他驱使？”

“奸相势大，且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投鼠忌器，故此不得不虚与委蛇。”仁多保忠憾然道，稍停了一会，又道：“想来石帅当知道，此贼不仅是敝国国贼，还是石帅私仇。沙苑监、渭州之刺客，无不是受其指使。”

“这个本帅早已知道。《春秋》重复仇之义，本帅非是不想报仇，不过以国事置于私怨之上而已。”

“石帅胸襟，令人钦佩。”仁多保忠抱拳道，“但石帅要报此仇，却不仅仅是私怨，同样也是为国事。只须无此贼，西北之地，从此可以铸剑为犁，此乃两国之利。”

“将军之意是？”石越不由倾了倾身子。

“不瞒石帅，如今我主君渐长，忠臣志士，颇聚左右。自古以来，邪不可胜正，奸臣必不可长久。此番梁氏为天朝大败，颇丧军心，正是敝国重振乾纲之时。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兵权在握，经营又久，一时也难以轻易除去……”

石越注视仁多保忠，忽笑道：“将军和本帅说这些，不知是想要本帅做些什么？”

“石帅真是快言快语。”仁多保忠站起身来，欠身一礼，道：“在下来拜见石帅，一是想让石帅知道，敝国君臣非大宋之敌人，大宋之敌

人，只是梁氏而已。若我主君得正位，必然推行汉制，勤修贡奉，与天朝互市，永为天朝之藩属，绝不敢兴兵犯境。除此以外，便是想请石帅成全……”

“成全？”

“若无石帅成全，边境不宁，梁乙埋的兵权便难以撼动。除掉此贼，乃是两国之利，亦是为石帅报仇，故此在下才敢来此冒昧相求！”

仁多保忠见石越先前态度积极，以为他必会答应，至少也会动心，不料石越却摇了摇头，道：“这却难以答应你。既蒙仁多统领看重，本帅也不敢相欺，夏国奸相当道，于我大宋，不过是利弊参半。况且我便与你家统领谈和了，你家统帅又管得了梁乙埋？且今日宾主易势，上至朝廷，下至我麾下将校，不知有多少人要主战，便凭将军这个许诺，我也难以服众！”

石越的话说得入情入理，但仁多保忠却也听出石越并未把话说死，只不过是委婉的开价而已，他连忙又说道：“石帅对环州百姓如此仁爱，岂能不知沿边百姓，无论宋夏，都不愿打仗？还望石帅多念沿边百姓之苦……且天朝礼义之邦，岂有坐视臣乱君道之理？只要石帅肯许诺暗助我等平贼，所有战俘自当送还，更不敢索取天朝分毫。”

石越却不置可否，只试探问道：“除了想我缓兵之外，可还要本帅如何相助？”借外兵平内乱的事情，自古以来，都屡见不鲜。石越醉翁之意，实在于此。

“除此之外，不敢劳动天朝太多，只是敝国主君一旦改制，还盼得天子降一纸诏书嘉奖；若是中土礼器文物，得蒙天子恩赐，敝国上下，无不感恩戴德。”

石越见仁多保忠并没有请兵剿贼之意，不由略觉失望。他沉吟了一会，道：“且容我三思，请张大人先陪将军去驿馆歇息，晚上再议不迟。”

目送张守约与仁多保忠离去后，石越忍不住对待剑笑道：“今天真称得上是天遂人愿。”

侍剑却有点不以为然，道：“这……公子莫非真要答应他？”

“答应，当然要答应他。”

“但若真助秉常掌握朝政，他倘若真的勤修贡奉，推行汉化，再兴兵就只恐失中外之心。不仅失信于四夷，国内也会有极大的阻力。”

石越摇了摇头，笑道：“没那么便宜事。不过，我正想设计挑起西夏内乱，再寻借口干预西夏，便有人送上门来，这却是天赐良机。”石越望着侍剑，又道：“你以为仁多澣真是什么忠臣义士么？他只管得了静塞军司，凭什么却要我全线缓兵？”

“难道？”

石越笑道：“一个幌子而已。我缓兵就能夺梁乙埋的兵权？天下再没这等好事。他不过打着忠臣义士的幌子通敌，想借机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已。他要的缓兵，不过是静塞军司附近的缓兵。你等着看，只要我松口，他接着便会请求互市，甚至会想向我们买武器。我猜他手中的筹码，除了战俘与一堆许诺之外，便是卖马。”

“卖马？”侍剑吓了一跳。宋夏处于交战状态，出卖马匹这种重要

战略物资，实在太不可思议。

“自然要卖马。”石越冷笑道：“否则他有何资格与我谈条件？仁多瀚知道我大宋虽能从辽国、吐蕃买马，但毕竟数量有限。为得到我的支持，哪怕是饮鸩止渴，他也会与我交易。反正大宋已经很强大，不如让我们更强大一点也无妨。何况西夏还有沙漠天险呢……毕竟只要得到我的支持，他部落强盛就指日可待！”

“不过……”石越又笑道：“大宋欲富强，河西之地，必先入版图。这是太祖皇帝所谓的卧榻之侧，我未必会慢慢等他部落强盛起来……”

“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石越道：“我也绝不会让天下以为我大宋伐夏，是不义之举的。”

他的话音刚落，便见张守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见着石越，劈头便问道：“石帅果真要答应仁多保忠么？”

石越与侍剑对视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

张守约莫名其妙的望着石越，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好笑的。却听石越笑道：“先不要说这些，张大人与本帅一道去见见何畏之吧。”

这是一间收拾得还算整洁的房间。房间内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笔砚与几张散乱的白纸，还有一些纸上写满了墨迹。除此之外，便只有一只椅子——其中一只脚明显是刚刚用另外的木头拼上去的。这就是何畏之接受询问的地方。按着大宋的军法律令，普通士兵被俘归国后，只要简单的盘问备案便可，但凡有朝廷正式任命的告身的军官，却必须接受卫尉寺的详细的询问。不论何畏之以前的身份是什么，他现在却只是大宋一名普通的中下级武官，这必不可少的程序是无法回避的——哪怕这会让人感到屈辱与委屈。

何畏之现在的心情就很不痛快。卫尉寺的武官看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带着怀疑与猜测。何畏之虽然受过当今皇帝的表彰，但是与他一起守卫环州的狄詠战死了，而他却被俘并平安归来，在一般人心中，已是认为他缺少节义了。更何况，何畏之还是大理人！

人们更容易相信一个宋人，但却难以相信一个大理人对宋朝的忠诚。

那怕他曾经为宋朝立下过卓著的功勋。

何畏之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怨气，但却并不成功。他桀骜不驯的眼中发出危险的光芒，终于，“啪”地一声，何畏之气愤地将手中的毛笔一折两断，狠狠地摔到白纸上，墨汁四溅。

忽然，门外廊下传来几个人的脚步之声。何畏之是习武之人，听觉锐于常人，他听到其中数人步履落地的声音不轻不重且有一定的节奏，已知来人非常有教养，绝不会是卫尉寺的武官。正在揣测来人的身份，却听那脚步声在自己这间房前停住了，“吱”地一声，虚掩的房门被推开，几个男子出现在门口。

“石大人！张大人！”何畏之完全没有料到石越与张守约会来此处，十分惊讶地望着门口。

石越含笑望着何畏之，微微颌首，与张守约一道信步走进屋中，随行而来的军法官与侍剑则在门外等候。他的目光扫过桌子上那断成两截的毛笔，但只是略一停留，便回来落在何畏之身上，沉声道：“先生委屈了。”

“不敢。败军之将，不受责罚，已是万幸。”何畏之欠了欠身，怨气却溢于言表。张守约微微皱了皱眉，却没有说话。被俘，对于他这样的士大夫来说，始终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先生守卫环州，功劳不小。对朝廷的忠心，本帅也是信得过的。”石越温声说道，“不过军中制度规矩如此，却也不可以废了。望先生能体谅这中间的苦衷。若中间有得罪处，本帅在此向先生陪罪。”说完，石越向何畏之认真地长揖一礼。

何畏之再桀骜，也是名利场上人，如何敢端受石越这一礼，连忙侧身让开，回拜道：“大人如此，是折杀在下了。”这一拜一让之间，何畏之的怨气已消去不少。

石越伸手扶起何畏之，道：“胜败是兵家常事。先生与狄将军以少敌多，虽然不胜，亦为国家功臣。本帅来此，一是问先生安好，也让先

生得知，朝廷并非疑忌先生；二是想请教先生有关狄将军战死之事……”

何畏之听石越问起狄詠之事，不由肃然。哪怕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但狄詠自杀前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敬仰、惋惜之色，沉声说道：“当日我与郡马守城……”当下细细和石越说起环州之战的过程与细节来。

何畏之是亲历之人，又是当时城中仅次于狄詠的官员，自他口中说出来，许多关于环州之战的细节，都是十分的详细。石越与张守约直听得惊心动魄，又觉得折腕不已。听到狄詠为满城百姓而自杀之时，何畏之神色惨淡，石越与张守约都是心潮澎湃，又是敬佩，又是叹惜，双眼都是噙着泪花，强忍着才没有堕下。石越想起高遵裕之可恨，更是切齿。

“……郡马自杀之后，在下便率领骑马的将士突围，奈何西贼势大，前后冲杀十余次，皆不得脱困，突围的儿郎十之八九，都战死殉国。在下身上揣着郡马的遗表，却不敢就此战死，使郡马之事迹不得流传于天下后世，不得已而诈死，妄图侥幸。不料仁多瀚部下蕃将慕泽甚是狡猾，竟被其识破……”何畏之说到此处，脸亦不自禁的红了一下，他潜意识中，也以为被俘是甚可耻之事，因此不欲多提。只是从怀中取出一本用黄绸包得严严实实地奏折，递给石越。一面说道：“这便是郡马的遗表，要请石大人代呈天子。在下破讲宗岭，略得虚名，仁多瀚怀枭雄之志，欲将在下收为己用，因此一直待在下以客礼。但愚虽是边鄙之人，无郡马之忠烈，却亦不屑为贰臣。故此一直坚拒。不过也因此事，得以保全郡马遗表。”

石越双手接过狄詠遗表，珍之重之地放入怀中。道：“先生之功，

亦不可没。”

“此不足道。”何畏之意兴索然地摇摇头，道：“在下能不负郡马所托，庶几可无憾。败军之将，安敢论功。”

石越知道当时人的观念如此，一时半会也难以改变，当下不再多说。问道：“先生以为仁多澣此人如何？”

何畏之沉吟一会，道：“仁多澣貌不出众，其为人唯利是图，不知忠义廉节为何物。然见风使舵，善识时务，颇具干材，亦不可轻视。我观其人，不得机会，不过封疆之臣；若得其遇，是枭雄也。”

石越点点头，又问道：“他遣仁多保忠来致修好之意，先生以为是诈？是诚？”

“非诈非诚；亦诈亦诚。”

“非诈非诚，亦诈亦诚……”石越低声重复了一遍，细细咀嚼着这句话。

“这只是在下的浅见。我以为仁多澣此人，我强，则其虽诈亦诚；我弱，则其虽诚亦诈。”

张守约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笑道：“如此岂非一十足之小人么？我与仁多澣打过交道，只觉此人贪利，但治军严整，颇亲近大宋，亦甚讲信用。”

何畏之也不辩解，只是注视石越。却见石越笑道：“某已知仁多澣其人也。”张守约与何畏之都把目光投到石越身上，等待着他的解释。不料石越却似乎无意多说，话锋一转，道：“章质夫的《强兵三策札

子》廷议已经通过，枢府也已颁布公文于诸路府州军监。惟陕西一路，因为烽火不熄，振武学堂以及军事小学校一直未能建立。如今边患初定，某欲在环州、延州等沿边州城，创建振武学堂以及附属军事小学校与高级学校，并以环州之振武学堂，为‘陕西路第一振武学堂’，在其中为狄郡马建庙祭祀。而诸州军事小学校则首先招收忠烈遗孤以及父母死于战争之平民孤儿……”

“此乃善政。”不待石越说完，张守约便已经称赞起来。自从章槩《强兵三策札子》通过以后，大宋各路都相继建立了振武学堂，在南方与沿海，还有部分路成立了伏波学堂。而军事小学校与高级学校，也在两成左右的府州军监开始创建。虽然富裕之家与士大夫之家不会愿意将自己家的男孩送入军校，但是也有许多非常贫困的家庭以及军属会为孩子选择这条道路——毕竟这是难得的全免费教育，可惜的是名额有限。而陕西路在这方面显然是严重滞后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学政范纯粹对此兴趣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陕西战争不断，使得许多事情都被压积下来了。现在石越提出此事，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的确如石越所言，战争之后，势必会增加许多孤儿，将这些孤儿招入军校，绝对是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石越的目光扫过张守约与何畏之，道：“振武学堂与军事小学校之山长，按例自然是张大人兼任。但是张大人军务政务繁剧，还须有一个祭酒协助。只是不知先生是否愿意俯就？”

何畏之不禁怦然心动，但同时却又有几分犹疑。

石越的邀请颇具吸引力。虽然振武学堂只是培训节级的军校，远远比不上讲武学堂之影响力，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节级是肯定要升为武官的。而最重要的是，何畏之认为军事小学校的学生，很可能会成为将来

大宋军事力量的骨干。而陕西路因为身处宋夏边境，其在大宋军事力量中，绝对能占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任何有野心的人，都知道这从长远来看，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的。

但问题是，何畏之不认为自己有那么久的耐心。

出于一种天性，他隐约感觉到宋夏之间真正的战争还没有开始，而其爆发的时间却不会太久了……为了在宋军中得到较快的提升，为了自己的抱负，何畏之认为自己应当设法进入禁军体系才对。

仿佛看穿了何畏之的心思，石越又说道：“只要先生答应，我可以允诺，先生随时可以回到禁军领兵。”

何畏之被石越识破，心中不由一凛，忙欠身说道：“敢不从命。”

当晚。与仁多保忠的第二次会面果然被石越料中。又经过一番相互试探、讨价还价，双方很快答成口头协定——双方许诺此后都不再相互攻击。这显然是一条脆弱的约定，石越无法代替皇帝与两府决定宋朝的和战；仁多澣也管不了梁乙埋的喜恶。事实上，这个被称“环州之盟”的密约，充满了这样至少是无法立即兑现的约定。仁多澣许诺的基础是需要秉常夺回政权。他答应在秉常夺回政权之后，夏国永远向宋朝称臣，在国中推行汉制，双方互市并且扩大通商的规模，并且在大宋需要时，协助大宋出兵夺回包括大同府在内的幽蓟故地。而石越则承诺陕西宋军暂时不进攻西夏，并且在夏主夺回政权之后，向西夏派遣学者、颁赐书籍，并请求皇帝下诏旨支持其推行汉制。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愿

意出兵相助……

除去这些之后，才是密约中实际的内容。双方同意秘密互市，宋朝愿意卖给仁多澣包括茶与棉布、丝绸、香料在内的大部分商品，同时愿意出售部分武器给仁多澣——自从钢铁业大步发展与军器监改革之后，宋朝整编禁军兵甲之精良，已经超过西夏。而宋朝巨大的产能更为西夏所望尘莫及。不过石越断然拒绝了卖震天雷或霹雳投弹的要求，也不愿意卖盔甲与铁铤，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仁多澣的筹码少得可怜——作为回报，仁多澣将卖给宋朝一定数量的马、牛、羊以及食盐，同时释放全部宋军战俘。

但仁多保忠也有意外收获，石越主动同意释放几次战争中仁多部族的战俘，甚至还同意释放一部分其余部落的俘虏归夏。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三个战俘换一匹两岁到三岁的马。但对于人多即是力量，特别是男人多就是力量的西夏部落而言，依然是很合算的。

带着满意回去的仁多保忠在两天之内，就依约放归了他们俘虏的全部宋军战俘。石越在迎接这批战俘归国之后，便将余下的事情交给了张守约。为了防止种谔从中作梗，石越先将种谔调回庆州，又留下一个安抚司官员协助张守约处理互市事宜，这才放心的返回京兆府。

石越没有打算认真遵守环州密约的心思，尚未返回长安就显露无疑。

他的车驾刚刚离开庆州不到百里，石越就给延州颁布了一道命令。他命令宋朝在横山活动的僧人将横山的部落分成两种，凡是对宋朝表示出善意的部落，由僧人归还全部俘虏，并且许下封官、互市、十年不征

赋役的诺言；凡是死心塌地跟随西夏的部落，则将其俘虏全部斩首，将人头送还其部。并命令种古与姚兕、刘舜卿可以“便宜行事”。

在西夏溃退时趁胜占据了许多要塞，将锋线推进到横山脚下的延绥宋军，接到石越的命令之后，在二月中旬大雪将化未化之时，在僧人的指引之下，偷袭了超过十个不肯亲附宋朝的横山部落。这些被偷袭的部落多遭灭族之祸，但却命运迥异，被种古麾下的吴安国部攻击的部落，除了酋长与抵抗的战士被杀之外，大部分都成为了俘虏。但遇到姚兕部的部落，却惨不忍睹——姚兕不顾僧人的劝阻，下令不要任何俘虏，于是宋军所过之处，血流成河，诸部落无遗类，被姚兕部屠杀的横山蕃部达三千余人，导致后来没有一个僧人愿意替姚兕部作向导，智缘更是因此与姚兕翻脸。当地百姓提到姚兕之名，小儿不敢夜哭。

一时之间，横山震动。

在宋朝的软硬兼施之下，横山各部落迅速分化。除了极少数部落负隅顽抗之外，大部分部落都接受了宋朝的册封，派遣子弟入蕃学，表示归顺之意。

从熙宁十一年到熙宁十二年，两年之内，战争在横山从未真正平息过。因为根据大宋枢密院后来颁布的数道命令，宋廷已直接将横山划入版图之内，归于延州管辖，并且明确下令，不允许横山存在任何“化外蕃部”。于是一方面宋朝大张旗鼓的赏赐归顺部落，皇帝甚至亲自下旨，在延州扩建质子院，替在京横山蕃部子弟修建住宅；一方面那些没有遣子弟入蕃学就读的横山部落，却往往遭到毫不留情的攻击，宋朝僧人绘制出来的横山地图，详尽得连横山土生土长的蕃人都要自叹不如，因此整个横山地区，几乎成为宋军的后院。每一个部落被攻击之后，其首领的人头便会传遍横山，而其部众则会没为官奴。

西夏经营了百年之久的横山地区，就这样在短短两年之内易手。而此时，西夏人根本无暇顾及到这块地区。

而整件事的策划者石越，在发出收复横山的命令之后仅仅一天，就接到了召他立刻回京“叙职”的诏书。一直等到智缘愤怒的书信寄到他手上，他才知道后悔自己那道“便宜从事”的命令。而这个时候，无辜的人已经死去，而枢府与卫尉寺对姚兕的处罚，不过是将其调入讲武学堂做教官——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左迁还是奖赏。石越并非万能，有一些陋习，他也无可奈何。

熙宁十一年二月五日。

汴京。相府。

吕惠卿手中端着一方绀青色的砚台，细细观赏着。这方砚台雕成仙鹤展翅之状，制造精美异常，堪称巧夺天工。他用手指轻叩，砚台即发出金玉之声。

“此砚用金雀石制成，邵雍有诗专赞此砚：铜雀或常有，未尝见金雀。金雀出何所？必出自灵岳。剪断白云根，分破苍岑角。水贮见温润，墨发如钁削。”站在下首说话的是吕惠卿之子吕渊，其面貌俊朗，衣衫素洁，颇显飘逸不群。而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神似吕惠卿。吕渊自小在福建长大，虽是吕惠卿子侄中最聪明的一个，但成人之后酷爱道家之术，不仅无心科举，更是经常游历四方，平素连家都难得回来一次。这个儿子，在吕惠卿看来，实是家族之耻。

“是么？”吕惠卿的声音十分冷淡。“你从哪里弄来这个物什？”

“是有人特意托我送给父亲。”吕渊的语气也有几分生硬。

“哦？”吕惠卿有几分意外，斜睨吕渊，问道：“谁家想求官耶？”

吕渊默然不语，嘴角却露出傲然之色。

“送砚之人，并无所求。”

“哦？”吕惠卿冷笑道：“天下竟有这等好事？”

“想来以昌王之尊，当无所求于父亲。”吕渊的话中有几分得意。

“你说什么？”吕惠卿霍然变色，望着吕渊，目光变得严厉起来。

吕渊却毫不在意，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是昌王托人送给父亲的礼物。”

吕惠卿的脸在一瞬间，便如铁一般发青，他立刻放下手中的砚台，冷冷说道：“这是何处来的，你便给我送回何处去。”

“父亲如何这般拂人脸面……石越立下大功回朝……”

“闭嘴！”吕惠卿悻然大怒，指着吕渊骂道：“不肖子欲使吾家遭灭门之祸乎？！吾家富贵已极，尔不知学好，反习异端。如今更是不知轻重至此！真是气煞我也。”

吕渊被吕惠卿痛骂，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一顿脚，上前抱起金雀石砚台，竟是头也不回的离府而去。在外面观望的吕升卿与吕和卿慌乱去劝阻，却哪里拦得住。二人只得回头来见吕惠卿。吕和卿低声说道：“渊儿回来不易，大哥为何如此生气？”

吕惠卿狠狠瞪了他一眼，“你知道什么！”

吕升卿本待劝解，这时更不敢说话，只是和吕和卿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却听吕惠卿厉声问道：“你二人有无瞒着我结交宗室？”

吕升卿与吕和卿都是吓了一跳，二人连忙摇头。一齐道：“朝廷禁令甚严，我等再不知轻重，亦不敢胡来。”

吕惠卿犀利的目光扫过两个弟弟的眼睛，仿佛要由此穿透他们的内心。半晌，他才叹了口气，说道：“吾家富贵已极，若是不知收敛，必有灭族之祸。帝王家事，小心翼翼，都恐犯错，轻易沾惹不得。你二人须要牢记。”

“是。”

“那不肖子迟早会祸及家门。”吕惠卿恨恨说道。

“既是如何，是否要举报？”吕升卿小心问道。

吕惠卿瞪了他一眼，心中哭笑不得。若是他能举报，人家又岂敢这样明目张胆的拉拢自己？昌王打的主意他自然很清楚，如今石越“回京叙职”，自己宰相地位岌岌可危，正是拉拢示好的良机。况且送礼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若是捅出来，不仅自己儿子难逃诏狱，连吕惠卿自己，也是洗刷不清的。他的权力并不巩固，朝中不知道有多少政敌，正在等待他的把柄呢。更何况，吕惠卿也不愿意把所有的路都堵死，彻底得罪昌王，并非是上策。

“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不能让石越留在京师。”吕惠卿很快便在心中做出了决定。

“此事谁也不要说出去。”吕惠卿沉声说道，“石越已至洛阳，数日后便到京师，皇上已下旨，让宰相至城外亲迎。眼下先对付了石越的事情再说。”

“宰相亲迎？”吕升卿张大嘴巴，“这恐怕逾制吧？那些御史谏官难道不说话么？”

吕惠卿微微一笑，悠悠道：“最好不要说话。这本是我的建议。既然皇上不放心，无法不让石越回京师，那么便干脆把他捧起来，捧得越高，才能摔得越重。此退避三舍之计也。”

洛阳。

早春。

与一年前石越骑马入洛阳，百姓夹道欢迎的盛况相比，石越二过洛阳所能得到的欢迎，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仅一年时间，石越在陕西打赢了两场战争。虽然他在陕西推动的各项改革都才刚刚开始，效果还难以看出，但是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就足以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

雪刚刚化掉，严冬已经过去。经过整整一个冬天的压抑，人们也迫切希望释放出自己的情绪。

鲜花载道。人们都聚集在洛阳西城的主干道上，等待着石学士的入城。

但是在洛阳城外，石越的车队却停住了。

“怎么回事？”石越掀开马车的车帘，站在车前询问侍剑道。

“启禀石帅，前面有一个老者拦道。”侍剑尚未及回话，一个亲兵已策马回来禀报。

“老者？”石越暗觉讶异，跳下马车，快步向前走去。潘照临与侍剑连忙下马，紧紧跟了上去。

在石越的车队前，果然有一个鹤发老者身着八卦服，骑着一匹小毛驴上，由两个壮汉牵引着，拦在道中。石越望见来人，吃了一惊，连忙快步上前，拜了下去：“富公，石越有礼了。”又问道：“富公如何会来此？”侍剑与潘照临也分别拜了下去。原来挡在路中的，竟然是韩国公富弼。

富弼含笑望着石越等人，用手轻捋白须，笑道：“子明、潘先生，不必多礼。”

石越起身望着富弼，又拱手道：“实是惶恐。”

“果然未让老夫失望。”富弼笑道：“这时节还知道惶恐，才是自全之道。”

石越默默望着富弼。以富弼之尊，这时候居然亲自前来拦道，事情绝不会太简单。

“子明可知道前面洛阳城中，有数万男女老幼，在准备夹道迎你入城？”

“实是不敢受此殊荣。”石越说的话虽然谦逊，但是语气中却隐含着丝丝得意。

富弼久经世故，洞悉世情，石越这一点得意之情，又如何能逃出他的眼睛。他凝视石越良久，方叹了口气道，悠悠说道：“你知我如何来此？一年之前，老夫大张旗鼓，迎子明入城。但一年之后，老夫却要来劝子明，请子明绕道过洛阳。”

“绕道过洛阳？”

“不错，绕道过洛阳。”富弼的目光，仿佛看到石越内心的深处，让人浑身不自在。“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世道之常，子明焉得不惧？”

富弼的话仿佛给石越浇了一盘透心冷水，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

“自古以来，人臣得民心者有之，得军心者有之，得士心者有之。然三者之心俱得，为人臣者可有善终者？”富弼的话咄咄逼人，目光更是犀利无情。石越听得浑身发冷，再也没有一丝得意之色。

“若是此人尚不知韬晦之策，反而洋洋得意，矜功骄横，其灭族之期无日矣。”

“子明可知否？三十余岁便有今日成就，是祸是福，全在君一念之间！”

富弼的话，声音虽低，但在石越耳边，却宛如春雷，震得他双耳发麻。古今中外在最得意时身败名裂的豪杰之士的名字，一个个从脑海中闪过。心中被隐藏得很好的得意之情，一刻之间，也早已烟消云散。

“多谢富公教诲。富公之德，越没齿难忘。”石越用十分正式的礼节，向富弼拜谢道。

“老夫非为君，是为国家惜材。君当善自为之。”

富弼丢下这句话，拍了拍驴屁股，两个壮汉便牵着毛驴，向洛阳方向走去。

石越夹手站立，目送富弼远去，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道路的远处，这才说道：“收起仪仗，绕过洛阳。”

“是。”侍剑答应着下去传令。潘照临却久久望着富弼消失的方向，在心里叹道：“此老之才，吾真不如也。”

在石越的车队悄悄地过洛阳而不入，准备绕城而东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一个少女牵着一匹白马，正凝神注视着石越的车队。

“去？”

“不去？”

柔嘉的手中，紧紧握着一把刚刚冒出芽的青草。

她平生第一次如此踌躇。

那个人的车队在缓慢地改变方向，正离自己的视线越来越远。柔嘉一次又一次低头望着手中的青草，父亲那憔悴的面容与那个人那略带冷漠的脸孔交替地在她脑海中出现……

去见他？还是不去？

只是想看他一眼，如此而已。

呆立了许久许久，石越的车队早已消失，柔嘉依然没有做出决定。手中的青草早已捏碎，草汁从指缝中流了出来。

终于，赵云鸾转过了她的身躯，不再看那个人消失的方向。

如珍珠般晶莹的泪珠，在她的眼眶里打转，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汴京。

土市子勾栏。相扑场。

台上，两个粗壮的女相扑，身着无领短袖，袒露胸脯，正扭打在一起。台下，无数的汴京市民拼命挥舞着头巾等物，高声叫喊着加油，还有人在半明半暗地下注赌博，气氛十分热烈。相扑是宋朝十分流行的一项运动，上自皇家，下至普通百姓，莫不追捧。其中女相扑运动，在仁宗嘉祐七年的时候，曾经被司马光上表攻击有伤风化。但是司马光的奏折被束之高阁，这项运动照样成为宋朝从皇帝后妃百官命妇到普通市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甚至连白水潭的竞技大赛，都曾经请来女相扑表演助兴。哪怕是司马光做到户部尚书兼参知政事，对此亦是无可奈何。只得平时绕道而行，眼不见为静。

此时，在相扑场的一间雅座内，两个男子如庙里的泥菩萨一样对坐着，外面的热烈气氛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二人的情绪。

“吕公子，令尊的想法实是让人不解。”一个男子开口说道，“皇上说让宰相郊迎石越，令尊不仅不反对，反而支持。”

“他想什么，不关我的事。”吕渊冷冷地说道。“我来帮你家大王，是看李仙长的面子。”

那个男子尴尬地笑了笑，道：“石越得势，只恐令尊相位难保。两家何不联手……”

“这关你甚事？”吕渊丝毫不假辞色，尖锐地反问道。

“我亦是為了令尊着想。”

“你还是操心你家大王的事来得好。”吕渊冷冷的说道。“告诉你，皇上处置高遵裕的事已定下来了。”

“高遵裕干我家大王何事？”男子假笑道。

“是么？”吕渊冷笑了一声，道：“那便无关好了。反正与我家更不相关。”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男子低咳一声，道：“若能保住定西侯，对大家都有好处。吕公子既然上了这条船，要么就是富贵封侯，要么就是身败名裂，不要想着再下来。这中间的利害，公子当想得清楚。”

“你们看中的，不过是我是宰相东阁^[1]。但是现在你们当知道，我在家中说不上什么话。”吕渊的眼中，尽是鄙视之意。

“吕公子错了。”男子笑道：“我家大王甚是称赞公子之才华，倒未必全是为了你是宰相衙内。所以，不论吕相公如何，我家大王都想借助公子之力。”

“凭几个无用之人，耍点阴谋诡计，也能做成大事么？”吕渊讥

道：“尔辈以为朝中大臣，俱是无用之物么？”

“事在人为。”

“哼。”吕渊轻轻地哼了一声。

男子微笑着转过头去，继续观赏女相扑的表演……

白水潭学院。天下亭。

一个长身耸目、面色黝黑的年青士子正捧着一本书在低头细读。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书的封面印着《天命有司》四个黑色的隶书。这是白水潭山长桑充国的新著，刚刚出版发行不到一天。

“仁政者，非恩惠，非施舍，朝廷之责也，之任也，之天职也……”年青的士子轻声诵读，反复咀嚼着。

“方回兄！”

“贺鬼头！”

两个年轻的儒生从亭外大呼小叫的跑了过来。原来这亭中读书之人，姓贺名铸，字方回，是两浙路山阴人氏，但自小在卫州长大。他是宋太祖第一任妻子，燕王赵德昭之母孝惠皇后的族孙，因此荫封了一个小小的武职，在京城做了个小官，却一面在白水潭学院读书。他为人仗侠好义，最爱议论是非，点评天下之事。这两年间便已在《汴京新闻》上写过数篇评论，也算是小有名气。因为面黑目耸，相貌酷似年画中的鬼，因此又得了个外号，叫“贺鬼头”。

“贺鬼头，明日你去不去新郑门？”一个儒生跑到贺铸跟前，气喘吁吁地站定，问道。

“是啊？明日你去不去？方回兄。”另一人却是客气许多。

贺铸望着二人，莫名其妙地问道：“去新郑门做甚？又不是三月开金明池。”

“你不知道么？明日山长回京。天子下诏，宰相以下，在琼林苑设宴相迎。汴京城的百姓都打算着明天去看热闹。”

“哪个山长？山长不好好地在京城吗？”

“自然是石山长。”

“方回兄，你还没见过石山长吧？”

贺铸摇了摇手中的书，笑道：“吾读过其书足矣，何必识其人？难道石子明不与你我一样都是两手两臂，双目一口？”

“胡说八道。”一个儒生讥笑道：“山长和你贺鬼头长相可大不相同。”

“吾是生具异相。”贺铸对自己的相貌毫不介意。

“还是去看看罢。”另一个儒生笑道：“石山长亦非是常人。”

“便这么说定，贺鬼头。明日再来约你。”

贺铸尚未做出反应，那两个同窗早已急匆匆走出了老远，显是到处拉人去了。

[1]. 宋朝将宰相之子称为东阁。

次日清晨。

风和日丽。

琼林苑。

号称“千重翠木开珍囿，百尺朱楼压宝津”的琼林苑，是汴京四大园林之一，位于顺天门外道南，俗称“西青城”，是所有皇家园林中最让宋朝的士大夫感到亲切的所在。因为他们进士及第之后，宋廷都会在此处大宴进士，称为“琼林宴”。对于宋朝的读书人而言，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时刻之一，因此琼林苑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总是十分美好。此时未及三月，与琼林苑隔道相望的金明池尚未开放，士庶百姓依然不得入内，但是在琼林苑与金明池之间的大道上，却是车马盈道，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东京市民。而在琼林苑内，新栽的丛丛绿叶之下，汴京的文武百官，也早已聚齐，一面谈笑，一面等待着石越的到来。

吕惠卿身着紫袍玉带，头顶梁冠，正笑咪咪地与冯京、吴充、王珪等人闲聊着。朝中诸大臣中，司马光早已告了病假，拒不参加这次礼制所无的郊迎。此外还有十余位素以方直著称的大臣、谏官、御史也一齐称病，因此都没有出现在琼林苑。范纯仁虽然到场，却是一直默默站在不显眼的地方，既不发一言，脸上也不曾露出过一丝笑容，而是用若有所思的表情望着一片树叶发呆。似他这般的大臣，竟也有十几位之多。

枢密使文彦博则与兵部侍郎郭逵另立一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吕惠卿一面说着话，一面假装不经意的观察着众人的神态，脸上的笑容似乎是粘上去的一般，永远是不变的得体与温和。

安惇远远的望了吕惠卿一眼，二人目光相交，随即分开，各自露出会心的笑容。安惇不由愉快地想起前一日和吕惠卿的对话：

“相公以为石越是当来，或是不来？”

“某不知。”

“郊迎之事，石越上表推迟了三次，虽然皇上没有答应，然石越连洛阳城都不曾进，其不赴琼林苑，亦未必不可能。”

“朝中文武齐聚琼林苑相迎，若石越来，固然是他得意忘形，不知韬晦；他不来，亦是他矫揉造作，不知谦退。他来与不来，又有甚要紧？”

安惇不觉笑了起来。

忽然，琼林苑外传来一阵欢呼之声。安惇心中一动，暗道一声：“来了。”果然，便听有人高声叫道：“来了。”众人都循声望了过去，等了一会，果见石越在幕僚、扈从的簇拥之下，向苑中走来。吕惠卿见着石越，忙快步迎上前去，远远就高声笑道：“子明为国家朝廷立此不世之奇功，某奉旨，率文武百官，在此迎接子明回京。国朝立国以来，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真真叫人羡慕。”一千文武官员也连忙随着吕惠卿、文彦博迎上前去。

“陛下如此厚待臣子，臣本无功，实惶恐。”石越向皇宫所在方向叩拜了，方才起身，向吕惠卿、文彦博及众大臣见礼。

吕惠卿回了礼，笑道：“一别两年，子明更见沉稳。”

“相公却是风采依旧。”

二人话中各含机锋，却执手大笑，倒似亲如家人一般。

“那日接到陕西捷报，才知道子明之才，真深不可测者。笑谈之中，可以破数十万兵……”

“我一介书生，又有何能？不过是陛下洪福齐天，将士英勇善战。我不过坐享其成。”

“天下事岂有偶然？子明何必过谦。”

“相公有所不知。非我推功，此番破贼，实是全赖将士善战。若无狄詠守环州，吾已为贼所擒；若非种古断指破贼，绥德岂有大胜？至于谋划方略，其初便多赖刘舜卿。其余如种谔、种谊、姚兕诸将，皆可谓有大功于国者。”

郭逵在旁见吕惠卿一意称赞石越之功，而石越却一意推功于下，不待多言，已知其意。当下故意替石越岔开话题，笑道：“然则公以为此番缘边诸将，何人功绩最著？”

石越注视郭逵，点头示意，沉声道：“功绩大小，有司自有评断。此枢府、兵部、三衙之责，越不敢置喙。然若以将品而论，我以为是在环州殉国的狄郎为第一。狄郎之事，堪称大宋武人之典范。”

此时狄詠事迹，京师尚无人知晓。众人见石越如此抬高狄詠，便颇有人不服气。但狄詠毕竟是殉国之忠臣，近来又风闻皇帝颇有怜惜之

意，众人心里不服，却也没有人敢在嘴里说出来。石越顾视众人颜色，已知其心。他已经了解到狄詠的事迹，颇为感动，本就有心要大加宣扬一番，此时又想起潘照临之前和自己说过的话：“闭门谢客甚至自污，示人以昏庸，韬晦之下策也。其上策，是使人较己更受瞩目。譬如烛火，欲使烛火之光明不显，其下策，是以布蒙之，但略有不慎，却连烛火也被布所灭；故其上策，是置之于太阳之旁，太阳之光远甚至烛光，则烛光虽大，而人必不以为意……”石越心中一动，已是拿定主意，当下又说道：“将有五德，狄郎可谓五德俱备者……”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狄詠守环城的事迹。

狄詠之事，本来颇为感人，自石越口中说出来，更添几分悲壮与无奈。琼林苑众大臣听石越从狄詠请缨说起，先是说他种种勇冠三军，夺敌之气的故事，无不振奋。接下来又听石越说起狄詠守城，以一低矮小城而抗十倍之敌，终以援兵久候不至，力绝而败，众人莫不扼腕叹息。直至听到狄詠自裁，以一人之死而换满城百姓之平安的大仁大勇，李敢当献城自杀之节义，从说的石越，到听的大臣，无论真心假意，全都热泪盈眶，感动不已。在场有几个与狄詠共事过，交情匪浅的武官，早已抱头痛哭。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范纯仁亦忍不住赞叹道：“此真将军也！”

顿时，附和之声响起一片，每个人都重复道：“此真将军也！”“此真将军也！”

第二天。睿思殿。

赵顼穿着一袭月白长衫，盘腿坐在一张书案后面。李向安微微躬着

腰，与几个内侍一道侍立一旁。站立在下首的，是御史中丞邓润甫与侍御史安惇。

赵頊前面的书案上，摆着一份奏章，这份奏折被挤压得有点变形，上面还沾了几点血迹、泪迹——这是石越呈上来的狄詠的遗表，上面只写了寥寥几行之字，行文草草，书法谈不上好，但每个字都遒劲有力，直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武人之手。

“待罪臣振威副尉狄詠顿首言：臣自知有罪，深负陛下之重托。能明臣之忠心者，惟有死而已。臣能死国，是谓无憾。陛下英明圣睿，兼得良佐，必能致尧舜三代之治，光太祖之业，臣死无憾！此臣所以拳拳也。”

“是朕有负狄郎，非狄郎有负于朕。”赵頊默然良久，才轻抚奏折，黯然叹道。但他的目光却始终无法从那份遗表上移开，这寥寥的几行字，应该就是狄詠的绝笔了吧？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冀望才最为诚恳，也最让人心悸，尤其当赵頊不由自主的想起清河的时候，隐隐的，他竟有些愧疚，仿佛狄詠的死也是他的过错。

他的目光一动不动的凝注在那奏章之上，狄詠当时写就奏章的时候，必然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以这字迹略显得潦草，但狄詠的心中，却必然是没有丝毫的畏怯，因为在他的字迹中，看不出任何的虚弱、任何的飘移，而是一贯的坚定有力。

赵頊想起狄詠出京之前在崇政殿的对答，又想起，在狄詠殉城的时候，他心里会想到什么？是什么力量与信念支撑着他，才能让他这样的无畏与坚定？

狄詠为满城百姓平安而自杀之事，此时早已传遍汴京城。不仅《新

义报》与《汴京新闻》两大报纸连篇累牍的赞颂，民间交口传颂。在朝堂之上，也是一片赞扬之声。短短一天之内，追思纪念狄咏的声浪，如同海浪一般袭卷了整个汴京，人们几乎已经将石越忘记。

赵项自然是乐见这样的情形出现的，只不过其中让他略觉不快的是，赵顼替清河说情的事情也被传了出去，“贤王”的形象，不免更加深入人心。

“陛下。”邓润甫打断了皇帝的出神，欠身说道：“狄将军之事，虽然可惜，但逝者已矣，陛下不可过于悲疼，尚须保重龙体。如今之势，是因狄将军之事，朝野都要求彻查定西侯高遵裕之案……”

“朝廷自有律敕，卿为兰台令，只须依律敕治狱便可。”

邓润甫暗暗苦笑，御史中丞的使命，可从来都不是按律治狱。劳动到御史中丞亲自过问的案件，需要考量的，从来都是皇帝的心意，朝廷各派力量的角力，以及朝野的舆论。做为法律条文的敕与律，在此时，主要不过是门面的装点而已。但是皇帝既然说得如此的冠冕堂皇，他却是如何都不能反驳的。

“遵旨。”

“安卿求见，又是为了何事？”

安惇从袖中取出一本奏折，躬腰双手捧着伸过头顶，道：“臣有本奏。”

赵项向李向安点点头，李向安连忙上前，接过安惇的奏折，递给赵项。赵项一面翻开细看，安惇一面欠身说道：“臣所奏之事，与白水潭学院及石越皆有关碍。自熙宁九年始，白水潭学院修撰目录之书，名曰

《白水潭藏书总目》，其书之编撰，皆当世之大儒，历两年乃成，今岁正旦上供一套，藏之于秘阁。开封府官立图书馆亦有收录。臣虽不才，然好读书，自汉以来，目录之书为治学者所必读，此所谓学问之门径也。故臣亦曾翻阅此书，知此《总目》，其志不小。”

“哦？”不仅赵顼停下了对奏章的浏览，讶异地抬起了头；连邓润甫也显得十分吃惊。有宋一代，学术昌明，文教日盛，私修目录便是从宋朝兴起。因为目录学自汉朝出现以来，可以说是治学之门径，不懂目录学，几乎便无资格言“学术”二字。赵顼虽是皇帝，却向以好学著称；邓润甫学问亦佳，二人自然是知道所谓《白水潭学院图书馆藏书总目》的修成，在学术上，毫无疑问是一件盛事，因此赵顼还曾经加以赏赐。但是二人却难以想象，一部目录学著作，竟会被堂堂侍御史加上“其志不小”的评语。

“《白水潭藏书总目》收录古今书目计六千二百一十二部，倍于《崇文总目》，号称网罗天下之书。此书既已问世，则此前目录之书，皆成废纸。日后学者所宗，无非此书而已。”

“此事是平常事。”赵顼笑道：“《崇文总目》虽是仁宗时官修目录书，然迟早有一日要过时。不过短短数十年间，新增书目竟已翻倍，实是出人意料。”

“陛下圣明。此固是文教之盛事。”安惇的声音没有半点起伏，“然而臣以为，《白水潭藏书总目》之分类，却颇有可议之处。”

“纵有可议之处，似亦不必论之于朝堂之上。”邓润甫十分的不以为然。

“若是《白水潭藏书总目》将《尚书》与《乐经》不列于经部而归

于子部，而将所谓‘石学七书’及《三代之治》独列一条，立于经部之下呢？”安惇冷冷地反问道。

“什么？！”邓润甫呆住了，“啪”地一声，手中的象牙朝笏竟是脱手掉到了地上。他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跪倒捡掉，向赵项叩首道：“臣死罪！臣死罪！”

但是皇帝却也没有心思去追究他的失仪，赵项兀自喃喃重复道：“剔《尚书》与《乐经》入子部，以石越之书入经部？”

安惇所说之事，对于宋朝人来说，委实太过震撼。自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一千多年的时间，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外加《论语》、《孝经》，一直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文化意义上的宪法。虽然不能说无人置疑，但是却当之无愧的是诸夏乃至周边国度顶礼膜拜的对象。而自目录学“经史子集”四分法出现之后，也从来没有人敢妄自在“经部”加入别的内容——这不是附庸在六经条目下的传疏之书，亦不是所谓的“小学”之书，而是与六经光明正大的并列于经部之下！

《白水潭藏书总目》的确是私修之目录书，但是它收录之书既全，则迟早要完全取代《崇文总目》，成为天下学者最基本的工具书。换句话说，迟早有一天，天下学者都要接受一个事实——“石学七书”是与《易经》、《春秋经》、《礼》、《诗》居于同等地位的著作。

“来人！”片刻之后，赵项站起身来，高声喝道：“去秘阁取《白水潭藏书总目》来。”

“遵旨。”内侍们慌忙答应着退了出去。

赵项目送内侍匆匆离去，双眉紧蹙，背着双手，思虑着这件完全出

乎意料的事情。

实际上，无论是赵项，还是安惇，都不知道《白水潭藏书总目》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安惇在政治上的嗅觉是敏锐的，而无论《书》、

《乐》出经部入子部，还是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入经部，的确也是十分刺眼的事情。这毕竟是一千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向经学的地位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还得到了二程等一大帮学者的支持。但是《白水潭藏书总目》的意义绝不止于此，当然，这是一心一意关注着权力斗争的安惇所看不到的——《白水潭藏书总目》再次打破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将天下书籍，分成了十余个大部，数百个条目。其中“石学七书”虽然冠冕堂皇列入经部之中，但是在中国的目录学著作中，同时也头一次出现了与“经史子集”并列而自成一部的“格物部”，在“格物部”之下，又细分了算术、物理、博物诸多条目——这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大事情。自石越创办白水潭学院分明理、格物两院以来，八年之后，“格物学”终于正式获得了学界的承认。

但是赵项与安惇自然都不会关心这些。

甚至他们也并不关心《书》、《乐》被剔出“经部”。《尚书》已经饱受置疑，而《乐经》早已失传，《崇文总目》中归于《乐经》之下的，不过都是些音乐书籍而已。它们被划入“子部”，固然很震动，但严格来说，并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是“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入“经部”。若是石越的《论语正义》归于“经部”的“论语”条下，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还不足为怪。但是最初被讥为“杂学”的“石学七书”，竟然能堂而皇之列入“经部”之下而独成一条……

赵顼突然间感觉到有些惶恐。

他不知道白水潭的学者们这样做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不相信象程颢、程颐这样的人物会俯首听命为石越摇旗呐喊，但是他亦不敢确信——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天下的学者几乎全都额手称庆。程颢与程颐的忠诚，就那么值得信任么？

“安卿……”

“臣在。”

赵顼望着安惇，却又结舌说不话来。他心里其实只是莫名其妙的慌张，但是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担心石越成为王莽么？似乎是有有点可笑。怀疑白水潭的学者们与石越勾结么？但是身为大宋的皇帝，赵顼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大宋朝没有一位皇帝，可以下诏将一大批站在学术顶端的学者全部抓起来拷问——这道诏书发到任何机构，都注定会被大臣们毫不客气的退回。赵顼完全可以想象到司马光的口水喷到自己脸上，吕惠卿苦口婆心、文彦博声色俱厉的情形……况且，赵顼并非昏庸的人，整个白水潭的学者全都与石越勾结这种事情，实在也是过于的不可思议。

但是，赵顼依然感觉到慌张。那种慌张的感觉，十分的真实，十分的明显。

有这样感觉不仅仅只有赵顼，御史中丞邓润甫到此时都没有真正缓过神来，一脸的仓皇失措。

赵顼努力想镇静下来。

“陛下。”安惇倒是显得十分的沉静，他缓缓说道：“臣还听到过

一个传言。”

“什么传言？”无论如何，赵顼都想说一些话，这样可以舒缓心情。

“熙宁十年正月，也就是一年前，在邵雍去逝之前的两个月，他曾经在白水潭的梅斋占过一卦……”邵雍是“先天之学”的大家，其“数学”天下闻名，他去世虽然只有一年，但是有关于邵康节神算之事，早已悄然流传。此时安惇说到邵雍占卜，赵顼与邓润甫都不由得凝神侧耳，问道：“占是何内容？”

“究竟是何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是据说直至邵雍死前，尚在反复念着这一卦的结果——‘地道无成’！”

“地道无成？”赵顼喃喃道。

邓润甫偷窥一眼皇帝的神色，方接着说道：“地道无成，出自《易经·坤卦·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此是何意？”虽然读过《易经》，但是赵顼对这句话的意思，却有点拿不准。

邓润甫红着脸，摇头道：“此句意义深奥，臣亦不能明其义。”

“安卿可明其义？”赵顼转过脸来，注视安惇，询问道。

安惇欠身道：“《易经》藏圣人之学，博大精深。臣岂敢言‘明其义’？只是传闻邵雍此卦，是专为石越而卜。而市井中又有种种说法，或谓邵雍此卦，是道石越若能谨守臣道，则能得善终。或谓此卦当反其

意而言之，石越若想成功，则不可守臣道……”

“大胆！”赵项脸色立时铁青。

“臣该死！”

“请陛下息怒。”

安惇与邓润甫立即跪了下来，连连叩首。

“尔是从何处听此谣言？！石越乃国之重臣，朕岂能容这等扑风捉影之构谗？若是使君臣相疑，主下相忌，正中敌国下怀，却是尔等之罪！”赵项伸出食指，指着安惇，怒声斥责。

“臣死罪！臣死罪！”安惇只如捣蒜一般的叩头，但是却并没有十分惊惶。

邓润甫一面跟着安惇叩头，一面却还若有所思的瞥了安惇一眼。

赵项死死盯着俯拜在自己脚下的安惇与邓润甫，脸上神色不定，半晌，方挥了挥袖子，喝道：“卿等先退下。日后谁再离间朕与石越君臣之义，朕必不容他！”

“是。”安惇与邓润甫叩头答应着。又向赵项行了礼，叩拜着退出睿思殿。

赵项目视着二人离开之后，忽然长吁了一口气，重重地坐在了椅子上，发起呆来。李向安与几个内侍垂头叉手侍立，更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过了一会儿，往秘阁取书的内侍搬着厚厚几卷本的《白水潭藏书总目》回到了睿思殿。李向安指挥着内侍将书小心摆在赵项跟前，方轻声

唤道：“官家。”

“嗯？”赵顼蓦地一惊，回过神来，问道：“何事？”

“书已取来了。”李向安一面说着，一面小心地将《白水潭藏书总目》第一卷翻开，摊平了移到赵顼眼前。

赵顼烦躁地挥了挥手，抓起书来，哗哗地快速翻阅着，没翻到几页，果然见《经部》之下，赫然列着“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条，他又回过去翻了几页，《论语正义》亦列在《论语》条之下。换句话说，石越的著作，绝大部分都被归入了“经部”。他心烦意乱地将书丢在案上，又开始发起呆来。

石府。

石越的目光扫过府中的景物，只觉得这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尤其是从一个白雪皑皑，朔风刺骨的战场来到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最繁华的城市，自会使人有一种一下子彻底放松下来的感觉。虽然石越很清醒的知道，汴京城潜伏着的危险，较之环庆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士。”石安在石越身后憨厚的唤道，“司马大人来访。”

石越正想着心事，却被石安打断，没听清楚他说些话，便带着几分责怪说道：“不是已经说过闭门谢客么？”

但是石安却没有离去，依旧站在石越的身后，对石越的这个回答，他大为吃惊，但见石越出神，他不敢打扰，因此也不敢再说，只是犹犹

犹豫的站着，不确定是不是还要再说一次。石越却没有留意到这些，他的目光正停留在后花园小亭的石桌上。

石桌上随便堆放着几本书卷与一卷绢轴。石越信步走过去，先拿起绢轴，打开来，原来是一幅《千岩万壑图》，笔法甚是纵横苍老，堪称上品。但是石越细细望着，却见画上既无印章，亦无落款，不由暗暗奇怪。当下把画放到一边，再去看书时，却见几本书上，封皮之上大多题着《白水潭藏书总目》，此外还散放着一本署名为桑充国的《天命有司》。

“这是二公子与成安县君留下来的，他们等了一个上午，因见学士一直没有回府，便先回去了，说好了晚上再过来。”石安看到石越疑惑的眼光，连忙解释道。

“嗯。”忽然，石越想起石安居然还站在这里侍候，又笑道：“这边没什么事，你不用在这里陪我。待侍剑从桑府回来，让他直接来找我便好。”

“是。”石安答应着，又迟疑了一会，终于才忍不住的问道：“学士真的不见司马相公么？”

“什么？”石越吃了一惊，“司马相公？司马君实？”

“便是司马君实相公。”

“如何不早说？”石越一边跺脚，一边随手将手中的《白水潭藏书总目》丢在石桌上，就匆匆向外赶去，口中还埋怨道：“唉，怎好让他久候？快快有请。”

石越走到府门之时，远远便望见司马光穿着一件最常见的棉布衫

袍，简单的束了一根布带，气定神闲地背着双手，在石府门前等候着，脸上既无不满，亦不见急躁。他的衣着虽也十分简朴，但是却不象王安石般邈邈，而是刷洗得十分干净。甚至连头发胡子都修饰得一丝不苟。

让堂堂的参知政事、户部尚书在自己府前等了这许久，石越实在不由得脸红，他快步走到司马光前面，长揖道：“让君实相公久候，实是失礼，还望恕罪。”

“无妨。”司马光抱抱拳，淡淡说道，脸上神情似乎无喜无怒。

“请相公入府叙话。”石越一面说着，一面恭恭敬敬地引司马光入府。一路直到客厅，双方分了宾主坐下，仆人上茶，司马光都再无多余的话语。石越也只是客客气气，绝不多问。

待到喝了第一口茶，司马光便将茶杯放下，看着石越说道：“子明自昨日回京，便住在驿馆，到今日在两府叙职以后，方才回府。先公后私，让人钦佩。”

“不敢。”

“子明为国家立下大功回朝，但是待人接物，却始终如一，谦让自持，亦属难得。”

“我本无寸功。上托皇上洪福，下因军民效命；内为相公筹措粮饷，外是诸将英勇奋战。我不过偶逢其遇而已……”

“子明不必过谦。”司马光摆摆手，道：“一场大胜要有这般容易，韩绛为何会大败而归？陕西之事，吾知之，子明之能，远胜于我。我素知子明谦谨老成，是国家之干材，故此才来和子明说几桩要紧之事。”

“愿聆教诲。”石越恭敬地说道。

司马光点点头，缓缓说道：“昨日百官于琼林苑郊迎子明，本是早已定好，今日皇上便要在集英殿接见子明。但临时却突然改了主意。这其中原由，子明可曾知道？”

石越听到此言，心中震动，脸上却不肯露出一丝半点异色来。司马光所说之事他早已听闻。当年他从杭州归来，皇帝要见他之心几乎是迫不及待。但是如今立下大功，受诏回京叙职，虽然说是极尽荣耀，百官郊迎，皇帝也要隆之重之的接见，但若从宠信上来看，其实反倒不如当年从杭州回京的情形。而此时，又突然说要延期一日接见，更让人感觉到不安。

“不是因为太皇太后凤体违和么？”

司马光凝视石越，摇了摇头，叹道：“皇上欲为有为之君，即位以来，若非龙体不适，无一日不曾召见大臣。今日上午，皇上便曾在睿思殿召见御史中丞邓润甫与侍御史安惇。”

石越勉强笑道：“集英殿与睿思殿，毕竟不同。”

“诚然。”司马光忽然笑道：“此事或是我多心。实则我来，亦不是为了此事。子明可曾见到刚刚刊行的《白水潭藏书总目》？”

“适才见到过，却还不曾翻阅。”

“先是《天命有司》，然后便是《白水潭藏书总目》，这段时间，桑山长与白水潭群儒是铁了心要将士林搅得天翻地覆了。”

“相公何出此言？”石越大觉讶异，心中又隐隐有一点兴奋。桑充国这部新书，他也没有来得及读，但是司马光都说出了“天翻地覆”这样的形容词来，可见这部书绝不一般。

司马光却也吃惊地望着石越，似乎在讶异为何石越连这部书都不曾知道。他想了一会，方才释然，道：“子明远在陕西，不知道亦不奇怪。”停了一下，又说道：“《天命有司》全篇主旨，是说仁政是朝廷之责任，而非朝廷之恩赐。官府不施仁政，是逆天命，虽有金书玉册，亦为非法。百官之权力来自于天子，天子之权力来自于万民，固百姓有权斥责评议官府之不当云云。桑山长此语，可谓深得吾心。”

石越听司马光介绍《天命有司》的内容，不由暗暗咋舌不语，心道：“这不是《社会契约论》的宋朝版么？”他没料到桑充国竟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既觉得惊讶，又觉得欢喜。又听司马光似笑非笑地说道：“虽是如此，桑书一出，士林争议便起。有谓之为圣者，有斥之为妄者。而取桑山长之说者，亦有人借此指责足下……”

“指责我？”石越吃了一惊。

“是有指子明不当擅开边衅者。议者以为，守边卫国，是为大义仁政；而擅兴兵事，是《司马法》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者，绝非仁政。陕西路内政百弊而不治，反兴兵事，是舍本逐末，虽胜不足喜。”

石越望着司马光，笑道：“那相公以为如何？”他素知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此时不过是借他人之口，来当面批评自己而已。

“国家财政艰难，非兴事之时。纵有收复灵夏之意，亦当厚养民力以待时。”司马光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来找石越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劝说石越万万不可支持少壮派的继续开战主张。

石越却摇了摇头，道：“相公所言，常理也。但事有例外者。越愿以陕西一路为相公言之。陕西路弊政百端，归根结底，是源于西夏之患。陕西有西夏之患，不得不养兵，不得不劳民力。既然养兵劳民，百姓便不得休息。故越以为，要除陕西之弊政，先要除西夏之边患。西夏之边患除，则陕西之民自得休息。否则不免愈想养民力，而西贼侵逼愈急，而民力愈困。以陕西一路而至全国，亦是如此。朝廷财政之所以困难者，在于养兵过多。养兵之所以过多者，在于有西夏、契丹之患。若不能治其根本，则朝廷财政，终是难以彻底好转。”

石越也是早想好了一番话，要说服司马光的，此时正好借机说出，见司马光皱眉沉思，又笑道：“守边卫国，确是仁政。但守边卫国者，并非坐守边城方是守边。太祖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者，亦是守边卫国耳。相公可知何谓‘好战’？”

“请子明言之。”

“凡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何时可战，不知何时当止者，虽只一战，亦可谓之‘好战’。凡知为何而战，知何时可战，何时当止者，虽百战而不得谓‘好战’。以今日之事言之，我大宋与西夏之战，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而是以战促和，使西夏人畏我大宋之威，而短期之内，无力侵我边境。则陕西一路之军民，乃至大宋全国之军民，皆可得休息。目的既明，则吾可于当战时战，当止时止。相公当知，但凡胡狄蛮夷，十之八九，皆是畏威而不怀德，若不将其打怕，我大宋仁德，亦不免被其当成懦弱可欺之态。”

司马光听到“其目的绝非是要一举而灭西夏”这一句话，已是将心中一块大大的石头放了下来。他来找石越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是为国家惜材，做善意之提醒；二则是因为对西夏之战和，石越的意见绝对举

足轻重，司马光一心为国家考虑，实在害怕再起战端，拖累国家，所以才特意要在皇帝召见石越之前找上门来，与石越详谈一次。这时石越的态度既已十分明确，司马光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自然是心情十分轻松，连连点头，赞道：“子明言之有理，子明言之有理。”

石越不过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听到一向保守稳重的司马光也连连赞同，也不禁十分高兴。顿时，二人谈话的气氛竟变得十分的轻松与融洽。

“越岂是不知朝廷财用不足而妄启边衅者？相公为朝廷理财，其中难处，越焉能不知？凡官府取之于百姓者，无论是何种名目，皆不可轻易增加。为何？为后世计也。凡敛财之名目，增时容易去时难。今世百姓之所以困苦者，并非朝廷行一时之暴政而横征暴敛，实是自唐、五代以后，数百年间种种苛税慢慢累加之故。相公理财，抑开源而重节流，是深知此弊，而不忍苦万民也。然陕西战事一开，所耗钱粮亿万，朝廷财用捉襟见肘，便成必然之事。”石越动容的说着，态度十分诚恳。司马光亦频频点头，叹道：“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是百姓更有百姓的难处。朝廷财用再拮据，亦只是一时，但利源一开，百姓之苦却是代代相传，无止无休。”

“正如相公所说。故此越亦深知，陕西与西夏的每次战争，功劳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便是政事堂诸公。在国家财用如此拮据之时，连打数场大仗，而百姓不加赋税，军费不曾亏欠，此真萧何不能过也。”石越再次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下司马光的马屁，“虽则越以为对西夏有不得不战之势，但若无相公在内调度支持，越只恐真成误国之臣矣。”

司马光听到石越的赞誉，心中自是十分舒服。但似他这种方正君子，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飘飘然的。只不过石越既然如此表态，他

便再有原则，也不能不略略缓和一下态度。“前事已矣，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再多提。国库虽然耗费不少，但打了大胜仗，于国家朝廷总是好事。况且开战之事，归根结底，毕竟还是皇上的诏旨、枢府的命令，并非子明自专得了的。子明节度诸将，运筹帷幄，功亦不可没。清议中有指子明擅开边衅者，其实亦是偏激之辞。那种狂生之语，子明切不可太放在心中。眼下最要紧之事，毕竟还是接下来对西夏之方略。”他的话中隐含之意，其实还是对石越轻启战端不以为然。只是态度温和许多，而且明确表示赢了就好，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

石越倒也不曾指望能让司马光完全支持自己那本来就有点冒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表态，他已经十分知足。当下微微一笑，道：“朝野清议，无论说什么，都是应当的。身居高位者，食朝廷之俸禄，受皇上之重托，寄百姓之厚望，凡谋事自当尽量谨慎周全。且理当受清议批评。清议之批评，虽然未必尽能公允，然亦不足深怪。不过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对石越的态度，司马光颇觉意外，忍不住赞道：“子明胸怀，让人佩服。”

石越笑道：“此不过理所当然之事。若是清议尽能周详公允，朝廷何不请其入政事堂柄政，要我辈何用？况且天下之人，上至宰相，下至贩夫走卒，谁又能说自己平生之见识，决无错误疏忽？若是因为有错误疏忽便不能评议朝政，则天下之人，再无一人可以评议朝政者。清议固然有当与不当，然最终定其取舍者，在公卿尔。朝廷公卿，须当有容人之雅量，否则，窃以为不配着朱紫。”

司马光望着石越，点头道：“此言得矣。魏征言事，未必事事对，而唐太宗能容魏征，故有贞观之治。若我大宋，人君能容谏臣，百官能

容清议，则贞观不足道也。正如桑长卿所言，士民评议朝政，是理所当然……”

石越毕竟没有读过《天命有司》，当下只是含笑望着司马光。宋朝本来就有不错的言论环境，而自从石越有意识的鼓吹言论出版之自由，报纸刊物之兴起，朝廷清议力量渐渐增强以后，虽然还有极少部分士大夫对开放舆论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也有偏激的主张控制舆论的官员存在，但是宋朝绝大部分士大夫都开始渐渐接受言论自由之思想，毕竟这种思想的流行，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官员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自由言论的困扰，但是对士大夫这个阶层整体而言，他们却永远是话语权的掌握者。程颢甚至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从上古到孔子，从先秦到五代，列举了许多的历史事实进行正反两面地分析，详细地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正确性。因此，对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石越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但接下来司马光的话，却让石越大吃一惊。“……然则，《白水潭藏书总目》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某以为还是孟浪了些……”

“什么？！”石越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司马光，一脸的震惊。

司马光望着石越这副神色，想了想，终是忍不住问道：“难道子明竟不知道此事？”

“编撰《白水潭藏书总目》之事，伯淳先生与苏子由、唐毅夫都曾写信与我提过。但相公所说，却未免、未免……”饶是石越已见多识广，但这次还是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白水潭藏书总目》确是自《崇文总目》后一大盛事。其编修体例多有创新之举，将《尚书》、《乐经》归于子部、创格物之部，皆显示编者之见识。平心而论，即便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亦并非没有道理。”司马光既是大臣，亦是当时顶尖的学者，他的话，自然相当有说服力，“《白水潭藏书总目》所录之书多出《崇文总目》近三千部。子明可知道这三千部书，多是什么书么？”

“这……我却是不知。”

“这多出来的书目。其约二千部，是前代已有之书，《崇文总目》漏录，而《白水潭藏书总目》有录；另约一千部，却是《崇文总目》以后出现的新书……”

“新书？！”石越再次感到震惊了。一千部新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崇文总目》是宋仁宗时编撰的，距今不过只有几十年而已！当时著书，远不如后世之滥，在短短几十年内出现约千部新书，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正是。”司马光十分理解石越的心情，因为他自己最初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震撼。“约二千部的旧书之中，约有一半以上，可以归于子明你所创建之格物学，这些书本来为儒者所不采，散落各处，多半只余断卷残章，其得到重视，为目录书收录，是子明之功。而约千部新书当中，其中四成是儒学、道学以及佛经、道藏，一成是新译西夷之书，另有五成，全是格物学之著作。其卷数虽然不多，然以书目而言，却甚是可观。所有此类之书，以及格物之学渐为学者所重视，此皆子明七书开创之功。故此，平心而论，七学列于经部，并不为过。至于《三代之治》，其言合圣人之心，二程皆以为可代《尚书》，入经部亦是众望所归。”

石越的思绪终于渐渐清晰。听到司马光的赞誉，石越亦不由十分的自得。这种荣誉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而格物学方面众多著作的诞生，更让石越颇有成就感。

“王介甫一生自诩是孔子重生，其著作却终不能入经部。”司马光的语气中，竟似乎带有几分兴灾乐祸之意。“然而子明之书入经部，亦是塞翁失马。虽有白水潭群儒的支持，但士林中一定会有争议。而眼下的局势……时机似乎并不妥当……”他没有把话说得太直白。

石越沉思起来。

司马光的为人，石越是知道的。石越知道司马光是绝对不会和自己说一些太具体的事情的，哪怕他清楚的知道，但也不可能告诉自己。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的交情不够，也是因为司马光的为人十分方正。

不过，如果一件事情需要司马光特意提起，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司马光沉声说道，“子明定能明白这个道理。”

石越抬起头，正视司马光的眼睛，他的眼中，闪着一种可以为称为睿智的光芒。“多谢相公提醒。”石越停了一会，十分诚恳地说道：“越有几句肺腑之言待说，却怕相公以为越是矫揉作态。”

“子明何出此言？”

“所著之书名列经部，于任一读书人而言，皆是莫大之荣耀。然于越而言，则并非如此。其余之事皆可不提，实则拙作列于经部，于越而言，既是成功，亦是失败。”石越的话中，竟带着几分无奈。

司马光疑惑地望着石越。他从未和石越如此深入地交谈过，但是以他的智慧，却可以感觉到石越此刻是真诚的。他的无奈，是发自内心的。但越是如此，他却越是疑惑。因为石越的无奈，似乎不是因为对他的书列入经部之后会引起的麻烦的担心。可那又是什么？若是换成司马光自己，若是司马光有这样的机会，能让他的作品名列经部，与《易经》、《春秋》并列，他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相公读过所谓的《七书》么？”

“曾经拜读过。”

“所谓的‘石学七书’，确实有开创之功。格物学之创立，千载之后，华夏亦将受惠。”石越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少有的傲气，全然不似平时的谦和与冷静，“但是，所谓的‘石学七书’，却绝对不应当列入经部！格物学之著作，不应当有任何一部本书归于经部！但这并非是因为格物之书，没有资格与《易》、《诗》、《春秋》并列！”

司马光没有完全明白石越话中的意思。他好象抓住了什么，却一闪而逝。“子明是说……”

“格物学，需要的是怀疑之精神。”石越朗声说道：“格物学不需要圣人，亦不需要经典！格物学之精髓，是质疑一切，向所有的事情发问！”

“质疑一切？”司马光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石越。做为宋朝第一流的学者，司马光与其他人一样，都具有怀疑的精神。石越的话，拨动了他的心弦。

“不错。质疑一切的勇气！我让士子们接受了格物学，的确是我的

成功。但是他们却将所谓的‘石学七书’奉为经典，这却是我的失败！他们能将受到质疑的《尚书》与有名无实的《乐经》请出经部，是他们的勇气；但是他们同时又树立起了另外的经典……”

司马光思考着石越的话，他看石越的目光，不知不觉地多了几分敬意。

桑府。

桑充国端坐在书案之旁，捧着几卷写满了字的纸认真地读着，不时还提笔圈点一下。一袭青衫的贺铸站立在下首，凝注桑充国，神色之中，有几分沉痛，又有几分掩饰不住的骄傲。

一刻钟后，桑充国终于放下了纸笔。他望了贺铸一会，低声赞道：“方回这篇《祭狄将军文》，发自肺腑，直可感动鬼神。”

“不敢。”

“生而为英兮死为雄！惟我将军兮不可折！思我良臣兮安可得！”桑充国低声吟哦，想象狄咏在环州城墙上将匕首刺入自己心脏的悲壮，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文字有时穷尽，学生只恨不能随狄将军战死在环州城。”贺铸喟然叹道。

“然而狄将军的死，却是值得的。”清朗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打断了桑充国与贺铸的对话。声音未落，唐康已大步走了进来。他朝桑充国报拳行礼，唤了声：“表哥。”桑充国坐着笑着点了点头回了礼。唐康

这才与贺铸见礼。这两个年轻人，唐康是石越的义弟、文彦博的孙女婿，桑充国的表弟，大富商唐甘南的爱子，也是大宋枢密院年轻有为的官员；而贺铸则是孝惠皇后族孙，白水潭学院著名的才子，《汴京新闻》有名的撰稿人。可以说都称得上是汴京城中惹人注目的年轻人。不过二人这才是第一次谋面，免不得要寒暄数句，互相打量。只不过若是论起相貌来，唐康与贺鬼头却不可以道路计。唐康虽然比不上“人样子”狄咏英俊，但身材修长，腰间佩剑，英气逼人，若非他早已娶妻，只怕汴京城中提媒的人能踏破他家的门槛。而贺铸却又黑又胖，兼之生具“异相”，虽然文才卓绝，但却是连勾栏里的姐儿们都看不上他。

此时见着唐康之模样，贺铸心中不免生出一点异样的情绪来，他有意想在辩才上给唐康一点难堪，竟劈头直问道：“方才康时兄可是说狄郎之死是值得的？”

“正是。”唐康点点头，道：“狄将军殉国虽然可惜，但却甚是值得。”

“可是因为他保住了石学士之安全么？”贺铸咄咄逼人的问道。

唐康一笑，正色说道：“我大哥吉人自有天相，不须以狄郎之命来自保。我说狄郎之死甚是值得，却是因为我大宋重文抑武之弊，自狄将军战死环州后，必然开始发生巨变。”

贺铸本已经准备了一大堆的说辞，踌躇着要将唐康驳得哑口无言，却不料唐康说出来的理由，竟是自己完全没有料到的，一时间倒是呆住了。而桑充国也是满怀兴趣地注视着唐康，想知道他的宏论有无道理。桑充国素来是知道唐康的——他这个表弟的见识之敏锐，有时候连石越都会赞不绝口。

“康时所言，必有道理……”

“不过此事却还要着落在表哥与方回兄身上。”唐康嘻嘻笑道。

“我们？”桑充国与贺铸面面相觑，不知道唐康葫芦中卖的什么药。

“表哥以为狄郎所为，可称贤否？”

“此不待言。为国为民，自可称贤。”

“我亦以为然，天下人皆以为然。”唐康笑道：“狄郎乃忠臣之后，位极亲要，尚郡主，相貌英俊，待人接物极亲切。其武艺高超，作战勇猛，得兵士之心。临强敌而不惧，为满城之百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事迹之悲壮，使人闻之而泪下。若是能广为报道狄郎之事，宣扬狄郎之忠烈仁义，我以为狄郎必能成为天下人景仰之对象。”

“这是自然。”贺铸不以为然地说道：“然而这与抑武重文之国策何干？”

“我国朝立国百余年来，可曾有过一个如狄将军这样的人物么？”唐康笑道：“朝廷建忠烈祠，整编禁军，重武举，建军校，本已由重文抑武走向文武并重。然世俗对武人之成见颇深，一方面固然是朝廷国策使然，一方面亦是武人良莠不齐之故。而狄郎之事，却正是改变世俗成见的大好良机！”

“你是说……”贺铸与桑充国都有点明白过来了。

唐康点点头，道：“方才连方回兄亦说，恨不能随狄郎战死环州。天下持此心者，岂止方回兄一人而已？！我大哥回京第一日，便宣扬狄

郎之功，又岂是偶然？”

他将话说完，便顾视桑、贺二人，等待他们的回答。

“表彰狄郎之功绩武德，并不违背《汴京新闻》之宗旨。”桑充国笑着表明了态度。

“在下很仰慕狄将军的仁德，若能为狄将军做点事，又能有益于大宋者，绝不敢后人。”贺铸的话更加直白。

三人六目相交，一瞬之后，不由一齐哈哈大笑。

唐康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来，递给桑充国，笑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我拟定之方略。我会请几个人写一部评书，专讲狄家两代忠烈仁义之故事。再找几个伶人，将狄郎守环州之事，编成戏剧，在各大城市巡演。而表哥与方回兄，则要用《汴京新闻》，带动各大报，用狄郎之事迹来感染士林。再加上我大哥在朝中呼应……”

桑充国细细看着唐康亲自撰写的计划，竟是自叹不如。这一张写满了细细的绳头小楷的宣纸，实是一份史无前例的天才策划书——在什么时间由什么样的人，在哪个版面刊发文章，如何配合杂剧戏曲之上演……凡此种细节，唐康皆巨细靡遗的列出，并且每件事后全部了分析可能产生怎样的效果。读着唐康的计划，桑充国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相对于报纸真正的力量，自己现在掌握的，或许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而已。

“待到时机成熟之后，我等便可伺机向朝廷倡言，在忠烈祠为狄将军单建一庙祭祀，使李敢当诸环州战士将士陪祠。如此，一则可以慰忠臣义士在天之灵，使后来者知为国为民而死，虽死犹生；二则狄将军对

国家朝廷百姓之忠义，亦可激励世人，若能使世人皆知武人之最高荣誉，是为国家为百姓而死，狄郎便可说是没有妄死；三则我以为必能因此而开始改变流俗对武人之成见，长久必使国家受益；四则《汴京新闻》大力宣扬狄郎，亦能得到天下士民之拥戴与好感。此实公私两更之事也。”

唐康侃侃而谈，桑充国本来还在犹疑这般刻意行事，是否有违《汴京新闻》创立之原则，此时却被唐康侃说得怦然心动。他反复思量，只觉找不出一丝反对的理由。当下笑着点头应允道：“我现在只担心到时候我白水潭的学生都要投笔从戎了。”

唐康又与桑充国、贺铸闲聊了一阵，便起身告辞。身在枢府任职，虽然品秩不高，但是却毕竟是要职，而且他还背靠着石越、文彦博两座靠山，又与宫中得宠的王贤妃颇有渊源，兼之家中是大宋朝有数的巨商，还有一个身为白水潭山长的表哥，这种种有利的条件，再加上唐康本身才华出众，人情练达，因此不仅仅汴京城中品级较低的官吏以及白水潭出身的进士们愿意和他亲近，甚至称兄道弟，连朝中有名有姓的大臣，对唐康也往往折节下交。因此唐康往往能事先知道许多内幕。这一点，他的堂兄唐棣就要差许多，唐棣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但却没有任何政治家的潜质。

石越这次为何回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形势，唐康心中知道得清清楚楚。他这次处心积虑的宣扬狄詠，实是他隐隐已猜中石越的心思。在唐康看来，宣扬狄詠的事迹，好处远远不止对桑充国所说的四点，他不仅可以替石越分忧，还可以卖给大宋最精锐最亲贵的班直禁军一个大大的人情——侍卫出身的狄詠在班直禁军中威信很高，而唐康与这些班直

禁军的将校们也混得厮熟。

唐康走到桑家太夫人的居室时，文氏与金兰还在桑夫人房中，文氏与桑夫人一面绣着女工，一面聊着家常，十分的亲热；而金兰却与桑充国夫人王昉坐在一块，各怀心机的说着看似漫不着边际实则互相刺探的话，竟也显得十分融洽。

见唐康来了，文氏与金兰连忙起身向桑夫人告辞。

桑夫人因梓儿去了陕西，自己和儿媳妇王昉又不是很能说上话，文氏虽然是文彦博的孙女，却是家教甚好，十分贤惠体贴，因此竟有几分舍不得，叫着文氏的小名儿笑道：“雪娘便多陪老婆子几天罢。刚刚侍剑来请安，我也说过了，姑爷回来，官府的事已是顾不过来，一家人就不用计较那么多礼节，拜来拜去的。你过不过去，我料姑爷都不会见怪的，还妨碍他们男人说大事。”

文氏低着头，也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只是拿眼睛瞥唐康。王昉看在眼里，扑哧笑道：“老太太是喜欢雪娘乖巧可人，竟舍不得了。依我看，姑爷也不似这拘礼的人。改天等梓儿回京了，再一并去看不迟。只是老太太也太偏心，只留雪娘，却不肯留金兰儿半句。”

桑夫人笑道：“老婆子不是偏心，我却是怕金兰儿在老婆子这里闷坏了身子。”同是宰相家的女孩，对文氏，桑夫人可以发自内心的喜爱；但对王昉，无论如何，桑夫人却始终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虽然是说着家常，但是语气中却终是拘谨了许多。不过当时华夏人看不起四夷的心态，几乎是根深蒂固，因此金兰虽然在高丽也是名门望族出身，在桑夫人眼中，却毕竟是一个异类——哪怕她同样说着流利的汴京官话，以桑夫人这样一个普通的宋朝老妪来看，却总觉得这个女子身上有

太多东西难以理解。有了这层隔膜，说话之间，便难免显得和她隔了一层。

文氏也垂首笑道：“表嫂也真爱胡说八道。”

金兰心中颇觉不快，但她嫁入大宋，却不是为了这家庭中女人间的是非而来。因强笑道：“老太太确是体贴我。实说，我在高丽时，听得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苏轼，一个便是石子明。大哥既好不容易回来，我总是要去请个安才合礼节。”

王昉与金兰交谈之中，早觉得她才华见识，皆不同寻常。她是素来喜欢才女的，这时便笑嘻嘻一面推着金兰出门，一面笑道：“那你便快去给石子明请安罢，省得呆在这里，身在曹营心在汉。”

唐康不去管王昉与金兰打闹，微笑着向文氏点点头，笑道：“雪娘在这里陪舅妈几日也好，回头我让管家把衣物用具送来。我舅舅家的铁琴楼藏书也是有名的，藏的乐谱只怕是当世第一，雪娘这几日不妨把铁琴楼的乐谱全夹带了出来，赶明儿我也好回家盖座钢琴楼银琴楼什么的……”

一席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桑夫人啐了他一口，笑骂道：“真是坏心眼，学足了你家老子。你快点去姑爷那边，我家里没这么多东西好让你来‘夹带’的。”

“世间那有赶外甥走的舅妈。”唐康装出委屈的模样，向桑夫人作了个揖，又悄悄向文氏挤了挤眼，笑道：“那我便先告辞了。”

文氏幼受廷训，哪里敢在众人面前挤眉弄目，这时明明看见唐康的眼色，却只当没有看见，垂首低眉，羞红了脸，半晌不敢作声。直到唐

康与金兰走出了很远，她还不把头抬起来。

一齐笑着出了桑府，上了马车。掀开车帘一角，望了抛在车后的桑府一眼，金兰轻轻放下帘子，凝注唐康，轻声问道：“还顺利么？”

“什么？”唐康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金兰。

“夫君去找表哥，不是想暗中相助石大哥么？”金兰抿着嘴，含笑说道。

“你真是女中诸葛。”唐康笑道：“这事却是十分顺利。不过……”

“不过，眼下这汴京城，表面上看起来是繁华似锦，歌舞升平，暗地里却是波涛汹涌。即便说不上步步杀机，却也是十分凶险。”金兰接过话来，低声说道。一双明媚的眸子，似笑非笑地望着唐康。

唐康早知道这个夫人非同寻常女子，却不料她如此敏锐，不由暗暗吃惊。他低声叹了口气，道：“自古以来，才高遭忌，功高震主。我大哥才华绝代，又累立大功，已是犯了两样大忌。朝野中盼着他立功，盼着他辅佐明主，中兴大宋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是嫉妒他的才华与功业，害怕他进入朝中危及自己地位的人，却也绝不止一个两个。本来麻烦就已不少，步步小心，犹嫌过于招摇。现在《白水潭藏书总目》又将我大哥的书归入经部，虽说是名至实归，但却不知要惹出多大的麻烦……”

“早知道阻止此事便好。”高丽国压了极大的注在石越身上，金兰的担忧，却是出于至诚。

“主持其事的，全是白水潭第一流的学者。在正式刊印之前，也少有人知道此事。便是知道也无用——他们若是认为我大哥的可以入经部，便是皇上的诏书，只怕也未必见得有用。”唐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那又当如何善后？”

“眼下只得走一步看一步，或者大哥与潘先生有什么办法也未可知。”唐康苦笑道：“其实我大哥个人之荣辱是不必担心的。皇上是英明之君，而且大哥现在根基日牢，兼之年轻，来日方长，纵然小有风浪，终久必会回到朝中——这点也是许多人看透的，因此便是吕惠卿亦绝不肯做事太绝，除非他有绝对把握置大哥于死地，否则他也一定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但真正可担心的，却是种种革新之制度。若是大哥去位，难保不会人亡政息，或者名义虽在，却变了模样。大哥以前时常和我说，这变革旧制，便和打仗一样，都是一鼓作气，再而歇，三而竭。一口气坚持下去了，哪怕中间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要善加检讨，勇于改过，自然便能成功。但若是中间停顿了，纵有机会再次推行，其阻力亦必更大，付出之代价亦必更重。眼下无论是朝廷的兵制改革、开发湖广，还是陕西路的役法、驿政改革，都是要坚持的时候。大哥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去位。否则，许多事情，都可能前功尽弃。”

金兰点点头，默然不语。对于宋朝的改革，她本来并不关心。但是一个月前，辽主耶律濬的大军终于彻底击溃了耶律乙辛的最后一支武装，耶律乙辛被五马分尸，分成五块送到辽国中京，只有耶律乙辛的两个儿子不知所踪。而萧素与耶律信的军队，西击阻卜叛部，东破女直诸蕃，几乎势如破竹，契丹再次将蠢蠢欲动的各部落牢牢控制在手中。眼下的契丹，除了杨遵勳可以连结西夏与宋朝，耶律濬没有轻举妄动之

外，几乎已复归于统一。虽然不能说元气已复，但是如果没有大宋的钳制，以名君名将，百战之师，契丹铁骑踏平高丽也未必没有可能。因此，虽然辽主彻底平定“耶律乙辛之乱”的消息在宋朝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这是注定的事情，宋朝君臣都认为至此时方平定，已是太晚了。宋朝枢府甚至还秘密表彰了职方馆的有关人员。但是对于高丽而言，这一切引起的恐惧，却几乎让人以为大辽铁骑已经兵临开京城下。在这个时候，一个强大的宋朝，一个关注宋朝在高丽利益的名臣，对高丽来说，都非常重要。

唐康却不知道金兰心中所想。他继续说着，眼中闪烁着某种光芒。“朝廷开发湖广，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百余起叛乱。有些叛乱平和的平息了，有些叛乱却导致血流成河。朝廷为此已经惩罚了二十余官吏，杀了近五千南蛮。朝廷议论此事的奏疏，多达千余份。眼见现在局面渐趋稳定，很快便要收到成效。一旦大哥去位，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湖广之经略，难免前功尽弃。朝廷在湖广，只能是劳民伤财，徒增怨恨。陕西路的驿政改革，大哥在信中曾与我说，此事之重要，还在开发湖广之上。其后一系列措施，将牵涉到更重要的举措。如果此时中断，耽误的时间，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还有西夏，大哥对西夏布局，已非一日，此事若无大哥主持，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夫君。”金兰轻声唤道，打断了唐康的“演讲”。她凝视着唐康，目光中有尊敬、有喜爱，也有担忧、迟疑。终于，金兰轻声说了出来：“我会全力助你。”

唐康有点讶异地望着金兰，没有说话。他几乎在一瞬间，就警醒起来：一个高丽女子，说她要全力助他。哪怕她是他的妻子，这句也显得十分地不自量力——但问题是，唐康从金兰的语气与神色中，却没有感到半丝的不自量力。他几乎是直觉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妻子，有资格说

这句话。他默默的望着金兰，等待着她继续解释。

“但是我也有一个请求。”金兰回视唐康，诚恳地说道：“我希望夫君能帮助高丽。高丽君臣都以为，契丹甚至比叛乱之前更强大。如果没有大宋的帮助，高丽即便不会灭国，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不愿看到我的同胞惨死在夷狄的弓箭下……”

唐康凝视金兰，仿佛从来不认识自己的这个妻子一般。许久，他忽然笑道：“高丽亦有职方馆么？”

唐康的话如刀子一样刺入金兰的心中，她的脸色立时惨白。紧紧的咬着自己的嘴唇，半晌，金兰迎上了唐康锐利的目光，平静的说道：“夫君若要杀我，此时便可动手。”说完，她闭上双眼，低声说道：“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夫君，但我也绝不会背叛高丽。”

“以你的聪明，自然知道我不会杀你。”唐康的话中，带着冰冷的讥刺，“如若你是奸细，贤妃娘娘自然逃不脱干系。而最初主张其事的是我大哥，也绝对脱不了责任。”

“我……”

“高丽与大宋虽然不接壤，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若仅仅是为了帮助高丽不为契丹所灭，你一定不肯和我说如此重大之事的。”唐康的笑声如此的平和，仿佛是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说话，但是听在金兰的耳中，却又是那么的刺耳，每句话都似乎如同一柄锋利的匕首，狠狠地刺入她的心中。“嗯，让我猜猜看……一定是国原公遇上了什么困难，有用得着江华岛的驻军之处……”

金兰努力抑制自己几乎控制不住要夺眶而出的眼泪，缓缓睁开了眼

睛。她正视着唐康，迎接着他带着讽刺的目光，用无比认真的语气说道：“正如夫君所料，国原公需要大宋帮助，才能顺利继承王位。但是，夫君也应当知道，诸王子中，惟有国原公继承王位，高丽才可能是大宋忠心不二的藩属。”这句话说出之后，金兰便知道，她与自己的丈夫之间，从此永远都有了一堵打不开的墙。但是无论如何，她也有自己要忠于的对象。

“忠心不二么？”唐康低声笑了起来，“既是如此，我会通知少游，他会知道要站在谁的一边。”

“奴家替国原公，谢谢夫君。”金兰就在马车之内，盈盈拜了下去。

当时通讯远不发达，自高丽开京至大宋汴京，往返至少需要数月，主导大宋对高丽政策的，实际上就是大宋驻高丽的使节秦观。大宋政事堂与枢密院除了能限定秦观外交大概的方略之外，便只能通过正副使节、江华岛驻军长官以及杭州知州之间互相监督等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控制力。因此，身为大宋派驻在高丽半岛的最高职位的官员，秦观的行动有相当的自主性，他对高丽半岛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而金兰自是非常明白，秦观是不折不扣的“石党”，与唐康更是私交甚密，只要唐康的信件能及时送到秦观手中，国原公就可以得到大宋的支持，从而在高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主动。

唐康的目光在金兰的脸上游移，眼中讥讽之意更浓，道：“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要如何全力助我了。”

至目前为止，高丽国是唯一一个被大宋朝廷允许在汴京与杭州两处派驻常驻使节的国家。其余诸国，辽国的使节是在大名府，交趾以及南

海诸国有常驻使节的都是在广州（不过实际上，交趾在汴京是有非正式的常驻使节的——那便在水学博士院以及蕃学的留学生），而大理国始终是保持着定期朝贡的习惯，日本国虽然因为种种因素，部分开放了与大宋的贸易，但保守封闭的平安朝因为不希望宋朝有官方的使者常驻日本，所以也没有派遣使节前来大宋驻节。至于西夏，虽然屡次希望得到与辽国相同的待遇，要求能在陕西的京兆府设立常驻使节，但是处于战略攻势的宋朝却没有这个兴趣理会西夏人的要求——虽然职方馆很希望有个机会能光明正大的入驻灵州甚至是兴庆府，使情报刺探与传递更加通畅，但是职方馆基于功利性的希望显然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宋朝朝野更趋向于认为西夏之土地，不过是暂时分裂出去的国土，而西夏政权不过是时服时叛之叛逆政权。

因此可以说，高丽国对大宋而言，实是与众不同的盟邦。但即便是如此，高丽国在汴京的使者加上仆从，限额亦不过只有十二人而已。而且还处在兵部职方司严密监控之下——身在枢府的唐康虽然不知道职方司做事的方式，但却也曾听说过一个在汴京广为流传的笑话：职方司每天都有一份情报分析准时递至兵部尚书吴充的手中。某日送至兵部尚书大人案上的情报分析中，堂而皇之的写着：“高丽副使某，疑有便秘……”其后面便是一长串的对该副使如厕时间与情况的分析。后来吴充还好意派了一位医者去替那位副使诊治，果然发现他有便秘的毛病。

所以，唐康也是十分的好奇，金兰究竟要如何来全力助己——难道高丽人还有深藏的间谍存在？

“夫君放心，高丽小国，自保不暇，并没有实力来组建职方馆。搜集大宋的山川地理，各地人物与驻军之情报，对于高丽，亦毫无用处。”面对着丈夫无声的讥讽，金兰的眼中，露出倔强的神色，在话语中隐隐回敬着唐康的讽刺。

“是么？”唐康淡淡地应了一句。他自然不会相信金兰的话，从杭州至汴京，高丽使者经过的路线正好是大宋最腹心的地区，虽然高丽没有实力入寇大宋，但高丽同样有亲契丹的势力。收集这些情报，高丽向契丹献媚也好，讨价还价也好，都是有用的筹码。但这些话是没有必要多说的。

唐康的马车还没到学士巷巷口，远远便见着巷中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骡马车乘，还有一些伴当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说话——虽然不断的有官员士子沮丧的从巷中出来，但是进入学士巷的车马却是更多，学士巷中竟是排起了长龙。唐康知道这些都是想求见石越的，他不欲多惹麻烦，便悄悄吩咐了车夫，绕道从后门入府。

携着金兰笑嘻嘻走到石越住的院子前，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亲兵，侍剑却盘腿闭目，坐在门边的一处草地上打坐。唐康不禁失笑道：“侍剑你何时竟入了程正叔门下？”

侍剑听到声音，睁开眼来，见着唐康与金兰，忙起身拜道：“见过二少爷、成安县君。”

“一家人，何必拘礼。”说话之中，唐康与金兰已到了侍剑面前。

却见侍剑早已直起身来，笑道：“礼不可废。因公子在内里歇息，左右无事，便炼炼气。前些日读到大苏大人的《胎息法》，说起炼气的好处。听说是当日欧阳文忠公得了足疾，医也医不好，还是有个徐道人教文忠公炼气，才得痊愈。文忠公把这法子又教给大苏大人。苏大人日常修习，试行一二十日，精神便觉不同，我想有这等好处，不妨也试试……”

金兰见侍剑说得眉飞色舞，忍不住扑哧笑道：“虽没拜入程正叔门下，却成了苏门信徒。难不成侍剑竟是想成仙？”

“县君说笑了。”侍剑笑着吐了吐舌头，道：“我去给公子通报一声。”

“且慢。”唐康伸手拦住转身欲入院中的侍剑，低声笑道：“先让大哥歇息，晚点再见，我们先回房等等无妨。”又压低了声音，笑问道：“门外车水马龙的，又是哪一出？”

侍剑停住脚步，笑道：“已经闭门谢客了。只因许多人听说公子见了司马相公，便都存了侥幸，名帖流水价的送进来，推也推不掉。”

“这为的又是何事？难道便不能等一天两天么？”唐康只觉其中十分蹊跷，却一时没想通其中的关节。

侍剑笑着摇摇头，却是闭口不言。

金兰抿嘴一笑，轻声道：“夫君怎的便想不到？无非是为了西夏和战罢。若是他事，见大哥闭门谢客，总是要走了，等一两日再来说也不急。惟独此事，明日皇上召见，想必便要问计，只待大哥一言，多半便能帮皇上定下心意。这是十万火急之事，又有谁能等得起？何况大哥见司马相公的消息传来，朝中还不知多少人着急呢。”

唐康被金兰点破，又见侍剑眼中有笑意，已知金兰所说不差。若是平时，不免要在心中以青眼相待，但此时却只觉有说不出的味道，喉咙微微动了下，终于只是淡淡笑道：“原来如此。”

金兰眸子中闪过一丝黯然，脸上却也一般地笑容如旧，笑盈盈望着唐康与侍剑。

唐康又笑着向侍剑颌颌首，正待与金兰一道先行离去，却见从院中闪出一人，身着灰色棉布长衫，腰间随意的束着一根丝带，眼帘低垂，嘴唇抿紧，原来竟是潘照临。门边的亲兵见着，早已一齐行礼，唐康也忙抢上前去，行了一个恭恭敬敬的弟子礼，笑道：“先生别来无恙。”金兰也忙恭敬地敛衽行礼。侍剑却只是在后面微笑着行了个常礼。

潘照临见着唐康与金兰，微微颌首，算是还礼，道：“康时与县君都进来罢，公子已等了许久了。”

“大哥醒了么？”

潘照临只懒懒地点了一下头，已转身走进院中。唐康素知他性情，忙带着金兰跟了进去。

石越住的这个院子面积并不大，只是在一个小花园中修了几间精舍。这是石越抚陕时增建的，这其间的一草一木，说起来唐康只怕比石越还要熟悉。修这院子时，唐康还曾经给石越写过信，请他命名，石越只是简单的回了两个字：“不必”。因此竟是连院名都没有。

随着潘照临到了一间精舍之前，潘照临伸手推开虚掩的门，径直走了进去。唐康与金兰在门外已见着石越，裹了一件宽袍大袖的长袍，长发用丝带束着，随意的洒在身后，正埋首坐在一张书案前，神情专注地翻阅着什么东西。见到房门被推开，石越抬起头来，笑道：“是康时与兰儿么？”

“大哥。”

“奴家见过大哥。”

唐康与金兰连忙走进房中，向石越行礼。

石越抬了抬手，笑道：“一家人，不用拘礼。来，先坐下说话。”

唐康与金兰谢了坐，在下首坐了。石越指着桌上的许多名帖，笑道：“离京不过一年，不料汴京已经物是人非。”

唐康接过话来，笑道：“这一年朝中的确变化甚大。四品以上官员丁忧的丁忧、撤罢的撤罢，调换了几几乎三分之一，诸寺监长官更有一半以上易人，现在朝中暗中又有传言，道是尚书左右丞与六部尚书在位太久，至少该调换一两两位了。传言最厉害的，便是说大理寺卿张景宪要升任刑部尚书，少卿蹇周辅升任大理寺卿。而刑部尚书陈绛、尚书左丞王安礼与右丞吕大防、以及司农寺卿安焘都要出外。”

石越听得暗暗惊心，朝中各部寺监长官不使长期在位，是防止权臣坐大的秘法，这自然并不奇怪。但是陈绛、王安礼、吕大防、安焘都是与吕惠卿不和的重臣，竟然都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加上此前蒲宗孟等几个与吕惠卿关系密切的官员都得到重用。这一切却不能不让石越暗暗警惕。

“传言而已。”潘照临在旁边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唐康也不多言，又笑道：“不过还有一个传言，道是韩师朴将任鸿胪寺卿，李邦直将任尚书省左司郎中。”韩忠彦与李清臣，一个是韩琦的儿子，一个是韩琦的侄女婿，与石越说起来，都是亲戚的关系。

石越笑着摇摇头，“不去说这些。”他移目注视金兰，突然说道：“我明日要面君，兰儿来见我，除了叙家礼以外，想必还有事要说吧？”

石越的话太过直接，实是大出众人意料，金兰都是怔住了，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对。

石越又笑道：“此时高丽使者不便见我，若是有何书信传递，万一传出去，多有不便。纵是兰儿不愿意，他们也会托你带话的。既是一家人，就不必绕那些弯子，闹些虚文。”

金兰回过神来，忙回道：“大哥说得是。因契丹自新主继位，俨然已有中兴之势。辽主趁铲平耶律乙辛之机，整顿吏治，强迫一批无功的贵族归还头下军州，又将凡参预耶律乙辛之乱的贵人的头下军州全部没收，除少部分用来赏赐功臣以外，全部改为辽廷直辖之州县。同时又释放部分宫户奴婢，授予牛田。用萧佑丹之策，对内轻徭薄赋，鼓励农牧，安定契丹、奚、汉三族之民，以固根本；对外则南和大宋，西连夏国，而集中兵力降伏阻卜、女直叛部，以威慑诸部。如今阻卜、女直诸部皆慑于契丹兵威，不得不臣服。契丹兵锋，接下来必然是指向杨遵勖与高丽国。”

石越饶有兴趣地听着金兰叙说，忽然插道：“这是你自己的见识么？”

“小女子岂有这般识度，兰儿不过鹦鹉学舌罢了。”

“那倒未必。”石越笑了笑，道：“你继续说罢。”

“是。”金兰答应了，又继续说道：“以契丹之势强，虽然尚不及

大宋，然则对于高丽而言，已是庞然大物。它又与高丽接壤，高丽国中略有见识之人，不免都不得安枕。国原公说，国内之人，已分成三派。一派是主张亲附大宋，以抗契丹；一派却不自量力，竟因江华岛驻军之事而敌视大宋，以为可凭一国之力而同时对抗两个大国；不过最可恨的还是另一派，此辈全是想向契丹摇尾乞怜，以求一时之瓦全。不瞒大哥，高丽派来大宋的使者，不免三派各有心腹安插其中，互相掣肘，故此这等国家大事，竟只能委之兰儿这样的小女子。兰儿生为高丽国人，故国有难，不敢置身事外；但既受大宋之封赠，嫁入唐家，自也是大宋人，又岂敢对大哥有私毫隐瞒？只将高丽情势，如实向大哥复叙，不敢有一言相求，使大哥以私情坏公义。”

石越含笑安慰道：“我知你苦心，你心怀故国，并无不对。父母之邦，自不可弃。”

“多谢大哥体谅。”金兰盈盈拜下，眼中已含泪水。

“辽主之志不在小。他一面设文武两科科举，招揽汉族、契丹人材。我大宋军事学校方建不久，利弊未知，辽主便断然效仿，在契丹族中设军事学校，以培养契丹族之人材……真人杰也。”石越低声说道，言语中竟似有几分不甘。他心中已是隐隐后悔，司马梦求在辽国内乱中推波助澜，使得辽国内乱了好几年，但不料除去了一个昏君，造就了一个英主，真的很难说是利是弊。他不觉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才又温声向金兰问道：“那么国原公想要大宋如何相助？”

“只想请皇上加赐一封爵。”

“一个封爵？”

“那好，明日面君，我便请皇上赐封国原公，且要求以后大宋援助

高丽之兵甲所建军队，须由国原公指挥。大宋与高丽唇齿相依，高丽若背大宋之盟，是自掘坟墓；大宋示天下以公义，亦不会放弃高丽。”

金兰已经与唐康达成交易，此时又得到石越如此明确的支持，当真是喜出望外。忙又谢道：“兰儿替国原公，多谢大哥相助。”

石越见唐康一直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他笑了笑，转头问唐康道：“康时，可知府外诸人之来意？”

“适才兰儿说，定是与西夏战和有关。”

“哦？”石越有点讶异的望了金兰一眼，又向唐康问道：“那你以为如何？对西夏，是战，是和？”

唐康笑道：“适才听说司马相公来过，大哥众人不见，独见司马君实，是主战主和，不是一目了然么？”

“那却未必。”石越笑道：“你听说过魏明帝与刘晔议伐蜀之事么？当时魏明帝与刘晔议伐蜀，刘晔极力赞成，此事传于朝外，有人问刘晔，刘晔却道蜀国山川险阻，难攻易守，伐蜀是空劳兵马，于国无益。后来杨暨就因此弹劾刘晔欺上瞒下，魏明帝召刘晔责问，刘晔答道：臣细想之后，以为蜀不可伐。魏明帝大笑而止。待杨暨退下之后，刘晔才对魏明帝说：伐蜀是国之大事，岂可轻易让人知道？兵行诡道，事情尚未筹伐停当，更须保密。”

石越突然说出魏国的这个典故来，唐康顿时目瞪口呆，连潘照临都吃了一惊。众人一齐望着石越，唐康结结巴巴地问道：“难……难道大哥是主张继续进攻么？”

石越轻笑着摇了摇头，“你又如何知道我是主张继续进攻？”

“这……既非主和，自是主战无疑了。”

“如今朝野中，莫不关心对西夏之战和。老成持重之人，以为不宜以夷害夏，为了收复灵夏而使国内财政陷入更大的窘境；而少壮激进之人，则盼着一鼓作气，收复河西，一举清除西北边患，如此不仅冗兵之源从此根除，大宋亦能得劲兵好马，足以北叩幽云之关。因此一战一和之间，无不牵动天下人之耳目。若朝廷言战，兵未齐，粮未聚，此事必先传至兴庆府，而西夏之军得早为之备；若朝廷言和，则西夏可使兵归家农牧，稍得歇息，以缓国力之疲。故我车马未至长安，西夏已有使者请上贡于朝，一来固然是乞朝廷缓兵，另则却未必无刺探虚实之意。”

石越侃侃而谈，唐康等人凝神静听。说到此处，潘照临自是早已了然，而金兰眼中也已率先露出恍然之色。石越有意教导唐康，却不料金兰一介女子，反而机敏更甚于素来以聪明能干见称的唐康，不免心中暗异，笑道：“兰儿可有话说？”

金兰笑道：“兰儿胡乱猜测，却不知对否。”

“但说无妨。”

“兰儿以为大哥所言，是道战和乃国之机密，即便已定策，亦不可以使敌国事先知晓。是要以高深莫测之态，使敌国迷惑。”

石越点了点头，赞道：“兰儿果然聪慧。”又转头去看唐康，见唐康也已领悟，这才又说道：“是以我不请旨便斥夏使于国门之外，使其不知吾国之意。兵者，诡道也。吾欲战，先示之和；吾欲和，先示之战。水无常形，兵无定法，其精要之处，不过是使敌国不测而已。”

潘照临在旁边笑道：“当年唐太宗与李卫公论兵，都说若敌不出

错，则我何由得胜？自古以来，除非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绝无一例双方都不出错，而一方能战胜之事。是以诚如唐太宗所言，用兵谋国，无非‘多方以误之’五字而已。使敌国不测，其目的亦是使敌国出错。只要千方百计，能使敌人出错，则万事可期。”

“多方以误之……”唐康喃喃自语，低头咀嚼着这句话。

石越与潘照临顾视一眼，含笑望着唐康，皆不说话。

半晌，唐康终于抬头，笑道：“我理会了。”

石越含笑注视着，静等唐康继续解释。

“如今朝廷财政不足，兵又未练成，粮草亦未集，百姓尚疲，实是无力继续西伐。但夏人却不能尽知我朝虚实。若朝廷欲战，而示之以和，自无不可。但我本来无力再战，而示之以和，开始西夏人虽必生疑，以为是诈，然久了便知我不能战之意，反使他们能放心休养，而且生轻我之心；反之，若仅示之以战，而终久不出，他也能知我虚实。今日之上策，当为亦战亦和，似战似和，不战不和！”

石越与潘照临大笑，击掌赞道：“康时说得不错。”

石越又笑道：“若能使西夏人不知我欲战欲和，则其中便可有无数后着，可让西夏人睡不安寝，日无宁日。”

“后着？”唐康嘴唇动了动，却没有问出来。他知道这些事情，却已不是自己应当问的了。而金兰却在暗暗纳闷，石越自己面临着极为麻烦的问题，但是和唐康的谈话，却没有一句涉及，反而尽是说些军国大事，是他对自己有过份的信心？亦或是已有足够的把握？从未去过高丽的石越却对高丽国信誓旦旦百般支持，明明知道自己与高丽故国的联系

却毫不介怀，而同时又能将西夏人、司马光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城府之深让人不寒而慄……金兰只觉得眼前这个大哥，越发的深不可测起来。但最让金兰困惑的是，尽管如此，她却始终感觉石越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高高在上，虽然他深不可测，但金兰却有一种女人的直觉：惟有石越是真正理解自己的苦衷的。

接下来的谈话很快便转到其他的方面。对于自己面临的境况和朝中的局势，石越既没有主动提起，唐康又对金兰不甚放心，更不会主动问起。至于金兰，就更无立场发问。于是交谈的内容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变化。除了叙叙家常以及汴京的秩闻趣事之外，当时宋朝学术界接连发生无数的大事情，都成为众人聊天的话题。唐康刻意避开有关石越的部分，与石越、潘照临大谈西湖书院最近译介的几部在宋朝影响巨大的著作：黄金五百年中大食著名学者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逻辑学》与《论彩虹》；由大食著名译者萨比特·本·古赖译本翻译成汉文的托勒密的《地理学》第一卷、阿基米德的《论球与圆柱》以及阿波洛尼乌斯的《圆锥曲线》；还有在大食人中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有哲学“亚师”之称的法拉比的《文明政治》与《学科细目》；大食哲学之王伊本·西拿的《治疗论》与《知识论》；著名大食史家穆罕默德·本·欧麦尔·瓦格迪的《征伐埃及史》（即《埃及的征服》）等等。西湖学院的译经楼这几年成绩斐然，不仅仅译介了大量著作，加入译经楼的大宋学者日益增加，甚至还有十几位大食学者与高丽留学生加入其中。而西湖学院更是在大宋所有学院中，第一个开设了语言课，有数十位大宋士子在那里学习大食语、梵文与契丹语。

所有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轰动一时的。当时江浙虽然并非宋朝文化中心，但却也是人文荟萃之所，西湖学院每译介一部书，对江浙乃至全大宋的读书人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向来以为惟有华夏九州才是人

类文明唯一中心的宋朝读书人，这时候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在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未必逊色于诸夏文明的文明存在；所谓的“大食”，也并非是一帮只会经商的夷人组成的。面对这种现实，有些学者以宽厚的胸怀来接受，甚至愿意去研究这些“夷人”的成果，着手准备对其进行注疏；但同样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不过是末流而已。后一种学者中，高傲者则是傲慢的拒绝阅读，也禁止自己的弟子阅读讨论；而激进者，则不免吹毛求疵，在诸学刊中大加批评指摘，甚至指责西湖学院开设语言课，以华夏之尊而效沙门习夷人之语，是自甘堕落，斯文扫地。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各种报刊上互相攻讦，有人批评，则有人辩护。唯独西湖学院的语言课，却不仅没有因此停办，反而别的学院也出现效仿之势——学习契丹语或者还只是出于书生经国济世的理想，但是大食语与梵语，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趋动，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繁荣，“通译”无论在官方与民间，都显得十分的紧俏。

让石越非常吃惊的是，金兰对于这些事情也显得十分熟悉。石越从来不知道伊本·西拿的《知识论》里写了什么内容，但是金兰却能说得头头是道，让石越不由再次对这个女子另眼相待。

这种闲聊一直持续到家宴结束。唐康让仆人先送金兰回府，他自己却再次折回来见石越。

“大哥。”唐康见着石越，便迫不及待地问出忍了半天的问题。“朝中的局势，大哥与先生已有应对之策了么？”

“朝中局势？”石越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了一句。

“难道大哥毫不担心么？”唐康隐隐有点奇怪，但他还是相信这只是石越临危不乱的风度，“福建子费尽心机，不过是想离间皇上与大

哥。偏偏此时《白水潭藏书总目》又……虽是名至实归，但总归是不得其时。”

潘照临亦叹道：“此事措手不及，否则未必不能阻止。”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石越淡淡的说道。潘照临不以为然地望了石越一眼，撇了撇嘴。唐康稍有点讶异，又立即道：“桑长卿与程先生他们，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他们既决定要做的事情……”

“便是能勉强阻止，我也不屑为之。”石越打断了唐康的话，异常坚决地说道。

唐康吃惊地望着石越。

“自古以来，为政者有两类。一类目光短浅，不过是玩弄权术，以图搏取高位；一类却着意深远，所作所为，无不思及长远，欲为万世立法。做前者容易，不过有智术便可；为后者难，纵以王介甫之贤，亦不免有急功近利之病。我虽然愿为后者，但行事亦是战战兢兢，因为我终究不能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是错。不过是尽我之力，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然若换位而言，则王介甫亦何尝不是在尽他之力，求无愧于心？我之为政与介甫之变法，区别又在何处？！”

石越的声音十分平静，却让唐康觉得十分沉重，他仔细地听着，品味着石越的话。

“我与王介甫的区别，其实也十分简单。王介甫自信过甚，不能容异己；而我却常怀惶恐，绝不敢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竟容不得别人之不同。我自可有自己的政见，自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从来不会想将与我意见不同者全部逐出朝堂，禁止他们说话。我更不敢借官府之威

权，打压民间之声音，钳制士林之清议。若是目光短浅者，自会以为不利于己的言论，会妨碍自己政务之实施，给新政增添层层阻力，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但我却以为，即便那些反对意见中，一百条只有一条是对的，为了那一条对的意见能被允许说出来，我们也应当坦然允许那九十九条错误的意见被发表出来，接受它们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远没有独断专行来得痛快，但若能这样坚持，我们却会犯更少的错误，至少我们犯了错误以后，也能更及时的发现与改正。”

“这有何必要？”潘照临不解的问道。

“绝对有必要。潜光兄以为王介甫之聪明，在当今之世，谁可以比拟？”

潘照临默然一阵，道：“司马君实、苏子瞻、公子，三人而已。”

“果真以本性之聪明而言，我三人能胜之乎？”

“不能。”

“诚哉斯言。”石越笑道：“潜光兄，王介甫之聪明，天下少有；王介甫之才学，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声望，在他为相以前，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权势，在其为相之时，天下亦少有！为何王介甫以聪明、才学、声望、权势四绝，一行新法，却导致天下沸腾？”

“是其为拗相公也。”

“非仅止于此也。”石越摇了摇头，道：“若其所行之政，皆为正确，便是执拗更甚十分又如何？！王介甫之不能得志，是因为天下之凡人，虽贤能聪明，其所作所为，却最多只能是对错参半。故此，使当政者善知错、善改过，远比寄望得到一个很少犯错之贤者来得更加切实可

行。”

唐康在心中思忖，暗道：“大哥所言甚是。虽然大哥之贤，可称贤者。但亦是五百年一遇，后世之人，断不能尽如大哥之贤。是以使人能善知错，善改过，远易于使人少犯错。”但是这话说出来，却不免近于面谀，他自是不肯宣之于口的。只是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石越见唐康明白，又道：“故此，要使当政者能善知错，善改过，则不食朝廷俸禄之士大夫尤为重要。本朝养士百年，士大夫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多颇有风骨，不畏皇权，不尊权贵，特立而独行，以节气行于天下。此是本朝立国之本，亦是最可宝贵者。若使读书人只知歌功颂德，仰权贵之鼻息，为官府之走狗鹰犬，则是诸夏亡矣！是故，我绝不会为自己之方便，而做任何干涉学术之事——我若在学术上之观点与其不同，则自当以学者之身份与之辩论，绝不会以权位谋术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读书人当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他们只要说符合自己良知的話便足矣。”

石越知道唐康便是再聪明，也不可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话中之意，他微微叹了口气，凝视唐康，郑重地说道：“康时，只盼你异时能记住我今日所说之话，毋以权力干涉学术，毋以暴政打击异己。此二例一开，后患无穷尽矣！”

唐康很少见石越如此郑重其事，虽然他很难明白为何会“后患无穷尽”，但却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答应道：“是。”

石越的目光凝视唐康良久，忽转向窗外的夜空，这种似乎含有深意的目光让唐康有些恍惚，也有些不解，因此竟忽略掉了石越眼中那一闪即逝的茫然。

次日。紫宸殿。这是重要性仅次于大庆殿的正殿。

“万邦来同，九宾在位。奉璋荐绅，陟降庭止。文思安安，威仪棣棣。臣哉邻哉，介尔蕃祉……”在一曲清平正和的《正安》乐中，石越身着紫袍，腰佩金鱼袋，脚踏黑靴，手执象笏，随着诸宰执大臣们一起进入殿中。然后在音乐声中，向皇帝行礼。

紫宸殿的朝会，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不过就是一种仪式。石越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五年前皇帝赵顼便曾经在紫宸殿受贺——那次是因为王韶收复熙河，王安石因此被皇帝亲自解下身上佩带的白玉带相赐。此次自己得到相似的待遇，不过是历史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而已。很显然，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之下，在紫宸殿上，皇帝是不会讨论任何事情的。

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现场直播的表演。石越忽然有点恶意的想着：如果此时就有照相机的话，会不会在紫宸殿周围架满相机？

果然，事情一如石越所料。

皇帝接受群臣的祝贺，特召石越出列，高兴地称赞石越的功绩。然后，皇帝晋封石越为阆乡侯，连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也被特旨封为桐庐县君，而石起的几个儿子也都一并受到荫封。除此之外，又有各种各样的赏赐，包括田宅、金银铜钱与丝绸绢布……

皇帝看起来似乎是衷心的高兴……

但在这花团锦簇的后面，石越却莫名其妙的泛起一丝无力感。

也许那是厌倦也说不定。

就在这紫宸殿上，石越忽然有些怀念起熙宁三年时的皇帝来。在那个时候的赵顼，更象是一个朋友，一个希望大有作为的年青人。

八年之后，皇帝开始真正象个皇帝了。

紫宸殿的朝会持续了一个时辰有多才终于结束，石越也终于从胡思乱想中摆脱出来，集中精神等待着皇帝的那句话。

“众卿退朝，宣石越崇政殿觐见！”

皇帝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宽阔的紫宸殿内响起，“遵旨！”石越竟微微吁了口气。

崇政殿。

偌大的崇政殿中，除了李向安等几个内侍之外，便只有高坐御座的皇帝赵顼与叉手站立在殿中的石越君臣二人。

赵顼凝视着石越，许久。

“自太宗以来，国家未曾有此大胜，此皆爱卿之功。”

“是陛下洪福，列祖列宗庇护，将士效命，臣不敢居功。”

赵顼微微笑了一下，摇摇头，笑道：“这些话都是场面话而已。”

石越没料到赵顼这么说，不由怔了一下，连忙也笑道：“臣所言都是实情，若是没有陛下的支持，没有陛下之前下定决心整军经武，也不能有陕西之功。民间俚语，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言此。”

赵顼笑了笑，便不再说此事。因问道：“可知朕为何召卿回京？”

石越顿时为难起来，他素知赵顼的性格，模糊其辞自然是不行的，但是说知道与说不知道，都有不妥当的地方，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好在赵顼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准备要石越回答的，很快便接着说

道：“朕让卿千里迢迢回到汴京，除了要给卿庆功之外，实是还有数件难决之事，要询问卿的意见。朝中大臣虽多，可为朕决疑者却少。此外，朕还有一层深意：自古以来，臣子立下大功之后，往往君臣之间更加难以相处，要么便是臣子骄宠过度，自取其祸；要么便是君臣相忌，难以善终。朕要当面与卿说上几句话，让咱们君臣二人，能善始善终，为后世千古，留一段佳话。”

“陛下……”石越似乎有点动情。

赵顼摆了摆手，温声笑道：“卿虽立大功，然既不矜伐，又不避事，依然有所担当，是朕没有看错卿。朕亦有一肺腑之言，可说与卿知。”他使了个眼色，李向安等内侍连忙躬着腰，轻声退出了崇政殿。

待众内侍全部出殿，赵顼这才接着说道：“朕之得卿，如鱼之得水，龙入大海。古之名臣贤臣，有伊尹之遇商汤，姜尚之遇文王，设使其君臣不遇，则商汤周文不得遂其志，而伊尹、姜尚不过两老翁而已。今日之事类之，非有卿，朕不能逞其意；非有朕，卿不过一教书先生而已。”

“陛下知遇之恩，臣常感五内！只恐以臣之愚钝，有伤陛下之明。”

“卿不必自谦。”赵顼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朕信任卿。”

“陛下！”

“卿实是难得的人材。朕要成为大宋中兴之主，达成太祖太宗皇帝的遗愿，留英名于青史！朕与卿，实是风云龙虎相会，注定要做一番大事业的。”赵顼慨声说道，神色之间，意气风发。石越不禁一阵恍惚，

仿佛又回到了初见赵项的时候。

然而，不知道是皇帝变了，还是石越自己变了。石越的心中，并不相信这是皇帝的真话——至少不能相信这是完全的真话。“这是笼络我，安抚我的作态罢了——若果真信任我，又何必要召我回来？我不过是个文臣罢了。”石越在心里苦笑着。

“朕是皇帝！臣子忠于君主，本是天经地义，纲常伦理。朕对卿说这些话，是推心置腹，要卿明白，无论外间如何说法，朕与卿君臣之间，要赤诚相待，绝无嫌隙。卿尽管放心办事，朕自会信卿任卿。”

“臣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陛下知遇之恩。”石越仿佛被皇帝的话所感动，哽咽着叩下头去。

“朕知卿断不会让朕失望。”赵项走下丹墀，亲手扶起了石越。这是石越已许久不曾受过的礼遇。“待延安郡王长大，朕还想让卿做他的老师呢。”

“臣……臣……”

赵项轻轻拍了拍石越的手臂，笑了笑。石越原本比赵项要高壮，但最近一年，因操劳过度，竟显得消瘦许多。只不过石越看赵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皇帝的脸色，较以往更加苍白。

“朕时常感念韩琦的功劳，早想将淑寿下嫁给他的一个儿子，不过淑寿年岁尚小，此事便没有多提……”皇帝突然说起这些家常，让石越颇觉莫名其妙，却听赵项又笑道：“前些日子，王妃和朕提起你家的千金，朕便想，除了韩琦家外，到底也要与石越结个亲家……”

“蒙陛下、贤妃娘娘错爱，但臣女尚在襁褓，只恐于礼不合。”石

越心里一千个不愿意。

“朕看卿是不愿意罢。”赵顼开玩笑地说道，哈哈大笑。

“臣岂敢。”

“有甚么不敢的？”赵顼笑道，“天家的女儿不好嫁，朕早已知道。只是不曾想，天家的儿子都不好娶了。难不成龙子凤孙，竟然连个进士都比不上了么？”

“臣绝无此意。”石越见皇帝并无发怒之意，轻松不少，忙又解释道：“不敢欺瞒陛下，臣是想让臣女长成之后，自己择婿。”

“自己择婿？”赵顼不觉愕然。

“是……”

“这只怕与礼不合。”

“臣以为也没甚不合之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世之常礼。但自周汉以来，女子自择婿的亦不少。便是本朝，上至公卿，下至贩夫走卒，皆有相亲之俗。可见父母亦不能太过违拗子女之意。俚语言：强拗的瓜不甜。臣为人父，总不能没有一点私心。臣的女儿，不盼她一生富贵，只须一生平安适意便可，这等大事，臣以为不便全然不顾她本人的想法。”

石越的这番话，对赵顼来说，实在可以说是大胆了。赵顼颇不以为然，摇了摇头，道：“卿这些话，实不能让人信服。若说将出去，只怕又要惊世骇俗了。”

“正是。”石越笑道：“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陛下英明，不以世俗为念，臣才敢斗胆言及，至于他人，臣是断不敢说的。”

赵顼听他说“世间有些事，便是只能做不能说”，不免笑道：“朕先时还疑心卿是怕卷入宫闱之争。若是如此，实不必担心。”赵顼的话虽然只说了一半，但是石越却自是听得明白，这分明是说信国公不可能为嗣。

石越对于信国公赵俟的血统，倒并无成见。但是对于这种事情，他也同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忙道：“为人臣子者，实不敢存那般想法。臣只愿为陛下之纯臣足矣。”

赵顼满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王贤妃委婉提出来的请求，赵顼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在心中否决了。此时提出来，却不过是为刺探一下石越而已。这时君臣已说了许多话，他见石越答对得体，虽然疑忌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但是毕竟却放心了许多。

对于赵顼来说，石越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文臣。文臣并非没有威胁，但到底远不如武臣来得那么直接。只要朝中存在着相当的制衡力量，而皇帝本人又不是足够昏庸的话，文臣无论怎样折腾，其能量也是有限的。至少赵顼认为，石越是自己绝对可以控制得了的。

真正要担心的，是自己去世以后的事情。但那毕竟不是眼前要考虑的。

现在的石越，仅仅是自己手中难得的人材。

“成大事者，一定要敢用人，善用人。”皇帝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的确，若是没有用人的气度，又如何能成大事？

赵顷又看了一眼石越，开玩笑地说道：“既是这样，此事便先不提它。朕便等卿的女儿长大。未必卿的女儿，就一定会看不上朕的儿子。”

“陛下取笑了，只恐小女无此福份。”

赵顷微微笑了笑，转身缓步走回到丹墀之上。石越知道轻松的话题，到此为止。果然，便见赵顷顿了一下，说道：“朕方才说还有几件事情，要卿帮朕决疑。”他微微颌首，斟酌了一会，道：“头一件大事，便是高遵裕之案。”

“陛下！”提到高遵裕，石越的脸色便变了，他抬头直视赵顷，亢声说道：“高遵裕之案，臣敢请陛下秉公处理！”

赵顷没有料到石越的反应如此之大，不觉有点出乎意料，“高遵裕之案，御史台正在推鞫，自然会依律处理。但高遵裕不服调遣，贻误军机一条，御史台以为无罪，卫尉寺亦认为证据不足，枢府则颇有争议。故朕不以此罪罪高遵裕。”

“高遵裕延误军机，几陷战事于危局，间接害死狄詠，岂能言无罪？！臣不服此议。臣以为若如此断案，恐失天下军民之望，亦使狄詠死不瞑目。”石越对高遵裕恨之入骨，丝毫不肯松口。

“此事御史台与卫尉寺已有定论，卿不必多言。”赵顷的话却毫无回旋的余地。他稍停了一下，又安抚道：“只是向安北、段子介所弹劾之事，高遵裕难脱干系。朕已下令停止高遵裕一切差遣，彻底追查。”

石越默然不语。他心中虽愤怒，但理智上却知道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皇帝所谓的“彻底追查”，石越也很清楚那绝不可能——向安北、

段子介所揭露的弊案，果真要彻底追查，绝对是陕西官场乃至汴京朝廷的一场大风浪——没有哪个官员，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来彻底追查。因为即便是石越自己，只怕也没有一查到底的勇气。他想了想，虽然皇帝已经暗示要用别的罪名来处罚高遵裕，却终是觉得不甘心，又说道：“臣以为向安北被害，必出自高遵裕之指使。至少高遵裕不能脱此嫌疑。”

“向安北之死，与高遵裕无关。章惇自辩，云其初知此案，以为关系重大，故欲以计先招向、段入京，询问详情，是不欲声张之意。不料向、段二人生疑，下面办事者鲁莽，而有此误会，竟误杀向安北。有司亦以为，确无章惇勾结高遵裕，故意陷害向、段之证据。”

“难道向安北便这样白死？以‘误杀’二字，岂不让天下人寒心？若是如此，臣不敢奉诏！”不知为何，石越心中没有愤怒，反而只觉得悲怆可笑，法令、人命，竟然都可以成为政治的玩物么？但他还是徒劳地高声反对着：“臣请陛下，让司马光或范纯仁重审此案！”

赵顼却摇了摇头，道：“向安北的确死得冤枉，朕不会让他白死。朕会追赠他官位，封赏他的家人。章惇等人，虽然没有证据，但亦会受到惩罚。但此事不宜兴大狱。”

说完，赵顼凝望着石越，言中未尽之意，尽在这目光之中。石越迎着皇帝的目光，他自然明白赵顼的意思，赵顼考虑的，首先是朝中势力的平衡，其次是局势的稳定。无论是人命还是什么，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石越却也有自己的坚持。政治并非是最大的一——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人类有时候会将自己都骗过。

二人的目光在空气中凝固。

石越知道自己的举动很大胆，虽然知道赵顼是颇能容忍臣下的这种无礼的，但是皇帝始终是皇帝，这样做毕竟是在冒险。然而，他却没有退缩的意思。

“武将则拥兵自重，文官则结党营私……水至清则无鱼，若是一意追查，只恐朝中无宁日。”赵顼低声叹息了一声，道出了自己的无奈。只不过这番话，却是不久前富弼在密表中劝说他的。

军队私自回易，边将谋取私利，在宋朝，非一将一军所为，做这些事情，在之前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不过有些将领纯粹为自己谋利，有些则用来补充军费之不足；有些规模较小，有些则肆无忌惮。高遵裕所犯的事情，若真要彻底追查，只怕陕西边境，立刻就会兴起将领叛逃西夏之风。而章惇之事，本就是证据不足，若是从重从严，与高遵裕之事两相对比，却未免加倍的突显出不公正，只会让朝野争议越来越大。但是，这两件案子影响甚大，又不能没有一个交待。惟一的办法，只能如富弼所言：先拖着，等待朝野渐渐淡忘此事，然后再大事化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置完毕。

石越终于垂下眼帘，无声地叹了口气。

“朕已下诏，着兵部叙段子介之功。”赵顼补偿性地说道，微微松了口气。这些事情，他是有必要亲自向石越说明的——如果不得到石越的谅解，万一石越赌气一意要追查到底，他既是有功之臣，又有大义的名份，朝野中必然应者如云，到时候只怕他想不彻底追查都不可能。那会是多大的一场风浪？

幸好石越之前表现得还算克制。否则……

赵顼不知道的是，石越其实一直处在犹疑之中。

一场真正的大风浪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石越其实还拿不定主意。况且，皇帝如此选择，毫无疑问同时还有别的原因——限制自己的威信。甚至，也许这个原因才是主要的因子也说不定。

但这些现在并不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需要说点什么。

“陛下……”石越顿了一下，道：“沉苛迟早需要洗清。”

“朕知道……卿很识大体。”

赵顼显然不想再谈论这件事，逃避似的转开了话题。

“第二件大事，是对辽国、杨遵勖、高丽的方略。辽主委贤任能，励精图治，非可等闲视之……”

石越早知皇帝必问此事，张口答道：“契丹之事，臣请效春秋时晋楚争霸之故事。”

“晋楚争霸？”赵顼一愣，立时明白石越之意，问道：“那卿以为，谁可为吴国？”当年晋国与楚国争霸，晋国便派人深入楚国后方，教与楚国有仇的吴人冶炼车战之术，吴国强大之后，经常与楚国作战，导致楚国国力疲惫，从此不能对中原造成大的威胁。这个故事，赵顼自是知之甚详。

“高丽？或是杨遵勖？”未及石越回答，赵顼已经自顾自地分析起来，“高丽人不善战，职方馆的奏章分析，其国内部派别林立，是否能当此任，只怕……杨遵勖此人不过朽木烂泥……”他一面说一面摇头，道：“这个吴国，却是难觅。”

“陛下所言，可谓明见千里之外者。”石越却是成竹在胸，缓缓说道：“朝廷经营高丽，是使其为我大宋东北藩屏，立意长远，非仅为契丹。其对契丹，不过起牵制之作用，必要之时，或可借道高丽，夹击契丹。然若寄以厚望，却必致失望。至杨遵勖，此垂死之徒，我大宋助其苟延残喘，使其分契丹之势，并借机渗透契丹，自无不可。但若非朝廷无实力两面作战，本当吞并之，其又焉能为吴国？！”

“那？”

“臣所谓吴国者，是另有其人也！”

“另有其人？”

“臣闻契丹以苛酷之政，统治其国内诸部落。各部落屡有反叛，但皆因实力不支，而屡战屡败。但是各部降而复叛，却从未停止。若朝廷能募壮士，深入各部，秘密联络，并加援助，契丹自此无宁日。”

赵頊皱眉道：“话虽如此，然其各部远离中华，对契丹或亲或叛，虚实难料。职方馆都苦无良策，何况其余。”

石越笑道：“陛下，世上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契丹西北境内，阻卜诸部成百上千，尽皆惮于契丹之强暴，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世上又岂有甘为人鱼肉者？朝廷亦不必真费多大心力，若果真使其强盛过度，却是前门驱狼，后门来虎。不过募集壮士，组织马队，潜入其中，与其互市便可。”

“互市？”赵頊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正是互市。”石越笑道：“阻卜诸部皆缺铁器，朝廷便卖给他们兵器铠甲，又有何妨？”

赵頊听到这闻所未闻之事，简直是目瞪口呆，半晌，才笑道：“真妙计也。”说完，想了一会，又疑惑起来，道：“我大宋之民，如何能熟悉其地风俗？只恐行之不易。”

“在河北、河东诸熟蕃中，招募对大宋忠心且武艺出众之辈，由职方馆加以训练约束，便可行此事。便是契丹之民，亦未必不可为我所用。”

赵頊想了想，点头笑道：“此真良、平之谋。”

石越也笑道：“若能再遣人伪为僧人，前往各部，挑拨其对契丹之不满。假以时日，臣料契丹必有腹心之患。”

赵頊不由击掌赞道：“妙策！”

这几条计策，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果真要见大效，只怕非有数年甚至十年之功不可，但是这本来就是长远的谋划，因此倒也算得上是毒计。辽国的策略是对奚、汉二族怀柔，以契丹、奚、汉三族为根本，来统治各部落。所以，对于各部落的残酷，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此矛盾始终存在，若加以利用，对契丹来说，的确会成为大麻烦。

但是石越的计策，却还不止于此。

“陛下可知高丽为何亲近大宋？”他继续说道：“除了仰慕华夏文明之外，最现实的利害便是契丹之威胁。因此，在高丽以外，培植一两个与其仇视的势力，亦有必要。据臣所知，在辽与高丽之间，有女直诸部。女直诸部中，有些亲辽，几乎已是契丹之臣仆，但亦有许多对契丹时降时叛，且与高丽有世仇。若能在女直诸部中，扶植两三个部落，亦是一举多得之事。且此事惠而不费，与女直联络，较之与阻卜联络容

易，所做之事，不过是通商、卖点兵械器甲而已。为免高丽猜疑，只令职方馆出面暗中找到几个海商便可立办。”

女直之名，赵頊也曾听说过。不过这个名词屡见于奏章，却是因为其“海盗”之名。活跃于东海的海盗，主要由宋、女直、高丽、以及日本国的亡命之徒组成，但其中最凶悍的却是女直海盗，他们不仅仅在海上抢劫船只，甚至还登陆攻击高丽与日本的沿海村庄。作为大宋海船水军重点打击的对象，到目前为止，对女直海盗的围剿已达数十次，宋军因此损失不少战船与水军。大宋海船水军虽然始终是东海的掌握者，并且大规模的海盗活动在严厉的打击下也渐渐销声匿迹，但是巨大的利益，使得小规模的海盗活动始终不能完全消失。

所以，直至熙宁十一年，大宋皇帝陛下，对“女直”这个名字，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

“女直么？”赵頊的语气有点迟疑。

石越却不明白赵頊的心思，因此对皇帝的反应有点奇怪，道：“正是。臣以为女直可为我所用。”他看过一些本来不应当递至他案头的报告，知道职方馆实际上已经对女直做过一些渗透工作，而且卓有成效。

实际上，除此之外，连石越也不知道的事情也大量存在着。大宋海船水军中——准确地说是薛奕部下，已有不少女直水手存在。因为大宋海船水军的策略一向都是非常开放与务实——凡是杭州水军俘虏的海盗，一律打散编入广州水军，做为不用发薪俸的水手或者劳力而存在；反之亦然。当然，这样细节性的东西，是没有必要上报至枢府的，因为连卫尉寺的军法官都懒得理会。而一些专门登陆日本攻击村庄，抢劫财物的女直海盗，根本就是出于大宋海船水军的默许，或者更直白地说，

就是蔡京的默许。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海上完全没有海盗，商家们交那笔保护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痛快了。何况海盗们抢劫的是日本国的村庄，而抢劫的钱物女子，总有一部分，是落入了大宋某些官员与将军们的口袋的。

因此，大宋与女直的交往，远比皇帝或石越想象的来得更“深入”。

但是赵顼在奏章上得来的印象却实太过于深刻，他想了一会，只委婉道：“且容朕再与枢府商议。”

“遵旨。”石越却完全误解了皇帝的意思。

赵顼这里表达的是委婉的否决，但他没有料到的是枢府的态度。事情最后的发展，与皇帝陛下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不过此时，赵顼对这些是绝不可能知道的。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终于说到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桩事，便是对西夏之和战。”赵顼神情郑重起来，“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规复灵夏，牵涉千万生灵，关系大宋国运。朝中或谓和，或谓战，纷纷不决。卿在陕西接连克捷，熟知西事。卿可为朕谋之。”

石越却不直接回答，反欠身问道：“臣敢问陛下，禁军之整编，已完成多少？”

“十分有四。”

石越又追问道：“若今岁开战，国库余钱，又有多少？”

赵頊想了一会，咬咬牙，道：“若果真开战，一千万贯钱，总能拿出来。”

“可曾除去皇家宗室贡养，官吏薪俸，日常用度，以及水旱灾害之备？”

赵頊摇了摇头。

石越又问道：“陛下可知陕西可供军粮储备有多少？”

“这个卿当知道。”

“是，陕西粮储，可支陕西现有之兵，一年之用。”

赵頊脸上露出喜色，道：“岂非足矣？”

“不足。”

“为何？一年尚不能平西夏？”

“以陕西之兵，不足以平西夏。平定西夏，亦不能期以一年之功。”

“但机会难得，若让西夏恢复元气，事更难为。此时不伐，殊为可惜。”赵頊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急切地说道。

“诚如陛下所言，然而强为己所不能为之事，其祸便在眉睫。”石越加重了语气。“陛下可曾想过，若我伐夏之时，契丹之兵出燕云而南下，陛下以为以今日之实力，能守住河北么？”

“契丹未必敢……”

“岂能寄望于‘未必’二字？！”

赵頊默然不语。石越又说道：“辽主之英武，不可轻视。臣请陛下暂时忍耐，臣在陕西再为陛下经略数年，臣保证五年之内，西夏可取！”

“五年？”赵頊将信将疑地望着石越。

“五年足矣。”石越信心十足地说道：“五年之后，禁军整编全部结束，大宋将有超过三十万之精兵，足以北御契丹，西取夏国；臣在陕西行驿政改革，实则暗中修葺道路，五年之后，我大宋在陕西运兵之速度可提高至少一倍。若使陕西百姓休养五年，则臣可保证仓禀能支三年之用。而朝廷财政亦将更加丰裕。五年之内，大宋亦足以将横山彻底控制，取得对西夏之地利。再有五年时间，火炮亦必能顺利装备军队，西夏何城能当此物？！”

赵頊的信心被石越的一席话给激发起来，他喃喃道：“五年，五年……”石越说的，看起来并不太难。但是不是真的要忍耐五年呢？赵頊只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他恨不能明天就可以在京师替李秉常修筑宅第。

“果真五年便可以成功？”

石越笑道：“臣担心的是西夏人不给我们五年的时间。西夏现在国内内乱，一触即发，若我大宋逼得太急，其可能一致对外。只要我稍缓压力，它必然内乱。臣真正担心的，是他们内乱爆发得太快，我们来不及完全准备好，就要出兵。”

“内乱？”赵顼喜道：“若果真如此，却是千载难逢之良机，断不能坐视。”

“陛下！”石越的神色却郑重起来，“战或不战，在于己，不在于敌。若己无实力，无准备，则有再多机会，亦是枉然。甚至可能招致祸事。”

皇帝对石越的这次召见，持续的时间长达一整天。赵顼甚至连午膳也是在崇政殿用的。

二人谈论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人知晓。

特别是对西夏的战和，极少有人知道石越究竟是什么样的主意。而皇帝自此日起，便将议论对西夏和战的奏折全部留中。

而最让朝野摸不着头脑的是，皇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既不让石越回陕西，也不给他任何新的任命。于是，在熙宁十一年三月来临之前，阌乡侯石越一直以陕西路安抚使的身份，在京城“叙职”，渡过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妻女，此时却远在陕西。

熙宁十一年三月珊珊来迟。

三月一日，从来都是汴京市民的节日。

春意盎然的金明池桃红似锦，柳绿如烟。它一年一度的开放，迎来了数以万计的汴京市民。不过今年比起往年来，人数却大为减少。

因为在同一天，亦即熙宁十一年三月一日，这个大宋园林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名叫曾泽的杭州商人花重金买下了交趾等国进贡给皇帝的大象、老虎、梅花鹿等动物，与白水潭学院的博物系联合，在汴京以南创建了“汴京动物园”。

尽管金明池是免费的，而汴京动物园是收费的，但是依然有不少市民选择了汴京动物园，而不是金明池。汴京动物园开业第一天，竟然卖出了五千多张门票！也许这仅仅是因为一年一度的金明池水上表演，已经让很多市民失去了新鲜感。但曾泽的大胆尝试，却启发了许多人。许多私人园林纷纷向普通市民开放——不过当然要购买门票。这股潮流甚至影响到皇帝，赵顼在熙宁十二年决定，包括金明池在内的数座皇家园林，除了三月一日依然是免费开放之外，其余每月固定开放五日，并收取门钱。

而除了金明池与汴京动物园这样的热闹所在外，连忠烈祠也是人来人往。只不过在这里进出的人们，更多了几分肃穆。许多人在这里悼念

自己的亲人，还有一些人，却是来凭悼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比如最近以其英勇仁义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市民的狄咏将军。

当然，即便是在这一天，同样也有许多人忙得不可开交。

有人在白水潭学院或者图书馆内埋头苦读；有人要准备着在接下来的竞技比赛中得个好的名次；有人努力招揽顾客，希望趁着这个日子小赚一笔；有人则东奔西走，来往于公卿之门，结交衙内公子，希望能得到一点内幕消息，好让自己能在自家的报纸上占着头版；还有一些人，则在痴迷的做着各种试验，计算着一般人看不懂的公式，固执地追寻着这个世界的真理……

“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世界。”当阿卡尔多从汴京动物园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来之后，不由由衷地感叹道，此时他还没来得及擦干自己脸上的汗水。

“我会在日记中记下这一切，终有一日，我能让家乡的人们看到这一切。”阿卡尔多用谁也听不懂的话嘟哝着，一面走向官道边的车马店，那里有骡车搭乘，付上十文钱，就可以坐车回到南薰门——当然，是十个人一车。进了南薰门，可以另外搭别的骡车或者牛车，回到熙宁蕃坊。

数骑骏马从他的面前飞驰而过，把边走边感叹的阿卡尔多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向那群骑者的背影望去，只觉其中一人，依稀便是曾经在自己店中买过不少东西的那位宋朝官员。

阿卡尔多自然不会知道，前卫尉寺卿章惇的处分在几天前终于下达——是一个表面很重而实际上却非常耐人寻味的处分——由从四品上的卫尉寺卿，贬为从六品下的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从表面上看来，这是连

降九级的严重处分，但是实际上，章惇却依然留在中央，并且其职责只是由主管军队军法纪律的主官，变成了负责国内安全的次官。而相关的责任人，武释之在被审讯一次之后，便在狱中自杀，自然不再追究；王则虽然误杀向安北，但是他将向安北的材料暗中交给枢府而非章惇，有功无过，只是降一级效用。

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就这样轻轻的放下，表面上还做得无懈可击。许多官员都私下里感叹章惇的好运气。但是也有人固执的相信，“向安北案”并没有结束。武释之在狱中的自杀，并非没有人怀疑。而段子介被提升为宣节校尉，并且担任卫尉寺丞，更是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不过对于章惇本人而言，无论是别人的羡慕也好，带着恶意的猜测也好，他都并不太在意。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这个任命，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信息——至少，皇帝是肯定他在卫尉寺所取得的政绩的。而有一种传言说，实际上是石越向皇帝推荐了这个职位给章惇——无论这个传言是否属实，有这种传言的出现，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

章惇始终相信，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自己的最高点，绝不会止步于卫尉寺卿。如果自己的才能果真得到皇帝与石越的认可，那么一切隐患，都不会太重要。

阿卡尔多对这些事情当然毫不知情，他看见章惇的背影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宋朝的官员，究竟有没有设法弄来乌兹铁矿？

不过他并没有时间为这件事头痛太久。很快，阿卡尔多发现了新的热闹。

大约五十名轻装骑兵，护送着五辆载货的马车，从官道的南方向汴

京方向奔驰而来。而给他们引路的，正是刚刚骑马过去的章惇与他的部属。与此同时，从汴京外城方向，一队全副武装的步兵跑步而来，似乎正是来接应这五辆马车的。

在天子脚下，是什么样的东西，竟然要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亲自接应，出动超过一百人的步骑军队？

阿卡尔多的好奇心，与许多汴京市民一样，都被激发起来了。

便在阿卡尔多发现章惇出现在汴京城南的时候。

大宋先贤祠。殉道殿。

一个男子跪在蒲团之上，郑重地将烟雾袅袅的供香插入供台前的香坛中。他每一个动作，都是如此的虔诚，似乎那些死去的先贤，正睁大了眼睛，在神坛上望着他的一举一动。

一阵微风从殿外吹入，轻轻的带开神主牌位上的黄绸，现出一行描金正楷：“大宋熙宁八年兵器研究院殉难诸贤总神位”。

男子凝视着神主牌位，半晌，方缓缓站起身来，轻声叹道：“诸位师友，今日可瞑目矣。”

他说完便转身大步走出殉道殿，没有再回头，似乎是不愿意让那些早逝的师友，看见自己眼中噙着的泪水。直至离开殉道殿很远，他才回过头来，远远望着殿门上方当今熙宁皇帝御笔亲题的“殉道殿”竖匾，痴痴地发着呆。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熙宁八年七月的夜晚，那悲呛的歌声，依然还在他的耳边环绕。

“不要太勉强。我不想再看到牺牲。”这句话，也是在那一年，石山长亲口对自己说的吧？那时候殉道殿还没有建成，他们是在正殿说的……

赵岩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我终于成功了！”这个男子在心里无声的喊道。

殉道殿外的香坛内，一本刚刚印出来的线装书正在燃烧，火焰被微风吹得上下乱窜。从烧了一半的封皮上，还可以看出书上赫然印着“火药填装暨抛物原理”一行小字。

汴京内城的大梁门外西北，净慧院。

大约在熙宁八年八月，当今熙宁皇帝将金水门外的英宗潜邸改为佛寺，赐名兴德院，同时赐给兴德院淤田三千顷。这种事情在当时本来很寻常，但是仅仅在几个月后，熙宁九年，皇帝采纳了石越奏折的建议——诏令天下所有曾经接受过朝廷赐地的寺院庵堂，按其土地之多少，接纳固定数量的孤儿抚养至十六岁，并由各地慈幼局监督，在其十六岁之前，不仅禁止这些孤儿出家，并且寺院还要替这些孤儿开设《论语》与算术两门功课。否则，就要收回赐给寺庙的全部田产。据说当年皇帝本来想要特旨许大相国寺例外，结果范纯仁说了句“法无例外”，于是大相国寺也被归入诏令涉及的范围之内——不过传闻皇帝为了安抚大相国寺的情绪，暗中对大相国寺有另外的赏赐。

熙宁九年的这份诏令影响十分深远，但在初期实施的时候，就有寺庙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抗旨。净慧院便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净慧院本来是南唐后主李煜归宋后的住所，李煜死后，此地便建为寺院。尽管李后主信佛至死不悟，而且这里亦的确曾是李后主的住宅，但是开封府慈幼局认定李煜是宋朝的陇西公、违命侯，所以净慧院也在诏令包括的范围之内。然而净慧院的主持仗着自己在公卿之中有一点影响力，却要求孤儿必须为小沙弥，否则净慧院便没有道理接纳。结果双方在开封府打了一个多月的官司，事情越闹越大，竟然闹到了皇帝御前。赵顼悻然大怒，批了一句“若出家无慈悲心终亦不能证果”，于是开封府判净慧院主持刺配千里，所有僧众强制还俗，将净慧院的全部财产没官。

这件事便是有名的“净慧院案”。自此案后，再也没有寺院敢于公开反对抚育孤儿的诏令。不过慈幼局最终也没有得到净慧院，因为净慧院在熙宁十年，被皇帝赐给了兵部职方司。从此，这里便成了职方司的属司。但名字却依然叫净慧院。

从城南来的马车，在禁军的护卫下，进城后绕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圈，最终到了净慧院前。章惇指挥着兵士，赶着马车进了净慧院。

“这批火炮一共四门。这是与去年二月一日试验成功的那门火炮完全不同的火炮。”兵器研究院负责监押的官员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章惇看了这位官员一眼，没有理会，只是继续指挥着兵士，将马车开进仓库。

所有火炮的参数，都是做为军事机密而存在的。章惇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次官，兵器研究院等重要机构和重要的地方守吏的“安全”、对外国与蛮夷的监视，以及调查涉及谋反与勾结外国的案件，一直是职方司

的三大重点（职方司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拥有众多的人员，可以监视到每个可疑人物的一举一动，实际上它的人力与资金都非常有限）。但饶是如此，章惇如果要知道这些参数，也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度，才能申请到。

不过他多少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

熙宁十年二月一日试验成功的火炮，实际上是用青铜铸造的前装滑膛要塞炮，射程远，威力大，但是却十分昂贵，而且很笨重。不仅仅不易于运输，而且转动不易，准星也差，同时炮管设计亦不太合理，极易发生炸膛。实际上，这是恪守石越对大炮的粗浅认识的限制，以及宋军首重城市防守的传统，导致兵器研究院一开始就走上了弯路。

但是这一批新型的火炮，却是完全不同的突破——赵岩不愧是天才的兵器设计师，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统计、图纸设计与计算，以及对宋军战争需求的敏感，当然，主要也是节约成本的压力，赵岩很快摆脱了石越最初设想的误导，开发出了这种被命名为“克虏炮”的新型火炮：克虏炮在设计上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倍径较大，所以射程相对提高，杀伤力增强却不易炸膛。而且，这种新型火炮，在炮身上安有准星与照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瞄准与架设，方便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的方便。这种新型火炮，虽然射程与威力都比不上要塞炮，但是成本却大大降低，而且相对便于运输，可以架在车上发射。

不过一直让赵岩心怀耿耿的是，青铜铸造的火炮，虽然不易炸膛，但是成本远高于铁铸，而且每发射一炮之后，所需要的冷却时间也相当长。最让人易产生挫折感的是，火炮根本无法标准化生产！因此一门火炮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匠的技术是否精湛。而铸铁火炮，虽然在工艺上，铸造中小型火炮似乎已经问题不大，但它爱炸膛的毛病却似

乎是生来的痼疾，付出过惨重代价的兵器研究院，在这方面似乎有无法摆脱的阴影，始终不敢提出正式生产的申请。

“枢府以为五年内造十二门重炮防卫汴京，并在陈桥驿以北建筑装备克虏炮的十四座石寨，契丹对汴京的威胁可以减至最轻——万一有事，汴京完全可以坚持至援军的到来……枢密会议甚至以为，凭现在的军力再加上火炮，汴京城绝非契丹所能撼动。”大宋禁宫后苑的一片草地上，赵顼双手握着“鹰嘴”，比划着杆下的小球，一面和石越“闲聊”着军国大事。

石越颇有点哭笑不得，这种在宋朝被称为“捶丸”的运动，非常类似于后世的高尔夫球。捶丸在宋朝的王公贵族中十分流行，特别得到宫女们的钟爱，但是石越对高尔夫球却缺少必要的兴趣——不幸的是，皇帝看起来兴致盎然，完全不容他拒绝。好在石越不用担心自己打得太臭，比面前皇帝更臭的球技，绝对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他使劲握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杆子，笑道：“京师乃大宋之根本，加强防卫自无不妥。只是臣以为不可操之过急。天下安危，在德不在险。昔秦始皇修长城而陈涉起于大泽，隋炀帝征高丽而翟让兴于瓦岗，此皆前车之鉴。”

“卿言甚善。”赵顼的心情看起来非常不错。“呼”地一声，赵顼手中的鹰嘴挥出，彩球优美的飞过空中，可惜的是，挥杆的失之毫厘，落点便不免差之千里。赵顼放下杆子，尴尬地笑了笑，将球杆扔到草地，转身向附近的亭子走去。

石越忍住笑意，忙将球杆交给一个内侍，跟了上去。

“此次一共铸了六门克虏炮，两门运至朱仙镇，四门率先装备禁军，安置在汴京城墙上。朕料这城墙，迟早要改了。”为了掩饰自己球技的失败，赵頊继续起之前话题。内侍们小心在石凳上铺上锦垫，递上茶水。

“臣之愚见，以为炮兵若不操练，缓急难用。”

“王韶亦是这般说。”赵頊笑道：“诸臣之中，王韶、郭逵，最重火炮。王韶巡视兵研院后，盛赞火炮是不饷之兵，不秣之马。郭逵亦道火炮可恃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

“臣也是这样想。”

“朕已下旨，赐封赵岩男爵，赏宅院一座，田三十顷。”赵頊曾经亲自检阅过火炮的威力，亦是十分得意，“惟一美中不足者，是青铜造炮，耗费太大。”

“此事不过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嗯。卿言甚是。”赵頊点点头，似乎又想起什么，向石越问道：“卿听说过李格非其人么？”

“李格非？李文叔？历城人？”石越下意识地反问道。

“卿果然认识。”赵頊笑道，“卿以为此人学问如何？”

“臣并不认识李格非。”石越未及细想，信口便答道。

赵頊大奇，诧异道：“那卿如何又知道他字文叔，是历城人？”

石越这时才惊觉过来，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李格非——李格非倒也

罢了，他的女儿李清照，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不过算其年岁，李清照现在还未出生呢，石越可没办法对皇帝说他听说过李格非女儿李清照的才名。

“臣是听说过此人，据说文章极好……”

“文章极好？”赵顼似乎颇觉惊讶，“以卿之才华，而许之文章极好，这个李格非当非一般人物。他文章极好，为何不试进士科，反入了白水潭格物院？”

“啊？！”这下轮到石越目瞪口呆了，李格非虽然没他女儿出名，可也是赫赫有名的“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现在居然学了格物……

“卿不知道么？”赵顼道：“李格非熙宁十年以白水潭格物院第一名毕业，入兵器研究院，协助赵岩造火炮，多有发明……”

石越此时满脑子却只有一个念头：李格非学格物了，那李清照怎么办？

“郭逵曾递了一份奏章，论及火炮之事。以为火炮这物什，士卒非经训练，不晓几何算术，不能善尽其用。并附上一本著述，论火炮诸事甚详，署名便是历城李格非，只是其书言语浅白不文，不象文章极好的样子。朕召郭逵询问，郭逵只言李格非其人甚聪颖。此番随克虏炮及药弹一道运来城中者，便有助于测量瞄准之工具规、尺、矩度等物，皆是李氏所造。”

石越对这些却也不太懂，只得附和道：“想见其见识才干亦不差。”心里却依然忍不住在担忧哀叹李清照的命运。虽说明明知道历史已经改变，人们的命运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李清照将来

可能成为女科学家这一点，石越依然觉得难以接受——特别是，以他的寿命，还极有可能目睹此事发生。石越对李清照的生平知之甚详，知道如果李清照能够出生的话，也就是几年后的事情了。但问题是，李格非的命运改变了，李清照究竟还能不能出生？

石越突然间觉得烦恼起来。

“朕已准了郭逵所请之事。”赵顼喝了口茶，浑然没有注意石越在那里心不在焉，又说道：“郭逵本欲延请李格非去讲武学堂教授炮兵，不料被他所拒。没几日，朕便听说此人去了洛阳。”

“洛阳？”石越下意识的问道。

“嵩阳学院请他做教授。”赵顼苦笑道：“朕的讲武学堂，竟比不上嵩阳学院。”

到底是李清照没能出生更糟，还是李清照变成女科学家更糟？石越的思维此时和皇帝却没有一点交集。他竟然发起呆来……

在石越为李清照未知的命运出神的时候，数千里之外，西夏的君臣们，却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紧张的策划着。

大宋熙宁十一年，是西夏的大安四年。

几个月以来，兴庆府都一直显得有点死气沉沉。

熙宁十年的几场战争，其实宋朝与西夏都准备不足。但这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称得上有点冒险的战争，最后却是宋朝取得了胜利。西夏在这一年的战争中，损失了四成的精锐，横山地区控制权的易手眼看也是早晚间事，没有人提得起兴致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明白，若非因为老天保佑，结果一定会更糟。

而最糟糕的是，在西夏国，几乎每一个握有权力的人，都能嗅到某种不祥的味道。

这是个真正只剩下沙漠了的白上国。

西夏王宫。

“太后。”嵬名荣的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梁太后瞥了他一眼，缓缓说道：“天还没有塌下来。”

“太后，遣使向宋辽同时称臣，是迫不得已的法子。但若接受辽主的要求，与辽主夹击杨遵勛，却一定会激怒宋朝。我大夏兵力已疲，士气低下，岂堪再战？”

“结辽抗宋，是唯一选择。宋朝亡我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若有余力攻我，我们便是不激怒他们，他们也会找借口来打。”

“但毕竟可以拖延时日，恢复实力，静待有变。只要能拖过几年，辽主英武，必然平定杨遵勛，他又岂能容宋朝来亡我大夏？至少宋军也须忌惮契丹，不能出全力与我作战。若此时激怒宋军，其举国来伐，契丹亦无能为也。请太后三思。”

“待辽使来后再说罢。”梁太后却没有兴趣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听说外间有人上表，要相国罢相？”

嵬名荣迟疑了一下，道：“确有此事。”

“那他们想让谁代相国为相？”梁太后冷笑道。

“以仁多澣呼声最高。”

“仁多澣？”梁太后讥讽的笑出声来，“他敢来兴庆府么？”

“是……”

梁太后的脸色突然一变，怒道：“若非仁多澣贻误军机，石越都已成擒！又岂会有败军辱国之事？！”

嵬名荣的嘴唇动了一下，却终于没敢替仁多澣说话。

“他若敢来兴庆府，我必取他人头。”梁太后冷冰冰地说道：“辽使那边，你亲自去迎接，莫要声张出去。”

“是。”嵬名荣虽然不赞同梁太后的意见，但是他也知道，此时此刻，辽国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辽使，也是绝不能出差错的。

“再派人去董毡那里，若是他肯答应和亲，我愿意将康乐公主许给他儿子。”

“是。”嵬名荣欠身应道，一种屈辱的感觉从心里头冒了出来。不要说康乐公主是梁太后最疼爱的女儿，单单是女方主动要求和亲，便已经是极大的耻辱——这哪里是和亲？这分明是献女！

但这一切，都必须忍受。

李清府。

李清一身戎装，在府前翻身下了马，亲兵家将们连忙上前牵过马匹，迎他入府。

“将军，你回来了。”一个带着点怯意的柔软声音，向李清问候道。

李清停下脚步，循声望去，却是史十三寄在府中的那个唤作“嘉君”的女孩，正低头敛衽向自己行礼。他上下打量她一眼，见她手中提着个小篮子，点点头，道：“你要出门么？”

“是。想去东市买点东西。”

李清扫了她一眼，皱眉道：“府中若是缺什么，问夫人要便可，自会着人去买。这段时间，你不要出门。”

“是。”嘉君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又向李清行了一礼，转身往内院走去。

李清凝视她的背影，若有所思。

“将军，禹藏驹马求见。”门房过来禀报。

李清回过神来，问道：“是驹马一人，还是还有别人？”

“只是驹马一人。”

“快请！”李清一面吩咐着，一面快步往中堂走去。

“李郎君。”禹藏花麻在客位上屁股尚未坐稳，便迫不及待地开口说道：“国中如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有人在传说，宋朝不仅要全面停止互市，还要严查私贩，于是茶叶之类价格飞涨；又有人在说，国中有人想联辽制宋……兴庆府与灵州又开始严格执行宵禁，灵州已有十几个百姓因为冒犯宵禁，被就地处斩……”

李清静静地听着。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来是想问问李郎君，有无救时之良策？”

李清望着禹藏花麻，笑道：“这等大事，驹马如何来问我？”

禹藏花麻冷笑道：“李郎君，我是个粗人，不会怕这怕那！如今这

事，若是合我心意，杀头灭族我亦做了；若是不合我意，我大不了带了亲兵家将回老家去！谁又能奈我何？！”

李清笑道：“不知何谓合驸马之意？何谓不合驸马之意？”

“让皇上亲政！皇上亲政，他要联辽便联辽，要附宋便附宋，我都随主上干了。”禹藏花麻大声嚷了起来。

李清却知道禹藏花麻虽然是蕃人，却素是精细，哪里便是什么“粗人”了？这番话，他无非在李清府上敢说，在别的地方，打死他他也不会说半句“皇上亲政”。

“皇上已经亲政了。”李清淡淡的回了一句，丝毫不理会禹藏花麻的嚷嚷。他以军法治家，管理将军府素来铁腕，五年前曾经因有个跟了他六年的亲兵泄漏了他在府中说的一句话给别人知道，李清查出后，毫不容情的将那个亲兵满门良贱十余口全部杖杀，一个活口也不曾留下，从此他这将军府上，便再也没有人敢泄话，因此禹藏花麻叫得再大声，他也绝不怕有消息漏出去。

“亲政？亲政个屁！”禹藏花麻骂了句粗话，恨恨地说道：“李郎君素受皇上之恩宠，不知道现在正是报效的时候么？”

“我固知之。”李清微微叹了口气。

“那还要顾虑什么？”禹藏花麻瞪着李清，眼睛都突了出来。“诛国贼不过举手之劳！”

“驸马失言了。”李清脸沉了下来。

禹藏花麻站起身来，嘿嘿笑道：“李郎君，你我相交有年，你心中

想什么，我都知道；我心中想什么，你也明白。若想行大事，却不敢相信人，又能成什么事？”

李清默然不语。

“你想让皇上亲政，好推行汉政，一展心中抱负；我却只想扳倒梁乙埋，让仁多瀚为相。你我二人虽然目的不同，但都是盼着皇上亲政的。若有梁乙埋在，李郎君你便有通天本事，也只能憋在心中，施展不得！”

禹藏花麻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几乎已经是有进无退了。李清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犹豫，否则禹藏花麻为了避祸，一出此门，必然立即投效梁氏，反告自己谋反。

他沉声道：“非是我惧怕，实是梁氏不易图谋。况且……皇上心意未决……”

禹藏花麻一怔，随即压低声音，咬牙道：“迫不得已，便只能先斩后奏。”

“若无圣旨，你我能调动多少兵马？”李清反问道。

禹藏花麻顿时怔住，为难的皱起眉毛，道：“这……”

“此事所谋者甚大，若要凡事考虑周详，自然会误事。但若全然不考虑，只是莽撞行事，却也不过白白送死，反害了皇上。”李清又笑道：“我素知驸马忠义，但还请驸马忍耐，静待机会。”

禹藏花麻思忖许久，摇了摇头，顿足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若被梁氏占了先机，大事去矣！”

“他占不了先机。”李清冷冷的说道，牙齿发出轻轻磨擦的声音。

这是十天之内，李清第七次被夏主召见。

“改行汉法，势在必行。”秉常挥舞着手臂，空洞的喊道。

“臣亦以为然。”李清沉声应道，“但请陛下早日定策……”

“定策……”秉常心中忽然泛起隐隐的惧意，“你还是坚持么？”

“臣以为，陛下若不能真正亲政，大夏绝不可能成功改制。”李清正视着秉常的眼睛，但是秉常却将目光悄悄移开了。

“诛杀国相，幽禁母后……”秉常在心里喃喃念着，不觉打了个寒战。

“这样太过份了吧？”与其说秉常是心存仁善，不如说他是心存畏惧。那种与生俱来的畏惧。

仿佛看破了这一点，李清的回答直刺要害：“陛下，若不肯犯险，绝不能成伟业。”

“……”

“陛下虽然心存仁善，但只恐太后与国相不这么想。”李清的声音充满诱惑，“若要改行汉法，一定要罢免国相，使太后不再干预朝政；而要罢免国相，使太后归政，不用武力，绝不可能实现。如今国家虽逢大败，但是却使梁氏失国人之心，而忠义之士如禹藏花麻亦得率兵护驾入京。今内有禹藏花麻，外有仁多瀚，兼得深晓宋朝制度之文焕，是天

之助陛下成功也。陛下若能早下决断，国家虽败，不足为忧，此不过复兴之基。若陛下迟迟不决，误此良机，则时机稍纵即逝，日后只得追悔莫及。”

秉常眉头紧皱，沉吟良久，心中亦颇难决断。终于，秉常迟疑道：“以子幽母，毕竟大碍人伦。莫若效郑伯克段之事，使其先败露其迹……”

“陛下，古今形势大不相同，又如何可以效法？！”虽然明知道夏主心中的畏惧，但是李清也无可奈何，御围内六班直只会听从皇帝或者太后的命令，若没有这支武力的支持，任何政变都只可能以失败告终。现在的局势，即便有皇帝的旨意，还需要用一点心机才能完全支配御围内六班直，何况没有皇帝的支持？

李清只能努力说服秉常，“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陛下不忍，必为奸人所害。”

“容朕三思。”

李清无奈地在心里叹了口气，道：“陛下不能早做决断，迟必生变。”

在真正要紧的关头，果断地做出正确的决断，这种才能，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宋军对横山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但是西夏却没有力量去阻止这一

切，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宋军一步步抢占原本属于自己控制的要地。兰州方向的夏军统领按捺不住，擅自出兵，想抢劫一番宋朝的边境，却被王厚事先侦知，几乎把这支夏军打得连牙都找不到。西夏人损失了几百人后，便再也不敢招惹王厚。

不过除此以外，双方便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了。宋朝似乎无力继续西征，而且也露出了议和的迹象——互市虽然没有恢复，但是私贩入境的宋朝货物却有增无减，大量的茶叶、丝绸、瓷器与绢布，涌入仁多瀚控制的地区，再被转运至西夏各地，物价上涨的趋势很快就得到抑制。兴庆府虽然明知道仁多瀚必然与宋朝边将有私下的交易，但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仁多瀚不是好惹的，而且西夏的确需要宋朝的货物。

基本上，西夏人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梁太后与秉常一致同意，趁着宋朝皇帝赵顼的生日，再次派遣使者去宋朝，以祝寿为名，向宋朝表达称臣之意，并乞求正式重开互市，以进一步缓和双方的关系。

这原是西夏人用了一百年的老伎俩。

不过，在四月十日宋朝的同天节到来之前，西夏国首先迎来了另一位使者：大辽北院枢密副使兼侍卫司徒卫王萧佑丹。

以萧佑丹现在的身份，亲自出使西夏，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这一方面固然反应出辽主对这次出使的重视，让西夏人受宠若惊；但另一方面，却也让西夏君臣十分尴尬——因为夏国国王同时也接受辽国的册封，所以在理论上，秉常的地位要低于已被封为卫王的萧佑丹！萧佑丹见夏主秉常时用什么样的礼节，足够让西夏的官员们伤透脑筋了。因为

这已经不是萧佑丹要不要行礼的问题，而是秉常要不要行礼的问题。

若在以往，西夏一定会婉言谢绝辽国派出如此不恰当的人选。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别说西夏人不敢拒绝，即便他们敢拒绝，在时间上也来不及——因为西京道的大部分地区被杨遵勛控制，而上京道与西夏国北方多沙漠，双方的往来十分麻烦，所以一切只能便宜行事，根本无法往来商定一切后细节后再成行，于是，当西夏人知道辽使的身份时，萧佑丹一行已经到了黄河边上——这已是在西夏国境之内了。

“大王远来辛苦。”负责迎接萧佑丹的，是梁乙埋之子梁乙逋。

萧佑丹这次出使西夏，的确称得上是“远来”，他绕了一个大弯，从西京道防范较薄弱的地区，进入阴山山脉，再越过阴山，进入西夏境内，沿黄河而至兴庆府北面的定州。在路途上，便耗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还称得上是非常顺利了。

不过这一趟出使，再辛苦再麻烦，也是必要的。

“有劳梁将军远迎。”萧佑丹笑着抱拳回礼。他早已知道梁乙逋的身份，自是丝毫不敢怠慢。

“自定州至兴庆府，不过一二日路程。驿馆早已安置妥当，请大王先在定州歇息一晚，明日再起程不迟。”梁乙逋说罢，又笑道：“在下久仰大王威名，早想向大王请教骑射之术。到了兴庆府后，只怕再无机会从容受教，还盼大王成全。”

闻弦歌而知雅意，何况梁乙逋已经把话说得这般明白？萧佑丹笑道：“岂敢，若能与梁将军切磋，亦是一大快事。”

梁乙逋大喜，笑道：“谢大王。大王请！”

“梁将军请！”

当晚，梁乙逋便在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定州驿馆替萧佑丹接风洗尘。

不过梁乙逋并未向萧佑丹请教什么“骑射之术”，而是双方在铺着蜀锦，挂满彩绦的大厅中，饮酒赏舞，兴高采烈地玩着投壶。

萧佑丹文武全才，又自负谋略，常自以为张良、陈平不能过。他辅佐辽主登基，稳定政局，改革弊政，平定耶律乙辛，使辽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如他这样的人物，又怎么可能真正看得起梁乙逋？不过他深知梁氏在西夏的地位，此番出使西夏，虽不过是想约夏国夹击杨遵勳，或至少令西夏保持中立，以助辽主顺利统一全境；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希望可以联夏制宋，所谋者深远。

宋朝亡夏之意，辽国君臣可以说是洞若观火。但今日之宋，已非昔日可比。虽说辽国也呈上升趋势，但毕竟是内乱之后，元气受损。若公然挑衅宋朝，不说无此实力，还会使宋朝有借口公开帮助杨遵勳。因此宋朝对夏用兵，辽国虽有唇亡齿寒之惧，却也不敢不谨慎。

因此，或明或暗的帮助西夏，以牵制宋朝，让辽国有充足的时间恢复国力，便成为辽国君臣的共识。所以辽主才会派遣萧佑丹这样身份的人物出使夏国——萧佑丹既是辽主心腹之臣，本身又智识出众，兼之身份尊贵，在双方往来不易的情况下，辽主可以放心的让萧佑丹全权决定对西夏的一切事宜。

萧佑丹使夏之前，便已通过种种途径，略略了解到西夏国内的政治斗争——西夏国内不存在“亲辽派”，划分西夏的政治势力，只能以其对宋朝和西夏国王的态度来区别。而二者在某种程度是重叠的，即对宋朝表示出艳羡的思想，愿意亲宋的，往往便是支持夏主亲政的；敌视宋朝的，往往便是支持梁太后的。

萧佑丹自知以一介使者，绝不可能改变西夏的政治版图，唯一成功的可能，便是给予梁太后一派支持——有时只需要是口头上的便够了，以得到梁太后与梁乙埋的认可。

所以，梁乙逋主动示好，萧佑丹便已从中嗅出了一丝味道。与梁乙逋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自己的使命，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下听说大王曾经出使过南朝，还曾见过石越？”梁乙逋看起来已经有点醉眼迷眈了，他一手搂着一个美女，投出去的筹已经没有一支能中的。

萧佑丹笑道：“那已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不知大王觉得南朝如何？石越又如何？”梁乙逋说一句顿一下，打一个嗝，虽然坐在椅子上，但是萧佑丹却不能不怀疑他随时可能倒下去。

“南朝繁华之地，不过民不习战，看似庞然大物，其实弱点甚多。”萧佑丹故意不以为然的说道：“石越虽然了不起，但亦不可能有逆天之术。”

不料梁乙逋却摇头道：“大王只怕是看走眼了，宋军之悍勇，不可轻视。”他虽然没有打败仗，但与宋军苦战，却也颇吃了不少苦头。

“那不过是战不得法。”萧佑丹故意道。

梁乙逋顿时大不乐意，“如何是战不得法？”

“南朝素来善守城，善阵战，若他们据城而守，列阵而战，取胜当然不易。贵国一向作战过于依赖铁鹞子，喜用骑兵冲锋。却不知骑兵运用之妙，只在其快捷。”

“请大王赐教！”梁乙逋虽然酒醉，倒还没失了礼数。

萧佑丹笑道：“敌列阵东向，吾击其西；敌列阵南向，吾击其北。此是骑兵之妙。若敌军强，阵列齐整，我便远遁之。待其不阵不列时，吾再击之。又我契丹骑兵，首重射术，举刀冲锋，不过旁伎尔。”

但梁乙逋心中其实也不是很看得起契丹骑兵——毕竟上次夏军击败契丹，还没过多久。不过萧佑丹所说，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此次夏军败在宋军手中，除了宋军似乎早有防备，准备充分外，吃的最大的亏，便是与宋军正面决战。骑兵的机动性几乎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而骑兵冲锋陷阵的招数却又被宋军破掉了……

这些念头一闪而过，梁乙逋自失地摇了摇头，又喷着酒气笑道：“大王不愧是上国名臣。受教了。”

萧佑丹笑笑，举起酒樽，二人笑着对饮了一杯。

梁乙逋用手抹了下嘴，忽然借着酒意，又笑问道：“不瞒大王，大王此行之意，在下也早有听闻。在下斗胆，敢问大王，既要敝国与上国一道夹击杨遵勣，却不知事成之后，能许敝国什么好处？”

萧佑丹万万不料堂堂西夏国相之子，居然会在外国使者面前有这样

粗俗无礼的举动，要知道契丹虽是所谓“蛮夷”，却一向自诩为文明之邦，对礼仪素来看重，其国与宋朝交聘，虽然有时也自居大国强者，经常会有蛮横无礼之时，但种种繁琐礼节，却是从来都不会缺一星半点的。而其国大部分的贵族，谈吐举止，也是十分文雅。象梁乙逋这样粗鲁的举动，在外交场合，很可能就会被解读成对本国的一种侮辱。萧佑丹此时虽然不至于立即翻脸，心中却也是鄙夷之心大起。

“好处？我大辽灭掉杨遵勛之割据，对贵国便已是最大的好处！”

梁乙逋不由愕然，道：“上国消除割据，于敕国又有何好处可言？”

萧佑丹撇撇嘴，冷冷笑道：“梁将军还在梦中么？夏国转瞬便有亡国之祸！”

梁乙逋眼皮一跳，却借酒装疯，故意嘻嘻笑道：“大王未免太过危言耸听了。敕国虽小，却安若磐石。”

“梁将军果然如此以为？”萧佑丹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梁乙逋的眼睛。

梁乙逋不自然地移开目光，干笑道：“敕国虽逢大败，但南朝若劳师远征，却未必有多少胜算。”

萧佑丹凝视梁乙逋良久，才缓缓移开目光，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那便是本王白走一遭，两国结盟之事，休要再提！”

梁乙逋再不料萧佑丹这般回答，呆道：“大王何出此言？此事尽可从长计议。”虽然对辽国他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此时与辽国结盟，对于稳固他梁家的政治地位，甚至是稳固西夏的军心民心，都是极有好处

的。只不过，梁乙逋以为萧佑丹千里而来，显然是有求于西夏的，因此才想装疯卖傻的试探。

萧佑丹冷笑道：“梁将军果真以为我大辽对杨遵勛没办法么？杨氏将死之人，不过在西京引颈待戮而已。有贵国相助，吾能平之；无贵国相助，吾亦能平之！我大辽收复西京道，消除割据，实是对贵国有益——将军试想，若能平灭杨氏，则辽夏连为一块，互为呼应，南朝虽有兼并贵国之心，但却不免要投鼠忌器。若是杨氏不平，是使南朝可以为所欲为也！”

“大王所言甚是。”不知不觉间，梁乙逋便心甘情愿地掉进了萧佑丹的圈套中。

萧佑丹向梁乙逋欺了欺身子，又沉声道：“况且，当今之势，纵是夏国无眉睫之祸，但将军一族，却只怕是祸不旋踵！辽夏结盟，于将军一族，有百利而无一害。”

“吾家又有何祸？大王言过其实了。”梁乙逋不自然地笑道。

“与南朝屡战屡败，国中岂无怨言？夏主岂无失望？”萧佑丹虽然对西夏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但他据理推测，却全部中的。他观察梁乙逋神色，知道自己说中，又继续道：“假使夏主为碌碌无为之庸君，则不必论。但若夏主意欲有为，岂会无他想？设使国中再有忌恨梁氏之辈，则谓无腹心之祸，只不过自欺欺人之语！”

一席话说得梁乙逋毛骨耸然，连酒意也消了几分。他并非没有危机感，但是毕竟念及本族内有太后之助，外握兵权，足以震慑异己。所以担心也十分有限。此时听萧佑丹说起，再细想国中形势，顿觉危机四伏。

“若果真能与大辽结盟，则不仅可使国相威望大增，亦可震慑群小。”萧佑丹傲然道：“纵果有谋反叛乱之事，我契丹之威名，足以使贵国大部分首领懂得自己要选择哪一方！”

梁乙逋心中大以为然。但是他也深知，若是一点表面的好处也捞不到，便要冒着激怒宋朝的危险，这般便宜帮辽国打仗，在国内只怕也交待不过去。他望了望态度强硬倨傲的萧佑丹，一时间竟是进退维谷。

熙宁十一年，四月十日，大宋同天节。

除了例常的庆祝活动之外，上尊号，献祥瑞，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也趁着这个时候冒出头来。赵顼虽然屡次下诏，拒绝群臣上尊号，并且禁止各地进京献祥瑞，但是马屁活动并非几道诏书就能杜绝的，更何况是拍皇帝的马屁。既然皇帝禁止各地进京献祥瑞，那么送贺表进京总可以吧？毕竟向皇帝报告祥瑞，这是谁也禁止不了的事情。于是……

剑州奏闻：本州木连理。

饶州奏闻：长山大雨，降“菩提子”，其状类山芋子，味香而辛。并附：明道年中曾发生类似事件，预示当年会大丰收。

泌阳奏闻：本县甘棠木连理。

卫真县奏闻：本县洞霄宫枯槐生枝叶。

又，某县奏闻：木根有“万宋年岁”四字。

又，沅陵县奏闻：江涨，出楠木二十七根，可为明堂梁柱。

又，某县奏闻：某民伐薪，树中有“天下太平”四字。

又，某州得石，绿色，方三尺余，当中有文“尧天正”，经验

视，“尧”字下有“瑞”字，实为“天正尧瑞”。

此外，诸如栏木生叶，园池生瑞木，柏树开花，紫薇木连理，甚至一座山上大小石头全部变成玛瑙，芦荻中生出九斤八两类似灵芝祥云的金子……诸如此类种种奇闻异事，如蝗虫一样铺天盖地的从各地寄至京师。

总而言之，赵顼过个生日，便导致了大宋天地之间异象频生……至于各地歌功颂德的文章，堆起来简直如同一座小山。有人甚至公然在奏章中建议皇帝应当封泰山！

而除此之外，各地守令进献给皇帝的寿礼，也无不费尽心机，一份比一份奇巧，一份比一份贵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凌牙门都督蔡确与归义城都督狄谘的贺礼：二人都是满满一船的奇珍异宝！其总价值达到数十万贯！

这二位都督的礼物，让整个大宋朝廷都为之震动。但是蔡确与狄谘却都是迫于无奈——并非二人想要显摆，而是蔡、狄二人素来不和，兼之曾布与薛奕也知道他们的底细，此番皇帝三十岁生日，加上国力日增，对西夏又连打两场胜仗，全国官员都可着劲的拍马屁，二人又哪敢落后？一个“不敬”的罪名，无论是狄谘还是蔡确，都担当不起。

当然，在这股大拍马屁的风潮中，也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异类存在。

比如苏轼给皇帝的生日礼物，便只有一抔泥土，一副字画。

刘庠给皇帝的贡品，则是一副描写陕西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画卷。

而当朝宰相吕惠卿的贡品，只是一张新印的熙宁交钞。

.....

身子稍稍好转的曹太后与高太后，在内侍的指引下，检视着种种贡品礼物，二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的丰富。她们身后，跟着皇帝赵顼与向皇后、朱妃、王妃，以及回到京师不久的柔嘉。柔嘉似乎长大不少，比起以前的调皮，竟显得沉稳许多。这种变化，曹太后与高太后表面虽然不说什么，但却都有点心疼，与柔嘉从小亲密的皇帝，更是暗生悔意。三人都以为是那处分过于严厉了。因此，柔嘉回京后，虽然没有了封号，两宫太后与皇帝皇后，反而更加宠爱她起来。

“不料官家过个生辰，竟能发笔小财。”曹太后看着蔡确与狄谘那长长的礼单，忍不住开起皇帝的玩笑。

皇帝瞄了礼单一眼，笑道：“看来归义城与凌牙门的差使，着实做得。”

曹太后笑了笑，在那些奇珍异宝面前，并没有驻步，反而在苏轼的礼物面前停了下来。

“这份寿礼，倒极别致。”

赵顼笑道：“还有御史弹劾苏轼沽名钓誉，是为大不敬。”

“做皇帝的，有民有土便够了。”曹太后又指了指刘庠的寿礼，道：“若依我看来，便是这两份寿礼最为珍贵。”

“娘娘说得极是。”赵顼望着刘庠的那副画卷，叹道：“朕为万民

之父母，若不能致太平，是愧对天下。”

“官家确是个英明天子。”曹太后温声道：“天下太平，不是树木里生几个字便可得的。”她的身体虽然略见好转，但总之是一日不如一日，曹太后也是自知天年不久，对赵顼寄予的希望便更多。

“娘娘的教诲，孙儿定然牢记在心。”

曹太后忽想起一事，又问道：“听说石越前日上表，要求官家下旨，让那个说满山石头变玛瑙的县令，限期三个月，将满山玛瑙全部送至广州变卖？”

“确有此事。”说起此事，不仅赵顼，连带高太后、向皇后、朱妃、王妃都笑了起来，柔嘉亦忍不住侧耳。

“这可为难那县令了。”曹太后笑道。

赵顼笑道：“石越说得也有理，这献祥瑞之风，无助于教化，反害淳朴。朕早想找个机会惩治一下，但却总是上下相瞒，让人无可奈何。”

曹太后笑着摇了摇头，她心里自是雪亮：石越这一招十分阴狠，那个县令除了自杀以外，恐怕不太可能再有别的生路了。她心中虽有几分不忍，却终是没有直接说出来，只笑道：“水至清则无鱼。献祥瑞之事，自古便有之，虽然多是荒诞不经，但亦难于杜绝。无非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官家不好这个，官员得不到好处，自然不会再献。”

“娘娘说得甚是。”赵顼笑着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这种事情，若不杀鸡儆猴，绝难杜绝。赵顼并非全然不信天地，不信神灵，只不过

在王安石的影响下，这种信仰早已非常有限。但无论他信不信神，他也绝不可能相信自己过一个生日，就会搞得天下神异百出。

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欺君了。

“却不知石越的寿礼是什么？”一直注意着柔嘉脸色的王妃，忽然好奇的问道。她早就听到过种种传闻，以她的冰雪聪明，柔嘉那沉稳外表下的些微动作，便足以让她明白一切。

果然，她问出之后，柔嘉眼中便闪过一丝关注之色。

赵顼笑了笑，朝李向安呶呶嘴。李向安立时便将一副卷轴捧了过来。

“又是一副画么？”

赵顼笑道：“打开看看便知道了。”实际上他也不知道石越献的是什么。

两个内侍缓缓的将卷轴展开，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却是一副地图！地图的右上角用楷笔写着：“西夏山川形势图”！

曹太后与高太后对视一眼，二人眼中都露出担忧之色。

而皇帝却望着这副地图，喜笑颜开。

西夏生辰使李乾义，不那么严格的说，也算是西夏的宗室。西夏内部政治斗争极其血腥残酷，与夏主的血统关系过于亲近，本身便是危险的代名词。而李乾义得以在西夏国中平平安安地占据一定的高位，完全

是因为他只是李彝超的后代，与夏主的血缘上隔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李乾义才可以一面享受所谓“宗室”的虚名，一面平平安安地当官。这个中年官僚，虽然精擅各种礼仪，懂得汉、契丹、西夏三种文字，但却是个毫无原则的人。在西夏国内他便游走于夏主与梁乙埋之间，处世相当的圆融。

在这个关键时候，夏主秉常派遣他这样的人前来宋朝拜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称得上是“物尽其用”。

宋朝对西夏的态度，可以说让人完全捉摸不透。

李乾义一行进入陕西之后，便受尽冷遇。宋军派了两都的兵士“护卫”他们进京，一路上都如同押解犯人一般，在通过关隘要道的时候，更是故意将使团夹在中间，在两旁高举旗帜，挡住他们的视线——这种毫无必要的举动，其实表露出来的，是赤裸裸的敌意。

而他们一路上的食宿，虽然有诏旨，待遇并未降低，但各地驿馆的态度，却倨傲得让人难以忍受。经过各州县时，宋朝官员们也是十分的傲慢。

因此，未出陕西，李乾义便已知道这一行绝不轻松。

秉承着“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思想，李乾义厚着脸皮，嘻笑自若的从陕西到了汴京。而入汴京之后，他才发现一路冷遇其实不过是刚刚开始。

辽国自然不必论，宋朝一直视辽国为地位平等的大国，对辽国的外交礼仪从来都是特别的，李乾义自然不敢去比。但这次宋朝竟然将西夏的待遇，降到了高丽国与大理国、吐蕃以及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什么注辇

国之后，仅仅与交趾国并列，略高于南海地区那些闻所未闻的小国！

这几乎是公开的羞辱！

李乾义据理力争，得到的却是生硬的回复：若是不满意，你们可以回去。

李乾义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个待遇。

但是事情还没完，四月十日，诸外国、属国、蛮夷使者在紫宸殿道贺之后，宋朝皇帝在偏殿单独接见了大辽、高丽、大理、吐蕃、交趾、注辇、蒲甘七国使者，各有赏赐，却独独漏了李乾义。

李乾义对此行终于彻底绝望。他已经做好了一事无成，打道回国的准备。但是老天好象成心和他开玩笑，便在此时，驿馆的宋朝官员却带来一个让他喜出望外的消息：陕西路安抚使阆乡侯石越奉旨接见他。

都亭西驿。

李乾义打量着闻名已久的石越。三十余岁，身材修长，面容削瘦无须，一身白袍十分的干净整洁。李乾义知道石越身上的这种袍子：没有宽大的袖子，裁剪得十分紧身，前摆与后摆都不是很长，却分得很开，更便于骑马与射箭。他的头上也没有如一般宋人一样戴帽子，反而似秦汉普通士人一样束发——这种装束，让人显得多了几分英武，而又不失儒雅，在宋朝年轻的士子中非常流行。

这个人，绝对是东朝极有“权力”的人物。

“贵国上表所提诸事，皇上都已知晓。”石越的语气仿佛在向他的下属训话，“在京兆府常驻使节一事，朝廷以为此时并非适当时机，已押后再议；绥德城以及附近诸寨归属，此本是朝廷之土地，亦不必再议。朝廷对横山蛮夷之惩戒，亦与贵国无关，无须再言。可商议者，惟俘虏与互市二事。”

李乾义张嘴刚想辩驳。石越又说道：“以上诸事，贵使虽有苏张之舌，亦请免开尊口。皇上圣意已决，断不会再改。若要朝廷改变心意，请贵国日后勤修贡事，谨守臣节，方有转圜之机。”

李乾义一肚子话被石越硬生生逼得吞了回去。只得说道：“石帅明鉴，除了俘虏与互市之外，至少请朝廷停止在边境用兵。如此，敝国才能少安。”

“那便要请贵国率先约束边境将领。”

“此事恐非一国之错。朝廷若不示之以诚，敝国上下，实难心安。下官来时，已知朝廷在平夏城附近修葺城寨，各地兵力频频调动……”

“此特为防盗尔，贵使不必多疑。”石越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道：“贵国屡次挑衅，这才自取败军之辱。朝廷以德治天下，对天下万民，皆一视同仁。虽夷狄之邦，皇上亦以之为子女。盖人之常情：子女不孝，不过略施薄惩而已，足下回复贵国国王，请不必多心。”

自居为他国之“父母”，将修葺城寨布署兵力称为“防盗”，这又岂是能让人“不必多心”的行为？但是石越的语气与神态，却分明告诉李乾义，这并非是言语可以改变的事情。

宋朝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难道宋朝真的有了灭掉大夏的实力与决心么？

如果宋朝果真已决意灭夏，那么无论如何，至少也要拖延他们的时间……

正当李乾义在心中几乎已经做了最坏的判断之时，一线希望突然间出现在他面前。

“朝廷并非容不下夏国。”石越的语气略有缓和，“西北之地，朝廷取之无用，远不若南海诸国富庶，且有通商之利。”

李乾义听出了石越话中的暗示。

不要说薛奕是在宋、辽、西夏都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也不必说在汴京正传得无比离奇的两位海外都督的寿礼，只要曾经读过宋朝的报纸，就知道在宋朝的确这样的舆论——几乎每份报纸上，都曾有人撰文呼吁，认为宋朝既然在西方和北方受阻，就应当改变方向，向南方积极扩张。这些人出于现实性的目的，认为西北苦寒，并不适合农业，花很大力气打败一个游牧民族，又会被新来的取代。远远不如环南海地区，物产丰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而人民亦更加驯服，兼有通商之利，虽然也有缺点——瘴病盛行，但相对而言，总比北方要划算得多。这些人因此将南海诸岛称为“大宋之后花园”。

这种观点提出之后，在宋朝朝野得到了无数的呼应者。

宋朝的内敛性，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被限制住后的假象。它并非不想扩张，这个帝国，在它的每一个方向，都曾经有过扩张的尝试——只是因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了向每一个方向的扩张，都遇到克服不了的阻力，而不得不表现出“内敛”。

如今有一个方向已经向宋朝打开了大门！

李乾义心中怦然一动，他听说过，宋朝海外有如此局面，几乎是石越一手开创。他不会相信宋朝对大夏不抱野心，但是每一个大夏人，其实在内心深处，都相信宋朝要灭亡西夏，必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若宋朝果真想将注意力转向南方，也并非不可思议。而石越抱持这样的政见，更是合情合理。

那么，宋朝也许并没有非要灭亡大夏不可的意思。

“朝廷恩德，敝国君臣尽皆感戴。”李乾义谦卑的说道：“敝国愿永远朝廷之藩篱，为朝廷镇守西北。”

“是么？”石越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李乾义，意味深长地问道。

“敝国愿永为朝廷之藩国。”李乾义诚挚地重复着。反正“信义”二字，对大夏国从来都不重要。

石越又注视李乾义良久，方缓缓说道：“但朝廷绝容不得一个时有叛乱之心的藩国！”

“敝国对朝廷，并无贰心。”

“这种事，言不如行。”

“是……”

石越望着李乾义，嘴角流露出讥讽的笑容，他冷淡地打断了李乾义的话，道：“足下虽然如是说，然则夏国国相却未必如是想。”

李乾义心头一震，不禁抬头望着石越。

“梁乙埋屡次冒犯朝廷，其不仁不义不忠不信，朝廷断难信任。某此来，特为请足下转告夏主，若梁氏当政，除互市与俘虏二事之外，余者一律不必多谈。卧榻之侧，朝廷必不容此君酣睡。若夏主能内除国贼亲政，推行汉制，外则亲附朝廷，勤修贡奉，朝廷必可既往不咎。为臣为贼，请夏主自择之。”

石越说完，也不管李乾义的反应，起身抱拳，说声：“告辞了！”便扬长而去，只留下李乾义在那里怔怔地发着呆。

赵顼回到睿思殿，还在想着石越献上来的“寿礼”。

是不是要让石越回陕西，赵顼还在犹豫不决。他托着腮子，想起和几个臣子的对话。赵顼首先询问的是吕惠卿。那日在崇政殿，众人退朝后，赵顼独留下吕惠卿，委婉问起石越的去留。吕惠卿回答道“石越可任枢密使”，赵顼当时便有一丝心动，石越担任枢密使，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来枢密使之重，足以赏石越之功；二来枢密使一职，也足以让石越大展拳脚。但是三十多岁任枢密使，宋朝应当是没有先例了，而石越在军中的威望……赵顼并不相信石越会谋反，他也记得有一次与石越谈论史事时石越说过的话：使霍光生于操、莽之世，霍光固然未必会为操、莽；然若使操、莽生于光之世，操、莽却未必不会为霍光。这段话让赵顼记忆深刻并且深以为然。只要有足够的外在制约，曹操、王莽，也可以成为名臣。何况是石越？所以，大臣之间的平衡与相互制约，是非常重要的。三十多岁便成为枢密使，虽然眼下也有足够的人来制约，但若从长远来看，却非常危险。做为一个非常爱读书的君主，赵

项可以说明于史事——他清醒地知道臣子的寿命长于君主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所以，吕惠卿虽然不避讳他与石越之间的嫌隙，秉持着公心推荐石越担任枢密使，这一点难能可贵，但是这位宰相的见识，却毕竟不及长远。

在石越过于耀眼的光芒下，赵项亦不免有点忽视了他的宰相。他哪里知道吕惠卿这一招可谓是煞费苦心——他早就料定了皇帝的心思，才提出这个不可能被采纳的“合理”建议。而万一被采纳，对他也并无损失，这不过是“驱虎吞狼”之策，借此激化石越与文彦博的矛盾，并顺便将石越置于一个更容易招到嫉妒与忌讳的地位。

不过吕惠卿的用心埋藏极深，若非在心中对他已经有了深深的偏见，绝难识破。

赵项询问的第二个人便是枢密使文彦博。

文彦博的才干与见识都毋庸置疑。但是他的策略，却永远偏向于传统。拥有更多权限的安抚使，虽然受到种种制约，但毕竟是对宋朝固有国策的一次挑战。对此文彦博虽然并不反对，但却始终抱着谨慎的态度。如今陕西路的大捷，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安抚使制度的成功，但同时也加深了他的疑虑。虽然文彦博并不认为应当从安抚使制度上后退，但他认为谨慎一点始终是不会错的——以石越此时的威信，已经不适合久镇地方了，尤其是同一个地方。虽然石越到陕西的时间不过一年，远远谈不上“久”。

所以文彦博给皇帝的建议是：六部尚书的任何一个职位，或者转任河北安抚使，都不失为合适的处置。

赵项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文彦博的想法，有点谨慎有余，进取不足。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解决西夏！

从这一点来说，文彦博的确远不如石越与吕惠卿那样懂得皇帝的心思。也许，他不是不懂，而只是不想迎合。

但不管怎么样，文彦博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满意。

“官家。”王贤妃将一件披风轻轻搭在赵顼的肩上。

“唔。”赵顼随口应了一声，忽然脱口问道：“爱妃以为让石越当什么官好？”

王贤妃怔住了，她没有想到赵顼会问她这种问题。停了一会，她才回过神来，微微笑道：“妾身是女子，不当干预朝政的。”

“哦，也是。”赵顼点了点头，心中有点惭愧。此时他突然有点了解为何历史上会有这么多后宫与内侍干预朝政之事——皇帝若遇到什么疑难，想询问身边亲近的人的意见，实在是一种很难抑制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需要向最值得信任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但这种感情，却极易被滥用。

王贤妃伸手轻轻拢了一下头发，见赵顼依然紧锁双眉，心中大为不忍，略迟疑了一下，终于又忍不住说道：“臣妾常听人说，朝中以司马相公最为正直，不偏不党。官家若是难于决断，何不召司马相公问问？”

“司马光？”赵顼笑着摇了摇头，道：“他怎么会知朕之心意？”在赵顼的心中，司马光虽然是个正直的大臣，却并非是一个懂得

权谋术势的大臣。

王贤妃不料赵顼如此回答，大感诧异，不由问道：“闻道司马相公熟知史事，难道竟是没见识的人？”

赵顼笑了笑，正要回答，忽然间却似想起什么，不由愣住了。

次日。

汴京园林之胜，可谓一时无两。虽然汴京的地价，号称是“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但是宋朝承平日久，上至帝王，下至富豪士绅，无不着意营造园林，因此有名的园林，诸如著名的四大皇家园林不算，也有八十余处。至于不知名的园林，不更知凡几。靠着景龙门——内城的北门——不远，便有一座静渊庄，是汴京数得着的名园。这里原是仁宗时做过枢密使，拜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王貽永的旧第，不过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此园便已转赐尚万寿长公主的李遵勖——此君便是济公的先祖。王、李二人，都是有宋一朝有名的外戚，前者官至枢使、宰相，自不必言；后者文武双全，更称得上是宋朝前期的名臣。李家虽是世代将门，且李遵勖亦以为官清正著称，但毕竟是外戚之家，且李遵勖又是杨亿的学生，也曾中过进士，非一般武夫可比。因此，得到王家旧第之后，李遵勖便悉心营造，将百余亩空地疏为池塘，在池边遍置异石名木，号称“静渊”，并以池名庄，经常延请士夫名士在园中宴会。静渊庄也因此号称“园池冠京城”，成为汴京一大名胜。

到了熙宁年间，因万寿长公主早已逝世，李遵勖之子李端愿也已致仕，于是又将这静渊庄献出，皇帝转赐给狄詠与清河，因狄詠固辞不受，最终只得做罢，静渊庄因与宫城较近，便因此隐约成为了皇宫向外

延伸的一部分。自从狄詠战死之后，两宫太后与皇帝皇后便各有旨意，让清河在适当的时候返京。这静渊庄，便又成了预定给清河的居所。而此时暂住在静渊庄内的，却是削去了封号的柔嘉。

坐在“静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呆呆地望着满池清水，有几叶浮萍在上面漫无目的地漂浮着。柔嘉只觉得人生有时候便如这浮萍一般，既不知从哪里来，又不知到何处去，自己的命运脆弱得经不起一场风雨的考验，却还不得不依附这不值得信赖的池水。再想起婢女向自己介绍的静渊庄的历史，她更是加倍的感觉到世态炎凉。

原来，这座庄园，哪怕是赐给了你，你也不能永远拥有——因为只有得宠的外戚，才有资格居住在这里。柔嘉以前并非没有听说过李家的事情，这一家子人，永远是那么谨慎，在政治斗争中也从来没有站错过队——但是得不得宠，有时候并非是取决于你有没有犯错的。

“真是讨厌啊！”柔嘉无奈地叹了口气，捡起一块石子，狠狠地丢进水池之中。平静的水面，泛起一阵涟漪，但是很快，又归于沉寂。柔嘉赌气似的转过脸去，不去看那水池，却“啊”地一声，跳了起来。

她的身后，正站着她最要好的堂兄，嘉王赵顼。

“十九娘，你在发什么呆哩？”赵顼笑吟吟地望着柔嘉，笑道。

“恪哥？”柔嘉睁大眼睛，唤着赵顼的小名，诧异道：“你怎的在这里？”赵顼初名赵仲恪，赵顼是后来才改的名字。

“我进宫请安，顺道来看看你。”赵顼关心地看着她，“住在这里还习惯吧？”

“还好。”柔嘉勉强笑了笑。

赵顼看在眼里，只觉一阵心疼。但有些话，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哪怕是对再亲的人，也不可以说。遂笑道：“城南开了个动物园，怎的也没见你去玩？”

“才回来，没问过娘娘与圣人，不便去。且也不想去。”柔嘉忽然向赵顼甜甜地笑了一下，赵顼也疼爱地回笑着。但是他毕竟知道，柔嘉改变有多大——若是以前，她都是想做就做，又要请示什么？最喜欢玩耍的她，又怎么会对新奇的东西没兴趣？

赵顼笑了一阵，脸上的肌肉却渐渐不听他控制，神情终于渐渐黯淡下来。他微微叹了口气，细声道：“十九娘，可惜你生错了地方。”

柔嘉身躯微微一震，缓缓转过身去，面对静渊，不看赵顼。

“你懂事了，本是好事。但……”赵顼的眼眶湿润了，含着泪笑道：“我好怀念小时候，先帝还没入宫的时候。”

“别的兄弟姐妹们，羡慕还羡慕不来呢。”柔嘉笑道，笑声如风铃一般，但始终掩盖不住那份怅然。

“是啊，羡慕还羡慕不来。”赵顼笑道：“但是兄弟姐妹之间变成君臣之后，却只能先君臣后骨肉了，谁叫天子无私家呢？大哥毕竟是个英主。”

柔嘉缓缓坐下来，托着腮子，呆呆地望着静渊的水面，怅然道：“我不懂这些。象堂姐那般贤淑，也未必能快活；十一娘那般乖巧，可从此她也不会真正快乐了……其实，恪哥……”赵顼静静地听着，但是柔嘉毕竟没有再把后面的说话出来。她其实和十一娘一样，都是想讨得大家的开心，不过十一娘是用她的乖巧与聪明来让大家喜爱

她；而她却是用她的顽皮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但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如若大家都不喜欢我任性顽皮，那我便学着做十一娘好了。我也懂得乖巧的，那时候，官家终会赦免我的家人吧……柔嘉甜甜地笑着，泪水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十九娘！十九娘！”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柔嘉与赵颖的身后传来，二人连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转过身望去，原来却是庄里的一个婢女，她身后还跟着一人，正在池边的小路上到处张望寻找。这里的奇石异木，很容易遮住二人的身形。柔嘉刚一起身，那婢女便已瞅见，忙匆匆走了过来。

走到近前，却发现赵颖也在，婢女吓了一跳，忙行礼道：“见过大王千岁。”

她身边的人也跟着行礼，“见过大王千岁。”声音极尖，原来却是个内侍。

二人给赵颖见过礼，这才转身柔嘉，那内侍尖声笑道：“小的是贤妃宫中的，唤作童贯，奉贤妃娘娘之命，给十九娘送点日常用度之物。”童贯被调到王贤妃宫中，还不甚久。

柔嘉诧异地望了赵颖一眼，她与王贤妃可以说素不相识，怎会派人专程送东西过来给她？赵颖笑了笑，道：“王娘娘素来这般体贴的。”

柔嘉这才敛衽道：“娘娘厚爱，实不敢当。容改日再进宫当面拜谢。”

童贯笑道：“娘娘说了，叫您有空，便去宫里玩。”

“只怕叨扰。”

童贯笑了笑，又躬身道：“如此小的便先告退了。”

柔嘉笑着点点头，又向婢女吩咐道：“替我送送公公。”

“是。”

赵顼望着童贯远去的背影，转头向柔嘉笑道：“这个贤妃娘娘，是个伶俐人。”

南御苑。

所谓的“南御苑”，便是汴京有名的四苑之一：玉津园。

苏轼有诗云：“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勤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檀南峙表连冈。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千亩何时耕帝藉，斜阳寐历锁空庄。”这一首诗，道出了玉津园在四苑中地位——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从惠民河引水入园，再放水入惠民河下游，水利条件极好，因此玉津园中的青城，也是宋朝皇帝藉田之所。这里“柳笼阴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屈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来，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舂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园中不仅千亭百榭，树木成荫，芳花满园，而且使用的军卒，都来自吴越地区，穿着也是南方人的打扮，说话亦是南方人的口音，竟完完全全是一副江南乡村的景色，出现在了汴京城南。

除了青城藉田外，玉津园同时还是皇帝接见契丹朝贡使者，赐宴射猎之所。并且，这里也是皇家动物园之所在，“养象所”之内，喂养了几十头大象和其它各种珍禽异兽。单单是给那几十头象种植茭草的土

地，就多达十五顷。这种规模，却不是汴京动物园可以相提并论的。只不过，玉津园虽有佳景，却极少向普通百姓开放，以至于宋人写诗说：“君王未到玉津游，万树红芳相倚愁。金锁不开春寂寂，落花飞出粉墙头。”又有人作诗抱怨说：“长闭园门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残花。”

不过这一切到了熙宁十年的时候，便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玉津园依然极少对百姓开放，但是皇帝却特许司农寺的官员们，进入青城，进行研究试验稻种等工作——他们虽然不懂得杂交，却从经验中知道要选择优良的种子，可以有更好的收成。至熙宁十一年，虽然玉津园依然不开放，但是皇帝又将一部分珍禽异兽卖给商人，直接促成了汴京动物园的创立。

这些小小的变化，虽然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意义深远。

不过，此时的皇帝赵顼，并没有想到这些。

按照惯例对契丹使者赐宴、射猎之后，赵顼将户部尚书司马光单独叫到了他小憩的“莲榭”。

户部尚书是一个事务繁忙的职位。而同时还领导着《资治通鉴》书局的司马光，一面要应付这个庞大帝国的繁琐事务，绞尽脑汁地同时维护着国家的财政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几乎是一件能让人发狂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挤出大量的时间，来编撰《资治通鉴》。而以司马光近乎偏执的严谨性格，他对自己的这两件工作，都是不会容许自己有任何轻忽之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光的气色居然相当不错，实

在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有好事者曾经对这此事进行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养生家认为这是因为司马光有规律的生活与健康的生活习惯所致；唯心论者则认为这是司马光能有机会一展所长，精神自然奋发；而人才论者则归功于司马光领导下的两个好团队——户部与《资治通鉴》书局的作风出奇地一致，都表现出同样的严谨、条理、重视细节、不惧繁琐。

也有人比较过户部与工部——在宋廷兵吏户工刑礼六部中，兵、户、工三部是最有活力的，但是兵部的职权虽然有所增强，但始终受到枢府的种种限制，因此作为相当有限，所以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户部与工部，拿这两部来比较，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工部尚书苏辙十分开明，又有唐棣、蔡卞这样两个非常年轻的员外郎，其低层官吏，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进士或者学院派出身，几乎每个人都通晓格物学，因此工部可以说是现在宋廷最为积极进取的机构，也是六部九寺中技术官员最多的机构。有人夸张的说，只要有足够的钱，大宋没什么能阻止工部那帮狂生。但若公正的评价，工部大部分低级官吏在只地方上干过一任甚至一任也没有做过，地方行政经验不够丰富，却是他们最大的缺陷，因此工部也是被门下省批驳得最多的机构。

而户部在这一点上，远胜于工部。在司马光的领导下，户部渐次起用了一大批老成持重的官吏，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有学院背景的新进士，因此户部的风格表现出稳重而不失积极，严谨而不太古板的特点。而且户部的绝大部分官吏，都有极其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对各路的情弊心知肚明，更懂得何者应当纠正，何者只能暂时回避，处置更显得轻重得宜。也因此，使得司马光在朝野中威望日隆。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其实是宋朝的幸运，因为司马光还没有十几年潜居洛阳对政治不发一言的压抑经历，自然也没有机会变成“司马牛”。此时的司马光，在保守与

稳健中，依然还有他开明的一面。

“爱卿。”赵顼的目光在司马光身上游移，忽然间泛起奇怪的想法：刚刚他赐司马光座，却被司马光坚决拒绝，于是他马上知道无论他怎么样，司马光是绝对不会坐的。司马光站在那里，能让他感觉到，他就是君主，司马光就是臣子！君臣之别清清楚楚。虽然皇帝也清楚知道：司马光这样的人，服从的其实并不是他赵顼，他服从的只是他的信仰。司马光会随时拒绝自己不合理的诏命，不惜以生命抗争，但是却永远都会承认自己是君主，而他是臣子。

——其实很多的士大夫，都是如此。

他们并不服从某个具体的君主，在君主的意志之上，有更多让他们信服的东西存在，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那些东西与君主抗争，不惜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意志，并会为此坚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会让你感觉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即便他们指着你的鼻子痛骂，他们的口沫溅到你的脸上，他们失望得恨不得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依然会认为，你就是皇帝，他就是臣子。

而石越不是这样的。

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石越身上，石越虽然也会委婉地谢绝，但只要皇帝坚持，那么石越一定会坐下。而他坐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与众不同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但绝对与众不同……

——这一切，以前赵顼只是隐隐约约感觉，但在此刻，他的心中，

忽然间无比清晰。他明白了那种感觉——当石越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无论他是跪着、站着、坐着，无论他是微笑、平静、严肃，无论他是奉承、沉默、进谏……他都是平等的。

这一瞬间，赵顼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感到无比的诧异。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石越与他所有的大臣都不同，哪怕他向自己低头，在石越的心里，也一定认为他与自己是平等的！

皇帝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他使劲的摇了摇头，试着把这种怪异的想法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除出去。君君臣臣，皇帝与臣子，怎么可能是平等的？赵顼笑了起来，他在嘲笑着自己的胡思乱想。

司马光被皇帝奇怪的表情吓了一跳，“陛下？”

“喔？”赵顼回过神来，自失地一笑，开始他的召见：“卿可知朕召见卿，是为了何事？”

“臣愚昧。”司马光心中是明白的，但是这三个字却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仿佛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样。

“朕是有一件大事，想问问卿的意见。”赵顼温声说道。

司马光微微垂首，认真地听着。

“是关于石越的任命……”

“恕臣愚昧。”司马光抬起头，目光闪烁着，“陛下，石越不是陕西路安抚使么？”

“这……”赵顼一时语塞。停了一下，才吱唔道：“朝中有人以为石越不宜再任陕西路安抚使。”

“陛下！”司马光朗声问道：“可是因为石越才不足以胜任么？”

“非也。”

“可是因为石越德不足以担当么？”

“非也。”

“那是朝廷有胜过石越的人选？”

“非也。”

“陛下。”司马光再次将头微垂，目光投向皇帝龙袍的下摆，沉声道：“臣待罪服侍陛下有年，陛下之志，臣固知之。陛下锐意开拓进取，欲承太祖、太宗之遗志，以臣之愚，是以为操之过急。若陛下能暂缓此心，不以武功为念，则是大宋之幸。臣自当竭心竭力，以微末之学，为陛下拾遗补缺，不敢有丝毫懈怠。若是如此，则臣以为，安抚使之职可罢废。以石越之才，当留于陛下左右。”

赵顼一时无语，心中隐隐有点后悔来听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没有理会皇帝的感受，微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若陛下之志不可变，则臣以为，惟知人善用，方能遂陛下之志，否则必有元嘉

之遗恨。”

听到这句话，赵项的后悔立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陕西接连大胜，朝中大臣皆有轻夏国之心。然则臣敢问陛下，夏国果真不堪一击么？当仁宗朝时，国家内有名臣，外有名将，以范韩之材，亦不过缨城自守耳。臣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国虽无复元昊之盛，然其举国皆兵，岂可轻视？它近岁虽屡遭挫败，然根本未动，若果真轻易之，则臣以为必有骄兵之败！”

“朕也知道……”

“既如此，陛下便不当问石越当居何职！”司马光毫不客气的指斥道：“石越安抚陕西，屡次用兵皆得大胜。陕西诸将，服其调遣；西夏君臣，惧其威名。朝廷无意西事则罢，若有意于西事，则陕西舍石越而谁？若是朝廷轻易换人，继任者必有胜石越之心，此人之常情。其若以为‘石越能为之，吾亦必能为之’，则大事去矣！此等殷鉴，史不绝书。陛下焉能不惧？臣虽愚，亦知舍近而求远，舍必胜而行险，非智者所为。以陛下之明，当知取舍。”

司马光纯粹站在国家的立场来分析，赵项在心里也不得不承认，石越的确是陕西安抚使的最佳人选。但是，若单为此事，赵项不问司马光，也能知道。

他苦笑道：“卿之所言，朕亦知之。”

司马光心里十分明白皇帝疑虑的是什么，但是皇帝不好意思说，他自然更不方便说，略想了一下，司马光欠身道：“陛下可知魏武三诏令？”

“那是偏激之辞。”

所谓“魏武三诏令”，是指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别颁布的三份惊世骇俗的求才令，在这三份诏令中，曹操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并且公开询问天下有没有“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有没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他要一并笼络，而成其霸业。

曹操的这种取才标准，自然不可能得到赵顼的认同，至少是不可能得到他公开的认同。

但更让赵顼奇怪的是，身为儒家门徒的司马光，居然会举出魏武三诏令的例子来！

他看了司马光一眼。

但司马光并不在意皇帝的误会，“确是偏激之辞，不足为法。然臣以为，德才兼备之士自古不易得，故魏武帝舍德而取才，是其知天下之事，固难两全，不得不有所取舍尔。自古以来，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陛下若欲进取，亦不能不有所取舍。”

赵顼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司马光要说的，并不是什么“魏武三诏令”，他说了这么多，实是想说“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这句和“魏武三诏令”八杆子打不着的话。

“朕是想保全石越。”赵顼迟疑半晌，终于半吞半吐的点明了自己的担心。

“陛下果真欲保全石越，只须……”

西夏。兴庆府。

这个曾经兴盛一时的军事强国的都城，此时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官员们穿梭往来，交头接耳，有些人在选择，有些人则在观望，很多人都敏感地觉察到变化即将到来。

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

朝廷派遣密使向青唐请求和亲，被董毡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董毡还大肆宣扬，恶毒地嘲弄西夏。这件事情让西夏颜面扫地，若是换在以前，这就是战争的开始。但在此时，除了加深西夏的窘况以外，兴庆府没有人敢提出“报复”二字。

自谅诈以后，西夏对吐蕃就没打过胜仗，何况现在？这种自取其辱的事情，连梁乙埋都知道不必去做。

惟一让西夏人稍稍安心的是，与辽国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是这种顺利，在一些人看来，却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夏国冒着触怒宋朝的危险，出兵威胁杨遵勳的后方，而西夏军队攻占的土地与人民，西夏国一点也得不到，并且，西夏军队还不被允许进入愿意投降的城镇——因为辽国担心西夏军队劫掠；也不得攻击忠于辽主的部落……如果改成更直白的表叙方式，则意味着西夏将出兵替辽主打一场

自己得不到任何实质性好处的战争。他们得到的，只是许诺。

最核心的许诺只有一样：如若夏国遭到宋朝侵略，辽国会出兵帮助。

但是，包括夏主秉常在内，也有一部分西夏将领在怀疑辽国是否会兑现自己的诺言。其实，绝大部分的西夏将领都只相信抢劫，而不会相信承诺。对他们而言，战争等于抢劫，诺言毫无意义。人们不过是在努力地骗自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夏国与辽国结盟了。如此而已！

对于夏国而言，这有点象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地要抓住每一根稻草。

也许，这份协议真正的作用，并非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得到了辽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的保护承诺，梁乙埋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是再次稳固下来了。

所以，当五月份，萧佑丹满意的回国之时，国相梁乙埋亲自送出百里，临别之时，还拉着萧佑丹的手，赌咒发誓，许诺一定会出兵夹击杨遵勳。

但是兴庆府空气中的紧张味道，却并没消失。

人们还在等待。

虽然只是一丝希望，但是西夏的君臣们，还是希望出使大宋的李乾义，能够带回好消息。

同是在五月。

当梁乙埋与萧佑丹道别的时候，李乾义一行，终于回到了西夏，进入了仁多瀚的辖区。仁多瀚留李乾义休息了一个晚上，次日便选派了一千骑兵，在仁多保忠的率领下，护送着李乾义，前往兴庆府向夏主复命。

李乾义到达兴庆府的那一天，是五月十五日。

“你是说，宋朝无亡我之意？”秉常瞪大眼睛望着李乾义，黑黝黝的眸子在烛光下闪烁着。听到李乾义回国的消息，秉常立时丢下刚咬了一口的烤羊腿，连夜召见李乾义。

李乾义躬身答道：“至少宋朝口头上是这么说的。除了石越的暗示外，臣离开汴京之时，宋朝兵部侍郎郭逵奉旨前来送行，他亲口向臣传达宋帝的口谕，道是沙漠以外，宋朝取之无用，游牧之族此来彼往，宋朝反要用军队镇守，甚费钱帑。不若以大夏为之镇守边疆有利。但宋朝甚忌我大夏扰其陕西，故道横山之地，他们必要图之。”

“横山亦是我大夏生死之地。”秉常蹙眉忧道。“横山若失，则攻守战和，皆由他人。”

“此是迫不得已。眼下我大夏亦无力与东朝争横山。”李乾义无奈的说道。

“先不管这些。”秉常摇了摇头，又问道：“郭逵可还说过甚事？”

“郭逵且道，若我大夏能谨守臣职，绝辽通宋，开放贸易，宋朝不仅愿意休兵，且愿每年赏赐宋夏贸易总税入的二成予我大夏。其又道，

宋朝需要大量牛马，若大夏果真能放开贸易，则宋朝每岁至少可以从我大夏买羊四十万，牛二十万，马六万以及盐五十万斤。若大夏能开通宋与西域之商道，宋朝每岁可再赏赐钱二万贯，布四万匹。”李乾义如实地向夏主报告一切。

“他们想做什么？”秉常反被吓了一跳。他的头脑，无法理解“贸易”二字的含义。他直觉地认为，宋朝平白无辜的给出这么多好处，后面一定藏着大阴谋。

“郭逵只是说，宋朝想找一个办法，让西北永久息兵。”李乾义迟疑了一下。

“你想说什么？尽管直言。”秉常捕捉到了李乾义的动作。

“臣以为，若果真如宋朝所言，对我大夏，亦是有莫大的好处。”李乾义有点底气不足，毕竟他说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往互市规模甚小，然我大夏已颇得好处。若互市规模果真能扩大至这个程度，那我大夏所得之利，远胜于出兵劫掠。而宋朝也的确需要我大夏的牛、羊、马、盐。臣在汴京，见到从汴京一个城门，每日驱赶入城宰杀之羊，便有数万头之多。且据臣打探所得，宋朝每月从辽国所买之羊，至少达数万头。而这是因为辽国元气未复，不足供应更多所致……”

“你是说宋朝是诚心议和？”秉常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李乾义的头垂得更低了，“臣……臣不敢确信。”

秉常背着双手，急促的来回走着。

“若依郭逵此言，于我大夏确有好处。只要不遭天灾，这贸易所

得，确是远胜于劫掠。”秉常似是自言自语，“但这对宋朝有何好处？必是懈我之计……”

“宋朝或果真有意南图，亦未可知。”李乾义低声道：“何况宋朝果真是为懈我，我不中计便是。借此机会，恢复国力，亦是良机。”

秉常的脚步停了下来，“你说得有理！”他顿了一下，又疑道：“只是卖羊与盐也罢了，卖牛马，却也会增加宋朝的国力。终必为我国之大患！”

李乾义苦笑道：“难道我国不卖予他，宋朝的国力便不会增强么？契丹已经在卖了。”

秉常顿时愕然。半晌，才叹了口气：“哎！”

“只是宋朝的条件……”

“绝辽通宋而已，不足为虑。”秉常对辽国可没有任何顾虑。

李乾义苦笑了一下，他左右看了一眼，却没有说话。

秉常愣了一下，朝左右挥了挥手。侍候在两旁的卫士与侍从连忙一退下。李乾义见殿中人皆走空，这才压低声音，低声道：“除此以外，宋朝还要陛下亲政，行汉制、用汉礼，以及……”他略迟疑了一下，终于咬牙说道：“以及国相的人头！”

“啊？！”秉常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并非爱惜梁乙埋的人头，而是畏惧梁氏的势力。“这……”

“宋朝君臣，恨国相入骨。皆以为国相不可信。而国相曾遣人刺杀

石越，石越尤其怀恨，必欲诛之而后快。”李乾义沉声道：“若国相不死，石越绝不肯善罢干休，一切休提。”

“这……”

“陛下知道石越在宋朝举足轻重……”

“此事须从长计议。”秉常盯了李乾义一眼，道：“你不可泄露片言只语。”

“是。”

“外面送你来的将军是谁？”秉常又开话题，随意问道。

“是仁多保忠将军。”

“哦？”秉常心里，还在不停地翻滚着。宋朝要诛杀梁乙埋，究竟只是石越的私恨，还是想挑起夏国的内乱？秉常的手指烦乱的搓着。

“他还带来仁多统领的密奏，想亲自呈报陛下……”李乾义没有体会夏主的心情。

“宣他进来。”秉常下意识地說道。

“是。”

次日。

西夏国相府。

“南朝许诺休兵议和？”梁乙埋倨坐在一张胡床上，盯着李乾义，问道。

“是。”李乾义小心地把昨晚对秉常说的话，又向梁乙埋复叙了一遍。当然，省去了宋朝要他梁乙埋人头的那部分。

梁乙埋不动声色地眯着眼睛听完，忽问道：“皇上怎么说？”

“皇上说要从长计议。”

“喔。”梁乙埋挥了挥手，“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太后免不得也要召见你的。”

“谢国相。”李乾义恭谨地应道，又向梁乙埋一揖，退出国相府。

“你以为如何？”待到李乾义走远，梁乙埋方转头向梁乙逋问道。

“宫中卫士报告说，昨晚这厮见皇帝时，曾摒开左右密谈。他必有事情瞒着我们。”梁乙逋脸上的肌肉跳了跳。

“使团中我们的人怎么说？”

“一概不知情。只知道石越和郭逵，单独与这厮谈过。”

“他回来时在仁多瀚那里呆了一晚，还是仁多保忠送他回京的，是吧？”

“是。”梁乙逋脸上还有忧虑之色，“昨晚皇帝还见了仁多保忠，谈了约半个时辰。只恐对我家不利。”

“仁多保忠带了多少兵？”

“一千人。”

“给我打发回去。”梁乙埋冷冷地说道。“把仁多保忠留下，这是质子。”

“是。”梁乙逋答应着，又道：“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宋朝亡我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却又许下这许多好处，正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必是南朝奸计！”

梁乙埋点点头，道：“我自然知道这是奸计，但是国中文武百官，却未必知道。将人逼到绝路时，又将老大一块肉摆在你面前，利令智昏，人人都想着左右是个死，不如咬一口试试……”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咬牙道：“这才是毒计！必是石越小儿所设。”

“那当如何应对？总要设法知道李乾义和皇帝私下里说了什么才好……”

“怕什么？”梁乙埋桀桀冷笑道：“只要握紧兵权，他们玩不出什么花样！明日你便去军中住着。府中宫中，全部调上精锐可信之士。旁事只要静观其变便可。”梁乙埋打仗外行，但是对于政治斗争，却是十分精通。

“是。”

“再派人盯紧李清与文焕。”

“是。”梁乙逋应道，沉吟一下，又问道：“禹藏花麻呢？”

“别去惹他。”梁乙埋皱紧了眉头，“那是个蛮子。真惹恼了他，他能马上翻脸率兵攻打我的相府。反正他一个人不足为惧，不要管他。”

真闹出事来，你就让人率兵把他围了，我保管他立刻向你效忠。”

“是。我即刻便去安排。”

梁乙埋微微点头，轻松地笑道：“若果真闹将起来，千万别伤了小皇帝。真惹上了弑君的罪名，会惹得天下大乱的。”

“我理会得。”

“嗯。嘿嘿……本相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放肆的笑声，从国相府中传出。

“文卿，你以为南朝可信么？”秉常依然在犹豫。

文焕沉吟着。他心里也不是很明白朝廷的用意，但是在李乾义回国之前，职方馆就传给他命令，要他尽其可能，劝夏主接受朝廷的条件。

“南朝经略南海之意倒很明白。但即便如此，其可信不可信，其实并不重要。”

“哦？”

“南朝所提条件，对大夏利大于弊。陛下若欲真正掌握朝政，铲除权臣亦是必然之事。这些事情，南朝不提，陛下迟早要做。眼下他们提了，不过是顺水人情。”

秉常沉吟着。文焕说的话，的确很有道理。

“不过……”

“陛下所虑者，并非南朝可信不可信。而是梁氏在国中经营已久，党羽密布，又握有军权，兼有太后之助，若轻率行事，恐诛虎不成反被虎伤。”文焕直视秉常，直言无忌地说道。

秉常默然，良久，方点头道：“诚如卿言。”

“臣请为陛下谋之。”文焕压低了声音。

“只管直说。”秉常不由走近了数步，急切地说道。

“梁氏虽然把持朝政，然而文武大臣，并不归心。陛下果真欲行大事，所要诛灭者，不过梁乙埋父子及二三死党尔，图之不难。臣闻仁多统领素忠义，且与梁氏不和，陛下可遣一使者，密谕仁多，使其谎报宋军入寇。陛下以李清随扈，立召梁乙埋及文武百官商议，待其至，可立诛之。尔后使一亲信之臣围宫，保护太后。陛下亲率御围内六班直持梁乙埋人头往军中，声明只罪梁氏父子，余皆赦免，夺军权易如反掌。尔后召仁多统领入京为相，则大事定矣。纵若有他变，陛下自守宫城，而使仁多预先领兵进京勤王，梁氏亦不过为鸟兽尔。此事只须行事周密果断便可。”文焕是存了心要挑起西夏内乱。西夏经过大败，若内部果真再来一次内战，便是神仙也救不了西夏。

秉常沉吟许久，摇摇头，道：“终是行险。”说完，又苦笑道：“御围内六班直，梁氏党羽亦众，只恐也难以令他们完全听命于我。”

“欲行非常之事，必冒非常之险。”文焕咬牙道：“御围内六班直虽有不服者，除之不难。且仁多保忠将军部下，尚有千余精兵可供陛下差遣。”

“你如何知道？”秉常吃了一惊，警惕地问道。

“臣刚才碰到仁多保忠将军。”文焕低声道：“仁多将军对臣夸耀，他带来千余精兵，皆是百战之余，可与六班直一较高下。臣当时不晓其意，现在想来，必是仁多统领深谋远虑……陛下，机者，难得易失。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请陛下早下决断。”

“此事亦不必操之过急。”

“陛下！”文焕急道：“若陛下迟疑，臣料梁氏必设法逐仁多之兵出京。”

“容我三思。”

“陛下！”

“不必再说了。你善守机密便可。”秉常转过身去，身子微微颤抖。他此时又有冲动，想当即采纳文焕之策，一举除去梁氏；但心中却始终有一种难以抗拒的恐惧，万一失败，万一失败……他有点无法想象失败的后果。我是西夏的皇帝，只要我不逼急了梁乙埋，他也不会敢把我怎么样吧？一种侥幸的念头，在秉常的脑海中徘徊不去。也许，我答应了宋朝其他的条件，他们未必一定会坚持要梁乙埋的人头……

他祖父的狠决坚忍，在他这里，竟然连一点也没有剩下。没有人知道，他懦弱的基因，究竟是从哪里继承来的。

三天之后。

李乾义带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兴庆府。在兴庆府上空弥漫已久的乌云，几乎一扫而空。宋朝仅仅是要求夏主亲政，行汉制、改汉礼，通商、绝辽，以及事实上割让横山——除了最后一条让许多人感到一点危险与心疼外，其余的条件，绝大部分西夏人都乐于接受。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他们期盼的。

每个人都在等待梁乙埋的态度。

即便是梁乙埋的党羽，也有一部分人私下里希望他能答应宋朝的条件，以免去西夏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已经不止一两个人对他不断的发动对宋朝的战争感到不满了，现在大部分人都期盼着与宋朝的和平。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对者。

也有相当数量的保守派，也是实力派，他们虽然不介意夏主亲政，不介意通商、绝辽，甚至不介意让横山易主，但是他们却反对行汉制、改汉礼。

只不过，在这种时刻，他们也不敢轻易地跳出来表达意见。

因为这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更深刻的尊重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宋朝现在是强者，触怒强者并非明智的选择。更何况，这中间还牵扯到复杂到政治斗争。

即便没有招来宋朝的军队，可是万一夏主某一日果真掌握政权，先跳出来的人，也一定是被肃清的对象。西夏不是宋朝，这里的政治斗争不是以失败者被流放而收场。在这里，失败者就只有死。

所以，他们宁肯退而观望。

为了穿什么衣服，叫什么名字，行什么礼节，而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西夏的这些酋长们来说，这并不值得。毕竟，无论兴庆府耍什么把戏，他们在自己的部落，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风俗，没有人会来管他们。

罕见的，梁乙埋病了。

自五月十九日起，西夏国相梁乙埋突然间称病，不再上朝。

局势再次变得诡谲起来。

在同一天。

兴庆府城西，仁多保忠的兵营外。

一个西夏军官带着四个随从，气势汹汹地向辕门走来。他刚至辕门前，“当”地一声，两把铁戟交叉，挡在他面前。

“滚开！”军官怒声吼道。

守营的士兵仿佛完全没有听到他的话，眉毛都没有动一下。

“刷”地一声，军官将佩刀拔出半截，却忽然停住了——军营有十几个弓箭手，将箭头对准他，他骂了一声，狠狠地将佩刀插回。厉声道：“奉国相之命，本官有公事要见仁多保忠。”

“稍等。”一个小校模样的士兵应了一声，转身向营中跑去。

不多时，那小校又跑了回来，抱拳道：“有请。”

铁戟这才分开，军官带着随从，大步走进营中。正待向中军帐走去，不料又被那小校挡住，“将军只见大人一人。我营中规矩，任何人不得挟刃见主将。”

“你们等在这里。”军官恨恨说道，将腰刀解下，狠狠地扔给小校，怒气冲冲向中军帐走去。

他进到中军帐，也不等通报，掀开帐帘便闯进帐中。却见帐内站着四个虎背熊腰的卫士，帅案前坐着一人，正低头看着文书。见他进来，连头也没抬，只是冷冷地问道：“国相有何事找我？”

军官见仁多保忠如此无礼，不由大怒，将一份文书扔到仁多保忠帅案，怒声说道：“国相敕令将军所部即日离京。兴庆府非外军久驻之地。”

“知道了。”仁多保忠看都不看，便将文书直接丢到一个角落里。

“你！”

“我什么？”仁多保忠霍然抬头，犀利的眼神逼视着那军官，那军官被吓了一跳，不禁倒退了一步。

“烦你回去回禀国相，便说我部粮草不足，士卒疲惫，尚须休整数日。”

军官鼓起勇气，高声道：“你这是违背军令！”

“是么？”仁多保忠嘴角露出一丝讥笑，仿佛在说：“那你能将我

怎样？”嘴里却是淡淡的说道：“那你便告诉国相好了——我仁多保忠，只奉大夏国皇帝之敕令！非有皇帝陛下下旨，旁人之令，恕难从命！”

“你……”

“送客！”仁多保忠大声喊道，不待军官再说什么，两个卫士便大步上前，几乎是半拎着那军官，将他丢出了帐外。一人还在他耳边低声威胁道：“若敢聒噪，必取你狗命！”

目送着军官悻悻地离开仁多保忠的大营，一个男子微笑着摇了摇头，掀开中军大帐，弯腰钻了进去。

“状元公。”见着来人，仁多保忠一改倨傲之态，站了起来，笑着迎接。

文焕笑着抱拳，道：“梁乙埋虽然受挫一次，必不肯善罢干休。”

“他能奈我何？”仁多保忠不屑地笑道：“梁氏威信全无，又如何能用军法节制部众？他不敢招惹禹藏花麻，难道我仁多家便是好惹的？”

文焕注视仁多保忠，低声道：“只恐他用诡计。”

“诡计？”

文焕点点头，沉声道：“将军在此，是最好的人质。”他顿了一下，笑道：“不过，只要将军不离大营，便可无忧。”

仁多保忠低头思忖一会，猛然醒悟，抬头笑道：“我偶感风疾，焉能离营？”

文焕看了仁多保忠一眼，意味深长的一笑，也不多说，抱抱拳，便转身离去。

仁多保忠望着文焕离去，微微叹了口气。他与文焕交往虽然不多，但是却已知此人心机深沉，智算过人，行事果决，实在大出他的意料。这样的人物，竟然被李清降伏，背弃自己的族人，真不知是可怜还是可叹。仁多保忠颇有点百感交集，他知道宋朝可以说是蒸蒸日上，说得不好听一点，万一宋朝果真灭夏，象他与仁多瀚这样的人物，只要投降宋朝，还能不失荣华福贵；但若是文焕被擒，却绝对不会有好结果。本来文焕的命运如何，与他仁多保忠可以说毫不相干，但是，文焕在西夏的妻子，却是他的堂妹，而且是感情颇好的堂妹……为了这个，仁多保忠却又不能不操心。

“不过，”仁多保忠自失地一笑，暗怪自己杞人忧天，“无论如何，只要能除去梁乙埋，大夏也不是这么容易灭国的……”

继梁乙埋告病不朝之后，仁多保忠也突然生起病来。

这个年青的将军，谢绝一切探视，每日坚卧营中，绝不见任何外人，仅仅是上表请求夏主允许他继续在京府养病。不久，仁多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也送来一份奏折，乞求皇帝能让仁多保忠率他的“亲兵”，一道在京师养病，待病愈方归。

秉常顺水推舟地批准了仁多瀚的请求，让仁多保忠安心养病。

梁乙埋明知道这是仁多瀚插进兴庆府的一颗钉子，却也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无论如何，梁乙埋都不能就这么任由仁多保忠这么钉在兴庆府中，他指使亲信，以防止军士扰民为名，在仁多保忠大营的周围，筑起了高大的坊墙，将仁多保忠的部队圈在坊墙当中，又派了两支部队，一前一后监视着坊墙的两道大门。

仁多保忠却也沉得住气，任由梁乙埋摆弄，竟是一点也不理会。

眨瞬之间，时间便过去了五个月。

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西夏的局势从表面看来，已经恢复了平静。人们也渐渐从战败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一切看起来都渐渐正常——对梁乙埋不满的依然不满，趋附梁氏的依然趋附，观望的始终观望。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还昭示着暗潮并没有真正平息的是，国相梁乙埋依然告病，而仁多保忠的病也没有痊愈。李清、文焕、禹藏花麻等人始终在不懈地游说夏主秉常，但是秉常却始终在观望，或者说是在犹豫。文焕与李清撰写的关于改制的条程，在秉常那里，已经摆了很久。

从宋朝传来的消息，对西夏而言，也很难说是好是坏——石越在五月底回到了陕西。

战争并没有继续下去。宋军在横山的行动没有停止，但也仅限于此。石越显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内政当中。

但这也只是推测。西夏人现在真正可以确知的，仅仅是石越的确回到了陕西。而宋夏的关系，可以说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也没有

任何恶化的迹象。偶尔有细作报告传来，显示着宋军一直在进行着可疑的调动，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情报让西夏的边将进行分析。于是这样的情报便被暂时丢到了一边。

来往于宋夏边境，在双方边境戒备森严之时，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西夏并没有如职方馆那样组织结构更先进的间谍机构，他们的情报来源，依然是中国传统的模式——通过边境将领的私人间谍来搜集情报。这种模式下，情报的数量与质量，完全取决于将领的个人能力与运气——亦即他分析情报的能力，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运气招揽到好的间谍；并且，将领之间一般也缺少交流。而上级对情报的掌握，则往往来源于将领们那极不全面的报告。没有一个将领会心甘情愿的向上级报告他知道的一切，因为在传统的情况下，对敌人的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资本。对情报一定程度的垄断，对于个人而言大有好处。

宋朝以前也是采取同样的模式。在那种模式下，每个边境的官员对西夏都有自己的了解，但每个人的了解都是片面的，而朝廷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对于西夏，普遍都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只有最杰出的人士，才可能对敌人真正有所了解。

但是职方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宋朝与西夏相比，在情报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资金，从事专业的情报搜集工作，在资源整合后，间谍们活动的范围，比以前不仅可以更有广泛，而且可以更深入。与此同时，又有专业的人员将这一切整理成更全面的文件，供决策者参考。可以说，职方馆的出现，让宋朝君臣第一次真正了解自己的对手。

不过，职方馆的人，同样也是人。

宋夏双方在边境的戒备，对双方的间谍都是同样的限制。仁多瀚虽然私下里与宋朝进行互市，但并不意味着他会对宋朝的细作掉以轻心。

超过半年的时间里，西夏人基本上不知道宋朝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对陕西内腹地区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而宋朝也好不到哪里去，往往要两三个月才能传回一次情报。

熙宁十一年十月一日。

在宋夏边境的环州，下起了小雪。

按照石越与仁多瀚的密约，双方每个月在初一和十五举行两次互市，分别在宋朝的环州与西夏的清远军城举行。这一天正好是互市的日子。尽管小雪使道路变得泥泞难行，但是这一天，还是有许多的商人，赶着牛羊，推着小车，从西夏境内出发，经过宋军哨卡的检查，进入环州城内的东市，与早已等候在此的宋朝商人交易。环州城的市民们，往往也会在这一天去集市，卖掉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或农产品，买回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座经过战争摧残的城市，已经渐渐恢复了活力。

不过战争的记忆并没有从环州百姓的脑海中消失。城内香火最旺盛的庙，便是城西的狄将军庙。庙里供奉的狄詠金身，比起大宋朝最英俊的神灵二郎神都要英武三分；陪祠的李敢当也是栩栩如生。而除此之外，环州家家户户，都供着石越的生祠——尽管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却毫无作用。百姓们有自己朴素的感情。

除了这些，战争留给环州的，还有一座“陕西路第一振武学校”以及环州军事小学校。这两所军校实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为草创，其规模并不大，总计学员都不过百余人。但是身着戎装的少年，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环州街头，也是环州的一道风景线。

大约在上午巳初时分，在环州东市的一座新建的酒楼内。

虽然外面的雪有越下越大的趋势，但是东市内依然是人声鼎沸，进入市场的人络绎不绝。而酒楼内，因为时间不到，反而稀稀落落的，没有几个人。不过，由于双方处于准战争状态，对于来宋朝互市的西夏商人，宋朝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被允许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所以，掌柜的倒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意。西夏商人们可以选择的吃饭的地方并不多。他反而会在心里暗暗看不起酒楼里的西夏客人们——在这个时候不去做生意，反而来酒楼喝酒的，一定是败家子。当然，雅座内的除外，那些都是谈大生意的。

也算见多识广的掌柜知道，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存在的。毕竟现在他的酒楼中，十几个客人中，也有四五个是西夏人。

他的客人们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被掌柜的腹诽。因为这些地方严禁售卖报纸，所以酒楼内也没有报博士与说书人存在，甚至连陪酒的妓女也没在这个时间出现，客人们只是在楼上楼下三三两两一桌，低声的说着话。

“掌柜的。”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打断了掌柜的胡思乱想。趴在柜台的掌柜头都没抬，懒洋洋地问道：“什么事？”

“地字五号房在哪里？”

“进里门，左拐，过一道门，右拐，第二间便是。”掌柜下意识的回道，待到说完，方想起那房子早有人了，忙抬起头来，叫道：“客官！那房有人了……”

“我知道。”那个男子一面答应着，人却早已走远。

依言左拐，过一道门，右拐。果然，第二间房门挂着“地五”的木牌。男子伸出手，轻轻叩了叩门。三长一短一长。

“是谁？”屋里传来的声音，竟是个还没有变声的男孩的声音。

“长安来的。”

门“吱”地一声打开。

男子走进房中，却没到有人在房中。他也不找，只是将门闩上，找张椅子坐了。方从怀中掏出半片鱼符来，和放在桌上半片鱼符合了。便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再说话。

“等你很久了。”过了一了会，声音再次响起。

“有何非常之事么？”

沉默了一阵，那人方说道：“若是无事，我也不必如此麻烦。但此事总是不能放心他人，而且亦没有直接证据……”

“嗯。”青年男子轻轻应了一声。便听那人继续说道：“我家主人要我来传话给石帅，西夏两个月内必有大变。”

这么惊人的消息，青年男子也只是微微点头，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现。

那人似乎觉得有点奇怪，忍不住问道：“难道石帅早已知道么？”

“这似乎不合规矩了。”青年男子笑道：“何况石帅知不知道，我如何知道？”

“哼！”那人哼了一声，冷笑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么？”

青年男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却并不追问，只是笑道：“职方馆的规矩，本来与我无关。你才是职方馆的人，我可不是。”

“我也不是。我主人才是。”那人颇不服气。

“罢了罢了，我不想回去被骂。”青年男子笑道：“言归正传吧。我从长安辛苦赶来，也不容易。”

“我不辛苦么？”那人反驳道，青年男子不觉一笑，只觉那人争强好胜，不知如何竟然入了职方馆，而且还地位颇高。又听那人悻悻地说道：“这事情，并无一点证据。但又确实要紧，所以我家主人让我特意来一次……叫转达给石帅，夏主这两个月内，必定改制。”

青年男子听到这样的消息，却依然是波澜不惊的神色，只问道：“令主人这般想，定有他的原由。”

“若有证据，何必这般麻烦？”那人颇显不耐，道：“我家主人说，这不过是他的直觉。他身临其境，感受已多，所以方能有此判断。若强要证据，只有一桩，夏主在十几日前，曾经秘密召见仁多保忠……你告诉石帅，让他自己决断便是。夏主行事向来率性，果真要证据，却

也甚难。”

“那……”

“我知你要问什么。”那人对青年男子不信任他主人的话，显得十分不满，言辞中便颇不客气，“那两人都无法证实。”

青年男子此时才不禁要目瞪口呆。世上哪有这么骄悍的细作？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不禁微微动气，道：“我知道了，必当如实禀报给石帅。”便作势起身要走。

“你急什么？”那人冷笑道。“我家主人还有话说……”

“请说。”青年男子虽然地位不高，但平生却没受过多少这样的气，不免也微微发怒，生硬的回道。

“椅子下面，有一张纸，写了兴庆府一带兵力布置和各军将领名单，你取了回去给石帅，他看了后，便可知道夏主这次改制能不能成功……我们陕西房收买的西夏将领名录，按例只能上报枢府，还要劳烦石帅自己问枢府去要。”

青年男子知道这人后一句是故意刺激自己，也不理会，只依言向椅子下面摸去，果然摸到一张纸，他打开略扫了一眼，便小心收入怀中。

“夏主一旦改制，我辈之任务便完成一大半。”那人竟打了哈欠，笑道：“做了这么久的细作，总算快可以解脱了。”

“莫要高兴太早，那还只是你家主人臆测。”青年男子忍不住故意打击道。

“哼！”

“石帅也想请问一下你家主人，李清将军究竟有无可能反正？”

“石帅关心此事做甚？”那人似乎有点吃惊，“李清反正，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吧？”

“如此人才，不为大宋效力，岂不可惜？”

那人沉默了许久，方缓缓说道：“原来如此。请你回覆石帅，李清是今之国土。他的确心怀故土，但是必不负夏主。”

“可惜！”

“但也未必没有希望……”

“哦？”

“若是夏主走投无路，李清必不肯再为西夏效力，此时他定转投大宋。”那人说这话的时候，整个人似乎都成熟了几分。

“我会回禀石帅。”青年男子站起身来，转身向外走去。

“恕不远送。”那人低声说道，顿了一会，仿佛炫耀性的又补了一句：“侍剑！”

侍剑身形停了一下，终于强忍住回头的欲望，继续走出了这间房子。

约半个月后。

此时正是西夏大安四年十月中旬。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将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兴庆府附近都裹上了银装，这座矗立在白茫茫的原野之上的城池，雄浑之中又多出了几分英气。在兴庆府的王宫之内，夏主秉常身着黑狐袍，正与一千亲信的臣子商议着犹豫了近一年的大事。

“朕已决意，要仿宋、辽之制，改革国家之礼仪制度……”没有人知道秉常为何突然下定了决心。事实上，连李清、文焕、禹藏花麻这几位素所亲信，并且一意劝诱夏主改行汉制的臣子，都觉得事情非常的突兀。三人在人群中无奈的交换着眼神。历来要行大事，都必须谋定后动，不除权臣，未专朝政，轻言改制，实是取祸之道。但是秉常突然之间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开提出此事，却不吝于打草惊蛇。

但是秉常对这些似乎毫不介意，他苍白的脸上印出兴奋的红潮，正一厢情愿地沉浸于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宋帝用石越之策，改革旧章，宋因此而强；辽主学习宋制，励精图志，契丹中兴，始于此……我大夏虽小，然素与二强抗礼，今日之弱，全是因循守旧，若仿契丹之策，以宋为师，大夏中兴，指日可待！……”

宋朝与契丹的君主，都是那么的年青，却都能让国家有如此成就，这一点就让年青的夏主即惭且妒。景宗皇帝、毅宗皇帝时，白上国还是大陆西北让任何一国都不敢小觑的军事强国，传到自己手中，却没落至此，几乎有亡国之危！想到这一点，秉常浑身的血液似乎都燃烧起来。

是的，自己绝对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秉常回避了梁乙埋的阻碍，他将梁乙埋长达半年之久的告病，当成了梁乙埋的一种妥协与退让。

“朕要放手施为！”秉常在心里对自己打气，“我不会比赵顼、耶律濬差一点半点的！”

然而宫中群臣的态度，却出乎秉常的意外。

在他做了这番表示之后，十余个素来亲信的臣子，都陷入短暂的沉默中。

死寂般的沉默，仿佛连殿外飘雪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秉常一时间觉得十分的难堪，他的目光缓缓移过第一个人的脸上，但他目光所到之处，那些臣子无不将头垂下，避开他的目光。禹藏花麻更是一开始就垂下了眼帘，绝不看秉常一眼；李清嘴唇嚅动了一下，也终于垂下头去。他们对秉常的这种冲动，即不满，又无奈。

夹杂着失望的怒火，在秉常的胸中点起，他的目光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恼怒。终于，他的目光移到了文焕脸上。这个宋朝的武状元，却没有避开他的目光，反而对视过来。

“陛下！”文焕跨出一步，朗声说道：“臣以为改制之事，顺天应人，陛下之举，可称英明！”

听到这句话，秉常脸上露出一丝喜色。一瞬间，他觉得文焕果真是越看越顺眼。

李清却不满地望了文焕一眼，出列说道：“陛下！臣以为此事过于急躁。臣敢问陛下，此事可曾与太后、国相商议？”

“朕已亲政，国事当可独断！”秉常盯着李清，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他完全没有理想李清的用心，不知道李清是想给他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反而有一种被背叛的愤怒。

“陛下！”李清跪了下去，顿首道：“臣之忠心，可表日月。然而天下之事，欲速则不达！请陛下三思。”

“李将军此言差矣！”一直不曾表态的禹藏花麻，终于开口。“以宋为师，推行汉制，革新国政，亦是李将军之夙愿。陛下之举，实是英明。我大夏虽居西陲，然好礼慕义，崇儒尚文，国家典范，皆出先贤，岂可永久自居于蛮夷？况辽主师宋而强，宋朝变法而兴，若大夏固步自封，必有亡国之忧。臣虽不材，愿为陛下马前卒！”

禹藏花麻说完，朝李清挤了挤眼。其余群臣，眼见这般情势，再也不敢多说什么，连忙纷纷表示拥戴。李清眼见着秉常眉开眼笑的神情，又见着禹藏花麻与文焕的眼色，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暗暗道一声：“博一把罢！”也跟着大声说道：“陛下英明……”

次日。

兴庆府大朝会的朝钟撞响，在国相梁乙埋缺席的情况下，夏主秉常身着汉服上朝，正式下诏，自即日起，大夏国罢废蕃礼，改行汉制！

此诏一下，梁乙埋在西夏的实力便展现出来了——殿中立时便有半数以上的官员，长跪不起。他们借着夏景宗元昊的名义，反对秉常改行汉制。还有三成的官员则彷徨不定，心存观望。真正支持秉常改制的，连二成都不到！

秉常悖然大怒，命令武士将这些官员全部撵出正殿。并颁下严旨：五日之后再次朝会，有敢着蕃服者，即斩！

同时，秉常又向全国颁布诏令，申明西夏从此要推行着汉服、行汉礼、习汉文、开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整军队、轻赋税、和邻国、通互市九项大的改制措施。至于其小的条目则更是内容丰富，前三项不论，如开科举、建学校，就包含奉儒教为国教，开创明理、格物、武学诸科，而军事学校更是重中之重；整军队一项，则是要将西夏军队，分成御围内六班直、羽林军、部落军三种，要重建一只以骑射为主，正军人数在五万左右，装备精良的精锐羽林军，以此为西夏军事力量的核心，并且要仿效宋朝创建卫尉寺，将监军一职彻底职业化，并且深入至每个部落的百夫长一级；而轻赋税一项，则是规定西夏将用五年时间，逐年减轻赋税徭役，最终确定十一税的比率，并保证服兵役的户口税率再减为三十税一；和邻国、通互市则是向宋、辽同时称臣，与吐蕃议和，以推进双方的贸易，并缓解边境的危机，同时向西扩张掠夺，以弥补在东面的损失……

史称“大安改制诏”所提出来的措施，平心而论，若西夏果真能顺利施行，恢复国力并且一举进入完全的文明时代，也绝非没有可能。

但是这么多的措施，想一次推行下去，没有一个极其强势的君主，是绝不可能的。而且西夏君臣，无论是秉常，还是李清，亦或是禹藏花麻，或者是反对者的梁乙埋与梁太后，都缺少宋朝君臣的财政概念。而唯一略微有点财政观念的文焕，用心却并不纯良……

将西夏国内极其沉重的赋税降低，以缓解百姓负担，本意上是好的，但是此举却足以让西夏的财政在短期内破产——除非他们能同时掠夺到大量的金银；而且，西夏更多的普通百姓受到的最残酷的剥削，不

是来源于国家，而是来源于部落首领与贵族、地主，这一点上秉常无能为力——他并非辽主耶律濬，辽国在内战中，许多贵族被清洗，从而使国家直接管理的户口增多，贵族统治的人口只占到少数。而且辽国地域宽广，辽主仅仅以契丹、奚、汉三族为统治基础，便可以毫无顾虑地将财政压力转嫁到其他部落头上。这两个原因，使得辽主可以大胆地减轻百姓赋税，以收买民心，恢复国力。所以，尽管秉常的这一举措是向辽国学习，但是因为两国情况完全不同，导致这一措施在西夏要面临极其巨大的困难——除非秉常有能力在短期内将西域完全征服，将那里掠夺一空或者另有敛财良策。否则，他其余所有的改革，都是要钱的，仅仅依靠通互市这一个利源，绝不可能支撑起这么庞大的改革措施。

据说石越得到“大安改制诏”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西夏国库到底有多少钱啊？在推算出西夏财政状况可能好过宋朝，但却不可能太富裕之时，石越便开始怀疑秉常找到了一条金脉。

但不论如何，大安四年的冬天，秉常与他的亲信臣子们，却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想要推行他们的改制的。

“胡闹！胡闹！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太后！”梁太后拍着桌案，身子气得直发抖。

她儿子想行汉礼的风声，她的确早就听说过。但是这么久没有动静，本来她都快认为秉常已经死了这个心了，但不料两天之内，秉常就突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而且，事先根本就没有询问过她的意见。

“背典忘祖！”梁太后气急攻心，说话都有点哆嗦，“来人！来人！去叫皇帝来见我！”

“太后息怒。” 嵬名荣低声劝道。

“你说，你说……我们好好的胡人，却要穿汉服，习汉文，行汉礼，景宗皇帝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 梁太后指着揉成一团的“大安改制诏”钞本，这个一向都胸有成竹的女人，都不禁痛心疾首。

“太后……” 嵬名荣犹疑着。

梁太后望着嵬名荣的神色，哼道：“有话就说！”

“依臣之见，这改制诏书，也未必一无是处。” 嵬名荣硬着头皮说道，秉常的这份诏书的内容，对许多西夏人来说，并非没有吸引力。“国中如今议论纷纷，众人都觉得诏书之策虽小有不妥之处，但大体确是良策，不过怀疑能否实行罢了。”

“连你也糊涂了！” 梁太后指着嵬名荣骂道，“你看看这些事情，我大夏做得，可南朝也做得！我大夏论人口土地，还比不上南朝一路！果真行此策，我们凭什么与南朝相抗？我大夏之根本，是胡俗！只有这一点，南朝永远也比不上。南朝养一个骑兵，花费数千贯，尚且未必是善战之士，我大夏却不要花一文钱！若果真崇儒尚文，不出数代，风俗变更，南朝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灭我。真是糊涂啊！”

“但现在依守旧章，也有亡国之危。” 嵬名荣一时也判断不了究竟谁对谁错，只得据实直言，“况且人心皆以宋朝为强国，人人皆道要师宋自强……依臣之愚见，太后莫若静观其变。主上也不是一两句能劝过来的……”

“劝不过来也要劝。别的我任他去做，不过行汉礼、着汉服、习汉文、办报馆这四项，却一定要废。学校可以建，但是要教也只能教蕃文

的。”梁太后咬牙道。

意外的，秉常在梁太后找他之前，便先来向梁太后秉告改制之事了。

双方的谈话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虽然秉常在内心十分畏惧梁太后的权威，但是射出去的箭，也不可能再回头。

五天时间很快过去。再一次大朝会到来。

秉常满意地接受着殿中的文武百官身着汉服，用汉礼进行朝拜。他居高临下地扫视众人，心中得意洋洋——忽然，他的目光停在几个人的身上，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野利拿！讹庞良固！吴江！”秉常的声音仿佛结了冰一样。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这三个人身上：在一遍汉服中，只有这三个人依然身着蕃服，并且用蕃礼参拜。

殿中顿时沉寂下来。

这三个人都是元昊时代的臣子，野利拿更是做过谟宁令，讹庞良固则做过枢铭，吴江虽是汉人，在谅祚时代也当过北院宣徽使。

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三人与梁乙埋素来很亲密。

梁乙埋一面让梁氏子弟与大部分党羽假意服从秉常，一面却挑出三个老臣来，试探秉常。其实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改制诏中，对军队的改革，早就被众人解读成秉常想借此机会夺去梁氏的兵权。梁乙埋又

岂会束手待缚？

秉常的脸上仿若涂上了一层严霜。

“朕五天前的诏令，你等不曾听过？”

“那是乱令！”野利拿自恃身份，倚老卖老地说道。“变乱祖制，臣不敢奉诏。若穿汉服，臣死后无脸见景宗皇帝！”

“是么？”秉常的声音更加严酷，“只可惜，轮不到你来指责朕！”他转向讹庞良固与吴江：“你们两个呢？”

“臣等不敢奉诏。”

“你们也是怕无脸见景宗皇帝么？”

“是！臣等愧对列祖列宗！”讹庞良固与吴江从秉常的眼神，感觉到一丝凉意，但事已至此，却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好！甚好！”秉常忽然点了点头，笑了起来。但只是一瞬间，他的脸便又沉了下来，一股杀意弥漫在脸上，“既然你们这么想见景宗皇帝，朕便成全你们！”秉常这句杀气腾腾的话，在殿中空荡地回响，几个胆小的，吓得一个哆嗦，几乎跪了下去。

“来人！”秉常厉声喊道。

几个武士大步上殿，抓住野利拿三人。三人早被吓呆了，连话都没说出来，便听秉常冷冷说道：“我大夏素来尚武，不忌血腥，便将这三人在殿中处死，悬首示众三日，全家抄没为奴！”

“遵旨！”

“慢！”

“陛下息怒！”

秉常看都不看准备求情的官员一眼，厉声喝道：“立即行刑！敢求情者，与三人同罪！”

“遵旨！”殿中武士毫不含糊，拔刀出鞘，一刀一个，顷刻之间，三人便身首异处，血溅殿中。西夏诸臣并非没见过杀戮之人，但这种血腥的场面，却也让许多人胃中翻滚，忍不住想要呕吐，但是看着秉常杀气腾腾的样子，又只得拼命强忍，绝不敢表露出来。

而文焕早已带头跪下，高声呼道：“陛下万岁！万岁！”

众官员连一齐跪倒，同声唱和：“陛下万岁！万岁！”

史称“大安改制”的西夏政治改革，正式血淋淋的拉开了序幕。

李清府。

“你给皇上出的这个主意，实在太过于血腥……梁乙埋岂会善罢干休？”李清回想起殿中一幕，忍不住责怪着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者文焕。但是他也有点无可奈何，夏主对文焕的信任，现在丝毫不亚于他。

“难道不杀人，梁乙埋便会善罢干休？”文焕淡淡地反驳道。实际上他心里巴不得梁乙埋发难。

“以这样的手段，众人不会心服。”

“行大事，必先立威信。罚当罚，赏当赏，则众必心服。”文焕不以为然。“严刑峻法，可以让众人明白皇上的决心。法令更易推行。”

“不是这般。”李清摇摇头，“状元公你太偏颇了，德刑不可偏废。”

文焕笑道：“我们不必辩论这个。实则我献此策，还另有用意。”

“哦？”

“皇上心中对梁氏，似有畏惧之意。”文焕毫无顾忌的说道：“用这种非常手段，能增强皇上的勇气与信心。若老是对梁氏不敢动手，大事必败。而今日之杀戮，在他日对付梁乙埋之时，亦可震慑众人，使众人不敢轻易偏向梁氏一方。”

“罢！罢！”李清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事情已经发生，再说多了也没有意义。现在他最担心的，是梁乙埋的反应。

自己的党羽被杀，梁乙埋岂会善罢干休？

李清不由握紧了拳头。

梁乙埋的国相府，是兴庆府除王宫以外最大的建筑群。整个相府占地数百亩，有三道厚实的院墙，高耸的箭楼，以及丰富的仓储，还有超过千人的家兵，俨然就是一座小小的城池。在相府的高墙之内，则有百千楼阁，高下参差，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金碧辉煌。其后院更有绿水环绕于楼台假山之间，花木苍松，繁茂交错，是这“塞上江南”少有的园林。此时因天近严冬，普降大雪，这一片美景被白雪掩盖，更见一番别样的风致。只是梁乙埋虽是汉人，但却是在西夏出生长大，文少武多，竟下令府中仆人，每日都要将园中积雪打扫干净，做些煮鹤焚琴的勾当；又嫌冬日翠色不足，竟又使人将几株珊瑚树置于园中各处，使得好好一座园子，变得不伦不类，让人忍俊不住。只是来往相府之人，要么本身便不通风雅，反而羡慕梁氏的豪富；要么不敢得罪梁氏，只装作视若无睹。梁乙埋于是浑然不觉，反而颇为自鸣得意。

不过梁乙埋虽然粗俗无文，但却精于权术。早在夏主秉常开始“大安改制”之前，梁乙埋便警觉到可能的危险，开始称病不朝，长期居住在这园中不出。但是对于朝中局势，却是洞若观火。“大安改制诏”颁布后，他便指使野利拿等人试探夏主的决心，不料夏主竟出乎意料的狠决，当殿便将野利拿三人处死。这无疑是给了梁乙埋一记重重的耳光。遍布朝堂的梁氏党羽虽然一时被夏主吓住，但回过神来之后，便纷纷前来国相府，要梁乙埋拿出对策。

这一群人兔死狐悲，聚集在梁乙埋府中，不免要吵吵嚷嚷，聒噪不休。梁乙埋连哄带骂，方将这些人暂时镇住。

打发了这些党羽之后，梁乙埋开始认真考虑起目前的局势来。

自从绥德之败以后，他在西夏国中的威信便日益减弱。以外戚控制国政，在西夏这种实力派林立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以前之所以不断出兵攻打宋朝，除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缓解国内对梁氏独霸朝政，治国无能的不满。并且通过战争，牢牢掌握兵权，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但绥德一败，西夏国力大损，国内对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昔日被压制的反对派，声音与胆子也一并增大——若在以前，借给仁多澣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派兵入兴庆府！这样潜在的力量，散布于兴庆府与各地。乃至普通的西夏部落首领，在梁氏强大之时，并不敢有他想，但此时对梁乙埋的支持也变得犹疑起来。这些人一向只会追随强者。

如若秉常在当时果断一点，趁兵败时拿他开刀，他梁氏一族，此时有可能已在鬼门关相聚——不过当时秉常也有他的疑惧：梁氏一门两后，朝中党羽密布，而最重要的是，在平夏城作战的梁乙逋还控制着一支精兵。但饶是如此，当时也是梁氏地位最不稳固的时期。因此梁乙埋才会长期称病不朝，害怕的就是出现万一；也因此梁乙埋才不惜代价，要和辽国交好，借此稳住脚跟，并且迅速地再次将兵权牢牢握在手中。梁乙埋深知，他梁氏一门在西夏国中立足的根基，依赖的就是梁太后的威望与对兵权的掌握。

此时梁乙埋基本上已经稳住阵脚。但是他也知道，此时的情势，与兵败绥德之前，依然大不相同。绥德兵败导致梁氏势力的削弱，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挽回的。西夏国中，上至各路“诸侯”，下至普通将士，对

梁氏衷心拥戴，特别是对他梁乙埋衷心拥戴的，已经非常的少，而不满的却在增加。只不过梁乙埋身兼国舅与国丈两层身份，一门两后的地位，加上经营数十年的积威，掌握兵权的实力，使得梁乙埋在表面上依然还能够维持着自己的地位。

梁乙埋也许算不上一个智者，但是精擅权术的他，对于这些潜在的变化，却非常的敏感。能在西夏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成为胜利者，他依靠的，也并非仅仅是因为他的姐姐是太后。

西夏的局势，本来已经相当的微妙。力量的天平在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非常微妙的平衡。但在这个时候，夏主秉常颁布了“大安改制诏”，这个微妙的局势，注定要被彻底打破。

梁乙埋完全出于一种本能，非常谨慎地应对着即将发生的变化。毕竟现在的西夏，已经不是他可以操控一切的时候了。

夏主秉常的“大安改制诏”，其实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期望。有实力与野心的人希望借此机会掌握权力；而关心时政的贵族酋长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盼望着变化，盼望西夏能中兴，虽然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社会的下层，则希望减税，并变得厌恶战争——哪怕是一个纯游牧民族，战争也不会只带来好处而不带来麻烦的，更何况西夏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国家，长期的战争，给社会下层带来的痛苦其实并不逊于他们给敌人造成的痛苦。战争得到的利益往往被上层侵吞掉大部分，而普通民众却要承担赋税加重，生产之主要责任由妇女老幼承担等种种恶果。“大安改制诏”的颁布，至少在精神上，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

梁乙埋虽然并不能准确的把握住国人的想法，但是他却能直觉般地

意识到一些东西。更何况有些情况他是明白的：秉常有大义的名份。

这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梁乙埋权力的合法权便是因为他依附于这种大义的名份之上。一旦他失去这种名份，国内立时就会大乱。即便他并非通晓史事的人，也知道宋太祖的故事，以宋太祖在军中、国中的威望，一旦黄袍加身代周，也会面临着叛乱。他梁乙埋威望、才望、实力三者无一样比得上宋太祖，别说禅代，哪怕擅行废立，也一定意味着内战的开始。更何况还有一个宋朝在虎视眈眈。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梁乙埋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真要下手，就要有万全的把握控制住局面，至少也要能够控制住秉常。否则，远的不用说，耶律乙辛就是前车之鉴。辽主不过是太子，耶律乙辛还可以另立新君；但是秉常却是西夏国王，先帝谅祚唯一的儿子！如果不能控制住秉常，他梁乙埋的前途便已注定——他的势力会很快瓦解，梁氏一族在西夏算是彻底玩完。梁氏权力基础是依附于西夏王权的，他梁乙埋不会做自掘坟墓之事。

“投鼠忌器！投鼠忌器！”梁乙埋不断地自言自语着。理清思绪之后，他才惊觉，局势之复杂微妙，更出他预料。自己果真能控制住兴庆府吗？在某一瞬间，梁乙埋甚至有点怀疑，若是秉常亲自率军，究竟有多少原来他算在自己力量之内的部队，在那时候会动摇、观望，甚至是反戈。但是秉常有这种胆识么？梁乙埋一时间竟也拿不定主意了，若从之前来看，他绝无这种胆略；但若从他在大殿诛杀异己来看，却又似乎不无可能……

“终须先翦其羽翼！”沉吟良久，梁乙埋终于咬着牙，一拳砸在了

桌案上。

“来人！”恢复平静之后，梁乙埋整了整衣服，高声喝道……

数日之后。

西夏王宫。

夏主秉常正与李清、禹藏花麻、文焕以及几个大臣商议着改制之事。在众人当中，李清表面上看来最平静，但是内心却最为激动。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有时候会执着于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并且为之感动。睿智如李清，亦不免于此，身着汉袍的李清，竟时时有一种回归故国的错觉。许多年被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在穿上汉袍的这一刻，似乎全部得到补偿。因此，在议事之时，李清竟然几度失神。

如是几次之后，在李清再度走神之时，秉常终于发觉了李清的异样。

“李将军？”

李清几乎被吓了一跳，回过神来，忙应道：“臣在。”

“卿无碍吧？”秉常狐疑地望了他一眼。“莫非府中有何事？”

李清见连文焕与禹藏花麻等人都不禁侧目而视，不由大觉尴尬，忙找了借口，回道：“谢陛下关心，臣家一切尚好。臣是在思虑一些事情。”

“哦？是何事值得如此？”

“臣在想，改制诏颁布有些时日了，各地统军、头领、节度使、知州的态度，也应当明了了……”

秉常点了点头，却微怒道：“至今未收到一份奏表。”

文焕在一旁插道：“此事不足怪。兴庆府附近，要么是梁国相门下，要么心存观望。待沿边几个军司表示支持的奏折一到，这些人的奏折，自然就递进来了。后至之诛，他们岂能不惧？”

“状元公说得是，我曾听过这‘后至之诛’四字，似是个典故吧？”秉常点头称是，又感兴趣地问道。

“确是典故。说的是大禹大聚诸侯，有最后至者，即斩之，以立威天下。陛下改制，当法先王，立威信以行天下。”文焕郎声说道，全然不顾李清已经微微皱眉。

秉常却连连点头称是，赞道：“大禹为上古圣王，果然值得后世效法。他斩了后至者，从此他若有征召，则诸侯自然无不争先。其能成千秋之业，岂是偶然？！”

文焕笑道：“陛下闻一而知三，真英明之主。”

秉常听到这话，更加高兴，笑道：“今我等改制，亦当效法先王。若能使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员知道害怕，则自然令行禁止，改制可成，中兴可期！我日前诛杀野利诸人，正是为此！”

李清在心里叹了口气，正要劝谏，方待开口，却听到一人冷冰冰地厉声说道：“若是我不肯着汉服，皇帝是不是也要给我‘后至之诛’？！”

伴着这声音，内侍尖锐的唱礼声响了起来：“太后驾到——”

众人连忙跪倒迎驾，齐呼：“太后千岁！”

李清偷眼打眼，却见梁太后满脸怒容，正盯着夏主秉常与文焕，似乎恨不得把他们的心都挖出来看看。一个内侍则满脸尴尬的侍立在身后，显然他是被梁太后命令不要通传，结果却被梁太后听到这番议论……李清又将目光移向梁太后，却见梁太后两道锐利的目光向自己射来，他连忙低下头去。

却听秉常站在那里，陪着笑说道：“母后说笑了。”

“我可不会说笑！”梁太后冷笑道，在内侍搬来的椅子上坐了，又说道：“在朝中连诛三个大臣，我还敢说笑么？天下谁不知道皇帝杀伐果断！”

“那三人违抗君命，原也该杀。”秉常不敢看梁太后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回话。

“果然不愧是一国之君！”梁太后冷笑道：“皇帝长大了，连祖宗都不放在眼里，原也不必把我这个老妇放在眼中。‘原也该杀！’哼！”

“孩儿岂敢。儿子这也是为了祖宗基业。”

“若果真为了祖宗基业，便不当如此草率！”梁太后厉声斥道：“我们本是胡人，穿着这汉人的袍子，便是背祖忘宗！同样的话，我已和皇帝说过很多遍——这汉袍一旦穿上，十年之后，大夏便无可战之兵，党项有灭族之祸！当年北魏孝文帝的教训，你便一点也不记得么？”

“太后此言差矣，孝文帝之时，北魏强盛一时，北魏之乱，是因为他儿子不争气，祸生萧墙而招外侮，否则尔朱荣之流何足成事？这如何能归咎于孝文帝改制？”文焕伏在地上，沉声反驳道。

“你是何人？！敢这般和我说话！”梁太后盯着文焕，骂道：“都是你们这帮奸臣惑君乱国，把好好一个皇帝带坏了。”

“太后……”禹藏花麻小声唤道，想劝解几句。

梁太后却早已开口骂道：“禹藏花麻，你不好好劝皇帝走正路，也要跟着他们胡来么？你可也是胡人。”

禹藏花麻连忙把头缩回去，不敢再说话。

殿中顿时一片沉寂。

梁太后的目光扫过众人，指着文焕，冷冷说道：“这人是宋朝降将，无父无君之徒，岂可倚为腹心？来人！立刻将此人赶出宫中，从此以后，若见此人踏入宫中一步，便取他头来见我！”

“母后！”秉常急道：“文焕确是忠臣，绥德之时，他有救驾之功……”

“正是念他救驾之功，才没有立斩他。”梁太后的话里，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她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亲政了，爱做什么，也只能由得你。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来了，终不能丧在外人之手。嵬名荣是几朝的元老，忠厚可靠，这御围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划出一半归他直接统领。他本是御围内六班直的老统军，让他指挥，也指挥得动。”

“这……”秉常与殿中众人，听到这话，连脸色都变了。

梁太后环视众人一眼，冷笑道：“难不成还有人离间我们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夺兵权不成？”

“孩儿决无此意，只是兹事体大……”

“御围内六班直，你母后我当年也指挥得动！我若真要夺你兵权，一道手书，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调走，用不着这么扭扭捏捏。我是信不过你身边这帮人！”梁太后目光逼视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几分嘲讽之意。不过梁太后这话也不算吹嘘，她不比一般女子，带兵打仗，权谋手腕，无一样没做过。以西夏宫廷斗争的血腥，其胜利者又岂会是泛泛之辈？

秉常在梁太后的逼视下，终于无视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缩了，“是，儿臣谨遵母后懿旨。”说出这句话，秉常身子一软，几乎要感觉要瘫了一般。李清等人，脸色尽皆如锅底一般黑沉。

梁太后举手之间，便夺走御围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权，虽说这部分武力本来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得动的，但对于李清诸人来说，始终是一次巨大的挫败。而文焕被梁太后一句话就赶出王宫，更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着秉常，究竟谁才是这座王宫真正的主人！但让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决反对改制的梁太后，这次却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而表现出了一点态度软化的迹象。不过，这一点，对于被挫折感笼罩的秉常等人来说，却没有注意到。

踌躇满志的秉常，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这个时候，兴庆府的严冬，似乎都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这种沮丧看起来只是暂时的。

很快，仁多澣就给秉常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大安改制诏”颁布一个月内，以仁多澣为首，四五个实力派的军司统军，以及部落首领，陆续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兴庆府。有了做第一个的人，许多人对梁乙埋的顾忌就少了许多，后面陆陆续续，各军司的统军们，全部送来了支持的奏折。

终于，在大安四年快要过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诸侯”们，也许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也许是出于恐惧“后至之诛”，担心野利拿等人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总之，是一个不落的表达了他们对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义上，终于成为了“顺天下之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

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愧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但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传统思维却没那么容易改变。至于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

性。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石越既想享受它带来的好处，试图保持它的完整性，那么在它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它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泉州与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广州。这件事情在熙宁十一年终于发生变化，广州的商税在这一年正式超过潭州之全部税收。在广南东路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使得当地农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蔡确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及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候、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也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大部分地区。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不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

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老幼派往马监，随军工匠编入作坊，普通士兵则成为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无论这些俘虏对宋朝南方的土地有无兴趣，他们都别无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只是一种伪善。一开始还心存疑虑的刘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释：这些战俘，不过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兑现的厢军，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野蛮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国的百姓。在宋朝，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后事，宋朝市舶司会保留他的财产，想方设法派人通知他的家属，让他们来继承这笔遗产。如果是为了通商而遭遇到海难死亡的水手与商人，也可以从市舶司得到一笔抚恤金——哪怕他根本不是宋朝的臣民。垄断海路，对蕃商征收高税是一回事，但这种温情脉脉的人情味却是宋朝所独有的。你当然可以把他当成一种招徕海商的手段，但却不可以违背这种道德习惯。石越是深知这一点的，至少他比曾布要理解得深刻——役使俘虏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事情要做得好看。如果他果真严酷地对待那些俘虏，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他必然会面临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谴责声。

但如果他付了报酬，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哪怕是画饼充饥，事情的实质立即就会变样，人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借口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西夏，也有他们自己值得全神贯注的事情。

当“大安改制”得到地方，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之后，梁乙埋便更加不敢轻易发难了。但这并不是说梁乙埋会全然不知还手。老奸巨滑的梁乙埋，一方面继续称病隐忍，一方面却指挥党羽，在朝中不断的找出种种借口来阻挠改制。并且，从大安四年的腊月开始，在兴庆府的街头，便有各种各样不利于改制的谣言开始流传。这些谣言从兴庆府传到各地之后，就更加走样得厉害了。

但对于夏主秉常来说，地方的明确支持，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可以让他信心大增。在大安四年的十一月，秉常就再次派出使者，向宋朝与辽国拜贺正旦，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睦邻邦”的政策。

除此之外，西夏君臣便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创建讲武学堂与国子监，并且计划在大安五年三月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以培养、网罗改制需要的人材。

在大安五年的二月，秉常又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令。在这份诏令中，秉常宣布要裁减官府用度，并且免征全国半年之税，保证在大安五年，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使百姓得到休息。

“真是大言不惭！”在兴庆府的某座宅院内，史十三读着抄录来的诏书，禁不住笑道。

回答史十三的，是一个女子。“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对于处于弱势一方面的夏国来说，未免也太……”她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站在史十三身后的黑衣童子撇了撇嘴，讥道：“秉常倒也罢了，李清和禹藏花麻，便只尔尔么？”

“倒也未必如此。”女子笑道：“我听说这一代的夏主，有时候懦弱少断，有时候却是刚愎自用得很。这份诏书，李清与禹藏花麻，未必做得了主。”

“是么？”童子又撇了撇嘴，不太相信地反问了一句。

史十三摆了摆手，打断二人，沉声道：“现在不必说这些，且先看看石子明要如何做吧。”

二人立即收口，恭谨地应道：“是。”

“李清给了我三千贯，托我阴蓄死士，说是要效仿当年司马懿对付曹爽的法子，在民间散养死士，要紧之时，便可以有大有用。”史十三低声说着，语气中却有一丝戏谑之意，又似乎有一些不忍。

“何不便按他说的去做？”女子笑道：“要紧之时，说不定真有大用。”

史十三也哈哈大笑，道：“说得不错。栌阳县君名不虚传，真称得上是女中豪杰！”

“奴嫁不过一小女子，哪里比得上史十三的英名。”

史十三笑道：“不敢相瞒，初听到是个女子，我也不免有几分轻

视。现在却是不敢了。”

“史兄说笑了。”

史十三凝视这个女子，想起她的种种传说，忽然生出好奇之心，笑道：“不知县君怎么会来这虎穴之地？”

女子淡然一笑，回道：“俚语不是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么？”顿了顿，又笑道：“其实这里有史兄主持大局，我来不来也无干紧要。且一个生人，到了这里，也未必有用。我来这里，实是给史兄打个下手的，一切都听史兄差遣。”

史十三似笑非笑地望了女子一眼，也不点破，笑道：“岂敢。”

对于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奇女子，史十三是很尊重的，这种尊重足够让他按捺下自己的好奇心。虽然明明知道这个女子来这里，绝非给他“打下手”，多少还带点监视之意，但是他却生不出一丝厌恶、排斥之意。

数日之后，西夏静塞军司，韦州。

仁多澣也在读着秉常的这份诏书。“不再征发兵役么？”仁多澣苦笑着，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秉常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好的，一面可以收买民心，休养生息，一面也是向宋朝示好，显示西夏无扰边之意。

可是，时势已经变了。这份诏书若是李元昊颁布的，那么宋朝一定会朝野上下，额手称庆。但是他李秉常颁布的，却只能招人发笑。

是战是和，还是由夏国来决定么？

征不征发兵役，现在根本轮不到秉常来做主。

“报——”中军官打断了仁多澣的思绪，他抬起头，望了这个新任的中军官一眼，他曾经几乎要斩了这个家伙灭口，但是最后他发现这个家伙非常的识时务，而且有能力，虽然他也知道这样充满野心的人很危险，但也许是看在他献上来的巨额赎金的份上，也许是一种类似于想要驯服野马的心理，仁多澣留下了慕泽的性命，并且任命他做自己的中军官——虽然在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杀了他。在西夏，好的人材，始终是缺乏的。宋朝人材众多，浪费起来一点也不心疼，但在西夏，无论是国家还是各部落，都很珍惜难得的人材，因为这几乎直接关系到国家或者部落的生死存亡。

“何事？”仁多澣的目光扫过慕泽。

“宋朝张守约派人送来石越的书信。”慕泽低下头，恭谨地禀报道。

“这个时候？”仁多澣心中一阵不安，忙道：“请他进来。”

同一天，在宋朝陕西路的熙河地区与绥德地区，开始了宋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什么？！”夏主秉常的语气中，有几分不可置信的惊愕。

数日之内，沿宋朝边境的诸军司，向兴庆府告急的快马不绝于道。对于宋军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西夏的边将们，都有几分摸着不头脑。宋军集结大军，从常理而言，必定是为了进攻西夏，但是从宋军的举动来看，又似乎并非如此。摸不清宋军虚实的西夏边将们，全都迷惑不解。自古以来，都是兵不厌诈，无论宋军是否在搞“虚虚实实”的把戏，对于不知底细的西夏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保持备战的状态，高度警惕，同时一面派人去刺探宋军的军情，一面则向兴庆府报告。

“须尽快点兵迎战，国相知道了么？”秉常着急的问道。

李清与禹藏花麻交换了一下眼神，李清跨上一步，低声道：“陛下，这是千载良机！”

秉常愣了一下，没有明白李清的话。

“召国相进宫，商议军机，然后趁机……”禹藏花麻解释道，一面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

秉常吃了一惊，旋即摇头，道：“强敌当前，万一激起内变，岂不为宋军所趁？”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李清语气中，透着寒意。

“先召国相进宫议事……”秉常犹豫着，下达了命令。

“是。”李清应道，退了下去。他知道秉常的决心，实在是不可以信任，有些事情终需要亲自布置。

目送李清退下，秉常又把目光投向禹藏花麻，忧心忡忡地问道：“宋兵人马多少，进兵方向，没有一样是清楚的，驸马以为怎生应

对才好？各处都是急报，莫非宋兵是数路大出？”他一面说着，一面将目光投向一幅画得不怎么准确的西夏地图，游移不定。

“陛下莫急。”禹藏花麻沉吟了一下，“任他几路来，总有应付之法。各地烽烟未举，可见仗还没打起来。眼下之策，只得先在灵州一带集中兵力，以备非常便可。”

秉常此时早无主意，只听禹藏花麻胸有成竹的口气，心下稍安，连连点头。

与此同时，梁太后宫中。

“你是几朝的老将，这事究竟是何意思？”梁太后坐在胡床上，从容地问着嵬名荣。

嵬名荣想了一会，沉声道：“臣总觉得此事透着蹊跷。”

“怎么说？”梁太后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自古以来，有智者之名的，多是谨慎之人。臣观石越为人行事，一向多谨慎小心，每做一事，必是谋定而后动。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既是石越在陕西主事，若是宋军果真要来攻我，总不会只有一万两万人马。若是兵马上十万，这般大的调动，他便是瞒得再好，也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你是说，石越在用诈术？”梁太后不禁倾了倾身子。

“兵书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种事情，总是难料。不过臣

以为，若是在陕西主事之人，是李靖李卫公那般的人物，那便是五千之众，也可能是实；若是石越，十万众以下，都是虚多实少。这点人马，他最多也就敢扰扰边。” 嵬名荣下了断语。

梁太后沉吟了一阵，忽然叹道：“你这话纵是有理，但是国中只怕无人敢信。”

嵬名荣亦不禁默然，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知道梁太后说的，确是实话。休说他人，连他自己，内心中也会有几分犹疑的。眼下国内其实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前线情况不明，谁又敢保证说宋军真的就不会大举进攻？误国之罪，对谁都太沉重了一些。

“罢了，我先去见见皇帝。” 梁太后忽然起身，又问道：“那个文焕，可有异常么？”

“也没甚异常之处。” 嵬名荣忙欠身回道：“他领了皇上的诏旨，现在专心负责筹建讲武学堂。”

梁太后微微点头，想了一会，忽问道：“你有没有觉得我多疑了点？”

“谨慎总是没有错的。” 嵬名荣委婉地回道。其实他心里的确认为梁太后多疑了，以文焕的遭遇，救驾的功劳，实在没有怀疑的理由。“不是人人都比得上景宗皇帝的。” 嵬名荣在心里安慰性的解释着，当年元昊对那几个汉族秀才，可不曾有过什么怀疑。不过强者有掌控他人的自信，这也不是人人效仿得来的，所以梁太后的作法，也不能算错。

“嗯。” 梁太后点了点头，笑道：“我毕竟是比不上景宗皇帝

啊。”目光悠悠，仿佛是无意，又仿佛直透嵬名荣的内心。

嵬名荣吓了一跳，连忙把头深深地低垂下去。

国相府。

“抱病”的梁乙埋，也在他的园中与一干党羽讨论着宋军的异常调动。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好怕的？”梁乙埋的态度便显得从容镇定得多。他这话并非是为了给手下打气，而是打心眼里这么认为的。虽然两次大败于宋军之手，但是梁乙埋并不觉得那是因为自己的指挥有误。

“国相所言甚是。”座中的官员们纷纷附和着。

梁乙埋捻须微笑着，却忽然发现大将梁永能默默不语，并没有如他人一般附和着，他心里顿时泛过一丝不悦，却移过头去，和颜悦色地问道：“梁将军，你怎么看？”

梁永能欠了欠身，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沉声道：“国相，此次宋军高深莫测，不可掉以轻心。到目前为止，除静塞军司仁多澣以外，各军司所报，都只知道宋人在边境集结大军，但既不知道兵马之数量，亦不知道旗号，更不知其意图……”

“意图还用问么？司马昭之心……”有人在旁边不以为然的插道。

梁永能冷冷望了说话之人一眼，那人吓得一缩头，把剩下的话咽到

了肚子里面。

梁乙埋忙又问道：“将军的意思是？”

“兵法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若按常理而论，南朝兴大兵之前，免不了要闹得举国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事从表面上来看，必是石越虚张声势。况且宋要入寇，若无十万之甲兵，不过是来送死。若出动十万之众，调动兵马粮草，细作再无能也不可能全然不知。故在下以为，宋军如此，绝非灭国之兵。但石越狡诈，也不可掉以轻心……”梁永能为西夏名将，也并非幸致。

“这又是为何？按将军的说法，我大夏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么？”有人发问道。

梁永能摇了摇头，道：“若是石越并非是想一举而灭我大夏，他是想蚕食呢？”

“这……”

“他调集军队于边境，见我有备，他自不敢轻易挑衅，但我若无备，焉知他不敢取我边地？”梁永能叹道：“石越小儿如此行事，便是要叫我明知他是虚张声势，却也不敢不防。”

“难道他不怕空耗兵饷粮草么？”

梁永能皱眉道：“这也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南朝是想如此耗垮我大夏。但这般行事，时间短了不起作用，时间长了，却要两败俱伤……让人不解……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何静塞军司没有报告环庆路有异状？”

“定是仁多澣与南朝勾结。”

“定是如此……”

“我要弹劾他……”

众人顿时纷纷议论起来。梁乙埋看着众人，却也无意制止。梁永能的分析，也许是正确的。如果夏国无备，宋军趁虚而入，那便是又一个绥州。这般蚕食下去，西夏的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梁乙埋很快又想到另一件事，秉常刚刚宣布要免税罢兵，转瞬之间，局势急变，他税也免不成，兵也罢不了……梁乙埋竟有点幸灾乐祸起来，石越这倒是在帮他了，他梁乙埋又有什么理由不要求点齐兵马，应付危机？

正盘算着，忽有家人急匆匆走来，在梁乙埋耳边低声说道：“皇帝宣见国相。”

“告诉使者，我病症加重，不便相见。皇上所问之事，我已知晓，不日便有奏章递上，请皇上毋忧。”梁乙埋根本没有兴趣接见中使。

“是……”

“关于贡举之事……”梁乙埋心情愉悦地转过头去，说起其他事来。

西夏王宫之内。

李清拉住回报的中使，问着情况。

“国相不肯来么？”李清皱眉道，一面瞥了殿中一眼，梁太后正在

那里和秉常说着话。“再去催一次。”

中使吓了一跳。望着李清，嚅嚅道：“这……这……伪传……”

“什么伪传？”李清冷冷地说道：“这是皇上的旨意！眼下皇上没空理你。”

“是。”被李清的目光盯着，中使只觉得背脊发凉，连忙应道。

“老狐狸。”李清望着再去传谕的中使，在心里骂着。梁太后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从殿中传出，李清侧耳听着，却是断断续续地。他隐约猜到了她的意思，却是要秉常遣他和梁永能分赴边境，应对局势，梁乙逋居中掌兵策应。秉常在低声抗辩着。

李清在心里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觉得每个对手都极其厉害。石越在此时来这么一招，让李清不由得怀疑他对西夏的局势是不是真的了若指掌，要不怎能如此恰到好处，让西夏左右为难，还逼得秉常失信于国人。哪怕明知是诡计，也不能不理睬——他与西夏诸将一样，并不知道什么“军事演习”，只以为是虚虚实实之计，不过这样的分析，虽不中，亦不远矣。石越的这一手，一石三鸟，实是狠毒。李清心里自然是佩服的。

不过他也不是吃素的。立时就想到利用这个机会，先除了梁乙埋父子再说。谁知梁乙埋亦是老奸巨滑之辈，没有把握，绝不进宫。偏生还怕他狗急跳墙，逼他不得。

众人之中，最厉害的，还是梁太后。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势她都利用到了，竟想到借此机会，进一步削除秉常的羽翼。她举手之间将文焕赶出宫去，现在又开始对付自己，要将自己和夏主分开——若从单纯的军

事角度来看，梁太后的应对之策无疑是正确的，由自己与梁永能分别节制方面，以二人的才干，除非宋军真的是大举来攻，否则边境绝对吃不了什么亏。而使梁乙逋居中策应，更可保万无一失。

但是梁太后背后之意，秉常岂能看不出来？自然也不肯答应。

自己的这个君主，虽然见事并不糊涂，但却少了居上位者的狠决果敢。

李清不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静静的等着。

过了许久，梁太后与秉常还在殿中争执着，但是声音却冷了下去，李清已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见禹藏花麻不停地向外张望着。

去传旨的中使又回来了。

“国相依然托疾不来。”中使不太敢看李清的脸色。

“再宣！”李清铁着脸低声喝道。

“是。”这次中使连问都不敢多问，又急急走了出去。

中使一连跑了四次国相府，但是梁乙埋始终不为所动。最后李清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但是梁太后却不是这么轻易放弃的人。

她盯着秉常，厉声问道：“皇帝岂可任性？我想问问皇帝，若不如此，皇帝又想如何应对？”

“母后放心，待事情更明了一点，再议对策不迟。我已派人去召国

相，国相必有善策。”秉常无论如何，也不肯松口。文焕被斥，若李清再派往地方，他的改制，实际上就是等同于失败了。

梁太后哼了一声，道：“皇帝怎可说得这般轻易？军机大事，岂能一再拖延。若待事情明了，大事早已不可为。国相告病当中，皇帝是一国之君，终须自己拿主意。”

“眼下之事，实离不了李清。莫若遣别人前往。”

“听宿将议论，我夏国善用兵之将，惟梁永能、李清数人，若遣不会用兵之辈，反误大事。皇帝要离不了他，待事情一了，再召回他便是。他想久镇边关，祖宗法制还不许呢。”

“嵬名荣也是几朝的老将……”秉常终于忍不住，反将梁太后一军。

梁太后淡淡一笑，道：“嵬名荣老了。”

“妹勒伦亦善战。”

“妹勒伦临阵无勇，多谋少断，不可托重任。”

“那野利辂如何？”

“野利辂有勇无谋，偏还有野心。李清、梁永能，虽然节制诸将，但是一道诏旨，便可解其兵权，无反侧之忧。野利家在国中根深蒂固，使将容易撤将难。”

秉常又问了诸将，都被梁太后否决，偏偏还言必中的。秉常理屈辞穷，却只是不肯答应。

梁太后也不催促，只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秉常。

禹藏花麻偷眼望望梁太后，又望望秉常，已知道无论如何，梁太后占尽了上风，秉常终须要屈服。但是仁多澣不敢来兴庆府，李清若再往地方，那大安改制终究是一句空言。他沉思许久，终于咬牙说道：“太后，陛下，臣斗胆……”

“驸马有何良策？”秉常似乎此时才意识到还有禹藏花麻在殿中，不由喜出望外，望着禹藏花麻。梁太后也饶有兴致地看着禹藏花麻，嘴角流露出的笑容，不知道是讽刺还是什么。

“臣虽无能，智勇不及李将军，但亦愿为太后、陛下分忧……”禹藏花麻欠身说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若一定要有一人离开兴庆府，自己走总好过李清走。

“你要请缨？”秉常不由愕然。

禹藏花麻苦笑了一下，道：“臣虽然不过一介武夫，但也敢立下军令，若有臣在，只须宋朝不是兴兵十万来攻，臣可为陛下当之。”他说完，眼光瞥了梁太后一眼，却见梁太后那若有若无的笑容，更加深不可测。禹藏花麻怔了一下，心中一凛，一个念头浮了上来：难道她本来就是想算计我么？这一想之下，愈发觉得此事大有可能，不由大觉沮丧。但是想来想去，自己不站出来，却又没什么别的良策。

“驸马请缨，我也是信得过的。”梁太后悠悠说道：“若是这样，实是两全其美。”

“这……”秉常一时还接受不了。

“请陛下放心。”到了这个时候，禹藏花麻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了。

“皇帝还犹豫什么？”梁太后拿眼睛斜睨了秉常一眼。

秉常犹疑了一会，终于点点头，道：“若是驸马，朕也放得下心。便依母后之策。”

禹藏花麻顿时松了口气，但心中又泛起一丝不舒服的感觉——在皇帝的心中，自己并没有李清重要，这件事情虽然早已知道，但是被自己亲自证实，却并非一件多少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把目光移向梁太后，却见梁太后脸上波澜不惊，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个女人真是可怕。禹藏花麻心中闪过这个想法，连忙把目光收敛起来。离开兴庆府，也许未必是一件坏事。

在禹藏花麻被梁太后逼迫离开兴庆府的同一天。

静塞军司，清远军。

西夏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兀正站在城墙上，眺望着城外的一座山坡。他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山坡上，有几个身着白色交领长袍、腰佩弯刀的男子，牵着白马，正朝着清远军城指指点点。在他们的马上，都挂着弓箭和箭袋。从衣着与打扮来看，嵬名讹兀区别不出来这些人是宋人还是夏人。不过，他也并不是很担心这些人是不是细作。

虽然此时各地风声鹤唳，但静塞军司的辖地却很平静。况且，嵬名讹兀也不认为宋军有何必要派人来这般刺探清远军的地形。凭着这位西夏清远军的守将大人，与宋朝职方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清远军附

近，对宋军而言，早已没有秘密存在了。

只是，姿态总是要做一做的。

“来人！派人去那边看看！”嵬名讹兀指着山坡，高声喝道。

“是。”

未多时，五十余骑从清远城中呼啸而出，向山坡驰去。

山坡上的人显然是注意到了清远城的动静，一个个跃身上马，挥鞭驱马，向山下跑去。嵬名讹兀注意到这几个人上马的动作十分的娴熟，不由裂嘴笑道：“定是马贼私帮，去，把弟兄们叫回来罢。”

几座山后的小道上。甩过追兵后，那群白马白袍男子正按辔缓缓而行。

“何将军，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为首居中的一个面貌清秀的男子，爽声笑道。“孩儿们的马技，便禁军马军也不能过。”

“章大人过奖了。”何畏之抱拳谦道，但面对着朱仙镇讲武学堂的大祭酒章粦，脸上却有几分自傲之态，“环庆之民风，劲勇敢战，兼之与西夏有互市之便，近水楼台，孩儿们日常练习马术，久之，自是熟能生巧。”

章粦微微一笑，容忍了何畏之的傲气。何畏之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在环州呆了几天后，章粦甚至相信，假以时日，陕西路第一振武学堂，绝对会无愧于“第一”之名。

“何将军可知道在下为何来陕西？”章粦顾视何畏之，笑道。

章粦来陕的目的，何畏之地位不高，自然不可能被告知。但章粦既然有此一问，其中却必定另有玄机。何畏之略想了一下，便笑道：“莫不是西事急迫了？”

章粦抚掌大笑，道：“虽不中，亦不远矣。”他顿了一下，又说道：“石帅上表，以为河西随时有变，禁军整编之速度，须要加快，否则无以应时势。在下来陕，亦是顺应时势而已。”

当时风雨欲来，何畏之也有觉察。宋朝在陕西、河东以及蜀中增设了数十座兵器作坊，日夜打造甲兵，全部运来陕西沿边；自熙宁十二年起，已有明诏，蜀粮不入京，全部留在陕西，充为军粮之储备。熙宁十一年东南米价下跌，朝廷在东南多买粮数百万石，传说多数亦暗中运至陕西沿边。何畏之也曾去过几次庆州，早知道庆州车水马龙，远非昔日可比。不知道内情者自然以为是互市的原因，但是何畏之却看得出来，不少车队押送的，是兵器与粮草。

“如此说来，章大人是为了整编禁军？”何畏之有几分疑惑，不知道章粦为什么要和自己说这些。

章粦突然勒马，望着何畏之，笑道：“在下奉诏，要在陕西路筹建马步军第二讲武学堂，以协助禁军整编。在下不才，蒙皇上错爱，已除授第二讲武学堂山长之职。此次来环州，是想请何将军能助在下一臂之力……”

何畏之笑道：“张大人知道大人来意么？”

“挖人墙脚之事，岂能事先告之？”章粦含笑说道。“若先告诉张

守约，必拒我于城门之外。”

“却不知第二讲武学堂要建在何处？”何畏之又问道。

“在下想将讲武学堂建在沿边。但环庆与熙河，地僻人稀，并不适合。故只延州、渭州、秦州三处可为备选。但最终定在何处，还要皇上的旨意。”章粦又笑道：“若何将军不弃，第二讲武学堂祭酒之位，当虚席以待。”

何畏之想都不想，便摇了摇头，笑道：“多谢章大人错爱，只是畏之志不在此。”

“难道第二讲武学堂，反不及振武学校？”章粦不解地问道。

何畏之笑着望了章粦一眼，挥鞭傲然道：“环州正当西夏之蛇腹，朝廷无意西事则已，若有意西事，畏之当为朝廷破腹之剑，岂能轻离环州？环州之耻，畏之必在环州洗雪！”

章粦这才知道，这个男子，对当年之事，还在耿耿于怀。

“既如此，在下亦不敢强人所难。”章粦惋惜地说道，他亦是放达之人，只是一瞬，便笑道：“听说仁多澣亦非等闲之辈，何将军在此，有这样的对手，倒也不会寂寞。”

“仁多澣，慕泽……”何畏之低声喃喃念着，“有一日，终须将尔等生擒！”

韦州。

虽然静塞军司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仁多澣的日子却并不好过。石越屡次移文，责问夏主不去汴京朝觐，指责夏国无修好之意。又指斥西夏遮挡西域以外诸国朝贡之路，阻挠西方各国使者来朝。两国之间一点点的边境纠纷，也被石越无限放大，措辞强硬加以谴责。在私信中更直言，若非双方密约，边疆烽火早燃。

仁多澣当然知道，这一切强硬的背后，甚至是延绥与熙河的宋军异动的背后，都是石越在向夏国与自己施压——宋朝给李乾义开出了条件，西夏必须要接受下来。否则，宋朝绝不会善罢干休。

这一层意思，石越的使者，就几乎只差赤裸裸地挑明了。

其实宋朝开给李乾义的条件，仁多澣是乐观其成的。能够除去梁乙埋，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如何将这层意思清晰无误，而又十分的技巧地告诉给夏主秉常知道，又不能引起梁乙埋的警觉，打草惊蛇，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的所作所为十分毒辣。

秉常诏令墨迹未干，就不得不自食其言，他在夏国军民心目中的威信，必然大受打击。但仁多澣真正担心的还是，石越一定会不择手段逼迫西夏答应宋朝的条件，而除掉梁乙埋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既然宋朝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这次宋军的行动，也许只是开始而已。

大夏的局势，实在不容乐观。

“大夏国是这样的局势，我们仁多族又当何去何从？”仁多澣不能不为他的族人打算。

“来人啊！”仁多澣高声唤道，一面将给仁多保忠的信件与给夏主

的奏章封好，一起装进一个木匣内，用自己的私印封了。

“末将在。”仁多澣的亲兵都头闪了出来，欠身问道：“统领有何吩咐？”

仁多澣看了他一眼，将木匣递过去，说道：“你带几十个人去一趟兴庆府，将这个送到小将军手中。”

“遵命！”亲兵都头接过木匣，应道。

仁多澣点点头，冷声道：“你要亲手送至小将军手中，若有半点差池，你让手下带你的人头回来见我便可。”

亲兵都头凛然应道：“是。”

“现在就去吧。”仁多澣缓缓声音，又道：“出去时顺便让人将慕义将军请来。”

“遵命！”

仁多澣望着他退出帐去，微微叹了口气。这个慕义与慕泽，说起来还是同族兄弟，但是便是这一对同族兄弟，慕氏一族这一代中的两个佼佼者，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一个被石越视为亲信可靠之人，派来代表石越与自己联络，眼见着前途不可限量，连自己也要让他三分；一个却不得不栖身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受自己的保护与控制。

“慕将军到！”正感叹着，慕义已到了帐外。

“请慕将军入帐。”仁多澣吩咐道，一面直起身子，整了整衣服。

打扮成西夏中级武官模样的慕义弯腰掀帘入帐，抬眼见着仁多澣，

忙抱拳欠身行礼道：“见过仁多统领。”

仁多澣满脸堆笑，向帐中亲兵吩咐道：“给慕将军看座。”

慕义谢过座，仁多澣又笑问道：“慕将军在韦州，可还习惯？下人服侍若有不到之处，将军不要客气。”

“统领客气了。”慕义欠身笑笑，道：“在下奉命来此，原也不为享受而来。只要统领珍惜两家和好之情，在下在韦州，便是过得舒适了。”

“石帅帐下，果然没有碌碌之辈。”仁多澣眯着眼睛笑道，“慕将军公而忘私，让我着实钦佩。”

慕义笑道：“石帅为人至公无私，赏罚严明，居其属下，在下自不敢乱其法度。”

“我也十分仰慕石帅的风采。”仁多澣哈哈干笑道。说完，他顿了顿，又笑道：“此番请将军过来，是有一事要烦请将军转告石帅。”

“统领请说。”

“我想向天朝购买五千套甲胄、五千副钢臂弩、五十万枝弩箭、五千把钢刀。”仁多澣一口气说完，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慕义。

慕义怔了一下，旋即笑道：“统领可是在说笑？”

“自然不是说笑。”仁多澣一脸认真。

慕义缓缓摇头，沉声道：“统领若非说笑，那在下便以直言相告，此事决无可能。我大宋正在整编禁军，各军兵甲，几乎全部换新，统领

所要的武器，大宋自己都供不应求，遑论出售？”

慕义可说是直言不讳了。当时宋军整编禁军，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武官的培训、操典的颁布、士兵的裁汰、军法的修订、兵甲的更换，可以说是在渐进的重新打造一支军队。单从更换兵甲这一项，宋朝的投入就非常惊人。宋朝向整编部队颁发的武器，几乎全部是崭新的精兵利甲，不仅仅严格遵守着军器监制定的武器标准，而且每件武器上，都标明了生产者与责任人的记号，兵甲的质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为了节省费用，宋军淘汰下来的旧兵甲，则用来装备厢军与乡兵，并选择性的卖给国内的百姓与商团、高丽、辽国、日本国，以及南海诸国甚至是大食诸国。宋军那些淘汰下来的兵甲，虽然质量上有许多的不如意处，但在海外却大受欢迎——特别是宋朝的弓弩，相对于中原的这两种武器，此时日本国与南海诸国的弓箭，只能说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

宋夏两国当时其实处在战争的边缘，虽然说石越与仁多澣之间的确有少量的兵器交易，但那是做为对仁多澣向宋朝私自卖马的补偿，象仁多澣提出的这样大规模的武器交易，宋朝连淘汰下来的旧武器都不会肯卖，更何况钢臂弩是宋朝精锐禁军才能装备的新式武器，在宋军的制式武器中，仅次于霹雳投弹与神臂弓。

仁多澣素来精明，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未免让慕义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只见仁多澣脸上露出为难之色，皱眉道：“朝廷希望敝国能铲除奸臣，但是将军亦知奸党势大，若是得不到朝廷支持，又岂能容易成功？这批兵甲，我是想用来装备一支精锐之军，以备万一，绝不敢有他志。”

见慕义默然，仁多澣又说道：“我亦知石帅有为难之处。若是石帅为难，我亦不敢勉强。只请石帅宽以时日，我方能有所作为，整军经

武，与奸臣抗衡。眼下敝国已颁令改制……”

听到此处，慕义才恍然大悟，原来仁多澣不过是用此来堵石越的嘴。他想了一下，便即笑道：“统领不必忧心。”

仁多澣却是忧心忡忡的模样，道：“奸臣势大，凡为国谋者，实不能不心忧。”

“朝廷早有承诺，可使统领无忧。”慕义从容笑道。

“哦？”仁多澣吃了一惊。

“若果真贼人势大，统领放心，朝廷不会坐视不管。大宋数十万精兵，可为贵国戡乱。”慕义一双黑黝黝的眸子，闪着精光，注视着仁多澣。他这话明明是不怀好意，却又说得诚恳无比。

“敝国这点家事，怎敢劳动朝廷。”仁多澣虽然早知道宋朝的野心，但慕义就这么毫无顾忌的说出来，却让他又怒又惧，但脸上却还不敢表露出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是天地之至理，若有奸佞之徒，乱此纲常，天下人人得共诛之。朝廷又岂会坐视不理？义所当为，自然当仁不让。”慕义这两年颇读了几本书，竟能说出一番道理来。“统领不必担心，届时若有困厄，朝廷定然不惜一战，维护夏国国本。”

仁多澣望着慕义，一时间竟苦笑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夏主秉常再次颁诏，宣布暂缓免税，并

且派遣梁永能前往祥佑军司，负责协调左厢神勇军司、祥佑军司、嘉宁军司，亦即银、夏、宥、盐诸州的防务；禹藏花麻前往西寿保泰军司，负责协调西寿保泰军司、卓啰和南军司、甘肃军司，亦即会、兰、凉诸州的防务。同时又下命全国军队随时待命，准备迎战。

但是如临大敌的西夏，并没有遭到来自宋军的任何攻击。梁永能与禹藏花麻到任没有几天，宋军的军事演习便结束了。梁永能与禹藏花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清楚了宋军这次“异动”的性质，并且知道了宋军这次声势极大的军事演习，总共调动的兵马，其实还不足六千人！

然而，西夏国上下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他们甚至也没有时间为自己的草木皆兵感到羞愧——西夏的细作探知了宋军的演习内容：用精兵长途突袭敌军不及设防的城池与关寨。侵略性十足的演习内容，让西夏国的统治者都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宋军至少又有两个军完成整编布防，宋朝兵部在延州增设马步军第二讲武学堂，以加速陕西禁军的整编速度……所有的这些消息，都使得西夏朝野危机感与日俱增。

夏主秉常再度派遣使者，谦辞卑躬向宋朝重申称臣之意。但是——打不过就请和，恢复了力气再打——西夏这种行之有效的伎俩，这次却遇上了大麻烦。宋朝对他的奏表表现出羞辱性的傲慢，使者被勒令不必进京，甚至在陕西连石越都没有见着；奏章草草回答……

而在西夏国内，秉常的处境更加艰难……

数月之后。

西夏兴庆府，承天寺。

“阿弥陀佛。”一间禅房之内，一老一壮两个僧人垂眉对坐。壮年的僧人，正是此时兴庆府内最炙手可热的明空大师，而须发皆白的那位僧人，却赫然是大宋汴京相国寺的主持智缘大师。明空双手合什微礼，向智缘说道：“师兄远来，一路辛苦。”

智缘也微笑着回了一礼，“大事将谐，何言辛苦。”

明空的身子微微颤了一下，眼中露出热切的光芒，他努力抑制着自己心中的激动，抬眼望着智缘，缓缓问道：“要举事了么？”

“兴许快了。”智缘含糊的说道。

“阿弥陀佛。”明空低声宣着佛号，也不再多问。但是他心中却被智缘的话激起了波浪，一时竟无法平息下来。他微微拨动着佛珠，半晌，方说道：“夏主虽颁布改制诏，然梁氏党羽密布朝堂，百官多数阳奉阴违，除去改汉服汉礼以外，改制之诏，几成一纸空文。三月份之科举考试，因梁乙埋百般阻挠，考生仅五十人，其中三十八人是朝中官员子弟，九人是各部贵人子弟，平民只有区区三人而已。夏主想通过科举招揽人材为己所用，不料各派贵人反而利用此机会，来谋取私利。”明

空微微叹了口气，但是神色中，却殊无同情与愤怒之意，反带着几分讥讽。

智缘淡淡一笑，道：“邯郸学步，夏主较之辽主，有若云泥之别。”

明空点点头，又说道：“夏主设立讲武学堂，以文焕为大祭酒，主持其事，不料国内派系林立，讲武学堂亦不免成各派争权夺利之所。夏主虽亲任山长，然其中讲官，几乎被梁乙埋与仁多澣推荐之人瓜分殆尽。武官若不肯趋附梁氏或仁多，根本不能进入讲武学堂。文焕到任不足一月，梁太后又找了借口将他调走，夏主的讲武学堂，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智缘含笑听着，并不插嘴。

自从梁永能与禹藏花麻巡边之后，宋夏边境的形势就变得更加微妙。梁永能到任后，连只鸽子都飞不出西夏的边境，西夏反而不断的派出探子，刺探宋军军情。而禹藏花麻虽然一面不断地向宋朝暗送秋波，又派人主动和董毡修好；一面却也没有放松对边境的控制，使得间谍往来，更加困难。甚至连仁多澣控制的静塞军司，对往来宋夏间的行人，盘查也变得严厉起来。职方馆陕西房，在三月至六月的时候，几乎与国内失去了联系。因此智缘才接到石越的密信，请他亲自走一趟西夏。智缘颇费了一番周折，在横山信众的帮助下，吃了不少苦头，才终于来到兴庆府。不料到了这里后，却发现这里的情况，其实非常乐观。

明空继续向智缘介绍着西夏的情况，“……夏主雄心悻悻的军事改革还是遥遥无期。夏国底层的军民，因为夏主失信不能真正减少赋役而感到失望，虽不至于民怨沸腾，但依我的观察，百姓与兵士也不会十分

支持夏主。而各级官员、各部落的首领、贵人、缙绅，若非漠不关心，便是已明白改制无法成功。加上梁乙埋不断派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这些人对改制都已不抱任何希望。梁乙埋数日以前，曾经请我过府，替他卜卦……他蛰居不出的日子，眼见就要结束了。”

“梁乙埋已将箭搭在弓上。”智缘沉吟着，“夏主那边可有何对策？”

“李清诸人，皆不信佛。”明空摇了摇头，“不过从表面看来似无异常，夏主与李清等人，看似深陷改制的各种事务当中，焦头烂额，正无暇他顾……”

“那师弟以为我们又要如何应对？”

“莫若顺其自然。”明空沉吟了一阵，方压低声音，道：“我有一个想法……”

“哦？”

明空双手不停地拨动着佛珠，微笑道：“梁太后与梁乙埋皆信佛祖，对我亦甚为亲厚……”

智缘望着明空，悟道：“师弟是说……”

“正是。”

“也好。”在一瞬间，智缘便做出了决断。

李清接连几个月，都难得露出一丝笑容。改制遇到的困难，超出他

的想象。成立讲武学堂，本意是想培养一批忠于夏主的中级武官，为重建一只由夏主亲自掌握的军队作准备，但是每一项改革的出台，都意味着新的利益瓜分，连讲武学堂也难逃此劫。各方势力闻风而动，拼命向讲武学堂安插自己人，并且竭其所能地攻击异己。到了后来，竟然所有讲官的名额，都被梁乙埋与仁多澣这两大实力派瓜分殆尽，连文焕都被排挤出来。

李清与文焕盘腿对坐在一间静室之内，轻声读着新科状元郑大恩的一份奏折。“……陛下临朝愿治，欲思革故鼎新，须权归于上。若权不在陛下，则……”

“说得真轻易。”李清摇摇头，放下手中的奏折，“如今的夏国，哪可能权归于上？内有太后掣肘，外戚专权；主上欲抗衡梁氏，便不能不倚重仁多，仁多因此而自大，俨然自成藩镇。纵使果真驱除梁氏，焉知仁多不为董卓？”李清放肆的说着，猛然想起文焕是仁多族的女婿，连忙收嘴。

文焕微微一笑，示意李清不必介意。“迫不得已，也只能倚重仁多。依我之见，主上若想独揽大权，终须仿效辽国。辽主登基以来，便以契丹、汉、奚三族为国之根本，重用汉、奚士人，不仅使国内三大族不致互相仇敌，收恩于上，并可以此牵制契丹贵族。主上若要改制成功，终须倚重汉人。”

“没有兵权，终是无用。”李清只觉文焕所说，虽听起来不错，但实施起来却全不可行。

“若是组建一只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呢？大夏国内汉人，劲勇并不逊于蕃人。若是建成这样一支军队，由主上亲自控制，又当如何？”文

焕突发奇想。

李清眼睛一亮，随即黯淡下去，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反问道：“朝中谁会同意？”

文焕也默然。

“如今只有一策可行。”李清咬着牙，几乎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吐出这句话。“否则，任何改制，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

文焕甚至没有抬头，他已知道李清想说什么。“若是失败，又当如何？”

李清站起身来，踱至窗边，背对文焕，没有说话。他心里非常明白失败的后果，一旦失败，自己可能会死，夏主可能被软禁成为傀儡。但是，事到如今，还能不赌上一场么？自己真的甘心做一辈子的蕃人么？如果夏国成为一个汉化的国家，汉人在夏国有着光明正大的地位，如同现在的辽国一样，汉人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用自己的文字，并且分享权利，那么为这个国家效忠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无论如何，李清心里其实是非常地在意，他究竟是象个汉人一样活着，还是象个蕃人一样活着！

如果不能象汉人一样活着，活着的意义也就相当有限。这一刻，李清的心里，有了一种决然。若是这个国家最终也改变不了成为“蕃邦”的命运，那它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李清虽然不知道这些词汇，但是他心里却是确然这么想着。

“若真是那样的话，便降宋吧！”李清在心里默默地说着。这个想法冒出来的时候，李清用一种留恋的目光看了一眼窗外的景色。

文焕移过身注视着李清的身影，他并不清楚李清在想什么。这几个月来，他不断的诱导着夏主秉常，坚定他不除梁氏，不能改制的信念，将改制遇到的全部问题，都推到了梁乙埋身上。新科状元郑大恩的这篇奏折，更是恰到好处——这必将进一步坚定秉常“梁氏不除，夏难未已”的信念。

文焕非常期待地盼望着西夏内乱的到来。“但愿石帅已准备妥当。”文焕也在心里暗暗说着。

简单地忠诚于大宋，比起李清那种不自觉地对华夏文明的忠诚，的确要简单得多。

时间的流逝，有时极慢，有时候又极快。

西夏国内的局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的紧张，对利益的争夺也越发的激烈，隐隐已显出几分剑拔弩张的气氛来。在七月的时候，一直告病的梁乙埋突然宣布病情好转，隐忍了将近一年的梁乙埋，似乎已经确定自己又重新站在了有利的一面，正式上表弹劾李清等人乱国，请求夏主暂停改制，起用元老重臣，驱除倖进之臣。秉常将这份奏折留中，只是派人好言抚慰梁乙埋，叫他“安心养病，莫问他事”。

但是梁乙埋既然出了头，便决不肯“莫问他事”。

白天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空气中的风一日凉似一日，天空也似乎渐渐高起来。在以往，这意味着西夏的大军要出动，而宋朝的防秋正式开始。但是，仲秋之时，一桩大事，再次震惊了整个兴庆府，甚至是西夏全国。

九月，董毡突然出兵，抄掠凉州，斩首五百级。禹藏花麻下令守将出兵报复，结果被董毡打了个伏击，折损三百骑！

军报传至兴庆府，朝野之间，弥漫着愤怒、无奈、羞辱的情绪。

梁乙埋要求领兵出征，报复吐蕃，但是西夏国内盛传董毡的出击是受石越密令，目的是警告不肯接受宋朝提出的和约的西夏，如果大举出兵，不仅仅不一定能打得赢董毡，反而可能导致宋军趁虚而入。自元昊去逝后，夏蕃之间的战争不断，西夏的确也从未占到过优势。报复吐蕃的打算，就此被压了下来。

但是以兵威雄踞西北，曾经有打败过所有的邻国纪录的西夏，沦落到任人欺负的地步，却始终是无法忍受。

战争并且胜利，才是西夏立国的基础。

深感屈辱的夏主，在战报传至兴庆府的第二天，就决心尽快重建铁林军，恢复西夏的军威。冲动的夏主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向民众许下的诺言，西夏在失去了宋朝的岁赐之后，府库资金并不宽裕，而且还要优先满足兴建佛寺、佛像的需要，重建铁林军所需要的资金，已不是西夏的国库所能承受。于是秉常接连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增税，并且强令中产以上之家，甚至贵族出资报效。

不满的情绪如同瘟疫一样在西夏全国范围内蔓延。

大多数西夏人，特别是党项人，会为西夏的战败而感到羞辱甚至怒不可遏，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财产，来为大夏报仇雪恨。大多数普通人，最在意的事情，永远是自己的财产。

更何况，夏主信誓旦旦要减免税赋的诏令，颁布还不到一年。这一

年来，税赋并无半分减免，反而要增加一大笔钱，所谓的“改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若只是官员们穿什么衣服，用什么礼仪，这关普通百姓与士兵们什么事？科举与讲武学堂，离普通百姓与士兵们也一样的遥远。

所谓的改革，除非有足够的实力信念坚定的采用极端的手段，否则，想要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让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因为改革而受益之前，至少不要让他们感到因为改革而受损害。

年轻的秉常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耶律濬用前一个方式而成功，石越用后一种方式取得成绩，但是秉常却既无耶律濬的决断与实力，又缺少石越的智慧与耐心。

唯一的悬念，只是最后一根稻草，究竟在何时，由何人来压上……

十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霜早已融化，淡蓝的高空如冰一般地澄澈。路边的枫树、杨树，红叶飘坠，承天寺的菊花，正是盛开之时。

五百余人的卫队戒备森严，在这秋天的清晨，更显出几分肃杀之意。

“大病初愈”的国相梁乙埋拜过佛之后，便在明空以及一干僧人的陪同下，去参观承天寺塔。前不久，承天寺迎来了一位高僧的舍利子，便供奉在承天寺塔之内。

“不知道这承天寺塔，较之宋朝的开宝寺塔如何？”站在承天寺塔下，听着铁铃随风作响的声音，梁乙埋的心又开始膨胀起来。宋朝汴京

的开宝寺，与相国寺并驾齐名，是东京右街僧寺的首领。开宝寺舍利塔是汴京最高的塔，八角十三层，高达三百六十尺，本是木塔，但是毁于仁宗庆历四年的雷火，在石越回到宋朝之前的二十年，亦即耶元一零四九重建，同样是八角十三层，但却是琉璃砖塔，因为塔的外表呈铁褐色，俗称“铁塔”。开宝寺塔号称汴京“形胜之所”，若单以高度而论，被焚的开宝寺木塔自然最高，铁塔与承天寺塔却是不相上下，但是随同之人，却毕竟无人知道，又恐说错招人笑话，不便胡谄，一时间竟然全都瞠目结舌。

明空也是怔了一会，忽然灵机一动，笑道：“好叫国相得知，敝寺正有一个宋朝高僧西游，在此挂单。若唤他出来一问，便可得知。”

“噢？宋朝高僧？”梁氏一门，都极为崇佛，梁乙埋立刻笑道：“既有高僧在此，怎不早点请来相见？”

“却恐唐突国相。”明空笑道。一面向小沙弥吩咐道：“快，去请法明大师。”法明却是智缘在承天寺塔挂单用的假法号。见着小沙弥应声去了，明空又向梁乙埋笑道：“这位法明大师，早年学道，通晓易理，后皈依我佛，佛法精深。真是天授之人。”

梁乙埋听到这话，心中一动，又问起“法明”的情况，明空一一回答。二人说得一阵，便见小沙弥引着一个须发皆白的僧人，缓缓过来。梁乙埋料是法明，忙整了整衣冠，郑重相迎。果然，便听明空合什向那个老僧人躬了下身子，道：“师兄，这位便是大夏国的国相，国相好善乐施，亲近佛门，亦是我佛有缘之人。”

“法明”脸上却是波澜不惊，只向着梁乙埋微微一礼，宣一声佛号，朗声道：“阿弥陀佛。贫僧法明，见过国相。”

“高僧不必多礼。”梁乙埋亦合什回礼。

明空在旁笑道：“师兄自宋朝来，可知这承天寺塔较之开宝寺塔，孰高孰低？”

“塔之优劣，不在高低。”“法明”淡淡回道。“山在不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塔之高下，又何足道？”

“大师高明。”梁乙埋连连点头，笑道：“我等俗人之见，让高僧见笑了。”

“岂敢。”梁乙埋虽是国相，“法明”却始终保持着淡然的态度，言语中并不因此而加以辞色。

“本相听说，大师也精通易理？”梁乙埋含笑注视明空。

“天下之大道，并无二致。儒释道三教，亦是同源。以易之无穷，贫僧岂敢说精通易理，不过粗晓一二而已。”

“大师过谦了。”梁乙埋笑道，“不知我是否有缘，求大师片言指点？”

“法明”目中霍地精光一现，看了梁乙埋一眼，随便又眼帘垂下。“国相是想问卦、看相、还是相字^[1]？”

“大师自南朝来，便相字罢。”梁乙埋笑了笑。早有随从捧了文房四宝过来。梁乙埋提笔沾墨，沉吟着，实则梁乙埋并不通擅文墨，他能写出来的汉字，并不太多，至少比他认得的少很多。他想了一会，在两个随从捧着的白纸上，挥笔写了一个草书的“去”字。他素来听人说某人写字“力透纸背”，却不晓其意，只是写起字特别用力，写到最后一

笔之时，手腕用劲，竟然将纸给戳破了。写完之后，梁乙埋又端详了一下，自觉颇为得意，方得意地将纸交给“法明”。

“法明”接过纸来，仔仔细细看了一眼，便将纸张认认真真的叠好，放入袖中。梁乙埋与明空莫测高深地望着“法明”，都不知道他在弄什么玄虚。

“国相，可否借一步说话？”沉默了一阵之后，“法明”终于开口了，语气十分的郑重。

梁乙埋疑惑地望了“法明”一眼，心忽然“怦怦”地跳动起来。他点了点头，明空便引着二人，进到承天寺塔内，将众人隔在外面，然后自己也退了出去。

“法明”这才从袖中抽出那张纸来，指着那个草书的“去”字，眯着眼睛，笑道：“国相看这个‘去’字，象什么？”

梁乙埋接过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了一眼，茫然地摇了摇头。“还望大师赐教。”

“国相以为象不象一个‘天’字出头？”

梁乙埋依言再看一眼，果然，草书“去”字，便如同一个“天”字出了头。他点了点头，心脏却跳得更剧烈起来。

“法明”点了点头，双手合什，意含双关地说道：“阿弥陀佛。国相欲行之事，便是要‘天’字出头，破‘天’而出，可居‘天’之上。”

“敢问大师，这是凶是吉？”梁乙埋听懂了“法明”的话。

“大吉。”

梁乙埋心中大喜，但却还有几分将信将疑，毕竟这个“法明”他不知虚实，也不知道他是瞎蒙还是确有几分神通。却听“法明”又说道：“然大吉之前，必有凶事。”

梁乙埋大惊，忙问道：“为何？”

“国相写这个‘去’字之时，将纸戳破，此为不吉之兆……有句话，贫僧不知当讲不当讲？”

“大师尽管直言。”梁乙埋素来迷信，此时心中有事，不免更加忐忑。

“贫僧曾夜观天象，月乘右角，此亦为不吉之兆。《荆州占》曰：月乘右角，后族家及将相有坐法死者……”

“啊？！”梁乙埋不由得失声叫了出来。

“天事难知，人事难料。贫僧初观此象，以为是应在大宋高遵裕身上。遵裕逃过此劫，且遵裕事在前，天象在后，贫僧便以为或是遵裕事又有反复亦未可知。而《荆州占》、《河图帝览嬉》又皆言，月乘右角，兵起。贫僧又疑它是应在西北兵事之上。但是……”“法明”摇头叹了口气，道：“月犯东方七宿，从来都是大凶之象。但应在何事之上，凡人难以预料。国相写这个‘去’字，本是吉兆，或者天象不过是示警，又或者此天象毕竟应在兵事之上。”

“法明”虽然说得含含糊糊，但是梁乙埋向来信奉这些事情，心中不由大为惊骇。不过回念想到自己相字得了个吉兆，总算稍稍心安。他却不知他相字其实也是凶兆，不过“法明”故意把顺序颠倒，说他是先

凶后吉。

“那敢问大师，我当怎生应对？”

“贫僧不过是方外之人，岂知世间之事？”“法明”摇了摇头，道：“国相在大吉应验之前，小心防范便是。若依贫僧之见，国相非夭寿之相，必应吉兆。只是吉兆之前，亦难免有一凶事。”

梁乙埋心又放下去一点，“多谢大师指点。不知大师是否有留，在敝国盘桓数年，弘扬佛法，我也可以时时请教……”

“多谢国相盛情。待贫僧自西天归来之时，必再拜贺国相。”

自承天寺出来之后，梁乙埋心神就一直不能安定。后来与明空的交谈，又让他知道了“法明”的许多神通，明空在西夏佛众之中甚有威望，是梁乙埋认可的高僧，西夏国对他的敕封，还是梁乙埋颁布的。而“法明”又是明空所拜服的高僧。梁乙埋听“法明”讲了一阵经文，也认为这个“法明”佛法精深，只在明空之上——一个这样的人物，所说的话，在梁乙埋心中，无疑是极有份量的。

“破天而出，立天之上。”梁乙埋骑在马上，嘴角不禁流露出笑容。不是高僧，如何能一口说中自己的心事？只是万万不能让这个高僧和秉常见面，不过，秉常他们现在也没有空见和尚吧？联想到那个凶兆，梁乙埋还是决定要小心，一定要防备着万一才成。

梁乙埋一路胡思乱想着，在快到相府的时候，忽觉一阵劲风袭来，他猛然抬头，只见一大团黑黝黝的东西，从街边向自己飞来……

“刺客！”

“刺客！”

只听到卫队一阵慌乱，梁乙埋下意识地往马下一扑，翻身滚到马下，尚未抬头，便听到一声重物砸地的巨响，碎石与肉泥溅得梁乙埋满头满脸都是——一个亲兵当场就被一支巨大的铁锥砸成了肉泥！

但梁乙埋根本来不及看清楚这些，弩箭发射的声音，在屋顶、坊墙后响起，几十个亲兵未及反应过来，当场就被射杀。梁乙埋浑身哆嗦着，早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整个身子都在地上蜷成一团。国相府的亲兵死命地围成一团，护着这个被吓得魂飞魄散的国相，两个队长指挥着亲兵，依托战马，向刺客还击。

“刺客只有几十人！”梁乙埋的卫队长宁葛是个身经百战的西夏武士，他一面护着梁乙埋，一面很快就从刺客的突然袭击中回过神来。“罗庞，带队左边！折四，右边！别放跑一个！”

随着宁葛的吼声，两队人分左右两路，向刺客埋伏的坊墙后包抄过去。其余的卫队在宁葛的大声喝叫之下，不断的射箭反击。很快，人数占优的相府卫队在火力上压倒对方，刺客开始且战且退。

“不要放走刺客！”宁葛脸上横肉狰狞，高声吼道：“把坊门堵起来，坊内的人都不准出去。妹讹，你带五十人追杀。其余的，随我护着国相回府。”

“是！”一个身着黑色铠甲，高大粗壮的汉子应声而出，大吼一声：“随我来。”带着几十个卫士，朝着刺客后退的方向追了过去。

被亲兵扶起来的梁乙埋，这时候总算是惊魂稍定，嘴里兀自不停地

说道：“真神人也！真神人也！”

刺杀梁乙埋的行动并未得逞，二十几名刺客，有十几名当场被梁乙埋的卫队格杀，其余几个人也都自杀了，没有抓到一个活口。但是梁乙埋却不愿意这么善罢干休，兴庆府全城大索。刺客埋伏的两个坊内数百户居民，不论无辜与否，男子全部处死，女子全部抄没为奴。仿佛是长久沉默后的爆发，大安五年最后的几个月，兴庆府陷入一片血腥之中。梁太后震怒，梁乙埋誓言要查出幕后主使，否则绝不罢休。于是，不断的有人被怀疑与刺客有牵连，被抓出去处死。

大安六年到来之前，已有千余人因此被处死或者抄没为奴。人命比狗都卑贱，没有审判，不需要证据，一语牵涉，立时抓捕拷打，宁可错杀，决不漏过。

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一切。梁乙埋就是要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并且树立自己的威势。

但这种淫威能不能吓住他的敌人，却只有天知道。

[\[1\]](#). 宋代称测字为相字。

在同一段时间，宋朝的都城汴京，也发生了一件意料之中的大事——熙宁十二年冬十月十四日（己酉日），太皇太后曹氏陷入昏迷当中。

“娘娘，娘娘……”慈寿殿内，不断有人低声抽泣呼唤。太医们低着头，轻手轻脚地快速出入殿中。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太皇太后的寿年到了。但是，没有一个太医敢在此时触霉头。

皇帝赵顼在接到消息的那一刻，立时停止视事，亲自到慈寿殿来伺候。朝廷的大臣们，心照不宣的准备着拜谒景灵宫，祷天地、宗庙、社稷等等事宜。甚至有些伶俐人还开始期望“德音”，在这个时候，皇帝是有可能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福的……

不过这一切与清河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不少人羡慕着清河，她受到的待遇，甚至比公主还显得亲贵。此刻被允许在慈寿殿侍奉的，除了皇帝、高太后、向皇后与朱妃外，便只有蜀国公主与清河郡主两个人。连昌王赵颢与嘉王赵颙两个亲王，都只能在殿外候着。

以为皇家就没有亲情的外人是无法理解清河的痛苦的。

自己深爱的丈夫战死在环州，甚至没来得及看上他的亲生儿子一

面，紧接着，一向很宠爱自己的太皇太后，又要撒手人寰，这种痛苦，对于清河这样的女子来说，实已是无法承受之重。

狄詠的死讯，清河是在顺利生下孩子后一个月，才被告知。清河开始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石夫人从产前到产后，陪了自己整整四个月。还特意派人将包夫人程琬接到京兆府陪她解闷，每个月从汴京千里迢迢送到京兆府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的赏赐甚至有三……清河虽然感觉到有点不合常理，但是她并没有向最坏的方面去想。当孩子生下来后，她还在幸福的憧憬着狄詠以后会给他们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将来是让他学文还是习武？

但是孩子满月后，当清河无意中翻出一张过了时的《秦报》之时，才发现，原来天地早就坍塌了。狄詠每个月都有一封简短的家书，中间停顿了一个月，但之后立即补上了……清河重新检查这些简短的家书之时，才发现原来都是石越专门找人模仿狄詠的笔迹写的。

在清河的逼问下，梓儿终于告诉了她事实。

也许是事情其实早已过去，清河甚至都没有哭泣。但是她心里面要忍受的痛苦，却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皇室与石越夫妇，的确是在煞费苦心的保护自己，但是她为什么就没有资格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深爱的丈夫的死讯？

现在，她连痛不欲生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她又有新的责任——她要抚养自己的孩子。

一向被人视人乖巧懂事的清河，默默承受了痛苦。但是直到现在，她没有完全接受狄詠已死去的事实。有时做事时，突然就会觉得，狄詠正站在她身后，默默地望着她。但等她回头，却是空无一物。

很快她接到太皇太后与皇太后的懿旨，回到京师，与柔嘉一道住进了静渊庄。失去了丈夫，至少还有亲人，还有一向宠爱自己的太皇太后。

但是，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太皇太后，又将要弃她而去。

在别人眼中，曹太后是贤明的太皇太后，精擅权术的女人，反对新法的顽固老太太……但是在清河的眼中，曹太后始终是疼爱自己的祖奶奶。皇室的确有勾心斗角，有尔虞我诈，但是世间任何一个普通的大家族，不都有同样的勾心斗角与尔虞我诈么？

这些，并不能阻隔亲情的存在。

大宋的皇室，与一个普通的大家族，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清河也许并没有自觉的意识到这些，但是她的心里，却的确是宽容的对待发生在宫廷中的事情。她确实是“乖巧”，她懂得人情世故，但是她自己并没有陷入所谓的“人情世故”当中，她的“乖巧”，是因为她的理解与宽容，还有她对亲情的珍惜。

但，这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在带着成见之后，她的任何一举一动，都只会被视为有心计，处世圆滑。所有，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相信她的悲伤，她的痛苦。

接连失去两个至亲的人的痛苦。

“十一娘。”蜀国公主轻声推了推清河，宋朝的公主，有刁蛮任性得让人瞠目结舌的，也有温柔贤淑得让人不可思议的，但却没有一个公主让人感觉到可恶——蜀国公主就是属于那种温柔贤淑得简直不象一个公主的女子。“你去休息一会吧。你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先回静渊庄看一眼孩子。”

清河摇了摇头。她几天前就进宫侍疾，的确很挂念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本来就没什母乳，孩子是由乳母喂养，柔嘉也懂事许多，至少可以放心得下。她没有机会陪狄詠走完最后一段，至少希望陪着太皇太后走完最后的人生。

蜀国无奈地望了她一眼，在心里叹了口气。她不知道是该羡慕清河，还是该同情清河。

殿外。满眼血丝的赵頊红着眼睛向侍立在阶下的文彦博、吕惠卿几个辅臣下达诏令：“明天罢朝一日，朕拜谒景灵宫，卿等分别向天地、宗庙、社稷祷告。”

“遵旨。”

“陛下放心，太皇太后吉人自有天相……”

赵頊点了点头，却没有听完这句话，转头对李向安说道：“召翰林学士张璪觐见。朕另有旨意，今日学士院锁院。”

“遵旨。”李向安接旨去了。

文彦博与吕惠卿等人都将头低了下去，这些人心里都知道，学士院锁院，皇帝多半是准备大赦天下了。只是皇帝显然也是在心神不定，本来这样的举措，自是不宜当着众多辅臣的面说出来的。万一事先泄了

密，岂是小事？

文彦博在心里暗暗记着在场之人的官职与姓名，预备着万一。这位三朝元老、枢密使，时时刻刻都不忘以国事为重，他没有时间为曹太后的即将离世而悲痛，虽然文彦博很惋惜大宋即将失去一位贤明的太皇太后，但是事实无法挽回之时，他也会坦然接受。文彦博心里真正担心的，是太皇太后在此时逝世，而种种迹象表明西夏似乎又将有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这一刻准备很久的宋朝，会不会因为国丧而丧失这次机会？墨经用兵，毕竟是犯忌之事。

但这一切，文彦博当然只敢压在心底。

果然没有出乎众人的猜测。十五日祈福之后，紧接着，皇帝就颁布了德音，宣布大赦天下，天下囚犯，死罪减一等，流罪以下全部释放，希望这些功德能为太皇太后换回一些阳寿。

但是生死的规律，虽帝王之尊，亦无法改变。

曹太后在病榻上昏迷了六天，中间只有短暂的苏醒，到了乙卯日，即十月二十日，她却突然清醒过来。

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曹太后带着几分疲惫环视榻前诸人，“我想和官家说几句话，其余的人先退下吧。”

众人应声退下，很快，寝宫内只剩下曹太后与皇帝。

“我很快要去见仁宗了，大宋有官家这样的皇帝，我很放得下心。”曹太后的语气很达观，“曹家是功勋之家，家产丰厚，我死后，陛下不必赏赐。丧事能简则简，不必铺张。百姓戴孝一日即可，不要过于扰动百姓。孝道不在这里，我愿官家学汉文帝。国家要花钱的地方正多……”

“娘娘……”赵顼不由得哽咽起来，想说什么，却卡在喉咙上，说不出来。

“死生有命，何必悲伤。”曹太后甚至微微笑了笑，她说话还是很吃力，甚至有点断续，但是眼神却很清沏，“只要官家时时体验百姓疾苦，善纳忠言，做个好皇帝，我死了，也很高兴。”

“娘娘放心，朕一定会做个好皇帝。”

曹太后微笑着点了点头，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司马光……范纯仁……是社稷臣……官家当倚赖之……祖宗遗训……莫、莫让石越没了好结果……”

“朕记得了……”赵顼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告诉十一娘，哀、我知道她的苦、苦……”曹太后的话终于没有说完，她的手臂无声的滑下，双眼永远地闭上了。

哭声从慈寿殿中传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汴京城。

熙宁十二年冬十月乙卯日，太皇太后崩。诏易太皇太后园陵曰山陵……辛酉，命王珪为山陵使……

熙宁十三年，大安六年的春天。

兴庆府的空气，似乎较严冬更为冰冷。几个月的全城大索，使得兴庆府的百姓们都轻易不敢出门。这一日正是正月十六，元宵佳节刚过，外面的街道上便传来马蹄疾驰的声音与军官的吆喝声，被吓怕的百姓更是早早将大门紧闭，生怕招来无妄之灾。

一队队全副武装的骑兵凶神恶煞地扑向位于城西的讲武学堂。从他们的旗号，可以知道这是梁乙逋控制的西夏军队。讲武学堂内那座从宋朝偷运入境的落地式座钟的分钟还没有走过四分之一圈，占地六十余亩的讲武学堂，就已被三千精锐的西夏马步兵围了个水泄不通。

“你们要造反么？”讲武学堂门外，祭酒嵬名敬带着两个随从，怒气冲冲地向与讲武学堂卫队持兵对峙的军队厉声喝斥道。

“我看你们才是反了。”回答他的，是生硬得如同冰雪中的石头一样的语言。带队的武官是梁乙逋的亲信罔仁忠。

“这里是大夏讲武学堂，不是你们放肆之处？”嵬名敬怒气更甚，他本是秉常亲信之人，代替文焕出任祭酒，志得意满，如何能受得了这个。

“奉国相之令，捉拿要犯。敢犯令者，一律格杀。”罔仁忠仰着

头，轻蔑地看了嵬名敬一眼，声音如同这一日的空气一样寒冷。

“这是讲武学堂，没有什么要犯。无旨擅闯，视同谋逆！”嵬名敬挥了一下手，卫队立时将箭搭在了弓弦上。讲武学堂是座小型军营，也有箭楼高墙，数百卫队。

罔仁忠脸色一变，朝身后的亲兵使了个眼色，亲兵早已会意，悄悄驱马绕开几步，猛地摘弓搭箭，便听弓弦响过，一枝羽箭疾若流星般射向嵬名敬。嵬名敬素有勇名，听到风声，忙向旁边一闪身，便听“啊”的一声，一个随从替他挨了这一箭。但是他躲了第一箭，却没躲过紧接着的两箭，那亲兵似早知第一箭射不中他，早又取了两枝羽箭在手，连珠发出，一箭射中他心窝，一箭射他眉心，嵬名敬身子晃了一晃，便倒在地上，眼见不活了。

罔仁忠将手一挥，手下士兵立刻冲向讲武学堂的大门，罔仁忠轻蔑地看着不知所措的讲武学堂卫队，高声喝道：“奉国相令，捉拿要犯，众兵士不得抵抗，违令者格杀！”

讲武学堂的卫队本来就都迟疑不定，此时主官被杀，敌众我寡，除了少数士兵还负隅抵抗之外，其余的发了一喊，便跑得无影无踪。罔仁忠轻松诛杀了那些抵抗的卫士，率着部队，便冲进讲武学堂之中，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按图索骥，将讲武学堂内凡是非梁氏一派的军官全部逮捕，关入狱中。稍有抵抗者，便即当场格杀。

当罔仁忠在讲武学堂大开杀戒的时候，梁乙逋亲自率着五千精兵，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杀向仁多保忠部的驻地。

“把两个坊门封死，听本将号令行事！”梁乙逋的语气十分从容，却透着丝丝杀意。

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坊门突然大开，两百余身着癸子甲的兵士从坊中冲了出来，整齐地列成两队。“张弓！”随着一声尖锐的号令，两百张弓整齐地拉开，二百枝羽箭的箭头一齐指向梁乙逋，在冰冷的阳光下，反射着夺人心魄的寒光。

仁多保忠身着铁甲，踩着沉重的步伐，在几个武将的拥簇下，从坊中走了出来。他每走一步，街道便仿佛震动了一下。

梁乙逋心中一凛，下意识地勒马退了半步。

“梁将军来访，末将未能远迎，还望恕罪。”仁多保忠哈哈笑道，仿佛是和梁乙逋叙家常一样，“请将军营中叙话！”仁多保忠一面说着，一面侧身让到一边，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梁乙逋如何肯上这个恶当？一旦进了那营中，岂非送上门去给仁多保忠当人质？

他坐在马上，哈哈一笑，执鞭抱拳，向仁多保忠笑道：“将军不必客气，在下此来，特为公事。”

“噢？”仁多保忠眉毛一挑，“公事？”

梁乙逋干笑着点了点头，脸色转瞬之间，便严肃起来，“奉旨意，着仁多保忠部，即日离京，不得逗留。”

仁多保忠上上下下看了梁乙逋一眼，冷笑道：“梁将军不要讹我，既是奉旨意，末将想看看圣旨何在。”

“这是陛下口谕。”梁乙逋的脸也黑了下来，“仁多保忠，你是要抗旨么？”

“末将不敢抗旨，末将只怕有人假传圣旨！”仁多保忠的脸也沉了下来。

“敢抗旨者，格杀毋论。”梁乙逋咬着牙，几乎一字一字的说道。

“假传圣旨，即是谋逆。”仁多保忠毫不示弱。

整条街道都沉寂下来，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你真想要旨意？”对峙了一阵，梁乙逋似乎是要退缩了，但语气中却带着不易觉察的讥讽之意。

仁多保忠轻蔑地撇了撇嘴，做为回应。虽然梁乙逋的兵力看起来比自己多，但是论打仗，他是不会害怕梁乙逋的。要打就打，大不了杀回静塞军司降宋。这便是仁多保忠此时的想法。

梁乙逋讥讽的笑容从嘴角流出，他伸手从怀中掏出一卷黄绫，在仁多保忠眼前晃了晃。“那便请将军看吧，这是太后懿旨！看你还有何话可说！”说罢，便将黄绫抛向仁多保忠。

仁多保忠却是连手都不伸，任由着黄绫跌落脚边，呶呶嘴，毫不在意地说道：“末将只奉皇上诏旨。”

梁乙逋望着跌在地上的黄绫，一种受到羞辱的感觉从心底涌了上来，脸色霎时涨成了猪肝色。“仁多保忠，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在！”众兵士轰然答应，似潮水一般，涌至梁乙逋身前，前排执刀盾，后排执弓箭，只待梁乙逋一声令下，便要强攻仁多保忠军营。

仁多保忠环视周围，忽视瞥见在左边数百步处，整齐地立着一队骑骆驼的泼喜军，脸色不由微微一变。他知道这队泼喜军是重建的部队，数量并不多，但是自己的部队被封在两道坊墙之内，而梁乙逋又有泼喜军的话，情势对自己就极为不利了。

但事已至此，他仁多保忠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无论如何，要先干掉梁乙逋……仁多保忠在心里暗暗计算着。

国相府。花园。

梁乙埋与明空正对坐在一间小亭内手谈。十几个僮仆、侍女在亭外伺候着，而这些僮仆、侍女之外，遍布花园乃至国相府的，是无处不在的侍卫。

梁乙埋拈着黑子，打入明空的白角之内，笑着问道：“这块角，大师又危险了。”

“未必，未必。”明空微笑着，随手应了一子。梁乙埋的棋艺，较明空而言，其差别简直有若萤火虫要与日月争辉，明空不过是随便出子，哄着这位国相，要和他杀得难解难分。

梁乙埋胸有成竹的又落了一子，一面问道：“可惜法明大师，便这么匆匆远游了。”

明空假意问道：“法明大师留给国相一个锦囊，道是依此而行，可成大事。国相还没看么？”

“早已领教。”梁乙埋故作高深地笑了笑。“法明”留给他的锦囊内，只写了两句话：“步步为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这两句话，却是正中梁乙埋之心，梁乙埋自遇袭后，本来对“法明”早已十分相信，此时更是以之为世外高人。连带着对明空，也更加亲近了。

“国相。”一个幕僚匆匆走来，到梁乙埋耳边低声禀道：“讲武学堂事毕。”

“嗯。”梁乙埋微微点头，并没有多搭理，继续拈子思考着，怎么样搜刮明空的白角。幕僚知趣地退了下去。明空早将一切收到眼底，他随手又应了一子，假意笑道：“国相若有事，不如暂时封局，改日再下……”

“欸——”梁乙埋摆了摆手，笑道：“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继续下棋，继续下棋……”

明空明知梁乙埋是想学谢安，肚子里暗暗好笑，脸上却装出钦慕之态，假意凝神苦思，继续与梁乙埋对弈。又过了约摸两盏茶的功夫，却见梁乙逋一身戎装，气急败坏的闯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梁乙埋虽然外示镇定，但是却已掩不住心中的担忧。

梁乙逋没好气的朝僮仆、侍女们挥挥手，众人慌忙退下。连带着明空也起身告退，这次梁乙埋却没有再挽留。

“莫非有甚么变故？”梁乙埋的眉毛锁了起来。

梁乙逋恼怒的朝着亭柱击了一掌，恨声道：“竟没能赶走仁多保忠。”

“嗯？”

“文焕那厮带了五百御围内六班直赶到，传了圣旨，道是要建羽林军，仁多保忠部已编入羽林军，还当场封仁多保忠为羽林军左军统军。”梁乙逋想起此事，心中依然怒气难遏，“小皇帝威信尚在，圣旨颁下，我怕激起兵变，不敢用强。这次让仁多保忠逃过此劫，反而编入甚么羽林军，将来必成心腹之患！”

事到临头，梁乙逋反而冷静下来。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梁乙逋沉吟道：“仁多保忠那点兵力，也闹不起来大事。你还是依计划行事，将所有参预改制者，全数监视起来。”

“是。”

“你继续住在军中。我明日再上奏章，请皇帝废除汉制，恢复胡礼。”梁乙逋决心再向皇帝逼一步。

“愚蠢！”西夏王宫内，梁太后将手中的白瓷定窑茶碗重重地放在桌上，大声骂了起来。“愚不可及！”

“太后……皇上毕竟有大义的名份。本朝国法军法素来严苛，一纸诏令颁下，士兵不愿意背负叛逆之名……”说话的，是梁氏党羽，枢铭

靳姬遇。

“竖子岂能成大事！”梁太后没有理会靳姬遇的辩解，“箭已上弦，岂容收回？！士兵贪利，只要许以重赏，胁以重刑，谁敢后人？！”

靳姬遇奉命向梁太后禀报事情的进展，不料触到这个霉头，早就战战兢兢，不敢说话。梁太后怒气更甚，骂道：“回去告诉你们国相，步步为营反成打草惊蛇，让他小心着梁氏一门的脑袋！”

“是……是……”

“给我滚！”梁太后一把抓起桌上的茶碗，狠狠地砸向靳姬遇，一面大声喝道：“速召嵬名荣覲见！”

在同一座王宫的另一处。

“陛下！”李清、文焕与仁多保忠、李乾义诸人跪在殿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再有犹豫，臣等死不足惜，只恐陛下亦为奸党所害。”

“朕必除此国贼！”秉常从漆金箭筒内抽出一枝箭来，一把折为两段，他此时也知自己再无退路。

李清设计了周详的刺杀梁乙埋的计划，不料却功亏一篑，反而招来梁乙埋的报复，加速其反谋，心中本是十分沮丧。但是夏主与梁乙埋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急速破裂，夏主终于坚定铲除梁氏的决心，却也让李清精神一振。

只要夏主坚定了态度，这场政治斗争，胜负就尚未可知。

“臣有一策，请陛下决之。”

“快说。”

“陛下可召嵬名荣诛之，夺其所统之兵，挟持太后，再以太后名义召梁乙埋入见，除梁乙埋不过一力士足矣。如此，国无兵乱而大事可定……”他话未说完，不料秉常听说要先对付嵬名荣与梁太后，便已先露出怯意，李清看在眼里，又厉声道：“万一有变，若形迹未显，陛下可以臣之人头予梁乙埋，召其入宫，梁乙埋必以为陛下怯懦，其心必骄，陛下伏死士于宫中，可以一举成擒。若形迹已露，则陛下可速召御围内六班直之亲信、仁多保忠部及朝中忠臣义士，挟持太后，出巡静塞军司，再明诏罢免梁乙埋，诏令天下共讨之。”李清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所献之策，竟是孤注一掷，说得众人耸然动容。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孤注一掷，方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陛下，臣以为不妥。便是诛李将军，亦难诳来梁乙埋。”仁多保忠当即反对，“请陛下先以计图之，不成则可暂时东狩，召天下义士共讨国贼，梁氏不足平。”对他而言，将夏主带到仁多瀚军中，自然是不世之奇功。

“但若国家内战，岂不为石越所乘？”

“若事情果真至那一步，请陛下割河南之地与宋朝，以换取宋朝之支持。石越兵不血刃，而得河南之地，从此陕西无边患，其所立之功，自宋太宗以后为第一人，岂有不允之理？我大夏虽失河南之地，陛下仍可不失王位，总好过终身为梁氏之傀儡。日后励精图治，西击回鹘，南并吐蕃，北拒大辽，东削大宋，中兴未必无望。”李清咬牙说道。

“不错，当年我大夏建国之初，连兴庆府与灵州，都非由我所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好过国祚断在梁氏之手。若石越肯卖给我军械，则梁氏败亡，只在反掌之间。”仁多保忠也鼓动道。

“石越之心，能止于河南之地？”秉常依然有疑虑。

“河西之地，宋朝得之而不能守，于宋朝而言，所得不足以偿其所失。况且石越一向倡言，只须我大夏推行汉制，谨奉臣职，当优容之。宋朝腹心之患，毕竟不是我大夏，而是契丹，若得河南地，西境平，其正可伺机收复幽蓟。”李乾义也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四人之中，只有文焕避嫌，不发一辞。

秉常双手紧紧握着半截断箭，将目光移向文焕，注视了他一会，问道：“状元公以为如何？”

“石越之心，实不可测。然臣以为，陛下若不甘心做傀儡，实在别无选择。两害相权，请取其轻。宋朝以诸国宗主自居，亦不至因河西沙漠草原之地，而背信弃义，使天下失望。”文焕低着头，从容说道：“况且……事情未必会至最坏的一步。”

“罢！罢！”秉常将手中断箭重重插入案中，咬牙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便拼上这一把！”

“兀卒万岁！”

“兀卒万岁！”

众人一齐拜倒，低声拜贺。“兀卒”本是夏景宗元昊的自称，其意为“青天子”，此时众人一齐称秉常为兀卒，顿时让这位年青的君主热

血沸腾。

上天似乎有意要给秉常与李清他们一个机会。大安六年正月二十日，正当秉常与李清等人在紧张的谋划着如何诛杀嵬名荣，挟制梁太后，计杀梁乙埋之时，从契丹传来一个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消息。

辽主耶律濬假春按钵之名，率军出巡，在路上突然改变路线，誓师亲征杨遵勣。在辽主的大军向大同府进发的同时，辽主向天下散布了讨檄文书，并且向大宋与西夏都分别派遣了使者，向两国通告自己亲征的消息。

不过两个使者的真正使命却是各不相同。去大宋的使者，是为了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使宋朝不敢光明正大的干涉自己征伐叛逆的军事行动。而来兴庆府的使者，则是要求西夏履行自己曾经许诺过的东西。

无论秉常有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思，这件事本身，无疑却是一个千载万逢的机会。

兴庆府城西三十里，有一座普普通通的村庄。塞北江南，素称富饶，这里的村庄，与陕西的民居，表面上看起来亦没有太大的区别。整个村子内，住着约八十户人家，全是姓史，村庄亦以姓而得名，外人称之为“史家庄”。史家庄祖上本是汉人，但此处沦于膻腥已久，村民久与羌人往来，早已渐渐胡化，除了耕种之外，也照样放牧牛羊，过着亦耕亦牧的生活。而自汉朝甚至战国以来剽悍的民风，在党项人的统治

下，更是被发挥得极致。这里的村民，与普通的党项人及各种落蕃人一样，都要负担兵役，随着西夏的军队南征北战，其武勇丝毫不逊于土生土长的蕃人。事实上，一般人也很难分辨出来，他们究竟是汉人还是蕃人。他们与蕃部的区别，无非是他们拥有“史”这个姓氏，以及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但即便是他们自己，在大多数时候，也并不在乎自己是哪族哪氏的人民。普通的百姓，真正在意的，只是生存。至于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将之寄托于对佛祖的信仰，一个美好的来世……

大安六年的正月，智缘就住在史家庄东北角落一座不起眼的民居内。这间许多年不曾修葺的土坯房内，即便是白天也显得十分的阴暗，房中的陈设更是简陋，除了一条简单的板凳与一堆干草外，便一无所有。

但这一天，便是在这座房子内，却几乎聚集了大宋西夏方面一半的高级间谍。垂眉坐在唯一的一条板凳上的，是智缘大师。他在职方馆的地位超然，拥有仅次于司马梦求的权力；身着黑衣，背着双手站在西北角的粗壮汉子，是西夏赫赫有名的马贼史十三；而站在他身边，柔媚中透着几分豪迈之气的女子，是大宋栌阳县君；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身着西夏武官服饰的青年男子，手按佩刀，斜靠在门边。

智缘从低垂的眼帘下，打量着屋内的几个人。

屋中四个人，代表的其实便是宋朝在陕西谍报系统的四股势力。智缘本人，代表的是职方馆高层；史十三，代表的是职方馆陕西房；栌阳县君，名义上直属于职方馆，但实际上代表的则是陕西路安抚使石越；那个青年武官，代表的则是某一位身份特殊的神秘细作——智缘心中泛起一丝不快，因为这位细作是如此重要，甚至连智缘都不能知道他的身份。不过智缘很快的将这种不快抛之脑后。这四方势力，并非是绝对

的，亦非对立的；各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紧密联系，难以截然区分。职方馆高层也罢，陕西房也罢，神秘细作也罢，都隶属于职方馆，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而职方馆与石越之间，同样有许多牵扯不清的联系，别说石越现在是陕西路安抚使，单单是职方馆创始人、现任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的出身，便注定了石越对职方馆的影响无处不在。

“大师。”栌阳县君朝智缘敛衽一礼，首先开口打破长久的沉默，“按职方馆的条例，若非事情紧急，我们四个人，是不当冒然聚集的。”众人微微颌首，便听栌阳县君继续说道：“既是我们四人会了面，便是想定下一个章程——若再这么着政出多门，对国事有害无益。奴家素仰大师之贤名，一向敬佩大师是方外的豪杰，佛门的英雄，不论是皇上还是文相公、石帅、司马大人，也都是对大师敬重有加。奴家一介女子，断断不敢冒犯大师，然则……大师请看……”栌阳县君将一张纸条递到智缘手中。

智缘接过来，便看到纸条之下，钤着醒目的两枚红印——分别是司马梦求的私印与职方馆知事的公印，他再看纸上的内容，果然是熟悉的司马梦求亲笔手书的漂亮小楷：“所报之事悉知。至询西事方略，此间并无更易，诸君何疑？但当精诚为国，功成不远。云云。求字。”

“县君是有见疑之意么？”智缘看罢，将纸条还给栌阳县君，笑着问道。

“岂敢。”栌阳县君的声音温柔，但是却绵里藏针，“奴家断不敢怀疑大师。只是两月前刺杀梁氏之事，因大师之令，而使梁乙埋逃过此劫。其后梁氏报复，致使陕西房损失惨重。当日刺客中，有两人隶属陕西房，结果当场殉国。其后受诛连而无辜死难之同僚，计有一十三名。陕西房数年苦心经营，旦夕之间，在兴庆府之力量竟损失三分之一强。

大丈夫忠君王、死国事，魂归忠烈祠，本是死得其所。然职方馆在西夏之方略，数年以来，一直是扶植反对梁乙埋之势力，收买、策反对梁乙埋不满之文武官员。职方馆未有明令，而大师忽行改易，悞于国法军法，我等自当凛遵，但依程序，亦有责任上报汴京，请示上官明令……”

智缘一面听着，一面将目光移向史十三，见他目光中颇有恼怒之意；他又将目光转向那个西夏武官，这个男子却是无可无不可的神态。栢阳县君默默地望了智缘一会，又继续说道：“奴家以为，既然司马大人明示西夏方略并无更易，大师理应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何要突然改弦，帮助梁乙埋？”

“史大人与这位大人，亦是同样的疑问么？”智缘并没有直接回答栢阳县君，反而转头询问史十三与那位西夏武官。

“大师叫我史十三便可。”史十三瞥了西夏武官一眼，方直视智缘，沉声道：“我只是想知道死去的弟兄是为何而死。”史十三显然还不太适应“大人”这个尊称。熙宁十二年冬季的损失，是陕西房成立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除了刺客中的两名成员，其余十三名成员，都是莫名其妙被株连处死，西夏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宋朝的细作，却就这么着受了池鱼之殃，实在是非常不值。对于心高气傲的史十三来说，这种失败已难以接受，更何况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生死与共数十年的兄弟。

那个青年武官却只是漠然的说道：“我并无立场，不过旁听与转达而已。”

“阿弥陀佛。”智缘点了点头，“职方馆所订之西夏方略，的确并

无变更。”

栌阳县君与史十三迅速地对视一眼，二人默契地交换过眼神，耐心地等着智缘进一步的解释。

“自兴庆府自汴京，有数千里之遥，往返非旬月不至。我等在外，须有权宜决断，若事事须请示朝廷，虽有陈平之智，不能成其事。老衲下令不得诛杀梁乙埋，固然不曾有职方馆之命令，陕西房要替李清诛杀梁乙埋，难道事先便有朝廷之令？”智缘从容说着，显得胸有成竹，“且老衲有文相公亲笔手令……”

“手令我们见过，否则亦不肯听大师之令。”史十三粗声说道，打断了智缘的话，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显然，智缘这种程度的解释，是无法让他们心服的。职方馆法令森严，下级对直属上级的命令必须毫无保留的执行，否则必受严惩。智缘进入西夏后，便成为西夏境内身份最高的间谍，同时又有枢密使文彦博手令，可以节制职方馆陕西房。但是陕西房在西夏数年的经营，亦不可能白白断送在一个外来的和尚手上，既然司马梦求言明西夏方略并无变动，那么智缘还有没有权力干涉陕西房的运作，便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奴家与史兄，是想知道大师为何要改变既定之方略。”栌阳县君见史十三的语气过于生硬，忙婉言解释，但是言语中却并没有打算让智缘含混过关。

智缘又看了三人一眼，史十三与栌阳县君的目光坚定，显然若自己不能解释清楚，此事就不能善罢干休；那个西夏武官却无可无不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老衲只不过不想重蹈辽国之覆辙而已。”智缘双手合什，低声宣

了一声佛号。

“何谓辽国之覆辙？”

“有些事情，县君不知道。这位大人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史大人却是一定知道的。”智缘含笑望着史十三。

栢阳县君与西夏武官好奇的目光，都投到了史十三身上。史十三却默然似水，只是若有所思的望着智缘。

“辽国死了耶律洪基，反而造就了一位百年难遇的英主。”智缘微微叹了口气，“大宋虽利用其内乱之机，略缓边患，从容变革旧制，对契丹占得上风，但契丹有此英主，终久必为大宋之患。而今西夏虽无英主，但是梁乙埋当权，不过豕中枯骨；李清、仁多瀚若得志，谁可料焉？”

栢阳县君与史十三尽皆默然，那个西夏武官却饶有兴趣地听着智缘的解释。

“之前所以要扶植反对梁乙埋之势力，是因其势力于过弱小，所以助此辈者，不过欲使反对梁乙埋者，有足够之能力与梁氏相抗衡，如此才能挑动西夏内乱。否则内乱虽起，梁氏反掌可定，我大宋之利何在？而今梁乙埋势力已然削弱，若再击杀梁乙埋，谁知梁氏一党群龙无首，会不会瓦解于无形？李清一党挟诛杀梁氏之余威，辅佐夏主亲政，是虎归山林，龙入大海，其势不可制。若果真如此，我大宋之利又何在？职方馆辛苦经营，是为了替夏主中兴大夏么？”智缘犀利的目光扫过众人，这个有时法相庄严有时和谒可亲的老和尚，此时看起来更象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义士，“职方馆在西夏之作用，是收集情报、策反官员、挑动内乱。为达成此目的，朝廷每岁在陕西房耗费的国帑，已高达二十万

至四十万贯，几乎相当于朝廷以往对西夏的岁赐。这笔钱，绝非是用来替夏主铲除权臣的……”

“一个不得人心却掌握兵权的权相，一个没有兵权却占据大义名份四处流亡深受同情的君主，一群被诛除得七零八落的忠臣义士，一个军心民心士心尽皆涣散的国家……”清脆的掌声从门口传来，斜靠在门上的西夏武官用玩世不恭的语气笑着问道：“这便是于大宋最有利之局势，是么？大师。”

“不错。若能如此，王师进入西夏之时，便可事半功倍。”智缘毫不否认自己的意图，“因此陕西房之方略，亦有必要根据形势随时修正。”

“大师的确深谋远虑。”那个西夏武官的语气，说不出来是赞赏还是讥讽。

史十三已然明白了智缘的意图。完全站在宋朝的立场来看，智缘的决策的确是正确的，史十三心里自然非常清楚。但是，果真要达成智缘的目的，却意味着有更多无辜的西夏百姓要枉死在这场即将到来的，由自己推波助澜的西夏内乱中；也意味着更多西夏的忠臣义士，要死在梁乙埋手上——这中间自然也会有大宋职方馆的“功劳”；甚至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史十三的朋友、旧部都可能因为他的努力而丧命！

他看不到正义何在。

史十三的确加入了宋朝的职方馆并担任要职，但他却并非是为了所谓的“大宋”而效力的人物，他亦不可能以宋朝的是非为是非。他的确也曾经为了宋朝而算计自己的朋友，但是，史十三始终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或者说道德底线。换句话说，这种算计，并非是无限度无原则

的……

栢阳县君担心的望了史十三一眼，她想起进入西夏之前，石越对她说过的话。

“间谍有许多种，有些间谍为了钱财，有些间谍为了信念。为了钱财者，可以因为钱财而背叛；为了信念者，亦可以因为信念而背叛……”

“那我是为了什么而做间谍呢？”突然之间，她心中冒出一个问题来。不过很显然，这个问题此时出现并非是一个恰当的时刻，栢阳县君连忙收敛心神。无论如何，她的直觉意识到，今后的史十三值得更加注意。

“……史大人与县君还有异议么？”智缘投向史十三与栢阳县君的目光，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

“这个老和尚也在猜忌史十三么？”栢阳县君清彻的目光，从智缘与史十三脸上掠过。

“我没有疑问了。”史十三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个屋子里存在着猜忌与怀疑的目光，他的表情，看不出一丝异样。

夏国溥乐侯府。

“他们是这么说么？”新近敕封不久的溥乐侯文焕淡然问道。这个大宋曾经的武状元，世家子弟，此时早已是另一副模样。黝黑削瘦的脸庞上，一脸粗犷的胡渣，幽邃的眼睛让人完全看不透他内心的想法。

夏主对文焕不能说不宠信。归降之日，即除汉字院学士、御围内六班直副都统；此时大安改制虽然并不顺利，但是秉常因文焕尽心尽力，却累受排挤，又感念绥州救驾之功，又特旨封文焕为溥乐侯，以示优宠。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可惜的是，这始终不是文焕想要的。文焕想要的东西，是秉常无法给予的。

出现在史家庄的年青的西夏武官，此时恭恭敬敬地站在文焕身后。他叫谢夷，是司马梦求精挑细选，派来专门负责与文焕联系的间谍。虽然从保密的角度来考虑，身在西夏的间谍不应当有任何人知道文焕的身份才是最可靠的，但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却必须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和文焕直接联系，传递情报——相比所提高效率而言，这点风险是值得的，因为西夏反间谍的能力，较之宋朝职方馆的组织能力，其差距至少要用“甲子”这样的时间单位来衡量。而谢夷能够被司马梦求选中，担负这样的重任，亦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在职方馆的前途，不可限量。

“史十三、栢阳县君、智缘和尚……”文焕在心里翻检着这几个人的姓名，“看来还是我没入西夏之前，朝廷便开始在西夏经营了……这个史十三竟然是职方馆的人……”文焕突然为李清感到一阵悲哀，他不觉将史十三的名字喃喃念了出来：“史十三……”

“文侯。”谢夷并不知道文焕在想什么，“史十三是个需要当心的人物……”

文焕瞟了他一眼，谢夷似乎意识到什么，立时收口，不再多说这个话题。相比于宋朝国内不知道实情的人，谢夷对文焕是非常崇敬的。在别人面前，谢夷或许偶尔会装成玩世不恭的样子，来迷惑他人；但在文焕面前，他会有着和对司马梦求一样的敬意。多少大宋的青年才俊被吸

收入职方馆后，他们的偶像，便是几乎一手促成辽国内乱的司马梦求。但在谢夷看来，文焕将来必定会成为职方馆的另一个偶像。

“对于大宋而言，智缘是对的。”文焕转过身去，平淡地说道：“不过，这和我们关系不大。做好自己的事情便够了。备马！”

大安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黄河上游的两岸，都飘起了小雪。而兴庆府城西的唐来渠，更是积冰不化，连车马都可以自由通行。自正旦以来，兴庆府周围的定、怀、静、顺四州驻军，暗地里气氛似乎都变得有点紧张，所有兵卒军官，都被约束在营帐之内，不得随便外出。而从唐来渠上通过，来往于兴庆府与右厢朝顺军司之间的官私使者，更是络绎不绝。

西夏王宫内，秉常一身戎装，踞坐在垫着白虎皮的椅子上，不时焦急地往殿外张望。李清与几个亲信的臣子，身着官袍，侍立在殿中，每个人的腰间都鼓鼓的。

“李清，你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来？”秉常抑制着自己心中的紧张，向李清问道。

李清微微欠身，回道：“陛下休急。”他神色如常，看起来一点也不象要图谋大事的样子。

殿中的镶金座钟“咔咔”地走着，仿佛在催促着什么，扰人心意。秉常皱眉望了那座钟一眼，道：“还是沙漏好。这座报时仪太吵了……”

李清与众人悄悄对视一眼，没有人接秉常的话。这座座钟，还是从辽国辗转买来的，当日秉常可是如获至宝。

座钟照样一摆一摆地走动着，并不理会众人的情绪。

半个时辰的时间，仿佛走了一年那么久。好不容易，终于从殿外传来匆忙的脚步声。众人不由自主地将身子转向殿门的方向，秉常也腾地站了起来，似乎顾念到自己的身份与气度，迟疑了一下，秉常又缓缓坐了下去，但是脖子却一直不由自主地伸长着，紧紧地盯着殿外。

马靴踏在青石地板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可闻，没过多久，便觉一股刺骨的寒风扑进殿中，一个白色的人影随着这冷风，快步走进殿中，向夏主跪拜下去。他的身上，头上，沾满了来不及擦拭的雪花，进到殿中后，便开始融化，头上身上都是湿漉漉的。

秉常已经等不及听他叩拜行礼，不待他说话，便欺身问道：“如何？”

使者沮丧地摇了摇头，道：“国相托疾不出，臣连国相的面都没有见着。”

秉常的脸色迅速黑了下去，怒声喝道：“你不曾说有军国机务么？”

“臣说了……”使者嚅嚅答道。

但是秉常并不想听他的解释，他使劲挥了挥手，怒道：“持金字牌再宣！今日非诏国相来见不可！李清，你去挑十二个使者，各持金字牌，一刻钟一人，轮流宣诏！”

“遵旨！”李清高声应道，向使者使了个眼色，二人连忙退出大殿。

御围内六班直西厢大营。

西夏国王直接指挥的精锐部队御围内六班直，早已被分成东厢与西厢两部分。东厢负责夏主的宿卫，由李清与文焕分任统军与副统军；西厢负责梁太后的宿卫，由嵬名荣任统军，梁乙埋的族侄梁乙萌任副统军。

东厢大营，从外面看来，营内布满旌旗，营外持枪荷戈的士兵来回巡逻，盘查严密，但实际上，几乎已是一座空营。而西厢除了日常宿卫梁太后安全的班直之外，所有将士，却都在营中照常出操。嵬名荣与梁乙萌这些日子以来，都是亲自在营中，督导部队的训练。虽然外示平静，但是二人布袍的里面，都穿着铠甲，连睡觉都不敢脱下来。

“站住！”一声嘶吼在西厢大营的营门外响起，“来的是何人？”营门卒朝着冒着小雪向大营驰来的一队人马喝问，营门的士兵也都警惕地握紧了手中的兵器，箭楼上已有几个士兵从木制的箭夹里摘下了自己的弓——这样的天气里，角弓是需要好生照料的。

“瞎了你的狗眼么？！”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武官从队中冲上前来，对着营卒一顿怒吼：“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东厢副统军文大人！还不闪开！”他话未说完，手中马鞭已向营卒挥出，“啪”地一声，营卒脸上露出一道醒目的血痕。

营卒踉跄着闪到一边，一手捂住火辣辣吃痛的脸颊，向那武官身后望去。果然见是一个身着白裘的青年军官领队，瞅那人相貌，不是文焕是谁？但凡御围内六班直的兵士，对这个大宋朝的武状元，夏主宠信的降将，都是并不陌生的。

文焕率着一队约十几名骑兵纵马过来，冷冷地看了营卒一眼，说道：“还不快通报？叫嵬名大人开营门迎旨？！”他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清晰地穿着飘雪的空气，传至每个人耳中。下意识的，营卒竟打了一个寒战，他几乎可以确定，如果他敢对文焕的话稍有迟疑，这个南蛮子（在西夏人眼中，所有的宋朝人都可以称为南蛮子）就可能一刀杀了他。

他连忙退后两步，又看了文焕一眼，捂着脸便向中军帐跑去。

文焕瞥了他的背影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便转头打量西厢大营。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在一个月前以前，文焕就熟知了西厢大营的日常兵力布置，他知道哪里是校场，哪里是营帐，哪里是粮仓，哪里是马厩，哪里是武库……他也知道各处各有多少兵力，哪里有岗哨，每天有多少人分几队巡逻，每次巡逻的时间与路线……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文焕自认为自己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攻下这座大营。

嵬名荣的军营，看起来中规中矩平淡无奇，但偏偏却无懈可击。这让文焕想起西汉的名将程不识，如同程不识一样，嵬名荣也是没有过人的才能但却绝对让人难以击败的将领。在心底里，文焕认为嵬名荣是讲武学堂第一流的教官——他的军营，如同一座准确的座钟一样，精密的契合着经典的兵书，绝不肯多做一点多余的事，也绝不会少做一点必要的事。

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嵬名荣在政治上虽然没有过份的野心，但他却也绝非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的政治嗅觉同样是水准线以上的。

偏偏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对立面的。

如果有机会，文焕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宋除去这个在宋朝来说其名不显的劲敌。但是，文焕现在连自己有没有机会完成夏主托付的任务，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夏主，总是爱让他的臣子去做超过他们能力范围的事情。

文焕惟一感觉安慰的是，无论他此行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于他真正的使命而言，都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

“溥乐侯！”伴随着言不由衷的笑声，一群武官簇拥着一个身着紫裘、身材削瘦、微带笑容、有着一张普通西夏人所缺少的白皙脸庞的武将从营中走来。文焕认得此人正是西厢副统军梁乙萌。“文侯驾到，未曾远迎，还望恕罪……”

“不敢。”文焕见着众人，早已翻身下马。“梁大人！嵬名将军呢？有圣旨！”

“噢？”梁乙萌似乎很吃惊，讶然道：“老将军刚刚接到太后懿旨，进宫去了。”

文焕也吃了一惊，将信将疑地望了梁乙萌一眼，他与身边的络腮胡武官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这是何时的事情？这厢却是有紧急之事。”

“未到半柱香的功夫。要不我再差人去请老将军回来？”梁乙萌热情地笑道。

文焕心里计算一下，人算不如天算，嵬名荣虽不在此处，不过西厢大营之事，却也更加简单。他笑了笑，道：“罢了。既如此，请梁大人接旨吧。再另找人宣嵬名将军便是。”

“那，文侯请！”梁乙萌做了个手势，让开一条道来。在这当儿，他望了文焕一眼，二人的目光正好碰在一起，文焕只觉梁乙萌的眼中，有一丝奇怪的神色一闪而过。但这当儿也不能多想，文焕赍着夏主的圣旨，率着亲兵侍卫们，大步往中军帐走去。到了中军帐内，他才意外的地发现，这里竟早已摆好了香案等物。

梁乙萌笑道：“刚迎了太后懿旨。”

文焕心下略宽，按捺住心中不时浮起的莫名的焦虑，快步走到香案之前，朗声说道：“梁乙萌接密旨，余人回避！”

梁乙萌微笑着朝部众挥了挥手，他身后随即传来一阵刀剑与铠甲碰击的声音，众将一齐退出了大帐。梁乙萌这才上前几步，跪拜下来。文焕清朗的声音，在帐中响起。

“敕令：御围内六班直西厢都统军嵬名荣、副统军梁乙萌，即刻随溥乐侯文焕觐见，朕有军国机务谕议……”

文焕的手诏尚未宣读完毕，帐外又有喧哗之声，只见一阵急促的脚步，从远至近而来，仿佛是有人小跑着冲向大帐一般。梁乙萌正惊疑地望着文焕，早见一人手执金牌，闯进帐中，高声宣道：“召嵬名荣、梁乙萌速速进宫见驾！”

文焕心中暗赞这出戏演得逼真，他快步走到梁乙萌面前，将夏主的手诏递过去，说道：“必是军情紧急，梁大人速速领旨，随某进宫。”

梁乙萌却默不做声，似乎在犹豫什么。

“梁大人还不领旨？”文焕趁着他没有反应过来，又连声催促。他

一面观察形势。现在中军帐中，只有自己的十几个亲兵，要就地格杀梁乙萌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脱身和善后？

这个梁乙萌，虽然威信远不及嵬名荣，但也不是好对付的——梁乙萌与梁乙埋父子关系一般，在梁氏家族内部并不算受重视，但是却受梁太后的看重。他也算是得到夏军普通兵众所认可的将领，此人为人一般，但箭法在西夏军中却颇为有名，有个外号叫做“梁神箭”。军队有军队的逻辑，勇猛善战的将领，在军中是受欢迎的。何况梁氏在军中也还是颇有党羽的。至少在西厢大营中，梁乙萌也不是说杀就能杀的。所以，不到万一得已，极端的手段必须谨慎使用。毕竟文焕也不想毫无价值地死在西厢大营。

文焕朝随从使了个眼色。亲兵们握着刀柄的手背上，青筋峥嵘。

“梁大人？”

梁乙萌想了一会，似乎觉得不对，一面说道：“嵬名老将军不营中，臣……”一面悄悄伸手摸向刀柄。他的手尚未碰到刀柄，“唰”地一声，两柄雪亮的腰刀架到了梁乙萌的脖子上。

“不得无礼！”文焕朝亲兵喝斥道，却没有命令他们放开梁乙萌，反而笑着对梁乙萌说道：“梁大人不是想抗旨吧？”

“文侯此是何意？我梁乙萌素来忠义，岂会抗旨？”梁乙萌的脸腾地就红了。

“不是抗旨便好。”文焕走近几步，笑道：“那么梁将军，兵符何在？”

“文焕，你想造反么？”梁乙萌高声叫道。

“叫这么大声，想找救兵么？”文焕脸上笑意更浓，“本侯奉有圣旨，梁将军随本侯见驾，商议军机，西厢大营，先由野利将军代领。”他一面说，一面指了指那个络腮胡子野利兰。

“圣旨在哪里？”梁乙萌硬着脖子叫道。

野利兰从怀中取出一个卷轴，在梁乙萌面前打开，果然，上面写着令野利兰代领西厢大营的赦命。文焕笑道：“梁将军请看仔细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本侯劝将军还是速速交出兵符。”

梁乙萌看到那份赦命，仿佛被霜打蔫的茄子一般，脸色灰了下来，垂头道：“兵符与将印是嵬名将军随身携带，我不知道在哪里。”

文焕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梁将军，此时负隅顽抗，又有何益？”

梁乙萌瞥了文焕一眼，语带讥刺地说道：“人算不如天算。我命在君手，何必诳你。”

野利兰看了看帐外，走到文焕身边，低声说道：“文侯，此事须速决。”

文焕何尝不知道久拖不利，但是这件差事，办得却总是让人不能放心，他苦笑道：“若无兵符，将军能弹压住西厢大营否？”

“只须拦住嵬名荣不归此营。末将有圣旨在握，尽可弹压得住。”

文焕寻思了一回，似乎亦别无他策——他毕竟不能在西厢大营的中军大帐拷问梁乙萌。当下拿定主意，对野利兰说道：“如此拜托将军。

我只带两人回宫复命。余人都留给将军。”

“文侯放心。”

梁乙埋对于自己的败局，似乎是抱持着认命的态度。接下来表现得相当合作，毫不反抗地随着文焕一道出营，前往西夏王宫。但不知为何，也许是事情过于顺利，文焕心中，竟然始终有着隐隐的不放心。

梁乙埋国相府。

疾驰往返于王宫与国相府之间的使者前后相继，但是十二道金字牌梁乙埋都置若罔闻。使者连梁乙埋的面都见不着。

“国相，他们先动手了……”梁乙埋的府上，幕僚们七嘴八舌的商议着。

“这哪是召国相议事，分明是想学吕后擒韩信……”

“这不是金字牌，这是摧命牌啊……”

梁乙埋却始终眯着双眼假寐，不发一辞。这些幕僚们，吃干饭的本事是有的，真正节骨眼上，却没有有人是可以依赖得上的。

小皇帝这次总算是抢先一步动手，但是动作却未免太大了。梁乙埋是绝不肯轻率地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去见夏主的。但是区区一次援辽之议，金牌使者来了十几趟，这中间的蹊跷，梁乙埋岂能嗅不出来。他早已派人分成三路，前往梁太后处、梁乙逋的军营与御围内六班直西厢大营。

只要这三处不失，笑到最后的，绝对是他梁乙埋。

同时，为了反击，梁乙埋又以军令诏李清、文焕等人往府中议事。这是为日后留余地的作法——当然，如果李清、文焕等人真敢来，他梁乙埋便敢处死他们。

现在的关键，是要尽快让梁太后、梁乙逋、嵬名荣知道发生了事变。

听着面前的慕僚们议论纷纷，一时间，梁乙埋心中泛起一种智珠在握的快感。一种居高临下，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快感。也许，梁乙埋养了这许多慕僚，其目的本身便是为了享受这种快感的。

“镇定若素”的梁乙埋相信，以夏主掌握的兵力，在一天之内，很难攻克国相府，而一天的时间，足够让梁乙逋做出反应。但是他却并不知道，他的使者，未必就可以安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此刻，羽林军左军统军仁多保忠率本部人马，已将国相府通往外面的道路严密地封锁起来。梁乙埋派出去的每一个使者，都成了仁多保忠的俘虏。

只要控制住全部御围内六班直，就可以软禁梁太后，就可以以梁太后的名义召梁乙埋与梁乙逋，就可以兵不血刃的政变成功……即便事情不能如此顺利，也可以凭借大义的名份与御围内六班直的实力，攻下国相府，与梁乙逋周旋，支持到各地勤王之师的到来……

仁多保忠一直在等待着文焕成功的消息。

御围内六班直西厢大营至西夏王宫的距离并不是太远，但也不很近。

文焕带着两名亲兵，押着梁乙萌赶往王宫。东厢大营的主力早已调至王宫，梁太后手中只有当值的侍卫。凭借着东厢的优势兵力，无论用计谋还是用强，总之有足够的把握控制住梁太后——只要野利兰能顺利控制西厢大营，那么驻扎在西夏王宫附近的武力，便全部被夏主一派控制，梁太后的侍卫无论如何也是支持不到援兵到来的。而如果能控制梁太后，局势就会朝着有利于夏主的方向发展。不过……文焕抬头看了一下天色：这样寒冷的天气，并非用兵的季节，如若政变能再拖两个月，一切就完美了。

梁乙萌出大营不远，就被文焕谨慎地缚住了双手。但是他却始终是安之若素，让文焕心中始终是疑窦难开。

“文侯。”在离王宫大约还有五箭之地的时候，奔马上的梁乙萌突然唤道。

“梁大人，忍耐一会，马上便到了。”文焕淡淡地回道，既没有胜利者的傲慢，也没有因此停下来。

“我想与文侯做笔交易。”梁乙萌的声音穿过愈来愈大的风雪，清晰的传入文焕的耳中。文焕心中一动，高声喊道：“停！”一面猛拉缰绳，只听到战马长鸣一声，已勒住了坐骑。两个亲兵也勒住自己的战马，牵着梁乙萌的坐骑，走到文焕近前。

“交易？”

“正是，交易。”梁乙萌着重强调了“交易”两个字。

文焕右手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趣地看着梁乙萌，没有说话。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这次我进了王宫，性命八成是保不住了。皇上恨国相入骨，拿我来出气，也是难免。”梁乙萌的语气中竟似带着几分自嘲。

文焕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坦率的点头道：“梁大人说得不错。”

“我梁氏一族人丁兴旺，国相与太后也未必在意我这条小命。”梁乙萌自嘲之意更浓，“这个时候，我也只有靠自己来自保了。”

“梁大人是想让我放了大人么？”文焕不动声色的问道。隐隐地，他感觉到极大的不妥。自陷入西夏之后，文焕的警惕性渐渐有了脱胎换骨的提高。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不错。”梁乙萌似乎颇有信心与文焕谈成这笔交易，“当南朝虎视眈眈之时，大夏却祸起萧墙，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只能是南朝渔翁得利。文侯只要做个顺水人情，放我一马，我立马举家离开夏国，无论是大辽、南朝，还是大理都不愁没有容身之地。文侯在皇上面前推托过去也并不难。”

文焕依然只是望着梁乙萌，并不接话。梁乙萌还没有开出他的价码。

“文侯若能救我，梁某感激不尽，自当有所报之。”梁乙萌观察着文焕的脸色，见他并没有一口回绝，语气上又亲热了几分，“兄本非夏人，不幸沦入异邦，是李清用计，方不得已归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梁乙萌小心翼翼地不住偷眼察看文焕的神色，生怕激怒于他，见文焕没有异色，他才略略放心，继续说道：“说句无父无君的话，若今上

是可辅之主，文兄栖身于夏国，亦未必不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甚至标榜青史，留名万世。然则……文兄果以为今上这次孤注一掷能成功么？”

“你以为呢？”文焕反问道，他此时几乎已经直觉到西厢大营出了问题。

西厢大营。

一个身着铁甲的老将端坐在虎皮帅椅上，冷冷地望着被五花大绑的野利兰等人。“这张椅子，岂是黄口小儿能坐得？”

野利兰做梦也想不到，嵬名荣居然一直都在军营之内。

梁乙萌说的并不全是假话，在文焕与野利荣到西厢大营之前，梁太后的确派人来传过旨。旨意的内容，的确也是召嵬名荣进宫，只不过，是要嵬名荣多带人马进宫，加强宿卫的力量。梁太后是从西夏腥风血雨的宫廷斗争中走出来的胜利者，对于宫廷阴谋，实是有着超出常人的嗅觉。也正是这种敏锐的嗅觉，一次一次帮助梁太后转危为安。

嵬名荣在接到梁太后懿旨后没有多久，文焕与野利荣紧跟着就来了。

深受梁太后器重的嵬名荣，其精明强干，远远超出文焕的想象。文焕突然出现在西厢大营，嵬名荣便已然料定来者不善。在尚未确认已经公开翻脸的时候，若文焕持圣旨而来，的确是不好对付的——轻不得重不得，一不小心就落入人家算中。因此嵬名荣干脆躲了起来，让梁乙萌去当挡箭牌。若是没什么事，他也容易推脱；若果真有变，那么嵬名荣

就决心让梁乙萌当替死鬼了——嵬名荣想的非常深远，如果文焕果真是来图谋西厢大营，一旦失败，那么夏主就很可能在东厢诸班直的护卫下杀出兴庆府，西夏难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为了避免内战，尽可能的保住西夏的元气，就一定要控制住夏主，将政变控制在兴庆府的范围之内。掌握住秉常，就等于占据着大义的名份。能否争取到一点的时间，麻痹住夏主，至关重要。至少是远比梁乙萌的性命来得重要。

所以，当文焕与野利兰的来意完全显露之后，尽管嵬名荣完全可以将文焕与野利兰一道在西厢大营内格杀了，他还是不肯冒这个险。一来嵬名荣认为文焕比野利兰难对付，圣旨的力量在文焕的手中与在野利兰的手中可能完全不同；二来他不能保证杀光文焕一行人，就一定不会打草惊蛇。事关重大，嵬名荣是绝不肯冒一丁点儿风险的。

牺牲掉梁乙萌便是了。

嵬名荣对于这种轻重利弊的权衡决断，是非常清晰果断的。

梁乙萌本来对自己的地位，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非常了解梁太后、嵬名荣、梁乙埋父子的为人，在这个时候，他若不甘心被牺牲，那么嵬名荣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与文焕等人一起格杀在西厢大营内。而事后他的家人，也难逃悲惨的命运。

梁乙萌虽然不甘心成为牺牲品，但是他也是懂得选择的人。

毕竟去到夏主那里，还有一丝侥幸。

文焕与野利兰被成功的欺骗过去。当文焕带着梁乙萌离去之后，野利兰的屁股在中军帐的帅椅上尚未坐稳，嵬名荣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带来的亲兵杀戮殆尽，野利兰也被活捉。西厢大营，转瞬之

间，又回到了嵬名荣的手中。

被生擒的野利兰此时面如死灰，垂头丧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嵬名荣轻蔑地望了野利兰一眼，起身缓缓走到野利兰跟前。野利兰对嵬名荣素来敬畏，亦深知他的为人：嵬名荣虽然平时看起来是敦厚的长者，但杀伐决断，心狠手辣，对挡在他前面的人，绝不会有任何的仁慈之心。嵬名荣每走近一步，野利兰便觉得嘴唇干涸得愈来愈厉害。他努力抑制住颤抖的冲动，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脚步声停住了。

那一瞬间，野利兰只觉得时间凝固。

嵬名荣再次居高临下地轻蔑地看了野利兰一眼，刷地一声拔出佩刀。

血溅五步。

一颗滚圆的人头落到地上，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

“今日之事，事成必有爵赏！若敢违我军令者，立诛不赦。”硬梆梆的声音，绝对不容任何人置疑。

“愿供将军驱使！”众将连忙一齐凛遵。

“好！”说话间，嵬名荣已坐回帅位，“诸将听令：赫连云，尔速去见梁将军，禀报李清、文焕作乱，挟持主上，请梁将军即刻关闭城门，控制内外城，切断中外交通，并派兵马至王宫救驾勤王，诛乱臣、清君侧！”

“遵令！”一名偏将侧身而出，接过将令，立即大步退出帐外。

“其余诸将，即刻点齐兵马，随本将一道进宫勤王！全军倍道疾驰，毋要放走李清、文焕！”

那边一队队人马从西厢大营蜂拥而出，扑向王宫。这边文焕的心已经沉至冰点。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当文焕安全离开西厢大营后，即便是西厢大营倾巢而出，监视西厢大营动静的人也一定以为是自己的人马，为了不过早引起梁乙埋的怀疑，他们不会用烟火对王宫示警。此时，嵬名荣的人马，一定已经到半路了。

“文兄须当机立断。”梁乙萌催促道，他也有几分心焦，选在这个时候才说，梁乙萌也是经过计算的——他要防止文焕过河拆桥，说得早了，夏主还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文焕就可能杀了自己，去给夏主报讯。他想要的，是要让文焕与自己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文焕如果去王宫报讯，就只好给夏主殉葬。只要进了王宫，文焕就不可能有机会抛弃夏主独自逃生，最后八成会被嵬名荣一锅脍了。

梁乙萌相信文焕是聪明人，能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也担心，这时候如果犹豫不决，那么自己逃生的机会，也会十分渺茫。

“文兄非夏人，不必为夏主守臣节。兄得罪南朝，亦不可东奔。何不早下决断，与我一道奔辽？我昔时曾使辽，与萧素有旧，现今萧素在辽身居高位，兼辽主英明，必有我等容身之地。”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梁乙萌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嵬名荣手握大刀追杀过来的声音。

“奔辽？”文焕冷笑一声。他纵马至梁乙萌身后，猛地拔出刀来，反手一挑，将梁乙萌身上的绳子割开。“梁将军，今日你我各奔前程罢！”

梁乙萌没料到文焕竟然不肯投辽，不由得怔了一下，方抱拳谢道：“文兄大恩，日后必报。后会有期！”说罢，便掉转马头，急匆匆逃走了。

文焕看了几乎是近在眼前的西夏王宫一眼，咬了咬牙，对两个亲兵说道：“你们过来。”

两个亲兵依言策马走近，正欲询问文焕有何吩咐，只觉眼前白光一闪，脖子上有液体喷身而出，便失去了知觉。

“对不住了！”文焕看了一眼被自己亲手诛杀的两个亲兵的尸体，调过马头，朝仁多保忠部奔去。

“我是大宋的子民，不必为夏主守节。”一路之上，文焕都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说着。

当文焕赶至仁多保忠部之时，才发现这里也已经脱离掌握了。

梁乙埋的亲兵队长宁葛意外发现国相府的各条道路都被人封锁了，于是宁静被打破。

梁乙埋下令在他漂亮的后花园中燃起大火，无奈天不助人，雪仿佛就是在那一瞬间猛然变大，还刮起了狂风。火怎么也点不起来，即便是烽烟，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无法让远处的人看见。梁乙埋总算也是经常带兵打仗的人，他立即让宁葛挑了三百精壮之士突围向梁乙逋求救，自己亲自披甲，命令满府所有的成年人都拿起武器来守卫相府。

巷战很快出现在国相府附近。

仁多保忠仅有一千人的部队，却要分散控制国相府的四个路口，如若梁乙埋集中国相府全部兵力突围，那么仁多保忠便是再善战，也不可能抵挡得住——仁多保忠的任务，本来也只是牵制梁乙埋。但是梁乙埋不知道虚实，不敢孤注一掷冒险。而宁葛似乎也欠缺应有的运气或者说谋略，他突围的方向，是离梁乙逋军营最近的道路，正好也是仁多保忠亲自驻守的路口。

风雪掩盖住了嘶杀声，鲜血很快被白雪覆盖。

但是这一点也不能掩盖巷战的残酷与血腥。

这样的风雪，只有最好的弓箭手与最好的角弓，才能真正发挥一点作用。无论是仁多保忠部，还是宁葛的相府亲兵，都是在短兵厮杀。

不断有人倒下，但用不了一会，便连尸体都看不见了。

仁多保忠的确是一名出色的将军，他身边的四百精兵，也不逊于天下任何善战的战士。但是，漫天飞舞的大风雪遮蔽了人们的视线，要挡住宁葛的突围，他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而宁葛的勇猛，也为仁多保忠一生之中所仅见。

一名素以武艺高强著称的军官冲到宁葛面前，未及一合，便被宁葛

的战斧劈去半边脑袋。两名仁多保忠的亲兵红着眼睛合围上去，便见宁葛大吼着挥动战斧，斧光卷着雪风，数招过后，两名亲兵便都成为了斧下亡魂。堪堪要五名战士，才足以抵挡住如狼似虎的宁葛。

仁多保忠数次想下马，与宁葛决一雌雄。但是念及自己身负重任，才勉强按捺住自己争强好胜之心。一名真正的将军，其作用绝不是披坚执锐在战场上厮杀。

“仁多兄！”在仁多保忠左支右绌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文郎君？！”仁多保忠惊喜地转过头，“援军来……”他的话只说到一半，文焕是孤身一人而来，身上还沾满了血迹。仁多保忠的脸黯淡下去，“皇、皇上……”

“我们输了。”文焕的神情其实已说明了一切，“赶快突围……趁着梁乙逋没有封锁城门……”

“皇上与李郎君呢？”文焕不是夏人，但是仁多保忠是。无论于公于私，救出夏主，都是仁多保忠首先要考虑的。

“没机会了。”不知为何，文焕没有正面回答仁多保忠。“突围吧，再不走就被人一锅脍了！”

仁多保忠脸色惨白，死死地盯着文焕。

文焕没有回避，迎着仁多保忠的目光，沉声道：“回到静塞军司，再来勤王。他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皇上不利的。”

输了么？仁多保忠转过头，又看了一眼猛不可挡的宁葛，早知如

此，还不如护着皇帝直接冲杀到静塞军司……他摇了摇头，突然大吼一声：“撤！”

这支所谓的“羽林军”，虚晃一枪，迅速地集结起来，向着城门杀了过去。

梁乙逋的反应已经是非常迅速。

接到嵬名荣的通报后，他立即下令内外城落关闭门，禁止任何人出城，分派亲信将领率兵加强城门防卫。同时派人前往各个渡口要津把守，以防各地诸侯知道消息后有非份之想。

然后他便亲自领着大军进城，直奔王宫。

但是他的使者还是慢了一步，他的使者到达东门之时，离文焕与仁多保忠率部冲出城去，不到半柱香的功夫。

接到消息的梁乙逋气得跺脚大骂，不得已分出一支部队，去追赶文焕与仁多保忠。在梁乙逋看来，文焕无足轻重，可仁多保忠却是用来对仁多瀚的上好筹码，怎能轻易放他回去？但是眼下他的重中之重，还是控制住小皇帝。对于仁多保忠与文焕，只能寄望于恶劣的天气。

虽然胜券在握，但如果秉常有个什么意外，就是绝大的麻烦。

“快点，直娘贼的！都给我再快点！”梁乙逋不断的高声吼道。一队队士兵，从各个方向，扑向西夏王宫。

兴庆府一座不起眼的大院子里，聚集了一千五百多名流氓、无赖以及亡命之徒，如果要用史书上常见的词汇来形容，那么他们还有另一个文雅的称号——“死士”。西夏奉行全民皆兵的国策，因此，虽然这些人的本质不过是地痞流氓，但他们还是有简陋的武器，以及少数破旧的铠甲。

李清曾经托史十三阴蓄死士，散养于民间，以备非常之用。而这些人，便是“非常之用”到来时，所能用得上的人马了。三千之数，除去意外被株连而死的，能够聚集起半数以上的人众，已经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华夏的历史上，三国时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之时，为了对付手握京师兵权的曹爽，司马懿也曾经阴蓄死士，散养于民间。但是历史却并没有记载这支力量在司马懿的政变中起了何等程度的作用——当然，以司马宣王之智，自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所谓的“死士”身上。

然而，李清却不得不用上自己每一颗能用得上的筹码，虽然他的对手绝不比曹爽聪明多少，但是他自己的力量却远远逊于司马懿。这个时候，每一点力量，都至关重要。

但是，在兴庆府几乎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这些“死士”，依然没有出现在李清期望他们出现的地方。

“史大哥，请三思而后行！”发髻上插着花钗，耳垂上挂着碧玉耳环，身着白色梅花交领窄袖狐皮裘，肩上还披着一条披巾，脚下踏着一双西夏国人常穿的黑色套鞋，说着一口地道的兴庆府方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栎阳县君都象是一个西夏大户人家的女子。

史十三紧锁剑眉，默默注视着栎阳县君，眼中闪着逼人的光芒。

“一错已甚，岂可再错？”

“我有甚错？！”史十三冷冷地问道。

“史大哥既受朝廷敕封，便不再是草莽豪侠，而是大宋的武官。身为武臣，岂可无阶级之分，不听节制？西夏方略早定，事变之时我等当置身事外，以待将来。当初会议之时，史大哥既无异意，如何现在又召集这许多人来？”栎阳县君迎向史十三的目光，毫不退缩。

她又想起了石越招募她入职方馆时的那次谈话。

“在西夏招募间谍，异常困难。尤其是其腹心之地，西夏的户籍颇为严厉，空降间谍……”

“空降？”她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对，空降。”石越笑着点头，解释着这个词，“从大宋派一个间谍过去，就好比在西夏的天空中，凭空降下去一个人。”这个词的确很形象，虽然她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从空中降下，人又不是神仙，不过，她还是很喜欢这个词。“我们向西夏空降间谍，极其困难。的确有人成功，但是极少，而且可遇而不可求。”石越当然没有向她透露是谁成功了，她也没有多问，在她受封为栎阳县君之前，她就是极懂得分寸的人。

“除了这极少数成功的例外以外，其余空降的间谍，都很难在西夏发挥真正的作用，而且充满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殉国。职方馆现在的报告，几年以来，总共已经有超过五十名空降间谍殉国，另外还有二十余名生死未卜。”石越既是告诉她事实，也是委婉的告诉她此行的危险性。

她当然能理解这些“空降间谍”所以面对的危险。无论是西夏还是大宋的陕西，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村落来了一个陌生人，都是引人注目的。引人注目，对于一个间谍来说，已经是致命的威胁。听说只有在大宋的汴京与东部的两浙路极为富庶的地方，才有商旅多得人们对陌生人都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是她只是笑了笑。以她的身份，能够成为朝廷敕封的“命妇”，是她这辈子从未想过的事情。她对于“栎阳县君”的封号其实也不是很在乎，因为她非常明白，无论她做了什么，得到什么样的封号，她都与别的“县君”们不同，她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发生交集，只会是一场灾难，所以她心里是的确不在乎朝廷的敕封的。她只是觉得石越是个有意思的人，远比她以前只是听说他的名声之时更有意思——这个男子，表面上看起来，与朝廷那些正直的名臣士大夫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或者是女人的直觉，她能感觉到这个男子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她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但是那种特别的感觉，却是非常的清晰。去西夏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因为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这位大宋朝的“栎阳县君”似乎从来没把这些危险放在心上。

“空降间谍不行，在当地招募间谍也很困难……那一定是另有捷径？”

“县君果然聪明过人。”石越抚掌笑道，“要在西夏境内寻觅效忠朝廷的适当人选，无论是自愿还是用手段迫使其就范，都是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是朝廷与西夏战争不断，却又等不到职方馆慢慢建成间谍网的那一天……”石学士的话中，暗示了许多东西。“所以不得不走一点捷径。”

捷径是什么，石越没有直说。但是石越是信任自己的。所以，从后

面的谈话中，她几乎已经知道司马梦求走了一条什么样的捷径。司马梦求用名位、交情、金钱种种手段，大规模的拉拢、收买了许许多多西夏境内的草莽之雄、绿林好汉，从而构成了陕西房独特的间谍网络。史十三是其中最重要的人，所以，司马梦求不惜付之以陕西房知事的要职，以示信任。但是她却知道，实际上，司马梦求并不曾真正信任过史十三，无论是石越所谓的“空降间谍”，还是职方馆按部就班在西夏当地发展的间谍，绝大部分，都不受这个“陕西房知事”的节制。

这些人真正的上司，是那个智缘大师。

在职方馆的眼中，象史十三这样的人物，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向大宋效忠，帮助职方馆在西夏从事间谍活动，并且成效显著，但是这些人都自成势力，同样也是难以控制的危险人物。职方馆利用他们得到急需的更全面的西夏情报，也急切的需要利用他们为宋夏之后的战争作准备，却没有时间与精力来融化他们。因此他们始终是被猜忌的对象。

尽管这一切做得几乎不动声色，一般人无法觉察。但是她的使命，却让她对这些内幕知道得非常清楚。

她之所以被“空降”到兴庆府，原因就是石越相信她对付得了史十三。

“职方馆效忠的对象，只应当是大宋。除此以外，对任何人、任何理念的效忠，都是多余的，有害的。”这是石越对她说过的话，“任何人”，不包括皇帝，也不包括石越本人么？真是惊世骇俗的话。当时她并没有多想这句话的含义，只觉得石越对自己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不是太不谨慎，就是过于信任。

栢阳县君并不知道当时的士大夫说过更多的远比石越的话还要“无

父无君”的话，她只知道，石越绝非是一个不谨慎的人。所以，当时她在意的只是那份信任。

不过，此时她又多明白了这句话的一层意思。

史十三这样的人，效忠的对象，绝不是大宋。所以，她有必要纠正他那些“多余的”、“有害的”想法。

虽然这整座宅子里的人，除了自己以外，都只奉史十三的号令。史十三只要抬抬手，她就可能被斩成肉酱。但是栢阳县君没有半点畏缩。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能谓不对。”史十三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外面的人，本是受李清之托，用的是李清的钱财，与大宋何曾有半分干系？”

“怎能说无干系？！长安已有明令，决不能助夏主重掌大权。况且这些人，史大哥之前不是也没有打算为李清所用么？”

“此一时，彼一时。且长安也不曾说要让梁氏大胜，对于大宋而言，西夏内战才是上上之局。”史十三不知道长安的命令是出自何人的意志，但是宋朝似乎颇为忌惮秉常重掌大权后，日后失去出兵伐夏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平素收买反梁派的西夏官员，表面上支持秉常亲政，挑唆西夏内斗，但是真到了事变即将发生之时，却变脸比变天还快，接连下达命令，硬是要将秉常往绝路上逼。对此，史十三颇不以为然，秉常是否走上绝路他不在乎，但是李清如果也因此走上绝路，那却是史十三无法接受的。

“史大哥果真以为这点人马加入进去，便一定可以改变局面

么？”栢阳县君尖锐的直刺问题的实质。来自国内的顾虑，绝非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西夏内战，而是认为不必要将辛苦积累的本钱，一把输在此时此地。秉常也许要孤注一掷，但是大宋不需要。

“主人。”史十三的黑衣童子走到门口，欠身说道：“嵬名荣率西厢班直向王宫去了。”

史十三脸黑了下来，逼视栢阳县主，冷冷地问道：“你要我坐视李清死在今日么？”

“奴家只是不愿看到这些人去白白送死。”栢阳县君显得十分冷静，“嵬名荣还据有西厢之兵，大势已定，还带着这些人去送死，是不忠不义，不智不仁。”

史十三默然不语，脸色却更加黑沉。

“史大哥是为什么加入职方馆的？”栢阳县君清沏的目光，直视史十三的胸口，仿佛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内心。

“我为什么加入职方馆？！”史十三嘴角露出自嘲的苦笑。

“奴家虽是女子，但是却知道，史大哥加入职方馆，绝非是因为功名利禄，也绝非是因为私交旧谊！而是因为，史大哥虽在草莽，内心却始终是个儒侠！虽在异邦，但内心却始终是个宋人！”

史十三身子颤了一下，目光略略柔和下来。

“奴家知道史十三不是出卖朋友的人。史大哥相信石学士柄政之后，大宋会有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史大哥也相信石学士所谋划的对西夏的战争，绝非是想炫耀武功、开疆拓土！故此一直想设法劝李清归宋，

共建盛世。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数！”栎阳县君诚恳地注视着史十三，“李清有他自己的命运。”

“李清自己的命运？”史十三的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但是他依然有自己的坚持，“或许我不适合在职方馆。我只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做，不管它的结果是什么。”他望着栎阳县君，眼中竟有从未有过的温柔，“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想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宋。但是，无论如何，李清是我的朋友，他的身边，也有与我一道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史十三或许救不了他们，但却可以和他们一道死。”

“但……”

史十三摆了摆手，止住栎阳县君，“绿林有绿林的道义。如果我眼睁睁看着李清与我的兄弟去死，那么我就只是一个官了。我虽然受了朝廷的敕封，但我始终不是一个官。”他仰天长叹一声，忽然笑道：“石学士能不拘一格用人，太平不难得。”

“史大哥……”

“你不必再说。”史十三打断了她的话，“外面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再没有不泄露的道理。这些人若散了，便是被人一个个抓了处死。况且这些人不过是些市井无赖子，也难以凭他们成大事。待会我率他们杀去王宫，在兴庆府搅个天翻地覆；你带着我这个童子和几个心腹之人，悄悄去李清府，将他妻儿接出来。若能送往大宋，纵在九泉之下，我亦感此大恩。要是李清侥幸不死，他妻儿俱在大宋，绝无不归宋之理。似李清这样的人材，大宋能用之，是大宋之幸。”

栎阳县君终于将目光从史十三身上移开。她知道史十三决心已下，非言语所能挽回。到这个时候，便只有考虑如何善后了。无论李清能否

逃过此劫，救出他的妻儿，至少可以竖立自己在史十三旧部中的威信。史十三的行为，是职方馆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以后的日子还长……

“那么，请史大哥多多保重。”栎阳县君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中没有抱再见到史十三的希冀。这个男子，也称得上是当世的豪杰，却可能活不过今日……栎阳县君心中泛起一种苦涩的感觉。她的心里，其实与史十三的行为有着共鸣。如果陷在王宫的人，是她真正的朋友、姐妹，她也不敢保证自己不会与史十三一样。

江湖豪杰有江湖豪杰的道义。

“拜托了。”史十三依旧是豪爽的笑容。

栎阳县君向着史十三微微一礼，退出屋去。

黑衣童子看了一眼她的背影，转头望着史十三，目光复杂。他跟随史十三多年，早已不需要再说什么。

“帮我好好照顾她。”史十三敛起笑容，低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点苍桑。

“是。”

“我死后，也不敢指望进忠烈祠。你替我在故乡祖坟立一块衣冠碑，刻上‘宋人史十三之墓’。”

“是。”

史十三走到黑衣童子身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大步走出屋

去。

西夏王宫陷入混战当中。

李清指挥着东厢诸班直与嵬名荣的西厢诸班直努力周旋着。当嵬名荣的军队出现在王宫之前时，李清便已知道政变失败了。本来就是希求侥幸，与秉常不同，李清也切切实实做好了失败的准备，这不算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阿妹勒！”李清大声指挥着，“你率本部一百人，去‘保护’太后！”

“是！”

一个武官大吼一声：“跟我来！”一百名班直侍卫小跑着向梁太后的寝宫杀去。

待阿妹勒离开后，李清游目四顾，观察起当前的形势来。因为王城的守卫本就有西厢的人参预，嵬名荣的一部兵力很容易就攻入了王城之中，与东厢班直平分了半边的王城。于是，东厢班直侍卫隔着一条窄小的金水河阻击攻入王城的西厢班直侍卫，而未入王城的西厢班直侍卫也并没有绕道进城，而是继续猛攻据守王城的东厢班直侍卫。嵬名荣的意图很明显——困住夏主，不求一战成功，只求不让夏主逃脱。只要梁乙逋的大军一到，胜利就唾手可得。

保护夏主突围，是李清现在唯一的选择。如果阿妹勒能吸引嵬名荣一部分兵力就好……

李清已没有时间多想，转身便往殿中走去。一身戎装、惶惶不安的夏主秉常看见李清进来，腾地起身，恼怒地问道：“嵬名荣果真要犯上做乱么？”

“是。”李清不想在这种无聊的问题上浪费时间，简短直截地回答后，便径直说道：“贼兵势大，请陛下速速上马东狩。”

“东狩？”秉常怔了一下，立即摇头，大声叫道：“我是大夏的皇帝！走，我要看看西厢班直谁敢弑君？！”

“陛下！”李清无礼地直视秉常，沉声道：“贼子已丧心病狂，陛下万乘之尊，岂可涉险？！只须抢在梁乙逋大军到来之前，杀出城去，东狩静塞军司。陛下再召集各路大军勤王平难，叛乱可平。”

秉常却不去理他，快步向殿外走去，李清与众亲信臣子、侍卫慌乱跟了上去。“陛下”、“陛下”叫个不停，但是秉常却毫不理会。

秉常走到距金水河边五六步处，西厢攻势正猛，不断有守河的侍卫战死。但众将士见皇帝亲来，顿时士气大震，一齐高呼：“兀卒万岁！万岁！”前赴后继地冲上前去，生生又将西厢人马击退。

秉常意气风发，又上前几步，朝河对岸喊道：“你等本是朕之亲信腹心，怎敢犯上作乱？！必是受嵬名荣挟持，若能迷途知返，助朕平贼，朕当恕尔等之罪！有能得嵬名荣首级者，即刻封万户侯，拜大将军！若冥顽不化，族灭！”

西厢侍卫一阵迟疑，却忽听阵后一人尖着嗓子大声吼道：“皇上已被奸臣挟持，言不由心。太后有令，有诛杀乱臣李清者，即封将军，赏金三十两！”

众侍卫回首望去，喊话的正是太后的亲信宦官，顿时疑心全无，大声嘶吼着，向河这边杀来。秉常还要说话，却早被震天的杀喊声遮住，风雪之中，有几支箭几乎从他耳边贴着耳朵飞过，吓出秉常一身冷汗。早有几个侍卫连拉带抱，将他拉到安全之处。

“陛下！”李清不待秉常定下神来，再次劝说道：“请速速下令东狩！”

“罢！罢！”秉常此时也无奈何，只得下令：“东巡韦州。”

“陛下圣明。”李清正要安排人众断后，忽然，只见灰蒙蒙地一团东西冲他飞了过来，他侧身躲过，那东西便摔在他身前几步远的雪地上。他定睛看去，这才看清袭击他的原来竟是用灰布包着一团东西。一个亲兵不待吩咐，已快步上前，将布扯开，便听“啊”地一声惊叫，那布里面露出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赫然便是去“保护”梁太后的阿妹勒的。

与此同时，对岸也传出“万岁”的呼吼声。

秉常结结巴巴地说道：“太……太后……”

李清转过头望去，果然是梁太后在侍卫的拥簇下，亲临战场了。他的心立时沉了下来，暗暗咬牙道：“若去的是史十三，不至于此！”

但是便到此时，史十三依然不见踪影。

他也无暇懊恼太久，眼见梁太后要说话，他深知梁太后厉害，连忙抢先喊道：“嵬名荣作乱，挟持太后，大伙儿和他拼了！杀了嵬名荣，封万户侯！”

“杀了嵬名荣，救出太后！”负责金水河防线的两名武官举起刀，大声吼道：“杀！”众侍卫立时冲过河去，与西厢侍卫杀成一团。

这支西夏地位最尊贵、最精锐的部队，在一个最不适合战斗的日子里，进行着嗜血的内斗。尸体不断地倒下，鲜血几乎将白雪染成红色，双方却还是打了个平手，东厢没有后退一步，西厢也没能前进一步。

秉常与李清没有在金水河边多做停留。当这里处于缠斗之中时，王城那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突然袭击了王城东门外的西厢班直军，守城的东厢侍卫趁机出城，前后夹击，东门外的西厢班直竟被击溃了。

“史十三来得正是时候。”不用多问，李清也知道是史十三到了。

李清护着夏主向东门奔去，沿途不断召集侍卫，到达王城东门之时，身后竟也有五百余人。

守卫东门的武官见到夏主与李清到来，连忙上前迎接。

“从背后袭击叛军的那帮人呢？”李清见到他，张口便问道。

“禀将军。那似是民间义军，击溃东门叛贼之后，其首领说事不宜迟，往南门偷袭叛军去了。”见到李清神态，他便不敢说真话，实际是他怕出事，不敢放史十三等人进王城。史十三迫不得已，转战王城南门。

“南门？！”李清倒吸了一口凉气，“南门有嵬名荣亲自领兵！”

“末将看他们作战勇猛，兼有风雪为助，必能成功。”

“罢了！”李清也无暇再多说，“你立即下令，集结所有人马。”

“是。”武官怔了一下，立即反应过来是要突围了。马上跑了开去，大声呼喊怒骂，将所有能战的侍卫全部召集起来，一起在东门之外集合。李清点了点人数，也有千余士卒，只是士气低落，许多人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中作战一天，早已疲惫不堪。

李清暗暗叹气，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他让秉常脱了衣甲帽子，找一个与秉常差不多模样的侍卫穿了，却让秉常穿着侍禁一级武官的服饰。将这些事调停妥当了，这才大步走到集结的侍卫们之前训话。

“众儿郎听着！此番叛贼作乱，皇上要东狩召兵平叛，如今正是忠义之臣奋不顾身之时！若能护得皇上周全，克定叛乱之日，你我人人都是护驾有功之臣。封官拜爵，妻荣子贵，不在话下！但万一兵败，误了皇上国家，人人也都死无葬身之地！大伙儿都要奋勇争先，不可抱侥幸之意，若有怯敌惧敌者，立斩不赦！”风雪呼啸，李清带着杀意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中。

“是！”众人轰然答应。

李清冰冷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上。众人尽皆凛然。李清看完所有人，方转头对秉常说道：“陛下，臣必护得你周全！”

秉常微微点头。

“唰”地一声，李清拔出刀来，高举向天，大声吼道：“出发！”

一千人排成几列，浩浩荡荡地出了王城。因为风雨未停，街道上有

些地方雪深难测，所以，虽然号称“突围”，实际上所有人也只是在骑马慢跑。此时此刻，李清也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这样的大雪，一样也会限制梁乙逋的行军速度。

王城南门外。

在巷战中，史十三率领的地痞无赖们，未必没有他们的长处。他们从各个建筑的后面、雪堆之中，突然冒出，或是给嵬名荣的西厢侍卫一冷刀，或是扔出一块石头，待到这些精锐中的精锐，御围内六班直的侍卫们集结起来追击之时，他们早已不知去向，消失在白雪之中。

嵬名荣努力勒束着自己的士兵。“休管那些该死的兔子！”他执刀大声吼着，“盯紧南门，不要那些叛军有机会出城。”突然想起什么，又一把拉住一个亲兵，大声吩咐道：“带几个人去看看东门。”

那个亲兵答应了，叫上两个人，骑着马便向东门方向奔去。这三人骑马驰出不过一百步，便听到呼啸的风声，一个人影从他们驰过的一棵树上跃身扑下，稳稳落到了一个亲兵的马上，便听到“喀嚓”一声，那亲兵脖子被扭断，摔下马去。他的马却在那人操纵下，没有半点停留，瞬时便赶上另一个亲兵，那亲兵正回头张望，就只见白光一闪，那人手起刀落，又一个亲兵死于非命。余下一个亲兵听到声响，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拼命鞭打着坐骑往前跑，那人却不再追赶，勒马哈哈长笑。嵬名荣看到此情，刚刚松了口气，不料笑声未已，那人手中的刀脱出而飞，在空中划出一道红线，正好砍在余下的那个亲兵的背上。“扑通”一声，那个亲兵也跌下马来，活不了了。

“这人是谁？！”嵬名荣惊疑的问道。他的亲兵也不是好惹的，与

寻常武将对打，也能战上几十回合不分胜负，这样三招毙三命，被人杀小鸡一样杀了，不止是嵬名荣，连他的将佐们也惊呆了。

没有人认识那人是谁。

“东门这么久没有人过来联络了。”嵬名荣思忖着目前的形势，“定是被皇上突围了。这些人是用来纠缠我的，使我不能追击。”

想通此节，越想便越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

无论如何，不能让夏主出兴庆府。夏主如果逃到一个地方诸侯的地方，西夏必然掀起内战。辽国内战之时，宋人还无力插上一脚，西夏要内乱，运气就绝不会有辽国那么好了。

“众军听令！”嵬名荣又开始出招。

嵬名荣如此相信自己的直觉，竟然召齐了王城南门外全部的兵马，列着行军队列，径直向兴庆府的内城东门追去。面对着这样规模的部队，史十三所率领的那些“民兵”，是绝不敢招惹的。何况，史十三也不知道嵬名荣的意图。果然，嵬名荣的人马几乎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径直向内城的东门扑去。

就在王城南门守将与史十三几乎是同时松一口气的时候，二人前后接到了夏主“东狩”的消息。

“奶奶的！”几乎不用多想，就知道嵬名荣是做什么去了。王城已没有再守的必要，南门守将立即弃城，率着部下的侍卫，尾随着嵬名荣部的足迹追了上去。

而史十三则反应得比他更快。

但是，当大势已经决定的时候，无论应变如何得体，也只能徒增遗憾，却极难改变事情的结果。

史十三率领的“死士”们先一步遇到伏击。

箭雨！

那一瞬间的箭雨，使得密密麻麻的飘雪都在空中融化，只见如蝗虫蔽日一般，飞啸而来，顷刻间，数以百计的人变成尸体，有许多人直接被射成了刺猬。并行的两条街道上，都只有箭、插满箭的尸体、还有一些受了箭伤的活人。

这不是嵬名荣的部队所能有的规模！

史十三立刻就意识到了。

而且，这是一个大雪天，只有真正有过很多实战经历的军队，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形成这样的箭雨。

“梁乙逋进城了。”史十三喃喃骂了一句，咬着牙，单手拔出正中左臂的箭杆，随便撕了块布给自己包扎了一下。

自己带的那些“死士”，现在活下来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有些人已经眼珠四顾，想要趁机开溜；有些人躺在雪上装死；还有一些干脆跪在地上痛哭，准备投降。真正想亡命一搏的，可能连十个都不到。

街道的两面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夏军。每个士兵手中都拿着盾牌与单刀，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巷，割下每一个死者的头颅，拿走他们的财物，

杀死每一个还活着的人。

所有活着的人，看到他们的行为，都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大家拿着兵器，缓缓后退，全部集中到了史十三的周围。但是那些西夏兵仿佛是看到了他们没有弓箭，却并不着急，依然只是慢腾腾地向中间挤压过来。

时间仿佛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史十三感觉到了每个人粗重的呼吸声。

“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么？不知李清与夏主怎样了，不知她怎么样了……”他眯着眼睛，打量着越来越近的西夏兵。

此时，隐隐约约，从附近传来人马痛苦的喊叫与嘶鸣声，史十三虽然不知道这是与他一道追出来的南门守将，被嵬名荣杀了个回马枪，但是也明白那些东厢侍卫的命运，不会比自己好多少。

当史十三与南门东厢班直都陷入重围之时，夏主与李清，也到了需要直接面临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周围的街道，到处都有士兵。”斥侯的报道让人沮丧。他们一路上不断碰到梁乙逋的前锋小队，一直杀将过来，此时离内城东门不过数箭的距离，却发现各城门的兵力都非常雄厚。而且都有梁乙逋的军官接管。

“梁乙逋已经完全掌握住兴庆府了。”秉常的话里带着一丝绝望。

“陛下，李郎君。”身着乘常服饰的侍卫突然说道：“让我去引开他们……”

李清还在思忖，这可能是最后一张牌了。

“不必了。”乘常打断了他们，“我们把衣报换回来。”

“陛下？”李清抬起了头。

“既便被俘，也要有王者的威严。”乘常此时反而想开了。“快点。”

侍卫望了望李清，李清无奈地点点头，他连忙脱下衣服，与乘常对调过来。

“李郎君。”换回夏主服饰的乘常，的确更象是一个君主了，“梁氏欲得你而甘心，我只是担心你……”

“陛下！”李清拜倒在地，眼眶湿润了，“臣深误陛下，万死难辞其咎。”

“他们若敢弑君，也是千古骂名。”乘常安慰性地说道。其实他也没有把握，这毕竟只是一杯毒酒的事情。

李清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李郎君，你说仁多瀚能来救驾么？”

李清摇了摇头。如果仁多瀚能对付得了梁乙埋，还用这么麻烦么？本来如果夏主不在梁乙埋掌握之中，或者还有机会。

“那我们君臣，就注定要落在梁氏手中了？”秉常这时候异常冷静。

“除非……”李清没有说完。

“除非什么？”

“除非是南朝出兵。”西夏交给梁氏，还不如交给宋朝。这是李清真实的想法。

“南朝？！”秉常喃喃一会，说道：“我若死了，祖宗基业，就落入梁氏之手。纵使不死，这江山也是梁氏当权，我不过行尸走肉。与其如此，还不如便宜南朝！南朝若能为我报仇，我也不失封侯爵，为富家翁！”

秉常一面说着，一面从身上撕下一块白布。反手一刀，将自己的坐骑杀了。用手指沾点血水，就在白布上写起字来。写完后，又取出玺印印了，这才叠好，交给那个曾扮成自己的侍卫。压低声音说道：“你拿着这个奏章。朕与李郎君，都逃不过此劫。你要侥幸逃出，送至南朝，南朝必有封赐。要是逃不出，献给梁乙埋，也是大功一件。总是不让你枉跟朕一场！”

“皇上！”侍卫接过秉常的奏章，哭倒在地。

李清上前扶起他，低声道：“莫要引人注目，引祸上身。”

那个侍卫忙擦拭眼泪，将血布收入怀中，退到一边。

四面的脚步与吆喝声越来越清晰可闻。这数百人的大队人马，离被发现也没有多久了。果然，没多久，街道的两面都出现了军队。

“皇上在此！叫梁乙逋前来迎驾！”李清の喝斥，将街口的军队都吓住了，他们既不敢前进，也不敢离开。只得派人去通知上官。没过多久，这条街几乎被梁乙逋の军队包围了里外三层。进来拜见秉常の官员也越来越多，但是秉常一直不予理会。

秉常与李清以及几百幸存の东厢侍卫，都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一个得意的声音在街中响起：“臣梁乙逋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秉常冷冷地望着拜倒在地の梁乙逋，但是梁乙逋却没有等待秉常の旨意，自己站起身来，他假装不去看脸涨成猪肝色の秉常，只是高声命令道：“迎皇上回宫，将叛贼李清拿下！”

“慢！”李清大喝一声，他正了正衣冠，朝秉常拜了两拜。站起身，环视众人，目光落到梁乙逋身上。李清猛地拔出剑来，轻蔑地骂道：“大丈夫岂能受小人之辱？！”说罢反手挥剑割颈，自刎而死。

梁乙逋看了一眼死在面前の李清，咬牙咒骂得：“贼汉儿！休道死了皆休，我必诛你满门！”

又看了脸色苍白の秉常一眼，喝道：“迎主上回宫！”

“迎主上回宫！”

“迎主上回宫……”

兴庆府的风雪，越下越大了。

目录

第九章 贺兰悲歌
尾声

第九章 贺兰悲歌

80

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瀚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誓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瀚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

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汴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濬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者”相助，杨遵勳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耶律濬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勳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三厢四轮车，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停在宜君县驿馆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车帘掀起，七八个旅人弯着腰陆续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馆前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几个驿吏、铺兵慌忙抄起身边的诸葛弩跑了出来，四下张望着，一面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虽然只是不教阅厢军出身，但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半个头来，指了指刚

刚从驿车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原来却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一个驿吏笑骂着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俺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吏朝着小孩的背影又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地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馆如何称呼？”

“敝人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吏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又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吏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吏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暄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馆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多半却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吏走进驿馆。

宜君县的驿馆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却也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宜君县的驿馆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馆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借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1]，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都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候分别由枢府、卫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卫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蕃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崑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

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蕃兵，这些蕃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为以万世法，做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准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准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即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被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这是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里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

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每每让他惊叹不已。恪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吏办了入住的手续，随便清洗一下，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青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2]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罢。”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

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的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簿，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簿便了不得么？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

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簿，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么？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份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待。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涂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

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布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即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的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善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

了司马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出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口同声的赞扬，白水潭出身的进士，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坚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入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馆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主簿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进士出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妓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身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身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道，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变得小气许多，如主簿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一一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道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簿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簿大人也不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遭遇，进入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簿，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没有传说中的盛况一一由私人出钱与由官府出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簿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甘泉县主簿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簿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眼里，不免都各有感慨。

柴远转过头来，便叹道：“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一面却在心里盘算着，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都被江南十八家商行联号和陕西本地富豪瓜分，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润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做，成本并不高，不过是养成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牛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十年可能也挣不出一辆破旧牛车钱来。然陕西虽被瓜分干净，但在柴远看来，真正的商机绝不在陕西。大宋比陕西富庶的地区数不胜数，试想一下，如若能独占两浙路驿传网……

种建中仿佛是知道柴远的心思一般，淡淡接道：“柴兄不知杭州蔡元长已经上表请求朝廷许可两浙路效法陕西，行新驿政法么？”

“果真？”柴远这下当真是喜出望外。蔡京是想拍石越马屁，故意呼应石越，还是想真的做点政绩，柴远并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是结果。“朝廷可许了他？”

“在下亦不晓得。不过是听说而已。”种建中说这些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他是个纯粹的武人，对政治、经商，都有着天生的嫌恶感。虽然他有着世家子弟应有政治敏锐，但是正如他也有着世家子弟应有的礼貌一样，那都不是他的本心。

失望的表情浮上柴远的脸上，不过只是一闪而过。他喝了一盅酒，

笑道：“休管那些不着边际的。弟还有一事，正想请教种兄。”他压低声音，问道：“小弟想请教种兄，兄以为朝廷到底会不会墨绶用兵，征伐灵夏？”

种建中似乎怔了一下，立即说道：“朝廷不是还在议论么？”

“但凡有大事，朝廷总是要议论不休的。”柴远的话中带着讥讽，“果真要朝廷诸公议论妥当，只怕夏主连儿子都生出来嗣位了。小弟虽不是读书人，但是朝廷那只事，我亦看得清楚。想打的也有，怕打的也有，各自的理由虽多，但归结起来，也就那么几点。想打的，认为机会难得，必能建功；怕打的，担心军费不够，禁军打不过西贼。”

“那柴兄以为？”种建中反过来问了一句。

“太皇太后刚崩驾不久，王韶相公又突然生病，眼见着不起了。朝廷诸公一时疑心不定，瞻前顾后。但以弟之浅见，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假设辽主灭了杨遵勳，突然布告天下，要替天下行义，为夏主除奸，出兵灭夏，易如反掌。届时以辽并夏，我大宋要如何自处？如今夏国是以下犯上，朝廷出兵，是正三纲五常，一介使者至辽，休说契丹无力西顾，便是有力，大义之前，亦只得拱手。否则日后辽主无以服天下者。我军亦非不能战，石帅主持西事，屡战屡胜，区区一个王韶，何关大局？”

“这么说，西方果然要打仗？”阿卡尔多兴奋的插话问道。“大宋皇帝要出兵替一个国王平定叛乱的臣子？”

“天才晓得。”柴远大大咧咧地笑道，“听说司马君实几次叩得头破血流，谏阻出兵……”

“那朝廷养我们做何用？”一直不愿意多说的种建中忽然语气激烈地说道，“朝廷并非没有能战之兵，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不取灵夏，养兵何用？”种建中声音不高，但却是辞气慷慨，显然对于司马光反对伐夏十分不解，对于种建中在内的大部分北方世家子弟来说，司马光一直是他们所尊敬的人。

“禁军整编已完成了八成？”柴远却愣住了，《新义报》去年底曾经报道过禁军整编的事情，当时报上说对辽部署的河朔禁军整编顺利，但是对西夏部署的西军整编却因为战争而进展缓慢。显然，《新义报》没有说真话。

种建中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轻描淡写的掩饰道：“我不过是推测而已。以我的阶级，亦不能知道这些事情。”

阿卡尔多对宋军有多少军队完成整编不太感兴趣，因笑道：“想知道朝廷是不是要用兵，只要打听一下陕西的粮价有没有上涨便知道了。”

“果然是高见。”柴远不由击掌赞道。

种建中含笑望着阿卡尔多，心里面对这个蕃商也不由得开始另眼相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若朝廷果真有意西北，此时虽然未必集结兵力，但却一定会开始暗中筹措粮草，否则，朝廷的三公九卿们，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

这个年轻的军官，此时还并不知道，居高位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让有识者失望。

三人如此边吃酒边交谈着，忽然，听到驿馆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然后便听到奔马急停的嘶鸣，有人牵马进入驿馆，大声说道：“好好喂喂这匹马，快烧点热水，热点小菜，我还要赶路。”

“哎。官人，这边请……”驿吏答应着，引着来人往前厅走来。

大门“吱”地一声开了，一股寒风吹进厅中，众人不觉一齐缩了缩脖子。便见一个戴着英雄帽，长相英俊的中年军官大步走了进来。种建中看到这人，不觉一怔，忙站了起来，军官显然也看到种建中了，远远便笑道：“彝叔，你怎会在这里？不是听说你在朱仙镇么？”一面走了过来。

种建中连忙抱拳还礼，“遵正兄，你怎的来陕西了？”他心中的确是非常奇怪，这个军官，乃是宋朝另一个武将世家、世世代代替大宋镇守府州的“折家将”年青一代的佼佼者，名叫折可适。折家虽是羌人，但世代忠义，颇得宋室信赖，府州知州向来都是折家世袭，现任府州知州便是名将折克柔。而折家的男子，大多都有武职在身。象折可适，不过三十岁，便已经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

“有点公务。”折可适笑了笑，向柴远与阿卡尔多告了罪，便对种建中说道：“彝叔，后面叙话。”

种建中也向二人告了罪，随着折可适走进驿馆后面小院的一间房间里。驿吏将一直备着热水端了一盆来，放到坑边，折可适一屁股坐在坑上，将马靴、袜子脱了，把脚伸进热水里，舒服的叫了一声：“痛快！”驿吏已将酒菜端到坑边的小案上，折可适也不理会种建中，一面便吃将起来。

种建中笑吟吟望着，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了。他注意到折可适腰间有一块银牌。种建中与折可适是两种类型的人，折可适不拘礼数，洒脱随

意，注重实效；种建中却时时刻刻用最严格的武人要求来要求自己，举止有度，注重风范。但这样不同性格的人，真正交往过的时间也不多，却偏偏是极好的朋友。

“彝叔是去延绥行营罢？”折可适吃了一口酒，看着驿吏退了出去，便开口问道。“你不是要去宣武军么？莫非传言有误？”

“原是要去宣武军第一军。”种建中略有点自豪地说道，宣武军第一军，是步军教导军，号称大宋最精锐的步军部队。能够进入宣武军第一军做武官，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

“怎的来了延绥？”

种建中笑道：“托了点关系。”

折可适笑了起来，“想打仗？”

“是啊。宣武军没动静。按兵制改革的方案，整编后朝廷在陕西的马步禁军有十七万，加上蕃兵、沿边弓箭手，总兵数过二十万。打个西夏足够了。我怕朝廷不去调动京师附近的部队，宣武军是殿前司的……”

折可适笑着摇了摇头。

种建中是明白人，立时问道：“你来陕西，河东的飞武军、飞骑军都要参战？”

“难道西夏就是陕西石子明的事？”折可适白了种建中一眼，“我们折家和西夏人打了一百多年，难不成算总账的时候，反要落下我家了？”

种建中也笑了起来，“也是。不过朝廷没有议定打不打……”

“你以为今上忍得住么？”折可适笑道，“石子明费了这么多心机，不伐灭西夏，他万般辛苦为谁忙？我从北面过来的，你去河边看看，现在江河刚刚解冻，河面上就热闹起来。运往延州的都是些什么？粮食！一船一船的粮食！”

“啊？！”种建中吃惊得叫出声来。

“陕西粮价没有半点波动。熙宁十二年陕西大熟，石越下令不许半粒粮食出陕，熙宁十一年打仗的军粮都是外路运来的，熙宁十二年陕西军费，也是外路运进。你说说陕西路存了多少粮食？河面一解冻，又开始往陕西运粮……石子明不是铁了心要打西夏，他折腾这些事，不是有病么？”折可适压低声音，又说道：“若说他没有圣心默许，打死我也不信。不论怎么闹腾，官家的心是铁定了，石子明的心也铁定了，这仗就非打不可。”

“遵正兄说得在理。”种建中搓着手，更加兴奋起来。

“当然在理。”折可适得意笑着，一面朝种建中呶呶嘴，种建中忙上前从热水壶中掺点热水进洗脚盆。折可适笑道：“你们种家，我就看你最顺眼。种朴和种师中呢？还在拱圣军和朱仙镇？依我说，你劝劝种朴，别去拱圣军，那是老头子待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

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建中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夜兼程地赶，可把我累死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建中心中一动，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若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石越毕竟是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说的话自有他的份量，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建中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建中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若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建中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建中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建中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建中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惟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的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攫取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

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多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

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做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疯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这背后的努力与艰难，折可适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适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小习武，束发从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路的延州军中度过的，调回河东府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对于京兆府长安城，折可适并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过长安，但却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震撼。

虽然不再是汉唐的京城，也屡经战乱破坏，但是长安城一直延续了它的宏大整齐庄严肃穆，那种规模与气质，正如它整齐对称的街道坊市，遍布全城的坊墙一样，顽固的保持下来，仿佛一千年间没有任何改变。战火可以烧掉它的建筑，但是它却会在一次次被破坏后，顽强的恢复自己的旧观，那种气质，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人一进长安，

都能感觉到汉唐的气息，都会从心里面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仰慕与崇敬。

但是，在熙宁十三年，当折可适站在长安城中之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长安城气质的变化。这座古都似乎在一夜之间，沾染上了汴京城的市民风气，少了一点高高在上，多了一点平易近人。在长安街边叫卖的声音，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外地口音，更让折可适一时间颇难适应。对于长安城来说，这是自唐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但对于很少读史书的折可适而言，他只觉得长安城变得陌生了。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豪迈嘹亮的歌声伴随着整齐的步伐从折可适身后传来。折可适心中兴起一种莫名的亲切，连忙转头望去，原来是一都禁军出操归来，经过安抚司辕门前面的街道。这些士兵没有穿标示他们隶属军队的背心，但是从队首那面迎风飘扬的长箭贯日军旗，可以知道这是神锐军的士兵。

“驻守长安的，是神锐五军还是六军？”折可适在心里暗暗揣度着，无论如何，他承认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目送着这一都士兵走过，折可适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声哼起飞骑军的军歌，一面在心里想着，沈括上章建议禁军诸军应当拥有自己的军歌，以激扬士气，的确是个好主意。

“三十遴骁勇，
从军事北荒。

流星飞玉弹，
宝剑落秋霜。
画角吹《杨柳》，
金山险马当。
长驱空朔漠，
驰捷报明王……”

飞骑军的这首军歌，说起来，还是选自石越的诗词配谱而成呢。“我们折家与石子明，看来还真有一点缘份。”折可适一面想着，一面收敛心神，牵马快步向安抚司衙门走去。

石越送走一位长安的富商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对待剑吩咐道：“今日断不再见客了。要不是为了这破马政……”他一面说着，一面叹了口气，起身便要往后院走去。在繁忙的政务军务当中，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多呆一会，实是一种难得奢侈。

“学士。”当石越为人父的角色一日比一日清晰之后，便极少有人再来叫石越“公子”了，所有人都自觉的改换了称呼。侍剑同情地看了石越一眼，苦笑道：“有一位客人，学士只怕非见不可。”

“喔？”

“府州折克柔派人送信给学士。”侍剑从手中厚厚的一叠名帖中，抽出一张来，递给石越。

石越只瞄了一眼，便饶有兴趣地笑道：“折可适？河东折家的人？”对于折可适，石越并不陌生，他摇了摇头，笑道：“看来确是非

见不可。”

“要不要请潘先生？”侍剑谨慎地问道。

“不必了。”石越抚陕之后，幕府之中的人材大增，他总共养了几位幕僚，但是真正能倚为心腹的，始终只有潘照临与陈良。但先是驿政，后是马政，两桩事情几乎让陈良没有一分闲暇；而筹措即将到来的战争后勤，又将潘照临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石越还清楚地记得驿政初成之时，筋疲力尽的陈良大病了一场，几乎把命都丢了，后来整整将养了三个月才康复。有了这前车之鉴，眼见着对西夏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石越可不希望自己的首席幕僚也被累垮。

“去请他进来吧。”

“是。”侍剑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去。

石越坐回到帅椅上，望着侍剑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在陕西的这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军政事务当中，石越颇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在内心的深处，对于朝堂中的勾心斗角，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进行着平衡与妥协，他渐渐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并且下意识的回避着这一切。这两年间，他悍然推行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源于这种厌倦与懈怠的情绪。人类这种动物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如石越，当他凭借着小心谨慎与妥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达到高位之时，竟然会突然间厌倦小心谨慎与不断的妥协，反而凭仗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蛮干”。

“难道我是骄傲了么？”石越再一次拷问自己的内心，“难道是一次一次的正确与胜利，让我开始忘乎所以了？所以我才会对似乎永远止境的谨慎与妥协感觉到不耐烦？”他在心里摇着头，给予自己否定的回

答。“无论如何，政治首先是一种平衡各种势力的游戏……”

“学士。”侍剑的声音打断了石越的自省。

“嗯？”

“折将军来了。”

“请他进来吧。”话一出口，石越就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若是以前，他应当会降阶相迎吧？但……当然，以石越此时的身份，坐在厅中等候折可适，便已经是一种礼遇了。但是人的这种惰性，还真是可怕啊！石越自嘲的想道。

侍剑答应着，走出厅外，很快便领着一个精壮的关西大汉走进厅中。

“末将致果校尉折可适，拜见石帅。”折可适见着石越，忙拜了下去。

“折将军请起。”石越一面吩咐下人给折可适看座，一面趁这当儿打量着折可适。这个史书上记载过的名将，比自己小上几岁，他身材与自己相侔，但是显得更加精壮有力，一身戎服一丝不苟地穿着身上，仿佛竟是个天生的军人。石越注意到，折可适那略显谦卑的眸子中，其实藏着不易觉察的桀骜。

折可适也趁着这机会打量着闻名已久的石子明。虽然早已知道石越的年轻，但是看到一个比自己大不到十岁的人，身居正三品的高位，安抚一路，一向颇为自矜的折可适还是感觉到几分沮丧。三分里说周瑜三十七岁破曹，这件事不现实中也存在。石子明给折可适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削瘦、疲惫。

“家叔慕石帅之名久矣，不料缘慳一面，常以为生平憾事。此番末将入京，因责末将顺道拜会石帅，并致书信一封，聊以慰平生之愿。石帅身负国家之重托，事务烦忙，冒昧打扰，还乞恕罪。”折可适恭敬而有礼的说道，一面掏出一封书信来，双手递上。

侍剑连忙接过，递给石越。

石越接过书信，笑道：“某亦久仰府州、遵道将军英名，只恨无缘得见。今日能见‘将种’，足慰平生之志。”他口中的遵道，乃是指折克柔之弟，声名更在乃兄之上的折克行。而所谓“将种”，却是在夸折可适。折可适未冠之时，便被郭逵赞为“真将种”。

一面说着，石越一面拆开书信，却见书信之中，折克柔亦不过殷勤致意，并无半语道及国事。他自然知道折克柔之意——互不隶属的两个边臣避开朝廷私自商议国事，是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都难免会招到朝廷的疑忌。折家世镇河东，深得宋室信任，自然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自毁基业。

他将书信收好，向折可适关切地问道：“劳府州挂念，本帅实是惭愧。不知府州目疾，可有好转？”折克柔患有眼病，在熙宁十二年之时，便已屡次上表请求致仕，由他弟弟折克行继任府州知州。石越既然有意于西夏，沿边诸将的情况，他自是了如指掌。

“多谢石帅挂念。只是家叔之目疾，已非药石所能治。”折可适淡然说道，“生老病死，家叔虽是武人，亦看得平常，所恨者，不过是不能战死沙场，名列忠烈祠尔。家叔常言：为将者之悲，是得善终，死于儿女子之手。”

“府州真豪杰也！”石越击掌赞道，顿了一会，又喟然叹道：“但使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果真大宋武人皆有府州风骨，朝廷又岂会受制两虜近百年？！”

“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折可适默默念着这两句话，叹道：“我堂堂华夏，受制两虜近百年，此实忠臣义士切齿之恨也。所幸天佑大宋，百年之耻，不日可雪。”

“不日可雪？”石越似乎很诧异的望着折可适。

折可适笑道：“自石帅抚陕以来，屡败西贼，兵威震陇右。今河西已丑内乱，实是天赐良机。古语有云，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国家抵定灵武，正当时也。陕西虽三岁童子，亦知西夏当亡，大宋中兴可坐待。家叔与末将言：吾折氏世受国恩，虽为武夫，亦知此为报效君王之时。石帅坐镇长安，为国家之柱石，受皇上之重托，寄士夫百姓之厚望，其良谋善策，必非吾侪所能及者……”折可适给石越戴着高帽，但他毕竟是个武人，言辞直爽，虽有试探之意，但他们折氏主张对西夏发动全面战争之意，没有几句话，就流露得一清二楚。不过话说回来，折家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岂敢。”石越淡淡笑道：“某是文臣，岂晓兵事？前者侥幸胜敌，亦不过是众将士之功，非某之能。尊府与西贼周旋百年，西贼闻名而胆寒，论及破敌致胜之良策，某料府州、遵道将军必有所谋。”

石越回答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说。连他是否支持对西夏发动全面性的战争，也没有明确的回答。只是把问题又踢给了折可适。

折可适对这种不够直率的对话，颇不自在，不自觉地微微动了动身

子，决定说得更直接些。“家叔日常闲叙，确曾与末将说过一二。”

“哦？”石越表示关心的倾了倾身子。

“家叔尝言，凡战有大战小战之分。小战不论，大战又有三种：有灭国之战，有夺地之战，有破军之战。为将者，庙算之时，必先明乎此道。明此道，则可不贪小利，使敌无所乘……”

“战争的目的要明确。”石越在心里微微点了点头。

“以今日之事论之，石帅与贼战于平夏城，是夺地之战；与贼战于绥德城，是破军之战。筑平夏城，使渭州无虏骑；破贼于绥德，攻守自此易势。今熙河已定，平夏城成，横山众附，是以刃迫贼之胁下，锁其咽喉，断其手足。而西贼竟自内乱，真是自作孽者。此天欲亡之，奈何犹豫？乘此良机，举十万之军，灵武可下，西贼可亡，汉唐旧规可复。”折可适说起来不禁眉飞色动，慷慨激昂，“若逢此良机而坐视，一旦契丹平定杨氏，挥军西进，吾辈必为子孙之罪人。纵使耶律氏不为此事，西贼恢复元气，亦足为大宋百年之患。袁绍之讥，岂可复见于今日？”

石越微笑点头，却依旧不肯多说一句多余的话。

折可适心中一动，决定祭出杀手锏来，他也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含笑说道：“熙宁十二年陕西粮……”

“致果……”石越不待他说出来，便连忙打断了折可适的话，笑道：“尊府之意，某已知之。惟战或不战，须决于皇上与枢府。”他说罢，起身走到折可适跟前，笑道：“来，某请致果看一样东西。”

侍剑早已会意，在前面引路。折可适随着石越出了大厅，沿着走廊

向里间走去。一路之上，他细心观察，却见安抚司衙门内的陈设竟简陋得不如一个县衙，更不用说与府州州衙相比。而越往后走，便发现护卫的兵丁越多，文职官吏与家丁仆役越少，到最后更是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戈执戟的卫士随处可见。

折可适心中一动，暗道：“莫非是去……”

正想着，却见石越与侍剑已经在一座建筑之前停住了脚步，他忙停身抬头，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四周都是空地，紧闭的大门上方挂着一面横匾，上书“白虎堂”三个大字。一瞬间，折可适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停下的地方，距离白虎堂至少还有五十步远。但是侍剑到了这里，便不再往前走。

折可适用目光注视石越，石越微微点头。二人默默地向白虎堂走去。折可适从军十余年，以战功累迁至致果校尉，但这一生还没有机会进入到这等军机要地，饶是他久经沙场，此刻也难以抑制心中的情绪，虽然明知道这并不参预高层的军事会议，但是，那种久植胸中的敬畏与向往，夹杂着兴奋与激动……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折可适竟连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他连忙深吸了一口气，调匀自己的呼吸。

石越感觉到了身后忽然粗重的呼吸声。他在心里笑了笑，凡是有着野心的年青武将，来到这个地方，绝没有可能不心潮澎湃的。负责守卫白虎堂的职方司武官打开了一扇侧门，石越没有等待折可适，大步走入门中。

踏入白虎堂的那一瞬，折可适的呼吸几乎一度窒息。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超大型的沙盘！不用多看，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沙盘的地形是哪一处。

瞬时间，折可适将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快步走到沙盘之前，贪婪地望着沙盘上的山脉与河流，城市与沙漠。这是一座包括了整个宋夏边界，纵深延伸至贺兰山脉的巨型沙盘，整整占满了一间可以容纳三十人以上的议事厅！

最让折可适惊讶的是，几乎西夏的每一处关寨，都用小旗明确标示了驻军的人数。

“这便是职方馆这些年来的成绩。”石越淡淡的声里，掩饰不住得意之情，“很快诸禁军都会颁布新地图。朱仙镇所有武官最新增加的一门课程，便是地图学。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先要牢牢占据住地利。”也许这座沙盘还不够精确，但是，石越却可能肯定，它已经是有史以来最精确的沙盘。

折可适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有如此详尽的情报，西夏不灭，天理何在？！

“从这里……”折可适指着银夏一带，“再从此环庆、熙河，联络董毡攻击凉州，四路出击，西贼首尾难顾，可一战而定。”

“四路伐夏？”石越笑道。

“实际是五路，河东、延绥两路，直指银夏。”折可适完全沉浸到对战争的设想当中了。

石越在心里叹了口气。在他那个时空的历史上，便是五路伐夏。若细心钻研宋夏的兵力配置与地图，五路伐夏的确是一个当然的想法，理所当然得不用置疑。而且，石越也承认，即便另一个时空的五路伐夏失败了，也并不意味着五路出击便是不对的。所以，他并没有嘲笑折可适。

石越对这个问题研究过无数次，他几乎已经可以肯定的说，五路伐夏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宋人居然指望着这五路最终能在灵州会师！

这种在千里之外约期会师的好事，也许历史上也有过成功的例子，但石越可以肯定，失败的案例是成功的一万倍以上。石越可以确信，现在宋军的纪律与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后勤与通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即便是现在，熙宁十三年，石越甚至不敢指望四大行营能在同一天发起进攻——这种时间上的误差能够不超过三天，他就可以谢天谢地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现什么样的意外？历史上无数造反者约期起事，但是果真能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天起事的例子却少得可怜。

这样的条件下，却去奢望着约期会师，并根据这种期望制定战略……

石越突然想考较一下折可适，看看这个被史书称许的名将，是不是果真名不虚传。他虽然对军事所知有限，但是他毕竟秘密的召见过种谊等将领许多次，其战略构想也得到了章质夫这样的人物的支持。

石越因笑道：“愿闻其详？”

折可适只是略略考虑了一下，便指着环庆路说道：“此处主攻，直捣灵州。仁多瀚与梁乙埋素不和，必不为他卖命。纵然顽抗，以仁多之部众，亦无力拒我大军。”说完，他的手指向西移动，“以渭州、熙河

之兵自兰州、萧关辅攻，或可会师于灵州城下。董毡之军，终是异族，不得不防，使攻凉州，以牵制西贼。延绥与我河东之兵，克定银夏四州，再挥师西向。如此西贼首尾不能相顾，再无不败之理。”

这是平平无奇之语，石越正微觉失望，却听折可适又说道：“然亦有可虑者。银夏诸州是拓跋氏之祖业，经营日久，不可轻易。平夏兵素来悍勇，梁永能非无能之将。兼之当地要么高山峻岭，路途险恶，要么沙漠大荒，数百里无人烟。转运之难，莫过于此。万一梁永能弃城不守，坚壁清野以待，我军无粮，实有倾覆之危。”

这一番话让石越顿时收起了对折可适的轻视之意。“诚然，此亦某所忧虑者。夏州城自赫连勃勃筑成以来，是为中国之大患。当年朝廷虽毁此城，然既不能守，我去敌来，终是无用。银夏之争，最难在补给。”

“银夏之争，是破军之战。要引诱梁永能率平夏部与我决战，只要击溃其主力，银夏不足平。若其避而不战，则需步步为营，护守粮道，大军绝不轻出夏州一线。只遣兵掠其民众，焚其积蓄，袭焚青白池，一旦冬季来临，不愁梁永能不破。况且只要能牵制住梁永能之军，使其无法回援，一旦灵州城破，兴庆府告急，梁永能有何威德，敢不回师勤王？”

石越微微点头，折可适的战斗经验局限于延绥与河东，对银夏诸州的情况，还是十分熟悉的。所提的建议，也的确切中要害。但是对于其余诸路，却未免有点想当然。

其实任何一路的补给困难程度，都绝不亚于所谓的平夏地区。

这也是石越对于全面对夏战争始终抱持着谨慎态度的原因。

战争一旦开始，就会出现许多意料之外的情况，哪怕他做了相当的准备，但是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依然难以克服，宋军再一次输在补给之上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石越对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自古以为有几个将领不知道粮道重要？但是因为补给而失败的战争却始终占据着历史上所有战争中的绝大部分。

但是没有必要和折可适讨论这些。

“战争果真开始，便让种古去守城，果真要与平夏兵一较高下，还要看我们河东兵。”折可适全神贯注的看着沙盘上的每个细节，一面在心里暗暗赞叹，一面便露出狂妄的本性来了。他此刻几乎完全忘记了和自己说话的人是陕西安抚使，只当是在府州州衙与自己的叔伯兄弟们讨论战争。

石越怔了一下，不由微微笑了笑。

敢说在绥德之战中一战扬名于天下的“小隐君”只能守城，也是了不起的傲气。

折可适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失态，继续着他的猖狂。

“云翼军还罢了。吴安国吴镇卿，人不怎么样，但会打仗。千万千万，不要调京师的禁军来，什么捧日军、拱圣军，做仪仗队便好。果真到了银夏，必是给梁永能去送死，没得影响大伙士气。”

石越摇摇头，并没有把他的这些话放在心上。毕竟，很快折可适就会知道自己的这些话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他轻轻咳了一声。折可适猛地回过神来，顿时尴尬万分地望着石越。

“末将，末将……”

在折可适回过神之前，石越已将目光投到了沙盘上。他仿佛没有听到折可适的话，皱眉问道：“那……致果以为何时开战最佳？！”

“四月！”折可适不假思索的回道。

“四月？”

“正是。敌我之优劣甚明。当秋高马肥，弓矢劲利之时，是贼雄我劣，若战于敌境，则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在敌，智者所不取。当此之时，贼兵长驱深入，彼则聚而攻，我则分而守。至冬深水枯之时，贼马无隔夜之草，是其弱之时。然冬季苦寒，进攻不易，此两不利之时。至春深，贼势更弱，而我则练兵秣马，可乘便而出，此我雄而贼劣之时。是故四月出兵，我军可得天时。”当折可适看到沙盘的那一刻起，他在心里就完全承认了石越有资格担任大军的主帅——也许石越不是最好的，但是总比那些完全不懂军事的人要强。所以，他此时的语气，更象是希望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向石越提出自己的建议。

石越在心里暗暗赞许。这番道理，潘照临和他说过，种古、种谊、李宪、王厚、刘舜卿、章粼都和他说过。的确从军事上来说，最恰当的开战时间，是四月无疑。但是，战争的时间，并不仅仅是由军事上的因素来决定的。

石越拉着折可适的手，勉励道：“男儿建功立业之时，致果当好自为之，勿负折氏威名。”

[1]. “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

[2]. 种建中是北宋名将种师道的本名。

派人将折可适送往驿馆之后，石越稍稍喘了一口气。

已经三岁多的石蕤的可爱程度，穷尽石越以前想象力的极限，也无法描叙其万一。毫无疑问，这是个精力旺盛得可怕的小家伙。但是石越还是很喜欢和她呆在一起。

“爹爹——”远远的望见石越走进内室，石蕤就拖着长长的尾音大声叫了起来，一面伸着胖嘟嘟的双手，一颠一颠地跑了过来。

石越一天的疲劳在这一声含糊不清的叫声中，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笑吟吟地望着女儿，紧走了两步，一把抱起来，让女儿骑在自己肩上，笑着问道：“璐璐有没有听妈妈的话？”依当时的习俗，大户人家的女孩子通常都会有个小名，一般称呼没有出阁的女孩子，或者便唤她的排行，或者便唤她的小名。当今皇太后高氏的小名，便叫“滔滔”。石越夫妇依着当时的风俗，也给石蕤取了个小名，叫“璐璐”。“璐”者，宝玉也。

“璐璐最听话了。”小石蕤立即奶声奶气的大声回道。

梓儿笑着望着这父女俩，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有明前新采的散茶，给学士泡一壶来解解乏。”梓儿一面吩咐着阿旺，一面迎着石越进屋坐了。宋人制茶饮茶方式与后人不同，除刚刚

开始出现的花茶外，最常见的是散茶与片茶。所谓散茶，是采芽焙干后所得；所谓片茶，亦称饼茶或团茶。其制法是将蒸熟的茶叶榨去茶汗，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形。在宋时，片茶是茶之上品，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士大夫中时兴的斗茶、分茶，也都须用片茶。但对于石越而言，饮食习惯难以改变，他更喜欢的，反倒是在当时被人们轻视的散茶。梓儿在蜀中出生、长大，当时广汉的赵坡茶、合州的水南茶，峨眉的白牙茶，雅安的蒙顶茶，都是片茶中的珍品，梓儿从小喝惯的都这样的好茶；而分茶、斗茶，梓儿也是个中能手，但是因为石越的习惯，梓儿也不再喝片茶。于是，这石府上，竟渐渐只有来了客人，才会用片茶招待。此事传出去后，不知内情的人还道是石越节俭，不免又成为一桩美谈。

阿旺答应着去泡了茶。未多时，便托着茶盘进来，分别给石越和梓儿沏了茶。石越将女儿放到自己膝上逗弄着，见茶来了，端起茶先给女儿喂了一口，方才自己轻啜一口。

“爹爹，璐璐今天背会了九九歌！”石越的这口茶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小石蕤又大声向父亲叫唤起来。

“我女儿真了不起。”石越方待与梓儿说几句话，没来得及开口，便忙着把茶咽了，赶紧先来哄女儿了。

“大姐儿将九九歌背给爹爹听听。”梓儿轻声笑道。但凡石府的称谓，大多循的是开封的习俗，譬如将大女儿称作“大姐”，又如小石蕤唤父亲为“爹爹”，母亲为“妈妈”。若依陕西风俗，父亲在当时是被唤为“老子”的。西夏人称范仲淹和范雍为“小范老子”和“大范老子”，其意便是尊其为父。而若依着河北一带的习俗，则子女称父亲为“爷”或“爷爷”，如金兵称宗泽为“宗爷爷”，岳飞为“岳爷

爷”，亦是尊之为父的意思。而在许多地方，子女又将母亲唤作“娘娘”。但是石府现在毕竟也称得上钟鸣鼎食之家，这些俚俗的称呼一般也难以进府，便是给小石蕤请的乳母，虽是长安人，但在石府之内，也只敢学着说汴京官话。

“好！”石蕤听到母亲吩咐，立即坐在石越的大腿上，大声背诵起来：“一一如一，一二而二，二二而四……”

石越含笑听着，中国的九九乘法表，自春秋以来，都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而且持续一千多年，也没有“一一如一”这一条^[1]，直到南宋末年，才开始翻转过来，有了后世的九九歌模样。石越本来也不曾注意过这些细节，但一轮到自己的女儿学习，便立即发现其中的别扭，立时将它纠正过来，还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白水潭学刊》，指出这其中的问题。

小石蕤的“九九歌”背得甚是熟练，很快便背到了“九九八十一”，石越一面欢喜的哄着女儿，一面在想自己三岁多时究竟能不能背得“九九歌”，但是想来想去，却只觉得一片茫然，竟是全然不记得了。他在心里摇摇头，叹息道：“还真是老了。”口里却不忘夸着女儿：“璐璐真聪明。”

“大姐儿真是冰雪聪明，不愧是学士的女儿，不止九九歌，连唐诗，现在也背得十多首了。”石蕤的乳母汪氏也在一旁奉迎着，这汪氏本是没落的官宦家小姐，也是能断文识字、吟诗作画的。

石越高兴得连连亲了女儿两口，梓儿忙趁着这个当儿说道：“前日接到清河郡主带来的礼物和书信……”

“哦？”石越一面和女儿互拍着手掌，一面支唔了一声。

“郡主在信中说离别日久，甚是想念。又说淑寿公主出落得越发讨人喜欢了，整日和圣人说想看看石家大姐儿是什么样子。圣人因养着延安郡王和信国公，也很是喜爱小孩子，问过几次郡主咱家璐璐的事情。郡主因问，眼前见着陕西可能又要打仗，问我想不想带着大姐儿回汴京小住几个月，一来算是回娘家探亲，二来两家孩子也能有个玩伴儿，三来柔嘉县主在太皇太后驾崩后，一直郁郁不乐，连性子都变了许多，常常一个人发呆，又与郡主说想去永安替先太皇太后守陵，郡主甚是担心，我也是能和县主说得上话的，回京住一阵，或者能劝劝……”梓儿轻声细语地说着，石越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

“是啊，陕西又要打仗了……”石越淡淡叹了口气，轻描淡写的说着。但是他话中讽刺的语气，梓儿却是听出来。她温柔地微笑着，善解人意的说道：“依我说，我回一次汴京也好。说真的，离家久了，也甚是想念。我也想看看我侄儿子长什么样了哩……”

“我知道你的心思。”石越伸出手来，轻轻握住梓儿的手掌。“你是说着这些话来宽慰我的。”石越干涩地笑了笑，自我解嘲地说道：“我是舍不得我的宝贝女儿。”说罢，狠狠地在小石蕤的脸蛋上亲了两下。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梓儿轻声说道，“从郡主的信来看，大哥为帅应当是八九不离十的事情。否则亦不必有这些话。果真大哥能为帅，解除国家边患，我虽是女流，也知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至少这陕西一路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可以息肩几年了。况且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情，岂可因为家眷而拖累了。依我说，郡主说也没错。若我和大姐儿在长安，大哥总不免分神……我担心的，是没人照顾大哥。阿旺是使唤久了的，我想不若将她留下，我带着汪娘子和几个丫头回汴京便好。”

“那倒不必。”石越一面挠着小石蕤的痒，逗得她呵呵大笑，一面强作笑容，说道：“你知道我一向不要侍婢照顾的。况且阿旺现在也是个女博士，你带她回京师，看看能不能让她挑个可意人……”一句话说得阿旺脸羞得通红，低声道：“奴婢不愿意嫁人。”

“这才是傻话。”梓儿笑道，“我这几个大丫头，虽名为主仆，却情同姐妹。若是你找到中意的人，我总当是妹子出嫁一般。”

“正是。”石越笑道，又装作一本正经地说道：“况且我还有个小心器的意思——有你这个女博士在，待璐璐大点儿，也有个人教她大食文字，省了我专程去西湖学院请西席的钱。”

“大食文字？”梓儿瞪大眼睛，惊讶的问道：“让大姐儿学这个做什么？”

连阿旺也是十分吃惊，也道：“学士是取笑奴婢罢。”

“我是认真的。”石越能理解两人的惊讶，解释道：“我家女儿可不管什么‘女子无才就是德’，我巴不得她变成才女。”

“那也用不着学蕃文呀？纵是想读夷文，也有译经楼。华夏这多东西，够她学的了。”梓儿还是不能理解。

“多学点东西，总是学问。”石越笑道，“这个世上，真称得上文明的，眼下便只有大宋与近西大食诸国。女儿还小，总不要局限了她。将来她要对大食没兴趣，不学便是。俗语还说‘艺多不压身’哩。其实以学问来说，越有学问的人，越是处在低处，并不敢以学问骄人。你看那大海，因在低处，百川才能汇聚其中，成其博大。咱们华夏，在别处倒不妨自矜，在这学术上，却不妨以大海之胸怀，自居低处。若是以为

咱家学术甚好，便说别国别族便一无可取之处，闭耳不闻，那终是成不了大器的。故此，不仅我女儿，将来有朝一日，我还盼着大宋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有知道外国外族是何模样的本事。休说大食这等大国，便是高丽、日本国、交趾，乃至蒲甘、三佛齐，都未必一无可学之处。”

“大哥说得甚是。”梓儿虽然不知道高丽、日本国有何可学之处，但是石越说的道理，却是极其浅显而明白的，她便也接受了这思想。

夫妻俩正在聊着这些事情，忽见侍剑走了近来，在门口说道：“学士，丰参议求见。”

石越立即起身，梓儿忽的“呀”了一声：“学士还没有吃饭呢……”

石越苦笑了一下，将小石蕤递给梓儿，说道：“顾不得了。你先想好，看看哪天起程……”

“是。”

“夫人要出门？”侍剑吃了一惊。

石越点点头，他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若果真他是主帅，他统军在外，家属居然不在汴京做人质，只怕汴京城的三公九卿、谏官御史们都会闹将起来。这种事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清河郡主的书信，虽然说得委曲，但以清河的谨慎，八成是承了上意的，这是给石越和朝廷都留体面的做法。因此石越心里虽然不怎么高兴，却也只能接受现实。

随着侍剑到了公厅后，石越才发现，公厅内外戒备之森严，竟比平

常严密了一倍。公厅中的守卫，本来都是石越亲兵中的亲信，但此时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认识的士兵，石越仔细看去，这些守卫竟然全都是卫尉寺的。这些卫尉寺的士兵，全部穿着标志身份的红底黄边绣着黑色獬豸图案的背心，一个个面容严肃，用狐疑的目光审视着每一个人，似乎厅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对象。石越吃了一惊，回去看侍剑，却见侍剑也是一脸茫然，显然他来传报之时，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形。参议丰稷一直站立在公厅之外，见到石越过来，忙大步走到跟前，低声在石越耳朵说了两句。石越心头一震，向侍剑摆摆手，示意他留在外面，便随着丰稷往公厅走去。

进到厅中，便见大厅之内标杆一般挺直的站坐着几个一丝不苟的军官。他扫眼看去，只见公厅左边依次站立着的是兵部职方司陕西房知事许应龙、卫尉寺陕西安抚司监察虞候任广、枢密院职方馆陕西房主事李赓芸。在他们的对面，公厅的右边站着五个军官，一个是环庆行营监军都虞候刘过，一个是环州知州张守约，后面三个，却都穿着西夏武官服饰。石越的目光从他们脸上缓缓移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这三个西夏武官，石越都是认识的：仁多保忠！文焕！慕泽！

文焕居然敢以西夏武官的身份来长安！

难怪任广与刘过脸上如见到杀父仇人一般结着寒霜，两眼仿佛要喷出火来。而许应龙与李赓芸脸上又是狐狸看见鸡的表情，张守约与丰稷，则是一脸的鄙夷。

在文焕的对照下，慕泽这个叛蕃，反倒是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三个人显然是仁多瀚派来的使节。

但仁多瀚让文焕与慕泽来长安，究竟是什么意思？石越一面缓步走向帅椅，一面在心里忖度着。

将这样敏感的人物，送到长安来，要么是挑衅——但这绝不可能；要么就是……

石越在心里笑了一下，在帅椅上从容坐下，再次打量着文焕与慕泽。“神态倒是挺从容的。”石越在心里说道，但脸却同时黑了下去，“仁多保忠！”不等众人行礼，石越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叫出了仁多保忠的名字，“仁多统领是让你将这二人的人头来送给本帅么？！”

“回石帅，我家统帅确有此意。”仁多保忠向石越欠身行了一礼，看都不看文焕与慕泽一眼，便从容不迫的回道。

“那好！”石越冷笑着，厉声喝道：“来人，绑了！”

“慢！”仁多保忠高声喊道。

石越举起手止住了正要一扑而上的卫尉寺士兵，盯着仁多保忠，语带讥讽地说道：“方才不是你说要送他们人头予本帅的么？”

“石帅何先不听末将说完来意，再确定要不要他们的人头？”仁多保忠始终保守着外交官应有的从容与冷静。

“本帅倒要听听。”

“末将此来，乃是奉我家统领之命，来向朝廷借兵平叛。并要请石帅替我家统领，向朝廷代为递送表章。”

仁多保忠这句话说出来，厅中诸人，除石越与张守约之外，都不约而同的露出喜色。所谓“借兵平叛”，任谁都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不过是为宋军伐夏提供一个借口。仁多瀚打着什么主意姑且不论，有人开门揖“兵”，对宋军来说，总是求之不得的。

一时间，连任广与刘过，也暂时忘记了文焕这个“大叛贼”，留神倾听石越的回应。

“借兵平叛？”石越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

“正是。”仁多保忠一脸悲愤，“天道有常，君臣有序。下邦不幸，权奸乱国，劫持君王，祸乱朝政。我家统领虽是蛮夷小国之臣，亦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岂敢不发愤切齿？只须能救主君脱此大难，虽粉身碎骨，亦不敢辞。我统领虽在边鄙，亦知天朝上国是礼仪有道之邦，今下邦之不幸，亦是人伦天道之大不幸，世间有‘忠孝’二字，凡忠臣孝子，不分家国，同善之同美之；世间有‘奸佞’二字，凡忠臣孝子，不分家国，同恶之同厌之。今梁乙埋以权奸作乱，所劫持者虽是下邦之君，然所践踏者，却是君臣父子之纲纪伦常。虽蛮夷之人，亦知天朝断不肯坐视此等乱臣贼子，败坏纲常，祸乱天下。况且梁氏父子，一向穷兵黩武，挑衅天朝。两国交兵，军民死者无计，皆原自此贼。天朝岂能不发义师，为天下除此穷凶极恶之贼？”

仁多保忠满口大义，神情悲愤，辞色慷慨，当时之人，莫不受三纲五常之影响，听到他这番话，真是人人动容，几乎全然忘记仁多保忠这番做作，亦不过是想大义凛然地把仁多族卖个好价钱罢了。这世间，有些人卖国，身败而名裂；有些人卖国，却似乎委屈无比，竟能赢得许多人的同情，几乎让人以之为民族之英雄。两者高下之别，直是判若云泥。

石越对三纲五常，本来也看得平常。且这等“忠臣卖国”之事，他所见所闻，见识得也算是多了。哪里能被仁多保忠骗了去？但他心里也佩服仁多保忠的才干，也故意装成动容之色，静听他继续慷慨陈辞。

“故此我家统领派末将前来天朝，乞求天朝派兵平乱，以正纲常。下邦君臣，对天朝之恩德，当百世不忘。此处有我家统领敬呈天子之奏章，亦乞石帅代为递交。”仁多保忠说到这里时，语气之诚恳，直如欲以肺腑相托一般。

石越环视厅中诸人，看到众人表情，便猜知他们几分心思。厅中诸人，虽然不免被仁多保忠之说辞所打动，但是倒也不会天真得以为大宋出兵真的是去维护什么“纲常人伦”，人人所想，却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名正言顺出兵西夏。兼之若有仁多瀚反正，灵州可谓门户大开，亦有事半功倍之效。

“真是利之所在，能使人忘乎所以。”石越在心里暗暗感叹。在场的人，连张守约这样的人物，都没能看透仁多瀚的心机。但是石越心里，却明镜也似。仁多瀚犹豫这么久，终于走出向宋朝乞兵之事，其实是他目前情势下所能走的最好的一步棋。

仁多瀚心知自己与梁氏势同水火，梁氏父子既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西夏所忌惮之人，不过仁多瀚与禹藏花麻。而禹藏花麻毕竟是降蕃，在各部落中影响力远不及仁多瀚，因此梁氏父子果真想牢牢控制西夏之局势，甚至有朝一日取而代之，就不能不除去仁多瀚。除非仁多瀚有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梁乙埋。但是考虑一个日渐强大起来的宋朝的存在，以仁多瀚的智慧，就一定能想明白——别说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梁氏父子达成平衡，纵然有，他也没有这个机会。宋军一旦挥师伐夏，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仁多族的力量。且不说到时候梁乙埋父子就有

借口将他置于统一指挥之下，纵然梁氏父子给他方面之权，他也必然陷入两难之地——如若消极作战，放任宋军长驱直入，他在诸部落中必然威信下降，他仁多瀚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而若积极抵抗，他的家底就不可避免的要在与宋军的苦战之中消耗殆尽，即便西夏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仁多瀚也会成为梁乙埋收拾的对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仁多瀚最好的选择，就是公开站在梁乙埋的对立面，以博取所有梁氏的敌人、夏主的同情者与支持者的同情。他以一种孤臣的姿态，引宋军进入西夏，让宋军与梁乙埋父子去肉搏。而他却可以保持一个微妙的地位，倘若宋军得胜，他就是引宋军入夏的功臣，宋朝绝对不会吝啬对他爵赏，甚至于宋朝在胜利后，还可能要借助他的力量来统治西夏地区——在西夏的内部，他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到时候他只要装模作样的和宋朝“据理力争”一番，就可以交待过去，那是宋朝无耻的欺骗了他，利用了他，胜利者本来就不受指责，何况他还是“情有可原”；而即便是西夏打赢了这场战争，他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并没有公开降宋，他的目的是如此冠冕堂皇，他是拯救被幽禁的皇帝而失败的英雄！“英雄”的实力不会有损伤，甚至可能会有加强——石越敢肯定，一旦宋军失败，最先反戈一击的一定是仁多瀚；而梁乙埋的力量却会在与宋军的战争中削弱。得到各部落首领同情的仁多瀚，在那时候，甚至还有机会与梁乙埋父子形成新的平衡，共同分割统治西夏的大权。

以仁多瀚的算计，在这一局宋夏博弈的棋局中，他仁多族竟是绝对的胜利者。

但石越却看透了这一点：虽然仁多瀚引宋兵入境，但是在“纲常人伦”大义的掩护下，仁多瀚却并没有将自己绑上宋军的战车，而巧妙的将自己处于一种“局内中立”的位置，实在称得上是玩弄权术的高手。

仁多瀚的这份机心，实实在在地骗过了许多人。

石越接过丰稷递过来的仁多瀚写给皇帝的奏章，放到帅案上，目光不断的在仁多保忠三人身上移来移去。他在心里盘算着到底可以多大程度将仁多瀚绑到宋军的战车上来。“不出力气就想占尽便宜，这世上岂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石越在心中暗骂道，“你便是狐狸，我也要给你榨出油来。”

一面想着，石越一面问道：“仁多统领忠心可嘉，乱臣贼子，的确人人得而诛之。然而自古以来，便没有空手乞别家出兵的。”

仁多保忠说了半天，石越脸上虽然感动，但张口一句话，便又回到了赤裸裸的利益上面来了。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口里却谦恭地说道：“下邦国王曾言，若大宋能出兵平梁氏之乱，愿以河南之地敬献朝廷。此事乃是文将军亲耳所闻。”

“打白条么？”石越在心里头冷笑起来，“那地方我若能夺到，你‘敬献’不‘敬献’有何关系？我若夺不到，难道我还真指望着你‘敬献’不成？只是也不能将仁多瀚这老狐狸逼得太急，眼下即是他有求于我，实际也是我有求于他。但想这般便宜，你仁多瀚却趁早别做这美梦。”

但石越尚未说话，这“文将军”三字，已经惹恼了一堆人。环庆行营监军都虞候刘过便已忍耐不住，在旁边冷冷地说道：“背祖忘宗的人也信得过么？”

陕西安抚司监察虞候任广也道：“就是，这等小人，可没人信得过。”

文焕听到这话，脸顿时涨得通红，在西夏被人讽刺，他早已习惯，但是被自己的国人、同胞讽刺，对于文焕而言，却是更为难受的体验。但他毕竟已不是当年的武状元，他望了望仁多保忠，又望了望石越，终于将眼帘垂下，依旧保持沉默。

见文焕这般，“唾面自干，无耻……”低声的讽刺又不知道从何处传来。但文焕心中此时反而变得坦然。只是默默听仁多保忠去交涉。“你们不会知道为了促成仁多瀚主动派人来长安交涉，我用了多少心机……”文焕用自己的骄傲暗暗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若朝廷有疑惑，末将愿作主，立下盟誓。”仁多保忠坦然得几乎象个君子的宣言，适时地替文焕解了围，也堵住了众人的嘴。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石越。

“盟约自然要订。”石越淡淡说道，目光扫过众人，在掠过文焕脸上之上，不易觉察地安慰性的停留了一瞬。“但这些东西，华而不实。”

“河南之土地虽小，虽有数千里；河南之人民虽少，亦有上百万……”

“这些本帅知道。”石越打断了仁多保忠的话，尖锐地说道：“然则这些土地人民，毕竟要我禁军将军用血去换。本帅只想知道，仁多统领愿意做点什么？”

“我家统领愿为王师前驱。然只恐寡不敌众……”

“本帅要仁多统领接受朝廷敕封！”石越冷酷的声音，穿透大厅。一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紧紧盯着仁多保忠的眸子。

仁多保忠不自然地避开了石越的逼视，他没有料到石越如此咄咄逼人。但是自居小臣的人，去拒绝朝廷的敕封，一时却又无法开口。他沉吟了一阵，方才回道：“朝廷恩德，是我家统领的福分。但如今我主君有难，而臣子却受朝廷敕封，传扬出去，世人必说我家统领不义。愿暂辞封赏，待奸臣被诛，我主复辟，再领恩典。”

“仁多统领忠义无双，又忠于朝廷，朝廷敕封，有何不可？便是贵国国王，亦是受朝廷敕封。名正言顺，将军又何必推辞？”

“虽是如此。然实是关系大义名节……”

“朝廷的封敕，便是大义，便是名节。”石越毫无退步之意。

“此事还盼石帅许末将等合计，异日再为答复。还望石帅能体谅我家统领的苦衷……”仁多保忠眼见着石越咄咄逼人，干脆祭起缓兵之计。反正他也没指望一次面谈，便能达成协议。

“也罢。”石越也知道仁多保忠不可能立即答应，便许了他，又暗示道：“仁多统领德才兼备，朝廷都是知晓的。亦请将军三思之，朝廷之恩典，绝非寻常。”石越说的也是实话，以仁多瀚的身份，果真公开降宋，至少也是三品武官，位列公侯。

“是。”仁多保忠谦恭的答应道，方又指着文焕与慕泽，向石越说道：“此行另有一事，便是带文将军与慕将军，向石帅请罪。”

提到这两人，在场之人，脸色又变得生硬起来。

“两位将军得罪朝廷与石帅非浅，朝廷若加诛戮，绝不敢辞。然而末将此行，亦得益于两位将军从中周全，亦是其有功于朝廷之处。且……”

“且夏国军中，得罪朝廷之人车载斗量，不可胜计。本帅若怪罪此二人，不免使夏国人心生疑忌。若释二人之罪，则有汉高封雍齿、燕昭市马骨之效。是么？”石越打断了仁多保忠的话，悠悠说道。

“石帅明鉴，末将要说的，正是此意。”

“朝廷能容天下之士，此事不必多言。以将军之见，本帅是胸心狭窄之人么？”

“石帅有宰相之量，天下皆知。”仁多保忠顺着石越的意思拍了下马屁。

石越哈哈大笑，指着文焕、慕泽说道：“他二人果真欲重新归顺朝廷，本帅又岂会计较些些旧嫌？本帅当亲自向朝廷举荐两位将军，料朝廷亦当不吝爵赏。”

石越说出这番话来，刘过、任广脸色当时便变了，二人正要说话，却被丰稷、张守约用眼色止住。只得气鼓鼓地生生忍住。

仁多保忠与文焕、慕泽一同欠身谢道：“多谢石帅。”

与仁多保忠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时辰之后，在卫尉寺部队的严密看护下，将仁多保忠等人秘密送到了驿馆安歇。本来这些事情理当由职方司负责，但是诸司都是草创，机构设置并不完全。职方司陕西房只有少量直属部队，还要专门负责保护要害部门，因此便只能向卫尉寺借调部队来使用。前卫尉寺卿章惇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闹出许多事情来，但他一手草创的卫尉寺，却是新兴机构中，最先变得较为完善的机

构之一。

仁多保忠等离开后，丰稷等人也陆续告辞离去。这些人前脚刚走，潘照临与陈良便走了进来。潘照临屁股也没有坐稳，便笑着问道：“方才刘过一面走嘴里一面骂什么‘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究竟是何事惹着这刘大炮？”

陈良也笑道：“卫尉寺的人，学士终要留几分情面才好。”

石越一面将就吃着刚刚送上来的果子充饥，一面苦笑着摇摇头，将方才之事捡着说了一遍。仁多保忠等人来长安，是极机密的事情，潘照临与陈良刚刚也只看到丰稷等人，却没能看见仁多保忠三人，本来还在担心卫尉寺大张旗鼓来帅府做什么，这时听石越说了，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石越说完，解嘲似地笑道：“也须得保密，否则，若让人知道文焕竟然来了长安，只怕激起兵变也未可知。”

潘照临和陈良本不知道文焕的底细，陈良不禁叹道：“也亏得这文焕、慕泽竟有胆量来长安。”

潘照临却笑道：“这不过是仁多瀚两粒棋子罢。他仁多瀚自己不怕投降后没个好结果，可他的部将却不能不怕。一旦有了文焕、慕泽这两个活例子，万一真要公开投降，他要说服自己的部将便容易多了。纵然我们小器，杀了文、慕二人，对他仁多瀚又能有多大损害？”

“潜光兄说得不错。”石越笑道，“所以我要容他们。文焕是叛国之臣，慕泽几乎害了我性命。这两人都能容得下，那些夏军将领便再无什么可顾忌了。只是文焕的事却棘手，军中民间，都恨他入骨……”

“文焕可以免罪，让他以白衣戴罪立功；慕泽可以复原官，若立功勋，则厚加封赏。如此可内外皆安。”潘照临轻描淡写便解决了这桩麻烦，“反正现在这两人能得朝廷敕免，已是万幸。”

石越微微颌首，道：“也只能这般。”又问道：“潜光兄与子柔来此，想必还有事情？”

潘照临跷起二郎腿，吃了个果子，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当儿正是人仰马翻的时候，若没有事情，也没空来见公子。”他是唯一一个懒得改口，一直叫石越“公子”的人。

陈良一面抓紧时间吃着茶和果子，一面插口道：“这时不将事情弄妥当，果真打起来，些许小事不周到，便可能酿成大错。我是与学士说马政的事情的……虽说这事急抱佛脚，已经干不了打仗多大事，但若是处置不当，难免不拖后腿。且这也是朝廷的百年计，轻率不得。”他整个人都已经削瘦得不成样子。

潘照临半取笑半规劝地说道：“知道你陈子柔忙的百年大计，却只怕你太拼命，把这条小命给送了。你死了不打紧，公子许多琐碎事，我却担心没个中意的人打理。”

“纵累死我也愿意。且还累不死呢。”陈良笑道。“你要没要紧事，我便先说我的马政了。”

“你说罢，我乐得歇会。”潘照临说罢，果真身子一仰，闭了眼睛假寐起来。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

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但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日程。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牧马监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的，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数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

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的“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几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难以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预付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潘照临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

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2]。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

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潘照临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潘照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不可轻视。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潘照临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潘照临，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

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蛇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

国。到了那种时候，即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反省与反思，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

“这个‘长安君’，与卫洧、卫濮，毕竟有些不同。”陈良从容说道，“《秦报》这几年之间，鞭挞贪官污吏，直斥时政之非，在蜀中、关中、晋地都有相当的口碑。便在驿政改革、改革户等、兴修水利等事上亦立场鲜明，支持学士。且卫棠能重金礼聘陆佃为《秦报》总编，对陆佃信任有加。又遣人前往延绥、环庆、熙河诸边塞之地采访，向国人介绍国朝边境及西夏、吐蕃之真实情况，使国人头一次了解真实之边疆，而不再是听信那些荒诞古怪之传说……仅此一事，三大报皆竞相转载，《秦报》与卫棠名扬天下，卫棠赢得‘长安君’之美誉，亦并非幸致……”

石越此时已平静下来不少，卫家不仅与沙苑监弊案纠缠不清，而且牵涉到与高遵裕等边将走私，至于其他贿赂官府，谋取暴利之事，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事情石越心里十分清楚。但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而卫家的关系，牵扯到已故的太皇太后的母家曹家、当今皇太后高太后的母家高家、皇帝的亲弟弟，有“贤王”之名的昌王程颢、大宋数得着的几大官宦世家之一的韩家的韩绛，且卫棠声名鹊起后，更是交流满天下……这样的家族，的确也不是什么“土财主”，不是可以随便入罪的。

而另一方面，石越也清楚陈良说的都是事实。卫棠与他的《秦报》，在政治立场上，是开明的，对自己颇多声援——甚至卫棠本人也一贯是以石越的学生自居的。逢年过节，卫棠总要恭恭敬敬地派人送来礼物，或者亲自来府问安，只不过石越以方面大臣，不能私自结交地方豪贵为由，从来没有收过他的礼物，然而卫棠却亦是一直执礼不废。当然，石越也知道陈良口中的卫棠，只是卫棠的一面——在另一面，石越确信卫棠此人绝非所谓的“君子”。他站在传统的陕西士大夫之立场，大张旗鼓的非议石越重视商业的作法，却无视他们卫家却因为陕西商业的繁荣而受益良多的事实；他道貌岸然的批评陕西走私猖獗，但他们卫家却是陕西最大的走私家族；石越下令将官妓组织起来，每日在勾栏公演曲目，靠售卖门票获利，更是被《秦报》大加讥讽指摘，认为石越是在败坏风俗，是“儒教之罪人”，甚至因此还导致了御史的弹劾与一场报纸上的口水战；至于因为私妓业日渐繁荣而指责石越缺少作为的言论，更是《秦报》上最常见的一一尽管卫家父子一样购买门票去勾栏看官妓们公演，一样无所忌讳地出入风月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石越承认卫棠是个聪明人。石越自己为报纸的言论自由立下的法令，被卫棠充分利用。对于石越，他一半高调赞扬，一半

高声反对，从而让支持石越的人轻易不能抓住他的把柄，却也讨得了反对石越的人的欢心。《秦报》凡是批评石越之政策行为，都是从礼法道德的高度下手，以不动声色地替《秦报》最大的读者群——陕西路的士大夫们代言，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在另一方面，卫家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石越带来的好处，并且以一种“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避免过于激怒石越及他的追随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卫棠与《秦报》，石越的确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第一次见卫棠之时，石越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年青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迅速成长成一个几近完美的“政客”——他的确拥有适合他转变的家世，但是石越还是隐隐觉得在卫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既没办法了解，亦没有这个精力去关心这些事情。

“……况且，学生以为，陕西巨室实多以卫家为马首，学士抚陕，当以安抚之上；且若昌王见怪，总是不便……”

石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子柔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但仅仅是知道，是不够的。

“学士，马政之事，实是拖不得。”陈良礼貌而又坚决地说道，“朝廷于马政之事并不放心，有传言要派石得一来秦……”

“那个阉竖？”石越冷笑道，“子柔是自何处听来的？”

“长安街头巷尾，多有风传。只怕亦不能不防。”陈良亦不甚自在的道，“国家诸内侍，以石得一为最可恶。无论士夫民间，稍有小事，便密报于上，以此邀宠。所幸皇上甚少让他离京。此番若让石得一来陕，还不知要惹出多少是非。若马政能在这阉竖来之前停当，则少去许

多烦恼。且大战在即，亦容不得拖下去……”

“石得一。”石越不屑地撇撇嘴，但终是没有说甚么。倒是潘照临眉毛一扬，欲要插话，似乎从眼缝中觑见石越神色，嘴唇只微微动了一下，终于也没有说什么。

“便照着子柔的想法去办罢。”石越还是决定接受现实，“再挑几个人去一次延绥，沿边大族中，便没有对马场有意者？”

“是。”陈良总算松了口气。

[1]. 按，里耶秦简最后两句口诀是“一一而二，二半而一”。

[2]. 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

折可适本是呆不住的人，在驿馆没多久，因听人说起当天晚上长安的官妓要在一处叫梨花园的地方公演《剑舞》——这本是宋朝有名的歌舞故事剧，演的是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之事，其间从汉高祖斩蛇起义、项羽设鸿门宴说起，贯穿许多关于剑与舞的故事，十分精彩。折可适素来久闻这曲目的名声，只是府州虽然也有营妓、官妓，但毕竟是偏远地方，无法与内地大郡相提并论，竟没有妓者会这个舞蹈。加上又听说当晚之舞戏，是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亲自挑台扮公孙大娘，更是勾得折可适好奇心动，非去不可了。

傍晚时分，折可适从驿馆租了辆骡车——长安的驿馆，怕犯了帅司衙门的禁令，没有人敢租马匹给私人。好在折可适生性洒脱，也并不介怀，只坐着骡车到了梨花园，只准备看戏。不料，待他大摇大摆下了车来，竟是大吃一惊——梨花园前面人山人海，车马停满了整整一条巷子。他从下车的地方走到梨花园的门口，几乎要走半里路，而这半里街道之上，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男女老幼。

折可适几曾见过这等场面？他又从来没有过“买票”的概念，也不知道要在何处买票，只好询问车夫。

那车夫听到他相问，竟是也呆住了，不可思议地反问道：“官人未曾事先买票么？”

“还要事先买？”折可适也呆住了。

车夫这才知道这个外地人竟是什么也不懂，但折可适虽然穿着便服，可他却是亲眼见到是帅司的人将他送到驿馆的，因此也不敢轻慢，连忙耐心解释道：“董乐娘是长安头牌，平素一般人想见她一面也难，但凡她上台演戏，总是要预先买票定座的。官人这些时候才来，依小的看，也只好打道回府……”

折可适听到这话，不禁大为扫兴。正要败兴而归，抬头又看了看一周围，忽然计上心来。他向车夫笑道：“你先去回去，既来了，我不如到处走走。”

“那官人要记得早点回驿馆。长安虽放宽了，但子时以后，仍是要宵禁的。”车夫好心提醒道。

折可适点头示谢。待车夫调转车头走了，他又左右观察了一下，沿着梨花园的围墙，专往人迹少的僻静处走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折可适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头，轻轻扔进院中，自己在墙外听了半晌，见里面并无动静，当下将袖袍一挽，竟翻起墙来——以折可适的身手，区区一座梨花园的围墙，怎么拦得住他，轻松便翻了进去。

军旅生涯，虽然只是马上的生活，但是对于鸡鸣狗盗之事，似乎也颇有助益。他从后花园一路观察地形，小心避开生人，没用得多久，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前面的戏楼之中——此处也是人山人海，肩踵相接，三面楼的楼上楼下，戏台前的平地上，都坐了各色人等，而过道之中，还挤满了站着的人群，折可适便往人群中一挤，竟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

此时那戏台上，两个舞者正在一同唱着一曲《霜天晓角》，折可适

细听歌词，却听唱的是：

莹莹巨阙，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阶掀舞，终当有用时节。唱彻，人尽说，宝此刚不折，内使奸雄落胆，外须遣豺狼灭。

两个舞者唱罢，便是乐部唱曲子，舞者舞起一段《剑器曲破》来。只见衣带飘扬，剑光耀眼，柳腰莲步，渐欲迷人，看人眼花缭乱，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

两个舞者舞罢，二人分立两边，另有两个穿着汉朝服饰的舞者出来，在戏台中间一张摆着酒案的桌子两边对坐。“竹竿子”^[1]拿着竹竿拂尘上前来，清声说道：

伏以断蛇大泽，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苍姬之正统。皇威既振，天命有归，量势虽盛于重瞳，度德难胜于隆准。……

折可适便知道接下来便是演鸿门宴了。此时虽然离唐装出场的公孙大娘尚远，但折可适却已是心驰神往，完全融入戏中了。如此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间，只见到满座一齐鼓掌的鼓掌，叫唤的叫唤，便见两个汉装舞者徐徐退场，进场两个唐装舞者，其中一个却是女子，折可适只听到旁边有人不断地叫着“董乐娘”，便知那个女子是眼下的“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了——宋代民俗，卖身者为娼，卖艺者为妓，要当得上“长安第一名妓”的称号，必然要才貌艺三绝。折可适也想知道这董乐娘长得是何模样，连忙定睛仔细望去——只觉得那董乐娘，粗看起来，其实相貌也是平常，虽然也可称美貌，但这种程度的女子，妓者中并不少见；但细看第二眼，便觉得她一只鼻子生得甚是可爱，倒似是用冰雕用玉琢就一般，便是放到她脸上，便是绝配，绝半点瑕疵，而若是换到别的女子脸上，却总要损了几分颜色。折可适虽然早已娶妻，但平生半在倥偬，少近女色。忽然间见到如此佳人，只觉心中一动，不竟得生出几分难得的怜香惜玉之情。

只见那董乐娘手执短剑，端立于裀席之上，观其神态，便仿若一个大剑客一般，眉宇之间，竟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仿佛举世之间，莫逢敌手，茫茫天地，难觅知音。然而自其浑身上下，又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骄傲自得之气，你看她是平和的，但是试图接近之时，却觉得她的高高在上，她便然在风尘之中，亦只得仰慕之。

那“竹竿子”将拂尘搭在一只手上，在一边抑扬顿挫地说着：

伏以云鬟耸苍壁，雾縠罩香肌，袖翻紫电以连轩，手握青蛇而的皦，花影下游龙自跃，锦裀上跄凤来仪，逸态横生，瑰姿谲起。领此入神之技，诚为骇目之观，巴女心惊，燕姬色沮。岂唯张长史草书大进，抑亦杜工部丽句新成。称妙一时，流芳万古，宜呈雅态，以洽浓欢。

一段念完，“竹竿子”将拂尘一甩，退至幕后。便听乐部开唱曲，和着乐曲，董乐娘与另一个舞者便舞起剑来。这一番剑舞，在旁人看来倒也罢了，虽然赢得一阵阵喝彩之声，但平常之人，亦不过是看个热闹。但在折可适，却是大吃一惊——他看到那董乐娘一击一格，一撩一架，虽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加了许多好看却无用的变化，但是从她的步法与手腕的动作，折可适却可以肯定董乐娘是会真正的剑术的。

其实妓女会武艺，甚至精擅骑射，在宋朝并非是稀罕的事情。汴京教坊，有不少妓女，其射技便是寻常的禁军士兵，都是望尘莫及。但折可适此前接触过的歌妓，却都是只会诗画歌舞，从未有过如董乐娘这般，似乎竟是受过严格的剑术训练的，自然是大感讶异，对于董乐娘这个女子，竟也生出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来。

《剑舞》表演完后，又有当时人孔三传首创的诸宫调杂剧，而最后

压轴戏，却是一剧《千里送京娘》，由董乐娘来扮京娘——这个故事，本来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说的是宋太祖的英雄事迹，但是当时毕竟是宋朝，虽是替宋太祖歌功颂德，但若说是宋朝之事，则只怕没有人敢演一条盘龙棒打出八百座军州的好汉赵匡胤。因此那编写剧本之人，便想了个主意，竟将此事强按在了唐太宗的头上。一般看客，无论贵贱贤愚，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戏中一口一个“李公子”，但却人人皆知那是“赵公子”。而宋人写的《千里送京娘》与冯梦龙之版本，也大相径庭。其中那京娘，便不是弓鞋小脚，最后也没有自缢而死，而是在“唐太宗”即位被收为义妹，共享富贵，竟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

因为这出戏是新编的，折可适以前从未看过，此时倒也看得津津有味。而董乐娘扮演的京娘楚楚动人，反抗强人时机智贞烈，与她演公孙大娘之时，竟全然是两般模样。演公孙大娘之时，董乐娘是让人又敬又爱；演京娘之时，却是让人又怜又爱。折可适几乎想要自己跳到台上去，护送着京娘回乡了。

如此不知不觉间，便听到梨花园内的大座钟响起，竟到了亥初时分。“竹竿子”到台上做了团团揖，说了几句散场的场面话。梨花园园门大开，所有看客都陆续离场回家。折可适却挂念着想与董乐娘说上几句话——他第二日便要离开长安，下次来长安根本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他与董乐娘素昧平生，且一个武官，在宋朝也不见得有多高地位可言，以董乐娘的身份，未免便肯见他。若是一般人，便是心中喜欢，亦不会去做这种孟浪之事，怕的是自取其辱，若是被一个歌妓取笑，传扬出去，面子上挂不住。

但折可适却并不理会这些，竟是打定主意，定要向董乐娘一诉衷肠。他曾经听军营中的书记官讲过魏晋的故事。道是有一个人，突然想念朋友，便星夜前往，到了门口，却不进屋，立时折回，别人问时，他

便说是“乘兴而往，尽兴而归”，如此便足矣。折可适生平极为仰慕这些古人的风范，性格亦是喜欢洒脱而不拘小节。因此，既然心中喜欢，便不愿留下憾事。

有了这个心思，折可适便磨磨蹭蹭，等着众人散尽，又眼看着董乐娘上了一辆马车，便悄悄跟在后面，尾随而行。好在那马车为防颠簸，驶得甚慢，折可适大步尾随，倒也跟得上。只见那马车在长安城中东拐西弯，跑了有半个时辰，终于驶进一间院子中。此时夜色已深，只有院子前面有两盏昏暗的灯光，折可适远远望去，却看不清是什么所在。只隐约听到有几个人低声说话，还有一人的声音竟甚是耳熟。折可适更觉得奇怪，借着夜色掩护，悄悄走近了过去，顿时大吃一惊，几乎叫出声来。好在他反应甚是敏捷，立时使用手将嘴死死掩住。

透过昏暗的灯光，折可适可以看到在大门前，在院墙外，到处都是荷戈执戟的士兵，而院子的大门上方，赫然写着“长安西驿”四个大字。

长安西驿，是京兆府专门用来招待西夏使者的驿馆！

董乐娘怎么会来这种地方？长安西驿为何如此戒备森严？别说此时没听说有夏使来了长安，便是来了，亦不至于如此如临大敌的模样……折可适的心里闪过一个个疑问。难道是西夏来了什么了不起的密使？

只在一瞬间，折可适便接触到了事情的本质。想着即将发生的战争，折可适对这个密使顿生好奇。

但是，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是要冒风险的。

刺探这种军国机密，一旦引起误会，只怕自己会被当成奸细处死在

长安。

折可适犹豫着。

是在外面等待董乐娘出来，还是设法潜入驿馆？

便在此时，刚才似曾相熟的声音再次响起，并且更加清晰。

“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宋贵，你带着自己那队人，再查查东面的街道……大伙都辛苦一点，查完最后一次，宵禁开始，便有京兆府的人来巡查。俺们也好轮替着歇息……”

没错，折可适再一次确认，这个声音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张范！与自己一起在延州打过仗的张范！但是，张范不是听说已经调到卫尉寺了么？折可适心中不觉一惊，又露出头看了一眼视线内的士兵——穿的都是普通的红色战袍。但是这些人的表情与动作，却瞒不过折可适，在所有的军营中，真正当过兵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卫尉寺的军法队与普通士兵的区别。

果然是卫尉寺的人！

西夏密使，竟然要调动卫尉寺的部队来守卫？！

折可适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了。

那个宋贵在分派着人手，向折可适所在的方向开始巡查。折可适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小心的掩饰着自己的行踪，一面大脑飞快的运转着，判断眼下最佳的对策。眼见着巡查的卫兵越来越近……

便在这当儿，忽然，只听到长安西驿门前，张范厉声喝道：“停

步！来者何人？！”

静夜中的这一声高呼，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张哥，是自己人！”一个爽朗的声音传到折可适的耳里。他不禁在心里暗暗笑了笑，来的人竟然又是熟人，种杼！又是一个种家的人，不过这个种杼在种家这一代的兄弟中，并不是出众的子弟，也不甚被人注意。几年前种杼离开延州后，便不知道他去了哪只部队，算算年龄，今年应当正好是虚岁二十。

“是种兄弟。”张范似乎松了口气，停了一会，又听他问道：“这位是……”

“来，我来介绍一下。”种杼的热情似乎带着做作，“这位是职方司的姚凤姚子鸣大人。”

不止是折可适，连张范，顿时也明白了种杼的热情为何如此勉强。姚家与种家，都是山西巨室，又都是大宋将门，便以这一代当家人而论，种家有“三种”，姚家有“二姚”，都是名满西州的名将。因此两家子弟，素来彼此看不起，暗地里咬着牙要争个上下的。

“原来是姚大人。”张范客气地打着招呼，但是他是个严谨的军人，目光中始终带着怀疑，还一份对职方司这种“神秘”机构的不信任。

姚凤仿佛看出了张范的心思，掏出腰牌递给张范，一面淡淡地说道：“兄弟也是延州军中出身，收复绥德之役，兄弟便在种太尉[2]帐下，只不过与张大人各属一营，兄弟职卑位低，因此张大人不认识罢了。”

张范验过腰牌，笑道：“实是失礼了。”一面又狐疑地问道：“种兄弟与姚大人来此，不知有何公干？”

“奉命来拜会里间的那位。”折可适从姚凤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丝不屑。

“奉命？”张范歉然一笑，用不容商议的语气说道：“兄弟奉有严令，除非是任大人、许大人亲自来此，否则，无帅府手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张哥，我二人来时，许大人并未说要手令。”种杼解释道。

“种兄弟，我军令在身。”张范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

“这……”种杼为难地望了望姚凤，又望了望张范，最后向姚凤说道：“要不我回去讨一个手令？”

姚凤苦笑道：“马上便要宵禁了。待讨了手令再回来，早误了事。说不得，还要请张大人通融一二。”姚家的人，难得向人低声下气，姚凤话中竟带了几分恳求的语气，连张范都感觉有点意外。

折可适全神贯注地偷听着张范等人的谈话，一时间竟忽略了宋贵的人正在巡查，待到他藏身的巷子两侧都传来脚步声时，已是为时已晚。折可适此时便顾不上再偷听，忙观察周边的环境，却发现竟然没有他的藏身之处。好在折可适颇有急智，不待被人发现，自己主动走了出来，大摇大摆地朝着长安西驿走去。

“站住！”“站住！”此起彼伏的声音在街道中响起，提着灯笼的卫卒飞快的跑了过来，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折可适。

折可适停住脚步，无辜地望着被引到自己身边的卫卒，但神态间隐隐又有几分高高在上。

“你是何人？”

折可适傲然掏出一块腰牌，向凑上来的宋贵晃了晃。宋贵一脸狐疑地举着灯笼，仔细看了一眼，大吃一惊，连忙欠身说道：“下官失礼了。不知致果深夜到此……”官制改革后，宋朝极重名爵，致果校尉，在武官之中，毕竟也是中级军官——卫尉寺在陕西的最高长官任广，以阶级而论，亦不过是个致果校尉。

“我看完戏想回驿馆，不料走错了路。眼见着宵禁将至，打听到这边也有驿馆，便想来借宿一晚。”折可适随口编了个借口。

宋贵一听折可适开口，便知道这不是个本地人。忙道：“不敢请问致果大人官讳？”

“某是府州折可适。你们是长安府的兵？现在到子时了么？”折可适明知故问。

宋贵笑了笑，但凡在陕西当兵的人，谁不知道府州折家？忙道：“原来是折大人。此间乃是长安西驿，向来只接待西夏、吐蕃使者，只怕还要请折大人打转，或就近寻个客栈，找间民居，先过了今晚……”

“某住不惯那些所在。纵不能借宿，便是借匹马也行，总之明日便还，该付的缗钱亦不少他便是。”折可适拿腔说道。

“这，石帅钧令……”宋贵正在委婉拒绝，那边张范与种杼都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二人眼尖，早已远远看见折可适，种杼远远便叫了起

来：“是折大哥么？”

张范却向姚凤说了声“恕罪”，大步走了过来，见着折可适，一把拜倒，说道：“折大哥，想煞兄弟了。”

折可适连忙扶起张范，看一眼他的装束，此时更看得分明，长脚幞头、紫绣抹额^[3]——折可适心中更无疑问，这紫绣抹额，在熙宁十一年已明颁诏旨，武人非诸班直、卫尉寺不能系戴。再看张范的背子，胸前绣着实心双戟相交图——根据熙宁十一年枢密院颁布的武官标志图案，这是正九品上仁勇校尉的标志。

“恭喜兄弟又高升了。”折可适与张范一见面便开起玩笑来。当年他们一起在延州之时，张范还只是个陪戎校尉。两个人不仅一起打过仗，还曾经一道在无事的时候偷偷跑到横山蕃落的地盘去打猎，称得上是交情深厚。当时种杼还不过是个毛头小子，也经常跟在二人屁股后面，帮他们拖猎物。

“大哥取笑了。”张范笑道，以一个普通人而言，在三十岁之时能够成为正九品上的武官，还是蛮可骄傲的。毕竟象他这样出身于平民的人，是无法与折可适这样的世代将门之后相比的。他与折可适的友谊是一段奇特而珍贵的友谊，对于做事一丝不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张范而言，折可适的胆大妄为，是他心里格外欣赏的。人与人之间的缘份有时候是无法解释的，如若是换成别人，张范亦不会冒着违背军纪的危险，与他一道深入横山数百里，只为享受那种冒险的乐趣。虽然张范承认在卫尉寺的生涯，更合乎他的性格，但是他心中最宝贵的回忆，还是在延州当兵与折可适的种种冒险。

此时种杼与姚凤也走了过来。

“折大哥。”种杼有着种家人少有的热情，不待折可适回答，他便已迫不及待地问道：“大哥怎么到这里来了？”

折可适并不回答，只是望着姚凤，明知故问道：“这位是……”

“在下姚凤姚子鸣。久闻折致果大名，不料今日竟得亲见。”姚凤客气地说道。虽然四个人都曾经在延州军中效力，但是姚凤既便是在姚家内部，也是个不引人注目的子弟，折可适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之前已偷听到姚凤是职方司的人，折可适猛地想起一事，不由移目望了种杼一眼——难道种杼也加入了职方司？

种杼仿佛猜到折可适在想什么，在旁边笑道：“姚兄与兄弟我都在职方司陕西房听差。”

“久仰，久仰。”折可适敷衍地向姚凤抱了抱拳。没有人愿意招惹职方司的人，但也没有人愿意亲近职方司的人，哪怕他是身份公开的官员。姚凤似乎对此早已习惯，也并不介意。

张范在一旁已听宋贵说起折可适的事情，心中顿时大感为难。长安西驿住的究竟是什么人，张范的部下没有人知道，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任广对他很信任。显然，从种杼与姚凤说话的语气来看，他们也知道。若说张范对种杼与姚凤还有一点怀疑的话，对于折可适，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任广的军令没有给他留半点余地——除非是任广与许应龙亲自来此，否则，没有帅府的手令，长安西驿之内，便是只蚊子，也不许出入。长安西驿不是没马，但是的确不能借。

但是对于折可适，张范却真不知道要如何回复。

他无法解释，亦不能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向折可适说话。而且张范也

深知京兆府的宵禁令不是闹着玩的——犯宵禁令敢拒捕或逃逸者，一律格杀；老老实实被抓进京兆府大牢的，不论士民，一律扔进牢中饿上一天一夜，再由家里人出钱赎回。如果果真听任折可适犯禁令，便是不饿上一天一夜，单是关上一个晚上，折可适也是颜面尽失，他更是没脸再见这个兄弟。

眼见着折可适将目光缓缓移到自己脸上，张范的脸慢慢变成赭红色，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张范的表情，足以让折可适明白，住在长安西驿里面的人的份量。

“能让陕西路派董乐娘这样的歌妓深夜前去献技，能调动卫尉寺的人严密守护，还引起职方司的兴趣……”折可适心里转珠似的快速掠过种种想法，一个惊人的念头猛地跳了出来，“难道是仁多澣来了？”想到此处，折可适更加兴奋起来。“想个什么办法才能赚得进去呢？”

正在暗暗算计之时，忽然，西边的夜空中映得通红，折可适一怔之间，便听到喧哗之声大起，“着火啦！”“着火啦！”呼声喊声从西边传来。张范与宋贵也听到声音，连忙回头望去，二人脸色立时便变了。

“那里挨着驿馆！”宋贵惊叫道。

“慌什么？！”张范厉声喝道，只略一沉吟，他便立即吩咐道：“宋贵，你带一拨人去领着百姓救火！京兆府马上便有人来支援你。”

“是。”宋贵答应着，领了一拨人急匆匆地去了。

张范又向折可适与种、姚二人抱拳说道：“折大哥，种兄弟，姚兄，请恕兄弟我失礼了。”说完向手下的卫士挥了挥手，厉声喝

道：“其余的人，都随我来！”领着身边的人，向长安西驿跑去。折可适只见张范一路跑去，驿馆周围不断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冒出来，随着他向驿馆跑去，最后竟几乎有一百余人，不由得竟呆住了。心里也越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长安西驿里面，毕竟是有大人物在。

姚凤与种杼望着张范的背影，二人迅速地交换了一个眼神，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种杼突然向折可适笑道：“折大哥，想不想去看看热闹？”

折可适一怔，问道：“什么热闹？”

“随我们来便知。”种杼笑了笑，向姚凤使了个眼色，二人也径直向长安西驿走去。折可适愣了一下，随即也立刻大步跟了上去。

种杼与姚凤对长安西驿显然十分熟悉，他们并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绕到南面的一扇小门旁边。此时众守卫似乎大都被调走，门边便只有两个守卫，二人大摇大摆走上前去，休说那个两个守卫，便连折可适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见二人默契的使了个眼色，猛地挥掌，掌锋准确地砍在两个守卫的脖子上，守卫当即被打晕了。种杼完事之后，将食指竖在唇边，笑吟吟地向折可适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折可适心中颇有疑窦，只觉今晚的事情难以索解。但是越到这种时候，他反而越是冷静。当下只不动声色地跟着种杼与姚凤在长安西驿中穿行。只见种、姚二人一路不发一言，在驿馆之内行走，竟不要丝毫停留与迟疑，仿佛对此地竟是极为熟悉的。折可适又仔细观察，见这长安西驿规模颇大，此时火势已越过西墙，驿馆的人众与卫卒，拎着水桶前后相继地向西边跑去，显得一片混乱。折可适深知城市之内失火，向来是了不起的大事。长安因为是离西夏最近的大城，担心奸细纵火作乱，

所以才会严厉推行宵禁。此时他脑海中不断想起种杼与姚凤那有点诡异的笑容，心中隐隐伏着一个想法，却又不由自主地极力回避着。

如此在驿馆内走了一阵，种杼与姚凤忽然在一排大树后面停了下来。折可适从树干间抬眼望去，只见离他们三人所在约有一箭地的地方，有座小楼。小楼上约有十余人在凭栏观火，折可适清晰地看见三个年轻的西夏武官正在低声说着什么，而在他们身边，赫然便站着董乐娘与几个帅府亲兵。折可适也不知道这三个西夏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但他见楼前楼后，张范正指挥着人手巡逻——只是他们藏身之处，前面正当大道，救火的人从这里跑来跑去，却没被注意；而这些西夏人身边又有石越的亲兵保护，显然来头不小。他正待询问种杼，转过头去，几乎惊得叫得声来。

种杼与姚凤两人正在摆弄着一驾小弩机——折可适不知道这二人是从哪里变出的戏法，拼拼凑凑之间，便组装得差不多了——这是折可适从未见过的武器，比普通的军用弩机要小得许多。种杼见折可适看他，却并不介意，只是一面调弄着弩机，一面低声笑道：“这物什是兵研院专门为职方司设计的，虽然看起来小，但是射程与杀伤力都没差太多，几乎比得上常见的弩机了。”

“你们想干什么？”到这个时候，折可适已经没有心思欣赏新式武器了。

种杼呶呶嘴，笑着不说话。姚凤却是一脸肃然，看他表情，竟仿佛是个从容赴死的壮士。

“是职方司的命令？”折可适追问道。

“折大哥向来是义薄云天的人，今日机缘凑巧，正好请大哥来作个

见证。”种杼说话间，已开始校对准星，“大哥知道那楼上是谁么？”

“楼上？”

种杼轻蔑地撇撇嘴，冷笑道：“折大哥再也想不到，那上面竟然是文焕那个逆贼！三个西夏人中正中间那个便是！”

“文焕？！”折可适大吃一惊，立时什么都明白了过来，道：“你们想刺杀他？”

其实这话已经不必问。

“在下亦素仰折致果之名，若有致果为证，让世人知道我等并非不忠之臣，只是为国除逆，死亦无憾。”姚凤淡淡地说道，目光中尽是愤怒与决然。

“你们疯了？！”折可适这时才真是急了，但他亦不能高声大叫——文焕的命运他并不在乎，他在意的是种杼的命运。“为了这种人赔上自己的前途？！”

“我们姚家世代忠义，与西贼作战战死者不知凡几，未有一人降敌者。文焕这种逆贼若得善终，天理公道何在？！”姚凤的声音十分平静，是那种决然赴死的平静，一面低声说着，姚凤一面已将弩机瞄准了文焕。

“军法无情，我们做了这件事，亦不敢活着玷污家门。”种杼依然是笑嘻嘻地，一面小心地摇着棘轮，给弩机上弦。

折可适望了望西边的火云，又望了望文焕，忽然沉着脸问道：“我只问你一件事，外面的火是不是你们放的？”

种杼与姚凤都没有说话，树后面只听见棘轮转动的咔咔声。外面，张范似乎注意到这边，开始派人向这边来巡查。

“外面的火是不是你们放的？！”折可适又问了一句，虽然是极力压着声音，但是任何人都听得出他声音中的冷酷。

种杼转完了最后一转，将头转向折可适。

姚凤的手指扣向扳机。

“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种杼没有了笑容。“我们约好时间赚门，张大哥那关通不过，只好出此下策……”

“你们混账！”折可适大声吼道，一拳挥向种杼。

种杼未及反应过来，便被折可适一拳击落了两颗门牙，满嘴是血，跌倒在地。姚凤却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冷静地扣动了弩机。

“嗖”地一声，一枝短小锐利的弩箭高速平直地直冲向文焕……

喧哗之声猛然增大，折可适的吼声，从树林中射出的弩箭，卫尉寺的士兵一窝蜂地向三人的藏身之处冲来，小楼之上也乱成一团……姚凤显然对自己的箭术十分自信，并没有多看楼上一眼，他走到种杼身边，扶起种杼，淡淡地说道：“我们是替天行道。”

“你们是替天行道，别人便活该被你们烧死？！”折可适厉声骂道，“你们的道义，便要无辜的人替你们殉道？！你们的确是玷辱家门！”

“折致果出身将门，不知仁者将之贼么？”姚凤反唇相讥，卫卒们

早已冲到四周，将三人围住，他却毫不在意，“一将功成万古枯！为将者即是国家之屠夫，朝廷之鹰犬，何必假仁假义？！一向听闻折致果是英雄，不料竟这般迂腐。”

“拿下！”看见折可适三人的张范，脸色如同黑炭一样。

卫卒冲了上来，不由分说，便将三人绑了。此时三人谁也没有反抗之意，折可适被姚凤的话说呆了，以他所受的教育，的确也无法反驳姚凤的话。而姚凤与种杼也并无反抗之意，二人自决意“替天行道”之时起，便已不惜一死。二人如英雄一般昂首挺胸，听任卫卒捉拿。

张范寒着脸，走到二人跟前，盯着二人看了半晌，忽然冷冷说道：“教官说得半点没错，唐代武人祸国，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目无法纪之徒！武人不守纪律，便是国之大贼！”说罢，张范“刷”地一声拔出佩刀，割下一块衣袍，对种杼道：“从此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无论是折可适，还是种杼、姚凤，都没有想到张范能说出这般的有见识的话来。种杼侧过头去，不敢看张范；姚凤却是失魂落魄一般，喃喃道：“武人不守纪律，便是国之大贼！武人不守纪律，便是国之大贼……”

消息传进帅府的时候，石越刚刚写完奏章的最后一笔，他的毛笔字令人绝望的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长进，但好在皇帝与尚书省都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书案旁边的五味粥已经热了三回，但是依然一口都没被碰过。虽然石越也知道“食少事烦”并非长寿之道，但是果真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有什么样的责任。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个好觉。

“河套为我必争之地。自夏贼据套为穴，形势逆转，彼遂得出没自由，东西侵掠。我守御烦劳，三秦坐困。故河套之患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一面细心地重新检查自己的奏章，一面听丰稷愤怒的汇报着长安西驿发生的案件，石越的表情看不出什么波澜。直到听到折可适居然也涉及其中之时，才微微扬了一下眉毛。

“……种杼与姚凤供认不讳，……”

奏章检查完毕，石越打断了丰稷的汇报，“文焕伤势如何？”

“弩箭未中要害，射中左胸上方靠肩处……”石越暗暗松了口气，但是丰稷的表情却并不乐观，“然弩箭上淬有剧毒……”

石越的脸沉了下来。

“本帅只想知道他是生是死？！”

“生死未卜。”丰稷平静的说道，从他的语气中，听不出对于文焕的遭遇是高兴还是不安，但肯定不会有同情，“万幸的是，长安西驿距何莲清府只有一条街，现在何大夫正在医治……”

“究竟是什么毒？”石越再次放心了一点。何莲清是长安有数的名医，虽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医疗水准石越一向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此时也只能依赖专业人士。而且既然是生死未卜，至少可以证明那种毒药并非传说中的“见血封喉”的毒药。

丰稷一时无辞，显然对此他也不知道详细。

石越斜睨了他一眼，“本帅要去看看文焕，顺便给仁多保忠与慕泽压压惊。”

“石帅，许应龙与任广在外面候见……”

“他们还有脸来见我么？”石越的语气象刀子一样尖锐，“你让他们两个上表自劾吧，任广最多是降职，至于许应龙，你替本帅问问他，是想去凌牙门，还是想回家种地？”

“石帅。”许应龙的命运，自然不必多说，但身为帅司参议，丰稷亦有自己的责任，“种杼是种家的人，姚凤是姚家的……”

“什么种家姚家？！”听到这话，石越的脸上如同挂上了一层寒霜。

“现在是用人之际，且其情可原……”丰稷自有他的顾虑，种姚两家在军中的影响实在太太大，如果追究这件事，种杼与姚凤必然是死罪无疑，但是……

“种家与姚家敢造反不成？！”石越厉声道，目光发出慑人的光芒，“朝廷重视人材，但是，相之，你要记住一件事，天下从来不缺人材！”

“是。”丰稷读懂了这句平淡的话背后的杀气。

“武人是国家之鹰犬爪牙。不服从命令的鹰犬爪牙，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朝廷对武官不为不厚，但是他们亦必须恪守自己的本份。”石越冷冷的说道，“小节有亏，或可优容。身为职方司官员，却凭一己之好恶之杀人纵火，目无国法，此风若长，国家终有一日，必陷入万丈深渊不可自拔。”

“下官……”

石越摆了摆手，道：“相之放心，大宋之体制，种姚二家若有不臣之心，是自蹈死路。莫看三种手绾兵权，姚家世代从军，朝廷若要诛杀之，只须遣一介之使，便可持其首级而归。”

“是。”丰稷对此倒并不怀疑。“只是种杼、姚凤，是否移交卫尉寺，押解至京审问？”丰稷如此处分，全是替石越着想。

“居上位者，贵在能持天下以公，赏罚严明。一味以私情讨好下属，适为下属所轻，乃自取败亡之道。种杼、姚凤之事，你可修书分送三种二姚，不必多说他语，七日之内，朝廷自会收到他们自劾之表章。”石越淡淡说道，但神色却甚是坚决，“种杼、姚凤若至汴京，谁能担保无人从中求情，败坏制度？本帅连这点担当都没有么？非止种杼、姚凤，其事必有同谋，须一体查出来，按军法处置。文焕来长安是极机密之事，种、姚如何得知？有无人泄密？职方司内有无知情不报者？有无纵容者？一个也不能放过！”

丰稷倒吸了一口凉气。石越这样说，不仅是不想大事小化，而分明是要办成大案。

“石帅……”别的什么倒也罢了，丰稷却是担心时机不对。但是石越却不容他多说，毫无回旋的说道：“此是不赦之罪。本帅不但要在长安给职方馆、职方司立个榜样，还要上奏皇上，请严订职方馆、职方司之条例，申明纪律。赏功之外，当以严刑峻法罚过。”

“是。”

石越走出书房几步，忽然想起一事，又停住，问道：“折可适与这案子关系有多大？”

“下官旁听了审问，似乎折可适是意外卷入其中。”丰稷道，“在场人作证，若非折可适大吼示警，文焕有所警觉，那一箭极可能射中要害。故此，当时便送折可适回驿馆，只是派了几个人守卫，以防意外。”

石越点点头，道：“将那些人撤了。明日相之替本帅去送他，亦不必太热情，尽到礼数便可。他此番进京，少不得皇上会亲自接见。”

丰稷心里一动，立时明白了石越的用心。对折可适故意冷淡，不仅可能招致折家的怨恨，也显得太做作，易招来误会。但太亲热了也不是好事。毕竟安抚使与边疆实力派的武将关系太好与太坏，都不是朝廷愿意看到的事情。这一瞬间，丰稷似乎都有点明白了石越丝毫不顾忌得罪种、姚两大将门的行动。若石越此时向他解释，他要严惩种杼与姚凤，只是出于对特务政治的恐惧与厌恶；他不怕得罪种姚二家，只是出于宋朝制度的深刻理解与对三种二姚性格的了解，丰稷是一定不肯相信的。

事实有时候就是如此的令人啼笑皆非。

石越刚刚跨入戒备森严得几乎与帅府不相上下的长安西驿，仁多保忠便气急败坏的走了过来。

“仁多将军，慕将军，受惊了。”不待仁多保忠开口，石越先安抚起二人来。

仁多保忠却不吃这一套，文焕生死未卜，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但是宋人却不肯向他透露半点风声，这已让他十分不快。而且他也知道，这是向石越施压的好机会。

“石帅。长安末将已无法久住。”仁多保忠的不满溢于言表。

“将军莫要中奸人之计。”石越恳切地说道，“梁乙埋派人刺杀诸位，便是想离间仁多统领与大宋之关系，以逞其志。本帅疏于防范，让贼人得手，文将军受伤，已是亲者痛仇者快。若将军竟中其计，岂非使梁乙埋笑我等无谋？还盼将军三思。自今日起，本帅自当加强驿馆防范，断不再使梁氏有机可乘。”

虽然下定决心要严惩种杼与姚凤，但在公开层面，石越绝对不可能承认是职方司的武官来行刺文焕这个“叛逆”。至少现在不行——他可以不在乎三种二姚的感受，但却必须在乎仁多澣与众多可能招降的西夏将领的感受。好在有个天生的替罪羊存在——今天晚上的纵火、混乱，罪名都毫无疑问的要归于梁乙埋。职方司公开承担的责任，亦只是怠于职守。

这样的谎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长安的人们会增强对梁乙埋父子的敌视与愤怒，而这也是仁多保忠可以接受的解释。

果然，“是梁乙埋的奸细？”仁多保忠诧异道。

“暂时可以如此断定。”石越说道，“梁乙里派人潜入陕西作乱，是有先例的。”说罢，目光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直沉默的慕泽一眼。

慕泽忙欠欠身，道：“当年……”

“过往不提。”石越微笑着打断了慕泽的话，道：“本帅甚为欣赏慕将军的才干。”

慕泽眼中闪过一丝热切的光芒，见仁多保忠望过来，连忙垂下眼帘，淡淡回道：“不敢。石帅之胸襟，让人钦佩。”

“不料竟是梁乙埋的奸细。”仁多保忠并不在意真相是什么——刺客果真是梁氏派来的，其首要目标应当是他仁多保忠，但是弩箭分明是射向文焕，且一箭之后，并不再发，他虽没看到真切，但也隐约见着刺客一箭之后，既不自杀，亦不逃跑、反抗，梁乙埋虽然不怎么聪明，但他的细作能潜入戒备森严的长安西驿之内，却也不可能有这么笨。不过这些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奸贼对天朝的敌意，朝廷难道可以容忍？在长安城中纵火，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遭难，是可忍，孰不可忍？且其既能遣细作来此，则末将一行之谋早已泄露无疑，末将愿朝廷早下决断。若梁氏从容稳固其权力，则是养虎成患，不仅是敝国之大祸，亦是朝廷之大患！”

“征伐之权，在于天子。”石越推脱道，“然梁乙埋倒行逆施，朝廷必不能容。将军放心，凡犯大宋天威者，必难逃诛戮。然本帅亦盼仁多统领能受朝廷封敕，以期名正言顺，行征伐之事。本帅愿保荐仁多统领为从三品云麾将军，封世袭安西公，兼判韦州；将军为正五品下宁远将军，封静塞侯。其余诸将，皆有封赐。”

石越从容开出了价码。以官职而论，宋朝表达了相当的诚意。须知宋朝为了恩宠少数民族首领，有专门的从三品武官归德将军之职，但是拜授仁多瀚的，却是云麾将军——这是正式系统内的武官，是多少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而且判韦州与仁多保忠的侯爵名，明白无误的告诉仁多保忠，他们仁多族可以继续保有自己在静塞军司的领地——并且是世袭。

慕泽的眼中，闪过不易察觉到的热切。连仁多保忠，在这样的价码面前，也要迟疑起来。

“石帅。”仁多保忠想了一阵，终是拒绝了眼前的诱惑，但却在言语中留了几分余地。“主君蒙难，为人臣者何忍弃之？愿石帅全我仁多家君臣之义。朝廷与石帅之恩德，臣等铭记于心，不敢或忘。若破贼之后，主君愿举国内附，则臣家自当为朝廷之忠臣。”

到了这时节，石越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仁多澣的底线了。仁多保忠面对这么大诱惑亦不肯松口，毫无疑问，是受有严令。在大势未明之前，仁多澣是一定要保持着夏臣的名份的。这方面仁多澣不肯让步，那么仁多澣本部人众在战争中的地位，才是将来谈判的重点。总之，石越是绝不能容许仁多澣这样一个危险的因子留在宋军身边的。

尽可能的消耗仁多澣的兵力，分化、拉拢他的部将——石越不经意的又将目光扫过慕泽，“职方司收买慕泽，不是难事。他不是有个族中兄弟在职方司效力么？”石越在心里打过种种念头。除此之外，再设法安插军队加以防范，应当不是问题……但这些，都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

虽然已经承认退让，但是石越在口头上暂时却不肯松口，“仁多将军不妨再考虑一下。朝廷恩典，绝不轻下于人。”石越缓缓说道，“本帅先看看文将军的伤势……”

“多谢石帅。”仁多保忠谢道，他与慕泽都有几分惊异。宋人对文焕的仇视，仁多保忠与慕泽是可以理解的，但石越如此作态关心文焕的伤势，在二人看来，无疑是一种政治姿态——这分明显示着宋朝决心笼络所有西夏的将领，对过往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对此，仁多保忠倒也罢了，慕泽却几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沸腾。

“石帅这边请。文郎君一直昏迷不醒。大夫说，若能熬过今夜，便

不会有事。否则……”仁多保忠引着石越往一间房间走去。他与文焕毕竟有几分情谊，且文焕在西夏所娶之妻，正是仁多族的，二人又是亲戚，说起文焕的伤势，仍然忍不住担心。

“仁多将军尽可放心，本帅必定会严惩凶手。”石越用愤怒掩饰着自己的伤感。

热，四周全是滚烫，仿佛有烈焰烧炙着自己的身体，直达自己的内心。他觉得自己如处洪炉之中，正被炭火煅烧着。

他在无边的痛楚海洋中漂浮，黑暗笼罩着一切，他却觅不到可以依恃的稻草浮木。

神思既恍惚，却又清醒。人生中无数的片段纠葛，似乎在这一刻纷至沓来，争先恐后的在他眼中浮现。

啊，那是何处，如荫绿盖，无边翠障，道上青草延绵，嫩绿可喜，那绿忽似一股清泉流过他的心，让他在焦热中感到一阵沁人的凉意，那，哪是那儿？他竭力的思索着，这地方是如此的熟悉，本应该是刻在他心底深处的呀，可为何，为何竟想不起来，那是那里？

几个青年正在那里飞驰，谈笑风生，意气方雄，他们正纵马追逐着一只牙獐。其中一个白袍青年猛一夹马，竟比众人快出一箭之距，便在这毫不间歇的一鹿，那英气勃勃的白袍青年迅速抽箭搭弓——一见弓如满月，箭似流星，牙獐应声倒地。青年们顿时发出欢呼。

洁白的羽箭，直刺入牙獐的脑内，这可怜的小兽还不及挣扎，便即毙命。

“好箭法！好彩头！好状元！”

有人高声称赞着。

他的头突然剧烈的痛了起来，“状元，状元……”那个声音也似利箭般，刺入了他头颅。

“侥幸！”他听到一个自己无比熟悉的声音，按捺着喜悦，故作谦逊的说道，他忽然觉得自己突然进入了那声音的内心：“这本就是十拿九稳的一箭。”

“文兄！”又一个他所熟悉的声音道：“你今后有何打算？”他猛然间辨出，那个声音的主人，是薛奕！薛奕！

那个他无比熟悉的声音，慷慨的，激昂的高声道：“我们这些武人，无非是为国家战死沙场。若有一天，能观兵灵夏，克复燕云，纵死无憾。”

“好个文焕！”

文焕……文焕是谁？他的头又刺疼起来，这个名字，是如此熟悉，却如空中的飞羽一样无法抓住。众人也齐声喝起彩来，“壮哉斯言！壮哉状元！”“果真能观兵灵夏，克复燕云，平生更有何憾？！”

“是么？”薛奕的表情是那么地不可捉摸，“可是我却想替朝廷去控制那无尽的大海。石山长说，国家未来之财富，必来自于海洋。”

“海？”众人轰然笑起来，“薛世显，真是福建子！无怪都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

“世显，人说海上风高浪险，只怕不那么好相予的。控制大海，谈何容易？”也有人好意的相劝。

“世间无薛奕不能为之事！”

那个男子，真是骄傲啊。但是我却打败了他，我才是武状元……我？我是谁？

还是那个无比熟悉的声音，“我相信你。我们都会名留青史！不让卫霍专美于前，我们定有机会建立超越李卫公的功勋！”

“我们会的！”

两只手掌，在空中击出清脆的响声。

他静静的听着他们高谈阔论，觉得自己身处其中，却又无比的遥远，他听到众人齐声的喝彩：“壮哉斯言，壮哉状元……”不知为了什么，心突然间绞痛起来。

绿荫与清泉在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更加刺骨的灼热。“啊，啊，”他不禁呻吟起来，“嫡母，嫡母……”

“阿焕，阿焕！”一个温柔的声音回应道。

“啊，娘娘，娘娘，”听到这声呼唤，那些灼热与痛苦似乎又在瞬间远离了他，他惊喜的叫着，看着母亲从小径上缓缓行来，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但那柔情目光却没有落在他的身上，她正全心全意的看着一个正在摆弄小竹弓的童子。“阿焕，今天的诗记熟了么？”

那个被唤做阿焕的童子头也不抬，一边玩弄着竹弓，一边回

答：“记熟了！”

“背给娘娘听好不好？”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阿焕一边背，一边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忽然叉起了腰，看着远方，稚气的脸上竟是一片豪迈。

“阿焕背得真好，但阿焕知道诗里的意思吗？”

“当然知道，这是李贺为平定藩镇之乱所写的诗，诗里说，为了要报效象黄金台一样珍重的君恩，为了消平藩镇之乱，宁愿手提着宝剑为官家战死！”阿焕昂然的抬着头，忽然高声叫道：“娘娘，以后我也要平定藩镇之乱，成为统兵十万的太尉！”

母亲宽慰疼爱的笑了，他看着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亲爱的抚着那童子的头，低声的称赞着，忽然间觉得说不出的安慰快乐，但不过一瞬，母亲温柔亲切的身影突然消失了，一张俊朗的中年男子的脸，带着嘲讽的笑意，突兀的跳出来，插在他的眼前。

“我没有降敌！”他听到自己喃喃的说道，声音里只有他才听得出来的哭腔。

“谁知道？谁能相信？”中年男子神情促狭，在他面前缓缓的踱着步，目光却炯炯的望着他，但里面没有一丝同情，全是得意。

“我没有降敌！”他咬起牙，但不知为何，全身却松弛了下去，软弱无力的道：“我也不会降敌！”

“谁会相信？”中年男子残酷的反问，他抬起手，一叠报纸飞散开，铺满了空阔的房间，“你看看吧！”他冷酷的紧抿着唇，转身离去。

“我没有降敌，我没有，”他喃喃的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最后口里吐出的，只是自己也不理解的没有意义的字眼，他俯下身子，撕掉了一张又一张报纸，仿佛这样做可以令一切不复存在，可是报纸铺天盖地，他不知撕了多少，也撕之不尽，甚至，一点也没有减少，最后，那些报纸上的黑色大字，竟一个个的跳出来，对他嘲讽地狰狞地大笑大叫：“文焕投敌，该死，该死！”

他终于绝望了，他跪倒在地，不停的颤抖，最后蜷曲成一团，他的头深深的埋在他的膝里，可是这一切，无法躲避那些尖锐而冷酷的声音：“文焕投敌，文焕投敌！”

“文焕投敌！”那声音，似乎汇集了千人万人，似乎已经成为了声音的海洋，冲击着他早已痛苦不堪的心。那声音，带着百折不挠的信念，仿佛一定要将他催毁掉方才甘心。

“我没有投敌！”他撕心裂肺的大叫，可是这声音，敌过不千人万人的声音海洋，转瞬就湮灭得他自己都听不见了。

在这一刻，所有肉体的痛苦都消失了，因为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的深渊，在那里——无尽的黑暗令世间最大的痛苦都只能遁形。他在深渊里沉沦，心中只有最初那一片延绵的绿，他忽然间想起：那是汴京的郊外。那纵马豪语的人，是自己，那从小立志的，是自己，可为什么，一切会变成如今这样呢？

他想起那一箭，那痛楚，那些报纸……

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他愿意在那绝望的深渊中继续沉沦，不再醒来……

……

石越默默地站在床边，望着昏迷不醒的文焕，什么都没有说。

“他若就这样死了，他不会甘心的。”仁多保忠沉声说道。

石越没有应声，但他在心里也在说着：“你若这样死了，实在是太不值！”

跟在石越身后的一个判司文书安慰着仁多保忠，“我们会尽全力的。文将军福大命大……”说到此处，他似乎是又想起了文焕不过是个叛臣，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伦不类，立时闭嘴不语。

石越回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道：“走吧。好好安排人照顾文将军。”

说罢，又转身对仁多保忠道：“方才所说，还请将军三思。接下来的事情，将军可先与丰参议他们谈妥。”

“是。”仁多保忠欠身应道。

[1]. 即宋代戏剧之主持人。

[2]. 太尉，宋代对高级武官的尊称。

[3]. 所谓抹额，是宋朝武人流行的装扮，将不同颜色的布帛剪成条状，然后系在额间以作标志。

汴京。

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心。

掌握着人类最富庶的国度的皇帝，正在崇政殿召开一次相对秘密的御前会议。受诏参预此次会议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却都是大宋最具份量的大臣。

“朝廷收入不可谓不多，但支出更为可观。”户部尚书司马光的声音平稳而威严，几乎让人只听他的声音便无法置疑他所说的话的权威性，“熙宁八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六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二百三十一贯七百四十三，结余二百万贯。熙宁九年，朝廷岁入折合缗钱共计七千二百万六千贯五百一十二，虽然朝廷收入增长，且厉行节俭，但许多支出仍然继续增加，整编军队的花费加上几处灾情的额外支出，结余反而只有三百二十万贯。熙宁十年，朝廷岁入继续增加，折合缗钱达到七千四百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四贯九百三十四，但此年朝廷在陕西用兵，兼之数路再遭天灾，整编军队与军队换装速度加快，朝廷在熙宁十年的结余是净负二百万贯。熙宁十一年岁入与熙宁十年相当，然各路水旱灾情不断，兼以整编禁军之花费剧增，结余亦不过二百余万贯。熙宁十二年，是财政收入最好的一年，岁入七千八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贯三百五十七，又无大灾害，节余达到六百万贯有余。但是，臣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自熙宁十年八月以来至今，累计发行的交钞六

百五十万贯。”

相当一部分人自动忽略了司马光其他的话，而是对熙宁十二年的财政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虽然这也是大家早有耳闻的事情，但即便是这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除了吕惠卿等少数人外，也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司马光证实。大宋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

“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即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这还不包括军器损耗、伤员医治等开销——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的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便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

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崩驾的！

欲图契丹，当先灭西夏。

赵顼的决心不可动摇。祖宗的耻辱，必须用胜利来洗雪。

“卿不必多言。便是砸锅卖铁，朕亦要打赢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们如此宣布着，“汉唐故土，绝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

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勋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子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

是肯定不够的。且虽说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也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须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蕃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预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半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

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

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地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的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扩张，司马光由最开始的疑虑，已经渐渐转变成默默地支持。身为户部尚书，他比旁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海洋战争与大陆战争的区别。

但在这一点上，以整个大宋而论，司马光是孤独的。

皇帝的脸色变得阴霾起来。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的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

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项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中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著，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须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十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材，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逝；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烦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耶元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属于这些所谓的“庆历名臣”的；北宋一代几乎全部的辉煌、荣耀、遗憾、叹息，亦可以说是属于这些“庆历名臣”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他们留给后人想念不尽的繁华与光彩，亦留给后代扼腕叹息的遗憾。待到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北宋以及整个华夏文明都开始走向最繁华时代的覆灭。而在这个时空，也许“熙宁”会比“庆历”更加耀眼夺目，但毫无疑问，每一位庆历老臣的离去，都是大宋朝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他们或者可以不用再带着遗憾离去，因为后继者有着不逊于他们的风采。

崇政殿内的大臣们，并不会有这种历史的感叹。但是，他们却同样清醒的知道一个事实：当时间跨入熙宁十三年之时，大宋朝廷中，比石越资历高、威信重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屈指可数。

他们并不会也不可能去无礼地注目吕惠卿，但每个人却都在暗暗地想象着吕惠卿的表情，以及猜度着他的人选。

甚至连皇帝赵顼，都将带着几分疑惑地目光，投向他的宰相。

三天前，赵顼召见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之时，吕公著对他说过一句

话：“苟非得人，毋生边衅。”赵顼对这句话深以为然，若是没有合适的统帅，就不要轻易打仗。想到此处，他眼角的余光扫过吕公著的脸庞。这位大宋有名的世家子弟、王安石以前的好友，此时一脸庄重，便他目光的神态，却明白告诉着人们，对于任何他认为不恰当的意见，他都随时准备当廷争辩。

吕惠卿仿佛完全没有介意这一切，他略显谦卑却又维护着自己的骄傲地向皇帝回看了一眼，目光移向枢密使文彦博，在他身上停留了一小会，然后朗声说道：“臣不敢不以实言，微臣亦曾仔细思虑，却始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赵顼怔住了。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吕惠卿仿佛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惊诧、不解与怀疑的目光，他在心里得意地笑了笑，继续郑重地说道：“然而臣却坚信，石越并非最合适的人选！故此才敢冒昧提出，请陛下与诸位大人三思，另选帅臣，用石越之长而避其短，方是朝廷之幸。”

皇帝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文彦博与司马光都严肃起来，二人虽然没有互相看过一眼，亦不曾有过任何暗示，但却都在心里不约而同的骂了一声：“福建子！”

辽国。

大同城，朝阳门外。

一身戎装的耶律濬手执金鞭，骑在马上，与他的臣子们向大同城指点指点。

“陛下！”如洪钟一般响声的声音，来自于耶律濬的爱将韩宝，这是一员勇猛不逊于阿斯怜的猛将，“攻下西京城，易如反掌。俺不明白陛下为何竟围了这么久？”

“果真易如反掌么？”沉稳得有些阴郁的声音，不用看，也知道说话的人是大辽军中第一名将耶律信。

“陛下！若以俺为将，担保三天之内，必克西京！”韩宝的嗓门更加响亮起来。他是辽国土生土长的汉人，而耶律信却是契丹人，二人俱有盛名，未免便有争强好胜之心。

“可笑。”耶律信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说什么？！”韩宝猛地吼了一声，眼珠瞪得如牛眼一般。

“放肆！”萧佑丹厉声喝道，严厉的瞪了韩宝一眼，韩宝悻悻扭过头去。

耶律濬都看在眼里，微微叹了口气，“韩宝，你知道朕为何不肯猛攻西京么？”他顿了一下，又道：“西京是大辽要害之地，乃赵国七雄之资，拓跋氏霸业之本，真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我中国自得此幽燕之地，遂占形胜，扼南朝之命脉百余年。此实是祖宗隆德所致。以西京之重，自立国以来，本是非亲王不能主之。杨逆侥幸窃居此郡，竟成大患。”

耶律濬眺望着大同城上的敌楼、棚橹，继续慨然说道：“历代列祖列宗，都知道西京之重要。当年南朝北侵，西京几不能守。而一旦西京

有失，南京亦不复固！若杨遵勳能遣数千精兵，东出金坡关，联络南朝，夹击南京，朕几有亡国之忧。所幸杨遵勳无能，南朝用事之人，纵如石越辈，亦终不过一文士，见不及此。朕方能从容鼎定耶律乙辛之乱，再回头收拾西京之局面。”

耶律濬说出这番话来，身边向个重臣与心腹谋士，都不禁唏嘘不已。这实是他们一直提心掉胆的事情。西京大同失守，南京析津府便绝不可能固守，这一代的辽国君臣，是有这番见识的。但是在宋朝，有这种见识的人却并不多。

“祖宗本自忧心于此，遂置于平城故址建此近二十里的大城，精修守备之具，又将戍守西京道的将校家属全部置于城中。是防着一旦南朝大举用兵，前方不利，则大同即可为最后之坚城，耗敌于坚城之下，以待援军决胜。”耶律濬说到这里，又重重叹了口气，便不再说了。

纵是韩宝这样大脑相对简单的人，也已经明白耶律濬的顾忌了。

虽然自讨伐杨遵勳以来，辽师一直是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但是真到了大同城下，就这么一座孤城，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却突然变了个样，成为凶猛无比的野兽。辽军每次强攻，都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只要他们不攻击，城中的叛军却又似乎连突围的兴趣都没有。仿佛他们呆在大同城中，是在等待着什么，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在耶律濬说明后，这一切便都明白了。

“无论是西京城内还是西京城外，朕都不希望大辽的精锐，在这里被消耗掉。”耶律濬无奈地说道，他也在与他的帝国一起成长，身为大辽的皇帝，他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元气，一味强攻大同，被杨遵勳胁迫的

将士，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会是一群可怕的野兽。“杨遵勛是困兽之斗，时间一长，他定会绝望，这不过是挨过一天算一天罢了。”

“陛下为何不招降杨遵勛？”

“他肯信么？而且，他定是还心存侥幸吧。”

“侥幸？”韩宝糊涂了。

耶律濬的目光投向西方，他在心里讥讽地笑了笑，暗中握紧了刀柄。

不会有任何侥幸！

“佑丹，南朝的使者还没来么？”

“陛下，南朝要做一个决断，总是极慢的。”萧佑丹的话中有几分嘲讽。

“朕有耐心等。”耶律濬淡淡地说道，他掉转马头，忽地勒住，回首问道：“听说你在编一部书？”

“是。”

“是什么书？”耶律濬笑问道。

“《汉契一体论》。”萧佑丹从容回道。

“《汉契一体论》？”耶律濬哈哈大笑，道：“有意思，写了多少，送来给朕看看。”

“遵旨。”萧佑丹显得宠辱不惊。

“林谦！”

“臣在。”另一个担任林牙一职的汉臣林谦连忙应道，他也是新贵之一。

“朕让你也去写一部书！”

林谦愕然望着这个英俊得有点过份的皇帝，几乎有点不知所措。

耶律濬执鞭指着林谦，傲然道：“朕叫你去写一部《十七史用兵事略》！”

“臣遵旨！”

“听说南朝的司马光在写一部《资治通鉴》，朕不用这么麻烦，朕只要知道历朝历代，名将是如何打胜仗，庸才是为何打败仗的便够了！”

“臣遵旨！”

“官家，你看这段……”群玉殿内，王贤妃替赵顼轻轻翻着书页，软语着。宫女们看着室中的蜡烛只余了四分之一了，连忙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想要更换新烛。赵顼皱了皱眉，喝道：“待点完了再换不迟。”

王贤妃知道赵顼的心思，向不知所措的宫女挥了挥手，宫女们连忙退了出去。

赵顼拉了拉披风，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叹道：“国家用度只嫌不足，没得只有委屈一点了。”

“这是官家的贤德……”

“什么贤德，冷暖自知罢了。”赵顼苦笑道，“谏官们骂朕的可不少。宫里哪一项用度稍多了，只须被他们知道，总免不了有几份折子递进来。无须是讲一番大道理，劝朕要俭朴，要为天下之表率。在他们看来，似乎那所谓的‘明君’，不过便是会省着过日子罢了。”

“以臣妾之见，其实明君，还真不过就是会省着过日子。”王贤妃笑道，“但凡不肯乱花钱的皇帝，还真有没有几个是昏君的。臣妾前一段见《汴京新闻》说到《大宝箴》，里面有一句话，真是至理明言哩。”

“《大宝箴》？‘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赵顼笑道，唐代的这些名臣奏章，他自然都是读过的。

“正是这句话。”王贤妃轻声念道：“‘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官家之所以是‘官家’，不正是不能放纵私欲么？便以这群玉殿的蜡烛而言，于皇帝家，一晚燃掉几十枝蜡烛，亦不过是平常事，稍有节约，便已是贤圣。但臣妾亦看过报纸上说的物价，这群玉殿一晚上所燃之烛，却已是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十日之费了。”

赵顼笑着摇了摇头，道理虽然是如此讲，但是果真要做到汉文帝那样，他却自忖没有这份本事。他的确心疼国帑，但是他愿意节省的原因，是他希望能有一场梦寐以求的大胜。

“爱妃，你在高丽之时，有没有听说过辽主耶律濬？”赵顼忽然问

道。

王贤妃怔了一下，旋即笑道：“臣妾在高丽时，他尚是太子，是故未曾听过，但却见过一副画像，看起来倒甚是英武。”

“画像？”赵頊顿时来了兴趣，他从袖中掏出一副画卷来，王贤妃忙帮着展开铺在桌案上，却见上面画了十余个人，个个皆是契丹装束，也有少数身着汉装的，其中大半以上，或别腰刀，或挎弓箭。赵頊指着画卷笑道：“爱妃可瞧仔细喽，看看哪个是耶律濬？”

王贤妃嫣然一笑，自去取了一盏蜡烛来，就着烛光仔细看起来。她昔日不过隐约见过一眼耶律濬的画像，如今相隔日久，记忆早已模糊，这图上的年青英俊之人又不止一个，要分辨起来却也并不容易。费了好一阵功夫，王贤妃才指着一个身着戎装的年轻人说道：“臣妾若没记错的话，当是此君。”

赵頊含笑颌首，用嫉妒的眼光看了耶律濬的画像一眼，叹道：“他此刻正带兵亲征平叛，而朕，数十年间，竟难得穿几次戎服。”他显然是想起了即位后不久穿着戎服去见两宫太后的往事。

“郁郁乎文哉，吾从宋。”王贤妃掩嘴笑道，半是宽慰地说道：“做皇帝做到要亲征的份上，对国家朝廷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官家只需知人善用便够了。”

“知人善用？谈何容易！”赵頊若有所感，站起身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夜晚静悄悄地过去。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保慈宫的桌几上，也

洒落在保慈宫的主人高太后与大宋的皇帝陛下赵顼以及向皇后身上，闪耀着金黄的光芒。

“母后今日的气色好多了。”赵顼微笑着向母亲请着安，比起已故的太皇太后来，与自己的母亲，赵顼要略显得疏远，而且他也不能似相信曹太后一般，在政治上信任高太后的判断——这不仅仅是即位日久的原因。但是伐夏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他都是应当向太后禀报的。

高太后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儿子的用人、治国，她都是有看法的。而且或者因为是骨肉相连的母子，她并不似曹太后那样委婉，很多时候，她会更直接的表达出来，而不那么顾忌赵顼的感觉。扪心自问，她高滔滔并没有一点私心，做一个贤德的妻子、母亲或者说皇后、太后，一直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这几日有十一娘陪着聊天解闷，我也宽心许多。”高太后慈祥地笑道，“倒是官家要注意龙体，莫被国事累坏了，这才是社稷之福。圣人说官家这几日都不怎么进膳，这可不是养生之道。”

赵顼笑道：“朝廷正议着伐夏之事，兵者国之大事，朕总得操点心。若能克复灵武，全祖宗之志，列祖列宗知后代有人，亦可欣慰。”

“官家决意用兵了么？”高太后敛容问道。这件事，她早已知道详细，但是皇帝既然是第一次说，却总得装成不太清楚的样子。

“伐夏之议，并非起自今日。”赵顼略带得意地说道，“朕与石越等一千大臣，实是筹划已久。数年之前，石越自杭州返京，便向朕密进

伐夏方略，预言西夏臣强主弱，秉常不甘受制，久必生乱。朝廷一直便在暗中筹划布局，等待此事发生。如今果然被料中。大宋兵甲已精，士卒已练，惟一稍嫌不足者，是己丑政变比石越预料的早发生了一两年，粮草与兵饷，尚不能称全备。”

“然我亦听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饷乃用兵最要之事，官家岂可轻视？”

“母后之教甚是，朝廷已有应付之方。况且，朕以为未必便不可因粮于敌，夏国累世经营，岂无粮储？果能攻城略地，岂能没有一二仓储落入我军之手？”赵顼自信的说道。对于在西夏“因粮于敌”这种设想，在陕西的石越、在枢密院的文彦博，都是极力批评的。石越甚至在奏折中激动的指斥这种想法，是“自取败亡”之道，并激烈地请赵顼“立斩”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因为提出这种建议，是“欺君误国”。文彦博的态度要平和一些，但却也同样的坚决，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赵顼也秘密地询问过李宪等一些带过兵的宦官与种谔这些长年在西线统兵作战的将领，甚至派遣使者询问过待罪受处罚的高遵裕，这些赵顼眼中身处前线、“深明西事”的将领，他们的回答却与石越、文彦博这两个文臣颇有不同。种谔为首的一部分边将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李宪与高遵裕等人的回答虽然保守一点，但也认为“未必不可行”。因此，在这方面，赵顼心里是有自己的算盘的——石越与文彦博是文臣，保守一点，从最困难的情况来庙算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赵顼却相信，情况必不至于如他们说的那么糟。

“凡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家事事多询问大臣之意见，便不会犯错。”高太后虽然也是将门之后，但是她在军事方面，懂得却相当有限，只能说一些泛泛的提醒。

“朕理会得。”赵顼有点敷衍地说道。他的确是“兼听”了的。

高太后看在眼里，暗暗叹了口气，但表面上却点了点头，笑道：“官家能如此，是社稷之福。陕西能有石越坐镇，委之以国事，倒也是放得下心的。”

赵顼踌躇了一会，吱唔道：“朝廷尚未议定主帅之选。”

高太后与向皇后都吃了一惊，只不过二人的惊讶，一人是真，一人是假。高太后自然是听过这些传闻的，向皇后却向来恪守妇训，对国事即便说不是漠不关心，亦可以说极不热衷，因此朝中这么大的事情，她竟全不知闻。高太后问道：“这却是为何？”

赵顼眼见保慈宫中人多嘴杂，有些话却不便直言，只是回道：“因有大臣有异议，争执不下，未可遂定。”

高太后摇头道：“这等事情，拖延无益。无论用与不用，宸断须及早。”

“母后说的极是。”赵顼并没有与高太后深谈的打算，语气虽然恭恭敬敬，但内心里却是打着敷衍的主意。

高太后斜着眼睛看了自己儿子一眼，忽然笑道：“官家的心思，我虽是老太婆，却也是明白的。外头有人能在这事上进言，归根到底，还是揣摩圣意，所以才敢在此事上做文章。”

高太后的这话说得虽然是笑语吟吟，但赵顼听到这话，却仿佛是在向曹太后请教一般，只觉高太后的语气神态，在这一瞬间，都象极了曹太后。他心神一凛，忙收敛起那种敷衍了事的心思，认真回道：“虽说如此，然亦不可不防。”

“是么？”高太后反问了一句，忽然问道：“若是真宗皇帝在澶渊之盟前便不肯用寇准，官家以为如今大宋是何等模样？”

赵顼听到这话，顿时怔住，若有所思的望了自己母亲一眼。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这位从小在宫中长大的母亲，在政治观点上也许与自己不同，但在政治智慧上，却未必逊色于自己。

“诸事终须以社稷为重。”高太后注视着她的儿子，缓缓说道。“一石越何能为？祖宗苦心立法以垂后世，养士百年，砥砺名节，纵是周公再世，亦未必动摇得了，何况区区一石越？收复河套，不过开拓之劳；澶渊之盟，却是救亡之功。论功劳之高下，石越亦未必胜得过寇准。景德元年，寇准已是宰相，今日石越不过一安抚使。宰相尚不忧功高不赏，何况一安抚使？”高太后不如曹太后的委婉含蓄，却一样可以直刺问题的本质。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数十万甲士，亿万钱粮，委之一人，固不可不重。”赵顼细不可闻的叹息了一声。

“若抛开其余，仅以西事成败而论，官家可有胜过石越之选？”

“朝中似无此人。”

“如此则非难事。”高太后悠悠说道，“官家可以范纯仁、陈元凤督粮草；向传范、高遵惠督军器；另遣亲信者为石越之副以监军事。各行营主帅，本是朝廷委任；地方州府，亦是朝廷之官。如此，石越可立功而不能结党，可树威信却不能具羽翼……”

赵顼无比惊讶地望着自己的母后，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叹服之情。高太后的处分，特别是最后两句话，实是触及了问题的关键——赵顼并不

担心石越会拥兵割据，虽然为了谨慎，需要有适度的因应，但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赵顼真正担心的是，石越在伐夏的过程中，不仅仅立下巨大的功勋，而且还聚集起一群忠心的臣僚。若是这样的一帮人，在立下大功后，遍布朝堂与军队，再加上石越届时的威望，那是能让任何一个皇帝都要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

功劳太大，会打破政局的平衡，固然让人伤脑筋，但这并不是最可惧的。可惧的是，有功劳的人同时还有实力！

仅仅只有功勋，别说是寇准，即便是韩信，又能如何？

将这些人往各个要职上一派，不仅仅使原本可能性就极低的割据之患降到了完全不可能，而且还最大可能的分散了石越的人事权与功勋。此外，如范纯仁这样忠直的大臣，放到陕西去积累军功，将来回到朝中，必会成为他赵顼手中更有份量的棋子。

范纯仁忠直可靠，无偏无党；陈元凤聪明能干，与石越不契；向传范、高遵惠是值得信任的外戚……还可以再挑选一些人，派到陕西去。赵顼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并没有意识到，除了这种种原因外，也许他内心深处，是并不愿意调换石越的。

这一番交谈，似乎极快地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他们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深谈到下去，因为这件事已经说得够直露了，直露得简直不象是宫廷内的对话。二人巧妙的转移开了话题，由军粮的话题开始，赵顼向高太后详细地介绍着司农寺下属的研究人员们在两浙路做的各种试验：有时候他们种植了两块水稻，其中一块田中不施任何肥料，另一块田中施放猪粪，待收获之后，研究人员便可以得到结论，每斤猪粪，究竟能换来多少斤稻子……又说到契丹士兵常带的军粮“炒袋”，辽主视

贺赵顼生日的礼物中，便有这种炒米，味道并不敢恭维；从味道又聊到契丹破回纥时引进辽国的特产西瓜，司农寺已经设法从辽国引进了西瓜的种子，也许明年，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有甘甜的西瓜出售……

母子二人随意地聊着这些轻松有趣的话题，保慈宫中，不时传出畅快的欢声笑语。

如此，一直待到在保慈宫用过午膳，赵顼才告辞离开保慈宫。他下午要在崇政殿单独召见文彦博，询问派往辽国使节的人选。离开保慈宫的那一刹那，忽然间，沉静下来的赵顼隐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他不觉回头望了保慈宫一眼，一只凤凰雕刻耀入眼帘。

“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的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顼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顼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的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顼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么？”赵顼虽然想掩饰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顼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此人与吕惠卿交好，素与石越有心结？今上是极聪明颖悟的人，这一层如何能瞒得过他？”

他暗暗摇了摇头，赵官家三兄弟，赵顼毕竟不如乃兄。赵顼想到这一节后，必然会询问宫中的内侍，这一段时间太后召见过什么人，那是一问可知的事情。

“不仅皇上会知道，用不多久，事情便会传开来，汴京城是最爱传播这些流言的地方，几个月后，便是官民皆知昌王献策定计了。”

“哎！”赵顼不胜唏嘘地叹了口气，道：“兄弟相隔，竟至于此。”

“贫然依然是那个主意。”李昌济将最后一粒棋子放入篓中，道：“大王现在既要韬晦，亦要收名誉。求田问舍者，难济大事。大王只须事事秉着为国家社稷之心行事，凡有建明之处，皆尽量归功于人，

远避浮名。只须如此这般，大王虽不欲求虚名，而盛名可致。皇上开始或有猜忌，久之，必不相疑。至于其余的事情，自有贫道替大王周全。”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凝望赵顼一眼，悠悠道：“若天命在大王，则如此经营，必见其效。若天命不在大王，亦可全身保家，留令名于史册。”

已近黄昏的崇政殿显得有几分阴郁。

此时殿中只有紧绷着脸的赵顼与跪在他面前的一个内侍，愈发的显得森然。

“昌王？！”赵顼的脸色如同千年寒冰。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内侍颤颤兢兢地说道：“奴才与保慈宫的宋来要好，他亲眼所见昨日太后召见昌王，还屏开内侍宫女们说了一阵话。后来陈衍又特意吩咐他不许乱传。”

陈衍是高太后的亲信宦官，赵顼是知道的。以面前这个内侍的身份地位，若没有证据，借给他一个胆子，也绝不敢胡乱攀诬陈衍这样的人物。因此，赵顼心里已信了八九分。“怪不得母后竟然知道一个区区大名府通判！陈元凤是吕惠卿举荐的人，母后一向看不惯吕惠卿，此番竟然举荐起陈元凤，且与范纯仁相提并论，若说没有昌王进言，绝不可能……”赵顼在心里计议着，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他这个弟弟，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谋略了？

赵顼是他所深知的，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恪守祖宗的法度，颂扬道德之士，这些方面的确可以称为“贤王”，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事

务，无论是人事还是政务，又有哪一样是这个昌王能理得清的？

他什么时候竟然便长进了？！

这个建议若是太后所倡，还见不到它的妙处。若是赵顼所建明，则其中的妙处又岂止于此？他推荐的几个人选，竟然是照顾到了几乎朝中所有势力的利益！甚至连向皇后一家都没有漏过！

幸好他还懂得不要来卖这个好！赵顼在心里冷冷地说道。

跪在皇帝脚下的小内侍，突然间打了个寒战。

文彦博自崇政殿出来后，眼见着天色已晚，便径直出了皇城，打马回自家府第。从崇政殿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来看，文彦博猜测皇帝实际上对石越为帅之事已经基本上有了宸断。但是“将从中御”的传统在皇帝身上却始终根深蒂固的存在，虽然其表现有了一定程度的克制。由枢密会议推荐各路兵马的主帅，这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文彦博却认为，在兵力配置、进兵路线、各路兵马的战略目标上，应当多听取陕西将帅的意见。朝廷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石越这个主帅要来何用？况且战局是变化莫测的，主帅若没有相当的决断之权，极容易殆误军机。但是当今这位皇帝，有时候却似乎是恨不得自己能率兵亲征才好。

但愿石越能有一点独断专行的魄力。文彦博几乎是有点矛盾的想着。身为大宋枢密使，全国军队的最高长官，文彦博认为自己有责任给予前方的主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要说服皇帝克服他对战争指手划脚的习惯，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某一段时间，皇帝也许突然觉悟了——但过不了多久，他又会旧病复发。有人认为“将从中御”是大宋

的祖宗家法，但文彦博却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性格使然。太宗皇帝与当今的这位皇帝，大不敬的说，都不免有点志大才疏，便格外喜欢“将从中御”，但太祖皇帝与仁宗皇帝，甚至是真宗皇帝，都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的。在位时间不长的英宗皇帝，也看得出来有这样的倾向。

但即便如此，与皇帝的坏习惯做斗争，亦是一件相当让人困扰的事情。

“相公，兵部尚书吴大人求见。”文彦博刚刚下马，便有家人前来禀报。“吴大人在客厅已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知道了。”文彦博略有点奇怪，但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快带路。告诉夫人一声，留吴大人在府上用晚饭。”

“是。”家人此着文彦博向客厅走去。未多时，便已到客厅，只见吴充正在那里正襟危坐，但双眉紧蹙，显得有点心不焉。连文彦博走近都没有发现。

“冲卿。久候了。”文彦博一面走进客厅，一面向吴充抱拳笑道。

吴充回过神来，忙站起来，回了一礼，如释重负地说道：“文公可回来了。”不待文彦博说话，吴充又说道：“下官亦不敢说那些虚文，实是有要事，要向文公讨教。”

“是何要事？”文彦博亦极少见到吴充如此着急的神态。“莫非哪里闹兵变了？”说完，他自失地一哂，果真闹起兵变，吴充就会先找皇帝了。

果然，便听吴充叹了口气，苦笑道：“比些许小兵变还要严重几分。职方司加紧文书，长安府职方司有两个不成器的小武官，私自刺杀

仁多瀚的使者。”

“这是何等重大事？”文彦博不以为然地笑道，“石越这点事都处分不了？”

“这两个小武官，一个是种家的，一个是姚家的。被刺杀的使者，是文焕。”吴充只是不住地苦笑。

“文焕？”文彦博愕然。

“正是。文焕身受重伤，生死未卜。”吴充道，“兵部闹出这样的事来，下官亦无脸面继续做这个兵部尚书。职方司郎中至相关主官，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这都不用说了。只是如何处分两个犯官，却甚是棘手。在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种事来！”

“大宋自有律令！冲卿你怎的闹起糊涂来了？”文彦博一掌击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吴充怔了一下。

“种家、姚家又如何？他们敢造反不成？！”文彦博沉着脸说道，“此事不诛，国家法度何存？若是姑息，祸乱更甚于藩镇。冲卿只管回府，等着诸种诸姚的谢罪表章，看看谁敢替自家子侄求情？！石越与卫尉寺亦自会有奏章递上。大宋不是晚唐，容不得武人胡作非为！”

“只是用兵在即，恐动摇军心。是否要压一下，打完仗再处分？”吴充试探着商量道。

文彦博望着吴充，叹道：“冲卿好糊涂！打完仗后，种姚岂有不立功之理？届时时过境迁，再诛这二人，便难了，那形同姑息！我若是石

越，在长安便先行军法斩了这二人！打完仗后要查，也是查究竟背后有多少同党同谋！”

吴充不料文彦博态度如此坚决，倒有点始料不及。若换了一个人，吴充倒要怀疑他是针对自己来的了。毕竟身为兵部尚书，吴充亦是希望能为兵部稍存体面的。此外，他亦的确认为用人之际，对于种、姚这样的将门，应当多存恩抚之心。

但文彦博却是毫无顾忌，又道：“若非大战在即，理当穷治此案，整顿职方司。这等事情，一为之甚，绝不可再！然此时尚有用职方司之处，却是不便牵连太广。惟有先诛二犯，震慑后来，兼可安抚仁多。明日面圣，冲卿定要拿定主意！”

文彦博说话如此咄咄逼人，吴充心里亦不免稍觉不快。虽然文彦博是三朝元老，又是枢密使，论资历地位，的确高于自己。但是吴充也是参知政事兼兵部尚书，同样也是历三朝的老臣，并非枢密院内文彦博的下属。吴充已无恋栈之意，但他亦不免有一点私心——他希望兵部在自己的任期内，能有一份完美的记录。所以从公的方面，他的确是担心这件事对伐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私的方面，他却是希望可以体面的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急急忙忙来找文彦博商议——明日一早，这件事肯定要上报皇帝的，只有事先得到文彦博的谅解，体面的解决问题才会成为可能。

但文彦博的态度，让吴充非常失望。他掩饰着自己的不快，含糊地回道：“下官自会谨慎。公文上说折可适亲历此事，他这两日便会到京师，或许当向他询问清楚。总之须得毋纵毋枉。”

“折可适？”文彦博愕然道：“他去长安做甚？”

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頊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頊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心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頊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

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指见血的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

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道：“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

“陛下！”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向赵顼拱手欠身，厉声道：“吴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语！微臣自束发受教，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论语》有云，‘政者，正也。’《贞观政要》有言，‘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以之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若‘罚不及于有罪’，‘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而有贞观之治，为一代圣主。奈何为大臣，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况且唐之藩镇之祸，岂是一朝而成？盖亦是骄兵悍将，恃功卖宠，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法度渐坏，终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渐之时！”

“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以邪术导人主，臣请陛下，速远此奸小！”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竟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的确是小人的行径。

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说得吴充一张老脸胀得通红，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颤栗着说道：“臣待罪侍奉

陛下十有余年，无功于社稷，无补于圣明，不见容于同侪，尸位素餐，愧对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迈，许臣致仕，臣永感陛下隆恩。”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赵頊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响了起来。

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自居为“君子”，而以对方为“小人”、“奸臣”，最后意气相争，干脆辞官去位——这样的故事，赵頊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平心而论，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吴充当然不是“奸臣”，至少他赵頊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纵使孙固、文彦博，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但是孙固、文彦博错了么？那却也未必。

当然，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这会给种家、姚家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难道要让这些统兵大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样的话，只怕赵頊自己也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但文彦博与孙固也不那么好打发的。

吴充不把兵部尚书放在心上，难道文彦博与孙固就会在乎枢密使与同知枢密院事的差事？虽然这两个职位，是无数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但对于文彦博与孙固来说，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官位，从来都

不能够让他们委屈自己太多。

文彦博名望已高，所追求的东西本就不多了；而孙固，却是个重视名望甚于官位的人。

无论如何，先和一把稀泥再说。

赵顼无奈地想道。

折可适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御前侍卫班的日常训练。他对这些传说中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大内侍卫们充满了好奇。御前侍卫班共有十一班，其中七个班是带甲骑士，四个班是不带甲骑士，是三十六班马军侍卫中第二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与其他所有大内侍卫们完全不同的一支军事力量。御前侍卫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烈士子弟！换句话说，这是由战争孤儿组成的军队。在诸班直中，御前侍卫班与最精锐最得皇帝信任的殿前指挥使班、由武臣子弟组成的内殿班一起，构成了大宋皇帝陛下最信任的三支军事力量，堪称是大内侍卫中的大内侍卫！

御前侍卫班的普通士兵，在皇帝身边服役约四五年后，大部分人便会进入讲武学堂培训，毕业后就会被皇帝派遣到各支部队，担任指挥使、副指挥使一级的职务。或者进入卫尉寺系统，成为营一级的军法官主官，即所谓的“护营虞候”。

这些人，从某个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武装力量，亦是捍卫皇帝政权安全的武装力量。皇帝通过这样的人员流动，可以有效的在各支部队中，直接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因此，折可适并不敢小觑这些大内侍卫们。但他同样避免不了以一个军人的眼光，来评价这些“羽林孤儿”。

他所看到的，是东三班的三百三十名御前侍卫。一个班相当于禁军中的一个指挥，三百三十人，正是禁军一个马军指挥的基本编制。

校场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三百副木马。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木马的高度与大小，与普通的战马几乎完全相当。“羽林孤儿”以都为单位，分成三部分训练。训练由都兵使率领副都兵使、两名都承勾、以及每都的军法官将虞候主持。什将以下的军官，都无例外的要参加操练——这一点，让折可适有点惊讶，因为在河东，在指挥一级的操练中，大什一级的武官，是协助主持操练的。

士兵们披挂齐整，身着铠甲，手里还拿着长枪，整齐地站在木马的左侧。

副都兵使大吼一声：“上马！”

士兵们整齐迅速地将枪挂在马侧，跃身上马。数百人一齐做出这个动作，更是显出一种夺人心魄的气势来。

“下马！”副都兵使又大吼一声。

取枪，换手，从右侧翻身下马，一气呵成！

几百甲士一齐下马踏在地上发出的轰响，让折可适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都有些颤动。

“上马！”

“下马！”

“上马！”

“下马！”

副都兵使不停的吼着，士兵们从左侧上马，右侧下马，又从右侧上马，左侧下马；还要从后面上下马，如此周而复始，不停地重复着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

两个承构手执皮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校场。某一个士兵稍慢一点，便快步跑过去，对着头就是一皮鞭打去。被打的“羽林孤儿”也不敢叫唤，只是忍着疼痛，继续上马、下马！

折可适非常清楚这种简单训练的残酷性。

河东军从来没有过这种训练，能在河东军中当骑兵的，大多数是从小骑惯了马的，他们的骑军也并不披甲，因此平素训练，更注重射击的准确性与对马匹的控制，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练习上下马的技巧。但这种训练所带来的纪律性，却不是河东军可以相比的。而且，折可适自忖，河东兵即便在上下马的熟练度上，亦未必可以胜过这些“羽林孤儿”。

“御前侍卫班平素只用木马训练么？”折可适试探着向陪同自己的小内侍问道。

那小内侍尖着嗓子笑道：“折大人说笑了，只用木马那怎生打仗？只不过战马来之不易，不得不爱惜罢了。执矛冲锋、骑射、投掷霹雳弹，哪一样都免不了要用真马。”

“原来如此。”折可适不卑不亢地致谢，心里竟生出一种嫉妒来。自从宋军发明投掷霹雳投弹的战术以来，河东诸军不止一次希望装备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却始终争取不到配额。宋军以地域为区分，可以说事实上存在着几个系统：京畿军、西军、河朔军、河东军、东南军。在这五大军事集团中，河东军的存在始终有几分尴尬：京畿诸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不待说；西军是朝廷现阶段战略重心的所在，自然也多受照顾；河朔军面对大宋最强大的敌人，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自然也不可能被忽视；东南诸军无非是维持地方治安，平定小股叛乱，从来没有强大的敌人，素来被轻视倒也习惯了；惟有河东军，夹在西夏与契丹之间，承担的责任比别人只多不少，但是得到的东西，却总是只能挑别人剩下的。连进驻河东的神卫营的装备，也比陕西的差。而且折可适私下里还曾听说过，进驻河东的神卫营，是由讲武学堂成绩最差的一帮人组成的。

“大内侍卫就是大内侍卫啊！”折可适望着校场上训练的御前侍卫班，感慨的想着，“连操练都可以穿这么新的靴子！奶奶的！”

“折大人！官家快到了，速随咱家去见驾罢。”一个内侍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折可适的面前，把正暗暗愤愤不平的折可适吓了一跳。他忙整了一下衣冠，抱拳道：“烦劳了。”

皇帝是在一座偏殿中接见折可适。

折可适并没有第一次面见天子的人常见的紧张，他只是略有些兴奋，又显得有遗憾。在偏殿的接见，显得皇帝并不是很重视自己——这自然是正常的，皇帝不可能在礼节上面有多么重视一个边疆的七品武

官，哪怕他出身于府州折家。但对于折可适来说，这是让人遗憾的。

“下次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一定會在崇政殿！”他心里暗暗发着誓。

赵项也在打量着折可适。

折家的这个后起之秀看起来还很年轻，不过三十来岁的样子，双目炯炯，鼻梁高耸，肤色幽黑——以汴京的审美标准而言，算不上一个美男子。但是皇帝分明感觉到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可以被袍泽信任的男子。

一般来说，臣子在觐见皇帝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会紧张得根本就记不住皇帝的长相，因为抬头仔细观察皇帝，是一种可能导致被降罪的失礼行为。而且，通常来说，皇帝接见臣子，本身就是一种恩赐，大多数臣子会感念这种恩德，而致使心情激动，又因为惧怕失礼，而越发的小心谨慎。

在这方面，赵项有足够的经验，可以颇有心得的判断着不同臣子的性格。

首次觐见就能在皇帝面前既能得体地表达自己的尊敬，又能维持自己的尊严，使一切近乎完美的合乎礼节，这样的臣子不能说没有，但始终是少数。毫无疑问，武臣之中，这样的人更是少数。

“不愧是将门之后。”皇帝在心里感叹着。一个世家能持续超过百年，肯定在教育子弟上有它的独到之处。

“熙宁十年的时候，朕曾经让郭逵举荐武臣子弟可任事者，当日郭逵举荐了十余人，其中第一个，便是折卿。”赵项朗声笑道。他用这样的开场白开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当时朕便想，这折可适，不知道是

何种人物，竟值得郭逵如此看重。今日亲见，果然不愧是将门之后。”

“臣一介武夫，岂能当陛下此语，实实折杀微臣。”

“卿无须过谦。国家能有卿这样的人材，亦是幸事。如今朝廷方是用人之际，男儿取功名封侯荫子，正当时也。卿家世代为将，朕方欲倚重。卿当自勉之！”

“臣家世受国恩，虽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国家有事，臣家虽愚钝不堪大用，亦愿为马前卒，替陛下荡平西境！”折可适忙慨声回道。

赵頊满意地点点头，笑道：“卿有志于此，朕已放心。卿叔父之奏折，朕已读过。其一片忠心，朕甚嘉许。然无论朝廷来日以何人为帅，总须将帅一心，以国事为重。折家乃朝廷素所信任者，莫要让朕失望。”

“请陛下放心。臣家便是陛下之鹰犬，断不敢有违朝廷之令。”

“对折家，朕是放得下心的。”赵頊颌首道。顿了一下，又问道：“朕听说卿是自长安来京？”

“是。”

“特意绕道陕西？”皇帝的话中听不出喜怒。

“微臣奉家叔之命，想看看平夏城大捷与绥德大捷究竟是谁的功劳。”折可适委婉而又直率地说道。

赵頊似乎没有料到折可适如此回答，怔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道：“卿可看出来那是谁的功劳了？”

“微臣略有所得。”

“何不说来与朕听听？”赵顼笑道。

“遵旨。”折可适朗声应道，“微臣以为，石大人或者做不了一个出色的将军，但却的确是不错的统帅。”

“此话怎讲？”

“但凡用兵者，以正合，以奇胜。打仗有时候不仅仅是斗智斗勇，亦要斗胆略。两军对阵，有时候是需要冒险的。一位优秀的将军，往往便是一个出色的赌徒。以石大人的性格，却是谨慎有余，胆略不足。这样的人，若是去玩关扑，是赢不了大钱的。”折可适侃侃而谈，“然而石大人却有别样的好处，为他人所不及……”

“哦？”

“石大人务实而不虚夸，持公而不谋私，纳谏而不刚愎。有此三善，便远胜他人。主帅务实，则诸将不能欺妄，知己知彼皆非难事；主帅持公，则诸将不忧有功无赏，三军用命非难事；主帅纳谏，则诸将计谋可得用，有过不难改，此不败之师。故此，微臣以为，平夏、绥德之捷，并非幸致。”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笑道：“如此，卿以为伐夏之役，胜算几何？”

“胜负之势不待问。”

“那卿以为多久可期全胜？”

折可适沉吟了一会，道：“若使狄公尚在，以狄公为帅，一年可期全胜。以当今诸公为帅，二三年亦未可知。”

“哦？为何？”

折可适坦率地说道：“微臣亦不过是直觉而已。”

赵顼愕然，顷刻又是哈哈大笑，取笑道：“若卿自为帅，几年可胜？”

“一年。”折可适应声答道，他并不谦虚。

赵顼开始有点喜爱折可适了，他并不取笑，反而笑着勉励道：“将来卿未始无拜帅之日！朕亦盼着大宋能再出一个狄青。”说完又问道：“朕听说长安西驿行刺之事，卿当时亦在场？”

“是。”折可适当下便将他当时为何去长安西驿，如何见到种杼、姚凤，如何进入长安西驿，种、姚如何行刺文焕，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他羡慕董乐娘这种事情，以世俗之见而言，倒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本是不便启齿。但折可适是知道轻重的人，不愿为这种小事冒个欺君的罪名，竟是爽爽快快地毫不隐瞒的全部说了出来。

赵顼对这种风流韵事并不关心，反倒是对种杼、姚凤刺杀文焕的动机反复询问了几遍，他听到种杼、姚凤对折可适说的话，竟是动了怜惜之意。又听到张范斥责种杼、割袍断义，不免又是一阵唏嘘。他心中亦甚是矛盾，不由叹道：“说来亦只是个误伤之罪。”

“误伤？”折可适心里愣了一下，暗暗咀嚼着皇帝不经意说出来的这个词。

赵頊并没有与折可适讨论长安西驿案的意思，而折可适的意见在这件事上对赵頊来说也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暂且将烦恼压在心底，赵頊再次将话题转了开去。

“折卿方才看过御前侍卫班的操练了？”

“臣适才观操，以为御前侍卫班，未必逊于汉武之羽林孤儿。”折可适并非是拍马屁，赵頊却非常高兴，笑道：“卿可曾见过西夏铁林军？”

“臣曾在延州边境见过。”

“朕的御前侍卫，较之铁林军如何？”

折可适沉吟不答，“这……”

赵頊凝视折可适，笑道：“卿尽可直言。”

折可适这才说道：“以微臣之见，或有不如。铁林军毕竟乃是千军万马的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御前侍卫却少了些战阵杀伐。不过如今西夏铁林军元气大伤，几乎不再成编制，亦不足为惧。”他说完这些话，终是有点担心惹得皇帝不高兴，不由偷眼觑视皇帝，却见皇帝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半晌，便听赵頊叹道：“卿说得不错，故此朕才要让殿前司诸军去前线历练历练。没打过仗的军队，毕竟不是真正的精兵！”

折可适心中嘀咕了一下，但终于想到有些话非所宜言，又硬生生地把想说的话吞回肚中。做为一个在边境出生、成长、战斗的军人，他是天生瞧不起所谓的“上四军”与殿前司诸军的。但是，谁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偏见呢？没来京师之前，不是也没有想过御前侍卫班有这如此严格的训练么？

陕西，长安。

海棠花开，春色怡人。但这样的美景，却并非人人有福消受。

“公子！你何苦定要结怨于人？”潘照临认为石越的决定，简直是匪夷所思。

“总要有人去结怨的。”石越不以为意的说道，“我敢肯定，朝廷是担当不了此事的。朝廷诸公议论不定，最后十之八九，便是不了了之。”

“那又何妨？”潘照临冷笑道，“似文焕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公子何苦沾惹这等闲事？种杼、姚凤，未必没有可怜可恕之处。”

“纵是人人得而诛之，职方司的人亦诛不得！”石越沉着脸，道：“他们今日可以人人得而诛之的刺杀文焕，改日便不免人人得而诛之的刺杀朝廷大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但凡制度之溃坏，其始总是由于看似合理可恕之事。若开始便是人人皆以为错误之事，则则人人有堤防之心，反倒危害不及这般大。”

潘照临不觉苦笑，道：“公子说得固然有理。但公子可知种杼是谁的儿子？”

石越转过头，望着潘照临。

“这种杼原是种谔私生子，后以过继之名收养。在种家子弟中，颇受排斥，故此才会与姚凤能走得极近。此人外表和睦谦逊，内则偏执，

闹出这种大事来，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种谔此人，公子是知道的……他虽然上表谢罪，却毕竟是护短偏私之人，果真是公子一意要杀他儿子，这个怨恨，只怕能结上一世。公子又何苦为一些看着不着边的事情而树敌？”

“因为职方馆、职方司是我倡立的，我有责任使它们不走上歧途。这种责任，旁人可以推卸，我却推卸不得。”石越在心里无奈地说道，但从嘴里说出来，却变成了另一番话：“不行杀伐无以立威以儆来者！吾意已决，潜光兄无须再说。”

潘照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接受。出于连石越也不能告知的考虑，他不希望石越树立任何在军队中有影响力的敌人，但是石越却一下子得罪了两大将门。也许姚家与种古、种谊还未必会因此而怨恨石越，只是会致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但是对于种谔，潘照临却没什么把握。

“这次公子算是替皇上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潘照临的话中，听不出是讥讽还是自嘲。

石越的确是替赵顼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按捺住穷治到底、办成大案的冲动后，安抚司迅速果决的对种杼、姚凤进行了秘密的军事审判，二人违犯军法证据确凿。石越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力，行军法先斩后奏。以令所有知情者瞠目结舌的果断，快刀斩乱麻的处理了这件事情。同时具表弹劾职方司陕西房知事许应龙——职方司陕西房知事是属于朝廷的派出官员，石越没有处置许应龙的权力。

石越的奏章送抵汴京后，兵部职方司乃至整个兵部可谓颜面大失，吴充立即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并且开始告病，直至四月份在自己府第内去逝，再也没有上朝理事。而一直拿不定主意的皇帝却是暗暗松了口气。他一面顺水推舟，将职方司郎中降职他调，罢免许应龙，着卫尉寺调查许应龙是否故意泄露机密、纵容属下；一面却竭力慰留吴充，同时下诏安抚种、姚二家，称赞种、姚二家历代为宋朝立下的功勋，褒扬他们对皇室与朝廷的忠心，加以金银田地的赏赐。自然，种、姚二家是没有人敢于真正接受这些赏赐的，这无非是表明皇帝的态度而已。赵顼又将一直上表请求去边疆与西夏决一死战的姚兕从讲武学堂调至铁林军担任副都指挥使，又加赐种古功臣二字……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皇帝是乐意让石越去结怨，而自己来收恩的。

除此之外，石越还有意外收获。以种杼、姚凤的死，他总算暂时性的彻底解除了皇帝对自己的猜忌——任何一个想成为权奸的人，都是绝不会做石越这种“傻事”的。除非他想有计划的铲除整个种、姚二家。显然皇帝不认为石越有这个计划，更不相信这样疯狂的计划有可能成功。

在皇帝以外，石越的处分也得到了文彦博与孙固的支持。

皇帝的态度发生微妙的转变，又得到一位枢密使、一位同知枢密院事的赞许，惟一有反对力量的吕惠卿的政治策略又似乎不是想要坚决阻止石越为帅，于是，朝廷中几乎已经没什么反对以石越为帅的声音了。

在熙宁十三年四月来临的时候，赵顼终于决定，采纳高太后的建议。

四月初一，在距离赵顼三十二岁生日还有九天的时候，一道《招谕

夏国勅榜》，由汴京城出发的使者，快马传谕四方。

“眷兹西夏，保有旧封，爰自近世以来，尤谨奉藩之职，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因，迨移问其端倪，辄自隳于信约，暴驱兵众，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愤。方切拯民之念，宜兴问罪之师，已遣将臣，诸道并进。其先在夏国主左右、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并许军前拔身自归，及其余首领，能相率效顺，共诛国讎，随功大小，爵禄赏赐，各倍常科，许依旧土地住坐，子孙世世，常享安乐。其或违拒天兵，九族并诛无赦。盖天道助顺，必致万灵之归；王师有征，更无千里之敌。咨尔士庶，久罹困残，其肩向化之心，咸适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后悔何追！”

同一日，赵顼下诏，以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石越兼西讨行营都总管，以内侍李宪为副都总管，以内侍刘惟简为监军都虞候，以范纯仁、向传范并为西讨行营都发运使，分督粮草与军械。陕西路戒严。

内侍领兵与监军，招致了以孙固为首的一部分朝臣最激烈的反对，但是即便一个血气方刚的给事中因此为此事而辞职，赵顼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纳谏的打算。而枢密使文彦博则似乎默认了这次任命。虽然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所有的内侍都是不信任的，每个宦官都带着原罪，但是若以务实的态度出发，相对而言，李宪与刘惟简，在内侍中总算是次坏的选择。

事实上，每一个行营都将有内侍的存在。上千年的传统，不是成立了卫尉寺后，就可以完全改变的。任何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四月十日。同天节，赵顼着戎装，与诸国使节一同检阅拱圣军。

当日，骁骑军、铁林军秘密向陕西出发。在它们之后，宣武军第一军与第二军，以及在同天节上被检阅的拱圣军，也将陆续进入陕西。

历史的时钟，被石越拨快了一年半的时间。

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一场注定将要决定宋朝国运的战争。

这亦是宋朝为了彻变改变自己的国运，进行的第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如果只能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宋这个国家的话，那一定是‘不可思议’这个词。东方大陆上的这个国家，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盛最富裕的国家。即便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亦不曾有它那么多的人民，即便是伟大的君士坦丁堡，也只能堪比汴京的一半繁荣。它有一百万的常备陆军，还有上千艘可以进行数千海哩远航的战船。他们的陆军装备着精良的铠甲，射程让人叹为观止的弩弓，还有神秘莫测的火药武器。他们训练有素，待遇优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的收入，都可以在这个生活昂贵的国家养活一个四口之家。这些能征善战的士兵们，喜欢在身上刺着刺青，或许是奇怪的汉字，或许是凶猛的野兽，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勇武。他们的战船仿佛拥有魔法，在漂泊不定的大海上，依靠一个小小的磁针，就永远都可以准确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他们也同样装备有可以远程攻击的火器。我曾经亲眼目睹一场追逐海盗的海战，宋国的战船，仅仅依靠远程打击，便击沉了凶悍的海盗船。

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会，认为这个国家仅仅只是马尔斯的四马战车，我要特别指出，这一切，在他们所创造的璀璨的文明面前，都将显得黯然失色。对于宋国的伟大文明，我会在其后的卷章里，用极大的篇幅来介绍。本卷要讲叙的，仅限于我所亲眼目睹的几场战争。

.....

1080年的宋历5月7日，一个消息传到宋国西北部边境的延州，在它

西面的环庆集团军，联合宋国西部最强大的属国‘夏国’的一个忠于夏王的军阀，在数日之前，开始了对夏国叛党的战争。按着宋人的奇特习俗，这种代表正义的战争被称为‘讨’，所以这场战争后来也被人们称为‘熙宁西讨’。西讨军的元帅石越（他还有另一类似教名的名字叫‘石子明’），命令以延州为中心的延绥集团军在东线向忠于叛党的梁永能将军统率的‘平夏军’发起进攻。

5月7日那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夏日，延州的大街小巷随着石元帅的命令而活跃起来。街上到处都是穿着红色军服的禁军士兵。在此之前，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陕西路已经下达禁止用粮食酿酒的命令，而据传帝国各个地方政府，都缩紧了以粮食酿酒的许可证颁发，酒馆供应的酒，大都是从帝国南方一个叫‘湖广四路’的地方由商贩运来的甘蔗酒——以罗马人的感觉而言，或者甘蔗酒更加美妙。可惜的是，每个酒馆都有固定的配额，因为长途的运输，加上供不应求，导致价格昂贵，每盎司的价格几乎是汴京同样酒价的两倍，甚至三倍，并且还被勒令不得卖给军士。（但一些不属于精锐的野战军系统的‘厢军’，经常会偷偷违背这项军令。）值得庆幸的是，我住宿的客栈掌柜，因为预料到战争的即将到来，而通过贿赂购买到许可证，事先储藏了整整一地窖的烧酒。尽管他的酒价也比战前提高了一倍，但是依然远远要比外地运来的甘蔗酒便宜。因此，客栈中便聚集了大量的客人，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来的商旅——虽然陕西颁布了戒严令，道路上到处都是关卡检查行人，但这一切都比不过‘熙宁通宝’的诱惑力。来自帝国各地的客人们在客栈的饭厅中，谈论着有关这场战争的一切。

根据5月7日那天的传闻，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加上后勤补给人员，达到一百万这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准确，在伟大的罗马帝国，即便在戴克里先皇帝的时期，常规

军的数量也不过四十三万多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有在一次战役中动用三十万规模军队的记录。而根据商贾们的传说，帝国的藩属国夏国，即便在军事上屡次受到挫折，又有一个重要军阀投向帝国，但叛军能战斗的军队，也不少于三十万，更有人相信是五十万。但根据我在整个战争中，以后战后的观察，叛军的数量很可能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但这个数量，也远远超过汉尼拔的军队。对于宋帝国而言，更为困难的是，叛军是在自己的据点作战，他们是本地的土著，可以依托渺无人烟的沙漠，还拥有着高度机动力的骑兵——即使他们的步兵，往往也拥有坐骑。相比叛军而言，帝国虽然也有强大的骑兵，但是占总体数量绝大多数的是步兵。他们有着漫长的，需要跨越崇山峻岭与沙漠的补给线，却没有足够的牲畜来进行运输。大部分时候，帝国只能依靠征集大量的人力，推着一种一个轮子的小车，将物资运往前线。我在延州的时间，见得最多的，便是这种独轮车。它集中体现了宋帝国出色的后勤补给系统的精华部分。

当天，当我与我的一个同伴——他有着高贵的血统，他的祖先曾经是宋帝国的前身周帝国的皇帝，直至现在，他的一部分堂兄弟，依然被帝国皇室尊为‘国宾’——私下里谈论时，我们都相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帝国如何有效地将军粮、衣服与箭矢送到前线。要知道，宋国与夏国的边境地区，是连绵不尽崎岖难行的山路，而当走完这些山路后，很快又会面临着无边无际的沙漠。历史上任何一位罗马皇帝，都不曾遇到过如此困难的地形。

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宋朝的商人，对胜利都充满信心。不过他们这种信心往往是建立在东方神秘主义的信仰之上的。与其说他们是相信帝国与帝国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相信石元帅。在这个受到印

度佛教影响的国度，大部分的宋人相信，石元帅极可能是天上的某个星宿转世，以率领他们来取得胜利的。以泰西地区的人看来，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信仰。

然而，战争开始的阶段，似乎证实了人们的这种神秘主义信仰。十天后，从前线传来消息，延绥行营的前锋部队，轻易的攻克了夏国的一座重要城池。素有威名的‘平夏兵’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抵抗，便败退了……”

——《阿卡尔多东方见闻录》卷三·西湖书
社印行

银州城原西夏知州府，现在已成为云翼军第一营的中军大营。第一营都指挥使吴安国正皱眉盯着一幅标满密密麻麻记号的地图。

“大人！”副都指挥使康时杰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军头了，与吴安国有数年袍泽之谊，他只要看到吴安国的目光所凝注的方向，便已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种帅的命令，是叫我们守好银州城，等待全军集结。”

“我知道。”吴充国淡淡的应了一句，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地图上的石州、横山、夏州三城。“康兄，你来看，银州西面，有石州城和横山城，还有长城，长城后面便是夏州。银州以北，是弥陀洞。我们打银州为何能轻易得手？是因绥德之战后我军攻占米脂要塞，已占形胜，梁永能知道他是断然守不住城垣卑小的银州城的，故此他撤走了银州城的丁壮，搬走了全部的粮食与军器，在所有的井里投了毒，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妇孺。所以我军一到，这城几乎便是不战而下。这根本不是我

们打下来的，而是梁永能让给我们的。”

站在下首的一名营书记颇有几分难堪，以区区一个营不足两千人的马军，本来只是担任“前哨”而不是“前锋”的任务，却攻下了银州如此“名城”，这样的战绩，营书记当然有理由加以“润饰”一二的。毕竟，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除不了仁多瀚的韦州外，宋军占领的第一座西夏城池。

“确是如此。”康时杰早就暗中庆幸过自己的好运气了。

“但是他们撤得也极匆忙。”吴安国冷冷地说道，“可见梁永能虽然知道朝廷必兴义师，却没料到此次朝廷兴兵数十万，竟然速度如此之快。”

康时杰听到这句对大宋朝廷过去的作风颇有不敬的话，只得讷讷。但的确，以往的朝廷，休说出动数十万禁军，便是在陕西调个十来万军队，也定要拖拖拉拉，等到西夏人做好准备后，这边厢却还没有停当。

吴安国抿着嘴，凝视地图半晌，忽然，猛地一拳砸向弥陀洞所在的位置，将康时杰与营中幕僚吓了一跳。却见吴安国侧过头望着康时杰，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梁永能不敢守银州，他敢守弥陀洞？！”

“可是弥陀洞靠近河东路边界……”一个行军参军壮着胆子说道。

吴安国偏过头看了他一眼，问道：“河东军前锋是何人？”

“是致果校尉折可适。”

“是他。”吴安国将目光移回到地图上，“打下个银州城，却没有半点收成，一座空城有甚好夸耀的！只好到弥陀洞去找找梁永能的晦

气。河东军远道而来，必定鞍马疲惫，打下弥陀洞，正好顺便给友军找个地方休整！”

康时杰摇摇头，苦笑着压低声音说道：“一个监军使与一个监军都虞候还在城中哩。”

吴安国不屑地一笑，冷冷问道：“康兄还记得本部的任务么？”

“本营为全军前哨，专责搜索大军前方八十里至一百五十里以内之地界，将一切与军情有关之内容回报中军。”

“这便是了。”吴安国悠悠说道：“某不过是率军去刺探弥陀洞的敌情罢了。康兄，你留两指挥人马，领着那两个指挥的厢军继续在城中打井，审问俘虏，防着那些夏狗作乱——这里是平夏党项的老巢，李家起家的根本，几百年经营，可不比横山。某带三个指挥出去打点猎，去去就来。”

银州城内。

“夏大人，这上面写着何字？”延绥行营监军使辛梁还是首次来陕西边境办差，踩在银州城的断垣残瓦上，他的心情显得非常愉悦，指着捡到的一块刻着西夏文字的铜牌，向延绥行营监军都虞候夏时良问道。

监军都虞候夏大人对这位监军使辛大人的怨恨与讨厌，甚至较之绥德行营总管“小隐君”种古还要深——不，这种表达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对于因为战功卓著而提升为行营总管的种古来说，无论是卫尉寺系统的监军都虞候监军，还是皇帝亲自指派的内侍监军，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总之，肯定有一个人监军就是了。宋军统帅石越早就有言在先，各

行营的监军使与监军都虞候可以与闻军机、参议军事，若有异议可以到帅司甚至是皇上那里打官司，但临阵决断之权在行营总管。能够摊上这么一位明事理、又有担当的主帅，对于种古这样的将领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所以，对于目前表现尚还可以容忍的监军使大人，小隐君是没什么怨恨的，最多有一种对阉人与生俱来的讨厌罢了。但是，夏时良却有充分的理由去怨恨辛梁——原本他才是延绥行营军法系统的老大！他才是延绥五万两千多精锐禁军的最高军法官，可以与小隐君分庭抗礼的人物！但当辛梁到来之后，一切都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一个阉竖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反倒成为了这个内侍的跟班，要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耐着性子解释一些烦人的常识性问题。

“若是章大人还在卫尉寺，必会据理力争……”夏时良无意义的想道，一面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解释道：“此乃‘敕燃马焚’四个字。”夏时良根本不用看，就知道那铜牌是什么东西，上面应当有什么字。

“敕燃马焚？”辛梁惊讶的重复了一遍，举着铜牌翻来覆去的看了半天，笑道：“此是何意？”

“便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之意，此牌乃是夏国传递诏令、军情之符牌。”夏时良耐着性子解释，心里暗暗骂了一声“白痴”。

辛梁仿佛完全不知道夏时良的不快，亦并不为自己的不知为耻，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如此！夏大人果然是博学多闻。”

“不敢。末将不过是在边关多呆了一阵，略懂一些西夏文字。”夏时良终归没有忍住，带着讥讽的回道。但说一出口，便一阵后悔——这些内侍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但辛梁却似没有注意，依然充满好奇心的观察着银州城，耐心地询问着一切不懂的事情。夏时良依旧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一回答着他的问题。二人浑然没有注意到，一支约千人的骑兵，已经离城而去了。

弥陀洞与银州是西夏神勇军（即左厢神勇军司）两座最主要的城池，但讽刺的是，在石越所来的那个时空，这两座城池在后世都从地图上消失了。赫赫有名的银州故城的遗迹没有人知道究竟在何处，有人更是将银州与米脂混为一谈；而弥陀洞的战略位置后来迅速被仅仅在它北方几十里，此时尚默默无名的榆林取代，也消失在地图上。事实上，这两座城池，在这个时空的命运，同样也并不乐观。

吴安国率着这一千骑兵行走在陕北峻峭的山路上。这个地区根本不适合骑兵作战，这也许是梁永能不愿意坚守的另一个原因。讽刺的是，历史上曾经与横山部落对峙数百年的平夏部落，在终于征服横山部落后，便迅速的堕落了——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宋军精锐，失去了横山部落优秀的山地步兵后，梁永能的平夏兵基本上已经丧失了长城以南与宋军对抗的资格。不过，从这一点上来说，吴安国倒是很欣赏梁永能的果断。

坚壁清野，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与宋军作战，以充分发挥自己一方的优势。“或许要推进到夏州城下，才会有真正的战争。”吴安国暗暗想道，“即便是自绥德至夏州城，粮道便有四百余里！长城以南，是难行的山路；过了长城，便是近二百里一望无际的平原荒漠，根本无法防备夏军骑兵的攻击……所以，最重要的是打乱梁永能坚壁清野的部署。休说夺得夏贼之储粮，只要不让他撤走百姓，大军可以征粮征夫，亦可稍

稍缓颊。”

吴安国对种古的持重并不赞同，若是他做绥德行营总管，一定会趁着梁永能还没有从容布置停当之时，派遣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长城以南地区，然后聚结重兵，直扑夏州城。此计奏效，则即便军粮还需要从后方运送，但是前方修葺道路、修筑城寨，就可以直接征用当地之民——这不仅可以省下一大批役夫，还可以省下这些役夫的口粮与运输之费用。只要当地百姓家中还有余粮，就不要指望宋军还会发给他们口粮。

“将军，你看那是什么？！”上到一个山岭的时候，随行的一个行军参军指着远处大叫起来。

吴安国连忙快走几步，找了个高处，向着那参军指的方向眺望起来。

火光！

漫天的大火！

“那是何处？”吴安国的心猛地一沉，急忙向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问道。

“好象是弥陀洞方向……”

吴安国的脸沉了下去。

“晚了一步！梁永能这狗东西，真够狠的！这次干脆连城寨也一起烧了。”一个指挥使显然已经觉察到发生的事情了。

吴安国黑着脸望着被大火映红的天空，半晌，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一个字：“撤！”

榆林。

数千人男女老幼沉默地回望着弥陀洞的天空。

忽然，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猛地扑倒在地上，捧着一把泥土塞入嘴中，号啕大哭起来。一个穿着西夏官服的老人走到他跟前，悲怆却又威严地望着他，“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们还会回来的！”许多声音应和着，渐渐地，传遍了部落每个人的耳朵。

汉子停止了哭泣，却怀疑地望着老人，望着他身上的西夏官服。

老人默默地回视着汉子，平静却笃定地说道：“无论是谁来统治这里，我们必会回来！”

“我们必会回来？”

“是，我们必会回来！”老人高举着双手，悲怆地喊着，仿佛是在宣布着一个神圣的誓约。

在东路平夏地区，梁永能用弥陀洞的一把大火，向宋军与平夏地区的诸部落宣布他坚壁清野的决心。而在战线的中路，战争开始后，宋军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通往西夏统治中心兴庆府与灵州的诸条道路中，有两条路线是最近的。一条是由环庆路出发，跨越高山，进入清远军与韦州，然后经由渤海，沿着灵州川直取灵州。这是一条几近于直线的道路，但一路之上，有崎岖难行的高山与号称“七百里渤海”的荒漠。另一条，则是由平夏城方向出发，出葫芦川而取灵州。虽然一路上也有险要之关隘，但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好走的一条道路。

这东西两条道路，便构成了宋军中路的两条主要进攻路线。

宋军在一带，也集结了重兵。除了原环庆行营的龙卫军与振武军第四军外，还有秦凤行营的威远军、振武军第一军，从长安调来了神锐军第五军，再加上来自殿前司的骁骑军、宣武军第一军与第二军、铁林军，禁军马步军总兵力达到了十一万五千八百人，其中有三支纯骑兵军！参战的部队还远不止于此。大名鼎鼎的环州义勇，数以千计的沿边弓箭手与教阅厢军，归属宋朝蕃部的蕃军，若干神卫营，再加上仁多渤的数万精兵，正对着灵州方向，实际上聚集了十余万人马。除此以外，还有总数高达十八万的不教阅厢军及役夫。

所有这些军队，由西讨行营都总管司直接指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用重拳捣毁灵州，兴庆府就几乎再无屏障。向着西夏最要害部位击出的这一拳，一定要又狠又准。这是石越与西讨行营都总管司确定的战略思想。

但战争尚未真正开始，宋军便出现了争议。

西讨行营都总管司向枢府递交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两路，主力从韦

州出发进次灵州，步步为营，严守粮道，是为右路。而遣秦凤行营总管种谊与副总管兼威远军都指挥使刘昌祚率领一支偏师出葫芦川，急取灵州，是为左路。根据都总管司的推演，灵州是必守之城，梁乙埋既然早已知道仁多澣会降宋，那么宋军肯定会越过横山而出韦州，因此他必然会将主力集结在灵州道。因此宋军很难由灵州道而取得速胜。出葫芦川的偏师可以取得一定程度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如果偏师能顺利推进到鸣沙河，直接威胁到灵州城，那么灵州道当面之敌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也难以持久。宋军就可以取得迫敌决战于灵州城下的目的。

但这个计划还在讨论之时，便遭到了以环庆行营总管种谔与殿前司诸军都指挥使为首的一批求战心切的将领的反对，这些将领认为这个作战计划过于保守。

于是，顺理成章的，这个计划上报后，以同样的理由被枢密会议否决了。

枢府认为这个计划过于保守，宋夏实力今非昔比，且自古客军不利持久，要求大军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中路军应当两路齐出并进，“西贼在何处拦截，便自何处击破之。”一个月内，大军必须抵达灵州城下。

而巧合的是，一月可下灵州，正好是种谔将军的豪言壮语，也是殿前司诸军将军们的乐观估计。

枢府的命令是无法违抗的，特别是这份命令还得到了一大批将军的支持时。毕竟，甚至连西军中的许多将领，私下里都相信，一个月后灵州城没有道理不划入大宋的版图。乐观的情绪弥漫于整个宋军。

瀚海。灵州川中游东岸二十里。

猛烈的狂风已经刮了整整两天。这种大风，带着怪啸一般的咆哮，卷着飞砂，遮天盖地地吹来，仿佛要横扫天地间的一切。前日扎营之时，第三指挥的几个士兵没压好石头，一阵风来，打了几寸长木钉的帐篷竟被吹了个没影没踪，那几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他们指挥使罚了十军棍。就这样，还是因为有一个小土丘挡住风势。否则他们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扎营了。

“这该死的鬼地方！”宣武军第二军一营第四指挥副指挥使马同寿掀开帐篷的一角，朝外面狠狠啐了一口。他是讲武学堂第五期的学员，在应天府出生长大，在开封府服役，中间虽然轮戍去过河北，但却从来没有到过陕西，更是从未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沙。

“这风要一直这么刮下去，这仗还要打么？”承勾朱存宝躺在帐篷内发着牢骚。“昨你去了潘大人那里，向导说甚？”

“他说一般刮不了多久，慢则三四天就停。”马同寿说道。

“三四天？！”朱存宝跳了起来。

马同寿苦笑着望着他。朱存宝呆了半晌，问道：“就是说还要多喝三四天那条河里的水？”

“你有本事不喝也行。”

朱存宝哭丧着脸，道：“早知如此，拼着被斩了，也要偷偷带几壶酒。”

“我却只盼着早点碰上西贼——打一次胜仗，犒军的时候总有点酒

喝。”

“哎！”朱存宝下意识的四处张望了一下，却立即哑然失笑，这种鬼天气，怎么可能还有旁人偷听？但他还是压低了声音，说道：“我却老觉得我们象冤大头……”

“怎么说？”马同寿愕然。

“打仗前锋功劳总是最大的，可你看，这么多军队，凭啥我们宣二军就能争到前锋？莫说西军，殿前司这么多军，我们宣二军因为有个宣一军压着，一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凭啥这次让我们捡着？还有，三营的营将精得象只猴子，听说是老西军出身的，平时有甚好处从来不放，凭啥这次让着我们潘大人打头阵？”

“你别乱嚼舌头。”马同寿吓了一跳，也左右看了看，“惑乱军心可是杀头的罪。”

“我哪敢到处乱说？”朱存宝苦笑了一声。

马同寿默然一阵，道“潘大人也在熙河打过仗，你怕什么？”

“我啥时候怕过？”朱存宝抓起水壶想喝口水，拿到手里，却想起这水苦得厉害，犹豫了一下，终于叹了口气放下，道：“潘大人是员猛将不假，在熙河打过仗也不假，可他就是少了点心机。他好歹也是名臣之后，但凡有点机心，怎么会落到宣二军来？”

“呸！你娘的真会胡说八道。”马同寿骂道：“管他娘的甚机心，这次正是我们一营扬名立万的时候。上边说了，灭了这龟孙子西夏，朝廷赏赐是绥德的两倍。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给我家老二娶个浑家了。我倒要看看哪个西夏狗崽子敢来招惹我们一营？”

“是，你本事！”朱存宝“呼”地便又躺了下去。

便在这当儿，忽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喊道：“风小下来了！风小下来了！”

听到这喊声，马同寿方怔了一下，却见朱存宝象个弹簧似的弹了起来，似兔子般窜了出去。马同寿连忙掀开帘子钻了出去——果然，刚才还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的狂风，仿佛被人套上了络头的野马，竟变得温驯许多了。宋军士兵纷纷钻出帐篷，痛快地享受着略略还有点刺脸的朔风。还有人甚至高兴地唱起曲子词来。

但这种快乐的气氛没有持续超过一刻钟的时间。马同寿远远望见他们的潘大人面色一变，便听到他大吼了一声，紧接着便是“呜呜”地号角声响了起来。

从未打过仗的马同寿还没有反映过来，便见朱存宝跑了过来，大声喊道：“快，拿兵器！”

“怎么回事？”长年的军事训练让马同寿下意识地向帐篷跑去，一面却还有点莫名其妙。

朱存宝指了指北面的天空，吼道：“西贼！”

马同寿扭过头望去，只见不仅仅是北面，东面与西面，从风沙中都隐隐可以看见高扬的黄尘。军营里面到处都是人在奔跑，总算平时的训练没有白费，虽然略显得有点混乱，但士兵们此时还知道应当做什么，知道拿到武器后应当往哪里去。他心里一阵紧张，又觉得有点兴奋，迅速地钻进帐中取了头盔与盾牌、兵器，按着平时演习的要求，向自己的队列跑去。

外面此时只听到军官们此起彼伏的高声吼叫：

“列方阵！”

“列方阵！”

“牌手在前！”

“牌手在前！”

“神臂弓第二！”

“神臂弓第二！”

“弩手第三！”

“弩手第三！”

“刀手中心！”

“拒马！布拒马！”

士兵们略显紧张地奔跑着，忙碌着。此时马同寿已经可以隐隐地感觉到大地的震动，甚至还能听到一些西夏人的号角之声了。马同寿提着盾牌，找到方阵第一排自己的位置站好，顺便扫视左右，已有六成的执盾手已经备位，其余的人正在陆续赶来，马同寿满意的点点头，一面也大声喊着：“执盾手！第一排！”招呼着未就位的士兵——他是一营执盾手中军阶最高的武官。

终于，最后一位执盾手合拢了他的位置。

士兵们全部到位。马同寿忙里偷闲，看到他的好友朱存宝也站在了神臂弓的队列中。

便听到方阵中心传来营都指挥使潘大人狮吼一般的声音：“一营，给爷爷杀直娘贼的！”

“杀！”

“杀！”

三千战士的声音，穿透风沙，震破了西北的天空。马同寿也跟着大家一同张开嗓子高声吼着，在这一瞬间，他只觉得浑身滚烫，什么紧张，什么害怕，都丢到了九霄云外。他的耳边，只听到这压倒一切的声音：

“杀！”

“杀！”

野利朵猛地勒住骆驼，停了下来。后面的大军见到主将突然停住，连忙也一起勒停。

“撤军！”野利朵冷冷地说道。

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呆呆地望着他们的主将。宋军就在前面，已经被他们三面合围。他们有两万之众，而前面的宋军最多不过数千人。为了歼灭这支宋军，他们在风沙后面整整潜伏了三天！

这时候却要撤军？！

“撤军！”野利朵重复了一遍。

“大王！”一个大首领忍不住上前问道：“为何这时候突然要撤军？吃掉这只宋军绝对没有问题。”

“没问题？”野利朵冷笑道：“风小下来至此刻才多久？宋军竟已结阵！这分明是支训练有素的精兵！成列不战，此契丹称雄数百年之秘。且嵬名老将军已有处分，我军破坏通道，多设险阻，拖延战事。以兵分三部，一以当战，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出。险阻之处，自有当战之兵。吾军只要扰得宋军不得安宁，出其不意之时，攻其不备之军便可。正面当敌之锋锐，乃是不智之举。本王却是不信，宋军过这七百里旱海，而竟能无一丝可趁之机。”

“大王圣明！”

“撤！”

“撤！”

钲声敲响，军旗北卷，只是一瞬之间，两万多夏军便消失在瀚海荒漠的风中，便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一般。

磨脐隘口。

当葫芦河而立，状如磨脐，号称“葫芦河第一险”的磨脐隘，一向都是夏军引以为傲的险关。当种谊与刘昌祚统率的偏师行至此地之时，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地图、沙盘上见到过千次百次，又怎么比得上身处其境，领略天工凿就的雄伟险奇？！只见那葫芦河东岸，山崖峭立，猿鸟难渡，中间两座大山，如同凸出的磨脐一般，将一个山谷挤入从南方流来的葫芦河中，使得葫芦河在这里生生凹进来一块。西夏人便在此处，凭高修筑战寨，控制着葫芦河的河道，亦控制着出葫芦河经陆路通往灵州城的大门。

宋军前锋，已经在此被阻了整整四天。

四天前，种谊麾下不可一世的振武军第一军第一营，看到磨脐隘夏军守备不严，想趁着西夏人不备抢渡葫芦川，一鼓作气攻下磨脐隘，不料这支在平夏城立下大功的部队轻敌冒进，却正中夏军之计，被扼守此隘的三万夏军三面夹击，第一营虽然浴血奋战，逃脱了被全歼的命运。但是这一战，不止损失一千多名将士，被夏军烧掉船只皮筏数十艘，而且，这还是宋军伐夏以来第一场败战，大大打击了宋军的士气。

左路军主力赶到之后，种谊立即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营都指挥使送交卫尉寺处分；将第一营打发去看守辎重。

因为指挥失误而导致战败的将领，是肯定要受到军法处罚的。即便是种谊自己，也必然要负上相应的责任。而不让刚刚打了败仗的士兵影响到全军的士气，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他们与战斗部队隔绝开来。

这样的处分自然无可非议，但正如刘昌祚所言，要真正挽回这一切，惟一的办法，便是尽快拿下磨脐隘。毕竟，都总管司的耐心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是，左路军只随军带了一个月的粮草与军需，并且，在他们的军队到达灵州之前，不会有任何来自国内的补给。

种谊非常明白没有粮草对军队意味着什么。

“真天险也！”隔江眺望磨脐隘，种谊即便心事重重，亦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刘昌祚淡淡应道：“世上绝无攻不下之天险！”

“子京已有良策？”种谊又惊又喜。

“末将又能有甚么良策。”刘昌祚指着对面的磨脐隘，慨声道：“不过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狭路相逢勇者胜！”种谊喃喃念道。他斜眼觑见刘昌祚，只见这个身披黑甲，气貌雄伟的男子身上，散发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气质，仿佛他有一种自信，自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他攻不破的险关，没有他打不败的敌人……一向以用兵稳健而著称的种谊，此时心中竟泛起一种说不出是羡慕还是嫉妒的心情。

两日后，清晨，雾散。

驻守磨脐隘的西夏大首领没啰卧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仿佛变戏法一样，大雾散去后，数百艘各式各样的木船皮筏出现在葫芦河的江面上，橹手们正划出雪白的水花，驾驶着这些船筏向着东岸冲来。冲在最前面的，是一艘战船，战船上空迎风飘扬的将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刘”字！这些木船，在江面的雾气散去之后，仿佛一齐约定的，便纷纷擂起了战鼓，这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从江面传到磨脐隘口，依然能吸引着人们的心脏随着鼓声一起急促的跳动，似乎是要从自己的嗓子中跳出来一般。

没啰卧沙只觉得自己眼睛里所能看到，全是载满宋军的船筏；耳朵中所能听到的，全是宋军震人魂魄的战鼓之声。

这是没啰卧沙一生之间，惟一一次见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亦是他惟一一次感到发怯。

“刘？对面的宋人不是种谊的军队么？”监军使梁格嵬不知何时已到了没啰卧沙的身后，颤声问道。

“管他娘的是谁的军队！”没啰卧沙跳着脚大声吼了起来，对自己心中生出来的怯意有点恼羞成怒，“给爷爷放箭！叫这些南蛮子去喂王八！”

“放箭！”

“放箭！”

“他娘的快放箭！”

西夏人也开始擂鼓吹号。

急促的战鼓之声、彻天的号角声与高吼的命令顿时响彻山谷，顷刻之间，被眼前景象所震惊的西夏士兵都回过神来，密密麻麻如蝗虫一样遮天蔽日的箭雨，射向葫芦河的江面。其中还夹杂着小型的旋风炮所发射的石子。

但宋军对此早有准备。江面上，一面面几乎有两人高的盾牌迅速地竖了起来，整整齐齐密不透风的排列在船的正前方与正前方的上空，顷刻间便树起了一道道黑色的屏障。只见西夏人射出的箭如同冰雹一般，纷纷落在这些盾牌之上，滑入江中。真正给宋军造成的伤害，简直是微不足道。

没有留下任何给没啰卧沙沮丧的时间。抓住第一轮箭雨过后的短暂空隙，宋军从船上便开始了回击。冲在最前面几排的宋船上的神臂弓手与钢臂弩的弩手们，用一轮齐射回敬了磨脐隘的西夏守军。锋锐的三棱箭头从西夏守军的头顶落下，转瞬间便收割了数十人的生命。

刘昌祚站在甲板上的将旗下，纹丝不动，形色自若，紧紧盯着东岸。

天空中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矢石，有夏军射出的，有宋军射出的，有分不清是谁射出来的……不断听到战士落水的声音，军官大声吼叫、咒骂的声音……还有充斥耳际的战鼓声。

随时可能有一枝箭落下来，夺去刘昌祚的性命。

这里是宋军将旗所在的地方，是冲在最前面的战船！同样也是西夏人重点攻击的对象。几乎七成上的旋风炮，都是打向刘昌祚的座船。不断的有亲兵受伤，甚至战死。好几次箭矢几乎就是擦着刘昌祚的耳边落了下来。

刘昌祚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世上只有怕死的将军，没有怕死的士兵！

越是靠近东岸，西夏人的箭雨就越是疯狂，宋军盾牌所能挡住的箭就越少。被箭射中的宋军士兵与橹手越来越多，不断有人落水，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伤，只见葫芦河上，到处都是鲜血的红色。

但是主将站在将旗下。

主将的座船冲在最前面！

没有任何犹豫、退缩的理由！

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信念，追随那面将旗，向前，向前！再向前！

一个橹手倒下，立即有另一个士兵接过带血的木桨，荡开血红的河水，继续向着东岸奋力划去。

“疯了！那姓刘的是个疯子！他娘的，这些南蛮子疯了！”梁格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你娘的给爷爷闭嘴！”没啰卧沙瞪着眼睛朝他的监军使怒声吼道，一面怒气冲冲的走下箭楼，大声吼道：“孩儿们，准备出寨干他娘的！”

“首领，为何要出寨？”梁格嵬此时已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面子了，急急忙忙跟在没啰卧沙身后问道。

“监军没看见挡不住了么？”在这当儿，没啰卧沙已没什么好气。

“何不凭寨而守？”梁格嵬实在已丧失与宋军正面对抗的勇气。

“那烦劳监军在这里守好了。”没啰卧沙懒得解释，不再理会梁格嵬，冲正在集合的部队大声吼道：“快，上马，出寨！”

一个部将在梁格嵬身后低声解释道：“宋狗来的人马太多，趁着宋狗没有站稳脚跟，将他们赶进葫芦河才是上策。倘若宋狗全部上岸，围攻寨子，光看宋狗今天这股狠劲，寨子就很难守住……”

“那你还呆在这里做甚？”梁格嵬早就恼羞成怒，一把火正好发到此人身上，“还不快去准备出寨？”

刘昌祚一只手举着一面盾牌，挡着如同冰雹一般扑天盖地而来的箭石，率先跳下了战船，顺势使用盾牌击倒一个冲上来的夏兵。跟在他身后，数以百计的士兵纷纷跳到了磨脐隘口前面，不顾两面山寨上飞来的矢石，与躲在简陋的工事后面攻击宋军的守军展开搏斗。守在隘口的夏军从未见过如此悍不畏死的敌人，眼见着下船的宋军越来越多，而已方寨中援军又“迟迟”不至，这些夏军本无必死之心，此时都不禁心生怯意，竟被宋军杀得节节后退。

浴血杀出一块地盘的宋军迅速地组成数个方阵，鸣鼓共进。刘昌祚抢过一面将旗，插入身后地中，执盾高呼道：“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敢退过此旗者斩！”

“有进无退！”

“有进无退！”

宋军早已杀红了眼，此时顿时一齐高呼，响震山谷。

刘昌祚立于将旗下，见不断有船只靠岸，加入的士兵越来越多，又厉声道：“孩儿们听着，牌手居前，神臂弓次之，弩手再次，马军最后！列阵而战，今日必生擒没啰卧沙！”

“生擒没啰卧沙！”

“生擒没啰卧沙！”

宋军的鼓噪没啰卧沙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宋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冒着漫天飞舞的矢石，一面与守军血战，一面竟然能如此迅速地列阵，并且还整齐的向前推进着，却让没啰卧沙大吃一惊。这些宋军不仅仅是亡命之徒，还是一群有着严格纪律与军事素养的亡命之徒！

没啰卧沙一生之间，心中从未如此胆怯过。

但是，他同样也没有退路。

他的背后，就是鸣沙城，就是西平府！

“孩儿们，杀光这帮南蛮子！”

“杀！”

“杀啊！”

双方在磨脐隘口这片扁凸形的山谷中纠缠混战着。进攻的宋军与防守的夏军分成平行的数块交战着，双方都无法投入太多的兵力，双方都不敢后退一步。自辰时开始，一直杀到午时，整整两个时辰，战局始终僵持着，分不出胜负。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数以千计的尸体，人的头颅在士兵们的脚下滚来滚去，斫断的战刀，折断的弓箭，遍地都是，鲜血染红了磨脐隘口的每一寸土地。此时，惟有双方的战鼓声，依然一样的响亮。

乞伏木突是夏军中有名的枭勇之将，但当他看到那个一手执盾一手持刀在战场上左突右击有如黑色魔王的宋将之时，背心亦不由得一阵发凉。他亲眼看见那人射空了箭囊——这个魔王的箭法当时已经让他头皮发麻，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他的目标。但是当他见到这个黑影近身搏斗的功夫之时，却只会下意识的想要避开这个魔王了——敌人的鲜血染透了他的黑色战袍。

但是战场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讽刺。他不想碰到的，却偏偏要碰到。

那个宋将此时分明就冲着自己来的。

乞伏木突夺过一张弓来，张弓搭箭，瞄准黑影，毫不犹豫地射出一箭。

羽箭疾射而来，刘昌祚一抬左手，举起盾牌，挡住了这一箭，右手钢刀挥出，将一个冲到跟前的西夏士兵的刀砍成了两截。那士兵似乎是被吓呆了，怔在那里竟不知道如何反应，只是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手中的半截刀，刘昌祚没有怜悯的功夫，顺势反手一刀挥出，一个头颅飞出老远，鲜血喷射而出。

前面端着长枪冲向刘昌祚的两个西夏士兵被这景象吓得连声大叫，眼见刘昌祚脚下毫不停留，凶神恶煞般冲杀过来，二人略略一怔，一齐扔下长枪转身就跑。

“懦夫！”乞伏木突狠狠的骂道，接连两箭，射死逃跑的部下，瞪着刘昌祚，一次搭上两箭射来。但便在这一刻，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一一不知从何处有两箭破空而来，竟生生将这乞伏木突的两箭射落！

乞伏木突没有去找宋军中另一个神箭手在哪里，他怒声大吼，扔掉弓箭，操着马刀，大吼着冲向刘昌祚。

刘昌祚轻蔑地看了乞伏木突一眼，也提着刀冲了上去。

“去死吧！”乞伏木突恶狠狠地吼着，高举战刀，狠狠地劈向这个宋军的魔王。刘昌祚踩开两步，当乞伏木突的刀锋堪堪削过他的盾牌外侧时，他的钢刀顺势砍向乞伏木突的左臂。宋军新式钢刀的锋利，足以划开西夏人的铠甲，一阵剧烈的痛疼，几乎让乞伏木突站不稳身体。

刘昌祚的第二刀如同行云流水般追随之至，乞伏木突慌忙就地一滚，勉强避开这一刀。

刘昌祚正要追上去，最后一刀取了乞伏木突的性命时，几个西夏士兵已冲了上来。乞伏木突跌跌撞撞爬起来，正暗自侥幸，不料一道白光疾射而来，乞伏木突只觉额心一阵冰凉，便再次倒了下去。

“好箭法！”刘昌祚忙里偷闲，大声赞道。左军中能有如此箭法的，不消说也只有那个内侍李祥。

“不好意思，抢了大人的功劳！”果然，身后传来李祥尖锐的笑

声。

“功劳有的是。”刘昌祚笑道，顺手劈倒面前最后一个夏兵。“西贼已是强弩之末了！”他清楚的感觉到，西夏人已经开始有不支的现象了。

便在此时，只听到耳边传来几声巨响。

“呼！”

“呼！”

只见夏军阵中较深的部位，闪起一阵阵的火光与随之而来的巨响，顿时，到处都是血肉横飞，战马悲惨地嘶鸣，士兵发出一声声惨叫……

刘昌祚与李祥一齐回头，便见在宋军的后面，整整齐齐地排着一列列的轻型弩炮。每次齐射，都有数十枚霹雳投弹被弹射出来，在空中划出黑色的弧线，落在到处都是士兵的战场，无情的将西夏人逼向绝望。

终于，僵持的战场，很快演化成了夏军大溃败的战场。

“杀！”

“杀！”

宋军的骑兵迅速的集结起来了，开始了所有骑兵最拿手的绝活——追杀溃兵。

“……贼军大首领没啰卧沙被霹雳投弹当场炸死，监军使梁格嵬被追兵斩首，梁乙埋的一个侄子被生擒，此役共斩获大首领十五名，小首领二百一十九人，俘虏大小首领二十二人，斩首贼众三千余级，俘虏五千余众，缴获贼军伪铜印一枚，旗鼓、马匹、军器无数……”丰稷向石越念着刚刚接到的左路军战报，“种谊、刘昌祚率部一路穷追贼军溃兵，沿途大小城寨皆望风而逃，种、刘一直追至赏移口方停止追击。经此一役，葫芦河方向，贼军已无抵抗之余力……”

石越亦不由得喜动颜色，“当下令嘉奖。”他快步走到地图之前，找到左路军所在位置，看了一会，喃喃道：“种谊与刘昌祚会自西北出鸣沙城往灵州，还是会自北方出黛黛岭？”

潘照临、刘舜卿、章粼等幕僚、参谋闻言，都聚到地图边来。

刘舜卿看了半晌，摇摇头，道：“左路军出鸣沙川或是出黛黛岭皆不重要，现在下官只想知道，李宪在哪里？！自李宪与王厚分兵之后，王厚已与董毡会师兰州城下，而李宪却已经有整整七天，没有军情传回来了！”

他手指指向天都山，忧心忡忡地说道：“若李宪部有意外，贼兵自此而下，我后方空虚，自平夏城至渭州、陇州、秦州，皆已倾巢而出，所留守之兵总计不过万人，皆老弱不堪，贼军可轻易深入我腹心之

地……”

所有人尽皆默然。

刘舜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数日之前，梁永能忽然派兵反攻紧邻延州的保安军顺宁寨，想趁宋军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之时，自保安军攻入延州后方，对宋军还以颜色。保安军守军猝不及防，若非顺宁寨三千将士浴血奋战，兼之当时环庆行营还有大军驻扎，种谔率军救援及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这件事却给宋军敲响了警钟。

西夏人未必是被动挨打的，如若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当宋军主力深入西夏腹地之时，西夏人的军队反而出现在了陕西路境内，那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比烧杀抢掠，无论如何，宋军都不可能是西夏人的对手。

而相比延绥、环庆行营来说，秦凤行营的守备更加空虚。

石越的手指轻轻敲击帅案，默然半晌，终于淡淡地说道：“无论如何，我们眼下惟有相信李宪。再等他五天，五天之后，再无消息，再抽调兵力未迟。”

王厚与李宪的计划挑不出什么毛病。

西线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被行营都总管司明确为牵制西夏在天都山以西的军事力量，伺机直接进攻兴庆府——而不是灵州。而西线的兵力

配置却并不少：除了神锐军第一军与从秦凤行营调来的神锐军第二军、第四军以及神卫营第四营共计四万左右精锐禁军外，还有总数在两万四千左右的原熙河地区的教阅厢军、沿边弓箭手与蕃军。若再加上董毡许诺的至少四万的吐蕃联军，总兵力已经超过十万。虽然跟随王韶开熙河的许多有经验的优秀军官，在持续数年的禁军整编过程中被一批批调走，充实到其他的禁军当中，但是至少，李宪与王厚都对自己亲自训练的军队感到满意——尽管这中间也出现过如文焕这样的“败类”。

所以，人们有理由对西线寄予厚望。

尽管西线大军的补给无异于一场噩梦，但行营都总管司的一些官员，依然很乐观，他们甚至相信李宪会比中部军先打到兴庆府。

毕竟他们面对的对手，也并不强大。西夏人的主力，绝不可能在西线。而西夏方面名义上节制天都山以西诸军司的禹藏花麻，根据各方面的情报，这个人也并没有替梁乙埋卖命的意思。

于是，王厚与李宪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王厚率神锐军第一军与配属的神卫营，与董毡的吐蕃联军一起，进攻兰州。而李宪则亲率其余所有军队，进攻会州、屈吴山、天都山，巩固中线的侧翼。然后，董毡的吐蕃联军与少部宋军军官一道，向西北进攻凉州甚至是甘州，招安沿途部落；而王厚则顺黄河而北，与李宪会师，直接杀过青铜峡，直取兴庆府。

他们的想法是，当西夏人将主力用去抵抗中线与东线的宋军之时，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夺得伐夏第一功。

当然，这个想法与后面的打算，是不可能上报给行营都总管司的。

这个计划，西讨行营都总管司只知道一半。

理由是很堂皇的，无论是李宪与王厚先攻下兰州，再绕个大弯来取屈吴山、天都山、会州，还是先攻击天都山，再取兰州，都势必要在熙河地区崎岖的群山中，绕上无数的山路。这远远比不上两路出击有效率。

从纸上来说，李宪与王厚的计划是相当不错的。

然而，那只是纸上的。

当王厚目送着吐蕃联军的众将领鱼贯走出大帐之时，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了。

兵强马壮的吐蕃军队，虽然有点让人不舒服，但是董毡对朝廷的忠诚至少暂时无可挑剔。但是，那个于阗杂种阿里骨却是那么的刺眼！这支异族的联军越是英勇善战，王厚便越是感觉到一种威胁。

完全只是一个打过多年仗的老兵对危险的直觉。

阿里骨的眼神桀骜不驯，眸子里透着一种赤裸裸的野心。王厚挑选了最精壮的将士给这些联军的将领们检阅，旁人的眼中，或者是一种颀颀的茫然，或者是一种带着讨好的谦卑，或者是敬畏……惟有这个阿里骨，竟是那种不屑一顾的蔑视，毫不掩饰的蔑视！

王厚又特意差人送给联军众将精美的中原礼品，有美奂美仑的丝绣衣袍，有洁白如云的瓷器，还有来自南海的各种香料，以及吐蕃人一日不可或缺的茶叶……然后，王厚又派人偷偷打听到那些将领是如何处置

这些礼物的。几乎所有的吐蕃将领对这笔意外的财富都喜不自胜，有些人一回帐便迫不及待的试穿华美的丝袍，有些人则将之郑重的藏起来，还有一些人用来赏赐自己的宠姬……惟有这个阿里骨，除了留下茶叶外，便将那些礼物毫不吝啬的分送给了其余的大小首领。

这个于阗杂种，毫不羡慕中原的生活，却懂得如何去拉拢与自己血统不同的吐蕃人！

董毡没有儿子。

而阿里骨的母亲是董毡的宠姬，而阿里骨则是董毡的养子。

与兰州夏军的几次交锋，王厚又故意设法让阿里骨出阵。这个于阗杂种作战勇敢，武艺高超，骑射之术，让西夏人望而生畏。而最要紧的是，王厚分明看得出，那些吐蕃的战士，在心里面对这个于阗杂种都很服气！是那种出自于战士心中的钦佩。这种感情，王厚最熟悉不过——熙河地区不知道有多少蕃部首领，对他的父亲便抱着这样的感情。

董毡已经老了。

否则如此重要的战争，他不会不参予。

青唐吐蕃对大宋的态度，很可能便取决于这个于阗杂种。

但是，阿里骨却是个危险人物。

攻下兰州不过是举手之劳，王厚根本没有把兰州的夏军放在眼里。但打下兰州后，果然让这些吐蕃人向西扩张么？

凉州、甘州，甚至远至西域，让那里的部族服膺吐蕃战士的威名，

而不是更直接的感受大宋的刀锋？

王厚太了解这些异族了。

所有的部族，本质上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

惟有你清楚地让他们知道，如若他们不服从，你的刀锋便会划破他们的脖子，你的战马便会踏平他们的帐篷，他们才会服服帖帖，从心眼里敬畏你为天朝上国。用刀箭与战马摧毁他们的意志，然后用美服与美食消磨他们的身体，大宋才会有稳定的边疆。

如若征服的军队不是宋军而是吐蕃，也许是去一西夏，又造一西夏。

谁能担保这阿里骨不会成为第二个李元昊？

但是王厚也清楚地知道，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李宪才是西线宋军的最高长官，他私自违背作战计划，别说他只是王韶的儿子，便是韩琦的儿子，只怕也难逃一死。况且，向西进军，他也没有足够的补给。

“向职方馆要一份阿里骨的档案……立即写奏章，请朝廷续赐空名宣扎五百，空名告身二百……”待吐蕃众将全部走出大帐，王厚便即咬着牙，低声命令道。

“将军，我军与李太尉分兵之时，李太尉已交付空名宣扎二百，告身一百，足敷兰州之用。”王厚的一个幕僚提醒道。虽然朝廷为了招抚“生蕃”，免不了要封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给那些投效的部落首领与有功蕃人，但王厚张的这个口，未免也太大了一点。

“兰州够用，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岂得够用？”王厚

喝斥道。

帐中部将与幕僚顿时沉默下来，一齐望着王厚。

“随吐蕃人西行的武官，本将全部要亲自挑选。”王厚冷冷地说道，“当年班超投笔从戎，一介书生，孤身入西域，以一人之力为大汉抵定西域。今大宋亦只缺一班超耳！”

黄河边上的兰州城，自汉朝置金城郡以来，便是河西之雄郡。此城控河为险，似一把尖刀，插入华夏西北诸羌戎种落之间，同时亦是河西、陇右之大门，但凡西北异族入侵河、陇，首先燃起烽烟的，必然是居于咽喉要地的兰州。而一旦中原想要驰骋于河湟，进取西域，那么兰州又必然是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大唐年间，自兰州沦入吐蕃，河湟尽失，边疆稍有风吹草动，长安城都须戒严，直若惊弓之鸟。故此，自王韶收复河湟以来，大宋有识之士，莫不想顺势直取兰州，以兰州为屏障，以河湟为靠背，整个熙河地区都可以得到巩固。之所以一直隐忍不发，只是因为兰州在西夏人手中，不便轻举妄动而已。而如今既然已经公开宣战，摆明了便是要收复河套故地，兰州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是首当其冲。

宋朝与青唐吐蕃近六万之众的精兵，便驻扎在兰州城南的皋兰山下。

此刻，皋兰山下某处。

“大人，便是此处了。”一个土著向导带着谦卑的笑容，指着一块淹没于深草中的残碑，向一身戎装的王厚说道。

王厚点点头，走至碑前，俯身拨开一人高的深草，见那残碑上字迹早已模糊不清，只能依稀辨认出几个字来，他仔细端详，终于认出那几个字来——“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屯兵于此”！

王厚轻轻抚摸着碑文，一张脸却绷得很紧。

“传令下去，着人在此重立一碑，碑文这般写：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屯兵于此——熙宁十三年某月某日复兰州，宋昭武校尉王厚谨立！”

“是！”

“大人，山上还有霍将军庙……”

“待本将攻下兰州后，再来拜祭不迟。否则吾无面目见霍骠骑！”王厚起身上马，调动马头，道：“明日正好请霍骠骑看一场好戏，以慰骠骑将军之英灵！”

次日。

兰州城南门外，宋蕃联军战旗密布，连绵数里，战士们整齐、锃亮的枪尖上，反射着一片片耀眼的阳光。王厚披着冷锻钢打制的铠甲，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立于将旗之下，威风凛凛。他身边的卫队，都是同样的装束，精挑细选的西北汉子，一个个挎弓执刀，眼中闪着骠悍的光芒。

被王厚请来的吐蕃众将与那些新投效的部落首领，却一个个都有点莫名其妙。兰州城位置虽然重要，但此时却无异于一座孤城，城外则重兵压境，却无必救之兵；城内则兵微将寡，与宋蕃联军数次交战，屡战

屡败之后，更是人心惶惶，每天偷跑来投降的人至少都有数百，兰州附近的部落都是墙头草，见宋蕃联军势大，早就迫不及待前来宣誓效忠。人人都知道，在兰州城外垒上几座土山，这城便守不住。但是，王厚却既不做攻城准备，亦不劝降，而且竟连城都不围，将所有军队集中在南门之外，却未免过于拿大了。

难道真的将军队这样一摆，就会吓得夏人出城投降？

董毡的亲兵首领抹征遵首先忍耐不住，委婉地向王厚劝说道：“王大人，是否要将这城围上一围，也好免得让城里的贼军跑了？”

王厚淡淡说道：“抹将军尽可放心，他们跑不了。”

“跑不了？”抹征遵与吐蕃众将面面相觑。

王厚却只是偷眼察看阿里骨，却见阿里骨连正眼都不看自己一眼，只是嘴角冷笑。

王厚心中哼了一声。他本就不拘言笑，此刻不免脸色更加刻板，转过脸去，却见参军朱蔚向他点了点头，王厚也点点头。便见朱蔚转身离去。

王厚这才脸色稍霁，侧过身，对抹征遵道：“待会儿，便要请抹将军与诸位，一起看一场好戏。”

“好戏？”抹征遵又是愣了一下，正在询问，忽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便似数百道惊雷一起响起，胯下坐骑早已惊得高扬前蹄，发疯似的想要乱窜起来。他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便本能地使劲勒住坐骑，掉转马头，向着兰州城望去——

一幕让他永生难忘的景象呈现在他面前！

兰州城南约三丈长的一块城墙，在那惊天动地的响声中，整个地塌了下来，掀起漫天的尘土。再看四周，到处都是战马嘶鸣，士兵的惊叫，吐蕃的战士们一面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这一幕，一面用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战马，许多马早已惊得窜出阵中，不分方向地到处乱跑，还有一些人干脆跪倒在地上，朝着天空拜起来——整个吐蕃军阵，瞬间乱成一团。

更让他震撼的是，宋军的阵列，竟依然是整整齐齐，纪律严明，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他回头去看王厚，这个被称为“小阎王”的将军，此时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抹将军受惊了。”

“这狗娘养的是故意的！”抹征遵在心里骂道，但是回过头看到兰州城的那一幕，他心里不能不生出一种震撼，一种敬畏。

这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他再去看其他人，便是那个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阿里骨，脸上也露出震惊与敬畏的表情。许多胆小的首领，早已吓得脸色发白，不断的摸着自己的佛珠，嘴里念念有辞。

同一战线的盟友已经被吓成这样，身为敌方的兰州西夏守军更是心神俱裂。

没过多久，便见到其他三个方向的城门大开，西夏人疯了似的各个

方向逃跑。他们只想远离这个被“厮乱”^[1]诅咒的地方。如果宋人没有天兵天将的帮助，刚才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但是诅咒并没有结束。

逃跑的路上，致命的爆炸声频频响起，一群一群的西夏士兵被宋军埋在地下的炸炮连人带马被炸得肢体不全，血肉横飞。

王厚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大宋对待藩属的政策早已经开始全部检讨。毫无意义的赏赐已经被摒弃，皇帝陛下曾经公开对臣子说：“朝廷作事，但取实利，不当徇虚名。”对这些藩属，在让他们尝到好处之前，必须先让他们感到害怕。这样的忠心，才会长久。

“诸公，今日这场好戏，可还入眼否？”王厚干笑着向吐蕃众将与诸部落首领问道。

“天兵之威武，实是小人前所未见。小人实想不出，普天之下，何人何物能当天朝之神威？这夏国逆臣，居然敢不修臣德，竟想以蚍蜉撼大树，真是可笑不自量……”阿谀奉迎之人，是不分种族与地区的。

王厚耐着性子听完了这些肉麻的吹捧，方淡淡说道：“天子恩加四海，素以仁德抚四方，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

“是，是……”

“朝廷将在兰州驻军，以保境安民，这城墙之修葺，还须有劳诸公，事毕之后，朝廷自会论功行赏……”

“大人说哪里话来，这是为人臣子之本份，必当效命，必当效命。”

兰州城东。

神卫营第四营都指挥使秦克用狠狠地吐了口浓痰，低声咒骂道：“直娘贼的，小阎王放了个大炮仗，老子一年的炸药一次就用了个精光！以后的仗还怎么打！”

“算了，军令难违。说起来，兰州这些西贼也够蠢的，我们挖到城墙脚下了，他们竟还不知道，看来，真要去拜一拜霍去病了……”

[1]. 西夏人对卜师的称呼，见《梦溪笔谈》。

“或许王师真有霍去病英灵庇佑……”监军都虞候刘惟简笑道，此时，整个都总管司内的气氛都非常的乐观。

石越含笑目视着刘惟简，因唐季五代以来流弊所致，即便天水之朝是对内侍宦官管束甚严的朝代，在军队地方，依然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宦官。天水之朝之所以没有宦官之害，其原因绝非仅仅是这个朝代严格地限制着宦官之势力，而实是文官势力之强大使然。因此，对于宋朝来说，尽管宦官们有的手握兵权、有的节制地方、有的替天子察访水利吏治，但他们与普通的士大夫，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公平的说，有些人甚至更能干。这与石越所知的其他朝代之情形是绝不相同的——在其余几乎所有的朝代，无论宦官势力强大或弱小，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能被为“宦官势力”的整体。但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宦官势力”的。所以，即便是那个此时还只不过是石越之小卒，在另一个时空中却曾经封为郡王，统领几乎大宋的全部兵权的内侍童贯，一旦皇帝决定要处分他，竟只须一道诏旨就可以轻松解决。所以，对于如刘惟简这些宦官，石越虽然在心理上不可否认的有轻视与排斥的情绪，但这种负面的情绪并不强烈，对他造成的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诚然，内侍宦官中也有无能贪腐之辈，但士大夫中便没有么？宋季士大夫们对宦官的歧视与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偏见而已。即便这种偏见在政治上而言对于宋朝利多弊少，但偏见永远都只是偏见，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

刘惟简这个监军都虞候，也许在才能上的确不如刘舜卿、章榘等人，在品行上也比不上范纯仁，甚至是向传范，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

“可惜李宪进军太慢了！”用整个都总管司都可以听见的大嗓门来泼冷水的人，除了种谔不会有别人。这位种将军，自从开战以来，一直愤愤不平——虽然他是主攻部队名义上的直接统帅，但都总管司从一开始便决定直接指挥中线东路军之全部军队，其后更将帅司西移，直接搬到了庆州！种谔便这样被都总管司架空了，他这个环庆行营都总管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都指挥使。

明明遇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好机会，甚至自己也一直在努力的制造条件来创造这个时机，但事到临头，却发现竟然没有自己什么事！种谔的心情可想而知。

“屈吴山、天都山一带，道路多阻，部族丛立，本不是容易行军之所。当年王副枢使平定熙河，尚且会突然失去音讯，不知所踪。李帅用兵谨慎……”刘舜卿委婉地驳斥着种谔的话。李宪突然在屈吴山一带失去音讯，但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李宪不仅击破了天都山之西夏守军，并且用一把大火，将元昊在天都山营造的宫殿付之一炬，还击败、招降了这一带许多的部族——其中包括禹藏一族著名的大首领禹藏郢成四。李宪一面给这些归附的首领加官进爵，送给他们部族兵甲，许给他们征讨、兼并不肯归附部族的权力；一面半诱惑半强迫地派人将这些部族首领、贵人的世子们全部送往汴京蓄学入读，并且命令较大部族的首领随军效力。在这些措施，使得天都山以东可高枕无忧，对于稳定战局是极为有益的。为了这些事情多耽误一些时间，用石越的话说，叫“磨刀不误砍柴功”。

“谨慎！谨慎！”种谔讥道：“孔明一生惟谨慎，结果换来六出祁山空劳无功。某若是李宪，此时兵锋已至青铜峡！”

种谔的这番话，无异于对李宪的指控。所有的声音在一瞬间消失，议事厅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尴尬。种谔此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话已出口，以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亦不愿意收回去——何况，便是他想收回去，也未必能够。他一咬牙，把心一横，决意便要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这个机会，争出个道理来。再怎么说明，石越不过是个书生，论用兵，这个厅中，未必有人便说得过他种谔的，便是上表抗章，他也有自己的说辞。

“种大人！请慎言！”果然，石越沉下了脸。

“石帅！”种谔既打定主意，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昂首瞪视石越，抱拳大声道：“自用兵以来，诸军皆势如破竹，西贼闻风而窜。吴安国轻骑取石州，种古、折克行会师夏州城下，三日急攻，便克此名城，眼见便可鼓行而西，平夏传檄可定。本路宣二军前锋已抵灵州之境五日；西路七日前李祥夜袭鸣沙城，获夏人粮草近百万石。三道而进，两路已然见功，而今惟西线李宪、王厚当最弱之贼，反而最后，至今只至会州。此非将帅无能又能是甚？！下官更有不解者——客军在外，利在速战，今正西贼措手不及，军心不定之时，宣二军已抵灵州，为何石帅不令其余诸军倍道而进，一鼓而下灵州，反勒令宣二军不准轻敌冒进？！种谊、刘昌祚取鸣沙城后，至灵州已是坦途，为何石帅反令二将持重进兵？难不成帅府竟无知兵之人，不知胜负之关键，便在灵州一城？只须攻下灵州城，大军便可无忧！此易见之理，竟无人能知么？！”他慷慨陈辞，心情激动，铿锵一声单膝跪下，厉声道：“请石帅给下官三万之兵，十五日之内，下官不能取灵州城，甘受军法！”

种谔也是极聪明的人，他公然指责李宪，本来是失言，虽有许多禁军将领心中即便是如是想，亦无人敢为仗马之鸣，来呼应他得罪天子面前的红人李宪。但他话锋一转，转而把重点放到指责起石越的战略来，立时，许多禁军将领立时感觉心有戚戚焉。

战争进行还未到一个月，各路进展之顺利，还要出乎众人之想象。东线小隐君与折家军早已会师，延绥军与折家军都是宋军中能征善战的部队，梁永能本来想凭借夏州之坚城与宋军周旋，不料在折克行的指挥下，宋军猛攻夏州城三昼夜，西夏在平夏地区的名城便告陷落，夏州知州投降宋朝，三万守军几乎折损殆尽。在中线，刘昌祚磨脐隘大破夏军之后，便派遣李祥倍道兼程，趁夜偷袭鸣沙城，缴获了西夏人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粮草近百万石，打开了灵州门户；而主攻方向的宣二军，也早已顺利抵达灵州，在灵州城外安营扎寨。惟一进展较慢的，反而是西线的宋军，但是克复兰州，火烧天都山，却也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总管司一次又一次不合时宜地申诫诸军持重，是难以得到理解的。那些老西军倒还罢了，虽然乐观的情绪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但这些人久经沙场，对西夏人有更清醒的认识。此时的西夏，就如同一匹羸弱的狼，虽然步步后退，但只要没把它彻底打死，就要提防它拼命的一搏！

但是，来自殿前司的那些眼高于顶的禁军将领与一部分青壮派西军将领，却不会这么看。特别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这些人中有许多从未与西夏人真枪真箭的战斗过，眼见着友军连连告捷，敌军“不堪一击”，便以为西夏人不过是一只死老虎，兼之来到陕西也有了一段时间，对陕西也有了一分适应与熟悉，那种新鲜与敬畏的感觉早已消逝，才来时尚有的几分谨慎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每个人都只想着快点上前线打仗，以便多立战功。每一份捷报传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得眼睛

都红了，这些将领竟是生怕着功劳都被友军抢走了，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若非石越是进过政事堂值日、镇抚一路、打过两场大仗的三品重臣，还真是难以弹压得住。尤其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有许多都是出身名门，甚至是开国功臣之后，平日里结交王侯，出入公卿，自视甚高，哪里会把别人放在眼里？若非石越的声望名位，在这些世家子弟心目中还颇有份量，兼之西军一向治军严厉，让这些人忌惮三分，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如此心态，平时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人要来找石越请战，此时哪里还经得起种谔撩拨？

骁骑军副都指挥使王师宜早已上前说道：“李大人用兵如何，末将并不敢置喙。然末将亦读兵书，孙子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曝师于外久矣，日费何止万金？而内则空耗国库，外则有契丹虎视狼顾，非国家之利也！末将愚钝，敢请石帅三思，‘兵贵胜，不贵久’，客军在外，当早定大计，速战速决！师宜虽不材，愿供石帅驱使！”王师宜的曾祖父王审琦是开国名将、琅琊郡王、太祖皇帝的布衣之交。王家满门冠佩，单单在这西征的大军中，六品一级的武官便有近十人，王师宜并不是特别出众。但他是由内殿班的御前侍卫出身，受当今皇帝的赏识，随章惇征讨南方蛮夷，积功而升迁，在禁军整编中又得到郭逵的青眼，不过二十六岁，便已官拜振威校尉。这个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世家子弟，此时正是心高气傲之时，一心盼着能在西夏立下大功，不仅在众叔伯兄弟中扬眉吐气，

也能为自己的前途压上一枚重重的法码。眼见着战争打了“大半”，除了仁多瀚的部队，骁骑军竟连半个西夏兵都不曾遇到过，王师宜早已急得坐立不安。

王师宜一开口附和，议事厅内立刻便乱成一团，那些憋了一肚子牢骚的将领，全都趁着这个机会发泄起来，七嘴八舌的向石越请战，表达着自己的不满。王师宜之类的世家子弟出身的将领，肚子里还有点儿墨水，说话倒还算文雅；其余的将领却有不少连字都未必识得几个，文盲更是比比皆是，说汴京官话都不怎么利索，一说得兴起，各种土话、脏话，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尽皆脱口而出。

事情转瞬间发展成这样，在议事厅内有资格坐下的几个人，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但即便是刘惟简，面对着这些牢骚满腹的将军们，也无计可施。石越亲信的参军与幕僚们，支持当前作战计划或者是亲附石越的少数西军将领们，人人面有怒容，但是这些人大都是资历尚浅，在军中威望不足，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少部分老成持重的将领们，却是默观事态，不肯作声。

所有人都等着石越的态度。

种谔得意地望着石越，目光中带着几分挑衅。朝廷让一个书生来统兵，已是大错特错。而石越却还不肯采纳自己的意见，“畏缩惧战”，更是不能容忍。“绝不能让一介腐儒毁了这场战争！”他相信石越这个书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勃然大然，但这样众将口服心不服，他便可以通过枢密院来弹劾石越，让枢密院向石越施加压力——枢府是绝不可能不在乎这么多将领的意見的；除此之外，石越便只有让步，只要石越妥协，让他领军出征，他便有绝对把握攻下灵州，从而彻底主导战局的发展。

种谔也知道攻取灵州会有一定的难度，他毕竟在环庆路呆了几年，对西夏人也非常熟悉。但是他却更加相信自己，相信大宋的精兵绝非西夏人可以抵挡，他坚信这一点：尽管所有的麻烦都可能存在，但是他依然能够攻下灵州城。

但石越却只是平静地回视着种谔的目光。他似乎一点也不恼怒，也没有大声喝斥，但也绝非是想要妥协。石越用一种沉静、冷淡、威严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缓缓地扫过厅内每个人，被他看到的人都不自禁地感觉到一种畏惧，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唇，垂下眼帘，似乎是要避开他的目光。

王师宜本来还想要说几句，但他看到石越的目光之时，便下意识地低头低了下去。石越的眼神，便象是他小时候做错了事情被父亲发现时，他父亲注视他时的眼神。眼神里不仅仅有无言的责怪，更多的是一种威严与自信，这种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尊卑高下对错之别，既使你坚信着自己是正确的，但看到这眼神，依然不自觉的会产生一种心虚的感觉，对自己的判断产生动摇与怀疑。这样的感觉，王师宜在初次面对皇帝的时候曾经有过，那是一种因自小所受教育而产生的对天子的敬畏，但见多了皇帝之后，这种感觉便渐渐消退了。后来，当他每次见到枢密使文彦博的时候，或者碰到户部尚书司马光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那是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让你觉得对他们，你只能仰视着。但他从未想过，一贯平易近人，有时几乎让人感觉是“温文敦厚”的石越，也会有这样的眼神。

“我不曾说错甚话语！”王师宜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坚定着自己的信念，努力克服着自己心中的别扭，去正视石越的目光。此时，他霍然发觉，议事厅中，已经鸦雀无声。

人们的目的未必纯正，但是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石越此时，尤其坚信自己选择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对这些牢骚满腹的将领们，仅仅用紫袍玉带来压迫他们是不行的，将帅不和，从来都是兵家之大忌。但石越同样也无法与这些将领们一道来分享他的“历史经验”。他无法告诉他们，“曾经”有过的五路伐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什么……

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秘密，亦是因为历史已然改变。

要设法让他们心服口服。

石越一把抓起放在案上的宝剑，缓缓起身，转身用剑锋指着他座位后面巨大的西夏地图屏风，沉声问道：“有哪位将军知道，逆贼的主力在何处？！”

那些发着牢骚的将军们都怔住了。

只有种谔答道：“末将以为，他们应当在兴灵之间！”

“应当？”石越反问道，“种大人如此以为，可有凭据？”

“以目前各处所知军情观之，逆贼主力当集中在我军之正面。而宣二军只是略受阻挡，便已至灵州。据宣二军之观察，灵州城之贼军不下三万。末将相信，贼军是将主力收缩于兴灵之间，以诱我深入，在其所熟悉之地与我决战，以收地利。我军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只要攻下灵州，兴州便处于我兵锋之下，贼军几无回旋之地，大计可定！”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宋军，西夏人将主力集中于一处，先避敌之锋芒，然后再依托地利以求决战，不失为明智之举。种谔久经沙场，号称熙宁一朝的名

将，他对敌情的判断是非常敏锐的。

石越淡淡地注视着种谔，半晌，他手中宝剑突然指向灵州与韦州之间的广大地区，“我大军一旦集于灵州城下，自灵州至韦州，便形成数百里之薄弱地带。种大人以为，贼军是依托灵州坚城与我决战，还是会绕至吾军之后，攻击吾军之粮道？！又或者，其大军根本便藏在此处，等待着战机。这数百里粮道，吾军无任何凭恃，将要如何护卫？”

“只要攻下灵州……”

“种大人拿什么攻下灵州？！”石越厉声质问道：“将攻城之器械送至灵州城下，岂是容易之事？贼军岂能坐视这些器械安然运抵灵州？”

能对灵州这样的大城形成威胁的攻城器械，都是极其笨重的。数量少了没有作用，要形成作战规模，那么运输就是一件难题。带着这些攻城的辎重行军，行军速度是快不起来的。议事厅中的将领对这一点还是明白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那许多攻城的器械，甚至只有一小部分被运到了韦州——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这些笨重的器械，无异于噩梦，这些物什不仅仅本身是个麻烦，还经常会阻塞狭窄的山路，使得大队运粮的队伍无法通行。

“何不带工匠就地制造？”王师宜问出了一部分将领的心声。但他刚刚问完，便感觉到一阵后悔，因为几位西军老将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仿佛他问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

果然，刘舜卿替石越回答了这个问题：“据职方馆之资料，灵州附近，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制造攻城器械之大树。”

王师宜顿时红了脸，尴尬的移开眼睛。

“攻城之法甚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何必受攻城器械之限？”种谔却并没有被说服，反而觉得石越甚是迂阔。但话虽如此，他却并没有再次质疑，因为临敌对阵，许多谋略，一旦事先说出来，有时候反而会被视为荒诞的奇谈怪论。人们总能够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假若敌人这样，假若敌人那样，那么这样的计划就行不通了，他们故意忽视一点：如果一方不犯错误，那么除非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否则不犯错误的一方是不可能失败的……赵奢在谈兵的时候，怎么样也说过赵括，多半便是因为如此。

种谔依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手段能够攻下灵州城，但是，他却并非是一个擅长于制定那种连细节也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的将领。他能够根据战斗时的情势，做出正确的反应，但是那些细节，应当由部下们去完善……

种谔不知道石越对自己是否有故意的打压，但如果一方杀了另一方的儿子，无论有什么样光明正大的理由，那种心中的相互猜忌总是不可避免的。种谔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宋军失败，但若石越一意孤行，受点挫折，种谔也是非常乐意见到的。无论是前方受到什么挫折，还是大军在外，久不见功，枢府对石越的信任都一定会降低的……

“但如此全无作为，亦非良策。枢府必会催促进兵，灵州总是要打的，所谓三鼓而竭，拖得越久，士气便会下降，钝兵挫锐，更不堪用……”另外的禁军将领继续质疑着。

“本帅自有办法，诸公到时便知。”石越自信满满地说道，“诸公不必担心无仗可打，无功可立，当养精蓄锐，以待与贼决战之日……”

夏州。

新委任的夏州知州吴问是仁宗朝的进士，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此时已快五十岁，一向以宽政爱民为己任，吏部精挑细选，将他派来这个刚刚收复的地方做知州，表达的是政事堂的一种期望：大宋是来“光复”平夏的，而不是来征服平夏的。

但是，军方似乎却有另外的意见。

小隐君与折克行商议，为了保护自延绥至夏州之粮道，不仅要重新修葺夏州城墙，而且在延绥至夏州之间，要沿途修建城寨，用一个个的堡寨，来使梁永能无机可乘。折克行根本不相信西夏的百姓，他甚至建议，要将银夏地区的人民，尽数强行迁往内地，分割开来安置。并且强征其丁壮为宋军建城寨、运粮草。并且，折克行还提出一个更加狠毒的建议：向横山诸部族颁布赏格，购买死活西夏人，以诱使横山部族攻击横山另一面的洪州、龙州、宥州。三贯一个活人，一贯一个死人的价格，足以让整个横山的部族成为西夏人最凶狠的敌人。而与此同时，宋军则以夏州为据点，派遣骑兵不断骚扰攻击宥州至盐州一带，焚其屋宇，掳其人民，掠其财产，以逼迫梁永能来决战——否则，平夏地区在三五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元气！

一将功成万骨枯！

与西夏人世代作战，西夏人残暴的手段折克行早已领教。现在有机会反施其身，这位河东军名将并未感觉到有任何不妥。

战争惟一的目的便是胜利。

折克行是如此相信的。

于是，一队队西夏百姓在宋军的驱使下，扛着石头、木材，如同蚂蚁一般来来去去，修葺着残破的夏州城墙。许多人的眼中，都满含着怨恨之色。但是，这不会为他们赢来怜悯，只会招来暴虐的鞭打。

当吴问去找折克行争辩时，折克行如此反问他：“既然为了胜利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己方士兵去死，那么为何为了胜利就不能让成千上万的敌方百姓去死？”然后折克行便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夏州知州。

吴问于是转而去东线宋军的统帅种古。但小隐君军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他，亦没有时间回复他的信件。小隐君有自己的苦衷：虽然他心里更赞同吴问的主张，对折克行的行为颇有腹诽，但是，夏州是折克行指挥打下来的，现在那里是由折克行驻守。虽然名义上他是折克行的上司，但是两军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可以如此简单地处理，他对河东军指手划脚，是很容易造成两军不睦的。为了顾全大局，在西夏灭亡之前，小隐君不愿意自己与折克行有任何的对立。所以他干脆躲开吴问。

吴问一怒之下，写了一封弹章直送汴京，又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送给石越。“夏州之民，亦是天子之子民，大宋之臣民！”在信中，吴问如此说道。他告诫朝廷，也告诫石越，当年大宋之所以没能保有西夏之地，使得西夏得以建国，除了战略上的失败外，地方守吏失去民心也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是不值得凭恃的，如果失去平夏地区的民心，便有可能重蹈历史上的覆辙。

同时，做好被罢官准备的吴问在夏州也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与折克行本是平级的关系，既然折克行无法商量，吴问便下令在夏州清点户籍，同时移文折克行，要求他按照相关的律令来征发民夫。

立时，夏州城的文武关系，便如同一根崩紧了弦。

“同一个地方若有两个级别相同的最高长官，果然是一定会出麻烦的。”安抚住那些跃跃欲试的禁军将领们，马上便面临这样头疼的麻烦，石越亦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

“吴问去得稍早了。”潘照临话中带着一点遗憾。对于一个新占领的地区，首先由一个人将恶事一次性全部做完，然后再派一个“好官”来收拾残局，慢慢施予“恩惠”，永远都是统治良方。

“折克行之策其实甚为可取，梁永能想要坚壁清野，我们便成全他，在平夏大肆掳掠。平夏乃是西夏立国之本，末将相信，梁永能绝不能坐视不顾。而横山与平夏自唐以来，本素有仇怨，再加撩拨，则其百年之内，断难和睦，以夷制夷，大宋可坐收其利。”

石越愕然望着刘舜卿，潘照临如此说话，他早在意料之中。但是刘舜卿竟然也支持折克行，却在他意料之外。

“强征夏民劳役，虽看似残暴，但为将者，终不能有妇人之仁。”刘舜卿继续说道：“孙子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自用兵以来，虽朝廷加意抚恤，然陕西一路百姓苦于劳役者数十万户，终是不可避免。若能驱使西夏之民，则陕西之民总可稍得休息，亦算是不无小补。对于陕西之民而言，却是仁慈了……”

“下官不敢苟同。”丰稷的声音大得似乎连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他显然有些激动，“王者之师，岂能效虎狼禽兽之行？！平夏之民，素受横征暴敛，王师至时，岂不心怀期望？一旦以暴易暴，变本加厉，是

大失民望，使其反而眷恋夏国之德。以乃目光短浅，因小而失大，且不合仁义，非下官所敢闻也。”

“仁义不是用来征伐天下的。”他话音刚落，潘照临便语带讽刺地说道，“兵者本就是凶器，并非好物什，只是当此末世，又不能不用。横竖总要死人，死点西夏人总比死宋人要好些；让西夏人受苦总比让大宋的百姓受苦要仁义些。”

“那我们又要如何让我们的士兵与百姓相信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坐在下首的包绶忽然尖锐的问道。他是被石越特意调来负责后勤方面的事务的，这次只是偶然而忝陪末座。

众人一时愕然，没有明白包绶的意思。

“我们要如何让士兵与百姓相信他们是在为了正义而战？”包绶又问了一句。

“士兵与百姓会相信烧杀抢掠的军队是正义的么？他们会相信残暴的役使百姓的军队是正义的么？”包绶朗声问道，“石帅一直在告诉士卒、百姓、士林，道王师乃是正义之师，讨伐西夏之逆贼，是正君臣之纲纪，亦是替朝廷除百年之边患，替子孙后世造一个太平盛世。陕西百姓困苦于道路而未敢有怨言者，禁军士兵血战于前线而不敢有贰心者，士林清议虽见耗费国帑，劳动百姓而无有异议者，皆因于此。下官愿石帅莫要失天下之望！”

“只恐陕西百姓想要的只是少一分劳苦；前线士卒想要的只是早一日凯旋。为了这礼义道德的虚名，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潘照临对包绶的话并不以为然。

“下官敢问潘先生，难不成残暴不仁，便不需要付出代价么？”包绶反唇相讥道。

石越若有所思的望着包绶。

想要成就大功业，想要打赢一场灭国之战，双手不沾鲜血，是不可能的。石越并非那种有道德洁癖的人。他一向相信，成大功业，大事业，要有菩萨心，魔王手。但他也并不是全然同意为了达成最高尚的目的，便可以采用最卑劣的手段。因为在大多数时候，手段与目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大多数的时候，即便你达成了那最高尚的目的，亦无法弥补因为你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包绶所说的，其实就是类似的意思。

正义也许是可笑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民族没有正义的观念，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是正义的之时，这个国家或民族，离疯狂便不远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事，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在大义的旗帜下进行。

“忠烈祠的大门，应当是洁净无瑕的！”

梁永能的日子越来越难受了。

夏州的迅速失陷，给他整个计划都带来严重的影响。原本就并不充足的兵力再次折损，国相梁乙埋又派人调走近万精兵以充实兴灵之间的力量，而许多部族间流传的谣言也对夏国极为不利——这些部族中，有一部分是不可以倚靠的。但他就如同一只受伤的狼，耐心的潜伏着，等待着敌人犯错。

但宋军却十分谨慎。夺下夏州之后，并不急于进兵，反而开始修筑起城寨，摆出一副防守的姿态来。

这让梁永能颇觉迷惑。难道宋军不想从平夏地区直接攻击兴庆府么？如果宋军果然这样稳扎稳打，梁永能便真要无计可施了。不过很快，梁永能便意识到宋军意图——他们不愿意孤军深入太远，反而是想诱自己的主力出来决战。

宋军的部队不断的向宥州一带进行骚扰性的进攻，却绝不肯轻率的深入一步。

很狡猾，很谨慎。

这是双方比耐心的时刻。

“我们的使者走了多少天了？”眺望着东北一望无际的沙漠，梁永能向部将问道，语气中亦不禁带上了一丝期盼。

“有十天了。”部将回答道，他同样希望使者能带来好消息。

“应该已经到了。”另一个部将满怀期望地说道。

“辽国现在亦不太平，他们会愿意冒着得罪南朝的危险出兵么？”患得患失的心情充斥着众人的心间。

“我们自己也能打赢！”梁永能尽量地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自信，给部下们一点强援的希望是可以的，但是不应当过份，这样才能够避免万一幻想破灭后产生绝望感。

但他的话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折家军凶猛善战的威名震撼着整个平夏地区，许多部族首领私下相互传言：“见折家子慎毋接战。”一些部队见着折家军的旗号，便望风而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梁永能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在决定战争最后的胜负的，并不会是一场两场战斗。

时间是在自己这一边的，梁永能如此相信着，并且也如此灌输给自己的部下，以坚定他们的信心。

在横山山脉以北，毛乌素沙漠以南，有一片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域，在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荒原，亦有水草丰盛的原野，甚而还有成片成片被开垦耕种的农田。一条并不清沏的无定河由西而东，蜿蜒而行，穿过整片狭长地带，流至宋朝的绥州后方转而往南，注入黄河。这块在西北称得上富饶美丽的土地，被人们称为“平夏”地区，因为它全部在黄河以南，也被西夏人称为“河南”之地。

六月底一个傍晚，在距离无定河很远的原野上，远远可以见到一队骑兵正在向东方夏州城的方向行进。这些士兵们穿戴的铠甲一体全黑，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只在关键部位才采用冷锻的钢片遮护，其余部分则是漆成黑色的猪皮。骑士们排成一里多的长队缓缓而行，虽然队伍最前面的红色军旗依然被“掣旗”高举着，在西北的劲风中猎猎飞舞，但是战士们的疲惫却已无法掩饰，兵器全部被交给了心爱的战马，有许多人甚至将头盔都摘了下来，与敌人的首级一起挂在马上。

这队骑兵的人数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队伍当中，有三四百匹各色战马，其中既有数十匹铭着西夏文字的良种河套马，也有宋军从辽国买回的战马，还有来自陕西与吐蕃的战马；但是，这么多的马匹，却只有一百余骑在马上战士。

种建中便走在这队骑兵的前面。现在，他已是这队骑兵——神锐军第三军第一营第二指挥中官衔最高的军官。在他战马的一侧，挂着曾经

与他们血战的西夏人的首领的首级——在他生前，他曾经嘲笑过种建中乳臭未干，在稍后的战斗中，种建中便用一枝羽箭做出了回答，他一箭射中了这个西夏人的左眼，锋锐的三棱箭直贯头颅。

但他们这次遭遇的敌人，实在出乎意料的顽强，或者说是英勇——种建中承认这些西夏人的有着不逊于最精锐的宋军的勇气。宋军最终只是取得了惨胜——在付出了两百余士兵战死，正副指挥使全部殉国的代价之后，任何胜利都只能称为惨胜。

那颗首级不断地撞击着种建中的马靴，不断的勾起种建中对这场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的回忆——尽管他疲惫不堪，尽管他恨不能找个地方躺下来喝上一大碗酒，好好睡上一觉，尽管他不想去想任何事情，但他仍然忍不住要回忆那一个个画面。那场战斗中，种建中不知多少次与死亡只是擦肩而过，战斗之时他并不知道要害怕，但此时回想起来，却背心发凉，冷汗直冒。

他使劲摇了摇头，想要让自己停止这种无谓的回忆。策马与他并排而行的承勾段祥奇怪的望了他一眼，种建中羞于让人看出自己内心的那丝惧怕，干脆转过头朝身后望去，以掩饰自己的举动。

在他的身后，夕阳余照，只见一匹匹战马驮着他们主人的尸体向东而行。

一种苍凉的情绪在种建中心中弥漫开来。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哀怨的胡笳之声，或许是这乐声感染了这些归营的战士，或许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们也受不了这默默而行的悲凉感，有人用羽箭敲打着捧在手头的头盔，伴着这节奏慨声唱起歌来。

“古戍饥乌集，荒城野雉飞。何年劫火剩残灰，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

传说是石越所作的这首“南歌子”，曲调悲凉，词中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后来又有一位西军中善解音律的小校，将这首词重新谱曲，平增了几分豪迈慷慨之气，使得此曲在西军中迅速传播开来。许多军士虽然未必识文断字，但却多会传唱此词。

此时一人起唱，众人便齐声相和。

“何年劫火剩残灰，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

慷慨悲歌，扬于塞上黄昏之时。

种建中的队伍回到夏州城时，夕阳露在山外的部分，已经与新月无异。夏州城的军民，看见这支回城的骑兵的情形，脸上都露出几分讶异。宋军以夏州为据点，抄掠夏州以西地区的策略已经实施了一个月，已经很久没有宋军遇到过真正激烈的战斗了。西夏人夸夸其谈的“平夏兵”，见着宋军的旗帜，往往跑得比兔子还快。看来这支宋军的运气真是不太好，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许多人在心里如是想着。

但感觉到惊异的不仅仅只有夏州城的军民，回到城中的种建中也感觉到奇怪。他离开夏州城不过五天，夏州城中却突然多出了许多衣甲光鲜的禁军士兵来。相比那些神锐军部下无法掩饰的好奇，种建中对这支禁军却实在是太熟悉了。

这是拱圣军。

位列“上四军”之一^[1]，在大宋所有禁军中地位仅次于捧日军，号称精锐之精锐，禁军之禁军，扈驾警蹕，担当着保卫天子与京师之重任。早在讲武学堂之时，种建中就听说过：只有成绩最好的学员毕业后，才能进入“上四军”与宣武军第一军。这四支禁军，也被宋军军官们视为他日青云之上的捷径。因此，除了那些被戏称为“上舍生”的优秀中低级武官外，在“上四军”中，还充斥着忠臣烈士的后代，世家勋贵的子弟。种建中听他的兄弟种朴说过，在拱圣军中，一个陪戎副尉，都可能有让人咋舌的身世。在这支部队中，祖上三代都为朝廷战死的忠义之门举不胜举，五服以内的便能算到太后宰相的，也绝不罕见。尽管拱圣军也因此被自视为“天下第一军”的宣武第一军所蔑视，讥之为“仪卫军”，但是在一次演习中，拱圣军却曾经干净利落的击败了宣武第一军，让宣武第一军的将士们整整半年抬不起头来。

种朴能够愿意一直呆着不走的部队，不可能是花架子。种建中对此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但这些家伙的眼睛长在头顶之上，在汴京亦是有名的。

街上有回营的西军与河东军士兵带着好奇向这些拱圣军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却无一例外地遭到冷遇。他们列着整齐的队伍，步伐优雅的策马从街道中穿过，每个人都面无表情的目视着前方上空，假装没有看见向他们招呼的友军。但他们那流露出的眼神中，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甚至是对西军与河东军的轻蔑感，都表露无疑。

“那是哪支部队？马看起来比西贼的还高大……”

“好象是拱圣军……”

“上四军呀？！”

“休得自讨没趣，去理这些没心肺的蠢材！”种建中低声训斥着他的部下们。他的叔伯辈们一直教导他，对于袍泽，对于友军，一定要如同对待亲兄弟一般友爱，因为在战斗的时候，没有身旁的袍泽与友军，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对待友军与袍泽时，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小隐君时常对他们这一辈的种家子弟说的话。但此时的种建中还年轻，对于拱圣军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举动，他还没有那么好的修养。

这些骑士早已经在战斗中承认了种建中的地位。这个营部派来的参军，不仅仅武艺出众，勇猛过人，而且在正副指挥使战死后的战斗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不仅仅稳定了军心，而且还指挥得当，这样他们最终才能活着回到夏州城。军队有军队的法则，这种被战士们所承认的指挥权，在现实中远比朝廷任命的指挥权要有权威。所以当种建中开口训斥后，他们立即闭上了嘴巴，并且换了一种怀疑与不信任的眼光，打量起拱圣军来。

“你们陆指挥使在何处？”

种建中循着声音望去，却见是一个神锐军武官在高声询问自己这一队人马。从胸徽上看，竟是个宣节校尉。他吃了一惊，宣节校尉在禁军中，一般只会担任两个职务：军行军参军或指挥使——而种建中却不过是个御武副尉，营行军参军。他忙将马交给部下，带着承勾段祥一道走上前去，抱拳为礼，先问道：“敢问大人官讳？”

那武官只上下打量了种建中一眼，见到他御武副尉的胸徽，便道：“某是军行军参军江知古，你们陆大人呢？”

种建中与段祥黯然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江知古见着这般神情，又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的队伍，亦不觉默然。过了一会，方对种建中道：“你叫何名？”

“下官御武副尉种建中。”

江知古听到这个名字，似乎是怔了一下，方又继续问道：“现在一营第二指挥以你官阶最高？”

“是。”

“那你速吩咐了人带大伙回营休整，便随某一道去见慕容将军。”

种建中微怔了一下，他不知道神锐军第三军都指挥使慕容谦为什么要召见一个小小的指挥使，或者说是这个小小的指挥的最高军官，但他还是很迅速地向段祥交待了一下，牵过自己的战马，随着江知古向神锐军第三军军部走去——他们都不是拱圣军，无紧急军情，自然是不敢在夏州城内骑马的。

夏州出现文武之争后，一方面是为了实施拟定之战略，一方面亦是为了缓解夏州的文武矛盾，同时也为了威慑那些有可能对大宋不满的居民，原本仅仅由河东折克行统率的以飞骑军、飞武军第三军为核心的河东军集团驻扎的夏州城，陆续又进驻了两支禁军力量：振武军第三军与神锐军第三军。并且规定所有军事力量归折克行节制，同时严禁军方违背相关之敕令律条干涉夏州之民政，以支持吴问之安抚政策。

后进驻的两支禁军中，振武军第三军最早的军都指挥使是西军名将姚兕，曾经被人称为“姚家军”，虽然姚兕现在已调任铁林军任军副都指挥使，但因为姚家是武将世家，振武军第三军内的中坚武官，大部分

与姚家关系密切，现任军都指挥使赵尽忠虽然祖籍是开封人，但却久在西军，还是姚麟的儿女亲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被视为姚家的势力范围。而神锐军第三军的军都指挥使慕容谦，则是西军系统中有名的新贵。慕容谦祖上是汉化之鲜卑人，早在北魏之时便已移居河北，自唐五代以来，世代从军，但却籍籍无名。至慕容谦之时，因为他本人文武双全，颇有用兵的才华，兼之他的夫人又恰巧是石夫人韩氏的一个远房表姐，免不了会受到有意无意地关照，因此一路官运亨通，三十八岁便已官拜昭武校尉，统领一军。神锐军第三军更是西北禁军中出了名的异类——这支军队，三分之一是禁军整编中留下的“刺头”，其中还包括参加过熙宁初年的一次兵变后被招安的禁军士兵；三分之一是效忠大宋的蕃部中的勇士，被挑选出来自成一营；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是投诚后被整编的西夏战俘——这些战俘投诚后能够被作为一个较完整的军事编制而存在于大宋的军事系统中的，只有两只部队，一支便隶属于神锐军第三军，全由步兵组成；另一支被调到河北，多数是马军。小隐君将这两支在延绥行营诸军中有点“自成派系”的禁军派到夏州城，由折克行节制，去承担主要的战略任务；自己则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的防御、银夏之间新收复失地的巩固与建设、粮草军资的输送，以及监视阴山以东契丹人的动静上。站在武人的角度来说，虽然小隐君或多或少有将“麻烦”扔给折克行的想法，却依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很少会有武人会心甘情愿当绿叶，特别是小隐君还身为方面之主帅，征战克敌之能力亦并不逊于折克行，他还肯将立功出风头的机会让给非嫡系的友军，并且放任折克行统率方面，决不干涉他军中之事务。无怪乎石越对小隐君赞不绝口，屡次公开称赞他不愧是“西军第一名将”。

然而并不会人人都如种古一般高风亮节。

至少据种建中所知，赵尽忠与慕容谦，对于折克行都是不太买账

的。

河东军的人，凭什么指挥西军的部队？在心里抱着这样想法的人，也不仅仅只有赵尽忠与慕容谦两个。从王韶开熙河到石越抚陕，接连的胜利让西军在大宋禁军中出尽风头后，特别延绥行营的部队，在绥德城下几乎生擒夏主秉常，更加让这些西军将领多出了几分傲气。更何况在大宋的历史上，延州的地位从来都是要高于府麟二州的。

不仅仅赵尽忠与慕容谦在心里对折克行这个“平夏行营副都总管”颇多腹诽，赵尽忠与慕容谦的两支部队，也互相看不起。振武军第三军向来自认为是正宗的西军，在心理上排斥着神锐军第三军这样的“异类”，并不把他们当成真正的西军；而神锐军第三军则认为振武军第三军是一群有勇无谋、只会屠杀敌国百姓冒功的懦夫——对横山少数部族的暴行，在神锐军第三军的将士们心中而言，相对地更加难以接受。

这样的情况，也许在夏州城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不仅种建中知道，想必折克行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也几乎从不干涉赵尽忠与慕容谦的军务。

有一次与折可适喝酒时，种建中知道了折克行如此“达观”的原因：折克行相信河东军有能力单独击溃梁永能的主力。对他而言，赵尽忠部也好，慕容谦部也好，都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既然如此，那自是没有必要介意什么的。

但是折克行果真有此能力么？

种建中在心里面仍然会有一点儿怀疑。他见过折克行，折克行给他

的印象，是极其的刚毅果断，尽管与子侄们相处，都是很严厉的父辈形象。这与种古有很大不同，种古在指挥作战时是严厉的，但是在平时，不仅对子侄极亲切，便是对于军中的士卒，也很温和，让人见之而生亲近之感。种建中也听说过折克行接交儒士时十分和气，礼貌周到，也有体恤士卒的美名，但是他却怎么样也无法将那个传说中的折克行与自己所见过的折克行联系起来。不过种古倒是很称赞折克行的能力的，小隐君常常对种建中说，为将之道，除了五德外，其实还有一个“忍”道，他本人与折克行对此字各得一半，折克行有他种古所不具备的东西。但是种建中却一直没能明白这“忍”道是什么东西，种古与折克行各得的一半又是什么，当他向种古追问时，种古却只是微笑摇头，叫他自己日后慢慢体会。因为这个“忍”道，惟有亲身体会，才能真正领悟到它的奥妙。

这也是种古派他来夏州军中的原因。只是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种古才没有将种建中派到河东军中。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不可能被派往振武军第三军，所以种建中只好成了神锐军第三军的一位营行军参军。

神锐军第三军的军都指挥使慕容谦种建中一共只见过三次。

但慕容谦是一个无论你见过多少次，都不太可能留下多深印象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出现在人群中，你很容易便将他忽略掉。他看起来沉默少言，缺少威严。这样的人能成为神锐军第三军都指挥使，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算是西军中的一个奇迹。然而种建中却知道慕容谦的一些事迹：他从军已二十余年，先后在王韶、蔡挺、高遵裕麾下任职，经历大小数十仗，不仅从未输过一次，甚至他本人从来没有受过半点伤。他精通几乎整个宋夏边境大小蕃部的习俗与各种土语，西夏文字的熟练程度据说放到西夏足以当个学士什么的。此外，据传说，慕容谦至少与十

个以上的蕃部首领是结拜兄弟……

所以，慕容谦在种建中心中，也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只要他肯细心的观察，肯谦虚的学习，迟早有一天，他会超越所有这些名将，成为大宋天空中最耀眼的一颗将星。

这是种建中掩藏在心中的野心。

慕容谦照例是开门见山。

“我刚刚在城墙上见到你们回城，这么说，陆轶战死了？”他甚至没有过多的看种建中，慕容谦知道他军中每一个指挥使的名字与长相。

“陆大人中了西贼的冷箭……”种建中脑海中回现出陆轶战死时的情形，当时他便在陆轶身后，亲眼见着陆轶将一个西夏人砍翻落马后，张嘴大吼，然后便被一枝弩箭射进嘴中，立时毙命。种建中可以肯定那只西夏中并没有这样的神箭手，所以那其实只是意外。但在战场上，这便足以致命。

“你们遇到多少人？”

种建中注意到，慕容谦并没用“西贼”、“贼”之类的贬称来代指西夏人，但他暂时没有时间来细细品味这背后的意味，“约有千余西贼，当时这些西贼正在无定河边饮马，陆大人便决定偷袭，不料……”

“不料却是个圈套？”

种建中略有点吃惊，望着慕容谦，道：“正是。末将亦曾仔细观察

地形，发现那里地势平坦，不易设伏，却不料西贼将弩手藏于马后……”

“原来如此……”慕容谦苦笑道，“四天之内，已确信有两个指挥全军尽墨，还有一个指挥不知所踪，现在总算知道大概的原因了。我们一个指挥一个指挥的出击，他们便用三倍以上兵力设圈套还击……”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密了。

西夏人开始真正还招了么？种建中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宋军原本的策略，是以马军为先导，每次向几个方向出动数个指挥的兵力，遇到小股的夏军或部族，便歼灭之，若遇到到大股的敌人，则立时退还，引大军来攻。因此这些马军指挥活动范围极广，往返夏州城往往达到五六日之久。在这一个多月来，西夏人在这种战术下吃尽了苦头。宋军骑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普通西夏部族的箭头，根本射不穿宋军的铠甲，缺少战术素养的部队也不是他们的对手，除非遇到大股的敌人，或者是梁永能的精锐部队，其余的西夏人只能望风而逃，整个平夏地区，几乎成为这些大宋骑兵的马场。但显然，现在梁永能想出了应付的办法来了。

“你们中了计，尚能以少胜多，想必有些缘故？”慕容谦说话缺少气势与感情，语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所问的问题，总是简明扼要，切中要害。

“末将侥幸，交战未多久，便射杀了贼首。西贼群龙无首，虽悍勇却不足为惧。”话虽如此，但实际上，一直到彻底击溃这些敌人之前，这些没有章法却有拼命的勇气的西夏人，有好几次几乎站在了胜利的边缘。

慕容谦也并没有追问战斗的细节，他沉默了好一阵子，似乎在做什

么决定。种建中默默站立在帐中，上司没有开口，下属在礼貌上是不应当多嘴的。

“你见着了街上那些仪卫队吧？”慕容谦难得的说出了一句讥讽的话。

对趾高气扬的拱圣军的不满似乎是共同的情绪，种建中嘴角也不禁露出嘲讽的笑容。“末将回城时已领教了。”

“职方馆传来最新情报，契丹人有一只军队向阴山方向开拔，听说可能是耶律信部。”慕容谦说到此处，忽然停住，把目光移到种建中的脸上，但种建中的反应显然让他有点失望，“你不觉得吃惊么？”

“倘若辽人也派兵进入西夏，那么末将只能说，西夏已不可能不亡国了。”种建中平静的说道。

慕容谦似乎没有料到种建中会如此回答，他看了种建中半晌，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赞许之色。“但无论如何，碗里的肉被人抢走一块，总是煞风景之事情。”慕容谦在帅椅上跷着腿坐了下来，“仪卫队们道，我们这些无能之辈在夏州呆了一个月，耗费不少国帑，却一事无成，放任梁永能逍遥自在，反而还有部队中他之计，故而他们欲替我辈出头，要横扫宥、盐、洪、龙四州，烧了青白盐池，逼梁永能出来决战，一举抵定平夏战局。这样一来，耶律信就算把头伸过阴山来看上一眼，也只得乖乖缩回洞里去。”

种建中苦笑道：“拱圣军若如此轻敌，恐为梁永能所擒。”

慕容谦漠不关心的摇了摇头，刻薄地说道：“你家种帅都管不了这些个皇亲贵戚，否则他们亦不至于跑来夏州添乱。反正这么大一仪卫

队，梁永能亦未必吞得下。且平夏战局，到底是不能这般拖下去了，最热的六月份已经快过去，田猎季节该到了。五日之后，我军受命，要去一趟地斤泽。”

“地斤泽？”种建中倒吸了一口凉气。

“怕了？”慕容谦悠悠道。

“久闻地斤泽之名，若能随将军一道往彼处田猎，是成末将毕生之愿。”种建中笑道。大宋武人，何人不知地斤泽之名？国初之时西夏叛乱，数次被宋军击溃，夏主便是躲在地斤泽的部族中恢复元气，最终才能反败为胜，得以建国。宋军攻占夏州后，其实心中早已将整个平夏地区视为囊中之物，惟独将地斤泽视为畏途，盖因地斤泽处于沙漠深处，没有出色的向导，足够的马匹骆驼，再精锐的宋军，也不敢前去送死。

“能抚则抚，不能抚则剿。我可真不想梁永能的主力在那里……”慕容谦坦率得让种建中吃惊。

“将军？！”

“去那种鬼地方之前，我要几个有本事的人。”慕容谦满不在乎的说道，“你这次功立得不小，五营副都指挥使受伤送回延州了，便由你暂代此职。”

种建中目瞪口呆地望着慕容谦。

“打仗的时候官升得快一点没甚可奇怪的。”

夏州终于再次喧嚣起来。

便在五日之后，在夏州城呆了一个多月的宋军，终于数道大出，便是夏州最普通的百姓，也知道又会有一场大仗要打了。但人类是最奇怪的动物，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夏州的百姓便开始暗自庆幸着这次倒霉的不是自己了。

慕容谦部在夏州附近征集了大量的马与少量骆驼，在几个长期为大宋职方馆效力的本地人的带领下，向北方的毛乌素沙漠进发。他们一路上，将要经过泥泞的半沼泽地带、草原区、以及沙漠，经历这一切以后，还要冒着遭遇梁永能主力的危险，至少，无论是慕容谦还是种建中，都不相信地斤泽的部落会是久慕大宋王化的顺民。

种建中甚至怀疑，即便不去提这一条行军路线的困难，以神锐军第三军的兵力，遭遇梁永能之主力，究竟能多少胜算？若他不是种家的人，他甚至会怀疑同意这一计划的种古根本是想借机让神锐军第三军与梁永能部互相消耗掉。毕竟，对于西军而言，这二者都是麻烦，只不过有大小不同。不过，他虽然相信种古不会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不敢肯定折克行不会抱着此类想法。

除了对自己所在的这一路大军的前途无法安心以外，种建中还要担心着兄弟种朴。

拱圣军西进的计划，无论怎么看，种建中都认为是在冒险。

以骄兵之态，而孤军深入……

种建中想不明白为何折克行会同意这个计划。他并不相信折克行会真的压制不住一个拱圣军都指挥使，但这背后究竟有什么他不明白的东

西，他却猜不出来。

但是，他可以不在乎拱圣军的命运，却不能不在乎自己兄弟的性命。

所以在临行前，他特意找到种朴，对他说出自己所有的担心，提醒他千万小心。

种朴是可以信任的，但是……

但是拱圣军也并不是由无能之辈组成的，否则他们不可能击败宣武第一军，哪怕是在演习中。

种朴在拱圣军中的军职，是第三营副都指挥使。当种建中向他说出自己的担心后，他立即转告给了第三营都指挥使郭克兴。郭克兴马上便去拜见了拱圣军都指挥使符怀孝与副都挥使张继周，提醒他们要当心士有骄气，客军在外，千万不可轻敌。

尽管符怀孝的能力远远不及他的祖上——他的祖上符彦卿，是五代末宋初之名将，曾被周世宗封为卫王，为辽人所畏。契丹凡马病不饮食，便会说：“此中岂有符王邪？”——但符家毕竟自真宗、仁宗以后，便已渐渐失势，符怀孝能官至拱圣军都指挥使，也并非全凭祖上之荫。而张继周以勇武闻名军中，也不能说是糊涂之辈。二人虽然都渴望建立功业，以求显达，但是对自己所处的形势，也并非全无认识。

只不过符怀孝与张继周，都坚信梁永能是绝不可能打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拱圣军的。符怀孝更常常以霍去病自况，以为霍去病尝以一万精骑而大破匈奴，封狼居胥，他符怀孝统率的拱圣军，未必便会逊于

霍去病的一万精骑。

拱圣军一开始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不敢离夏州太远。

但很快，事实便证明，这种谨慎与担心是多余的。

十天之内，拱圣军的铁骑，踏破了宥州、龙州、洪州，大军所至之处，夏军要么一击便溃，要么望风而降。

符怀孝写信给折克行，要他速速派兵来接管宥、龙、洪三州，他休整三天后，将继续率军西征，进攻盐州，烧青白盐池，若梁永能再不肯露面，拱圣军兵锋将顺着长城而北，直指兴庆府，夺此伐夏第一功。

整个拱圣军上下，都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连种朴都怀疑，或许西夏人仅存的精锐都被调去抵抗中路的大军了，梁永能不过是在平夏布了个疑兵之阵，这里并不存在什么西夏的精锐之师。而拱圣军却恰好捅破了他用窗纸糊成的疑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宋军就可以从平夏地区调动数万精兵，直接进攻兴庆府，灵州与兴庆府腹背受敌，便是西夏人有三头六臂，亦将无回天之术。

梁永能来，便歼灭梁永能，抵定平夏！

梁永能不来，便烧掉青白盐池，进逼兴灵！

在拱圣军，此时已没有人认为梁永能的主力能当拱圣军一击。人人都在期盼它的出现，仿佛这只“传说”中的平夏精兵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拱圣军的功劳簿而存在的点缀，摘下这颗果实，只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的程序……

塞外的七月，白日还好，到了晚上，便会气温骤降，让大多数是在中原长大的拱圣军将士们颇感不适。第三营都指挥使郭克兴，便因为连日征战的疲惫，宥州休整时猛然放松下来，在一次晚上巡视军营后，竟不慎着凉受了寒。虽然有随行军医开了药，但是感冒这东西这时候却没有特效药，三两天之内根本好不了。此时骑在马上颠簸而行，一面身不由己的不停地流着鼻涕，打着喷嚏，可以说是狼狈不堪。

种朴对自己的上司非常同情，他知道对于武人来说，要么不得病，一旦病起来，想好便没有那么容易了。但郭克兴是好强之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小病而错过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但种朴看他这模样，却极是怀疑他还能不能拉开他那张硬弓。万幸的是，虽然还是不太适应塞外的气候，但得益于军中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将领，病号还不是太多。象郭克兴这样的，多半是那些恃着自己身体好不肯信邪的人。

“种兄弟，你说那梁永能会不会来？”郭克兴用手绢捏着鼻子，向种朴问道。

这个问题种朴也曾经想过许多遍，但始终不敢肯定。“盐州非止有青白盐池之利，且实是兴灵之门户，唇亡齿寒，论理乃是必争之地，绝不可弃者。”

“俺亦是这么……啊……啊嚏！”郭克兴摇着头，低声骂了一句娘，又继续说道：“……然而梁永能若是放俺们过盐州，也不是不可能。正面交战，俺料到那些西贼不是敌手。他放俺们过去，再切俺们退路，断俺们粮道，岂不更阴毒些？”

种朴知道郭克兴一直力谏符怀孝，要他等到折克行派出军队跟进

后，再继续进攻盐州，以免与主力拉得太远。若能与主力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拱圣军攻下盐州后，也不会有后顾之忧。但是符怀孝认为这根本是杞人忧天，他认为只要过了盐州，大军有十五日之粮，便可以直趋兴灵，秋季已到，别说兴灵之间到处都有麦田，便是向中路军借粮，也不用担心粮草之事。但种朴却隐隐觉得，符怀孝与郭克兴都过于乐观了，他出身于西军将门，对于夏军还是有一定了解的：虽然自谅诈以来西夏人战斗力一直在下降，无复元昊之时的善战，但这中间更多的是统军将帅的问题。以谅诈、梁乙埋之材，便是领着一群大虫，也未必有多么能征善战。而如今平夏兵都由梁永能统率，虽则梁永能肯定不如元昊，但却毕竟胜过梁乙埋之流百倍，符怀孝与郭克兴都乐观的估计梁永能不敢与拱圣军作战，即便作战也能击溃之，但是种朴却始终不能那么底气十足。除非梁永能是在这里摆空城计……

“不管怎样，还是小心些为上。我们大摇大摆进军，又早许多日放出话去，要火烧青白池，直趋兴灵。只要这话能传到梁永能耳中，我想他总是不能不顾的……”种朴道：“咱哥俩总之好好看住左翼便是。”

“也是，小心驶得万……万年……啊……啊嚏！”

出宥州至盐州，约有一百四十里路程。在大宋的军事条例中，无论是原来的《武经总要》，还是新编定的《马军操典》，对于行军都有明确的规定：“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干粮，六十里食宿。”即便是拱圣军这样一支称得上精锐的纯骑兵部队，要想在行军之余还保持战斗力，或者希望到达目的地时，掉队的士兵不要达到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每日的行军速度，就必须严格遵照《大宋马军操典》行事。更何况，拱圣军还是带着辎重的一一抛开文学家们的夸夸其

谈，骑兵的作用是其很大的局限性的，宋军的高层都算是务实的军人，他们都清醒的知道，战争的主角是步兵。而骑兵的作用大概只有三样：击便寇、绝粮道以及在阵战中攻击敌军侧翼。虽然在实际上作战中对骑兵的运用可以更加灵活；虽然拱圣军这样的骑兵部队也常常自命不凡，但是，拱圣军的将领们同时也是明白骑兵的局限性的。他们之所以敢自命不凡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一支优秀的骑兵部队；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拱圣军的战士亦是优秀的步军士兵！按照操典的要求，大宋所有的骑兵，都是要接受步兵训练的！所以，对于拱圣军而言，骑在马上，他们便是骑兵；下了马来，他们便是骑马步兵！宥、龙、洪三州的城墙，用战马的牙齿是不可能咬开的，因为无论多么优秀的战马，也都只是食草动物。

因此，尽管符怀孝是打心眼里看不起梁永能与他的军队，但是他毕竟还没有猖狂到犯兵家大忌的地步。“百里争利，蹶上将军；五十里争利，军半至。”这句名言用来形容大宋的骑兵虽然不太准确，但是道理却是正确的。符怀孝在许许多多的军事演习中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当一日一夜疾行达到八十里以上时，即便是拱圣军这样的精锐，掉队的士兵至少也占到三分之一，而跟上的士兵也会人疲马劳，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会看到任何队形的存在。除非真正做到出其不意，敌人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否则无论是半路伏击还是在终点以逸待劳，等待这只军队的，都是败亡的命运。

他大张旗鼓的宣扬拱圣军要攻击盐州，目的便是引梁永能来决战。以堂堂正正之师，击败成名已久的“平夏兵”，对于许多将领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为了准备决战，符怀孝绝不允许自己的军队走到盐州之前，便先已丧失战斗力了。

但太慢了也不行。这会影响以后的计划。

所以，在第一日，符怀孝恪守着《武经总要》与《马军操典》的要求，让拱圣军保持着阵形与队列行军，前后两骑之间相距四十步，左右两骑之间相距四步，凡每两什间的距离，两都间的距离，两指挥间的距离，亦严格按照平日的训练。每走到十里，符怀孝便下令全军休息，整齐队伍。同时，他派出两拨探马，分别搜索前后十里与左右五里以内的敌情，又严令前锋部队保持着与主力一里的距离。

如此谨慎的行军，的确很难出现什么意外。

虽然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一点偏差，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的时间晚了半个时辰，但第一日还是平安无事地渡过了。

并没有任何发现大规模的夏军的报告。一路上原本应当存在的几个寨子，似乎早已听到风声，当拱圣军到达时，都已跑了个干净。探马只发现了小股的西夏骑兵在十里以外远远的窥探着大军，这当然是正常的。没有这些苍蝇的出现反而不正常了——盐州城的守军但凡不是白痴，总应当有一点反应。

让符怀孝感觉到有点尴尬的是拱圣军没能按预定的时间到达宿营地。这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没有便携式时钟之前，控制行军的速度并不容易，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将领，也难免出现误差。但是这次迟到，却让符怀孝感觉到有点心虚——他觉得别人会认为他如此谨慎的行军，是害怕梁永能。虽然无人表露出如此意思，但符怀孝总觉得有点不自在，尤其是他见到副都指挥使张继周的时候——张继周一直坚定的相信梁永能绝无胆量挑战拱圣军，因此竭力主张主力带三日干粮直取盐州，攻击盐州周边的盐池，迫使盐州守军出战，在野战中歼灭之，然后大军在盐州等待辎重部队便可以了。尽管符怀孝也曾经公开耻笑梁永能，然而他现在的行为却无疑会被张继周解读成怯懦。

但是第二日符怀孝依然决定谨慎行事。

他用了许多的时间与毅力才克制住自己的冲动。

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讲面子。

依照职方馆绘制的军事地图——这份地图的准确性已经被充分证明，它抵得上一个出色的向导——在盐州城外东北三十里，有一个叫杨柳屯的小村庄。那里是由宥州前往盐州城的必经之路。符怀孝决定当日便在杨柳屯扎营。

拱圣军依然教科书般地策马行走在黄土高原上。

估计走了十里路之时，符怀孝依然会叫停全军休息一会。同时符怀孝也越来越频繁地听取探马的报告——在当日清晨的例会时，他又多派出了两组探马。越是渴望胜利的时候，符怀孝就会变得越发谨慎起来——当年他就是因为如此，才在演习中打败宣一军的，宣一军的将军们以为符怀孝是个狂妄的勋贵子弟，他们听说符怀孝很瞧不起宣一军，急于打败宣一军，便放出了许多的诱饵，试图引诱符怀孝，以进一步放松他的警惕，让他骄傲自大而失败，未料到符怀孝不仅没有头脑发昏，反而将计就计，把宣一军带进了他的圈套当中。

探马们的报告让符怀孝略觉安心，他们并未发觉有何异常。

但探马的每一次报告，都会让副都指挥使张继周脸上那若有若无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他的这位副将当然不敢正面挑战他在军中的权威，但他眼中的意思却很明显：“看吧，老子料得没错吧？”

而且，认为自己的将军过份谨慎了的将领，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这让符怀孝感觉到颇不自在。

快到中午的时候，前方的探马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前方一条谷道上堆满了乱石与树木；道路上还发现布了许许多多的木钉，长达一里。但让人奇怪的是，附近并没有发现任何埋伏。

符怀孝立即停下了大军，让参军取出地图分析起来——让人很头痛，被破坏的道路算得上是必经之路，若要绕行，须得多走上三十多里。

符怀孝犹疑起来。

“你们确信不曾发觉西贼埋伏？”张继周喝问着探马。

“回大人，小的们仔细查了道旁两里，确是不曾发现西贼。”

“知道了。再探！”

“是。”

张继周转身对符怀孝说道：“依下官看来，这不过是盐州西贼滞敌之计。否则岂会只坏道路而无伏兵？我军不必理会，着先锋开道便是。”

“若是如此，西贼迟滞吾军，又有何用？”符怀孝反问道。

“黔驴技穷罢了。总不过是能拖得一时算一时。”

符怀孝默然，转头去看身边的行军参军们，参军们也是各执一辞，

但却也没有人主张绕道而行。显然，拱圣军内的将校们普遍对夏军持着蔑视的态度，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一点点伎俩便绕道三十里。这种心态连符怀孝也不能自外，只不过他心中更加矛盾而已。

“全军姑且缓缓前行，差人去唤种朴去看看再做定夺。”符怀孝最后说道。他记得种朴是个谨慎的人。

种朴受命之后，不敢迟疑，立即带了一什人马疾赴探马所说的谷道。

果然，他到了那里后，便发现谷道内堆满了乱石与砍倒的树木。地处黄土高原的盐州，其北面是风沙草原，其南面则是横山山地，正处于黄土丘陵沟壑地区与鄂尔多斯风沙草原的南北交接地带，由此也形成了特殊的地貌。据种朴所知，盐州以西，是灵盐台地，起伏和缓，几乎没有任何险阻可言；北面则是适于骑兵驰骋的风沙草原；南面是形势高突、由黄土覆盖的梁状山地，山梁宽广，沟谷深陡；而东面则是无定河流域地区，既有风沙草原的千里不毛之荒凉，又有沟谷森林的土山柏林，溪谷相接。当盐州还控制在中原王朝手中之时，它是西援灵武，东接银夏，密迩延庆，护卫长安之重镇。在大唐与吐蕃争战的年代，这里便是最激烈的战场，盐州城曾经屡次被攻破，也曾经在劣势的兵力下，力抗吐蕃十五万大军达二十七日之久而屹立不动。当时游牧民族的骑兵入寇盐州之时，多是经由西面与北面的路线。而当拱圣军想要收复盐州之时，自然而然的，也选择了经由东北进攻——这实际上也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南面的地形根本不适合骑兵运动，而拱圣军也不可能飞渡到盐州的西面去进攻。

拱圣军选择的这一条行军的路线上，实际上是风沙草原与黄土丘陵沟壑地带的结合部。这样的地区，对骑兵而言，并非是完美的作战区域。这里有山有水，因而便也有涧有谷，有些地方还颇为险恶。

不过，种朴所见的这个谷道，却既不见得多险要，亦并非伏兵的好处所。谷道两旁的山丘光秃秃的，除了一些怪石外，满目的黄土上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树桩，登高而眺望，方圆数里一览无疑。

种朴自是猜到符怀孝特意命令自己来观察敌情之意。故此不免加倍小心，又下令部下细细搜索，每一处有怀疑的地方，他都不敢放过。如此折腾了有半个时辰，却还是一无所获。

虽然种朴心里隐隐感觉到有点不平常，但也不敢拖延，又急驰而回，向符怀孝如实禀报。

符怀孝听到种朴的报告，这才终于放下心来。他怕耽误太久，一面命令全军午餐，一面又特意调了一个营去协助前锋部队开道。

将士们边吃着杂饼等干粮，边给自己的战马喂着干酪，等待道路畅通。又过了半个时辰有多的时间，那条谷道才终于被清理出来。

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走了不到五里路，前方又有一条道路被西夏人用同样的手段堵住了。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地形更适合伏兵，探马还发现了若隐若现的夏军旗帜。

参军们的意见迅速分成两派。一派与副都指挥使张继周的观点相

同，认定这不过是西夏人故弄玄虚的疑兵之计；一派则认为西夏人不可能认为树几面旗帜就可以吓跑拱圣军，这是虚之示以实，实之示以虚，故意引诱宋军。

但对于符怀孝而言，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他都没有退缩的可能性。

他想要的就是与平夏兵决战！

所以这次他没有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反而下令做好作战准备，而他自己则与张继周亲自领兵前去察看形势。

那的确称得上是一条险道。

符怀孝领兵策马立在道口远望，发现这是一条只能容两骑并排通过的道路，路当中到处都是推落的乱石，砍倒的树木，凌乱难行。而道路两侧的山丘连绵，一片黑黝黝的柏树林中，不知道潜藏着多少危机。

符怀孝在心里骂了句娘，皱眉向主管情报的参军问道：“西贼的旗帜在何处？”

“当是又藏匿起来了。”参军肯定的说道：“当时有几拨探马都见着了旗帜，虽远了些，但这些人素来精细，不会看错。”

“能否蹶至西贼之后……”符怀孝对地形还不是太熟。

参军摇了摇头，无可奈何的说道：“太远了，且军中亦没有这许多熟悉地形之人。”

符怀孝不悦地转过头，却发现张继周嘴角之间似有不屑之意，他心下更加不喜，板着脸对张继周道：“使副可有何良策？”当时军中也习

惯将副都指挥使简称为“使副”。

张继周不以为意地笑道：“若依下官看来，这不过又是西贼智竭计穷，故弄玄虚。”

“何以见得？”

“下官方才见到一飞鸟入林中，却并未被惊飞，是以知道。”

符怀孝素知张继周勇猛而少心机——他能与张继周和衷共事，亦是取他这一点，能官拜拱圣军副都指挥使的人，不可能完全没有心机谋术，但是张继周的那些机心，对于符怀孝而言，都是一眼便可看破的，因此便不易成为威胁，而他勇猛过人，则可以成符怀孝很重要的助力——但他却未料到张继周也有粗中有细的一面，当下不由刮目相看。他抬头向山丘上的柏树林望去，果然，未过多久，便见到有飞鸟入林，又有飞鸟怡然自得的从林中盘旋而出。

但他心下还是不踏实，踌躇了一阵，又命令募两个敢死之士，去先前探马所见有西夏军旗之处探个究竟。

死士们很快平安回来，林中果然没有伏兵。他们带回来了西夏人插在林中的旗帜，并发现那个位置十分巧妙，当有风过之时，从道口便可以隐约见到旗帜，一旦风停，便会被树林遮住。盐州这个季节正是风多的时候，绝不用担心旗帜会不被宋军发现，西夏人将疑兵之计，发挥到了极致。

符怀孝心中泛起一种被人戏弄、羞辱的恼怒。他脸上火辣辣的，似乎感觉到张继周在对着他笑，但他却不愿去看张继周的表情。只是刻意板着脸，重重地哼了一声。

主管情报的参军却似乎没有注意上司们的情绪，他的注意力被那些军旗吸引了，他仔细翻检着每面旗帜，若有所思。

“大人，这些旗帜全是属于盐州贼军的。”

“唔？”符怀孝眼睛一亮，听出了背后的含义。

“大人请看，旗杆上全部刻有夏国文字标记。”参军抓起一面旗帜送到符怀孝面前，指着旗杆给他看，果然杆上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旗鼓颁赐，乃军中大事。故所有旗鼓颁赐之前，必都刻有铭文。这些夏国字，便标着贼盐州知州景德秀的官讳。”

换句话说，梁永能可能并没有来此，所有这些伎俩都是盐州守军弄出来的。这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西夏人没有设伏——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根据战争以前的情报，因为宋军对盐州的威胁有限，所以城中只有八千多的守军，这点兵力，不足以出城太远与拱圣军对阵。

他们想延缓拱圣军的脚步！

为什么？

一个个念头在符怀孝脑海中闪现，终于，所有的念头都指向一个终点：景德秀想拖延时间，等待梁永能的驰援！也就是说，梁永能还没有到盐州。

符怀孝绝不相信梁永能敢弃盐州于不顾。再怎么样坚壁清野，也应当有个底线，梁永能还能放任拱圣军毁坏盐池，直趋灵兴？所以，他才如此谨慎，生怕着梁永能的道。

但是，另一种可能是存在的。

梁永能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因为天气，可能是因为信息的传递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他的犹豫……总之，他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盐州。所以，景德秀要想方设法，迟滞拱圣军的行军，这样他才可能凭借着那点可怜的兵力坚守盐州，等待到援军的到来。

考虑良久，符怀孝对自己的这个判断更加坚信。另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念头也跟着冒了出来——若赶在梁永能到来之前，攻破盐州，然后再以逸待劳，凭借盐州城与梁永能周旋，又当如何？

早一刻到达盐州城下，便可能占据着后面战斗的主动权。

“调两个营来帮着开道！”终于，符怀孝果断的下达了命令。

通过这条道路之后，符怀孝下令加快行军速度，不再顾及行军的队列要求。时间已经被耽误了不少，很可能在太阳下山之前，已经赶不到杨柳屯了。雪上加霜的是，又走了不到十里路，西夏人再次堵断了一条道路。

这次符怀孝没有了迟疑，听到探马的报告后，便果断地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协助前锋开路。虽然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特意叮嘱了派出去的部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没有任何意外。

终于，符怀孝完完全全放下心来。

但即便识破了景德秀的计谋，失去的时间却无法挽回。因为西夏人阻塞道路，加上符怀孝的迟疑，让拱圣军在路上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当

似血一般鲜红的夕阳快要完全沉入西方的地平线时，拱圣军离他们的目的地杨柳屯还有十几里的路程。更加糟糕的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没有足以供给大军的水源。所以，无论是出于对接下来的战斗的考虑，还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符怀孝都只有一个选择。他必须赶到杨柳屯。

将领们很容易地达成了共识。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过夜，别说人受不了，连马也会受不了。而且对于拱圣军的大部分将领来说，他们并不害怕打仗流血，但是却并不喜欢住在帐篷里忍受来自风沙草原的寒冷夜风。在杨柳屯，至少还有一些土房。而且，无论如何，住在村庄的感觉总要好过住在野外。

于是，拱圣军开始了在黄土高原上的第一次夜行军。

很快，拱圣军便知道了实战中的夜晚行军与平时的训练、演习相差究竟有多大。没有准备充分的火炬，没有事先探测清楚的道路，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的地形始终是陌生的，凭借着模糊的月光，举着简易的火把，在蜿蜒崎岖的道路上行进着。这个时候不要说队形，想保证无人掉队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不断有战马不小心失蹄受伤，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下马牵着战马步行前进。而更大的挑战是给辎重部队的，骡马一不小心就会将车辆拉到道外，或者陷在道路当中的坑洼内，事故接连不断的发生，辎重部队不知不觉间，便与主力拉开了距离。

夜晚不仅仅让行军变得加倍艰难，也是探马们诅咒的对象。按照《马军操典》，他们不仅必须冒着生命危险，高举着火把，向同伴与向敌人昭示自己的存在，希望在万一之时用自己的生命来给部队赢得时间；同时，他们的视线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发现敌人变得更加困难。

要搜索的地区是如此广泛，而人手却始终是有限的。面对着夜晚这个敌人，这些军中的精锐兵士，也第一次丧失了信心——他们不仅人手缺乏，坐骑更容易受伤，而且每个地方也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停留，而在夜晚当中，可疑的地方却实在太多了：夜风吹拂着深草的摇动，凌乱的土石，都能让人疑神疑鬼。但你却无法一一去检验，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然而，最让人难堪的是，整体来说，拱圣军什么都不缺，最缺的便是经验。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恨不得背上能有一对翅膀。

但是无论如何，每个拱圣军的将士，都相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前进。

即便他们走得磕磕碰碰，却没有人想过要停止前进。

在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后，杨柳屯终于在望了。

前锋部队离主力差不多有两里之遥，此时已经进驻村中，并且开始了警戒。探马们也没有发现异常——这似乎已经只是例行公事了，没有人相信会有敌人。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期盼着好好休息一个晚上。经历一整天的劳累，几乎人人都显得疲惫不堪。只不过恪于军纪，没有人敢窃窃私语——按宋军的军法，夜晚行军时喧哗私语，都是立斩不赦之罪。

士兵们自觉加快了脚步，希望快点赶到杨柳屯。

但便在拱圣军所有将士最放松的时刻，突然间祸从天降。

便听到四面八方忽然鼓角齐鸣，弓弩齐发，在黑夜中如同一片片遮天蔽地的铁云飞向拱圣军，化为箭雨落下。许许多多的战士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便已死于非命。符怀孝的中军因为他的帅旗既便在黑夜中也过于引人注目，遭受了最猛烈的打击，尽管亲兵们拼死用自己的身体来替他们的将军来挡住致命的攻击，但符怀孝的左肩还是中了一箭。他挥刀砍断箭杆，忍着疼痛不断的下达着命令，试图将部队结成阵形。

但在西夏人连续不断的弓弩射击下，本来就丧失了队列的拱圣军已经完全乱成一团。只有少数将校有能力将自己的部队组织起来，用一条条生命为代价，依靠着盾牌、战马，艰难的构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形防御圈。依靠着这些中坚力量，拱圣军在这样的突然打击下，竟奇迹般的没有溃散。

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夏军，只见从山坡上，树林中，夏军如潮水般的涌出来，在弓箭的掩护下冲向拱圣军。素来占据着远程火力优势的拱圣军，此次却完全被敌人所压制，任由着西夏人不受阻挡地冲向自己的阵地。

“投弹！投弹！”副都指挥使张继周凶神恶煞般的怒吼着，一面挥刀砍倒两个被吓得到处乱窜的士兵，一面指挥着士兵构建阵形。几十个士兵在他的指挥下，朝着进攻的西夏人扔出了几十枚霹雳投弹，“呼”！“呼！”数声巨响，炸翻了数十名西夏士兵，但是西夏人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又冲了上来。

“直娘贼！”张继周狠狠地啐了一口，大声吼道：“不怕死的随我来！”提起马刀，迎着西夏人冲了上去，数百名战士紧紧跟在他身后，也大喊着冲上前去，与西夏人混战在一起。

但夏军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仿佛是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张继周率领的敢死队，很快便陷了西夏人的重重包围当中。

在一片兵荒马乱当中，种朴是少数依然保持着头脑清醒的将领。

郭克兴在西夏人的第一轮突然袭击中，便被一箭直中要害殉国。种朴来不及悲伤，便接过郭克兴的责任，喝斥着身边的士兵熄灭火把，利用战马组成屏障，躲在马后面引弓还击。随着慌乱的士兵在他的呵斥下不断加入，他迅速构成了数百人规模的阵形。数百人列阵射击的威力远远大于同等的士兵漫无目的射箭，他们一次次齐射，给予西夏人极大的伤害。他这个小阵很快便引起西夏人的注力，成为西夏人反复冲击、射击的目标。

种朴竭尽全力地指挥着部属，一面作战，一面缩拢与其他部队的距离。

他们必须靠拢。

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编制可言，士兵们还没有完全混乱，全是得益于军制改革，士兵与军官们都根据服饰与胸饰来寻找自己的指挥官与下属，不同营不同指挥的人临时搭配在一起，组成临时的阵形，顽强地抵抗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秉持着相同的骄傲与传统——宋军结成防御阵型之后，便是任何军队都难以战胜的对象。

士兵们一旦投入作战，紧张与兴奋很快便取代了最初的慌乱，指挥官的声音对他们而言简直如同天堂纶音。当种朴同一级别的武官纷纷稳住阵脚之后，拱圣军的慌乱便开始渐渐消退。

到了这个时候，拱圣军的将领们才能缓过神来，考虑他们当前的处境。

西夏人选中的作战地点，是一片不适合骑兵作战的狭长区域，所以西夏人以弓弩掩护，削弱宋军的防御；而用步兵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试图击跨拱圣军的防线。而此时，他们每个人都敢肯定，西夏人的骑兵一定等在某处，当他们开始溃退之时，这些骑兵便会穷追不舍，彻底葬送拱圣军。

他们也不能在此处久留。

这里无法发挥拱圣军的长处，西夏人的突袭令他们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士兵死伤，无数的将校殉国。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固守于此，无异于自居死地——已经没有人对前锋部队再抱希望。

惟一的出路，只能是且战且退，杀出重围。

符怀孝此时已无任何杂念。张继周已经战死，他也只欠一死。但此时，他还不能死。以宋军军法，弃主帅而逃是死罪，所以，他必须活着回去受审判。他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保存下拱圣军一点力量。他不愿意自己成为拱圣军的罪人。他默默估算过，他们应当还有三四千匹战马，只要出了这段地区，便不至于被西夏人全歼。

绝不能被西夏人全歼，这时已成了拱圣军将领们共同的想法！

第五营都指挥使双眼通红地冲到符怀孝面前，嘶声道：“大人速引兵突围，末将当为大军断后。”说完，不待符怀孝答应，便振臂高呼道：“没马的兄弟随我断后！”

符怀孝也不敢再犹豫，咬牙吐出一口血痰，厉声吼道：“无马者断

后，有马者准备随我突围！”

拱圣军的士兵们默契地交替掩护，变换着阵形，丢失了战马或者战马被射杀的将士自觉地归入新的后军当中，凭着战马的尸体列阵，与西夏人对射。在第五营都指挥使阵内，还有战马的将士也没有离开——西夏人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他们已经杀红了眼睛，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下。

在准备突围之前，符怀孝组织了一次反攻。在西夏人两次攻击的短暂空隙中，三百名死士突然向西夏人发起了冲锋，打了西夏人一个猝不及防。但夏军的将领反应十分迅速，很快就些战士便被淹没在西夏士兵的人潮当中。

但符怀孝抓住了夏军注意力被吸引住的这短暂时间，拱圣军残存的主力开始后撤。

符怀孝已留意到西夏人并非是四面合围，而是在东北方向开了一道口子，他还记得那是来时的一条岔道入口，当时他问过主管情报的参军，知道那边有一片宽阔的地区，适于骑兵驰骋。

那后面肯定有梁永能的骑兵在等候。

但是，拱圣军此时也需要那一片宽阔的地区。

种朴率领着六百多名骑兵组成前军，替突围部队打头阵。他的任务便是不惜一切代价冲开那道口子，替大军杀出一条生路来——而如果那条道上也埋伏着重兵的话，那么他与这六百战士便是试探敌人虚实的牺牲品。临上马前，种朴回头看了一眼负责后卫的袍泽——如同波涛汹涌

的大海中孤立着一块块岩头，这些必死的勇士们，始终骄傲地矗立在那里，抵抗着西夏人一轮又一轮凶猛的进攻。因为地形的缘故，拱圣军的阵形怎么看都显得很薄弱，不断有人倒下，几乎每一刻都有人死亡。其余准备突围的战士，此时也依然在用弓弩、霹雳投弹回击着敌人，黑夜中，不断发出轰隆的巨响，人马的惨叫，爆炸的火光。

种朴抹了一把脸上不知道是血还是汗水的液体，朝着地下狠狠地啐了一口，跃身上马，举刀大吼道：“吾皇万岁！”

“吾皇万岁！”

“吾皇万岁！”

喊声四起，响彻夜空。

这是拱圣军的骄傲。还活着的拱圣军将士都被这喊声激发了内心的骄傲，他们是大宋皇帝陛下的上四军！

六百余骑以一种过份单薄的队形，凭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向符怀孝所选中的那个路口冲去。即便是在黑夜中，只有依稀的火把与星光，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马踏大地的震动与绝决。

西夏人立刻发现了这支想要突围的部队，但他们似乎有点无可奈何。

在那个方向，种朴与他的部下们不断有人落马，有人是中了冷箭，更多的人却是在黑夜中因为地形不熟而失蹄落马，他们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攻击——否则他们很可能全军覆没。

拱圣军上下都燃起了一线希望，一批批部队追随着种朴部向缺口冲

去。

西夏人的进攻更加疯狂起来。

断后的拱圣军战士不断的战死，甚至还有人因为过度疲劳脱力而死，却没有人畏缩。的确，对于拱圣军来说，即便只是为了家族的荣耀，他们也有战死而不退的理由。不过此时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什么都不重要，他们只知道袍泽们都在战斗！

每个人都高喊着“吾皇万岁！”然后从容赴死。但他们捍卫的，却绝不仅仅只是皇帝与拱圣军的骄傲！

野利赞与贺崇榜各领着两千骑兵，马衔枚，人噤声，安静地潜伏在一个小山坡后，这里正居于拱圣军突围的路口外的原野上，居高临下，借着星光可以大致看清坡下数里的情形，而同样的夜晚，在坡下却很难发现坡上的情况——如果有人能看见的话，便会发现：四千骑兵，在黑夜当中以战斗队形布开，远远望去，便宛如两片阴森森的树林。

在梁永能的算计中，象拱圣军这样带着辎重的大队骑兵欲往盐州，则必定要经过杨柳屯；而通往杨柳屯的大道只有一条，这条道上，二十里内，又只有这一个岔道口。他既在必经之道上伏下重兵，便相信拱圣军遭到埋伏后，一定会被击溃。所以梁永能让野利赞与贺崇榜率领一支骑兵在此等候，目的便是为了全歼拱圣军，扩大战果——溃败的宋军只要还找得着方向，这里就肯定是逃窜的路线。而贺崇榜与野利赞的任务也应当很轻松，就是收拾一些溃兵；但立功的机会却不小——只要拱圣军主将不死，野利赞与贺崇榜就有机会生擒之，立下大功。

所以二人对于自己所领的将令，都感到十分满意。

野利赞一早便与贺崇榜商议，无论如何要生擒几名宋军高级武官才称得上功劳。而最佳目标，当然是拱圣军都指挥使符怀孝。

隐隐听到主战场的喊杀声、爆炸声，可以想见那边的战况极其激烈。二人都忍不住暗暗在心中祈祷，希望符怀孝不要这么倒霉，无论如何，也要活着逃出来成为自己的俘虏才好。

战斗开始不久的时候，便不断有零星的骑兵或者无主的战马惊慌失措的闯入二人视线所及的范围，不过这些既非野利赞与贺崇榜的目标，也不能给他们造成多大的麻烦。

二人耐心的等待着。

然而，预想中的大溃败却并没有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零星的溃兵都渐渐绝迹。有一刻钟，野利赞与贺崇榜几乎以为拱圣军已经投降了。但隐隐的杀伐之声，却分明告诉他们另一种现实。

两个人的心都沉了下去，失望的情绪宠罩内心。难道自己最终只能一无所获？野利赞与贺崇榜在心中暗暗哀叹自己的时运不济。

便在二人耐心将要丧尽的时候，一阵疾如暴风骤雨的蹄声清晰地传入耳中。二人顿时精神一振，连忙仔细眺望，只见星光之下，从路口冲出一队骑兵来。

野利赞心中一阵激动，抑制住想要立即冲杀出去的激动，死死地盯着这一队宋军。一面还担心的望了贺崇榜那边一眼，虽然二人领命之时梁永能便已吩咐一切以带了二十多年兵的野利赞为主，除非遇到意外，贺崇榜的部队必须在野利赞出击后才能出动。但是，潜伏了这么久之

后，因为将领压抑不住而擅自行动的事情也并非没有先例。不过贺崇榜部似乎并无异动，野利赞放下心来，继续观察这支突围的宋军——他已经认定这是“突围”而不是“溃败”，虽然是在黑夜中，难以看清楚宋军具体的人数与构成，但这支宋军的行动一致，与溃败的情形实在相差太大。

野利赞不由得在心里赞了一句拱圣军。败而不乱，才是真正的精锐。

仅仅凭着直觉，野利赞便知道这只是突围宋军的前锋——果然，这个念头还在脑海中打转，马上便源源不断地有宋军随之冲了出来。

“符怀孝还没死！”野利赞难掩心中的狂喜。宋军如此有组织的突围，在主将已战死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

野利赞暗暗计算着宋军突围的人数与路线，判断着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

但是，突然，宋军停了下来。

难道他们发现什么了？野利赞心里一惊，来不及佩服宋将，便果断的做出了手势：“上马！”

种朴率部策马狂奔在黑夜笼罩的黄土高原上，秋夜凉风习习，吹在脸上，让人感觉到一种突出束缚的快意。当他回到原野地带的那一刻，他便有种龙归大海虎入山林的畅快感。在这里，在这片宽广的天地中，拱圣军不畏惧任何敌人。

但种朴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战斗并未结束，危险依然存在，这里也可能潜伏着敌人。

忽然，他听到身后“呼”地一声，一个战士竟从疾驰的战马上摔了下去。

“吁！”种朴猛地勒停战马，摘弓在手，警惕地注意四周。他身后的战士见状也纷纷停下来马，四下张望。但是四顾之后，他们却没有发现任何敌情。

“出什么事了？”种朴皱眉问道。

“有人落马了，象是累的。”一个部下回道。

种朴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臂与腰间也隐隐作疼，整整一天的行军，再加上刚刚经历过激战，整个人其实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再去看他的部下们，都有掩饰不住的疲惫。拱圣军做为一支精锐骑兵，虽然人人配有装有棘轮机构的弩机，但是为了减小马匹的负重，除了前锋营外，平时并不携带，而只在战前发放。他们主要的远程作战兵器是弓。在刚刚的战斗中，他们每一个战士至少射出三十枝以上的箭，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以如此强度作战，对于体力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种朴厉声吼道：“休让西贼看了笑话！随时准备再打他娘的一仗！”

“是！”

“报仇雪耻之前，老子还不想进忠烈祠。绝不可掉以轻心！”

“是！”

士气虽然有点低落，但士兵们还没有丧失斗志。种朴满意地点点头，勒马回转。在转身的那一刹那，他见到符怀孝的将旗也冲了出来。也在那一刹那，他听到了漫山遍野的号角之声！大地都似乎在颤抖，便见黑压压的西夏骑兵，如同鬼幢一般，从各个方向冲了出来，喊声震天。

种朴握弓的手背，青筋狰狞。

“正东面的西贼要薄弱一点！”一个念头突然跳上心间，种朴不知道这是直觉还是可靠的判断，但他也没有时间来请示符怀孝，时机稍纵即逝，他必须赌上一把。

“吾皇万岁！”种朴大声吼道，朝着他看起来薄弱的正东方冲了过去。他身后的拱圣军战士紧随其后，一齐高喊着“吾皇万岁！”便如同巨大的黑色利箭，向着正东方穿去。

种朴很快便知道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

夏军在发动进攻时，贺崇榜部与野利赞部之间的配合出现了问题，贺崇榜的右翼离野利赞的左翼离得太远了，使得正东方的夏军兵力略显薄弱。这个结合部又恰好成为拱圣军冲击的目标，竟被怀着一腔悲愤之气的拱圣军撕得七零八落。宋军也不敢恋战，一旦击溃面前之敌，便马不停蹄地向前方狂飙。

野利赞与贺崇榜连忙调动另外两翼包抄过来。

然而为时已晚，这些劫后余生的拱圣军有近三千骑竟然都奇迹般的冲了出去。野利赞此时顾不得埋怨贺崇榜，连忙引兵急追。

一场伏击战，竟然变成了追击战。

终于，东方的天空微微泛出了鱼鳞白。

符怀孝与种朴率领拱圣军余部在黄土高原上已经跑了一个晚上，此时已是人疲马乏。而让人绝望的是，他们且战且退，无法从容辨别方向、选择路径，在晚上的黄土高原上竟然迷路了。身后的西夏人却始终穷追不舍，不依不挠。而且似乎还越来越多！在最近的一次断后作战中，种朴还赫然发现了“梁”字帅旗！

二人不知道，梁永能已经认定了拱圣军是一支孤军，而拱圣军那可怕的战斗力的确让他心有余悸——在夜晚的伏击战中，他损失了近二十名将领，数千战士。而那些断后的拱圣军武官在最后竟然全部自刎，没有一个武官肯投降，除了辎重部队外，他仅仅俘虏了几百名拱圣军士兵。在围攻杨柳屯的拱圣军前军的战斗中，梁永能的损失也非常惨重。仅仅一个晚上，他便一共失去了近万名部属。这样的一支部队，在有机会全歼的时候，梁永能绝不会放过。他计算了日程与时间，夏州城的宋军主力要得到消息再出兵来此，最快也要十天。留给这些宋军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符怀孝的首级！

所以，梁永能一面派人向兴庆府报捷，一面将主力留在盐州城休整，自己则不待天明，亲自点了一万精骑，汇合野利赞与贺崇榜部，对拱圣军余部穷追不舍。

符怀孝此时也已经明白梁永能是必欲得己而甘心。但宋军的军法继承自五代，虽经修订，但是军法依然明文规定：弃主将而逃者斩！即便不是故意弃主将而逃，军法也规定：大军失主将者，将校以下皆免官黜为民，忠士以下流万里！这等严酷的法令，使得符怀孝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节省体力，他将麾下的战士们分成四队，四队轮流断后，充分利用河流与谷道，交替掩护。

但西夏人是分三路而进，挡得一路滞后，马上便有另外二路追了上来。使得拱圣军几乎也没有喘息之机。

局势越来越让人绝望。

如此坚持到了中午，在成功的用一系列花招暂时甩远西夏人后，符怀孝与种朴终于发现了无定河。

“全军下马稍事歇息！”符怀孝揣度着西夏人与自己的距离，下达了战斗开始后的第一次休息命令。士兵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争先恐后的牵着战马奔去无定河。有些人开始狼吞虎咽地就着河水吃起干粮；有些人一屁股坐在河边，动都不想动，放任战马自己去饮水……

符怀孝望着这一幕，心中绝望更甚，他将种朴叫至身边，低声道：“种郎，我要你率兵先去求救兵！”

种朴吃了一惊，抬眼望着符怀孝，“大人，我军已至无定河，只要循河而行，西贼追不上我们！”

“我们还能跑多久？！”符怀孝厉声反问道。

种朴向左右看了一眼，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一路之上，已经有不少战马倒毙，他们的确快要跑不动了。

“你率两百骑，每人带两匹马，昼夜兼程去找折将军，若他接到我的信便出兵，此时也快到宥州了。我看到前处有座小山，乃可守之地，我便据守此山，等待援军。”符怀孝没有说自己能守多久。

无论是种朴还是符怀孝，心里都清楚地知道，他绝对守不到援兵到来的那一天。但是两个人也更加清楚地知道，拱圣军也无法再跑下去了。符怀孝做出这样的安排，无非是想保存种朴，使一个才华出众的后起之秀不至于从此无望于军旅甚至白白葬送于此；也是想保存一点拱圣军的种子——他无法堂而皇之的将军旗交付种朴带走，但只要拱圣军还有人在，即便军旗不存，也可以寄望于皇帝的恩典，毕竟还有重建之希望。

“末将宁愿与西贼死战。请大人另委他人请援。”种朴断然拒绝。他听明白了符怀孝的意思，但是种家的人绝不会临阵脱逃。

“此乃军令！”符怀孝冷冷地说道。

“大人！”

“你即刻出发，不得延误军机！”符怀孝声色俱厉地喝斥着。

“是！末将领令！”种朴咬咬牙，转身大步向自己的战马走去。

无定河边传来集合整队的喧哗声。

符怀孝走到一边去探视受伤的战士，到种朴率部远去，也没有移目看他们一眼。一直到马蹄声远，他才颁布命令：“全军上山，固守待

援！”

在拱圣军上山后没多久，无定河边的这座小山，便被西夏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黄昏。

“驾！”“驾！”距宥州城约五十里左右的一个山涧内，种朴与他的部下们发了疯似的抽打着战马，催促着战马疾驰。他还抱着万一的希望，想要尽量将援兵请到。若不能在天黑前赶到宥州，一旦宥州城落关，未必便能叫开城门。那么便会耽误一个晚上的时间。更何况，种朴也担心着宥州城现在究竟还在不在宋军的掌握当中。不过现在看来，在夜晚来临前赶到宥州，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清脆的马蹄声在山涧内此起彼落，如同暴雨落在巨石之上一般。

“站住！”忽然，涧内传来大声的喝斥。

“吁！”种朴连忙勒马，伸手摘起弓来，起身四顾。他身后的部下也纷纷勒马，张弓搭箭。

便见山涧两侧崖石上，整整齐齐两排弩手正将弩机瞄准着种朴一行。

一个三十来岁的武官伸出半个身子来，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种朴见着那个武官的服饰，只觉得心头一阵狂喜。

宋军！

是宋军！

“我们是拱圣军。”种朴压抑住心中的喜悦，大声问道：“你们是哪军的？”

“拱圣军？！”那人疑惑地望了种朴一眼，又伏下身去。

弩手们依然将弩机对准着种朴一行人。

“你们是什么人？！”种朴再次问道：“我有紧急军情，休得误我大事。”

上面没有回应。种朴只看见一面红旗摇了几下。须臾，便见自涧外有十来名骑士策马而入，种朴看那为首之人，却是一名陪戎副尉。但是这些人身上，都看不出来是隶属于某军的。

那十来名骑士在离种朴一行约五十步外勒马，那名陪戎副尉只是随意看了种朴一行一眼，便抬头喊道：“魏老三，出甚事了？”

上面的武官再次探出身来，笑道：“徐义，下面的人道是拱圣军的。”

徐义闻言，又仔细看了一眼种朴，见种朴一行都狼狈不堪，脸上、战袍上到处是斑斑血迹，而胸前的标志却赫然是个翊麾校尉，他略显惊讶，但却只是例行公事般的行了一礼，道：“下官奉令把守此道，大人既是拱圣军的，还请随下官一行。”

“随你一行？”种朴冷笑道：“你又是甚么人？”

“回大人，下官是环州义勇陪戎副尉徐义。”徐义淡淡地说道。

“环州义勇？！”不止是种朴，连他所有的部下，一时间都惊住了。环州义勇隶属于西讨行营都总管司，怎么会跑到宥州来了？！

宥州城外三十里的某处，折克行刚刚接到拱圣军遇伏，极可能全军尽没的消息。折克行的幕僚、将军们，此时正懊恼不已。

早在符怀孝平定宥、龙、洪三州之前，折克行便借口担心拱圣军孤军深入吃亏，率军秘密离开夏州。但是稍微聪明一点的将领都心知肚明，这次进军与其说是担心拱圣军吃亏，毋宁说是在利用拱圣军——否则后继部队的跟进根本没有必如此隐密，一路之上，折克行不仅仅下令昼伏夜行，而且还派出许多小股的斥候，强迫路上遇到的一切人众随军而行，违者格杀勿论。更明显的是，折克行甚至将拱圣军也瞒在鼓里，当拱圣军平定三州后，折克行便率领部队停留离宥州不到六十里的地方。

但所有人都识趣的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折克行亲自统率的部队，不仅仅包括飞骑军与河东蕃骑，还有云翼军——云翼军参预这次行动本身，就代表了小隐君的态度。而当他们在拱圣军离开宥州后秘密接管宥州时，赫然发觉大名鼎鼎的环州义勇在何畏之的率领下，已经从保安军秘密抵达洪州。能够调动环州义勇这样特殊编制的军队的，整个陕西现在只有一个人！借口是冠冕堂皇的，连主帅石越也在“关心”拱圣军的安危。然而知情者都知道，在折克行的谋划中，拱圣军与盐州一起，已经被当成平夏战局的大诱饵。

而在符怀孝回到宥州休整的那一天，振武军第三军与飞武军第三军等夏州城的宋军步军主力与辎重部队，也开始大摇大摆的公开向西进发。在表面上，他们每天走不到三十里，而步军主力与辎重是同时前进的，但暗地里，振武军第三军与飞武军第三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昼夜兼程，一日一夜走一百二十里，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便与折克行率领的骑军合兵一处。至此，折克行手中已掌握超过六万的精兵悍卒。

这六万军宋军，以营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宥州城外三十里的隐密地区，等待梁永能上钩。而只派环州义勇以教阅厢军的名义守卫宥州附近，控制城门关卡与各处通道，四处巡查，防止梁永能的细作走漏消息。

与此同时，在盐州以南，西讨行营都总管司更是出动了三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从归德川进兵，强攻虾蟆寨、橐驼口，进逼盐州，策应折克行。

西讨行营都总管司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便是要一战而抵定平夏局势。

但事情总有意料之外，没有人想到拱圣军会被梁永能一口吞掉。万一梁永能打完就跑，让鱼儿吃了饵却没钓到鱼，平白折了拱圣军，不仅仅对士气是严重的打击，而且会鼓舞西夏士气，使许多部族立场更加摇摆，平夏战局有可能陷入更加让人尴尬的僵持当中。

而且……胜利者固然不会被指责，但是，以拱圣军的特殊地位，故意使之陷入危局而导致全军尽没，已经会得罪一大批人，更何况这种牺牲还毫无价值，这岂非是招人忌恨之时还授人口实？

此时许多将领懊恼与担心的，并不是战局。而是在盘算着将来可能

在汴京发生的事情。无论是石越还是种古、折克行，肯定都没有料到拱圣军会全军覆没。探马的情报，的确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人敢随便开口说话，越是阶级高的将领，越是担心自己的话将来便成为取祸之由。

折克行虎距于帅椅上，不动声色地望着满帐噤若寒蝉的将校。

他的确没有料到拱圣军会败得如此快，如此惨。虽然这个情报还有待证实，但以他多年的经验，他知道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折克行此时却根本没有把将来可能招到的报复放到心上。事情既然做了，便不怕承担后果。如果能够全歼梁永能的平夏军，便是让他将上四军一起葬送在这里，他折克行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打仗的时候，唯一要考虑的，便是如何取得胜利！

折克行的心如铁石一样坚硬。

利用拱圣军与盐州诱梁永能出战，然后一举歼灭平夏兵的策略，其实是折克行一个人的主意。石越与种古，在得到各种情报分析之后，也许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最开始他们分别派出云翼军与环州义勇之时，却根本不知道折克行的打算。折克行向种古报告他发现了平夏兵主力，请他派出云翼军以集合骑军的力量，与之决战；而向石越则报告说他发现梁永能主力在盐州出没，因为盐州的南面对着环庆，所以请求支援，并且希望石越能够派环州义勇至保安军，给他借用一个月。

折克行并没有说谎，也没有违反任何一条军法。

但他也成功的借着云翼军与环州义勇，打消了诸将心中的疑虑。让诸将以为石越与种古是支持他的——不过，石越与种古到现在并没有任

何表示，这种态度，实际上已是默认了折克行的策略。只不过二人心中肯定有所不满。

但折克行不在乎。

当他坐在虎皮帅椅上运筹帷幄之时，他在乎的，便只有胜利！

为了胜利，他可以让千百万的人去死，何况区区一个拱圣军！只要梁永能来咬钩，便值得冒险。

为了胜利，他也可以不惜得罪上司与朋友，更何况汴京城那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高官，这不是在打仗时要考虑的问题。

用一个拱圣军来换整个平夏地区，这笔交易是划得来的！

这一点，折克行绝不后悔。他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网住梁永能这条咬了钩的大鱼！

“就算符怀孝完了，梁永能亦没有这般快跑掉。”诸将之中首先开口的是吴安国。他一点也不忌讳自己的身份，在众多身份比自己高的将领们还没开口的时候，便脱口而出，且直呼符怀孝之名，引得满帐侧目。但他却毫不在意，继续说道：“杨柳屯与铁柱泉、叱利砦等处，皆并为盐州最险要之地。符怀孝不通地理，以骄兵遇伏，本在意料之中。但梁氏既败拱圣军，正是志得意满之时，且以为拱圣军是孤军深入，岂有不留军在盐州休整数日之理？我军若遣先锋，昼夜兼程疾行，此去盐州不过一日一夜可到，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梁永能无法从容逃窜。而大军逶迤其后，使辎重慢行，战士携五日之粮，轻装而进，最慢两日夜可至。如此，拱圣军虽覆，而梁永能亦必能成擒。况且探马之报语焉不详，符怀孝亦未必便全军尽墨了。他若能拖住梁永能一日，平夏

从此可高枕无忧！”

吴安国说完之后，折克行微微颌首。但是其余诸将，却依然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不言语。连河东军的将领，似乎都心存疑虑。

折克行移目赵尽忠，道：“赵将军以为如何？”

“下官以为，兵法云百里争利必蹶上将军，且只携五日之粮而进，吴镇卿之议，过于冒险。”赵尽忠心里本乐于看折克行的笑话，但既然涉及军机，他却不敢儿戏。

折克行“嗯”了一声，又向云翼军副都指挥使杨知秋问道：“杨将军以为如何？”

杨知秋看了一眼赵尽忠，又看了一眼吴安国。他知道吴安国是种古的爱将，又是云翼军公认的“将种”，论理他应当站在吴安国一边，但是他心里对吴安国总有几分排斥，犹豫半晌，杨知秋方说道：“下官以为，拱圣军是夜行遇伏，轻兵疾进，其祸如此。后来者不可不鉴。”

折克行不置可否，又自飞武军第三军都指挥使开始，一一询问帐中高级将领的意见，竟多是认为吴安国的建议过于冒险。

折克行依然不动声色，最后才问到诸军主将中阶级较低的何畏之。

却见何畏之环视帐中，笑道：“依末将之见，梁永能已是俎中之肉，诸公奈何弃之不食？拱圣军之败，是因其自大轻敌，梁永能有备待无备。而今梁永能大胜之后，正当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而我军出其不意，以有备击无备。胜败之数，又有何疑？末将以为吴将军之策甚善。若击西贼，环州义勇，愿为前驱！”

他话音未落，便听帐外有人禀道：“拱圣军第三营副都指挥使翊麾校尉种朴有紧急军情求见！”

“啊？！”中军大帐当中，众人顿时都是又惊又喜，一齐向帐帘处望去。连折克行也不由起按案而起，大声道：“快宣他进帐！”

“是！”

大帐的门帘被掀开，一个浑身都是血迹的武官，出现在众人面前。

种朴一见着折克行，扑通一声便单膝跪倒，激动难抑地说道：“请折帅速发援军，救我拱圣军将士！大恩大德，拱圣军上下，永不敢忘！”

折克行听到此语，心中竟是一阵狂喜。看来拱圣军是被围住了！这样说来，梁永能便跑不掉了。“种将军莫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八十余里！

只有八十余里！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折克行表面虽然平静，但心中当真是喜不自胜。大军行进的速度，当然不可能如种朴回来求援那么快，但是骑兵抛弃一切辎重，八十里不用一天便可以赶到。步军快则一日，慢则两日，也可赶到战场。而梁永能却远离他的步军与主力，正率领着骑兵在围攻符怀孝！

折克行立即答应了种朴发兵救援的要求。

他亲自统率着飞骑军、云翼军与河东蕃骑在种朴的带领下，以吴安国部为先锋，趁夜前往救援。同时命令赵尽忠统领步军，以何畏之的环州义勇为先锋，直取盐州城，包围梁永能的主力，并且阻断梁永能的归路。又派人去通知都总管司的军队，即刻强攻虾蟆寨。

但是种朴却依然心急如焚。

折克行不仅命令所有战马裹蹄衔枚，而且严令所有将士不得骑马，而是一律牵马步行。也不得打火把，大军只能依靠夜空的月光辨路。

种朴向折克行请求加速行军，换来的回答却是：“敢举火者斩！”

折克行绝不允许梁永能事先发现自己的行踪而逃窜。

而种朴却担心着拱圣军那些幸存袍泽的安危。每多耽误一刻，不知道有多少将士会战死。而且，他也不知道符怀孝能否坚持到援军来的那一刻。

但折克行却并不在乎，即便拱圣军全军尽墨，梁永能多半也会就地露营。至少他根本不可能连夜赶回盐州。而且，在符怀孝授首，拱圣军被全歼的情况下，梁永能与西夏人的警惕性会降到最低。

他只害怕一件事，便是梁永能闻风而逃。

用符怀孝与拱圣军换梁永能与平夏兵，让平夏地区从此真正归入大宋的版图，陕西自此无西顾之忧。这是值得的！

在大军的最前面，康时杰看了一眼种朴与他的拱圣军部下们的背

影，终于忍不住用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向吴安国问道：“我们这样行军，赶得及么？”

吴安国怔了一下，嘴唇微微动了动。

康时杰细细辨认，吴安国说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他顿时呆住了，半晌方回过神，快步跟上吴安国，默默向前走着。

次日上午。

被梁永能率兵围困在一座小山丘上的符怀孝与他的拱圣军们，终于彻底陷入了绝境。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却看不到援军在哪里。凭借着毅力做困兽的挣扎，却面临最无奈的境况，他们没箭了！

符怀孝身上到处都是伤，但他头脑却异常的清醒。

他必须要做出抉择。

“我们……”符怀孝吐出两个字，却遏然而止，他实在有太多的不甘心。环顾四周，幸存的拱圣军将士身上处处都是血迹伤口，但许多人已在磨掌起自己的马刀。符怀孝不敢去看他们的眼睛。他出身世家，也曾经以“儒将”自诩，颇读诗书，对于掌故战史知之甚详。此时符怀孝终于理解了乌江前的项羽。对于跟随自己的将士，符怀孝心中之愧疚，便觉纵铸九州之铁，亦不能为此错。但事已至此，楚霸王纵使斩将夺旗将责任推给上天，但他也终不能逃过自己内心的悔恨。而符怀孝此时，便连斩将夺旗之力也没有。他只能既不甘心又悔恨万分地承认失败。

“我们败了！”符怀孝仰天长叹，两行老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

愧对皇上！愧对战死的将士！”

“大人！胜负尚未可知！”

“是啊！正要与西贼决一死战！”

“罢了！”符怀孝缓缓摇了摇头，“罢了，降了吧！皇上德泽仁厚，必不至加罪。”

“降？”

“降？！”

许多人激动的望着符怀孝，“我们拱圣军决不投降西贼！”

“对！拱圣军决不会投降！”

“你们谁无妻儿老小？！”符怀孝厉声喝道，“皇上是仁君，必不加罪。弓矢已尽，贼众数十倍于我，再打下去，不过是白白送死！你们死了，于朝廷何益？于国于家何益？！”

“塞外之地，生不如死！给西贼作奴，岂不愧对祖宗？我等宁死不降！”

“对，我华夏贵胄，岂能给蛮夷作奴？！”

“你们死在这里又有何用？仗一打完，你们便一定能回汴京。”符怀孝声色俱厉地说着自己也没有把握的话，“尔等既无负国家，国家又岂会负尔等？朝廷赎回战俘亦是常例。况且，我们虽败了，但西夏必亡！只要留下性命在，何忧不能回故里？”

“今日之事，所有罪责，吾一身承担！”

小山之上，不知有谁哇地一声，忽然先哭起来。马上，哭声响成一片。

符怀孝望着这些被自己连累的战士，悄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究竟是活下来好还是死了好，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符怀孝敢肯定：无论如何，这些将士的家人，都会希望他们活下来。

梁永能骑在他心爱的战马“乌云”上，望着小山上鱼贯而下的拱圣军将士，真是志得意满，忍不住哈哈大笑。

“都统大人，宋将符怀孝带到。”

“噢……”梁永能大声笑道：“快请！”

满身是血，神情萎靡的符怀孝被带到梁永能跟前。西夏人虽然没有将他五花大绑，却有十来个刀斧手押解着，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梁永能见到符怀孝，笑着跳下马来，笑道：“符公何来之迟也！”

符怀孝这才是第一次见着梁永能，他打量梁永能一眼，却是个貌不惊人的中年汉子。符怀孝淡淡说道：“石帅亦候公久矣。”

梁永能笑道：“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将军之名，扬于敝国已久，我主求贤若渴，若将军肯屈尊委质，何愁功名富贵？”拱圣军给梁永能印象深刻，对于符怀孝，他的确是很想收为己用。

符怀孝淡淡一笑，道：“某败军辱国，此时不死，不过是因为一身系着麾下千余将士之名誉性命，岂敢图功名富贵？！某有一言赠于明公，夏国将亡，虽妇孺皆知。将军欲以螳臂当车，其志虽可嘉，然其事甚可笑。某今日虽败，明日即至公耳。若为将军谋，早降大宋，封侯非难事；若其不然，必有后至之诛！”

梁永能不料反被符怀孝劝降，他也不生气，只是嘲笑道：“平夏岂是汉家河山？”说罢与众将一起哈哈大笑。

忽然，梁永能的笑声停了下来，脸上露出惋惜、震惊之色。众夏将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却见符怀孝胸胄内鼓起一块，鲜血顺着他的身体，流了一地。众人此时已知符怀孝定是早已在胸胄内藏了匕首，随时准备自杀。只是不知为何竟逃过了西夏士兵的检查，将这匕首带到了梁永身边。那些带符怀孝来的刀斧手早已吓得双腿发颤了。

却见符怀孝微笑着对梁永能说道：“吾在地府候……候公早……早至！”说罢，呼地倒在地上。

梁永能咀嚼着符怀孝临死前说的话，只觉得头皮一阵阵发紧。不知怎的，他突然嗅出一丝危险的气息，连忙跃身上马，策马奔向最近的一个小坡观望。这一望之下，梁永能竟是倒吸一口凉气——漫天的黄尘，正向着他滚滚而来！

“上马！”

“上马！”

梁永能气急败坏地大喊起来。

[1]. 宋军“上四军”自真宗朝起，原指捧日军、天武军、龙卫军、神卫军。小说中，军制改革后，上四军是为捧日军、拱圣军、天武军第一军，天武军第二军，有时亦称“上三军”，其中天武军为步军编制。

大安六年八月的兴庆府，竟然下起小雨来。雨虽然不大，但淅淅沥沥的，却让人心烦意乱。国之将亡，必生妖孽。看着这少见的秋雨，许多人心头都会平白无故地浮起这句古话来。其实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在七月份的时候，胜利的天平几乎是在忽然间，重重地倒向了宋朝一方，顷刻之间，亡国之祸，便迫在眉睫了。

七月，宋将折克行率骑军与梁永能大战一昼夜，斩首千余级。梁永能部被击溃后，骑将野利赞与贺崇榜率部投降，梁永能只率领亲兵心腹千余人向北部的风沙草原逃窜，宋军以吴安国为将，率两个营的骑军穷追不舍。

同一天晚上，另一名宋将何畏之率环州义勇至盐州。他至盐州后大布疑阵，梁永能的主力群龙无首，被吓回盐州城据城固守，结果次日起宋军主力依次赶到，将盐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兴灵夏军屡屡遣兵相救，却都被折克行率军击退。只能眼睁睁望着平夏兵成为宋军的瓮中之鳖。

十天后，也就是大安六年八月上旬，早被宋朝职方馆收买的盐州将领景政叛变，半夜杀守门吏，打开城门迎宋军入城。盐州城破，守城夏军全部投降。

祸不单行，八月十四日，宋将慕容谦至地斤泽，斩首一百五十级，

招降部落三千余帐。慕容谦将之尽数迁往延绥。在地斤泽置五百人屯田。

六天后，宋将吴安国断送了兴庆府的最后一丝侥幸。他率部围梁永能于北部风沙草原某处。梁永能突围失败，拒绝吴安国招降，自刎。这一天，距离宋将符怀孝之死，不足一个月。

一个月内，梁永能兵败身死，大夏国立国的根本之地——平夏地区彻底丢失。西夏人心惶惶，也是理所当然的。谁也不知道宋军什么时候正式进攻灵州，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一天，近了！

而偏偏此时，西夏内部越发的乱起来。禹藏花麻上书，要求罢梁乙埋相位，迎国王秉常复辟。他在奏章中称，宋朝伐夏的借口是因为权相作乱，国王被幽禁，所以仁多澹才会引兵入境。若秉常复位，梁乙埋罢相，以仁多澹为国相，则可杜宋朝之口实，宋朝即便不能撤军，也可以分化仁多澹与宋军。禹藏花麻甚至公然提出割河南之地向宋朝称臣，换取宋朝撤军。

禹藏花麻的奏章把梁乙埋气得七窍生烟，被梁太后斥为胡言乱言，但在兴庆府乃至整个西夏内部，却颇有一些支持者。许多原本亲近秉常的贵人，在这个时候，声音也变得大起来。几乎到处都有要梁乙埋罢相，秉常复辟的声音。

一向自信、镇定的梁太后，在灭国之祸迫在眉睫之时，终于也没有了往日的从容。

“禹藏花麻不识大体，早晚必为国贼，须先诛之！”老妇人阴狠的语气，让西夏王宫内近臣们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太后圣明，正须先诛禹藏花麻，夺其兵权。否则变生肘腋，悔之无及。”梁乙埋也是咬牙切齿。

嵬名荣在心里苦笑，这个时候，也惟有他敢出来说话了。“太后，若如此，则吾辈将无葬身之所！”

杀禹藏花麻？禹藏花麻有自己的部众，此时手中兵力虽少，但却至关重要。若非他在西线恃险与李宪、王厚周旋，李宪、王厚早已打过青铜峡了。这个时候若是逼反了禹藏花麻，禹藏花麻倒戈相向，贺兰山以东，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嵬名荣虽然也听说禹藏花麻与宋朝暗通款曲，但这个时候，却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梁太后毕竟是个聪明人，虽是盛怒之下，但一经提醒，立时醒悟，改口道：“不过念他尚能与敌死战，功大于过，姑且赦之。”说罢，不待梁乙埋说话，又向嵬名荣问道：“今日之事，将军可有何良策？”

嵬名荣苦笑摇头，大势所趋，又岂是人力所能挽回。但是一殿目光，尽注目于他身上，却让他感觉到责任重大。他沉吟半晌，终于缓缓说道：“今日之事，孙武吴起再生，亦无万全之策。老臣冒死进三策，惟听太后圣裁！”

“将军快说。”

“上策，请皇上复辟，以圣意招谕仁多瀚，向宋朝乞和。宋军失了口实，纵有兼并之心，我国君臣齐心，以哀兵背水一战，胜负亦未可知。只须僵持数月，再遣使厚赂辽主，促使大辽出兵，局势便可改观。况且若卑辞厚礼，暂割河南之地于宋，宋军已失口实，又得实利，未必不退。我国效勾践之事未晚。”

他说完，并不看梁乙埋脸色，继续说道：“中策，兴、灵不足守。效祖宗之法，携战士、人民、牛羊、财货、女子西迁，过贺兰山，另建中兴之基业！”

嵬名荣说出此策，殿中一千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下策，固守兴、灵，与宋军决一死战。割平夏与辽，引虎驱狼。”

“荒唐！”嵬名荣话音刚落，梁乙埋已拂袖而起。梁乙埋指着嵬名荣，怒骂道：“当日要诱敌深入者是公，今日献此亡国之策者亦是公！”

嵬名荣默然无语。宋军在灵州道上一直不肯进军，的确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宋朝国内，的确也只有石越一个人，能够有资格顶住枢府甚至皇帝的压力，硬生生地忍到了东线战局的明朗化。这一点上，他不能不佩服石越。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不服气的。他的意见，本来是要梁永能保持存在。宁肯失了盐州，宁肯青白盐池被烧，梁永能部也要一直忍耐到冬天的到来。只梁永能部存在，东线就能给宋军保持压力。但是这样的策略却是无法执行的，梁太后的底线是盐州；梁乙埋更不能忍受宋军和平夏如入无人之境，并出现宋军由盐州攻击兴灵的情况；而梁永能本人的想法倒不能算错——他决定临机应变，若宋军主力倾巢而出，他就放弃盐州，不与宋军争锋，转而抄掠其后方；若宋军轻兵冒进，他就在盐州吃掉宋军——但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正确、折中的想法，让梁永能着了宋军的道。

“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嵬名荣在心里默默念着荀悦的名言，不愿意与梁乙埋做口舌之

争。

局势坏了这个地步，再争又有何用？！

宋军当然不会肯轻易退兵，但若以大夏国的利益来考虑，那么请夏主复辟，无疑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好办法。

如果不肯请夏主复辟，干脆就什么都不要，重新过游牧生活，与宋军磨到底好了。

这也不肯，那也不愿，那不只能龟缩在灵兴等死？

嵬名荣当然看得清楚，真要梁乙埋去过游牧生活，那还不如让他死。但秉常复辟，他这个宋朝点名要除掉的权相，又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梁乙埋当然是不愿意的。

但是，决策权是在梁太后手中。

嵬名荣宁愿静静地等待梁太后的抉择。西夏宫廷斗争的残酷，他嵬名荣也是非常清楚的。既然在己丑政变中，他选择了梁太后，以后他也没得选择。其实对于秉常复辟，嵬名荣也是抱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从内心深处来说，嵬名荣宁愿梁太后取中策。

但是，现在的嵬名荣，已经心甘情愿地将未来托付给了梁太后。在这种重要关头，整个兴庆府，也只有这个老妇人有这样的权威。

“我要见见宋朝的那个栢阳县君。”半晌，从梁太后口中缓缓说出了这句话。

栢阳县君静静地站在一间大帐内，神态从容淡定，一面在心里暗暗算计着。

政变之时，她保护着李清的家人在兴应府附近藏匿起来，一面暗中联络残存的宋朝间谍，准备迎接宋军的大举进攻。但战争开始后，宋朝的间谍们才发现形势出乎设想地急骤地恶化起来。西夏官府到处搜检户口，强征兵役劳役，连妇女都不能免。宋朝的间谍们除了少数地位特殊的，大都被迫更深地潜伏起来。而栢阳县君亦发现局势已经不能容她在西夏再呆下去了，于是她被迫带着李清和家人逃往韦州，结果却在路上遇上西夏名将叶悖麻部。此时她陷于敌手已有数月之久。西夏人在她身上搜出有宋朝端明殿学士、陕西安抚使石越的亲笔信，无不大惊失色——这封被精心藏好的信件实际是证明栢阳县君身份的介绍信，上面虽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栢阳县君”、“许便宜行事”，还有陕西安抚使衙门鲜红的帅印，无不显示着眼前这个女子的身份与来历非比寻常。统军叶悖麻立即意识到宋朝在西夏可能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便将栢阳县君与李清的家人一道送至兴庆府。

梁太后见到栢阳县君后，如获至宝。她本想通过此事，诬指李清为宋朝间谍，使己丑政变更具合法性。不料这个栢阳县君却一口咬定，她是政变发生后方奉命入夏，因石越怜忠臣义士惨死，欲觅其子女归宋，以表彰忠孝仁义之道。无论梁太后如何威胁利诱，她就是不肯改口。

此时局势微妙，栢阳县君一介女子，梁太后杀之无益，便干脆将她留了下来。连着李清一家，也暂时保住了性命。这自然不会是梁太后宽仁慈爱，只是在她看来，这些暂时没有威胁的人，死了便死了，毫无价值。若是活着，却未必没有用得着的时候。她这样的在西夏险恶的宫廷

斗争中生存下来的胜利者，总是会习惯性地给自己多留一点筹码。

梁太后的想法，栌阳县君也看得非常清楚。但在她看来，虽然现时是梁太后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梁太后也随时可以取她性命，但是，她却看明白了一点：既然梁太后舍不得杀她，那么她也是有可以与梁太后周旋的筹码的。

帐外传来胡笳之声，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相伴，打断了栌阳县君的思绪。她原本也是擅于音律的，此时干脆凝下心神，侧耳倾听，却是有人在用番语唱着歌，歌声甚是豪迈。她细辨旋律与歌词，听出是一首颇为熟悉的西夏民谣。

“宁射苍鹰不射兔，

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

与强相伴不会弱。

张弓无力莫放箭，

说话不巧莫张口。

人有智不迷俗处，

箭有功敢入深山。

……”

正留意间，忽听到帐外传来宣赞之声，“太后驾到……”

“太后驾到……”

伴随着一连声的宣礼之声，大帐的门帘被掀开，梁太后在几个女官

的陪伴下，走进帐中，径直往上首坐了。

栢阳县君只是朝梁太后敛衽一礼，道：“奴家参见太后。”她举动虽然颇显傲慢，但西夏名义上是宋朝的属国，而她是宋朝诰命夫人，于礼仪上倒也并非完全说不过去。

梁太后仿佛对这些并不介意，只是抬望眼了栢阳县君一眼，道：“县君原来也懂番语。”

“略通一二。”栢阳县君此时已知道她听到那首歌并非偶然。

“哦？”梁太后又看了栢阳县君一眼，悠悠道：“县君可知后面几句是如何唱法？”不待栢阳县君回答，梁太后已经用西夏语唱起来，“……心怯亦无惧，箭尽亦不降！肠穿裹腰际，腹破以草塞！”

栢阳县君只是不动声色地听着。

“敝国民俗如此，强梗尚气，让县君见笑了。”

“过刚易折，的确不是甚好事。”栢阳县君微笑着说出来的话几乎将梁太后噎死，“箭尽不降，肠子穿了不治，依奴家看来，那不都是变着法子找死么？”

若非事关重大，梁太后几乎想将这个栢阳县君的舌头拔出来看看，但一个女子的生死荣辱，又怎能和大白上国的存亡相提并论。她强忍住怒气，笑道：“县君好口舌，我几乎要舍不得放县君回去。”

但栢阳县君接来的反应，让梁太后更加吃惊，“奴家不敢回大宋，宁愿太后赐死。”

“无缘无故，怎的说起死呀活的。”梁太后心中诧异，脸上却温和地笑道：“县君是朝廷诰命，我又岂敢擅杀。且塞外终是苦寒之所，县君能归中原，亦是喜事。”

“人谁不偷生？然奴家既奉命来此，是要护着李将军妻儿归宋。使命既不能完成，偷生归国，宁不愧对石帅？与其如此，莫不如死在兴庆，反能成奴家之名。”

梁太后将脸挂了下去，冷冷地说道：“李清是敕国之臣，其犯上作乱，妻儿罪当连坐。我不擅诛朝廷之命妇，朝廷亦不当干涉敕国之家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夏国既奉大宋正朔，忠臣义士受不白之冤，朝廷若坐视不理，何以教化天下人心？”

“县君纵是苏秦再世，我亦不能答应此事。”梁太后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个栢阳县君的聪慧、胆气实是出乎她的意料，梁太后不用多问，只从她的眸子中，便知道栢阳县君已经猜到她会放她归宋，并且敢和她要价。这样的人幸好是女流，干不成什么大事，若是男子，梁太后宁肯丢掉这颗筹码，也非要将其除掉不可。

“太后不肯答应，奴家亦莫奈何。惟太后既欲与朝廷议和，李将军妻儿是石帅要保护的人，若有差池，只恐多有不便。以太后之明，自知道是战是和，半决于石帅。”栢阳县君悠悠说道，梁太后虽已看出她已知端详，却仍然忍不住问道：“是谁说我欲议和？”

栢阳县君笑道：“若非太后想议和，奴家岂得归宋？”她有半截话却没有说出来，但是即便不说，双方心里都明镜似的。梁太后要议和，便不能叫使者空手去见石越，但礼物差了没作用，太重了只怕梁太

后又出不起，此时栢阳县君便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是梁太后向石越表达善意的礼物。

梁太后端视栢阳县君半晌，叹道：“真天兴大宋，何南朝人材之盛也？连一女子都得如此！还盼县君见石学士时，转致老妇人之意：若朝廷许和，敝国愿将河南之地献于朝廷，从此永为朝廷藩属，绝不背叛。惟银夏宥诸州，先人陵寝，多在彼处，盼朝廷能许敝国一岁四祭，感恩匪浅。若朝廷必欲亡我，夏国虽小，尚有控弦之士二十万，只好决死一搏。虽箭尽不降，肠穿裹腰，与国共存亡！如此我先人固不得血食，而于朝廷，只恐亦所得不足以偿所失。”

栢阳县君虽然已猜到宋军必然是打了大胜仗，逼得西夏要求和，但是梁太后开出来的条件，言语中之悲壮决绝，都大出她的意料。她按捺住心中的惊喜，淡淡说道：“奴家归宋之日，定将太后之意，转致石帅驾前。”

梁太后微微颌首，将脸转向帐外。帐外再次传来隐约的音乐之声，但这次的声音却更加遥远，也不再是胡笳，而变成了羌笛。帐中之人虽听不到歌声，但是这笛声的旋律却是如此的熟悉，熟悉得让梁太后与帐中的西夏女官们立马就在脑海中浮现出那悲凉的歌词：

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高河，

高弥药国在彼方。

.....

盐州之战的结果，在宋朝引起的震撼并不逊于西夏。

石越在军中的威信空前高涨，折克行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宋军的局势好得让最悲观的人都不相信这场战争还可能失败……但这并非全部。过份的乐观容易带来更苛刻的要求

平夏抵定，现在整个大宋朝野的目光，全部聚集了石越亲自坐镇的中线。

大宋的国库在盐州之战后仿佛变得更加脆弱了，仿佛朝野间人人都变成了司马光，个个都在计算着大军在外多呆一日，朝廷要多耗多少粮饷。

至于西夏与西夏的军队，此时暂时被忽略了。

从汴京至庆州，沿途驿馆住满了催促石越进兵的使者。

盼望着石越次日就拿下灵州，最好是兴庆府的人，在皇宫、在枢密院、在尚书省、在西讨行营都总管司……

到处都是。

“盐州克捷，不过是使我军之态势更加有利。它固然抵定了平夏战局，但它不曾抵定灵武战局！”章粼握拳用指节重重地敲打地图，几乎是气急败坏的吼道：“全局之关键是灵州！灵州未克，胜负便尚未可知！”

但他的的话似乎没什么效果。连刘舜卿都觉得他有点过虑了，灵州的

确是关键，但是平夏抵定后，攻下灵州还会有多难么？

章粦恨铁不成钢地看了一眼他的同僚们，转身走出议事厅，到马厩牵了马，打马直奔石越的帅府。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是千古不易的。

但他到帅府后，却被帅府的亲兵拦了回来。无论他说有什么样的急事，帅府的亲兵就是不肯通融。宰相门前七品官，章粦只得悻悻而返。这还是他头一次在帅府吃闭门羹。

章粦满腹心事地离开帅府，不料竟在路上碰上了骁骑军副都指挥使王师宜。王师宜与章粦本是故识，见着章粦，早将亲兵扔到一边，不由分说拉着章粦进了一家店子，坐定后第一句话，便是：“质夫，你可听到消息，契丹人出兵了！”

“啊？！”章粦忍不住惊呼出声。他知道王师宜这样的人物，无论军中朝中，消息之灵通绝不逊于职方馆，他说出来的话，十之八九可信。但这件事，却还是让他不敢相信。

“绝不会错。”王师宜压低了声音，却掩饰不住兴奋，眉飞色舞的说道：“这下不怕无仗可打了。”

帅府。

偌大的议事内，只有三个人。坐石越下首的，赫然是小隐君种古与枢府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

“契丹人十天前越过阴山，已经可以证实。”司马梦求递给石越与种古两份文件，证明他的话是绝对可信的，“但下官所得之情报，皆言

契丹军队越过阴山，是以追击叛贼为名而过境。亦没有其继续进兵之报告。”

“阴山。”石越翻了一下手中的文件，将它丢到案上，目光投向地图屏风。“太远了……鞭长莫及。”

种古仔细看完文件，也道：“若契丹只是越过阴山，趁火打劫，短期内不会与我军发生接触。”他一面说，一面起身走到屏风前，手指向银夏以北的风沙草原，沉声道：“地斤泽以北，暂时非吾军所能及。地斤泽以南，契丹若来，惟有一战。”

石越也起身至地图前，沉思良久，忽然说道：“此乃辽主投石问路之策。”他指着地图，道：“契丹过阴山，与我军完全无法交集。不至于过于触怒我军，而若吾辈置之不理，任其所为，他便要得寸进尺。”

“人人皆欲分一杯羹去。”种古笑道。

石越冷冷地哼一声，道：“那也要看他有没有本事。休说地斤泽，黄河以南，都是大宋之地，容不得他人染指！”

“契丹人过阴山？”章粼只觉得喉咙发干，端起盖碗喝了一口茶，又问道：“王兄知道是谁领兵么？”

王师宜尴尬地笑了笑，道：“这倒不曾听说。”实际上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过于兴奋，竟忘记打听这至关重要的事情了。他毕竟也是堂堂的骁骑军副都指挥使，这么丢脸的事情当然不好意思说出来。

“此乃辽主一石二鸟之计。”章粼想了一会，忽然说道。

“此话怎讲？”王师宜对章粦一向非常佩服，连忙向前倾了倾身子，问道。

章粦笑了笑，吩咐亲兵将桌上清理开来，然后将一个茶杯扣在桌子的西北角，道：“此乃阴山。”又在茶杯之西南放了一根筷子，“此乃河套、黄河。”又在更远的西面与南面各扣上两只茶杯盖，道：“此兴庆府与夏州。”

他一面摆置一面介绍，一幅简陋的西夏形势图便展现在王师宜面前。

“王兄请看，契丹出阴山，与我平夏之军隔黄河、荒漠相望，正所谓‘可望而不可及’也。以吾军之力，断不可能穿越大漠，北渡黄河而与契丹交战。然契丹一旦占据水草丰美之河套，南可下大漠牵制吾军，西可由‘直路’抵兴庆府，或盟或战，其权皆在契丹。辽国君臣能出此策，实不可轻视。此举一则投石问路，试探朝廷之反应；二则牵制我军，让我军与夏人都弄不清虚实。”章粦一面说，一面皱眉望着桌子上的“地形图”，若有所思。

王师宜自上次出丑后，便偷偷恶补西夏之风土人情课，这次倒也听明白了章粦所说的内容，章粦所谓的“直路”，指的是由兴庆府通往辽国临潢府的一条驿道。这条驿道从兴庆府渡过黄河后一路向东北而行，经十二个驿馆，以一条几近完美的直线到达临潢府。虽然其中要穿过河套以南的沙漠，但是这对于经常在沙漠作战的辽军来说，根本不成为障碍。如果辽军果真占据河套平原，那么顺此驿道而下，西夏可以说将彻底受制于人。辽国与之结盟，他们便有实力与宋军相抗，如果辽国翻脸，那么只怕西夏人连跑的时间都没有。

“无利不起早。能够占据河套，甚至有可能变西夏为傀儡，怪不得辽主不惜得罪朝廷，也要出兵。”章淦低声说道，仿佛是和王师宜说话，又仿佛是在喃喃自语，“然这个时机，却还是略晚了一些……”

“通往兴庆府诸条道路中，由绥州、夏州至盐州、静州，渡黄河而抵兴庆，此旧驿道是诸道中最平坦，最适宜车队行走之路线。旧时商队往来，贡奉、岁赐，乃至西域各国使节假道而来中原，多取道于此。平夏抵定，我军最大之优势，便是掌握了这条驿道！”帅府之中，司马梦求也在向石越分析着形势，他说到此处，向种古望了一眼，种古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司马梦求方继续说道：“辽主此时出兵，时机不可谓不好，然终究还是差那么一点。若是梁永能未败之时，我军将受极大牵制，东线将无所作为。然平夏既已抵定，我军以平夏为根基，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局势亦未至于被动。”

石越与种古都颌首表示赞同。不过辽主出兵之时机，在石越看来，只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他若出兵过早，西夏尚未陷入绝境，又岂能甘心将河套拱手相送？而且一旦过份逼迫宋朝，宋朝若是恼羞成怒，与辽国全面开战，杨遵勛咸鱼翻身也未必不可能。这样大战的风险，无论是宋朝还是辽国，哪一方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中间无非是对各方最低容忍度的理解不同的问题。辽主此时出兵，在石越看来，最大的用意是占据丰腴肥美的河套地区，一方面可以给大同府一个屏障，取得地理上的优势；一方面则可以增强国力——一个河套地区，在当时抵得上数千里的塞外苦寒之地。至于其余种种可能，对于辽国来说，那不过是另外的好处，若是宋朝肯将河套地区拱手相让，石越有七成以上的信心，相信辽主会爽快的将西夏出卖得一干二净。

但是，休说大宋朝廷，便是石越，又怎么舍得将河套地区拱手相让？

宋朝拼着消耗国力，以无数的钱粮与数以万计的战士生命相博，才取得这些战果。而辽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了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

掌握河套平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辽国西京道的地理优势，极大的改善宋朝由于丧失蓟燕十六州而形成的战略劣势——这是只要看地图就可以明白的简单事实。而且河套平原还是宋朝梦寐以求的优良马场！

“然契丹兵出阴山后，态势立即变得微妙。我若是逼得西夏太急，不能不担心西夏会不惜一切投靠契丹；我若放其一马，让其喘过气来，后患无穷。西夏任谁当政，最终都难以坐视平夏被占。而契丹虽经内乱，然君臣同心，名将辈出，士卒皆百战之余，大宋若与其决战，胜负固然难料，战火却势必蔓延至河北、京师，国家要付出的代价难以估计，朝廷大臣亦未必能下定决心，同心同德。故此，契丹虽未必敢激怒于我，我亦不可过份激怒契丹。契丹虽出兵西夏，暗含挑衅之意，然毕竟留有极大余地。而我与契丹之交涉，固不必示弱，亦不可莽撞。”司马梦求职掌职方馆，对辽国的了解远在石越与种古之上，他的意见，便是连枢府甚至皇帝，都会尊重。

“纯父言之有理。”石越对司马梦求的话也是深以为然。宋辽之间虽然贸易额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辽国在经济上对宋朝的依存度也增高，但石越也清醒的意识到一点——熙宁十三年，无论宋朝还是辽国，都不是工业社会。辽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绝不可能因为宋朝断绝贸易而陷入一种任人宰割的境地，只要辽国自己产粮、产铁、产马，他们在

经济上的任何依存，便都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的经济依存，可以为宋朝牟取适度的利益，但是如果过份了，将辽国逼得无路可走，对宋朝来说反而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一场全面的战争，那时候契丹统治者最直接最简单的选择，便是将人民的不满转移到宋朝身上来，最起码，整个河北、山西，甚至大宋的精华地区汴京附近，都会沦为战场。契丹人最终也许会被击败，甚至被消灭，但宋朝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是极其昂贵的。而至少现在，大宋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有一点石越也很坚持：河套平原绝不能让给契丹。狼山以北，甚至黑水城，在宋军力不能及的情况下，都可以让给辽国。但是黄河百害，惟利一套，河套平原，是石越志在必得的。

“其余之事，可临机应变，并非急务。”石越目光移到种古脸上，顷刻间便下定了决心，“眼下我要的，是找一名将领，率兵去河套。”

“去河套？！”司马梦求与种古都吃了一惊。石越刚刚还同意司马梦求的观点，似乎要与辽国达成一定之妥协，此时却要派兵去河套。

“纯父方才说，只有辽军过阴山之报告，并无说辽军已至河套。可是如此？”

“确是如此。然辽军既过阴山，不可能不至河套。”司马梦求答道。

“那不必理会。河套部族甚多，此时尚忠于西夏，辽军便是到了河套，亦不可能这般快平定整个河套。便是西夏，虽力有不及，然终亦不可能置之不理。”石越缓缓说道，见种古与司马梦求都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眼下便要一个合适的人选，迅速出兵河套，只要占得立足之地，日后与辽主便有交涉之余地。否则一旦辽军尽有河套，

我能拿何物去换？且有一军至河套立足，亦可牵制辽军，翼护平夏。”

“妙策！”种古都忍不住要拊掌赞叹。

“派兵急取河套？”王师宜目瞪口呆地望着章粦，“与契丹人硬碰硬打上一仗？”他目光兴奋起来，但马上想起一事，旋即黯淡下去，“然孤军深入，蹈拱圣军前车之辙……”

“王兄以为辽军便敢真打么？”章粦笑道，“纵然我军孤军深入，全军覆没，辽主便不怕我们进兵他的西京道与南京道么？要打也只会是小仗，除非辽主派了一个不识大体的人为将。但辽主既想得出此策，又岂会随便派个人来？”

“还是冒险。”王师宜一个劲的摇头。在他看来，一个小小的河套平原，同时插进去宋辽夏三方势力，若不打大仗，简直不可思议。“补给是个大问题。”

“补给？”章粦忍不住笑了起来，“去河套还要想着全靠后方运补给，那不如不去。我若是石帅，最多运一次补给，保证其不至于在冬天被饿死冻死便可。其余的，只能自己设法。灭掉西夏前，焉有许多功夫来理会这边角之棋？”

“最难者，在于择将。”石越沉思良久，还是叹了口气。“苟不得其人，画虎不成反类犬。”

“莫如下官亲往。”种古考虑了半天，也想不出合适的人选。派往

河套的军队，必然是东线诸军的。因此，为了保证将领与军队之间熟悉，选派之将领也必是东线的。细数他麾下的将领，折克行风头正健，此时调他前去，他难免没有想法，毕竟那是没得什么功劳可立的苦差事，哪里比得下将来攻灵州下兴庆府之风光无限？更何况轻兵前往河套，人数必不能多，顶多便是三四千人马，用折克行并不合适。吴安国虽然是个人材，但是种古却担心他一个忍耐不住，与辽军大打出手，反而坏了大事。以吴安国的性格，统军千里之外，谁能节制得住？慕容谦本来也可以，但是谁敢保证他的部属到了河套不出问题？而且他与石越毕竟是亲戚，亦不便派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至于其余诸将，更不足道。想来想去，只有他自己亲自出马，才能稳妥。

但他话一出口，便被石越否决，“不可。平夏须臾不可离种帅。”

“种帅此时须坐镇平夏，平夏方复，千头万绪，多赖种帅。石帅以何为畏之如何？”司马梦求心里也不是十分有把握。

果然，他方一提名，石越与种古便齐声反对，“不妥。”两人都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司马梦求当然也知道其中症结在哪里。他本来也只是想行权宜之计，见石越与种古皆如此坚决的反对，便不再多说。

议事厅内，出现一阵短暂的沉默。

石越沉吟良久，在心里一遍遍遴选东线的将领名单，忽然想起曾经拜见过自己的折可适，折可适此时的才华尚未充分展露，名声地位皆不如吴安国、慕容谦等人，但是这个人却毕竟是“历史上”的名将。而且石越观其为人，属于豪迈而知文，勇敢而不莽撞之类，倒未必不是个好的人选。

他试探着向种古问道：“种帅以为折可适此人如何？”

小隐君笑道：“折可适乃将种。然而磨砺尚少，过早干当大任，恐反害了他。”

石越默然颌首。种古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极有才华的人，在没有经历磨练前突然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上，虽然未必不是一个机会，但更多的时候会导致人心灵的扭曲，使得他进退失据，最终反而毁了这个人。吴安国幸而遇到种古，使他多担重任，一步步磨练，终于能有今日之声望与成绩。但是相比之下，折克行给折可适锻炼的机会，还是少了一些。这样一想，他不免又有点沮丧。然而兵贵神速，派往河套的人马越快越好，却不容他耽误。

却听小隐君又笑道：“若能选一名望地位皆在其上者为正将，以折可适为副，则是两便之策。折可适心胸豁达，颇能以大局为重，有他为副将，正将则不必限于延绥平夏。”

石越顿觉豁然开朗，笑道：“如此吾有人矣！”

“未知石帅属意何人？”种古笑问道。

却见石越用手指画空写出一个字来。

“章？”小隐君哈哈大笑，道：“章祭酒？”

石越微笑颌首，道：“以章质夫与折可适并往河套，凭他辽主派谁来，吾等亦可无北顾之忧。”

他解决掉一个大问题，心中大松了一口气。又对司马梦求道：“纯父，陕西房之情况，究竟如何？章质夫经营河套，势必要拉拢当地部族，若有职方馆之助，将事半功倍。”

司马梦求苦笑一声，道：“学生当尽力而为。”战争开始后，西夏对内部的控制也变得加倍严厉起来，间谍终究也是人，条件所限，其作为也总是有限的。但石越的话已是带着责怪的命令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石越只是点点头，不再多说。他计议已定，便不再有丝毫耽搁，转头对小隐君道：“进兵河套，兵贵神速。我立刻颁令，着章质夫速往盐州，会合折可适尽快出兵，事后再上报枢府未迟。”

种古听罢，起身说道：“下官便与章质夫连夜赶往盐州，督其出兵。”

“只是辛苦种帅了。”石越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以小隐君的身份地位，他不便开口赶种古走人而已，小隐君既然主动提出，他也不客套，立刻一口答应。

章粦刚刚在酒楼之外辞了王师宜，看看天色已至黄昏，正犹豫是否要继续去求见石越，转身却见一个身着布衣，腰间佩着一柄弯刀的关西大汉站在路的对面，正笑吟吟望着自己。他身后跟着十来个从人，都挎弓佩刀，虽然都貌不出众，却让人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分明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章粦定睛望去，吃了一惊，脱口呼道：“小隐君？”

种古笑着抱拳道：“正是在下，章祭酒，久违了！”

章粦连忙抱拳还礼：“久违了。”目光扫向种古的左手，果然见他缺了一个手指。他正在心里揣测种古怎么会来了庆州，却见种古笑着递

给他一张宣纸，他忙接过来，打开方看了一眼，眉宇间闪过一丝喜色。

种古笑道：“祭酒可去收拾一下东西，石帅钧令，今晚便与在下连夜赶往盐州。”

章粦慨声笑道：“待到天黑，岂不又要耽误时间？何不即刻出发？”

当天黄昏时分，在庆州城门将要关闭之前，数十名布衣骑士急驰而出，向西北方向赶去。与他们交错而过的，是一队从环州方向来的骑队。庆州的军民对此早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意识到，这两队人马，对宋辽夏三国的未来，有着何种重大的意义。

“栎阳县君？”正在阅读范纯仁送来的公文的石越霍然抬头，望着跑来报告的丰稷，道：“她在何处？”

“下官已先将夏使送至驿馆，栎阳县君求见石帅，下官自作主张，已安排她往帅府来，便在府外等候。”丰稷非常激动，夏使到韦州开始，便要求尽快见到石越，而栎阳县君又有石越的亲笔信件，因此韦州官员不敢怠慢，安排车马卫队，护送他们前往庆州。丰稷已向护送的武官打听清楚，一路之上，夏使不断催促他们昼夜兼程赶路，甚至不惜私下贿赂，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夏国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来自兴庆府的栎阳县君，对于大宋掌握西夏内情，便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当栎阳县君要求立即面见石越之时，丰稷也不请示，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石越点点头，他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丰稷却敏锐地感觉到石越

也露出一丝喜色。果然，便见石越合拢卷宗，起身对丰稷说道：“快请，本帅当降阶相迎。”

这下连丰稷都觉得惊讶了。他跟随石越以来，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种待遇。而栎阳县君不过是一歌妓出身……

走到门口的石越仿佛看出了丰稷的心思，忽然问道：“相之可知本帅为何要降阶相迎么？”不待丰稷回答，石越便又说道：“本帅是要借此让天下人知道，无论出身如何低贱，凡为国家而不计生命名誉者，都应获得尊重。”

“石帅所见，非下官所及。”丰稷诚恳的说道。

栎阳县君被请进帅府之后，便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虽然是夜晚，但帅府内灯火通明，到处都挑着通红的灯笼，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清晰入眼。这里也是她曾经熟悉的所在。其实，自回到庆州那一刻起，一种游子回归故乡的感觉，便时时浮在她心间。

“县君请！”帅府的门吏好奇、恭敬地给她引着路。

帅府中厅的台阶前，一个穿着白袍，束着玉带，披着紫色披风的中年男子正微笑着望着她，等候她的到来。他的笑容与几年前一样的亲切，如同温和的兄长、久别的朋友。与几年前一样，他的笑容不带任何虚假，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做作与掩饰。如他这样身份地位的男子，对一个低贱的歌妓能有这样的笑容，整个大宋，只有这么一个人。

“奴家见过石帅！”栎阳县君盈盈拜了下去。

“李姑娘别来无恙。”石越温厚地笑道。

一滴眼泪终于忍不住浸出眼角，即便是在被夏军抓住的那一刻，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难以忍受的侮辱，处于极度无助中之时，她也没有想哭过。不知道为何此时竟如此软弱？绝不当着任何人的面哭泣，这是她李清清多少年前就曾许下的誓言。李清清用笑声掩饰着自己的失态，“学士别来无恙。”

“请！”

“学士请！”

帅府的招待十分简朴，不过一杯清茶。石越也没有任何的嘘寒问暖，而是直接切入了正题。但是李清清感觉十分舒服。因为在这里，没有她不习惯的繁文缛节，却有着最好的招待——尊重。

她简单扼要地向石越介绍了她在西夏所遭遇的一切，以及梁太后对她的召见，派遣使者的用意。

“议和么？”石越沉吟道。

丰稷在旁边说道：“如此说来，前一段职方馆传来回的情报是真的。”

石越点点头。几天前，职方馆的一位间谍传回来一个情报，他在西夏听到谣言，禹藏花麻上表要求秉常复辟。

“李姑娘以为，梁太后是真心想求和，还是诈术？西夏果真已经到了丧失希望的地步么？”石越向李清清问道。他对西夏在“历史上”的坚强韧性印象深刻，姑且不论他同不同意议和，对于西夏求和这件事本

身，他就先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奴家被俘之时，曾经注意到看守奴家的夏兵之饮食。”李清清并没有正面回答石越的问题，“奴家发现这些夏兵所吃的食物非常粗糙，且份量亦不多。相比战前所见，至少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在兴庆府，奴家偶尔也会见到有些夏兵不见披铠甲，在兴庆府修葺城墙之劳役，其中多有妇孺。”

石越与丰稷对视一眼。丰稷已是喜形于色，“他们支撑不下去了。”

“兴庆府至少有可支持三年之积蓄。”石越泼了一盆冷水。西夏最后的这点本钱，职方馆的历次报告中早已不厌其烦。以石越对梁太后的了解，相信这些粮草，不到最后关头，她是不会动用的。

“但西夏亦肯定面临困境。”

李清清颌首道：“奴家以为，西夏求和，或许是想有时间从容收割小麦。奴家自兴庆府一路东来，所见在麦田中劳作之人，非老即幼，不见一个壮年。”

“石帅！”丰稷殷切地望着石越。

石越微微笑道：“明日相之找个善于言辞之人与李姑娘一道去陪夏使，先拖他一日再说。”

同一个晚上。澣海。耀德故城附近。

花结香统率着一千西夏骑兵在澣海中游荡了数日之后，迫切希望找个地方休整一下。而耀德故城便是他们的目的地。花结香是西夏名将叶

悖麻的部将。叶悖麻被任命为灵州知州后，便被梁太后委以重任，兼节制灵州外围的部队。梁太后在很多方面非常清醒，除了派了几个梁氏子弟监军外，竟将梁乙逋也调回来，让梁乙逋与嵬名荣一起掌握兴庆府及周边的军队。而在危急关头，将至关重要的灵州防务全权委托给了真正的军人。叶悖麻上任之后，一改之前野利朵率领数万大军在荒沙中游荡的作法，仅仅抽出一万骑兵，分成十部，巡防整个瀚海地区，从而将侦察面积扩大了五六倍。而叶悖麻也因此有了较为充足的兵力，来整顿灵州防务，同时还可以派兵监视孤军悬于灵州附近的一营宋军与驻于鸣沙城附近地区的种谊、刘昌祚部宋军。叶悖麻本想一举消灭宣武第二军的这一营宋军，并从刘昌祚手中夺回鸣沙城，真正巩固灵州之防务。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两支宋军都是部伍严整，训练有素，不可轻视。而且这两军之间，竟隐然互为犄角。攻击刘昌祚，刘昌祚非一日可破，而宣武军将直接威胁灵州城，并且可以想见一旦他主力离城，中路的宋军主力将滚滚而至。而如若他攻击宣武军的这个营，以这支宋军步军之装备与战斗素养，也不是一两天可以攻破的，到时候刘昌祚部就肯定会来夹击他。因此，叶悖麻在找不到宋军的破绽之后，只得暂且隐忍不发，与宋军为持久之策。从来客军不利持久，叶悖麻绝不相信宋军能一直这样保持下去。只要宋军敢轻举妄动，叶悖麻相信自己便能寻出其破绽来加以利用。于是，叶悖麻亲自率军在灵州整顿城防，与宋军僵持。而派遣这十支骑兵深入瀚海，监视宋军主力。他对这些部队的命令是：当战则战，不可战则走。其目的主要是侦察宋军主力的动向，同时攻击宋军之辎重部队。但是叶悖麻接管灵州防务的时间毕竟不长，目前为止这些夏军真正到达的范围，亦只是止于耀德故城往南一点。再往南靠近溥乐城的地区，夏军便不敢深入了。因为在那些地区，经常也会有大股宋军出没，据韦州还忠于西夏的细作报告，那是宋军几支精锐部队在那里进行“演习”，以使军队更加适应当地的作战环境。传闻之中，那里的常客是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宣武第一军。无论是花结香还是其余西夏

将领，都深刻地感觉到他们面临的宋军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再不是以前的那只宋军。因此也从来没有人敢冒着风险过于南入。

“将军，听说最近耀德城这边也开始有宋军出没，是不是要小心一点？”一个偏将向花结香问道。

“派人先去看看也好。”花结香为将之道，便是相信“小心”二字。

他这种好习惯，这次果然又帮了他一次。被派去侦察的两个士兵很快回来了，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互相张大着嘴对视，半晌说不出话。花结香气得一鞭子抽将过去，两个痛得同时叫出声来：“宋……宋……宋军！”

“废物！”花结香骂了一声，策马奔向一个高地。他要亲自看个究竟。

但是花结香马上也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幕惊呆了！

在耀德故城的废墟上，扎起了成百上千的营寨，营寨外面悬挂的灯笼在一望无际的黑幕下显得极为壮观。不断有士兵举着火把走来走去，营寨里不仅有箭楼，栅栏外还可以看到了挖掘的痕迹，显然是有陷马坑。

“娘的！”花结香倒吸了一口凉气，开始认真估算宋军的数量。他立即被自己的估计叫吓了一跳：至少有三万以上的宋军在此驻扎！

“终于要开始了么？”这是花结香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但是他马上否决了自己的判断，因为在火炬的照耀下，他看到了正

在垒土的宋朝工匠。

“阿弥陀佛！”信佛的花结香在心里喊了一句。

宋军在筑城！

是的，宋军在筑城！

即便花结香在夏军中算不上什么人物，也能明白一件事情：当这座城筑好之后，就是宋军主力大举进攻灵州之时。他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现在的溥乐城，肯定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溥乐城”了。很快，耀德城也将是名副其实的“耀德城”。在这两座城堡的保护下，宋军的粮道将畅通无阻，他们的粮草将安如泰山。而西夏所有在瀚海巡游的部队，嵬名荣将军那出色的谋略，在这两座城面前，都将成为一个笑话。

难怪宋军一直按捺着不动。

在占据明显的优势的情况下，还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营建这两座城堡，宋军统帅真不知道是过于愚蠢还是过于聪明。

但是花结香却知道，无论宋军统帅的智商如何，他们的麻烦大了！

他不知道叶悖麻大人在宋军多半已经建好溥乐城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宋军继续营建耀德城——叶悖麻大人现在对灵州城外的一营宋军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花结香要做的，是将这个情报传递回灵州。

他迅速的掉转马头，策马下坡。

花结香刚刚回到自己的队伍当中，便听到左侧与右侧传来沉闷的响声。那是数以百计的战马同时落地传来的声音。花结香的脸色变了一下，他们所在的地区离耀德故城并不算太远，只不过恰好被一座小坡所遮挡而已，若这些宋军有马，事情就麻烦了！

“撤！”“快撤！”花结香急急下达命令，他可不认为自己这一千人对付如此规模的宋军有何胜算。

夏军在花结香的催促声中急急忙忙地调转马头，向北方催马撤退。身后两支宋军的黑影已经依稀可见。

让花结香感到奇怪的是，明明他们已经被追至射程之内，但是身后的宋军却并不放箭，只是闷头追赶。数以千计的骑军，在黑夜的荒漠中追逐着，将黑幕都践踏得颤抖。身后的追兵越来越近，更加糟糕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了一一又有两支宋军加入了追逐的行列，他们应当是早就派了出来的，只不过抄了近道，竟然挡在了花结香的前面！

这里他娘的怎么不是那种一望无际非常平坦的荒原！花结香恶狠狠地诅咒着该死的地形，但宋军对地形的熟悉更让他感到惊慌。他们来这里不止一天了，以前的那些部队都是废物！但再怎么样诅咒也于事无补，事到如今，只能杀出一条血路。

“杀啊！”花结香大吼一声，摘下弓来，搭上了羽箭，朝着前面的宋军冲杀过去。

然而让他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前面的宋军迅速的跳下马来，举起盾牌，结起了方阵。

“步军！”花结香没有来得及后悔，这支宋军是花结香所见过的最

训练有素的部队，面对着骑兵的冲锋从容不迫的结阵，当他的部队离宋军还有三百步的时候，宋军正好结成了方阵。夏军的箭手被盾牌无情的挡下，而宋军弩手们的齐射，却让花结香与他的部下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纷纷落马，连花结香的左臂也被射中一箭。这种弩箭的威力惊人，竟然透过花结香的臂甲，一直扎进他的肌肉内，疼得花结香几乎滚下马去。

花结香此时已顾不得许多，忍着疼痛，掉转马头，大声喊道：“保持距离！射箭！射这些宋狗！”

但他的部下却远不如对面的敌军善战。两轮齐射后，后面追赶的宋军也到了，这些宋军却并没有立即下马，而是向着夏军扔出许多屁股上冒着火花的黑色砣砣。

“霹雳投弹！”花结香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词，便听到轰、轰、轰的声音，伴随着火花、惨叫、血肉横飞，在夏军之中响起来。许多战马立即被惊吓，发了狂的载着骑兵四处逃散，根本不受控制。花结香只见到自己的战马前蹄高扬，未及反应过来，便被掀下马去。

“杀！”

“杀！”

宋人的呼吼声划破了夜空，在霹雳投弹的火光映照下，穿着黑黝黝的铠甲、手持长刀的宋军，如同狰狞的怪兽一般，向着乱成一团的夏军冲杀过来。

花结香在几个亲兵的扶持下勉强站起来，执刀在手，一个宋军双手举刀，向花结香猛劈过来，宋军黑色胸甲上面的白色猛虎花纹，狰狞欲

出，仿佛也想要冲出来咬他一口。花结香侧身避过这一刀，顺势向宋军的腰间砍去，却听到“噹”一声，被另一个宋军用刀架住。花结香受伤后不敢力拼，连忙卸开这一刀，跳到一边，方未站稳，便听到背后风声急到，他连忙就地一滚，堪堪避开。但头盔却掉到了地上。

这时候花结香才发现，这支宋军在白刃战之时，竟都是三人配合作战。这三个宋军向他攻击之时，他的亲兵们也正在以一对三的苦战着。

他脑海中迅速闪过有限的宋军资料，骑马步军、虎头胸纹、虎头胸纹……

“宣武第一军！”

“晦气！”花结香狠狠地啐了一口，他已经不打算活着回去了。

“折将军的胜利传到延州后，立即使这个中国边城成为欢乐的海洋。太守下令三天内短暂取消酒类的销售配额，并将战争开始后就加强的宵禁时间推迟到午夜。此外，因为折将军占领了一个重要的产盐区，战争开始后不断上涨的盐价也终于出现了些微的滑落。这件事情立即引起了聚集在延州的商人的注意——在此时依然停留在延州的商人，大多数都是非常出色的冒险家与投机者。因为石元帅担任杭州太守的期间，曾经大胆的改革过宋帝国的盐政，他以令人钦佩的勇气打破了宋帝国政府对食盐的全面垄断性政策，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改革。

据说石元帅改革的最初用意不过是为了缓解财政的困难。他将盐场以竞标的方式租给商人与官僚的家属们，朝廷中的高官贵族们因为分沾了利益，对他的改革就不再强行阻扰，而石元帅则得以度过短暂的财政危机。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石元帅是一个天才般的人物，他经常将意义深远的改革隐藏起来，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开始。他几乎从不试图一下子拆除整座堤坝，但当他打开阻挡河水的闸门的一道口子后，日后整个堤防的崩塌就几乎是一种必然。而鼠目寸光的反对者，往往因为他的温和而掉以轻心。

在杭州的改革也应当如是观。当盐场被私人承包后，几乎所有的盐场所想尽办法尽可能的增加产量，而完全无视最初政府限制的配额。走私食盐的情形泛滥成灾，政府制定的严刑峻法，在贿赂与放纵面前几乎

起不了太多的作用。代替石元帅接任杭州太守的两届官员，都被视为是石元帅领导的同一个党派的成员，前者相信好的政策只要不加改变的继承就可以，因此有意放纵这样的局势；后者却野心勃勃，这位太守喜爱金钱与美女、美食，并且希望得到石元帅或者皇帝的赏识，以达成他的政治野心。因此一方面他收受贿赂，放任违法的现象，根据传闻，这位太守大人甚至还指使盐商们去向在帝国中央有重要影响力的官员行贿，以保证他的行为不会受到御史的弹劾；另一方面，在得到盐商的大笔贿赂后，他又进一步的大胆改革了宋国的盐政制度。在他的任内，他彻底废除了整个杭州境内的食盐专卖政策。政府在食盐上的收入，从此只包括盐场的租金与盐税。他的这次改革是成功的。杭州政府在食盐上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百姓也都交口称赞。这位太守的能力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认可与石元帅的赞赏。据说正是因为这次看起来非常大胆的改革，使得这位太守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帝国中央。这位太守的名字叫做蔡京。后文我们将会多次提到他。

帝国旧的盐政制度在蔡太守的改革之后，越发的显得难以为继。杭州的情形影响到周围的许多地区，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相继崩溃，只有少数地区继续顽固的坚持旧有的政策不变。但是他们对食盐的走私也无可奈何。这其中，宋帝国中央政府对盐政改革的态度耐人寻味，他们罕见的放任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似乎只要在食盐上的财政收入不减少，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但根据种种传闻，让人相信帝国中央的这种态度是大量的贿赂以及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保守党的精神领袖司马宰相，一向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之运转，主张减少政府开支，顺其自然。对于盐铁专卖政策，保守党也向来持反对意见，只不过以司马宰相为代表的保守党们相信，凡是帝国尚能运转的东西，只要不是到了非要改变的地步，就尽量不要做大的改变，只须稍做修补就可以。秉持着这种理念，保守党们容忍了盐铁专卖的存在。而当这种政策发生改变时，当保守党

们发现这种改变是自然的发生，不会造成政局的动荡之时，便默认了这种结果。毕竟无论国家、官僚与富人、平民，三者都奇迹般的不曾在这种改变中受到很大的损害。而由前帝国宰相王宰相创立的新党，虽然主张政府主动加大对经济的干预，但其着眼点似乎主要是保证政府财政的收入。只要财政收入不减少，新党就可以容忍大多数改变。如果这种改变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他们就会表示欢迎。而对于没原则的官僚而言，保证其利益不受明显的损害，加上适当的贿赂，就可以轻易的消除这方面的阻力。于是帝国的食盐专卖政策，便在三种势力的默许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宋帝国是一个超过任何罗马人想象的庞大帝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帝国的食盐贸易代表着怎样的财富。无论宋帝国生产多少食盐，仅凭其国内市场，都可以充分的消化。因此食盐专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种愚蠢而短视的政策。这一点宋帝国的商人们倒是都很清楚。所以，当折将军占领那个以食盐命令的著名产盐区之时，虽然当时帝国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还没有完全崩溃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程度，但延州的冒险家们早就从杭州的变化中预见到了全国的变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石元帅的认可，盐州的盐池，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商机。

我的那位有着高贵血统的新朋友，日后最重要的合伙人柴公子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他相比其余的冒险者，似乎更有办法。他设法得到了一封据称是石元帅首席幕僚的亲笔信。拿着这封信件，他找到了延绥方面军的元帅种元帅，以一把价值三百贯的宝刀与两匹骏马为代价，得到了种元帅的推荐后，再去拜见暂时驻守盐州的折副元帅。

在全面占领了这片被称为“平夏”的地区后，传闻中对夏国百姓极其苛刻的折副元帅也变得相对温和起来，虽然强征民夫进行劳役以修筑

城堡的事情从未停止，但是以夏州太守为代表的文官迅速的接管了大部分地区，这些被精心挑选派往占领区（宋帝国则认为是收复原有的失地）的官员们采取了比军方要温和许多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这些文官在平夏地区设法邀请为躲避战乱而逃跑的人们回到家乡，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甚至赠送过冬的衣服与粮食；而对比之下，军队则常常没收反对者或者与夏国政府有牵连的家庭的财产与田地，将他们强行迁移到帝国南方的湖广地区。军方经常制造冤案，而文官则设法为之争取公道。双方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不断发生小小争执，而大体上文官永远是站在百姓一边，扮演公正的维护者角色。这一切有可能是帝国故意的安排——这样一来，文官们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威信便迅速建立起来，而仇恨则被巧妙的转嫁到了军队而非帝国本身身上，当这些军队，主要是折副元帅的河东军撤离后，当地居民的怨气就可以彻底平息，从而变成对帝国政府的感谢。总的来说，其实质则无非是帝国政府正在设法稳定当地的局势，巩固他们的占领。与夏国控制区接壤的盐州地区，虽然与其余地区不同，依然由折副元帅控制，但是身上还兼着太守职务，有过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折副元帅，也同样需要执行帝国的这一政策。而根据流传在商人中的传说，忙于战争的帝国此时无暇关心盐池的生产，一向开明的石元帅也许愿意将盐池以与杭州同样的方式处理，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了折副元帅那里。

但是柴公子在折副元帅那里碰了壁。尽管他有石元帅首席幕僚与种元帅的推荐，然而这次他高贵的血统反而成为了障碍。折副元帅的为官之道，是只效忠于帝国皇帝本人，他远离一切党派与权贵，既不招惹他们也不怕得罪他们，以“孤独的臣子”的形象来获得皇帝的信任。所以，折副元帅不愿意与柴公子这样有敏感身份的人打交道。于是，受到挫折后的柴公子不得不寻找一个合伙人以绕开障碍，他最终的选择就是我……

石越将西夏使者有意凉在一边后，便立即派人召回他的首席幕僚潘照临——潘照临此时正在长安与陈元凤打嘴皮官司。按宋朝的制度，若负责督运粮草等补给的范纯仁与陈元凤在粮草的供应上有懈怠与或者出现人为的供应不足的情况，石越有权力将他们斩首，所以本来石越并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至少犯不着劳动潘照临，一道行文过去，范纯仁与陈元凤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有疑义也只能事后向枢府申诉。但石越在瀚海中重建溥乐、耀德二城，鉴于真宗时代的教训，却是没有事先得到枢府同意的。为了保守秘密，甚至连前线许多的高级武官都不知道内情。而在荒漠中修建城堡所要耗费的人力与物力，都是惊人的，瞒得过别人，如何瞒得过负责军需的官员？这时候如何既要尽可能的保守秘密，又要从范纯仁与陈元凤等人手中尽可能的得到资源，就变得非常需要技巧了。为此，石越不得不让自己的首席幕僚常年穿梭于庆州、长安两地之间。因此，当潘照临暂时抛开与陈元凤的勾心斗角，赶回庆州后，夏使已经被石越凉了整整两天，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夏使在这两天里不断要求立即拜见石越，甚至还一度设法摆脱了陪同的官员强闯帅府，虽然被拦驾，但现在整个庆州都知道西夏派出了使节来到庆州，谣言满天飞舞。

然而，迟至第四天，石越才终于带着麾下主要的文武官员，正式接见这位叫天都茂的夏使。天都茂在西夏官拜枢密司承旨，可以说也是位居机要，但是被石越用各种手段推搪，竟然被凉了整整四天，心里真是又急又气。但是他的使命却是来求和，纵有再多的气，也只得强咽入

肚，摆出一副笑颜，向石越恭恭敬敬地递交西夏国书与梁太后写给石越的信件。

石越接过国书，只翻开看了一眼，便放到案上，先看梁太后的信件，他一眼扫过，一直保持微笑的脸便立即沉了下来，“啪”一声把信合上，丢到案上，厉声道：“朝廷册封者，夏国国王也！夏国太后与吾何干？！”

天都茂忙躬身道：“先帝英宗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在位之时，龙体违和，慈圣光献太后亦曾垂帘听政。敝国之事，虽不敢比于圣朝，亦不过是国王欠安，太后垂帘，故此国事由太后暂摄。朝廷受仁多澥奸人蒙蔽，其中多有误会。下官奉命东来，亦是想向朝廷诉明冤情，还望石帅明察。”他说起宋英宗那一长串的谥号，只怕轻易一个宋朝官员，也不如他说得顺畅。

石越听他如此回答，不禁哑然失笑，讥道：“贵使之意，夏国只是国王身体违和，而有太后垂帘？并无权臣后党，犯上作犯，泯灭纲常？”

“石帅明察！仁多澥素来奸猾狡诈，其卖主求荣，兴风作浪，不过欲逞其奸志。”天都茂回答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毫无半点愧色。

石越哈哈大笑，指着天都茂，笑道：“若是如此，倒是朝廷错怪了。”

天都茂顿时老泪纵横，泣道：“石帅能明此情，实于下邦有再造之恩。”

石越大笑着摆手，道：“本帅可没甚再造之恩。不过朝廷兴兵而

来，正为正纲常人伦，又岂能听足下一面之辞而罢？贵使可速回兴庆，上禀贵国太后，夏国边远蛮夷之地，既无名医，兼少药石，何不请贵国国王移驾至汴京，一则可释朝廷公卿士大夫之疑；二则朝廷忧其失位，竟兴百万之师，岂能不答谢朝廷之恩德？三则汴京名医云集，百草不缺，正好养疾，待贵国王病愈，朝廷再遣其归国。此一举三得，岂不美哉？”

“石帅美意，感激不尽……”

“既感激不尽，便不必啰嗦。速速回国，叫尔国王自来京师谢恩！彼若不来，我当带兵去请！”种谔本对和议极其反对，此时接住话头，便厉声咤道，语带威胁。

天都茂却并没有被吓倒，他用眼角看了种谔一眼，便抱拳从容问道：“此位可是种谔种将军？”

“便是某家，如何？”种谔一脸不屑。

天都茂欠身笑道：“将军威名，震于西陲。然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华夏天朝，万夷所仰，四海所宗，以为文明昌兴，礼仪教化之上邦尔。朝廷之服人者，德也。若徒以力欺人，以强凌弱，敝国虽小，虽死不敢屈。朝廷虽兵威盛于汉唐，灭人之国，易如反掌，敝国固力不能敌，然穷极之时，若举国归于契丹，则只恐天下之难方兴，而兵祸连绵，正不知何日能解！且朝廷若不顾大义，务以兼并之念，行霸者之事，只恐大辽、吐蕃、大理，将人人自危，反侧之祸，便在旦夕之间。故吾主朝与不朝，在服德而非畏战也。”

种谔被天都茂这一番话说得恼羞成怒，按剑而起，正要发作，石越早已喝斥道：“种将军休得无礼！”

种愕愤愤地望了石越一眼，见他脸色不豫，又恶狠狠地瞪了天都茂一眼，重重地哼了一声，头也不回，竟径直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石越脸色更加难看，但他旋即恢复常态，笑道：“让贵使见笑了。”一面将天都茂请到席位坐了。待天都茂坐定，石越方又问道：“朝廷教化天下，彰明王道。法三王而不法齐恒晋文。惟贵国之事，固天下之所疑，未可以贵使一人之语而使信服。若夏国王不早至汴京觐见，奈何朝廷公卿不之信。”

天都茂见石越语气松动，忙起身谢道：“朝觐大事，实仓促难定。当此上下疑忌之时，皇帝陛下虽然仁厚，然奈众公卿何？敝国之臣，亦恐主君为朝廷所留尔。”

“若使诚心，朝廷岂会欺尔小国？”石越假意愠道：“惜吴越王入觐，朝议纷纷欲留之，而朝廷终遣之归国。前事如此，奈何反疑朝廷？”

“石帅息怒。”天都茂连忙谢罪，郑重回道：“实是人情疑惧，若石帅能缓兵数月，略宽人心，吾主不敢失信于朝廷，必亲往京师入觐谢恩。”

他这么一说，在座文武无不动容。须知方才天都茂暗示若逼急了他们，就举国降辽，的确是说中了让宋朝文臣武将最担心的事情。如果秉常真的能够入朝，缓数月之兵，却未必不能接受。宋军正好巩固目前的战果，一旦秉常入朝，要他方还是圆，自然就看宋廷的高兴了。到时候只要他一封奏章，献土移封，不仅可以彻底封住辽国的嘴巴，使辽国没有任何借口，而且西夏内部的分裂也势必更加公开、激烈，纵有还想顽抗的，也只会是极少数，不足为虑，宋朝可以唾手而得西夏全境。

但正因为这等事情太过于美妙，反而让人不敢相信。正如天都茂心中，也绝不会不明白石越要秉常入朝的意思。所有冠冕堂皇的词语后面，石越开出的价码实际是：举国投降。当然，是体面的投降。而天都茂的回答则是：我们愿意投降，但宽限几个月，让我们讨论一下。

石越仿佛也被说得动心了，他抚案沉吟，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方面露难色地说道：“然战和之策在朝廷，实非吾所能作主。”

“在下愿往汴京觐见皇上，陈说利害。在此之前，惟愿石帅能缓兵一月。”天都茂立即说道。

石越低头沉思一会，似是下定决心，霍然抬首，道：“便依贵使之意。一月之内，只要夏国不挑衅，吾亦不用兵。”

他说完，见座中有好几个人想要出言反对，便向丰稷使了个眼色，丰稷会意起身，大声道：“夏使远来，军中无以为乐，请召剑舞助兴。来，给诸位大人满酒！”

酒宴开始后，石越笑着应酬数盏，便借口酒力不支，让丰稷代为招待，自己先行退场，返回帅府。潘照临早在外面等候，待石越上了马车，笑问道：“如何？”

石越淡淡一笑，道：“他们若真心求和，晚间天都茂必再来见我。否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我也不过是将计就计。今晚便派人去知会沿途驿馆，但好生设酒宴招待夏使，却供给他们劣马，带他们走最绕的路，让其缓缓而行便可。”

“职方馆关于天都茂的情报，说此人愚钝老朽，梁太后怎会派此人为使？”潘照临颇为疑惑。

“那是职方馆看错人了。”石越笑道：“此君甚是精明，能瞒过他的事，只怕不多。”

“哦？”

“不过他知道亦无用。”石越悠悠道：“我已等不及禹藏花麻的决定了。告诉李宪、王厚，使者到达之日，若禹藏花麻还未归降，便用剑叫他投降。”

“也是时候了。”潘照临半笑不笑地说道。

“我还要写密折请皇上留下这个天都茂。他在夏国其名不显，那是梁氏不会用人，留在大宋，却不失为人材。”石越闭目假寐，一面说道：“夏地本是吾土，朝廷若一意猜忌，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终难长久。将来治理其地，当蕃汉掺杂而用，而夏国之英材俊士，不仅要用之于地方，还要招揽于朝廷。如此不仅朝廷得人材，夏国豪杰之士，皆知有显达之望，进身之途，则不易生叛逆之心。吾示夏人宽厚，消其反侧，自慕泽起；恩加夏国豪强，当自仁多瀚起；收夏国之民心，则自夏州起；揽夏国之士，本欲自李清起，李清既死，可自天都茂起。”

天都茂回到驿馆后，马上屏开众人，召见他的副使萌多。

“明日你便回国，先去西平府，告知叶悖麻大人，勤修战守之具，防宋军不日攻城。”天都茂皱眉叹道：“但亦切不可先行挑衅。”

“挑衅？”萌多苦笑道。

天都茂也苦笑着摇摇头，道：“你这般转达便是。”

“那大人将何往？”

“我要去汴京，尽最后之人事。”天都茂的语气，含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宋朝内部绝不能是铁板一块。有人主战必有人主和，更何况不知有多少人暗中嫉妒石越之成功，若能找到机会，事情还未必绝望。若是我在汴京时，军队能打一个胜仗……”他旋又摇了摇头，道：“只要叶悖麻将军让宋军付出多一点的代价，和议便尚有机会。”

“下官会将这些话转达给叶悖麻大人。”萌多恭谨的说道，他犹疑了一下，终于没有忍住，又问道：“果真能越过石越而达成和议么？”

天都茂默然良久，缓缓说道：“尽人事，听天命。”

萌多听到这句回答，也不禁默然。

过了好一阵，天都茂又说道：“我虽欲求和，而彼不许也。石越面似菩萨，而其亡我之心甚坚，多说亦无益。我此行已不知能否生见太后，你回去后，当替我转达，必不得已，当早为之备，举族西迁，幸毋以兴灵为恃。吾辈无能，自召亡国之祸，若尚心存侥幸，则祖宗不血食矣。”说到此处，天都茂想起国事中让人痛心切齿之事，不禁放声痛哭。

次日。天都茂东行之后。帅府。

“举族西迁？”石越笑道，“这可不行。”

司马梦求也笑道：“学生已着人改了天都茂的奏折，萌多回去后，自会告诉梁太后，天都茂将在汴京设法离间学士，只要兴灵不破，万事可期。”

“做得好。”石越赞道，一面笑道：“耀德城已被发现，我也等不及耀德城筑成之日了。”

“其实有了溥乐城，便足以护卫粮道。学士筑此二城，亦是为长久之计。”司马梦求笑道：“倒是许多将军憋了一肚子气，须早让他们知道才好。听说朝廷还专门派了使者来催学士进兵。”

“朝廷是担心冬季到来之前，攻不下灵州。”潘照临悠悠道。

石越半开玩笑的说道：“我也担心。”

“学士，种谔大人求见。”侍剑在外面朗声禀道。

石越与潘照临、司马梦求对视一眼，三人皆会意地一笑。石越起身道：“请种大人议事厅相见。”

种谔怀着一肚子的怨气与怒气，勉强与石越见礼后，便开门见山的问道：“石帅果欲许夏人和议么？”

石越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茶，缓缓放回案上，看了种谔一眼，道：“和战之策在朝廷。且夏人许我河南之地，且允诺秉常复辟。我既据河南，于秉常有再造之恩，正可缓图之。”

“石帅此言差矣。”种谔急得腾地起身，大声道：“如此必误国

事！”

“嗯？！”石越脸色不豫，恼怒地望了种谔一眼。

种谔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态，但他却不在乎，只是坐回座位，继续说道：“如今士气可用，正当一鼓而下灵州，灵州既下，禹藏花麻可不战而降。如此三道进兵，渡河而围兴庆府，如此贺兰山以东，尽为吾有也。夏人议和，不过是缓兵之策，一旦其恢复元气，再欲图之则难矣。且以夏人之雄，岂能容河南之地在他人掌握？我纵欲和，实不可得也！”

“然种大人可知辽人已进河套？”石越冷不丁问道：“若逼其过急，夏人举国降于辽，我当如何应之？”

种谔吃了一惊，反问道：“契丹出兵河套？”

石越点点头，道：“大宋之劲敌，非西夏，而是契丹。若使二夷合纵，于国家非利也。”

种谔却顷刻间已从惊愕间恢复从容，毫不在乎地挥手道：“辽主非愚钝之人，此时与辽国打仗，虽非大宋之利；然此时与大宋打仗，难道便是辽国之利？！其出兵河套，是知夏国之将亡，而欲分一杯羹。占据河套，可使兴灵、平夏，皆处于辽军威胁之中，日后与大宋相争，亦可占得一丝先机。我军此时若急攻兴灵，辽人坐视而已。”停了一下，又讥笑道：“我军若攻兴灵，下官只忧辽军以助我为名，而在河套甚至贺兰以西攻城掠地，让夏人首尾难顾。石帅莫要忘了，大宋与辽国还有一纸盟约在。”

石越却并不为其所动，反讥道：“兴灵坚城，若我军久攻不下，契

丹未必不敢趁我之弊。若能大败我军，使我元气大伤，其又惧我何来？如此，吾等岂非大宋之罪人？！”

种谔霍然而起，怒声道：“为将者岂能畏首畏尾！天下哪有甚万全之策？石帅所虑若仅于此，愿授下官五万之师，以一月为期。一月之内，若不破灵州，下官愿就军法！”

石越望着种谔，良久，缓缓说道：“大人可知军中无戏言？”

“虽死无憾！”种谔没有半点犹豫。

“好！”石越霍然起身，道：“本帅便给将军五万之兵，且使种谊、刘昌祚部助将军攻城，令折克行率部直取兴庆，断其援军。限期一月，若一月之内，灵州不破，本帅亦不要将军正军法，将军自缚往汴京听处置便可。”

种谔几乎疑心自己听错了，不可思议地望着石越，半晌，方单膝跪倒，亢声道：“若攻不下灵州城，下官不敢去见皇上，自己便撞死在灵州城下！”

熙宁十三年八月下旬。

灵州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田野让人感觉到一种无声的苍凉。灵州这座塞外雄镇，位居黄河与灵州川之交，控贺兰、牛首二山之险，拥河渠灌溉之利，原本是关陇地区之门户。然而，自从咸平五年李继迁攻破成为塞外孤城的灵州之后，宋军已经有整整七十八年未曾见这座雄镇的雄风。这里却先后成为西夏的西平府、都城、陪都、总管十二监军司的翔庆军司！

此时灵州城外的田野中，只余一片凄凉景象。在石越下令以种諤为帅，统率骁骑军、龙卫军与宣武军第二军、振武军第四军共计约五万精锐禁军，并节制种谊、刘昌祚部进攻灵州之后，灵州那短暂的僵持被立即打破了。

首先是与宣武第一军一起驻扎在耀德城的宣武第二军的其余部队依次抵达灵州，在他们到达的当日，叶悖麻趁其立足未稳，以优势兵力向宋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两军激战竟日，各自折损千余人马。夏军的进攻被挫败后，宣武第二军的将领才发现，叶悖麻此次进攻的目的，仅仅是抢割城外的小麦。

然后，在西路，种谊与刘昌祚烧毁鸣沙城，带着所获粮草辎重率部北上，击破阻击之夏军，几天后进抵灵州城外。刘昌祚到灵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纵火焚烧城外尚未被收割的麦田。灵州城外，几乎沦为一片焦土。叶悖麻自知无法与宋军列阵而战拼消耗，不敢出战，只好收缩兵力，闭城自守。好在灵州城只有南北两个城门，经过长期的准备，城中除了攻守战具外，粮草、薪柴、木材，甚至石头，叶悖麻也都已准备得尽可能的充分。他只要以重兵守护好灵州城东北三十里外的吕渡，保障兴庆府与灵州之通道，灵州便不至于沦为孤城。

宋军却也不急于攻城，他们在灵州城南扎成两座大寨，深壕高垒，竟摆出一副持久战的模样来。

但叶悖麻却非常清醒——宋军这样做，只不过是等待主力的到来。虽然在花结香逃回来的残部报告发现宋军在筑耀德城后，他便减少了在澥海的部队。但是余下的在澥海活动的部队，还是发现了宋军的大规模调动。联系起萌多的报告，他就可以很容易的断定，宋军的主攻，

迫在眉捷。

果然，仅仅五天之后，宋军的主力便到了。

叶悖麻站在城楼上向南眺望，可以看到城外旌旗密布，营寨相连。宋军军容之盛，让与叶悖麻一起在城上观阵的许多西夏将领都变了脸色。

“灵州之固，虽十万军不能下，何况这区区宋军。只须坚守数月，本帅便有破敌之策！”叶悖麻慨声说道，给麾下将士鼓舞士气。

然而，恰在此时，一只乌鸦不识时务的飞过城楼上空，呱地叫了一声便向北飞去。那绝望的叫声，让本就迷信的西夏将士，心中更增了几分不祥的预感。

灵州城南。

宋军中军营门大开，随着一声声鼓角高鸣，各营的营门也相继打开，宋军各军列着整齐的方阵，鼓行而出，布阵于灵州城外，仿佛是在向守城的夏军炫耀着自己的军威。

种谔在众将的簇拥下出了中军大营，一脸的肃然。

“鸣——鸣——鸣——”

众军见到主将的旗帜，立即一齐鼓噪起来，数万人的声音，震得灵州城内的居民都惶惶不安。

种谔缓缓举起右手，中军挥动旗帜，鼓噪的士兵便立即安静下来。

紧张、兴奋的情绪，在宋军中弥漫，士兵们都自觉握紧了手中的兵器，每个人都等待着攻城命令。灵州城上，叶悖麻也向部下下达了备战的命令。

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一刻。

城外城外，安静得让人窒息。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种谔并没有下令攻城。他纵马至阵前，指着前面的灵州城，厉声喊道：“诸位将士！七十八年前，大宋灵州知州裴济裴大人被李继迁困于灵州城中……”

种谔的话被数十名军官重复传唱，清晰的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灵州城内外都吃了一惊，不知道为什么种谔突然提起这桩早被许多人遗忘了的旧事。

“裴大人自刺手指，写下了请求援兵的血书。”

种谔依然肃穆，仿佛回到了七十八年那场惨烈的战争中。

“然而瀚海被李继迁遮断，朝廷援军方至环州，灵州便已陷落，裴大人战死殉国……”

“本帅昨夜梦到裴大人，乃知当年为捍卫灵州而战死的大宋将士之英灵，依然聚于灵州城上，徘徊不散。他们未能等到援军，致使国家西北雄镇沦落，其骸骨亦不能得归于故乡，故此怨恨难散。他们等援军等了七十八年！”

“他们等援军等了七十八年！”

种谔哽咽着，拔剑出鞘，指着灵州城，厉声喝道：“今天，援军来了！”

马同寿举着高过人身的盾牌，一双眼睛胀得通红，口里大声吼着无意义的音节，踏过横七竖八躺在城下的友军尸体，第三次冲向城角。此时灵州城南的上空，恍如正下着一场狂暴的箭雨，密密麻麻射出来的羽箭，几乎让太阳都失去了光芒。城墙脚下，到处都有未熄的烈火在飘摇着，西夏人泼下来的滚烫的开水，兀自在地面上冒着热气。到处都是穿着黑色铠甲的宋军尸首，被石块砸烂的云梯残体，还有遍地可见的血迹。惨叫声、吼叫声、战鼓声、云梯车轮压过壕桥的吱吱声、弓弦振动声、羽箭穿过空气的声音、抛石机发射时的轧轧声、石弹砸在城墙上、城墙外的轰隆声……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副人间地狱的景象。

马同寿此时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只是本能地跟随着宣二军的一万多名袍泽一起，簇着云梯，向着灵州的城墙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每一架云梯车后面，都跟随着数以百计的战士。而在他们身后，在夏军射程以外，宋军整整两百架抛石机分成三队，不断的向灵州抛射出石块与泥团，压制着城墙上的夏军。虽然五到八斤重的石弹，打在灵州城那坚固而高峭的城壁上，连个印子都留不下便化为齏粉；它们很难对重要的防御工事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如果落在人身上，无论穿着多好的盔甲，也必死无疑。那些跌落城下的夏军尸体，几乎没有完整的。

种谊与刘昌祚都紧绷着脸，勒马在军中观战。

石越再一次证明了他按兵不动的几个月并没有闲着——灵州攻城部队的攻城器械，不可能是凭空变出来的。但石越也不是神仙，从庆州到灵州的道路，许多地方都不能通车，许多重型器械根本无法运过来，就地制造也要受材料与工匠的限制，因此任何一个将领，都知道在这方面无法再抱怨什么。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比想象的好多了。

但饶是如此，擅长防守的种谊还是忍不住会暗暗感到遗憾。

若是能运来重型投石机便好了。宋军有一种巨大的投石机，能将数十斤重甚至上百斤重的石头轻而易举地发射到二百步以外，有时候甚至是三百步。只要有这么一两架投石机，灵州城上的任何防御工事，只要被命中，就会被砸得粉碎。但这种投石机本身重达数千斤，当时一辆马车的载重能达千斤就几乎是极限，这种投石机需要几辆马车同时拉才能拉得动，除非从延绥、夏州绕道——那里有一条西夏人修的官道——否则是不可能运到灵州的。而等它运到之时，只怕战争早已结束了。

恶劣的运输条件帮了叶悖麻大忙。

否则的话……以种谊的眼光来看，叶悖麻在守城方面极不全面。而且这种欠缺并非叶悖麻个人的问题，而是夏军在这方面根本不擅长。所以叶悖麻才犯一些在宋军将领看来简直是可笑的错误。整个灵州城防御工事的设计虽然称得上严密，却也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外壕居然没有羊马墙，使得宋军不仅可以直接攻城外城，而且宋军的壕桥轻易地就开到外壕上面，池宽水深的外壕居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此外，马面也太少，本来对于缺少重型攻城器械的宋军来说，这是可以造成很大的麻烦的。

这许多的不足，完全是战术思想上的落后。比如佑大的灵州城居然只有两个城门！在种谊看来，这简直就是幼稚。西夏人以为城门是攻防最激烈的地带，所以就以为越少越好，可以集中防守——但城角更是最薄弱的地带，为什么他们不干脆把灵州设计成三角城？

但是……

还有不对劲的地方……

为什么西夏人在这么多攻城炮的打击下，居然还有如此密箭的箭雨？城面上防守的西夏人似乎完全没有被压制住！而最奇怪的是，西夏人的守城炮一直没有还击。按常理，布置在城内的守城炮一般都要比攻城炮威力更大，它们是摧毁攻城炮最有效的武器。宋军的攻城炮一旦发起进攻，其位置就暴露无疑，而且为了保护攻城炮，宋军不得不在自己的三个炮阵前摆出步兵方阵，城中如果进行还击，便会令宋军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叶悖麻任凭宋军攻击，却一直隐藏实力？

难道说应付宋军的这点攻击，他完全是游刃有余？亦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守城炮？

种谊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外城城面定有蹊跷。”种谊低声说道，目光有意无意地向身边的刘昌祚瞥了一眼。

刘昌祚斜着伸手掌，做了个手势，却没有接话。种谊收在眼里，眉头皱得更紧了。刘昌祚的意思很明白，与种谊想的完全一样。灵州外城的城面，一定是被设计成向内倾斜的城面了。这种城面设计是专门对付攻城炮的——石弹落到上面，就会借着巨大的惯力向夹城滑落。任何投

石机的精确度都是有限的，训练得再好的士兵，也无法准确的将每一枚石弹打到城面上，实际上每十枚中能有三到四枚命中城面，就已经是训练有素了。若城面设计成一定斜度，城面上的士兵在遇到攻击时只要紧贴女墙站立，受到的伤亡就会大幅减少。

必须要想个什么办法才行！

“呼”地一声，一枝羽箭正中马同寿的盾牌，射箭的人显然臂力极大，羽箭插入盾牌后箭尾兀自摇晃不已，震得马同寿左手一酸。马同寿此时根本不知道是谁射出来的这一枝箭，躲在覆盖着厚厚的沙土与生牛皮保护的云梯车内的士兵，已经将云梯靠到了灵州城墙上，云梯上一架架飞梯就势升起，直接架到了灵州外城的女墙上。上。“杀！”“杀！”身后的战鼓声擂得更加急了，马同寿见指挥使举着一面盾牌，口中大声吼着，跳上云梯，向着灵州攀爬上去，他身后有数十名士兵见状也紧随其后，纷纷跟上。马同寿连忙也跟了上去。他刚一上去，身后马上又有无数人跟了上来。

这个时候，灵州的城墙上，到处都是升起的云梯，一排排身着黑色铠甲，举着盾牌的宋军战士，如同庞大的蚁群，向着灵州攀爬上去。

一瞬间，宋军的远程攻击更加激烈了。

在巢车的指挥下，宋军的投石机发了疯似地向灵州城墙发炮，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城面上的守军。不知道何时布好的床弩阵也突然发威——宋军疯狂地将他们的弩阵推进距城七十步以内，不顾伤亡的向夏军进攻。数以千计的神臂弓手更是将漫天的弩箭射向城头的夏军，数百架的望楼车好象突然冒了出来一样，在战场上疯狂地移动着，这些比灵州

城还要高的望楼车上，每架都载有十几名的宋军神箭手，这些人不停的寻找着他们认为的重要目标，几乎每一声弓弦响声，都有西夏人送命。

得到有效支援的宣二军，仿佛得到什么号令一样，也自觉加快了攀爬的速度。

灵州城头，越来越近了。

“宋狗要玩命了！”城楼上，叶悖麻狠狠地吐了浓痰，骂道。他转身瞪着自己的长子，沉声道：“耶亥，你给我带一个千人队上去，休得叫一个宋狗登城！”

“是！”

“炮手可以动手了！”叶悖麻没有再看一眼离开的长子，他瞪着眼睛，盯着城外的宋军巢车与望车。叶悖麻感觉到，相比而言，对西平府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毫无攻击力的巢车。因为有了这些巢车，宋军才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城头上的一举一动，才能用旗号指挥部队进行更有效的攻击。

这是心腹之患。

“一定要先干掉那些巢车！”

轰。

轰。

一辆巢车被砸得散架。

又一辆巢车被砸成数段。

“所有巢车，不得辄移！”种谔神情冷酷地下达着命令。西夏人的守城炮终于开始还击了。巢车、望楼车、投石机、床弩、神臂弓队，无疑将是西夏的守城炮主要攻击的目标。

“种帅，若这般下去，用不多时，所有巢车都将损失殆尽！”

“巢车若移动避敌，诸军如何看得清旗号？”种谔怒目瞪了说话的参军一眼，厉声道：“巢车死光了，望楼便改做巢车！传我将令，巢车便被砸死，亦不得移动半步！违令者一车皆斩！”

“是！”

轰！

话音未落，数枚石弹砸向宋军炮阵，其中一枚没有砸中宋军的投石机，却落在了守卫投石机的步军阵中。顿时，血肉横飞，惨叫连连，数十名宋军战士被砸成肉泥。

紧接着，又是轰、轰，数声巨响传来，神臂弓队中被击中了一枚石弹，伤亡狼籍。

“军法官何在？”种谔眉毛都没有皱一下，便厉声喝道。

“末将在！”

“你立即带军法令监阵！敢乱我军阵者，立斩！”

“是！”

都虞候领令而去。

“敌炮攻击，城头上必有人以旗号指示方向远近，传令，叫望楼干掉这些兔崽子！”

“令巢车辨分敌炮方位距离，攻城炮装震天雷，给我炸死那些西贼！”

“传令，先登城者，记首功，赏钱五百贯！凡士卒一律晋陪戎校尉！”

马同寿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身后远程攻击部队的支援，城头上的西夏人仿佛被压制住了，他听到指挥使在上面大声喊着：“西贼顶不住了……快跟上……快跟上……”马同寿连忙手脚并用，抓紧攀爬。

然而好景不长，西夏人很快便缓过劲来。头顶上，从城内发射的巨大石弹掠过空气时发出的响声，让马同寿感觉到头皮一阵阵发紧。“阿弥陀佛！”他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声，不敢去看身后的情形，反而以更快的速度攀爬起来。巨石落地的轰隆声在身后不断传来，巨大的恐惧感反而在一瞬间让马同寿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不能攻下灵州外城，他们这些在云梯上的人，都不可能再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别的宋军战士或者还可以选择以后继续战斗，但是对他们而言，今日便是决战。

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下面传来一阵阵呼喊声，马同寿隐隐听到是：“先登城者……五百贯……”

他不由得精神一振，五百贯，足够置上一座上好的庄园，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但是，他的美梦只持续了一刹那。

只听到“啊——”地一声惨叫，爬在前面的指挥使被一块滚石砸中，从数丈高的云梯上跌了下去。他的大脑尚不及转寰，又是一声惨叫，一人被开水浇中烫伤，把握不住，也从云梯上跌了下去……

惨叫声此起彼伏，从每座云梯上传来。不断有宋军的将士跌落，最惨不忍睹的有一架云梯被西夏人浇了滚油，又射中火箭，整座云梯上的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摔死，更有许多人是燃烧着从云梯上跌了下去。

“狗娘养的！”

马同寿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拼命的时刻到了。

宋军的每架望楼车，在车下操纵楼上移动的士兵与在车上以旗语指挥联系的士兵都是隶属于神卫营的。但是望楼上的神射手，却是各军中临时抽调来的好手。田烈武此时就在一座望楼车上面。他的车上，配有十二名神箭手，以他的官阶最高，所以他就是临时的首领。

从望楼车上，可以清楚的看到灵州城头的一举一动。西夏人的守城炮尚未发射，田烈武就注意到有几个人在城墙上挥动旗帜。他看出古怪，当即便一箭射死一个。待到西夏人发炮，他立即便想起在讲武学堂

时从神卫营的武官那里听到的话：以炮守城之时，一般将炮安置在城中，使敌不知所在，以保护守城炮不被攻城方的投石机摧毁。这样的话，就必须以人在城墙上以旗语指示方位距离，若然没有这些指挥的人，纵有再多的投石机，也是废物。

“先不管别的，干掉那些打旗号的！”田烈武一面说道，一面嗖地一箭，又将一名旗手射死。

望楼上的神箭手们立即明白过来，开始集中攻击这些打旗语的夏军。尽管望楼上的宋军也是西夏弓箭手重点攻击的目标，但那些西夏人却仍然几乎只要一挥动旗帜，马上就会有人送命。待种谔的命令传到诸望楼后，西夏人早已经被田烈武打乖了，他们一个个紧贴着女墙站立，从“品”形口中观察，而只将旗帜露出来，继续指挥。

这一下，几乎所有望楼上的神箭手都束手无策了。

“田大人？”

轰。田烈武未及回答，一架燃烧的云车从中间折断，塌了下来。接着，又是轰、轰数声巨响，宋军几架投石机被击中，被砸成了一堆木材。

宋军的投石机也开始用震天雷作弹药还击，但是巢车判断方向容易，判断距离却十分困难。躲在城墙后面，的确比在城外被人一览无疑要安全许多。震天雷在灵州城内不断的爆炸，但效果却非常一般。而城墙上的宋军受到抛石机的支持一被减弱，处境却立即变得更加艰难起来。毕竟在进攻城头时，宋军无论如何也不敢使用震天雷。因为投石机是无法确保准确击中城面的，有更多的石弹可能落在城外。这些如果只是石弹或者泥团，必不可少的误伤对己军造成的伤害还可以接受，但如

果改成震天雷，只怕宋军的攻城云梯，在己军与夏军的“夹击”下，用不了一时三刻就会死光。

“姑且试试罢。”田烈武抿着嘴，摘下一枝火箭，朝着西夏人的旗帜射去。

望楼上所有人都屏声望着这枝火箭，拖着火焰尾巴的箭枝正中旗帜，噗地燃烧起来。

顿时，整座望楼上都欢呼起来，众人纷纷抽出火箭，几人一组地向西夏人的旗帜射去。很快，别的望楼也注意到这种新方法，开始有样学样。西夏人的旗帜只要一举起来，立即便有数枝火箭飞到，他们尚来不及挥舞，就发现手中的旗帜烧得只剩下冒着火星的旗杆了。

叶悖麻望着一根根光秃秃的旗杆，不觉目瞪口呆。

宋军的远程攻击部队显然注意到了望楼车的战果，无论是投石机还是床子弩，都是有车座的，他们立即开始有次序地移动位置。得不到旗帜有效指挥的守城炮只能凭借经验胡乱进行设计。数量本来就少的守城炮，当完全只能靠感觉来攻击敌人之时，其效果立即便大打折扣。

西平府的上空，再一次成为宋军的天下。

“挑一百名善射者，干掉那些望楼车！”叶悖麻的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

马同寿离城头越来越近了，他身上却奇迹般地一点伤都没有。但马同寿无暇感叹自己的好运气，因为有太多朝夕相处的袍泽已经只能在忠烈祠才能再会了。他只是不甘心，无论如何，哪怕要死，也要爬上城头再死！

忽然，他听到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下意识地两边瞥了一下，立刻，他的血液也沸腾起来——潘大人已经登上城头了！

便在这略一停顿间，他听见上面也传来欢呼声——一名锐士爬上了城楼。但只是一瞬间，那名锐士的尸体便从城头上摔了下来，身上有几个透明的枪眼。

紧接着，又有两名袍泽被杀死在登上城头的那一刻。

马同寿停了下来，他伸手摸了摸腰间，掏出一枚霹雳投弹，把引线咬断一截，对身下的人道：“点火！”

那人怔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忙取出火石，给引线点着火。

马同寿抓起霹雳投弹，向城头扔去。一面大喊一声：“趴下！”

跳上城头的两个宋军下意识地便向城面上滚下去，守城的夏军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便听“呼”地一声，几个人被炸了个血肉模糊。

“快上！”马同寿大声喊道。不待他吩咐，前面的宋军早已抓住这个机会纷纷爬上城头。马同寿跟着跳过女墙，刚刚拔出佩刀，便见近百名夏军从两面围了过来。他下意识地摸腰间，却发现另外一枚霹雳投弹不知道何时弄丢了。他再看身边的士兵，竟然都是些没有配备霹雳投弹的毅士与效士。

马同寿暗叫一声晦气，举着盾牌，大吼着冲向西夏人。已经上城的战士，自觉分成两队，分别向着夏军迎去。

无论如何，要守住这个口子。

马同寿对于勇敢没什么兴趣，他只是知道，眼下这种情况，若不守住这道口子，他必死无疑。登上城头难，但登城之后想活着下去，更难！

数名夏军端着长枪，口里喊着马同寿听不懂的音节，迎着他们冲了过来。

一名宋军举着盾牌抢先迎上去，盾牌格开两枝长枪，他却也被巨大的冲力带得踉跄了几步，一名夏军看得便宜，一枪扎中他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那个宋军痛苦地倒在地上，未及呼救，便被数杆长枪在胸口扎出几个窟窿。

“直娘贼！”

同伴死在眼前，让刚刚登上城头的这些宋军彻底红了眼睛，马同寿大骂着连人带盾冲将过去，竟生生将一个西夏人撞倒在地，他毫不留情地俯身挥刀，划破了那人的喉管。他正待起身，便到耳边风声，眼见躲闪不及，正待闭目等死，却见一人带着盾牌冲过来，生生替他架住了一斧。那持斧的西夏人力气极大，竟然将那人连人带盾都砍倒在地。

马同寿来不及看清救他的人是谁，趁那西夏人收斧不及，挥刀向他左手砍去。不料那人反应极其迅速，一个急转，便挥斧架开马同寿的战刀，震得马同寿虎口都裂了开来，战刀几乎脱手而飞。

他倒吸一口凉气。趁着几个同袍上前来架住那西夏人，忙定神打

量。只见那夏人身着锦袍，光秃秃的头上只留着左右两根小辫子，额上的饰物上还嵌着一颗蓝宝石，竟是个西夏贵人的打扮。他目光掠过那人腰间，几乎叫出声来——那人腰间，赫然挂着他们营都指挥使潘大人的首级。

“这西贼厉害，兄弟们一起上！”马同寿大声吼着，招呼了两个人，硬着头皮向着那西夏人冲去。他不知道眼前的西夏人便是叶悖麻的长子耶亥，夏军中有名的猛将。但他却知道他们潘大人的武艺勇猛，都远在自己之上，自己绝不是对面这人的对手。然而害怕归害怕，既无退路可走，便只有拼上一拼了。好在他们越多支撑一会，爬上城来的宋军就会越多。

田烈武冷静地观察着城头的战况。

宋军接连冲开几个缺口，但很快又都被西夏人夺了回来。城头上的争夺战，的确非常激烈。在城头上，再怎么样也是西夏人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而为了避免误伤太大，宋军的远程火力必须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开被打开缺口的地带，这使得城头的宋军处境变得更加恶劣——但不如此又不行，宋军的石炮是不长眼睛的。到此时，宋军还能坚守的三四个口子，无不是用霹雳投弹炸出来的。但显然，宣二军的将士对霹雳投弹的重视度不够，并没有好好利用这种武器。不过田烈武也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矢石如雨，擂木、烫油不断从自己头上落下的情况下，保命不暇，要冷静的点火，计算引线的长度，准确的投弹，这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些将士便是引线留得长了，霹雳投弹扔上去，反而成了敌人的武器；有些因为扔得力大了，直接掉进了夹城。霹雳投弹在蚁附攻城时，可以用来摧毁守军的城头防线，这种战法

之前宋军从未想到过，只是在这场战斗中才不知道被谁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以前就连田烈武自己都认为，霹雳投弹根本不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武器。

不过此时并不是检讨的时候。田烈武心中的念头只一闪而过。

“支援城头的同胞。向别的望楼发旗语，告诉他们我们的攻击目标。”

田烈武一面下达命令，一面拉响了弓箭。他无权指挥别的望楼，只能做到这一步。各望楼上的神箭手也损失惨重，最起码有半数人或死或伤，但饶是如此，如果城头的友军能得到弓箭手的支援的话，每个弓箭手都抵得上十个登上城头的战士。

马同寿几乎已经绝望。

与耶亥这样的猛将对抗，对马同寿来说，完全是力不从心。他能支撑到这一刻，简直是个奇迹。凭真正的实力，马同寿不认为自己能在耶亥斧下走过三合。宋军战士的鲜血溅满了耶亥的锦袍，死在耶亥斧下的战士，已经有十多个了。马同寿的战刀被劈飞三次，他此手中握着的，变成了一杆西夏人的长枪。尽管全身都发颤，但是马同寿仍然必须身先士卒，面对那个最可怕的敌人。

原因很简单。

虽然西夏人可能分辨不出来这些宋军的低阶武官与普通士兵在服饰上的区别——否则那个西夏人绝不会容他到现在，但是每个宋军都清楚地知道，他是此地官阶最高的武官。他若表现出半点害怕的情绪，城头

这个口子的士气就可能崩溃。最终，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

汗水浸透了马同寿的内衣，打湿了他的头发。他的盾牌早就丢掉了，一双手紧紧握住长枪，与四个同袍一齐对抗那个厉害的西夏人。他们的脚下，到处都是尸体，有宋军的，也有西夏人的，横七竖八……

“投弹！投弹！”马同寿声嘶力竭地吼着，哪怕是从云梯上扔上来一枚投弹，让他们同归于尽，他也心甘情愿。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可能活过下一刻。但是也许是没有谁能腾出手，也许是别人觉得这太疯狂——这根本是自杀！

马同寿没有等到霹雳投弹。

对面的西夏人挥出战斧，甚至没有听到声响，马同寿的长枪便已经被斩断。巨斧带着锐利的劲风，顺势向马同寿砍来。

“完了！”马同寿下意识的闪辟，但脑中却已先闪过一个念头。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右臂传来。“啊！”马同寿与耶亥同时发出一声惨叫。马同寿的右臂被齐肩砍断，立时晕死过去。而耶亥的左肩上，却正中一枝羽箭。

受伤的耶亥恼怒地大吼一声，回手一斧，将箭杆削断。顺手将战斧往城头一放，从涌上来的亲兵手中取过弓箭，向城外去寻找射伤自己宋军。却见城外宋军的望楼车上，至少有数十名控弦之士正在向自己的方向射箭，不断有夏军被射中毙命，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射中自己的人。耶亥拉弓搭箭，接连射杀两名宋军箭手，回头却望见得到支援的宋军又变得活跃起来，仅仅一瞬间，竟又有十几名宋军登上城头。

“杀不尽的宋狗！”耶亥啐了一口，抛掉弓箭，抓起战斧，又向宋

军冲杀过去。

灵州城头，仿佛变成了一个吞噬宋夏双方战士生命的怪兽。

不断地被宋军冲开缺口，又不断地被夏军夺回来。有时候，同一处地方，双方反复争夺竟然达到近十次。城头上堆满了尸体，宋军的，夏军的……宣二军除了神臂弓部队外，几乎拼光，在灵州城头上，他们战死了两个营都指挥使，近二十位指挥使、副指挥使。守城的夏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叶悖麻向外城城头前后增援了五个千人队，但是城头上仍然感觉兵力不足。

因为宋军占据着至关重要的远程攻击优势。西平府的守城炮队后来不仅得不到有效的指挥，更糟糕的事，有两枚震天雷碰巧击中了两架抛石机，西夏人使用的投石机是使用人力与畜力拉动的。每架投石机需要近百名汉人来操纵，配备着几十匹马。两枚震天雷落下来，操纵手死伤惨重不说，还惊扰了马匹，结果牲畜发狂，抛石机散架，又导致上百人伤亡。原本数量不多的守城炮队，更是雪上加霜。

但尽管如此，宋军在城外的损失也非常惨重。尤其是那些望楼车上的神射手，死伤达到六成。对于宋军来说，这是短期内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灵州城看起来岌岌可危，仿佛随时可能被攻破。然而结果却是，双方一直打到天黑，种谊又增派了一个军去支援，灵州城摇摇欲晃，却始终不倒。

尽管心有不甘，但黑夜来临后，宋军会失去弩炮的支援，此时继续

强攻显然是不智的举动。更何况巨大的伤亡，让所有的宋军将领都感觉到压力。

继续这样攻城，只会让双方耗干最后一滴血。

终于，在弩炮的掩护下，宋军开始鸣金收兵。而筋疲力尽的夏军，也不敢再去挑衅宋军，眼睁睁地望着宋军的云梯撤退，只是象征性的攻击了一下了事。

其实，相比宋军而言，守城的夏军压力更大。灵州这样的西北重镇，几乎被一天之内攻破。想起来都让人害怕。若不是夜色降临，宋军收兵，连叶悖麻也没有信心自己一方当时还能坚持多久。

种谊回到营中，连铠甲也懒得卸，只摘了头盔，叫亲兵煮了茶，便着人去请刘昌祚。去人很快回报说刘将军马上便来。结果种谊等茶水开了两次，几乎不耐烦时，刘昌祚方才到了。

一进大帐，刘昌祚便笑着抱拳赔礼道歉，“请将军见谅，末将是去请一个人去了。”

种谊纳闷道：“请人？是哪位将军？”

“眼下还不是将军，不过将来迟早是将军。”刘昌祚笑道：“将军可见到今日望楼当中，有一车格外出众？”

“子京可是说那位以火箭烧旗的？”种谊立时想了起来，笑问道。

“正是。”

“那可曾请来？”

“便在门外恭候。”刘昌祚笑道，“这人的名字想将军必曾听说过，乃曾是石帅府中的教习。中过武举，还是皇上钦点武进士，上四军出来的人。”

种谊想了一会，脑中跳出一个人名来，诧异道：“田烈武？”他的确有点出乎意料，在他看来，田烈武这种出身，一般是无能而仕途亨通的代名词。

“末将也不曾料及。”刘昌祚道，“我知将军请我，必是要商议军机。我看望楼车上，惟田君是明白人，故未曾告准，即先将他请来，也好备询。”

种谊笑着点点头，“快请他进帐吧。”

他口中虽然说请，但是他与刘昌祚身份都远远高过田烈武，在军中阶级之法最重，自然不会出帐相迎，只由一名亲兵将田烈武请入帐中。

田烈武进帐见着种谊，连忙上前参拜，“末将田烈武参见种将军。”

“田翊麾不必多礼。”种谊并不还礼，只叫人给田烈武看了座，又着亲兵上了茶，便挥挥手，所有帐内亲兵连忙都退了出去。出去之前，一个亲兵故意将大帐的门帘高高卷起。

田烈武与刘昌祚都注意到这个细节，二人都知道这是种谊心细之处。大军之中，除了主帅以外，任何人聚集在一起密议，都是犯忌之事。种谊将门帘卷起，正是要杜人之口。

“子京既将田翊麾请来，自是知道某的心思。”种谊淡淡说道：“宣二军今日算是拼光了，他们打成这样，不能不让他们亲眼看到灵州城破之日，但他们留在灵州，也指望不上了。接下来，轮也要轮到我的振武一军主攻了。”

种谊啜了口茶，拱手道：“我并非是想保存实力，无论哪一军，都是皇上的，大宋的，怎么样都是为皇上效力。”

“灵州城高壕深，兵精粮足，既不能长期围困，又无法掘地道攻城。吾军利在速战，若不蚁附攻城，原本亦无良法。只是今日这般攻城法，损失之惨重，亦不堪承受。即便灵州城破，只恐我辈也只得回陕西休整去。”

他说出来，休说是刘昌祚，连田烈武也深有同感。

面对灵州这样的坚城，想不死人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损失过于惨重，对于士气军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翊麾今日亲眼见到灵州夏军激战一日，不知翊麾以为叶悖麻之夏军如何？”刘昌祚先向田烈武问道。

“不敢。”田烈武忙向种、刘二人抱拳欠身为礼，他并不懂得多说客气话，便径直回道：“以末将看来，灵州之夏军既坚且韧，实乃劲敌，未可轻视。”

“灵州城高壁厚，濠深池宽，倘若由我军来守御，只要粮足，有三万之众，纵有十万之师临城，也只好望城兴叹。夏军许多地方都不得法，但一个城头缺口，我军与之屡番争夺，最后却是损兵折将，无法得偿所愿，可见夏军之坚韧处。两军炮战弩战，我军都能占得上风，攻城

之难，其实在于蚁附之后，怎生守住缺口，并能守取城门。”

“翊麾可有良策？”见田烈武说到点子上面，种谊的态度也变得重视起来。

同一个晚上。

灵州城内也是不眠之夜。

叶悖麻安排防务，探视伤亡，差人连夜修葺被破坏的城头工事。事无巨细皆要过问一遍，叶悖麻方稍觉安心。回到府衙，他才开始坐下来，有时间考虑西平府的前途。

宋军将领惊叹于夏军的坚韧，但是叶勃麻更是有苦说不出来。

若宋军能继续这样猛攻，叶勃麻根本不知道西平府会在哪一刻失守。

他叶勃麻守的，竟是一座随时都可能被攻陷的城池。

“爹爹！”

叶勃麻的安静没多久便被人打破，他抬起头来，却是自己的次子耶寅。他诸子之名，全以“耶”字开头，后加出生年之地支，不过却恰好与西夏的一些复姓巧合。

“耶寅？你有何事？”叶悖麻一向不怎么喜欢自己的次子。这个次子喜好佛道，交结汉人，全无父风。

“儿子知父亲烦恼，想送件礼物给父亲。”耶寅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用绸布盖着。

“是何物什？”

“父亲一看便知。”耶寅将盘子送上前去，放到叶悖麻座前的案上。

叶悖麻掀开绸布，“啊”地一声，不禁叫出声来。

“你从何处得来？”叶悖麻站起身来，目不转瞬地盯着盘子里面的东西，一向沉稳的叶悖麻，声音中竟还有丝丝颤栗。那木盘当中，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块写满血书的白布，叶悖麻对那些字迹非常熟悉——那是夏主秉常的亲笔。血书最后鲜红的印玺，不仅证明眼前之物绝非伪造，更意味着，这是秉常在被幽禁之前写的。

耶寅望着叶悖麻双手恭敬地捧起血书，微微叹了口气。血书的内容他自然早已经看过，那是秉常在被幽禁前写给宋帝的奏章。秉常乞求宋帝出兵助他平乱，并且表示愿意学江南钱氏，举国内附！

耶寅见到这份血书不过几个时辰的时间。那种震惊、愕然、还带着些难以言喻的感觉，让他至今都难以平静。耶寅雅好儒学，仰慕宋朝文物。秉常推行“大安改制”，他是坚定的支持者。梁氏在己丑政变中成功，秉常被幽禁，许多支持改制者被杀害，但在耶寅这样的支持者心中，梁氏始终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帮助秉常复辟，继续进行大安改制，是这些人心中最大的梦想。宋军以讨乱臣贼子为名而大举进攻西夏，如耶寅这一类的西夏人心中的感情都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认为没有宋朝的军事干涉，就无法推翻梁氏，帮助秉常复辟，而且宋军举大义之名，又有仁多澣之邀，真是名正言顺，无可指摘；但另一方面，

除了极少数天真者外，人人都知道这次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们隐隐约约都意识到了他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宋军既然来了，大夏国亡国之祸，就迫在眉睫了。到底是要忠君，忠于自己的理想？还是要忠于自己的族群与列祖列宗所创立的白上国？这是两难的抉择。站在宋军一边，良心不安；但如果要站在梁氏一边，却绝难甘心！

耶寅当然知道这份血书的作用。

如果这份血书被公布出去，所有这些犹豫不决的人，这些对夏主忠心不二的人，这些同情或者支持大安改制的人，十之八九，都会站到宋军一边。

忠君事主的观念，绝非仅仅是宋人才有。对于许多夏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夏主秉常，即是白上国。如若秉常下令内附，那么他们从此就是大宋的臣子。他们只会将亡国之恨，加倍的转到梁氏身上。

不过，任何人群中都有例外。

耶寅就是例外。

他绝对忠于秉常，支持大安改制，痛恨梁氏一族，但他同样也认为，夏国的基业，是列祖列宗一刀一枪打下来的，大白上国是祖宗的白上国，并非秉常的白上国。这几千里的江山，秉常要将它亲手奉上给宋朝，这是乱命。真正的忠臣，应当以死相谏。

如果现在是秉常当政，他耶寅见到这道血书，一定撞死在兴庆府的王宫前。但是，现在秉常却被奸臣乱党所幽禁着！

所以，一切责任，都是梁氏的。梁太后、梁乙埋、梁乙逋……没有梁氏一族作乱，秉常就不会写这样的奏章，一切祸源，都始自梁氏！

“一个今天战死的小武官身上找到的。”耶寅回答着叶悖麻的问话，“儿子查过这个人的底细，政变前，他是皇上的侍卫。调到西平府不过三个月。他中了三箭，死的时候手紧紧抓着胸口，原来这奏章他一直贴身藏着……”耶寅黯然摇了摇头，这个侍卫受秉常之令送出奏章，但却至死没能完成使命，一定死不瞑目。

“那你为何不烧了？”叶悖麻将血书放还盘中，转过身来，凝视耶寅，缓缓问道。

耶寅低下头，避开叶悖麻的目光，“儿子不敢。”

“不敢？”叶悖麻哼了一声，寒着脸道：“你知不知道这是乱命？！若传扬出去，西平府军心不稳……”

“父亲以为我大夏的命运，便在这区区几尺白布上么？”耶寅反问道。“西平府守亦破，不守亦破，纵然是儿子不懂兵书战策，也看得清清楚楚！”

“你敢乱我军心？”叶悖麻瞋目怒道。

“儿子要扰乱军心，这血书便不送到爹爹你这里来。”耶寅沉声回道：“儿子若将血书在城门口向诸军宣示，父亲以为没有人开门迎敌么？大祸临头，父亲以为那些将领官吏就看不出来么？有多少人在心里暗暗打着主意，现在就只欠个由头罢了。”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西平府就安若磐石！”

耶寅昂首凝望着叶悖麻，脸上露出无奈的苦笑。半晌，方叹道：“父亲不知祸在眉睫，还说什么安若磐石？！”

不待叶悖麻说话，耶寅稍停了一下，便继续说道：“父亲困守西平府，一面是宋军强悍，西平府岌岌可危；一面却是累日攻城之后，宋军必将死伤惨重。儿子听闻种谔为人轻狂好杀，父亲守得越久，宋军死伤越多，城破之日，报复必然越重越狠。保不定就要有屠城之祸。纵然此城侥幸不破，两国议和，父亲杀伤宋军太多，宋人岂不恨你入骨？只恐和议达成之日，就是父亲首级送抵长安之时。”

“便使父亲侥幸又能逃脱此劫，大宋兴数十万之师而来，主上若不能复辟，宋人岂会善罢干休？主上一朝复辟，内则有仁多为恃，外则倚强宋为援，梁氏党羽，主上纵生啖其肉，亦难解心中之恨——看看这份血书，便知道主上怨恨之深之重！到时候父亲又当如何自安？”

“何况这还是上上之结局。大宋皇帝，只怕没这般好心。萌多过西平府时，石越所提议和之条件，西平府内文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他们随父亲守西平府，是为梁氏卖命，他日主上复辟，此辈小人，岂能不暗怀首鼠？自古以来，武人中都是市侩之辈多，如父亲这般忠直之士少之又少，父亲岂能指望他们怀忠义之心，与敌死战？这些人平素尚且不免与敌为市，大树将倾，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开门迎敌。现时鼠辈所惧者，惟父亲一人而已。然父亲以为你就能一直镇压此辈，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么？”

“父亲今日之情势，便如同以一叶孤舟而面对滔天洪水。上则不知道所效忠为谁，下则部属皆怀贰心。还说甚安若磐石，岂非自欺欺人？”

耶寅这一席话说完，叶悖麻怔怔地站在原地，良久，一屁股坐回椅中，说不出半句话来。的确，无论灵州城守得住，守不住，他叶悖麻的命运都已注定。不过这些还不是他所担心的，耶寅最后所说的，才是他

最为忧惧的。他自己是个武人，对于武人的本质，他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深刻。西平府的形势，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这个时候，他麾下那些将领如果心里面不打打小鼓，说出来是没有人肯相信的。所以他几个时辰前才下达严令，诸将无故私会者皆斩。这道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私下串连。叶悖麻非常明白这些人的人心，即便他们心里面想投降，但如果只是单独一个人，是没有人敢做的。然而一道命令能起多大效果，他叶悖麻也没有任何把握。

“那又能如何？！”叶悖麻摇头苦笑，喟然长叹，道：“我也别无选择。”

“大事若果真不可为，儿子便不来见父亲了。”耶寅压低了声音，整个人因为过于兴奋而微微颤抖着。

“大事？”叶悖麻反问道，眼中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

“父亲以为仁多澣果然甘心受制于宋人么？”耶寅沉声问道。

“你是说？”叶悖麻此时已对自己这个儿子刮目相看，他虽然不知道耶寅究竟有多少瞒着自己的东西，但是仅仅是刚刚那一句话所暗示的东西，便足以让叶悖麻看到改变战局的希望。

“石越从未信任过仁多澣。”耶寅并没有正面回答叶悖麻，只是继续说道，“据儿子所知，西平府外虽然集结重兵，然而有两支宋军却并没有出现……”

“哦？”即便是叶悖麻，此时也不能准确的知道城外宋军的番号。耶寅的话，更加让叶悖麻对自己这个儿子感到扑朔迷离起来。他这个看起来没什么出息的儿子，究竟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他所知道的东西？

“这两支宋军，是号称宋军最精锐的军队——宣武军第一军与铁林军。”耶寅幽幽说道，“儿子敢问父亲，攻打西平府对于战局是否至关重要？”

“那是自然。”叶悖麻叹道：“宋军若能攻下西平府，便能占尽形势，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为何如此重要的战事，石越却要将宣武第一军留在耀德、溥乐二城，而将铁林军放在韦州。如此精锐之师，为何不为前锋，反为殿后？！”

叶悖麻霍然抬头，望着耶寅。耶寅的反问的确问到了点子上，但是，更让叶悖麻吃惊的是，耶寅对于宋军的兵力布置竟然了若指掌！这是连他叶悖麻都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知道宣武第一军在哪里？他怎么知道铁林军在哪里？

“你是说石越在防备仁多澣？”叶悖麻冷冷地问道。

“不错！”

“我若是石越，既要猜忌仁多澣，何不令他率部来西平府攻城，坐视二虎相斗，何苦如此大费周章？”

耶寅轻轻哼了一声，低声道：“其实打一开始，虽然仁多澣屡番请战，然而石越却不曾让仁多澣打过一场仗。仁多澣在我国内威信极高，觐其用心，石越无非是担心诸多小部族纷纷投降仁多，不免壮大其实力。若驱其为前锋，反使仁多一族兴起，于宋朝而言，又有何益？他开始既不肯用仁多，如今进攻西平府，明明是苦战，若立即便让仁多澣出兵，这等用心，岂不让所有归顺者寒心？况且仁多澣并非愚顽，如何肯

轻易就范？这般上下猜忌，纵使让仁多族之兵来到西平府外，其攻城也必定不肯尽力，当胜负难料之时，宋军不免有反侧之祸。以石越之狡诈虚伪，自然是不肯出此下策。只不过，如今情势却未免有变……”

叶悖麻本是试探自己这个儿子，而耶寅回答中对于石越与仁多瀚之间关系的了解，更让他疑窦丛生。但他是何等人物，依然不动声色，只问道：“情势有变？有甚变化？”

“宋军既然在西平府损失惨重，石越便正好有借口向仁多瀚要援兵。而西平府如今已然岌岌可危，自然没必要让仁多瀚率兵亲来。只须不使仁多瀚来此，其余如仁多保忠辈统兵，其纵然有贰心，然而仁多瀚人在韦州，投鼠忌器，他们也不敢轻易妄动。此时正是削弱仁多瀚之良机，石越岂能不加利用？”

耶寅分析局势，对于石越与仁多瀚的心思算计，精辟入理，连叶悖麻都忍不住要暗暗赞叹。他知道仁多瀚投靠宋人，所谋者无非有二。如果西夏不亡，仁多瀚救主有功，实力最强，又得到宋人支持，自然从此权倾朝野，不仅仁多瀚摇身一变，取代梁氏成为权臣，仁多族也将成为西夏数一数二的强盛部族。如果西夏竟然亡国，仁多一族的势力也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增强。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小部族都不免要被仁多族兼并吞食。而宋军又未必能长久在西夏故地驻扎重兵，其统治地方，也不免要依赖仁多瀚。依托于宋人羽翼之下，仁多瀚不失为一董毡，最差亦不失为河东折氏。小心谨慎经营，一二百年后，其子孙若得机会，纵使成就帝王之业也未必不可能。西夏、契丹之崛起，最初也都曾经依附中原王朝。然而，在叶悖麻看来，石越同样也是世之奸雄，岂肯替他人做嫁衣？他把宣武第一军放在灵州道上，阻断仁多瀚北结外援之路；把铁林军放在韦州，无异于在仁多瀚胁下放了一把尖刃，如此布置，便是要迫使仁多瀚就范，于必要之时，只能听任其宰割。不过，虽然如此，

仁多澣老奸巨滑，叶悖麻却也相信他断不会坐视自己势力被削弱而无所作为。

叶悖麻的目光再次移向耶寅。

“仁多澣想必不会任人宰割，石越一定也料不到，他竟然事先在西平府布置了一招好棋。”叶悖麻的语气如同寒霜一样逼人。

“仁多澣？”耶寅哑然失笑，低头道：“儿子虽不成器，但区区一个仁多澣，还不足以让儿子为他卖命。”他神态虽然依旧恭谨，但骨子中却透着一股骄傲。

叶悖麻心中依然狐疑。他对于自己这个儿子，的确了解得太少了。但是以耶寅所说的话来看，他却也不能不怀疑耶寅是被仁多澣收买了。他心中疑心既起，耶寅虽然矢口否认，他如何可能轻信？但自觉多问无益，当下只厉声斥道：“若你果真这么般没出息，休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话虽严厉，但是脸色语气，皆已和缓许多。

耶寅淡淡的笑了一下，神色中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苦涩，“儿子是谁的人并不要紧，儿子是死是生，也不要紧。国事如此，要紧的，是大夏国的前途，是主上的命运！如今大夏国的将来，已经全捏在父亲手上！”

说罢，耶寅久久凝视叶悖麻，缓缓跪了下来，一字一句地沉声说道：“儿子有话，冒死呈于父亲面前。父亲若见信纳言，则是大夏之幸事，主上之幸事；若其不然，请父亲斩儿子首级，以激励军心。”

叶悖麻用眼角瞥了他一眼，吐出两个字：“说罢。”

“我夏国立国以来，累历危难，然而形势之坏，无过今日者。强敌

日迫，有亡国之忧，而主上困于权臣奸党，诸侯各怀私心。梁乙埋固然是奸臣，仁多澣之心机亦不可测。李清已死，余者惟一禹藏花麻，虽然忠于主君，但苦于势单力孤，才具不足，独木难支。以儿之见，其降宋指日可待。国事到了这个地步，这西平府之得失，真是不足论。守不住西平府，大夏固然要亡；纵然守得住西平府，左右也是个‘亡’字。这数千里江山，几百年基业，无非是归赵家，还是归梁氏亦或者是仁多家之区别。”耶寅一字一句说来，真是痛心疾首，愤懑难已。“况且今日战局，这西平府眼见是守不住了。为夏国计，为家族计，为主上计，为父亲计，都不能不早做打算！儿子有一愚计，不如利用这一张血书，以奉诏为名，效姜维降晋之计。父亲可与宋军相约，只须宋人许诺不废主上、保全父亲兵权，便即献城出降。宋军于坚城之下，损失惨重，见父亲愿降，兵不厌诈，自然无有不允。他们见此血书，又知我穷困，定然也不会怀疑。诸将本不自安，既见此书，以父亲威名夙著，亦可从容镇抚。父亲抚此数万甲士，请为前锋自效，以迎立主上复位之名，北上兴庆，诸州敢不响应？梁氏土崩瓦解可立待。然后父亲只需善抚其忠义之士，拥兵观望。若宋朝守信，存我社稷，则父亲麾下控弦数万，足以制衡仁多，不致于使主上无依。若宋朝失信，父亲可阳为效顺，宋军决不能久驻，待宋人撤兵，父亲择机而动，或奉主上过贺兰山，或另立新君，与宋朝周旋。仁多澣枭雄，实力未损，岂有不见猎心喜者？如此合纵连横，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耶寅说完，抬头望着叶悖麻，静静地等待着叶悖麻的答复。他当然知道他的计划其实也是有巨大的风险的，很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白白献出灵州城又被宋人给算计了。但在耶寅看来，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做，是替秉常保存了一支真正信得过的军队，为夏国的复兴留下了根本。并且，以兵法来说，也是最好的办法。避开锋芒正盛的宋军，暂时表示投顺，等待其虚弱的时候再动手，总好过拿着有限的部队，与宋

军进行无意义的消耗。在灵州城拼掉再多的宋军又如何？这对宋朝造成的损害远远比不上对西夏造成的损害，毕竟，比消耗，夏国永远比不过宋朝。除此以外，他的计划还能保存一直与他暗中有联系的仁多澣的实力。虽然耶寅觉得仁多澣不可信任，但是仁多澣毕竟是夏人。既然仁多澣在暗中设法想要利用耶寅这样的“帝党”，那么就证明此人还有野心。一个更有实力的仁多澣，将来一定会更多的牵制宋人。

而且，耶寅还有另外一层不曾说出来的打算。他曾经仔细读过石学七书当中的《地理初步》，对于地理的概念，耶寅所了解的，是其余的普通西夏人所无法想象的。在西夏，即便是叶悖麻这样的名将，即便是对于所谓“西域”地区的了解，都是模模糊糊，一知半解的。但耶寅却知道，只要能够保存下来一些力量，如果能够统一西域地区，以西域为基地，不仅仅完全可以中兴大夏，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且还有机会来恢复“故土”。所以，在耶寅的心中，当党项人可笑的固守着兴庆府、西平府这所谓的“塞上江南”之时，实际上是已经彻底丧失了先祖的开拓精神。尽管耶寅笃信汉学，但是他身上依然流淌着党项人的血。他相信一件事：族人与战士才是夏国真正的根本，国土虽然珍贵，但只要根本还在，丢掉了，是可以再抢回来的。

不过，这些想法，耶寅不认为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如叶悖麻这样的西夏人，其实对于西域的历史与现实都所知有限，他们既意识不到西域的价值，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西平府府衙内的灯烛明暗不定，映照在叶悖麻黝黑的脸上，显得更加深沉难测。叶悖麻右手轻轻摩挲着佩刀的刀柄，思忖着耶寅所说的话，也猜测着自己这个儿子真正的身份。

灵州城内城外不同的人都在各自紧张的谋划着。这座西北的军事重镇却只能无奈地躺在夜色的怀抱中，任由夜晚的秋风，轻轻地抚平着白日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在灵州城头连夜修补攻守战具的工匠役夫们，不时地发出一些声响来；巡夜的士兵打着火把走来走去，无精打采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希望。

守不住，打不过，不能跑。尽管仗只打了一天，但是这样的境地，却让最勇敢的西夏战士都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绝望。

守在最前线的人，对于战争的胜负其实是最敏感的。现在，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惟一的希望，便是这个夜晚长一点，再长一点。

然而漫漫长夜，终会天明。

宋军大营中。种谔鼾声如雷。

第二天清晨。

种谊、刘昌祚等一千宋军将领在种谔帅帐之外叉手静候，一个个面露尴尬。中军官早已传下帅令，除非西夏人出城或者有圣旨到达，发生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吵他睡觉。众多将领一大早赶来点卯，此时既不敢违他军令，又不知种谔何时醒来议事，谁也不敢离帐回营，只得在帐外等候，勉强忍受着种谔那如雷鸣一般的鼾声。

众将虽然明知道种谔如此做作，无非是要进一步稳定军心，显示宋军已然胜券在握。但对于一向性情显得急躁的种谔在这种情况下居然真

的睡得着，并且还能睡得如此之香甜，心里都是十分佩服。说来奇怪，在帐外听着种谔的鼾声，尽管一开始觉得做作甚至是不耐烦，但是久而久之，渐渐地连这些将领们，也开始相信种谔对于如何攻取灵州城，一定已经早有计划。

种谔这一觉，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终于起床，召集众将入帐议事。

行礼参拜之后，种谔环视众将，半晌，开口说出一句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话：“某知道你们在想甚么。然，灵州城能否攻破，四日之内必见分晓！”

不待众将说话，种谔已将目光投到种谊身上，“种谊！”

“下官在。”种谊连忙出列。

“令你自振武第一军、威远军中，挑选五千精壮敢死之士，三日之后，由你亲自统率攻城。”

“下官遵令。”种谊高声唱喏，领了将令。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主攻的任务，一定要轮到振武第一军的。

种谔点点头，不再理会种谊，“除种谊五千精锐许每人配一枚霹雳投弹外，诸军所有震天雷、霹雳投弹、猛火油，全数上缴。自今日起，三日之内，集结所有攻城炮、床弩，用火器、石弹猛攻灵州城。老子不管灵州城面上是怎样设计，不管叶悖麻有何伎俩，攻城炮先向灵州城抛出所有猛火油，再给老子不停地用震天雷炸他直娘贼的！城墙也好，城内也好，不必区分，一律都炸他娘的！老子不信炸不死，烧不绝那些狗娘养的西贼！”

他骂得兴起，拔出剑来，一剑砍在帅案上，狞声道：“三日之后，老子要灵州城头，变成焦土！”

种谊与刘昌祚悄悄对视一眼，从对方的眼神中，两人都看到同一个词语：“赌徒！”

众将陆续散去之后，种谔正待出帐，抬头却见种谊还站在帐中未去。种谔看了种谊一眼，知他定是有事要私下里商议，便又坐回帅椅，问道：“寿翁，有何事要说么？”

“若四日不能攻破灵州，太尉欲如何？”种谊直视着种谔，开门见山的问道。

“嗯？”种谔疑惑地望着种谊。

“如若四日之内，我军无法攻克灵州，太尉要如何应对？”种谊再次问了一遍。

种谔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道：“四日之内，灵州必破。”

“为将者庙算，未算胜，先算败。”

“那只是寿翁你的为将之道。”种谔不以为然的回道，“吾家兄弟领兵，各有千秋。然殊途而同归，只要能打胜仗便可。”

“太尉当三思而行。我大宋自元昊以来，屡遭败仗。诸军要重树军威，正要自一场一场的胜仗中积累。若灵州有不测，不仅连累整个战局，对诸军士气之打击，亦将远过拱圣军之败。朝廷方倚重太尉，太尉

不可辜负皇上、朝廷之望。如今灵州一城，直如我军砧上之鱼肉，而太尉何苦急在四日之内要决胜负。”

种谔哈哈大笑，伸手指着种谊，笑道：“寿翁擅守，却不知攻坚城之要。灵州这等坚城，正当一鼓作气，趁士气高昂之时，一鼓而下。否则，便只好旷日持久，为围困消耗之计。大军垒于坚城之下，攻不能克，战不能胜，寒冬将至，转运艰难，士气必然低落。若到那般田地，才是祸不可测。若换旁人为将，要如何攻克此城，我不得而知。既以我为将，五日之内我若攻它不下，给我五个月亦是枉然。寿翁你用兵，擅长以柔克刚，以持久取胜。却不知我用兵，却喜欢孤注一掷，一把定输赢。”

他说罢，不待种谊多说，已然按剑起身，决然道：“寿翁不必多言。三日之后，你若战死在灵州城头，我便亲自披甲攻城。且看是叶悖麻盾厚，还是吾剑利！”

他话音刚落，灵州城中，便传来巨大的轰隆之声。成百上千的震天雷，在灵州城内外接连爆炸，那种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得种谔的中军大帐都簌簌作响。

种谔掀开帐帘，快步走出帐外，抬头向北望去，只见灵州城内外，到处都是火光、硝烟。落在灵州城内外的震天雷，如同连绵不断的雷声，响个不停。宋军开始还只是试探性的判断着落点、震天雷引线的长度，进行小规模攻击。待到熟悉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的齐射。行军参军们将灵州城墙划分成数十个区段。投石机与床弩在巢车的指挥下，每次只覆盖攻击其中的一两个区段，数以百计的震天雷在灵州城的一个个区域集中爆炸，每次都能保证至少十几枚震天雷能落在城面上，对守军造成最大幅度的杀伤。巨大的爆炸声也是恐怖的武器，瞬时便能将没有

经验的守军震聋。落在城墙上的猛火油被爆炸点然，燃起熊熊大火，秋天本来干燥，城墙上面木制的攻守战具一旦被点着，就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灵州城上，乱成一团。

种谔傲然注视着正在黄色旷野上面燃烧的灵州城，嘴角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

“攻城炮每隔一个时辰停一阵，龙卫军第一营与第二营轮流佯装攻城。要让叶悖麻摸不清我们的意图，猜不透我会在何时主攻！”

兴庆府。城外三十里，旌旗飘扬，枪戟森严。数千夏军列成整齐的军阵，簇拥着许多紫衣金带的文武官员，正在翘首南望。为首一人，正是西夏国相梁乙埋。

宋军兵临灵州之后，西夏的这座首府便开始了经常性的戒严。即便是在大白天，城门也经常紧闭，只在固定时间段放人出城樵采放牧。城内所有的男子，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只须入了丁籍，便全部拿起了弓箭，准备与宋军决一死战。梁乙埋与梁乙逋父子此时亲自掌握着西夏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二人就算是在兴庆府中出入，随行也一定会跟随数以百计的全副武装的精兵，摆如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梁乙埋父子在某些方面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们非常清楚西夏弄成如今之局面，国内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不能杀他们而后快。宋军的每一次胜利，每一步推进，在将西夏推向灭亡的同时，也在动摇着他们的统治基础。

一个月前，梁乙埋设计诛杀了十多名平素对他不满的州县长令，借此震慑那些蠢蠢欲动、手握兵权的部族头领。

但是，对梁氏家族不满的暗流，在兴庆府不是被压制住了，而是更加汹涌。

这种情绪，随着萌多回到兴庆府，带来石越开出的条件后，变得愈来愈难以抑制了。

为了缓和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也因为静州马上就要变成战争的前线，梁乙埋终于被迫派人去将被秘密幽禁在静州的夏主秉常迎接回兴庆府，摆出一副要还政于秉常的姿态。

梁乙埋希望缓和的姿态，能够欺骗一部分人，缓压一点内部的压力，将矛盾指向宋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让步反而让那些支持夏主秉常的人看到了希望，要求梁乙埋罢相、秉常立即亲政与宋朝议和的呼声越来越大，并且逐渐公开化。

这一天，就是秉常车驾回到兴庆府的日子。虽然担心出事，但梁乙埋还是安排了重要官员与他一道出城相迎。无论如何，梁乙埋都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资本去刺激那些忠于秉常的人了。

秉常绝料不到他这么快就有机会重新回到兴庆府，更料不到当他再次回到兴庆府之时，他的国家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尽管他曾经亲笔写下给宋帝的奏折，表示愿意举国内附，但是一旦冷静下来，却没有人能甘心面对这样的结局。

被幽禁于静州之时，梁乙埋杜绝了他与一切文武官员的来往，只是特意挑选了一些高僧陪伴秉常，给他讲经说禅，陪他打发时光。西夏贵族有笃信佛教的传统，秉常本来也是信佛的。很快，秉常便与这些高僧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中，尤其得到秉常信任的，是承天寺的明空大师。虽然秉常也知道明空同时也是梁太后与梁乙埋所信任的高僧，但是在秉常看来，明空的确是有道高僧，并非一般世俗的和尚可以相比。

明空除了陪秉常讲经之外，还会和秉常讲他求经时的见闻，以及各种听来的奇闻异事。偶尔，他也会冒着危险向秉常透露一些外间发生的

事情——这是梁乙埋最忌讳的事情，秉常对于战局的发展不至于一无所知，全是靠了明空大师的忠心。

而此时，陪伴着秉常从静州返回兴庆府的，也是明空。

望着远处迎接自己的文武官员，秉常的思绪又回到出发之前。

“大师，你说我果真还有机会亲政么？”瑟瑟秋风，吹得秉常的披风呼呼作响。

“阿弥陀佛。”明空双眉低垂，合什道：“陛下须按捺得住。”

“按捺得住？”

明空微微额首，“便是要耐心。鸟无翼必不能高飞，陛下此时，还有羽翼否？若不能厚培羽翼，亲政又如何，不亲政又如何？”

“那我回去又有何用？”

“因为回去就有机会，不回去则一点机会也无。”

“机会？”

“若能达成和议，陛下谨慎事奉宋朝，借助宋朝的威望来镇伏国内。重用仁多瀚，利用仁多瀚与梁国相的矛盾，维持朝中的平衡。陛下再施行善政，留意人材，未必不能做个中兴之主。”

“大师这样的人材，遁迹空门，实是可惜。”

“阿弥陀佛。”明空的笑容依然是那般和谒，“在空门是修行，在官府能行善政，也是修行。贫僧所信奉者，惟‘慈悲’而已。陛下果真

能亲政，还盼不望今日之语，能以慈悲为政。”

慈悲？秉常抿紧了嘴。“我不会忘记。”

号角与胡笳之声响起，将秉常的思绪拉了回来。

“臣等恭迎陛下回京。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梁乙埋率领着众文武大臣，向着秉常三呼万岁，大礼参拜。

“国相与众卿都平身罢。”秉常朗声回了一句。万岁？秉常在心里自嘲着：不知道这“万岁”还能叫上几天？夏国的帝号本来就没有被宋辽所承认，眼见着这“夏国王”的尊号，迟早也要识趣地取消吧？

“谢陛下。”

秉常中规中矩的被梁乙埋迎接着，返回兴庆府，仿佛他不是从被幽禁的静州回来，而仅仅是出去打了一次猎。

现在是装聋作哑的时候。

秉常望着兴庆府那熟悉的城墙，在心里暗暗想道。

叶悖麻望着眼前的惨景，脸上肌肉一阵阵的抽搐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是宋军用火器猛攻西平府的第二天。

西夏人对猛火油有充分的认识——他们自己也有猛火油这种武器，也知道只有用沙土才能扑灭猛火油燃起的大火。然而，一天前宋军向西

平府所发射的猛火油的数量，依然让叶悖麻以及所有西平府的军民感到震撼。

猛火油并非一种便宜的武器。开采、制造、保管、运输，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高昂的成本。而且，即便你愿意不计代价的付出人力与物力，产量依然非常有限。听说就算在宋朝，如果海夷带来这种火器，也能够卖个好价钱。

叶悖麻非常清楚汉人在工艺方面的优势。他们精于技术，擅长机械。^[1]无论是西夏还是契丹，作坊中的工匠大多都是汉人。西夏以前的泼喜军以及所有与器械有关的军队，基本上也是由汉人组成。而大辽在这一方面，也与西夏无异。

宋人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并不让人意外。

但宋军在昨天向城内倾泄的几乎点燃了整个西平府的猛火油，还是让人感觉超出想象。

难道他们将全国所有的猛火油都带到了西平府？！

仿佛是倾泄着一天前的怒火，西平府到处都在燃烧。

不仅仅是城墙上。

宋军肆无忌惮地向所有他们的抛石机能够打得着的地方进行打击。城墙、官署、马厰、驿馆、民居、寺庙……

叶悖麻现在所看到的，便是宋军这种疯狂攻击所造成的后果。

昨天晚上，宋军突然发动了一轮攻击，数枚猛火油与震天雷碰巧落

到了西夏人的一个草料场。草料场很快燃烧起来，火势迅速漫延，借着西北深秋晚上常有的大风，点燃起一切它们能烧着的东西，从附近的建筑开始，如同一条脱出桎梏的火龙，在城内疯狂的肆虐。收割着一切生的与死的事物，将它所碰到的东西都变成灰烬。西平府的夜空，一片惨红。

这是一个噩梦般的夜晚。

尽管颁布了严酷的律令，但这出其不意的大火，仍然让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宋军趁乱连夜攻城，两军在余烬未熄的城墙上再次陷入苦战。双方反复争夺着一段段城墙，黑夜对夏军有利，但是城内的混乱让他们士气不振，心神不宁。城墙上的组织乱成一团，好在宋军也好不到哪里去，黑夜是所有人的障碍。他们同样也只能在一段段城墙上面各自为战。

巨大的混乱当中，一个暗中投降宋军的家族，由家中的男子领着一百多名家丁、奴仆接近了城门，试图趁着混乱打开城门。幸好耶寅早料到了这一点，当火灾一起，他立即率领一百多名心腹赶赴城门，协助守军，牢牢守住了城门。

几个时辰之后，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而宋军的攻城也再一次被击退。天明后，宋军又开始了攻城炮的轰炸。让人略觉安慰的是，宋军终于没有猛火油了。

但灵州城内，却已惨不忍睹。

昨晚的大火，烧掉数以百计的房子，近两千军民葬身火海，还有数万石粮草与近十万枝箭也在这场火灾中被付之一炬。

城内到处都是焦垣残壁。百姓在军队的指挥下，在废砾中清理着，一具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被抬走，即便是宋军震天雷爆炸的巨响，也掩盖不住城中悲凉的号啼之声。

绝望的情绪彻底笼罩着整个灵州城。

“昨晚是哪一家想趁乱打开城门？”叶悖麻冷冷地问道。

“是贺兰家。”回答叶悖麻的，是默默跟在他身后的耶寅。

叶悖麻霍地转身，盯着耶寅的眼睛。

耶寅平静地望着自己的父亲，叶悖麻的眼中全是不愿相信的震惊。

他也不愿意相信。贺兰家的三儿子贺兰全是自己的好友，但几个时辰之前，是他亲手一箭射穿了贺兰全的喉咙。

“是党项人？！”

叶悖麻并不象是在问耶寅，而更象是在自言自语。

“是。”

“为什么？！”

耶寅左右环视了一眼，周围的将校全部心虚的避开他锐利的目光。“想学贺兰家的，这城中只怕不少。功名利禄，谁不想要？”

叶悖麻脸上不停地抽搐着，握着刀柄的手背青筋毕露，目光慢慢变得如同野兽般的凶狠起来。

“贺兰家别的人呢？”

“都被抓起来了。”一个武官讨好似的回道，被耶寅冷冷地扫了一眼，他竟吓得一哆嗦，猛地把头收了回去。

“不论妇孺老幼，全数押上城墙守城。”叶悖麻咬着牙，恶狠狠地说道。说到“守城”两个字时，他似乎是要将这两个字都咬碎了一般。

“父亲！”耶寅抬头望着叶悖麻，沉默了一会，低声道：“无谓的残暴，无补于大局。”

叶悖麻没有理会耶寅，他缓缓走向自己的坐骑旁边，按辔上马，向城楼走去。部将们连忙纷纷跟上。只有耶寅没有移动，他望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在惨黄惨黄的天穹下，恍惚如一棵枯老的树干，孤独、倔强、无力的挺拔着，支撑着自己无法支撑的重量……

耶寅细不可闻地叹了口气，靠着一断焦木坐下，低声哼道：

“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高河，
高弥药国在彼方
……”

耶寅很少唱夏人自己的歌，但此时此刻，却再无另一首歌，更能表达他心中的悲怆与无奈，还有深深地眷恋。

李宪大营。

中军帐中，只坐着李宪与王厚两个人。

李宪皱眉望着帅案上面的书信，脑海中不断现出书信的内容。“某顿首启。冬序始寒，不审台候动止何似？四月奉诏，某与公分道并进，以讨不臣……赖祖宗之德，兴灵克捷可期。然某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既得陇，复望蜀！既得陇，复望蜀……”李宪轻轻摇着头，苦笑。

王厚抿着嘴唇，半晌，方长长吐了一口气，叹道：“就是有些不甘心。”

“然石越说得亦不算错，夏国一亡，西蕃确是不可不防。董毡老矣，然那个阿里骨，若不早为之备，终久必为后患。”李宪将石越的书信收起，起身走到一幅地图前，沉声道：“若果真如石越所言，党项败亡已是迟早之事，则灭夏之后，朝廷的确无法久驻大军，否则国帑空矣。”

他拿起一根铁鞭，挨个指着地图上一个一个地名，“平夏与兴灵，乃是西贼巢穴，他们经营百年，树大根深。且外有契丹覬覦，内有仁多澣之隐患，纵然平定，无重兵驻军，难以安宁……”他一面说着，一面苦笑。

王厚早已起身跟至地图前，默默望着地图。

石越的信虽然写得很文雅，却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伐夏之役在军事上到目前为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从战情通报来看，这些胜利也是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的。但在财政上，对于

宋朝而言，却是一个灾难。灭掉西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彻底解决宋朝的冗兵与冗费问题，进而彻底解决财政之问题，都极为关键。这些道理，稍有见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来。然而这些好处都是比较长时间以后的。以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战争之前的准备；还是战争之中的转运；亦或是战争之后占领，宋朝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势必还将继续支付庞大的开支，在短期内却看不到多少收益。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无论财政有多困难，朝廷都会设法保证供给。但一旦战争结束了，问题就会暴露。如果还要并不宽裕的国库支付大量的军费来供给军队以巩固对西夏的占领，朝廷就难免变得斤斤计较，欠饷欠粮难以避免。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也为了减少政治上的阻力，在西夏旧地的驻军也一定会削减。如此一来，为了避免分散兵力，宋军有限的兵力，一定会集中在平夏与兴灵两个重点地区。

这样的后果，就是会州、兰州以及以西的地区，都势必成为宋朝势力薄弱的地区。如果西蕃势力借此机会大肆扩张，不出十年，必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人的野心是随着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今日的联军，一旦力量达到一定程度，谁敢保证说它不会是第二个西夏？

所以石越特意写信给李宪，委婉地表示，战局与开战时已经不同，李宪部是否继续向兴灵进兵，已经不如开战之初那么重要，并希望李宪能够“见机行事”。

石越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认为折克行与种谔足以平定兴灵，李宪应当从长远考虑，设法替宋朝在兰会地区甚至更西的地区打下一个好基础，特别是要防止他们此时的联军——青唐吐蕃坐大。只不过石越说得很客气，他顾忌着李宪的面子与情绪。李宪的副帅身份与特殊地位，是石越不能随便命令他怎么样便怎么样的；而且攻下兴庆府，对于所有宋朝的将领们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李宪与王厚自熙河进兵，本来

就没有赫赫之功，唯一的盼头便在兴庆府之战，石越也无法说不让他们打便不让他们打。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对李宪提出任何强制性的要求，是继续按原计划进军，还是改变策略，由李宪自己决定。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没有人不希望是自己的军队第一个登上兴庆府的城头。

折克行歼灭了梁永能；种谔不出意外，功劳簿上也将记下灵州城这重重的一笔。而李宪与王厚，无论是兰州还是会州，在折克行与种谔的功勋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对于李宪与王厚来说，唯一的机会便在兴庆府。

没有任何功劳比得上将梁太后与秉常押送至汴京。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彩头。

“两天前，石越遣使说，若禹藏花麻未降，便以剑令其降。某整军与之连战两日，夺七寨，斩首数百，眼见着禹藏已遣使求和，忽又来这么一封信……”李宪忍不住发着牢骚。

“太尉。”王厚忽然打断李宪，“末将倒有一策，可期两全。”

“唔？”

“禹藏狡诈多谋，数月来我军与之对峙，他从不肯交战，每每稍触即退，却恃着他熟悉地形，如附骨之蛆，始终在我军附近游荡，使得我军战亦不得，进亦不得，退亦不得。遣使说降，则又欲降不降，为首鼠两端之计。我军虽累胜，然终无大用。若如此僵持下去，只怕折克行、种谔辈将兴庆府打了下来，太尉尚未至青铜峡。而若我熙河军须取道灵

州而入兴庆，脸上也没半分光彩。而今之计，莫若分兵……”

李宪与王厚对禹藏花麻的确有点无可奈何。

禹藏花麻与李宪、王厚“对峙”的策略，只能用“无耻”来形容。他从不与宋军正面对抗，而是广布斥侯，双方只要稍一接触，他立即逃窜，却随时与宋军保持三十里以内的距离。他也根本不考虑整个战局，甚至对于防守兴灵都没有兴趣——因为据情报表明，禹藏花麻的主力根本不在宋军的北面，而是在南面！也就是说，禹藏花麻只是远远尾随着李宪部向兴庆府进军。宋军从石越到李宪，派出过无数的使者试图劝降禹藏花麻，禹藏花麻对这些使者一律热情款待，殷勤地向石越与李宪回赠着礼物与书信，但无论你是威逼还是利诱，他都不做任何表态，既不说降，也不说不降。

与其说禹藏花麻部是夏军，还不如说那是独立于宋夏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但饶是如此，禹藏花麻这么居心叵测地跟在李宪后面，李宪与王厚立时就束手束脚，二人战争开始时定下的策略，眼见着便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但李宪与王厚明知道禹藏花麻是在玩弄政治手腕，一时半会却也无计可施。

因为梁永能还是有底线的，禹藏花麻却是没有底线的。

“……太尉可依旧领兵北进，取青铜峡，趋兴庆。末将别率三千兵马，与禹藏相持，经营兰会……”

李宪望着王厚，似乎颇有些意外。“王将军便舍得下兴庆府么？”

王厚笑着摇了摇头，道：“命里有来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李宪微微点头，转过身，用铁鞭敲打着地图，叹道：“无论招降或大破禹藏，挟威而进，则青铜峡固不足虑。今禹藏尚存，青铜峡之贼必据险死斗，我军前临天险，后有强敌，大局将定之时，当为万全之策。为贪一将之功而陷军于险境，非所以报国家皇上者。况且你我兵马本来便少，分兵之后，将军领区区三千之众，何以当禹藏？青铜峡未破，某亦不能与折克行比快……”

“那太尉之意？”

李宪背对着王厚，悠悠叹了口气，自嘲地笑道：“看来你我终究没有那个福份。”

王厚没有接李宪的话，在心中默默念着：“灵州、兴庆……”

西平府府衙。

叶悖麻再一次认真打量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耶亥身上又添了几处新伤。宋人的震天雷对夏军所造成的损伤远不及猛火油，但是老天爷从来都是个势力眼，只爱雪上加霜，耶亥在守城时，偏偏就被震天雷所伤，所幸不过伤及皮肉，并无大碍。但这几日下来，平素生龙活虎的耶亥，也已经显出几分疲态。他的目光只在耶亥身上停留了一下，便移到耶寅身上。他的二儿子，目光深幽得让人感到心里发寒，甚至连叶悖麻也不愿意与他对视。

“西平府守不住了。”半晌，叶悖麻艰难地吐出了这句话。

他说完之后，仿佛整个人都要垮了下来，双手使劲抓紧椅子的扶

手，挤出一丝笑容，继续说道：“一两日之内，宋军必然发动总攻。他们要在下雪之前攻下西平府，我们不可能再守得住……”他用眼神制止住欲要说话的耶亥，转头望着耶寅，“你曾经劝我诈降，但我不能答应你。”

“我们选择不多了。”

“若我叶悖麻都降宋，无论是真是假，兴庆府都会丧失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叶悖麻沉声道，“我虽然不认识石越，但他所作所为，却听闻不少。那种假投降的雕虫小技，瞒不过他这等奸滑之人。仁多瀚自以为老谋深算，只怕反中石越圈套。我大夏自唐中和年间割据定难军以来，享国已有二百年，自太祖神武皇帝起，也有八十年。若果真天数已尽，断非人力所能挽回。自古以来，有哪一朝哪一国能不亡的？事到临头，也没甚么好说的。不过列祖列宗都是英雄豪杰，纵然亡国，也要亡得轰轰烈烈，不可有辱祖宗之威名。”

耶寅望着叶悖麻，又看了看耶亥，终于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我奉令守西平府，这等大城，准备周详，竟守不了三四日。我无能误国，只好以死相报，但却也不得不为将来打算……”

“父亲……”耶寅有心要安慰几句，但话到嘴边，却只觉得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哀。耶寅早就预见到灵州是绝对守不住的，但他也想不到，不过两三天的时间，灵州城就真真正正地走到了绝路。草料场被猛火油击中，也许只是一个意外，但这种意外，却格外地打击着人们的士气。难道真的连老天都站在宋人一边么？耶寅痛苦地想道。

叶悖麻没有看耶寅，也没有停顿，继续说道：“城中还有数千精壮战士，今晚你们兄弟便率领他们连夜渡河，先到静州，保护皇上退回兴

庆，听候太后分派。”说到这里，他稍稍顿了一下，看了耶寅一眼，方道：“将来是战是和，是守城还是西狩，自有太后与皇上决断。尔等不得擅作主张。耶亥，你看好你弟弟。”

“还不如决一死战！”耶亥双眼通红，粗声道。他性格寡言少语，此时也不肯多说什么，只是简短的回答。

耶寅斜眼瞥了耶亥一眼，他不知道秉常已经被迎回兴庆府。这的确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在耶寅看来，天地间也绝没有留着父亲赴死，而儿子独存的道理。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耶寅扑通跪在叶悖麻面前，道：“父亲既不肯用我之谋，儿子宁愿留在此城，与宋人决一死战。”

“什么决一死战？！”叶悖麻拍案怒道，“留着你们在，难道便挡得住下一次宋人的主攻？”

“未必。”耶寅沉声道：“死守自然必输无疑，但如果我们反击呢？”

“反击？”叶悖麻不觉反问道。

“不错！宋军正是不可一世之时，未必能料到我们会偷营。我曾经观看宋军军容，涇原所来之军军容严整，不可轻犯，但是环庆所来宋军，却有数营不及其余宋军。便在今晚二更，父亲可挑选精壮敢死之士，悬槌而下，击其薄弱。另遣两支奇兵先出潜行，待城中号角声响，一支多举火把，布疑阵，自北而来，诈为援兵大至；另一支至四更时分，掘开七级渠与诸渠灌，引水淹营。趁宋军慌乱之时，父亲再亲率大军出城，胜负一夕可定！”

耶寅的话刚一说完，叶悖麻腾地便站了起来，双目炯炯，凝视耶寅，连连赞道：“好！好！成王败寇，在此一举！”说罢霍然转身，对耶亥说道：“你暗中派人在城内各处堆积薪木，若能大破宋军，一切休提。若其不然，便一把火烧了这西平府，引兵北走。”

.....

整天都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烟灰的太阳终于开始西沉。宋军的攻城炮也停止了攻击，震天雷的爆炸声渐渐稀疏，夜幕缓缓落下，天地间也随之慢慢静寂下来，除了偶尔能听到城外宋军大营中的犬吠之声，灵州城内外都显得很安静。

终于，更夫敲响了锣声。

一更到了。

耶亥提着一坛酒，挨个地给站在他面前的三百名身着黑衣的死士倒着酒。他与耶寅不同，宋朝能够吸引他的，只有一样东西——酒。给最后一个人的碗中倒过酒后，耶亥将酒坛摔到地上，“哗”地一声，酒坛便被搅成一地的碎片。耶亥大步走回队伍前面，提起一个酒坛，撕开封泥，大声道：“这是上路酒！喝！”

说罢，举起酒坛，咕噜猛喝了一大口，一把便将酒坛砸了。那些死士们也跟着他一口干完碗中的美酒，一齐将碗摔得粉碎。

二更锣响。

夜幕笼罩的灵州城头，从宋军难以观察到的几个死角处，悄悄地放下了数以百计的黑影。黑影们弓着腰，利用夜色与地形的掩护，躲过远处宋军巡逻士兵的观察，悄悄地向着目标中的几座宋军军营靠近。

很快，耶亥与他的敢死队们几乎都已经可以看得清宋军营寨中夜间巡逻守望的脸孔了。但那些在夜间警戒的宋军对眼前的危机，却依然毫无觉察。耶亥望了一眼宋军的旗帜，在心里哼一声：“骁骑军！”他心里更加放心，宋朝的西军并不是那么好相与的，但是象骁骑军这种从繁华锦绣之地出来的宋军，他从心眼里感到轻蔑。耶亥与宋军作战经验丰富，他知道宋军守营的经验非同一般，比如西军会喂养大量的战犬，这些战犬被用来协助宋军守营、包围、追击，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充当军粮。在战犬的帮助下，夜间用少数精锐部队偷袭宋军本应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耶亥面前的这支骁骑军，显然并没有这个传统，营中几乎不闻犬吠之声。也许这个什么骁骑军的都指挥使，在心里将狗与鹰仅仅只是当成一种宋朝贵人打猎游玩之时的宠物了，而彻底忘记了那些贵人嬉戏的时尚，有许多原本就是从战营里学去的。

既然如此，就要让他为这种遗忘付出代价。

如果能设法在他们的马厩点上一把火……

耶亥一面领着部下潜行，一面在心里暗暗计算着。

这是孤注一掷。

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经验与判断力。

忽然，耶亥感觉自己的手碰到一块冰凉的东西。他俯头看过去，原来有几块大石头，稀稀落落地摆在前面。耶亥心里莫名的闪过一丝不

安，他举手示意部下们停下来。

他小心一面掩藏着自己，一面打量着这几块平淡无奇的石头，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耶亥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对他喊着：“绕开它，绕开它……”

“难道是什么奇门遁甲之术？”耶亥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一面继续谨慎地观察。

这里距骁骑军的大营已经不到一箭之地，尽管宋军的栅栏看起来还是中规中矩，但外面却没什么陷阱的痕迹——这些宋军气势汹汹而来，根本也没有想过要守营吧……

更何况，骁骑军还是一只骑军部队。

已经没有时间过多思考了，总不能被几块石头吓倒，耶亥克制住自己内心的不安，决定继续前进。但他多留了一个心眼，先命令一个侍禁领着几十个人先行。

等得不耐烦的部下快速地穿过了那几块石头。

“轰！”

“轰！”

在一瞬间，耶亥只觉得眼前巨大的火光一闪，气浪卷起沙石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扑倒在地上。

炸炮！

那些石头一定是提醒自己人注意的标记。

耶亥终于想起了这个东西。

但是，一切都晚了。

宋军的号角声、喊叫声仿佛突然之间冒了出来，在寂静的夜晚中是那么的刺耳难闻。弓箭手们迅速地集结起来，向着炸炮被引发的区域射出密如蝗雨的箭矢。

耶亥甚至连头都无法抬起来。

但他分明能感觉到，火光越来越明亮，而从大地的震动中，他也能知道，宋军的骑军出营了！

“完了！完了！”两声巨响后，灵州城头，一直注视着宋军军营动静的叶悖麻立即堕入绝望的深渊当中。

站在他身后的耶寅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不停地摇头，“变了，变了……”

一切都变了，战争的模式已经开始改变。

也许改变还不够大，但是已经足够让一支曾经强盛一时的军队，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夏军的失败，西夏国的覆亡，都不过是一次改变的注脚。

“你们想做什么？”叶悖麻的怒吼，把耶寅从痛苦中震醒过来。

便见几名武官领着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着他们涌过来，将他们

团团围住，几名亲兵刚想要拔刀，嗖地几声，便已被射死。

“景思明，你想造反么？”叶悖麻瞪着领头的武官，厉声吼道。

叫景思明的武官冷笑道：“造什么反？！宋朝是来帮皇上复辟的！你才是造反！”

“小人！”叶悖麻怒吼着拔刀，两支长枪已刺到他胸前，景思明望着叶悖麻，笑道：“叶悖麻，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西平府本就已经守不住，现在耶亥死了，城中精锐尽出，再这么负隅顽抗，一城军民，都会被你害死。况且替梁乙埋守城，又能有什么好结果？”

“我是替大夏国守城！”叶悖麻双眼似欲喷出火来。

“是么？但是大夏国的国王，却被权臣所控制。叶将军你若果真是忠臣，为何不举兵救驾？说得比唱得好听，我看你才小人。”景思明旁边，一个年轻的武官对着叶悖麻冷嘲热讽。

耶寅不想做无谓的口舌之争，他一面冷静地观察着事态，叛乱的夏军数量非常多，他们显然已经控制了城门，有人已经举着白旗骑马出城，很快，一支至少数千人的宋军骑军，随着叛乱者向灵州涌来。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景思明旁边这个武官说完话，耶寅忽然感觉到此人极为面熟。他转过头去，凝视此人半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你是文侯的旧部？你怎的到了灵州？”

那人回视耶寅，笑道：“二公子好记性，在下谢夷，与二公子曾有一面之缘。梁逆作乱后，在下投奔景将军麾下栖身，身为重犯，自不敢

登门拜见，多有得罪。”

“果然主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叶悖麻冲着谢夷啐了一口。“事已至此，要杀便杀，你们这些小人，降了宋朝，也不会有好结果。”

“那叶将军就说错了。连慕泽那等人都有好结果，我等自然不必担心前程。”谢夷好整以暇地笑着，他犹想劝降叶悖麻，“事已至此，叶将军何不趁早弃暗投明。”

“我叶悖麻岂会背主求荣！”叶悖麻恨声骂道，一口痰吐到谢夷脸上，一把抓住一杆枪头，狠狠地扎进胸窝当中。

“不识时务。”景思明对着叶悖麻的尸体骂了一句，转过身去，盯着耶寅，森然道：“谢郎，斩草须除根。”

“这等百无一用之人，谈儒论道，怕他何来？大人不如留个活口，交给种将军去发落，也好显得大人诚心。”

“也好，将他绑起来。”景思明也是素来看不起耶寅的，再不多看耶寅一眼，上前将叶悖麻的首级割了，交给部将，安排道：“封好印信，连同此头一道送至种帅帐前，从此我们都是宋人了！”

景思明身后，耶寅怨毒的眼神，让谢夷都不禁打了个寒颤。

吕渡。晓风卷开天边的黑幕，露出深窈微白的天空。河岸的野草在风中微微颤动着，黄河两岸，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三十里外的灵州城发生的一切，这里还无人知晓。把守渡口的夏军依然举着火把来回巡视，监视着河面与南岸的一举一动。

大概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把守吕渡的王颂师，从未想过坚固的西平府，会在短短几天内就失陷。而盐州方面的宋军，听一些牧人的消息，早两天前在沙漠边上远远见到大队宋军经过，也许是去进攻省嵬口了……那是兴庆府的贵人们所要操心的事情。省嵬口如果失陷，河套从此断绝音讯，从定州到兴庆府，一百四十里几乎没有任何关险可言……不过，在如今这个时候，大家都是朝不保夕。王颂师甚至都懒得将这个消息汇报上去。他是藏才三十八族的后代，西夏的存亡，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多大，他只要尽忠于自己的职守便是了。

王颂师刚刚想要回营烤烤火，喝一口热汤暖暖身子，便听到一阵凌乱的马蹄声从西南方向传来。

王颂师立即大声吼了起来：“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

士兵们一阵忙乱，迅速地关起营门，张开了弓弩。还有人举着火把跑到了渡口，向渡船上堆放干草等易燃物品，只要有个万一，就一把火渡船烧个干净。

没多久，薄明中已可隐约见着有数百人马向着吕渡跑来。王颂师眼见着这些人步骑混杂、队不成列、旗帜散乱，一副丢盔弃甲、惶恐不安的模样，心下立时吃了一惊。

那些败军退到吕渡营寨之前，见营寨紧闭，过不得河，立时纷纷叫嚷起来：“快开门！快开门！”

“尔等是何人？”王颂师在营内隔着寨门大声问道。

“快开门，再不跑，宋人追过来了……”

“快开门啊……宋人厉害……”

那些败兵根本没有人理会王颂师，只是自顾自地叫嚷着，有些人还一面不时地张望着身后，仿佛宋军马上就会出现在后面一般。

这些败兵这么一叫唤，吕渡的士兵也立即惊惶不安起来。人人都望着王颂师，不知所措。王颂师脑海中一阵嗡嗡乱响，只有一个念头来回旋绕着：“西平府完了……西平府完了……”

“快开门，快……”

寨外的喊叫声越来越大，有人已向着寨门冲了过来，王颂师一个激灵，顿时从瞬时的惶惑中拉了回来。

“站住！”他大吼一声，一箭射将出去，正好落在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夏兵的脚下，那夏兵愣了一下，被吓了个半死，哭吼一声，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营外的败兵也安静下来，一个个望着吕渡守军的营寨，进也不敢，退也不敢。

“叶大人在哪里？”王颂师大声问道。

寨外的败兵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叶悖麻如何了。

“你们是怎么败下来了？谁是领头的？找一个人出来答话。”

败兵推推攘攘一会，才有一个人出来，用带着兴庆府口音的西夏话回道：“我们是叶大人派去掘七级渠的，方掘到一半，就便宋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听说是景思明献了西平府，叶大人不知生死……”

他这些话一出口，吕渡守军顿时军心大乱，守渡的夏军纷纷疑惧相望。

“你敢乱我军心？”王颂师声色俱厉地吼道，内心却也早已摇动起来。

那人上前几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道：“小的不敢打诳，宋军势大，我家将军被宋人射死，小的们才只好跑回兴庆府。求大人开恩，再不让我们渡河，宋人就要追来了……”

“求大人开恩……求大人开恩……”

顿时，寨外败军一片哭乞之声。

王颂师仔细听这些人说话，看其神态，不象是做伪。他心中暗暗叫苦，西平府既失，小小的吕渡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唯今之计，看来也只有带着这些人早点渡河报信，再将带不走的渡船一把火烧掉。

他正在心里计议着，忽见到败军中有人跳起来，大声喊道：“他们是宋……”

话未说完，便被身边一人一刀砍翻在地。那些方才还在伏地哭号的“败兵”，忽然间跳起来，大声吼着喊着，朝着寨门冲来。这些人离寨门本就极近，守寨夏兵正在惶惶不安之时，变成突然，未及射箭，这些人已经将寨门的两根圆木砍倒。数百人齐发一声喊，便杀进营中。这些伪装成败兵的宋兵，一面砍杀，一面喊着：“叶悖麻已死，速速投降！叶悖麻已死，速速投降！”

守渡的夏兵军心涣散，根本无心抵抗，一窝蜂地向着渡口跑去。

“中计了。”王颂师此时也无可奈何，只能跟着部下们，拼命向渡口撤退。

未到渡口，王颂师举目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原来把守渡船的夏兵却是恪忠职守，眼见到前头一乱，他们便开始放火凿船，渡口之处，顷刻间已是燃起了熊熊大火。

“哎！”王颂师叹了口气，将兵器往地下一抛，便已准备投降。他知道只要任何一处河渡点燃大火，黄河南岸的所有渡口的守军都会烧掉渡口，撤往彼岸，他已经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吕渡西南三里，数千宋军骑兵向着渡口滚滚急奔而来。望着河岸突然出现的冲天火光，亲自领军的种谔猛然勒住急驰中的战马，一把将马鞭狠狠地甩在地上，吐了口痰，骂道：“直娘贼的！”

[1]. 这是一个外族人了解古代汉族后所能做出的最普通的评价，如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就有此方面记载。因为这一方面，古代汉人的天赋的确让所有观察者印象深刻。

大安六年九月中旬。

兴庆府。深夜。朔风如刀。

秉常与明空对坐在斗室内，低声念着佛经。秉常的眼角不时不安分地向室外瞄去，却不敢多说什么。屋外的侍卫，都是梁乙埋的亲信——回到兴庆府后，他被看守得更紧了。

兴庆府上空乌云密布。灵州在极短的时间内失陷，给西夏君臣心理上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派出援军策应叶悖麻；祸不单行的是，数日之后，又有消息传来，宋将吴安国以轻兵袭取省嵬城，勉强守住的黄河天险，眼见着也不那么可靠了。

大难临头，国相梁乙埋却惊惶失措，束手无策。西夏的文臣武将们也彻底分裂成数派。以嵬名荣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放弃兴庆府，西出贺兰山，避宋军兵锋，以图再举；但是正如一些有识之士事先所预料的，破釜沉舟的勇气并非人人具备，许多习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贵人，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艰苦的生活当中。他们各怀心机，一部分人打着卧薪尝胆的旗号，主张不惜代价向宋朝乞和以苟延残喘；另一部分人则利用一些血气方刚的莽勇之辈，叫嚣着要与宋军决一死战，与兴庆府共存亡。三种意见相互争执，公开吵闹甚至是当众打斗，梁乙埋父子犹疑不定。而面对这巨大的分歧，竟连梁太后也无法独断专行。依然处于被幽禁状

态的秉常，更是不可能有任何办法。

但是，宋军却没有留给西夏人多少犹豫的时间。

九月八日，折克行放弃一切辎重，轻兵疾进，与吴安国合兵一处。三日之后，宋军在省嵬城大设疑兵，迷惑对岸夏军，主力悄悄向北绕过骆驼港，以简陋的木筏浮桥，出其不意地渡过黄河，然后掉过头来，直扑定州。定州守军以为神兵天降，一触即溃。折克行一路追杀至兴庆府城下，梁乙逋领兵出战不利，只得退回城中闭守。折克行也不攻城，只在城外打下上千根木桩，用系着铃铛的绳索与战犬将兴庆府城围了三匝，自己驻军城外，监视夏军。城中夏军虽屡屡出城邀战，却讨不到半点便宜，竟被几根长绳困得动弹不得。

眼见着自己就要成为亡国之君，秉常真是有千分的不甘，但是他此时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念佛祈祷而已。

“兀卒还好么？”室外传来熟悉的老妇之声，紧接着便是侍卫下跪的铿锵声与一遍忙乱的参拜声。然后，门帘被掀了开来，梁太后轻轻走进斗室当中，在正北方向坐了。秉常虽未睁眼，却也听出来梁太后身后还跟着一个人，那种脚步声是如此的熟悉——“嵬名荣”，秉常在心里暗叫着。对于这个人，他恨得咬牙切齿，若非是嵬名荣，他秉常早已夺回一切权力，他秉常也将是耶律濬一样的英主，夏国更不会有今日之祸。

对坐的明空早已起身，向着梁太后合什参拜，但秉常依然闭着眼睛，自顾自地念着佛经。

梁太后望了供龛上的佛祖一眼，又看了秉常一眼，冷眼道：“佛祖是管身后之事的，身前之事，求佛祖何用？”

秉常停了念颂，缓缓睁开眼睛，也不看梁太后，只淡淡说道：“这兴庆府中，难不成还有谁还有身前事么？”

梁太后看了秉常一眼，怒道：“当年太祖神武皇帝是何等英雄？不想子孙不肖至此！”

秉常缓缓转过头，望着梁太后，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笑容，“莫非母后也敢自比太祖皇帝么？”他摇摇头，“母后连区区一座兴庆府都割舍不下！不，母后真正割舍不了的，是梁氏一族的命运吧。一旦西过贺兰，真正掌握实力的，就会是各部族的首领，那些部族首领对国相的怨恨，普通士兵百姓对梁家的怨恨，只要出兴庆府，就不是任何人所能阻挡的。到了那个时候，能让各部族继续效忠的，也只有太祖神武皇帝的血脉！除了两百年树立的威望与恩德，母后将再无任何东西可以依持了……”

梁太后静静地注视着秉常，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忽然笑道：“兀卒倒真是长进了。”

“兀卒？我岂敢称兀卒？！”秉常苦涩地笑道。“母后深夜来此，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梁太后含笑点头，道：“看来你真是长进不少，让你复位亲政，我也放得下心。”

复位亲政？秉常脑海中嗡地一声响了起来，这是他朝思暮想之事，突然自梁太后口中说出来，秉常只觉得喉咙一阵干涩，他不可思议地瞥了明空一眼，却见后者一直低眉垂首，默默不语，仿佛一尊泥塑的菩萨。但秉常耳边却不由自主地又想起明空的劝诫——“陛下须按捺得住。”他定了定心神，并没有接话。这种俯仰于他人鼻息的“复位亲

政”，并不值得过份的高兴。经过己丑政变之后，秉常对于权力的理解更加深刻。他渴望重新拥有权力，但他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

秉常的反应让梁太后再次感到意外，她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的这个儿子起来。她注意到了他每一丝细微的反应，由带着一丝喜悦的惊讶，到冷静、漠然，这中间只是短短的一瞬。还有他投向明空的那一瞥……梁太后生出一丝警觉，如果是早些时候，她一定会因为这一点怀疑，就将明空调离秉常身边。这个和尚在西夏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他效忠秉常，秉常就可以通过他与许许多多忠于西夏王室的文臣武将联络起来。这种威胁实在太大了，尽管负责监视秉常的侍卫与宫人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告，但是历经西夏王室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的梁太后，对于这种事情，却更宁可相信自己的直觉。然而，尽管如此，梁太后此时却只能暂时忍耐，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休说她还想利用自己的儿子，即便只从一般的经验来判断，她也不应当激化兴庆府内那几乎是一触即发的矛盾。

必须缓和矛盾，安抚各方。尽管宋军的进逼，让兴庆府内部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是梁太后已经感觉到脚底下汹涌的岩浆。

无论是安内还是御外，秉常的“复位亲政”，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秉常的“复位亲政”，必须是缓和矛盾，而非进一步激化矛盾。她必须与她的儿子达成一定的妥协。话无须多，但必要的默契一定要有。一切最终都必须能控制在她的手中。

“大敌当前，国人若不能同仇敌忾，一心御敌，社稷有倾覆之忧，这些道理，你必是明白的。”梁太后炯炯望着秉常，“只要能渡过这个

难关，你就是真正的兀卒！”

真正的兀卒？！秉常心里冷笑着。什么是真正的兀卒？手握兵权，能决人生死，定人祸福者，方为真正的兀卒！兵强马壮，能争雄四方者，方为真正的兀卒！

一切都要按捺得住。

秉常抿着嘴唇。

梁太后静静等着秉常的答复。

屋外，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仿佛有人从天空中向地下倾倒着沙子。

梁太后霍地起身，大步向室外走去。连嵬名荣的脚步，也多了几分急促。秉常与明空对望一眼，二人心中一喜一惊，都闪过同一个念头：“下雪了？！”

“哈哈……”屋外传来梁太后畅快的笑声，“天不亡我大夏！天不亡我大夏！哈哈……”

一夜之间，大安六年的冬天提前来临了。

银妆素裹的塞上江南，格外的壮美，但这种美景，却是所有宋军将士所不愿意消受的。

“转运艰难，至少缺少两万套寒衣，虽有所准备，但是军中取暖的薪柴也不足敷用，军中已出现冻伤……”折克行的行军参谋一脸的愁

苦。

“灵州不是已经到了一批棉衣么？！种谔在干什么？！”折克行望着外面飘飘扬扬的大雪，怒声骂着。气候渐渐转冷，是每个人都感觉得到的，御寒的冬衣也在陆续运来，大雪并不会让天气变得更冷，也不会让他的军队无法作战，但对于他的补给线，却是致命的打击。

诸军将领与行军参谋们没有人敢接话。

在不久前，他们还在嘲笑种谔的部队慢得象乌龟，为他们能抢先到达兴庆府而津津自得。但转瞬间，他们又开始殷切地期望起灵州的友军来。

然而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大雪与严寒令黄河结冰，灵州宋军来了，又能如何？他们要如何在大雪的天气中运送数万大军的补给？

但折克行不甘心。

今日退兵，何日再来？奔袭千里，无尺寸之功，岂不为天下所笑？

他希望自己的马蹄能第一个踏进兴庆府的城门，他要看着西夏的太后与国王身着白衣，手捧玺印节绶，跪倒在路旁，迎接自己进城！

这将是名彪青史的战功！

为了这个胜利，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更何况，他有充足的理由，不能让夏人逃出贺兰山。

“折帅，恐灵州亦无力供给吾军之需。战士既少寒衣、木炭，马又无草，持久于我军不利，莫若尽快撤军为上……”慕容谦丝毫不体谅折

克行的心情，“只须省崑口在我军掌握中，兴庆府我们想来便来。”

“但退兵亦非易事。雪路行军，难免不为敌所乘。”杨知秋显得进退维谷，“且若西贼乘机西窜，后患无穷。”

“然若不退兵，西贼不费吹灰之力，吾辈皆为所擒矣！”慕容谦态度坚决。“况且大雪封山，纵是西贼欲西窜，亦有人力所不能至者。”

折克行沉着脸，一言不发。

“折帅。”一直缄口不言的吴安国突然开口，引得满帐侧目，连折克行都不禁向倾了倾身子：“镇卿有何高见？”

“智者知所舍弃。”吴安国口中，只吐出短短数字。

“智者知所舍弃？智者知所舍弃……”折克行重复着吴安国的话，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帐外飞舞跳跃的雪花，不自觉地抿紫了嘴唇。

三天后。

宋军大营。折字帅旗在飞雪中猎猎飞扬，“哎！”一名西夏将领拔出刀来，狠狠地劈向旗杆，发泄着自己心中的怒气。

大旗轰然倒下，打着栅栏上，激起白雪四溅。

远处，秉常默默望着这一切，掉转坐骑。

“陛下。”跟在秉常身后的嵬名荣欲言又止。

秉常侧过脸望了他一眼，“现在我需要一名使者。”

韦州。

仁多澣从花园搬着一块数十斤重的石块，送往自己的书房。花园中残雪消融，空气里都透着刺骨的寒意，但仁多澣依然汗流浹背。这个锻炼的法子，是他从一个幕客那里听来的，据说是汉人古时的一位名将用以磨砺身心的方法。战争开始后，石越几乎将仁多澣闲置，他百无聊奈，便于每日早晚依法施行，倒也颇见效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够保持心绪的平和。

但在这个傍晚，仁多澣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自九月中旬忽降大雪，局势的变化让人目不暇给，却几乎都不是仁多澣所期望的。兵临兴庆府外，曾经短暂围城的折克行部除了留下吴安国部扼守省嵬口，以控制黄河东岸省嵬山这一横枕河滨的战略要地，并联络河套外，大军全部撤回平夏地区过冬，西夏也赖此暂时得以保全。并且为了缓和矛盾，梁太后做出让步，令国相梁乙埋以太师致仕，使秉常亲政，而以梁乙逋为枢密使、嵬名荣兼知开封府，共同辅政。秉常“亲政”后，立即向宋朝上表，表达谢意并乞求退兵。同时又下达了两道诏旨，一是令禹藏花麻退守青铜峡，一是遣使赐仁多澣金玉带，拜为中书大人兼西平府留守。

皇帝已非昔日之皇帝。仁多澣颇为感慨，若秉常早有这样手段，大夏国又岂会沦落到今日之地步？

令禹藏花麻退守，自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已经意识到禹藏花麻是他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实力派，禹藏花麻与他的军队，自然是离权力中心越近越好。而对仁多瀚，秉常则是在同时拉拢、试探、离间……

仁多瀚进退维谷。

宋朝人不在乎秉常是不是真的复位了。石越用给宋朝皇帝的一道奏章，表达了他对秉常“复位亲政”的态度。大宋出兵匡扶正义伦常，秉常理应入京觐见大宋皇帝拜谢，否则大宋无法信任夏人；而宋朝为了秉常耗费军费，致使天下扰动，如若秉常果真复位了，那么他应当对大宋有所报答。

然而仁多瀚却无法对秉常的诏旨表示质疑。

他名义上还是秉常的臣子，可却在宋人的包围当中。

如若他向秉常表示效忠，那么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若他彻底倒向宋朝，他就会成为所有西夏人的公敌。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势必都将被视为虚伪。诸部族会看不起他，会鄙薄他的为人，他的任何野心都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从此以后，他仁多瀚不再是瀚海之雄鹰，而将成为宋人的看门狗。

他能预见到西夏的覆亡已是必然之势。

在仁多瀚最初引宋兵入夏的时候，他其实还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最多只是想在宋夏交争中，壮大自己的部族，谋取自己的权位。但是宋军如此迅速地取得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却完全出乎于他的意料之外。随着局势的发展，仁多瀚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比

任何人都更加肯定的相信西夏必然灭亡，而这可能会在夏国故地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势力真空，仁多瀚不相信宋朝治理夏国故地之时，会不需要借助当地部族豪强的势力；但另一方面，仁多瀚也常怀恐惧之心，宋朝会不会容忍他的势力存在于夏国灭亡之后，这是一个未知之数。仁多瀚对此绝不天真，他当然没有理由相信宋人，相信石越。

惟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仁多瀚一直在暗中活动，尤其是竭尽全力地联络、拉拢那些同情夏主秉常势力。若能将这些势力汇聚旗下，那么将来，一切都大有可为。维持一个效忠夏主，为了助夏主复辟而不惜忍辱负重的形象，是必须的。当年李渊还曾经借突厥之兵，向突厥称臣。忍辱负重是可以被原谅的。

此时他若能公开效忠秉常，必会为他赢得巨大的名声，这些在来日之霸业中，将成为他巨大的资本。

仁多瀚对于一年来的局势洞若观火，他相信禹藏花麻绝非是愚忠于夏主。从禹藏花麻的所作所为来看，此人的野心，与他仁多瀚并无任何不同。他忠于夏主，不过是想借此在西夏诸部落中树立名望罢了。所以，一接到秉常之诏令，禹藏花麻不惜冒着与宋军正面交锋的威胁，即刻率军北撤。禹藏花麻最终也没有逃过败军之辱，他率军与李宪、王厚冒雪大战，最终抛下数千具尸首，才侥幸逃入青铜峡。

对宋人，仁多瀚十分忌惮。

因为，他要冒的危险，还远在禹藏花麻之上。禹藏花麻所要面对的，不过是李宪与王厚，而他仁多瀚，身后是石越，前面是种谔与宣武第一军，卧榻之侧还有一支铁林军虎视眈眈！

需要何等的智慧、勇气与幸运，方能从这中间找到自己的出路？

“去叫仁多保忠来。”仁多澣终于缓缓地放下了石块，向亲从吩咐道。

铁林军的军营，便在韦州城城西。

从仁多澣府第前往铁林军军营，会经过一个集市。这是韦州最为热闹的所在，得到宋朝与仁多澣认可的商贩，全部集中在此处，向人们兜售各种商品。从日常生活所需的布匹、女人用的脂粉到限量出售的美酒、来自和阗的美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战争开始至此不到一年，韦州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年前，韦州还只不过是西夏一般的城池，主客户不过区区数百户而已。当地的许多居民，无论怎么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如宋朝那种动则人口上十万的城市是何种模样。在他们看来，韦州已经是人口极密集的地方了。

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让韦州迅速地繁荣起来。驻扎在当地宋军，来来往往经过的宋军，还有无数运送补给的厢军与役夫。他们前往灵州，或者从灵州回来，都会在韦州做短暂的休整。

这前所未有的人流量，又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商贾。

某一天，当韦州的居民们一觉醒来，猛然惊觉，韦州城内，人口最多的部族竟已变成宋人了。

他们惊奇的看着这一切。

热闹的集市同样吸引着当地的居民与西夏士兵，他们开始用自己牛羊或战利品与宋朝的商贾们交易，购买棉布、香料、脂粉还有美酒；他们也开始使用宋朝的交钞，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无法理解，一张花花绿绿画满了图画的钱竟然可以买到那么多的东西？

仁多保忠每次经过这片集市之时，都会感觉到一阵恍惚，仿佛经过了一个不真实的地方。这里不象是韦州，反而更象是长安。

这一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绕过了这片集市。

下马后，顺手将坐骑栓在铁林军军营前的一根枣树上面，仁多保忠径直往营门走去。铁林军的士兵们早已熟悉了仁多保忠这张脸孔，不待他多说，便有人进去通报，未多时，有人出来，引他至一间厢房坐了。

仁多保忠屁股尚未坐稳，就听到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他连忙起身相迎，须臾，只见一名宋将大步走了进来。仁多保忠认得是铁林军副都指挥使姚兕，忙趋前几步，抱拳相迎，“姚将军别来无恙？”铁林军诸将中，大半与仁多保忠私交甚洽，惟有姚兕为人严厉，且对西夏人素有成见，不好交往，仁多保忠没有料到会是姚兕来接见他。

“烦劳记挂。”姚兕也抱拳回了一礼，“不知将军此来，有何见教？”

如此直来直去的风格，让仁多保忠略有些尴尬，在这种人面前，所有待人接物的技巧，似乎都没有用武之地。浪费时间只会进一步招致对方的厌恶。想起以前来到铁林军所受到的盛情款待，仁多保忠心里不免

感觉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让姚兕来接见自己？这绝非是一种欢迎。尽管姚兕的地位在铁林军中非常高。

仁多保忠按下心中的疑惑，笑道：“明晚我家统领在府中摆下酒宴，特命在下来请周将军、姚将军，以及铁林军的诸位将军，过府一叙。还望能赏个薄面，务要光临。”一面从袖中掏出一张请帖，双手奉上。

姚兕接过请帖，也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只问道：“仁多统领何故忽然设宴？”

仁多保忠笑道：“原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不过是统领之幼子及冠，本不敢劳动周将军与姚将军大驾，恰巧前不久又有人送给统领一只大虫，统领素想办一道虎宴，以虎肉下酒，赏剑舞。统领素来敬重周将军与姚将军，以为二位乃当世之名将。虎者，百兽之雄也，非英雄不得食。若办虎宴而无二位将军，岂不为天下英雄所笑？故此特命在下，务必要请得诸位将军光临才好。”

姚兕意味深长地望了仁多保忠一眼，“有劳回报仁多统领，届时一定叨扰。”说罢，便再不肯多说半句废话。

“多谢姚将军。”仁多保忠连忙道谢，面对姚兕，他也觉无话可说，随即告辞而去。

“虎宴？”铁林军军部议事厅内，军都指挥使周齐贤沉吟良久，方用询问的语气说道：“某与武之，只恐不便一同出席。”在宋朝诸军都指挥使中，周齐贤虽然出身武举，却可以说是庸碌无为之辈，他能居此

高位，不过是因为他资历够老，兼之又是内侍王中正的表妹夫。但周齐贤却有一个好处，对于他的副手姚兕，周齐贤都称得上是言听计从。凡军中事务，总之先谕而后行。

姚兕闻言，沉默了一会，忽道：“大人所持自是正论。夏主颁给仁多的伪诏，仁多至今未表答复，敌我未明之时，怎可寄以腹心？万一中其奸计，我等死生事小，却是愧对圣上。”

周齐贤连连颌首，道：“某亦是如此想。”

姚兕却又道：“然仁多为人素奸猾，忽设宴相邀，定是心中疑惧。我等若竟此显露防范之意，正是增其疑忌，迫其速反，只怕坏了朝廷的大事。”

周齐贤听完，也觉得很有道理，又不禁迟疑起来，望着姚兕，“那武之以为当如之何？”

姚兕抚剑笑道：“大人勿忧，届时尽管赴宴便是。他仁多请柬上既是请了我铁林军营都指挥使以上的将领，我等便倾巢赴宴。我倒想看看，仁多瀚能玩出什么花样？！”

“那石帅的秘使那边？石帅后天便至韦州……”

“正好替大人准备一份见面礼。”

仁多瀚犀利的目光一直盯着慕泽的双眼，仿佛要穿透他的眼睛，翻出他心里潜藏的一切想法。

“你是说石越正在秘密前来韦州？”仁多瀚的声音，如同寒冰一般。

“是。”慕泽的回答极其简略。

“我都不知道的事，你为何会知道？”

“石越走的小道。”慕泽平静的回道，“只要在环庆道上行走，不可能瞒过沿边蕃部。”

“胡说八道！”仁多瀚怒声斥道，“他堂堂陕西安抚使，为何要走小道？”

慕泽默然回视着仁多瀚。这是不需要他解释的问题。

沉默良久，仁多瀚稍稍放缓了语气，但问题却依然尖锐，“石越待你不薄，你为何要来告诉我？”

“权术而已。”慕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他连统领都容不下，难道将来真能容下我么？”

“怎见得他容我不下？”仁多瀚冷笑道。

慕泽却只是带着讥讽地望着仁多瀚，并不多言。石越来韦州，本来没什么要隐瞒的。既然他刻意隐瞒，那么针对的对象是谁，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依然还有疑问。

“若要除掉我，石越又何必亲身冒险？”

但这显然也不是需要慕泽来回答的问题。谁知道石越是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胜券在握，所以想玩一次刺激的游戏而已。也许石越根本不是为了针对仁多瀚……

问题是，若不是针对仁多瀚，又是为了谁？

猜忌、恐惧，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似毒蛇一样抓住了仁多瀚的心。

细作曾经发现宣武第一军有几个指挥的人马，正以休整的名义撤回，他们中途肯定要在韦州歇脚。

难道石越真的这么急不可耐？

但凭心而论，夏主的诏书颁布之后，他的沉默的确也不会让宋人感到高兴。

也许，石越是想逼他表态。

仁多瀚的瞳孔猛地缩小，也许，这只是一个陷阱，引诱自己因为疑忌而先出手，然后，宋人就有借口明正言顺地铲除自己。但是，这重要么？如果石越已经开始给自己布设陷阱了，那么，无论他跳与不跳，都无关紧要。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他都是一定要选边的！

就算易地而处，他仁多瀚是石越，也不会给自己自由选边的权力！

只不过，石越动手也太快了一点。看来，石越是认定大局已定了。

那么，不管那是不是一个陷阱……

仁多瀚感觉到一阵没来由的烦躁。事情总是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自己走的每一步都被人打乱，这自然不会让人心情愉悦。

虽然决定举办虎宴，大邀铁林军诸将，但仁多瀚其实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这更近于一种试探。他想看看宋人对自己的防范到了何种程度，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怎么走。仁多瀚并没有寄希望于铁林军诸将会倾巢而出，参加自己的宴会——天下哪有这么美的事情？

但慕泽的报告，却打乱了他的步伐。

对于石越，仁多瀚心中实有深深的忌惮。

无论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其含义都是相同的——石越出招了。也就是说，他仁多瀚已经不可能从容不迫的按着自己的步伐走了。

要么，继续忍耐，等待更好的时机，或者，是等待石越一步一步地将他彻底架空。如果那样的话，他仁多瀚最好的结果，是在汴京过一个富家翁的生活。而他的族人，可能被分而治之，慢慢地变成宋人。

要么，抢在石越动手之前……

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则当五鼎烹！

仁多瀚岂能做富家翁，死于儿女子之手？

“那些蕃人见着石越时，是在哪一天，在何处见着？”仁多瀚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

“以末将估计，石越最早也要四天后方能至韦州。”说完，慕泽又补了一句，“护送石越的，可能是何畏之。”

有时候，仁多瀚甚至有点嫉妒慕泽的聪明。

“时间很充裕。”仁多瀚在心里估算了一下，“周齐贤不过是个饭桶，可畏者姚武之一人而已。只须有机会除去姚武之……”

“明晚虎宴之时，慕将军可携美酒，入铁林军替我犒劳一下众将士。”

“敢不从命！”慕泽抱拳欠身，清晰地答应着。

当晚，韦州城中，一支雪白的信鸽从某处飞起，转眼便消失在夜幕当中。

第二天，与往常一样，韦州城依然热闹非凡。驮满了各色各样的货物进入韦州的驴骡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行商，全然不知这里的暗潮汹涌。人们茶余饭后，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仁多统领晚上就要举行的虎宴。时近黄昏，更有许多人挤在仁多瀚府前的路边，想要一睹铁林军诸将的风采。二姚三种，名震关西。很多人都想知道那个在横山杀人如麻，令小孩不敢夜啼的姚兕，是长得如何凶神恶煞。

一直到了戌牌时分，众人才听到街的尽头传来马蹄之声。“来了，来了！”人们交相传递着，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向街的另一头望去。

一队身着红袍，挎弓持枪，骑着清一色黑马的骑兵，出现在街的尽头。骑士们显得马术娴熟，在并不宽阔的街头并辔而行，亦是十分整齐有序。

平素很难见到铁林军军容的人们发出一阵阵惊呼赞叹之声。

接连过去三队同样的骑兵小队后，铁林军诸将才现出身影。在三百余名骑兵的护卫之下，十余名将领簇拥着周、姚二将，朝着仁多瀚府行来。周齐贤与姚兕都穿着当今宋朝天子钦赐的莽袍玉带，腰间别着宝剑，马上挂着银枪雕弓，气度雍容华贵。

“哪个是大姚？”“哪个是大姚？”围观的人们交头接耳，互相询问。众人都不敢相信一个令小孩不敢夜啼的恶将，竟会有这般华贵的气度。

那边厢仁多保忠早已快步迎上前来，引着周、姚诸将向府中行去。

仁多瀚早已闻报，便站在府门之外迎接。他细细清点了周、姚及随行诸将，心中真是又惊又喜，铁林军诸将竟是倾巢而出！

“周大人，姚大人。”仁多瀚拱手揖礼，向着铁林军诸军朗声道：“得诸位将军光临，真是蓬荜生辉。”

周、姚与诸将连忙回礼，周齐贤笑道：“一向少了问候，统领勿怪为幸。闻是小哥及冠，特备些些薄礼，还望笑纳。”说罢，便有士兵抬上礼物。

仁多瀚连忙逊谢道：“有劳费心，却是折煞他。”一面抬手道：“请府中叙话。”

周、姚诸人亦不客气，大步便往府中走去，随行的卫士也早已下马，鱼贯而入。到了中门处，待铁林军诸将入了中门，便有一个家将走来，拦住后面的卫士，笑道：“请诸君留步，随在下往外厢吃茶。”

一个指挥使装束的武官刷地一下便把脸沉了下来，喝道：“我等只听周大人号令，你何人，敢在这里聒噪？”说罢，不待那人多说，一

把将他推开，领着众人便要闯进去。却听内间姚兕转过身来，喝斥道：“休要无礼，尔等便在外间伺候。”

“是！”众卫士听到命令，即不敢莽撞。便一齐在中门外列队站好，亦不去休息，倒似反客为主，替仁多瀚的部属把守起中门来。

仁多瀚收在眼里，却也不多说什么，只向周、姚笑道：“久闻铁林军威名，果然有细柳营之古风。”说罢，有意无意把目光投向姚兕。

周齐贤笑道：“统领过奖了。不过有些骄兵悍卒，全然不知礼数，见笑了。”

姚兕却只是笑笑，并不说话。

此时府中早已预备齐全，待铁林军诸将一落席，茶果便流水价地送上来。仁多瀚令诸子侄一一拜见周、姚等人，然后便吩咐人将要宰杀的老虎带入厅中。须臾，便有数名家人，将一只大虫连着铁笼一道抬进厅中。

那老虎虽被关在牢中，却是野性未驯，睹视厅中众人，仿佛是想扑过来，将人撕成碎片一般。

仁多瀚环顾厅中，便见厅中诸人虽多是武人，纵明知那大虫是被在铁笼之内，不能脱身，亦不禁色变，有人更是下意识地将手按向剑柄，惟有姚兕面不改色，谈笑自若。

仁多瀚本来并不想啰嗦，只待这大虫吸引众人注意，便摔杯为号，藏于大厅内外的卫士便冲入厅中，将铁林军诸将一举生擒。但此时中门

既被铁林军控制，若不能迅速解决问题，就会横生他变。他又素闻姚兕骁勇，为万人敌，事到临头，心中竟不禁打起小鼓来。他与姚兕不过数步之遥，兵戈一起，岂能确保万全？

他心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翻滚，口里却笑道：“久闻姚大人曾徒手杀虎，不料今日却正好借此物下酒。”一面说着，一面伸出手来，便有亲随将弓箭送上。仁多瀚便欲挽弓搭箭射虎，却见姚兕起身道：“这么一只大猫，何用弓箭？”

仁多瀚都不禁愣了一下，“不用弓箭？”

姚兕走到仁多瀚案前，笑道：“请统领借弓一用。”

仁多瀚将弓递给姚兕，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却见姚兕对几个家人吩咐道：“打开虎笼！”

那些个家人个个都呆住了，一齐转过头望着仁多瀚。仁多瀚这才相信姚兕是要当厅用弓弦杀虎，他心里冷笑，暗道：“这是你要寻死，却是天助我也。”口里却假意劝道：“姚大人，这儿戏不得。”

姚兕回视仁多瀚，指着虎笼笑道：“统领不必担心，正好给诸君助助兴。”

“姚大人真虎威也。”仁多瀚击掌赞道，一面示意家人打开虎笼。顿时，厅中所有宾客都站了起来，人人手按佩剑，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几个家人小心翼翼地靠近，打开虎笼的门后，慌忙三步并两步退了下去，生怕自己遭池鱼之殃。

那只大虫被囚已久，此时突见笼门开启，却不忙出来，反在笼中绕了一圈，一双巨眼扫视众人，竟不似被囚的笼中之兽，丝毫不减山中之

王居高凌下的气势。

仁多瀚见那大虫竟不出来，不由一怔，偷眼向姚兕觑去，见他手抚弓弦，气定神闲，意态之间从容异常，似乎对这一切都满怀信心。不知为何，心中竟没由来的一阵紧张，只觉姚兕的这种姿态，竟似不仅仅是在搏杀大虫一般。

谁知便在他心思转动的那一刻，那大虫忽似骑了风一般，从笼中跳出，两只前爪在地上虚按了按，环视众人，似在寻找相扑对象，众人见状，无不凛然，许多宾客手中的佩剑都不由出鞘一半。唯有周齐贤虽是武官出身，但平生竟是从未历此凶险处境，不自觉的退了一步，手掌紧捏佩剑，目不转睛看着那大虫，竟全身沁出冷汗来。

姚兕上前一步，他这么一动，几乎便在同一瞬间，那大虫也已和身向他扑去，姚兕脚步一错，便闪到了大虫身后，这大虫转身不及，姚兕已闪电般的跨上那大虫的背，手中弓弦猛然张开，那大虫虎背一掀，竟没将他掀落，不由大吼一声，厅堂之中杯盘顿时簌簌震动。便在此时，姚兕手中的弓弦已闪电般的套上了那大虫的颈项间，只见他双手一错，那大虫闷哼一声，竟自软软倒地，颈间口中鲜血涌出，在青砖地上，竟汇成一大摊，腥臭之味，扑鼻而来。姚兕这一连串的动作迅捷之至，最后弓弦一拉一绞，这几百斤的大虫竟是毫无反抗之力便即毙命。

仁多瀚也没料到姚兕杀虎竟是这般的快捷利落，呆了一呆之后，才想起拍掌赞叹，却听厅堂之中早已响起连山价赞叹之声，此处众人大多身为武人，见此勇猛，谁不钦服？

姚兕缓缓从虎背上下来，向仁多瀚笑了一笑，说道：“献丑了！”仁多瀚见他谦虚，本有心要说些赞叹的言语，但一念及待会便要

与他白刃相见，那所有的话涌到嘴边，竟一齐梗住说不出来，神情竟显得有些僵硬。

姚兕当众搏杀了只大虫，亦颇意满，竟象全没留意到他神情间的异样，满面笑容的取下弓来，赞道：“果然是好弓！”一面走到仁多瀚亲随身边，手掌递出，却不是归还弓，而是顺手从他箭筒中抽出一只羽箭，反手一搭，只见寒星一点，却已是对准了仁多瀚。

厅中诸人兀自在称赞姚兕的勇猛，却不料变故陡生，顿时厅中竟变得鸦雀无声。但只片刻之后，厅中双方将领便纷纷拔出佩剑来，相互对峙。

仁多瀚脸色都变了，却强作镇定，望着姚兕干笑道：“姚大人，这……这是何故？”

姚兕微微一笑，讥道：“统领何必装糊涂，这不过是先下手为强。”

“姚大人何出此言？”仁多瀚只觉得背上凉嗖嗖的，心里暗暗叫苦，不知道自己何处露出了破绽。

仁多保忠也忙不迭地对姚兕道：“误会，定是误会！”见姚兕并不搭理，又将转向周齐贤，道：“周大人明察，定是有误会。”

“误会？！”姚兕哼了一声，却向着一个副都指挥使丢了个眼色。那人挥剑砍向身后的帷幕，数丈高的帷幄落在地上，却现出数十名藏身其后全副武装的卫士。

“仁多统领？！”周齐贤的脸沉了下来。

参与宴会的仁多瀚部将，也有许多是全不知情者，见到此情此景，都不禁面面相觑。

双方既然已将脸面撕破，仁多瀚反倒冷静下来。虽然 he 知道自己只要稍动一动，便定会死在姚兕箭下；但此时却毕竟是己方占据优势，自己虽活不了，铁林军诸将也不可能活着出府。手中既然有筹码，仁多瀚就并不着急。只要诳得姚兕与自己交易，便是让他们逃出府去，他也依然胜券在握。慕泽与仁多瀚的几个心腹部将，已经率主力去往铁林军营地。那边宋军群龙无首，不难对付。姚兕再如何勇猛，没有军队，也不过是一匹夫而已。

想清了这层，仁多瀚便恢复了一贯的从容之态，他竟不去理会周齐贤，只对姚兕说道：“姚大人，非是我敢不利于诸位将军，实是君命难违。两国交兵，各为其主……”

他话未说完，便听到外面传来喧嚣之声，隐隐竟能听到兵器碰撞与发弓射箭之声；紧接着，一个家将跌跌撞撞地闯进厅中，口里还一个劲地喊着：“统领，不好了，不好了……”进到厅来，见到面前景象，一时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仁多瀚怒目相视，喝道：“大惊小怪什么？！”

那人回过神来，指着外面，结结巴巴地回道：“宋军打进来了，已经攻进中门。”他话音刚落，便听到一阵铿锵之声，只见先前占据中门的那个铁林军指挥率着一群人大步闯进厅中，迅速地将整个大厅包围起来。仁多瀚见这群人中，有身着铁林军军袍的战士，也有打扮成平民百姓的士兵，厅中至少就涌进来两三百人，外面还有人源源不断地向府中各处涌入，顿时什么都明白过来：宋人这次，定是早有预谋。他长叹一

声，只觉万念俱灰。

却听铁林军诸将，有一个不起眼的武官突然对周、姚二人说道：“周大人、姚大人，请下令诸军，毋要伤害仁多统领家眷。”

周齐贤闻言竟不是敢怠慢，立即传令：“诸军休得伤害仁多统领家眷。”

仁多瀚心里瞬时闪过一个念头：“又是石越！”

果然，便见那人笑吟吟走过来，对仁多瀚说道：“统领休疑，下官乃是石帅派来的秘使。只须统领下令众人放下武器，下官担保所有人平安。石帅早有钧令，严令不得加害统领家眷。”

“罢了！罢了！”仁多瀚已知道自己这次是输得一败涂地，此时也只得任人宰割。

与此同时，韦州城门。

慕泽冷冷地命令着部下：“将尸首抬走，把血迹清扫干净了，休让这些东西惊扰到石帅。”说罢，瞥了一眼马上的两颗首级——那两样东西原来属于仁多瀚的心腹部将——顺手便取了下来，扔在地上，“把这两个东西也埋了。”

吩咐完毕，慕泽便不再去理会忙碌的部下们，转身对身旁的一个沿边熟蕃打扮的男子问道：“李兄，你要不要出城去迎接石帅？”对于身边的这个人，慕泽可是丝毫不敢怠慢。这个被他称为“李兄”的男子，乃是石越的亲信卫士陪戎校尉李十五。他曾经执行石越“收夷之精壮以

制夷”的策略，前往屈吴山，招募各部族精锐之士数百人，号称“陇西蕃兵”，在屈吴山一带剿平不肯臣服宋朝的蕃部无数，立下赫赫战功。此次便是由他率领这些陇西蕃兵潜入韦州，协助慕泽完成了任务。

李十五却只淡然一笑，道：“石帅钧令无此，我等只须守好这韦州城便是。”

慕泽讨了个没趣，他自知行事常为人所不耻，见怪不怪，也不生气，只笑道：“如此，便烦劳李兄守城门，在下要去知会周、姚二位大人，出动铁林军控制各紧要处，以防万一。”

他话音未落，便听到城外传来马蹄之声，远远望见千余骑向着韦州滚滚而来。

“石帅来了！”慕泽与李十五心中，竟是同时松了一口气。

（熙宁十三年）闰九月庚寅朔。仁多瀚举族内附。以仁多瀚云麾将军、韦国公，以仁多保忠守义侯、知韦州军州事，以贾岩通判韦州。分仁多族为三部，以仁多瀚二子及仁多保忠各领一部。

……王安石改封荆国公。进封岐王顥为雍王，嘉王顥为曹王……

陕西路安抚使石越至韦州。进封石越为华亭县公。

冬十月己未朔。

仁多瀚至汴京，上赐宴集英殿。石越至灵州。夏遣使求和。越请诛

梁乙埋父子，令夏主入朝，以黄河为界，偿军费四百万缗……

归来州乞弟反……

——《续资治
通鉴》

闰九月，周齐贤、姚兕奉石越密谕平仁多瀚之乱。越以仁多瀚素有威名，兼不能尽诛仁多族，特优容之，许仁多瀚举族内附，分其部为三，以仁多保忠及仁多瀚二子领之，各置校尉按抚。

十月，遂发韦州兵赴灵州，仁多保忠亦在军中。时河南大定，夏梁太后惧，遣使乞缓兵。越请诛梁氏父子、夏主入朝、两国以河为界，并偿军费四百万缗。梁后愤懣，斩使者，以其辱命也；拜太庙，言“宁玉碎，不瓦全”。遂用嵬名荣之谋，遣使入辽，割河套、河南之地。辽主以宋强、且大同未下，不敢受，乃召宋使，劝和之。时耶寅入越幕府，亦谏越存夏国以为西藩。越不纳。然以严冬转运艰难，乃留种谔、刘昌祚各率本部守灵州，令李宪、王厚退守兰、会，种古、折克行守平夏，余部悉还陕西。

未几，归来州乞弟反。

——《熙宁以来
朝野杂记》

“哎！”石越将枢密院发来的文书丢到公案上，长叹一声，半晌无语。

这一天是熙宁十三年冬至，宋人三大节之一。每年到了这一日，宋人无论贫富，都要更易新衣，祭祀祖先，彼此馈送礼物。所以，尽管从早上起就下起了大雪，但长安街头，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却依然是络绎不绝。家长也任由小孩子们穿着新衣，在街坊间堆起雪人，呼喊追逐打闹，决不制止。如若不是街上到处都是身着军袍便服的禁军将士，善忘的人们几乎已经记不起战争还没有结束。

但石越与他的僚佐们，却无法享受这一切。

就在这一天，石越接到枢密院的通报：归来州乞弟反！

“吕惠卿！吕惠卿！”石越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此时厅中只有潘照临与侍剑在，他可以暂时放纵一下自己的情绪。

潘照临端起茶，送到嘴边，旋即似想起什么，又放下来，道：“我记得何畏之是归来州人……”

石越摆摆手，苦笑道：“乞弟不值一提。”

“那？”潘照临不禁怔住了。

石越从厚厚一叠文书中检出一份来，递给潘照临。

潘照临接过来打开，原来是一份与枢府文书一道发来的邸报，他只略略扫过，脸色立时变了。

“这……”

“乞弟在京师以眦睚杀人，潜回归来州，抗拒官兵追遁，进而叛逆，这根本不过是小事一桩。归来州虽远，朝廷要诛此小丑，亦不是甚难事。”石越显然没有将乞弟放在眼里，事实上他早已淡忘了自己曾经见过乞弟此人，“但吕惠卿……吕惠卿……哎！这实是要逼人造反！此策若行，自此西南无宁日矣！”

在这邸报之上，有一份吕惠卿的奏折全文。吕惠卿以归来州乞弟叛乱之事，大做文章。认为这件事情证明了石越之前的“怀柔”之策失败，他要求朝廷发兵平叛，斩乞弟以正法纪，并且认为宋廷不应当只满足于石越建蕃学等怀柔的策略，而应当借乞弟之事立威，然后将天下所有的羁縻州逐步变成普通的州县，将不纳税不服役的蛮夷，变成编户齐民。如此，宋廷可以变相的开疆辟土，增加土地、人民与税收。

换句话说，这是宋朝版的改土归流。

石越当然知道“改土归流”的后果是什么：一波又一波的叛乱，无止境的用兵，还有无意义的杀戮。

无论哪一样，都是石越不希望看到的。在平定西夏之后，宋朝应当有至少十年的时间休养生息，巩固、消化目前的成果。历史上有多少帝国，都是在无止境的急速扩张中崩溃的，他可不愿意宋朝重蹈覆辙。

帝国的疆域，也绝非越大越好。

南方迟早要巩固，要改变，但是不必通过这种激进的手段。

双方的代价都太大了。

军事手段无法避免，但是必须慎重。宁可多用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时间，进行慢慢的影响。毕竟，他们对宋朝既无敌意亦无威胁。毕竟，那些人也是自己的同胞。

“吕惠卿无非是想争宠固位而已。”潘照临并没有石越的那些感慨，他一眼就看穿了事件的本质，当宰相的，比功劳不是比谁砍的首级多，而是看谁倡议推行的政策更成功，更能被皇帝赏识。征伐西夏，石越之功肯定大于吕惠卿，吕惠卿借着机会，在西夏战事将定之时，拿西南夷开刀，也不失为固位争宠之良策。“眼见平定西夏这种不世奇功落到公子手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嫉妒。他们见着公子屡战屡胜，便以为西夏尚且如此，西南夷岂足平哉？朝廷与西南夷不是没打过仗，章惇收峒蛮、熊本平泸夷，薛奕在海外，何尝不是征收贡物赋税？吕惠卿亦不是不知道这会招致叛乱，他乃是有恃无恐！若果真能将那些蛮夷变成编户齐民，这功劳亦不在公子之下。”

“这怎可一概而论？！”石越愤然道，“这根本是个泥潭！”

“皇上未必会这么想。以大宋之兵势，而今又有几人会将西南夷放在眼里？”潘照临语带讥刺，“何况薛奕在海外一帆风顺，凭什么到了国内就会有波折？更何况，吕相公此策一定，未晓得让多少人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如今西夏未破，岂可两面用兵？”

“公子但谓‘西夏未破’，不晓得他人看来，却是‘西夏大定’。

况且这是乞弟先叛乱，非是他们逼起叛乱。”

石越虽然知道潘照临说的都是此时的人心，但却依然无法释怀。他默然良久，方沉声道：“无论如何，我定会上疏反对。国库本来就并不宽裕，西南用兵，却是个无底洞。”

“我料断不会有用。”潘照临毫不留情地泼着冷水，“当此之时，人人能看到的，不过是西南易定耳。况且公子若上疏，惟有更遭人嫉恨，难道天下之功，只许公子立得，不许旁人立么？”

“司马君实……”

潘照临苦笑着，将邸报递给石越，“公子看看邸报下面那一段……”

石越接过来读时，便觉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司马君实告病？！”

“千头万绪，多半是被累倒的。”潘照临摇头道：“司马君实告病，文彦博孤掌难鸣。他将这些发给公子，自然有他的用意。但文彦博老矣，且毕竟是枢密使，岂能干预尚书省之事？而其余的朝中大臣，能看到吕惠卿之策会激致叛乱的不少，能看到西南叛乱不易平定的，如今却是少之又少。而今虽然连平乞弟之军都尚未出然，但大宋的一只脚，却是已经踩进这泥潭中了！”

“且尽人事，听天命吧。”石越捏着那张邸报，指甲几乎将纸背掐透。他自然会上疏，但是他也明白，他远在陕西，想要改变一个由宰相力主推行的政策，其希望微乎其微。

“朝廷对乞弟用兵，可能亦会等到春季……”潘照临沉吟道。

石越不由得眼睛一亮，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若能早定西夏之事，在朝廷明颁诏令之前回汴京……但他随即便无奈地摇了摇头，西夏又岂是“早定”两个字可以轻易解决的？

“且看耶寅回报罢。”

兴庆府。某处。

耶寅低着头，跪在暗红的地毯上。十步以外，秉常坐在一张铺着虎皮的大椅子上，打量着这个从宋朝归来的年轻人，叶悖麻的儿子。

在一个多月前，秉常设法绕开梁太后，向石越派去了密使，希望能够了解石越的底线，看看是否能够与宋朝达成和议。战争绝无胜利的希望，这一点秉常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无论如何，他也要尽最后的努力。

一个多月以后，密使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人。

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人，就是叶悖麻的儿子，也是石越的“幕僚”。据说，这个耶寅是主动求见石越，要求随密使回来面见自己的。出乎秉常意料的是，耶寅一见到自己，竟然是以臣礼参拜。

“你便是耶寅？”

“臣。”

“令尊是叶悖麻？”

“正是先父。”

简短的对答之后，秉常沉默了一会。

“叶将军殉国，是国家失一栋梁。”秉常感慨地说道，所谓“国难思良将”，秉常的确很困扰于人材的凋零。“你是在西平府城破之时被俘，而后入石越幕府的？”

“陛下明鉴，臣苟且偷生，不过负国恨家仇，欲有所为也。”耶寅咬牙道。

“我听闻石越为人精细多智，你又如何入得他幕府？”秉常狐疑地问道。

“行大事者，欲招揽人材，不宜过于挑剔。石越入西平府后，网罗吾国为梁氏所抑、素不得志之文武计数十人，或荐之为官，或举之为将。无非是收揽人心，网罗豪杰之意。其蓄臣，不过是备非常之用，非引为腹心者。臣亦算不得入其幕府，不过暂随其府中，以备咨询而已。”

秉常再度默然。石越的举措，他也有所风闻。据说石越在宋军占据的西夏各地都张挂了求贤令，无论是文是武，只须有一技之长，或德行可取，无论自荐或是他荐，皆得举荐为官。许多在过往西夏统治时不得志的人，纷纷投效宋朝，成为帮助宋朝统治地方的得力助手。对比起自己身边的人材缺乏，秉常自然是感触良多。

“既是如此，你回兴庆府何事？欲游说我么？”秉常的话里充满了苦涩。

“臣不敢！”耶寅连连顿首，泣道：“臣生为夏臣，死为夏鬼。岂肯为东朝臣？！”

秉常看着耶寅，他不知道是该相信他，还是该怀疑他。

也许自己该效法石越，能够容忍、接纳即使是别有用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网罗人材。

“任何君主，身边都不会只有贤臣而无奸臣，亦不会只有奸臣而无贤臣。君之贤明与否，不过是看他是否能够分辨臣之奸贤。但比此事更重要的，却是凡为君主者，须懂得不要从臣子之动机来判断是非，而要从事情之本身来判断是非……”秉常忽然想起这么一段话。这是他在读《战国策》之时，李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战国之时，纵横之士朝秦暮楚，难道是那些君主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么？为何明知纵横之士绝非忠臣，但是那些君主还会采纳他们的意见，被其游说呢？当他向李清发问时，李清如此回答他。

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

况且，他也不用在乎耶寅是不是间谍，即使多上耶寅一个间谍，局势也不可能变得更坏。石越实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或者，石越之所以纵耶寅西归，原因也不过是如此，若他能起点作用固然好，即便起不了作用，跑掉一个耶寅，也无关大局。

“难得你有此忠心。”秉常温言赞慰着。“可惜的是，你回来得晚了一点。”

“陛下何出此言？！”

秉常低声叹道：“而今大夏国不过是苟延残喘，朝不保夕。”

“陛下非亡国之君，则大夏无亡国之理！”耶寅激动地说道，“臣之偷生，正为此事！”

秉常几乎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好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缓缓坐回椅子，问道：“莫非石越许和？！”

耶寅却并没有正面回答秉常，只是缓缓说道：“西平府城破之时，臣之兄耶亥亦为宋军所擒。臣能来见陛下，是向石越许诺以臣兄为质，前来游说陛下，借机挑起大夏内乱。若臣一去不返，则包括臣兄在内，凡臣家在东朝者，皆当斩之于西市。”

秉常腮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绷紧了嘴唇。

“臣不敢欺君，然臣亦不曾诳石越。”耶寅抬头凝视着秉常，沉声道：“臣为陛下所定之策，不过是‘尽诛梁氏，举族西迁’八个字！”

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当中。

耶寅从怀中小心地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来，双手捧着。侍立在秉常身边一个心腹的侍卫连忙上前来，接过去递给秉常。

这是一张《汴京新闻》，发黄的纸上，印着一副略显粗陋的地图，东自高丽，远至泰西。

秉常疑惑地望着耶寅。

“陛下，自大夏国以西，还有宽广无垠的土地。”耶寅的声音低沉，眼睛发亮，整个人都沉浸在对西方那广阔大陆的遐想当中，“东朝太强大了，绝非昔日之东朝可比。而今大夏国形势已失，若继续抱残守缺，与东朝针锋相对，决不会有任何出路可言。臣冒死直言，我大夏之未来，便在那贺兰山的西方！陛下若欲中兴大夏，除此之外，再无他途！”

“祖宗陵寝，一朝弃之……”秉常早已没了与宋朝争雄的心思，但是却依然忍不住犹疑。

“陛下，只要大夏不亡国，东朝就不会侵犯祖宗之陵寝。若大夏亡国，则祖宗不得血食矣！”耶寅说的是铁一般的真理。

秉常的确有点动心。西迁之议，在西夏小朝廷内，也是沸沸扬扬争论过一段时间。但是故土难离，果真要推行起来，却是阻力重重。连梁太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臣在陕西时，曾数度试探石越，臣以为宋朝之意，亦并非是欲亡我而甘心。东朝之野心，其实是在贺兰山、西凉府以东。陛下请看地图——石越将西凉府至沙州，称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以北是大漠，以南则是黄头回纥与吐蕃。今吐蕃依附东朝而攻我，其所欲得者，便是河西走廊之地。若其得偿所愿，则黄头回纥迟早为其兼并。如此，则吐蕃可复唐时之强盛。此亦非宋朝所愿见也。然宋蕃有盟，吐蕃有功无罪，东朝不愿背盟，招致边患，便不敢自取河西走廊，引发吐蕃怨恨。对于东朝而言，倒莫若由我大夏占据河西走廊，如此我大夏、青唐吐蕃、黄头回纥、西州回鹘，相互牵制，皆不足为东朝之患。而东朝据贺兰山之险以守，扼西凉府控河西走廊之入口，占尽形胜，正是进则可攻，退则可守。此乃是石越老谋深算之策。”

“故大夏若西迁，宋军一则困于补给，二则限于地势，三则不欲青唐强大，必不至于穷追不舍。陛下西迁之后，当效勾践之行，卑辞厚词，臣于宋朝；薄赋俭，致生育，训战士，以培元气；鼓励通商，以富国库。十年之后，东顾无忧，而国力初复，则可南向兼并黄头回纥，西向谋取高昌。自景宗皇帝大破甘州回鹘以来，黄头回纥与西州回鹘皆弱，以陛下之明，卧薪尝胆，不一二十年之内，两国皆为吾有。尔后挥

兵而西，击于阗、东西黑汗，则大夏中兴，当更盛祖宗之时。”

耶寅慷慨而谈，指点江山，秉常听到他勾勒的美景，亦不禁怦然心动。

无论是黄头回纥也好，还是西州回鹘也好，原本都不过是西夏人的手下败将。若不是西夏将经营的重点放在东边，这两个国家早就被兼并。

“当年秦国欲东向争霸，受阻于晋，而西并羌胡，遂称强大。待三家分晋，中原可乘，再挥兵东向，则所向无敌。秦人能做成的事，我大夏亦能做成！”耶寅趁热打铁，继续说以利害，“若是犹豫不决，困守兴庆，待雪化冰消，宋军再至，陛下何以当之？陛下甘做东朝的违命侯么？！”

“然……然则国中之事，实操于太后、梁乙逋、嵬名荣之手……且贵人多不欲西迁……”秉常终于说出了大实话。他心中又何曾反对过西迁，不待耶寅游说，秉常早就明白，只要西迁，他就有希望重新掌握权力！但是他却一直被另一个死结困扰着——他若不能掌握权力，便不可能西迁！

“贵人不欲西迁，是欲为守财奴耳。彼辈目中但有家财，何曾有朝廷君王？此不必虑。”耶寅断然道，“至于权奸之臣，臣当为陛下谋之。不除梁氏，西迁之议，终不过是镜花水月！”

秉常听到这话，心中顿时激荡起来。西迁也好，固守也好，怎么样也好，对于秉常而言，还都在其次。毕竟他若不重新掌握大权，说什么也是白搭。重新掌握权力，才是秉常梦寐以求的，也是一切的基础，为了这个，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尔若能助朕铲除权奸，朕当以尔为国相。”毫不犹豫的，秉常便郑重地许下了诺言。

“禄位非臣所求。但梁氏专权，忠臣义士无不切齿，君父之仇，不得不报。”

“君家真是满门忠义。”

耶寅顿首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不过是为臣子的本份。然陛下欲除权奸，非得内外相济不可。”

“内外相济？何谓‘内’？何谓‘外’？”

“内是禹藏花麻，外则是石越！”

“石越？”秉常不禁愕然，禹藏花麻倒也罢了，石越如何会助自己？

“陛下若能割贺兰、西凉以东予宋朝，臣便能说得石越相助。”

秉常苦笑道：“我纵是不舍得割让，难道便守得住么？若果真能除权奸，我无所惜者。然恐石越未易说也。”

“石越实无亡我之心，不过不欲授人以柄。彼既欲我牵制青唐，又可轻易得数千里之地，顺水人情，岂有拒绝之理？”

一个月后。

陕西安抚司，燕歌亭。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一个白袍男子站在亭中，低声吟哦着唐人的这首《燕歌行》。他面容削瘦，脸色苍白，仿佛是大病初愈，而眉宇之间，又似有无尽的沧桑。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这首《燕歌行》，真是写尽了征戍之事！”一个爽朗的声音从亭外传来，白袍男子连忙转身望去，却是石越领着潘照临、司马梦求，向这边走来。说话之人，正是陕西路安抚使、端明殿学士石越。他连忙趋前数步，拜道：“下官宣节副尉文焕，拜见石帅、司马大人。”

“翊麾不必多礼。”石越走两步，亲手扶起文焕。

“翊麾？”文焕愕然望着石越。

司马梦求在旁含笑道：“正要恭喜文君，兵部已除君翊麾校尉。”

文焕闻言，扑通一声，重又拜倒在地，双眼噙泪，“石帅再造之恩，下官没齿难忘。”他九死一生，捡回一条性命，好不容易才康复，其间翻检报纸，过往之事，早已知道得清楚。对于生死禄位，他早已看淡，由宣节副尉升至翊麾校尉，他也并不如何看重——须知这和他西夏的地位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道。但是这次晋升，却代表着宋朝对他的承认。此时此刻，纵是死了，文焕也觉可以瞑目。

石越再次扶起文焕，温声道：“不负国家者，国家必不负之。翊麾

于国有功，这是理所应得的。不过，而今西夏未定，此事暂时不宜声张，翊麾还要忍耐一段时间。”

“朝廷知道下官非叛臣，于愿已足，岂敢复希冀其他？”文焕并不天真，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公开，实等于送梁氏一道大礼，陷秉常于困境，并且影响到宋朝伐夏的正当性。宋朝无论如何，是不会在此时公布他的身份的。

“迟早有一日，会给翊麾公正的评价的。”石越淡淡地说道，却是许下郑重的诺言。

司马梦求又道：“文相公亲自署君为职方馆主事兼广州房知事，此间事毕，文君即可赴广州，日后与薛奕共事。过得三四年，便可重返汴京。”

文焕默然一会，又谢过司马梦求。职方馆绝非他所愿意供职的机构，但是文焕也知道，这种处置，已经是煞费苦心。他并非没有怨言，但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懂得不应当要求太多的东西。

“与薛奕一道，翊麾定能看到另一个天地。”石越说了一句文焕此时无法理解的话。对文焕的这个安排，其实是石越主动与文彦博商议的结果，广州房实际是宋朝的海外情报机关，他相信文焕在那里，可以找到新的生命。

潘照临冷眼看着这一切。他注意到文焕从始至终，所感激的人，只有石越，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皇帝。他嘴角不禁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

石越说完之后，便唤众人在亭中坐了。侍剑远远看见，连忙亲自端

着茶点送上来，然后便退了下去，守在园门口。

“此次请翊麾来，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翊麾。”石越坐下之后，便开门见山。以他的身份，自然也没什么必要与文焕委婉。

“下官但有所知，自当知无不言。”文焕连忙起身，恭身回道。他心里当然清楚，若仅仅是宣布自己的晋升与任命，根本不可能劳动堂堂的三品重臣。

石越点点头，道：“翊麾可知耶寅其人？”

“可是叶悖麻之次子？”文焕对耶寅并不算陌生。

“正是。”

文焕笑道：“此君志大才疏，然素怀忠义，颇忠于夏主。”

“哦？”石越与潘照临、司马梦求相顾一笑，又问道：“翊麾以为他会降宋么？”

“耶寅之不能除宋，正若下官之不能降夏。”

“原来如此。”石越微微一笑，道：“那倘若以其辅佐夏主，西夏足以为大宋之患么？”

文焕不觉愕然，不知道石越为何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还是认真的思忖了一会，郑重的回答道：“若是耶寅相夏，纵不亲宋，亦不至为患中国。下官在西夏时，曾听说他仰慕华夏，看不起蕃人，连西夏文字都很厌恶，几乎恨不能生于华夏。况且他才具有限，纵有心，只怕亦无力。”

石越沉吟了一会，忽然便不再问耶寅之事，转而问道：“夏主待禹藏花麻如何？”

“虽是恩宠有加，但心中亦不免嫌其是蕃人，终不能倚为腹心。”

石越又接连问了文焕数十个问题，无不是有关于秉常与他的臣子的关系的，而且常常追根究底，连秉常与臣子之间的一些琐事细节，都不放过。直问了近两个时辰，才点汤送客。

待到送走文焕之后，石越望着潘照临与司马梦求，笑着问道：“如何？”

“耶寅虽然如约归来，其回报却是不尽不实，颇多隐讳。诚如文焕所言，他终是在替秉常谋划。”司马梦求微笑道：“不过他胆子倒是不小。”

潘照临撇撇嘴，不以为然，“不过是狗急跳墙而已。”

石越笑道：“他如今分明已是秉常的使者，竟欲游说于我。”

“学士果真决定放秉常过贺兰山么？学生总担心会遗虎成患。”司马梦求望着石越，神情间有一丝犹豫。他所担心的，还不止于此。身为职方馆知事，他自然明白，果真要故意纵秉常过贺兰的话，宋廷是绝不可能允许的。虽然他相信此事石越一定会做得漂亮，不至留下把柄，但是若有万一，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且世间无不透风的墙，稍有不慎，就会流言四起。

石越缄口不言，潘照临望了司马梦求一眼，道：“世上的事，没有

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的。亡夏非难事，只须将计就将便可。但此事于我又有何益处？西夏若亡，青唐独大。而今董毡虽然臣服，但蛮夷素不可信，今朝服，明日反，殊不可恃。且青唐占据地利，朝廷亦无力伐灭之。纵能亡其国，耗费国帑，牺牲战士，扰动天下，所得者，不过是一无用之地，守亦不能，弃之可惜。一旦撤兵，不十年间，又有一青唐占据其间，袭扰边境，国家真永无宁日。驭青唐之策，不可使之大，大则难制；不可恃武力而欺凌之，欺凌则易反……”

潘照临鞭辟入里地分析着，他所说的，亦是石越所考虑的。青唐吐蕃的根据地，在拉萨、青海，以宋军目前的实力，休说根本无法在那种地区作战。纵然宋廷不惜血本，发动战争，又有什么用？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那里根本不是宋朝能驻兵久守的地区。若不能有效控制，不过是灭一青唐，又生一青唐。还不如尽可能的维持一个安定的局面。毕竟，现在的青唐，是一个亲宋的青唐。石越与潘照临屡次商议，都认为宋朝的上策，是一方面保持一种蓄而不发的态势，以强大的军力国力，让青唐知道与宋军武力对抗，绝不是一个好主意；另一方面，则小心的安抚拉拢青唐，维持宋蕃同盟，在其内部培植、扶持亲宋的力量，通过双边的贸易与交流来影响他们。

但要使策略可行，宋朝首先就必须防止青唐过度扩张。若青唐的实力不受抑制的增长，那么他们的野心也会越来越大，对于宋朝来说，那会是一个比西夏更可怕的敌人。在青藏高原上打仗还是在陕甘宁打仗，若二者必选其一，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而且，还有一个永恒的真理：想要较长久的维持双方同盟，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双方有着共同的或明或暗的敌人存在。

一个被宋朝打怕了的西夏，一个实力受到削弱的西夏，一个被限制

在河西走廊的西夏，既不会对宋朝构成太大的威胁，又必然会与青唐吐蕃有着激烈的利益冲突，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河西走廊在宋，则青唐为宋之敌仇；在夏，则青唐为宋之藩盟。取河西走廊易，而守之则难。兵少不可守，兵多则困于转运……”

宋朝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欲为的程度。

一口气吃个胖子，有时候也会噎死自己。

当然，最重要的是，被赶到河西走廊的西夏，必须是一个不会盲目地仇视宋朝的西夏。一定程度的仇视是不可避免的，当年大月氏也曾经仇恨匈奴。但是只要这种仇恨不发展到盲目的程度，那么历史的仇恨，绝对比不上现实的利益。

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是被赶到河西走廊的西夏，其领导者不能够是不世出的英才。

没有人敢保证西迁后的西夏不会咸鱼翻身，实际上石越隐隐感觉到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历史上亚欧大陆东部民族竞争中的失败者，西迁之后翻身的比比皆是。石越对此印象太深刻的。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被金灭掉的辽西迁后，便曾在中亚地区称王称霸，横行一时。以时间而言，与此时相差不到一个世纪。

对此种可能，石越并不介意，相反倒有点期待。西域的重新洗牌，会多么深刻地改变世界运行的轨道？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亚交通岛”的地区，向来是亚欧大陆最敏感的地区！

石越甚至不敢肯定他决定的背后，有多大程度是受到自己心中的这种期待的影响！

谁想要直接而深刻地改变世界，就请在中亚交通岛推倒一张多米诺骨牌。

西夏就是第一张牌！

这种感觉非常好。

当然，石越并非是一个会把自己的理智全部交给这种浪漫情绪支配的人。通过与文焕的问答，以及之前职方馆收集到的情报，他认为养虎成患的可能性并不大。

西夏有很大可能重新变成一只老虎。

但这只老虎成为大宋之患的可能性却并不高。

更何况，今日之大宋，已经不会害怕任何老虎。

只要保证西夏人西迁后不变成疯狗就行。

除此以外，石越也还有现实方面的考虑：他需要尽早结束西夏的战争，早日回到汴京。在那里，还有吕相公的“改土归流”……

这也是一个机会。

那边厢，潘照临已渐渐将司马梦求说服。

“天下知道此事的人，惟公子、纯父与我三人。”潘照临笑道，“不会有任何密约！公子亦不会同意放任秉常西迁。耶寅欲我军在灵州布疑阵，摆出强渡黄河的阵势，分散梁氏兵力；欲我军佯攻青铜峡，而后禹藏花麻以兵败为名，退入兴庆府，趁乱兵变。我军也会渡黄

河，也会攻青铜峡，但都不是佯攻，而是大举进兵！”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就算石越答应配合耶寅，这种事情，种谔又岂是石越节制得住的？至于密约，难道宋朝真的稀罕秉常的承诺？

“我们所做的，只是纵归耶寅兄弟与三百俘虏，让他们去兴庆府火并，将来耶寅也有点资本与禹藏花麻唱对台戏。此外，兴庆府之残敌，不过跳梁小丑，大举进兵的日期，似乎亦无必要保密了。”

的确很干净。司马梦求不由得在心里点点头，将来就算有人得到风声想追究此事，最多也就是石越识人不明，被耶寅所欺。而只要兴庆府果然发动了兵变，那么石越更是有功无过。让秉常跑掉，那是前线将领无能。至于耶寅又投效了夏主，那不过是蛮夷“反复无常”。

“秉常与耶寅能做到哪种程度，全看他们的造化。”石越淡淡地说道：“我不会掣肘前线将领，若这些西夏人没有本事，皇上在汴京，已经替秉常造好府第了。”

“那么学生要做些什么？”司马梦求此时才发现，其实所有的事情，石越与潘照临早已谋划妥当了。但石越花这么多心思与他解释此时，让他参预机密，除了绝对的信任之外，肯定也还有需要他做事的地方。

“与耶寅一起回去的俘虏当中，事先要安插一些人。如若秉常真能活着走出贺兰山，纯父须早做准备，到时候免不得要安排一些‘忠臣义士’去投奔他；那些素来敌视大宋不可救药者，该铲除的也要铲除。”石越端起茶来，轻轻抿了一口，轻描淡写地说道：“总之，贺兰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大宋该知道的都要知道；那些文臣武将当中，要有些仰慕喜爱大宋的人物；要尽力让秉常把目光投西方，而不是回过头来

看贺兰山。”

大宋对西域真的没有野心么？司马梦求认真地听着石越的话，冷不丁的忽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念头。“这不是驱虎吞狼之计么？”

潘照临眯着眼睛，懒洋洋地调侃道：“纯父不曾作文章么？不知早先多留些伏笔，后面方有文章可做么？”

司马梦求不觉莞尔，他忽又想起一事，忍不住向石越问道：“学士既早有决断，为何竟不用文焕？文焕之才智，十倍于耶寅，既得夏主信任，又忠于大宋……”

潘照临不待他说完，便击掌道：“我亦是如此说。”

石越摇了摇头，“耶寅回报之前，我便与文相公商议过了文焕的任命，我亦不能未卜先知，岂能先行料到？若西夏人抵死不肯西迁，我还在为如何制衡青唐而发愁呢。”司马梦求与潘照临都忍不住笑起来，石越笑道：“世事确是变化难料。若是西夏西迁之后，反而不断扰边为患，倒不如先行斩草除根的好。非止领军诸将，我亦曾想要将西夏人一网打尽，不欲其西度贺兰。便是现在，我肯容得他们西迁，但谁又敢肯定，西夏人不会因怀恋故土而重燃烽火呢？不过耶寅的出现，让我看到了至少西夏人还不全是榆木脑袋，还懂得将眼睛向西看，并且他还教会了秉常向西看，我总算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若全是嵬名荣之辈，我料他们纵是退过贺兰山，亦不过是欲待机重来。此辈的双眼，这一世是注定只会向东看了。我又岂能容得他们从容西迁？不过，纵是现在，我虽肯容他们西迁，李宪、种谔、折克行辈却未必容得。秉常能不能跑掉，还要看他的造化。”

这些话，全是真话，但却又都不是真话。耶寅的确是个引子，但绝

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文焕，石越不让他再赴西夏，也绝不是因为他事先已经与文彦博商议妥当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不过石越既不想炫耀自己的深谋远虑，也不想表露自己软弱的一面。

熙宁十四年元旦。

亚欧大陆东方诸国，正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一天，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一岁节序，以此为首，无论是北方的辽，还是南方的宋，这一日都是极为重要的节日。尽管有了常驻的使馆，双边外交的形式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但原有的外交礼仪依然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按照百年来的惯例，双方要提前一个月以上，互派贺正旦使节。同时，两国的藩属诸侯，在这一日之前，也会派遣使者，甚至亲自前来帝国的都城，向宋辽的皇帝陛下表达自己的忠诚与祝贺。而这一天，无论是宋的汴京，还是辽的中京，都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北方的辽国，在上一年的十一月，久困的大同发生兵变，杨遵勛全族被诛，耶律乙辛的几个儿子被车裂处死，辽主兵不血刃，攻下了大同城，历经数年的内战，终于彻底平息，大辽也重新恢复统一。辽主耶律濬不仅铲除了最一个会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势力，还因为缴获到一些贵人与耶律乙辛、杨遵勛私下交通的信件，在回军之时，又顺便抄没了十余异己之贵族，将十几个头下军州变成了国家郡县，他将没收的土地赏给有功的将士，将原来的奴隶变成了有功将士的佃农，因此同时赢得了军队与民众的忠心。而他的威信与权位，也前所未有的高涨与巩固。称得上“君明臣贤”的大辽，前途一片光明。

在辽国，除了一些失意的官僚与贵族，以及被严酷镇压、掠夺的部

族外，无数的契丹人、奚人、汉人，都在欢呼雀跃。他们有些等到了出征已久的亲人回家；有些在高兴着赋税徭役的减少；而更多的人，则是庆祝他们终于从那些苛刻的贵人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佃农甚至是自耕农……

南方的大宋则有更值得庆祝的理由。宋朝君臣憋了七八十年的一口闷气，在前一年狠狠地吐了出来。李继迁叛乱以来，那个被称为“西夏”的割据政权，终于走到了他的穷途末路。这种巨大的胜利带来的整个国家心态上的转变，更加不可低估。它会持续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前途，但在熙宁十四年的元旦，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人们从心底里洋溢出来的喜悦。

如果说是汴京市民的喜悦还只是一种抽象的感情，那么如陕西路的百姓，则有更多实在的期待——他们完全有理由期盼一个没有外患侵扰、轻徭少赋的未来。许多的有识之士也是如此期盼着，对西夏用兵的胜利，除了给大宋带来了土地、人民、战马以外，还应当伴随着军费开销的减少，以及进一步精减庞大军队的契机。大宋的财政，终于有机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吧？

对于宋辽两国来说，他们的确有值得庆祝的理由。但是，按着某些朴素的道理，东方两个最大的帝国的欢乐，肯定会建立在某些国家的恐惧、忧虑甚至是痛苦之上。

面对着一个强壮、牙坚爪利的契丹，远至西域诸国，东至高丽，都开始有点惶恐不安。曾经主动招惹辽国的高丽，虽然得到了宋朝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与辽国毗邻这一事实，却让他们寝不安枕。他们在此时陷入了两难的境界，如果讨好辽朝，设法修复两国关系，就要冒着惹怒强大的宋朝的危险，很可能陷入两面不讨好的绝境；如果继续维持与辽

国的紧张关系，那么高丽就不得不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宋朝的战车上，而且，这种束缚与依赖，只会越来越紧。尽管高丽从与宋朝的结盟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考虑到自己身边就躺着一只张牙舞爪的恶狼，而同盟的宋朝却隔着广阔的海洋这一事实，那些有见识的高丽人无论如何都是笑不出来的。

但是高丽人应当满足，他们至少暂时还不用担心亡国的事情。

西夏，兴庆府。大雪、狂风。

秉常身着黑裘，披着一件狐皮披风，腰中悬着一柄宝剑，在一群官员侍卫的簇拥下，冒着风雪，在兴庆府城头巡视着。他细心地慰问着每个守城的士兵，吁寒问暖，让守城的士兵们感激得热泪盈眶。秉常身边，一左一右四道复杂的目光，不时投射到这位看起来有点脱胎换骨的夏主身上。

梁乙逋绝对没有想到秉常会在朝会时突然提出来要去巡视城防，更没有料到秉常会有如此表现。如果早能料到，他一定会不惜一切“劝阻”秉常。但此时他已无能为力，当着文武百官与众将士的面，他毕竟不能无所顾忌。梁乙逋当然知道这兴庆府中有多少人想要自己父子的首级，他不会愚蠢地激起众怒。不过，他还是试图劝阻过几次，但是却没有得到嵬名荣的响应，因此没有什么效果。想到这里，梁乙逋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嵬名荣。

嵬名荣感觉到了这缺乏善意的问候，他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没有回礼。不管秉常是出于什么居心，他的这个举动，依然是有助于鼓舞士气的。他甚至想到，皇帝如果能早一点表现他成熟的一面，也许当初他就

未必会站在梁太后一边了。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而嵬名荣并不感到后悔。他真正失望地，是梁太后原来也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西迁。他坚信，要取得更大的周旋余地，惟有西迁一途。

贺兰山并不是过去了就不能回来的，这兴庆府又有什么好留恋的？

秉常不知道他这两位“重臣”正在想什么，他感觉到了那四道目光，但他却装做浑若不知，只是认真地继续着自己的巡视。王室的威望依然巨大，对这一点，秉常感到非常满意。不过，从一些士兵们略带畏惧的眼中，秉常也能感觉到，若不是他身后跟着的那两个众所周知的威权人物，这里的反响会更加热烈。想到这些，秉常心中不觉略感不快，他下意识地向外望了一眼，但在一片漫天飞舞的风雪当中，却几乎是什么都看不见。

再忍耐一阵吧。要按捺得住。秉常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

所有的消息都显示，宋军大举进攻的时间，应当是在寒食节后。元旦、冬至、寒食，是宋人最为重视的三大节，寒食节之后再开始用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然耶寅与禹藏花麻为了能随机应变，并没有确定会在哪一天举事，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寒食节。

秉常心里还有隐隐地担忧，即使是冬天，宋军也没有消停，种谔与吴安国的侦骑一度到达兴庆府附近，而双方在黄河附近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虽然宋军最后都被击退，但是这一切都显示着，宋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种五^[1]之心，路人皆知。没有人敢肯定种五不会提前进兵。

不过，这一切对于秉常来说，也是有利的。他不动声色地向梁乙逋与嵬名荣施加压力，借机迫使他们派出更多的军队。而更加让秉常感觉到冥冥中自有鬼神相助的是，青唐兵竟然在冬季数度越过胭脂山侵扰甘州，甘肃军司屡屡告急，为了保住自己的后路，在重重压力下，梁乙逋不得不又抽调了近两千人马去增援。

想起这些，秉常嘴角，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得意地微笑。他的脚步也因此更加轻盈了，甚至连那夹着雪花，刮到脸上如同刀割一般的寒风，也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

秉常再度向城外瞥了一眼，在一刹那间，他的表情僵住了。期盼、兴奋，乃至是不可思议的神色，在他的眼睛中交替闪过，但定格在那里，却是秉常怔怔地望着城外。

梁乙逋与嵬名荣以下，所有随行的官员都不觉顺着秉常的目光向城外望去——便见风雪之中，隐隐约约有无数的人马，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

梁乙逋惊疑地望了一眼嵬名荣，却见嵬名荣已经在吩咐人马出城察看。他心神略定，却听到一个部将脚步匆匆奔来，脸上带着惊弓之鸟的惶恐。

难道宋军打来了？

梁乙逋心头冒出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念头，脚下却已不知不觉地迎上前去。

“紧……紧急军情……”

“废物！”梁乙逋铁青着脸骂道，不待部将说完，一把抽过他捧在

手中的木函，打开取出报告，只匆匆扫了一眼，梁乙逋整个人都怔住了——一定州方向发现宋军踪迹，从遗留的灶迹与行军阵营等估算，可能有八千至一万人！

这……这怎么可能？吴安国疯了么？梁乙逋将信将疑。对宋将吴安国，梁乙逋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这人的确什么疯狂的事情都敢做。但是……

他缓缓将木函连同那份情报一道收入怀中，见众人脸上都有疑惑之色，便强作镇定地笑道：“小儿辈大惊小怪，不过是吴安国的侦骑罢了……”

梁乙逋的话尚未说完，便听到有人发出一声惊叫，他循声向城外望去，心中顿时冒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来——此时城外的人马已经渐渐可以看清，那些人竟全是夏军装束，但却一个个丢盔弃甲，显得狼狈不堪。

“禹……禹藏……藏花麻……”

这次，遑论他人，梁乙逋与嵬名荣，也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两个人都紧紧抿着嘴唇，一时间难以接受那个极可能已经发生的噩耗——青铜峡也丢了么？！

派出去的侦骑很快就证实了出现在兴庆府外的军队果然是禹藏花麻部，而且，正如众人所料，这些人都是青铜峡战败的溃兵。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秉常的巡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下去了。但秉常却依然坚持要站在城墙上，了解事态的发展。梁乙逋与嵬名荣此时也已经顾不上这个几乎改头换面的夏主，令人将侦骑带回来的几个低级

武官带入城楼，便开始仔细询问起来。

但梁乙逋与嵬名荣的询问显然没什么效果，这些武官所知道的情况，仅限于青铜峡遭到了宋军的突袭，然后夏军战败，向兴庆府逃窜，他们甚至连禹藏花麻的生死下落，都全然不知。

面对这几个没有出息的家伙，尽管与禹藏花麻素来相互敌视，但连梁乙逋此时也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指着这几个武官破口大骂起来：“贪生畏死，弃主帅于不顾，尔辈还有何脸面活着回来？！”说罢，刷地拔出佩剑来，便要当场处死这几个武官。

那几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叩头如捣蒜一般不住哀嚎着：“饶命！国相饶命……”

嵬名荣不曾想曾经纵横西北的夏军，竟然会沦落到这般地步，青铜峡天险一战而失，连主将也不知下落；而那些武官畏惧如此，显是完全丧失斗志。一时间真是有万念俱灰之感。他拉住梁乙逋，劝道：“这些人直若猪狗，杀之无益，反使城外溃卒不安。不若先饶其狗命。如今之计，是如何处置那些溃兵。”

梁乙逋愣了一下，他并非不知轻重之人，当下抬脚狠狠踹倒一个跪在面前的武官，啐了一口，恨声道：“还能如何处置，总不能都坑了吧？！”

“不许其入城，必激起大变；但若许其入城，亦不妥当处。”嵬名荣忍不住皱眉道。

梁乙逋一怔，寻即看到跪在面前，兀自浑身发抖的几个武官，不由得露出轻蔑之意。“这些懦夫，有甚可畏处，放他们进城，择日整编便

是。”

嵬名荣虽心觉不妥，但是一时倒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若是禹藏花麻在，或者还有所顾忌，现在便凭这些残兵败卒，实是无甚可畏之处。但他素来谨慎，沉吟一下，说道：“我亲自领兵出去，迎他们入城。”

“如此有劳将军。”梁乙逋无可无不可地抱抱拳，起身送嵬名荣出城。二人全然不顾秉常这个夏主，三言两语间，便决议下来。

秉常心中恨极，脸上却装做丝毫不以为意的样子，与梁乙逋一道站在城头，望着嵬名荣领着数十骑踏雪出城。

风势越来越大，漫天飞雪，豆粒大的冰渣夹在雪片中，被劲风吹刮到人脸上，几如刀割般痛疼。

但如果只是风雪，还并不足以令嵬名荣心生寒意，他此刻心中的寒冷，却是因为这一路散布着的残兵们，一时却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只是个个丢盔弃甲，衣裳不整，在雪地里神情仓惶，他们被冻得乌青的脸上，似乎都带有一种对未来命运的茫然与恐惧神色，这种神色几乎比服饰还要更鲜明统一。

许多士卒似乎已经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站在雪地里，任由大雪将他们逐渐掩埋，白茫茫的大地之上，这些兀自未融为雪白一片的黑点们密密麻麻，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看到嵬名荣一骑行过，许多人不过微微仰首，许多人却似已连抬首的的力气都已失去，只是静默的站在雪地之中，变成了石雕。

这么多的败卒，却没有哭喊，没有厮叫，没有辩解，甚至已没有求

生的勇气与信心，这种沮丧得近乎绝望的士气，竟令嵬名荣有着不可言说的恐惧，青铜峡一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败得太过惨烈，还是败得太过彻底，竟让士卒们哀绝如此，宋国的军力已经强大到如此令人畏惧了么？还是青铜峡一役的失败，已经让所有人预感到了亡国的命运？

亡国的命运，嵬名荣在心里反复咀嚼着“亡国”这两个字，一种不可抗拒的失落感觉袭过他全身，伤感，似乎又不全是伤感，绝望，似乎也不全是绝望，只是内心深处，却似有某个东西正逐渐破碎，消失……留存下来的只有空虚的感觉，或许还有一丝如那些士卒般的茫然与恐惧，究竟会怎样？似乎没有人可以回答，又似乎早已经有明确的答案等待着自己，只是要面对那个答案，始终太过艰难。

那些曾经勇猛彪悍的大夏士卒，那曾经纵横西北所向披靡的大夏军队，那曾经东攻宋北败辽南伐吐蕃西击回鹘的大夏国……那曾有过的所有骄傲，如今在这片冰天雪原里，竟终不过成为一片苍凉么？

嵬名荣不由自主的长叹一声，他勉强阻止着自己再胡思乱想下去，大夏的未来，已经不再操控在大夏人的手中，他眼前能做的，不过是将这些士卒引入城中，给他们一个荫庇之所，那怕这也是暂时的……

“入城吧！”他简短地吩咐了一声，然后就纵马回城，任由亲兵们一声声的大喝在风雪中传递：“入城喽，入城喽！”在他身后延递的声音夹杂在呼呼的风声中，竟有种让他不忍卒听的感觉，他夹了夹马腹，驱使坐骑疾驰向城门，这陡然间的加速，将护卫在他身边的四个亲兵都抛下了。

马疾雪更疾，那冰渣打到脸上的疼痛他早已习惯，此时更觉麻木。他毫不间断的驰到城门处，忽又不自禁的回首望向方冰原，飞雪连天，

大地一片雪白，那些黑点们正迅速汇聚着涌向城门，他转过头来，仿佛要将那些负面的情绪一起抛到脑后，然后使用一贯的冷静，向城门处的几个校官吩咐如何安置这些残兵败卒。安排完毕之后，嵬名荣便策马立在城门之后，漠然地望着拨拨的败兵从自己的马前经过。

忽然，不经意间，嵬名荣在这些败兵中间，竟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冻得满脸青白的脸上，沾着一道道血迹，掩盖着他原来的面目，但他的目光却没有丝毫的茫然与恐惧，身形依然如往昔般坚定，甚至整个人看起来还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心！这个人在这群败兵当中，便如同狮子立于群羊当中，再怎么样掩饰，也掩饰不了他的存在！

“耶亥！”嵬名荣不禁大声叫了出来。

那身形只是稍一停滞，便好象完全没听到一般，继续夹在败兵当中，向城中走去。

“耶亥！”嵬名荣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他心中疑心顿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掠过全身，下意识地厉声喊道：“快关城门！拿下那人！”

这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呆了一下，嵬名荣的几个亲兵率先反应过去，顺着嵬名荣所指的方向，向着耶亥扑了过去。守在城门口的数十名士兵，在怔了一下后，也端着长枪，围了上来。

耶亥万万没有料到苦心策划的计划，破绽竟然会出在自己身上。他一咬牙，拔出身后的铁锏，大声吼道：“孩儿们给老子拼了！杀掉奸臣，救出大王！”说罢和身迎向朝他扑来的几个亲兵，一锏格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顺势一锏，打在一个亲兵的心窝上，那亲兵格登一下，眼

见便活不成了。

便的同时，那些在嵬名荣眼里看起来茫然无主，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们，忽然间仿佛都如换了一个人一般，齐齐拔出兵器，向着身边的兴庆府驻军砍杀起来。这些“败兵”本来都是禹藏花麻与耶寅精挑细选的士卒，冒雪行军而来，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半天，扮演失魂落魄的残兵败卒，三分演戏七分真实，加上嵬名荣哀于亡国之忧，心里先入为主，竟生生骗过了素来精明的嵬名荣。此时暴起发难，人人都知道这是胜则封侯，败则灭族的勾当，竟是无不奋勇。而城门守军哪里料得到残兵败卒忽然变成了亡命之徒，竟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顷刻之间，已经被诛戮殆尽，只剩下嵬名荣被十几个亲兵死死护住，被扮成败兵的耶寅率着近百夏军围在城门的一角。

“老将军，大势已去，何必做困兽之斗？”

嵬名荣眼见着城外的“败兵”们如潮水般向着城中涌了进来，耶亥已领着数以百计的士兵向城墙上冲去，而城头的梁乙逋显然还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知道这回真真是大势已去。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嵬名荣喃喃说道，对着耶寅问道：“你又是何人？”他知道叶悖麻的长子，却不认识他的次子。

“晚辈耶寅，胄甲在身，不能行礼，还望将军见谅。”耶寅并不想杀嵬名荣。

嵬名荣震惊地望着耶寅，“耶寅？你是叶悖麻的儿子？”

“正是，先父与老将军同殿为臣，常称老将军之能。国家不幸，人材凋零，愿老将军莫为无益之事。”

嵬名荣默然良久，忽盯着耶寅，沉声道：“老夫只想知道一件事，禹藏花麻降宋了么？”

“降宋？”耶寅哑然失笑，正色道：“我等此来，正为诛梁氏，清君侧！”

嵬名荣注视耶寅许久，看他不似说谎，不觉松了一口气，他再无所挂，竟笑了起来，淡淡说道：“老夫已无面目见陛下，愿君辈好自为之，辅佐陛下，有朝一日，或能中兴大夏！”说罢，未待众人反应过来，横剑划过自己的颈部，便见一道鲜血喷出，已是不活。

那些亲兵见嵬名荣自刎而死，尽皆跪倒在嵬名荣身旁，抚尸放声大哭。耶寅正待劝慰，便见刀光闪过，那十余亲兵，竟已全部挥刀自杀，死在嵬名荣尸身之旁。

与此同时。城头。

城头已经燃起烽火，城外已隐隐可以看见禹藏花麻的帅旗，梁乙逋此时终于已经意识到这是又一场有预谋的兵变。那些“败兵”们高喊着“诛梁氏，清君侧”的口号，如同狼群一般冲上城头，许多守城的士兵根本不愿意为梁氏卖命，要么弃刀投降，要么反戈一击，反加入兵变的队伍当中。梁乙逋只能依靠着自己的亲兵与一些亲信的部队，裹胁着乘常，向城下且战且退。

他一面后退，一面望着对面手执铁铜，缓缓逼近的耶亥，只觉得双腿发软。耶亥的勇猛的确让人胆寒，梁府最锋锐的爪牙宁葛，在不过二十回合之内，便已被耶亥打得脑浆迸裂，这满城之中，又有何人是他之

敌手？

若非忌惮秉常在梁乙逋的手中，此时梁乙逋只怕早已命丧黄泉。

禹藏花麻们再怎么样神机妙算，也料不到这场兵变竟然会是这样发生的。大夏国此时最重要的人物，除了梁太后与梁乙埋，竟然都集中在兴庆府的城墙上。这种运气，还真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好运还是厄运。

忠于梁乙逋的两三百人护卫着他们的主子，缓缓向城下退去。耶亥率着部下步步紧逼，却也不敢过份逼近。兴庆府的城头上，除了盔甲摩擦碰撞的声音之外，便只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自兴庆府的城墙上到城脚，那短短的距离，竟似比横跨贺兰山还要困难。当梁乙逋被部下保护着退到城下，终于跨上自己的坐骑之时，他不自觉得吁了一口气，这才感觉浑身都被冷汗浸透。

便在这一刻，只听到有人断喝一声：“梁乙逋！”梁乙逋下意识地循声望去，便见一枝羽箭挟着寒风疾驰而至，他愣得一下，身子一晃，便摔下马去。

“兀卒！”“兀卒！”响彻云霄的呼喊声在兴庆府中响起，兵变的士兵们如同不可遏制的洪水一般，向着那些还在望着梁乙逋的尸体发呆的梁府亲兵冲去，瞬间便将他们完全淹没。

耶寅平静地收起弓箭，远远地朝着秉常跪拜下去，“兀卒，我们赢了！”

日央时分。雪停。国相府。

在围攻国相府差不多两个时辰之久后，耶亥终于率领兵变的士兵们杀进了府中。

“兀卒有令，凡梁府之人，格杀毋论！”耶亥红着双眼颁下这道血淋淋的诏令后，士兵们随即一哄而散，争先恐后的去哄抢梁府的财物，这是他们应得的犒赏。耶亥不去理会那些士卒，提着双铜，率着自己的亲兵们径直向中厅闯去。

便在他踏入梁府中门的那一刹那，梁府的后花园，冲天的火光，映得雪后的天空惨红惨红的。

耶亥心中一惊，抛开身后的亲兵，快步向着起火的方向奔去。在他踏进后花园的那一瞬间，一种轻蔑、讥讽的情绪顷刻间化成一丝冷笑。他将双铜插入身后，大步向着站在火堆边上的人走去。

打算纵火自焚的梁乙埋，此刻正瘫成一团淤泥般，跪在火边，发了疯似的狂笑。再也没有人想到，这个曾经权倾一时、野心勃勃的西夏国相，竟然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

几乎与此同时。

西夏王宫。

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忠于梁太后的侍卫，几乎全都被诛杀殆尽。

秉常在禹藏花麻、耶寅的簇拥下，大步走进那间阴沉沉的宫殿。这一刻，他才真正体验到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一种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的

生死祸福的快意。

但尽管如此，当他走梁太后所居的宫殿之时，依然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兀卒，你来了。”殿中梁太后的声音，依然一如既往的从容。这让秉常感觉到一阵不舒服。

“母后，我来了。”秉常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宣布着，注视着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梁太后。这个人，既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是他的政敌。不共戴天的政敌！秉常并没意识到，他的脸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扭曲得极度的狰狞。

梁太后只是淡淡地看着秉常，露出一丝含义不明的微笑。

“兀卒现在已经真正不愧为景宗皇帝之孙了！”梁太后笑道，她微笑着望着似乎感觉到有些惊愕的秉常，几乎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她期待这一切已经很久了。但这微笑很快凝固成寒冷似的冷酷，“景宗皇帝是踏着父亲的尸体走向霸业的，现在轮到你了，兀卒！”

“行大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以六亲不认，可以认贼作父！大夏国一定要掌握在一个比祁连山上的寒冰还要冷酷无情的君主手中。”

秉常那胜利者的错觉在一瞬间便散于云烟。望着面前的梁太后，秉常只觉得一阵茫然。在心里酝酿了无数的罪状，准备痛快淋漓的指责着她，让她后悔，让她害怕，让她向着自己哀求！但到此时，秉常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到底是她赢了？还是我赢了？

一种被戏弄的感觉让愤怒瞬间充斥着秉常的大脑，他的手不觉抓紧了腰间的佩剑。

“兀卒！”耶寅望着秉常，他感觉到一种危险的气息。受到华夏文化影响的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自己的君主背负着弑母的恶名。

但就在他出声的同时，秉常拔出了佩剑，雪亮的剑光耀映着梁太后苍白的脸，剑尖与她的咽喉，相距不到一寸。

但秉常的剑却没有递出，他只是紧紧的咬着牙，用力捏住剑柄，剑尖笔直坚定的对着他的母亲——他一生中最强大的敌人，他的脸色因为铁青与僵硬显得异常的狰狞，被这样凶狠仇视的目光所震慑，耶寅不由自主的又叫了一声：“兀卒！”但这一声呼唤，在这空荡荡的殿中，几乎轻微的让人听不见。

秉常如同燃烧般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依旧镇定自若的母亲：那苍白的脸上，丝毫没有惊惶，甚至还有浅浅的笑容，她的目光深邃而宁和，似乎有着包容一切的平静，但正是这种平静与包容，让秉常感到更加的愤怒，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间觉得她此时的目光有些象母亲了，“可是太晚了”，他愤恨的想，“景宗皇帝是踏着他父亲的尸体走向霸业的，现在轮到你了……”那熟悉的声音不停地在他耳边回荡，仿佛慈爱的叮咛。难道她等待的也是这一刻么？等待她唯一的儿子以这种方式成就霸业，所以她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欢喜，只有期待？

秉常嘿嘿的冷笑两声，但这声音发出来之后，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因为这根本不是人的声音，竟象是野兽发出的嗥嘿声。他更加用力的握紧了剑，剑尖一分分的向前递出，可对面那容颜上的表情却似是不会改变一般，他忽然间有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沮丧感觉，兵变成功的喜

悦在瞬间荡然无存，赢了吗？真的赢了吗？他有片刻地恍惚，便在这一瞬间，一股温热的液体忽然溅上他的脸，鲜亮腥红的鲜血漫过他的视野，一个沉重的身体坠挂在他的剑上，令他几乎把握不住手中的佩剑。

是梁太后自己撞上了剑尖！！！！

耶寅脱口惊叫了一声，但他随即马上明白——胜利了，彻底的胜利了！他毫不犹豫地屈膝跪倒，大声道：“兀卒，太后旧疾复发，痰涌气塞，遂至大渐，于未时仙驭升遐！请兀卒节哀顺便！”禹藏花麻也随即跪倒，沉声道：“兀卒节哀！”

但秉常却只是神情索然地望着梁太后的尸体，仿佛全然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1]. 种谔排行第五。

“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高河，
高弥药国在彼方
……”

茫茫人流之中，忽然有人高声作歌，一人歌，百者应，间杂着低低的呜咽与凄楚的胡笳乐声，似乎也汇成了河流，随着人流，一齐涌向那不可预测的远方与未来。

这是夏人怀念故乡的歌谣，几百年前，他们受吐蕃的威迫，迁移来此，历数百年经营，建立了兴盛强大的大夏国，但他们的心中，依然怀有对故乡的深深眷恋，这曲歌谣就是他们心声的诉说，如今，他们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了，要迁往一个虽在疆域之内，却又是无比陌生的地方。这又是一场离别，几百年的轮回，这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竟不知何时才能够归来？那遥远的西方，又将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这个无比顽强的民族？

秉常勒马于一座小山丘上，注视着那从兴庆府一直延伸到贺兰山下的人流，他听到他们眷恋凄凉的吟唱，他看到他的子民们痛哭流涕纷纷捧起地上的黄土，珍而重之的包裹在手帕里，然后藏在最贴近胸口的位置，他们将要离开，他们不知道前方的路，究竟会如何坎坷，也不知道

归期，所以他们已经提前将对兴庆府的眷念化成了乡愁，含在这首古老的歌谣中吟唱不休。

但秉常却相信，他的子民们必将归来，或许归期遥远，但他坚信，他必将再次带领他的子民们重新归来，来到曾属于他们的兴庆府，或者走到更接近中原的土地上，一切的繁华都可以重建，只要他们都还怀有战胜困厄的信心，大夏国就永远不会灭亡。

“兀卒，这已经是最后一批撤离兴庆府的百姓们了，”耶寅低声说道：“咱们也应该动身了！”他看着那涌向远方的延绵数十里的人流，安慰道：“兀卒，你一定能中兴大夏的！”

“我一定会！我们还会再回来！”秉常看着他的子民们，仿佛是发下誓言，他忽然仰起头，看着贺兰山，道：“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永远不要忘记！”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耶寅喃喃的道，在这个迅速成熟起来的年轻君主面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大安七年二月初二！”秉常重复了一遍，忽然侧首向身后的耶寅道：“不，今天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

“是！今日是兴庆元年二月初二！”耶寅跪倒在地，声音哽咽地重复了一遍。

“我要到景宗皇帝的陵前，向他谢罪，也向他盟誓，终有一天，我还将带领我们的子民归来，祭祀列祖列宗的英灵！”

虽然暮冬刚过，冰雪才消融不久，但大夏王陵前的春草已经生发，错乱的布在苍凉的黄土地上，虽然稀疏，却也是象征着新生的希望。

秉常远远勒住马，然后脱掉靴子，扯开束发的冠带，就这样在群臣的注目之下，跣足散发地踏着初春的寒冰，一步步走向大夏国最伟大的君主夏景宗李元昊的陵墓，然后重重的跪拜在前代君王的墓前，他将脸埋在黄土之上，用自己的嘴唇亲吻着那泥土，似乎是想永远的记住这土地的滋味。

“景宗皇帝英灵为证！不肖子孙秉常在此向列祖列宗发誓：我们必将归来！”

尾声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座酒楼内，两个中年男子正对坐浅斟，坐在东首的男子约摸三十来岁，面容削瘦白净，模样虽不能说英俊，但一双眸子却是深邃得似是见不着底，端端正正坐在那厢，便自有一种从容华贵的气度，看起来是常居人上者，却又绝不似王孙公子之浅薄，倒象是礼绝百僚的大丞相。只不过此时，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似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与不甘，虽然极力掩饰，但毕竟还是流露出一丝来。与他对坐于西面的，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胡子，神貌清奇，举止极是豪迈洒脱、倾荡磊落。二人边喝酒边倾听歌妓弹唱着这曲《清明日独酌》，一曲弹尽，便听那大胡子笑道：“王元之的气度，总是小了几分。功名余事，大丈夫有甚‘闲恨闲愁’？”说罢，有意无意瞥了东面的男子一眼。

那歌妓听他此言，抿嘴笑了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当下素手微调，改了一首曲调，漫声唱道：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碧深。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一曲唱罢，向着大胡子敛身笑道：“石学士的这曲《满江红》，未晓官人怎生评点？”

那大胡子戏谑地看了一眼东首的男子，哈哈大笑，道：“石学士的词固然是极好的，只不过这笔酣墨饱、苍凉悲愤之声，还须得关西大汉来唱……”

东首那男子听到此言，却是猝然咳嗽数声，一口酒水全喷在衣襟上，一脸狼狈地望着大胡子，尴尬地跟着干笑，察其形色，倒似是做贼的人被当场抓赃了一般。

那大胡子见他这般神色，既觉诧异，又觉好笑，一时忍俊不住，笑得前仰后俯，连那歌妓也不禁捂着嘴，轻笑不已。

便在这当儿，从窗外楼下传来一阵铛铛地敲锣声。那歌妓是久历红尘的人，生怕东首那男子羞恼，此时正好趁机解围，笑道：“这两个月大相国寺说书的李秀才病了，换了他儿子唤作李十一郎的，也是不中举的秀才，竟不料是个说书中的状元，说得比李秀才强过十倍，每日听他说书竟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会正是他在敲开场锣呢。”

那大胡子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道：“不过是些神神鬼鬼、因果报应，不过亦足以激励世道人心罢了。”

“官人这回可是说差了。”那歌妓眼波流转，嫣然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却非是因果报应之事。”

“那也不过是说三分罢，终不过三分实七分虚，虚妄不可信。”

“官人又猜差了。李十一郎说的，亦不是三分。”

“哦？”这回不仅大胡子，连东首的那个男子，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须知当时说书的艺人甚多，但要么是说些真假掺杂的历史，要么就是说些神神怪怪的故事。

那歌妓见二人神色，不由得掩袖一笑，道：“这李十一郎说的，皆是本朝之事。便是去年，熙宁十四年，石学士如何讨伐西夏，夏主如何举国西迁，吴镇卿将军如何至贺兰山勒石而返——这种种故事，京师说书人不下数十个，皆各说各话。奴家也曾听过一二，其中荒谬不可信者，十事中只怕有九事。惟有这李十一郎，虽操贱业，却有班马之志，所说之事，合情合理，虽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是不违圣人之教，强过他人百倍。”

大胡子似是被她勾起了兴致，移了移身子，笑道：“一个说书的，如何便说他‘有班马之志’，又说他‘不违圣人之教’？只怕是言过其实。”

那歌妓见他不信，笑道：“奴家听说过班固马迁，是世之良史，能秉笔直书，继圣人之遗志，使乱臣贼子惧。那李十一郎虽在市井之间，却能摭采事实，宣讲朝廷平西盛事，不涉褒贬而功过自现，虽未必能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但其心其志，若依奴家看来，却是与班马无异哩。”

这歌妓所说之话，原本并不涉及忌讳，但东首那个原本一直微笑的男子，脸色却突然间黯淡下来。大胡子的笑容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酒樽，若有所思。

原来这两个男子，都是大宋熙宁朝赫赫有名的人物。坐在东首的那位，便是曾经以一介书生而领兵伐夏，收复兴灵平夏数千里江山的石

越，如今官拜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枢密副使，熙宁朝之中，无论是声望、功绩，皆无人能比。而那个大胡子，却正是执熙宁朝文坛牛耳的苏轼苏子瞻。

便在一年之前，也就是熙宁十四年，夏主秉常兵变成功，尽诛梁氏，夺回政权，然后便开始断然举国西迁，前后历经三个月的时间，沿途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到达沙漠中的黑水城。西迁途中，除了要面对种种自然灾害之外，一路之上，还不断有贵族煽动叛乱，甚至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偷偷跑回去向宋朝投降，最终，出发之时包括妇孺老幼一共约二十余万人口，到达黑水城时，军民全部竟不足十万。括检还控制在西夏手中的河西走廊之甘州、肃州、瓜州、沙州，西夏总人口不足二十万，兵员不过七万而已，其中精兵竟不过三万余人。对比最盛时西夏精兵五十万的国力，真是让人唏嘘不已。但这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因为禹藏花麻在兴庆府大布疑阵，宋军直到寒食节后，才由侦骑获知兴庆府已经人去城空，只留下一名使者手持秉常向宋朝皇帝的谢罪奏章等候宋军的到来。而此时，最后一支西迁的队伍，早已经翻越贺兰山了。

虽然种谔与吴安国磨刀霍霍，准备深入大漠追击西夏人。但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计划，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终不得不宣告夭折。

与此同时，帝国却在南方开始了另一场可以用“冒险”来形容的计划。

在罗氏鬼主与何家堡的帮助下，宋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乞弟之乱。但这过于轻易的胜利，却也让大宋朝廷对其军事实力的信心，极度地膨胀起来。

熙宁十四年五月，皇帝颁布诏令，益州路、黔州路、广南东西路，所有羁縻州县，逐渐皆要改为普通州县，由朝廷派遣官员治理，原有知州、刺史，皆不再世袭，而代之以相应的勋阶世袭。并且同时要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宋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宋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甚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宋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宋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百般维护，到了熙宁十五年正旦，皇帝又加石越太子太傅，他总算从这场风波中渐渐缓过来。但直至此时为止，石越依然只是一个挂名的枢密副使。对朝廷中事，不过是“备咨询”而已。

但是，一年以来，上表为石越鸣不平的声音，要求拜石越为相的声音，在朝在野，都始终不绝。特别是在大宋的民间，无论士民，对于石越，更是始终在为他抱屈。此时那歌妓所说的话，其中所指，看起来委婉，其实却是已经再直白不过了。

“只要莫说我家的狗头上生角便行了。”石越在心里叹息一声，历此一事，他对于狄青当年的那种惶恐体会甚深。以狄青之英雄，何至竟惊惧而死？难道狄青是贪生怕死的人么？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摯亲罢了。因为自己而连累到自己的妻儿，若是曹操那样的枭雄，自然不

值一提；但如狄青这样的英雄，却又岂能不惧？石越其实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事到临头，还是觉得仿佛自己便如一片落叶，被狂风卷着，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抱负，想着苦心经营的一切，竟也常常感觉到彷徨与无力。

他不敢再由着这歌妓说下去，须知一个不小心传扬出去，一个“怨望”的罪名便逃不掉。当下笑道：“理这些事做甚，人生如朝露，转瞬即过，须得及时行乐。子瞻即将北行，某不才，便以此阙为子瞻饯行，”说着举箸击杯，高声歌道：“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苏轼谓然和道：“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那歌伎细听二人歌声，说是离愁，却又不尽是离意，不禁得心中纳闷，手指无意间划过琵琶弦，只听“铮”的一声轻响，倒似特意这一曲配的一声意犹未尽的尾音。

目录

- 第一章 一闻战鼓意气生
- 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
- 第三章 谁持白羽静风尘
- 第四章 书生名利浹肌骨
-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
- 第六章 面如田字非吾相
- 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
- 第八章 中流以北即天涯

第一章 一闻战鼓意气生

1

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之间变成了黑夜。倾盆大雨从变黑的天空里倾泻下来，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打在烟尘陡乱的驿路上。一个接一个的霹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伴随着一道道电光，撕裂了黑暗的天际。零口镇驿馆的邓老三自屋门口伸了伸脖子，眼见雨水从屋檐、墙头、树顶，似泼水似的淋下来，从院子中顺着门缝和水沟流出去，不由得咋了咋舌头，骂道：“这直娘贼的天气。”他甩甩头，正要缩回屋里去，忽隐约听到驿路上传来几声马的嘶鸣声。邓老三忙侧了侧头，向屋里面招了招手，骂道：“李板子，快找蓑衣，有官人来了。”便听屋里有人笑骂道：“邓都头，你少做弄人，这天气……”一面骂着，一面便见一个中年汉子夹着一件蓑衣一顶斗笠走了过来，这汉子长得甚是结实，六月的天气，蓑衣下便穿着一件葛衣，身上的肌肉一股一股的，隔着衣服都看得见，可惜却少了一条右臂，是个残疾。他刚走到门口，邓老三一把抢过蓑衣斗笠，披在身上，便冒着大雨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他忙探头出去，只见几辆马车裹着雨水，呼啸而至，停在了大门之外。伴着马车而来的，是数十匹骑着骏马的骑士，都穿着红色军袍，虽然早被大雨淋

得湿透，但这些人却似丝毫不以为意，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肃杀之气。他呆了一下，连忙紧跟着邓老三跑了出去。

那为首的骑士见着驿馆才两个人出来迎接，早骂了起来，“直娘贼的，都在挺尸呢。你们谁是头？”

邓老三忙陪着笑，回道：“小的是这里的驿吏，军爷叫我邓老三就是。”

那骑士用眼角睨了他一眼，喝道：“你这驿馆才两个人？还不叫人出来招呼……”他正骂着，忽听到身后有人喝道：“章礼，说话客气点。”

“是。”那章礼应了一声，掉过头去——邓老三透着大雨，见到从最前面的马车上下来两个身着黑袍的男子，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三十岁——那章礼见着他们出来，“哎”了一声，快步走了过去，一面说道：“大人、唐大人，这么大的雨，你们怎么出来了？”

邓老三听他们说这话，心里一个灵光——今天正是熙宁十七年六月初六，五天前下来的单子，便是这两天，朝廷的陕西路巡边观风使章惇章大人与前任戎州知州唐康唐大人要经过本驿！莫非这两人竟凑成一路了？他狐疑着望向那两个男子，这轻装简任的，真是说不清是什么身份。

正想着，那两个男子已打着伞走了过来，年轻的那个看了他一眼，笑着问道：“你原是宣武军的么？”邓老三愣了一下，却见那年轻男子的目光正落在他的额头上，他忙笑道：“官人好眼力。”那男子又瞥了一眼他的手背，笑道：“宣武第二军，额上刺‘宣武’二字，右手背上刺白虎纹。当年打灵州，端的是威震西陲！”

邓老三陪着笑了笑，道：“官人好眼力。”他的确曾经是宣武第二军的一个都兵使，军中习惯上沿用旧称，便称为“都头”。宋军额上刺字的习惯自仁宗以后便不怎么沿用了，都是改刺手背，至熙宁间，更是渐渐连手背都不刺了。但是当时纹身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习俗，非止军中，民间也颇为盛行。宣武军便流行在额上刺“宣武”二字，手背上刺白虎纹。第一军刺左手，第二军刺右手，以为区别。这种习惯，说是陋习也好，说是传统也好，反正便是这么流传下来了，并且广为人知。

此时李板子早已招呼驿馆的人出来把车马牵入马厩，邓老三忙将外面这一行人迎入驿馆。零口镇驿馆是个中等驿馆，这么上百号人进来，加上原来零星住的人，顿时整个驿馆都似沸腾起来，驿馆里的每个人都忙得手忙脚乱。好在那个年轻的官人见着邓老三瘸了的右腿，又看见李板子的断臂，交谈几句，已知二人都是宣武二军打过灵州城的老兵，言语间便十分客气，凡事亦并不怎么苛求，让邓老三松了老大一口气。那两个男子进驿馆后，便自有自己的厨子、仆人服侍着，邓老三便自去马厩看草料。

他才到了马厩，李板子就凑了过来，问道：“都头，刚才来的听说一个是天使，一个是个知州？”

邓老三拍了他一脑袋，骂道：“你管这多做甚？小心侍候便是。”

李板子笑道：“关我屁事。我不过看那知州这么年轻，待下还这么和气，真是难得。在驿馆做了这好几年，从来没遇到过。”

邓老三给马槽添了点草，道：“你懂个屁。这世上哪有年纪轻轻做这么大官不以气凌人的？你看他那眼神，那神态……”

李板子嘻笑道：“我咋见他挺和气的呢？”

“和气？”邓老三斜着眼睛看了李板子一眼，道：“好好侍候了，千万别出差错。你知道他是谁么？”

“我不是正问都头么？”李板子笑道。

邓老三板着脸看了李板子一眼，又看了看左右，见没人注意听他说话，压低了声音道：“你道他是谁？他是石学士的义弟，文相公的孙女婿——唐康！”

李板子听到这名字也不禁一呆，道：“就是那个在戎州用蔓陀罗酒迷倒数十个头人，诱杀数千夷人的唐二？”

“你以为他是哪个知州？戎州知州！年纪轻轻杀人不眨眼的人物。”邓老三阴着脸，道：“他在戎州枷死的人听说都有上百。他眼下客气，是看我们是打过灵州的伤兵。说起来，也是石学士的旧部，存了几分香火之情。这等公子衙内，翻脸不认人，你要不知好歹，可连累了我们大伙。”

这时连李板子也不笑了，只是低着头喂马。邓老三又低声加了一句，道：“那天使也不是好惹的，做过卫尉寺的。”说罢，摸了摸厩中吃料的马，一面挨个巡视，一面大声吆喝道：“兄弟们好好照料好了，莫要出甚差错！”马厩中众人都笑嘻嘻地答应了，也有人没理会邓老三，只顾低声啧啧道：“这可是河套马……”

邓老三看看众人，不觉摇了摇头，猛听到轰隆一个霹雳，伴着一道闪电，把黑暗的天际照得惨白惨白的。他不知怎的，突然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右眼皮竟一个劲地跳个不停起来。他又在马厩里来回走了几步，心里总觉放心不下，正想着去前厅照看一下，忽见一个驿吏慌慌张张跑进来，见着邓老三，便用手指着外面，结结巴巴地喊道：“都……”

都……都头……出……出……”

邓老三心里头一沉，也顾不得听完，拖着一条腿便向前厅走去。李板子眼瞅着不对，也连忙三步并两步，跟在邓老三身后，走了出来。他一面走，一面紧紧捏着腰间的一块铜牌——那铜牌上刻着“忠勇”二字功臣号，乃是攻灵州立下大功才挣到的封赏。凭着这块铜牌，临潼、渭南，便没有一个地方官能让他下跪。

用不了几分钟的功夫，二人便到了驿馆的前廊。远远便看见前厅所有驿馆的人都被赶了出来，被几个章惇、唐康带来的几个亲兵看守着，一个个惊惶不安；厅门口站了几个亲兵，目不斜视，满脸的煞气。邓老三心头格登了一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脚下不觉紧赶几步，顺着走廊几乎是小跑了过去，方到门口，便被那几个亲兵给喝住了：“站住！没长眼么？！”邓老三忙陪笑道：“我是这里的驿吏，不知……”那几个亲兵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便喝道：“什么驿吏不驿吏。章大人有令，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邓老三心头甚是恼怒，脸上却依旧习惯性地挂着笑容，婉言道：“小的们有服侍不周，还望上差担待几分。烦劳几位大哥通报一声……”他话未说完，便听厅中有人道：“让他们进来罢，或许有话要问他们。”

那几个亲兵应了一声，方放着二人进去。

二人走进门，见厅内依旧只点了一盏油灯，阴暗阴暗地，几乎看不清厅中诸人的脸孔。只凭着身形，见着章惇与唐康坐在正中的两张椅子上，两旁各站了一排亲兵，挨着下首坐着的，却是一个身穿葛衣的陌生老头。那老头差不多五十多岁，凭着那丁点的灯光，可以看出他极为狼狽，头发、脸上、身上，都被雨水淋得透湿，到处都是泥污，还沾满了草屑。此时虽坐在厅中，竟似魂不守舍一般，仿佛受了极大的惊吓。邓

老三一面拜见章惇、唐康，一面偷偷拿眼打量这老头，却是有几分眼熟，他又细细想了一回，才敢断定自己驿馆中从未有过这个人，只是不知道曾经在哪里见过。他正纳闷，却听章惇沉声道：“张大人，渭南到底出了什么事？！究竟有多少乱卒作乱？”邓老三心里顿时豁然，这老头竟是渭南知县张英——一只不知为何，竟穿了平民的衣服，还如此狼狽。他望着张英，心里暗暗揣测，突然想起刚刚章惇、唐康下车之时，他在心里仔细点过人数，并没有张英在内，当时章惇、唐康亦无异常——那这张英，定是他上马厰那会来的驿馆……

他正胡思乱想，却见张英仿佛被针刺了一下，竟平白地打了个寒战，颤声道：“雄……雄武二军……全……全反了……到处都是乱兵……杀人……周县丞……死了……死了……我亲眼看见……周县丞死了……”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周县丞死了”，整个人似陷入极大的恐慌当中，竟完全不再理会唐康问的问题。

但这几句话，却已经足够让厅中所有的人都背脊发凉。

兵变！

渭南兵变！

章惇与唐康的脸色刷地白了。

章惇又接连问了张英几个问题，张英却是回答得不得要领，只是神色惶恐，反反复复说着“周县丞死了”。章惇恼怒地盯着张英，半晌，才无可奈何地微微叹了口气，唤道：“章礼。”

章礼闻声而出，应道：“在。”

“带张大人下去休息。找几个人好生照料着，叫他快些缓过神

来。”

“是。”章礼答应着，却听章惇又喝道：“慢着。”他忙停下脚步，却听章惇厉声道：“传令：着人守好驿馆出入通口，凡馆中之人，无我手令，许进不许出。违令者——”章惇咬了咬牙，沉声道：“格杀毋论！”

“遵令。”章礼大声应道，扶着那张大人退了出去。

章惇寒着脸望着章礼走出厅门，半晌，方转过脸，望着唐康，道：“康时，你怎么看？”说罢，不待唐康回答，便格格冷笑道：“雄武二军叛乱！嘿嘿！嘿嘿！”

众人的心都仿若跌进冰窟一般。若果真是雄武二军一军作乱，这就是十三年最大规模的兵变，而且也是开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变——以往只是数千人的叛乱，这次却是整整一个步兵军，万余人的叛乱。而且，还发生在陕西内腹地！休说这支叛军流窜起来会是多大的祸害，零口镇距渭南不过咫尺之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若张英说的不假，果真是雄武二军一军作乱，那便是熙宁四年庆州兵变以来最大的事件。”唐康沉吟道，把目光投向邓老三，问道：“你可知道雄武二军何时到的渭南么？”

邓老三背上早已冷汗直冒，右眼皮跳得更加厉害了。这桩事情，竟比他驿馆中的人得罪了这章、唐两人不知严重上多少倍。他自己是灵州城上几乎把命丢掉的人，鬼门关走过一回，生死就看得淡了几分。但他一家老小十余口人却都在零口镇……乱兵是什么样的，他是最知道的。军队纪律一坏，比强盗还要残暴。见唐康问话，他连忙回道：“回大人话，三天前小的听渭南那边来的人说，雄武二军路过渭南，在城外

休整。”

三天！唐康看着章惇，道：“若是这样，从张英的情形看，雄武二军作乱，最多是一两天的事情。他们究竟为何作乱，是军官唆使还是士卒哗变，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叛乱，有无预谋，渭南到底怎么样了……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但眼下当务之急，是防止乱卒流窜！陕西腹地，若被这一伙乱卒残破，后果便不堪设想。”他沉吟一下，慨然道：“章兄，你我既逢其事，便不能独善其身，此非所以报皇上朝廷之恩遇者。”

章惇颌首道：“康时所言甚是。”他握紧腰间的佩剑，霍然起身，盯着邓老三与李板子，厉声道：“你二人是宣武二军的老兵？”

“是。”邓老三与李板子一个激灵，不觉大声应道。李板子挺了挺腰板，又道：“小的和邓都头，都是灵州城头下来的。”

“很好。”章惇又问道：“这驿馆中还有多少老兵？”

“回大人话，还有一个振武一军的。”

“都是好兵。”章惇点点头，又问道：“听你们口音，是本地人。你们有没有家人？”

“回大人，小的一家有十余口，李板子一家也有七八口，便都住在这零口镇。”

章惇“嗯”了一声，扫视二人一眼，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渭州兵变，你二人知道了，本官不管他为什么，这兵变果真闹将起来，零口镇数百户人家，只怕都要没有活路。某没什么话，只问你们愿不愿意为朝廷再出一次力，也是为保全你们家人出一次力？”

邓老三与李板子对望一眼，二人一齐道：“愿听大人调遣。”

“那好！”章惇点点头，沉下脸来，喝道：“邓老三！”

“在。”

“某给你十名亲兵，你把住驿馆，只作没事发生。来往军民客商，不论往东往西，都不得过问。你看好这驿馆中人的嘴巴，谁敢乱说一句话，军法处置。”

“是。”

章惇又把目光移向李板子，喝道：“李板子！”“章义！”

“在。”队伍中，一名亲兵跨出一步，单膝跪倒，与李板子一齐应道。

“你二人带两名亲兵，去渭南打探消息。”

“是。”

章惇看了他们一眼，挥了挥手，众人忙领令退下。方走到门口，却听章惇在他们身后森然道：“莫坠了宣武军的威名！”

“是。”邓老三与李板子心中莫名地一种激动，大声应道，头也不回，跨出厅门。

待望着邓老三等人出去，章惇这才转向唐康，道：“康时，这事不好办。”他望着唐康，苦笑道：“雄武二军是抽调去益州镇压蛮夷叛乱的河朔精兵，足有一万多人，算得上是兵强马壮。要镇压这兵变，不动用禁军是不行的。但你我都没有权限调兵，若是往返请示……”

“不能请示。”唐康断然道，“请示调兵，公文往返，太费时日。镇压这兵变，就是要迅雷不及掩耳，动作要快，乱兵猝不及防，有数千精兵足矣。我又想了下——渭南非是甚要紧地带，在此地兵变，多半还是偶然。乱兵仓促作乱，心里定然惶恐不安，他雄武二军的家眷，可还都在朝廷手中捏着呢。而且，既然是仓促作乱，乱兵内部必然有分歧。若是往返请示，宽以时日，乱兵的心便稳了，内部亦整合妥当了，那时便成心腹大患，纵出动十万大军，亦未必能剿平；便能剿平，陕西遭过这股乱兵，亦是彻底完了。只有趁着他们军心未定，内部未稳之时，尽快进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乱兵纵有一军的兵力，亦不过是乌合之众，可一鼓成擒。”

“道理是这样不错……”章惇苦笑道，“然这进剿之兵又要从何而来？国朝制度康时你是知道的，擅自调兵是弥天大罪，况且纵然你我愿意担此罪责，却也无你我能调动之兵……”

“只要章兄有这个心，便不是全无办法。”唐康望着章惇，嘴角微翘，淡淡道：“章兄放心，便是擅调禁军之罪，也由唐某一人担了。烦劳章兄在此主持大局，盯紧那些无法无天的赤佬，分别差人向汴京、京兆府告急。我往南边走一趟，四日之内，无论成与不成，我都来此与兄会合。”

章惇一愣，难以相信这顷刻之间，唐康竟已有主意。他看着唐康，半信半疑道：“康时却是要往哪去？”唐康在戎州的所作所为，章惇早有耳闻。熙宁十四年宋夏战争结束，陕西路安抚使石越调任枢密副使，被有意闲置。没多久，唐康就离开了枢密院，左迁戎州知州。他上任伊始，便逢益州路推行被称为所谓“熙宁归化”的诏令，戎州位于益州路之西南，全州编户不过万余，但是下辖之羁縻州却有三十个之多，情势异常复杂。当日唐康接到有关的公文后，便隐而不发，每十日一大宴，

五日一小宴，只管轮流宴请各羁縻州部族首领，几乎整整半年之久。那些首领只道他软弱无能，昏愚可欺，对他全无警惕之心。他却暗中派人打探各部虚实，将那些桀骜不驯、素来不服宋廷的部落首领一一记下。半年之后，唐康以商议戎州下属南溪县盐井的配额、盐价为名，大宴本州各部首领，席间突然要各部族无偿协助修缮戎州城。那些桀骜难制的首领刚刚跳出来反对，唐康就立即翻脸，当场宣布早已网罗之罪状，格杀四十余夷部首领及千余随从。那些夷人虽然想要反抗，却想不到那宴会中的酒都是蔓陀罗酒，唐康算准时间，正好那时药力发作，赴会夷人一个个手脚无力，昏昏欲睡，竟是被一网成擒，连一个报信的都没有跑掉。唐康又招募当地汉人、熟户为义勇，亲自领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剿几个势力最大的部族，或剿或抚，戎州西南夷群龙无首，顷刻瓦解。然后唐康强行下令，修葺戎州城寨，将各族之贵人、豪杰以及精壮全部徙于城中杂居，加强控制。他又清理各族之财产田地，按身份高低分割，戎州城中的西南夷倒有一半以上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地主，而原有的奴隶则变成了佃农。唐康又派出汉人熟户，教授普通夷民众耕种之术，发放种子，租给耕牛，鼓励垦田……如此恩威并施，当“熙宁归化”诏颁行后，泸州、嘉州、黎州、雅州等地相继发生叛乱，整个益州路西南烽烟四起，叛乱甚至一直牵缠至大理国之时，戎州却是安若磐石，竟成为宋军镇压西南夷叛乱的最稳固的基地。唐康也因此获得皇帝的赏识，此番进京，传闻是要晋升为枢密院检阅司知事甚至是副都承旨。

所以，唐康杀伐果断，才智出众，那都是不消多说的。而他此番能重返枢府，更是引人联想，石越在熙宁十五年十月罢枢密副使，乞辞太子太傅，以观文殿大学士兼提举编修敕令所，负责整理编辑宋朝一百余年来所有的法律、敕令、条例，与大宋政局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看似没有任何实权，却又不同于被贬窜。与宋朝过去所有的政

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受到皇帝猜忌的大臣们的下场大为不同的是，石越虽然表面上离开了权力的中心，但实际上却是打而未倒，他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居汴京主持编修敕令，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每月能见到皇帝近十次，除了少数宰执重臣外，在人臣当中无人能比。而石越乞辞太子太傅，居然也被恩准了！章惇自然非常明白，新官制中的三师、三少，以及中书令，侍中这些官衔，表面上是极大恩宠，实际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句号。因为这些官职名位太高，其拥有者一旦兼有实权，就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很容易成为皇帝难以制约的权臣，这是皇帝竭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尽管这些官职人人渴望，但是每个人却都只希望自己在致仕的时候得到这些尊衔。石越的太子太傅虽然还留有进步的余地，却也属于名位极高的崇官之列，这个“太子太傅”，虽然对于石越还谈不上就一定是个句号，但目前来说，于他的仕途也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章惇暗中揣度过皇帝的心思，当初授石越太子太傅，是为了平息对石越无止境的攻击，防止这种攻击升级失去控制，给各种势力一个都过得去的交待。而在十个月后准辞太子太傅，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章惇立即捕捉到一个信息——皇帝随时准备重新起用石越。而唐康重返枢府，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但无论怎么样，宋朝对禁军的控制可以说是制度严明。章惇身为陕西路巡边观风使，也无权调动任何驻陕禁军，何况唐康！别说石越的复出还只是极少人能够嗅出的一丝气味，便算是石越真的已经宣麻拜相，唐康也不可能如此为所欲为。

他暗暗打量着唐康，只见他慷慨睥睨，顾盼自雄，心下不免疑他少年得志，才智有余而稳重不足，不知轻重，误了大事，又见唐康只是笑而不答，沉吟一下，又委婉道：“我总是有个陕西路巡边观风使的差遣，不若由我去京兆府与范纯粹、高遵惠他们商议，便是禁军调不动，

眼下长安还有一万多教阅厢军，不如……”

听话知音，唐康已知他信不过自己，笑道：“章兄，若是刘庠还是陕西转运使，你这计策原本可行。然恕我直言，现时乃是范纯粹做转运使，高遵惠为提督使。范、高二公素来循规蹈矩，恪守祖宗法度，此非常之事，一无诏旨，二无两府敕令，章兄若去，他二人必劝兄为持重之计。”

章惇心里也看轻范纯粹不懂军事，而高遵惠以外戚提督大镇，谨小慎微犹恐招致流言蜚语，二人多半是不会同意冒险的。到时候说不定会纓城自守，然后派人向朝廷请旨，连带着自己也施展不开手脚。章惇心里最初是打的驻长安的一营禁军的主意——那营都指挥使，是卫尉寺出身，他略施小计，不难把那一营禁军诳来，只不过要担的风险太大，他原想与唐康商议，把更多的人拉下水来，将来朝廷若追究起来，他才有余地把罪责推给别人，将功劳留给自己。但眼见唐康神情，似乎胸有成竹，他心里更是疑惑——若是唐康真的有能力调来禁军，那自然是一件好事，擅调禁军的罪责，就让给唐康好了，反正他有两个大后台帮他顶着；但若他调不来禁军，岂不耽误大事？

“此事关系太大……”章惇又看了唐康一眼，缓缓说道：“康时须得告诉我你去的是何处，怎样调来禁军？让章某心里有数。”

唐康抬眼望着章惇，四目相交，微微笑道：“章兄若是知道了，便与此事再也脱不掉干系。我从不欺君，来日皇上问起章兄是否知道此事，若此时章兄不问，我便能回‘不知’，若此时章兄定要问了，我便不能欺隐。还请三思……”

章惇立时慨声道：“这个干系我岂能让康时一个人担着！”

唐康笑了笑，他心里绝不相信，口里却笑道：“那便告诉章兄也无妨。益州叛乱此起彼伏，朝廷自河北、陕西抽调禁军入蜀，叛乱的雄武二军原定是在蓝田与先至之西军合兵一处的……”

“种谔？！”章惇一惊，嘴张得老大，合不拢来。

“我是从成都府来的，种太尉已经入川，在蓝田还有一营兵力，听说是在等自京师运来的火器……”

章惇听唐康提起，猛地想起一事，脸色刷地白了。

唐康见他神色不对，忙问道：“章兄……”

章兄沉着脸，盯着唐康，低声道：“朝廷此次运送给种谔大军的火器中，还有四门火炮，是要运至兰州军中的，被大雨耽搁，这几日间，可能便要到渭南了。”

“啊？！”唐康的脸顿时也白了，他迅速稳住心神，道：“无论如何，章兄只能信我一次了。蓝田那一营的禁军，是田烈武的兵。他与我与有师友之谊，素识大体，并非计较俸禄官爵之辈。若能说动他出兵，平定渭南之变，易如反掌！”

“也只好指望田烈武了！”章惇强作笑容，藏在袖中的右手却握紧了佩剑的剑柄。此时，外间忽然响起一串沉闷的霹雳，哗啦啦雨下得更大了。

六月的雨是说来就来，说停就停的。唐康带着几个家人，冒着倾盆大雨，摸黑赶了一整夜，虽然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可心里却只盼着这雨下再大一点，再久一点，好拖一拖京师运送火器的部队，也能把叛兵阻在渭南。只是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第二日天一亮，那泼水似的大雨顷刻间就收住了，到了中午，竟又是一个艳阳高挂的大晴午。零口镇与蓝田相距不足百里，但却只有一条简陋的官道相连，暴雨过后，道路泥泞不堪，这八九十里的路，唐康等人竟走了十几个时辰。不料到了蓝田县后，却没有田烈武部的踪迹，一打听，才知道有支宋军驻扎在县南二十里的峽山。唐康不敢多停，将就在马上胡乱吃点干粮，又向南奔峽山而去。

自蓝田至峽山的官道是通衢要道，时常修葺，虽经大雨冲洗，却并不怎么泥泞，只是越往南越觉得地势险要，较之前的路也好走不了多少。又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到了峽山脚下。唐康抬眼望去，只见巨峰如屏，山岩相映，郁郁葱葱中，一河清水自幽谷蜿蜒而出，竟是个风景秀美的所在，全不闻半点金戈之声。唐康策马沿河畔而上，走了一里多地，却不见半个人影，更看不见旌旗岗哨。唐康每走得一步，心就往下沉一分，沉着脸又走了约半里路，身后的家人已按捺不住，一个家人试探着道：“这……这田将军是不是已经走了？”唐康仿佛被蚊子叮了一口，霍地扭过头，铁青着脸，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若不想跟了，尽管回去便是。”说罢，“驾”地喝了一声，使劲抽了坐骑一

鞭，驱马向谷中跑去。众家人一愣，慌忙加鞭疾驰，紧紧跟在唐康马后。

唐康心里其实早已在担心田烈武已拔营而走。他此前既已在章惇面前说下大话，若然不诺，非止败坏国事，传出去，亦为天下笑柄。这时候见不着田烈武部的踪影，心里便不由得有点心浮气躁起来。驱马疾驰，狠狠地抽打着坐骑，竟是将气全出在了那匹河套马上，打得马身上深一条浅一条的全是鞭痕。

如此又跑了一柱香的时间，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马蹄之声。唐康心中一喜，连忙策马迎上前去，却见前头两名身着红色军袍的骑士并辔疾驰，不一会功夫，已至跟前。一人见着唐康，在马上抱拳问道：“敢问尊驾是戎州知州唐大人么？”

唐康斜睨那人一眼，道：“某便是。足下又是哪位？”

却见那二人连忙翻身下马，便听先前问话的骑士向唐康拜道：“下官龙卫军第五营都指挥使致果校尉田大人帐下翊麾校尉赵隆，奉致果将令，恭迎唐大人。”

“久仰，赵将军不必多礼。”唐康坐在马上，只略一拱手，便抬头望着前面的山道，问道：“你们田大人怎么知道我来了？”

赵隆见唐康如此托大，不禁一愣。他是西军部伍出身，先后跟随王韶、姚麟、李宪，摸爬滚打，对阵厮杀，积功升迁，至此为止大部分人生都是在西军中度过，除了在朱仙镇讲武学堂集训时曾经去过一趟汴京那个繁华世界以外，便是京兆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因此，他不知道唐康除了戎州知州以外的身份地位，甚至在此之前都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而他再怎么说，也是个翊麾校尉、营副都指

挥使，从七品上的武官。唐康官位虽高，却毕竟也只不过是一个外放知州，与他这个禁军现任武官井水不干河水，管他不着。他巴巴地跑出来迎接他，虽是奉命，但也是老大的脸面，如何唐康便敢这般高高在上，不下马也就罢了，竟是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但他是奉令迎客，有再多的不高兴，也只能先收起来，道：“致果因大人高升回京，这几日间或会路过蓝田，大人与致果是故交，说不定便会来访友，早已知会下去。故此，大人一进山，我们的暗哨便已发现，抄了小路报知。致果甚是高兴，因吩咐下官前来迎接……”

“原来如此。”唐康心里更觉不快，只淡淡地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赵隆更觉没有意思，便上了马，在前面引路，朝着营地行去。

田烈武的大营却并不远，不到一柱香的时间，唐康等人便到了大营。

此时田烈武早已领了营中将校，在营门前相迎。见赵隆引了唐康过来，田烈武老远便笑呵呵地抱拳道：“二公子，别来无恙。”他与唐康有主仆、师徒、朋友三重关系，他才在石府做教习时，唐康还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唐康骑马射箭刀剑拳脚，哪一样功夫他都亲自教过。此时一别七八年，昔日的少年已长大成人，不仅文武双全，而且俨然便是个“国之能臣”，再度重逢，田烈武的高兴，实非言语所能形容。他趋前几步，便要拉着唐康的手入营，不料他手还未伸出，唐康已经拱手一揖，干笑道：“田大人，别来无恙了！”

田烈武一怔，伸手摸了摸脑袋，呵呵笑道：“二公子，这可折杀老田了。”

唐康望着田烈武，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堂堂朝廷的致果校尉，有什么折杀不折杀的。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

纵是田烈武再粗糙，此时也已隐约觉出唐康话中的讥讽之意。他诧异地看了唐康一眼，却见唐康看起来笑容可掬，神情亲切，一时竟又疑心自己感觉岔了。但他是个直性子，当下道：“二公子，休说只是个校尉，便是做到大将军，俺田烈武还是当年石学士府的那个田教头！二公子若还念当年的那点情份，叫俺老田也好，田教头也好……”

他话未说完，唐康已上前一步，拉起他的手哈哈大笑，“田教头！好个田教头！七八年来，倒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哩……你也是中过武进士，统率着数千虎贲之士，在灵州城前让西夏人闻风丧胆的大宋名将呢，还敢叫你‘田教头’？当真是成了心地想叫御史们来参我么……”一面说着，一面与田烈武携手并肩走进营中。

田烈武这才“知道”唐康是与他玩笑，也陪着唐康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一千人中，只有赵隆此时才略略猜出原委：唐康初时的不快与后来的讥讽，无非是因为田烈武的“失礼”——田烈武既然是石越的“门客”出身，便与唐康有着主仆的名份，但田烈武从出迎到寒暄，竟都是迎“故交”而非迎“故主”，无怪乎唐康心里要感到不快。以赵隆对田烈武的了解，自然知道他这是全是无意的，也许在田烈武心中，他与唐康的名份，“师徒”与“朋友”这两重名份更加重要。

他跟在田烈武与唐康的身后走进大营，不觉又看了一眼唐康的背影，这个年青人的机智应变，让在军中生活了快二十年的他自叹弗如。他不觉替田烈武忧虑起来，田烈武还把唐康当成七八年前的唐康，但唐康却显然已经不是七八年前的那个少年了……

两天后，零口镇。

尽管章惇曾试图封锁消息，但渭南发生叛乱的传闻，此时还是早已传遍了这个繁华的小镇，被传言惊扰的居民们都惊恐万状，纷纷收拾细软逃向临潼城甚至是京兆府，往来客商更已绝迹。除了零散从渭南逃难来的百姓，繁华的零口镇此时便只余下一群如临大敌的厢军了。

零水上的一座石桥西岸，章惇正向刚刚赶来的范纯粹与高遵惠介绍着他所了解的情况。范、高二人得到报告后立即赶赴零口镇，让他颇觉意外。陕西转运、提刑、提督、学政四司，提刑司设在河中府不可能赶来，新任学政使尚未到任，范纯粹与高遵惠已经是陕西阶级最高的两个官员，二人完全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坐镇安全的京兆府，不必来零口镇亲身犯险的。无论如何，对于有胆色的人，章惇还是佩服的。

“陛下托以封疆之重，范某虽不肖，亦不敢爱身甚于爱君。毕竟要亲眼看一看，才敢安心。”范纯粹沉声道。

“范公尽可放心。”章惇执鞭指着石桥，笑道：“零水、渭水之渡口、渡船，都已在我掌握中。零水上所有的木桥、石桥边，也都堆满了干柴、炸药，叛卒绝不可能西窜。”

“毕竟是子厚顾虑周详。”范纯粹赞道。一旁的高遵惠却望着章惇，眼中尽是诧异之色。他嘴唇动了动，却终是没有说什么。到零口镇后，他便询问过张英还有一些难民，大致了解了叛卒的情况。那些叛卒此时正在渭南城中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就算是要流窜，又岂敢向长安西行？最多是东入华山散为群寇而已。但不论章惇是真糊涂，还是故意夸大兵变的威胁邀功，他都没有必要当面揭破。

章惇又道：“渭南兵变，已查明乃是因雄武二军一士卒在渭南入室强暴妇女，被渭南县丞周泌当街杖毙而起……”

“雄武二军的军纪怎的这般差？！”高遵惠不禁皱眉道，“他们没有军法官的么？这周泌也……”

“周泌是白水潭院贡生、熙宁十二年进士，两任县丞，考绩都在优等，为官清正，是个能员。”范纯粹板着脸，打断了高遵惠的话，“禁兵入室强暴，做父母官的，自然要主持公道。杀得好！杀得好！”

“范公，国家自有法度的。”高遵惠也沉下脸来，道：“死刑要过刑部、大理寺的，若事事都来个杖杀了事，国家设刑部做什么？禁军犯法，是卫尉寺该管，他周泌凭什么便能杖杀禁兵，激起大变？”

“以高大人之见，周泌是渭南县丞，有人在渭南犯案，他竟管不着？”

“范公、高公！息怒，息怒……”章惇早就听说陕西将相失和，范纯粹与高遵惠相互看不对眼，他赴沿边观风时，路过京兆府，见范、高二人和和气气的，还以为那只是无聊的谣传，此时才相信原来事出有因。他连忙打着圆场，道：“周泌处置事情，确是刚直有余，有失当之处。但雄武二军兵变，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不能说是周泌的责任。”

“哦？此话怎讲？”范纯粹与高遵惠都不由把目光投向章惇。

章惇咳了一声，道：“这两日间，我从张英、章义、李板子以及渭南的难民，还有几个不愿附逆逃出来的雄武二军军士口中，问到了一些原委。所有供状，我皆已附于奏折后，递送京师。趁此机会，正好也禀

与二公知晓。”

范纯粹与高遵惠连忙道：“不敢。”

章惇知道二人心里定然在暗恨自己不知会他们便上奏朝廷，却也不以意，叹道：“此番渭南兵变，看似偶然，实则事出有因。”说罢，喝道：“来人，带张彦。”身边的亲兵应了一声，未多时，便见一个神色憔悴的河北大汉被两个亲兵带了上来。见着章惇，那大汉连忙叩首道：“小人守阙锐士张彦叩见章大人。”

“罢了。”章惇瞥了一眼范、高二人，道：“张彦，你把前日向某所禀报之事，再原原本本地向范大人与高大人讲一遍。”

“是。”张彦又向范纯粹与高遵惠行了礼，道：“禀范大人、高大人，小人本是雄武二军第三营第二指挥的副什将。俺们雄武二军是六月初二到的渭南。自河北调拨时，军中接到的命令，是赴益州路种太尉麾下听差，替朝廷杀西南夷。到渭南之前，大营里原就不太安稳，到了渭南……”

“慢着。你说到渭南之前，怎么个不安稳法？”高遵惠皱眉问道。

张彦看了一眼高遵惠，又看了一眼章惇，怯声道：“军中有流言，说朝廷在益州死了十几万人，西南夷住的地方有瘴气，北方人沾了就死，不死也残废了。又有人说，朝廷国库没钱，正在二次整编军队，不仅被裁掉的厢军要调到西夏那边去屯边，禁军被裁为教阅厢军的，也要调到西夏去军屯。军中的兄弟既怕去益州路送死，又怕打了仗，还要背井离乡去西夏，死了连祖坟也归不得。还有人说，俺们雄武二军素来不听话，当官的又想去西边……”

“这是什么话？”这次不仅连范纯粹不明白，便是高遵惠也不明白了。

章惇忙解释道：“他说得不明白。雄武二军的士兵，原多是魏博人，河北禁军中最是骄悍者。朝廷为了驯服这些骄兵，雄武二军的武官，自指挥使以上，都是从西军中调来的。故士兵们不愿去西边，反疑心军官们想回故里。”

“荒唐！”范纯粹不禁骂道：“这等事岂是几个禁军军官做得主的！”

高遵惠却板着脸道：“军中不许传流言，违令者斩。这些军官怎么带的兵？”

“只怕雄武二军中官兵对立已到了不堪言的程度……”章惇苦笑道：“雄武二军军都指挥使孟绍钦是随王韶平熙河出身的，素以治兵严厉出名，枢府、兵部当初商议选用他到雄武二军，亦是看中他这一点，可惜反害了他……”

范纯粹与高遵惠大惊失色，道：“孟绍钦也……”说罢齐齐望着章惇。章惇沉着脸摇摇头，望着张彦。张彦垂下头，涩声道：“那天军中到处都在说五营的一个兄弟被渭南的周县丞杖杀在大街上，俺军中往往一营兄弟都是同乡，都鼓噪起来，道禁军犯事，要杀也要卫尉寺来杀，轮不到渭南县来管，于是便有几百个人跑去县衙闹事。然后孟大人带了许多军官和军法队来弹压，带头闹事的四十多人全部被罚一百军棍，当场就死了三个，余下的也都被杖罚。当天晚上，营中便有人传言，说当官的不给活路，去益州也是死，就算活下来，到了西夏，背井离乡，和死也没什么区别；纵是朝廷开恩将家属送到西夏，但朝廷要裁减禁军，

上三军轮不到，西军和河东军有功，也轮不上，我们河北禁军是在劫难逃，凭厢军那点薪饷，最后也是个死字……后来听说是第一营的几百士兵先作乱，杀了全营的军官，又闯进中军大营，杀了孟大人。然后全军都乱了起来，指挥使以上的军官，全死了……然……然后，数千人趁夜攻进渭南县城，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周县丞剥皮鞭尸……”说到此处，张彦忍不住浑身颤抖，九尺高的汉子，竟然低声抽泣起来，“章大人、范大人、高大人，你们明鉴，小人实是被裹胁的，看他们那样子，小人便知道是死路一条，趁乱跑了出来，想去京兆府报信的……小的一家随太祖皇帝征淮南起，就是禁军，也知道‘忠君爱国’四个字……”

范纯粹与高遵惠听得愀然变色，二人竟是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章惇低声叹道：“章义、李板子冒险混进渭南，探得消息——渭南县现在实是惨不忍睹！叛卒作乱后自知罪在不赦，惶惶不可终日，整日除了内哄斗殴外，便只知道残破百姓。渭南百姓，此时盼王师之至，犹胜久旱之盼甘霖！”

章惇说完，目不转瞬地望着范纯粹与高遵惠。二人自然都知道章惇是什么意思，范纯粹不敢正视章惇的眼睛，只沉声道：“子厚，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只是陕西路转运使，既非经略使，也非安抚使，朝廷的制度子厚是知道的，我根本无权调动陕西禁军。”高遵惠却是坦然迎视章惇，道：“陕西路厢军我有调动之权。然叛军虽是无用之辈，却毕竟是整编之禁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雄武二军素有悍勇之名，狗急跳墙，亦不是些些厢军可以对付的……”

章惇凝视二人半晌，忽然一笑，道：“范公、高公，不必介怀，朝廷自有处分。此番兵变非有预谋之叛乱，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等只需尽力防止叛兵四下散为群寇便算是尽到力了——若让这些乱兵散入陕西，非止追剿更难，纵然剿灭，陕西也……”

“子厚放心。”范纯粹涩声道：“我定会尽力而为。我这便兼程去华州，子育去商州，布置防务。”高遵惠看了看范纯粹，又看了看章惇，眼见范纯粹登上马车，忽然道：“范公，北面只要守住渭水便可，要紧是要防止乱兵向东窜入华山。”

范纯粹一愣，回首望了高遵惠一眼，默然一阵，抱拳道：“多谢！”高遵惠望着范纯粹的马车远去，回首凝视章惇，嘴唇微动，眼见随从牵过马来，却是什么也没说，只抱了抱拳，跃身上马，扬尘而去。

章惇目送着范纯粹与高遵惠先后离去，回想着高遵惠离开前的眼神，竟一时失神。渭南兵变真正的原因，真的仅仅是因为雄武二军存在已久的官兵对立么？唐康对平定兵变如此热心，不惜干冒奇险；高遵惠临走时的眼神……他眺望东方，仿佛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正要降临千里之外的汴京城……

零水河畔。

离开零水镇十余里后，高遵惠便放缓了速度，按辔徐行。一干随从见他双眉紧锁，神不守舍，都不敢打扰，只是远远跟在他马后，徐徐而行。如此默默行了四五里，高遵惠才似乎忽然间缓过神来，勒马回头唤道：“象先。”一个三十多岁的黑袍男子闻言，双腿一夹，连忙疾驰几步，赶到高遵惠马后，欠身道：“高公有何吩咐？”

高遵惠看了一眼这个他最为倚重的幕僚宋象先，却又不说话，只是驱马缓行，宋象先素知他性情，忙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等待高遵惠开口。

“唐康去哪了？”半晌，高遵惠忽然道，“你曾说在零口镇驿馆看到了唐康入住之记录——六月初六——他去哪了？”

“极难说。”宋象先沉吟道：“不过，以唐康时之所作所为来看，临阵脱逃不太可能。他打的什么主意，学生猜不到，但我敢肯定，此事章惇定然知情。”

高遵惠嗯了一声，“章子厚故弄玄虚，只好欺欺范纯粹这样的书生。叛兵仓促作乱，无人统率，不过乌合之众，其忧诛不暇，岂敢西向长安？他在零口镇，看起来孤身犯险，实则安若磐石。乱兵若要流窜，北过渭水则缺舟楫，南下商州则阻于洛水，只需扼住潼关，最多便是散入华山为盗贼。章子厚非糊涂之人，这番做作，不过是欲彰己之功而已。他与唐康时必另有所谋。”

“高公所见甚是。”宋象先点头道：“然公为外戚，明哲之道，只有一句话：‘不为有功，但为无过’。公绰公实是前车之鉴。官家虽委公以重任，然公非止要报皇恩，还需知谦退之道，朝野之间，能少树敌便少树敌。我观今日海内之事，实有如一锅沸水，沸水眼见着要喷溅出来了，下面却还有人不断在添柴加薪……依学生看，渭南兵变，只怕便是个导火索！这锅沸水，不可避免地溅将出来了。当此之时，上智及大勇者，亦不过能勉强保住自己不要被这锅沸水所伤及而已。”

“唔？”

宋象先看了高遵惠一眼，又继续分析道：“今国家之兵，一在陕西，一在益州。陕西虽无战事，然平定西夏后，兴灵驻扎之禁军、厢军各三万余，兰会驻扎之禁军二万余，平夏亦有万余禁军、四万余厢军，以上单禁军即有六万余众，总兵力十三万有多，若仅以驻军而论，较之

恢复灵夏前其实好不了多少。这十三万大军，虽有屯田，朝廷又是军屯又是募民实边，但一两年内实难见效，其粮草供给，依然有大半要靠国内转运。且朝廷还要经营河套，章质夫在河套筑了三座城与辽人周旋，朝廷所费国帑以亿万计！平心而论，陕西百姓较之战前，的确稍得息肩，然转运之苦，依然未绝——若只是陕西，倒也罢了，经营灵夏，再有数年，必见成效，国家由此获利非用财货可衡量者。然偏偏陕西路之外，尚有益州路……”宋象先说到此处，不由得再三嗟叹，“而今这益州路，便果如石越当年所预言，真不亚于一个大泥潭，大宋已然一只脚踩进去，泥足深陷，便是想拔也拔不出来了！”

“西南夷之叛乱此起彼伏，牵连至数郡。朝廷屡番派兵镇压，然当地瘴疠横行，地势险峻，南兵不堪战，北兵不习水土，王师屡战屡败，泸州一战，两万禁军竟被五千蛮夷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朝廷为此连诛数员大将！学生估算，至今丧命于益州之禁军总数已超过五万余众，其中七成以上是死于疾病——若非不得已，朝廷如何会从河北抽调禁军入蜀？那雄武二军中之谣言，亦并非全无根据之辞！但依学生看来，这雄武二军之兵变，还只是癣疥之疥；蜀中百姓因供给军需，赋税加重，困于徭役，才是最危险之事。万一有陈胜吴广之徒振臂一呼，蜀中局势，只恐要无法收拾！”

“而且，据学生观察，而今国库只怕也早空了——别处学生不知，但陕西一路，交钞泛滥，物价上涨，却是明摆着的事情。朝廷这几年究竟印了多少交钞学生无从知晓，但以陕西一路之情况看，绝不容乐观。兼之传言这两年圣体时有违和……许多事，学生真是不愿想，也不敢想！”

高遵惠听他细说当前天下局势，不觉低声叹了口气，道：“吕吉甫的‘熙宁归化’，虽然在荆湖南北路颇为顺利，却是搞乱了整个益州

路。但他只怕也是骑虎难下了……”

“荆湖南北路那是苏子瞻积下的家底，屯田厢军遍布各地，熟悉地理民情，兼之蛮夷各皆分散，自然容易制伏。吕吉甫将荆湖南北路之功全归到自己名下，这才让皇上相信益州路之叛乱只是地方官与军队无能，而非他吕吉甫之过！”宋象先冷笑道：“不过，渭南兵变，只怕吕吉甫在政事堂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这么大事，他怎么遮掩得过？事过之后，总会有人要问一声，雄武二军为何会兵变的？！一句官兵不和，能蒙混得过去么？只不过高公要当心，吕吉甫定然要在陕西找替罪羊的。”

“让他来找。”高遵惠淡淡一笑，道，“是祸躲不过。他纵找得到替罪羊，他的下场也好不了——看着罢，说不定，便是石越要东山再起了。”

宋象先也笑了笑，道：“石越能不能东山再起，也不干高公的事。还是那个宗旨：高公是外戚，不必管他谁家得势谁家失意。总之少招摇少树敌，藏拙，认真办好份内的差，便是自全之道。这锅沸水，让石越、唐康、章惇他们去忙罢。”

高遵惠听到此话，不觉自失地一笑，脱口道：“倒是我想岔了，象先说得是。不管他唐康去做甚事，亦不必管渭南兵变后有甚内情，总之我安心办差便是。”高遵惠在高太后家中，是颇为谨小慎微的一个，也最得高太后看重，屡次下旨褒奖，言语之中，多次透露出要举家事付之之意。故此高遵惠不免更加谨慎起来，此时他治下出此大事，更加要顾虑周详，这时与宋象先一番交谈，才醒悟到整件事情其实与自己“关系不大”，顿觉释然，挥鞭抽马，向着商州疾驰而去。

虽然高遵惠觉悟到渭南兵变与自己“关系不大”，努力地想要独善其身，但命运却与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被命运的漩涡拉扯着，不可抑制地转进了那锅被他与宋象先视为洪水猛兽的沸水旁边，甚至还不得不把手探了进去。

自零口镇南入商洛，当时必须越过冢岭山。当年刘裕伐秦，遣沈林子等入武关，恐其众少，又遣沈林子将兵自秦岭取之——这个“秦岭”，便是冢岭山，当地人俗称为“南山”。而在冢岭山以北，蓝田县与渭南县交界处的堠子镇，便是自蓝田往渭南，自临潼、蓝田往商洛的必经之地。因当时南山多猛虎野兽出没，宋朝在此设立斥堠，以便于保护往来商旅。高遵惠原计划便是当晚在堠子镇歇息，次日再赶早翻越南山，直趋商州。

但当他们一行人在黄昏时分将到堠子镇之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了。数座行军大营安扎在堠子镇外，几十道炊烟袅袅升起，野地里一些解了鞍的战马正在悠闲的散着步……

“这是一个营的马军！”几乎只是一瞬间，高遵惠已经准确的估算出了他眼前所见的兵力。“哪来的禁军？”另一个疑问随即在心里冒了出来，他是陕西路提督使，任何军队在陕西境内的军事调动，他都应当知情。堠子镇何时会出现如此规模的一只马军？

高遵惠正要派人前去询问，突然却发现自南边山旁，有数十骑簇拥着两三个人正飞驰而来。他定睛望去，只见这些骑士都扛着、拖着各种野兽，而正中两三个人当中，有一位赫然正是与他有过数面之缘的唐康！

夕阳如同一个淡红西瓜挂在远处的山边上，身后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了一片紫褐色，便如同唐康此刻的心情一般阴郁。在高遵惠看见唐康的那一刻，唐康也看见了高遵惠！他原本极为兴奋的心情，在那一刹那，恍如掉进了严寒的冰窟中。但也只是一瞬间，唐康便恢复了镇定。他勒住奔驰的战马，向同行的田烈武、赵隆简单地交待了一声，便掉转马头，迎着高遵惠走了过去。田烈武与赵隆对视一眼，也都随着唐康走了过来。

离高遵惠还有三十步的时候，唐康在马上见着高遵惠已经下马等候，他不敢失礼，连忙翻身下马，牵着马快走过去，远远便抱拳揖道：“高大人，下官有礼了。”田烈武、赵隆也连忙紧随着下马拜见。对唐康这样的后起之秀，一贯谨小慎微当官的高遵惠是绝不会怠慢的，忙上前几步，回了一礼，笑道：“康时，不意在此邂逅。”又扶起田烈武、赵隆，和蔼地笑着问道：“恕某眼拙，这两位将军是？”

唐康连忙替田烈武与赵隆引见，“这位是致果校尉田烈武，这位是翊麾校尉赵隆，皆是种太尉的爱将。”

“失敬，失敬！久闻田将军是天子门生，灵州城前，威震西戎，某素仰威名，不料今日在此邂逅，也算是有缘……”高遵惠拉着田烈武的手，称赞不已，田烈武连连谦谢。高遵惠又打量他身边诸将，他目光移

到赵隆身上时，忽然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忽笑问道：“这位赵将军可是秦州人，字子渐的？”

赵隆不料高遵惠竟也听说过自己，不由一怔，忙抱拳道：“正是末将。”

高遵惠转头对宋象先哈哈笑道：“象先，这便是上回姚君瑞大人提到的赵子渐将军了。当年姚君瑞随故王襄敏公开熙河，君瑞为大将，出战，被重创，因道‘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当时亦是黄昏，而泉近贼营，一军当中，无人敢往，惟子渐将军独身潜往，渍衣泉中，为贼所觉，子渐将军且斗且退，竟全身而退，持衣裂水以饮君瑞，君瑞因此得活。常谓西军当中，义勇双全，首推秦州赵子渐。”

宋象先忙笑着上前拱手道：“赵将军，学生宋象先，久仰将军威名。”又分别向唐康、田烈武见礼。唐康一面还礼，一面拿眼神瞥赵隆。他自然知道高遵惠口中的姚君瑞是便赫赫有名的“二姚”中的姚麟，而“王襄敏公”便是在几年前病逝的名将王韶，“襄敏”乃是他死后的谥号。唐康原不知道赵隆的事迹，此时听高遵惠说起，心里不禁要对此人另眼相看。他又看看高遵惠，心里更是暗暗叫苦，这三言两语中透着的精明，表明这个高太后的从叔，高遵裕的从弟，绝非只是个糊涂可欺的勋戚。

高遵惠听到“田烈武”三个字之时，心里早已是雪亮。“原来唐康时是去找田烈武了！”但他心里还是禁不住有几分诧异，须知擅调禁军绝非小事，唐康与章惇倒也罢了，这两人他虽没有多深的交往，但自传闻中也颇有了解，这二人行事，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刚毅果决”，若说得难听点，那是“鲁莽妄为”！都是胆大包天之徒。唐康在戎州的所作所为，当初就没少被弹劾，甚至还与益州路四司衙门都打过嘴皮官

司。若非唐康的背景实在太硬，早没了好下场。所以唐康与章惇皆可不提——这二人擅调禁军，既不是图谋不轨，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大不了就是个某州编管、某州安置的罪名，天塌下来也就是流放边疆——这在绝大多数的官员来说，也许便是末路穷途，畏如蛇蝎了，但这两人却都是赌徒般的性格，好的就是“非常之功”——若是赌对了，被皇帝赏识，则又是青云路上一颗大大的法码！所以他们冒多大风险，做多出格的事情，高遵裕也不奇怪——可田烈武，还有他们的军法官护营虞候，冒的却是处死的风险！不见兵符擅离防地，是朝廷最为忌讳之事，纵然有功也不可能赏赐。田烈武与那个护营虞候如何敢拿他一生的功名甚至是生死，来冒这个奇险？！高遵惠以己度人，在心里只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也没有多少心思在这个问题纠缠太久——唐康、田烈武擅调禁军，若是他没有碰上，自然皆大欢喜，他高遵惠也无心挡唐康、章惇们的路，但天公不作美，竟让他在这垓子镇遇上了，且是人多眼杂，他高遵惠却也不敢装瞎子、聋子。否则的话，这中间的干系，他又如何逃得掉？

一时间，高遵惠也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装聋作哑，已不能够；若是与之同谋，他高遵惠却也不敢；但若是阻止，非只是得罪唐康、章惇，耽误国事，而且他自己同样也脱不了干系——将来追究起责任来，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条罪状？制度国法能容他，可这情理如何能容他？明明能及时镇压渭南兵变的，却因为他高遵惠尸位素餐，蝇营狗苟，导致坐失战机——朝议，清议，只怕都不能容他……这短短一瞬间，高遵惠脑海中转过无数的念头，但归根结底，却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不想找麻烦，却被麻烦找上他了。无论他怎么样做，前面竟都有个罪名在等着他。高遵裕败事后，做高氏族长的希望，竟在一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起

来。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若无其事地与唐康、田烈武寒喧着，背上却早已是冷汗直冒，把内衣都打湿了。

高遵惠心中激烈地交战着，唐康心里也同样地忐忑不安。石越常对他说，国家制度往往溃于蚁穴，须得时刻防微杜渐，居上位者更应当尊重、维护国家礼制。可石越也说过，为国者无暇谋身。一个谨小慎微、奉制度为金科玉律、不敢逾雷池半步的人，要怎么个“为国者无暇谋身”法？便以眼前的渭南兵变而言，若要尊重国法制度，那么他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乱蔓延，更多的陕西百姓家破人亡……唐康早年时常在白水潭听课，听那里的大儒们议论“法”的问题，除了那虚无飘渺的“三代之法”以外，历代之法也罢，祖宗之法也罢，当世之法也罢，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唐康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无暇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当世的学者们，无论是王安石也好，吕惠卿也好，甚至是石越与司马光，都说过“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之类的话，或是承认过这样的事实。对唐康而言，既然国家制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便绝不会被所谓的“制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永远记得大程先生给学生们讲儒家的“经权说”时说过的话：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正是这段话让他茅塞顿开——大程先生说的“经”，便是王安石、司马光说的“法”，亦即是石越所说的“制度”——太平无事时守经不变，有事之时则须讲究权变之术。

解除了这层心结后，唐康的胆子便大了起来。知戎州时，他擅杀一千多西南夷，一举抵定戎州局势，事后不仅被御史弹劾他“专杀”、“使朝廷失信于蛮夷”等十余项罪名，而且还得罪了益州路的上司，但因为朝中有人替他说话，反而因此受到皇帝嘉奖。自此以后，唐康更加无所顾忌，他在戎州所行之事，十之八九，是未及请示的，多是

先斩后奏。益州路四司衙门都看他不怎么顺眼，但因为他所做之事最后都颇见成效，又有本事直达天听，却也拿他无可奈何。唐康也因为在戎州政绩卓著，屡次受到嘉奖，西南夷大乱之后，他在戎州的政绩尤其引人注目。此番晋升，除了石越的因素外，他唐康的政绩也同样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唐康本来也没把擅调禁军这码子事放在心上——大宋朝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逢河灾时，偶尔也会有州县长官擅调禁军救灾，事后也都没怎么样。他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一件事，宋朝州县长官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本地所有驻军的长官！

但现在，他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毁于一旦。

若他已然顺利地平定了渭南兵变，那即便是追究他擅调禁军之罪，他也能坦然对之——至少，他还有平定兵变的大功劳当筹码；至少，他及时控制了局势，陕西百姓乃至整个大宋都要从中获益，这点担当，他唐康还是有的。

然而此时，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所以，他手里还没有半点筹码。如果高遵惠要阻止他，即便事后高遵惠有可能被追究罪责，但他唐康，还有田烈武，以及那个热情的护营虞候李浑，都不会有好下场——唐康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可怕的后果，他不仅会葬送掉自己的前途，还会连累到石越，连累到田烈武、李浑……

唐康飞快地转着各种念头，某一瞬间，他甚至闪过一丝杀机，但他看了一眼正与宋象先笑呵呵地交谈着的赵隆，便立即按下了这个愚蠢的念头——不要说高遵惠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单这个赵隆赵子渐，便不是个好相与。这两三天中，唐康已看出了赵隆在军中的威信极高，

甚至不在田烈武之下。这一营人马擅离驻地去渭南平叛，军中只有田烈武与李浑知道真相，包括赵隆在内的将士都以为是奉枢府的军令……唐康心里怦怦直跳，一面仔细听着高遵惠与宋象先的话，生怕他们露出半句口风，便要掀起轩然大波。

如坐针毡的唐康强作镇定，笑容可掬地与高遵惠应酬着，不时拿眼睛去看田烈武，却见田烈武显得浑在不意，热情地邀请高遵惠一行到他的营中歇息，一路上嘻笑自若，竟似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是应当佩服田烈武的从容大度，还是应当嘲笑他的不知死活。好在一直到进了田烈武的大营，高遵惠与他的随从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询问田烈武的几千禁军为何会出现在垓子镇，这总算让唐康长出了一口气。

“吩咐下去，把那只麋子，再挑两只肥点的野兔，做几盘下酒菜来……还有，把我藏的那饼青凤髓拿来……”田烈武一进营门，便向亲兵吩咐着，然后转过头，对高遵惠、唐康笑道：“营中招待简慢，还望恕罪则个。太尉有军令，军中不得饮酒，只好以茶代酒。久闻高大人精擅茶道，未知今晚末将是否能有眼福？”

“罢了，罢了。早已生疏了。”高遵惠笑着连连摇头，青凤髓也算是当世名茶，但在高遵惠看来，却实在没什么稀奇的，且他也无心于此，因笑道：“田将军，便别糟蹋你的青凤髓了，拿点散茶，便照石学士那般喝法，反倒省事。”

田烈武也不客套，爽快地应道：“也好，只是军中简慢了。”又向赵隆笑道：“子渐，宋先生与众位，便烦劳你替哥哥招待了。”

赵隆不觉一愣，怔怔地方应了声“是”，还未回过神来，那宋象先早已走过来，对赵隆笑道：“赵将军，叨扰了。”已拉着赵隆告辞而去。

“高大人，请——”田烈武望着赵隆等人离去，笑着让了高遵惠与唐康在前，向中军大帐走去。

入到帐中，田烈武趁人不注意，向自己的亲兵使了个眼神。几个亲兵便纷纷退出帐中，在大帐四周站了，帐中只留下高遵惠、唐康、田烈武三人。

高遵惠含笑望着唐康与田烈武，默然不语。唐康正在心里计议者，田烈武已先开口说道：“高大人掌陕西一路军政，既然在这垓子镇相遇，那多半便是自零口镇而来吧？”

高遵惠笑着看看唐康，又看看田烈武，笑道：“田将军果然是英雄本色。我确是自零口镇而来。”

田烈武笑道：“那么下官做什么，也瞒不过大人的眼睛了。下官正是要率兵，前往渭南平叛！”高遵惠不置可否地看着田烈武，眼前的这个将军，自神色中看来，实是那种一眼就可以看透他内心的人，高遵惠很难将他与“城府极深”这样的词连起来，但高遵惠见惯了心机深沉之辈，却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只沉下心来听他继续说道：“高大人乃陕西提督，自然知道下官的驻地在哪里。这擅调禁军之罪，下官无论如何是逃不脱的。但请高大人待下官平定渭南叛乱之后，再行议罪。这便是大人的恩典，下官永感此恩。”

这番话，若是自唐康说出来，高遵惠不免要疑他是以退为进，但自田烈武说来，竟是坦荡得让高遵惠竟不忍怀疑他。

“田将军，你果真知道你这是多大的罪名？”

“死罪。”田烈武坦然笑道：“自军制改革以来，枢府、兵部、三衙，三令五申，首重军纪。下官身为禁军校尉，受令前往益州平叛，却擅离职守，功劳再大亦不可抵其罪。下官亦不敢抱怨——此例一开，诸将为所欲为，朝廷要如何节制？”

“田将军，此乃知法犯法……”

“高大人，下官只是一介武夫，大道理，下官实是不懂什么。但下官却也明白：保护百姓才是军队唯一的责任。无论是杀敌攻城，还是守御边境，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保护百姓而已。将有五德，其中之仁，非止是爱抚部下而已。惟有爱民护民之将领，方能称为具有‘仁德’的将领。无论如何，下官都不忍心见百姓于水火而不救。”

田烈武说这番话时，并不见得如何慷慨陈辞，只是平平淡淡地把心里想的话说出来，高遵惠与唐康却都已动容。高遵惠在心里暗道：“果然是武进士出身，非寻常赤佬可比。”唐康却是脸上一红，只觉得既惭且愧，叹道：“利百姓即是利国家。致果有此见识，是大宋之幸。”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道：“我能有什么见识。”高遵惠与唐康都只道他谦逊，却不知道他其实说的还是大实话——这些话，都是当年在环州石越曾和他说过。田烈武又注视着高遵惠，铿锵一声，单膝跪倒，道：“下官只是一介武夫，高大人却是戚里贵臣，论到为国效忠，心怀黎庶，皆非下官所能及。方才大人没有当众责问，足见大人之仁心。还乞大人成全！”

高遵惠望望田烈武，又看看唐康，顿时在心里暗暗叫苦：“这竟是要越卷越深了……”他踌躇了好一阵，总是觉得难以回答田烈武。要

他“成全”田烈武，那不啻于掩耳盗铃，非智者所为；但若让他放下脸来，将田烈武赶回蓝田县，单是计算利害得失，便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何况田烈武不论是真心假意，至少口里说得光明磊落，为国家黎庶不计生死祸福，而他高遵惠却因一己之得失而横加阻拦，败坏国事……此事传扬出去，真是好说不好听，清议、朝议，还不知道要怎么议论他！

他不想则已，越想越觉无奈。如此好一会，忽然想起一事可得暂时缓颊，忙问道：“田将军，你的护营虞候何在？你要调动这两千马军，可以不告诉赵隆，却不能瞒过护营虞候吧？军法官是要验文书的！”

田烈武一怔，迟疑了一下，回道：“是下官假造枢府文书……”他话未说完，便听到外面有人高声道：“下官武经阁修撰、翊麾校尉、护营虞候李浑求见！”

高遵惠瞥了一眼田烈武，“田将军先起来罢。”一面道：“有请！”

顷刻，便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关西大汉掀开帐帘，弯腰走了进来。见着高遵惠，已抱拳拜了下去：“李浑拜见高大人。”

“请起。”

“谢大人。”李浑站起身来，望着田烈武，笑道：“致果，看来你我运气不太好啊！”田烈武苦笑不语。李浑又笑道：“致果可不能一个人将罪过全担了，这可是扬名天下的大好机会。”说完，见高遵惠正看着他，忙转过头来，正色道：“高大人，擅调禁军之罪，下官这个护营虞候也有份。若要治罪，下官绝不敢混赖。然下官殿前侍卫班出身，全族皆蒙皇恩，未能报国效忠而以罪论死，虽死不能瞑目。求大人成全，

只要平定了渭南那些叛军，下官便当自缚至大人辕门前请罪，李浑九泉之下，亦感大人恩德。”

高遵惠早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绝难瞒过护营虞候——枢府公文是那么好伪造的？唐康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做这种冒天下之大韪的事情。真要做了这种事，别说石越、文彦博，便是皇帝也保不了他。高遵惠或许会相信田烈武能抱着必死之心去平定渭南兵变，但他绝不会相信唐康也会如此。他本以为田烈武或做了什么对护营虞候不利之事，却没料到这个李浑竟是同谋。不过，更让他惊讶的是，是李浑竟是殿前侍卫班出身——卫尉寺军法官，做到从九品以上，便要调入大内诸班直充宿卫三年，才能放出继续晋升；又或者，是在大内诸班直服役五年以上，由皇帝亲自派到讲武学堂一年，再至诸军做指挥一级以上单位的军法官。这是为了保证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据高遵惠所知，殿前侍卫班的侍卫，是绝少出任军法官的。这殿前侍卫班是所谓的“羽林孤儿”，三千五百余名侍卫，全是烈士子弟，在殿前诸班直中地位特殊，放至诸军中，一般便直接任指挥使以上武官，这些人，极少有愿意出任军法官的。

“田将军，李将军。”高遵惠沉下脸来，他心中犹豫难决，田烈武、李浑义不畏死，他不能不有所触动，而左右取舍中的利害抉择，更让他无法立即做出决定。他的语气甚是无奈，“君辈只知要某成全，却叫谁来成全我？！君等行事，情理虽可谅，国法却是难容。我若不管，又是置国法于何地？”

“高大人。”唐康在旁边默然观察许久，听到这几句话，更是断定高遵惠心怀犹豫，他计算利害，便知道此时非把高遵惠拉下水不可，“然而大人纵是管了，他日要奈朝议、清议何？休说渭南、陕西的百姓，国家今日之局势，高大人难道看不清楚么？”

“康时！”高遵惠仿佛被刺到，霍地转身，望着唐康，冷冷道：“只怕你也脱不了干系。”

“祸福荣辱，下官早已置之度外。”唐康毫不退缩，直视高遵惠，亢声道：“但下官亦知道，士大夫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渭南兵变，本不足虑，然如今整个益州路，竟无异于一个大火药桶。西南夷叛乱此起彼伏，兵祸连结。州县被叛夷攻陷，汉人、熟户死者数以万计。朝廷镇压叛乱的军队在益州屡战屡败，若不及时调兵入蜀平乱，只恐西南诸州数千里，非复朝廷所有！而益州路百姓之困苦，更让人望之心惊，小股百姓逃匿山林聚啸为盗，已非一宗两宗，若不能尽快息兵，使百姓稍得休息，王小波、李顺之事，便要复见于今日！大军入蜀，非止为平叛，亦是为震慑心怀叵测之徒。当此之时，绝不能让他处再出乱子了。渭南兵变，必须尽快平定，否则朝廷兵力聚于陕西，则益州必然空虚，只恐便要有不堪言之事。高大人于戚里中，素称贤者，若为一人之得失，而坐失战机，以致祸延西南，将悔之何及？！”

“果……果真有百姓逃匿山林为盗之事？”高遵惠被唐康所说之话震惊了。益州局势，难道真的败坏到了这种地步？

“我岂敢乱传谣言？”唐康苦涩地说道：“事关考绩，地方官多隐而不报。大人应当知道这几年间，朝廷发行了多少交钞！朝廷为供应军需，在益州和买^[1]粮食，征用民夫，交付的都是交钞。成都一面是粮食奇缺，一面是交钞泛滥，官价和买，八百文交钞一石米，而成都市面上交钞两千文，才能买到一石米！多少地方百姓，连糠都没得吃。”

高遵惠长叹了一口气，默然不语。物价上涨，并非只是益州路的个别现象，包括陕西路、河东路、京东西路、汴京、两湖甚至是河北，都有不同程度的物价上涨。他在汴京的朋友私下里写信对他说，朝廷每年收

的锐，都是逐渐地铜少钞多，到了去年，几乎全变了交钞，朝廷每年自各铜矿开采出来的铜，铸成铜钱发行后，便完全收不回来了。朝廷现在发行之交钞，他怀疑根本都是在无本发行。所以听说朝廷中已出现议论，要求在征税中实行（铜）钱（交）钞五五制，以缓解危机。而让高遵惠大惑不解的是，朝廷没有铜钱，可陕西市面上，竟然也很少见到铜钱……铜钱都到哪里去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高遵惠已然相信唐康没有撒谎。他不懂“钱法”，弄不清交钞、铜钱这码子事，但是却明白粮价之重要。并非灾年，成都却石米两贯，已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而且，益州路不仅没有存粮去平抑粮价，反而还要不断的供给军用……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朝廷再分兵陕西，导致益州兵力不足，那真是将要有不堪言之事了！

“高大人，恕下官无礼。公将为大臣，将为戚里？”唐康直视着高遵惠，逼问道。

高遵惠迎着唐康的目光，反问道：“大臣如何？戚里又如何？”

“大臣者，以天下为己任，要担当的，乃天下之兴亡、社稷之存否、百姓之祸福。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戚里者，不过为家族之祸福，一姓之私利，其贤者，不过谨小慎微，自全其家而已。大臣虽贫贱困苦，然天下之人无不景仰；戚里虽富贵尊荣，然上至公卿士子，下至贩夫走卒，视之不及商贾，遑论尊之重之？”他望着高遵惠，动容道：“大人虽素有贤名，然戚里之贤，孰若大臣之贤？本朝戚里之家数百，称贤者亦有数十。大人以为皇上是愿意多一位谨慎守法的戚里，还是愿意多一位为国尽忠的贤臣？！”唐康虽然是游说高遵惠，其实也是说的自己，高遵惠固然是“戚里”，可他唐康，却也逃不脱“衙内”的身份。这种身份，对于庸庸碌碌的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幸运，但对于抱负远大的唐康来说，有时候却也是一种负担。

这些不太顺耳的话，同样也击中了高遵惠的心坎。他一生谨小慎微，持家守身，所能谋求的，不过是做一个守法的外戚，不至于贻致后世史家之讥而已。以他外戚的身份，终其一生，都极难入两府，所以他所指望的，亦不过是做到高家的族长而已。

“某只要能做一个守法之外戚，于愿已足。”高遵惠自嘲道，“鸿鹄之志，非燕雀所能知也。不过，我也断不至于为一己之得失，而败坏国事，成为天下之罪人。君等为国家百姓，义不顾身，遵惠何不能成人之美？”

谨小慎微了一辈子，却被命运捉弄，竟顷刻间毁于一旦。高遵惠在心里无奈地叹着气，不知是在嘲笑自己方才那片刻的冲动还是在感慨命运的无常。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是摆脱不了那士大夫的宿命。反正左右都是罪过，再怎么样也倒霉不到哪去，倒不如成全一下这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罢，说不定，也是给石越与文彦博、章惇们一个人情。他没有唐康那样的豪情壮志，不惜一切也要做担当天下的大臣，但他同样也不想成为天下的罪人。惹上这么大的事，族长不用说是没有指望了，便是将来的起复，高遵惠也已是意兴阑珊。

高遵惠计算着自己将来可能要被贬斥的地点，设想着有没有可能提前致仕安享福贵，竟是完全没有注意到田烈武与李浑正又惊又喜地拜谢着。

孤零零的渭南县城，在昏沉黑暗的夜色中，一片死寂。低矮的城头上，依稀有几个火把来回走动。城中隐约可以听到有人在低声地抽泣。

着，还有一股股尸体开始腐烂时散发出来的恶臭在空气中弥漫。

除了极少数人逃出城中外，大部分的乱兵们都怀着极大的恐惧，窝在小小的渭南城中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死光了，经过一轮轮的内斗后，乱兵们胁迫唯一一个幸存的副指挥使朱光为首领，自称“都指挥使”，维持着松散的秩序。区区一个副指挥使，如何能够有能力有威信统率这近万人的桀骜之徒？被兵刃架上脖子来做这个“都指挥使”的朱光，自然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乱兵杀死。但为了自己的命运，他还是几次建议乱兵们散入少华山以南，洛水以北地区的群山中，但乱兵们又是担心没有粮食，又是害怕地形不熟，更荒谬的是，竟还有人担心朝廷处罚他们的家属……乱哄哄地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朱光打心底里便看不起这些乱兵——凡参预兵变者家属，一律将被流放，这是大宋朝的铁律，他们竟然还敢心存幻想！他们面前只有死路一条。窝在渭南是死，西向京兆府是死，北渡渭水是死，进入少华山区，其实也是死，不过能够晚死些日子罢了。朝廷绝对不可能容忍兵变的，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明白，所以他们才会疯狂的饮酒、抢劫、斗殴、杀人，无恶不作……但朱光也看穿了这些乱兵的心理，这些人还在指望着招安——倘若能够打败朝廷来镇压的军队，或者朝廷兵力不够，的确也有招安的可能性，那样便只会有几个倒霉鬼会被杀掉——但其中肯定包括朱光。这也是朱光竭力想劝说这些叛兵离开渭南的原因。不过，在朱光看来，朝廷决不可能这么快派来军队镇压，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照现在这个挥霍法，渭南县用不了多久，就会没有粮食了，那时候，他们不走也得走。在此之前，他还可以放心地睡个安稳觉。

轰！轰！正做着噩梦的朱光突然感觉到屋子一阵晃动，隐隐约约耳边便传来一阵阵杀喊声、兵荒马乱的奔跑声……睡得迷迷糊糊的朱光猛地惊醒过来，揉了揉眼睛，半晌，才猛然醒过神来，明白这不是在噩梦

中，他“啊”地大喊一声，“霹雳投弹！”慌慌张张穿了衣服，提着长枪，便往屋外奔去。

到了街上，朱光才发现到处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东南西北，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有人乱跑，到处都有霹雳投弹爆炸的声音。谁也没想到朝廷镇压的军队会来得这么快，个个都疑心是天兵从天而降，乱兵们全然丧失了斗志，曾经的精锐禁军，竟变成了乌合之众，一个个似丧家之犬，只想着夺路而逃。朱光一连抓了好几个到处乱窜的乱兵，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朝廷军队是趁着几个守城墙的哨兵正在赌博，用绳索攀过渭南那低矮的城墙，夺了城门，杀入城中的。但黑夜之中，没有人分得清究竟有多少军队……

“再……再……不……不跑来不……不……及了……”被朱光逮到的士兵慌慌张张地说道，趁着他不注意，转身便朝西边跑了。

朱光跺着脚，恶狠狠地咒骂着。但兵败如山倒，他无力回天，也只得保命要紧。但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乱兵，略一定神，便知道西门和北门没有希望，这两面都临河，休说乱兵正从这两个方向疯狂地涌来，便是能跑出去，北人不习水性，最后也只能喂了河里的王八。朱光寻着路，便向东门奔去。才跑过两条街，便见前面一群乱兵自相践踏着败退而来，一名黑袍宋将手执长刀，领着不知多少人马在后面紧紧追赶。那人武艺高强，几个乱兵想着负隅顽抗，眼见两三合间便已被砍翻。朱光方一愣神，便听到一枝羽箭嗖地飞过耳边，他再不犹疑，转身便夺路而逃，慌慌张张向南门奔去。不想几股乱兵无路可走，见着他向南门跑，竟纷纷跟着他一齐涌向南门。朱光只听到箭矢嗖嗖地从耳边飞过，背后不时“轰”、“轰”地响起，到处血肉横飞，哪里还敢停步，一路狂奔，直到跑出南门有四五里地，方敢停下来回头看。

此时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三千乱兵，但一个个都是衣冠不整，没有一个穿了铠甲，一大半以上，竟连兵器都丢了。所有人都是失魂丧魄，眼神中全是恐惧与茫然。

朱光望着这两三千人，心里忽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绝望。他回头看了一眼远处被笼罩在夜幕中的渭南县城，那南门上面，似乎依稀还可以看到那个被剥皮曝尸的周县丞的尸体……他不禁浑身打了寒战，慌忙闭上眼睛。

背后，大地忽然开始震动。

朱光慢慢转过身去，缓缓睁开眼睛——四面八方，无数的骑兵高举着火把，正向着他们包围过来。

“咣”地一声，朱光的长枪，掉到了地上。

[1]. 和买，宋代的一种政府采购制度，这里指的实际是“和采”。其主要方式是政府在生产之季节预先付钱以较低价格向民众预定某种物品，到收获之季节再交割物品。但在执行之时，常有弊端。

第二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

1

六月二十四日。汴京城西，万胜门外一里许，灌口二郎神庙。

“这灌口二郎真君庙，原就是汴京一个极繁华的所在……”金兰此时俨然已是一个汴京通，熟门熟路地向她的姐姐、高丽国王妃介绍着汴京的风土人情。在熙宁十六年的时候，高丽国先王王徽病逝，王太子王勋继位，不足百日，便忽然暴死。在高丽国王公大臣以及宋朝使节、军队的拥护下，国原公王运继承王位，并且顺利受到宋朝皇帝的册封与辽国的承认。王运继位一年后，便遣王妃金芷、太子王尧前来大宋，恭贺高太后的生辰。此时离七月十六日高太后的生日尚早，太后、皇后特下懿旨，令清河郡主与成安县君金兰陪高丽国王妃观赏汴京景致。

“二郎真君极是灵验，不仅祈水疗病有求必应，仁宗时西夏入寇，还大显神威，用一场大雪逼退了西夏人，保住了延州，朝廷因此封他做昭惠灵显王，‘二郎神’其实只是民间的俗称。今天相传便是二郎真君的生辰，汴京各行各业、店铺酒肆、王公贵族、官府衙门，都要来献祭，市井百姓，就更加不用说了。今天也算是汴京的一个热闹节

日……”

那金芷一面听金兰介绍着，一面悄悄掀开马车的窗帘，向外面窥望。她从开京到了杭州，已觉杭州之繁华几似人间天堂，到了汴京后，才发现杭州其实不过是一座小城市而已。此时她遍眼所见，到处都是人群熙熙攘攘，便是整个开京的人都聚到一起，都还不及这里庙前热闹。若非有仪仗开道，她真是无法想象要怎么样才能挤进庙中。

“开封府从昨日起，便已开始准备祭祀了。相传只要能烧到五更的头柱香，便能保得一年的平安。昨天晚上，未晓得有多少人便住在这庙里，专等五更时分一到，便要争抢烧那头柱香——去年头柱香，听说是太府寺抢到……”

“官府也要来争么？”金芷奇怪地望着金兰。金兰笑道：“不争怎的？亲王、宰相，连各国的使馆，都会派人来争烧这头香，各凭本事。前年还是一个什么行会争到了哩。不过普通百姓再怎么样，也是争不着的，只好从破晓开始再来献祭。娘娘，你看那里——”金兰用手指着窗外，引着金芷的目光，“娘娘看那露台，那堆成小山似的东西，便是各种各样的献祭了……”

马车一路缓缓前行，金兰在车里面不断地向金芷介绍着所见的种种事物。哪里有人在跳索，哪里有人在玩相扑，哪里又是演杂剧的，叫果子的，学像生的，棹刀装鬼的，说诨话的……只见这庙前百戏纷呈，倒似汴京城的艺人都到齐了一般，看得金芷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二郎神除了祈水疗病，护国护民外，还是戏神，所以……”金兰正说着，忽听到金芷压着嗓子惊叫一声：“那……那是什么？”金兰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便见神庙正殿前有两根高达数十丈的幡竿，在那细细的竿尖之上，又搭了一根横木，几个装扮成神鬼的艺人，正在那横木上手

舞足蹈，口吐烟火，引得下面的人们惊叫连连。因笑道：“每年不知有多少，都是为了看这个，巴巴地特意赶来。”

金兰姐妹相隔多年重逢，便是隔着清河不能说体己话，也是有说不完的话儿。但清河却是显得百无聊赖，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接一两句。汉话原本便是高丽贵族的时尚与必要修养，金芷的官话虽带着点杭州口音，但清河还是听得懂的。只是对于二郎神庙，她却实在缺少兴趣。这二郎神本是蜀地神祇，原是后蜀国护国之神，与蜀后主孟昶有着牵扯不清的联系；王小波、李顺叛乱，亦曾以二郎神为号召，宋朝开国之初，直至真宗朝，都曾经严厉禁止过供奉此神，一直到宋朝在蜀地的统治稳定后，才渐渐放松，直到宋仁宗朝以后，二郎神才慢慢流传至全国，并附会了各个神祇的故事聚于一身，连二郎神的名字，都几经改变，最终有了此时的“昭惠灵显王”赵昱。虽然这些流变，就算是世居汴京的本地人，也都说不清楚了，金兰自然更不可能知道，但清河却曾经听石夫人桑梓儿说过——神仙们的来历一旦被追根溯源，神秘感就荡然无存了，那种敬畏之情，也会自然而然冲淡了许多。不过，让她真正心不在焉的，是她昨日在宫中无意间听到的流言——太子殿下又染上风寒了。

自从狄咏战死后，清河几乎将全部的寄托都放到了她的儿子狄环身上。为了儿子，清河煞费苦心，原本刻意远离宫廷争斗的她，不得不加倍的努力，不仅要讨得高太后、向皇后的喜爱，还要结好朱妃，制造更多的机会，让狄环能够从小亲近六哥赵侗^[1]——虽然孩子自一出生便没有了父亲，但这种关系，将是狄环一生的保障。但这位太子殿下的身体，却实在让人担心，一个月内，竟能病上三四场，远远不如他的其他弟弟们身体壮实。而她的皇帝哥哥，身体又是同样的多灾多难……

“郡主，你要不要也去拜拜二郎神？”金兰谦恭地声音打断了清河的思绪，她一愣神，这才发觉马车已经到了庙前，她透过车帘向外瞥了

一眼，见庙里的道士都在牌坊处迎接，道旁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清河浅浅一笑，柔声道：“这外面的百姓，都是来看高丽国的王妃的呢。我身体有点不适，便不下车了。劳烦妹妹替我陪陪王妃。”

金芷连忙笑道：“郡主若是不舒服，不如我们便打道回府罢。反正今儿也尽兴了。”虽然看出来清河的态度不过是应酬而已，但她却不敢介意。毕竟她对面坐的，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她早已听说，这位大宋宗室中的第一美女，虽然只是个郡主，却是食公主俸，一切待遇等同于长公主的郡主。大宋内廷中的寻常妃子，都要敬这位极会做人的静渊庄女主人三分。

“岂可因我一人之故，而扫了大家的兴。”清河笑道，“失礼之处，还望王妃莫要怪罪。”她含笑目送着金氏姐妹下了马车，又被一群人拥簇着进入庙中，忽想起一事，不由幽幽叹了口气。这个金兰，只怕还不知道他的丈夫在陕西惹出了滔天大祸吧？

次日。大内，保慈宫。

很快就到五十二岁寿辰的高太后斜靠在暖阁的榻上闭目养神，清河站在旁边手执团扇，轻轻地替她扇着风，一面低声向高太后讲着前日的经过。“去了二郎庙后，又去了金明池，云萝听高丽王妃话中之意，似是颇想去动物园，因金明池出来后，天色已晚，又非顺道，便不曾提起……”

“改日你便陪她去瞧瞧。她远道而来，尽尽地主之谊是应当的。”高太后吩咐道。“曾布、薛奕从凌牙门回京叙职，从注辇国买了四头白象回来，那高丽王妃想是没见过……”

“是。”清河连忙应道，想起此事，又觉好笑，不由掩嘴笑道：“那白象倒确是稀罕物，他们为给太后贺寿，万里迢迢运回来进献——听说那注犂国就是天竺哩——未曾想，反倒连挨了太后、皇上两顿责骂，各罚了一个月的俸，最后倒是替动物园忙了一场。”

高太后闻言，睁眼看了清河一眼，也笑道：“曾布和薛奕，一个是朝廷的大臣，做过三司使的；一个是朝廷的大将军，统领着南海水师，算得上是一镇诸侯。朝廷要他们尽忠报国，不在这上面。这是内侍宫女们要做的事，不是大臣当为的。曾布应当学学韩琦、司马光；薛奕应当学你家狄郎……那四头白象，万里迢迢从注犂国运来，要花费多少缗钱？耗费多少人力？我要收了他们这礼，日后地方官便要争相仿效，国家就该出奸臣了。十一娘，你也是常读书的，定读过‘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这句话，宫中好奢华游乐，往往便是亡国之始。”

“太后这些话，其实都应当写下来，便象《女则》那样，垂范后世。”

高太后淡淡一笑，微叹了口气，“长孙皇后写了《女则》，墨迹未干，便有武周之祸。大道理，孔圣人早都讲尽了。《女诫》、《女则》虽不能说全然无用，但对付奸佞，毕竟只能靠忠臣——那《女则》能让武氏改过归善么？天下事，事不同理同。昨日仲明^[2]来，说陕西又闹兵变——你说朝廷没设三尺之法么？可最后平定那兵变的，还是要靠忠臣良将……”

高太后似不经意地说着，但她话题一带到渭南兵变时，清河心里却不自禁地格登了一下。虽然朝廷竭力封锁消息，汴京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六月上旬在陕西渭南发生的禁军叛乱，但想瞒过所有人却是不可能的。清河多少也听到了些风声，先是章惇紧急奏报渭南兵变，然后枢密院便

突然忙碌起来，自枢密使以下都夜宿禁中，皇帝那几日间的脸色极是难看，整个宫中都战战兢兢。没几日间，便见皇帝心情明显好转，脸色和霁了许多，然后清河便听说渭南兵变已经平定了一一有传言说是唐康擅调禁军，而且还……不知为何，清河心里如乱麻一样的，虽然从表面来看什么事都没有，但她总觉得堵堵的，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皇太后最喜爱二哥赵顼，那是举世皆知的，在大哥赵頊即位后，就是熙宁初年，赵顼还一直住在宫中，甚至连四哥赵頊出居外宅以后，赵顼接连上表请求出外，但赵頊顾虑母后的感受，也一直没有准许。为了此事，从先帝时起，朝中便一直有非议。如此拖了数年之后，因为迫不得已，皇太后才下令在皇宫附近给赵顼修了王府，不仅如此，赵顼还被特许每日一谒禁中，诸王之中，无人能比。直到熙宁九年皇帝突然生病，惹出好大一场风波来^[3]，皇帝才稍生嫌隙，找了个由头，令赵顼由每日一谒禁中，改成三日一谒禁中。虽然如此，但皇帝还是顾及着皇太后的感受，念及兄弟之情，对这个弟弟亲宠有加，不仅屡次徙封，加封其诸子，而且知道他喜好善本，又精于骑射与书法，每每得到孤本、善本，必先赐给他去抄誊；有良弓、骏马进献，也是由他先挑，至于进贡的笔墨纸砚，更是远远优厚于诸亲王。而赵顼这数年来，也一直有着“孝悌”的美名，但凡入府讲经的儒士，无不倍受礼遇；逢年过节，必周济孤寡。但却又绝不交结朝中的大臣，能进入王府中的，全是白衣；而且赵顼也不象熙宁初那几年，常常私下里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进谏，批评新法，竟是绝口不谈政事，只是恪尽孝道，承欢膝下。不管是宫中朝中还民间，提起雍王，无不交口称赞，以“贤王”相许。但为何这“贤王”，突然间又向皇太后说起渭南兵变的事情来？这只是无意提起，还是另有深意？清河只觉得这事纷无头绪可寻，她于渭南兵变的前因后果，所知不过是一鳞半爪，而看高太后的神态，听她的语气，又显然还有弦外之音……

一瞬之间，清河脑海中闪过许多的念头，脸上却装作极为惊讶的样子，张大了小嘴，愕然道：“陕西兵变？”

“一万禁军，在陕西腹地兵变！”高太后摇着头，道：“所幸已经平定了。”

“平定了？！”清河仿佛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消息，低声道：“阿弥陀佛，这真是圣人自有天佑……”

“这是祖宗庇佑。”高太后道，“可也是因为有忠臣良将，奋不顾身，才能及时平定那些无父无君的叛贼，消弥祸患……”清河认真聆听着高太后的话，隐隐约约感觉到她话中有些不平常的意思，但高太后说到此处，却似乎感觉到有些倦意，忽然淡淡一笑，道：“今儿话说得太多了，朝中的大事，自有官家与外臣们处分。”

清河听到这话中隐隐便有些告诫之意，连忙敛身道：“云萝理会的。”

“宗室这么多公主、郡主中，只有蜀国和你最晓事，可惜蜀国……”高太后说到此处，眼睛立时便红了，泪水忍不住地往外流。清河想起她与蜀国长公主平素姐妹感情甚好，可蜀国长公主却因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病死——这么一个好人儿，因为遇人不淑，却一生命运悲惨，最后还不得善终，亦不禁悲从中来，竟低声抽泣起来。

[1]. 赵顼前五子皆夭折，赵侗排行第六，宋人当时习俗称之为“六哥”。

[2]. 雍王赵顼字仲明。

[3]. 详见《新宋•权柄》

当天午后，原本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忽然间便转了性，浮云布满了汴京城天空，渐渐地往地面上沉，城中的人们抬头仰看，似乎能感觉到这云已经盖到了城墙上，正向着屋脊压下来，仿佛想把屋子也压垮一般。流连在街上的人们开始加快脚步，御街上的小摊小贩们也纷纷开始收拾东西，所有的人都忙着往家赶。此时，大相国寺旁一间酒楼的某个小院内，却有几个人围坐在院内的花园中，煮酒谈笑，竟似全然没把黑云压顶、暴雨将至放在心上。酒楼的小二几次想进去提醒，可每次连话都不曾说完，便被门口的几个随从给赶了出来。这店小二也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离去，他一直走开好远，还能听到院中传来的大笑声。“这些人莫不是疯了么？”店小二直是莫名其妙，正愣神间，忽咚地一声，撞上了一个进来的人，那小二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便连连作揖赔礼，“官人见谅，官人见谅……”他正担心着又要被人训斥一顿，却听对面那人温和地问道：“这里面可是姓蔡的官人订的么？”店小二未料到来人这般和气，不由怔了怔，抬头望去，却见是对面站着一个瘦长的书生，正微笑着望着他，他看了一眼那书生的白袍，不过是粗布缝制，心里方松了口气——原来不过是个穷书生，语气便倨傲起来，“蔡府丞^[1]……”才说了三个字，那店小二心里便格登了一下，一双眼睛，死死地望着那书生腰间的佩剑，竟似看呆了一般。那书生看着他神色，笑道：“你识得这剑？”店小二啄米似地点着头，哈着腰谄笑道：“朝廷颁行勋刀、勋剑之制也没多久，小的福大，这是第二回见着。上回还是远远看见兵部郭大人佩着……”“原来如此。”那书生笑了笑，又问

道：“里间是蔡大人订的么？”“是，是。小的给大人引路。”店小二忙不迭说道，一面侧过身子让到一边。“不必了。”那书生笑着摇摇头，径自向着里头走去。那店小二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愣了半晌，才一面喷舌一面向外面走去，才到厅中，便见一同伴拉住他，低声道：“你知道你刚刚撞了谁么？”“你认识那官人？”店小二奇道。“那是秦少游啊！”“啊？”那店小二顿时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此时这汴京城中，谁不知道大宋驻高丽正使秦观秦少游？加集英殿修撰，御赐第五等勋剑，连他在高丽写的数十首词，如今都是汴京的歌女们最爱唱的……

“少游，来迟了，来迟了，要先罚三樽……”秦观方一走进院中，早已喝得半醉的蔡京便大声叫唤起来。秦观微微一笑，道：“是小弟的不是。”一面快走几步，向另外两位见礼：“曾公、薛侯，久违了。”

曾布与薛奕早已起身，连忙回了一礼。曾布瞥了一眼秦观腰间的勋剑，索然笑道：“少游，的确是久违了。”薛奕却笑道：“少游如今立功异域，已是天下闻名矣。我在南海，闻少游谈笑之间，便抵定高丽局势，令王运得顺利即位，亦为少游高兴。”秦观忙笑道：“朝廷经营已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不过坐享其成而已，比起曾公、薛侯，实不足挂齿。”众人一面说笑着，一面重新入座。蔡京早已在秦观面前满上三杯，秦观也不推辞，一连干了三杯，指着桌上的空杯，笑道：“我早知蔡元长不是甚善男信女。”

蔡京笑道：“秦少游又何曾吃斋念佛？我这酒里面没有鹤顶红，却奈何不了顺王殿下。”

“鹤顶红？”薛奕抬眼看了一下蔡京，又看看秦观，他自是知道所谓的“顺王”便是王勋的谥号，但此时见二人皆怡然自得，好象他们说

的事情，不过是一壶平常的高丽清酒那么简单，这才知道原来他在南海时听到的传言，并非是空穴来风。薛奕禁不住问道：“我在南海时，听人说起高丽继嗣，众口百般，莫辨其是。那王勋果真是被毒死的么？”

他这么一问，曾布也停了下来，专心看着蔡京与秦观。蔡京瞥了一眼秦观，笑道：“这事是少游主持的，还是少游说罢。”

秦观点点头，轻啜了一口酒，放下怀子，缓缓道：“曾公与薛侯皆非外人，说说也无妨。”他说到此处，忽然一笑，望着曾布、薛奕，道：“我辈久居异域，朝廷公卿中，早有人视我等为异类。去国万里之外，被人视同于贬斥；在海外专制一方，又常被劾为跋扈；开口言利，闭口权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无吝于小人……恕我直言，这七八年间，不要说蔡确、狄谘，曾公、薛侯、还有元长，还有我自己，这海外诸臣，有哪一个不是腰缠十万贯？这免不得又要招人妒忌。朝中便有人管我们叫‘夷官’！我资历最浅，能驻节高丽，已是非常之恩，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曾公、薛侯，还有元长——便是蔡确、狄谘，哪一个不是功绩卓著？但自吕相公当国后，却皆受尽排挤。这些事情元长最清楚——熙宁十五年、十六年，朝廷三度想调狄谘进礼部，吕相公引班定远之例，竟是想让狄公老死广州，全然不顾败坏朝廷经营海外之成法。还有蔡确，十八次上表乞归国，也是吕相公拦住……”

“少游，说这些闲事做甚？”蔡京见秦观越说越是愤懑，连忙用话拦住。他知道秦观少年得志，虽然在高丽颇立奇功，但在大宋的官场上，却毕竟太嫩了——今日在座之四人，或许还是朋友，但明日相见，便未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谿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连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的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致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曾未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的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

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么？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么？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雅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你说这些没意思的闲话，该罚一杯！”

“是该罚，我认罚。”秦观已知自己是话多了，忙自斟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曾布与薛奕连忙陪了一杯，薛奕笑道：“少游说得也没错。其实而今朝廷谋画海外，虽不无有远见卓识者参赞其事，然真正可依靠着，唯石公一人而已。不过，少游还是说说高丽之事罢，我好奇已久，朝廷经营高丽有年，为何王徽去逝竟没有留下遗诏，而且还是让王勋继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

“薛侯之言正中要害！”秦观不由感慨道：“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等闹出这偌大的风波，可称无能。不过其中亦有颇出人意料者……”

“此事追本溯源，还要从熙宁十五年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大宋与高丽的贸易便出现了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是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大宋每岁卖到高丽的货物，远远超过了高丽卖到大宋的货物。朝廷施加种种压力，让高丽国解除贸易限制，其后趁着高丽国战败，又迫使其取消不许铜钱出境之禁令，但事到如今，却证明那原来不是一件好事——从那以后，便如大堰开了道口子，高丽的金银铜大量的流入大宋，其国内发生严重钱荒，但其贵族对大宋商品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为了满足其贪欲，只好加倍克剥百姓，这反过来又导致百姓连一般的大宋商品都买不起。于是，大宋与高丽的贸易额自熙宁十五年起，逐岁下滑……兼之高丽因挑衅契丹，军费激增，国库困乏，百姓又困于徭役之间……”秦观忧心忡忡谈起这个几乎无法可解的死结，“因为这种情形，高丽国内敌视大宋的情绪与日俱增，贵族士子中有见识之辈，开始频频上书高丽国王，请求恢复钱禁，限制两国互市。而便连一般无知无识的贵族，因为财力上之困厄，对大宋也心怀不满。敌视大宋的势力增强，也是顺理成章的。王徽本已决意传位于王运，却也变得犹豫不决。王勋便是因此获到支持，被一班大臣拥戴继位。”

说到这里，秦观苦笑着叹了口气，道：“不瞒各位，我当时亦是大吃一惊。这些因由，其实是事发之后，我们亡羊补牢，才弄明白个所以然来……之前我们还在兴灾乐祸，高丽民不聊生，关我大宋何事？”

“那王勋继位之后，我才恍然惊觉出了大事。他即位当晚，王运的家眷便躲到了江华岛的大宋军营里来。开京流言四起，都说王勋要强迫所有的王弟出家。第二日上午，使馆的职方馆官员便传来情报，王勋已

经派遣使者向辽主告哀，并请求册封。到了下午，才有王勋的长子来使馆，乞求入京报哀。我立即许诺，但最终王勋派来大宋的使者，却只是一个王叔。我当晚便遣人出城，秘密联络驻江华岛驻军。次日一大早，便再去求见王勋，向他许了一大堆好处，以求暂时稳住王勋。王勋既不曾得到全部贵族支持，又不能完全控制开京军队，正自顾不暇，兼之他也不敢得罪朝廷——”秦观忽然停了一下，嘲弄地笑了两声，“高丽国虽有人恨两国互市入骨，但真要没了两国互市，只怕也同样有一堆人要习惯。况且大宋毕竟有军队驻扎，其边境驻军中，有不少武官都是我大宋臣子，他即位不到数日，没有朝廷册封诏旨，他的政权便无法稳固，自然也没有胆量真的便马上撕开脸皮来。他反倒假心假意安抚我，没多久，又派他的尚书向我诉苦，指天画誓，道绝不敢背叛朝廷。只不过他们也无力再与辽主对抗下去，不得不虚与委蛇。”

“我假意相信其诚意，倒厉声训斥了那民部尚书一顿。又让他转告王勋，新王即位，须善待前朝大臣，和睦兄弟，三年不改先王之政，否则是致乱之由。大宋望高丽有长君在位，更望高丽有贤君在位。几天之后，江华岛驻军便夜不解甲，枕戈待旦。停留在江华岛附近的海船水军，也开出港口。这番做作，将那王勋几乎吓破了胆。只是战战兢兢准备着王徽的丧事，也不敢轻举妄动。反倒不断派人来游说我，望能得到朝廷的册命。但职方馆暗中早已查清楚，他其后一个月内，至少暗中向辽主派出了三拨使者。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向使馆附近调派了数百甲士。不过有这么一段时间，便足以让王运缓过神来，他也开始暗中联络亲信的大臣，争取开京驻军。又几次派人求我出动江华岛驻军相助。我看他心急火燎，生怕做了和尚，便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江华岛驻军倾巢而出，全部着高丽军袍，直趋开京。这王运可比他哥哥狠多了，他买通了守城门的官吏与守宫门的内侍，江华岛数千驻军趁夜入城，与守军中的将领里应外合，轻而易举便控制了开京守军。然后王运率兵闯进王

宫，便在他父亲灵前，请顺王殿下喝了一杯酒……”

薛奕听他说完，不由得咋舌笑道：“原来如此。真不知为何南海各地皆传是你指使职方馆下的毒？”

秦观笑道：“鹤顶红确是我送给王运的，但当晚我一直在使馆内睡觉，职方馆的人也不曾有三头六臂，他们其实也只能做点平常的事情。毒杀高丽国王这种本事，不知司马纯父有没有？反正高丽这边的人指望不上。实则第二日天亮，开京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传出去的消息，是王勋暴卒，王运请江华岛驻军来协助维持秩序……”

“那辽国那边又怎样？”

“只好怪那王勋不识时务。”秦观冷笑道：“到了这个份上，不管怎样，高丽也不可能背宋附辽了。辽主能怎么办？他能数千里调兵入高丽替王勋控制局势么？高丽国不用担心大宋会吞并它，却不能不担心辽主之野心。辽主的册封，而今最多不过能缓和两国之关系；岂能比得上朝廷的册封？不管那些人怎么个对我大宋心怀不满，但这些人心，却同样承认，惟有朝廷之册封，方能高丽国全境起到安定民心之作用。只不过……”秦观的神色忽然黯淡下来，“如若两国互市继续恶化下去，高丽发现与大宋结盟有害无利，无论怎样的盟约，都不可能稳固下去。尤其是辽主出人意料竟然承认王运是高丽国王之后，大宋与高丽之关系，若无共同之敌人，便定要有共同之利益方可维系。否则，积累下去，便是大宋在江华岛驻扎数万雄兵，也只能招来无益的战争！”

曾布与薛奕对望一眼，二人脸上都露出苦涩的笑容。曾布同病相怜地望着秦观，涩声道：“少游所虑甚是。然而今却并非只是与高丽贸易额下滑，而是整个海外贸易皆在减少，虽然并不明显，但却的确已

经持续数年！”

“啊？”秦观大吃一惊。但曾布的表情，却绝不似是在开玩笑。他转头去看薛奕与蔡京，从二人的眼神中，秦观分明感觉到一种极深的困惑。难不成，真是遇上大麻烦了？

轰隆隆——一阵雷吼从云端响起，闪电拉破了天空。在突然之间，整个天空，便都是炸雷的响声，一阵接着一阵，闪电伴着雷鸣，将黑暗的天空照得通亮。那满天的云层，似浑沌汹涌的海浪，卷滚着，翻过汴京的天空。转眼之间，达达地雨点，便倾盆而下。一直伺候在院外的随从，都是些精灵剔透的人，不待雨下，早已跑进院中，给蔡京等人撑起了雨伞。

“好大雨！”蔡京望着这逼逼剥剥淋淋筛筛的滂沱大雨，不由脱口赞道，一面笑道：“谈兴未尽，此处亦非赏雨处，不如随我去一个所在，如何？”秦观满心记着曾布所说的话，不待曾布、薛奕回答，便忙允道：“今日你蔡元长是东道，你说去哪，便去哪里了。”曾布、薛奕相视一笑，也道：“便听元长安排。”

蔡京笑着令随从出去备车，四人一道出了酒楼，便见店外已有两驾马车等候，当下四人分乘两车，冒着大雨，向南疾驰而去。

秦观与薛奕同乘一辆马车。薛奕上车后，便端坐闭目养神。秦观却摸摸坐榻，笑道：“这可是蜀锦。”又拿起榻边的一个琉璃酒杯把玩，看着薛奕，似笑非笑地说道：“这一个琉璃酒杯，值价几何？竟随意置于马车之上。”

薛奕闭着眼睛，道：“少游要进御史台么？蔡元长的俸禄，买几个琉璃杯，还是绰绰有余罢？”

秦观笑道：“吹皱一池春水，干我何事？”说着，停了一下，用眼角看看薛奕，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若是我真进了兰台，休说蔡元长，便是薛侯你也没好日子过。”

“我没什么好怕的。”薛奕眼皮都不抬，淡淡回道，“当水军不容易，海上风高浪险，我麾下的虎翼军第二军，每年都免不了有几艘船要葬身海底。便是不遇上海难，人一到了船上，各种各样的怪病便纷至沓来，倘死在船上，便只好抛到海中，连尸骨都不能葬于故土。海船水军要提高士气，免不了要让出海的军士们发点小财。但这种事，当兵的可以做，当官的却不能做。当官的一做，整个海船水军便烂了。故此海船水军有惯例，军士们私下里回易，各有份额，所得皆归本人，军官不敢侵吞。在船上有差遣的武官不许回易，但凡剿灭海盗，所得缴获，四分归公，四分归武官，二分归军士；护送商队所得佣酬，武官亦可得三成。如此公开分成，总比私下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要好。那该我的分成，我若不拿，底下大大小小的军官，便没有人敢拿。他们若发不了财，便会有人扣克军饷、私自回易、甚至扮海盗抢商船……什么事都有人做得出来。这么着处分，无论官兵，都乐于出海护航，剿灭海盗亦肯效死力。”

“且不论是非对错，你这么做，总是目无法纪，枢府竟然能容你？”秦观没料到薛奕这般轻描淡写，毫不掩饰，着实吃了一惊。“卫尉寺、监察御史居然也不弹劾你？”

“察院那些御史？”薛奕轻声笑了起来，“卫尉寺也罢，察院也罢，差遣到南海来的，谁心里不算那是左迁？有几个人到了凌牙门还会

抱着澄清天下之志不改？况且我也不怕他们弹劾，薛某在大宋武官中，‘清廉’二字还是当得起的。”

车外风卷着雨，雨夹着风，噼噼叭叭地打着车顶，秦观坐在车中，怡然自得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正送到嘴边，猛听到薛奕说出“清廉”二字，不由一阵急咳，慌忙将茶杯放回小几上，定定地望着薛奕。

薛奕睁开双眼，微微一笑，道：“我料你不肯相信。凌牙门有我的侯府，规模宏大，说是侯府，实则是凌牙门之子城，亦是虎翼军第二军之南海军部，其中军器、粮食储备足支三年之用，战守之具无不全备。修筑此城所费约五十万贯，全是由我的份例支出。那里名为私宅，实是公衙——少游你定然还不知道，为此事，我早已受过弹劾，你那些些贪腐之罪，相比之下，不值一提。幸赖皇上英明，内降指挥为我脱罪。否则薛奕族诛矣。事后，皇上敕令侯府入官，另赐我白银十万两，并汴京、杭州、广州、南海四处田宅共上百顷。这笔赏赐，再加上我历年所得份例之余额，折钱约八十余万贯，我觅人在凌牙门创建南海永丰钱庄，以低息借款资助南海诸岛之庄园地主；又以永丰钱庄之名义，在广州、凌牙门、归义城捐建学院、孔庙，收容海船水军及大宋移民子女……”

秦观抿着嘴，静静地听着，薛奕一个武官，竟能如此洁身自好，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饱含深意地望了薛奕一眼，忽似漫不经心地笑道：“薛侯如此，令人钦佩。不过，恕我直言，我却听说，薛侯在故里广置庄园，阡陌相连数十里，富比王侯，新修祖坟家庙，无不逾制……”

薛奕霍然一惊，车厢内的气氛，忽然变得沉闷起来。半晌，薛奕方幽幽问道：“少游，这是你自己要问的？还是替别人问的？！”说罢，

定定地望着秦观。

秦观从容回视着薛奕，淡淡道：“薛侯莫怪，我是奉旨问话。”

“奉旨问话？”一瞬间，薛奕脑中轰地一声，顿时只觉脑海中一片空白，连车外轰隆不断的霹雳，似乎都已隐去不闻。他下意识地腾地起身，便要跪倒，却被秦观一把按住。便听秦观温声笑道：“皇上无责斥之意。皇上若要责备你，何必令我来问话？两府、兰台、卫寺，随便哪里一道文牒，你只怕便要有数不清的麻烦……”

薛奕毕竟是久带兵的人，片言之间，便已冷静下来。秦观拐着弯地试探他，他其实早有觉察——他素知秦观不是多嘴多舌的人，岂会毫无由头地带起这种敏感的话题——但他先前所疑，不过是以为秦观或受石越之托，来敲打他。薛奕自觉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且皇帝也曾内降指挥为他脱罪，他便也有了有恃无恐之意。不料秦观竟突然问起他老家的事情，而且连他家新修祖坟家庙的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薛奕自是不免生气。这摆明了是不信任他，才会有人去刨他的老底。他绝想不到，秦观一个归国叙职的高丽正使，竟然会奉旨来问他的话！这名田过限，坟庙逾制，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罪名。大宋满朝文武，谁家不兼并？哪户不逾制？但真要追究起来，什么样的罪名都能按得上去。但也只是一转念之间，他便立即明白，皇帝并没有追究他的意思。否则，便如秦观所言，两府、兰台、卫尉寺，随便哪里，一道文牒传来，他都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臣薛奕，谢皇上隆恩。”薛奕侧了侧身子，舌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方沉声道：“臣闻世俗惯趋利避害，使民知礼义难，使民知富贵易。臣所以沐猴而冠，炫耀桑梓者，不过是欲使天下人知国家财富，亦可来之于海上；功名利禄，亦可取之于海上。区区之心，伏乞皇上明

察。”

秦观听薛奕说话间已用了对答的语气，忙笑着安慰道：“我虽是奉旨问话，但皇上之圣意，于薛侯还是信任有加。薛侯要体谅皇上的苦心，朝野清议，虽贵为天子，亦不得不顾虑。这实是一番保全之意。这世上，常有一种人，拿着鸡毛便当令箭，擅会作威作福，更何况是皇上的口谕！故皇上令我来问话，其实是知道我这几年办差谨慎，还算略懂得分寸。又是个外臣，不至于闹出什么事来。且我与薛侯，也算是旧交，还说得上话……皇上如此苦心诣意对一个武臣，在我大宋，实是异数。我虽然是奉旨问话，可心里不知道有多羡慕你呢。”

秦观娓娓而谈，一面转述皇帝的话，一面猜度着皇帝的用心，薛奕听在耳里，心里边亦自觉皇帝对自己的确是有格外之恩宠，知遇之情，油然而生。他虽是武臣，却素以士大夫自居，也不屑于说些谀辞滥调，当下只是北拜再三。

却听秦观又低声叹道：“此番归国，才知国事艰难，真乃举步维艰。这次皇上召对，我看圣意并不愿意看到海外闹出点什么事来。当此之时，国库空虚，宫中百般裁减用度，而海外诸臣却极尽奢华，这岂非授人以柄么？”

薛奕这才彻底明白秦观为何突然提起这些话题来，他这番回汴京，本来是以为皇帝定然会单独召对，有一肚子事情准备着要向皇帝说，但此时他也已经明白，这一回皇帝不可能单独召见他了一一否则刚才那些话就没必要由秦观来说，而海外诸臣中，毫无疑问，秦观也已经成为皇帝的新宠，相比他热热闹闹地抵定高丽局势，又促成高丽王妃、王储来汴京贺寿，其余人的确也远远比不上这种风光。本来，皇帝是否单独召对，薛奕也都颇能泰然处之，但偏偏这一次……

薛奕无奈地把目光投向车外，望着那无休无止倾盆而下的大雨，默默地苦笑着。秦观看了一眼薛奕，也同时陷入沉默当中，皇帝担心的，只是不希望因为海外诸臣的豪富，而引发一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皇帝才会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来稳住薛奕，毕竟只有薛奕，才是大宋在南海地区真正的柱石之臣。皇帝可以随意贬斥驱逐一个贪腐的曾布，大宋有成千上万的官员可以代替曾布，但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来代替薛奕。然而，海外的隐患，又岂止只是这么一桩？秦观眼睁睁看着高丽的贸易额逐岁下滑，又亲耳听到曾布说这已是海外贸易的普遍现象……他忧心忡忡地想着：这，也许会是比海外诸臣们的家产更加危险的问题。

马车在暴雨中疾驰，沿着御道笔直向南穿过保康门、宣化门^[2]后，出城便折而向西南驰骋。车外风雨肆虐，车中亦不知过了多久时间。各自心不在焉搭着闲话的秦观、薛奕只听到“吁”地一声，疾速奔驰的马车忽然放缓了车速，便听外面蔡京大声笑道：“到了，到了。”

二人相视一笑，随从早已搭起车帘，二人忙掀起袍角下得车来，却见马车正停在一座庄园之外，蔡京与曾布显是先到了一阵，二人俱在门口等候。待秦观与薛奕一下车，蔡京便笑吟吟引着众人向园中走去。

秦观随着众人一路行去，便见这园中楼台高峻，庭园清幽。水阁竹坞、风轩松寮，设置布局，无不出人意料，却又极尽雅致。他在心里暗暗赞叹，却见蔡京在园中并不稍停，一路谈笑，未多时便到了一处石港前。秦观望着面前这条在暴雨中波涛翻滚的大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座庄园，竟然在东蔡河的边上。他面前的这条河，便是至陈州东南接通沙河，通陈、蔡、汝、颖诸州漕运之惠民河。

“这惠民河，在太平兴国六年，每岁向京师运送粟菽总计不过六十万石，而至熙宁十六年，惠民河运粟九十万石，菽四十万石，平日舟楫相接，热闹非凡。这庄园原是王君贶家的，因嫌惠民河舟楫日多，喧扰不宁，才将这园子卖与我。我却喜它热闹……”蔡京笑着说起他得到这园子的经过，颇有几分自得之意。这王君贶，便是当今的三朝老臣王拱辰，他十九岁中得状元，仁宗时做了十几年的翰林学士，出使契丹，辽主设宴垂钓，每得鱼，必为之酌酒，亲鼓琵琶以侑饮。赵顼登极后，他也做过太子少保、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等官，但王拱辰是旧党耆老，故此也并不得宠。惠民河边的庄园别墅，在宋朝实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蔡京自王拱辰家买到这座园子，于心实喜焉。

曾布望着沾沾自喜的蔡京，心中微有酸意，嘴角一撇，故意问道：“元长可知这园子的典故？”

“典故？”蔡京被他打断，不觉愕然道：“这园子是治平年间才修起的，能有何典故？”

“难道昭陵时此处便无园榭么？”曾布悠悠笑道。

“这……”蔡京不由愣住了。

曾布笑道：“包孝肃知开封府时，这惠民河边，也是台榭相连的，尽是中官贵戚之产业。包孝肃以其不便惠民河漕运，借某年京师大水，尽将之悉数毁去。后来官司还打到温成皇后跟前……元长没有听说过么？”

“原来如此，真不愧是阎罗包老！”蔡京嘻嘻笑道，“难怪我说这惠民河边的园子怎的都没有什么年头？原来是阎罗包老毁掉的。若果真我这园子阻塞了漕运，便毁了也应当。”

曾布本意想酸酸蔡京，却不料他竟是丝毫不放在心上，不觉惊讶，心里免不得又对他高看了几分。脸上却若无其事地和蔡京开着玩笑，“不料蔡元长倒是个大财主……”

众人说笑间，已有仆从已送来斗笠蓑衣，服侍着四人穿戴了。一个随从在码头吹了个口哨，便见一艘渔船自树后摇来，泊到了码头前。

蔡京回头对三人笑道：“蓑衣渔船，顺河而下，端坐船中，隔雨遥望两岸王庭谢院，此雨中之乐也。”

薛奕看看蔡京，又看看曾布、秦观，玩笑道：“要作诗末？若要作诗，这船我便不坐；若不作诗，我还坐得。在南海这些年，每日不是操练演习，便是算些钱秣出入，哪里还能作诗？”

“薛侯放心，今日只吃酒，说些闲话。况且，有曾公与少游在此，我也不愿意出乖卖丑……”蔡京一面笑着，一面请三人入船仓中坐了。

众人入了船仓，才发现这艘小船外表看起来不过象是平平无奇的渔船，但里面却极是干净素雅，船中还有两个青衣童子侍立着，听候差遣。那船夫显也是老手，操这一叶之舟，泛于暴雨激流之中，竟安如平地。连薛奕都啧啧称赞，笑道：“这样的人用来做厮唤仆役，实是浪费了。倒不如到我虎翼二军去。”曾布却指着后面远远跟着的一艘大船笑道：“有薛世显在，还用得着它么？”惟有秦观心事极重，轻啜两口清酒，便向曾布问道：“先前曾公道整个海外贸易都在减少，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这么一问，船内顿时沉静下来。曾布沉默了一会，仰脖喝了一杯酒，苦笑道：“其实这与高丽之事理为同一。所谓海外贸易，说破了，不过是大宋用丝绸、瓷器、钟表、蔗糖等物事，换取海外诸夷的香料、

美玉、宝石、金银等物。用石子明的说法，大宋卖出去的，主要是加工之后的奢侈品；买进来的，主要则是天然开采的奢侈品。海外既然并非是遍地都宝石金银，那么一旦互市达到一定规模，无法再继续增长，便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凌牙门以西，还隔着一个注辇国。注辇国阻在大宋与大食之间，凡过往商品，不仅要抽取十分之一的货物，还要额外征收高税。大宋商船直接前往大食，船队规模亦有限制。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大宋的丝绸、瓷器、钟表甚至是棉布——但凡是宋所产之物，在大食乃至泰西被视为天物，需求极大，价格奇高，但是却也无能为力——我们现在知道得很清楚，不仅注辇国是做转手贸易，便是大食海商，其实也在做转手贸易。大宋的船只从注辇国到大食，都是被严格限制航线。况且，从大食至泰西，据说也无法通过海运到达……”

“《地理初步》上的地图，不是可以绕过所谓的‘非洲’直抵泰西么？”秦观奇怪地问道。

曾布与薛奕相视苦笑，“地图与航线……”曾布无奈地说道：“况且我们现在连注辇国都通不过。倒是听说有几拨民间商船已经去寻找那条航线，但是至少现在没有任何回音。”

薛奕慨声道：“要想通过海外贸易获取更多的财富，就必须打通大宋与大食国的航线。我搜集注辇国的情报已经快十年了，但是知道的却并不多。他们不仅对我们有戒心，对大食人也有戒心，大食的商人对其国中虚实也所知有限。我本意想联络大食人夹击注辇国，但大食国四分五裂，国力衰退，自顾不暇。而目前大宋海船水军之实力，也无力远征注辇国。除非给我一只我想要的舰队！”

“难道我大宋海船水军没有薛侯想要的舰队么？”秦观久在高丽，

在整个东海地区，大宋海船水军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无法想象这个世界还有大宋海船水军击败不了的敌人。

“一旦开战，不仅我们会攻击注辇国的海船水军、商船、港口、城市，同时还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商船、港口、城市……”一说到海战，薛奕立即激动起来，“如此，兵力就势必要分散！你知道注辇国有多少战舰？我目前搜集到的情报，他们至少有战舰千艘以上，至少分成五个舰队——若无绝对优势，我们防不胜防！”

“那薛侯以为我们要多少艘战舰？一千艘？”蔡京在一旁问道。

“不！四十艘！”薛奕的眉毛都扬了起来，“只要四十艘！”

“四十艘？”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不错，以四十艘两千料级战舰为主力，每艘战舰的甲板上，安装十门甚至二十门火炮！”薛奕双目炯炯，“我与我的参军们推演过无数次，注辇国的战舰极少有两千料级的大船，也缺少远程打击的能力。我们将四十艘战舰集中使用，寻找敌人主力决战……就可以有充足的兵力来守卫凌牙门……”激动之下的薛奕，几乎将他的作战计划全盘泄露出去，幸好到最后关头，他猛地醒悟过来，收住了嘴巴。

“那不可能。”蔡京、曾布、秦观，甚至是薛奕本人，都知道他的这个计划想要通过，在目前绝无可能。大宋的战略重心，是平定西南叛乱，巩固两北塞防，薛奕的计划需要朝廷拨给他四百至八百门火炮，这几乎是白日做梦。“难道南海诸国再无潜力可挖么？石学士说过，将来海外贸易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宝石，而是取之不采用之不竭的原料！”秦观觉得极不甘心。

“将来是否如此，我不知道。”曾布不愿意正面批评石越，只是轻描淡写地揭过，“但以目前来看，海外贸易主要还是奢侈品贸易。这些年，为了加强对交趾等国的控制，广州市舶务与凌牙门、归义城市舶务已费尽心机。我们垄断了几乎整个南海地区的食盐买卖，交趾自产的食盐的确不如大宋的盐价廉物美。此外，还有蔗糖、胡椒，甚至棉布——香料则主要保障中土之供应。但蛮夷们没有摇钱树，纵然大宋的东西好，也是要拿钱来买，拿东西来换的。我们也设法要求他们种甘蔗、棉树，但最后却发现，从海外运甘蔗与棉花至广州还可以接受，若要运到杭州，成本就无法控制——而且，也没几个海商愿意来挣这毫末之利。最终，规模被限制住了。除了食盐以外，我们没有一样达到了预期目的。”

“还有南海的大宋移民——”曾布仿佛是想发泄着心中积年的郁气，话匣子打开后便再也收不住了，“朝廷允许百姓在南海购置土地，最初的确也有一批无赖子来碰运气。但这些人，八成以上血本无归……”

秦观不可思议地望着曾布，听他继续说道：“归义城与凌牙门附近的移民倒还好，他们被分配的土地就在归义城与凌牙门附近，可以雇佣流放来的犯人劳作，交趾人也算勤劳，运气好还能买到昆仑奴，甚至大食人卖来的奴隶，这些人如今纵使不是腰缠万贯，也是仓廩丰足，衣食无忧。但那些在别地买土地的人，却不过拿着铜钱换来一张毫无用处的地契。若没有去过南海诸岛，绝不能知道当地物产之丰富，那些蛮夷番部，大多不知耕种，不用钱帛，多以渔猎采集为生，并且懒惰异常，在当地你纵然一掷千金，也雇不到任何人为你做事。更何况有许多人根本就是孤注一掷，碰个运气，听信传言买下那土地后便身无分文了，最后倒只好流落到凌牙门，成为当地移民的客户。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贿

赂那些酋长，买到一两个奴隶，勉强经营。但这些人也不过是不至于血本无归而已。凌牙门与归义城虽孤悬海外，毕竟是大宋的国土，倒也有人愿意世代在那里生活的，他们种植粮食，自给自足外还可以供应两城所需。但若有人一厢情愿，想在南海诸岛种植粮食发财，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除了广州不时还会需要买一点粮食，两浙、福建，只要不碰上饥荒，谁还会从海外来买粮食么？而本地的许多番部，则根本不食五谷！”

“朝廷不准奴役南海归顺蕃部，以为有伤仁道。然而今之情形，则是中土往海外移民之人越来越少，凌牙门却急缺劳力——经营庄园、与当地土著争斗都需要人，最后，便是大食海商越来越多的贩卖人口至凌牙门——依大宋律，贩卖人口乃重罪，有司不得不管；然若真管了，凌牙门只怕会暴乱！”曾布对当年被贬斥凌牙门之事，不无耿耿。

蔡京却知道曾布断不会授人以柄，把对自己不利的事这么着公然在众人面前炫耀，因笑道：“监察御史不管么？”

曾布笑道：“如何不管？监察御史来找我，我回道：祖宗自有定制，海夷犯法，事涉汉人，依汉法；不涉汉人，依蕃法。今大食海商贩卖夷人为奴，与汉人无涉，当依蕃法。然某衙中无大食法令，未知彼国贩卖人口是否论罪。于是我召集凌牙门所有大食海商，问他们大食国贩卖人口是否有罪，他们皆答无罪，并一一画押具状……”

众人听他如此，顿时哄然大笑。秦观扑哧一口酒全喷到了自己袍子上面，指着曾布，笑得打跌。蔡京也笑得扶着案角，几乎直不起腰来。

[1]. 太府寺丞的简称。

[2]. 即陈州门。

自蔡河泛舟归城，蔡京又亲自将薛奕、曾布、秦观送回驿馆，待一一安排妥当，竟已近酉正时分，此时大雨早已收了，雨后的汴京城，空气中透着清新的味道。蔡京贪婪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登上马车，吩咐回府。

他的宅子紧接着熙宁蕃坊，离秦观等人所住的驿馆并不远，没多久便到了。这宅子原是汴京一个官宦人家的祖业，据说祖上是随柴世宗打过三关，因功封过刺史的，因为子孙不肖，家道败落下来，闹得连祖宅都要出售。正逢蔡京调任太府寺后，在汴京四处寻觅适意的宅院。他见这宅子东下西高，是所谓的“鲁土”，正是宅经上所谓“居之富贵雄豪”的格局；又喜其庭院布置，皆合己意；且这附近再无其他官员居住，在这风起云涌的关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便花了八百贯足钱^[1]买了下来，只请人卜过风水，稍稍改了照壁的位置，便搬了进来。这宅子原主人也是官宦之家，祖上做到过六品以上，依宋制，造的是乌头门，到了蔡京这儿，倒是连门都不用换了。

蔡京的马车刚到大门口，便见他的管家蔡喜急急忙忙地迎了出来，一面服侍他下了马车，一面在他耳边低声禀道：“大人，王殿院到了。依大人吩咐，请他在书阁等候。”

蔡京微微颌首，随口问道：“王殿院来多久了？”一面加快了脚步，径直向书阁走去。所谓“殿院”，是时人对殿中侍御史尊称，便

如称监察御史为“察院”一般。自改官制后，御史台下辖三个主要机构，其中殿院掌监察京朝百官，乃是御史台中最有实权的机构。这个“王殿院”叫王谷，表字世用，与蔡京是同榜进士，曾放过两任通判，皆以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做殿中侍御史不过一年时间，便接连弹劾数名权贵，京师已是人人皆知有个刚直的“王御史”了。

“快有一刻钟了。”蔡喜躬着腰，在前面引路，一面又低声说道：“今日午时，小的去蕃坊买家生^[2]，听到有人在议论，说是陕西出了大事。只是究竟是何事，却也没个准，有人说是西贼卷土重来，有人说是盗贼，还有人说是兵变。只是……”

“只是什么？”蔡京脚下未停，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只是有好几个人都说，有人在西京看见石府的二公子，虽是坐的马车，却穿着素白的袍子，好似押解的犯人一样……有人说唐大人是在陕西犯了事……”

蔡京猛地停下脚步，冷冷地道：“这些事，你不要乱传。”

蔡喜闻言，连忙回道：“是，小的不敢。”

蔡京点点头，看了他一眼，方继续向书阁走去，脚下的步子却是迈得更急了。陕西兵变，唐康擅调禁军平叛，蔡京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换一个时间，这将是震撼朝野的大事，但现在，这一切，却都不能成其为重点。蔡京清楚地看到政事堂内吕惠卿的位置摇摇欲坠，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大宋朝正危机四伏——但是，吕惠卿倒不倒台不重要，大宋朝倒不倒霉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吕惠卿的倒台，大宋朝的危机，必须能给他蔡京带来利益！保住自己，从危机中获取对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不是被中枢的争权夺利压成齑粉，这才是蔡京目前最需要关心

的。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他把宅子买在熙宁蕃坊，他也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因为，他就是石越手中的棋子，而石越，已经将他这颗棋下出去了。他必须完成棋手的任务，也必须巧妙地保护自己，只要稍有不慎，无论是哪方面的力量，都能轻易地让他化为齏粉，并且，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包括石越的！

快到书阁的时候，蔡京刻意放缓了脚步，把自己的神态变得从容。他走进书阁之时，王谷已经站了起来，他手边的书几上，放着一把团扇和一卷书册，蔡京眼尖，已留意到青笺纸的扇面上，有司马光的题字。

他笑呵呵地抢上前两步，揖道：“世用兄久候了。”

王谷笑着回了一礼，道：“你我故交，不必论这些虚文。”

“还是世用兄洒脱通达。”蔡京笑着又请王谷坐了，令人换了茶水点心，方笑道：“那我也将那些浮俗权且抛开。此番劳驾兄台移趾，一是受舍弟之托，我家七哥与君家玉女的婚事，草帖前已卜吉，又蒙兄台不弃，两家亦已换过定贴。恰逢兄蒙恩旨入选兰台，将这事耽搁下来。数日前，舍弟寄来家书，托我打探兄台之意，若兄台应允，则可觅一吉日，他便令七哥入京，由我主持，行过定聘之礼，也好将此事早些定下来。”

王谷不料蔡京巴巴将自己请来，竟是先说他女儿与蔡京族侄的婚事，因笑道：“便依令弟之意，明日我便令人去找玉霄观李道长，请他卜个吉日。”

“如此多谢世用兄成全。”蔡京笑着抱拳一礼，又开玩笑道：“我

家七哥在西湖学院，也算是个魁首，将来少不得还给世用兄一个状元女婿。”

“罢了，罢了。”王谷摇着手，笑道：“汴京三岁童子都知道西湖学院连中了三个传胪了，一甲却是一个也不曾中得。他若在水潭，或还有几分指望。邵伯温都说了，西湖学院无一甲之命。”说罢，又看着蔡京，笑道：“元长找我来，断不会只为这些媒妁之事吧？”

“毕竟瞒不过世用兄。”蔡京笑道，却微微沉吟不语，只是一双眸子定定地望着王谷。王谷也只是含笑望着蔡京，并不说话。半晌，蔡京忽然一笑，缓缓道：“我听说兰台令出缺，君实相公荐范纯仁为御史中丞……”

王谷笑道：“元长来京不过两月，消息倒是灵通。”

蔡京微微笑道：“一年以来，司马君实接连荐举了十余名清流名士，其中既有邵伯温这样的白衣隐士，亦有杨时这样的中了进士后却不出仕的名士，还有世用兄这样的两任通判，在地方政声极佳的官员……一年之内，这些人几乎遍布御史台、给事中……”

王谷听到这里，忽淡淡插道：“但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望着王谷，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

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牒、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惟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的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

自熙宁十四年西南夷大乱，宋廷派兵进剿，三年之内，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盗贼猖獗，宋廷不得不向益州逐年增兵，一路之内，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到了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禁军、厢军、乡兵、蕃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余众，这庞大的部队，要分兵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又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更远甚于陕西……

益州局势，早已成为压在司马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比谁都更加清楚，益州征战用度，十之七八都要自本路征调，但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却也不过八十六万余户。即是说，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而先帝英宗治平年间，大宋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近殚竭！相比之下，益州虽称富庶，但百姓之困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此时司马康向他禀报的，却似乎比他所了解的更加耸人听闻。

“……蜀中其实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自孟氏^[3]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称，可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口袋。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于是和籴反是中下户来承担。”

“除此以外，用兵不免要征粮征夫，可愈是征调百姓愈是困乏，百

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于是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治安愈乱，而需兵愈多……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这不过是他们再也瞒不住了。但朝廷便算知道，亦无良策。”司马光平静的语气，连他自己都似乎感到有点难以理解。

司马康一怔，诧异地望着他的父亲。便听司马光又淡淡道：“朝廷就那点家底。自仁宗以来，汴京积蓄之粮草，多则七年，少则五年。然从熙宁七年大灾开始，国家大大小小水旱灾害，便也没稍停；紧接着是又是用兵，先是西夏后是西南，亦未曾停过。官家是仁君，爱惜民力，救灾用兵的粮草，多半都是存粮。汴京的存粮，这十年来，断断续续用得差不多了。今年汴京存粮只够一岁之用，这是再也不能少的了。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到处都挤满了漕船。去年两淮、两浙是大熟，两湖两江亦是丰年；今年也看情形也是丰年。为防谷贱伤农，朝廷在东南各地买粮，又想方设法把粮食送到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一是补足京师存粮，二是保证边郡军粮。尤其河北是天下根本，却连连灾害欠收，元气刚刚恢复过来，军粮供应，还是要仰赖东南。但是一条运河每年只能运这么多粮食，如今已是到了极限，凭谁也没有本事将东南的粮食一下子全搬到京师、河北、西北、益州来——若非石越当年倡议，修葺了自江陵至京师的河道官道，使蔡河分解了汴河之压力，便是眼下的局面也难以维持。”司马光低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司马康，苦笑道：“你道我没有想过运粮进蜀么？可漕运运粮，平均每运米百万石至京师，需费三十七万缗钱——这还没算上漕船、漕兵以及疏运河道之

成本。若让粮食走陆路，从东南运到汴京，便是天价。这几年从汴京运粮到两北，朝廷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要运进益州，费用更是不敢想象。我与吕吉甫虽然不和，但我却宁肯吕吉甫得个好名声，亦不愿看到蜀中局面败坏！”

“其实去年冬我便已经感觉到益州不对了，亦略做了些准备。”听到这里，司马康在心里默算了一下，那正是司马光给皇帝的三封奏章都被留中之后的事情，当时连他都不知道司马光的奏折里写的是什麼。他心中一凛，又听他父亲充满无奈地说道：“然我终亦是束手无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纵使不顾两北塞防，不计费用，将增运之粮菽全部运给益州，陆路困于蜀道，水路困于三峡，能运进去的粮菽不过是杯水车薪。倘若把运费加上，又足以让西南之支出翻倍。何况两北塞防关系国家之根本，亦不得不顾。除非有两三年的时间——但看现在之局势……”自做了这个户部尚书以来，司马光为了改善国家之财政而锱铢必较，每日休息不过两个时辰，累得几度吐血，这般劳心劳力，归根到底，其实也是为了民富国强，但他却再也料不到，眼见着大败西夏，收复灵夏故土，在刚刚看到这个国家将要走向一条康庄大道之时，却冷不防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比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人都明白，现在益州路的局势，究竟意味着什麼！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司马光喃喃自语，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遵循自己以前的想法，君子小人势不两立？还是应当肯定他这些年来的选择，尽心竭力地匡扶朝政，为有所为而不惜与小人共事？

他所能预见到的局面，让他不自禁地怀疑起自己这几年的努力，但是，回想他这些年来所付出的心血，司马光又觉得并非一文不值。这几个月来，一个念头不断在他心间萦绕——为有所作为而妥协也许不是错

误，但是妥协不应当意味着放弃斗争。君子不当消极地“言不用则去”，但也应当不惮于站在朝堂之上，与小人斗争到底……

司马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曾公亮死了，吴充死了，张方平致仕了，文彦博比自己还大十多岁，此时已经快八十了，在枢密院也呆不久了，冯京也已经六十多岁，并且越来越不得宠——吏部的事务，现在几乎都是由吏部侍郎主持。司马光心里很清楚，皇帝不喜欢一个吏部尚书干上十年！那些善会揣摩上意的御史们弹劾冯京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放肆了，也许就在这一两年内，冯京迟早要出知地方。自从苏辙被吕惠卿赶到了福建后，王珪与陈绾便都已经在眼巴巴地盼着，希望有机会做到这个“天下第一部”的尚书……

当老人凋零，正人被赶出朝堂之后，这江山社稷，百姓黎民，该托付给谁？！这朝堂之上，一定要有才德兼备的正人君子来匡扶社稷，驱逐小人！只有这样，他才勉强对得起三朝皇帝的知遇之恩、太皇太后的信任，以及他身为士大夫之责任与良心！

“君子非不见用，小人亦得侧身其间……”司马康低声重复着他父亲的话，抬起头来，慨声说道：“依孩儿之见，国家腹心之患，不在益州，而在都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蔡京望着王谷，道：“我若没猜错的话，君实相公这样做，亦是为了对付‘庆父’。”

“这只不过是元长你自己在胡乱猜测而已。”须臾，王谷便平静了

下来，斜着眼睛看了蔡京一眼，冷冰冰地说道：“君实相公想什么，你蔡元长说了可做不得准。若是疑心他拉朋结党，排除异己，元长何不拜表弹劾？”

“君子群而不党！”蔡京笑道：“我何曾说过司马君实结党？”他身子向前一倾，盯着王谷的眸子，忽然单刀直入，笑问道：“世用兄为何不问‘庆父’是谁？”王谷一怔，蔡京又逼问道：“我说司马君实要为国家除‘庆父’，怎的世用兄竟半点也不疑这‘庆父’是谁么？还是说，世用兄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谁是‘庆父’了？”

王谷仿佛被雷击中一般，一时间哑口无辞，半晌，方嚅嚅道：“方才你不是说两府么？”

“两府可不止一人。”蔡京此时铁了心要敲开王谷这扇门，竟是毫不相让，“世用兄，若说你不知道‘庆父’是谁，为何你这一个月内，竟与太府寺一个小小的九品录事打得火热？”

“元长！”王谷猛地涨红了脸，腾地站起身来，抓起放在桌上的扇子，冷冷地说道：“告辞了。”说着将手一拱，便要辞去。

“那是没用的。”蔡京连身子都没有动一下，端起茶喝了一口，沉声道：“世用兄想一举扳倒‘庆父’，扬名天下。但若想靠着一个小小的录事，只怕非止会让君实相公失望，还会连累到一家老小……”

王谷一凛，心里一犹豫，脚便没有迈出去。

“我与世用兄是同年，又是旧交，蔡王两家，又是姻亲……”蔡京微微叹了口气，极为诚恳地望着王谷，道：“若不是为此，我才不想管这些闲事。得罪了那‘庆父’，难道我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么？我亦是好

不容易才进到这太府寺的！世用兄，你和那周录事打得火热，真以为别人不知道么？交钞局的事情，我这个太府寺丞都只能见着台面上的事情，他一个小小的录事，又非交钞局的人，能知道些什么？你这样做，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别人——告诉你罢，那周录事，马上要调到广南西路一个边鄙小县去了。”

王谷身子一震，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这……这与他何干？”

“你犯了多大的忌讳，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蔡京冷笑道，“要扳倒‘庆父’，自然要从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弟弟、妻弟下手，这章程原本没错。但象世用兄这么干，只怕等上个甲子轮转，也找不出半点证据来。弄不好还会上个恶当，拿着假证据去弹劾，以‘庆父’的手段，只怕反而被他连根拔起……”

说到这里，蔡京见王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知道火候已到了，这才起身，将王谷拉回座中，诚声说道：“世用兄，这件事，心急不得，要沉得住气。你纵然不惜官爵，不惧贬窜，但若坏了事，却怎么对得起君实相公的知遇之恩？”

“那元长你说该怎么办？”王谷一把抓住蔡京的袖子，自听到周录事竟然已经出事后，他便已经失了主意。他出身富家，虽然不怕丢了官位，但若是被贬到那些偏远的瘴疠地，却实是让人不寒而慄，生不如死。

蔡京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暗笑。他这个同年，蔡京是素知的，直则直矣，刚却未必，又素少机变，好名而少实。虽然得了个“用事不避权贵”的名声，其实一半却倒是因为不知变通，被人当了枪使，不得不得罪权贵。加上他又喜好虚名，更为虚名所累，其实心里面将这

禄位亦是看得极重的。此君若起比包拯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司马光选中他，甚无知人之明。

但蔡京脸上却装得极为诚恳，又叹了口气，道：“世用兄，恕我直言，我便是太府寺丞，你却找那个什么周录事，这般舍近求远……”他重重叹了口气，“哎……实是……实是令人……”

王谷脸上一红，嚅道：“是我一时糊涂。我不知……哎！”见蔡京一脸的痛心疾首，他不由得一跺脚，骂道：“都是邵伯温误我！”因见蔡京疑惑地望着他，忙又解释道：“邵伯温说元长你是石子明的旧部，若是落下什么把柄……”

蔡京不由苦笑，拍了拍王谷的肩膀，极为无辜地说道：“休说我不是什么‘石党’，便真的是‘石党’，石学士而今已赋闲，岂不闻树倒猢狲散？谁还能眼巴巴将前程放到一个失宠的人身上？石学士闭门谢客几年，什么样的党也都散了。”

“那……”王谷顿时眼睛一亮，问道：“元长果真肯帮我？”

蔡京恨声道：“便是不说公义，只说私怨，我也不能置身事外。这些年来，‘庆父’害我还不惨么？”他看王谷脸上一阵狂喜，忽然却转变了语调：“不过……”

“不过什么？”王谷心里顿时一紧。

“世用兄，恕我直言。兄台想以一人之力，扳倒‘庆父’，那是绝不可能的。便是杨时、邵伯温，甚至范纯仁加上，也未必是他对手。当年王介甫能将台谏驱逐一空，你以为‘庆父’便没这个本事么？”蔡京摇了摇头，道：“凭心而论，世用兄以为我有何道理要把前程寄在一场

必败的党争上？这么明刀明枪，倘若失败，那便是万劫不复，只怕就要老死凌牙门了……”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除非……”

王谷忙道：“元长请说。”

“除非是君实相公亲自出马。”蔡京郑重说道。

“呸……”王谷长长出了口气，不由得笑出声来，道：“我还以为是何事。便是你不说，只要拿到证据，君实相公肯定不会置身事外的。司马君实岂是玩弄权谋的人！元长若是肯出力，是国家之幸……”

蔡京却只是静静地望着王谷，并不搭话。但过了半晌，见王谷依然自顾自滔滔不绝地说着，并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不由在心里苦笑了一下，只得开口说道：“世用兄，以朝廷制度，我有何理由将证据放到你们手上？将来追究起来，我脱得了干系么？难道你想让我带头拜表弹劾么？”

王谷顿时怔住了。

“我既不是什么‘石党’，也不是什么‘旧党’。”蔡京冷冷地说道，“国家的大义，我不能不顾；但是朋党之事，我亦是绝不肯沾惹的。况且，朝廷法度，也不当为了某一件事而破坏。依常理，我若是发现太府寺有什么问题，应当上报寺卿，最多是送到政事堂，若他们隐匿不报，我才好拜表弹劾。否则，我将置太府寺卿于何地？置政事堂诸公于何地？但我若将公文送到政事堂，君实相公能不能看到，便不是我能预料之事了……”

蔡京在心里冷笑：难道我还会大张旗鼓将证据都搜集齐了给你们么？那我便不是结党也成结党了。他最多只是在太府寺撕开一道口子，

让司马光有机会进来而已。司马光是个聪明人，只要他撕开了口子，他就一定看得见。但在不能肯定能置吕惠卿于死地之前，做出头鸟得罪吕惠卿，绝非智者之举。他是石越的棋子，司马光也同样能成为他的棋子。君子可欺之以方，在蔡京看来，司马光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杆大枪。司马光的安排，他冷眼旁观得很清楚。尽管新官制后御史台某些职权受到限制，但有着监察百官之权的兰台，依然是对抗两府最好的选择。司马光与吕惠卿之间的斗法，御史中丞的人选一定将是双方争斗的重点。若范纯仁出掌兰台，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指派殿院、察院御史，吕惠卿执政近十年，他四个弟弟，四个妻弟，还有门生、亲友、党羽，虽然大多数只是些小官，但其中却不知道有多少污浊混事，一件件清理出来，便足以让皇帝对吕惠卿丧失信任。而且，蔡京想都不用想，也知道益州路那边藏着掖着多少事，只要范纯仁向益州路派一个得力的监察御史，便能把天都捅个窟窿出来！但这肯定也是吕惠卿要极力阻止的。所以，现在司马光最好的策略，便是设法在吕惠卿的几个弟弟、妻弟身上找出点够斤量的事情出来，再由御史弹劾，甚至发到御史台狱，吕惠卿自然要引咎避让，即便是不够赶他下台，至少在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吕惠卿便说不上话了……甚至，若这几桩事情够份量，有范纯仁在御史台居中策应，便是一举扳倒吕惠卿也不是不可能的。

便让司马光来替自己和石越把吕惠卿扎得浑身是洞然后还来感谢自己欣赏自己吧……至于御史台，蔡京在心里思量着，他对范纯仁始终看不透，这个人聪明、正直、又极温和，绝不偏激，这样的人，直觉里，他感觉自己没必要去沾惹。既然要卖人情，自然是司马光比范纯仁要有用得更多。

王谷怔怔地看了蔡京半天，蔡京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他才终于明白蔡京是想让自己将他引荐给司马光。

郑州须水镇。

唐康站在须水桥旁边的一座凉亭边，仰面看着满天的星宿，一袭黑绒的披风，将他整个人都裹在黑色的夜幕中。

这里距汴京只不过一日之遥了，但离汴京越近，唐康就越是感觉到一种不安。一向被人赞为“刚毅果决”、“少年老成”的他，此时心里却如同一团乱麻似的。派回汴京报讯的家人也回来了，可石越捎来的话却让他摸不着头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唐康知道这是《老子》里面的话，他忍不住低声颂吟道：“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石越似乎是在教诲他什么，但唐康却又想不太明白。“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唐康反复低声颂吟着，想要悟出点什么来，却又心烦意乱，全然不得要领。

唐康知道自己是惹出大祸事来了。

但他绝不后悔。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所见到的情形——平定渭南兵变后，他是与李浑一道进城的。进城之后，两人的身子一直都在不停地颤抖。那个姓周的县丞被剥皮后那种惨象，还有渭南城中被乱兵洗劫过后的惨景——便是修罗地狱，亦不过如此。整座城中，到处都是惨死的无辜百姓的尸体，上至老人，下到婴儿，每具死尸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死不瞑

目！

唐康是手中沾满鲜血的人，他在戎州亲手诛杀的人便不下数十，经他手令所杀的人更是数以千计。但是，他从来没有过那天的感觉，无比的愤怒，无比的痛恨，无比的悲悯……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一种五代时期的武人之祸，他再也不想有第二次！

没有亲身经过五代的人，是无法理解太祖皇帝与开国诸贤对藩镇割据、武人擅权的恐惧的！便算是天下所有的文官都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人所带来的残害祸乱！唐康这是第一次真正的理解了身为武人的太祖皇帝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说出这番话来的。

同样，没有亲身经历过渭南那个夜晚的人，也是无法理解一向冷静理智的唐康，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的！

但是唐康心里绝无半点悔意。纵是让他理智考虑，他也还是会那样做！

便在第二日，唐康与李浑将曼陀罗药掺在茶里，迷倒了高遵惠、田烈武还有赵隆等一干官员将领，由李浑手持田烈武的兵符，将投降的全部数千叛兵用绳子牵着驱赶到渭水河边，全部处死！

渭水为之不流！

兵变是一定要处死的，甚至连家属也要受株连。但在大宋的历史上，数百人规模以上的兵变，便极少有全部处死的例子，往往都只是只诛首恶。而家属往往也只是被发配至岭南为奴。渭南兵变，朝廷极可能又要法外开恩。

但唐康绝对不能看着这些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闭上眼睛，

便会想起渭南的惨象。这些人活着，他不知道那些无辜惨死的渭南百姓怎么能瞑目！他不明白那个被悬挂在城墙上瞪大眼睛望着自己的周县丞要如何瞑目！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田烈武部一定还要开赴益州平叛，他一时间也没有多少人马来看守这些恶狼。不过，唐康心里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这些人绝没有再叛乱的勇气了。

大宋绝不会再允许任何兵变存在！站在渭水边上，看着眼前叛卒一排排被箭射死，然后血流成河，唐康的心如岗石一样冰冷坚硬。

但是，唐康心里也非常明白，自己闯出了弥天大祸。擅调禁军已是罪名不轻，何况还擅杀数千已投降的叛卒？他还记得，当章惇赶到渭水河边之时，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连章惇这种胆大包天，杀人不眨眼的人物，看到自己时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恐惧。倒是高遵裕、田烈武和赵隆没什么表示，田烈武把将印交给了赵隆，李浑也很干脆地把节印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二人当场自己把自己给绑了，让章惇押解赴京。

唐康平静地写了自劾的奏折，脱掉了官服，也与田烈武、李浑一道成了阶下囚。到了这个时候，前程他已经没去想了。他只是抱憾自己对不起田烈武，也担心会影响到石越。

但他其实又并不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前程的。自从做了石府的二公子后，唐康胸中便满怀抱负，一心想要帮助石越立一番事业，彪炳史册，垂名万古，成一代名臣。这时候便完了，唐康心里并不甘心。

越是靠近汴京，他便越是患得患失。一时间觉得自己劫数难逃，当求仁得仁，坦然对之；一时间却又抱着几分侥幸……

“二公子。”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唐康身形停滞了一下，

缓缓转过身去，望着来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田大哥。”

田烈武微微怔了一下，一种温暖的笑意从心里传到脸上，他走到唐康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笑了笑。

“我……”唐康张了张口，吐了一个字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田烈武靠着凉亭坐下，仰首望了望满天的星空，默然半晌，忽低声道：“你做得对。”

唐康定定地望着田烈武。

“那些狗娘养的，只能算是畜牲。”田烈武低声骂道，“我也想把他们全宰了。但若是你和李浑那小子不把我迷倒，这事我却不会做。我这次擅自出兵，是不得已，但我也有自己的章程——当年狄相公昆仑关大捷，今兵部郭侍郎当时在麾下，违令出战，大破侬智高，战后回营请死，狄相公说，违令而胜，是谓之‘权’，这是有功而无过——可就在昆仑关大战前，他还一气杀了违令出战的三十二名将校！可见军令这种东西，并非一成不变的。当年郭侍郎若是死守着狄相公的军令，昆仑关之战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所谓的‘名将’，是要知道审时度势，要有敢承担责任的勇气——郭侍郎明知道狄相公军令甚严，他违令出战是可能要被处死的，却行之不疑，我当年听司马纯父先生讲到这一段时，心里便甚是佩服。我虽然不敢比郭侍郎，但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我以一个小小的捕头，受学士知遇之恩，又幸得皇上的恩宠，能有今日之出身，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要是只计较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不顾国家安全，不顾百姓死活，我便是个小人了。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违令。一个人，若是凭着自己的才智，视军法为无物，也不会是正道。二公子，你想想，若是郭侍郎违令得胜后，便不知收敛，视主将的军令为无物，那他还算是‘名将’么？‘权’这种东西，智者不得已而

用之，若是经常用，便不能叫‘权’了。越是名将，用‘权’之时，便越谨慎。否则，军中岂不乱套了？若是恃智而妄为，那我们和雄武二军那些畜牲相差也只有半步之遥了。”

田烈武的话，似是谈心，又似是劝诫，每一句都打在唐康的心中。他望着田烈武，心里隐隐感觉他这个弓马老师，实是大智若愚。

“所以，若是我，我心里再恨那些畜牲。我也不会允许我的部下去做那种事情。那是卫尉寺的事情。我擅自出兵平叛，是不得已，是用‘权’；可是我若去擅杀那些畜牲，我就是滥权。”田烈武回视着唐康，忽然微笑道：“但你这样做，我还是要说你做得对。”

“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田烈武摇摇头，笑道：“或许是我心里虽然明白不应当擅杀那些畜牲，可是却又极想把他们全宰了。你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或许，是看到你这么同情那些无辜的百姓……”他沉吟了许久，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说，半晌，方敛容道：“有些话……”

“田大哥但说无妨。”唐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石府田烈武教他弓马骑射的日子。

“这样的事情，做了便做了，后悔是没用的。但若是能逃过这一劫，以后二公子须多思量些。象我这样的人，资质有限，守经而不犯错，循规蹈矩，不是难事。但是对聪明人来说，循规蹈矩往往是最难的。不守规矩做了一件事是对的，做了两件事是对的，做了三件事也是对的，但不是说会一直对下去。只要错上一件，便会后悔莫及。因为这样而走上邪路的，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极奇怪的，郭侍郎违令立功，人人记得；可是之前违令出战大败而回的三十二将校，却没几个

人能记得住。我记得有一回我见学士，学士正在练字，他拿给我看，写的是‘毋作聪明’四个字，学士告诉我，那是《尚书经》里面的话，我当时很奇怪，都说聪明好，为何圣人反说‘毋作聪明’呢？学士说，因为越是聪明人越是容易自以为聪明，就越是容易惹出大乱子来。自古以来，所有的大乱子，都是聪明人惹出来的，越是聪明，惹出来的乱子越大。所以，他写这几个字，是想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田烈武说到这里，笑道：“学士和我说过的话不多，人人都说他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和我说过什么，我回去以后都会写出来，时时读，每次都能悟出些道理。象这段话，当时我一点也不明白。后来听人说书，讲典故，我留心对照，越往后便越明白这是至理名言。象学士那样星宿下凡的人，都害怕自作聪明……而且，聪明人易遭人嫉恨，往往也是因为不爱循规蹈矩……”

田烈武这辈子没和人说过这么多大道理，但他与唐康亦师亦友，当年感情也是极好。他是很重情义的人，这些日子看唐康的行事为人，又觉得这些话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只是自从再会之后，唐康给人的感觉，表面上看起来亲切平和，但骨子里却有点高高在上，他一直寻不到机会开口，这时终于有机会一口气说出来，竟是感觉如同去了一桩大心事。可是同时心里又感觉有点惶恐——唐康有石越这样的义兄，这些粗浅的道理，哪里还需要他来说呢？

“田大哥……”唐康一生自负才智，外谦而内傲，加上结交的又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因此便常常看不起普通人，也常有一种“礼法岂为吾辈设”的自傲。此时在这前途未卜之际，听了田烈武这一席话，竟猛然觉得自己这十几年来有多么的可笑！

[1]. 宋代有所谓的“省陌制”，在省陌制下，一贯钱实际只有七百七十文。足钱则指一贯为一千文。

[2]. 家生，即家具。

[3]. 指后蜀国。

大宋东京与西京之间，除了有汴河、洛水的水道外，还有槐荫森森的官道相连，交通颇为便利。然而便利有时亦可成为烦恼，金兰算得清清楚楚，唐康的上一封信是他还没到洛阳时派专人送回来的，自从打发了那个下人回去复命后，便再也没有信件送来。无论是石府还是文府，唐家还是桑家，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了洛阳后，走的是哪条道。她估算时间，这几日间唐康便应当到汴京了，只得用傻办法，分别派了人昼夜轮换守着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渡口。虽明知这样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对于亲人来说，若是什么都不做，却实在不能心安。

接连几天，打探的人都没有看到唐康一行的踪迹，文氏与金兰几天几夜都合不了眼，心里面患得患失，也不知道是该盼着他快点到好，还是希望他慢点到好。两人眼巴巴盼着唐康回京，眼见着他就要升迁，一家人又可以团聚，却不料中途出了这么一档事，真是祸从天降。初听到这个消息，文氏几乎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到底还是金兰能拿得定主意，她和文氏商议后，二人分别去石府与文府打探消息；因唐家在汴京主持生意的是唐康的一个堂兄，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又遣了人快马去杭州报信。但文氏与金兰各自打听了消息回来后，二人一对口风，才知道唐康这祸事闯得着实不小——擅调禁军倒也罢了，唐康竟然不请旨诛杀了七千余名已投降的叛军！文氏是名门高第大家闺秀出身，平生见过的人加起来只怕也没有一百，根本不知道七千人是什么概念，不知者无畏，倒也罢了。金兰听了，当时便倒吸一口凉气，几乎被惊呆

了。但她一回过神来，便立即与文氏商议了，叫文氏每日回去求她父母向文彦博说情，自己则除了陪姐姐金芷外，每天免不了都要跑几趟石府与桑府——金兰在宋朝这么多年，早已是个汴京通。她平素虽然也有许多交好的闺中密友，但到了这时节，她若自己去行走，便太招人耳目。反倒是桑充国夫人王昉，不仅清河郡主与她是多年好友，甚至连当今的宰相夫人方氏也甚敬服她——金兰心里也清楚是什么人掌握着唐康的命运，无论是清河郡主还是方氏，其实也做不得多大用处，皇帝、太后再宠爱清河，也不会允许她干政；而吕惠卿的家法是极出名的，这样的大事，方氏就算有心帮忙，也根本说不上话。但明白归明白，涉及到的人一旦是自己的丈夫，再理智的人也控制不了要去做，仿佛只有这么做了，才能让自己稍稍安心。她心里只能是抱着一丝侥幸，自己在清河郡主面前始终说不上什么话，若是王昉能让清河在太后或皇帝面前美言一两句，或许便是另一种结果——毕竟在宫中各种各样的请托，也是从来没有杜绝过的。

但是，即使做了这一切，对于聪明练达的金兰来说，终究是不能做到自欺欺人的。她根本骗不了自己——唐康的升迁曾被汴京的官员们视为石越东山再起的预兆，人人都认为皇帝可能又要重用石越了。明白这一点甚至不需要任何政治洞察力，只要数一数学士巷前马车的数量，便可以看得出来。可石越的东山再起，却一定会让吕惠卿感觉到威胁，每一件可以利用的事情，吕惠卿都不会放过，更何况这次唐康简直是将天捅了个窟窿！

“虽说擅调禁军平叛犯禁，可毕竟也是为了朝廷，官家应当不会怪罪吧？”

“那些叛卒按律令也是应当处死的……”

对于文氏织造的种种为唐康开解的理由，金兰只能默默地苦笑。她不愿意再去给她增添无谓的压力，如文氏这样的名门闺秀，真的是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是，金兰却找不任何理由来宽慰自己——自古以来，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除了做事的内容外，做事的形式也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还是没有官人的消息么？”眼见室中那座珍珠座钟的时针不可避免地指向酉正，沉闷的钟声随之响起，金兰忍不住扭过头来第三次问道。

侍婢摇了摇头，低声回道：“还没有。”说完，她微微抬头，看了一眼金兰，轻咬下唇，又安慰道：“夫人，或许明天便有消息了。”

失望再一次占据了金兰的内心。她沉默了一会，忽然站起身来，道：“去桑府。”

早在几年前，桑府就从潘楼街搬到了咸宜坊附近，这里不比潘楼街那种商业区，咸宜坊与董太师巷一样，住的全都是大宋的皇亲国戚与达官贵人，当今皇帝的四弟赵顼，王府便在咸宜坊第一区。而四王府的正对面，此时也正在大兴土木，这是官家在给雍王赵颢兴建王府——路过咸宜坊第一区时，金兰透过马车车窗看了未来的雍王府一眼，嘴角边闪过一丝冷笑。

当今对这位“贤王”的“宠信”与“友爱”，实在令人唏嘘，以前金兰所见所闻的宫廷斗争，要么便是如辽国一般赤裸裸地拔刀见血，父子兄弟手足视同仇讎，不杀个你死我活血流成河便决不罢休；要么便是如高丽一样，虽然同样是仿若不共戴天，但只要不造成明目张胆的威

胁，最多便“只是”强迫诸王子们出家为僧……但象大宋这样做得这般温情脉脉，不露声色的，则实是让金兰叹为观止。她是颇知其中内情的，自王安石为相以后，宋朝财政便慢慢规范；至改官制后，特别是为了应付对西夏的战争，财权更是进一步下移，分别由户部与太府寺掌握，皇帝直接控制的财富越来越少，而当今皇帝更是贤君英主，为了缓解国库用度，他三番五次削减宫内用度，大内如今至少有两三座宫殿年久失修，他都舍不得花钱——可为了给他这位皇弟兴建王府，皇帝竟是毫不吝啬地掏出了二十余万贯！这二十余万贯铜钱，除了向天下诏示皇室兄弟敦爱，皇帝重视手足亲情外，其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雍王殿下住得离禁中远一点。这显然也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想法，因为一向锱铢必较的户部尚书司马光竟罕见地没有反对。

金兰对这个雍王没什么好感。宋人以虚岁计算男子年龄，熙宁十七年，延安郡王已经九岁，信国公殿下也已经八岁，从皇帝、太后、皇后到朝廷的大臣们，都开始张罗着给这两位皇子挑选师傅。然而延安郡王——亦即大宋朝实际上的皇太子，却偏偏体弱多病，难以入学，所以一直拖延不决。皇后本来准备先给信国公选个师傅，但正当金兰等人兴高采烈地筹划着替信国公挑一个好老师的时候，这位雍王殿下却奏了一本，说了些“长幼有序”之类的话，结果这件事便没了下文。

雍王的用心金兰看得清清楚楚。只因在宫中延安郡王与信国公与他人不同，均由皇后亲自抚养，故此将来继承统绪的机会自然要高于其余的皇子——若是延安郡王平安无恙，以长幼，以血统，自然都没有信国公的机会，而且无论是王贤妃也好，金兰也好，都不敢有这样的野心；但如若这位皇太子殿下有什么万一，那么其余皇子中，信国公年纪最大，又是皇后抚养长大，虽然在血统上占了劣势，但若有朝一日朝臣们为了防止兄终弟及的情况出现，拥立年纪较长的信国公，也不是不可能

的。毕竟所谓的“血统”，是由父系而非母系决定的。信国公的高丽血统固然会有“夷狄”之讥，但他毕竟是大宋皇帝的亲子。更何况他母亲贵为高丽公主，诸皇子之中以他母亲的出身最为尊贵！虽然眼下人人都认为信国公毫无机会，但金兰却相信，天下之事，变化无常。

这位雍王殿下，显然也算计到了这一点。高太后与皇后一定会维护皇子们的长幼之序的，若皇六子赵侗都还没选好师傅读书，倒先让皇七子就学，此例一开，便是启诸皇子觊觎之心，将来后患无穷。反正诸皇子年纪还小，不怕耽误，自然便先压下去了。而雍王殿下则乐得看见皇子们越晚读书越好。

马车飞快地掠过咸宜坊第一区，在街巷中七拐八弯，又跑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停到了桑府之前。桑家看门的家丁见到金兰的马车，早有人飞奔入内通报，一面迎了马车自侧门进府。金兰在中门下车之时，王昉早带了人亲自迎了出来。

“表嫂。”金兰见着王昉，忙敛衽道：“岂敢劳动嫂嫂。”

王昉笑着扶起金兰，挽了她手一边向里间走，一面笑道：“兰儿，柔嘉县主回来了。”

“啊？”这个消息实是让金兰颇觉意外。柔嘉自从曹太后去逝后，便郁郁寡欢，熙宁十三年起，她便屡次上表，请求去巩县替曹太后守庐三年，以尽孝道——这是大宋开国以来未有之事，亦为礼法所无。但宋朝与历代一样，都是“以孝治天下”，皇帝虽暗中怜惜这个妹子，屡次三番留中，又令皇后与清河郡主劝慰她，但无奈柔嘉意志甚坚，皇帝无可奈何，这才勉强准了她，至熙宁十四年，柔嘉便离了静渊庄，前往巩县。从此汴京便甚少闻她音讯。金兰是极剔透的人，早先她进宫见王贤

妃时，曾闲聊到柔嘉县主，王贤妃还笑称不论是已故的曹太后，还是皇帝与皇后，对柔嘉的宠爱，其实还在清河之上——宫中人都说这位十九娘的脾气性子，象极了在熙宁三年故逝的楚国大长公主。

金兰从没见过这位仁宗皇帝的爱女，但她却听说过她的许多事迹——这位公主胆子大得无法无天，在宋朝那些温柔娴淑的公主们当中，是一个极为另类的人物。可是她的命运，却无法逃脱宋朝公主的诅咒，与许许多多的宋朝公主一样凄惨。

这位楚国大长公主与多数公主一样，不幸被指配了一个自己完全无法喜欢的驸马，而更不幸地是，她竟偏偏不肯接受这种命运。于是在短短几年内，夫妻感情急骤恶化，最后竟闹得夜扣宫门，要与驸马分居——宋朝的律令，宫门夜开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兼之这位公主常常与内侍们饮酒作乐，又无法处理好婆媳关系，早已引人侧目，竟因此惹得台谏纷纷弹劾，众议哗然，最终被降封为沂国公主。但她却丝毫不放在心上，竟是宁死也要与驸马离婚，皇帝迫不得已，只好遣人向驸马家说情，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委婉请求驸马家解除了婚约——这可以说是楚国长公主，同时也是大宋朝所有公主的事迹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桩大事件，当时这位公主不过二十五岁。

但是她的命运却并未因此而出现转机，如此离经叛道的事情，使她在宫中也无法安身。她的亲生母亲苗妃虽然因曾经多方维护当时养在宫中的英宗皇帝而结下善缘，但是与曹太后的矛盾却让她的立场更加尴尬。仁宗在世的时候，曹后已经公开表示出同情驸马之意。仁宗去逝后，她丧失了最大的依靠。而高太后更是无法接受这种不符合道德礼法的行为。楚国大长公主最终还是被迫复婚，很快，就郁郁而死，这时，距她离婚那一年，不过八年。

据说这位公主自小机灵聪慧，调皮可爱，而且一生都非常孝顺父母，虽然常常傲气凌人，却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所以直到她逝世十余年后，汴京闺阁中依然在时时流传着这位公主的种种故事——从她少女时代种种顽皮的事迹、向上天乞求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父亲平安的孝心；到她那无比隆重的册封公主典礼、豪华奢靡的婚礼……甚至还有人传说，她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内侍而要与驸马离婚……汴京的许多女孩子虽然口里对这位公主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但是只要一听到“楚国大长公主”或者“庄孝公主”几个字，耳朵便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来。这位楚国大长公主，实已是闺阁中的传奇。

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当今官家对他这位姑姑的态度。虽然贵为皇帝，也无法阻止她被迫复婚，郁郁而死的悲剧，但是在她去逝后，当辅臣议谥时，官家却横插一脚，亲赐谥号“庄孝”，追封秦国大长公主——最离奇的是，仿佛不如此不能出心头恶气一般，皇帝居然以“奉主无状”的罪名，把那个倒霉的驸马都尉贬到了陈州安置，至今没有翻身——要知道，当年的公论是“不睦之咎皆由公主”的！其实这位驸马与公主一样，都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

从种种传闻中，金兰感觉到贤妃的玩笑，宫中人们的比较，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至少她知道官家心里其实是十分同情庄孝公主的遭遇的。而这位十九娘从小的所作所为，俨然便是又一个庄孝公主。这位县主不仅同样的至情至性，也同样的孝顺。她所做的惊世骇俗的事情，较之庄孝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她却毕竟不曾离经叛道——这竟是有庄孝公主之长而无其短了。若说皇帝与皇后内心深处更疼爱她，金兰相信是极可能的——大宋皇室中，有无数的清河郡主，但柔嘉县主却只有一个！

想到这里，金兰心里不觉一喜。柔嘉与梓儿的交谊，更犹在清河之

上一——这位县主，素来别人不敢说的话她敢说，旁人不敢做的事她敢做，若能得她帮忙……金兰暗暗打着她的如意算盘，浑然忘记了这位县主的每一个故事中，常常同时包含着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不幸。

“太后和圣人可又要操心县主的婚事了……”王昉一面走，一面与金兰说着闲话。

“朝中公卿家这么多公子，总能寻出个如意郎君罢？”金兰淡淡笑道，她对这些事有些心不在焉。

王昉诧异地望了金兰一眼，似笑非笑地说道：“若不合县主的心意也是不成的，前车之鉴……”柔嘉对石越的心意，她却是多少知道一点的。

“县主有心上人了么？是哪家的公子？”金兰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

“我可不知道，想知道你亲自问县主去。”王昉笑着岔开话题，“明日我们一道便去静渊庄，莫怪我越俎越庖，你们的礼物，我已先替你们预备好了。”

金兰连忙道谢，二人又一面聊些家常闲话，没多时，便到了王昉住的院子里。因金兰是熟客，王昉假模假样拿了女红做着，便把侍婢下人全都支使了出去。金兰见她装腔作势，在一面绣屏上东扎一针西穿一线，忍不住笑问道：“表嫂这是在绣什么？”

王昉见她取笑，笑着把绣屏丢到榻上，嘴里却不甘示弱，正色道：“我绣的是捉鬼图，有镇宅辟邪之神效。”

金兰听她说得认真，不由得半信半疑走过去，捡起绣屏一看，便见

这小小的绣屏上面，东一条线，西一条线，红一道，黑一道，绿一道，不知怎么样便拼凑在一起，依稀象个图案，但无论她怎么样仔细看，却终究是不明白王昉绣的是什么。她横竖左右静静地看了半晌，正不得要领，忽然看到旁边的小几上压着一张彩图，一眼瞄去，却是一幅比翼双飞图，她回过头，又看了一眼手中的绣屏，忽然发出一声大笑，一只手指指图案，一只手指指绣屏，笑得前仰后俯，几乎岔过气去。外面的婢女婆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悄悄靠近来偷看，看到金兰手里拿着的绣屏，一个个也握着嘴窃笑不已。

王昉被她笑得面红耳赤，羞得快步走过去，一把抢过来，藏在身后，一面啐道：“你也不是好人。亏我这么帮你！”

金兰却是越想越觉得好笑，捧着肚子，指着那张画纸，笑道：“这……这就……就是……清……清河郡主给给描……描……”

她早就听文氏说，她这个表嫂王昉，出身名门，宰相之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甚至经史子集时事政论，也不让须眉，若生得男儿身，公卿之位唾手可得，也算是个奇女子。可偏偏却不擅女红厨艺，拿针线竟比人家耍大枪还难上几分，做出来的饭菜如同毒药。嫁入桑府后，开始虽然没什么，但时日一久，婆婆虽是极好相处的，但桑家亲戚朋友极多，旁人那里却难免听些闲言碎语。偏偏这位桑夫人生性最是争强好胜，哪里受得了别人的闲话？于是发愿要学女红，特别找清河郡主画了样——可好几回，文氏见了她回来，都是笑得说不出囫囵话来。金兰当时还不肯信，总觉得人人都是一双手，未必如文氏说的那么夸张，且王昉的识度才具，又是她素来极佩服的，这区区女红，怎能难住她这样的才女——这回她却是第一回亲眼见着王昉的“女红”，她再也想不到，一幅好好的“比翼双飞图”的，竟能被人绣得似一锅煮糊了的面一般。只怕叫了张飞来，也要比她绣得象些模样儿。

她几日来眉间心头，忧虑焦急，虽也强作笑容，却只能更加辛苦。不料竟在王昉这儿，把几天来憋在心里的着急、生气、忧心……种种郁气，全都发泄了出来。

“表……表嫂的女红，可真……真是和……和大伯……伯的书法有……有得一……一比了……”金兰顺口说出来，便越想越觉得相象，石越的毛笔字，练了十几年，似乎也就是能把一横一竖写得更像筷子而不是蚯蚓而已。她曾经看见石越偷偷练习描红——早已对自己的毛笔字彻底放弃了石越，为了“父亲”的形象，突然间痛改前非，在被闲置的这几年中，曾经又狠练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只不过堂堂石学士的书法，与练字不到一年的小石蕤相比，绝对是要稍逊一筹的。

王昉被她笑得耳朵根都红了。她也自知自己的女红实在有点见不得人，拿出藏在身后的绣屏又看了看，也笑道：“笑，笑！笑死你这个高丽婢子算了。”见金兰笑得差不多了，又假装生气，板着脸道：“还要说正经事么？还管不管你家康郎？若是不管，我亦得省心了。”

金兰一听说到唐康，立时止住笑，急道：“嫂子不知，我真是急死了。到此时也没见着人回京……”

王昉望着金兰，冷笑道：“方才还笑我呢，你也是个呆子。守路口有什么用？不如打点各司衙门有用。你家官人昨晚便回京了，皇上亲降指挥^[1]，表弟是被关在御史台。一同犯事的，还有两个武官，连卫尉寺都没沾上边，直接送到枢府的牢里面了……”

“啊？”金兰听到这个消息，顿时脸色惨白，“这……连石府也不知道信么……皇上圣意……”

“石子明怎的不知道了？”王昉轻轻哼了一声，道：“阴谋诡计是

他的拿手好戏，不过依我看，他多半在策划着大事呢！”

“大事？”金兰愣住了。

王昉看看金兰，忽幽幽叹了口气，道：“我认得的女子中，也便是你能懂这些。却可惜你是女子，否则那个什么朴彦成岂能及你之万一。”她说的朴彦成，乃是高丽国的第一批“遣宋使”，亦即是留学生，白水潭学院院贡生，熙宁十五年参加省试是第五名，殿试为一甲第三名，高中探花。皇帝特旨授秘书监校书郎，荣耀一时。此君的诗词歌赋、文章策论，连苏子瞻都赞不绝口。不过，金兰却不喜欢此人。高丽使者曾去游说这个被高丽留学生引以为荣的年轻人，请他回国为官，但说客去了后，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便被他堵了回来，后来更是连门都入不得了。这回金芷与王尧来汴京，高丽使馆宴请所有遣宋使，也唯有他缺席。金兰也知道朴彦成并非没有苦衷——他的父兄支持顺王，在这次王位争夺战中遇害。但金兰无法谅解的是，他既然不能原谅自己的祖国，为什么却可以轻易地原谅同样也参预到高丽国内权力争夺的宋朝，并且还毫不羞愧地以宋人自居呢？在高丽留学生中，同样情况的人并不在少数，第一批遣宋使中更是占到少半，但迄今为止，第一批留学生除他之外都已经全部回到了高丽，其中也不乏有在宋朝中过进士的人。

只是这些内情，金兰却也不便表露出来，只是淡淡道：“我可不敢比，亦不想如此。此生能得相夫教子，平安度日，便已是福气了。”她的话半真半假，文氏已为唐康育有一儿一女，她却一无所出，她也不能无动于衷。但夫妻之间裂缝已生，又是那么容易可以弥缝的？这回唐康遭逢困厄，她心急如焚，坐立难安，只想若得唐康平安，她便是以身相代，也不会犹豫。象她这样冷静而理智的女子，自然已是洞悉自己的感情。但是，她的另一面，却还牵涉着自己国家，自己的家族……虽然有时候会天真的想，王运已然如愿登上王位，我也可以解脱了。但是，她

毕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她已经陷得太深了。相夫教子，平安度日，对她来说，却是极奢侈的事情。她甚至连女人的嫉妒心都不能有，若非内心有愧，她又岂能甘愿与另一个女人分享自己所爱的人？

“你现在还不够平安富贵么？”王昉却难以理解她的心情，笑道：“待表弟过了这一关，我瞧多半能在汴京安定几年。你们夫妻相聚，生上几个孩子，你便可以好好地相夫教子了。”

“但愿他能平安度过这一劫。”金兰幽幽叹道。

“他不会有事的。”王昉笃定地笑道，“你听我给你解释了，便知这次注定只是有惊无险。”

金兰素知她的见识，但这回唐康闯下来的祸事却是非比寻常，因只是半信半疑地望着王昉，抿着嘴，等她解释。

王昉微微沉吟了一会，望着金兰，娓娓而谈：“我曾经细览国朝建国以来两府之人事纷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宰执们在两府来来往往，起起落落，入则为相，退则居大郡，牧守一方，此是祖宗之善政，为汉唐所不及。但你可曾留意过宰辅大臣们的任期？”王昉莞尔一笑，略一停顿，便如数家珍般地说道：“赵韩王赵普，从建隆元年为枢密副使算起，至乾德二年为集贤相，到开宝六年罢相，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二年，若从乾德二年始，不过九年多一点，其间独相八年，之后便被罢相。直到七年后，才又做了三年宰相，然后又罢相，四年后再入中书，又当了不到三年的宰相。开国之初，宰相做得最长的，便是此老。其余的都是做三年，换三年。真宗朝做得最长的，便是那个与石子明同字的王魏公王旦王子明，做了十二年宰相，若从执政算起，还要更长些，但他独相的时间，只有五年。其后的名相，能够稳稳当当连续十年做宰相

的，便只有韩琦与曾公亮，但这两人从未独相过，韩琦与富弼一同为两年，与曾公亮八年，至于曾公亮，熙宁元年和二年，那根本也就是备员而已。”王昉提及韩琦与曾公亮，言语中便没了什么敬意，她说完停了一下，语带讥讽地笑道：“敢问吕吉甫何德何能，自熙宁八年韩絳罢相后，竟能独相九年之久？”

“不让宰相在位太长，以防结党营私，盘根错节，实是祖宗之法。皇帝即位后便不再让韩琦为相，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是所谓的‘旧党’么？那曾公亮又是什么党？”王昉目光流动，显得有点兴奋，“韩琦是千年老狐，罢相之后，便回乡求田问舍，奢华度日，偶尔上点奏章，以示忠君忧国之意。所以韩家才能倍受皇上的恩宠，至今不绝。他和石子明倒真不愧是翁婿，这几年石越之法，与他异曲同工。他闭门不见宾客，不讲学，不著书，将门客或遣散，或荐官，只留了一个潘照临，也整日只是在汴京游山玩水，讲佛谈经。虽然偶尔也购买田宅，但畜养声妓这类的事情，却绝不沾惹，而且隔三岔五还向皇上递些密奏，以示绝无怨望之心。真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本事——所谓‘物为反常即妖’，他要去学人家自污，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皇上是英主……”

金兰知王昉一说起石越，必然非要冷嘲热讽一般方肯罢休，可她却是石越的弟媳，身份尴尬，忙红着脸叫了声：“表嫂……”

王昉这才觉察过来，嘻嘻一笑，道：“言归正传。你说那吕吉甫凭什么便能独相九年之久？若说朝中无人，冯京、司马光做不得宰相么？若说功高劳苦，难道他比得上赵韩王？他功劳不如赵普，风度不如王旦，人望不及韩琦，却偏偏宰相的位置坐得比谁都牢靠，岂非咄咄怪事？”

“这……”

“其实若说怪事，说穿了也无半点希奇。他能独相九年，不过是因为皇上腾不出手来罢了。这九年之内，朝廷经历了多少事？改官制，裁撤州县，整编军备……外加上东征西讨，真是数都不数过来。朝局好不容易达成微妙之平衡，只要不出大错，在这当儿，皇上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头打着仗，怎经得起内里头还朝局动荡不安？宫里头说，太后好几次和皇上说司马光之位不宜在吕惠卿之下，皇上也说司马光可以为左右仆射，但是司马光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其位甚至还在吏、兵二尚书之下！难道司马光当不得吏部尚书么？依我看，皇上就是怕司马光一动位置，无论是吏部尚书还是右仆射，手里有了人事之权，这朝局便再也安稳不下来。皇上是极英明之君主，熙宁十年，便借着交钞的名义，升吕惠卿为左仆射，夺了他独掌堂除之权，如此一来，重要人事之权，便要由政事堂会议决定，而吏部又交给较温和的冯京，又有所谓的‘石党’从中调和，新党旧党，才能勉强相安无事。否则，无论是人事之权由哪一党来控制，若说他们不斗个你死我活，我断然不信。”

“只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不长长了。”王昉颇有几分幸灾乐祸地说道。

“嫂子是说，朝局要大变了？”金兰试探着问道。

“一个吏部尚书做上十年，他不结党也是结党，不营私也是营私。”王昉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两府的格局，维持了近十年。老的老，死的死，本来也要变了。密院、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甚至礼部与户部，还有诸如卫尉寺、太府寺、大理寺之类重要衙门，这几年内都要换人。否则皇上无法心安。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本来吕惠卿或

者还可以安安稳稳当几年宰相，皇上也可以待西南局势稳定一点再从容下手。但是……”王昉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倾身子，望着金兰，压了声音，道：“你可知道，大风暴要来了，皇上不得不提前动手换人，吕惠卿的相位，而今也已经危若累卵！”

“这场大风暴，对有些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表弟来说，却是天佑。”

“但是……”金兰完全被王昉敏锐的洞察力折服了，但是她还是很难相信看起来欣欣向荣、如日中天的大宋，将会面临什么“大风暴”。要知道，仅仅三年之前，这个帝国刚刚将一个实力远在高丽之上的西北强国打得几乎灭国！西夏人在与宋朝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部分人口，几乎全部最富饶的土地，甚至还有他们先祖的陵墓！而宋朝则得到了——在金兰看来，宋朝得到的，远不止一个西夏这么简单。他们得到了一个陕西路，关中从此由边塞变成腹地！他们还将得到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占据灵夏之后，宋人从此有了天然的马场，假以时日，他们将可以与契丹铁骑在马背上决一高下。做为一个高丽人，最多算是一个开封人，金兰很自然的忽略了大宋西南的所谓“西南夷”。与身边的宋人一样，她从心里轻视西南夷，认为那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宋军连遭败仗，损失惨重，但她与大多数宋人一样，都认为这是因为宋军没有派遣主力禁军进剿！毕竟，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宋朝大幅度地加快了他们的禁军整编步伐，大宋朝的未整编禁军、部分河北禁军，还有全部东南禁军，其战斗力是远远不及其精锐主力禁军的。西军大战之后需要休整，士兵们经历过这样的大战后，会产生种种厌战的情绪，而西北塞防依然需要重兵驻守。京畿的精锐禁军，更加不能随便抽调去西南与什么“西南夷”作战——宋人时刻不敢放松对辽人的警惕。更重要的是，西南夷永远只是西南夷，那场“遥远”的“无关紧要”的战争，似乎与普通人

无关。军事上的小小“挫折”——没有人承认那是“失败”——只不过是“轻敌”。金兰与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这次种谔统率百战之师入蜀，西南叛乱的平定指日可待。即便在她知道雄武二军发生兵变后，她也依然如此相信——因为大部分宋人心里面的“禁军”，乃是专指西军与殿前司所辖马步军的。河北禁军叛乱如此迅速被平定，不是更证明了西军是何等的善战么？况且宋军还有火炮——这种武器令人印象深刻。高丽国也好，辽国也好，为了弄到火炮的制造方法，想尽了种种办法。他们将本国最好的工匠混入使者的随从中，到达汴京后，利用一切机会观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虽然绝大部分时候只能远观，汴京城墙是不可能随意登上去的；同时贿赂官员，利用留学生结交优秀的工匠，亲近与兵器研究院有关的老师、同学……高丽与辽国先后都试制出了自己的火炮，样式与宋朝的似乎区别不大，然而威力却是始终不及——在金兰看来，宋军运几尊火炮去，几炮便可以将西南夷的城墙轰塌——她当然不知道西南夷其实没有城墙，甚至连当地许多宋朝的州县都没有城墙。尽管在汴京居住了许久，但她毕竟从未离开过开封府的区域，所以，在金兰的心里，宋朝的每个地方，都是如从杭州至汴京沿途所看到的城市一样，有着密密麻麻的人群，高大的城墙，整齐美观的建筑、街道，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下水道系统。她只听说过成都府的富裕，却完全不知道大宋西南边境的情况——在那里，即便是许多宋朝的州治与县治，往往也只是用篱芭简单地围成一圈，一个州可能只有一个很小的集市，最好的房子是官衙，却还不如汴京城内最差的房子，有些小州，甚至全州不过几百户的人口，只要出了州城，四面环视，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所以，许多宋朝官员宁肯被罢官为民，也不愿意离开汴京。但唐康的家信中从来不会提及这些困难，所以，她也无法理解，唐康在戎州能够修葺好城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政绩！

而除了西南夷以外，金兰更不知道王昉所说的“大风暴”指的是什

么了。

王昉仿佛知道金兰心里在想什么，她又看了一眼金兰，叹道：“公卿士大夫，除了石子明外，都太小看了西南夷……本来这些事情我也不会知道——你应当听说过，自朝廷大举伐夏起，石越便上表乞求新闻管制，朝廷遣人进驻各报，凡与战争有关之报道，甚至于各地之米价、布价，未经许可都在禁止报道之列。西南战事一起，吕吉甫便循例继续此政。故此凡与战事有关之报道，实是两府说什么，各报便写什么，三大报都不曾派人去过益州路，亲眼看看那里究竟是发生什么……”

金兰听她语气颇有不满之意，不由替石越解释道：“军国大事，贵在机密。且这亦是有法例可循的……”

王昉轻轻哼了一下，却没有反驳，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但是到了去年，《秦报》的卫棠却派了两个人去了一趟益州路，而且是贿赂了禁军军官，随军深入西南夷之腹地。他们回来后，《秦报》虽然没有任何报道，但是卫棠却写了封信给外子，并且是由其中一人亲自送到汴京的。”

“啊？！”金兰不禁低声惊呼了一声，她下意识地感觉到这里面并不简单。

“这人来京，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王昉淡淡说道，嘴角间却若隐若现地流露出讥刺的笑容，“卫棠是否另有深意，非外人所能知。但他们《秦报》不敢报道，却想让《汴京新闻》出头，用心也未必那么纯良。只是他却不知，吕吉甫的党羽日夜不离地守着《汴京新闻》的每一处印书坊，就算外子不怕得罪权贵，亦无能为力。本来外子有意让那人去面见司马君实，但这他却怕给《秦报》惹上是非，趁我们不

备，连夜跑回了陕西……”

“那他说的话也未必可信……”

“此人说的事，绝非捏造。”王昉断然否定了金兰的猜疑，“据其所言，西南局势实是到了骇人听闻之地步。他说曾经亲身跟随禁军平乱，西南夷虽然各寨多有恩怨，不得合纵，未成大患，但叛乱之种落，大者数十，小者上百，声势惊人。夷兵在群山之间来去自如，官兵胜则不能追，败则不能退，极为被动。若有军官食古不化不知变通者，禁军精良之铠甲更是反成累赘。故官军每战每败，士气低落。许多官兵水土不服，军中疾病蔓延，而医、药皆不足，亦使战力锐减。除此之外，粮草补给更为大患，往往有粮也运不上前线——不仅是群山之中转运艰难，西南夷剽掠粮道，民夫逃亡不断，便是在益州腹地，若无官兵护送，便有盗贼抢粮，甚至有运粮之民夫与盗贼里应外合者……除此以外，更有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者，或此州屯集军粮任其腐烂，而彼州却库无颗粒，将士只得忍饥挨饿。而另一面，却是官府拼命和买强征粮草，百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这些事情，绝非卫棠所能捏造的，他也不敢捏造！我听到流言，益州路的米价，数月之内，已翻了两到三倍。我又留意打听了附近诸路之粮价，陕西、京西，乃至河东、河北，粮价都居高不下。甚至在汴京，物价亦涨了不少……”

“这可能是交钞发行过多所致。”金兰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但对于她这样的身份而言，汴京物价实在不是她需要关心的事情。

“的确是交钞发行过多。但交钞为何会发行过多？若非是西南夷果真惹出了大麻烦，仅仅是在西北之驻军，断不至于到此地步。”王昉摇了摇头，道：“汴京万物腾贵，已非一日。朝廷为了军国用度，无本发行交钞。一面是朝廷用交钞向百姓和买货物，一面却是物价上涨，百姓

拿着同样多的交钞买不到同样的货物，不免怨声载道。交钞是吕吉甫倡行，交钞局又是吕氏兄弟司掌——本来益州局势如何，益州百姓过得怎么样，汴京百姓与士林既不知道，也未必关心，但是如今连汴京也物价腾贵，却是有切肤之痛了。只是汴京之物价虽高，却尚可忍受，虽有不满之言，毕竟也不能把福建子怎样。这怨气也只能日复一日地积累着。可而今西南之局势，却是到了这般地步……西南夷之叛乱，也是吕惠卿引起的！禁军为了不愿去西南，居然不惜兵变！你说吕惠卿而今是不是如同坐在火上烤？要说石越与司马光无动于衷，我是断断不信的！”

金兰彻底动摇了，“西南夷真的那么厉害么？”她在心里暗暗问道。也许，宋朝这个帝国，远比她想象的要脆弱也说不定。不过，如果真如王昉所分析的，那么朝局的确是要大变了，这对于唐康来说，至少不会是一件坏事。

从王昉那里知道了许多内情，又打听到了唐康的下落，金兰回府后终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好觉。次日一觉醒来，王昉的香车已到了她家门口。听到下人的禀报，她才记起还要与王昉一起去静渊庄拜访柔嘉，慌慌忙忙起来，一面令人去招待王昉，一面急急梳洗了，淡淡化了点妆，却见管家一脸的犹豫，在门外徘徊。她皱了皱眉，走到门口问道：“有什么事么？”

“夫人。”管家见着金兰，连忙作了揖，禀道：“方才账房来说，这个月的家用……”他话未说完，便已觑见金兰的脸沉了下来，吓得不敢再说话。他自是知道，府上遇上这般大事，的确不该用些芝麻豆皮的小事来烦夫人，但是天塌下来，这唐府上上下下近百口人，这么大家子，却不可能就此不吃饭不用钱了，而文夫人又是不管事的，只能硬着

头皮向金兰请示。

“家用不够用了么？”金兰冷冰冰地问道。

“这倒不是……”管家苦着脸，道：“不过，前几个月，钱庄的唐守义过来，说有桩大生意，要周转点铜钱，他用交钞兑铜钱，把府里积存的八千多贯铜钱全部换走了。这事原是禀过大夫人的……”

金兰扫了他一眼，冷不丁问道：“唐守义没钱到这个地步了么？要到咱们府上来换钱？”

管家嚅嚅道：“小的当时也不知道。不过后来听说陕西那边一贯缗钱可以换到一千一百六十文交钞，汴京的钱庄，都在想办法调铜钱去陕西收交钞……”

“你当时不知道？”金兰哼了一声，却没有再追究，她心里早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她虽然不懂食货之学，但是交钞兑铜，是一比一的，虽然实际上会有千分之几的手续费，但也微不足道，但是陕西路居然出现一贯铜钱换到一千一百多文交钞，联系到昨晚王昉所说的事情，她再迟钝，也知道陕西钱法，已经出现了大问题。

“你不是特地来告诉我几个月前的事吧？”

那管家当时的的确确是每贯铜钱收了二十文的好处，他心里虽然知道这个高丽夫人精明，却也断不敢承认，只是弯着腰回道：“小的糊涂，当时没有想到，这一两个月间，到处都听说陕西的事了，这个月汴京要一千五十文交钞，才能换到一贯铜钱，而且好象还在涨……到外面买东西，钞一个价，钱一个价。府里收来的田租，除了粮食外，客户都是用交钞交的租，可是家里的下人，若还是按原来用交钞发月钱，许多

人家便要过不下去了。而今不论什么东西，比去年都涨了两三成，这交钞、铜钱上再这么来一下……”

“你一次把话说完。”金兰早不耐烦了。

“是。下人们是想月钱改发铜钱，可府里的交钞若去钱庄兑铜钱，损失极大。小的不敢擅作主张，要请夫人给个主意。”

“下人改发缗钱无妨，每人该涨多少月钱，你拿个章程来。你去告诉唐守义，我把这宅子抵给他钱庄，看能换几贯铜钱来？你拿着交钞去钱庄，当日你是多少钱兑的，照样给我兑回来。他还真长进了，生意做到自己家里来了！”金兰抛下这句话，再不理睬管家，带着几个丫头扬长而去。

但金兰与王昉去静渊庄却扑了个空，柔嘉与清河一大早便都被太后召进宫了。金兰本想与王昉一道在静渊庄等柔嘉回来，但是她没等上多久，便有家人领着石府的人过来，说是石夫人请她过府，金兰不敢怠慢，连忙又托了王昉代她向柔嘉与清河赔罪，又转道去石府。这么着来去折腾，到石府时已是隅中时分。她才到了门上，便见阿旺已在那里等候。她知道阿旺在石府虽然只是个婢女，但石府是大宋少有的几家对待下人极为平等的簪缨之家，她听说石夫人甚至允许阿旺自己择婿！只是不知为何，阿旺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她的意中人，倒是将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怡园——石越为了女儿，不惜重金在汴京城南买了一座名为“怡园”的小庄园做学校；梓儿又用自己的关系说服了许多名门闺秀，甚至还请到了被遣散的老宫女到怡园任教，教授女红、礼仪、琴棋书画甚至是算术、格物等等科目，吸引了十余家朝廷大臣将自家的女儿送到那里学习，连当今官家最宠爱的淑寿公主也常到怡园学习。阿旺便在怡园教习弹筝与夷语。金兰一面随着阿旺向后院走，一面便笑道：“却不知嫂

子召我来有何事？”却听阿旺笑着回道：“实是相公要见县君，应当是为了二公子的事。不过早上有两位客人来求见相公，相公和他们谈了几个时辰了……”

[1]. 指挥，宋代皇帝的一种手令。

阿旺口中所说的“两位客人”，就是秦观与范翔。范翔这十余年来平平稳稳按步升迁，好不容易才爬到从七品，在许多同僚眼里，这都已经算是仕途亨通了。但范翔眼见司马梦求如今已经是从五品上的枢密院副都承旨；坐在他旁边的秦观，更是志得意满，如日中天，其他故交旧友们也一个个建功立业、青云直上，他却始终脱不掉那身绿袍，不能不暗暗眼热。然而未得机缘，却也无可奈何。不过如今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月前，得石越举荐，范翔被调任尚书省右司任刑房都事。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上的小官，但是意义却非同寻常——这已是直接进入大宋王朝的权力中枢。范翔心里的激动，非用言语可以形容。

此时，在石府的客厅内，石越一面品着茶，一面听范翔说他在河东路当知县时听到的佚闻。“……张潮张敬之最有急智，又好管闲事。有一年，他行经辽州，遇一道士长吁短叹，愁容不展，因问他原由。原来那道士无钱买不起度牒，故而发愁。张敬之因笑道自己能替他向太守说情，当即书信一封，让道士次日持信去见太守。那道士虽将信将疑，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竟真拿了她的信去见太守。那辽州知州见了道士拿着信来，心里也自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个卫辉张敬之，当即拆了书信，却见那信里面，无头无尾，只写了一首七言诗。”范翔说到此处，却停了下来，故意顿了一顿，秦观正听得入神，忙问道：“那诗是怎么写的？”

范翔望了秦观一眼，轻轻啜了口茶，缓缓念道：“鼠为拖肠离洞府，鱼因点额退江湖。侍郎本是神仙客，还有灵丹救也无？”

秦观听到这打油诗，不觉想笑，但细思诗中之意，却只觉得凄怆之情，扑面而来，竟是呆住了，半晌方叹道：“这道士也可怜。”

范翔笑道：“辽州知州便也如少游一样，动了恻隐之心，竟果真给了道士度牒。不过也因此一事，这太守便也记住了张敬之。一年多后，因陕西钱贵钞贱，各地都有商人运铜钱进陕西买交钞牟利，连累各地钱钞比都混乱，物价乱得一塌糊涂。河东与陕西接界，颇受波及，几个州的太守们便商议了，划地为界，下令禁止铜钱入陕。张敬之这回却是自己犯了禁令，在绛州被搜出夹带铜钱八百文进陕，被官差抓了去见知州——你道这知州是谁？原来却正是一年前的辽州知州，刚刚调任绛州。那太守听说犯钱禁的人便是张潮，也不审他，只令他七步之内，作诗一首替自己辩护，若作得出来，便恕他无罪，作不出来，非但铜钱入官，还要打他三十大板。”

这回连石越都听得动容了，毕竟张潮是“白水潭十三子”之一，与石越颇有香火之情。他再怎么样聪明，又非有曹子建之才，怎能真的七步赋诗？他不由直起身子，问道：“他可曾作得出来？”

范翔笑道：“这张子敬倒不愧是个才子，只用了五步，便已得诗一首。”说罢朗声念道：“腰缠十万上扬州，八百青铜何足搜。天下河山皆属宋，岂容此地割鸿沟？”

秦观听得一愣，不由得击掌大笑，啧啧赞叹不已：“好一句‘天下河山皆属宋，岂容此地割鸿沟’！好张子敬！好个张子敬！”

石越低声复念了一遍，也不由莞尔，笑道：“这张潮倒是个刻薄

人。”

范翔笑道：“不过张子敬骂的其实是有理的。那几位太守，实是糊涂，他们以为以邻为壑，就可以保得自己治下平安，却不知这样做无异于火上加油。”

“哦？”石越不由诧异地望了范翔一眼，全没料到他竟有这般见识。由陕西路为爆发点而引发的几乎波及整个宋朝大部分地区的钞钱比[1]混乱，也是短短几个月内突然失去控制的。石越当时也觉甚出意料之外，因为吕惠卿虽然为了军国用度，滥发交钞，但这与大钱、折二钱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交钞盯紧铜钱，并且具备了完全的法偿能力，吕惠卿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他几乎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才智——他宁可忍受滥发交钞带来的财政性通货膨胀，也始终坚定着保护交钞的政府信用，民众可以自由地用交钞交税。对于这一点，石越暗里是很佩服的——他当然不知道这是远在金陵的王安石给吕惠卿的建议，退出政坛后又遭丧子之痛，王安石虽僻居于石头城畔，但对于大宋朝的一举一动，却也从来未曾忘怀，他地位转换之后，很多事情反倒看更加清楚了——所以，原本石越认为钞铜的比率是不会出大问题的，小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应当在可以控制范围内。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陕西路转运使范纯粹，这个在才能与品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传统士大夫，却在无意中引爆了手中的震天雷。

“学生曾经考察过陕西路钞贱钱贵的原因。”范翔偷眼看着石越的神色，既得意于自己的见识，又有担心班门弄斧，略显谨慎地说道：“学生以为陕西的局面，实是范公举措失当造成的。因为马价下跌，范公为了让转运更加便捷，预备筹措十万贯缗钱与二万担茶叶，向银夏牧场买马、牛——这原本无可厚非，使牧民得市易之利，亦有助于河西之巩固。但是陕西府库却没有这么多缗钱，而河西之民，还不肯信

任交钞，无法用交钞交易。所以范公就出了个昏招——他下令陕西商税只收钱，不收钞！范公一向主张重农轻商，他以为如此既不会伤农，那些商贩反正获利容易，便不在顾虑之内。但是范公却没有想到，他此令一下，无吝向陕西宣告：朝廷认为交钞不值钱！商人成惊弓之鸟，担心这只是朝廷的第一步，接下来就可能拒收交钞，任由交钞变成废纸。毕竟人人都能看见朝廷的钱钞越发越多，物价越来越贵，陕西原本又是极严重的地区。于是商人买卖时开始排斥交钞，农夫又如何能独善其身？结果便是今日这个局面……奸商买卖钞钱牟取暴利，谣言慢慢传遍国内，百姓无知，只看到交钞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高，朝廷还在议论什么五五征税，这都是在推波助澜。各地钞钱比跟着大变，物价随之混乱……可笑的是，京师地方，公卿士大夫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何事，河东路以为这些事情是奸商运钱进陕买钞引起的，竟然禁止铜钱入陕，结果反倒是让百姓更加深信不疑了！他们以为是以邻为壑，却不知是在火上浇油！”

“他们不是在火上浇油，而是在釜底添薪。”秦观笑嘻嘻说道，“你要说陕西的商税收铜钱竟然让汴京物价混乱交钞大贱，我劝仲麟还是三缄其口的好。这些事连我听了，都有些晕晕乎乎，莫名其妙，别人听了，只怕要以为足下非疯即痴。而今有人在火上烤，有人在釜底添柴，你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不要引火烧身，才是正经。待他们烤焦了，柴烧光了，你还怕没有贤人来灭火么？”

范翔听秦观说着这些极为露骨的话，心中不由得一凛，暗悔自己不该卖弄聪明，他悄悄抬眼看石越，却见石越淡淡说道：“若是将锅子烧穿了，大伙最后都要饿肚子。不过而今朝廷心腹之患，还是在益州。屋漏易逢连夜雨，有些隐患，太平无事时看不出来，定要碰上这么一个当儿，才会一股脑地冒出来。干脆一次全发作出来也好，不破则不立。荐

仲麟为刑房都事，原是看仲麟在地方断案颇明，好几件大案，都办得极出色，连皇上都夸赞过。不过现在看来，倒是我当初荐错了，只怕你去户房要更好些……”

范翔忙欠身道：“君子不器，学生愿意在各处多磨砺些。”

“说得好，君子不器。”石越笑道，“便是这句话了。”正说话间，却见侍剑到了门口，禀道：“学士，太傅府来人请学士过府议事。”

石越与范翔、秦观相谈甚欢，原本谈兴未尽，但文彦博是皇帝特旨允许在自家府里办公议事的，既是文彦博相请，他知必有要事，却不敢怠慢，连忙点汤送客。待二人告辞而去，石越略整了整衣冠，便吩咐备车马，急急忙忙要去文府。却听侍剑在旁道：“学士不是还有话要吩咐成安县君么？”

“哎哟！”石越却是早已将金兰的事忘了个干净，这时便只简略吩咐道：“你便不要跟我去文府了，你去请夫人告诉金氏，二公子现在御史台狱，皇上恩旨，准许家属探望……”说到此处，他忽地皱起眉头，放低了声音，沉声道：“再告诉金氏，康时也是我的兄弟，叫她不要失了分寸。特别是宫里，千万不可去求谁，否则她会害了康时的性命。”

侍剑听石越说得认真，凛然答应，送石越上了马车，便急忙回内宅去找梓儿与金兰传话。

石越没有猜错，文彦博请他过府，的确是出了大事。他赶到文府时，赫然发现吕惠卿、司马光、冯京等人都到了，没多久，紧跟着王

珪、郭逵、章惇都先后前来，然后连刚刚回京叙职的李宪也来了。石越环视厅中，眼见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表情凝重，一颗心竟是一点一点往下沉。这阵势，绝对是出大事了，而且不会是什么好事，难道……石越猛地担心会不会是皇帝出事了，但转念便想到若是皇帝有事，文彦博便是病得不动了，抬也会要抬到禁中主持局面。石越稍稍安心，静静等待文彦博揭示答案。

待到同签书枢密院事孙固也赶到文府后，文彦博终于开始说话，但他一开口，便说出一个噩耗：“诸位大人，种子正故了。”

空气在一瞬间凝固。

依宋军的制度，大军在外，没事也要一日一报，但纵是如此，蜀中与汴京相距数千里，种谔死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岂码已经是死了半个月了。但这厅中的人，所关心的，其实倒不是种谔的生死。

过了许久，才听章惇率先打破沉默，问道：“敢问文相，种子正是怎么死的？”这是所有人想问而不敢问的，相比而言，大家更害怕听到兵败的消息。

“病死的。”文彦博没有让众人有松口气的机会，“刚刚收到五百里马铺急报，种谔到益州后，没去戎州，反率军进驻泸州。人还没到泸州城，便忽然病倒，几日之内便不起了。龙卫军一个指挥为前锋，早已深入纳溪寨，闻讯后急忙退兵，中了夷兵埋伏，三百余人全军尽墨。西南叛夷侦知种子正病故，官军军心动摇，纠合万余人马进攻泸州城，泸州知州莫九万弃城而逃，泸州失陷。叛夷又设伏兵于道，邀击兼程赶往泸州救应的益州提督使蒋仲行，官军大败，损失近千人，连蒋仲行也战死……”

“啊？！”连一向镇定的石越，也再也无法保持从容了，未及交锋，主帅先病死了；然后泸州失陷，还赔上了一个正四品的提督使！这是西南夷叛乱以来，宋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对于已经混乱不堪的益州来说，这实是雪上加霜。

“如今益州守军如何布阵应付？”李宪皱眉问道，“泸州一失，富顺监岌岌可危。甚至昌、资、荣三州皆受威胁。若是叛夷得富顺监盐井之利以资军，抄掠内地，与盗贼相合，益州……”

“请诸公前来，便是要商议一个对策。”文彦博花白的胡须一抖一抖的，“皇上马上就会召见，我辈深受君恩，不能辅佐君父为尧舜，建太平之世，已当自愧于心。若是皇上问起来，竟是束手无策，我等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但益州之事，已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故此某遍请两府公卿将相，共谋良策。”

他话未说完，厅中众人便已再次陷入沉默当中。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早在仁宗朝就取消了两制官不得私至执政私邸的禁令，而且如王安石、吕惠卿也经常私邸商议国事，但是两府在一个大臣的私邸合议，毕竟还是颇犯忌讳的。文彦博已经是没什么好怕的了，他早晚之间便要致仕，皇上再怎么样，对于这个三朝元老，稳稳当当给一个“太师”的加衔回乡养老，这是绝对省不了。但在座的人却各有前途，不可能无所顾忌。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文彦博这一招，摆明是针对吕惠卿的。两府合议本来应当由吕惠卿主持；但如今既在文彦博私邸，他又是官位最尊的三朝元老，加上益州路的叛乱，怎么说吕惠卿也脱不了干系，文彦博便可以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他短短的几句话，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片忠君爱国之意，甚至还颇有自责，但每个人都听出了言外之语——既然说益州局势“非徒用兵刀便可解决”，那么这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又是什么呢？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吕惠卿。

“太傅。”吕惠卿从容向着文彦博欠了欠身，淡淡说道：“这等大事，还是应当请皇上定夺为是。”他心里暗暗后悔，他本来正与陈绛在政事堂值日，听到文彦博相请有要事商议，未及多想，便急匆匆赶了过来。他到时只有司马光先到，文彦博倒是向他们两人先通报了情况。当时吕惠卿完全被这个意外所震惊，竟没有细想文彦博的用意，便没有立即告辞，直接进宫转移战场。一招不慎，竟已落入文彦博彀中，真是悔之莫及。但他不是轻易便认输的人，他知道文彦博就是想这样的形式来压他，若是一群人在皇帝面前辩论，只要他设法引导了皇帝的思路，那么就必定有许多大臣要察颜观色，顺从皇帝的意思，就算是文彦博本人，这么十万紧急的事情，他不便久拖，只能妥协，这样吕惠卿便容易占到优势。但现在皇帝不在场，这么多两府大臣，不论以人数还是以威望、人缘，他吕惠卿都不如文彦博，若当着众人的面达成了共识，他就无法再翻供了，否则一个“反复小人”的罪名，就真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了。吕惠卿不得不再次搬出皇帝来，暗示在场诸人两府私自会议的忌讳。

“自然是要请皇上定夺的。”文彦博当然也知道他的言外之意，“但军情十万火急，两府若在皇上面前各执一辞，岂非徒扰圣意。为人之臣，自当替君分忧。事有经权，为大臣者，亦须以国事为重，不可恪守教条，泥古不化。”

“太傅所言有理。”文彦博话音方落，司马光便已起来声援，“西南局势，不仅要善择率臣领兵平叛，尤须择贤臣委以方面之任，文武相济，方得成功。”

“司马君实之意，莫非是想在益州设安抚使？”吕惠卿眯着眼睛，望着司马光，绵里藏针地反问道。

“未必要设安抚使，但可设经略使。依在下之见，益州路四司衙门，都要换人。大州郡守，也当善择贤吏。”孙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文彦博与司马光一边，甚至比二人更加激烈，“然最要者，还是要朝廷明颁诏令，暂停熙宁归化之法。”

“益州四司长吏、大州郡守，皆是政事堂会议堂除。若无证据，似乎不便轻率断定其不贤。”吕惠卿冷冷回道，“况且之前政事堂既未能简拔贤材治蜀，就算将此辈全换了，继任者亦未必便是贤吏。熙宁归化之诏，功在千秋万代，乃皇上为后代除反侧之祸，又岂能因一时之挫折，便轻易放弃？若依签书之意，只恐朝廷威令，自此不行于蕃夷矣！”

“依相公之见，朝廷与西南夷打了三年，叛乱反而愈演愈烈，尚不足以证明益州长吏无能么？”孙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敢问签书，到底益州是转运使、学政使在打仗，还是率臣在打仗？”吕惠卿端起手边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悠悠道：“依某之见，还是请签书先善择率臣为是。”

孙固顿时满脸通红，在座人人皆知，以种谔为率臣平西南之叛，原本便是孙固力主的。当时皇帝想从王中正、李宪二人中选调一人，孙固力争才选定种谔。当时自是谁也不料种谔竟会突然病故，但是这毕竟也是孙固知人不明。

“死生在天命，岂能事先逆料？”文彦博轻描淡写地替孙固解了围，“至于打仗，虽然临阵对决，胜负在于率臣；但是兵无粮不行，后方之稳固，亦是取胜之关键。择率臣不当，是某之过，某自当上表请罪；但益州长吏，只恐亦不得谓全无过失……”

他话未说完，便听有人高声说道：“岂止是‘不得谓全无过失’，依下官之见，实是罪不容诛！”

众人心里都是一惊，不知是谁这么着不惜公然与吕惠卿破脸，不由得齐齐朝着说话的方向望去，却见章惇站起身来，正向着文彦博与吕惠卿欠身抱拳行礼。

“唐康时自戎州来，曾详细与在下分说益州局势，益州一路，交钞泛滥，物价暴涨，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盗贼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实。西南之患，蛮夷实不足道，可惧者实是内患。将益州带到如此局面，蜀中长吏，虽百死莫赎其罪。下官以为，朝廷当早下敕令，锁拿益州转运使方紫严、益州提刑使李鲁仲、益州监察御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贤能替之。”章惇直视吕惠卿，言辞慷慨，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说益州一路官员，上下勾结，欺瞒朝廷？”吕惠卿撇撇嘴，道：“这只是唐康时一面之辞。唐康时在戎州之时，便刚愎自用，与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为自己得罪，为求脱罪，故意危言耸听？”

“相公这是诛心之论。某正想问吕相公，唐康时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来还想观望一阵，但吕惠卿的矛头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编修律令，怎会不知？”吕惠卿倒并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来，他也没有退路了，这时针锋相对，半步也不能轻易退让。

石越见众人都望着自己，他缓缓起身，凝视吕惠卿，亢声说道：“以某之见，唐康无罪！”

“无罪？！”石越一句话，顿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吕惠卿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与康时虽有兄弟之情，但国法无亲……”

“某敢问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条律令？”石越毫不客气地打断吕惠卿。

“《建隆详定刑统》，擅发兴：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吕惠卿白着脸，与石越对视着，冷冰冰地回道，“唐康与田烈武、李浑擅发禁兵千人以上，当处绞刑！虽其本意为国除奸，但国法无亲，其罪如此。纵有恩赦，当自上出，岂得谓无罪？”

“大宋刑统，确有这么一条。但是诸律令条文，是否皆有疏议？”石越淡淡反问道。

吕惠卿见他胸有成竹，心里不由暗暗犯嘀咕，他虽然博学，但毕竟是士大夫出身，而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条文疏议。但是所有法律条文，必有相应的法律解释与判例，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这是自然。”

“那就好。”石越点点头，冷笑道：“国朝敕令律例繁多，诸公曾未必一一细读，但在座诸公，当知宋承唐制，国朝之法令，源自唐律，尤以《永徽律疏》^[2]为宗，诸公皆饱学之士，对《永徽律疏》，想必不会陌生？”他环视众人，高声道：“《永徽律疏》卷第十六擅兴，释此条云：‘谓无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辄发兵者’。疏议明确解释：若有寇贼侵入境内，欲攻击掩袭；以及在国内城镇及屯聚兵马之处，或有反

叛，或有外贼自相翻动，内应国家。若遇上这些事情，急须用兵者，‘得便调发’！疏议又清楚的解释：所谓‘得便调发’，是指不必上司知道准许，即许调发，而且，虽然所在人兵不相管隶，若急须兵处，亦得调发，掌兵军司亦得随便给与，再分别向上禀报便可。此所谓‘急须兵处，不容先言上者’。”

“《律疏》又云：若不即调发及不即给与者，准所须人数，并与擅发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发人数，减罪一等。若有逃亡、盗贼，权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即是说明，若不是兵寇，只是逃亡、或者盗贼，所在官府差人便足以追捕的，则不得适用此条文。除此以外，若有司拒绝调发平叛，反而与擅发同罪！调发之后，不立即向上禀报，比照擅发之罪，减罪一等。”

说罢，石越望了一眼脸色变得极难看的吕惠卿，缓缓道：“渭南兵变，此乃紧急之事，急须用兵，唐康得便调发，可矣。虽龙卫军与其不管隶，然急须兵处，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调兵之先，已遣使急报有司，此有公文为证，亦不得谓其‘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浑，若不即给予，听便调发，朝廷当以擅发同罪，处以绞刑。其听命赴难，正得其宜。据《律疏》，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盗贼，官府权差人夫足以追捕。敢问相公，这渭南一万叛卒，可以此例？”

“故某以为，唐康、田烈武、李浑，并无罪有功。”石越淡淡道：“唐康等人为国不暇谋身，又岂会故意危言耸听以求脱罪？况其并不曾有罪，更无必要行此下策。”他说完，斜睨了吕惠卿一眼，抱抱拳，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样的事情，若在几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无策。但这几年整理宋朝法律，做个小小的律师，实已不在话下。

吕惠卿却不禁暗暗叫苦。宋朝一向是以“任法”而著称，当今皇帝

与新党，尤其重视法令，但大宋朝法律敕令之多，却也非常有名的，其中具体的内容，没做过法官的官员，根本就分不清楚——这也是胥吏能够欺上瞒下的原因所在。所以自王安石拜相以来，大宋朝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通过提高“明法”科的地位等方法，来加强官员的法律修养；另一件便是编修敕令，整理法律条文。但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对大部分宋朝官员来说，各种律令，他们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最多只会去注意那些法律条文，却不可能对疏议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吕惠卿心里明明知道，唐康等人事前知道石越所说的疏议内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擅兴律在大宋，并不是一条经常能用到的律法。但他却不能提出疑问，否则难免要自取其辱——你自己不读书，便以为别人和你一样不读书？吕惠卿可当不起这样的羞辱。

吕惠卿能肯定的是，《永徽律疏》的确是宋代法令所本，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来便会得到人们的同情，即便判决从严，皇帝也可能会特赦——更何况而今石越言之凿凿！吕惠卿相信，若换一个场合，给他时间，可以从容翻查法典，询问下属，他未必不能找到对唐康等人不利的疏议甚至是判例来，但现在，就这个问题与石越再纠缠下去，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便算是他擅发禁兵之罪可议，但他擅杀叛卒数千，又当如何？”转瞬之间，吕惠卿就决定转移战场。

“这数千叛卒依军法当斩！敢问相公，主将捕得叛兵，不可以军法从事么？难道千里之外，还要请示枢府、卫寺而后杀？李浑既是军法官，便当有便宜行事之权。大宋的军法，处置违法之将士，是依阶级定，非是以人数定。叛卒中阶级最高者不过一副指挥使，无论唐康、田烈武、李浑，都有权处置。章大人做过卫尉寺，不知某所言当否？”石越心念一动，便已决心把章惇彻底拖下水来。

章惇没料到石越这一手，饶是他再果决，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话，的确是说不出什么不是，依宋朝的军法，区区一个副指挥使犯下这样的大罪，休说唐康还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浑这个营一级的军法官，也可以立斩以闻。对于军法官而言，他们的处置权力，的确是针对对方的阶级，而不是对方的人数。一个士兵犯军法，他们有权处置；十个士兵犯军法，他们同样也有权处置……要说便宜行事杀了，似乎的确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雄军二军兵变叛乱，杀害长官，屠杀平民，可以说证据确凿。依石越这么一说，他的确是有权“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这其中却透着不对劲，毕竟那是数千人的规模！以唐康与李浑的身份，怎么可能随便决定数千人的生死？若说他们没有越权，怎么说都透着别扭。

不过这个时候，章惇已经不可能站在“是非”一边，而只能别无选择的站在“利害”一边。就算心里认为石越是在诡辩，他也必须声援他。

“以军法而言，确是如此。”

“况且，纵是有罪，亦不过贬官而已。唐康又有何必要为脱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一得章惇肯定的答复，便立即接口，将焦点引回来，绝不给众人缓过神的机会，他的这句话却是极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浑之罪等同于杀降，前线将领杀降、甚至滥杀敌国的无辜百姓，虽然条文上罪责不轻，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判过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头担保，唐康、田烈武辈皆是忠臣义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场已经说明，他顺手便抛出杀手锏：“下官已替唐康将他有关西南之奏折递入禁中。益州路此时到底是何种局面，下官以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

不稳，而欲使大将建功于外，岂非缘木求鱼？况若果真川峡大乱，诸公谁能担此罪责？”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彦博根本不再给吕惠卿说话的机会，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势，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担心叛夷与盗贼里应外合，想来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盗贼猖獗？”

老谋深算的文彦博又将皮球踢给了李宪，逼他表态。这显然是天平上一颗份量其重的法码。李宪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说他们没军权，他们的军权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为统军大帅，节制方面；若说他们不能干政，可许多的宦官俨然便是行政官员，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们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国的府库，采购各种物品，更是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在熙宁以前，对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钱这种事情，也许宦官们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种种，却丝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李宪尽管常年统兵在外，称得上一方诸侯，但若皇帝要他死，遣一书生持一纸诏书，他就只能自尽。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阶层整体的强势地位，已然决定了大宋的宦官们，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与机遇在这个体制之内取得让许多士大夫都为之眼红嫉妒的高位，并且对朝局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做为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与汉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个叫“宦官”的利益集团的。仅仅对于单个的宦官来说，他们才是大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享受种种特权与优待，同样也要遭受种种的歧视与猜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与皇帝之间。

李宪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军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谨慎地避开朝廷的是非，只是单纯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小心谨慎了一辈子，仅仅是一次回京叙职，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当然会将这

次会议的内容详详细细地报告给皇帝以划清界阶——他心知肚明，这也是文彦博请他与会的原因——但此时，李宪只能暗暗后悔自己多嘴。文彦博平素方正自持，极少耍手段，有时候会让人误会他只是纯粹的儒士。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用切肤之痛来体验文彦博究竟是凭什么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将朝中重臣一网打尽！这位硕果仅存的庆历老臣，的确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从未去过益州。益州究竟局势如何，下官亦不得而知。所谓‘盗贼’，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罢了。”李宪沉吟了一会，方模棱两可地说道。

“空穴来风，必有其因。李大人远在凉州，竟也听到这样的流言。不论是真是假，朝廷都应当设法彻查才是。依某看来，若不问而定方紫严诸辈之罪，似嫌草率了些；但若置之不理，直是吾辈无能。不若趁此机会，将益州四司调往他路，另委贤能。待新官上任，查明真相，果有欺君罔上，再治罪未迟。未知吕相公与诸位大人意下如何？”文彦博含笑望着吕惠卿，虽然是在逼吕惠卿表态，但语气听起来却似在和气地与吕惠卿商议。

吕惠卿“呃”了一声，不假思索地回道：“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以某之意，益州若新委官吏，不熟民情，只怕坏事。不过……”说到这里，他微微沉吟了一下，眼睛瞄了一眼李宪。他自己也知道文彦博请李宪来的用意，其实又岂止是李宪，只怕这厅中有一大半的人回家后便会立即上表向皇帝禀报这里发生的一切。若是自己这么一意阻挠，反倒显得自己此地无银，眼见这么多重臣，要么直接站在自己对立面，要么持中观望，等着看好戏，亲附自己的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受邀出席。自己势单力孤，文彦博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若依然半步不让，形迹太露，他就真不知道将有多少弹劾自己的奏折在等着自己了。“不过，

如唐康之语，李大人所闻流言，的确亦不可等闲视之。某以为可如此处置：西南局势，的确需要选派良将为经略使统辖兵权，不妨便在这经略使外，另委一巡边观风使前往益州观察军民政务。太傅以为如何？”

吕惠卿这么一表态，颇有点出乎众人意料，文彦博问道：“那么这经略使与巡边观风使，吕相公心中可有合适人选？”

吕惠卿笑道：“经略使须是宿将，且要有破敌方略，方可以担此重任。至于巡边观风使，不仅需通晓兵事吏治，还须熟悉益州情势。这样的人选，仓促决策，多有不妥。以某之见，还须请朝中大臣商议举荐，由枢府荐经略使，都省荐观风使，请皇上圣裁。”

这番话却是无可挑剔，文彦博眉头微微一跳，旋即笑道：“枢府主武，都省主文，理应如此。”

“如此事不宜迟，太傅，今日便议到此罢。我等还须早点入宫觐见，向皇上禀报此事。”

文彦博微微额首，起身抱拳道：“如此，某便与吕相公一道进宫见驾，向皇上禀明今日所议之事。至于何时召见诸公廷议，皇上自当另有旨意。不过，还要劳驾回官署的诸公，请错开分道而归。”

“太傅，这又是为何？”王珪早就想起身离开这是非之所，此时闻言，不觉愕然问道。

文彦博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未及答话，吕惠卿已笑道：“禹玉公，这里诸公的官署多在宣德门附近，叫官员百姓们见到，还以为这么多两府大臣一道进宫，汴京可又要流言四起了。”

石越用眼角瞄了一眼满面春风的吕惠卿，又看了看文彦博下首的司

马光。他早已留意到，今日甚少说话的司马光，每次目光扫过吕惠卿时，嘴角都会不自觉流露出一丝讥笑，那种表情，象极了猎人看到猎物进入圈套还懵然不觉妄作聪明时的神态。吕惠卿以为他逃过了这一关，他让步同意派人入蜀，却又将巡边观风使的人事权划到了尚书省，使枢密院与文彦博以后无法对此置喙——但石越却有一种感觉，文彦博与司马光的招数也不是到此为止。

不过……石越忽然微微一笑，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正主导大宋未来的西南政策的，也未必便会是文彦博与司马光……

石越没有官署要回，为了节省开支，免除增设冗官之烦，他负责的“编修敕令所”，与宋朝历代的类似机构都有所不同。这实际上已经类似于一个官方性质的学术研究所，编修敕令所的官、吏加起来不到十名，绝大部分都是白水潭学院与太学的师生，他们虽然为官府办事，但却没有官衔，只是单纯的聘用关系。本来让石越负责这么一个冷衙门，其实不乏他的政敌们想借此用一些极繁琐的工作把他困住的意思，而在皇帝看来，让石越有点“事情”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对于石越如何折腾他的“编修敕令所”，别人都不怎么关心，至于他管辖的官员，更是越少越好。不过既在所有人意料当中，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石越在编修敕令所，果然又有了新的创举——经常有人将石越比做年轻时的文彦博，无论是做大事做小事，总是能做出一点可以成为官方典范的事迹来——这位提举编修敕令石越“不负众望”，上任没多久就请旨设置了数十个级别不同的课题，分别委托太学以及各学院进行整理研究，甚至连远在杭州的西湖学院都争取到了一个有关市舶务法令的课题……而在汴京的编修敕令所，只需要为它的课题挑选合适的学院，审查参预课题研究的师生资格，与学院签订契

约，不时派人监督检查课题进展，根据各课题组的申请向各个衙门移送公牒索取相关的文件档案……结果，这个曾经被人预期会非常繁忙的机构，竟然颇为悠闲，至少石越本人是非常的悠闲。相比之下，枢府、兵部、三衙等机构一起设置的负责编撰宋军第一部正式的军法典以及重新修订各项军事条例、操典的编修所，虽然有近百名文武官吏，却显得忙碌不堪。而尤其是这个编修所是由枢密使文彦博挂名担任提举使的，两相对比，尤显刺眼。从实际效果来看，石越的方法也相当有效。让官吏来做这种事情，不仅耗时长，而且官吏都认为这是冷衙门，极少有人能有积极性，往往导致错误百出。但各个学院却不同，为了争夺这些课题，他们抢破了脑袋，虽然有些小的课题石越只能象征性提供几十贯甚至是十几贯的经费，但大部分学院都耻于谈钱，他们看重的也根本不是钱，而将这视为一种荣誉……实际上，在抢夺课题的过程中，只有西湖学院名目张胆地与石越讨价还价过……

最算再反对石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编修敕令所的确是大宋最精简节省的机构。本来石越甚至连官署不打算要，准备在白水潭学院租几间屋子便可以，但不料反被台谏弹劾，说他“有失体统”，迫不得已，他才把官署设到了国子监附近。但这个官署里面却经常落满了灰尘，石越常常隔上十天半月才会来一次，上司偷懒，下属也有样学样，这里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冷衙门。

不过，石越此时心情甚好，所以没打算去编修敕令所打扰下属的睡眠，上了马车后，石越便开始闭目养神。但他只闭得一会儿，便总觉得心里挂着一桩事情，心烦意躁，怎么样也静不下心来。如此几番，发现无论如何，那个幽灵一般的念头总是挥之不去却又捕捉不获，他干脆睁开眼睛，苦苦思索自己究竟是发现了什么。

马车一路穿街过巷，因为石越极讨厌那种官员出门清道的排场，所

以也极少带仪仗出门，他在陕西招募的亲兵卫队，在战争结束后，石越便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大部分跟随自己的卫士安排到了西军中。极少数随他回京的亲兵，也陆陆续续遣散，有的回了陕西，有的进入禁军，有的则在官府当小吏。只是鉴于当年在陕西被行刺的经历，加上他毕竟也是宋廷贵臣，必要的仪仗与排场有时候必不可少，在潘照临的坚持下，石越才最终留下了四个武艺出众又极为忠心的亲兵。所以在汴京，每逢石越出门，往往便是一驾马车，四五骑护卫相从而已。这样的行头，甚至还不如一个有钱的商人。不过，这样的作风，不扰民是不扰民了，但是行进速度却会变得极慢，从文彦博府到学士巷，要经过几个闹市区，路上人来人往，马车的速度有时候还不如步行来得快。

如此随着人流缓缓地穿行了大约一两刻钟，冥思苦想的石越忽然感觉灵光一闪，终于想起他心里挂着是什么事了——文、马一定是有了巡边观风使的合适人选，才会这么容易与吕惠卿妥协的！吕惠卿以为他占据了任命益州巡边观风使的主动权，但若是文、马早有了一个让吕惠卿不能拒绝，甚至能让皇帝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无话可说的人选……那么他们实际上还是稳操胜券！

石越立即仔细回想今日在文府的前后经过，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闪过文彦博与司马光在不同时刻的细微表情变化，越想越肯定自己的推测。亦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切。

但是，这个人是谁呢？

瞬间，石越又怔住了。

文彦博、司马光心目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石越开始一个个过漏可能被推荐的人选，又一个个地否决。有资格担任观风使的人很多，有能

力胜任这个职务的人也不少，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有必操胜券的把握。文、马固然能提出亲附旧党的人选，但吕惠卿手中同样也有旗鼓相当的人选，在一个由吕惠卿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尚书省，这些人选并没有优势可言。

一时间，石越又疑惑起来。他确信自己的判断，但若不知道文、马究竟会推荐谁，他的判断便算是正确的，也毫无意义。对于石越来说，他最擅长的便是料敌先机，事先盘算新党与旧党的打算，然后利用他们的矛盾推出自己的主张，从中牟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不过，随着新党与旧党越来越远离极端倾向而转向温和靠拢，他们便越来越会妥协；而所谓的“石党”越来越壮大，石越的这种招数便越来越不灵便。毕竟，扮猪吃老虎的前提是你的实力不能引起别人的高度警觉。但几乎失去一切直接权力的石越，要发挥自己对朝局的影响，甚至一举翻盘，又不能不利用这一招。

也许，迟早石越的势力会真正成为大宋的第三种势力，站在正面与新旧两党交锋。但那个时刻，肯定不会是现在。

现在的石越，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地方，叫“编修敕令所”。

但石越并不打算因此放弃对朝局发挥他的影响。他蛰伏得够久了，冬眠期已经过了。扳倒吕惠卿，带领大宋走出益州的泥潭……这一次，石越并不准备当看客。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是他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他绝不能容许任何人破坏他的成果。

然而，那个人究竟会是谁？

“停车！”石越忽然大叫一声，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去大相国寺。”沉吟了一下，石越吩咐道。他知道，今天潘照临肯定在那里和智

缘大师下棋。

[1]. 钞钱比，交钞与铜钱的比价。

[2]. 即《唐律疏议》，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

第三章 谁持白羽静风尘

1

大相国寺。帝国最大的皇家佛寺。珍楼宝座，殿塔壮丽，钟磬悠扬。

一处清幽的庭院内，智缘与潘照临分据石案，手执黑白，正在十九路纹枰上厮杀得难解难分。智缘始终脸带微笑，潘照临则微阖双目面无表情，二人各自气定神闲，落子如飞，绝不有丝毫迟疑，但他们身后侍立的小沙门与书僮，眼见着二人针锋相对，互杀大龙，眼见一招不慎，满盘皆负，已经是看得冷汗直冒。

忽然，潘照临双目翻开，含笑看了智缘一眼。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智缘不自觉竟打了寒战，便见潘照临缓缓落下一子，笑道：“大师，承让了。”智缘移目再看棋盘，便见此子一下，潘照临那块一直被自己追杀的大龙已经与边角的一块黑子连成一片，而自己的大龙反陷入了黑棋包围围剿之中，眼见败局已定，智缘不由得长叹一声，投子认负。

他失神落魄地望了一眼棋盘，又摇了摇头，向一旁的小沙门吩咐

道：“去，将宝塔取来。”

小沙门迟疑了半晌，看看智缘，又看看潘照临，方才应了声：“是。”快步退了出去。没过多久，便双手小心的捧着一个用红绫盖着的木盘走了进来。

潘照临望着小沙门珍之重之地将木盘小心放到纹枰上，无比留恋地看了一眼盘中之物，然后方才叉手退立一旁，心里亦不觉好笑。他指着那红绫，笑道：“这便是西夏阐善国师送给大师的白玉宝塔？”他口中西夏国的“阐善国师”，实是宋朝的间谍，原本法号“明空”，随秉常西迁后，秉常尊其为“国师”。

“便是此物。”智缘起身弯腰，缓缓掀开红绫，却见红绫下面，是一个两尺高的银盒，盒外镶满了各种宝石，单看这盒子，便已是珍贵非凡。智缘轻轻摸了摸银盒，双手忽然用力一按，不动触动什么机括，银盒“啪”地一声打开来，露出其中的白玉宝塔。

一瞬间，潘照临注视着那盒中宝塔，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是以通体和阗白玉雕成的七层玉塔，从塔身的一砖一瓦，至塔中的佛象雕饰，乃至塔角的风铃……每一处细节，都雕琢得惟妙惟肖，真是巧夺天工。凡玉塔雕饰颜色，用的都是各色宝石镶嵌，此时珠光流转，直让人移不开眼睛。

“果真是宝塔！”到了这个时候，潘照临已是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赞叹了。

“此白玉宝塔，原乃是高昌狮子王之物。乃是熙宁十六年伊州之战后，高昌回鹘为了向夏主乞和，用来贿赂阐善国师的。”智缘道。

自西夏西迁后，西夏便开始了他们向宋辽称臣，借中国之威以行西域的策略，虽然在宋朝受到拒绝，但是却得到了辽国的册封。辽主担心唇亡齿寒，不仅归还了历代以来自西夏逃往辽国的难民、被辽国俘获的俘虏，并且还将一个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给秉常，被秉常册立为王后。做为这位辽国公主的嫁妆，辽主向秉常赠送了一千名精锐的骑兵与两千名奴隶——而这也是宋朝一直不放松对河西经营巩固的原因之一。辽夏关系的好转，让西夏恢复元气的速度加快，熙宁十六年，秉常先是大举亲征，大破一盘散沙的黄头回纥，使万余户回纥归于他的统治之下。然后，挟大败黄头回纥之余威，耶寅兄弟领兵西侵西州。面对百战之后的西夏骑兵，西州回鹘不堪一击。更何况，西夏军手里，还有辽国仿造的震天雷与霹雳投弹等西州回鹘闻所未闻的火器。高昌狮子王的数万大军，在伊州与西夏军大战，被耶寅、耶亥兄弟以少胜多，打得大败而归。而西州回鹘的另一个政权——龟兹回鹘政权，又被短视的黑汗国趁火打劫，无力救援高昌。结果，高昌狮子王只好向夏主称臣乞和。而经伊州之战，西夏不仅声威复振于西域，连汴京都为之震惊。

这些事情，潘照临自然非常熟悉，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这美焕美仑的艺术杰作，一面问道：“那如何又到了大师手中？”

“这是阐善用来贿赂贫僧的。”智缘坦然说道。

“哦？”潘照临依然没有移开自己的眼睛，但语气中却已多了一丝调侃之意。

“西州回鹘虽然道路阻隔，但一直向中国称臣，他们向国朝自称为‘西州外甥’，称呼皇上为‘汉家阿舅大官家’，西夏既欲图谋兼并高昌，恳请朝廷重新册封其为西夏国王，缓和两国关系，便是势在必行之举。况且秉常祖宗陵墓皆在我掌握当中，于义于礼，他都要向朝廷乞

求允许他派人回来洒扫祭奠。阐善派人来贿赂我，无非是希望我帮他们牵桥搭线，以便他们能够贿赂朝廷公卿。”

潘照临啧啧叹道：“搭个桥便出手如此大方，看来高昌回鹘一定是富得流油，西夏这次是发了笔大财。不过，这位阐善国师的立场，倒颇耐人寻味……”

智缘微微一笑，道：“阐善虽在空门，他的心却是个儒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夏主推衣分食，计无不从，言不无听，这般待他，只怕是个铁人也化了。况且，他虽然为夏主出谋画策，但也并未公然背叛朝廷，这些年朝廷往往能洞悉西夏机要实情，亦多赖于他。不过看他越来越小心，与职方馆联络，越发不肯留下半点把柄，亦可知阐善心中，实是在宋夏当中摇摆，我看他八成随时准备成为夏主的忠臣……”

“一个双面间谍？”智缘的话未说完，从院子外面传来石越的笑声。

智缘与潘照临连忙起身相迎，石越含笑走近，向智缘合什一礼，道：“大师别来无恙。”

智缘连忙深施一礼，“学士别来无恙。”

却见石越径直走向那座白玉宝塔，端详了一会，赞道：“果然好宝物。”一面转头向智缘笑道：“其实阐善亦用不着如此警惕，他果真投向西夏，纵是职方馆再怎样说他是朝廷的人，夏主亦只会视为离间之计。只怕职方馆越是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他在西夏的地位便越牢固。况且，朝廷亦不可能因为他的背叛，便非要置之于死地。以他对夏主之影响，真得罪了他，岂不白白招来边患？就算朝廷现在不惧西夏人，但毕

竟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搞得边疆不宁，总非好事。”

“好一句‘冤家宜解不宜结’！”智缘赞道，“可惜朝廷诸公，竟只想着除恶务尽、灭此朝食，生怕养虎成患。”

“数十年内，西夏能成什么患？数十年后，朝廷又何惧西夏为患？”石越笑道：“若是后人没有本事，再大的家底也能败光；若是后人本事，如今的这点家底，亦足托付后世了。”

“学士高见。”智缘笑了笑，一面指着那白玉宝塔，笑道：“收了阐善如此重礼，贫僧亦不好意思白白生受，因令使者转告夏主，请其静待一年，事情必有转机。只是没料到贫僧最终白忙一场，这白玉塔如今已是潘先生的了。”他一边说，一边向小沙门挥了挥手，小沙门与潘照临的书僮连忙悄悄退了出去。虽然二人都是心腹之人，但智缘却知道这次石越突然来大相国寺，绝不简单。

潘照临笑道：“我要这佛门之物何用？还是寄存在大师这里。待哪一日没钱花了，再找大师化缘。”说罢，因见石越已经坐下，他也不再说闲话，一面在石越旁边坐了，一面说道：“学生已经见过何畏之了。”

“哦，莲舫怎么说？”

潘照临摇了摇头，道：“自从平乞弟之乱后，他也没有回过西南，目前的情势，何畏之亦拿不出好的对策。西南夷所居之所，群山绵延，地势险要，如今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我方，便是神仙也打不赢这一仗。何畏之以为，西南欲要安定也容易，只要一纸诏令，西南必定宾服。若要硬要用兵，还不如兴兵击灭大理国，灭大理国易，平西南夷难！”

“何莲舫还是念念不忘大理。”石越笑道。

“不过，依学生看，何畏之说的倒是实话。”潘照临淡淡说道，嘴角不自觉露出讥刺的笑容：“而今朝廷中自有些人，便是打开地图给他们找，他们未必能找到西南夷在哪个地方——有些个蠢材，竟以为西南夷就在成都附近！此辈不知兵事，不通地理，不晓风俗，无知无识，偏还喜欢妄发议论，整日价只会说西南将领无能，将士无用；还有些自以为是者，则天天摇头摆尾，道什么狄青破侬智高如何如何；前些年破乞弟又如何如何，实则全是道听途说，狗屁不通……朝廷真应当将此辈全丢到泸州去，看他们到时候还能叫嚷些什么？相比之下，何畏之所言，虽然令人失望，却毕竟是知兵者之言。未亲身去西南察看叛夷与我方之形势，确难有何方略可言。所谓大理国云云，不过激愤之言，何畏之所言者，其实只是‘剿不如抚’四个字。西南夷未必有叛意，与朝廷作对，对他们有害无益，其群起叛乱，不过是朝廷策略不当，不得不反耳。”

石越知道潘照临素来嘴巴刻薄，倒也不以为意。只笑了笑，也不接他那些酸话，道：“我亦知道剿不如抚。但纵是朝廷一纸诏令，便能使西南化干戈为玉帛，这道诏令亦不能下！”

“朝廷的面子，便真的比数万将士的性命更值钱么？而且眼见还可能要冒险搭上一个益州的大叛乱！”智缘忍不住问道。

“这不只是朝廷的面子，还有朝廷的威信！”石越回道，“若是屡战屡败之后颁下这道诏令，与城下之盟何异？况且，谁又能担保诏令下达之后，所有部寨都肯宾服？万一有三四部族不服，而朝廷依然无力弹压，则是自取其辱，徒使西南诸夷从此益轻朝廷。除非是迫不得已——无论如何，益州局势只要还能控制，朝廷就必须首先谋求军事之胜利。

打了胜仗后，再去考虑其他手段。”

“这无异于拿益州赌博。”潘照临毫不客气地指斥道，“吕惠卿欺上瞒下，谁又能知道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万一真有王小波李顺之事，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

“有时错已铸成，只得将错就错。”石越苦笑道，“吕惠卿是如此想，文彦博、司马光亦是如此想，我若易地而处，也必如此想。宰相何官？宰相乃权衡天下轻重之官！若只看眼前利害得失，那便是庸相。吕惠卿推行熙宁归化有错，但他固执坚守其政策却没有错——若此时让步，非止前功尽弃，西南数千里之地，亦不复为吾所有。吕惠卿之错，只不过是当为一己之进退，而故意隐瞒益州情实，意图侥幸取胜。不过潜光兄所言亦并非没有道理，若果真拿益州一路安危来做赌注，朝廷也实是输不起。亦因如此，所以才要善择巡边观风使……”

“巡边观风使？”潘照临与智缘不由都愣住了。

石越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文府会议的情况，道：“这益州巡边观风使，关系的非止是吕惠卿一人的相位而已，实是牵涉到益州一路之安危，大宋数十年之气数！不可不善择其人……”

“确如学士所言。”智缘沉吟道：“潘先生以为，文太傅与司马相公会推荐哪……”他话说到一半，便发现潘照临已经开始皱眉瞑思，当下也不再多说。

智缘其实知道，公正地说，宋朝对西南夷用兵并不全是吕惠卿一个人的责任。当时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的快意当中，很多人的自信心都开始急速膨胀，以为宋朝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轻易地打败一切对手，区区西南夷，自然更不在话下。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宋朝上下，才会头脑发热，在大战之后元气未复的情况下，推动熙宁归化，又以极强硬地态度，在西南用兵，最终才酿成今日的苦果。要知道，在几年前，宋朝上上下下的清醒者是并不多的；只是随着这几年来的军事失败，国库愈加拮据，而朝廷不断印发交钞，加上局部地区物资供给不足，内外夹击导致物价暴涨……这种种情况，才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依然以为在西南用兵可以轻易取胜，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前线的将士。所以方才潘照临才说出那些极刻薄的话。不过，随着雄武二军的兵变，种谔的突然病故，益州提督使的战死……如此种种，令部分士大夫危机感骤然加剧。无论是文彦博、司马光，还是石越，其实都已经将吕惠卿看成一块必须清除的挡路石——现在要想真正解决益州的危机，在政治上，就必须先踢开吕惠卿这块拦路石。这个所谓“益州巡边观风使”的差遣，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在益州撬动杠杆的人，他只要在益州轻轻一按，就可以把吕惠卿从政事堂的相位上狠狠地抛出去——在这一点上，石越与旧党是有共同利益的。

然而，虽然表面上看石越与旧党互为盟友，但被闲置的石越，与在朝握有相当权力的旧党，却同样各有各的打算。旧党虽然并不敌视石越，然以石越今时今日之资历与巨大的声望、功绩，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忌惮之心——这样的人物一旦再次步入尚书省，就是龙归于海虎入山林，将来会走到哪一步，是聪明练达如文彦博、博古通今如司马光都难以预料的。眼见着文彦博很快就要致仕，司马光垂垂老矣，旧党中可堪大用者不过范纯仁等区区数人，而石越却正当壮年，文彦博与司马光都是计虑深远之人，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将来要由谁来制衡石越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一定会希望尽可能地培植后继之人材，为旧党——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君子”，累积更多的政治能量。

但站在石越的立场，蛰伏了数年之久，石越又并非淡泊功名之人，如此天赐良机，他岂能甘心坐视它从眼前白白溜走？石越苦心经营了十几年，若说他没有野心入主政事堂，只怕说出去没人肯信。所以这一次，石越才会如此关心这观风使的人选，否则，他大可以看着文彦博、司马光与吕惠卿斗法便可。人心是极富变化的东西，当一个人羽翼未满之时，若他能够借助他人之手推动自己的主张，他亦会视之为巨大的胜利并非常满意；但若是当他羽翼丰满之后，就算只是让他收拢翅膀一会不得伸展，他亦会感觉到十分的受拘束。那种想要毫无顾忌的伸展自己羽翼的想法，有时候真的会压倒所有的一切！

以智缘的观察来看，石越显然是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来收拾现在的局面。

“公子。”这个时候，潘照临忽然开口说话了，“与其去徒劳地猜测文彦博、司马光的人选，倒不如自己推荐一个让吕、文、马都无法拒绝的人选。”

“文彦博、司马光势在必得，吕惠卿亦不肯善罢干休，我又能有什么好人选来火中取栗？”石越苦笑道。

他说的是大实话。与石越关系密切的，或者是所谓“石党”的大臣，苏轼远在辽国，自不必提起；章惇刚刚自陕西回来，没有这个道理又让他去益州当观风使；沈括则刚刚到都水监履新；其余如韩维、苏颂、刘庠诸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巡边观风使，毕竟不是个什么美差，不是说你推荐人家就会愿意去的。现在韩维是翰林学士，传闻马上就要拜枢密副使，甚至可能是六部尚书；苏颂则是开封府尹；刘庠转任河北转运使，也算是一方诸侯——任谁也不会愿意去益州这个是非之地，做这个是非之官。倒也有肯定愿意去的，却又未必能去——苏辙由

工部尚书出知地方，虽然宋朝官员上上下下极为正常，但他对吕惠卿不可能没有怨恨，兼之这也是能让他东山再起的好机会，若得举荐，石越料他必定昼夜兼程赴任。但吕惠卿又怎能容他赴蜀？石越也想过用曾布，但是曾布在海外呆了十年之久，益州转运使的表字他都未必知道……他凭什么又能力排众议？至于唐棣、蔡卞、丰稷、蔡京等辈，威望资历不足，象他们这样资历的人，在大宋朝廷以车载，以斗量，数不胜数，那是提都不用提。

“倒是有个人选。”潘照临眯着眼睛望着石越，缓缓说道。

“哦？”石越的眼皮忽然跳了一下。

“不过，他本人未必愿意去，还须有一个得力的说客。”潘照临没有马上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而且，这是一招险棋。”

差不多同一时刻。吕惠卿府。

“巡边观风使？！”陈元凤端茶的手不由自主的一抖，“只怕文彦博、司马光不会这么容易善罢干休。此辈定是要借此大做文章，相公万不可掉以轻心……”

“我自有万全之策。”吕惠卿笑道，“不过，此事还要辛苦履善。”

陈元凤连忙把茶杯放回桌上，欠身道：“但凭相公差遣。”

“我便知履善能助我。”吕惠卿满意地点头笑道，又看了看四周，见下人都远远地守在厅外，方放心说道：“观风使之任，明里我会

举荐蒲传正^[1]，蒲传正曾经察访荆湖两路，奏罢辰、沅役钱及湖南丁赋，朝野颇著令誉，皇上曾几次当着我的面夸奖他……”他说到此处，忽见陈元凤嘴唇微动，似乎有话要说，不由停了下来，问道：“履善可是以为有何不妥么？”

陈元凤忙道：“倒并非不妥。只是蒲传正由知制诰至翰林学士兼侍读，而今又是同修两朝国史，皇上信任有加，外间传说蒲传正迟早要进尚书省，学生担心他未必愿意去……”

吕惠卿赞赏地点点头，笑道：“履善所虑极是。不过履善却有所不知，蒲传正这人爱穷讲究，每日三餐要吃掉十头羊十只猪，每晚要费烛三百枝，连舆洗都有什么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之别，每洗浴一次，要五斛热水……这些虽然只是小事，但偏生如今正是国库拮据，皇上屡次三番削减宫中用度之时，而司马君实又荐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御史，这些人一进兰台，便弹劾蒲传正酒色无度、奢靡、营造房舍逾制，弹章迭上，证据确凿。皇上便不因此定他的罪，但他若还想固宠，便不能不多立些功劳。否则休说入主部寺，他这个翰林学士究竟还能做几天都难说。况且当年益州之事，蒲传正当年也是极力赞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果真出了事……”吕惠卿淡淡一笑，不再多说。

“原来如此。”陈元凤笑道：“这般说来，他必不会推辞。他原是益州阆州人，做过夔州观察推官，熟知西南情势。而他察访荆湖两路，又是皇上赞可的。若再加上治平年间，因水灾地震，他上章论事，斥责大臣、宫禁、宦寺，皇上自那时候起，圣心便已认可他是敢言之臣……这的确是极好的人选。依学生看，今上是极重君臣之义的，又极爱惜人材，蒲传正如今正是宠信将衰未衰之时，皇上信得过他的人品才干，说不定正想再给他一次机会……”陈元凤一面替吕惠卿分析，一面连连赞叹

道：“妙哉！妙哉！”

吕惠卿含笑望着陈元凤，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丝警惕，不过旋即释然。做了这么多年的宰相，他的门生党羽不少，但真正入得了眼的，不过区区数人而已。而陈元凤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称得上聪明过人。只是有时候略嫌轻佻。不过，最要紧的是，吕惠卿知道陈元凤的前途，都系于自己，并不担心他会背叛自己。但饶是如此，面对这个心腹门生，吕惠卿说话还是颇有几分保留的。

“不过，单单蒲传正一人，还不够稳妥。”吕惠卿道：“我回想今日之事，总觉有几分不安。文彦博与司马光一定也会在这人选上做文章，若以履善看来，此辈又会推荐何人？”

陈元凤沉吟半晌，方道：“莫非是吕公著？”

“吕公著？吕公著……”前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也是旧党名臣，一向反对熙宁归化。因为族人经营湖广军屯出了点问题而被弹劾，被吕惠卿赶到了大名府做郡守，并顺便监修附近装有火炮的要塞群。吕惠卿默念着这个名字，皱眉沉思，良久，断然道：“不是他。吕公著是因得罪而去的大名府，此时启用他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看文、马想的是快刀斩乱麻！”

“若是快刀斩乱麻……”陈元凤忽然眼前一亮，道：“会不会是司马光本人？”

“文彦博也好，司马光也好，朝廷现在还离不开。皇上也不会准。”吕惠卿摇了摇头。

“若是冯京呢？或者，或者是石越呢？”

吕惠卿顿时呆住了，陈元凤也被自己的猜测给吓了一跳。厅里瞬时变得死寂般的沉默。两人心里都明白，冯京尚不足为惧，若果真是石越……以石越今日的声望、资历，就算吕惠卿极力阻止这桩任命，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大。随着唐康的奏章递进大内，加上雄武二军的兵变，种谔病死军前，益州提督使战死这一系列的变故，皇帝对益州路的局势不起疑心是不可能的。而无论益州路的局势发展到了哪一步，若是真将石越派去，对于朝野上下也好，甚至于皇帝本人也好，都等同于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极不情愿，但二人在心里面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际上所谓的“声望”与“资历”，若直观一点来形容，就是当某种危机出现时，人们看到他便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心感。石越拥有这样的能力，这是无法否认的。

不过……文彦博、司马光有可能举荐石越么？

若能一举扳倒自己，那旧党就可以取得熙宁二年以来最大的胜利。

皇帝不一定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皇帝真正看重的，还是谁能帮他治理好这个国家。如今国家的情况较之熙宁之初已经大为好转，若旧党们能在一两年内证明自己，那么皇帝就算又偏向旧党，也并非不可能——文彦博老了，司马光也病得不轻，其余的老臣经过长时间的闲置打压，威望已极为有限，而青壮派的旧党，不可能对皇帝有任何威胁。所以，就算改变近十年来使新旧两党旗鼓相当的策略，反过来让旧党变大，新党变小来牵制之，也未必是不可能的。经过这十余年，吕惠卿早已明白，若国家能够在好的道路上前进，皇帝更希望臣子们互相牵制，而不是你死我活——熙宁初年皇帝打压旧党的举动，只不过是为了长期的政治利益而放弃短期利益的牺牲——饶是如此，皇帝还是千方百计的把旧党的元老重臣们安排在西京养老，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来牵制几乎独掌大权的新党。

但是，这些道理吕惠卿明白，文彦博与司马光未必会明白，就算明白，也会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君子”，所谓的“君子”是最喜欢逼迫皇帝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他们就算明知道皇帝的心意，也会不屑于迎合，而会更尊重自己内心所谓的“道理”。

吕惠卿当然唾弃这种“假惺惺”的伪善。但问题是，眼见着“君子们”有可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文彦博、司马光有什么理由要让石越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瞬间，吕惠卿感觉到自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无论是石越还是冯京，都不是旧党！石越自成一党，冯京则是游走于新旧两派与石越之间的中间派，他对于旧党或者石越的倾向性，只怕连他本人都很难判断究竟更亲近哪一方。

文彦博、司马光没有理由让人分享自己的胜利，更何况是石越这样的对手。石越复出，吕惠卿看不出旧党有什么人可以制衡他！易地而处，吕惠卿认为如果自己是旧党的领袖，就算再没有私心，不去刻意打压石越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帮他复出，那绝不可能。旧党青壮派中，最有希望的就是范纯仁。范纯仁做过吏部侍郎，伐夏之役负责军需，保证了军需的供应，立下极大的功勋。有资历，有政绩，有学问，有才干，人品端正无可挑剔，本人颇有人格魅力，其父又是庆历名臣范仲淹——天然地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那份无形的政治遗产。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才对他寄以厚望，竭力帮助他入主兰台。而吕惠卿也将他视为旧党中除文彦博、司马光以外最大的政敌。

但就算是范纯仁，也无法与石越相提并论。

吕惠卿心中一动，忽然之间，他知道了文彦博与司马光的人选是

谁！将范纯仁推进兰台，其目的就是利用兰台来打击自己。但若能将自己赶下台去，还需要范纯仁进兰台做什么？范纯仁资历、才干、政绩无可挑剔，本人文武双全，伐夏时负责军需经验丰富，也曾经几次公干到过益州，对益州并不陌生，最重要的是，他曾经做过吏部侍郎，熟悉益州的官员！朝野当中，吕惠卿还真是找不出谁比范纯仁更有竞争力！

这是文彦博的妙计！他能用什么借口来阻挡范纯仁去益州？除非……除非替范纯仁找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这样的话，他就很难有借口再挡住他进兰台——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御史中丞有多大的权力，宋朝每个当过宰相的人都心知肚明。

吕惠卿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厅中来回踱步思考对策。文彦博这一手太漂亮了。若范纯仁去了益州，皇帝肯定会给他更大的权力，凭借范纯仁的能力，益州的疮疤彻底被揭开自然不在话下，而范纯仁也可以借此积累更多的声望与资历，将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就算万一有一天无法阻挡石越重返政事堂，范纯仁也有足够的资本与石越分庭抗礼。这样的话，就算放弃入主兰台的机会，也没什么大不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吕惠卿突然停下了脚步，沉声道：“推荐蒲传正只是明里的手段，除此之外，还需履善上表推荐王希烈为观风使！”

陈元凤哪里知道吕惠卿心里已经转过了无数的念头，听他突然间又把话题跳了回去，不由愣了一下，半晌，方道：“王中正？”

“不错。”

陈元凤只在心里短暂地迟疑了一下，便抱拳应道：“相公放心。”他不知道王中正与吕惠卿的关系有多好，但他明白宰相推荐宦

官，是非常犯忌讳的。这种事情，当然要假手于人。只是，陈元凤非常怀疑，虽然王中正也是皇帝信任的宦官，自仁宗朝就立下平叛护驾之功而从此显赫，资历很深，而且有典兵的经历，但一介宦官，怎么比得了石越？

“不是石越。”仿佛猜到陈元凤心里的狐疑，吕惠卿淡淡说道，“是范纯仁。”

“范纯仁？怎……怎么可能？”

吕惠卿没有再多解释。忽然间，他觉得一阵疲倦袭来。饮鸩止渴！明知道是饮鸩止渴，他也没有选择。他已经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让范纯仁去益州，他绝不会让范纯仁踏着自己的尸体建立功勋！就算是饮鸩止渴，只要保住益州路的疮疤暂时不被揭穿，只要熬过这一关，只要有军事上的一次胜利，他就还没有走到绝境。吕惠卿心里比谁都明白，只要再熬上一年，最多两年，河西就会基本巩固，陕西就可以恢复，大宋朝的压力就可以轻掉一半，到时候就可以全力以赴来翦灭那些该死的西南夷！

只要一年时间而已！

[1]. 即蒲宗孟。

静渊庄。

柳荫轻拂，寂静无声。黄昏夕照之中，一位身着紫衫、面容削瘦的中年男子正坐在庄内小湖边一块石板上垂钓，他极其专注地望着静静地垂在湖中的金线，仿佛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他的身后，一位身着绿衫的女孩随意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百无聊奈地东望望西瞅瞅，一双金缕鞋不停地晃着，裙侧的玉佩不时碰撞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叮声。若是只看这二人的打扮与神态，而不管园门外依稀可见的仪仗、宦官、宫女还有一身戎装的班直侍卫，绝没有人能想到，在这里垂钓的男子，竟然是贵为当今天子的大宋皇帝赵顼，而旁边的那个女孩，则是俗称“淑寿公主”的温国公主。

“三娘，你能不能安静一点？”被女儿在身边烦了小半个时辰，赵顼终于忍耐不住了。

好不容易终于吸引到父皇的注意，淑寿完全无视了赵顼那没有任何杀伤性的训斥，跳下石头，扯着赵顼的袖子低声央求起来：“求父皇开恩，便让儿臣去看白象罢。”

赵顼皱起眉毛，回过头望着自己最心爱的公主，不禁哭笑不得，这一天之内，淑寿至少已经央求过他不下二十次了。

到这一年为止，赵顼一共生有十四位皇子和十位公主，但多半都因

为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而夭折，活下来的只有七子三女——除由向皇后亲自抚养的皇三女温国公主外，还有朱德妃所生的皇六子赵侗、皇十三子赵似、皇十女庆国公主；高丽公主王贤妃所生的皇七子赵俟、皇十二子赵俟；宋贵妃所生的皇四女康国公主；林婕妤所生的皇十四子赵偁；武才人所生的皇九子赵佖；陈美人所生的皇十一子赵佖。这七子三女能不能活下来，也还难说得很，较小的皇子公主们，现在还在襁褓当中；而最大的淑寿，也不过十几岁，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年龄，赵顼与向皇后所生的皇长女，就是在十二岁时夭折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亦或是赵顼疼惜淑寿的生母早亡，对这个实际上的皇长女，宠爱到了连高太后都有点看不过去的份上。

“你是大宋朝的公主！怎么可以随便去动物园那种所在？”

赵顼虽然板着脸，但是他的眼神与声调，却彻底地出卖了他。“那为何六哥和七哥便去得？他们还得骑马去！”淑寿已经将嘴撅得老高。

“六哥、七哥是男子，去去无妨。”赵顼的声音开始动摇了。

“可石家大娘亦是女子，她也去得。怡园许多人都去过。”淑寿越发不满起来，嘴角一撇一撇地，泪珠便已经到了眼眶中打着转儿。

赵顼顿时心都快化了。他此时真恨不能把曾布与薛奕一脚踢回凌牙门去，若不是他们献这劳什子白象，他怎么会想安静钓鱼都做不到？对于皇帝来说，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他若在别的地方垂钓，不知道内侍们早已暗中放了多少条鲤鱼进去……不过，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他看着淑寿，几次便几乎要脱口答应她，但话到嘴边，终于还是硬生生忍了下来。

若是答应了淑寿，太后那边他怎么交差？

但若不答应她，这事也难以善罢干休。他的这位三公主，根本就是个魔头，比起当年的柔嘉来，还要厉害三分。在高太后与几位严肃太妃面前，她装得比清河还乖巧——这种坐在石头上晃脚的事情，高太后和那些太妃们只怕连想都不想到；但只要转过背来，她便能把整个皇宫闹得鸡飞狗跳。

这种事是有前车之鉴的。

当日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怡园的事情，为了去怡园念书，她一向高太后与太妃们大献殷勤，一面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策动了一干说得上话的后妃们替她求情。整整一个月内，高太后与赵项的耳边能听到的，几乎都是为她求情的声音……眼见着这位“乖巧”的三公主整日闷闷不乐、茶饭不思而日渐消瘦，最后连高太后的心都软了。加上耳边实在不胜其烦，最后高太后与赵项才不得不答应下来。

“罢！罢！”前思后想，赵项终于决定脱过眼前这一劫再说，他左右看看无人，把淑寿拉近来，放低声音说道：“三娘定要想去，朕也准你……”他话未说完，淑寿已然破涕为笑——赵项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继续说道：“不过，你不能说出去。你悄悄去找十九姑，便说是朕的旨意，令她悄悄带你去看白象，不许声张！”他话音方落，却见淑寿已经又撇起嘴来，“父皇骗人，无凭无据，十九姑姑才不肯信我的哩！”

赵项不禁脸一红，他的确打着将麻烦先推给柔嘉的主意，不料却被女儿揭破，只得说道：“朕叫李向安找几人陪你去见她便是。”

淑寿这才又高兴起来，装模作样向着赵项一敛衽，稚声稚气地拖长声调说道：“谢父皇隆恩！”

赵頊见她这般模样，忍俊不住，不由得哈哈大笑。淑寿心愿得逞，一把抱着赵頊的脖子，又笑又闹更是没上没下起来。

赵頊好不容易才又安抚了淑寿，正待重新去钓鱼，刚刚转过身去，便听园外传来李向安尖声尖气的禀报声：“陛下，李宪、石得一求见。”

“宣。”赵頊无可奈何地扔下钓竿，一面对淑寿道：“你先去找姑姑们玩吧。”

目送着淑寿兴高采烈地离去，赵頊心里头竟泛起一丝惆怅。他没有去看跪在跟前的石得一，只是拿眼角瞥了一眼李宪，道：“你们见过唐康了？”

李宪嚅嚅了一下，却没有说话。他职分虽然比石得一高，但这件差使，却是石得一为主，他只是奉旨去“听听”而已。而且李宪也颇有自知之明——熙宁俗传有“五貂珰”，他李宪节制方面，手握重兵，官爵既高，表面上亦最风光；但相比之下，王中正不仅长居京师用事，而经常替皇帝赴各地差遣；宋用臣负责督责京师一切工程建筑；李向安长期负责宣敕、服侍皇帝起居，三人之恩宠其实都不在自己之下；但最让李宪忌惮的却是跪在他旁边这个石得一。两年之前，前任勾当皇城司宦官致仕，石得一执掌皇城司这个要害机构，他一改往年“无为而治”的方针，将自职方馆与职方司成立后皇城司那埋尘已久的间谍功能又重新发掘了出来。他给皇城司的探事兵吏规定“功课”，要求每人每日必须探得多少件事回报。一时间搞得京师乌烟瘴气，人人侧目，称得上是权势熏天。不仅仅台谏对他大为不满，弹劾不断，甚至连兵部职方司也因为

他手伸得太长而多有矛盾。但皇帝认为他是忠奴，吕惠卿要借他来打击异己，两府又颇有一些大臣明哲保身，竟然没人奈何得了他。他也因此更加气焰嚣张。李宪虽然远在陕西，但他的家属亲戚都在京师，谁都难保家里没有人有个不法之事，若每一桩不怎么光彩的事情都被报到皇帝耳里，日积月累，凭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在外领兵，尤其要加倍小心。李宪虽然心知石得一这样下去必定没有好下场，但他却也绝不愿得罪他。

当下他只是静静伏在地上，听石得一回报道：“回禀官家，臣等奉敕至御史台狱问话，依圣旨，无他人在场。臣问：可知罪？唐康答：罪臣知罪。臣问：为何擅调禁军？唐康答：事起仓猝，不得不尔，若待请复，必贻误军机。臣问：田烈武、赵隆、李浑为甚竟予兵给你？唐康答：田烈武有忠义，且与罪臣有旧，故不惜死；赵、李实不知情。臣问：为何擅杀降？唐康答：罪臣非敢杀降，是擅杀叛卒。一则激于义愤，一则恐兵力不足，贻为后患。臣问：田烈武、赵隆是否知情？唐康答：田、赵实不知情，谢罪折子所言，无一字虚言。罪臣死不足惜，愿陛下勿轻西南夷。臣问：为何令章惇代递折子？唐康不答。臣又问，唐康答：罪臣恐通进银台司附宰相，见臣之名而不肯进呈。又言，若西南之事，有一字虚言，愿受族诛！”

赵顼沉着脸静静地听着，听到此处，不由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族诛？他当朕是汉武帝么？”

石得一正悄悄抬眼看皇帝，却见赵顼阴冷的眼神扫了过来，他连忙把头又伏下去，听皇帝冷冷地说道：“他这点罪，两府议上来，至重不过是编管。恩自上出，朕还能给他加刑不成？看在文彦博、石越面上，总还要给他加恩的。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不必急于一时了。禁军兵变、主帅病殁、泸州失陷、提督兵败战死……难不成一夜之间，益州便天塌

地陷了？到底是有人昧心欺君，还是有人危言耸听，总是要查个清楚的。待查清楚了，再议他的罪不迟。他调兵擅杀之事，朕可恕他；但他若是故意危言耸听，构陷宰相近臣……哼！”

皇帝并没有发问，李宪与石得一都不敢接话。但连头带身体趴在地上，却正好能掩饰住李宪的表情。他现在已经更加清楚地知道，这场权力斗争，已经是到了图穷匕见的关口。无论是哪一方最终取胜，朝中现有的平衡，都不再可能继续下去，紧接着一定是一场堪比熙宁初年的大罢黜。也许比那还要残酷无情。

“李宪。”

“臣在。”

“你在外行走，益州虚实，可曾见到、听到些什么？”

李宪仿佛感觉到石得一的眼睛，正在阴冷地盯着自己的后背，他禁不住哆嗦了一下，当即回道：“臣奉旨陕西差遣，非份内之事，不敢以闻。”

皇帝那里沉默了。李宪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铺天盖地地向他扑来，他顿时冷汗直冒。皇帝是英主，他将那日文彦博府上会议之情形，早已详详细细专折以闻，再加上唐康的折子，还有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皇帝心里若不起疑心，那是断不可能的。

他面前的这个皇帝，最恨的便是欺瞒。

李宪不禁羡慕起那些士大夫来，士大夫可以躲在礼法的背后，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不回答自己不想回答的事情，但他却是个内侍，“不管闲事”是对的，但是皇帝派他们出去，就是让他们做皇帝最亲信的耳

目，若是听到的、见到的，都不肯以闻，皇帝心里要做何想法？

他心里不由泛起一阵悔意。

“官家，臣以为，而今益州最要紧之事，还是要尽快压服西南夷之叛乱。”李宪试图将功补过，“今灵夏大定，秉常虽存，吾扼险而守，以水泥砖石筑城，兼有火炮、神臂弓之利，西兵皆百战之师，王师虽进取不足，守成则有余。西贼已不足为虑，此正是朝廷观兵燕赵，收复故土，复仇雪恨之时！西南夷不过跳梁小丑，即便唐康所言是虚，朝廷为此耗费国力兵力，非上策也；若唐康所言皆实，为防万一，更须趁早镇压西南叛夷，否则内外交攻，益州危矣。”

“朕用兵西南，原亦有练兵之意！东南兵与河朔兵久不经战阵，朕欲使之小试于西南，使将士经战阵，而后方可大用。”李宪虽然看不到皇帝的表情，但是却明显听出皇帝的语气已经缓和。他心里略略放宽了一些。皇帝最大的抱负是什么？这是公开的秘密。皇帝的那身紫衫，便已经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紫衫是宋朝军人的服装之一。司马光痛恨民风孱弱，石越鼓吹恢复配剑古风，在这样的气氛下，皇帝也终于可以经常着戎装见臣下，但李宪却知道，皇帝的想法与司马光、石越还是不同的。后者也许只是单纯为了改变社会风气，但是皇帝想的却是“赫赫武功”！大宋自开国以来，便无时无刻不想收复燕云故土，皇帝变法图强也好，用兵西夏也好，最终的目标，都是指向北方。这是大宋君臣解不开的心结。但现在，无论益州的情况究竟如何，显然那里都已经绑住了皇帝的手脚。

赵顼没有去看跪在他跟前的两个宦官，他有点心烦意乱。他说的一半是心里话，调河朔禁兵入蜀作战，自然是有练兵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也是迫不得已。但赵顼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向辽国报仇的。所以，尽

管财政困难，河北的边防从来不敢松懈，火炮也是优先供应给两北塞防。薛奕几次请求要在海船上安装火炮，都被他否决，原因就是赵頊认为海外始终只是海外，而幽蓟却是“中国故土”。对于赵頊来说，南海也好，海外贸易也好，始终只是一个财源。他的抱负，他的理想，始终是北方的那块土地。

但是此时，赵頊感觉仿若是，自己正在有条不紊地打着如意算盘，却被人忽然从中横插一手，将算盘搅得一塌糊涂。一直好端端的益州，忽然之间，却有人告诉他，那里已经处在大叛乱的边缘！

赵頊很是恼怒。他感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既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不知道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感觉，尤其让赵頊感觉到愤怒。他是大宋朝的中兴之主，他收复了河西，把西夏赶到了贺兰山以西；他的统治下，大宋朝不再需要每年给辽国与西夏那屈辱的岁赐；他的疆域，远至万里之外的凌牙门，大宋成为南海的霸主；他不用刀兵，就让高丽几乎沦为半附庸的属国！

大宋今日之盛况，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未有之盛世。而他赵頊，乃是开创这一盛世之圣主！

但是，在吕惠卿与文彦博向他禀报西南局势之时，在他读到唐康的奏折之时，赵頊忽然间有幻灭之感。他那种优越感，他那种骄傲感，他那种成就感，他那种以为大宋已经极强盛之自矜，突然之间，便变得不那么靠得住了。

他以为自己是堪比唐太宗的圣主明君，难道到头来会变成唐玄宗，成为天下后世之笑柄么？

这是赵頊无法接受的事情。

“官家庙谟宏远，非臣所能及。河朔禁军承平已久，虽经整编，毕竟不如西军。之前何去非主张直接向河朔禁军派遣西军将校，当时枢府、三衙、兵部皆以为善策，然官兵失和，亦是此次兵变之因。可见此策于理可行，实际却未必行得通。官家以实战练兵，才是不易之论。只是如今西南局势有变，这个方针，或可略为修正一下……”李宪小心的措辞着，宦官与士大夫最大的不同，便是宦官永远都会顾及着皇帝的感受，“政事臣不敢妄言。朝廷诸公之前或多有轻西南夷之处，然唐康之言，亦未必无夸大其辞之处，官家亦不必过于忧心。两府以为先遣使了解益州实情，亦不失为谋国之言。官家何不静等水落石出，再做处置？至于军事，臣以为取胜不难。而只要能打一场大胜仗，纵是有危机，亦必可大为缓解。故要紧处，还是选派精兵良将入蜀平乱——但官家以实战练兵之宗旨，还是不能丢了，臣以为，作战之主力，自然要从西军中选调，然可同时从河朔禁军各军各营中，抽调一指挥之兵力，编入西军各营中，让他们跟西军学学怎么打仗。这些兵若是练成了，将来回到河朔禁军，便能以这些兵为主力，将全营全军都带上去……”

“这是好主意！”不待李宪说完，赵顼已击掌称赞，“何去非毕竟是书生之论，比不得老将之言。一个指挥一个指挥调出去，他们也不敢兴风做浪。”

李宪听皇帝褒贬何去非，心里忽然一动，这何去非原本是福建一介书生，累次考进士都落第，后来得人推荐，入慕容谦幕中，颇立下些军功，战后慕容谦向皇帝举荐何去非之能，皇帝亲自廷试，奏对称旨，特授同进士出身，令他在讲武学堂为教授，讲授历代战史。此君是慕容谦幕府出身，与石越的幕僚们交往甚密，文章策论又很得苏轼称赞，虽然不过是一小小的教授，却又得到文彦博、郭逵的另眼相看，经常就军制改革发表意见与建议，每次建议，都很得皇帝的称赞……李宪想起何去

非的这些背景，便觉得这个人不便过于得罪，忙道：“臣原本计不及此，实是听到官家以实战练兵之论，才忽然想到，这原也怨不得何去非。寻常之人，又怎能似官家想得如此深远？”

赵顼微微一笑，道：“你这是言过其实了。”他又看了一眼李宪与石得一，这才说道：“你们都起来回话罢。”

“谢陛下。”李宪倒还罢了，石得一却早已跪得双腿酸痛，这时如蒙大赦，谢恩站起来，嫉妒地望了李宪一眼，心里头恨不能用目光将他烤死。

赵顼却没理会石得一，只向李宪说道：“既要从西军中挑选精兵，你熟悉西军，你说说，要调多少兵力入蜀？调哪些部队合适？朕也听听你心里经略使的人选。”

李宪悄悄抬眼，见皇帝热辣辣目光投在自己身上，心里一惊，方才心里的那点轻松得意，顿时跑到了九霄云外。看皇帝的神情，竟是希望他主动请缨，但李宪口里说得轻松，心里却是极明白的：益州的仗本来就不好打，若是内政纠缠不清，那就更加凶险。与其去益州打仗，李宪倒宁可撺掇皇帝再次向西夏开战。这西南的功业，还是留给别人去建好了。但他心里虽然打着小算盘，却断不敢让皇帝看出半点来。他连忙将头垂下，避开皇帝的眼神，假作沉吟，过了一会，方才回道：“臣以为，今在蜀之兵，有本地厢军、乡兵，有东南禁军，有河朔禁军，还有西军，这些军队，仓促间无法退出益州，要能节制这五花八门的军队，还要懂得善用其力，单单是西军出身的将领，只恐难孚重任。西军将领多数看不起河朔与东南军，而河朔禁军亦免不了会猜忌西军将领——臣愚见，以为经略使非重臣宿将不可。若不是在军中素有威名，怎么能镇伏得了各军将士？且若欲迅速见功，最好是要在西南或者南方打过仗，

当年经历过侂智高叛乱的老将……”

“你是说郭逵？”赵頊默然一会，摇头叹道：“郭逵老矣。”兵部侍郎郭逵虽然是仁宗朝名将，但是毕竟已经六十三岁了，因郭逵在英宗朝做过同签书枢密院事，所以赵頊心里早就打算这两年内就让他直接做兵部尚书，然后体体面面地致仕。实际上，赵頊现在的两府，除了吕惠卿外，年纪都普遍偏大，这已经成为赵頊的一块心病。

李宪不料自己还没来得及把郭逵的名字说出来，便已经被皇帝否决。他这次却没能猜中赵頊的心思，因笑道：“廉颇虽老，尚善饭。”

“种谔是前车之鉴。”赵頊不待李宪说完，已经连连摇头，道：“这事先议到这里。明日朕要亲自去枢府，朕要见见田烈武与李浑。”

“官家。”李宪与石得一都吃了一惊。

“怕什么？朕不能一直被人蒙在鼓里。”揣摸赵頊话里的含义，石得一的脸刷地白了，本来劝谏的话已经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只听赵頊冷笑道：“唐康、田烈武的案子，不宜分开审理，着枢密院、卫尉寺和御史台会同审理。石得一，你去旁听。”

“领旨。”石得一慌忙又跪了下来。

“还有，你去宣一次旨，看在太后面子上，高遵惠之罪不问。”

李宪与石得一不由面面相觑，案子还没有开始审，就已经把高遵惠赦免了，那么唐康与田烈武擅调兵之罪，只怕也没办法问了。李宪心里头暗暗嘀咕，只怕这道圣旨，没有人会替皇帝草诏。

李宪所料不差，知制诰果然封还了辞头，高遵惠到底没能置身事外。而第二日，皇帝也没能真去得了枢府——刑部尚书陈绛忽然得了急病，皇帝虽然派了翰林院的医官去诊治，但是陈绛年事已高，非药石所能挽回，到了第五日上，便逝世了。为了安排陈绛的丧事、追谥，赵顼把唐康、田烈武的事情丢到了九霄云外。一下子多了两个尚书的空缺，对于臣子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赵顼来说，却是逼迫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两府大臣们，年纪都太大了，而新的人材，却还没有培养起来。这是过去十年他为了保持朝中政治稳定而付出的代价，现在，收债的来了。

枢密使文彦博，七十九岁；同签书枢密院事孙固，六十九岁；吏部尚书冯京，六十四岁；户部尚书司马光、礼部尚书王珪，六十六岁；其余如韩维也已经六十八岁，苏颂亦有六十五岁……他的宰执大臣们中，惟有左仆射吕惠卿与工部尚书王安礼还只有五十余岁。但是他对吕惠卿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而王安礼，赵顼对他并不满意。

到了这个时刻，赵顼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人材问题。

赵顼并非完全不曾刻意地培养人材，他对韩琦的长子韩忠彦便寄以重望，从鸿胪寺卿到京东西路转运使到礼部侍郎、工部侍郎，是赵顼希望能成为宰相之材的人物。但是韩忠彦的才华，较他的父亲实在相差太远……

与韩忠彦年岁相当的臣子们，范纯仁、吕大防、吕惠卿、王安礼、李清臣、章惇、曾布，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在赵顼看来，他们比起王安石、司马光这一代士大夫，无论在哪方面都还有着极大的差距。真

正能力能得到他认可的，也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

但是……

当然，朝廷中也并非没有第一流的人材……

那个人的年纪，甚至比吕惠卿还要年轻十多岁，但他的声望，却已经不在文彦博之下，才华也不逊于王安石与司马光……

然而，这个人毕竟只是个异数而已。赵顼还记得有一次与司马光讨论人才，君臣二人追溯本朝历代名臣，发现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大批天资、才干、名望相匹的人物，最典型的是庆历诸贤，还有象后一代的王安石、司马光、冯京、王珪这些人，后一代的韩忠彦等人也是如此，纵向比较，自然会有高下之别，但若是横向比较，则断无让一个人独领风骚之理。惟独石越却是个极大的例外，他不仅远胜同侪，便是放到整个大宋的历史上，都不会逊色！

这个异数，对于大宋而言，是幸，还是不幸？

赵顼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他并不相信石越会背叛自己。但他熟悉本朝的典故，当年太祖皇帝要让符彦卿领兵权，赵普坚执不同意颁布诏书，太祖皇帝质问：“难道符彦卿也会背叛我？”赵普当时回答：“难道陛下你当年想过背叛周世宗的么？”

太祖皇帝在周世宗是忠臣，但周世宗一死，便有陈桥兵变。这是太祖皇帝包藏祸心么？不是的。这是形格势禁，不得不尔。天子弗取，反受其咎。若当年没有陈桥兵变，等到幼君长大，太祖皇帝难道会有好下场？

天下之事，是忠是奸，有时候并非是由人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曹操若是早生数十年，谁说他不会成为霍子孟、朱虚侯呢？

太皇太后的遗训，赵顼时时刻刻都铭记于心。“……莫让石越没了好结果！”这是太皇太后的慈悲之心，亦是太皇太后的英明洞见！否则，为何太皇太后不说莫让司马光没了好结果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皇太后在升天之前，也许是预见到了石越的结果……

石越是一定要用的，但用石越，必有用石越的技巧。重用几年，便要闲置几年，让他起起落落，不仅可以让人无法揣度帝王之心术，亦可以使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不敢与石越贴得太近，这样便没有机会结成根深蒂固、遍布朝野的朋党……而且，当石越被闲置、贬斥之时，亦可以当成牵制在朝执政的大臣的筹码，因为皇帝随时随地，手里都有替换任何重臣的人选。只要有石越如此声望的大臣存在，朝中想为所欲为之人，必定也会忌惮三分。

但这等帝王之术的妙处，臣子们是不会明白的。不过，赵顼也不需要他们明白。只是无论多少人上表要求重用石越，亦或有多少人想借机弹劾石越，赵顼都一律留中。就是一个宗旨，让他们摸不透，想不清。

至于益州路……赵顼踌躇着，他感叹朝中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自己的心思。益州是搅不起大风浪的地方，实际上这些年朝廷的财力大半依然还是用于巩固两北塞防，争雄河套之上，西南夷的叛乱，主要还是以益州一路的财赋来应付——这本是吕惠卿为了迎合皇帝而采取的策略，但这种现实却更进一步加深了赵顼的认识，他相信西南夷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在赵顼看来，他不仅仅是要让那些西南夷彻底变成编户齐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借此能打造出一批名臣名将来，不仅仅是要练兵，也是

要练将相！牛刀先小试于西南，然后再大用于河朔，他要创就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直到此时，赵頊依然还陶醉在他的设想中。对于现在的状况，他只有愤怒，却并没有多少担忧。他只愤怒于臣下的欺瞒而已。唐康所言之事，肯定不是全部捏造，但也必有危言耸听之处。况且他一个边远知州，又能看得了多宽多远的局面？他还能胜过朝中的公卿们不成？朝中公卿们因此而大做文章，未必便没有党争的因素。“异论相搅”，本是祖宗的法宝，这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既然是秉着锻炼人才的宗旨，那么派重臣宿将去，便太没有道理。象郭逵等人，他当然信得过他们的能力，但是他却信不过他们的年纪！万一又是一个种谔，对军心士气，会有多大的打击？

对于派遣了种谔去益州这件事，赵頊直到此时还在后悔不已。

“官家。”

“唔？”

“石越来了。”李向安小心翼翼地说道。他是随龙的内侍，小心谨慎在朝中当差快二十年，也是极为不易的。朝中大臣中，李向安与石越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他却从来不会落下任何把柄。所以即便石越不得意的年头，他也从来没有受过波及。

“宣他进来。”

赵頊不得不暂时停止他的思绪。

郭府花园的沉剑亭中。

郭逵正与何畏之对坐小酌。二人一面饮酒，一面说些历代兵法战阵之事。两人一个是仁宗朝的宿将，一个是名震西北的将军，说古论今，指点英雄，竟是越来越投机。杯来盏往，酒过三巡，二人酒量虽豪，却亦禁不住都有了些醉意。

何畏之素以英雄自许，但自西事渐平之后，几年来却极不得意，他竟是被举荐调到了侍卫步军司，也就是所谓的“三衙”之一任职，这个名义上的全国步军最高司令部，说得难听一点，不过是枢密院与各军之间的传令机构而已，虽然名义上还负责演习、训练、调防等等事宜，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枢府决定，然后一纸公文发到三衙，三衙盖了印以后发出去——即便说得委婉一点，这也不过是“储才之所”。想何畏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以赫赫军功而晋升为昭武校尉，正思一展鸿图，不料却被打发到了三衙坐冷板凳，几年来郁郁于心，不免颇有些怨气。这时候说起历代的英雄豪杰，更不免触动愁肠。他灌了几杯浊酒，借着酒意，击掌长歌：“我年十五游关西，当时维拣恶马骑。华州城西铁骢马，勇士千人不可羁。牵来当庭立不定，两足人立迎风嘶。我心壮此宁复畏，抚鞍蹶镫乘以驰……”

郭逵听他唱得沉郁苍凉，亦不禁拔剑起舞，亢声和道：“关中平地草木短，尽日散漫游忘归。驱驰宁复受鞭策，进止自与人心齐。尔来十年我南走，此马嗟嗟入谁手？楚乡水国地卑污，人尽乘船马如狗。我身未老心已衰……”

“我身未老心已衰……”二人唱到此句，各怀心事，感慨万千，竟

是再也唱不下去了。郭逵掷剑于地，叹道：“我身未老心已衰！莲舫尚是未老，我却已是老骥空伏！”

“太保^[1]何出此言？皇上正欲大用，都说太保不日便要拜兵相……”何畏之不觉怔道。他的奇怪并非装出来的——郭逵现在名义虽只是兵部侍郎，但实际上却是个代理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之缺，迟早都不脱他手——无论资历、才干、功绩，他都是不二之选，没能在吴充死后当上尚书，那不过是因为他与石越走得太近罢了，但眼见现在皇帝对石越态度转变，进政事堂做执政，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自己郁郁不得志倒也罢了，郭逵却应当正是得意之时。

郭逵却已默然，半晌，方叹道：“金紫非所愿，男儿当提三尺剑战死疆场，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他缓缓步回亭中，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方又说道：“我与种子正结怨十余年，当年在陕西，他讥我是狂生，徒以家世进用；我以他是妄人，徒好大言欺世……”

“但当年收复绥州，却是太保与种太尉通力合作之功……”何畏之不知道这些朝中人事的恩怨，这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们还不至于以私怨害国事。”郭逵似乎是想起当年绥州之事，为了保住绥州，他冒着杀头的风险，私藏诏旨……他的眼神中浮起一丝向往，但旋即黯淡下去，“种子正在外领兵，我却做了十年侍郎，他观兵灵州城，一生心愿，已是得偿。死在西南疆场，不过正遂其志。我却象是个书生，劳形于案牍之间，周游于官场之内……”

何畏之已然明白。郭逵一生，并没有赫赫的战功，平依智高，人们会算到狄青的账上；复绥州，那是种谔的功绩，除此以外，多是些不值一提的小战斗，即便胜利，也不会被人们记住。对于一个自负名将之材

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不心怀耿耿的。尤其他还生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别人看来，也许兵部尚书才是一生奋斗的至高点，但在郭逵，却是有别的价值更在其上。

何畏之不由得有些同病相怜。

“莲舫，若是我这次得为经略使，荐君为参军，君可愿助我？”郭逵忽然问道。

何畏之却没有马上回答郭逵邀请。堂堂昭武校尉做参军，这不是问题；回到军中，也是何畏之的心愿……但是，何畏之亦不愿轻许人。

“太保，平西南夷，非徒以军事便能胜之。”

“然非有军事之胜利，亦不足以言和。”郭逵这方面的认识比何畏之要深刻。

“那太保可是已有必胜之策？”

“这世间有可胜之仗，却没有必胜之仗。”说到军务，郭逵顿时来了精神，重与何畏之坐下，一面斟酒，一面说道：“当年我随狄武襄公征侬智高，当时朝廷里那些读过一点兵书典故便自以为知兵的公卿大夫，纷纷上书，以为两广之地，骑兵无用——其实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惟狄武襄却坚执己见，以为并非骑兵不可用，而要看用什么样的骑兵。若是契丹那种只会在平原上冲锋陷阵的骑兵，到了南方自然一点用也没有。但若是横山骑兵，却正是有了用武之地——横山骑兵在山地中如履平地，若论在山地作战，天下第一，这原是当年西夏立国的法宝。所以狄武襄公便请旨从西北沿边，检点曾经战阵之蕃汉兵马，遂以此破

敌。这件事，当年朝野上下，只有庞籍相公支持狄武襄公。便是今日朝中的士大夫，十之八九，也只知道狄武襄是以西边精锐破贼，却不知道其间致胜之关键，是横山蕃骑！”

何畏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时回想起他见过的横山蕃骑，不由频频点头，道：“我见过归附的熟蕃，汉人骑兵，只合在平地上冲锋，到了山地，便不是蕃骑的对手。”

“不错。”郭逵给何畏之倒了一杯酒，一面叹道：“南方蛮夷，素来生活在群山之间，其来去如飞，我禁军将士，休说河朔兵，便是西军步军，到了那西南群山之中，便算不顾阵形，也是追赶不上。况且行军打仗，步军若无阵法，岂非自取其败？要取胜，惟有用骑兵。西南夷从未和骑兵打过仗，不知虚实，没有经验，单这一点，便已占到上风。所以种子正带龙卫军入蜀，是颇有见识的。但他太自矜，我婉转托人提醒他，他却看不起蕃骑，以为他的龙卫军现在便是天下第一的马军——横山蕃骑在平原上作战，蕃骑没纪律，不守阵形，自然未必是龙卫军的对手，但是到了山地之上，龙卫军却未必行了。种子正此人，就是太骄傲！”

郭逵微微摇了摇头，似乎是在惋惜。又说道：“要破西南夷，其实不用兵多，兵多无用，徒耗粮草。只需从西北沿边熟蕃中，挑选曾经打过仗的骑兵一万，然后再从横山部落中，招募曾经在西夏步跋子当过兵的步军五千为辅，以此一万五千人马为主力，以现有蜀中兵为辅，再加上有莲舫熟悉地形风俗，只要主帅不轻敌，破贼不难！”

说罢，郭逵炯炯注视着何畏之，等待他的答复。

“太保可曾听说过李十五？”何畏之依然没有正面回答郭逵。

“李十五？”郭逵依稀觉得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

“此人以前做过石学士的卫士，后以军功累迁为致果校尉。”何畏之淡淡说道，“石学士回京前，对陕西五路蕃人，曾定下‘抚其渠首、化其民众、收其精兵’之策，李十五这几年间，便一直在熙河、秦凤地区招募各蕃部之精壮勇士。”

“竟有这样的事？！”郭逵吃惊地看着何畏之。招募士兵是兵部该管的事，他竟然毫不知情。

“李十五部是蕃兵的编制，名义上是渭州的蕃军。不太引人注目，不过两年前其与环州义勇有一次演习，依规矩是要经过三衙的，末将无意中才注意到这支渭州蕃军。这支蕃军只有千余人，实际上驻扎在西安州，军营可能在天都山附近，军费与兵甲都是枢府特拨的……”

何畏之的描叙，让郭逵更加好奇起来。

“环州义勇是末将亲自带出来的，陕西乡兵中现今唯一保持编制的部队。”何畏之嘴角微翘，显得极是骄傲，“末将不敢说那是天下精兵，但若是论到夜战，在山地丛林中打仗，环州义勇不会输给任何人。当年石帅让我训练环州义勇之时，是预备这只精兵要深入到兴庆府，在西夏腹心之地兴风作浪的。可惜事到临头，石帅却变了主意。”主动提起这段不为人知的秘辛，何畏之依然不禁折腕叹惜，他甚至不知不觉改了对石越的称呼。直到此时，何畏之依然以为是石越忽然保守，却不知道石越却是担心这支何畏之一手训练出来的精兵，离开太远，会失去控制。

“但这次演习，上报的结果却是渭州蕃兵趁夜偷袭了环州义勇。”何畏之涩声道，“纵然环州义勇许多武官被调进禁军，实力锐

减，这只渭州蕃兵也不可轻视。石帅从各蕃部中募集勇士，训练成军，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削弱蕃部实力这么简单。末将一直认为，朝廷公卿中，临机决断，石学士或许不过只是平平，但论到远见卓识，却是无人能及——如今看来，倒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支渭州蕃兵，恰巧也是骑兵……”

“你是说？”郭逵瞪大了眼睛，只一瞬间，便连连摇头，道：“不可能，若依你所说，那时候连熙宁归化都未开始。”

“他未必是为了西南夷。但大宋疆域广大，蕃种众多，若说石学士刻意提前训练适合在山地丛林作战的精兵，以备万一之需，末将以为是可能的。禁军涉及到枢府、兵部、三衙，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先试之乡兵和蕃兵，这也是石学士惯常所为。”何畏之冷静地分析道，“不过，不管石学士打的什么主意，太保若经略益州，将李十五部与环州义勇征调至麾下，将有若虎生双翼！”

“若真能如此，仗还未打，已先赢了一半。”郭逵喜动眉梢，说完，才猛然醒悟何畏之实是已经答许他了。

[1]. 郭逵在宋英宗时曾经授检校太保，所以何畏之沿用旧称尊称之。

崇政殿旁的偏殿内，赵頊随意地蜷腿坐在御榻上，石越恭恭敬敬地坐在他的左下首，摆出认真的表情，听王珪汇报着高太后生辰庆典的事宜。

“陛下，臣与文彦博、吕惠卿等商议，以为太后生辰贺仪，可比照仁宗时长宁节上寿仪，七月十六日太后生辰当日，请太后在崇政殿垂帘，百官及契丹、高丽、交趾及海外诸国使臣，在庭下拜贺。宰臣为一班，百官为一班，各国使节为一班，分别上寿酒。礼毕，太后还内，百官至东门拜表称贺，高丽国王妃、外命妇入内上寿，不许入内者则上表。由内侍先引内命妇，次引高丽国王妃等人，次引外命妇，如百官仪上寿。七月十七日，大宴。由开封府张灯结彩三日……”王珪说到这里，偷偷抬眼瞥了一眼赵頊，只见赵頊眉毛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他连忙又解释道：“开封府庆贺三日，本为长宁节所无，只是今各国使节都来上寿，两府以为不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赵頊不自觉地微微摇了摇头，“体面什么的，说到底不过是些虚名。今已不同往日，各国使节皆是常驻，象隋炀帝那般好慕虚名，也唬不了人。太后性好节俭，常以国库空虚而忧心不已。这时节如此排场，虚耗国帑，太后若知道了，朕担心太后反而会不高兴。开封府庆贺三日，卿等算过要花多少缗钱么？”

“臣等以为，若节省一点，十万缗足矣。”王珪似乎并未察觉出皇

帝的不高兴是出于内心，又颂扬道：“皇太后圣明懿德，达于四海。今开封府的百姓，知道皇太后生辰将近，多有在家供香颂祷，愿太后万寿无疆者。高丽国上表说，因太后圣辰，开城外一夜之间，冒出千枝灵芝，站在开城上看去，竟是一个很大的‘寿’字。这等祥瑞，微臣披览经史，闻所未闻。此事经各报报道，天下几乎无人不知高丽国王要将其中最大的灵芝在七月十六日这日护送至京，百姓都想一睹这千年不遇之盛况。两府大臣皆以为，正可借这天降祥瑞，向天下的百姓，四海的蛮夷宣示我大宋的国威，大宋的天子是天命所归的真命天子，大宋朝是得天庇佑的天朝上国。如此大典，实是不宜过于简陋。况且朝廷这三年间，百官与禁军，朝廷已很久未曾有过大赏赐，禁军莫不翘首以待，亦不宜使之过于失望……”

“还要大赏赐？”赵顼的眉头已经紧紧拧成了一团。

“两府商议，厢军节级以下每人赐钱一百文，酒二两；禁军节级以下每人赐钱三百文，酒四两；凡两北边境、益州、京畿禁军、厢军则以两倍赏赐，蕃军、乡兵比照厢军。其余文武官员，则按阶级之不同赏赐。总计花费不会超过五十万贯。”

五十万贯！赵顼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这种程度的赏赐，在大宋朝的历史上是不值一提的。为了笼络军队，最短三年一次，借着郊祭的机会，大宋朝廷都会按惯例进行大赏赐。但这种行为一向受到司马光的反对，兼之在军制改革后，宋军的军俸按级别的不同，也进行了大调整，禁军与教阅厢军的薪俸，足以养家糊口。所以这种大赏赐便逐渐取消了。这在几年前，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宋军频频获胜，休说宋军区别了边境驻军与内陆驻军的待遇，大捷之后的犒军，也可以弥补士兵们的这种损失。但这并不代表不存在着怨言，毕竟还是有许多的文武官吏平白少了一笔收入，这些人岂能不牢骚满腹？只是没有机会渲泻而已。

但现在形势却不同了，三年来军队也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赏赐，兼之物价又上涨，若说军中不存在任何的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在刚刚发生渭南兵变的情况下，两府绝对不敢拿军队的稳定来开玩笑，有人想借此机会来恢复大赏赐，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五十万贯，对宋朝现在的国库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仅如此，这个口子再次撕开后，那么司马光的努力，便算是前功尽弃了。

借着高太后的生日，有人想要粉饰太平，有人想要恢复弊政，还有人想要大拍马屁……在“忠”、“孝”的名义下，不仅仅高太后本人的意愿可以被彻底忽略，便连皇帝也无法反对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涉及到军队的稳定，没有人敢等闲视之。

赵顼把目光投向一直正襟危坐的石越。但石越却似乎完全没有看到皇帝的眼神，他全神贯注地望着王珪，认真的倾听着，但脸上却看不出半点赞同或反对的神色。

“这么大一笔开支，国库……”赵顼的目光并没有在石越身上多作停留，他皱眉沉吟道，“总计岂码要近七十万贯……”

“陛下，这些开支是无法节省的。”

五十万贯的赏赐，十万贯的庆典，高丽国王千里迢迢送来的灵芝，只怕也绝不便宜……耳里听着皇帝与王珪的对答，石越在心里不停地摇着头，皇帝与两府当初就应当明确的拒绝高丽国的“祥瑞”，但这么大一记高丽马屁拍过来，整个大宋上到君臣，下到普通的百姓，都被拍得晕晕乎乎，哪里还有几个人能记得收了马屁后是一定要买单的？

现在怎么样都晚了。高丽的灵芝只怕都到了杭州了，这时节让人家

打道回府？高丽国可不是大宋的州县，这会让双方都无法下台。何况现在不仅仅各国，甚至连西夏都送来了贺表，人家既然热热闹闹地来了，大宋朝就算不想大办酒宴请客，那也不可能了。既然定下了大庆的调子，官吏军士们盼着一点赏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宋朝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机会稳定一下军心民心。

两府大臣谁不知道国库的底细？但是，太平，有时候也是需要粉饰的。

而且，高太后在臣民中的确有着颇高的声望，特别在北方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位自小在皇宫中由仁宗皇帝与曹太后抚养长大的皇太后，是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的。许多士大夫平时并不信鬼神，提到“祥瑞”便深恶痛绝，但是这次因为与高太后有关，竟然纷纷写诗作赋，纪念其事……人类总是能容易地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石越自然知道高太后在另一个时空甚至曾经被誉为“女中尧舜”，他本人对高太后的评价固然没有曹太后高，但是他对她也并无恶感。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力，却不肯滥用权力的人，永远都是值得尊重的。石越知道那是一种多大的诱惑。但是高太后不仅约束自己，还能约束着她的族人，她的政治才能或者有不足之处，但她的品德，却的确无可指摘。

从公从私，他找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这件事。

国库的确面临困境，也许又要增发交钞了——但这是吕惠卿与司马光要发愁的事情。

以目前的形势，大宋朝迟早要面临一场大麻烦。既然避免不了，与其费心力不讨好的修修补补，还不如让它早一点爆发。

吕惠卿现在的处境，是不折不扣地饮鸩止渴。

石越能够猜到吕惠卿的心态，他肯定不愿意让高太后的声望继续高涨——高太后不喜欢他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也肯定不希望灵芝进京，不希望掏五十万贯来让国库雪上加霜……但是，他现在却迫切需要一个机会来粉饰太平！

所以，再苦的酒，他也要吞了。

“罢了，此事便由两府商议办理罢。”皇帝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似乎想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抛诸脑后。许是心里感觉到别扭，皇帝的声音有点消沉，“陈绎的长子前几日已递了谢表进来，说陈绎早留下遗嘱，朝廷赐的钱又原封不动全退了回来。哎！”赵顼不由得低声叹了口气，“刑部要的便是清廉公正，又能洞悉下情的人。陈绎去逝，是朕失一能臣啊。”

“陈绎九泉之下，闻听陛下之语，亦必无憾矣。”王珪动情地说道，眼角甚还泛起一点泪花，他似乎早已忘记几个月前，自己还曾经指使人弹劾陈绎。

石越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口里却也同样附和道：“陈绎刚正，非有陛下圣明，不能成其事业。故其怀知遇之恩，以国士报陛下，至死不言家事。若朝中大臣皆能如此，何愁不可致太平？”

赵顼默默叹息，良久，才又说道：“刑部乃是事务繁剧之部，又事关国家重典，陈绎在时，朕将刑部托给他，亦甚是放心得下。今陈绎已去，刑部不能不善择其人，朕意在范纯仁，卿等以为如何？”

范纯仁？！石越不由得呆了一下，他一直认定范纯仁是御史中丞的

有力人选，却万万想不到，皇帝竟然有意让他直接进入都省做刑部尚书。这一步棋若走出来，朝廷的政局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是难以预料。范纯仁若做刑部尚书，谁来当御史中丞？他疑惑地偷看了赵顼一眼，心中又惊又疑，难道皇帝已经在筹划着大洗牌了？

他尚在惊愕当中，王珪已回道：“陛下，范纯仁品行素佳，才干资历，皆足当重任。以其掌刑部，必不致令陛下失望。”

石越顿时更加惊讶，就算王珪不希望范纯仁入主兰台，但范纯仁入主刑部，并一举成为执政大臣，对王珪又有何好处？难道他觉得范纯仁入主刑部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实了？石越知道王珪实是皇帝的应屁虫，一时间更是疑心皇帝虽名为咨询，实则却是心中已有定见。

但这时节也容不得石越多想，他感觉到皇帝的眼睛正看着自己，当下也不敢去看王珪的神色，只向着皇帝微微欠身，飞快地理了一下思路，便说道：“陛下，若只是论品行、才干、资历，范纯仁入主刑部，都是极恰当的。只是……”

“只是什么？”赵顼听出石越话中的反对之意，亦觉意外，不由追问道。

石越抬眼正视皇帝的目光，大着胆子道：“恕臣大胆，臣不知范纯仁本人之意如何？”

“哦？卿是说范纯仁会不愿做参知政事么？”赵顼眼中的讶异之意更浓了。

王珪颇不以为然地摇头道：“世间有几人能面对执政之位而不动心？范纯仁又不是想做隐士的。”石越却只是笑着不说话。赵顼看看王

珪，又看了石越半晌，奇道：“这么说来，卿已经知道范纯仁想去益州做观风使？”

这回却轮到石越目瞪口呆了，“范纯仁做益州观风使？”

范纯仁自荐不到两天的时间，这本是极机密的事情。赵顼见石越这般肯定范纯仁不愿做执政，不免要疑心范纯仁“轻浮”，石越早已知道他自荐之事。但他细看石越的神情，却又不似作伪，奇道：“子明不知道么？那为何竟会以为范纯仁不欲为执政？”

石越忙笑道：“臣其实亦只是猜测。臣在陕西之时，曾与范纯仁共事，知其颇有乃父遗风，是公而忘私之人。刑狱乃是国之重器，但范纯仁十余年来，未曾断案论刑——臣不敢说范纯仁不能胜任，但万一有伤陛下知人之明，恐亦非范纯仁所愿……”

“原来如此。”赵顼笑道：“子明亦算是知人者。不过，朕以为刑部尚书第一要紧的，倒是谨慎公正。至于敕律格式，断案决狱，士大夫岂能尽知？慢慢熟悉便好。范纯仁去益州，原亦是极好的人选。他条陈益州十四事，朕以为颇为他人所不及。只是朕现在少一个刑部尚书——刑狱关系天下苍生，总比益州要紧些。况且以范纯仁去益州，做个巡边观风使，是杀鸡用牛刀。这种差遣，令王中正跑一趟便可以。”

皇帝用王中正是用熟了的，熙宁初年，用他总制河东四路军事；王韶开熙河之先，也是令王中正先去观察形势——他回来的报告对皇帝最终下定决心要恢复熙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后保马法推行，也是王中正负责监督。这历历事迹，石越自然知之甚详，公平来说，这些履历王中正也是功大过小，皇帝信任他也是有道理的。但王中正与王安石、吕惠卿关系都很好，为人刚愎好财，此人若然派去益州，只怕就是一个

将益州逼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更何况石越当年想方设法令他不能参预伐夏之役，使他没立上这个大功，二人之间早已经结下仇怨。于公于私，石越在这件事上都无法沉默。

皇帝的话刚刚说完，他便立时离座跪了下去，顿首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赵頊未料到石越如此激烈地反对，几乎吓了一跳，脸色亦郑重起来。凝神听石越说道：“陛下，臣久抚陕西，颇听到一些传闻。王希烈在河东时，擅作威福，全然不是在京师时谨小慎微之模样，诸将送钱多者，纵然无功升官亦快；不肯送钱者，纵有功亦不得升官，河东诸将怨声载道。甚至折家百余年来，为国之藩篱，久镇河东，竟然也要贿赂一内官以自保！连当年王韶开熙河，臣亦听到传闻，王襄敏为全己志，不得不贿赂王中正，以求其不得从中作梗。此种种劣迹，臣虽未有真凭实据，然陕西、河东，知者甚多。臣非敢以捕风捉影之辞构陷王某，只是今日之益州乃非常之地——陛下，国朝素有‘扬一益二’之俗语，富庶之地，先前又未报有天灾，粮价怎会无故暴涨？渭南兵变，也是河北禁军不愿去益州‘送死’所致——可无缘无故，军中又怎么会有这种谣言？所谓‘小心使得万年船’，为国家计，益州乱不得，臣以为，哪怕最后查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亦宁可谨慎一点，总好过事后追悔莫及。是以王希烈这些传闻，若是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頊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裸裸地攻击一个官员的。这也是石越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尤其是那种没什么证据，互相指责对方人品的攻击。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之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

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让赵顼非常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因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预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奄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臣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问问折克行，叫他将送给王中正的礼物开张清单，给朕带回来。”

“遵旨。”李向安这才意识到王中正出事了，慌忙叩头退了出去。

赵顼犹不解恨，恨声道：“贱奴焉敢如此！”

王珪又妒又忌地看了石越一眼，皇帝对石越的偏信，让他既感到羡慕，又十分忌惮。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早就告诉他，什么都比不上皇帝的信任。表面上的沉沉浮浮，都只是假象，臣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一瞬间，他似乎完全明白了石越在熙宁朝数度沉浮，却始终打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皇帝不管怎么样折腾着石越，甚至忌惮、提防他，但是心里却始终对他有一种信任。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的矛盾，但在这一瞬间，王珪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看来，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们多跑几趟石府才对……

但即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他本来已经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中正去益州——他在陕西颇竖恩信，无论地方官还是军中将领，找些人出来弹劾王中正并不是难事。纵然扳不倒他，也能滞缓皇帝的命令。石越其实也料不到自己几句话，竟几乎扳倒一个炙手可热

的大宦官。事情如此轻易，真真是出人意料。

“陛下，王中正的事不是急务，倒是益州观风使之人选，陛下不可不慎。”石越开始得陇望蜀，但他依然说得极为委婉，“臣以为益州之事，牵涉到朝局变动、一路生民、大宋数十年的国运，若是选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番话听在赵顼耳中，却颇觉刺耳。赵顼固然也疑心益州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依然也认为反对者夸大其辞。所谓“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石越所说牵涉到“朝局变动”，却是点醒了赵顼。

的确要防着有人借机否定熙宁归化，甚至再次激化朝中的党争。若这么看来，连范纯仁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忽然，赵顼心中冒出一个念头：难道吕惠卿举荐范纯仁为刑部尚书，竟也是担心……但他马上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打消了，休说吕惠卿不可能知道范纯仁想做益州观风使，古往今来，也没有保荐自己的政敌当宰执大臣这种党争方法……吕惠卿还是识大体的，朝野中有些人，对吕惠卿的确存在着极深的偏见。

“子明心中可是有适当的人选？”赵顼忽然问道，此时他已冷静下来，望着石越的眼睛中，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石越似乎没有觉察皇帝话中的试探之意，“臣以为，陛下应当择一位值得信任的元老重臣前往益州，一则陛下能信得过他们不会为朋党所利用；一则若万一益州局势果真不堪，他亦能压得住益州四司长吏，巡边观风使立时便变成安抚使，可以当机立断，处置事务；最要紧的是，元老重臣之经验，亦足可倚重。”

“元老重臣？”石越的话让赵顼的心动了一下。

石越缓缓抬头，直视着赵顼，从容说道：“臣以为，陛下或可征召王安石赴蜀。”

“王安石？！”

赵顼腾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

王珪的眼神中全是震惊。石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刚刚还在说“朝局变动”，难道他不知道，重新起用王安石，便是最大的“朝局变动”！况且，王安石复出，对石越有什么好处？虽然王安石的新法，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多是面目全非，但王安石依然是开创了熙宁变法的人，他仍然是所谓新党的“赤帜”。退居金陵愈十年，人们对王安石的印象反而有了改变——他在相位时的刚愎自用、怨声载道，除了那些顽固的旧党，大部分人已渐渐淡忘；人们记得的，是他远在吕惠卿之上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的人望。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石越、司马光、吕惠卿固然居功至伟，但是王安石的开创之功更不可没！石、马、吕之政绩，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站在了王安石的肩膀之上。王珪还记得《汴京新闻》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分析了熙宁朝的所有“新政”，最后发现，熙宁朝新政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扬弃。石与马所看到的问题，王安石早已看到，石与马本质上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解决方法进行修正，不过石越更加积极，而司马光则更加谨慎。这篇熙宁十六年刊发的时评，曾经受到广泛的赞誉，虽然在王珪看来，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故意将王、马、石三人并称，借此来贬低吕惠卿，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但是，这也证明了王安石在大宋政局中依然举足轻重。

石越居然举荐起王安石，这无异于玩火。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直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顼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顼见礼。

赵顼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顼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顼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顼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顼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

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阙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顼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顼又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顼却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石越一脸愕然，“这是何时的事？怎的一点风

声也没有？”

赵顼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顼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顼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顼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内侍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

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未为自己申辩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说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些人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了，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些人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倘若万一真的有事，也要镇得住场面——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赵顼以为倒是经略使的人选。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

怎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的功绩，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頊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若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頊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摸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頊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頊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頊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大忌，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頊，倒是吓了一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已知道皇帝到了，赵頊只得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顼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頊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頊因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顼笑道：“方才是君正和太后说如今

的两件案子。”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种人还留他做甚？这种人还留他做甚？！”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绛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顼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门生故吏遍朝野，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夸起唐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杀了这

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材的，果敢、艰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材”，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赵顼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

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并非全部作乱。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免，但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嬉，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说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防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顼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顼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赵顼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

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这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得及说出来，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顼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笑话。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顼一本正经地坐好，道：“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石越提举编敕所，编敕所的官员便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夸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想了一会，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顼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顼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起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顼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责怪道：‘你怎的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

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知道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王珪却是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盘算着怎样才能合情合理的把这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

来。

第一道诏旨，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他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接下来三道旨意，分别是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还在西南夷手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去益州，是做皇帝的耳目。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在太府寺之上，实际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

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让吕惠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还可以在新太府寺卿任命上做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为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吕惠卿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

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使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但是，他能拒绝么？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疠地……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委婉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是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唯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看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了解益州局势，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

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这些道理，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第四章 书生名利浹肌骨

1

吕惠卿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到离开政事堂的。“王安石”——这三个朱笔红字是那樣的刺目，不断在他眼前晃动着，晃得他心烦意乱。上了马车后，便听随从在旁边问道：“相公，可是回府么？”吕惠卿抬头看了看天色，夏日昼长，虽已过了酉正，竟还是白堂堂的，他掀衣上了马车，道：“去集禧观。”随从亦不敢多问，应了一声，便吩咐了车夫仪卫，驱车往集禧观驰去。

这集禧观在南薰门与普济水门之间，从皇城而往，颇有一段距离，酉正以后，正是昼市收摊，夜市开始的时间，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得不行。吕惠卿虽然是宰相出行，有仪仗清道，但竟也是走不快，快到集禧观之时，天色已黑了下来，观中早已点起了灯烛。吕惠卿在观前里许便下了马车，留下随从仪仗，只带了两个伴当，信步往观门走去。到了观前，却见大门紧闭，一个伴当连忙上前抓起门环叫门，未多时，便听大门“吱”地一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小道士从门缝中伸出半个头，看了吕惠卿三人一眼，问道：“不知施主有何贵干？”

伴当正要说话，却已被吕惠卿止住，他上前几步，抱拳笑道：“道友叨扰，未知寇真人可在观中？”他口中的“寇真人”，便是集禧观的主持，俗名叫寇天素。那小道士听说是来访主持的，又看了吕惠卿一眼，见他装扮高贵俊逸，更不敢怠慢，忙开了门，出来稽首道：“不知施主如何称呼？找家师何事？”

吕惠卿淡淡一笑，道：“便劳烦道友通传一声，便说是有旧友来访。”说罢早有伴当递来名帖，那小道士接过名帖，说声稍候，便匆匆回观中禀报。未多时，便见观门大开，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领着几个道童迎了出来，出得门来，上下打量了一眼吕惠卿，打了个稽首，呵呵笑道：“相公，久违了。”

吕惠卿早已见着寇天素，连忙还礼，笑道：“尊师，神采更胜往昔。”

二人相顾大笑，携手共入观中。这集禧观原叫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寇天素本是天师道的道士，有宋一代，三教合流，不仅儒家吸收佛、道二家之思想重建，佛、道二家，也有许多杰出之士，纷纷弃佛、道而归儒，大相国寺的智缘，便是一例。但这寇天素在天师道中却其名不显，虽然执掌大观，却一向被视为庸碌之辈，在汴京权贵心中也并不受重视。不过吕惠卿却知道这个寇天素实是个大隐隐于朝的人物——吕惠卿原就精研老庄，后来追随王安石，王安石父子之学术体系也非常重视老庄，王元泽还著有《道德真经集注》、《南华真经集注》等书，而王、吕所主张的“气一元论”，与道家、道教亦有牵扯不清的关系——他早在中进士之前，便已结识寇天素，知道寇天素不仅身兼三教之学，且于纵横、阴谋、术数皆有涉猎。但寇天素与智缘不同，智缘身为皇家大寺的方丈，奔走于宰相之门，身在空门，却雄心勃勃，想着要建功立

业；寇天素却是身居京师繁华之地，虽不免于游走显要权贵之间，却偏偏将自己装成一个只会算命炼丹，投权贵所好的寻常道士。实则他与王安石、吕惠卿都关系密切，但二人相继拜相近二十年，同在一座城中，却几乎不通音讯。吕惠卿轻易不敢打扰他修行，若非此时实是到了人生最紧要的关系，吕惠卿亦绝不会来这集禧观。

寇天素笑嘻嘻地引着吕惠卿进了观中一座小院，吕惠卿吩咐伴当在外面等候，便随寇天素走进一间静室。一面笑道：“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功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尊师，不知今日能否有福，看尊师一展绝技。”

寇天素笑着请吕惠卿坐了，笑道：“亏相公还记得，多少年不曾分茶了。”

“凡有幸得见尊师绝艺者，此生绝难相忘。我二十余年来，再未见过此等神技。”吕惠卿的赞叹，却是发自内心，二十年前，他亲眼见寇天素同时点四个茶杯，在四盏茶汤中，分出一首绝句来！他分茶的功夫，只不过学了寇天素的皮毛，在汴京的官员中，便已是有口皆碑了。

寇天素凝视吕惠卿一眼，亲手接过童子送来的茶，递到吕惠卿面前，一面笑道：“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相公莫非生了归意？”

吕惠卿接过茶盏，方揭开盖子送到嘴边，不料被他一语说中心事，不由苦笑一声，将茶盏放回案上，叹了口气，道：“石子明写得首诗。”

寇天素微微一笑，道：“天下之物，有强则有赢，有成则有隳。事势之相生，不得不然，则安可执而为之哉？”

吕惠卿听到此语，不由得默然无语。这段话，原是他在《道德真经传》中所说的，这时候寇天索引出来，隐隐便是劝他不要太执着于名利。但他为相十年，大权在握，一朝便要权位不保，想想自己见过的人情冷暖，又如何可以甘心？因道：“尊师二十年前，曾经为我看相，说我必位至三公。今日还要请尊师指点迷津。”

寇天素望着吕惠卿，见他执迷至此，不由得暗暗叹了口气。半晌，方道：“相公何苦来哉？天下之事，变幻无常。今日能退得下来，日后方有余地再进上一步……”说到这里，见吕惠卿满脸失望，不由得顿了顿，叹道：“相公的命，早已算过，不必再看。相公成亦介甫，败亦介甫……”

“成亦介甫，败亦介甫？”吕惠卿喃喃念道。

“相公根基还是浅了。未得众心，而登相位，依赖的只是皇上与王介甫的信任。十年经营，相公却不曾留意自己先天的不足，不去厚培根基，只是一味依赖自己的权谋智慧，为相日久，反而树敌日多，虽有党羽，多数亦不过攀附之徒。当年王介甫负天下之望三十年，只因朝廷根本不固，借皇上信任拜相，仓促行事，一旦皇上失去信任，便黯然去位。相公不过是重蹈王介甫的覆辙而已——有朝一日，皇上相疑，王介甫不信，相公若不主动求去，只恐……”

“可得人心又如何？”吕惠卿只觉得寇天素的话极是刺耳，不由反问道：“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得众心的贤材杰士，空怀忠义之名，抱负不展，郁郁而终。”

“相公所言甚是。”寇天素怜悯地望了吕惠卿一眼，道：“原本天下之道，便是不停变化的。若只依赖着得众心，也未必能成事。要想长

保富贵，更是不能只依赖某几样长处，这原本便是人世间极难之事。名位一物，便如万丈深渊上浮着一层薄冰，走上去便已不易，何况还要长久的在上面行走？恕我直言，相公能当上十年宰相，都已是出乎我的意料。相公如何还不知足？”

“若我能熬过这一关，只要一年，休说十年宰相，便是二十年，我也当得。”吕惠卿不服气地说道。

寇天素却只是望着吕惠卿不说话，眼中尽是怜悯、惋惜之情。

“尊师不信么？”吕惠卿似乎被这眼神激怒了，“我便做给你看看！我能当二十年的宰相，我能成为大宋的名相，什么王介甫，什么韩琦，什么石越，什么司马光？他们都不如我！没有我苦心经营，石越能打赢西夏么？竖子窃名尔！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坐享其成！我没这么容易输！”

寇天素依然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笑，仿佛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吕惠卿腾地站起来，一把抓住寇天素的肩膀，双目瞪圆，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不信么？我会做到！我会做到！”

寇天素依然只是微笑着，微笑着，忽然，吕惠卿望着寇天素的脸慢慢模糊——他脸上，露出石越的笑容……

“啊！”吕惠卿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猛地惊醒过来。

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房中，吕惠卿坐起身来，看见对面的书案上，寇天素的书信，正被夜风翻动着，发出轻轻的窸窣声。激流勇退？这是弱者的行为。吕惠卿绝不甘心自己这么容易被打败。起用王安石，只是他

们的一厢情愿。王安石未必愿意重新出山呢！

次日一早起来，吕惠卿洗漱完毕，便到书房坐了，提笔构思着告病的奏折。重新起用王安石、李陶改任鸿胪寺，还有以高遵裕知泸州，这些都是大事，但所有这些事情，他身为首相事先竟然全不知情，皇帝也没有咨询商议的意思，虽然吕惠卿一时间失了主见，在诏书上署了名，用了印，此时悔之不及，但即便仅仅只是出于尊严的考虑，吕惠卿暂时也绝不能再去政事堂了。他是朝廷的宰相，不是翰林学士。折子方写了一半，便听家人进来禀道：“相公，陈都郎^[1]大人来了。”

吕惠卿抬眼看了家人一眼，唔了一声，道：“请他到客厅稍候。”

“是。”家人答应了退下。吕惠卿只微微沉吟了一会，便继续好整以暇地写着奏折，待到写完搁笔，又捧起来重新读了一遍，见没问题，方又放回桌上，起身整了整衣，出去见陈元凤。

到了客厅，却发现陈元凤在那里悠闲地品着茶，等了小半个时辰，竟没有半点着急的神色。吕惠卿心里暗赞了一声，笑道：“履善，久候了。”陈元凤见着吕惠卿出来，慌忙起身，揖道：“学生见过相公。”吕惠卿笑着又请他坐了，望着陈元凤，笑道：“履善来见我，可是有事？”

陈元凤欠欠身，道：“学生听到一些谣言，听说皇上欲重新起用王介甫……”

“那不是谣言。”吕惠卿笑道，“诏书昨天已经下了。”

“这……”陈元凤摇了摇头，道：“相公，益州的局势，地方官吏

欺上瞒下，难免亦是有的。若王介甫去益州，只怕以偏概全，被人利用，来攻击熙宁归化。相公不可不防！”

“此事诚然可虑。”吕惠卿笑道：“不过介甫自元泽去世后，隐居金陵，朝廷多次加恩，他都拒绝了。虽然这次朝廷征诏，但他未必便愿意重出。使者一来一回，总要一个月，他若不肯答应，我看朝廷中有些人只怕要心急难耐。”说到这里，吕惠卿摇摇头，道：“况且我立身正，亦不惧人污蔑。当务之急，还是要早点将种子正的接任者定下来，早一天平定西南夷之乱，什么样的风浪，都平息了。前一段，朝廷公卿竟都是本末倒置了！不去用心想经略使的人选，反争什么观风使……”

“那不是本末倒置，那是将党争置于社稷之上。”陈元凤嘿然道，“相公可听说了，范纯仁故作清高，不肯做刑部尚书，还有人在大造舆论，夸赞他高风亮节，为他当御史中丞铺路呢。”

“宁守兰台，亦不肯守刑部。”吕惠卿嘲讽地笑了笑。“他们除了党争，还会做甚？”

“这些‘君子’，便是如此。凡是为国家办事的，他们便视为言利之臣；想做点实事的，便是胥吏小人。他们除了空谈性命，可懂半点经邦济国之道？相公为朝廷开疆辟土，此辈目光短浅，视为兴事，只知在背后算计……”陈元凤愤愤不平地说道。

“罢了，罢了。”吕惠卿望了陈元凤一眼，笑道：“履善，《中庸》有言：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等事，说他做甚。”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忽然说道：“履善，你可愿意去成都？”

“我？”陈元凤不觉一怔，旋即说道：“若是相公用得着，休说成都，泸州我也去得。”

“那可是大材小用了。”吕惠卿笑道：“这些年你屡立功勋，连皇上都知道陈履善能干，你在尚书省做了这几年右司郎中……若非是迫不得已，我还真不愿你离开。让你去益州路四司衙门，已是委屈你了……”

“相公说哪里话来。”陈元凤抱拳欠身，慨然道：“学生岂是避事畏难之人？相公放心，有学生在益州，相公但可高枕无忧。”

[1]. 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别称。

大梁门外西北，菩提寺。

高遵惠手里捧着一卷《春秋左氏传》，百无聊赖地读着书。总算是皇帝给太后面子，高遵惠不用与唐康、田烈武一般，呆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这座显圣寺——俗名“菩提寺”的寺庙，便成了他的禁足之所。对这一切，高遵惠倒是颇能淡然处之。庙里的和尚知道他是当今太后的从父，哪敢轻慢，将庙中最好的房室收拾出来给他住了，又专门指派了几个小沙陀服侍他。甚至每日还有许多人来探视——镇压渭南兵变后，高遵惠声名大噪，许多平时没有交往的士大夫，这时候都特意前来探望，让他简直是受宠若惊。如此待遇，早已大出他的意料之外，高遵惠生恐被士大夫们小觑了去，每日除见客外，反倒用心读起书来。而这无疑又让他更赢得士大夫们的好感。

“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

“高公，好雅兴！”一个似曾相熟的声音自院外传来，高遵惠一怔，循声望去，却见是石越笑着走了进来，他正奇怪为何没有人通报，却见石越进了院中后，并不过来叙话，反是侧身让到了一边。他心里一惊，慌忙拜倒在地，果然，一个熟悉的身形缓缓走了进来——正是当今的大宋皇帝赵顼。

“罪臣高遵惠，叩见吾皇万岁。”

“起来吧。”赵頊笑道：“你有何罪可言……”说到这里，瞥了一眼高遵惠手中的书，不由笑问道：“你在读书？手里拿的是什么书？”

“回官家，是《左传》。”

赵頊笑道：“左传倒是带兵的人读的。上回石越说，左传其实是吴起写的。”

高遵惠一愣，却听石越在旁笑道：“陛下，臣亦不过据情理推测而已。”

赵頊见高遵惠趴在地上，还是不敢起来，又道：“说起来，你还是我舅外公。平身罢，戚里之家，有你这样的人材，是朝廷的福气。”

“谢官家。不过，罪臣以为，戚里之家，还是守本份一点好。”高遵惠这才起身，躬着腰，缓缓回道：“昭陵时，故安定郡王从式、故邢国公世永等七名宗室请求军前效力，征讨元昊，仁宗但嘉奖而已。”

石越也知道这桩典故，赵从式是奉宋太祖祭祀的安定郡王，赵世永是宋太祖的长房元孙。宋朝宗室由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分为三宗，当年七名宗室请求军前效力，都是太祖一系的，虽然赵世永在资善堂伴太子读过书，与仁宗关系非浅，但是无论是真宗以后宋朝宗室不再掌握实权的传统，还是太宗一系对太祖一系宗室潜在的防范，都不会允许赵从式们发挥自己的爱国之心。高遵惠说的，的确也是当时一个普遍的共识。对宗室与戚里的防范，深入人心。然而，石越更知道，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宗室已经允许参加科举，参预政治，而在另一个时空，几十年后，就出现了第一个宗室宰相，而在南宋亡国之前，宗室广泛拥有军政大权，无数的宗室为了保护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血战至死，其忠烈勇敢，让人折腕叹息。对宗室与戚里的防范，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完全

是消极的防范，却未必全无可议之处。

不过，石越尽管对高遵惠所举的例子颇有腹诽，却不至于公开表示反对，尤其是当着皇帝的面。果然，便听赵顼转头望着自己，笑道：“戚里当中，以高遵惠最识大体。”

石越忙笑道：“虽是如此，但宗室戚里中若果有贤材，以陛下之英明，自能驾驭驱使。”

高遵惠听到这番话，心里不由得格登了一下，诧异地望着石越。却见有内侍搬了椅子过来，找了个阴凉处，服侍着赵顼坐了。赵顼含笑看了二人一眼，目光停在高遵惠脸上，道：“益州提督使战死，眼下是副使暂代其职。如今益州多事，提督使是要职，不可久缺，石越举荐你去接任。”

高遵惠虽然已经料到事情的发展不会如自己想象中的坏，但亦是吃了一惊，忙小心翼翼地说道：“官家，臣是待罪之身。”

“你那点罪……”赵顼笑了笑，道：“先不管这个。朕只想知道，你敢不敢去益州？胸中有没有方略可以平乱？”

“官家若有差遣，罪臣不敢避险畏难。益州的局势究竟如何，各说纷纭，罪臣也不知端的。不过，罪臣以为，提督使之职，一是守土缉盗，二是协助禁军作战。平定西南夷之叛乱，自有禁军负责。提督使要做的是维护后方安宁，为禁军提供向导，护送补给，让禁军无后顾之忧……”

赵顼与石越听高遵惠小心的说着，不由得相顾一笑。赵顼哈哈笑道：“石越果然颇有知人之明。朕想要的益州提督使，便是卿了。”

石越亦道：“提督使一是要不争功，谨慎守本份。若是好大喜功之辈，越会打仗，祸害越大。西南夷不足为惧，可惧者，是官逼民反，将益州搞得处处烽火。此外，所谓‘慈不领兵’，提督使亦不可有妇人之仁，否则后方弹压不住，亦是大祸。要找这么个人，高公便是现成的人选。”

“官家……”

“哎——”赵頊摆摆手，打断了高遵惠，道：“益州那里，朕也要一个信得及的人去。高遵裕已经去了泸州，他能带兵，擅长和蕃夷打交道，朕不是不念旧情的人，这是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你却不同，戚里之中，朕以为你最谨慎，不结交宗室，和两府大臣、朝中贵幸交游，都懂得分寸，这便极难得。这次的事，你是忠心为国，纵是有罪，朕也不怪你……”

高遵惠望着皇帝，心里百感交集。他是万万想不到自己还能有机会提督益州。高遵裕去泸州之事，他早已知道——高遵裕曾经来见过他，想当年，高遵裕亦曾节制一方，贵为一镇诸侯，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皇帝令他去泸州那种瘴疠之地，他竟会高兴得似中了状元一般。可见那被贬斥编管的日子，的确不那么好过。而皇帝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他只要想想高遵裕，便绝没有任何拒绝的道理。然而，他又怎会不知道益州路是个是非之地？

皇帝既想要个信得过的，敢说真话敢做事，又没有陷入朝野党争中的人去那里当自己的耳目，必要时还能稳住形势；可是他又不想派去的人过于刚直，不顾后果，在朝野中掀起连皇帝都控制不了的惊涛骇浪来。但又要人刚直敢言，不避权贵；又要人能委曲求全，肯听从皇帝的控制，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勉强算来，他高遵惠竟的确是个天造地设

的好人选。但高遵惠心里却知道这样的差使不好办，他不知道会树立多少或明或暗的敌人，而自己行事稍有不慎，“外戚祸国”这个罪名，轻轻松松就栽到头上了……别看皇帝现在说得信任有加，石越热情举荐，所谓“三人成虎”，积毁销金，他远在万里之外，谁知道那些政敌怎样在汴京诋毁他？只要皇帝稍有动摇，石越到时候也未必肯替自己说好话。

若有选择，高遵惠宁愿在汴京过自己的富贵日子。但是，他看起来没有选择。

他方谢了恩，却见李向安匆匆走来，在院门口叩道：“官家，通进银台司有要紧的奏折……”

“什么奏折？”赵顼皱起眉来。

李向安忙捧着奏折递了过来，赵顼打开看了一眼，便呆住了。半晌，方听赵顼苦笑数声，对石越道：“吕吉甫告病了。”

在这极敏感的时候，吕惠卿忽然患上“足疾”，闭门谢客，不再上朝，赵顼明知道这是吕惠卿在表示不满，亦无可奈何，只得一面遣太医视疾，一面累诏慰问，要吕惠卿带病复朝。而吕惠卿自然是一再拒绝。为了避免被人“误解”自己反对王安石的任命，吕惠卿还特意释放出信号，对起用王安石为观风使表示赞同。这样，他的矜持就变得合情合理——他只是不满皇帝的重大人事命令没有尊重他这个宰相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党官员亦附和着上书批评皇帝任免寺卿这等要职，却不事先和政事堂商量，有人甚至批评吕惠卿不该草率的副署诏书；还有

一些新党官员，则颂扬吕惠卿为相以来的种种功绩，力劝皇帝应当尽量慰勉吕惠卿，让他尽早复出。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亦顾忌到朝廷不能长期缺少宰相而空转，赵顼终于又颁布了一道诏书，赞扬了吕惠卿这十余年来的政绩，重申君臣相知之义，并“责令”吕惠卿带病视事。赵顼又主动做出妥协，在得到吕惠卿同意后，任命了以“财计”而著称的新党重臣薛向为太府寺卿。

在执政的成绩得到皇帝诏书的肯定之后，吕惠卿终于在告病七天之后，半推半就地复出视事了。通过这些手段，吕惠卿重新巩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力，再一次确立了自己在政事堂的领导地位。

石府。

“我早知吕吉甫没这么容易被打倒，但却料不到他将时机、分寸掌握这么好。”石越对着潘照临感叹道。

“同样是告病，有高下之别。王介甫之告病，几同于威胁；吕吉甫告病，却让人觉得他真是受尽了委屈。”潘照临笑道，“时间也恰到好处，若是拖得太长了，难免使人生厌；若是太短，却不免让人觉得他太心急恋栈。不过，福建子不过是扳回一局，大厦将倾，权谋智算有时也无能为力。”

“但智缘能否说服王安石复出，尚未可知……皇上先布了高遵裕这颗棋子，高遵惠这着棋能不能下出去，还要看康时这案子如何结案……”

“公子担心福建子从中做梗么？”潘照临眯着眼睛望着石越，“吕吉甫若是意气用事，要与公子死斗到底，倒的确可能在这案子上大做文章。但吕吉甫不是司马光，他并非不知道皇上的心意，违逆圣意的事，偶尔做做无妨，但我量他亦不敢常做。我若是他，定要做个顺水人情，卖公子一个人情，与公子做桩交易……”

“交易？”石越哑然失笑，道：“他能相信我会收手？”

“两军交战，亦要交换俘虏，何况如今是三方交战？”潘照临淡淡道，“他现在知道公子亦能左右朝局了，不来找公子，难道他还能指望文彦博、司马光妥协么？让我们与文、马死心塌地一起对付他，还是争取缓和与公子的关系，此事不难抉择。他觉得自己还有筹码，便是为了离间公子与文、马，他也一定会试试的。”

石越沉吟不语，却听潘照临又说道：“公子想想，若易地而处，公子要如何来应付这局面？”潘照临嘴角微翘了翘，接着说道：“设法阻挠王安石复出？在益州重新布局，扰乱视线，万不得已时让益州路大小官员来背黑锅？争夺御史台，防止敌人利用御史台来对付自己？这些我以为吕吉甫都会去做，但这些办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被动防御，甚至无法控制。以御史台来说，如今台中亲附吕惠卿者如舒亶辈虽然也有不少，但这些人都不及安惇，资历也差着一层。当年吕惠卿利用完安惇，又将他排挤出朝中，但这时候，多半还是要引他为援——范纯仁到现在还不肯做刑部尚书呢！可安惇是一中山狼，谁又知道他会不会落井下石？所以，吕吉甫一定会设法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不错，惟有主动出击，吕吉甫才能反败为胜——快点找个好经略

使，只要连打几个胜仗，便可稳住皇上的心；若能将西南夷快点镇压下去，就是釜底抽薪了。到时候，他吕吉甫多大的过错也能遮掩过去。”

石越笑道：“即便如此，经略使到底也是枢府的事，他又知道谁能打仗，谁不能打仗？”

“所以他才有求于公子。”潘照临笑道，“他要急见事功，不依赖西军却依赖谁？朝中大臣，谁对西军最有影响力？谁最有‘知将’之名？”

石越顿时默然。潘照临又道：“以吕吉甫之聪明，不难想到，就算公子想置他于死地，但单以此事而言，他与公子却是利害相同的。既然有利害相同之处，那便有可能妥协、交易。所以，公子不必担心康时。只是田烈武与李浑，虽然皇上有意赦免，但结果如何，还是难以预料……经略使的人选，皇上一直拿不定主意，我看吕惠卿这几日间，一定会来找公子。他比谁都盼着益州能打一个胜仗。不过，对公子来说，自然是拖到王介甫复出最好……”

“若真拖到那时节，益州路还不知可不可收拾！”石越摇了摇头，自嘲道：“用益州一路做赌注，我没这种胆量。”

潘照临摇头道：“此乃妇人之仁。”

“便算是有妇人之仁罢。用益州一路动荡换吕惠卿下台，我倒宁可 he 继续呆在政事堂。”石越沉声道：“我要赶吕惠卿下台，是因为我知道益州局势他已经收拾不了。他在政事堂，只能让大宋在益州越陷越深……本末不可以倒置，不能为了扳倒吕惠卿，便不择手段。”

潘照临叹了口气，正要再劝，却见侍剑匆匆走过来，禀道：“吕相

公求见。”

宋朝最贵宰相，吕惠卿亲临，石越自然要降阶相迎。二人揖逊谦让着进了客厅，叙了宾主之位。待设了茶，石越便即谢罪道：“相公贵恙，若有赐教，遣一介之吏，叫我过相府受教便是，反倒劳驾屈尊，实是罪过。”

吕惠卿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方笑道：“我不过顺路而已。路过学士巷，因有几桩事萦绕于心，我素知子明智略过人，老成谋国，故此打扰，还要请子明不吝赐教。”

“岂敢。”

“子明何必过谦，朝野谁不知子明乃国之柱石？”吕惠卿一顶一顶的高帽盖过来，石越口里谦谢，心里却已在佩服潘照临的先见之明。二人又相互吹抬谦逊几句，却见吕惠卿忽然敛容，忧形于色，叹道：“居上位者，自古以来最怕的便是地方官员欺上瞒下。不瞒子明，这些日子我几乎夜不能寐，朝廷财政依旧捉襟见肘，而益州路……哎！”吕惠卿长叹了口气，道：“我此时亦颇疑为地方官吏所误！”

石越没料到吕惠卿开口提及正事，态度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隐隐竟将责任推到益州路官员身上，饶是他早猜到吕惠卿来意，亦不觉愕然。却听吕惠卿又道：“益州形势虽不明朗，但我依然以为熙宁归化并无不妥。只是朝廷过于轻敌，地方官讳过欺瞒。如今介甫既已为观风使，当日在文公府上所议之事，便是办了一半。当务之急，却是要速择良将为经略使，征调精兵赴蜀，早日平定西南夷之乱。然经略使之人选，一个个皆不合圣意。枢府总天下军事，一个经略使都久悬不决，实

是让人……”吕惠卿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又道：“不仅是经略使，渭南兵变一案，亦总是拖着不断——文公三朝名臣，如今实是精力大不如前了。”

石越听他抱怨着枢府的效率，因笑道：“选将帅关系甚大，谨慎一点，亦是应当的。”

“只怕有人为私意而害国事。”吕惠卿发牢骚似的讥讽了一句，话锋一转，又道：“国朝之制，两府对掌文武大柄。但兵者，国之大事也，政事堂若全然置身事外，亦是一弊。故官制改革颇救其弊。一般的军队调动，政事堂固然不当多管，但若是关系重大的战争，无论选将用兵，政事堂都理当要管的。今西南用兵，每日空耗国帑，久而无功；枢府调兵选将，又屡战屡败。能否平定西南夷之乱，不仅关系到益州一路之安宁，亦关系到熙宁归化之成败，乃至关系到大宋一二十年之气运。我等为大臣者，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岂可因为那是枢府的事，便置之不问？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若是枢府迟迟定不了让皇上满意的人选，我辈亦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朝廷诸公之中，以子明最为知兵，故此我特意前来，想听听子明的意见。”

“相公见询，敢不尽言。”石越欠了欠身，回道：“然熙宁归化，在下以为略嫌操之过急。西南夷之叛，若止以武力镇压，虽孙、吴再生，亦无能为。相公果然想要平熄战火，在下以为还是要剿抚并用。”吕惠卿虽说得冠冕堂皇，但石越的立场却也很分明，这话分明是要吕惠卿承认熙宁归化失败。

吕惠卿当然不可能答应，但他此来，却不是与石越争辩政见的，因此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道：“即便是剿抚并用，总要先能剿方可抚。不能战者不可言和。子明以为，应当如何剿？派谁去剿呢？”

石越也知二人基本立场相差太远，逞口舌之利无益，他听吕惠卿话中有妥协之意，便也不愿咄咄逼人，只是顾左右而言它：“依在下之见，经略使若不能速定，益州提督使却应当早点定了。”

吕惠卿微微一笑，他曾听到过风声，皇帝有意用高遵惠为益州提督使，传闻便是石越所荐。这时石越提起此事，其意甚明——要起用高遵惠，渭南兵变的案子就要先结案，怎样处置唐康、田烈武等人就要有个定论。吕惠卿苦于在军中没有根基，他深知如今禁军中势力最大的是西军，而石越在西军中威信极高，在朝廷中又素有知兵之名。在推荐经略使时，若能得他一言，份量便大不相同。但他也知道，既然是有求于人，那当然不能空手而来。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瞒子明，益州提督使的人选，我亦是想了几日了。”吕惠卿笑道：“高遵惠虽是戚里，但为人谨慎知兵，亦能有担当，正可提督益州，不知子明以为如何？”

石越却故意叹道：“可惜他这次只怕亦脱不了干系。”

“法理不外乎人情。”吕惠卿正容道：“此案拖到今日，不当再拖，须得早点给天下军民一个交待，若无罪则罢，便是有罪，政事堂也理当保全这几个人，请皇上特赦。某忝为宰相，绝不会做让忠臣义士寒心之事。”

“若能如此，亦是国家之幸，高遵惠若得脱罪，倒确是上佳之选。有他坐镇，禁军可无后顾之忧。”石越随声附和，却绝口不提唐康。

吕惠卿点点头，又恳切地说道：“我与子明，政见常有不同，这亦不必讳言。但吾辈虽意见分歧，用心却都是为了国事，这点是相同的。我素知子明与他人不同，凡事都是以国家为先的。不比朝廷中有一等

人，自居‘君子’，却为了意气之争，或为明哲保身，而坐视国帑空耗，局势败坏，此辈夜半扪心自问，宁不有愧？真不知似这般人，能称‘君子’否？某虽不材，但每念及不能辅佐圣天子致太平盛世，常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不管益州路现在究竟如何，速择良将，打上几个胜仗，对国家皆有百利而无一害。吾辈既为朝廷公卿，受皇上重恩，当此主忧臣辱之时，应当先放下争议，不计个人荣辱，以国事为先……”

他言语切切，令人动容。石越虽然知道吕惠卿在位，熙宁归化便无法纠正，以他生事邀功的天性，国家亦无法休养生息。于公于私，他都一定要将吕惠卿赶出政事堂。但吕惠卿既然开出了赦免唐康的价码，他亦不能不有所回报。唐康的案子，若吕惠卿真要从中作梗，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料。他一向视唐康如亲弟，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田烈武、李浑，更有性命之忧——李浑倒也罢了，石越与他素不相识，最多也就只是感到惋惜；但田烈武，石越却不能眼睁睁见死不救……而且，从公义来说，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他也无法准确知道，毕竟从益州到汴京，有十几天的时间差，各种信息又真假掺杂，令人无法准确判断。若再这么拖下去，风险也是极大的——万一突然矛盾爆发，到时候就真的悔之无及。尽快取得对西南夷的军事胜利，从短期来看的确可以稳定益州局势。当然，石越也有私心，他未尝不想借机来左右益州经略使的任命。

但是，这种妥协，也可能给吕惠卿喘息之机，甚至让宋朝在改土归流上越陷越深……权衡种种利弊得失，石越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决断。

沉吟许久，石越方下定决心，说道：“相公忧国之心，令人感佩。益州经略使，在下亦以为应当早定。兵机贵速，久拖不决，非用兵之利。然官兵屡战屡败，当此之时，皇上、枢府于选将调兵，加倍谨慎，亦是为了万全。”他顿了顿，又问道：“相公可知道枢府都推荐过哪些

大臣？”

“皆是重臣宿将。”吕惠卿知石越已经答应，心中大喜，忙道：“益州之兵，五花八门，不用重臣宿将，怕节制不住。刚刚才有渭南兵变之事……只不知为何，竟无一人合圣意者。”

石越笑道：“益州的确既有河朔兵，又有西军，又有东南禁军、厢军、土兵，但对善用兵者，没什么节制不了的。韩信能驱市人作战，章邯以刑徒大败项梁，此二人，谁曾管他的兵来自何处？枢府因官军一败再败，又碰上渭南兵变，满心想的都是谨慎。但如今要想在西南打胜仗，便只能依赖西军，舍此别无他途。什么河朔军、东南禁军、厢军、土兵，窃以为都不必管他。从西军抽调精锐，从西军择选良将，便是这两条章程。”

“子明之言，正合吾意。”

“西南夷所居之地，是群山绵延之所，其与洞蛮、溪蛮还不同，有许多种落，素来不事耕种，而喜畜牧，是以又有骑兵。要破西南夷，一定要用骑兵，但河朔骑兵却不堪使用，要用山地骑兵。这是狄武襄公赖以破侬智高者。”

“山地骑兵？”吕惠卿原本聪明过人，一经石越提醒，便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赞道：“子明高见。”

“国朝马军自李继迁叛乱之后，便日渐衰落，如今虽然重建，但毕竟尚有不足处。在平原驰骋作战，以今日之禁军，便是契丹精锐，亦可与其一较高下。我军马术虽然略逊，然纪律严明，马军之骨干，都是西军久战健儿，更有蕃骑中骁勇之士，如今又添了许多西夏降将，国朝骑马军之盛，莫过于今日。然要在西南与叛夷作战，却如同一个从未坐过船

的勇士在惊涛骇浪之中，于一叶小舟上，与一善习水性之人搏斗。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鲜有不败者。兼之西南多瘴气，北人不习水土，未战已先损耗三停。”石越侃侃而谈，说得吕惠卿频频点头。当年以盛唐之强盛，几十万唐军还葬身于西南，若这还可以说是将领无能的话——另一个时空中，以忽必烈之英武，蒙古骑兵之骁勇，还有许多蕃部望风而降，争为前锋向导，十万大军远征大理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虽然成功，但最后活下来的蒙军却不过二万余人，更有数十万匹战马死于此役——西南地利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西南夷虽比不得南诏、大理，但宋军投入的力量却也不如唐军、蒙军，也经受不起唐军、蒙军那样的损失。巨大的损失曾经迫使忽必烈一改蒙军习惯，没有在大理屠城，又不得不保全段氏的性命，借其威望来维持在大理的占领——但此时的宋朝，却不会有蒙古人那样的好形势，真要是那种惨胜，后果没有人敢想象。不过这些计较，石越却是没办法与吕惠卿分说的。

“以在下之愚见，今天下之兵，擅长在山地作战，而又不惧瘴病者，惟有横山羌兵。要与西南夷作战，朝廷应当于沿边诸军中，抽调熟蕃与汉军中有山地作战经历之精兵，并招募横山羌兵，组建新军。若有这样一支军队，西南夷何足道哉？且自各处分别抽调少量军队，招募羌兵，亦可不影响到西北塞防。而将帅之选，便要自这只军队的构成来考量——要有山地作战之经验，要有带蕃兵之经验！后者尤为紧要，蕃兵多是桀骜难制者，若非在西北诸蕃中威名素著，令蕃人信服者，绝不能统率此军。这样的将领，西军中也没有几个。”

吕惠卿此时早已心悦诚服，笑道：“子明胸中，必早有人选。”

石越淡淡一笑，道：“王襄敏之子王厚，其父子在西北蕃汉之中，皆素有威名。王厚亦是西军名将，在群山之中，打了近二十年的仗。他又在讲武学堂做过教官，便是河朔、东南禁军，许多将校都曾是他的学

生。做个益州经略，绰绰有余。不过他一直是李宪的副将，未曾独挡一面，年岁毕竟也还是小了些。另外一个慕容谦，最擅长的便是带这种东拼西凑的杂牌军，他熟知蕃情，在横山一带的蕃人中，威望尤在王厚之上。任他多桀骜的蕃人，到了他手下，都能调教得规规矩矩。若以其副王厚，可保万全。”

“可是曾奔袭地斤泽之慕容谦？”

“正是。”

吕惠卿抚掌大笑，抱拳谢道：“子明胸中真有数万甲兵。明日我便向皇上荐此二将。”

“相公的胸襟，才让人佩服。我亦希望西南能早有捷报。”石越望着吕惠卿，微微笑道。为了让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变得顺理成章，他闭口不提环州义勇与渭州蕃骑这两支现成的山地骑兵，反而出个抽调、募兵的主意，便是料定吕惠卿不知其中虚实。果然，吕惠卿虽然明知道慕容谦与石越的关系，依然信之不疑。不过，这其实也不足为怪，休说吕惠卿，便是文彦博、孙固，亦未必会想到这两只部队，尤其是默默无名的渭州蕃骑。

送走吕惠卿后，石越看了一眼座钟，却已是定昏时分。他正欲去找潘照临，侍剑知他心意，已在旁禀道：“潘先生去了土市子。”

“土市子？”石越奇道，“这么晚了，潘先生去那里做什么？”

侍剑笑道：“潘先生没说，我猜或者又是听说哪家店子有什么好吃的，去大快朵颐了。”

石越不由笑着摇了摇头，道：“那我们也出去走走，上回听章子厚说，熙宁蕃坊有不少新鲜物什，有一家叫什么宝云斋，听说是极西的夷人开的，我早想去看看。”

不料侍剑却摇头道：“宝云斋倒确有些名声，只是蕃坊这个时节，学士不宜去的。”

石越不觉愕然：“为何我不宜去？”

“学士还不知道么？”侍剑笑道，“熙宁归化以来，蕃学便不太安稳。参加叛乱的蕃部子弟固然都被朝廷软禁了，可其余的蕃人，许多都和叛乱的蕃人有牵扯不清的关系，听说还有不少私通消息的。如今到处都是开封府的、职方司的、皇城司的……朝廷还特意移了一营禁军驻扎到附近。京师别处都是通宵达旦的，从来没有宵禁一说，但几个蕃坊却是不许的，我看再有一个时辰，开封府就要在几个蕃坊宵禁了。学士这时候去，那边的店铺多半也歇业了。而且那里颇有对朝廷不满的蕃人，喝了酒便闹事，学士去那种地方，亦不太安全。若有差池，我们怎么担待得起？”

“我也不去太久，有几个人会认得我，又会出什么差错？”石越笑道，“快去换衣服吧。”

侍剑见石越神色甚是坚决，只得退了下去。待石越更衣出来，侍剑与几个护卫已经备了马车，在外面等候。石越却连马车也不肯坐，主仆六人只骑了马，往熙宁蕃坊行去。其时虽已夜深，但可能是夏日因为天气炎热，白日出门的人少，夜晚清风徐来，凉爽怡人，这汴京街头，较之白日反更见热闹，家家户户依然是灯火通明，路上行人你来我往，商贩叫卖之声不绝于耳，沿街的酒楼店铺更见热闹，客往客来，隐隐更可

见红袖招展。

这几年石越虽然是半闲散状态，但也甚少有这般闲情出来逛夜市。他领略过马行街、州桥、潘楼街等处夜市的盛况，却不曾想熙宁蕃坊的夜市，竟亦已不逊于马行街。这还是有宵禁的情况下，想见平时之盛况，不由为之咋舌。侍剑知道石越对这里不太熟悉，一路走一路介绍，哪家店铺卖的是正宗的亳州轻纱，哪家店专营定州的缣丝，哪家店有海南的青花布……此外，灵夏的拔鞞褐、西夏的驼毛毡、契丹的西瓜，还有交趾的蓬莱香、翠羽；占城的象牙、连香、黄蜡、丝纹布、红鹦鹉；真腊等国的番油、姜皮、金颜香、豆蔻；三佛齐的丁香、檀香、珊瑚树、苏合油、猫儿睛、琥珀；蒲甘、细兰等国的宝石，注辇国的琉璃、槟榔、玻璃……四海万国之物，这里竟都是应有尽有。

“去年有家店子，不知怎么便弄到了广州市舶务的许可，从真腊国还是什么国，运来了一大批蕃剑，比起倭刀与大理宝刀来都毫不逊色。但也贵得吓人，一把蕃剑竟卖到五百贯。”侍剑笑着说些趣事，“不过样子上看，没有宝云斋的达马斯谷刀好看。且到底不如达马斯谷刀罕见。”

“朝廷颁布勋刀勋剑之制时，勋刀便曾想仿达马斯谷刀的形制，不过聚集多少能工巧匠，亦是束手无策。”石越笑道，“这真腊国有什么剑能比得上达马斯谷刀？”他话刚说完，却忽然想起——真腊国吴哥王朝的领土南至马来半岛北部，其时国势日盛，是当时中南半岛赫赫有名的大国，其国力无论是亲附大宋的交趾，还是统一未久的蒲甘，都有所不及。其时宋人对南海了解渐多，尤其经《海事商报》的报道，环南海诸国中，国富民强，号称拥有战象近二十万头的真腊国在大宋非常有名，几乎仅次于交趾，于是许多他国所产物事，商人们也往往有意无意假以“真腊”之名。这所谓的真腊国的蕃剑，只怕便是后世的“马来

剑”亦未可知……不过马来剑他亦只闻其名，未识其面，便是见着，也分辨不出。

侍剑却以为石越不信，因笑道：“学士可想看看？”

石越看侍剑的神色，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便点头道：“也好。”他这话一出口，便是平素向来寡言少语不拘言笑的四个护卫，脸上都露出喜色。所谓见猎心喜，但凡好武之人，听到“宝刀”、“宝剑”，都会忍不住心动。

侍剑当下领着石越轻车熟路的到了一家兵器铺前。石越抬头看招牌，却写着“李记剑铺”四个大字，名字极是平常。他正要进店，便听到店内有人说道：“好剑，好剑！”又听一人叹道：“可惜这宝剑不能入名将英雄之手，却要在这种地方，每日被灰尘覆盖。”石越听这两个声音，分明是何畏之与郭逵，他不想能在此邂逅二人，连忙快步走入店中。只见这李记剑铺里面虽然不大，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各样的兵器陈列得整整齐齐。店中两个布衣男子正背对着自己，端详着一柄宝剑，看背影，不是郭、何又是何人？

“仲通、莲舫！”正在欣赏“真腊蕃剑”的郭逵、何畏之听到背后有人唤自己，连忙转身，不料却是石越，二人慌忙回礼，一个道：“子明公如何来此？！”一个却道：“石帅万安。”

石越笑着回了一礼，道：“今夜真是巧遇了。”口中说着，目光却被二人身后的凛冽寒光所摄，不由自主的脱口赞道：“好宝剑！”郭、何二人不由相视一笑，何畏之将那剑递与石越，郭逵笑道：“这确是柄难得一见的宝刀，子明公好眼力！”

石越方接过剑来，便觉此剑沉重，剑锋冰凉，似能砭入矶骨，一股

寒意由然而生，端详那剑，却又与平日所见皆不相同，剑锋扁圆，竟若针状，四面有锋，犀利异常，颇有些象分水刺的形貌，但剑身狭长，比寻常宝剑还长出几分，剑尾部饰有华丽的流云纹理，如凤凰一翼展于剑侧，为这看来冰凉嗜血的利器平添了些许华美意味，但剑柄似乎不过为寻常乌木，黑沉沉的并不起眼，只是年代看来已颇久远，其上所饰花纹古朴特异，亦非中土所有，剑柄通体微削，下端内旋，宛如雄鹰垂首，握于掌中，又是另外一番感觉。石越此时阅历无数，但这样一柄奇特的剑还是头一次见到，只觉手掌微动，剑身便有银光流泄，耀人眼目，其锋锐处竟教人不敢轻触。

“这便是真腊蕃剑？”

“如假包换。”剑铺的掌柜早已见着石越一行进来，这时忙凑过来打躬笑道：“这位官人，小店在这熙宁蕃坊，也是有名有号的。这真腊蕃剑，斩金断玉，削铁如泥，整个汴京，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不信，您问这位何将军——真腊蕃剑只要能运到汴京，用不了几天，便哄抢一空了。这一把剑，是小店的镇店之宝，并不敢卖的。官人要是看得满意，留下定金，待到下一批剑到，小人便将剑送到尊府上。”

“你还敢饶舌，我的定金放过多久了？这剑倒是何时能到啊？”何畏之佯怒道。

“何将军，这事急不得。”掌柜的赔着罪，笑道：“一来这真腊蕃剑，便在真腊国也是宝物，宝剑不易得，要到真腊国换来这等宝贝，没那般容易。再来，将军也知道海上风高浪险，十艘船出海，倒有五艘回不来。碰上天气不好，船在港里几个月都不敢出去。官人们是富贵人，不知道这出海贸易，都是以命博钱，寻常人只见着一夜暴富，不知道多少倾家荡产，将命都丢了——不过，要不是这么难，哪里显得出这剑的

珍贵难得呢？”

南海航行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石越见过市舶局的报告，凡在各市舶务登记过的海船，每出海一百船次，便有三十八船次因各种原因葬身海底，海船水军也有近二成的失事率——这还是折平了比较安全的宋丽航线的数据。对于这个数据，石越并不意外，南海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海域，相比之下，直到耶元十六世纪，每一百艘从美洲运金银前往西班牙的船只中，就有四十五艘被海盗或风暴击沉；一直至十九世纪，海难的数据依然达到三成到四成二。这三成八的失事率，已经充分证明了薛奕的工作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掌柜的所说的话，虽有夸张，却也基本说的是实情。

却见郭逵摇摇头，自袖中取出两张百贯的交钞，递给掌柜，道：“可惜这宝剑蒙尘，白白放在这里做样品。定金二百贯，剑到了后，送到吴起庙旁边的郭府。”

不料那掌柜的却不接定金，又欠身抱拳，连连赔罪，笑道：“这位官人见谅，若是缙钱，二百贯也够了。这交钞，却要三百贯。”

石越听到郭逵一直说什么“宝剑蒙尘”，显得心事重重，已是留意。这时候听到商家收定金，交钞居然比缙钱要多收一百贯，顿时大惊失色，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

却听那掌柜的又笑道：“剑到了后，自然马上送到尊府。只是还请官人体谅小的们，每柄蕃剑，按缙钱五百贯算，若要用交钞，只能随行就市，看送剑那天的行情。”

郭逵听到这话，默默望了石越一眼，又掏出一张交钞，递到掌柜手中。掌柜的千恩万谢着，又写了收条递与郭逵。

石越本来也想给侍剑几人买几把的，但这时听到交钞在商行之中，已公然要“随行就市”，哪里还有半点心思。便听郭逵在旁说道：“子明公，未知可否借一步说话？”见石越苦笑着点点头。郭逵又道：“此处非说话之所，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吉庆酒楼，还算清静，不如……”

“便由仲通作主。”石越瞅见郭逵神情郁郁，不知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但他自己已是心烦意乱，却也无心多想。而郭逵也是心事重重，何畏之却不便多说什么，众人出了李记剑铺，竟是各怀心事，只是心不在焉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几句闲话，一起朝吉庆酒楼走去。

好在那酒楼并不远，未多时便到。众人将马交给酒楼的伙计看管，要了间清静的院子，郭逵与何畏之的伴当都留在了院外，侍剑与石越的护卫们想跟着进去，却被石越拦住，笑道：“有郭大人与何将军在，你怕什么？”

三人进了雅室，待店家上了茶酒果子，郭逵便令店家全部退下，注视着石越，问道：“子明公可知道我上表请求率兵平乱之事？”

石越看着郭逵，未及回答，却听郭逵叹道：“我上了三封奏折，都被留中。今日皇上召见我……”他抓起酒盏，自顾自地倒满，一饮而尽，长叹道：“我真的老了么？我亦能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执锐……我真的老了么？大丈夫未立尺寸之功，岂敢言老？！”他自斟自饮，连喝数杯，感怀不遇，竟是老泪纵横。

石越不料竟是这般情形，只得安慰道：“大丈夫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郭逵摇头泣道，“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石越一时默然无语，也将盏中之酒一饮而尽。何畏之端起酒壶又给石越斟满，又缓缓给郭逵与自己满了，放下酒壶，双手捧杯，直身道：“石帅……”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其意，也端起酒盏来，苦笑道：“莲舫之意，我已理会得。”

“还请石帅成全！郭公若得为帅，下官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替朝廷荡平所有叛夷！”何畏之睥睨道，“恕我直言，下官未知大宋还有何人，胜得过郭公。”

石越暗暗叹了口气，郭逵未必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王厚自军制改革开始，便倾心归附于他，纵然其父王韶对军制改革一直极为冷淡，王厚却是始终热心支持。其后直至伐夏，石越暗中支持、提拔王厚，而王厚亦感石越之德，在军中颇为维护石越之威信。他与慕容谦实是西军青壮派将领中亲附石越派的代表人物。加意提拔重用西军中的青壮派将领，乃是石越既定的策略。郭逵虽然也坚定地支持军制改革，但他却毕竟只能算是石越的盟友。更何况，石越已与吕惠卿达成妥协。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替郭逵说好话。

“仲通乃国朝名将，若能以仲通经略西南，朝廷可高枕无忧。”石越婉言道，“然圣意既定，只恐某亦无力回天。”他叹了口气，又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依我看，只怕是圣上已有方略了。再者，若仲通出外将兵，兵部之事，又当属何人？”

郭逵本来还抱着一丝侥幸的期望，这时候听见石越婉拒，眼神顿时落寂下来，默然又喝了一口酒，涩声道：“子明不必为难，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

“天下事并未抵定，仲通何必灰心？西南夷只是小仗而已。”石越言不由衷地劝慰道。

郭逵听到此言，嘿嘿干笑了两声，自嘲道：“只怕我等不到朝廷北伐之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亦是朝廷之福。若用一个六十有三的老将为帅，岂不让人笑话我大宋无人？”

石越听他发着牢骚，劝亦不是，不劝亦不是，只得低着头默默地喝着酒。

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相位，吕惠卿在局势不利、政敌虎视之下，不仅没有投子认负，反而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次日，吕惠卿借着在崇政殿讲经的机会，在讲完一篇《礼记》后，便向赵顼说起了平定西南夷叛乱的事，他激烈地批评了枢府效率低下，向皇帝陈叙了石越向他说过的方略，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为益州路经略使、副使。并且，吕惠卿没有隐瞒他曾与石越商议的事情——便如石越所料，吕惠卿故意将他拉下了水。吕惠卿的举荐在无意中迎合了皇帝想要重用、培养年轻将领的想法。王厚与慕容谦的战功与履历，都足以让皇帝信任。而吕惠卿提出来的平定叛乱的方案，赵顼将李宪先前的建议加进去后，也并无冲突。这些都让赵顼对吕惠卿的方案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

赵顼也希望能尽快地平定西南夷叛乱，解决这个让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的麻烦——尤其是他觉察到这个麻烦，很可能会影响他朝中脆弱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党争之时。又过了一天，皇帝分别召见了石越与李宪。石越再次坦承吕惠卿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并且极力举荐王厚

与慕容谦。而李宪也表示支持——从私心来说，李宪与王厚在西北的合作还算不错，但熙河、秦凤的宋军，都是王韶留下来的嫡系部队，李宪虽然曾经是王韶的监军、副将，节制这些部队并不成问题，然而王厚的迅速升迁，借着乃父的威名，却不可避免地让熙河、秦凤方面的西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即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他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赵顼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政事堂侵削枢府职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这种势头，本来就让文彦博就感到很不满，这是他极力想阻止的事情。而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自然更是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加上文彦博对于重新征召王安

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予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不客气的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赵顼对文彦博的这些行为，同样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加以优容。然而，他心里的恼怒却也无法平息，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朝中坚决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是赵顼无法接受的。而他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理由，更不能成立——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

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意外。他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文彦博坚决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开始互相攻讦，不过，因为自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这场争执，似乎都还有所保留，这场风波最终被皇帝暂时按了下来。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新党许多人则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郭逵并不太关心新旧两党的纷争，但自己有因此“渔翁得利”的可能么？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卿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兵部侍郎不得直接升任兵部尚书……”

皇帝说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任用亲信，扰乱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也不能随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制肘他，已是对郭逵极大的信任。

“但当年朕要兵制改革，需要卿在兵部，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又继续说道，“要是在新官制之前，朕知道，这侯爵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是个虚名。但新官制后，朝廷重名爵，除了那几个元老大臣，朕特旨保留原有爵位外，吕惠卿贵为宰相，石越立下这么大功劳，都不过是个开国郡公。政事堂的执政中，有好几个都不过是侯爵而已。朕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爵位之前，和石越、薛奕一样，加上‘武功’^[1]二字而已。但朕以为，其志虽可嘉，然朕也不能许你——统率三军者，不能随意冲锋陷阵。卿的才华，要用在庙堂之上。”

“陛下！”皇帝这么着赞赏有加，推心置腹，郭逵明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他最后一丝率军出征的希望便告破灭，却依旧是感激涕零，说话都有些哽咽了。这几天来对皇帝的怨气，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陛下，臣虽万死，不能报陛下厚恩！”

但赵顼凝视着郭逵，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然朕颇听到一些传言！”他顿了一顿，正感恩戴德的郭逵一个激灵，竟吓出了一身冷汗

来，却听皇帝厉声质问道：“你对石越不肯替你说话，反与吕惠卿一道举荐王厚、慕容谦，颇有怨言？”

“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须知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非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何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荡荡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

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讲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大材小用。”

“哦？”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惟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除同知枢密院事。”

“陛下？！”郭逵吃惊地望着皇帝，讶异得说不出话来。皇帝刚才那严厉的责问，他都已经做了出外做知州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不仅没

有加罪责罚，反而升了他的官——虽然不是兵部尚书，但谁都知道孙固的年纪，在兵部呆不了几年，他这个“同知枢密院事”，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郭逵一时之间，竟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只觉得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宠信，实在无以复加，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韩维没带过兵，枢府的事，卿要多费点心，只要是忠心为国的，便不要顾忌，好好替朕做好这差遣。”

郭逵忙不迭地叩头谢恩，他暗暗咀嚼皇帝的话，更是不着头脑。韩维要熟悉枢府的事务，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枢府有文彦博在，哪里又用得着他“多费点心”？

[1]. 伐夏以后，宋廷对原有的十二等爵位体制进行了改革——公爵以下，宗室袭封不加“开国”、“武功”；大臣授爵，加“开国”二字；以军功封爵，则加“开国武功”四字。有没有“武功”二字，在待遇上并无任何区别，但却象征一种荣耀。

唐康这是头一次进御史台。但仅此一次，便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御史台在新官制之前，是兼管司法的。御史台狱曾经让多少公卿闻风而丧胆，新官制后，石越等人苦心设计，剥夺了御史台的司法权，只保留了司法监督权。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其政治与制度，习惯的力量都是无比强大的。制定所谓“完美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普遍尊重制度传统的时代，制度亦常常会被种种因素有意无意地被破坏。虽然许多人幻想能依靠完美无暇的制度解决一切问题，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在建立他们所谓的“完美的制度”之时，必然会破坏掉旧有的制度。一群破坏固有制度的人，却妄想自己设立的制度可以永远不被破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在童话中都显得有些荒谬。幻想有一套能自己完美运行，具备超强纠错能力的制度体系，与期待一个完美无暇的统治者永远统治着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永远都只能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懒惰与依赖。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好的制度与好的婚姻一样，都必须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去维护，稍有懈怠，便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不幸的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自己权力的本能。更何况石越煞费苦心剥夺的，是御史台保有一百年的司法权。权力机构的自我扩张欲望，还有

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历史惯性，让本来应当是秩序维护者的御史台，有意无意地想要恢复自己的权力。许多御史称得上是正直无私，但他们却常常习惯性的会想到曾经拥有的司法权，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监督权。皇帝、甚至是朝中的大臣们也一样，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起“御史台狱”。于是，尽管皇帝已经极力克制，但是“诏狱”仍然时不时的会复苏。

习惯的力量不时地冲击着新制度。御史台狱始终存在便是一个证据，这次唐康案的审理则是一个最新的证据。唐康一回京，就被关进御史台狱；皇帝想当然地让御史台、枢府、卫尉寺共同审理此案，而真正拥有司法权的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却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石越，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这可以视为朝野依旧默认着御史台对官员的司法权，也可以视为御史台在不知不觉中，又收复了被剥夺的司法权中的一部分。

不过，在御史台狱中的唐康，暂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被带进御史台的第一天，就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与周勃同样的感叹：“如今方知狱吏之贵！”

他还记得他回到汴京的当天，便有两个自称是台院“承差人”的小吏拿着牒文在城门口等着，二人让他验过文书，便有一人从怀中取出一份牒书，用例行公事的语气说道：“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黑，二人到了门前，便招呼守门的阍吏，将牒文又给阍吏看了，说了声：“我等已勾人至。”便将唐康交给阍吏离开。此时御史台的大门已然半掩，门前用栅栏拦住。御史台连抓人都官僚气十足，没有人给他开门，唐康只得自己攀着栅栏翻进御史台中，这般过了两道门，有承差吏告诉他向东往台院而行。此时天已昏黑，御

史台中阴沉沉的，显得格外的阴森。一路之上，也没有人引路，只听四处不断传来隐隐约约的哀号苦叫之声。唐康进了一小门楼，引人注目的便是门楼数盏灯，没有置于楣梁之间，反而置于廊间。他就着昏暗的灯光沿走廊而行，只见一路经过的房间内的犯人，不是穿着紫袍，便是穿着绿袍，都是朝廷命官，其形容憔悴，让人不忍多看。又走了好一阵，唐康才终于听到庭下有人唱了声诺，到了这个地步，饶是他再有傲气，也不得不连忙还礼——对方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承行吏。这承行吏引着他盘绕曲折而行，不知道绕了多少路，方到一个土库旁，止有一个小洞门，高不过五宋尺，那承行吏要取掉幞头，弯着腰方能进去。唐康虽心中不忿，却也只得依样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便是牢房了。牢房中床被俱全，还有一个狱卒“恐其岑寂，奉命陪伴”——一连在这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

从此，唐康便算是在这御史台狱中“安家”了。唐康算是彻底明白了“井底之蛙”的含义，每日里，他除了能听到旁边监狱中犯官们的痛苦呻吟之声，便只能抬头看看四方的天空。至于他的案情，他原以为会有御史押他过堂审问，不料关进御史台狱后，竟连一个御史也没见过。凡要问案，便有一个狱卒拿着一张纸来问他，他回答之后，狱卒便记下了回去禀报。到了后来，竟是连问都没有人问起了，倒仿佛他被人遗忘了一般。只有在金兰奉旨来看他之时，他方才出过一次牢房，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气息。然而其间两个狱卒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日里只能听到痛苦哀号的地方，连唐康这种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会时时泛起绝望的感觉。命运全不由自己掌握，生死仿佛撰在他人手中，唐康有好几次，都不禁会想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生出这御史台？每一次，都是对于石越的信

任，将唐康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

人长时期被关在这种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难还保持着清醒与理智的。许多犯事的官员，就是这样被生生逼得精神崩溃的。在御史台狱的每一天，唐康都只想着一件事——快点定案，哪怕是分配到凌牙门也好！

但是，他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案情清楚，并无疑问，甚至都没有必要过堂。案件的关键，只是如何定罪。而这中间，既有对法令的理解不同导致的争议——他入狱之初，狱卒拿着纸片前来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尔处死数千叛军，依得祖宗是何条法？！”唐康当时坦然回答说：“祖宗即无此条制。”从此之后，便无人再问他任何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交换。

所以，在神智清明的时候，唐康亦只能默默替田烈武与李浑祈祷，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把性命给搭上——他已经从狱吏口中打听到，奉旨主审的官员是侍御史马默——仅仅是马默此人，便足以让唐康陷入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混乱之中了。唐康对马默一点也不陌生，这位以“刚严疾恶”著称的熙宁名臣，是石越的“父亲”石介的得意门生，当年石介在徂徕授徒讲学，家境贫穷的马默从单州步行到徂徕，拜入石介门下，成为石介最得意的弟子，他学成之日，石介率领数百弟子亲自送到山下，并且预言：“马君他日必为名臣。”马默后来果然成为名臣，他到一地为官，当地行为不检的官吏甚至会望风而逃。但尽管马默与石越有如此深的渊源，唐康亦不敢寄望他会循私。在马默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岛流放的犯人，朝廷限额三百人，因为人数太多，该岛的砦主便将多余的犯人丢到海中淹死，两年内竟杀了七百人，此事被得罪执政而遭贬官为当地知州的马默知道，马默召来那砦主责骂，并预备深究此案，那砦主竟然吓得自缢而死。

唐康自认自己的行为，不太可能赢得马默的赞赏。

“老奴叩见官家。”郭逵告退后，赵顼方回到睿思殿小憩，便见石得一低眉顺目地走了近来。赵顼“嗯”了一声。石得一叉手侍立一旁，细声禀道：“官家，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已经定讞了。”

赵顼又“唔”了一声，石得一连忙继续禀道：“这桩案子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將犯官过堂按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口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点。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眼看皇帝脸色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道：“最后定讞，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管；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赵顼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讞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讞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讞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

石得一极会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原本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当年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做声不得。

石得一又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据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廩，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

惟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宋朝制度，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讞？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

1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

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

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怨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象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萧佑丹的南朝官员也变了——萧佑丹十余年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贵为大辽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他不仅在辽国极有权势，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但却是兵部职方司自成立以来最大的骄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但此时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便是因为此事而被左迁。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混淆，但二者之间却绝非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

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点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虽然取得过小小的胜利，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无论辽国如何说得冠冕堂皇，职方司绝对不肯相信萧佑丹以堂堂卫王之尊出使汴京，背后竟然没有别的目的。自从萧佑丹进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负责接待辽国使者的宋朝官吏将兵中，职方司间谍的身影，便几乎无处不在。

萧佑丹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身影的存在。不过，他只是置之一笑。这里是宋朝境内，宋人要做什么，那是宋人的事。他当然不是单纯来汴京给高太后拜寿，而的确另有使命。但他的对手，却绝不是宋朝的职方司。

不待使团人众安顿妥当，萧佑丹便请李清臣相陪，带了副使耶律萌，亲自前往宋朝的往来国信所递交国书，到国信所，萧佑丹赫然发觉，由宦官把持了一百多年的往来国信所，主官竟然换成了士人。他早知南朝之变化，但这变化之大，却犹出他意料之外。原本萧佑丹最忌惮的南朝官员便是石越，而几年前听说石越被闲置，让他暂时放下一块心里的大石头，但此番出使南朝，一路所见所闻，却让他心里又平生忧惧。出了国信所，上马之后，萧佑丹便忍不住感慨道：“方至都亭驿，已有物是人非之感。到了此处，才知梁家珠子铺换了少东家，实不足道也。”

李清臣自是知他话中之意，但听萧佑丹竟连梁家珠子铺的东家这样的小事都留意于心，亦不觉骇然。因勉强笑道：“大王于汴京风物，倒

是熟悉得紧。”

萧佑丹听出他话中的警惕，转头望了他一眼，不由淡淡一笑。

在通事局的档案中，有一份宋朝翰林学士李清臣相当详细的资料——萧佑丹知道他是韩琦的侄女婿，他的文章策论，被欧阳修比之苏轼，被韩维比之荀卿，当今的宋朝皇帝曾誉之为“良史之材”。此人早在宋英宗时，便简在帝心，只是因为韩琦当时是宰相，不肯让自己的子侄辈升官太快，才一直被刻意压抑着。李清臣还熟知阴阳五行之说，担任京东路提点刑狱之时，以善捕盗而闻名天下，齐鲁的绿林好汉们畏惧李清臣，听到“李提刑”三个字，双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后，韩忠彦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别得到赵顼的赏识，李清臣做过几任侍郎，又拜翰林学士，参预机要，宋廷的许多诏书都出自他手，通事局的官员们相们，李清臣与韩忠彦，是最有可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宋朝新宰执的两个人选。

所以，对于李清臣，萧佑丹也特别留意，并不将其当成普通的“词臣”或者“馆伴”。

“学士莫谓北朝无人，若论熟知南朝事物，孤是数不上的。”萧佑丹又似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离了国信所后，萧佑丹见街边店铺到处都在卖着冥器、靴鞋、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等物，又笑问道：“几乎忘了今日是中元节，学士府中想是已买好了盂兰盆？未知今冬是温是寒？”

他说的却是宋朝的一个风俗，中元节是宋人极重视的节日，除了祭奠祖先外，家里的女子会用竹片编成盆状，盛以纸钱，用竹子支承着焚化，看盆点燃后往哪边倒来占卜冬天的气温，若向北面倒，则是寒冬；若向南面倒，却是暖冬；向东向西倒，那便是寒温适宜。这些民间俚

俗，原本都是小事，但萧佑丹竟连这些都知道，却更让李清臣平生几分忌惮。因笑道：“冬寒冬温，非由天意。百姓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天气的冷暖，而是官府的冷暖。”

“善哉斯言。”萧佑丹赞道。众人骑马缓行，又聊了些宋辽两朝的风俗习惯，李清臣自觉对辽国颇为了解，但相比萧佑丹对宋朝了解之精微入细，不觉也要自叹弗叹，既惭且愧。他正在心里暗暗感叹，却见萧佑丹忽然勒马停在街边的一个肉饼铺，转首望着自己，笑道：“十余年不曾来汴京，忽然食指大动，想叨扰学士一顿……”

李清臣不由一怔，便见萧佑丹朝随从仪卫们呶呶嘴，压低了声音，笑道：“不瞒学士，我见着这肉饼铺，忽然想起曹婆婆肉饼，竟有些嘴馋了。可若是带着这些人，却没甚意思。倒不如我们几个换了白衣，自去吃个痛快。”

这曹婆婆肉饼原是汴京极有名的店子，李清臣未富贵之前，倒也曾经吃过，但如今位列公卿，自是不再方便去那种地方了。不料萧佑丹竟忽然提出如此要求，他不由大吃一惊，顿时大感为难，迟疑道：“大王千金之躯，若万一有个意外，下官担待不起。若大王想吃甚，只管吩咐，下官叫人送至驿馆，岂不更好？”

“那又有什么意思？”萧佑丹摇头道，“若是怕出什么事，那是绝不用担心的。学士纵信不过我的武艺，还信不过贵国的职方司么？”

李清臣被他点破，脸不觉一红，连忙笑着掩饰道：“大王说笑了。”

萧佑丹睹视李清臣良久，忽然哈哈大笑。

回到都亭驿后，因为当日奉皇太后诏，京师所有道观、寺庙，皆设大会，焚钱山，祭奠熙宁以来阵亡将士与渭南县死难军民，先贤、忠烈二祠也要举办盛大的祭典，李清臣须得去参加祭祀；而萧佑丹也要会见辽国驻汴京使节，宋朝官员亦不方便在场。李清臣便向萧佑丹告了罪，离了都亭驿。

辽国新盖的使馆，连都亭驿并不远，便在投西大街的街南。当时诸国使馆依然沿袭着旧有的习惯，如高丽使馆便建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附近，那里是原来宋朝接待高丽使节的地方，现在除了接待高丽使团外，偶尔也接待日本的使者；交趾等南海诸国的使馆，则全在怀远驿附近。

按宋辽外交惯例，使团进入对方国境之后，一切接待、安全，便全由东道主负责。因此虽是卫王出使，辽国使馆亦不便前往陈桥驿相迎，只派了人在都亭驿相候，待到萧佑丹递交国书后，正使韩拖古烈方匆匆赶来，正好李清臣前脚方走，他后脚便到了。

韩拖古烈本是渤海人，原来是个奴隶，他幼时不知何故被人抛弃，辽国一家姓韩的贵族在拖古烈捡到，便唤他为拖古烈。因自小聪慧，被主人家挑选了陪少主读书，凡契丹、汉文，过目不忘，被视为奇材。后来辽主耶律濬即位，开科举，韩家便让他替少主参加考试，不料竟得中省元。殿试时，被耶律濬看出破绽。耶律濬不仅没有追究韩家与拖古烈之罪，反为他赎身，赐其姓韩。数年之间，拖古烈便以才智文章，升至北院林牙。两年前，又被委以重任，出任辽国驻宋朝的正使。

拖古烈到汴京后，便以其文章与才华，赢得了宋朝皇帝、士大夫的

好感。而其身世之离奇，更为其增添了神秘的光环。凭借着出色的外交手腕，拖古烈为辽国赢得了许多外交利益。而且，在他任上，辽国对宋朝的间谍工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凭借着与宋朝士大夫的交游，宋朝每往河北、河东、京东派出重要官员，往往这边厢官员还未离京，其简历便到了辽主御案之前，因为其擅长丹青，有时甚至还附有他的亲笔画像。对于韩拖古烈的才干，辽主与萧佑丹都十分肯定。

这时见着拖古烈进来，萧佑丹连忙起身相迎。拖古烈早已拜了下去，用契丹话说道：“下官叩见大王。”

“林牙不必多礼。”萧佑丹忙上前搀起，亦笑着用契丹话回道：“一别两三年，林牙神采更甚胜往昔。”

拖古烈却不肯起来，又恭恭敬敬地问道：“未知陛下龙体安否？”

“陛下身体极好。”萧佑丹笑着答了，拖古烈这才起身。契丹人没有太繁琐的礼节，先给萧佑丹行礼，再问辽主安否，双方亦皆不以为异。

萧佑丹又打量拖古烈，见他肤色白净了许多，又笑道：“林牙算是得了个好差遣，汴京可是个好地方。”

“汴京的确是个好地方，几个月前，下官见到一大食商人，他说汴京是‘天堂之城’，是天下最繁华的城市，只怕不是虚言。”拖古烈笑着回道，他是萧佑丹的老部下，二人说话便很随便。

“不过，富贵温柔之乡，却不是磨砺人意志的好地方。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

拖古烈笑着点头，二人正说着，却听门外有人禀道：“大王，李学

士派人送来曹婆婆肉饼，还有院街东面熟羊肉铺的羊肉，各色水果点心。”

“先放下罢，无要紧事，休要来打扰。”萧佑丹吩咐一声，门外应了去了。萧佑丹转头见拖古烈诧异地望着自己，因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又笑道：“林牙以为李清臣如何？”

拖古烈沉吟了一会，道：“才智、文章，天下少有，但胸襟器度，却略嫌不足。”

萧佑丹点头笑道：“若换上石越，他一定便会陪我去曹婆婆处吃上几块肉饼，且看我弄什么玄虚。我不断卖弄，不过是存心试探，他虽然知道心生忌惮，也未必便没有应对之材，却少了担当，再多的才能，也憋死了。”

拖古烈亦不禁莞尔，“擅自陪辽国卫王去吃曹婆婆肉饼，被台谏弹劾失礼，岂不要毁了李学士的大好前程？汴京可都在传言，李学士可能要做刑部尚书的，纵是范纯仁改变主意，最不济也是礼部尚书。”

萧佑丹摇摇头，“似这样的器局，便只能做地方诸侯、翰林学士，不能做宰辅公卿。想他在京东路提点刑狱，何等的杀伐果断。进了汴京城，便前怕狼后怕虎了，连陪我吃块曹婆婆肉饼都不敢了。利禄二字，不知道累了多少英雄豪杰！”

“大王所见极是。”拖古烈笑着说道，却将话题转到正题上来，问道：“大王出使南朝，想来不止是为了贺生辰，大王总理北院军政事务，如何竟有暇为一介之使？”

萧佑丹顿时沉默下来。半晌，他才叹了口气，道：“若非万不得

已，我也不会来南朝。我要亲眼见见南朝的局势，见见南朝君臣，才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法。”

拖古烈听他说得郑重，不由肃然，“究竟是出了何事？”

萧佑丹摇着头，叹道：“此事实为古今未有……”

辽朝现在遇到的困难，实与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澶渊之盟以来，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岁赐”，虽然对宋朝是屈辱性的，但对于辽国国库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自从宋朝复兴，辽国内乱，强弱易势之后，双方在新的盟约之中，不仅取消了宋朝对辽朝的“岁赐”，反而被迫开放了两国贸易。然而，岁赐虽被取消，但辽国贵族对宋朝绢布与丝绸的需求却并未减少，贵族也不可能真正放弃奢侈的生活，重佛的习惯更需要大量的金银，若再加上对军队、官员的赏赐——对辽国来说，金、银、绢、丝等物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这些必需品，或者需要向宋朝购买，或者正在向宋朝大量外流。

宋辽的贸易结构是，宋朝商人不仅向辽国输入大量奢侈品，还有许多是生活必需品，以及介于必需品与奢侈品之间的商品。其中，既有比辽国价廉物美的棉布与食盐、铁器——主要走私的铁制农具等；也有书籍、瓷器、香料、丝绸、广受欢迎的高浓度美酒、独特的甘蔗酒这样很难说清究竟属于奢侈品还是必需品的货物……除此之外，两国官方进行的军火贸易亦是大宗。而辽国向宋朝输出的，则主要是药材、皮毛、珍珠、公羊、公牛、公马。

这是极不对称的贸易，必然导致大量硬通货外流，而偏偏金、银、铜在辽国本身也是一种必需品，矛盾更加激化。在缺少硬通货的情况

下，辽国境内钱重物轻，在贸易上更加吃亏。辽主不得不单方面违反盟约，颁布法令禁止宋朝食盐输入，通过食盐专卖，得到一笔必需的缗钱。虽然在拖古烈的努力下，此事得到了宋朝的谅解。但这却是以辽国百姓吃不到好盐为代价的，而且走私食盐的贸易一直十分猖獗。因此此举只是缓解了辽国的危机，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另一方面，宋朝其实亦非是受益者，只是双方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辽国流出来的硬通货，对辽国足以构成重大伤害，对于宋朝却作用有限。

两国贸易额持续下降，辽主虽有意提倡自给自足，但辽国的各阶层却都不同意回到草原生活——即使是辽主也没有这个想法，贵族们要奢侈品，普通民众要更便宜的必需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需要宋朝的美酒，以及来自宋朝的香料——没有人不信仰宗教。所以，完全断绝两国贸易，对辽国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对宋朝的伤害，这一点，早在几十年、几百年前就证明了。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钱太少的话，就会导致商旅不通，进一步就会导致百货匮乏，从而使经济凋弊。辽国也不能例外于此。某些历史学家想象中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真实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老子的幻想中曾经出现过。

辽国并不愿意看到两国贸易萎缩，但辽国同样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库之中，自己的国家之内，铜钱成为一种稀缺物品。

但他们面临的困境却是，这两条他们不愿意走的路，他们总要走一条。

辽国君臣称得上君明臣贤，然而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若要选

择的话，他们只能选前者——禁止宋朝某些商品在国内流通，对宋朝商品课以高税。而这样做，必然激起宋朝的反制，宋朝很可能干脆关闭边境贸易——对于辽国来说，无论是过份开放的全面贸易，还是完全断绝两国贸易，都是灾难。倘若两国贸易断绝，为了得到某些宋朝的商品，辽国不得不进行抢劫。于是，宋朝不得不进行反击。于是，在中国北方的边境上演过无数次的历史，将再一次重演……

而今日之大辽，今日之大宋，若果然发生这一幕，必然是悲剧性的。

辽国君臣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因为他们深知与今时今日之宋朝开战，很可能要冒着亡国的危险，最好的结局，也是两败俱伤。

然而，他们又似乎别无他法。个人的意志，在此时简直是微不足道。

萧佑丹此番使宋，便是肩负着如此重任——他要替辽国，找一条新路。若找不到，那么他也要替辽国找到一个赢得战争的方法。

面对着如此的历史性难题，饶是拖古烈再聪明，也只能措手无策。半晌，他方有点不太相信地问道：“局势真的恶化至此了么？”

萧佑丹并没有在乎他这话的失礼，只是苦笑道：“平乱时，朝廷收缴了不少贵人的财产。加上榷盐的收入，倒还没到非要马上兵刃相见的地步。但长此以往，总难免有那一日。我们不得不早些准备。契丹人也好，渤海人也好，汉人也好，总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若搞得民怨沸腾，说不得，也只能怪到宋人身上。其实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了，朝廷压榨

各蛮族，叛乱此起彼伏……”

“若得到宋朝许诺，将两国贸易恢复成有限的边境互市……”

“那也没什么用。”萧佑丹摇摇头，道：“草原上的蛮夷们为什么喜欢打仗？还不是因为做生意的话他们肯定吃亏？朝廷与南朝贸易，规模大吃大亏，规模小吃小亏，总是免不了的。况且我们亦不能指望贵人们节衣缩食过日子，这规模怎么样也小不了。单是贵人们的压力，便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还能打着百姓的名义？平心而论，贸易给百姓还是带来不少好处，但因为金银铜外流得太厉害，这好处转过来又变成坏处——可这番道理，和那些村夫牧民是讲不通的。用铜钱到百姓手中买粮食的是朝廷，给将士们发赏赐的是朝廷，他们只看到同样的粮食卖的钱越来越少，朝廷发的赏赐也越来越少……”

拖古烈不由默然，许久，才又问道：“如此，大王可有良策？”

“禁止入境的货物还要增加几样，关税要提高些——特别是棉布、丝绸等物。这样总能缓解一下。”萧佑丹道，“其实我也没甚好办法，不过南朝多俊杰之士，或许未必要走到那一步。不过……”他压低了声音，道：“皇上与朝中的大臣们，对此其实已不抱希望。”

“啊？！”拖古烈惊声叫了出来，急忙说道：“大王，万万不可开战。断不可因南朝困于益州而轻视之，今日之南朝，实不可轻侮！”

萧佑丹叹了口气，道：“这个道理，我岂能不懂？有石越、司马光在朝中，南朝哪那么好打？不过，不管怎样，此事事关机密，林牙绝不可泄露。君在南朝，要竭力营造两国和好之气氛。”

“大王尽可放心。”拖古烈额首道，“朝廷果然要战，下官当先为

忠臣。”

萧佑丹凝视拖古烈，喟然叹道：“皇上常说拖古烈是国士，可以生死托付之。皇上知人之明，吾所不及也。”

汴京是座会变魔术的城市。前一天街上还到处都是白纸飘飘，各家店铺都卖着冥器；仅仅一夜之后，整座城市全都已经张灯结彩，洋溢着喜庆的气息。人们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戴上崭新的幞头，如潮水一般向外城的东水门涌去，汴河的河道两侧，柳枝招展，到处都是兴奋、欢喜的市民，他们早已接到官府的通告，高丽国呈送祥瑞的使团，将在今日乘船自此入城。礼部、太常寺、鸿胪寺与开封府的官员，还有奉旨前来的内臣，高丽使馆的使臣们，早已在进城后的第一个码头边搭好了彩棚，待高丽人一到，便迎接祥瑞前往大相国寺。

而在崇政殿，在均容直的音乐声中，升朝官与外国使节们“臣等不胜欢抃，谨上千万岁寿”的祝寿声此起彼伏，高太后端坐于珠帘之后，木然地听着内臣“承旨”宣答：“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同喜。”

在这极喜庆的时节，高太后心里却生起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繁华，早已淡在了记忆的最深处；青梅竹马的十三哥，登上皇帝的宝座不过数年，便在内外的压力下，大志未酬而英年早逝；视自己为亲生女儿的姨妈曹太后，也在几年前撒手人寰；她现在是大宋地位最高的女人，母仪天下，要为天下表率。但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她需要的不是这样政治意味浓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庆典，她更希望和至亲的亲人在一起，在保慈宫小酌几杯，去琼林苑看看花；她不敢奢望还有人能叫自己的小名“滔滔”，却殷切地希望儿子们能发

内心地叫自己一声“娘娘”。但这一切，却只能是奢望，那个做皇帝的儿子，心思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而另外两个儿子，在自己母亲生日时，却只能远远地隔着珠帘，与外人们一道，说什么“臣等不胜欢抃，谨上千万岁寿。”

萧佑丹在所有外国使节中，享受了最特别的礼遇。在宋朝君臣心中，只有辽才是能称为“朝”的国家，亦只有辽才是与自己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国家，其余的都不过是“国”，要等而下之。所以，不仅身为卫王的萧佑丹，地位要远高于高丽国的王太子；连辽国正使拖古烈，亦位在他国使者之前。

当萧佑丹在庭前拜寿之时，一直按着程序答复的高太后，亦敛起心神，隔着珠帘仔细端详着这位闻名已久的卫王。待到再拜后内臣宣诸国使臣升殿，通事舍人则宣“诸国使臣进奉”，高太后见着萧佑丹将进奉之寿礼递上，她不待客省使说话，便特意加礼，温声慰问道：“卫王远来，鞍马劳顿，一路辛苦了。”

萧佑丹亦似微微有点吃惊，但却也马上回道：“回太后，契丹人尊重值得尊重的人。太后懿德，达于北朝，为敝国军民所称颂。臣昨日至汴京，见中元节之物，一应俱有，惟太后之圣明，方能无所忌讳，仅此一事，便足为天下之表率。臣感佩于心，亦为南朝欢喜。宋辽是兄弟之国，太宋皇帝与大辽皇帝为兄弟，太后是大宋的母后，亦是大辽的母后。故吾主特遣臣来，祝太后千万岁寿。”

这番话说得极是客气亲切，然自萧佑丹说来，掷地有声，并无半点谄媚之意。

高太后不由展颜笑道：“还请卫王向大辽皇帝转致谢意。愿宋辽两

国，永休兵戈，世为兄弟。”

“敝国君臣，亦愿辽宋两国，世世为兄弟。”萧佑丹恭敬地回道，却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高丽王太子。王尧正斜着眼睛偷看萧佑丹，见他眼光扫来，慌忙将头扭开。萧佑丹嘴角掠过一丝冷笑，却听客省使大声呼道：“进奉出！”萧佑丹连忙再拜，在众人的注目中，退出崇政殿。

出得禁中，萧佑丹在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正要回都亭驿。他方上了马，忽听到东边传来“嘭”地一声震雷般的闷响，他一惊之下，慌忙勒住受惊的坐骑，循声向东边的天空望去，却听到“嘭”、“嘭”，一声声如同炸雷般的巨响，自汴京外城墙的各个方向传来，每一声巨响后，天空中都绽开巨大的礼花。萧佑丹目瞪口呆地望着这极尽炫丽的一幕，却听身边的宋朝官员兴高采烈地说着：“是用火炮放烟花！高丽使团到大相国寺了！”

汴京的上空，完全被五彩缤纷的礼花覆盖，城市中的市民们在这史无前例的炫丽之下，尽皆忍不住发出一声声地惊叫、欢呼，整个城市，顷刻间便变成了欢腾的海洋。人们挈家带口，纷纷向大相国寺涌去，宽阔的御街上挤满了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人群，几乎只在一瞬间，萧佑丹发现自己竟已是寸步难行了。眼见着开封府与皇城司的官员、兵吏、差人，在街边努力地维持着秩序，萧佑丹知道在这个时候，凭你是谁的仪仗，也没有办法了。

“可见着辽国萧大王在哪里？”正发愣间，萧佑丹忽听到身后来李清臣的声音。他勒马回头，却见一身紫袍的李清臣正疾步向自己走来，

见着自己回头，立时喜笑颜开，三步并两步走近来，长揖道：“大王缓步，皇上召见！”

“唔？”萧佑丹再也不曾料到赵顼会在这个时候召见他，不由怔了一下。

“皇上在集英殿赐宴。”

“不是说明日方在琼林苑设宴么？”萧佑丹奇道。

李清臣笑道：“明日是大宴会，今日是皇上想先见见大王。”

萧佑丹身负使命而来，本来就想尽一切机会多接近宋朝君臣，忙抱拳笑道：“如此有劳学士带路了。”

萧佑丹到集英殿时，殿中早已布好宴筵，皇帝此时未至，与宴的大臣使者们，都正襟危坐着，他扫了一眼殿中诸人，见左边坐着的都是宋朝大臣，最上首须发皆白、但一双鹰眼仍然锐利的老头，自然是枢密使文彦博；那个五十余岁，气度雍容的男子，当是尚书左仆射吕惠卿；吕惠卿下面两个穿着亲王服饰的男子，萧佑丹虽不认识，却也猜得出他们的身份。坐在赵顼与赵颙下首的大臣，萧佑丹却只认得司马光、石越、韩忠彦三位——韩忠彦曾经出使过辽国，但当时萧佑丹不在中京，他认得韩忠彦，是因为辽人素重韩琦威名，辽主宫中保存着韩琦的画像，他见到韩忠彦的长相，便已猜出其身份。与宋朝大臣相对而坐的，是各国的使臣，却是按国家的地位而排列。右边最上首的位置空着，自然是留给他萧佑丹的；与他相邻而坐的是拖古烈，然后便是高丽国那个乳臭未干的王太子，余者他便都不认识了。

“大辽卫国王萧大王到——”

“翰林学士李大人到——”

在内臣的宣赞声中，萧佑丹与李清臣走进集英殿中，由小黄门领着前往各自的座位，一面与认得的人额首致意。王尧似乎甚是惧怕萧佑丹，他偷眼看着萧佑丹走到座位前，见萧佑丹目光向自己扫来，慌忙将头扭了开去。

萧佑丹微微一笑，盘腿坐下，忽感觉到对面有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他心中一动，抬头望去，却见石越正若有所思地望着他，见他发觉，石越淡淡一笑，道：“萧大王，别来无恙。”

在这沉寂的集英殿中，石越的一声问候，仿佛在平静的潭水中投入一颗大石头，顿时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萧佑丹回视石越，微微笑道：“一别十余年，学士风采更甚昔日。”

石越笑了笑，正要说话，忽听到乐声响起，有内官尖声呼道：“皇上驾到——”众人慌忙离席起立，屏声等待。便见赵顼在内侍、班直侍卫的簇拥下，向殿中走来。众人哗啦啦地跪拜于地，齐声山呼万岁——依宋辽交聘之礼，萧佑丹只行单膝礼，跪右足，双手着右肩一拜；而拖古烈此时自动降为副使身份，与高丽王太子以下，皆行汉礼；其余有些南海诸国使臣，或者南方蛮夷使者，因笃信佛教，便行僧人礼拜之礼。宋朝于礼节上并不固执，如高丽国、交趾使者行汉礼，亦不过是因其深受华夏影响，素行汉礼，并非轻视之意。

赵顼由李向安牵引着，上了丹墀御座，缓缓坐了下来，环视众人一眼，笑道：“众卿平身。”殿中众人谢恩起身，赵顼又赐了座，目光首先落到了萧佑丹身上，“卫王远来辛苦。”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臣为宋辽兄弟之谊而来，不敢畏劳。”萧

佑丹欠身答道，他偷眼觑视赵頊，只觉赵頊气色不是太好。

却见赵頊笑着点点头，又将目光移到王尧身上，笑问道：“王子在汴京可还住得惯？”

王尧连忙欠身回道：“回陛下，汴京之繁华，有若天堂。”

赵頊不由哈哈大笑，道：“那王子不如多留几日，好好领略一下汴京的繁华。”

他这话本来并无深意，但话一出口，殿中许多人立时变了颜色，王尧呆了一下，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高丽国正使慌忙起身，长揖道：“陛下美意，下国小臣，感激于心，不敢辞焉。然王子出国之日，已约定归期，迟滞不归，恐累父王担忧，有伤孝道。陛下孝德感天，必能体谅小臣为人臣为人子者之心。”

赵頊这时亦已悟到自己失言，他本来并没有留王尧为质的意思，因笑道：“王子孝心可感，君子当爱人以德，朕自当成全你这片孝心。”

“陛下圣德，下国小臣，永感于心。”

赵頊点点头，又笑道：“诸公不必如此拘礼，今日不过是寻常宴会——皇太后有旨，诸公须当尽兴而归。”

这时但见内侍宫女们捧着装满环饼、油饼、枣塔的看盘，以及各色水果，生葱韭蒜醋碟，还有一种叫“浆水”的白色浆液饮品，依次进入殿中，置于众人面前的案上。这种叫“浆水”的东西，是宋人喜爱的饮品之一，石越亦曾喝过，似乎与后世陕甘一带的“浆水”略有不同，他知道后世的浆水是用包菜或芹菜等蔬菜作原料，在沸水里烫过后，加酵母发酵而成；而宋朝的浆水，却是用粟米加工，经发酵而成。不过二者

的口感与功效都极为接近，颇有点象“娃哈哈”的味道，甜中带微酸，可以消暑、消食、开胃，甚至还有治霍乱的疗效。与其他美味不同，浆水是用桶装的，每个桶子里放着几把杓子，每三五个人面前才放上一桶。

赵项口里虽然说是“寻常宴会”，排场也的确简化了许多，但该有的规矩惯例，却也并没有变化——除了众人皆有之物外，萧佑丹与拖古烈面前的看盘上，照例多出了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

王尧眼见着面前的案上美味佳肴堆列得如同小山一样，水果食品种类之丰富，更是看得他眼花缭乱，他毕竟年轻，欣喜兴奋之情，早已见于颜色。他正高兴地偷偷左顾右盼时，却忽然发现萧佑丹与拖古烈面前，多了一大堆东西。他不知这是外交惯例，左等右等，自己案前始终没有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上来，顿时失望之情现于言表。那高丽正使是千挑万选才派到汴京来的人物，在高丽国也是一时人杰，这时候看到自家王子这种表现，虽然只是微小的表情，但却哪里能逃过这殿中人物的法眼——连一个斟酒的内臣，都忍不住露出了笑意；这高丽正使真是又急又气，坐立不安，拼命地扯着王尧的袖子。那王尧兀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怔怔地回望着他，一脸的不解。

这细微的动作早已落到了众人眼中，萧佑丹与拖古烈一本正经地坐着，心里暗暗幸灾乐祸的窃笑；宋朝诸臣有些在心里偷笑，有些却在心里叹气——当今高丽王何等英明，不料虎父犬子，竟生了个这样的儿子。赵项心里摇头，却不免要念着王贤妃的情份，兼之高丽又是宋朝重要的盟友，他亦不欲其太难堪，沉吟了一下，便招手令李向安过来，吩咐道：“赐高丽国王子看盘例一如大辽使者。”

李向安不由一怔，他是用老了的内臣，知道这等破例，在外交礼仪

上是极大的脸面，不由自主地又望了皇帝一眼，见赵项眼中露出责怪之意，这才慌张答应了，尖声唱道：“赐高丽国王子看盃例一如大辽使者。”

这旨意一出，高丽正使慌忙拉着王尧拜谢不提，各国使者都是艳羡地望着王尧二人，萧佑丹与拖古烈却立时变了脸色，但二人都是城府极深之人，且不愿自降身份，与高丽国去争这短长，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便又泰然自若了。

这时看盃者见众人盃中已满了御酒，连忙举袖，在教坊乐人的乐声当中，众人连忙一齐举杯，山呼道：“臣等恭祝皇太后千万岁寿！祝皇帝陛下千万岁寿！”

这毕竟不是正宴，这时起便不再按正常的礼仪了，李向安朝一个教坊使使了个眼色，便闻乐声悠然响起，一队雪肤花容的歌伎鱼贯而入，几声鼓点之后，众伎翩跹而舞，宛如嫩柳摇风，罗袖动香。看得众人心驰神摇，如痴如醉，几乎不知身在何乡。在歌舞之中，只见内侍宫女们穿插往来，不断给众人倒酒上菜，没过多时，殿中众人，竟多有些醉意了。

赵项这些天来，一直被益州、朝中局势折腾得心神不宁，睡不安寝，今日难得心情欢畅，禁不住多喝了几杯，他双颊微酡，看着殿中众人中，只见司马光虽然频频举杯致意，却都只是微触嘴唇即罢，小黄门与宫女们从他座前经过，亦绝不停留，显然都是知道他杯中满满，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赵项因笑着对李向安道：“久闻司马君实不善酒，平素向少留意，看来竟是不假。你去告诉他，以浆水代酒便可。每每举杯而不得饮，岂

不难受么？”

李向安连忙答应着去了。

赵頊又将目光转到萧佑丹身上，笑问道：“卫王此番来汴京，可觉东京有何变化不曾？”以往宋辽虽然国力相当，但宋朝在心理上总占着劣势。但今非昔比，此长彼消，赵頊自觉如今大宋万国来朝，国势兴盛，兼之多喝了几杯，言语中，不免便有几分炫耀与自得，甚至还夹带着一些傲慢的语气。

萧佑丹又岂能听不出话中之意？他淡淡一笑，微微欠身道：“臣至汴京不过一两日，惟觉汴京之繁华与十余年前无异。”

赵頊笑道：“卫王不曾见今日之烟花么？单是此物，十年之前，汴京便是没有的。过两日，朕叫人陪卫王到处走走，好好瞧瞧今日之汴京。封丘门左近，住了不少西夏贵人——朕听说卫王曾经出使过灵武，说不定还能遇上故人……”

萧佑丹自是听得懂赵頊话中隐含的暗示，他以卫王而出使南朝，自是不能在宋人面前示弱，使志得意满的宋人更增骄气——休说这样本来就有辱大辽尊严，而且若是一味的示弱，只能让宋人不知进退，野心膨胀起来，又要觊觎幽蓟，到时所失者更大。他心中念头转过，便决意向宋人泼泼冷水。因又欠身道：“如此便要多谢陛下。臣的副使耶律萌，原本便是西夏旧族，己丑之变时，只身逃亡至大辽，南征北战，颇立功劳，因得赐姓之荣。他这次随臣出使南使，本亦想趁便探视旧日故交——原本臣还担心……”

他说到这里，赵頊心中已是懊悔。但他毕竟是皇帝，在萧佑丹面前说出话来，又怎好反悔。只得在心里宽慰自己——区区一西夏贵族，又

能有何为？一面故作大方地笑道：“见见故人，亦不过是人之情，卫王又有何担心！”

“陛下器量，非小臣所及。”萧佑丹微微一笑，又道：“不过，汴京米贵，居大不易，这回耶律萌只怕要破费了。”

赵頊却一时没有听懂萧佑丹话里的意思，笑道：“此话怎讲？”

萧佑丹笑道：“这两日间，臣略留心了街市物价，较之十年之前实是贵了不少，耶律萌的故交旧友，想来在汴京过得不太会宽裕，朋友有通财之义，耶律萌自免不了要破点财。”说到这里，他略略顿了顿，又笑道：“陛下方才问臣汴京之变化，城头的确是多了火炮，封丘门亦的确是多了西夏人，然此皆非臣所愿留意者。臣真正感觉的变化，倒是马行街的糍糕团子贵了两文钱一个。”

他话中之意，这时便是白痴也听得懂了，赵頊不觉脸上微红，幸好此时喝了酒，倒不太看得出来。这时二人的对话，早引得满殿侧耳，他不愿在诸国使臣面前失了面子，下意识中亦想为自己这十几年来功绩辩护，因勉强笑道：“物价涨落，亦是常事。卫王又何必骇怪？”

“陛下此言差矣！街市鱼肉菜价，正是国之大事。臣自河北入境，一路得有机会，便询问各地商贩，不惟物价较十余年前高出不少，且竟是交钞一个价，缗钱一个价。臣曾听说，五代时汉王章为三司使，征利剥下，缗钱入国库，则以八十为陌；出国库，则以七十七为陌——至南朝袭此不改，以七十七为官省钱者，便自此始。臣观这交钞，竟颇似当时事，官府以交钞易物，则一贯交钞正值钱一贯，而百姓以之购物，却大不值钱矣。”萧佑丹悠悠道：“国家财计如此，臣虽为北臣，亦为陛下忧之，岂得谓之‘常事’？”

萧佑丹侃侃而谈，直指宋朝之弊，毫不给赵顼面子，集英殿中顿时一片目瞪口呆，许多朝臣已是冷汗直冒。赵顼一脸尴尬，萧佑丹所说，他并非全不知情，但朝廷财政拮据，不得不多发行交钞来度过难关，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事实上，发行交钞对支持宋朝打赢与西夏的战争，可以说至关重要。而如今，宋朝的财政已经患了一种“交钞依赖症”，为了巩固在平夏地区的统治而实行的军屯、民屯需要巨大的初始资金；为了加强两北塞防，为了赵顼完成自己更大的伟业——收复燕云，禁军的军费亦不能轻易削减，相反，为了在将来的战争中保障京师的绝对安全，吕公著正在大名府修筑以大名府为核心的耗资巨大的防线；宋军为了争夺对平夏、关陕地区至关要的河套草原，亦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在那里修筑城寨，供养军队，争夺对当地部族的控制权……除此以外，还有那个雄心勃勃的“熙宁归化”计划，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使得益州出现如今众议纷纭的局面，赵顼心里还是支持认可这个计划的，因为这是大宋应有的进取心。身为大宋的皇帝，赵顼直到此时，都很体谅吕惠卿的处境——在他看来，今日财政状况之恶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暂时性困难。将这一切归之于对西南夷的战争，并不公平。只不过，赵顼也同样不能容忍被自己的宰相欺骗——如果最近冒出来的攻击吕惠卿的言论都是真的，那这一切就超出了赵顼的容忍范围。赵顼不可能容许他的宰相为了一己的地位，拿着益州路去关扑^[1]！

不过，想是这样想，而且赵顼也知道在互派常驻使节的情况下，很多事情都很难瞒过辽人，但这样被萧佑丹毫不留情地揭了伤疤，赵顼亦不能不感到脸上无光。他本想炫耀国势强盛，萧佑丹的回答，却是当着各国使者的面，说宋朝其实只是纸老虎。

赵顼有点丢不起这个人。他从心里觉得，相比宋朝蒸蒸日上的国力，相比他在位期间建立的文治武功，一时间的物价腾贵、币制混乱，

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节。大宋朝的确是更加强大了一一赵顼坚信。但一时之间，他却也无法来反驳萧佑丹。萧佑丹说的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哪怕赵顼认为他夸大扭曲了事实，但毕竟他没有说半句假话。而且，身为“圣天子”，他也不能毫无修养的野蛮的耀武扬威似的炫耀大宋朝的强大一一他必须说得含蓄，符合自己的身份，他还不能恼羞成怒。但偏偏赵顼此时被萧佑丹的一席话闹得心烦意乱，这“微不足道的小节”，在他的心里，如同上百只苍蝇一样嗡嗡乱飞，挥之不去。它们并不是想推翻赵顼对自己治下功绩的自信，却让人讨厌地不停地骚扰着他的这种自信，让他的骄傲与自豪，总是显得不那么完美，仿佛一块和阗美玉之上，却有一小块黑斑，虽然极小极小，却怎么样也去不掉，使得这块美玉瞬间便显得不那么宝贵了。

赵顼不安地微微扭了一下身子，看了吕惠卿一眼。

吕惠卿在心里无奈地苦笑着。威胁也好，炫耀也好，这本来都应当由臣子来做，但是皇帝们却似乎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一一类似的事情，在历朝历代的皇帝身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结局大多数是相似的。除非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对方的使者无能软弱一一这二者缺一不可，否则，最后定然是皇帝碰一鼻子的灰。这是由双方身份决定的。一开口，身为皇帝的一方，便已经落了下乘。偏偏在这样的时候，臣子们还不方便强行出头，一方面怕触了皇帝的霉头，另一方面，以众凌寡，胜之不武，而万一没说过人家，只能白白给别人留下“舌战群儒”的美名，将己方君臣置于小丑一般的境地。况且，要怎么样和萧佑丹去辩论？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军国机密，难道为了区区口舌之利，要详细向萧佑丹解释一下大宋朝目前的处境么？难道还嫌萧佑丹对宋朝了解得不够透彻么？

但吕惠卿亦能揣测到皇帝的想法。

皇帝所要的面子，不仅仅是在诸国使节面前的面子；亦不仅仅是在百官群臣面前的面子——萧佑丹所批评的，正是国内许多大臣们素所批评的，自萧佑丹口中说出来后，必然更给他们以口实……然而这些固然重要，却还是其次，皇帝真正要的面子，是皇帝要给自己一个交待。统治这个广大的帝国近二十年，锐意变法图强，文治武功，称得上是大宋的中兴之主，还有一腔的雄心壮志欲待实现，他怎能容得下让人暗讽他的统治之下，实则危机重重，百姓之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困苦？！

这不是骂他是汉武帝吗？

皇帝想做的，是既能威加天下，让四海来朝，又能令国家日渐繁荣兴旺的唐太宗；而不是那个虽然立下赫赫武功，却败光了祖宗家业，让天下残破，户口减半的汉武帝！

所以萧佑丹的批评，才如此的刺耳。

吕惠卿感觉到了皇帝的目光，他瞥了一眼左右，文彦博与司马光正襟危坐着，看不出半点的表情。他们恨不得有人给皇帝泼泼冷水——哪怕这个人是契丹人也无所谓。《资治通鉴》全本已经全部刊行，虽然司马光自嘲天下将《通鉴》从头到尾看完过一遍的人不会超过三个，但是吕惠卿却是翻过的——不过他关心的不是历史本身，而主要是“臣光曰”后面的那些话之类。吕惠卿注意到，汲黯与魏征都曾有过近似的主张：将俘虏的、投降的匈奴、突厥人，分给有功的将士做奴隶，将其财产奖赏给有功的将士。而《通鉴》全文照录了这两篇著名的奏折，从《通鉴》的种种蛛丝马迹中，吕惠卿敏锐地感觉到司马光的态度——司马光的外交理念，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所有天朝大国的面子都可以丢到一边，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司马十二才在《通

鉴》中，通过表彰汲黯与魏征，来反对汉武帝与唐太宗厚待投降蕃夷的政策……这还只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两个让人容易产生联想的例子。至少吕惠卿就相信，司马光在其中表达着对朝廷现行政策的不满。萧佑丹的话显然正中他下怀。虽然美中不足的是这件事是由辽人说出来的，所以司马十二会认为士大夫们应当为此感到羞耻。但相比而言，司马光肯定认为，如果皇帝能因此悔悟，那么丢掉一点点天朝上国的面子，其实算不了什么。

吕惠卿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但他也有自知之明——司马光不是少数派。至少冯京就在他那一边。这些目光短浅的北人，只会守着自己几亩薄田过日子，能有什么远见卓识？这时候他自动忽略了冯京其实是鄂州江夏人，祖籍更是广西路的，算不得什么北人。

至于“三旨相公”、“至宝丹体诗人”，在这种场所，哪怕他身为礼部尚书，也是指望不上的。所以只见王珪“雍容”端坐，目不斜视——难为他有这种本领，你明明看到他并没有刻意地躲开谁的目光，却发现他的目光竟然不与任何一个人的目光相交。这令吕惠卿自叹弗如，他讽刺地想道：若早点学会这种本领，就不至于被皇帝瞄上了。但这显然并非人人能练就的绝技。

他眼角的余光直接跳过了许多人，直接落到了石越身上。却见石越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感觉到他的目光，石越的苦笑味更重了。

吕惠卿顿觉心有戚戚焉。

他又看了皇帝一眼，硬着头皮正准备说话，却听萧佑丹又道：“子路之勇，子勇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所谓天下之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

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

众人不由得全都愣住了。大苏文章天下传诵，连赵顼都知道萧佑丹这段话，是苏轼《荀卿论》中的，众人正不知道萧佑丹用意，却听他笑道：“——此苏子瞻之名句也。臣愿以此为比，‘观其意之所向而已’——汴京城墙之火炮，封丘门外之夏人，此固为难能可贵者；然臣虽是北人，亦知甲兵之利不足称，臣所欣然悦服，千里南来祝贺者，正为南朝皇太后之懿德。臣观汴京城中，百姓以皇太后圣明，因皇太后生辰而欢欣雀跃，家家户户设香祷告，愿皇太后千万岁寿。皇太后得百姓拥戴如此，此真千古未有之事也。致陛下为尧舜者，臣以为，正是此事也……”

萧佑丹并不想让宋朝臣君太过于难堪，于是顺手又搬了一架梯子过来给赵顼下。然而这却让赵顼更加憋闷——萧佑丹满口称赞的都是高太后的“懿德”。的确，高太后自出嫁之日起，便在百姓中极得人心，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举动，但是她约束娘家人，高家没有人敢在外面胡作非为，逢年过节，也常常对百姓有点小恩小惠，兼之偶然也为百姓进言——这么着日积月累，一丁点一丁点的好积累起来，百姓互相传颂，有时候连别人做的好事也附会到了高太后身上，如此便有了高太后在百姓心中的好名声。对于大宋朝而言，有这样的一个好太后，的确也是福气。然而——这又关赵顼什么事？这中间有他的什么功劳？而且，这表面上是让他下台阶的话语中，隐隐约约，依然是在他讥讽他所恃的，不是仁道，不是礼义，告诫他应当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这更让赵顼感到不舒服。

但偏偏萧佑丹的话还轻易驳斥不了。

他占据着正礼。赵頊可以想象，这殿中有许多大臣一定都在心里暗暗点头，并且暗自感到羞愧——这么大义凛然的话，居然不是由华夏正朔礼义之邦的士大夫说出来，反而让一个夷狄在朝堂之上，教训着宋朝人什么才是礼义仁道……

但萧佑丹对自己的满口仁义其实是不怎么相信的，只要实力足够，他是绝不介意以力服人的——不过，此时，却见萧佑丹高高举起手中的酒盏，高声道：“臣祝圣明的大宋皇太后陛下千万岁寿，祝大宋皇帝陛下千万岁寿！祝大辽皇帝陛下千万岁寿！”

吕惠卿深知再不下了这个台阶，亦只能自取其辱，不待众人反应过来，亦直起身子，高举酒盏，道：“臣等谨祝皇太后陛下千万岁寿！祝皇帝陛下千万岁寿！”迟疑了一下，又道：“祝大辽皇帝陛下千万岁寿！”

众人连忙纷纷直起身来，举杯祝贺。萧佑丹忙里偷闲，又看了王尧一眼，却见他说到第二句之后，便闭上了嘴巴。显然，在这里，不是人人都甘心祝大辽皇帝陛下千万岁寿的。

石越离开集英殿后，不觉百感交集。萧佑丹算是好好给大宋君臣上了一课，此人不可小觑，以大辽如今人材之盛，别的人只怕亦不可小视。刚刚皇帝显然是被憋闷得厉害了，宋朝被契丹压了百余年，一直在心理上有劣势，好不容易出了头，皇帝想在口舌上占点便宜，也是人之常情——虽然这几年外交上宋朝其实占尽了便宜，但皇帝毕竟这还是第一次亲自面对辽国重量级的人物。然而却没料到竟碰上个厉害角色，弄得灰头土脸。皇帝后来一直喝闷酒，李向安委婉拦了几次，都没挡住，

散宴的时候，瞧赵頊的神色，显然是有点喝醉了。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种辩论，石越自认也非萧佑丹的对手——在国内的辩论，他擅长的是用事实说话，这样比起那些空谈义理的人，他的话就更有说服力。而面对西夏人时，很明显，西夏人读书还不够多，并且宋夏之间地位、实力，都有很大差距。石越也很容易占据到主动权。然而，萧佑丹却绝不一样，他背后的辽国，是长期与宋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大国；而萧佑丹本人智计出众，十余年来显然又很下了功夫了解宋朝，竟然连苏轼的文章都读得通熟……石越是颇疑心他刚才在集英殿的话，还有点挑拨离间之意的。他站在“礼义仁道”的立场，看起来是宋朝的诤友，但实际上却处处迎合着旧党的思想，若非他是辽人，几乎让人以为他是司马光的门人。也许，这表明潜意识里，辽国更愿意与传统的宋朝打交道，而不是变化中的宋朝……但考虑到萧佑丹本人其实是纵横家之流，石越不能不怀疑他居心叵测。此事肯定会成为旧党的口实——在旧党看来，这是把脸丢到辽国去了。而新党因此给旧党扣上“勾结契丹”的帽子，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的朝局，已经如同一个人在走钢丝，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便算没什么事情，也不容乐观。萧佑丹这时候施点手段，若是处理不当，很可能矛盾便会提前激化。

石越满腹心事地回到府中，他知道梓儿正在宫中，也不回内室，便径直往书房走去。因知道今日汴京有热闹瞧，石府给仆人放了假，府中稀稀拉拉也没有几个人。经过回廊时，却见石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给石越行了个礼，笑道：“学士，密院的司马大人来了，与潘先生正在书房说着话。”跟了他十几年，石安也已经老了。

“知道了。”石越勉强笑着点了点头，“你怎么没去大相国寺？”

“小的都在汴京呆了几十年了，有啥热闹没瞧过？”石安憨声笑道，“那边人也太多，我过去也只能看见别人的背。让儿子领着几个孙子去就行了，府里今日没几个人，我也不放心，四处看看——那些护院的小子太年轻，信不过，刚刚还看到几个人聚在一起关卦，府里啥时候有这规矩？都以为今日算是过节，便懈怠了——去年元宵，邵侍郎府上，便不是丢了好些东西么？”

人老了，话便多了起来。石越笑了笑，道：“侍剑不在家里么？”

“侍剑？”石安笑道，“学士走了没多久，便被县主叫走了。”

石越顿时一愣，不用问他也知道是哪个县主——但柔嘉今非昔比，早已不是胡作非为的性子，却不知她把侍剑叫走做什么？他摇了摇头，又吩咐了石安几句，便快步朝书房走去。绕过几道回廊，远远便见司马梦求与潘照临正在书房中说着什么——二人也同时见着了石越，连忙停了交谈，起身相迎。

石越进了书房，司马梦求见了礼，不待石越坐下，便即说道：“学士，智缘大师回来了。”

“哦？”石越一怔，望着司马梦求，问道：“如何？”

司马梦求苦笑道：“王介甫不肯出山。”

“啊？”这是石越并没有预料到的挫折，他将目光投向潘照临，发现他也在苦笑，显然是早已知道了此事。

“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司马梦求道，“智缘大师说，王介甫没有退还使者的诏书，也没答应复出，说明他还在犹豫。此外，据智缘说，王介甫就交钞的事，给吕吉甫出了不少主意。二人至今都有书信往

来，可见王介甫并非不关心世务，而是对吕吉甫心有不忍……”

“智缘都游说不动，还能有何良策？”石越颓然道，这一天之内，他受了太多的挫折，“难道吕吉甫真的命不该绝？”

“或许可以找桑夫人试试？”司马梦求试探的问道。

石越摇了摇头，“王介甫并非儿女子所能动者。若我亲至金陵，还有五成把握能说动他，但我也不能离京……”

“还是我走一趟罢。”潘照临道。

“不行，如今京师瞬息万变，潘先生不能轻易离开学士身边。”司马梦求立时否决了潘照临的建议，“连子柔也要召回来。”

“我接到的上一封信，是说子柔到了凌牙门。他要我把信寄到杭州某处……要多久才能回京，只有天晓得。”潘照临道。

石越叹了口气，“不用着急。吕吉甫既然稳住了阵脚，事情也未必会如我们想象了。福建子不是好相与，我料他马上就会反击。只是不知道是先朝文彦博还是司马光下手罢了。要扳倒他，只好指望蔡元长的了。”

“蔡京信不过。”潘照临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他信不过。”石越淡淡道，“所以，若无十成的把握扳倒吕吉甫，蔡京便有什么把柄，也不会露出来——他怕伤及自身。但寻常的东西，我也用不着，我要的便是能一击致命的把柄。太府寺卿已经换了薛向，我不信抓不到福建子的把柄。太府寺这么油水十足的衙门，哪有猫儿不偷腥的？！”

“学生担心的却是益州的局势……”司马梦求沉声道，“若王介甫不肯复出，益州要如何收拾？还有萧佑丹这次南下，只怕也不安好心。”

石越听他说到萧佑丹，不由问道：“纯父侦知到什么了么？”

“河北房实是酒囊饭袋。”司马梦求一提起此事，便一肚子的气，“我现在都不知道河北房里面谁是通事局的奸细——几个潜伏在契丹的要紧人物，死的死，变节的变节，损失惨重。真正独掌一面的人材，委实难得——栢阳县君可惜是个女子，若是男子，实是无双国士——不过是受人一言之托，她到现在还照顾着李清의 孤儿寡母。且学生看她不愿意离开陕西，亦不好强求。而今真能与通事局周旋的，馆内真是屈指可数。学生只得权且求智缘大师暂管一阵，然后设法调文焕过来。”

石越与潘照临听他这么一说，便已经知道职方馆对萧佑丹的目的实是一无所知。石越温声安慰道：“纯父不要急，胜败乃兵家常事。”

司马梦求脸一红，忙道：“是。”他在辽国之时，最忌惮的便是萧佑丹。这时碰到了老对手，虽然他在暗萧佑丹在明，却还是吃了这大亏，难免有些沉不住气。

“收买多少官员，安插多少细作，这些都是小事。职方馆第一紧的大事，是要弄清楚辽国各地的物价、税赋，百姓有无怨言，官员的背景、操守，朝中的派系斗争，还有驻军的人数，将领的喜恶，险要关隘的地图。这些都能做好，便足够了。一时间的争斗输赢，左右不了大局，不必过于介意。”

“是。”

石越提醒司马梦求后，便不再多说，转过话题，道：“益州局势，如今我也已无能为力。只要王厚、慕容谦尽快赴任，也许有转机也说不定。”

潘照临默默摇了摇头，却也没有反驳。他从石越的眼神，便知道连石越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益州路？潘照临隐藏了心里的想法——只要益州局势无法稳定下来，吕惠卿的相位便不能真正的安稳，这才是福建子的致命伤。石越明白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反对自己离开京师，但他却在下意识地逃避，以求良心的安稳。然而潘照临却是没有这种顾虑的，一将功成万古骨，要扳倒吕惠卿，越过司马光，重新回到政治核心，掌握权柄，脚底下怎么可能没有踏脚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石越自己心里怎样想，大宋朝的危机，就是他的机遇。

这是冷酷无情的事实。

但潘照临没有必要将这一切说出来。

便在这时，只见一个家丁急急忙忙向着书房走来，禀道：“宫里李都知派人来传话，说是有急事。”石越连忙起身，道：“快，带路。”他听这口气，便知道不是传旨，而是李向安悄悄着人捎话。

到了客厅，却见一个小黄门抱着双手，在那里踱来踱去，神情惶急，见着石越出来，老远便叫道：“学士，出大事了！”

石越心里一惊，便听那小黄门连珠价地说来，直听得他脸色发黄，愣在当场，半晌说不出话来。

[1]. 关扑，即赌博。

潘楼街某处。

石蕤牵着淑寿的小手，指点着店子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口中不住价地介绍着，“这便是上回我说的七夕的小土偶，阿旺几天前买过一个给我……”随着她的介绍，四双又是惊奇又是羡慕又是兴奋的目光，齐齐地望着——那一对小人偶——那一男一女两个小人，放在雕木彩装栏座中，用金银珠宝装饰着，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吸引力。

“快把它给我！”淑寿身后的赵佣指着那对小人，用命令的语气大声喊道。却被淑寿一掌狠狠地打到他手上，“你没听璐璐说么，在外面买东西是要钱的。”

赵佣冷不丁被姐姐打了一下，一脸委屈地望着淑寿。

“带你出来就不要捣乱，说好都听璐璐的。”淑寿威严地道，“要不下次就不带你出来了。”

“六哥，下次我带一对给你。”石蕤安慰地说。

“我也要！”

“我也要！”

“我也要！”

她话音刚落，刚刚还非常威严的淑寿，与赵俟、狄环一起争先恐后地叫了起来。石蕤略显为难地望了三人一眼——这男女小人偶是宋人七夕流行的物什，眼前这种玩偶，要数贯缙线一对，淑寿与赵佣、赵俟对金钱没什么概念，自是不知这是一笔多大的“巨款”，石蕤虽然不过六七岁，却是自小被石越教育着，颇有些金钱观念的，自是知道这一对人偶，就要花掉阿旺一个月的月份钱。她也颇有点担心买不起——但这迟疑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立时便想到，大不了找外翁外婆要便是了。她父母管教甚严，但是桑家二老，对于这个外孙女却是疼爱得似心肝宝贝似的，便是天上的星星，只要有价也会给她摘下来，何况区区几个玩偶。

“好，那便一人一对。”石蕤慷慨地应诺道。

四人大喜过望。石蕤又指着一个用黄腊雕成的小乌龟，得意地介绍道：“这个叫水上浮，放到水上，象船一样，不沉的。”她说完看了一眼赵佣，见他嘴唇微动，连忙又补充道：“上次阿旺带我来，想买给我，但是我妈不让。”

但赵佣却丝毫没理会她话里的暗示，又喊道：“我也要一个。”

立刻所有孩子便又跟着接道：“我也要！”

“好吧。”石蕤有些勉强地应道，心里却已经在嘀咕起来——这么多钱就这么白白花掉了，外翁外婆虽然会给，但是被父母知道，却未免要挨训。她本来还想带他们看看“果实将军”、“种生”、“花瓜”等新奇物什，这时候眼见着太子殿下见一样要一样，心里不由打起退堂鼓，再也不肯多说了。

她念头一转，问狄环道：“环哥儿你带了多少钱？”

狄环从腰边取出荷包来，翻开来数了数，几个孩子围着数了半天，统共不过五十文多一点。石蕤不由大起鄙夷之心，道：“环哥儿，你的月份便只这些么？”言语中竟是大有怜悯之意。

狄环也是甚少花钱的勋贵子弟，兼之清河管教甚严，亦极少出门，也没什么金钱观念。便这几十文钱，都已是好不容易攒下来，准备用来偷偷叫伴当给他买零食的——虽然此时这几个小孩身上，也就他一个人还有点铜钱，但听到石蕤刚刚慷慨地许诺下这么多东西，这时候被她嘲笑，想起刚才还炫耀自己有“很多钱”，顿觉脸红。低声道：“我的钱都是管家管着。”

赵佣却鄙夷地说道：“君子不言利，钱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做什么？”

石蕤横了他一眼，道：“那等下我们坐马车你走路，我们吃肉饼你看着。”

赵佣顿时语塞，便听赵侯问道：“璐璐，我们要坐马车么？”

“当然坐。”石蕤俨然便是众人的导游，道：“曹婆婆肉饼在朱雀门那边，我们走不了那么远的。不过，环哥儿的钱太少，租不起马车，只好坐驿车，四文钱一个人，走到前面的街口便有驿亭。”她说的驿车，是汴京时兴的公交系统，一种比寻常马车更长更宽的马车。淑寿几人都是闻名已久，但却从来没有机会坐过，这时不由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璐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狄环几乎是崇敬地问道。

“我外家在这里啊，阿旺和侍剑都带我坐过驿车的。”石蕤得意地

回答道。

众人羡慕地“啊”了一声。却见淑寿转过脸，对赵佣道：“你要坐车还是走路？”

赵佣迟疑了一会，毕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低声道：“坐车。”

便见五个小孩欢天喜地地出门而去，店里的伙计目送着他们离开店中，不由低声嘀咕道：“不知是哪家的小孩？那个小女孩看起来怎么这么象石学士府的大姐？”他再也不敢想，刚刚来到店中的，居然有一个储君、一个国公、一个公主、一个骑都尉、一个大学士千金！

正当石蕤领着一干金枝玉叶去坐驿车准备吃曹婆婆肉饼的时候，柔嘉却已经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整个人几乎都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她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至此时此刻，她才真正明白当年她的父母是如何为自己担心的。

再也没有想到，淑寿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朝中一干命妇入禁中拜寿，因太后特旨想见见石蕤，梓儿便将女儿也带了进宫。然后，太后留下高丽王妃叙话，梓儿便被清河请到静渊庄去小叙，向皇后因朱妃、王妃都特意恳请，便让柔嘉领着太子与信国公、淑寿公主一道去静渊庄玩耍——这两位皇子，因与狄环年纪相仿，自小便是玩伴，这原也是寻常不过的事。而淑寿自见过柔嘉这位姑姑后，便亲昵得几乎成为了柔嘉的跟屁虫，静渊庄更是常来常往的。到了静渊庄后，清河便让五个孩子一起在园中玩耍，只叫了几个同年的小黄门跟随陪伴，拉了柔嘉过来一道下石子棋。

没想到，便这么一小会的功夫，竟出了大事。

淑寿诱骗几个小黄门在园中捉迷藏，领着四个七八岁的孩子，从静渊庄后院的一个狗洞钻了出去——也亏得淑寿竟能把静渊庄摸得如此清楚。那一块的花园，原本是有几个宦者看管的，但因为静渊庄的下人多是皇太后特意调拨过来的内侍，这天赶上皇太后生辰，内侍省、入内省都人手吃紧，这些人又被调了回去帮忙，于是偌大一个静渊庄，许多的地方都没人看管，竟教淑寿他们跑了出去——当然，再也没有人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待到她们发现之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静渊庄中乱成一团，所有的人疯了似地在庄中翻找，几个小黄门立时都被关了起来，严加审问——梓儿与清河，都是这么一根独苗，孩子突然失踪，做母亲的已是很难保持冷静，更何况还带上三个天潢贵胄，尤其是，还有一个储君在内！

果真有甚意外，石、狄两家，还有活路么？

责任永远都不可能是皇子与公主的。这一点，无论是梓儿与清河，心里都清清楚楚。而清河尤其要担一份责任——他们是在静渊庄失踪的。

不过，这其实也无关紧要，对于梓儿与清河来说，若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真有什么意外，便已经是等于天塌了。

清河强忍着内心的担心、焦急、绝望——虽然汴京民风淳厚，治安极好，但小孩走丢的事情，在一个人口上百万的大都市，却是再怎么也无法避免的，前几年，王韶家的十三郎，就在元宵节时走丢了，幸好这孩子聪明机智，才没被拐走，最后反被内侍发现，竟让皇帝与皇后

救了下来。但这样的好运气，不是经常有的。开封府每年秋决的犯人中，总少不了几个人贩子。而这五个孩子，最大的淑寿公主不过十几岁，而其余四个，都不过七八九岁的年纪，不是金枝玉叶，便是勋贵子弟，都没见过外面的世面，要是被人拐骗了，可真是一点都不希奇。但清河却是知道自己此时断不能离开清渊庄的——她叫住了迷迷糊糊准备叫人去报开封府的梓儿，两人一齐进宫请罪。

梓儿本来也是极聪明的人，被清河一提醒，立时便明白了过来。不管她再怎么着急，她也只能与清河一道进宫去请罪。虽然小黄门说是淑寿公主的主意，但是，错的只能是狄环与石蕤。而且，这件事情也不能声张。一则不能扰了太后的寿筵；二则若传扬出去，大宋皇室脸面全无——不仅让天下臣民百姓笑话，更让外国使臣看了热闹，笑话皇室教子无方；三则二人也无法向皇后、朱妃交待，清河心里明镜似的，这事果真传扬出去，哪怕六哥赵佣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这也是太子“失德”的大事！而最要紧的，却是即使闹得惊天动地，满城风雨的寻找，也于事无补——这么大的汴京城，要找五个小孩，便如大海捞针一般，宣扬出去，反而会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

所以，清河只得嘱咐了柔嘉，让她先去设法寻找，自己与梓儿却是连忙进宫请罪。

人在慌张不知所措的时候，若身边有一个人能拿得定主意，往往便能够很快的安定下来。有了清河这定海神针，听她安排处置着。知女莫若母，梓儿随即便想到——这五个孩子中，另外四个都极少出门，只有她家的女儿是被经常带着在外面乱跑的，石越似乎一点也不曾有过要培养“大家闺秀”的想法，经常带着她满汴京的到处乱窜。夫妻俩为了孩子的教育方式，还发生过小小的口嘴，但最后还是梓儿妥协了。因此，这五个小孩溜出去，真能带路的，怕也只有她家石蕤了。她连忙将石蕤

平素喜欢去的所在，一一向柔嘉说了，这才极不放心地随着清河进宫。

千斤重担，便这样落到了柔嘉的身上。

柔嘉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一种“报应”。当年她害得多少人提心掉胆，担惊受怕，如今，几个小孩牛刀小试，她一辈子的“伟业”，竟都比不上这么一场惊吓。

天知道，这中间可有一个太子殿下啊！

而且，那石头究竟是怎样教女儿的啊？柔嘉脑子里乱成一团，刚刚梓儿所说的石蕤惯常爱去的地方，从城北的封丘门、北州桥，到城南的玉楼包子、曹婆婆肉饼、张八家园宅正店、白水潭学院；从城东的东西榆林巷、枣冢子巷，到城西的万家馒头、建隆观、州西瓦子——天知道石越为什么带女儿去那种地方？！乱哄哄地四五十个地名被梓儿一股脑地塞进她脑子里，汴京城的东南西北，潘楼街、土市子、大相国寺……不管是汴京有名的，没名的，好象竟没有这石家大姐不爱去的地方！

这么些地方，柔嘉若果真要一个个寻去，没有两三天功夫想都不用想。

柔嘉出了静渊庄就开始想主意，亏了她也曾经是个惹事生非的主，胆子也大得吓人——她又拐回禁中，顺手抓了个小黄门，便叫他领着去找石得一。清河不是说不能声张出去么？找皇城司便是了。她也不曾细想石得一权威熏天，寻常宗室都要忌惮他三分，何况她只是区区一个县主。但柔嘉是依着自己的想法行事惯了的，哪怕这些年来懂事成熟了，却毕竟不会如清河一样思前虑后设想周到，在西华门前逮着石得一，揪着他耳朵便拉到一边，噼里啪啦便命令起来——倒似她才是大宋的皇城

使，理所当然地要他出动全部皇城司兵吏悄悄寻查，火速派人到各个城门严加察访。

她这么一说，直把石得一惊得七魂出窍。石得一素知柔嘉不比寻常宗室，是轻易惹不起的。何况还摊上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哪里还敢多说什么，连连答应，也不敢迟疑，记下五人的衣着打扮，急忙派人传令——所有皇城司的探子立刻改变任务，全力查访三男二女五个小孩。连石得一自己也不敢再呆在禁中，匆匆忙忙部分了禁中的安全，也亲自出宫督办。

但柔嘉其实也不是真的知道皇城司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找过石得一后，便策马奔赴石府。她的想法是极单纯的，梓儿告诉她这么多的地名，她怎么样也不可能记全，找到石府的人帮忙，他们总该知道石蕤平素爱去的地方。到了石府，正好撞见侍剑。侍剑听她一说，整个人都吓傻了——他随手从府中抓了几个家丁，便随着柔嘉一道到处寻找。

侍剑也是常领着石蕤玩的，知道石蕤外家在潘楼街，她又最爱那边的热闹，且那一带离静渊庄也不算太远，因此马上领着柔嘉往潘楼街跑去——几个人急得满头大汗，在潘楼街一处处地打听，却不知道，石蕤已经领着淑寿四人，正坐在从旧封丘门开往朱雀门的驿车上，兴高采烈地拍手大叫着。

曹婆婆肉饼的掌柜并不叫曹婆婆，而是一个老实敦厚的中年男子——他被人们唤作“曹员外”——汴京的市民，习惯将富人唤作“员外”。耶律萌显然一时间难以接受“曹婆婆肉饼”居然是个男人掌柜，颇有点吃惊，他远远比不上萧佑丹这么了解宋朝，并不知道在宋朝，商

人们已经有了品牌的观念，象曹婆婆肉饼这样有口皆碑的老店，自然是不会轻易改招牌的。但这一位曹员外，显然也没有商业扩张的想法，尽管前来买肉饼的人络绎不绝，但曹婆婆肉饼依然只是一家小店子，不过，大部分人都买了就带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在店里就着清汤吃饼。

这一天对曹员外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天。虽是高太后的生辰，但一向信奉勤俭持家的曹员外，并没有如一般的汴京市民一样，去大相国寺看热闹。汴京市民是极喜欢热闹的，但曹员外却秉持着一个宗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店子都要开门迎客。市民们去大相国寺看热闹，住在城南的人回家时会经过这里，象李七家正店这样的大酒楼，普通的市民也是不敢进去的，他们累了饿了，便会到曹婆婆肉饼来买块饼，或者去张家油饼、玉楼包子买块油饼、买个包子充饥。所以，象曹婆婆肉饼这样的店子，一般来的都是极普通的市井小民，极少会有达官显贵们屈尊纡贵。

但这一天，却显得极为反常。

先是来了两个客人，衣着光鲜，气度举止，都不似寻常百姓，而说话的口音，更不似汴京人。两人买了几块饼，要了两大碗汤，找了个角落坐下，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其中一个客人一边吃还一边称赞，“这肉饼，十余年来，最难得味道都没有变化。寻常人不知道，吃曹婆婆肉饼，一定要到店里来，就着汤吃，这才正宗。李清臣哪里能知道这等妙处？”

曹员外听他语气，竟是店里十余年前的老客，因疑心是赶考的举子，正寻思着笑着上前去搭几句话，联络联络感情——若将来得中了，也能写几个字什么的挂着，装点装点……他正打着小算盘，却又有四个

客人走进店中，要了几个肉饼，也不吃汤，只找了张桌子，心不在焉地啃着。这四个客人，说穷不象穷，说富不象富，说是百姓不象百姓，说是官又不象官。他们也不象来吃东西的，反倒不时拿着眼睛瞄那桌的两个客人。曹员外正摸不清他们是什么来路，却听自己的小儿子拉了拉他的衣服，在他耳边低声道：“爹，这是皇城司的。”

“你怎么知道？不要乱说。”曹员外吃了一惊。

“坐在那边那个，是小甜水巷的林五，三年前贿赂了宫里的蓝公公，到皇城司谋了个差使。爹不记得了么？”

曹员外不觉凝神仔细看了看，果然便是林五。

“爹，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们规规矩矩的老百姓能有什么事？”曹员外低声训了几句，把嘴朝萧佑丹与耶律萌呶了呶，“是冲那两位来的。”

但这么着一搅，曹员外却也不敢再去搭话了。幸好皇城司的那几个探事并没有呆太久，没多久，四人仿佛有什么急事，付了钱匆匆忙忙便走了。

这反常的举动，不仅让曹员外大惑不解，连萧佑丹与耶律萌也暗暗奇怪。

萧佑丹绝非循规蹈矩的人，李清臣不肯陪他来吃曹婆婆肉饼，都亭驿里里外外戒备森严，但他到底还是找了个当儿溜了出来——不过，他本事再大，也抵不过职方司与皇城司人多，屁股后面，终是跟上了几条尾巴。只不过，职方司与皇城司的办事方法却大不相同，职方司是暗暗盯梢，皇城司却是明目张胆地跟着，根本不怕被发现——这既和两个机

构的人员有关，也与各自的职责有关，职方司恨不得萧佑丹去见见汴京的间谍，但皇城司却只要不出什么漏子便心满意足。

但不管他们怎么样，萧佑丹却只是津津有味地啃着肉饼，在他看来，这几文钱一个曹婆婆肉饼，比集英殿的美味佳肴，要好吃得多。因此皇城司的人进来挑衅式的盯梢，他毫不在乎，反倒是他们突然离去，让他暗暗纳闷。但这个闲事，也不是他能管的。

心满意足地喝完最后一口汤，萧佑丹满意地抹了抹嘴，看着早已吃完的耶律萌，二人不觉相顾一笑。正准备叫掌柜的过来结账，却听到一个稚声稚气的声音道：“店家，要五个肉饼，五碗汤。”

“好呢！”萧佑丹听曹员外答应一声，却见二女三男五个孩子走到相邻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他随便瞥了一眼，却立时怔住了。

龙纹！

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坐在板凳上，双脚晃荡着，露出了半截靴子上，这上面竟然绣着龙纹！

萧佑丹几乎疑心自己看错，定睛再看五人的打扮，这五个小孩身上的衣帽，都是极精美华贵——但从衣服上却看不出异样来，当时汴京富贵之家，穿着僭越逾礼，早已经是常事。而宋朝皇室，即使是皇帝，其服饰也常常与普通官员无异。

许是某个亲王、郡王家的孩子，偷偷跑了出来。萧佑丹暗暗想道。却见曹员外的小儿子端着菜盘过来，抹了抹桌子，一面极为熟络地笑道：“几个小员外、小娘子，怎么便自个儿出来玩了？”

“小员外？”赵佣望着狄环，奇怪地问道：“环哥儿，你是员外郎

么？”他只听说过员外郎，却不知道民间的习俗，眼见这伙计是和自己一行说话，但他和赵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员外郎的，因此在他想来，自然只有狄环了。

狄环摇了摇头，骄傲地道：“我是骑都尉，不是员外郎。”

赵佣与赵俟更觉奇怪，二人睁大了眼睛，惊讶地望着石蕤，却怎么样也不肯相信她会是个员外郎！但这一声“骑都尉”，却真真将人吓了一跳。自从王安石拜相以后，宋朝对恩荫便越管越严，新官制以后，更是珍惜名爵，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强烈主张下，恩荫较之王安石时代更加严格了。狄环小小年纪，便恩袭骑都尉，不仅令萧佑丹与耶律萌大吃一惊，连曹家小儿子，也都吓了一跳。

“六哥、七哥别多嘴。”淑寿到底年纪稍长，要多懂些事，摆出姐姐架子，瞪了赵佣与赵俟一眼。二人对淑寿甚是敬畏，缩了缩头，更不敢说话。

曹家小儿子狐疑地望了五人一眼，知道是贵人家的子弟偷偷跑出来玩，也不敢多说什么，把汤和饼上了，一面跑回去和老爹商议要不要报开封府。汴京百姓都是很热心的，并没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习惯，何况若是这几个小孩子走失了，万一官府追究到这里，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但这么着几句话，却也已经令萧佑丹大生好奇之意。他几乎是直觉地便感到这几个孩子不同寻常。因此也不忙便走，更加细心地留意这几个孩子来。

五个孩子显然都是饿了，虽然从潘楼街过来是坐驿车，但从静渊庄到潘楼街，也却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虽然几个孩子边走边玩，不容易感到累，但是大半天几个人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中，却也是颇消耗体

能的。赵佣平素在宫里吃饭是极挑食的，也不怎么能吃东西，因此身子极弱，这时候喝一口清汤伴一口肉饼，竟风卷残云般吃得一丁点都不剩。赵俟与狄环更不用说，早早就吃完，他们都不敢招惹淑寿，只是眼巴巴地望着石蕤手中的半个大饼，不过毕竟也不好意思公然要石蕤嘴里的东西。

“我还要一个！”但赵佣却没有那么多想法，吃完之后，马上高声叫了起来。

“钱不够了。”石蕤为难地说道，狄环将铜钱从荷包里掏出来，哗啦啦倒在桌子上，不过三十几文，刚好够他们一人一个肉饼。

几个小孩面面相觑，赵佣心里极想要，却害怕被淑寿骂，眼巴巴望着淑寿。

萧佑丹此时已是由好奇到觉得有趣，他已经肯定这几个孩子都是宋朝勋贵子弟，只是不知道身份究竟有多尊贵而已。他饶有兴趣地望着几个孩子，要看他们怎么处置这事。

却见淑寿望了赵佣一眼，又转向石蕤，问道：“璐璐，你上回不是说过有地方当东西么？”

“嗯。”石蕤点点头，马上便明白过来，“啊”了一声，道：“要是当了东西，被发现要挨骂的。而且我爹爹说过，到当铺当物什，都是很吃亏的。”

“我便说不小心丢了便是。”淑寿不以为然地说道，一面摘下一个耳坠来，学着石蕤的口气喊道：“店家。”

曹员外已经听他小儿子说起这群小孩中有个“骑都尉”，心里正在

为难：他到底不知道底细，也不敢随便报官，须知开封府的官老爷也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但若不管，又怕担上干系自己担待不起。这时听到淑寿唤他，连忙亲自跑了过来，打了躬问道：“小娘子，不知有何吩咐？”

“我用这个再换你三个肉饼，行么？”淑寿到底是第一次干这勾当，心里又是兴奋，又是忐忑。

曹员外望着淑寿手里的耳坠，半晌说不出话来。单单耳坠上面的那颗珠子，只怕梁家珠子铺里轻易也寻不出这么好的珍珠来。用这么名贵的东西，换三个肉饼……“要得！”曹员外几乎忍不住要把这两个字吐了出来。

淑寿却以为他不肯答应，不觉失望，这对耳坠原是她极喜欢之物，若非是心疼两个弟弟，哪里便肯给人？这时抿抿嘴唇，又取下另一只耳坠，道：“这总该够了吧？”

“一只便够了。”石蕤却不干了，一把拦住。“上回我到梁家珠子铺买一颗寻常珠子都花了几百文，三个肉饼也就是十几文，一只便够了。”

萧佑丹在旁边听得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哈哈大笑。招手叫过曹员外，笑道：“店家便给他们三个肉饼，算到我的账上便是。”

“是。”曹员外陪着笑应了，又恋恋不舍的望了那珠子一眼，连忙吩咐了儿子上肉饼。

石蕤却不肯平白无故得人好处，学着大人的样子，对萧佑丹敛衽一礼，道：“不知这位先生如何称呼？尊府在何处？明日我好叫人将饼钱

送还。”她到底也算是名门之女，年纪虽小，面对生人之时，倒还没把平素学到的礼节全部抛到九霄云外，也说得似模似样的。

这时肉饼已经送到，赵佣拿起一个肉饼方啃了一口，听石蕤还要还钱，含着饼道：“既要还钱，便再来两个！”

这回连耶律萌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但他只笑到一半，便猛然顿住——连萧佑丹也想不到，石越竟会在此时突然出现在曹婆婆肉饼的店门口。

“石学士！”萧佑丹才说了三个字，便听到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唤道：“爹爹！”他大奇回头，却见石蕤低着头，一副做了错事的模样。他又抬头望望石越，见他满头大汗，一脸焦急，全不似平时的从容镇定，几乎再次笑出声来。

“萧大王？”石越亦没有料到萧佑丹会出现在此处，他看着萧佑丹，目光却停到了石蕤脸上，他见女儿没出什么意外，已放了一半的心，再掠过她身边，见淑寿、赵俟、狄环都心虚地低着头，赵佣刚好捧着肉饼咬了一口，猛然间见到自己，似乎咽也不是，吐也不是，一脸茫然地发起呆来，石越又好气又好笑，但一直悬着的心终究还是落了下来。

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几乎将他吓得半死——汴京城到底不是世外桃源，反倒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什么样的人都有，万一碰上歹人，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皇帝这时早已经知道几个孩子失踪之事，又惊又急，几乎是坐立不安。现在外头看起来欢天喜地的，禁中却早已经乱成

一团——李向安这才派人给他报讯。石越收到消息，立时便猜到此事他的宝贝女儿“功不可没”——若没有她从中撩拨，另外那四个孩子，哪里会想到溜出宫来？因此他亦是循着女儿爱去的地方寻找，不过他到底身份不同，一面调集了府里的人手，只说是石蕤失踪，瞒了两个皇子与公主的事，令他们四出寻觅；一面又动用自己的关系——开封府有两个巡检，乃是他抚陕时的亲兵出身，平素里，凡是石府的门客亲兵家人，只要出了石府的大门，除了司马梦求外，石越便一律不许来往——这亦是为了避嫌，这时候却顾不了许多……

便是如此，他在城南足足找了一个时辰，才有开封府的一个捕头来报，说见着石府的小娘子在曹婆婆肉饼店，他匆匆赶来，却不料竟在这里见着萧佑丹——不过也不奇怪，那开封府的人，自然是不认得萧佑丹的。

石越见几个小孩平安无事，稳下心来后，却又暗暗叫苦。他也不知道萧佑丹是否已经知道几个孩子的身份，这时更不敢多说，立即反客为主，问道：“萧大王如何会在这里？”萧佑丹并非常驻使节，没有宋朝官员陪同，随便出都亭驿，到底是不合礼节。因此石越语气中隐隐便带了质问之意。

萧佑丹笑道：“一别汴京十余年，闲来无事，正好出来走走，看看汴京究竟还有何变化——这一位，便是令媛么？”

“小女顽劣，石某教女无方，让大王见笑了。”石越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旋即道：“还是请大王早回都亭驿，若要观赏汴京风情，可叫礼部安排官员陪同——大王固有闲情逸致，然若有何意外，大王乃北朝重臣，到时大辽皇帝问起来，可叫敝国为难了。”

“学士说笑了。”萧佑丹眼见石越似乎急着遣开自己，反倒生了疑心，他用眼角余光又瞥了石蕤几人一眼，笑道：“休说大宋职方司、皇城使都是精兵强将，护卫周到，便是小王与耶律将军，亦都是马上出身，等闲之辈，不足挂齿，又能有何意外？”

“是么？”他话音刚落，便听到店外有人冷冷接道，“萧大王是以为我大宋无人么？”

“岂敢！”萧佑丹淡淡笑道，望着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缓缓走进店中。石越见着此人进来，心中暗叫一声苦，果然，便见赵佣终于回过神来，慌忙咽下口中含了半天的肉饼，笑逐颜开地跳了起来，口里喊道：“杨将军，你来了！”他虽然贵为太子，但终究自觉心虚，加之宋室皇子教育严格，石越又是朝廷重臣，他刚才猛然间见到石越出现，竟是大大吓了一跳，所受惊吓只怕比石蕤更甚三分。所以捧着肉饼发了好久的呆，竟不知如何是好，只觉怎么样都是失仪，这时见到杨士芳出现，便如见着救星一般，急忙抛了肉饼就朝杨士芳奔去。

杨士芳见赵佣无恙，亦暗暗松了口气，下意识地便想行礼，总算是生生忍住。

“杨将军？！”萧佑丹与耶律萌交换了一下眼色，狐疑道。二人越发觉得这事不同寻常。

杨士芳只看了石越一眼，却没有再理会萧佑丹。他回过头，似是向门外打了个暗语，便见一辆马车急疾而至，停到了店门之外，又有两个身着常服的班直侍卫走进店中，径直走到淑寿与赵俟身边，护着二人出门而去。杨士芳牵着赵佣的手缓缓走到店门口，忽然回头，冷冷逼视萧佑丹一眼，便转过头，带着赵佣扬长而去。

石越心中苦笑不已——事情如此发展，他知道以萧佑丹的精明，这件事终究是瞒不过去的，但这时候也只好瞒得一时算一时，毕竟他怎么样都管不到杨士芳。一面向石蕤道：“蕤儿，环哥儿，你们过来。”

石蕤与狄环怯生生地走到石越身边。石越看了女儿一眼，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半晌，方抬头欲向萧佑丹告辞——闹出佑大的事情，他必须领着这两个小孩，去宫中请罪——却见萧佑丹与耶律萌都变了脸色，怔怔地望着门口。

他顺着二人的目光瞧去，却见店门口的一块铺地的青砖，竟已四分五裂。

“石某尚有俗务在身，不便久留，便先告辞了。为大王安全计，为两国邦交计，还望大王早回驿馆。”石越正抱拳向萧佑丹告辞，却感觉有人扯着自己的衣襟。他低头望去，却见石蕤正在轻扯自己的衣袍，见他目光，慌忙低下头去，细声道：“爹爹，我还欠这位萧大王三个饼钱……”

“杨将军，刚刚那个是什么人？”马车上，赵佣好奇地问着杨士芳。与日日相处的杨士芳在一起，他感觉自在了许多。但心里终免不了有点惋惜不舍。

“六哥问的是那个契丹人么？”杨士芳习惯性是冷冰冰的语气，“他是辽国的北枢密使、卫王。是来给太后祝寿的。”

“北枢密使是多大的官？和文太傅一样大么？”

“差不多大。”杨士芳简短地答道。

“他比文太傅和气。”赵佣突然道。

“六哥千万不可乱说。”坐在马车门口的内侍庞天寿慌忙回过头来，他是负责照顾赵佣与赵俟的内侍——这个是人羡慕的差使，谁都知道，赵佣是大宋朝的储君。但这一次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的前途也随即变得黯淡起来。幸好当今的皇帝、太后、皇后都不是暴戾的人，否则他的小命根本留不到现在。“文太傅可是当今名臣……”

他生怕赵佣随口乱说，又惹出祸来，便想为文彦博辩护几句，但他毕竟只是个内侍，吱唔半天，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却听杨士芳道：“六哥可知道他是契丹人？”

“我知道。娘娘说过，契丹是北边的大国。”

“那是我们大宋的世仇。”杨士芳沉声道，“六哥将来要做官家的，便要靠文太傅这样的大臣辅佐，才能打败契丹，收复故土。”赵佣与赵俟似懂非懂地听着，杨士芳又道：“象刚刚碰到的萧佑丹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文太傅是朝廷的忠臣，是好人。”

他到底只是个武人，不明白赵佣心里想着什么——赵佣每次见着文彦博，无论是向皇后、朱妃，还是服侍他的内侍，都必然要叫他规规矩矩，谨守礼仪，这样太子才能受到百官的称赞，若举止有丝毫不妥，回来必定要被说上一番。所以赵佣对于文彦博、石越这样的朝廷大臣，心里实在颇为惧怕。这时见萧佑丹言笑晏晏，素不相识还肯借钱买饼给他吃，又听说是契丹的大官，两相比较，自是觉得萧佑丹要亲切得多。

“六哥、七哥回宫，要好好向官家、圣人请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庞天寿接过杨士芳的话来说道，赵佣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到底

是再次回到了平素的生活中，一大堆的规矩与礼仪在等着自己。他不住地拿眼向车帘外瞄望，一脸地恋恋不舍。这装饰富丽堂皇的马车，竟是远远不及简陋的驿车有趣。随着马车的颠簸，赵佣眼皮越来越重，竟是睡着了。

载着赵佣、赵俟与淑寿的两辆马车，直接驶入了静渊庄。杨士芳等班直侍卫、内侍服侍着三人在静渊庄下了马车，早有宫中的内侍在那里等候，直接便引着三人往保慈宫去。赵佣、赵俟与淑寿这时见着众内侍都低着头，走路静悄悄的，喘气都不敢大声的神情，这才隐约意识到事情严重了。

到了保慈宫前，高太后极亲信的内侍陈衍已在宫前等候，见着三人过来，忙行了一礼，低声道：“官家、太后、圣人都在，六哥、七哥、主主，待会儿好好认个错。”一面又对杨士芳与庞天寿道：“太后让二位也进去。”却不再多说什么，庞天寿看了杨士芳一眼，见他面无表情，不觉苦笑了一下。

陈衍引着五人进了保慈宫，佑大一个保慈宫内，静悄悄地，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便见正殿外的院子里，整整齐齐跪着数以十计的宫女、内侍，全都是服侍赵佣三人的。杨士芳与庞天寿见着这情形，便也不敢再走，也在院中跪了下来。赵佣三个先进到殿中，却见高太后坐在正中的椅子上，全不似平时和谒可亲的样子，沉着脸，一声不吭。赵顼与向皇后却坐在一侧，见着三人进来，倒更似是松了一口气的神情。赵顼与赵顼站立着侍候，赵顼看到三人无事，亦是松了口气，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微笑；赵顼却一脸的肃然。

而在大殿的正中央，赫然跪着朱妃、王妃、清河、梓儿。

三人见着这阵仗，心里已先是慌了。淑寿是闯惯祸的人，这时见势头不对，立即便跑到高太后跟前，顺势跪下，便抱住了高太后的脚，可怜兮兮地说道：“娘娘，温国知错了。都是温国不好，擅自带着六哥、七哥出去，温国知错了，害娘娘、官家、圣人担心……”^[1]

赵侗和赵俟呆了一下，待到淑寿一气说完之后，方才反应过来，一齐跪下，跟着说道：“孩儿知错了，请娘娘责罚。”

淑寿这么着可怜巴巴地一认错，若是平时，高太后心肠便软了。但闹出这么大事来，若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有一难免有二，若再跑一次，欲待如何收场？而且这事还牵涉着太子的名声，赵侗虽为储君，但一日不登基为帝，他的地位便一日不能算是安稳了。自古以来，多少太子平安无事，还要忧谗畏讥的，何况还闹出这么大事来？高太后提心掉胆半日，生怕三人有什么意外；待知道他们平安无事，这担心便转为恼怒，早已硬下心肠，要给这几个无法无天的孩子立立规矩，却哪里会被她几句话打动。

她看也不看淑寿一眼，冷冷道：“我知道你错了！”一句话出口，怒气上涌，高声道：“你还知道知错？！”

她这么着一发怒，连向皇后都坐不住了。须知这三个孩子，都是由她抚养的。忙欠身劝道：“娘娘息怒……”不料一句话都没说完，便被高太后打断，“息怒？你带的好孩儿，如今还要回护他们么？！”

这话却已经是极重，向皇后脸一红，连忙起身跪下，垂首道：“臣妾教子无方，累娘娘担忧，罪孽深重，不敢避罚。还盼娘娘息怒，以免伤了凤体。”

高太后哼了一声，却也不叫她起来。向皇后就这么跪在保慈殿中，

清河与梓儿跪都跪得不心安，二人方又要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却听一个内侍匆匆走进殿中，跪在她们身后，禀道：“观文殿大学士石越领着女儿石氏、骑都尉狄环在西华门外请罪。”

赵顼望了一眼高太后，却听高太后没好气地说道：“有什么罪好请？”石越毕竟是朝廷大臣，没有随便处置的道理——若太子果真有什么好歹，也不用降罪，石越便只有自杀一条道可选；但太子既然没事，纵使声张出去，御史弹劾，无非也就是降职、削爵、罚俸——“教女不严”是什么罪，至少大宋的律令上是没有规定的，纵要处罚，从来都是与实际造成的后果、皇帝对当事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且皇帝还在，这亦不是高太后可以做主的；何况高太后与皇帝都不想张扬，这就更不能无缘无故处罚石越这样声名赫赫的大臣了。

高太后心里早就有了主张，又道：“孩子叫他领回去，严加管束。十一娘的公主俸削了，改食郡主俸，不得再用公主仪制。韩氏的郡夫人诰命也削了。回去好好学学相夫教子，你们俩个都退了罢。”

“臣妾谢太后恩。”清河与梓儿连忙谢恩。二人在保慈宫已跪了大半日，双腿僵硬，血脉不通，几乎站都不站起来。但这时更不敢失仪，强撑着起身，恭恭敬敬地退出保慈殿。

向皇后见高太后三言两语，便将清河从一个准公主变成郡主，又夺了梓儿的诰命，处分如此严厉且不留半点情面，便已知道高太后是铁了心要立规矩了。果然，便听高太后又道：“叫杨士芳、庞天寿进来。”

未多时，杨士芳与庞天寿走进殿中，一齐拜道：“臣杨士芳、庞天寿，叩见皇太后、官家、圣人。”

“你们知罪？”高太后径直问道。

“臣等知罪。”

“也罢，每人杖责二十。”

杨士芳与庞天寿不由一愣，几乎是喜出望外，连忙顿首道：“谢太后。”

赵顼听到高太后如此处分，亦不由大感意外——按常理，出了这样的事情，杨士芳与庞天寿都会被逐出宫中。杨士芳或许贬往某州安置，庞天寿大概会在洛阳或者大名府度过余生，那些被淑寿设计骗过的小黄门，便是被杖责后赶出了宫中。但高太后却出乎意料的留下了杨士芳与庞天寿。眼见二人叩头谢恩，便要出去受罚，赵顼嘴唇微动，欲要进言，却终于忍住。

不料淑寿却忽然唤道：“娘娘！”众人都是一愣，却见她犹豫了一下，忽大声说道：“娘娘，都是温国犯的错，一人做事一人当，请娘娘处罚温国，不要降罪杨将军他们。”

殿中之人再也没有人想到淑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担当，都不觉一怔。高太后与赵顼心中几乎同时转过一个念头：“可惜她是个女儿。”杨士芳与庞天寿刚走到殿门口，听到这话，身子都不由一颤，几乎不能自己。但二人却也知道这种求情是绝不可能有用的，并没有停下脚步。

果然，“你放心，少不了要罚你。”高太后的声音依然严厉，怒气却平抑了许多，“各人有各人的职责。你们是皇子、公主，一举一动，关系的都不只是你们自己。尤其是六哥，现在你犯了错，身边服侍你的人，都要跟着受处罚。将来你若是不顾后果，犯下大错，便是整个大宋要跟着你受罚！”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第一即曰修身，修身则道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六哥为天下士民之望，七哥与主主^[2]亦都是皇家宗室，一举一动，宜为军民之表率。是年纪虽小，汉昭烈所谓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正应当从小便学着守礼仪，知规矩才对。”赵顼一旁语重深长地附和道，“娘娘的教诲，不惟六哥，便是七哥和主主，亦当牢记在心里。这才是大宋万民之福。”

高太后瞥了自己这个爱子一眼，没有说话。向皇后一向是个规规矩矩的懦弱性子，虽听出赵顼这冠冕堂皇的话后面，总有那么点不对劲，却也不知道该如何驳斥。朱妃在高太后面前，更是一句话都不敢有的，儿子闯了这么大祸，她也只知道跪着哭泣赔罪而已。惟有王贤妃却是听得极刺耳，壮着胆子，低声道：“孔子曰：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圣人犹自如此，何况几个孩子？所谓知过而改，善莫大焉。六哥、七哥、主主，虽犯了过失，但若能就此知辱，谁说不是好事呢？还请娘娘重加责罚，让他们知道教训，这亦是为了他们好。”

她话中之意，也是附和着高太后的话，却又隐隐地和赵顼的说法针锋相对。

“王氏说得对。”高太后冷冷地应道，却听不出她是什么心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过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不管是普通宗室，还是亲王太子，都不能例外。不能让天下万民讥我皇家没有家教。俗语云‘棍棒底下出孝子’，六哥、七哥、温国既做出错事来——”她顿了顿，沉声道：“陈衍，领他们三个一道去宗庙，跪足三个时辰。”

高太后此话一出，连赵顼都变了颜色。跪上三个时辰，文弱一点的大臣只怕都受不了，何况三个自小娇生惯养，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小孩

子？尤其赵佣身体又弱，这么着一跪……朱妃一听这处罚，身子一晃，几乎便要晕倒，勉强支撑着，泣不成声地乞求道：“娘娘开恩，娘娘开恩……”

向皇后亦求情道：“娘娘，六哥、七哥、主主都是娇生惯养的……”

王贤妃却知道说什么也用，虽心如刀绞，却只是默默地不说话。

赵顼几次也想开口求情，但知道淑寿是个鬼精灵，若知道他有半点不忍之意，将来真是无法管教，嘴唇动了几动，终于还是忍住，只用目光向赵顼与赵頔示意。赵頔立时跪了下来，求情道：“娘娘，六哥、七哥、主主虽然有错，还望娘娘从轻些发落，若有个好歹，娘娘难道不心疼孙儿孙女么？”

赵顼却抿着双唇，只做没有看见，竟是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

便在这当儿，却听殿外有人高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六哥、七哥、主主，做错了事不许混赖，都和我一道去跪……”随着这话声，便见柔嘉大步走进殿中，跪在高太后面前，道：“云鸾之罪，任凭太后责罚，绝不敢辞。是我看丢了六哥、七哥和温国，我理当陪他们一道罚跪的。不过云鸾也有一事，想求太后应允！”

这么胆大包大的话，也只有柔嘉敢说。她也不待高太后答应，便又说道：“我听说，真宗曾说，太宗皇帝最好的诫谕，都是关于读书的。虽说祖宗定制，宗室要十岁才上学，但六哥、七哥闯出这祸事来，亦是因为没有个好师傅好好教导之故。便请太后恩准，给六哥、七哥选个好师傅，出阁念书罢。”

柔嘉的性子，高太后也是知道的。本来淑寿这般胆大妄为，她心里还颇有怨到柔嘉身上，却不料她居然还有这种见识，又想到几个孩子失踪时，柔嘉虽然还是莽撞的性子，却竟也知道去找石得一，种种事情联系起来，倒让人不由得要刮目相看。当下竟点头应允道：“便依了你。”

听到这话，向皇后、朱妃、王妃，都不由得不又惊又喜，心里暗暗感激柔嘉。赵顼却是脸色微变，口里却笑道：“不料竟是十九娘有见识。”

“谢太后。”柔嘉对高太后叩了个头，便拉着赵侗、赵俟的手，叫起淑寿，随陈衍一道出保慈宫而去。

高太后望着四人的背影，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挥了挥手，道：“你们都退下罢。”众人连忙告退。高太后望见赵顼脸色苍白，起身时似乎晃了一下，心中一转念，又道：“官家留下陪我说会话罢。”

赵顼这一日之间，先是憋闷了半日，念着萧佑丹的话，又喝了不少闷酒。待听到几个孩子失踪，又惊又急又气，心情大起大落，莫甚于此。他身子本来就是病一段好一段的，担心着国事，常常整夜不眠，精神也不是太好。听到高太后的处置，心里又是心疼不忍，又是觉得孩子不管不行。这时候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却不便当众表露出来，听到高太后召唤，勉强又支撑着，问道：“母后有何吩咐？”

高太后见向皇后以下都已经退出殿中，悠悠叹了口气，道：“官家道我这么狠心么？我哪能不心疼孙儿孙女的？”

赵顼勉强笑道：“母后……”

才说了两个字，便被高太后打断，“官家不用说什么，六哥是不能不教的，他是储君，自小要有人管了，对礼法规矩有了敬畏忌惮之心，将来才不至于为所欲为。否则他将来做了皇帝，谁能管得住？今日犯了错，到宗庙跪三个时辰，那是轻的。将来犯了错，奈宗庙、天下何？”她顿了顿，又道：“向氏、朱氏，都是妇人见识，只知道疼子女儿。我若应了她们求情，哪怕是减轻一点，这几个孩子便知道有所依靠，将来定然还要无法无天，日积月累，只怕再也没有人管得住。所以我只能做个恶人，罚狠一点，让他们晓得厉害——我暗地里早已吩咐了陈衍，看他们不行了，便宣诏赦了他们。况且，有十九娘在那里，其实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吃亏……”

高太后兀自娓娓向儿子诉说着心曲，不料赵顼一面听着，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只觉得天旋地转，他试着想站起来，却感觉腿脚不听使唤，竟一跤跌倒在地。

“请陛下安心静养……”睿思殿内，吕惠卿与文彦博伏在皇帝御榻之前，委婉劝慰着皇帝。谁也不曾想到，赵顼会在保慈宫暴得风疾。风疾是一种常见的“皇帝病”，即便不能称为“不治之症”，能否治愈，在当时也有极大的偶然性。许多人染上风疾后，很快便会病逝，但同样也有能够活上一二十年的病例。不幸中的万幸是，赵顼的病情看起来不算很严重，暂时没有出现意识不清、视觉困难、不能说话这样的症状，但他的右手与右脚有点痉挛，说话有时候会发音含混，有点轻微的迟顿、口吃，偶尔更会有剧烈的头痛、头晕，令人胆颤心惊。医官们开了方子，吩咐皇帝一定要安心静养，绝不能大喜大悲。但赵顼却不能“静养”，他移至睿思殿后，趁着宫门还未关闭，便派人急召吕惠卿与文彦博入宫。

“朕、朕只怕没这么容易好了……”赵顼说话的语速比平时慢了很多，嘴角微微有点抽搐，风疾给他造成的打击，在精神上的更甚于肉体上的。“太傅与丞相……是朕的左膀右臂，朕希望你二人能和衷共济……”他停了一会，用目光制止了吕惠卿与文彦博插话，过了一会，忽然道：“今日萧佑丹说的话，朕一直耿耿，一直耿耿！”

“陛下不必挂怀。”吕惠卿连忙宽解道，“物价腾贵，无非是因交钞发行过多。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若陛下能用臣之策，臣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可平西南夷之乱，止益州之兵。两年之内，必令国家财计回复正常。”

吕惠卿说出如此孤注一掷的话来，连文彦博都大吃一惊。但吕惠卿却是心知肚明——果真一年之内还不能平定西南夷之乱，他有通天的本领，只怕也捂不住这锅到处冒泡的沸水。与其这么着让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到处制肘着自己，慢慢被耗死，倒不如孤注一掷，若皇帝不肯用他之策，到时候他也有话说——此时他还不知道王安石已经婉拒复出的消息。

“丞相有何良策？”赵顼也觉得意外。

“西南之兵不止，朝廷财计便不得不靠增发交钞维持。益州之乱，正源于用人不当。将帅无能，不止累死三军，还拖累了朝廷。陛下试想，西南夷所居，不过弹丸之地，以王师百战之余，岂有屡战屡败之理？臣的主张，还是请陛下用王厚、慕容谦为将。若其不效，臣愿与之同罪！”吕惠卿一次一次地加码，增大赌注。

“军国大事，岂可儿戏！”文彦博这时再也无法坐视，嘶声道：“吕相公将一路之安危，系于区区二将身上，若果真有何万一，便

诛吕氏全族，又于事何补？臣以为要平定西南夷之乱，还须三管齐下。一面朝廷要发兵征剿镇压，一面要暂停熙宁归化，招抚分化西南夷，除此以外，还要善择益州路牧守，以防祸起萧墙。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请陛下三思！”

赵顼望着文彦博，嘴角抽动，不高兴的问道：“朝廷不是已经用王介甫做观风使了么？太傅以为王厚、慕容谦不可当大任么？”

“枢密会议以为林广是宿将，可当大任。”文彦博却依然很固执。

“石越、李宪都、都以为王厚、慕容谦可当重任……连郭逵亦觉二人为……可用之材，奈何惟……太傅难之？”赵顼话中，隐约便有质问之意了。

文彦博勃然变色，嘶声道：“陛下用臣为枢密使，奈何又不肯信臣之言？”

他这般坚执，已是几近跋扈，赵顼早忘记了医官的叮嘱，一阵怒火上涌，只觉头晕目眩，他强自支撑着，过了好一会，才渐渐平静下来，忍住怒气，道：“朕非不信太傅……然此事……久拖不决，非、非国家之利。”

“便请陛下除林广益州经略使，此事一言可决。”文彦博亢声道。

赵顼却沉默了一下，问道：“太傅，若用林广，多久可平西南夷之乱？”

“陛下既开西南之衅，奈何这时反而急功近利？军机万变，谁又能预测期限？然若以林广为将，必不至于败军辱国。”文彦博顿了一下，又道：“王厚、慕容谦非无能之辈，然臣所忧者，正是上位者急见事

功，二人到底年轻，急欲取悦陛下，到时不仅坏了国家大事，还将自己也毁了。”

但文彦博的话，却不是赵顼想听到的。皇帝的目光转向吕惠卿，吕惠卿不待皇帝发问，便道：“陛下纵以为臣不知兵，然石越、李宪、郭逵辈，岂得谓其皆不知兵么？”

赵顼移开目光，缓缓闭上眼睛，似乎是在小憩，似乎又是在沉思。过了好一会，才睁开双眼，道：“朕意已决……便召王厚、慕容谦为将。让他们先……先到京师来，朕要亲自见见他们。”

“陛下圣明！”吕惠卿连忙顿首颂道。

文彦博却默然不语。他这时才想起皇帝还是个中风的病人，惹一味惹恼皇帝，非忠君之举。而且皇帝明明已经疑心他以党争坏国事，他再说什么，也没什么用处了。

“唐康、田烈武……也要一气结了。”赵顼仿佛想在这一刻，处理掉所有悬而未决的事情，“太傅与丞相怎么看？”

“臣理当避嫌。”文彦博几乎是别扭地回道。

吕惠卿心情却极是畅愉，回道：“此事臣已累章论之，其实便是清议舆论，到底还是同情者居多。臣以为，这桩案子，不宜再争论下去，朝廷如今正在用人之际。马默虽然判决了，然论法亦有恩自上出，陛下有特赦之权。此事凭陛下圣裁便可！”

赵顼心里想要的便是圣裁，吕惠卿所言，正合他心意。此事有政事堂的支持，朝廷官员以人数而言，到底也是主张轻罚的居多。只不过清议可畏，赵顼亦不得不晾上一晾，以免过于刺激反对者，万一闹出个给

事中三驳出来，那才是大麻烦。他点点头，道：“朕以为可黜唐康大名府通判……去河北协助吕、吕公著；李浑编管……足为惩戒；田烈武罪轻，降一两级，闲、闲置几年便、便可。至于高遵惠……功大于过，但亦不赏，平调益、益州做提督使。卿可与政事堂诸公……若以为妥当，便以政事堂的名义结了……”

他定了下调子，却还要表示公正，让政事堂去“商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若如此处分后，舆论清议接受了，自然是皇帝英明；若是舆论清议激烈反对，板子自然打到政事堂屁股上。皇帝依然是公正的最高裁决者。但吕惠卿自是不惮于替皇帝当挡箭牌的，他反而暗暗庆幸——皇帝如此处分，竟比他想象的还要轻些，这正说明他站对了队，不仅对石越有了个交待，亦能在皇帝心中加分。吕惠卿相信，绝不会有皇帝喜欢一个处处与自己唱反调的宰相的。象当今这样的英主，更加不会喜欢。

约同一时刻，雍王府。

“皇兄又病了，据说是风疾！”这些年赵顼虽然“安安心心”当他的“贤王”，但却并没有白费光阴，禁中的事情，能瞒得过他的，并不多。所以，皇帝的病情虽然没有公布，但雍王府却很快便得到了消息。

“风疾？！”事出突然，李昌济讶异之情，溢于言表，“太子失德，皇帝病倒……”

“仙长以为如何？”赵顼笑道，“汴京风云真是瞬息万变，有人以前是两面下注，如今风云一变，便向小王这边倒了。”

“大王说的是？”

“石得一。”赵顼言语中，不由有几分得意，“这个奄竖，鼻子比狗还灵些。”

“此人举足轻重，大王慎不可轻视。”李昌济对于赵顼的野心，本来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这时竟仿佛得天之助，好消息接踵而来，原来看来遥不可及的东西，突然间竟似乎近在咫尺了。

“小王理会得。”赵顼自然也知道石得一的力量足可倚重，“只是太子失德这件事，要不要现在散播出去？”

“再等一等。”李昌济摇头道，“要等个好时机。”

“但六哥马上便要出阁读书了，这个十九娘……”赵顼对于柔嘉的建议，一直耿耿。

“这也不是坏事。”李昌济笑道，“关键还是要看师傅是谁。”

赵顼一时没有明白李昌济的意思。

“以太子的性情，大王只要设法推荐几个学问出众、名望过人，却又迂腐刚正的儒士做师傅，然后悄悄令这些儒士知道太子今日之所作所为。用不了多久，师生之间，必然难以相容。只要太子厌学，讨厌儒士，让这些夫子对太子感到失望。到时候再将这些事情散播出来，一并大肆宣扬今日失德之事……”

“妙策！”赵顼未及听完，已不由击掌赞道，“今日之失德，还可谓不教之过。若这般师生相看两厌，则是朽木不雕也。”

“要紧是要找几个‘好师傅’推荐给太后！”李昌济笑道。

“此事不难。”赵顼不假思索地道：“桑充国、程颐，皆是天造地设之选。”说罢，越发觉得李昌济此策之妙，不由又笑着赞道：“仙长真奇士也。”

[1]. 宋朝管祖母、母亲都叫娘娘，宫中民间皆然。

[2]. 主主是宋朝皇室中，长辈对公主的昵称。

汴京是流言的天堂。

石夫人韩氏被削去诰命，很快便引起了从爱说是非的官员内眷到四处钻营的官吏的注意，然后更慢慢扩散到民间，因为没有公布原由，更引起了人们猜测的兴趣。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当各种各样的猜测过多的时候，有时真相反而成了最不可信的一种猜测，被埋在五花八门的流言当中，人们只有在真相揭开后，才会拍着胸脯说：“我当时早就猜到了……”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在这种时候，谨慎地减少出入石府的数量，才不失为明哲之举。

不过，真正吸引官员们目光的，是第二天在琼林苑的大宴——枢密使文彦博告病，从消息灵通者口中，还传出皇帝已经下诏召有“小阎王”之称的小王将军与慕容谦将军回京的消息，二人将除益州路经略使副，统率大军，去平定西南夷的叛乱。除了知道王厚是王韶的儿子外，王厚与慕容谦并不为汴京的官员所熟悉，但眼见着二人可能成为未来的新贵，有关二人的背景、能力、性格、喜恶等等，自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而对拖古烈来说，这正是他收集情报的好地方。宋朝皇帝在各国使臣面前只露了不到一刻钟的面，便留下礼部尚书王珪与鸿胪寺卿李陶作陪，悄无声息地众人面前消失了。拖古烈注意到他离席之时，脚步似乎有点一高一低，他一向很留意宋朝皇帝的健康状态——这显然是极为重

要的情报——但他知道赵顼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这次反而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把精力放到了其后——当皇帝离开之后官员们才会不那么拘谨，尤其是年青的官员，他们会率先以同年、同乡、同党为特征，自然而然地分开群落。琼林苑正是花开的季节，来自天下各路军州，甚至是海外的奇花异葩，争相斗艳，亦会引起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的诗兴，这一日琼林苑全部开放给宋朝官员与各国使者游园，所以，很快便会有更多的官员离席，三三两两结伴去苑中赏花，诗词唱和。

拖古烈今日的穿着，与一般宋朝士大夫毫无不同，他说着一口道地的汴京话，穿梭于大宋的公卿之间，倾听着他们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地品评着诗词的高下，往往以一句妙语，赢得满座赞叹。他巧妙地拉近自己与宋朝士大夫们的距离，让他们不将自己视为“外人”，然后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谈论各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流言耳语，中层官员对于朝廷的人事、政策，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他们亦不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会是什么军国机密，觉得自己说的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于是亦放心大胆地在拖古烈面前高谈阔论。而即使是一些对辽国抱有敌意的官员，也不怎么排斥拖古烈——要区分拖古烈与一个普通的宋朝士大夫的区别，实在是太难了，而他又是一个很能够获得人们好感的人。有时候也有人会故意在拖古烈面前炫耀宋朝的国威，比如河北某州的一个官员怎样有才干，大宋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拖古烈总是耐心地倾听着，偶尔不卑不亢地回答几句，既不让他们太失望，也肯不让他们太满意。他对儒家经典、汉赋唐诗，乃至宋朝学者的著作都十分熟悉，常常巧妙地引经据典来回答，即使那些存心想诘难他的人，也不能不在心里佩服他的才智与学问。

但对于韩拖古烈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职责，为了那个将自己从微贱中提拔重用的雄才大略的大辽皇帝，亦是为了大辽朝的存亡

延续。对于自己的国家，拖古烈内心有着极深的忧患意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南朝的潜力——无论南朝现在面临怎样的危机，他都清楚，南朝已非昔日之南朝。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你不在南朝生活，便无法体会到的感觉。忠烈、先贤二祠，白水潭学院，朱仙镇讲武学堂，每天练习弓箭的小学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熙宁蕃坊，还有汴河上每日熙熙攘攘的船只，汴京街道上越来越多的太平车……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觉到南朝的力量——那是一种平静下面的巨大潜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而拖古烈便恰恰是这样的智者。但这样的智慧，对他个人而言，却不全是好事。他感觉到时代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

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

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真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向皇帝当面陈叙他的设想，但是，九重之上，咫尺即是天涯，皇帝与他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不由感到一阵沮丧——他好不容易见到文彦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文彦博对他海船水军的新设想产生那么一丁点的兴趣，没想到文彦博却忽然告病。种种谣言显示，文彦博在密院呆不久了。原本他也曾寄望于石越再次进入中枢，或者退而求其次，盼着唐

康得脱此劫，回来重掌沿海制置司。但是，从各种流言中，他也能猜到，唐康即使化险为夷，也很难再呆在中枢……这么些年来，薛奕从汴京官场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汴京的谣言往往比政事堂的公文，更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秦观久久凝视着池中的荷花，似乎并没有太留意薛奕的回答。半晌，忽然没头没脑地说道：“高丽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议论说，朝廷允许他们出海的商船太少了；另一种议论却说，高丽国物产应有尽有，贸易有害无益，为了造船，不得不让许多劳力去深山中砍伐良木，浪费国力……”

“短视。”薛奕淡淡地回道。

秦观没有理会薛奕的评价，继续说道：“我在想，解决高丽的麻烦，也许应当全面允许他们的商船分享我们的航线与贸易，这样高丽于大宋的依赖，将更深更长久……”

“少游一点也不考虑南边那些海商么？”一个声音在二人背后响起。二人连忙起身回头，笑道：“蔡元长怎的如此神出鬼没？”

蔡京笑着在二人中间坐了，道：“我看你们才是神出鬼没，躲到这个地方来了。”

“叶祖洽拉了一帮人在那里吟诗作赋，我实在没什么诗兴，便和世显躲这里来了。”秦观笑着也坐了下来。

薛奕却笑道：“少游是石门有名的才子，他是怕我一介武夫为难，救我一命。”又道：“元长知道我的，我要有元长一半的本事，亦不至于躲到这里来。”

秦观知道薛奕是说蔡京长袖善舞，当下笑笑，岔开话题，问道：“文太傅到底是怎么了？”

蔡京笑了笑，环顾四周，见并无旁人，方道：“被都堂的那一位排挤了。听说文公是昨天和那一位一道面圣回府后，气出的病来。宫里有人传，帝心生厌，密院要换主了。我看不日之间，文公便要自请出外了。”

薛奕听得更是意兴索然，不由叹了口气。却听蔡京笑道：“薛侯果真要想成事业，吕府、马府、韩府，你总要走一家的门子。”

“罢了。”薛奕摇了摇头，道：“我一介武官，奔走于执政之门，传扬出去多有不便。”

蔡京笑了笑，不再多说，转向秦观，问道：“方才少游说的是当真的么？”

“我想来想去，并无其余良策。”秦观点点头，道：“眼前看是吃了亏，长远来看，却是得利的。鼓励高丽出海，我大宋才是真正把握了高丽的命脉。”

蔡京默然一会，苦笑道：“若出此策，是雪上加霜。大宋的海商岂会答应？少游可知道，朝廷的海船水军，实际是由这些海商们养着。况且这些人在东南势力不小，不可小觑。”

“若能用我之策，便让高丽人分一杯羹，又何伤大雅？”薛奕摇头道，“元长与少游可见过宝云斋的掌柜？二位若听他说一说，便知道大宋的海外贸易，其实还只是一个起点。踢开面前的绊脚石，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学士如何说？”蔡京试探着问道。他知道薛奕已经拜见过石越几次了。

薛奕木然摇头，沉默不语。

“薛侯且耐心等等。”蔡京安慰道，“眼下朝廷关心的是，说到底还是西南的局势。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想理清了，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西南之事一日不定，朝廷就腾不出手来关心你的海船水军。再怎么讲，注辇国也是在万里海域之外，与我大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前些年还有注辇国的使者来进贡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使者今晨已经出发了，小阎王和慕容谦分任益州经略使副。皇上到时候一定会召对，询问军事方略……”

薛奕听懂了蔡京的暗示，却只能暗暗苦笑，他哪里又有本事能结交上王厚与慕容谦？

蔡京见薛奕神情，便已知道自己是白说了。他又与二人闲聊了几句，便告辞离去。对薛奕与秦观的态度，他是十分不以为然的。汴京官场的确十分疏远他们，但这并非是没办法弥补的。一个契丹人拖古烈，尚能与汴京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何况薛奕与秦观二人都是石越门下有名的人物？秦观不必多说，他随手填一小词，占一绝句，哪里还会有叶沮洽的风头？便是薛奕，其实也是会写诗的，他在南海的几首诗流传回来，也颇受称赞。说到底，二人还是太骄傲了，少年得志，在域外又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自以为做的都是经邦济国的大事，打心眼里便看不起汴京那些风花雪月的官员们。他们只恨不得能和两府大臣天天谋划着国家大事，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五六品官而已。新官制以后，这种级别的官员，汴京城里多如牛羊。

所谓的权力中心，在蔡京看来，绝不仅仅是指两府与学士院。

在外面的时候，你必须表现出吏材来——无论是石越，还是司马光、文彦博，甚至是吕惠卿、冯京，都不是你用“德行”就可以唬弄的人，没有值得称道的政绩，便入不了他们的眼。想出人头地，当然也可以贿赂内臣贵戚请托，“至宝丹”参政，还有吕惠卿、冯京那里，也并非无隙可钻，但蔡京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知道这样得不偿失——门下后省的给事中与御史台的御史们就不必多提，靠这样的手段晋身，在石越、司马光、文彦博那里，无异于判了死刑。若政治野心仅止于五品六品，倒也无可无不可，但若真想有所作为，只要这些人还能发挥着政治影响力，这就是非常不智的。

要想升官，就要摸准上司的喜好，投其所好。两府诸公看重的是政绩，那就好好做出些政绩来给他们看。

但仅有这样是不够的。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同侪的关系若不搞好，就不会有“清议”支持，仅有“德行”不能得到重用，但没有清议的赞誉，同样也会成为仕途上的重大缺陷。两府诸公看的是政绩，但是汴京的士大夫们，却不会象个考课官一样，凭着你的政绩来决定他的喜恶。

你必须谨慎的融入其中，表现出你另一些方面的才华，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品味美食，讲笑话，互相赠送歌伎……只有如此，才可能成为汴京士大夫们中的一员，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另类。除非你和石越一样，有机会一开始就得到皇帝的赏识，凭着自己的才干牢牢地在皇帝心目中占据一席之地；或者如王安石一样，用几十年的功夫，不断的积累着自己道德声誉与政治资本。但石越那样的奇缘，不是人人可以遇到的；而且，石越在未取得相应的地位之前，照样

也结交内侍，与冯京、王安礼等人打得火热；王安石更是得到了韩、吕等世家大族的支持——没有韩维天天在皇帝面前说好话，王安石未必有机会宣麻拜相。

所以蔡京有自己的策略。今时不同往日，熙宁初年，皇帝为了励精图治，兼之还没有一批自己了解、信任的大臣，所以才有王安石、吕惠卿、石越等人的崛起。但到了今时今日，皇帝已非昔日稚嫩的皇帝，他对于朝廷与大臣的操控，早已经得心应手。想通过得到皇帝的信任，而骤得大位，复制王、吕、石一样的传奇，几乎已经不可能。

皇帝依然是决定官员命运的最强有力的人。但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你是韩忠彦，你去逝的父亲是定策两朝的元老重臣韩琦，否则的话，一个太府寺丞，还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妙。决定自己命运的，是两府诸公，与他身边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中低级官员。

蔡京尽可能地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石党是他立身的根基，所以，即使是秦观、薛奕、曾布这样的海外官员，他也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他们面前以自己人自居，偶尔也会友善地帮帮他们。而石党以外，对于旧党与新党，他也尽量地维持较好的关系——只要他不公然出入吕惠卿的府邸投送秋波，就算是陈元凤站在他面前，他也能称兄道弟。除此以外，他经常出入白水潭学院，结交一切名士，偶尔也会资助一些贫穷的士子——能够影响到朝野清议的力量中，白水潭学院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良好的声誉，是绝不能忽视的。

他嘴边带着一种温和亲切的笑容，朝每一个人打着招呼。并非所有在京的官员都有资格参加这次琼林苑的大宴。换言之，在今日的琼林

苑，一次不经意的傲慢，就有可能树下难惹的敌人。这是蔡京绝不愿意犯下的错误。

他一面走着，忽然，从左边的道路上传来两个人的低声议论。

“大尹这桩案子，怎的一反常态？”

“舒兄有所不知，这案子牵涉到祥符令……”

蔡京心里一惊，他已经听出来这个“舒兄”，便是御史台大名鼎鼎的舒亶。而“大尹”这两个字，在汴京，除了开封府苏颂外，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被如此称呼的。祥符县是开封府的一个大县，祥符令也不是寻常县令可比。这二人所说的案子，听起来非同小可。他顿时留了心眼，放轻脚步，闪到一个树丛后面，却听舒亶道：“蒋安？那僧人和蒋安也有关系？”

“这些和尚道士，出入权贵之门，也是常事。他们作奸犯科，哪一桩后面省得了要牵出几个权贵来？”

声音越来越近，蔡京仔细辨认这个声音，总觉得很熟悉。隐隐约约不是御史台的，便是大理寺的，却记不清楚究竟是何人。

“苏子容自任开封府起，便号称要厉行法禁，说什么京师重地，须用柱后惠文之治，以法弹压，断不能无为而治。说得好生冠冕堂皇，我还以为又要出一个包公了。”舒亶语带讥讽，“想不到，区区一个祥符令，他便视国法于无物了。轻轻松松便将那僧人给放了……”

“蒋安是韩枢副的同乡。”

“为了一个韩持国，便可以给蒋某人面子，放过一个僧人。陈世儒

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若肯来拜会他，便可位至执政，但苏颂却并不买吕惠卿的账，反与石越、旧党打得火热。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却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一起聚

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1]，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负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此外，吕大临既受到司马光的赏识，在白水潭学院也颇具人望，更与石党

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也因为如此，吕大临一直被视为汴京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相信，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蔡京看来，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他表示善意。

这让一向极精明的蔡京也不由得糊涂起来。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知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他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赵顼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赵顼会突然中风。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他跪在赵顼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

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若他不懂得分寸，只会重演历史上的悲剧。但他见着赵顼时，却还是忍不住伤感——他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最终，赵顼只是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是不顾医官们的坚决反对，才来到琼林苑的，他不能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

“朕、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北边！”突然不能利索的说话，让赵顼一时无法适应，但他不得强忍着心里的烦躁与焦急。“与高、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那点钱，开贸易，是、是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不、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送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但他心里依然忍不住伤感，平时的赵顼，一向说话语速很快……

“高丽使者带、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同一件事，看、看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

“贸易怎么办？”赵顼望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难道真要出动军队、队替他稳固王位？到、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心里只想着要帮助赵顼，他突然间少了许多的顾虑。高丽的局势，他早已经反复地考虑过。“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长远之策，可以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看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点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宋丽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吃惊地望着石越。

石越点了点头，“便是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不过，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頊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不会那么吃力……”

赵頊听到这里，已是两眼放光。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頊恍然之间，却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

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忍不住高声赞道：“奇策！奇策！”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赵顼实在想不到他有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补充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赵顼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重要。但司马光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赵顼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赵顼也需要司马光，司马光的存在不仅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赵顼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赵顼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又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1\]](#). 史上程顼于西元1085年逝世。

皇帝的病情让两府大臣忧心忡忡，自十七日琼林苑之宴，直到七月二十日，太医们叩破了额头，再也不肯让赵顼迈出殿门一步。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只要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便够了；但是，皇帝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病情恶化，突然崩驾，若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老师，太子赵侔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高太后属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程颐。没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若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便会垂帘听政。迎合高太后的意思，是博得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

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得了风疾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应天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暴得风疾，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久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过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敢行非常之事？

“老奴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想帮桑、程的人，倘使蠢到这种地步，便断断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胆大到算计起皇太后，还能差动赵仲璁上表，这不是愚昧之人所能使出来的手段；但若说是桑、程的仇家，想设计陷害他们，用这样的手段，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难道是为了六哥？

高太后心里一动，向陈衍问道：“桑充国、程颐之品行，外间风评如何？”她话一出口，便即后悔，赵仲璁一封奏折，能让这么多随声附和，这二人的名声，还能差得了去？果然，便听陈衍回道：“回娘娘，这两人都素有令名。程颐的几个弟子，做的都是御史、给事中。”

高太后亦不由得糊涂起来。桑充国她是知道一些的，白水潭学生弟子遍天下，而程颐的门人能做到御史、给事中，那也不是寻常布衣可比。这样两个人，声誉又好，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人还正直——这不是为了太子好么？难怪外间这么容易便轻信这谣言。但既是为太子好，却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显然也非正人所为。

“太子身边有奸人。”一个念头顿时浮了出来。高太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哪怕在陈衍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分毫，只淡淡说道：“你去召赵仲璁，我要见见他。”

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想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虽然外界忧心忡忡，但睿思殿内的赵顼，因为治疗调养得当，

病情反而有了好转。此时，赵瑛已经没有了初时口吃的症状，不过说几个字还会停顿一下，吐字也还有点含混不清，但一双深陷的眸子中，却似有一团炙热的怒火在燃烧着。

赵仲璫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瑛哼了一声。

赵仲璫上表推荐桑、程，固然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但另一方面，赵仲璫参预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声名、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话说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但赵仲璫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他本人亦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有益无害。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太子又有何益？桑、程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

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浹背。这已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说出这番话来，却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璁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頊亦没有听不懂的。他身子还是有些不灵便，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璁。半晌，方缓缓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璁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頊吐词含混，语气却尖

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作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璁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璁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甚至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此外，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一介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从未读过程颐的著作，但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所以，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何想法，赵仲璁的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

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高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璁的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高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程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高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但人数太少，理由乏力，相比而言，全然不能成气候。白水潭巨大的影响力，在此时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耀。不仅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吊诡的是，虽然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持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所为，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借口。我自请

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容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染上此病，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坏，波及到益州；或北边有异动，那便有了立长君的理由……”

因为皇帝一病，所有的事情，竟突然便交织在一起，让局势越发的恶劣起来。

文彦博低着头想了很久，这才说道：“益州败坏也罢、交钞出事也罢、北边异动也罢，倘真要人来收拾残局，朝野想的，首先一定会是石子明。他迟早会再入两府。依我之见，石子明圣眷未衰，皇上或者是想压一压，将他留给子孙，但果真出了大事，皇上还是会用他的。这些事情，是他的长处，朝中没人能胜得过他。我看石子明未必不想福建子下台，二人之间的矛盾亦不小，只是石子明向来能屈能伸……君实若将他逼到福建子一边，并非上策。如今真正要防的，是雍王和福建子，这都是关系到社稷的大事。于石子明，要导其向善，防其向恶。”说到此处，文彦博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抬高声音，道：“君实，若不得已，

便促王介甫出山罢！”

司马光不由一怔，望着文彦博。他知道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感情是极复杂的，在王安石为相之前，文彦博非常地欣赏王安石，推荐赞扬的事情，没少做过。但王安石为相之后，很快便将他赶到地方，一直到他罢相，他才得以重返中枢。司马光没有料到文彦博竟然能捐弃恩怨，要他促王安石复出。

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是一种欣慰的笑容。

“我已经给王介甫写信了。”司马光笑道。他与王安石，也曾经是莫逆之交，二人因为政见不同而关系破裂，但在司马光内心的深处，却始终认为，王安石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即使在关系最坏的熙宁初年，也始终相信对方的品格。若能够在十几年后，抛弃恩怨，再度携手共事，对于司马光来说，也是他极期盼的。

文彦博亦是一怔。二人相顾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

若司马光能促王安石复出，那不仅可以对付吕惠卿，而且也可以制衡朝中一切有着非份之想的人。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二人对王安石的品格，却都有绝对的信任。

“只要我在一日，天下之事，文公便可放心。”送着文彦博踏上座船，司马光抱拳慨声说道。

文彦博默默地看着几乎是形容枯槁的司马光，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又是不舍，又是期盼，但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但才走了一步，他便突然想起一事，转身道：“君实，蔡京此人不可信。”

“蔡京？”司马光没有明白文彦博的意思。

“我听说你在琼林苑大宴中，公开夸赞蔡京能干，理财治民，皆为上选。”文彦博道：“蔡京心术不正，君实要当心。石越门下良莠不齐，君实若要导其向善，须择心术品行较好者。蔡京此人，君实犹须慎之！”

“文公之言，我必当铭记于心。”司马光口里应道，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君实保重！”文彦博又凝视了司马光一眼，叹了口气，一抱拳，转身走进船舱，唤道：“开船！”

第六章 面如田字非吾相

1

“康时……”唐康揉了揉眼睛，御史台外面的太阳，仿佛格外的亮，刺得他眼睛生疼。他定睛向四周望去，除了几个家仆外，并没有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他自失地一笑——自来便没有人敢在御史台外面接被释放的亲友，自己不知怎么了，竟生出幻听来了。他抬头看了看明亮蔚蓝的天空，汴京依然炎热，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受不了，但他却感觉到这个太阳，较之御史台里面的太阳，是如此的亲切；外面的空气比起御史台里的空气，竟是如此的清新怡人……他阖上眼睛，细细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二郎，大观文相公在城南松漠庄设宴给您压惊……”唐府的一个老仆在唐康身边低声催促道。

唐康微微额首，却又回头看了御史台的大门一眼，仿佛要把这段经历永远地记在心里。这才转身抬腿上了马车。那老仆见他上了车，也跟着上来，在车门外坐了，朝车夫招呼一声，马车朝城南直奔而去。

唐康坐在马车中，斜着眼睛，从车窗中呆呆地望着匆匆掠过的汴京街景，直到此时，他依然还有点儿恍惚。直过了许久，唐康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自己的确已经逃脱了牢狱之灾，重新恢复了自由。

“半刺”，那个释放自己的御史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唐康还不知道自己的新官职是什么，但是他原本是知州，别人称呼自己，客气一点，可以叫“专城”、“五马”、“紫马”，却断没有叫“半刺”的道理。这么说，自己是被降职到某州当通判了？

唐康不由自主地便在心里算计起来。

通判便通判，比起在御史台失去自由，要好得多。即使是发配远州，只要不是监当官便好，通判毕竟是个极有实权的职位，也是可以有作为的。

“福叔。”唐康忽然想起一事，朝车门外的老仆唤道：“你是怎的来汴京的？”府中的事他久不过问，但他记得清清楚楚，他上次离京之时，这位老仆还在杭州帮着他父亲打点生意。

“是员外差我来的。”唐福在外面笑着答道，“杭州那边乱成一团，员外无法分身，让我先来照应。”

唐康在车里点了点头，知父莫若子，他自然知道自己父亲做事的风格——虽然宝贝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但若是石越也办不到的事情，他唐甘南来了也于事无补。所以还不如留在杭州处理他的生意，免得两头耽误了。唐家的人，从来都不会在无益的事情上，过多的浪费时间与精力。每一笔投资，都应当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唐康此刻却似乎不再那么欣赏自己父亲的手法。此时，他很想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虽然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他是男儿大丈夫，是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

业的，不应当被这些东西所羁绊。但是……

唐康忽然很想念田烈武。

“福叔可知道田致果怎么样了？”

“是和二郎一个案子的那个田致果么？今天一大早便放出来了。听说被免了所有的差遣，还降了三级……”

唐康稍稍放心，但心里却又同时泛起一阵久违的内疚来。由致果校尉被降为翊麾副尉，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新官制之下，武官升迁有所谓四道大坎两道小坎：其中的大坎，是指由节级至校尉；由致果升至振威；由定远将军升到明威将军；由忠武将军升到云麾将军。这四道大坎，都对应着身份与地位的巨变，没有相应的武勋与能力，仅靠磨勘是绝对升不上去的。而所谓的小坎，则是指由翊麾升至致果；由昭武校尉升为游击将军。这两道小坎并不比大坎好过多少，没有过人的功勋，也是很难升上去的。要知道，一旦做到致果校尉，就已经可以单独统率一营的人马，参与较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其身份与地位，与之前便有了本质的区别。田烈武是在枪林箭雨中，一刀一枪地打下的真功名，本来凭着他的本领，这番领兵入蜀，再立下军功，由致果而振威，甚至是昭武，从此独领一军，成为真正的名将，也绝非难事。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他的锦绣前途，却到底是间接被自己毁了。

唐康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不知不觉中的变化——若是以前，他是绝不会有丝毫内疚的情绪的，他会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李护营呢？”

“李大人编管雄州。”唐福简短的回答道，心里却暗暗诧异。不知

道这两个人与唐康是何等交情，唐康竟会如此关心他们的祸福。

“俗语道‘朝里有人好做官’，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的。”过了一会，唐福又笑道：“这回便是二郎与高提督安然无事。高提督转任益州，摆明了是要重用。二郎也是因祸得福，通判大名府——朝廷正在那修城建寨的，这可是个美差……”他到底是唐甘南身边的人，眼里看到的，尽是有限的商机。

“通判大名府？！”唐康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却没听到唐福回什么。他升官了，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却并没有高兴与兴奋，反而感到一阵的混乱。干着同样一件事情，有人升官，有人重用，有人降职、编管、前途黯淡……

荒唐地是，自己这个始作俑者，理应负最大责任的人，居然升官了。田烈武与李浑一腔热血来协助自己，结果却落到这般境地！

这些是唐康以前绝不会想的。

但是一旦想来，竟觉得如此荒唐。

这就是政治么？

这就是权力的力量么？

从一开始，他就有了心理准备，会被罢官，削职，会被编管……他设想过各种各样的结果，惟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升官。

皇帝与政事堂有他们的理由——唐康在戎州立下极大的功绩，原本是预备升官大用的，总不能因为渭南一案，便将他在戎州的功绩一笔抹杀吧？欲加之功，何患无辞？！要迎合皇帝的心意，也不是一件难事。

于是，唐康在戎州的功绩被略略夸大一些，戎州之绩要升两阶，渭南一案要降一阶，还是升官！

也是机缘凑巧，刚好两个持议最坚的给事中任期将满，为了防止又节外生枝，出现封驳。皇帝干脆事先就动用自己的人事权，顺水推舟将这二人给外放了。

在赵顼看来，门下后省只是自己用来制衡两府的工具，若是碍手碍脚，妨碍到自己，那么通过人事变动来减轻阻力，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熙宁初年，为了推行新法，他甚至几乎不惜将台谏驱逐一空。

但这些内幕，唐康此时自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缓缓阖上双眼，闭目冥思着。唐康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人，也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不会假模假样的上表，请求自己与田、李同罪。他不需要通过这样在他看来是“虚伪”的方法，让自己内心平静。

“我会补偿他们的。”唐康想道。这是权力的艺术。唐康再一次亲身体会。若要想有所作为，便不能抗拒它。得让它成为自己的工具。

松漠庄是石越新买的一座庄园。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庄园中，到处都是上百年的松树；而石越又在这里养了几十匹上好的河套马。白水潭的技艺大赛逐渐地固定了下来，形成了一项传统，在秋闱之后举行——士子们考完之后，正好需要放松与发泄，于是，白水潭的技艺大赛，遂成为汴京举城狂欢的节日。赛马便是从技艺大赛中流传开来的，并且逐步成为汴京市民最喜爱的赛事之一。汴京的达官贵人与普通市民，都等不及三年一次才有的盛会，每年秋收过后，冬至之前的某日

——由开封府议定日期，在汴京城北，会举行一场持续时间近十日的赛马大会。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市井小民，只要家里有马，便可以报名参加，赢取最高三千贯的大奖——这笔奖金，在熙宁十七年，可以在汴京城买五到七座大宅子。在这十天里，关扑是合法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投注，赌赛马的输赢——庄家便是开封府。开封府将这笔收益，全部用于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1]、漏泽园^[2]等福利机构。

汴京市民无论贵贱，都非常的痴迷这项活动。有一年雍王赵顼甚至想要亲自上场比赛，只是被开封府认为可能会使比赛丧失公正性，才不得不悻悻而归。而在宫禁中的皇帝，也曾经想派宫里马术最精湛的宫娥来参赛，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劝阻，皇帝为此还大发脾气。连石越也不能免俗。松漠园养的河套马便是为了参加赛马大会而准备的。回京后那两年，他因为避嫌而刻意不敢太出风头，但熙宁十六年冬，石越到底忍耐不住了，派人去找慕容谦，一口气买了二十多匹河套马，又专门购置了这座庄园，其目的就是要在赛马大会上一鸣惊人。

只不过石越在这方面，还是小家子气了。仅仅是雍王府，因为赵顼向来爱马，王府养的好马，便有八十匹，其中有名有号的名驹，也比石越全部的河套马要多。而曾经在去年夺魁的郭逵家，马虽然不多，但每一匹马都是名贵非凡。熙宁十五年，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百姓拿走了三千贯的奖金。赛马大会上藏龙卧虎，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市井小民，都不可轻视。象雍王府年年都是大热门，岁岁都进决赛，但自赛马大会来，却从来没拿一次第一。

这些事情，唐康早就从书信中知道了，但他还是第一次亲眼见着松漠庄。这里离汴京城已经很远，出了南薰门，马车在槐荫森森的官道上疾驰了半个时辰，又向东拐过一条小道，跑了一个时辰，便可见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松树林，树林当中，分出两条道来，一条用碎石铺成；

另一条却是黄土路——显是供车马通行的。唐康的马车便从这条路上驶入树林，又跑了将近一刻钟，方见着松漠庄的大门。

唐康下了马车，便见侍剑早已在门口等候。见着唐康下车，早跑过来行礼笑道：“恭喜二公子。”

唐康勉强笑了笑，一面打量着侍剑，几年不见，侍剑更见成熟了。唐康知道侍剑已为人父，实际上已经是石府的大管家，但他心里，却始终当侍剑还是那个从小的玩伴，默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却是没有说话。

“到家了。”唐康在心里说道。这里不再是到处都是怀疑你、畏惧你、厌恶你、算计你、轻视你、讨好你的上司与同僚的戎州，也不再是每个人都用居高临下的、审问的眼光看着你的御史台。在这里，再也用不着那么小心谨慎，他可以放心地相信别人。

侍剑也没有多说什么，微笑着引唐康走进庄中。

夏日的汴京城里，也是炎热的，但只要到了阴凉处，便会感觉非常的凉爽。而在松漠庄中，松树几乎遮蔽了阳光，更是清凉得几乎有点阴冷了。唐康怀疑地四向张望了一下，问道：“马场在哪里？”

“还在东边，东边有河，有草地。”侍剑笑道，“这庄子极大，单单佃户便有一百多户。当初买下来，花了十万贯。原来的主人是做丝绸生意的，嫌风水不好，急着脱手，否则我估摸着还得多花一两万贯。”

“十万贯？”唐康不自觉地摇了摇头。汴京城里一座中等的宅院，亦不过几百贯而已。这座庄园，真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二人正边走边聊，却听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瞬间便到

了跟前。“小心！”唐康甚至来不及惊诧为何会有奔马出现，便见一匹脱缰的白马朝自己急冲而来，他一把拉着侍剑，朝路边纵身一跃，便觉一团白影擦身而过。

唐康与侍剑方惊魂未定，便听到一连串的吆喝声从树林后传来，“抓住它！”“休叫它跑了！”“哎哟，这畜牲朝东边去了。”数十名家丁佃户，或骑马，或徒步，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东西，紧随而来，到处围捕着那匹惊马。

侍剑皱了皱眉，正待上前帮忙，掀起衣襟，疾行数步，方转过一道弯，便见从路边斜窜出一个人来，飞身跃起，一把抓住马鬃，整个人便如飞燕一般，随着惊马上下飘荡着。

“哎哟！”“哎哟！”家丁们的惊叫之声，顿时不绝于耳。

侍剑见那人身手敏捷，却并不担心，只指挥着家丁包抄接应。却听唐康过来问道：“那降马的汉子是谁？”

侍剑摇了摇头，朝身边的家丁大声问道：“可有人知道那好汉子是谁？”

这一问之下，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人是谁。但二人也不以为意，这庄子甚大，便佃户间也未必全部互相熟识，何况这次来的家丁仆役甚杂，互不相识也很正常。侍剑又问事情的经过，原来却是一匹从灵夏买来的烈马，突然脱了缰，发起狂来。众人一路围堵不得，让它跑到这边来了。

正问话间，忽听到前头一声呐喊欢呼，随着得得的马蹄声，之前降马之人，骑着这马缓缓回来了。

侍剑见降马之人，不过二十来岁，长相不似北人，亦从未见过，心中不由纳闷。他笑着迎了上去，正要问此人身份，却见这年轻男子纵身下马，拜倒在地——侍剑一愣，却听他说道：“杭州伏波学堂学员水军节级守阙忠士宗泽，叩见石学士、薛将军。”

侍剑慌忙侧开身子，却见石越与薛奕不知何时到了自己身后。唐康早已激动得不能自己，拜倒在地，哽咽道：“大哥。”说完抬头望着石越，但石越却似浑没有听见唐康的话，只望着宗泽，问道：“你说……你说你叫什么？”

“小的宗泽，叩见学士。”宗泽又从容回答了一遍。

“宗泽！”石越喃喃道。

薛奕在旁笑道：“好叫学士知道，这宗泽是我海船水军少有的人才。在西湖学院读过两年书，非止文章策论做得好，几何、算术也极好，还精通数种夷语。译经楼想请他没请动，他却学班定远投笔从戎，报考了杭州伏波学堂，以第一名毕业。我费了好大周折，才从杭州海船水军手中把他抢过来。”他这么着介绍宗泽，已经是极克制了。宗泽在杭州伏波学堂，已被视为“水战奇才”。虽然名义上他还只是个小小的节级，但薛奕不仅让他统领自己的亲兵卫队，更将自己的座船指挥权也交给了他。但凡训练作战，事先无不要征询宗泽的意见。薛奕是将宗泽当成自己的接班人培养的。有一回他喝多了，曾私下里和曾布说：“此子一出，吾等皆当退避三舍。”这回带他来汴京，亦是想将他介绍给石越认识。朝里有人好作官——薛奕虽缺少八面玲珑的手腕，但是对于这些道理，他还是懂的。

“你怎么想入水师的？”石越听着薛奕的介绍，忽然朝宗泽问道。

宗泽似乎没料到石越问他这个问题，怔了一下，才老老实实回道：“小人家贫，伏波学堂不要学费；海船水军薪俸丰厚，亦足以赡养父母。”

“可曾娶妻？”

“已娶陈氏为妇。”宗泽虽然奇怪石越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却依然如实回禀。

薛奕却已看出石越对宗泽甚有好感，心中暗喜，因在旁笑道：“便是太学生陈锡之妹。”

石越微微点头。陈锡颇有文名，是太学中有名的人物，他自然听说过。但他问这个，却是因为他对宗泽的生平甚是熟悉，他知道陈锡之父视宗泽为己出，宗、陈二家，世代通好。陈家是官宦世家，既然宗泽的命运很大部分还是依着原来的轨迹运行着，那么他便知道宗泽报考伏波学堂，绝不全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

“大概再也用不着你三呼‘渡河’而死了。”石越在心里说道。他望着宗泽，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但终于压制住多说的冲动，只微笑道：“南人如此熟悉马性，亦甚难得。”

一面却走唐康身边，弯下身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起来吧，回家了。”

唐康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把头深埋，强抑着泪水，缓缓起身。

此时家宴时辰未到，因薛奕次日便要离京，取道广州前往凌牙门，石越将他请来，是想挑匹好马送给他，众人便先陪薛奕去马场挑马。早有家人牵了坐骑过来，众人各自上马，揽络徐行。薛奕陪着石越走在前头，潘照临与唐康却渐渐落在了后面。宗泽与众随从都是远远地跟着，并不敢靠近打扰。

潘照临眯着眼睛，不住的打量唐康，“康时可知你在台狱这段时间，京城几乎已是天翻地覆……”潘照临亦算是唐康的老师，唐康素知他的脾性，知道这会不需要他多话。果然，便听潘照临又道：“两府变动频乃，一两月间，郭仲通由武部少常伯升任同知密院，孙和父由签枢而为夏官；文太傅辞枢相，出判应天；韩持国由枢副而大貂——仅仅几天之后，一直不肯接任秋官的范纯仁突然便改变了主意，‘勉强’领旨，入主秋台……”潘照临用讽刺的语调说着“勉强”二字，由两府一系列的重要人事变动开始，言简意赅地向唐康介绍起目前的形势来，仿佛唐康不是即将要通判大名，而是要在京师任职一般。

三党在两府的权力平衡已经被打破，范纯仁改变初衷，担任刑部尚书，亦只是文彦博出外之后的不得已之举。但若说旧党已经放弃了御史中丞与益州路观风使的角逐，承认吕惠卿的胜利，却还为时过早。也许是司马光另有谋划；也许是皇帝的病情，改变了争夺的焦点……潘照临不是司马光肚子里的蛔虫，自然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司马光在益州的问题上，突然沉寂了下来，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司马十二没这么容易放弃……”潘照临似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但凭他绞尽脑汁，亦无法猜出到司马光打着什么主意。

唐康却只是苦笑不语。对这些党同伐异，他实是感到厌倦。沉默了好一会，才低声说道：“公卿们机关算尽，误的却是益州一路的百

姓。”他停了一下，抬起头望着潘照临，沉声道：“潘先生，益州完了。”

潘照临震惊地抬头，注视着唐康。

“我还以为朝廷早就更换了益州四司长吏，不料到如今，不仅禁军群龙无首，竟连提督使都还在汴京！”唐康这时已是连苦笑都笑不出来了，“竟连提督使都还在汴京！”他重复道，“经略使不至，禁军集中于西南诸郡，各自为战。内腹诸郡本来就守备空虚，凭着一州一县的兵力，只怕连大一点盗贼都剿不了——本来内诸郡便要依赖乡兵、弓手来维持治安，倘若这些乡兵、弓手也变成盗贼，朝廷将如之奈何？！”

“康时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唐康的声音太大，连走在前头的石越也听见了。他勒住坐骑回走数步，定定地望着唐康。

“益州之事，谁能比我更清楚？！”唐康愤懑地说道，“计使、宪司皆庸碌之辈，克剥百姓还有点本事，其余则百无一用。朝廷在益州用兵经年，益州一路，已是遍地干柴，盗贼蜂起。所以未出乱子，一是天公作美，没有灾情出现，否则随便哪里冒出点火星子，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亦是因朝廷有重兵驻扎，心怀叵测者不敢妄动。如今禁军大败，在民间不知道被另有用心者如何传扬。而经略使、提督使又迟迟不能上任，益州百姓大抵都知计使、宪司之贪酷无能——不管朝廷公卿如何算计法，益州路……益州路……”

石越与潘照临对视一眼，二人都是将信将疑。他们都知唐康素与益州路四司长吏不和，从考课来看，益州官员也不象他说的那么不堪，因此亦不敢排除唐康少年气盛，因偏见而得出成见的可能。

“若果真要乱，这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好在高遵惠不日上任，王

厚、慕容谦也很快便能抵京，熬过这些日子，便有转机。”石越不知道是在安慰唐康还是在安慰自己，“纵使观风使还要拖一拖，高遵惠到了益州，所见所闻，亦不至于缄口。有他上表说话，皇上自然会相信。”

但是，以高遵惠的谨慎，不搜集足够的证据，他是绝不敢在上任伊始便悍然弹劾两个同级官员的。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等到高遵惠的奏折，只怕最快也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到那时候，益州没有人知道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唐康摇摇头，倦声道：“西南夷未可急除。王厚、慕容谦，只怕也不是神仙。”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石越没有掌握权力。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先让石越手握大权。自小接受潘照临言传身教的唐康，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益州的动荡，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必须的；是为了得到更多而必须忍受的痛苦。

但这些是没有必要说出来的。

唐康紧紧地抓住缰绳，勒得手心生疼。

“康时现在要担心的，不是西南。”石越亦知道唐康骨子里的那种执着，当下也不去接他的话，转过话题，委婉道：“益州的事，你先放一放。你新的责任，是在河北。”

“河北？”唐康语气有点不以为然，“大哥放心，我不会令你失望的。”做个治理地方的能臣，唐康还是颇为自信的。

石越看了唐康一眼，轻轻夹了一下马腹，掉转马头，继续前行，一

面淡淡道：“苏子瞻写了封信给我，他怀疑契丹有南下之意，萧佑丹这番出使，是来投石问路。”

“啊？！”连薛奕都吃一惊。

唐康却立时兴奋起来，驱马追上前几步，追问道：“果真？”

“这事没有人料得准。”石越平静地说道，“不恃敌之不我攻。只要我们有备无患，便不惧他南下不南下。”

“大哥所言甚是。”顷刻之间，唐康已是精神大振。

“大名府乃河北防务之枢纽，亦是京师之北最后一道防线。康时这番去大名，当以防务为急。我朝立国最大的软肋，便是京师位置不佳。面对北方强敌，过于被动，往往一次决战，便关系到国家存亡。所以朝廷才不惜劳民伤财，在大名府一线修筑城寨，以装备火炮之坚固城寨，构成一道新的长城。”

“大哥放心，我在白水潭学过土木建筑。”唐康笑道。实则在修葺戎州城时，他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塞防之要，并不在堡垒城寨。”石越笑道，他远远地望了跟在后面的宗泽一眼，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的缘故，在另一个时空中，宗泽是比较信任北方义军的统帅。“地利不如人和。河北诸州可以依赖者，还是民心。你一定要记住。”

唐康默默点头。

但石越虽是如此说，却是想的别的事情。辽国是不是真的会南下，还只是苏轼私下里的猜测。即使是石越自己，也还是拿不准。宋朝不断

巩固在河东、河北的塞防，两路亦屯集了大量的禁军，契丹人未必便敢悍然入侵。以现在的军队与防御工事，亦足以与辽军周旋。他提起这些，更多的是为了唐康重新振作，也希望唐康能稍稍改变在戎州的处事风格。河北路到处都是世家大族，比不得他在戎州偏僻小郡，可以为所欲为。唐康去到大名府做通判，若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民政上，而且还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做法的话，真不知会得罪多少豪强贵戚。对付河北的豪强，总不能也用蔓陀罗酒来解决吧？

“明天我叫大苏的书僮来见见你。”石越笑道：“去到大名，便免不了要和辽国打交道。这书僮极伶俐的……”

“是。”唐康恭声应道。他注意到石越的表情有点怪——但这其实也不能怪石越，石越再也想不到，苏轼的这个书僮，竟然叫林灵蕴！如果石越没有记错的话，神霄派的著名道士林灵素，原名便叫林灵蕴！

石越自顾自地笑了笑，这时众人已到了马场。便见一条蜿蜒的小河边，茂密的水草一眼望不到尽头，数十匹马儿在养马人的看护下，悠闲地啃着草儿。

“康时与宗泽也一人挑一匹坐骑罢。”石越执鞭笑道。

唐康与宗泽连忙道谢。却听一个稚嫩的声音大声问道：“爹爹，那我呢？”

众人循声望去，便见一个小女孩由金兰与阿旺领着，从一匹小枣红马上飞快的跳了下来，朝石越这边跑了过来。唐康已知这必是石蕤——小孩子长得太快，离京几年，他几乎便认不得出来。

石越连忙下马，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弯腰想要抱起女儿，却忽然想

起现在还在“惩罚期”，生生又板下了脸，道：“你不是有匹马了么？快，见过二叔与薛将军。”但语气中却无半点威严之意。

石蕤走到唐康与薛奕跟前，睁大眼睛看了看二人，先给薛奕行了礼，方走到唐康跟前，笑道：“二叔，我好想你。”

唐康大笑着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在自己马上。笑道：“璐璐可又长高了。”

“那二叔送匹大马给我吧，我想骑大马！”石蕤立即一本正经地恳求道。

唐康万没想到这个小侄女早已养成妖精一样的性格，答应自然是不敢的，但是不答应，他一个在外面杀伐果断，在戎州让小孩闻名而不敢夜啼的唐二，竟然是不知道要如何来回绝她。他求助似地望着石越，却是金兰走了过来，对石蕤笑道：“二叔便送璐璐一匹大马。不过呢，先让二叔帮你养着，等璐璐再长高些，才能给你骑。好么？”

“那得长多高才给我？”

“再长这么高！”金兰用手笔划着，一面又哄道：“明天带你去动物园骑大象，好不？”

“好吧。”石蕤想了一会，似乎觉得长那么高不用多久，这才认真地地点头答应了。

石越望着薛奕，取笑道：“世显倒是做了一件好事。”

薛奕尴尬地笑了笑。他拍太后马屁的几头大象，倒成了汴京动物园最受小孩喜欢的东西。连带着他薛大将军与注辇国，在汴京的小孩子中

间，也广为人知。

唐康却在这当儿看了一眼金兰，却见金兰亦正在望着他，他心里头忽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仿佛在这一瞬间，他已经不介意自己这位妻子的复杂背景。

“你想去大名么？”他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问道。但连他心里，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一时冲动。

金兰愕然望着唐康。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唐康却已经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专心逗乐着石蕤。

“你想去大名么？”金兰的脑海中，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我想去大名么？她低下头，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我想去大名么？

金兰其实不用多问，亦能知道心中的答案。

但是，我能去大名么？

我能去么？

她痴痴地望着牵马离开的唐康，望着在马上大呼小叫的石蕤，望着叔姪开怀地大笑着，心里却如同一团乱麻般，纠缠着。

在这个时候，秦观奉旨意，正与高丽国谈判着借贷一百万贯的巨额贷款，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她却明白，因为这笔史无前例的巨额贷款，宋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丽国也需要更多的人材，来面对这个挑战——国内的命令，甚至希望他们能够鼓动一些在宋朝不得意的士子去高丽当官。

在这个时候，宋朝朝野正在为太子未来的老师争论不休。而究竟谁为资善堂直讲，对于信国公殿下，亦是同样的重要。对于宋人来说，资善堂直讲只是太子的老师；而对于高丽人来说，资善堂直讲也是信国公的老师！

而且，宋朝皇帝还染上了风疾……

在这样的时刻，她能让王贤妃一人孤军奋战么？

她很想很想，立刻答应了唐康，随着他一道去大名府。她很想跟着唐康后面，与石蕤一起打闹着……

但是，她的脚步，却十分的沉重。想要迈开任何一步，都有着旁人无法想象的艰难。

我能去大名么？

金兰痴痴地想着。

[1]. 收养鳏寡孤独的穷人、乞丐的场所。

[2]. 免费安葬被遗弃的尸体、枯骨的机构。

“圣人。”

“唔。”向皇后蓦地惊醒，疑惑地望着朱妃。却见朱妃双眉紧蹙，心事重重地站在自己跟前。“妹妹，怎么了？”

“这件事，还须请圣人拿个主意才好。”朱妃迟疑道。

“哪件事？”向皇后不解地望着朱妃。

朱妃垂下头，轻声道：“便是资善堂直讲的事……”是否能给赵佣选个好老师，关系极大。但朱妃常年生活在深宫之内，娘家又没什么出色的人物可以依靠，她本人亦只是一个恪守妇道规规矩矩的后妃，哪里便能知道谁才是“好老师”？她关心赵佣的命运，却又害怕向皇后多心——毕竟，六哥与七哥名义上还是皇后的儿子。女人对于这种事情，是极其敏感的。但是种种顾虑，到底比不过对儿子的关心，她还是鼓起勇气，来向皇后讨个主意。

“是这件事……”向皇后淡淡地点了点头。朱妃一贯的恭谨、与世无争——至少是表面表现出来的与世无争，抵消了她心中大部分的嫉妒。其实，自从她收养六哥的那一刻起，她与朱妃便成了命运共同体——她当时不知是怎么样便迸发了潜藏已久的母爱，将自己的命运与六哥、七哥联系在一起了，原本，她是可以超然地不闻不问的。不管将来谁继承皇位，她都是皇太后，而他们的生母，永远只能是皇太妃。但当

她收养六哥、七哥之后，一切便改变了。她感情的天平，无可避免地会倾向这两个皇子，尤其是有嗣君身份的六哥赵侗。这其实不会带给她和向家什么好处——越是与她关系生疏的皇子继承为帝，在表面上，可能反而会对她和向家越好。但是，在心里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再有孩子后，向皇后早已将自己全部的母爱，倾注在淑寿、六哥、七哥三个孩子身上。如今她对朱妃偶尔的嫉妒，亦只会是因为她才是六哥的生母。

“妹妹不用担心。”向皇后一面安慰道。

“但是……”朱妃嚅嚅道，她不太敢问。到处都在传说，桑充国与程颐都是太后挑中的人选。但她不敢问是不是真的——高太后的威仪，根本不是朱妃胆敢挑战的。她也不知道桑充国与程颐当资善堂直讲，对六哥是不是好事？她听说过桑充国的名字，对程颐却完全陌生。

迟疑了好一会，朱妃才终于委婉问出来：“但是，外间都传说桑充国、程颐……不晓得……”

“你不晓得，我又怎么会知道？”向皇后在心里苦笑。为了这件事她操的心，远比朱妃要多得多。太后那里自然是不能问的，但是皇后毕竟多一些可以差使得动的内侍，听保慈宫的内侍传出来的消息，这件事只怕与太后无关。但是外头的大臣，又都说桑充国与程颐的好，几个内侍打听了回来，都是极称赞。向皇后却只知道桑充国是王安石的女婿，石越的大舅子——受曹太后与高太后的影响，她对王安石印象不佳；但对石越，她却非常看重。而那个程颐，似乎只是倾向旧党一派的饱学儒士。向皇后对于新旧党争，没有太多的主见，但是在后宫的氛围中，却自然而然地在感情上比较同情旧党一派。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不好来。

然而，只要一想到雍王，向皇后心里就会忍不住格登一下。她与赵瑛几十年的夫妻，皇帝借病拖着不肯接受这个朝野齐声称赞的推荐，心里不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

“我想这两人也是极好的。”向皇后口里却只能安慰着朱妃，“这事自有官家和外面的相公们做主。妹妹尽可放心好了。”

朱妃勉强点了点头，但只过了一会，却终是不可能放心，又道：“圣人以为，要不要问问十一娘？她虽然不太多话，却是极有主见的。且外面的事，她又知道的多……”

“十一娘？”向皇后不由得叹了口气，朱妃能想到的这些主意，她岂有想不到的？她早就问过清河几次了。但是清河才惹出这么大事来，这种大事，她哪里又敢置喙？每次都顾左右而言它，绝不肯多说半句。但向皇后却不肯说这些事情，想了一会，终于道：“也罢，我们一起去问问她罢。”

她亦是一番好意——朱妃既然提了出来，总要给清河一个机会自己来回答。将来朱妃是谢她罢，还是记恨她也罢，都由着清河自己决定。但她口里虽然说“去”，却毕竟是皇后之尊，没有屈尊去静渊庄的道理。当下唤过内侍，吩咐道：“去请清河郡主来。”

静渊庄。

清河与王昉在花园里手谈着。狄环与桑充国的长子桑允文由下人们看护着，在一旁玩耍。两个小孩都骑着竹马——一根细长的竹竿子，左手执定，右手各拿着一把木剑，脸上戴着除日买回来的面具，在院子里

吆喝呼叫着，互相追逐对斫。这是自汉代以来，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两个孩子年纪相若，玩得兴高采烈，将一个好好的静渊庄，搞得鸡飞狗跳。清河与王昉却似习惯了孩子的吵闹，只是专心地下着棋，并不理会他们。

“十九娘怎么还不回来？”过了一会，王昉眼见着败局已定，便笑着把棋局一搅，不肯再下。口里却将话题岔开，以转移注意力。

清河不觉莞尔。她知道王昉这个脾气，却是跟她父亲学来的，真是父女天性，一点不差。因笑道：“她或是进宫去了。好象是答应了七哥，要教他剑术的。”

“十九娘还会剑术？”王昉惊奇地问道。她认识柔嘉十几年，只知道她会用鞭子抽人，可从未听说过她还会剑术。

清河抿嘴一笑，道：“她是临时抱佛脚，现炒现卖。在六哥七哥们面前要面子，临时找几个班直侍卫学几招，然后便去哄小孩子。”

“那可真难为她了。”王昉幸灾乐祸地笑道。

清河的眉宇间却露出一丝忧色。自建国以来，皇子的教育自有成法，虽说君子要习六艺，皇家对于射术亦非常看重，但清河却知道，高太后是不喜欢皇子舞刀弄枪的。皇子要学的，是经邦治国的本事，要学道德文章，就算是要习武，那他们要学的也是万人敌的本事。高太后经常说，一个国家若要皇帝靠自己的剑术来保护自己，那这个国家离亡国也不远了。而且，一个皇子从小喜欢这些东西，长大后为君后，会不会穷兵黩武？这样的先例不是没有过的。所以，高太后虽然也支持在民间提倡习武之风，但却极为反感在宫里教授这些东西。高太后的态度非常鲜明，六哥只要会拉弓射箭，能骑马检阅便足够了。正因为如此，宫里从

班直侍卫到内侍，可以说多的是武术高手，但是却没有谁敢教六哥、七哥这些。

除了柔嘉。

她就敢偷偷摸摸教七哥这些东西。但即使是柔嘉，也不敢教六哥“剑术”。七哥和六哥到底是不同的。

从心底里说，清河对柔嘉的行为是不以为然的。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她也不希望他将来学武——她不希望狄环如他父亲一样年纪轻轻就战死沙场。而且，狄家也已经有先例，狄环有几个叔叔，便做了文官。但到目前为止，她的儿子并没有遂她的心意——读书的时候用雷打都打不进，但是一到学马术、射术之时，便兴高采烈，而且颇有天赋，常常让教习武术的老师都惊叹。

因为这种心态，她也劝说过柔嘉好几次，但柔嘉虽说成熟不少，性子从根子上说却到底是改变不了的。越是劝阻，她反而干劲越足。说来奇怪，柔嘉在宫里人缘似乎越来越好——她这么着胡闹，宫里的内侍宫女，竟也没有人告她的黑状。清河便也懒得多管了，干脆得过且过。反正太后、皇后、皇帝，到众太妃，都怜她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便真惹出什么事来，也不会特别严厉处罚的。

一想到这些事，清河又马上联想到最近给六哥、七哥找老师的事情。她不由瞥了王昉一眼，虽然听说桑充国一直淡然处之，几乎便当这件事根本与他无关一般，但清河与王昉却是闺中密友，自是知道她脾性的——她一定会到处设法探听事情的真相。别人在不在乎太后是否亲自点了桑充国的名她不知道，但是清河敢肯定，王昉是很在乎的。

果然，便听王昉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闲话，但是清河却听得清

清楚楚，王昉是在巧妙地打听六哥和七哥的脾性、喜好。清河也故意装作没有心机的闲谈，有意无意地把宫里一些不要紧的事情泄露给王昉。她能够理解王昉的苦心，也愿意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

二人正说着话，清河忽然瞥见管家领着一个入内省的内侍匆匆走了过来。她认得是向皇后宫中的人，连忙起身相迎，笑道：“高班^[1]怎么来了？”

“圣人请郡主进宫说话。”这不是很正式的事情，清河来来往往宫里也是常事，那内侍便也只是略具形式便罢，宣过旨意，方又笑着给清河行礼。

清河听到是向皇后召见，心里不由又是格登一下。一面笑着答应了，又向王昉告了罪，也不敢让向皇后多等，连忙随着内侍进宫。

向皇后与朱妃心不在焉地说着话，一面等清河的到来。二人对清河的信任，其实都是由一些极小的事情建立起来，处理外家戚里的请托，出宫悄悄购买时髦的饰物，乃至发型的式样……更多的则是借贷——宫里并不是如外人想象的那样，有无数的钱财可供挥霍。高太后几度主动削减宫里的开支，后宫的用度已经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而对于不到四十岁的向皇后与朱妃来说，却正是需要大量化妆品的时候，而且两人总有无穷无尽的赏赐需要花钱。皇帝关心的是如何中兴祖宗的基业，国家财力艰难，向皇帝开口很不明智；而高太后在宫中的威信亦不容动摇，即使向皇后贵为皇后，亦不敢抱怨半句。向家虽然很有钱，但皇后伸手向娘家要钱，向皇后再怎么样也做不出来。而清河正可以帮她们解决这一困境。将节省出来的月份钱存进钱庄，变卖抵当过时的不想要的

器物珍玩，购买便宜而又时鲜的饰物衣料……这些对清河来说并不是难事，因为狄谿的关系，汴京城里的大商人，没有人敢不给清河方便的。而且，清河也从不开口请托什么事情。她真有事都是直接求高太后，从不让向皇后与朱妃为难。十一娘在宫里的地位是如此牢固，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对于性格温良得几乎有点懦弱，又缺少主见的朱妃来说，清河在她心里的地位显然还要更加重要。

见清河由内侍引着走进殿中，朱妃仿佛见着救星一般，眼睛立时便亮了。

向皇后待清河行过礼，笑着让她坐了，方欲说几句闲话，朱妃却已沉不住气，走到清河跟前，拉着她的手笑道：“十一娘，姑嫂之间，本来便是一家人，圣人和我，可从未把你当过外人。这是要紧的时候，你也不能说见外的话来搪塞我了事。”

清河是何等冰雪聪明的人，她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清河心里已是叫了一声苦。口里却笑道：“娘娘说哪里话来。民间有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些年来，更全亏了圣人与娘娘关照有加……”

朱妃不待清河说完，已是柔声道：“十一娘，这些便不要多说。你虽不是公主，但圣人与我，实是视你比公主还要金贵些。你知道，我在这九重之内，活了快二十年，外头的事，你是自家人，也不怕你笑话，实是没什么见识可言。这件事，你须得给我拿个主意。”

向皇后听她这么没头没脑地只顾逼清河出主意，清河却一脸惘然地望着自己，亦忍不住笑道：“她这是关心则乱，大约是急糊涂了。便是给六哥找老师的事，外头都说桑充国、程颐。我们在宫里头，也不知道究竟怎样，便想要十一娘你给个主意。”

向皇后明明问过清河许多久，这时说出来，却是仿佛头一次问她一般，清河自然听得明白，这是向皇后给自己在朱妃面前留着面子。她抬头看向皇后，却见向皇后温柔体谅地望着自己，又看看朱妃，眼神里却尽是期盼的神色。

她垂下头，抿着嘴，只觉得为难。早知如此，还不如早点和向皇后说了好。清河在心里后悔着，向皇后还是个嘴巴严实的人，但朱妃却是少了点心机，又不怎么管得住宫里的人，说给她知道，难免不会传到太后与皇帝耳中——她心里一万个不愿意沾惹此事，太后的心意没人知道，可皇帝心里藏着别扭，清河又岂能不知？但是，这时候若还不肯说话，只怕不仅连朱妃，连着向皇后也要得罪了。在她们看来，这是多大的脸面啊？而且，将来六哥即位，这事又要怎么算？

清河想来想去，知道怎么也逃不过去，又不敢想太久，咬咬牙，把心一横，也不顾忌什么了，口里却笑道：“我一个妇人，能有什么见识，只怕误了圣人和娘娘的大事。”

“你只管说，说说有什么打紧的？”朱妃忙道。

清河又移目向皇后，见向皇后微微颌首，方又说道：“那云萝便斗胆。以云萝之见，桑、程二人，还是极好的。”

“哦？”

“依云萝之见，用这二人，有几样好处。第一样，两人都是白水潭学院的教授，教书大概不外行。六哥出阁读书，还是要有经验有学问的师傅为好。第二样，我常听人说，这二人实是天下清议的领袖，大概人品是不错的，不至于误托奸人，让些小人教坏了六哥。兼之桑充国又管着《汴京新闻》——六哥天资聪颖，孝廉有德，但毕竟年纪尚幼，这些

好处，还未为天下军民所熟知，免不了还有小人要说些挑拨的话，若得这二人为师，师徒日日相处，想来二人亦当不惮扬君之德……”

向皇后与朱妃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这时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雍王话语中，便似是暗示着六哥“失德”，二人不由连连点头。

清河又道：“第三样好处……”

向皇后与朱妃更凝神听着，却见清河半晌不肯出声。向皇后奇道：“第三样好处是什么？十一娘怎不说了？”

便见清河腾地跪了下来，低声道：“这个，云萝实在不敢说。”

“这里并无外人，我们姑嫂说说闲话，又不是干政，有甚不敢说的？”向皇后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这怎么会不是干政？！只是清河这会实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圣人知道云萝这番心意便好，否则云萝这般胡言，真要死无葬身之所。第三样好处，是桑充国既是前头王相公的女婿，又是石学士的大舅子，听说他与程颐还为司马相公诸君子所看重，朝廷台谏，半数皆是二人之门生，故此这才有许多官员为之延誉。这二人为六哥之师傅，虽则六哥名份早定，亦无人敢生覬觐之心，但这总也是个好处——朝廷公卿固然不会惟此二人马首是瞻，但至少总不至于因为师傅之故，而横生枝节……”

清河这番话，朱妃听得似懂非懂，向皇后却是在心里频频点头赞许。二人与朝中新、旧、石三种势力都颇有渊源，但若以为二人为资善堂直讲，这三党便会齐聚六哥旗下，六哥地位从此巩固，那是自然是极天真的想法。但正如清河所说，至少这二人为太子师，三党都不会觉得

过于难以接受。倘使一个这于明显偏向旧党的人做太子师，那么新党对六哥继位，自然会有点想法；反之亦然。这二人便可以避免这等坏处。

有这三条理由，在向皇后看来，其实已经足够。却听清河又说道：“而且，桑、程二人皆为布衣，以布衣一跃而为太子师，其敢不感奋？”

这又是直指人心的话。向皇后与朱妃对视一眼，二人皆微微点头。向皇后与朱妃在政治感情上，到底还是偏向旧党的，这时候听清河说二人皆为司马光诸君子所看重，心里更无顾虑。她们与高太后不同，她们最主要的寄托，便是在六哥赵侗身上。既然已经认可对赵侗有利，二人便下定决心，要竭力促成此事。

而便在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向皇后与朱妃意识到尽快给赵侗选定老师的急迫性。当晚亥初时分，皇帝已见好转的风疾，忽然间又出现了反复。

[1]. “高班”是入内内侍省倒数第二级官阶“内侍高班”的简称。

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线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海事商报》的主编唐垆，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做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垆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若为官清廉，也会入不敷出。象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至得军心，但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普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

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象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在桑充国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根本不值一提；但毕竟也是在进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阳发便率先提出“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高识字人口的比率。在欧阳发去逝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继承了他的遗志，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政治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生起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除刚收复的灵夏与海外领土以外各路府军州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十九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一八八一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一点四！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足够糟糕。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次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1]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施，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

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勘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阁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2]、大食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当时的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庾战史》^[3]，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不料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仅以分别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最好的藏书阁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出身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

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是在下冒昧才对。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赵时忠笑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因赞道：“尊兄倒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将军谬赞了。”赵时忠连忙谦道，心里却是极高兴。这些西夏旧人，无论是党项还汉人，在汴京多多少少都不免受到歧视，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如此诚恳地鼓励他——从田烈武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怜悯之意。他看了看田烈武手里的书，有点拘谨地笑道：“想不到将军原来文武双全。”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听人用各种各样的语气说出“文武双全”这四字评语了，倒难得有一次象赵时忠这般的诚恳，甚至还有点崇拜的味道。他腼腆地一笑，看见赵时忠手里抱着的书，最上面一本，赫然便是《天命有司》！

他其实是不善交际的。这时候没话找话地笑道：“这是桑公子的书么？”

“正是。”赵时忠以为田烈武也看过这本书，越发的佩服，用力点点头，一面道：“桑山长真天人也。听说朝廷要征召桑山长与程先生为资善堂直讲，圣人还专门派了内侍出来寻两位先生的书，有人说圣人看了后，甚是称许……若果真如此，还真是名至实归……”

向皇后派遣内侍，在坊间到处搜索桑、程的著作，这事田烈武也早就听说了。他当然不明白这是向皇后给朝廷公卿的一个公然的暗示——桑、程二人的书籍，汴京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全，用得着这些内侍东问西问么？不过，在田烈武心中感情的天秤上，自然也是倾向于桑、程一方的。这时候听赵时忠兴致勃勃地说着他对于桑充国与程颐的钦佩与崇敬，他既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兴致，便只好耐心地在藏书阁外面静静地聆听着。

汴京西角楼大街。此时，时间已是熙宁十七年的八月下旬。田烈武如往常一样，约了几个朋友，在清风楼吃着酒。虽然又变成了翊麾副尉，但宋朝禁军将士待遇一向优厚，翊麾副尉到底还是个从七品的武官，即使新官制规定，没有了实际的差遣后，薪俸便几乎要锐减一半，可只要不过奢侈的生活，在汴京悠闲度日，依然不成问题。更何况，即

使在田烈武“发迹”之后，田家的女人们也还是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从家里的女主人到使唤婢女，都会接一些从大商人那里层层分包下来的针线活，以贴补家用。象这样的家庭，只要国家不发生大的动荡，是断不至于受穷的。只不过，对于戎马生涯，田烈武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与喜爱，虽然刚开始闲下来时，感觉是好久没有过的轻松与安定，但时间一长，心里便没来由的发起慌来。而这个时候，凡是与前线有关的消息，便格外能打动他的神经。

“田兄可曾听说了？小阎王与慕容将军昨天下午到京师了。”赵时忠一面告着罪，一面迫不及待地说道。两人自从在刘楼邂逅相识，没几日间，便已称兄道弟。

“看来西南夷能平定了。”一旁的开封府巡检温大有一面吃着酒，一面笑道。温大有是个粗壮的西北汉子，穿着黑色绸缎做的袍子，看起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而坐在他旁边默默吃酒的马绍，却是又矮又胖，长相十分的猥琐，其穿着打扮，便是做温大有的跟班，都有点提携不上的意思。但田烈武却知道二人家世大不一样，温大有是客户出身，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而马绍家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曾读过十几年的书。只是他颇吃了相貌的亏——宋朝在不成文的惯例上，依然保持着唐代的一些遗风，象马绍这样相貌有点影响市容的人，既考不上举子，想另谋出身，自“流外”做起，也不免受到歧视，只得被迫弃文学武。

这两人原本都是泾原人氏，石越在渭州受袭后，二人皆应募为石越帅府的亲兵。其后往来传递军情，护卫帅司安全，还参加了庆州之战，熙宁西讨末期，平定仁多澣之变，他二人也有点微功。虽然比不上战功累累的将士，但到底是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兼之办事还算小心，又有点才能，石越拜为枢副之前，便以军功保荐他们转任为地方武职。几年之间，竟齐齐做到开封府巡检。

“我看未必。”马绍手里的筷子一面急速地夹起一块大肥肉，放到口咀嚼着，一面含混不清地说道。众人皆是望着他，等他继续说理由，但马绍却吞了这口肥肉后，端起杯子来又喝了口酒，眼珠子朝着桌上的菜肴溜了一遍，筷子又伸向一块野猪肉。竟是再也不提了。

三人见他这样，不由相顾一笑。赵时忠不再去理会马绍，只把目光投向田烈武，关切地问道：“田兄以为这回能定了么？”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只道：“小王将军是我在讲武学堂时的教官，带兵打仗都没得说。”

“那就好，那就好。”赵时忠连连说道，仿佛是放下一块大石头来。

田烈武与温大有见他这模样，都觉得好笑，温大有玩笑道：“赵兄怎的如此担心？莫不是有相好的在益州？”

“固所愿也。”赵时忠也开玩笑地掉了句书袋，旋即正容道：“兄有所不知，这一个月来，我们那边有不少流言，说什么西南夷终不能平，益州要出大乱子。还有人说，契丹人要趁虚而入，便是在等这个时机……”

“辽狗也配？！”温大有啐了一口，打断了赵时忠，大声道：“他们不来，俺们还要北伐呢。休说幽州、大同，便是临潢府，拿下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西南夷能兴什么风浪，西军精锐一到，若非是太祖皇帝玉斧划界，便是将大理段氏擒来汴京，也非难事……”

赵时忠听他口沫横飞地说着大话，尴尬地望着田烈武。田烈武笑笑，给赵时忠满上酒，示意他喝酒吃菜。马绍见二人也开始下筷，一面

更加飞快地往嘴里送着各类食物，一面含混不清地对赵时忠笑道：“温大有的话，就好比说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

赵时忠方举箸，闻言不由一怔，问道：“此话怎讲？”

马绍却忙着吃喝，又没空理他了。

田烈武知赵时忠到汴京不久，不知道这些市井俚语也不足为怪，笑着解释道：“这是东京俗话，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醉汉隔宿请客，皆未得便信。若是轻信了他，难免吃亏上当。”

赵时忠听得明白，不由莞尔，笑道：“果真是未得便信。”

田烈武却还是记着流言之事，又问道：“这流言大伙信还是不信？”

“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多数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田烈武稍稍放心点头。却听赵时忠又笑道：“如今人人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早点平定西南夷，汴京物价能降下来——再这样乱下去，过日子可越发不易了。还好如今两位名将来了，大伙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另一件，便是看桑山长到底肯不肯受诏了……”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

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1]. 作者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最高者为宋朝之三成，至清末滑落为二成。小说暂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日本，19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1920年，日本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

[2]. 安息文，指的是波斯文；下面的大食文，指的是阿拉伯文。

[3]. 即《希波战争史》。

向皇后与朱妃流露出来的支持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的态度，宛如在熊熊大火上又浇上了一桶石油，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加坐实了之前有关高太后属意二人的传言。兼之皇帝的病情反复，这又加重了许多大臣的忧惧。虽然不敢宣诸于口，但很多人在心里，却已经不希望皇帝能够给六哥赵侗主持冠礼了，让皇帝在健在之时，亲眼看到六哥出阁读书，便成为许多忠直的大臣的希望。从外廷到内廷，皇后、妃子、说得上话的押班、都知，还有两府学士院台谏诸部寺监，只要趁着皇帝病情稍稍好转，便催促着皇帝尽快让六哥出阁读书。为此，不少人甚至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争议资善堂直讲的人选问题，人们仿佛已经默认桑充国与程颐便是当然的人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休说桑、程二人的确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单单是那个“太后属意”的传闻，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便更加让人无法反对——在皇帝崩驾后，高太后将对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几乎已是宋朝的传统——真宗崩驾后是刘太后听政，仁宗崩驾后，曹太后也曾经垂帘……

极为吊诡的是，这个时候，新党的官员反而远比旧党的官员要急切。原来反对桑、程二人的官员，也改变了口风。皇帝一旦崩驾，高太后倾向旧党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若不在此之前把这事定下来，到时候新皇帝的老师，恐怕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党了。这显然于新党的政治利益是

不合的。桑充国再怎么样也是王安石的爱婿，与新党到底有几分香火之情。这时，连之前一直不肯表态的吕惠卿，也姗姗来迟地上表，请求皇帝“为万世计”，尽早让六哥出阁读书。

到了最后，内廷中，甚至连一直服侍生病中的赵顼的王贤妃，也小心翼翼地劝谏了。

赵顼面对内外的压力与催促，再也坚持不住。

“天下之议皆许之！”在萧佑丹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召见时，赵顼忍不住在这位辽国卫王面前，无奈地发着牢骚。

萧佑丹这次使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空手而归。宋朝自然不会借款给辽国，而辽国也同样放不下这个面子。双方达成的唯一妥协是，宋廷谅解辽国单方面提高一些奢侈品的关税。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休说提高奢侈品关税会在国内造成贵族的反弹，其执行效果也无法保证——很可能只会促使走私猖獗；而且，在宋辽贸易结构中，奢侈品所占份额尚不到三成。

萧佑丹回国后，大辽迟早将面临抉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萧佑丹使宋，却也是满载而归。这自然不是指为了答谢大辽皇帝，彰显两国友好，由宋朝皇帝赠送给大辽皇帝的包括两头白象在内的海外奇珍。萧佑丹这次出使，对伐夏胜利后之南朝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至少，他知道宋朝现在的确是隐患重重。根据拖古烈的分析与萧佑丹的见闻，二人皆预测益州局势可能在年底左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二人皆相信，宋朝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之中。

南朝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二人之前亦曾有过共识，若非南朝被困于这些窘境之中，他们是极可能对辽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南朝人“收复”幽蓟诸州的野心，从来没有今日这么强烈过。

但是，这种危险已经被确信越来越小。

南朝皇帝染上风疾便是一个转机。若是幼主即位，高太后听政，必然重用旧党，那么在十至二十年内，南朝不太可能主动进攻辽国。他们急需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旧党相对谨慎，更关注于国内的民生。但若万一是另立长君，情况便会大不相同，变得无法预估——若新君得位的过程过于艰难，并且极不稳固，那么他很可能为了转移矛盾，而悍然发动战争，冀望于夺取幽蓟诸州，来巩固他的皇位；若是得位过程还算平稳，那他也可能一改赵頊四处征伐进取的作风，休养生息，笼络旧党，用时间来赢得民心。

萧佑丹至少已经可以确信，是否选择战争，选择权暂时还在辽国手中。

也有让萧佑丹感到失望的事情。从耶律萌接触到的西夏贵族来看，降宋的夏人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怀念故国，亦没有对宋朝有明显的仇恨情绪。与奔辽的西夏贵族一样，这些人多安于现状，甚至开始死心塌地视自己为宋人。尽管他们在汴京难免受到歧视，但其中的佼佼者，却都在竭尽全力地融入这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还对秉常的夏国还怀着强烈的忠诚心，幻想有朝一日能渡过贺兰山，重新回到夏国。但即使是这些人，对帮助辽国也毫无兴趣。其实这种心态是极为正常的，毕竟辽夏之间的战争可能比宋夏之间的战争还多，而若这些夏人成为辽国的俘虏，可不用指望他们还能有今日这样的生活。但萧佑丹总不免有点失望。他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夏人加入了宋朝的禁军，帮助宋军提高其马步军的

战斗力。为了展示信任的姿态，赵頊甚至下令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西夏班直——全部由西夏豪强贵族子弟组成的班直侍卫，由守义侯仁多保忠亲自担任指挥使——韦州知州则特许仁多保忠的弟弟袭任。

哪怕不能收买到夏人为辽国卖命，只要能挑拨其与宋人互相猜忌，于大辽就是大功一件。

然而这个设想似乎还没有实施，便破灭了。

这便是赵时忠所听到的流言的源头。

萧佑丹与拖古烈都无法预知益州的局势究竟会败坏到哪一步，究竟会拖进多少宋朝军队……仅仅凭着对益州局势的预估与宋朝财政恶化，是不足以打败南朝的——除非在益州全境暴发大规模的叛乱，至少十万宋军精锐入蜀平叛。否则，任何南征都是冒险。毕竟，财政再怎么样败坏，也不可能比五代更差，一旦辽军南下，只怕反而是帮了南朝一把。

这一点，萧佑丹也清清楚楚。

但即使是萧佑丹与拖古烈乐观地预计益州会败坏到“不可收拾之境”，却也不敢指望出现宋军不得不抽调十万精锐入蜀平叛的局面。

因此，说到底，机会不是没有，但是风险也同样很大。是否能利用好南朝的这些内患，这些内患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是萧佑丹需要带回辽国的烦恼。

但表面上的告别却是友好而伤感的。

萧佑丹再三致意，吹捧了一番赵頊在位期间的丰功伟绩，动情地表示辽国上下将为赵頊祈福，盼望他早日康望，继续宋辽兄弟之谊。

只是病魔缠身的赵顼却似乎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竟然忍不住向萧佑丹询问起为太子择师之事，并且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天下之议皆许之”这牢骚后面，也显示了皇帝的动摇。身边亲近的人都在说这两个人的好话，赵顼自己其实也找不出他们多少毛病来，即使是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会动摇。况且，皇帝心里也明白，是该让六哥出阁读书的时候了。

也许，皇帝在萧佑丹面前说这句话，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而萧佑丹也的确给了他这个台阶。他以一个辽国人的直率，告诉了赵顼白水潭学院在辽国的影响。辽国当今皇帝即位后，创办的第一所学院，便是以白水潭学院为榜样设立的，连教材都一模一样。辽国的贵族士人，无人不知桑充国的大名。

萧佑丹回国后，赵顼又再次询问了两府大臣与石越等重臣的意见，在无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赵顼的态度终于出现大转变。

他下令以安车之礼征召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这一天，距离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被斥，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对此，桑充国与程颐的态度迥异。后者欣然接受了皇帝的任命，而桑充国，却委婉地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谢表，拒绝了皇帝的征召！

“桑充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桑充国的拒绝，让皇帝也感觉非常的惊讶。许是因为医疗技术无法有效的控制血压，赵顼的病情也反反复

复，而头晕、头痛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但他依然坚持看奏折，只是批阅的时候，已无法写字，只得口叙，白天还好，有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晚上却不得不让王贤妃代写。

王贤妃轻轻地给赵顼加上一件薄薄的披风。殿中除了她以外，便只有几个亲近的内侍宫女，赵顼的发问不问可知是向她提出的，但她却只是笑着抿了抿嘴，并没有回答。在这种时刻，能够经常接近皇帝的人，往往便在无形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自古以来，那些权力欲望强烈的后妃与内侍，往往便是利用这样的时刻，通过自己的手腕，建立起权威。再怎么样英明的伟大人物，也始终只是人类，在其生命最后的阶段，尤其是被疾病缠身之时，他们总是会被削弱，有时候甚至会昏暗得让人不敢置信。

但王贤妃却始终非常地谨慎，她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谋求日后的地位的举动。她几乎从不干预政治，哪怕是涉及到她的祖国，亦是如此。

后宫的女人与内侍们，往往费尽心机，才能博得君主的宠信，在这过程中，一定会得罪许多的人，而当大树将倾之时，不甘于一生的投资就这么白白耗掉，利用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未来谋求一条道路，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大概绝大多数能够在后宫中脱颖而出，受到皇帝赏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毫无才能，会甘心在皇帝后死再过平淡、不再受人重视，甚至被人报复的生活。

王贤妃并非是因为心地纯良，她也不缺少智慧与手腕。即使她的确爱着面前的这个男子，但她也不是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儿子考虑。

但是她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做。

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这样，反而让她赢得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宫内的高太后，宫外的两府大臣，无一不在冷眼旁观着她的表现。这些皇帝以外最有权力的人物，自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皇帝身边突然多出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会成为本来就不稳定的政局中的一大变数。所幸地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做为补偿，原本在心里还存在猜忌的高太后与司马光等人，在心里的石头落下一半之后，倒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好感。在王贤妃入宫以来第一次，高太后单独赐了她一幅亲笔画。

这几乎让王贤妃受宠若惊——她自进入这汴京的皇宫，行事不能不说不小心，处处讨好，事事忍让，好不容易才让向皇后与朱妃接纳自己，但在高太后那里，她是从来没有讨到过好的。想不到，多年想要得到的东西，竟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得到了。从此，她更加谨慎了。她知道如今宫里到处都是嫉妒自己的后妃，现时皇帝还在，自然也不用害怕，但看着皇帝的病情反复，她心里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到那时，宫里唯一能庇护自己的，便只有高太后了。

“桑充国不是隐士……”赵頔似乎习惯了王贤妃的反应，又继续说道：“他是待价而沽？还是沽名钓誉？或是心怀怨怼？”

王贤妃愣了一下，方似玩笑地柔声道：“若是待价而沽，资善堂直讲这个价码可不低了。”桑充国到底与她还是沾亲带故的，她不能不委婉地替桑充国开脱一下。

赵頔不由点点头，“这倒是。”

“若是沽名钓誉，程颐一召而起，桑充国已经拒绝第三次了。便算是做样子，也做足了。”王贤妃又笑道，“听说桑、程二人一向交好，他若果真是沽名钓誉，可叫程颐的脸面往哪搁？二人弟子众多，将来白

水潭岂不要内哄？”

这话引得赵瑛笑了起来，的确，桑充国就算装腔作势，做到第三次上，便是摆足了姿态了，所谓“过犹不及”，他若想和石越当年相提并论，那未免也过于不知好歹了。但看他这谢表写的，却是个极聪明的人。

王贤妃又道：“只是心怀怨怼，臣妾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按理这是不世之恩，感激还来不及的。”

赵瑛摇摇头，“你有所不知，桑充国十余年前便成名了，朕重用石越，但以往举荐桑充国的奏折，从未准过，甚至连正式的官职都不曾赐予。心里有点想法，亦是人之常情。”

王贤妃听到这里，暗里已是为桑充国捏了一把冷汗。皇帝这么说，分明是疑他怨望了。人的偏见是如此可怕，一旦心里头有了成见，无论怎么做，都是动辄得咎。但她却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不露痕迹地替桑充国开脱了。

皇帝又淡淡说道：“朕本来也未必想让桑充国做……不过他既然拒绝了三次，这份谢表又写得如此好，朕得想想看看他究竟能给六哥教些什么东西，竟可以令得天下之人如此称许，而他竟还不稀罕朕这个资善堂直讲？明日朕便再给他下一封诏书……”

“官家……”王贤妃听到皇帝语气不善，欲待再劝几句，却听赵瑛摆了摆手，笑道：“今日见了王厚、慕容谦。当年朕还颇忧国家无将帅之材，如今却可以放心了……”说着话，又凝神看起奏折来。她默默望着赵瑛的背影，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皇帝如此，这可绝不是什么长寿之道。她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悄悄走出殿外，唤过一个心腹的内

侍，低声嘱咐了几句。

所有的人都在揣测着，不知道桑充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善意的、恶意的，讽刺、流言，满城流传着，但桑充国却如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般。每天，白水潭，报社，稍有空闲，便构思他的新著《学校论》……在他看来，有很多事比“资善堂直讲”更重要。例如学院正在编撰的《博物全书》。格物院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设想，他们要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矿产，制作标本，进行细致的观察、分类；在先期大范围考察之后^[1]，学者们已经不再信任《山海经》与《博物志》，《水经注》、《地理初步》也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桑充国与教授联席会议都没有想过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完成，这样的事情，没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矿物卷》得到了一笔经费，数十名学者带着他们的学生、随从，已经离开汴京，去往全国各地探险，寻找、记录各地的矿产。但其他几乎所有的门类，都没能得到一文钱的资助。官府虽然也需要各种木材，但还没达到需要细分树木种类的地步；军队也大量使用牲畜，但是无论是马、牛、骡、驴，还是信鸽与战犬，都是人工训养之物。他们不会为“无用之事”掏一文钱。唯有金、银、铜、铁、锡，才会令他们感兴趣。

而与此同时，承担东南与海外卷的西湖学院与新兴起的金陵书院，却远比白水潭更有效率。这也是出于极现实的理由——根据法律，国内的一切矿产，都属于皇帝。在国内开采矿产，不仅较难得到许可，而且税赋重、管制多。但在海外却大不相同，曾经就出现过某人在海外某岛发现大量的硫磺而一夜暴富的传奇。若能发现金、银、铜矿，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其利润简直不可想象。为了得到高额回报，商人们并不吝

嚮向西湖学院提供巨额资助，条件也很现实——西湖学院必须签订契约，保证勘探所发现的矿物，在规定年限内，必须得到他们同意才能上报朝廷或者公之于众。而另一方面，海商们对植物的兴趣也很大，名贵的木材，还有制造海船需要的树木，在市场上都是稀缺走俏的商品。

竞争对手的成功令得桑充国忧心忡忡，东南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农、工、商业都高度发达，而在中原与北方，却只有汴京与益州比较富裕。这两所学院发展迅猛，也在意料当中。西湖学院自我标榜是石学正宗嫡系，大有与白水潭一较高下之意。而金陵书院在学术上倾向于王安石、吕惠卿的“新学”，得到了他岳父与吕惠卿的暗中支持，许多在学术上赞成“新学”或者政治上支持新党的学者云集其间，又有朝廷或明或暗的照顾，几年之间便与所谓的“六大学院”并驾齐驱了。更让白水潭学院不满的是，朝廷一向禁止私自教授、学习天文星象之学，白水潭学院拥有全国闻名的天文学家，却始终未获准设置观星台。金陵书院却不仅被获准建筑观星台，翰林院司天台还派官员进驻金陵学院，极有可能成为在太学之外，第一家获准开设天文学的学院。此事影响将极为深远——此时几乎所有的算术名家，其最终的志向，都在天文星象。若金陵书院拔到先筹，格物院就很可能面临人材大量流失的危机。

除此之外，桑充国在几个月前探望病中的程颢之时，大程向他提出在白水潭成立“契丹、西夏研究院”，以专门研究有关辽国、西夏的一切事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两北长期的敌人。程颢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汉唐强盛之时，北边的边患也始终存在。而北边胡人所以能为患一千余年，全因中原在兴盛之时，便自高自大，盲目轻视胡人，士大夫偏见极深，缺少对胡人的了解，一旦中原衰落，便易被胡人趁虚而入。而今大宋有中兴之势，刚刚恢复灵夏，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便开始自高自大，将来即使北伐收复幽蓟，若不能居安思危，知己知彼，亦难

免重蹈覆辙。

五十多岁的大程因操劳过度，落下一身的疾病。眼见活得过今年，也未必活得过明年。桑充国早就下定决心要让程颢亲眼看到此事成功，但事涉契丹、西夏，国子监接到申请，便拖了半年，然后回复要上报政事堂，便没了下文。为了促成此事，桑充国已是心力交瘁。

他并非对“资善堂直讲”的职位毫不动心——对所有的儒生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人总是在不同的诱惑间做选择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兼得鱼与熊掌，因此冷静地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出了选择。

但是，人并非总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见过急急忙忙赶来传话的金兰后，王昉坐不住了。金兰说得非常委婉，但敏感的王昉马上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她再三犹豫之后，终于走进了桑充国的书房。

“桑郎。”王昉极少如此直接干预桑充国的决定，虽然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桑充国出任资善堂直讲的——她毕竟是宰相的女儿，这是一个能让她从心底里感到荣耀，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发挥巨大影响的职位。但在桑充国真正决定拒绝之后，她也保持了沉默。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有一种误会，以为她需要他获得一官半职。当她开口的时候，她依然有几分迟疑。

“娘子有事么？”桑充国搁下了手中的毛笔，他正在给国子监的祭酒写信。

“嗯。”王昉微微点头，轻声道：“朝廷可能再次征召桑郎……”

桑充国笑着摇了摇头，“是讹传吧。”他还没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

王昉默然摇头，神色严肃。

桑充国感觉到了她神情的异常，笑容僵在了脸上，“是真的？”

“嗯。”王昉郑重地点了点头。

桑充国不自觉地站起身来，与王昉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彼此早已熟知对方的脾气，王昉如此郑重其事来找自己说这件事，那么这件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只怕也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便听王昉轻声道：“这次征召，桑郎万不可再拒绝。”

桑充国没有询问原因，只是背着手默默地踱着步。

夫妻二人沉默了好久，桑充国才似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你知道我的性子其实不适合当官的。”

“只是给太子当老师，算是经筵官。”王昉劝道。

“都一样。”桑充国涩声笑起来，“那里和白水潭可不一样。伴君如伴虎，资善堂直讲，也不是个好差遣。”

“桑郎这么大的学校都管得过来……”王昉柔声道。

桑充国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低声道：“我原只想做个白衣御史，想不到这点心愿都不能满足。”他缓缓走到王昉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自嘲地笑道：“太子师，人人羡慕，我却避之惟恐不急。不晓得多少人要骂我假清高罢。”

“别人要怎么想，可理会不过来。”

“我也是这么想法。”桑充国笑道：“其实我不过是有自知之明罢了。当官这码事，子明做得，我却未必做得。只怕碰个头破血流，也未可知。但看来也不能拒绝了……”

“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王昉抬头注视着桑充国，低声道：“桑郎要想扩大白水潭的影响力，要想提高识字率，这是天赐良机。把希望寄托在十年之后……”

“不过我还是舍不得……”

“舍不得？”王昉奇怪地望着桑充国。

桑充国看着她的眼睛，淡淡笑道：“无论是白水潭学院的山长，还是《汴京新闻》的社长，都不应当有官职在身。尤其是报社之职，否则我当年所说，便成天下之笑柄。”

王昉呆住了。

“若然要做资善堂直讲，我便理当要辞掉学院、报社之职务。”桑充国无限眷恋地说道。说罢，他忽然笑了笑，道：“我当山长的确太久了，或许也该换人了。”

[1]. 见第一卷《十字》。

八月末的时候，算时节已经是初秋。汴京的天空，是那么的冷漠，一阵一阵的凉风，让坐在马车上的金兰感到一丝丝的寒意。她的思绪，总是不自觉地回到三天前——唐康就是在那天前往大名的。她的心不时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从松漠庄重逢之后，唐康一直没有碰过自己……那些天，每每见到文氏幸福的笑容，她心里的嫉妒，便恨不能将文氏掐死。每个白天，她都细心地在铜镜前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上她最光彩照人的衣服，嘴边挂着最甜美的笑容——所有的人都夸赞自己的美丽动人，仪态万方，但唯独唐康却仿佛全然没有看到一般。而到了晚上，她只能躲在被子里，暗暗掉泪。她很想给唐康生个孩子。

她当然知道症结在哪里。她无数次想对唐康说：“我决定去大名府。”但是，没有一次，她成功地说出来过。她分明在唐康的眼里看到过期盼的目光，但是她没有选择的权力。

她也知道自己不应当抱怨，有失去便有得到，但人是无法一直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感情的。她抓起披风，紧紧地将自己裹在披风之中，想从中汲取一丝温暖。在这个世界上，她只能自己给自己取暖。

便在唐康走后第二天，宋丽两国最终在同文馆签订了贷款协议。但下一步的谈判要等到十月份去杭州举行，涉及的将是具体的操作性问题。这件事情实际进行起来，远比想象的复杂——石越只是提出一个构想，但却有无数的人，为了这个构想的实现，要殚精竭虑。最乐观的估

计，也要熙宁十八年才可能真正付诸行动。在这期间，安州巷的使者们，几乎事无巨细，都会征询金兰这个女流之辈的意见。

这实在是过于沉重的责任。但宋朝对高丽国却的确表现出了让人受宠若惊的善意。她得到消息，秦观已经决定将在开京的宋朝使馆，创办一本不定期的刊物，免费印发，向高丽士人贵族介绍宋朝之风土人情，以及宋朝对宋丽关系之观点，以争取高丽士林对宋朝的支持。因为王贤妃的生活涉及到皇室宫闱，自然不方便报道；但秦观却已经得到许可，将在刊物中向高丽士人介绍信国公殿下与她在汴京的生活。据说，宋朝官家已经默许秦观，将信国公塑造成宋丽同盟之象征。

另一方面，安州巷打听到了消息，包括秦观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宋朝官员，有意给高丽海商与宋商同等之待遇。虽然金兰与安州巷的使者们到现在都不敢确信这个消息的可靠性——这实在让他们不敢相信，但推动它的实现，却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安州巷已经试探性地向宋朝提出请求。万一这竟然是真的，金兰定将竭尽全力促使它早日实现。

高丽的未来在海洋！

在宋朝生活了这么多年后，金兰对自己祖国的前途，早就有了全新的认识。高丽国只是偏居于东方一隅的半岛之上的小国，西面却有宋朝和辽国这两个强大而且蒸蒸日上的巨人存在，生存尚且不易，想自陆上争雄，无异于痴人说梦。高丽国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得过且过，最后不是被辽国兼并，便是彻底沦为宋朝的附庸；要么便是主动追随宋朝，在庞大的海洋之上，分一杯羹，以谋求国家的未来。与宋辽在陆上的力量相比，宋朝海船水军虽然强大，但相比海洋之广阔无涯，高丽依然尚有作为的空间——这亦是高丽国唯一的出路。

可笑的是，国内却有许多顽固不化的贵人，不仅成天幻想着将宋朝的势力赶出高丽，甚至还自夸国内物产应有尽有，主张封闭一切海外贸易，自我隔绝于狭窄的半岛之中。这些人根本看不到，事情发展到今日，高丽国已经必须在宋辽两国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往日那种向两国都讨好卖乖以谋求以小事大的生存方法，在宋朝海船水军迅速崛起之后，早已成为一条行不通的死路。

而在宋辽之间究竟选谁，这是不用考虑的事情。

高丽国已经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这样的时刻，高丽国面临的，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容不得失败的挑战，亦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要么灭亡，要么迎来新生。

但金兰只是一个女人。她多么希望自己糊涂一点，如同国内的那些只会读圣贤书、夜郎自大的儒生们一样，闭上自己的眼睛与耳朵，不去关心外界的变化。那么她也可以做一个好妻子，也许，还会是一个好的母亲。

一个人太明白了，不是一件好事。

也许，老天让我来到汴京，让我看清这么多的事情，仅仅只是为了捉弄我……金兰心里经常会浮起这样的想法，自嘲着。

她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会，但是只要闭上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唐康的音容笑貌……唐康也没有带文氏赴任，这件事，总让她心里还残存着一丝侥幸。

回到唐府，金兰还来不及卸妆，便见管家过来禀道：“夫人，有位朴夫人求见。”

“朴夫人？”金兰愣了一下，顺手接过管家递过来的名帖打开，原来竟是秘书监校书郎朴彦成的夫人李氏。“她想见我做什么？”金兰心里嘀咕了一下。她知道朴彦成一向不和他的高丽同胞打交道，这时候他的夫人突然来求见自己，倒真让人捉摸不透。她抿着嘴想了一下，问道：“她来多久了？”

“有小半个时辰了。”

金兰思忖了一会，虽然她对朴彦成并无好感，但是他到底是宋朝的官员，与唐康也是同殿为臣，他夫人巴巴跑来见自己，便是素无交往，亦不好拒之门外。因吩咐道：“你引她至花厅稍候片刻。”又补了补妆，方由人引着，去花厅见李氏。

方走到花厅门口，远远便见一个身着黄色短襦、长裙的妇人端坐在厅中静静等候。金兰微笑走进厅中，不待李氏起身，已微微敛衽一礼，道：“让夫人久候，失礼了。”

李氏慌忙起身，侧身避开，回了一礼：“是妾身冒昧了。本当事先约期，待县君有空，再来拜访。”其说话的语调，倒似北地女子，虽然是极礼貌的话，声音听起来却甚是爽直。

金兰也不谦让，双方叙了宾主之位，金兰便冷冰冰的问道：“朴夫人枉驾寒舍，想必是有事赐教？”

李氏抬眸淡淡凝视金兰一会，忽然用正宗开京口音的高丽语说

道：“久闻金兰之名——我来求见县君，是因外子有几句话，想要转告县君。我说完便走——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们朴家，但愿世代代，再也不要和王运家有关的人打交道。”

金兰见李氏装扮与汴京之贵妇无异，不料却是个高丽人，倒是吃了一惊。但又听她直呼高丽国王名讳，心中更是恼怒，冷冷道：“你们原亦不配做高丽人。”

“高丽人？”李氏望了金兰一眼，不客气地讥讽道：“你姐夫是不是高丽人，亦尚未可知。便他们王家，就能代表高丽人？”她说完，不待金兰反驳，又道：“随你如何说如何想，所谓‘君不正，臣投外国’、‘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我们朴家早已发愿，世代代都做宋人，再也不是高丽人了。配不配做，我们原也不稀罕。”

金兰腾地起身，便要逐客。然便在此时，她忽然看见李氏脸上讥刺的笑容，李氏不告而访，又等了自己半个时辰，断不可能不是为了上门来激怒自己。因强行忍住怒气，亦不和她争辩，只板着脸反诘道：“那你来见我做甚？”

“原是我们多管闲事。”李氏嘴角掠过一丝自嘲的冷笑，继续用高丽语说道：“外子道，高丽国人大抵夜郎自大，鼠目寸光，所谓‘夏虫实不足以语冰’。惟县君虽是女子，然见识气度不让须眉。安州巷那些尸位素餐之辈，实不能及县君之万一。故这些话，或许县君愿意听听——”

“那还真蒙他看得起！”金兰口里亦不肯留情。

但李氏这回却并没有回敬她，只继续说道：“这番天恩浩荡，朝廷借款百万缗给高丽，王家待怎样用这笔钱，那是不问可知的——用这笔

借款从大宋海商手里买来海货，然后开场榷卖，这便是个极稳定的利源……高丽因金银铜外流而物价飞涨之局面，自可缓解，这些钱先流进国库，然后又可供王公贵人们挥霍……”

李氏言语刻薄，金兰心中愤怒可想而知。但这时听李氏用讥讽的语气描绘起借款后高丽的情形，便恍如一盘冰凉的冷水自头顶浇下，将这次协议带给她的喜悦全部冲到了九霄云外。对于高丽的官僚机构，金兰并不陌生，朴彦成夫妇并没有污蔑他们。

李氏看了看金兰，又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要指望那些王公贵人发善心，自不吝于与虎谋皮。但若是果真依此办理，高丽国从此便不要再指望有真正的海商了……”

不用李氏说得这么明白，金兰便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在此情况下，宋丽贸易将变成高丽国官府与宋朝海商之间的贸易！高丽海商原本就很狭小的生存空间，将变得更加微小。而没有足够的利润驱使，不会有任何一个海商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海。

金兰用复杂的眼神望着李氏。在这一瞬间，这个在嘴里用极恶毒的语言侮辱着自己祖国的女人，似乎不那么讨厌了。既然李氏提醒了她，那么一切就还不算晚。她并不指望能说服开京的贵人们，但她可以对杭州的谈判发挥影响力，她甚至可以巧妙的借用宋朝的力量。不管怎样，她一定要让贸易依然是海商对海商。高丽的海商，必须是这笔借款中最大的获益者。

这一刻，金兰忽然想起，朴彦成让他夫人来提醒她，表明这个高丽国第一才子，并非一个只会诗词歌赋的书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也许他口里并不承认那是他的国家——他有着敏锐的认识。

李氏看见金兰的表情，知道她已明白过来，便站起身来，道：“话已带到，就此告辞。”

“且慢！”金兰下意识地说道，待到想说些什么，却一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住她做什么？要替高丽游说朴彦成么？但……

李氏仿佛看出了金兰的犹疑，她再次凝视了金兰一会，淡淡道：“县君不要想差了。外子让我来转告此事，不过因为此事于大宋无害，兼之怜悯、尊重那些高丽的海商——当年我夫妻远渡重洋来到大宋，坐的海船便是高丽海商的。一路之上，多蒙他们照顾，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今他们可能有难，他若不出片言，于心难安。但，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二次了。”

“原来如此！”金兰也不知道李氏说的是真是假，但她早就听说，朴彦成将自己的长子改名为“慕宋”，在汴京出生的次子取名为“忠赵”……她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竟感觉到一阵惋惜与失落。在她心里，朴氏夫妇已经没有那么让人讨厌，哪怕他们口里提及高丽之时，没有一句好话。也许，这是因为清醒的高丽人实在太少了。

“听说朴大人要出使北朝了？不知何时启程？”金兰放弃了游说的打算，语气却变得客气许多。

“有劳县君惦念，外子与妾身明日便要离京。”李氏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她的神态中，甚至还带着一丝骄傲——若没有绝对的信任，宋朝绝会让朴彦成去当苏轼的副使。大苏文名动天下，在外国尤受敬重，朴彦成能成为苏轼的下属，是打心眼里感到荣幸。而且，官家还特别恩准，允许朴彦成带家属赴任，这更让朴氏夫妇感激涕零。李氏本不忍心离开两个孩子，但这时也决定随夫上任，只将两个孩子留在汴京，

托付给她移居汴京的哥哥嫂嫂照看。

金兰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这么多事情，却明白了李氏为何不告而访，急急忙忙想见到自己的原由。“如此，请多保重。”

送走李氏之后，金兰便不由自主地开始思量起来。虽然她姐夫王运也算是一代英主，但以高丽国内的局势，若王运要力排众议来保护普通海商的利益，便不可避免地会使失望的贵人怨恨他，这种情绪与国内对海外贸易不满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而若是将这些当成宋朝贷款的附带条件，“强加”给高丽，那些贵人纵使心有怨言，也只能怨恨宋朝——但他们对宋朝却是无可奈何的，最多也只能迁怒于安州巷交涉不力……所以，如何说服安州巷，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忽然间，她一个走神，脑海中却闪过一个几乎是完全无关的念头——宋朝为何要派遣朴彦成做苏轼的副使？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便如同生了根似的，怎么样也赶不走了。

以朴彦成的能力与对宋朝的忠诚，出任驻辽副使原无问题。但宋朝在辽国已有了一个才华横溢，令辽国贵族士人钦慕的苏轼，再派一个精通诗词歌赋的朴彦成去，不显得有点多余么？朴彦成固然精擅契丹大小字，还会说高丽语、女直语；但大苏却是真正的天才，他去辽国之前，对契丹语一无所知，到那里不到一个月，便已经可以用契丹语写诗了！况且，在金兰看来，天下所有的国家，贵族都会讲汉话，语言对于正副使者这样的官员来说，意义不大。

她觉得朴彦成的新任命绝非那么简单，但无论她如何绞尽脑汁，却也猜不透背后的玄机。

正费神想着这些事情，便见管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见着金兰，便慌慌张张地说道：“不好了，夫人，出事了！”

“嗯？”金兰皱起了眉头。

“小的刚刚听说，朝廷派了中使去大名府，差人打听了，还有两个御史随行……”

“什么？！”不待他说完，金兰已站起身来，“快，备车，去学士府！”

唐康的案子令得唐府上下都成了惊弓之鸟。听到朝廷派人去大名府锁人，而且竟然是中使与御史一同出动——如此大的阵仗，人人皆不免疑心是唐康的案子有了什么反复。金兰在石府门前下了马车，等不及通传，便不管不顾往内院闯去。石府的下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拦她，只得一面在前面引路，一面有人小跑着先去禀报。金兰进了中门，才有阿旺带着两个婆子迎出来。金兰见着她，不待她行礼，便焦急地问道：“阿旺，哥哥嫂嫂可在？”

阿旺从未见过金兰如此失态，亦不知出了什么事，忙回道：“夫人去大相国寺还愿去了，学士正在见客。”

“见客？”金兰顿时愣住了，她虽急得上火，却到底也不敢在石府乱来，抿着嘴想了一会，又问道：“那侍剑呢？你去叫他来，我见他也是一样。”

“是。”阿旺连忙应了，一面朝身边一个婆子问道：“你知道侍剑在哪里么？”

“刚刚听丫头说他在花园给大娘做竹马……”

“那你快去叫他到寒春厅来。”阿旺一面吩咐，一面对金兰笑道：“请县君先到花厅喝杯茶，即刻便叫侍剑过来。”

但侍剑却并不在花园里。

熙宁十七年的石府，已经包括了整条学士巷。这并不是石越有意“自污”以避嫌忌，而只是不知不觉的“自然”扩张。石府的家业，初期本是由潘照临和唐康打理的，但渐渐的，按照宋人的习惯，这些事逐渐移到了女主人梓儿身上，到熙宁十五年以后，便全是由梓儿和侍剑负责了。梓儿到底是出身商人家庭，货殖之术倒是天生的本领，不声不响之间，石府的产业越来越多。仅以学士巷的赐宅来说，园庭台榭，皆不足道，因为石越做过安抚使，又当过枢密副使，为了表彰文武并重之意，竟然还修了专门的校武场——不过，这地方几乎常年闲置着，多数的时间，倒是给石蕤和她的玩伴们玩耍用。

然而今天，校武场中，平素空空荡荡的兵器架上，都插满了货真价实的兵器。刀枪剑戟，寒光耀眼。而侍剑也将削到一半的木马藏到了身后，瞪大眼睛，正看着校武场上的较量。

这是难得一见的比武。

王厚使的是一柄军中常见的斩马刀，他的招数全是大开大阖，气象严整，但每招每式，都显得盛气凌人，常常是以攻代守，甚至只攻不守。而另一方的何畏之，持的虽然也只是一杆军中常见的红缨枪，但他手中的红缨枪，倒似一条毒蛇一般，走的全是阴柔诡异一路，每每攻击的，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二人你来我往，顷刻间便过了数十回合。侍剑在一旁看得明白，何畏之出招狠毒，但只要遇到危险，手中的招式便马上成了虚招，他的招式虽让人眼花缭乱，却是九虚一实，多数反而是侧重于防守，仿佛是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便可给人致命的一击。而王厚的刀法都只是军中常用的刀法，乍看上去并无过人之处，但他仗着自己臂力过人，每一出手，都是势大力沉，令何畏之不敢缨其锋芒。若依常理而论，久而久之，王厚自然会力气不继，难免要落败——但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二人又战了数十回合，侍剑根本看不出王厚有一丝半点后继乏力的迹象，反倒是何畏之久久等不到王厚力竭的一刻，显得有点心浮气燥起来了。

侍剑不由得微微摇了摇头。

站在侍剑身边的慕容谦看在眼里，笑道：“侍剑为何摇头？”

侍剑看了一眼石越与潘照临，见二人都只是含笑不语，便照实回道：“小王将军全是仗势欺人，若非天生神力，这般打法，断不是何将军敌手。”

慕容谦笑道：“这有何不可？比斗自然是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我倒但愿我能仗势欺人，赢得越轻松越好。譬如用兵，若我有十万大军，对方只有数千之众，我又何苦多费心机，只管团团包围，猛打猛冲便好。”说罢，不由自失地一笑，叹道：“若我一辈子都能打这样的仗，夫复何求？”

“但小王将军到底是冒险了些，这只是校场论武，若是两军交战，他这般攻多守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只能是两败俱伤。”侍剑却有点不太服气。

“果真是打仗，哪有功夫过了这许多招？”慕容谦摇头笑道，“战

场之上，没什么一对一的公平较量，真到了白刃肉搏之时，还是不怕死、力气大的占便宜。”说罢，慕容谦又笑笑，道：“不过，依我看，何莲舫也未必便喜欢与人光明正大的拼斗。”

“此乃知人之论。”潘照临淡淡插道：“何莲舫最喜欢的，便是人家酣然大睡之时，他走到榻前，割下首级，奏凯而归。”

慕容谦哈哈大笑，“郭相公真是好推荐——但愿去了益州，打的全是这样的仗。”

“那可未必。”潘照临不阴不阳地应了一句。

慕容谦一怔，看看潘照临，又看看石越，却见石越只是凝神观看校武场上的比武，仿佛全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他心中一动，亦若无其事地转过头，一面笑道：“此话怎讲？”声音却不由自主地低了几分。

“将军读过这个么？”潘照临随手从袖中掏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慕容谦手中，慕容谦低头一看——封皮上赫然写着“取大理十策”五个正楷字，他迅速翻开掠过，却是一本奏章的抄本。他看看这抄本，又看看校武场上的何畏之，默默将小册子递还给潘照临。

“何莲舫有伍子胥之志，过去我却一直以为他是想匡扶段氏——究竟他打的是何主意，没人猜得透。只是将军与王将军入蜀，是去平乱的，不是去兴边衅的。益州要尽早安定下来，朝廷要休养生息，然后才能图谋恢复北面。大理一向谨奉朝贡，兴无名之兵，不义之师，非国家之利。郭相公荐他，是惜才之意，西南夷之地，正是他的老巢，若能得他之助，平定叛乱，自然事半功倍；但若让他引着我们踏进另一个泥潭……”

“潘先生放心。”慕容谦淡淡一笑，道：“我可是个嫌麻烦的人，西南夷已经够麻烦，绝不想又被扯进另一个大麻烦中。”

“那便好。”潘照临不咸不淡的说道：“你那点麻烦，其实不算什么。去益州的时间定了么？”

“要等皇上的旨意，还要看枢府何时确定调往益州的河朔禁军。”慕容谦目不转瞬地望着校武场上的两团黑影，心里却是在苦笑——皇帝要从河朔禁军各军各营中分别抽调一个指挥的兵力混编入西军入蜀平叛，当时王厚一口答应，慕容谦心里明知这样麻烦，却也不敢多做声。但是，先不论以后如何统率指挥，单是混编军队，便需要时间，军队从驻地一动，便有成千上万的麻烦事跟随而来，更何况这样抽调部队，是几乎要闹得河朔禁军全部鸡犬不宁？调谁去，不调谁去？有人想去，有人不想去……河朔禁军士兵骄横，是出了名的。

不过慕容谦也没有那个好心去替韩维、郭逵操心。他心里真正担忧的还是怕延误军机。王厚在皇帝面前打下保票，除抽调五千名曾经经历战阵的西军之外，不需要再调动其余西军，更不需要殿前司禁军。本来这也不算是吹牛，兵不在多而在精，有了这一部精锐，再加上蜀中原有的禁军，平叛是足够了。但这么着拖延下去，慕容谦见多了夜长梦多的事情，难保西南局势不会有变化，到时候王厚的牛皮若吹破了，那可不是玩的。

但想给二人安插将官，甚至部队的，也不止皇帝一个人。这些人各怀心思，有为公的，有为私的，有荐人的，有自荐的……总之各有背景来头，令二人深感头痛。当然，其中偶尔也有让他们求之不得的个例。例如枢密副使郭逵给他们推荐了大名鼎鼎的何畏之，而何畏之又向二人推荐了环州义勇与渭州蕃军这两支部队。

王厚与慕容谦早在陕西之时，就久闻何畏之的威名，他介绍的这两支部队，简直是为平西南夷量身定做的，自是更让二人垂涎。但环州义勇倒也罢了，渭州蕃军却是石越的亲信掌军——二人都是石越旧部，怎敢不事先征询石越的意见，便擅自调发？没想到的是，见着石越后，他们尚未开口，倒是石越先推荐了李十五的渭州蕃兵。

眼见着如虎添翼，功名可期，王厚心情欢畅，竟拉着何畏之下场比起武来。但慕容谦心里却总是不踏实，只想着尽快前往益州。

正想着这些，忽听石越说道：“何不先到益州，等所调禁军前来会合，便在益州混编便好？二位将军留在汴京，于事无补。不如请旨，早点去益州……”说到这里，石越忍不住叹了口气，“康时去大名府前，屡次和我提及益州形势，总令人觉得那里已是危若累卵——调这兵调那兵，我却总担心你们等不及这些兵入蜀……”

慕容谦点点头。石越所言，与他的预感正不谋而合，他正想再问问益州的事情，忽听到校武场外传来一阵喧闹之声，只见石越脸色微变，侍剑早已快步走了过去。未到门外，便听一个女子怒声喝斥道：“你们是什么人？！连通传都不肯！”

“学士已吩咐过，无论是谁，都不得打扰。请县君恕罪……”

“侍剑呢？叫侍剑出来！”

侍剑已听出是金兰的声音，顿时大感诧异，他知道金兰素来很懂分寸的，听她声音，又怒又急，显是出了什么大事，他连忙加快脚步走了出去。果然，便见金兰涨红了脸，正在训斥守门的护卫。旁边阿旺等一千丫头婆子家丁，都着急地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县君……”侍剑话音未落，金兰已一把拉过侍剑，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侍剑被她这么没头没脑一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拿眼睛直瞅阿旺，却见阿旺也是一脸惘然。他只得问道：“不知县君问的是何事？”

“你还不知道么？”金兰立时也愣住了。

“什么？！”石越几乎是颤着声问道：“你可打听仔细了？果真是苏子容被拘押了？”

“小的打听得清楚，除了苏大尹以外，祥符县知县蒋安也已下御史台。听说这桩案子牵涉到数十位公卿大臣，司马相公的衙内也被御史台抓了。中使与御史已经去了大名府……”

“这关康郎何事？”金兰已是坐不住了。她再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么一桩大案！石越听到她带来的消息后，立即送走王厚等人，派人出去打听，结果打听回来的消息，却将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权知开封府苏颂与司马康竟都已经下御史台狱！

“县君放心，这事不关二公子的事。”

“不关康郎的事？”金兰心中悬了半天的大石头，顿时放了下来，便听那家人又禀道：“小的打听清楚，中使去大名府，是缉拿吕公著的……”

“啊？！”石越吃惊得叫了出来。他转过头去，却见潘照临眼中竟

也露出震惊之色。

的确是出大事了！

“吕惠卿反击了。”半晌，石越口中，轻轻地吐出了六个字。

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

1

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更加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政事堂虽一般不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过问一切重大案件，但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

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从不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骂了一声“贱奴”后，便被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这是致命的惩罚，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但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暧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他若是清清白白，晏靖

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一说完，范纯仁尚未及说话，便听吕惠卿说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妄兴大狱，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下官备位台谏，管他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见他如此，也慌忙告退。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往？”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痛快非常，这时却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不由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亦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的“省元”，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提倡“文武并重”，但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还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涉案之人，

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被许多人视为“酷吏”。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因此，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后果实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自不会轻易收手。但更让范纯仁忧心的是，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皇帝之英明，又怎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即使是皇帝得了风疾，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误用舒亶，那才真是出大事了……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罪恶滔天”——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竟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真的认为苏颂循私枉法。此外，对吕公著的恼怒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

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还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太天真了。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传说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更何况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君子无党。若“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

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他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

书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学士府上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

右谨具呈。

八月某日。

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

几个时辰之后。御史台。

“押班是说石越给范纯仁送了一封请帖？”舒亶阴着脸望着石得一，轻轻地磨着牙，“可知石越是哪天设宴么？”

“这却查不到。”石得一摇头道：“石越这回似只请了范纯仁一人。”

“范纯仁回府后，也没去见司马光？”

“司马府上一直闭门谢客，有几个上门的宾客，都被赶回去了。”石得一啐道：“这个司马十二，恁地不识人情。”

“押班却是想错了。”舒亶嘿嘿笑道：“他哪是不识人情，实是洞悉人情。”

石得一斜着眼看了一眼舒亶，尖着嗓子道：“舒大人，眼下不管司马十二识不识人情，他家衙内的案子不坐实，将来却要撕掇不清。石越不是好惹的，休看他不做宰相，在官家面前一句话，王正中就发配了。官家便是病着，每个月亦要见他几面。如今不知怎的，倒将这尊菩萨也招惹来了……”

“押班与下官都是奉旨办案，管得了他是哪尊菩萨？”舒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但石得一心里却是有鬼，吕惠卿要借这案子诛除异见，舒亶要借这案子扬名立威，各有自己的盘算；他石得一与吕、舒又非生死之交，犯得着平白无辜为了这案子惹上司马光？他却是得了雍王的暗示，要他对舒亶睁一只闭一只眼，借刀杀人，将司马光等一干重臣赶出朝廷。他自然不知道李昌济替赵顼谋划的如意算盘——在皇帝病危之前，将朝中党争推向白热化，司马光等人若被赶出朝廷，不仅将来他争夺大位时少了许多强大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吕惠卿如此得罪天下士大夫，皇帝崩驾后，若不拥立新君，图谋“策立之功”，只怕将要死无葬身之所，那时收买吕惠卿就容易了。待即位之后，再贬吕惠卿、舒亶，诛石得一，召回司马光等人，那么自然“天下归心”，他的皇位就很容易巩固了。

此时，石得一还在做着赵顼登基后，自己成为入内都都知，封节度使的美梦。

他心里头带着这么一件败露就要抄家灭门的大事，难免便没那么理直气壮。他的确只是睁只眼闭只眼，顶多只是误导一下舒亶，让他对皇

帝的心意揣测得没那么准确，但却始终是很不踏实的。他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石越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一一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刑余之人，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又是皇帝派来的，舒

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阍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来人！”

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旧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皇上也不会因此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但石得一离开御史台之时，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

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

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吴充有个女婿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则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遭此重创，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别人道德低下、人品败坏，但如今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真叫报应不爽……

而旧党官员，全都噤若寒蝉，纷纷到冯京、孙固那请假的请假，告

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想激流勇退，但皇帝病情反复，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本，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亦只能无可奈何。

而范纯仁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他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吆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从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拙，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

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吆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

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谿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

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

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谿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谿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

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意。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綰、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綰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

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綰、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制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

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象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份份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

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水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

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问，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象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的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做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么？”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

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著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卿与旧党决战，舒亶才有机会全身而退。否则，他已成为旧党最痛恨的公敌，旧党缓过神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舒亶——他不能当过吕惠卿的枪后，又当吕惠卿的盾牌。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

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薛向已经知道他几乎说动了吕惠卿。“皇上素念旧情，陈世儒案，最初还想过要念陈执中的情份，留他一条命下来。舒亶口口声声司马康涉案，时至今日，可曾有司马康半句口供？”薛向的话已近于直白，“休道是冯当世，便是司马十二——恕我直言，只要司马康不伏罪，终亦不会有事。相公熟知早年故事，皇上初登大位之时，是先想过让司马十二为相的；是他不识时务，皇上才决定起用介甫。这些年司马为计相，可曾出过半点差错？十几年君臣的情份，相公以为皇上会全不顾惜么？”

吕惠卿越发的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循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份，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皇帝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这也是吕惠卿始终放不下心来的原因。当今皇帝，不是可以任人摆弄于手掌之中的庸主。

“若司马与冯当世终于无事……”薛向枯瘦的脸上，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皇上乃英主，舒亶做出这等事来，皇上虽一时不察，终必厌之！且万一有不讳之事，少主年幼，自是太后当国……”

薛向说到这里便闭上了嘴巴，后面的话是不消多说的。除非对旧党取得彻底胜利，到时候皇帝也好，太后也好，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否则，表面的局势看起来越是乐观，实际上就越是危险。但旧党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范纯仁聪明的保全着实力，而且还有一个石党。吕惠卿想起今日在政事堂的事情，心里就越发的不安。石越和他的党羽们，可远比旧党那些迂腐的儒生们危险。

“如之奈何？！”吕惠卿忍不住喃喃道。

“为相公计，如今须要留一个退步。”薛向的小眼睛里闪着精光。

“退步？！”吕惠卿笑了起来，那是苦涩的笑声，“我有退路么？我实是无路可退！行百里半九十，今日之局面，来之不易，我哪里还有退路？”若非司马光们咄咄逼人，非要将他从相位上拉下来，他又何苦让舒亶去查旧党大臣的私隐不法之事？如今舒亶已经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绑到了一条船上，这时候，他还能有退步么？

“但看相公肯不肯行？”薛向的心跳也快了起来。

“哦？”

“譬如与一狂人共渡，有必覆之危。当此之时，勇者逐之，智者避之。”

“勇者逐之，智者避之……”吕惠卿沉吟道。

“癫狂之人，不足为恃。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公若能丢卒保车，请皇上更换法官，将案件限于吕公著、苏颂，释放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诸人。则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此东郭之智，不足效法。”吕惠卿大摇其头。这时候收手，旧党不仅不会感恩，还会反咬一口。而舒亶又岂是好惹的？

薛向默然了一会，他望着吕惠卿，沉声道：“相公不肯取此策，便只好以退为进……”

“相公何不辞相，荐王禹玉自代？如今司马、冯、范皆自固不暇，难与其争位，若荐王禹玉，必能成功。王禹玉若无相公之荐，焉能位居马、冯之上？其必感恩戴德。然以王禹玉之能，终不能久居司马诸人之上，其不安其位，迟早复引相公相助……”

“真奇策也！”薛向的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经在心里赞了起来。只要他在此时辞相，那么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了。益州也好，陈世儒案也好，朝廷自然会找到相应的替罪羊——皇帝和王珪都有充足的理由替他保存体面。他也有个不贪恋权位的好形象，将来东山再起，还是极有机会的。但吕惠卿也很清楚，薛向此计不是为他而想的。他是为自己想的。吕惠卿若辞相，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定会推荐薛向当参政——毕竟他已经六十八岁，没有了当年的威胁，且这个人情他不做，王珪也会做，吕惠卿自然不会留这个人情给王珪……

但无论如何，这对吕惠卿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占尽优势时忽然辞职，谁再来说是他指使舒亶党争，都将让人难以置信。他连宰相都不当了，为何要去争权夺利？而“至宝丹”虽是墙头草，没什么能力，但此时若皇帝仓促间要找个仆射的话，需要的反而就是“至宝丹”这样的除了资历就一无是处的人。而王珪与司马光向来水火难容，他要保住自己天上掉下来的相位，免不了还是要请回吕惠卿。

不过，“奇策”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司马光虽还被

舒亶纠缠着，但吕惠卿若辞相，皇帝也可能会任命他为仆射。还有石越、王安礼、韩维，都可能趁虚而入。这些正是王珪会希望引吕惠卿回来的理由，但万一弄巧成拙，便是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字！

更何况，真的舍得离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么？哪怕只是暂时的。

为了益州之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刻。此时占据着对旧党的绝对优势，若是他全力以赴，未必不能彻底击败旧党！皇帝眼见着是不行了——吕惠卿心里很肯定这一点。而高太后到底只是个不出宫禁的女流，以宰相的威望权重，果真有必要那么怕她么？

最重要的，他绝不甘心向司马光示弱，更舍不得拱手让出自己的权位——哪怕只是一天也不行。

吕惠卿望着薛向，淡淡道：“师正容我再思之。”

薛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区区一得之愚，聊供相公参酌而已。”

“师正过谦了。”吕惠卿亲手给薛向满了一杯酒，笑道：“师正到太府寺后，可还顺利？你那位寺丞，可是个伶俐人。”

“蔡京？”薛向亦笑了起来，“此君既会做事，亦会做官，的确称得上是伶俐人……”

吕惠卿与薛向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送走薛向后，吕惠卿回到书房，却见吕渊等他，见他进来，连忙请安。吕惠卿也不理会，只扫了一眼案几，见上面放着两封书信。他走过去，上面的一封却是舒亶的。吕

惠卿随手撕开，原来是回自己的信——吕惠卿写信劝舒亶治狱不要过严苛，舒亶便回信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大道理，无非是说他已无退路之意。吕惠卿原也不指望舒亶收手，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留个退步，随便看了一眼，便将信收了起来，又顺手拿起下面的一封。

这封信，吕惠卿只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得慎重起来——这是王安石的信。他从案上找了一把小刀，小心地将信拆开，方打开信纸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王安石在信里说他有感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不料司马光竟肯捐弃前嫌，亲自写信相邀，已决意接受诏书，担任益州路观风使。此时已经在返回汴京的路上……

只看到这一段话，吕惠卿的思绪便混乱起来。后面王安石对他的勉励，在他眼中，已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黑团……吕惠卿仿佛觉得全身的力气被什么东西突然抽走一般，只想找个东西来靠着。他勉强挪动着脚步，坐到了书案后的椅子上面。

“王介甫……”吕惠卿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始终还是忌惮这个名字。在得知王安石婉拒复出的消息之后，他感到过前所未有的放松。仿佛在突然之间，对一切都有信心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决定要接受诏令！

“父亲。”吕渊的呼唤，让吕惠卿猛然回过神来，他恼怒地望了吕渊一眼，喝道：“你还在这做甚？！”

吕渊抿着嘴看着他父亲，他不象他的几个叔叔那么害怕吕惠卿。“便是王介甫复出，又何足虑？廉颇老矣。”

“你懂个屁！”吕惠卿喝斥道，却突然回过神来，凌厉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厉声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又不是遮遮掩掩之事，儿子知道，又何足为奇？”吕渊冷笑道，“今上之病，已非药石能治。父亲若能趁此良机，一举击溃旧党，益州不足虑。王介甫便为观风使，又有何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吕惠卿的声音愈加冰冷。

但吕渊却全不在意，“父亲可知天下之功以何者最大？如今正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父亲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些些小过，又何足道哉？”

“放肆！”吕惠卿气得一掌击在案上。

“父亲息怒。”吕渊低下头来，但却并没有收敛多少，“儿子不过是为父亲着想，若今上一切安好，自不必提。但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父亲于国家有多少功劳，亦难免被逐；树倒猢猻散，我吕家还怕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么？家族败落，不过是转瞬间事。父亲若想永保富贵，一展胸中抱负，非有非常之功不可！父亲当三思……”

“滚！滚！你这个逆子……”不待吕渊说完，吕惠卿抓起案上的砚盒便砸了过去。吕渊不料他发这么大的火，这才不甘心地退了出去。待吕渊离开良久，吕惠卿犹自余怒未消，气得浑身颤抖。但在他的心里，吕渊的话，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不断地在耳边回响着……

“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

“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

“非有非常之功不可……”

一句一句的，在吕惠卿耳边翻滚着。

雍王固不足道，但总好过太后垂帘！策立之功，更是非同小可——想想韩琦家的殊荣，做了三朝宰相，死后皇帝还下诏让韩家世代代都有人担任相州的地方官！韩忠彦又有何能，仗的还不是韩琦的遗泽么？

策立之功！

吕惠卿猛地晃了晃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此之时，吕惠卿最为被动的，是京师之中，无得力之人可以助己者。还是要召回安惇，与他重修旧盟！吕惠卿的目光，又落到了王安石的那封信上。

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在初冬的天空中，缓缓地移动着，整个蔡府都仿佛沉没在这些乌云的阴影中一般，感觉阴冷阴冷的。

蔡京背着双手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天空中的乌云，仿佛想看透那厚厚的乌云后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他身后，范翔笑吟吟地打量着房中的布置，他似乎是被房中那土漆木架上的陈列迷住了，随手拿起一件海外的奇珍异宝，啧啧感叹一番，便又放回，立马又捡起另一件宝贝来品玩赞叹。一面还不住嘴地笑道：“我怎么便没这般好命？要当官，还是要去杭州……”

听到这话，蔡京眼皮猛地跳了一下，旋即笑道：“范仲麟你怎么便不想去凌牙门？蔡持正家才叫富可敌国——听说蔡渭这回可是送了一座象牙座钟给舒亶！”

“那多半是谣传。”范翔笑嘻嘻接道，手里却没有停着，又拿起一座三佛齐的水晶塔来细细端详，笑道：“这可是宝贝。”

蔡京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道：“你怎知便是谣传？”

“我自然知道。”范翔将水晶塔放回原处，一面笑道：“舒亶抓蔡渭，不过是个障眼法。蔡渭是冯京的女婿不假——但舒亶这么做，却只是告诉冯当世，他是被逼无奈的。别人都不知道舒亶与蔡确私交甚好，难道冯京也不知道？”

“舒亶与蔡确私交甚好？”蔡京倒真的吃了一惊。

“你道舒亶为何盯上陈世儒这案子？我有日和几个开封府的小吏一道喝酒，才明白此中原委。蔡确有位同年与舒亶是同乡。陈世儒案发，是蔡渭托了这位同年找舒亶来报仇，当年陈执中曾经羞辱蔡黄裳……”范翔的眼睛一直在蔡京的陈列上面移动，“你说蔡渭怎么便会被牵连进去呢？这不过是舒亶的苦肉计罢了，做做样子给冯京看。蔡家送过东西给舒亶那自是不用说，但象牙座钟都能传出来，显见是有意为之——若有人拿这个来弹劾舒亶，便上了他恶当。到时候皇上下旨问蔡渭，有没有这事。蔡渭一口否定。从此以后，别人再说舒亶什么坏话，皇上都不会相信了……”

蔡京目不转瞬地望着范翔，他知道范翔现在是石越面前的红人。但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范翔被石越看重，是有道理的。

“舒亶这点子伎俩……”范翔使劲摇了摇头，终于不再看蔡京木架上的东西，转过脸来，望着蔡京，叹道：“只怪范公依然犹豫不决。不过，不瞒蔡兄，我倒是挺佩服范公的。扪心自问，这时节还能守正道而不改其志，的确称得上君子的。”

“那是守小义而失大义。”蔡京却不以为然。

“何为小义，何为大义，那是很难说的。”范翔笑了笑，却不与蔡京争辩，又说道：“不过以我等之智，亦不必劳神分辩。我只知道石公所持的，便是大义，如此足矣。”

“正是。”蔡京言不由衷地附和道。

“既然蔡兄也这么认为，那么事情便好办了。”

“什么好办了？”蔡京装着糊涂。

范翔忽然直视蔡京的眼睛，半晌，方淡淡笑道：“石公说，范公虽想要守道而亡，我等却不能坐视正人被难，奸小乱国。范公可以做他的君子，小人不妨便由我辈来当好了。”

“仲麟之意是？”蔡京迎着范翔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

“蔡兄是个聪明人。”

“兹事体大。既非石公亲口所说，又不曾有石公的亲笔……”

他话未说完，范翔已打断了他：“蔡兄信不过我么？”他言笑晏晏，但话里却是藏针。

蔡京连忙赔笑，口中却依然有迟疑，“不敢，但……”

范翔笑着望着蔡京，忽意味深长的说道：“蔡兄，在下有句忠言相告——人孰不爱身？但兄身处旋涡之中，便是想明哲保身，只怕亦未必能够！”

蔡京心头一震，忙笑道：“仲麟莫要误会，我岂是想要明哲保身之人？”

“以兄之智，必不至此。否则以石公知人之明，又怎么会如此倚重蔡兄呢？”范翔见蔡京神态，又嘻嘻笑道，“石公也是一向夸赞蔡兄有勇有谋，敢于任事的。”

蔡京见他这样，口中说着“岂敢”，心里却不禁苦笑。他并非是想在此时与石越撇清关系，改投门户，他甚至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也

不敢心存观望，以他此时的资历地位，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观望。自从熙宁八年起，蔡京便已经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石越身上。即使石越一时不得志，蔡京也坚信石越终有一天会重新执掌大权，他知道惟有追随石越，才能替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但他的地位越高，自保之心却不免越重。熙宁八年的时候，蔡京不过一绿袍小官，在汴京没有半点背景，也不得人赏识，曾经求见王安石却被当面羞辱，石越出知杭州，对蔡京来说，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牢牢抓住，攀上这棵高枝。那个时候为了得到石越的信任，蔡京什么事都敢做，所谓“大丈夫不能五鼎食，便当五鼎烹”。蔡京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决然。而他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虽然石越没有推荐他做馆阁，但不到十年的时间，从钱塘尉，到市舶务，到杭州通判，知州，到太府寺丞，升迁速度之快，令许多人羡慕。若非石越被闲置了几年，他的升迁也许还会更快些。

然而做到太府寺丞后，蔡京却不可避免地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有的钱塘尉了。他依然会追随石越，但他心里却并不愿意成为石越的开路先锋，一将功成万骨枯，若是石越“功成”之日，他已经成为石越前进路上的枯骨，那么他的追随又有什么意义？

但范翔分明是逼他来做先锋。此时吕惠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蔡京只要想想，也会不寒而慄。他想试探范翔，想从他口中，多了解一点石越的想法，甚至是得到某些保证。但是，范翔却没有给他半点机会。

范翔现在是石越面前的红人，范翔的态度，也即是石越的态度。

他要率先攻击吕惠卿，若见效，他便能得到支持；若无效，那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甚至，也许他就只是石越与吕惠卿交易、妥协的筹码——这亦有可能。这个时刻，蔡京知道，迟早是要来的。他自从到汴京之日起，就在为这一刻准备。他甚至想过利用司马光。但是他毕竟不敢轻举妄动，却不料还是拖不过去。

他已别无选择。蔡京暗暗后悔自己一时的妄想，他当然不希望范翔将自己的迟疑告诉石越。他眼珠转了几转，最后停留在书架上的水晶塔上。

送走范翔后，蔡京吩咐家人将那座三佛齐的水晶塔送到范府，又换了件便服，只带了蔡喜一个人，也不叫马车，也不骑马，主仆二人徒步往熙宁蕃坊行去。

熙宁蕃坊的商家许多和杭州的海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有一些人是认得蔡京主仆的，只要他进了店门，无不奉迎备至。蔡京仿佛只是出来散散心，走了几家杭州大海商的分店，进去后，便和各家的掌柜喝茶，叙闲话。如此，到下午日昃时分，主仆二人又到了惠民河边上的一家店铺前。蔡喜抬头看了看店铺的招牌，笑道：“大人，这犀光斋乃是杭州曹家的店子，曹家的生意……”

蔡京却只“嗯”了一声，不待他多说，已朝店中走去。未到门口，那店里的掌柜早已迎了出来，长揖笑道：“蔡大人可是稀客，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蔡京笑着扶起那掌柜，一面笑道：“五郎哪来这些虚文？”

蔡喜在一边看他们亲热地寒暄，呆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打小跟随蔡京，算得上是蔡京的心腹，自以为蔡京的事情，他无不知情，不料他与曹家打过无数交道，却竟不知道蔡京与曹家如此熟悉。

这犀光斋蔡喜原是很熟悉的，对于杭州曹家，更不陌生。曹家自从小舍人曹友闻接管家业后，家业便越来越大。曹友闻与石府的几个先生交情极深，与薛奕也私交极好。凭着这些关系和曹友闻的手腕，不到十年之内，曹家逐步占据了宋朝硫磺、硝石进口量的近三成份额，更几乎垄断了整个南海地区的犀制品贸易——当时宋朝本土已经极少有犀牛存在，西夏人曾将自己的一种竹牛角伪称犀牛角，卖给宋人制弓，牟取暴利，骗了宋人整整一百多年。直到恢复灵夏之后，白水潭博物院的学生去灵夏考察，才发现真相。但由此亦可知道，犀牛角在宋朝有多受欢迎。而在南海三佛齐等国，却存在着大量真正的犀牛。犀牛角既可以制成真正的宝弓，又是一味极好的药材——可以制成春药，还可以制成犀杯等奢侈品……曹家通过种种手段，几乎垄断了婆罗洲、爪哇、须文答刺等地的犀制品收购，将之运回宋朝贩卖，不仅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更令得曹家声名大震，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宋朝法令禁止杀牛，而曹家就在婆罗洲购买了许多土地，雇佣宋朝流民与昆仑奴养牛，将牛肉卖给凌牙门的宋人，将牛皮、牛角、牛筋卖给宋朝军器监，从而获得了军器监大量的订单。据说宋朝东南禁军，包括海船水军的每一张弓里，其中都有曹家的利润。不仅如此，甚至有传闻说，曹家还在婆罗洲私设作坊，制造弓箭、盔甲，偷偷贩卖到高丽、日本，连薛奕的海船水军，也曾经私下采购过曹家的武器。但也因为其薛奕的密切关系，曹家大部分的产业，也早已从杭州转移到了广州。所以蔡喜绝想不到蔡京原来与曹家关系也这么好。难怪曹家私自向高丽贩卖武器，竟会从来没有被查出来过！要知道从南海去高丽的船只，也是必须在杭州靠岸缴税抽查的。

他一面在心里嘀咕着，一面已经被犀光斋的掌柜——曹家五郎，请到了后面的花厅里。便见蔡京坐下来后，便笑着问道：“不知令兄目下是在南海，还是在国内？”

曹五郎笑道：“却是在国内。前些日子接到书信，道是已与陈子柔先生一道回了广州，说好结伴回京。算日子，这两日便当到了。回来之后，必往大人府上拜访的。”

蔡京笑道：“这倒是赶巧了。陈先生也是许久不见了，定要聚聚。待令兄回来，便请五郎转告，我在张八家作东，请令兄、陈先生、五郎，一道叙叙旧。”曹五郎连忙笑着答应了。

蔡京见下人端茶过来，端起茶杯，轻轻啜了一口，又笑道：“我和五郎便不拐弯抹角了。前些日托五郎打听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眉目？”

曹五郎见蔡京问到这事，轻轻挥了挥手，令下人全部退了出去。这才道：“只怕果真便如大人所料的……”

“哦？”

“依在下看来，的确是有几分蹊跷。”曹五郎一面说，一面拿眼角瞥了一眼蔡喜，见蔡京没有说什么，便继续说道：“那永顺钱庄，在京师不显山不露水，京师的钱庄少说也有上百家，这一家最多排到九十几位。但据我托人打听，广州至少有五十余家商行借过他们的钱。”说到这里，曹五郎突然似想起什么，告了个罪，竟出了花厅。

蔡喜这时已经越发确定蔡京与曹家的关系匪浅了，而且也大概知道了蔡京托曹五郎做的事情是什么事。身为蔡京的心腹，他自然知道蔡京

当了太府寺丞之后，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太府寺下属的交钞局，掌管着交钞的监制、发行、兑换、回收、销毁等事务，是诸部寺监的局所中，最炙手可热的衙门。而这个交钞局的令、丞，乃至录事，无不是当今宰相吕惠卿的亲信。第一任交钞局知事，是吕惠卿的弟弟吕和卿；现任知事则是吕惠卿的妻弟方泽，交钞局丞郑元道，也是吕惠卿的门生。吕惠卿自从拜相后，他的弟弟、妻弟还有舅家的人，或者富甲一方，成为巨商大贾；或者夤缘得官，越格升进，个个都是既富且贵。若说吕和卿、方泽、郑元道这些人，守着交钞局这么一棵摇钱树，居然不偷腥，那是没人会相信。但连蔡喜也知道，想抓住他们的把柄，实在太难了。过去旧党也不是没有想过可以从吕惠卿的弟弟、妻弟们下手，但却从未抓到过什么真凭实据，偶有弹劾，最后却都是查无实证，反而弄得皇帝都烦了。后来王谷倒是吸取了教训，想从一个录事手中找到证据，不料事机不密，不仅将那个录事给连累了，而且还打草惊蛇，令得方泽与郑元道更加谨慎起来。几乎连累得蔡京也无处下手。

为了找到证据，蔡京煞费苦心。蔡京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人，也非常好色，对于汴京哪家店子有什么好吃的菜，哪家勾栏有才艺双绝的佳人，都是了然于胸。而方泽与郑元道，一个好吃，一个好色，蔡京也就投其所好，煞费苦心与他们在酒楼、勾栏“偶遇”，先知其所好，然后让蔡喜收买歌妓、乃至酒楼的博士，探听他们底细。甚至连蔡喜也花了不少功夫，将那些在二人面前得宠的仆人，打探得一清二楚，以期辗转刺探。

如此费尽千辛万苦，开始得到的消息也几乎毫无用处，比如方泽与郑元道都曾收过钱庄的贿赂……但这样的“罪名”几乎毫无用处，要知道哪怕是交钞局一个小吏，也免不了会收点贿赂。但终于有一天，一个被收买的歌妓提供的线索，引起了蔡京的注意。当时正是朝局动荡之

时，前任太府寺卿李陶改任鸿胪寺卿，薛向新官上任；偏偏在这个时候，太府寺少卿的父亲死了，丁忧出缺，政事堂下令由蔡京暂代其职。便在那时，那个歌妓说有一家永顺钱庄的掌柜，三天之内见了方泽三次。而蔡京那些天接触到大量的帐目公文——那实际上也是蔡京唯一的机会，其后薛向与新任的太府寺少卿，根本不给他机会去接触交钞局的事情，但就是这一次，蔡京发现永顺钱庄有大量的用交钞兑换铜钱的记录。蔡京便叫蔡喜去调查永顺钱庄，发现这家永顺钱庄在汴京默默无名——汴京一家默默无名的钱庄，一个月内兑换交钞的数目达到数百万贯，他的掌柜与方泽关系如此密切，不能不启人疑窦。

因此蔡京便怀疑方泽和这家钱庄勾结，利用各地交钞比混乱的局面，赚取暴利。他们用交钞从交钞局兑换到铜钱，然后用铜钱购买到更多的交钞，再用交钞到交钞局兑成铜钱……如此一来二去，便可以赚取大量的差价。

但这样的勾当却是极难抓到证据的。虽然交钞局规定了每个钱庄每个月最高兑换限额，超过限额需要审批。但审批只需要交钞局知事与太府寺卿同意便可。李陶也好，薛向也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不问可知的。他们很容易找到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即便蔡京能查到永顺钱庄的确炒卖交钞，他们也可以将罪名推到永顺钱庄的头上。

所以，在当时，蔡京便没有叫蔡喜再查下去了。现在看来，蔡京并没有放弃这条线索。他显然找到了另外的突破口……

蔡喜正想着这件事，便听到厅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方转过头去，却是曹五郎又回来了，他笑着朝蔡京抱了抱拳，告罪道：“让大人久候了。”一面从袖中抽出一张纸来，递给蔡京，笑道：“大人请看，这五十余家商行的借款——虽然打听到的只是个虚数，但大体相差无几

——少则数千贯，多则数十万贯。总额将近千万贯！尽管这是七八年间的事情，可这还只是在下能打听到的。整个大宋，除了唐家的钱庄，只怕没有哪个钱庄，能有这样的财力……”

“便是唐家，那也是十八家商号联合，才能有这样的财力！”蔡京冷冷地哼了一声，一面看着那张单子，嘿嘿笑道：“三分利，五分利……一千万贯，便是三五百万贯的进账！做得好大的生意！”

曹五郎笑道：“海商风险极高，利润也极大。三分五分利也寻常，寻常的钱庄，没有二三分利，也不会轻易借钱给海商的。他们敢借这么大笔的钱，自然要利息高一点。毕竟有许多账，可能是收不回来的……”

蔡京知道他说的确是实情。出海做生意，若是平平安安，自然利润极高，但若遇到风浪，别说血本无归，连命都没了。所以钱庄但凡借钱给海商，要么是因海商家大业大，极有财力，放心得过，要么便是纯粹的赌博。所以正规钱庄利息至少要收到三分，而非正常的贷款，五分乃至七分利，都是有的。蔡京自己也不是什么清廉的官员，他看到这张单子的一瞬间，立时便想到吕家是在做什么——挪用交钞放高利贷！

交钞局的交钞并非一次性发行出去的，而是分批分量发行的，因此交钞局随时有大量的交钞存在右藏库局备用，以吕家的背景，私自挪用几百万贯轻而易举。他们将这些交钞通过永顺钱庄，借给东南沿海的海商，赚取巨额利息，等到每年三月查账查库时，再收回来补全。只要贷款时足够谨慎，运气不背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而且他们不在汴京放贷，广州等地天高皇帝远，旧党与海商也向来不怎么打交道，也不易引起注意。就算万一引起怀疑，也可以很容易地抹掉证据，补平亏空。即使偶尔有几笔账暂时收不回来，以吕家现在的财力也

完全可以先补上这笔账！

想到这里，蔡京仿佛掉进了冰窖中。石越逼着他尽快下手，但是方泽们做事，却是如此谨慎。蔡京这边一弹劾，凭着吕惠卿的势力，一个月内能让御史台进入太府寺封账封库，已经是一大胜利了。但有这一个月的时间，多大的窟窿吕惠卿也补上了。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污告宰相，岂会有好结果？

除非立即封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管三七二十一，封了右藏库局和交钞局的账目和库房——但这里不是杭州市舶务，这里是汴京太府寺！他区区一个太府寺丞，有多大能耐，敢率兵封账？只怕他账没有封成，谋反的罪名倒先将他族诛了。

但他一样也不敢向石越叫苦。石越可不会听他叫苦，石越要的是结果。

蔡京看了一眼屋外的乌云，只觉得那云黑压压地就在自己的头顶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同一天，后苑。

“范尧夫……哎！”高太后几乎是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陈衍微微弯着腰，假装没有听见高太后的叹息，一面用眼角看了一眼站在另一旁的韩忠彦。不是既亲且贵，高太后轻易是不会在后苑接见一个男子的。赵姓宗室以外，世间有这样待遇的人，也许就只有这个长得高高大大，性格却有几分懦弱的男子了。韩忠彦也是当朝罕有的既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又能得到太后信任的臣子。不过，这也是因为托了他

父亲韩琦的福。听说皇帝还有意将淑寿公主许配给韩忠彦的弟弟。

但韩忠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这些特别的待遇而变得更象他父亲，他沉默少言，没什么主见，甚至于有点唯唯喏喏。见惯了敢在皇帝面前高声争辩，甚至将唾沫星溅到皇帝脸上的大臣的陈衍，对于韩忠彦的确不是很看得起。即使是内侍，也有许多人比他更有坚持吧？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唯唯诺诺，但这个韩忠彦，与那个“至宝丹”、“三旨相公”王参政，却似乎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果然，听到太后的叹气，韩忠彦只是欠了欠身，把头低下，却没有吭声。

“范尧夫果真不如乃父多矣。”高太后又低声说道。

这次韩忠彦说话了，“臣也不及先父多矣。”

高太后转过头，望着韩忠彦，问道：“你觉得范尧夫是在……”

“是。”

高太后久久地注视着韩忠彦，但韩忠彦却把头低了下去，避开了高太后的眼睛。高太后仿佛突然被他这个举动逗乐了，忍不住笑了下，道：“吕公著的事，你也办妥了？”

陈衍的耳朵不觉竖了起来，他有点吃惊地望着韩忠彦。

“臣已经将吕公著与押送他的使者，一起送到了陈桥镇。”

“陈桥镇？”

“驻扎在陈桥镇禁军指挥使，是先父的旧部，为人极是信得过的。

而且有太后的懿旨，也断不至于有什么差错。陈桥镇虽然人来人往，但他在乡下有座院子，是不易被发觉的。到时候若要召他们进京，也极近便。”

“嗯。”高太后点了点头，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为何要扣下吕公著么？”

韩忠彦依然低着头，“臣愚钝。”

高太后转过头去，把目光转向后苑那一望无际的水池，“我是想保住他的性命。”她顿了下，知道韩忠彦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又说道：“我虽在九重之内，也知道御史台不是什么好所在。这番非比寻常……吕公著一把年纪，进去后，就算出来了，只怕也活不过几天。”

连陈衍都听出来了，高太后的话里有太多的未尽之意。什么叫“非比寻常”？这话就耐人寻味。高太后显然是有了皇帝会驾崩的心理准备了……到时要光明正大的除掉吕惠卿，并不容易。留着吕公著在手上，她就可以随时选择在合适的时候翻案……高太后是要给这案子，留下一条尾巴。当然，的确也顺便保住了吕公著的性命。

“太后仁德……”也许除了韩忠彦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听懂高太后的言外之意。不过高太后也不在乎他是不是明白自己的意思，“你明天去看看司马光……”

韩忠彦不由抬起了头，望着高太后。

“闭门谢客……”高太后摇了摇头，道：“他儿子牵涉案中，被御史弹劾了，他就一定要引嫌避位，非得清清白白才能做宰相……如此作茧自缚……”但纵使高太后再如何感叹，也不好指摘什么。司马光的做

法的确看起来很迂腐，却是宋朝百年来的惯例。而且，这是个好习惯。儿子涉嫌犯法，老子却还在做宰相，还到处会客，审理出来的结果，就算是公正的，那也是瓜田李下，说不清楚。许是觉察到自己失言，高太后突然闭上了嘴巴。过了一会，才又说道：“明天你和陈衍一起去。”

“是。”陈衍连忙和韩忠彦一道答应了。

他们都没有问高太后想要他们和司马光说什么。

只要他们两个奉太后旨意出现在司马光府，就已经是一个信号。

离开犀光斋后，蔡京已经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件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了。就算是石越向皇帝告状，皇帝也未必就会轻信一面之词，随随便便在太府寺封账封库……而他原来指望的司马光，却在闭门谢客，连面都见不着。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

惠民河边上，不知从哪家传来歌女醉人的歌声，沿河的街道上，穿着各色服饰的人来来往往，不时可以看到深目高鼻的番人用本族的语言交谈着，蔡京做了多年了杭州市舶务，也略懂一些简单的夷语，但这里的番人太多，蔡京甚至分辨不出他们操的是哪族的语言。

身处这充满“铜臭味”的熙宁蕃坊中，蔡京猛然感觉少了许多与士大夫们在一起的束缚，一直紧张压迫着的情绪，竟也奇怪的慢慢放松下来。

这的确是一个能让蔡京产生亲切感的所在。

路过惠民河边一座桥时，蔡京奇怪地发现许多乞丐在桥边排着长长的队伍，几个身着奇怪服装的番人在那里分发着炊饼。

“那些番人在做什么？”

蔡喜见蔡京询问，连忙笑着答道：“那是十字僧。大人看那边，那些都是十字寺。”

“十字僧？”蔡京不觉摇了摇头。除了道教外，无论是中国和尚，还是番人和尚，他都没甚兴趣。正准备移步离开，却听蔡喜又低声说道：“大人，那不是桑直讲么？”

蔡京一时没反应过来“桑直讲”是何许人，下意识地徇声望去，却见桑充国便正站在十字寺前面，他正奇怪桑充国怎么会到十字寺来，移目去看他身边——蔡京立时便被惊呆了！

在桑充国的身边，跟着两个小孩和三个中年男子！

蔡京并不认得那两个小孩，却认识其中一个穿便服的中年男子——御龙直指挥使杨士芳！蔡京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机遇？！千载难逢的机遇！

资善堂直讲与御龙直指挥使、带御器械侍卫身边的两个小孩，还有可能是谁？！

“大人？”蔡喜奇怪地望着蔡京，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见蔡京已大步向桑充国走去。

“这里便是番人的寺庙……”桑充国并没有注意到蔡京，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面前的两个小孩身上。

“番人和中国一样，也有和尚么？”赵侗好奇地问道。

赵俟也睁大眼睛问道：“桑先生，他们也有道士么？”

桑充国笑着望着两个孩子，“汴京的百姓，管这叫十字寺，管庙里的番人叫十字僧。不过他们其实不是和尚。”

“为什么？”

桑充国望着赵佣，笑着问道：“六哥知道和尚拜的是什么菩萨么？”

“我知道，是佛祖。”

“那道士呢？”

“是老君。”

“正是。和尚拜的是西天的佛祖，道士敬的中国的老君，可见中国和西天的菩萨原本就不相同。海外的番国，有成百上千，各国都有自己的佛祖、老君，各有各的名字。契丹人就有天神地祇，天神是个骑白马的男子，地祇是个驾青牛小车的妇人。海外的番人，象这个庙，就叫景教，自唐朝起，就从大秦传入中国了，拜的菩萨叫上帝。不过，最近西湖学院有文章说，这个景教，在大秦并不得势，如禅宗一样，只是他们教派里的一个分支，因为在大秦被别的支派陷害，才逃来中国。这也是番人天性残忍好斗，和我中华不同，大宋佛教流派并立，可大家都是拜佛祖，何曾要弄得你死我活……”

桑充国虽然耐心，说得也很浅显，但赵佣与赵俟到底只是两个小孩，听得似懂非懂，也不耐烦，东望望西看看，只想进“庙”里头看看，但桑充国胆子再大，却也不敢让他们进十字寺。正想哄着二人离开，便见杨士芳与一个侍卫忽然闪到身前，挡在他与赵佣、赵俟前面。

桑充国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听一个熟悉的声音笑道：“杨兄，长卿……”他转过头去，顿时也怔住了：“元长……”

蔡京虽认识杨士芳，但杨士芳却并不认得蔡京这小小的太府寺丞，见桑充国叫出名字，这才略微放松，用目光询问桑充国。桑充国忙介绍道：“这位是太府寺丞蔡京蔡元长大人。”

“太府寺丞？桑先生，便是石越管过那个太府寺么？”赵侗早在后面高声问起。

桑充国一脸尴尬，回道：“正是。六哥好聪明。”一面望着蔡京苦笑。

桑充国自从担任资善堂直讲之后，与程颐的教育风格，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冲突。程颐踏踏实实从启蒙教起，每日除了教二人识字、背诵、书法外，便是和他们讲一些道学家的处世伦理。赵侗、赵俟举手投足，必要合乎于礼，否则便难免要挨一顿说教。程颐以布衣为未来的天子之师，虽然表面上淡然，却越发地对自己要求严格，格外自尊自重，一心一意想要培养出一个圣明天子来，因此同样也恨不得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赵侗。而宋朝皇室教育也一向甚为严格，赵侗即使贵为太子，也不敢不听老师的话，否则便是挨板子也是常有的事。搞得赵侗、赵俟对程颐非常畏惧。

而桑充国却对程颐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除了识字、书法外，桑充国每天不是给二位皇子讲故事，就是带他们做试验，教的内容也并不限于儒家经典，甚至还悄悄带他们出宫去大相国寺听说书。在桑充国看来，以赵侗、赵俟的身份，能够真实地了解大宋是如何运转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也是有几分痴气的人，因为高太后吩咐过杨士芳等人，要一

一切都听二位先生，于是桑充国竟不管不顾地，隔三岔五便带着两个小孩在汴京到处乱逛。到马行街桑家的店子里看人家怎么样做生意；悄悄到白水潭看学生辩论、竞技；去汴河边上太平车、浪子车运货……也亏得这时朝中乱得一塌糊涂，没有人有心思理会他。

不过夜路走多终遇鬼。他终于在熙宁蕃坊，被蔡京遇上了。而且，还是在一座十字寺前面！桑充国再书生气也知道，带着储君、皇子去十字寺，这是一桩什么样的罪名！

但蔡京却是个知情识趣的人，他仿佛全然不知道赵佣、赵俟的身份，只抱拳笑道：“不料与长卿、杨兄在此巧遇，真是有缘。”

“巧遇，巧遇。”桑充国尴尬地笑着，见蔡京并没有揭穿他的意思，不由放下心来，一面问道：“元长如何会在这里？”杨士芳却只是退到一边，并不搭理蔡京。

蔡京也不以为意，笑道：“我听说西湖学院将被中香炉改造了，和他们新研制出来的旱罗盘装成一起，造出了新式罗盘，特意过来看看。”

赵佣与赵俟不知道罗盘是什么东西，但听到“被中香炉”，却是极熟悉的。那是一个圆形多孔的铜壳，里面放着香炉，放到被褥中，无论你怎么滚动，香炉永远都是常平状态，半点炉灰都不会洒出来。在禁中大内，这是赵佣兄弟平常最喜欢琢磨的玩具。两兄弟曾经想尽办法想把炉灰弄出来……这时候听蔡京提起，便都以为是什么有趣玩意，二人早已高声叫道：“桑先生，我们也要去看。”

桑充国心里也极想去看看，但想到要和蔡京呆在一起，又觉得到底不怎么稳当，心中不觉犹疑，却听蔡京又笑道：“两位小舍人真是天姿

聪颖。长卿若是无事，何不一道去看看？好过呆在这里。”

桑充国见蔡京似无恶意，当下又看一眼杨士芳，却见杨士芳无可无不可地站在一旁，低头想了一下，终于还是点头答应：“那就有劳元长带路了。”

蔡京心中早已喜不自胜，却不肯表露出来，一面领着桑充国等人往一家相熟的商行走去，一面笑着介绍沿途的风物和各国的人情。从学问渊博上来说，蔡京自是远不如桑充国的，但在熙宁番坊，蔡京却远比桑充国熟悉，他说话也比桑充国风趣，并不见得如何拍马屁，却总能讲些各国的故事，逗得赵侗与赵俟一路哈哈大笑。桑充国以前与蔡京相交不深，总觉得他过于圆滑，但经过这一路交谈，却发现蔡京善解人意，为人颇和谒可亲，心里的顾忌，早已不知不觉地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杨士芳始终不苟言笑，无论蔡京讲多么好笑的笑话，他的表情始终淡然不变，只有当眼神投向赵侗与赵俟时，才多了几分温和之色。

众人很快便到了蔡京说的商行。蔡京主仆对于熙宁番坊的一众奇珍异器，可以说是了若指掌。那西湖学院研制出来的新式罗盘，说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自从发明旱罗盘后，不仅宋军广泛配置，来往于宋朝的海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开始大量采用旱罗盘引导航行，但是罗盘在海上却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比如至今仍然让西湖学院头痛的磁偏角校正问题；又比如在船在海上行走，难免会有摆动颠簸——这样就会让罗盘的磁针过份倾斜，无法转动……西湖学院便是从被中香炉得到灵感，用两个直径不同的铜圈，使小圈正好内切于大圈，再用枢轴将两个圈联结起来，然后用枢轴将之固定在支架上，将旱罗盘挂在内圈中，于是，无论船体怎么样摆动，旱罗盘始终能保持在水平状态。

赵侗对这个常平架充满兴趣，不停地拨弄着铜圈玩耍；赵俟却对一

幅海图产生了兴趣，不断地问这问那，蔡京知道桑充国也不会看海图上的针路，于航海知识也所知甚少，便主动替桑充国解了这个围，向赵俟说着出海航行的种种故事。

如此不知不觉间，竟已到了日入时分，眼见天色将晚，杨士芳这才催促着桑充国，将恋恋不舍的赵佣、赵俟带回宫去。蔡京陪着桑充国一行到熙宁蕃坊外的一家酒楼前，那边早有穿便服的侍卫套好马车等候。桑充国却并不同行，只目送着赵佣、赵俟上了马车离去，转身对蔡京笑道：“我约了吕与叔几人晚上喝酒，未知元长能赏光否？”

蔡京听说是吕大临，亦不推迟，因笑道：“正要叨扰。”

桑充国见他答应了，却并不坐马车，只叫人牵来两匹骡子，与蔡京各自乘了代步，二人边走边谈，一行人反往固子门方向去了。

待桑充国与蔡京到城西北的固子门附近时，汴京已是万家灯火。桑充国领着蔡京在金水河旁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酒家外下了骡子，蔡京远远便听到从店中传来大声的喧嚣声。那店中诸人的声音都不陌生，除了吕大临，赫然竟有杨时、邵伯温、贺铸的声音，蔡京在外面又留神听了一会，竟然连王谷、段子介也在里间。一时间蔡京不由得有几分犹疑，他知道王谷一直在暗中搜集舒亶、吕惠卿的罪状，对自己也寄予厚望，但蔡京却因为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敷衍着王谷，这已经让王谷开始心生不满。此时见面，不免尴尬。而且他正是准备干大事的当儿，私自与台谏官员交往宴会，万一不小心流传出去，毕竟也是授人以柄。然而他人已经到了这里，此时若是抽身离去，桑充国脸上又不好看。

正犹豫间，忽听到店内杨时醉熏熏地高声说道：“桑山长这般做，

我还是以为有欠谨慎……”

蔡京在外面听到这话，猛然一惊，转脸去看桑充国，却见桑充国本已准备进去，这一时候却是尴尬得紧，一只脚迈出，却是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蔡京心里也极是纳闷，他素知杨时、吕大临都是程颐的弟子，在白水潭虽非桑充国嫡系，却到底有师生的名份，程门弟子一向守礼严谨，从来连话都不乱说半句的。杨时喝醉，已是难得一见，竟然还借着酒兴臧否师长……这可真不知平日里积累了多少不满，才能有这样的场面。正奇怪着，又听有人冷冷地驳斥道：“杨中立又有什么高见？”听声音却是贺铸的。

“贺鬼头你不知道玩物丧志么？两位殿下正当冲龄，正是习性养成之时，约束着他们收心养性，受圣人之教都来不及，何况还是这般……此断非教导贤君亲贤臣远小人之道……”

“是么？”贺铸用讥讽的语气说道，“世用兄，那天你怎么说来着？”

他话音一落，店内就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又听王谷吱吱唔唔地说着：“这……这……”

蔡京本想提醒店中诸人，但这时却被贺铸、王谷勾起了好奇心。他悄悄瞥了一眼桑充国，却见桑充国也竖起了耳朵，显然也想知道王谷说过什么。便忍住没有吭声。却听王谷始终是吱吱唔唔不愿意接话，反想着岔开话题。但贺鬼头却不肯罢休，冷笑道：“世用兄不敢说，那便我来说。世用兄可要听真了，看我可曾添油加醋。”

便听王谷干笑了两声，只听贺铸高声道：“据说东宫曾经得了一只猎犬，很是喜爱，每日都要带着玩耍。某日去资善堂，却被程先生瞧见

了。当日程先生便抓住东宫，从楚文王良犬、利箭、美姬三宠说起，讲楚文王如何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几乎成为昏君，他师傅保申又如何进谏，以先王之名鞭笞楚文王。楚文王如何醒悟，杀良犬、断利箭、逐美人，终成一代明主……这般声色俱厉，整整训了一个上午，直到东宫被迫叫庞天寿杀了那条猎犬，方才罢休——中立兄，这事可是有的？”

贺铸说到这里，蔡京已经是皱起了眉毛，颇觉程颐小题大做。却听吕大临已先笑道：“程先生不过纠君以正道，所谓防微杜渐，而东宫年纪虽幼，却颇有纳谏之资，这本是美谈……”

“嘿嘿！美谈？！”贺铸肆无忌惮的笑声中带着明显的不屑，“东宫虽然天资聪颖，但到底还只是个小孩——嘿嘿，我贺鬼头人微言轻，我怎么评论不足辱诸位之耳，但这事却是传到了司马相公耳中的，当时司马相公却是说……”

“贺兄，你喝高了。”王谷不曾想贺铸还真的如此口没遮拦，心中暗悔自己多话，连忙想拿话岔开。但贺铸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休说贺铸不愿意停住，连杨时、吕大临也想听个明白了。杨时已高声叫道：“贺鬼头，你说，你说，司马公怎生说？”

“嘿嘿！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正此辈尔！”

贺铸的话一出口，顿时令店中安静了下来。

“使人主不乐近儒臣者，正此辈尔！”蔡京在心里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忽然发觉司马光也并非那么不近人情。他偷偷看桑充国，却见桑充国神情中，也是大有知己之感。

但这句话，却不是让每个人都那么听着受用的。蔡京不用进店中，

也知道杨时与吕大临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虽然司马光没有直接批评程颐，但这句话无疑却深深地刺伤了杨时、吕大临的自尊心。要知道，这批评是出自他们非常敬重的司马光之口！

但贺铸尤不肯住嘴，还在继续向杨时、吕大临的伤口上撒着盐，“圣人之道，是要使万事合乎天理。如石山长所言，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这才是圣学之大道。程先生所为，看着合乎礼教，却离圣学之道远矣；桑山长所为，看着离经叛道，但依我之见，这才是合乎天理人情的……”

“只恐未必然。”连吕大临都有点按捺不住了，“人性本分两种，天理之性，与生俱来，至善无疵，便如孟子所言，人性本善，按石山长所说，天理即是人情，皆无不可；然除了天理之性外，还有气禀之性。气禀之性，受后天影响，却是有善有恶。若是养正于蒙，在人智愚未有所立之时，常以格言至论日陈其前，使人盈耳充腹，所见皆善，凡有不良之品行，皆及早纠正，则人性不难向善。若是自小所见皆不善之事，才学说话，便习秽恶之习，日月消铄，还能有甚天理？还能有甚善恶？自古善教人者，最好要从胎婴开始，其次则在启蒙之时用力，关键便是防微杜渐，禁豫为要。是以汉昭烈才说，毋以恶小而为之。司马公、桑山长，虽然皆是在下素所敬服者，但就事论事，此事还是程先生所为，才是正道。”

“道理说得好听，但依区区之见，要是有人日日在我面前说着格言至论，用不着盈耳充腹，我早已避之惟恐不及。难道司马公不知道要养正于蒙么？但教人向善，不是靠念经——和尚们整天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却见有几个不偷吃酒肉？防微杜渐，也不能只靠着堵，大禹之时，便已知堵不如疏了……程先生见识不及司马公、石山长、桑山长，高下之别，便在这里了。”贺铸言语中的讥讽之意更浓了。

“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仿佛是受到贺铸的刺激，连杨时也刻薄起来。

听到这里，蔡京已经听出来双方话中隐隐的火药味——双方的争论不知不觉便已经升级了。他不免暗暗纳闷，这其实不过是些些小事，杨时又何至要这般发泄自己的不满？贺铸说话怎么便如此不留情面？连吕大临的语气中，也似乎有着丝丝未能掩藏住的情绪……

但桑充国却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及时制止住这场争论了。

在白水潭学院，石越、桑充国、沈括等人代表的石学，与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一直是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平素便辩论不断。双方的确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二程主张“格物致知”，主张万事万物，都要弄明白它的“所以然”，这些主张与石学的主张调和之后，便成为白水潭学院一切生机与活力的基础。但在很多问题上，双方却多有分歧。比如二程继承张载的主张，修正孟子的性善论，将人性二分，得出天理与人欲两个命题，主张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天理”，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即是他们所说的“人欲”；而石越、桑充国则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论据，主张天理即是人情，人情即是天理，实际继承的却是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孟子与扬雄本来都是当时学者很重视的两个思想家，以石、桑与二程的地位，双方的主张各有道理，在宋朝思想界，也正好斗了个旗鼓相当。

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事上来的。在最初的阶段，双方矛盾还小，加上程颢性格温和，在白水潭威望极高，有了他在，自然不足以生出什么是非来。但到了熙宁十七年，两派人物不仅在学术上歧见日多，平时共事，也难免因为种种问题发生小的

磨擦，矛盾已是越积越深。而这时大程病重，眼见来日无多，在明理院，由于性格的原因，却是程颐的学生不服桑充国，桑充国的学生也一贯看不起程颐，裂痕已经接近公开化。

而桑充国、程颐同为资善堂直讲后，在教育太子的问题上，桑充国和程颐也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早在白水潭时，与程颐的因材施教、耐心细致一样出名的，便是他对学生的严厉，这种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方，正因如此，让很多如贺铸这样的学生极不喜欢他；而也许是受到石越的影响，原本只会闭门读书的桑充国，教育学生时，却更加善于徇徇诱导，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实践，对待学生，因为年纪的原因，也常常缺少“师道尊严”，有时候宽容得近乎放纵，甚至经常让人感觉他有点护短的嫌疑，同样，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不少学生腹诽。在白水潭的时候，双方风格不同，倒并无多大的关系，毕竟白水潭学子数以万计，教授们风格各异也是正常的。但当二人教的学生突然只有两个小孩的时候，这种风格的迥异，却不免让彼此都对对方滋生强烈的不满。只不过程颐向来是主张炼涵养功夫的，而桑充国又一直主张兼容并蓄，纵有什么不满，也只是藏在心里，从未表面化过。

不料桑充国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是发生在他眼前。

杨时、吕大临都是程颐的得意门生，司马光对程颐的评价，贺铸的讥讽，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传到程颐与他的其他学生耳中的——就算杨时与吕大临不说，但这里再小，也是一个酒店，贺铸更是有名的大嘴巴……程颐或许不会说什么，但他的学生们却会更加感到委屈与不平；而司马光的倾向性与特殊地位，也许只会加深他们的这种情绪……然而，他们的不平，结果也只能换来桑充国的学生们更加刻薄的讥讽。

这无疑不利于维持白水潭的良好气氛。

桑充国虽然不再担任白水潭的山长，但白水潭在他心中，却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当然不想白水潭受到任何伤害。

他这时候，根本意识不到这种裂痕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白水潭的范围。桑充国的学生也好，程颐的学生也好，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会进入仕途。这裂痕不会因为他们考上进士而停止。而另一方面，对于旧党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旧党青壮派的佼佼者中，二程的学生占据了相当的部分。他们与司马光的政见也是素有分歧的，司马光对他们老师的评价流传开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没有人可以预料到……

“原来在这里……人言汴京最好的美酒都在固子门，长卿可知道固子门最好的酒又在哪一家？”蔡京忽然笑着高声问道。

桑充国怔了一会，才知道蔡京是为自己解围，因笑道：“我却不擅此道。”

蔡京并肩与桑充国一道缓步向店中走去，一面笑道：“原本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秦少游离京前，却带我去了一个好所在——便离此处不远，叫毕三家，是专卖葡萄酒的，我平生竟是再没有尝过比那更香醇的美酒……”

桑充国勉强笑道：“秦观自是极熟悉这些事的……”

二人在外面这么一说话，店中立时便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店中众人早已迎到了店门口。王谷远远便笑道：“蔡元长只管胡说，也不怕掌柜的逐客么？”

蔡京留神打量众人，杨时、吕大临、贺铸犹自红着脸，勉强笑着相迎；邵伯温神色间也透着别扭，段子介看起来却是沉稳许多；倒是王谷看起来是松了一口气。他心里好笑，口里却笑道：“原来世用兄也在——我可不曾胡说，田烈武也在的。”

“田烈武？”一直没有说话的段子介立时关心起来。

一面说着，一面众人已簇拥着二人进了酒店——店中除了掌柜与店小二外，却再没有别的客人，蔡京笑着坐了，才又说道：“便是田烈武，秦少游与田烈武是故交，他这次回京，田烈武陷在狱中，他还亲自向皇上求过情来着。离京之前，他请田烈武喝酒，我却是与今晚一样，正巧碰上，吃了顿白食。”

“秦少游替田烈武求过情？”此时众人都不愿意再去触碰刚才的话题，杨时这时候酒也已经醒了很多，心中亦暗生悔意，因听蔡京提到田烈武，不由慨叹道：“田烈武真英雄也。秦观敢在皇上面前替田烈武说情，我等却从未听闻过，也令人佩服。”

“中立兄说得极是。”吕大临想起如今的朝局，也不禁叹道，“田烈武不过一介武夫，我等虽读再多经书，相形之下，亦觉惭愧。可怜我辈尸位素餐，田烈武却要被闲置……”

在座的都是聪明人，立时便听出他话中之意。桑充国因笑道：“田君也闲置不了多久了。”

众人不由惊讶地望着桑充国。桑充国却不肯再多说，只是低头喝酒。王昉从清河郡主那里听到消息，六哥虽然很早就升储，但因为年纪小，一直没有设置东宫官。皇太后、皇帝准备给太子陆续配齐东宫官，

按祖宗旧制，同主管左、右春坊事，历来由武人担任，同主管左春坊事自然是杨士芳的，同主管右春坊事，高太后却亲自挑中了田烈武。不过这等大事，尚未公布，桑充国此时身为资善堂直讲，又怎么敢乱传？

他既不愿说，众人也不好追问。但店中诸人都知道桑充国平素是最不肯乱说话的，这里几个人，或者与田烈武有旧交，或是同情田烈武的遭遇，这时听说他这么快就将被重新起用，无不替他高兴。杨时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高声呼道：“果真如此，真是痛快！朝廷毕竟不肯令忠义之士抱屈！”

“这一杯酒，我也喝了！熙宁十七年以来，汴京城里乌烟瘴气，难得有件能令人开怀畅饮之事。若有朝一日，能将狐狸豺狼一扫而空，便是醉死，我也乐意！”吕大临却始终无法忘记时局。

“与叔慎言。”蔡京却生怕惹出什么漏子来，落个“怨谤”的罪名，连忙好意提醒。

“怕什么？！”吕大临本来心里就不痛快，想着时局更是痛心疾首，这时被蔡京一说，反而更加高声，“叫皇城司的察子去弹劾我啊！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只恨不能与司马公休一起被关进御史台！今日国家之害，莫过于皇城司！今日国家之害，莫过于皇城司！”他越说越是激动，说到最后，几乎已是高声叫嚷了。

蔡京见他如此，也不敢再劝。自从石得一勾当皇城司开始，皇城司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恨。蔡京打量众人，却见各人都只是默默喝酒。其中段子介的脸色，尤为难看。他心中一动，猛的想起段子介现在的职位，不由也是呆住了。

听到吕大临痛骂皇城司，段子介此时的心情真是郁闷之极。他自卫

尉寺丞离任后，便被调离了军法系统，进入枢密院在京房，担任同知事。在京房是个极重要的部门，不仅主管京师及附近诸路的防务、军政，而且还兼管益州路的防务、军政。在益州平叛的当口，尤其是个很有权力的部门。所以，除了知事外，在京房的同知事就设了四位。而段子介主管的，正是开封府殿前司以外所有军事力量的军政事宜。而在名义上，皇城司不隶属于殿前司，反而隶属于枢密院在京房。也就是说，段子介品秩虽然不高，却是皇城司的“现管”。

然而在实际操作上，休说是他一个小小的在京房同知事，就算是枢密使韩维，也拿皇城司无可奈何。

从表面上看，段子介早已不是当年的段子介。他投笔从戎，考武进士，原本是想立功疆场，但这虽是风云际会之时，与他一道考上武进士的薛奕、吴安国、田烈武、文焕也都建立了赫赫功名，他却偏偏进了卫尉寺当军法官。外任陕西，结果与他共事的向安北死于非命，高遵裕虽然被贬，但今年却又重新被起用。其实在做卫尉寺丞之时，段子介便已经见到太多的不公——妥协、交易、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段子介不知道为此做过多少斗争。卫尉寺对于严肃军队的纪律，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卫尉寺有太多管不到的地方，幻想单凭着一个卫尉寺，便能建立一个公正的军法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段子介常常忍不住想，自己是用向安北的生命，换来了卫尉寺丞的官位。所以他终于还是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最终设法离开了卫尉寺，进入枢府。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段子介已经成熟很多，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和别人一样循规蹈矩，按步升迁，最终能积劳升到五品后致仕。但是，有些人注定不能与普通人一样，段子介始终无法在面对不公正的阴暗面时，保持漠不关心的心态。

自己管不到的事情，他都不能漠然视之，何况，在名义上，他还

是“应当”管得了的。

“三千多人……”段子介的语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什么？”蔡京没有听清，追问了一句。

“三千多人。”段子介抬起头望着蔡京，苦涩地说道：“今年，不到一年，皇城司办了一千多件案子，三千多人牵涉其中。现在审完的，只有三成，还有七成还拖着未办。结了的案子，定罪的不成二成……相比而言，舒亶不算什么。百姓不比品官之家，官司缠身，就算最后被判无罪，许多人家也已经被闹得家徒四壁了……”

段子介如同白开水一般地说着，平平淡淡，声音没有任何的波动，但众人却听到心里发紧。蔡京对百姓的生死并不关心，却是一直盯着段子介的眼睛看，仿佛想从那双茫然的眼睛中，看穿段子介的内心。

“皇上曾经亲口说过，皇城司之设置，本只是为了防止兵变，最初只管军政。但如今已有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皇城司却为何还要保留？勾当皇城司本来有四到七名，内侍与武官参任，互相制衡，为何今日皇城司之权力反集于一人之手，其余几个勾当只能唯唯而已？祖宗之法，皇城司本应当受在京房辖制，为何今日在京房竟不敢以一纸公文至皇城司？”段子介自顾自地质问着。

“本朝制度周密详备，本来皇城司不当成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为恶，更不敢似今日这么般为非作歹。”桑充国忽然接过了段子介的话，“但任何良法存在、发生作用，都需要有人敢去维护它。真宗之前，皇城司本可以四处探事，只因士大夫抵制，察子到了地方，便被绑送京师，甚至直接杖毙，真宗时遂下诏皇城司探事不准出开封府界，从此便成为定制……”

“桑山长说得极是。自古正进则邪退，邪胜则正退。今日奸佞能如此猖狂，是我辈之过。田烈武一介武夫，尚敢为国不惜性命；我辈却只会斤斤计较得失利害……”吕大临慷慨激昂地说着。

蔡京把目光移向王谷，却见王谷也正在看着他，二人目光相接，互相苦笑了一下，各自转过头去。蔡京手里端着酒盏，中指轻轻敲击着杯面，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刚才那个冒出来的念头——段子介是在京房同知事，他可以安排皇城司兵吏的轮调。太府寺左藏库是大宋最重要的财库之一，按新官制，左藏库历来都要由皇城司派出两名亲事吏监督，半年轮换……

如果……

蔡京又瞥了段子介一眼。如果段子介肯帮忙，又能找到可以收买的亲事吏的话，他就可以看到左藏库的出入账目。有了这个账目，蔡京就可以估算出方泽们挪用了多少公款……他又看了一眼王谷，倘若能够得到司马光的支持的话，果真大干一场，也不是不可能的！看看杨时、吕大临，便是让他们与吕惠卿同归于尽，他们只怕也不会迟疑。

旧党也已经被逼急了。蔡京在心里说道，“必须要设法见一次司马光！”

第八章 中流以北即天涯

1

熙宁十七年十月一日烧衣节。吕惠卿早早起来，小妾一面服侍着他更衣洗漱，一面笑道：“相公说这是不是好兆头，昨日园子里面，竟开了几朵花……”

“十月孟冬，民间叫小春，开几朵花不值得大惊小怪，过几日天气转寒，便凋了。”吕惠卿挑了挑眉毛，淡淡说道，“官家的风疾越来越严重，叫了几个老太医回来看病，也拿不出好法子。昨日政事堂已颁下敕令，向全国求医……这个当儿，不该说的话，你不要乱说。”

“是，相公。”小妾连忙欠身答应了，继续认真地给吕惠卿梳着头。

铜镜里，吕惠卿蹙着眉头，心事重重。

十天前，王厚与慕容泽带了一批火箭与霹雳投弹，先行去了益州，说来也奇怪，九月底，益州的局势好象平静下来了。但这种安静，让吕惠卿非常的不安，但高遵惠、高遵裕也罢，陈元凤也罢，都没有一点消

息传回来。难道益州这一关，真的就能这么顺利地熬过去了？

益州之外，从汴京到陕西，也有令人感到宽慰的消息。物价依然上扬，但涨价的幅度开始变小；交钞的信用越来越低，但交钞对铜钱的比价缓慢下跌之后，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稳定期。吕惠卿与薛向商议过后，认为这可能与秋收与秋税有关。

从目前各路报上来的情况来看，东南诸路都是丰年，这被各大报纸广为报道；加上为了平抑汴京的粮价布价，韩忠彦在汴京由开封府敞开卖粮卖布——粮价布价一旦稳定，其余的物价，涨势也就得到了抑制。

而另一方面，政事堂也再三颁布敕令，严令各地官府不得拒收交钞。宋朝的旧制，原本除了东南诸路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外，北方诸路都是从九月一日起纳，但因陕西、河北、河东、益州如今都是享受边境区待遇，可以迟至熙宁十八元月十五日之前征纳完毕，因此这几路的秋税，百姓实际交纳的日期也是十月以后，只有极少数富裕地区，才可能在九月份就把秋税收上来。有了九月下旬政事堂的敕令，交钞的价格也暂时稳定下来——不过，秋税是以征收粮食等实物税为主，钞钱为辅，朝廷回收的交钞有限，且百姓也要看着下面的胥吏来征税时究竟是什么打算，断不肯轻易相信几道敕令……因此，情况也只是暂时稳定而已。

吕惠卿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益州路、陕西路、河北路，都只是中等年份的收成，少数地区甚至还需要赈济。偏偏又是这些地区承担着苛重的供给军需的重任！

但无论如何，吕惠卿也承认老天实在是帮了自己一把。这让他在与

旧党的斗争中，维持住了自己的优势。

高太后忽然令韩忠彦与陈衍去看望司马光，令得旧党士气大振；吕公著离奇失踪，朝中已有官员怀疑是舒亶谋害了吕公著，舒亶也非常狼狈——说吕公著畏罪潜逃，那是没有人相信的；说吕公著畏罪自杀，那他自杀总不能连去押解他的使者也一起自杀吧？说被强盗劫杀，却又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更不可思议的是，查阅沿途州郡五年来的卷宗，当地竟没有强盗出没的记录！舒亶只好把失踪地的州县长官与驿吏抓来应付；而司马康更是个硬骨头，用尽百般手段，也抵死不开口，朝野质疑之声越来越大，舒亶已有点焦头烂额。更糟糕的是，王安石离汴京已经越来越近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吕惠卿再也承受不起益州的任何风吹草动了。王厚与慕容谦离京前，吕惠卿亲自送出万胜门，亲口许诺满足他们一切要求，又给他们许了无数功成封赏的诺言，千叮万嘱要他们持重用兵……但即使这样，吕惠卿还是无法放心，他甚至有点后悔——王厚与慕容谦毕竟是石越的人，而石越又是如此的不可靠！

而更让吕惠卿无法高兴的，还是高太后的举动。

与那个逆子不同，吕惠卿一点也不信任雍王赵颢。尽管在朝野之中，雍王有着“贤王”的美誉，但朝中大臣同样也认为“二王皆贤”！与其选择自己绝无好感的赵颢，还不如拥立曹王赵顼……但这么做谈何容易？赵顼完全没有自己的势力，一向谨小慎微毫无野心。不过，这很可能反而是赵顼的优势。若事情走到必须立长君的地步，朝中大臣与向皇后都未必会选择野心勃勃的赵颢。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野心勃勃、苦心经营的藩王被朝中大臣抛弃的事。

若是天上掉下一个皇帝的宝座给赵顼，赵顼还能不对他吕惠卿感激不尽？

只是，在现在的局面下，吕惠卿已没有精力来对付赵顼，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查出吕公著的下落，撬开司马康的嘴巴！

要抢在皇帝驾崩之前，至少将司马光逼出汴京，这样吕惠卿才有信心掌控皇帝驾崩后的局势。皇帝病情转重，烧衣节，本来应当给百官授衣，赐给木炭等物，并且举行大宴会，但今年的烧衣节，却没有任何人有心思来搞这些事情了。政事堂除了维持大宋朝的正常运转以外，就是给皇帝求医、祈祷——今天，吕惠卿就要替皇帝去大相国寺祈福。那些旧党还真是无孔不入，有人还想趁机请求大赦天下……

“相公……”小妾的唤声让吕惠卿猛地回过神来，他这才发觉头已经梳好了。他站起身来，隐隐约约听到外头传来吕升卿的声音，似乎是在询问自己好了没有。

“大相国寺！”吕惠卿在心里轻轻哼了一声，一想起大相国寺，他总是会想起智缘，于是又会想到王安石与石越……

汴京城东南，陈州门附近。日出时分。

蔡京坐在某座酒楼楼上临窗的位置上喝着酒，眼睛却一直注视着窗外的街上——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一座在汴京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建筑，那店铺外面的招牌上，写着“永顺钱庄”四个大字。

蔡京在心里计算着时间，今天是烧衣节，朝中的重要官员都会随吕惠卿、韩维一道，分道去重要的寺观给皇帝祈福，汴京城的百姓，也会

出城扫墓。当吕惠卿率领大臣们走进大相国寺的时候，便是动手的时候了。

固子门之会的当晚，蔡京就向王谷提出要设法求见司马光一面。第二天，蔡京被王谷悄悄带进了司马光府——蔡京一五一十地当面向司马光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他离开司马光府没多久，便传来了消息，高太后遣使探望司马光！

蔡京当时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果然，当天的深夜，王谷就来找他了……

蔡京轻轻地把玩着手中的酒杯，手心里尽是冷汗。

司马光采纳了蔡京的建议，据王谷暗示，很可能这次冒险还得到了高太后的支持——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前提的！

这是计划的第一步。

这一步的风险，将全部蔡京一个人承担！若这一步成功了，那接下来的事情，蔡京几乎就可以袖手旁观了；若失败，司马光与王谷就会当没事发生。不仅仅是打草惊蛇，蔡京还要自己独自承担吕惠卿接下来的报复……

按理说，这一步的风险也不会太大。但是，是蔡京自己建议，必须当机立断，不能久拖——所有的阴谋，都是越快实行越好。蔡京必须赌一把运气，为了怕打草惊蛇，蔡京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对永顺钱庄进行细致的调查。

他只有赌运气。

蔡京以太府寺丞的身份，悄悄行文给开封府，怀疑永顺钱庄虚造账目、偷税漏税、违法交易交钞。韩忠彦不动声色调出兵力给蔡京，趁着十月一日烧衣节的时候，突然查封永顺钱庄……永顺钱庄至少有三本账——第一本是与吕和卿、方泽们往来的账；第二本是钱庄借给东南商人们的账；第三本是应付太府寺的假账。蔡京自然不指望能找到第一本账，但是，他至少要拿到第二本账！若是拿不到这本账，那这就只是一次平常的查账。过个十天半个月后，蔡京就可以离开汴京了。也许吕惠卿会让他在某个偏僻的小镇上，查一辈子盐贩子的税。

有了这本账，才会有蔡京的前途！

司马光可不会无条件地相信蔡京，在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更加谨慎。

“铛……”陈州门城楼上的钟声响了起来，蔡京腾地站起身来，手中酒杯里的酒，洒了一地。

隅中时分。

司马光府的侧门打开，王谷在盯梢的皇城司察子的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进司马光府，直接被仆人带司马光的书房。

“找到了账本了？！”一向稳重的司马光，这时候声音也有点颤抖。

“没有。”王谷笑道，“但找到了几张借契，一共一百五十余万贯！以五分息借给泉州的十几家商号，都是九月借出的——据拿到手的那本账，永顺钱庄全部财产加到一起，也不足二十万贯！”

司马光把手轻轻地放在了书案上的一张白纸上。

“永顺钱庄的掌柜，看来要好好想想如何交待这些钱的来历了。蔡京正派人在清点永顺钱庄的库房，审问钱庄一千人犯……相公，右藏库也该动手了，再晚一点，吕、薛就要从大相国寺回来了……”

司马光轻轻抚摸着那张雪白的白纸，终于抓起一支笔来。

大相国寺外。

方泽焦急地搓着手走来走去，脸色惨白。永顺钱庄掌柜沈七家的小员外，一大早就跑来找自己，说有官兵封了钱庄与沈家各处宅院，到处搜查，沈七也被抓走。他好不容易打探明白，才知道是开封府的人。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何事……

方泽当时就好象被人打了一闷棍，半晌说不出话来。永顺钱庄进出账簿、一应契据凭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能致人死命的。他一面派人出去继续打探消息，派人通知吕升卿、吕和卿，一面急急忙忙往大相国寺来。

但到了寺外，他也只能干着急。还生怕站的地方太显眼，被人注意，得遮遮掩掩地藏在一棵柳树后面。

好不容易快到正午，眼见着大相国寺外面的官兵开始清道，方泽正欲靠近一点，不料那些熙熙攘攘地想看热闹的百姓，都被开封府的官兵赶了过来，反将方泽越冲越后，任他大喊大叫，随从们左拉右拽，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远远看着吕惠卿与一千金紫重臣，在大相国寺外上

了马，在仪卫的簇拥下，从容离去。

右藏库局。

太府寺左藏库局与右藏库局的区别是，前者管理左藏南、北库等财库的一切进账，后者管理左藏南、北库等财库的一切出账，实际上在大宋是不存在右藏库这么一个财库的。

熙宁以前，大宋一切日常军国用度，全部依靠左藏库；而用兵等非常之事则依赖内藏库。新官制以后，石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说服赵顼适当削弱内藏库的功能，让户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左藏库却变得更加重要，全国所有商税、专卖专营、矿产、关税以及货币发行、回收等收入，全部归入左藏库；另一方面，左藏库除了供给日常军中用度之外，也承担了相当部分甚至是几乎全部战争费用。

这是一个石越色彩非常浓厚的部门——这是司马光看到右藏库局时最先冒出来的想法。这种想法与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完全不相关，但是他的思绪竟然就是飘到了那里……

当年石越以参知政事、太府寺卿的身份进入政事堂，便是依靠扩张太府寺的权力，掌握了大量的实权，他名义上只是一介寺卿，但权力却可以与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其后韩维继任，依然维持了太府寺的权力范围，更增加了交钞局这一如今对全国财政已是举足轻重的机构。司马光名为“计相”，却有点名不符实。所以此后太府寺卿就成为吕惠卿一定要控制的部门。吕惠卿的确成功了，他让自己的亲信做了太府寺卿；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此后的太府寺卿，因为资历声望才具不足，只能成为吕惠卿的应声虫，却也因此无法进入政事堂——这固然

能让吕惠卿更得心应手地控制太府寺，却也让司马光的权力同时扩张。户部虽然地位高于太府寺，但六部九寺并非互相隶属的机构，然而司马光参知政事的身份，加上他个人的威望，却让他从户部发往太府寺的公文，几乎如同于上级发往下属的公文。若是在石越与韩维时代，那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司马光对太府寺的影响力远不如吕惠卿，但是，司马光的确成功的建立了这种心理优势。

这也是他今天敢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亲身出现在右藏库局的原因。

原本蔡京也曾经隐晦地建议找个杨时这样的御史来做这样的事情，并且表示有把握说服段子介暗中配合。但司马光知道做这件事的风险有多大，没有皇帝的诏书、政事堂的敕令，杨时与段子介也许不在乎自己的身家性命与锦绣前程，但便是他们把这些全部搭上，也未必能够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这也不是郑侠、田烈武、唐康的事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绝不是贬、流的事情。朝廷再怎么样善待士大夫，也是有底线的。司马光是断然不会让这些大宋未来的栋梁们陷入这样的危险当中的。尽管他知道他这样做，会将自己同时也推到风尖浪口。但他毕竟还有一道护身符，即使他没有销假，但依然还是政事堂的参知政事兼户部尚书！

“司马相、相公……”提举右藏库局事突然发现司马光出现在自己面前，惊讶得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某想看看熙宁十七年全部交钞出纳的账目……”司马光淡淡地说

道。

晡时。睿思殿。

赵顼的病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与调理之后，似乎渐渐出现了好转的迹象，这日赵顼吃了一碗清粥后，由李向安与几个小黄门搀扶着，还在睿思殿外面走了百多步。对于鬼神之事，赵顼一向是信奉圣人之教的——敬鬼神而远之，总是抱着个将信将疑的态度。尽管他是所谓的“天子”，但一切祭祀活动，与其说是做给天地看的，还不如说是做百姓看的。但在病了这么许久，汤药无效的情况下，赵顼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对于大臣们祈福，他由反对，变成了默许。

趁着精神好，赵顼派人去将吕惠卿、韩维、王珪等几个宰相与石越、韩忠彦、李清臣这三个亲信的大臣叫了过来。太医们百般劝谏，这时候断不可再操劳了，一定要静养，而赵顼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但益州局势，今岁的收成与秋税，还有皇太子的教育、配置僚属，他却是绝不可能放下的。

从吕惠卿与韩维的报告来看，益州与秋税，他暂时可以安心。但六哥的事，赵顼却始终不能省心。前一段有个内侍喝多了，竟然乱嚼舌头，说什么皇帝久病不愈，是立太子立得太早，要得病好，就要先让六哥避位……那个内侍的结果自然是赐死，但是这样的流言，却从未停止过。

这几十年来，国朝的传统的确是在皇帝驾崩之前才正式立太子的……但这些人敢于妖言惑众，背后却不可能没有人蛊惑、指使！

赵顼斜靠在御榻上，一面想着心事，一面听王珪在下头说道：“……国朝制度，与李唐不同，李唐东宫百官具备，几乎便是个小朝廷；国朝自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以下，皆不是常设官，几乎所有东宫官，也都是由他官兼领……”王珪的话虽然说得委婉，赵顼却也听得明白——若是依祖制置东宫官，意义有限。赵顼微微点了点头，却听韩维已接过话来，说道：“当年陛下在藩邸时，尚有长史、司马、谏议参军、记室参军等僚佐，太子殿下升储早，臣以为东宫僚佐，不必尽依旧制。”

王珪听韩维这么说，生怕被误会了，也不甘落后，亦道：“臣以为也是这个主意，给东宫选官，最要紧在得人，兼不兼他官，倒并不要紧。”

赵顼点点头，望着石越，笑道：“这里还有做过太子太傅的，且听听他怎么说？”

宋朝开国至此时，未致仕便当过太子太傅的，石越只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石越听出皇帝话中玩笑之意，但他心里更高兴的，是皇帝看起来已经渐渐接受了说话时会停顿、吐词不清的现实，而且还会开玩笑。他正想说话，忽听一个通事舍人至殿外禀道：“参知政事、户部尚书司马光有紧急事求见！”

“什么？”休说是皇帝，连石越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睿思殿中自赵顼以下，一时间竟全部愣住了。

那通事舍人几曾见过这般情形，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只硬着头皮，颤声又说了一遍：“参知政事、户部尚书司马光，有紧急事求见官家！”

“司马光？！”

一瞬间，石越只觉得睿思殿中的呼吸，都沉浊起来。

“宣！”

睿思殿中诸人各怀心思望着司马光走进殿中。奇怪与不安的感觉在殿中弥漫，每个人都预感到有事情将会发生——告病避嫌的司马光，突然这样进宫求见皇帝，这已经是大不敬的罪名！如若不是有值得他冒险的事情，那司马光简直就是疯了！

吕惠卿的右眼皮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他下意识地觉察到危险的气息。他悄悄去观察韩维与石越的神色，却见韩维也是一脸的惊讶，石越虽然从容，但是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惊讶之色，却也绝不是装出来的。韩维与石越都不知情，但这并不能让吕惠卿心安，以旧党此时的处境，没有盟友的支持，司马光就敢断然复出请求召见，那他手里的东西，一定非比寻常。

从司马光走进殿中，到皇帝令他平身，这短短的时间内，吕惠卿心中已转过无数的念头，但是从司马光口中说出来的话，依然让他浑身冰凉。

“……臣敢用举族数百口之性命担保，太府寺有人私自挪用左藏库交钞至少数百万贯，放贷牟利……”

赵项目瞪口呆地听着司马光用他那带着陕西口音的开封官话，说着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左藏库？挪用交钞？！封库？！封账？！

一时之间，赵顼几乎疑心自己听错了。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扶手，衣袖微微颤抖着，苍白而无血色的脸上，肌肉一阵阵地抽搐着。双眼一时望着司马光，一时望望吕惠卿，目光中，不知是怀疑、惊讶，还是愤怒、失望、焦虑……

吕惠卿已是冷汗直冒。殿中除了司马光以外，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到了吕惠卿的身上。

人人都知道谁是太府寺卿，谁是交钞局知事……

神形枯槁的司马光，却一直没有看吕惠卿一眼，他说完事情的大概后，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本奏折。这本奏折上面，详详细细写了蔡京如何发现永顺钱庄的异常，如何发现永顺钱庄与吕和卿、方泽等人关系密切，如何得知广州、泉州等地海商获得大笔贷款，如何向司马光揭发，司马光又如何决定先斩后奏，查封永顺钱庄，检查右藏库局交钞出纳账目……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司马光与蔡京的请罪札子——不过，这与其说是请罪札子，还不如说是控诉吕惠卿欺上瞒下，只手遮天的弹章！

赵顼咽了咽喉咙，看着李向安接过奏章，轻声问道：“官家？”他朝李向安微微点头，李向安忙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双手捧着奏折，高声宣读。

赵顼静静的听着，呼吸却越来越急促、浑浊。

他宁愿相信是司马光在污陷吕惠卿，也不愿相信他一直信任有加的吕惠卿，竟然会如此辜负他！而下面的吕惠卿，已然是失魂落魄。

李向安读完之后，便将奏折小心放在赵顼前面的御案上。赵顼随便

瞄了一眼，“这好象不是……司马公的字迹？”赵顼强作镇定地问着，他不愿意在臣子面前失态，但是，他心里却仿佛有一团火焰在烧灼着，他恨不得能站起来，将奏章摔到吕惠卿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质问、痛骂！

“陛下好眼力，这札子是蔡京代写的。”司马光语气平淡。

“嗯……书法极佳！”赵顼发音含混，但每个人都听得出他语气中的咬牙切齿。这个人是他的宰相！赵顼脸上热辣辣地，忽然感到羞愧、耻辱！倘若诸葛亮挪用军费去放高利贷，不知道刘备将有何感想？！是谁让他沦为天下后世的笑柄？！

“才智亦是极佳。难得德才兼备……”司马光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听到赵顼耳中。

“德才兼备？”石越默默听着司马光的四字评语，却几乎哭笑不得。不过这也很平常，当年欧阳修也这样称赞过吕惠卿。

“陛下……”吕惠卿早已经跪了下来，全身都伏在地上。

赵顼望了吕惠卿一眼，他忽然感到一阵厌恶，头也隐隐有点作痛。他不想再见到这个风度翩翩的宰相，只盼着他快点从眼前消失。但他终于还是忍耐住了，道：“司马光的札子，丞相可听清楚了？朕一向夸吕和卿好才学，果然是好才学！看来，朝廷的交钞发行得还少了点……”

赵顼只是慢声慢气的说着，但这语气，却已近恶毒。

“陛下！臣实不知情，此事若果真属实，臣虽万死，亦不足以赎其罪。”吕惠卿再也撑不住了，连连顿首。

“这么……大案……朕定会给你……交待。”赵顼没有再看吕惠卿，他转过头看着司马光，“便准司马公所奏，封左藏库，查对账、库！”赵顼的目光缓缓划过睿思殿中诸人的头顶，“李陶、吕和卿、方泽下御史台狱……李清臣……草诏，问问薛向……知情不……李舜举和安惇何时回京？”

王珪见吕惠卿这时已不便说话，忙欠身回道：“李舜举这一两日便能到，安惇却还要几十天……”

赵顼抿着嘴，微微停了一会，道：“那便叫马默、蔡京、李舜举来审！”

殿中诸人都知道李舜举也是皇帝面前极得宠的宦官，长期在外行走，监军劳军，担任皇帝的耳目，亲信不在李宪之下，因为他是宦官世家出身，祖上在宋太祖时代，就是有名的内侍，因此石得一等人对他也颇为忌惮。皇帝在重大案件中安插内侍监审，也是宋朝惯例，司马光等人虽然讨厌宦官，但因为是惯例，却也没有异议。

况且，众人此时的心思，早已不在这件事上面了……

仿佛一个棋手，眼见着盘面上占尽优势，胜券已然在握，突然对手放出一记胜负手，整个局势立时逆转，自己却几乎如同被打中七寸，之前所有的优势，在这么一瞬间，竟恍如镜花水月般可笑。纵有再多的雄心野望，此时也只能添作为更多的绝望……

吕惠卿独自一个人愣愣地站在自家的花园里，呆呆地望着那几朵逆时而开的野花，神情几近木然。

命运仿佛是在戏弄他一般。

“蔡京！蔡京！”他已经将这个该死的名字，咬牙切齿，诅咒了无数遍，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皇帝算得上是几百年来有数的英主，兵权、财权、人事权——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英主，都会牢牢把握着这三样东西，绝不允许任何人轻易冒犯。石越当年费尽心机，才让皇帝将财权转给外朝，但他也不得不做出妥协，所有的财库，都有宦官监督。皇帝可以原谅他滥发交钞的无奈，哪怕造成再大的后果，皇帝也会体谅他的苦衷，但吕惠卿知道，皇帝绝对不会原谅这件事情！

吕惠卿忽然想起一个典故。当年曹操无粮，便污赖粮官贪污，竟将之处死，使三军以为缺粮只是因为贪污，由此而稳定军心。他不由打了个寒战，谁知道皇帝会不会将他吕惠卿当成那个粮官？！他的前途已非常黯淡。

左藏库至少亏空数百万贯交钞！吕惠卿心里清楚，只要有一个月的缓冲，这点亏空，他完全可以从容补上，他有一百种方法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他却绝对想不到，司马光的手段，会如此的果断、狠辣！他自然不会去想，若非他将司马光逼上绝路，司马光也不可能冒这么大的风险，亲自去右藏库局查看账本——没有皇帝的敕书，没有政事堂的敕令，没有太府寺的公文，右藏库局本来可以完全不理睬司马光的。到时候，司马光要搭上的，便是他的政治生命！但偏偏在司马光去右藏库局的时候，新轮任的皇城司亲从官，是旧党子弟；而几个与吕和卿关系好的官员，却都被人请去喝酒过节了……

这显然也是算计好的阴谋。

吕惠卿早在心里计算过，整件事情要成功，司马光必须得到太府寺、开封府、枢密院三方面的暗中支持！可笑这么大的一桩阴谋，自己竟然被完全蒙在鼓中！

无能！耻辱！

吕惠卿不能原谅自己的失策。

但如今的局势，却已是极度的不利了。吕惠卿心里很清楚，皇帝在骨子里，不是一个心机城府很深很阴沉的人，皇帝的性情，内里是冲动、热切的。皇帝内心中，充满着理想的火焰，这种热情，让他能不顾一切，一往无前地去变法，去改变百年来的陈规陋习，去将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但皇帝的内心，也是敏感和脆弱的，他渴望成功，畏惧失败与挫折。一丁点的挫折，就会让他心里极度的紧张，甚至表现出神经质的情绪。他表面上的镇定与从容，其实都不过是所谓的“帝王之术”，在臣子面前，要表现出帝王的威严与不测来……

吕惠卿自负，整个大宋朝，除了他之外，最多只有王安石与石越——只有他们三个人，才真正了解皇帝的性格。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了解，让吕惠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皇帝讨厌，甚至是畏惧挫折，他却一再给他挫折。益州局势纠缠不清，全国到处物价飞涨……也许，这些皇帝还可以容忍。但是，皇帝还有一脑子的君明臣贤、君臣相知，刘备与诸葛、唐太宗与魏征……这次事发，不能不让皇帝产生被背叛的感觉！

皇帝也许会感到厌恶，见到自己，就会想起被背叛，让他觉得自己缺少知人之明，觉得会被后世嘲笑……

倘若真有这样的感觉，那将是最可怕的事情。

也许，时间能解决这些问题，皇帝曾经是那么猜忌着石越，但因为皇帝的性格，却始终也在保护着石越，石越做了那么多犯忌的事情，最后都安然无恙，到如今，皇帝对石越俨然又已经是信任有加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吕惠卿有自信能挽回皇帝对自己的印象。

但是，他哪里又会有足够的时间？

吕和卿、方泽涉案，他必须按着惯例避位。

司马光一定会穷追猛打，马默、蔡京不用说，李舜举虽然因为偏见，同样被旧党排斥，但以人品而论，却是熙宁朝所有宦官中最好的，吕惠卿根本不能指望可以贿赂、拉拢他。而他避位之后，政事堂就是冯京、王珪的天下，他们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他还能指望着王珪替自己说话么？汴京的风向，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已转向！

吕惠卿伸出脚，将一朵绽放的野花用力辗入泥中。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他还可以和司马光比时间！

皇帝也许活不过半年了，能不能挽回信任也许不再重要，甚至皇帝厌恶他也不是那么重要……若他先将司马光赶出汴京的话，他还是有机会在相位上熬到皇帝驾崩的！哪怕是在告病也不要紧，只要他还是尚书左仆射就行！

到时候，他就还有筹码，去博一把策立之功！

但吕惠卿马上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便见吕升卿慌慌张张闯进花园，快步走到吕惠卿跟前，低声说道：“大事不好！陈元凤出事了！”

“……往者熙宁十四年以前，蜀人之富可知也。中户之家，莫不有三年蓄聚；上户又十倍于此。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倍于府库也。然一经西南夷之役，冰消火燎，不三四年间，十不存一二。今之所谓富民者，昔日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昔日之残弃也……成都石米二十千，百姓困苦，夏税未偿，又征秋税，中户以下，俱忧无越冬之粮……又蜀地淫祠风行，百年以来，屡禁不绝。一县之民，祀二郎者一二，信莲社者三四，此正张角之徒倡乱之由也，其患在朝夕……”

赵頊呆呆地听着王贤妃轻声读着陈元凤的奏章，他已经不知道愤怒了。奏章上面，还有参知政事范纯仁的贴黄，贴黄最后面的那行字尤其刺目——“蜀中危殆！”

“官家。”王贤妃望着神情呆滞的赵顼，心里一阵阵心疼。陈元凤的万言书，打击到的，不仅仅是吕惠卿。

“官家！”王贤妃再次柔声唤道，“歇息一会罢。”但赵顼却恍如没有听到王贤妃的话，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息、冷笑……

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蜀中危殆”这四个字？！对“今之贤人”十几年的信任，难道就是为了换来“欺上瞒下”四个字？！这不是吕惠卿的政敌呈上来的札子！这是新党的青壮派，吕惠卿的门生陈元凤写的奏章！是吕惠卿亲自推荐陈元凤去的益州！这也不是陈元凤落井下石，奸诈无常！当陈元凤在成都府写这篇奏章时，吕惠卿还是炙手可热、只手遮天的政事堂首相！赵顼甚至可以想象到陈元凤在写这封奏章时，是下定了怎样的决心。

可笑，曾经有那么多官员上书提及益州的局势，赵顼却认为那不过是党争下的夸大其辞！当唐康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着得罪自己的危险，陈说益州局势危在旦夕的时候，自己却还认为那不过是年轻人的偏见！

几个西南夷而已！哪能真的那么严重？赵顼曾经这么想。推行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点滴滴的负面反应，这些东西都会被反对者无限地夸大。所谓的谰言，多少也会有点根据。身为君主，要会从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根据情理来分辨是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而“常理”告诉赵顼，几个西南夷是不可能把益州搞得象唐康们说的那么糟糕的！

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笑柄。

更可靠的“常理”告诉赵顼，陈元凤没有任何理由去捏造这么大的

谎言，去陷害吕惠卿！陈元凤用一封万言书，写下他入蜀之后的所见所闻，指出益州百姓正纷纷破产，各种被朝廷禁止的教派大行其道，而更危险的是，地方官员装聋作哑，甚至是火上加油，而大宋朝廷尤自浑然不觉其中的危险！

现在的“常理”，都指向一个解释。

惟一的解释！

他信错了人了。

王贤妃心疼地望着赵顼，最终无奈地退了出去，走到门口，悄悄向一个内侍吩咐道：“去将淑寿公主请来。”整个大宋，也许淑寿是惟一个可以令皇帝露出笑容的人。

“好！好！真不愧是我的好学生！”吕惠卿读着手中的《益州闻见札子》，连叫了两声好，但他阴郁的脸色，却显出他并不是真的那么从容冷静豁达。

司马光与蔡京刚刚从正面给了自己一记重拳，陈元凤便又从背后捅上了一刀。这一刀更狠、更毒！为了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为了掩盖住益州的问题，他与旧党费尽心机，耍尽手段，若早知道陈元凤会来这么一手，当初真不知道在争什么！

陈元凤若真的是落井下石，他的挫折感也许还要轻一点。但陈元凤明明不是落井下石！他当着自己的面，信誓旦旦地答应去替自己盯着益州局势，谁曾想，他才到成都府，便迫不及待地和自己翻脸了！

陈元凤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更是个聪明人。

陈元凤这么迫不及待地与吕惠卿划清界线，那理由只可能是一个——益州的局势，已经是危在旦夕了！那里已经危险得让陈元凤宁可冒着被吕惠卿打击报复的危险，也要与他划清界线的地步了！

这份万言书在这个时候递上来，不过是巧合而已。陈元凤甚至可能一点也不希望永顺钱庄案爆发，原本所有的光芒与焦点，都应当属于他陈元凤的！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却让蔡京占了便宜。

尽管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吕惠卿却还是相信陈元凤的嗅觉。但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益州局势了。

前面等待他的，将是他仕宦以来，最大的洪水。但只要有一块木板，他都会死死抓住。

“养虎为患，大哥，这该如何是好……还有永顺钱庄的案子……”

“你急什么？！”吕惠卿喝住急得团团转的吕升卿，“永顺钱庄，咬死一个宗旨，最多只承认方泽收了永顺钱庄的贿赂，挪用库藏交钞放贷。熙宁十六年以前的账本早就烧了，账目也抹得干净，你不认账，他们能有什么证据？十六年以后的事，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实在拖不下去了，抵赖不了了，所有的罪名叫方泽与沈七全部揽下，熬得过一年半载，只要我还在相位上，顶多就是充军流放的罪。我保他们过两年就回来了。”

吕升卿原本觉得永顺钱庄案已是世界末日一般，只怕吕家十几年来积攒下来的千万贯家产，也会被罚没一空。这时心神大定，高兴道：“只要和卿没事便好。”

吕惠卿却摇了摇头，道：“李陶也罢，和卿也罢，进了御史台，便不会毫发无损的出来。但只要不落上这大罪名，加点小罪过也无关紧要，最多便是贬官。”

“那也不打紧了。”吕升卿笑道。

吕惠卿却是笑不出来。时间！时间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不能让吕升卿也乱了阵脚，只能强作镇定，吩咐道：“你要亲自去见一次舒亶……”

十月八日，御史台。

御史台一如既往，只是由几个阍吏把守着那两扇阴森森的，令官员们闻名丧胆的大门，但是它的门口，却是异常的冷清。几乎汴京所有的官员，宁可绕行，也不愿意经过御史台的门口。汴京市民仿佛也感受到气氛的诡异，不约而同地对御史台敬而远之。

舒亶在空空荡荡的御史台前下了马车，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御史台的上空，暗红暗红的，“怕是要下雪了。”他不由得缩了缩脖子，拢了拢披风，向着御史台走去。

走到门口，舒亶只觉右眼皮忽然一阵急剧的跳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忽然又想起吕惠卿让吕升卿带给自己的话。舒亶再次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

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惠卿已经是被架在火上烤了。永顺钱庄案，陈元凤上书，一件事已经致命，更何况两件事情接踵而来。休说圣眷已去，便是皇帝想保，只怕也保不住。如今甚至连新党也纷纷转向，那些平素天天拍吕惠卿马屁的人，这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甚至比旧党更厉声地弹劾吕惠卿欺君误国，纵容亲属，中饱私囊，损国自肥，天理不容……

舒亶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吕惠卿为什么还不请辞？

这个时候了，还不请辞相位，难道非要等着被人赶下台么？

皇帝将陈元凤的札子公开发出来，意思就是要吕惠卿自己辞相，存个体面。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吕惠卿虽然告病待罪在家，却就是不肯辞相。不仅如此，数日之内，他还连上三封札子自辩。为熙宁归化辩护，不相信吕和卿涉案，指责益州官员报喜不报忧，只肯为自己偏听误信而谢罪……

这更激起了台谏、侍从官员们的怒气。斥责吕惠卿在告病待罪时，不当为自己辩护；批评他贪恋权位，不肯辞相……台谏已然将弹劾吕惠卿与益州官员当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他们的打击面也断然不会只局限于吕惠卿一人身上，非友即敌，凡是不肯附风弹劾吕惠卿的，都成为一桩罪过，立即会被冠上“党附吕惠卿”的罪名弹劾。不少旧党官员似乎认为胜券在握，无数的新党官员被指为吕惠卿“亲党”，被翻出陈年往事，受到弹劾。

而舒亶更加是旧党的眼中钉、目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者。没有了吕惠卿这个挡箭牌，几天之内，几乎所有的新党官员，都同时感受到刺骨的寒意。果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舒亶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

何退路。他甚至比吕惠卿更招人忌恨！如今弹劾他的奏章，仅次于吕惠卿。吕公著莫名其妙的失踪，怎么也查不到去向，这已经成为一个话柄；但最麻烦的却是司马康，舒亶用尽了浑身解数，却从他嘴里问不出一句话来。要求释放司马康的呼声越来越高，迟早会引起皇帝的注意。但如若找不到他半点罪名便这么释放，他舒亶就算完了。到时候，司马光回到政事堂，后果将不堪设想。

舒亶已经连五个晚上不能入睡了。帮吕惠卿就是帮自己。哪怕是为了自保，他也要撬开司马康的嘴巴。不扳倒司马十二，他睡不安寝。三天前，舒亶便设法支开石得一，打算锻炼成狱。但不曾想，司马康看似一个公子哥儿，在狱中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不料却是个硬骨头，无论舒亶怎么用刑，也拿不到半句口供。

司马牛！老的是司马牛，小的也是司马牛！舒亶在心里愤愤的咒骂着。今天定要叫他开口。舒亶几乎是咬着牙，走进御史台。

“舒、舒大人……不、不好了……”他刚刚踏进院中，便见一个台吏脸色惨白地跑过来，结结巴巴地禀道。

“什么不好了？”舒亶的右眼皮又跳了起来。

“司、司马康要、要不行了……”

“什么？！”一时间，舒亶只觉得天空整个地塌了下来。

舒亶在台吏的带领下，高一脚低一脚的急急忙忙赶到了司马康的牢房。因为牢房的地面比外面的地面要低，整间牢房显得十分的阴冷乌黑。舒亶弯着腰进到牢房中，直起身来，几乎便感觉头要碰上房顶了，

房中弥漫着污秽的臭味，令舒亶厌恶地捏起了鼻子。他定了好一会的神，才发现司马康裹着一床单薄的破被子，蜷成一团，缩在阴黑阴黑的床上，身子不时抽搐着，口中喃喃地说着胡话。舒亶躬着身子，走到司马康旁边，伸手触了触他的额头，却是滚烫如火。

舒亶紧锁着眉头，呆呆地，半晌没有说话。

“舒大人，这样怕是不行……”承差吏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说着。

舒亶唔了一声，又呆了好一会，才如梦初醒般抬起头来，吩咐道：“先去抬盆火进来，烧旺一点。”那承差吏连忙答应了，退出牢房。

“如何是好？这要如何是好？！”舒亶不待他走远，便已焦急地搓着双手，在窄小的牢房中，打起转来。这可不是玩的。果真没有半句口供的司马康有个三长两短，舒亶断然是无法交差的。可眼见着司马康这情形，放回家去，都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若继续关押着，那就是非死不可了！但若就这么放出去，舒亶的日子也一样不多了。

“真真是祸不单行……”舒亶还在心里怨天尤人，便听着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弯着身子钻了进来，快步走到司马康跟前，摸了摸他的额头，立时便象被烫着一般，闪到一旁。舒亶到这时才看清来人竟是石得一，他知道必是台吏也报告给石得一了，忙道：“押班如何也来了？”

石得一转过身来，望着舒亶，苦笑道：“舒大人，你可害苦咱家了！”

“押班这话……”

“罢！罢！”石得一不待舒亶多说，连连摆手，道：“别的事我也不管了。舒大人且说说这要如何善后罢！”

舒亶已听出石得一言语之中，早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全是一副他为自己所误的嘴脸。他心中恼怒，冷笑道：“不知押班又是何主意？”

“依在下的浅见，还是速速结案罢。”石得一恍若全没听到舒亶话中的讥讽，又瞥了一眼司马康，道：“司马衙内这样子，只怕竟是没有涉案的。说不得，舒大人要担当点，先让他回府去治病要紧。倘若在台里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担当不起的……”他的态度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奄豎！”舒亶在心里恨恨骂了一声。但如今风向大变，皇帝身体又出现好转的迹象，石得一自保不暇，这个时候又岂会把自己的前程性命，全部绑到吕惠卿、舒亶身上？便是赵顼，也不能叫他白白将自己给葬送了。只是石得一想抽身，舒亶却未必肯，“押班此言差矣。司马康的口供至关紧要，岂能便此草草结案？这桩案子，是由苏颂枉法引致，难道我等也要枉法不成？这等辜负圣恩的事，舒某却是死也不做的。”

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事已至此，不将司马光赶下台，舒亶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难道他现在放了司马康，司马十二便会感恩戴德，替他舒亶烧高香不成？石得一想抽身，也没那么容易。

石得一的脸色也难看了。“口供再紧要，也无锻炼之理。舒大人不肯放人，又有何高见？”

这话却是将舒亶彻底问住了。他凭什么去扳倒司马光？凭这阴暗的牢房中，那个高热昏迷的司马康？这个司马康，不是葬送司马光的，而

分明是葬送他舒亶的！舒亶完全能想象得到这个昏迷不醒、被折磨得几乎不成人形，身上还有伤痕的司马康出狱之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倘若他能拿到司马康的口供，那还有说辞；如今却是没有半句口供。他只能接受铺天盖地责难、弹劾、愤怒，还有皇帝的怒气。舒亶知道自己得罪了多少人。

被发配到一个偏远的州县，贫困潦倒，形同乞丐、囚犯，不仅仅失去人身自由，还会受到种种刁难、嘲笑、戏弄、侮辱；流放途中，有盗贼与各种疾病随时可能夺去性命；侥幸到了目的地，瘴气、瘟疫，甚至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也可能致人死命——在那些边远的地方，缺医少药，那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因为贬官而病死在异乡，侥幸回来也落下一身疾病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有勇气坦然面对贬流到偏远州县的官员，始终都只是极少数。自大宋建国开始，一百多年来，考上进士后因为被派往南方的边远州县当官而拒绝上任，甚至弃官归乡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发配到边远州县安置，在外人看来，那可能是一种仁慈，但倘若真的要降临到自己身上，那种感觉，其实与死也相差不远。

舒亶绝不甘心去面对这样的命运。但这种悲惨的命运，却离他几乎已只有咫尺之遥。而且，很可能就此永无翻身之日。

这一切，都是这个司马康带给他的。

“舒大人，火来了！”承差吏端着一盆烧得通红的炭火走进牢房中，抬眼却见石得一也在牢房中，慌忙将火放下行礼。

“罢了。”石得一尖着嗓子应了一声，看都没看承差吏，只望着舒亶，干笑道：“还望舒大人三思，我先告辞了。”说着，拂袖离开牢

房。

“去悄悄给他请个郎中来，好好照看着。”舒亶心烦意乱地吩咐了承差吏，也跟着钻了出去。

出了牢房，舒亶在御史台也呆不安稳，找了个借口便溜了出去。马车出了内城西南的崇明门，在崇明门外惠民河边上的一家酒楼外停了。舒亶下了马车，便往店中走去。那掌柜老远见着舒亶，早就笑容满面的跑了出来，将他迎进店中，一面低声笑道：“秘丞^[1]早吩咐了，舒大人今天会来……”

^[1]. 即秘书丞，吕升卿的官职。

汴京内城东南，保康门外，惠民河边的一座宅子里。

“舒亶去见了吕升卿？宰相结交台谏，嘿嘿……”石得一斜靠在椅子上，屋中侍女环侍，身前跪着两个婢女，一个给他洗着脚，一个不断的试着水温，往盆里加热水。他的下首，他最信任的亲从吏第二指挥指挥使许继玮与他的养子石从荣叉手侍立着。石得一眯着眼睛，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过了好一会，方把目光投向石从荣，尖声问道：“从荣，你怎么看？”

“儿子以为，舒亶再怎么折腾，也已于事无补。”石从荣欠着身子笑道，“吕吉甫一世聪明，这时候却赖着不肯辞相，那是自己不要体面，也不知是犯的什么糊涂。”

“吕吉甫可不曾犯糊涂，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石得一叹息了一声，道：“他死撑着不下台，还不断为自己辩解，是故意激起旧党的怒气。那些君子们越是怒不可遏，弹劾攻击时就越是不顾一切，旧仇新怨，全总在这一块了，不仅将所有的新党全当成了敌人，连带着也免不了要攻击熙宁归化与交钞法。吕吉甫这是乱中取利，他现在倒成了替新党受过一般，被波及的新党兔死狐悲，便是明明看吕吉甫不顺眼，这时候也不能不站在他这边。连官家也不免投鼠忌器……”

“这个儿子却不明白了，如今全是石法、司马法，哪还有什么新

法？官家又怎会投鼠忌器？”

“你知道什么？”石得一哼了一声，道：“这十年来，王安石当初的新法的确是罢的罢，改的改，新党也几乎没单独提出过什么大的变法政策，可变法却没停过。免役法‘暂罢’了几年，可是吕吉甫终于找着借口，让它又在东南诸路复行了，若他不倒台，未必不能再次推行全国；便是改良的青苗法、新官制、驿法、交钞这些变法，新党也有执行之功。新党在朝野鼓吹要变法，非变法不足以图强，为官家的变法叫好——旧党中不止只有司马光这样肯合作的人，也还有死不合作的顽固之徒，没有新党制衡着，司马光未必这么容易压得住他们。单单是这点，官家便还用得着新党。官家要借着新党定下一个调子，朝廷的国策，是变法图强。”说到这里，石得一又摇了摇头，笑道：“吕吉甫便是看准了这一点。这个时候，新党与旧党若是妥协，他哪里还有半点生路？双方闹得越僵，越是势不两立，他便越安全。就算是被迫辞相，他还是新党的第二号人物。你想想，等王安石一死，以新党今日的情形，他们还能拥护谁？尤其是那些与旧党结下重怨的人，到时候在这些人心目中，便只有吕惠卿……”

“还是爹爹看得明白。”石从荣拍着马屁，一面又疑惑地问道：“那为何爹爹反说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石得一轻轻哼了一声，却没有回答。他当然不能随便回答这个问题。在石得一看来，吕惠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自己还有筹码，因此始终不肯投效雍王。吕惠卿虽然自认为还可以一战，但在石得一看来，吕惠卿算计太多，只会让自己下台下得更加狼狈难看。雍王一旦登上帝位，吕惠卿屡次拒绝的罪过，一定会被清算，哪里还能有机会东山再起？就算雍王失败，高太后垂帘，吕惠卿更加不可能有机会。这些绞尽脑汁的算计，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一般。当今大宋第一要务，是皇位的

继承。吕惠卿惟有在这件事情上下注，才能有真正的胜机。

不过，话虽如此，石得一虽然认为雍王更有机会继承大统，但眼下的近忧，他却必须首先解除掉才行。他必须立即从陈世儒案中抽身，并且，还要尽可能缓和与旧党的关系。

皇帝这些日子，身体竟奇迹般地出现好转的迹象。而司马康如今已经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震天雷。倘若司马康竟这样死掉，而且这件事还与他石得一有关……石得一完全算不准皇帝会有什么样反应。皇城司已经得罪了很多，石得一不能将这么大一个把柄，拱手奉上。皇帝虽然病了，却随时可以捏死自己，不会比踩死一只蚂蚁更加费力。

想到这里，石得一脸上的肥肉不由得恐惧地抽搐了一下。他睁开眼睛，望着许继玮，吩咐道：“这些天，你们要收敛一点。案子别积得太多，就当给官家祈福，不要紧的，全放了。天气一日比一日冷，若有人冻死在牢里，可不是小事……”

“下官理会得。”许继玮低头答应着。

“李舜举回来了。这厮不象李宪，也不象个宦官，倒和旧党那些‘君子’们一个脾性，偏爱多管闲事。宫中多少老人，和他家都是世交，在太后、官家面前，他也能说得上话。这多事之时，休要去招惹他。”石得一对李舜举显得颇为忌惮。他想了想，又吩咐道：“干脆暂时把盯司马光、范纯仁们的察子，全部撤了……”

“这……”许继玮与石从荣不由对望了一眼，二人都觉得石得一太过谨慎了。

石得一瞥了他们一眼，“小心驶得万年船。私自监视大臣，这不是

什么见得光的事。之前旧党气焰受挫，忍气吞声也就罢了。这时候他们气势正盛，又被吕惠卿一再挑衅，若有人按捺不住，将怒气发到咱们皇城司身上，抓了咱们的人往开封府一送，这事要怎么撕掳得清？现今风向不对，小心点好，小不忍则乱大谋。”

“大谋？”许继玮与石从荣都是一惊，却也不敢多问，只答应道：“是。”

“再挑几个精细点的，去盯紧吕升卿与舒亶。”石得一懒洋洋地说着，一边抬起脚来，早有婢女上前给他擦脚，他停了一会，又说道：“舒亶省元出身，一向不太看得起别人，偏狭得紧。他若狗急跳墙，谁也料不到他能做出什么事来……”

“信道，这……”吕升卿望着端坐在自己对面，神色狰狞的舒亶，冷汗都冒了出来。

“事到如今，只怕也犹豫不得了。”舒亶板着脸，紧紧捏着手中的酒杯，阴鸷的目光盯着吕升卿，森然道：“当今之策，惟有一不做，二不休！”

“但、但这事……”吕升卿避开舒亶的目光，迟疑着。

“秘丞不妨试想一下，当今最担心的事是什么？”舒亶逼视着吕升卿，不待他回答，便说道：“皇上如今最担心的便是六哥能不能平稳继位！今日天下第一大买卖，便是策立之勋！今日之事，相公为求自保，只有给司马十二栽上个大罪名——朝野中外，有谁不知道雍王是反对新法的？雍王极得保慈宫宠爱，司马十二也是保慈宫极信任的外臣！若有

司马康招认供辞——司马十二、吕公著合谋，妄图在皇帝大行后策立雍王，推行更化之政，恢复祖宗旧制；陈元凤辈首鼠两端，闻风阿附，以求侥幸——秘丞以为皇上是信还是不信？”

吕升卿还未来得及回答，舒亶便又接着说道：“若果真如此，皇上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雍王反对新法皇上是知道的，司马十二、吕公著在熙宁朝受了不少委屈，大志不得伸，皇上也是知道的。倘非变法，这二人不居政府为首相，亦必是枢密使，怎会连家属都保不住？所谓‘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官家纵然不肯全信，但能不起疑心？”他还有一句话没有明说出来——皇帝信任吕惠卿其实远过于司马光，结果吕惠卿却做了这许多欺上瞒下的勾当。皇帝对司马光的信任，更不可能毫无保留。便连对石越、王安石，皇帝也是有猜忌之心的；更何况是司马光？更何况是在此皇帝刚刚被信任的宰相辜负的时候？

皇帝一死，对政局有最大影响的人便是高太后！而当今母子相疑，雍王名声又极好，司马光等人一向拥护太后，这时候政局又已经乱得一塌糊涂，立个长君来稳定政局，未必便不符合司马光这些“君子”们“天下大公”的想法！实际上，若全然站在为大宋朝、为赵氏着想的“公心”上来说，的确是立长君比幼主要好的。只不过，皇帝在这时候，却还是要以自己的血脉优先的！因此，只要做得足够缜密，皇帝想不猜忌司马光都不可能！

但这些话舒亶自然不会对着吕升卿说出来，吕升卿其实亦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

“到时皇上既无精神气力来处理如此大案，为防党争愈演愈烈，不讳之后母后幼主无法收拾局面，惟一的法子，便是将所有的案子，全部压下来，各打五十大板。司马十二自然要离开京师，待到新主名份已

定，再召回重用；为安抚旧党，在下自然也要免不得要被贬往远州，以平息怨气。但是吕相公，皇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却一定会留住他……”

“这又是为何？”吕升卿的脑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因为皇上知道雍王是反对新法的，吕相公于公于私，都会拥立幼主。”舒亶从常理推测，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只要保住了吕惠卿，就是最终保住了自己。在舒亶看来，吕惠卿与长于深宫的高太后之间的权力博弈，胜算极高。

吕升卿却只是怯懦地避开舒亶的目光，既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干如此大事，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勇气与智商。罗织罪名，做伪供状，谋害司马康于狱中，再设计骗取吕家几个衙内的口供……这可是要族诛的事！吕升卿只要想一想，腿都有点发软。他根本没什么野心，即使吕惠卿不当宰相也无所谓，只要能保住自己家这些年积累下来万贯家私便够了……

舒亶也并不指望吕升卿的回答，他站起身来，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下官已经将项上人头交到了秘丞手上；秘丞可上禀相公，若相公许可，此事亦不烦相公动手，下官自己便能办了；是福是祸，下官亦一人受了。惟望异日相公不要忘记今日下官之微功！”说罢，也不待吕升卿回话，便即告辞离去。舒亶的话说得极漂亮，但吕惠卿自然也会明白，他不能白白让舒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替他人做嫁衣裳。

从十月八日的晚上，汴京就开始了熙宁十七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雪

下得不大，第二天上午，天就开始放晴，还没来得及积上的雪，在金乌的照耀下，很快便融化了。

而这整整一天，吕惠卿都将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没有离开书房半步。

吕升卿带来了舒亶的计划，那是鱼死网破式的赌博。吕惠卿此时也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一个落水的绝望之人，只要有一根稻草漂过，他都会不顾一切的死死抓住。舒亶也的确看到了事情的关键——此时唯一可以做文章的，便只有策立新君。而舒亶又抓住了皇帝此时必然存在猜忌之心……倘若是平时，皇帝身体大好，吕惠卿也不会做任何无谓挣扎，早就辞相了事，此时却的确未必不可赌上一把！

但吕惠卿却直觉到一种不祥的气息。

是他先让吕升卿带话给舒亶，告诉他“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必须不顾一切将司马光赶出汴京。但不知为何，事到临头，他却总感觉舒亶的计划不会成功！吕惠卿绝不是怜惜司马康的性命；也绝非害怕旧党的报复与怨恨。他很明白，这不是犹豫的时候，要么就彻彻底底的认输；要么就痛痛快快的博上一把！舒亶将这么大赌注压到自己身上，虽是出于无奈，但也是因为相信他吕惠卿还值得下注。倘若他犹豫不决，也许舒亶就会改变主意。

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驱使他在书房中团团打转，却又总是抓不住要点。

这让他无法下定决心，放手一搏。

与此同时，吕府的花园里。

“叔叔到底和我爹爹说了什么？”吕渊不断地逼问着吕升卿。

“没，没说什么……不过是些平常事……”

“叔叔休要瞒我，这时候哪会有‘平常事’？‘平常事’会让我爹爹关在书房里连饭也不吃？”吕渊越发疑心起来。

“许是他在担心永顺案……”

“叔叔还在诳我，这两天明明案子没有变化！”吕渊觑了吕升卿一眼，冷不丁突然问道：“是叔叔昨日见舒亶说了什么话吧？”

“谁说的？我几曾见过舒亶？”吕升卿仿佛被蛰到一般，慌忙否认。

但这却更加让吕渊确信了，“嘿嘿！叔叔连这些都要相瞒，莫非真是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这又从何说起？”吕升卿忙笑道：“渊哥儿你可是长房长孙……”

“既是如此，这等大事，怎又瞒着我？难道我不是吕家人么？我亦不是三岁稚童，懂得轻重。”吕渊愤愤道：“家中事无大小，我从来都管不着，将来便是掉了脑袋，都不知道缘由。”

吕升卿心中本就不安，听到“掉了脑袋”四个字，更觉得不吉利，忙道：“你胡说些什么？你是宰相之子，怎说这些浑话？”

吕渊早留意到他神色，这时更加惊心，却假意怒道：“叔叔既不当

我是自家人，我又何苦做好人？叔叔在开封县金屋藏娇，私下令人自广南东路贩盐到湖南路卖……”他知道吕升卿虽有几个小妾，却甚是惧内，他父亲吕惠卿家法又严，这时候声音越说越大，几乎要嚷起来，慌得吕升卿连忙一把握住他的嘴，急得跺脚，道：“你小声点儿，这可是要人性命的事……”

吕渊嗔怒道：“这些事侄子知道少说也有了一年了，可曾乱说过半句。如今的事才真是要人性命了，叔叔却偏要瞒着我，半句不肯说……”

吕升卿为难道：“岂是我想瞒着你，是你爹爹不让说。”

“这等事，要瞒也只好瞒外人，我是外人么？”吕渊越发的做出不满来，“叔叔告诉我又有何妨？难道我还会害我们吕家不成？”

“这倒也是。”

吕渊眼见吕升卿动摇，连忙趁热打铁，道：“叔叔只管和我说了，我保管不会泄露半句。象叔叔的事，我又何曾乱说过一丁点儿？”

“你可千万说不得。”吕升卿脸都白了，望着吕渊，犹豫了一会，终于说道：“你万万不可和你爹爹说是我说的……”

次日凌晨，吕惠卿书房之外。

“爹爹！”满眼血丝的吕惠卿推开门走出书房，便见着吕渊正站在外面的走廊上，显然他是不敢打扰自己，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个晚上。他身后，吕升卿怯懦地望了自己一眼，便慌慌张张把头低下，不敢再看自

己。

“你们在这里做甚？”吕惠卿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很不喜欢这个儿子。

“爹爹，你要用舒亶之策么？”

吕惠卿不由瞪了吕升卿一眼，吕升卿连忙悄悄退了半步，躲到吕渊的身后。“你反了天了？！这事用不着你来管！你看着他，这几日不准他出门！”后半句却是对着吕升卿说的。

“爹爹！”吕渊扑通跪了下来，急道：“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哼！”吕惠卿并没有打算听吕渊的劝告，尽管心里依然不安，但是他却不愿意因为犹豫而错失最后的机会。他绝对不能离开政事堂那个座位！天下之事，不五鼎食，即五鼎烹！也许，舒亶的法子，能将他带到人生的另一个高峰。

如果能得到霍光那样的地位，即使身死族灭，也是值得的。权力这种东西，最大的魔力，便是会让最聪明的人丧失理智，只见其利，而不见其害。

“爹爹，爹爹！你万万不可小看石得一！”吕渊却已经是心急如焚，吕惠卿的这个决定，可能将吕家的每个人，都带到万劫不复的地狱。

“石得一？”吕惠卿脑子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石得一是一反复小人！儿子在皇城司也有朋友，我听说他今日已经撤了监视旧党的察子，一日之内，释放了上百吏民……”吕渊并不知道

石得一也已经投向雍王，但他却知道石得一这么做，若非失心疯了想倒向旧党，至少也是想与吕惠卿、舒亶撇清关系。按照惯例，这只是第一步，石得一为了维持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撇清与外臣勾结的嫌疑，下一步肯定会疯狂攻击舒亶。一个既得罪了旧党，又得罪了新党的宦官，才是皇帝心目中的好宦官。

舒亶看不起石得一，以为可以轻易地将石得一绑到自己车上，却忘记了石得一是个宦官！

在这一瞬间，吕惠卿已惊出一身冷汗！

“但是，舒亶为何会突然想出这么个法子来？”吕惠卿转念一想，便只觉眼前一阵晕眩。

熙宁十七年十月十日，对待罪在家的尚书左仆射吕惠卿来说，是噩耗连连的一天。

上午，悄悄出去打听的家人带回两个消息。一个是皇帝因为病情略有好转，自睿思殿移驾正寝殿福宁宫。除了李宪几天前因皇帝忧心自己一病不起，须有信任之人在西北军中稳定军心，并随时弹压新收复的灵夏地区可能出现的叛乱，已奉旨意前往兰州主持军务以外，熙宁朝正得宠的几位大宦官李向安、石得一、宋用臣，以及李舜举，都在陪同之列。另一个消息则是勾当皇城司石得一弹劾御史舒亶欺上瞒下、罗织罪名、滥捕无辜、屈打成招、锻炼成狱，并极言司马康无罪受刑，性命已危在旦夕。不敢相信的皇帝派李向安、李舜举前往御史台狱探视，发现司马康已经奄奄一息。消息传出，汴京城上上下下，群情激愤，上万吏民围聚御史台，喧嚣怒骂。韩忠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散他们。震

怒的皇帝闻讯后，几乎气得昏厥过去，当即下诏，释放司马康，舒亶下御史台狱。

每个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舒亶的失败。吕惠卿手中几乎已经丧失了一切筹码，却有无数把柄留在政敌手中。

吕府的气氛低沉到了极点。大门之外，自然早就已经冷冷清清，而在府中，吕惠卿与吕升卿、吕渊空坐在空空荡荡的正厅中，一个个垂头丧气。吕惠卿似乎已经预感到大势将去，也少了往日的神采，整个人显得极其颓丧、衰老。

“一败涂地！一败涂地！”吕惠卿不断地嘀咕着这个词，嘴边却挂着诡异的笑容，令得吕升卿与吕渊不寒而慄。

但是噩耗并没有就此终止。

午时刚过，吕府外传来喧哗之声，便见到守门的家人慌慌张张跑进来禀道：“圣旨到！”

“圣旨？怎么会有圣旨？！”听到这三个字，吕升卿的腿立时便吓软了。

“慌什么？！”吕惠卿这时候反而异常冷静，一面喝斥着，一面吩咐道：“准备香案，接旨！”

这圣旨不可能与舒亶有关，吕惠卿绝不相信自己留下了把柄。

望着李向安走进正厅，北面而立。表面沉静的吕惠卿，心中竟突然生出一丝侥幸……但他马上知道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连忙恭恭敬敬地跪拜下来。但李向安却并没有拿出诏书来，他看着面前的吕惠卿，尖

声说道：“相公，皇上吩咐我带些奏章给你看……”

吕惠卿愕然抬头，望着李向安，却见他面无表情，一旁有四个内侍抬着两大箱子奏章，摆到吕惠卿面前。

吕惠卿颤颤微微拿起一本奏章打开，赫然是陈元凤弹劾自己的奏章。

“噙”地一声，吕惠卿闭上了眼睛。“完了！”

李向安望着吕惠卿，默不作声。整整两箱弹劾自己的奏章摆在面前，再傻的人，也知道皇帝的意思了。

“烦请都知代禀，罪臣吕惠卿，已经知罪！”吕惠卿艰难地低下了头。

“那咱家便可缴旨了。”李向安拱了拱手，便带着内侍们离去。方走到厅门口，忽听到身后吕惠卿唤道：“敢问都知，究竟是出了何事？”

李向安转身来，看着吕惠卿，叹了口气，低声道：“益州暴乱！”

“啊？！”吕惠卿身子一晃，竟昏了过去。

《两朝纪闻·卷三百一十三·“吕惠卿罢相”条》：

熙宁十七年冬十月丁卯朔。

……戊寅，尚书左仆射吕惠卿以病乞出外，以观文殿大学士、建国公判太原府。

先是，惠卿为相，而国家之政多出石越，惠卿不能平。熙宁十四年，石越复灵夏，惠卿嫉之，用谗，以越为枢副，不得预政事，天下事遂多出惠卿之手。惠卿以资浅望轻，众心未服，汲汲兴事，以图功业，塞众口。时天下皆以华夏中兴，颇轻四夷，至清议亦以汉唐不足论，混一天下，反掌可成。惠卿遂媚众意，行归化之政，致西南之乱；而国家大兵之后，公私两匮，财用不足，惠卿竟滥发交钞。三四年间，国家西事方平，而益州烽烟又起，战士不暇卸甲，百姓不得歇肩，国库空虚，钞法大乱……

自熙宁以来，国家用兵西南，每战必胜，两府遂轻西南夷，至此，官军入蜀，屡战不胜，反丧大将，失重镇。惠卿惧得罪，凡益州守吏，报忧者必被罪，报喜者则获赏，又以法禁止报纸之议，帝与两府，皆受其蔽，而益州之祸愈深。久之，文彦博、司马光颇识其伪，然惠卿奸巧，每廷辩必折之。帝自复灵夏，亦颇自矜，念念于幽蓟，以西南夷偏僻之地，兵甲鄙陋，不足成大患，用兵而不能平，是将帅守吏之过。又以欧阳修、王安石辈颇称惠卿之贤，为相十年，从无大过，遂信之无疑，竟为惠卿所误。

至十七年六月渭南兵变（详见本书“渭南兵变”条），京师及诸路物价腾贵，种谔病故西南，官军败衄，自文彦博、司马光以下，攻惠卿愈疾。石越亦谋惠卿，欲召王安石复出（详见本书“王安石复出”条），惠卿大惧。恰逢帝染疾不豫，少问政事，文彦博又去位（详见本书“文彦博罢枢使”条），光力孤，惠卿遂暗结御史舒亶，以陈世儒案兴大狱，实攻光也。光子康竟入狱。（详见本书“陈世儒案”条）

十月丁卯，永顺钱庄案发，惠卿以弟和卿故避位（详见本书“永顺钱庄案”条）。而陈元凤至益州，上万言书言益州情弊，颇攻惠卿。惠卿愈窘。而司马康于狱中染重疾，舒亶以事急，欲污司马光、吕公著以他事，事未及行，丙子，帝移驾福宁宫，石得一劾舒亶，亶竟遂下狱，夺官告身，流凌牙门。当日，益州路报莲社陈三娘倡乱。帝遣使致弹书两箱于惠卿，惠卿惭惧，遂乞病辞。

.....

（括号中注释为校注者所加。）

目录

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

第十章 当年师友尽豪英

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

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

第十三章 一夜大雪风喧阗

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

1

福宁殿。

赵顼在李向安的搀扶下，缓缓从御床上起来，走到跪在他面前的两个臣子前面。

“司马公……”赵顼才叫出这三个字，心中便觉得一阵酸楚，他把手轻轻放在司马光的背上，涩声道：“朕对不住你！”

“陛下！”司马光使劲地叩着头，却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石越望着大病未愈、瘦骨嶙峋的皇帝，方经丧子之痛、苍老憔悴的司马光，一时也不由得生出几分伤感来。

司马康到底没有救活，司马光老年丧子，心理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这是个坚强的老人，当皇帝怀着愧疚之意，拜他为尚书左仆射之后，他没有丝毫拒绝，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吕惠卿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并向皇帝坦言自己未必能处理好目前的危机，大胆向皇帝推荐石越为右仆

射——这让石越深感意外，石越想过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可能会是韩维与冯京，也可能会是其他的馆阁侍从官员，却从未想过会是这个对自己并不是太满意的司马光。有着这样的胸怀，任何人见着这个老人，都不能不生出几分敬意来。

皇帝也很可怜。中风的病人，最忌讳的便是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与过份劳累，但好不容易病情才稍稍得到控制的赵顼，却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赵顼奇迹般的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听到益州发生叛乱的报告后，竟令人惊讶的振作起来了。他一面罢免吕惠卿，流放舒亶，赦免陈世儒案中受牵连的官员；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石越为尚书右仆射，又采纳司马光、石越的建议，派遣使者催促王安石进京，以借王安石的威信，来稳定新党的情绪，快刀斩乱麻地稳定住汴京政局；一面命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为益州路宣抚使，火速前往益州，主持大局；又采纳范纯仁的建议，派使者带诏书前成都府，罢益州转运使，以转运判官陈元凤代政务……

没有人知道赵顼是怎么样做到这些的！几天之内，赵顼几乎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强忍着剧烈的头晕与头痛，以惊人的毅力，在福宁殿接见大臣、处理着军国事务。

石越很明白，赵顼并不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白天，在大臣们面前，他装得镇定从容，有条不紊，仿佛他又成了熙宁初年那个精力旺盛的皇帝；但在晚上，石越却听闻，赵顼已经焦急得夜夜失眠了。

生命的迹象，正一点一点从赵顼身上，快速地消失。

“朕对不住卿……”赵顼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司马光的肩膀，尽管他亲自下诏，让司马光过继他大哥的儿子，赐以厚爵美官，但对于失去唯

一的亲生儿子的司马光来说，赵顼心里知道，这其实远远是不能弥补的。

“陛下……”纵使司马光再怎么样强忍悲痛，这时也几乎忍不住要失声痛哭起来。

“陛下！”虽遭丧子之痛，但在福宁殿大哭，毕竟是失礼的行为，石越连忙岔开话来，道：“日前陛下垂问臣等，王安石进京后，当以何位待之？臣与司马公、两府宰执商议，安石前宰相，首倡变法，虽因事去位，然其功不可没，不可不待之以厚礼。惟闻安石年老多病，若置之两府，恐为庶务所累，非陛下所以待旧臣元老之意。臣等以为陛下欲留安石于京师，意在常备谘询。侍中，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国朝以来，虽不实掌门下省务，然非元老重臣不除。臣等以为，或可拜安石为侍中，乞陛下圣裁！”

赵顼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自从中风之后，又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不知不觉间，他似乎变得脆弱了，以前许多能深藏不露的感情，现在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来。赵顼痛恨自己的这种脆弱，一个能时刻感觉到生命正从手中流走的人，哪怕贵为皇帝，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而，赵顼却始终不肯给自己任何懈怠的借口，连忙把注意力转到石越的报告上。

他是得知司马光与王安石和解后，才想将王安石留在京师的，但王安石的官职安排却很微妙。若再次拜王安石为相，对旧党冲击太大，政局非但不会迅速稳定，反而会更加动荡；另一方面，政事堂的位置也不好安排，无论是出于补偿，还是出于旧党在政事堂占着半壁江山的政治现实，司马光都一定要当首相；而石越同样也动不得，赵顼心里清楚，理财平乱都非司马光所长，真正要救火，他必须倚重石越——且不论他

将石越闲置了这么久，单以石越之资历威望，不放到右仆射的位置上，也断断说不过去。可仆射只有两个，难道让王安石去当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可王安石不是寻常的宰相，他首倡新法，算是新党之“赤帜”，待之薄了，不仅让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寒心，也会让人误会国策有变。所以给王安石一个什么样的官位，便非得费点脑筋不可……

这时候听到石越的禀奏，赵顼亦不觉点头，两府的宰相们煞费苦心——侍中的地位，还在左右仆射之上，却没什么实权，这是既不给王安石实权，面子上又做得好看。那什么王安石“年老多病”云云，自然是说得好听的借口。

石越见司马光已经平复了情绪，皇帝又点了头，便道：“陛下既已恩许……”

他话未说完，赵顼却又微微摇了摇头，似不太满意的喃喃道：“侍中、侍中！朕以为……”

皇帝先点头，后摇头，一时间让石越也摸不着头脑。哪怕是在官制改革前，通常被当成恩宠将要致仕宰相虚衔的“侍中”，也已是罕见的尊荣；而这还是新官制后，头一次准备拜侍中，而且还并非是做为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句号出现……皇帝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侍中到、到底只是优宠，朕复召介甫，是要……同舟共济……两、两府军国重务……先商议而后施行……侍中参、参预政事堂、枢密会议，恐、恐招言官……”

赵顼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中风的后遗症之一，便是说话不利落。一旦要说比较长的话，语句便会不连贯，更带有微微的口吃与发音的含混不清。但他这番话的意思，石越与司马光却是听得明白的。二人

不由得面面相觑——皇帝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是想要王安石当个“常备谘询”的高级顾问，而是想要王安石当一个不管具体政事，但对所有军国大事都有发言权、影响力的宰相！

果然，便听皇帝又说道：“……莫、莫若以介甫侍中兼平、平章军国重事。”

“平章军国重事！”石越几乎吓了一跳，他一抬头，看见赵顼热切的目光，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这个“平章军国重事”，他一点也不陌生，太上宰相嘛！原本他也不在乎多不多一个“平章军国重事”出来，他只是次相，不是首相；而且以他的资历威望，就算只当个参知政事，说话一样份量十足，一样可以主导国策。问题是，对于王安石的执拗与不妥协，就算过了十多年，石越还是感到后怕。

但他却没有立即反对，反而几乎是习惯性去看司马光。石越心里很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只要司马光反对，皇帝就绝不会固执己见。

司马光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他望了石越一眼，沉默了一会，却抿嘴顿首道：“陛下圣明！”

石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见皇帝的目光移过来，他脑子一个激灵，一瞬间好象明白过来，连忙跟着顿首，道：“陛下圣明！”

离开福宁殿后，石越因另奉了旨意，也不去尚书省，辞了司马光，出宫后，便坐了马车，往王安石暂住的驿馆驶去。一路之上，石越不停地回想着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司马光竟会容忍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实在是让石越大为震惊。应当说，在本质上，司马光不是一个不通

权变，不肯妥协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使得他即使在妥协之时，身段也显得不够柔软，作风略显生硬，但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司马牛”。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品格，历十几年的了解，石越还是较有信心的，他平素较担心的，便是“君子们”不肯妥协的群体性格，相当一部分人非白即黑的线性思维。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有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而现在，很显然，士大夫们又一次让石越意外了。的确，依然有些人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的线性思维，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怎么样进行必要的妥协。而且，他们更加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司马光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司马光愿意接受与新党共存之事实！意味着司马光愿意与王安石尝试携手合作！

这一切，石越不是理所应当感到高兴吗？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的脸上，他的心里，却无一丝欢快！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司马君实已经明白，新党一定会存在，吕惠卿的教训告诉他，与其将新党交到别人手里，还不如交到王安石手中……

也许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私下里已经完全恢复友谊……

也许是……

石越愿意为司马光找出一千种理由，但他无法忘记司马光看自己的

眼神。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司马光之所以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理由就是因为他石越！

不必过多的寻找理由来自圆其说，石越的直觉，便能确信无疑。

一方面，司马光力荐石越为右仆射，与他通力合作，绝无半点保留；一方面，司马光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也要防范石越……

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却偏偏就是事实。

旧党是无法接收新党那接近一盘散沙却不可忽视的残余势力的，王安石成为平章军国重事，至少可以阻止这些人投向石越。

不过，石越也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去劳神猜测司马光的用心，也已经没有意义。

哪怕只是为度过眼前的危机，石越也需要司马光的支持。再也不能搞党争了！

忽然，石越感觉马车停了下来，便听到车外侍剑唤道：“相公，驿馆到了。”

石越“唔”了一声，侍剑已掀开马车的门帘，石越躬着身子，方探出头去，便见驿馆之外，车马辐辏，排在驿馆外面的马车，足足有一宋里之长。这些马车，既有由河套骏马牵引、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也有用骡子牵引，极其简陋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是骑驴代步……所有这些车马骡驴，将驿馆前面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此情此景，令石越亦不由得苦笑，却听侍剑在旁边笑道：“相公，

驿馆的大门关着呢！”

石越闻言，忙远远望去，果见驿馆的大门紧紧闭着，显是王安石在闭门谢客，但门外前来谒见的官员士子，却并不肯轻易死心。这也难怪，自吕惠卿辞相出外，虽然暂时没有巨大的人事变动，但朝中新党官员无不自危，人人都担心旧党借机清算，将新党全部逐出汴京。王安石尚未抵京，新党中便已经是谣言四起，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前宰相的身上。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官帽，自然也不是王安石闭门谢客，便可以令他们打道回府的。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吩咐道：“侍剑，去把我的名帖递进去。看来，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王安石站在驿馆客厅外的阶梯上，望着石越，心中不觉百感交集。十年时间！十年之前，他并不曾想过，此生还有多少机会再见到石越。十年时间，也可以让许多恩怨看淡——在十年前，他怎么敢奢望司马光亲自写信请他复出？！这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改变了太多的人。

今日的石越，比起十年前的石子明，也发生了许多难以形容的细微变化。王安石第一眼见着石越，便已感觉到石越身上的这种改变，但他却也很难说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也许，是石越的气质，越来越象一个宰相，真正的宰相！一瞬间，王安石突然心里一阵酸楚，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爱子王雱，如果王雱还活着，不知今日又会是何模样？

石越也远远地望着王安石。相比十年前离开汴京之时，王安石的须

发已然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他的头发与胡子都显得有些凌乱，不修边幅的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精神来看，王安石却比司马光要好得多。他的眼神依然咄咄逼人，令人不敢直视；当他站在石阶上，尽管身着常服，却仍能令身边的人们全都变得黯淡无光，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已转颜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王安石却摇着头，“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驿馆官吏早得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

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它，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仿佛吉甫便是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这里，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已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才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已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道王安石执拗，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摇头笑道：“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

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子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子之痛，司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道，“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要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他停了一会，又说道：“我今日来此，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起身谢了恩，道：“我早已听到传言，冯当世去了益州，但这戡乱之事，恐非冯当世所长……”

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但更多的，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冯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实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处分的，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便宣诸于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平章军国重事”，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因只得委婉说道：“冯当世识大体，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内，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若无宰臣坐镇，难策万全。而且，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颇堪任事；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军中名将，平叛不难。益州事，难的是要如何善后……”

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不由点点头，又问道：“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为何竟敢作乱？我自东南来，虽听到些许传闻，但尽是不尽不实，连汴京之人，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

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陈三娘暴乱的原由、经过也大体清楚了，便回道：“此事说来话长。国朝以来，颇修文治，三教昌盛，佛教民间最盛者，便是净土宗，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江西、两浙，原也是极风行的。而蜀地较他处，尤信鬼神之说，莲社更为盛行，朝廷屡下禁令，但越禁越多，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时日一长，所有法令，便已形同虚设。这陈三娘子，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她又会用符水治病，偶有神验，这虽与佛家宗旨，全不相合，但乡村百姓，却敬若神明，平时在伏虞县，颇有声望……”

“原来是黄巾之流，只怕又是官逼民反！”

“正是如此。”石越点头道，“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搪塞责任，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激起民变。益州连年用兵，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早已空空如也，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也几乎消耗殆尽。蓬州虽处内腹，但原本就是个下州，主客户不足三万，纳税丁口不足五万；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平素便不富裕。至今年十月，连去年的秋税，都尚有拖欠者。而伏虞县令，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未能收足赋税，已被漕司申诫，考课也落了个下等。今年夏税又未收全，眼见着又要受处分，连官位都要不保，因此一开始征秋税，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百姓一年劳作所得，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过冬的口粮，来春的种子，竟是一点不留。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便要锁拿到县衙拷

打。约一个月前，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便借了几百文交钞，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但如今益州的情势，休说是交钞，便是用铜钱铁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自是断不肯从，争执之下，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伏虞令说她不过，恼羞成怒，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由此激犯众怒。当天傍晚，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救出陈三娘子。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本也没什么兵力，何况这些弓手、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哪里敢和她作对。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全部生死不明。到今日为止，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石越说到此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要做何想法。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司马光、王安石心中，纵有同情，可镇压起来，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石越的心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这才算是真正明白益州局势究竟有多危险。一个伏虞县是如此，但益州只怕绝不只一个伏虞县！所谓遍地干柴，一把烈火丢进去，谁也不知道会烧起多大的火来！更何况，陈三娘子居然还懂得“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就更加不可轻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石越那轻描淡写的“善后”二字的深意。

“子明，不可掉以轻心，不可掉以轻心啊！”王安石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连说道，“益州禁军，都聚集在西南夷之境，要调到伏虞县来平叛，没有半个月只怕到不了，王厚、慕容谦一时半会只怕指望不上。况且马上要入冬了，只怕夜长梦多！”

石越额首道：“益州局势，的确不是一个陈三娘子这么简单。高遵

惠与陈元凤奏报，益州全路，聚啸山林的盗贼，有迹可查的，共九十三处，大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各州县长吏，要么隐而不报，只是强征弓手乡兵，保得盗贼不闹出大事，便阿弥陀佛，万事大吉；若盗贼太猖獗，不得不调集厢军、弓手剿匪，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益州路实已是处处是兵，却还是处处有贼。从伏虞县的事来看，这些乡兵弓手，也不堪大用。真要平叛，还是要指着禁军。现在益州境内的禁军大多聚于西南夷之境，而冬天马上便到，若无补给，休说平叛，军心溃散，大事去矣。但若要保证禁军补给，眼下除了指望益州路的秋粮外，实无良策。但这一征税，难保不会再出事！若再有一处响应，益州局势，只怕立时便会崩析！况且禁军一动，西南夷更不可制……”

“那子明又是何主意？”

“益州之事，若要治本，还要是从西南夷着手。”石越注目着王安石，沉声道：“陈三娘子作乱，我还是以为剿不如抚。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断无想造反的道理。”

“司马君实与韩持国又是何主意？”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道：“君实相公与韩持国都是一个主意，只赦从犯，不赦主犯。”

王安石点点头，望着石越，缓缓道：“子明，我也是这个主意。”

石越与王安石在驿馆一直谈到天色全黑，眼见外面北风呼呼作响，刮了一阵子乱风，又飘起小雪来，石越这才告辞离去。但直到他离开驿馆之时，外面还有许多人在探头探望地观望。汴京这时候只怕已经无人

不知石越亲自拜会王安石了。

侍剑侍候着石越上了马车，石越因见雪似乎越下越大，便叫侍剑也一道上车坐了，主仆二人在车上说着闲话，侍剑因笑道：“十年前小的还小，虽见过拗相公，却总是模模糊糊的，这些年老听到他的大名，今日见着，才知道原来也就是个不甚讲究的老头。不过桑舅爷怎的竟没来呢？”

“这是王介甫先公后私。”石越笑道，“他奉诏进京，没见皇上之前，是不会先见亲戚朋友的。”说完，忽想起一事，又问道：“听说你这些天常去田府？”

侍剑点头道：“田将军算是小人的师傅，逢年过节，小的总要去拜望一下的。他下狱那会，我没去探望他，心里很过意不去。烧衣节因听说田夫人有喜，相公也知道田将军平素手头大方，爱周济朋友，家里一向不太宽裕的，这年头日子又难过，汴京一切物什，最少都涨了两成，若用交钞，还要贵些。平素倒也罢了，现在田夫人既有身子，不便太操劳，因此我借故去走走，好带点有用的东西过去……”

石越一时未及想到侍剑在田烈武下狱时未去探望，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只是笑着点点头，道：“这是你不忘旧，本是好事。不过田烈武现已做了东宫官，你若再去他府里走动多了，被台谏知道了，多有不妥。”

“是。”侍剑连忙答应了。

石越闭着眼睛，仿佛是冥想了一会，忽又问道：“方才你说汴京一切物价涨了两成？”

“连曹婆婆肉饼都涨到八文一个了。”侍剑叹道，“若用交钞买，十文一个都未必买得到。汴京到处都在谣传陕西那边交钞越来越不值钱，钞钱比一天一变，大小商家都不乐意收交钞。虽说开封府有严令不得拒收交钞，但商家个个阳奉阴违，开封府也没什么好办法。如今益州又出了这码事，更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怕又要打大仗，越发不爱要交钞了。”

石越越听越是心惊。须知交钞一物，全凭政府信用行世。倘若商民对交钞丧失信心，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汴京天子脚下，交钞在理论上还可以随便按官价兑换，都已经如此，地方州县，更不知是什么景象。

却听侍剑又说道：“前些天，还听说开封府界出现了假交钞，仿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什么？！”石越惊得几乎站起身来。交钞自发行以来，假交钞便一直没有消失过，但是因为交钞所用的纸张都是特制的，彩色套用技术又严格控制，因此假交钞往往都是粗制滥造，只是一些偏远或者不甚发达的地区流行，也很容易被识破。开封府界，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假交钞的！这时候听侍剑说开封府竟然出现假交钞，而且还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石越怎能不惊？！

吕惠卿执政以来，交钞发行过多过滥，导致诸多弊端。石越本来正在思考对策，希望可以缓步挽回商民对交钞的信心。哪里知道，这时候竟然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

石越正惊惧着，忽又听到车外传来似公鸭嗓子的呼喊声，“前面可是石相公座驾？”

“这又是谁？”石越听得真切，连忙吩咐停下马车，掀开车帘钻出

去眺望，没多时，便见一个内侍驱马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石相公，皇上召见！”

石越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汴京的天空，已经黑沉沉的，皇帝怎么会在这时候突然召见？石越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又出什么事了？！

这是一天之内，石越第二次到福宁殿。他进宫的时候，宫门都已经关了，石得一亲自等在宫门外，将他领进宫中的一座偏殿等候，然后才告辞而去。石越在偏殿里约摸着等了小半个时辰，这才又有一个小黄门前来传旨，引他到了福宁殿。

石越忐忑不安地进到殿中，却见赵顼披着一件淡黄色的披风，斜靠在御榻上面，在他旁边叉手侍立着的，却是李舜举。石越纳闷的行过君臣之礼，一面在心里揣测着——夜开宫门不是小事，若无军事大国，皇帝不会夜里召他到福宁殿；但若有军国大事，怎么别的宰执大臣却一个也不曾见着？他又悄悄瞥了一眼李舜举，熙宁间的大宦官中，李舜举的宠信不是最盛的，但他素有“厚重”之名，皇帝这时候将他放到身边，说明皇帝虽然病了，脑子却还不糊涂……

石越一面想着，便听赵顼对李舜举吩咐了声：“你来说罢。”

李舜举应了声“是”，便恭恭敬敬地转身面向石越，说道：“石相公，李秉常又做了桩大事……”石越方惊讶地抬头，便听李舜举又说道：“……枢府刚刚递进急报，职方馆探得一个月前，李秉常率军突袭高昌，再次击溃高昌军队，活捉高昌主将，俘虏三万人，李秉常大军直趋高昌城，围城九日，高昌非但被迫送储君至黑水城为质，献纳黄金三万两，白银十万两，牛羊马骆驼十万匹，女子、奴隶各五千名，割让城池三座；而且以后每年还要岁贡金万两、银三万两、牛羊马骆驼五万

匹……”

石越一面听着这惊人的消息，一面悄悄观察赵顼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赵顼脸上的懊恼，两年之内，西迁的西夏连克高昌，对赵顼来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李秉常休养生息不过两三年，便几乎恢复元气，现在的西夏，正从高昌国榨取养份，更加迅速地恢复、成长着。而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宋军原本是有机会生擒李秉常的。

“陛下！”石越弯下了腰，把头低了下去，“臣……”这么多年来，遗虎成患的批评，从来没有断绝过，有人说他是收了李秉常的贿赂，故意放虎归山；有人说他怕鸟尽弓藏，故意放李秉常一条生路……

“子明……不必多想，朕信你。”赵顼见石越神色，已知他想什么，温声安慰了一句，又忧心忡忡地说道：“朕看西域，高昌眼见要亡国……”

“陛下洞察幽明，明见万里。臣亦以为高昌亡国之日不远。”石越连忙回道，说罢，又详细分析道：“以残夏之实力，虽屡战屡胜，原并不足以一口气吞并高昌——去年李秉常一战而大败高昌主力，却仅仅是抢掠财货而归，便是为此；但秉常之志，毕竟不在财货。故此时隔一年之后，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破高昌——臣料想高昌在去年之败后，一定会重整军队，以图复仇，但经此一役，从此高昌将士，将闻党项之名而颤栗。高昌割地赔款，实力大损，而秉常却更加强大，两年内，高昌既无与李秉常对抗之勇气，亦无与之对抗之实力。此时秉常原可吞并高昌，臣以为其之所以隐忍不发者，虽亦有可能是因补给不济，但更大可能却是忌惮龟兹、黑汗诸国——西夏三四年间便兼并高昌，龟兹、黑汗唇亡齿寒，保不定便会捐弃前嫌，共谋西夏。而秉常现今却故意只要财货女子，示无大志，此乃骄兵之计。臣若是秉常，定会遣使卑

辞厚礼前往二国，并将所得的战利品分赠二王，以骄其心。二国本是世仇，只要威胁不在眼前，互相攻战不暇，更不能奈西夏何。高昌如今已如同附属，却每年还要交纳沉重岁贡方得苟延残喘，两三年内，高昌王只能横征暴敛，大失民心。不出五年，秉常必定兼并高昌，到时他再行仁政，正能收其民心……”

这几年间，石越一直在关注西夏的发展，这是他亲手推倒的第一张骨牌，他当然希望看到骨牌一张接一接地倒下。残夏能兼并高昌，他并不意外，但是李秉常能如此沉得住气，却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却听李舜举叹道：“石相公料事如神，虽古人不过如此。难怪方才听到西夏大败高昌的消息，我看相公神色，虽然意外，却似乎并不吃惊。”

“李秉常的确遣使前往龟兹、黑汗，不但卑辞厚币，还将从高昌所得最精美的宝物、最美貌的女子，分赠二王。不过，二王却态度迥异，黑汗王笑而纳之；龟兹王却痛哭流涕，砸碎宝物，手刃美女。只不过以龟兹的实力，莫要引火烧身便要求神拜佛了，哪里还敢招惹党项……”

石越微微笑道：“用兵之道，便是那几个字——以己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不管李秉常在西域掀多大风浪，朝廷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便可。李秉常若识时务，一心往西，便由得他称王称霸；若不知好歹，竟敢东向顾盼，恢复西域亦非难事。陛下大可不必担心……”

李舜举摇摇头，道：“相公这却是料错了。一个月前，凉州以西发现了数千西夏骑兵的踪迹。西夏骑兵往来凉州，原也不稀奇，但自从熙宁十五年秋以后，李秉常锐意西向，凉州城外能见到的西夏骑兵，最多也不会超过三百骑。这次却是大反常态……”

却听赵顼也哼了一声，不忿道：“若非……益州，朕定要给他们……颜色！”

石越这时才真正是大出意料，他低头沉吟良久，方问道：“押班，凉州只报西夏骑兵出没，便没有其他动静么？”

“这倒未闻奏报。朝廷早已下令，西北沿边军州，西夏若敢侵犯，自当击退。若其不来犯境，诸将只要谨守疆界，严禁吏民与西夏互市便可。这几年之间，李秉常以残破之师，倒也不敢来挑衅。”

石越点点头，转向赵顼，笑道：“若只是如此，臣以为秉常或者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从秉常这几年在高昌的作为来看，他已非吴下阿蒙。那西迁党项部族，若说没有思乡之情，不想打回灵夏，那自是不太可能；但除非中国发生极大变故，李秉常却不太可能冒然东向。陛下只看他在高昌如此沉得住气，这几年又不断地向朝廷上表，表示驯服，便可知秉常断不敢鲁莽挑衅朝廷的。除非……”石越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中，脸色顿时一变。

“除非……什么？”赵顼也看出来石越的紧张。

“除非是北面有变故。”石越一瞬间，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涸。

“这……这……怎么可能？！”赵顼身子已不由自主地直了起来。

“也未必一定便是北面有事。”石越也不敢把话说满了，“亦可能是秉常受到内部的压力，做做样子给部属们看。这几年来，秉常不断上表，乞求朝廷敕封、互市、归还兴灵、允许其派使者回灵夏祭祖——他要朝廷敕封，那自然是想借中国之威信横行西域；要互市，那是为了有

利可图；但他明明知道朝廷断不可能还给兴灵，却不断乞求，那必是因为他要给部众一个交待，以示他并不曾忘记故乡；而要派使者回灵夏祭祖，那更可见其内部有返回故乡的压力。残夏虽然西迁，但时日还短，其部众不免思乡恋土，而朝廷这几年却屡屡拒绝秉常之乞求，甚至连使者也不接纳，秉常迫于压力，做做样子，也是可能的。”

赵顼点点头，松了一口气。秉常西迁，但宋廷斩草除根之心，却也一直未死，所谓“得陇望蜀，人心苦不知足”，以前灵夏割据的时候，宋廷自然不敢去想西域；但灵夏既然恢复，对西域便不可能没有想法，只不过暂时实力不济，无法仓促图之。所以宋廷对秉常西迁残部，一是轻视，二则是敌视。秉常虽然忍辱负重、卑躬屈膝，要和宋朝修好，但是宋朝的回答却是冷冰冰的——除非秉常率众内附，否则一切免谈。兼之宋廷为了巩固在灵夏地区的统治，对在当地有几百年声望的李家也非常忌惮，更不愿意秉常有机会与当地势力发生交流，因此，宋朝甚至不愿意接纳西夏的使者，官方互市自是早就停止，而对民间的走私，也严厉打击。宋廷早已颁下敕令，凡私自西出凉州、贺兰者，即处死刑。在如此严厉的敌视政策之下，秉常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早在熙宁十四年，朝廷便应仁多澣之请，令地方有司保护西夏李氏陵墓。这几年间，灵州年年都有当地人前往西夏王陵哭祭……”

这又是一件让赵顼心里很不痛快的事。尽管宋朝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恢复汉唐故地”，而灵夏地区也的确是“中国故土”，但西夏统治当地近百年，若从李氏祖先为节度使割据算上，更有几百年的历史，甚至连西夏的汉人，都不免会有人以“夏国遗民”自居。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故土”不容易，“恢复”之后，统治就更难了。宋朝的策略已经不可谓不得当，但除了对宋朝死心塌地的归附者外，小规模零星

叛乱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严厉打击，在秉常站稳脚跟后，也总免不了有人想逃到西域去，追随秉常……最让人郁闷的是，对于那些认定西夏已经亡国，每逢清明寒食便去哭哭陵的人，宋廷还不能不故作大度，加以宽容。毕竟，这也是宋朝自己要鼓励的“忠节”。

“若老天能再给朕十、十年时间，朕……定重开西域！”赵顼的眼中，露出雄心勃勃的光彩，但很快便黯淡下去。

“陛下正富春秋，虽有小恙，但所谓‘吉人自有天相’……”

“罢，罢。”赵顼没有让石越说完套话，“朕心中有数……”他转头望着李舜举，道：“朕还是放心不下——李秉常究竟是做样子，还是北面果真有变故，回头要叫职方馆查明，派人告诉苏轼。”

“是。”李舜举连忙答应了。

赵顼又转向石越，“还有一事，也要听听子明主意。”他朝李舜举丢了个眼色，李舜举连忙从面前的案子上捧起几本奏折，递给石越，低声道：“这些都是弹劾资善堂桑直讲的折子。”

石越心里头一惊，连忙打开奏折，方打开第一本，立时便呆住了——弹劾桑充国的，赫然竟是杨时！他又一本接一本的看来，却见这些弹劾桑充国的折子，竟遍布旧党、新党，甚至还有与新旧石党都不搭界的官员的弹章！石越知道桑充国虽然入仕，却是与世不争的性格，据说教六哥、七哥也很用心，本道只是寻常的小人嫉妒诋毁，哪料到竟会如此严重？这些人弹劾的事都大体相同，私自带太子、信国公出入市肆，教习商贾贱业；不规导储君学习圣人经典，反而教授诸般杂学，玩物丧志；在皇帝病重的时候，不教太子忠孝之道，反而引太子游玩……

桑充国的出轨之举，石越其实也早有风闻。但他没有想到，矛盾已经激化到这个地步。杨时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清楚，程颐对桑充国的作为十分不满，屡次规劝，桑充国反而巧言令色，加以诡辩。对桑充国的极度不满这才终于漫延开来，在这些弹章中，有人已将他等同于专门用游玩宴乐来引诱君主学坏以固宠的佞臣！因为有传闻说，太子每逢程颐上课，便经常装病，而到了桑充国上课，却往往翘首以待……

“桑充国是子明的妻兄、王介甫的女婿，朕……”赵顼望着石越，说道：“朕本来以为，皇子生于……深宫，……长……于深宫，有机……会通晓点外面的世务，亦是好事。朕实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但他却未免太过火了……”

“几天前，六哥和七哥在宫里到处找内侍、宫女变卖东西，还悄悄找一个内侍做牙人，令他出宫去变卖太后赏赐的玉佩，以买卖契据为证，许诺事成之物，可以赏他一成的好处！”李舜举轻声在旁边说道，说太子的坏话毕竟不是一件好差使，更何况他心里还知道皇帝对太子并无任何厌恶之意，“那内侍拿得玉佩，却又犯胆小，这事才犯了。官家叫了六哥、七哥来责问，不料六哥、七哥反说这玉佩既然太后赐了，便是他们的。他们明买明卖，只是和百姓公平做买卖，想凑钱造一艘大船，既不曾费公帑、又不曾苛剥百姓，不算有错……”

石越低着头听着，心里却不觉得赵侗赵俟有何不妥，只觉得这两个孩子颇有过人之处，但他却也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是骇人听闻，倘若传出去，还不知道要闹多大的风波。一时之间，石越竟是口拙辞穷，不知道说什么好。

果然，便听李舜举又说道：“老奴以为，六哥、七哥的话，实是透着一种仁心。只是这事情若是传扬出去，又要朝野惊骇了。不仅桑直讲

难辞其咎，官家亦怕有人借机大做文章……”

石越心中一凛，不由悄悄抬头望了赵顼一眼，却见赵顼脸色阴沉沉的。

“……太后也说桑直讲太迂腐了，桑直讲是魏晋名士，可皇子的师傅，还是要选老成的儒者。官家知道桑直讲并非奸佞小人，不过有点不通世务，不识大体。他是当朝名士，做过白水潭的山长，倘若以罪去位，却不太好看……”

石越这时候却听得明白，李舜举的这些话，自然都是皇帝叫他说的。皇帝是个极英明的人，他表达不便，便从内侍中挑了李舜举出来，这也是有深意的。李舜举不仅素有“厚重”之名，可以信任，而且与朝中百官素少瓜葛，在宦官头领中，相对而言更少实权，这样自然便难以弄权。但即使如此，赵顼还是不放心，便是叫李舜举做传声筒，也小谨慎，只肯叫他当着自己的面当传声筒，在司马光在场的时候，更是令李舜举刻意回避。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皇帝这么精明，说是要听听他的主意，其实却是早就拿定主意了。桑充国这几个月的资善堂直讲的日子，已经到头了。当下也不敢多说，只回道：“陛下既以臣又为右仆射，又将以王介甫为平章军国重事，于情于理，桑充国都应当引嫌避位，他虽是书生气，但这点道理，他却是懂的。臣以为桑充国两三日之内，必有辞呈奏达。”

赵顼点点头，“司马君实说得不错，桑与程都是书呆子，不让桑当官，那是保全他。选师傅，也是以书呆子为主，不过要的是程颐这样的书呆子……等六哥大了，再选……出身低微，官声好有真吏材的……世

家子弟德……才兼备，教他也不迟。”

这一段话很长，赵瑛说得断断续续，但石越却能清楚的明白话中之意，在皇帝的心中，桑充国与程颐都是书呆子，但皇帝所以为的两人的呆气却是石越不能苟同的，但此时也无法应腔。赵瑛又笑道：“子明，也是不会教孩子的。你……女儿……”

石越本来还在担心，这次桑充国被迫辞职，皇帝虽然不想把事情闹大，刻意低调处理；但是程颐的弟子门人弹劾桑充国的事情，却一定会传出来，纵然桑充国大度，但这件事情，却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善后。这时忽然听皇帝拿他的女儿开玩笑，石越顿时也不去想这些事了，因笑道：“臣教女无方，实在惭愧。不过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君必有其臣’，臣与陛下为君臣，臣女与淑寿公主亦为君臣，这事只怕却怪不得臣的……”

石越再次出宫时，已近子时，东华门外的大街之上，虽然一片一片地飘着鹅毛大的雪片，却依然是灯火通明，街边酒楼中，杯筹交错之声，莺歌燕舞之调，隐隐约约，不断飘进马车之中。汴京依然是一个繁华得有点儿糜烂的忘忧城。

“……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便当石越的马车拐进潘楼街时，在一片欢声笑语，追打逐闹之声中，便听一阵悲泣之声传来，与周围的环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歌声中的悲哀，让石越都不由生出恻隐之心，他连忙敲了敲车壁，道：“去

问问，是何人在唱这曲子？”

马车顿时停了下来，侍剑坐在车门前听见，早笑着回道：“相公不知道，这是在唱戏呢。”

“唱戏？”石越不觉讶然。

侍剑笑道：“这是今年最有名的一出戏，叫《战灵州》，这是最开始的几场戏，讲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才结婚几天，丈夫便被征发为役夫，运送军粮前往灵州。前面还有离别之时，夫妇抱头痛哭。这曲子唱的却是丈夫走后，少妇思念征人的……”

石越不觉默然，当初伐夏，为了保证军队补给，强征差役的事，也的确是有的。虽然宋廷许诺发给役夫报酬，但那背井离乡，远赴荒漠，又是吉凶莫辨的战场，要说老百姓会踊跃支持，只能是做梦。当年那些运送补给的役夫，也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客死他乡——禁军战死，还可以在忠烈祠立牌祭祀，将骨灰送还故乡^[1]——但是这些役夫死去，却往往只是就地掩埋，若有同乡能捎个口信带回家乡，便已经是幸运了。有些人的家属也许还能收到抚恤金，有些人则直接被遗忘了。

这件事在熙宁十四年，曾经让石越非常愧疚。但随着他被闲置，时间推移，连石越自己也早已渐渐淡忘了。

“这出戏是贺鬼头编的。据说几年前，他去过陕西替《汴京新闻》采风，亲眼看到一对夫妇生离死别，因此填下许多词来。今年他又将这些词串起来，编了这出《战灵州》，在汴京唱了几十场，场场都是满座大哭……”侍剑却看不见石越的表情，继续向石越介绍着。

“唔。”石越尴尬地应了声，问道：“最后这对夫妇怎么样？”

侍剑正要回答，忽然“噫”了一声，低声道：“相公你看？”

石越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掀开车帘，顺着侍剑的手指望去，便见在街边的一家小店铺里，背对着大街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正在独自喝着闷酒。

“范尧夫？！”石越惊讶地张开嘴，半晌没有合拢。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问道：“他没带从人？”

“属下方才已留意查探，左近象是并无随从。”回答的却是护卫朱连。

石越更觉奇怪。朱连是当年狄咏亲自从西军中给他挑选的亲兵，是几个护卫中眼色最好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从未出过差错，他既说没有随从，那多半便不会有了。但范纯仁堂堂刑部尚书，即使是微服私访，也须带几个从人；何况他还是个方正君子，持身谨严，又怎会半夜三更，一个跑到这里来喝闷酒？

石越越想越觉奇怪，终于掀起车帘，跳下车来，快步朝范纯仁走去，一直到了范纯仁身后数步，石越这才立定，揖道：“范公。”

范纯仁闻声，回过头来，见是石越，亦不由有点讶异，“子明？”

石越这时才看得清楚，只见范纯仁一身黑色的布袍，虽洗得干干净净，却是又粗又旧，头裹着儒巾，倒真象个穷学究。他面前的桌子上，也只摆着一壶酒，一盘炒青豆。再看他脸色，平素的沉稳中，却隐约带着点憔悴。

“范公好雅兴。”石越笑着走到范纯仁对面坐了，店家早见着来了贵人，这时候慌忙迎上前来伺候。石越吩咐着店家加了一副碗筷，抓起

范纯仁面前的酒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面笑道：“今日且先叨扰范公，改日再回请。”说着便先饮了一杯。这时侍剑早吩咐了店家，各样点心小菜早一样接一样送上来，石越其实也是饿久了，也不管范纯仁，竟是反客为主，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只直吃得半饱，才肯停下箸来。

范纯仁原本满腹心事，这时看了石越半晌，不由羡慕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子明立朝堂如老儒，居市井则似赤子稚童，这些事原是别人学不来的……”

石越喝了口酒，笑道：“有什么学得来学不来的，我实是饿了。君前不得失礼，倘若是旁人面前，我也不敢这么放肆，范公总不至于因为我吃饭无状而弹劾我罢？食色性也，饿了要吃饭，圣人也不责怪的。”

范纯仁亦不觉莞尔，笑道：“圣人还说割不正不食，食不言……”

“我又不是圣人，圣人说的，怎么能全部做到？”石越笑道，“别的不论，我吃饭时，却是一定要说话的。”

“子明真是真名士。”范纯仁抿了口酒，叹道：“只有象我这样的腐儒，才只懂得循规蹈矩，害人害己，尤不自知。”

“范公这话却要从何说起？”石越诧异道。

范纯仁默默摇头，又喝了一口酒，却没有回答。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曾无二三——在范纯仁的心中，石越并非那可以交心的二三人之一。

石越笑了笑，又道：“范公，以宰执之尊，孤身一人，到这种路边小店饮酒，这可不是腐儒能做得出来的。”

范纯仁自嘲地一笑，“我不过附庸风雅罢了。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适合我，我坐在这里，实是浑身不自在。”

石越默默注视范纯仁，过了好一会，才微微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和范公当面说道说道。”范纯仁讶然抬眼，看了石越一眼，却听石越又说道：“范公还记得文正公主持庆历新政之事么？”

范纯仁立时警觉地看了石越一眼，他以为石越想借庆历新政游说他，不料，石越接下来说的，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事情过了几十年，范公可曾想过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庆历新政的十条法令，到今日看来，也是切中时弊的；而昭陵虽然不及今上坚毅，却也算是一个仁君；其时政府有令尊、韩、富，台谏有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何政府台谏皆得其人，而庆历新政不过推行一年时间，便会失败？”

“小人诬以朋党，正人亦难久居其位……”

“范公亦曾熟读史书，为何每每只要小人进谗，君子便不是敌手呢？为何君子往往只能看着小人进谗言，将君子们一个一个驱逐出朝堂，甚至迫害至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人将国家社稷引至亡国，而无能为力呢？”石越咄咄逼人地问道。

“大丈夫做事，只能求无愧于心……”

“好一个无愧于心！”石越讥道，“与其说是为了无愧于心，莫如说是为了逃避责任罢？！”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

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范纯仁的脸腾地红了，霍然抬头，怒视着石越。他几乎要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直斥石越的荒谬，但却又感到有点不屑，只站起身来，便待转身离去。他甚至觉得不屑与石越坐在一起。但便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范纯仁忽然想起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喝闷酒，他忽然想起司马康的死——他是知道的，如果当初他不要犹豫，采纳石越的计策，也许司马康便不会死！他的心中，一直郁积着那份难以排解的愧疚……

“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石越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终于，范纯仁缓缓转过身来。

[1]. 宋朝民间盛行火葬，官方原本严厉禁止，子女将父母火葬，依照自唐代继续下来的刑法甚至要判处死刑！不过在宋代司法中，从未有过因此判罪之先例，自此，迫于财政压力，宋廷终于非正式承认火葬之合法地位。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地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戚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结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1]，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朝野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著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著虽

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著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著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分散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

在永顺钱庄案中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蔡京。司马光对他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冒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做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摯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摯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摯便高兴地吩

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摯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反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此时更没有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头痛。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

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

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但这个计划却被石越极力阻止。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更好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祈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行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

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而当宰相的坏处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马的同时，也必须带着标准的仪仗队。

与很多宋朝士大夫一样，石越讨厌浩浩荡荡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来的坏习惯——所以，出了内城后，石越便撤了仪仗，只带了侍剑和几个随从，轻骑往白水潭而去。他早已叫人问得清楚，这几天桑充国既不在潘楼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里，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买的园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寻着桑充国的园子。从外面看，这园子算是其貌不扬，一条在雪后格外泥泞的小路通往园子的大门，斑剥的粉墙外种着几株瘦瘦歪歪的柳树，只有两扇朱门显得新一点。石越在墙外下了马，将马顺手交给随从，也不通报敲门，径直推开门闯了进去。

进入园中，石越便呆住了。这园中除了几间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田地。厚厚的白雪覆盖下的，明明便是冬小麦的幼苗。远远望见桑充国正站在一间草房的窗边，提着毛笔画什么。桑充国显然也已看见石越，掂着笔吃了一惊，奇道：“子明，你怎的知道这里？”

“长卿好雅兴，”石越笑着走了过去，“居然扮起隐士来了。”一面快步进了草房，凑过去看桑充国的画，画的却是大雪覆盖的麦苗。不由笑道：“长卿要做陈相、陈辛么？”^[2]

“子明说笑了。”桑充国红着脸地笑了笑，道：“这小片麦地是我带着两位殿下种的……”他看见石越目光中的狐疑，连忙又笑着解释道：“播种自然不是我们做的，买下来便有。我们不过照料了几天，两位殿下亲眼看着这小麦破土发芽，因昨天下雪，我们问过这边的村民，小麦盖过雪明年收成更好，不过两位殿下依然有点不放心……”

石越笑着摇摇头，“这是画给两位殿下看的？——不过长卿你也够胆大妄为的了。”

“古时便有籍田之礼，不过后世天子籍田，不过做做样子，哪里知道耕种之辛苦与可贵……”

“长卿小时候便下过田地劳作？”石越笑着反问道，见桑充国语塞，又笑道：“其实我也觉得让小孩子天天背《千字文》、《蒙求》极没意思的……”

桑充国却听出了石越的言外之意，连忙辩解：“子明以为我让两位殿下玩物丧志了？不然，不然。两位殿下聪明得紧，《千字文》、《蒙求》之类，早就背得极熟，连《论语》、唐诗都可以背不少了；算术也学得极好，只是写字上、绘画上还要花点功夫，不过我是以为象两位殿下的身份，琴棋书画这些东西，倒不必学得太好，太好反而坏事……两位殿下到底还小，和他们讲《论语》、《孝经》，他们也听不懂，反觉无味，倒不如多见识见识在深宫里见不着的东西，正经功课，其实半点也不曾耽搁的。”

石越见他这般，想起自己的来意，竟有点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了，只好干笑道：“如此真是国家之福。”

“的确是社稷之福。”桑充国也笑道，不过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许。

“不过……”石越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开口说道：“我觉得真正的社稷之福，不在于此。”

桑充国这时才察觉到石越的异常。石越在桑充国对面坐下来，望着桑充国，说道：“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所谓的‘士大夫’，耗尽一代一代人的毕生精力，其实不过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百姓永远可以安居乐业？”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寻找答案。有些人寄望于历史的经验，有些人寄望于圣人留下来的经典，有些人想从天地自然之规律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些人干脆靠自己的玄想，还有些人什么也不相信，宁可让自己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那子明又属于哪一类？”桑充国也坐了下来，笑问道。

“我更相信经验。”石越坦白道，“历史的经验也罢，现实的经验也罢。和我讲千万种道理，不如摆上一样事实。”

桑充国笑道：“我欲载之空明，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不过子明之眼界，却非止于经验，这么说难以为令人信服。”

石越摇摇头，笑道：“其实也逃不脱的。”他不欲多说这个问题，便又继续说道：“要找到治天下的办法，先要明白国家的兴衰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依我看，决定国家兴衰者，可能不止一样。国君之明暗，大臣之贤不肖，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都是极重要的。”

“长卿说得不错。但我以为，这些依然难保长盛不衰。”石越笑道，“君明臣贤，与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每当君明臣贤之时，礼法、制度往往也较为完善；而完善的礼法、制度，同样也可以延续着君明臣贤的状态。但过得两三百年，再好的礼法、制度，也会被破坏殆尽；明君贤臣，转眼便仿佛绝种了一般……”

“万物有阴阳之道，只盛不衰的事情，原本便不存在的。”桑充国不由笑了起来，“子明以前说过，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的事。倘一代人能造就二三百年的盛世，还有什么不满足么？子明方才还说只相信经验，难道子明便见过有什么东西能逃脱过盛衰轮回？”

石越顿时被桑充国问得哑口无言，在他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中，的确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事情。

他原本不过是想委婉地劝说桑充国将有限的人生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培养未来的皇帝这种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觉，对于士大夫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他知道得并不比他们多多少。

却见桑充国意味深长地笑道：“子明找我，当不是想说这个吧？”

石越知道已经被桑充国识破，只得点点头，道：“我来找长卿，是有件事情转告。”

桑充国静静地望着石越，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点什么。

石越感觉喉咙有点干涸，他避开桑充国的目光，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皇上已经决定，令岳将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

桑充国怔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才明白过这话里的意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画，轻轻将笔搁下，这才抬起头，脸上已有勉强的笑容，“我知道了。”说完，默然一会，又道：“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吧？”

石越默默点了点头。

桑充国把头转向窗外，木然看着外面的雪地，半晌，才自失地一笑，道：“当日我实是不想做天子师的，但做了这一个月多的资善堂直讲，却又有点舍不得了。”石越才想安慰两句，嘴唇翕动，桑充国已转过身来，看着石越，笑道：“不过交给程先生，我也是放心的。子明如今虽已贵为宰相，可要烦心的事，比我可要多得多。”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却听桑充国又说道：“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要子明帮帮忙……”

“长卿但管说。”

“白水潭自我辞职后，教授联席会议推举孙公^[3]代任山长之职，但孙公虽然不到六十，身体却不是太好。子明也是知道的，大程先生病重，范公也已经回乡了，小程先生又做了资善堂直讲，明理学院虽然人材济济，但要说声望能令两院教授皆服膺，只怕还要假以时日。而格物院，只怕一百年之内是不可能做到山长的……”

“长卿不可以继续做山长吗？”石越已听出他话中之意，不由略感奇怪地问道。

桑充国默然一会，笑道：“我只打算回《汴京新闻》。”

石越凝视桑充国，好一会才恍然大悟。在历史上，虽然理学起源于北宋，但终北宋之世，都只能算是个影响力不大的小学派，主要靠私人讲学来延续自己的学脉，其声望则只能依赖于个别杰出的学者。但在这个世界的熙宁十七年，借助白水潭学院的影响力，二程在吸收融合了石学的许多观点后，已经一跃而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派，其学生之多，在白水潭明理学院，完全足以与石学分庭抗礼。桑充国显然已经知道了程颐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弹劾，如果他回任白水潭山长，即使不在白水潭内部引起争议，在日后处理事务时，也将是一颗定时炸弹。

“那长卿想请谁来当山长？”

“不是我，是大程先生。一个月前，苏子容还在狱中，大程先生便和我说过，苏子容是当今少有的全材，论文章经义，明理院无出其右者；论算术、天文历法，乃至机械、药理，他也在格物院开过讲，那也是众所心服的。只不过以往苏子容是要入阁拜相的，我们也请不动他。象当年，范公、孙公，甚至是大程先生自己，若非仕途受挫，绝意进取，也断断到不了白水潭。但若当立功无望之时，那才杰之士，便免不了会想着退而立言。大程先生给教授联席会议写了封信，倘若苏子容平安无事，那便做罢；倘若他获罪被贬，趁他灰心绝望之时，白水潭当要设法延致。孙公身体不好，已经几番想辞职返乡，不瞒子明，几天之前，我就想着如何请苏子容来白水潭当山长了。只是倘若没有皇上的旨意，却怕苏子容不敢来……”

“长卿的算盘倒打得精。”石越不由得笑道，“皇上的确是很恼他。不过，倘若你们能请动苏子容做白水潭的山长，我便也能说服皇上

许可他致仕。”当年程颢不过是低级官员，本来当官的意愿也不强，弃官便弃官了；但苏颂却已经是朝廷重臣，虽然因罪获贬，仕途遭受重挫，但石越如今已贵为宰相，二人私交甚好，苏颂岂能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石越怎么也不相信白水潭能劝动他致仕，去当山长。

但桑充国却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伸出掌来，笑道：“击掌为誓，一言为定！”

石越也伸出掌来，与桑充国轻击三掌，笑道：“一言为定。”

[1]. 这也是宋朝的一个惯例，拜宰相、立皇后、立太子时，皇帝要亲自前往内东门小殿，向翰林学士面谕旨意。所以，每当相位空缺之时，汴京朝野，无不竖尖了耳朵，只要听到内侍们前往“小殿子”，亦即是内东门小殿准备，人人便知道这是皇帝要拜相了。

[2]. 陈相、陈辛相传是战国时人，据说本是儒家弟子，后来投入农家的许行门下。

[3]. 指孙觉，后面的范公指范镇。

熙宁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见王安石后，很快正式颁布敕令，拜王安石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虽然没有郊迎之礼，没有选定黄道吉日，照样轰动天下。吕惠卿罢相后惶恐不安的新党，总算安下心来。石越与司马光又分别上了一封札子，不约而同地回顾唐代历史，痛斥党争误国，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协力，才能致国家太平。二人皆闭口不谈王安石主政时引起的纷争，只赞扬王安石的德望才学。石越更是暗示是司马光推荐王安石为相。

这两封札子很快被公开登载在《新义报》上，引起巨大震动。对新党与王安石成见已深的人，难免要忧心忡忡，有人担心司马光与石越重蹈覆辙，有人大翻王安石的老底，过激者甚至对司马光、石越也破口大骂；但更多的人，虽然对王安石依然将信将疑，但却很肯定石越与司马光的态度。对党争的厌恶与担忧，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压倒了对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宋朝再次陷入危机中的时候。

一面是石越与司马光的表态，一面是十几年的变法的确收到了效果，总之，这一次，没有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

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惟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随之消弥，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到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不过，显然没有人考虑过赵佣与赵俟的喜好；也没有人关心桑充国的学生们心里暗藏的不满……

总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宁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满希望的，尽管在这乐观之中，也同样夹杂着许多的抱怨。开封府百姓手中拥有的交钞，平均可能是其他地区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可他们每天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拥有的交钞被商家以各种名目拒收，或者变相地贬值。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将自己拥有的交钞变成铜钱，但越是这样，人们便越会发现，市面上铜钱极度的短缺，于是铜钱对交钞的比价就越来越高。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税可能不再接受交钞，甚至可能会正式废除交钞。

很多人都相信，交钞是吕相公发明的，如今吕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做了赵官家的宰相，那么吕相公的“发明”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从心里是赞成司马相公与石学士的。中下士绅阶层的意见，往往便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意见，哪个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这个阶层的广泛称赞，在这些人的舆论影响下，普通民众便也会认为那个宰相是好的。而司马相公与石学士，不仅仅得到了这种间接的舆论影响的称赞，更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每个汴京市民，都会敬服于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同样，每个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将入相的才干。倘若去问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说，赵官家早就该让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当宰相了。他们相信司马光与石越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而相对来说，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却比较局限于有见识的读书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进改革的官员之中。

但是，尽管大多数百姓们信任司马光与石越，他们的乐观之中，却依然有着忐忑。而且这种心态，甚至弥漫于汴京的每一个阶层。交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存废。在汴京，人们已经开始将交钞当成烫手山芋，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铜钱或者别的实物，而商家却不肯接纳，钱庄前面每天都排着长队兑换，以至于许多钱庄为了降低风险，开始限制兑换的额度，并且以比正常情况快得多的频率，向交钞局申请兑换铜钱。

国库也越来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开封府界出现的假交钞，让交钞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许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投机者，才认为这是天堂。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上，当朝廷发行一种新货币失败后，便草率地全面废除，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但这

一次，如果宋廷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显然将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历史上的那些新货币，即使被废除，货币本身可能还能折点钱，但这次，被废除的交钞，拿回家糊墙都嫌太硬。

恐慌在静悄悄地蔓延，并且从民间开始烧到了庙堂。

国库的铜钱储备越来越少，让很多官员开始沉不住气。有一部分官员与汴京的普通百姓一样，认为交钞是吕惠卿的“发明”，与熙宁归化一样，都值得重新检讨。并且，这在政治上是打落水狗，毫无风险。他们将交钞与熙宁归化放在一起进行攻击，以一种事后诸葛的优越感，历数它造成的危害，大声呼吁朝廷予以废除。

这种攻击绝非没有市场。在大宋朝廷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缺少专业知识，又不习惯于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他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迷惑，甚至就是听信传闻，便自以为是站在为百姓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的立场，开始附合这种攻击。

仿佛交钞与熙宁归化便是万恶之源，只要废除此二政，一切就会好转。

更复杂地是，还有一部分有财政经验与吏治名声的官员，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采取废除交钞、停止熙宁归化政策的断然措施。

一部分有在北方担任地方官背景的官员，率先对纸币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在事情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之前，彻底废除交钞，恢复原有的币制……

而一些从东南诸路出身的官员，以及许多曾经支持新法的官员则反对废除纸币。他们相信宋朝需要纸币，但他们却也认为宋朝发行了太多

的无本交钞，因此悲观地认为交钞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宋廷继续支撑下去，只会让国家的财政也随之崩溃……所以，他们也主张断然放弃交钞，并重新建立一个更加谨慎的纸币体系，也就是说，重新发行一种有足够金银铜储备的新纸币！

于是，废除交钞的声音，俨然成为宋廷中最大最响的声音。更糟糕的是，这些讨论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奏折、报纸、私人的聚会、耳语……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越大越好！

而民众对交钞的信心，便在这些声音中，迅速跌到谷底。

仅仅在数日之内，汴京城内几乎所有的钱庄，便都陆续停止兑换交钞；大小商店作坊，也拒绝接受任何交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蜂涌上街，想用自己的交钞换取一切可以换到的东西。太府寺前更是挤满了拿着成箱成箱的交钞来兑换的大商人……虽然因为信息传递速度的限制，暂时还没有波及到其他的地区，但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而这一切，却又反过来成为那些主张废除交钞的官员的证据，仿佛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仿佛他们是有着先见之明的，汴京主张废除交钞的声音，越来越大。

于是，拜相不到一个月，新麻烦大麻烦便接踵而来，石越陷入焦头烂额中。

但老天爷好象是认为宋朝的局势还不够混乱，十一月初，两名重要的新党成员薛向、常秩竟然又相继在汴京病逝，生老病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新党连损干将，却不免让汴京城中的新党，都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而薛向素以理财闻名，他的去逝，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一种极坏的心理暗示，更是给人心惶惶的汴京，又平空增添了许多不祥的气

息。

汴京的这个冬天，阴霾、压抑。

石府。

侍剑看见一个丫环端着一个盘子从石越的书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那女孩见着侍剑询问的目光，也不敢说话，只黯然摇了摇头。侍剑不由得叹了口气，无可奈何的摆了摆手，让那女孩退下。石越已经两天没顾上吃东西了。

“侍剑……”

“安叔？”侍剑转过身去，却见石安手里拿着一张名帖，他讶异地看了石安一眼。这十几天来，不算在政事堂当值，回到府中，石越平均每天要接见的官员士子，少说也有一二十人。潘照临不得已只好定下规矩，每日府中自掌灯时分起，便谢绝宾客。这时候已经过了戌初，石府中早已是灯火通明，石安虽是府中资格最老的下人，但平素都是极谨慎的，怎么竟敢坏潘先生的规矩？

石安显是知道侍剑在想什么，笑道：“这个人若不通传，怠慢了又怕相公责怪……”一面递过帖子给侍剑。

侍剑狐疑地接过名帖来，打开看了一眼，讶声道：“张商英？他来京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连忙合上名帖，道：“安叔且去客厅伺候，我马上去通报。”

自从离开杭州之后，这还是石越第一次见到张商英。在石越的记忆中，张商英依然还是那个负气倜傥、豪视一世的浊世佳公子。

张商英与石越渊源极深——当年正是因为石越的推荐，张商英才被破格任命为杭州太守，得以迅速东山再起。尽管石越也听到过一些传闻——张商英曾经举荐舒亶，但后来却因为涉嫌为亲属向舒亶干请，反被舒亶弹劾，差点就再次被贬去监盐税……石越并不知道张商英在这件事情当中是不是被冤枉的，他也没太放在心上。在石越心中，张商英算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

正是张商英与蔡京等人一道执行石越在杭州创立的种种政策，并将之推广到两浙路、淮南东西路、福建路；此外，当年张商英同时得罪了新旧两党中的重要人物，以至于十来年都只能当地方官，但他与石越这么多年间书信往来，也从无抱怨之语——有了这两条，在石越心中，张商英就有一席之地。这次张商英得以回到汴京，出任太府少卿，石越在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张商英返京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虽然他接到敕令便立即起身，不料却在路上大病一场，以致迟迟不能履新——当然，他也因此避开了汴京的风波，但他一日不能上任，石越便一日不能安心。

交钞危机愈演愈烈，但兼任太府寺卿的李清臣，却委实无法让石越放心。李清臣什么都好——他支持变法，旧党也能接受他，而且也很有能力，无论是捕盗平叛，断狱治民，还是礼仪典故，文章制敕，都让人挑不出半个不字来——但偏偏就在理财上差了一点。这却也怪不得李清臣，他一生之中，从未到东南诸路当过官，履历当中也没有担任过与财计有关的官职，将他放到太府寺任上，他也只好用捕盗的本事来理财。而石越纵然心知不妥，却也没有办法换掉李清臣。李清臣既没犯过错，

又得皇帝信任，石越想换掉他，不仅说服不了皇帝与司马光、王安石，也会让李清臣认为是一种侮辱——这会令他更加无法对太府寺施加影响力。

在蔡京调任户部之后，石越便只能指望张商英了。

“天觉是何时到的？可见过皇上了？”石越一面问话，一面打量着张商英。张商英身材与石越相仿，他年纪其实比石越还大上几岁，但因为保养得当，看起来倒比石越要年轻些。

“下官下午方进城，尚未蒙召见。”张商英挪了挪略微有点发福的身子，脸上微露不安之色。他返京之后，不先见皇帝，不先谒两府，反而先拜谒宰相私邸，倘被台谏知道，免不了要被弹劾。倘若面前坐的是司马光，只怕立时便要将他撵了出去。但他却有非见石越不可的理由。

“唔。”石越的脸色也微微变了下，“想来皇上不日便会召见天觉，太府寺举足轻重，关系甚大，如今更是多事之秋，天觉要多多费心。”

“太府主事的还是李邦直……”张商英一面抬眼偷看石越神色，一面斟酌着用辞，“下官来见相公，其实也是为了这事。”

“李邦直是好共事的人，天觉不用担心。”

张商英知石越误会，忙笑道，“下官担心的倒不是李邦直好不好共事。而是下官听说，李邦直在朝中力主反对废除交钞……”

石越很意外的望了张商英一眼。

“如今太府寺第一要务，便是交钞。朝中有关交钞的争论，下官未进汴京，便已听到不少。想来无论是皇上召见，还是谒见政事堂，都免不了要问下官的看法……”

“天觉之意是？”石越听他的言外之意，却越听越觉得不对。李清臣反对废除交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真正的动机石越也能猜到一二。李清臣奉命追讨永顺钱庄案流失的交钞，十分得力，屡受褒扬。这些交钞很多还在运回汴京的路上，若还没来得及入库，就被废除，这岂非是一个笑话？何况朝中真正掌握财计的大臣，都知道如今交钞对宋廷的财政非常重要，轻易废除，势必成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李清臣也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也正是因为石马王李等人对废除交钞的谨慎或者反对态度，在众议滔滔之下，废除交钞才从来没有真正被提交到政事堂的议事日程上。石越盼着张商英回来，是希望借助他的能力，为交钞危机找出一条路子来，但此时听张商英言外之意，却似乎是张商英反而主张废除交钞。这未免大出石越的意料。

果然，便听张商英说道：“下官今日进京，特意去城内几家最大的钱庄门口看了看——倘不快刀斩乱麻，拖延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

“你是想废除交钞？！”石越的脸色难看起来。

张商英避开石越的目光，道：“潘楼街的三家钱庄外，拿着交钞想兑换铜钱的人，堵满了几条街道；汴京城里的商贩还不到下官当年离京时的一半；五百文的交钞，竟然买不到一个大饼！相公，除非太府寺能开放兑换交钞，否则，汴京的情形，会如瘟疫一般向全国蔓延！”

倘若太府寺有足够的金银铜储备的话，还用得着在这里浪费唇舌？

石越更加感到不耐烦了。李清臣已经几次调低了钱庄每日的最高兑换额度，但即便如此，按着目前每日兑换的规模，最多一个半月，太府寺将连半个铜子都找不出来。

“朝廷正在设法保证兑换。”石越的语气变得生硬。

“限额兑换不过是苟延残喘。”张商英依然不敢正视石越的目光，但言语中却并没有畏缩，“每调低一次兑换限度，对交钞就是一次打击，交钞已然伤痕累累。吕吉甫罢相前，韩忠彦在开封府还能靠平价卖米卖布，来平抑物价——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现今连开封府征秋税，都不敢只收交钞，不纳粮米！下官记得相公曾经说过，交钞一物，全赖官府之信用行世，如今信用荡然无存，恕下官直言，相公也没有点石成金之术……”

张商英说的都是大实话，但这却更加让石越恼怒。放诸四海皆准的所谓“经济学”原理，原本也只是个神话。更何况他连这些基本理论都懂得有限，更加不用说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

韩忠彦用十分传统的办法，付出巨大的代价，好不容易将物价平稳下来，眼看着一切就要好转，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局势就直转急下，完全不受控制的变成了如今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石越与司马光、王安石一样，都只能目瞪口呆的看着，束手无策。

知道应当维护交钞的信用又如何？知道应当满足充分兑换又如何？便如张商英所说，石越也没有点石成金之术。汴京有无数的品官之家、禁军家属、商贾……宋廷这些年累积发行的交钞，有多少最终落入了他们手中？石越连想都不敢想这个数字。

“……事到如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相公须得快作决断，废除

交钞！”

“你知道废除交钞会令多少人倾家荡产么？”失望的怒火涌上脑门，巨大的挫折感让石越一时间难以容忍张商英对他之前期待的“背叛”，只是多年的习惯才让石越竭力控制自己没有将怒气发泄到张商英头上，石越绷紧了嘴唇，眼中满是怒意。“这是抢劫！这是抢劫！”

石越的怒气让张商英心里徒然生出几分怯意，但他默然了一会，终于还是抿着嘴，低声回道：“下官只知道，若再过上一两个月再废交钞，朝廷会连军饷都要发不出来！”

“那天觉可知禁军的薪俸，如今也有一半是用交钞发放的？”石越声音中的怒气，越来越明显。他盼着张商英回来，是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的。新官制中，太府寺架构上是设有两位少卿的，也许现在是时候考虑再任命一名少卿了。

石越的书房中，突然静了下来。在书房外面守了近一个时辰，侍剑才终于见着书房的门打开，石越与张商英一前一后走了出来，但让侍剑感到奇怪的是，石越将张商英送出书房，便即止步，并没有如平时待客一般，送至中门。

尚书左仆射府。

一个微微有点驼背的老仆人托着一盏油灯，引着四个二三十来岁的官员朝侧厅走去。一路之上，只见府中道路走廊的两侧，隔上好久才会挂上一盏的油灯，昏暗的灯光，仅仅能勉强照明而已。那老仆将这几个人引进侧厅坐了，便即告退，有两个老厢兵奉上茶来，一个三十来岁的

官员拨开碗盖，放到鼻下闻了一下，道：“这是信阳军的茶。”

坐在他旁边的一人却叹道：“这又算得了什么好茶？这是堂堂左丞相之府，竟连根蜡烛都见不着……”

“如今蜡烛多贵，常兄不知道么？”那嗅茶的官员一面将茶碗放回案上，一面道，“现今本来物价便贵，泸州又是大宋蜡烛的主要产地，如今是连寺庙里的香烛都点得少了。”

“哎，多事之秋。”那姓常的官员微微叹了口气，便不再说话。

左仆射府书阁。

司马光翻弄着手中的名帖——刑恕和常安民他是极熟悉的，刑恕是程颢的学生，同时也算是司马光、吕公著的门人，他才华横溢，很早就中了进士，甚至一度受到王安石的赏识，但因为对王雱批评新法，得罪王安石，在熙宁初年被赶出京师，当了一个小县的知县，后来司马光与石越合作，主持撤并州县改革，他那个县被废除，因为吕惠卿从中阻挠，刑恕就一直被闲置，这些年间，刑恕开始是在嵩阳书院一面任教职，一面读书；同时也给《西京评论》写点文章，和司马康关系极好。石越抚陕时，据说刑恕曾经一度因富绍庭的介绍，想去石越幕府谋份差使，但不知何故，石越对他非常冷淡，他在陕西只呆了一个月，便悻悻回到洛阳，直到不久前，才因司马光的推荐，又做回崇文院校书——也算是个馆阁。

常安民也是旧党年青一代中的英材，他是熙宁初年的太学生，进入太学的时候，不过十四岁，熙宁六年中进士，王安石曾经对他百般笼

络，但他不为所动。后来因为言语得罪安惇，屡受打压。也是前不久才被荐为仓部员外郎。熙宁年间的太学生，七成是新党，三成是石党，常安民在太学生中名望极高，还偏偏是旧党，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更何况，常安民还与蔡确是连襟。这就更加要让司马光等人对他青眼有加

了。

但另外两个名字就很陌生了。建州李绾、福州吕彰——又是“福建子”，一个念头突然冒了上来，司马光按捺住心中那种莫名的嫌恶感，将手中的名帖放到案上，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蔡京，温声问道：“元长，这李绾和吕彰，元长可认得？”

“相公问的可是李绾李公权、吕彰吕伯阳？”蔡京笑道，“这倒巧了，下官昨日才见过他们。”

“原来元长认得。”

“相公可知道杭州西湖学院出了一个食货社？”

“食货社？”

“是一个人数极小的学社，听说不过二十来人，但因都是江、浙、淮、福建六路的名士，在东南颇具声势。这个学社还办了一本《食货》，下官略略翻过，大概是主张义利为一，重事功，讲究经世济用，他们专门研究历代食货财计之学，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要求既要轻徭薄赋，又要保护富人。依下官所见，他们对交钞、钱庄、互市、海外贸易都极为关注……”

“这无非是石学支派。”司马光不以为然的说道。

蔡京笑了笑，摇头道：“以下官所见，这食货社虽然与石相主张有

相近之处，但区别甚大。他们对理学、新学、石学都有批评，甚至对孟子与董子^[1]都多有指责。下官就看到他们中有人说大程小程之学是不知痛痒之学；又认为六经皆史，新学妄解经义，说到底不过是无用之语；也有人嘲笑石学其实全无体系，无非几块破烂缀成，甚至有人说石相也就一部《论语正义》作得好，但也全是疏阔之语；又骂孟子、董子常常曲解圣人之意，歪曲儒术……”

司马光听蔡京的介绍，他是方正君子，对这种狂妄轻薄子，心中更是平生反感，不由讥道：“那他们以为世间可还有学术？”

“那自是有的。”蔡京笑道，“便是他们的食货之学。他们可是要为儒术立大体，定大略的。他们说孔子之术，就是治国平天下致万世太平之学。要治国平天下致万世太平，奢谈道德文章，性命义理，那只能南辕背辙，愈行愈远。要成此外王之学，惟一的办法，就是重事功，做有用之学。而这食货理财之术，便是他们最看重的有用之学。”

这番话与司马光的学术，却颇有暗合之处。但司马光依然感觉这“食货社”的人，过于妄自尊大，因摇摇头，道：“这未免失之偏颇。”

但司马光对食货社居然并没有全盘否认，却不免令蔡京吃了一惊。他捉摸不透司马光的真实态度，因又笑道：“其实下官对他们所知不多，便是这些东西，也是昨日这李绾、吕彰和下官说的。李绾、吕彰都是西湖学院出身，熙宁十五年的进士，早在食货社还全无名气的时候，便已是其中成员。因他二人懂账目，对会计条例也极熟，登第后也没有外放，被吕吉甫相公留在太府寺权任主簿……”

司马光听到这二人竟然是吕惠卿所用，脸色顿时又难看起来。

蔡京却假装没看见，只笑道：“依下官之见，他二人来见相公，多半还是为了游说交钞之事。”

侧厅中。

李绾和吕彰局促不安的交换着眼神。求见宰相时，即使被安排在侧厅等上一两个时辰，也已经算是优待了。以前求见吕惠卿的时候，他们曾在门外等了三天。但是，对于李绾与吕彰来说，投奔司马光，却到底是一个极为无奈的选择。在此之前，他们曾经设法求见过蔡京与李清臣。那是两次不太愉快的经历。蔡京对食货社非常了解，连李绾与吕彰曾经年轻气盛的在《食货》上撰文过嘲笑石学与新学也非常清楚——这也是李绾与吕彰明明是吕惠卿提拔重用的官员，却不敢去见石越与王安石，反而要硬着头皮来见司马光的理由——所以，结果可以想而知，他们在蔡府，受到的只有讥讽与嘲笑。而他们的顶头上司李清臣，在知道他们是所谓的“吕党”之后，李府的大门就对他们彻底关闭了，李清臣根本没有兴趣听他们说任何事情。同样的事情，如果在司马光府上重演，无论是李绾还是吕彰，都不会太感意外。

没人知道李绾和吕彰是忍受多大的屈辱才来到这尚书左仆射府，他们并不想卷入任何党争，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施展所学。吕惠卿曾经给了他们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他们在西湖学院时，研究从交子到交钞的一切纸制货币，甚至连王莽的币制也有涉猎；而吕惠卿既是他们的同乡，更是交钞的倡导者、推行者，他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不要去州县做主簿，可以在交钞局了解、观察交钞的运作……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拒绝？

这也不能成为一种罪名。李绾和吕彰心里对吕惠卿的感激也是毫不作假的，面对甚嚣尘上的废除交钞的声音，他们在同僚的聚会中为交钞辩护，为吕惠卿的交钞政策辩护，难道便是一种罪名？

对于李绾和吕彰来说，对司马光品格的信任，几乎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两个人因为过度的紧张，身体已经有点僵硬，只能用眼神互相鼓励着对方。

对面，刑恕与常安民，却轻松的有一拨没一拨的聊着天。

“……小程先生未必及得上桑长卿。”刑恕轻轻地哼了一声，“常兄可听说了，汴京流言说，内头六哥常常装病逃课……”

常安民却皱眉道：“这到底只是流言，岂能当真？”

“我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若依我之见，原是大程先生做资善堂直讲最好，有桑长卿、小程先生二人之长，无二人之短，可惜大程先生身体却不太好。”刑恕摇着头，又对李绾、吕彰笑道：“公权、伯阳，也不用太拘谨，相公公务繁忙，不会这么快便能见着。能见时，下人自来会通报的。”

常安民也道：“司马相公是极礼贤下士的，公权、伯阳不用太拘束。”

“是。”李绾和吕彰忙齐声应道。

刑恕见他二人神情，不由笑了出来，道：“公权、伯阳的高见，我和常兄都是颇以为有理，这才敢冒昧引荐来此。便是你们那食货学派，

我虽然不能全然苟同，但若讲究经世济用，司马相公也定是赞赏的。本来这治理国家，理财食货原也是离不了的，其间真不知道藏着多少学问，况二位所言，其根本终是不离圣人之教。如今交钞正是国家心腹之患，若二位之策当真能解此难题，前面便是青云之路……”

“富贵青云，非下官等敢奢望者……”一提到交钞，李绾与吕彰立时便来了精神。

“……现今汴京，其实并非是物价腾贵。物价贵的，主要还是益州和陕西。”书阁中，蔡京向司马光仔细分析着，“原本汴京物价也贵，但现今人人拒收交钞，这铜钱反而金贵起来，汴京街头，若用铜钱买东西，物价其实还算平稳，有少数货物较之去年反而便宜。原本今年也算是丰年，据说东南货物堆积如山，所恨者便是运不进汴京来，原也没有物价腾贵的道理。这祸根，恕下官直言，还是朝廷中那些废除交钞的言论惹的祸。”

“只恐并非全然如此。”司马光紧皱着双眉，道：“若据子明所言，朝廷发行无本交钞过多，纵是没有这些议论，物价还是会大涨。”

“那也比现在好办得多。如今朝廷已是进退维谷，先不提废不废交钞，现在朝廷已经是没米下锅了。若继续发行交钞，军中也好，官员也好，岂能无怨言？便是用交钞收购百姓货物，几乎也等同于苛税；但若废除交钞，这半年之内，只怕朝廷连军费军饷都要凑不够……”

“若是汴京的情况蔓延出去……”这些可怕的情景，石越已经向司马光描述过很多遍。

“相公以为这李绾和吕彰的对策……”

“发行更多的小面额交钞，全面禁止铜钱流通？莫说此事做不做得，单做此事，便非一年半载之功。”司马光几乎是下意识的摇着头，“这还不如刑和叔的主张，刑和叔建议一面尽可能回收交钞，减少坊间交钞总量；一面设法增加金银铜矿产量，令铸币监多铸铜钱……”

蔡京又笑道：“他二人还说道，可在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用严刑峻法率先禁止铜钱、铁钱流通，既可控制汴京的乱局向当地扩散，又可将当地金、银、铜运回汴京，解决汴京的困局……”

司马光不由苦笑着叹了口气。在交钞信用几乎接近破产的情况下，宋廷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某个地方禁止铜钱？更不用说回收铜钱了。又是两个徒知大言，不晓实际的家伙。司马光刚想叫家人出去谢客，却听蔡京又说道：“不过，下官倒有个想法……”

“若是相公以为交钞断不可废的话，下官建议相公出去见见这两人，而且要热情接纳，多加勉励，最好还要给他们升升官……”

司马光一怔，旋即明白过来，不由击掌赞道：“妙策！”

离开司马光府后，蔡京钻进马车，便不由得掩着嘴巴，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户部度支郎中掌管着大宋全国的财赋出入、会计筹算、逐年用度审计等等事宜，既是个要职，也是个美职；而蔡京本人，又同时是石越和司马光面前的红人，这样的身份，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汴京城，自然会成为一个大忙人。

交钞在短短的时间内，突然爆发出这么大的危机，这让所有的人都

始料不及。但政事堂的相公、参政们的苦恼，在蔡京看来，却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国家平安无事，他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左右逢源，在石越和司马光们的主政之下，岂码要再有二十年，他才有可能位至公卿。若要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更需要机会。

别人不会知道蔡京埋藏在心中的那种深深的羞辱感，他曾经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王安石拒之门外，曾经因为自称为蔡襄的族人而被人讥讽，他自觉才华过人，但却常常被蔡卞抢去一切的风头……在梦中，蔡京无数的梦到自己官做得王安石更大，天下姓蔡的人都抢着想和自己联宗，蔡卞在自己面前低声下气，人人都要拍自己的马屁……

要让美梦成真，就绝不能满足于区区一个度支郎中。度支郎中固然是个美职，但这也只是他升迁的跳板。

蔡京已经开始一步步的接近权力的核心。以前看起来还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已经可以清晰的看见它的轮廓。不过这还不够，还要近一点……

度支郎中后是什么？少卿？甚至是侍郎、寺卿？

若他能帮助石越、司马光度过眼前的困局，这绝对不是幻想。而且，他也可以因此积攒下足够进入政事堂的政治资本！

若能达成这一切，蔡京将不惜一切，就算让他再度在王安石前面卑躬屈膝，他也能受此胯下之辱。

只不过，游走于石越与司马光之间，什么时候，都必须加倍的谨慎。

蔡京当然清楚的知道自己必须站在哪一边，他离不开富丽堂皇的马

车，更离不开奢华的生活，象司马光那样朴素节俭，在蔡京看来无异于自虐——在他的马车内，有通透的琉璃灯罩，燃着掺有名贵香料的蜡烛，可以令整个车厢内，馥郁芬芳、亮如白昼——即使是明知道司马光不会喜欢他这种行为，他也无法抗拒这种生活的诱惑，这可比向王安石陪笑要难上一万倍。幸好，他也无须舍弃这种生活方式，至少他可以确信，石越对此并不在乎。而司马光的重视，更加可以提高他在石越心目中的地位。

蔡京斜靠在车内的软榻上，喝了一口热汤，又打起精神，拿起一本《食货》，细细翻阅起来。

[1]. 指董仲舒。

琼林苑行宫，残雪消融。

赵顼看着李向安钳着一饼用沸汤浸泡过的老茶，在微火上小心的炙烤着，面带苦笑，“朕也如在火上烤一样……”他抬了抬眼，望着坐在下首的王安石，问道：“丞……相，你说实话，如今究竟有没好……法子？”

“陛下，臣与司马光、石越已经聚议过不下十次，臣等以为，如今之策，只得打落牙和血吞，无论如何，都须得将交钞坚持下去……”

王安石的声音，能让人感觉到一种信任。但赵顼却无法骗自己，王安石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他信任的三位宰相，都束手无策。

“真……坚持得了？若……坚持不了又……”

“陛下！”王安石迎视着赵顼的目光，沉声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疑……人不用……”赵顼幽幽叹着气，看着李向安去碾碎炙干的茶，“朕今天……才知过去这几年，竟……是将今后四……五年的钱全花光……”

“臣相信石越能找到办法。”王安石平静的说道，“不过陛下要有

心理准备，臣有预感，这麻烦还没到此为止，而要恢复元气，说不定要用上四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

“丞相？”赵顼的声音中，有点疑惑。这有点不太象他认识的王安石了。

“陛下，现在的政事堂，要的是各安其位。令三匹千里马拉一辆马车，若不能往一个方向跑，那还不如找三匹驽马跑得快。臣已经老了，再也做不得陛下的头马，臣能做的，是帮着这头马，希望它不要脱缰，不要跑错方向。”

行宫之中，沉默了一小会。赵顼与王安石四目相交，君臣之间的默契，便在这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熙宁元年。

“去，叫六哥、七哥……”赵顼向一个内侍吩咐了，又对王安石笑道：“丞相……未见过六哥、七哥，今日……正好……”一面似又不经意的问道：“丞……相可知白水潭请苏颂的事？”

“臣微有所闻。”

“自……古以来，只听说学而优则仕，独朕临朝，反……倒多有挂冠而去，宁在学……院，也不……要做官。”赵顼言语中颇有几分怨气，“熙……宁初年，朕为变法，特……加优容，异议……之士，既不愿效力，是……人各有志，朕不强……求，也容他们在……野讲学。但如今是朝廷小有斥……责，便生怨……怼，视朝廷法纪为何物？苏颂是因枉……法受斥责，白水……潭却礼聘为山长，这是讥……朕……不知任贤、贤么？”

“白水潭多是书生腐儒，素来昧于大体，倒也未必是敢存此不敬之

心。”即使桑充国成为了王安石的女婿，王安石与白水潭，也有太多的恩怨，他从来不对白水潭口出恶言，甚至也偶尔会有夸奖之语，但在心底里，这座大宋名声最响、规模最大的学院，从来都是王安石最疏远的地方之一。不过，他不会特意为白水潭说好话，却也不会放纵皇帝那敏感脆弱的自尊心。在赵顼面前，不管王安石用辞多么谦逊谨慎，骨子里却依然是一副老师的做派。“苏颂干犯国法是真，但若说他有多大的罪过，臣以为却未必然。白水潭重格物之学，苏颂学术文章，确有可取之处，于这冬官之技，又素有虚名，白水潭欲迎为山长，亦算不得奇怪。臣以为，陛下若以后还想用苏颂，那便依旧让苏颂去会州做知州；若陛下不想用苏颂了，不妨许他去白水潭——陛下还怕天下没人想当官么？”

“朕……用他做甚？”赵顼没好气的说道，“你那女……婿也怪，白水……潭山长多少人求……之不得，他偏……要让给苏颂，还求石越……来求情。”

王安石不由笑道：“桑充国虽然有时不通世务，却有个好处，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诚心正意。他虽不是理学家，但这点臣以为他比程颐要强。”

“罢，罢。”赵顼也笑了起来，“看在丞……相女婿的面上，朕便不管……了。不过这例不……能开，苏……颂若想当白水……潭山长，叫他上表……请……致……仕。鱼……熊掌，天下没这……等便宜事。”

君臣二人正说着，早有入内省的内侍领着一高二矮三个孩子走了过来。王安石原听得是叫六哥、七哥来，这时远远看见三个小孩，正在纳闷，这时近了才看清，原来高的那个却是个女孩，却不知是哪个公主宗

室。他离开京师十年，走的时候赵侗、赵俟都未出生，淑寿虽然是他为相时出生，但他哪里又会认得？他避居金陵时，以他的性格，更不会特别留意汴京宫中的皇子皇女，这时自也猜不出这三个孩子分别是谁。只见那女孩子顾盼之间，竟另有一种出众的气质，倒似出自将门，他暗暗揣测，不知这是哪家的女儿，一时之间，王安石的目光竟把两位皇子给忽略了。

这时三个孩子一齐给赵顼请了安，淑寿早见着父亲身边的老头，她早听说父亲是在这里接见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王安石，不待赵顼吩咐，便已领着赵侗、赵俟，又按着见宰相之礼拜见。王安石更是暗暗称奇，正欲起身避让，却听赵顼笑道：“本朝之……制，亲王见宰……相，也要行礼，丞相受得起……”又指着淑寿笑道：“朕子女中，数温国……聪明，做……事有担当，不象朕的女儿，倒象太祖的女儿，可……惜却是个女子，否则大宋基……业……”

王安石这时才知原来竟是温国公主，他见皇帝的溺爱之情溢于言表，不由微微一笑。他自己也是极宠爱女儿的，因此倒也不觉是多大事情，只是在心里却不免要暗暗想道：幸好这是大宋的公主，若在唐朝，免不了又是一个太平公主，司马君实非得睡不着觉不可。

赵顼又指着赵侗和赵俟，道：“六……哥和七……哥，丞相要多多费……心。朕与卿一生的事业，最后成败，免不……了要落……到六哥……”

皇帝虽假装轻松，但说到此处，语气已不觉黯然。王安石看了一眼皇帝，形销骨立，心中不由得一酸，忙站起身来，朝赵侗恭谨的还了一礼，方道：“六哥日角龙庭，日后承绪大统，必能中兴宋室。陛下有子如此，是大宋之幸……”

他话未说完，却听见赵侗问道：“你就是王介甫丞相么？”

王安石忙回道：“臣便是王安石。”

听见这肯定的回答，赵侗与赵俟顿时兴奋起来，二人交换下眼神，赵侗又急忙问道：“桑先生可是丞相的女婿？”

“是。”王安石诧异地抬头望着赵侗与赵俟。

却见赵侗已是喜形于色，道：“丞相可否帮我带个口信给桑先生，便说——请他还来教我们罢，我以后一定攒钱买家报馆还给他……”

“我也保证，以后绝不逃课了。”赵俟生怕王安石不肯答应，连忙在旁补充道。

“程正叔独教东宫后，六哥、七哥装病、逃课，便成了家常便饭。单这个月内，庞天寿为了六哥装病，已挨了太后三顿棒子……”

“把这件事传出去。”

“是。”

东角楼附近界身巷金银交易所的某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房间内，赵顼打扮成普通贵家公子的模样，一面品着茶，一面听着身边属下的报告。

这界身巷的金银交易所，时代久远，连这里资格最老的牙人，也已经记不清它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了。大家只知道，从仁宗时代开始，这里就已经是大宋民间最大的金银交易所，是富豪与冒险者的天堂。最

初，金银交易所与彩帛交易所是在一起的，而交易所的牙人则都是各自为战，这里只是给这些大宗货物的买家与卖家，提供一个私下洽谈的地点，而牙人们则在中间穿针引线，每一宗买卖的成交，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但从熙宁年间开始，界身巷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交易所的楼房不断扩建，越发的雄阔森然，交易的项目也不再限于金银彩帛，几乎所有的大宗货物，在这里都有单独的交易所。交易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的牙人组成了自己的行会，由交易所分别与买家卖家签订契约、收取保证金，并将货物确定产地、划分等级，所有的富豪商贾，都在这里通过牙人公开竞价，每一笔成交价格，都会向交易所内的所有人公开，并由牙人们迅速的送到所有买家卖家的手中。因为这些积极的变化，加上界身巷身处汴京的地理优势，令界身巷的牙人们至今仍可以非常骄傲的宣称，此处依然是汴京最大的大宗货物交易所，这里每日的金银交易量是杭州交易所的五倍、彩帛丝绸的交易量是杭州交易所的十倍……

界身巷是大宋冒险者真正的天堂。

界身巷也是能带给赵顼最大快乐的地方。宋朝对宗室与官员的交往，保持着较高的警惕，象赵顼这样极亲贵的亲王，在此方面，反而会更加小心翼翼；但是在宗室和商人的交往方面，却几乎无法限制。宗室中有许多的人，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都会或明或暗的参预商业活动。而赵顼最喜欢的，便是界身巷的金银交易所。平时看起来小心谨慎，温文尔雅的雍王，一旦进了界身巷，便立即判若两人。那种一掷千金的痛快，动辄数万贯、数十万贯甚至是上百万贯的买进卖出，财富暴增暴跌带来的刺激，对于赵顼来说，实在是一种成瘾的享受。

界身巷的牙人不会关心他的真正身份，也许有人知道他是亲王，也许没有人知道。反正至少在口头上，没有人会提起这件事。在界身巷交

易，需要交纳足够的交易保证金，让牙人们看到来路清白的财产证明与户籍证明，加上一个有份量的担保人——而这一切对于赵顼来说，真正易如反掌。许多牙人都知道，“赵员外”在界身巷金银交易所，是一个真正有胆量、而且有眼光的豪客。在界身巷内，象赵顼拥有的这样的大房间，不超过三百间——这是专门给赵顼这样的喜欢到界身巷交易的大主顾们预备的。在这个房间外面的小房间内，有三个有着几十年经验的牙人随时守候，以备顾问差遣，十几个学徒穿棱往来，随时报告最新的报价。

“员外。”一个书僮在门口从一个牙人手中接过一张写了最新报价的白纸，送到赵顼跟前。

赵顼扫了纸上一眼，便听到身后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每两金价现在已经冲到九百贯交钞！

仅仅半个时辰之前，金价还只是七百五十贯。

而在交钞刚刚发行不久的时候，一两金价一度只值到七贯交钞！

一年之前，危机尚未爆发，当时金价高涨，最高之时也不过三十多贯。

“员外，刚刚拿到的报价，每两金价折铜钱是七贯四十八文，铜钱在涨。”站在赵顼身边最近一个位置的，赫然是吕惠卿之子吕渊！

“没人看好交钞，人人都认为交钞废定了。”赵顼把纸片丢到一边，淡淡笑道，“昨天还有成交的，今天金价对交钞，只看到买家报价，竟已经没有一起成交的了。真想知道石子明能有什么灵丹妙药，竟然咬牙挺到现在。”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赵顼嘿嘿笑道，“我就赌赌石子明，卖五百两金子，只收交钞！”

“员外！”这下子连吕渊都急了，“昨日员外将凑到五万贯铜钱全部买进金子，到今日已是亏了……”

“只管卖，我买进金子，就是为了收交钞。”赵顼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笑道：“这次我和三位丞相共进退。”

他话音刚落，便听外面一阵喧嚣，便一个牙人跑到门口，手舞足蹈，兴奋地得不能自己，“员外！员外！有大事！有大事！”

“什么大事？”吕渊皱了皱眉，走到门口喝道。

那牙人激动得几乎有点口齿不清，“有人进场，杭州曹家的小舍人，大手笔！”

“什么大手笔？吕郎，让他进来吧。”

“是。”吕渊将那牙人带到赵顼跟前，便听那牙人颤声禀道：“杭州曹家的小舍人进场，用铜钱，出价十五万贯，买进两万两黄金；又卖出两万两黄金，只收交钞！”

“只收交钞？！一千八百万贯？！”房间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不会那么多，要看有没有人敢接！”沉默了一会，赵顼已回过神来，冷笑道，“他不是来买卖黄金的，他是来救场的。”他站起身来，道：“走，我们去看看。”

界身巷金银交易所大厅内。

十几万贯铜钱的交易，在金银交易所并不算很大，但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却未免骇人听闻。

在曹家小舍人进场之前，所有人都认为今天金价对交钞一定冲破一千贯，直到昨天，还有人在赌交钞，但在今天，似乎所有人都绝望了。政事堂、户部、太府寺、交钞局，没有任何消息，人人都只见着交钞在垂死挣扎，迟早变成废纸一堆。

但曹友闻进场之后的大手笔，真是不能不让所有人侧目。

这个小衙内若非是有内幕消息，那就是用十五万贯铜钱博了一把大小，而且有九成九的可能性要输。

十五万贯铜钱，若交钞果真废除，它的价值绝对不止是十五万贯这么简单！

牙人们疯了似的在人群中跑来跑去，场内的豪商交头接耳，而且似乎越聚越多，许多在旁边的彩帛丝绸交易所、生丝交易所等场中交易的富商显然也听到了风声，纷纷往这边聚集。

一个消息很快在金银交易所传开来。

“刚出的《新义报》，司马相公接见了食货社的李绂、吕彰，荐举二人为交钞局丞——有人说朝廷为保交钞，要废除铜钱……”

“废除铜钱？！”

“废除铜钱？！”

牙人们跑动的脚步，更快了。

“对铜钱涨，七贯八十文！”

“对铜钱，七贯一百文！”

.....

“对交钞跌，八百九十贯！”

“八百七十贯！”

“八百五十贯！”

.....

转瞬之间，界身巷内已是天翻地覆，铜钱一路暴跌，交钞却开始回涨。

“员外，要不要再等等？”这样的变幻，连赵顼聘请的牙人，也有点拿捏不住了。

赵顼站在交易大厅的后面，看看大厅内不断更换的报价，又看看意气风发的曹友闻，咬咬牙，低声道：“买铜钱！有多少黄金白银，全部卖出去，收铜钱！”

“员外？”对于界身巷内的游戏，吕渊一向是看不懂的，而赵顼的举动，更是每每让他胆战心惊。

“只管买！”铜钱一定会涨，交钞肯定还会跌，赵顼在心里恶狠狠地说道。现在只是还不到时候，曹友闻根本不懂界身巷的游戏，带着十几万贯铜钱和一个流言，就想挽救交钞，那只能是飞蛾扑火。真到风浪来了的时候，在界身巷内，几百万贯丢进去，也溅不出一个水花来！

第十章 当年师友尽豪英

1

“界身巷果然名不虚传。”回到犀光斋后，曹友闻终于忍不住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感叹。

曹五郎对于曹友闻不肯听他的劝告，却依然有点耿耿为怀，“大哥这般报价，实是太吃亏了。纵是大哥果真想博一把交钞，也应当找个好牙人，一点一点不动声色地出价买进，这两万两黄金一把标出去，买那么一大堆废纸，界身巷内的牙人，还不象闻到臭味的苍蝇一般聚过来？”

这日界身巷内，交钞买入黄金的价格，让人惊心动魄。在曹友闻进场之前，交钞买入黄金价一路直涨到九百贯，即使如此，金银交易所内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只收交钞。而交易所内的金银交易，也主要是以铜钱加上大量的交钞做为添头来报价的——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只有资深的牙人，才能迅速的计算出准确的市价。只收铜钱的报价，在此前也只有极少数的能够成交——它的主要意义，还是一种交易者的参考。

但曹友闻进场之后，金银交易所内立即风云变色。可能废除铜钱的传言，导致金银交易所内铜钱买入黄金价在一小段时间内暴涨，但涨到七贯一百八十文的时候，仿佛所有的人都突然醒悟过来铜钱根本不可能被废除，转眼之间，便又开始继续回跌的过程。但这个消息和曹友闻的大手笔，在交钞这一块，几个时辰之内，就令三个人因为过于激动而昏厥，被抬出交易所大厅。仿佛所有的冒险家都被刺激起来，交钞买入黄金价由九百贯每两开始，一路猛跌，其间虽然偶有震荡，却也阻挡不了大势，黄金价格最低一度探到五百贯每两——这让许多此前将交钞当做添头交易的巨商们几乎悔青了肠子。

不过，界身巷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财富之巷。尽管曹友闻咬牙接下所有的交钞报价，其中还不乏素不相识的赌徒和他一起作战，但他两万两黄金最终也很快消耗殆尽，交钞买入黄金价再度回涨，在界身巷关门之前，曹友闻只能眼睁睁看到它停在了七百贯六百文。

这一天，因为他的进场，创下了界身巷金银交易所的日成交记录，但他却也成为界身巷当日的笑柄——他最后的成交均价是六百九十贯每两！比起七百贯六百文的收市价，最后每两还少了十贯六百文。若和他最初的报价相比，每两少了二百一十贯交钞！

这样拙劣的成绩，也难怪曹五郎会忍不住口出怨言。

“我只不过是试试水之深浅罢了。”曹友闻却只是淡然笑笑。在南大宋海打拼了十几年，记不清有多少次是从惊涛骇浪中侥幸捡到一条生命，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亲自拿着弩弓和海盗周旋，有多少次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和薛奕的南海舰队捉迷藏……今天的这点点挫折，对曹友闻来说，便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根本连眉头都已懒得皱一下。

“大哥别怪我啰嗦，我知道石相公、司马相公都反对废除交钞，我也知道石相公是大哥的山长，不过大哥不可过于感情用事，石相公也不是神仙，这不是他反对不反对的事，交钞随时都可能变成废纸……”曹五郎的心里，已经认定了曹友闻今日的行为极不理智，“若要论亲近，没有谁比唐家和石相公更亲近，可我听人说了，连唐家在京师的钱庄也受不住了，他们这几日一直通过牙人在界身巷用铜钱搭着交钞换金银换货物。这时候，大伙都是想方设法抛点交钞出去，把风险降低一些，靠大哥一个人逆势而为，大哥有再多的钱，丢进界身巷里，连声响也不一定能听到一个……”

曹友闻淡淡地望了激动的曹五郎一眼，笑道：“这个道理，今日我已经明白了。五郎放心，我有分寸的。”

曹五郎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但抬眼看见曹友闻眼神中的毋庸置疑，终于吞了口口水，将一肚子话全部咽了回去，只勉强应道：“是。”他心里不敢真正责怪曹友闻，却将不满的目光投向坐在曹友闻身边的那个尖嘴猴腮的老头——曹友闻这次回京，带了好几个亲信的手下，这个叫“王六丈”的老头，便是曹友闻最亲信的一个，曹友闻对他非常信任，连曹家在婆罗洲的土地作坊，也全部交给他打理。曹五郎知道王六丈十分精明，曹友闻好几次重要的决断，他都给出过重要的意见，但不知为何，这次王六丈却一言不发，这让曹五郎非常的恼怒。

但王六丈却假装没有看到曹五郎的表情。

待曹五郎强抑着一肚子不满告退之后，王六丈才叹道：“官人这回下的本钱可真不小。”

“契丈也以为我是买了一堆废纸回来么？”曹友闻笑道。

“十几万贯不是个小数目。”王六丈回道，“旁人以为海上的钱来得容易，但咱们家的生意，挣的固然不少，可每年的沉船也不少，还总有海盗抢掠，一旦有事，不但血本无归，有时还要赔偿货主损失，抚恤金也不是小数目，几万贯几万贯的打水漂是常事。况且这两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正因为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才不得不下点本钱。”曹友闻笑道，“山长如今已贵为宰相，当日杭州的蔡大人，如今也已是度支郎中，虽有子柔引荐，但若没点见面礼，所谓‘人微言轻’，说话也没份量。况且我欠着蔡大人一个天大的人情，他让我做这点小事，我怎好拒绝？”

“那是陈先生的面子，算不到蔡京头上。”

曹友闻摇摇头，叹道：“不管怎么说，当年一场暴风雨，我好不容易打拼下的十几艘福船，价值数十万贯的货物，还有几百名水手，全部沉到海底，那时候连我这条命都几乎不保，我抱着一块木板在海上漂了三天，正好碰上契丈的船路过，这才侥幸保住性命。那一段日子我真是心灰意冷，在杭州卖田卖地，惨淡维持，若非是子柔写信给蔡大人与薛侯，我哪里敢想今天？这些事契丈也是极清楚的，当年没有蔡大人给我那几宗生意，我就成了曹家的败家子。我曹友闻有恩必报，当年我拿着子柔的信去见蔡大人，他没把我拒之门外，今日蔡大人有吩咐，我也不能轻易拒绝他。何况这还是一举多得的事。”

王六丈却道：“朝廷陷入如此窘境，只怕叫张仪再生，也要无能为力。官人的大计，依劣丈看，只怕不易成功。”

“事在人为。”曹友闻淡然道，“能不能成功，总要先试试。”

“也罢，总要先试试。南海就这么大一地方，虽说国家林立，但有时所谓一国，尚比不上大宋朝一乡一里，人口、富庶都有限得紧，这也是这两年生意不好做的原由。仅以陶瓷来说，熙宁八年的时候，利润是今日的三倍。且凌牙门的胡商也好，广州的胡商也好，除了原本定居这边的，这几年过来的也越来越少，虽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大食国打仗了不安定，但只怕主要还是注辇国在中间抢钱。凌牙门的胡商都是一个口径，道注辇国管得越来越严，他们多数船只只能在注辇国卸货，大宋过去的船只也一样，以前还有些船能去大食，现在到了注辇国就只好打道回府。哎！”王六丈说的事情，其实曹友闻也知道，但这时说来，还是忍不住嗟叹。

“大宋的货物，在大食供不应求。所以我们的海船到了注辇国，便被他们压价和买，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大食的海商。这是无本生意，一本万利。大食过来的货物也一样，好的他们也博买了，再高价卖给我们，只有差货才令他们自卖。不但如此，这些年我们许多武装商船在注辇国海域失踪，谣传是注辇国水军还扮成海盗，在海上公然抢掠。这原都是杀鸡取卵的勾当，但人之贪欲无穷，真是利令自昏。本来他注辇国港口无人问津，也是咎由自取，不关我们甚事，但他们这么着阻塞商路，这两年的生意不好做，总得计上注辇国一份功劳。”

曹友闻顿了顿，又道：“这些事，我和子柔也都说过。子柔和契丈也是一个意思，这个时节，朝廷不可能再兴什么事端。薛侯原本一向是想对注辇国开战的，上次回京后，便不再公开说这些话了……”

“尽人事罢，不管能不能成，都值得一试。”王六丈的心里，其实也没什么信心。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总是要试试的。曹家和高丽国的走私贸易，本非长久之计，而且曹家自从逐渐南迁广州后，其实已经将家族生意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海，如若宋辇开战，以曹家的生意范围，获利

自然不会小。不仅如此，他们这次回汴京之前，已和南海几十个大海商私下里达成协议，若曹友闻的游说能有进展，所有贿赂需要的钱物，全部公摊——对于南海的许多海商来说，不管他们多么有钱，汴京都是他们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很多人的眼里，蔡确便已经是皇帝以下最大的官员了，贸易的萎缩、人力资源的贫乏，让他们许多人都想对注辇国开战，但是他们却连贿赂都找不到门路，更不敢去想影响朝廷的决策，所以对于曹友闻的提议，也是半信半疑，非要有所成效，才肯投入支持。王六丈倒不是在乎他们公摊的那点钱，而是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曹友闻能够取得令南海的大海商们信服的进展，不管最后能否成功，通过这件事，都可以大大提高曹家在海商中的地位，让曹家成为南海海商中的一个首领——这中间的利益，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丢在界身巷的十五万贯铜钱，也不过是一张送进石府的门帖而已。

雍王府。

“那个曹家小舍人究竟是何底细，查清楚了么？”至少在界身巷内，赵顼是个十分精明的投机者。抓住铜钱买入黄金价格短暂暴跌那一小会的机会，赵顼果断出手，获利极丰。但是，这点进账让他高兴不起来，那个曹家小舍人，扰乱了他的全盘计划——交钞买入黄金价格虽然最后果然回涨，定格在七百贯六百文，但离最初的九百贯已经相差甚远，对于准备在交钞上大赌一把的赵顼来说，这个价格让他开始犹豫。

赵顼坚信在石越与司马光的执政下，交钞不会轻易废除，所以他始终看好交钞——这也是赵顼所非常得意的，他相信自己具有别人所不具

备的独到眼光。但是，和界身巷内所有的冒险家一样，赵顼也疯狂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九百贯每两，是他心里认定的理想价格。七百贯六百文的价格虽然也可以获到极大的暴利，但在赵顼心里，却和亏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曹友闻的意外出手，让赵顼又犹豫起来。

现在出手收入交钞，是赵顼非常不甘心的——如果这样做，即使令他的财富一夜之间暴涨数十倍，他也无法享受到快乐的感觉；但继续耐心等待交钞买入黄金价格涨回到九百贯每两，赵顼忽然间又有点信心不足——可他也并不可能真正的视金钱如粪土，即使身为亲王，金钱也是很重要的，不说别的，在大宋朝，如果没有丰厚的陪嫁，即使是你是亲王宰相，女儿也未必能嫁个好人家。

而界身巷内，虽然对交钞信心不足依然是主流，但是曹友闻进场之后，已经不再是一边倒。

这更让赵顼感到沮丧。因为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并非只有他一个人眼光独到。界身巷内，原来还有无数的投机者正在等待机会出手，所以曹友闻一出手，象闻到血腥的鲨鱼，这些投机者便按捺不住，纷纷出手收入交钞试探界身巷的反应。这个发现，是让赵顼最感到不舒服的。犹如一只老虎，盯了几天的猎物，正准备出手独享猎物，却不仅被别的猛兽抢先出手，而且还突然发现，原来盯着这只猎物的猛兽，竟然满山都是。赵顼狩猎的快感，在这一瞬间，完全被剥夺了。

“已经叫人查到一些，那曹家小舍人叫曹友闻，在白水潭读过书，却弃文从商。曹家原是做船行的，家业不大，不过曹友闻最早随薛突出海贸易，十余年时间，曹家在他手里已是颇成气候，如今曹家在汴京、杭州、广州、婆罗洲、凌牙门都有产业，曹家主要是做硫磺、硝石、犀制品贸易——从他家的主业来看，肯定是朝里有人的，硫磺、硝石都和

军器监有关，若朝中无人，生意便大不了——可我以前却从未听说过这个曹家。”吕渊沉吟道，“我怀疑这曹友闻是石越的门生。”

“石越的门生？”赵顼不由笑了起来，“难不成是石越叫他这么干的？这么说倒是说得过去。”

见吕渊不解地望着自己，赵顼又笑着解释道：“我起先见这曹家小舍人这般莽撞，还以为是个纨绔子弟，可曹家家业既是在他手里光大的，这又没道理了。但若是背后有石越指使，那一切便顺理成章了。石越派他来，一是试试深浅，一是传个口讯。”

“难道石越想通过界身巷把交钞价格抬上来？”吕渊在理财方面，可以说完全外行。

赵顼摇了摇头，“这个曹家小舍人，最多算是石越的斥候。”他知道和吕渊说这些，无异于对牛弹琴，因笑道：“你不必理会这些事情，专心盯着石得一便是。”

尚书右仆射府。

“下官以为，南海的这些商人，或许真能帮朝廷渡此难关。”蔡京望着沉吟不语的石越，谦恭的声调下面，掩藏不住内心的得意，“单单曹友闻一家，下官只是稍稍暗示，他竟然能一掷十五万贯！在南海，曹家这样的富商，成百上千……陈先生方才也说了，他们想要和注辇国开战，想要开拓新的航线与商路——他们既然有求于朝廷，那为朝廷出点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只怕朝廷不会轻易答应在这个时节开

战。”陈良插道。这几年他离开石府，四处游历，多半时间便在东南诸路与南海地区逗留，对于南海商人们的处境与想法，非常了解。

蔡京微微一笑，道：“朝廷又不是和他们做买卖。”

陈良一愣，没有明白蔡京话中之意。潘照临在旁边笑道：“元长的意思是，先给他们一点希望，叫他们心甘情愿出钱，至于打不打南海，那是以后的事。”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便是行贿，也不能叫人非得办成不是？”蔡京毫无愧色，反颇为得意，“况且海商们能有今日，也是朝廷的恩德，这时朝廷肯让他们报效，是他们福气。至于军国大事，自当决于朝廷，又岂能容商贾置喙？”

“只怕他们自己不觉得是福气。”潘照临讥道。

“这却不难，只要相公点头，下官自有办法让他们争先恐后的掏钱。”蔡京一面说，一面又去看石越。

石越看着蔡京，又是好笑又是好气。蔡京的确很有办法，想出了让曹友闻去界身巷扔钱这一招，而且难得的是，居然能让曹友闻心甘情愿的在界身巷里丢进了十几万贯的铜钱。而蔡京又马上从曹友闻家产的豪富，想到可以利用南海的海商们。若论心思灵便，蔡京的确是他亲信官员中数一数二的。但可气者，蔡京依然是本性不改，对曹友闻也罢，对南海海商也罢，他抱的念头，依然是能哄就哄，能骗就骗，能够踩着这些人的铜板一路高升，他不会有丝毫的犹豫，但至于想要他有所回报，那曹友闻和南海海商们，只怕是所托非人。不过，蔡京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他不由笑道：“元长估摸着能筹到多少钱？”

蔡京以为石越动心，精神不由大振，道：“下官不才，一千万贯总能借到。”

“一千万贯？！”陈良怀疑的望着蔡京，海商们纵然富裕，但也不是冤大头。

“一千万贯固然不少。”石越点头道，“但元长打算如何用它呢？元长可是想在界身巷回收交钞？”石越又看了蔡京一眼。

蔡京感觉到了石越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含义——那是一种责怪。蔡京的脸不觉微微红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这是他失于考虑之处，他原想曹友闻以十几万贯蛮干，都可以在界身巷收入上千万贯交钞。倘若以千万贯铜钱投入界身巷的交易所，不仅朝廷可以回收大量交钞，从中牟取暴利，也可以将交钞价格抬拉起来，并且恢复人们对交钞的信心。但石越的提问却突然间点醒了他。

官府若明目张胆地进入界身巷交易，肯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这只会激怒那些主张废除交钞的官员，并且树立更多的敌人，让朝中局势复杂化。当然，也可以暗中寻找牙人代理。界身巷到处都是赌徒。在那里，有人会跟着他赌朝廷有能力恢复交钞信用，也会有人赌交钞被废来牟取暴利。但手法足够巧妙的话，和朝廷里应外合，也许能够在短时间改变交钞的颓势，甚至造成一种交钞将稳步恢复信用的气势……

但他却立功心切，忘记了一些关键的事情。界身巷深不可测，这远远不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而且，纵然他们能找到最好的牙人，打赢这场战争，胜利也未必能持续多久，一旦后继乏力，很快会被人反扑——界身巷里赌交钞被废的人真正被卷入这场战争后，他们要么富可敌国，

要么倾家荡产，这些人没有了退路，所以绝不可能甘心认输，所以，朝廷也同样可能在界身巷输得精光。

而最重要的是，蔡京只想到石越可能会接受这个“妙策”，却忘记了这种事在司马光眼中，势必是比均输法更恶劣的行为。这种事情既如果能够确保成功，尚且逃不脱“与民争利”的罪名，要说服司马光只怕也会非常艰难，更何况它远远不能确保成功，他拿什么去说服司马光同意？

再聪明的人，若对某些事情过于热切，便容易被有利的一面蒙住双眼，把事情想得简单、轻易。

蔡京从来不是一个很沉稳持重的人，他想不到这些事情，绝非是他智不及此，实是他太想博到这个头彩了。

解决汴京的交钞危机意味着什么，蔡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和石越、司马光最大的不同，并不是才智上的差距，而是同样的问题，石越与司马光一定会深思熟虑，去考虑整个大局和长远的利弊，但蔡京却绝不会在乎那些，他只要解决了眼前的事情便好，至于完了后会有什么问题，那到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反正一码的功劳已经到手，朝廷不可能因此归罪于他，反而只会因为他的成功，对他更加依赖。

这样的心态实是深入他的骨髓当中。

但蔡京也是擅会揣摩上司的心思的，他仿佛真的生就一颗七窍玲珑心，很会顺着上司的心意去思考，总能够提前猜到上司的心思。所以，当他一个人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能筹到一千万贯，通过界身巷就一定可以大展拳脚；但到了石越的面前，石越只要稍一点醒，他立即便明白过来，完全不用石越多说。

这次，蔡京对于自己的失算，的确感到脸红、羞愧。不过，他的脸红、他的羞愧，却是因为自己竟然忘了好好分析司马光的心思——这在蔡京看来，的确是一个低级失误，一个绝不容许再犯的低级错误。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从蔡京的表情中，他知道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但陈良却没注意到这些，很不客气的说道：“绝对不行，在界身巷即使侥幸成功，亦不足为万世法。倘若要通过这种手腕，相公还不如废除交钞，朝廷只要厉行节约，用不了三五年，一样能恢复过来。”

他停了一下，也不去看蔡京羞恼的眼神，又道：“况且，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果真能筹措到一千万贯铜钱，运回汴京，需要时间。只怕我们没这么多时间了，陕西的交钞与铜钱比价的混乱，流言传到东南，已经引起过小的动荡，但毕竟相隔太远，所以很快便平息下来。但倘若汴京的流言传过去，只怕后果不堪设想。最多还有半个月，这个消息就一定会在东南诸路流传开来……”

“虽是远水难解近渴，但元长却是提醒了我。”石越笑着替蔡京解了围，“若非元长，我绝想不到我原来还有援军可用。”他并不是多么在意蔡京的感受，但他拜相以后，在朝中可以倚重的官员中，蔡京到底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自是不便令他太难堪。

不过石越的话倒是真话。宋朝的商人中，和石越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所谓的“江南十八家商行”，石越的很多政策，他们都积极参预其中，自唐家以下，每家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十八家对石越的支持，也是有心照不宣的前提的。平时石越要调用个数百万贯缗钱，那自然轻而易举；若石越有什么政策推行，偶尔少挣一点，甚至略亏一点，十八家也会支持，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石越也会非常有分寸，他绝不会让他们去做有可能损害到他们根本利益的事情。十八家不是一个慈善机

构，也不是石越的私人部属，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

此次交钞危机闹得这么大，真正消息灵通的大商人，都知道朝廷财政已经要不行了——这不是石越、司马光、王安石说不废除就可以不废除的，也不是皇帝的诏书可以解决的，商人们不需要读过史书，不需要知道历代君主们在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被他们的臣民们无情抛弃的，他们只要凭着最朴素的常识，就会做出趋利避害的举动。在这种时候，只有赌徒与走投无路的人，才会选择拿自己的家产和朝廷绑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休说十八家，即使是唐家，究竟要有什么样的利益，才能让唐甘南心甘情愿的把家产全部丢出来，进行这场大冒险？今非昔比，在熙宁十七年，除非为了唐康的前途，只要有选择的话，唐甘南会宁肯在政治上更加低调一点。这样对唐家来说，会更加安全。

石越打一开始，就知道十八家和自己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甚至和唐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也知道，唐家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自顾不暇——唐家的产业中最大最重要的两块，是制造业与钱庄业。唐氏钱庄是宋朝少有的几家在全国各路都有分号的大钱庄，在这次交钞危机中，唐家不可避免也要受到波及。在这个时候，要他们借出数额庞大的贵金属来，也未免过于强人所难。

大宋所有的钱庄都希望石越能打赢这场仗，不过，在这时候，想给朝廷帮忙的，已经帮不上忙了，他们只恨不能朝廷反过来帮帮他们；而还能够帮忙的，却谁也不敢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来给朝廷帮忙。钱庄在此时的本能反应，就是设法屯积金银铜以及丝帛、粮食、土地等货物，谁有本事活过这场危机，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这一次拿不出合适的筹码的石越，原本也没有指望过商人。

但蔡京却也提醒了石越。

他还有筹码。

何家楼。

“司马纯父允叔只怕是很难见着了。”陈良笑着给曹友闻斟了一杯酒，“他这向忙得紧，我回京后也没见着他。”

“我听说纯父封侯了？”曹友闻问道。

“司马纯父晋封云阳开国武功侯，升任兵部武选司郎中兼讲武学堂司业。武选司乃兵部第一美职，主管六品以下武官任命升调转迁事宜，还兼掌着武举；他还要在讲武学堂兼职，现在每日奔波于汴京与朱仙镇之间，忙得不可开交。”范翔在旁艳羡的说道。

“云阳侯！”曹友闻黝黑的脸膛上闪着亮光，笑道：“当年与诸兄定交，我们都知道司马纯父绝非池中之物，今日果然是纯父最先封侯。不过当年我虽知纯父文武全材，却一直以为纯父之显达，必由他治世之材，哪能料到竟由开疆拓土。人生际遇，真真难料。”

陈良含笑抿了一口酒，却不说话。司马梦求由枢密院副都承旨兼职方馆知事任上升迁，一方面固然是由他积功积劳，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为了防范职方馆长期由一个人把持。其实若论紧要，武选司再怎么样也比不上职方馆。这个人事案是潘照临竭力反对的，但石越却没听纳潘照临的意见。不过两府诸公倒也没有亏待司马梦求，不仅封他为云阳侯，而且据传他将来很可能接任枢密院都承旨，若此传闻是真的，那的确将

称得上前途不可限量。

却听范翔笑道：“你曹允叔也不错，如今也称得上富可敌国。在界身巷一掷十五万贯，乖乖，我一辈子的俸禄只怕也没这么多。”

“范仲麟素来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要不要你和我换换？”

“换就换，只怕你不肯。明天就搬家，我搬到犀光斋住，你去住我的鸟窝。”

陈良听他们开着玩笑，也笑道：“允叔你可亏大了，范仲麟刚刚升任户房都事，要贪赃枉法，也没这么快，他家徒四壁，你要和他换，也得等上几年，等他升了官再换不迟。”

“啧啧！都知道你陈子柔和曹允叔关系最好，可也用不着这样分亲疏吧？”范翔冷笑道，“我说这人心怎的越来越不淳厚了呢！”

陈良却不理他，只对曹友闻笑道：“你休去理他，他是无药可治的，我回来后才知，原来他在石相面前也敢乱开玩笑。”

“石相不怪罪么？”曹友闻诧道。

陈良笑着摇摇头，“连司马相公都容着他，何况石相。我看这世间，只潘潜光能治他……”

范翔在旁笑骂：“陈子柔你就会败坏我名声。”一面却对曹友闻笑道：“允叔你要当心，汴京这地方，全是些骗子，你要办什么事，断不可乱信人。”

“这个范仲麟倒说得没错。”陈良笑道，却是转过头看着范

翔，“所以我才叫他来找你。”

“找我？”范翔狐疑地看了二人一眼，“曹允叔果真要办什么事么，有你在石相那说说不就成了？”

“此事非同小可，现在找石相，一定碰钉子。我想来想去，这事只怕还只能着落在你范仲麟身上。”

“非同小可？”范翔越发惊讶了，有什么事情值得陈良说“非同小可”？要知道石越如今已贵为次相，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陈良还是石越素所倚重的幕僚。只要他肯开口求人，汴京不知道多少官员排着队想要给他办事。

“的确是非同小可。”曹友闻点了点头。

“我说呢，果然这何家楼的酒没这么好吃的。”范翔笑道，“不过且说说看，究竟是何大事？”

曹友闻望着范翔，轻声笑道：“我想游说朝廷对注辇国开战。”

他话音未落，范翔的笑容已经僵在脸上，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来。这时候，范翔才忽然发现，曹友闻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身上竟然有一种杀伐之气。这种气质，若不是带过兵、真正打过仗，普通人身上，是绝不可能存在的。

“这可还真是非同小可。”范翔自嘲地说道。

“子柔和我说，要办成这桩事，非得范仲麟你帮忙不可。”曹友闻淡淡笑道。

范翔嘿嘿一笑，注目曹友闻，道：“那我便和允叔直说，朝廷从益州和交钞脱身之前，这事没可能。”

“仲麟为何连我的原由都不问……”

“不用问。”范翔笑了起来，“南海的份量还没那么重。恕我直言，允叔要想朝廷为南海商人向注辇国开战，就先得向朝廷证明他们值得朝廷这么做！”

“向朝廷证明……”曹友闻沉吟道。

“不错。我知道你和子柔怎么想，我三人是布衣定交，情同手足，我不绕那么多圈子。我可以告诉你们哪些人在皇上身边说得上话，哪些人在几位相公面前说得上话，通过哪些人又可以接近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嗜好和厌恶，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又势同水火……”范翔嘻嘻笑道，“我也知道你曹允叔有钱，总能想办法投其所好。但恕我直言，你要想过这条路子办成这事，没有四五年的功夫绝不可能。靠钱贿赂是没用的，投其所好也不行，你须得在汴京好好呆上几年，参加他们的诗社宴会，得到他们的认可，赢得他们的尊重，然后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他们才会相信、重视你说的话，然后你的意见才会被流传，被慎重的讨论，在宰执们面前一次次被提起，被写成章奏直达皇上御前。即使是这样，如今这三位菩萨，也没那么好唬弄……”

范翔每说一句话，都会让曹友闻的脸色更添黯然。因为范翔说的，他虽然并不了解，但心里却非常清楚的明白范翔说的都是大实话。他知道，大家虽然都同样长着一双眼睛，但这些东西，是他和陈良所看不见的，而范翔就一定看得见，而且看得清楚。

汴京的游戏规则和南海是不同的。在南海，没有熙宁重宝办不到的

事情，但在汴京，却并非仅仅只用熙宁重宝就可以撬动的。

“如此说来……”一瞬间，曹友闻几乎打算放弃。他可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汴京这令人生厌的官场。

但范翔接下来的话，却又点燃了他的希望。“倒也并非没有捷径可走。”

曹友闻紧紧盯着范翔，生怕漏过他的任何一句话。

“两条路。”范翔轻轻摸着手中那过份奢华的白玉酒杯，笑道：“一方面，你要向朝廷证明南海值得朝廷打仗，本来这事不容易，不过，眼下却有难得的机会。”

“你是说？”

范翔却并不直接回答，只笑道：“如今这三位菩萨，你若真能帮得上他们，你就不用担心没有回报。不过这还只是一方面——我记得你是白水潭的学生？”

“嗯？”

“那你设法去说服桑长卿和白水潭吧。这比你一个个游说官员，要事半功倍。”范翔轻声笑道。

东十字大街。

土市子附近，大大小小的钱庄，一共有六家。这时候正是下午，每家钱庄的前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每条队伍的旁边，都有开封府的巡检、逻卒和土市子附近的厢主，在维持着秩序。

汴京已经发生过小规模的血冲突了。

所有的麻烦都被认为是交钞带来的，人们一发现交钞贬值，自然的反应，就是想将自己的交钞换成铜钱或者物品，汴京几乎所有的钱庄前面，都聚集了密密麻麻的想要提取存款、兑换铜钱的人群。对于钱庄来说，挤兑无疑是一场噩梦。但幸好，他们还有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

交钞局是最好的挡箭牌。大笔取款本来就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预约——这是当时可以理解的规定，而因为交钞局限额兑换，更给了钱庄一个借口，几乎所有的钱庄都以非常情况为由，将提前预约的日期延长了一倍。而面对小额取款的挤兑，钱庄也各有办法，他们每日规规矩矩，按时开门营业，按时关门结业，来者不拒，但却也有几个原则——原来存交钞的，自然只能取交钞；想兑换铜钱可以，请到专门负责兑换的柜台重新排队；原来存铜钱的，差一点的则只能按官价提取交钞，好一点的，也要搭配交钞，至于责任，当然应当由交钞局来负责。而所有钱庄共同的、最大的杀手锏，就是极低的工作效率，平时恪于条件，已经很慢，这时候再故意拖上一拖……

纵使汴京民风再怎样淳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一天天变成废纸，每日排队却总是轮不到自己，百姓的怒气压抑不住的时候，生出恨不能砸了这些钱庄的想法，也是自然而然的。冲突首先在几个小钱庄暴发，但万幸的是，开封府的治安系统还算运转灵便，韩忠彦反应很快，冲突没有扩大。但百姓的怒气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意外再度发生，韩忠彦不得不在钱庄密集区分派巡检、逻卒，以维持秩序。

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汴京的钱庄竟然苟延残喘，拖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在挤兑风潮中破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饶是如此，很多小钱庄也已经是在苦苦支撑。尽管钱庄可以拿交钞局当挡箭牌，但即使交钞能够恢复信用，在这次风波中，很多小钱庄的信用想要恢复，只怕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事情，石越以前只是在官员的汇报中听到过。拜相之后，他还从来没来过土市子，更不用说象今天这样，和潘照临一道，扮成普通百姓来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感觉汴京街头，比以往少了很多欢笑。

“陈州酒楼旁那家铺面最大的钱庄，叫富贵钱庄，是京师有名的大钱庄，在各路都有分号，东家叫周应芳，是河北人。这家在京师信誉最好，听说周掌柜为了应付这次麻烦，因为赶不及从各地调钱进京，变卖了自己在京师的好几处产业，将在河北的一处矿山也卖了。他家取款时态度也最好，不但加派人手，绝不故意拖延，取钱时存交钞取交钞，存铜钱取铜钱，也绝不打折扣——汴京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而且他还在钱庄里面安置了桌椅长凳，又有火柜取暖，还派人给外面排队的送热茶热汤……不过富贵钱庄也是最早明目张胆的拒绝用交钞兑换铜钱的钱庄，相公你看……”

石越顺着侍剑所指的方向望去，却见富贵钱庄果然有人提着水瓶出来给人倒热水，它店门外面，还贴了一张纸，写着“以钞换钱，恕不接待”几个大字。石越不由轻轻叹了口气，这若在平时，富贵钱庄早就被开封府查了，但到这时候，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却听潘照临在旁笑道：“周家财雄势厚，听说他家的存款大半是交

钞，陕西钞钱比混乱的时候，京师钱庄纷纷运钱进陕买钞牟利，周家却不为所动，所以这才撑得下去。这是别家学不来的。”

“唐家呢？”石越不由问道。

“他家在土市子没分号。唐家在陕西私下买钞伤了元气，一大笔交钞没来得及出手……且唐家在京师的钱庄，往往是筹了钱以后，多数都运往东南诸路放贷，如今唐氏钱庄全靠着唐福东拆西借勉强维持，这边望眼欲穿等着杭州运铜钱过来——现在是十一月，这么大一笔钱，想运过来岂是容易的事。”潘照临撇着嘴说道。他对唐家的事情，倒是了解得一清二楚。

“原来如此。”石越淡淡地应了声，又问道：“我听说有人在鬼市子用铜钱换交钞，可有此事？”

“多半是有的。”侍剑笑道，“也不必非到鬼市子，这种私下里的交易到处都有，回头我就差人去查查。”

石越“唔”了一声，也不说话，转过一条街角，但方走得几步，便停住了。侍剑和潘照临连忙快步跟上，不由也愣住了，原来这条街上排队的人，竟然比那几家钱庄前的还长。

石越指了指街边的告示牌。那告示牌上贴着开封府的告示，上面严厉警告汴京所有米店，不得关门拒客，不得哄抬米价云云。原来这边是米店。“韩忠彦说不得哄抬米价，这边米店就贴出告示，只肯用铜钱结算。”石越叹了口气，只觉意兴阑珊，道：“转了半天，不是挤兑、抢购，便是歇业、关门，如今京师生意最好的，便只有当铺了。罢罢，不走了，我们回去。”

三人正待打道回府，忽见一辆马车停到了街口，便见一人从马车上下来，朝着三人走来。侍剑眼尖，早已看得清楚，朝旁边悄悄跟随的护卫打了个暗号，一面对石越低声说道：“是唐家在京师钱庄的掌柜唐守义。”

石越点点头，那唐守义已到了跟前，朝石越与潘照临作了一揖，笑道：“小的唐守义，见过……”

“不必多礼。”侍剑不待他说完，已在旁问道：“你怎么在这里？”

唐守义早见着石越和潘照临装束，这时见侍剑又不让自己叫出来，早心领神会，忙笑道：“是，是。小的是和唐福去陈州酒楼议事，一个人到这边买点东西，路过此处，不料见着……见着官人和潘先生。”

纵是唐家的人，能够见着石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料竟然能在街上遇着，不由得极是兴奋，躬着身子，搓着手，简直是有点手足无措。

潘照临笑着问道：“议事？议什么事？”

“回潘先生，是周应芳，哦——便是富贵钱庄的掌柜，和京师十来家钱庄的掌柜一道发帖，请了各家钱庄的掌柜，大家在陈州酒楼会议，商议如何应付眼下这局面。”唐守义瞅了石越一眼，有点吱吱唔唔地说道：“眼前这局势，不知何时是个头，也不晓得有多少钱庄就要撑不下去了，周应芳牵了个头，要京师所有钱庄一道，想个办法来自救。前头已经聚议了两次了。”

“哦？”石越和潘照顾对望了一眼，十分惊讶，不过这么大的事

情，他竟然没听到过一点消息，显见得前两次会议也没什么结果，果然，便听唐守义又说道：“不过有些事情还没有谈妥，所以今天还要开次会，我看多半是要定结果了。”

石越心里一动，笑道：“有这样的事情，不知是否方便带我去听听？”

唐守义绝想不到石越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由怔住了。他此时左右为难，须知这些钱庄掌柜在陈州酒楼的会议，绝不是那么全然合法的，虽然唐家的立场，他们不怕石越知道，而且一定想要设法争取得石越的支持，但是就这样把石越带进会场，却也很犯忌讳。可如果拒绝，唐守义也万万不敢。

又听潘照临在旁笑道：“我们扮成唐掌柜的随从便是了。”

“这个断断不敢。”唐守义忙道，他想了一会，终是不敢拒绝石越，咬咬牙，道：“不过还要委屈官人和潘先生，这样，二位就当是杭州过来的，我家二员外的表侄。”

陈州酒楼。

石越和潘照临进了酒楼后，才知道原来整座酒楼，都已经被周应芳包了下来。二人仔细观察，竟发现汴京大大小小的钱庄有七八十家，竟然全部到齐了——只怕交钞局开会，也未必能叫齐这么多人。倒也没有人仔细询问石越和潘照临的身份，唐家支脉甚多，谁也认不全这么多人，只是细心的人见着唐福和唐守义对石越和潘照临暗地里恭敬有加，都以为这是唐家亲近得宠的什么亲戚，不免会有人特别过来客套几句，联络

感情。石越前面听到周应芳是富贵钱庄的掌柜，原以为一定已是个四五十岁，老谋深算的商人，不料这周应芳却只有三十来岁，看起来倒象是个儒生，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留神听旁边的人议论，才知道周应芳虽是河北人，却在西湖学院读过四五年书，承父业接管富贵钱庄也不过五六年。

这些钱庄掌柜办事效率极高，也没过多久，这七十八家钱庄约有二百来人，便被请到了三楼大厅。这时厅中早被腾空，摆了桌椅茶果，石越和潘照临因是唐家的人，被请到了前面的首席坐了，而有许多钱庄掌柜，却不过是随便摆了张交椅在后面坐了，连杯茶水都没有。

唐守义坐在石越旁边，笑着解释道：“这是按钱庄大小安排座位的，后面的都是些小钱庄，最小的钱庄每岁贷款总计亦不过万来贯，请他们来此，不过是尊重之意。”

石越笑笑点头，也不以为意。

便见那周应芳已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诸位员外，这已是咱们第三次会议。大家都应当明白，局势如此，咱们这些钱庄，随时都可能破产。朝廷眼下虽是司马相公和石相公执政，但这局势要何时才能好转，却没人能知道。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各自为战，只能是死路一条，不是周某自夸，我富贵钱庄都说撑不下去，这汴京能有几家敢说能撑下去？就算撑得下去，也是元气大伤。所以咱们只能联手自救，只有联手合作，才能尽可能撑过这个难关，也才能有胆气和朝廷说话。我年纪轻，得蒙诸位前辈谦让，才让我来牵这个头，我既答应了，就不敢只为着一己之私利，辜负了前辈的厚望。前两次会议，咱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第一样，汴京所有钱庄要联手自救；第二样，要是有一家钱庄周转不灵，钱庄之间要互相借钱，用家产做抵押也好，用贷款票据做抵押也

好，都可以用来借钱周转，有能力的，愿意借钱的钱庄，就把利息标出来，咱们找一个地方，让大伙公平交易，但总之有一条，这事要公开做，和界身巷一样，公开标价，否则就谈不上是联手自救；第三样，我们要定一个统一的交钞与铜钱的比价，拿这个去向交钞局、太府寺请愿，不能放任着鬼市子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侵害我们的利益；第四样，每家按比例掏一笔钱出来做为救急金，这笔钱既是做为钱庄间借贷的保证金，也是用来救急的，情况危急的时候，可以按每家在这笔钱中所占的比例，申请一定的倍数的钱来救急；第五样，为了做这些事情，咱们要成立一个商社，来提供钱庄间借贷的场所和保证，规定每天的钞钱比，管理救急金，还有游说朝廷……”

他一口气说了五条共识，顿了顿，又说道：“诸位掌柜若对我说的有异议，此刻还可以指教。”

这时便听后面一个小钱庄的掌柜站了起来，高声道：“周员外说的，我们都没有异议。只有一条，上回周员外说救急金最少要交白金五千两，加入商社就要交救急金，我们这些小钱庄，却实实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他话音一落，便有好些人高声附和。

周应芳笑道：“胡掌柜说的却是实情，这是周某思虑不周之处，咱们要联手互救，绝不是要钱多的欺负钱少，也不是要把小钱庄排除在外，坐视不管。所以，这几日，我和唐掌柜、黄掌柜、张掌柜十几位掌柜商议过，一起提出几个条陈，来供诸位员外参详。这也是今日要商议的。”

他顿了顿，又道：“上回提出来的条陈，不仅是小钱庄承受不起，连大钱庄如何分配比例，也难以做到极公允。故此，这回提出来这个新条陈，是干脆将救急金定成五千两白银一份，小钱庄若是一家难以承

受，可以几家联手，一起凑出五千两来，这几家便算是一家，到时候你们要用救急金，怎么分配，你们自家可以再按各自出的钱来分。大钱庄呢，想出多少份都自愿，咱们也不强求。但有一条，这商社，我们要设立一个知事局，商社大小事务，都由这知事局来管理，这知事局将来要设十九个席位，其中十个席位，就由救急金出得最多的十家出人出任；另外再有两个席位，由出钱少于十份的钱庄自行推选；还有七个席位，就由大伙公推德高望重的前辈来担任——不过为了保证公平，这七位前辈，就不能再在钱庄任职，由商社给他们发薪俸。平时议事，咱们就按学院里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最公平合理，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石越和潘照临在下面听着，只觉得这周应芳煞费苦心，他提出来的条件，看起来非常的公平，让小钱庄无法拒绝。潘照临倒还罢了，石越一面觉得这周应芳聪明过人，一面却是惊得汗毛直竖——这周应芳倡议的，分明便是一个庞大的金融卡特尔，这样的机构不加限制，迟早成为一个巨大的金融托拉斯。周应芳想借机控制小钱庄倒也罢了，但他们竟然已经想要控制钱钞比的定价，虽然只是为了自保，也是石越绝对无法接受的。

果然，便听到后面诸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过了好一会，便听周应芳高声问道：“诸位员外，对这新条陈，可有异议？”

石越回头看时，却听后面的小钱庄掌柜纷纷摇头，高声喊道：“没有。”“没有。”他又去看唐守义和唐福，却见二人神色如常，显然是早已知道了。

周应芳又重复问了几声，见众人皆无异议，便高声笑道：“如此此事便终于算议定，咱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度此难关。我们富贵钱庄，愿

意出资二百份！”

他话音刚落，下面顿时一片哗然，连石越都觉得惊讶。一百万两白银，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我家比不上周员外，但库房里还有点丝绸，折成白金，也有几十万两，我就出五十份罢。”

“我也出一百份。”

“我家出一百份！”

坐在前面的大钱庄出手之阔绰，让石越目瞪口呆。他侧眼去看潘照临，却见潘照临的表情，仿佛是在说，要把这些人都抄了家，什么破危机都解决了。

这时候小钱庄的掌柜也纷纷聚在一起商议起来，不时有人喊道某几家联手出多少份，某几家联手出多少份，周应芳似乎早已料到，早有人拿着纸笔，一一记下，当场便请报价的人签字画押。

石越悄悄打量着唐守义和唐福，却见二人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听着各家喊价。而周应芳也不住拿眼打量唐家众人，显然最关心的便是唐家到底出多少钱。

眼见着众人纷纷报过出资份额，大钱庄几乎都报过自家愿出的份子，便见唐福朝唐守义微微点了点头，唐守义朝石越和潘照临点头行过礼，便缓缓站起来，朝着周应芳笑道：“我们唐家，出八百份！”

“八百份？！”

“八百份？！”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按当时的市价，可是四百万贯铜钱啊！

石越惊讶地望着潘照临，他明明刚刚听说唐家周转不太灵便，这时候怎么竟能出这样一笔巨资？却见潘照临也是摇摇头，示意自己也不知道原由。石越再去看周应芳，却是脸色都变了，显然，他也是没有料到到处都传说唐家周转不灵的时候，唐家竟然还能拿出这么一笔巨款。

这时候连石越都忍不住要想，也许抄了唐家，交钞危机真的就迎刃而解了，甚至几年的财政收入都不用发愁了。

唐福显然也是见着石越和潘照临的表情了，他在潘照临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便见潘照临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石越更觉奇怪，便听潘照临凑到他耳边，低声说道：“这笔钱原是预备着给咱家小娘子的嫁资！”

石越不由得张了张嘴，一时竟是说不话来。宋代因为母家的嫁妆，女儿即使嫁到夫家，也是有支配权的，将来分家、另嫁，这笔财产都是随着女儿走的，所以嫁女婚事奢华，厚嫁成风，当时亲王嫁女，动不动就要几十万贯嫁资，甚至有亲王为嫁女儿，急得到处借贷，负债累累；而如果家贫，家里的女子就会嫁不出去，王安石当年便因为妹妹未嫁，甚是苦恼。所以家里有女儿的，从小准备好一笔嫁资存在那里，也是当时的习惯。石蕤虽然年幼，但在当时也可以论及婚嫁了，唐家暗地为她早做准备，也不为奇。但当时嫁个公主，也不过花掉一两百万贯，唐家竟为她准备四百万两白银的嫁资，却真是连寻常公主都及不上了。

“这可要多谢他们了。”半晌，石越才哭笑不得的说道。

“还真的是要多谢他们。”潘照临似笑非笑地说道，又朝石越挤挤眼，道：“你看谁过来了？”

石越抬头望去，便见周应芳已是恢复常态，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对唐福和唐守义抱抱拳，笑道：“有唐老丈、唐掌柜慷慨解囊，这次咱们一定能平安渡过这个难关。”

唐福连忙起身，和唐守义一道回礼，一面笑道：“若非周掌柜深谋远虑，我这等老朽，也智不及此。还是亏了周掌柜。这真是后生可畏啊。”

“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周应芳一面谦让着，一面笑道：“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众人口不应心的客套一回，相顾大笑。周应芳又对石越笑道：“这位桑官人，一向少了亲近。刚刚招待不周，还望见谅。只不知桑官人和桑直讲如何称呼？说起来，桑家原来也开钱庄，但不知为何，桑公后来将钱庄全部转让了，真是可惜。否则周某又多一个前辈可以请教。”

石越见他问到自己，也起身抱拳笑道：“周员外过谦了。其实在下便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周员外。”

他不肯回答和桑充国的关系，周应芳便以为是唐家另一房姓桑的夫人家的人，他虽略觉奇怪，因为此前从未听说唐家还有一位姓桑的夫人，但毕竟唐家的人到处都是，娶妻纳妾，也不奇怪。他怕石越尴尬见怪，忙混过这个话题，笑道：“不敢，不知桑官人有何见教？”

石越淡淡笑道：“方才我听周员外说要游说朝廷，只不知员外有何妙策，能说动朝廷的几位相公？在下看眼下这麻烦，着实不小，只怕朝

廷断难安然度过。”

“依我看却是未必。”周应芳一面说，一面瞥了旁边的唐福和唐守义一眼，揣测着这是否是唐家故意出言试探，“听说官人自杭州来，若有空多看看食货派的文章，当大有好处。我便是因为看了食货派诸君子的文章，当陕西钞钱比混乱时，才预料到京师也将自身难保。”

“哦？”石越吃了一惊，问道：“世间还有这等学问？”

“这是大学问，比什么诗词歌赋有用。”周应芳笑道：“其实朝廷若想解决眼前的危局，只有两途，一是废除交钞，但这个法子，对我们这些开钱庄的，便是灭顶之祸，幸好几位相公坚持，否则……”他摇摇头，又道：“而朝廷想要稳定交钞，那就一定要我们钱庄配合，另一方面，司马相公和石相公还未真正出手，朝廷一旦出手，任何举措，也一定会影响到我们钱庄。我们要趋利避害，就一定要让相公执政们能听到我们的民意，说起来，这件事情，只怕还要靠唐家……”

石越笑笑，开玩笑地说道：“若是那个什么食货派能有办法替朝廷分忧，要游说起来，便事半功倍了。”

周应芳也笑了起来，“果真如此，相公们早知道了，还轮得着我们说。”

“这倒也是。”石越笑道：“不过我看周员外能想出这么多好办法来自救，想来真是可惜了人材，若员外在朝中，定是一名臣。”

“桑官人说笑了。”周应芳笑道：“我可不是做官的材料。其实我能想出那些条陈，不过是家父的教诲。”

“哦？”不仅是石越，连潘照临、唐福、唐守义都吃了一惊。

周应芳笑道：“家父常和我说，越是复杂的事情，越要用简单的法子去处理……”

石越正留神听着，便见有人走到周应芳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周应芳连忙请了个罪，转身离去，过了一会，便听他高声宣布道：“刚刚有些掌柜说，要回去商议了，才能决定所出份额。这么大的事情，慎重点原也应当的，若有想要追加份额的，回去后，也可以再商议了再定，我们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接下来，我们可以先商议好知事局的权限章程，动用救急金的细则，五天之后，我们再确定各家所出的份额，推举知事局知事，不过地点就不必在这里了，我先将在西角楼大街的一处宅子借出来，咱们大宋钱庄总社，便暂时先在那里办事，待知事都推选定了，再由知事局来定正式的办事地点，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大宋钱庄总社？！”石越震惊地与潘照临又对视了一眼，这周应芳辛辛苦苦搞出来这么多事来，果然是其志不在小。

“李兄、吕兄，是哪阵风把你们吹来了！”周应芳惊喜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李绾和吕彰，高声笑道。

李绾与吕彰打量着面前一脸富贵之相的周应芳，二人对望一眼，吕彰微微叹了口气，道：“惭愧！我们是来找贤弟帮忙的。”

周应芳见二人神情，不由笑道：“若有愚弟能帮到忙处，二兄只管吩咐。”又揖了一礼，笑道：“请厅中叙话。”说罢便将李绾和吕彰请进正厅，叙了宾主之位，周应芳先笑道：“弟方听说二兄又高升了，不及拜贺，不料二兄反先纡尊，真是折杀小弟了。方才李兄说有事吩咐，二兄既与家兄是金兰之交，便也是应芳的亲兄长无异，有用得着处，只需差一下人过来吩咐声便是，弟自当过府听教。”

“高升？”李绾摇了摇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的冷笑。吕彰在旁苦笑道：“高升又有何用？言不听，计不从，君实相公不过欲要纳谏之名而已。”

“如今是名相在朝，二兄又何忧抱负不得施展。”周应芳笑着宽慰道，“便是君实相公不用，还有荆公和石相公……”外界虽然多以为李绾和吕彰在司马光面前很受重用，但周应芳却是心知肚明，司马光无用二人之意，所以对二人的抱怨，也不觉惊讶。

“我二人都要成反复小人了，还说什么荆公、石相？”李绾尖声冷

笑道，“御史弹劾我二人，道我二人吕相公执政，就迎合吕相公；君实相公执政，又迎合君实相公，是反复无常，毫无节操的小人。象我们这样的人，纵然不能诛之以正天下，也当远窜四荒……”

吕彰忙打断李绾的牢骚，望着周应芳，涩声笑道：“世人毁誉，何足道哉？吾与李兄所求者，不过能一展胸中抱负而已。君实相公对我们表面上接纳，实则不过虚与委蛇，不愿落个拒谏拒贤的名声而已。荆公入京后，又锐气全无，天下之士，等闲难登其堂，况且我和李兄还在文章中得罪过他，我二人在他府前，连门帖都递不进去。”

话说到这里，周应芳已听出言外之意，因笑道：“弟听说石相公倒是个有胸襟的。”

吕彰又是叹了口气，只管苦笑，半晌才道：“不怕贤弟笑话，我们走投无路，原本也想硬着头皮试试，可苦于无人引荐，又怕有人从中进谗。”

“进谗？”周应芳讶声道。

“便是蔡京那厮！”李绾在旁恨声接道，“前番我们去见他，已遭羞辱。君实相公不肯用我二人之谋，听说也是因蔡京在旁挑唆。如今他又是石相公面前的红人……”

周应芳这时已知二人来意，笑道：“所以二兄要找在石相公面前说话份量不比蔡京低的人引荐……”

“周大哥曾经说过，贵府和李家、柴家颇有些渊源……”吕彰红着脸说道，坦承了自己的来意。他口里的“周大哥”，指的便是周应芳的族兄周益。这周益是西湖学院的重要人物，也是食货社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一，只不过他后来的学术兴趣突然发生极大的转变，竟潜心研究起在宋代少有人知的墨子来，因此竟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食货社的关系。而李家、柴家，指的却是李敦敏与柴贵友两家——吕彰和李绾早年与周益交游，结为异姓兄弟，知道周益的一段秘辛——周益原是“白水潭十三子”之一，曾经师事年纪比自己还小的石越、桑充国等人，与李敦敏、柴贵友兄弟，也有极深厚的渊源——周益与柴贵友是连襟，而李敦敏之妹，又嫁给柴夫人的弟弟。

吕彰和李绾不敢写信为这些事去打扰周益，这才厚着脸皮，来找周应芳帮忙。

其实不必明说出来，周应芳也早已知道二人心里的算盘。不过，周家虽说与柴家、李家算是沾亲带故，每年也常常来往，但周应芳心里却也颇有自知之明。

李敦敏与柴氏兄弟与石越算是布衣之交，外人看来，三人一路升迁，仕途得意，与石越的照顾提携也有说不清的关系。可论和石越的关系也好，论在朝中大臣们心中的份量也好，柴氏兄弟的份量都远远不及李敦敏——当日司马光便曾经荐举李敦敏为御史，虽然李敦敏屡次谦退，最终固辞不受，但此事已可见一斑；而石越拜相后，即擢李敦敏为鸿胪寺海外事务局丞——海外事务局目前统管一切别的衙门管不到、不想管的海外事务，在汴京官场很受轻视，但周应芳这样背景的商人，反而能更加敏感的觉察到李敦敏在石越心中的地位。相比之下，柴贵友却依然还在地方当官——而且还是从淮南富庶之地调到了河北，形同左迁；而柴贵谊虽回到汴京，却只是担任开封府推官，也没能进入部寺。以他们与石越的关系而论，这是极为反常的——虽说唐棣如今也在西北当地方官，但唐棣却到底是被吕惠卿排挤出去当知州的，而且石越拜相后，立即追论他参预主持湖广屯田有功，除灵州知州兼管勾灵夏诸州屯

田事，较之柴贵友，更不可同日而语。

而论及周家与李、柴两家的关系，外人虽不知道，但周应芳心里却明白，周家和柴贵友家最亲，关系也最好；其次是柴贵谊家；至于和李敦敏府上，那不过是有往来而已。李敦敏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官，虽然性格平易近人，在“石党”中却是少有的清廉，这可能也是司马光愿意推荐他的原因。平时周应芳送去的礼物，只要稍重一点，都会被退回。这次李敦敏出掌海外事务局，周应芳削尖了脑袋想和李敦敏搞好关系——他昨天还亲自在渡口等了李敦敏回京的官船一个下午，但李敦敏只派了个老仆来道了个谢，便径直去了驿馆。

吕彰和李绾只知道李敦敏、柴氏兄弟与石越是布衣之交，只知道周家与李、柴二家沾亲带故，只见到李敦敏、柴贵谊纷纷高升，哪里又能知道这许多内情？

但周应芳也不想拒绝二人。吕彰和李绾在太府寺任过职，被司马光“重用”后，分别被提升为金部主事与仓部主事，大小也是个户部的官员。周应芳要想与唐家争夺对钱庄总社知事局的主导权，就免不了要尽可能的利用每一个与官府有关的资源。毕竟在这方面，周应芳有先天的劣势，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他除了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之外，尽量缩小劣势也是必要的。

因此，吕彰话虽说得吞吞吐吐，周应芳却已一口应承下来，笑道：“二兄之意，弟已理会得。不过二兄须得容愚弟安排一下……”

吕彰见他如此爽快，不由得大喜过望，便连一直在愤世嫉俗的李绾，这时也面露喜色。便见吕彰连忙抱拳谢道：“如此多谢贤弟。若我二人他日果真能有尺寸之用，必不敢忘贤弟今日之德。”

“这么说却是吕兄见外了。”周应芳笑道，“弟非为他，不过是敬服二兄的学识，若二兄得一展所学，实是国家之幸，小弟也与有荣焉。从私来说，二兄若能恢复交钞之信用，非止是小弟，连大宋所有开钱庄的，都要为二兄立生祠呢。”

他这话说得吕彰与李绾甚是受用，二人虽连声谦让，但得意之色，却不免形于言表。吕彰笑道：“以我看来，贤弟能倡建钱庄总社，这份见识才干，当世罕有。贤弟为何不肯为朝廷效力呢？”

周应芳假意叹了口气，“吕兄有所不知，弟却是考不上贡生，命中注定没有当官的命。”

吕彰听他说得惆怅，正待安慰几句，不料抬眼看时，才知周应芳是在开玩笑，便听他又笑道：“不过，若大宋钱庄总社果真能成功，便给我个寺卿我也不换。”

“这倒也是。”吕彰哈哈笑道：“桑充国号称白衣御史，若钱庄总社成功，贤弟却可称上‘白衣计相’了。不过……”

“不过什么？”周应芳猛地听到这个转折，心里不由一紧，脸上却装得若无其事般问道。

“我们听到一些不好的流言。”李绾接过话来，道：“张天觉正筹划着改革交钞局。有人说他是得了石相的授意，我看这事也假不了，张天觉是石相公的亲信……”他二人既得周应芳许诺，二人向来自命清高，甚少受人恩惠，这时不免就想要投桃报李，竟争先恐后地主动向他透露消息起来。

“改革交钞局？”周应芳不觉愕然。

吕彰点了点头，压低声音道：“具体情形也没有人知道，有人说，石相要向钱庄征税；也有人说是征什么准备金……”

“征税？准备金？”周应芳脸上强作镇定，心里却早已七上八下起来。

“应当是叫存款准备金。”李绾不太确定的补充道，“我与吕兄已讨论过许多次，始终不明白这个算是什么？若是旁人，我们多半会以为是巧立名目征杂税，但既是石相提出来的，只怕不会这么简单……只不过我和吕兄都有个不好的感觉，只怕这次交钞局改革，和贤弟的大宋钱庄总社，脱不了干系。”

“这……这如何可能？”周应芳干笑道，有点不敢置信。虽说大宋钱庄总社因为要选知事局知事，业已无法保密，一两日间便迅速成为汴京街头巷尾的大事，但石越又不是神仙，钱庄总社甚至还没有正式成立，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会有针对钱庄总社的举措？

“这个亦不过是我和李兄私下里揣度罢了。”吕彰笑道，“许是我们太杯弓蛇影了。”

李绾却冷冷说道：“若是唐家去卖乖讨好呢？反正我听着这名字，便觉得其中有玄机。”

“唐家？这……”周应芳将信将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并不知道那个什么“存款准备金”究竟是什么，但心里却也直觉地感觉这个东西和他的大宋钱庄总社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愈想心里越是不安，正待旁侧斜击再打听点消息，却见管家急急忙忙走进来，递过一张名帖，禀道：“员外，曹家小员外来了。”

周应芳看了一眼厅中的珍珠座钟，这才想起他还约了曹友闻谈事情，忙吩咐道：“你先请曹员外到花厅里坐。”

“是。”管家答应了，正待退下。吕彰在旁却是留上了心，心中一动，忙叫了声“慢”，那管家方迟疑，便听吕彰对周应芳笑道：“这个曹家小员外，可是在界身巷一掷千金的曹允叔么？”

“正是。”周应芳笑道，“原来吕兄也知道他。”

“他如今是汴京有名的人物，我怎能不知道。”吕彰又笑着试探着问道：“这曹允叔和贤弟也是旧识么？”

“这倒不是。”周应芳摇头笑道，“他来找我，其实是为了他界身巷的事——吕兄、李兄，如今还真是人心不古，界身巷里的买卖，原本都是实货交割的，但这年头却有些人，总想着一夜暴富，有些人以为交钞一定会被废除，便在界身巷用交钞不顾一切地买东西……”

他说得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吕彰和李绾都是一头雾水，周应芳瞅见二人表情，忙又笑着详细解释道：“界身巷的牙人过去交易，通常是有货的一方验货，出钱的买家通常只会看看财产证明，交了保证金，签了契约，只是防万一要有人想毁约，便可以拿这些来赔给卖家。而且界身巷以前为了方便大宗交易，也有惯例，双方在界身巷成交后，可以迟些天兑现货物交割，为的也是方便大宗的买主有时候要有个时间去筹钱。这中间便是界身巷的牙人做双方担保，短则三五天，长则半个月、一个月，都是双方的牙人们商量好了，几十年来从未出过什么差错。行商之人，讲究的便是一个‘信’字，哪有人会自毁声誉呢？背信弃义的商家，别说以后进不了界身巷，便是同行也会看不起他，不愿意和他打交道——可如今却是世风日下，有些人便千万百计地钻了这个漏洞来牟

利。这次便颇有些人，拿着身家性命，去赌交钞撑不了一个月就要被废除，这些人在界身巷疯了似的用交钞买货物，导致交钞价格在界身巷一路狂跌，几天之内形成废纸。有些人则在涨涨落落间买进卖出，赚取差价，其实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界身巷有些牙人为了那阿堵物，也故意睁一只闭一只眼。本来前段日子这些人也的确获利不少，不过这次却有几个人栽在了这曹家小员外手里……”

周应芳说到这里，有些幸灾乐祸地笑道：“黄金买卖交割，界身巷的惯例最迟是五天。那些人没想到这五天之内，交钞虽起起落落，但总体来说却是不跌反涨，而且这次曹允叔进场交易，正是交钞被视为废纸的时候，他手腕虽然不够精到，但时机太好，涉及的交钞也有上千万贯。当日和曹允叔打擂台的，其实也就是四五个人，据弟所知，其中至少有三人因为钱庄发觉他们债务已高于资产，不肯再借钱给他们，他们筹不到足够的交钞交割，已经亏得倾家荡产了。曹允叔来见弟，便是为了这事，界身巷的抵押金，一向都是存在敝号的，这三人中有两个还贷了敝号的几万贯交钞，虽说如今交钞还是不值钱，但依大宋的钱庄法例，钱庄与他们的债务在先，是有权先追讨债务的，他们须先还了敝号的钱，才能再还曹允叔的钱，可这三人欠着好几家钱庄的钱，若果真按着钱庄法例，他只怕一文钱也拿不着了……他这番来见弟，也是为了撕掳这事。”

“我还以为曹允叔这次赚了上千万贯呢。”吕彰笑道，“这么说来，原来没这么多。”

“不知道他到底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坏。”周应芳淡淡说道：“曹允叔进场的时候，许多界身巷内大名鼎鼎的人物，要么早已收手，要么还在观望。他没碰到真正的对手，据小弟所知，还是有不少人对交钞的前景很悲观……不过，果真到了那样的地步，我们这些开钱庄的，都是

在劫难逃，所以我们也没得选择。”

“贤弟不必杞人忧天。”李绾撇了撇嘴巴，极傲然的说道。

吕彰也自信满满地笑道：“只要石相能用我等之策，必能挽狂澜于即倒。”说罢，又道：“贤弟亦不便叫那曹友闻久等，我恰也极想见见他，不知方不方便……”

“这又有甚不方便的。”周应芳不由笑道：“听说这曹允叔与石相公府上的陈子柔先生是莫逆之交，这说不定便是天赐良机。”

吕彰那点心思，被周应芳点破，脸不由得又红了。他偷眼看周应芳，却见他似是无心之语，竟是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在下不知周员外今日有贵客在，多有冒昧。如此，在下还是改日再来拜访罢。”曹友闻与王六丈见着和周应芳一道出来迎接他的李绾与吕彰，不由都愣了一下。

“是在下多有怠慢，要请曹员外恕罪才是。”周应芳抱拳笑道，一面留神打量闻名已久的曹家小员外，便见这曹友闻肤色黝黑，身材也不甚高大，相貌平平，只觉和自己想象中的曹友闻大不一样。一面却不忘介绍道：“这两位……”

“李大人，吕大人！”曹友闻不待他介绍，已先躬身揖礼，打起了招呼，一面道：“李大人和吕大人前几天在白水潭辩论，在下恰好也在。二位大人见识过人，在下十分敬服。”

“岂敢，岂敢。”吕彰和李绶言不由衷地谦逊着，心里却不由得顿时对曹友闻平添几分好感。

周应芳却笑道：“既是如此，那便更好了。不瞒曹员外，李大人与吕大人却是听说员外要来，特意留下来，想见曹员外一面。”

“周员外说笑了。在下又有何德何能，二人大人怎么会知道区区。”

吕彰笑道：“曹员外在界身巷做的事情，只怕连几位相公都知道了。我们又怎会不知道呢？若无员外出手，交钞还不知是何等局面。”

“这可是贪天之功了……”曹友闻话未说完，周应芳已打断他的话，笑道：“诸位，便是一见如故，也没有站在门口说话的道理。这岂不让人笑话我这主人不懂礼节么？这位想必是王先生罢，久仰了。来，曹员外请，王先生请了……”一面笑着将众人请进厅中。

待叙了宾主之位坐了，周应芳便又对曹友闻笑道：“在下这次请曹员外来，其实也是为了界身巷的事……”他见曹友闻拿眼去看李绶、吕彰，又笑道：“曹员外不用担心，李大人、吕大人非寻常儒生可比，不介意听我们谈这些阿堵物的。”

曹友闻与王六丈不由相视一笑，知他误会，也不解释。接着周应芳的话头，笑道：“在下听下人说，周员外愿意谈谈那两家债务的事……”

“在下请员外来，便是为此事。”周应芳注目曹友闻，含笑又道：“在下一直以为，咱们做生意的，总要讲个和气生财，不为己甚。这事于情理上，若叫员外一文钱也拿不到，实非做生意的道理……”

周应芳的话，曹友闻自是一句也不信。便是庙里的菩萨，要普度众生也未必便轮到他曹友闻了，何况周应芳一不痴二不傻，平白无辜有钱不要非要送给他？他来见周应芳，却是有他自己的打算，不过顺便也来看看周应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不过他却没有想到，与周应芳的会面，竟然平空就多出了两个不速之客来，且都还是朝廷的官员。

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汴京，虽不能算是很失礼，但却多多少少表露出了周应芳对他的轻视。不过，这种无奈的现实，曹友闻早已体会过太多遍了。他心里依然会恼怒，但却不会让情绪左右自己的行动。一个出色的海商，应当比常人更珍惜利润的宝贵。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用生命换取利润。

曹友闻早就知道，虽然都是商人，但本土的大商人却大多看不起海商。因为海商每次出海，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这是绝大多数家境殷实的商人都不愿意去做的，更不用说普通人家——真正出海贸易的，在本土商人眼中，都是些穷困潦倒的破落子弟、幻想一夜暴富的无赖泼皮。所以，即使唐家这样的家族，虽然要常年和海商打交道，但是论到出海贸易，却始终只占着微不足道的份额。要知道，出海贸易并不是东家只要坐在国内买船募人就可以的，倘若东家或者东家的家族中没有得力的人经常亲自出海，那被船长和水手们坑得倾家荡产，也不是奇事。在海上营生的人，即使是正正经经的水手，也比常人更加蔑视道德法令。而且，海商们要交道的也是低人一等的蛮夷，除了海上的风浪外，更要面对许多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因此，特别在北方宋人的心目中，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真正好人家的儿女，是不会愿意干这营生的。本土的商人，一方面固然喜欢海商带给他们的利润，羡慕海商腰缠万贯；另一方面却也看不起他们，在心理上轻视他们。这种心态，倒和汴京的官员看不起海外的官员是一样的。

象周应芳，曹友闻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故意轻视，还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也许在周应芳心里，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意怠慢了曹友闻！而这种心态，才是最叫人无奈的。

不过，这种在礼节上受到的轻视根本不算什么。真正叫曹友闻困扰的，还是吕李二人的在场，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开诚布公的和周应芳提起自己的计划。

这时候，曹友闻也只得耐下性子，装出对那笔债务很感兴趣的样子，和周应芳敷衍着——这两笔债务虽然表面看起来数额庞大，但若为了这个闹到开封府，姑且不提那极低的胜算，只要想想因此会与汴京的钱庄行会结下怨仇来，曹友闻也不会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他耐心地听周应芳绕着圈子和自己谈论着这笔债务分割，故作亲切的谈起自己在杭州读书时的所见所闻，表示自己对海商的理解与亲近，又说到双方都是由读书人转而经商，讲起西湖学院和白水潭之间的种种趣闻，不动声色地拉近着他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然后一面表达着对曹友闻在此事上的遭遇的不平，一面又委婉的抱怨经营钱庄的困难与委屈，间杂着还不忘和李绂、吕彰讨论几句钱庄法的得失。

周应芳似乎很会拉近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曹友闻虽然心里明明知道他这样必有目的，但却也忍不住觉得周应芳的确称得上是个坦率、亲切的人，而他们弃儒从商这一相似的背景，也的确让他们之间有比别人更多的共同语言，两人在很多地方遇到麻烦、困扰甚至快乐，都是如此的相近，曹友闻由开始的警惕、排斥、不耐烦，不知不觉间，便变得放松、亲近，甚至是有喜欢和周应芳的谈话了。

便在这个时候，周应芳话锋一转，丝毫不露痕迹地将话题带回到了

他的主题。他以朋友的立场，暗示曹友闻，他愿意出头替曹友闻协调此事，和所有涉及到此起债务纠葛的钱庄交涉，替曹友闻努力争取回一到二成的让步。当然，他也同样有想请曹友闻帮忙的事情，那就是希望曹友闻能将界身巷罚没给他的保证金在富贵钱庄多存两个月，并且很诚恳地希望曹友闻能够再存入富贵钱庄十万贯缗钱，他愿意提供最高的利息额，而且时间也只要两个月就足够。

但是，至少在言语之中，周应芳并没有将这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没有将这两件事说成是一件交易。甚至，为了表示诚意，周应芳还主动向曹友闻透露，他是为了和唐家争夺在即将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知事局的主导权，而在短期内需要筹集大量的硬通货。自然，聪明如曹友闻，不用提醒也会想到，若帮助周应芳如愿，对他们曹家将来的生意，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从周应芳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表情，便可以知道这应当是一个叫曹友闻难以拒绝的建议。

不过，周应芳心中其实并非如以往那样的自信。

短短一两天内，汴京几乎所有的商人都知道了大宋钱庄总社的事情，而围绕知事局十九个席位的竞争，也几乎白热化。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各种交易传闻层出不穷的传出来。

以周家与唐家的势力，要拿到一个席位当然不是难事，可要占据交钞局的主导权，就相当于还要争取九席知事的支持——这却是无论周家与唐家都没有绝对把握的。为了占得先机，周家与唐家一方面要比别家出更多的救急金，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帮助更多与自己关系好的钱庄进入知事局——毕竟，要争取独立知事与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可能更加复杂与微妙，在此之前，余下八席大钱庄席位的争夺，就成了周家与唐家真正能够把握住的东西了。

如今的周应芳，最缺的便是金银铜钱。周应芳比起唐家来说，更容易赢得小钱庄的支持；但在大钱庄这一块，周家却要略逊于唐家。周应芳必须用一切办法，争取一切支持，每多争得一席大钱庄的席位，都是胜利。

在周应芳心里，曹友闻并不是多么重要，他对曹家的底细所知到底还是有限，但周应芳做事的原则是，不轻易放弃任何微小的帮助，积少可以成多。可即使是这样，曹友闻未必便会投向他这边。不错，所有的海商，即使是十八家内部，都会对唐家有或多或少的抱怨与不满，但这却正意味着唐家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人背后会诅咒唐甘南的祖宗十八代，但当面却会比波斯猫还乖巧。更不用提去得罪唐家了。

他事先已经有所了解，曹家在海商中，是与唐家关系较为疏远的。

但疏远与对立是两回事。

不过，如果曹友闻最终不肯接受他的开价，对周应芳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他不会太放在心上。所以，他还能坦然地望着曹友闻，等待对方的答复。

但曹友闻的回答，却令周应芳大吃了一惊。连李绾与吕彰都张大了嘴巴。

汴京东南陈州门附近，玉仙观内，虽然下着小雪，但前来观赏观内那三块“万年松花石”和两段“龙牙石”的游人依然络绎不绝。与往常不同的是，虽然观外不乏宝马雕车，但所谓的“肩舆”和轿子，却几乎见不着了——汴京士林私下里所谓的“三公执政”以后，因为王、马、石对坐轿这种行为都深恶痛绝，因此政事堂颁布了一道严厉的敕令，凡宗室、官员、贡生，年七十以下、无重病而乘轿者，御史随时举劾，宗室降爵一等、罚铜十斤，官员责贬一级、罚铜三斤、十年内不得任亲民官，贡生十年内不许应考。敕令一下，上有所恶，下必甚焉，汴京城内，休说宗室、官员、士子，连商贾都不乐乘轿，原本就不多的各种肩舆越来越少，而各种马车、牛车、骡车，却越发的兴盛起来了。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会支持这道敕令，汴京的好事士子，便编出来诸如“不管交子，却管轿子”之类的口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尽管汴京的官员与士子本来并不流行坐轿，但这句口号却迅速地流行开来——人们可能并不在乎轿子的问题，但却很愿意借着这句口号，表达对执政三公迟迟无法解决交钞危机的失望与不满。

不过，曹友闻对这句口号是不以为然的。他与执政三公一样痛恨坐轿，他对交钞也没有切肤之痛——指望南海诸夷轻易接受交钞，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休说南海，即使是高丽国的商人，也不会接受交钞，但也因此使得曹家的财产中，交钞只占到较小的部分，所以，若从他们曹家的利害关系来说，交钞废除与否，真是无关紧要。倘若从短期来看，废

除交钞曹家甚至可能获益更大。

但曹友闻从来都不是一个只看眼前的人。

而他也没有赌错周应芳的野心与能力——尽管周应芳骨子里有一点自大。但真正有能力的人，谁骨子里没点自大？

曹友闻与周应芳，的确是天生的盟友。

周应芳一心想取代唐家，坐上大宋钱庄业的第一把交椅；而曹友闻同样野心勃勃——这次回京，本来不过为了游说朝廷，树立曹家在南海海商中的地位，但没有想到，无意中竟让曹友闻发现了一个可以让曹家有朝一日能与唐家分庭抗礼的机会。

这个想法完完全全只是因为灵光一现。

原本曹友闻只不过是想要能不能找一个妥善办法，帮助朝廷缓解交钞的危机，以此赢得石越的信任和好感——而曹友闻首先想到的，就是动员南海的大海商们收购大量交钞。

南海地区，哪怕是凌牙门和归义城，钱庄也远不如本土发达——否则也不需要薛奕亲自出资来办钱庄；而相应的，交钞也极少流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凌牙门与归义城这样的大宋领地，交钞也是法定货币，但海外贸易要么以物易物，要么以金银或铜钱结算，兼之又缺少发达的钱庄体系，交钞自然不易流通起来。

所以，从理想状态来说，南海地区的确有可能吸纳一大笔交钞。就算这些交钞最后无法在南海流通起来，至少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到一大笔金银铜钱储备。不可能寄望南海海商们替朝廷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它能成为一大臂助。

不过这个想法马上被曹友闻否决了。

因为它在操作上是不可行的。

朝廷固守钞钱一比一的比价，决心无比坚定。这是曹友闻从陈良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整个大宋，没一个商人有可能无条件的接受这个比价。他们肯以金银铜钱来换交钞，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投资了。

倘若要就此与朝廷谈判的话，这可是曹友闻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就在曹友闻否决自己这个想法的时候，脑海里充斥着金银铜钱换交钞画面的曹友闻，却突然意识到面前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他能够争取到周应芳与朝廷的支持的话。

因为海上航行存在巨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在南海地区与本土之间，没有一家钱庄会承诺可以通兑。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拿着南海的唐家钱庄的存钱票据，在本土唐家的钱庄是取不到钱的，反之亦然。即使唐家这样的大钱庄，也只肯提供交钞的通兑。

所以，海商们必须带着大量的金银铜钱乘船出海、回国。一旦遇到风浪、海盗，就可能血本无归。

所有的钱庄都知道其中存在巨大的机会，这十余年来，也的确有几家钱庄尝试过，但这些钱庄的东家现在全部都跳海自杀了。

但是，曹友闻突然发现，他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这个想法几乎是有点突兀的冒了出来。

若能够与周应芳、交钞局联手，由曹家在凌牙门等地开设钱庄，请交钞局在凌牙门设立衙门，周家在本土东南沿海诸州增设钱庄——曹家用金银铜钱向凌牙门的交钞局购买相应的票据，海商们把金银铜钱存入曹家的钱庄后，就可以拿着这些票据，直接到本土周家的钱庄取钱，周家再用这些票据，到汴京交钞局换成钱钞。如此半年结算一次，金银铜钱的运输风险，全部转由交钞局承担——而朝廷不仅可以调动薛奕的海船水军运送，而且有此三家巨大的财力做为后盾，也完全可以自由的选择较好的季节与天气进行运送，风险将远远比民间的钱庄低得多。

在这个体系内，三家可以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获利——即使抽取一成的费用，海商们也会趋之若鹜——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曹友闻的重点，只要交钞局肯许诺曹家、周家的钱庄为指定钱庄，手续费的九成，都可以全部让给交钞局，曹家与周家各要半成就足够。曹友闻看重的，是这种垄断地位背后带来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凭借着曹家在海外的势力，曹家完全可能迅速发展成为海外最大的钱庄；而周家能获到的利益，可能更远在曹家之上——倘若周应芳追求垄断地位，富贵钱庄很可能借此在东南形成与唐家分庭抗礼之势；若周应芳大方一点，暗中选择一些钱庄与自己合作，大宋钱庄总社知事局内的局势，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背后的利润与深远影响，绝非是几十万贯铜钱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然，这和解决交钞危机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曹友闻又不是当朝宰相，那不是他的责任。

他真正担心的是唐家。

唐家是唯一在本土和海外都有钱庄的，而且，唐家完全有能力整碗

端去。尽管曹友闻最先想出这个想法，但他却很担心这不过是为唐家做嫁衣裳。这也是曹友闻不去找唐家的重要理由——唐家一定会把他踢出棋局。而且，如果交钞局不给他们垄断地位的话，即使与周应芳联手，他们也是斗不过唐家的。

怎么样绕过唐家，才是最大的问题。

看起来没有任何办法能把唐家踢出局。

幸运的是，曹友闻没有找错伙伴。

周应芳的确足够聪明。

曹友闻一提出他的设想，他不仅马上意识到了他面前有多大的一个机会，也马上意识到了唐家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周应芳还很快找出了办法。一个叫曹友闻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办法。

李绾和吕彰明确的指出，在曹友闻的方案下，交钞局不可能给他们垄断地位。而周应芳却注意到了交钞局在兑换交钞时的窘状——交钞局人手紧缺。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修改方案。

曹家将在海外成立的钱庄，将不是一般意义的钱庄，而是一个以结算业务为主的钱庄；相应的，周应芳将私下里拉拢几家大钱庄，“连财合本”，在汴京、广州、泉州、杭州成立同样四家同样性质的钱庄。并且，曹家与周家也互相入股。

然后，他们将游说交钞局发行万贯、十万贯的大面额票据。而曹家与周家这五家钱庄，将用交钞或者金银铜钱，向交钞局购买这些票据。

然后，五家钱庄将在海外联合发行低至一百贯的各种小额票据，用于海外钱庄的流通结算。

海外钱庄可以通过曹家钱庄，来完成金银铜钱与票据的互相兑换。海商则可以在海外任何一家钱庄，将金银铜钱变成票据。若要回国，则可以去钱庄登记，开出汇票，回国之后，凭借银票与汇票，在本土四家结算钱庄及所有指定的钱庄，都可以兑现。

而海外钱庄同时将相应的汇票单送到曹家钱庄，曹家钱庄按时计算回国的票据总额，每隔一定时间，将相应的交钞局发行的大额票据送回国内，与国内四家钱庄对账。国内四家钱庄再拿着交钞局的大额票据，去交钞局兑现。

周应芳的方案，明显比曹友闻的更加完善。他不仅减少了交钞局的工作，而且这样的方案下，既不必那么明显的将唐家排除在外，却也事实上将唐家踢到了边缘。

只要交钞局不昏庸到一定程度，断没有在同一个城市设立两个结算中心的道理。这是一种自然的垄断。这样的话，即便唐家知道消息横插一脚，让周应芳在国内设立四个结算中心的设想破局，即便唐家在国内拿到更多城市的结算权……只要曹、周两家能保住凌牙门的结算权，在国内再争取一两个主要海港城市的结算权，在这盘棋局中，唐家依然要看曹、周两家的脸色。

关键便是凌牙门的地理位置。大宋本土有无数的城市可以争可以抢，但在海外，凌牙门无可替代。而曹、周两家联手，在凌牙门结算权的争夺上，无疑就有非常大的优势。

最解气的是，唐家还绝对不敢放弃。他非来看曹、周两家的脸色不

可。在钱庄的棋局中，想将唐家完全踢出局，那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并非唐家永远可以唱主角。

“隔行如隔山”这句话果然没有说错，这样的妙招，是曹友闻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的。而且，即使曹友闻对钱庄业不太熟悉，也看出来周应芳的野心勃勃——由钱庄自己联手发行小额票据，这和当年的交子是多少相似啊？

不过，这件事始终还只在曹友闻与周应芳的梦想当中。

交钞局的确可以从中抽取巨额的手续费——而且都是金银铜钱；通过向交钞局购买票据，交钞局也能获得大量的金银铜储备；这个设想如果成真，也的确可以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南海的商业会更加繁荣，与国内联系也更加紧密，也许还会促使更多的金银铜钱流入本土……

看得见的好处，看不见的好处，不可胜数。但这依然不代表这件事一定可以成功。因为这不是交钞局可以做主的事情，至少交钞局绝对调动不了薛奕的海船水军。

而且，尽管周应芳的方案已经足够巧妙，尽管唐家绝不可能知道曹、周两家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尽管李绾和吕彰答应尽力在司马光面前说好话……但对于唐家，依然不可不防。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周应芳能说服李敦敏。

这位海外事务丞，在这件事上，举足轻重。他的态度，很可能影响到石越甚至是司马光的判断。

曹友闻这次回京并不算特别顺利。

他在汴京有不少故交，陈良、范翔、司马梦求、蔡京——在他回京之前，他曾经信心十足的相信，凭借这四个人，他在汴京想办点什么事情，不会难到哪里去。但是，回京以后他才发觉，事情远比他想的复杂。他这四位故交都是石越的亲信，但他现在都没进过石府的大门，甚至他连司马梦求的面都没见着。范翔建议他去游说桑充国与白水潭，当时他觉得桑充国的门不会那么难进，但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寻常人想与桑充国会面，倘若不提前两个月送札子去预约，桑府的仆人，连通报都省了——白水潭的学生成千上万，人人都要和他会面细谈，桑充国哪里见得过来？而在白水潭，他当年的同窗，早就各奔东西，在偌大一个白水潭，他只觉处处熟悉又处处陌生，竟是连个认识的人都找不着。

到现在为止，旁人不觉得，曹友闻自己却只觉处处碰壁，想办的大事，竟是连一点头绪都没有。他绝非是遇到挫折就轻言放弃的人，但也不免有点志气消磨。这次福至心灵，竟然发现有如此良机，一贯冷静从容、从不信命的曹友闻，听到曹五郎们说起玉仙观灵验，竟也忍不住前来拜起神来。

只不过，人若心中牵绊太多，即使在神佛面前表现得再虔诚，心里也很难真正平静下来。

上过香后，曹友闻不愿凑热闹去看那什么“万年松花石”、“龙牙石”，他来时已看见观后有一片梅林，这时便信步行去，踏雪赏梅。这玉仙观原就香火极盛，这时节又是国家多事之时，求神拜佛的百姓更盛

往前，虽天上不断有小雪飘下，可这梅林里上香后来游玩的香客竟也不少，曹友闻只欲往幽静处去，这时只管寻着人少的地方去，在梅林里七绕八拐，不料这玉仙观也不是很大，没走多久，便到了玉仙观的后墙。他正欲寻路离开，却听到墙那边有人说道：“姑姑，我们真的还去那里么？”清清脆脆的，却是一个少年的声音。

接着，便听一个女子不耐烦的训斥道：“你们三个是想学点花拳绣腿，还是想学能在战场上杀敌的剑术？”过了一会，又听那女子说道：“六哥、七哥，休要这般没志气，才被人揍了一次怕什么？便被人揍个十次八次，也没甚打紧，打落牙和血吞，谁也不许叫苦叫疼的，要不回去知道了，非被打死不可。你们俩个要学环哥儿的，每被人揍一次，便当是学一次乖，迟早揍回来。上回环哥儿那一招就很好……”

又听先前那少年解释道：“我是怕被姐姐知道了。”

“有什么好怕的？那小环不学好，倒和十一娘一个样了。”那女子声音中显得甚是恼怒。曹友闻知道“小环”是汴京人对未嫁女子的一种称呼，他本不欲听人私隐，可听墙那边那女子的语调声态，再从这话中的意思揣度，已知这女子甚泼辣。他听这女子竟说别人不顺她意便是“不学好”，亦不觉暗暗好笑。

墙外边那几个少年显是对这女子甚是敬畏，过了好一阵，又听另一个少年嚅嚅道：“姑姑，我听杨将军说，本朝第一剑客是张忠定公，是真的么？”

“什么张忠定公张假定公的，没听说过。”那女子越发不耐烦起来。

“张忠定公就是张乖崖，听说……”一个少年轻声说道。

却听那女子怒道：“你们要觉得他本事，去找他学好了。什么狗屁第一剑客，谁封的？”

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曹友闻无意中听到这番妙答，在这边实在忍耐不住，几乎笑得打跌。这张咏张乖崖乃是大宋朝第一奇人，太宗朝的一代名臣，年轻时以飞剑和剑术名震河朔，是有名的侠客，其后入朝为官，真宗时益州大乱，张咏入蜀治之，被苏轼比之为诸葛亮。他精通治术谋略，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甚得军心民心，留下的判状至今都是大宋地方官员的典范；难得的是，他居然还很有文采，诗词文章学问在大宋也排得上号，这样的人，休说整个大宋朝就只出过一个，就是上溯汉唐，也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大宋朝的读书人，要是连张乖崖张忠定公都没听说过，那也真是不学无术到了一定地步了。曹友闻听外面那女子居然连张乖崖都不知道，已觉好笑，听她对答，更是笑得肚疼。

此时墙外连马蹄声也听不见了，他知墙外之人已远去，一面在心里边揣测着墙外说话的女子和少年的模样，一面又心不在焉地在玉仙观里绕了一圈，终觉没甚意思，便辞了观中的道士出来。

这时将近午正，曹友闻出了玉仙观后，抬头望了望天色，见雪一点也没有停的迹象，因想着还要去白水潭，忙叫随从牵了马，戴了伞笠，驱马朝南薰门方向去。

没跑得多远，便见雪越下越大，还刮起风来。风卷着雪，雪夹着风，打在身上、脸上，叫人连眼睛都睁不开来。曹友闻这些年多在婆罗洲，对这风雪已颇不习惯，没半刻钟的时间，便勒马下来，只牵马前

行，又走得一会，连走路也觉得艰难，心里边后悔没坐马车出来，一面去看到路边——这里因是汴京城的东南角，到处都是朝廷的仓库，偶有几家店铺，因为最近的交钞危机，又赶上大雪天，都是大门紧闭，竟是连个避雪的地方都找不到。又走了一会，好不容易才看到路边有座宅院的小门开了道缝，曹友闻连忙叫了随从去问，原来那家主人姓沈，似乎也是官宦人家。不过那沈家看起来也不甚富裕，连个正儿八经的管家都没有，就是一个老仆看着这院子。这老仆倒极和气，请了曹友闻和他的随从进来，把马拴在院内的走廊内，三人便一道围在门房内烤火，一面说些家常闲话。

那老仆显是甚是寂寞，虽有点耳背，却极是健谈。没多久，曹友闻便知道这家主人叫沈归田，在三司胄案、军器监、兵器研究院都当过小官，据这老仆所说，这位沈大人倒是好人，对下人极随和，但就是一张臭嘴巴，走到哪里得罪到哪里，虽然有贵人提携，可当了几十年官，起起落落，永远都是八品。这老仆显是没说假话，曹家做的生意原本就和军器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军器监的人事上上下下，曹友闻都了若指掌，但曹友闻居然从没听说过沈归田的名字，显见这沈归田混得实在不怎么样。

三人约摸着坐了两刻钟的光景，忽听到外面有男子笑道：“老沈，方才李敦敏找你做甚？”

曹友闻斗然间听到李敦敏的名字，下意识地竖起了耳朵，却听一个男子回道：“还能做什么？薛奕保荐几个海商在婆罗洲造纸甲，以便于海船水军日后采购方便，两府已经准了，可军器监的关节没打通，层层拖延，一年多了，上头的批文还在军器监压着……”

又听先前那男子笑道：“我没记错的话，你如今还不是军器监主簿

吧？”

那老沈笑道：“俺也这么说来着。”

先前那男子又笑道：“看来传闻没错了，李敦敏和石相是布衣之交，你又要升官了。”说到最后一句，戏谑之意，连曹友闻都听出来了。

“那可太难得了。”却听那老沈嘿嘿笑道：“俺在胄案、军器监、兵研院当二三十年的八品官，什么情弊不晓得，军器监那些泼皮没好日子过了。不过……”曹友闻听到那老沈似是嘿嘿笑了两声，又听先前那男子问道：“不过什么？”

“俺却奇怪呢，你段子介应当是立了大功的，怎么非但没升官，反从在京房调到了沿海制置司？”

“那边简单一点，适合我。”段子介半开玩笑的回道，“我去了那边，薛奕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二人的声音越来越近，到了宅子前，也不见敲门，便推了门进来，那老仆这才听到声响，停止唠叨，起身笑道：“二位，是我家大人回来了。”曹友闻主仆连忙跟着起身相迎。

那沈归田和段子介进了门后，再没料到竟然还有外人，不由得都吃一惊。沈归田打量着曹友闻，一面朝问老仆道：“这两位是？”

“这位曹官人是来避雪的。”那老仆笑着回道，一面接过沈归田和段子介的斗笠、雨衣，自顾自地往里屋走去。

曹友闻看沈归田和段子介神色，竟毫无见怪之意，显得已习以为

常，心中暗暗称奇，他虽不知沈归田之名，却也听说过段子介，因笑着揖道：“在下杭州曹友闻，因避风雪，叨扰贤主人了。”

“曹友闻？”沈归田和段子介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可是犀光斋的曹员外？”

“不敢，正是区区。”

沈归田和段子介又是相互望了一眼，不由得齐声哈哈大笑。

曹友闻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尴尬的望着二人，却见沈归田指着段子介笑道：“他可正要你呢。”

“啊？”曹友闻吃惊地张大嘴巴，望着段子介。

却听段子介笑道：“曹员外可是与范仲麟是旧识？”

“我们是布衣之交。”

“那就对了。”段子介笑道：“我听范仲麟说，曹员外想做笔大买卖……”

曹友闻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第十一章 错料一帆超十程

1

禁中，政事堂。

海外事务丞李敦敏望着当值的右仆射石越与参政、刑部尚书范纯仁，目光中没有半点退缩。

“……太府寺必须立即停止蛮干！”李敦敏语气激烈，“下官已是第三次来政事堂陈情，李大卿只顾着追讨永顺钱庄的债务，却不知东南情势之微妙脆弱，这般蛮干，必酿成大祸。近几年内，海外贸易原本已呈萎缩之势，海商利润亦大不如前，然东南诸路工商之兴勃，却为古来所无。但这种兴盛，却多赖于钱庄之日渐发达。以造作瓷器为例，若某海商欲购瓷器万件，于当年冬借季风下南海，则在当年夏季，即要和瓷窑事先签订契约，付十分之一的定金，瓷窑签了契约，便用此契约抵押，向钱庄借贷，这才好雇人烧制瓷器。到了冬季，海商出海前，又向瓷窑付清六成的货款，余款以家产做保，待次年夏回来，再连本带息付清。而瓷窑也要这时候，才能还清钱庄的欠款。以下官所见，象以往那样，或由海商事先预付五成甚至是全部的预付金，或者完全不付预付

金，只管现货买卖，货到账清的事，已经越来越少。此亦是由于作坊间竞争激烈，坊间所卖之货多于买者，而海商为牟取最大利润所然——若在六七年前海外贸易最景气的时候，海商要买货出海，不提前一年付清所有款项预订，甚至可能无货可买。但今时不同往日，即使冬季逆风回国的海商，也往往会拖到夏季再结清货款，这在近一两年内，几乎成为惯例。但其实海商亦不容易，海商间竞争之激烈，更不在国内作坊之下，不少海商采购国内货物，也是向钱庄借贷——因为借给海商的利息要高于别处，钱庄亦乐于借钱给他们。”

李敦敏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不停歇，又继续说道：“下官一直以为，东南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各种作坊为了竞争，拼命造作，但大部分货物，除了供应海外与本州本路，在国内是卖不掉的。比如瓷器，若非是名瓷，大宋哪州哪县不产这个？便有水路，算上运费，已是成本过高，倘若要走陆路，那成本更是高得吓人。所以，倘若这么继续下去，东南作坊产量越来越高，而海外贸易又越来越萎缩的话，迟早闹出大事来。不过话虽如此，但两三年内，还未必真会出事。可如今李大卿这般作为，半年之内若不出事，下官敢把这舌头割了，给李大卿赔罪！李大卿不知东南情弊，以为讨回债来便是功劳，但据下官所知，永顺钱庄借出的钱，七成是直接借给海商，三成是借给东南的钱庄、作坊。不论是海商也罢，钱庄也罢，作坊也罢，这时候根本不是结算的季节！纵便是永顺钱庄借出的都是大宗放贷，和海商们另外商议了结算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早过二月。而如今却是十一月，却叫他们上哪里去找钱来还债？李大卿只管逼海商还债，官府催债，百姓又岂敢不还？逼得紧了，难免要百般筹钱，层层讨债，甚至于卖田卖地——可其它借过钱给这些海商的钱庄，还有货款没收回来的作坊该如何办？既到了这个地步，只怕免不了也要上门催债的。倘若他们收得回还好，若收不回来，钱庄免不了又要怕作坊的债收不回来……除此以外，更要命的还是借给钱庄和作

坊的钱。海商反正人和货都不在国内，若夏季能平安回来了，还有个希望，可许多小钱庄和作坊，这个季节却是经不起催债的。”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扎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耸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的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到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的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颇具说

服力，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然而，石越的这个主张，既然在司马光广泛谘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的发到了太府寺，令太府寺“分析”。

太府寺是何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李清臣的责任淡化了。

但范纯仁却没这么多顾忌，直言道：“此事我亦读过札子，财计上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但李海外札子上把事情说得极清楚。方才李海外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今年三月的《白水潭学刊》转载过一篇文章，是专论钱庄一物的，那文章说，一千万贯交钞，经过钱庄，实际可能相当于三千万贯甚至更多的交钞在坊间周转，这才是真正的‘货币乘数效应’——若按此文观点，太府寺一两个月内要自东南收回上千万贯的交钞，岂非相当于抽空了三千万贯的钱钞？照李海外所言，此时正是海商、钱庄、作坊都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说到这里，范纯仁已是倒吸

了一口凉气，他把自己吓了一跳。半晌，才喃喃道：“会不会已经晚了？”

“但愿还不晚。”石越摇了摇头。范纯仁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号称“不太懂财计”，可他说的这番道理，石越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而范纯仁不过看了一篇论文，便可举一反三。这让石越不由得暗暗感叹：果真要比智商，自己只怕要比范纯仁低一个档次。

这时范纯仁忽又想起一事，脸色顿时惨白，“若东南局势果真如此，便是没有李清臣这出，交钞之事传到东南……”

“正因如此，下官才再三求见，请诸公万万不可再有犹豫拖延。”李敦敏焦急地说道，“东南、海外贸易，实为朝廷财赋之所系，东南乱不得！下官此来，听说许多废除交钞之议，此辈全是坐而空谈，东南钱庄之发达，全赖于交钞之发行，倘若废除交钞，对东南钱庄来说，便是灭顶之灾。东南钱庄一垮，整个东南之作坊、好不容易才有今日规模气象的海商，覆巢之下，恐无完卵！”

“然张天觉之议，似与李海外不同……”

“张天觉是以为无药可救，他是想断尾求生。交钞击垮的是东南的工商业，对东南农业影响较小，他的主张，是熬个五六年，再重新整顿，也未为为迟。况且东南真正的大作坊、大海商，是一定能存活下来的，倒霉的只是小钱庄、小作坊……”

李敦敏指责张商英与东南的大商人大地主过从甚密，对石越来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张商英主张断尾求生，原也是个合理的主张，况且自与石越密谈过后，张商英虽然态度依然明确，但也很积极的配合石越，参与到挽救交钞的努力中来，并没有扯石越的后腿。这一点

也让石越渐渐消除了对张商英的不满。因此，他见李敦敏心中焦虑，口不择言，竟又抨击到张商英头上，正欲打断他的话，却听李敦敏又道：“但下官却以为，东南诸路的小作坊、小海商、小钱庄，才是东南繁荣之关键。若海外贸易与东南之工商业被几个家族控制，于朝廷于百姓，皆有害无利。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便要尽可能挽救交钞。没有交钞，就不会有东南真正的繁荣，但若朝廷这次废除交钞，所谓惊弓之鸟，日后朝廷欲再颁行纸钞，只怕也是千难万难。”

石越这才放下心来，范纯仁也额首道：“这话确是这个道理。”又转向石越问道：“我听说先前君实相公已令外府分析，未知可有结论？”

石越摇头道：“还未报上来。”

范纯仁又细细问了些东南诸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李敦敏在两浙路当地方官，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回答起来条理清晰，又随口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竟是很得范纯仁青眼。原本在东南官员中，如张商英虽然也是传统的儒生，比较关注普通自耕农民的利益，但也和大商人大地主打得火热；而李敦敏却和张商英大不相同，他最关注的，却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的境况，他虽是所谓的“石党”，但对唐家为首的十八家却极是疏远，甚至多有批评，认为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垄断原料、操纵价格，对国家有害无益。李敦敏又说起他在两浙打击试图垄断价格和市场的传统行会组织与牙人组织，给牙人颁给“身牌”进行管理，又迫使行会改组，石越和范纯仁这才知道李敦敏与张商英等人原本就有明里暗里的冲突。李敦敏的主张显然很对范纯仁的心意，竟频频赢得范纯仁的赞许。

点汤送客之后，范纯仁便对石越说道：“此事只怕是君实相公失策

了。”

石越早看出范纯仁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时候却故作大方，只说道：“君实相公只是谨慎，此事亦不能听一面之词。”

范纯仁睨了石越一眼，不满道：“如今都是为朝廷社稷，子明何须如此？”

石越被范纯仁责怪，亦不觉脸红，因道：“说来总须为李邦直留点面子。”

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范纯仁胸怀磊落，石越听到耳里，却更觉不是滋味，只觉自己本欲调和矛盾，不料和范纯仁这么一比，倒象个小人一般。他有心为自己辩解几句，却又觉得这么做甚是可笑。当下也不分辩，只问道：“如此范公之意如何？”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邀。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过了好一会，石越才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果真要换太府寺卿，李邦直如何安置不说，由谁来接任却是个问题，这事若不能妥当，只怕皇上亦不肯。”

范纯仁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我看子明心中必有人选，怎么反过来问我？”

石越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道：“范公莫以为我是故意试探，只是我心目中的人选，未必那么合人心意。”

“哦？”

石越却不去管范纯仁的神情，低头沉吟了好一会，才抬眼望着范纯仁，缓缓说道：“以某之见，眼下太府寺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曾布。”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添个名字。”

这对石越而言，实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忙抱拳道：“多谢范公。”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范纯仁摇摇头，道：“这些都没甚要紧，子明还是想想如何安排李清臣罢。”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而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后没多久，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

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极为罕见，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的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的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頊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人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却开错了药方。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虽然能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却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复，这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的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

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的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错开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邀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不约而同的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

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

石府。

新建的雪后轩，座落在石府占地达数十顷的花园之东北角的一座人造土山上，丛木环绕，是一座雅致玲珑的木制建筑，由汴京最好的工匠造成，站在雪后轩中，可以俯瞰石府北面的武成王庙和淌淌流过汴京外城的惠民河；向东面，则可以将朱雀门以南御街上的繁华锦绣，尽收眼底。

这里从熙宁十七年的冬天开始，也成为石越最喜欢呆的地方之一。

此时，在轩中孤坐的石越，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几天前福宁殿皇帝召见的情形来。

那日的福宁殿中，虽然有皇宫的供暖系统烘得殿中暖洋洋的，但无论是王安石、司马光、石越、韩维这四大重臣，还是王珪、范纯仁、苏辙、郭逵这些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们，却都感受到了汴京冬天的寒意。尤其是礼部尚书李清臣，更是脸色惨白，神情沮丧，殊无半点高升的喜悦。石越知道李清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上表请罪，但是石越却无法同情他，因为他酿下的苦酒，却需要整个大宋朝来吞咽。

不过，此事却是连石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真是尽九州之铁，不能为此一错字！

石越感觉到皇帝殷盼的目光，扫过自己，扫过司马光、王安石、韩维……但石越也好，司马光诸人也罢，都只能羞愧的避开皇帝的目光。人人都低着头，福宁殿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石越感觉到皇帝的目光慢慢转为失望，他偷偷观察皇帝，便见他抿紧嘴，沉脸坐着，双眼无神地望向殿门之外。

但石越却不能如以往一样，给赵顼一个许诺，甚至是一个希望。

今日石越面对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他冒冒然推出“存款准备金法”，以为那是对症之方，却不料，这个世界上，任何方法都是相对的。他已经忘了，这些年他身居高位，远在汴京，养尊处优，东南诸路对于自己，不过只是奏报公文上的小楷，幕僚清客口中的故事，结果一招不慎，竟然落得满盘皆输。

东南诸路到了今日这个地步，又岂能尽怪李清臣？

石越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腹案来应付交钞危机，但事到如今，他却也不能不感到畏缩。尽管在外人面前竭力掩饰，但石越心里却知道，连他自己，对坚持不废除交钞的立场，都已经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的动摇，却绝敢不表露出分毫来。否则，他的动摇立即便会造成一次谁也无法阻止的大崩溃。然而，他也不敢给皇帝空口许诺——石越是明白赵顼的性情的，许给赵顼的东西，是绝不能打折扣的！

石越能够看到皇帝的嘴唇在微微地哆嗦，但他依然只能是低着头。

……

当时绝对没有人想到，皇帝的风疾会在突然间再度恶化。就在福宁殿召见之后，石越与司马光等人刚刚回到政事堂，准备商议对策，便见

李舜举匆匆而来，召王、马、石、韩进宫，四人再次到了福宁殿，才知道众人告退之后，赵顼听石得一禀报机密事务，勃然大怒，突然间病情再度恶化，不仅右边身体偏瘫，竟连话都不说出来了。当时在场的内侍，除了石得一外，还有李向安与李舜举，三人立时分别派人禀告高太后与向皇后，又由李舜举亲自至两府，召四人进宫。

后来高太后会同两府四公，亲自询问石得一与李向安、李舜举，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石得一向皇帝秘禀之事，竟然事关东宫。皇城司听到坊间谣传，道有人见着六哥、七哥出没市井坊间，甚至微服至汴京小学校，和小学校的学生们“斗殴”；又有传闻说东宫不爱读书，常常逃课、装病。须知此时皇帝的身体并未大好，按照传统之道德观念，太子即使不能仿古代孝子之行为，也应当深居宫中，每日请安问病，奉汤侍药，不离左右。何况此时国家又逢多事，君父忧心国事而夜不能寐，为人子为人臣，却流连市井，与小学校之学生斗殴打架，无德之行，岂非以此为甚？因此坊间对此，虽然自有人摇头不信，但信以为真者，自然免不了要感到不满与忧心。

其实这些传闻，石越与司马光诸人也都听说过，但众人都以为不过是谣传，因此只是斥责传言者不可乱说，却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哪曾想到，据石得一所言，则汴京军民对此信以为真者，竟然着实不少。众人细究其因，才知道原来关于六哥、七哥装病、逃课，不读书，屡屡被太后斥责、惩罚的故事，经常在坊间流传。因此太子的风评，在汴京百姓、甚至是士子的心目中，原本并不太好，所以这些不利的传闻，才特别容易流传——若非是因为朝廷对台谏风闻言事有所约束，只怕早就已经被台谏大加抨击了。

其后石越也曾暗地里派人调查，结果却令他暗暗惊心！石越发现，六哥在宫里受到的每一次责罚，民间竟然都了若指掌！

不过令得赵顼大怒的，还不是汴京中下层对太子顽劣、失德的风评，亦不是有关六哥、七哥私自出宫的传闻，而是石得一呈上来的一些在汴京中下层广为流传的文章与杂剧。

据皇城司查报，一出托名唐太宗，实则是颂扬宋太祖传弟之义的杂剧，在汴京各处受到追捧；而士林中，也有赞扬宋太祖传弟，奠定大宋百年太平江山的匿名文章在流传着，这些文章不仅写得冠冕堂皇，而且文采颇佳，还博得了很多的附和与赞赏！

皇帝便是在看了其中的一篇文章后，突然间病情急骤恶化的。

躺在福宁殿的御床上，赵顼见着石越诸人进来，努力的想坐起来，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半边身子却已不听使唤，李向安和两个内侍小心的扶着他坐起来。赵顼望着石越，想和石越说话，但发出的音全是一个个含混不清的音节，他越想说话，越是焦急，越是说不出来，石越感觉到赵顼的眼中，全是愤懑、焦虑，他示意李向安想写字，但当他用左手抓起毛笔的时候，整只手却不停的颤抖，根本无法下笔。皇帝恼怒地将毛笔掷到地上，眼睛移过众人，一直望着石越，石越能感觉到赵顼眼中那种令人心酸的期盼……

在那一瞬间，石越终于忍耐不住，跪在赵顼的床前，失声痛哭。王安石、司马光、韩维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老泪纵横。

赵顼真的很可怜。石越知道自己不应当有这样的感情，但有时候，人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他第一次见着赵顼的时候，曾经想过，这个年轻有为的君主，这个充满理想与斗志的皇帝，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他能够带给他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君臣之间，由相互信任，到相互猜忌，到相互依赖、利用……两人看起来越来越接近，

心却已经越走越远。而石越终于还是没有完成对赵顼的承诺。他收复了灵夏，改变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大宋朝的命运，却依然多灾多难。而赵顼本人，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尽管知道皇帝风疾恶化的消息，对于目前的局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可能让许多野心家铤而走险，甚至给辽国释放出危险的信号。但是，自高太后以下，两府大臣这一次，都有了极不好的预感。为了避免外界更多的猜疑，两府还是决定，向天下公布皇帝的病情，并且向全天下征召名医。

与此同时，石越与司马光被迫接受张商英的建议，由交钞局向天下各州县颁布法令，强行规定每人每天取款之额度，来控制挤兑。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小钱庄主卷款潜逃的事件，政事堂更密令各州县守吏留意钱庄主的动态。

但这些手段，终究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李敦敏上了一封万言书，向石越与司马光建议，由朝廷出面，购买一些钱庄的股份，并以朝廷的名义，保证中小额存款可以全额取出，以此来应付东南的挤兑潮。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保护通过《青苗法改良条例》向钱庄借款的农民，避免其被催债破产。待风波过去之后，朝廷可以将这些股份再次卖出。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办法会有效果，但却只能望而兴叹——李敦敏到底不可能知道国库的虚实，国库空空如也，石越与司马光虽不想让百姓买单，到了此时，却也由不得他们了。

反倒是张商英的办法，令石越与司马光无法拒绝。张商英建议由交钞局颁布措施，鼓励大钱庄兼并小钱庄，财务状况好的钱庄兼并岌岌可危的钱庄。并且建议颁布法令，授权交钞局查看东南诸钱庄资产，迫使

其中问题较大者破产，接受兼并。如若张商英的建议得到通过，那么如唐家这样的大钱庄，还有一些财雄势大的豪族，就会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吞并、接掌许多经营了十几年的钱庄。前提是他们相信大宋最终可以平安渡过这次风波。

张商英提出的“钱庄兼并法”明发邸报，得到了众多呼应。朝廷之中，应者甚众；在野，不仅《海事商报》与食货社对此大加赞誉，甚至连《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也认为这是救弊良方。

石越相信这个办法也会有效果。大宋的豪族巨贾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这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成功之后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控制大宋朝最富庶地区的相对发达、成熟的钱庄业，这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石越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能够想到的是，遍布各州县的中小钱庄的自由竞争时代，可能会很快终结……这让石越不由自主地想起兵器研究院的大爆炸……他打心里抗拒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他却似乎无能为力。

他拨动了历史的转轮，但这个世界却不会按着他想象的那样发展——石越不止一次的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一次，他都会同样感到茫然，甚至是害怕。

然而他只有面对。

他没有逃避的权力。

除了李敦敏与张商英外，权太府寺卿曾布，正在努力地游说石越向钱庄总社妥协。

曾布绝口不提“存款准备金法”带来的恶果，但他却指出了一个问题——不要说交钞局，即使是把整个太府寺连扫厕所看大门的人都算上，他们也没有这么多人手去执行那个“存款准备金法”。所以，与钱庄总社妥协、合作，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交钞局来对付大钱庄，小钱庄委托钱庄总社执行。这样一来，交钞局不用担心人手问题，而钱庄总社将得到他们渴望的准官方地位。

曾布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因为曾在广州与凌牙门任职，有担任过所谓“夷官”的经历，他对海商们的处境非常了解、同情。因此，曾布上任伊始，就采纳了曹友闻与周应芳的建议，与沿海制置司同知事段子介、海外事务丞李敦敏联手，说服两府，预备在各大城市筹建结算钱庄——这的确是一举多得的事情，除了方便海商，增加国库收入以外，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推行这项措施，无疑也是向东南民众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曾布、李敦敏、段子介也因此受到两府嘉奖。作为对献策者的奖励，同时也是因为曹家与周家等大钱庄相互入股，实力可观，在第一批七座城市中，以曹、周两家为首的几家大钱庄，顺利瓜分了凌牙门、归义城、广州、泉州、明州五城的结算钱庄业务，如梦初醒的唐家，仅仅保住了杭州与福州两座城市。

对于李敦敏与段子介来说，他们是根本不会在乎是否会得罪唐家的，唐家与石越的关系当然会被考虑到，但其效果则可能是“君子爱人以德”之类，他们会认为唐家如果是为了石越考虑，适当的收敛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而曾布的态度也相似，他当面对石越说，若让唐家得到太多的好处，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在眼里，必须会有不好的观感，这对石越有百害而无一利。唐家已经非常富裕，即使不刻意打压，也应当持“直道”对之，这样才能服众。

曾布的谏言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在石越看来，曾布与李敦敏、段

子介不同，他并非是那么公正无私的人。在广州与凌牙门呆了这么多年，曾布与南海的海商们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倾向哪一方，是不问可知的。

这种程度的倾向性，是可以容忍的。

人人都会有倾向性。

石越认为钱庄总社是个危险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倾向性。

但是，石越也许同样将不得不接受它。

.....

“天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石越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

“相公，云阳侯求见。”侍剑轻声走进轩中，禀道。

“唔？”石越愣了一下，忙道：“快请。”

石越亲自走到雪后轩的门口，准备迎接司马梦求。但他的目光却被司马梦求身后的人吸引住了。“文……文将军？”陡然间，竟在汴京见着文焕，不能不让石越大吃一惊，他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人了。

“石相！”一身灰袍的文焕，远远见着石越，已是拜倒在地，声音中不由哽咽。

石越连忙趋前几步，扶起文焕，上下打量着，见他气度越发的沉稳，不由笑道：“好文郎，好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将司马梦求与文焕请进轩中。

落座之后，司马梦求便道：“这次密院调文将军回来，可能是想叫文将军掌职方馆河北房事务……”

“种彝叔已经履新了？”石越惊讶地问道。

司马梦求点点头，也很惊诧地望着石越，“相公还不知道么？”

石越摇了摇头，道：“他没去过政事堂，职方馆知事是密院的人，没必要知会政事堂。”

司马梦求与文焕交换了一个眼神。

二人都知道，新任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的任命，出自皇帝病情再度恶化前的内降指挥。在西军中，种家与姚家虽也算是石越的旧属，但毕竟石越曾经亲自下令杀了两家的人，且种、姚二家世受皇恩，与众不同，因此这两家，是属于西军之中与石越关系相对没那么紧密的。皇帝将职方馆交到年纪轻轻的种建中手中，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淡化石党对职方馆的影响力。但这道新任命，却也是极具争议的——这几年来，种家诸将种古、种谔相继病死不提，连种谊也染上重病，卧病不起，因此自皇帝以下，从枢密院到西军诸将，对种家都十分同情，刻意提拔重用种家年轻一代，种建中屡立大功，西军诸将对其才华都交口称赞，认为他少年持重，可堪大用。但将职方馆这样重要的机构，交到一个年轻武官手中，却到底是一种冒险。只不过职方馆知事之任命，除皇帝以外，只有枢密使副有权置喙，而韩维、郭逵并不坚决反对，这道任命，便得以顺利通过。而种建中履新之后，果然也只一心一意追随皇帝，连谒见政

事堂诸相都省了。石越这些日子忙得晕头转向，竟然不知道他已经抵京任职了。

石越虽然口里说得大方，心里却不免酸溜溜的，又问道：“如此说来，文郎去河北房，是种彝叔的主意？”

“多半是的。”司马梦求点点头。

石越目光移向文焕，干笑几声，道：“看来皇上果然有知人之明，种彝叔能知人善用，那是皇上也没用错人。”

“不过学生却……”

石越摆摆手，打断了文焕的话，道：“文郎须得再委屈几年，如今河北房非得有大将坐镇不可。此事过后，你若不想再在职方馆，进禁军领兵也罢，去军州做郡守也罢，皆当如君所愿。”

石越话说到这个地步，文焕再有什么想法，也只得咽回肚子里。却听司马梦求也说道：“我带你来见石相，亦是为此。君不欲久居职方馆，是人各有志，原本亦不便强求。但文郎久在南边，却不知北方局势变化。自从萧佑丹创通事局以来，职方馆屡屡受挫，想知道契丹之实情，较往日真是要艰难万倍。苏大人屡次带信回来，谓契丹内部争论不休，恐辽主有南下牧马之意。如今国家多事，若无得力之人在河北房主持大局，恐误国事。”

“云阳侯此言，实是令在下无地自容。”文焕红着脸，望着石越，道：“学生不敢自称国士，然石相知遇之恩，粉身碎骨，亦难报万一！若论学生之志向，原本的确是盼着能领兵破贼，立不世之功，但命运如此，学生早已不敢再抱此妄想。今日所虑者，非为他事，实是学生自广

州房来，察觉三佛齐恐有异志，故以为不便轻离。”

“三佛齐？”

“正是。”文焕点点头，道：“三佛齐乃南海大国，其向大宋称臣，原不过是贪图贸易之利，兼欲借大宋之势，摆脱注辇国之控制。但如今时移势转，朝廷经营南海，三佛齐早存惶恐，而其属国丹流眉为摆脱三佛齐，日益倾向朝廷，更令其不满。学生查到三佛齐这一年来，打造船只，操练水军，又到处购买船只兵器，仅杭州、泉州的海商今年卖给三佛齐千料以上的海船，便超过三十艘。学生以为此事断不可等闲视之……”

石越再也料不到，连一向认为稳如磐石的南海诸国，亦也出现问题，忙问道：“薛奕知道么？”

“这些事情，早已送到薛世显案前。”

“唔。”石越听到薛奕已经知道，不由得舒了口气，笑道：“那吩咐他小心提防便是。三佛齐纵是操练水军，一时半会也不是朝廷海船水军的对手。段子介既去了沿海司，薛奕想要点什么也容易了。我看这点事情，他理当应付得过来。”说到这里，石越顿了顿，摇摇头，自失地一笑，道：“文郎可知，如今朝中也不太平，一时半会，也真还顾不了什么三佛齐。”

“但是……”

石越摆摆手，注视文焕，半晌，方道：“文郎，京师之事，你到底还是知道得太少！”

熙宁十七年，冬，福宁殿。

太医们施尽浑身解数之后，皇帝的病情，终于又勉强得到控制。皇帝依然不能说话，右手也不怎么听使唤，但已经可以下床走上几步了。然而，人们似乎都已经预感到皇帝的命不久矣，禁中的气氛，非常凝重肃穆。

在此之时，压力最大的，除了翰林院太医局以外，便是负责禁中侍卫的班直了。

按大宋之制度，平日负责禁中警戒的，分为五重。最外一层，是皇城司所掌的亲从官，他们掌握所有的宫门，负责宫城内外的巡逻与守护；然后便是天武军，这支禁军上军中的步兵部队，负责把守宫城的城墙，守卫皇宫、禁中两府的安全。而真正意义上的皇室安全，则是由班直侍卫负责。第三重由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侍卫共计十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守卫；第四重则是御龙骨朵直计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最核心的，当然是御龙左右直侍卫，同样也是两个指挥使的步军兵力，他们直接保护皇帝的安全，乃是班直中的班直，侍卫中的侍卫。在熙宁一朝，这个制度有所变化，因军制改革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乃是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殿前侍卫班这三支马军班直，因此殿前指挥使班、内殿班，也与御龙直、御龙骨朵直一道轮直。而杨士芳身为御龙左直指挥使，竟然是奉命护卫太子的安全，而并非跟随皇帝身边。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是，继狄咏之后，最得皇帝信任的侍卫，竟然是新成立的西夏班指挥使、守义侯仁多保忠！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夏班的存在，不过是皇帝为了炫耀武功而设立。西夏班不过三百人，由西夏的降将、豪强贵族子弟组成，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忠诚的代表。

但是守义侯仁多保忠却改变了这一切，与其余班直侍卫不同，因为是西夏人出身，仁多保忠除了皇帝以外，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太子、左右仆射、枢密使，都不在他眼中——这在西夏原本理所当然，但在大宋却非常罕见——在大宋禁中，无论是内侍还是班直，很少有人敢不忌惮高太后的威信，更很少有人会不害怕两府宰执的权威。除此以外，仁多保忠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点，他在汴京没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皇帝可以放心的相信他不属于朝中任何一派势力，他的富贵甚至是生命，都只系于皇帝一个人。而仁多保忠降将、人质的双重身份，出身西夏大贵族的先天条件，让他在处事之时，既能小心谨慎，又能十分得体。因此，仁多保忠在皇帝的心目中，俨然就成了大宋朝的金日磾。虽然 he 不能象狄咏一样，指挥御龙直、殿前指挥使班，但却出入警蹕，片刻不离。熙宁十七年，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守义侯仁多保忠在。

这一点，甚至让不少班直指挥使感到愤愤不平。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熙宁十七年的年末，守护在福宁殿外的，依旧是守义侯仁多保忠。

“你听说过么？陈都知挨了太后的训斥……”

“休要胡说八道，谁不知道陈都知最得太后的宠信？他那么谨慎的一个人……”

身着赤红的戎装，象雕塑一样地站在福宁殿外，望着天上的雪花一片片地飘落下来，仁多保忠不由自主地又想起几天前听到的内侍之间的私语。

内侍们口中的陈都知，说的便是高太后身后最得信任的宦官陈衍。陈衍在高太后身边当了几十年的差，从未被高太后这样严厉的斥责过，因此，这个流言几天之内，便传遍了宫中，甚至连皇帝都知道了——那两个小黄门不知死活地嚼着舌头的时候，大概怎么样也想不到，这时皇帝正好心血来潮，让李向安与仁多保忠悄悄扶着他出来看一眼汴京的雪景。

陈衍被太后斥责的缘由，据说是因为某日高太后召见一个文学侍从，说起西汉霍光、王莽之事，那个侍从便借故说起坊间流传的“三公执政”之说，以为这是大宋建国以来未有之事，是大权归于臣下，皇帝反被架空，甚至暗讽自皇帝染疾之后，三公大小事情，不请而行，政事堂决定了的事情，皇帝也不过行玺而已。今天子尚在，三公已是如此；倘万一皇帝大行，孤儿寡母，更不堪设想。他因此直斥朝中有权臣。

这种书生议论，原也平常。宋代士大夫说话本来就无所顾忌，石越、司马光、王安石如今正是惹得怨气冲天的时候，有人借故骂他们是权臣，虽然用心难称良善，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台谏每日骂三人的奏章，比这难听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但偏偏这个侍从，平素却与雍王关系密切。而这段时间，又老有人在高太后跟前说石、马、王的坏话，因此陈衍便多了句嘴，劝高太后驱逐此人，以为来者之戒。

不料，陈衍虽是好心，但高太后却素来忌讳内侍言政，又因他言语之中隐隐又涉及雍王，一向疼爱这个儿子的高太后心中更加不快，竟大发雷霆，借着内侍不当言政的名头，竟将陈衍骂了个狗血淋头。

因雍王在宫中人缘极好，而陈衍一生谨慎规矩，免不了要得罪不少人，这事情传开之后，宫里内侍们交头接耳，无不幸灾乐祸。内侍、宫女，大多觉得高太后无非是希望几个儿子和睦相处，陈衍却无事生非，而且一个内侍，居然敢对政事说三道四，实是咎于自取……

但是，以仁多保忠对宫廷斗争之了解，心里却非常明白，陈衍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个侍从对石、马、王三人的指控，多半是受人指使。而高太后也一定心知肚明，至于她为何要斥责陈衍，却是仁多保忠所无法理解的——在仁多保忠的观念中，高太后这样做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因为她偏袒雍王。那些内侍、宫女的看法，在仁多保忠看来，简直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不过，令仁多保忠吃惊的，还是皇帝的反映。若是西夏国王，那夏主一定会先处死两个内侍，然后将弟弟赐死，仁慈一点的，则会找个借口发配到一个遥远的军司，下令当地官员将其幽禁起来。但是宋朝的官家，却只是默默听着，忍受着这一切，他甚至制止了李向安想去喝斥那两个内侍的行为。

虽然在西夏时向往大宋的文化，但真的到了大宋朝的中心之后，仁多保忠却发现，实实在在的宋朝，比想象中的宋朝，更难以理解。

想到这里，仁多保忠不由得握紧了腰间的剑柄。

宋人将他当成金日磾，将他当成那位忠诚厚重的匈奴王子，但他心里却明白，他只是仁多保忠。他小心谨慎，他忠于宋朝官家，仅仅只是出于生存之道。仁多保忠永远都只站在胜利者一边。

宋朝官家活着的时候，他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宋朝官家；但可惜的，这样的状况已经无法持久，仁多保忠必须考虑宋朝官家驾崩之后，自己

的生存之法。

在这汴京的禁中之内，与他处境最相似的，便只有那位来自高丽的王贤妃。王贤妃极得皇帝的宠爱，但眼见着皇帝就要大行，这位王贤妃却连每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斟酌。因为她知道，她任何惹人忌恨的举动，当皇帝去世之后，靠山一倒，她就免不了会被人加倍的报复。所以她小心的避开一切是非。仁多保忠也同样面临靠山将倾的现实。只不过，与王贤妃不同的是，王贤妃只要小心谨慎，就不用担心富贵，而他仁多保忠，却必须选一个新主子，否则，很快他就会被遗忘。

早些天开始，就已经有人绕着弯的向他讨好，给他送东送西，但越是如此，仁多保忠就越是恐惧。他更加注意与那些宋人保持距离，绝不敢收取任何礼物，一切宴会都不参加。他也听到过一些传言，知道雍王在暗中收买班直侍卫与指挥使，但他既不敢向皇帝举报，也不敢加入其中，只能保持缄默，装聋作哑，对一切都敬而远之。仁多保忠用金日磾的形象来保护着自己，但他心里知道，他其实是不甘心如此的。他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只不过暂时他还不知道谁将是胜利者。宋人的行事方法，常常出他意料。西夏的法则是如此简单，兵强马壮者便是胜利者；但在宋朝却并非如此。当然，这里同样也并非德高望重、礼义仁爱者便等于胜利者，更不见得是权高位重者便可以说一不二……

在这里，仁多保忠只能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卷进这宋朝宫廷斗争的急流当中，万劫不复。

“仁多将军……”

“啊！李都知。”仁多保忠望着从福宁殿中走出来的李向安，忙收拢思绪，欠身行礼。

却见李向安手里捧着一柄玉如意，递到他面前，轻声道：“恭喜将军，这柄如意，是圣人赏赐给将军的。”

“啊？！”仁多保忠慌忙跪下接过如意，“谢圣人恩典。”

他抬头望着李向安，却听李向安轻声道：“圣人吩咐了，将军不必进去谢恩。”

“是。”仁多保忠连忙顿首应道。

福宁殿内。

向皇后坐在赵頊床边，轻声啜泣着。赵頊闭着眼睛，斜靠在床上，一阵心烦意乱。

他和向皇后的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便是“相敬如宾”四个字。但到了这个地步，皇宫之内，他唯一能信任的，却只有向皇后。朱妃也罢、王妃也罢，无论平日里多么得宠，没有皇后的身份，真正有大事的时候，便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在法理上，皇后是有议政、甚至决策的权力的；而若是妃子们说三道四，那便是“后宫干政”，大臣们竖着脖子便顶了回去，碰上一鼻子灰，也没处说去。

正因为此，别看高太后平日深居九重之内，不问政事，但国家大事，她若打定了主意要插手，便是皇帝也会感到棘手。这是汉朝留下来的政治传统，叫做“以孝治天下”！更何况，赵頊深知他的这位母后，在民间、在士大夫中间，威望极高。而他也知道，一直以来，他的母

后，最疼爱的儿子，都是他的弟弟赵顼。

六哥位份虽定，却到底年纪太小。国家局势如此——这几天他每天都叫人给自己读一会报纸——士林中已经有人开始反省，从赵顼的扩张政策、励精图治，到王安石、吕惠卿、石越，都受到批评。总额高达三、四万万贯以上的交钞出现问题，影响到的是每个人的利益，而士大夫们更是受害者——他们的薪俸很大部分都是交钞，偏偏到了这个地步，朝廷还无计可施。不管是从个人的立场，还是真的为了国家考虑，眼见着国家财政几乎崩溃，益州叛乱未定，东南又群情汹汹，人们对于熙宁朝政治的评价，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熙宁变法，从饱受质疑，到渐渐获得多数士大夫的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与熙宁十四年宋夏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上下的意发风发完全相反，现在，士大夫中又开始出现退缩、保守的声音。在熙宁十四年，即使是最保守的士大夫，也不敢公开质疑熙宁变法之成就！但现在，赵顼敏感的觉察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

赵顼这些日子忧心忡忡。

他痛恨自己居然会得风疾，相比半边身子瘫痪，说不话来痛苦，让他更受折腾。但他更加担心的，却是他死后会发生的事情。

千算万算，他没有算到政治气候居然有发生逆转的可能，在朝廷中，旧党的实力过于强大了……怀疑的情绪若扩散，也许熙宁变法就会前功尽弃！这是赵顼绝不能容许的，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儿子年纪尚小，在床边哭哭啼啼的向皇后，不仅缺少政治上的野心，也缺少政治上的手腕，所以，他死后，即使不出意外，也会是高太后主政。

一个本来就倾向于旧党的高太后，再加上如今朝中旧党的势力……

赵顼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对石越的猜忌、防范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结果。

司马光也许信得过，但若有人贪图富贵，提出在国家多事之时，需立长君——赵顼无法肯定那些旧党官员究竟是会维系嫡长子继承制，还是会打着更加冠冕堂皇的旗号，来接受一位他们更喜欢的皇帝。所谓的“君子”们，也并非那么值得信任。想要改变赵顼的政策，由他的弟弟来当皇帝，比起他的儿子来当皇帝方便得多。毕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先圣教诲，管的是他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弟弟。况且，相比而言，人人都知道赵顼是“贤王”，而六哥却担着“顽劣”的名声……况且，宋朝还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

一想到这个先例，赵顼就不寒而慄。

向皇后害怕、哭泣……不也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先例么？

可清议却已经在唱兄终弟及的赞歌了！偏偏他还不能制止，也无法将那些逆臣贼子治罪……难道说，他要对天下臣民说歌颂太祖、太宗皇帝有罪么？

但何谓兄终弟及？！外臣无法理解，但是，大宋朝的皇帝，太宗皇帝的后代，却代代都活这“兄终弟及”的阴影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太宗皇帝的后代，他们表面上歌颂这件事情，将它描绘成奠定大宋基业的英明之举，是杜太后、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母慈兄友弟爱的象征……可是，在私下里，没有一个姓赵的宗室会愿意主动提及此事，他们越是粉饰它，不过正是因为心里有愧！这是刻在大宋皇室骨子里一道伤疤！

什么兄终弟及！即使只是为了保全妻儿的性命，赵顼也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但他知道，他不能简单的对付自己的这个弟弟。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有个“贤王”的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害怕群臣的反对、史官的评价——若是为了保全妻儿，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然而，赵顼虽然说不出话，心里却十分的清醒，他很知道所谓“皇帝”的权威，是怎么一回事。以他如今的状况，以高太后的权威，加上向皇后的懦弱，若他的母后想要控制宫内，实是轻而易举。到时候，他赵顼就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他若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难保高太后就不会为了保护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而不顾一切。一方是最得高太后宠爱的亲生儿子，一方却是经常受责骂的孙子，高太后会站在哪边？

也许高太后还在犹豫不定，无论如何，赵顼不会逼他的母后做选择。因为他知道，那个选择他不会喜欢。高太后即使不支持赵顼做皇帝，也一定不会想要他的性命。

赵顼心里也清楚，只要他活着，只要他不逼人过甚，就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但若他死了，一切就无法预料……他也许管不了人亡政息，但无论如何，他一定会想个办法，让六哥稳稳当当的继位。

关键便在太后。赵顼心里面很明白，大宋朝的亲王作为有限，赵顼能苦心经营到这个份上，已是颇让他意外，但也须加上天时地利，才能造成今日之局面，然而，最后若无高太后之支持，也绝计成不了大事。所以，高太后的态度，至关重要。

然而……赵顼又想起陈衍被斥责之事，胸中不由又是一阵烦闷。

一直轻声啜泣的向皇后却并不知道赵瑛在想些什么。她的担忧与害怕，纯粹只是出于女人的直觉。官家是她的靠山，如今靠山将倾，六哥七哥尚还年幼，宫内宫外，却已是谣言四起，尽是一些不利于六哥的混话，而太后偏爱雍王，也是她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六哥、七哥虽非她亲生，但却由她亲手抚养长大，她算是他们嫡母，对他们视如己出，若六哥不能顺利继位，向皇后即使是女流，也知道后果会是什么。若是小叔子继位之后，其他的妃子或能平安无事，但她这个嫂子“太后”，又能有什么好下场？

一面是害怕，一面却是性格中的懦弱——向皇后在面对高太后的时候，是从来不敢说半个不字的——明白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让向皇后更加忧虑。这几日，她派人天天守着六哥、七哥，除了每日来探视官家的病情外，连宫里都不让他们乱跑，更不敢让他们乱吃东西。非但如此，她还自己吃起长斋，求神拜佛，祈祷官家早日康复，每日里亲自在心在意地照顾着官家，所有的汤药，都必须她亲口尝过，才肯给官家喝……

但是她心里的害怕，却未能因此减弱分毫。

她轻轻地握着官家那只依然不太灵便的右手，温柔的摩挲着，试图从中汲取一些力量与勇气。但她脑子里却依然混乱，只是不停地回想起昨天和十一娘的对话。

“圣人还记得治平元年四月之事么？”清河是这样回答她的。

治平元年四月发生的事……向皇后当然记得。那时候她还只是王妃，但是在那个月发生的事情，官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她说过——便在那个月，韩琦巧妙的迫使慈圣撤帘还政于先帝……

十一娘又说：“今日三公之贤，未必在韩琦之下。”

她明白十一娘的意思是叫她不必担心。然而，王、马、石之贤，是否比得过韩琦，她却没有清河那样的信心——当时两府，还有文彦博、富弼、曾公亮，哪一个不贤？可最后也只有韩琦才能主持公道。今日之三公，果真便贤得过当日之文、富、曾么？况且慈圣也不比高太后，慈圣没有亲生儿子，将先帝当做亲生儿子来养的；可高太后，却还有个最疼爱的亲生儿子！

然而当她小心翼翼表达自己对三公的不放心之后，十一娘却沉默了，无论她怎么追问，也不肯回答。直到清河告退回到静渊庄后，她依然不肯死心，又派亲信的内侍去问，内侍回报，道十一娘依然不肯回答，只是默默看书。她感到蹊跷，又详细问十一娘所读书名，才知道是《汉书》卷六十八。向皇后平日是并不读史书的，这时特意找来《汉书》翻查，才知道原来卷六十八乃是霍光、金日磾传。她又细细去读，书中一句话吸引了她的注意——“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

这句话令她茅塞顿开。

在宗室之中，十一娘最有见识。向皇后有信任十一娘的理由——当初就是她向向皇后力陈桑充国与程颢为资善堂直讲的好处，而这个推荐终于也看到了回报。便在今日的《汴京新闻》中，桑充国亲自撰写文章，批驳赞美兄终弟及的观点目光短浅，颂扬太宗皇帝传子不传弟之英明，指出嫡长子继承制源自周礼，是立国之本，绝不可轻易变更；又以亲身经历，大赞六哥、七哥的聪慧仁孝，是国家“后继得人”，驳斥有关六哥“顽劣失德”的传闻“实不可信”、“用心叵测”。

桑充国的公开支持，对于向皇后与赵侗来说，称得上是雪中送炭。而向皇后也更加感念清河的先见之明，所以，对于清河的暗示，向皇后的确当成了金玉良方。

若皇帝仿汉武故事，遗诏司马光、石越等人辅少主，在这一层名份之下，司马光、石越等人就会更加尽心尽力，她知道，这些士大夫们都很爱惜名节，有了这层身份，他们也能够更有力的制衡高太后……

就因为这个想法，向皇后甚至还特意赏赐了有“金日磾”之称的仁多保忠。

但这到底是大事，是大宋朝开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大宋朝的惯例，是幼主即位之时，由母后帘垂听政。宰执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名份。所以向皇后犹疑着不敢开口。

若是官家拒绝怎么办？即使是如此简单的问题，在向皇后那里，也是莫大的困难。

“官家……”也不知道犹豫了多久，眼见着官家真的要睡着了，向皇后才终于鼓足勇气，抹了抹眼泪，轻轻喊了一声。

赵顼睁开了眼睛，安静地望着自己的皇后。

何家楼。

段子介坐在李敦敏身边，顺着他目光所视，一面低声介绍着在座的众人。

“那位五短身材，又胖又黑的，叫李承简，听说熙宁十年前，他只是个普通的船匠，如今已是婆罗洲最大的船坊主，他拥有的船坞、船坊，每年能造超过四百艘的两千料大船，更有无数的船只，在他的船坞中维修、保养……”

“两千料……一般两千民料的大船，少则一千贯，贵则两千贯乃至三千贯……虽则比不上唐家，每年造四百艘的规模，亦是屈指可数了。”

段子介早知道李敦敏对民间的情况非常熟悉，笑道：“海外说得不错，李承简算得上是个大财主。交趾、三佛齐等国，可都要向他买船。”说罢，又道：“挨着李承简的瘦高个叫杨怀。”

“他便是杨怀？”李敦敏似是吃了一惊。这杨怀他却听说过，此人原是薛奕部下的一个守阙锐士，因为违犯军纪而被裁汰，后来被一些武装船队雇佣，以枭勇狠毒而闻名海上。熙宁十二年，他在收编了一伙五六十人的海盗后，便带着这些人改邪归正，自称“武伴当”^[1]，专门受雇于那些前往注辇国贸易的非武装船队，保护他们免遭海盗袭击，不过

四五年时间，不仅他的“伴当行”迅速扩张，成为拥有两百人规模，五艘准战舰的伴当行，而且带动着令东南出现一大批的伴当行。东南的“伴当行”与中原、北方稍后出现的“标行”、“打行”，甚至惊动了两府。宋廷为此专门颁布法令，对伴当行与标行、打行进行限制与管理。李敦敏早就听过杨怀的大名，没想到他原来竟是个貌不惊人的瘦高个。

“便是此人。”段子介笑道，“东南伴当行许多大掌柜，原来都是杨怀的徒弟。这几年武伴当和注辇人打交道最多，他们经验丰富，对注辇人亦极为仇视。杨怀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都是被注辇水师假扮的海盗所杀，他对注辇人恨之入骨，一直盼着朝廷对注辇开战。”

“还有那个三角眼，叫黎天南，原是交趾人。如今是渤泥三侯的座上宾，他只是个小海商，但在南海海商中非常有名，专门替海商与当地蛮夷贵人牵线搭桥，从中抽取佣金……有人说，他其实是文焕的人。”

李敦敏不由得吃了一惊，反问道：“当真？”

“这我可不知道。”段子介笑道：“他三人是曹允叔带来的。这季节顺风回国，为的何事，待会便会知道……还有那一位，柴远柴官人，我见刚刚海外与他打过招呼，想是认识的。”

柴远是潘照临介绍给李敦敏认识的，但他自不会与段子介提起这些，只是点点头，“他是国宾支脉，不过他怎会来此？”

“这个柴官人交游广阔……”段子介笑道：“他和李承简、杨怀都是旧交。”

“原来如此。”李敦敏轻轻应了一声，又低头喝着茶。

这是曹友闻发起的一个茶会。与会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个，包下了何家楼的一座大院子。这些人中，有擅于分茶的僧人道士，也有与曹家来往密切的生意伙伴，亦有李承简、杨怀、黎天南这样的海商、柴远这样的不速之客……

这样的茶会，是凌牙门非常盛行的一种社交活动，主人不会特别介绍每个客人，大家都以品茶之名而来，观赏分茶高手出神入化的绝技，但海商们的许多生意、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茶会中产生。海商们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只知追逐利润而不懂风雅的野蛮之徒。他们也同样有诗会、茶会，虽与汴京的风俗不尽相同，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李敦敏是被段子介拉过来的，一个沿海制置司知事，一个海外事务丞，两人政治立场接近，职务上又多要打交道，而性情竟也有几分投机，竟很快成了好友。卫尉寺出身的段子介，较之寻常官员，似乎更加重视情报的收集。接到曹友闻的邀请，他马上一口答应出席，而且还将李敦敏也拉了过来。这让曹友闻喜出望外，曹友闻非常想拉拢李敦敏。段子介与李敦敏对结算钱庄之事予以支持，是此事得以顺利通过的重要原因，而曹友闻亦知道李敦敏不仅与石越的关系非比寻常，更得到司马光的赏识——但是，李敦敏凡事都公事公办的态度，实是令人头痛。不曾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个小小的茶会，倒将他请来了。经过结算钱庄的成功，一直在汴京碰壁的曹友闻士气大振，他一面安排王六丈带着周应芳的表弟回凌牙门进行准备，自己则留在汴京，一方面筹备结算钱庄之事，另一方面，原本对游说朝廷向注辇国开战已渐渐灰心的心，也慢慢又活动起来。

对曹友闻与段子介的野心还毫无所知的李敦敏，这时候正在暗自留心听着与会者的闲谈。

“今年的运道看起来不是太好……”

“是啊，不知道有多少钱庄能撑过年关……交钞要是被废，俺可真是损失惨重。”

“张员外真能说笑，朝廷果真要颁行钱庄兼并法的话，对员外岂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倒霉的是在下这样的小作坊才对……”

“是啊，如今是三公执政，国家恢复元气是迟早的事。不知多少人正提着真金白银等着钱庄兼并法颁布哩。对张员外这样钱大业大的，还有那些手里握着大把金银缗钱的海商，如今倒是应了那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俺听到传闻，张少卿又上表，道是要修改钱庄法，在太府寺下增设钱庄局，专门管天下的钱庄。日后想开钱庄可就难多了，这传闻要是属实，这时候不下手，还想等到什么时候？总之，手里有金银缗钱的，什么时候都不用怕。倒霉的都是没钱的。”

“我还听人说呢，周应芳对钱庄总社的小钱庄掌柜放出话来，要他们趁着兼并法还没颁布，早点盘算家底，觉得撑不下去的，可以与他富贵钱庄合并，折价计股，算是大家连财合本，总比将来被人强行兼并，什么都没有要好……”

“他想得美！这和明抢有何分别？”

“明抢和明抢也有分别，左右是个死，自是要选个死相好看点的。”

“世道一向如此。财雄势大的，朝廷要顾着；穷得没饭吃的，朝廷也要照顾几分。便是收税，也是上户与下户占便宜，吃亏的都是中户。如今的事也例外不了。家大业大的人是吃不了亏的，海商是石相公一手扶起来的，更吃不到亏去。倒霉的依旧是中产之家……”

这些商人们的闲谈、牢骚中，有时候确有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在李敦敏看来，中产之家，中产之商人、作坊主，才是国家的根基，是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但是，财雄势大者拥有特权，更能抵御风险；而最穷困的人朝廷为了害怕他们造反，亦不得不特加安抚。所以，到最后，损害的只能是中产者的利益。

这是愚不可及的做法，但朝廷公卿们，却乐此不疲，丝毫没有觉察。那些豪富之家，拥有远远超过他人的财富，却从来不知道收敛。此次钱庄兼并法果真颁行的话，无数中小商人打拼十几年才创下的钱庄业，轻而易举间，就将全部落到他们手里。钱庄业如此，那些中小作坊，只怕也难以幸免。

这一切，都让李敦敏忧心忡忡，却又无能为力。在朝廷中，他没有多少同道中人。朝中并非没有为中产者说话的官员，但是，那个“中产者”，只是局限于农民。

这些谈话中，惟一令李敦敏略感欣慰的，是商人们并没有丧失对朝廷的信心。交钞也许会废除，无数的商人、作坊主可能撑不过年关，但是，从这些闲谈中，李敦敏感觉到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商人们相信有三公执政，未来就一定会变好。他直觉的感觉到，这种对未来的信心，将是这场危机中，最可倚赖的东西。

“海外可听见这些闲话了？”李敦敏抬起头来，却见和自己说话的，竟然是那个又胖又黑的李承简。李承简这般发问，颇有些无礼，他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些都是看人挑水不吃力的。”李承简却不知道自己的失礼之处，又说道。“方才曹员外和挖说，海外是挖们这些海商的父母官，挖才壮着胆子，和海外说说挖们的难处……”

李承简的官话，带着浓重的福建腔调，亏得李敦敏是江宁人，总算才勉强听懂。不过这李承简却是个大嗓门，说了两句话，便已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曹友闻素知李承简不知礼数，忙圆场道：“海外毋怪，李员外不知……”

段子介却在旁边笑道：“曹员外不必在意，听他说说也无妨。让大伙也知道知道海商们有何难处。”他这么一说，李敦敏自是不好驳他面子，便也点了点头。

“海外可真是个好官。”李承简大着嗓门，道：“挖刚刚听大伙议论，别的什么挖都不懂，但要说海商这时候日子好过，挖却是不服气。要是日子真的好过，挖这时候回什么国？各位休要不服气挖，国内再如何如何难过，可有一样，国内太平啊！”

“李员外，此话怎讲？难道南海便不太平么？”

“太平！太平个鸟！”李承简说得几句，便原形毕露，没好气骂起粗口来。杨怀在旁边见李敦敏色变，连忙打眼色止住李承简，接过来话，道：“他是个粗人，海外莫要见怪。不过如今南海，也真是不知道

还能够太平多久。”

众人都想不到这杨怀说话反倒文绉绉的，不由大感意外。又听柴远在一旁笑道：“老杨莫要危言耸听。”

“在下绝不敢胡言乱语。”杨怀瞥了柴远一眼，又朝段子介、李敦敏抱拳道：“二位大人明鉴，我等在冬季逆风回国，断不是来危言耸听的。海商的日子确是越来越艰难了，前者一面是注犂国阻塞商道，一面是这几年间，西夏完全控制河西道与吐谷浑故道后实行鼓励商贸之国策，加上辽主亦鼓励商旅，三条主要陆上商道日渐兴旺，已经有一些胡商开始改走陆路了。如今更是海上加霜，南海到处都在传言，三佛齐与注犂国又勾结到了一起，想要背叛朝廷。太平的日子没几天了……”

“不过是谣言而已。”段子介不以为意的笑道。

“段大人，这绝非谣言这么简单。”杨怀坐直了身子，认真的说道：“三佛齐有背叛之心，由来已久。当日三佛齐将凌牙门半卖半送给朝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朝廷之力，摆脱注犂国的控制。但自从朝廷与交趾联军击灭渤泥后，朝廷威行南海，三佛齐对此早就心怀不满。而注犂国亦是野心勃勃，一直暗中招徕三佛齐。在下经常护送商船去注犂国，三佛齐之商船、使船前往注犂国，必受款待，注犂水师也从不打劫三佛齐的船队。两国勾结，形迹已露。三佛齐不仅本国到处订购两千料的大海船，扩充水师，而且在下还亲眼看到注犂国水师竟然也有大宋造的两千料海船！蔡大人曾经颁布法令，严禁将三百料以上的船只卖给注犂国，私犯禁令者以谋逆论。这若非是三佛齐从中捣鬼，还能有何解释？”

“老杨说的句句是真。小人往来满刺加城，满刺加是三佛齐大城，

这传言最早便从满刺加传出来的。传言三佛齐是因丹流眉而对朝廷心生不满。丹流眉素来是三佛齐属国，但如今吴哥、占城都想吞并丹流眉，丹流眉为求自保，只好亲近朝廷，三佛齐早生不满。他家料到要吞并丹流眉，难免要得罪朝廷，故生了反心。三佛齐不断到满刺加买铠甲、弓箭，征募训象师，定是没安好心。”黎天南的官话竟也说得不错。

“这些事薛侯不知道么？”段子介忍不住问道。

“自是知道的。不过……”杨怀叹了口气，道：“不过薛侯非但不信，还将进言之人狠狠责骂了一顿，还说三佛齐事朝廷甚恭，断断不会有异志。”

李敦敏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听到这里，不觉愕然。却见段子介忽然把脸一沉，怒道：“既然薛侯说了三佛齐不会有异志，那自然便不会有异志。你等怎的还这么糊涂？”

他这么一发怒，众人不由面面相觑。李承简不服气的望着他，正要说话，却被黎天南拉了拉袖子。曹友闻见场面尴尬，连忙说着笑话，岔开话题。仿佛是安排好的，便在此时，琴声响起，几位分茶的僧人准备妥当，开始斗茶。

那李承简虽然出身卑微，但却反比旁人更加痴迷于分茶之艺，很快就陶醉于那几位僧人的“茶百戏”之中，这边走走，那边瞧瞧，高兴得手舞足蹈，将一切俗事抛诸脑后。杨怀却对茶艺一窍不通，看得一会，忍不住悄悄叹了口气，对身边的黎天南轻声说道：“果然是官官相卫，薛侯都不当回事，这段大人又如何及得了薛侯？这回只怕是白回来一趟。”

黎天南微闭着眼睛，深深嗅了一口茶香，正要回答，却听柴远在一

旁低声笑道：“这可未必。”他便不再说话，果然，便见杨怀望着柴远，追问道：“柴员外，此话怎讲？”

柴远微微一笑，轻声道：“老杨，你又何必管他薛侯怎么想，段大人怎么想？薛侯、段大人有他们的想法，难不成你便没有自己的主意？”

黎天南也不由点头笑道：“便是这个主意了。我们只管把这件事在汴京散布出去便是了。”

这边厢三人低声说着悄悄话，那边厢李敦敏却是一面心不在焉地看着茶僧击拂出各种各样的花鸟虫鱼，一面不住拿眼去看段子介。对段子介刚才的作态，李敦敏颇觉意外。但他不知段子介与薛奕的交情究竟如何，一时又不便开口。但忍了好一会，终于还是说道：“恐怕还是要提醒薛侯才行。”

“唔？”段子介怔了一下，见着旁边众人没有注意，方低声笑道：“海外不用担心，依在下之见，薛侯不会如此糊涂。”见李敦敏惊讶的望着自己，不由扑哧一笑，但终于只是摇头微笑，却不肯再多说什么。他心里已经猜到薛奕的心思，但这种事情，无论如何，却都是不能明言的。

何家楼的茶会渐渐步入高潮，在此起彼伏的赞叹惊艳之声中，关于三佛齐将勾结注辇国叛乱的流言，也暗暗散播开来。汴京城中，本就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这种流言的传播，更让人们觉得大宋朝在短暂的辉煌

之后，便即将要步入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在熙宁十七年担任海外事务丞的李敦敏，这时候并不知道接下来的时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更不会知道自己会在接下来的时代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时候的李敦敏，与其他一心想有所作为的中下级官僚没什么区别。虽然身为海外事务丞，但他真正关心的，却是大宋东南诸路将要面临的大危机。而海外贸易之所以重要，在他心里，乃是由于海外贸易与东南之繁荣息息相关。对于在茶会中听到的关于三佛齐将要叛流的流言，他虽然已有七八分相信，但在重要的军事外交之判断上，李敦敏尚还缺少自信。段子介是沿海制置司知事、薛奕是虎翼军第二军都指挥使，这二人既然都不以为然，李敦敏便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这个时候，李敦敏心里想的，已是另一件事情。

那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便在几天前，李敦敏收到陈元凤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成都府无意间发现一个女子，可能便是石府走失的阿沅。

在熙宁年间，越是往后，所谓的朋党便越是公开。而所谓的旧党、石党官员，即使有同乡同年之谊，能够始终与新党官员保持友谊的，也已经是非常罕见。但任何事情，都免不了会有例外。

李敦敏与陈元凤便是一对例外。

早在熙宁初年，陈元凤投身新党，疏远石越，便已与旧日诸友隔膜。到他投入吕惠卿门下，如柴氏兄弟，便几乎与之割袍断交了。惟有李敦敏仍然念及布衣之交，依然与之互通音问。二人一是吕惠卿得意门生，一是石越亲信死党，虽则立场不同，少谈政治，但无论是讨论具体的州县庶务，交换对付滑吏的心得，还是谈论文章学问、互相关照族

人，却也是相交甚欢。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淡泊疏远后，二人友谊反见加深。

李敦敏坚信陈元凤不过是误入“歧途”，但所作所为，莫不出于公心。至陈元凤上章发益州之事，促使吕惠卿下台，更坚李敦敏之心。此后朝中新党颇有怨恨陈元凤，对其横加指斥之人，为其辩护最力的，莫过于范纯仁与李敦敏。

但这次陈元凤却给李敦敏出了一道难题。

在信中，陈元凤主要说的是其他的事情。陈元凤告诉李敦敏，他已与高遵裕调集厢军、乡兵、弓手，完成对伏虞县的包围，并且还说，他将不待冯京入蜀，率现有兵力平叛。李敦敏一向知道陈元凤的胆色，他是个敢提着脑袋冒险的人。因此陈元凤断不是说说而已，这是成是败，早晚间只怕便会有消息传至汴京。陈元凤只是在信里顺便提了一下阿沅的事，并且直言他对石越的态度没有改变，若由他将阿沅送还石府，恐招来误会，但阿沅在成都并不如意，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难以置之不管，因此希望先将阿沅送到李敦敏府上，请他再送回石府。

便是这语焉不详的几句话，令李敦敏左右为难。以他的禀性，他很难拒绝陈元凤；但若想将阿沅送回石府，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阿沅失踪已久，而且毕竟只是楚云儿的一个婢女，事隔这么久，谁知道石越夫妇如今的心思又是怎样？况且这件事在李敦敏看来，也是有伤石越“令德”之举。今日之石越，已是位极人臣，都受人瞩目。十余年前的往事，李敦敏只盼着世人将之淡忘，他心里也不愿意再去碰这个伤疤。

李敦敏是如此的崇拜石越、信任石越，他从来都以能够成为石越

的“布衣之交”而自豪，更一心一意的希望帮助石越成为一个“完人”。但现在，他却面临着一个大难题，那便是无论他怎么样做，似乎都免不了让石越这个“完人”被玷污。

李敦敏心事重重的待到茶会结束。他与段子介都没有马车——宋朝文武官员虽然俸禄优厚，按照熙宁新官制制定的俸禄，两人平均每月的薪俸外加各种添支，在交钞出事前，折成缗钱也有六七十来贯。即使是汴京一向物价高昂，但在以前，最上等的粳米，每石也不过一贯钱；猪羊肉不过三四十文一宋斤，羊肉在与辽国通商后，甚至还一度跌到二十多文一宋斤，死牛肉也不过一百文每宋斤。^[2]六七十贯的月俸，实已是相当可观。但二人的生活，却都过得并不宽裕。段子介历宦十余年，大半时间都在汴京，从卫尉寺到枢府，所任职位没有一个“肥缺”，全靠这点薪水过日子。他早已娶了向安北的妹妹为妻，又生了两个儿子，以他的身份地位，家里总要请几个家丁婢女，免不了各种交际应酬，这六七十贯已是过得紧巴巴的。加上他为人豪迈仗义，这钱就更加不经花。总算他家境还算不错，老婆又娶得好，向家到底是世家，嫁妆丰厚，这才能在陈州门附近买了一座宅院，算是成家立业。不过要养一辆马车，却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买辆马车倒不难，难的是每月养马的钱、维修保养车身的钱、还有雇车夫的钱……这笔花销无论对段子介还是李敦敏，都不是小数目。李敦敏倒是一直任的都是“肥缺”，但他却立志要做个清官，要帮助石越做一翻大事业，有了这个念想，那自然也富不到哪里去。当地方官的时候，这马车、肩舆都还不是问题，可到了汴京，他区区一个海外丞算得了什么？而且熙宁十七年，汴京物价已贵得不象样子，以往官员们盼着朝廷把绢、棉布、碳之类的折成钱来发放，现在

官员们却盼着朝廷多发实物少发钱，可偏偏现在户部发的薪俸中，七成都是钱钞，其中更有五六成是用交钞——这相当于官员们领的都是半薪。在这种情况下，养马车是肯定养不起的，他甚至还不如段子介，段子介骑术好，还可以骑马代步，养一匹马的费用比一辆马车要少多了，可他李敦敏却连马都不会骑。所以段子介请他出来，当然也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骑马，只好租了辆马车，为了节省开支，也不敢把马车包一天，只叫马车到时辰了再来接人。却不料二人出了何家楼，却双双傻了眼——那马车不知怎的，竟没有出现。

眼见着茶会的商人陆陆续续便要出来，二人口里应酬着送客的曹友闻，心里头已是尴尬得紧。段子介正寻思着脱身之计，亦是天无绝人之路，便在此时，却见一辆马车驶了过来，便停在何家楼的门口。二人抬头望时，却见田烈武与一个儒生从车上下来，笑着走到二人跟前，抱拳笑道：“海外、段兄，怎的有缘，却在此见着？”

李敦敏与田烈武不过是点头之交，这时连忙还礼。段子介却真是喜出望外，看看马车，又看看田烈武，笑道：“老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田烈武脸一红，瞟了一眼旁边的曹友闻，憨声笑道：“段兄休要取笑，让人笑话。”一面又问道：“这位是？”

曹友闻早年虽见过田烈武，这时候却已是全无印象，但他见段子介与田烈武熟不拘礼，李敦敏又慎重其事，早知田烈武必非常人，忙揖道：“在下曹友闻……”

“原来是曹先生，久仰。”田烈武听到“曹友闻”三字，忙郑重的还了一礼。他见段子介与曹友闻都是惊讶地望着他，又笑道：“在下早

听说曹先生大名，还知道先生与陈先生、司马先生是布衣之交。在下当年在石府，曾多蒙二位先生指点……”

以当时之习惯，田烈武既与司马梦求有这番渊源，终身都须行晚辈之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段子介却知曹友闻不识得田烈武，又特意向介绍了，曹友闻这才知道面前这位，竟然是同主管右春坊事，太子东宫的二管家。田烈武又向众人介绍了旁边的儒生，却是赵时忠。

原来田烈武自做东宫官后，境遇又大不相同。宫中自高太后、皇帝以下，都知他忠义厚重，对他多所倚重。没多久，又令他兼任御龙弓箭直第五直的指挥使。田烈武也与杨士芳一道，尽心辅佐太子。只是六哥颇为顽劣，又有柔嘉在那里推波助澜，杨士芳与田烈武，都是忠则有余，智常不足，虽然常常进谏劝告，也免不了被耍得团团转。而坊间有关六哥失德的传闻，却是日甚一日，汴京百姓提起六哥，摇头叹气的人越来越多。田烈武在开封府故识甚多，更听到许多惊心动魄的流言，免不了更加忧心忡忡。但以他的智计，却也想不出什么良方妙策来应付，又因没有证据，更不敢乱说。在他的朋友当中，算起来便只有赵时忠原来在西夏还算有点身份，又读过点书，有点见识，算是个半吊子谋士。且田烈武与赵时忠时常往来，知他可靠，故此每每听到什么事情，便去找赵时忠商量。

这一日，便是田烈武出了东宫后，顺便拉着赵时忠回家里商议事情。不料路过何家楼时，却巧碰上了段子介和李敦敏。高太后新赐给田烈武的宅子，便在这何家楼附近。以田烈武的性情，段子介与他是同年武进士，交情极好，自不用提；便是李敦敏、曹友闻，既然遇见了，免不了便要邀他们到家里喝杯酒。不想段子介、李敦敏这时正要盼他解围，自然是一口答应；曹友闻也是有意结纳，更无拒绝之理。三人竟是一同上了田烈武的马车，往田家去了。

众人方到田家，便见温大有与马绍两人早已在客厅等候，见着田烈武等人回来，起身唱了个喏，温大有便说道：“田大哥可听到那些浑话了？”

“什么浑话？”

“便是这几日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疯道人。到处对人说他听到天正北有什么鸟天鸣……”

田烈武不懂星占之学，不解的望着温大有，“天鸣是什么意思？”李敦敏与段子介、曹友闻却是脸色大变，三人相顾一眼，段子介沉声道：“这天鸣是一种异象，若天象出现天鸣之变，便是说人主会出事，且必兴兵戈，百姓会流离失所。”

温大有点点头，道：“那疯道人也和这位官人说的一样。我只道他是胡说八道，派人将他抓了起来。可这几日间，流言总是不绝，人人都说官家要大兴，契丹要兴兵南犯。更可恼的还是有一干人，说那疯道人不是常人，说他十年前便看到如今雍王府的上方出现过异云，说是什么天子之气……”

温大有这么不管不顾的说将出来，众人脸色顿时都变了。段子介早听说过这些流言，不由哼了一声，道：“接下来，肯定便是说什么国家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官家若大兴，六哥顽劣，恐难当重任。国家须立长君，诸王之中，雍王最贤……诸如此类了！”

“这位官人真是奇人！”温大有一脸钦佩的望着段子介。

段子介又冷冷地哼了一声，和李敦敏、曹友闻交换了一下眼神。三人都知道此番来田家，却是没有来好，一不小心，竟卷入了宫廷斗争之中。

田烈武见温大有与段子介一来一往，已是把话揭破。这时候也不再避讳，对段子介三人长揖一礼，诚声道：“我本不想令三位卷入这是非当中。海外、段兄、曹先生，若是觉得有嫌隙忌讳，这时离去，尚还不晚。”

段子介与李敦敏相顾一笑，却自顾自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曹友闻脑筋一转，也已拿定主意，笑道：“只怕我帮不上忙。”

田烈武见三人如此，不由大喜，拜道：“三位果然忠义。”一面又请诸人入座，一一介绍了，方叹道：“实不相瞒，如今这种种流言日甚一日……”他是忠厚人，说到这里，想到要开口议论高太后与皇帝，只觉颇为不妥，一时竟无法宣诸于口，半晌说不出话来。

却听马绍在旁边笑道：“田大哥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们做的事光明正大。倒霉便倒霉摊上这么个时势。雍王本来就名声好，没有这事之前，便连我老马也要赞他一声‘贤王’的。如今百姓的日子越发难过，朝廷拿不出对策，本就是人心浮动，加上种种谣言，说六哥的坏，说雍王的好，汴京又到处唱那太祖让位给太宗的戏，休说是汴京的百姓，便是那些读书人、官人，心里也未必不想着让雍王做官家也不错。反正都是赵家的江山，又不是没有先例。只不过老百姓读书少，有啥想法便说啥话，那些读书人、官人的花花肠子多，心里想着口里却不敢乱说罢了！”

他把话一挑明，赵时忠也叹道：“说得不好听一点，如今汴京的人

心，只怕还真在雍王一边。连在下也听到人说十余年前大灾，雍王如何为民请愿的事……要不是有桑山长和程先生在那里不遗余力的替六哥说好话……可便是程先生的学生，也有些暗地里对六哥不满的。但以我所见，这造天命也好，造舆论也好，都还不可惧，可惧的是雍王为何敢这么肆无忌惮？”

李敦敏这时心里对马绍与赵时忠不由刮目相看。他见马绍长相猥琐，赵时忠又是西夏人，原本颇有些轻视。此时听他们说话，一个虽直言无忌，却有条有理，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一个直指事件的要害，显然比起那仪表堂堂的温大有，实是强得太多。但李敦敏不似段子介，段子介是个什么话都敢说出来的，李敦敏却要谨慎得多，只是默默听着，并不多言。

果然，便听段子介冷笑道：“还不是欺官家病重，太后又最站在他那边……”

田烈武不由点点头，叹道：“自从陈都知被太后斥责后，内头的人见着雍王，说话味道都变了。太后威信这么高，无论是班直侍卫还是内侍宫女，都对太后甚是敬服。果真要是太后的心意……”说到这里，田烈武却又摇了摇头，道：“不过我绝不相信，以太后之贤明，会故意纵容雍王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其实六哥天资聪颖，将来必成一代明君。只可惜我和杨兄弟说到底不过两个赤佬，程先生又是方正君子。眼见着六哥这么被人诋毁，我们也只能干瞪着眼，除了在这里气愤之外，竟想不出半个法子来。段兄、海外、曹先生，三位都是博学多才的人……”

李敦敏见着田烈武之自责，皆是由心而发，亦不由动容。他也知道

这原怪不得田烈武，在本朝，东宫官本来就设置得很简陋，更何况六哥年幼，设官更不可能齐备。象杨士芳、田烈武，忠义勇武是可以依赖的，但要他们佐辅太子来应付这种宫廷斗争，那就真是难为他们了。而且如今这事，更是颇为棘手。但同情归同情，李敦敏虽不是怕事、不敢担当之人，但他毕竟比不得田烈武、段子介，这里的人虽然可以说个个都与石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独有他李敦敏却是石越的故交好友，是所谓“石党”的真正核心官员之一，从本心来说，他当然愿意参预这件事，帮助田烈武，但李敦敏亦知道，这样的大事，在石越没有正式表态之前，他的言行都必须有分寸。对李敦敏来说，既然碰上这等大事，他既不能怕事避事，也不能随随便便说话，以免令人误会。

但李敦敏对田烈武竟是甚有好感，沉吟了一下，还是说道：“田将军忠义，在下甚是钦佩。不过这件事，将军便是文臣，只怕亦无良策。这种事情拿不到真凭实据，就算是台谏参劾雍王也没用的……”说到这里，他又苦笑一声，道：“我等位秩低卑，只怕早有台谏论列，亦未可知。”

李敦敏说得非常委婉含混，田烈武、温大有等人一时竟是没明白他话中之意，只有段子介一人听得清楚。他是颇有点闻事则喜的性子的，竟直言不讳的说道：“海外说的却是实情。台谏弹劾雍王，若无真凭实据，那叫‘以疏间亲’，离间皇家骨肉。便是官家还能理政，除非是铁了心要对付自己的亲弟弟，否则便不能不顾忌着太后的感受。更何况官家已不能理政……休说谣传太后还纵容雍王，便是传言是假，要太后置这个最疼爱的儿子于死地，那也是千难万难。这便算是两府大臣，也莫可奈何。台谏的弹章上去，没有真凭实据，雍王谦逊一点，上表分辩一番，再请个罪，太后、官家还得好言安慰他，弹劾的人却免不了要被贬出朝廷。倘若雍王再聪明一点，上表假模假样救救弹劾他的人，这‘贤

王’的名声，岂非更加坐实？所以这雍王才敢有恃无恐。”

段子介这么着毫不避讳的说将出来，众人这时却是听明白了。田烈武等人哪里想得到这中间的许多世故，一时间竟是听得目瞪口呆，连赵时忠都不由得连连慨叹。

段子介又望着李敦敏，笑道：“海外，我可有说错？”

众人的目光顿时全都转向李敦敏，李敦敏心里苦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又是委婉说道：“祖宗之法，帝位传承，一是立嫡不立长，在嫡子中择贤者立之；一是太后、两府权重，尤其是祖制贵太后。当年真宗继位，宰相之功最大；而仁宗、英宗继位之初，都有太后垂帘。若果真如田将军所言，太后并无他心，那六哥之位便是铁打的，任他机关算尽，亦不过白费心机。”这言外之意，却是默认了。

“倘若万一谣传是真呢？”赵时忠不由追问道。

李敦敏摇摇头，只笑不答。段子介又瞥了李敦敏一眼，接过话来，笑道：“那就要看两府与太后谁拿得定主意。两府若没有二心，太后亦无可奈何；若两府中有人动摇，那就难说了……”

“这般说来，我们竟是只能听天由命了？”温大有不服气的问道。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曹友闻忽然淡淡说道：“这却未必。”

“哦？曹先生有何良策？”马绍不由得怀疑的望了曹友闻一眼。虽说田烈武对曹友闻极为礼遇，但如马绍等人，对曹友闻的轻视，却也是理所当然的。连李敦敏与段子介都说没办法的事，这区区一介商人忽然说有办法，众人自是难以轻信。

曹友闻却是不以意，笑道：“他们能造舆论，影响清议，难道我们便不能么？”

“曹先生是说？”赵时忠的眼睛亮了。

曹友闻环视众人一眼，缓缓说道：“在下无德无才，但诸位之忠义，实令在下感动。六哥绪位，不仅关乎人伦君臣之大义，也关乎国家朝廷之稳定。在下虽是商贾，得有机会报效，亦不敢后人。以区区之陋见，这造舆论一事，无非是花钱。他们可以叫人唱兄终弟及的戏，难道我们不能暗地里请人唱奸王夺位，造成天下大乱的戏么？他们能说六哥的坏，难道我们便不能说六哥的贤德么？只要做得巧妙，便是将这说六哥坏的流言全归咎于契丹人的阴谋，亦不是难事……”

但田烈武等人听完之后，互相看了一眼，却没有人说话。过了一小会，赵时忠才试探着道：“这哪来这么多钱……”

曹友闻微微笑道：“若诸位信得过在下，此事可由在下来想办法。”

对于曹友闻来说，这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当然没有错过的道理。

[1]. 镖行起源当不晚于明代正德年间，但笔者暂时未见史料记载宋时即有此行业。按《金瓶梅》等小说，虽所叙故事为宋代事，但只能视为明代风俗。

[2]. 以上价格皆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刑法》所载。

雍王府。

“大王，此事关系宗族，还是要三思……”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顼转过身来，望着李昌济与吕渊，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国事如此，孤不能视祖宗社稷于不顾。吕渊，你熟知本朝故事，可知国朝自太宗以后，有哪一位亲王如孤一样，有这么好的形势的么？”

吕渊摇摇头，“本朝限制宗室，宗室不得结交外官，无兵权，无财权，不问政。大王谨守本份，而天下之誉归之一身，士大夫倾心向往；不握虎符，而皇城司、班直侍卫，争相效忠；不事货殖，不克剥百姓，不靠朝廷赏赐，而富可敌国。此非但为本朝未有之事，三皇五帝以后，亦未曾闻也。大王乃是天命所归……”

赵顼笑着点点头，口里却道：“是老天要将这负重担交给孤，依孤本心，并不愿为之，但这时候当断不断，却只恐连想做个亲王也做不成。若无仙长策谋，孤无今日。奈何这时节仙长反而犹豫起来？”

李昌济苦笑着。他的确心中犹疑，若说雍王没有天命，却也说不出来。不仅在士民中被称为“贤王”，又得到高太后垂青，石得一归附，而且每每在界身巷多有斩获——正因如此，雍王才有足够的财货去收买人心。每一个班直指挥使的归附，都不是容易的事。从高太后的态度，

让他们看清大势所趋，固然关键；但也需要平时的经营，关键时候的贿赂。倘若没有足够的钱财，不仅收买不了班直侍卫，只怕平时暗地里周济那些孤寒的士子，也不能那么大方。吕渊说他“不事货殖”，那当然是昧着良心拍马屁，但雍王在货殖上如有神助，却断非虚言。

但尽管如此，李昌济心里却始终感到不安。王安石、司马光、石越这执政三公，如同三座大山，让李昌济感到难以逾越。而石越身边的谋士潘照临，更让李昌济颇为忌惮。

可是，不安归不安，到目前为止，李昌济的确也看不出有何不妥。

“太后素来深明大义，威信极高，若皇兄大行，宫中班直侍卫、内侍宫女，除一二冥顽外，都会听太后之令行事。那朝中文武百官，多数惯会见风使舵。若能在两府诸公中，找到人出来说话，大事可成，孤也不用出此下策……”赵顼的语气中，颇有责怪之意。

吕渊忙道：“臣与仙长商议过多次，两府诸公中，旁人难以游说，若轻易试探，只恐反弄巧成拙，误了大事。惟王禹玉那里，臣等已令人去试探过几次，王禹玉老奸巨滑，总是含混其辞……以臣之见，王禹玉此人，令他在朝堂首倡正议，与王、马、石抗颀，他亦无此器量。但若是大王已控制大局，此老必是第一个向大王叩头称臣者。”

这些事情，都是赵顼早已心知肚明的，但这时候听来，却还是不由得叹了口气，他经营这么久，到头来，各部、寺、监长官以上，要么是根本连试探都不敢试探，要么就是如“至宝丹”一样，含混其辞，首鼠两端，没有一个人肯帮他做这出头鸟。他心里也明白，这一点，实是他最大的软肋。

“如此说来，非发动兵变不可？”其实在赵顼得知高太后斥责陈衍

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下定了决心。尽管此后高太后也曾多次在他面前称赞过太子聪颖，必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但在赵顼看来，这却不过是高太后在故作姿态给外人看而已。赵顼已经认定，一向疼爱自己的母后，心始终还是在他这边的。而此后策动班直侍卫将领连连成功，更让赵顼坚定了决心。吕渊之前说的，其实亦正是他心里所想的，一百年来，大宋朝再没有第二位亲王有他今日这么好的形势。一切顺利得让赵顼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天命所归的感觉。此时这么一问，不过是为了坚定下属的信念而已。

“这亦是为了国家社稷。”吕渊却是望着李昌济，又道：“学生与仙长相交多年，素知仙长胸中经纬，此时如何犹豫得？”

李昌济叹了口气，摇头道：“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正是因其凶险。仅仅是驻扎在开封城内的兵力，便有负责守护外城的天武二军，守护内城的天武一军三个营共计两万四千人；守护皇宫、禁中的兵力，皇城司、天武一军两个营、班直侍卫，也有近三万人的兵力。这还没有算城外的捧日、拱圣、宣武诸军，开封府的逻卒、公人。如今咱们真能依靠的兵力，却不过是皇城司；且那些班直侍卫中，又无四重、五重班直投效。只须出一点差错——设若石、马、王、韩四人中跑掉一人，以其威信，轻易就可以调动天武诸军；又或是四重、五重班直顽抗不肯归附，时间拖延一久，亦足以生变……”

“这等大事，岂能无一点凶险？”吕渊见赵顼脸色变了变，忙辩驳道：“先前拟定之计策，早已考虑周详，石、马、王、韩诸人插翅难逃，这亦是仙长亲自参预的，奈何此时又生动摇？至于四重、五重班直，甚至是其余外围班直、内侍、宫女，到时候都是听从太后号令的。仙长又何必杞人忧天？所谓兵在精不在多，只要能出其不意，迅速控制宫城、两府诸公，到时候大王便有大义名份，禁军也罢，班直侍卫也

罢，又何足虑？如今国事如此，天下军民，素知大王之贤，归心已久，到时自当额手称庆。”

说到这里，吕渊顿了顿，又笑道：“仙长之所以心怀疑虑，其实还是因为仙长忘记了一件最关键的事。”

“哦？我忘了何事？”

“绝没有人想到会发生兵变！”吕渊一字一句的低声说道，但语气却充满了毋庸置疑的自信。

李昌济不由怔住了。的确，吕渊绝非是信口开河。不能说宋朝建国以来从没有过宫廷政变，但是因为宋朝限制宗室权力，宗室谋反、尤其是发动兵变，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年真宗病逝时，八大王元俨就曾经有过非份之想，但被李迪一盆墨水就吓退了，从此安安心心做了“八贤王”。当年元俨的声望、尊贵，甚至还在雍王之上——当然，他也不如雍王命好，有高太后这么一个举足轻重、威望极高的母后。可毕竟在人们的心目中，象元俨那样的才是大宋朝的常态——只要没有人泄密，纵使有人想到雍王怀有野心，有非份之想，充其量也就是以为雍王会如元俨一样，在皇帝病危的时候，故意呆在宫里不出来，然后谋求让朝中的大臣和太后里应外合，拥立雍王，造成既定事实。当初李昌济来帮助赵顼实现他的非份之想的时候，能够想到的，亦不过是如此。

兵变？如若李昌济不是亲自参预这阴谋当中，只是从旁人那里听到，也肯定以为传言的人非傻即疯。连李昌济都不知道怎么便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条骇人听闻的路上。尽管当年李昌济也曾经化名前去高遵裕军中，寻求高遵裕的支持，但在当时，李昌济与赵顼看中的，也不过是高遵裕特别的身份——在外掌军的高遵裕，当时在高太后面前还能说

得上话；而一旦雍王能登上帝位，有一个掌军的高遵裕在藩镇公开支持，无疑可以迅速的安定各路的军心、民心……

如果不是三公执政，两府大臣突然间令人望而生畏……

如果不是雍王货殖连连得手，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自信……

如果不是石得一意外投靠……

如果不是……

如果没有这么多如果，只怕便也不会有人会想到兵变。但这也李昌济一直犹疑的原因。宋朝不比唐朝，大唐的兵变有如家常便饭，皇室成员稍有非份之想，马上就想起南衙北衙，几乎成了思维定式。而大宋朝有非份之想的宗室，因为手里没有兵权，他们的思维定式，便是和元俨一模一样。那也算是进可攻退可守，纵然失败了，夹起尾巴来，依然还能有个贤王的名声。但如今雍王要走的路，却是一条唐朝的路——赢了便得到整个天下，输了就身败名裂、家死族灭。

然而，这毕竟是在宋朝，这样的路，谁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李昌济心里非常明白，事先策划得再完美的计划，到了实施的时候，也免不了会出差错。而赵顼的野心要实现，却是一点差错也出不得！

也许，他们真正可以寄望的，便是吕渊说的，绝没有人想到会发生兵变！

但是，常常自负胸有经纬，智比张、陈的李昌济，临到要做这种大事的时候，心里却不自禁的畏缩起来。他当然不肯承认这是自己胆怯、懦弱，因为他如若承认这一点，就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祖先，想起让他感到羞辱的历史。他令自己都相信，他只是全心全意在为雍王着想，以报

答他的知遇之恩。

然而，此时的赵顼已经根本不相信自己会失败。最疼爱自己的母后，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这种想法，令赵顼勇气倍增。吕渊与李昌济殚精竭虑的谋划，在赵顼看来也完美无缺。而恰巧就在此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一系列的危机令得他的皇兄原本如日中天的威信骤然大减，天下士民都对熙宁年间的国策产生了动摇，国家有难之时，百姓便会更加渴望有长君明主在位……老天似乎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当然也希望轻轻松松什么也不做，高太后就把天下交到他手中，但是，面前却还有两府这些许的阻力，如若他连这点阻力都没办法排除，他又有何资格来执掌大宋的万里江山？

对于赵顼来说，兵变的目的根本已经不仅仅是夺取皇位这么“简单”了。他要通过一次完美的兵变，向整个天下显示自己的能力；在兵变中打倒石、马、王，也可以为将来驯服石越与司马光奠定良好的基础。赵顼对王安石没有好印象，但是石越与司马光，却同样也是他心目中的宰相人选。他自信只要能驯服此二人，他能比他的皇兄将这二人的才华使用得更好。而这次兵变，便是驯马师第一次跳上桀骜不驯的野马背上，一定要狠狠按住它的头，使劲的抽打它，才能令野马知道这就是它的主人，以后才会乖乖的听话……

当吕渊还在努力说服李昌济的时候，赵顼却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已经开始想象如何在登上帝位任用贤材，治理国家，将大宋带到一个真正的高峰……

赵顼一直觉得自己的才华远远胜过他的哥哥，此时，他的这种想法

越发的根深蒂固。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不再是那种谨慎、温厚的雍王，他早已经脱胎换骨。

“大王。”一个心腹内侍在房门外面，打断了赵顼的幻想。吕渊与李昌济也机警的停止了谈话。

“何事？”赵顼起身来，走到门口问道。

内侍压低了声音，禀道：“内头石押班养子从荣有机密事求见大王。”

“难道……”赵顼心中又惊又喜，忙道：“快请他进来。”

石从荣给赵顼带来的，并不是他想要的消息。

“今晨听到宫中传言，道是官家有意仿汉武故事，要给太子立辅政大臣。刚刚臣出宫的时候，正好碰到李参政、安厚卿奉诏进宫，有人说学士院今日要锁院……”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得李昌济与吕渊面面相觑——托孤的事情，本朝有过，但辅政大臣，在大宋朝却是从未有过先例，这无疑对雍王极为不利。李昌济脸色尤其苍白，皇帝这一招，已经将兵变以外的所有道路，全部堵死了。

但赵顼却好象并不以为意，只是淡淡笑道：“安焘是翰林学士，虽然起复未久，但他资历既深，这等大事，由他草诏理所当然。但李清臣

已经做到参政，奈何还叫他与安焘一道草诏？世传李清臣以词藻受知，看来的确不假。”

石从荣奉命来禀报这等大事，没想到赵顼会如此回答，一时间不由愕然，竟不知如何答对。

半晌，李昌济才又问道：“可知哪几位是辅政大臣？”

石从荣摇摇头，道：“这等机密，非外人可知。但宫中谣传，官家设了五到六位辅政大臣。”

李昌济点点头，他知道皇宫中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不会平白无辜生出什么谣言，每个谣言后，都必有一个真相存在。

“石越、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人定有一席之地。余下两到三席中，韩维亦有半席……”吕渊却早就计算起来。

“又何必管他是谁？”赵顼望着这几个心腹之臣，不由得轻声笑了起来，“此不过是老天助我等决断而已。”

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

1

熙宁十八年，元旦，大雪。

每年的元旦，照例都要举行大朝会。皇帝上香为苍生向上天祈祷后，车驾至大庆殿，在大庆殿接受文武百官、各国使臣的拜贺，然后便宴会赏赐。但这一年的元旦大朝会，因为皇帝的健康无法乐观，却被迫取消了。而是改由太子赵侗在高太后的陪同下，在集英殿代替他接受群臣与外国使节的拜贺。

参加完朝廷的各种礼仪活动后，回到府中的石越，一见着正在和陈良下棋的潘照临，便笑道：“潜光兄，你输了。”

“哦？”潘照临轻轻推开棋盘，眯着眼睛望着石越。陈良一面收拾着棋子，一面笑问道：“先生却是输了何事？”

“子柔还记得十几天前潜光兄说过的事么？传闻雍王到处活动，甚至连太后也暗中支持雍王。当时潜光兄曾说雍王可能学八贤王之举，入宫问疾，逗留不出，而太后则会与之里应外合，此事不可不防……”

“原来是此事，难道我料错了么？”

石越笑着点点头，道：“潜光兄可知今日在集英殿发生了什么？今日太后当着百官的面，大赞太子庄重、颖悟、纯孝，还向百官出示了一份太子手抄的佛经！”

“佛经？”

“正是，太后对百官说，太子自皇上服药开始，就开始抄写佛经，替皇上祈福。太后特意将此佛经，颁示宰臣传阅。”

潘照临听石越说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佛经？六哥还未满九岁吧？”

石越想起此事，也不由笑道：“谁又会如潜光兄这般不识时务，来问这等大煞风景的事情？我看过那字迹，端的是端正恭谨，实是好书法。所以宰臣们也纷纷拜贺，赞叹社稷得人。”

陈良却笑道：“如此说来，太后亲自颁示此佛经，自是为了向百官宣示她对太子很满意。先生果真是输了。”

“我和两府诸公也都松了一口气。”石越笑道：“此前那些传言，因没什么真凭实据，大家虽然口里不说，但心里面总是不放心。果真太后要有别的想法，先不说其他，单是百官又要因此事而分裂成两派，便非国家之福。雍王真要学起八贤王来，他内里头有一个威信极高的母后，两府中可还不知道要谁去做李迪呢。”

“李迪又何足道哉？！”潘照临不屑的说道，“如此说来，倒是我小瞧太后了。我一直以为故曹太后才是真正的女中人杰，看来当今这位太后，也是有见识的。她骂陈衍，出示佛经，是既想保全儿子，也想保

全孙子。”

石越点点头，道：“雍王也是聪明人，这么一来，他也知道该收手了。”

“那却未必。”潘照临却语出惊人，“公子可知世间常常有利令智昏者？”

石越不以为然的笑道：“纵是利令智昏，也要有本钱。一个无兵无权的亲王，又没有太后支持，可还及不上一个祥符县尉。”

“我却怕他根本不相信太后不支持他，又或是干脆想迫使太后支持。公子还记得李敦敏说过的事么？有传言说雍王在暗中拉拢班直侍卫……”

“潜光兄是说雍王想兵变么？”石越不由笑出声来，“他倘能真有本事发动兵变，那到时候太后为了保全儿子的身家性命，会不会站到他那边去倒的确难说。毕竟人人都知太后疼爱这个儿子。可是，他有什么本钱来兵变？自皇上病重起，每日都有宰臣轮流宿卫，一旦有变，可以便宜调动天武军与皇城司应变；班直侍卫轮值，也由两府亲自安排，没有一定之规。若无太后支持，便算他拉拢了一些班直侍卫，难道他要带着这些人攻打皇城么？”

“以往最担心的，便是他借着太后的名义，住在宫里头不出来，到时候居中为变，缓急难应。所以我与荆公、君实相公商量好了，若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就要请旨带兵宿卫，直接到福宁殿轮值。再设法将信不过的班直侍卫调到讲武学堂去读书，以策万全。可今日看来，这事却不用担心了，便是今日元旦，太后都不许诸亲王、郡王在宫里逗留，并明令日后问疾请安，亦只需上表疏便可，不必入宫；太后还叫诸王学太子

的孝行，在府中为皇上斋戒、抄写佛经……”

石越说完，陈良也忍不住在旁笑道：“本朝‘安全’宗室之法，可以说无微不至。兵变夺位之事，学生也以为绝无可能。况且就算雍王控制了一点班直侍卫，也不至于那么糊涂，太后明明已经当着百官的面表明态度，他没有太后的默许，怎能去赌太后到时候是帮儿子还是帮孙子？太后虽然宠爱他，但是这手心手背，亦不过一念之间的事。这岂非是拿着三族的性命开顽笑么？”

二人说的话可以说句句在理，连潘照临一时也觉得自己是疑神疑鬼，过于多虑了。不由也笑道：“公子与子柔说得是，原本担心的亦不过是太后，果真太后主意拿定了，管他什么王，原也不必放在眼里。”

潘照临这话，石越心里却是深以为然。高太后不是一般的后妃；她自小就在宫里长大，又是开国元勋之后，出身就非比寻常。几十年积累的威望，又实际上继承了曹太后的政治遗产——在大多数臣民的心目中，曹太后与高太后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她的影响力实是非同小可。

高太后在班直侍卫，乃至殿前司禁军中，都有仅次于皇帝的影响力；而且朝中许多的大臣，特别旧党官员，很多人也从心里亲近高太后；再加上她在宗室、臣民中的威望，果真高太后要帮雍王，那就真成了腹心之患。不说别的，朝中的官员，立马就要分裂成两派。在这国内形势乱一团的当儿，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是十五六年的励精图治毁于一旦，也绝非是危言耸听。

因此，石越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商量了对策，但在心里面，他便是连司马光也无法信任。在石越看来，每一个旧党官员，都可能转变为高

太后的支持者。尽管他心里也明白，这种猜忌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元旦朝会中高太后的一番表态，的确是令石越彻底的放下心来。至于什么雍王，石越从未将之放在心上。一个亲王能有什么政治实力？值得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石越还真是无法将赵顼排上日程。

经历过坎坷不断的一年，在新年的第一天，总算是有个好兆头。此时，从屋外边隐隐约约传来石蕤与婢女们的欢笑声，“投麻豆啰！投麻豆啰！”石越笑着走到门口，远远望着女儿与婢女们围在一口井边，将麻子和赤豆一颗颗兴高采烈地丢进井中，每扔一颗，众人就发出一阵欢呼声。石越也不禁被这欢快的情绪感染，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瘟神也该走了。”

潘照临与陈良望着石越的背影，不由相顾一笑。陈良笑着对潘照临说道：“我也有预感，今年该否极泰来了。”

潘照临却只是含笑不语。对于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所为，他心里其实感到很遗憾。他设法打探过皇帝的病情，几乎可以肯定，皇帝很难熬过这个春天。按目前的形势，在皇帝去逝后，石越的权力会更加增大，但却始终有高太后、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掣肘。若是高太后果真站在雍王一边便好了，那样的话，石越就可以趁机辅佐太子继位，通过平叛，石越便能掌握更大的权力——如若高太后与雍王一起发动政变，那么在他们失败后，连旧党的势力也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这对帮助石越尽快走到权力之巅，是极为有利的。可惜的是，高太后似乎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她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甚至还可能缓和她与皇帝的关系。此前李向安传来话来，道皇帝已令李清臣、安燾写好遗诏，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据宫中文言，皇帝在遗诏中设立了辅政大臣。虽然传言未必可信，却也透露了皇帝很可能想加强宰执的权力，以在他死后制衡高太后

的想法。这无疑也是对石越有利的。然而，若太后与皇帝关系缓和，这传言很可能就会彻底的变成谣言。

不过，这些想法，潘照临却是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分半毫的。

在他看来，石越的性格中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石越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善于妥协，善于谋求与不同派别的人合作，但潘照临却认为，这同时也是石越最大的缺点。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妥协与合作，都是必要的手段。但如今石越羽翼渐渐丰满，石越却比以前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与新、旧两党通力合作，甚至甘心让司马光位居首相。这是潘照临所无法容忍的。

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感受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群臣的人物。这两人就象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的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惟一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的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对。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属下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的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通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措，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的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的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侍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亲朋戚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人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掉包了，结果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谈。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合府的男仆累得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

侍剑又给潘照临与陈良拜过年，一面笑道：“方才去桑府时，路过大相国寺，不料却听到些趣事。”

“大相国寺那边，有好些人在说，太子东宫经常有赤光闪耀。许多人在那里赌咒发誓，说是自己亲眼所闻。”侍剑装着不经意地说着市井见闻，笑道：“这事实是太稀奇了，小的都想找个闲跑过去亲眼看

看。”

石越不由笑着摇摇头，转过头望着陈良，笑道：“看来子柔那位布衣之交不简单。”

潘照临也歪了歪嘴，似笑非笑的说道：“那曹家小舍人的确非寻常商贾。这几日，街头巷尾，酒舍茶楼，到处都有人在说太子如何如何仁孝聪明；你看这几天各大报纸，那讲掌故的文章，都在那里大夸太宗和赵普，说他们如何英明，太祖做错的事，非太宗与赵普这样的君臣，断断不能纠正……那边厢赞太祖兄终弟及，他就夸太宗能传位嫡子，是纠正太祖之错。嘿嘿，这会儿，东宫竟冒赤光了……本朝是火德王，继承大统者，当然要有赤光护佑的。”

石越微微颌首，道：“更难得是时机也把握得甚是巧妙。”

“时机？”陈良听石越与潘照临夸赞曹友闻，正欲顺势再说几句曹友闻的好话，好让石越见他一见，但这时候听到石越这句，却糊涂起来，曹友闻做的这些事，又能有什么时机可言？他不由拿目光去询问潘照临。

潘照临见石越也望着自己，显然也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能识透他话中之意，因眯着眼睛，淡淡笑道：“子柔可知，但凡能成大事业者，必是能顺应民心者。所谓英雄顺时势，时势造英雄。任你多有本事的人，若所生之时，没有那时势，也只能徒叹奈何。这时势说白了，便是人心。田烈武、曹友闻要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则微妙。他们若是无能之辈，心里便不免会抱了个念头，想要摆布人心，若是如此，那便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但若能识得人心的微妙之处，去顺应人心，那么便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石越，见石越眼中有赞赏之意，又笑道：“如今天下的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自从熙宁十四年起，百姓生活便愈见艰难，尤其是去年，更是怨声载道。民间原本对官家颇有怨言，不满之意郁集于心，这时候传播不利于太子的言论，百姓心里有怨气要发泄出去，便容易相信这些谣言。但自去年腊月起，这人心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皇上的病情传出来，便是汴京的普通百姓，亦知道官家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

“寻常百姓，通常亦没什么见识，但即使如此，他们却也不会相信换了官家，一切便会好转。相反，百姓虽然一面心怀不满，但心里面，对皇上却是很信任的——这是极易为人所忽视的——这种信任，是皇上用十八年的励精图治，不知不觉的刻在人心中的，绝非那么轻易就可以磨去。百姓抱怨归抱怨，不满归不满，但一旦发觉要换官家了，心里面恐怕更多的茫然、担忧，百姓只害怕将来的官家比不上皇上，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听到太子的坏话，相反，凡是有关太子的好话，哪怕再不可信，对百姓而言，亦是一种安慰，他们更愿意相信。”

“所以，曹家小舍人这个时机是选得极巧妙的。而且机缘巧合，今日又有太后在朝会上出示佛经，如此一来，太子在民间的声誉就更好了。我要是曹友闻，便要抓住一个‘孝’字做文章——须知那寻常百姓，是不太在乎太子是不是聪明的，却会很在意太子是否孝顺。你去问问市井百姓，他们都会说百善孝为先，一个孝顺的官家，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历朝历代，都要说以孝治天下。便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潘照临心里实是更加失望，但嘴上却笑道：“有了这曹友闻与太后‘里应外合’，太子便可安枕无忧了。雍王党羽以前还可说太子失德，如今却连这口实也没了。如今他们能做的文章，可就只有太子的年纪了。”

陈良也不由笑道：“形势已变，便是愚顽，也当知道要收手了。”他望着石越，正欲借机推荐曹友闻，却又听石越不动声色的问道：“前几日听章子厚说，汴京如今到处都在传说，三佛齐要叛乱。这事只怕也是那曹友闻的主意罢？”

陈良一惊，连忙说道：“此事学生却不知道。听说是几个南海海商传出的消息。”

石越轻轻哼了一声，道：“此事文焕倒也曾提过。但我问过段子介，段子介说薛奕已知此事，以为不可信。子柔去过南海，以为如何？”

陈良有心想替曹友闻说几句话，但他知道石越与潘照临都是极聪明的人，终于还是摇摇头，老实说道：“军国之事，实非学生所长。”

石越点点头，脸上却看不出是喜是怒。陈良只道又没机会推荐曹友闻了，心里面已打消这念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若是方便，子柔这几日便请曹友闻来一次，我有事想问问他。”

陈良不由又惊又喜，“相公？”

石越知道他之意，道：“是曾布、蔡京、李修文一道出了个主意，我想问问曹友闻南海的事。”

石越又转向潘照临，笑道：“潜光兄方才一番话，于我亦触动很大。”

“潜光兄方才说，百姓知道皇上病危，对未来担忧、茫然之情更多。诚哉斯言！”石越叹道：“然百姓有此担忧，是宰相之过。若令百姓有此担忧，皇上若有不讳，亦难安心。我忝居相位，又如何对得起皇

上知遇之恩？”

“无论如何，我须对得起百姓，对得起皇上。”石越决然道。

潘照临心中一喜，不料却听石越又说道：“侍剑，你再辛苦一趟，去君实相公府递个札子，明日我亲自去给他拜年。”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石越一心一意想要弥合党争，与司马光、王安石齐心协力应付困境的想法，在潘照临看来，却实是如同一剂毒药。与司马光、王安石斗个你死我活固然没有必要，但如石越这样，过份尊重司马光、王安石，却也显得太低调了些。尚书右仆射并非是左仆射的下级！但石越在这方面，却显得十分坚定，坚定得似乎那是理所当然。

宋人的春节，是从元旦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才结束的。虽然达官贵人们可以靠着仆人投递“拜年飞帖”，在元旦那天便向亲朋戚友拜完年，但那些普通的东京市民，却都是要亲自上门拜年祝贺的，而因为元旦那天，要拜祭祖先，甚至上坟祭祖，还要放爆竹烟火，贴门神春联，去寺庙烧香……仅仅一天时间，是断然走不完所有的亲戚的。况且，熙宁十八年的元旦，还飘着鹅毛大雪，直到向晚时候才停下来。所以，正月初二的汴京街头，拜节的人群反而比元旦那日还要多。尽管开封府颇为尽责，早已经组织人手，在元旦的晚上，将街道上的积雪打扫得干干净净，但第二天的御街上，所有的马车依旧是寸步难行——驿车早已挤得满满的，但路上的行人却实在太多。

坐着马车准备去拜会司马光的石越，尽管起了个大早，刻意想避开拥挤的行人，但却还是漏算了元旦那场大雪带来的麻烦，正好碰上了出行的高峰。按照宋代一百多年来的交通法令，车马必须向行人让道，而汴京又没有给马车开辟专门的通道，于是，堂堂尚书右仆射的马车竟被困在御街上，走得比蜗牛还慢。石越心里一面抱怨着开封府落后的交通管理，一面也只得无可奈何的丢下马车，带了侍剑与几个护卫步行前往。毕竟，对司马光这样一丝不苟的人来说，约期不至是十分失礼的事情。

石越一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了近一个时辰，才终于到了董太

师巷的司马光府。雪后的清晨，风冰凉刺骨，众人脸上都冻得通红，侍剑等人都习练武功，倒也罢了，但石越这几年间在汴京，养尊处优，尽管戴着狐皮手套，但手也是连佩剑的剑柄都握不稳了。

司马光府上众人，绝没想到石越会这么早步行前来，侍剑投进名刺后，合府上下都惊呆了。司马光连忙亲自迎出大门，将石越一行请入府中。

进了客厅，石越摘去手套，一面凑到厅中的煤炉边烤着火，一面笑道：“几年前在陕西，冰天雪地的，我还能爬到山上去观察地形，如今在汴京走这点路，竟这般狼狈，让君实相公见笑了。”

司马光笑着望着石越，道：“何尝不是，过年前老夫的书房还可以不生炭火，这年关一过，没有火的地方，我竟也是呆不住了。”

“君实相公可要好好保重身子才成。”石越笑道，“如今朝廷须臾离不得相公。”

司马光笑笑，转过头吩咐家人道：“去，拿壶酒来，老夫与子明相公，便在这里温酒闲叙了。”

侍剑等人见惯了司马光严肃古板的样子，也常见年青的官员只要稍显轻浮，司马光便不假辞色的情形，只道是和程颐一样难以亲近的人，却不知司马光私下里与朋友、家人相处，竟会如此随和可亲，一时都不由目瞪口呆。倒是司马光府上的仆人，早已见惯不怪，早有家人搬过桌椅摆到炉边，又端了一壶酒，几碟点心过来。石越与司马光便坐在炉边，温起酒来。

石越喝了几杯热酒，肚子里暖气上升，只觉舒服许多，正要说话，

却听司马光已先笑道：“子明走了这么远的路，当不是只为了拜年罢？”

“一是为了拜年，再者是有些事情，我思来想去，夜不能寐，须与君实相公说说。”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只是低头去拨弄煤块，并不接话。便听石越又说道：“此前我急急忙忙推出存款准备金法，是我考虑不够周详。此事是我之错。”

司马光静静听着石越自我反省，并没有出言安慰他。任何人都会做错事，但是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是无法逃避的。

石越说到这里，挥手屏退左右之人，沉默了一会，方又低声说道：“不瞒相公，事到如今，我对是否还要坚持交钞，实是已无信心。”

这是石越赤诚相见的一句话。这话若是传扬出去，不仅从此交钞彻底无药可救，便是连石越本人，也会受到不满者的质疑与攻击，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石越在司马光面前说出这句话，不仅仅是迫于内外的巨大压力，亦是他彻底不再把司马光当成政敌的表示。

但是司马光却只是抬起头来，淡淡说道：“我与介甫，不会因子明一事做差，便对子明再无信心。”

“相公！”石越心中感动，但他仍然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但废除交钞至少有四不可。废除交钞，无异于朝廷抢劫百姓家财，为政者以信为先，而朝廷从此信用大失，此为一不可；禁军、厢军、官员，手中交钞最多，一旦废除，必滋生不满，如今外忧内患，益

州动乱，一旦有人煽动，后果不堪设想，此为二不可；朝廷虽有去年秋税这点收入，但国库依然空虚，各项开支今年眼见却并无减少之可能，此时废除交钞，朝廷将无饷可发，无钱可用，除了加税，别无他途，此为三不可；天下钱庄能发展至今日，交钞之功最大，一旦废除交钞，钱庄七八成以上，将难以存续，士农工商，皆受其害，十余年心血，毁于一旦，此为四不可！”

“一旦废除交钞，天下动荡将更加加剧，朝廷若能卧薪尝胆五六年，并非不能恢复元气。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没有信心是否能再做五六年宰相。”石越说的这些，并非是危言耸听。情况如果更加恶化，石越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的相位并非就是铁打的。

司马光当然并非是在乎相位的人，但无论是“加税”，还是“抢劫百姓家财”，却都绝非他所能接受的事情。对司马光来说，宁肯不当宰相，这些事他也是断断不肯做的。不过，这一次，石越也并非是故意算计司马光的好恶，他只是据实直言。

“既然有这四不可，那还有甚可说？”司马光平静的回道，“无非是背水一战罢了！”

“背水一战？！”石越猛地睁大了眼睛。

“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么？”司马光已完全洞悉石越的心情，石越的确在动摇，他缺少信心，但是他心里，却依然反对废除交钞。“子明是领过兵的人。其实行军打仗，亦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幸运的只打有必胜把握的仗。有时候，亦需要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此之时，惟意志坚定者，方能是最后之胜者。”

“但事关国运，也能用来关扑么？”此时此刻，石越竟反比司马光

保守了。

“自然不能关卦，关卦全凭运气，岂足为法？”司马光摇了摇头，“当年韩信背水列阵，可不是博运气，他庙算之时，已有胜机。不过是将士卒置于死地，激发其求生之斗志。后人若不明此理，便加效仿，必然兵败身死，为天下所笑。”司马光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难道以为坚持交钞，竟已全无胜机么？”

石越摇了摇头，司马光的话，并未能让他更加有信心，但是他至少已明白司马光的心意——司马光是希望他能够坚持交钞的。这对于处于动摇中的石越来说，亦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自从做到右相之后，石越一直想要避免的，就是朝局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党争。尽管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石越自登上相位之日起，就下定决心，要身体力行，让新、旧两党都看到合作的好处。无论是新党、旧党，还是所谓的“石党”，三派之间的政治主张，都绝不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石越相信，在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三党都相信必须寻求改变，必须做点什么来挽救这个国家。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既然如此，那么妥协与合作，就存在着基础。石越不断煞费苦心的向三党的重要官员们灌输这种思想，但他也知道“调和”之不易，在他了解的“历史”上，就曾经有过“调和”失败的例子。石越深知，目前在三党之间建立起来的互信，是非常脆弱的——它一方面是因为吕惠卿执政后期带来的惨重教训让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却几乎完全依赖于司马光、王安石与他本人三人的政治智慧，并且凭借着三人的威信维持着。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淡化，司马光、王安石、石越也不可能一直活在世上，特别司马光、王安石年岁已高，如若他们去逝，这种互信就很可能崩溃。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党任何一方任何方式的傲慢，都会在这脆弱的

互信间留下互相忌恨，互相不信任的种子。石越的目光绝不会只停留在眼前，他也不认为目前的情况是理所当然，并会永久持续的。所以，每一件事，他都必须谨慎行事。绝不能让旧党或者新党认为自己傲慢。

但此时的石越，看到了远方，却似乎忽略了脚下。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支持者、追随者，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人，自潘照临以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更大的主导权，或者说，他们希望得到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领导权。石越在无意中忽视了，他的追随者，并不曾如他一样，对于党争的危害，几乎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阴影，他们的经历与他并不同，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难免会有偏差。

然而，此时此刻，石越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上。

“我有一个习惯。若是一件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看起来用任何办法也无法解决之时，我便会回到事情的起原，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思考对策。”石越拿起筷子，挟了一口点心送到嘴里，似自言自语一般，开始向司马光说明他的设想。“用这个法子，我终于想明白，今日钱庄之危机在于交钞，交钞之危机，其实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算术题？”司马光的脑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碰了一下。

“正是。”石越点点头，道：“便只是一道算术题。交钞之问题，便是无本发行。只要将这本金筹足了，交钞便终能稳定下来。”

石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但是，这已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司马光能完全理解的。从这一点来看，石越甚至不敢说自己比司马光懂得更多。

“但我亦知道，这本金却是一笔巨款。”石越坦率的说道：“交钞发行的总额，连交钞局都是一笔糊涂账，张商英大概算了一下，大约在三万万贯到三万五千万贯之间。而各路交钞也不尽相同，具体情况，亦无准确之数目。至于交钞在各地之间的流通情况，那更是弄不清楚。其实，无论在农业、工业，还是在商业上，大宋都并非一个整体。食货社有一重要之主张，大略是说，在大宋朝之疆域内，至少可以又分成京畿、西北、东南、京东西、两湖、川峡共六个相互独立的区域，这六个区域，虽然互有联系，却又自成一体。甚至有人说，这个自成一体之区域，还可以细分到路、甚至是州。这种观点，确有其真知灼见之处。便以这次交钞危机观之，对各种各州之影响，全不相同。我亦不知此究竟是祸是福，若大宋疆域果成一整体，或者三万万贯交钞，当不至于酿成如此大祸；然又赖于此，这次风波中，才有些路州竟能独善其身，受波及较小。”

大宋朝实际上是由若干个亚经济区域组成的，而讽刺的是，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人其实并不多。王安石新法之失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但在这个时代，却也有人能和石越一样看到这一点。对于司马光而言，这种论断虽然新鲜，却也并非无法接受。毕竟他做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了若指掌。

“食货社的这个判断，于我们当有所帮助。我们可以据此来判断各路之轻重缓急。但究竟要筹集多少本金，不瞒相公，我心里也没有谱。我估计首次大约要五千万贯铜钱或者等价之金、银，先用这笔钱，在杭、扬、福、泉、广等地，进行充分兑换。一贯交钞换一贯铜钱，有多少换多少，再将此消息在各路宣扬，交钞当能渐渐稳定下来。此兵法之所谓‘先声后实’者。然后再筹五千万贯，运往各路。若是运气好，一

万万贯便能将交钞彻底稳定下来；若运气不好，便只得再筹钱，最多可能要两万万贯。”

石越的想法简直令司马光目瞪口呆，一万万贯铜钱，超过了大宋朝最好年份的一年中央税收，这么一笔巨款，他要如何筹措出来？

“子明。”司马光几乎是在苦笑，“这道算术题，可非比寻常。”

但石越的回答却更让司马光惊讶。

“这笔钱是筹得到的。”

“其实蔡元长早先便曾经向我建议过，然当日我却太急于求成，只想将交钞危机控制在汴京，不料欲速则不达。可笑如今既然各路州都乱成一团了，我反而没那么束手束脚了。”石越自嘲的笑了笑，又道：“此番是曾布、蔡京、李敦敏又一道向我建言……”

司马光望了石越一眼，试探着问道：“这笔钱究竟要如何去筹？”

“借钱！”石越迎着司马光的目光，平静的说道。

“借钱？！”

这在司马光看来，实是匪夷所思。

“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奇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其实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

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有钱。只须方法得当，向彼辈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即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此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对，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却并没有急着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产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挤

压了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的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惟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施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二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的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为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城，家产相当，一家若买了这盐债，封了爵位，另一家不买，不免便觉低了一头。皇上常说，为政者当弃虚名而取实利。朝廷重名爵，不以之轻许人，此为正理。然今日之事，却不得不从权，只取实利。况且，费五十万贯巨款，而只得一虚名子爵，亦能使天下知真子爵之贵。”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此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的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却也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

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的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做罢。”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尽可能的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正中石越下怀。石越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

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的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徵，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

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

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象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

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的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若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禁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得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

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再从容奏禀，亦不至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恁的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禀，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得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作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惟一法门，便只有更加卖力的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亦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肯定读得不少，文采学

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却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都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见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居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却是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口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用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司马光、王安石、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得罪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

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虎狼之邦，只怕……”韩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的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罢。”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顼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做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顼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顼，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便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顼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顼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顼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在站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秤上，那个

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顼坚信，高太后再怎么样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飘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他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的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顼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顼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顼坐立不安。赵顼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侗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顼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就会思立长君。赵顼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顼，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顼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顼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顼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也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顼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势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惟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是再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顼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折家，世世方

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坐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顼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顼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蕃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将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禀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如此一来，既可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的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逝，倒也不至于会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尽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一雪前耻，重振威名，人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宋军天下无敌的妄想。但是，一旦听到契丹有可能真要南侵的消息，即使是两府的宰相们，心里也会显得底气不足。辽国不仅在军力、国力上，远非西夏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君明臣贤、名将如云，又占有地利——西夏最鼎盛时，也只能威胁到渭州、延州，但辽国一旦发难，河北、河东诸路，乃至开封都会沦为战场，二者之不能

相提并论，自司马光、石越以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当一月三日的晚上，回到府中的石越听到下人禀报范纯仁前来拜访时，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雪后轩同时亦是石府的暖阁。范纯仁见着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方才听贵府的下人说，子明从明日起，便不再来这雪后轩了？”

石越一愣，范纯仁又打量了一眼雪后轩中富丽堂皇的布置，意味深长的说道：“这可真是可惜了。”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再也不能住了。昨日去君实相公府上，才走得几步路，便受冻不住。若能一直呆在汴京，倒也罢了。万一要去河北，岂能还这么讲究？将帅若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最易离心离德。不早点改改习惯，到时候就晚了。”

范纯仁望着石越，道：“我却是但愿子明不要去河北。”

石越听出范纯仁话里有话，却装做没听出来，笑道：“总不叫君实相公与荆公去，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受这颠簸之苦，我却过意不去。”

“若果真契丹南下，自是非子明不足以安定局面。君实相公也罢，荆公也罢，统率三军，非其所长。”范纯仁直率的说道，“但子明果真以为，此事再无挽回余地了么？”

“范公之意是？”

“子明府上可有地图？”范纯仁忽然问道。

“地图？”

范纯仁点点头，道：“去年白水潭出了一部天下四夷图，不知……”

石越把目光转向侍立在身后的侍剑，侍剑忙笑道：“我记得藏书楼里有一张，但不知是否便是范参政所说的那张……”

“那还不速去取来。”石越吩咐道，一面疑惑地望着范纯仁。此时下人已将汤酒、各色点心果子送上来，范纯仁却看都不看，只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可知道白水潭有一个天下社？”

“略有耳闻。听闻这天下社是大程先生倡立的，原打算叫‘契丹、西夏研究院’，苏子容以为这个名字不妥，这才改名‘天下社’。”

范纯仁点点头，道：“天下社之宗旨，是专门研究四夷外国之情实，帮助朝廷决策外交用兵等大事。天下社的成员，有不少人曾经持节出使外夷，他们亦专门拜访曾出使外夷的官员、远赴四夷贸易的商贾，请他们口叙见闻。还有人整理有关四夷之史籍，有人甚至苦学胡语，欲译介契丹等国著叙……”

石越惊讶的望着范纯仁——他并非为天下社的抱负而惊讶，而吃惊范纯仁竟对天下社如此了解。

范纯仁又道：“据我所知，天下社刚刚出了一册小集子，不过坊间可能买不到。他们没有刻印，只请人手抄了十余本。除去送了一本给枢密院外，其余的都是在亲友之间流传。只不知子明是否见过这本小册子？以我之见，其中有几篇文字，颇有可观处。”

石越摇摇头，道：“我算是孤陋寡闻，若非范公提起，断不知还有

这等事。”

“此亦不足为怪。他们行事谨慎，若非犬子正思恰好也在天下社，我亦不会知晓此事。”范纯仁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取出一本寸许厚的小册子，递给石越，又说道：“这是我特意到书肆雇人抄的。子明可看看第十页与第二十五页的两篇文字。”

石越忙接过书来翻开，却见书中全是蝇头大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但字写得甚是整齐可观。他知道当时虽然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有很多书，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刻印，或者刻印较少，因此在书肆中，便专有一些家境贫苦的书生，给人承揽手抄书卷的活计，以此糊口。范纯仁找人抄书，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倒也不以为异。

当下他依言先翻到第十页，却见那篇文字讲的是作者拜访十余位曾经去契丹贸易的商人后所听到的讲闻。文中大都是些契丹百姓平常的生活细节，而其中有一段，被人用醒目的朱笔圈出。他轻声念道：“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一面不解的望了范纯仁一眼。

“所谓法禁日严，当是指熙宁十四年后，朝廷颁布的三条主奴敕令。”范纯仁解释道，“主人殴奴婢死，以凡人论；彻底停止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广州等地富人所蓄鬼奴，责令限期释还，逾期以卖良为贱论。”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三条敕令，石越背后推动之功，亦绝不可没。

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甚至出现过

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期以后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到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闭一只眼。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簿，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干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

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圈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空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关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或者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一一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却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有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支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的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但范纯仁特意告诉自己这些，与辽国即将南侵、宋廷将采取的对策这些事情又有何关系？

石越这时已是一头雾水。

难道范纯仁要把这些当成辽人的罪证公布天下？但从范纯仁白天在政事堂的态度、还有他此前所说的话来看，范纯仁是希望议和，以延缓战争的……

“相公！”便在此时，侍剑捧着一卷卷轴回到了雪后轩，“不知范参政所说的，可是这幅地图？”

侍剑将卷轴高举着，恭恭敬敬递到范纯仁面前。范纯仁接过卷轴，缓缓打开，点头道：“便是这幅天下四夷图。”一面便站起身来，走到

一旁桌案前，将卷轴打开，铺在案上。

石越连忙起身，走到案边。此时侍剑早已将一盏水晶灯移到案边，石越凑着灯光望去，却见这地图绘制得并不太精细，但西至大食，东至日本，南至三佛齐，天下万国，却标得甚是齐备。

范纯仁用手指从辽国女直诸部，一直划到西州回鹘、黑汗、花刺子模等国，说道：“要延缓契丹南侵，惟有将祸水西引！”

他语气虽然平静，声音也不高，但这“祸水西引”四个字，却如同在石越耳边炸了一声惊雷。石越猛地抬头，几乎是瞪着范纯仁。

但范纯仁头都不抬，只定定地望着地图，道：“契丹南侵，为的何事？因为他们没钱！朝廷不再给岁币，两国贸易又注定吃亏。除了掠夺，他们别无良策！辽国君明臣贤，难道他们不知道与朝廷开战是两败俱伤？实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既知迟早要战，不如趁着大宋陷入困境的时候开战。若侥幸朝廷心生惧意，重提岁币，自然是上策；即便不能，若一战而胜，亦可迫使朝廷签订城下之盟。”

“但如今摆在眼前，却有一条出路，能令契丹可不与朝廷开战，而坐获暴利！”

石越这时已隐隐猜到范纯仁想说什么，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样的计策，这样的话，竟会出自范纯仁之口。若是蔡京倒也罢了，但站在他面前的，却分明是范纯仁！

“若能遣一善辩之士，说服辽主，与西夏同盟，西掠高昌、黑汗诸国，西域诸国，焉能当契丹铁骑？我素闻西域诸国财货堆积如山，秉常所欲得者，无非土地人众而已。若辽主出兵相助，我观秉常之志，必不

吝嗇财货。使辽夏两国，辽得财货，夏得土地，瓜分其民众，正各得其所，秉常欲速成霸业，中兴夏国，更无不允之理。而辽主可得财货充实其府库，得俘获富裕其将士。与大宋交战，两败俱伤，徒贻天下笑；而与夏为盟，征伐西域，于辽国损伤实小。若能得胜，更不必言，纵不能全胜，掳掠人口财货，亦是契丹拿手好戏。掳得一万人，获利便是一两百万贯，其与大宋交战，纵侥幸得胜，岁币亦不过如此！万一战败，则宗庙社稷不保。其利弊如此，以辽国君臣之智，说之当不难！”

石越与侍剑完全听呆了，主仆二人，几乎都是傻呆呆地望着范纯仁，半晌说不出话来。这并不仅仅是范纯仁的计策如何惊世骇俗，实是他们再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范纯仁亲口说出来的计策！

要知道，范纯仁曾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鬼奴之死，不惜弹劾罢免了十余个地方官员，搞得大理寺下不了台，非将那为非作歹的富商处死才肯甘休。又影响朝廷颁布敕令，令数以千计的南海庄园主陷入困境。范纯仁一直反对虐待奴婢，主张修法彻底废除良贱之别，曾经上疏请求将天下所有贱籍奴婢放归为良人。谁要说范纯仁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士大夫，石越就第一个不相信。他一直都认为，范纯仁正直而不偏激，温和又有原则。

但就是这么一个范纯仁——无论他话中说得多么委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范纯仁竟然想让人去辽国游说，鼓励辽国发展奴隶贸易！

石越凭直觉就相信这个计策是妙策，他也不止一次想过，若能令辽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方，对宋朝来说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弊。范纯仁此策，虽然可能令李秉常迅速壮大起来，但却至少可以为宋朝赢得四五年的时间。李秉常的重新壮大是迟早的事，若宋朝竟然害怕这点考验，那根本就没资格提“强大”二字。所以此策最重要的，便是为宋朝赢得的

这难得的时间。

撑过这四五年，便是与辽国一战，又有何惧？！到时候只怕辽国不找宋朝麻烦，宋朝还想着要恢复幽蓟呢。

“幽燕未复，何谈一统？”太祖皇帝的这句话，是扎在每个宋人心中的刺。

但是，石越依然一时无法接受范纯仁的这种前后表现的巨大矛盾，呆了好久，他才近乎愚蠢的说了句：“范公，奈鬼奴何？！”

话一出口，石越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但此时覆水难收，亦只得呆呆地望着范纯仁，等着范纯仁翻脸。

但范纯仁只是抬起头来，望着石越，眼神中尽全是痛苦与挣扎。

“子明，奈社稷何？”范纯仁反问了一句。但这话却显然无法说服他自己，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又说道：“子明还记得你当日责我之语么？昔日魏郑公也曾劝过唐太宗，可惜唐太宗不听，这才埋下祸根，盛唐不过辉煌了百余年，就此崩溃。我方才所说，实是背圣人之教，有伤仁道。然我既无本事兼济天下，便只能退而求次，先求我中夏之民之太平安宁。春秋之义，亲疏有别，亲亲者，疏疏者，此亦天理人情。若有人身为汉人，而亲四夷，远中夏，吾不知其可！然我出此下策，实大伤阴鹭。我自束发受圣人教，凡事当以仁孝为先，汉人是人，夷狄亦是人，皆是父母生养，吾行此策，不知仁在何处？！孝在何处？！但我却始终记得子明当日责我之语，我身居两府，便当以天下为念，不能只顾念着自己干净。若此时令契丹南犯，纵能取胜，但却必有无数百姓惨死，朝廷二三十年内，更难恢复元气。我行此策，于神明有愧，于圣人有愧，然于国家百姓，可以无愧。”

范纯仁淡淡的、缓缓的说道，语言间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但他所说的话，却句句出自肺腑，令石越与侍剑都不由惨然动容。推行这样的计策，对于范纯仁的折磨，他内心的痛苦，远非石越所能理解。对于石越而言，做这样的事，最多不过有点于心不忍，但对范纯仁来说，却是内心中信念的冲突与煎熬。

而他偏偏是一个信念无比坚定的人。

“然此策不能由朝廷公然推行。”范纯仁避开石越怜悯的目光，又沉声说道：“此亦是我来找子明的原因。朝廷不能公然行此不仁义之事，否则便是因小失大，传扬出去，不仅为万邦所轻，貽后世之讥，更无以面对天下万民。故此，若要行此策，必须择一人，此人须为布衣，最好不是汉人，且要能言善辩，可以见得了辽主或其身边重臣。此策亦非朝廷之策，不经政事堂，仅是子明与我之私谋。将来万一事发，咎谤皆由我二人当之！”

说到此处，他霍地抬头，直视着石越。

“咎谤皆我二人当之！”石越轻轻点头，伸出掌来，与范纯仁轻轻击了三掌，又道：“便是这人选难觅。”

“此事便交给子明了。”范纯仁似是松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此事为我一生之耻。秋官掌天下之刑律，必须心怀仁心，至公无偏，方能执法无碍。我再居秋台，是辱此天下公器。此事一过，我便会自请出外……”

这又是大出石越意料，“范公……”他张口欲劝，却又想到范纯仁自责颇深，这欲辞去刑部尚书的想法，亦不过是为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范纯仁这类人，平素对己自律甚严，这时要劝，也未劝得过来，因

此张开口说了两个字，竟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而且，在石越看来，这条计策，的确是卑劣、残忍。卑劣、残忍的东西，难道因为是为了所谓的“国家”，便可以变得不再卑劣、残忍么？如果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十分可悲的。

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卑劣、残忍就是卑劣、残忍，坏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变成好的东西。

只不过石越也有矛盾的一面，尽管他如此认为着，但到了要抉择的时候，他却不会有半点犹豫。这又究竟是一种虚伪，还是一种讽刺？

熙宁十八年，一月六日。

雪后接连几日要阴不阴，要晴不晴的天气，令人更生烦闷。石得一的心情，便也如这天气一般，变得喜怒无常。这日清早，只因为口脂的香味有点不对，他便怀疑是婢女定购口脂时以次充好，大发雷霆，将几个婢女罚着跪了几个时辰。

在汴京的贵人中，石得一的生活并不是很奢侈。内侍的生活格调，是跟着皇帝、太后、皇后们决定的。若皇帝喜欢节俭，内侍却活得十分讲究奢侈，那是非常危险的。内侍们也会拉帮结派，熙宁朝的几大宦官，彼此间关系其实都并不如表面上的那么亲热，有个什么把柄落到别人手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石得一能有今日的地位，不正是因为他手里有别人的许多把柄吗？

但是，在干燥的冬天，嘴唇的确容易冻裂，涂上肉色的口脂保护嘴唇，却只是一种生活必须。大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都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冬季，口脂甚至也是禁军将士的配给。在表面上不能过太奢侈生活的石得一，心里却很向往奢华而考究的生活，因此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石得一对自己的一些习惯，尤其在意。当时习惯在口脂中添加各种香料配方，尤其是妇人用的口脂，香料配方各式各样，这亦是她们吸引异性的一种花样——文人们喜欢用“香唇”来形容女子的嘴唇，在当时其实并不是什么夸张或者比喻，而只是纯粹的写实。涂了一些用

名贵的香料制成配方的口脂，轻轻在手臂上亲一口，袖子里的香味甚至会停留一整天。

但一般来说，男子使用的口脂，是不会特别讲究香料的。这香料的作用，不过就是为了遮盖口里的异味。若是一个男子的嘴唇也被形容为“香唇”，未免就会让人怀疑他有不同寻常的癖好。

而石得一便偏偏在这方面特别的敏感。他知道哪里有汴京最好的口脂，甚至能嗅出其中掺杂香料的产地，他的口脂全部是令商家按他亲自拟定的配方，购买指定的原料定做。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早晨，石得一都会认真的对着铜镜涂好口脂，只要闻到那种独特的香味，感觉到嘴唇的湿润，石得一便能感觉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石得一忽然感觉嘴边的香味有点不对劲，而他竟然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以往，无论口脂里掺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他都能轻易的辨别出来，但这一次，他却只是感觉出香味的异常，却完全弄不清楚里面掺了什么杂质！他并没有马上发作，而是忍耐了一段时间，想要闻出来那是什么原因，却一无所获。这天早上，他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

石得一觉得最近一切都不太正常，让人感到恼火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

石得一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素来都知道谁喜欢自己，谁不喜欢自己，谁又厌恶自己……高太后便是不喜欢他的人中，最重要也最麻烦的一个。他早就知道皇帝一死，高太后就不会给自己好日子过。但石得一却没想到传言会出现得这么快——宫里面不少内侍宫女都在窃窃私语，说高太后想要让李舜举取代石得一，勾当皇城司。

对宫廷生活非常了解的石得一，当然知道宫里的传言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每个传言背后，必有一个真相存在。更何况李舜举在熙宁朝的内侍中虽然不是最得宠的那几个人，却偏偏是石得一忌惮的内侍之一。外臣早就对自己心怀不满，若是让李舜举取代他，石得一甚至想不出谁会为自己说话！

俗语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内侍尤其如此。但象石得一这样得罪了太多人的内侍，即使去大名府安度晚年有时都是一种奢望。内侍被贬到边远偏僻的地区，象囚犯一样被拘禁，最后染上瘴病凄惨的死去，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士大夫们因为亲友朋党众多，还能存个生还中原的指望，但内侍要活着想回来，却要艰难万倍——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面，能指望新朝得宠的内侍会冒着各种风险替一个前朝获罪的内侍说好话？

每次石得一想到这种结局，就会不寒而慄。但皇帝一日日接近死亡，这种恐惧感就愈发真实。他早已不抱指望可以在汴京致仕，但原本却还抱着一丝侥幸，也许将来高太后不会赶尽杀绝，能够容他在大名府安度晚年——尽管那也已经很凄凉。但宫里的流言，却让石得一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

既然皇帝还没死，就传出流言来太后想对付自己，那么皇帝大行之后，自己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他又回想起在元旦大朝会上碰到的几个年轻的台谏，那些台谏看到自己的时候，是斜睨着眼睛，非常不屑的“哼”了一声，根本不理睬自己。换在以前，那怕他们心里再讨厌自己，面子上总要抱着拳尊称一声“押班”。不仅台谏如此，两府的态度也让石得一坐立不安，每次见着两府的宰执们，对自己要么就是爱理不理，要么就是呼来喝去，视如奴仆。尽管皇城司已经很低调行事，但枢密使韩维还是经常鸡蛋里挑骨头，隔三岔五就把石得一叫去一顿臭骂。

想起这样，石得一就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他手握兵权，如若帮助雍王兵变成功，不管雍王是不是打心眼里喜欢自己，只要他小心一点，雍王也拿他无可奈何，更不用说其他人。

但元旦朝会上高太后的举动，却又让石得一生出不祥之感。他知道高太后有多疼爱雍王，但并不如雍王那么乐观。不过他也能相信，高太后依然可以利用。石得一相信，如果到时候能占据优势，甚至只要造成一种占据优势的样子，包括高太后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观望动摇。石得一对什么母子亲情不以为然，但相信高太后会承认既成事实。同样，这些人中也包括仁多保忠。

石得一根本不指望能够拉拢那些西夏人。在他看来，象仁多保忠这样的人，在事成之前，是绝不可能拉拢他的，但事发时他却有可能观望，若让他相信雍王占据优势，他就可能倒戈投靠。

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拉拢。将心思花在他的身上，倒不如想想如何稳固的控制全部皇城司亲从吏。皇城司有好几个互不隶属的主官，石得一在名义上，亦不过是主官之一。只不过因为他权势大，在皇帝面前得宠，从而成为皇城司实际上的主管。如今的皇城司，除了石得一以外，还有两个武官、一个内侍担任主官，包括石得一在内，所有的主官会有一两个连任，有一两个三年轮换。这样的人事布局，对于预防石得一这样得宠的大宦官独断专行，可能用处不大。但一旦朝廷要对付石得一，或者有人想借皇城司图谋不轨，反过来噬主时，那便很有效果了。

皇城司在石得一的治下，发展最快，兵吏达到数千之众。但石得一真正能控制的，不到其中一半，满打满算，亦不会超过一千五百人。这个兵力少了一点，若能控制住全部皇城司兵吏，石得一将会更有信心。但事到如今，除了用手段，别无他法。

因此，石得一对雍王的两个谋主，很是轻视。连李昌济让他告诉皇帝契丹将南侵之事，他也阳奉阴违。

大多数做惯奴才，习惯借着主子的威势狐假虎威的人，让他们去对付主子以外的人，他们可能会很狂妄自大，无所不为，甚至也会背地里做一些对主子不利的事，欺骗主子；但一旦面对自己的主子，却往往是什么勇气、智慧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只会觉得双膝发软，口里会不由自主的唯唯诺诺。这便是人性的可悲之处。

尽管石得一已经下定决心要谋叛，但那是皇帝死后的事情。皇帝只要活着，哪怕是中风瘫痪，口不能言，这种可能致皇帝于死地的事情，石得一也会发自内心的畏惧。他做了一辈子的奴才，从不敢违逆赵顼。他一生对赵顼所做的，都只有献媚讨好，那种服从性已经深入骨髓，即使赵顼下令要处死他，他亦绝不敢有半点反抗。这种涉嫌弑主的事情，只要想一想，都会造成他潜意识的反抗。

石得一当然不会承认是因为自己害怕。他用来自欺欺人的理由，是所谓君臣、主仆的情份。他甚至还会产生一个错觉——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的谋反，不过是在皇帝死后，迫不得已。人类很难超脱时代的道德观念，即使石得一只是个宦官，他心底的最深处，也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大逆不道，违背人伦。但李昌济的谋略，却出乎意料的给了石得一一个平衡心理的机会。

那些说人不可以自欺欺人活着的人，是天真而无知的。

人类最擅长的事之一，便是自欺欺人！

“朱大成那边如何了？”石得一看见养子石从荣进来，眯着眼睛问道。

“他没有选择。”石从荣轻松的说道：“朱大成一向惧内，他在外面养了个歌妓，还生了个儿子，单是这件事让他老婆知道，他便没好日子过。更何况他关扑、赌马，还欠着一万贯多的债。儿子还查到，姓朱的可能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卫尉寺正在查他。”

人真是很奇妙，竟会为这么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铤而走险，去干可能导致族灭的勾当。石得一心里感叹着，口中却叮嘱道：“还是要小心点。派人盯紧他，这是全家老小灭族的事，一点纰漏也出不得。”

“儿子理会得。”石从荣点点头，道：“只不过，儿子以为雍王那边的人指望不上……”

“我亦不指望他们。”石得一满不在乎，“雍王只是我们打的一面旗帜。兵变的关键便是隔绝中外。从今日开始，我可能便不再出宫，你也要住在皇城司。官家大行之后，我会马上派人通报你和雍王。到时候你便以我的名义，请那三个勾当皇城司议事，埋伏下亲信，假传太后旨意将他们杀了，夺了他们兵权，领兵包围两府。只要你打着太后的名义行事，那些班直、禁军，一时弄不清情形，只会拥兵观望，断不会拼死抵抗。到时候不知是谁在两府值日，他人尤可，若石越在，便要果断，倘不能制服他，要当机立断杀了。他在宫里有不少内援，因他平定西夏，许多班直侍卫或是他部属，或对他很服气。此人多留一刻，都是心腹之患——不过，石越与司马光那时多半会在福宁殿宿卫。总之，控制两府后，你不要逗留，立即领兵去福宁殿和保慈宫，到时候若雍王拉

拢的那几个班直指挥使轮值，他们自会响应你。若是不在，你千万不可乱了阵脚，便以奉太后旨意平乱的名义，包围两宫便是。也不必轻举妄动，石越也罢，司马老儿也罢，只要被困在福宁殿，亦成不了气候。”

“儿子明白。”石从荣应道，又侥幸道：“幸好郭老头出去了，否则他是经年宿将，可比石越还难对付。”

“这是天意。”石得一一笑道：“到时我会亲自控制皇城诸门。大变时，中使一定会去召诸相进宫，我便在皇城门口，矫旨将宰相们全扣住，再迎雍王进宫。许继玮则领人去控制开封府，韩忠彦懦弱无能，不足为惧。朱大成的班直侍卫，只管监视东宫，以奉诏保护东宫为名，阻住六哥去福宁殿或保慈宫。朱某绝非杨士芳、田烈武敌手，但他能拖得一时，便是一时，只要雍王比六哥先到福宁殿，太后便只得接受既成之事，到时候任杨士芳有三头六臂，也无回天之力。”

“最要紧便是爹爹那里，只要隔绝中外交通，宰相们全被扣住，外头不知道宫里发生什么事，宫里纵有点意外，亦不至影响大局。”

石得一微微点头，笑道：“姓李的牛鼻子，没有别的本事，但这个兵变方案，倒想得极周到。但你那里亦是要紧处——以开封府来说，禁中是中，控制皇城与外面的交通，便是隔绝中外；但以禁中来说，福宁殿、保慈宫、两府便是四个最要紧所在，控制这四个所在，禁中便也乱成一团，没人能知道发生何事，在这稍有不慎便是族灭之罪的时候，更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儿子不会让爹爹失望。”石从荣又笑道：“如今两府的心思，都放到了契丹南侵的事上面，可真是没人管我们做什么了。前日石越还在韩拖古烈那里碰了个软钉子。”

“莫不是流言罢。”石得一怀疑的说道。他这几日精力全部放在策划兵变的事情上，人又常常心烦意乱，对这些事反倒没留意。

“不是流言。”石从荣笑道：“前日石越召见韩拖古烈，责问他军队聚结之事，姓韩的不仅断然否认，反而再三说什么宋辽是兄弟之国，辽国绝不会无故犯界。还反问石越，道高丽原是辽国家奴，宋丽间的盟约理应知会辽国，反向他索要杭州谈判的文书副本。这还不算完，韩拖古烈离开尚书省后，又跑到学士院去说辽国不会犯界，请他们代向皇上禀奏，翰林学士顿时哗然，道军国机密，两府瞒谁也不能瞒学士院，一个个跑到政事堂质问，令石越焦头烂额。姓韩的更加得意，反而扬言，要到太学、白水潭，再三说明宋辽兄弟，辽国必不侵宋。石越不得不当着众翰林学士和韩某人的面自打耳光，说辽国只是平常的军事调动，他问问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

“这韩拖古烈确实不简单，我还从未见过石越吃这么大哑巴亏。”石得一幸灾乐祸的笑道：“他料到了朝廷害怕人心惶惶，所以反而大声嚷嚷，迫使石越自打耳光。将来契丹若真的入侵，石越这些话，必成把柄，台谏一定会算这笔旧账，又可以从内部扰乱朝廷，打击朝野对石越的信心。两府将如此大的事情瞒着学士院，休说翰林学士会不满，连台谏也会不满。”

“他这么一闹将起来，其实昨日便见效果了。”石从荣亦是事不关己的笑道，他对韩拖古烈佩服得五体投地，“昨日郭老头去大名，检阅河北禁军操练、演习事，都是轻装简从，赶了个大早，偷偷摸摸走的。枢府调动超过十万禁军，在河北、河东诸路举行演习，也是静悄悄下达的。京师禁军调动，只说是例行操练……”

“便让相公、参政们去好好操心这些大事。”石得一站起身来，笑

道：“我也该进宫了。”

只要一踏入宫城的范围，石得一马上就变得低眉顺目，脸上还略显戚容，以表示他十分担忧皇帝的病情。这日，为了尽量避免碰到两府的宰相，惹一身的晦气，石得一特意取道左掖门进宫，不料才从左银台门钻进横街，却碰到了柔嘉。

石得一在心里暗暗叫苦，一面却也只得上前去请安。却听柔嘉劈头问道：“是不是你在官家面前嚼舌头了？”

石得一以为柔嘉来替太子出头，不由吓了一跳，忙陪着笑，小心翼翼的试探道：“县主，老奴可有点听不明白……”

“你这滑奴，休要装糊涂！”柔嘉拿着鞭子，使劲戳着石得一的脑门，斥道：“官家的病昨天明明有好转，若非你搬弄是非，怎会忽然又恶化？”

“县主说什么？！”石得一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我问过太医，太医说官家今日情绪忽然激动，才会前功尽弃！”柔嘉虽然是恶狠狠地瞪着石得一，但眼眶晶莹欲滴，却是眼泪都快都出来了。

“老奴纵有一万个胆子，亦不敢在这个时候在官家面说乱说什么。老奴他事不敢说，但对官家，绝对忠心耿耿。县主，官家现在怎么样？”

柔嘉狠狠的盯着石得一，过了好一会，才将鞭子缓缓放下，恨声道：“莫叫我知道是你搬弄是非，否则我定将你千刀万剐！”说罢便扔下石得一，转身朝尚药局方向离去。

石得一望着柔嘉的背影，心里暗暗揣测着，那个人究竟是谁？又在皇帝面前说了什么令得皇帝如此激动？难道……

第十三章 一夜大雪风喧豕

1

熙宁十八年，一月八日，晚，福宁殿，大雪。

赵顼躺在床上，只觉得周围一片静寂，静得他能听到雪花片片坠落的声音，静得就连烛油滴落、烛芯偶尔爆出的“噼啪”声都清晰得惊人，只是，为何此刻却静得连一声呼吸都听不见？难道此时，偌大的宫殿里竟然连一个宫女与内侍都没有吗？他忽然近乎荒唐的可怜起自己的孤独来。于是他只能驱使着思绪飘远些，李向安说，外头已经积雪数寸。如果是在过去，这时应该是他刚刚批阅完奏疏后吧？他应该会带着内侍出去赏玩月夜的雪景，或者去西角楼的城楼上，看看京城夜景。虽说初九的晚上灯节才正式开始，但初八的晚上，汴京城里却四处都已经张灯结彩，预备迎接这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从宣德门外开始，几乎遍及汴京城所有重要的街道上，早扎好各种灯架，这些灯，有的大至数丈方圆，哪怕站在宫墙之上，都能看得一目了然。

到了灯节开始，街道上的行人更是穿行如织，个个穿红戴绿，喜气洋洋的在夜市里游玩，他甚至听说灯节的每一个夜晚结束后，人们被踏

掉的鞋子都会有五六千只之多。唉，他突然很羡慕这些开封的百姓，做为一个力图有为的君主，他自从登上皇位后，就再不曾享受过这些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快乐。到了现在，他更是连看一眼都已不可能，只能在回忆里追寻那些依稀尚存的欢乐。

尤其是在这一刻，他仿佛能听到自己生命在急遽消失的声音，仿佛一条即将干涸的河流，马上就要倾尽最后的水滴。已经，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吧？作为一个皇帝，他不得不被迫经常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然后精明理智的计算一切，只是，他永远不曾计算到，真正走到生命的尽头时，竟会是这样的孤独与痛苦，无助且留恋。

但这所有的一切，他都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早在此刻之前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就已经悲哀的意识到自己如同寄居在一段朽坏的木头里，他其实也曾不止一次的盼望过这种日子能早些结束，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样清楚的感受到自己的无助与无能——这样的感觉实是一种比病痛折磨更深的痛苦，但到了此刻，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之时，他突然又留恋起来。他其实从不曾厌倦人生，他从来都充满希望，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国家，他其实舍不得离开这个属于他的天下，舍不得自己未尽的事业。

若能再给朕一点时间，若能再给朕一点时间的话……这个声音忽然在他心里大声的响起来，涌动起他最后的希望与期盼，他几乎是虔诚的向那看不见的上天祈求着：不是说皇帝是天之子么？那便请上天听到朕的恳求吧！朕想等着六哥长大，朕想击败北面的强敌，朕想收复祖宗的河山！

但他的祈求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丝毫的回音，他突然有种说不清的凄然，一种不可逆回的宿命感攫住了他，让他彻底的绝望……不知何

时，向皇后又来到了他的床边，眼含泪水的注视着他，他转过目光望着她，这么多日来衣不解带的侍候，让向皇后的身体已经单薄得如同一张纸片，教原本就不甚至美貌又已经年届中年的她看起来更显得衰老憔悴，但此刻，他却突然间对这个他从不曾爱过的女人多出一种他自己也不能明白的柔情。

这个自己尚在潜邸时就迎娶的女子，一贯的敦厚本份，克己守礼，教人挑不出任何的错处，却也难得让人对她生出什么怜爱之心，所以，自己虽然一直对她敬重有加，却也从不曾真正的对她好过，直到此时，他才突然生出一种辜负的心情，他想起这个女子才嫁给自己的时候，总是羞涩的低垂着头，轻声细语的说话，拘谨老实不象他的妻子，倒象初选进宫方受教聆的宫女，只在偶尔眼角的余光里，才看到她温柔注视自己的目光中，也有那么一抹热烈。只是这抹热烈，就如同眼角的余光一样，在他心中，都处于太过次要的位置，都不值得如何的重视。再后来，自己做了皇帝，虽说一心励精图治，但后宫的妃子还是一日多过一日，这些女子，或玲珑，或娇俏，总有一些特别的系人心处，越发衬得这个贤良的皇后庄重无趣。那些后宫的女子都爱争执，爱吃醋，爱闹别扭，他终于明白这其实是女子的天性，于是不免怀有恶意的猜想：她强忍这一切，是否觉得辛苦？

回想起这一切，他忽然惊觉，他居然直到这一刻，才开始怜惜起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不是太晚了些？如果……如果再有一点时间，朕一定要对她更好一些！

但随即，他又看到了悄无声息走进来的李向安，一如既往的弯腰叉手侍立着，他身后帷幕之外，隐约可以看见两个太医正头并着头，是在说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熬不过今晚了吧？

他忽然间愤怒起来，却又马上感到沮丧。他听到李向安尖细的声音正低声跟向皇后说：“李舜举、石得一、宋用臣、仁多保忠都在殿外宿卫，石得一与李舜举会轮流出去巡视，今晚在殿里宿卫的石相公，正在巡查班直侍卫的哨位……”

向皇后含着眼泪，轻轻点了点头，脸上却突然间又流露出无法掩饰的烦躁与不安，他猜到了她的心意，不由又想起一月六日召见李舜举的事来。

“官家，此乃是作茧自缚！”李舜举的话言犹在耳，“本朝祖宗法制，宰相权重。至官家改官制，两府之权重，几近于西汉。又何必要什么辅政大臣？太子大位已定，以太后之贤，绝不至有负官家，官家相疑至此，反易令他人见隙而萌异志。况且，官家若不信太后，便不当请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既请太后垂帘，又见疑至此，这正是取祸之道！”

“况且这六辅政之设，其中四人，垂垂老矣。惟石越与韩忠彦正当壮年，待四公死后，官家欲以何人来制石越？韩忠彦之智谋德望，岂能敌得过石越？待太子亲政，官家欲太子与石越如何相处？其将为诸葛？将为霍光？或将为操、莽？献策之人，深误官家！”

那日，李舜举看了他出示的遗诏后，在他面前直陈肺腑，痛哭流涕，额头叩得鲜血直流。赵顼那时便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份遗诏的不妥。他这份遗诏，或者能够保证儿子长大亲政，但却给亲政的儿子，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难道真是作茧自缚？他那时已经警觉，正想着叫李清臣与安燾来修改遗诏，却意外看到李舜举眼中犹疑不定的神色——为了提防有人借他生病时，欺上瞒下，他素知李舜举忠厚，早先便暗中吩咐他定时汇报朝

野异动。李舜举眼中的神色，令他大生疑心，这才又催着他禀奏，不料听到的，却是契丹即将大举南犯的晴天霹雳！

他想到这里，不禁又激动起来。朝局未稳，战乱将起，这孤儿寡母，如何能够应对这一切？纵然能安然渡过眼前的难关，他筹谋未妥，尚还留下一个老大的难题给她们，这一切要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他只觉得五内如沸，脑子仿佛在瞬间要炸开了一样，

契丹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居然又想要趁火打劫！

何日能收复幽蓟？

一定要收复幽蓟！

一定要收复幽蓟！！

一阵阵剧痛中，赵頊仿佛咒诅发誓般的在心里呐喊着，眼前浮过一个个的人影，曹太后、父皇、王安石、石越、王贤妃……每个人的样子都那么模糊，最后完全混杂在一起……

“呃——呃——”终于，赵頊发出两声痛苦的嚎叫声。一阵异常剧烈的头痛仿佛在一刹那撕裂了他的大脑……

殿外，风雪更烈。

“太医！快传太医！”福宁殿内，顷刻间乱成一团。向皇后摇动着赵頊的身体，哭得死去活来。

李向安早已经冲出去，领着几个太医跑回寝殿，几个太医呆呆地望着床上的赵顼，在李向安的催促下，才知道一个个的轮流为皇帝把脉，探鼻息，每个人都面如死灰。待最后一个太医检查完后，所有人都默默的跪在了床前。

“你们……这是做什么？！”李向安朝着几个太医嘶叫着。向皇后却是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颓然的跌坐在床边。

“官家……官家，大……大行了！”一个太医使劲的叩着头，颤抖着声音禀道。

顿时，福宁殿内，一片死寂。但随即李向安一声尖厉的哀泣仿佛惊醒了所有人，殿中所有的人都跪了下来，开始失声痛哭。听到殿中的哭声，早有心理准备的李舜举、石得一、宋用臣、仁多保忠与所有的内侍、宫女、班直侍卫，也全都齐刷刷的朝着皇帝寝殿的方向跪下，失声痛哭。在这一片混乱的悲痛时刻，没有人还会留意，福宁殿南面的垂拱殿附近，两个内侍听到哭声，没有随众跪倒哭泣，而是马上脚步匆匆的离去。

此时正在福宁殿外面巡视的石越，一听到殿中传来的哭声，便呆住了。

皇帝死了！他其实很容易就明白了是什么事发生，但却也是在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亦非很容易接受这个早已经有所准备的现实。不及多想，他便踩着几寸深的雪，一脚深一脚浅的朝殿中跑去，一路上看见福宁殿内外跪倒痛哭的内侍、侍卫，他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

进入殿中，石越完全无视跪在外间的李舜举等人，便失魂落魄般一直朝寝殿走去，没有人想起阻拦他，所以他便一直走到了皇帝的床前，但直到他亲眼看见赵顼的尸体，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赵顼躺在床上，他死去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他的眼睛大睁着，面容却扭曲的近乎狰狞，宛如僵硬的雕刻永远的停留在了他的脸上，他的手掌微微蜷曲着，仿佛想要握住什么却终究无能为力。

石越呆呆的望着这张与赵顼平日完全不同的面容，竟有些难以相信，只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意识到，赵顼已经死了。

他“哇”地一声，然后才直挺挺的跪了下来，开始放声大哭。

这一切不是因为礼仪的需要，而是内心真实的流露，不受任何的控制，这还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这么伤心，仿佛心里的一部分被掏空带走，他只觉得胸口一阵阵的疼痛，他放纵着自己，在这一刻，不再顾忌任何事情，只想大声痛哭。

但在这一刻，并不是所有人都象他一样忘我的悲痛，这个世界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则，不会因任何人的消逝而停滞不动。

“圣人！”李舜举的禀奏，迅速的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止住哭泣，看见李舜举、石得一、宋用臣、仁多保忠等人都到寝殿的门口，“圣人……节哀，请马上派人通知太后与太子，请太后与太子戴孝，移驾福宁殿。派得力之人，严守各道宫门，加强巡视，明日天亮，再召两府相公、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进宫。”

这个符合此时此情又极为得体的建议，顿时让石越觉得羞愧，他想

起自己的身份，也跟着道：“请圣人下旨。”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石得一的脸色变了。按照计划，若在夜间未宣两府宰相进宫，便必须分兵去各重臣的府邸，如此一来，动静就会很大，而且兵力也更加分散，危险无疑也更大了。这将是一个很不利的局面。

向皇后泪眼婆娑，目光依次望过众人，才哽咽着道：“官家大行，岂能无两府相公主持大局，除请太后与太子移驾外，还须派中使，速召两府相公进宫！”

众人都是聪明人，这时立即听出皇后言外之意，这分明就是对太后不放心！每个人都听说过那些关于高太后的传闻，这时候，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约而同的从石越与李舜举的心里冒了出来。

但二人都不愿这时候反对向皇后。如若反对，向皇后当更增疑心，而且，即使是石越与李舜举，对高太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放心。

“遵旨！”石越起身，便即转身下令：“李舜举，尔速去保慈宫请太后戴孝移驾！宋用臣，尔速去东宫请太子戴孝移驾！李向安，尔派人去召两府宰执、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进宫。石得一，尔立即巡视诸道宫门，宫内诸人，无旨不得辄出，违令者斩！仁多保忠，尔负责守卫福宁殿外，严防出入。”

“喏！”众人纷纷领命而去，石越又对殿前指挥使班都指挥使呼延忠嘱咐了殿内的防卫，便指挥内侍、宫女们撤去殿内的红绿色装饰，换成黑白等素色。

这些事情原本不用他操心，只要吩咐下去便可。但石越无论如何，

都不愿再对着赵项的尸体。他只要眼睛扫到那里，心便会一阵阵的绞痛。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方能令自己保持冷静。

此时石越完全想象不到，什么样的危险正在临近！

二更四点。尚书省。

宫里的鸡人报过点数后，孙固还特意扭头看了一眼座钟，离子时还有一段时间。屋外风雪凌厉，他不由裹了裹披风，将身子更加凑近炉边一点。晚上宿卫禁中，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并不方便处理公务，因皇帝病重，百官都要斋戒为皇帝祈福，因此更是连酒也不能喝。孙固取了本书，靠在炉边读着。几个堂官却围在外间的火炉边，低声说着仙狐鬼怪的故事，孙固随便翻了几页书，也不由侧了耳朵，听着外面一个会讲故事的堂官，讲狐仙的故事。

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大门被“嘭”一声推开，寒风顿时夹带着雪渣吹了进来。孙固连忙放下手中的书本，听外人的堂官问道：“老蓝，你怎么来了？你不在是福宁殿当差么？”

孙固听到“福宁殿”三字，心里已是一紧，连忙起身走到外间。已经听见那蓝内侍一迭声的问道：“孙参政呢？孙参政呢？”待一眼瞅见孙固，眼泪立时流了出来，哭道：“参政，官家大行，奉圣人旨意，召参政立往福宁殿！”

几个堂官顿时都呆住了，慌里慌张的跪了下来，放声干嚎。孙固早见着蓝内侍红肿的眼睛，还有翻戴的帽子，心中早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但这时候听到他亲口说出“官家大行”四个字，还是感觉到一阵阵

的天旋地转。

孙固是皇帝的潜邸之臣，屈指算来追随赵顼已有二十多年，他是亲眼看着赵顼如何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大宋有数的名君的！殊不料……他比皇帝尚要大几十岁，在此之前是从未想过自己竟会是看着皇帝先逝的……

“官家……官家……”他用手扶着身边的一张几子，撑住身子，不住的念叨着。

“参政！还请速往福宁殿！”蓝内侍一面抹着泪，一面急声催促道。

孙固摇了摇头，忍住悲痛，沉声道：“臣便在此为先帝守孝，政事堂是紧要所在，待明晨诸相进宫，我再一同前往。”

“参政，圣人已经下旨，相公们今晚就会进宫……”

“为何？！”孙固斗然睁大了眼睛，厉声喝道：“糊涂，石子明是做什么的！他怎的如此糊涂！”

他话音刚落，便听到外面有大队人马的跑动声。

“出了何事？！”孙固忽然间便振作起来，冲出门外，厉声吼道：“谁这么大胆？！”

便见一队人马，素衣素袍，手持刀剑，冲进院中，一字排开。为首一人见着孙固，抱拳道：“有贼人作乱，下官奉太后旨意，前来保护参政！”

孙固脑中嗡的一声，拔出佩剑，怒目而视，道：“一派胡言。尔是何人？欲族灭么？！”

“下官皇城司指挥使石从荣。参政休要疑心，下官确是奉太后旨意！”石从荣一面说着，目光却在留意四周，见着尚书省兵吏内侍，或被制报，或被分割包围，孙固身后只有三四个堂官持剑相对，知道胜券在握，神色便更加从容自若了。

“哼，尔诏令何在？”孙固铁青着脸，望着石从荣身后的兵吏，高声喊道：“石从荣父子受国家深恩，却狼心狗肺，妄图谋反。君等皆良人，身家皆在汴京，为何也要从逆……”

“参政若是抗旨，便恕下官无礼了！”石从荣厉声喝道，“上！”

“谁敢！”孙固一张老脸涨得通红，“老夫纵血溅五步，亦绝不为逆贼所擒。尔等敢在尚书省谋杀宰执，独不念父母妻儿么？！”

“参政可想错了，下官是奉太后旨意保护参政，哪里竟敢伤害参政？”他口中谈笑着，手下亲信的兵吏却毫不含糊，各持兵刃逼近过来。

但他的得意却没能维持得太久，一股盘旋而起的浓烟让他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孙固身后的屋内，竟有火光冲起。

“快，快灭火！”石从荣几乎是咬着牙的大叫，他做梦也料想不到，尚书省中，竟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想出这样的办法，他也无法多想，此时如果任火势蔓延，势必会惊动整个禁中。

不知是不是听出了他声音中的气急败坏，一个堂官居然好整以暇的从屋里慢慢踱出来，看着孙固笑道：“参政，大丈夫能屈能伸，参政乃

朝廷柱石，岂可无谓死在乱兵之手？咱们未如束手就擒吧。”

孙固认出这个堂官的声音，正是先前绘声绘色讲狐仙故事的那人。再回头看到火舌居然已经从里屋伸了出来，将一本本堆成小山样的奏疏迅速吞噬，滚滚浓烟顺着窗户、梁柱往外直冒，又见石从荣疯了似的指挥叛兵们捧着雪冲进屋中灭火，不由得哈哈大笑。

他本已抱定了一死的决心，却不料一个小小的堂官，竟有这等急智！更难得的是有如此决断，竟真的在尚书省内纵起火来！

“你叫什么名字？”

“下官范翔。”那堂官慢里斯条的抱拳回道，还笑嘻嘻的看了石从荣一眼。

此时，石从荣刚刚升起的一点志得意满便如同被眼前大火吞噬的奏疏一样迅速消失，这意外的变故也让他不敢再有丝毫耽搁。他既无心跟孙固再多说什么，甚至也无心去惩罚那个纵火坏事的堂官，只匆匆命人将孙固等人尽数擒下，绑了关到一间屋内，分派心腹留守、灭火，自己却等不得火势熄灭，便又领兵奔向枢密院。

尚书省失火，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火势不大，夜中又下大雪，但滚滚的浓烟还是惊动了许多晚上当值的内侍、宫女跑来查看，但此时石从荣也顾不得这许多，这些内侍、宫女人数虽然不少，但群龙无首，又手无寸铁，见着大队人马从尚书省冲出，未知究竟，都吓得纷纷四散躲避，石从荣亦理会不了这么多，只顾率兵扑向枢密院。

两府相隔很近，虽是风雪之夜，从尚书省到枢府，亦不用多久。石从荣率部刚到枢府门口，便见着轮值的副都承旨领着几十个兵吏跑了出

来。

“侥幸！”石从荣暗叫一声，却还不敢松口气，他不再多说什么，指挥部众将这些人擒了，送往尚书省一同看管。当即率部取道右银台门，直奔保慈宫、福宁殿。

不料，他才到龙图阁与枢府之间的右长庆门，便已听到一阵打斗之声。却见三四十个班直侍卫，在右长庆门边，围攻七八个袍泽。右长庆门外，横七竖八的倒了十几具尸首。

那七八个被围攻的侍卫身上全是血迹，一边打一边还高声咒骂着：“狗贼！犯上作乱的狗贼！”一人见着他领兵过来，高声喊道：“陈老三反了……”

他才喊到这里，石从荣早已取出弓箭来，嗖地一箭射去。但此时风雪太大，箭一离弦，石从荣便知己失了准头，收起弓箭，便指挥一队人马围了上去助战。

那些围攻的侍卫见来了援兵，顿时更加得意，一人笑骂道：“韩五，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奉太后的旨意……”

“放你娘的狗屁！”那人恶狠狠的骂了一声，“陈老三，你这狗日的反贼！我老韩家世代忠良，可没出过你这样的辱没祖宗的叛贼！众家哥哥，忠烈祠见了！”说罢挥舞着一双短铜，红着眼睛扑向劝降的侍卫。

那陈老三眼见他来势汹汹，忙卖了个破绽，避开一步，旁边两个侍卫见着便宜，挥刀劈去，正好砍在韩五背上。韩五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被陈老三一刀砍下首级。

余下几名被围攻的侍卫眼见韩五亦被杀死，又见着石从荣身边，叛兵一波波涌过右长庆门，皆知再无生理。这时也不再防守，高声咒骂着，疯了似的朝叛兵砍杀，顷刻之内，便悉数殉难。

那陈老三这时才收起兵器，大步走到石从荣身边，抱拳低声说道：“奉大王旨意，在此接应。”又笑道：“今晚是天助大王，前头右嘉肃门轮值的，亦是自己人。”

听到这句话，一直悬着一颗心的石从荣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果真吉人自有天相！大王真是天命所归。”

果然，到了右嘉肃门，竟比右长庆门还要顺利，那边只有三四个侍卫不肯归附，早已被格杀。石从荣会合了这两拨班直侍卫，浩浩荡荡直扑右银台门。他仿佛已能看到，泼天似的荣华富贵，正在福宁殿等着他。

二更五点左右，太子东宫至福宁殿的路上。

杨士芳背着太子赵佣，与田烈武、庞天寿等人一道，领着约二三十名侍卫、内侍，头上披着白布、白绫，在宋用臣的带领下，顶冒着风雪，朝福宁殿跑去。

杨士芳对宫里的事情非常熟悉，皇帝大行，太子不幸未能在床前看着皇帝登仙，局面已是不利。因此这时第一要务，便是要马上赶到福宁殿，以防他变。

此时自是不能带很多侍卫前往的，更不可能披甲执锐，否则形同谋逆，是大逆不道。但杨士芳与田烈武一直对雍王深怀戒心，杨士芳连高

太后也不能全然信任，所以听到宋用臣来传旨，他还是挑了十五名精锐的侍卫，在怀中暗藏短刃，护送太子前往福宁殿。让他稍稍安心的是，田烈武这些日子亦住在东宫，他素知田烈武忠勇可恃，若有万一，亦多了个得力的帮手。

“若是六哥还如以往一样，与圣人一道住在坤宁宫就好了。”杨士芳一面跑，一面忍不住在心里想道。但太子既已正式开府设官，年纪虽幼，再住在坤宁宫亦不合适，这有一利必有一弊的事，却也无可奈何。

“前面是何人？”众人刚刚穿过翰林院，便见从南边的宣佑门突然冒出五六十名班直侍卫，阻住去路。走在前头的宋用臣不由得大怒，又尖着嗓子喝道：“你们作死么？！”

这时已近子时，又是风雪交加，杨士芳和田烈武亦看不清前面这些班直的面目，但二人见这些班直侍卫全都披甲持枪，已知是金枪班的侍卫，此处并非金枪班防区，这些人无故来此，多半心怀不善，二人相顾一眼，不由暗暗警惕。

“宋都知，你想挟持太子去哪里？”却听对面一人高声喝道，“太后有旨，宋用臣谋逆，我等奉旨前来保护太子，守卫东宫！”

“你胡说八道什么？！”宋用臣又惊又怒，眼见着这些班直侍卫端着长枪，排成扇形逼了过来，吓得退后几步，躲到两个小黄门的身后。

“杨将军，怎么回事？”赵佣本来伏在杨士芳的背上，忽然看到眼前的这一切，不禁问道，他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也意识到此时情形有异，加上看到宋用臣如此害怕，顿时就有些忐忑起来。

“殿下莫怕，不过是几个逆臣贼子罢了。”杨士芳转过头，轻描淡

写的回道，“殿下待会可好好看臣与田将军如何平叛。”

他虽然尽量说得漫不经心，但听到赵佣的耳中，还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所谓“逆臣贼子”这种东西，赵佣从小就听得多了，但真正遭遇，却还是平生第一遭，此时风雪扑面，对面的班直侍卫们浑不似平日里的恭顺模样，个个杀气腾腾，手持长枪。他虽然穿得又厚又多，又伏在杨士芳背上，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他今夜在睡梦中被宋用臣唤醒，犹自睡眠惺忪，便有些觉出今晚的异常来，不只是宋用臣语不成声，便是杨士芳，也是表情凝重、眼含泪光，不待他明白什么，杨士芳已经指挥宫娥们给他更换衣服，就是在那一刻，他在宋用臣的哽咽声中得知父亲死了，他还不及感受这突如其来的悲痛，杨士芳就已经声音郑重的告诫他待会到了福宁殿应当如何如何，其实这些事，早已经有人教过给他了，他也早知道，父亲病重，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只是，今晚却真的是事到临头了。他隐隐约约的知道，这是他人生中极大的一场变故。

他有些想哭，但所有人凝重的表情让他哭不出来，他知道要发生些什么，可偏偏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就是在这样的忐忑之中，他被杨士芳背出了寝殿。外面的风雪真是大呀，雪粒子打在脸上竟有生疼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害怕起来，本来想问杨士芳七哥的事，但不知为什么，竟不敢问出口。他想起圣人对他的叮嘱：“六哥儿，一旦官家大行，你就是官家了，一切言行，都须得切切在意呀！”

是的，他知道自己不同了，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天地间很寒冷，他觉得自己心里也有一种从未感觉到的寒冷。

对面的侍卫们端着长枪一步步逼近，他忍不住细声细气的说

道：“杨将军，教他们放下兵器，不得无礼！”

“臣遵令！”杨士芳应道，但他还没有说话，宋用臣就已经抢先叫了起来：“太子有命，教尔等放下兵器，不得无礼。”

他的声音夹在风雪之中，更显得又尖又细，锐得象金属相交的声音，可对面的人，却无人理会，只一步步的逼近过来。

忽然，杨士芳身边的田烈武长啸一声，掏出怀中短剑，率先冲向叛兵。那些金枪侍卫万万没料到相隔二十余步的距离，田烈武身形几个晃动，竟已到跟前，无不胆寒。

几个叛兵对着田烈武，慌忙挺枪直刺，田烈武手中短剑掷出，逼退正面两个叛兵，身影闪动，避开左边的长枪，右手已闪电般抓住一杆长枪，双臂用力一抖，那叛兵虎口几乎被震裂，双手一松，长枪竟已被田烈武夺去。

但这金枪班的侍卫，亦都是军中使枪的高手，眼见同袍失手，又有四五人冲过来，挺着长枪，刺向田烈武。田烈武纵声大吼，反握着夺来的长枪，以枪当槊，击退逼过来的几个叛兵，便转头去寻找先前说话的叛兵头领。却见那十几名东宫侍卫此时都已拔出短刃，冲了上来，与叛兵混战在一起。杨士芳背着太子，与十几名手无寸铁的内侍一起，被十余名叛兵团团围住，正在苦苦缠斗。那宋用臣此时早已倒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庞天寿浑身是血，步履蹒跚，显是受了重伤，却还是紧紧跟在杨士芳身后，只要有叛兵的长枪刺来，他便疯了似的冲上前去，以身体做盾牌，挡住太子。

杨士芳武艺虽高，但这时一只手要背着太子，只能单手应敌，他时时刻刻又怕太子被叛兵所伤，更是缩手缩脚，左支右绌。几名东宫侍卫

拼死想与杨士芳靠近，但这金枪班侍卫亦非泛泛之辈，这时以多攻少，转瞬间已有几名东宫侍卫受伤，众人却是离杨士芳越来越远。

田烈武看得血脉贲张，这时早已不顾自身安危，高声喊道：“杨兄，接枪！”掂起手中长枪，朝杨士芳抛去，他这么一分神间，左肩上已是中了一枪。他忍痛咬牙，反手握住枪头，使劲一折，竟将枪头一把折断。那刺中他的侍卫从未见过如此凶悍的对手，不由得大惊失色，竟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竟任由田烈武夺去他手中断枪。

杨家枪名闻天下，那杨士芳本是使枪高手，这时接着田烈武掷来的长枪立时形势逆转，他一杆单手枪使得神出鬼没，数合之间，便有两个叛兵受伤。其余众人见他如此神勇，心中惧意大盛，竟眼睁睁看着他背着太子，往翰林院且战且退。

年不及十岁的赵佣，此时便伏在杨士芳的身上，亲身经历了他生平第一次刀光剑影，那些四溅而出的鲜血，那些哀凄狰狞的呼叫声，混着这一夜风雪的翻滚与嘶鸣，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不可磨灭的鲜明记忆。

太子一行被阻击稍前，福宁殿。

“石相！石相！”李向安带着一个小黄门急匆匆的跑进殿中。

石越方令人找了一身白衣换了，见着李向安，忙问道：“李都知，中使都派出去了么？”

“早已派了。”李向安回道，一面指着身后的小黄门，道：“石相，监右银台门童贯派这个小黄门来，说有要事禀报圣人与石相。”

石越讶道：“童贯？”

李向安忙又解释道：“童贯河东差遣回京后，便在右银台门当差。”一面又对那小黄门道：“这位便是石相公，有什么事还不快说？”

那小黄门慌忙跪下叩了个头，禀道：“童公公令奴才禀报相公，有小黄门与宫女见着尚书省内冒出浓烟……”

“什么？！”石越惊住了。

那小黄门又继续禀道：“童公公以为着火，正想派人去救火，还没到右嘉肃门，便见已着不知哪来的许多人马，正朝右银台门来，料来是心怀不轨。童公公差小人赶紧前来禀报……右银台门的班直侍卫，奴才

来的时候，已不知去向。童公公已召集了五六十名内侍，关紧右银台门，绝不令叛贼轻易通过右银台门。但请圣人与相公早做准备……”

“你回去告诉童贯，他做得极好。”石越望着脸色苍白的李向安，故作镇定的夸奖着童贯。感情上的悲痛，并未令他的思维变得迟滞，他脑子里马上想起了早先潘照临的判断。

“看来有人真的利令智昏了！”石越瞥了一眼殿外，福宁殿内外，共有殿前指挥使班与西夏班轮值的侍卫各一百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叛兵，但既能令守卫右银台门的班直侍卫望风而逃，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更糟糕的是，还是此时根本不知道谁是敌，谁是友。

童贯话中之意，自是来求援兵，但他却不敢轻易派出援兵。谁又能肯定叛兵只在横街以南？他心里想着，口里却对小黄门说道：“你速速回去告诉童贯，令他坚守右银台门。我马上派兵相助，叛兵不过虚张声势，只要守到天明，自会散去。”

“是。”

眼见着小黄门答应了退下，石越又对李向安吩咐道：“李都知，你速去请呼延将军与仁多将军来，我去禀报圣人。”

石越目送李向安离开殿中，这才悄悄将他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掌心早已湿透。

兵变？！

这是石越事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真有人敢在宋朝的皇宫内发动兵变？

即使到了现在，他甚至都不能肯定主谋是谁？最大嫌疑当然是雍王赵颢，但是亦不能排除别的可能。若是雍王，叛兵又是从哪里来的？靠着收买班直侍卫，便可以攻击两府，直闯右长庆、右嘉肃数道宫门，令右银台门的班直侍卫望风而逃？这等兵力，是雍王绝对收买不到的。

难道只是虚张声势？自古以来，利用黑夜发动叛乱的最大好处，便是可以虚张声势，造成一宫皆叛的假象，令人们惊慌失措，丧失抵抗的勇气。

但若是如此，便当四处放火才对。何以只在尚书省一处放火？而且火势看来也不大，站在福宁殿外，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火光！

这只有一个可能，叛乱的人根本不想造成“不必要”的惊慌。

石越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整个大宋，有如此实力的人，只有一个人。

难道真的是高太后？！

如果真的是她，那么整个宫中，便不再有可信之人。

石越第一次感到孤独的可怕。这比在庆州时还令他感到恐惧。他身边没有可靠的部下，没有可以信赖的谋士，此时，必须完全靠他自己做出决断，辨别敌友。

“无论是谁发动兵变，都绝不可能一宫皆叛！”石越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以坚定自己的信心。“只要能辨别敌友，处置得当，便一定能化险为夷。”

石越稳了稳心神，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赵顼的寝殿走去。向皇后一直守在赵顼的尸体旁哭泣。

“圣人，还请节哀！”石越走到寝殿的外头，跪下叩了头，隔着帷幕劝道。

过了一小会，里头的向皇后暂时止住了泣声，硬咽问道：“石相公，是六哥来了还是太后来了么？”

“圣人……”石越不敢想象里头的向皇后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直接面对惨酷的现实。“圣人，宫中有叛贼作乱！”石越只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尽可能的从容。

“相公说什么？”向皇后一时竟没有听明白石越的意思。

“宫中有叛贼作乱！”石越不得不又重复一遍。

帷幕那边突然没有了声音。石越能够想象向皇后震惊得不敢相信的样子，石越正想安慰两句，忽然，向皇后发出一声尖叫，“六哥！六哥会不会有事？！宋用臣呢？怎么还没来？”

“太子断不会有事！”石越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信心，但因为实在对此没有把握，居然也有些颤抖起来。再屈指一算时间，那么——太子的确也应到了！难道……如若太子出事，那宿卫宫中的石越，还有何面目见朝中百官？他要如何向死去的赵顼交待？！

“圣人放心，太子断不会有事。”石越又咬着牙说了一遍，“只是黑夜之中，万万不可自乱阵脚。臣立刻派人去接应太子，此时只须固守殿门，到了天明，叛贼便会不战而溃。”

但帷幕后的向皇后却迟迟没有回答，石越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心里很怀疑这位皇后是不是承受不住悲伤与惊变的双重打击已经晕倒了，但他却为礼法所限，无法进去察看，只得试探的又问了一句：“圣人？”

这一次，帷幕后发出的却是一声充满了绝望的哀泣，然后是带着哽咽与颤抖的哭声。石越站在帷幕外，他能理解向皇后此时的悲痛与无助，但同时，他却也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当他对着这样一个悲痛欲绝的女人时，他既无法分担安抚她的痛苦，甚至本能的想逃避她，可是理智却又告诉他不能够逃避。

就在石越彷徨无计的时候，帷幕后终于传来了向皇后抽噎的声音：“国……国家不幸，咱们……孤儿寡母，全都要拜托相公了！”

皇后的声音里几乎是溢满了哀求之意，“孤儿寡母”四个字让石越蓦的就心酸起来，“圣人放心，臣便拼得一死，亦会平定叛乱，保护太子安全。”

说罢，朝着寝殿又叩了个头，便辞了皇后出来。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到了外殿，呼延忠与仁多保忠已经到了。二人手里托着头盔，脸色凝重，显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何事。石越打量着二人，心里暗暗掂量。

殿前指挥使班素称精锐，乃是马军编制，分左右两班，每班满编三百三十人，若非武艺绝伦，又得皇帝亲信，绝不能入选。他们不仅一直侍卫皇帝起居，连大庆殿、文德殿等正衙的守卫，亦由他们负责。石越素知这支“羽林军”如同皇帝的亲军，而左班指挥使呼延忠是烈士子

弟，祖上三代都死于王事，他由殿前侍卫班选入，虽然称不上将材，亦远不及狄咏人望高，能服众，对皇帝却忠心耿耿。因此，呼延忠与他的一百余部下，亦是他此时可以放心倚重的力量——他也别无选择，若是连殿前指挥使班都背叛了，那可真是大事去矣。但可惜的是，轮值的人数太少，只不过一百余人。

但仁多保忠与他的西夏班，就没那么值得信赖了。石越与仁多保忠一家打过太多的交道，仁多保忠当年还不是深得秉常信任，但照样为了部族利益，首尾两端。仁多保忠无论文韬武略，都远胜于呼延忠，乃是西夏人中的佼佼者，但此人素来畏威而不怀德，若能向他展现出强大的实力，无隙可乘，此人便是得力的帮手；但他却绝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

皇帝对这个西夏人如此信任，实是失策。

但幸运的是，今晚是石越在宿卫！党项人与沿边的许多蕃部一样，有其可爱之处，对于能够征服他们的强者，他们便心怀敬畏。当年王韶开拓河湟，杀人如麻，但当地西蕃却都对他敬畏有加，其威信流布，直至今日，他的儿子王厚还在当时享有盛名。石越统帅大军，攻破西夏，令得夏主仓皇远遁，但党项人对石越却没有怨恨，只有敬畏。

只要将仁多保忠与他的西夏班留在视线之内，那么石越便可赌一赌他在西夏人的威望！此事固然极为凶险，但此时石越手中兵力有限，一兵一卒都弥足珍贵，也只能冒险一试。

而除了眼前这二百多人以外，真正可以让石越信任的，便只有殿前侍卫班这三千六百余众的“羽林孤儿”。但殿前侍卫班的军营在皇宫北面，它的本意是作为一只皇帝可以随时调动的常备亲军，在皇帝亲征或

者出行时，跟随皇帝身边，保卫皇帝安全。虽然白天经常也会参预禁中轮值，但晚上却是从不在宫中的一一原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亦无此必要，外三重有皇城司、天武军以及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的护卫，宫里有任何异动，殿前侍卫班都来得及驰援。

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皇城司、内殿班、御龙右直、御龙骨朵直、御龙弩直、御龙弓箭直，这许多军队，竟已无一支可以信任？原本固若金汤，护卫森严的皇宫，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处处都是敌人的大陷阱。

负责护卫太子的御龙左直此刻多半已经自身难保，其余的侍卫在皇帝死后，受太后影响太大，敌友难分。石越此时还能够寄望的，只有第二重的天武军——天武一军两个营十个指挥，混在一起排班轮值，每晚有五个指挥的兵力。或许是因为指挥过禁军作战的缘故，或许是因为两府对禁军的影响远大于班直侍卫，相对而言，石越在心理上更加信赖禁军……

所有这些问题，在电光火石间闪过石越的脑海，他马上在心里下了一个大胆的决断。

“二位将军想必已经知道发生了何事！”石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镇定、从容不迫，又能带上一点威压，此时此刻，他绝不能让任何人怀疑自己的威信。“守义侯，本相问你，你要多少人才能够守住这福宁殿？”

仁多保忠愣住了，他没想到石越会问这个问题。他抬起头想看看石越的眼神，但是对石越的忌惮，这时忽然间便破土而出。这忌惮，还是他在西夏时，便已在他心里面生根发芽，不曾想过了这么多年，虽然时移势转，亦依然牢不可破。

他终于没敢抬头直视石越，只低着头回道：“禀石帅，若有三百精兵，无论有多少叛贼，末将亦能坚守至天明。”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口误，但“石帅”这两个字，却是从仁多保忠心里很自然的冒出来的。仁多保忠忽然觉得能成为石越的部将，竟能令自己莫名其妙的安心。

“本相没有三百精兵给你！”石越一直盯着仁多保忠，只须他流露出丝毫不妥，他便要立时下令呼延忠将之格杀。“这福宁殿内，连宫女、内侍一共二百余人，再加上你的西夏班，便这点兵力。本相令你坚守到天明！”

“这……”仁多保忠霍的抬起头来，望着石越，眼神中全是惊愕之色。开什么玩笑，内侍、宫女也能打仗么？他嚅嚅道：“今晚风雪太大，拉弓不易，更易失准。西夏班所长，全在弓矢……”

呼延忠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这时正欲替仁多保忠解释几句，石越已用眼神止住他，“难不成西夏班没了弓矢，便不会打仗了么？！还是你仁多保忠不会带兵？”说到最后一句，已是动怒。

仁多保忠自会走路起，便已在马背上学着拉弓射箭，在西夏亦是有名的将才，这时被石越如此羞辱，哪里忍耐得住，当下冷冰冰的回道：“末将只怕叛贼是乌合之众！经不起冲杀。”

“那本相便等着看你带兵的本事！”石越板着脸，转向呼延忠，“呼延将军，本相令你率本部班直，去东宫接应太子。确保太子安全后，将军不必急于回福宁殿，可率部先往东华门，看能否出宫。若能出宫，将军立即领兵往殿前侍卫班大营，召兵平叛；若出不了宫，便去联络天武军。此乃本相的印信，到时将军可以此为凭，召集援兵。”

“相公……”呼延忠难以置信的望着石越，他心里根本不信任仁多保忠与他部下的西夏人，但石越如此，却等于是将圣人与他自己的性命，交到了这群狼子野心的人手里。

石越见他迟疑，立时沉下脸，厉声喝道：“将军速速领兵去东宫，休得延误！若太子有个万一，你我皆无颜再见先帝，更为天下社稷之罪人！”

“末将遵令！”呼延忠再不迟疑，朝石越行了个军礼，便大步走到殿门口，高声喝道：“呼延国、高坚！”

便见两个带甲侍卫大步走殿门前，欠身道：“属下在。”

“你们随我来。”呼延忠领着二人，又转身回到石越跟前，抱拳道：“相公，这是犬子与甥男，末将请相公准他二人跟随相公左右。”

石越望了二人一眼，点点头。

呼延忠见石越答应，转身对呼延国与高坚厉声道：“我家祖宗三代死于王事，一族清名，休要给我毁了！”

“是！”二人欠身抱拳应了。

呼延忠再不多言，将头盔戴好，转身头也不回的走了。石越注视着呼延忠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之中，才转过头来，对仁多保忠说道：“圣人与本相的性命，便全交给将军了。”

“请石相放心。”仁多保忠哼了一声，正欲告退，却听石越又对呼延国、高坚道：“本相不用人保护，你二人便去听仁多将军差遣！”

呼延国与高坚相互看了一眼，方想拒绝，却见石越朝他们打了个眼色，二人一愣，石越已板起脸来，道：“此乃军令！”

那呼延国显得甚是机灵，悄悄拉了拉高坚，欠身应道：“是！”

仁多保忠自然知道石越的用意，不过监军事属平常，无论西夏、大宋皆然，他也不以为意，默默的欠了欠身，戴上头盔，转身出殿，去安排防务。呼延国与高坚也连忙跟上，竟是不离他三步之外。

一直在旁边没作声的李向安这时见石越向他递了个眼色，也心领神会，紧抢几步，跟上仁多保忠，尖着嗓子安慰道：“守义侯不必担心，福宁殿的内侍宫女，也不是弱不禁风的，这里的内侍多少都会点弓马……”

石越背手站在殿中，望着外面越来越肆虐的风雪，心里越发的茫然。赌注已经丢下了，这时候亦只能听天由命。诚如李向安所言，大宋朝的内侍，若不能立功，积劳到了一定的位置，便不能再升迁，而军功则是最常见的晋身之途。因此很多内侍都会点弓马，有少数人还身手不错，甚至连宫女也并非如后世一样弱不禁风。石越早已算到了这一点，才叫仁多保忠率内侍、宫女坚守福宁殿。但是，石越心里也明白，内侍、宫女，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比得上精锐班直侍卫。只是他不能不冒这个险，他既不坐以待毙，消极的等待援兵，更不能去冒太子出事的风险。而这种形势下，派一两个使者出去，也不保险。既然如此，他便只好拿自己的性命来赌一赌！

右银台门。宫门紧闭。

童贯指挥着五六十个内侍，拼死抵着宫门，在宫门的那一侧，不知道有多少叛兵，正组成人肉撞木，狠命的撞着宫门。每一下撞击，都撞得巨大的宫门不住的晃动，发出“嘭嘭”的巨响。在风雪之中，还可以看见许多叛兵架成人梯，正准备翻墙而过。童贯手里拎了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断椅腿，一面紧张的观察着墙上的形势。在他的身后，还有十个御龙弓箭直的班直侍卫，或者爬在树上，或者便站在横街上，都弯弓搭箭，目不转瞬的盯着墙上。

一个侍卫又冷又紧张，全身不住的颤抖，童贯听到他低声对他的同袍说道：“张哥，这么多叛贼，俺们能打赢么？！”却听那个张哥一面发着抖，一面回道：“俺们好歹是班直侍卫，总不能不如这些人吧？”

童贯当然知道他口里的“这些人”，指的便是内侍。这一什班直，是巡逻路过附近，临时加入他们的。许多班直侍卫，从未经过战阵，眼见着敌众我寡到了这个程度，害怕亦是人之常情。其实童贯心里也很害怕，但口里却高声吹嘘道：“叛贼人虽多，不过是乌合之众，没甚好怕，援兵马上就到，到时候大伙便等着立功。俺老童别的不行，却也去过一趟河东，和折太尉谈过兵法的！大伙可别看这门简陋了点，那宫门没有一千斤也有好几百吧？他们就撞得开？叛贼也是人生的，肉长的呢！只管防着他们爬墙，这么大风大雪的，这墙没这么好爬，几位班直大哥，看准他们在墙上露头了，五个人射一个，乱箭射去，总有几箭能射死狗娘养的……”

“童高班说得有理！”那队班直侍卫的什长大声接道，“待会大伙便这么干。老张，你们五个以你为首，你射哪大伙射哪，俺们这边便跟着俺。”

那些侍卫稀稀拉拉应了。童贯又高声道：“要有哪个狗娘养的漏网掉下来了，俺老童这里还有条木腿侍候它。”

先前那低声说话的侍卫看了一眼童贯手里那根又细又长的断椅腿，不由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童贯却丝毫不以为意，兀自吹道：“这些个乌合之众，顶个屁用！”

其实童贯此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内侍高品，他因为讨得王贤妃与入内省都知李向安的欢心，才有机会在睿思殿听差，竟然被皇帝记住名字，派到河东公干。回来后，便被分派了看管右银台门这么一个差使，才管着四五个小黄门，也没什么油水，只是因为右银台门南面那条街巷的街东有两府、门下后省，街西有龙图、天章、宝文等馆阁，平素宰相们、侍从们晋见皇帝，或者去往崇政殿议事，多数都会经过这条街道，右银台门更是必经之门，因此，李向安才把童贯派到这里来。了解每日有哪些大臣经过右银台门，对于如李向安这样的大宦官来说，实在是一门必修课。揣度皇帝的心思，分析宫廷政治的气候，了解外朝的宠辱升降，乃一种非常细致的本领。李向安这样的大宦官，并非整天跟着皇帝的屁股后面拍拍马屁，便可以当好差使的。

原本童贯只需在这里安安稳稳干上一两年，自然便会另有升迁。没想到上任没多久，竟会碰上如此规模的兵变。若是寻常内侍，此刻只怕早已弃门而逃。但童贯不仅没逃，反而连哄带骗，半威胁半利诱，拦下了几十个往右银台门的小黄门、内侍黄门，竟准备死守宫门。

右银台门并无门楼等可以居高临下防守的建筑，仅仅靠着五六十名手无寸铁的内侍，自然毫无胜算。童贯并无为国尽忠之意，他却觉得这

件事情，正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

若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这么仓皇逃走，当然不会被治罪，但以后他在石越与李向安的心目中，就可能永远都只是一个平常的内侍。而且童贯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与其他的内侍不同，将来必定飞黄腾达。

若留下来，与叛贼周旋，虽然冒的是奇险，但纵然失败，将来亦是有功之臣；侥幸成功，更是不世奇功。无论成与不成，在内侍纷纷只顾着逃命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内侍高班却不惧死亡，与叛军周旋，从此他就能与其他内侍区别开来。这天晚上的经历，将成为他生命是最重要的资本。

但前提是他能够从这场兵变中活下来。

虽然只是个内侍，但童贯比许多正常的男子更有魄力胆识。他认定了石越不会被这场兵变击垮，便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来随他赌一把。而这队御龙弓箭直侍卫的加入，更让童贯相信自己的运气很好，这是天下掉下来的筹码！

“那边！那边！”一个侍卫忽然高声叫起来，童贯忙循声望去，东边宫墙上，两个叛兵已经露出了半个身子。他回头正要叫侍卫射箭，便听身后弓弦响过，十枝羽箭已经射了出去。

“好！”童贯高喊一声，但话音未落，却沮丧的发现几枝羽箭根本没有飞到墙边，便掉落下来，另有几枝却稍稍偏高了，也未能射中那两个叛兵。

但那两个叛兵显然没料到这边还埋伏着弓箭手，一直没见墙这边有

人射箭，猛然间几枝箭从头顶飞过，吓得二人一个激灵，扑通两声，竟都从墙头栽了下去。只不过一个栽在墙那边，一个却栽到了宫墙这边。

童贯看得真切，情急之下，提着断木腿便冲了过去，那叛兵从墙上摔下来，正眼冒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已被童贯“叻”地一声，一木头打在头顶，便听一声闷响，童贯手中的木腿又断成两截，那叛兵晃了一下，便晕倒在雪中。

童贯一把扔了手中的断木，狠狠的踢了那叛兵一脚，转过头，尖着嗓子，得意洋洋的大声说道：“瞧好了，便是这样对付。休要慌，拿捏好了再射……”

正自吹自擂，忽听到头顶嗖嗖声不停响起，他抬眼一看，便见空中的羽箭象下雨一样掉落下来，“直娘贼！”童贯骂了一声，飞也似的朝宫墙奔去，全身贴紧了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但那几个御龙弓箭直侍卫却没他这么幸运，几个完全没有实战经验，老老实实站在横街上的侍卫首先中箭，没有任何反应，便被乱箭射死。一个躲在树上的侍卫也运气不佳，不知哪里中了一箭，从树上掉了下来，生死不知。

这血淋淋的场面顿时吓得童贯双腿直发颤，想移动一步都迈不开脚步。那五六十个正拼命抵着宫门的内侍，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便听宫门那边“嘭”的一声撞来，门未撞开，这边的内侍已吓得拔脚就跑，但叛兵的箭雨一拨拨落将下来，这些内侍跑到横街上，正好成了活靶子，一时间右银台门外的横街上，尸横遍野。

几个跑得慢的内侍见到这般情形，竟瘫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童贯生怕自己连最后一丝勇气也丧失了，不敢再看眼前，抬起头，却见宫墙之上，密密麻麻数以十计的叛兵露出身子来，眼见着就要翻墙而过！

“休矣！休矣！”童贯绝没料到现实竟是这般残酷，心中又悔又恨，正欲闭目等死，忽听到一阵整齐的脚步踩雪地的“咔嚓”声从自己的前方传来，接着有人大吼了一声“放！”便听到一阵尖锐的弩箭破空之声，数十枝弩箭从头顶飞去，宫墙上的叛兵发出一阵阵哀号，纷纷跌落下来。

童贯绝料不到竟会绝处逢生，不由又惊又喜，他不敢置信的擦了擦眼睛，却见横街对面，岂码有一百名御龙弩直侍卫列成三队，动作娴熟流畅的轮流发射着弩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童贯禁不住双手合什，连连感谢着佛祖。这下有救了，所谓折太尉与他童公公谈过兵法，自然是吹牛的，但童贯却也知道班直侍卫中也有高低强弱之分，这一都的御龙弩直，明显训练有素，说不定都头还是西军出身……

但佛祖在这一刻似乎没有听到童贯的感谢，他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嘭、嘭两声巨响，然后便是啪的一声——他吹嘘过不可能被撞开的宫门，竟在这个时候被撞开了！

叛兵象潮水一样涌进横街。童贯一下子就瘫倒在宫墙脚下，他眼见着那一百多名没有盾牌枪手保护的御龙弩直侍卫，纷纷扔掉了手中的弩机，拔出佩刀，大喊着冲向叛兵。

但此时，童贯的眼里已经只能看到漫天飞舞的雪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开这个地方，一定要逃走！他正想积攒点力量站起来，悄悄

逃走，忽感觉头顶有什么动静，他慌忙抬头，却见一具叛兵的尸体，从他的正上方掉落下来，他本能的想躲，但双脚却全然不听使劲，他想叫，张开嘴巴，却发不了半点声音。紧接着，只觉头上被什么硬东西狠狠的撞了一下，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福宁殿。

石越直挺挺的跪在寝殿外间，为死去的赵顼守灵。他的双腿渐渐感觉到麻木，帷幕之内，向皇后的抽泣之声，一直没有停止过，而殿外，横街那边传来的厮杀声，也已隐隐可以听见。

这样对比鲜明的情景，令石越忽然感觉到很荒谬可笑。

这十几年来，他每日里都是不停的算计，难得有闲暇去考虑别的问题。但在这个晚上，跪在赵顼灵前，一边是贵为皇后的向皇后无助的哭泣，一边是殿外叛兵的喧嚣，石越忽然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么可笑。无论贵为天子，还是不过一介市井小民，都无别样。一生励精图治的赵顼，可曾想到，他尸骨未寒，就会面临如此规模的叛乱？而叛乱的幕后主谋，竟很可能是他的母后与亲弟弟！若是赵顼活着时，便已预知这一切，又将如何？加倍的猜忌他的母亲与弟弟么？那就一定能保证太平无事么？

石越亦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潘照临曾经有过怀疑，但他却对宋朝防范宗室、内侍的制度充满迷信。人类真是奇怪，他记住了李迪与元俨，却忘记了更多的人与更多的事。宋太宗赵炅的即位，难道不是一场无形

的政变？只不过他的力量过于强大，使得那场政变不用做得那么剑拔弩张罢了！近一点的仁宗朝，不也至少发生过两起未遂的宫廷兵变？其中一次还闹得曹太后要亲自指挥内侍御敌。

宋朝“安全”宗室，限制内侍之制度的确堪称缜密；而整个社会的氛围，外在政治环境，士大夫的地位，亦都不利于宗室与内侍作乱。这象两张无形的大网，一张束缚着宗室与内侍的手脚，一张则束缚他们的内心，称得上天衣无缝。

然而，这一切却终究抵不过人心的贪欲。

从种种迹象分析，今晚的这场兵变，将很可能是宋朝建国以来，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兵变。但石越此时已不再对它感到惧怕。跪在赵顼灵前，回想起这十几年来，君臣共同努力的种种，他的忧惧，已经超越了眼前的兵变。

赵顼刚刚去逝，就有人图谋不轨。谁又能保证，当石越死后，他与赵顼一道缔造的事业，不会因为另一些人的贪欲而付诸东流？严密的制度、良好的社会文化，就象两张大网，它们的确能拦住大部分的背叛，但人们若不能时刻心怀恐惧、戒始慎终，那么终有一次大意，会足以致命。

这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宿命。人类总想依赖一些东西，追求永远的成功，但历史的讽刺便在于，他们所赖以成功的东西，亦必将成为最终葬送他们的东西。

要想持续的成功，不可能只靠一代人的努力。但是，正如世间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些痴人，总是希望越俎代庖去为他们的子孙安排一条安健稳妥的道路。石越即使心里很明白各种各样的大道理，但此时，在赵顼

的灵前，他便也如同一个愚蠢的父亲，不由自主的陷入对未来的恐惧忧虑当中。

谁都料不到，在熙宁十八年一月八日晚上的兵变中，宿卫福宁殿的尚书右仆射石越，竟然在杞人忧天的想着这样一些遥远的事情。他完全沉浸于自己内心的忧惧当中，以至于连一个内侍气喘吁吁跑进来的声音，他都没听到。

“相……相公，太……太后驾到！”那内侍站在石越的身后禀道，一脸的喜色。这些内侍并不会怀疑太后与这场政变有关，但是他口中说出太后驾到的消息，脸色的神色还是欣喜异常，仿佛突然之间，有了主心骨一般。他甚至不自觉的在禀报时提高了声音，将石越惊了一跳。

“什么？！”石越几乎疑心自己听错了，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此刻，连帷幕那边，也停止了哭泣。

那内侍被吓了一跳，慌忙放低了声音，用一贯的柔媚语调又说了一次：“太后驾到……”

这一次石越听得真真切切，他腾的爬了起来，不料跪得久了，这么忽然站起来，顿时双脚一软，气血上涌，只觉眼前一阵发黑。“快，扶我一下，我要去迎太后……”石越呵斥着内侍，但话尚未说完，便见高太后在陈衍、李舜举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殿来。

石越慌忙又跪倒叩见，他行礼未毕，便听寝殿内的向皇后叫了一声“太后”，已是失声痛哭。

但高太后却只是望了帷幕内一眼，便转头问石越：“相公，已查清

是何人作乱了么？”

“罪臣无能，有负先帝……”

“相公又有何罪？”高太后的声音，近于凄怆。她摇了摇头，又怆然道：“六哥呢？六哥在哪里？”

“罪臣已差呼延忠去接应，六哥吉人天相，又有杨士芳、田烈武护卫，必能平安无事。”

“我一晚上已失去两个儿子，若是连皇孙也……”高太后注视着石越，她一夜之间，也似乎衰老了许多，“适才我过来的时候，碰上几个逃命的小黄门，作乱的贼人，极可能是皇城司……”

一晚上已失去两个儿子？！

高太后的这句话，让石越心里头一颤，从这句话里，他能体会到此时看似强硬坚定的高太后，在这故作从容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痛苦！

却听李舜举又道：“那几个小黄门说，有个姓童的内侍高班在固守右银台门，下官已请旨就近调了一队御龙弩直前去助他。但未必守得住，相公还须早作打算。”

但此时石越的心里，却已似吃了一颗定心丸。

“请太后放心，天明之前，罪臣必能平定叛乱！”高太后既然已来到福宁殿，便证明她并非幕后主谋，这已令石越放了一半的心；她说出“失去两个儿子”的话，便是说明她已经猜到谁是幕后主谋，亦是向石越与向皇后表明她不会袒护雍王。

有了高太后这番表态，己方胜算大增。这禁中在高太后未来之前，与一个大陷阱无异，除了少数班直与内侍，人人都可能是敌人。但现在却不大相同，除了叛逆的皇城司外，其余的班直与内侍，即使一时弄不清形势而心存观望，但至少已经不再是敌人，甚至一变成为可以倚赖的力量。

他正在心里重新盘算着哪些班直侍卫可以调动平叛，却见李向安急急忙忙走进来，禀道：“守义侯叫奴才来禀报太后、圣人、石相公，叛兵已至垂拱殿，贼人势大，乞太后下旨，保慈宫班直、内侍，亦一体归守义侯指挥。”

石越心头一震，怎的来得这么快？！如此一来，派遣使者召集班直侍卫的打算却只能做罢了。有无援兵，只能全靠那些班直侍卫头领的判断。

“只须能平乱，一切依他。”高太后那里已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又道：“李舜举是带兵的老将，亦可去助守义侯一臂之力。”

雍王府。

时间刚过三更，这夜的风雪越来越大，几欲有将天地填埋之势。悬挂在雍王府外着的几盏孤灯，不是已在风中湮灭，便是摇摇欲灭，黯淡无光。三重台阶上的朱红大门紧紧关闭着，唯有府中不知何处的院落之中，还有隐隐的笑语声伴着管弦乐声传出，让人恍惚觉得，这朱红大门隔绝的世界之中，还有着与凄凉风雪绝然无关的旖旎风光。

一骑快马风驰而至。一个内侍几乎是跌跌撞撞的滚下马来，还不及爬起身，却又被台阶边的另一个庞然巨物绊倒，大概是为了明日的灯节所搭建的灯架，还未及完成便因这越来越大的风雪而提前停止，下面大半部份都已为风雪掩埋，连大体形状都已经看不出来。

但那个内侍似亦无心去查看那是什么东西，便连滚带爬的奔近大门，一把勾住门环，不顾一切的“呼呼”敲起来。仿佛雍王府内，早有人在等待他的到来，在这么大风雪中，他才敲得两三下，门“呀”的一声，打开一条缝来。那内侍低声说了句什么，便被人引进王府，大门随即便又被匆匆关上，竟连那内侍的坐骑，亦无人去照管。

“大王，官家……已经大行了！”

内侍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也不知是寒冷还是紧张，在禀报这个消息时，内侍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这么大的风雪夜里，冒雪赶至雍

王府，他的嘴唇都已冻得发白。

然而他抬起头来，却看到雍王竟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是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一般。他心下更加焦急，伏在地上，又催促道：“押……班差小人来，……请大王火速进宫，以定人心。”

但赵顼依然没有说话，竟似出了神一般。

这当然不是因为感到震惊，此事本是预料中事，赵顼甚至一直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也早已做了周密的准备。这些个晚上，他几乎没有召唤任何一个宠姬侍寝，甚至在就寝时都是和衣而睡，为的便是在急变发生时能够从容应对。他以为早已准备万全，但没料到，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居然觉得拿不定主意了。

这也并非他的心里还顾念着手足之情，对那个一贯友爱的兄长的逝去感到悲痛，而是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准备不足：一个汴京罕见的风雪夜，灯节即将开始的前夕，一场足以改变他整个家族与人生的大变故就如此到来了！虽说是应约而至，但对于即将面临剧变的人而言，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那种世事无常的命运感所震动。

“大王！”赵顼的沉默让这个心急如焚的内侍，越发的激切，“大王要火速进宫！”他恨不能爬起来，拉着赵顼的袖子就走。他是石得一心腹，知道今晚的事情，关系着他的身家性命。但是，他也知道面前这个雍王，不日之后，便将是他的新主子。无论如何，他都不敢无礼。

赵顼终于警醒过来，他连忙以镇定的声音安抚这个忧心忡忡的内侍，心里却依然拿不定主意，此时进宫，是否最适当的时机？进宫会不会有危险？他环视左右，却发觉李昌济未至，没住在王府的吕渊更不可能这么快赶来。

“怎的这么慢？”他烦躁的催问着心腹僮仆，在房子里反反复复的走来走去。角落里的座钟每一根指针的走动，都显得那么的缓慢。“快，再派人去请！”

便在赵顼心麻如乱的时候，李昌济终于匆匆忙忙赶来。他跨进屋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请大王速速进宫。”

但赵顼依然有些迟疑：“然吕……”

他才说了两个字，李昌济已察觉到他心中的迟疑，立刻顿足打断了他，“吕公子那厢，贫道自会派人知会，此刻时机宝贵，不能有顷刻耽误，请大王速率王府亲从入宫，早一刻见到太后，便能早一刻到福宁殿，以定大局，免生变数。”他看到赵顼的表情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不等他说话，便又断然道：“大王，今夜之事，惟有令太后亲眼见着大王，才会顾念母子之情。更何况，若是众将士迟迟见不着大王，只恐人心涣散，后果将不堪设想！贫道来之前已经龟卜，封象大吉，大王不可再有迟疑。”

“大王不至，人心难安！请大王随小人进宫。”那报信的内侍，这一次终于连贯顺畅的讲出话来，跟李昌济一起催促着这个突然间变得优柔寡断的雍王。

李昌济最了解赵顼的心思，又道：“大王一去，贫道立时亲自去找吕公子，与他一道率宫外归附的班直侍卫，自东华门进宫与大王会合，如此可保万无一失。大王，切不再犹豫，否则违逆天意，祸不旋踵。”

到了这时，赵顼才咬咬牙，下定决心，不再犹豫，向李昌济拱手一礼，带着托付意味的郑重说道：“孤便马上进宫。其余之事，便拜托仙长！”

三更二点左右，雍王府的大门忽然再度打开，二十多名白袍男子牵着马鱼贯而出，在门外上马，由一个内侍引着，冒着风雪，朝皇宫方向急驰而去。

三更刚过，开封府。

“爹爹节哀，请速更衣，赶紧进宫罢！”

“进宫？”韩忠彦望了一眼门外，中使已经回宫缴旨去了。他这时候才觉得胸口一阵阵闷痛，他想起皇帝对韩家的恩德，眼睛不由得又湿润了。还不到举哀之时！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起身抬起手来，用衣袖抹了抹眼泪，望着儿子韩治，反问道：“我此时进宫何为？”

韩治一时愣住了，他明明刚刚听到他父亲口里说“遵旨”的，而皇后的口谕，亦是召韩忠彦即刻进宫。

“禁中自有相公们主持。”韩忠彦轻描淡写的说道，但却已令韩治惊讶得将口张得老大——这言外之意，不是要违旨么？！其实倘是别人抗旨不遵，倒也不值得韩治多惊讶，但说出这句话的，却是他父亲！

一贯被人讥为除了长相类他祖父韩琦以外，实则样样不如祖父的父亲！在韩治的记忆中，从未有过父亲违逆上意的记忆。父亲该不是悲痛过甚，迷了心智罢？韩治狐疑地望了韩忠彦一眼。这个时候，任何举措失当，连累的将是整个家族……

韩忠彦却没有去留意儿子的神态，又对一个亲信家人吩咐道：“韩平，你去从家人中挑出四十名壮勇习武之士，全部要河北乡人，换了素衣，备好佩刀、弓箭、马匹，休要耽搁！”

“是。”韩平欠身答应了，亦不多问，便转身离去。

韩治却听得更加胆颤心惊，但韩家乃是世家大族，家中规矩甚严，他有再多的疑问，亦不敢多问；然若不问，却终不心安。眼见着父亲便要进去换衣服，韩治急中生智，鼓起勇气，大声道：“爹爹，让孩儿也一道去罢！”

韩忠彦似有点诧异的回头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只默默点了点头，便朝里间走去。

待到韩治匆匆换了素衣，取了坐骑出来，便见院子里面韩平早已领着四十名亲从整装待发。韩忠彦亦已换了一身白袍，腰间佩着印绶，已骑在马上，见他出来，韩忠彦便率众出府。韩治连忙上马追上，才出了门，一阵朔风便夹着雪片刮到脸上，韩治顿时冷得打了一个哆嗦，他咬紧牙关，忍住没敢叫出声来。

知开封府与别的朝廷重臣不同，家属便住在开封府衙之内。这时韩忠彦一行出了开封府，往东拐到州桥北面，韩忠彦却并不顺着御街往北走，反而一直往东，到了大相国寺附近，才捡了条小巷，往北直行。韩治跟在众人后面挥鞭急驰，却越走越奇怪，“难道父亲想从东华门进宫？”但他看看众人挎弓别刀的装束，却又直觉不太可能。

众人如此一路疾驰，眼见便到了皇宫的东角楼附近，韩治正心里思量着，忽然，前头的韩忠彦勒马停了下来。他正纳闷，却见韩忠彦与韩平下了马，朝一间高楼走去。韩治驱马上前，看得清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是一座望火楼，楼下则是军巡铺。^[1]

韩治也连忙下了马跟过去，却见那军巡铺内，出来一个厢巡检，朝

韩忠彦行礼参拜。便听韩忠彦问道：“可有何异常？”

那巡检欠身回道：“不曾见得。”

“有宗子从此过否？”

“不曾见。”

韩忠彦点点头，又沉着脸说道：“尔不可懈怠，好生看守。他人尔不必拦他。天明前若有宗子从此过，管他亲王郡王，一律挡了，走漏一个，吾必斩尔。”

那巡检唯唯领命而去。韩忠彦遂又上马，一行人又继续驱马朝北边驰去。韩治自是不知，从除夕开始，韩忠彦便以加强维护京城治安为由，下令开封府城内十厢一百二十坊所辖的巡检、逻卒、公人昼夜加强巡视。又给几处要紧处的巡检颁下密令，令他们派人严密监视东华门、拱辰门，以及咸宜坊等宗室聚居区的动静。在这方面，他却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宋代贵人为防火灾，往往会想尽办法，请求开封府在他们的府邸附近设置潜火铺！此时这些潜火铺却正好成为韩忠彦的耳目。汴京城里任哪家王邸有任何动静，这些潜火铺都很容易发觉，虽然用不了望火楼的通讯系统，却亦可以快马通报。

但此时韩治亦已隐隐猜到他父亲的心思，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转而代之的，是血脉开始沸腾。他一面使劲驱赶着坐骑，寒风与雪块刮到脸上，不再是冰冷的刺痛，而是一种让人清醒的刺激。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父亲亦是其所尊敬的祖父的儿子。韩家人的骨子里，都流着忠献王的血液！

韩忠彦又在东华门、大货行街附近的两处军巡铺前停了两回，询问

过东华门的动静，两处皆言并无异常，亦不见有宗室经过，他又问了军巡铺时刻，此时已近三更四点，韩忠彦的脸色终于霁缓。回到马上，对韩平说道：“还有一处，问过景龙门，若无异常，便是平安了。”

那韩平不善言辞，不过嚅嚅而已，韩治却是心里一愣，旋即明白过来，他父亲防范的竟是雍王！雍王住在咸宜坊，咸宜坊属于新城城北厢，他要进宫，要么通过封丘门走东华门，要么通过景龙门走拱辰门，最张扬亦不过绕道东角楼走左掖门，而绝无绕上一个天大的圈去走西华门的道理。但这些韩忠彦自是不方便宣诸于口，更不能说明他针对的是谁，不过若是巡视了景龙门尚无异常，那自然便是平安无事，可以放心了。韩治想到这些，心里对他父亲更是刮目相看。

众人正欲继续往景龙门北行，忽见一个浑身是雪的骑士骑着一匹棕马，急驰而至，到了军巡铺前，便听他“吁”的一声，一个急停，便翻身跳下马，口里叫道：“快，快！给老子换马！”众人见那人身材五短，却这般敏捷，都不由得停下来，齐声喝采。那人循声望来，“啊”的一声，却也不管那军巡铺的逻卒了，直奔韩忠彦马前，单膝跪下，行了一个军礼，道：“新城城北厢巡检马绍，拜见大尹！”

韩忠彦见着马绍，不由脸色微变，他知道马绍与温大有与东宫的田烈武相交莫逆，便特意将二人调到新城城北厢，其意便在以防万一，此时马绍这么急急忙忙赶来，显然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果然，便听马绍又禀道：“三更二点左右，雍王率二十余名卫士出了王府。”

此时风雪方盛，马绍又刻意压低了声音，这话便只有韩忠彦父子与韩平几人能听得到，但便是这轻轻一句话，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韩忠

彦期盼能太平无事度过此夜的幻想。

韩忠彦定了定心神，忙问道：“雍王现在到了何处？”

“禀大尹，约在三点多些，下官与温大有在封丘门外二里许赶上雍王，温大有已挡住雍王，下官急急前来报信……”韩忠彦方松了口气，不料马绍的话却还没有说完：“但下官还接到部下消息，有几百人的班直侍卫，正往景龙门方向赶去，内城闭启城门之制早已废弛……”

“你说什么？！”韩忠彦脸色都白了。

出大事了！

韩忠彦原本只是防着雍王进宫惹麻烦，便想把他好好的摁在王府内，等到君臣名份定下来，便可以将一切矛盾消弥于无形之中。但他绝没想到，竟然会有班直侍卫的异动！

“有几百人的班直……”马绍以为韩忠彦没有听清，又说道，但话未说完，便见韩忠彦拨转马头，对着韩治与韩平说道：“大郎，你与韩平即刻去宣德门前的御街，若有相公、执政进宫，立刻拦住，告诉他们，雍王作乱，宫中恐有他变，为策万全，请他们带兵进宫宿卫。”

“是！”韩治一阵兴奋，连忙与韩平一道答应了，正欲离去，又被韩忠彦叫住叮嘱道：“为防万一，除非遇着司马相公，否则你二人不要一道去见相公们，若有意外，另一人马上回来找我。”

韩治咀嚼这话中之意，只觉一阵寒意直刺心里，顿时一个激灵，起始的那一点点兴奋之情，早已是抛到了九霄云外。倒是韩平，依然是淡淡答应道：“大尹放心。”他连忙也说道：“爹爹放心。”

韩忠彦点点头，又转过马头，对马绍道：“走，咱们去封丘门！”说罢，挥鞭驱马朝北方驰去。马绍站起身来，对韩治与韩平抱了抱拳，亦不待军巡铺换马，跃身上马，紧紧跟上韩忠彦。

韩治咬了咬冻得冰凉的嘴唇，使劲一挥马鞭，大喝一声“驾”，与韩平朝南边驰去。

二人赶到皇宫南面的御街之时，已经快到三更五点。这时已是深夜，在这样风雪肆虐的晚上，南面的御街靠近皇宫这一段，又多是朝廷的衙门，因此这街上竟没什么行人。抬眼所见，除了衙门前那些稀稀落落的孤灯，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灯架以外，便只有巡逻的兵吏。

韩治此时才知道他父亲嘱托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在这样的晚上，他二人只要一现身，便会被巡逻的兵吏发现，若是平时倒也罢了，但此刻他们却不能冒险——他父亲连宰执们都不敢全然信任，这些兵吏焉知可信不可信？

二人方下了马，在御街外面找了一处隐蔽之处——这里既能看清御街的动静，又离皇宫有一段距离，二人刚刚藏好，便听到一阵车马之声传来，韩治看得清了，却是吏部尚书王珪的车驾从眼前驶过，他正欲大叫，已被韩平一把掩住嘴巴，便听韩平在他耳边低声道：“大郎，等君实相公。”

韩治惊讶的望着韩平，却听韩平又低声道：“大尹曾说过，王公但会做文章，别无所长……”

韩治这才醒悟过来，眼前这情形，他们的确冒不得险，他又惭又愧的点了点头，便见王珪一行已朝右掖门方向行去，逐渐消失视线中。

接下来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韩治二人一直等到四更的梆子敲响——这在往常，那些要上早朝的官员，若是住在外城，此时也应当到内城城门了，但这天晚上，韩治眼睁睁的看着四五位当朝重臣从他面前走过，竟是怎么样也等不到司马光。他浑身冻得僵硬，心里又担忧会不会是司马光早已进宫，正暗暗计较，忽听到一阵车马急疾的声音传来，声势竟远比此前听得的大。

韩治精神一振，定睛望去，却见御街那边过来的，岂码是三位宰执的车驾——从人兵吏，浩浩荡荡竟有一二百人之多！他又仔细观察，却怎么也看不清是哪三位宰执。“管不了这许多了！”韩治转过头对韩平低声说道：“待会我去报信，你等在这里。”

“大郎，还是小人去的好。”韩平虽有些不放心的，但也知道此时是一刻也拖不得了。

韩治摇摇头，苦笑道：“非是我逞强，但你看我这样子，待会骑马也跑不动。此事事关重大，我不能愧对列祖列宗。”眼见着车驾越来越近，也不待韩平回复，便跑了出去。

四更，福宁殿。

仁多保忠浑身是血，冲到廊下，“相公，要撑不住了！”他身边的呼延国与高竖也浑身是血，呼延国的右臂上还插着一枝断箭，但二人依然紧紧跟着仁多保忠，片刻不离。

石越站在福宁殿正殿外的走廊上，铁青着脸。

“皇城司是何时学会打仗的？！”石越厉声喝斥道，“你仁多保忠

是党项名将！”

“叛贼人太多了。”仁多保忠此时也神气不起来了，他手下全部的兵力，连班直带内侍，不过六百余人，此时早已折损大半。高太后虽然在福宁殿，但那些叛兵的首领也不是饭桶，他迅速将福宁殿周围封锁，外间的班直侍卫不知虚实，照样不敢轻举妄动。从福宁殿被围起，已超过一个时辰，前来勤王的班直侍卫其实络绎不绝，但多是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少则三五人，最多一次不过五十人，虽然忠勇可嘉，但其实于事无补，反而白白送命。这自是怪不得那些班直侍卫，军中偶语则族，为防止谋逆，宫中班直侍卫这方面的防备尤其森严，各班直的侍卫往往互不认识，更难说信任，若无素有威望之人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亦只能一死尽忠。而另一方面，叛兵的人数竟是越来越多，显然是别处还有叛兵陆续前来支援。以仁多保忠的经验，如今外面的叛兵，岂码有一千四五百人，几乎是己方的五倍！

而更让仁多保忠沮丧的是，尽管非常节省，但他也已经快要无箭可用，几次想派人突围出去求援或者去武库搬点箭矢回来，却被叛兵打退。他不止一次的生出念头来，想请高太后出来喊几句话，瓦解敌人的军心，但每次都被石越否决。石越可以亲自站在正殿外的走廊上来，与众人一起亲冒矢石，却绝不肯拿高太后来冒险。连高太后想走出大殿，都被石越派李向安毫无商量的阻止了。

既缺箭矢，亦无援兵，但仁多保忠总算看出叛兵的一个弱点，这些皇城司的兵吏，人数虽众，却都怯于近斗。他便抓住叛兵的这个弱点，与李舜举轮流率残存的班直侍卫一次次的主动冲击叛兵，也算吓得那些叛兵心怀忌惮，无论如何，都不敢过于迫近福宁殿。

但这却非长久之计。毕竟叛军势大，他每冲得一阵，都不敢离开福

宁殿太远。己方体力渐竭，而双方接刃肉搏，死伤难免，部下的伤亡也越来越大，而叛兵兵势却越来越盛。这残酷的局面，不能不让仁多保忠越来越绝望。

但石越却只是冷冷的说道：“已经四更了，贼兵已是强弩之末！”

强弩之末？！仁多保忠几乎暴怒，谁是强弩之末？我们才是强弩之末！他几乎想对着石越大吼，但望着石越镇定的眼神，他终于还是愤愤咬牙忍住，高声讥道：“石帅高见！”说罢头也不回，甩手走下台阶，高声吼道：“不怕死随我来！冲出去再杀一阵！”

他却不知，此刻，他背后那个镇定冷酷的石越，心里亦紧张得抽搐。为何还没有援兵来？除了皇城司外，究竟还有没有其他军队参预叛乱？他一直没听到有关石得一的报告，他又在做什么？算算时间，被召进宫的宰执也快到皇宫了，究竟会不会有人发现不对？还有，六哥怎么样了？呼延忠呢？……石越心里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担忧，但他只能藏在心里，绝不敢露出分毫。

石越心里非常明白，在福宁殿作战的是仁多保忠、李舜举和那些班直侍卫、内侍，但是在这一刻，只要他露出丝毫的动摇，这些人皆会在瞬间崩溃。

这亦是一场意志的战争！

而支撑着石越意志的，是两桩事情——雍王此时尚未露面，已让他心生疑窦；而他未亲眼看见呼延忠与杨士芳的人头，更让他越来越坚信，转机即将到来。

[1]. 此非宋朝旧制，而是吕惠卿改革后之事。汴京之潜火队、军巡铺，专责东京城内灭火、治安等事，旧制由禁军担任，隶属于军方。内城的军巡铺，统归侍卫马军司管辖，外城则由侍卫步军司管辖，最高长官亦由三衙的长官兼任，并不归开封府管辖。但此非汉唐故事，故自宋立国以来，便饱受批评。又因军巡铺有治安管辖权，常与开封府发生冲突；军巡铺在处理案件时，其官吏素质良莠不齐，更多有冤假错案，甚至屡屡发生百姓击登闻鼓申冤之事。禁军方面，自军制改革后，禁军极重训练，潜火队、军巡铺既要担任消防之任，又要负责治安、捕盗，还要配合坊正收税，甚至连开封的排水系统，亦要由其监督、修缉，这些部队亦成为三衙之负累。故吕惠卿为相时，借着地方官制改革的机会，极力推行改革，终于将汴京的巡检、消防系统，从禁军中彻底剥离，而归入开封府的管辖之内。吕惠卿取消了旧有的四厢都巡检，将汴京重新划界命名，城内分为十厢一百二十坊，城外分为九厢十四坊，每厢设厢巡检，各坊则按大小设若干军巡铺。当时开封府的刑狱，本是所谓“二厅三院制”，其中三院，即是府院为民事法庭，左右军巡院为轻罪刑事法庭。吕惠卿以二厅三院皆士人为主官，而诸厢巡检与军巡铺皆武人，遂又剥夺军巡铺之司法权，增加二厅三院官吏人数，规定大小案件，军巡铺不得辄断，皆要送交二厅三院裁断。惠卿竟因此大刀阔斧一革旧弊。改革之后，一般的军巡铺不过五六人，各有辖区；但每隔一定的距离，则建一座望火楼，楼上则有人昼夜巡视，观察各厢坊是否出现火情，而楼下则是潜火队的居所。为节省开支，各厢巡检与其直属部队，亦与潜火队一起住在望火楼下面，故有些望火楼下面，同时亦是军巡铺。

四更二点，右掖门。

“如何？如何？”石得一焦急的问着许继玮，再也没有了一个时辰前的从容。马上便要天亮，但此时，非但连雍王没有见着，竟连司马光、王安石、范纯仁这些人都未见着。韩维、苏辙与吕大防住得比较远，此时未至，倒也罢了，但马、王、范三人，算时间，再慢也应当到了。他现在扣住的，只有吏部尚书王珪、御史中丞刘摯，还有几个翰林学士；连韩忠彦、李清臣也不见踪影。石得一便是再傻，也已知道事情有变。

许继玮摇着头，道：“问过各门，都说未见着。会不会……”

“福宁殿呢？朱大成呢？”石得一恼怒的打断了许继玮。按计划，许继玮此时应当率兵去开封府了。

“福宁殿还在强攻，应当快要攻下了。朱大成那边……”

“还在强攻！”石得一急得顿足，“早知如此，倒不如多分点兵力去帮朱大成。”

许继玮不安的看了一眼石得一，“但朱大成……朱大成死了……”

“什么？！”石得一几乎跳了起来，虽然原本的计划中，的确没想

过朱大成能赢过杨士芳、田烈武，但到了此时此刻，石得一才真正知道看起来周详细密的计划，竟可以如此漏洞百出。无论哪处能得手都好，石得一需要一个胜利来支撑自己的意志，追随他兵变的人，更需要一个胜利来鼓舞士气！

但许继玮却有点不识时务，“有人发现他的尸首，下官正想禀报……”

“罢！罢！”石得一这时候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轻描淡写说道：“原亦不曾指望他成事。”

“那……那押班，如今该如何是好？”

“嗯？”石得一望着许继玮，心里不由得一惊，他从许继玮的眼神中，看到了动摇之色！“有甚是好是坏的？”石得一顿时装得更加镇定，眯着眼睛笑道：“一点点意外在所难免。”

“但……”许继玮也不是这么好骗的。他并非主谋，见事不妙，一刀吹了石得一父子的头，从此无人知道他也参预了叛乱，更是有大功而无过。

但石得一却不再容他多说什么，“速去下令，关闭宫门！”

“押班？”

石得一抿紧嘴唇，嘿嘿冷笑道：“你可听说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剩下能带的两三百人全带上，全力攻下福宁殿！”

“得令。”石得一的话，仿佛又让许继玮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只要攻下福宁殿，便等于拥了最大的一颗筹码。为何没早点想到这点呢？

石得一从眯着的眼睛缝里看了一眼许继玮，他可没有许继玮这么天真，石得一比谁都知道皇城司都是些什么货色，攻下福宁殿？他出此下策，不过是迫不得已，作最后一搏而已。他破釜沉舟，全力一击，还有可能反败为胜，若是继续这么下去，只怕平叛的军队未到，许继玮便会先砍了他人头。

只是，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胜利已然渺茫！他虽然想跟自己说，自己今晚这番兵变实在是迫不得已，是无路可退下的放手一搏。可心里，还是感觉说不出的懊恼，皇帝死得这般时机不好，雍王当真无能，居然一直不能进宫！他猛然间想起一事：雍王不是临阵退缩了吧？这没骨头的雍王，心里头倒是时时刻刻想着皇帝宝座，可保不定事到临头，却又畏缩不前了……却是这样一个腌臢人，居然便把俺推到这个境地！他这时将一肚子的怨恨全洒到了雍王身上：成事了他享富贵，败事了却是俺被砍头！石得一感觉自己被雍王给耍了一般，这下好，这下好，那雍王没进宫，说不定天明清算时，还算不到他的错处！

石得一又是懊恼，又是自责，心中越发不平，趁着许继玮去召集部属，抬头看了看天色，这下了一夜的大雪，已有停歇之势，便连那该死的北风，也慢慢变小了。

四更三点，福宁殿。

李向安与陈衍跪在地上，死死的抱着高太后的双脚，二人一个劲的叩着头，额头上鲜血淋淋，“太后，太后乃是万金之躯！”

“什么万金之躯！”高太后断声喝斥道：“我高家世代将门……”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石相公，你怎么了？”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石越出现在正殿门口，他的左臂上用一块绫布裹着，布上全是鲜血。

“太后不能出去。”石越沉声道：“这些叛贼丧心病狂，他们已经快要走投无路了！”

“还没有援兵么？”高太后是个聪明人。

“援兵很快便到。”石越无比笃定的说道：“五更一到，叛贼必然散去！此时纵有人心存观望，亦已知道成败了。算算时间，最迟两刻钟内，呼延将军必先率援兵前来。”

高太后注视着石越的眼睛，石越的眸子里，没有半分的犹疑，她终于轻轻点了点头，温声道：“若援兵不至，我与圣人，亦绝不受辱。”

“太后放心。”石越迎视高太后，“石越不会成为宋室罪人！”说罢，向高太后欠身一礼，便转身退出正殿。

正殿以外，此时已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首。仁多保忠背上中了一箭，此时正光着背心，靠在一根桩子旁边，让人包扎着。他身边的呼延国、高坚，都已经战死，再也没有人如影如随的跟着他，但他的西夏班侍卫，亦已经死伤殆尽。李舜举身上更是中了三箭，躺在走廊上，默默的望着石越。

殿外之人，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不受伤的。连石越都被乱箭射伤，更何况那些还要冲锋陷阵的人？

“石帅……”见着石越出来，仁多保忠忍痛穿好袍子，甩开帮他包扎的两个太医，大步走到石越的跟前，盯着石越双眼，挑衅似的问道：“石帅以为我们还能赢么？”

“能。”石越回视着他，淡淡说道。

“哈哈……”仁多保忠不由放声大笑。他伸出手指了指四周，讥讽的望着石越。此时，殿外能战之人，最多已不过百人。“保忠素闻石帅知兵法，善将将，但今日之事……嘿嘿！”

“援兵两刻钟之内，必至！”石越依然是平静的望着仁多保忠，“本相不信将军守不了这最后两刻钟。”

仁多保忠冷笑着，大声道：“若两刻钟之内，勤王之师能至，末将定能守住。但敢问石帅，为何如此肯定两刻钟必有援兵？”

“因为忠义！”

“忠义？”仁多保忠一时愕然，脸上顿露不屑之意。

却见石越环视四围众人，厉声道：“因为本相相信，这世上固有奸臣贼子，然亦有忠义之士。杨士芳、呼延忠、田烈武辈，只须叛贼一刻不传其首级至此，本相便相信他们定会率兵前来勤王！计算时辰，两刻钟之内，援军必至！”

仁多保忠心下不信，正不以为然，却听李舜举一手捂着胸口，忍痛高声道：“我信！我相信石相公的话，杨将军、呼延将军必会率援兵前来。”

仁多保忠看看石越，又看看杨士芳，他心里自是全然不信，但事到如今，却也只能追随石越到死了。他虽一时冲动，忍不住要讥刺石越几句，却还没傻得非要自乱军心、自寻速死不可的地步。他转身又走回柱子边，提起自己的佩刀，嘶声喊道：“还能拿刀的随我来！”

便在此时，忽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喊杀之声。一个内侍赶紧爬上宫墙，才看得一眼，便兴奋得手舞足蹈，竟从宫墙上摔了下来。

“发生何事？”仁多保忠抢上去问道。

却见那内侍爬了起来，兴奋的喊道：“援军！援军！”

“啊？”福宁殿内，所有的幸存者，都不由得欣喜若狂。一直镇定若素的石越一把抓过一个内侍，激动的喊道：“快，快去禀报太后、圣、圣人！”

仁多保忠回头望了石越一眼，朝聚集在身边的一百多侍卫、内侍高声吼道：“杀！”高举着佩刀，冲了出去。

石从荣再也想不到，仅仅是一瞬间，形势便逆转直下。雍王久久不到，福宁殿又久攻不下，眼见着风雪渐停，马上便要天明，已经令石从荣心内七上八下。他也知道福宁殿的守军已是强弩之末，但他的部下，也早已叫苦连天。这些皇城司的骄兵悍卒，哪里曾见过如此悍勇的抵抗，若非人数占着绝对优势，只怕早已经四散逃亡，但在这么大的风雪天气中，和如此悍勇的对手打了差不多一个半时辰的仗，早累得叫苦不迭。石从荣迫不得已，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准备待会一鼓作气，再攻下福宁殿。

不料便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一些班直侍卫与一队天武军忽然从背后杀了过来，这一千余人众，顷刻间便乱成一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敌人，但石从荣敢肯定，敌人的兵力绝不会超过己方，但那些兵吏却似乎都没有脑子，没有人想要抵抗，任凭石从荣声嘶力竭的勒束着，却依

然只顾着四散逃命，只有几个班直侍卫还在拼命抵抗。

石从荣挥刀砍倒三四个逃兵，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他眼见着从福宁殿内，又冲出百余人来，内外夹击之下，再无生理，石从荣不由得闭上眼睛，高声叫道：“完了，完了！”

此时的石从荣，已经跌到绝望的深渊，他举起刀来，想要横刀自刎，但刀刚放到脖子上，他便开始怕痛，慌忙将刀丢了。他茫然四顾，正欲学那些溃兵一样四散而逃，不料忽然后脖一阵寒风袭来，他霍地的转身，却见一个皇城司亲从吏，正挥刀砍向他的脖子……

“也罢！”石从荣脑子中，忽然这么想道。

“逆贼石从荣死了！我杀了石从荣！”乱军之中，一个皇城司亲从吏手里高举着石从荣的人头，扯着嗓子大声喊着，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功劳一般。

这番喊叫，的确起到了效果，远处，带着几十个卫士保护着赵侗，一直没有参战的杨士芳厌恶的看了他一眼，拿起一张弓来，一箭射穿了他的咽喉。

四更四点，右银台门。

石得一与许继玮呆呆的望着一路溃退的皇城司兵吏，“出了何事？出了何事？！”许继玮疯了似的抓住那些溃兵乱叫，忽然，便觉背上被什么东西插了进去，紧接着，便是一阵剧痛，他摇摇晃晃转过身来，却见石得一狰狞的望着自己，不知何时，他部下的兵吏，竟也变成了溃兵，转眼间便已不知去向……

石得一狠狠的踢了许继玮一脚，连剑也不要，麻利的脱去外衣，便往西华门跑去。但他亦没跑得几步，便听到后脑上一阵风起，只听“呼”的一声，双眼一黑，便倒了下去。

“想不到倒成全了俺的富贵。”童贯望着被自己用一块城砖砸昏的石得一，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低声念了句“阿弥陀佛”，在地上找了一把佩刀，割下石得一的头颅，扯了块布包了，又悄悄溜回了刚刚藏身过的国史院附近的阴沟里。

这么兵荒马乱的时节，又手握着这一场天大的富贵，他童公公可不能给人误伤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东华门、左掖门、右掖门外，王安石、司马光、范纯仁，皆各自领着禁军与班直侍卫，夺门而入，急趋福宁殿。城北，枢密使韩维与礼部尚书李清臣指挥禁军、班直侍卫到处搜捕在景龙门受阻后便四处逃窜的班直侍卫；知开封府韩忠彦则亲自率领着数百名军巡铺徼巡卒、潜火队，“护送”雍王回到王府……

《熙宁朝野杂录·石得一之乱》：

十八年一月八日，是夜大风雪，帝崩于福宁殿。勾当皇城司石得一与养子从荣、指挥使许继玮、金枪班指挥使朱大成夺皇城司兵符，遂倡乱，以石得一与许继玮守宫门，隔绝中外；从荣引兵攻两府、福宁殿；朱大成攻东宫……

……时忠彦尹开封，先察其事。遣子治驰告司马光、王安石、范纯仁，三公遂引兵入宫平叛。

……故世传平乱之功，石、韩、马、王、范五公为最。

乱平，九日，太子即位于福宁殿，遵遗诏，改名讳煦。

《野录·“朝野杂录多虚妄”条》：

江陵李氏所著《熙宁朝野杂录》，最不经，非信史。李氏虽当时人，然远在江陵，毕生未至汴京，所记皆传闻，故多不可信。其记石得一之乱，而平乱皆归功于马、王、范三公，学者多有为其所昧者。实平石贼之乱，以石公、韩公功最高。石公宿卫宫中，指挥若定，身受箭创，而色不变，两宫赖公得安。而遣呼延忠先救东宫，非公不能为此。时东宫几为朱贼所害，非呼延忠不得免。故呼延公绍圣之亲贵，仅次杨、田。而李氏不明石贼之乱，意在迎立雍王，竟谓韩公先察其事，谬矣……

《伊洛纪闻·熙宁遗诏》：

熙宁十八年，帝崩于福宁殿。遗诏立太子为帝，改名讳煦。遗诏另有三事：一，以太子年幼，尊高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军国大事，一体裁决；一，以王安石、司马光、石越、韩维、王珪、韩忠彦辅政；一，收复燕云者王。

世传遗诏立辅政，非帝本意。当时士大夫亦颇有责安焘、李清臣

者，以其手书“乱命”也。

目录

第十四章 两河百郡宋山川

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

第十六章 莫嗟身世浑无事

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

第十八章 封疆尽是春秋国

第十九章 黄金错刀白玉装

附录

第十四章 两河百郡宋山川

1

熙宁十八年一月十日。残雪未融的汴京城，显得格外的寒冷，但此时若有人拨开白雪，便会发觉雪地下面的野草，早已不似冬天的枯黄，早春的绿意，仿佛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降临到人间。

“这算是个好兆头。”汴京城北的陈桥门外的官道上，骑在马上上的范翔望着路边石头缝里溜出来的一丝春意，心里自嘲道。

范翔再也想不到，赴辽国告哀使的差遣，竟会摊到自己头上。为此，吏部还特意调了他的职位，由尚书省的户房都事变成了礼部的礼部司主事。这两个官职表面虽然是平级，但实际上当然是户房都事的权位更高一些。范翔并非是计较官位的高低，虽然他很在乎自己的功名，但他知道，出使辽国回来后，只要不辱使命，他很快就要变成正七品了。这礼部司主事不过是个临时的差遣，本就不值得计较。

可范翔却一点也不想去辽国。

在接到任命后，范纯仁特意见了他，告诉他辽国可能将要南犯，因

此，他此番的使命，不止是告诉辽国大宋发生国丧，还要见机行事，尽可能协助苏轼，阻止辽国南下。

往来交聘，范翔本就觉得并非己所长，更何况此行还充满危险……

但他不知是幸运还是倒霉——范纯仁、孙固都欣赏他的才智，石越也以为他足以胜任，此时又正值国家多事，他怎么敢拒绝？更何况范翔知道在他之后，按照故事，还会有好几拨使者被派往辽国，自己不过是打个前哨而已。迫不得已，也只好硬着头皮上阵。然而，这的确不是范翔所喜欢的差使。哪怕出使，范翔也觉得自己更适合担任喜庆一些的使节。

范翔又瞥了前来送行的潘照临一眼，心中更生疑窦。因为适逢国丧，他又以告哀使出使大辽，自然不方便亲朋戚友十里长亭的送别，而范翔自忖与潘照临这位右相府第一谋士的交情，更没有好到会令他特意前来送行的地步。

事情反常，更让范翔感到不安。他又想到跟在身后的使团，但却忍住没有回头。潘照临是与他并辔而行，范翔不知道这样合不合规矩，但这种礼仪上的事情，是千万疏忽不得的，否则传扬出去，被人参上一本，后果不堪设想。

然他亦不敢得罪潘照临。虽然潘照临一路之上，并没有与他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默默坐在马上徐行。可范翔心里很清楚，潘照临来送行，一定有事，他既不说话，范翔也不愿伤神去猜，更不便催促，只好按捺住心里的不安，耐心的等待。

但范翔终究是忍不住的。忍得一阵，他忽然“哦……”了一声，转头望着潘照临，问道：“潘先生，不知相公的伤情如何？”

“仲麟定在想我为何会来送行。” 潘照临却无意多谈石越左臂的伤势。

“在下确是有点受宠若惊。” 范翔坦白的说道。

潘照临微微点了点头，对于“受宠若惊”四个字，居之不疑，“国家多事。仲麟想必亦听到了许多流言？”

“先生是指？”

“京师处处在传三佛齐将勾结注辇国叛乱之事。”潘照临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嘲讽，“有人忧心忡忡，道薛奕对三佛齐掉以轻心，恐误朝廷；有人则不以为然，以为薛奕都觉得没事，那自可以高枕无忧……”

听到此处，范翔几乎露出笑容来，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使命，连忙克制了，嘴里却忍不住说道：“依在下之见，这皆不过是薛郎故意为之！”

“哦？”潘照临忽然转头望了范翔一眼。

“在下早就听说，薛奕有意游说朝廷对注辇国开战，然终不得志。依区区之见，三佛齐叛乱，只怕是迟早间事。薛奕并非掉以轻心，他是盼着三佛齐叛乱，才好名正言顺，让朝廷同意他用兵。”范翔心里的这番想法，一直没有机会向人说出来——他毕竟还是知道轻重的，在别人面前胡乱议论这些，对薛奕颇为不利，但如范翔这样的人物，心里有与众不同的见识，却要憋在心里，也如同一种折磨。此时能有机会在潘照临这等智谋之士面前一吐为快，他的心情也不由得变好了许多。

“仲麟果然是才智之士。”潘照临再次看了范翔一眼，眼中已略有赞许之意。

“不敢！这等雕虫小技，想必也瞒不过相公。”

“若是相公有时间细想，自然是瞒不过他。”潘照临淡淡说道。

范翔不由愕然：“那先生……”

“南海万里之外，朝廷难免鞭长莫及。有些事情，我说也罢，不说也罢，迟早会发生；相公早知道也罢，晚知道也罢，亦无甚区别。既然如此，便无必要早说。况且这说到底，不过是流言……”

“那……”

“薛奕若果真掉以轻心，他便无资格再呆在南海，享有他今日之地位，纵被朝廷处罚，亦是咎由自取；但薛奕不至于如此不成器，他既然是有意为之，则必有善后之策。此事原本不必操心。然薛奕千算万算，亦料不到朝廷在此时忽然遭逢国丧，更不会算到契丹居然在此时有意南犯！”潘照临哼了一声，又道：“按故事，遣往各路告谕国丧、新帝继位的使者，需在大敛成服^[1]后才能出发。纵是不顾礼法，立即派出使者，待薛奕知道这些事情，只怕三佛齐亦已经……哼哼！薛奕这番玩火，稍有差池，便会烧到他自己，还要连累家国！”

范翔听得耸然动容，果真北面契丹南下，南海三佛齐与注辇国倡乱的话，以大宋今日之国势，断难两面应敌。到时候要保哪里弃哪里，自是不言自明的。

“朝廷经营南海十余年，方有今日之基业，岂能毁于一旦？！”潘照临忽然勒马停住，眯成一条缝隙的双眼中，露出摄人的光芒，“休说南海，今日国家之势，亦非与契丹交兵之时。故相公问我何人可以出使辽国之时，我以为满朝文武，除章子厚外，便非仲麟莫属。然章子厚官

位太高，做告哀使必引人注目，更令辽人生轻我之心……”

“原来……”范翔连忙跟着勒马，他这时总算知道，害自己的“罪魁祸首”是何人。

“承平之时，要讲礼义诗书，否则出使难免辱国；但有事之时，却不能用书呆子出使。不过，我方才有意思探，仲麟终还是沉不住，亦算不上上佳之选……”潘照临毫不顾忌范翔的自尊心，他言下之意，分明是说范翔亦不过是勉强凑合。范翔听得又是羞愧，又是哭笑不得，却见潘照临挥鞭指了指远处的一座亭子，道：“我给仲麟引荐一个人。你此行之使命，便是要设法将此人不动声色的引荐给辽主或他身边的重臣。”说罢，策马朝亭子那边跑去。

范翔连忙吩咐了一下使团，驱马跟上。

在亭子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僮仆，男子的衣饰很平常，但范翔早就留意到亭子外面的三匹高头大马——无论是在松漠庄，还是在雍王的马厩，如此高大的白马，都是很少见的。

“在下柴远，见过范大人。”那男子见着范翔，连忙抱拳行礼。

“柴远？”范翔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但此时亦不及细想，便见潘照临挥手斥退那两个僮仆，道：“仲麟需记住一事，柴远并非朝廷使节，与大宋并无半点关系。他不过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商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才设法接近辽国君臣。是以，此事若令朝廷知道，连仲麟亦难免要受责难。”

这种要求，未免强人所难。但范翔听得出来，潘照临并非是想针得他的同意，“但在下是首次使辽，要不辱使命，没有大苏协助……”

“仲麟若不怕回国后被问罪，尽管去找大苏，他身边有多少职方馆的官员，想必毋需我多说。何不干脆向朝廷拜表直接一点？”潘照临不待范翔说完，便毫不留情的讥讽道。

但范翔此时却已顾不得潘照临的讥讽，急道：“然……”

他才说得一个字，又被潘照临打断，“去找朴彦成。”

“朴彦成？”范翔奇道。

“便是朴彦成。”潘照临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望了范翔一眼，仿佛很不愿意与智力如此低下的人多说什么，“朴彦成一家，原是高丽顺王的人，王运做了高丽国王后，顺王一些旧党，逃到了辽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些人在高丽国内，亦并非全无势力。朝廷为万全计，令朴彦成出使辽国，目的便是暗中接近这些人，并设法分化他们，操纵他们。若要将柴远荐给辽国君臣，上策便是通过这些高丽人。”

范翔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再问朴彦成身边为何没有职方馆的人监视——毫无疑问，朴彦成一定在职方馆也有份薪俸。但他心里面又冒出一个疑问来……

“你到了辽国，要谨防辽国通事局。”潘照临没有容他再多问，回头瞥了柴远一眼，便出了亭子，上马离去。范翔看了看柴远，又看了看潘照临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苦笑出来。

将柴远介绍给范翔之后，潘照临便策马往陈桥门回城。此时，陈桥

门前，依然是一片肃穆之色。把守城门的兵吏都戴着孝，数量却比平日多了一倍还不止，对出入城门的人，盘查亦十分严格。潘照临不由得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在往年这个时候，因为是灯节，便是各外城门上，也会张灯结彩，但今年的灯节，却早已名不副实了。

先皇帝赵顼升遐，举国同哀，开封府在天子脚下，自然更不能马虎，汴京城昨日便已经满城戴孝——这些对汴京百姓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二十余年间，算上赵顼，许多百姓已经经历了三个皇帝的去逝。真正令得整个汴京如临大敌，百姓惶恐不安的，是八日晚上的石得一之乱。

当晚的变乱，前后不过两个时辰就被平定，对坊市也未造成很大的损害，事变之时，除了内城与新城城北的一些居民有所察觉，大部分市民都一无所知。然而，在叛乱平定后，它波及的范围，却让汴京城数以千户的人家都忐忑难安。石得一等主谋，的确皆已死于平乱之中，但涉及叛乱的却包括整个皇城司和部分班直。这些人，尤其是皇城司兵吏，多数都是开封本地人！

陈桥门前的兵吏，便是在搜捕参预叛乱的漏网之鱼。

便是昨日，亦即九日清晨，首相司马光在福宁殿灵前宣读先帝遗制，太子继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紧接着，便又下令，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以仁多保忠、杨士芳、田烈武守宿福宁殿外，另又分遣武臣增兵防守军器库，以及宫城、内城、外城诸门，并暂时令李向安等内侍，接管皇城司事务。

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这是“祖宗故事”。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

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蕃的战争，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预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

的陪着赵顼……这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顼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煦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顼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被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账。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

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

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顼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干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摯，却都有意保全赵顼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顼赶尽杀绝。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担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所以他有足够的借口谋定而后动。

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纵想饶过赵顼，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顼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便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羁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拔，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绩还受人诟病，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怀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犹当谨慎。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著，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虽然，在这些事上面，连潘照临也弄不清石越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潘照临却觉得，自己有义务替石越事先谋划好这一切。

但是，当潘照临回到石府之时，石越却正在病榻上接见桑充国与吴从龙、曹友闻。

这吴从龙原亦是陈良的旧识，最精于礼制典章之学，早就投入石越门下。但他自入仕以来，因吏材平庸，又受石越牵累，竟徘徊州县十余年，一直难以升迁。直到石越重掌权柄，陈良在石越那里帮他说说话，这才终于让石越想起还有他这么个人，将他调任鸿胪寺主簿。他三日前方抵京履新，正好避开了国丧。

潘照临亦不知道这三人如何竟会凑到一块，但石越八日晚上在福宁殿指挥平叛，左臂受伤，九日又忙了一天，没心思去管这伤情，不料到了九日晚上，竟突然晕倒在回府的路上。宫里派了太医来诊治，特许石越休养一日，便这么一日之闲，石越却又会见起桑充国等“闲人”来。潘照临又见陈良与侍剑不加阻止，反在一旁作陪，言笑宴宴，心里更加不悦，撇了撇嘴巴，走到石越榻边，亦不说话，自己挑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众人见他进来，除石越外，连忙都起身行礼。石越却没留意潘照临的脸色不对，只是微微额首，便又转头对桑充国等人说道：“潘先生亦是自己人，不必拘礼。长卿，你继续说南北之论，亦让潘先生评点评点……”

桑充国点点头，又向潘照临以目示意，道：“我刚刚听曹员外说起两浙人材之盛，便想到前些天几个福建学生的南北之论……此事却要从本朝进士第说起，因今年是省试之年，学院里，有好事之人，贴了一张大表出来，上面列举了自太祖皇帝以来，各路中状元的人数，便由此事，引起了口舌之争。”

“状元？”吴从龙在一旁笑道：“大行皇帝在位期间，共有六位文状元，许安世是治平四年的状元，未经殿试，在下记得那年是君实相公知贡举，除此之外，只有时彦是开封人，其余当皆是南人，自仁宗以来，福建之士多魁天下，也难怪他们得意……”

他只顾卖弄着，不料却见桑充国摇了摇头，不由诧异道：“难不成在下记错了？”

“子云记得不错。”桑充道注目吴从龙，又道：“不过国朝建国以来，状元却还是北人居多的。非但是状元，进士及第的人数，两府宰臣人数，乃至有幸进国史馆立传诸贤，北人皆遥遥领先。而本朝名臣名将，更多为北人。国朝以来，北人对南人素有成见，此亦是众所周知，贤如范文正公，虽身为南人，却终身以北人自居；欧阳文忠公亦是南人，却一直想在颍州安家，而对故乡却颇有微词……而南人尤其不善战斗，国朝禁军将士，亦多为北人。”

“确是如此。”吴从龙脸色微红，急又道：“我记得庆历时扩充禁军，有些虎翼军禁兵是南中人，怯懦柔弱，自云不知战斗，见贼恐死。如今虎翼军整编后，虽多在南人中选填，然军中习俗流传，至今不用南中人。”

“还有这等事？”石越还是第一次听说。

“千真万确。”陈良也忍不住说道，“如今的虎翼军虽与过去的虎翼军并无多大干系，但不用南中人这一样，却是武翼军不成文的规矩。”

桑充国又道：“那几个福建学生，原是西湖学院的。便因了这些南北偏见，竟被人嘲讽。不料亦由此，却引出一段高论来。”

潘照临撇撇嘴，讥道：“历来南北之争，往往北人骂南人狡黠怯懦，南人便骂北人不足于智。还能有甚高论？”

桑充国移目潘照临，温声道：“潘先生所言，正是一般的情形。若说南北之争，实称得上是本朝一大事件，小到平时百姓之观感，大到庙堂定策，这南北之争，皆贯穿其间。便是君实相公与吕吉甫相公之不和，难道便全由政见么？因此，我才以为，那几个学生之论，颇有中的之处。”

“那我真要好好听听了！”潘照临不屑之意溢于言表。

桑充国亦不生气，只望着潘照临，道：“我听说潘先生亦精通河洛之学，大至观星望气，小至测字相人，无所不精。敢问先生，可曾听说过地气南移一说？”

潘照临“哼”了一声，根本不屑于回答。

在座之人，只有侍剑对此知之甚少，因饶有兴趣的问道：“什么叫地气南移？”

“这地气南移乃是精通易理之人推算出来的。”陈良解释道，“天地之气，原在西北，故我华夏发源于西北，汉唐皆以都西北而强盛，然天道循环，这天地间的灵气，历数千年，逐渐南移，故历来皆有人说，

东南有王气，而南方人物，亦渐渐兴盛。”

“子柔先生说得不错。”桑充国接道，“我汉人实是周人之后，兴于西北，数千年来，西北地灵人杰，冠于天下，华夏诞于斯，兴于斯，然自汉晋以来，便不断有人以为，地气已渐渐向东南移转。那几个学生便以为，此说未必全是怪力乱神之说，‘地气’固非儒者语，不足采信，然南方渐渐兴盛，北方陷于停滞，却亦是不争之事实。而这开天辟地以来之大转变，便发生在本朝。只不过，他们却是将此归功于教育之盛……”

“便以本朝而论，建国之初，状元、进士、名臣将相，多出于北方，然至仁宗以后，则南方人物之盛，便已渐可与北方比肩，到大行皇帝之时，已有超越之势。而南方人材最盛处，莫过于闽、蜀、楚、吴越[2]……”

“这四地当中，福建印书业天下第一，福建书虽然纸质不佳，常有讹误之处，易受学者批评，然天下每年印书最多的便是福建，熙宁以来，汴京、杭州印书业之发展，令人瞠目，却终夺不了福建书销量天下第一的名头。这其中原因，绝非仅仅是闽书便宜而已。闽人多爱读书，自欧阳詹、徐寅[3]以来，闽中讲学之风大盛，五代之时，中原方忙于征战，而闽中之士却都在延寿万卷书楼忙着借书读，潘先生、子柔先生皆是游历天下，见闻广博者，当知我所言非虚——如今福建即使普通的农夫，耕作之时，也有许多人在背书的；熙宁年间，朝廷在福建按户等差点乡兵，结果因为闽中户户读书，所点的乡兵，竟大多是举子！此事在座诸位都是知道的。如此盛况，如今天下，恐怕也只有福建才见得着。”

“正因有了这一百多年的积累，太平兴国以后，福建人中进士者数

以百计，公卿将相辈出，熙宁之时，朝中名臣将相，多有闽人，而先帝在位时六个文状元，便有三个是福建人……”

潘照临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道：“不错，还有一个‘福建子’。”

桑充国知他脾气，却不去理他讥刺，又继续说道：“我是不懂这地气之说的，阴阳易理，河图洛书，我也一窍不通。然本朝自真宗以后，闽中之士忽然大爆发，而且人材辈出，有越来越盛之迹象，归功于五代以来一两百年间的教育积累，当有几分道理。要令一路一州之民富足，数十年，甚至十数年便可以成功；然要让一路一州文明昌盛，亦的确非有数百年之积累不可。”

石越看了桑充国一眼，他心里已隐隐猜到桑充国的用意，但仍然忍不住赞道：“长卿说得极是。”

桑充国又道：“福建印书第一，民间藏书最盛，读书之人又如此之多，用不着知道地气南移，亦可知福建人材在本朝为何兴盛。而蜀中亦大同小异，不过论到积累，它的时间更久，可以上溯到汉朝文翁治蜀之时。自汉唐以来，蜀中虽然人材辈出，在南方可谓一枝独秀，然终比不过本朝蜀中人材之盛。福建号称‘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公卿相望’，而蜀中本朝教育之盛，则稍逊于福建。我还记得幼时在家乡，每到晚上，经常是家家燃灯，诵读之声，琅琅相闻。只不过蜀中各府州差异较大，如成都府、眉州等地，市井胥吏，亦能写文章，连伶人亦多通经史。在眉州，知州甚至要规劝百姓不要只顾着读书忘了耕种；但在有些州县，却有人连书算亦不懂。这亦是蜀不如闽的原因。”

“然蜀中教育最大的特点，亦是他路所不如者，则是蜀中女子多知书。正因女子多知书，才去督促子女勤读书。蜀中人材之盛，原因可能

便在于此。”桑充国本是蜀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来，自然亦颇觉骄傲。

石越听得亦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却又忍不住想到，当时蜀士长于文章而短于吏材，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

桑充国见石越认可，更加振奋，“故此我亦十分赞成令女子读书，不说其它，试想想，这天下的母亲若皆能识文断字，岂有不会读书的儿子？”

“此言有理。”这时连陈良也忍不住赞同起来。

“至于江西与两浙，这两地书院、藏书之盛，更不用多说。江南西路之民，秀而能文。在别的地方，能写文章，已经很让人羡慕；但在江西，若只能写文章，却不足挂齿。本朝文宗，若非蜀中出了个苏子瞻，休说东南，便是整个天下加起来，亦及不过江西人。江西人材之盛，亦是由其书院之盛所致。江西路官办之州学、县学，私立之书院、学院，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早在熙宁以前，便已具规模……”

陈良听到这里，忍不住插道：“这只怕和江西的民风也有关系……”他想起此事，嘴角亦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笑意来。

石越听他话中有未尽之意，不由问道：“此话怎讲？”

“我知道子柔先生所指何意。”桑充国不由笑出声来，他望着一脸疑惑的石越，解释道：“我听江西的学生提过，江西民风好讼，但有一点点纠纷，便非得上衙门打官司解决不可。当地许多百姓，随时带着纸笔，遇到纠纷，马上便会把证据记录下来。而且在江西，熟知律令的人最多，故本朝以在江西做官最难——别处百姓读书，是为了科举考功名，江西百姓读书，有许多是为了学律令好打官司。世传在江西卖得最

好的书，不是《十三经》，不是《论语》，而是《邓思贤》这本教法律讲诉讼的书，江西的村学当中，便用这本书教学生。”

江南西路的讼学、业嘴社，天下闻名，石越也听说过，但他却还是第一次听说江西路的百姓，竟然如此有法律意识。他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人疑心王安石的学术政治，偏于法家。”不过这话，自然是不能宣诸于口的。

桑充国却不知石越居然联想到他岳父那去了，又问陈良道：“子柔先生可是想说此事？”

陈良点点头，笑道：“我去过江西，那些新科进士，若是差到江西做官，无不叫苦不迭。说到刑统敕令，不要说业嘴社专门给人打官司的珥笔之人，便是普通百姓，这些进士也说不过他们。往往有在公堂上被百姓辩得哑口无言甚至恼羞成怒者。”

桑充国笑了笑，道：“这其实无足为怪。各路当中，最爱打官司的，便是闽、蜀、楚、吴越这四地的百姓，不过江西风气尤盛。这只怕亦不是偶然。大抵来说，凡一地教育盛，则人材盛，而本朝素以‘法治’立国，百姓识文断字，自然关心律令。便是先前所说福建路，还不是家藏法律？北方之儒者，以为这不利于风俗淳厚，非盛世之事，然此事我以为还是小苏参政说得对，这几地诉讼虽多，总好过有些地方的百姓去持械械斗。况且要百姓守法，先须令百姓知法，亦不得因噎废食。至于如江西那样，到底是特例。”

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其实最能证明教育之功的，还是两浙路的情形。吴越之地，本来素有文明底蕴，然建国之初，吴越虽然繁华，但教育并不算兴盛，杭州号称东南第一州，熙宁初年，州学竟不

过二百余人。然自子明守杭以后，朝廷又大兴学校，十余年间，西湖学院之盛，几可与白水潭比肩。而杭州、两浙路之识字率，在全国亦居前列，我敢断言，二三十年后，东南夺状元最多的，必将是两浙路；天下夺状元最多的，亦不会是京东、开封，而将是两浙路。吴越之民，天性灵巧聪慧，别处用一千年、数百年的积累，他们只需数十年奋发，便不会差到哪里去……”

桑充国嗟叹了一会，方又说道：“除此四地外，如荆湖北路，却正好是个反例。荆湖北路史上曾经人材辈出，然不知何时却衰落下来，本朝以来，湖北路偶尔出几个名臣，便全是靠的那点遗脉还没有断绝。与之相应的，则是湖北路今日教育之盛，甚至还不如荆湖南路了。如今湖北路唯一学校办得较好的，便是岳州，乃是滕元发的遗泽。而湖南路自建国初重建岳麓书院以来，讲学之风大盛，熙宁兴学校诏颁布后，湖南虽还远远及不上闽蜀吴楚，然于东南诸路之中，亦算是后起之秀，来日亦可期待，较之湖北路江河日下，不知好了多少……”

“若以此看来，所谓地气南移，亦只可存而不论。湖北路亦是南方，这地气南移，为何独独不眷顾湖北？而如湖南、广南东西、黔州诸路，难道便不是南方？为何地气不往那里移？南方兴盛之地，如闽蜀一东一西，相隔数千里，却把中间的荆湖南北给忘了，这地气南移之法，未免过于不可捉摸。其实同样的道理，亦可用于北方。西北诸路，以汴京与京东路学校最多，故这两地的状元最多，人材亦最盛。其余诸路，安史之乱以后，土地残破，百姓困于战争、劳役，哪有余力办学校？此消而彼长，便难免有地气南移之说。熙宁兴学校诏以后，陕西路学校办得最好——这自是全赖子明与范纯粹之功——故我以为，陕西之将来，未必不能复兴如汉唐旧观……”

桑充国原本只是来探望石越的伤势，因众人闲聊，说到南北之别，这时候侃侃而谈，由南方之兴盛，而大谈教育之功。在座之人，都是一时人杰，联想到桑充国一向的主张，听到后来，自然都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以桑充国的性情，这实已是他所能绕的最大的一个弯子了。

“长卿说得不错，这天下之事，有些事看起来象天命，其实依旧不过是人事。”石越接过话来，“只不过，长卿，为政者固然不能没有远见，但也不能太有远见。眼睛看得太远，反容易忘记脚下的石头。”

“子明……”

“长卿之意，我已经明白了。”石越摇摇头，阻住桑充国，又道：“长卿上次送来《学校论》第一卷的初稿，我也拜读了。提高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于我华夏种族之兴盛，的确至关重要。不过如今之局势，朝廷只怕暂时无暇他顾……”

出乎众人的意料，也出乎石越的意料，桑充国竟然认真的点了点头，道：“此事我亦知道。其实我这次来，原只是为探望子明的伤情，并无他意。而且我也知道，有些事情，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过，子明既已看了第一卷初稿，便当知道，我在《学校论》第一卷中，说过学校非止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

“长卿说真正的学校，不仅应当是学术薪火相传之所，保留、记录下先贤先哲之学问，将之传授给后学，只能谓之‘传道’，学校还要致力于‘求道’，继续探询先贤先哲所不及的境界。真正的学校，还应当是天下道德良心之所系；还应当是为诸夏守望远方者，肉食者往往只能

看到脚下，学校却要坚持看远方……”

“子明能明白就好。”桑充国露出欣慰的神情，“我做了几十天的资善堂直讲，总算知道宰相有宰相的难处。但是，我还是以为，学校迂腐一点却无妨，若有一天，学校不肯迂腐了，它也就形在神灭了。我是生来便适合呆在白水潭的，所以，子明或有子明的苦衷，但若有机会，我还是会游说子明，朝廷当再颁一次兴学诏，以敕令规定，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必须送儿子上学。朝廷收了这么多赋税，理所当然，要让它的臣民至少懂一点基本的书算……”

桑充国说到此处，顿了顿，又郑重说道：“这并非是乞求，而是讨债！”

[1]. 按汉族之丧礼，人死之后，第二日要给死者清洁遗体，换上衣服，称为“小敛”；第三日则收尸入棺，称为“大敛”。按礼法，人君入敛的衣服，应当有一百套。大敛的次日，也就是第四日，亲人按着亲疏的不同，穿上不同的丧服，则称为“成服”。阿越按：有宋一朝，皇帝死后，并不严格遵守此礼。北宋皇帝从死至大敛，最短四日，最长八日。如据《宋史》，赵顼死后八日，方大敛成服。而大敛、成服，有时亦可在同一日。

[2]. 闽指今日之福建，蜀指四川，楚指江西，吴越指江浙一带。

[3]. 欧阳詹，唐人，福建中进士第一人。他中进士之事，对于福建教育的兴盛，有极大的推动。徐寅，唐末五代人，著名文学家。他后半

生回乡，在闽国建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延寿万卷书楼”，聚徒讲学，是福建地方教育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按，凡本节桑充国所论诸事，大抵皆是史实，非作者望壁虚构。

“在诸夏，士若是做了奴才，百姓也不要指望有什么好日子，国家亦不必指望有什么前途……幸好，幸好……”桑充国先告辞后，石越忽然间没头没脑的感慨起来。

众人均是听得莫名其妙，只潘照临冷笑道：“但桑直讲却未免太像个债主了。”

石越转过头，望着潘照临，“先生可知，长卿之所以能有今日，亦是由他这份痴气？”他扫视众人，又说道：“有些人，不管他怀抱何种目的，只要认定一件事后，便能竭尽全力，心无旁骛的去做，有如此态度，无论他看起来多可笑、多迂腐，亦不当被人轻视。”

“长卿想事情虽然简单，但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它正确，极诚恳极认真的去做。天下男子，又有几人能做到如此境界？所以，无论长卿做了多不合情理的事，我都没办法讨厌他；无论他想做的事，多么不可思议，我亦愿意包容……”

潘照临的脸色变了变，他敏锐的觉察到，石越有点忘形了。

赵瑛死了，石越的确很伤感，但与此同时，赵瑛给石越造成的那种无形的压力，也一起消失了。

否则，无以解释石越的话——虽然这只是评价桑充国，只是无关紧

要的话，但若在以前，石越最多在心里这样想想，绝不会随随便便当众说出来。

不过潘照临也并没有多么担心，更加没有谏止。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也许正是潘照临所期盼的——石越必须少一点顾忌其他人的想法。现在，已经到了要让其他人来习惯石越的时候了。从赵瑛崩驾的第二天起，潘照临自己也刻意改口，称石越为“相公”了。石越虽然有点惊讶，但并没有告诉他不要这样喊……

他冷眼看了一眼在座诸人，果然众人都是很认真的聆听着……人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其实，长卿的南北之论，还是极有见识的。他虽说是几个福建学生之语，不过我看多半还是他自己的想法。”

“亦未必如此简单！”潘照临不屑的说道，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对桑充国，潘照临心里的评价却与石越大不相同，他只是一眼就看穿了桑充国的那点小把戏，懒得当面反驳桑充国，但对石越，潘照临却还没有丧失反驳的兴趣，“说甚南北之争，南方兴盛，其实多半倒是北人之功。”

“哦？此话怎讲？”他这一番高论，却立时将众人的好奇心都吊高了。

“何谓南人北人，若非是北人南渡，南方还在刀耕火种，又有何兴盛可言？”潘照临冷冷的说道，“大抵只要北方动荡，或者举国南迁，或是流民南渡，何处北人多，何处便会兴盛起来。东南有今日之兴盛，又岂止是因为文教？若无北人带去的农耕之法，令得东南富庶，又谈何兴盛？”

石越摇摇头，反问道：“先生此言，虽然有理，但既然是东南富庶是因为北人，那为何如今北方许多地方反不如南方富庶呢？若说因为战乱，国家承平也有一百多年了……”

“这又何足为怪？一则北方地利已开发数千年，若要有何进益，自然是难于登天；而南方土地本来便要肥沃，且开发远不及北方，其财富增加，自然快过北方。故南方易于进步，而北方则苦于停滞。再则南方本是蛮夷居所，礼乐教化未至，北人到了南方，虽然移风易俗，以夏变夷，然原来土著之习俗，又岂能对移民没有影响？故南方风俗，原就与北方不同，北人重义轻利，南人却趋利重商，蔚为风气。相公不见连成都来京赴试的举子，也有人顺带着做生意的么？北方一家一族，若为分家分财打官司，不免为邻里所耻笑，南方则是习以为常，分家产时一文钱也不肯算错。相公莫要忘记，在相公之前，苏老泉、王介甫等人，便已经在说‘利者义之和’、‘利亡则义丧’，风气所致，南方士人，一向便主张不得以义抑利，抑末崇本，非正统。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个个如此，其民富庶一点，又何足怪？”

潘照临说完，竟犹未尽，又说道：“我虽是北人，但若以此说来，倒是南人知变通些，北人大多竟是被孟子的徒子徒孙所累。我游历天下时，曾听有南人叫自家女婿叫‘駙马’，除夕放烟花爆竹，南人竟敢大呼‘万岁’，这等事情，若是在中土，可任谁也没有这个胆子……”

提到此事，连曹友闻也忍不住笑道：“潘先生所说这习俗，南方别处是没有的，至少杭州便不敢如此，不过有一年学生在广州过除夕，却曾听到军民大呼万岁，当时几乎吓得魂飞魄散，还以为有人聚众谋反。若说南人趋利重商，那确是如此。”这点他却无需强调，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石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如此说来，长卿所言，的确片面了。”

曹友闻好不容易有了说话的机会，自是不会错过，忙又说道：“以学生所见，山长所言，的确失于片面。在北方诸路大兴学校，自然是善政。然若以为凭此便能令陕西复兴汉唐旧观，只怕是一厢情愿。以学生之见，北方若能保住不由停滞而转为衰退，便已要谢天谢地。以今日而言，整个南方固然还不及北方，但南方才是诸夏之未来，则毋庸置疑。一者如夕阳，一者如朝阳，学生斗胆直言，朝廷来日之目光，还是应当向南看……”

“潘先生与允叔说得不错，先前听桑直讲所言，还是局限于南人与北人，却未能深思南方与北方。”吴从龙也赞同道，“所谓南人与北人，其实皆是相对而言。我诸夏之民，皆是北人，何曾有南人？今日之所谓南人，或为北人之后，或为以夏变夷之民，所谓南北之辩，甚是无谓。”

“极是！极是……哎……”石越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忽然之间，便觉脑中有灵光一现，象是被什么东西点着了，忽然激动的大声喊起来，他手舞足蹈，一时忘形，竟碰到了伤口，痛疼难忍，忍不住叫出声来。

但他却依旧激动难抑，望了潘照临等人一眼，似是解释，又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是了，是了……南方之兴盛，北方之停滞，固然有其它原因，但其根源，还在于此……”

众人方以为他是认可了潘照临、曹友闻等人的见解，心里正纳闷他为何会如此激动，却听石越又说道：“……种族、文明之发展，可以有两种推动之力，一自内部，一自外部……我诸夏历千年之演化，欲再求

内部之推动，进入新的境界，难免会倍感艰难，故北方之停滞，亦不足为怪——这并非是北方的衰落，而是北方达到一个高峰之后，无法寻求突破的徘徊。若不能突破，它固然难免会陷入衰落，但若能有所突破，其前途更不可限量。而南方恰在此时迅速崛起，亦不可简单视为南方的兴盛，更非简单的重复北方之历史，它亦是北方在内部无法寻求突破时，在外部找到的推动之力……”

石越兴奋的发表着自己的宏论，却令在座众人都目瞪口呆。即使是潘照临，也不曾想到，石越与众人在谈论着南北之别，但心里思考的，却是这更高维度上的事情。这种视野上的差别，让潘照临都有点似懂非懂，没有完全明白石越所说的话。

石越看了一眼众人，见只有曹友闻的双目中，露出那种理解与兴奋的光芒，他略顿了一下，又解释道：“这便是如同我诸夏是一驾马车，原本拉车的，是北方这匹马，南方只是我诸夏在征服后生下来的小马驹，几千年后，北方这匹马，虽然代代相传，但永远都是那种血统，跑得不可能再快，拉得不可能再多，这时候，却发现，南方这小马驹，竟然已经有潜力跑得比北方更快了……”

“便是如此！”石越又重重的点了点头，仿佛要借此来强调自己所说的话，任何优秀的文明，都需要不断加入新鲜的基因，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这种变化，应当是主动的，从他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来看，若野蛮征服文明，则常导致衰退；然当文明征服野蛮，则带来的，却往往是文明的新一轮突破。在当时，南方对于北方来说，便是传统北方文明以外的新基因，所以，当北方的文明有些陷入呆滞与古板的时候，南方却突然爆发性的崛起了，而且，南方也的确呈现出一种与北方不同的特质来。

但这些话，他却是无法和任何人说的。

只有曹友闻似乎已经完全听懂了石越的话，他向一脸茫然的吴从友问道：“学生或已明白相公所说的意思……子云你知道配马种么？”

“这……我不太懂这些。”吴从龙疑惑的看着曹友闻，心里有一点嫉妒，但更多的是好奇。

曹友闻悄悄望了一眼石越，见石越并无阻止之意，又继续解释道：“配马便是这样的，纯种马配种，虽然是极好的，但若一代一代的，都是同一匹马的后代间进行配种，便是再好的纯种马，最后总会不成，更不可能超越最早的那匹种马。但若是能找到这种群之外的好种马配种，那便有可能配出更好的马来！”

“允叔说得极好。”石越看曹友闻的眼神，已经带上了欣赏之色，“我须多谢各位，让我想到了解决眼前难题的好办法。”

众人还在咀嚼着石越与曹友闻的话，石越这句话，却又让众人都大吃一惊。

“相公？”潘照临正要开口询问，石越已经说了出来：“这是一石多鸟之法，既能解决眼前的几个困局，又能为我诸夏找到一匹新的小马驹！”

“子云、允叔，今日所说之事，切不可向任何人泄露。”众人方等着石越继续说他的“小马驹”，不料石越已经转换了话题，他对吴从

龙、曹友闻叮嘱了一句，待二人答应了，又转向曹友闻，问道：“允叔可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

曹友闻听石越语气中，带着考较的味道，略想了一会方答道：“学生别无所长，相公召见，若非是钱庄总社，便当与南海海商有关。”

他说完，抿着嘴望着石越，却见石越的表情不置可否，过了好一会，才听石越又淡淡道：“其实我找允叔来，是想问问东南商人与南海海商的家底……允叔须得和我说真话，然你亦可放心，我的问题不会太为难。”

曹友闻连忙欠身回道：“相公下问，学生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石越点点头，问道：“以允叔的估计，东南商人与南海海商，手里通计能有多少金、银、铜钱？”

曹友闻闻言，惊讶的抬起头，却见石越面无表情，他不知道石越打的什么主意，想了想，方谨慎的回道：“这个……东南商贾如过江之鲫，学生也不能知道究竟有多少商贾……但以学生所见，家财在百万贯以上的，总有上千家，至于十万贯以上的，当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这些人，多少都会藏一些金银、铜钱，便是这金银、铜钱只占到家财的两成，最少也不会少于二十万万贯……”

“两成？”石越不动声色的反问了一句。

“实际自然是不止两成的，不过也不会太多。”曹友闻连忙说道，“东南商贾与中原、西北商贾不同，中原、西北商贾，家财多以田地、金银缙钱为主，多者占到八九成，但东南，便是海商，号称多藏金

帛，可实际上，东南海商不喜欢如北方一样，挖着地窖，一窖一窖的藏着宝货，故这金银缙钱，亦极少有人家会超过家财的五成……一般来说，占到两三成较为常见。”

“允叔这么说，未免有点不尽不实了。”石越的脸忽然沉了下来，“海商出海，追逐的无非是黄金白银，如何会比西北商贾还少？”

“相公……”陈良方想替曹友闻解释几句，却被石越冷冷的挡了回来，“本相只想听允叔的解释。”

石越一双眸子，咄咄逼人的盯着曹友闻。他召见曹友闻，自有他的用意，但如果曹友闻竟敢在他面前耍什么心眼，那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永远都别指望踏进石府的大门半步。

曹友闻却连想都不想，欠了欠身，从容道：“学生绝不敢欺瞒相公——相公说得不错，海商出海，为的都是金银铜钱，但若是相公去两北一个豪富之家，主人便会指着一个仓库说，此处全是绢，指着另一个仓库说，此处全是绸缎，又指着几个仓库说，此处全是粮食，然后指着一排地窖说，此一窖是真金，彼一窖是白金，此几窖是缙钱……然后会带着相公，去看他家的万亩良田！北人性格勤俭，无论贫富，都是如此，这似是天性。”

“但相公若去一个南方的豪富之家，却绝不会如此。南方的富人，与北人一样，也会购买良田，但他们若要炫耀自己的富裕，便会带相公去看他的府邸是如何极尽奢华，巧夺天工；他宅里养着多少知名的歌妓；每天要烧掉多少名贵的香料，一顿饭要吃掉几百贯甚对上千贯的缙钱……甚至如今杭州一带的富人，蔚然成风的，是养一支蹴鞠社，此风便如北方富贵之家养着好马去赛马一样，惟一的不同是，这蹴鞠社不及

名马有用，却要花更多的钱。”

“相公曾经守杭，当知学生并无虚言，北人勤俭，然南人就尚奢侈，这亦是天性。以两浙来说，普通百姓收入较北方为高，但其家中积蓄，却往往比北方的百姓要少。三吴风俗便是如此，许多人家，房子盖得华丽，衣饰望之粲然，但家里连隔夜的存粮都没有。当年灾荒之时，因为没有积蓄，所以许多人家只好把家里的门窗劈成木柴来卖，结果这些木柴中，许多都漆着金！且南人又好游乐，好口腹之欲，不止是富人如此，连穷人也对时行乐……”

“故学生所言，绝无半点欺瞒。”曹友闻双目炯炯，望着石越，说道：“东南的确要比西北富裕，富商也为数众多，然南人生性浮薄，若两家家财相当，则家中之储蓄，必不及北人。”

石越听到这里，脸色渐渐缓和下来，他在杭州当过知州，也知道一些杭州的风俗——当年他见到许多杭州人，已经穷得要借米过日子，但是家里的碗，却一定是美焕美仑的漆器。若是在北方，碰上这样的穷人家，那一定是用很粗陋的陶碗将就了。

他心里面，对曹友闻的话，已经信了七八分。

“如此说来，本相还须多打北边富室的主意？”

曹友闻一愣，口里却如实说道：“学生虽不知相公的打算，然以学生之愚见，若是想叫富人出钱，还是只能指望东南商贾。”

石越奇道：“这又是为何？”

“虽然如学生所言，北边的富人积蓄多，但其往往吝啬，若没有实际的好处，他们绝不会轻易往外面掏一文钱；东南的商贾却不同，他们

生性便爱追逐一些浮夸的东西，如珍珠、象牙、珊瑚此类海外奇珍异宝，在国内的销量，除了汴京以外，便数东南的城市卖得最好。南人爱攀比，好虚荣……”

“允叔果然聪明！”石越不待曹友闻说完，已是开口称赞起来。

陈良是知石越的算盘的，也说道：“其实允叔说二十万万贯，只是最保守的估计。亦有不少海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家财……以学生之见，便是翻个倍，亦不奇怪。”

石越点点头，他瞥见曹友闻眼中还有疑惑之色，但这等大事，自然是不能随便和曹友闻泄露的。按礼仪，太皇太后带着小皇帝正式听政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之前，若是被御史们知道，新帝即位之初，不是先向天下求贤纳谏，反而是要卖爵位，不管是为什么，都免不了要闹出轩然大波来！

不过，这段时间内，石越也并非无事可做。

“叫允叔知道也无妨，允叔在界身巷买到的交钞，千万看紧了。”石越刻意提前放出一些风声，“朝廷已经下定决心，要保住交钞！皇上即位后，照例都是要颁布一些德政的，后天便会下旨，各地所有拖欠之历年税赋，皆可用交钞按官价补交！”

“啊？！”

“除此以外，本相还会请朝廷准许，今年之两税，缴交钞也罢、缗钱也罢，或是缴实物也罢，听民自便，届时本相会奏请朝廷着户部与太府寺，制定各州之税额，并令各路监察御史，严查拒收交钞之官吏，并鼓励各报监察。更允许百姓提前交纳两税！”

“这……”曹友闻的震惊，变成了忧惧。“此事还请相公三思！恕学生大胆直言——学生虽然不知朝廷之事，然以常情推测，便可知道，若是朝廷有钱，便断不需要增发那么多交钞，既然朝廷增发了那么多交钞，国用一定比较拮据。两税收交钞，固然于稳固交钞之信用大有好处，但重要的不是朝廷收税收什么，而是支出时付什么？朝廷每岁开销庞大，若支出也是用交钞的话……以学生之见，交钞非止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多，纵使军民愿意用交钞，物价也会暴涨，而朝廷又将迫不得已，被迫发行更多的交钞……如此恶性循环，只恐……”

曹友闻说到此处，不由摇摇头，道：“最要紧的是，万一失败，便如同雪上加霜……”

“允叔所虑极是。”石越却显得胸有成竹，坦然说道，“万一失败，朝廷便形同破产，后果不堪设想。而即使能让百姓恢复对交钞的信心，朝廷亦将面临着物价沸腾的巨大压力。”

“相公既然已经知道，为何？”

“无他，若不这般做，百姓对交钞的信心，又怎能恢复？国家赋税收不收交钞，于百姓信心来说，至关重要。况且，若是朝廷能筹到一笔铜钱，那一切担忧都是多余，所有麻烦皆迎刃而解！”石越说着说着，竟是“说漏”了嘴。

一笔铜钱？曹友闻在心里计算着，那需要一笔多大的巨款。莫非朝廷发现了一座旷古绝今的大金山？

其实，石越心里面也远不如他脸上所表现出的那么从容，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背水一战，便不惜丢出自己所有的筹码来。

石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已经认定，他面临的，乃是一个非常复杂奇妙的局势。这既不是一场信用危机，亦不是货币发行过多的危机。石越如此理解他所面临的局面，诚如他所看到的一些食货社的观点，大宋朝在经济上，绝非是一个整体。大宋朝，准确的说，不过是使用相同货币，由同一个政府领导的几个地区而已。汴京、西北、益州，既是信用危机也是货币发行过多，而最根本的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而东南则根本不存在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它不过是受北方波及的信用危机，其最实际的问题，则是李敦敏与曾布担心的海外贸易萎缩。

换而言之，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件事，只不过因为使用同样的货币，属于同一个国家，所以南方与北方尽管流通并不完全，却也同样会互相产生影响，于是表现出来的，竟然是相同的形式——交钞信用受到严重怀疑。而受打击最严重的，便是兴起不足二十年的钱庄业。

这也是石越突然对大宋朝的南北之争产生极大兴趣的重要原因。

蜀中商贾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然而因为大宋朝的特殊历史原因，蜀中的经济与外界的联系较少，直到交钞广泛应用之前，蜀中都是不使铜钱，而使用铁钱的。^[1]所以，蜀中于大宋，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王国。目前在那里，最重要的乃是军事与政治的事情，石越已经决定，要将益州的事单独处理。

除去益州以外，东南与北方，则面临表象相似，但本质各不相同的麻烦。

理想的办法，当然是巩固交钞的信用，然后加速各地区的流通，让汴京与北方过多的交钞，分散到全国去，然而石越却对此一筹莫展。

因此，石越心里面真实的想法，乃是保住东南。

汴京在天子脚下，出了什么事情，自然会给朝廷最大的压力。然而，无论从赋税的比例来看，还是未来的发展来看，石越都相信东南诸路才是大宋经济上的根本与未来。

石越相信，只要尽快恢复交钞的信用，东南就会重新稳定下来，并且恢复活力——东南诸路本身就是一个发展潜力无限的地区，海外贸易影响的到底只是个别的产业。毕竟，在海外贸易这个链条中，大宋朝扮演的角色，主要只是用瓷器、丝绸等制品，去换取金银以及香科、象牙等奢侈品。这还是一根比较原始的链条，其最重要的意义，只是为朝廷挣来大笔的税收。东南之所以会一片狼藉，乃是因为兴起不足二十年的钱庄业发展太快，石越此时已经充分的认识到钱庄业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产业，而偏偏它却成为了东南诸路这十几年来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发动机！

当然，若能为海外贸易找到新的突破口，那事情就更加完美。

但无论如何，在石越的计划中，已经有了明确的主次。在确保交钞的信用之后，汴京与西北的危机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至于物价，想要恢复旧观，那几乎已经不可能。

石越心里非常明白，曹友闻所说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极可能变成事实。然而，石越亦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所幸的是，石越发现上天并没有抛弃他。

便在这个节骨眼上，石越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无比大胆的想法。

那匹小马驹！

只要一念及此，石越便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兴奋之情。他这一日的

话，也显得格外的滔滔不绝。令熟知他的潘、陈、侍剑等人，都忍不住露出惊讶之色。

[1]. 作者按：事实上，这种币制之不同，亦推动了川峡地区贸易之发展。

当石越与曹友闻谈话的时候，坐在一旁的吴从龙，感觉自己象是被什么东西排斥了一样，他有一些拘谨，然而他内心如火焰一样燃烧着，他很想加入这个圈子，但他发现，和他的旧友相比，他不仅无论与司马梦求、陈良相提并论，无论与范翔相提并论，甚至也无论与曹友闻相提并论。

这令得吴从龙非常的不甘。

当年他们五人，相交莫逆，但如今看来，竟是自己最不得志。若非是陈良还挂念着几十年的交谊，他甚至可能一生之中，都徘徊于州县，脱不掉那身绿袍——这无论如何，都让吴从龙感到沮丧。原想有机会重新回到京师，尽管只是个小小的鸿胪寺主簿，但眼见着石越大权在握，吴从龙也曾经幻想自己将会跟着平步青云。

然而，第一次进石府，便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从桑充国在的时候开始，吴从龙便很努力的想融入石越的谈话当中，让石越能赏识自己，但，坐了这么久的时间，吴从龙突然发现，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的刻意，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可实际上，却总感觉有一种微妙的格格不入。

传闻桑充国与石越之间有龃龉，然而桑充国在石越面前，总让吴从龙觉得他们就是属于一个圈子的；即使是曹友闻，只是一个常年在南海

的海商，也比自己更加自然，而且吴从龙很快觉察到，石越对曹友闻已是青眼有加！

这更令吴从龙焦虑不安。

石府已经今非昔比，想见石越的才俊之士，每日里成百上千，但能被石越接见的未达之士，一个月能有十余人就不错了。吴从龙是陈良的旧交又如何？曾经见过石越如何？被人视为石党又如何？他心里非常清楚，所有这些，皆不足恃！石越根本不会稀罕这些，他早已听说过，曹友闻与陈良关系最好，做了这么多事，等了这么久，才有机会见着石越一面！

他吴从龙才回到京师，便有机会面见石越，这已经是上天眷顾。但吴从龙绝不会天真的将此视为理所当然，更不会以为将来时时会有如此机会，若他不能抓住眼前这机会，从此以后，再想进入这石府，将要艰难万倍。

明白这些，吴从龙心里无法不着急。但他却又实在插不上嘴，石越与曹友闻的话题，已经转到了他更加不熟悉的钱庄总社……吴从龙听说过周应芳这个名字，也听说过一些钱庄总社的事情，然而石越问曹友闻的，却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事情。

吴从龙只能尽量认真的听着，囫圇吞枣的记下来。同时暗暗在心里安慰着自己，无论如何，石越谈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回避自己。虽然心里亦知道这不过是因为所谈内容谈不上机密，甚至是石越刻意泄露，但这也总算是一件可以略感安慰的事情。

然而，不论他如何想认真，这种商贾交易之事，却实是他毫无兴趣的。打一生下来，吴从龙就没怎么亲自管理过钱财，家里凡是涉及货殖

的事情，在他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皆由他母亲负责；他母亲去逝后，则是由他夫人负责。不仅吴从龙从来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他的夫人填得一手好词，却似乎也并不擅长货殖，总之吴家的生活，也不过只是能勉强维持住符合他身份地位的水准而已。

若非是在石府，吴从龙早已哈欠连天了。

因此，吴从龙的思绪，总是不自觉的飘到自己写给石越的那份札子上去……

那是吴从龙的兴趣所在，虽然吴从龙并不知道石得一叛乱的更多内情，但他出色的政治嗅觉，让他相信朝廷在此时刻，会格外的猜忌宗室。

一百多年来，大宋朝宗室人数众多，也早已成为朝廷的隐患——大行皇帝即位之初，仅仅汴京宗室每月的日常开销，便几乎接近于汴京全部官员的每月用度的两倍，相当于汴京驻军军费开支的六七成！这还不包括赏赐、各种补贴。因此，自王安石拜相后，才不得不推行对宗室之法的改革，取消对“袒免亲”^[1]以下宗室的赐名、授官，以节省开支，同时作为一种补偿，允许他们进入宗学学习，并参加特殊的科举考试。

但这种改革，却是不彻底的。

吴从龙对此问题，比旁人有更多的兴趣去了解、关注。大宋朝三大宗系，外加上濮王系，所谓的“袒免亲”也是为数众多。即使是袒免亲以下，朝廷虽然不再让他们轻易当闲官、拿俸禄，然而即便降低难度、单独考试，能考上进士的也是少数，朝廷亦不得不给他们生活上的补贴。但即使如此，许多宗室依然生活困难，甚至包括许多袒免亲以内的宗室，都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富商之家，靠卖女儿维持家计。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则是居住问题，原本大宋朝的宗室，全部聚居在汴京，住房为朝廷提供，然而，随着宗室人口的暴增，日益拥挤的汴京城，已经无法提供宗室们足够的住所，朝廷不得不尝试让部分宗室分散到西京、北京去居住，但显然这也并非长远之计，休说汴京宗室所住的坊区依旧拥挤，纵使分散到四京，迟早有一天，其余诸京，也会面临如开封一样的窘境。

因此，吴从龙相信，眼前正是彻底解决宗室问题的良机。

他连夜写了一篇札子，向石越献策，在分析了宗室的现状与未来的隐患之后，他在札子中提出了解决之策——用周官封建之遗义，将对帝室威胁较大的四大宗系的袒免亲以内，分别安置于四京，如此汴京的宗室人数减少，将易于控制；而将无甚威胁的袒免亲以下，分散到各路州居住，按人口授予一片田地，在那些地方，物价远比汴京要低，应酬亦少，不仅朝廷可以节省一笔开支，宗室们也可以耕读传家，保证衣食无虞……

但吴从龙却并不知道石越究竟有没有看过他的札子。他只能抱着万一的希望，继续听石越与曹友闻说着什么结算钱庄。随着石越与曹友闻谈话的深入，吴从龙只觉他们口里吐出来的字、词，一个个的从耳边飘过，他却渐渐充耳不闻……

“……在婆罗洲的南面，有阇婆等国，东北方向，有摩逸诸岛，而在摩逸、婆罗洲、阇婆国的东边大洋之上，更有无数的岛屿。海上都传说，女人国便在这万岛之中，只是无人知道究竟在何处；还有水手说，

过了这上万的岛屿，再往东去，便是东大洋海，昆仑仙山，便东大洋海的彼岸……”

不知何时，石越与曹友闻的对话，已经转到了南海的风土人情上面。

“如摩逸岛^[2]，以及隶属于摩逸之三屿、白蒲延、蒲里噜、吕宋诸岛，其中并无邦国。学生有一年曾被海风吹到吕宋岛，知摩逸岛实不及吕宋、三屿大，学生以为，吕宋、三屿等是否果真隶属摩逸，亦不得而知。或是因中国之商贾，通常与摩逸交易较多，而有讹传亦未可知。”

“故所谓南海诸国中，如交趾、占城、真腊、蒲甘、三佛齐、阁婆六国，皆一时强国也；这六国当中，又以阁婆释家盛行，国力最弱，不过与被朝廷伐灭之勃泥国国力相当。至于其余诸国，名之曰国，实不过一部族，一城邦也。只不过如丹流眉、蓬丰等国，临近三佛齐、真腊，其地方虽小，却夹于大国之间，有投鼠忌器之虑。而摩逸诸岛，以及婆罗以东之诸岛，薛侯经营以久，朝廷威信素著，而所有无人之荒岛，更已视为皇家之私产，若有朝一日，朝廷欲收为州县，亦反掌可定。”

曹友闻对于鼓动朝廷用兵，可谓念念不忘，不肯放过一切机会。

石越一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没留心他这点心机，愕然说了一句：“州县？”旋即摇了摇头，道：“所谓鞭长莫及，用兵虽不难，然而将来要收赋税可是麻烦事，弄不好，又是一个西南夷之乱。而且，只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去那里做县官，纵有人去了，天高皇帝远，难保不为非作歹，闹出乱子来，还要朝廷收拾。此非凌牙门、归义城可比，朝廷还可以谨慎的善择守吏，朝廷没那么多好官吏可以派。”

石越说完，意犹未尽的又摇了摇头，道：“不成！不成！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真要收为州县，一定要屯军、移民，背上三五十年的包袱，将来果真富饶起来，却又留下割据之患。此非上策，此非上策！”

石越只顾自己说着，全没注意到，曹友闻与吴从龙已经面面相觑——石越如此回答，无异于告诉二人，他的确曾经认真考虑过“收为州县”的事！

二人顿时精神大振。曹友闻终于确信，说服石越对注辇国用兵，已非一件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而吴从龙却是脑中灵光一现，想起一件大事来——便在这一瞬间，刚才石越说的什么“小马驹”，在吴从龙的脑海中，都变得明亮起来。

“州县固然不行，恢复封建之制呢？”吴从龙忽然插道。

众人一时间都没有明白吴从龙在说什么，但只过一小会，所有的人都反应过来。

自潘照临以下，所有人都被他的话惊呆了！

但吴从龙却留意到，石越虽然做出惊讶之色，但他的眼神，却与其他人全然不同——石越并不是真的吃惊。

吴从龙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石越果然有此想法，喜的是自己终于找到了机会，他连忙又说道：“我记得相公曾经说过，正是因为周官封建之制，今日之东南，才能成为华夏。自古以来，便有在朝廷鞭长不及的地方，封建诸侯，为国家藩篱之惯例……”

“妙哉！妙哉！”曹友闻忽然也长吁了一口气，赞道：“唐太宗未能恢复封建制，原因是贞观诸臣认为封建制容易引发割据内乱，使手足相残，更伤及国家之根本。若封建南海，则无此虑。诸侯们在南海称王

称霸，另当别论，然若想自南海而威胁中土，四五百年之内，不必做此想……”

“允叔说得不错。”此时吴从龙是绝不会允许别人来抢他的风头的，“反而朝廷若有奸贼内乱，南海各诸侯却可齐心协力，与国内之忠臣联手，共扶帝室。封建南海，是有周、汉之利，而无周、汉之弊！”

“这不过是异想天开！”吴从龙没料到，他话音刚落，潘照临的一盆冷水，便毫不留情的浇了下来，“此议绝不可行，朝廷宗室，有几个愿意去南海那种瘴疠之地受苦？相公若提出此策，将比王安石更招宗室之怨气。”

“先生所虑诚是。”吴从龙看着石越的眼睛，只觉浑身都热血沸腾，他生怕石越被潘照临说动，抢着回道：“然而在下以为，宗室中固然有人安于享乐，却也不乏英俊才杰之士。朝廷为安全宗室，对宗室诸多限制，只怕也有不少人盼着有机会一展鹏翅。”

“子云说得极是，本朝宗室，犹多才俊，这亦是清议一向所惋惜的。”陈良也忍不住说道。

封建南海！即使是陈良这样老成而无甚野心的人，也不由得被这“异想天开”所震撼！

也许，这才是赵宋万世基业的开端！

“大鹏不过几只，麻雀却有成千上万，有这些麻雀在，太皇太后又岂会答应？！”不知为何，潘照临似乎非常反对此事。

这令得石越都有点意外。

然而，吴从龙此时却完全没有去细想潘照临为何会反对，他已经完全沉浸于自己提出来的这“异想天开”的构想当中。

“不试试又如何知道？在下愿意上书朝廷，试探朝廷之意！在下相信，以太皇太后之英明，不必有触龙，亦知道如此做才是为了赵家好！此乃千年之长策！”

潘照临已是沉下脸来，厉声道：“纵是千年长策，若惹得怨声载道，又有甚好处？纵是吴大人上书，天下人又岂会不知这是相公之意？相公身居高位，更要避嫌疑，那些不满的宗室，难保不会籍此造谣，污蔑相公是借此驱逐宗室，有不臣之心，又当如何？”

这话却是说得厉害了，众人一时都不敢做声。吴从龙心里甚是委屈，却不敢再争辩，只是涨红了脸，望向石越。

石越也是一脸不解的看着潘照临，说道：“先生所虑虽然不无道理，然我身居相位，既是有大不利于国家的事，又岂能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子云之策，我以为甚善。封建南海，实为一举多得。两千年之前，周人兴于陕西，用封建诸侯，而将华夏势力拓展至函谷关以东；西汉立国之初，亦是借诸侯王之力，控制关东、长江以南。华夏版图中最为稳定之部分，封建之功，绝不可没。汉武以后，后儒不知封建本意，只知封建之害，却不晓封建之利，故恢复封建，遂成迂腐之论。然汉唐经营西域，不用封建之策，历时千年，中国强盛则有之，中国衰弱则失之，经营千余年，不仅今日西域不归中国所有，甚至连西域之民，也绝少汉人。其中之原因，岂不值得深思？故我亦以为，今日若要经营南海，非有封建之策，绝不能使南海华夏之。封建之制，有周制、有汉制，以形势论之，今日之形势类西周，世人亦以为周制胜过汉制，故吾用周制！”

“周制？！”吴从龙几乎忍不住要惊呼起来。尽管大宋朝绝大多数的儒生都知道要恢复周制是不可能的，但同时恢复周制，亦是无数儒生的梦想。

“不错，我将建议朝廷，用西周封建之制！”石越的脸色，也因为兴奋而隐隐变红了，“封建南海，除为了经营南海外，还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宗室问题。”他转向曹友闻，“海商们的抱怨，亦可迎刃而解！诸国封建，海上之商机，将百倍于今日！”

曹友闻点了点头。他心里当然知道，这将是多大的机会。对他曹家来说，尤其如此——到时候，所有诸侯国，最需要的，除了粮食布匹，就是兵器！什么注辇国，它可以去死了！

“此乃解决东南危机最好的办法！”石越几乎已经忘记了这是国丧期间，忘记了赵顼死去的悲痛，他脸上露出一种神往的微笑，“它不仅是我华夏的另一匹小马驹！”

没有人知道石越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人注意到他说的是“不仅”，在石越看来，封建南海，还可以解决他更多的难题——比如，他不必再担心人亡政息，因为他将开启一个华夏文明内部竞争的时代，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非徒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时代。他将华夏文明变成了许多个的鸡蛋，放到了不同的篮子里，而且，这些“鸡蛋”还会相互竞争。历史告诉石越，过一二百年，南海的诸侯之间，会相互爆发战争，这些战争会旷日持久，最后只有强者能够生存。而在这一二百年之内，诸侯们会一致对外，向“非我族类”进行扩张，同时，其中必有许多出色的诸侯，会竭尽所能的招揽人材——这甚至会让大宋朝感到压力。

也只有在这种文明内部竞争的环境中，才会有所谓的“百家争鸣”存在。而最重要的是，对于华夏文明内部的秩序，这还将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新的西周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士大夫的地位会得到质的改变，大宋朝的士大夫地位虽然极高，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选择权！尽管儒家的价值观是一种“天下价值观”，但华夷之辨，兼之有风俗语言文化之不同，还是会让他们不那么愿意投靠被视为夷狄的辽夏等国。但是，将来的南海诸侯们却不同，他们都属于华夏！拥有选择权的士大夫，将是什么样的风貌——石越非常的期待那一日的到来，因为，他只在古籍中，读到过春秋战国的士的风采。

另外，石越还会得到一份赠品——他再也不用担心海外……噢，不，是海上贸易会在有一天被权力者中止，因为，在大海之中，将有了与大宋朝紧紧联系的血脉。

名副其实的血脉！

石越已经意识到，他很快将迎来他人生中，最波澜壮阔的时刻。

这亦将是大宋朝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刻！

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石越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游说高太后与两府。他知道众人需要什么，石越相信自己拥有足够能打动高太后、司马光、王安石、范纯仁的筹码。

“子云，我读过你的札子，子云熟知历代典制，子云回去后，可拟一个章程出来，送到两府。其余的事，我自有办法。”

“是。”听到石越的吩咐，吴从龙在一瞬间，仿佛看到了一条由青色的云彩铺成的大道出现在自己眼前。

[1]. 指五服之外的远亲。

[2]. 摩逸，即麻逸，今译民都洛岛，参见《新宋·十字》附录。后面之三屿，指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三岛，据史家考证，当是今民都洛岛西南之卡拉棉、巴拉望、布桑加等岛。白蒲延、蒲里噜，分别指吕宋岛北面的巴布延群岛、西部的波利略群岛。阿越按：吕宋岛之宋译名，虽有学者据宋人之《诸蕃志》，疑“里银东、流新、里汉”三名中，或有吕宋之宋译名，亦有学者相信麻逸岛兼指民都洛与吕宋两岛，但终不可考，故本书采用明代之译名吕宋称之。

熙宁十八年，一月十日晚。石府。

石越似乎还没有从白日的兴奋中缓过来，换过药后，他又叫侍剑找来一张南海的地图，放在桌上认真的研究起来。

其实远在《地理初步》之前，已经有一小部分的宋人，已经知道婆罗洲以东有无数的岛屿，岛屿以东叫东大洋海，东大洋海的东边，则被视为太阳升起的无人之境。他们也知道，在三佛齐与天竺之间，有细兰海，在天竺与大食之间，有东大食海，在大食的西边，有西大食海，西大食海的彼岸，有无数的国家存在，而这些国家的更西边，则被视为太阳落下的地方。

也就是说，有一小部分的宋人，已经知道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天下。人们的知识，并不如后人想象中的那么贫乏。当然，也不能低估《地理初步》的功劳，因为它将这些只有小部分人知道的知识，普及给了多数人。

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总之，在《地理初步》出版十余年后，宋朝的地理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白水潭发起的《博物全书》计划，便代表着很多学科的最高水平。因此，西湖学院能够承担东南卷与海外卷的编撰，绝非仅仅只是它地处杭州的原因，其对东南诸路与海外的认识，与十余年前相比，

实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摆在石越面前的这张南海地图，就是由西湖学院制作的，虽然难称完美，但地图上注明的大小岛屿，已经多达上千个，标明的港口也有上百个，实称得上是当时最为精密的南海地图。

“相公。”

石越正趴在地图上，全神贯注的研究着地图，他只“嗯”了一声，却用手指着摩逸岛，似自言自语的说道：“我记得是在密院还是西湖书局的某本书上，提到有人在摩逸岛上发现过金、铜等矿，亦适合种稻米、甘蔗，多半也不缺木材……只可惜不知道是否有铁矿……”

“相公……”

侍剑唤到第二声，石越才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却见侍剑正欲言又止的望着自己，石越不由诧异道：“有何事情么？”

侍剑点点头，但又迟疑了一会，方小声说道：“相公，潘先生似乎有点不高兴。”

“嗯？”石越不觉讶然，他回想起白日潘照临的神色，不由摇摇头，道：“潘先生不过是有点多虑，不要紧的。”

“但是……”侍剑想了想，似乎是在斟酌用辞，但终于还是摇了摇头，道：“或是我多虑了，但我总是觉得，潘先生于封建之议，颇有抵触。”

“休要多心。”石越不以为然的把目光又投回到地图上，“议事总要集思广益，潘先生所顾虑的，并非没有道理。明日朝廷便要宣布君实

相公为山陵使，我须得拿出一个章程来，好尽快去说服君实相公。”

“是。”侍剑点点头，又忍不住问道：“但有件事情，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

“嗯？”石越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句。

“便是柴远去辽国游说辽主之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要让范大人带柴远去辽国，令他设法去接近辽主，或者直接与朴彦成联系，不更好么？如此更不容易泄露……”

“这不过是故布疑阵。”石越的手指已经划到了三佛齐，“我就是要令萧佑丹弄不清这柴远的身份。柴远既是代表大宋，却又与朝廷无关。这等事，瞒过朝廷容易，但萧佑丹太精明。故此潘先生才设计，干脆让仲麟带着柴远去，然后再故布疑阵，让萧佑丹一开始便认定这是朝廷的计策，他定会一路追查柴远的身份，一旦查到柴远与仲麟有关，凭他再聪明，亦只会认为柴远是朝廷派去的说客，却绝想不到原来柴远与朝廷无关……”

“这又有何好处？”侍剑越发迷惑了。

“因为萧佑丹并非目光短浅之辈，并不会因为知道柴远是‘朝廷的人’，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对他的游说一概拒绝。萧佑丹若以为柴远之策可取，反而会误以为这是朝廷与契丹的默契……连苏轼也在信中说，萧佑丹乃契丹第一智谋之士。契丹若与我大宋开战，不过是两败俱伤，这个道理，萧佑丹不可能不明白，若能有个令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法子，解开目前的困局，契丹又何必冒险与我们鱼死网破？故此，让他确信柴远是朝廷之‘密使’，可令柴远之游说更具说服力。”

侍剑这才明白过来，“如此说来，辽国不会南侵了？”

“这却说不定。不过，若契丹趁我大宋国丧时用兵，他们便是不义之兵，我大宋虽然局势不容乐观，然以哀兵之态抵抗，于契丹来说，亦是利弊互现……但不论契丹是否会南侵，大宋在此事上，毫无主动可言，亦只能后发制人。朝廷还会陆续派使臣去辽国……”

说到此处，石越忽然停下来，抬头望着侍剑，问道：“对了，潘先生在做些什么？”

“半个时辰前，我见到他出去了。”侍剑连忙回道，“相公是要见潘先生么？”

“嗯。”石越点了点头，却又马上摇摇头，道：“没什么。”他刚刚和侍剑说到柴远，忽然间想起一事来，想问问潘照临，是不是也应当封建国宾柴氏——毕竟，西周封建之时，是连夏、商的后代，都有封国的。不过，这却不是什么急事，也没必要巴巴的派人去找潘照临来。

此时，潘照临正在蔡河旁边的一座道观里，拨弄着油碟里的灯芯。灯光慢慢变大，墙壁上映出两个拖长了的人影。

“我怎么也想不到，你李昌济竟然也会做出这种蠢事来！”潘照临瞥了一眼正闭目养神的李昌济，忍不住出言讥刺道。

李昌济紧闭着双眼，反唇相讥：“你潘潜光将我藏在此处，亦未见得有多聪明。”

“是么？”潘照临哼了一声。

“你潘潜光想做什么，我知道得很清楚。有哪些官员、哪些班直侍卫曾经站在雍王一边，或者曾对雍王有所示意，你想要的，无非便是这些把柄罢了。”李昌济冷笑道：“我自误误人便罢了，何苦害旁人。”

“你亦无非是想替李家报仇。”潘照临不屑的说道，“只不过以足下之才智眼光，欲待成功，正如痴人说梦。但我却可以成功……”

“哈哈！哈哈……”李昌济忽然睁开眼睛，望着潘照临，纵声大笑。

潘照临却只是冷冷的望着李昌济，并不说话。

李昌济笑得一阵，伸手指着潘照临，讥笑道：“你潘潜光自负聪明绝世，原来亦不过如此。”

“是么？！”

“不是么？你以为人人都如你一般，却不知道，朝代兴衰更替，不过是天数。我的确是南唐之后，年少轻狂之时，亦曾不知天高地厚，想过大丈夫须要复兴祖宗之基业。然我却早已悟透，南唐亡国，实是自取败亡，与赵家无涉。况且宋室基业稳固，凭区区一人之力，任你聪明绝世，终亦不过是自不量力。否则，天下败亡之帝室甚多，其子孙后代，又岂能没有一二智谋野心之士？然以汉昭烈之英武，诸葛武侯之智术，终亦无可奈何，何况他人？什么国恨家仇，简直便是荒诞可笑，你以为我如你一样么？”

“说得好听！你若无野心，又何必与雍王厮混？！”

“我受雍王大恩，岂能不粉骨相报？”

“原来你李昌济还是无双国士。”潘照临讥道。

“总比你潘潜光好一些。”李昌济涨红了脸，反击道：“我智术虽有不及，然总是全心全意为了雍王。你虽智算无双，却不过是利用石越。世间若无石越，你又能成何大事？只怕尚不及伏虞县陈三娘！”

“是么？”潘照临的双目，忽然冷冰冰的刺向李昌济，“你想叫雍王当皇帝，结果害他要族灭，便是忠心为主。我欲助石越做皇帝，却是利用他？！我可真不知世间有多少人想抢着被我利用！”

“雍王是想做皇帝，石越却只怕不领你的情！”李昌济此时仿佛什么都看开了，说话毫无顾忌，句句针锋相对，“你家亡国，亦须怪不得赵家，你还抱此妄想，终不过是个痴人！”

“痴人？”潘照临冷笑起来，“你肯不肯助我，我亦不在乎。如今大势已成，早已由不得任何人退缩，这天下，迟早姓石！”

“既是如此，以你潘潜光之脾性，又怎会与我乱费口舌？”这一刻，李昌济看穿了潘照临，“你或者真不希罕那官员名单，但你竟在我面前说这么多话，事情亦未必如你所料的那般顺利！”

这一席话，却的确击中了潘照临的要害。

屋子里突然寂静下来。

潘照临不屑于欺瞒已成丧家之犬的李昌济。连他都没觉察到，他对李昌济抱着一种特殊的心情，他将李昌济藏起来，绝不仅仅是因为想利用他，实际上，那点力量，对于潘照临来说，的确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一切都按着他设想的方案进行，皇帝已经死了，石越逐渐登上权力的巅峰。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多的阴谋诡计，太多的阴谋反而是画蛇添足，只能误事。

潘照临一向相信，真正的谋略，就是营造一种大势，当大势已然形成，只要顺应它走下去，就会达到目的。任何人敢逆势而动，都必然被这大势碾得粉碎。而潘照临已经给石越造就了这大势，只要耐心的等着老天爷来收拾王安石与司马光便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石越比他们年轻这么多。

潘照临其实并不真的着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真正稳固的站上权力的巅峰，花个三四十年是必须的。少于这个时间的权臣，最后都免不了接受惨败的命运。潘照临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时间，正好足够熬死一代人——这乃是权力斗争的至高无上法门，熬死你的对手。历史上，尽有用五六十年时间把主要对手全部熬死的事情发生。而他和石越用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

所以，即使再等十到十五年，潘照临也有此耐心。想想看，十年之后，高太后、王安石、司马光即使不死，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宋朝还有谁能挑战石越的威信？

即使石越自己也不能！

但潘照临按部就班的计划，却突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恼人的是，这挑战竟然来自石越本身！

封建南海！真是异想天开。

潘照临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正策划着借此机会，如何不动声色

的进一步削弱赵姓宗室的力量，石越却忽生奇想，要反其道而行之！

自古以来，封建诸王都是一把双刃剑。支持封建的人，认为它可以藩屏中央；而反对封建的人，则认为其导致割据、分裂与战争。事实上，这二者同时存在。诸侯王护卫中央的力量有多强，他们割据、分裂的危险就有多高！

在这点上，潘照临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以，他心里不得不承认石越的计划是妙策。诸侯王们在海外创业，就如同西周时期的诸侯们，根本无力割据——在这个时期，他们只会尽可能的加强自己与宗主国宋朝的联系，以求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们发展到有能力割据的时间，至少要二百年；而发展到能挑战宋朝的时间，没有四五百年，绝不可能。何况石越既然决定采用周制，就根本不用担心他们割据。也就是说，宋朝在四五百年的时间内，将坐享其利，而可不受其害。

但偏偏这个“利”，却是对潘照临的打击。

因为，诸侯们拱卫中央的力量与割据分裂的力量，是有所区别的。诸侯想要割据一方，想要威胁中央，需要很强的力量才能实现；但其拱卫中央却相对容易——只须他们存在，就是对朝中野心者的一种威慑。

当这些诸侯国存在的时候，任何野心勃勃想要威胁赵家地位的举动，都将面临战争。这不仅仅是诸侯王的实力使然，而且也是因为在外面的诸侯王存在的时候，国内忠于赵家的力量，将更加难以丧失凝聚力。他们心里面永远都不会绝望，而这一点，却会令得一切野心家感到绝望！

什么会被污蔑为“驱逐宗室”的话，不过是潘照临顺口吓吓人而已，他当然知道，宗室中间鼠目寸光之辈也许会反对——因为一定会有人会在海外得各种怪病死去，一定会有人不习惯离开汴京的生活，一定会有人对未知的海外充满恐惧——但潘照临几乎已经猜到石越用来说服高太后的筹码——石越会提议不追究雍王的罪责，保全皇家的体面，也为高太后保全住这个儿子。只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去，他就不再是当今皇帝的威胁，而且石越此举，也等于将当今皇帝来自宗室的所有的潜在威胁全部清除——这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令高太后与向皇后都可以接受的举措。软弱的向皇后一定会妥协，而高太后，无论她政治上选择站在哪一边，但若能够保全自己这个最疼爱的儿子，她同样也会不遗余力。这是高太后最大的弱点。

潘照临知道高太后的这个弱点，石越也知道，所以他会才信心十足。

这让潘照临尤为无奈。

他看出了石越的热诚，他比谁都了解石越，所以，他已经知道，他无法说服石越放弃。

但无论如何，潘照临都决心要阻止此事的发生。

“你说中了。”过了好一会，潘照临终于开口说道，“石越欲救你家雍王……”

“什么？！”一心用言辞来打击潘照临的李昌济，顿时也惊呆了。无论是潘照临说什么，都不会让他更加吃惊了。

“石越打算封建南海……”此时的李昌济，已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

说话对象。

“封建南海？哈哈……”李昌济忽然站起身来，拊掌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妙策！妙策！潘潜光，你碰上了个好主公啊！哈哈……”

“你休要高兴太早。”潘照临转身离开屋中，留下了冷冷的一句话：“我会阻止此事！”

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

1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十一日，宣布“山陵五使”的人选——按照大宋祖宗之法，皇帝的丧葬事宜，将由所谓的“山陵五使”全权负责。五使人选皆有惯例，在那个位置上，想不做也逃不脱，不在那个位置上，想做也没机会——山陵使自然是首相司马光，礼仪使是礼部尚书李清臣，卤簿使是工部侍郎吕大防，仪仗使是御史中丞刘摯，桥道顿递使则是知开封府韩忠彦。

同日，正式尊高太后为太皇太后，向皇后为皇太后，朱妃为皇太妃。因为在国丧期间，不再实行册礼。

十二日，也就是赵顼去逝三日后，遵照赵顼的遗诏，百官至阁门上表，请皇帝听政；又至内东门上表，请太皇太后听政。同日，太皇太后与小皇帝颁布的德政中，赫然包括各地所有拖欠之历年税赋，皆可用交钞按官价补交！

十三日，大敛、成服……

如此效率，自有宋以来，应当算是比较高的。在外人的眼中，大宋朝仿佛已经从石得一之乱中迅速的恢复、振作起来，除了皇宫内灵幡纸帐素幔白龕外偶尔露出来的刀剑斫过的伤痕，这场兵变，似乎并未给大宋朝造成什么伤害。

但保慈宫的高太后，却很清楚，大宋朝伤痕累累的外壳之下，同样的暗流汹涌。她知道自己垂帘听政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设法弥补这伤痕，不要令得这伤痕再伤害大宋的宗庙社稷，也不要再伤害到她自己……

然而，直到真正接过自己儿子的这个国家，高滔滔才算真正明白，这个国家，处于一种怎么样的局面——如今的国库，连他儿子的丧葬费用，都已经要付不起了！

“真宗皇帝升遐，营造山陵等费用，预计是七十万缗，实际花了一百万缗。此已是极节省了——仁宗升遐，仅赏赐遗物，花费便超过一百万缗，诸军赏给，合计超过一千一百万贯匹两，折合成缗钱，不下六百万缗……而今日之国库，所有缗钱加起来，亦不足此数……”

高太后将司马光的奏折轻轻搁到木案上，不自禁的叹了一口气，但她此时的心情，却无人能够理会，站在桌案边不远处的向皇后，低垂着头，丝毫也没有留意到她——方才高太后一直用眼角的余光瞥着她，注意到她自进来问安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起过头。

憔悴的容颜，红肿的眼睛，茫然得有些不知所措的眼神，让这个已年届中年的妇人更显苍老，但高太后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虽然她很理解这个失去丈夫的妇人的悲伤与无助，但是她还是不可抑制的觉得生气与失望——她究竟知不知道现在的大宋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又究竟知不

知道如今的一切都得她们来面对、来决定了！她们不是寻常人家的妇人，可以纵容自己尽情沉浸在悲痛之中。

她望着魂不守舍的向后，越发感到失望。她甚至后悔将她叫来保慈宫，这是个只知道三从四德的妇人，原本亦无法帮她分担什么……但是，虽然一直生活在宫中，虽然对帝王之术也了然于胸，但，在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天下至高无上的主宰之前，即使是高太后，也无法真正理解“孤家寡人”是什么意思……

然而，此时，她渐渐有点明白了。

她很盼望有人能帮她分担一点肩头的压力——但她亦知道，自古以来之所以女主当权，容易政治腐败，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能够帮女主“分担”压力的，除了宗室、外戚与宦官，还能有什么人？而一旦将无上的权力赋予了这三者，天下就离覆亡不远了。

高太后时时刻刻，都牢记着这条分界，她绝不愿轻易逾越这些分界。所以，尽管她知道她身边并非没有人材，却也不敢随便使用。偌大的皇宫之内，她唯一可以放心的只有向后……

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将不会有任何人帮她分担……

她别无选择，惟有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才能保住她儿子的基业。

想到儿子，高太后心里又是一阵疼痛。

一个儿子留给她一个看似强大，实则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天下，外加一个不到十岁的稚子，一个懦弱无能的寡妇……

另一个儿子，却为了得到这个负担一般的天下而谋反，被幽禁在王

府之内。

如今，连她最小的儿子都不得安生。外朝的大臣们虽然口里不说，但是有了赵顼的前车之鉴，对赵顼也心怀猜忌；而赵顼也心知肚明，整天小心翼翼的生活着，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高太后原本并不喜欢这个小儿子，因为她觉得他太谨小慎微，二三十岁的人，做事却象六七十岁一样。但是，此时，这个小儿子，原本应当是她在感情上最后的依靠，可是在外朝大臣那无形的压力下，她甚至不敢随便宣他进宫相见！

这金碧辉煌的皇宫，实在隔绝了太多的东西。

悲伤？

对于“权同处军国事”的太皇太后高滔滔来说，实乃是人世间最奢侈之物。

她想告诉已经是皇太后的向氏，她不能给他丈夫风光大葬了，哪怕她夫君称得上是一代英主，但形格势禁，这个雄心勃勃的儿子，已经不可能有一个配得上他历史地位的葬礼……

但她想了想，又觉得没有必要对向后说这些事情，“你已经是皇太后，不合再住在坤宁殿，待到外朝禫祭除服^[1]后，你便先搬到柔仪殿罢……”

向后忽然睁大了眼睛，抬头望着高太后。大宋朝皇帝的丧制，与汉唐不同，在大宋，外朝是以日易月，内朝则行三年之丧。也就是说，两府与文武百官，行二十七日守丧期；而在宫里边，却是要守足二十七个月的“通丧”。^[2]她无法理解，为何高太后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来，难

道那个不是她儿子么？至少，向后都希望自己能够在坤宁殿住到三奠发引^[3]之时，在坤宁殿中，有一些莫名的，但确实能够让她感到安全的东西存在。

但她绝不敢违逆自己的婆婆。她只是怨恨的又低下头去，委婉的说道：“柔仪殿真宗时乃章献明肃皇太后所居，臣妾还是……”

高太后瞥了向后一眼，章献明肃皇太后，便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便是高太后垂帘听政，亦是仿她的“故事”，她当然听得出来，向后这么说，表面上尊敬她，实际上却是一种委婉的抗议。

“我不想搬了，便住在保慈宫。虽说六哥搬进福宁殿还早，但过几日便会搬到睿思殿，你住在那里，离睿思殿亦近，亦好照应——六哥如今已是官家，渐渐便知人事，他身边总是妇人宦官多，有你看着，我亦放心些。”

高太后语气威严，所说之理，亦令向后再无法推迟，只得敛衽低声答应了，但想想又觉委屈，眼眶不知不觉，便又红了起来。

向后这等表情，更令高太后生厌。她正欲挥手令向后回去，却见陈衍急趋而入，走到她跟前，低声禀道：“娘娘，王贤妃求见……”

“王氏？”高太后讶异的望了向后一眼，却见向后亦正惊讶的抬起头，她方转过头来，对陈衍说道：“叫她进来罢。”

王贤妃走进来的时候，脚步又急又快，粗布的丧袍在摩擦中发出簌簌的声音。高太后有些惊讶的看着这个来自高丽的妃子，只见她一走近来，便重重的跪了下来，脸庞却不无倔强的抬仰着，看着她的婆婆，颤抖着声音说：“臣妾……”

她只说了四个字，便即顿住，只泪光盈盈的望着高太后，她这般出人意外的举止，不止高太后颇为惊讶，就连一直垂着头的向后也仿佛觉察出意外的望着她。

“起来说话吧！”高太后声音温和的说，但王贤妃却固执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泪眼之中不无哀怨的望着高太后，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向后嚅嗫了一下，想要说些什么，却被高太后以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她不敢违逆婆婆之意，只得不安的看了看两人：高太后没有说话，也没有追问，仿佛正耐心在等待王贤妃自己说出来意，而王贤妃却始终仰着脸，哽咽着说不出话。

同向皇后一样，王贤妃的眼眶也是又红又肿，显然这几天也没有停止过哭泣，大丧之中未施粉黛，因此王贤妃也显得憔悴而苍白，但与向皇后不同的是，王贤妃似乎依然处于容貌正盛的顶峰，那怕是极度的伤心与素颜打扮，她依然显得清丽动人，让曾经暗暗羡慕过她的向皇后心里忽然生出了几分此时不应有的感慨：“难怪得官家那样喜欢她！”而王贤妃此时出人意外的举动也让她越发奇怪，尤其是她苍白脸上的那团红晕，让向皇后尤其捉摸不透：这究竟是因为激动还是愤怒？

“臣妾……臣妾听到一个传言……”终于，王贤妃开口说道，她说这话的时候，仿佛是用尽了全身的勇气，她用一种倔强的姿势，始终抬头望着高太后，仿佛是要用此来支撑自己说下去的决心。

向后几乎是胆战心惊的望着她，她从来不曾想象，在后宫当中，有人胆敢用这样近乎无礼的神态，跪在高太后的面前。

果然，高太后的脸沉了下来。

“传言？”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威迫。对于这个来自高丽国的妃

子，高太后早已经没有了反感，甚至还有几分赞赏，她一向觉得，王贤妃很懂分寸。她绝想不到，这个在还有靠山之时尚且知进退、懂分寸的妃子，在她靠山倒掉后，竟敢用这样挑衅的姿态和自己说话。她莫不是疯了么？但即便是她疯了，她高滔滔也绝不容许这皇宫之内，有任何人敢于挑战自己的权威！

“臣妾听……听说，娘娘要下恩旨，加封雍王、曹王，赐二王赞拜不名……”

向后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她震惊的望着高太后，几乎是脱口而出：“这……这是真的？”

“此乃祖宗之法，朝廷惯例如此！”高太后仿佛根本没有听见，只冷然的注视着王贤妃，语气平静的回答。

王贤妃猛的发出一声呜咽，仿佛脱力般，忽然伏倒在地上痛哭起来。向后也彻底的呆住了，在这一瞬间，她完全了然王贤妃方才的举动与心情，她也想如王贤妃一样倒地痛哭，但高太后阴沉的神情却似无形的桎梏，让她虽然呆怔、愤怒，却不敢作为，她只能呆呆的站着，目不转睛的望着高太后，希望能听高太后能说些什么，哪怕是委婉的解释她的不得已也好……但她这最后一丝期望也在高太后冷淡的沉默下化做了泡影，眼泪再一次不受控制的奔泻而出。

“官……家，官家——”王贤妃浑身都在颤抖，她伏倒在地上，哭嚎着。她心里愤怒、委屈，然而，她知道自己在高太后面前，又实在无足轻重。后宫之中，没有人不害怕凄苦的冷宫，更何况她还有两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儿子……她为她的丈夫不平，这种感情，令她来到保慈宫，来到高太后面前；但是，她的反抗，终亦只能如此。她只能一遍遍呼唤

着已经死去的赵顼……

终于，高太后的神情柔和下来，“来人，扶贤妃去休息，她悲痛得失仪了，”她的声音很和缓，却明显含有提醒的意思，但这一次，一贯温顺的向后却仿佛没有听见一样，只是默默的站着流泪。

陈衍用目光招来两个内侍，搀扶着王贤妃退出了保慈宫。高太后又看了一眼向后，倦声说道：“你也退下吧。”

目送着默然退出保慈宫的向后，高太后忽然感觉非常非常的疲倦。

“外面会怎么说？”

默默叉手侍立在一旁的陈衍几乎是细不可闻的叹了口气。

“史官又会怎么说？”高太后似乎是自言自语，“连你也在腹诽吧？”

“老奴不敢。”陈衍连忙欠身回道。

“不敢？腹诽又有何不敢的？”高太后忽然笑了起来，笑容中，尽是苦涩，“我如何能不加封他们？我如何能不加封他们？虎毒尚不食子，难道非要我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么？！”

除非明正典刑，否则，赵顼始终是大宋朝最亲贵的亲王！如今更是皇帝的皇叔……这中间，又岂能有第三个选择？

“大行皇帝仁德爱民，体恤百姓……过往修奉山陵，时间仓促，总免不了催逼工匠。尤其本朝山陵所用石料，全部取于少室东岭百岬山，离巩县有百里之遥。要按时完成山陵修奉，这采石、刻石，三个月内就必须全部办妥，故历来修奉山陵，以此兴作最招民怨。我曾经去过百岬山，当地土人皆云，每到阴晦天气，便可听到山中有若声役之歌者，此正是因采石而横死于山谷之役夫，怨气不散所致。大行皇帝是如何爱护百姓，若因修奉山陵而使百姓受苦，这等事情，亦非大行皇帝所愿。我已经请示太皇太后：一则奉大行皇帝遗诏，丧事一切从俭；一则百岬山采石，可以提前进行，依过往之经验，采石之兵匠，大约在万人左右，人少役重，此次再增加五千厢兵采石……总之，此次修筑山陵，不能枉死一人……”

尚书省内，范翔放的那把火的遗迹，依然触目惊心。大敛成服后，宰执们可以回到两府议事、处理政务，但是尚书省的宰执们，却只好将就挤到东厢的一间较小的屋子里办公。宰执们在东厢最北面的屋子里，而山陵五使，就在他们南面的屋子里议事。两间屋子，只隔了一面墙壁——司马光的声音只是稍稍大了一点，便清晰的传到了隔壁石越的耳中。

“古礼云‘天子七月而葬’，虽说国朝制度，天子之葬期多超过七个月，但亦从未有过八个月的。按行^[4]又要等到禫祭除服以后，待到得地、复按，时日又耗费不少。相公所言，诚然有理，这修奉山陵，总是人手越多越好。只是这人手一多，费用亦多……”

石越听出说话之声音，却是李向安的。他没留意李向安何时来的尚书省，但他既然与司马光在商议山陵之事，那石越便已知道，李向安不是做山陵按行使，便是修奉山陵都知、都监——这些都是负责修筑陵寝具体事务的，主要由大宦官担任。只是因修筑山陵之劳力，向以军队为

主，因此修奉山陵都护一职，却是一向由禁军高级将领担任。

这也是过去为何修筑山陵之时，总会出点事故的原因之一。历来担任按行使、都知、都监、都护的宦官、将领，总能发一笔大财。

这也难怪司马光对于修筑山陵的事情不太放心。

“修奉山陵之费用是五十万贯。”

“五十万贯？”隔壁传来李向安惊讶的尖叫声，“相公，这委实太少了些……”

“此事两府已经议定，太皇太后与皇上已经认可。”司马光断然说道，“钱只有这么多，但山陵大事，却不可马虎。都知按行之时，须多加留心，风水要好，须符合五音姓利，这些自不必多言，但亦须留意，陵区要搬迁的百姓、旧坟不能太多，我大宋不比汉唐，可以强拆百姓房屋坟墓，这迁居之费用向来都是官给，若能省下来，则是官民两便。至于役夫，尽可能多用厢军，少雇百姓……若能精打细算，五十万贯足敷使用。”

“这……相公，这是山陵大事，老奴实是不敢不言——若是延误工期，或者山陵营造得不好，将来被人参上一本，老奴固然要掉脑袋，便是相公，也要罢相流放……这五十万贯实是……实是……”石越几乎可以听到李向安急得跺脚的声音。

“都知一二十年间办事，从未出过差错，断不至于晚节不保。”司马光不紧不慢的说道，“厢军的日常供应，由枢府另外安排，不包括在这五十万贯之内；本相另外再从左右厢店宅务^[5]的收入中，拨出十万贯缗钱，助修奉山陵……”

六十万贯铜钱——即使石越一向反对厚葬，但此时心里也如同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赵顼的山陵，也许将是宋太祖以后，最为简陋的一座山陵，若想想赵顼一生的抱负，石越更觉抱愧于心。然而，形格势禁，除非乱印交钞，强征役夫，他亦无法可想。

如今形势，不仅山陵要从俭，宋朝皇帝死后，惯例要赐给官员与军队的“遗物”也要省。宋仁宗死时，做礼仪使的司马光获赐的遗物便有五千贯铜钱，而现在，五品以上官员，都只能赐给象征性的遗物。而其余官员与军队之赏赐——如今看来，赵顼在遗诏中说明“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竟不是一句套话，赵顼当时肯定也想到过嗣君继位后的窘境……

石越不觉黯然，又想起眼前的局势，更觉心情沉重。

从目前他所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汴京各种场合，已经开始流传朝廷将允许提前用交钞按官价交纳两税的传言……

但是，虽然相信石越决意坚持交钞的百姓、商贾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商人依旧心存疑虑。十二日颁布的政策，实际上更是收效甚微。云集于汴京的商人们，一只眼睛盯着朝廷的赋税收什么，另一眼睛却在盯着朝廷支出时，是使用交钞还是金银铜钱！商贾们不可能知道朝廷财政的底细，但他们中许多人，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

石越已经得到过曾布、蔡京、张商英、李敦敏等人不止一次的警告——官府在赵顼的丧事上越是节省，就越会打击到商人们的信心。如果商人们真的认定国库已经空空如也，那么即使赋税坚持收交钞，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样的话朝廷将不得不发行更多的交钞，而从此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

如若商人们对国库完全丧失信心，甚至会影响到石越发行“盐债”的计划。

国家也罢，个人也罢，都是一样，越是穷，越是借不到钱。更何况，宋朝政府的信用，好得非常有限。

然而，尽管知道背后的风险，石越也无可奈何。即便赵頊的丧葬之事将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过程，但没有钱便是没有钱。别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把表面功夫做得漂亮一点，但是赏赐遗物这一样，按例无法拖延，涉及面又太广，却是无法打肿脸充胖子的。

另一方面，石越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宋朝为应付危机所做的事情还是太少，并且主要都集中在钱庄方面——消极的下令限制取款额度，虽然让许多钱庄得以苟延残喘，却也同样加剧了信用危机；至于结算钱庄，它的确可以加强流通，但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不是对症之药，它着眼的是将来。

而更多的方案，却一件件被拖着。钱庄兼并法被搁置；与钱庄总社的妥协，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至于针对交钞、作坊、物价，更是全无反应，连石越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自暴自弃了。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东南作坊破产的消息——当然，这不过是因为消息传递的延迟所致，此时已经过了年，破产的作坊数量会慢慢减少，而大量的作坊会暂时停工，等到六月西南季风刮起后，海商大举回国，这些作坊若能够顺利的讨到钱，拿到订单后，就会慢慢恢复元气。只不过那时候压力就会转到海商身上，“订金”这物什还能不能存在，都将成为疑问！

但这些还只是小事，作坊雇用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东南许多地方本就地少人多，这半年之内，这些人若没办法养活自

己，益州的暴乱，就保不定会在东南出现……

必须要做点什么！

石越一把推开案头的文牍，站起身来，吩咐道：“备马！”

侍中王安石赐第。

“伏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淡然无极，而不可强名者，天也……”王防恭敬的双手捧着一叠写满字的纸，站在王安石面前，朗声诵读着，“……天下之治，必以三王五帝为法，若秦汉以下，局促狭隘……”

王安石穿着丧服，坐一把交椅上，微合双眼，认真的听着王防读出来的每一个字。这数千字的文章，非同小可，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的“谥议”。在这数千字里，要说明赵顼一生的功过，议定谥号、庙号，并且说明理由。大宋朝皇帝的谥议，一般都是由翰林学士撰写，然后交由两府宰臣议定，最后再南郊向上天请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明皇帝的谥号、庙号，乃是由上天赐予。对于皇帝的谥议，表面上看来，绝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议定的谥号、庙号，也大都是美谥。但是，它绝对不象表面上的那样毫无意义，在谥议中，往往充斥着“春秋笔法”，而在熙宁十八年，就更显得敏感——如何评价赵顼的功过，可能就暗示了高太后垂帘期间的政治态势的走向。

如今新党在朝堂中几乎已经沦为第三势力——赵顼死前的布局，令得朝中三大势力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而其中势力削弱尤其厉害的，就是

新党。今日之新党，早已经不是王安石执政时的新党，它早已经由一个主张推行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集团，迅速的变异成一个因支持新法而获得既得政治利益的官员派系。与王安石执政时全然不同的是，他们在政见上与旧党、石党的分歧日益淡化，反倒是充满了个人的恩怨，个人政治利害的冲突……但是这个新党依然有其立场鲜明的一面——他们完全肯定赵顼在位十八年期间所施行的政策，将赵顼视为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反对因循守旧，主张继续变法，充实国库，开疆拓土。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管这些人是真心这么想，还只是出于政治算计，对于他们，王安石都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他们最根本的主张，依然是王安石的“法三王不法秦汉”、“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而且，今日的新党，虽然表面上势力不那么强大，却也前途无量——在五十岁以下的菁英官员当中，新党依然有强大的势力。旧党太老，石党太年轻，新党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却还沉潜着一大批看起来寂寂无名，却随时都有可能跨进政事堂的官员……新党绝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经历长达十年的在野生涯，王安石早已经承认自己当初推行的新法，确有不周到之处，但这十几年的成果，亦令王安石同样坚信，变法本身是对的！没有变法图强，就没有今日之大宋。大宋朝应当继续变法，应当继续开拓进取！

但旧党谨慎有余，却全无进取之心——王安石已经看出苗头，他已经预感到司马光将会全面收缩。旧党号称“君子”，但也就是这点本事，给一个家大业大的好家产，让他们好好守着，他们能够做到；但叫他们将家业发扬光大，或者在国家危险之时，转祸为福，他们便只能束手无策。如今之局势，若无石越，只是交给司马光处理，司马光的本事，也只能废除交钞，打落牙和血吞了，然后慢慢将养着，恢复元气，

虽然亏馈一些家底，却也能保住家业还能流传下去。说到底，这些人名为儒家弟子，实际上遵循的，却不过是汉朝文景之治时无为而治的不二法门，外加一点盐铁会议时贤良方正们的老生常谈——这已是司马光和旧党的全部本领。

在这方面，王安石永远都没办法看得起旧党的那些君子，哪怕司马光也不例外。那些个老调，王安石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选贤任能，节俭去奢，移风易俗……一千多年来，腐儒们所谓的“治道”，从来都没有变过。

而且，在王安石看来，旧党正在依赖司马光的个人威信，维持住内部的分歧；而石党的情况则更加严重。王安石承认石越的能力，也赞赏石党大抵都是些有能力，而非仅仅只会唱高调的人，但是，石越的温和变法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总有一日，它不是归于旧党的保守，便是与新党合流——也许是互相靠拢。王安石不能肯定它最终会走向哪里，但他却肯定，石党迟早会分裂，会变异……

自从接受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的任命以来，王安石知道自己的角色其实变化不大——他只是由一个在野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在朝的旁观者。

他始终保持着身在局外的清醒。

以王安石之智慧、识度，只需外界与他自己都不逼着他走上牛角尖，他就依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眼界。何况在野十年，王安石并非在固步自封，慢慢走出爱子早逝的悲痛之后，王安石便渐渐开始自省，接触所谓的“石学”，了解白水潭与西湖学院的学者们的学术。

他的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

他渐渐发觉，石党在本质上只不过一个温和的新党，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各大势力都已呈现出地域化之征兆。旧党主要来自北方，而新党与石党则以南人为主力。长期控制中央政权的北人，不希望变革，希望依徇旧章；而来自南方的新兴势力，如果想要全面掌握权力，就一定要打出变法的旗帜。但南方与北方是如此不同，当新党还在的时候，石党尚可以依违其间；如今新党既已沦为第三势力，石党与旧党的合作，也就是“共患难”而已。一旦危机度过，双方是绝对无法共富贵的！

因为这些认识，王安石能够心态平和的接受新党目前状况。但是，他与赵顼名为君臣，实则情同父子，对于赵顼的盖棺定论，他却不能不关心——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赵顼去逝之后，王安石又衰老了许多。

关于去逝的皇帝，无论君臣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和王安石一样，与赵顼有过那么多独特的回忆。王安石第一次见到赵顼的时候，赵顼还非常非常的年轻，君臣之间谈话，是真正的开诚布公，双方都不时的使着小性子。王安石还记得他们曾经约定，君臣之间绝不互相欺瞒——曾经有一次，王安石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情了，但他记得，是赵顼瞒着王安石去调查某项新法的执行情况，然后孩子气的质问过王安石为何欺骗他？然后被王安石反问，他瞒着自己去调查新法，难道不是欺骗么？王安石至今还记得赵顼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的样子。

那件事情不久后，君臣之间又和好如初。但后来终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蝗灾与流民。

在金陵的王安石经常感到后悔——也许这个世界上，谁也会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皇帝，他一心一意希望能与他信任的宰相坦诚相待，共同创造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天真的皇帝却一次次被他的宰相欺瞒，终于慢

慢成长、变化，成为一个精通所谓“帝王之术”的英主。

但是，即使在他那所谓的“帝王之术”的背后，王安石依然能看见他的赤子之心——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惯于猜忌的君主，会在被王安石如此欺瞒之后，依然还保持着信任么？还有石越，若赵顼果真是个猜忌的帝王，石越的头早已经被砍过十次了。

在赵顼中风之后，王安石是陪伴他最多的臣子，也只有他知道，在赵顼那身龙袍之下，还隐藏着最纯粹的感情。

皇帝是一个真正念旧情的人。

只要有情份在，他就不会轻易忘记。所以他才会最终放过吕惠卿一马。

如果不是王安石转变了心态，如果不是十年的在野令王安石的眼界、心情都发生变化，如果不是经历过那痛心彻骨的丧子之痛……即使是复出，王安石也是感受不到这些的。

石越、司马光们，王安石了解他们的本质，他们在本质上都并非热衷于玩弄权术的人，但是，他们从未离开过汴京的庙堂之高，所以，他们都被蒙住了双眼。

“庙堂”这种东西，只会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人与人之间关系。

只有熙宁十八年的王安石，才会如此坦然的，将去逝的皇帝，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他又死了一个儿子！

王安石知道，朝堂之中，有许多的旧党官员对赵顼心怀腹诽，难保他们不会在谥议、谥号，尤其是庙号中卖弄小聪明，搞点春秋笔法。而且，在谥议中，虽然王安石可以肯定，没有人有胆子敢批评赵顼，却一定会详细提及赵顼在位时的功绩，提到哪些功绩，不提哪些功绩，提到某项政绩之时，用的又是什么样的赞美之词，却是大有讲究。

王安石绝对不容许出现“谤书”！

皇帝理所应当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是王安石于公于私，都要捍卫的。

王防读的这篇谥议，乃是由翰林学士们商议所作。此时学士院一共有三个翰林学士——安焘、许将、蒲宗孟。安焘不属于任何一派，却是赵顼一手提拔的臣子，赵顼死前，还令他与李清臣一道写遗诏；许将乃是状元出身，在熙宁一朝，曾经颇受赵顼与王安石器重，王安石当年曾特意让他主持《新义报》，他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兼知开封府，几乎一只脚跨进政事堂，后来为吕惠卿所忌，被寻了个过失，贬知地方，直到熙宁十七年下半年，才重新被召回京，又拜为翰林学士。许将时年还不到五十，文武双全，不仅是大宋朝有名的神射手，还通兵法、晓军政，又善吏治、懂外交，在熙宁朝已然崭露头角，如今资历渐深，又经历过挫折磨练，是新党中极有前途的青壮派。而蒲宗孟更是不折不扣的新党，但此君与吕惠卿交好，又因生活奢侈得过份，屡受言官弹劾，几无前途可言，在学士院之地位，亦无法与安、许相提并论。因此这篇谥议，绝不可能出自他之手。

王安石听到王防一字一字读来，满篇四六之文，竟全是对赵顼的歌功颂德，而所谓“秦汉以下……盖不足论”云云，名是说赵顼之文治武

功，直追尧舜，实则却全是新党的论调。他又听到谥议中，大赞赵頊“奋威武，饬边备，正马法，实府库，利器械”，又有“以兵法授诸将，以什伍教人民，诛奔军叛帅以作士气，推高爵厚禄以劝有功”云云，这其中论调，竟已不只是称赞兵制改革了，而是隐隐连保马、保甲二法也一起肯定了！他又认真听下去，却见后文更是大赞赵頊在位时，励精图治，规复河湟、灵武之不世之功，经营南海、万国来朝之深谋远虑……

王安石听得虽然极为顺耳，却也同时大感惊讶，他忍不住打断王防，问道：“究竟谥号、庙号是什么？”

王防连忙拣起最后一页纸来，细细看过，“大行皇帝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

“庙号是什么？”

“庙号……中宗！”

“中宗？中宗……”王安石皱起了眉头，中宗的确算是中兴之守成令主的庙号，但是，它配不上赵頊的功业！

“侍中。”门外，一个仆人走了过来，低声禀道：“石相公求见。”

“子明？”王安石不由得站起身来，“快请。”

[1]. 汉族传统丧礼制度，禫是丧家除去丧服的祭礼。禫祭之后，丧家生活归于正常。

[2]. 此处所言，仅为基本原则。阿越按，宋代外朝禫祭一般在大祥后的第三日举行。所谓“大祥”，是指父母死后两周年的祭礼，因为以日易月，一般就是皇帝死后次日算起二十四日。但历史上，宋太祖二十七日才大祥，而太宗、仁宗则是二十五日。所以其守丧期，相应的也就变成了三十日与二十八日。

[3]. 三奠、发引，宋代在皇帝死后，才营造山陵。在此之前，皇帝的灵柩暂时安置于宫中，称为“攒宫”，而一般在小祥（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祭礼，以日易月则是自死日算起第十三日）与大祥之间（偶有在小祥之前），则有“掩攒宫”仪式，即是在攒宫以外，用木料围成小屋状，涂上白泥，表示已经暂时安葬。待到山陵造好，再有启攒宫、三奠、发引之仪式，亦是将皇帝的灵柩，离开皇宫，送往山陵。此三项仪式，即意味着丧礼的结束和葬礼的开始。在宋代，一般来说这已经是皇帝死后七个月了。

[4]. 按行，即卜地，利用阴阳五行之说等来勘察陵寝的位置。确定陵寝位置，叫“得地”，复查叫“复按”。

[5]. 宋代汴京官营房屋租赁机构。

石越是个意外的来客，在简单的寒暄之后，宾主之间便陷入了短暂的静默。看着仿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石越和安静等待石越说出来意的王安石，随侍在王安石身后的王防明显觉得氛围有异，但他更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打破眼前的僵局，他也完全不能明白此时此刻石越为什么会突然到来。

偌大的厅中，只有放在桌案上的纸页被风吹动发出的簌簌声响。石越侧过脸看了一眼，正好看到了某页最末的几行字，“中宗？”他望着王安石，连连摇头，“不是中宗！”似乎是想抓住这个话题，石越不等王安石说话，又马上接着说道：“这篇谥议在下与君实相公都已经看过，庙号中宗，不足以彰大行皇帝之功业！法三王不法秦汉，大行皇帝的功绩，古之帝王，惟商高宗武丁可以相提并论！”

王安石的眉毛挑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石越却如同全然没有留意到，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高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高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王安石轻声复叙了一遍，随即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君实相公原有意恢复西汉制度，然礼部、太常寺皆以为帝谥自唐以来，因循已久，本朝请帝谥向为六字，若轻易变革，不免骇人听闻，故只得作罢。然学士院所议庙号中宗，两府以为尚不足以彰大行皇帝之

功业，乃请庙号为高宗！”石越留意着王安石的表情，看到自己说完这番话后，王安石衰老得近乎枯槁的脸上突然流露出的松弛神情，他已经知道这个庙号能令王安石满意了——赵顼也的确配得上高宗的庙号！石越在心里说道。而王安石这一刻流露出来的情绪，也让他更加坚定的了自己先前的认定。“不过，南郊请谥，是七个月后之事，这等大事，定议呈上太皇太后、皇上御前之前，两府定会选征得侍中之同意……”

“没什么好再商议的了！”王安石提高声量，打断了石越，“大行皇帝运量酬酢，万世可得而宗者，大行之庙，配得上高宗之号！”

石越点了点头，虽然王安石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但他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王安石声音中的激动之意，他更能够理解王安石此时的心情，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才让他相信今天的来意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自从侍中返京后，即使是发生了石得一之乱，侍中亦甚少对政事发表意见。”石越的声音里带着抹感慨，仿如无意般的又道：“许将曾经建议，让侍中为山陵使……”

看到眼前老人的表情顿显僵硬，却依然固执的保持着缄默，石越又叹息道：“我知道侍中的心意，亦能明白侍中的心情——侍中其实极想为大行皇帝做些什么。”他望着王安石的眼睛，突然脱口而出：“大行皇帝的功业，绝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

王安石注视着石越的眼睛，他想知道石越这句话有多少是出自真心。这句话对于王安石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对于其他人却未必。他也并非那么信任石越——王安石知道，赵顼曾经束缚过他的翅膀，令他不得展翅。

石越能很清楚的感到觉到王安石的不信任，因为王安石从来不会费

心去掩饰这些感情，对于王安石来说，喜欢与厌恶，都是光明磊落的，他从来不会在乎对方的身份与地位，也不会计较这背后的政治考量。

但这种不加掩饰的怀疑却格外的刺激了石越。

皇帝不是你王安石的！石越望着王安石的眼神变得强硬。对于石越来说，赵顼绝非是一个普通的宋朝皇帝，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曾经的朋友。在赵顼身上，他也寄托过太多的东西！

“大行皇帝的功业，绝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他挑衅似的高声重复着，“大行皇帝独一无二！攒宫殡于福宁殿西阶，一直要到七个月后，才会启程去山陵，但是，我每次去福宁殿，都会觉得那里很陌生，很虚幻……当我说到皇上，说到官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依然还是大行皇帝……”

“天下都在为大行皇帝服丧！宫中与宗室们，要为大行皇帝守三年之丧；外朝以日易月，要守三月之丧；天下军民，依大行皇帝遗诏，要守三日之丧……但那些穿着丧服，嘶声痛哭的人中，又有多少人心里想的只是大行皇帝所赐的遗物与新君的赏赐？”

“真正悲痛的人，没有资格沉浸在悲痛中。”石越咄咄逼人的望着王安石，“我知道，侍中亦应当知道，若我辈不能将大行皇帝的基业发扬光大，不止大行皇帝十八年励精图治要付诸东流，我辈还要连累大行皇帝为后世所讥笑！”

“我石越断不会效法无知的妇人，吾辈亦非黄毛稚子，当叛兵将箭射进福宁殿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知道，哭泣守不住大行皇帝的基业！”

“庙号与谥号亦会因人而改变其意义！”石越抓起那几页谥议，一

页一页，撕得粉碎，“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否定大行皇帝的功业，然而，真正能评价大行皇帝功业的，是历史！若吾辈能将他的基业发扬光大，那便不是高宗彰显了大行皇帝，而将是大行皇帝彰显了‘高宗’二字！”

“如今国家局势如何，侍中看得比越还要清楚，难道当此之时，侍中能为大行皇帝做的，竟然只是这区区的谥号庙号么？！”石越厉声质问着王安石。

王安石的脸色霎时便变了。王防上前一步，正要替王安石反驳石越，却被王安石挥手止住。他定定的望着石越，忽然说道：“子明说得不错。但如今我还能做些什么？”

石越沉默了一会，“越想请侍中去杭州！”

“去杭州？！”

“不错！”石越坦然回视着王安石。

厅中再次变得静默。

若非对石越的人格还有最基本的信任，王安石便会断然拒绝石越的荒谬请求；而若非石越对王安石的人格有着完全的信任，石越更不敢提出这样的非份之请。

王安石如今不仅贵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而且还是赵顼遗诏中的辅政大臣之一！若无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已经不是权力斗争，而几乎是一种侮辱！

“越想请侍中去杭州主持东南大局。”石越这次并没有让静默持续

太久，他知道，和王安石说话，不能太直接，但更不能虚伪，“如今国家外忧内患，然一切之根本在于理财，而理财之根本，在于东南。”

“必须尽快发行盐债，必须尽快筹到这笔钱！”

“子明担心局势还会恶化？”王安石皱起了眉毛。

“如若放任不管，局势必定会继续恶化。目前的策略毫无作用，商贾们已经在怀疑国库有多少钱。”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怀疑是对的。“不能再从容等到禪祭除服以后——侍中若能先去杭州准备，待二月六日除服，侍中在杭州，我在汴京，便可同时开始发行盐债。有侍中在杭州，朝廷既不必担心发行盐债会失败，而在东南所筹到的缗钱，朝廷亦可放心留在东南，先稳定东南各路交钞。”

“发行盐债之事，自古以来未尝有过，各路府州县长吏，有些人心怀犹豫，有些人不知道如何处分，有些人又想着中饱私囊……这等等情弊，皆属难免。若是侍中能去杭州，便可成立都淮、浙、江、湖、闽、广诸路盐债提举司，统一事权，正可以避免许多麻烦。”石越说到这里，忽然意味深长的说道：“不过亦我知道，这是将侍中往火坑里推……”

“火坑我是不怕的。”王安石看了石越一眼，“只要子明知道如此做，无异于将自己架在火上烤便好。”

石越挑了挑眉毛，淡然道：“一旦发行盐债，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一定会有许多官员用各种办法逼着百姓购买——我刻意将盐债面额规定得比较大，便是希望他们要强行摊派的话也尽可能去逼有钱人买！虽说如此一来，我便会成为众矢之的，一些地方官拒不执行，台谏弹劾，清议汹汹……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越求仁得仁，何惧之有。只是这个

火架，还须劳烦侍中与我一道上去烤烤！”

“这些又何足道哉？”王安石捋着胡子，嘿嘿笑道，“最可怕的，并非是这些。子明别看盐债之事，政事堂已经定策，太皇太后也已经许可。到了那时节，罪过还是子明的。子明需知，定策亦是变卦的……”

“只要侍中不怕被石越连累，石越又何所惧？”石越淡然笑道，“为天下先者，难免不当箭靶。侍中若是答应，不仅东南诸路之盐债发行要劳烦侍中，太府寺将在东南设立分司，负责各钱庄用交钞兑换缗钱之事，这个分司，正好一并交给侍中。除此以外，还有一桩大事，亦须侍中在东南主持！”

“大事？”还有什么比盐债更大的事？

“正是。”石越郑重的点了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卷卷轴来，双手递给王安石。

“这是……”王安石接过卷轴，一面缓缓打开来，原来却是一幅南海诸岛地图，他正觉奇怪，忽然却发觉这地图与寻常的南海地图有所不同——在各岛之上，赫然用红笔标着完全陌生的国名，还有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名字。

“这是？”

“这便是石越要请侍中支持的一桩大事！”

“唔？”王安石不由得又看了一眼地图，忽然看见摩逸诸岛靠近琉求的一座大岛上，赫然标着“雍国•雍王顼”的字样！他眉毛一跳，猛然抬头，望着石越，“莫不是……子明莫不是想……”

石越默然点了点头。

封建诸王的札子，此时应当还在吴从龙的书房里，没有向外透露一点风声，但这么一桩大事，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瞒着王安石的。此事若想成事，高太后、司马光、王安石这三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想请王安石去坐镇东南，石越便决定先攻克王安石。

“石得一之乱，实令人痛心疾首。痛定思痛，越以为非一劳永逸解决宗室问题不可——此亦是侍中之志！若能借此机会，恢复封建之制，不仅从此再无宗室之糜费，南海诸岛，亦可真正成为诸夏之地，更有助于恢复东南贸易之活力！”

“真是异想天开！”王安石的语气，听不出是褒是贬，他只是拿着那张卷轴，反复观看着。

“越还记得一件事。当日侍中曾想过恢复古制，侍中以为，经筵时，说书、侍讲，应当坐着给大行皇帝讲课……”石越忽然提起这件旧事，令得王安石不觉一怔，他抬头望着石越，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但此事虽然大行皇帝许可，最后却依然还是未能成事。”

“此事子明亦是知原由的。”王安石不悦的说道，“没有一个大臣敢坐在皇帝面前讲课。”

“但曾经却是三公坐而论道的。”石越却不依不饶，“追溯孔孟之时，士大夫更可与诸侯分庭抗礼。任你如何权贵，没有人敢对士傲慢无礼！”

“子明想说什么？”王安石警惕的看了石越一眼。

“今日之世，惟君可择臣，士大夫再怎么样胸怀经天纬地之材，也要受科场搜身之辱，臣不得择君。”石越毫无顾忌的，便说出这种惊世骇俗、大逆不道的话来，“大宋欲永保太平，非徒君择臣，亦须臣可择君。惟有如此，君才能真正去礼贤下士！士才敢坦然坐着给皇帝讲课而不疑！而若要出现如此局面，则非恢复封建之制不可！”

“西周之制……”王安石轻轻说了句，比这大逆不道十倍的话，王安石也当着赵顼的面说过，由士大夫要求与皇帝共治天下，变成皇帝求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听起来的确不错。而且……

“好处不只这些……”王安石似有深意的说道，“自古以来，西汉赖有诸侯王，吕氏方不能篡汉。若西汉末之诸侯王能似国初时，王莽又何能为哉？赵氏子孙中，多有凤凰儿，本朝宗室之制，原亦委屈了他们；而那些宗室中的纨绔子弟，白食朝廷禄米，若能将他们丢到南海蛮荒之地，亦属大快人心。然天下没有这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西周有春秋战国之乱世，西汉有吴楚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我只想知道，本朝要多久？”

“快则两百年，慢则四百年……”石越听出了王安石的言外之意，他苦笑一声，亦只能心照不宣，回答王安石的疑问，“诸侯国要跨过大宋海与南海来扰乱中州，较之周汉晋三朝，实有天壤之别。”

王安石点点头。

没有人知道他拿起这张“南海封建图”时的心情，看着南海诸岛上那一个个诸侯国名，王安石感觉自己手里握着的，实是一个梦幻般的时代——他拿起这张图后，便已经知道这是一个令他无法拒绝的提议。

只有石越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

而这张图，亦打消了王安石对石越的一些疑虑——没有一个心怀不臣之心的人，会笨得给自己去设置这样的障碍。石越是聪明人，也许，这亦是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所做的一件事。

但不管石越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想法，只要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得起赵顼的事情，王安石便不会拒绝。

非徒君择臣，臣亦择君！非徒君择臣，臣亦择君……

在王安石的心里，的确也是期待这样的时代的。

他幻想着一个个诸侯国在南海诸岛上兴起，无数在中土不得志的士人，远渡重洋，投效诸侯王，在海外建功立业；为了争夺人材，诸侯王们不得不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

王安石知道自己无法拒绝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但是，事情亦并非完美。

这张“南海封建图”上，还有一处非常刺眼的地方！

雍国！雍王顼！

王安石的目光，在地图上到处移动着，然而，最后总归会落到那一处——对王安石有很多的评价，但从来没有评价说他是一个大度宽容的人。

对于赵顼与石得一之乱的关系，王安石心知肚明。然而，赵顼到底没有进宫，他只是被阻在路上，而偏偏叛乱的主谋全数死于镇乱当中，而韩忠彦又“找不到证据”。赵顼毕竟是大行皇帝的亲弟弟，是当今皇

亲的嫡亲叔叔，太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如果太皇太后想要保住这个儿子的性命，而朝中的一些大臣又想维护国家的所谓“体面”，维护“亲亲”之伦理，找不到证据的王安石也只能无可奈何。甚至，在那些腐儒的脑袋里，对这件事情穷追猛打，也是不合礼义的。

但是王安石却无法原谅赵顼。

“其实我也不喜欢他。”石越注意到了王安石的目光，“但此亦是最好的办法。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人不欲皇上背上杀亲之名，然他在宫中朝中，却依然还有势力，若是留在汴京，总是心腹之患。而若是一意想要将之明正典刑，则恐使两宫失和，朝中分裂，却是因小失大。舜时有四佞而不能诛，则窜之四荒。封建此人，不过亦是用尧舜之遗意。”

将赵顼封建到摩逸诸岛去，虽然比不上将他明正典刑快意，但的确如石越所言，至少他从此再也不能成为小皇帝的威胁。王安石心里当然也很清楚，石越如此做，八成倒是为了争取高太后的支持——这是一个可以让高太后、向皇后都接受的方案。但他亦不想说破——向皇后可以接受的解释，其实亦是他王安石可以接受的解释。

王安石永远不会原谅赵顼，他会永远记住他所做的一切！

但是，十年的在野，亲眼目睹这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王安石亦已经改变，他知道必要的妥协是成功的钥匙。南海诸岛，也是瘴疠之地，即使在那里为王，对于养尊处优的许多王公来说，亦无异于流放。

两千年前，汉人的祖先能够率领他们的族人与少量的军队，前往异域他乡，由一座座简陋的城池开始，用锄头与铜矛，最终开拓出一个个强大的诸侯国。但两千年后，赵氏的子孙们还能不能有先祖的勇气与坚

韧，却还是未知之数！

是蓬莱仙境，还是阎罗地狱？

相比即将到来的时代，区区一个赵顼的命运，又何足道哉？

“诸侯国的船只将由杭州启航？”

“若朝廷能通过此议的话。”石越点点头，他知道王安石已经答应他了，“海上航行，若风向不对的话，则不免艰难万倍，不仅耗费时日，而且亦多危险。迫不得已要逆风航行，亦只好尽可能沿海岸航行。^[1]故还是要尽可能乘冬春两季东北季风起时渡海。算上众诸侯之族人、招募的子民，以及朝廷赏赐的工匠、军队及其家属，此番必将是一次规模庞大的迁移。届时仅靠民间之海船是万万不够的，还必须调动虎翼军的军舰运输、护航。封建于婆罗洲及附近岛屿之诸侯，可以经由陆路至广州，由薛奕护送至封国；而封建于摩逸诸岛的诸侯，则经水路至杭州，然后坐海船经泉州前往封国，这些诸侯将由虎翼军第一军负责护送。此事涉及到十余万人，其中更有数以千计的皇亲国戚，凡安排船只、调配物资、维持秩序、安抚人心……这些都出不得一点差错！若无侍中在东南坐镇，在下在汴京也睡不安稳。”

“冬春二季！”王安石笑道，“看来，老夫要在杭州住上一段时间了。”

“越会尽量让侍中无后顾之忧。”石越保证道。

[1]. 作者按，在南中国海航行，的确受制于季风。但那种认为无法逆风完成航行的观点，亦是片面的。如明代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航行，即不在东北季风之季节。古人东北季风南下，西南季风北归，这并不完全是航海技术之原因，更主要的是需求原则与经济原则。

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

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并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纳其使者，同时，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

强硬的对夏政策，在赵顼死后，终于开始松动。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尽管人心转向，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

儒家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人之言。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就改变他的政策，不仅会触怒反对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来，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这无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这么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反复无常、背叛赵顼的小人。

于是，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前者加枢密副使，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封武功侯。

说是安抚也好，说是贿赂也罢……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对于李

宪倒不必担心，他自然会心领神会，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在意功名利禄，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区区一个“枢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论怎么样，做了总比没做。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

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此时赵顼虽然病逝，局势发生变化，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西南不宁，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搞什么盐债和封建。

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县城，平定了所谓的“陈三娘之乱”。

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且，在石越看来，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但胜利始终是胜利，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这个胜利，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也是有利的。

不过，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

顶着“知枢密院事”头衔，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平心而论，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值得信赖的。但是，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损害了冯京的身体。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无法理事。

这对于石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益州目前的局势，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而冯京无论资历、能力，以及与石越的关系，都是理想的人选。如若冯京告病，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而高太后听政数日，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伏虞县的胜利，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无用之地”，他再无它虑。但是，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熙宁归化”，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从地图上看，西南夷叛乱的区域，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风——若据冯京所说，则陈元风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且处事果断，极具魄力。陈元风在围困伏虞县期间，亲自在附近各州县、村镇覆查案件，接受百姓告发，断案公正，极得民心，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情弊，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不仅如此，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赈济百姓；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正是因为陈元风的这些举措，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高遵惠与陈元风率领的，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乡兵之类，虽

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但他们据城而守，这些厢军、乡兵若要强攻，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但陈元凤的举措，被故意传进城中，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

不仅是冯京，连高遵惠的奏折中，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布衣之交”当回事，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做到君子坦荡荡，对他全无成见；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

然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他真正的、可以放心的，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这就意味着，石越几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别无选择！”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尖锐的用辞，却没什么改变，“要么做个顺水人情，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来个眼不见为静。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休养生息几年，益州便能恢复过来。没了西南夷的麻烦，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对纸币亦较为接受——只须依样画葫芦，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铁钱，管好几条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钞法、物价，迅速便能稳定下来……”

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而且，潘照临所说的办法，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

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用惯铁币的人们，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更糟糕的是，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绝不是没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

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太待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追求的目标，是将大宋朝各个亚经济区域更好的融合起来，而不是谋求各个地区的经济独立与分裂。宋朝政府此前容许铁钱区的存在，还可以用它一直受困于铜钱的钱荒、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等来做为借口，石越却不知道他应当拿什么来做借口！

难道益州是个占领区么？连纸币也要另外发行！

但潘照临却无意顾及石越的心情。

“要么，支持一个新党去益州，便当再送给王安石一个人情。此人自然不能是吕惠卿的党羽，但新党不论是谁，都是支持大行皇帝开疆拓土的。即使朝廷有意放弃西南夷，他到了益州后，多半也要唱反调。不过，新党的人将如何恢复益州的元气，那便没人能料得到了……”

“先生以为司马君实会答应让个新党去益州么？”石越没好气的说道，“他恨不得明天便下令和西南夷议和，后天便颁令撤兵。那地方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那相公不妨去大相国寺烧香，盼着王厚与慕容谦赶紧打个大胜仗——这亦算一法。”潘照临面无表情的说道。

“要烧香有用，我每日烧一车香也成。”提及此事，石越更加气闷，“王厚与慕容谦在汴京的时候倒是信誓旦旦，可花了这么久时间，只打过一次胜仗——何畏之率五十人偷袭一个叛部，斩首十二级，此外便是高遵裕收复了一座泸州空城——我要拿这个‘战绩’去和西南夷谈判么？！”

“那也比吃败仗强。王厚与慕容谦至今没吃过一次败仗。西南夷到底是在本乡本土打仗，从二人的奏报上看，慕容谦几次率兵进剿，都是无功而返——西南夷中，亦有善战之人。他们多半听说过王、慕的威名，只要他们率大军进剿，哪怕丢了老巢，也不肯与他们交锋。但只要官兵一退，他们立时便又呼啸而返。二人一面稳打稳扎，一面借助何畏之的关系，暗中与叛乱的夷种联络，以图分化打击，这确属上策。只不过……”

“只不过等他们令那些头人信服畏惧，司马君实早已下令招安了。”石越心里虽然知道王厚与慕容谦的做法无可指摘，但越是这样，他才越是郁闷，他已经写过密信给王厚与慕容谦，向他们说明了朝中的形势，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石越期盼的消息传回来。

“相公既然已经知道这些路都走不通，那相公以为自己还有选择么？”

即使不去看潘照临的表情，石越也知道他此时脸上的嘲弄与讥讽。潘照临与他说话，从来都是如此，绝不会特别给他留情面。石越几乎有点恼羞成怒的感觉，但是与以往一样，他心里其实很清楚潘照临在说什么。

不是永远都有最好的选择。大多数时候，你都必须接一些令你感到反感的选择。这一点，即使你贵为尚书右仆射，亦无例外。

“陈元凤比任何旧党官员都好打交道。”

石越“哼”了一声，“但他绝不会和我打交道。”

“那是因为他够聪明。”潘照临的语气中甚至有赞许之意，“和相公打交道对他没半点好处。陈元凤向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司马君实如何想，范纯仁对他的好感却是溢于言表。二人在伐夏之时，便已有交谊。依我之见，相公只要能和范纯仁打交道便可。”

“先生之意是……”潘照临的暗示，是石越从未想过的可能。但是，石越对潘照临这方面的判断，却有完全的信任。

潘照临轻轻点了点头，“不管范纯仁如何想，是真以为陈元凤是识大体、知大义的真君子也罢，是得罪了新党，与相公又有旧怨的孤魂野鬼也罢……总之，范纯仁既不必担心陈元凤不站他这边，亦无须怀疑他的能力。而范纯仁看起来，也越来越不象是个迂腐的人。”

“至于陈元凤，他只是相公的敌人，却并非相公的威胁。相反，他既然做出了对吕惠卿反戈一击的事情，不论他真心还是假意，只要他还有野心，便也只好去当君子。不过，若是他想讨好司马光，那便会唯司马光之命是从……”

石越冷冷的打断了潘照临的话。“陈履善若只有这点野心，便做不出对吕惠卿反戈一击的事来。”

潘照临笑了笑，“我若是陈元凤，亦会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孤臣——惟有如此，才能迎得司马光、范纯仁的尊重，甚至是太皇太后的赞许……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陈元凤既要迎合司马光，亦要显出自己坚持的一面来。若是这与众不同的一面，恰好又是范纯仁所期望的，那自然更是一举两得！”

结束与西南夷的战争已经势在必行。但范纯仁也许可以说服司马光不要那么着急，可以马上开始撤军，但不必马上结束战争。再给王厚与慕容谦们争取一点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任命将与石越关系不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影响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关系。

“要阻止冯京告病。不妨便让他判成都府，在成都养病。陈元凤依旧做完他转运判官的任期，朝廷不再派转运使、副过去。以不变应万变……”

潘照临的话没说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石越方一怔，便见侍剑快步走了进来，抱拳禀道：“相公，出大事了！”

当石越急匆匆赶到待漏院时，赫然发觉，除了韩忠彦与“至宝丹”外，所有的宰臣，竟然全部到齐了。此时外朝还在丧期，所有的人都穿着丧服，每个人的脸色都表情严肃，不发一言——待漏院的气氛，从未如此的紧张过。

没有人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事情会突然失控！

三十七名参加省试的贡生，身着丧服，敲响登闻鼓，在登闻鼓院外痛哭，联名上书，痛斥韩忠彦不忠！

他们直指石得一之乱，乃是为了迎立雍王！痛骂韩忠彦只问狐狸，曲护豺狼，是为了迎合高太后，希求富贵。说他为子不孝，为臣不忠……并且要求高太后大义灭亲，诛乱臣贼子，以安天下！

但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目瞪口呆——韩忠彦竟然毫不避嫌，直接派兵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然后自己进宫请罪！高太后悻然大怒，斥责这三十七名贡生“妖言惑众，离间君臣母子，于大行皇帝大不敬”，令开封府严加讯问，追查有无幕后指使！

这又是一桩大宋朝从未有过之事。

更糟糕的是，这三十七名贡生中，有十名白水潭的学生，七名太学生……从侍剑的禀报中，石越才知道，原来白水潭与太学这些日子中早

有类似的流言，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些贡生竟然会跑出来打抱这个不平！

开封府中，因为谣传雍王与叛乱有关，看到赵顼一直“平安无事”，那些因为皇城司叛乱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心中早有不平。对大行皇帝的怀念与爱戴，伴随着这种不满的情绪，在这个时间，很容易就能转化为对小皇帝孤儿寡母的同情……白水潭与太学的士子牵涉其中，势必令局势更加复杂！

石越心里面很明白，待漏院里的每一个宰相也都很清楚，汴京百姓的怨气，可还不止这一桩两桩，若然在这里引爆的话，关于交钞、物价，种种怨气，便会全部从这个口子冲出来……

石越又想起自己的封建大计，心里面更是五味杂陈。

内东门小殿。

殿中早已摒退侍卫，珠帘后面，高太后坐在御座上，陈衍等几个心腹的内侍侍立两旁。珠帘之外的殿中，只有韩忠彦一个人。

高太后铁青着脸，望着站在下面的韩忠彦。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只有这么一个弱点——她最疼爱的儿子赵顼。但便是这一个弱点，竟然屡屡被人用来挑战她的权威。她绝不相信这件事情后面没有阴谋——即使这些士子年轻气盛，亦绝不会傻得只凭流言，便做出这种蠢事。

这是高太后无法理解的愚蠢。

侍立在殿中的韩忠彦显得平静，仿佛他根本不曾被卷入这场风波当中。

“这些人喝多了。”韩忠彦对审讯的禀报，一开始便令高太后感到荒谬，但韩忠彦的表情显然不是在开玩笑，“这三十七人互相全部认识，臣已经查明，此前他们的确全在会仙楼喝酒——会仙楼的掌柜和酒博士都记得他们。民间禁酒哀悼之令刚过，所以他们亦不算违禁。在喝酒时，有人听他们提到雍王与曹王晋封的事，讯问时，他们中亦有人承认，他们因为听到雍王晋封之事而不满……”

“你的意思是，他们只是醉酒闹事？！”高太后厉声打断了韩忠彦，“汴京喝醉酒的人成千上万，怎么便他们来敲登闻鼓？！”

“他们误信流言。”韩忠彦依然很平静，但语气坚定，“此前有流言说，石得一之乱，是为了迎立雍王。还有人说，太皇太后迟早会废掉幼主，另立雍王……”

“一派胡言！”高太后腾的站起身来，悻然大怒。

她隔着珠帘，怒视着韩忠彦——无论如何，她都不相信韩忠彦这些鬼话。韩忠彦只不过是让大家好下台阶罢了。他只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便如同他在雍王之事上的所做的一样。

她知道是谁容不得雍王。

石越、王安石……这二人都曾受大行皇帝知遇之恩，他们一定会将雍王当成六哥的心腹之患。而且，这亦是朝中真正有能力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的两个人！

她也知道石越曾经私下里见过王安石，此后，王安石便主动请求出

镇杭州，去推行石越的盐债——高太后不信任王安石，她一点都不信任王安石。而王安石竟然愿意为了支持石越，做出如此大的让步！他不惜去杭州，二人背后，究竟又有着什么交易？

还有桑充国……桑充国对六哥一直忠心耿耿！他是王安石的女婿，是石越的大舅子。

十个白水潭的，七个太学的！

还有谁能对这些士子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喝醉了酒？听信流言？

是桑充国的蛊惑，还是石越的暗示？！

你们当我只是个深宫中的妇人，可以随便摆布么？！

这是挑战还是试探？两个辅政大臣想知道垂帘的太皇太后究竟有多少能耐？

高太后又想起曹太后对石越曾经有过的猜忌。

若是有人想试探她，那么她高滔滔便一定会给他一个回应。她会让他知道，究竟谁才是神器之主！

王安石想去杭州，便让他去。石越又想去哪里？！

高太后在珠帘之后，望着韩忠彦，忽然一字一句的说道：“大府，老妇虽在深宫，亦曾听说，白水潭的学生，至今都管石相公叫山长，此事可是属实？”

“太皇太后！”韩忠彦震惊的抬头，望着珠帘之后。

“大府亦是遗命辅政之臣。大府且看看这些！”

韩忠彦此时已再无刚才之从容，他惊疑不定的望着陈衍捧着一叠奏折，送到他面前。

“大府可以看看，这里全是弹劾安焘、李清臣的折子，本朝从无建辅政大臣之先例！大行皇帝托孤于卿等，实是感于君臣相知之义！”

但不是叫你们为所欲为！

“臣等粉身碎骨，无以为报。”韩忠彦再也站不住了，连忙跪了下来。

“韩家之忠义，大宋人人皆知。”高太后冷冷的说道，“我只希望，这些喝多了酒的贡生中，不要有石相公的学生才好！”

韩忠彦顿时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他抬起头来，颤声说道：“太皇太后绝不能有如此想法！”

绝不能有如此想法？！高太后注视着韩忠彦，你也疑心此事与石越有关么？

“石越乃国家柱石之臣！”韩忠彦绝想不到，高太后竟然会疑心石越，但是他却知道，石越如今已今非昔比，高太后若要对付石越，休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不会同意，纵然同意，也会掀起轩然大波。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令得国家更不稳定，而高太后与石越之间，将会一直互相猜忌与不信任。

“石越乃国家柱石之臣！”韩忠彦再次重复了一遍，“臣只恐这正是契丹离间之计亦未可知。若朝廷无石越，非止交钞之事无法收拾，臣只怕今日罢石越，明日契丹便已南下！”

“君臣相疑，非国家之福，太皇太后圣明，还乞三思！以石越之贤，断不会为此无父无君之事！”

珠帘之后的高太后顿时怔住了。

她并非不知道朝廷对石越的倚重，但她绝未想到，原来连韩忠彦的心里，也是如此倚赖石越！

高太后忽然感觉到一阵恐惧！

她从来不介意分享权力，从执政的第一天，高太后便已经决定，要任贤远佞，她不会如历史上的其他女主一样，任用私人，她会尊重两府的权力，她会与贤者分享权力！如此，国家的政治方能清明。

但是，这种分享，应当是她主动赏赐出去的，而不是被迫的。臣下应当对她的这种贤明感恩戴德，歌颂她的英明与贤德；而不是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容挑战！

高太后缓缓坐下御座，双手却紧紧抓住御座的扶手。她亲眼目睹过三位皇帝登上皇位，也目睹了三位皇帝的死亡。治平年间发生的事情，更令她终生难忘。她知道宰相的权力，如曹太后那样的人，也会被韩琦说撤帘便撤帘！

而她的御座之前，珠帘之外，还有六位辅政大臣！

即使六哥还年幼，撤帘并不是眼前的威胁，但是，她不得不考虑另

一种可能——辅政大臣们主导的两府，可以轻而易举的架空她！

她垂帘听政还没几天。高太后第一次意识到，她的地位并不比石越稳固。

但是……她高滔滔依然会回应这试探！

“我知道了。”她冷冷的应道，语气却温和下来，然后，她侧过脸过，问陈衍：“相公们到齐了么？”

陈衍连忙欠身禀道：“回太皇太后，已经都到了。”

高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去召他们进来罢！”

隔着珠帘，高太后默默的打量着鱼贯而入的宰相们。每个人的脸色都是沉重，而不管他们是否对韩忠彦已经先获召见感到意外，至少表面上，没有一个人流露出惊讶之色。

我会叫他们意外的！高太后冷静的接受众人的参拜，望着韩忠彦从容的走到班列的最后，一面在心里说道。

“太皇太后……”司马光率先出列，但高太后却没有容他把话说出来，“君实相公。”高太后望着司马光，温声说道，“相公可知道王参政的病有无好转？”

司马光绝没想到，高太后竟然在这时候，忽然问起王珪，他以为眼下要紧的事情，乃是讨论那三十七名上书的贡生。但既然高太后问起，

他却也不能不答，只得先回道：“回太皇太后，据医官所言，王参政的病，只怕非短期所能痊愈。”

“唉！”高太后轻轻叹息了一声，“治国之要，首在选贤与能。吏部事务繁剧，以王参政的身子，只怕……且吏部亦不能久缺尚书。”她说到这里，微微顿了顿，又缓缓说道：“哀家之意，不若且拜王参政为太子少师，令他在家安心养病，吏部尚书一职，先由范纯仁接任。君实相公以为如何？”

内东门小殿之内，顿时一片沉寂。

宰执们全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曾想到，高太后没有问那些上书的贡生，反而一开口，就要罢掉一个宰相。

而且，这个宰相乃是遗命辅政大臣！

高太后耐心的望着帘外的宰执们。既然不能动石越，那么好歹便给他们开个先例——不要以为辅政大臣便是丹书铁券！

她提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既然司马光先前说了王珪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吏部尚书如此重要的职位，当然不可能长久空缺。她倒要看看，是谁会反对她？是谁敢反对她！

高太后非常清楚，司马光非常厌恶王珪，而以范纯仁为吏部尚书，更是司马光心里面一直想要的。在事实上，这也将进一步增强旧党的实力。她不知道司马光会有什么理由拒绝她。得到旧党的认可，她就更不惧王安石与石越的反对。她期盼着他们站出来反对，这样，她正好可以借机挫一挫石越的锐气。

但是石越与王安石却并没有出来反对。

倒是范纯仁跪了下来，“吏部之重，非臣之愚所能胜任，还乞太皇太后另择贤能……”

但高太后注意到他的用辞，他只是推辞对自己的任命，并没有反对罢王珪的相。

“太皇太后英明，若以范纯仁主吏部，国家便不必担心州县长吏不得其人。”高太后万万想不到，石越反而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的支持她，或者说支持范纯仁。“王公受大行皇帝知遇之恩，乃是遗诏辅政之臣，素以国事为重。王公若知以范纯仁继其之位，亦必感欣喜。”

“子明说得极是。”司马光也接着打破了沉默，“国家多事，吏部的确不能一直无人主持大局。王禹玉虽是遗命辅政之臣，但待其病愈之后，再回两府，亦无不可。”

望着一个个表示赞同的宰执们，高太后忽然之间，竟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他们是对自己的服从与让步么？看起来，倒更象是高太后说出了他们一直憋在心里不方便提起的事情。不仅石越大力赞同，连王安石也不见有多么介意——难不成在王安石心里，至宝丹早已经是死人了么？

憋足了劲，一拳击出，却突然发觉，击中的不是对手，而更象是对手早已觊觎已久的目标……司马光与石越，象是在唱双簧，二人的话滴水不漏，将罢免王珪与罢免辅政大臣不动声色的进行了切割，听起来还象是在替高太后此举向天下交待。

真正和这些宰相们打交道后，高太后终于对她的宰相们，有了更多的认识。

她越发意识到巩固权力的重要。

不管怎么样，这一回合她没有输。

“既然诸位相公、执政都同意，范公亦不必再推迟。”高太后的语气，变得更加谦和，“而刑部尚书一职，哀家以为韩忠彦足当此任……”

“太皇太后。”石越这次却是毫不客气的打断了她的话，“以韩忠彦之能力，做刑部尚书绝无问题。韩忠彦为大行皇帝所看重，原亦当进两府。只是刑部尚书与知开封府，似不可一身兼此两任。”

“以臣之资历，原亦难当此重任。”韩忠彦也连忙出列拒绝，“太皇太后错爱，臣感激涕零，然秋官之重，臣实不敢任……”

“大行皇帝视卿为托孤之臣，石相公亦称卿能，卿何必妄自菲薄？”高太后可不想理会韩忠彦的推辞，她需要韩忠彦进两府。她的确能够信任司马光，但她却永远无法命令司马光。而且，司马光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朝宰相。“至于开封府……可以另择贤能。”

“然臣乃是桥道顿递使。”韩忠彦的态度，比想象的要坚决。

“你还是桥道顿递使！”高太后不容置疑的宣布，“召吕公著回来，开封府便交给吕公著！”

吕公著？！

一时间，不仅韩忠彦停止了反对，石越和王安石也都吃了一惊。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安石不由看了一眼石越，不知道石越若是早知如此，还会不会劝他出镇杭州？

“太皇太后！”司马光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脸色变得难看的石越。司马光心里也很清楚，闹出这么一码事，但高太后却先是罢王珪，又委范纯仁、韩忠彦以重任——这三人也还罢了，但吕公著却毕竟是得罪先帝之臣。如此急着拨乱反正，消息传出，只会进一步刺激那些对高太后心存怀疑与不满的人，也会让维护、怀念大行皇帝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这么做只会激化矛盾——而以石越的立场，他若不坚决反对，定然也会招致议论。但石越如若真的反对，却又不免让旧党心生猜忌。

司马光知道，此时应当是他来说话的时候，“太皇太后，臣听说吕公著染恙在身，不如暂且令蔡京权知开封府。”司马光说得很委婉，“朝廷不能尽用老人。开封府乃是朝廷磨练人材绝佳之所，蔡京资历虽然稍浅，却是可造之才。”

“蔡京？揭发永顺钱庄案的蔡京？”高太后望着帘外的司马光，她自然不会相信吕公著抱恙在身——此前可从未听人提过。但是宰相们也有自己想要安插的人，吕公著迟一点召回也没什么——只须她提过这个名字，日后便不用担心没有人举荐吕公著。司马光的面子，她是一定要给的。

“正是此人。蔡京之才学，太皇太后可以问问子明相公……”司马光应道。他却不知石越正在心里头苦笑——这个世上，能同时在石越与司马光门下都如鱼得水的人物，也只有蔡京了。石越心里非常清楚，虽然品秩没有变化，但做到权知开封府，从此蔡京的仕途，便已经正式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他虽然有意抑制一下蔡京，但此时却也无法开口反对——因为司马光的确是在帮他。

他只好也硬着头皮说道：“以蔡京的能力，足以尹开封。”

高太后望望司马光，又看看石越，终于点了点头。“便以蔡京权知开封府。他处分事情，若能有韩忠彦这般果断，朝廷便可无忧。”

“韩忠彦确是不曾辜负先帝知人之明。”司马光终于有了机会提起那些贡生，他侧过身，望着韩忠彦，问道：“大尹可是已经审问过那些贡生了？”

“是。”韩忠彦连忙欠身回道：“此事原来不过是这些贡生醉酒闹事……”

司马光几乎疑心自己听错，“醉酒闹事？”

“正是如此。”韩忠彦道，“按律夺其功名，杖责后赶回原籍便可。”

直到当天晚上，当石越前往司马光府上，与司马光一道给王安石饯行之时，石越还在想着韩忠彦说出“醉酒闹事”时司马光的表情。

其实当时石越也好不到哪去——他差一点便笑出声来。

“醉酒闹事”！

平时看起来忠厚老实得有点懦弱的韩忠彦，似乎永远能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按理这桩案子韩忠彦应当避嫌，但是连御史台那些一向就喜欢找人毛病的御史，这次也罕见的无人说三道四。

一次有趣的断案，有时候的确能缓解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

不过，对于高太后的怀疑，到底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便可以化解。而王安石素为大行皇帝所重，在这个时候，若是无故出外，亦将使天下生疑。而发行盐债之事，依然还只是少数人知道的秘密，所以王安石只得秘密前往杭州——他将坐一艘虎翼军的船前往杭州，须等到到了杭州，才能明示身份，公布此行的目的。

因此，司马光与石越，才特意在前一天的晚上给王安石饯行——次日清晨，王安石便要离开汴京。

对于王安石来说，汴京对他并无值得留恋之处。他虽然是平章军国

重事、辅政大臣，但实际上，听政的高太后从来没有询问过他对军国事务的看法，更遑论采纳。当知道他想前往杭州后，高太后虽然口里挽留，但是心里却更多的是期盼。与其这样呆在汴京，倒还不如出外，所以，对于要秘密前往杭州，王安石并不介意。

但眼前的窘境，对于石越却是巨大的刺激。

石越并不知道高太后把账算到了自己头上，他反而念念不忘于消除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石越坚信，只要将赵顼打发到南海去，一切的怀疑都将烟消云散。

因此，他决定提前向司马光透露自己的计划，只要争取到司马光的支持，高太后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性命，多半便会支持此议——而那只是几封奏折的事情。他已经想好，只要获得司马光支持，那么，在公布发行盐债的那一天，吴从龙将递上他的奏折……如此亦可以减轻台谏对于盐债的质疑。

司马光的饯行宴，非常的简单、朴素。一间陈设简单得有点过份的小厅内，司马光坐在主位，而特意依南方人的习俗，由王安石坐在右边，石越坐在左边。三人面前各自摆了一张小案，席地而坐——这一点让石越颇有点不习惯。而案上亦只有简单几样果子、食品，因为外朝还在国丧期间，更是干脆连酒都没设，而是用茶水代替。但实际上，三人都没怎么触碰案上的茶水、食物。

“君实，子明。”王安石犀利的目光，最后落到了司马光的身上，他凝视司马光，好久，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君实，今日君实是犯了大错！”

“大错？”司马光有点愕然的望着王安石。

王安石点点头，“天下之士，少有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者，若用之得当，原也没什么。但蔡京此人，实是有太多的机变权诈之术，我观此人，野心勃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今日君实与子明让他一跃龙门，将来恐为国家之患……”

石越默默听着，也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心里也很清楚，以蔡京权知开封府的任命一旦下达，从此蔡京便可以参预军国机要，专折上奏，俨然朝廷大员，与区区六部郎中，再也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转头去看司马光，司马光脸上的不以为然，却是不加掩饰——的确，亲手提拔过邓绾、吕惠卿的王安石在这方面的判断，又怎么可能打动司马光？

但所谓的“识人之明”，便是这么回事，总有些时候看走眼，也总会有看中的时候。所以自古以来，以识人为最难。

“介甫既是不以为然，为何又不当殿反对？”司马光总算给王安石面子，只是枉顾左右，“这可不合介甫的脾性。”

“我当殿反对有用么？”王安石冷笑道，“太皇太后对君实是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但我若是反对，只恐更坚太皇太后之意。”

“介甫有点……”

王安石摆摆手，“今日只我三人在此，再无旁人，亦不必讳言——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其贬抑外家，可知亦无甚私心。只是今日之太皇太后，却已非往日之皇太后！”

“此话怎讲？”司马光微微有点色变。

但王安石却毫不介意，他即将离京，有些话，不吐不快。“君实看不出来么？人无欲则刚，然自石得一之乱后，太皇太后实是已有心魔！”

“侍中说得不错。”石越也不由点头应道，“在下亦有这种感觉。”

司马光不觉沉吟，“介甫子明是说……”

“便是雍王！”王安石直言道，“石得一之乱究竟有何内情，吾辈心照不宣而已。韩忠彦不欲太皇太后、皇上有杀子、杀叔之名，亦是出自忠心。然天下不乏智识之士，此事又岂能令天下人尽无疑心？雍王虽被软禁，但如今却是主少国疑，太皇太后要按下此事，便只能维护雍王，但她越是维护雍王，却会越令人生疑。长此下去，中外互相猜忌，只会越来越厉害。太皇太后无论做什么，外朝凡忠于大行皇帝与皇上者，皆不会信任；而外朝以如此之心待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威信不立，又岂能公平决事？此时若有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只恐最后弄假成真，亦并非不可能！”

司马光默默听着，过了好一会，才转向石越，问道：“子明亦如是想？”

石越轻轻点了点头，“大行皇帝崩驾当晚，在下在宫中，可以肯定太皇太后并无策立雍王之意，否则在下亦活不过那天晚上。但太皇太后此后之欲保全雍王，亦是有目共睹。今日贡生上书之事，虽是意外，然只怕……”

“台谏、士子……”司马光苦笑着，“只怕朝中百官，心中亦不能无疑。便是介甫与子明，亦不见得全然放心罢？”

“不错。”王安石坦然承认，“便是大行皇帝，又何曾放心？本朝可从无设辅政大臣之先例！”

石越却是默然不语。

“介甫、子明肯和我说这些，那是对我还未生疑。”司马光望着二人，摇摇头，叹了口气，“亦不瞒介甫、子明，我昨日已经上过奏折，请封呼延忠、杨士芳、田烈武三人为侯，仁多保忠晋公爵，托以班直兵权，以拱卫腹心，亦可稍安众心……”

原来司马光亦早有担忧！石越看了一眼王安石，却见王安石也在看自己。是时候了！

“平叛之功，固然不能不赏。然越以为，终不若釜底抽薪来得一劳永逸。”

“釜底抽薪？”司马光不解的望着石越。

石越缓缓点头，站起身来，抽出藏在袖中的南海封建图，双手捧着，亲自递到司马光案前。

“此图便是在下的釜底抽薪之策！”

司马光疑惑的接过卷轴，缓缓打开，方看了一眼图上的几个大字，便讶然抬头，望望石越，又看看王安石，“封建南海？！”

“正是！”

司马光又看了一眼地图，抬头看看石越，又看看王安石——石越只管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了，并不多说什么；王安石则低头喝着茶，根本不

去看司马光。司马光缓缓将地图放到案上，低头凝视地图，默然良久，才终于抬头望着石越，说道：“封建之好处我已经知道了。子明想不想听听为难之处？”

石越连忙欠身抱拳：“正要君实相公赐教。”

司马光又瞥了一眼地图，“为难之处第一桩，若是这张地图泄露出去，我敢保证，宗室中定然人心惶惶，进宫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面前哭诉的宗室，能挤破宫门。我这个山陵使，到时候难免亦要提心掉胆——子明可还记得，陈世儒夫妇为了想回汴京，连杀母这等丧绝人伦之事亦做得出来，如今要将天潢贵胄们全部赶到南海瘴疠之地，往好里想那是封建，若往坏处想，便形同流放。大闹丧礼的事，也未必做不出来！将来攒宫前往山陵，是要宗室去送葬的，若是他们拉着攒宫不肯走，子明想想，这是多大的乱子！这些人全是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子明欲拿他们怎么办？”

石越点点头，“相公所言，诚然有理。不过，越亦想问相公，今日若对雍王说，要将他封建到南海，自立一国，相公以为雍王是否会拒绝？”

“自然不会。”

“不错，雍王断不会拒绝，更不敢拒绝。朝廷若行封建，他怕日久生变，多半会立刻之国。雍王既然不会拖延，相公以为曹王可会拖延反对？”

司马光摇了摇头，“曹王事母至孝，又深明大义。平心而论，以曹王之才能，做个公卿，亦足胜任。只是本朝为安全宗室……”

“正如相公所言！若得封建，曹王得展怀抱，亦无拖延反对之理。”石越点点头。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同类”，雍王之事，虽与曹王无涉，然其心中岂无疑惧？雍王既然走了，曹王若是不走，自向太后以下，宫中朝中，难道便不会猜忌曹王？

但这些话自然不便宣诸于口。“封建之诏一下，若最为亲贵的雍、曹二王都欣然奉诏，敢问相公，还有哪位亲王、嗣王、郡王敢为杖马之鸣？！”

最重要的是，在高太后的心目中，究竟是她两个儿子的前途重要，还是那些宗室们的不满重要？！高太后只要不是鼠目寸光之辈，她就一定会希望自己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各为一国之主。更何况，封建之策，还能一劳永逸的帮赵顼摆脱麻烦——高太后保得了赵顼一时，难道保得住赵顼一世？而若是赵顼能自为一国诸侯，她死后，向太后与小皇帝也奈何不了他。

只要高太后心意坚定，宗室们又有谁敢闹事？

“即便如此，也还有一桩难处——自此图看来，子明欲用周制。此图封建十九国诸侯，单单是护送这十九国诸侯与他们的族人前往封国，这笔开支，便已是骇人听闻——若国库丰裕倒也罢了，当此之时，倾国库之力封建诸侯，诸国之土地、人民、赋税，却皆非大宋所有。这笔开支，要如何向天下交待？而若用汉制，则朝廷不仅要派遣诸侯国相，还要帮诸侯国征伐、建城……一切开销，全要由朝廷负担，朝廷财政断然负担不起。”

“自是不能用汉制。”石越断然道：“我亦不想让诸侯国拖垮我大宋。朝廷除了向诸侯国派遣史官以外，不在诸侯国安插任何官员。诸侯

国立国之初，海船水军可以提供帮助，然一切军费开支，都必须由诸侯国承担。否则，封建之意何存？”

“若用周制，难不成诸侯之国的路费，也要他们自己掏？”司马光反问道，“子明可知有不少宗室负债累累？他们若不还清债款，只怕他们的债主也不肯让他们走。若由朝廷来承担这笔开支，子明可曾算过，这又是多大一笔巨款？”

“至少上千万贯。”石越坦承，也许远远不止，毕竟这些都是凤子龙孙，与普通百姓的迁徙完全不同。

“不过，诸侯之国，可以分批前往——从第一批出发，到最后一批人抵达封国，花个五年甚至十年，亦无甚要紧。相比而言，朝廷省下来的钱则更多，宗室的俸米、赏赐，亦不是小数目。此外，一旦开始封建，宗室们便要变卖家产，招募随从，购买必需物什，几年之内，不止是海上贸易之繁荣可以预期，自汴京至杭州、广州，商旅增加，贸易更盛，亦是必然。这些于国家之财政，大有裨益。对付目前的危机，若说盐债只是被迫应战，那封建诸侯，却可以帮助东南诸路及海上贸易迅速恢复，甚至更加繁荣。朝廷虽然支出这笔开销，但若能使东南诸路恢复景气，区区上千万贯，又算得了什么？”

“分批之国，倒亦是个办法。”司马光点点头，“介甫去杭州，正好亦可主持大局……”

第十六章 莫嗟身世浑无事

1

睿思殿。

“阳信侯。”远远望着田烈武走进来，赵煦立即将手中的毛笔一丢，抛开跟着身边的内侍，起身快步朝田烈武走去，“阳信侯，你见着桑先生了么？”

“陛下。”田烈武连忙参拜行礼，他还有点不太习惯自己的这个侯爵。

“你见着桑先生了么？”赵煦却只是满脸期盼的盯着田烈武。

田烈武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本还散发着墨香的书来，双手捧着，递给赵煦。

“这是什么？”与赵煦几乎是寸步不离的武城侯杨士芳瞥了一眼，问道。

“是桑先生托我带给陛下的。”田烈武道，“一个胡人叫陀勒密氏写的书，大约和《地理初步》差不多，全是地图。”

但武城侯却是连《地理初步》也没看过，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陀勒密，只不过杨士芳知道小皇帝很听桑充国的话，因只是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身上还缠着绷带的庞天寿一瘸一拐的走上前来，接过书收好。

田烈武又道：“桑先生说，大宋的未来在南边，陛下一定要知道天下万国的地理，桑先生请几个大儒给这本书写了注疏，亲自抄录在书中。请陛下每五日读一篇。”

“朕记下了。”赵煦点头应道。

“桑先生还说，程先生这时便开始讲《贞观政要》的确是深奥了点，以后每五日，桑先生会写一个贞观君臣的故事让臣带进来，陛下看了这些故事，便容易明白些。”田烈武说到这里，忽然迟疑了一下，方又说道：“桑先生说，程先生学问、人品都是好的，在读书人中声望很高，陛下须尊重他，这样天下的士大夫便会更加拥戴陛下。”

说完，田烈武几乎是有些忐忑的望了一眼面前的小皇帝。毕竟，这还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但出乎田烈武的意料，赵煦只是抿着嘴想了想，便说道：“朕明白了。”

他不知道赵煦是不是真的明白了，但亦不敢多问——这睿思殿内，小皇帝的身边，有多少内侍、宫女，会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巨细无遗的报告给太皇太后？即使是田烈武这样忠厚老实的人，也清楚的知道目

前的处境，小皇帝的身边，真正能够信任的，也就只有杨士芳、田烈武、庞天寿三人而已。

睿思殿对于保慈宫，绝无秘密可言。是太皇太后默许他替小皇帝与桑充国送话，但这亦随时可以成为他阳信侯田烈武的罪证。所以，尽管他们对于雍王居然平安无事都感到很愤怒，却没有人敢在小皇帝面前乱说半句话……

正想着这些，“官家。”田烈武便见一个内侍捧着一盘果子从殿外进来——那内侍才走到离赵煦六七步远的地方，突然，便听赵煦发出一声尖叫：“站住！”

那内侍一愣，却没有明白赵煦的意思，一面说道：“官家，这是皇太后送来……”他方又向前走了两步，赵煦突然从庞天寿夺过一把柱拂子，恶狠狠地向那内侍打去，一面还尖声叫道：“站住！给我站住！”

田烈武一时惊呆了，眼见着那内侍被小皇帝莫名其妙的打得头破血流，抱着头跪在地上不断的哀号，求饶，一盘果子洒得到处都是。

直到杨士芳紧紧抱住赵煦，他还涨红了小脸，挥舞着柱拂子，高声喊道：“阳信侯，把这个叛逆拿下，把这个叛逆拿下！”

田烈武一时有点不知所措，眼见着杨士芳抱着小皇帝朝内殿走去，却见庞天寿一瘸一拐的走到那倒霉的内侍跟前，喝斥道：“你这蠢货，你他娘的没长耳朵么？”

“冤枉……冤枉……”那内侍显然已是被吓傻了，只是拼命的叩着头，一个劲的喊着冤枉。

“冤枉个屁！”庞天寿一口痰吐到他脸上，恶狠狠的骂道：“你他

娘的连耳朵也和那玩意一起割掉了？方才官家叫你站住你怎的不站住？”

“冤枉啊……”

“你直娘贼的再喊冤枉！”庞天寿忽然一声大吼，瞪到那内侍眼前，“你直娘贼的敢再喊冤枉！”

那内侍被吓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傻傻的望着庞天寿。

“滚！快滚！”

眼见着那内侍屁滚尿流的跑出殿中，庞天寿这才转过身来，拐到田烈武跟前，苦笑道：“田侯……”

“这……”田烈武望着庞天寿，完全弄不清状况。

庞天寿苦笑着摇摇头，“昨天开始，这是第二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庞天寿叹了口气，“先前做噩梦田侯是知道的，太医用尽了法子，也不见好转。昨天便是这样，只要是外面来的人，若官家叫他们站住，他们站住了，倒也罢了。但若不马上站住，便是这样……”

“这……太皇太后、皇太后知道么？”

庞天寿点点头，没有说话。因为，连问话的田烈武，心里也知道这是废话！

“我去看看官家。”过了一会，田烈武才又低声说道。

“阳信侯，那个叛逆拿下了么？”

当田烈武走到内殿时，赵煦坐在一张椅子上，脸上红晕犹在，但情绪已经平静了许多。田烈武望望杨士芳，便听杨士芳说道：“官家，已经拿下了。”

赵煦询问的目光望向田烈武，田烈武连忙避开他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赵煦显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杨将军，阳信侯，宫里有很多叛逆。”

田烈武听到这话，忽然感觉鼻子一酸，“陛下放心，有杨将军与臣在，没有叛逆能伤害陛下。”

“朕知道。”赵煦认真的点点头，“还有呼延将军，圣……太后说，你们都是忠臣。太后和朕说了，朕要做个象父皇那样的好皇帝，好皇帝就不怕叛逆。”

田烈武抬眼望着赵煦稚嫩的小脸，几乎便要痛哭失声。他低下头去，不敢失态，却看见杨士芳一手紧紧握住腰间的佩饰，青筋暴出，几乎要将那佩饰捏碎一般。

“陛下会是个好皇帝。”田烈武温声说道。

“朕还不是。”赵煦却认真的摇了摇头，“朕听太后说，她绝不会让人对朕不利，一定会让朕平安亲政。”

“官家会是个好皇帝，官家一定会平安亲政！”杨士芳几乎是咬着牙说道，“到那时候，官家会是和先帝一样的好皇帝，先帝打败了党项人，将来官家定能打败契丹人。官家会是大宋的好皇帝。”

“一定会是！”田烈武也跟着说道。这是誓言。

“杨将军，阳信侯。”赵煦睁大眼睛望着杨士芳与田烈武，轻声问道：“有人不想让朕亲政，是么？”

“官家是大行皇帝的皇太子，生下来就要做官家的。”庞天寿不知什么时候也已经走了进来，他走到赵煦跟前，细心细气的说道：“待到官家长大了，便可以亲政。这是天经地义的。”

“不错！这是天经地义的。”杨士芳沉声道。

从睿思殿出来的田烈武，脚步变得沉重。

在田烈武心里，高太后不是说书人所说的那种奸后，但他是很清楚的知道，雍王的的确确是叛乱的主谋。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叛乱当晚，韩忠彦为了阻止雍王进宫，调动了多少人马，不要说以田烈武在开封府的关系，这些事情根本瞒不过他，便是开封府普通的百姓，也多少都知道这件事情——要这么多人严守秘密，除非将当时参预平乱的人全部杀了，否则，任你用什么样的手段，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田烈武也从当晚的叛兵口中，知道他们是为了迎立雍王！

实际上，整个开封府，几乎人人都知道雍王与叛乱有脱不开的关系。流言绝不止在白水潭、太学存在，三十七名贡生的“醉酒闹事”，在汴京任何一个座茶馆、酒楼，都有无数的同情者存在。

田烈武是开封府的衙役出身，高太后为保住儿子性命所做的一切，他并非不能理解。他倒也不是天真的相信，坏人就一定会得到惩处——抱着这样心态的人，在公门里是不太可能混得好的。但高太后不肯将雍王的罪行昭示天下，却也不能不让人们在心里猜忌。对于他们这些忠于小皇帝的人来说，这种不安就更加明显——如今小皇帝所吃的一切东西，庞天寿都会亲自到御膳房监视，而杨士芳每一样东西都要自己先尝过再让小皇帝吃。二人寸步不离的保护着小皇帝，而田烈武则负责帮小皇帝打探外界的消息，与外面忠于小皇帝的人联络。

田烈武知道，其实他们都怕高太后。因为他们都相信高太后有废立皇帝的能力，即使知道高太后在叛乱的晚上是站小皇帝一边，她对小皇帝未必有恶意，她保全雍王亦情有可原，但是他们依然害怕，他们就怕有个万一。

除非高太后的态度能够更加明朗，否则，直到小皇帝亲政的那一天，他们都不敢掉以轻心。

原本赵煦是很让他们放心的。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丧礼之上，面见百官也罢，召见宗室也罢，会见外国使节也罢，对待太皇太后、皇太后也罢，赵煦的表现都非常得体。他显得非常的懂事，也很听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话，在丧礼上，能悲伤而又不失礼，与太皇太后一起见百官、外国使节时，从不多说话，有时候长达一两个时辰的会见，他也不哭不闹，只是睁大眼睛，认真的听着……

这样的小皇帝，让人挑不出半点错来。除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做恶梦惊叫，田烈武们不必为他担心更多。

但这样的日子似乎结束了。

田烈武也罢，杨士芳、庞天寿也罢，对于小皇帝的这种发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这样的事情若多了，对小皇帝显然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心里都知道原因，尽管没有人表露出来，但田烈武知道，杨士芳与庞天寿都将这怨恨，转到高太后与雍王的头上。

这个大宋朝，难道真没有了评书中那样的忠臣么？朝中为什么没有忠臣向高太后死谏，让她大义灭亲呢？

田烈武其实很想找石越、司马光这些他平素所尊重的人问一问为什么？

但是，尽管他已经贵为阳信侯，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他的身份，与石越、司马光们，依然有着天壤之别。

他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出了东华门，新雇的家人早已牵了马过来。自从跟了赵煦后，田府的收入，便一日比一日多了起来。尤其是在赵煦即位之后这短短十天里，不断有田烈武听都没听说过的人来拜访，在他家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咂着嘴巴感叹一阵，然后便有人变着花样来送东西，从绸缎金银，到仆从歌妓，甚至马车、车夫、田地、宅院……出手一个比一个阔绰，而送东西的人，地位也一个比一个尊贵。开始几天，为了退还这些东西，田烈武阖府上下，几乎全都疲于奔命，即使如此，有些地位尊贵之人送来的东西，却是连退还都是个极大的难题。不过这个烦恼在曹友闻给了田烈武建议后，便迎刃而解——田家很快便搬到一座大宅院，新

雇了十几个家人、使女，买了几匹马、马车，雇了一个车夫……

虽然田烈武心里还感到有些别扭，但他也知道曹友闻是对的——他虽然贵为阳信侯，但在旁人的眼里，他始终是个武官，没有人把他当士大夫来看待，只当他是粗人，因此送礼讨好，便几乎不加掩饰，这些想要结交他的人当中，并非个个都不可取。只是因为世俗有这种偏见，所以才会如此看轻他。而对这些送礼者，亦如曹友闻所言，不能够简单的退还，因为送礼给他田烈武，实际上是对小皇帝的讨好。就眼前来说，田烈武是帮不到他们任何忙的，这些人看重的是八年、十年后的回报。而如今的情形却是，皇帝亦需要这种投资，这些人虽然帮不了什么真正的忙，但他们确信自己在小皇帝身上一笔投资的话，至少便会更加乐于见到小皇帝将来能平安亲政。他们投资得越大，对小皇帝就会越支持。至于他们的投资将来会不会有回报，那其实与田烈武无关。曹友闻向他保证，即使他将来翻脸不认人，也不会有任何人敢向他收回这些东西。而他也不必愧疚，只当这些全是小皇帝的赏赐便可。

所以，曹友闻告诉田烈武，让他将送礼的人与所送的礼物，全部记录下来，然后禀报给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果然，便如曹友闻所料，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都笑着让他接受，便当是官家给他的赏赐。

于是，短短十几天内，田府看起来，便已经很有侯府的气派。而田烈武的生活，亦开始看起来有点象阳信侯的样子了。

上马离了东华门街，过了惠和坊，一路往东，便到了旧曹门街。田烈武的新宅子，便在旧曹门外面的天王寺附近。

田烈武的这个新雇的随从叫李顺，实际亦算是他的旧部——熙宁十三年灵州城下，李顺便在田烈武营中。因在攻城受了伤，残了一只左

手，退役后便领了抚恤金到汴京投靠侄子，平素便在汴京打点零工，勉强生活，因田烈武、杨士芳几人封侯的事，这一阵已是汴京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话题，他听到这消息，想起田烈武在军中一向对下属甚好，便来投奔富贵了的故主，果然被田烈武收留，当了随从。

李顺一路牵马走着，见田烈武心事重重，因故意找些话题笑道：“小的方才在外面等候，听人说西南夷的仗打完了，去益州的兄弟马上便要班师回朝，也不知是真是假……我有个表哥，还在小王将军帐下听令，也不知……”

“你表哥果真是在小王将军帐下？”田烈武坐在马上，摇摇头，叹了口气，“那他只怕一年半载回来不了。”

“莫非是假的？那小的可就白高兴一场。”

“假倒是不假……”

几天前，从王厚、慕容谦的军中传回消息，他们又一次进兵无功而返。王厚、慕容谦上折请罪，承认西南夷非仓促可定，政事堂请求罢益州之兵。为此，枢府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还非常不满，行文斥责王、慕容怯战，枢府一直争执说大军进蜀非易，目前正宜一鼓克平西南夷，如此半途而费，不仅此前军费开销付之东流，而且使朝廷为四夷所轻。反而是石越为二人说话，夸二人“知所进退”，“朝廷得二名将”。因此，李顺听到的事，当然不可能是假的。田烈武还听李敦敏说，石越心里其实非常失望，但君实相公不愿意再打无谓之仗，才不得不让步。朝廷要省下钱来，解决国内的物价上涨与交钞危机。

“不过，小王将军又向朝廷上了‘平夷策’。朝廷虽会撤回在益州的大部分兵马，但小王将军与慕容将军会挑拣三千精兵留下来屯田，训

练当地土兵，以战养战。你表哥若在小王将军帐下，只怕在那里娶老婆生孩子也说不定。”田烈武笑道。

——这是一个段子介赞不绝口的方案。驻军多而无用，又不习水土，完全是加重己方的负担。相反，若只留下部分精兵，那对益州的财政完全不构成负担，由着这些军队在当地训练边境的居民与归附的熟蕃，同时威慑西南夷的骚扰——一旦转攻为守，西南夷便优势全无，而宋军则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地形合适，一千名西南夷亦未必打得过一百名真正的宋军精锐，更何况宋军还有城寨、土兵协助。而且，一旦官兵主力撤去，西南夷外部压力骤减，内部的分裂就会变本加厉，以王、慕之能，在那里远交近攻，拉拢分化，以夷攻夷，用不了几年时间，那些桀骜不驯的头人的人头，便能一一送到汴京悬首示众。

田烈武也承认，小王将军的这个办法，较之气势汹汹的调集十万军队，到那里去和疾病、自己的补给能力打仗，实是高明得太多。枢府对小王将军的“平夷策”表现很冷漠，只不过是碍于面子，他们最大的担心，竟然是荒谬的认为承认在西南夷的失败，可能会影响契丹的判断——这是田烈武都感到可笑的担心，数万禁军回防河北，哪怕再怎么样士气低落，对于契丹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据说君实相公因为担心兵少无用，训练土兵不是易事，而一直主张全面放弃西南夷，而希望等财政好转的时候，再大举出兵，一鼓作气平定西南。若非石相公在两府力争，小王将军的“平夷策”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

田烈武也是差一点就去了西南的。这件事可以说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若是他当时去了西南，现在的许多事情，便不可能再发生。如今日这般位列阳信侯——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要立多大的

军功，才能有机会封侯？

但他依然会忍不住想象自己的另一种人生。他也会去想，若是自己在益州，能不能和小王将军一样，想出这“平夷策”来，他想过很多次，答案总是否定的——虽然这让田烈武有些沮丧，但他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他不是那种有很多计策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他应当多听别人的意见。

李顺也似乎有点失望，“奶奶的，他可莫要讨个夷人做老婆。”他啐了一口，忽然又笑道：“听说那边夷人女子长得很俊俏……”

“这我可不知道。”田烈武笑道，“你写封信问你表哥便知道了。”

“那小的还是省点好了。”李顺笑道：“找个先生写信，再去驿馆寄到益州，须得好几十文呢。在汴京，干上一天苦力，也不过百把文。”

田烈武笑着点点头，却忽然想起一事，“我上回听你说，你还有两百多贯的交钞？”

“是啊。小的原本打算拿这点钱来讨个浑家的——哪曾想，一夜之间，交钞便成纸一样了。小的不死心，便一直掖着，不过这些天看来，朝廷颁了那诏令后，听说可以用来抵税，鬼市里交钞又开始值点钱了，有人在那里收交钞，预备带到外州去。小的隔壁何家的三哥，便在做这事……还来找过小的，不过小的也没答应他。”

田烈武早已知道李顺话多，若是回忆在起军中的事来，李顺能说上几天几夜不停，不过他也爱和李顺们聊些家常里短，二人在汴京熙熙攘

攘的街道中穿行，一面说着这些闲话，这比起应酬那些显贵们来，能让田烈武从心里感到放松。

“你没卖给他便对了。”田烈武笑道，又问道：“你那表哥为人踏实么？”

“还算老实。”

“也对，小王将军帐下的军纪，我也是亲身领教过的。”田烈武笑道：“那这事……你要急着讨个浑家呢，便好好收着这交钞，你若是不着急呢，你去密院找相熟的袍泽打听好了，若你表哥那一部果真不会开拔回来，你去唐家钱庄存张飞票，先把这钱给你表哥帮你存了罢。”

“啊？”李顺惊讶的回过头来，望着田烈武。

“你别问为啥。”田烈武笑道：“待益州物价平稳时，我再给你放个假，你去趟益州，若想在那安家，这笔钱在汴京不算什么，在当地却也是巨款，够你置地买田娶浑家。若还想回汴京，你便在当地无论蜀锦、茶叶什么的，买点贩运回来，也能赚一笔。”

“只是……”李顺原亦是机灵人，这时候并不敢多问为什么，“只是这飞票……”

“你不放心这个？”田烈武笑着摇摇头，“原也难怪。你在军中时，还没有这物什。”

李顺不好意思的笑笑，田烈武又道：“如今只要不是驻屯大军，军中兄弟都是用飞票给家里寄家用的。休说军中，连在外地做官的，行商的，也是用这飞票。只须有家有户，有名有姓，不是那种到处跑的，都可以寄。你去了钱庄，人家自会问得清楚，若寄不了，他们亦不会诓

你……”

田烈武自是一番好意。

朝廷已经决定，以冯京判成都府事，而陈元凤以转运判官掌益州民政，高遵惠掌军政。而在司马光的坚持下，两府也已经决定，与撤军同步进行，益州将成为一个纯交钞区——在益州，将废除铜钱、铁钱，全面禁止铜钱、铁钱在市面流通，增发小面额交钞，并在交钞上全部加印上益州路转运司的关防，限定只能在益州境内流通——同时也禁止其他交钞在益州流通。换言之，益州在货币上，将再次成为国中之国！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朝廷将在太府寺下，增设一个“蜀币局”，以金银铜为本，按一定比例计算，限定增发蜀币的数量。

原本以田烈武的身份，亦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但那日他去李敦敏家里，却碰巧听到了李敦敏的牢骚。李敦敏对朝廷此举非常不满，在他看来，两府如此决策，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倒退，虽然因为益州特殊的历史与地理位置，此举未必行不通。而伴随着军队的撤出，没有了供应军队的补给压力，社会局势趋向稳定，再加上这种形同发行一种新纸币的“蜀币”，以及与危机重重的交钞的切割，此举如同在益州与全国其他各路之间建了一道墙隔离开来，的确亦有可能解决益州的问题。但李敦敏却始终认为此乃是极端短视之举，将来一定会留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1]

但他虽然向石越建言，却也未被石越接受。

田烈武与李敦敏不可能知道石越所受的压力。而田烈武则更不可能知道还会有发行“盐债”之事，因此他才给李顺出了这个主意。好在李顺心里也知道，他家的这位田侯，原本对这些理财之策并不擅长，口里

虽然唯唯诺诺答应了，心里却在想着哪日若能见着曹家小舍人，问问曹友闻的意见，再做打算亦不迟。

田烈武哪里知道李顺心里打的这个主意，犹在那里耐心的说着“飞票”的事情……

便这么着，二人一直快到了旧曹门。田烈武远远便望见城门那边，有个年轻的士子带着几个随从，骑马而来，他正依稀觉得有些眼熟，便见其中一个随从快步朝自己走来，到了跟前，那随从行了一礼，问道：“敢问这位可便是阳信侯田将军？”

田烈武连忙叫李顺停了马，坐着马上低头问道：“你却是哪位？”

“小的是乃是新任军器监蔡少监的家人，唤做蔡用。”

“蔡少监？”田烈武一愣，抬眼望去，那个“年轻的士子”，不是蔡卞蔡元度，又是何人？

[1]. 作者按，两府这一决策在今日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然真实历史中，纸币最初出现，却正是限制区域使用的。两宋时期，同时出现几种纸币，各自只能在限制区域使用，更是常事。而当使用区域原本不受限制的某些纸币出现问题时，转而采用限定区域使用的办法，更是两宋政府经常使用的手段。故此举无论利弊如何，读者皆不必骇怪。事实上，正如本书所指，宋朝在本质上乃是由若干亚经济区组成的经济联合体，故历史上出现这些情况，亦有其深层的原因。

田烈武与蔡卞，原本却也谈不上有多熟。当年在石府，偶尔也见过几面，但彼此身份地位，相距何止悬殊而已。蔡卞十二岁便得中进士，仕途得意，在工部参预开发湖广之计划，很得石越、苏辙看重，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但如今一晃十余年，蔡卞的仕途却似乎阻滞下来，不仅一直不得升迁，还被赶出朝廷去路州做地方官。而田烈武却已经贵为小皇帝的亲信侍从，成了人人羡慕的阳信侯。

田烈武并不知道蔡卞这几年是在哪里当官，他却听说过蔡卞要调回京师的事情，只不想却是做了军器监少监——当年蔡卞也参预过军器监的改革，听说他曾经上表，请求朝廷加大投入，以研究一种可以替代弓弩的单兵火器——据称蔡卞坚信火药兵器应当成为未来宋军的主要装备——但这个主张最后成为了笑柄。田烈武听说兵器研究院后来的确制造出了一种小型火炮，轻到一个人便可使用——但这种火炮射程不远，发射速率很低，根本无法瞄准，点火更方便——兵器研究院对此可能也未花太多的心思，连放置引火药的突槽都没有设计，而这是兵器研究院早已掌握的技术，所以，据说这种小型火炮，在使用时必须站在一个火炉旁边，以便拿一块碳或者烧红的铁片来点火射击……这样的东西，不要说比不上其他的火炮，也远远不如弓弩来得方便实用，更不用说宋军最为骄傲的神臂弓了，因此在枢密院受到冷落亦是理所当然。这项发明只是兵器研究院一个失败的试验品，最终几乎没有人知道，若非沈归田做了军器监主簿，而田烈武又与段子介关系极好，也不可能知道还有这

码事——那是段子介当成笑话讲给他听的，为了应付薛奕和高丽国的请求，军器监将这种小型火炮的图纸扔给了他们……

对于军器监与兵器研究院来说，完善他们真正的“火炮”体系，如何增强机动力，以利于野战；如何改进铸炮技术，提高火炮的可靠性，射击的精度，破坏力，射程……这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田烈武从沈归田那里隐约知道，兵器研究院正在研究一种威力巨大的野战兵器，据说这种兵器将成为契丹马军的克星……

田烈武一见到蔡卞，便不由得想起这些琐事来——这实已是他对蔡卞的全部印象。

眼前的蔡卞，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田烈武推算他的年纪应当是二十七八左右，但若从相貌来看，几乎让人以为他不过二十三四岁，此时的打扮，倒和白水潭的学生差不多——白袍儒巾，风度翩翩，端的是浊世佳公子。而蔡卞的四哥——新任权知开封府蔡京，在田烈武看来，原本也算是个美男子，但这时两兄弟坐在一起，蔡京却顿时被蔡卞给比了下去。

这一刻的情形，亦由不得田烈武不暗暗感慨。十余年前，当他还在开封府当差时，可曾想到，有朝一日，他竟然能与知开封府平起平坐？每一次蔡京亲自给他斟酒，都让田烈武感到诚惶诚恐，仿佛是在做梦一般。

田烈武再抬眼打量旧曹门旁的这座有名的曹州正店——这个单独的小院子里，墙上挂的是黄庭坚的墨宝，屋子里燃的是第一等的回纥香，站在两旁侍立的厮役衣着光鲜，身上穿的全是绫罗绸缎……再看看桌上满桌的“素酒”、“素菜”，他这个阳信侯，许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这一顿饭的花费，至少不下三百贯缗钱！

这的确是个梦。只是，田烈武都不知道这个梦究竟是祸是福。他至今都记得，便在熙宁十七年，他是如何帮李浑筹措三百贯钱的，那笔钱，既要给李浑当盘缠，还要养活他家八个小孩！当年如此一笔巨款，原来不过是蔡氏兄弟请自己的一顿“便饭”的花费。田烈武不由得在心里嗟叹不已，令他稍觉安慰的是，刚刚离开睿思殿时，杨士芳悄悄告诉他，李浑之罪责，也在大赦天下的范围内，杨士芳已经和枢府的人说妥，再给李浑安排一个好点差遣。田烈武是很希望能将李浑调回汴京，担任班直侍卫的，但李浑的身份到底过于敏感，杨士芳尽管亦希望班直侍卫中多一些忠于小皇帝的人，却也莫可奈何……

谈笑风生的蔡京、蔡卞兄弟，怎么样也想不到，此时此刻田烈武想的竟然是被编管到偏远军州的李浑。但蔡氏兄弟都是极精明的人物，早已看出田烈武有点心不在焉。兄弟俩互相打了个眼色，自坐下之后便一直在便滔滔不绝的说着话的蔡卞不动声色的马上便换了个话题，对蔡京笑道：“四哥一向爱收藏奇珍异宝，弟这番从湖南路回来，却也带了几样东西，不知能否入得了四哥的法眼……”

“唔？”蔡京笑了笑，瞄了一眼田烈武，笑道：“老七，你也不怕田侯笑话。”

“田侯乃豪杰之士，必不见怪。”蔡卞笑着回道，一双眼睛却望着田烈武。

田烈武听着二人说话，却是半晌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问自己的意见——面前坐的，一个是开封府，一个军器监少监，在田烈武的心里，

可从未想过，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竟然需要征求自己的同意——这时候他却也不知道应当如何回答，亦不能象对军中的下属一样随便，慌忙之中，只好红着脸回道：“岂敢！岂敢！”

蔡京与蔡卞相顾一笑。“既然如此，那便献丑了。”蔡卞笑着轻轻击掌一声，便见蔡用领着两个随从，抬了一个箱子走了进来。

田烈武心里不由得一愣——他虽然不擅与这些达官显贵平起平坐的交际，但却也不是傻子，否则当年在开封府也不能做到捕头——蔡卞一击掌，下人不待吩咐，便将东西送进来，这显然是早有安排。

但他这些天也见惯了不少来巴结自己的人，当下依然默不作声，只是看着那箱子——田烈武并不知道那黑黝黝的箱子有多贵重，他却一眼便看出，那箱子上面的锁，乃是由襄州最好的锁匠“铁锁李”打造的，这乃是在开封府时看惯的东西，飞贼们最爱偷的便是用“铁锁李”的锁锁的东西，因为那里面一定是值钱的宝物——果然，便见蔡卞亲自从身上掏了一把钥匙出来，打开箱锁。

顿时，田烈武只觉一阵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他定睛看时，却见箱子里放着的竟是一块狗头大小的白色“石块”。

“龙涎香！”那边厢，蔡京早已站起来，讶声唤道。

“龙涎香？”田烈武也呆住了，他这辈子从未见过龙涎香，只是听说，龙涎香极为难得，便宜的时候，一两也要五六十贯，上百贯；但这等宝物，有时候却是近乎无价的，听说最上等的龙涎香，一钱便能卖到十万贯，甚至是十五万贯这样不可思议的价格！而在田烈武所听说的传闻中，龙涎香便以白色为上品。

眼前的这块龙涎香，少说也有十来斤！

“老七，你这……这是如何得来的？”面对这样的稀世奇珍，连蔡京也失去了平素的从容。

“自然是买来的。”蔡卞笑道。

但休说蔡京不信，便是连田烈武也将信将疑——要将龙涎香一钱卖到十万贯，那自然需要机缘巧合，需要讲点运气。但这么一块龙涎香，卖个几十万贯，甚至上百万贯，便田烈武也知道不是什么难事。宫里面用的蜡烛中也会加入每两贵达百余贯的泛水龙涎香，但据田烈武所知，这种被称为上品的泛水龙涎香，亦不过是灰色。若蔡卞果真是买下的这块龙涎香，那他这几年的外任，搜刮的地皮未免亦过于骇人听闻了。

便听蔡京嘿嘿笑道：“据愚兄所知，国朝以来，只在天禧元年，三佛齐进贡过一块重达三十六斤的龙涎香——而那块龙涎香，虽然记载不详，然只怕亦远不如这块……只不知老七是用多少钱买下的这块稀世奇珍？”

“这等物什，说它是奇珍，倒也是奇珍。然说到底亦不过是无用之物。”蔡卞却不以为然的摇摇头，“我买下此物，不过花了二十万贯，外加两样东西的制法。”

二十万贯！田烈武连眼珠都几乎瞪了出来。

“何物之制法竟如此值钱？”蔡京却只觉得蔡卞拣了个大便宜，依然不肯相信。

田烈武一面在心里计算着二十万贯究竟是多少钱，便见蔡卞朝蔡用使了个眼色，蔡用连忙退了出去，不多久，又捧了两盒东西进来。

“便是这两样东西。”蔡卞指了指那两个纸盒，示意蔡用打开盒子。

蔡京与田烈武闻言望去，却见一个盒子里装的是一种似盐非盐的雪白色的小颗粒，而另一个盒子里，却是一颗颗的小冰块，倒象许多的小冰雹。

田烈武却是两样物什都不认得，只好去看蔡京，但看蔡京的表情，竟是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田侯，四哥，且尝尝看。”蔡卞笑道。

“此乃可食之物？”蔡京狐疑的望了蔡卞一眼，拿起一颗小冰块放到嘴里。田烈武却是抓了一把似盐非盐的东西丢进口中。蔡卞笑咪咪的望着二人。

“甜的！”

“白砂糖？”

顷刻，蔡京与田烈武不约而同惊讶的叫出声来。

“白砂糖？”蔡京不可思议的望了田烈武一眼——要知道，白砂糖技术传入中国已久^[1]，这白砂糖也不算特别稀罕之物，但是当时的白砂糖都是淡黄色的，但田烈武所吃的那似盐非盐的东西，竟然如雪一样纯白！

“的确是白砂糖，四哥所吃的，则是用白砂糖与鸡蛋熬出来的冰糖……”

“可这白糖？”

“此乃是我治下一处屯田厢军试制出来的，他们用黄泥水淋脱色，便可以将黑糖变成白糖，色泽洁白无暇。较之大食白砂糖还要好些！”

“你便是用这熬制白糖与冰糖之秘法，换来的龙涎香？”蔡京盯着蔡卞，一脸的不可思议。

“正是……”

蔡京不由得摇了摇头，“若我没猜错的话，买下你这秘法的，定是个大食胡人？”

“若是大宋人，亦不至这般蠢笨。”蔡卞笑道：“那大食人还有个汉名，叫做刘图泰。”

“刘图泰……刘图泰……我却是知道此人。他只怕亦不如何蠢笨。”蔡京嘿嘿笑道：“老七可知道，蔗糖在所有的国家，皆是供不应求？大宋、天竺、大食，皆产蔗糖，然这三国，虽然皆出口蔗糖，实则本国之需求亦极大——你看早年大食来贡，总会带上蔗糖，而如今大食海商回程，蔗糖亦是他们采购的货物之一。我当年在杭州，已听说蔗糖在契丹、高丽、日本，乃至泰西诸国，皆极受欢迎，利润极高。本来若我大宋有了这老七你这两样秘法，注辇国、大食的海商，必定都趋之若鹜……”

蔡京虽然没直接指责蔡卞，但他这么一说，便连田烈武也已经明白，这笔生意对那刘图泰来说，亦是划算的。他学会了此法，回到大食国依法制造，面对泰西诸国的贸易利润，想必将会非常可观。

他心里正感惋惜，不料蔡卞却丝毫不以为然，笑道：“四哥所说之

事，却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蔡京听到蔡卞话中有轻忽之意，不觉微微色变，“老七此话怎讲？”

蔡卞却全然不觉，依旧笑道：“四哥既然说了蔗糖如此供不应求，便将秘法给了刘图泰，又有何妨？大食国虽然产蔗糖，又能有多少产量？他刘图泰纵然发财，亦挡不了我们大宋的财路。反正这所谓的秘法，用不了三五年，全大宋的蔗糖坊都会知道，到时候他要学到这法子，亦不是甚难事——这可不是蠢笨么？平白却便宜了我。四哥所言之事，其实弟亦略有所闻，然蔗糖毕竟是产量所限——湖广屯田厢军，大都想种甘蔗，蔗糖也罢，甘蔗酒也罢，可以卖给海商，亦可以卖给国内的行商……四哥莫要忘了，当年便是弟在工部建议朝廷为防侵蚀农田，曾颁布下严令，限制蔗田数量。这些年弟在湖南路，最觉欣慰者，便是自屯田厢军以来，湖广垦田数量逐年增加。依弟之愚见，湖广增加蔗田，于国家之利小，而湖广之稻田增加，于国家则有大利。这方是石相公当年决意开发湖广之本意！吾辈立身朝堂，当为天下谋正道，旁门左道，可谋一时一地之利，却难谋天下之大利。”

蔡卞只道在座之人，一个是他四哥，一个是素称忠厚的田烈武，他毕竟还年轻，说话竟是全无顾忌，却不知这话听在他四哥耳里，却全不是个滋味——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蔡卞这话，倒仿佛是在讥刺蔡京爱走旁门左道一般。

但蔡京之城府，却非蔡卞可比。他心里面恼怒，脸上不仅毫无表露，反而露出惭愧之色，“老七所言，确是正理。如此说来，倒是老七占了个大便宜。”

蔡卞摇摇头，笑道：“我要这龙涎香又有何用？此乃是本州军民上供皇上，祝贺皇上登基的一点心意。否则我又哪来这许多钱？如今亦不过拿出来，给田侯与四哥瞧个希罕……”说到这里，他挥挥手，令蔡用收起香来，话锋一转，又道：“不过，我自己倒也收了几样宝物，正要送给田侯与四哥……”

田烈武方在感叹蔡卞会拍马屁——这上贡之物，自是不用自掏腰包，而这龙涎香，却是后宫所喜之物，他口里说的是贺皇帝登基，实则却是祝太皇太后听政……却不料蔡卞话锋一转，竟开门见山的要送起礼来。

他正欲推辞，却见蔡京已笑道：“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东西来唬弄我。”又笑道：“田侯虽是自家人，你亦不可糊弄了事……”

“小弟岂敢？”蔡卞笑着答应，兄弟俩一唱一和，不给田烈武说话的机会，已叫随从将东西送了上来。

只见蔡卞亲自走到几个随从的跟前，掀开他们手中托盘上盖着的绸布，田烈武的眼睛，便象被勾了魂一样，盯着那几样东西，再也移不开了。

达马斯谷刀！

两柄货真价实的达马斯谷刀！

这些年来，大宋朝的武人，无不梦寐以求，希望能够得到一把达马斯谷刀，但是，它比倭刀、真腊蕃剑都更加名贵、罕见。流入大宋朝的达马斯谷刀，总数都可能不超过五十把，甚至更少！

田烈武从未想过，自己的面前，竟然同时出现两把！

蔡卞与蔡京交换了一下眼色，蔡卞微微笑道：“此亦是机缘巧合，方能觅到之物。不过我一介书生，要此物又有何用？我常听四哥提起，石相门下之士，惟田侯有西汉周勃之风，而四哥又素好奇珍异宝，故我买这两柄宝刀时，便已想好，一柄赠四哥收藏，一柄赠田侯，若他日田侯能佩此刀，纵横疆场，为国建功，亦是不辜负了如此宝刀……”

“如此贵重之物……”田烈武听蔡卞说着，终于还是恋恋不舍的移开目光，摇摇头拒绝道：“虽蒙少监错爱，然此刀在下却是绝不敢受。”

“田侯何必见外？所谓贵重，亦须看它之用处。这宝刀贵重与否，还要看它操之于何人之手。若持于名将之手，用之手刃寇仇，开创太平，便可称贵重；若在我等书生手中，无非用来装饰门面，又有何贵重可言？况且我到底只是个文臣，若说国朝武将，除了田侯，我还真不识得几个。且那等闲之人，又如何配得起这等宝刀？田侯岂能忍心辜负这宝刀？”

蔡京也在旁笑道：“放在老七手中，原也是糟蹋了。老七亦是因为大丈夫意气相许，这才不怕冒昧，田侯亦不要辜负了他这番心意，看轻了他。”

“岂敢……”

“这亦没什么不敢的。”蔡京笑道：“田侯如今乃天子身边的红人，天下之人，莫不想努力巴结。不过，老七的心意，田侯却是不知道。若说田侯一生之志向，只是安于班直宿卫，便任君再亲贵，他亦不肯赠这刀的。若果真是为了巴结，恕我直言，何不将这刀送给唐康时、呼延忠？老七却是盼着有朝一日，田侯能佩此刀，登上析津城楼，庶几

亦不负此刀威名！”

田烈武本就不擅言辞，这时候被蔡京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嚅嚅着还要拒绝，却听蔡京又说道：“老七有这番心意，田侯不当推辞。但送我那把刀，我却亦想借花献佛，请田侯转赠武城侯。”

“啊？”

蔡京淡淡笑了笑，道：“我的心意，却与老七不同，我将这刀转赠予武城侯，是盼着二君能以此宝刀护卫主君。”他抱拳拱手，加重语气说道：“皇上天资聪颖，十年后亲政，必能成一代明君。在此之前，却要多拜托田侯与武城侯！”

田烈武万万想不到蔡京会说出这番话来，他望望蔡京，又望望蔡卞，却见蔡卞也重重点了点头。田烈武沉吟了一会，终于抱拳说道：“若是如此，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蔡卞见田烈武答应，不由得喜形于色，连忙吩咐下人将刀送往田府。三人方欲重回座位，却见蔡府的管家蔡喜急匆匆的走进来，禀道：“大府，不好了，出大事了！”

蔡京的脸顷刻间便沉了下来，喝斥道：“何事值得这等大惊小怪？”

蔡喜望望蔡卞，又望望田烈武，踌躇不语。不料又是被蔡京一顿臭骂：“有甚好迟疑？你不认得七哥和田侯么？”

蔡喜没来由挨了蔡京一顿骂，却再不敢迟疑，连忙哈着腰道：“是，是，小的糊涂，小的糊涂。小的刚刚接报——北海侯仲维、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士丘等七名宗室，不知何故，在单将军庙殴打鸿胪寺

主簿吴从龙……”

“你说什么？！”即使连一贯处变不惊的蔡京，此时亦震惊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来。蔡京可再也想不到，这些大宋朝的风子龙孙们，平时虽然贵为天潢贵胄，但却是连个进士都不敢欺负的，他们何时竟然有了这样的胆量？他望着蔡喜，忍不住问了句：“你是不是听错了？”

[1]. 唐太宗曾派人去摩揭陀取熬糖法，疑为引入白砂糖技术。但宋初中国白砂糖仍然主要依赖进口。或谓据马可波罗所云，白砂糖技术乃蒙元时方引入中国。实则宋末之战乱，实为人类文明史上极大之浩劫，蒙元时有技术失传，欲待重新向中亚学习，亦不足为奇。

保慈宫。

“好本事！好本事！”高太后听着陈衍的禀报，气得连连冷笑，“赵宗谔家可真是好门风！当年赵宗谔争着索要使相俸禄，又疑他弟弟家人偷他家东西，被御史弹劾，死后谥号还被驳了两次，最后落了个‘思’字，追悔前过曰思，可荣耀得很！如今他家儿孙，可越发‘青出于蓝’了！殴打朝廷命官，祖宗以来，可有过这等混账事？”

“太皇太后息怒。”陈衍一面劝慰着，又禀道：“刚刚老奴见着蔡国公和鲁国公，都在外头候见……”

“他们还好意思来求情？”高太后越发气不打一处来，“蔡京查清楚打架的原由未？”

“此刻只怕还在过堂……不过，这蔡国公和鲁国公，太皇太后只怕亦不好不见……”

“老妇明白着呢！”高太后不耐烦的说道。

蔡国公赵宗达，本是太宗长子魏王元佐之后，后来因太宗第七子蔡王元偁之子允则无后，遂过继到这一房，熙宁三年袭封蔡国公。此人乃是英宗同辈，在宗室中辈份算比较高的。而且他的生父允升又是太宗皇帝一系的长房长孙，赵允升自小由太宗的皇后明德李太后亲自抚养长

大，这身份就比寻常宗室要尊贵几分。而赵宗达的几个亲兄弟，在宗室中亦名声极好。他辈份高，又兼着太宗一系魏王、蔡王两房的面子，巴巴的来求见，高太后自是不便一直将他丢在外面不理睬。

而鲁国公赵仲先，虽然辈份上比高太后要低了一辈，但身份却更加亲贵。他袭封的，乃是太宗皇帝第四子鲁王赵元份的爵位——当今帝室所出的濮王一系，便是出自鲁王赵元份这一房。他父亲赵宗肃，是当年曾经跟随英宗进庆宁宫的宗室之一！

说起来，这带头闯祸的赵仲维、赵士丘，同样也是鲁王房。赵宗谔还是赵宗肃的亲哥哥，仁宗时策立英宗为皇子，英宗惧祸而不敢受，受命来劝说英宗的人中，赵宗谔亦是出了大力的。

高太后虽然口里骂着赵宗谔，但她心里亦明白，宗室里头，便是有些人要亲贵些。当年赵宗谔敢争要使相待遇，还不是仗着他与英宗的亲厚？这赵仲维、赵士丘敢带头惹事，不管原因是什么，他家地位之不同，肯定亦是原因。换着疏远一点的宗室，哪怕贵为国公，又如何敢去招惹吴从龙？更不要说去殴打他了。

赵宗谔一家是如此，她的宝贝儿子赵顼，又何尝不是如此？

高太后忽然便又不由自主的想到她儿子赵顼，心里隐隐一阵作痛。

她一时间便有点灰心，挥了挥手，“也罢，也罢，召他们进来吧。老妇便听听他们说些甚！”

开封府对田烈武来说，算是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但以阳信侯的身份来到开封府，却依然能让他感觉到开封府陌生的一面——他此时和蔡卞

悠然喝茶的这间后厅，便是他以前从未有机会到过的地方。

但他亦无心去品味一朝成为座上宾的感觉，在开封府当过多年公差的田烈武，尽管对朝中的政治斗争还是个门外汉，但却直觉的便意识到，这桩案子非比寻常！

所有在开封府当过差的公人都知道，汴京的宗室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份高贵，坐享厚禄，在普通的市民看来，他们高不可攀；而在富商巨室们看来，他们则是结亲的理想对象；但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宗室却是他们敬而远之的对象……

想要准确的评价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这个群体的婚姻状况绝不可忽视。汴京宗室的婚姻对象主要有三——旧日勋贵之后、富商巨室、举子进士或者朝廷品官之家。在这三者当中，旧日勋贵之后，被视为门当户对，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与富商巨室结亲，则多半是为了贪图钱财，但也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得已——但凡宗室，无不想与举子进士或者朝廷品官之家结亲，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被后者所嫌弃，而所谓的“旧日勋贵”之后，亦毕竟数量有限，而且又无利可图。

甚至，田烈武经常听说书人讲的汉唐宗室如何横行霸道，当街杀死朝廷的公吏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大宋朝也是没有的——开封府的公差当然不敢招惹宗室，但是田烈武也从未听说过有宗室欺侮开封府的公差的事情。

在大宋朝，宗室们绝大部分都安分守己。朝廷给他们俸禄与特殊的待遇，他们就安然享受；朝廷剥夺他们中间一部分的特权，削减他们的俸禄，他们也只敢低声发发牢骚。大宋朝乃是士大夫的天下，不是宗室外戚的天下，这一点不仅田烈武心里很清楚，汴京的宗室们，大约亦都

很清楚。所以，甚至只有极少数的宗室才会在儒家经典上用功——因为这被视为经世济国的学问；田烈武在白水潭也见过不少宗室子弟，这些在宗室子弟中被视为极上进的人物，如果热衷的不是求仙问道炼丹之术、医术、书画之类，便一定是与格物院交往甚密——因为格物院的“杂学”，被视为较少忌讳。他们非常的谨慎——即使在算术上很有天份的宗室，也绝不会学习任何与天文星象有关的知识，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

便是这样的一群宗室，竟然敢殴打鸿胪寺主簿！

即使他们不知道吴从龙是石越的门生，亦是不可思议的——这背后必有隐情。而吴从龙回汴京没有几天，亦不太可能与这些宗室们有什么私怨……

“四哥！”埋头想着心事的田烈武，竟然没有注意到蔡京进来，待到蔡卞起身相迎，他才恍然跟着站起来。

“田侯，老七，不必拘礼。”蔡京招呼着二人又坐了，自己也坐下来，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却又苦笑着摇摇头。

“这案子实是棘手。”他挥了挥手，令厅中的仆人都出去回避后，才又移目田烈武，道：“田侯亦是一点风声也未听着么？”

田烈武愕然道：“不知大府所指？”

蔡京却只是望着田烈武——他对田烈武的底细，可以说摸得一清二楚，田烈武与李敦敏、曹友闻等人过从甚密，而这二人不仅是石府的新贵，曹友闻更与吴从龙是故交，二人又与陈良、司马梦求、范翔，皆是好友。蔡京断断不肯相信，吴从龙刚回汴京，这么大的事情，竟会不和

他的这些好友们商议。而曹友闻和田烈武在熙宁十七年替还是太子的小皇帝所做的事情，已经让蔡京给他的这位旧友也打了一个鲜明的印记。蔡京甚至疑心，吴从龙所谋划之事，正是受皇太后或者小皇帝身边的人所指使——这桩事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为了巩固小皇帝的帝位！

田烈武如何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观察田烈武的表情，竟又看不出什么异样来。蔡京素闻田烈武忠厚，一直以为可以欺之以方，此时却不免要觉得面前的这位阳信侯，深不可测，不可小觑。

田烈武可以装傻，蔡京却不可以装傻。

这桩案件的确很棘手——他既可以大事小化的处置那个什么北海侯，上章弹劾吴从龙；亦可以严厉制裁那群宗室，而对吴从龙的事情不闻不问。

对于蔡京来说，审出事情的真相是一回事，但断案的标准，却既不是根据大宋刑统，亦不是根据编敕所的编敕。案子如何判法，取决于双方背后的势力。

若是这桩案子，竟然涉及到皇太后、小皇帝与太皇太后的宫廷斗争，那么此事便不止是棘手了，简直就是烫手。蔡京固然想讨好小皇帝，为将来打好基础，但是他亦从来都不想得罪高太后。

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田烈武身上移开，“事情之起因，乃是因为吴从龙私下里写了一封札子，建议朝廷仿成周之法，将诸房宗室封建至南海立国……”

“啊？！”他这边话未说完，那边蔡卞已激动得站了起来，“封建南海——这吴从龙乃何许人？竟有这等胆色、见识？”

“这吴从龙，亦是石相门下之士，与石府的陈子柔先生、云阳侯司马梦求，皆是布衣之交……”蔡京淡淡说道，一面留心田烈武的神色，却见田烈武一脸的莫名其妙——他自是很难想到，田烈武读书全是自学，所知历史多半靠听评书，汴京街头的评书，最可靠只说到东周，再往上便全是神仙鬼怪了，他若说“西周”，田烈武或还听得懂，他说什么“成周”，却叫田烈武想了半天，亦想不出来究竟是哪朝哪代……至于“封建南海”，于田烈武就更加难以理解了。

但蔡京素闻田烈武“文武双全”之名，哪里又会知道他的学问可不如如何全备。这时候反而越发觉得田烈武心里有鬼，这才装傻过头。

蔡卞却未有蔡京这许多的心机，兀自兴奋不已，“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如此说来，那几个宗室，却是甚没出息。”

蔡京点点头，“老七说得不错。吴从龙的这奏折，不知如何，尚未上奏朝廷，反而先流传出去——宗室之中，竟先得知了此事。这北海侯一千人，得知吴从龙竟欲建议朝廷将宗室全部分封到南海诸岛去，对吴从龙早已怀恨于心，不巧却在单将军庙遇着，年轻气盛，几句口角，竟致动起手来……”

“将宗室全部分封到南海诸岛？”这句话田烈武却是听懂了，“可……这朝廷如何肯答应？”宫里面有很多叛逆！他心里面一想起小皇帝的话，便觉得一阵刺痛。如果这些“叛逆”全部被赶到南海……田烈武只觉得这吴从龙实是个忠臣——这必是曹友闻的主意。这一瞬间，蔡京之前话中之意，他立时全部都明白了。

曹友闻的这个主意，确是不错。只是不知为何他竟没有与众人商议——难不成，石相亦暗中支持此议？田烈武马上想到。但他却不觉得此事可行，莫说南海诸岛，便是岭南，在汴京那些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眼中，便已经形同地狱。而南海诸岛，更是远隔重洋，又是瘴疠之地，谁又愿意放弃富贵的生活去那种地方？将这许多宗室赶去南海诸岛，形同流放，便是田烈武也知道，这种事情非得由雍王、曹王带头不可，太皇太后又如何舍得？

田烈武亦明白了素来老实本份的宗室们，为何竟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来——有人要将他们赶到南海去，对于许多宗室来说，便是形同要他们的性命。即使只是说说，亦已犯忌。何况，经历过石得一之乱，只怕宗室们也是在惶恐不安中生活……这个时候，竟冒出一个什么吴从龙来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只有七个宗室动手打他一顿，实在已经不能算是出格了！

但蔡京的回答，却让田烈武极是意外，“田侯不必担心，我却以为，太皇太后未必不肯答应！”

担心？田烈武不由在心里苦笑。

蔡京却已认定田烈武只是在装傻，又说道：“不过，此事最可疑者，却是吴从龙的札子，如何竟会泄露出去？吴从龙道他原打算待除服后，方才上奏朝廷，此事从未与人提过。我追问那些宗室，却一个个搪塞不答……这中间必有隐情。”

“封建诸侯？”保慈宫内，高太后望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蔡国公赵宗达与鲁国公赵仲先，只觉得哭笑不得。

“赵仲维便是因为这件事——他听说那什么吴从龙要上表请求朝廷封建诸侯？”

“太皇太后……此事断非空穴来风……”赵宗达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有人要将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们一网打尽啊，南海那种地方，北方人过去，便是不得病即时死掉，三四十岁便早死，都是家常便饭。那吴从龙包藏祸心……”

“荒唐！荒唐！”高太后不待他说完，早已勃然大怒，拍掌击案，怒声道：“什么空穴来风？什么包藏祸心？你们可知道那吴从龙官职虽低，却亦是朝廷的臣子？封建也罢，不封建也罢，都是朝廷之事。你们若不愿意，尽可以争之庙堂，朝廷阻塞言路了么？朝廷不肯纳谏了么？他赵仲维亦是太宗皇帝的子孙，竟然敢于大庭广众之下，殴打朝廷官员？！难不成朝廷之事，是由他赵仲维的拳头说了算么？你们两个还敢来说情——想说情的，明日去御史台说情去！”

“太皇太后……”

“还有，你们两个，回去闭门思过！”

太祖、太宗何等英雄，怎的他们的子孙竟变成了如此熊样？！高太后是一刻也不想再看见二人的嘴脸，再不容二人分说，任由他们哭哭啼啼，便将赵宗达二人都撵了出去。

“封建诸侯……陈衍！”

“奴才在。”

“去查查吴从龙，这吴从龙究竟是个什么人？”高太后倦声吩咐道。什么鸿胪寺主簿，我倒要看看，他背后的人究竟是谁？

坤宁殿。

时间已是一月下旬。算起来大行皇帝才升遐不过十几天，但小祥过后，宫中已然时移势转，倒仿佛大行皇帝真的已经过逝了一年……而向太后却还没来得及习惯人们称呼自己为“太后”。

便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向太后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人间冷暖，实是她一生当中所从未有机会体会的——她亲眼见到，亲身感觉到，悲伤与哀悼，是怎么样如同薤上的朝露般迅速晞灭。只不过短短十几天，甚至还等不到大祥，等不到除服，无论是寺观里替大行皇帝念经的僧道，还是朝中的大臣，亦或是宫中的内侍、宫女，甚至宗室、后妃……他们的哭泣，甚至是他们流露出来的所有悲痛，都已经不过是例行公事的敷衍应付。

只不过是规矩如此，只不过是惯例如此，只不过是时势如此。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向太后知道这份人之常情早已为古人道破，过去如此，如今如此，将来亦如此。但是，让她所不能堪的却是，她所见所闻的，居然是连“亲戚或余悲”也做不到。

丧服是用布料制成，当然粗糙简陋，会磨到那些金枝玉叶们尊贵娇嫩的肌肤。向太后心里很清楚，宫里许多的后妃，早已暗暗将绫罗绸缎裹在了丧服里面！但是，这都算不了什么，即使她知道这一切，她亦已

无心去追究。

那些妇人的背叛，又算得了什么？！她们充其量亦不过是能够偷偷摸摸的换件绸缎内衣罢了。

真正的背叛，全然未受到处罚，甚至还被赏赐“赞拜不名”的殊荣！

此时再去追究一件绸缎内衣的“不敬”，真不知是多么荒诞可笑之事。

况且，从圣人到皇太后，她从来都不是这座皇宫的主人。

人人都清楚，皇宫的中心，如今在保慈宫。坤宁殿算什么？这不过是一座最多再过十几天便会被空置的宫殿。如此而已！

绝不会有人弄错，谁才是这座皇宫的真正主宰。

这座皇宫，如今对她这位皇太后来说，已经变得不认识了。只要离开坤宁殿，所有的人、物，在她的眼里，都突然变得陌生。开始，她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坤宁殿，只是因为对大行皇帝的怀念。但如今，她才明白，原来坤宁殿竟已是这皇宫中，惟一能让她感到安全、熟悉的地方。

然而，她肯定抓不住这地方。

尽管她贵为皇太后，但是她心里很清楚，她绝不敢违抗高太后的命令。外朝除服之后，她只能搬到那陌生的柔仪殿去。

这已是注定的事情。

在她的一生中，自从懂事以来，人人都夸她性格恬淡、谦让——这

样的夸奖伴随了她一生，跟随她被册封皇后，册封为皇太后……她也一直都将这当成一种美德，当成她的立身之本。无论心里如何的嫉妒，她也压抑着，绝不对任何人表露半分；无论心里面有多不满，她首先要顾及的，都是曹太后、高太后、大行皇帝，甚至是那些太妃们的感受……

于是，越来越没有人在乎她的想法。慢慢的，她的喜恶几乎被完全忽视。时至今日，尽管她已贵为皇太后，但这一切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想要反抗时，才发觉，原来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彻底的丧失了反抗的勇气。每次她在坤宁殿花上好几个时辰，暗暗下定决心，一遍遍的努力的说服自己——但是，当她远远看见保慈宫的殿顶时，所有的决心、勇气，却会在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高太后面前，她所说的，完全都是些言不由衷的话……

她知道自己已经绝无勇气去反抗高太后。

然而，只要那“赞拜不名”的雍王一日不死，她就一日不能安心！

她亦是不甘心便这样听天由命的。若只是她自己，也许她再害怕，亦会放弃；甚至，若只是为了大行皇帝，她同样也会放弃——反正大行皇帝已死，怎么样都不再重要……但是，为了六哥，她却没有办法就此放弃。便是再怎样软弱，再如何可笑，只是出于本能，她亦会伸出翅膀，去试图庇护她的儿子。

那是她的儿子！她对六哥视若己出。

然而……

在皇宫中耳濡目染，对于所谓的权术，她并非完全不懂——她不是没有想过要在宫中朝中拉拢一些“自己人”。但是，她过去见到曹太

后、高太后的赏赐，总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一句话都不说，人们便会领会她们的意图……但当她现在去赏赐内侍、大臣时，结果却完全不同，他们在接受她的赏赐无不表现得受宠若惊、祖上积德的模样，但结果却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成为她的“自己人”。

她也看不懂朝中的形势。在她的心里，当六哥的地位岌岌可危时，原本应当有一些忠臣站出来，保驾勤王，便如叛乱的那晚一样……但是，她却发现，现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想象。无论她去问任何人，人人都会说王安石是忠臣，司马光是忠臣，石越是忠臣，韩忠彦是忠臣……然而这些忠臣们做的事情，与她所想象的，却全然不同。他们不仅没有去追究雍王，去镇压这个最大的乱臣贼子，反而似乎是在有意无意的保护他，他们甚至看起来象是在迎合太皇太后……

便是这些所谓的忠臣们，更让她愤怒。做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还可以勉强明白高太后的心意，但对于那些大臣们，她却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人个个饱读诗书，口口声声说着忠义与报效，张嘴闭嘴的先帝的恩德，但是事到临头，却是他们彻底的把对先帝的恩德抛到了一边，容忍了对先帝的叛逆！她绝不相信，这种种行为的背后，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伦理道德中的“亲亲之义”。

但她只能隐忍。她幻想有比干一样的忠臣头碎玉阶，不惜死谏，与叛逆誓不两立。但她心里也清楚，若果真把这些人逼得抛弃了她和六哥母子，那她就不必愤怒了，而只能是绝望。她不能把他们逼到那一步。

只是，她如今实在是对这些所谓的“忠臣”们有了新的理解，并且她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朝中的大臣，还是宫中的内侍，每个人的心机城府，都比她强太多。

她会经常不由自主的幻想，幻想自己能过一种万事不管的安稳富贵日子的。什么朝中大事，什么宫中事务，她都不想理也不用理，她能够只须每天赏花、游湖，关心汴京最时髦的发型，讨论各种花露的好坏，看着六哥、七哥读书练字，闲来没事下下石子棋……

但是，在清醒的时候，她知道，从那个风雪之夜之后，这样的日子，已经离她越来越远。

不管她愿不愿意，不管她有没有能力，她都必须来保护自己和六哥……

她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要变成瞎子和聋子。她必须有自己的耳目，她出身于官宦家族，在很小的时候，她便听做官的父辈们说过，要避免被下人操纵，最要紧的事情，便是不能够让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是别人想让你听到的、想叫你看到的……她也还记得，当年，大行皇帝如此信任王安石，但依然会悄悄派遣亲信的内侍出宫去打探消息！

但如今宫里的形势却也已变得面目全非。大行皇帝时得宠的宦官，有些横死在兵变中，有些远在万里之外，有些迫不及待的向太皇太后讨好卖乖……她唯一能够信任的便只有李向安，但是按着惯例，他也必须去负责修造大行皇帝山陵的具体事务——这就意味着，李向安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呆在宫中……

这就是大宋朝祖宗之法的妙处，新皇帝不用做任何事情，“祖宗故事”便会帮他扫除一切执掌权力的障碍。借着为前任皇帝营造山陵，操办丧事，所有前任皇帝在位时最重要的官员，无论是外朝的还是宫中的，都会顺理成章、合乎情义的被赶走。继任者不必为此担负任何刻薄寡恩的名声。

这原本的确是一种绝妙的制度，但对向太后来说，悲剧却在于这一次权力的继承者并不是她。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无可奈何——当李向安七个月后回到汴京，他会获得丰厚的赏赐，外加一个视乎太皇太后心意的新职位。但总而言之，禁中的内侍们，那时候早已经全部被陈衍接管了。到时候，困于深宫的向太后，与御史台的犯人，将没有任何的区别——到时候，即使睿思殿的人仍然能够出入宫禁，高太后也有无数的办法，令她这位皇太后无法与他们接触。而且，因为高太后个人的威望，很明显这样的事情发生，根本用不了七个月那么久。

李向安自己也清楚的知道他的命运。

宫里有传言说，在山陵事毕后，李向安可能会被派往瑞宋岛担任税务官。据说那是一个日渐繁荣的岛屿——宋、丽、倭三国之间的贸易，唯一的阻碍便只有日本国那保守封闭的平安京朝廷，但即使如此，三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亦在熙宁十六年、十七年左右达到第一个巅峰——而无论是借助季风航行，还是为了避开季风的影响绕道高丽国的海岸线航行，商船都会在瑞宋岛的港口停靠补给。如今，每年在那里停靠的商船已经达到数百艘，瑞宋岛的税务官，毫无疑问也算是一个肥差。

此外，据说枢府已经遣使前往杭州，授权谈判的秦观，朝廷另外许诺帮助高丽国建立自己海船水军，传授从造船到远航的所有技术，以换取高丽国同意在宋辽发生战争时，征得高丽国王的许可，宋军可以从高丽国的港口登陆，经由高丽进攻辽国，并可由高丽国将负责垫支宋军的补给……

这个有板有眼的传闻的内容，据说是宋丽之间的密约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为何这个所谓的密约，在宫里竟会传得尽人皆知，只是这个传闻的一部分，同样亦包括李向安将会担任宋朝驻高丽军队的监军。

不管这些传闻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总而言之，李向安都已经可以肯定，他在汴京的时间不多了。而他的下半生，七成可能将要在高丽度过。

这对于向太后来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如今，向太后唯一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是，李向安抢在陈衍将他完全架空之前，将童贯推荐给了她。因为在叛乱之夜立下的功勋，童贯如今已经一跃为内西头供奉官、内东门司勾当官——而最重要的是，叛乱那晚的表现，令李向安与向太后都深信他可以信任，由于他的功劳，至少在短时间内，亦很难被太皇太后铲除。

虽然这个新贵在宫里毫无根基，远不及追随了大行皇帝几十年的李向安，但勾当内东门司的职责，是掌握一切出入宫禁人物的情况，他出入宫禁便要比他人方便许多——有这样的一个耳目，总是聊胜于无。

即使是在李向安还呆在京师的时候，这个耳目亦起到了必要的作用，若没有童贯，她便不可能知道这许多的事情——比如，没有童贯，她绝对不可能知道，此时太皇太后正在召见司马光与石越！

太皇太后与司马光、石越操心的事情，向太后虽然不过是他们眼里的深宫妇人，却也能猜到一二……

自从北海侯率一帮宗室公然殴打鸿胪寺主簿以后，汴京朝野最受瞩目的话题，便是恢复封建制度。虽然鲁国公与蔡国公在太皇太后那里讨了个没趣，但紧接着开封府却定了北海侯等一帮宗室极为严厉的罪名——殴打朝廷命官、擅议朝政、蔑视朝廷、于大行皇帝大不敬……蔡京并上表请求朝廷剥夺北海侯以下与案宗室的全部爵位、官位，发配边州安置！

而且，这位权知开封府似乎并不就此满足，又另外专折上奏，虽然轻描淡写的批评吴从龙行事不当，以致生出这些事端来，却又对封建之议，大加赞赏。他的奏折，洋洋洒洒近万字，一面赞美成周、西汉封建之利，批评秦始皇以不封建而亡国，又生拉硬扯的将唐代之祸，归结于贞观君臣之不肯封建上。然后又比较今日大宋之形势，以为正与西周相类，力观高太后要效仿赵威后，绝不可错失良机，令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后代，只知道安享由祖先的遗泽……

上了这封札子后，蔡京仿佛意犹未尽，次日又再次上书，痛陈宗室是如何浪费国家的公帑，而于天下国家毫无贡献，再次要求太皇太后与皇帝为万世计，封建诸侯于南海诸岛！

蔡京的两封奏折，便如同捅了马蜂窝。

一听到要被赶到南海那种蛮荒瘴疠之地，再也不能过那种坐享丰厚的俸禄，每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马上便有一些宗室开始惊慌失措。这些安稳久了的宗室，早已没有了任何的雄心，他们绝没有任何开拓进取的勇气，只要能富贵终身，平时即使丧失一切的政治权力，不能对朝政发表任何看法，也绝无不满。这些人已经完全成了膏粱子弟，他们视汴京以外的一切地方为荒僻的乡下，即使让他们离开汴京去杭州，他们也会嫌湿嫌热，百病丛生，这时候听说居然要将他们封建到南海诸岛去，这实是与叫他们去死没有多大的区别——即使按照西周封建之制，这些宗室们到封国，便能享受到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但是，在这些人的心中，南海的诸侯王与一介蛮夷酋长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宁肯在汴京当个小地主，也不愿意去做南海的酋长。

他们对这种未来的害怕，远远超过对其余一切的惧怕。于是，一反常态的，大宋朝建国以来，头一次有这么多的宗室，不顾忌讳的主动参

预到政治事务当中来……

在太皇太后那里讨了个没趣的蔡国公赵宗达率先拜表反驳蔡京，他的奏折受到了太皇太后讥讽——一向太后听说，高太后读了他的奏折后，便询问陈衍，请一个儒生写这么一封奏折，大约要花多少缗钱。但是，赵宗达的奏折反驳的理由亦是最有力的一一在圣人的经典中，明确指出四荒乃是天地所弃，专门用来安置四夷者。在中夏，只有有罪的罪人，才会被赶到四荒之地去！因此，赵宗达在奏折中痛斥蔡京、吴从龙之议，是将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当成蛮夷、罪人来看待，而根本不是恢复封建制。因为周、汉的封建，都是在华夏进行封建，而此策在唐太宗时，便已经被贞观君臣所否决了！

赵宗达的理由被反对的宗室们纷纷引用，因为文章写得漂亮，乃至还被汴京的士子们传唱。

封建之议，不仅招致宗室几乎是众口一辞的反对——时至今日，在宗室中没有听到一句赞同的声音；而且，在士大夫中间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朝中支持者与反对者吵成一团，在旧党与倾向旧党的大臣当中，反对者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他们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以为大伤“亲亲之义”；有人则以为时移势转，此时恢复封建，不过劳民伤财，于宋朝本身并无半点好处，反而因为人口的外流，会减少宋朝的税收；有人则引周汉之鉴，以为封建诸侯，时间一久，必使兄弟交攻，他们根本就反对一切封建；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认为治国唯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善守祖宗制度，根本不必搞任何花样，在这些人眼里，任何花样都只能是惹事生非，他们只盼着在太皇太后垂帘，司马光为相的时间中，让大宋回到他们所期盼的那种正轨……

总而言之，在向太后的所见所闻当中，都是封建诸侯之议，在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非议与争论。但是太皇太后与两府，却态度让人捉摸不透。向太后知道，两府事务非常繁忙，从未正式讨论过封建之议，但是很多传闻都说，两府诸公大多支持封建之议，有传闻更指王安石与石越才是封建的主谋……而太皇太后的态度，就更加暧昧不明，有传闻说太皇太后反对此议；但亦有人相信，太皇太后也在暗中支持封建……

但无论如何，这些传闻并不可信，因为也有很多传闻指出，向太后本人也是支持封建诸侯的！但这显然并不是事实——如果真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那种蛮荒之地，向太后在心里肯定是乐意的，她早就听说过瘴气的厉害，让瘴气收拾了这个叛逆，那亦是老天开眼。但是，向太后从心里便不相信，如若封建雍王，便没有道理不封建曹王，但她绝不相信太皇太后会答应让她两个儿子都去那种瘴疠之地！

若要以前，她或者还会心存幻想。但此刻，她不会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同样亦是一个母亲！

从童贯的禀报中，她知道吴从龙与曹友闻关系密切，而蔡京又在主动结交田烈武——无论是田烈武，还是曹友闻，都是六哥可以信任的臣子。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多半是为了六哥，但是，向太后却并不抱什么希望。

虽然她亦知道田烈武、吴从龙与石越的关系，蔡京与石越、司马光的关系，但是，对于石越与司马光，向太后如今都没什么信心。

石越曾经是她寄予厚望的人。那个风雪之夜，他的确在福宁殿坐镇，镇压叛乱，立下极大的功勋！但是，正是如此，石越比旁人更应当知道谁才是幕后的主谋！但他此后，可曾发过一言来主持公道？他可是

大行皇帝一手提拔的大臣，如今又贵为右仆射，在朝中威望素著，他都不说话，她还能指望谁？

向太后不能不疑心，那天晚上，石越的忠心，是否只不过是形势所迫？

至于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向太后更是彻底的大彻大悟——这些所谓的“君子”，果真有那么靠得住么？！

向太后的确猜对了高太后召见司马光、石越所为何事。

内东门小殿，太皇太后高滔滔隔着珠帘，望着侍立在阶下的司马光与石越，忽然生出一种感觉——自垂帘以后，她似乎从未有顺心如意的时候。

但无论如何，所有的挑战，她都必须面对。

“吴从龙……”高太后一面说着，一面却瞥了一眼石越。这个惹事生非的鸿胪寺主簿的底细，她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他的背后有两帮人，一帮人自然是那些自诩为忠于小皇帝的“忠臣义士”们；另外一个人，则便是站在她面前的尚书右仆射石越。她不知道吴从龙的封建之议，究竟和石越有没有关系，但是她却可以肯定，石越和那些“忠臣义士”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若将石越视为他们的后台，亦算不得冤枉了他！高太后在心里说道。

“……所谓封建之议，不论其利弊如何……两位相公，老妇以为，如今国家多事，大行皇帝丢下这么一个江山……”高太后幽幽叹了口气，目光缓缓移过司马光与石越的脸上，方又说道：“如今之策，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朝野虽交相议论封建利弊，但事有轻重缓急，目前之事，一则是要办好大行皇帝的丧事；二则是要设法却北敌之急患；三则是坊市之物价、交钞之稳定、国家的财计，皆要妥善处置。封建这等大事，目前似乎不是时候……”

高太后尽量让自己委婉一点提出来，既然知道了吴从龙背后站着的人是谁，她亦已知道石越的能量，如今她在外朝的权威尚未完全巩固，那无论如何，她都不能过份刺激石越。

所谓的“封建之议”，针对的是谁，她心知肚明。他们断不肯就此甘心！这是她早就有心理准备的。只不过，她绝料不到，石越竟然能下出这一步棋！

她心里面不能不暗暗赞叹石越果然有过人的智慧，他的确能够抓住那些士大夫的命脉——只要是提到恢复周制，所有的读书人都会热血沸腾！即使到了大宋，还有不少饱学大儒在幻想恢复井田制！恢复西周封建制——儒家的圣人们，不就是一心幻想回到西周的时代么？！

她才不会被表面的反对声音所欺骗，石越越是不动声色，她就是越肯定他成竹在胸。

他先令吴从龙抛出一个球来，然后令蔡京来试探……

“蔡京、吴从龙等人之札子，臣等已经读过。”司马光却不曾去体谅高太后的心情，“倘若朝廷果真能决意恢复西周封建之制，那自是万千之幸！”

果然，便连司马君实也支持恢复西周封建！

“实则在蔡、吴上札子前，子明相公与臣，便已议论过恢复封建之事……”

在蔡、吴上札子前！高太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如此说来，司马君实早就知道了此事，而且一定是支持的。那王安石……只不知韩维、韩忠彦知不知道？

“封建南海，于国家言，实有百利而无一害。赵宗达之言，实不足驳，当西周之时，便是三晋之地，亦可视为蛮夷……周有八百年天下，自周以后，无一朝有如此长久之国祚，此正是封建之功。且如子明所言，封建诸侯于南海，于东南诸路、海上贸易之恢复，皆有大利……”

这与东南诸路又有何关系？高太后狐疑的望了一眼石越，是此公欺老妇不懂财计罢？一切借口的背后，都不过是为了雍王！为了将雍王赶到南海！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臣等亦以为，此等千年之计，朝廷果真要推行，尤须朝野之共识，本欲谋定而后。不料吴从龙行事轻佻，竟惹出这等事来。如今国家正处于国丧当中，诸事未谐，而北敌虎视眈眈，若令北敌以为我大宋宗室分裂，恐使其误以为我朝有隙可乘，悍然冒险……”

高太后的目光移向石越，却见石越接过司马光的话来，禀道：“君实相公所言，确是谋国之言。便如太皇太后所说，事有轻重缓急，目前要平息此议，臣等以为莫若暂罢吴从龙官职，如此，朝野知朝廷之

意……”

“子明相公是说，罢吴从龙官职，以平息议论？”高太后几乎疑心自己听错了。石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是。”石越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怒气，沉声禀道。竖子不足与谋！吴从龙实是太不成器了。封建南海，他心中之急迫，又岂是他人能比？然而，如此重大的事情，又焉能不先观人心？

熙宁十八年一月下旬，蔡河畔的某座道观内。

李昌济瞥见一眼桌子上的一张《汴京新闻》，“……鸿胪寺主簿吴从龙以轻佻罢监兴宁场税——吴尝首建封建之议？嘿嘿！”他抬眼看了看面前的潘照临，“先是北海侯夺爵安置，如今是吴从龙罢监场税——各打五十大板！看来，吴从龙这‘轻佻’二字，未必便这么简单？”

潘照临却只是默默喝着酒，并不出声。

“哈哈……”李昌济望着潘照临，忽然纵声长笑，“你潘潜光的那点手段，我亦料得到一二。不论用何手段，要暗中抄出吴从龙的奏折，泄露给那些宗室，总不是甚难事……不过，北海侯这样的小人物，总不配当你的枪！”

潘照临依然不回答，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李昌济。

李昌济猜得不错，他不过是通过一些手段，买通了吴从龙的一个仆人，抄得这奏折出来，然后不动声色利用一个道士，泄露给了鲁国公与蔡国公——他早已打探清楚这两位脾性，知道他们正与一个据说算命极准的道士来往甚密……

有些手段，简单却有效。知道他用什么手段不难，但是并非人人能做得他这么漂亮的——他潘照临做事，不会给人留下任何把柄。

所以，他亦没有必要亲口向李昌济承认什么。尽管李昌济是一个难得的炫耀对象——他一生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不仅智谋与身世皆要相当，互相还要能理解对方的志向……

潘照临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样做并不明智，让李昌济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这个世上消失，才合乎理智。但是，他的确舍不得如此，他亦希望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个人，能见证自己的成功。

他的所作所为，注定是应当孤独寂寞的。一个谋士，最好是永远深藏于幕后，为所有人所忽略……他正在接近这个境界，从他辅佐石越开始，他从不为人知，到为一些重要的人物所重视，到慢慢的又似隐似现的淡化……这些变化，正见证了他潘照临，不愧是一个出色的谋士。

但是，在本质上，越是聪明的人，便越是受不了孤独寂寞。聪明智慧之士，有时候的确会甘于忍受常人难以忍耐的孤寂，但却无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令天下万世，都大吃一惊！

即使是陈平这样的人杰，到了晚年，亦终于忍不住会露出自己的锋芒！

他潘照临也希望能如陈平早年一样，能令最渊博最出色的史家，也无法知道自己曾经参预过哪些事情。但是，他却希望，李昌济能够活着看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这真是不可救药的愚蠢！

“我还记得你当年与我议论谋略之术……”李昌济继续说道，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命运，因此说起话来，亦更加肆无忌惮，“当年我曾说，所谓谋略之术者，不过是如何操纵他人之法门，而要操纵他人，最上

者，莫过于剥夺他人之其余所有选择，令人无路可走，只得就范于我……”

“而你却不以为然，以为这并非最善者。你曾说过，真正善谋者，乃是营造大势。我所谓的谋略，若遇上智谋之士，便可能不起作用；而一旦大势已成，世间纵有少数智谋之士不听摆弄，却因为这大势是将世间所有的人都卷了进来，譬如滔滔洪水，几个人操着几叶扁舟，无论是如何善水善舟，亦只能徒呼奈何……”

“想不到你还记得。”潘照临终于开口。

“我当然记得。”李昌济笑道：“只不过你却忘记了。”

“哼！”

“你曾说，善谋者，是操纵大势，而非操纵一个几个的人。你今日纵然能操纵吴从龙与那些宗室，但又能奈大势何？石越倡议封建，操纵的正是大势，你这点伎俩，又焉能阻止？”李昌济嘲笑道。

“你以为那是大势？”潘照临冷笑道，但不知为何，他心里却是不如平时有底的，“大势是须要顺应人心的，所谓大势，实不过是天下的人心——赵家的子孙，延续一百年后，养尊处优，早已全无血性。所谓的封建之议，要将他们赶到南海，给几个空爵位，令他们自生自灭，他们群起而反对，亦不过是题中应有之义……”

“嘿嘿……这些反对的宗室，又何足道哉？”李昌济反唇相讥，毫不留情，“你潘照临智术只及于此么？宗室的菁华，乃是那些才俊之士，此辈岂能无半点野心？若无这些人的支持，反对的宗室再多，亦不足成事。你潘照临欲挑动宗室反对，又怎能算不及此？”

“是么？”潘照临撇了撇嘴，凝视李昌济，脸上讥讽之意，更加浓了。“难怪雍王不能成事，原来是他有你这个谋主——你李昌济也配谈帝王之术？！难道你李昌济竟连这都看不出来？那些才俊而有野心的宗室，岂能不畏于猜忌？他们纵然心里盼望封建，然表面上只怕反而要反对得比旁人更加激烈！便说蔡国公赵宗达与鲁国公赵仲先——赵宗达是打什么主意，或者还难说；但赵仲先，嘿嘿！你以为他不想要封建么？他又真的怕什么瘴病？此君私下里最爱读的，是兵家与商君书！只不过宋室猜忌同姓百余年，他听到这消息，首先的反应，绝不会是欢欣鼓舞，而一定是又惊又惧，又疑又怕……如赵仲先这样的人，越是聪明，越是有野心，时时刻刻想的，便越是如何自保！他们一定会大声附和反对的声音，若果真封建了，他们安享其利；否则，他们也不至于招致飞来横祸！指望着这些宗室们站出来……嘿嘿……”

“我便不信，赵家子孙，一个个都这般没种。”

“原本也许有的。”潘照临刻薄的说道：“不过，拜你家雍王所赐，经此一事，再有种的人，为了保命，亦只好先扮扮乌龟！”

“若果真如此，那他们的确亦不配为一国诸侯……”李昌济不以为然道。潘照临所言，并非没有道理，但在他看来，即便如此，若赵氏宗室中的佼佼者全部都只知道明哲保身，那他们亦活该被潘照临算计。不过，也许是因为雍王的关系，他对于赵氏宗室，也不象潘照临那样蔑视——但这些事情，强辩是毫无意义的，他亦想看看，赵氏子孙，究竟会如何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遇！

“不过，且不论这些宗室……”李昌济又瞄了一眼桌上的报纸，旋即抬眼凝视潘照临，低声道：“吴从龙建议封建十九国诸侯，其中十八国为赵氏宗室，另有一国，却是国宾柴氏——我却是想不明白，你为何

还要竭力阻挠？辅佐石越称帝，难不成竟比柴家复国还要重要么？”

“复国？”

“周之封建，杞国以礼夏，宋国以祀商。赵家得国于柴世宗，既欲效周朝封建诸侯，又岂能不给柴家一席之地？吴从龙之建议，赵家便是为了做给天下人看，亦绝无反对之理……”

“那又如何？”潘照临冷笑着，“如今的崇义公柴若讷，原非世宗皇帝嫡系，只不过是柴家支脉。”

“若依君所言，今日赵家的皇帝，却亦非宋太祖的嫡系！昔日杞国、宋国之君，谁又能肯定便是禹汤之嫡系？便是柴家又如何？难道便是郭家的嫡系？”李昌济淡淡回道，“你这不过是借口而已。”

潘照临别过脸去，“你既然知道了，又何必多问？”

李昌济默然了一会，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道：“若是我，便做不到。”

潘照临冷冷回道：“人各有志，又何足怪？”

李昌济默默看着潘照临，慨叹道，“当年博浪沙时，便以留侯^[1]之智，能想到的亦只是复仇，纵有复国之念，亦无由施展；待到陈王倡义时，他能想到的，只是借机复国，亦绝不能想到成为汉兴三杰；直到他遇到沛公后，才一心要辅佐高祖，成就男儿事业——此又非复国可比。然纵是留侯，若非项王诛灭韩国，绝了他后路，他纵是心在汉室，与韩国的宗血之情，只怕亦很难那般轻易割裂……”

“你改名易姓，游历天下数十年而不仕，所学虽近于曲逆，志向却

与留侯仿佛。君以石越为沛公，一则可报家国之仇，一则亦可成就事业，本亦无可厚非。不过……”李昌济紧紧注视着潘照临的眼睛，缓缓说道：“只不过，且不论石越愿不愿意做沛公，仅以留侯之事观之，复国之事，我断不信你便这般轻易能放下。你潘潜光虽亦是一时人杰，当世少有人及，然无论胸襟智慧，要说能胜过留侯，却是未必。留侯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你信或不信，又与我何关？”潘照临不屑的笑道，似是懒得反驳，“我只不过特意来告诉你，你不必抱希望你家雍王能海外为王了。”

“你又何苦……”

“你费尽心思说这些话，不过是盼我能回心转意，令赵颢能有一线生机。”潘照临冷笑了几声，讥道：“你对赵颢，倒是忠心。你当然知道，赵颢做出这种事来，纵是保慈宫保得住他一时，也终是保不住他一世……嘿嘿，你在这里好吃好喝，好生将养着，说不定还能亲眼看见他的下场！”

“你便不怕有朝一日，石越知道……”李昌济早知自己的想法，亦难瞒过潘照临，此时竟是毫不气馁。但他话未说完，已被潘照临打断：“他不会知道！”

潘照临正要再嘲笑李昌济几句，却听门外传来三声轻轻的叩门声。他知道这是有急事的暗号，不由得脸色微变，瞥了李昌济一眼，便匆匆离去。

到了外面的院子里，果然便见有心腹的下人在那里等他。

“先生，出大事了！”

“嗯？”

“门下后省驳回了吴从龙罢官的敕令！”

[1]. 留侯，汉之张良。后文的“曲逆”，指陈平。陈平被封为曲逆侯。

白水潭，卫府。

卫棠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所有的门窗都关得密不透风，但他依然在浑身发着抖。

这座宅子是他一年买下的。那时候，他正稳稳当当的步入人生的巅峰。《秦报》发展得非常迅速，不仅成为宋朝西北、西南最大的报纸，而且隐然已有可以与《海事商报》比肩甚至超越后者的趋势——在许多保守的士大夫看来，《海事商报》市侩味太重了，东南诸路已经兴起了几份新报纸，令得《海事商报》的发行量一再萎缩。卫棠当时满腔的雄心壮志，意气风发的计划要在五年之内，令得《秦报》可以超越《西京评论》。他还得到陕西转运司的支持，要扩建京兆学院，振兴关中的学术——新的京兆学院，不仅要超过横渠书院，甚至要超过嵩阳书院、西湖学院……这座宅子，正是那时候买的。

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卫棠设法筹到了一大笔巨款，他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歌妓，最喜爱的珍玩，还说服家里卖掉了一百多顷良田、一座庄园，他在白水潭买下这座宅子，专门派遣陕西的名士住在这里，与汴京的大儒们交游，联络感情，同时观察、资助、招揽白水潭的后起之秀……卫棠知道招贤纳士有多么困难，读书人大多想做官，仕途不如意或者无意当官的，白水潭、嵩阳、西湖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三家书院，有着地利之便，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关中！所以，早在几年前，卫棠

便有意识的通过白水潭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到了熙宁十七年，他为《秦报》和京兆学院招贤纳士的计划，进入到巅峰……到了十七年底，他悄悄的从京兆府启程，亲自前来汴京，原想着利用元旦到元宵节这段时间，能够满载而归！

他是在洛阳过的元旦，他特意在洛阳多留了几天，以便能一一拜访西京的清流名士……当时，卫棠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当他赶到汴京时，竟然会祸从天降。

先是大行皇帝驾崩，石得一之乱，雍王被软禁。然后，便是两府突然下令，宗室戚里之家，不得经营一切报刊，不得在报刊中担任一切职务——这明显是针对《秦报》的，大宋朝所有的报刊中，只有卫家算有一点“戚里”的背景。接着，卫棠便接到消息，两府已经行文给陕西学政使司，要求《秦报》限期转让！

这个消息对卫棠来说，实如同五雷轰顶。

但噩耗并非仅此而已，他很快又听到消息，韩忠彦已暗中遣人去陕西，穷追卫家不法之事！

便是这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事情，转瞬间就将毫无准备的卫棠推到了绝境。

他完全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晴天霹雳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待他慌忙派人出去打听，才知道，雍王在大行皇帝崩驾当晚曾经私出王府！

朝廷疑心雍王与石得一之乱有关！

这的确确实是灭顶之灾。卫家与雍王是何等关系？若是雍王有事，他卫家又岂能脱得了干系？！

卫棠不知道那天晚上雍王出王府是为了什么？他无法知道雍王是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他也不知道，他的父辈们，究竟与叛乱之事，有没有牵涉……

所有的这些，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能够知道的，只是韩忠彦，乃至是两府，正在不遗余力的打击雍王的势力——即使《秦报》从来都与雍王没什么关系，但因为他姓卫，也被殃及池鱼。

没有人会去分辨这些。

因为涉嫌谋反，于是，一切与雍王有关的人和事，都不会有好结果。

他只知道——他们卫家，也已经完了！

卫棠甚至只是应付似的派了个家人回陕西去报讯。

他对这些已不再关心……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家族的兴衰存亡，与他也已经没有关系了。什么《秦报》，什么京兆学院……什么都完了，什么都与他没有关系了。

便在他人生的最巅峰，眼见着要立下百世功名，成为人人景仰的对象，突然在一夜之间，他的一切都被剥夺。

而且，他没做错过任何事，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挽救。

人生，仿佛便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卫棠望着桌子的那一大碗砒霜，仅仅在几天之前，那看起来应当是一大碗蔗糖才对……他颤抖着双手，捧起碗来。

“官人……”

门外书僮的声音，将卫棠吓了一跳。他手抖了一下，几乎将砒霜洒了出来。

他连忙将碗放回桌子上，定了定心神，问道：“何事？”

“有位徐官人求见。”徐官人？卫棠心里一怔，便听门外又说道：“他说有样东西令小的交给官人，官人便定会见他……”

故弄玄虚！卫棠颓然摇了摇头，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见任何人，什么东西亦无济无事。他只想着把书僮快点打发走，安安静静的度过最后的时光。他随手拿了一本书盖住砒霜，走到门口，打开半扇门来，“是何物什？”

书僮手里捧着的，是一块小小的玉块。那是一块白如凝脂的和阗白玉，上面刻着一条五爪白龙。卫棠一看便知这是宫中之物。但这个时候，已没什么东西能令他惊讶。

他淡淡的看了一眼，正要打发书僮出去回绝来客，刚欲说话，突然，白龙爪下的一个字，吸引了他的目光——“紂”！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雍王一共有过三个名字，最初的、最不为人

知的名字，便叫赵仲糾！

他一把抓起这玉玦，狠狠的捏在手里，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叫他进来，我要见见他！”

“卫公子。”带着雍王玉玦而来的不速之客，面目之丑陋，几乎是令人不忍心多看——此人的半边脸上，似是被滚水烫过未久，新结的伤疤盖住了半张脸。此人开口说话时，虽然声音嘶哑难听，却显得极有教养，“卫公子，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卫棠吃了一惊，“我认得足下？”

“嘿嘿！”那人的笑声中，不知是苦涩还是讥讽，“我这个样子，卫公子不认得我亦是理所当然。不过，卫公子可还记得当年在鸡儿巷和你争香月楼吴君君的那个纨绔子弟？”

“你……”哪怕卫棠再如何心如死灰，此时亦忍不住惊呆了，“你……你是吕相公府上的衙内？”他再次细看面前之人，却不是吕渊又是何人？

“不错。”吕渊笑道：“正是区区。”

“那……那你如何变得这般模样？”

吕渊望着卫棠，却没有回答。

卫棠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玉玦，恍然道：“你也是雍王府的人？”

“如此说来，雍王果真、果真……”

“所谓成王败寇，便是如此。”吕渊一双眼睛，犀利的望着惊疑不定的卫棠，淡淡说道。“当夜若是成功，你我今日亦是封王封侯。不幸失败，在下便如丧家之犬，公子亦免不得要受牵累。”

牵累？真是轻描淡写。我想过要封王封侯么？

“命该如此，又何必多言。”卫棠几乎是咬着牙说道，“那你今日来找我，又是为了何事？是想要我助你逃匿么？”

“逃匿？”吕渊望着卫棠，哈哈大笑。“逃匿？！哈哈……”

“这有何可笑？”

“逃匿？”吕渊伸手指着卫棠，冷笑道：“卫公子可太小看我吕某了。天下又有几个人知道我吕某追随雍王？家父虽然因罪受责，却亦是曾为宰相的朝廷大臣，休说我不逃匿，便是要逃匿，亦不用烦劳公子！”

“那你……”

“我的这张脸，不过是为了便于行事。”吕渊指着自己被滚水烫过的脸，厉声道：“自我用滚水烫过这张脸，将自己的喉咙弄伤后，我便不再是吕家的人！如今我姓徐，叫徐定国！”

吕渊那种绝决的气势，一时将卫棠震住了。他与吕渊并无深交，但是眼前这个人，却也绝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与他争风吃醋的宰相府衙内。他隐隐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你这又是何苦……如今……”

“公子亦以为大事已定么？”卫棠面前的这个“徐定国”，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只要雍王一日尚在，大事便尚有可为！”

卫棠望着面前的这个狂人，大事尚有可为？此君已然神智不清了。

但是，这个“徐定国”，看起来却甚有条理。

“我今日来见公子，非为他事。吾来此，一则为雍王之大事，亦是為了公子的前程……”

“前程？嘿嘿……”卫棠望着眼前的这个痴人，站起身来，便要送客，“我看你是找错人了。”他有些后悔见吕渊，眼前的吕渊已经疯了。他看不到自己的前程，亦看不到雍王还有什么“大事”可为。他宁可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世间，亦不愿意随着这吕渊去发疯。

但吕渊却并没有起程，只是平静的望着他，“我听说两府要《秦报》限期转让……只怕用不了多久，朝廷便会清算卫家。”

已经开始清算了！卫棠恨恨的望了吕渊一眼，若非雍王身边有这些小人，又何至于此？

但吕渊却依旧只是不紧不慢的说着：“公子在《秦报》上，耗费了一生心血！然如今之势，不论公子愿不愿意，这一切的心血已全部付诸流水。卫家数代经营，万顷良田，亦免不了要沦为官产……”

你是来说风凉话的么？卫棠的手，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那是一柄货真价实的“真腊蕃剑”。

“做大事之人，本就如此。倘若失败，便是这般结局。怨天尤人，亦属无益之事。以公子之识度，当知此理……”

我怨天尤人过么？！卫棠快要按捺不住自己的怒气。

但吕渊只是瞥了他一眼，依然不急不徐的说道：“然若以为经此一事，便再无翻身之机会，自暴自弃，却亦非豪杰之为。大丈夫纵到山穷水尽，亦断不肯束手就擒。吾来见公子，为的便是眼前一转祸为福的良机！”

良机？！

“足下以为卫棠是黄毛稚子么？”卫棠冷冷的讥道，“若非看在雍王面子上……足下还是请回罢！”

“卫家与雍王既结姻亲，便已注定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吕渊却全不将卫棠的话当回事，“若雍王能转祸为福，卫家亦能转祸为福！公子不至于不知此理！”

“来人，送……”卫棠已再无耐心，他也不想污了自己的双手，霍地转身，便要离去。

“不知公子有没有听说过鸿胪寺主簿吴从龙所倡封建之事？”

封建？！身后吕渊的话，便仿佛有一种魔力，拉住了卫棠的脚步。他挥手斥退闻声而来的几个家人，转过身来，望着吕渊。

“此便是转祸为福之机！”吕渊沉声说道：“雍王乃太皇太后爱子，太皇太后意欲安全雍王，自不待言。然这朝中，亦有人容不得雍王。我听闻吴从龙与过去东宫诸人过从甚密，又曾是石越门下之客，他写这封建札子，本意不过是将雍王赶到南海，以便巩固新帝之位。”

“然此于雍王，亦是良机。如今大位已定，雍王虽贤，亦难以再有

机会；若似如今这般被软禁于王府，却是生不如死。况太皇太后春秋已高，保得了雍王一时，亦保不得雍王一世。倘若能借此机会，于海外为王，以王之贤，有吾辈在左右辅佐，何愁不能建立一番事业，受后世祭祀不绝？”

“雍王若得封建为一国诸侯，卫家在雍国乃贵戚，家业复兴，更非在中土可比。便以公子之志，无非办报纸，兴学校，为关中桑充国。难不成雍国桑充国，便不如关中桑充国？到时休说做一桑充国，便是雍国国相，又有何难？”

若是果真能如此，他又何惮从头再来？卫棠的心里又生出了一线希望。他亦不要做什么国相，果真能有雍国，他纵在海外，亦能办出一份比《海事商报》更好的报纸来！

况且，他还能有什么好失去的？只要还有机会办报纸，卫棠什么事都敢去做！

“然，我又能做什么？此全是朝廷决策……”

“封建之事，如今正为宗室中一些鼠目寸光之辈所阻，我来找公子，便是要请公子襄助，促成此事！”

“足下之意是？”

“公子在汴京，多有师友旧交。官场中人多势利，然公子所结交之儒生，却多数在野，这些人一则未必知道其中底细，一则亦更淡泊、重道义，不至于立时便拒公子于千里之外。若公子能设法令这些人赞服吴从龙之远见卓识……”

“我明白了。”

“公子若能令坊间舆论支持封建，朝中还有些同情雍王之大臣，我亦可设法说服……”吕渊暗示道。

卫棠自然明白，所谓“同情雍王之大臣”，其实便是雍王之党羽。他所不知道的，却是吕渊此言不过诳诳他而已，以便坚定他的信心。所谓“树倒猢猻散”，此时的吕渊，已是自顾不暇，如何还能驱动那些所谓的“党羽”？此辈此时对一切与雍王有关的事，亦是避之惟恐不及，更不可能出头惹事。

来此之前，吕渊费尽千辛万苦，才收买到人与被软禁的雍王联系上，告诉赵颢朝廷已兴封建之议，向赵颢保证自己将竭力促成此事，以帮助赵颢恢复自由。正是吕渊带去的消息，令得已生自杀之念的赵颢，又恢复生存的意志。但对于吕渊来说，此时他没有任何凭恃可以依靠，却要处处提防被人出卖，所谓“促成此事”，又谈何容易？

他面前的“陕西桑充国”卫棠，实已是他惟一可以借助的人。因此，他才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游说。

总算是天不亡我！

他未免连累家族，毁容毁音，改名易姓，总算是老天还留了一线生机给他！

第十七章 安汉当年一触龙

1

禁中，后苑，瑶津池。

宋朝皇宫的后苑，因为引金水河之水注入，池沼众多，这些池沼也互相联接，形成一个不小的湖泊，占据了后苑相当的面积，甚至可以在其中泛龙舟游玩。其中的瑶津池，乃是熙宁年间由宋用臣主持凿成，水面遍种莲花，乃是大行皇帝赵顼生前最喜爱的地方。

此时无论是赵顼，还是宋用臣，都已经不在人世，而瑶津池的莲叶，在这个季节里，依然还显得破败凋零。站在瑶津池边，无论是向太后还是朱太妃、王贤妃，都不免平添伤感。三人站在高太后的身旁，看着清河与柔嘉将一尾尾金色的鲤鱼放生到瑶津池中，皆忍不住轻声啜泣。便是高太后，虽然看起来镇定，但亦双目通红。她一直强忍着悲痛，如今，她已经是这个宫中的主心骨。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人，不仅要令下面的人尊敬你、爱戴你，亦得令人们畏惧你……尤其是在这宫里，若高太后不能令后宫畏惧，别的不说，单单请托干说的人，便会没完没了。后宫、宗室和外戚们，都是最会得寸进尺的。

更何况是在如今这个特别的时候。

高太后并非是不读书的妇人，从小受着严格的宫廷教育，对于各朝的历史，她亦皆略有所知。便以治国而言，高太后便相信，汉初的文景之治，乃是秦汉以降，最为理想的时代。她也知道，在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后，之所以有昭宣中兴，亦是全由休养生息……因此，高太后的想法是明确的，从维护权力的角度，她需要一段稳定的时间，来慢慢树立或巩固自己的威信；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她相信如今的大宋，需要的正是无为而治下的休养生息。

这亦是她对司马光与石越的期待。与她的儿子赵顼不同，高太后打心里上，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对于石越，高太后的想法却要复杂得多。熙宁年间大宋朝没有走上王安石的“歪路”，在高太后看来，的确是石越的功劳；而熙宁年间取得所有功绩，高太后亦承认与石越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在垂帘之前，她对石越有更多的好感。然而，自垂帘以后，高太后却始终对石越心怀芥蒂。她自己并没有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在她内心的深处，她始终将石越视为她保全赵顼性命的一个威胁。她希望能保全仲明，但即使石越什么也不做，她的潜意识里都忍不住认为石越将会破坏这一切……而且，事实上，石越亦并非是什么也不曾做！

除此以外，对于石越的能力，她内心的深处，亦并非那么的倚重。她的确承认石越的能力，然而，从高太后心里的想法来说，她是并不认为她有多么需要石越的能力的。她所坚信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似乎亦不需要石越这样的能臣。只不过，她面前的形势远比汉武帝后期要复杂，朝中的大臣，甚至连司马光都对石越十分倚重，而石越的势力亦已渐渐丰满……在如此形势下，她亦不得不对石越表示“倚重”，对石越应付当下种种危机的对策，只要两府不反对，她亦不得不听从。

然而石越却的确是个“生事”的人。

如今诸事未顺，他便指使党羽抛出什么“封建南海”之议，搅得宫中朝中，未能有一日之安宁。

她原想两头按下，一面打压宗室，一面罢吴从龙之官职，暂时得以息事宁人，日后再从长计议。然而，这个想法虽然得到了司马光与石越表面上的支持，实际上却毫无作用。

先是吴从龙罢官一事便在朝野遭受到巨大的阻力。一个叫吴鲤的给事中以为吴从龙没有过错，不仅驳回敕令，而且放言不惜三驳交付朝议。高太后查过这个吴鲤的履历——此君不过二十几岁，因素有直名，乃是由大行皇帝赵顼亲自自县令之位提拔——不论他如此激烈的驳回此令，是否存有别的想法，总之他激烈的态度，却已经令得事件迅速升级。不待他三驳交付朝议，朝中就此事的争论，便已经愈演愈烈，不仅参预争论的官员逐渐增加，而且奏状你来我往，言语之间的相互攻讦，亦越来越不加掩饰……大宋朝的宁静显得如此脆弱，不同派系的官员之间，公私之间积怨早已根深蒂固，只要一有机会，几次奏折里的针锋相对，便能擦得火花四溅。

而高太后与两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卷入争议的官员，渐渐将矛头指向决策者们，要求他们清晰的表明态度或者说支持自己。

压力还不仅仅来自朝中。在野的士子亦不知何时加入了这场争论——与朝中目前还算旗鼓相当的争论不同，随着桑充国等人陆续表态，坊间舆论几乎是压倒性的为封建叫好。几乎所有民间的报纸上，能看到的，都只有赞美封建南海的声音。

高太后是知道司马光与石越的态度的。

在桑充国带头打破在野清议的沉默后，她便已经知道，除非两府中出现坚持反对的宰执，否则，支持封建的声音将会越来越大。最终，所有的压力，都会集中到她的身上。她原来的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在吴鲤封驳之后，便已经彻底落空。

高太后不能确信此事背后是否有人操纵，但是宗室们显然亦感受到了危机。找高太后游说、哭诉、争辩此事的宗室，也越来越多。那些不想离开汴京，不想放弃眼前衣食无忧生活的宗室们，心里也明白，太皇太后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希望能够用亲情来打动太皇太后，用伦常之义来保护自己的生活会。

而且，目前依然没有一个宗室表态赞同封建——在这样的情况，朝廷若强行封建，无论是高太后还是两府，都免不了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即使是高太后，亦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实行封建，倘若宗室一致反对，高太后亦得有所避忌，否则难免会被人视为吕后、武后之流……

更何况，在外人眼里高高在上的高太后，其实依然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会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计算——封邦建国，的确有很多好处，不需要那些大臣反复强调，她也希望自己的每个儿子的后代，都能掌握一个国家——她并非连这点都看不到。她的确不愿自己的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但是这亦并非不能克服。然而，高太后亦在暗地里查过，抛开海上航行的危险不提，南海诸岛的瘴疠的确不是玩的，尤其是北人在当地生活，病死、夭寿，都是家常便饭。如果封邦建国的代价是要儿子的性命，这样的事情，高太后是绝不会答应的！

因此，当高太后身处这样的漩涡的最中心时，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她若还想能够掌控此事，便一定要让人们知道畏惧她，知道她没那么容易被打动，没那么容易受人影响。说到底，她握有最终的决策权。

若人们知道她足够坚定，那么便会首先妥协。

既然已身为天下的主宰，那么软弱一面，便绝不应当再展露出来。

“小娘娘——放了这些鲤鱼，便可以给父皇祈福么？”站在向太后与王贤妃身边的温国的声音，在这个悲伤、压抑的气氛中，令人感觉到一种生气。高太后也越来越喜欢这位长公主，她觉得温国这个孙女，在所有的公主中，最象她自己。高太后知道温国问的是王贤妃，温国喜欢管朱妃叫“大娘娘”、王妃叫“小娘娘”。

便见王贤妃擦了擦眼泪，轻声回道：“是啊。释家说一切有为善法中，以放生功德第一。”

“那我也想去放几尾……”温国口里说着，眼睛望着的，却是高太后。

高太后不觉心里一酸，不由得点了点头。

“臣妾亦曾发下愿誓……”一面望着温国朝池边走去，王贤妃也走到高太后跟前，跪下低声说道：“臣妾想用自己的月奉，替大行皇帝放生一千尾金尾鲤鱼，还乞太皇太后成全……”

高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此乃是你的心意，你叫内侍去买了再放生便是……”

“但是……但是，臣妾希望能将鲤鱼放生到黄河……”王贤妃虽然有点迟疑，但还是鼓起勇气说道。

“黄河？”高太后不由有点讶异，“放生在哪里不是放生？为何还要特意去黄河？”

朱太妃觉察到高太后语气中的不悦，连忙打着圆场：“是啊，妹妹，若是放生，倒不如在后苑。此处至少无人捕捞，若放生在黄河，未必……”

“但它们是鲤鱼！”王贤妃倔强的打断了朱太妃的话，“它们应当放生于黄河。”

连高太后一时都没有明白王贤妃话中之意。

“鲤鱼若是在瑶津池内，固然可以悠闲自在，不必担心被人捕捞，成为人口中之食，然一辈子便只能做鲤鱼。”王贤妃抬起头，望着高太后的眼睛，毫无退避之意，“它们只有在黄河中，才可能有朝一日成为跃身为龙！即便可能成为盘中美餐，即便要与别的鱼争食饱腹，逆流而上跳龙门时，还要受许多艰辛，然而倘非如此，它们便无法成龙。大行皇帝乃是真龙化身，如今龙驭宾天，以大行皇帝之身份，虽放生一千条鲤鱼，又如何及得上放生一条真龙？”

“你的心意可嘉。”高太后淡淡应道。她瞥了一眼旁边的后妃们，这些女人要么窃窃私语，要么双手合什阿弥陀佛，一个个不知是在心里嘲笑王氏的可笑，还是在假惺惺的称赞她的心志，也许有些人，还在暗暗嫉妒她讨好了自己。这些蠢妇，没有一个听得明白王氏在说什么……

“太皇太后可是恩……”

“你自己自是不得随便出宫，这番心意，你叫成安县君帮你达成便好了。”

“谢太皇太后恩典。”

王氏叩头谢着恩，但高太后却已经没兴趣再理会她。她的目光投向

瑶津池，鲤鱼……王氏的比喻倒也恰如其分，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们，如今不正如这瑶津池里的鲤鱼么？纵有着龙的血脉，有朝一日亦可化身为龙，但在这瑶津池中，安享富贵，养得再肥再大，却只得做一辈子的鲤鱼！

只不过，除了这些大道理以外，高太后分明感觉到，这“封建”的旋涡，已经越来越大了。王氏如此生硬的向自己进谏，当然也有她自己的算盘——除开雍王的原因，王氏给她生了两个孙子。虽然因为年纪的原因，在泄露出来的吴从龙的札子中，没有大行皇帝儿子们的封国，但只要封建之策确定，虽然未必会代代皆封建，但至少赵俟们的封国，却都是迟早的事情。王氏若一直呆在汴京的宫中，将来不过是一个太妃的封号，过着清心寡欲的寡妇生活，了却余生。但若是她两儿子都能封邦建国，那她就是两个比高丽国还要亲贵的诸侯国的王太后！

高太后不能不担心，有了一个见识明白的王氏，迟早为大行皇帝生过儿子的后妃们，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到时候，她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整个后宫的挑战与怨恨。

石越一直在很认真的听着蔡京说他的建议。

时间已经是二月，外朝马上就要除服，然后一切渐渐都要恢复正常：被推迟的省试，在除服之后，便要开始锁院；此外，除服之后，发行盐债的计划亦要正式颁布——石越仍然有点忐忑不安，这个计划只是在政事堂秘密通过，既没有交付朝议，甚至也没有全面征询两府、学士院的意见，石越既担心它的实际效果与执行情况，亦不能不担心朝中的

反应……

除此以外，还有辽国的威胁依然没有解除。

这一个月內，双方使者可谓不绝于道。宋廷先后派遣范翔与章惇使辽，一则告哀，一则告知新帝继位。而据职方馆与雄州传回来的报告，辽主耶律濬已经在南京析津府接见了范翔，并且下令为赵顼辍朝三日，军民素服，以示哀悼。而苏轼与朴彦成亦在析津府立了灵堂，辽主更是率百官亲临祭奠。辽国派来宋朝的祭奠使与吊慰使，亦早已经抵达汴京……若单从这些举动来看，两国关系之亲密，便真如盟约所言，称得上是“兄弟之国”。

但另一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职方馆与雄州均报告，向辽国西京与南京聚集的契丹军队以及部族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辽国的祭奠使与吊慰使，对于使命以外的事情，一概装聋作哑，枉顾左右而言它。而来自韩拖古烈的最新解释是，这是因为耶律濬的皇后想看看她的南京析津府，这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南狩……

于是，只要耶律濬夫妇的“南狩”一日不结束，郭逵在河北的“演习”，亦一日不能结束。

禁军在河北的集结训练，每日要消耗大量的国帑，继续空耗这个国家的可怜国库，枢密使韩维已经不止一次的打起了盐债的主意——他不断的游说司马光与石越，欲说服二人调集更多的禁军前往河北与河东……

显然，枢府有不少官员对于禁军毫无脸面的撤出益州一直耿耿于怀——熙宁间军制改革后，枢密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往文官越来越多，掌握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文彦博虽然

同样更看重文官，但他毕竟是主持过军政的人，为了整军经武的需要，他着重从军中提拔了一些有过战功，又能识文断字的武官进入密院，委以重任。除此以外，经由武举、讲武学堂进入密院的武官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密院，正是由这两类人外加一些青壮派文官把持着。而其中的武官多出自西军，经历过对夏战争的胜利，这些人对契丹毫无畏惧之心，而益州的失败，则更促使他们急欲挽回脸面。

也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也许是韩维亦想在枢密院有一番作为，总而言之，不知何时，韩维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对外强硬派。

石越并没有觉察到韩维的私心——虽然同为辅政大臣，但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政事堂彻底压倒枢密院，几乎已成定局；而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亦已不太可能超越司马光与石越拜相。尽管韩维与石越私交极好，但是他既非石越的下属，更非石越的应声虫。韩维亦希望能够对朝政有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军国大政的走向——但如若按照司马光战略收缩之策略，密院只会越来越被削弱，而他韩维，亦只会越来越可有可无。在这个时候，韩维的态度强硬一点，不仅能为他赢得枢密院及朝中强硬派的支持，稳固他的威信，亦可为他个人获得与司马光、石越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除去这些私心外，韩维亦有他的“公心”。当过太府寺卿的韩维当然知道石越不可能还没开始发行，便预备着将盐债挪作他用；他也更加清楚司马光的全面收缩策略，根本不可能改变……实际上，仕宦生涯大多数时间都与军政无缘的韩维，根本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但是，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也算得上是“老奸巨滑”了，此时将自己打扮成强硬派，亦有故意与司马光、石越唱红白脸之意——兵部尚书孙固是个顽固的老儒，他心里面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便不会说出违心的话来，但韩维却认为，强硬的态度亦是一种士气，大行皇帝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好不

容易养出这种不畏惧契丹的心态，亦不能一概打压了事。他以枢密使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这边，对这种士气，既是一种支持，又便于控制……

韩维的做态，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契丹大举聚兵，却不派使者威胁宋朝以谋取好处，反而令韩拖古烈不断宽慰宋廷，这种举动，完全不符合过去一百年间契丹人的行为方式，这的确令得石越一直无法对北面的局势放心。契丹人这样兴师动众，若既不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不当真南犯，那可真称得上是损人害己之举，全然不合常理。因此石越不能不怀疑契丹这次也许是要动真格的。而韩维要求向河北增兵，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石越亦不愿意就这样被耶律濬牵着鼻子走。

坚持不向河北增兵，万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担政治后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却要承担经济后果。契丹虽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静，国内纵有担心，却还不至于恐慌，这方面绝大部分百姓是会相信官府。但是，若是宋廷也大举出兵应对，那便是朝廷颁布一万道安民告示，亦将无济于事。

这是石越无法承担的后果。

他只能赌一把。一面安抚韩维与密院，一面寄望于范翔与章惇带回来好消息。虽然石越相信，范翔与章惇带去了足够多的筹码与让步，但每天早上醒来，石越仍要暗暗祈祷河北、河东不要传回来坏消息。

心里面挂着如许多的大事，在这个时候，石越亦的确想过将封建暂时拖一拖。这是千年大计，他心里再热衷，亦知不必急在几个月内便要

推行。这十来天里，石越只是冷眼旁观着朝野对封建的争论。

他并不在乎吴从龙的官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的封驳，将吴从龙与封建，再次带到漩涡的中心。然而这时候的石越，反倒象个局外人，只是旁观着这一切。

两府受到的压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压力，都在高太后身上。石越并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后为何对封建抱着极为迟疑的态度，他一直认为高太后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处。但既然不明白高太后迟疑的原因，那他便更不着急。无论封建之议暂时被高太后压下来也好，还是高太后受不了这压力而被迫接受也好，石越都可以接受。

但此时蔡京的建议，却又让石越记起了自己的初衷。

“……纵使其他一切不提，便只为了顺利发行盐债，相公亦当对封建之议善加利用。”

蔡京竭力游说着石越。为政之道，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则喜欢“生事”。蔡京便是后一种。在蔡京的心里，机会便来源于“生事”。他早已经揣摩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心意——他甚至已经猜到，在封建之事，王、马、石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他才如此热衷的介入此事，若能促成此事，既可以在司马光与石越面前得分，又可以赢得小皇帝身边那群人的好感与信任……有这样的的好处，蔡京是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的。何况，他如今已经将自己装扮成“恢复封建之制”的倡议者之一，倘若此事便这么被打压下去，对他的仕途来说，亦是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这也是蔡京绝对不能容许发生的。

蔡京知道石越心里紧张着什么事。

解决交钞危机的办法，除了废除交钞、或者另外发行新的纸币外，较为积极的办法，一个便是已经决定在益州路推行的蜀币——这是将全国性的纸币，转变成地区性的纸币。这个政策，本质上却是旧党的政策。另一个政策，即是石越提出来的，以发行盐债的方式借款来抵御交钞危机。

大宋朝凡是有“善理财”之名的官员，都承认这两个政策在纸面上都是可行的。但相对来说，人人都知道旧党的“蜀币”政策风险更小——它较易成功，而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亦有限。相反，石越的盐债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却充满未知。不仅在朝中将会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在实际操作中，亦很难知道究竟能否顺利发行，在发行的过程，更难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麻烦……

如果成功，那一切都好说。但万一失败，不仅将使大宋朝的货币与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对石越的政治声望亦将是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若到时蜀币政策显得极为成功之时，两相对比，失败的一方，将更加刺目。

如今的朝廷中，以旧党势力最大，旧党对石越的容忍与尊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越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朝中大臣自司马光以下，或多或少都会迷信石越的能力。但如果石越这次失败，他便会成为罪魁祸首，以往旧党对石越的不满，将很可能会一次爆发出来。到时候，能够救石越的，便真的只有契丹了——也许旧党会干脆将石越赶到河北或河东路去当率臣，以求物尽其用。

蔡京并不知道王安石会在杭州主持大局。但他却知道石越将会很重视发行盐债的计划。

这正是蔡京可以利用的。

在发行盐债之时，倘能鼓动起朝野对于封建之争议，无论如何，都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相比起恢复西周封建之制这样的千年难遇的大事，发行盐债，卖几个有名无实的爵位，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每次都遭到反对，可大宋朝又不是没卖过官！

蔡京并不知道石越当初便有这个打算，但他知道石越肯定能明白其中的好处。

而对于蔡京来说，只要关于恢复封建的事情还在争吵，他便能找到机会。而且，争吵有时候亦是有好处的，相同观点的人，会因为有共同的对手而聚集在一起，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一种势力。而争吵亦是表明一种态度，可以令小皇帝和他身边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忠臣”……

白水潭辩论堂。

“……故刘秩《政典》云：‘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刘秩虽唐人，所言之事，实与今日无异！”

“……当日唐太宗尝读《周官》，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惜乎当时群臣，不能顺英主之美意，使生民不能复见三代之治，百年而后，而有安史之乱，此岂非冥冥自有天意？今石相公作《三代之治》十五年后，而朝廷竟有大臣倡议封建——诸君、诸君！

此岂非天意哉？！”

桑充国静静的站在辩论堂的最后面，望着台上口沫横飞，慷慨激昂的学生，心里面竟是五味杂陈。

自从传出吴从龙、蔡京等人倡言恢复封建之制，白水潭与太学，早就如炸开了锅一般，人人都在争辩着是否应当恢复封建制。连要参加省试的贡生，都不免要揣测，封建之事，是否会成为策论的题目？但后来又传出吴从龙罢官的消息，这的确便如一盆冷水浇到了那些热血沸腾的学生的头上，桑充国以为这些关于封建争论也慢慢会平息下去，不曾想，一个与白水潭过从甚密的给事中的封驳，如同在将要熄灭的灶上，又丢进了一把干柴。桑充国发觉，公开支持封建的学生，不仅声音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桑充国心里面是支持恢复封建制的。不管怎么说，桑充国也是一个儒生，在这个时代的儒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为“井田”、“封建”而兴奋的。而且，便是桑充国也明白，封建南海，有利于稳固小皇帝的皇位！

但是，虽然已经不再是白水潭的山长，但没有人比桑充国更了解白水潭的这些学生。桑充国隐隐的感觉到，似乎有一些势力，在背后鼓动学生们去支持封建……这令他非常的不安。

桑充国又不由得想起昨日贺铸对他说的事情——贺铸刚刚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封建赋》，极力赞美周官封建之义。但是，桑充国却无意中发现，他这位得意门生，竟然请了几个同窗，在何家楼包了一座价格不菲的院子，大快朵颐。桑充国早就知道这个贺鬼头是个手里留不住钱的人，他在《汴京新闻》的薪俸、润笔，桑充国早已下令账房五日给一

次，免得他到手便花光，他突然间如此阔绰，其中必有别情——果然，在他的追问下，贺铸很痛快就承认了，他的《封建赋》，乃是受人之托所作。贺铸收了人家两百贯缗钱，连来历也没问，便写了那篇花团锦簇的《封建赋》。

桑充国无法不感到担忧。

但他心里面亦极其的矛盾——他支持封建，亦希望能帮到小皇帝，但他也不愿意白水潭再次陷入麻烦中，更不愿意白水潭被“任何人”利用。然而，这却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

早晨，汴京的天空中，那几片浓云薄如轻绡的边际，映上了浅浅的霞彩。曹友闻一大早便骑马到了界身巷。这一天，是界身巷诸交易所新年第一天开张的日子——昨日，也就是二月六日，外朝已然禪祭除服，也便是说，朝廷算是基本结束国丧了。不仅两府六部诸寺监从今天起要正常办公，许多商贾，也是选择在这一天重新开张。

曹友闻方到金银交易所门前，他雇的牙人茹孝标早已领着几个小厮迎了出来，见着曹友闻，忙作了个揖，笑道：“官人来得好早。”

“老茹，可久违了。”曹友闻一面下马，一面笑着抱抱拳，道：“李员外他们到了么？”

“尚未到哩。”茹孝标躬着身回答，又凑到曹友闻身边，低声笑道：“前天起便流言满天飞了，想来官人也曾听到一些。”

“哦？却有何流言？”曹友闻装着傻，脚步却未停，只管往金银交易所里走去。

茹孝标连忙紧紧跟在他身后，笑道：“官人却来作弄小的。坊间都传政事堂今日要有要紧的敕令公布，谁不知道官人乃是石相公的得意门生啊……”

在这些无孔不入，精明至极的牙人那里，果然是没有秘密存在的。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曹友闻在界身巷，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曹家小舍人”，而变成了手眼可通天的“曹家大官人”。

“什么得意门生，老茹休要乱说。”曹友闻笑着摇摇头，前头早有人领着他进了一间大房间，茹孝标忙抢前一步，帮曹友闻掸了掸那张雪白得一尘不染的狐皮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笑着请曹友闻坐了，自己退后一步，叉手侍立在下首，又笑道：“众家员外、官人，都在等东府的敕令哩，不过，不论怎么说，有了元月十二日的德政，交钞肯定会涨。这个，俺敢给官人吃定心丸的。”

曹友闻笑笑，端起侍婢呈上来的牛奶，轻轻啜了一口，却并不说话。朝廷断不肯轻易废除交钞，这一点，界身巷内，不会有人比曹友闻更加清楚。但即使是曹友闻，也不是很能肯定，石越究竟会祭出何种法宝？坊间早已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有有心人翻出了多年前沈括上给大行皇帝奏折——人们赫然发觉，原来甚至早在石越之前，沈括就提出了类似所谓“货币乘数效应”的观点；当年沈括在奏折中论及货币政策，当然不是预见到了今日的交钞危机，而是为了解决钱荒的问题，而沈括提出的几个办法中，竟然也包括了加强纸币的信用之部分——当然，人们翻出他当年的奏折，并不是为了叹服沈括的天才，而是注意到了沈括的另一主张，沈括当年曾经向大行皇帝建议，将金银皆定为法定货币，并提高金币对铜钱的比价，以此缓解钱荒。^[1]而此时虽然形势大不相同，但人们大多相信，朝廷极有可能通过铸造金、银币来缓解财政的压力。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蜀币区的政策，可能在全国被仿效实施……事实上，划定“蜀币区”这一政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原本还担心朝廷因财政的窘境，被迫废除交钞或者放任交钞大幅贬值，但是，在蜀币局创立的同一天，至少废除交钞的担心就几乎销声匿

迹了。汴京的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更大的可能，就是朝廷将交钞变成各种各样的地方货币。在这样的情况下，交钞会变得没那么值钱，但至少它不会变成废纸。

所以，无论如何，茹孝标说的都没有错。在此之前，鬼市子的交钞既然已经涨了，今日界身巷内，也不太可能例外。只不过，既然同时还有铸造金、银币的流言传出，那金银的价格，只怕也同样值得期待。

曹友闻当日一掷万金，在界身巷买下这许多的交钞，原本只是一笔政治投资，他便是权当丢进水里了——但时至今日，曹友闻却突然发觉，他当日的投资，本身就可能带给他丰厚的回报。除了罚没给他的抵押金、以及账面上的巨额债款以外，他手里握着的交钞也有几百万贯之巨，倘若石越果真能成功挽救交钞，那这毫无疑问将是曹友闻生平最成功的一笔生意。

如此一笔巨款，无论初衷为何，若说曹友闻会漠不关心，那是绝不可能的。

虽然界身巷在翘首以待东府的敕令，但转眼一个时辰过去，在皇城外面等候消息的牙人，却依然迟迟未能传回消息。不过此前的流言非比寻常，据说来源非常可靠，而且言之凿凿便是在除服后将有重要敕令公布，因此界身巷内，人们依然在耐心的等候着。曹友闻不断见到茹孝标招呼着手下的牙人跑进跑出，向他禀报着交钞的比价——一切正如所料，交钞对铜钱的价格不温不火的一点一点的涨着，反倒是黄金的价格，涨幅更加大一些。

曹友闻依然只是好整以暇的吃着点心，一面和茹孝标说些闲话。眼见着便到了巳时，黎天南、李承简、杨怀等人方姗姗来迟——这三人原

是特意来界身巷见识一下的，进了这金银交易所，那黎天南屁股尚未坐稳，便示意身边的仆人递过一个小箱子给茹孝标，笑道：“茹翁，且替我秤一下。”

“这是……”茹孝标接过箱子，只觉双手一沉，这小箱子竟是颇有份量，他连忙将箱子小心放到一张桌子，当着众人之面，小心打开来——茹孝标便感觉一阵金光耀眼，这小箱子中间，竟然是满满一箱的金瓜子！

“这……”茹孝标虽是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做老了事的牙人，连忙摊了摊手，小心的将箱子开着的一面对着黎天南放了，一面陪着笑说道：“还请黎员外见谅则个，这界身巷的规矩，黄白之物，例由专人当面验货，请员外稍候片刻，小的马上唤人过来……”

“你家规矩不小。”黎天南笑道，“你只管叫人来验秤，我却是性急等不得了……”

他正说着，便见一个牙人一路小跑，急匆匆的闯了进来，连礼都没行，便气喘吁吁的说道：“大事，大事……盐债……发行盐债……”

“你说什么？”茹孝标此时也顾不得黎天南了，抓住那牙人，问道：“什么盐债？你说清楚些。”

那牙人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说道：“大事情，一个时辰前，司马相公与石相公签发敕令，要以十年的盐税做抵押，发行五千万贯盐债，赎回交钞，为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详情还不清楚，敕令已送往门下后省书读，消息是政事堂放出来的——不过，这是今日的《新义报》，刚刚出来，上面有石相公的文章——《国家之信用与债务》！”

他一面说着，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张墨迹未干的报纸，颤抖着递到茹孝标面前。此时众人早已全都站了起来，曹友闻快步上前，一把抢过报纸，果然，《新义报》在最醒目的位置，印着“尚书右仆射石……”的字样！

他抬头望了众人一眼，捏了捏手中报纸，高声读道：“昔者管仲云：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轻重之术……”才读到一半，早又有一个牙人跑了进来，手舞足蹈的大声喊道：“大涨！大涨！交钞大涨！”

门下后省。

都给事中梁焘望着面前的黄纸敕书，神色凝重——他新任都给事中不过几天的时间。梁焘虽是进士出身，但一生历宦，主要却是在枢府，因为曾经上书反对新法，反对宦官领兵，替被罢官的御史鸣不平种种事迹，他被视为“直臣”，司马光亦因此推荐他继任门下后省的长官。这是一个既可以碌碌无为，又可以举足轻重的位置。能担任给事中这个官职，亦被士大夫们视为一种荣耀。但是，要对得起这种荣耀，却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梁焘此时面临的抉择，正是大部分的给事中们经常会遇到的事情。

在他面前这张黄纸上签押的，有他的荐主司马光，有声誉极高的石越，还有好几位参知政事……

按照新官制，只要有给事中在这张黄纸上签一个“读”字，这张黄纸便可以成为正式的敕令，颁布实行。

但是，户房给事中沐康明白无误的拒绝书读！

而这一张黄纸，乃是所谓的“敕”——得到过皇帝的旨意，有宰相、参政签押——新官制规定，这等大政令，即便给事中不肯书读，只须有门下后省长官都给事中书读，亦得以颁布施行。

梁焘看看这张黄纸，又看看案边的毛笔，耳旁响着沐康愤怒的声音：“……借债！卖爵！若是那奸相庸臣所为，倒也罢了——国人皆视司马君实与石子明为贤臣名相，他二人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此恶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君且稍安勿躁。”梁焘一面安抚着激动的沐康，一面再次审读着面前的《发行盐债以赎交钞敕》。但无论他如何再三细读，亦改变不了这一现实：这敕书是国家公开向富民举债——即使汉武帝、桑弘羊也没做过这等事！还有公然变相卖爵——这是令所有的正人君子都痛心疾首的恶政，而且，这也是开了先例——大宋朝以前只卖过官，这还是头一回卖爵！

只要想想那些商贾，因为花了一点臭钱，便可以堂而皇之的被尊为男爵、子爵，梁焘便不由感到发自内心的恶心——表面上，爵位只是虚名，这比卖官要好些，但是，在感情上，却更令人受不了。即便只是虚名，但爵位代表的东西，比官更加尊贵，梁焘实在无法接受它被铜臭沾污。

而且，沐康所说的，亦是他心里所想的——今日司马光、石越能通过这种手段借钱敛财来应付交钞危机，他日就不怕没人效仿，来敛财借朝廷挥霍！此例一开，只怕从此大宋朝都要债台高筑，永远没有还得清的那一天！

他又抬眼看了看沐康。

“沐君所言虽然有理，只恐朝廷之议甚坚……”

“那又如何？！”沐康厉声打断了梁焘，“夕郎^[2]乃慎政之官。朝廷置我辈于此，正为今日。”

梁焘不置可否，却忽然问道：“沐君是哪一年的进士？”

沐康不由得一怔，但上官见问，却不敢无礼，因回道：“下官乃先帝龙飞榜进士。”

梁焘忽然笑了笑，道：“那入仕亦有十八年了，十八年还只是七品青琐，想来是脾性不太好了。”

“下官生来便这臭脾性，倒叫大人见笑了！”沐康以为梁焘取笑，愈发愤怒，阴阳怪气的回敬道。

不料梁焘却不以为意，笑了笑，跟着说道：“沐君既然不在乎这给事中的俸禄，某也没甚好在乎的。”

“门下后省驳回？”

“敕令被门下后省驳回！”

界身巷金银交易所内，突然之间，鸦雀无声。

“那些个蠢货！”

不知是谁发出第一声咒骂，但几乎只是转瞬间，伴随着各种口音的诅咒、粗口，原本几乎是一路暴涨的交钞，马上停止了涨势，开始缓慢下跌。

“官人且放心，这盐债的消息既然出来了，虽说封驳了，大伙还会看看情形的……”茹孝标强挤着笑容，安慰着曹友闻——从曹友闻的脸色，是看不出什么的，他肤色本身就是黑红黑红的。一个多时辰内，眼见着交钞一路暴涨，但曹友闻却始终不为所动，这份从容淡定，已是令茹孝标十分的钦佩。要知道，倘若曹友闻早一点放了手中的交钞，他至少已经赚了一百万贯。即使在界身巷，这也不是小数目。

便见曹友闻微微点了点头，却并不多话。

倒是黎天南等人正在踌躇不决，这三个海商见着交钞暴涨，黎天南有备而来自不用说，连李承简与杨怀亦追着买了不少。便见三人各自想了一会，李承简与杨怀叫过茹孝标来，卖掉了手里的交钞；黎天南却笑咪咪的吩咐他继续买进。

果然，茹孝标的判断并没有错，这边吃过午饭，便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石相公异常的强硬，竟然这么快便再次将敕书发往门下后省！

交易所内再次沸腾了。

李承简与杨怀后悔不迭，黎天南却得意洋洋，只有曹友闻依然是不动声色。茹孝标很难想象，他面前的这个曹友闻，竟然就是几个月前被界身巷传为笑谈的那个人。

茹孝标在界身巷算是见多识广，但是赚进上百万贯而面不改色的

人，他的确还是头一次见着。

但这似乎注定将是跌宕起伏的一天。

交易所内的沸腾持续不到半个时辰，便再次传来了门下后省封驳的消息。

界身巷这次的气氛，比第一次封驳时更加冰冷。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给事中不肯屈服。如此一来，石越若再次要求门下后省审读，双方便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今天已不太可能再送过去了。”茹孝标坦率的向曹友闻提供自己的判断，“这盐债或许又要拖上一段日子，大伙都会观望，因此交钞这个价位，也不会跌太多，官人若要稳妥……”

但曹友闻的目光却投向了黎天南。

“黎兄，你以为如何？”

黎天南笑了笑，端起酒杯来，轻轻抿了一口酒，笑道：“咱们这些海商，要压注的话，定要压到石相公身上。我又是番人，那非得压双份注到石相公身上不可！”

曹友闻一愣，旋即纵声大笑：“哈哈……黎兄说得不错，说得不错……”

此刻，政事堂。

“子明……”政事堂内，所有宰执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石越身上。司马光轻轻叫了声“子明”，欲待说些什么，却望见石越凝重的脸色，又抿住嘴，没有继续说下去。

石越没有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注视着被封驳回来的那份黄纸敕书。那轻轻的一页黄纸，便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案上，仿佛有千钧之重。

此时的石越，并不知道有人要压双份注到自己身上，他只知道，自己又要面临一次大麻烦。

他知道，便在当天，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按照计划，王安石已经在杭州开始发行盐债——但王安石奉的是所谓的“中旨”，不经政事堂宰相画押，未经门下后省书读的诏旨，其法律地位是没那么稳固的。而且，极有可能受到台谏的指责、弹劾。而若是碰到有强硬的地方官员不肯奉诏，那便会更加横生事端。

因此，石越急需获得正式的敕书。

原本以为梁焘虽然是旧党，但毕竟是司马光举荐，上任又未久，断断不会在这等大事上做梗，却不料，偏偏在这里出了问题。

三驳！

石越当然也清楚，发行盐债也罢，变相卖爵也罢，如若交付廷议，将兴起多大的风波。他原想先将事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行下去，事后的批评与责难他再一并承受，但此事既然在门下后省受阻，那么，只要今日这敕书得不到给事中画的那个“读”字，无论是否出现三驳，麻烦都将不可避免。

拖延即意味着无休止的争吵。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梁焘的强硬，也令得政事堂发生动摇。宰执们都希望竭力避免发生三驳这样极端的事情。司马光欲言又止的神情，已经告诉石越，他也希望寻找一种转寰的办法。

但是……

“子明相公，是否要召梁焘与沐康来政事堂……”范纯仁试探着说道。

石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对于这些旧党的宰执来说，心情亦是复杂的，他们虽然支持自己的政策，但在心里，他们对梁焘、沐康，是不是又有更多的理解，甚至是赞许呢？

石越都不用多想，因为这几乎是肯定的。

这正是旧党君子们所嘉许的君子。位居政事堂的宰执们，需要折冲妥协，但是如司马光、范纯仁这样的人，他们心里真正向往的，真正称许的，不正是梁、沐这样的操守么？

他们对梁、沐的理解，几乎肯定要多于对石越这份《盐债敕》的理解！

石越在心里苦涩的笑着，抬眼扫视政事堂的宰执们时，脸色却又变得沉重、严肃。他有几分严厉的目光一扫过众人，最后落到了范纯仁的脸上，“范公以为召见梁、沐，便能使二人改变心意么？”

“这……”

“做不到的。”石越替他说了出来，“君实相公比我更知道这二人的脾性。”

“或许可以晓之以理……这毕竟是为了公利……”

石越默然望着范纯仁。

“一切后果，由某承担。”石越淡淡说道，但语气却已不容置疑。“敕书一字不改，再次发往门下后省！”

“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一日之内，三下敕书！

石越却仿佛没看见众人的神色，竟好整以暇的正了正帽子，坐下悠闲的喝起茶来。

事已至此，那便只好借这两个给事中的前程，来向天下人表露一下他石越的决心！

界身巷，二月七日，约申正时分。

金银交易所酉初关门，曹友闻已经准备起身离开，他刚刚下到交易大厅，“诸位，诸位，大事情，大事情，东府第三次将敕书发往门下……”只见一个牙人冲进厅内，手里挥舞着一个什么东西，几乎是发狂般的喊叫着。

“什么？！”

“什么？！”

“一日三下敕书？！”

界身巷内，仿佛是被这个消息惊呆了。连跟在曹友闻身后的茹孝标也突然欣喜得大叫起来，“一日三下敕书！”没有人知道，茹孝标自己，也偷偷买了两万贯交钞！

“一日三下敕书……”曹友闻也被这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他绝没想到，石越竟然表现出如此坚决的决心。

金银交易所只沉寂了一会，眼见所有的人脚步开始加快——但便在此时，又有一个牙人跑了进来，几乎是颤抖着喊道：“三驳！三驳！”

曹友闻几乎以为交易所又要冷却下来。

但他却听到身后的茹孝标骂了一声：“让他娘的三驳见鬼去！”

只见交易所内，仿佛没有人听到三驳的消息，转眼间，便再次沸腾。

“钱钞，一比十五！”

“钱钞，一比十！”

“一比八……”

“一比六……”

“一比五！”

“一比五！”

“一比五！”

各种口音的喊声，在大厅内此起彼伏，每个人的声音中，都带着狂喜，曹友闻亲眼见证，短短半个时辰内，界身巷金银交易所，铜钱对交钞的比价，暴涨到一比五！

[1]. 作者注，沈括乃中国史上之天才，可惜在真实历史上，他的建议并未被采纳。后来西人实行金本位政策时，便包括了类似沈括所提出的办法。

[2]. 夕郎，后文的“青琐”，都是给事中之别称。

熙宁十八年，二月七日。

当石越在汴京一日三下敕书，却遭遇给事中三驳的时候，大名府通判唐康，正在驿馆设宴，宴请使辽归来的告哀使范翔。

因为范翔的身份特别，宴会亦十分的简单、朴素。没有歌妓助兴，甚至连荤腥也没有，简简单单的几样素菜，令得来作陪的大名府官员，都没什么胃口。彼此敷衍一番之后，身为东道主的唐康，更是借口范翔鞍马劳顿，公然下起逐客令来。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亦顺水推舟，纷纷告辞离开。没多久，驿馆当中，便只剩下了范翔与唐康两人。

但待大名府的官员走后，唐康却并没有半点顾惜范翔“鞍马劳顿”的意思，竟又吩咐下人另外在小厅里重新置了酒菜，拉着范翔过去坐了，一面笑道：“全走了这才清静。我原是有些事想问问仲麟兄，这些没相干的人甚是碍事。”

范翔使命在身，本也无意与大名府的官员过多的周旋，但他也颇知为官之道，更绝不愿意这么无缘无故得罪同僚，更何况大名府乃是大宋朝的北京，亦算是仅次于东西两京的权贵聚居之地。唐康这作派，虽是为他解了围，却也令他暗暗叹气——方才在宴会间，范翔便已看出来了，大名府的官员们，都有点惧怕这位年轻的通判。而唐康也显得很看不起他麾下的官员，除了对范翔，他几乎不拿正眼去瞧别人。

范翔自然也是知道唐康的身份，石越如今贵为右相，桑充国又是天子之师，唐康自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他的确亦与一般官员不同，这大名府的官员权贵，免不了都要巴结他。但范翔亦知道，大宋朝与历朝历代不同，自庆历以来，朝中分党结派，越来越理所当然，不加掩饰，宰相虽贵，但却也要面对各方各面的政敌，明枪暗箭，稍不小心，便会中箭落马。甚至堂堂宰相，被小小的台谏官扳倒的事，在大宋朝，也不是多稀罕。如今的朋党，虽然多是由政见不同而引起，但仍有少数人，却根本便是由平时一系列的私怨而各为朋党，互相攻讦，而这些官场恩怨，绝大多数，正是这些官员们在州县任职时结下的。范翔便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有个官员因为做知县时，到旁县同年那里借些木材被拒，便恼羞成怒，与昔日好友割袍断交，一直到了两人都做到朝中大臣，依然互相攻讦不已。他冷眼旁观唐康的所作所为，简直便是哪样不招人忌恨他便不肯做哪样。

他一面笑着应酬唐康，有心要规劝几句，却又顾虑着与唐康并无深交，不便冒昧。但若不说，心里又觉得愧对石越知遇之恩，且唐康当真闯出祸来，所谓城门失火，他范翔又岂能真的不受波及？一时间真是如梗在喉，却几番都是欲语又止，喝下去的酒，吃下去的菜，皆是食不知味。

但范翔本不是特别有耐性的人，如此煎熬一阵，想来想去，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说了几句闲话，便不动声色的转过话题，笑道：“大名府多钟鼎世家，难为康时……”

“有甚难为不难为的。”唐康不待他说完，便笑着接过了话头，“不过，在这北京为官的难处，不瞒仲麟兄，我早已领教过，如今竟是习惯了。我这个小小的通判，除了处理民政，还要协筑修造城寨，这中间，与这些所谓的钟鼎世家，可没少打交道哩……”

唐康一面起身给范翔满了一杯酒，又语带讽刺的笑道：“来此北京，不足一年，弟便专学会了这些豪强打交道。不瞒仲麟兄，我初来之时，原是有洗心革面之意的，既想把事情办好了，又想不得罪人，总想令上上下下，都夸我会做人。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范翔忍不住问道。

唐康端起酒盏来，劝了范翔一杯，方又笑道：“可惜到头来我发觉，和这等可以通天的豪强打交道，不是他压倒你，便只能你压倒他。我若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还想为朝廷做点事，便只有比他们更强横些，他们才肯服我。这笑脸迎人，有时候还真是不如五色棒管用啊。”

唐康笑嘻嘻的说着，差点没把范翔给噎着。他望了唐康一眼，几乎疑心他看穿了自己想说什么，特意说这些来话来堵他的口。

“仲麟兄不是外人，亦不必瞒兄。”唐康旁若无人的挟了口菜送到嘴里，“我可不是啥君子，这大名府不知有多少人恨透了我，也有人指使人在汴京弹劾我，嘿嘿……他们若有本事扳倒我，我便认命；但若扳不倒我，我亦没甚肚量，大丈夫恩怨分明，管他家多大势力，有何背景，我既是这一郡通判，要令他家鸡犬不宁，亦不过是反掌之事。这些个豪强、官吏恨我，惧我，亦是理所当然，我如今是蚤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怨恨我的人多了，我亦也习惯了。我曾一日之内，在衙门将五个钟鼎之家荐进来的小吏打得半身残疾；这府衙里的公人不听使唤，我便敢寻了个由头，用军法一次斩了二十名公差——好叫仲麟兄知道，在这大名府，我也有个外号，豪强、官吏管我叫‘二阎罗’，嘿嘿……”

唐康轻描淡写的说着他这些事迹，范翔已是听得目瞪口呆。

“怎的我此前，竟从未听过……”

“这点小事，岂敢劳动尊耳。”唐康笑着又喝了一杯酒，意味深长的说道：“有些时候，还是要用刀棒成本最低。”

范翔本是最玲珑的人，但此时亦只能苦笑摇头道：“这亦只是对康时而言，若换了别人，早落了个没下场。”——这却已是他能说的最直率的话了，他心里也明白，能够轻描淡写的和他说出那些话来的唐康，是根本不可能听得进他的规劝的。

果然，便听唐康叹道：“可惜便是这句大实话，这大名府也没人敢当面对我说。”他的语气中，竟有几分失望。但他旋即换过话题，笑道：“不想却说了这许多闲话，见笑，见笑。仲麟兄当知我想请教的是何事？”

原来方才所说竟是闲话？！范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在心里苦笑。

唐康却当他在等自己开口，不待他回答，又继续说道：“契丹聚兵于燕蓟，想必也是明白，和大宋作生意，还是用弓马来取成本低些。此番仲麟兄与章子厚相继使辽，所为何事，我大概也知道一些。今日之势，若不能息契丹之兵，这大名府，便难免要沦为战场。朝廷煞费苦心，要以大名府为枢纽，构筑一道火炮防线，以捍卫京师，只可惜，这防线如今……”

“如今又如何？”范翔听出他话里的蹊跷。

唐康摇了摇头，“耗费了许多钱粮，动用了不知多少人役，只是却不知令多少人中饱了私囊。”

“啊？！这……”范翔不由得大吃一惊，手一抖，杯中的酒都几乎泼了出来。

唐康的神色却仍然十分淡定从容，“我来大名后，仔细巡视了，朝廷若再给我三五年时间，足钱足粮足人，我尽力弥补，保管到时能令契丹轻易难越此防线一步！但若是如今，嘿嘿……仲麟兄若亲去看看便知，有些城寨，枢府的图上令修在甲处，因要占了哪家豪强的风水宝地或良田庄园，或因当地早已有无数的民宅，拆迁不易，结果往往修到了几十里之外——如此南辕北辙的城寨，不下十余座。此外，偷工减料，无论完工与否，几乎处处皆有，譬如枢府明令，为防契丹火炮，城寨须以石头、水泥筑成，如此才能坚固可用，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有三座城寨，报的是石城，实际却依旧是土城——只不过是石头筑了个城门，以充门面。”

“这……”范翔已听得耸然动容，“康时，这可开不得玩笑，此前这乃是吕公著监修……”

“吕公著又如何？”唐康冷笑道，“要修筑如此多的城防，在大名府居然没弄得怨声载道，我却不信谁又有这个本事！只不过君子们自有说辞，此事说不定反成一件不肯扰民的美谈呢——便是这大名府，仲麟兄只看见大名府的南城和北城，可没见着东城和西城罢？东城西城的城墙之下，商铺民房，盖满了护城河的两岸，绵延数里，至今没有拆完。吕公著只拆完了北城外的房子，南边的是我搞得怨声载道，才勉强清除的。不论士绅豪强，还是市井小民，都只知道天下承平已久，如今乃是太平盛世，只要契丹人的弓箭没射到大名府的城楼上，谁也不愿自家的产业为了那没谱的事就这么没了。说不得，只好我来做这个恶人。”

“那……为何我不曾听说康时曾上报朝廷？”

“那又有何用？自古以来，太平年间要不忘武备，便是一件难事。朝廷和开封府既管不了御街上随地占道摆摊的商贩，也管不了汴京城外

越来越庞大的新坊区，又如何奈何得了这大名府城外的民房？更何况，只需读读最近的邸报，便可知司马君实心里想的什么，若非迫于无奈，他现在恨不能停了一切‘劳民伤财’之事。我此时去弹劾吕公著，非止奈何不了他，还给了那些手眼通天的豪强一个机会，他们还不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大造舆论？汴京城外的坊区，便是前车之鉴，只怕正好促成司马君实下定决心停止修筑这防线，说不定还要成全吕公著的美名。便是侥幸如愿以偿，令朝廷震怒，如此大事，太皇太后自免不了要派中使来覆查，以我‘二阎罗’的风评，只怕也不会有甚好下场。”唐康嘿嘿干笑了几声，“我犯得着去与吕公著同归于尽么？”

“可是……”范翔听唐康所言，虽然明知 he 说的都是实话，但却总是觉得唐康这个黑锅背得太冤。

但唐康倒是全不介意，又笑道：“兄亦不必担心——此事后面，除了吕公著，更不知又牵涉多少中贵人，我也不是好惹的，凭他是谁，亦没有这个本事，将这黑锅令我一个人来背了。这大名府，如今便是一潭臭泥，谁来过这里，都免不了要沾一身的臭泥巴。我亦不介意替吕公著来擦屁股，只要有时间，我总能设法弥缝起来。只是若契丹人来得太快，那说不得——这是死罪，其他种种亦顾不上了，我便只好孤注一掷，上章弹劾吕公著。”

唐康说得倒是波澜不惊，但范翔已见着他眼中闪着凶狠的光芒。范翔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也知道此事不是闹着玩的——唐康背后有石越，而吕公著在旧党中，也是连根错枝，其中更不知道牵涉多少亲贵、宦官……他突然想到郭逵也在河北，心中一动，又试探问道：“此事郭枢副可知情……”

“他又不是瞎子，如何会不知道？只不过郭相公是断不会趟这浑水

的。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本就觉得有他坐镇，用不着这破防线，亦足以御敌；何况就算万一真出了问题，他多的是理由可以置身事外，还可以叫吕公著和我当兵败的替罪羊。嘿嘿……他本来是奉旨意要查看这城寨修筑进展的，但郭相公却根本不进这大名城，进展如何，他只管行文给我，我说什么，他便信什么。如今他要么便住兵营，要么便去沿边州府，根本不叫自己有机会看见那些个破城寨，连这大名府城，他亦绝不肯多看一眼——郭相公长于谋略，这掩耳盗铃之策，实是炉火纯青……”

到了此时，范翔才终于明白，原来唐康并非是一点长进也没有。他当年在益州，便敢与益州四司衙门争长短，但如今到了大名府，表面上看依然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但实际却也颇知轻重。他心中又有点凛然——若是论到权谋心计，只怕唐康还在自己之上。

范翔亦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唐康与他原本相交并不深厚，但今日却如此交浅言深，那便是唐康料定他不敢出卖自己，更是在逼他说实话。他此时若还是虚与委蛇，便是要将唐康逼成自己的敌人——但唐康本人已非可欺之人，以其身份地位，范翔更是万万不敢得罪的。

更何况，对范翔来说，这未始不是一个机会。

他抬眼看了一眼唐康，只见唐康的眼中，闪烁着野心勃勃的光芒。看起来，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的通判，胸中之抱负，非比常人。

这一瞬间，范翔忽然想到，朝中党派之势力，越来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也许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见到朝廷能去此“朋党”。自汉唐以来，所谓的朋党，往往只要党魁一死，便树倒猢猻散；但熙宁以来的朋党，却如同将根深深的扎进了朝廷的政治土壤当中——如今的新

党，绝不会因为王安石、吕惠卿的倒台而销声匿迹；范翔亦无法想象，旧党会在司马光死后，便不复存在……那所谓的“石党”呢？

范翔的心跳猛然加速。

他毫不怀疑石越至少能执政到小皇帝亲政，甚至更久——到了那时候，难道石党便会销声匿迹么？

范翔难以相信这一点。他隐隐已意识到，将来的皇帝，很可能将会依赖、利用不同的“朋党”来掌控权力。这个，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而今日之局势，亦明显表露了此种趋势。

那么……在石越之后，总会要有几个人出来继续这庞大的政治遗产……当然，也许现在就未雨绸缪十几二十年后的事情，的确早了些，没有人能预计这么长时间里的变数，但是……

范翔又看了一眼唐康——眼前的这个“衙内”，的确还有很多的缺点，有些缺点甚至致命。但范翔亦不能不承认，唐康身上，亦有某种连石越都有些缺乏的东西……

范翔并不奢望能获得唐康的友情，他甚至怀疑在唐康那里，究竟不存在那种东西？但是，他应当小心的得到唐康的好感与信任，同时，他还要小心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一切未明朗之前，离唐康这样的人太近是危险的。他如同一团烈焰，靠得太近了，难免会被烧着。

范翔沉吟着，他要小心的措辞。

“康时，实不相瞒，我原本亦算不上使辽的合适人选……”范翔望

着唐康的眼睛，他知道唐康这样的聪明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真伪，“我对契丹原本便所知甚少，在契丹待的时日亦不够长。”他先声明着，“不过，若以区区之见，此番契丹虽然大举聚兵，绝非虚张声势，然却也未必一定会南犯。”他亦不愿意去考验唐康的耐心与器量，唐康早已声明，他“恩怨分明”。

“哦？”范翔话虽说得委婉，语气却很肯定，令唐康都有些意外，“仲麟兄敢如此断言，想必有所凭据？”

“敢问康时，辽主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又为先帝罢朝，亲率百官祭奠，仅以局外人观之，康时以为辽主是何心态？”

唐康一时竟是被问住了，他沉吟了一会，方有点不太肯定的回道：“仲麟兄之意是辽主心中亦迟疑难定？”

“我既不知辽事，亦不晓兵事。然我并不相信辽主会因我朝遭逢国丧，恪于春秋之义而罢兵，那么辽主如此作为，以常理推断，便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他用疑兵之策，要攻我不备，要么便是他自己亦没拿定主意。”

“但辽主亦算是英主……”唐康难以相信，“他当年兵变夺位之时，何等果决，岂会……”

范翔摇摇头，“这却非我所能知者。若从辽主之赫赫英名之来看，的确是不可思议。然若以常理而言，契丹也罢，大宋也罢，只要大军调动，便不可能瞒过对方——以今日之事论之，辽国君臣非无智谋之士，不可能不知无论他如何设计，朝廷总不敢掉以轻心。故若用疑兵之计，辽主应当是如此虚张声势几次，令我大宋疲于奔命，日久渐生懈怠后，再出其不意，大举兴兵，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善用兵者，这般疑

兵之计要不要真的劳民伤财的大举聚兵，只是我在辽国，见到辽主又是罢朝，又是亲率百官祭奠，当日我也曾亲眼见到辽主，总觉得他神色之间，有些犹疑之态。”

说到此处，范翔又摇头笑道：“不过，连我也不知我有没有看走眼。或许辽主便是要沽名钓誉也未可知。毕竟契丹一向也自诩为是承唐之正统，自居为中国……然无论如何，此皆为可疑者一。”

范翔的解释，的确是儿戏了些，唐康自到大名，便留意北事，若论及辽主耶律濬，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英主，说他一面大举聚兵，一面却连南侵与否的决心都没有真正下定，这说出来，却如何能令人信服？

唐康心里不以为然，只问道：“既有可疑者一，便当有可疑者二……”

“这可疑者二……康时当知道所谓的‘四萧王’？”

唐康点点头，“略有所闻。契丹自耶律寅吉、萧素相继病逝后，朝中功勋之臣，便余下楚王萧岩寿、卫王萧佑丹、许王萧惟信、陈王萧禧四人，分掌南北宰相府、枢密院，北人唤之为‘四萧王’。”

“康时既然在大名府，想来许王萧惟信极力主张南犯，陈王萧禧却极力维护两朝通好，这些事情，亦瞒不过康时……”

唐康只笑不语，默认此事。辽国内部的这些分歧，无论是苏轼的奏折，还是职方馆的报告，都说得甚是清楚。按理唐康是不该知道的，在范翔使辽之前，甚至都对此一无所知。但范翔也猜得到，以唐康的身份，肯定有他的一些特权。

唐康早就知道，契丹如今权势最大的四位贵臣，便是所谓的“四萧

王”，这四人中，萧岩寿为北府宰相，萧惟信为南府宰相，萧佑丹为北院枢密使，萧禧为南院枢密使。辽朝官制极为复杂，无论南北宰相府，还是南北枢密院，都各自掌握实权。以地位班次而言，是北、南宰相，要尊于北、南枢密使一些，而萧岩寿与萧惟信的资历，也要远高于萧佑丹与萧禧。但是另一方面，在契丹建国的历史上，宰相府原本是采用“世选制”铨选宰相的，也就是说，大辽的宰相，有很长一段时间，必出于皇族或国舅族，乃是贵族权力的体现。而枢密院之设立，却正是辽主为了强化皇权的手段。因此，在这样渊源下形成辽国官制，便形成一种复杂的关系，握有军政实权、位次较尊的宰相府，实际权力，反而不如枢密院。南北宰相府成为次于南北枢密院的权力机构，北枢密使则是群臣之首。所以，辽主虽以资历较深的功勋之臣萧岩寿与萧惟信任北南宰相，却将枢密院交由资历较浅，却是他的心腹之臣的萧佑丹与萧禧掌握。^[1]

如此权力结构，原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却出在许王萧惟信那里。唐康曾经查阅枢密院的档案，知道萧惟信在当年辽主耶律濬发动兵变夺位之时，曾经阴怀两端，以致在后来的平乱中，萧惟信一直被辽主有意无意的防范、疏远。但萧惟信毕竟也是辽主的功勋之臣，而且以契丹的传统，萧惟信亦是手握实权。因此辽主对他虽然并不太信任，却也免不了要一面防范，一面还要笼络利用。所以萧惟信照样能封王拜相，而且也时时被委以征伐之任，镇压女直、阻卜等族之叛乱。

然而萧惟信对于自己的地位，却似乎并不算太满意。从各种报告分析，萧惟信的怨气，可能出在与陈王萧禧的争端上。

萧禧之地位，原本远低于萧惟信，但南枢密院至少在行政、赋税、

部族三事上，却偏偏正是南宰相府的上司——职方馆曾经搜罗了一些契丹重臣的奏折，唐康细读过这些奏折，便发觉萧禧与萧惟信，甚至在很多的小事，都是针锋相对，而二人的主要矛盾，则发生在部族事务上。

契丹今日之国策，乃是由卫王萧佑丹所奠定的“联汉、奚以制蛮夷”。契丹在统治的核心地区，优待汉族与奚族，与两族一道分享权力，宣扬“汉契一体论”等观点，并轻徭薄赋，拉拢二族，以稳固统治。但对除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部族，则实行残酷的压榨政策。萧禧与萧惟信的争吵，十之八九，便都发生在对其余部族的态度上。

萧禧主张即使对汉、奚以外的“蛮夷”，也要怀柔……

萧惟信却认为契丹本以弓马立国，对不听话的蛮夷，自然不能客气，更质疑萧禧是含沙射影的指责他在镇压叛乱时，过于残暴——唐康曾经听说，萧惟信曾因阻卜某部族迟交赋税，将满族两千余口，男丁全部杀死，女人与小孩，全部用马活活踩死，还强令着几十个部族头领去观看……

萧惟信请求将汉族事务划归南枢密院、南宰相府管辖，将中书省虚设，以“减少冗官”，节省用度……

萧禧却坚决反对，以为“汉俗不与国俗同”，虽“三族一体”，但依然应当“以汉官、汉俗治汉人”……

萧惟信大赞辽主武功过于唐太宗，中兴大辽，劝辽主以“四海来朝”为志向……

萧禧却上表说“强邻环视”，要辽主“通好于南朝”，“不可复以二十年前之南朝视之”……

总而言之，二人之矛盾，几乎难以调和。

唐康知道萧禧曾经数次使宋，对宋朝之认识，自然远较于其他官员为深。而且他原是北面林牙出身，虽然契丹人往往不分文武，但是能做到林牙，在契丹人当中，便算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而他如今之官位，更被契丹人视为“文官”之首领。故此，在契丹要臣中，萧禧与北面林牙承旨赵思茅、翰林学士承旨室得臣等人，是极力主张维持宋辽通好的——那赵思茅与室得臣，亦非寻常大臣，据说近几年辽主之圣旨，十有八九，都是这二人主笔，凡有军国大事，辽主都会先征询他们之意见。

但萧禧等人对契丹朝政的影响力，却在这几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唐康一直认为萧惟信只不过是希望挑起更多更大的战争，以牟取更多的权力与功勋——对萧惟信这类人而言，他的权力、功绩、财富，都要靠战争与抢掠来满足，但从唐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契丹内部，萧惟信一直都有很多支持者——契丹的国力欲是恢复、兴盛，这类的支持者，就越多。在几年前，契丹的新贵们还能从宋辽贸易中享受极大的好处之时，萧禧们还能压制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好战之徒。但这几年间，契丹国用日渐匮乏，金银缗钱，要么流入大宋，要么被贵人用来修建佛寺，眼见国内百货腾贵，民怨四起，身为南枢密使的萧禧免不了便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辽主重新统一辽国以来，契丹几乎每战必胜，军力强盛之下，越来越多的契丹贵人，开始怀念耶律阿保机与耶律德光的时代……而对于宋朝趁火打劫，不再向辽国交纳岁币，更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一段时间内，只是惧于宋军大败西夏的强大，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但随着宋军在益州颜面尽失，熙宁十七年以来，国内危机不断，千疮百孔，久怀不满的契丹贵人们，几乎都觉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候。

这一次辽国极力主张南侵的，除了南府宰相萧惟信以外，更有夷离毕韩何葛、北院宣徽使马九哥等重臣——这韩何葛乃是渤海人，而马九哥则是汉人，即是说，契丹国内主张南侵的势力，早已不限于契丹人。其势力之强大，绝非萧禧和他的那一班“文臣”可以相提并论。毕竟，契丹与大宋不同，契丹文臣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唐康心里抱的指望，是辽主耶律濬与卫王萧佑丹还能够保持清醒，唐康到大名府虽然不久，却也已了解辽主的关键。辽主耶律濬在辽国威信极高，其权力亦非大宋朝之皇权可以相比，是战是和，最终还是决于他之口。而在辽国，最能影响到耶律濬的，无疑便是卫王萧佑丹。唐康虽然并不知道详情，但他亦隐约了解到一些，石越遣范翔使辽，其中另有隐情。

他表面虽然做出一副很认真听范翔分析的神色，心里面却并未太当回事，他只想从范翔的言语神色当中，得到一些他的秘密使命是否成功的讯息。

“……重臣各持战和之策，人心未一……”

范翔继续在口若悬河的分析着契丹国内的形势，说着唐康早已了如指掌的事情……唐康眯着眼睛望着这位“告哀使”，心里面也在揣测着：他的语气如此肯定，究竟只是出于他那一厢情愿的乱猜，还是另有所据？

[1]. 当时辽国二枢二府，北枢密院除掌管契丹军民，总领兵机、武

铨、群牧诸事之外，更是整个辽国的军政核心机构，凡外交、行政、监督、司法，几乎无所不管；而南枢密院虽由汉人枢密院转变而来，但到辽国之中期，已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宋朝吏部与户部的综合体，除此以外，南枢密院的另一项重要权力，则是掌管全国所有的部族事务，而不再以汉族为主——这一趋势，在耶律濬确定“联汉、奚以制蛮夷”之国策后，更加明显，当时燕云地区之汉族军政事务，全部归由中书省主管，中书令则由南枢密使萧禧兼任。至于北南宰相府，则是更为具体的事务机构，北宰相府管辖着多数契丹部族与一部分降附“蛮夷”部族；南宰相府则管辖乙室部、楮特部等少数契丹部族，绝大部分奚族部族，以及一部分降附“蛮夷”部族。

汴京。保慈宫。

高太后又望了一眼那一堆如小山一般高的未批阅的奏折，微不可闻的叹了口气，停下笔，将身子靠在椅背上，伸出手来揉了揉眼睛。已经记不清是从哪天开始，她感觉左眼看东西有点模糊，奏状只要看久了，就头晕眼花，甚至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但即便贵为太皇太后，对这眼病，亦只能束手无措——太医们看了好几次诊，但结果却是各说各的，聚讼纷纷，不同太医开出来的药方，几乎是南辕北辙。太医既然这么不靠谱，高太后便避过两府的宰执们，悄悄叫人找了几个高僧想办法，高僧们献了个法子，要她一日念数十遍的什么“光明咒”，念够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奏效，高太后依法施行，如此也有许多时日了，但到目前为止，亦是毫无效果。陈衍也私下里派人找了汴京的几个民间名医问诊，那些名医亦是没什么好办法，多数只说要患者“少用眼”，不可过度劳累，须多多歇息——但这个法子，即便是行得通，对高太后也不适用。这么大的国家，有多少事情，需要她来裁决。她当然可以将大多数事情交给两府处理，但她接过这个摊子不久，若一开始便如此懈怠，只怕时日一久，便容易被两府架空，到时候再想收回权力，可就难了。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前，高太后一时一刻都不敢放松，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这样才不会被臣下欺瞒利用。

更何况，如今朝局还如此“热闹”。

二月七日，“盐债敕”封驳案震惊朝野。政事堂一日三下敕令，门下省一日三驳，政事堂旋即态度强硬，此事关重要，不容拖延为由，次日便将“盐债敕”交付廷议。

但是，对于“盐债敕”的反对的规模，也是超出了高太后的预料的。仅仅二月八日一天之内，弹劾石越卖爵的弹章，便多达三十余份。其中不乏重臣——御史中丞刘摯，便赫然在列。

二月十日，高太后在内东门小殿主持廷议，以刘摯为首的反对者气势汹汹，十几名待制以上的官员近乎威胁的表示，如若高太后赞同此敕，他们绝不再立身于朝廷之中。这些官员，要么是亲近的侍从，要么位居要津，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旧党”，高太后也久闻他们的名声，对他们颇有好感。

但当日廷议，司马光、范纯仁不惜引火烧身，公开替石越与“盐债敕”辩护，这对朝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旧党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这些官员马上对司马光、范纯仁也大加挞伐，但无论是谁，都明白此时此刻，高太后将做何选择。仅仅在一日之内，高太后就迅速做出决定，罢梁燾、沐康，颁行“盐债敕”。

盐债敕虽然最终通过颁行，但风波却并未就此停息下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十一日，那些发出威胁的旧党大臣并没有善罢干休，纷纷上表，再次弹劾司马光、石越、范纯仁，要求朝廷取消成命。御史中丞刘摯更是请辞，自请出外。

高太后将这些弹章全部留中，又下旨劝慰刘摯。

但刘挚却并不买账，反而誓言绝不罢休。而除了刘挚外，其余诸人也没有任何就此收手的意思，有人怒而告病不出，有人锲而不舍继续上表辩驳，有人甚至跑去政事堂与司马光、石越理论……

甚至连清议也不支持石越——清议反对的理由，与当初门下后省的理由几乎相同。未入仕的读书人，既坚决反对卖爵，更公然质疑朝廷的信用，许多人都担心这不过是又一轮的巧取豪夺，或者说，为以后朝廷的巧取豪夺，开了一个坏头……

惟一的好消息是，据说自二月七日开始，界身巷交钞的价格便在不断的上涨——但高太后并不能明白那有何意义，她的内心中，反而更赞成刘挚在廷议中说的：“朝廷乃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商贾共天下！”

界身巷的什么事，高太后是漠不关心的，激起士大夫与读书人如此巨大的反对，才是令她怀疑与担心的。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摯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殆误国

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辞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辞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辞，还有每况

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明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

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致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

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1]，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的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

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

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2]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

——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的打开。

远远的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是一张主宰着数以千计的读书人命运的纸——他看见高太后的视线落在纸上，然后……仅仅在一瞬间，他看见高太后的脸色，便那么凝固了。

过了半晌，他才见高太后抬起头来，脸上的神情，非常的难看。

“召韩忠彦！”

[1]. 后省，门下后省之简称。给事、琐闼，给事中之简称或别称。

[2]. 即引保就试制度。宋代科举在正式考试之前，要由考官询问核对考生的保人，以判断考生考试资格是否有效。一般来说，宋代省试是在锁院后大约十天左右引试。

大名府。

“范仲麟是这么说么？”坐在大名府通判唐康的官邸内的，赫然竟是职方馆河北房知事文焕！此时他头带交脚幞头，穿了一身红色的锦袍，腰间系着蹀躞带，脚上踏着长靽靴——袍子虽是右衽，但其余穿着，却全是契丹风俗，这俨然便是来往于宋辽之间的宋商模样。

这样的装扮，若在汴京，不免会引人侧目，但在大名府却是再平常不过，这里乃是宋朝商人与北边贸易之重镇——往契丹贸易的宋商会在此第一次旅途的休整，而辽国过来的商人，也往往到大名府为止——因为在这里他们基本就能买齐他们所需的全部货物，只有极少数的辽商，才会更进一步的南下。因为辽人——不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奚人，都受不了宋朝南方的湿热，甚至连汴京的气候，他们都不是十分习惯。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到汴京购买货物，虽然品种的确远远较大名府丰富，但对大部分的货物来说，不仅路途更远，也比大名府的更贵。有了如此特殊的地位，在大名府充斥着宋商、辽商，也是理所当然。这些商人上则结交达官贵人，下则出入市井闾巷之间，要想行动方便而不引人注目，无疑做这种所谓的“北商”打扮，是最自然的。

实际上，文焕的公开身份，便是一家专事皮毛、药材生意的小店掌柜——宋朝有不少这样的商人，为了收到珍稀的皮毛、药材，甚至会深入到辽国的上京去，这些商人经常不顾禁令，私自运送弓箭、佩刀、斧

头、农具等等铁器出境，因为越是深入辽国境内，这些东西就越是受欢迎——尤其是女直、阻卜等部族，一张在宋朝极为普通的弓，在东海女直部那里，便可以换来两张甚至三张上好的虎皮！当然，这样的生意自然不会太安全，一旦被查获，无论是被宋朝还是辽朝查获，都不会有好下场。辽国颁布法令严禁外国商人与契丹、汉、奚三族以外的任何部族交易，一旦查明，不仅货物要被没收，交易的双方还会被砍断双手、割掉鼻子，以示惩戒。一般被抓获的宋商，都会被押到辽国南京析津府后，再当众砍手割鼻。不过，至少到熙宁十八年为止，严刑峻法并未能令这种贸易销声匿迹，做这种贸易的宋人，大多是河北路的无赖泼皮，或迫于生计，受雇于人，或欠了一屁股的债，只得铤而走险，他们很难拒绝其中的暴利——只不过大部分的宋商都学会了交几个当地的契丹朋友、懂得如何有效的贿赂契丹官员。

同样的，贿赂宋朝官员，亦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因此，在河北路的许多衙门中，都可以经常看见文焕这样的商人。

在大名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唐别驾^[1]每三日都会召见一些北商，向他们询问契丹的风俗民情。但没人能想到，这些北商中，居然还藏着一个职方馆河北房知事。要知道，很少有职方馆官员能与地方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按相关法令，文焕在河北路只受转运使刘庠管辖，他若向文焕透露任何情报，都是违制的。

但这两个人显然都不是遵章守纪的典范。

“半刺上回问我的事，在下已经差人查过了。”文焕一面喝着茶，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如何？”

“范仲麟使辽，除了担任告哀使外，还将一个叫柴远的人，引荐给了朴彦成。”

“柴远？”唐康努力的思索着这个人名，他感觉似曾在哪里听过，但却一无所获。

文焕脸上露出一种淡淡的笑容，“碰巧我弄到一份情报，半刺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柴远的背景。”

这份情报并没有他口里说的那么简单——自从接任河北房知事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清查内奸，并想方设法派人接近辽国通事局，但是，因为怀疑河北房有奸细，初来乍到，他几乎不敢信任他的任何下属。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他都不敢向下属透露。但是文焕不能不感叹自己运气不错——也许是他的坏运气在西夏已经用光了，他上任未久，司马梦求与前任河北房知事费尽心机的努力，终于见效，他们成功策反了一位通事局的笔砚郎君。虽然此君官职不高，无法知道极机密的事，但总算聊胜于无。此君无法主动替职方馆探查什么，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弄出几件他认为有价格的情报，卖给职方馆。

虽然文焕与他的顶头上司职方馆知事种建中都怀疑这根本是萧佑央的反间计，但不管怎么说，了解一下萧佑丹想让自己知道些什么，也是一种乐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种建中与文焕太过敏感了，因为二人原本也有类似的计划，只是苦于对通事局了解太少，暂时无法实际实施而已。

不管怎样，有关柴远的情报，的确是他们从通事局内部得到的第二份情报。

不过，这些当然没有必要让唐康知道。

“这个柴远，似乎与石相有关。”文焕一面说，一面观察着唐康的表情，但唐康却并无惊讶之色，“此君是后周柴家的后代，不过既非世宗后裔，亦非国宾崇义公一系，而是世宗胞弟柴华一脉。”

不想此时唐康却面露讶色，“国宾崇义公竟不是世宗之后？”

文焕不想唐康竟问起这无关的事，只得摇了摇头，苦笑解释道：“当今崇义公实是世宗胞兄之后，倒是高唐柴氏才是世宗一系。”

“原来如此。”唐康心里忽然有点不舒服，与出身官宦世家的文焕相比，在其他种种方面，他都不会有任何逊色。但惟有在这些谱系典故方面，商人之家出身的唐康，却是无论如何努力，也比不上的。凡是涉及到这种大族的谱系、联姻，休说什么周世宗，便是大名府的那些豪族，他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但那些望族家中随便一个纨绔子弟，却能如数家珍的说出来。

文焕自是难以明白唐康的这些心理。

大宋朝不是一个由世家豪族掌握的国家，即使也存在所谓的名门望族，大多数也是依靠族中子弟能代代考上进士才能维系，只要子孙不争气，家族便可能迅速衰落下来，因为中进士或者不中进士，这种事情似乎是能传染的——族里有一个人考上，往往就好几个兄弟都会考上；而只要有一代没人能考上，便可能几代都考不上。因此，即便出身于官宦之家，文焕亦没有世家子弟的自觉。更何况以他的经历而言，任何骄气，都早已在西夏做“叛逆”之时，磨得干干净净。如今的文焕，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对他来说，能够回到国内，让家族恢复名誉，已经心满意足。

“此君似乎并不爱出风头，他的生意做得不小，但是却没几个商贾

知道他……”文焕又将话题带回正轨，“至少我认得汴京、大名、杭州的几个大商贾，便无一人听说过他的大名。”

不露富的商贾所在多有，这并不算奇怪。

“但可以肯定，石相认得柴远。他是青白盐的一个大盐商，虽然很少露面，但青白盐当年便是石相主持，而据说他这两年曾多次出入相府。”

唐康忽然瞥了文焕一眼。

文焕这才觉察到自己的话里有毛病，他连忙又解释道：“这是别处的情报。”

职方馆可没有胆子随便监视国内官员，更何况那是堂堂右相府。但通事局并无此顾虑，实际上职方馆在辽国也这么干，在卫王府四周布置一两个探子，记下出入卫王府的各色人物……不过这并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职方馆的探子便不敢每日都去，但他们亦不可能为此花费太多的人手——职方馆并不充裕。因此，文焕不知道是应该感叹通事局干得不错，还是应当骂职方司太饭桶……如果哭穷的话，怎么样也应当是通事局先哭才对。

不过唐康并没有纠缠此事。

“你的意思是柴远实际是家兄差去的？”唐康皱眉道：“而此事连职方馆亦不知情？”

这可不是我的判断。文焕没有把这话说出来，“或许是在下阶级不够高。”这不算假话，至少朴彦成就不归他管，如今驻辽使馆那边，几乎要另立一套人马，与河北房分庭抗礼了。

“只怕不是因文郎阶级不够高。”唐康摇着头，“他姓柴应当只是凑巧，但派他去辽国却又是为何目的呢？”

“文郎可知柴远到辽国后，除了朴彦成，又见了何人？”

“那可真不少。”文焕笑了起来，“无干紧要的人不说，亦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四萧王他便见了三个。”

唐康吃了一惊，“看来此君亦非泛泛之辈。”

“在下不知道他给三萧王灌了什么迷汤，能查到的是他给四萧王各送了一份厚礼，但那份礼物，似乎尚不足以令萧禧四日之内，三次接见他；更不足以让萧佑丹与他谈了足足半个时辰之久的话。”文焕笑道。从这个角度说来，范翔的乐观，也许是有道理的。

“如此说来，若这柴远果真是家兄所遣，那他竟是个说客？”唐康讶然道，“叫一个商人做说客？”

他再次重重的摇了摇头，“那章惇呢？”

“章惇的使命倒是极清楚。”文焕回道：“他除了告知辽人皇上登基，太皇太后垂帘以外，便是负责与辽人谈判密约。”

“密约？”

“章惇将责问辽主为何大举聚兵，要求辽主表明态度，立刻撤兵。若辽主肯维持两朝和好，朝廷愿意给契丹一些好处，包括每年格外以十贯一头的价格向契丹买牛五万头，以一贯三百文每口的价格买羊二十万口；以绢每匹八百五十文、絁每匹七百文的价格，每年各额外卖给契丹

十万匹；此外卖给契丹的还包括茶、香、矾、砂糖若干……大概来说，买契丹牛羊，皆用汴京之市价；而卖给契丹之绢、紬、茶、香、矾、砂糖等物，则皆是朝廷和买价格，平均较之市价要低五成不止。且双方约定可在雄州交割，若算是运费——只怕当年给契丹的岁赐，亦不过如此，只不过较之岁币掩人耳目。惟一可安慰者，朝廷谕令章惇，此约只以五年为期，五年之后，两朝需另行续约……”文焕语气中的不满，溢于言表。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帐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拔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定是司马光的主张，大哥只是迫于无奈才妥协，所以大哥才会加上那五年的约期……

[1]. 别驾，通判的别称。后文的“半刺”，也是通判的别称。

内东门小殿。

“周以封建立国论！”韩忠彦惊讶的望着手中省试策论的题目，这才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用抬头去看珠帘后，也可以猜到高太后的脸色不会好看。

但高太后却看不见韩忠彦脸上的惊讶之色，她几乎是尖着嗓子质问道：“韩卿，此当是两府之意……”

韩忠彦乍听此言，几乎是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何出此言？臣实不曾闻两府有此等事……”

“韩公休欺吾老妇，吾^[1]已遣中使往贡院问过，此题实是安焘所定，钱勰、胡宗愈不过附议而已。”她心里极是懊恼——百密一疏，她只想着提拔钱勰，却忘记钱勰原是赞成封建之议的，以钱勰的性格，要他主动挑起事端，固然不太可能，但指望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讨好高太后，高太后亦不能做此想。至于胡宗愈，他对封建的态度，以前高太后并不清楚——但如今却是很明白了。

但高太后怒火，却全部发到了安焘身上。

毕竟，此事完全是安焘挑起的。

只是，高太后亦颇疑心，安熹也许不过是承两府宰执的密谕——当初可是政事堂力荐安熹为知贡举事的！

“太皇太后！”她这话说得严重了，韩忠彦连忙跪了下来，顿首道：“臣之事君，犹如子之事父，臣等于太皇太后、皇上，绝不敢行此无父无君之事。纵偶有议事不合，亦当死谏，取舍定否，一决于上，又岂敢对君父弄权术，挟清议以要君？望太皇太后明鉴！”

“卿纵然不至于此，他人又岂能尽信？”高太后依然没好气。

但韩忠彦的声音却高了起来，“若太皇太后以为两府有此弄权之臣，则请太皇太后明示，将之逐出朝廷，窜之四荒，以正朝纲。”

高太后猛的涨红了老脸。

却听韩忠彦又说道：“太皇太后出此语，是有疑宰相之心。此必不出于太皇太后本心，其中定有小人挑拨离间于君臣之间。孟子尝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臣之间，犹如手足父子，当赤诚以待，若相互疑忌，各用心术，非社稷之福。臣以不才，蒙太皇太后错爱，忝列两府，日夜思肝脑涂地，无以报太皇太后、皇上者。今两府诸公，虽性情各异，才具有高下，见识有高低，然所忠于太皇太后、皇上者，则臣以为与臣无二。”

韩忠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半晌才听帘后悻悻说道：“韩卿所言皆正理。吾失言，卿毋以为怪。”

“臣岂敢。臣以微才薄德，得以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左右，是臣之幸。若臣所侍奉者为庸主，臣为此言，已死无葬身之地矣。”

韩忠彦又颤声说道：“臣斗胆，有肺腑之言，敢呈于太皇太后面

前。”

宋代垂帘之制，宰执在内东门小殿奏事之时，可以屏去左右侍卫，只留下一二心腹内侍。因为高太后与韩忠彦的话，便少了许多顾忌，但这番对答，已是令在殿中侍奉的陈衍脸色发白。

他站在帘外，正对韩忠彦，眼见他浑身都微微颤抖，已是猜到，韩忠彦接下来要说的，将是更加胆大包天的话。

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二子孙后代富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病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病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病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前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甚至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宰相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谓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罢。”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咐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

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

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1]. 宋制，太皇太后垂帘，自称“吾”。这是比较正式的自称，犹如皇帝自称“朕”。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

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枢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材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1]。”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等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的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帐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

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暗中遣人去调查了，在开封府超额完成任务后，还有些富户想方设法想要买一份盐债，以换一个诰命或者开国男……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凭有据——陈州门附近有一唤作李阿三的，由寡母带大，辛苦攒下家产不过三万多贯，为了给寡母得到一个诰命，卖掉许多田宅，买下了两万贯的盐债；南薰门张家的小儿子，乃是小妾所生，虽善于经商，积下不少家财，但平时生母在家里却常受人欺负，此番为了替生母买个诰命，找人说项找到太皇太后身边的陈衍那里了……若说不能淳厚风俗，这弘扬孝道，难道不是淳厚风俗么？况且若无这些事情，蔡京纵想出风头，亦不必主动要求增加盐债定额到八百万贯。而且，在奏对时，蔡京亦担心中产之家的事情，还特别请求朝廷免去下县的盐债额——若说是劫掠，那

也是劫富济贫，劫富济国，何况，这只是借债！这笔钱，朝廷是要连本带息归还的。

但是，司马光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连刘摯都斩钉截铁的认为这是恶法恶政，不仅开一坏的先例，败坏风俗，还将造成许多中产之家破产！

而司马光也认为，大多数反对的官员怒气难遏，不肯妥协的原因，实是因为石越的傲慢。这一点，让司马光心里至今耿耿，若是当日石越肯妥协一下，花点耐心说服梁焘、沐康，那么事情也许就不至于越来越恶劣，以至于最终要在一片反对的声浪中推行盐债，还要付出十几位司马光平素所欣赏的大臣因不合作而被迫同意他们出外担任地方官的代价！

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勉强留任，但却并未妥协的御史中丞！

此事已然在朝中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在旧党内部造成了公开的分裂。

司马光不愿意去怀疑石越，他不愿意猜忌他是否早有预谋。他只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必须站在石越一边，先来挽救这个国家的财政。但他也可以预料到，随着盐债的推行，争议与反对不会减少，而只会越来越多。

他的目光在日记上停留了许久，反复思忖，终于还是提起笔来，用蝇头小字，在一页裁好的白纸上，详细补记下有关开封府发行盐债的种种事例，每写一页，便小心的放到一边风干。平常晾干墨迹，用线装订成册，都有下人来做，但他的日记，却都是他亲自动手。

虽然只是记叙普通的事实，但司马光每写一句之前，都要仔细斟酌，方肯下笔。这既是爱护物力，以免浪费笔墨，亦是尽可能让自己记叙时，下笔公允。史家都有自己的喜恶，而涉及到本身的事情，犹难做到公正无私，叙史原本有一定之规，哪些是记叙史实，哪些是史家的评论，都各有分野，但若不倍加小心，便会将自己的情绪带进叙事中，影响到记叙的价值。

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公正无偏，但若因此而丧失对公正的追求，那却更非正道。

对于盐债之事，司马光心情之复杂，实是他生平所仅见。他并不喜欢借债这种方式，更不喜欢卖爵，比起那些反对他的君子而言，司马光对名爵的重视，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但另一方面，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所谓的宰相，其实便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所以，他也必须在几个他都不喜欢的后果，选择一个稍微没那么厌恶的。他能理解那些反对他的故友，但是，他又由衷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理解自己。而更矛盾的是，尽管他在理智上认为发行盐债、卖爵，这只是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对石越建议此策的效果将信将疑，对他过于强硬的态度与方式心怀不满，亦为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而忧虑难安。但是盐债发行顺利，亦让他打心里高兴，而在国库捉襟见肘许久之后，突然之间又变得宽裕起来，更令他有一种难以名言的轻松与喜悦。

因此，在记叙有关盐债的事情时，若不努力保持克制，他会一时对刘挚们充满同情与理解，一时又不自主的想要指责他们……

直到书阁里的座钟走了四分之一时辰以后，司马光才总算记完这些。他又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方才又拿过日记，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只记录了很简单的一条事：

“……太皇太后眼疾，诏天下各州县访求名医……”

后面则是大段的空白。

司马光重重的叹了口气，几乎是用一种厌恶，不，应当是痛恨的眼神，望着后面的大段空白。

当日留下这大段的空白，是因为司马光对那个传闻还将信将疑，但今日，他却已经可以确定——清河郡主每日都要进宫，替太皇太后读奏状，而太皇太后的批答，十有八九，亦是出于清河之手，虽然依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两府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是一向十分贤明的太皇太后，在此事上却十分固执。在司马光面奏时，太皇太后更挑明了她不会让清河郡主干政，一切旨意，皆自圣断。并直言她眼疾已十分严重，已无力再看这许多奏折，虽有翰林学士，但毕竟男女有别，内外宫禁不便，而清河郡主“素谨慎识大体”，才“不得已”如此。

但这样的说辞，是无法令两府安心的。

所谓“防微杜渐”，清河郡主虽然的确颇有贤名，但一旦大权在手，谁又能保证时日一久，她不会迷失本性？况且这是大伤太皇太后圣德之事。

但太皇太后将所有谏章一律留中，两府亦无可奈何。而且两府心里亦十分明白，他们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法——可没有人敢叫太皇太后去安心养病，将权力全部交给两府。宰执们虽然心照不宣，但众人心里的打算，司马光却是明白的——此时虽无可奈何，只得尽力替太皇太

后求医，但只等着清河郡主落下个什么把柄，便要令她此生永难再入宫中。

大宋朝不是李唐，若宫中竟出了个上官婉儿，那可真是宰相之耻！

保慈宫。

“苏轼奏状^[2]，引黄言辽使已经换文归国，辽主亦已停止征召部族兵，契丹北枢密院通报使馆说，大军聚集，非为南犯，不过聚兵操练，今演练已毕，将逐次散归。”清河坐在殿中一侧的一张书案旁，给高太后念着奏折。她先念引黄的内容，若高太后想继续了解详情，她才继续念奏折的内容。

高太后闭着眼睛，嗯了一声。为了让辽人缓兵，代价不菲。不过在太后看来，终究还是值得的。两国交兵，是臣子之利，而非君主之利，这个道理，高太后时时牢记着。

现在已经知道，辽主其实并不想和宋朝打仗。而宋朝开出的条件，亦是辽人所无法拒绝的。打仗不过是为了求财，如果不打仗也能得到钱财，辽主自然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在章惇提出宋朝的条件后，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快变成了货物的价格与数目、契约时间的长短……高太后当初的打算是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庆历增币后的水平，便可以接受；而两府则坚持宁可付出每年一百万贯，时间亦不得超过五年。但最后章惇的使命完成得非常好——此事再加上他在平渭南兵变时的功劳，在他回国后，没几日便被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章惇最终与萧禧签订的契约，为期五年，双方约定五年后再次谈判，而宋朝实际的付出，只有每年五十万贯左右。

虽然对目前的国库来说，五十万贯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高太后与两府都视为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相比战争而言，这已经很便宜了。更何况，在盐债开始发行后，汴京轻易便募集到八百万贯的巨款，这实是给了高太后很大的心理安慰，似乎国库忽然间便没那么穷了。

但这个新的条约并没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密约，两府觉得纸包不住火，干脆主动公布——它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倒是在民间招致了许多的不满。但大体而言，反对的声音远不如预期的强烈，清议感到失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却是，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能感觉到大宋朝的变化。而且，朝野的注意力，也早已被盐债与封建吸引——甚至连西夏使者再次来到汴京，亦没有多少人关心。

士大夫们要么在为发行盐债而争吵，要么在为是否封建而争吵，要么同时为这两者在争吵。特别是为了盐债之事，许多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夜之间视对方为小人奸佞；而一些昔日誓不两立，互相看不起的人，忽然之间又互相声援，同仇敌忾起来。

但直到目前为止，高太后亦难以分辨盐债的好坏，所以她也无法评判谁才是小人，谁才是君子。她只能选择相信司马光、石越，然后让结果来证明谁对谁错——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高太后的心思，此时也完全不在这些事上。

无论盐债也罢、防秋也罢，高太后皆无甚主动权，两府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她真正握有主动权，她真正参预其中，同时亦关系到她的切身感受、甚至是利害的，只能是封建。

韩忠彦的密对直谏，让高太后大受震动，她也因此未再干涉省试之事。但如此一来，省试策论题目居然是“周以封建立国论”，此事传扬

开来，却也令朝野震动！对于支持封建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更受刺激。朝野关于封建的争议，愈演愈烈。不仅吴从龙罢官之令迟迟拖延难定，连原本对此保持缄默的两府宰执，也一个接一个的打破沉默，虽然司马光与石越、韩维依然遵循当日对她的表态，在奏章中含混两可，韩忠彦不发一辞，但自范纯仁以下，孙固、苏辙、李清臣、吕大防等人一个接一个的相继表态，明确支持封建，却也令得鼓吹封建者士气高涨。

虽然朝中反对者依旧不少，但无论官位、名望，此时皆已无法与支持者相提并论。虽然士大夫意气相争，绝不肯轻易退让半步，更遑论改变政见，但站在高太后的位置上，却已经将朝野的“众心”，看得清楚。

省试策论的题目，也许是有人暗中策划，也许只是偶然，但无论如何，高太后心里亦明白——这么多重臣站出来支持封建，绝非只因为那道策论题目，这些人其实心中早有成见，只不过他们善会选择最合适的一个时机将自己的政见公布而已。

也就是说，人心是支持封建的。

而这支持封建的“人心”中，更不知有多少，其实是为了小皇帝考虑。而这潜在的力量，更让高太后时时想起韩忠彦那日的谏言。

虽然高太后对要如何处置韩忠彦还拿不定主意——若韩忠彦说那些话时，旁边还有任何一个大臣，又或者，韩忠彦此后将这番话泄露出半句，高太后都会毫不犹豫的将他贬到岭南甚至南海去。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韩忠彦是密对时直谏，而事后又极得体的对封建之事不发一语。高太后既感慨于韩忠彦的忠直，而且韩忠彦又是她素所亲信的大臣，但另

一方面，她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敢如此放肆的说出那些无父无君的话来，若再不敲打敲打，岂非形同纵容？

但无论如何，她心里却也明白，韩忠彦说的话，皆属逆耳忠言。

韩忠彦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站在她的立场，为她考虑的！

只有让雍王成为手握实权的一国诸侯，才能真正保全他的性命。惟有如此，才是长久之策。

高太后心里已经相信韩忠彦所说的。

在那一日之后，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动摇。

她开始更加主动的关心封建之事。

高太后并不着急，即使下定决心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亦不必急匆匆的，尽管宫中、朝野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想等一等。

如果要封建的话，她便要更加了解南海诸岛的形势，以便将两个儿子封个好地方，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她不能排除朝中会有人借刀杀人，将雍王封到一个环境恶劣的封国，然后哄骗她少派兵马护送。而她亦不可能随便赏给雍王过多的东西，那样会招来无谓的攀比与非议。所以，只有她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

此外，她也想借此机会，看看朝中大臣的“人心”。臣子们有时会掩饰自己的动机，但若赞同封建者与反对封建者不断的争吵，那许多真相，就难以掩藏。究竟哪些大臣心里是站在六哥一边的，她一定要心知肚明。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到目前为止，宗室之中，依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支持封建！

只有沉默者、反对者。

在高太后看来，宗室的态度亦十分重要。她不想让宗室们哭哭啼啼带着满腔的怨恨上路，她也不想看到宗室们闹出什么难以收场的丑剧来，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如果当真没有宗室支持封建，那所谓的“封建南海”，必将以失败告终。而她，将成为赵氏的罪人。

她宁愿耐心的等等，如果最终依然没有宗室支持，那她宁愿谨慎一些——在她死之前，将两个儿子封建了，便足够。

想到这里，她在心里摇了摇头，颇有一些支持封建的大臣，是将宗室当成一种累赘，但那绝非她之本意。她倒宁可养着这些宗室，安安份份的共享太平。

清河等了一会，见高太后没有进一步的示意，便在奏状上批了句“降付都堂”，然后放到一边，又取过一本奏状来，看了一眼引黄，禀道：“这封是石相公奏状，引黄言前次奏事，议及与西夏议和之事，未决，石相公请凡夏使所请诸事，其中册封秉常、复赐国姓、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朝廷设官照看其祖坟、允两国互市、遣归愿归夏之党项贵人、互派使节，朝廷均可以允诺；朝廷要求秉常诸事，则当包括西夏当奉大宋正朔，用大宋年号，称臣，划定边界，约束边臣诸条。取进止^[3]……”

“与西夏议和之事么？”高太后心不在焉的反问了一句。

“是……”清河应了一声，却听高太后又说道：“此非急务，待改日内东门小殿再议不迟……”

“那……”清河正待询问是否要将石越的奏折留中，高太后却已又吩咐道：“你且先念那些和封建有关的札子罢。”这是她眼前最关心的事。

“是。”清河一面答应，从书案上翻出一堆奏折来——这早都是分门别类了的。她拿起最上的一本，方要念，又听高太后说道：“亦不必念得那么详细，不论赞成也好，反对也罢，理由总是那几个，你只管告诉我谁是支持，谁是反对就成。”

“是。”清河答应了，拿起第一本，看了一眼引黄，一面禀道：“这一封是签枢章惇的奏章。”

“那不必说了。”高太后虽然双目微阖，但心里却明镜似的，“章惇前几次面对时，除了北事，便全是在力陈封建之利。”

“太皇太后圣明。”清河笑道，将章惇的奏状放到一边，又拿起一封来，但只看得一眼，立时便惊住了。

“曹王……”她方说了两个字，那边厢高太后已霍地睁开了双眼，“曹王？！”

“是。”清河不敢去看高太后的眼睛，低着头，但语气却很肯定，“这封是曹王的奏状……”

“快呈上来！”

[1]. 宋代官员受到指控后，朝廷要求其自我辩护，称为“分析”。

[2]. 此处特指宋代官员奏陈、乞请事，经通进银台司进呈之一种文书。凡奏状必须用官印，封面并有引黄，略举该文书所言之事项等。

[3]. 取进止，宋代奏折常用结尾词，意为请求裁决。

“仲恪。”高大后唤着赵顼的旧名。隔得远了，她甚至有点看不清赵顼的相貌，她这个儿子今年应当正好三十岁了，三十而立，但与赵顼不同，高太后对这个最小的儿子，从来都没有如对赵顼的喜爱。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第三子早夭，活下来的这三个儿子，大哥赵頊聪明英武敢作敢为，有英主之气慨；二哥赵顼善解人意，孝顺聪颖，打小就格外的乖巧懂事；只有四哥赵顼，一生行事，都温厚得近乎懦弱，实非高太后所喜欢的性格——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偏偏这个四哥，还很喜欢医药之术，不但自己学医药，在王府里，还常常存着各种各样的药材，常常用来周济急病的百姓——若是他平时很有野心倒也罢了，偏偏他每每又胆小如鼠，有时更谨小慎微到近乎杯弓蛇影，因此，赵顼的这种举动，既犯忌讳，又让高太后觉得可笑。

这个儿子若说还有点可取之处，那便是他的确很孝顺，对兄弟姐妹亦极友爱，不比一般的皇家骨肉那么凉薄。但后一点究竟不是优点，对于生在帝王的儿子来说，亦很难说。

因此，高太后作梦也想不到，居然是赵顼，在宗室中，第一个站出来说赞成封建！

她看着赵顼有点模糊的面孔，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高太后无法理解，即使赵顼果真支持封建，他也应当设法当面对她说明，而不是采用上奏章的方式——但话说回来，她从来就不能理解她这个最小的

儿子，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尽管他依然是她的儿子。

依然是她竭尽全力想要保护的儿子。

“为什么？”高太后尽可能温和的问道，她还怕吓着这个儿子了。

但她等了一阵，赵顼却没有回答。

“为什么？！”这次她把声音提高了些。

“太、太母是说……”

“难不成还能有甚么事？！”高太后突然间无名火气，将手里的奏状狠狠地朝赵顼丢了过去。

奏状啪地一声落地，高太后看见赵顼也慌忙跟着跪了下来，“母后息怒，母后息怒！”

“为什么？！我只想知道理由。你想去南海那种瘴疠之地么？还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撺掇你？”

“没……没有！”赵顼慌忙应道，稍稍顿了下，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高太后见他突然抬起头，望着自己，说道：“奏状所言，全是儿臣自己的想法。”

高太后只是远远地望着赵顼，沉默不语。

保慈宫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压迫起来。

赵顼不安的微微扭动着身子。等了一阵，终于，高太后听他开口嚅道：“儿臣……儿臣……”

“我只想听实话。”高太后淡淡的说了一句。

“是。”赵顼连忙应道，他微微低下头，不敢去看高太后——在这一刹那，他几乎想把心里的一切，向高太后和盘托出——但他终于还是忍住了。殿中坐着的，即是他的母亲，但更是他的君主。有些话，无论如何，他都不敢对高太后说出来。

他心里很想对高太后说，他来做这个出头鸟，做一个公开支持封建的宗室，全是为了他的母亲、他的二哥、他的皇嫂、还有那个贵为天子的侄子……他不想看到骨肉之间互相猜忌、防范到这种地步，更不想看到有朝一日，要弄到骨肉相残的境界……

但这些话，即使涌到了嘴边，他也不敢说出来。就算是死，他也没有胆量说出来。

况且，扪心自问，他也并非全是这么无私的，他亦是为了自己打算。他王府的翊善便很委婉的提醒过他，倘若有朝一日雍王有事，他曹王亦未必能独善其身。天子的心思，是最捉摸不透的。为了他的切身利益考虑，封建南海，为一国之主，才是真正的“长策”。

这是于公于私皆有利的事。

然而即便如此，若非朝野舆论忽然纷纷支持封建，若非两府宰执纷纷支持封建，若非那道省试策论公然的暗示……若非如此，赵顼依然是不敢出头的。

他辗转听到一些宫里的流言，说如今万事俱备，只欠宗室中有人出

来公开支持封建，他这才鼓起勇气，上了这一封奏状——他这封奏状，同时亦是向向太后与皇帝表明态度，他也知道向太后与小皇帝身边的人，都是希望封建的。

尽管赵顼早有心理准备，预备着高太后可能会生气——宫里也有相熟的内侍暗中告诉过他，太皇太后舍不得儿子远离膝下。但当这一切真的面临时，赵顼依旧无法逃避那种畏惧感与压迫感。

那是生在帝王家，贵为亲王的他，打自懂事起，就几乎形影不离的一种压迫与恐惧。那是一根无形的绳索，时时刻刻勒着他的脖子，告诫他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不能去想……

对于自觉精擅医术的赵顼来说，传说中的瘴疠，其实没那么可怕。在他心里的深处，其实亦隐隐盼望着一种自由。他心里，也并非没有幻想过，成为一国之开国国王，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诸如此类的情景。

但是，此刻，无论是他心里的哪一个理由，他都不敢对高太后说出来。

因为，他还在汴京。

“儿臣……儿臣以为……”赵顼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用他最后一丝勇气说道：“儿臣以为尧舜之后，最善者为周，封建之制，于赵氏……”

“是么？”高太后冷冷地打断了他。这就是她想要保护的儿子！这就是帝王之家的骨肉亲情！高太后不再去看赵顼，只是冷淡的说道：“我知道了，你退下吧。”

赵顼望着高太后，嘴唇微动，欲言又止，终还是垂下头去，应道：“是。儿臣告退。”

高太后耳听着赵顼出殿时腰间玉佩碰撞的声音，望着她最小的儿子在她的视线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模糊，忽然间感到一阵心灰意冷。自己这又是何苦？

你们都想封建？你们所有的人都想要封建是吧？

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第十八章 封疆尽是春秋国

1

绍圣元年春，正月。

自从石越通海以来，大宋朝的海上贸易日渐繁荣。位于钱塘江边的杭州港凭此天时、地利、人和，十几年来经营下来，规模与气象都远非昔日可比，已然成为国内最为繁忙拥挤的港口。

尤其今年，虽然元宵节才刚过，春色与绿意都还未及展露，但已经渐渐转暖的天气，却在向人明白无误的显示着这一年的与众不同。蛰伏的万物也应时而动，因此杭州港也比往年提前进入了繁忙的季节，泊于港内的大小帆船往往来来，不舍昼夜。

不少初到此地的蕃商常常会惊骇于这样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在一生的航海经历里，都不曾见过这样的港口，单是那些挥舞着小旗引导进出港口的小船，它们的数量之多、效率之高，往往来来的迅捷灵巧便已叫人惊叹；更不消说那些刚刚祭祀完海神风神预备扬帆出海的船队，是何等的壮观与气派；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短装打扮的汉子正卖力的干着

装卸的勾当，数不清究竟有多少琳琅满目的货物，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向何而去。急步来去的商人们装扮各异，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大声的喧嚷，几乎无论来自何处的商人，都不难从这些嘈杂的声音里寻到自己所熟悉的乡音。在那些衣着华贵的船主身后，簇拥着侍候他们的仆厮，还有许多预备背井离乡谋取富贵的海客们，这些人中的许多都家境贫寒，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那些流传甚广的海外致富传奇上，他们大多无力支付出海的费用，只好通过跟船主讨价还价以求充当水手权抵路费，但在他们的脸上，你也寻不到即将远离亲人故土的痛苦，只有无尽激情、期待以及义无反顾的决心。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身着青绿二色官服的市舶务官员格外引人注目，无数双眼睛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决定往往意义重大，或许正因如此，他们的检查过程看起来更显得严厉与挑剔，叹息、哀求、讨好，各种声音萦绕在他们耳边，他们都象是全都听不见，脸上只有那种超然物外的冷漠表情。时不时的，他们的目光会自得的望向不远处的杭州市舶务和虎翼军第一军都指挥使衙门，当他们从那两座巍峨壮丽的建筑上收回目光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就越发凛然不可侵犯了。

这样一副异常忙碌与热闹的场景，往往是让人惊叹之下又暗自嘀咕的，许多新来的人不免惊奇的抬起头看看天色，“嗯，并没有错，才刚刚现出曙光呢！”他们正在心里跟自己说，但再一看，那比邻建在港口附近的蕃坊与仓库，又让他们迷惑起来，那些建筑的顶部还笼罩在清晨迷蒙的薄雾之中，显得漫漶不清，但下面却早已经门户洞开，灯火通明，让人远远的就能看到里面堆积如山的货物。

但这些，都不是这个初春的清晨最为引人注目的事物。往来于这个港口的人们，忙碌的同时，眼角的余光都在情不自禁的向位于港口西南

方的一处望去，一队身着大宋海船水师戎服的军士持戈而立，将那块的区域与繁忙的港口隔绝开来。在那里忙碌的人们，明显透露出与这港口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气息，他们静泊于港内的船队，约有二十多艘大小帆船，它们用铁索连接，孤傲的停泊在同样被隔绝开的水域内——任何船只不小心靠近，都会招致一旁海船水师战船的驱赶。出现在这些船上的梢工、杂事、水手，也绝不似寻常商船的梢工、杂事、水手们，决没有人大声喧哗，更没有人肆意欢笑。他们安静待着各自的位置上，温顺的听从那些操着汴京官话的人指挥，一举一动仿佛都小心翼翼不敢犯错。而那些操着汴京官话的人，明显带着颐指气使的模样，大模大样的四处指手划脚，大声喝令，其中一些人，肤色白嫩，仿佛从来也不曾见过阳光，尖细的声音很容易便暴露了他们内侍的身份。

数百个步履矫健的汉子正忙碌的将一箱又一箱的货物搬到船上，一些大汉的脸上，还有令人望而生怖的刀疤，他们步履整齐，绝少说话，神色气度，倒与旁边那些虎翼军军士有些相似，只是身形更加高大，一看就是北方的汉子。他们搬运的货物中，容易被辨认出的是绸缎、粮食、鸡鸭等活物，而更多的东西，则被密密的收藏在精美的木箱之中，根本无法猜测出来究竟是什么。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搬运上船的物件，还包括了各种大小件农具，甚至于成捆的兵甲与旗帜。如果此时此刻不是有水师兵卒正守卫在旁，这样多的货物居然没有一个市舶务官员验看的话，那可真是骇人听闻。

也有一些细心而有经验的海客们，隐隐从那起搬运货物的汉子们身上猜到了他们的军人的身份，然后通过细细辨认那飘动在薄雾中的旗帜，看清楚了书写在那上面的一个斗大的“邳”字，最终隐约猜出了他们的身份。

这就不免更加让人惊叹了。

杭州的人们早已见惯了封建诸侯前往藩国的排场。自从去年，也就是熙宁十八的四月，朝廷颁布《封建诸侯敕》，宣布将仿西周之制，封建南海，当年便有两个亲王、一个郡王、一个秦国公来到杭州，从这里出发，前往自己的封国。据说这三王一公，乃是当今最为亲贵的宗室，雍王、曹王两个亲王，乃是太皇太后的亲儿子、高宗皇帝亲弟弟、当今小官家的亲叔叔；而定王赵世开与秦国公赵克愉，则分别是太祖皇帝与秦王廷美的子孙，在法统上乃是继承太祖、秦王廷美之香火的宗室。

在如今的杭州，哪怕是三岁孩童，亦知道“冬南夏北”这句航海的俗语，去年的那四位诸侯，做为第一批封建的宗室，正是在信风大起，海上风平浪静的冬天从杭州港出海的。当时杭州空城而出，几乎满城军民都出来送行，每个人都记得那船队的规模——尤其是雍王与曹王的船队，两位亲王单单两千料的大船，便一共有四十七艘，加上千料、三百料的小船，以及定王、秦国公的船队，那是一只空前庞大的船队，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四位诸侯之国，几乎将杭州附近能买到的海船全部搜罗一空。诸侯们购买、雇佣海船，将市价几乎哄抬了五成。在去年的冬天，想搭船前去高丽、日本或者凌牙门的海客，即使付出更多的价钱，也往往找不到有空位的海船，持续了几年的海上贸易的不景气，尤其是从前年秋天开始的那种悲观景象，仿佛突然之间，便一扫而空。

而且去年冬天那次，出海的人数看起来也更多，听说太皇太后、皇太后、小官家赐给两位亲王各一个指挥的步、骑军禁军，定王与秦国公各一个指挥的教阅厢军步军，这四位诸侯的兵力，合计起来便有二千六百人马，若再加上军队的家属，就有上万人口。这还不计四位诸侯的族人，太皇太后赏赐的各色工匠，他们一路召募的部众，在杭州雇佣的水手……

但是，真正心思缜密的海客，便知道去年的四位诸侯的排场，其实

还要逊色于眼前的这只船队。

那些观察敏锐的人们，会注意到，去年冬天，护卫四位诸侯的船队的，只有虎翼军第一军的一只船队，那主将座舰上飘扬的旗帜，只是一个“杨”字——那是虎翼军第一军第三营的副都指挥使杨一本大人的座舰。但今次，这二十多艘船的外面停泊的战舰虽然不多，但树着将旗的座舰，却有三艘之多，其中不仅有两面虎翼军第一军的将旗，另一面“宗”字将旗上，更绘着虎翼军第二军的图案！而且，在这船队外围巡弋的战舰中，竟然还有那艘“定海大将军”——那可是杭州海船水军的镇海之宝，装备着火炮的战船。

而在岸上，从杭州知州衙门、通判衙门，乃至两浙路转运使司，到市舶务、虎翼军第一军，各个衙门的公差、军士，抬着一箱一箱的东西，络绎不绝的送往船上……这更是去年从未见过的景象，当时即使是整个冬天都在港口做事的人，也只能依稀记得有几个衙门曾经往曹王的船上送了点礼物。

杭州人对于汴京的宗室，是陌生的。人们只能暗暗咂着舌头，猜测着这个“邺国”诸侯有什么来头，看起来竟比雍王、曹王还要亲贵，还要有权势。许多人心里也在迷惑——既然是看起来如此有来头的诸侯，为何却要赶在正月以后才出海？冬天与春天，都是东北信风的季风，但久在海上行走的人都知道，海上真正的好日子，是秋冬两季，人们可以在冬天出海，选择次年的秋天启航回国，而春夏两季，虽然也各有信风，但这两个季节出海，却也经常会遇到令人恐怖的暴风暴雨。只有要靠着海上讨生活的海商们，才会不顾一切的，即使冒着暴风雨的危险，也要出海贸易。这杭州港的人们，实是很难想象，为何一个如此有地位的诸侯，也会在这个季节，急着出海。

杭州港内，距离那个“邳国”诸侯的船队约有一里左右，静泊着十几艘千料级的极不起眼的商船，此时，卫棠就在其中一艘商船上，远远的眺望着这只邳国船队。他脸色惨白，形容消瘦，站在甲板上，虽然只是停泊入港的海船，依然显得脚步轻浮，似乎根本踩不到实处一般。

早在熙宁十八年，卫棠与全族人便随雍王一起到了杭州。他原本是应当随雍王一道前往雍国的，但是，该死的晕船，阻止了他的旅程，他初到杭州，只要一上海船，哪怕停泊在港口内的二千料的大船，他也会肚子翻山倒海般的剧烈呕吐，一直吐到连苦胆水都出来了，还会干呕不止。然后没几天，他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最后迫于无奈，他只好暂时留在了杭州，没能随雍王的大队人马一道出发，前往位于吕宋岛北端的雍国。

尽管对于雍国来说，船只非常紧张，但雍王走之前，还是特意留了一艘大船留给他。这是雍王自己买的一艘民船，杭州的官员对这个失势的雍王漠不关心，即使出于礼节的交往，也尽可能的避而远之，只求将他安安全全送到吕宋岛，便算可以向太皇太后交差。因此，也无人留意雍王还留下了一艘船和一个重要的臣子。

于是，卫棠一面留下来养病，努力适应着船上的生活，一面暗中为雍国做一些事情。

他乔装身份，每日都要拜访杭州的各色人物，从失意的士子，到有名的海商，甚至是能工巧匠，竭尽心力的为雍国招揽各色人材；除此之外，还要流连书肆与藏书阁，或购买、或雇人抄录各种各样的书籍；他

也尽可能的购买一切他认为可能会有用的东西，从种子到纺纱的器械……

到了晚上，无论再难受，呕吐头晕得再厉害，他也坚持回到船上来睡觉。他不再穿绫罗绸缎，不再爱珠玉金银、奇珍异宝，他穿着最普通的棉布衣服，看起来象个穷酸的书生。

这是他第二次生命。

一次完全不同的生命。

他在大宋朝的事业已经完全毁了，这个强大的国家，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家，亦已不再是他的家乡。

他也不再是那个纨绔子弟，甚至不再是那个幻想着要做“陕西桑充国”的卫家公子——卫家偌大的家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毁了。颁行盐债后，陕西转运使范纯粹将陕西盐债定额的一半，强行逼迫卫家购买。卫棠的父亲一时想不开，被活活气死，但他家却依然不得不变卖家产，购买盐债。那时在汴京的卫棠还全然不知情，一直到封建敕颁布，卫棠想要劝说家人，变卖家产，举族随雍王出海，他才接到消息，他家除了那张巨额盐债债券外，其余所有家产，已不足一万贯！卫家百年的积累，荡然无存，他合族老小亦别无选择，只能背井离乡，前往那闻所未闻的瘴病之国。

这才叫做赤条条的一无所有！

比起他这一年中的巨变，那种挫折、苦涩、绝望……这区区的晕船之苦，又算得了什么？

从知道他父亲死讯的那天起，他不再视自己为宋人。

他已经是一个雍国人。

一个雍国人，又怎么可以晕船？！

这个新生的国家，将是一个属于海洋的国家。船对于雍国人来说，将会如同马对于契丹人一样平常。

到了杭州后，为了助雍王购买船只、各种物资，招揽人手，卫棠又索性将那价值一百多万贯的盐债债券，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杭州商人。从此以后，他就真正的一文不名了。

他的族人，将从雍王那里，分到一片采邑，但他们必须自己亲自用双手去开垦耕地、播种、收获，到了农闲时则要帮助雍王修筑城墙，打造兵器，征服夷人……

这是卫棠在从汴京至杭州的路上，与雍王、吕渊一道，反复讨论，定下来的立国之策。虽然海洋与贸易，可以带来富裕，但惟有掌握了粮食、铁器、战马，这个国家才能稳固，才不会受制于人。因此，未来的雍国，将以耕战为本，以贸易富国。

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用鲜血与汗水去换取，无论如何，都是容不下珍玩华服的。

他们要省下每一文钱，购买粮食储备，直到他们开垦的农田能丰收；除非他们能找到铁矿，打造出来足够的盔甲、刀剑、箭头，否则他们必须省下钱来，购买生铁、出大价钱雇佣工匠，或者找海商购买武器；还有农具、耕牛、战马、药材、医生……

卫棠再也不敢大手大脚花钱，他象个穷书生一样，连吃饭都很节

俭。

但是，卫棠却发现，竟没有任何人曾小看他这个穷书生。从雍王留下来照顾他的那几个护卫的眼里，甚至从他雇佣的梢工、水手眼里，他看到的，是一种他以前渴望已久，却一直未能得到的尊敬。那种尊敬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因为他的家势，不是因为想讨好他，不是因为有求于他，亦不是因为惧怕……

尽管他直到现在，在船上走路，依然踉踉跄跄。

“哼，一个邺国公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卫棠听到身后一个护卫愤愤不平的说道，又听另一个护卫接道：“听说邺国公是英宗皇帝幼弟，宫里头一向很看重，只不知他们要封到哪里……”

“什么宫里头？又岂止是宫里头，邺国公又有什么了不起，依我看，还不是因为柔嘉县主的面子？如今清河郡主是太皇太后面前的红人，权势正盛，谁不给她三分薄面。谁不知道柔嘉县主与郡主情同姐妹？还有，汴京谁没听说过，柔嘉县主至今未嫁，是因为和石相公有私情——你看丰稷跑前跑后这么殷勤，他是石相公抚陕时的旧部；还有，薛奕居然把宗泽都派来了，就为了给他家带个路，若非是为了石相公，谁又能差得动这个南海王？”

“此言有理……”那护卫低声咕噜了一句什么，便听两个护卫鬼鬼祟祟的在身后笑了起来。

卫棠也不由笑着摇了摇头，对面的船队，正是第二批封建之宗室中邺国公赵宗汉的船队。虽然自办《秦报》后，与宗室交往并不多，但他

这些年，也多少听说过柔嘉县主之名，有关柔嘉县主老大不嫁，宗室里头，背后也传为笑柄，的确有多人说她与石越有私情。他以前甚至还想过一个和石越悄悄有私情的宗女，应当长得如何美若天仙法？

但如今的卫棠，早已不再关心这些声色犬马的事。这些宫闱秘闻，是真也罢，是假也罢，又有何干？

“休要羡慕他们。”卫棠没有转头，淡淡说道：“既然已独立一国，朝廷眷顾得一时，可眷顾不了一世。听说邳国公赵宗汉只会画画，宠女儿，儿子虽然生得多，却没几个管用的，只会吹法螺。这一等诸侯，朝廷赏赐得再多，亦是枉然，迟早有一日，让蛮夷给灭了。吾辈追随明主，日后才是前途不可限量，何愁不代代富贵？！”他伸出手来，指着邳国船队，冷笑道：“你看他今日风光，日后尚不及二位。”

“大人说得甚是。”那两个护卫笑道，二人显是深以为然，一个护卫又笑道：“我昨日下船去杭州城，还听说一件事，说皇上还赐了金鼓斧钺给柔嘉县主……”

“谣言罢了。”卫棠不由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大宋朝可不至于出这……”

但他话未说完，便听一个护卫指着岸边，说道：“大人你看，柔嘉县主的仪驾……”

卫棠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便见一队锦衣禁军举着旗帜、金鼓、斧钺，吹吹打打，簇拥着一个骑着白马的男子，招摇而来。

“那哪是……”

“便是柔嘉县主了，她最爱男装打扮……”

卫棠连忙又仔细望去，便见那队人马渐渐走近，从他船头路过，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位传闻中的柔嘉县主——突然，卫棠呆住了，“是他？！”

“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

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

曹友闻负手而立，默念门前楹联，待念到“予怀浩渺”四个字时，不禁笑着摇了摇头，心里有些羡慕也有些好笑，但等他念完全句，再默察周边景色，心里便只剩下艳羡了。

在寻常人看来，这无非是西湖畔一处普通的宅第，并无甚出奇之处，但落在有心人眼里，却不难发现主人家胸中的丘壑，实在别具匠心。

不知自何处引出的水自西向东，仿佛隔绝尘世，涤秽洗襟，环着宅子流淌，最后注入西湖，沿岸遍植碧桃垂桃，间杂着嶙峋山石，周遭小径，全是石板铺就。此时举目虽不见绿意，却不难想象春和日丽时此处风光。曹友闻甚至可以想见主人家推开大门之时，只见西湖烟波，春水送绿，远处云舒云卷，孤山如梦似画。教人想着都有悠然神往，尘虑尽消之感。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有种想要叹息的感觉，便在此时，身后忽然传来蹄声，他急忙回头，见是一个青衫老翁正骑驴而至，他的脸上皱纹密布，似乎遍历风霜，但却有一股超然世外的气度。

曹友闻又惊又喜，还未及趋前说话，那老翁眼神锐利，却早已经高声叫了起来：“是允叔！你来杭州了？”

“啊！”曹友闻急步过去，拜倒参见：“世叔金安，小侄有礼。”

“允叔不必多礼。”那老者已下了驴来，一面将驴交到小童手里，一面趋前几步，扶起曹友闻，笑道：“可有两年还是三年未见了？三郎道你来往广州渐多，少回家乡，怎的这次却舍得回来了？”

他一口气问出这多问题来，曹友闻一时却不知道回他哪句。但他素知这老者脾性，只是叉手侍立，默然微笑。

果然，便听老者又笑道：“方才见允叔你看这楹联，可瞧出来是谁的墨宝未？”

曹友闻心里更觉好笑，但又装模作样的鉴赏了一番，红着脸摇摇头，回道：“恕小侄眼拙。”

那老者捋须哈哈大笑，“早就知你曹允叔不肯上进，只知那阿堵物，可还记得半句诗书？你可看清楚了，此联乃是王侍中王相公亲笔手书！”

“啊？”听说这竟是王安石的墨宝，曹友闻亦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老者更是得意，笑道：“求得这墨宝却甚是不易，这杭州城内，等闲人物，难求一字，难求一字……”

说话之间，老者已拉着曹友闻的手，进了屋中。

地上铺的是用片金线织出的花纹繁丽的厚锦，壁上挂着的卷轴或者大或小，有诗有画，曹友闻一眼扫过，便看到许多个熟悉的名字：范文正公的《动止贴》、蔡君谟的《中间贴》、张商英的《惶恐贴》、徐熙的《鸡冠蝴蝶图》、王维的《雪霁图》、大苏的《雨竹图》、王驸马的《西岳降临图》……，尚有许多未能看得清楚，但想来也无一不是名士大儒，寻常人家但凡能有一幅，想必都是珍若珙璧，舍不得轻易示人，偏偏这许多东西挂在一间房里，却有些不伦不类，予人零乱无章之感。

曹友闻心中暗笑，他方才屋外所见，颇为惊叹，只觉营造之妙，处处高人一等，但进得此厅，终于复有熟悉之感，原来主人家手笔，始终未变。

“允叔有些年不曾来了，”老翁捻须笑道：“如今不止这宅子重新修葺过，室中字画，也非旧时观。允叔以为如何？”

“妙极，妙极，”曹友闻拊掌笑道：“世叔所有，无一不是大家精品，哪个名字说出去不是振聋发聩，难为世叔能够收罗！”

那老翁闻言，更是得意，他们说话之间，早有侍女们进来焚香烹茶待客，曹友闻一看，只见这些侍女个个容貌俏丽倒在其次，穿着打扮却是越发与众不同，个个梳着高髻，膨大的罗裙垂泄而下，里面着素色的轻裾，移动时露出云头锦履，行走无声，袅娜生姿。

又听那老翁笑道：“似我们这等人家，那阿堵物已在其次，殊不足道。倒是你那七弟在后院，建了一座藏书阁，搜罗了海内珍本奇书，如今在这杭州城中，亦是薄有虚名，允叔此来，不可不看。”

曹友闻心中好笑，嘴上却恭维道：“世叔公侯之后，清华之气，自不能与寻常商贾之家等提并论。七郎饱学多才，更有祖风，琼林赐宴，

指日可待。”

老翁听他如此说，更是欢喜，却若有憾焉的笑道：“可惜允叔志不在此，否则兄弟一榜进士，更是一桩美谈。”当下便跟曹友闻说起当日如何营造这宅院，收罗书画种种艰难不易。

曹友闻口中奉承，心里几乎已将肚皮笑破。

那老翁却谈兴颇浓，说了半天，才突然想起要问曹友闻的来意，奇道：“噫，允叔此来，难道竟是与老朽谈这些么？”

曹友闻却是有事而来，只是听他絮絮叨叨，说得不停，又不知要如何打断他，这时好不容易找到说话的机会，连忙说道：“小侄此来，确有一桩喜事。”

“喜事？”老翁捋须望着曹友闻，“这喜从何来？”

曹友闻笑道：“小侄知道十娘才貌双全，尚待字闺中，此番却是受人之托，前来成就一桩好姻缘的。”

“哦？”老翁睨了曹友闻一眼，傲然说道：“不知却是谁家小儿郎？”

“好叫世叔欢喜，这家小儿郎，却是天潢贵胄，说起来乃是当今官家的皇叔，邺国公第十子赵仲珩。”曹友闻一口气说完，本以为老翁定会喜动颜色，马上应诺。

谁知那老翁只是挑了挑眉，“唔”了一声，“原来是他家的儿子。”

曹友闻不料他如此反应，大吃一惊，诧异道：“世叔难道竟连邳国公的儿子也看不上？”

老翁瞥了一眼曹友闻，道：“允叔只怕不知和李承简家的小娘子结亲的是谁？”

曹友闻心里顿时明白过来，笑道：“世叔这却是想岔了。你道李承简结了雍王这个亲家，便以为邳国公家有所不及？”

老翁“哼”了一声，“难道国公家还比得上亲王家？雍王可是太皇太后的爱子，当今天子的亲叔叔！李承简家！”

曹友闻叹了口气，笑道：“世叔呀世叔……你可知道邳国公家柔嘉县主？”

老翁道：“全杭州城，如今只怕没有不知道这位县主的。”

“那世叔可知柔嘉县主离京之时，官家流泪相送，御赐金鼓、斧钺，更在邳国御笔画出柔嘉县做为采邑，世叔可见过哪家亲王的县主有这等殊遇？便是公主郡主，大宋朝开国以来，世叔又可曾听说过？”

“啊？原来传闻竟然是真的？”

“千真万确。”曹友闻说来，自己都觉得又是好笑，又是骇人听闻。他其实亦听说过此事的一些传闻，据说当日决定封建邳国公后，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都不舍得柔嘉离京，曾劝她在汴京择婿，但柔嘉执意不允。柔嘉县主离京之时，不仅两宫太后都极怜惜她，多有赏赐，小皇帝更是含泪相送，依依不舍，在温国长公主的撺掇下，居然颁下如此荒唐的封赏。虽然朝中对此多有微辞，但太皇太后以成王剪桐封弟，欲借此机会教育小皇帝——多半亦是想到这实不过是慷邳国之慨，反正有什么

麻烦，那也是万里之外的邺国担着，竟是应允了。只不过听说温国长公主后来却是很吃了一些苦头便是。而柔嘉在京时，尚还老实规矩，不料到了杭州之后，却故态复萌，整日抬着御赐的金鼓、斧钺招摇过市，搞得杭州人人都知道来了这么一位县主。

但曹友闻此番受人之托，前来说亲，他不敢乱说宫内之事，竟亦只得抬出柔嘉县主的事来，权充虎皮。但这等在大宋朝骇人听闻之事，却亦的确能令面前之人动容。

原来他拜会的这老翁姓卢，唤作卢道传，与曹家乃是几代通谊之家。据说其先祖曾仕后周，做过上将军，入宋后更拜为越国公；祖上还有人在真宗时曾做过殿前防御使、封过侯爵。这些故事，那卢道传津津乐道，曹友闻自小听得多了，至于真假，那自是没人知道。不过卢家祖上如何虽不好说，但倒了卢道传这一代，却的确可称得上富甲一方。卢道传有七子十女，除了他口中的“七郎”是个屡试不第、百折不挠的举子外，其余六子，无一不是长袖善舞的豪商。但卢道传自诩是公侯之后，一心只盼着七郎登科，好光耀门楣。他自己更是以高人雅士自居，素来不屑与寻常商家同列，但这骨子里，却毕竟改不了商人本色。

曹友闻又添油加醋的炫耀了一番柔嘉是如何在两宫太后、皇帝面前得宠，赵宗汉在宗室中地位如何如何高，见卢道传还在沉吟，又笑道：“世叔若还是不信，何不差人打听打听，如今封建出海的诸侯，凡是来过杭州的，这两浙路地方官员又是对谁家最殷勤？”

卢道传顿时眯起了双眼，那汴京宫廷之事，他自是所知不多，但是这杭州的官场，那真是一举一动，卢道传皆无不留神。此时被曹友闻一提点，他顿时感觉到其中的蹊跷。谁家正得势？谁家已失宠？这官场的冷暖，是最准确的风向标。

他微捋胡须，望着曹友闻，试探道：“此事却是不同寻常。怎么说，这雍王、曹王也要亲贵些……”

曹友闻意味深长地一笑，“世叔可知小侄此番是受何人所托，前来作伐？”

卢道传听他言外之意，不由一愣，马上又笑道：“允叔却来卖关子。”

曹友闻微微一笑，道：“小侄岂敢。实不相瞒，小侄这两年，多是听石相公差遣。”

“石相公？！”卢道传吃惊的张大了嘴巴，“难怪，难怪。难怪听说允叔在与钱庄总社一道筹划着什么结算钱庄，原来竟是攀上了如此高枝。”他此时看曹友闻的眼色，又已全然不同，“只是，这石相公和邺国公……”

曹友闻笑着摇了摇头。

“唔？不是和邺国公？”卢道传疑惑的望着曹友闻，忽然一个灵光，“难道、难道是柔……”

曹友闻连忙伸出手来，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只笑着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难怪！难怪！”卢道传顿时眉开眼笑。曹友闻眼见着便要大功告成，忽见卢道传又皱了皱眉，问道：“方才允叔说的这十郎，不知却是哪位夫人所生？与柔嘉县主，可是一母同胞？我听说邺国公家的儿子不少……”

曹友闻心里苦笑，“柔嘉县主的生母已经故世。不过世叔放心，这

位公子与县主在兄弟姐妹之中，却是情谊最深的。”

卢道传狐疑的望着曹友闻，道：“哎，允叔当知道，这十娘实是吾家之掌上明珠……”

“世叔尽可放心，小侄断不敢耽误妹妹终生，令十娘所托非人。”曹友闻赌咒发誓道，“若此桩婚姻得谐，十娘自己一生富贵不说，子孙更皆是凤子龙孙，公侯世代。便是世叔，若与邳国公结为亲家，说起来亦是皇亲国戚，身份尊贵，自当更上层楼。”

卢道传又细细想了会，方点头笑道：“我们这等人家，倒也不在乎富贵不富贵，不瞒允叔，十娘原本是想许个读书人家的，但既是允叔作伐，这邳国公家的人才，想亦是不差的。真是好姻缘，我自无拒绝之理。”

曹友闻连忙笑道：“确是好姻缘，确是好姻缘。”他心里终于暗暗吁了一口气。

从卢府告辞，回到邳国公临时驻扎的驿馆，几个内侍见着曹友闻，忙引他到了中厅之外，自己进去禀报——这时是非常之时，过往的礼仪，亦只得一切从简了。曹友闻目送着一个内侍进了中厅，耐心在外头等候，没多时，便听厅中传来一阵脚步声，邳国公赵宗汉和他的长子赵仲珙、次子赵仲彩迎了出来。

自赵宗汉被封建之后，曹友闻便受石越之托，让他尽力协助邳国在建国之初，能站稳脚跟。曹友闻在汴京日久，自然也听到过一些关于石

越与柔嘉的传闻，无论是石越果真与柔嘉县主有私情，还是只是卖清河一个面子，石越既然开了口，曹友闻自没有不竭心尽力的道理。更何况这于他亦一举多得之事，除了能在石越那里记一功外，以柔嘉县主那复杂的关系，他更顺便讨好了小皇帝，还可以借此机会，拉近他与丰稷、狄谿、薛奕等人的关系。因此这几个月来，曹友闻亦是尽心尽力，为赵宗汉做了不少事情。

但他与赵宗汉相处一久，便已知这位邺国公其实没什么本领，便是他生了十几个儿子，亦都是庸庸碌碌之辈。相比他听到的关于雍王、曹王、定王、秦国公这几位诸侯家的事迹，实是令人有“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之叹。不过，朝廷封建之时，只怕亦想不到各房宗室的才具究竟如何，而这么着急封建邺国公，实亦是另有隐情。幸好赵宗汉父子虽然才具平庸，却好歹还不算全然无可救药。

这邺国公父子的第一大优点，便是能放下天潢贵胄的架子，至少能做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来。虽然以曹友闻之见，他们多半是分不清贤愚的。但目前这时节，能否分辨贤愚，倒也并不重要，毕竟这些诸侯们，此时亦没什么本钱对愿意投奔他们的人挑三拣四，只能来者不拒。而邺国公父子对任何投奔他们的人，或是帮助他们的人，都能纡尊降贵，礼数周全，虽说那些一流的豪杰之士或者会因此愈加鄙视他们，但至少在一二流、三流人物中，却能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便以曹友闻自己来说，虽然他心里不太看得起赵宗汉父子，但每次他们都如此毕恭毕敬的迎送，心里亦免不了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公子辛苦了……”

此时，耳里听着赵宗汉的慰问之辞，曹友闻连忙抱拳参拜，“托邺

国公之福，在下此番总算不辱使命……”

“如此说来，婚事谈成了？”

“正要恭喜邺国公！”

曹友闻一面被赵宗汉亲热的挽着手迎进厅中，一面忙着向赵宗汉报喜，冷不防却听厅里有女子骂道：“这等腌脏事，又有甚喜不喜的！”

他听到这骂声，几乎是一个激灵，下意识的唤道：“县主！”

几乎与此同时，赵宗汉亦喝斥道：“十九娘，不得无礼！”

“有甚无礼不无礼的！”厅中的柔嘉却更不服气，恼怒地瞪了曹友闻一眼，道：“左右不过是个花钱买来的开国子。爹爹，咱家怎的也和那没出息的宗室一般，竟要巴巴地求着和不入流的商贾结亲？爹爹如今好歹亦是一大国诸侯，若叫仲珩娶个商人之女，女儿断不应允！”

曹友闻连忙避开柔嘉的目光，一面观察厅中：厅中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大海图，柔嘉穿着大红色戎装、手里执着一根金鞭，站在桌旁。她旁边，一个灰袍男子正抿着嘴，含笑望着自己。这人他亦是认得的，正是名噪一时的虎翼军名将宗泽。

“放肆！”

曹友闻才看了一眼，注意力马上被赵宗汉无力的喝斥声吸引过来。但正如他所料，这位邺国的君主，对他这个宝贝女儿，从来都是没有办法的。

柔嘉已毫不示软的反驳道：“女儿哪里不对了？在京师时，太皇太

后便对宗室与商贾通婚深恶痛绝！”

曹友闻心里苦笑摇头，这几个月来，他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对父女争吵，往往是做父亲软弱无奈，做女儿强硬霸道，十余个兄弟更是无人敢劝，最终多半不得不以柔嘉的胜利告终。他正想着如何设法开解此事，不料却听宗泽在旁笑道：“县主此言差矣！”

突然之间，厅中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包括赵宗汉的目光，都带着诧异的聚集到了宗泽身上。显然，在邳国公家里，这样直指柔嘉之非的顶撞是很罕见的。

柔嘉更是惊讶，转过头去紧紧的盯着宗泽看了半晌，赵宗汉已经换成一副笑脸想要劝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要发作之时，柔嘉却温声问道：“你为何也这般说？”

她如此反应，非止曹友闻大吃一惊，转目四周，便是她亲兄长们也无不惊诧，唯有宗泽浑然不觉：“恕下官失礼，这原是邳国的家务事，在下本不当多嘴……”

柔嘉却是忍下不耐烦的“嗯”了一声，“你直说罢！”

“那下官便放肆了。”宗泽在薛奕帐下日久，平时说话亦多是直来直去，这时更不客气，向赵宗汉、柔嘉欠欠身，道：“宫中、汴京之事，固非下官所知，然南海之事……邳国公与县主若欲在南海建国强盛，则实不可不重视海商。”

“这又是为何？”柔嘉望着宗泽，目光中难得的带上了一丝虚心之意。

在柔嘉的心里，眼前的这位海船水军将领，的确是与他人不同的。

离开汴京前的许多事情，一直都被她很好的藏在心底，无论听到多少谣言，无论是谁来问她，她都保持缄默。她将把这些带到南海邨国去，带到她生命的尽头去。

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别人。如果说这些年的时间，她有何变化，那么就是她已经懂得沉默。

但她无法控制，许多记忆的片断，常常会没来由的突然从心底里不请自来的冒出来。

“十九娘，你只须点个头，我便去央求太皇太后、太后，朝中百官无论哪家的衙内，或是这一科的进士，不论你看中了哪个，我定然都帮你说定亲事……”

十一娘的话，便仿佛是刚刚在柔嘉耳边说过一般。

只要肯嫁人，便能留在汴京，不用去南海受苦，传说中，那里有令中原人闻之而色变的瘴疠，各种毒蛇猛兽，不讲信义不知礼仪的蛮夷……尤其是邨国的封地，更可能有战乱的危险。

柔嘉当然知道这些危险。

这些，不知道有多少人，曾向她或明示，或暗示。十一娘更是详尽告诉过她邺国的处境。

熙宁十八年，朝廷定策封建，然而，还在朝廷定策之前，这个消息便以讹传讹，很快以各种各样的版本传遍了南海诸国。虽然朝廷无意引起战火，封建之主要对象，是没有建立强大国家的岛屿——主要以摩逸诸岛、婆罗洲为主，不仅远离三佛齐等南海强国，连阇婆国和黄金半岛^[1]上的城邦部族，都离得远远的。但没有人知道三佛齐国王听到了什么样的流言，总之，便在六月份，一直心怀不安的三佛齐终于按捺不住，三佛齐国王大举兴兵，吞并了位处黄金半岛，在大宋、真腊、三佛齐之间三面讨好的丹流眉，想以强大的武力，威慑诸多属国不要轻举妄动。

十一娘曾经告诉过她两府对三佛齐动机的分析——三佛齐国王打的如意算盘，乃是料定六月之时，信风不利于南下，纵使薛奕上表请求出兵，大宋亦无法马上出兵加以惩戒。等到十一月东北信风刮起，三佛齐早已稳定局势。而且有关大宋国内动荡不安的消息早先便已传至三佛齐国内，南海更有传闻说辽国兵临宋朝北境，虎视眈眈，而朝廷又要动用大量的船只运送诸侯前往封国……这种种情形，都可能令三佛齐相信朝廷不可能为了一区区丹流眉而兴兵。

但是，三佛齐终究是棋差一着。

它那边厢刚刚吞并丹流眉，薛奕便一面上表请明三佛齐之罪以讨之，一面根本不等朝廷答复，便与广州知州狄谿、归义城都督蔡确，以及上任未久的权凌牙门都督谢本中商议妥当，四人一面上表请罪，一面在七月，由薛奕所部海船水军约三千余人，大小战船数百艘，以及自交趾、占城、勃泥三侯处征得的五国联军，还有各海商的武装商船百余艘，迅速的组成了大小战船上千艘、兵力几近三万的大军，由归义城都

督蔡确担任主将，薛奕任副将，大举南下，讨伐三佛齐。

联军在凌牙门附近，一战就击溃了号称善于水战的三佛齐水军，将还滞留在丹流眉的万余三佛齐精兵困死在黄金半岛，无法回国。八月，薛奕帐下的宗泽，率三百战船，五千余众，溯河而上，抵达三佛齐都城詹卑城，仅用了三日，就攻破詹卑城。而三佛齐国王亦被城中贵人所擒，献予宋军。

九月，薛奕赶在信风回撤之前，将三佛齐国王送往汴京。送俘的虎翼军押送着三佛齐国王，自广州北上，一路招摇，轰动一时。朝廷封三佛齐国王为违义侯，赐名赵守忠，在京师赐第安置。

而正是与这违义侯赵守忠一道抵达汴京的蔡确、薛奕等人的奏折，造成了柔嘉之父邲国公赵宗汉的提前封建。

蔡确与薛奕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此番之所以能轻易攻灭三佛齐，除了先帝英灵庇佑外，主要是因为二人早已“预知”三佛齐有不臣之心，“早为之备”，因此，虽然事起突然，仍然能当机立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获此大胜，足以震慑诸蕃。但三佛齐毕竟是南海强蕃，虽然攻灭其国，但其精兵仍在，余威犹存，而其国中部族众多，更难以一一征服。而三佛齐同时亦向注辇称臣，此番攻灭其藩属，难免招致注辇国诘问，更有降附贵人说在三佛齐水军大败后，其国王便已遣使，向注辇国乞兵相助。

因此，二人以春秋之义，存亡国，续绝嗣，请朝廷复丹流眉之国，并割画三佛齐为三国，立三佛齐王太子为三佛齐国主，领一国；而以亲贵诸侯宗室，分领其余二国。如此一来，大宋师出有名，更使南海蕃国知大宋重礼义，即使伐灭三佛齐这等有罪之国，其能存其国家，如此内

可安诸国之心，使其对大宋既怀畏惧，又知信服；外可塞注辇之口，令其无出师寻衅之名。

而且，二人亦以为，存三佛齐王太子为一国，既可削弱其势力，亦可使那些死忠顽固之徒，有所容身之地，不至于狗急跳墙。而朝廷再封建两亲藩于其国中，与凌牙门海船水军互为犄角，亦足以钳制三佛齐之任何妄动。

两府最终采纳了蔡确、薛奕的建议，在枢密院，汴京的官员们从地图上将三佛齐一分为三。朝廷封三佛齐王太子为镇海侯，赐名赵惟礼，将原三佛齐的中间部分、包括都城詹卑封给了他。而原三佛齐的东南部分，包括原三佛齐旧都巴林冯在内的富庶地区，则成为邺国，全部封给了邺国公赵宗汉。至于西北部分，则成为周国——被封建在那里的，乃是目前为止，惟一的一个异姓诸侯，周世宗柴荣之后，国宾崇义公柴若讷！

这其中自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邺国公一族，自然十分亲贵，符合蔡确与薛奕所请求的“亲藩”，但实际原因，却并非如此简单。两府封建邺国的重要原因，实是因为清河在宫中权势日盛，两府则千方百计要削弱其“党羽”——邺国公因与清河一家关系非比寻常，柔嘉又与石越有种种传闻，而首当其冲。否则，邺国公虽然血脉亲贵，但封建时却要论宗论房论长，一时半会还真轮不到他们一家。但司马光、范纯仁这些相公们，恨不能将邺国公一府连根拔起，全部远远地赶到南海去，眼见着没几家宗室去那是非之地，相公们突然间便发现了邺国公赵宗汉的“德才兼备”，有“英宗之风”，硬生生便将邺国公一家，赶到了南海邺国。

而周国的封建，则出自太皇太后的御笔。人人都知道既然恢复封建之制，那么曾经禅让帝位给大宋的国宾柴氏，于情于理，都不可能不封建。但太皇太后心里面却未必愿意柴氏子孙封邦建国，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于是，又一家“亲藩”，被封建到了三佛齐王太子与三佛齐之属国监篦国、蓝无里国之间。

无论是相比起早先封建的诸侯们，还要以后将被封建的宗室们，邺国与周国的前途，无疑是最为凶险的。

新的环境、瘴疠、疾病……这些都是共同的，所有的诸侯都要面对。

但根据枢密院的文档，摩逸诸岛上的部族，几乎不可能对诸侯们形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些部族既不擅长战斗，而且其弓矛大多都无法刺穿宋军的铠甲……而邺国与周国要面临的，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环境：周边的国家更加文明，便意味着他们有更强大的政权、军队，更好的武器、盔甲、战船，而从邻国到他们需要统治的臣民，只怕都不会对他们抱有什么善意，尤其是那位镇海侯赵惟礼，他拥有三佛齐残存的军队，数量庞大，装备精良，他的背后，可能还有传闻中强大的注辇国——两府诸公尽可以不把遥远的注辇国当回事，不相信它会劳师远征来挑战大宋的权威，但是，对于邺国与周国的君臣来说，心里面是永远都无法如此乐观的。

更何况，柔嘉一向信任的十一娘，便一直对她说注辇国很有可能会出兵——虽然这也许只是十一娘在故意恐吓自己，以便使她留在汴京。因为十一娘也曾经苦口婆心的劝她，她留在汴京，方能真正帮到她的父亲与兄弟姐妹。

但她若想留汴京的前提，便是要嫁人。

女子的命运就是如此，出嫁从夫，未嫁从父。

只有嫁了人，她才能留下来。即使太皇太后、太后再宠她，即使十一娘再聪明，也无人能改变这个前提。

但即便如十一娘那样聪明，也是无法明白柔嘉的心情的。

天底下男子虽多，但是她能看得上眼的却极少。尽管过去了这许多年，在她的心底，亦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更何况，她爹爹封建后，她便是邺国的公女，身份地位陡然巨变，即使有十一娘疼她，她在大宋的婆家里，真的便会有什么好结果么？那些追名逐利的男子，是断不甘心被一个女人耽搁前途的。尚公主尚会有许多的牢骚，何况一个外藩诸侯的女儿！

许多的事情，柔嘉心里面是明白的。

她年岁渐大，却一直不肯出嫁，虽然爹爹依然宠着她，但是，宗室中的闲言闲语，她又岂能一点也不知道？便是邺国公府内，虽然人人都有些怕她，但后院到兄弟姐妹之间，或好意或歹意，总是有些不中听的话传到她耳里的……

年纪越大，汴京对她，那种无形的压力便越大。

虽然她一直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来回击他们，但是，她的心里，实是无时无刻不想逃离那里。

虽然她也常常会舍不得离开……

有一天，能够离开汴京，可以坐船，可以看到传说中的大海，去到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建国，远离那些宗室，远离那些流言蜚语，对于柔嘉来说，实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她不惧怕瘴病与疾病，甚至常常会胡思乱想，想知道人染上瘴病究竟是怎样的，想象自己那样的死去，有时竟会有一种渴望……

她也不害怕战争。

她甚至有些渴望战争。她会幻想，自己能象他一样，指挥千军万马，击破敌虏……当年，他在陕西的每一次胜利，她都想方设法的打听，反复的在心里构建一副副的图画……

如果她能象平阳昭公主一样，即使是在万里海疆之外，她战胜的消息终能传到汴京，那定能令他大吃一惊吧？她会忍不住想象着他听到自己统率军队，大胜蛮夷的消息，她实是很想看看他那时的表情，虽然她知道，她是永远也看不到了。

六哥御笔画出柔嘉县采邑，御赐金鼓、斧钺……只是小孩子的玩笑。即使是温国公主，也断然想不到，柔嘉心里的这些想法，更何况两府的那些老头？他们肯定以为，骄纵得不象话的柔嘉县主，亦只不过能在万里之外的邲国，叫人举着这些东西招摇过市，炫耀威风……

他也一定想不到！

柔嘉望着眼前这位因攻破三佛齐都城而名噪一时的年轻将军——她离开汴京后，也曾收到过十一娘的书信，所以，她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致果校尉，名义上是奉枢密院之令，前来护送邲国公前往封国，实际上却是因他的原因才来此——否则，纵有枢府之令，区区一个邲国公，薛

突是断不会将自己的左膀右臂派来护航的。

十一娘的信里特别提到，两府详定的封建之制，除了雍王与曹王，因为身份尊贵，朝廷各派出三文三武六位官员为两国世卿以外，其余所有诸侯国，朝廷除了统一派遣史官外，绝不派遣任何官员。但是，十一娘却在信里特意要柔嘉转告她爹爹，凡事尽可以多征询宗泽的意见，不必有太多顾忌。

十一娘说得这么明白，即使是柔嘉，也明白其中的意思。

她并不知道曹友闻的背景，而宗泽的背景，则让她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即使在永远的离开汴京之前，她也不曾见他最后一面。但是，看到宗泽，她心里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方才邳国公对下官说过，邳国据有三佛齐旧都，他日邳国营建国都，亦只能以巴林冯为新邳城。”宗泽的声音，将柔嘉拉回了现实。“但县主方才亦提起，自新邳城至镇海侯之詹卑城，无论水路陆路，都不超过一昼夜之日程！而由新邳城至凌牙门，最快也要五昼夜。”

柔嘉一时未弄清这和海商又有什么关系。但她依旧耐心的望着宗泽，让众人啧啧称奇。

宗泽看她神色，知她没有转过弯来，只得又说道：“此前邳国公与

县主皆说过，邶国西接三佛齐，东连阇婆。阇婆自淳化年间与三佛齐大战，其英主穆罗茶王兵败身死后，便已四分五裂，国内诸侯林立，各据一方，其国与三佛齐为世仇，其既无心亦无力对邶国构成威胁，故邶国之忧，在于西界。然虽说如此，以邶国之地，却亦只有巴林冯适于建都。此城地势平坦，有大河穿城而过，城中水道密布，转运极其方便。而城外气候温和，更利于耕种。纵观邶国之地，兼利农商者，舍此再无第二处。况且巴林冯原为三佛齐旧都，虽遭废弃，然规模犹在，邶国公只需在原有旧城之上，略加修葺便可居住。而其户口之盛，在南海亦称得上大城，此更是可遇而不可求者。”

柔嘉似懂非懂的听着。她既不明白为何有河流、利于耕种就适于建都，更不明白户口多有什么稀奇的……她只听出来一件事，宗泽的意思是他们只能在那个什么巴林冯营建他们的新邶城。

那么，她所担心的，便会成为现实。

果然，便听宗泽又说道：“但如此一来，新邶与詹卑却隔得太近了。虽然传闻镇海侯生性懦弱，兼少器局，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三佛齐此番兵败，不仅国王被擒，国土更被分割为三。其原有之属国，自然不免要生轻三佛齐之心，三佛齐只怕不会善罢干休。今日之势，以我大宋在南海之兵力，若要一举而彻底翦灭此强国，并其国土百姓而有之，亦是力有不及，若逼迫过甚，使其为困兽之斗，则难免令南海诸国人人自危，而朝廷亦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更使注辇国得可乘之机。西南夷覆车之鉴，不可不慎。况朝廷如今忙于内政，而封建诸国，犹为紧要，更无暇分心于此。此亦是蔡大人、薛侯存镇海侯为一国之不得已处。然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虽欲安静，只恐人家不识好歹。到时候首当其冲的，便是邶国与周国。”

“果真如此，亦不足为惧。”曹友闻忽然笑道，“从西南夷得到的教训，便是不要一次逼反所有的部族。朝廷这次为丹流眉复国，存三佛齐之嗣，可谓仁至义尽，说到底，这般辛苦，亦只不过是安诸蕃之心。即使三佛齐那王太子再次作乱，即便是注辇国出兵，只要南海诸国知道朝廷并无将其一一翦灭之心，他们即使不依附朝廷，亦会心存观望，绝不会冒冒然就与三佛齐合纵。单单只是三佛齐的残兵败将与注辇国的远道之师，却是要好对付多了。”

“不错。”宗泽不由得点点头，曹友闻的这番见识，实令他对这个海商刮目相看，“于朝廷来说自然是如此，但于邺国与周国来说，建国之初，若无足够之兵力御敌，却难免遭池鱼之殃。为了令南海诸国安心，朝廷之兵，只能后发制人。新邺至詹卑不超过一昼夜路程，而至凌牙门却要五昼夜，新邺国的兵力，至少要能抵御三佛齐十日，方能万全。如今镇海侯麾下，亦有两三万之众，更可随时调发国内各部族之兵驱使。其陆战除了有一种象兵不可小觑外，倒无足称道，但三佛齐自国王以下，出入乘船，许多百姓在水中架木筏盖屋而居，熟悉水性，长于水战，却万万不轻视。昨岁之胜，是胜在我军有备，其三佛齐却未能料到我大军如神兵天降，未战先怯，且虎翼军兵精、船大、器利且及远，三者皆胜于彼，故有此大胜。然于邺国而言，一切草创，国中土民，又难以信任，要组建一支足以与三佛齐一战的水步军，绝非易事。”

这些事都是宗泽暗自筹想细致的，所以一气说来，毫不停顿，却没料想到这一番话未毕，赵宗汉和赵仲珙、赵仲彩已经渐渐变了脸色，赵宗汉倒还好些，赵仲珙与赵仲彩却都不约而同的流露出畏难的怯色，赵仲彩更是脸色苍白，仿佛已经亲眼看到己方被人攻打，血流成河的局面。宗泽才一说完，便迫不急待的接口问道：“宗将军，你……你说的象兵，可是夷人能驱大象作战么？”

宗泽一愣，随即明白这位公子哥必然是想到了汴京动物园的白象如何体壮力大，因此才被吓到。他正想着如何跟他解释这战场之上的象兵亦并非绝无弱点，却听柔嘉已有些不耐烦的说道：“纵是如此，你说这许多事，又与海商有甚相干？”这位县主倒是神色自若，其胆色较其父兄，大不相类，只是毕竟是出身宗室的女子，于世务却知道得少了些。

他只得继续耐心解释道：“县主可知，邺国若欲迅速组建一只军队，非有极大的财力莫办……”

但他话未说完，已被柔嘉打断：“我家没钱么？”

宗泽顿时哭笑不得。

相比大部分宗室而已，较为亲贵的邺国公府上，的确不能说没钱的。但是，这位美貌的县主显然不知道，组建一只军队需要一笔什么样的开销。

要知道，此番大宋封建诸国，对诸侯们实是无甚礼遇可言，甚至可称得上是凉薄无情。朝廷送给每位诸侯的礼物，除了一笔连走到杭州都嫌不够的路费——这实际只是预支了宗室们几年的薪俸，以及拨出一些战船护航至封国外，值得一提的，便只有赐给诸侯们的几百人的禁军或者教阅厢军及其家属。朝廷虽然允许诸侯们沿路招募士人、工匠，允许他们购买任何买得到的东西前往封国，但实际上，大部分宗室过得并不宽裕，纵使将汴京的产业全部变卖，除去路费，再购买一些船只与必要的粮食，留下一些军饷，基本上便所剩无几了。熙宁十八年走的四位诸侯，定王与秦国公的拮据不必多说，即便是雍王与曹王身份尊贵，家产赏赐颇丰，但一旦涉及到封邦建国这种事情，亦免不了捉襟见肘。

这四位诸侯中，雍王是最先放下面子的，他一到杭州，就迫不及待

的向豪商巨贾借贷，与大海商联姻——宗室们在汴京娶媳妇嫁女儿都是一桩难事，但是，在杭州这千里之外的地方，情形却又大不相同。当地的土财主们，几曾见过一个凤子龙孙？更何况以雍王赵顼如此尊贵的身份。李承简便迫不及待的把宝贝女儿，嫁给了雍王的三子赵孝锡，自己也死心塌地的做了雍国的下卿。雍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个婆罗洲最大的造船坊。

自从雍王开了这个先例，其余三位诸侯亦纷纷效仿。宗室在东南诸路或是个稀罕货，但在汴京，大部分宗室其实亦无甚体面可言，为了得到一笔彩礼将女儿嫁给商人的，数不胜数，因此这对几位诸侯来说，亦不是甚艰难的事情。在熙宁十八年的四位诸侯中，雍王的子嗣是最少的，他只有三个儿子，而曹王却有八个儿子，至于定王与秦国公，更是儿孙众多。诸侯们为了筹集资金，到处找人做媒，封官许爵，一时蔚为奇观。而待到邕国公来到杭州之时，东南的商人们眼界早已高了许多，虽然与宗室结为婚姻依然让人感觉很体面，但对与这些诸侯联姻，商人们也开始挑三拣四起来，而对于诸侯国的官爵，除了海商以外，大部分人也没那么稀罕了。

邕国公赵宗泽在这方面原本是有优势的——他是英宗的弟弟，血统尊贵，而他光儿子就有十四个！

但即使如此，想在杭州找门好亲事，亦已相当不易。卢家固然存有攀龙附凤之心，但若非曹友闻的关系，这门亲事却也没那么容易谈成。

以宗泽对南海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卢家对邕国将有多么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赵宗汉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柔嘉县主的问题，却也不太好回答，即使大家都明白与富商联姻的本质是什么，面子上却到底是不能宣诸于口的。而且，他也不好当面着赵宗泽的面说，你

们邳国的确没什么钱……

“邳国与其他诸侯不同。”宗泽小心的选择自己的用辞，“如雍、曹、定、秦诸国，依靠朝廷赏赐之军队，足以立足，尽可以从容发展。然邳国要面对的形势，目前的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以下官之见，邳国至少须将兵力扩充十倍，达到五千人左右，方足以自保。最好还要组建一只相当规模的海船水军……要将如此规模之军队装备起来，花费已是不菲，还要考虑到粮草储蓄兵饷……”

宗泽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恕下官直言，邳国之族人，只怕难以做到举国皆兵。而族众中多是北人，不习水土，不知水战。因此，要组建这样的军队，只能靠招募战士，没有重金相诱，没有海商协助，二者缺其一，皆难以成功。而邳国一切草创，兵甲器械战船车马，纵有工匠，亦不可能全部自办，只能靠购买，这其中……”说到这里，他瞥了一眼曹友闻，却没有再说下去。

柔嘉此时心里已明白八九分，宗泽虽说得客气，而如为何会募不到战士她也不甚明白其中究竟，但她却也知道他们将要花费的钱，只怕将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目。但宗泽最后的一段话，她却没有听懂，奇道：“这战船车马，倒是免不了要找海商，这兵甲器械，难道不是向朝廷买么？这却与海商有何相干？”

宗泽却只是笑着摇头，只管望着曹友闻。

柔嘉心觉蹊跷，不由奇怪的将目光转向曹友闻，却见曹友闻欠身笑道：“不敢相瞒县主，兵甲器械，自可找虎翼军去买，朝廷亦有明诏，南海诸侯国若要买兵器，凡朝廷许可者，有司皆不得推诿抬价。只是其中若有海商相助，却可让邳国买到价格低廉，打造上乘的兵器盔甲，种

类应有尽有，无论邺国想买多少，都能充足供应……”

“啊？！”柔嘉简直难以置信，不禁眨了眨眼睛，然后看向宗泽，但宗泽的神情间却是毫无异议，全然默认了曹友闻这番话。她自这一刻真正明白了海商们拥有的势力，也明白了为何诸侯们纷纷要与海商联姻，“那这卢家……”她有些迟疑的问道：“却是很有钱？他家难道也卖兵器？”

问出这样的话，宗泽顿时松了口气，显然，柔嘉已经明白了要害所在，这位县主虽然为人粗枝大叶了点，以北方的标准看来，亦有些离经叛道，不守礼节，全无大家闺秀的模样，但毕竟还是聪明的。而且，她一旦明白过来，便如此直率的相问，毫无掩饰之意，更令海船水军出身的宗泽大生好感。

但他却摇了摇头，笑道：“卢家的确算得上富甲一方。不过，据下官所知，他家却没得兵器卖。”

柔嘉见他一面说，目光却一直望着曹友闻，心中一动，又转头望向曹友闻，道：“莫非……”

却听曹友闻早已接过话来，笑道：“卢家虽然不造兵器，但他家却有几宗生意，对邺国大有助益。卢道传第三子卢安甫在婆罗洲有一处极大的庄园，乃是南海少有的几个大粮商之一，邺国所在的金洲，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将来自是不愁粮食不足，但建国之初，养兵养民，这粮食却是至关重要。此外，卢家六娘子的婆家，拥有泉州有名的船坊，如今李承简既已在雍国当了官，只怕……如今朝廷大举封建诸侯，海船供不应求，有了这层亲戚关系，不仅买船时更加方便，他日邺国迟早也须有自己的造船坊，此亦是一大助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卢家这等家

族，从东南至海外，亲朋戚友众多，连根错节，邳国若欲招募战士水手，若无几个这样的大家族襄助，势必事倍功半。南海海商，一直苦于人力缺乏，而卢安甫竟能在婆罗洲垦田，并非他有甚过人之能，实是因卢家之势力使然。若仅以此而论，便是唐家亦有所不如。在东南诸路，若无本地宗族势力之支持，仅仅有钱，亦是募不到甚人手的。”

“唔……”柔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此时，她心里面也猜得到，如卢道传这样的富商，多半也买了一个开国子的爵位，从名义上来说，亦算是体面了。她心里也清楚，这门亲事，她已没有多少反对的余地——即使她再任性，她也绝不会拿她一族人的身家性命去任性。如今的她，已经懂得考虑后果。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来由的，她心里对迎娶一个商人的女儿进门这种事情，始终感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

她其实没有那么看不起商人。

但她心底里，却始终有那么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只是，柔嘉心里面也明白，世上之事，断不可能只凭着她的心意而运转的。

在她的人生中，大部分时候，都只能接受着那种不如人意。

这件事情，即使她从汴京逃到杭州，逃到那万里之外的金洲，亦无法改变。

[1]. 黄金半岛，古时对马来半岛的称呼，源自古印度语意译。

“主桅、前桅、后桅，全部再仔细检查一遍。王春，你去看下淡水和酒，小陈珠，你给俺滚一边去，别碰那指南针，那是你动的么……”

时方五更，夜色犹重，但杭州港内，已是一片喧嚣热闹的景象。卫棠站在甲板上，耳里听到杂事的吆喝，一面留神着纲首^[1]与几个市舶司官吏在船头那里交涉着什么，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市舶司发下来的出海公凭，对着几市舶司小吏点头哈腰的赔着笑，另一只手正悄悄的入那几个小吏手里塞着花花绿绿的交钞，又说了好一阵好话，那几个小吏才转身下船。

卫棠深深吸了一口带着腥味的空气，远远望着犹笼罩在黎明薄雾中的杭州，心情竟是无比的愉悦。

终于要离开这个国家了。

他忍不住回头瞄了一眼船舱口，那里面，他的三个“战利品”正在舆洗。这次在杭州虽然逗留了许久，但他却并未能替雍国招募到多少人才——要令士大夫们背井离乡，举族迁移，前往海外的夷人之地，并非易事。凭他费尽唇舌，想尽办法，也免不了经常碰壁。

卫棠倒并未因此而灰心。

除了少数野心勃勃之辈，士大夫若未遭大变，的确不至于轻易就会

受到诸侯们的官爵诱惑。要让他们感觉南海诸岛并不算天涯海角，让他们不将南海诸岛与野蛮、瘴疠等同起来，亦非一朝一夕之功。相比那些海商而言，大部分士大夫，更缺乏勇气，更瞻前顾后。海商们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可图，他们全无畏惧，亦很少有人会在乎是做宋国的臣民还是做诸侯国的臣民，但是士大夫就不同，东周时代游士的风范，在他们身上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心里担忧的，是汉代的故事——西汉为了打击诸侯国，曾经下达过歧视在诸侯国担任官职的士人的法令。

卫棠原本说服了五个人，但有两个人最终因为晕船而退缩了。不过卫棠并不沮丧，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事业，也不需要这样软弱的士人。

他也不需要道德君子，雍国需要的是为了功名利禄什么苦都肯吃的才智之士。这愿意随他去雍国的这三个士子中，一位才学过人，但运气欠佳，屡试不第，最后只能靠算命糊口；一位却是“鬼迷心窍”，家徒四壁，却偏偏去西湖学院学什么格物学，全不求安身立命之道，结果欠了一屁股的债。这两人皆是因穷途末路，见到卫棠，才下定决心去雍国谋取富贵。至于剩下的那一位，却是卫棠重金相聘延致——此君原是白水潭沈括的入室弟子，其后曾入兵器研究院，颇受重用。但他好酒、好美食、好狎妓、好关扑，终于债台高筑，因试图盗窃兵研院的黄铜，被扫地出门，其后改名换姓，偷偷跑到杭州投靠同窗，在译经楼谋了个差使，但他到了杭州，又是整日流连青楼勾栏之间，很快又欠下几百贯的巨款……此番卫棠无意中听到他的事迹，千方百计寻到此君，他虽不愿终老异域他乡，但卫棠答应他为雍国效力五年，即酬以千两白银，却终于将他打动。

兵器研究院的人，在大宋朝并不见得有多高的地位。但果真要想招揽一个这样的人，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卫棠觉得自己能招募到此

君，实是雍王的运气。这样的人，若是以前，便连卫棠亦觉得是个无可救药的小人，在大宋朝自免不了被人唾弃。但对雍国来说，他的德行如何，那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君的的确确知道许多兵器的造法。

想到这里，卫棠对雍国的前途，更抱信心。

雍国的确是有天命庇佑的。

“官人，马上就要开船了。”

一个“僮仆”走到他身后，提醒道。卫棠轻轻唔了一声。这小孩又黑又瘦，个头也不高，卫棠问过他年纪，差不多有十一二岁，但看起来，却好象只有七八岁。船上一共有三十多个这样的小孩，都是杭州附近的乞丐孤儿，这也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除了挑出两三个来权当僮仆使用，其余的都是偷偷带上船来，和货物一道藏在船舱里。

对于诸侯国来说，人丁太少，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虽然宋朝明发诏书，允许诸侯们招募部众，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那么容易解决。这一面是因为能安居乐业的人不愿意远赴异国他乡，另一方面，朝廷的诏令，与地方官员的利益，也有极大的冲突——大宋朝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条主要根据，便是当地户口丁口的增长，因此，地方官员不愿意本地的人口流失，因而百般阻挠，亦是情理当中之事。他们在这方面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就算平时有宋人想出海，无论是做水手或是做海商，都必须有乡里的头面人家或者数户邻居担保，才可能让地方官员开具公凭。而倘若没有这凭证，是不被允许登船的，否则被市舶务查到，就会被视为贩卖人口，那在宋朝，是极严重的重罪。

这些内情，是卫棠到了杭州以后，才慢慢弄清楚的。为了得到几张出海的公凭，他费的力气并不比招募人手时少。但如这些乞丐孤儿，若

在杭州没有势家大族支持，想得到公凭却是千难万难。他花了好大气力，才弄到几张卖身契，将几个小孩当成他的僮仆光明正大的带到船上。其余几十个小孩，却只得冒一回险了。

也许以后真的只能用吕渊所说的办法——花钱买人。只要有利可图，自然会有胆大包天的海商，去诱骗拐带人口到雍国来。

“起桅啰！起桅啰！”

十余个大汉的声音齐整宏亮的叫了起来，顿时唤回了正在出神的卫棠，他不由转过头去，只听见桅杆下的转轴发出“嘎嘎”的巨大声响，但这声响瞬间就被淹没在众多水手们兴奋的叫喊声中。帆船上的三根桅杆在转轴的带动下，数丈高的后桅、高达七八丈的前桅、还有那根十丈有余的粗大主桅，缓缓的竖了起来。

“啊，哦，哦！”带着无从想象的惊叹，一个尖锐的孩童声音大叫了起来，顿时吓了卫棠一跳，他看着身边的这个“小僮仆”，但这个“小僮仆”却全然忘记了他，又是兴奋，又是震惊的呆呆望着眼前巨大的主桅，嘴里不住发出单调的叫声。

这个来自市井的小乞丐，显然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激动之中，早将刚刚学会不久的所有规矩抛到了脑后，完全是脱略形迹的开始又叫又跳。卫棠既觉得好笑，但又有几分理解。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海船起桅出海，虽然他见过更加高大的桅杆与船帆——最大的海船，甚至有七桅甚至九桅之多，但在主桅竖起的那一瞬间，他仍然能感觉到震撼——如此高大的巨物，便在他的眼皮底下耸立而起，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船上的水手开始忙碌起来，桅杆下的绞盘不断发出“嘎嘎、吱

吱” 的声响，棕色的船帆被十几个水手合力挂上桅杆，身处巨大的主帆与前帆之间，卫棠几乎感觉自己被暮云笼罩着，他双手紧紧握住舷墙，竭力平抑着自己的心情。

这是他前半生永远都无法体验的感觉。甚至连想也想象不到。

但是，此时，他心里的感觉却是如此鲜明，又如此的矛盾。他既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人力的卑微，又能清楚的感受心里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感受自己的雄心！

能造出这样的庞然巨物，能驾驭这样的海船跨越那看起来无边无际的海洋，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征服的？！

卫棠的心里，仿佛有一处洞口，訇然中开。

由东北而来的凛冽晓风，掠过大海，仿佛揭开夜幕的利刃。微晞的晨光踏波而来，仿佛只不过是那么一个瞬间，突然曙光绽放如水波四散，渐之而来的光明令得原本青黑色的水面渐渐泛白。

卫棠凝目远处，此时朝阳未现，但依稀已有的万丈霞光耀得他几乎要流下泪来。他说不清此时扯动他心里的那东西究竟是伤感还是激动，是惆怅还是留恋，在这么一瞬间，他没法控制这种东西，只能纵容着它在身体里东奔西突，不得安宁。

一艘驶得飞快的小船箭一般的滑到他们船旁，上面有人正向他们挥舞旗帜——那是杭州港内的指挥船只，正在引导他们驶出港口。

帆船仿佛行得很慢，但身边却似乎有许多东西在飞快的消逝，落在后面，越来越远。譬如杭州港，卫棠假装自己正在观看前方的风景，马上便要日出了。他曾经看到过海上的日出，红日出海，霞光万斛，宛如

千里熔金，如同希望，如同未来，如同美好，所以——不必回首。

“右舷！右舷！”忽然有水手大声的吼了起来，帆船被后面递涌而来的波浪推拥着，微微倾斜。卫棠侧过脸，原来是一只浩荡的船队，正从后方驶来。它们的船行速极快，不过盏茶的时光，那只船队的首船便已经赶了上来，然后一艘接一艘，各式的旗帜在它们的甲板上方高高飘扬——“虎翼军第一军”、“虎翼军第二军”、还有“邺”！

卫棠顿时明白了这只船队的身份，原来是邺国公的船队，原来他们竟然是在同一天出海！竟然是在同一天，将远离了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国，赴那据说将是他们新的家国，那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从此，这里只是故土，这里只是故国，而那个故人……卫棠突然自嘲的笑了起来，因为他突然想到，她其实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故人。

那些被抛落的东西仿佛又被波浪推拥而来，他不自禁的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一次相见，长安街头，石越帅府，那一个骄横的少年……他回忆着，却又情不自禁的叹息了一声，都是极遥远极遥远的以前了，那个年少轻狂、意气风发、鲜衣怒马、一掷千金的少年郎真是自己么？那真是陌生，陌生得几乎都不象是往昔，简直就是一个消逝已久的旧梦，残破得只剩下碎片。

而她呢？那个骄狂、任性、跋扈的“少年”，卫棠的心里面，其实也很想知道，想知道她是否依旧如当年那般，还是也如自己一样，已在岁月中悄然改变……为此，他曾不止一次控制不住冲动想要去拜访她的父亲，或者，竟或是能亲口问一问她，是否还记得当年长安街头的旧事？他甚至常常会想，也许还可以亲口告诉她，当年在长安的相见，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忆，还有那之后多少次的苦苦寻觅，却觅之不得的怅惘……

但他终究按捺下了这份冲动，时移势转，如今的他，早已经不是当年轻狂的少年，如何再能有如此轻狂的行径？何况除了正式的拜访，他还是有许多机会看到她的，默默的在某个角落，远远的，如无数的路人一般。他知道她是不会注意到他的，所以他把每一次看到她的机会都当做最后一次，而将心事沉埋。

又是一艘战船从面前驶过，很近很近，伴着那艘战船的，是一艘飘着“宗”字将旗的战船。他的心突然猛得跳了一下，然后，天地在这一瞬间停顿下来。便在他们交错而过的这一刻，他看得很清楚，柔嘉就站在船头，船头的劲风吹得她袍袖飞舞，她罕见的换上了女装，明香黄地缠枝莲龟背纹的重绵衣裙耀眼生辉，白玉腰带束着她纤细的腰身，日出的霞光落在她的脸上，却不知道是哪一份明艳更加动人？

旁边的战船上有人大喊了一句，却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卫棠听到船上水手们的哄笑声，那个大喊的人于是掣出旗帜打出旗语，原来是在问他们的目的地。杂事老实的挥着旗帜回答了，那边立刻以旗语回复，却是祝他们好运。

“好运，好运！”卫棠听到船上的水手们扯大了嗓门大声回道，顿时引得那战船上的人也高叫了起来，“好运，好运！”

他们共同的呼叫声压过风声，响彻大海，在他们的叫声中，卫棠看到柔嘉也转过脸也向他们船上扫了一眼，但他还来不及感觉到柔嘉是否也已经看到了他，战船便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他们。她并没有回头。

卫棠默默的站着，望着那远去的船影。“最后一次了，”他在心里说道，“最后一次，好运。”邨国的船队一艘艘的超过了他们，最后渐渐消失在他视线之中。痴站了许久，他终于回过头望向越来越远的海

岸，看着他所有的过去都在慢慢消失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最后终将什么也看不见。

碧空天净，从此人各一方，天各一方。

[1]. 纲首，宋时对出海之船主或船长之称呼。

第十九章 黄金错刀白玉装

1

得到制糖的秘方后，我并没能马上回国，而是在这个国家滞留，原因是我听到传闻，南海发生战争，强大的室利佛逝帝国试图挑战这个帝国在该区域的权威，显然这是个愚蠢的错误。战争很快结束，我原本计划在冬月较好的天气归国，但是却又碰上了一些生意上的麻烦，我在杭州唐家预定的一艘九桅中国帆船，因为他们的诸侯要前往自己的封国，因而到处买船，结果就是我的船受到了拖延。而这样的大船若离开了杭州，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买得到。唐家派了一个人来向我解释，并承诺为表示道歉，将赠送我十担茶叶，因为他们同时还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道歉又很诚恳，我决定接受。因为等待这艘船，以及取得出海公凭，我在这个国家等到了四百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用这个国家的历法是二月一日，才和我载满货物的船队离开杭州港。虽然知道这个月份出发将会遭遇可怕的暴风雨，但真主保佑，我若再不出发，就将在这个国家再滞留一年。而这是不可接受的。

.....

我们离开杭州港时，已经看到一只庞大的船队，搭船的宋人告诉我，那是一个叫“邺”的诸侯的船队，但这个诸侯很有势力，有许多战舰对他保护。他们问过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没有恶意，于是允许我们照旧航行。而到泉州时，我们又碰上了这只船队，他们在这里逗留，而我们亦要采办一些货物，以让我们的船不要留下空仓位。并且决定，在海上航行时，跟随这样一支大船队是有很多好处的，所以我去和他们交涉，结果发现一个叫曹官人的海商也在他们船上，我们曾经有过生意往来，此人在南海以贩卖兵器出名，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很快答应我们，允许我们加入他们的编队。邺国的王并宴请了我，告诉了我他的封国的位置，原来是在金洲，原来室利佛逝帝国的一部分，邺王并请我日后能去他的国家贸易。我表示答应，如果我再次来这个国家贸易的话，因为我并不能肯定我是否还会回来这里。宴会后，曹官人又告诉我，邺国将来会有制糖业，如果我愿意，他愿意给我一定的份额。因为邺王已经和他达成协议，他承包了邺国三十年的市舶务。我礼貌的接受了他的好意。若在以前，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但我已经有了制糖的秘方。但是，曹官人的建议也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如果能在南海的岛上种植甘蔗，发展制糖业，那将有巨大的收益。但这只是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我们找不到劳力，船上的那个宋人船客对我说，诸侯们将优先种粮食。因为这是他们世代代的想法，而且对于诸侯们来说，也确实很重要。

几天后我们从泉州出发，邺国的船队又多了二十艘四桅帆船，用这个国家的标准，每艘船都有“一千料”那么大。这些船是当地一个船坊主赠送给他们的，因为邺王的第十子，在杭州娶了这位船坊主的一个亲人。

此后几日，风力非常适合，邺王还请我上过几次他的座船，那是一座七桅帆船，但又象是楼船，因为在甲板上方，他的座船还有三层船

舱，这使得他的座船非常高大，看起来象是一座在海上移动的城堡。但这种船不便宜，如果用来贸易的话，也并不实用，他们一共拥有三艘这样的船，以展示他的气派。

我还见到了王的美丽女儿，她就象个男人一样，佩戴武器，大声呵斥命令船上的每个人，这在这个国家非常罕见。如我之前的见闻，在南方，这个国家的女子也常常如男子一样抛头露面，即使有钱人家的女儿也常常这样，但在北方，帝国的中心，有钱人家的女儿，通常都会呆在家里，非常温柔。而邶王的女儿则是一位公主，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国家也只有一位这样的公主。因为她很受宠爱，连皇帝也喜爱她，所以她才变得很骄纵。在汴京，她的行为会受到指责，因为宠爱才免于被严厉处罚。但是，到了南方，指责就会变少。而将来到了金洲，当地的土人，经常是女人当家，出来与人贸易，室利佛逝帝国甚至还有女王，就更加没有人敢指责她了。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位公主拥有极大的权势，她的父兄要么宠爱她，要么惧怕她。

船上还有一位宗将军，他很年轻，但名声很大，因为正是他带兵攻破了室利佛逝帝国的都城。宗将军很得邶王与公主信任。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从未见过海，有许多人晕船，还有一些人生病，很严重。尽管如此，宗将军还是帮助邶王训练他的部众。他甚至要求邶王的王子去帮助操帆，打扫甲板。很多人怨恨他，但他并不在意。我的船客告诉我原因，乃是因为宗将军是隶属于皇帝的将军，他比这些王子更有权力。

这个旅途并不是一直如此风平浪静。

在我们离开广州后一天，邶王的某一个妻子死掉了。虽然有医生很好的照顾，但是依然没能救活。他们将她的尸体抛进海里。如前所说，他们中大部分此前从未见过海，而这晕船与疾病让他们感受到恐惧，对

于死后尸体要扔到海里，他们对此似乎比对死亡本身更加害怕。

他们的士气变得低落。只有那位美丽的公主整天都笑呵呵的，她依然不断的喝斥，打骂船上的人，但她的活力的确也振奋了一些人。我的船上原本流传着一些谣言，因为有人觉得女人上船是不吉利的事，而邶王那位妻子的死更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位公主却让水手们不再谈论这点。他们很乐意靠近她的船，也尽力想到甲板上来，因为每个人都想看到她。

但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两天后，船队遭遇了一场暴风雨。当时我正在睡觉，但很快被甲板上的叫声惊醒，狂风暴雨让船颠覆得非常厉害，尽管我们的船非常大，但依然对抗不了这样的坏天气。我连忙叫人将桅索放松一点，但是主桅和第四根桅杆，依然被折断。我们决定放下几根桅杆，整整一夜，我们都在暴风雨搏斗。这场暴风雨持续了整整三天，因为有战船的帮助，他们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虽然到了广州后，一部分战船返航了，但另一部分战船依然能够帮助到我们。我们很幸运的没有船掉队，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将很难做到这一点。我还有一只稍小的三桅船失去了它的前桅和主桅，但我们储备有圆木，他们又重新做了主桅和前桅。

但邶国的船队却没有这样幸运。邶王的一个儿子在暴风雨时上到甲板帮助加固桅杆时，失足掉落到海中，在那样的情况下，没人能救活他。他们还有两只船撞到了一起，结果他们失去了较小的一只，另有一只船被吹得偏离了航道，结果撞上了一块礁石，还有一只不知去向，后来我再没听说过那船的消息。发生这样的悲剧，一半是因为他们大量招募水手，结果很多人经验不足，遇上这样恶劣的天气时惊惶失措。但是，在海上，这并非最恶劣的天气，持续十天的暴天雨也很常见。

因为撞上礁石的那只船上有邺王的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并非此前提到的那位公主，而虽然战船努力救人，却并未能救起他们，这次他们一共损失了近三百人，因此，这场灾难对邺国的打击非常大。尽管此后天气好转，而且我们很幸运的，并没有偏离我们的航道太远，但一直到我们到达占城国的都城新州，他们都士气低落，萎靡不振。我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绝望情绪。

我虽然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我们商议，很多人坚信是因为他们船上载了太多的女人，而导致了这样的灾难，所以最终在新州，我们决定与他们分开。我去向邺王告辞，尽管在悲伤与沮丧之中，他依然很有诸侯的尊严与礼貌，他给了我们好的祝福，并再次邀请我去他的国家贸易。离开的时候，我感觉在他们当中，也许只有那位美丽的公主没有被击垮，她看起来也很悲伤，但她身上没有那种绝望与放弃的情绪。

——《刘图泰东方行纪》

新州港的海水，碧蓝无边，伟丽宁静。一座高耸的石塔，矗立在海边，引导远来的船只，进入这个美丽的港口。

繁华、壮丽、干净，很难想象，在“蛮夷之地”，居然还有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港口。新州城是用砖石垒成，城长数十里，在这高大的城墙外面，还有许多石塔，上面站满了持戈背弓的战士。城里的居民，热情有礼，远远超乎来自中原的客人的想象。在这里，也能见到天下万邦的商旅云集，不仅有形貌各异的夷人，更时常能听到有人在用广州话、泉州话、杭州话交谈。城中的贵人，头戴金帽，穿着鲜艳的服饰，出入

都乘着庞大的大象，身旁跟着手持剑盾的美丽使女，每个人的身上，都异香扑鼻。

但是，被悲痛、沮丧、绝望的情绪笼罩的邺国众人，已经没几个人能注意到新州的魅力。他们心里，充满着对海洋对未来的恐惧，一旦靠近港口，他们便争先恐后的逃离自己的座船，跑进占城的驿馆躲了起来。染上各种疾病的病人，占满了驿馆的房间；即使健康的人，也一个个愁眉不展，每天都有人去央求邺国公赵宗泽，请求他能上表给朝廷，希望朝廷开恩，许他们回到大宋，哪怕能让他们从陆路回到广州居住也好。还有一些人，则发了病似的寻欢作乐，在这个阶级分明的国度^[2]，他们因为身份的尊贵而受到尊敬与良好的款待，但他们却滥用主人的好意，沾污自己的身份。

这一切，都让柔嘉感到羞辱。

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姐妹，她的族人，全都被海难与疾病击跨了。

然而，将来迎接他们的，却依然并非坦途。

曹友闻从新州的商人那里打听到消息，那个“镇海侯”正在整军经武，暗地里遣人四处购买军器、船只，有许多的谣言说他的秘使出现在许多的国家。

而宗泽从虎翼军那里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薛奕已经派人前来新州等候，要求他们尽快前往封国，以备非常。

但这些消息，不仅未能令赵宗汉与他的儿子、族人赶紧启程前往邺国，反而使得他们更加畏缩。

柔嘉打心里厌恶这种懦弱，但她却束手无策。

她不是十一娘，她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她也希望有人能够来安慰她。她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并非每一个都很亲近，有一些甚至很陌生，但是，在暴风雨中冲上甲板去帮助水手们稳固桅杆的仲枸，却是她很要好的兄弟。如今，却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她便永远的失去了他。

但是，即便悲痛、伤心，如果这时候退缩了，仲枸便是白死了。仲枸对新邳城有那么多向往与憧憬，如果他们最终竟到不了邳国，守不住邳国的基业，他不知道会有多失望。

柔嘉站在新州港的石塔下，眺望着南方的海面，一筹莫展。从新州到凌牙门，即使顺风，也需要半个月。而要令她那已成惊弓之鸟的父亲、兄弟、族人们再去面对这半个月的海上旅程，她实是再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站住！”远处传来护卫的喝斥声。自从离开汴京，柔嘉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一群护卫、侍婢跟随着，如影随行。她知道又是什么人被护卫挡住了，转过头去，远远地却看见曹友闻的身影，“叫他过来罢。”

“是，县主。”身边的侍婢答应着，连忙转身前去传令。

没多久，侍婢便领着曹友闻回来。

“县主。”曹友闻抱拳行礼，却是皱紧了眉头，忧形于色。

“你来找我，有事么？”

“县主可瞧见了那几艘船么？”曹友闻一面说，一面伸手指向新州

港的远处。柔嘉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却见那边的海港上，停泊着五艘三桅帆船，船看起来都很旧，其中两艘象是两千料的货船，还有三艘不过千料。

“那是周国的船队。”

“啊？”柔嘉怀疑的望着曹友闻。

“千真万确。”曹友闻知道这位县主心里在想什么，但是，身为崇义公的柴若讷，的确置办不起太多的行装。相比起赵姓诸侯们浩浩荡荡的前往封国，柴氏的船队，可称寒酸。

“那的确是周国的船队，他们从广州出发。”曹友闻平静的禀报道：“在下已然打听过了，有一艘商船只比他们早一天从广州而来，船上的人说，这是柴家的第一批部众，全是壮年男子，约有一千三四百人。他们在广州大肆采购兵甲，除此以外几乎什么也没带。柴家的老幼妇孺，以及一部分壮丁，还在广州，据说他们打算陆续搭载往来海船前往周国。”

“这又是为何？”柔嘉脱口问道，但马上觉察到自己的问题很愚蠢，脸飞快的红了。

好在曹友闻倒没有嘲讽他，“因为他们没钱。要尽可能省钱。”

柔嘉的目光不由得又转向那只几乎是破破烂烂的周国船队，不知为何，她心里竟有一丝敬佩。

“这亦不失为建国之道。”曹友闻的语气中，也有一丝敬服，“金洲物产丰富，尤其盛产黄金。他们国中崇信佛教，寺中佛象，有许多皆以黄金铸成。三佛齐每一位王登基，都会铸一个等身金像……此番宗泽

攻破三佛齐都城，单单向朝廷上缴的黄金，便有二十万两！朝廷不追究他们擅兴兵之责任，反而加以赏赐，只怕多多少少亦看在这些黄金份上。这于朝廷财政，不无小补。”

毫无疑问，这次蔡确、薛奕、宗泽发的财，绝不会太小。虎翼军第一军按官阶瓜分掳掠，乃是公开的秘密。曹友闻所知道的消息是，此次连参加作战的最普通的水手，每人都分到了二万文的赏赐。

但这些当然没必要提起，宗泽正得这位县主的信任。

“这些和建国之道又有何关系？”柔嘉不解的问道。

“柴若讷定然是听到这些事了。他只率壮丁，只带兵器而来，打的便是以征服、掳掠立国的主意。只须周国部众不要被水土不服、疾病打败，这一千三四百人中，有五百教阅厢军，其余八九百人定然也是精挑细选，即使对付人数十倍于己的金洲部族，亦绰绰有余。这些人平时屯田耕种，营建城池，闲时外出掳掠，征服夷人，绝无后顾之忧。待根基渐固，再接来老幼妇孺，实为万全之策。”

柔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但如此一来，于邳国却未必是好事。”曹友闻却更加忧虑。

柔嘉大奇：“这又是为何？”

“周国人众虽少，若精勇而善战，则可称强敌。邳国人众虽多，然可战者寥寥。若三佛齐发难，其国主有中人之资，亦知要先朝谁下手。”

曹友闻又急道：“县主，三佛齐阴怀不轨，不肯善罢干休，乃是板

上钉钉之事。只待他重整旗鼓，便要发难。然朝廷为顾大局，只得后发制人，故邶周两国，正是首当其冲。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去往新邶城，营建城池，训练部族，大张声势。我若部伍齐整，声势浩大，三佛齐不知我虚实，为各个击破，以免腹背受敌，必然欺周国人寡，倾国而先攻之，然后再兴师攻邶。以在下所见，三佛齐若要攻周，难免一口咬在硬骨头上，到时候他攻之不下，进退两难，邶国再兴兵蹶其后，击其虚弱，则大事可定。然若令三佛齐觑出邶国虚实，举兵先攻我，则只恐邶国有国亡族灭之忧。”

“这……”柔嘉听曹友闻说得似乎句句在理，但她又始终觉得他不过是个商人，总不过宗泽可信，心里一时也难以判断，不免犹疑道：“此事宗将军又如何看法？你既有此想法，为何不去找我爹爹说？”

“宗将军如何看法，在下却不得而知。”曹友闻冷笑道，“只不过当此之时，县主以为这些话，在下去与邶国公说能有何用处？恕在下直言，如今邶国上下，惟有县主能鼓舞众心。”

柔嘉听他直斥父兄之非，心里甚觉恼怒，但想想亦难以反驳，只得忍了这口气，不快道：“你既非邶国子民，又如此看不起邶国，为何还一直追随不去？你舍不得那三十年的市舶务么？较之我父兄，我同样亦什么也没做。”

但曹友闻却毫无收敛之意，直言道：“县主莫恼。如今既到了新州，有些事亦不必隐瞒县主，在下若非是受石相所托，以邶国这等模样，早已弃之而去。县主以为我若能借给周国兵甲助他立国，他家会舍不得三十年的市舶务么？县主以为自己什么也没做，然邶国府上上下下，除了县主，无不叫人失望。惟有县主虽遇挫折，仍然坚韧不折，对

于部众来说，只有追随这样的主公，才能感觉到希望。县主不知下人的议论，无论是禁军、厢军将士、工匠，还是他们的家属，或是招募的部众、水手，个个都在议论，若是县主是男子，彼辈必将拥立县主为主。县主以为此辈追随邳国公来此异域海外，纵非心甘情愿，难道便不想图个富贵荣华么？人心如此，可没有人会愿意追随懦弱无能的主人，毫无希望的死在异国他乡。如今部众未散去逃亡，一则因身处异国，不知虚实，心中犹怀恐惧；一则便是县主还能叫他们看到一丝希望。”

曹友闻这几天见着赵宗汉父子的窝囊样，想要甩手而去，偏偏却又不该得罪了石越，可以说是憋了一肚子的闷气，此时一口气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真是痛快至极。

但他说了这许多，柔嘉却只听到一句话，她瞪大了眼睛，望着曹友闻，问道：“你说你是石、石越派来的？”

“这等事，在下岂敢乱说。只不过先前在国内，却不敢宣扬，恐招人中伤。石相因邳国处多事之地，恐邳国缺欠人才，才令在下前来相助。朝廷封建各国，其余诸侯，皆无大忧，惟邳、周两国堪虑。周国乃异姓，姑且不论，若是邳国这等宗亲之国，居然被夷人攻灭，石相的封建之策，难免将大受挫折。到时候前功尽弃，亦未可知。故邳国之存亡，亦非止关系县主一家之身家性命，亦关系封建之成败。”

这些当然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曹友闻既不便大肆议论石越的私德，又怕招惹上这位出了名难缠的县主什么麻烦，只得虚晃一枪，悄然转移话题，“以今日之事看来，石相实是未卜先知。然事已至此，尤需县主担当责任。朝廷是绝不会允许邳国部众半道归国的，为邳国计，县主须得劝服邳国公，带领大伙尽快前往新邳城。在下数日前，已托人给作坊带信，所需兵甲器械，已着人运往新邳。待到了新邳，再设法多留

宗将军一些时日，一则协助训练部众，一则借其威名，亦可震慑三佛齐。”

“也罢。”柔嘉沉吟了良久，终于点头答应道：“我便去试试，看能否劝服我爹爹。”

[1]. 回历。

[2]. 占城国信奉印度教与佛教，实行种姓制度。

占城国，新州。

绍圣元年，闰二月，己丑日，周国船队到新州的第三天。此时，距离邝国部众抵达新州，已有半月之久。

这天清早，新州港外，立起了两张告示。一张上面写的是汉字，一张用的则占城国使用的南天竺文字。两张告示的下方，都盖着大宋皇帝御赐的周国公之印。一个穿着宋朝禁军校尉服饰、浓眉大眼的壮年汉子，负手站在这告示之旁，四个兵士敲着铜锣，扯大嗓子喊道：“周国公招榜纳贤，过往客商、水手，无论华夷，不论贵贱贫富，欲要富贵荣华、子孙万代，皆过来看呵！过往客商水手，不论贵贱贫富……”这四个兵士喊得一阵，便有四个僧人大声用占城语跟着喊一遍。很快，告示榜边，便吸引了两三百人众围观。

那校尉瞅见人已差不多了，朝兵士打个眼色，那兵士又敲了一遍锣，扯着嗓子让众人安静下来。便见那校尉上前一步，朝众人做了个团团揖，然后扫视众人一眼，高声道：“在下柴若讷，乃周世宗之后，大宋崇义公，大宋皇帝钦封周国公、权知周国军国事。”

围观众人再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宋朝校尉”，竟然是周国公柴若讷本人，人群中顿时传出一片惊讶的感叹声，几乎将一个僧人通译的话声都掩盖掉了。那僧人只得又大声翻译了一遍，便听到人群中又传出

几声惊叫声。但慢慢的，众人很快意识到面前之人的身份，眼神之中，纷纷带上了一丝敬畏。

柴若讷环视众人一眼，待众人重新安静下来，方又抱拳道：“大宋封建诸侯，此事诸位当已知晓，柴某此番前往封国，途经占城，蒙古城王殷勤款待，又许我周国在此招贤纳士，实是感激不尽。我周国之封地，便在金洲镇海侯封国与蕃国监篦国之间，这招贤榜下，各有一张地图，上面明白画出我周国之封地疆域，诸位待会可以仔细看清，休要记岔。我周国之都城，暂定为南邑，其详细位置，榜上地图，亦标得清晰。因封邦建国，诸事草创，新州虽好，柴某亦无暇久留，招贤之后，明日一早，便要放洋出海，或有言之不尽之处，诸位记清了这地图，日后可来南邑，柴某当扫榻相候，再与诸位细说。又或是往来贸易，我南邑亦有港口，可供诸位歇脚，若是市舶务招待不周，官吏欺善侮生，又或是不幸遭遇风浪盗贼，有何要我周国相助之事，诸位皆可径来找我，无论是汉是夷，周国皆一视同仁，定让诸位宾至如归！”

柴若讷说完，不待僧人通译，底下早已欢声雷动。这围观之众，大抵都是海商、水手，众人虽早都听说了封建之事，但往占城、金洲这一条航线上，却还只有两个诸侯，众人中很少有人亲眼见过诸侯们的风采。邳国公赵宗泽是天潢贵胄，众人虽然好奇，但他到了新州后，深居简出，除非是大海商、占城的达官贵人，根本难得一见。如今一个周国公如此朴素的出现在他们面前，象个说书卖唱之人一样与他们说话，而且当众发誓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便算明知他只是许个空诺，众人亦难免要大感亲切。

在场的其余各国海客，也等不及僧人通译，纷纷找相熟的宋商打听，然后互相转叙，众人听完，皆是又是惊讶，又是高兴。

柴若讷静等众人再次安静下来，又耐心的等僧人再次用占城语说过一遍，方又说道：“今日柴某既在此立榜招贤，自当以诚为先。故我当先将其中艰难险阻之处，说在前头。我周国一切草创，算得上是白手起家，在封国之内，有不服之番部，封国之外，有叵测之强邻！城池房屋需要一砖一石去建造，粮食衣服需要亲手去开垦耕织！柴某更非有千万金帛，可以赏诸位之功，酬诸位之劳。”

“但柴某能向诸位保证，我周国之官爵，任贤能而不任亲，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有多大功劳，封多高的爵，纵是柴某的亲生子女，若无功劳，亦不得享富贵！”

“我周国之内，功必赏，过必罚，自柴某以下，绝不徇私！”

“柴某虽无金帛之赏，但我周国之内，所征服之土地人民，当与诸君共之，所掠夺之财帛子女，亦与诸君共之！凡我周国之土地、人民、财帛，皆按功劳分配。”

“诸君之中，若有人因周国而死，君之父母，便是我柴若讷之父母，君之子女，便是我柴若讷之子女，君之族人，便是我柴若讷之族人！只要柴某有饭吃，有衣穿，便断不叫他们忍受饥寒！”

“诸君之中，若有人自己已有部众，只要愿意臣服我周国，你用自己的部众征服一座城，柴某便封你为城主、下卿；征服一个县，柴某便封你为县伯、中卿；征服一个郡，柴某便封你为郡侯、上卿！”

“凡我周国之郡侯、县伯、城主，只要是凭自己的本事，率自己的部众打下来的，那么，只要每年上缴贡物，征伐时听从征调，派遣质子，君等便可按自己的心意，治理自己的领地，除此三项以外，柴家绝不干涉其他之事。只要君等肯世代代为周臣，便可以世代享有这

封地！”

“若君之部众，不足以独立。君率三人来奔，则柴某以君为伍长；率十人来奔，则以什长；率百人来奔，则为百夫长。柴某与君等，患难共之，富贵共之！”

“若有遗世之贤者，愿屈就我周国。凡有一技之长，周国皆有君容身之地。善兵者可为将，知治国者可为相。善贾者有户部、太府之位以待之，善工者则有工部、将作监、军器监，善农者亦有司农寺。才堪为卿者则为卿，才足付以一县，则为县令，足付以一城者，则为城主……”

“柴若讷疯了么？！”

在离周国招贤榜不远的几株椰树下面，邳国公赵宗汉与他的长子赵仲珙、次子赵仲彩，都换了一身普通的黑袍，打扮成海商的模样。柔嘉亦换了男装，跟在赵宗汉的身后。

他们的那个位置，可以清晰地听着周国公柴若讷的演讲，他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听众的欢呼雀跃，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有宋人，有大食人、高丽人、占城人……从海船上，从港口周围，涌向柴若讷。

“他没有疯，非但没疯，而且是当世英杰。”赵宗汉轻轻叹了口气，回答着赵仲彩。

在汴京的时候，他见过崇义公柴若讷，那个时候，柴若讷看起来象

一个花瓶，他唯唯诺诺，谨慎小心。每当狩猎或是会见契丹使臣的时候，先帝经常会把他带在身边，而柴若讷总是会很小心的显示出他的一些天份来，当先帝谈论诗书儒经之时，他是少数能接得上话的皇亲国戚，他也能写一些并不算太差的应制诗。但除此以外，柴若讷再无显示过他其他的才能。

在汴京的时候，虽然先帝曾经夸赞过柴若讷，但是赵宗汉是不以为然的。毕竟，论及文学、绘画，这方面赵宗汉在宗室里，亦是极有名的。

但此时，他才明白，先帝看人的眼光远胜于己。

如今的柴若讷，才是真正的柴若讷。当他可以尽情展翅高飞的时候，赵宗汉才知道此人远非自己能及其万一。

他心里面，又是敬佩，又是羡慕。

周国人数虽少，柴家虽穷，但是他们士气高昂，对未来充满希望。赵宗汉知道，在周国之内，也有职方馆的细作——朝廷对他们是不无防范之意的，所以宗泽才会对周国的事情了若指掌。据宗泽所说，他们不多的人众中，已有两成人得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但连他们染病的人，也毫无沮丧之意。

而这却是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

赵宗汉知道所谓的请求归国是绝不可能被允许的事情；他心里也知道自已应当表现得乐观，有勇气，如此才能鼓舞众心。所有的道理，他都明白，但他照样被那场风暴、被丧子之痛击垮了。

在占城国停留如此之久，无疑是在浪费时间与钱财，甚至是在自

杀，但他依然自欺欺人的在占城请僧人给死去的儿子、女儿大做法事，每日接见、拜见占城的贵人。他只知道自欺欺人的拖延时间，试图让自己忘记将要面对的事情。

甚至，若非十九娘一再苦苦相劝，他都不会出现在这里。

“即便是去金洲可能会死，但回大宋是死，留在占城亦是死，若左右是个死，女儿倒宁可死在金洲！那样，纵是死了，也不给太祖、太宗丢脸。”

赵宗汉心里又想起柔嘉的话来。

“爹爹如今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合族人的性命。爹爹若执意不肯前往，亦请许女儿与大哥先率一部分部众，先往新邳城。如此朝廷怪罪起来，亦好有个说辞！”

赵宗汉其实亦知道自己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老老实实在地听命行事，太后与官家叫他往东，他便绝不会往西。有任何大点的事情需要决断，他都要请示太后、官家、皇后，或者他的兄长们，听他们的意志行事。而若是邳国公府中的事情，赵宗汉便会受他的夫人们或者是他最疼爱的女儿十九娘左右……

当一生都养尊处优的他，突然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之时，他的确很需要有人帮他做一个决断。

因为他自己害怕承担决断错误的后果。尽管他明知道别人替他决断他照样要承担后果，但这样的话，他心里依然会感觉到好受一些。

他就是一只从小被养在瑶津池内的金尾鲤鱼，血统尊贵，外表鲜艳，但是，一旦将他放至黄河，遇到风浪，他很快便会不知所措，永远

也无法跃过龙门，变化成龙。

若是十九娘是男子的话，他会将封国的大权全部交给她。奈何，她只是个女儿。而他的儿子，自赵仲珙、赵仲彩以下，大多与他都没有区别。他们一个个温文儒雅，懂得吟诗作画、分茶斗花，待人接物，绝对礼貌周全，令人如沐春风，但除此以外，则百无一用。当十九娘说要仲珙与她一道率部先往邳国之时，仲珙吓得脸色惨白，但身为长子，竟不敢出言反对。

“爹爹可看到了，一切皆在宗将军、曹友闻预料之中。咱们再不早往新邳，待柴家从容壮大，我邳国必为三佛齐所轻。爹爹当早做决断！”

“唔……”赵宗汉吱唔了一声。

但柔嘉已不待他再多说，马上打断，道：“爹爹既已决定，女儿便着人传下令去，明日五更出发。待五更之时，若有人仍未上船，亦不再等待，便当他们从此不再是我邳国子民！”

柔嘉说完，更不等赵宗汉答复，丢下面面相觑的父兄，转身大步离去。

绍圣元年，六月。

凌牙门。

这块大宋朝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地处金洲与黄金半岛之间的海峡当中。自从薛奕经营凌牙门以来，至绍圣元年为止，当人们提到所谓的“凌牙门”时，所指的区域早已有了许多不同的含义。它有时候指的是包括了黄金半岛的最南角以南海域中由宋朝虎翼军第二军控制的大片群岛；而有时候，人们所指的，则是后来所谓的“本岛”，那是一座南北四十六里余，东西约八十九里的岛屿，岛上多山，覆盖着大片的森林，在这座岛上，有虎翼军的港口、兵营、城寨、船坞，有薛奕的侯府，有大宋在凌牙门的所有官衙，还有市镇、民居、寺庙、勾栏、钱庄……至于它的第三个含义，亦是这个名字最初所指的地区，本岛南面那个西口有岩石相对挺立的小岛，如今却已很少被人们使用。那里如今只是“凌牙门”的一个很普通的港口而已。

对于来往凌牙门的人们来说，其实也不会当真有人去追究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在人们的心中，“凌牙门”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大宋朝在整个南海地区的权威，是整个南海地区最为繁忙的商埠，是从广州至金洲最为强大的海上武力——尽管严格来说，虎翼军第二军的军部是设在广州，而大宋亦有明确的法令，凌牙门所有官员、以及虎翼军所有将士之家属，必须居住在大宋的本土，对大部分将士而言，他们的家属都

在广州，因此理论上来说，广州才应当是宋朝在南海力量的真正的中心才对。

然而，人们就是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而事实，也确是如此。

凌牙门就是南海的心脏。

在绍圣元年，凌牙门都督府上呈给大宋朝廷的户籍簿上，登载的编户齐民，已突破万户，其中宋人不下七千户。仅凭此一样，凌牙门在南海诸岛，便不负其名。

在这个时代，户口意味着税收，亦意味着强大的武力——若事有紧急，剔除老弱妇孺，凌牙门都督府亦随时可以征召一支万人规模的军队。在此地区，这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武力。

不过，这里的人口，每一年都是有规律变化的。每一年的五六月开始，在信风转向之后，便是凌牙门人口相对大量减少的时节，随着一艘艘海商借着东南信风，扬帆出海，前往宋朝，凌牙门也会明显变得清静许多。

十余年来，只有今年是个例外。

海商们照旧前往广州、泉州、杭州，自西方而来的海商依旧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因为有个闰二月，六月之时，信风已转向四五十日，西方大食、注辇国来的海船，按理是应当渐渐多起来了，但今年六月的情形，较之往年，却最为惨淡。自西而来的海船还带来不那么中听的消息，至少有三艘船上的水手在凌牙门的勾栏、客店里，宣扬他们的新闻——注辇国拦截了所有途经他们港口的海船，禁止他们继续东行，而

且，凡是船上有宋人的海船，一律连人货带船，全部籍没充公。有水手还绘声绘色的讲叙他们是如何躲过注辇国的水师，历尽艰辛才来到凌牙门，他们又如何看到宋人的武装商船，被注辇国的水师围剿，抵抗、然后被俘或者沉没。海船带来的传闻是真是假，无人知道。但这些船只的确也没有凌牙门停留太久，而是稍做休整，随便买卖点货物，便启程前往广州……

若是在往年，这便意味着凌牙门要经历长达半年之久的萧条。

但今年，甚至没有多少人关心那数千里之外的注辇国。自从去年大破三佛齐后，在南海，根本没有几个人相信会有谁敢挑战大宋的海船水军。注辇人可以在他们的港口阻断海商，以此报复大宋，但是，凌牙门的人们，在乎的却是他们的新客人——邕国部众、周国部众、还有为数不算太少的野心家们……自从闰二月中旬周国公柴若讷、邕国公赵宗汉的船队先后抵达凌牙门后，这里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发了点财。而有关邕国与周国的新闻，亦成为凌牙门最热门的话题，毕竟凌牙门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到过汴京，更不知道皇亲国戚长的什么样，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不少水手，甚至在亲眼见到邕国的船队之后，依然坚定的相信，身为皇叔祖的赵宗汉，乃是一个身上披着龙麟的怪物。也有人一门心思的打着周国那千余男人的主意，已经不止有一个人跑去和柴若讷说，要求他在南邑城中免费划出一块地来，用来开勾栏……

但是，位于凌牙门本岛西南最高的山麓上的薛侯府内，气氛却没有

这般轻松。

“局势不甚乐观啊。”薛奕锁紧了剑眉，发出无奈的感叹。中厅之内，他麾下的几员校尉，还有刚刚从新邳城赶来的宗泽，都一道屏气凝神的站立着，听着他们的上司发着牢骚。

的确是比较倒霉的。

曾经在凌牙门当过都督的太府寺卿曾布曾大人，在去年上了一道奏章，朝廷于是再次重申了一些原有的“约束”，并加进了一些新的约束。

这些约束大概包括两件事情。

第一种是虽然让人感到麻烦，但还算无足轻重事情。包括以更加严厉的军令规定海船水军将士家属必须居住在宋朝本土，翊麾副尉以上在海外私自纳妾生子，母子皆必须送回国内……诸如此类。

而另一种，则是看起来也许很有道理，但至少在这个时候的确给薛奕造成了极大麻烦的事情。这些约束包括虎翼军第二军实行轮戍制，其麾军战船、将士编成七营，其中三个营驻守广州，三个营驻守凌牙门，一个营驻守归义城，三地每年必须有一个营进行轮换、每个营在海外驻守，不得超过三年；类似的措施还包括虎翼军将领不得兼任海外领地的都督，哪怕是暂代也不被允许；凌牙门与归义城都督各自掌握的那只拥有七八十艘战船、千余战士左右的军队，无论何种情况，皆不受虎翼军将领节制，反之亦然，只有广州知州在紧急情况下才被允许调遣虎翼军第二军……

曾布的奏章、朝廷的这些约束，目的只有一个：在封建南海的情况

下，朝廷要加强对海船水军的控制，以防止出现割据、拥兵自重的情形。

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若是朝廷的约束早点下来，薛奕可能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佛齐吞并丹流眉。但从道理上来说，朝廷虽然做出防范，但却并未干涉他的指挥权。保证了这一点，薛奕已经知足。

所以，如今的薛奕，只能自认倒霉。

他早已经料定，如若那位“镇海侯”要发难，如若注辇国果然决定出兵干涉，他们当然会选择在六月到九月。东南信风，有利于注辇国的战船东来，却不利于大宋的战船南下。

但薛奕却也没有胆子公然违抗枢府的命令，接到使者的命令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乘着东南风起，返回广州。那些在发了一笔财后得以回国的部下倒是欢声雷动兴高采烈，却是苦了薛奕。要求将这些兵力调回，他必须上表请求枢府准许，即便是得到枢府的命令，待广州的战船南下，最快也已经是十月份的事情了。

经过裁汰、整编、调防……绍圣元年时，奉行精兵理念的虎翼二军一共只有五千水军，讨伐三佛齐时，薛奕并未倾巢出动，但也带了大部分的主力，但如今，他能动用的兵力，只有二千一百水军，二百多艘大小战船。薛奕此刻不由得不生出后悔——他原本是可以将虎翼二军扩充至一万人的。

而更倒霉的是，权凌牙门都督谢本中，上任不满一年，居然染病不治，几天前一命呜呼。等到薛奕的表章到了汴京，再由朝廷讨论任命新都督，若十月份新都督能到，薛奕都要谢天谢地。而按朝廷最新的敕令，都督出缺，则由监察御史暂摄其职——如今这一任的监察御史，唤

作陈克庄，虽然大抵来说，监察御史被打发到凌牙门来，那自是算不上什么好差遣，但这位陈察院却依然是出了名的不知变通、心胸狭小。他原就与蔡确、狄谘、薛奕们不太对付，而讨伐三佛齐时，为了机密行事，又没有事先告知他，结果可想而知，他愤而上章弹劾薛奕等人未果，对薛奕们也更加怀恨。原本薛奕也并不在乎他，但不料如今他却大权在握——陈克庄暂摄都督之事当日便特意来拜会薛奕，当面告诉他，若注辇国果然东犯，亦是由他薛奕“启衅”所致，他陈某的职责中，只要守卫凌牙门不受侵犯便可，其余一切免谈。他还再三警告薛奕，凌牙门乃南海重地，不容有失，薛奕的虎翼军若再次“妄动”，导致凌牙门有失，他薛奕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即便是注辇国果然兴师东犯，薛奕也不相信他们一年半载便能攻得下凌牙门——除了薛奕的经营，前都督曾布也不是没做过好事的，他在任上时曾经下令，凡在山上营建庄园的富室，必须在庄园四围建造城墙、敌楼，此令一直延续至今；而曾布也曾经率人掘井取水，修筑蓄水池……果然真有强敌进犯，海滨之民可以退居山上，与敌人周旋。任何人想要攻下凌牙门，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仅仅守住凌牙门又有何用？

三佛齐若敢作乱，则当趁机一鼓荡平之；注辇国若敢东犯送死，更应当乘此良机，不叫他片板西还……在薛奕看来，这是良机难得之事。

薛奕早先接到石越的书信，李敦敏、狄谘、唐康，也分别寄来书信给他，这些信件寄出的时间最远相差数月，说的事情却大抵相近。虽然发行盐债顺利，而宋辽关系亦已缓和，但朝廷几年之内的重心未变，大宋本土之内，将奉行全面收缩之策略，对外不仅要维持与大辽的和平，更将积极与西迁之西夏修好，即使对西南夷，亦将以招抚为主、分化打

击为辅。众人的信件中，警告劝诫之意甚浓，薛奕亦自知，虽然他迅速攻灭三佛齐，又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的俘获，一则鼓舞了士气民心，二则于朝廷财计不无小补，三则侧面支持了封建南海之策，朝廷这才在面子上未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不得不做出姿态来，大加表彰。薛奕虽然未能因此再进爵，但官职日高，家中荫赏亦算极厚。但是，两府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司马光的想法，却并非如朝廷对天下宣称的那样，反倒是忧心忡忡。司马光担心薛奕的成功，会给边将们一个错误的信息，使他们乐于生事，从此国无宁日；更担心的是，薛奕在南海挟胜而骄，让南海变成另一个西南夷。

而石越在此事上，与司马光的态度却全不相同。石越同样也不愿意与注辇国发生冲突，但是，相比而言，石越比司马光对南海的历史更加了解，他知道六十年前，注辇国就曾经大举兴师东犯，击溃三佛齐水军，生擒三佛齐国王与他的战象，攻破三佛齐之大城，使此南海强国，从此彻底沦为注辇国之附庸，此后六十年间，三佛齐王之册立，必须得到注辇国之允许。若说宋朝势力侵入南海，是还可忍，但如今宋军攻破三佛齐，擒其国王，分其国土，另立新君，若是如此这般，注辇国还无动静，那其在细兰海建立的海上的霸权，一夜之间，便将崩溃。因此，石越已经数次告诫薛奕，要他对注辇国绝不可掉以轻心、轻敌误国。

朝中石越与司马光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司马光力主要加强对海船水军与海外官员的约束，而石越则几乎是暗中纵容他们发动战争……而海外事务，一向又是石越所主导，此番司马光插手过问，这自是石越难以接受的。但是，从往来书信中，薛奕却知道朝中局势亦十分微妙，自发行盐债以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为顺利，但是各种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最常见的就是强行抑配，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迫当地的富户与中产之家购买，这中间最倒霉的就是中上之家——许多家庭，往往

是被迫买了数百贯盐债后，便濒临破产，不得不低价将盐债抵押或者卖掉，而朝廷则处境尴尬，经常是在刚刚表彰过一个地方官员后，才发觉他的属地出现了抑配之事。北方的地主富户对此尤其怨声载道，旧党的不满、台谏的恼怒，日渐月累，越来越大……朝廷虽屡颁诏令禁止，但又如何禁止得了？想要严厉处罚，但地方官员却也同样觉得朝廷不近情理，反弹强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此事反倒是王安石在南方干得有声有色，但王安石的成功，却只能更激起旧党的疑虑。

可以说，自盐债以下，石越的种种理财之策，全都靠着司马光、范纯仁的个人威信与良好的人脉支撑着，朝中才没有形成再一次党争。但司马光的牺牲亦极大，不断有旧党名臣自请出外，不断有故交好友与他断交，而旧党间的裂痕，亦越来越大——旧党中对司马光、范纯仁不满的君子们，以河北人为主，大批大批的聚集到御史中丞刘摯的周围，俨然自成一党，若非司马光威望犹存，旧党几乎立刻就要分裂。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若非石越的政策确有效果，双方的合作早已破裂。

因此，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为了安抚司马光，石越亦不得不做出妥协。

曾布的奏折、两府的约束，不过是这种妥协的一部分而已。石越必须让司马光相信他是在诚心诚意带领宋朝走出困境，而一场万里之外的战争，却无助于让司马光这么想。而若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则更可能令司马光平生疑虑，怀疑他与新党究竟有何区别。

石越的麻烦，其实就是薛奕的麻烦。

朝廷削弱他的兵力，石越却要求他如果注辇国东犯的话，要以速战速决为利。若是做不到速战速决，石越亦要求薛奕确保周国与邲国的安

全，帮助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生存、壮大。尤其是同姓诸侯的邲国。

也就是说，石越在南海的底线是，必须确保封建诸侯的顺利进行。石越的话说得很明白，他绝不允许从南海传回不利于封建的消息。他不能给反对者任何口实。甚至，石越还暗示他，即使战争拖延，朝廷也不会为与注犂国的战争消耗过多的国力。

用兵之道，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客军远来，利于速战。因此即便不论实力对比，速战速决，亦应当是注犂国所期盼的，而宋军则应当高壁深垒、严阵以待，避开敌之锐气，消耗敌人之补给，松懈敌人之意志，然后再寻找时机，趁虚而击之，则可竟全功。

石越并非不知兵之人，他率军征伐西夏之时，亦能放手给将领自主之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如今却向薛奕下达如此不知兵道之命令。薛奕是个聪明人，自然能想到石越在朝中究竟面临着多大的压力。但石越毕竟算是个好上司，他知道自己的要求过于强人所难，因此又给了薛奕一个最低的目标。

因此，虽然薛奕心里很想借此机会，一举歼灭注犂水师，但他还是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形势不容许如此。所以，他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至少要保全住周国与邲国，只不过，凭他眼下的兵力，即使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亦不容易。他自然不会理会陈克庄，但他同样也没有说服陈克庄的信心。

虽然薛奕心里亦非常希望能够利用上凌牙门的力量。若是谢本中不死，他原本可以多出千余人的兵力，甚至还可以大举征召凌牙门的男子……若能得此强援，薛奕甚至觉得即使没有广州与归义城的军队，他依然有战而胜之的可能。

但是，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他必须熬过这一年，他相信石越不会真的坐视不管，最快冬月，最迟明春，凌牙门会有一个新的都督，而他也会得到他的全部兵力。

只要他能在此之前，运用好手上的力量，维持住局势。

但即使如此，薛奕亦知道他的任务有多困难——周国与邺国，这两国诸侯，都是他的大包袱。

薛奕的目光扫过几员部将，落到了宗泽脸上。

“汝霖，新邺的情形如何？”

宗泽连忙欠身低头，但他仍然很明显的感觉到几道奚落的目光投了过来。他抿了抿嘴，回道：“邺国公自得将军劝告，已令次子赵仲彩率一部分部众垦田、招徕部属，邺国公则自率长子赵仲珙以下，全力修葺城防。新邺原有旧城，城寨营建，还算顺利。城内粮草兵器，有卢安甫、曹友闻供应，储备充足，以目下邺国人众来看，支用半年，绰绰有余……”

但他方说了几句，便听薛奕厉声喝道：“某不是想听你这些废话！”

“是。”宗泽被薛奕这么大声一骂，更不敢抬头，他知薛奕的脾性，再不敢绕圈子，连忙说道：“属下亦曾训练邺国部众，然除原有禁

军、教阅厢军外，自邺国公诸公子以下，大多娇生惯养……叫此辈张弩拉弓，实……实……”

宗泽一面说着，一张脸早已羞得通红，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他在虎翼军被视为“将种”，许多人都认定他迟早接掌薛奕之位。但宗泽亦知道，在军中，自也有许多嫉妒他的同僚。他奉令协助邺国训练水步军队，早先却把事情想得太容易，在薛奕面前说了大话，要用两三月的时间，将邺国部众训练成一支不可小觑的部队，但如今的情形，却实是个笑话。

他自随赵宗汉至新邺，便立即将邺国部众中，十六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挑出来，除染疾在身者、残疾者外，一律与朝廷赏赐的禁军、教阅厢军一道，重新编队，组成一军。然后又根据赵宗汉的要求，挑出一些禁军、教阅厢军武官、节级担任都头、队将，再在赵氏亲族中，挑选少年有潜质者，出任副都头、副队将。如此安排之目的，一则利于训练指挥，二则亦是為了便于以后能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赵氏亲族手中。邺国公赵宗汉虽然遇事没有决断，但也并非愚昧无知之人，他也很清楚这支军队对于他邺国的意义。

这样一只军队，是邺国的全部力量，亦是邺国的根基所在，他们将一面操练，一面垦田、修葺城墙……

但是，这表面上看起来很妥当的安排，到了实际训练中，却出了问题。

赵氏亲族原本都是天潢贵胄，即便是宗泽精挑细选出来的人，叫他们听宗泽的话尚还勉强可以，但叫他们听那些禁军、教阅厢军的武官、节级的话，对这些凤子龙孙来说，则简直是奇耻大辱。而那些武官、节

级们，心里面也存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根本不敢命令姓赵的“部下”；但他们虽然对赵家的子孙虽然奴颜婢膝，对宗泽却又不太放在眼里，这些人皆出身步军，有几个人还进过讲武学堂，在他们眼里，海船水军只是一只不入流的军队，哪里配指挥他们？

如此，邶军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上下失位，谁也指挥不动谁。宗泽有心要仿效孙武，杀几个赵家子弟立威，但他毕竟只是客将，邶军的都指挥使乃是赵仲琪。这位邶国公的世子，乃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诗书亦读得不少，并不能算不学无术，叫他老老实实听话吃苦，他虽不见得乐意，但也咬着牙硬着头皮便忍了，但叫他下令去杀自己的兄弟子侄，那倒不如直接一刀砍了他来得容易些。

因此，宗泽虽然在薛奕面前许下大话，但是，近四个月过去了，他也不算真正掌握了这支军队。到了六月份，邶军当中，有两成的人染上了各种疾病，还有两成的人至今无法拉开一张七八斗的弓……更糟糕的是，三个多月以来，染疾而亡的人已经接近一百人，此事对于邶国部众的打击，尤为沉重。

在邶国的挫折，实是宗泽从军以来，所遭遇的最大失败。虽然越是如此，宗泽越不肯放弃，但是他也知道，邶军的情形，在同僚当中，多半已经传为笑柄。

他此时不用抬头，也能知道厅中的其他袍泽，肚子里正在大声的嘲笑着他的无能。

但薛奕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垂首欠身答话的宗泽，突然问道：“我听说邶国的疾病极严重？”

“是。新邶城内，几乎每隔一日，便有人染疾而死，此事对邶国士

气之打击极大。”

“我听说几乎没有人主动投奔邺国？”

“是。”

“以今日新邺的情形，你觉得若三佛齐遣数百战象，他们能抵御几日？或是说，他们根本不需要派兵去攻打？！”薛奕冷冰冰的讥刺道。

宗泽咬着嘴唇，涨红了脸，既羞且愧，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薛奕高踞帅倚上，俯着身子，逼视着宗泽，“如此说来，我将你派到邺国，你能回答我的，便是这个国家已全无希望？！”

“并……并非……”宗泽低声应着。

“并非？并非什么？！”薛奕大声怒道。

宗泽沉默了一会，突然抬起头来，直视着薛奕的目光，咬着牙说道：“属下以为，邺国并非全无希望。”

“并非全无希望？！”宗泽的回答，不仅令厅中其余数人侧目，连薛奕亦不觉愕然。他其实早已知道邺国的情形，如此羞辱宗泽，不过是想用激将法——薛奕甚至早已准备好要分一只部队去协防新邺城。

但宗泽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意料。薛奕素知宗泽虽然年轻，但平生是很少乱说话的，此番吃了个苦头，但邺国内部如此，原也怪不得他。但是，一个连薛奕自己都觉得已全无希望的诸侯国，宗泽却说“并非全无希望”，若非薛奕极信任宗泽，几乎要认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争强好胜。

“是。”宗泽这里已是豁出去了，“属下以为，若能做到两件事，邺国并未必没有希望！”

“两件事？”

“不错。第一件事，便是要将邺军置于柔嘉县主掌握下！”

“你说什么？”薛奕几乎以为自己听错。

“此事的确惊世骇俗。”宗泽大声道：“然若非如此，除非邺国公还有一个儿子能如柔嘉县主这般，敢于临阵决断，能令邺国赵氏亲族都畏惧，令邺国部众皆亲附信任，否则，谁也……”

“令女子掌兵，宗汝霖你莫不是疯了？”宗泽话未说完，厅内的几个将领已是面面相觑，有人不顾薛奕的规矩，忍不住插话讥笑起来。

但宗泽却不为所动，只沉声说道：“邺国之内，除柔嘉县主，再无他人能有这能耐。”

“是么？”薛奕凝视着宗泽，冷冷道：“我管不了什么惊世骇俗不惊世骇俗，女子领兵也罢，傻子领兵也罢，那皆是邺国的家务事。我只要邺国能替我省下几百兵力，你找只王八来领兵，我也不管。然柔嘉县主当年在汴京，可没甚好名声！”

“属下愚见，打仗的话，无赖儿未必不及良家子。”

“是么？”薛奕反问了一句，不置可否，又问道：“那你的第二桩事，又是何事？”

“末将斗胆，想向大人要点东西……”

“唔？”

“末将听说大人造了一批小火炮。”宗泽抬眼望着薛奕，嘴边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听说这些小火炮可以两人甚至一人使用，还有许多毛病，瞄不准，射不远，造价比弓弩贵，却不及弓弩有用……”

薛奕瞥了一眼那几个不知内情的部将，有人又惊又喜，有人不屑一顾……目光最后方移向宗泽，“既然如此，你还要它做甚？”

宗泽谦声道：“此物于我海船水军之百战精兵，无甚用处，然若是给邶国那些乌合之众，却直是量身定做。三佛齐之弓箭射程远不及大宋，邶军有此小火炮，足以御敌。”

“是么？”薛奕哼了一声，他心里当然很清楚宗泽是怎么知道他悄悄打造了一批小型火炮的——他私下里委托给曹友闻时，虽没准备告诉宗泽，却也没想过要瞒着他。想来曹友闻也不会那么老实，只怕宗泽早就亲自试验过那种小型火炮了。“你要想要这东西，叫邶国公找曹友闻去买，你顺便转告曹友闻，我会派人去他那里抽解，他每造十只小火炮，我只要三只，他要乐意的话，尽可以拿弓弩来充数。”

反正这物什连高丽都有了，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南海天高皇帝远，薛奕也不怕御史台，陈克庄若有本事，便去找到证据证明曹友闻那里的图纸不是高丽人泄露的。薛奕现在关心的，只是如何打赢即将发生的战争。

六日后。

新邳城。这座三佛齐的旧都，如今被称为新邳，它既是邳国的都城，亦是此时的邳国所能实际控制的全部国土。虽然不及宋朝国内的大城市，但相较而言，新邳城亦称得上是南海名城，在目前已封建的诸侯之中，规模户口，皆称得上首屈一指。

邳国公赵宗汉一族，在赵氏宗族内，不是大宗——按大宋封建之法，如秦国，乃是奉秦王廷美之嗣，而廷美之后再无其他宗族被封建，那么所有秦王赵廷美一系的宗室，包括这些宗室的家长的妻族、母族，非有特旨，便一律都成为秦国公赵克愉的臣民。因此，如秦国公这种大宗之后，部族自然较盛，只不过因为要筹措经费，似秦国部众反而难以一次成行，只能分几次之国。而邳国只算小宗，甚至根本不能称为“宗”，因为邳国公赵宗汉虽是濮王之后，却并非袭封濮王爵位，因此，邳国的“公族”，实际上只有邳国公的妻儿子女，再加上他的妻族、母族。而当时奴婢与主人大抵只是雇佣关系，即使追随而来的，亦只不过受困于契约，孤身一人而来。故其“公族”不盛，男女老弱外加内侍全部算上，亦不过数百人。

占据邳国部众最大规模的，乃是朝廷赏赐的禁军、厢军、工匠和他们的家属。除了按朝廷封建之制，邳国得到五百教阅厢军步军及其家属外，皇帝额外赐给柔嘉五十名禁军、十名班直侍卫及其家属，另外，邳

国被赏赐的工匠在诸侯中也仅次于雍国与曹国，有二百名之多。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总共便有四千之众。

而其次则是赵宗汉想方设法招募到的部众，凭借着曹友闻的协助与卢家的势力，虽然将军队扩张十倍的规模此目标远远没有达到，但能招募到三四千人，亦已是相当可观。

共计八千余人的邳国部众，尽管一路前来，多有损耗，但邳国上下，十六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仍然有四千一百零二人，相比周国来说，的确是称得上“部众繁盛”。

而邳国的优势更不止于此，在新邳城的户口中，尽管有八千之众，但所谓的“汉部”仍然只占少数，做为三佛齐的旧都，南海名城，虽然残败已久，虎翼军先期为邳国“清道”时又跑了一些人，听闻邳国部众到来，又有许多人逃离，但留下来的人户，经过清点，依然有五六千户之多！即是说，邳国公赵宗汉自建社稷、立宗庙开始，便坐拥三四万的“蕃部”——尽管其中僧侣多达五六千。

这等好命，是连雍王与曹王也享受不到的。

以人口而论，毕竟还是南边的金洲、阁婆较盛。

但此事对于邳国来说，也未必全是好事。新邳原来的居民，对于新来的宋人，大多抱着敌视、疏远的态度，而邳国部族对于这些蛮夷，亦心怀轻视、猜忌。

而邳国公赵宗汉自入新邳，便发觉此城城垣残败、宫殿不修，他虽然无暇修筑宫室，对城墙却不敢掉以轻心——新邳城有大河穿城而过，城中水道纵横，乘船便于乘马，然此种地势，在一个一生生长于中原的

宋人心中，却是全无安全感可言的。赵宗汉根本不知道应当如何防守此城，水门破败，能入城的水道数以百十计，兼之地势低洼，更不利防守。因此，即便是一向犹豫的赵宗汉，亦难得的当机立断，他请堪舆师看过风水、五音利姓，又征询了宗泽、曹友闻的意见，遂在此城之东南向一处地势较高处，建造社稷、宗庙，然后立刻下令，以社稷、宗庙为中心，重新修筑一座周长三里的内城，同时对原有的城墙进行修葺。

这绝非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

力役这种苦差使，自然是以城内“蕃部”为主。曹友闻向赵宗汉推荐了几个常年来往于新邳贸易，熟知当地民情，还懂得当地语言的海商，包括两个宋人，三个三佛齐人，一个大食人，赵宗汉便以这六人为“承勾”，专门负责强行征发役夫，征收物税，督责役夫劳作……金洲物产丰富，得天独厚，当地土著，往往不用费力劳作，便可温饱。在这等自然环境下，历数千年之演化，当地之土著便养成了懒散之习性，其民风与中土大不相类，故此前海商们往往困于缺少劳力，其原因倒并非是因为当地缺少人口。如今，邳国要驱使新邳蕃民为苦役，此事自然不可能和平解决。自古以来，役使民众者无非有两个法子，上者以德信，下者以威信。邳国新至，无德可言，便只能以武力与苛法相逼。而六承勾更是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凡役使之蕃民，稍有懈怠，便遭鞭杖；征收物税，略有拖欠，便枷锁示众。为防止逃亡，在六承勾建议下，赵宗汉又颁布法令，在蕃部中重新编成保甲，并派出邳军在城外三十里巡逻，任何人未经许可，私出三十里外，保内五户全部腰斩。

因此，当宗泽乘着小船穿行在新邳城中时，触目所及的，到处都是悲鸣哀叹。为笼络、控制当地的富室，邳国公下令城中之蕃部富室，各出二子侄，其中强壮者编入新组建的邳军，不堪为兵者则编入厢军，交由六承勾率领，督责劳役等事。此时新邳城内，处处都可以听见承勾厢兵的大声吆喝、鞭笞、怒骂，蕃部百姓妇孺的哭泣、惨叫，还有垂头丧气的邳国汉人，失魂落魄的邳军将士……

这绝非宗泽所想象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大业草创时那种积极向上的情形，反倒是一派亡国之象。

再想起他所听说的周国的情形，更令宗泽平生慨叹。

柴氏之周国，与赵氏之邳国，可以说景象截然不同。柴家虽然穷困，然自柴若讷率族人在南邑建社稷之日起，便呈现出兴盛之象。这几个月来，投奔柴家的豪杰之士数以百计，凌牙门附近的宋商纷纷慷慨借贷给周国，柴若讷亦不负众望，到南邑仅一个月，即率部众连破三个蕃部，俘获甚众，柴若讷如事先宣扬的那样，将所有俘获，按功劳尽数分给部众。

四月份，一群由宋人、交趾人组成的水贼听说了柴若讷的榜文，于是攻下金洲南部的一个海边村落，宣称要在彼处建城，水贼头子陈阿四并自称城主，试探性的遣人向柴若讷称臣纳贡，柴若讷竟毫不犹豫便接受其为臣民，封其为下卿、定海城城主。此后，在附近游荡的水贼蜂拥而至，到六月为止，短短两个月内，水贼们小心的在金洲南部海岸攻下了四五个村庄、海港——相比凌牙门、詹卑、新邳、南邑等南海大城座落的金洲北部，南部海岸一向是各国力量比较虚弱的地区，亦是南海水贼过往所躲藏的地区——此辈全部向周国称臣，柴若讷通过他们征收贡品，不费吹灰之力组建了一只共计三十四艘大小海船的水军，得到数百

名经验丰富的水手与水军。此风愈演愈烈，便在十几天前，竟有五家海商联手，雇用“伴当行”的武伴当，攻下南邑西北距监篁国不远处的一个港口，然后向柴若讷称臣，被封为西郡城主，从此，金洲北海岸亦出现了隶属于周国的封城……

至此，周国的实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扩张着，震撼着南海每一种势力。

几乎可以预见，所有的海商、水贼……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将将周国视为自己的乐土——水贼只需向柴若讷交纳一笔贡品，送几个人质到南邑，最多再送柴若讷一艘船、几十个手下，便可以获得一个合法而体面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周国的下卿，从此不再受到虎翼军的追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城”内，征税、销赃，想做什么便可做什么……而那些海商则更加野心勃勃，他们将此视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在一个海上要道上，经营一座完全由自己做主的港口，甚至可以传诸子孙后代，而所要付出的东西，对这些海商来说简直微不足道……

而柴若讷从中得到的好处也同样非常可观，他付出的东西，完全只是地图上名义上属于他的东西，但换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周国的声势不断壮大，不仅令周边的部族更加敬畏他，而且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投奔者，让更多的海商愿意借贷给他。而他借助这些力量，也可以迅速的度过最初的难关，站稳脚跟。

短短四个月，他依靠这些力量，四处征伐，他命令南邑附近之村庄、部族，都必须承担赋税、贡物、劳役、兵役，他的征税官所到之处，凡是不肯听令或者拖延者，立即发兵征伐，单单是宗泽所听说的征伐，便有五六次之多，据宗泽得到的消息，凡是被他征讨的村庄部落，不仅所有东西都被抢掠一空，而且所有的蕃人，都被分配为奴，那些蕃

人头领往往全家处死，首级则被其余的征税官带着，四处传送。

柴家的部众，同样受到水土不服等疾病的困扰，同样的不断有人病死。但是，周国的势力在扩张，周国国势兴旺，却几成人所共知的事情。尽管薛奕依然将周国视为一个包袱，尽管那些依附的柴家的“城主”们在面临真正考验时未必可以信赖，但是，四个月的时间内，南邑周军的人数的的确确的扩充到了三千五百余人，他们还拥有一支规模虽小，但未必不堪一击的水军，甚至还有了一百象兵！

而反观邳国，宗泽心里很清楚，甚至连曹友闻都在两面下注。曹友闻暗中派人送给柴若讷五百套盔甲，并且将他一个才三岁的侄子，与柴若讷尚在襁褓中的一个孙女悄悄定了婚事……

这些诸侯国将会深刻影响到南海的现在与未来。而曹友闻是个商人，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邳国身上。

只有宗泽还不肯死心。

只有宗泽不相信这个国家已全无希望。

此时他还不知道雍、曹、定、秦这些诸侯国是如何立国的，摩逸诸岛的诸侯们，所面临的压力远远小于金洲的诸侯国，在那些岛上，不存在能对他们构成实质威胁的势力，他们可以从容发展，从容选择。但金洲的邳国与周国，却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亡国灭族之威胁。

宗泽虽然理解周国公柴若讷的种种举措，甚至对他还有几分佩服，但是，他并不赞同周国的许多策略。在宗泽的理念中，永远也无法接受将水贼封为城主、下卿的做法，亦无法接受柴若讷对待蕃部的残暴，无法认同他将俘获的蕃人战士、蕃人百姓一律发配为奴……尽管他知道这

些很有效，但宗泽始终坚信，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宗泽的身上，的确有一种诸夏的优越感，但他并不会与一些宋人一样，将蕃人视为低人一等的禽兽，而是相信，蕃人与宋人，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此，不全是为了争强好胜，不全是为了完成任务，宗泽也希望帮助邺国站稳脚跟。他不希望周国成为唯一的榜样。

虽然邺国的许多做法，也同样令他不满意——对于蕃人，邺国公赵宗汉有着远比一般宋人都要强烈的优越感，因此，虽然对宋人部众他优柔寡断，有时几近妇人之仁，但对蕃人却只要六承勾一鼓动，便可以毫不犹豫的采用保甲连坐这类的秦政暴法……

但宗泽依然能从新邺城中看到希望。

因为，他们有个不同寻常的县主。

在与邺国部族相处的时间里，他已经陆续零星的听到一些关于柔嘉县主过往的传闻。在传闻中，这位独具一格的县主，似乎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物。而与柔嘉相处的时间里，宗泽亦可以证明，这种传言绝非无根之谈。

许多人家，即使是大宋北方的大户人家，如若家里有一个老大不嫁的女儿，十之八九，这个女儿便会成为家中一霸，若是这女儿还受到父母的宠爱，几乎可以肯定，这女儿绝对将成为家里的一个惹不起的人物。这种奇妙的人情世故，即使在邺国公府这样的天潢贵胄之家，亦难以例外。这位老大不嫁的柔嘉县主，乃是邺国公府上，自邺国公赵宗汉以下，最为嚣张跋扈的人物，从邺国公的妻妾，到她的兄嫂、弟妹，无一不要让着她三分。对一些礼法先生来说，这无疑是乾坤颠倒，伦常败坏，绝难接受之事。但是，这对于宗泽来说，却并非如此。这等事情，

在市井百姓之家本就极为寻常，布衣出身的宗泽，则已见惯不怪；而在宗泽的家乡南方，礼法亦不如北方那样严密，更何况，自入海船水军之后，宗泽心里的这类礼法观念，便更加淡泊了。对于海上行船的人来说，对女人最大的忌讳便是让女人上船，而这种忌讳随着封建南海的进行，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接受的呢？

柔嘉县主的确不好相处，她对她的兄弟们都常常喝来斥去，颐指气使，对外人更加不会客气，稍不顺意，便遭鞭打。但是她却有一桩好事，她遇事果决，敢作敢当，而且对宗泽与曹友闻颇为客气，二人若有谏言，她每每接纳，极少驳回。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县主虽然对下人部众呼唤喝斥，不假情面，对百姓也看起来高高在上，但是宗泽能感觉到这位县主本性纯良，她的傲慢无礼，纯粹只是因为出身成长之原因，与她父兄们完全不同。

只要适当的引导，这位县主是可以成为一位“仁君”的。

宗泽在心里面，是希望邳国能够成为一个儒教国家的。他希望邳国能成为诸侯国的一个典范。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诸侯国都会立孔庙，祭祀孔子，尊崇儒经，但是，那未必便是真正的儒教国家。孔子有时候只不过是个漂亮的空壳，被人们用来装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便堂而皇之的行之于世——比如周国，柴若讷肯定也会把孔子高高的供起来，摆上几盘冷猪肉，然后便将他抛之脑后。

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应当是怎么样的，宗泽心里面也很模糊，他也说不清楚他理想中的国家应当是怎样的，但有些事情却是他可以确定的。

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至少应当推行仁政。这样的国家内，不应当有暴虐的刑法，不应当有严苛的赋税，更不应当存在命如草芥的奴隶——宗泽并不怀疑世上会有上下阶级贵贱之分，但他却始终坚信，即使最低贱的人，也依然是人，他们不是禽兽，更非草芥。这个国家，即使不能如《天命有司》中所说的那样，但至少亦应当将老所有终、少有所长，百姓过安康太平的生活视为这个国家存在的目标与意义。

宗泽也相信，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应当将蕃人视为教化的目标，视为“华夏之”的对象，而不是将之视为奴役、欺榨的对象，将其性命视同草芥。

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女主当权，果真有那么重要么？大宋朝如今都是太后主政，亦无人会怀疑大宋会因此而没落。何况邺国公依然是赵宗汉，将来继承邺国公之位的，依然会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们……

宗泽站立船头，心里一直胡思乱想着。尽管薛奕已然表态他不会在乎邺国究竟是谁掌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是，他依然会仍不住要在心里给自己多找些理由，以说服自己不会动摇。

不管有多么理由，毕竟，他要做的，不是寻常之事。

柔嘉县主这几个月里，在新邺城可以说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虽然她在新州几乎挽救了邺国的命运，但是她本人倒并无多大的野心，来到新邺后，她便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她不象旁人那么愁眉苦脸，更不似邺国公府的许多女眷那样，诸多抱怨——对那些贵妇，甚至是邺国公府的侍女们来说，这个地方除了景色怡人，几乎一无是处，相反还有诸多的不便。

这里没有她们想要的脂粉、香露，没有新奇的服饰，没有争奇斗艳

的化妆，她们完全远离时髦的汴京，不知道现时流行的是哪一种发型……她们甚至无法悠闲的下棋弹琴吟诗作画，邳国公赵宗汉下令自他夫人以下，所有的女眷都必须亲自动手，种桑养蚕——尽管宗泽与曹友闻早在杭州之时，便已劝谏过金洲根本不适宜蚕桑，但邳国公府上，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而此地适宜种植的苧麻，邳国公府上的北方人，却根本没有人懂得如何种植，绝大多数人连苧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种注定徒劳无功的劳动，仍然令得邳国公府上的女眷怨声载道。

只有柔嘉县主仿佛到了属于她的乐园。

初到新邳城，她便爱上了乘象。不知她从哪里弄到了一只小白象，然后便整日带着大宋皇帝赐给她的仪仗、侍卫、禁军，四出游玩。没多久，曹友闻又送给她一位懂得汉话的三佛齐婢女，从此这位县主便越发的胆大包天。

她经常不顾禁令，远足到离城百城之外，借宿当地蕃人之家。每次出城，她都能带些“新奇”的东西回来，从打猎所获的奇怪猎物，到常见的槟榔蜜酒、椰子酒、沙糊米^[1]，甚至偶尔还会带些蔷薇露、檀香、琥珀等物什回来，送给公府的女眷。

城外的蕃人都敬畏这位县主，对她又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也许是因为她是第一个敢于进入“牌水居”的邳国贵人——那是汉人对三佛齐当地盖在木筏上的房屋的称呼；也许是因为打猎歇息的时候，她会毫与顾忌的蕃人向导一道席地而坐，痛饮椰子酒……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城外的蕃人见着邳国的其他部队，往往便躲藏逃匿，但若见到柔嘉县主的仪仗，甚至有人会主动请求做向导。

而大约过了一两个月左右，柔嘉县主又有一样新的爱好。某日，她骑着小白象在新邳城中闲逛之时，竟撞上了一个邳军兵士在凌辱一个三佛齐妇人——这种现象，在邳国部众入城以后并不罕见，即便宗泽、赵仲珙多次严申纪律，但既无严厉之处罚，竟是屡禁不绝——此次这人撞到柔嘉手里，却是倒了大霉，柔嘉叫侍卫将此人带到邳国社稷之前，敲响大钟，召来邳国部众，然后向赵宗汉禀明其罪行，不待他人求情，便以大宋皇帝所赐斧钺，将之斩于社稷之前。

自从做了这桩大快人心之事后，邳军一军肃然，军中将士，行事大为收敛。而柔嘉自觉做了一件好事，更是洋洋得意，从此竟是乐此不疲。她每隔一二日，便要巡行城中，凡有人犯禁，便绳之于社稷之前，召集众人，宣明罪恶，然后或鞭或杖，以罪定刑。尽管这位县主并无断案之能，但她与邳国公赵宗汉，却正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赵宗汉本人还算聪明，案情之是非曲直，轻易亦瞒不了他，但到了量刑之时，他却犹豫不决，永远拿不定主意；而柔嘉则常常一言而决，虽嫌孟浪，却也大体适当。以赵宗汉的性格，只要女儿拿定主意，他便也随即默认，不再反对。因此父女二人，一审一断，一两个月内，竟也令城中违法犯禁之事，大为减少。

而尽管这司法之权，名义上乃是由赵宗汉或赵仲珙主持，事实上若仅凭柔嘉一人，也的确不可能有此成效——多半会适得其反亦未可知，但城中蕃汉百姓，却不会管这许多，竟将这功劳，全部归到了柔嘉的身上。尤其对蕃部百姓来说，新邳城中的汉人，自邳国公赵宗汉以下，恐怕便没有什么好人，只有柔嘉县主才是菩萨心肠……

其实宗泽倒时时会疑心柔嘉如此热衷于主持正义，其实不过是为了贪玩。他这种疑心并非是没有根据的——柔嘉从来都不会为了巡城而耽误她外出打猎的乐趣；对于六承勾鞭责蕃人，她也无动于衷，未见

得有多么同情；偶尔，她也会把抓到的罪犯丢给她的父兄，自己匆匆离去，而最后，宗泽会知道那时间正好有一艘商船带着新货来了新邳……

但无论如何，宗泽都会藏好自己的怀疑。

有柔嘉县主这么一个人存在，对于缓和新邳城内的敌对情绪是极有好处的。城内的蕃人厌恶、痛恨邳国公赵宗汉的统治，总比他们厌恶、痛恨宋人的统治要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柔嘉的表现，让宗泽相信，不论她的本心是什么，只要善于引导，这位县主就有机会将这个国家带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并且，她是邳国一系，姓赵的人当中，宗泽所能找到的唯一人选。

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试一试。

[1]. 沙糊米，亦做沙孤米。即今之所谓“西谷淀粉”。乃砂糖椰子树的干茎木髓中所产之可食用之淀粉质。古时砂糖椰子树亦称桃榔、沙孤树。

“县主万福。”

“咦？宗将军，你回来了？”柔嘉对于突然看见宗泽出现在自己面前，似乎颇有些惊讶，她将左手放在她的枣红马的马颈上，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坐骑，一面望着宗泽，笑道：“我听说薛侯召将军去凌牙门，怎的回来这么快法？”

“凌牙门的事情了了，在那里呆久了亦没甚意思。”宗泽欠身笑道，他低着头，眼角的余光却远远瞥见几个蕃人牵着柔嘉的白象出来，他又看了一眼周围整装待发的侍卫们，“县主又要出去打猎么？”

“是啊。宗将军要不要一起去？听说南边的山中有大虫，此番定要打只大虫回来给我爹爹做坐垫。”柔嘉笑道：“前几日宗将军不在，我还生捉了一只畜牲，象野猪又不是野猪，前半身黑，后半身全白，找人问了，才知道原来这畜牲就是獬。爹爹说，这是辟邪神物，乃是天大的吉兆，待养段日子，便要将它送往京师进贡。我哥哥说，白乐天写过一篇什么《獬屏赞》，道这畜牲只吃生铁，我唤人弄来几斤生铁喂它，它却是连闻都不闻。”

宗泽听得这话，几乎笑出声来，忍笑说道：“只怕白乐天也未必见过真獬，这畜牲《尔雅》中有载，然后世却未必有几人见过真物。这獬非铁不食的传闻，白乐天亦只是读《山海经》读来的……依末将之见，

县主还是喂它点果子便好。”

“将军读书真多，见闻亦博。”柔嘉赞道，又抿着嘴笑道：“我还是听了这里蕃人的话，才喂了果子。我二哥却死活不信这里的蕃人说的话比白乐天还靠谱，他到现在还疑心那些蕃人在果子做了手脚哩。”

宗泽亦不禁莞尔。却听柔嘉又问道：“将军来找我，可是有何事么？”

“这个……末将原本是想请县主去看操练的……”宗泽迟疑道，“但……”

“操练？”柔嘉不待宗泽说完，已愕然说道：“怎的突然请我去看什么操练？我大哥呢？”

“世子也在。”宗泽连忙道：“只是这次操练，却与平常有些不同。”

“哦？却又是有何不同？”柔嘉越发觉得奇怪。

宗泽又笑着解释道：“正要禀报县主。末将此番前往凌牙门，蒙薛侯应允，替咱们邺军购了一批小火炮……”

“小火炮？”柔嘉撇撇嘴，她早已见过火炮，因此一点也不觉得有何希奇。

宗泽又笑道：“正是，不过这是一种一个兵士便可使用的火炮。为掩人耳目，曹允叔替它改了名字，唤做火铳。咱们一共买了三十几只，今日是第一次操练，因此末将特来请县主观操。”

“为何要掩人耳目？”柔嘉奇道，但却也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不待宗泽回答，马上又说道：“打猎天天能打，既是如此，我便随将军去看他们操练。”她一面说着，一面跃身上马，亦不回头，朝身后的侍卫吩咐道：“张受，吩咐下去，今日不打猎了，大伙去看操练火銃。”

说罢，驾的一声，策马朝校场方向奔去。

宗泽见她如此风风火火，也连忙去解了马，追了过去。

因为内城正在修建，邺军的校场，临时设在了新邺城西北的一处空旷地上。当地盛产各种树木，故校场四周的房舍、围墙，全是木质，房舍建筑时，全用中原之法，只是屋顶既非用瓦，亦非是茅草，而是因地制宜，用椰树叶子覆盖，以遮蔽风雨。

在这样的异国他乡，尽管宗泽早已预言邺国之部众不可以尽数为兵，但任何诸侯国建国，都只能采用全民皆兵的战略。因此，至少在名义上，邺国汉部所有适龄男子，都被编入了邺军。宗泽采用的是最简单的编队之法，十人为一队，十队为一都，都上不设指挥，大略以十都为一营，整个邺国的男子，被编成四营，以“前后左右”名之。

若是按着这样的规模来说，四千余众的邺军，挤在这个小小的校场操练，自然颇嫌拥挤。但实际上，邺军的校场，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邺军所谓的“前后左右”四营中，后营只是名义上存在，染上各种疾病的士兵有七八百之多，而体质孱弱得根本不适

宜从军的士兵，亦差不多有同样的数量——所有这些人，全部被编入后营。因此，后营从来不参加操练，宗泽虽然要求他们负责煮饭、打水、搬运辎重，但即便是做这些事情，这些个“衙内兵”，亦是整日价叫苦连天。邺军主要以北人为主，原本就吃不惯米饭，然到了新邺后，一切面、饼，皆成奢侈，而这些“衙内兵”们，还能经常将米饭煮成夹生。

而其余三营，汉兵人数则已难凑齐十都之数，不过若是加上在新邺征召的蕃兵数量，整个邺军的实际兵力，还是超过了三千。

除去每日巡逻的三个都的邺军，这个校场，刚刚够用。

但亦仅此而已。

在这个校场之内，宗泽看不到他想要的军队。他一走近校场，便忍不住锁紧了眉头，脸色铁青。

在校场东边操练阵法的前营，进退不一，号令不齐，喊杀之声有气无力，连旗帜都东倒西歪，兵士一进一退，撞成一团；南边练力气的左营，按宗泽的军令，应当披挂重甲，腿上绑着沙袋奔跑，以跑一里路而不气喘为合格，但他此时所见，则是一半以上的人不曾披甲，更不用提在腿上绑沙袋了，偶有几个披甲的，却是落在后面，拖拖拉拉，倒似是闲庭信步一般；在西边练器械的右营更让人生气，宗泽军令，凡军中刀枪棍棒等物，训练所用的兵器，要比实际的兵器重，如此练熟之后，使用兵器，才能举重若轻，此事那些个骄兵们倒是无法混赖，只是细看他们训练，却叫人气煞——宗泽曾明令，凡枪兵练枪，要在二十步之外，对着一个高五尺阔八寸的人形木靶，听到鼓声擂动，便立时飞身冲击，一枪务要扎中靶上所画要害，以既深且准为上，每人每天须得扎中规定之次数，方得歇息——但此时右营的这些枪兵们，听到鼓声半晌，方才

冲出去，但到距靶四五步远时却又慢了下来，瞄了又瞄，才一枪一扎去。至于练弓弩者，更是惨不忍睹，休说六发二中，十发能中二者，亦是寥寥无几……

校场之中，这等景象，而武官节级们却或视若无睹，或装腔作势的吼上几声，人人皆是得过且过，能混则混。身为都指挥使的赵仲珙，站在将台上，也是一脸的愁眉苦脸，无可奈何。

直到他见着柔嘉与宗泽进来，方才又惊又喜的奔下将台迎接。

“世子，末将有礼。”宗泽方向赵仲珙抱拳行礼，不料却听赵仲珙根本没有理会他，反是有些心虚的望着柔嘉，问道：“十九娘，你如何来了？”语气中竟是带着几分讨好。

宗泽又是尴尬，又是好笑。又听柔嘉兴高采烈的回道：“我听宗将军说今日要操练甚么火铳，便来瞧个热闹。”

“原来如此。”赵仲珙倒似松了口气一般，立时笑道：“那你来得正好，曹允叔马上便到。此番是我们精挑细选了三十名兵士，曹允叔待会便会亲自教他们试练火铳，若果真有用，曹允叔答应帮我们在两个月内，装备两个都的火铳兵。”

“才两百人？姓曹的恁的小器。”柔嘉根本不知这其中的难处，全然不以为奇，又道：“只不知那东西有用没用。”

“试试便知，试试便知。”赵仲珙嘿嘿憨笑着，一面便要引二人入中军大营小憩。

不料却听宗泽在旁边说道：“既然曹允叔还未到，县主若有兴致，末将便领县主四处看看如何？这练兵布阵之法，有时也能用于田猎之上

呢。”

“也好。”柔嘉乃是“闻猎心喜”之人，这时听到宗泽说和打猎有关，顿时来了兴致，但仍有些将信将疑，道：“我以往也来过一两次，见他们操练，只是乏味得紧。真的和打猎有关么？”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不待宗泽回答，赵仲珙早已接过话来，笑道：“每年官家田猎，便是遵循古制，有讲武之意呢。”

“啊？”柔嘉大吃一惊，原来此事，竟从未有人想到过居然还有人会不知道，更不会特意告诉一个小女孩，因此她虽习以为常，却从不知皇帝田猎背后之含义。这时才恍然道：“难怪每年田猎时，总要带上大批的班直、禁军……”

宗泽一面不动声色地领着柔嘉与赵仲珙往东边的前营操练之所走去，一面笑道：“打猎亦如用兵，用兵便如追猎。但若要率众围猎，人少尚还好，若是人多，最基本的，便是各部要用旗鼓相互联系，这观旗动、闻金鼓以识进退之术，便是最基本的。此时前营所操练者，正是此术。”

柔嘉顿时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我们出去打猎，若是同伴失散，张受他们便要用号角呼应。”

宗泽也笑着点头，“那便是最简单的了。”

他一面与柔嘉、赵仲珙说些古来用兵与打猎的故事，赵仲珙读书多倒不以为奇，只是看在妹妹面子上应酬着，但柔嘉却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间，众人已至前营操练之处。

此时前营练习的，乃是最基本的队列旗例。

前营指挥使将几张桌子拼起，权当将台，带着执旗站在台上。执旗挥动将旗，将旗向下一点一立，则各队集结，再一点，则各都集结，至三点，则全营集结完毕……练完聚散之法，又依次操练左右进止、衔枚俯伏。

只是这一切旗例，自这邺军前营一千将士操练出来，难免大为变样。柔嘉不懂这些倒也罢了，但柔嘉的侍卫张受等人，原本全是班直侍卫出身，此时脸上不免都露出鄙夷之色。

宗泽眼见着那十个班直侍卫的神情，心里直是恼羞成怒，但赵仲珙却依旧是视若无睹，竟是全然没有看见一般。他心里冷笑，强抑着怒气，也全当没事人一般，向柔嘉详细介绍着旗号的意义。

但他方说得几句，张受等人早已在身后不断的冷笑起来。

宗泽知道张受等十人，因班直侍卫阶级本就比寻常禁军要高——十人当中，阶级最低的，也是仁勇校尉，张受更已是从八品上的御武校尉，放在禁军中，那便可以当到指挥使、营行军参军；而邺军其余的武官，如被赐给邺国的这一个指挥的教阅厢军，因教阅厢军的军官阶级按例都低于禁军，其指挥使不过是个仁勇校尉——单单从这阶级上来说，这些班直侍卫已是高高在上了；他们又是正儿八经的羽林军，平时便是天武、捧日这些禁军上军，他们也未必放在眼里，哪里又看得上邺军中的这些人。便是宗泽自己，他们心里亦是不甚服气的。

张受等人自中州来南海，全是由海船水军护送，这十人全是北人，一路之上，难免会有人晕船呕吐或少见多怪之类。他们平素高高在上，闹了笑话的时候，自是难免被海船水军的将士嘲笑。这类小小的积怨，日积月累，端是不少。

而他们自到新邳后，整日与柔嘉打猎巡城，主仆情谊日浓，上下之间，往往熟不拘礼，众人也放肆惯了。宗泽早已摸透众人的性格，此时故意不加理会，依然自顾自的对柔嘉介绍着。旁边赵仲珙心里暗暗叫苦，暗怪宗泽多事，却不敢出言阻止，只是拼了命向宗泽打眼色，但宗泽亦只是佯装不知。

但张受等人见宗泽厚着脸皮不理睬他们，却哪里肯善罢干休。

有人便在后面奚落道：“宗校尉说得来倒头头是道，可这治军之术，难道全是靠一张大嘴吹的么？”

马上便又有几人接道：“小陈贵，你瞧那边，那旗举得，哎哟，那到底是左转还是右转啊？”

“哎，小陈贵、杨小，你们知道什么？宗校尉可是南海名将呀。人家治军自有人家的方略，你们知道什么？咱们班直操练，讲究的是肃齐严整，进退有度，但在南海打仗，自又不同，不论旗号说进退左右，咱都得一些人进，一些人退，一些左，一些右，如此虚虚实实，才能叫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战而败。”

“原来如此……”

“宗校尉果然高明，高明……”

众人只管在后面阴阳怪气的奚落着，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宗泽与柔嘉听见。

宗泽却不管他们说什么，只管充耳不闻。赵仲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也只是装聋作哑。但柔嘉哪里忍耐得住，早已低声喝道：“张受，他们胡说八道什么？”

张受心里正听得痛快呢，这里听见柔嘉喝斥，连忙喝止了众人，自己趋前几步，笑嘻嘻的说道：“县主，这些个家伙都被惯坏了，没半点规矩，回头好好罚罚他们。不过他们说的话却没错，就这些个赤老，啧啧……”

“你啧啧什么啧啧？”柔嘉没好气的骂道。

张受却依旧嬉皮笑脸着，瞥了一眼宗泽，笑道：“县主恕罪，县主过问，小的不敢不说实话。若要靠着这些人打仗，三佛齐果真打过时，俺们也只好拼了一条命，保着邳国公和县主，夺船逃到凌牙门，再请朝廷的援军相助为上……”

他话音刚落，便听到“啪”地一声，柔嘉早已转身，一鞭抽到他脑袋上，“这话也顽笑得？”

“县主，小人冤枉。”张受也不躲闪，结结实实受了这一鞭子，只收起笑容，望向宗泽，“宗校尉，你摸着自己良心说一句，俺可说的有没有道理？”

柔嘉眼见张受神色，顿时也愣住了，亦转身望向宗泽。

但宗泽却只是尴尬地笑了几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柔嘉又将目光转赵仲珙，赵仲珙慌忙将目光避开。

“看来真是冤枉你了。”柔嘉哼了一声，脸色已沉了下去。“这前营的指挥使叫什么？”

“叫郑裕。”赵仲珙听到柔嘉的语气，心里面一格登，连忙低声说道：“他原是皇上赐给十九娘你的禁兵，在大宋时已是个守阙忠士。因

他在西夏真刀真枪历过战阵，故宗将军破格提拔，叫他做了这一营的指挥使。”

“郑裕。”柔嘉念了念这名字，她离开汴京，赵煦赐给她十名班直侍卫与五十名禁军，除了十名班直侍卫一直留在她身边外，五十名禁军中，到新邲时，已有七人染疾而死，其余四十三名禁军，她只留了十人在身边听候差遣，另外三十三名禁军，全部被编入邲军。

她并不知道，皇帝赐给她的这五十名禁军，乃是隶属于宣武第一军的禁兵——柔嘉自是不会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宗泽却不能不视若珍宝，因此，这三十三名禁兵，全部都被他委以重任——虽然这些宣武一军的禁军，对海船水师出身的宗泽也并不是很看得起，亦不是很领他这份情。

郑裕。柔嘉弯了弯手中的鞭子，在心里又念叨了一次。一面寻思着，找个什么由头来收拾这家伙。突然，柔嘉一伸手，指着远处一株大树，问道：“那又是何人？”

宗泽与赵仲珙循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在前营操练的校场的旁边的一排大树下，一个男子正躺在一张藤椅上，悠闲的乘着凉。

赵仲珙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那是何人？”柔嘉又追问了一遍，语气越发不善。

“那……那是……”赵仲珙红着脸，嚅嚅道：“那是二郎。”

“二郎？仲偃？”柔嘉讶然道，“他在这里做甚？”

“他……他……”赵仲珙越发的尴尬。他求救般地望向宗泽，但宗

泽却故意曲解了他的意思，在旁边从容说道：“他是前营副指挥使。”

“嗯？”柔嘉霍地转头，几乎不敢相信地望着宗泽。

但宗泽的目光中，没有半点的否认。

柔嘉立时便觉得脸颊热烫起来。羞愧、丢脸！她此时只觉得整个邳国公府的脸面，都被赵仲儡丢光了。

将士们都在训练，他们的副指挥使却在旁边躺在阴凉处乘着凉。

她站在那里，远远地望着赵仲儡，咬着牙问道：“郑裕指挥不动赵仲儡是不是？”

赵仲珙红着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宗泽却在旁边不急不徐地说道：“休说郑裕指挥不动，便是世子也指挥不动。实不相瞒，如今咱们邳军当中，末将差不动郑裕他们，郑裕他们也差不动诸位宗族亲贵……”

“为何？”柔嘉瞪大了眼睛，望着赵仲珙与宗泽。

宗泽默然不语，赵仲珙躲避着柔嘉的目光，迟疑半晌，终于吞吞吐吐回道：“都是……都是自家兄弟，凡事总以忍让为上，家和万事兴……”

但他话未说完，柔嘉早已转过身去，对她的班直侍卫喝道：“张受，请金鼓斧钺！小陈贵、杨小，你们去将郑裕、赵仲儡给我绑了。”

“是！”张受诸人轰然应了。

“大哥，你只管看着，我来当恶人。我可不想跑到凌牙门去求薛奕，咱邺国公府丢不起这人。今日且借你将台一用。”柔嘉一面对赵仲琪说着，一面已转身，大步朝将台走去。

宗泽连忙紧紧跟上，赵仲琪迟疑了一会，也赶紧迈开步子，追了上去。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

邺军校场外面，曹友闻听到校场内军法官大声的数数声，再伴随着清脆可闻的鞭笞声，还有赵仲傀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这位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只怕一辈子也想不到自己会受这样的苦头。他心里头又是好笑，又是解气。但那个郑裕，倒是条汉子，这么一鞭一鞭的抽将下来，他硬是一声不哼。

不过，曹友闻此时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同情心可言。虽然是为了讨好石越，但他在邺国投了太多的本钱，他可不想最终血本无归。若是邺国最后弄得国破人亡，不仅他曹友闻此前所有的投入打了水漂，而且只怕还要赔了夫人又折兵，日后回到大宋，石越那里他也无法交待。

好在如今的事态，终于又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他几乎已经嗅到了狼烟燃起的味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只希望，他和宗泽演的这出戏不要白费。但愿柔嘉与火铳，能够帮助邺国度过这场劫难！

附录

『两朝国史·邺世家一』

邺康公宗汉者，濮安懿王少子而英宗幼弟也。绍圣元年，宗汉初封于邺。是为邺公。

邺康公元年春闰二月，宗汉率部众就封，建新邺，立宗庙、社稷。

六月，宗泽、曹友闻以宗汉及诸子仁弱，谋以柔嘉县主掌军政事，语在《宗泽传》。

七月，镇海侯赵惟礼兴乱，兴兵攻邺。

先是，薛奕大破三佛齐，分其地为三。朝廷以春秋之义，存亡国、续绝嗣，遂以三佛齐旧都赐其王太子，赐名赵惟礼，封镇海侯，以示四海恩信。事在《薛奕传》。

赵惟礼以三佛齐旧南海大国，自兵败后，部族不附，属国不朝，国势大孱，乃阴思复仇之计。三佛齐旧为西天注辇国藩属，至朝廷经略南海，又臣于朝廷，实欲借朝廷之力以抗注辇。至是，赵惟礼阴遣使修臣

礼，请兵于注辇。又暗遣使遍说南海诸国，欲使各国偕力攻宋。阇婆国本三佛齐世仇，闻其谋，乃遣使告于薛奕。

时凌牙门监察御史陈克庄与薛奕有隙，克庄欲守，为持重计，薛奕思战，议论难决，遂各行其是。薛奕困于兵少，乃先使宗泽、曹友闻以火铳助邲，故邲军器械之利，甲于南海。

七月戊辰，三佛齐大将陀旁亚里率精兵一万，战船二百余艘，战象五百头，水陆并进，遂围新邲。赖有土人暗告柔嘉，邲军得早为之备。宗泽以新邲城中河道密布、城墙未成、水门残破，邲军以未练之兵、残破之众、不守之城，难以力敌，乃以部众聚于内城，以内城四周之寺庙、民居布阵而守。又遣水师突围，往凌牙门求援。

己巳，邲国水师全军覆没。

陀旁亚里进新邲，与邲军战。宗泽左右调度，宗汉及诸子、柔嘉皆亲临阵前，鼓舞士气。陀旁亚里力攻三日不克，三佛齐素无攻城利器，乃驱象兵攻之，宗泽以盾牌居前，火铳手居后应之。战象驱前至五十步，矢石如蝗，宗泽令邲军亦以弓弩射之，而火铳手装药不发。陀旁亚里素知官军有火器之利，至是，以邲军无霹雳投弹，大喜，乃令战象冲陷，邲军忽火铳齐发，铳声大作，战象最惧火器，闻声而溃，三佛齐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算。

三佛齐素轻邲国，陀旁亚里久攻不下，反损兵折将，恐赵惟礼降罪；又恐薛奕援军至，腹背受敌，遂聚众将，议用火攻，焚新邲。然新邲城中，遍布寺庙，其国中多信众，皆谓以火焚城，恐殃及寺庙，终不许。

陀旁亚里不得已，乃驱城中蕃人为苦役，造土山。又以粮少，纵兵

掠城中。三佛齐军纪律大坏，城中蕃部，人心思叛。

八月庚戌，围解。

陀旁亚里围新邺月余，邺军死伤上千，内城几度欲破，幸赖城中粮草、箭矢火药充裕，宗泽御敌得当，方得全。邺军本娇弱之兵，历此役后，张受、郑裕、陈贵辈，皆应时而起，成一时名将。

陀旁亚里亦三佛齐悍将，其围攻新邺月余，至八月己酉，其攻城方急，新邺几破，然惟礼使者一日三至，趣其撤兵，故陀氏不得竟全功，而新邺得幸存也。

先是，惟礼谍知邺军孱弱，薛奕兵少，乃欲以精兵先下新邺，树威诸国。待注辇国援军至，再夹击周国，一举兼并二国后，挟大胜之余威，急攻凌牙门，以图霸南海。而陀旁亚里久攻新邺不下，八月丁亥，注辇国水师先锋三百余战船已至监篁。惟礼乃悉起国中精锐，得两万余众，战船四百余艘，自为将，攻周。是月，注辇水师降监篁国，破西郡，与惟礼合兵，困周国公若讷于南邑。

若讷乃亲冒矢石，率众捍敌。周国水师皆为水贼招安，颇知地形，竟借地利突围至凌牙门。陀旁亚里七月戊辰围新邺，薛奕至十日后，方谍知此事。其欲兴兵救邺，又惧未至邺而邺已破，且又不知注辇水师何在，踌躇难定。至是，薛奕方知南邑犹存，遂弃邺而救周。

若讷坚守南邑残破之城十五日，城中矢尽，无药少医，伤者多死，尸骨狼藉。薛奕乃率援军大至，大破注辇国水师于海上，南邑之围遂解。

惟礼与注辇残师退守詹卑，惧薛奕引兵攻詹卑，乃趣陀氏撤兵。而

薛奕亦以兵少，自引兵回凌牙门。

十月，陀旁亚里再围新邺。

先是，九月，注辇国水师大至，战船千余艘，战象上万头。南海震动，监篭、蓝无里诸国，望风而降。若讷弃守南邑，率众至凌牙门与薛奕合兵。薛奕率军与注辇水师三战不利，注辇水师乃强攻凌牙门，惟礼又遣陀氏率部，再攻新邺。

邺自八月围解，柔嘉、宗泽、曹友闻得专信任，军国之事，皆决于柔嘉。遂用宗泽之策，善抚蕃汉部众，罢六承勾事，赐城中蕃部口粮，又遣医者、僧侣巡视城中，医治伤病，赐给草药。城中蕃部，咸德柔嘉。又用曹友闻之谋，急造火铳、囤积战守之具，募武伴当为佣兵，以补兵力之不足。邺国国势大振。

至是，三佛齐军再至，激战旬月，而新邺终不可下。

十一月，新邺围解。

注辇水师与惟礼攻凌牙门，七度登岛，皆被击退，监察御史陈克庄战死。事在《薛奕传》。十一月，东北信风起有月余，惟礼惧朝廷援军至，乃召陀旁亚里相助，急攻凌牙门。

宗泽以胜负未定，而陀氏退兵，乃与郑裕、陈贵引兵蹶其后，为陀旁亚里所察，乃从容引军还。

是月，柔嘉暗遣张受，自军中募死士五十，以城中蕃人为乡导，阴潜入詹卑，四处纵火。詹卑城中空虚，惟礼以官军天降，恐进退无据，乃急引兵还。注辇水师又掳获一海船，知广州虎翼军大举南下，亦引兵还，屯于哥罗富沙城^[1]。

初，朝廷得薛奕奏状，太皇太后以宗汉英宗幼弟，屡趣两府以备万一。司马光以国家虚弱，不欲大兴兵，乃用范纯仁之谋，令广州虎翼军十一月南下，听薛奕调遣，以备非常。又用石越之策，升凌牙门城为凌州，隶广南东路，以文焕权知军州事。又解送工匠三百及火炮图纸与火药配方至凌州，置凌州军器院，许便宜兴造。文焕未至凌州，已牒交趾、占城及勃泥三侯，令其出兵相助，至是，联军披甲近三万，战船六百余艘，大集于凌州。

十二月，周国公若讷遣使至新邳，与邳盟，约为婚姻。

薛奕亲率战船三十，送若讷还南邑。南邑兵焚之后，十室九空。周国所蓄之珍货财宝，散乱无存，而柴氏老弱妇孺，又自广州至，若讷穷途末路，乃乞文焕、薛奕暂留老弱于凌州，文、薛以若讷前朝之后，恐朝廷嫌隙，不许。或说若讷求助于邳，乃遣使至邳，柔嘉允之。两国遂结盟。

是月，薛奕与注辇水师战于海上凡四次，互有胜败。注辇水师亦颇有大船，善用风向，其士卒皆精于水性，悍不畏死，每战，若据上风，则以快船冲前，无惧矢石，俟两船相接，则以士卒跳上敌船，夺船死战，或于敌船上纵火，不惜同死。若居下风，则每每远遁。或谓其国军法严苛，故士卒不敢惜死。

甲辰，柔嘉出猎，道遇三佛齐将皮祿，生擒之。

二年春正月，邳与阇婆国约为婚姻。

周上卿、国相柴远至新邳借粮五千石，允之。

柴远自有传。其本若讷远宗，亦周世宗之后，往来宋、辽、夏三国

及高丽、日本、南海间，身家钜万。或谓其至辽朝，乃为北枢密使萧佑丹座上宾。闻朝廷兴封建之议，柴远乃变卖家产，得数百万缗，尽购战船、兵器、战马，又自辽国私购阻卜、室韦、女直奴三千余人，举族南下，奔若讷。若讷得此臂助，国势复振，乃拜远为上卿、国相。

南邑久困于注辇、三佛齐之间，旦夕不得卸甲，既不得耕作，诸部落复亦不纳赋税，人众虽多，却无十日之粮。柴远乃至新邲，申盟好之谊，请借粮于邲。

柔嘉问之于宗泽、曹友闻。曹友闻以邲周唇亡齿寒，周亡，三佛齐则可全力攻邲，因许之。

庚午，仲珙自凌州还，言注辇国使者于乙丑至凌州请和。

先是，朝廷置凌州军器院，试造火炮两门。仲珙以为与文焕有旧，乃自请说之，欲得一门。至凌州，乃知注辇国以十万之众，劳师远征，既不能胜，则惟礼虽倾举国之力资之，亦不免困于粮草补给，其大将乃欲求自全之策，遂遣使议和，请朝廷赦惟礼之罪，以三佛齐王归国，令金洲各国两属之，既为宋臣，亦为注辇之臣。

文焕、薛奕以注辇国劳师远来，若纵其归巢，则日后难制。若欲一举歼灭，则力有不及。乃谋缓兵之计，欲令其众进退不能，坐困穷途。乃设骄辞辱其使，文焕又以榜文送诸国，讥注辇“萤虫之光，遂敢与日月争辉”云云，笑其不日必将引兵还国，殆笑天下。意欲激怒之，令其攻周，文焕以注辇虽众，而周旬月不可下，乃以周为饵诱之，待东北信风息，则其欲归国而不得矣。

柴远闻之，言注辇必兴兵破周、邲二国以泄愤，乃星夜归国。

二月，三佛齐将伽罗引兵至新邳城外五十里，旌旗密布。宗汉大恐，问策于诸将，宗泽以为疑兵，乃遣郑裕、士更率部击之，遂大败伽罗。士更，宗汉次孙也。

是月，注辇、三佛齐合兵攻南邑，柴远乃请若讷弃南邑城，以若讷率部众居海船中，以熟知水道之水贼操舟，不与辇、佛水师交战，善用地利，避其主力，袭其虚弱，一战成功，便即远窜。又以三千私奴为北奴军，皆擅骑射，利劲矢，能坚忍耐苦，柴远遂自领之，每与辇、佛战，来去无踪，西至监篁，东至詹卑城，所过剽掠，人畜无遗。注辇、三佛齐求战不得，反坐受其困。若讷又牒定海诸城城主，令其率众袭扰三佛齐腹地，劫掠落单船只。

己亥，柔嘉、宗泽乘詹卑空虚，率众破詹卑城。柔嘉下令纵兵劫掠，纵火焚城而回。

注辇诸将以久战不利，东北信风将息，师老于外，恐有覆没之忧，乃谋挟惟礼归国。惟礼阴察之，大惧，乃率水师奔金洲南岸。金洲有大山东西纵贯，天险难逾，南岸岛屿密布，故惟礼乃率师匿于斯。

三月，置水师、造火炮。

是月，注辇诸将率军西归。文焕、薛奕率军追之，宋辇水师战于细兰海，薛奕以火炮两门置座舰甲板，号“无敌战船”，发十余弹，中注辇战船一只。又发以猛火油、霹雳投弹诸火器，焚注辇战船数十。两军激战竟日，至日暮，暴雨，文、薛乃引兵还。此役，夺注辇战船三十余艘，击沉数倍于此，而虎翼军亦损战船四十余艘，千余将士殉国。而邳、周之厄亦解。

柔嘉闻周国复营南邑、西郡，柴远置火器、海船监，凡于火器、海

船造作有一技之长者，不惜高官厚禄，务要延致。乃建言，邺国偏居一岛，无火器、海船，无以立国。宗汉遂令柔嘉置办水师、营造火炮、火铳。

四月，惟礼遣使至新邺，乞代上奏状，陈情谢罪。

五月，周国公柴若讷至新邺，迎老弱归国。柔嘉遣使据彭加山，设彭加监，令岛上居民，纳锡、胡椒以抵赋税。又遣使至各蕃部，令自詹卑以东至海，诸部族皆为邺国臣民，并定各部赋税。

是月，柴远破哥罗富沙，置来远郡。又遣兵破监篁，置临海郡。蓝无里国大惧，称臣于周。

十月，宗汉疾作，薨。遗表请以长子仲珙继邺国公之位。柔嘉乃率部至柔嘉县，开府设官，训练水师。

初，柔嘉离京，帝以手指地图，划金洲最东之一隅为柔嘉县，以赐柔嘉。至是，邺人乃称柔嘉县为“东都”，军国之政，皆白东都乃得行，仲珙拱手而已。

是月，朝廷诏至金洲，赦赵惟礼之罪，仍许其为镇海侯，以詹卑方圆三百里地为其封地，奉三佛齐之祀。其余之地，悉归邺、周两国。

[1]. 即满喇伽。今马六甲。

目录

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

第二十一章 云重阴山雪满郊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

第二十三章 熊罴百万临危堞

第二十四章 天下自古无能才

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

第二十六章 真刚不作绕指柔

第二十章 关河迢递绕黄沙

1

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顾，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大鸟，始终是不祥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维。做为一个积极推行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濬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

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濬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濬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通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濬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们也必须每年跟着他到处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惇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濬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说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

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五年，大宋朝早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岁遣使祭祖、遣送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

确实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繁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余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中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免费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拔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与金洲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

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鞏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做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做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据唐康所知，更有商人不惜干犯法令，私下里替出入益州的旅人兑换交钞、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已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份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军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

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经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事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交钞，还是可以适当再发行一些交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管食货社提出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进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的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发行的交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发行交钞。司马光显然也持这种心理，于是，发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支持。

总而言之，司马光依然抱着他熙宁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变。只要没有人来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兴起一丝半点的边事，无论那对宋朝有利还是无益；只要财政不出问题，他便希望将当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险政策出现……

但是，司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甘心如此！

这不是一个安静的时代。

亦不是一个属于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

“虏帐冬在沙陀中，
索羊织苇称行宫。
从官星散依冢阜，
毡芦窟室欺霜风，
春梁煮雪安得饱，
击兔射鹿夸强雄，
朝廷经略穷海宇，
岁遗缁絮消顽凶……”

突然，唐康身后的车队中，传来歌女的清声，在这沉默而枯燥的旅途中，悦耳的歌喉，有时候的确是能鼓舞起人们的士气来。

但这歌声，却叫唐康微微皱起了眉来。

这歌的歌词，乃是由苏辙昔年出使契丹后，所写的《虏帐》一诗。他使团中的十名官妓，乃是宋朝送给辽主的礼物，此时远来这塞北之地，感伤触怀，亦属人之常情。然出使契丹，最忌讳的，便是以华夏骄人，这常易引起两国的纠纷，苏辙此诗，又是说“虏帐”，又是说“顽凶”，对契丹可不太尊重。

他瞥了一眼陪伴的契丹官员与将士，他们也都在侧耳倾听着，但脸上却并无不悦之意。唐康不由得一愣，这时才想起来，那歌女乃是用吴语作歌，身边的这些契丹官员，纵然听得懂汉话，充其量也就是能听懂汴京官话而已，要想听懂吴语，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唐康自失的一笑，放下心来，心思又转到歌词上来，“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缁絮消顽凶”，这样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便在此时，只听到“呜——呜——呜——”，连续的号角之声从前方传来，唐康便见护送使团的一个契丹武官从腰间摘起号角，“呜——呜——呜——”的吹了起来。

使团停了下来。顷刻之间，方才还是渺无人烟的旷野中，不知从哪里突然插出来一队骑兵，向着使团疾驰而来。

契丹接伴官策马到唐康身边，抱拳笑道：“唐大人，前面便是耶律冲哥将军的防区了。”

“耶律冲哥？”唐康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中竟露出几分期盼之意。但这须怪不得唐康，耶律冲哥，的确，他已经久仰了，自绍圣以来，这位全天下声名最盛的将军！

“唐大人，童大人，一路辛苦。”

唐康见着那队骑兵在离自己一行五六十步时翻身下马。一个二十来岁，身着白色胡服，体格矫健，头领模样的北朝男子大步走过来，抱拳朝自己与副使童贯打着招呼。他一面和童贯抱拳回礼，心里正暗思着枢密院的档案中，曾记载哪个契丹官员是这般模样，却听那契丹接伴官已

趋步上前，行礼道：“状元公……”

唐康听见这三字，心头“啊”的一下，恍然道：“原来是他！”

果然，便听那接伴官已笑着介绍道：“唐大人、童大人，这位便是本朝去年的武状元，乃生女直部节度使完颜劼里钵大人之次子完颜阿骨打将军。”

唐康心里暗暗点头，又笑着回了一礼：“原来是状元公。”转身对童贯笑道：“前几日，还和供奉说及生女直男子勇敢善战，冠于北朝诸部，不想今日便见着其中之翘楚。”

一面又留神打量着完颜阿骨打——便见这阿骨打虽然头上戴着狼皮帽，却依旧可见他颅后留着几络头发，与契丹绝不相同。唐康早知辽国各族，大多有髡发之俗，但各族在髡发上仍有区别。如女直便是颅后留发，而契丹则是剃光颅顶，留下四周或主要是颅的两侧的头发。

他又看阿骨打身后骑兵，见其髡发都同于阿骨打，心里已知这定然全是生女直部族兵，不由得越发留意起来。

几年前，辽国驻宋正使韩拖古烈归国，升任北面都林牙——此职在北朝，是相当于宋朝的学士院长^[1]的要职。在韩拖古烈的建议下，辽国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韩拖古烈参考宋朝制度，将科举制与契丹的世选制完美的结合起，把进士科分成文、武、杂三门，文进士考儒家经典、诗赋策论；武进士考兵法武艺；杂进士考天文地理医学算术之类。又把契丹、汉人及渤海人、奚人及诸部族分开，做三场分别考试，以求将各部族的菁英全部通过科举加以笼络利用。过去契丹的世选制，是从贵族子弟中择贤授官，但更类似于汉代的察举，至耶律洪基之时，已经难以为继，而且世选制选拔人材，也限于契丹等核心部族，但韩拖古烈

的这一改革，却不是不仅是将世选制科举化，而且还是辽国第一次向境内所有部族开放政权，分享权力。这次改革对于缓和契丹与国内各部族之间的矛盾，的确效果显著。生女直对契丹素来有着极大的仇恨，许多部落表面上接受辽国的官职，但却颇以此为耻，其中不少部落甚至与宋朝职方馆还暗中有联系，但在此政策下，各部族仍然免不了要让本族子弟去参加科举，因为这事关生女直内各部族之间的互相竞争，考中科举者，不仅能给本族带来荣誉，而且也的确能带来许多实在的利益——似完颜阿骨打这般考中武状元甚或只是各科前三名，其直接的利益便是可以让完颜部免除三年的赋税。

也因此，完颜阿骨打这位状元公，引起了唐康极大的兴趣。

韩拖古烈的这次改革，也许是关乎契丹国运的一次改革。也许，各族菁英进入辽国政权，会削弱各族对契丹的反对力量，甚至进而最终缓和辽国国内部族之间激烈的矛盾；但是，这种政策也并非全没有风险，因为契丹在辽国始终是一个人口不居多数的部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若各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真正缓和，甚或在某一天更加激化，那这些各族的菁英回到自己的部族后，就再也不是当初没见过世面的蛮夷可比，他们将会给契丹带来前所未有的麻烦。

更何况，开放政权也会让一些契丹人的既得利益受损，即使是辽国汉人——他们虽然欢迎辽国通过科举选拔更多的官员，但他们对于其他诸科进士同样的心存歧视，对于韩拖古烈的改革——若职方馆的情报没错的话——他们同样也颇多微辞……这些势力，有一天会不会反扑？他们会不会在有一天将这笔账算到完颜阿骨打们身上从而引发更大的冲突？

所有这些……都是唐康心里的疑问，或者说……期待。

尽管石越认为这对宋朝也是一件好事，石越相信不仅仅是契丹，宋朝也更愿意与更开化的蛮夷打交道。但是唐康却不在乎这些，不管他们开化还是野蛮，他只关心那些能给契丹人惹麻烦的蛮夷。虽然石越对唐康的确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这点上，唐康与石越完全不同，对于蛮夷的那种优越感，是刻入他骨子里，与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无法分割的。

他仔细观察着完颜阿骨打和他的部下，以及他们对同行契丹人的态度，或者同行契丹人对这些生女直的态度。寻找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歧视、敌意，以及可以加以利用的机会。

他留意到护送他们的契丹军队与完颜阿骨打的那支骑兵，完全没有交集，仿佛互相视对方为路人一般。他们之间没有交谈，仿佛是两支完全陌生的军队，但是，唐康却也感觉不到那种紧张、敌视的气氛。

与部众的漠然相比，那接伴官对完颜阿骨打却有一种奇怪的热情，唐康理解其中的原因——契丹人其实与宋人没什么两样，对于所谓的“状元”充满了莫名其妙景仰。但这种感情却让并非进士高第出身唐康有点不屑，这让他很容易想起自己在宋朝所受到的歧视——无论他如何能干，甚至无视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不是进士高第出身的官员，仿佛注定就是要低人一等一般，哪怕“武经阁侍读”这个带职，保护了他在升迁的时候不会受到这种歧视。

而让唐康略感意外的，却是阿骨打的不卑不亢。

职方馆自从创立之日起，便一直很注意收集辽国重要人物的情报。尤其种建中接管职方馆后，对辽国更加用心，他非常有远见的收集起阻卜、女直、室韦等臣属于辽国的部落的情报，但是，职方馆收集的情报毕竟有限。阿骨打之父虽然是辽国的生女直节度使，但那与宋朝的“归

德将军”没什么区别，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完颜部算不上一个重要的部落，若非阿骨打拿了武状元，又被耶律冲哥挑中，做了这位名将帐下的一名行军参谋，唐康甚至不会知道世间还有这个人的存在。

在唐康的心里，契丹已是“蛮夷”，而女直哪怕在契丹眼里也是“蛮夷”，至于生女直，那便在女直眼里，只怕也属于“蛮夷”之列了……完颜阿骨打虽然是生女直部节度使的次子，但这种身份，在唐康眼里，便等同于南海雍国某个不知名的酋长家的次子。更何况，他毕竟只是次子，又不是长子。

即便他是武状元！但多半时候，人们也只会因为他的身份而感到一种稀奇。韩拖古烈的改革，将契丹人参加的科举称为“国科”，汉族与渤海人称为“汉科”，奚人与诸部族参加的考试称为“诸部科”——但民间的俗称更加直观，他们分别称这三科为“北科”、“南科”、“夷科”。所以，说到底，阿骨打不过是一个夷科武状元而已。

更何况他才二十多岁。唐康已经记不清档案上怎么说，二十三岁还是二十四岁？

唐康完全无法想象，他身上的气度是怎么来的？

那种感觉是，你感觉不到他傲慢的痕迹，他却能让你觉得，所有对他的称赞都是理所当然，甚至，他还会让你觉得，如果你想对他有所批评的话，他是肯定不会把它当回事的，尽管唐康还能够从他的眼里看到谨慎与谦卑。

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仿佛一个偏远乡下来的青年，到了汴京后，他会本能的拥有一种防卫性的谦卑，他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别人，谨慎的应对着所遇着的一切——这并不算稀奇，唐康见过无数这样的年青人。

但真正稀奇的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还能让你感觉， he可以和所有的人分庭抗礼，并且是理所当然——是所有人！

这个生女直部节度使的次子，身上拥有一种让唐康惊讶的气质。

若是在大宋，我定会将此人引荐给朝廷。他会成为……唐康心里掠过一个个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名，韩琦？富弼？他在心里摇着头，一个个的否定。很快他就决定放弃，无论如何，这还只是一块璞玉，即使辽国得到了他，即使有一天他被磨练出来，他要成为大宋的威胁，也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他让自己的心思离开这个生女直男子，完颜阿骨打一行来了后，使团热闹了一些，副使童贯正与接伴官、完颜阿骨打高声谈论着伊丽河之战。

“……原来果真曾经翻越天山天险，以前我还以为是市井谣传呢，啧啧，天山……我没见过天山，不过我曾经见过贺兰山，听说天山比贺兰山还要高些……”童贯赞叹着，望着阿骨打，“完颜将军，想来这一路定然惊险？”

“童大人有所不知，在下那时还不是耶律大人的部属。”

“唔，那还真可惜。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耶律将军究竟是用啥法子，将那五门火炮驼过天山的……”

童贯这漫不经心的一问，令得唐康心中一动，立时竖起了耳朵，便听阿骨打淡淡笑道：“耶律大人用兵如神，可俺跟随未久，这些个内情，实实也是不知。”

“耶律将军的确当得起‘用兵如神’四字。”那接伴官却似是不太

满意他的保留，已是迫不及待地接过话来，夸耀道：“一万铁骑西征，大破北廷，飞越天山，当日伊丽河畔已集结了十余万以逸待劳的黑汗大军，耶律将军的部下加上西夏人，全部也不超过五万。状元公能在这等名将麾下效力，前途亦不可限量，他日必能随耶律将军为大辽立下更大的功勋……”

“果真有十万黑汗大军？”童贯的惊讶中，带着大煞风景的怀疑。

接伴官瞥了童贯一眼，傲声道：“区区十万之敌，又算得了什么？非是下官吹嘘，这火炮虽是南朝最早造出，但却是耶律将军第一个将它运用到大会战中，若论善用火炮之利，耶律将军认第二，只怕没人敢认第一。”

童贯与唐康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接伴官所说，的确是轻易驳斥不了，这五六年间耶律冲哥确是称得上威名远播。

先是率八千马军，以贡物不恭为名，孤军深入极北苦寒之地，大破斡朗改、辖戛斯，从此将“小海”^[2]纳入辽国的疆域之中，拓地数万里，招纳族帐上万户，自此，在辽国的官制上，再无有名无实的斡朗改国王府、辖戛斯国王府，而是多了两个名符其实的斡朗改大王府、辖戛斯大王府。

尔后，辽夏结盟，秉常请师于契丹，约定契丹出兵协助其征讨回鹘与黑汗，所破城池，土地归西夏，金帛子女，尽归契丹。耶律冲哥又奉命率一万铁骑西援秉常，破北廷、跨越天山与夏军夹击高昌，更于伊丽河畔，与夏军一道，大败前来干涉的十余万黑汗军队。李秉常自从与宋朝修好后，无复东顾之忧，自此又得契丹之助，更是无所忌惮，先后攻破高昌、龟兹后，便将战火烧向黑汗国境内。秉常亲率夏军南下，兼并

于阗故地，兵锋直指黑汗大可汗驻牙之喀什噶尔城；耶律冲哥则与禹藏花麻一道，纵马于天山之北，其铁蹄所至，连黑汗国最初建牙之巴拉沙衮城，亦不得幸免。

仅数年之间，耶律冲哥之名，威震西域。他横行西域，百战百捷，以用兵沉稳、不贪利、明进退而扬名中外。他麾下将士，善能吃苦耐劳、忍饥挨饿，便在契丹人中，亦属难能。耶律冲哥更有一样长处，便在宋朝，亦颇得称许——他乃是契丹军中，最重视工匠、器械之将领。

前往西域时，耶律冲哥便不辞劳苦，驼了五门火炮去，伊丽河之战，耶律冲哥居高架炮，用火炮出其不意，猛轰黑汗军阵，黑汗军阵形大乱，乘常趁势出击，遂大破黑汗军。辽夏联军得以以少胜多，这五门火炮功不可没。

此役在宋、辽、夏三国，皆极为震动。

契丹铁骑纵横天下，所向无敌，然而若碰上了汉人列出重兵方阵或据坚而守，则只能无可奈何，若要强攻，必然两败俱伤。故辽军才有“成列不战”的传统。然而，自耶律冲哥第一次将火炮用于野战起，大宋枢密院便已惊觉，他们过往的优势，从此不复存在。此役令枢密院真正惊觉火炮在野战中的作用，枢密院原本也对契丹拥有火炮做了一定的防范，但是他们却从未想过，一个善用火炮的契丹将军，将在野战中对他们的重兵方阵构成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

契丹的火炮的确逊于大宋的火炮，但若得善加利用，用之破坏敌军之阵形，轰开敌人的城门，却也绰绰有余。大宋至此才真正意识到，大宋发明的火炮，从中获益最多的，却未必是大宋。

除此以外，耶律冲哥还仿效宋军的神卫营，据说在他的军中，隐藏

着各种各样的工匠，每有俘获，他总会从工匠中挑出身强力壮者，充入军中，平时作战，与普通之战士无异，然若到急时，他军中总是不缺各种各样的工匠。与契丹的其他将军不同，他从来不会抱怨过多的辎重拖累了他的行军速度，即便有时候派不上用处，甚至于迫于无奈丢弃在半路，但一有机会，耶律冲哥便会不厌其烦的将丢弃的辎重补充起来。

所有的这些，都表明，耶律冲哥更象是大宋的将领。

或者说，一个兼具宋辽两国之长的将领。

这也是唐康、童贯对他如此感兴趣的原因。职方馆费了许多的财力，收集了不计其数的关于伊丽河之战的情报，单单是唐康在枢密院参加过的沙盘推演，便有四五次之多。

宋军中马匹的数量确实远多于旧日，但因为训练骑兵成本高昂，而宋朝在财政压力下，奉行的是维持一定数量的精锐骑兵政策，步兵仍然是宋军的主力。而方阵是宋朝步兵对抗契丹骑兵的主要手段，但是，有什么样的方阵能够在火炮的轰炸之下，还能够保持阵形？

这是耶律冲哥给所有宋朝将领出的一道难题。

而大宋的将军究竟有没有找到答案，唐康与童贯都不知道。

不过，虽然唐康并不介意夸赞一下耶律冲哥，如今的大宋，已经有这种雍容与自信去夸赞对手，无论他给大宋制造了什么样的麻烦，但他却也并不打算让那接伴官太得意了，他并没有出言反驳接伴官的话，童贯也知情识趣的闭上了嘴巴——这也是唐康最喜欢他的地方，童贯总是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两人只是突然莫测高深的微笑起来。仿佛那接伴官是说了什么夜郎自大的笑话一般，而二人只

是顾及到他的面子，不屑于反驳。

那接伴官被笑到心里发虚，但又不愿轻率相问，只得也闭上嘴巴。完颜阿骨打却似乎突然来了兴趣，他饶有兴致地看了唐康与童贯一眼，但是终于也没有多问。

因为行礼辎重甚多，在完颜阿骨打部的护卫下，使团又走了近一个时辰，才终于到了广平甸。到了这广平甸，唐康便即恍然大悟，方知这所谓的“冬捺钵”，说白了，不过是契丹皇帝带着群臣一起避寒。这广平甸位于辽国之永州，乃是一片东西二十多里，南北十多里，地势平坦之沙地平原，此地原本都是沙漠荒原，却因为有两河在此流过交汇，反使广平甸成一得天独厚之地，因为其四周都是沙漠，到了冬天，此地便是个极温暖舒适的所在。加上又离契丹人心中之圣山木叶山不远，契丹人坚信木叶山与其始祖及部族发源皆有极重要的关系，每岁十月，辽主与辽国皇后皆要率群臣祭山——“冬捺钵”选中广平甸，不仅隐有祈望木叶山保佑之意，只怕同时亦是方便了。

契丹建国之时间，较宋朝犹长，这广平甸既是辽主每年必来之所，虽说契丹君臣不曾在此刻意营造宫室殿宇，然毕竟也自有其规模气象了。自进广平甸，唐康便见帐幕相连，几乎遮天蔽地一般。所有的帐幕全是坐西向东。契丹人又在此地多植树木，遂使榆柳成林，使人浑然忘记自己原来身处沙漠之中。

那完颜阿骨打部护送着使团到了广平甸，便告了辞回去交差。接伴官则引着使团进了一处帐蓬——唐康诸人也不以为异，这一路以来，他们所住的驿馆，几乎全部都是毡帐馆——驿馆的官吏们显然早已得到宋

朝使团前来的消息，准备得亦颇为妥当，几十名兵吏使婢帮着宋朝使团的随从搬卸行礼，几名通译跑前跑后，帮着翻译交流。驿馆特意拨出来五座帐篷给宋朝使团，唐康与童贯各占一座，其他随从兵吏占两座，歌妓们占一座。接伴官待到他们安顿下来后，也告了个罪，吩咐几个小吏在那里听候差遣，也辞了出去交差。

前前后后又忙碌了一阵，伴当伺候着唐康洗了脸，换过干净衣服，又有辽国北枢密院、敌烈麻都司^[3]的官员前来问候，唐康心里挂念着正事，免不得要询问递交国书及觐见辽主之事，但那两个官员职位低微，只是一个劲请他们好好歇息，明天再行接风之宴。唐康又问他们是否能拜见北枢密使卫王萧佑丹或敌烈麻都赵思茅，二人亦是吱吱唔唔；又问能否去会见大宋朝驻辽正使朴彦成，二人也是一问三不知。

唐康顿时疑心起契丹有心轻视，他使前虽然花了很大功夫，翻阅密院档案，记熟外交礼仪，但这些小事，却是档案里所不会记载，礼仪里没有规定的。他心里虽然恼怒，却到底也不敢孟浪，只得耐着性子，计议着权忍一日，待到明日见了重要的官员，再做计较。

打发了那两个契丹官员，唐康眼见天色还不算太晚，正是夕阳将落未落之际，他好不容易来一次契丹，虽然知道身处广平甸内，契丹人必不会允许他随意离开驿馆，但他却也不想躲在帐篷之内，吩咐过伴当，便信步出了帐篷，在驿馆内闲步。一路所遇，馆内的契丹人见到他，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或欠身行礼，或是对他视若无睹，仍旧大声说笑，只是他们都是用契丹话交谈，说的是什么，唐康却是一句话也听不懂。他细心观察他所遇契丹人的神情、衣饰，却也察觉不到什么忧容，馆内人众，自小吏到厮役，所穿衣鞋，也看不出破旧之处。他又回想一路前来之所见所闻，虽然这广平甸驿馆之内，或的确可能是辽人刻意粉饰，但自南京至中京，至中京至广平甸，沿途所过驿馆，所遇百姓行

人，他的确也是没见过一人面有饥色。到了这时候，唐康终于不得不承认，契丹如今的确也是处于“治世”之中。

“契丹不可促图！”——唐康心里，突然冒出他的顶头上司、枢密使韩维这两年常说的一句话来。在汴京时，唐康和他的同僚们，私下里都对老眼昏花的韩维颇有微辞，他们觉得韩维越老越怯懦，全无当年智勇。但是……唐康心里面突然有一点动摇。

没有亲身到过辽国的时候，无论从纸面上看到多少档案、情报，又从别人那里听到多少传闻，唐康心里面对辽国能处于“治世”，也始终是怀疑的。这种心态在大宋非常普遍，即便是承认契丹处于治世，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的人，在心里面，也是不曾将夷狄之治世当一回事的，夷狄毕竟只是夷狄而已，他们的治世，又怎能与中夏相比？绝大部分的宋朝士大夫，终其一生，都从未到过辽国，因此他们对辽国的了解，来自于掺杂着真实与夸张的传闻，还有一些书面的记载。但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其实亦不是那么靠得住的。任何亲身到过辽国的人，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从南京到中京所见到富庶，从中京到广平甸所见到的广阔，的确能让唐康真正体会到，契丹是一个可以与大宋相提并论的大国。

在宋朝的官员中，唐康已然是属于对契丹有相当认识的那群人，是枢密院内所谓的“知北事者”，但即便如此，当此前间接的认知与此时直观的观察——相互印证之后，鲜活起来的辽国，仍然让唐康感觉到惊讶。

唐康原本准备用一种最强烈的态度，终止条约，并趁机狠狠的羞辱契丹人一次，替大宋出一口闷气。如若契丹人恼羞成怒，那正中唐康下怀，若契丹胆敢兴兵，大宋正好趁机一举恢复幽蓟故地！

但他毕竟已经不是当年轻狂不可一世的少年，这一路的旅途，让唐康不知不觉的收敛起心中的那种只求快意的冲动。他永远都不会接受那种条约，他也绝不会委曲求全的“妥为解释”，大宋理当理直气壮的终止条约，如此，才能让契丹人明白这个世界已经有了新的规则。但是，他也愿意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契丹人合理的尊重。

他不惧怕因为谈判失败而挑起战争，也不会刻意去回避战争，但是，他也不会再去寻求战争。

那样可有点愚蠢。

[1]. 即翰林学士承旨之别称。

[2]. 即苏武牧羊之所谓“北海”，今贝加尔湖。

[3]. 敌烈麻都司，其长吏称敌烈麻都，据《辽史·百官志一》，其职掌是“总知朝廷礼仪，总礼仪事”。亦即此司略相当于宋之礼部。

然而，契丹人却并没有体谅唐康的心情。次日，敌烈麻都赵思茅在前来接受了唐康所递交的国书与礼物，并且设宴宴请了唐康与童贯之后，从此便如人间蒸发，消失不见。此后日复一日，唐康与童贯几乎是被软禁在了驿馆里，二人被限制离开驿馆的范围，每日里虽然总有几个官员前来作陪，大宴小宴不断，但是契丹人却既不肯与唐康开始谈判，也避而不谈何时可以让他觐见辽主与北枢密使萧佑丹。甚至连朴彦成那边，也杳无音讯。

唐康与童贯几次商议，都觉得甚为蹊跷，二人有时甚至疑心契丹已经南下。但无论唐康据理力争，还是赤裸裸的威胁，甚至是私底下行贿……他用尽所有的手段，终究是得不到半点线索。而辽人始终是以礼相待，只劝他稍安勿躁。

这里始终是契丹人的地方。唐康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暗自懊恼，使团内原有一个通译，但过了辽国南京后，便染上疾病，因为汉语本是当时各国外交场所之通用语言，辽国、西夏、大理、高丽、交趾诸国，无不采用汉字，社会上层更是普遍会说汉话，所以当时唐康也不以为意，将他留在了中京使馆养病。他设想过使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却不曾想到会遇到这种窘境。甚而，原本驿馆之内的兵吏厮役，是最易收买、最易露出蛛丝马迹的，但不想他这驿馆内的契丹兵吏厮役，竟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话，更不用说识汉字了，整个驿馆内的辽人，只有四个通译懂汉

话。

这一切都表明，契丹人是刻意为之。以辽国境内懂汉话的人口之众，似乎这种广平甸内的驿馆，已略相当于大宋的都亭驿的地位了，在这里听差的兵吏，别说汉话，只怕天下四方各国之语言，都有人懂得。所以要么是这些人装聋作哑，要么便是有人故意挑了一批不懂汉话的人来“招待”他们。

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唐康却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若说契丹已决意翻脸，甚至已经兴兵南下，可他们虽被软禁，但除了与外界隔离之外，辽人到底还是以礼相待——若两国真的开战，辽国不将他们放逐到小海，也应当将他们移入上京，断无还让他们留在广平甸之理，更何况他们虽然被软禁，却也没听到外面有大军行动的动静，真是大军开动，广平甸再大也大不到哪去，辽人既无必要瞒他们，也没有瞒得住他们的可能，除非是他们到此之前，辽人早已南下了，但若真是那样，那不仅职方馆可说是无能之极，便是大宋河东、河北的文武官员，却全部成为了草包。因此虽然偶尔难免疑神疑鬼，但唐康到底还没失了冷静，仔细分析之下，便觉得这极不可能。

而若说契丹有意想以此来挫折他们的锐气，做为一种谈判手段，可谈判既未开始，又何来此说？何况辽人也不曾断水断粮，加以威逼——契丹虽说常自居中国，僭称正朔，但毕竟脱不了夷狄的野蛮习气，谈判时断水断粮借此威逼使者屈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自他们老祖宗匈奴^[1]那会，便已屡见不鲜，如今故伎重施，也不稀奇。因此，这也不合情理。

还有一个可能，便是契丹内部有大变。然而这更加匪夷所思，唐康只想想都觉得荒唐，他虽然日夜盼着契丹倒霉，但无论他来辽国前所听到的传闻，所读到的档案，还是他来辽国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哪怕他极不愿意，也不得不承认辽国正是太平之世，称得上在朝君明臣贤，在野百姓安居乐业。契丹北枢密使卫王萧佑丹，更是天下少有的智谋之士，自辽主耶律濬登基以来，执政十五年，政通人和，令得契丹中兴，连大宋都有许多士大夫将之比之为诸葛武侯第二。虽说近几年来，辽国的元老勋贵，如耶律寅吉、萧素、萧岩寿、萧惟信、萧夺刺、萧迁鲁等人，相继去逝，但辽国朝中依然还有萧禧、萧阿鲁带、萧忽古、撒拨这样的老臣，至于正当壮年的名臣名将，如韩拖古烈、赵思茅、室得臣、韩何葛、马九哥、耶律信、耶律冲哥、韩宝等等，可说不计其数。便是那些后起之秀，也不容小觑，如南院大王萧岚，虽是外戚出身，乃辽国太子的亲舅舅，皇后的亲弟弟，但是职方馆的情报也说他在辽国“深孚众望”，屡次率军平叛，皆得克捷，“颇有名将之风”……更何况，还有一个威望极高的萧佑丹在！要说是因为契丹内部有变，唐康倒更愿意相信契丹已经南下了。

唐康与童贯设想了各种各样可能，却始终猜不透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度日如年的软禁之中，唐康与童贯莫名其妙的度过了十天。

宋绍圣六年，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早晨。

唐康与平时一样，起来洗漱之后，便开始找了个空旷地舞剑。练过剑后，童贯也和往常一样，带了弓箭前来，树好靶子，开始练箭。唐康一面在心里想着今天要如何折腾契丹的接伴官，一面指导童贯练习弓

箭。

童贯虽然只是他的副使，但如今身份却大不相同——内西头供奉官、内东门司勾当官，在内侍中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更何况他是立过大功的内侍，皇太后与小皇帝跟前的小红人，便是高太后，也对他另眼相待。唐康也素知道童贯与石越有些来往，但自从李向安被高太后赶到瑞宋岛后，宫中如今主事的宦官，便成了陈衍和李舜举——陈衍是高太后身边的老人，自不必说；李舜举算是先皇帝高宗时那些得宠的宦官中硕果仅存者，其余的大貂珰，死的死了，活着的，都是如李宪、李向安一样，远远在外头，看起来只要高太后不死，他们便没什么机会再回汴京，李向安还算好的，李宪在先皇帝在位时，颇得罪了一些旧党君子，若非石越念及当年伐夏之时，李宪在他麾下时安分守己，也立下些功劳，他早已不知道被旧党的君子们怎么个作贱法。但李舜举却与李向安、李宪这些人不同，他是个颇得旧党好感的宦官，此人虽是个宦官，骨子里却是与旧党的君子们一个作派，根子上称得上是个“士大夫”，但偏偏他还懂得分际，又不肯真把自己放到和君子们一个位置上，外面上还守着宦官的本份——象这种人，旧党的君子们要不喜欢他才奇怪。然宫里自从有了这两人主事，以往所谓的“中外交通之弊”，的确是骤然收敛了。陈衍的家挨着范纯仁府，平时这位“大貂珰”回到府上，竟连话都不敢高声说，每日里就会吓唬那些小黄门，说若犯了事被相公们拿住，便被取剑斩了，也只能自认倒霉。不必说汉唐，便是有宋以来，内侍们见着外朝的士大夫们，也是从来都没有这么诚惶诚恐过。

想先朝之时，新党旧党，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实际无不与内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石越交结宦官，便是他平夏之后蛰伏的那段时间，暗地里也不曾间断过。但自垂帘之后，一来石府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同小可，二来有了陈衍与李舜举这两位在主事，也的确有所忌惮，怕落人口

实，连石越也不得不收敛起来。因此这几年来，石府与童贯也渐渐疏远，少了往来。

只不料童贯却是个胆大的，此番一同出使，他便对唐康十分亲热，凡事又让着唐康三分，只是安于副使之位，早已得唐康好感。他又机伶晓事，唐康本是自视甚高之人，对宦官原是不太待见的，更不愿落个“交通宦官”的话柄，但自出使来，朝夕相处这么一阵日子，二人关系，却是想不熟络起来都难。童贯因找了机会，与唐康提及，大宋祖宗家法，内侍若不立军功，难以升迁，他知道唐康的武艺，多得名家指点，因求他趁便教习箭法——汴京的士大夫，大抵都知道唐康的箭术得自阳信侯田烈武亲传，在文官当中，也是小有名气的神射手。唐康推脱几次，情面难却，到底答应下来，只想内侍都是养尊处优，哪里吃得了练习之苦，装模作样几日也就罢了。却不料这童贯与寻常内侍不同，他力气较常人就要大一些，得了唐康指点，又肯每日苦练，十数日间，箭术便突飞猛进，连唐康也不免刮目相看。

这番二人遭契丹软禁，困于异国他乡，倒是成全了童贯，他每日闲得无事，早中晚要练三次箭，每次都要射六十枝箭，并至少射中三十枝，方才罢休。

这日早上，唐康熙旧挑了六十枝箭给童贯，又纠正了一番他捏箭的姿势，便在一旁袖手观看童贯练箭，看了一会，见他射了二三十枝箭，五十步的箭靶已可十中六七，再看他虽然黑脸微红，额头泛汗，但呼吸均匀，显然并没有气力不继，因止住童贯，笑道：“供奉且稍歇息一会，今日咱们试试六十步如何？”童贯接过旁边一个小黄门递过的汗巾，抹了一把汗，正要答应，忽听到后面有人笑道：“唐都承^[2]、童大人，好雅兴！”

二人转过身去，却见说话的，乃是一个四五十来岁，身材微胖，颌下留着三缕黑须的契丹官员，唐康见那驿丞站在旁边，毕恭毕敬，已知又是一个新的接伴官，又见他既未髡发，穿的官服又是汉服，便知定是个汉人。契丹官分南北，但契丹人也做南面官，汉人也做北面官，这个倒未必一定按族类而论，因此虽然唐康的接伴官理当由北面官担任，但却未必见得一定要是契丹人。

故唐康也不以为异，只是以他目前处境，对契丹官员，也难有什么好脸色，只冷冰冰地说道：“这位大人却是误会了，我二人素不懂什么雅兴，练习射弓，怕的是有一日要去小海射雁，故此……”因知道对方说汉人，唐康的语气中就更多了几分讽刺之意。

“唐、唐大人……”那驿丞听到这唐康这么说，似是被唬了一跳，慌忙打断唐康，但那契丹官员却笑着摆了摆手，示意驿丞不要插嘴，又望着唐康笑道：“都承 虽有做苏武之志，不过我大辽却不是匈奴……”

唐康不待他说完，冷言讥道：“难不成你们还要自称礼仪之邦不成？”

不料那官员却是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这个敝朝自是居之不疑。最起码，比南朝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要来得光明正大些。”

唐康见来人情形，与平素的接伴官皆不相同，早已暗暗留心，此时又听到他话里有话，心里一怔，与童贯互相使了个眼色提醒，口里却不示弱，冷笑道：“嘿嘿，原来这便是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受教了！受教了！”

那人却不生气，只朝身后的随从招了招手，一个随即便即捧着一幅

卷轴上前几步，那人嘿嘿干笑了几声，道：“都承且莫生气，在下此来，却是想请都承看看这卷轴——此人都承想必是识得的？”

他一面说，一面挥手令随从将卷轴递给唐康，唐康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哼了一声，接过卷轴来，缓缓打开，心里立时“啊”了一声。童贯也早已弃了弓箭，这时凑过来看得一眼——他却是不认得，但从唐康的眼神中，已感觉到不对，因此亦不作声，只听由唐康应付。

唐康神色却依旧从容如常，只在心里计议，他脑子飞快计算一回，便知这事断难抵赖得过，况且又想起此事说起来与契丹人也没什么关系，倒不如光棍些，因冷笑道：“这人我自是识得，又有何稀奇？”

便见那人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道：“自然是不稀奇。这位文郎降夏之前，说起来毕竟也曾是南朝的武状元……”

童贯在旁，心里也不由得“啊”了一声，这才知道原来画中之人，竟然是如今在南海任凌州知州的文焕。便听那人又说道：“听说此后他又归了南朝，奇怪的是，南朝竟也不曾降罪处罚，也不曾大加宣扬，倒似此人就此销声匿迹了一般——此事实是让敝朝文武纳闷了好几年……”

“是么？想不到北朝上下倒爱多管闲事。劳烦操心了！”

“都承见谅则个，这等闲事，实是非管不可。”那人反唇相讥，又道：“到了前两年，方才有人听说，突然冒出来一个文焕，做了大宋南海凌州知州。又听说有给事中本来准备封驳，可不知为何，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反私下与人说，文郎是奇男子。这可更叫人纳闷了。我们费尽心思，才得了文郎的画像，又机缘巧合，才终于猜到其中原委……只是不知都承知不知道——为何一个败军辱国、做过降将的人，会被南朝

的给事中赞为‘奇男子’？”

“我大宋简任官员，是迁是罢，是赏是罚，倒不想还要劳累贵国费心了。”

“不敢。南朝的家务事，原本亦容不得外人置喙，只不过，若是这文大人原来竟是大宋枢密院职方馆的细作，甚至还曾经做到河北房知事，这种大事，敝朝却不得不多费点心！”那人嘿嘿笑道：“都承久在西府，想来对职方馆河北房的职掌不会太陌生吧？”

饶是童贯也算见过大场面的，听到这话，亦不由得惊讶的张开了嘴巴，呆呆地望着唐康。

唐康这时已知否认无用，况且大宋朝用间于西夏，其实也轮不到契丹来指手划脚，要损害的，也是宋夏的邦交——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今宋夏之形势，却不是大宋要顾忌西夏，李秉常正在全力图谋兼并黑汗，他便知道了，也只能怪自己当初无识人之明，纵是恼羞成怒，也只好唾面自干，难不成还敢与大宋翻脸不成？——其实当初两府决定让文焕去做凌州知州时，便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因此他也不否认，傲然讥道：“其时西夏叛逆，不奉正朔，妄自尊大，竟敢犯我边界，正是两国交恶之时，无所不用其极，用间之道，不过兵家之常，孙武子《十三篇》，早有明训。纵然足下所说确有其事，此又何足为奇？听足下言中之意，莫非北朝的通事局是专门翻译九经的所在不成？”

“都承说得极是。”唐康再也不想，那人竟是很诚恳的点了点头，“两国交恶之时，互相用间，原是无可非议。若似党项人那般，只好怪自己瞎了眼，须怨不得旁人。但在下却有一事相问，自统和^[3]之后

至今，大辽与南朝，可称得上交恶？两国是否以兄弟相称？”

“这又何须多问？”唐康一时没弄明白他的用意。

那人嘿嘿冷笑数声，忽厉声道：“若是名义上则以兄弟之邦相称，实则趁人之危，挑拨父子，离间骨肉，乃至谋弑君上，这等恶行，是否便能用‘兵家之常’四个字承担？”

这边厢，童贯听得一头雾水，唐康却是霍然一惊——司马梦求之事，大宋虽宰执亲王，也少有人知，但唐康因为身份特殊，却是略略知道一些，不过他却是万万料不到，在十六年后，此事几乎连他也淡忘了之时，又被旧事重提，而且还是一个契丹官员，当着他的面来质问！

但唐康自十几岁起，心机城府，便是连潘照临也赞不绝口。他在石府这么多年，也算得上是潘照临半个入室弟子，兼之半生之中，皆身处宋朝最高层的权力争斗当中，心思敏捷，更异常人。此时如此突兀地听这契丹官员提起这件大事，心中虽然又惊又疑，但整个人却反而似本能一般，突然便冷静下来。

虽然实情颇有出入，但当年的“马林水”，的确乃是辽国君臣公开宣称的弑杀辽主耶律洪基的凶手，是耶律乙辛差使的细作，早已被正法，尸身亦已被挫骨扬灰。因此，若是被证明司马梦求便是“马林水”，那真是了不得的大事。

但唐康却首先是隐隐感觉到其中的不对。

因为这不是一件可以宣扬的事情！

无论对宋朝，对契丹，都是如此。

便是三岁小儿也当知道，无论辽国拿出什么证据来，宋朝肯定会断然否认的。宋朝绝不会承担这样的罪名，而谁又真的能有本事证明十六年前的事？纵是契丹人有司马梦求的画像，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天下相似之人多的是，只要宋朝抵死不认，契丹若就此纠缠，反而只能自取其辱。

况且，说到底，这对于契丹君臣，难道又是什么光彩的事么？告诉天下人契丹的皇帝被宋朝的细作给杀了？这等事情，应当是只能打落牙和血吞的，说出来也不过是丢人现眼。便如大宋的太宗皇帝，实际是死于辽人的箭伤发作，但大宋君臣纵是心知肚明，咬牙切齿，却也没谁会公开宣扬。因为这丢的可是宋朝的人！而且一旦公开宣扬了，那宋辽两国，从此就是不共戴天的死仇，双方外交回旋的余地也就立即变得非常小——两国之间，除了“正在交战”与“准备交战”以外，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三种状态存在。

司马梦求之事，道理也是一样的。但他面前这个契丹官员竟然这般气势汹汹的来质问，而且竟然似是认定他定然知情，唐康一念及此，心中顿生疑窦……

是契丹君臣乍闻此事真相，气急败坏，恼羞成怒？若是如此，那么他与童贯多半性命难保，难免被契丹人盛怒之下，杀了泄愤。若是如此，唐康自然不肯引颈待戮，说不得只好拼个鱼死网破。但唐康绝非一勇之夫，他马上想到，契丹人若真要问罪于他们，自当盛陈兵甲，遣使细数宋朝罪恶，然后将他们枭首示众，送回汴京。

这才象个报复的样子！

但如今契丹人来的不过一个汉官，更无将要斧钺加身的架势。

更何况，辽主耶律濬真的想要报父仇吗？

这才是个大大的疑问。

唐康根本不相信耶律濬对那个杀了他亲生母亲的父亲有多少感情。别说石越曾经向唐康暗示过，射杀耶律洪基的并非司马梦求，而是另有其人。即便那人真是司马梦求，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耶律濬的皇位，正是从他父亲手里夺来的！真正想弑父的人不正是他本人么？除非耶律濬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宋朝交恶，并且不留后路，否则的话，翻脸的借口成千上万，唐康还真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耶律濬要选择这件事！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果然契丹要宣扬这事，那耶律濬要向他的臣民有个交待，就只能与宋朝拼个你死我活了。

但以如今宋辽的实力，除非耶律濬已经自大到疯狂了，唐康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要给自己去找这么一个绞索。

除非……

除非这根本不是耶律濬的意思！

唐康心里飞快的计算着，几乎只是刹那间就翻过无数的念头。他狐疑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契丹官员，心里琢磨着，这人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竟然让这人能铤而走险？

他是想从唐康这里逼出一言半语，然后迫使辽主耶律濬公开接受此事！

如此一来，辽主就只能对宋朝开战，再无他途。

若他们只是想要一场战争的话，唐康其实在心里倒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可不想回汴京后受到清算——按宋朝的规矩，他出使期间的一言一行，回国之后，都必须做巨细无靡的书面报告，若举止得体、不辱使命，自然会受重赏，但其中若有任何不得当的地方，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唐康可不想留下什么把柄。

而且——难道这人和宋朝有什么私怨到了要不择手段的地步？还是，他只不过是借借此激烈的手段，来铲除他的一个极难对付的政敌？甚至不惜同归于尽？不论他面前的这个人是谁，他这么做，都是冒着绝大的风险。契丹人内部自己拿这事做筹码来打击政敌，倒还罢了，但将此事拿到唐康面前，那便真的是不怕丢人现眼了。即使他能成功的迫使耶律濬在压力之下做一些对他有利的事，迟早耶律濬也会清算他今日的所作所为。若是失败，后果更不堪设想。

这个人若非是站在悬崖边上，在做拼死的反击，那他心里究竟藏着多深的怨恨？

契丹的权力斗争，的确要比大宋血腥得多。

但这些，又关唐康何事？

唐康心中计议，也不过眨眼间事，众人只见他神情，倒象是被那人的话吓呆住了，过了一会才愣道：“足下这话，我却是听不懂。”

那人冷笑一声，又朝一个随从打了个眼色，那随从不知从哪里又变出一幅卷轴来，递给唐康。唐康心里已知这必是司马梦求的画像，他一

面缓缓打开，一面故意递到童贯面前一些，便听童贯讶然“噫”了一声。唐康也假意讶然抬头，问道：“这画像你却是从哪得来的？”

那人并不答话，只冷言道：“此人二位想来亦是识得的！”

“倒的确是有几分相似。”唐康瞥了那人一眼，笑道：“这画中之人，确有七八分象是云阳侯——看来北朝通事局真不可小觑了。不过尽人皆知，云阳侯如今可不掌职方馆了，这画像来得晚了几年……”

“是么？”那人听到此言，突然厉声喝道：“都承亦说他是云阳侯司马梦求么？！”

这一喝之下，唐康顿时一脸愕然，奇怪的望着那人。

“但此人却是马林水！”

“马林水？”唐康脸色上的神情，更是茫然不知谓。

“都承真是贵人多忘事。十六年前，大逆不道……”

“唔！”唐康忽然大叫一声，打断那人，“我想起来了……”他说到这里，突然一顿，似是想起什么好笑之事，指着那人，半真半假，捧腹大笑起来。“你是……是……说，云……云……阳侯是……是……那什么……什么马……什么……水？”

那人却并不动容，仍只是板着脸，冷冷地望着唐康，厉声道：“适才都承亦已亲口承认，此人乃是南朝的云阳侯司马……”

他话没说完，已是被唐康笑着打断。便见唐康一面摆手，一面跌足大笑道：“足下倒爱说笑。可……荒唐，荒唐……”

“在下可并未说笑。”那人铁着个脸，沉声道。

“足下不会以为他们真是同一个人罢？”唐康止住笑，仿佛看见什么怪物一般，上下打量着那人，一面笑道：“这最多不过事有凑巧，面相相似而已。若说云阳侯是那什么马林水，这话却不便乱说。若长得相似便是，足下不曾去过汴京，难道贵国韩拖古烈大人也不知道么？恕在下不敬，汴京有名的伶人杨八云，还长得象极了北朝皇帝陛下呢！”

“是么？都承倒确是伶牙俐齿，舌辩滔滔。”那人似也已料到唐康不会承认，亦不生气，只冷冷说道：“只是真相如何，心照不宣。”

“我却怕是足下太会做文章了。”唐康说着话间，神色已变得傲慢不可一世，厉声道：“十六年前，云阳侯远在杭州为家兄宾佐，一日未离左右，在杭州见过云阳侯的人没有一百，也有数十。休说我大宋堂堂中夏，不会做那种败坏纲常之事，便就事论事，云阳侯亦无分身之术。在下念及两国近百年通好之谊，免不得要提醒足下，云阳侯亦本朝重臣，容不得他人污蔑。况为北朝计，这等事情，这般轻率孟浪说出来，岂非使北朝为天下有识者所笑？这些话，足下休要再提起。”

他语近训斥，大义凛然地骂完，不待那人回答，又拱手抱拳，义正辞严的道：“在下失礼，未曾问过足下名姓，想必亦是北朝有名之人，然如今竟可不问。在下便当从未听过足下今日之语，足下亦当做不曾问过在下。如此方是顾及两国体面与通好之谊。足下便即请回，并请转达在下之意——在下出使北朝，便是北朝皇帝陛下不肯召见，亦须拜会北枢密使卫王殿下，早日议定条约之事。”

说罢，又是抱拳一礼，竟是不再理会那人，转身离去。

童贯却兀自被方才听到的事情所震撼，待到唐康走了两三步，方才

急急行了一礼，转身跟上唐康。直到进了唐康帐中，童贯看了看四周无人，方才低声问道：“都承，适才所言，果真是真的么？”

唐康却不回答他，踞案而坐，低眉沉思一阵，忽然低声笑道：“若我所料不差，契丹将有大变。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哈哈……”

[1]. 宋人相信契丹乃南匈奴之后。按，契丹与奚人皆出自鲜卑宇文部，而宇文部之祖则为南匈奴之一支。此说虽存争议，但据考古发现之各族头骨标本与人种学分析，亦有证据显示契丹人在人种学上，的确与南匈奴相近。

[2]. 都承，枢密院都承旨的简称。按，唐康实际只是副都承旨。

[3]. 统和，辽国年号，其间为辽景宗之后萧燕燕摄国政，发生过著名的澶渊之盟。

广平甸外围的一座大帐内，大辽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与一个身着貂裘、头戴黑色交脚幞头的契丹男子对坐在一张铁方炉前，一面饮酒，一面下着双陆棋。不时有奴婢从帐外将烤好的鹿肉送进来，恭恭敬敬的放在二人身旁，然后又悄无声息的退将出去。

这双陆棋源自古天竺，原名“波罗塞戏”，据说乃是自三国时曹操之子曹植时，方流传于中国。至辽宋之时，已是当时一种世界性的棋类^[1]，亦是辽国最流行的一种游戏，便如汴京的茶肆中一定有围棋一般，在辽国五京的茶肆中，也一定会有双陆局。每个茶肆内，少则五六局，多则十几局，茶客们闲来无事，便在那里玩双陆，或是赌点小钱，或者是赌点物什，蔚然成风，官府亦从不过问。不仅五京如此，甚至连生女直等部落，亦盛行此戏。想当年辽兴宗与皇太弟耶律重元下双陆，竟用居民城邑做赌注，结果一日之内，就输掉数座城池给耶律重元。

此时韩拖古烈与那男子玩的，正是双陆的一种有名流派——“契丹双陆”。契丹双陆的玩法，是由对弈双方分成为黑白，各执十五粒椎形棋子，称为“马”，又有两枚角骰，黑白双方轮流掷骰子，根据骰子的点数向对方行棋，“拈马先尽”——即以最先将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为胜。

这契丹双陆之妙处，在于运气与技巧各占一半，非徒智术过人，便可获胜。韩拖古烈本是双陆高手，当年驻节汴京之时，在汴京已有颇有

名气，与那男子原亦算是棋逢对手的，但他这日却是运气不太好，每次掷骰子皆被那男子压制，兼又有些分神，眼见着那男子拈马已尽，韩拖古烈十五只白马，竟然全部都留在棋盘之内——按契丹双陆的规矩，这便是要输双筹了。

他眼见着败局已定，无力回天，长叹了一口气，将手中角骰一撒，推盘认输。

那男子见他认输，笑吟吟的喝了口酒，又好整以暇的吃了一口烤好的鹿肉，笑道：“林牙今日却是运气差了点，算上这局，一共是连输给我六筹。承让，承让了。林牙那件开元间的红玛瑙杯，明日我便叫人来取。”

“不敢劳烦大王。”韩拖古烈摇了摇头，端起一盅酒来，一饮而尽，又说道：“明日一早，下官便差人将杯子送过大王帐下……”

人人都知，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的那件唐开元年间的红玛瑙杯，十分珍贵，得来不易。

广平甸许多人都知道，还是在当日拖古烈使宋之时，南朝右相石越为了打击假交钞，使尽浑身解数，南朝政事堂接连颁布法令，诸如严厉管制制造交钞所用纸张，全面禁止制钞纸张外流，加强对拥有彩色套用技术的印书坊的管制，命令各地官府对百姓宣讲真假交钞分别之法，甚至派遣李清臣亲自前往河北坐镇，严查假交钞之来源……但用尽这种种方法，李清臣在河北也确曾捕灭贩卖假交钞的奸人三十来人，然因印假交钞之作坊却在大辽境内，宋人只能望而兴叹，假交钞一直禁之不绝，于是石越才亲自求到韩拖古烈，分晓厉害，又做出若干让步，方得他上表，由大辽协助打击境内之制造假交钞的印书坊，其时因条约签定，两

国关系又转亲密，南朝又征得大辽谅解，加派兵力巡查两国边境，打击私贩。如此耗时一年半有余，才终于将这假交钞案破了。便是在南京道查获三个印假交钞的作坊，捕获四百余奸民后，南朝太皇太后高氏亲自在内东门小殿接见韩拖古烈，那次高太后送给辽帝十余件礼物，又赐了韩拖古烈许多物什，以示谢意。这开元间的红玛瑙杯，原是那次高太后送给辽帝的礼物之一，因辽帝赏韩拖古烈使宋之功，那次又给辽帝挣了老大的脸面，因此特意转赐予他。自此便成为韩拖古烈最喜爱之物。

大辽与南朝制度不同，在南朝，若是皇帝所赐之物，官员们别说当赌注输掉，或典当、转卖，便是使用，也轻易用不得。平时都得恭恭敬敬的焚香供起，用的都是另做的仿品，非得等到几代之后，家里破落了，这些东西才能派点用场——那时却是被不孝子孙卖了，换几石米来吃。但大辽却没有这些忌讳，朝中贵人平时关扑，赌的便是各自的珍贵之物，若不珍奇稀有，也激不起他们兴致来。

这红玛瑙杯，韩拖古烈轻易是不肯拿出来赌的，但这次与他玩双陆的，却是当今朝中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南院大王萧岚。这萧岚出身尊贵，又少年得志，极得当今皇帝信任，在皇帝的纵容下，他的手甚至伸进了北枢密院，在一年前兼任知通事局事，据说他一接管通事局，便屡立大功，四个月前，又撺掇着皇帝同意，效仿南朝兵部职方司，在南院大王府下，秘密设一“南院大王察访司”，暗中监视各部族大小事务及“叛逆不法情事”，但实际上，朝中的重臣都知道，这个“南院大王察访司”，职责绝不仅是监视那些蛮夷而已，所谓“各部族”这三字大有讲究，那是连契丹各部在内，也一并在其中了，换言之，朝中所有的官员贵人，无不在它监视范围之内。虽然皇帝终究是位明君，不肯许这“南院大王察访司”公开设立衙门，安插官吏，又不许它抓捕军民，只许它查探情事，上报以闻，“若果有不法事，付有司处置”。但即便

如此，南院大王察访司也已令朝中重臣人人侧目。

这么着一个人物，韩拖古烈虽然贵为北面都林牙，但凡事也须得让他三分。

更何况，比起他此时忧心的事情，区区一个红玛瑙杯，又算得了什么？

“林牙似是有甚心事？”萧岚漫不经心的一句话，令韩拖古烈猛地回过神来，但萧岚的心思却并不在他身上，他眯着眼睛，目光随着进出侍候的两个美婢的纤腰移动着，几乎一刻不离。

“这两个婢子，若是大王不弃，便与那杯子一道，明日也一道送到大王帐下……”

“好——”萧岚立时便喜笑颜开，但才答应得一个字，却马上转口道：“好——是好，但我做事素有规矩，赢的东西我受之无愧，可这白送的，我却怕拿人手短……罢了，罢了。”

“两个婢子，又值什么？若大王看得上，那是她们造化。”

“嘿嘿……古语有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虽是南院大王，你也是北面都林牙，同殿为臣，不分上下，我可没听说过韩拖古烈是乐善之施之人。”萧岚的视线已离开那两个美婢，转过头来，似笑非笑地望着韩拖古烈。

“下官平素确是不肯轻易送人礼物，但若是大王……”

但他话未说完，已被萧岚打断，“林牙少来诳我，旁人要拍我马屁，那倒确是平常。但林牙嘛……林牙莫要忘了，几个月前，为着南院察访司的事，你还弹劾我来着！”

萧岚一面说，一面摇着头，“那奏折怎么说来着？‘凡南朝之所谓职方馆、职方司、皇城司，本朝之所谓通事局、及今之所谓察访司之类，虽名为上之鹰犬耳目，然天下最可惧者，亦莫过于此。使之操之于贤良之手，犹惧其监视中外，钳制言路，离间君臣骨肉，若不幸以不贤者掌之，其祸几可立待，此南朝之所以有石得一之乱也’……”

“还有一段，我还记得清楚——‘南朝之赖以制其弊者，士大夫也，然犹有皇城司之乱，故司马柄政，即以除皇城司为先；本朝之可赖以制其弊者，惟世族也。然自陛下临朝，裁抑世族，立郡县之权，实公家之府库，此虽善政，然兴一利必生一弊，本朝亦因此再无可制之者。而朝廷不审于此，反先设通事局，后设察访司，通事局之设，犹可谓形格势禁，不得以而为之，以当南朝之职方馆也；然察访司之设，正不知何用？陛下治国家，致太平，当以信义、仁德、法令临天下，岂能凭此逻卒而治天下、服四方？’——这些个话文皱皱的，实在拗口……”

“然恕下官直言，下官所言，全是正理。”韩拖古烈坦然说道。

“我就知道你肯拍我马屁……”萧岚倒是满不在乎，只笑道：“你便直说罢，是何大事？不过我也事先说明，你不拍我马屁，我也不受你的马屁——咱们只公平交易，这两个婢子，便算添头。”

韩拖古烈听到这话，竟是愣了一下，旋即满口答应，欠身道：“全听大王吩咐。”这正是他想努力游说萧岚的，但萧岚竟这么爽快，却实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心中的阴霾顷刻间也就散了一半——只需还有

妥协交易的余地，那事情就远未至绝望了。

萧岚微微点头，斜眼瞄了一眼帐中的奴仆侍婢，韩拖古烈知他之意，挥挥手，转瞬之间，帐内的奴婢便退了个干净。

萧岚见帐中再无他人，一面抿着酒，一面又说道：“林牙心中之事，我大抵也能猜到。我也不想多费精神，不必遮遮掩掩——如今帐中已再无第三人。”

“是。”韩拖古烈爽快答应了，当下肃容起身，朝萧岚长揖一礼，沉声道：“大王真有豪杰气慨！看来下官并未找错人。”

“好说，好说！”萧岚从容受了他这一礼，脸上更无得色，只是依然自顾自的斟着酒。

“那下官便斗胆直言。”韩拖古烈默然凝视了萧岚一会，缓缓说道：“如今大辽，皇上最亲近最信任者，莫过于大王……今日卫王得罪，若大王肯为卫王进一句谏言，实为我大辽之幸！”

韩拖古烈说完这句话，便直直地望着萧岚，目不转瞬。这一刹那，他表面上看起来依旧从容淡定，但其实心里已然紧张得身体僵硬、几乎失去知觉。

因为，大辽朝野中，九成九的人如果此时在场的话，听到他的要求，都会以为他疯了。

但他竟然就是提出了这异想天开的请求。

然而，这的确也是大辽自平定耶律乙辛之乱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若非为此，他也许永远不会与萧岚坐在一起玩契丹双陆。

但是，若是连有定策拥戴之功、辅国佐君之劳、智术无双，被天下称为“大辽中兴第一名臣”，连宋人都公认为诸侯武侯第二的卫王萧佑丹，都会被逼得告病，被软禁，被当年曾经视他为师为父的皇帝派出面前这个乳臭未干的新贵外戚萧岚“体量”^[2]其莫须有的罪责；甚至被一帮宵小污陷构害，乃至欲致之于死地！

那么，世间尚有何事不能发生？

“林牙……”萧岚脸上带着戏谑之色，意味深长的望了韩拖古烈一眼，旋即哈哈大笑道：“好个拖古烈，只不知，这算不算得‘与虎谋皮’？”

“大王……”

“哎——”萧岚伸手虚按，打断韩拖古烈，“林牙且听我说完不迟——我还有件事，须得要先问问林牙。”

韩拖古烈连忙欠身，“大王下问，下官绝不敢隐瞒。”

“隐不隐瞒那是你的事。”萧岚嘿嘿笑道，忽然脸色一变，逼视韩拖古烈，咄咄逼人的问道：“我想要问林牙的，便是林牙究竟知不知道卫王所犯何事？又知不知道我受的是何钦命？”

韩拖古烈抬头望着萧岚——萧岚的这番作态自然吓不着他，但是，他的确也看不透这人。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南院大王，平时玩世不恭，全然是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他若待人好时，态度之诚恳谦卑，便连周公招贤之时，只怕也有所不如；但他一旦翻脸，其凶残暴虐，便是商纣重生，也要认作是孪生兄弟。这人若乍地一看，将以为这个公子哥儿不会

有什么城府心机，只能见着他留连于犬马声色中，热衷于美酒、美食、美色，喜欢打猎、关扑，畜养鹰犬虎豹，甚至还会填点曲子词——说起来，韩拖古烈还在汴京驻节之时，便已认得他，当年萧岚听说一位叫丁紫苏的汴京名妓的艳名，竟然费尽心思，混入使团当中，万里迢迢，前往汴京嫖妓！后来因为被丁紫苏拒之门外，他才自明身份，求到韩拖古烈，前后花了三千两黄金，韩拖古烈更是费了好大功夫，方才半买半骗，将这丁紫苏送到萧岚府上，如今乃是最得他宠爱的几个小妾之一。当年韩拖古烈费力帮他，自是看在他是皇后的弟弟份上，不便得罪，那时在他眼中，可全然想不到这么一个纵性妄为的轻薄子，短短几年之内，会有今日的尊贵。那时他也更加想不到，当年留下的那点人情，今日竟然会如此重要。

大辽无论是女后临朝，或是外戚主宰朝政，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耶律氏与萧氏世代为婚，便是卫王萧佑丹，也曾经有女儿在宫中为妃。如当年承天皇太后^[3]之父萧思温，长女与次女皆嫁给王族，并为王妃，三女更是贵为景宗之后，虽然当时身为南京留守的萧思温生平从未赢过周朝一次，唯一一次“胜利”还是捡了个柴世宗因病退兵的便宜，但就是如此平庸之人，托了女儿的福，照样能仕途通达，权倾朝野。若非他后来被政敌暗杀，后来未必会有韩德让们什么事。

实际上，大辽的外戚们向来就是这个国家的天然统治者。这一点，可算是大辽与南朝的重大不同。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错误的小觑了萧岚。

若非他姓萧，若非他姐姐是皇后，他的仕途的确不会这么顺利。但是，韩拖古烈也从不敢忘记，萧岚是在大辽中兴英主与被视为诸葛武侯第二的卫王萧佑丹的统治下，不到三十岁就爬到了南院大王的高位！而且还出其不意的夺去了卫王萧佑丹对通事局的控制权。

他仔细调查过他的全部履历——萧岚第一次立下大功，是在耶律冲哥帐下效力，随耶律冲哥深入极北，大破斡朗改、辖戛斯。凯旋之后，他便被一帮逢迎拍马之徒谀为“大辽霍膘骑^[4]”，从此仕途得意——当日之功，自然是应当归于耶律冲哥，萧岚的确是赏过其功。但是，耶律冲哥军中之艰苦，人尽皆知，只是轮到萧岚时，才有意无意被人遗忘——他这么一个勋贵子弟，能够随耶律冲哥作战，只须未做逃兵，便足已令韩拖古烈侧目。

此后萧岚又多次出征与反叛部族作战，虽然大多时候，都只是副将。而以他的身份，奏凯之后，主将自然免不了要将无功夸为有功，小功夸为大功，大功夸为不世奇功……

但是韩拖古烈也留意到，萧岚也曾经三次担任主将出征，战功虽然不大，但毕竟都胜了。而且，更让韩拖古烈意外的是，这个被吹捧得上天的年青新贵，并没有霍去病的派头，他平日生活讲究奢侈，出兵之时，却颇能与战士同甘共苦。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平时享受惯了的人，要忍受行军的酷冷酷热，蚊虫叮咬，还要吃那些难以下咽的干粮……种种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并非易事。这个世界上真正做得到的人，是极少数。多少名将平时甘于过朴素的生活，绝非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纵情享乐，而是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一旦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就再也不可能吃得了军中的苦了。

所以，韩拖古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这位南院大王。

他让自己尽量从容平静的回视着萧岚，因为他知道，萧岚也一定同

时在观察着自己。

他当然很清楚卫王萧佑丹的所谓“罪名”！

荒谬绝伦的罪名！

这一两年以来，不断有人或公开或秘密的弹劾卫王。罪名五花八门，而其中最荒唐的一项，便是六个月前，北院宣徽使马九哥上表弹劾卫王“交通宋朝，挟外国自重”！

更荒唐的是，导致此次皇帝震怒，迫使卫王告病，进而被软禁的，却正是这一项无比荒谬的罪名——马九哥没能够掀起滔天大浪，但曾经做过夷离毕，如今任签书南枢密院事的韩何葛，以及右林牙萧苏散、横帐郎君^[5]耶律塔列、保州都统军司都监萧七哥、南京都统军司副统领耶律孝忠、祗候郎君耶律神奴等六人此后告发萧佑丹之长子萧逊宁收受宋商贿赂、干涉朝政等等七项罪名，却终于将卫王也牵扯了进去。

但那只不过是借口！

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萧逊宁之诸般罪名，所谓“收受宋商贿赂”云云，并非纯属捏造污蔑。但其中有些，说起来却已是五六年前之旧事——当年柴远至大辽，据说暗中乃是受南朝所遣，故卫王以下，诸大臣贵戚，皆待之为座上之宾。然太平中兴六年，柴远听说周国封建之事，随即变卖家产，一面在大辽私购奴仆、兵器、战马等物，一面在宋丽两国买船，当年即扬帆南下，协助柴若讷建国。他仓促间行此大事，凡事皆不计代价，即便他素有经营，但仅用于贿赂辽、宋、高丽官员所费，以韩拖古烈所知，仍不下五十万贯！而若论大辽贩奴之利，实亦始于此。此后柴远虽至周国拜

相，但几乎每岁都会遣使来大辽，以南海珍奇，换购“生口奴婢”。使者每至，卫王都要特别款待，详细询问南海诸国风土人情。以柴远之行事，他暗中给萧逊宁送点厚礼，那更是再平常不过。至于所揭发之其他宋商私下贿赂之事，韩拖古烈虽未一一核实，但想来也是有的，未必便是韩何葛等人污陷。

但这原亦算不了多大的事。

只不过这始终是个把柄，落人口实。韩何葛等人遂以此为借口，大肆攻击卫王，说什么两朝市易之利“半归卫府”，如贩卖生口奴婢诸事，得利者多是卫王其及亲信者，朝廷所获，不过十之二三，故此卫王才极力主张与南朝通好云云。又指控萧逊宁名为谦逊，不任官职，实则沽名钓誉，不过一大辽朝的王雱，“朝廷之事，半决于逊宁”；又说萧逊宁之名，取自大辽名将耶律休哥之字，而萧逊宁更每以耶律休哥自况。至于萧苏散、马九哥辈，更是借此机会，疯狗似的攻击卫王教子无方，纵容子侄胡作非为，甚至污指卫王有意结交宋人以自重……

但是……

韩拖古烈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到底只不过是个借口。

卫王执政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布朝堂，然同样的，政敌宿仇也遍布朝堂。但若是皇上的心不变，如韩何葛辈，又如何敢冒天下之大韪，弹劾卫王？这些人纵使心里对卫王有再多的不满，但他们又能有多大的胆子？说白了，仍旧不过是“揣摸上意”四字而已。而这一切都源自耶律寅吉、萧素、萧岩寿、萧惟信、萧夺刺、萧迂鲁……这些元老勋臣的去逝。

从数年前开始，当这些元老勋臣渐渐凋零，而卫王以外，硕果仅存

的四位勋臣——北府宰相萧禧向来惟卫王马首是瞻；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阿鲁带则于国事上素无主见；侍卫太师撒拨从不干涉朝政，其威信仅限于御帐亲卫；至于南京都元帅府都元帅萧忽古，他目前的官职已经达到了他能力的上限。

勋臣们已经不足以制衡卫王的势力。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渐渐开始有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有关卫王的风言风语，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在皇帝面前重提耶律乙辛的旧事——耶律乙辛当年，也曾经平定叛乱，立有大功，然用权日久，却渐生谋逆之心。而皇帝也开始有意无意的提拔重用“新人”，从军中的耶律信、耶律冲哥，到朝中的韩拖古烈，到后来居上的萧岚……

只是，这一切原本看起来是非常温和的。

韩拖古烈相信，卫王本人也应当有所察觉，因此对于皇帝提拔重任的新贵，他甚至有些刻意的纵容。甚至连萧岚接掌通事局，他也欣然接受。

大辽的历史上，权力的更替，从来都是血淋淋的。原本，韩拖古烈以为这一次可以例外。

但他永远也料不到，在短暂的时间内，种种不利于卫王的事情，竟然会如事先设计好的一般，接踵而来。这世事竟真如契丹双陆一般……有时候，命运是由智慧主宰，但另一些时候，命运却由运气掌管。

先是所谓“萧朴密约”之事。

早在唐康出使之前，继苏轼之后，担任南朝驻辽正使的朴彦成便已

经奉国内密令，与卫王交涉——而韩拖古烈本人也是参预者之一。谈判几乎已经有了结果，在权衡利弊之后，卫王已经决定向南朝“让步”，同意废除太平中兴五年所订条约；双方约定重新交换誓书，永为兄弟之邦。宋朝也愿意顾全大辽的面子，在誓书中以南北相称，进一步承认双方为分庭抗礼之国家。并且，朴彦成受司马光密令，私下承诺，南朝愿意在每年遣往大辽的贺正旦使的礼物中，增加绢二十万匹——他们争的也不过是个面子，用来安抚国内的反对者。

南朝的确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而且韩拖古烈反复劝谏、卫王也心知肚明的是，南朝今非昔比，司马光、朴彦成这些温和派在国内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若是大辽不愿意就坡下驴，最后可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他们也明白，大辽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太多。

自从大辽中兴以来，契丹铁骑在内外战场上称得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在宋军在益州折戟，而耶律冲哥却成功将火炮用于野战称雄西域之后，军中将领对宋军的轻视之心，就越发的不加掩饰。无数的将领跃跃欲试，就盼着找个机会与宋军一决高下。军中朝中，关于用武力重新恢复过往大辽优势地位的言论蔚然成风。韩拖古烈心里很清楚，甚至连皇帝本人心里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做为一个天天被人当面背后称赞为“中兴之主”的君主，他不甘心祖宗确定的对宋朝的优势地位在自己手里改变，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而除去军中那些头脑简单的武夫、朝中盲目自大的贵戚官员外，在大辽的朝野间，更有两派势力，在别有用心的煽动这种情绪。

一种是失势的旧日贵族世族。他们在耶律乙辛之乱时失势，此后皇

帝推行新政，他们的利益更是严重受损，但是，这些人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压制，却仍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因为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大辽毕竟仍然是以耶律氏与萧氏两部族为统治核心的国家，这些人虽然失势，但得势的人中间，却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们本身虽然不居要职，却也仍旧担任着各种各样的官职。

这群人冥顽不灵，心里一面想着恢复自己过往的特权、权力，想要分享中兴的好处，但仍旧抱着过去的思维方式，对外主张强硬与扩张，对内则鼓吹严厉镇压反叛部族，反对信任汉人与其他部族，甚至想要恢复头下军州等奴隶制度与采邑制度，反对开放政权，还有一些人还妄图恢复世选制……总而言之，这些人仿佛还活在一百年前，全然不知世事已经改变。

他们当然并不敢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派系，甚至也不再有人胆敢存心挑战皇帝的政权，但他们把心里的怨恨全部归到了卫王、以及韩拖古烈这些人身上……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依附于各个派别，比如以前的萧惟信，如今的萧岚，表面上看来，这一种势力似乎并不存在。但只要是发现与卫王有冲突、有矛盾的势力出现，他们就视为盟友、新主子，甚至于不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隐藏、扭曲。而这些旧贵族世族，是极力反对与宋朝通好的，他们一方面抱着顽固的想法，认为大辽就一定要对宋朝高高在上；另一方面更将宋辽开战视为恢复他们地位的天赐良机——取得军功是他们恢复地位的捷径，但他们中很少有人想真刀真枪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挣功名，而以大辽如今的战争规模，他们就更难有什么机会了——除非能与宋朝开战，他们便都有机会从军，而且，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相信只要兴兵南侵，就有大把大把的杀良冒功的机会，传说中南朝的富庶，更让他们幻想有机会弥补自己日益干瘪的钱袋。

另一种势力则是过去的许王萧惟信一派。这一派中，既混杂着许多

旧贵族世族，但也有许多人，是当权得势的新贵族。这一派的人，向来便与卫王有矛盾，对卫王对内笼络汉人与渤海人、对外联夏和宋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们只相信武力，只肯信任契丹人，希望通过强硬的手段，让大辽中兴，恢复大辽过去的地位，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将阻卜、室韦、女直全部视为夷狄，主张严厉镇压；又时时觊觎向宋朝与高丽开战的机会。原本，自许王萧惟信死后，这派势力群龙无首，大受挫折，但萧岚的崛起，又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大部分人都抱着利用萧岚来对付卫王的想法，转而支持萧岚。

正是这各种各样的势力，与军中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朝中那些夜郎自大的贵戚官员一道，你唱我和，互相呼应。但最头疼的还是皇帝心里一直存在的要与南朝一决高下，以恢复澶渊之盟以后的宋辽关系的想法——辽军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同时都是在给皇帝增添信心。若非自卫王以下，除了许王萧惟信，绝大部分的元老勋臣都反对与宋朝交恶，抑制了皇帝那蠢蠢欲动的野心，皇帝只怕早就已经兴兵南下了。

因此，尽管卫王已经决定与南朝妥协，但他仍然不得不谨慎的决定暂且秘而不宣，待先说服皇帝后，再公之于众。但是，不知怎的，也不知道是从北枢密院这边，还是从宋朝使馆那边，总之，此事竟然莫名其妙的泄露了！

一时间，朝野哗然，谣言四起，主张对宋朝强硬的人一个个怒不可遏，倒好象卫王干了什么卖国的勾当一般，竟成了众矢之的。连皇帝对卫王也极为不满。

但若仅仅如此，局面还不至于如此难以收拾。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是令所有人、包括卫王那样的智谋之士，也

措手不及。

大辽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耶律氏与萧氏互相通婚。枢密使、宰相兼为外戚，在宋朝几乎是不可容忍的大忌讳，在大辽却是习以为常。因此，卫王萧佑丹的幼女，在皇帝登基后，也被选入宫中，并被册封为贵妃。但是，传闻中，这似乎便是她的出身能带给她的全部了。自入宫后，她就一直不太受宠幸，皇帝最宠爱的后妃，乃是当今萧皇后的亲妹妹，小名唤作“常哥”的萧德妃。

大辽国的萧氏，名为一姓，实由拔里、乙室己、述律三族组成，其中拔里、乙室里二族皆出自审密部，后又合为“国舅帐”，其与耶律氏世世结盟，根深蒂固；而述律氏本是回鹘之后，只因太祖娶述律氏为后，因而得与审密氏并立，传至今日，也有百余年；此外，世宗又以其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帐”，使之与“国舅帐”并立，历史最短。这些个契丹内部的复杂渊源，便是本国人，也轻易理不清楚。但韩拖古烈自然知道，当今萧皇后、萧德妃、萧岚一家，本出自“国舅别帐”，而卫王萧佑丹，却是正儿八经的审密部乙室里族出身。

而据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贵为卫王、北枢密使的萧贵妃，对于皇后、德妃姐妹，便不是很尊重。传闻卫王的这个爱女，虽然聪明过人，心性极高，但相貌却不过中人，入宫时年纪不大，又素不爱奉迎，兼又得罪了皇后、德妃姐妹，故此并不得宠。她进宫之后，仅有过一个不满一岁便夭折的皇子，此后再无所出。

若事情只是如此，倒还罢了。虽说宫中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但以卫王之尊，萧贵妃也能安享富贵，没有儿子，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皇后、太子都可以安心，还少了日后无穷无尽的麻烦。

然而，这萧贵妃却不甘寂寞。她被皇帝冷落了三四年后，竟然暗中与一个伶人私通！私通也还罢了，可她私通了几年，也未被发觉，竟然碰巧便在这个当儿，被皇帝发觉！大辽人人皆知，皇帝因其母后之故，对与伶人私通之事，素来深恶痛绝，一时盛怒之下，竟然当场拔刀，将她砍成数段，又将那伶人活生生剁成肉酱。

虽然事后皇帝为顾全脸面，并没有再追究，对外只说萧贵妃“暴疾而亡”。但这件事情，却是对卫王的沉重打击。皇帝亲手杀了他的爱女，纵然卫王没有半点怨望之心，若要皇帝不猜忌他会不会心存怨望，却也是难于登天。况且皇帝心中余怒，也没这般容易消去。

这些宫闱之事，虽然无人敢公开宣扬，但真要掩盖下来，却也是极难的。何况这位萧贵妃平素在宫里头人缘还不是很好。这件事更被所有卫王的政敌视为天赐良机，它让他们看到皇帝与卫王之间，几近公开的裂痕。

于是其后的攻击接踵而来。

先是咬住所谓卫王与朴彦成“私相授受、密谋欺国”一案，攻击卫王“跋扈自专”、“目无君上”，说他故意私交宋朝，是“养敌自重”之策。然后又是萧逊宁案——萧逊宁收受柴远的贿赂，仿佛又坐实了卫王与宋朝“交通”之罪；而萧逊宁的“胡作非为”，明里那些人攻击的是卫王教子无方，实则却是在时时提醒着皇帝卫王“教女无方”……

总之，所有这些事情，仿佛是有预谋一般，同时在一个极敏感的时间爆发出来，将卫王推到了今日的困境。

皇帝对卫王的猜疑与迁怒，如今已不是秘密。借口萧逊宁案，令卫

王告病，又下令萧岚追查此案，在韩拖古烈看来，这倒是皇帝对卫王还有余恩，并不算是绝路穷途。最令他忧心忡忡的，是皇帝利用同一个借口，将朴彦成与宋朝使馆的人全部赶回中京，不许随驾，又不肯接见宋使，下令将唐康等人羁留……

自从卫王失势，朝中宵小气焰便越发的嚣张。韩拖古烈与萧阿鲁带、撒拨、萧忽古并无深交，而北府宰相萧禧因为被视为“卫王朋党”，如今也在风尖浪口，自保无暇，更不足恃。甚至韩拖古烈自己，也不免要受到池鱼之殃，虽然他也算是皇帝“宠信正隆”的几位重臣之一，尚能勉强保全自己，但若再与萧禧等人来往过密，只怕不仅无益于国家朝廷，迟早有一日，终究连自己也会被彻底卷了进去。但若要韩拖古烈因此便袖手旁观，明哲保身，那也是韩拖古烈做不到的。他受皇帝知遇之恩，又素得萧佑丹信任，无论于公于私，于忠于义，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攻击卫王的人，有很多平时都谄附萧岚，被视为萧岚一党；而许多人都知道萧贵妃与皇后、德妃姐妹之间的矛盾；况且卫王是旧臣，萧岚是新贵——因此，大辽朝野，大多认为萧岚乃是整件事情的幕后主谋，他是必欲置卫王为死地的，如此，他才可以取而代之。但韩拖古烈却不以为然。萧贵妃与皇后、德妃姐妹纵有甚矛盾，如今人也死了，何况，萧贵妃既无儿子，又非皇后、德妃姐妹害死；而萧岚本人，不仅与卫王并无私怨，甚至也没有多严重的利害冲突：他把手伸进通事局，卫王不仅没有阻挠，反而极力促成，而这已是双方发生过的最大矛盾；即便说他觊觎北枢密使一职，要陷害卫王，但若果真如此，却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在朝中排在他萧岚前面，有机会拜北枢使的实力派，至少还有五六个，将卫王一派的官员，或者同情卫王的官员全部逼到他的政敌那边，岂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至于政见上的冲突，则更不存在。萧岚此

人，无论与旧贵族世族、萧惟信派，还是与军中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朝中没见过世面的官员贵戚们，都有很大的不同。此人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政见而坚持的人。

所以，韩拖古烈才不惜冒险，兵行险招，来“与虎谋皮”。

皇帝既然已生猜疑，那么卫王便再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地位。至少短时间内不可能，朝中的政敌们对卫王十分忌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韩拖古烈也只求能先保住卫王合族性命，再谋其他。如今更加重要的事，是在卫王失势后，如何压制那些朝中军中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在韩拖古烈看来，保全卫王执政十余年的成果，才是真正的大忠大义。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维护卫王“联夏和宋”的策略。

如果他能说服萧岚，这一切便可能实现。

他当然知道卫王“所犯何事”，当然知道萧岚奉的是什么钦命。但是……

“大王！”韩拖古烈迎视萧岚一会，微微欠身，沉声道：“正是因为下官知道，才敢请大王至此！”

[1]. 参见《新宋·燕云》3附录。又按，其时西方亦有双陆棋，或谓源自耶元前3000年之古埃及，其后风行古希腊、古罗马，至耶元11世纪时，传入法国，此后又传入德国，极受赌徒喜爱。法王甚至颁布敕令，禁止官员玩双陆棋。是以称此棋为当时一种世界性棋类，实当之无愧。后文所描叙之“契丹双陆”，玩法有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证明，非为作

者向壁虚构。其与今日之西洋双陆玩法极为相似。惟双陆棋自满清中后期，已在中国失传，故国人知之者不多。

[2]. 当时审查官员为政不廉及事涉过犯，称为“体量”。

[3]. 即萧燕燕。历史上有名的萧太后。

[4]. 即霍去病。

[5]. 横帐郎君属于辽国的北面皇族帐官，按横帐乃辽太祖之族。

第二十一章 云重阴山雪满郊

1

“林牙果真相信萧大王么？”望着南院大王府的仪驾渐渐消失在帐幕相连的东方，韩拖古烈不由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话的人是他的心腹，在南枢密院任南院郎君的耶律昭远。二人的关系可以远溯到他担任驻宋正使时，当时耶律昭远在水潭留学，颇有声名，是韩拖古烈力荐他回国做官。

“我不知道。”韩拖古烈转身望了耶律昭远一眼，“两害相权取其轻。”

“卫王……”

“卫王叫人给我带过信。”韩拖古烈挥手打断耶律昭远，“当年南朝四面楚歌之时，我们都未趁人之危，到了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南朝打仗。我们契丹将来真正的敌人，是境内的阻卜、室韦、女直这些蛮夷。一旦与南朝开战，必然两败俱伤，结果只能给这些蛮夷可乘之机。如今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

“笼络、同化、削弱！”耶律昭远不禁悠然慨叹着，“卫王识度，谋及百年之后，实是我契丹百年不遇的智谋之士。”

韩拖古烈知道，耶律昭远所说的，正是卫王萧佑丹所定下来的“六字策”。

第一策，借改革科举种种手段，开放政权，将所谓蛮夷部族中的豪杰之士，用官爵、荣誉，加以笼络，使之为契丹所用。

第二策，通过扩大宫帐、赐姓等等手段，将一部分对契丹忠诚的蛮夷部族，甚至是汉、奚、渤海人，纳入契丹族之中，从而增强契丹族的人口与实力。萧佑丹甚至曾经谋划要废除现在宫帐部族中尚保存的各部族的族名，将他们统一皆称为契丹。

第三策，借宋朝南海封建之势，用武力手段打击不服从的部族，将他们卖给南海诸侯，既能削弱这些蛮夷，更可富实大辽的国库。

如此三管齐下，数十年后，契丹将越来越强大，而蛮夷则将越来越削弱。彼消此长，再加上与汉、奚二族的联盟，兼有火炮火器的优势，契丹将彻底消除那些蛮夷的潜在威胁。

是时候改变太祖皇帝定下的国策了。当年，大辽的太祖皇帝，为了赢得汉人的支持，善用汉人的力量，确立了南北之制，以国俗治契丹，以汉俗治汉人，从而奠定了大辽一百余年的雄图霸业。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善法，可以永远不变。制度法令，积久必然成弊，除了应时变化，别无他策。

建国一百多年后，大辽必须正视自己的新问题。一方面，他们不能在从礼乐、诗书到丝绸、声色这样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南朝文化面前，丧

失自我；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想出更好的法子，来应对那些野蛮却危险，甚至连文字也没有，但却充满战争潜力的蛮夷。

契丹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没有本钱掉以轻心的。否则的话，不仅仅是这百余年的基业，甚至连这个自唐以来威震漠北数百年的种族，也有可能在一夕间便烟消云散。便一如曾经辉煌强盛的匈奴、鲜卑、突厥……如今已经永远的消失在天地之间^[1]。

这些，是卫王萧佑丹与韩拖古烈们时时刻刻都不敢忘怀的事。韩拖古烈还记得，卫王曾经数次与他谈论匈奴、鲜卑的灭亡。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契丹人也未能达到匈奴、鲜卑曾经达到的辉煌。所以，他们岂敢不慎惧？！

契丹人绝不可能再回到森林、草原之中成为蛮夷，但他们也不可能与汉人一样荷锄而耕，甚而在声色犬马之中忘记自己的祖先。

韩拖古烈记得卫王曾经告诉过他的一种谋术：当敌人过于强大，而无法对抗时，那么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干脆加入敌人！

也许，卫王的“六字策”，便是源自这种谋术。只不过卫王反其道而行之——他是设法让潜在的敌人加入自己，从而消除隐患。谨慎而有计划的将一部分汉人、渤海人与蛮夷部族变成契丹人，不仅能让契丹更强大，而且能让契丹时刻保持活力，让契丹人时刻不忘记、也不会丧失他们身上的两种特质——他们既是一个勇敢善战的种族，拥有令蛮夷敢闻风丧胆的武力；同时，他们也是一个有礼乐诗书，懂得创造，文明程度足与南朝相提并论的种族。

但，想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大辽必须坚持“联夏和宋”之策。

“联夏”实际也是为了“和宋”。一个真正强大的西夏，有助于重新恢复辽、宋、夏三国之间的均势，真正抑制日益强大的宋朝的野心。这也是卫王不惜代价要帮助李秉常的原因。

而这一切的深谋远略，如今，却都可能毁于一旦。

只因为大辽皇帝心中那蠢蠢欲动的野心，以及那位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北院枢密副使兼西京留守耶律信！

如今但凡提及契丹名将，可以说无人不知耶律信、耶律冲哥这“两耶律”之赫赫威名。身为大辽皇帝的两大爱将之一，耶律信在军中的威名、功绩比起如今风头正劲的耶律冲哥还要略有胜之，二人皆以平定耶律乙辛之乱而获重用，但在平乱之中，耶律信不仅战功胜过耶律冲哥，名望也比耶律冲哥大得多。而且，耶律信还极得皇帝信任，高丽、河套、西京……当皇帝想要对付他心里真正视为对手的宋朝之时，他首先想到的都是耶律信。

在仕途上，二人差距更大。如今耶律冲哥的正式官职不过是北院都部署兼总领西北路军事官，而耶律信却已经贵为一镇诸侯，不仅被皇帝寄以西京之任，还让他挂着北院枢密副使的头衔，可以参预中枢机务。

然而，不幸的是，如果韩拖古烈想在大辽军中找一个野心勃勃的将领，他不会找到比耶律信有更大野心的人——因为他是中兴诸将中，唯一一位想要继承太宗皇帝^[2]遗志，并且毫不掩饰的人。他曾经上表献取太原、洛阳之策，数度与皇帝谈论对付宋军的战术，而且，他还是个实干派——他在西京充实府库、训练军队、派遣间谍……除了没有把军队开进宋朝境内，他做了其余一切事情。

耶律信并不是卫王的反对者，五年前，有失势的贵族曾经在他面前

说卫王的坏话，结果被他把舌头割了，送给卫王下酒。当卫王在位之时，韩拖古烈相信他甚至不会觊觎北枢密使一职，他会本份的做卫王的下属，他会是大辽最值得倚重的将军之一！

但是，若卫王失势，耶律信转眼之间，就会成为最大的麻烦。

他对卫王的尊重，源自于他承认卫王比他更加聪明、强大，并非是他认可卫王的政策与主张。

耶律信的为人，绝不会策划或者参预对卫王的阴谋。但是，倘若出现这样的阴谋，他也绝不会去主动帮卫王一把。若卫王失败了，那么，韩拖古烈相信，耶律信将会理所当然的视自己为北枢密使的继任者。

虽然，即使是其他人做了北枢密使，也很难能如卫王那样压制住耶律信不惹事生非，但是，若真的令耶律信如愿，那就绝对是一场灾难——耶律信无论品德、智慧、能力、声望、功绩、资历……哪一样都要远远胜于萧岚，但越是如此，便越是灾难。

他会把萧佑丹、韩拖古烈们所辛苦努力的一切，轻易的毁掉。

也许他不会那么天真，真的计划拥簇着大辽皇帝进入汴京，在宣德门前再次登基。

但韩拖古烈相信，耶律信一定会推行他的“弱敌之策”。

他会认为互市毫无必要，因为他相信契丹人若有想要之物，可以随时带兵去宋朝搬回来；他会每年派兵往河北、河东路纵掠一番，让宋朝不得不在北方集结大量的兵力，并且让他们的男人为了应付兵役等差使而无法好好耕作，最终不得不从东南运粮，从而无止境的消耗着国力；为了牵制宋朝，他也许还会引诱党项人回到东方来收复他们的故土……

总而言之，耶律信相信战争能令契丹强大，而将令宋朝削弱。长时期的消耗宋朝，或者会令宋朝屈服；或者会激怒宋朝，从而兴兵北伐，最终被他大败而归；又或者，在这种骚扰战略下，国力疲惫的宋朝总有一天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天灾或人祸，而这就将成为大辽的机会……

同样的战争，令契丹强大，令宋朝削弱！这是一种荒唐，但却是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想法。

耶律信当然并不会自大到以为可以凭一战之功，灭亡宋朝。但是，借着眼下的矛盾，若他做了北枢密使，他鼓动着皇帝再来一次“澶渊之盟”，并以此坚定皇帝采纳他策略的信心——如果耶律信打算这样做，韩拖古烈绝不会意外。

并且，他相信，这就是耶律信正在策划的事情！

这也是他不得不选择萧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相信与萧岚有合作基础的重要原因——若萧岚想做北枢密使的话，得到韩拖古烈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若韩拖古烈将萧岚视为敌人，那么耶律信就会渔翁得利。而皇帝一旦采纳了耶律信的策略，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成功，那也就没有人知道耶律信这个北枢密使的位置能坐多久。耶律信固然可能因为失败而失宠，但也可能因为成功而更加得宠；时间可能很短，也有可能长得让萧岚失去耐心……

所以，别人当北枢密使也罢了，若是耶律信的话，萧岚一定不愿意看到。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韩拖古烈并不知道萧岚是否值得信任，但耶律信的存在，给了一个

他与萧岚结盟的可能。如萧岚这样聪明的人，一定会发觉耶律信对他的威胁——这个时候，萧岚愿意来陪他韩拖古烈下棋喝酒，其中必定也有想试探、拉拢他之心思。

“无论如何，我等都要尽力保全卫王的心血！”韩拖古烈几乎是自言自语的说道。

“大王，韩林牙可拿出了什么筹码？”另一边，一个五十来岁，满脸皱纹，身材矮小，留着山羊胡的老者骑着一匹枣红马，紧紧地跟在萧岚的旁边——他骑马的技巧很好，始终离萧岚不远不近，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好可以让他们低声交谈，但他又始终落后萧岚一个马头。这个老者穿的是左衽的蕃服，但又留着析津府常见的汉人发型，仅仅从外表上，倒分辨不出他是汉人还是契丹人。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能够与萧岚如此亲密，就绝非寻常之人。实际上，南大王院也的确人人都认得他——南院察访司判官杨引吉，察访司的实际主事者，也是南院大王萧岚最信任的谋主。一个貌不惊人，但却令人闻之色变的老头。

“拖古烈在想什么，本王已经弄明白了。”萧岚在马上微摇着身子，笑道：“他其实只想要两样东西——保住卫王合族的性命，劝住皇上不要跟南朝开战……”

“那大王以为如何？”杨引吉满是皱纹老皮的脸色微微抽动了一下。

“这于我无要紧。”萧岚笑道，“果真要与南朝动兵戈，可也不见得是好事。太宗皇帝那等英武，当年我契丹那般强盛，乘五代之弊，也不能得志，如今我契丹虽强，可未必强得过太宗之时；而南朝却比五代强多了——皇上其实要的只是个面子，只要下点功夫，终能把皇上的那

点念头转过来。至于卫王……虽说留着是个后患，但他毕竟上了年岁，未必等得及皇上回心转意，便是等得及，时移势转，他蛟龙离水，又有何可惧？况且我与他素无怨仇，兼之我也试探过上意，皇上只不过要敲山震虎，并非真想置卫王于死地，只不过他威名太甚，再留下去，将来不做曹操也得做司马懿，我这也是顺水人情，于我在朝中名望，也甚有好处……”

“那韩林牙可许了啥？”杨引吉不依不饶的追问着。

“我若能保住卫王，他就领头荐我做北枢密使。”萧岚淡淡说道。

杨引吉点点头，嗯了一声，意味深长的说道：“若有韩林牙领头，那大王就是众望所归了……”

“众望所归？”萧岚冷冷的瞥了杨引吉一眼，“本王没那么蠢，忙着给自己掘坟墓。到时候我自会设计，令一帮人拼了命的弹劾我。只不过，为了太子的将来计，若能笼络住拖古烈，将来太子身边，就算还有几个正人，总不似如今这么乌烟瘴气，全是些小人……况且，本王要是在这件事上做了恶人，日后凡受过卫王知遇之恩的那些人，全得视我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真是那样，我便真做了北枢密使，日子也难过得很。难道要本王以后倚赖那些破落纨绔子弟来治国？这些人除了刮地皮还会什么？皇上可不好唬弄——卫王在前面做了什么，迟早皇上心里会明白，后面的人若差得太多，到时候就真成了皇上眼里的沙子……”

“大王所说的，全是正理。”杨引吉点点头。

“这么说……”

“不过……”杨引吉生硬的打断了萧岚，“大王果真要做这些事

情，那还有两件事，非做不可。”

“嗯？”萧岚感觉到了杨引吉的话中有异。

杨引吉仍然是不紧不慢的说着，“头一件，请大王准备好奏状，无论如何，要力谏皇上解散察访司……”

萧岚的脸色立时沉了下来。

但杨引吉一点闭口的意思都没有，“第二件，在解散察访司之前，下官还能替大王做一件事——大王给下官六个月的时间，下官替大王罗织罪名，不论用什么手段，总之要将马九哥、韩何葛等辈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哼！你又有何能耐，能将之斩草除根？”萧岚沉声道：“这些人连根错节，若果真靠杀能杀光的话，萧佑丹不会做么？”

“那也是除一家算一家，灭一族算一族。”杨引吉道，“要不然，大王以为这次站了韩林牙一边，这些人便能当没事发生？天下可没这等便宜事，大王左右只能选一样。”

“这些小人，又能奈本王何？”

“便以卫王之聪明、威望、根基，这些小人照样也等到了机会。若是大王，恕下官直言——大王行事可没有卫王那么小心，而大王所恃者，不过是皇上、皇后、太子之亲宠，可这几样，恕下官直言——一样也不足恃，若一朝事变，只恐大王之处境尚不及今日之卫王。”

“是么？”萧岚听得不入耳，狠狠的挥鞭抽马，“驾”地一声，催马急驰。杨引吉的眼皮跳了跳，也“驾”了一声，驱马缓缓跟上。

不多时，萧岚便驰马到了他的大帐前，他跃身下马，将马缰递给一旁的亲兵，大步便往帐中走去。

金碧辉煌的大帐之内，早有十来侍女，匍伏跪在两旁相迎。又有四个侍女，高举着金盘过来，那金盘内，分别盛着各式的果子点心以及茶酒。

萧岚心中不快，亦不理睬，径直走到铺着麒麟皮^[3]的座椅，怒冲冲的坐下。帐内侍女不知发生何事，一个个屏气低头，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但他刚一落座，帐帘便被掀开，他的亲兵队长萧排亚走进帐中，躬身禀道：“大王，国舅别部夷离毕萧官奴、北院右中丞^[4]耶律直、南院林牙萧不哥、南院副统军使耶律白、国舅别部将军萧不也帐外求见。”

“叫他们进来罢！”萧岚挥了挥手，这五人与杨引吉一样，都算是他的心腹谋主，其中萧官奴与萧不也更是与他同出一族，尚有兄弟名份。

萧排亚答应着退出大帐，须臾，萧官奴为首五人，便鱼贯入帐。萧岚待他们行礼已毕，坐定之后，便问萧官奴：“老哥此来何事？”萧官奴虽然年近六旬，但算起来，却是萧岚的堂兄。

萧官奴年岁虽高，气色仍好，见萧岚相问，忙欠欠身，道：“我等来见大王，本自有事。只是，方才遇着杨判官，杨判官说大王刚刚见过拖古烈？”

“是又如何？”听到这话，萧岚的脸色就阴了下来。

“那大王果真打算与拖古烈联手了么？”萧官奴望着萧岚，问道。

“确有此意。”

萧官奴五人互相对视一眼，耶律直最先按捺不住，离座而起，走到萧岚跟前，拱手抱拳道：“大王！万万不可！”其余四人也跟着起身，一齐道：“大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有何不可？！”萧岚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了。

“大王，大王若信了拖古烈了，无异于引火烧身啊！”萧官奴跺足道：“这是拖古烈的诡计，大王切切不可上当！”

“诡计？何以见得？”萧岚冷笑道。

“大王莫要以为我等是危言耸听。”萧官奴厉声道，“我等此来，原本便是禀告大王——昨日马九哥私下去见了唐康！”

“你说什么？！”萧岚听到这消息，亦不免大吃一惊，腾地起身。“他疯了么？皇上早已下令，有私见宋使者斩！”

“他的确是疯了，但却是一条疯狗！”耶律直摇着头，“下官已经见过驿丞，驿丞将马九哥见唐康之详情，一事不落的跟我复叙了一遍。他已经是疯了，他去见唐康，竟是想坐实当年从龙之马林水，乃是南朝云阳侯司马梦求——而正是卫王将其引荐给皇上……”

“所以，也难怪卫王主持通事局这么久，竟弄不到一张司马梦求的画像！”萧岚脱口接道，他心思敏捷，马上便想到马九哥想做什么，“那唐康如何说？”

“那个唐康倒是聪明，连他名字也没问，反而羞辱了他一顿。”耶

律直回道，“不过，马九哥手里有一些证据，却是确定无疑之事。他既敢冒犯禁令，断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据驿丞所言，唐康至少亲口承认马林水与司马梦求相貌相似——这事他若不顾一切宣扬开来，若说只是巧合，谁人肯信？便是皇上，事涉弑父弑君，也轻易压不下来……”

“那他宣扬开来了不曾？”萧岚忽然问道，话中已透出一股寒意。

耶律直一怔，“此时虽尚未……”

“那便好！”萧岚冷冷地打断他，旋即朝帐外高声喝道：“排亚！”

“属下在！”他话音未落，萧排亚已冲进帐中，跪倒行礼。

“你可认得北院宣徽使马九哥？”

“属下认得。”

“那便好。”萧岚走到帐内的将案前，抽出一枝令箭，丢到萧排亚跟前，沉声道：“点二百亲兵，去将马九哥请来见我，待他一走，便将他的大帐围了，他帐中自厮仆以上，莫叫走了一个人。”

“得令！”萧排亚捧了令箭，退出帐中。

萧岚方转过脸，望着萧官奴与耶律直诸人，笑道：“如此便无事了。”

“但……但大王，马九哥可是北院……”耶律直被他的举动惊呆了。

“他做下这等事来，还想着什么北院宣徽使么？”萧岚满不在乎的

挥挥手，“呆会本王自会陪他一道去见皇上，禀明此事。只不过，马九哥究竟为何似疯了一般？”

耶律直待萧岚相问，这才回过神来，连忙欠身禀道：“此事大王有所不知。马九哥与卫王，实有不共戴天之仇？”

“哦？”

“马九哥本有三子——长子马忠，太平中兴三年，被卫王派去出使阻卜，结果不明不白死在回来的路上，有人说，是南朝职方馆的奸细，为了挑拨朝廷与阻卜的关系，暗中下毒，自此马九哥就竭力主张对南朝强硬，但这七八年间，却一直为卫王所沮……”

萧岚摇摇头，“死了一个儿子而已，这未免也太小器了一点。”

“却不只是一个儿子——他次子马孝，太平中兴五年，选在侍从，但通事局却查出他曾经收受南朝职方馆的好处，这事虽然皇上看在马九哥的面子上，只将马孝赐死，但也差点令马九哥前途尽毁。还有三子马仁，太平中兴八年中进士，正是前途无量，马九哥屡次求人干请，想将马仁留在五京之内任职，据说皇上都亲口答应让他去南京了，又是卫王坚持己见，结果将马仁远放至西北路招讨司所属的招州这么个边防城[5]，不到两年，因为回鹘奴暴乱，马仁竟因此死于流箭之下！”

耶律直说完马九哥与萧佑丹的这些恩怨，又叹道：“马九哥虽然也算位高权重，但三个儿子都是死于非命，他马家绝后断了香火，这笔账，便都有记了在卫王头上。马九哥原本就是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

“看不出来，他为人倒是坚忍，居然忍了这么久没发难……”

“大王何必惊讶，似马九哥这样的人，大辽没有一百，也有五十！”

萧岚斜过脸望去，说话的却是南院林牙萧不哥。“是么？”

“这能假得了么？”萧不哥沉着脸说道：“大王岂能不知朝中有多少人恨不能食卫王之肉？这些人，平素对大王可都是歌功颂德的，便是马九哥——大王莫要忘记，朝野可都将他视为大王门下客。”

萧岚冷着脸，哼了一声，“那本王可不敢当！”

“不论大王愿不愿意，如马九哥辈平素出入大王帐中，过从甚密，那却是众所皆知之事。如今卫王事发，这些人好不容易看到机会，又见皇上令大王来审此案，谁不以为是千载难逢之机会？以马九哥之贵，宁可拼得自己一死，也想要将卫王送到鬼门关——他这么做，怕的便是皇上心存一念之仁，以卫王之智术，只要他逃脱此劫不死，谁能不怕他将来东山再起？”萧不哥说着，涨粗了脖子，“若是到了这个时候，大王却受那拖古烈蛊惑，要放卫王一马。大王想想——是不是真的想要将这些对卫王恨之入骨的人的怨恨，全部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若真有那一日，下官只怕，这些人将要比怨恨卫王，十倍的怨恨大王！”

“萧林牙说得不错——大王他日得到的，不仅是怨归己身，另一面，便是韩拖古烈这些人，心里也不会真心拥戴大王。大王与他们本非同类，他们不过因为大树将倾，方来找大王这棵大树依靠。倘若他们立足稳了，他们弃大王便如弃敝履，恕下官直言，只要卫王尚在，这些人终究还得惟卫王马首是瞻，可他日卫王渡过今日之厄，想要东山再起，大王便是头一块绊脚石——大王今日仁义，他日卫王未必仁义……”

“不错，到时候大王在朝中，四面皆敌。谤言日至，大王行事素以

忠义为先，不拘小节，这诽谤日积月累，大王何以当之？”

耶律白与萧不也也是你一言我一语的附和着。

萧官奴一面打量着萧岚神色，又道：“以老朽之见，大王欲听韩拖古烈之言，不过两个原因。一则为耶律信之逼；一则不过为国家惜材。老朽不才，可令大王不必与拖古烈盟，而兼得此二者。”

“哦？老哥有何妙策？”萧岚对韩拖古烈，本来也没多么情谊可言，只不过他这次对北枢密使之位，实是志在必得，因此众人劝谏，他虽然有所顾忌，但终究是打动不了他。但萧官奴此语，却让他不由动容。

“大王惜材爱材，此事不难。这天下之大，岂无遗珠，难不成便全在卫王、拖古烈门下？况且做官之人，终究不是谁的私人，只要大王执政之时，任人惟贤，执法以公，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便不必怕他日无人材可用；若那些人只是卫王、拖古烈之私人，那是有材无德，大王又何必要用他们？若这些人既能为朝廷效力，于私又与大王不和，这才是大王之幸！”

“说得不错！”这番话虽说知易行难，但终究是说得在理，萧岚点点头，又问道：“那又要如何对何耶律信呢？”他心中最难以释怀的，依旧是此事，若卫王旧属将卫王之事，归怨于他，韩拖古烈辈在朝野之中，甚至在皇帝面前，仍然是极有影响力的，这些人若从中作梗，他北枢密使之梦，终究也是泡影。若有得选择，比起耶律信来，韩拖古烈可能更愿意站在他这一边；但若没有选择呢？

他竖起耳朵，却听萧官奴微微笑道：“此事大王何不问杨判官？他现今就在帐外！”

“快请！”萧岚几乎有点迫不及待了。

[1]. 韩拖古烈显然并不清楚突厥只是西迁，并未消失。

[2]. 指辽太宗耶律德光，他曾经攻入后晋都城汴京，并身着汉族皇帝之服饰称帝，并正式改国号为“辽”。

[3]. 中国古代自通海以后，遂以长颈鹿为上古神兽麒麟。

[4]. 官名，隶北枢密院中丞司。后面的南院林牙，隶南枢密院；南院副统军使，隶南院都统军司。

[5]. 按，辽人所谓边防城，未必是在边境。其国土内未开化部族甚多，如招州身处未开化部族环绕之中，虽不在国境之边界，亦谓之边防城。

广平甸。

大辽皇帝之金帐，实与一行宫无异，丹墀龙床，金鼓斧钺，无不齐备。为了保证光线，金帐之帐顶，特意开了几个天窗，用从自大食买来的透明琉璃缝在上面，更可遮挡风雪。到了晚上，帐中一百二十架烛台，全部点起大宋皇帝送来的礼物——烛心灌入龙涎香的河阳蜡烛，不仅将帐内照得宛如白昼，龙涎香散发的香味，更是幽香数里，沁人心脾。

大辽皇帝耶律濬如今正当壮年，他统治这个国家已经十五年。这十五年间，他率军东征西讨，平定耶律乙辛之乱，统一全境。此后他对内励精图治，任贤委能，轻徭薄赋，对境内蛮夷剿抚并用，软硬齐施，一步步加强对各部族的控制；对外他向北兼并斡朗改、辖戛斯，向东迫使高丽重新称臣纳贡，向西联合西夏，大破回鹘、黑汗，抄掠宝货子女无数，大辽铁骑甚至游曳于花刺子模境内，向南则迫使宋朝重新上贡岁币——无论用的是何名义，总之不仅弥补了两国之间互市带给辽国的损失，而且因为与南海诸侯国的生口奴婢贸易蓬勃发展，如今大辽府库之丰裕，是大辽太祖皇帝建国以来所未有。

在他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一改他父亲耶律洪基在位的衰暮垂老之气，如今已是国富兵强，百姓安居乐业，到处一片中兴之象。

不但国家兴盛，耶律濬的子嗣也很兴旺，除了皇太子阿果 外，耶律濬还生了十四个儿子，九个女儿。已被正式立为皇太子、总北南枢密院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皇长子耶律延禧现今已经十六岁，其余的子女，十岁以上的也有五六个。这些子女中，阿果能文善武，颇有父风。去年，耶律濬令他到西京随耶律信学习治军理民之术，耶律信面奏时，称他聪明仁爱，体恤将士百姓，令耶律濬大感宽心——以后他就可以安心的替他选择官员，建立东宫了。这方面，他决定以大唐制度为基础，略加变化。太子少傅他已经挑好了，就是渤海人韩拖古烈；太子少保应当是契丹人——到底是耶律信还是耶律冲哥，他仍然还在犹豫；唯一没有拿定主意的是太子少师——耶律濬想在这个位置上选一个汉人。但这些可以慢慢来。

按说，皇帝做到他这个份上，除了妄求长生不死之外，就应当再无所求了。但耶律濬自小受儒家之教导，不仅是不信长生，在大辽历代皇帝中，他也是最不崇佛的一位。

所以，人人都认为他应当安享太平，百年之后，他也可以做为一个贤君，流芳千古。

但是，耶律濬却总是感觉他的功业并不完满。

卡在他心头的那根刺，就是南边的宋朝。

他并没有混一宇内的野心，但是，在他即位之初，南朝对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十五年来，他一直都耿耿于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督促他励精图治的一个动力——南朝在不断的强大，所以大辽也不能停止前进；而当他即位之初辽国内乱之时，南朝如何趁火打劫，中止岁币，强迫通商，插手高丽，重订盟约……这十五年来，耶律濬无时无刻不想着

要同样的报复南朝。

六年前，他曾经想过兴兵南下，但是却被他的大臣们劝止。他的重臣们，绝大多数都主张维持与宋朝的通好。但他总算迫使宋朝签订了一个条约——改头换面的岁币。

这让他略略感觉到一种报复的快感。

他又接受萧佑丹的建议，不遗余力的扶植李秉常，既能收获实利，又可以给南朝在西边，重新树立一个强邻……

但这终究仍不得快意。

真正的报复，需要如承天皇太后一样，兵临城下，让自以为中兴的宋朝君臣，再签一次城下之盟！

然后，他再挥师东进，吞并高丽，让背叛的奴才知道叛逆的下场！

在这之后，辽宋之间，才能有真正永久的通好。

与大部分的契丹人一样，耶律濬对于宋朝，在内心深处，其实颇有好感。两国之间，以南北相称，永为兄弟之邦，这倒是许多契丹人的希望——耶律濬曾经披览历代大辽的重臣死前的遗表，其中在死前恳切的请求皇帝维持与宋和好的奏折，不可胜数。

但是，南朝的君臣却缺少这份雅量。

十五年前的落井下石，需要被好好教训一下。只有这样，宋人才会真正接受大辽的存在，两国才会有真正的通好。

否则的话，那些宋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什么“幽蓟故土”——这些

人从来都不会去想想，幽蓟之地，大辽又不是从宋朝手里夺来的！以建国的历史而言，大辽建国之时，宋朝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契丹祖先受过大唐敕封，是正儿八经的大唐封臣，要论继承大唐之遗产，大辽更有资格。若一定要说什么“汉唐故土”不“故土”的，那些宋人不是老说契丹是匈奴之后么？史迁说得清清楚楚，匈奴又是夏人之后！那他们是打算按汉匈最初的国土分割重新划界呢？还是打算更早一点，按夏人与周人的分割来划界？

便如韩拖古烈所说的，大辽有必要让一些冥顽不灵的宋人知道，以法统而言，以血统而言，大辽皆有资格称中国！辽宋两国，皆是诸夏，宋人没有资格以中国骄人，更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汉唐故土”！两国之间，宋朝建国之后屡屡寻衅，十五年前宋人趁火打劫，全是由此。

但是，要让宋人明白这个道理，只靠着国书往来，文士辩论是不成的。宋人现在自以为中兴，不可一世，若不用武力真正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他们又如何肯去认真想想这世上还有“道理”二字？

耶律濬一面想着心事，目光停留在帐内一架巨大的屏风上——这是析津府的汉人仿南朝式样造的，上面画的是一幅“天下万国輿地总图”——这是派往南朝读书的一个士子偷偷带回国的，在这张地图上，除了居于天下之中的宋辽两国，还标有目前已知上百个国家，除了日本、高丽、花刺子模、大食这些耶律濬极熟悉的国家外，在大食以西，还有数十个他从未听说过的蛮夷小国——据说是根据大食人的口述画出。有人说因为那些国家与大食是千年世仇，因此在大食人的口中，那是一块野蛮、愚昧、贫穷，极不开化的地区。

但在拖古烈的口中，大食人的说法又极不可信。因为生口奴婢贸易，大辽与宋朝的南海诸侯之间，这几年往来甚密。南朝迫于国内压力，律法严禁贩卖生口奴婢，虽然根据两国签订的盟约，他们管不着大辽的船只，也不能拒绝他们入港，但却又对这些船只进港补给设立了种种限制，检查也极为严格。结果，绝大多数贩卖生口奴婢之船只，南下之时，干脆绕开南朝，另辟一条航线。他们由大辽的锦州、耀州、苏州、保州^[1]等地启航，取道高丽，经日本中转，南下琉球，直接前往麻逸。因此，做为大辽渤海诸港的中心，东京辽阳府就成了受益最大的地区——因为商旅往来剧增，短短五六年间，辽阳府的人口就增加了近两成。

南朝的诸侯们并不敌视大辽。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口奴婢，各国与大辽之间暗通款曲，他们虽不向大辽称臣，但是各国诸侯写给耶律濬的信上，抬头皆是“大辽皇帝阙下”，落款全是“宋臣某国国公某再拜”——仍是表示不敢分庭抗礼之意。每年元旦及耶律濬之生日，诸侯国大多会遣使臣贺礼拜贺，其礼节与高丽无二，行的是属国之臣礼。

据通事局的报告，这些诸侯们对他的礼节，与对南朝皇帝的礼节完全相同，仅仅低南朝太皇太后一格——这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宋辽以兄弟相称，连他耶律濬对南朝太皇太后，国书上也要以晚辈自居。

所以，对于南海诸侯们的动静，大辽君臣也并不陌生。

拖古烈常常接待各国使臣，据他所言，则大食做的仍然还是转口贸易，极西的那些“蛮夷”，才是贸易的终点。所以，南海诸侯们并不甘心由大食人把持贸易通道，他们的目的是自己来控制商路的一切。也因此，拖古烈认为大食人没有说实话——无论极西诸国是怎样的情形，但终究不太可能是大食人口中的蛮夷。

现在耶律濬已经知道，商业能够带来财富。

虽然契丹人不乐经商，但是大辽还有汉人与渤海人，将来还会包括高丽人。他的国家不太可能与南朝、南海的诸侯们争夺海道的控制权——他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海路上，他满足于与南海诸侯之间的贸易，这已经能带给他的国库前所未有的收入。

但是，在陆路上……

耶律濬的视线，自花刺子模往西，缓缓移动。

西边有土地，有财富，有生口奴婢，还有通往极西各国的商路……

这才是耶律濬——大辽皇帝——真正的雄心！

南朝可以在南海封建十九国诸侯，他除了阿果外，还有十四个儿子！

若将固有的国土分封给儿子们，只会削弱大辽的力量，儿子们只会互相攻战，反而造成大辽的内乱。

但若封得足够远呢？

若是比花刺子模还要辽远的地方呢？

原本，西边的土地对他没什么用处，即使打下来，也无法统治。毕竟契丹的根基在东方。但倘若他其余十四个儿子中，能有几个英武过人的皇子，他并不介意分点族帐给他们，让他们去西边开基创业。

耶律冲哥对他说，李秉常曾经在一幅天下輿图前，用马鞭敲着花刺子模与大食的国土，不可一世的说，这些地方，日后全将姓李！

耶律冲哥回答他：这还要看大辽想不想让它姓耶律。

.....

这就是今日之契丹！

这就是由他耶律濬重新缔造的契丹！

只不过，在做这一切之前，终究必须要彻彻底底的解决南面的问题——正如宋朝最大的外患永远是大辽，大辽最大的外患，也永远是宋朝！

即便不提过往的恩怨，如今的南朝也终究是个要解决的麻烦——如若南朝蠢蠢欲动，朝中充满了好战的野心家，不肯正视大辽与南朝的平等地位，休说是西征，便是东征高丽，他也得时时刻刻在南京与西京道以重兵留守，一听到南朝有异动，他就得迅速班师.....

这一点，整个大辽朝中，惟有耶律信真正明白他的心意。

惩罚萧佑丹，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消除未来的隐患，平衡朝中的势力；另一方面，更是为了给耶律信铺路。

他心里早已经决定，要让耶律信接任北枢密使。

“陛下欲伐西虏，必先征高丽；欲征高丽，必先服汴宋。宋自得意河西，常有轻我之心，其君臣覬覦燕蓟，非止一日。高丽王氏，本我家奴，以结亲于宋，亦阴怀凌主之志。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宋丽不服，吾师西出，则王氏袭我东，宋人蹶我南，亡国不旋踵。故臣为陛下谋之，西虏为缓，王氏为急。西虏为远，王氏为近。陛下得西方之地，终不能守，即行封建，亦非急务。至于高丽，其国虽小，河山千

里；人民虽寡，不下百万。若兼并其国，此秦之并巴蜀，赵之灭代，亦一时霸业之基也。臣谓王氏所恃者，不过宋也。故欲并王氏，必先加兵于宋。不先服宋，则宋必援之，而王氏知有宋援，必死战，未易胜也。伐宋胜，则南人知惧，宋惧则高丽无援，吾得全力攻伐，彼则君臣动摇，其国易取……”

耶律信的这封密折，他常常会取出翻阅，记得一字不落。但耶律信除了单独奏对之外，对任何人都决不提东征高丽一字。是以天下之人，只知他想伐宋，却不知道他的深谋远虑。耶律濬也听他谏言，朝中军中，凡有献取高丽之策者，一概批以“荒唐”二字，痛加斥责。这几年，凡有高丽使者至辽，他必特别抚慰，令其不以过往之事为嫌，假意令天下人以为他已经接受高丽现在的局面……

为了这一切，他已经暗中准备得太久太久了。

这中间，惟一让他有点遗憾的是萧佑丹。萧佑丹在他的臣僚之中，功绩之高，无人可比。而且也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材，对他来说，更是亦师亦父。

只不过，他耶律濬不是刘禅，不需要一个诸葛亮——要想平平常常罢掉这个德高望重的萧佑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若让萧佑丹在北枢密使的位置上再这么干下去，就算他支持自己的雄图霸业，迟早也会真正的尾大不掉，更何况萧佑丹还坚决反对他对宋朝开战。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萧佑丹继续当北枢密使，往好里说，他就是诸葛亮第二，往坏处想，他未必不会成为赵匡胤第二。但是，他却既不想当刘后主，也不想让阿果当刘后主，更不愿意做周世宗，尸骨未寒，江山易姓……说不得，只能委屈委屈萧佑丹了——这还真是个难得的把

柄，一举两得，既可以罢掉萧佑丹，又有了兴兵攻宋的借口。至于萧佑丹，再怎么说明，倘若他是真忠臣的话，自然是不会介意用何种形式向他尽忠的。

不过，此事仍然令他感到为难。

真要将萧佑丹赐死，无论如何，他都有点于心不忍。若要留下他的性命，倘若他心怀怨望，以萧佑丹之能，即便在野，也能让朝中不得安宁……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这虫还没死！而且，他还要拿捏朝中各派的分寸，终究不能因萧佑丹一人，而闹得朝中纷扰，各成朋党，交相攻击。

在这方面，耶律濬不能不羡慕南朝。宋朝宰相、枢密使多是文臣，皇帝若要罢免宰相、枢使，比起他来，要容易得多，南朝的宰相们在州郡与朝廷中上上下下，也习以为常。因此，南朝皇帝只要不自寻烦恼让一个武臣去做枢密使——他们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祖宗之法”，武臣只要做到枢密使，非有大故不能撤罢——那就不会有耶律濬这样的麻烦。

人性总是很软弱的。耶律濬曾经指望过萧佑丹自己请求辞相，为了对天下交待，萧佑丹力辞，然后他这个皇帝百般挽留，以示不是他容不得功臣，最后萧佑丹仍然坚持让贤……这样就皆大欢喜了。但是，即便聪明如萧佑丹，仍然免不了会贪恋权位，他虽然提出过辞相，但只要耶律濬稍加挽留，他竟然也就继续留任了——耶律濬直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究竟萧佑丹是真的想过辞职呢，还是只是学王安石做做样子，给他施加压力……

所以，萧佑丹的确也是让他失望了。

“陛下！”

“唔？”近侍直长耶律虎思的禀奏将耶律濬拉回到现实中，“有何事么？”

“陛下，南院大王萧岚、北院宣徽使马九哥求见。”耶律虎思用契丹话说道，他听得懂汉话，但平时极少说汉话。

耶律濬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他们来做什么？今日又不曾宣过他们。”

但他知道耶律虎思是不会回答他的——撒拨给他选的侍卫，个个都与撒拨一个性子——沉吟了一会，命令道：“宣他们进来罢。还有，你让人去宣耶律冲哥，朕要见他。”

“是！”

[1]. 耀州，今营口。苏州，今旅顺附近。保州，今丹东附近。

“马九哥，你胆子还真不小！”耶律濬坐在他的御座之上，一面听着萧岚的禀奏，一面阴着脸盯着马九哥。

虽然一直是低着头，但是，马九哥仍然能够感觉到皇帝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他甚至知道皇帝此时的表情是怎样的——他是耶律濬继位之初就一手简拔的官员，追随他的皇帝已经有十几年了，这种能力是他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十几年来历经风浪而始终不倒，反而步步高升的本钱。揣测皇帝的心思，对于马九哥来说，几乎是一种本能。

他知道当耶律濬这样看着一个人之时，意味着什么。

他感觉到自己脸部的肌肉绑得紧紧的，小腿一阵阵的抽搐，幸好此时他是跪在皇帝的面前，衣服会掩盖住这些的细节，不会被皇帝发觉。

他了解皇帝，所以知道不能让皇帝察觉到他的紧张。

今日之变，的确是他始料未及的。

昨日他甘冒奇险，私见唐康之时，已经知道是瞒不了多久的。但他素与萧岚相厚，又知道萧岚觊觎北枢密使之位已久，如今萧佑丹正是失势之时，大辽朝中人人惧怕萧岚，因此，他算定在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大臣是不敢轻易下注的。所以，最坏不过是被萧佑丹的死党弹劾——而他们不可能有多少真凭实据。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会是萧岚翻脸不认人！

而且，时间只不过过了短短一个晚上——萧排亚率人来时，他正与几个心腹在帐内商议进一步的行动，结果被萧排亚不由分说，就带到了南院大王大帐。到了那里，又被萧岚一通质问，然后几乎被萧岚挟持着前来面君。

这一连串的变故，打了马九哥一个措手不及。

马九哥非常的了解萧岚——这个年轻的新贵，最大的本领与自己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最懂得揣摩、迎合皇帝的人。

以萧岚与他的关系，这样翻脸，自然不可能是为了萧佑丹。

萧岚一向都是顺承耶律濬的旨意行事的，所以，他如果这么做，只能是因为他知道皇帝并没有真正想要将萧佑丹置于死地！

而这也正是马九哥此前所一直担心的。

也是他要冒险的原因。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无论如何，都要置萧佑丹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他必须逼得皇帝骑虎难下！

虽然他也计算过退路，报了这不共戴天之仇后，若得侥幸不死，他已经暗中联络好了一个高丽海商，到时候便设法远赴南海，以他的才干，在南海诸侯国中，富贵仍是唾手可得……

但是，若有必要，即便与萧佑丹同归于尽，他也在所不惜！

虽然局面极为不利，虽然心里有难以克制的慌乱与紧张，但是，他也绝不会就此认输。

马九哥心里很清楚，如今能够暂时保住他性命的办法，只有一个。

他咬咬牙，扬起头来，望了一脸怒容的皇帝一眼，旋即一面使劲地叩着头，一面放声哭道：“陛下！臣确无所惧！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父死贼手，为人子者却懵然不知，以仇为亲，此匹夫知其辱，何况天子？臣闻‘主辱臣死’，陛下有此奇耻大辱，臣死且不惧，更有何惧？！惟陛下父仇未报，为天下所笑，臣虽死，亦无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放屁！”一瞬间，耶律濬的脸色更加难看，他腾地从御座上站起来，怒声吼道：“马九哥，你还敢胡说八道！”

“罪臣万死！但是陛下！臣已查明，南朝前职方馆知事——云阳侯司马梦求即是当年卫王引荐给陛下之马林水！”

金帐之内，瞬间死寂。

过了一小会，便听耶律濬恶狠狠地问：“证据呢？”

“唐康已经亲口承认！”马九哥硬着脖子回道。

但他话音刚落，已听萧岚厉声喝斥道：“马九哥，你敢当面欺君？！”

马九哥毫不示弱，马上顶了回去，“罪臣万死亦不敢欺君！若陛下不信，请召唐康，御前当面对质。臣若欺君，愿受车裂之刑！”

无非就是一死！

就看皇帝敢不敢将此事闹得天下之皆知！若真能将这风浪掀起来，皇帝一时半会，更不会杀他。

“陛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不关己，但萧岚此时仍然是又惊又惧，他这时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狗急跳墙”，什么叫做“困兽犹斗”——唐康有没有说过那些话，真相不难查明，而皇帝也绝对不会舍不得马九哥一条小命，但马九哥仍然不顾一切地挑衅着皇帝……

萧官奴、杨引吉他们是对的，若他果真想要阻止一群疯狗去咬人，结果只会让那群疯狗来咬他自己！

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制止住马九哥这条疯狗。

“陛下！马九哥实已是丧心病狂，陛下岂能听此疯言狂语，便轻易召见南朝使节，辱及先帝，为天下万邦所笑……”

但他话未说完，已被马九哥声嘶力竭地打断，“陛下，卫王勾结南朝，铁证如山！”

马九哥一面叩头如捣蒜般，撞到地面砰砰直响，一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放声大哭，“陛下试想，若非卫贼私通南朝，暗中早有交易，为何我大辽内乱之时，南朝不乘我之弊，反而去攻打西夏？为何五六年之前，南朝疲弊，国内骚然，卫贼使宋覲其虚实，回来反而力陈宋之不可伐？为何今日南朝复振，便欲毁约，而卫贼却又敢与朴彦成私订密约？陛下！陛下！陛下不可再为此贼所欺！”

萧岚终究还是年轻，马九哥摆出这不顾一切同归于尽的架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攀咬，他一下子竟是舌头打结，想不出什么词来驳斥。

但耶律濬却早已听得勃然大怒，“放肆！”他一掌击在御案之上，怒声喝道：“来人！”

帐中侍卫立时应声而出。

耶律濬指着马九哥，怒道：“将这无父无君的奸贼押出去，送夷离毕！”

“陛下——”马九哥被几个侍卫如狼似虎般扑过来，他还要挣扎，耶律濬已是双眼喷火，又喝道：“把他的狗嘴给我塞了！”几个侍卫不由分说，从马九哥身上扯下一个鱼袋，一把塞进他嘴里，连拖带拉，拖出帐去。

“萧岚！”耶律濬余怒未消，又转向萧岚，几乎吓得萧岚一个哆嗦，“臣在！”

“你立即给朕查清楚，马九哥还有没有余党？全部抓起来，一个也不要漏掉。”耶律濬沉着脸，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你听清楚，朕不想再听到任何胡言乱语，令先帝九泉之下，不得安生！”

“领旨！”萧岚连忙应道，叩头退了出去。

人在突然陷入绝境后的愚蠢与疯狂，往往会令正常人无法理解。

离开皇帝的金帐之后，萧岚仍禁不住后怕，他一面暗自庆幸自己的果断——若是给了马九哥充裕的时间，真不知道他会惹出多大的乱子来无法收拾。而且，这个乱子，到时候毫无疑问会被算到他的头上。搞不

好，连皇帝也会疑心是他暗中纵容、唆使。所谓“瓜田李下之嫌”，有时候的确是有口难辩的。

另一方面，萧岚这才算是真正明白了萧官奴、杨引吉们的先见之明。其实，他到现在，仍然无法理解马九哥为何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要胁皇帝？这是萧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他却不得不来处理这种蠢事。

人人都说他萧岚是个没有坚持的人，但他自己知道，他虽然不是什么忠臣义士，但还不是那种对大辽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的人。所以如马九哥所策划的这一类事情，即使与他的利益无关，他也是一定会阻止的。

然而，同时，便如萧官奴、杨引吉们所告诫的——他绝对不能得罪那些与马九哥站在同一边的人。

他现在无比认同这一点。

他恍若觉得自己如杂耍艺人一般，正踩在一根悬在高空，又细又长的竹竿之上，须得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平衡，否则，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也就是说，韩林牙算对了，咱们应当可以安枕无忧了。”

耶律昭远放下手中的《谋略例说》，抬起头来。与大部分的契丹人不同，他的帐内，除了一张胡床，一个书案，最显眼的，是那几箱子书籍，全是从南朝或买或抄回来的。

“但愿如此。”和耶律昭远说话的人坐在他的右下首，长相平凡，从穿着来看，似个高丽商人——至少他的表面身份如此，这个叫王淳的人，有一个高丽姓氏，能说一口流利的高丽话与契丹话，但耶律昭远并不是很相信他是个高丽人。

谁都知道高丽商人比宋商更加方便。

大辽皇帝为了表达他对能带给他丰厚税收的商贾们的欢迎，每年都会允许一些外国商人到广平甸与他的臣下贸易——但宋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而高丽人则因此受益。他们是大辽最活跃的商人之一，充当着大辽与宋朝、南海诸侯、日本国之间的中介。

辽丽之间的关系复杂，做为一个曾经长期臣属于大辽，被大辽视为“家奴”的国家，即使他们现在倒向南朝一边，但近百年的纠葛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切断。两国在地理上更加靠近，而高丽如今对大辽至少维持着表面上的臣礼，大辽对高丽亦更加怀柔……

因此，大辽的贵戚官员们也不那么避讳他们的座上客中，有那么几个高丽商人——谁也不会拒绝他们带来的好处，大辽的契丹贵族，或明或暗，谁不曾卖给过这些高丽人奴婢？又有谁不曾从这些高丽人那里购买过南海奇珍？

不过这个王淳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高丽商人。

韩拖古烈需要一些与南朝保持私下沟通的桥梁，但他不便直接出面，于是耶律昭远与这个王淳，便成为他的桥梁之一。在王淳的背后，站着宋朝驻辽正使朴彦成。

“但愿如此？王先生以为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么？”

“萧岚此人，断不可小觑，何况他身边还有杨引吉这些智谋之士。”王淳用契丹话说道，“大人须得提醒韩林牙小心提防。”

“但若非萧岚阻止，马九哥奸谋几乎得逞，况且他如今又穷追马九哥奸党……”耶律昭远觉得王淳有点过于谨慎了，“这还不足以表示萧岚已经接受了韩林牙的条件么？”

但王淳依然摇了摇头，“萧岚反复无常之人……”

“此事不必过虑。”耶律昭远笑道：“朴公担忧的，不过是怕耶律信执政，损害两国通好。萧岚是什么样的人不要紧，只要他决意与韩林牙结盟，那他日后就必须倚重韩林牙，如此卫王与朴公所签密约，仍然有可能被承认。”

王淳沉默了一会，“此外，朴大人还想请大人转告韩林牙，望韩林牙从中周旋，令他与使馆能尽快返回广平甸。”

“此事只怕还需要耐心一点。”

“朴大人自可耐心，然拖延日久，大宋国内，恐再生他变。”

耶律昭远不由皱了皱眉，他听得懂王淳的弦外之音，“我会将朴公的意思，转告林牙。”

但愿南朝不要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同一天。

夷离毕狱。

“萧兄……”马九哥看到萧官奴突然出现，不由得又惊又喜。他与萧官奴交情匪浅，次子马孝娶的就是萧官奴夫人的侄女。

但萧官奴的脸色与眼神让马九哥的惊喜在刹间就变成了惊疑。

“马大人。”萧官奴身后，只跟着两个看不清面容的亲随，他们一到，不由分说，就将狱吏全部赶了出去。马九哥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你的罪名已经定了。”萧官奴望着马九哥，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但马九哥却更加绝望，他只看到萧官奴的嘴中，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交通宋使、图谋叛国——这个罪名如何？”

“你？你！”马九哥猛地跳了起来，双手紧紧抓住牢门。

萧官奴怜悯地望着他，温声道：“马大人也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多余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马九哥几乎是咬牙切齿的瞪着萧官奴。

“不知马大人问的是？”

“萧大王为何要帮萧佑丹？！”马九哥压低了嗓子，“我死不足惜，但萧大王为何不利用我除去萧佑丹那厮？”

“马大人又如何知道你死得一定没有价值呢？”萧官奴嘿嘿笑道，他朝一个亲随呶呶嘴，一个亲随拿着一根绳子走了过来。

“你想干什么？”马九哥只觉得背后一股寒气沿着脖子冒了上来，他吓得退后一步，“你想干什么？我也做过北院宣徽使，你敢……”尽管他早就立志一死，但当死亡真正临近，他却仍然抗拒不了那从心底冒出来的惊恐。

“我当然不敢……”萧官奴慢里斯条地看着另一个亲随打开牢门，“好教马大人知道，你是畏罪自杀而死。”

“你……”

“当然，以马大人的身份，这样死在夷离毕的大狱中，免不了还要找几个替罪羊来塞罪……不过你也可以瞑目，你的死，说不定是求仁得仁。”

但马九哥此时，已经被恐惧所占据。他被萧官奴的亲随狠狠地按在地上，感觉一个粗麻绳穿过脖子，疼痛、窒息、死命的挣扎……让他根本无法仔细思考萧官奴的话中之意。

萧官奴也不再说话，只是冷冷地望着牢中渐渐死去的马九哥。有时候，解决麻烦，掩藏真相，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交通宋使、图谋叛国！

这个罪名还真是讽刺，但也绝妙。杨引吉那个老头，真是又狠又绝。

马九哥死了，他的同党也完了，但萧官奴的差使还没有完，他还得和耶律直、萧不哥他们一道，把谣言悄悄的散播出去。

马九哥当然不是无缘无故死的，下狱、畏罪自杀，这全都是“奉行上意”。皇上不想让卫王萧佑丹死，卫王很快就要东山再起……所以，马九哥才遭此下场。他们要让每一个痛恨萧佑丹、曾经攻击过萧佑丹的人，都感觉到惧怕。他们要让这些人只要想起马九哥，就仿佛看见自己未来的命运！他们不会再轻易信任萧岚，但至少在萧岚重新赢得他们之前，他们的目标将不会是萧岚。

马九哥“畏罪自杀”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三日。

距广平甸三十余里的一座小城。这里驻扎着大约两百多名渤海步军，二三十名契丹马军。此外，还有被软禁的卫王萧佑丹一家。

要见到萧佑丹并不难。只要肯塞给驻城的武官几十贯缗钱，他就会大开方便之门。只不过没有人会冒这个风险，谁也不知道察访司在这里安插了多少耳目，而另一方面，任何宣称同情或者支持卫王的人，其实都是有限度的。所以，虽然看起来很容易，可自萧佑丹被软禁起，并没有几个人来悄悄见他一面。

不过，从十一月下旬开始，风向似乎开始变了。

马九哥在夷离毕狱中“畏罪自杀”，朝中顿时一片哗然，皇帝勃然大怒，夷离毕有十几名官员因此被连累贬官。但马九哥“交通宋使、图谋叛国”的罪名，眼看着却要坐实了。虽然宋使唐康断然否认他认识马九哥，但能证明马九哥私会唐康的人证实在太多，此事根本无法否认。

在萧岚的指使下，夷离毕对马九哥的“同谋”拷掠毒治，无所不用其极，马九哥虽然“自杀”，但是他的“同谋”却陆续招供，承认马九哥因为贪脏枉法，惧怕事发，于是私见唐康，乞求唐康协助，逃往宋朝，但却为唐康所拒……

接下来，夷离毕马上请旨，遣人抄查马九哥的府宅私产，结果是不问可知的——马九哥做了十几年公卿，“贪脏”自然不会太少，至于谋划南逃的“证据”，必定也会暴露。

大辽朝中，虽然开始还有几个人想为马九哥鸣冤，但当他同谋们的供状陆续泄露出来后，不过一两日间，就都噤若寒蝉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想再趟这浑水。

广平甸开始流传起卫王萧佑丹将要东山再起的谣言。

大辽朝中，人人都知道南院大王萧岚最会迎合上意——谣传马九哥是意图陷害卫王萧佑丹，而惹怒了皇帝，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既然皇帝的心意开始有所转变，那么，要讨好萧佑丹的话，自然就不能再等到他安然无事的那一天。虽然本人需要再观察观察风向，但是，遣个亲信的家人，事先给卫王送一点慰问，却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

负责看守萧佑丹一家的兵士们，于是突然发现，这座原本少人问津的小城，一夜之间，就变得热闹起来。

但这些献殷勤的信使，实际上大部分都无功而返——因为卫王萧佑丹依旧淡然的过着他的囚禁生活，每日只闭门读书、饮酒，以外便绝不肯接见任何人。

但萧逊宁却无法做到他父亲这般的怡淡自若。一天之前，他就收到了耶律昭远暗中遣人送来的密信，饱经讯问、牢狱、软禁，在长时间的惶惶不可终日之后，萧逊宁对于失去的权势与富贵，反而生出了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渴望。耶律昭远的密信中，提到韩拖古烈与萧岚的结盟、马九哥的死，这一切的迹象，又让他发现了更加切实的希望。他完全无法忍受就这样坐困在这座偏僻的小城内，无所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等待

着命运的摆布。

萧逊宁几次试着想与他父亲商量一些对策，他知道他父亲在朝中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是他本人，也有办法利用眼前看起来在好转的形势，只要他送出话去，就会有官员为他卖命。但他又不敢再轻举妄动，在这次挫折后，没有他父亲的智慧，他觉得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可能犯错。

然而，在昨天给他父亲看过耶律昭远的密信后，他父亲却只是把信烧掉，没有和他多谈半个字。他几次想方设法想要提起这个话题，他父亲都用一句“知道了”，就轻轻把他打发掉了。

但是，必须做点什么。向萧岚示好也成，向皇帝亲信的官员行贿也成，设法找一些真正心腹的官员说说话也成，或者想一条什么妙策重新打动皇帝……

萧逊宁知道他父亲一定会有办法。

他又找了个借口，去到他父亲的书房。到了书房门口，他迅速的扫了一眼他父亲手中的书卷，萧逊宁诧异的发现，他父亲正在读的，竟然是一本秦观的词钞！他还从来没见过他父亲读这样的书，那是萧逊宁的书。

“爹爹。”萧逊宁发现萧佑丹正读得高兴，没有注意他，站在门口，垂首唤了一声。

软禁的生活，似乎反而让萧佑丹神色变得更好了，他放下书卷，抬头看了一眼萧逊宁，笑道：“你怎么来了？”不待萧逊宁回答，又笑着拍拍了书卷，说道：“放花无语对斜晖——此语幽婉，真不可言道，只

可惜这地方没有二八少女，执板轻唱。”

“秦少游的词便是如此。”萧逊宁虽心不在此，但即是父亲提起了话题，便仍应道：“以孩儿之见，捧着书卷读少游词，便如同上好的葡萄美酒，用了个大陶碗盛了来喝……”

“正是，正是。”听到这话，萧佑丹不由哈哈大笑，连连点头。

萧逊宁见他心情甚好，便又趁便笑道：“不知爹爹亦喜此道，孩儿在中京府中，蓄有一妓，唤作连城，最善歌秦词。若得脱此厄，爹爹定要听听。”

但萧佑丹却只是轻轻唔了一声，脸上的笑容也随之不见了，只是静静的凝视着萧逊宁。

“爹爹！”萧逊宁又唤了一声，却听萧佑丹轻轻叹了口气，“你这又是何苦？”

“爹爹，马九哥已死，如今正是大好机会，爹爹须得拿个主意……”

“拿个主意？什么主意？”萧佑丹将书卷放到案上，平静的问道，“你真以为马九哥死了是件好事么？”

萧逊宁愣住了，“这自然是好事……”

“是好是歹，且熬过这一个月再说不迟。”萧佑丹望着萧逊宁，淡然道：“说不定，咱们父子，便活不过这一个月了，时日无多，尚自寻苦恼，真是痴儿。”

“这……这是如何说……”萧逊宁完全被吓住了。

“你没听说过狗急跳墙么？”萧佑丹说的仿佛别人的事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凡是欲我父子死的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马九哥的死，只怕只会令其中一些人铤而走险。此城孤悬一隅，兵不满三百，将卒与我父子又素无恩义，皆无死战之心，随便两三个怨仇，率私兵前来，我父子便无活理。”

“那……”萧逊宁越听越心惊，急道：“那更须想法子……”

他一句话未说完，已被萧佑丹打断，“无法可想。”

“我去找耶律昭远……”萧逊宁却无法这么坦然，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要走，却听萧佑丹喝道：“站住！”

“爹爹！”萧逊宁是真的急了，转身望着萧佑丹，急得想跺脚。

“没用的。”萧佑丹轻轻摇头，“一切听天由命罢，到了这个地步，何苦再连累他人？耶律昭远纵然能找来兵马护卫，日后事发，不仅他自己难逃一死，便是我父子，亦当更受猜忌。何况他根本不可能找到——若是大动干戈，被人污陷我父子欲纠兵谋反，那便是百口莫辩，难逃族诛。无论我父子是忠是奸，只须有人愿意为我父子兴兵，那便是死路一条。”

“那可以找萧岚，他主动加强戒备，不算犯忌……”急切之间，萧逊宁努力的想抓住每一根稻草。

“萧岚？呵呵……”萧佑丹怜悯地望着自己的爱子，苦笑道：“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与虎谋皮……他不暗中推波助澜，我便谢天谢地了。”

“为何……”

“一面借刀杀人除掉我父子，永绝后患。一面又可以借为我父子报仇，清洗因马九哥之死对他已生怨恨的政敌，还能立威于朝中，讨好朝野清议——这样的好事，天底下上哪去寻？”萧佑丹望着已是一脸死灰的儿子，轻声道：“听天由命罢。我已经修书给耶律昭远，托他照顾你在中京的儿子与幼弟。这已是大幸，至少我父子在此引颈待戮，好过让皇上来处死我们。我父子死后，能平反昭雪，风光大葬，你的幼子幼弟，仍能享受封荫。老天待我们已算不薄……”

广平甸。耶律昭远帐内。

耶律昭远缓缓将萧佑丹的书信丢进火盆，盆中忽然明亮的火焰，映在他铁青的脸上——耶律昭远觉得自己心的猛地沉了下去，象绑了块大铁块一般。

萧佑丹的信只有寥寥数语，但字字触目惊心。

那分明已是在向耶律昭远托孤。

这又是为什么？卫王为何会忽萌死志？耶律昭远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知道萧佑丹这样做，必有道理。

他想了一会，望着那信纸已燃成灰烬，终于站起身来，走到帐壁，取了帽子。耶律昭远觉得，无论如何，此事都要与韩拖古烈商议一下，若有必要，就算冒险，他也必须亲自去见见卫王。

“大人！”

才走出帐外，耶律昭远就见着一个亲随急匆匆跑了过来，跪在跟前，他的心忽的揪了起来，急着上前一步，问道：“出什么事了？”

“回大人，小人刚刚到韩林牙帐下交差，林牙正奉圣旨前往驿馆与宋使谈判，林牙吩咐小人回来，请大人前往驿馆会合。”

“驿馆？！”耶律昭远心里竟是吁了口气，然后又是一愣，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这竟然是个好消息——皇帝终于松口准备与宋使谈判了！

这是他们一直在努力争取的，看起来，事情真的是在开始好转了。宋辽关系经历过无数的磕磕碰碰，但大多数时候，总能化险为夷。看来这一次，也可能只是磕磕碰碰之一。耶律昭远不觉自失地一笑，看来自己真是太紧张了。当他们把萧岚争取过来之后，一切就变得顺利了。

所以，除非卫王自己想不开，终究他是会被释放的。

耶律昭远在跃身上马的时候，决定晚点再修书给卫王，劝他安心。眼下，最重要的，当然是与宋使的谈判。

同一天。

南院大王察访司。

可惜了！杨引吉眯着眼睛，望着他的“走马承受”李岳——“走马承受”这个官职，原本是南朝皇帝派亲信去负责特别差遣时给予的名目，因为这些人同时也会承担刺探军情民情的任务，因此萧岚就借用了

这个名称，在南院大王察访司下，特别设立了六个走马承受司。能够做到“走马承受”的人，都算是杨引吉最得力的部下了。

“你确信么？”

“属下查得确实，是萧苏散、耶律神奴领头，计有六家，纠合私兵，今晚便要去袭杀卫王父子……”

“你如何得知？”杨引吉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萧苏散的变童，是属下的人。此事……”

“此事你办得甚好！”杨引吉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此事还有谁知道么？”

“大人放心，属下知道规矩。”

“嗯。”杨引吉点点头，“你退下去领赏吧。”

“是，谢大人。”

望着李岳兴高采烈地退了出去，杨引吉不由得又轻轻叹了口气。他站起身来，一面唤道：“来人！”

“大人。”

杨引吉走到书案前，提笔沾墨，写了张纸条，盖上印，封入信封，递给一个亲兵，“将这到耶律直大人府上。”

南院大王察访司权力本就有限，连拘捕犯人都不能被许可，想要处死本司的一个走马承受，实在是一件极麻烦的事。

但再麻烦的事，有时候也不得不做。

《大辽通鉴长编》，太平中兴十一年冬十二月乙卯朔。

丁丑。右林牙萧苏散、祗候郎君耶律神奴以下六族，发私兵两千，夜袭卫王城。卫王萧佑丹、子萧逊宁并罹难。

先是，萧苏散、耶律神奴以事陷逊宁，词连佑丹。及马九哥死，苏散、神奴大惧，聚众私议，谓帝当复用佑丹为相，彼辈将无谯类。神奴乃拔刃大言，众皆鼓噪。遂各以私兵，假命出广平甸，围卫王城。时卫王城守将贪惧，闻苏散、神奴等至，竟弃城走。苏散、神奴遂入城，执佑丹、逊宁父子大骂，并磔之。苏散、神奴亡入阻卜。

戊寅。萧禧奏萧苏散、耶律神奴以私兵杀卫王萧佑丹父子。帝怒甚，诛卫王城守将以下。苏散、神奴六族皆族诛，以苏散、神奴西遁，遣将追之，斩于招州。

己卯。罢朝三日。追赠卫王萧佑丹尚书令、总北南枢密院事、天下兵马大元帅、楚国王，逊宁信义侯、北面都林牙。荫佑丹诸幼子、逊宁诸子。诏自皇太子以下，为佑丹发哀。

壬午。诏南院大王萧岚穷治苏散、神奴党羽。帝念佑丹之功，乃下诏，凡曾论列佑丹者，皆罢官去，一日之间，以此免官者近百。萧岚遂兴大狱，以此获罪者竟数百家。

《大辽通鉴长编》，太平中兴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甲申。以卫王萧佑丹之死，罢宴。召见宋贺正旦使唐康、副使童贯于天宁殿。帝以国家多事，且萧禧、韩拖古烈力主通好，萧岚亦阴为之言，乃许与宋重订新约，令悉如佑丹与宋使朴彦成之旧。又令朴彦成仍许随扈左右。南朝素惧佑丹，康以佑丹死，复生轻辽之意，对答不谨，帝不悦，以其石越弟，特优容之。

丁亥。帝召韩拖古烈，欲拜耶律信北枢密使，拖古烈以北枢密使之任，未谋之府司，拒不草诏。帝不得已，诏北南枢密院、宰相府议，北府宰相萧禧以下，皆惧耶律信主政，从此多事，竟交章荐萧岚为相。

戊子。帝以诸臣奏折付岚，岚大惧，且自以资历浅，力辞。宋贺正旦使唐康归国，令韩拖古烈宴于馆驿。

己丑。帝见南院大王萧岚于金帐。帝从容问及北枢密使之选，岚以萧禧对。

壬辰。拜北府宰相萧禧为北枢密使。以南院大王萧岚签书北枢密院事，并召北枢密副使耶律信回朝，以耶律冲哥为西京留守。

绍圣七年一月十二日。

大宋雄州。

“吁——”唐康轻轻一拉缰绳，勒马停在雄州城外，一面抬眼打量

着这座边关重镇。

根据宋辽之间的盟约，双方都不得随意修葺边城，边城形制大小，皆有旧例，不得随意增扩。虽然自熙宁间起，宋朝不断破坏盟约，以各种借口增修城防设施，但因为屡屡中途停顿，而自绍圣起，宋廷一则困于国库空虚，一则司马光执政，力求“安静”，因此，实际上宋朝是将河北的塞防重点，后退到了大名府防线。在以防御为主的对辽战略上，宋廷奉行的是一种让唐康这样的少壮派极为不满的战略思想——虽然在地形复杂、有险可守的河东路寸土必争，但在开拓的河北地区，则是以大名府为中心，背靠黄河天险，构建复杂的防御体系，屯积重兵，以确保汴京的绝对安全。同时一方面利用汴京发达的交通，将汴京变成大名府防线的后勤补给基地，另一方面则以精兵宿将控扼太行通道，保证河北与河东的联系不被切断。

如此塞防体系，虽然的确是可谓“固若金汤”，辽人纵然能在河北平原肆虐，但如若双方一开始就决定在大名府一带决战，辽军就会面临粮道太长，客军在外，面对的是数不清的拥有火炮的城防要塞，以及数以十万计的重兵这样的窘境；而宋军则可以依托坚固的城防，还有从汴京到大名府成熟发达的交通体系来运送粮草物资——比起以往分兵坚守边界，一旦有事，则仓促调集大军北上，逆战于析津城下，不仅无险可守，而且宋军粮道长而辽军粮道短，一旦失利就极有可能形成溃败，战线将直接退到汴京城下——若是比起那样的窘境，现时宋廷的防御战略，在军事上的确是要好太多。

然而，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是以放弃大半个河北路为代价换来的！

汴京倒是绝对安全了。但如若辽人一开始就不打算攻打汴京，而只

是在河北路烧杀抢掠，然后扬长而去，宋军将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这件事上，唐康感情上是站在新党一边的。石越的解释是，不可不提前防范将来辽国出现英主，而大宋出现庸懦的君臣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就会显示出以河北的安全换汴京的安全是完全值得的……

这样的解释可不能让唐康心服。

眼前的雄州城，就是唐康心里的一道伤疤。做为宋辽边境最重要的几座军事重镇之一，雄州城不仅远远不及唐康曾经任职的大名府的城墙高大雄伟，而且因为南北贸易，商旅往来不断，更是熙熙攘攘有如热闹繁华之市镇，完全让人感受不到那种军事重镇的肃穆威严。如果不是城外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宋军骑兵在往返巡逻，城门口还有禁军在检查往来行人的通关文牒，人们也许都不会觉察到这是一座边城。

停了一小会，唐康看到一队人马从城门疾驰而来。唐康看了看那队人马的模样，已知道定是前来迎接自己一行的。他们的行程早几天就有人送到雄州，城墙上肯定早就有人在等他们了。

雄州驻扎的禁军是武卫军第二军第三营，本是一只纯粹的步军，但自从收复河西后，宋军马匹状况大为好转，驻扎在边境的禁军，即使是纯步兵营，也往往会配备一个指挥的马匹，以提升其战斗力——雄州的这几百匹战马，还是唐康亲自拨划的。

现任武卫二军三营的营都指挥使赵隆，说起来也算是唐康的故人。此人曾是阳信侯田烈武的旧部，与唐康一道，参预过平定渭南之乱，后来又率军前往益州戡乱，立下不少功勋，但因不会做官，一直不得升迁。阳信侯田烈武虽然显贵，但他为人谨慎，绝不肯做任何份外之事，对他这位老部下，也没什么好关照。但是唐康却一直对赵隆印象深刻，

自入密院后，他便屡次向上司进言，赵隆这才终于做到致果校尉，等到武卫二军终于有个营都指挥使的空缺，唐康又用了些手段，将赵隆调到此处。当日唐康的想法是很简单的，他并不在意赵隆的想法，密院的少壮派一直对辽国怀有觊觎之心，一旦西北、西南无事，加强河朔禁军，便成了他们念兹在兹的事。虽然事实证明，在河朔禁军中安插西军武官，并不算成功，士兵们终究还是只信任本土本乡的武官，但这终究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不过这提拔之恩，不是赵隆出来迎接他的理由——赵隆根本就不知道有唐康这个“恩主”的存在。远远地，唐康就看清了那队人马中领头的人，他轻喝了一声，也连忙策马迎了过去。

“景初公！”

“康时！”那边一个四五十岁的黑面男子也在马上招呼着。两人同时滚身下马，互相抱拳行礼，哈哈大笑。这边童贯也跟着下了马，快步上前，抱拳笑道：“这位想必就是柴景初大人！”

“这位定是童供奉。在下柴贵友，久闻大名。”

两人见过礼，柴贵友又给唐康、童贯一个个引见他在雄州的僚属。柴贵友与石越算是布衣之交，与唐康便算是通家之谊了。唐康在河北做官时，柴贵友也在河北，两人偶尔互通声气，因此也算素有交谊。后来唐康进密院，但柴氏兄弟却始终入不了中枢，柴贵谊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因为断案出错，左迁广州通判——这倒也罢了，但柴贵友在任上却是考课优等，官声极好，他为人看起来憨厚质朴，亦不被旧党厌恶，却也始终淹滞不迁，这未免让许多人为之不平，也极为不解。要知道，大宋官员选任升迁时，有一个极重要的制度就是举荐保任制，石越位至宰

相，因他举荐保任的官员数不胜数，以柴贵友与石越的交情，他不升官，是极不寻常的。但唐康却知道，这是因柴贵友外廉内贪，才被石越有意遏制。不过柴贵友如今终于算是盼来出头之日，雄州知州这样的位置，极难不出错，但只要做满任期不出大差错，却是铁定能有重大升迁的。这个位置，也是唐康替柴贵友说了不少好话才谋到的，因此，柴贵友对唐康感恩戴德，自是不在话下。

但唐康却不是很耐烦这种应酬，他目光扫过众人，迅速落到了人群中的赵隆身上，快步上笑，抱拳笑道：“子渐将军，别来无恙。”

“唐大人，下官有礼！”赵隆原也不习惯这样的场所，他又是见识过唐康的骄纵无礼的，正不知要如何应付即将到来的场面，不料唐康竟跳过几个官阶比他高的官员，直接与他招呼，还甚是亲热地直呼其字，引得众人目光齐刷刷聚到他身上，赵隆顿时更加不知所措。

“原来康时与子渐是故识。”柴贵友也是吃一惊，朝赵隆笑道：“子渐亦是见外，却曾不见提起。”

赵隆听到原本只叫自己“赵致果”的上官柴贵友，竟也改口称呼自己的表字，心中顿生鄙夷，但他却不知如何应对，只得尴尬地咳了几声。

倒是童贯凑过来笑道：“景初公不知道么？这位赵将军，原是阳信侯之旧部。我在宫中时，时常听阳信侯提起。”

顿时，赵隆感觉到所有的雄州官员，看自己的眼光全都变了。他虽觉得不太自在，但听童贯提到田烈武，便信以为真，连忙欠身问道：“童大人，阳信侯还好么？”

“甚好，去年我们离京前，又生了个大胖儿子。”童贯笑道。

“哦。”赵隆顿时笑开了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童贯最会观察人意，又笑道：“赵将军若是想跟阳信侯说什么，呆会可以写封信，我给你带回去。”

“那太好了。”赵隆大喜，连忙又行了一礼，笑道：“如此多谢童大人。”

“举手之劳。”童贯笑笑，又转头对柴贵友笑道：“景初公，此处不是说话之所，不如回城再叙，如何？”

“供奉说得极是。”柴贵友连连点头，笑着请唐康与童贯先上马，然后才领着一干雄州官员，簇拥着二人，浩浩荡荡地入城。

赵隆这时已被众人让到了唐康与童贯的旁边，与柴贵友一左一右相陪。他只听到唐康、童贯、柴贵友三人在马上谈笑风生，却是插不进半句嘴，一面又分神想着该给田烈武信中写什么——便是要进入城门的那一刹那，赵隆忽然觉得唐康勒了一下马，然后便听到唐康在他旁边低声说道：“留意辽人。”

他一愣之间，便见唐康已经没事人似的策马入城。

他是边关领兵的武官，唐康是出使归来的使节，两人私下接触是极犯忌讳的——便是赵隆也知道，在雄州绝不会缺少职方司的探子。但唐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赵隆知道自己是没机会问唐康了，明天一大早，唐康就会离开雄州。这一天之内，以柴贵友的热情巴结，唐康身边是不会半刻无人的。

留意辽人！这不正是他的本份么？难道……

太平中兴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大辽，西京留守府。

“元帅，我们要去广平甸了么？”年方十六岁的皇太子耶律阿果，几乎是有点兴奋的问道。他早就厌烦了西京，在任何一个地方呆久了，耶律阿果都会感到厌烦，听到使者来召回耶律信，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殿下，皇上只是召臣去中京觐见。”耶律信委婉但坚定的打消了耶律阿果的幻想。

“父皇没叫我去？”耶律阿果顿时就泄了气。

“殿下且安心在此。”即使是面对储君，耶律信也没什么笑容，“以臣之见，用不了多久，皇上便会召殿下去中京了。”

“果真？！”耶律阿果又惊又喜。

“这只是臣的推测。”耶律信淡淡的回答。

但谁都知道，大辽西京留守、北枢密副使耶律信，从来不随便推测。

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

1

汴京外城城北的阳信侯府，座落在五丈河畔，占地二十多亩。绍圣六年皇帝赐给田烈武的这座宅子，原是熙宁朝大宦官王中正的一座宅院，前宅后园，在汴京也是有一座有名的园宅。当年王中正仿效王开府王拱辰在洛阳的名园“环溪”的格局，引五丈河之水，人工挖出一条溪河来，环绕花园一周，复流入河中，号称“小环溪”。又效仿洛阳会草坊苗帅园，花了大力气，迁来一株百尺高的七叶树，种于园中，在园中复种竹万余竿，一时也曾经轰动汴京。不曾想，如今那万竿碧竹，终于如苗帅园一般规模，这园宅却已换了主人。

更加讽刺的是，这位新主人却对那万竿碧竹毫无喜爱之心，反而嫌它们碍事，从天王寺的旧宅搬过来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令人将这些竹子砍了七七八八，大费周章，在七叶树下，整平土地，修了校武场、马厩、凉亭……什么“收而为溪，放而为池”，什么“景物苍老，肇景自然”，全部化为乌有。

阳信侯田烈武倒并非不知道他这是煮鹤焚琴，但不论别人是嘲笑，

还是惋惜，他都不以为意。田烈武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宅子是要住得自己舒服的，不是住给别人好看的。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无论他做什么大煞风景的事，阳信侯府，依然是汴京最炙手可热的几个地方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阳信侯府所在的五丈河畔，几乎就是绍圣朝新贵们的聚居地。除了阳信侯府外，武城侯杨士芳、楼烦侯呼延忠、以及现任太仆寺卿的守义公仁多保忠，府邸都在此处。

这几个人虽然都只是武职，而且杨、田、呼延三侯皆不过是典班直侍卫的侍卫首领，仁多保忠虽是太仆寺卿，号称主管天下马政，实际上却是因为太皇太后终究信不过西夏人，不愿让他久典禁职，才给了他这么一个闲差养着——如今人人皆知，马政虽是军国大计，但太府寺上头，不仅有枢府、兵部横插着一杠，甚至连户部、司农寺都能伸只手进来，说得不好听一点，太仆寺权力所及，也就能到骐驎院、天驷监，替皇帝养养御马。但是，这些却一点也没影响到这几个人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这几个人，是立过保驾勤王之功，当今天子最信任的武臣。虽然皇帝还没有亲政，军国大事仍旧决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之手，可是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了，绍圣七年，他已经十六岁了，亲政，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因此，不管田烈武们如何的想要洁身自爱，终究不可能彻底的把那些抱着“奇货可居”心态的钻营者，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干请者”，还有各种各样在别处碰壁后，转而来找他们“自售”的纵横之士们完全拒之门外。

这一日是绍圣七年正月二十四日，不到一个上午，阳信侯田烈武就收到了四份名刺，以及四份洋洋洒洒的策论。

尽管这些年来见惯了众多高谈阔论不知所云的人物，但田烈武依然

并不敢小觑天下士人。对于他今日的身份地位，田烈武始终自认为是“暴得富贵”，这倒并不是他谦虚，而是他的确时时刻刻怀着一份既惶恐不安又略有几分自卑的心理——田家祖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显赫的大人物，所以，田烈武心里坚持认为，无论是祖荫、命相、才德……比他出色的人都太多，他侥幸得到这份富贵，完全只是机缘巧合。因此，他不仅无法志得意满，反而时时慎戒。田烈武相信，自己略有可取之处，并因此得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信任的，就是他办事谨慎小心，待人接物谦退有礼，并且对皇帝忠心耿耿——于是，他更加加倍的维持着自己的这些“可取之处”，即使是这样的品质，有时候会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比如这些策论与它们的主人。

无论看过多少荒唐可笑的“奇谋妙策”，田烈武都数年如一日的要求自己认认真真的读完每一份送上门的策论，如果他觉得稍有可赞赏的地方，他就会拿去找李敦敏或者唐康这些他认为有学问的人讨教，倘若连他们也认可，他就会在得便的时候，将这些策论代呈给小皇帝，或得转述给皇帝听。

尽管一年之中，也许才那么一篇策论值得让皇帝知道，但是这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皇帝的老师早已经不只是程颐一人，根据大宋的传统，两府的宰执、还有馆阁的学士们，都会轮流给皇帝讲课——这就是所谓的“经筵”。小皇帝聪明好学，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先帝的品质，田烈武进呈的这些策论，小皇帝在听到其中的一些观点与事情后，有一次竟然就拿来在“经筵”上问讲课的宰相，两府诸公都是非常精明的人，在小皇帝面前不动声色，但马上就起了疑心，回过头就一直追查到了田烈武身上。

田烈武并不知道，因为两府的宰相们都知道他为人谨慎，不会乱进“邪说”，因此才没有再追究，只是让他去政事堂谈了一次话。宰相们当然不能说田烈武不能向皇帝举荐人材，也不可能说让他不要在皇帝乱说话，甚至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类的话也半点也没有提起，反而夸赞了田烈武的行为，只是委婉的希望他能“慎重”一点……

所以，田烈武完全不知道两府诸公其实是希望他能更本份一点，反而信以为真，对于此事，更加的用心与谨慎。而此后，两府诸公们至少在表面上，也就当这件事完全没发生过了。

于是，阳信侯田烈武连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把两府给得罪了都不知道。

这天收到的四篇策论，看起来与往常一样，都是夸夸其谈的迂腐之论。第一篇策论，讲的是如何恢复车战，以车克骑；第二篇，献的是兼并高丽的十条妙策；第三篇则转而向南，大谈谋划大理之策……

田烈武皱着眉头，勉强读完这三篇策论，拿起第四篇，只略扫了一眼，忍不住便摇起头来——这一篇更是老生常谈，献的是攻取燕云之策！

这几年来，向田烈武投书，大谈恢复燕云的，多得田烈武都记不清有多少了，也许有近百人之多吧！

这些所谓的“平边策”，大多不过是书生之见，老于行伍的田烈武的自然一眼就看得出其中的天真。但是，汲汲不忘恢复燕云的，可不止是这些徒能大言的不得志的书生们。

武城侯杨士芳、唐康、甚至李敦敏……在田烈武所交游的人中，对

司马相公的“和辽”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武城侯杨士芳，每每与田烈武多喝上几杯，就会跟他大谈李广、程不识这些汉代名将，以及本朝雍熙北伐之失败，一时慷慨激昂，一时痛哭流涕！

在这件事上，田烈武内心深处，其实是莫衷一是的。

他自己是行伍出身，对于出塞击胡，靖边安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但另一方面，田烈武与普通的汴京市民一样，并不把契丹人看做是生死仇敌，他没有杨士芳、唐康、李敦敏这些人的仇恨感、屈辱感，也没有他们的那种雄心。对田烈武来说，辽国与西夏是不同的，西夏人不断侵扰大宋，他还有亲人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战死……而辽国，在他的记忆中，就一直是与宋朝和平相处的。

打败西夏后，没有了边事，就该让老百姓好好的过日子了！

田烈武心里隐隐约约是这么感觉的。

不过，这种观点却与汴京市民也是不一致的。汴京的普通市民虽然并不真正仇恨契丹人，也不会真正有屈辱感，但是他们的态度总是易受左右的，如果白水潭的士子们都说不恢复燕云是一种奇耻大辱的话，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慷慨激昂的相信那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说，始终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看戏一样。

田烈武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在陕西带兵时，不知不觉间产生的。

况且，既然是君实相公与子明相公都支持的事，总是有道理的。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过杨士芳或者唐康、李敦敏他们。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始终都不会知道究竟谁对谁错。他

们的态度一直是不容置疑的，田烈武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坚持不同的立场，很可能就会马上失去这些朋友。

反正这种事情也不是他田烈武所能决定的，他不想在这种事情上费太多的心思。

田烈武一面想着，就在他觉得今天仍然将一无所获的时候，他读到了一行字。

“其六，曰破火炮……”

虽然对于恢复燕云并不是那么的有同感，但是，对于如何应对辽军在阵战时使用火炮，田烈武的兴趣，可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

以前，宋军将领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以步破骑。但自从耶律冲哥取得伊丽河大捷以后，取而代之的新问题便是，步兵方阵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与骑兵。

大宋的谋臣武将们倒是提出来不少的办法，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实战的检验，谁也不知道答案。田烈武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在密院、兵部、三衙都不受到认可。支持他的人倒不是没有，比如章粼就是赞同他的想法的，而且章粼章质夫可以说是种谔、刘昌祚这些老将去逝后，西军中首屈一指的名将，但是章质夫不是寻常武官，他是省元出身，说到底，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书生，他又极受石越、范纯仁的重视，因此，绍圣以后，又换了文资，如今已是河东路转运使，接下来眼见着就是寺卿、侍郎，就算进两府，也未必不可能，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军中的影响力这几年却是大大削弱了。

所以如章榘的支持，只能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但田烈武的想法不被重视，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显得有点消极、甚至是笨拙。

田烈武相信，火炮之应用于野战，实际上是对军队之纪律性与荣誉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除了令禁军变得更有纪律，别无良法。

他的观点被认为等于没说。

但是，田烈武却不是无的放矢。

熙宁年间的禁军整编，的确加强了军队的纪律与荣誉，尤其对西军来说，效果显著——比如在熙宁整编以前，宋军的弓手们，每齐射一次，就必须阵前发放一次赏钱，一旦赏钱不能及时发放，士兵们就随时有一哄而散的可能——这是五代的骄兵悍将们留下来的弊病，在建国之初，甚至连太宗皇帝也无可奈何，当年他第一次北伐失败，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攻下北汉后的赏钱没能及时发放。

这些弊病，历经几朝的缓慢改变，在熙宁整编后，因为讲武学堂、节级制度、卫尉寺军法官……还有战争的考验，西军其实不亚于发生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这种改变的发生，若没有仁宗朝以来韩琦、范仲淹们对西军的影响，与西夏人持续的战争，也不可能轻易成功。

这一点，河朔禁军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同样经历过整编，在河朔禁军身上，是找不到多少荣誉感的。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也没有严明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无论想出多少办法来，当火炮轰向他们的头顶，不要说维持阵形，接下来的溃散都只是迟早问题。

即使是西军，也必须要有更加严酷的军法约束。

火炮与弓箭完全不同，密集的箭雨看起来吓人，但是在严密的步兵方阵面前，造成的杀伤是有限的。而火炮则会直接落在方阵中间，每一次爆炸，都会造成可观的伤亡。

所以，田烈武认为事情其实很简单，以前是要求士兵在密集的矢石面前，不动如山，维持阵形，直至敌人先发生动摇。

而如今，则是要求士兵在火炮面前做到这一点。

但人人都会怕死。

若是士兵们能受节气、礼义的感召，自然不会怕死，这比起赏钱来说更加有用。但这种东西难以依赖，因此平时严厉的训练，严明的军法，以及慷慨大方的赏赐，每一样都必不可少。

但是大部分人却觉得严明军法不过是老生常谈，许多人都见识过火炮的威力，因此在心底里都认为田烈武所要求的军队纪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人都觉得西军已经够好了，不可能要求再多。对于河朔禁军，他们更加是不抱任何希望。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既然辽人已经有了火炮，就迟早要落到宋军的头上。因此，田烈武才认为，与其说是琢磨如何对付辽军的火炮，倒不如说就是要学会如何挨炮轰。

而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其实西军也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让田烈武意外的是，他手中的这篇策论，竟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人列了好几条应对辽军火炮的方法，其中第一条便是“明纪律”，此外诸如“兵无常法”、“增建神卫营”诸条，也皆算是真知灼见，切中

要害。

他连忙翻出随策论一起送来的名刺，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永丰张叔夜。

田烈武凝神想了一会，终于确认自己以前完全没听说过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手里翻弄着名刺，正要叫管家去问一下此人的来历，忽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方站起身来，便见一个小厮小跑着到了他暖阁的外面，见着田烈武，忙叉手站定，禀道：“侯爷，武城侯来了。”

“不是该他当值么……”田烈武一句话还未说完，便已见着杨士芳大步走了进来，他连忙上前两步，行了一礼，笑着问道：“大哥此来……”

自绍圣以来，杨士芳与田烈武同掌班直侍卫，随侍皇帝左右，关系亲密，非他人可比。杨士芳在田府是熟来熟往的了，也不拘礼，自己坐了，瞥了一眼案上的名刺与策论，笑道：“你算是个秀才，还有心看这些——可知唐康时回来了？”

“啊？！”田烈武知道杨士芳平时不苟言笑，见他神情，知道必定有事，忙问道：“他何时回来的，可谈成了？”

“谈算是谈成了。”杨士芳笑道，“不过方才在小东门召见，唐康时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就要南下！”

“什么？！”田烈武一时惊呆了。“这……既是谈成了……”

“司马相公也不肯相信。”杨士芳的神情，完全是兴高采烈，“但唐康时也是个谨慎人，没有十二成把握，如何敢在太皇太后面前下这种

断语？莫不是嫌官做得太大了？”他心情甚是高兴，一面说着，又见到田烈武手中的名刺，便笑道：“如何？觅着什么贤材了？”

田烈武的心思却全不在这上面，顺手递过名刺给杨士芳，道：“大哥可听说过此人？”

“张叔夜！”杨士芳接过名刺，方瞥了一眼，便笑了起来：“老田，你好连此人也不认得？”

田烈武又是一愣，“他很有名么？”

“那倒不是，不过他祖上有名。”杨士芳笑道：“他是真宗朝张侍中的曾孙，因为祖荫做到兰州录事参军，一直没升迁。这是磨勘磨到了年限，终于该升官了，来京面圣的。”

田烈武也不认得“真宗朝张侍中”是何许人，只说道：“原来大哥认得。”

“我自然认得。这个张叔夜，不愧是将门之后，箭术不在你之下。可惜生晚了几年，他去兰州做官时，兰州已经平安无事，否则如今只怕连知州也做了。”杨士芳说罢，又笑道：“此人用不着你荐，他家门生故吏、亲朋戚友多着呢，休操这闲心，走，随我去找唐康时去。”

他说完，也不待田烈武答应，便已起身出门。田烈武连忙招呼下人备马，一面赶紧跟了出去。

阳信侯府离唐府却是不近，二人也没带仪仗，轻骑简从，到了唐府递上名刺，不料却扑了个空。杨士芳原是事先约了唐康的，但唐康回府后，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便又被右丞相府的人叫走了，唐康吩咐了人往杨府报信，不料杨士芳却去了田府，竟是扑了个空，累得二人白跑一

趟。田烈武倒也罢了，杨士芳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极是扫兴，但无论他如何个亲贵法，右丞相府，他是绝对不敢造次的，只得拉了田烈武去何家楼吃酒。

二人绝对想不到，他们虽然是白跑了一趟，但此时的唐康，却也并不好过，正在右丞相府挨骂。

“你怎能如此轻率？！简直是荒唐，糊涂！你去一趟辽国，脑子烧了？想立功想疯了？！”石越坐在一把黑漆竹交椅上，铁青着脸，盯着垂头叉手站在面前的唐康，大发脾气。

唐康从未见石越发过这样的脾气，一声也不敢吭，这屋中又再无他人，也无人能劝解，只能红着脸干挨骂。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唐康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不知道石越是真问他呢，还是仍然在骂他，嚅嚅了一声，悄悄抬眼看了看石越的神色，见脸色似是稍稍缓和了一点，才又继续说道：“我是真的以为辽人就要南下……”

“那你就敢在太皇太后面前说？！”石越的怒气瞬间又升高了起来，“你不能先禀告两府？”

“是，我知错了。”唐康的脸更红了。在召见之先，他原本是没打算说这件事的，但是不料太皇太后面一问，他就那么脱口而出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石越重重的说了这八个字，又摇摇头，“康时，康时，你虽聪明，但须明白，你虽出了一时的风头，但若

被人下了‘轻薄’二字评语，要抹去这两个字，就千难万难了！”

唐康心中一凛，心中不由得大悔。他自是知道的，“轻薄”这两个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他若不想进两府，原也无妨，但若想有朝一日位列公卿，沾了这两字，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他心里正在患得患失，又听石越沉声问道：“你真的以为萧禧定会被耶律信与萧岚架空？”

“是。”唐康见石越问到正事，忙收拾心情，回道：“萧禧虽然是辽主潜邸老臣，但萧佑丹一死，兔死狐悲，只怕这些老臣要人人自危。辽国素重武功，耶律信在辽国之威信，原本就仅次于萧佑丹，若是以萧阿鲁带为北枢密使，毕竟是老臣宿将，或还压制得住他。但辽主将原本是同知北枢密院事的萧阿鲁带调任南枢密使，却又将耶律信调入中枢，他的心思一目了然。无非是因为萧佑丹刚死，他要安抚国内的主和派，因此不得已让萧禧装个门面。”

石越点点头，又皱眉问道：“那你便能肯定耶律信一定能赢过萧岚？”

“我在辽国，没见着耶律信，但却见过萧岚。”说起这些事来，唐康渐渐平静从容，“职方馆的报告我也读了，但这次恐怕他们失策了，萧岚此人，聪明太过，绝不会真正违逆辽主的心意。至于辽主，我曾冒险，在宴中故意试探——辽国原本咄咄逼人，显然是辽主不满意两国之处境，但此番他对我对答失礼，却优容有加，我绝不以为他是因为国内多事，而特别忍让……”

“自然不会。”石越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在将萧佑丹软禁之时，就已经当没这个人可用了。萧佑丹一人之死，于辽国算许多事？”

诛杀一些贵族，又算些什么事？加上他调主战的耶律信进中枢主政——司马昭之心！”

“这么说……”唐康听石越语气，分明是认可他的论断，不由又惊又喜。

但石越仍然语调沉重，“他若是想和，你折他面子，他才不必要什么容人之量，发通脾气，正好叫朝廷向他赔礼道歉，他再加原谅，朝廷有求于他，理亏在我，也损不了两国交好之情。他一反常态优容有加，那自是所谋者大……”

石越几乎是无可奈何的笑了笑，“看来，挽回不了了。”

唐康见石越这神情，大为不解，不由道：“要战便战，又有何惧？如今大宋也不比五年前了。”

石越看了他一眼，“和辽国打仗有什么好处？”

“可以收复幽蓟，一雪前耻。”唐康想都不想，马上回道。

“收复幽蓟又有何用？”石越的语气变得淡然，“收复幽蓟，无非是为了防御北面，换得境内和平，宋辽百年交好，境内也很和平。休说辽国如今兴盛，战事一起，胜败难料，便是侥幸得胜，也是兵连祸结，得不偿失。”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陉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太。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与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北面，甚至当他们的要平定蛮夷叛乱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我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与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过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量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他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

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预；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都读过几句《素问》、《难经》……

总之，要做的事太多。而且，都比什么收复燕云要重要得多。

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逝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

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确的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

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象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

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摯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掺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

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信札子，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迺英殿第一次见着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的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他脑海里，这两副画面，不断的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的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本人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做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1]。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

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的离开这座城市。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象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他磨磨蹭蹭的拖了好一会，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的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的确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

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贴贴。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有任何毛病可挑。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竣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尔的名胜。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做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剏剏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石越远远的便听到宏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上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的变得平静。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的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的打听。没多久，这个亲随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1]. 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

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

来宝相寺的，的确只有小皇帝赵煦。

高太后会礼遇王安石，但是对她来说，那只是她身为君主对一个老臣重臣所应尽的义务。

但对赵煦来说，王安石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大宋的中兴，是从他父亲重用王安石变法开始的。虽然这个人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没有他们君臣勇敢的开始变法，就不会有以后的一切。

赵煦很喜欢听人讲熙宁变法的故事，虽然那还不是历史。但了解前朝的政事典故，这对他将来做一个明君是很有益的，因此高太后与两府的宰执们都鼓励他这个兴趣。但没有几个人知道，赵煦并不信任经筵上的大臣们所描叙的一切，他宁可偷偷看桑充国给他写的熙宁故事。

在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心中，他的父皇就是一个榜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学士们所讲的尧舜禹汤的圣迹，也不想向那些虚无飘渺的先王学习，他只想做个他父皇一样的皇帝。

并且，完成他父皇所未完成的事业！

如果他不能做到他父皇那样出色，那么，他的皇位就会被人夺走。

从十三岁起，他就很喜欢读史书，并且特别关心那些废立篡位的历史事迹，他发现，软弱仁慈的君主与暴虐残酷的君主一样不安全，而臣子们大多不可信任，连霍光也会冠冕堂皇的废掉昌邑王。至于太后，废立篡逆，如果不是她们自己亲自动手，也免不了要借用她们的名义进行。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君主有足够的功绩，臣子们就会慑服于他的威信，如唐太宗弑兄杀弟，也能是千古明君；若不幸失败，就会落到隋炀帝的下场，还被后世耻笑……

但赵煦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这些心得。因为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慢慢的从《史记》、《汉书》一部部读起，他就只能读《资治通鉴》来了解历史，事件太乱理不清楚，他就让臣子们把《资治通鉴》改成纪事本末体，写一篇进呈一篇。

宫中朝中，上到太皇太后，下到文武百官，对于他如此聪明好学，都非常的高兴。

而对赵煦来说，《资治通鉴》读得越多，他就越明白事理。

他知道他还没有亲政，因此，即便是他很想做的事，如果太皇太后不高兴，或者两府的宰相们反对，他就马上忍气吞声，绝不反抗。他知道，当他这样的好名声被臣子们广为传颂之时，就算是太皇太后或者别的什么人再想对他不利，他也不必害怕。好名声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

反正他想做的事情，迟早都能做。他绝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

而且，偶尔，他也会做一些明知道太皇太后会不喜欢的出格之事。他知道这样是安全的。

比如今日，他没有禀报，便带着杨士芳与田烈武出宫，来吊唁王安

石。

赵煦觉得，这是他一定要做的事。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长得又高又瘦，白白净净的脸，看起来文弱温柔，从他的相貌来看，长大了的赵煦，并不太像他的父皇，反而更像是仁宗皇帝——虽然他并不是仁宗皇帝的亲曾孙。

每个人都相信他会是一个仁厚的君主，这一点尤其令司马光与旧党欣慰。

赵煦并不知道他的外貌给别人的感觉，如果知道的话，他多半会感到恼怒——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仁宗，比起他父皇一举收复河西，将党项人打得落荒而逃，仁宗却连个范仲淹也用不好，竟被李元昊逼得纳币求和。做皇帝做成那样，还不如一头撞死的好。他无法理解太皇太后与一些君子整天唠叨仁宗皇帝如何如何圣明，竟然还想让他学习仁宗皇帝的风范！赵煦不知道要学他什么，难道要学他以后继续向李秉常纳币么？！

此时，赵煦站在王安石的灵柩前，心里想的，便是与那个仁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的事。

对于司马光的“和辽”，赵煦心里愤怒到了极点。但是，在宫殿之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他说话的余地。真正做主的，是帘后的太皇太后。他的权力，甚至还不如那个低眉顺目，对谁都小心谨慎，轻易不肯说半句话的清河姑姑。

如今主政之大臣，没有几个信得过的。他们名为“绍圣”，实际上已经将先帝的遗命抛到了脑后，谁想过要收复燕云？只会在辽人面前唯

唯诺诺，一让再让！

都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是如今，非但大宋国内有二主，这天下，居然也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皇帝，而这些饱学的大臣，号称是圣人门徒，却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欣然接受。

赵煦对司马光的不满一日一日的积聚着，只是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他也不喜欢石越，即便他此时还没有亲政，他也已经明白，他亲政之后，年老力衰的司马光不是问题，他可能与王安石一样，甚至等不到他亲政的那天。但年富力强的石越，却将会成为他使用权力的最大的障碍——这和政治主张无关，他不喜欢任何权相，或者有可能成为权相的人。何况，赵煦觉得石越已经不像是熙宁年间的那个石越，他越来越像是另一个司马光。便如仁宗时期的韩琦、富弼，到了英宗之时、先帝之时，就变得畏畏缩缩，不思进取。

也因为如此，如王安石这般，从年轻到死，一直都充满锐气的人，才是如此的难得。

他望着王安石的灵柩，心里在想：不知道朕的王安石在哪里！

宝相寺的正殿内外，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数不清的僧人，跪在殿中继续喃喃诵经，王安石的子侄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还有一群前来吊唁的官员，也跪在殿外，头都不敢抬。

赵煦默立一会，让杨士芳代他上了香，便信步走到王家的家属跟前，目光扫过众人，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

庞天寿连忙趋前一步，在他耳边低语几句。

赵煦点点头，走到那女人跟前，温声说道：“你是桑先生的夫

人？”

他一开口说话，殿内的梵音便如得到什么命令一般，突然便停了下来。

“臣妾王氏，叩见官家。”王昉没有如一般女子一样，行万福礼，反而似男人一般向着皇帝叩首跪拜。

赵煦有点好奇的看着她的这个举动，这个桑夫人的确与众不同，原本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道：“夫人节哀顺便。”

“谢官家……”王昉才说得三个字，就又忍不住抽泣起来。

“国失良人，是国家之大不幸。但生死荣枯，亦是天理，故侍中达天知命，若夫人与诸兄弟、桑先生能绍绪先生遗志，不堕先人之志，则故侍中虽死犹生。”赵煦字酌句斟的说完这段话，又转过头对杨士芳、田烈武说道：“咱们该走了罢。”

庞天寿听到这话，连忙快步走到正殿门口，正要吆喝起驾，却见赵煦微微摇了摇头，他梗了下脖子，把这一声吆喝咽了回去，一面小心翼翼的退回几步，不动声色的落到了皇帝的身后，伸开手中的柱拂子，虚拦了拦拜倒送驾殿中诸人，一面小声对王旁兄妹说道：“东阁^[1]、桑夫人，请节哀顺便。官家的意思，是不必太惊扰了。”

他稍停了一会，等着王家兄妹谢了恩，才最后转身出了正殿，赶紧跟上已出了宝相寺的小皇帝。

但才出了宝相寺的寺门，庞天寿便呆住了。

在寺门之外，赫然立着右丞相石越、参知政事吏部尚书范纯仁、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章惇的仪仗，而石越、范纯仁、章惇正领着上百个随从护卫，齐齐的跪在外面的青石砖铺成的街道上，回避圣驾！

他心里暗暗叫了声苦，已知回去一顿板子是免不了了。他偷偷瞥眼去看小皇帝的神色，却见皇帝脸上也闪过一丝惊慌，但马上镇定的上了车驾，庞天寿再不敢耽搁，连忙跑到车舆旁边，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起驾回宫！”

便听一阵车马忙乱，瞬间，宝相寺周围的侍卫、禁军，如潮水退去一般，走得空空如也，只留下各怀心思的三位宰执在那里发呆。

石越、范纯仁与章惇三人，原本只是偶遇。

但这一番偶遇，却让三人在吊祭完王安石后，都互相有默契的都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宝相寺主持的引导下，登上感慈塔。

三人一路之上，只听宝相寺的主持几乎是受宠若惊的介绍着这感慈塔的来历，除了偶尔嗯上一声以外，谁也不说话。直到了塔顶，章惇才挥了挥手，请主持回避。一直目送着那主持下了塔，章惇才终于率先开口说道：“丞相、范公，皇上这是对北边之事不满啊……”

他直言不讳的一开口，石越不由吃了一惊，连忙去看范纯仁，却见范纯仁铁青着脸，道：“子厚，休得信口乱说。”

章惇却不买他这个账，冷笑几声，顶了回去，“范公，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我心照不宣。范公莫要忘了，与辽人的协议，是我签的。”

“说这些做甚。”石越知道章惇性格，怕他让范纯仁下不了台，连忙打圆场道：“我辈只要操心国家命运，管不了皇上高兴不高兴。”

“子明相公说得极是。”这句话却是很入范纯仁耳，他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其实这里三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小皇帝出现在宝相寺，究竟有什么含义，而究竟能有什么事可以让小皇帝抛开太皇太后来到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但范纯仁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却绝对不愿意因为这点点事情，就认定皇帝心中是有什么不满。在他看来，皇帝仍然还小，仍然可以善加引导。

但章惇却大不以为然，只是不能不给石越几分面子，轻轻哼了一声，冷冷的说道：“我章惇也不是奉承上意的小人。不论如何，北事总须得有个章程。”

范纯仁默然不语，石越也沉默了一会，才试探着说道：“此事仍须君实相公拿主意。”

却见范纯仁摇了摇头，道：“君实相公以为唐康时的话不足为信。”

“为何？”石越一愣。

“君实相公以为，辽国亦是大国，并非无信义可讲的小邦。辽主若果真有南下之意，他兵马一动，也瞒不了我们。既然如此，他又何必答应更立新约，让自己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取笑于天下？”范纯仁平静的说着，他心里既觉得司马光说得有道理，但是直觉上，他又觉得唐康时的话是可信的。

章惇听到这话，也不作声，只是嘿嘿直冷笑。

范纯仁看了他一眼，不由有几分着恼，但他是讲宰相风度的人，不便轻易动怒，只淡淡问道：“子厚这又是笑什么？”

“我不笑什么。”章惇讥道，“但若是某，若要对辽国用兵，那不管辽国会不会知道，能多瞒一天也是好的。信义不信义的，打输了才会被笑，若是赢了，便是妙计。”

他见范纯仁一时不说话，又转身石越，问道：“丞相又是何主意？”

石越望望章惇，又望望范纯仁，苦笑道：“只怕这回唐康时是对的。”

“那……”章惇方松了口气，但石越马上打断了他，又说道：“但若说服不了君实相公，便说服不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不下旨，枢密院便不会发兵符，子厚以为谁能调动得了一兵一卒么？”

他泼了章惇一头冷水，又转而对范纯仁问道：“范公，你自己如何看法？”

范纯仁坦然回道：“我以为君实相公与子厚各有道理，各在五五之间。”

“五五之间！”章惇气得直冷笑，半晌，才恶毒的丢下一句话来：“丞相、范公，莫谓我言之不预，若我等这般坐等着契丹南下，日后休要后悔今日自掘坟墓！”他说完，尚觉心里犹有余怒，又冷语道：“二位且记住了，今日皇上是为何来的宝相寺！”

说完，抱抱拳，也不告辞，竟转身下塔而去。

范纯仁默默地望着章惇那怒气冲冲的背影。他又要下注了！他在心里鄙夷的说道。他对章惇不无欣赏，在大宋朝的宰执中，他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人材。但是，章惇因为王安石的赏识而发迹，又审时度势，极其有先见之明的转而支持石越，终于在绍圣以后，得以进入政事堂。可他不会就此满足！

虽然不愿意多想，但是王安石的突然去逝，却让一切变得现实起来。将要死去的，不仅仅是王安石。太皇太后、司马光，都已经是风烛残年，随时都可能和王安石一样，一觉醒来，就阴阳殊途。

这对于范纯仁来说，是一种不幸。但对于章惇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如今挡在章惇面前的，表面上只有司马光、石越、韩维、范纯仁四人，以目前的形势，他是无法动摇这四人的。而实际上，他想更进一步，难度却还不止于此，他的地位也不如韩忠彦牢靠，甚至未必及得上吕大防、苏辙们——如若司马光、韩维去逝，石越必然是左相，韩忠彦也许会接任枢密使，范纯仁有更多的机会做到右相，然而，在吏部尚书的选择上，章惇甚至会排在吕大防与苏辙之后。

但是，若是太皇太后也死了，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范纯仁看了一眼石越，章惇也许已经开始怀疑石越。石越还能不能带给他进一步的权力？还有，章惇甚至还不是一个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满足的人，他还会衡量石越是不是真的能给他实现他政治抱负的机会！

皇帝今日出现在宝相寺，在章惇心里的震动，一定比他和石越更大。他一定看到了重新下注的机会，但刚刚说的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懊恼——几年前，是他与辽人谈判达成的协议！

范纯仁又有点的不快的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陈元凤从河北路寄来了一封奏折，在奏折中，陈元凤表达了他对国家内外之事的一些看法，并提出改革之法。他对益州之事耿耿于怀，再次力陈当年的“熙宁归化”不可因为失败而全面否定，宣称当年的失败只是因为时机与策略的失误，并再陈进取之策。他还公然指责司马光与石越耗费国力构建大名府防线，是“不思进取”毫无用处，建议加强对河朔禁军的训练，积极谋划规复幽蓟之策，以图“万世之利”。此外，他还措辞强烈的批评现今的食盐政策让国家流失了大量的收入，而利益全被商人垄断，要求恢复禁榷，以筹措更多的军费……

但那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陈元凤提出的变科举之法以革吏治。

陈元凤在奏折中献策，变革现今的科举之法，部分恢复唐代的办法。即在考中进士之后，进士们还要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才能真正做官。而吏部的考试，则要考法律条文、钱粮支用之法、公文格式等等，使这些进士们不至于到了地方州县后，一无所知，空有报国为民之心，却经常被胥吏所欺。另一方面，他还建言在各路举行“路试”，这种“路试”，只考法律条文、钱粮、公文格式等庶政之法，通过这类考试的读书人，即委派回本州本县，担任胥吏。陈元凤认为，只要继续执行熙宁之法，进一步提高胥吏的俸禄，那么就可以吸引大批的读书人加入，从而既解决了许多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能提高胥吏之素质，是国家大治之良策。

并且，按大宋现行之规定，胥吏虽然积功累劳，也有机会升迁到主簿，甚至是县令，但实际上却是万中无一能有此幸运。因一无升迁之望，二无优厚俸禄，胥吏欺上瞒下，贪污虐民，也是情理之中。但陈元

凤认为，若推行他所献之策，则读书人做胥吏，不仅本身更有节操，而且因为还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进士的机会，也就是实际上打通了官、吏这两个阶层间流通之关节。会有不少读书人将此当成暂时谋身之法，而当他们真的考上进士后，也是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深知下层情弊的能吏。

但陈元凤的这份奏折，被司马光断然拒绝。

司马光坚持官与吏是清浊两流，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指责这是将士大夫与胥吏们混为一谈，“大乱国体”，他们并且宣称这个献策，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改革是不是能取得成效不好说，但是若用此策，则各路增加考试、增加胥吏的俸禄，单就这两样，国库就又要支出一大笔钱财，因而不肯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这个建议之所以被拒绝，除了这些原因，还因为陈元凤所献之策，乃是“王安石遗法”。

这实际上是当年王安石致力于改革胥吏把持县政的继续。

若论此政策本身，范纯仁是赞同的；石越虽然态度微妙，但是范纯仁知道他也是支持一试的。

但是，二人也深知此事在朝中反对的声浪会有多大。已经中了进士，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愿意和声名狼藉的胥吏们沾惹上任何牵连的。只要一想到将来会出现一大批胥吏出身的士大夫，他们便已经恨不能能把陈元凤活吃了。

而这些“士大夫”们，至少太皇太后坚信，他们才是大宋朝长治久安的根基，因此这份奏折最终被束之高阁，太皇太后反而下旨将陈元凤训斥了一通，要他安分守己。

然而，范纯仁知道小皇帝却对陈元凤的这份奏折公开表示过欣赏之意。那就是在他主持经筵之时，那天讲的是汉朝吏治，小皇帝似乎知道陈元凤与他往来甚密，因此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询问他的看法。

当时太皇太后、所有的宰执、翰林学士都在场，范纯仁被小皇帝问得汗流浹背，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但他当时，分明看到了小皇帝眼中的不满意。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神中的欣喜、许将的得意、还有章惇的异样……

也许真是冰冻三尺！

范纯仁转过头来，看到石越正在望着他。他不打算告诉石越他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年来，两人在政事堂内合作无间，互相欣赏、敬重、体谅，也互相影响着。但也是正因为如此，范纯仁在石越那里学会了妥协与保留。

君子爱人以德。如果石越身边真有形成一种朋党，对石越来说，可未见得是好事。身处朋党之中，哪怕你是被他们奉为首领，但有时候，你是会被这朋党裹胁着，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的。而且，朋党的势力越大，就越是祸害。

范纯仁自己就努力的与所谓的“旧党”们保持着距离，只是秉承自己的理念来做事。他觉得，如果章惇真的与石越分道扬镳，对石越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让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让思绪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子明相公，若是君实相公判断失误，辽人真的南下，你以为我们付得起这个代价么？”不管怎么说，范纯仁还是有些担心的。

石越知道他的心意，沉吟了一会，道：“也许我们得做好辽人已经攻到大名府的准备。”

“啊？”范纯仁吃了一惊。

石越知道范纯仁于此不太熟悉，又解释道：“范公，河北防线，要防的地方太多，而有险可守的地方太少，因此就必须屯集更多的兵力方能形成有效防御。而最糟的是，大部分所谓‘关隘’，竟然是辽军可以设法绕过的。除非我们处处布置重兵，否则总有兵力薄弱之处，但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因此，除非辽军蠢得见城就攻，逢寨必战，否则，就算辽军一动我们就得到消息，并且马上下令征调西军，西军还要安排防务，还要进行必要的行军前的准备，等他们赶来支援，最快也要两个月，若有意外，花上三个月也有可能。那时辽军多半是攻到大名府了。”

“那河朔禁军？”

“河朔禁军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既定策略。临战变阵，兵家大忌。因此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石越其实只是不信任河朔禁军的野战能力，害怕久疏战阵的河朔禁军碰上辽军崩溃，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但他却不便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到时候能依靠的，只有前线州县驻军将领的才具，还有驻扎在汴京附近的禁军。但是……”

石越的“但是”后面是什么，范纯仁心里也是知道的。要调动拱卫汴京安全的禁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用询问的语气问道：“若是现在开始准备……”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安排西北防御，令将要抽调的西军、蕃军预作准备，吩咐沿途诸路做好供应军粮之准备，一旦有事，西军就能迅速驰援。”石越迅速的说完，停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甚至，辽人知道我们有备，也许就会打消南犯的主意。”

那可未必是好事。范纯仁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若是劳师动众，而辽人却不来了，到时候谁来承担这政治后果？毕竟，谁也不能证明辽人原本是准备南下的。

他看了一眼石越，突然想到，石越不肯在这件事上过于坚持，而是希望能够说服司马光，是不是也是因为知道这个后果呢？

反对司马光，最后还注定会被证明司马光才是对的。就算是石越，也不会愿意做这种大损威信的事吧？

“此事朝会还会再议。”范纯仁决定再去找一次司马光，但他也不必向石越承诺什么，“但我以为朴彦成的意见送回来之前，不会有结论。在此之前，只能是责成职方馆多刺探点有用的情报。”

[1]. 宋时称宰相之子为东阁。

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及其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逝，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的小报纸上开始，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很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

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用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是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1]

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两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小报，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谋个生业。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它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于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节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侯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预感，并且可以有效地减少卢之翰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由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必要的伎俩，根据卢之翰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动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价，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议者之尽也”。

连卢之翰、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便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

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备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预进来，接过《天下纸》未完的争论。

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

而这次的裂缝，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

更加头疼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觉察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受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

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

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

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份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宋辽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因此，这两份报告不仅说服不了司马光，而且会让他更加乐观。石越知道他的习惯，司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彦成的判断的，职方馆的报告，他向来只做为一种参考。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时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琉璜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琉璜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侯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琉璜开采又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琉璜之后，日本的琉璜价

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琉璃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经历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得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但石越并不想用那个办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想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

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但是，既然依靠范纯仁来说服司马光已经失败，朴彦成的奏折也没带来什么帮助，那么，石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辽人南下，而什么也不做。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

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

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她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她。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她狄家，但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得做罢。除此以外，清河的哥哥赵仲佺于绍圣四年封建于岐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侯，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侯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邲国也分配到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岐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佺带到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岐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岐国。又因传言岐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岐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佺，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岐城。

若以立国形势而言，南海诸侯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佺来得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佺没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与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机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结果除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瞄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乃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使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密院回来，便只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一——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里读了一会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侵的。对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得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更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

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里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堆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来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份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得更好。如这些名帖，既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侯杨士芳与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放在这显眼之处，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八九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候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座落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正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阿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死后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经历很多苦楚，对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惟独只与唐康说得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却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她们与阿沅这等待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得一句话，都似乎是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有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其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

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酒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候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距离，把人隔得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象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静坐，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持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有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静座位。他也不挑拣，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道：“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往来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之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在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得多，他与范翔亲近得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着，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操曹操到了。”

“嗯？”唐康一惊，不觉道：“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烈武，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说道：“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1]. 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

右。

若不是在这杭州正店巧遇，唐康差点把潘照临给忘了。

自绍圣以来，潘照临便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便是唐康，也只能偶尔见着。当年石府的三大幕僚，司马梦求早已入仕，如今贵为云阳侯、兵部侍郎；陈良终究还是不愿意做官，石越便荐他去了西湖学院，做了教书先生，据说南海有好几个诸侯想请他去做相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连潘照临也离开了石府，虽然偶尔在汴京出现，但轻易难以见着。

唐康知道这是石越的避嫌之策，绍圣以后，他权位更高，养一些平庸的幕僚也就罢了，但潘、陈二人，在石府多年，名声在外，养着这样名声过盛的英材，那不仅仅会有国家大事决于私家的讥讽，而且还会招来更加严厉的猜忌与攻击。司马光就几次当面建议石越举荐府中人材出仕，为国家效力。甚至连太皇太后都当殿询问二人的才具，要赐二人进士出身。石越没法拒绝，只得遣散潘、陈二人，府中只留了几个替他写奏折、整理文书的寻常幕僚。又因二人不肯出仕，为了表示无异志，更只能让二人离汴京远远的，这才让陈良去了杭州，潘照临则游历天下，一年之中难得有几天会在汴京出现。

唐康再也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遇着潘照临。这如何能不叫他喜出望外？待潘照临与范翔落了座，店里的茶酒博士还在上茶温酒，唐康便已迫不及待的向潘照临行了弟子礼，惊得店中的小厮目瞪口呆的望着潘照临。

唐康却也不理他们，亦无避嫌之意，礼毕落座，便问道：“先生，几时回的京？”

“昨日方到。”潘照临笑咪咪的喝了一口酒，“路上听说王介甫故了，可叹，可叹。”他口里说着可叹，神情语气中却殊无半分“可叹”之意。

范翔闻言，也叹道：“是啊，宝元、庆历的进士，如今也快凋零得差不多了。”

唐康听得一愣，他知道王安石是庆历年间的进士，司马光却是宝元年间的进士，范翔这句话，似是另有深意。但他此时也无心细究其中含义，又问道：“那先生见过家兄了么？家兄念叨先生好久了。”

“相公事繁，我过些日子再去。”潘照临捻须笑道，唐康这才发觉，这位石府的第一谋主，如今也是须发花白了。

他看见这时店里的小厮全都退了出去，因知道范翔是自己人，也不用避讳，便道：“先生还是尽快去见见家兄。”

“唔？”潘照临也有些讶然，望着唐康：“出何事了么？”

“倒也没甚大事。不过……”唐康当下便将他出使辽国回来后发生的事，拣着重要的，对潘照临又说了一遍。“先生，我本来是一筹莫展，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若先生去与家兄说，家兄素来信任先生，必能柳暗花明。”

他一面说，一面留心察看二人神色，见范翔神情中颇有惊诧之色，便知他此前并不知道其中内情。但再看潘照临，却一直是眯着眼睛，连一点吃惊的意思都没有，他心下生疑，不觉又问道：“先生莫不早知道

了？”

他这么一问，潘照临不由笑了起来，“康时真当我是神仙么？”

唐康想想，也不由笑道：“先生谋略，亦近乎神仙了。”

“那到底还不是。”潘照临轻轻啜了口酒，又笑道：“康时，此事与相公再多说亦是无用。”

“为何？”唐康一怔，没想到潘照临会断然拒绝。

“相公有相公的想法。”潘照临望着唐康，道：“况且此事，其实也用不着康时来操心。”

唐康脸一红，“只是此事关系太大，让先生见笑了，我想起此事，实是睡不安寝。”

“潘先生，国家兴废存亡之事，在下也以为不能以位卑而置之度外。”范翔也在一旁说道，“康时这份胆量担当，令人钦佩。若是我，扪心自问，便绝无胆子在太皇太后面前下此断语，便凭着这一点，先生也不能不帮康时想个法子。”

“办法有的是。”潘照临瞥了瞥范翔，又瞥了瞥唐康，突然笑了起来。

唐康一听，顾不得许多，忙不及的抱拳道：“还望先生赐教。”

潘照临撇了撇嘴，嘿嘿笑了两声，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告诉了你好去拆相公的台？”

“先生言重了。”唐康摇摇头，认真的说道：“我以为家兄心里必

定也是愿意能事先有所防备的，只不过君实相公太执拗。”

“是么？”潘照临反问了一句，却忽然换了话题，转头对范翔道：“我听说皇上还亲临了宝相寺吊奠王介甫？仲麟，此事当真么？”

“千真万确。”范翔忙回道，“这几日大伙都在私下议论，只怕待到皇上亲政，是真个要‘绍圣’了。”

唐康一面琢磨着潘照临所说的办法会是什么，一面冷笑道：“真‘绍圣’才好，如今看来，新党竟比这些乌烟瘴气的旧党要强上百倍。以前都说新党是小人，如今看来，旧党大半也不过是伪君子。”

“唔？”

唐康知道这是潘照临等他继续解释，又道：“先生这几年少在汴京，故有所不知，此事仲麟当是知道的。去年二月，李敦敏与张商英各上了份言事札子，分别请求朝廷改革税制与官员致仕之法。李敦敏札子上说，如今天下，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户人家有万亩良田，一户人家不过十亩薄地，同样都十五税一，看似公平，实则是天下之大不公，况且富豪之家，还占有种种特权，想方设法不纳税，将税赋转嫁于中户。中产之家贫弱，乃是本朝之不如汉唐者。故此他建议朝廷变更税制：凡农户，家有产千亩以上，十者税三，不得以官户免税，以削势家而实朝廷；商户亦同之，家财钜万的豪商亦不得与街边贩夫走卒同税，凡每年纳商税过千缗者，每千缗可再增二百缗之税。”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而张商英的札子说的则是官员致仕之法，以往官员致仕，官卑者朝廷一文钱也不给，官高者则令提举宫观，小官俸禄不高，致仕之后，若为官时清廉不贪，则往往陷于清贫，是以

凡做官之人，总要想方设法，在当官时借用免税之特权先置办田产，国家兼并之家，十之八九由此而来。而官高者，未致仕时已有厚禄，致仕之后，除了提举宫观有俸钱，最为得利者，还是宫观所附之田地收入，全归私人所有。因有些宫观田地多达数万亩，故此许多官员，为了提举某处宫观，往往争得头破血流。而更有甚者，便是不断侵吞这宫观的田产，用种种方法，变为私产。故此张商英建议朝廷，革新致仕之法。官员依品秩之不同，定致仕禄格，致仕之后，仍领俸禄，而不再提举宫观，同时彻底取消一切官户免税之特权。如此，则可荡清当今兼并之弊。”

唐康激动的说完，望着潘照临，道：“平心而论，先生，这李、张二人之策，是不是正好切中时弊？是不是足为万世之法？尤其是李敦敏所论，实为天下之至公！五口之家，十亩薄田，不过糊口而已；势家豪强，良田万顷，锦衣玉食——这二者皆十五税一，如何能不使贫者更贫，富者更富？！”

唐康越说越怒，浑然忘记他唐家其实既是大宋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豪商，正是他口中的“势家豪强”。

“可就是这两份札子，竟被旧党的君子们攻击得体无完肤！说李敦敏是不知世务，加势家之税，只会令税赋转嫁于客户与佃农身上，令其田租更重，结果必致天下大乱；说张商英只会增加朝廷财政之负担，令冗费更多。结果，他二人倒成了兴事言利的小人！李敦敏若非家兄力保，又有范纯仁为他说话，连这个太府寺丞都要做不成。他还算幸运，总算是因为人微言轻，保住了。张商英得罪的人太多了，他官位又高，群情汹汹，竟是容他不得。太皇太后为示无他意，明升实降，把他远远的赶到广南西路做了转运使，这才算是息事宁人。”

“这些个君子，平日里高自标榜，满口仁义道德，可一碰上孔方兄，立即便把孔夫子给丢到了九霄云外。亏得他们还能振振有辞——自古以来，天下事一利生必有一弊生，无非是权衡利弊而行，若只要有弊便不能兴利，那还有什么可做？我死也不信，行了李敦敏之策，天下竟然会大乱；用了张商英的法子，国库便真能有什么损失——张商英算得明明白白，仅仅取消官户免税特权带来的税收，便足以支付官员致仕之费用，他们却全当没看见。便是那些洁身自好的真君子，到了这时候，不是讲什么师友之义，就是大谈什么黄老之术，什么君子不言利……总之他们自己虽然的确算是品行无亏，可要他们主持公义，倒戈相向，那是十无一二，不是和稀泥，就是装哑巴。”

“先生，我算是看得明白了。”唐康又异常刻薄的说道：“君子是不言利，因为他们早已把利锁在自家箱子里了。”

他这一句话，说得潘照临与范翔都笑了起来。

范翔也笑道：“康时说得极对。这天下熙熙攘攘，不过是利来利往，不肯言利，多半倒是因为言利对自己不利。”

唐康一时也觉得自己太激愤了，也笑道：“便是仲麟所说了。因此故，我是以为，皇上亲政后，绍圣就绍圣，重用新党也好过……”他说到这里，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顿时明白了潘照临为何突然转变话题。

他抬眼去看潘照临，却见潘照临正笑咪咪望着自己。唐康也不由一笑，会意的点了点头。

三人一直谈到华灯初上，才终于离开杭州正店。唐康本欲亲自送潘照临回他寄居的道观，却被潘照临婉拒了。他知道潘照临寄居的道观便在这熙宁藩坊附近，兼之心中有事，因此也不坚持，当下辞了二人，便

策马离去。

潘照临与范翔站在杭州正店门外，一直到目送着唐康远去，范翔才笑道：“先生以为唐康时果真明白了么？”

“唐康时是个聪明人。”潘照临冷冷的瞥了范翔一眼，“聪明少恩。”

“但是眼下，蔡元长远在京东路做他的转运使，除了他之外，我们这些所谓的‘石党’，也只有唐康时出马才能做到既不公然违逆石相，又能迫使司马君实备战……也幸好先生回来了。”

范翔笑了笑，又说道：“但愿他能说服阳信侯——我们实是厌倦了党争，王介甫一死，新党已是难以预料，若再与旧党交恶，成败姑且置之不论，朝廷上上下下，肯定是要乱成一团的。就算石相能得掌大权，也不过是个熙宁初年的王安石，政令一出两府，便四处受到抵制，然后又清洗异己，令投机钻营者有隙可乘。若是掌握不了大权，后果更不堪设想……”

“便不提这些，单是想想要在与旧党交恶的情况下与辽人交战……”范翔不由得摇了摇头，“总之无论如何，此时与旧党交恶，绝非上策。”

“是么？如此你们便可以冠冕堂皇的毁掉田烈武，挑拨皇帝与司马君实矛盾激化？”潘照临嘿嘿冷笑了两声：“你放心，休说田烈武不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便算是他知道，以他的性子，也照样会跳下去的。”

范翔的脸刷的就红了，一时默然。

潘照临却不想就此放过他，又讥讽道：“不过你们也要小心些，莫叫你们的石相公知道了，他若知道，只怕不会体恤你们的这份苦心！”

当天晚上，阳信侯府。

七叶树边的凉亭内外，都挂满了灯笼，将整个校场都照映得有如白昼。因为天气太冷，田烈武吩咐下人在凉亭四周生起火炉，却被唐康谢绝了，下人只得远远的在别处温了酒菜送过来，但是用不了多久，酒菜便马上又凉了。这么冷的晚上，在这样空旷的户外，喝着冷酒，吃着冷菜，可实在谈不上什么享受。但唐康却丝毫不以为意，大口大口的喝着酒，喝得兴起，干脆让下人把酒杯撤了，换上大碗。

事先也没有人来递札子，也没有下人来知会一声，大晚上的就这样突然的闯来。然后又不肯好好的呆在屋中，偏要拉着田烈武到这凉亭中来喝酒……唐康今日的举动，处处透着古怪。而且，田烈武也能看得出唐康心事重重、忧心忡忡。

这些，几乎都写在了他脸上。

“康时……”

田烈武才一开口，便被唐康把话给岔开了：“田大哥，赵将军的书信，童贯给你送过来么？”

“已送来了。”

“那便好。”唐康端起碗来，一口干了，又给田烈武与自己分别满

上，方又说道：“我这回在雄州，也见着赵将军了。可惜未能多叙，他甚是惦念大哥。柴贵友说，赵将军很会带兵，不过他那个副都指挥使是河朔禁军的人，掣肘甚多。护营虞候又是个权贵之后，除了死背军法，半点不知变通……哎！大哥，我这次是对不住你……”

田烈武听唐康说着赵隆，念起当年与赵隆的袍泽之谊，心里正暖洋洋的，忽然听到唐康最后这一句，不由一愣：“康时，此话怎讲？”

唐康避开田烈武的眼神，自己给自己又灌了一口酒，苦笑着摇头。

田烈武越发觉得不对劲，半晌，才试探着问道：“莫非是赵隆兄弟犯了什么事？”

“赵将军能犯什么事？”唐康涩声笑道，“大哥想岔了。”

“那……”

“是我好心办了错事。”唐康一碗一碗的喝着酒，眼神已经开始迷离了，“不瞒大哥，当初是我设法将赵将军调到雄州的……”

田烈武不由笑了起来，“这算什么错事？他该谢你才是。”

“谢我？哈哈……哈哈……”唐康突然大笑起来，“谢我什么？谢我把他推上鬼门关？”

“康时，这是什么意思？”田烈武见着唐康痛苦的神情，心里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

“大哥！”唐康又痛又悔的涩声喊了一声，眼中已是噙着泪花，“我当初设法调赵将军去雄州，全是一片公心，并无私情。可是，

绝没想到会有今日……当年我们在渭南也算是祸福与共，若知今日，我再怎样也不会将赵将军调去雄州！”

田烈武几乎已经猜到唐康为何如此悔恨，但仍然勉强笑道：“你说的，倒象雄州是什么……”

“没错，雄州如今便已经是鬼门关！”

“你是说？！”田烈武已经明白过来了。

“我说的便是这事，契丹不日便将南犯！”唐康猛的又喝了一口酒。

“这又有何惧？”田烈武不由得笑了起来，“既然已知契丹要南犯，两府的相公自然有处分。我既有备，惧他何来？赵隆兄弟乃是武人，如今能与契丹打仗，他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康时你却想得太多了。”

“大哥……”唐康抬头望着田烈武，一脸的苦涩，“大哥深知我唐康为人——若是如此，我又怎会效小儿女态？大丈夫忠君保国，纵战死沙场，亦是求之不得之事！赵将军纵然在雄州死国，我唐康自会去忠烈祠给他烧香拜祭，犯得着来大哥这唉声叹气，没的辱没了赵将军？！”

唐康慨然说了前面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却忽然又重重叹了口气，沉声道：“只是如今之事，却并非如大哥所想！大哥可知——雄州如今几成朝廷弃卒，赵将军，赵将军……”

“这……这是如何说？”田烈武一时竟是惊住了。

“我这几日，实是无脸来见大哥！我此番使辽，实敢以性命担保，

契丹南犯之意已定，故此才不顾一身荣辱，冒死在太皇太后面前下此断语。只是我终究是人微言轻……”

“难道两府的相公们不信你？”

唐康苦笑摇头，默默的望着田烈武，算是默认了。

“连子明相公也不信你么？”田烈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唐康摇摇头，“是君实相公不以为然。如今朝中之事，大哥是知道的，太皇太后对君实相公言听计从，是君实相公认定我所言虚妄，旁人说什么亦是无用！”

他说着，又苦笑了两声，道：“其实他信不信我，原本没甚打紧。我唐康做事，只求问心无愧。只是，北虏即将南犯，朝廷一点准备也不做，如今朝廷又将河朔禁军重兵结于大名府防线，北面军州，兵力空虚分散，又是互不统属，各自为战。战事一起，又有谁能自全？我不仅是陷赵将军于死地，更愧对河北一路百姓！”

“康时……”田烈武的声音也沉重起来，“莫要自责过重，再如何说，此事也并非你的责任。”

“我自责又有何用？若我自责有用，我便是自责死了，也心甘情愿！可是……大哥，赵将军统率着三千不堪一战的河朔禁兵，还有个处处掣肘的副将，面对的是十万虎狼之师，若朝廷不事先令沿边军州有所准备，便凭我自责，便可救得了他？！大名府以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百姓，朝廷先是开门揖盗，如今又是掩耳盗铃，便凭着我自责几句，又可救得他们不受契丹残害？！”

田烈武顿时也沉默了。他望着唐康痛苦的眼神，脑子里想起的，是

当年石越在环州和他说过的话。

“军队之责任，是保护百姓。”

“无论是杀敌攻城，还是守御边境，归根结底，都必须是为了保护百姓。”

“惟有爱民护民之将领，方能称为具有‘仁德’的将领。”

石越的话，一句句在他耳边响起，恍如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一般。

赵隆还罢了，田烈武虽然与他袍泽情深，但是他毕竟是武人，食朝廷俸禄，忠君死国，乃是本份，无论是何种处境，也不应该有所抱怨。

但是河北一路百姓又有何罪？！

他沉默了很久，才终于问道：“康时，你又是如何能断定契丹定然会南犯？”

唐康望了田烈武一眼，但马上又避开了他的眼神。

听到田烈武这句话，他已经可以断定，今晚他与田烈武所说的，全都会被转到皇帝的耳里。为了以防万一，他还会贿赂几个内侍，让皇帝知道他与田烈武今晚会面了，谈了关于契丹即将南犯之事。如此一来，即使万一田烈武没说，皇帝也会主动询问，田烈武自然会将这其中的利害，剖析给皇帝听。更不用说，旁边还会有个添油加醋的杨士芳……

至于皇帝听了以后，是继续忍气吞声，还是能如他去宝相寺吊祭王安石一样，公然的有所主张，这就不是唐康所能肯定的了。

但至少，他知道，潘照临也已经很清楚的暗示，小皇帝已经不那么

甘心做个傀儡，他已经敢于在一些事情表达自己的态度。即使他的羽翼并未长成，但他看起来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翅高飞了！

就算他最终怯懦了，也没什么损失。唐康是绝对不会介意离间一下皇帝与司马光的关系的。更何况，这会在皇帝那里替他留一个好印象——皇帝会知道他今日的忧国忧民、奋不顾身，会知道他与司马光，甚至是与石越的不同。

虽然，唐康心里也很清楚，田烈武肯定会为此事付出代价。

然而，论及杀伐决断、野心勃勃，唐康其实是远胜于石越的。他受到潘照临的提点，便立即前来找田烈武，其间没有半点的犹豫。他并没有要求田烈武做任何事，也不曾鼓动、暗示他做任何事，他更不曾欺骗田烈武，田烈武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唐康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愧疚——他只是不曾彻底的坦诚相待，但这个世界上，他本就不会对任何人彻底坦诚。即便是对父亲、石越、兄弟、妻子……他也不可能彻底坦诚相待，他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他终究是有一些不忍的。

因为他也知道，田烈武的性格，已经决定了，他其实没有选择。

他心里也无法否认，虽然他对田烈武说的每一句话都大义凛然，并且都是实情，但是，这大义的名份之下，本质之下，依然是利用！

而田烈武，无论如何，也算是他的师友。

太平中兴十二年，二月十二日。

大辽，中京大定府，皇城武功殿。

萧岚站在辽主耶律濬榻下，欠着身子，毕恭毕敬的说道：“陛下，此事关系重大，只怕还是召集群臣商议一下妥当……”

但他话未说完，便被耶律濬挥手打断：“军国大事，出一二人之口，决一二人之手，学南朝那般又是廷议又是朝议，半年也商量不出甚结果。结果是你想做点什么，自己还没搞明白，敌国反倒全知道了。你管着通事局，难不成还嫌南朝职方馆的细作不够多么？”

“陛下英明。”

萧岚恨恨的瞥了旁边的耶律信一眼，仍然想尽一下最后的努力，委婉说道：“那至少召韩拖古烈来，他在南朝多年，熟知南朝虚实。”

“他一介书生，该问的时候，朕自然会问他。”耶律濬神色之间已有不耐，“南征之事，关系重大，南朝细作无孔不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朕便信得过你们两个，其余众人，待大军集结已定，朕祭天地、日神之时，自会知会他们知晓。”

萧岚在心里叹了口气，终于不再继续劝谏。

耶律濬也不再理他，转头问耶律信：“耶律信，你来说说，大军集结得如何了？”

“这……”萧岚大吃一惊，他虽然早有预感，但是完全没有想到，耶律信已经动手调集大军了！通事局、察访司这些酒囊饭袋！萧岚在心里骂了一声，又感觉到一阵沮丧泛了上来——他不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但马上，他心里又觉得纳闷。

违背大辽南伐的传统——九月进兵、十二月退兵——这倒是不必大惊小怪，反正这传统经常被打破。这个传统也只可能存在于早期，因为这完全是为了打草谷方便，契丹崛起很长一段时间内，军器粮草，都是由战士们自备的，粮草的补给，也只能依赖于打草谷。但这一百年来，虽然兵器仍然是自备，但是因为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庞大，按大辽的军制，哪怕仅仅出动六万骑兵，加上每名骑兵的两个家丁、三匹战马，实际兵员就有十八万人，战马超过十八万匹——依赖打草谷解决粮草补给，早就不现实。要知道大辽发动过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多不胜数，出动兵员数倍于此，虽然选在秋收时节出兵，对于打草谷补充粮草仍然很有意义，但要全部指望打草谷，那仗是不要打了，因为军队抢粮草保证不饿死将成为第一要务。因此，有过实战经验的萧岚，对此倒不会感到惊讶。

可是，自从太平中兴以来，大辽整顿军制，精锐的直隶中央的常备军只保留了五万骑御帐亲军^[1]与八万宫卫骑军。这御帐亲军平时分成五部，分番轮值，寸步不离皇帝本人；而八万宫卫骑军表面上是替历代辽帝守陵，实际上都有家属、奴隶，分别部署在水草丰美或土地肥沃之处，以从事畜牧、农耕——这只军队，曾被萧佑丹视为大辽赖以立国的根基，在执政期间痛加整顿，重新划定驻屯地界，清点人数，补足虚

额，平时让他们自给自足，除了派将领时时训练检阅外，再无任何赋役负担。如今，大辽无论是大小征伐，毫无疑问，都必须以宫卫骑军为主力，再辅以征召的部族军^[2]、汉军、属国军，一同组成大辽铁骑。

耶律信肯定调动不了御帐亲军，至于宫卫骑军，绝大部分驻扎在南京道与西京道，别说瞒过他萧岚，便是瞒过南朝职方馆也不容易。

那他调的是哪门子的军队？难不成，他还能不动声色的调集部族军？他如何做到的？在萧岚眼里，部族军虽然骑射精湛，却散漫不羁，除了本族头领，谁也管不了他们。

他狐疑的望着耶律信。

但耶律信却没有看他，只是面朝着皇帝，欠着身子，沉声道：“陛下，鸳鸯泊已经聚集了三万渤海步军，中京与上京的宫分军^[3]，也已经南下。只待三月陛下圣驾一动，各斡鲁朵军十日之内，可齐聚鸳鸯泊点兵，分道南下平、幽。西京、南京粮草多年积聚，亦足敷大军之用。陛下离开中京之时，便分道遣使，征发各部族、属国军，快则四月，晚则五月，便可与大军会合……”

“三月？”萧岚完全惊呆了，“三月……陛下，大军四月就要南下？！”

“不错。”耶律濬笑着点点头。

“陛下不待在鸳鸯泊会合所有军队，便要率大军先行南下？”

耶律濬笑道：“惟有如此才能打南朝一个措手不及。若等到诸道大举征发，大军尚未离境，宋人早就知道了。”

耶律信这时候才瞥了萧岚一眼，冷冷说道：“南朝那时候只怕还在争论我们会不会南下呢。”

“那又如何？”萧岚不客气的反问了一句，腾地跪了下去，“陛下，恕臣直言，便是能打宋人一个措手不及，也没什么用处。四月出兵，南朝稻麦未熟，难以因粮于敌。司马光与石越在大名府一带修筑坚城，屯聚重兵，恐非轻易可以攻破。战士自带粮草终究有限，到时我军困于坚城之下，粮道太长，难策万全，粮草一朝不济，大军恐将不战而溃！陛下三思，纵要出兵，亦请等到九月！”

“你说得不错。”耶律濬笑着望了萧岚一会，见他对自己的嘉许满脸的意外，不由得扑噗一声，笑出声来：“不过，谁说我们要去大名府？”

“啊？”

耶律濬朝耶律信呶呶嘴，笑道：“耶律信，你与他说吧。”

“是。”耶律信转身看了惊讶的萧岚一眼，说道：“这几年来，石越与司马光费尽心思，耗费国力，沿着大名府、邯郸一线，五里一堡，十里一寨，修筑了大量的城防，不少堡寨之内，装备着重七十斤至两三百斤不等的小火炮，而大名、邯郸这些大城，则更有两千斤以上的大火炮，石越将河朔禁军主力龟缩于那些城堡之后，打的主意，无非是想引诱我军长驱直入，以我之短，攻彼之长，将我军消耗于坚城利炮之下，他又在真定与河间府驻扎了两支马军，打的主意，是用这两支马军来袭扰我后路，断我粮道。”

“他这主意打得倒好。不过，说白了，这不过是石越破西夏的故伎。那些党项蛮夷有勇无谋，被石越挑拨几下，便举国而来，与宋军几

次大战于坚城之下，结果一国精锐损失殆尽，石越便趁此机会，大举反攻，西夏差点便亡国。但石越说到底，终究不过是一介书生，他以为在西夏得逞的，便也能在我大辽这里得逞。他知道我大辽每次南下，都是分道并进，会师于大名，便想守株待兔，在大名府等我们。”

“可惜的是，他想守株待兔，我们却让他刻舟求剑！这次我们不算去大名府。”耶律信用目光征询了皇帝的同意，转身走到一座画着宋辽两国地图的屏风前，手指沿着大名、邯郸划了一条线，“石越将河朔禁军集结于这里，又知道我们难以攻克真定、河间这样的名城，遂在此两城部署了数量不明的火炮，还驻扎了马军。他留给我们的，便是真定、河间、大名之间这大一片几乎无人防守的地区！”

“他既然如此盛情厚意相邀，我们如何能不领情呢？”耶律信讥讽道：“他不要这些百姓土地，我们便如他所愿，在这一大片宋境之内，好好收割一次。这次我们要改变战法，表面上，仍然分成东西两路。耶律冲仍旧出河东，目标不变，只要牵制宋军，能战则战，不能战至少要牵制河东宋军不能过太行东援。东路也依然分成三路，照旧从广信、雄州、霸州分道进兵。但这一次，出广信军这一路，只管抄掠保州、定州，使真定宋军不敢轻举妄动；取雄州的大军，则主要牵制河间宋军；出霸州那一路，干脆渡过黄河，直入沧州，在南朝京东路扰个鸡犬不宁。东线三路大军，凡遇城寨，可取则取，不可取则绕道而行。重要城池，则围而不攻。我们将大半个河北路，还有小半个京东路的财货子女，全部掠回国内，让他们一座座城池被长期围困，司马光与石越若还敢令宋军龟缩于大名府之后，不出一年，我担保他们的相位也要保不住。我们只需耐心等待，要么南朝老老实实再订城下之盟，要么他们就放弃大名府防线，离开坚城火炮之掩护，在平原之上，来与我铁骑野战。”

“这……这的确是妙策。”听着耶律信的分析，萧岚不得不承认，即便在军事上，他也低估了耶律信。“但既是如此，为何还要刻意隐瞒？最后决战之时，宋军精锐必然已经驰援。”

“出其不意，是为了尽可能攻克保州、定州、雄州这些沿边军州重镇。我们可以迅速切断这些重镇与外界之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座的孤城。也可以让石越与司马光误判，他们摸不着头脑时，多半会以为我们再会如以前一样南下，所以只会老老实实的在大名府等我们，而不会轻易向这些军州派出援军。等他们两个终于明白过来，这些地方大半已成大辽之国土。”

耶律濬也忍不住笑道：“不错，将来议和之时，我再将这些地方做个顺水人情，还给南朝。那时南朝主和之臣必然感恩戴德，宋人的怨恨，也会因为我归还这数州之地，而减轻许多。而且战后大半个河北残破如此，这个烂摊子，够他们收拾许多年。”

此时，萧岚知道皇帝已经完全被耶律信说服，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战争也许会带来胜利。但是，这样耗时长久的战争，可是大辽从未经历的。过去，他们总是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战争，这样才不会对国内造成大的损耗。他们确有大量的牛羊、粮草，但这样的战争，没有人知道会消耗掉多少年的积聚。但愿他们在南朝能尽可能多的找到吃的。但愿他们最终掠夺的东西，比消耗的要多。

“如此……”他决定问最后一个他所关心的问题：“陛下打算留谁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

“留下太子在南京，令萧禧辅佐他。”

“陛下圣明。”萧岚不由松了口气。他知道他现在必须表现得更加

积极一点了，他已经比耶律信落后。因此，他不能再被与韩拖古烈的约定而拖累了。

“陛下，既然决意南伐，臣以为若能联络李秉常，两国并力……”

“你说的朕已经想过了。”不待萧岚说完，耶律濬便打断了他，“去年朕就派了使者试探李秉常，他如今一心想要的是攻灭黑汗，他的那个甚么相国，天天在他面前说，就算恢复灵夏故地，到头来西夏也仍旧是要向我大辽与大宋称臣，说什么李秉常若想要建立一个可与我大辽、南朝真正鼎足而三的国家，惟一的出路，就是西向兼并大食。李秉常已经是被鬼迷了心窍，一直在这做这个春秋大梦呢。现在他的使者往来汴京，还求着南朝卖火炮给他们。朕也不打算真指望他们，真若与他联盟，朕还要担心李秉常向南朝泄秘……”

萧岚被辽主说得又羞又愧，满脸通红。

又听辽主说道：“你眼下只需管好通事局与察访司，看紧南朝职方馆的细作们，在南朝河北、河东、京东多布细作，盯好了国内的蛮夷，不要让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事来。”

“是。”

“朕听说南朝很会利用高丽人做细作，你也要学着点，高丽人，还有南海诸侯国人——那些诸侯的臣民中，多的是无赖之徒，只要有钱，便可以收买。即便两国交战了，这些人往来南朝，仍然极为方便……不过如今才说，事急抱佛脚，却似是晚了点……”

“陛下所言极是。”萧岚被辽主当着耶律信的面，说得几乎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这时连忙说道：“此事臣此前也略有部署。”

“那便好。”耶律濬望了萧岚一眼，“但凡用兵诸事，你虽带过兵，打过仗，但仍要多听耶律信的，留心学习。”

“是。”萧岚红着脸答应了，心里却已是恨不能一箭结果了耶律信。他知道这是大战之前，皇帝要确立耶律信的绝对权威，但是，这并不会令他好受一点，为何皇帝选中的那个主帅不是他萧岚？

五天后。

大宋，绍圣七年二月十七日，迎阳门幄殿。

赵煦坐在御座上，隔着珠帘，听着帘外两府宰执们的奏事，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瞥一瞥坐在南边御座上的太皇太后。

这已经是他的宰执们第四次在这里讨论辽国的动向了。

难得的是，这一次，左丞相司马光也在场——虽然他已经老态龙钟，考虑到他的身体，太皇太后不得不给他赐座。而为了顾及他的面子，避免让他觉得这是在暗示他应该致仕了，太皇太后又不得不同时也给另一位丞相石越与枢密使韩维赐座。

而石越居然只是象征性的拒绝了一下，就公然坐下了！韩维虽然开始坚持不肯接受，但看到司马光与石越都接受了，最终也坐了下来。

这让赵煦感到一丝不快。

仪式上的任何改变，都意义重大，绝不能因为这是特例而掉以轻心。他可无意恢复三公坐而论道的古制，但如果太皇太后让石越、韩维

坐下了，说不定以后他就很难让他们再站起来。

但这件事他无能为力，也不是他所最关心的。

此刻，他正全神贯注的听着韩维慢里斯条的向太皇太后介绍着辽国的最新情报。

“……昨日密院收到雄州与辽国使馆送来文书，称辽国将用兵阻卜，征讨叛乱部落，是以这数月之内，会有屯兵调动。依两国盟约，辽人已知会雄州，并令使馆送来国书解释……”

“如此说来，那前日职方馆所呈辽人异常调集大军之事，并非是针对我朝？”

他看见韩维微微欠了欠身，缓缓回道：“回太皇太后，臣以为，既然辽人这么说，他姑妄言之，我们便姑且信之，若是仓皇失措、草木皆兵，不仅是自乱阵脚，遗笑天下，而且也不利于两国互信。本朝以信义待天下，终不能因小失大。辽人若背信弃义，朝廷亦无惧于他，只令他自取其辱。不过……辽人终究是蛮夷，狡诈无信，两国虽有盟约，但朝廷既然怀疑其心怀不轨，也不能掉以轻心，故两府已经商议过，令雄州广布哨探，侦察辽人动静。外示无事，暗则每日一报，若是朝廷两日接不到雄州的平安文书，便可早做准备。如此，可策万全。”

“唔。”赵煦感觉到高太后点了点头，又听她问道：“两位丞相以为如何？”

“臣以为甚妥。”

左丞相司马光立即欠身表示赞成，右丞相石越似是迟疑了一下，但最终也认可了，“臣亦以为此策十分妥当。”

赵煦隔着珠帘，远远的望着这三人脸上的表情，他们肯定是事先就商议好了的！

他记得桑先生和他说过，祖宗之法，是异论相搅，因此朝廷当中，有朋党是正常的，并不意味着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政见不同，便各成派别，这是自唐朝以来便无法改变的。为君主者，想彻底除去朋党，乃是不可能之事。倒不如因势利导，这于巩固君权亦有好处——朝野士大夫若分几个党派，那便轻易出不了权臣，君主亦不容易被欺瞒。做皇帝的，只需要选择他最认可的一党重用，留着不那么认可的党派来加以制衡，那便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材。

桑先生为此还进过一篇《朋党论》，指出这才是祖宗“异论相搅”之术的精髓。

可如今倒好，两府遇事，不论大小，都事先商议妥当了，才来禀告太皇太后和他这个皇帝，这可真是成了“垂拱而治”了！

他的目光越过马、石、韩三人，望向站在他们后面的其他的宰执，那些个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都持笏低头，看不清有什么表情。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参政、枢副，虽然名义上只是副相，但他们实际地位是与宰相、枢密使相差无几的！强硬的参政，甚至可以架空宰相，主导朝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随时都有机会将宰相赶下台，取而代之。

可如今却不行了，因为他们前面的这三位，都是遗诏辅政大臣！

他们的地位稳固无比，于是参政、枢副，就没有人敢再轻易妄动。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取而代之，反而可能被赶出朝廷。

这可不是什么好迹象！

“既然如此……”赵煦心里闪过这些念头，耳边听见太皇太后似乎是准备结束这次廷议了。

他们打算就这样算了！

“慢！”他不及多想，便脱口而出，打断了太皇太后。

顿时，他看到一张张惊诧的面孔，连那些一直低着头表示谦恭的参政、枢副们，都惊讶的抬起头来。

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转过头望向太皇太后：“娘娘，朕想问几个问题。”

他看见太皇太后慢慢的点了点头，“官家想问什么便问罢。”

“是。”他坐正了身子，感觉自己手心全是汗水。这可是他自登基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参预政务！他隔着珠帘，看见帘外的宰执们，惊诧以外，有好几个人竟然显得有点兴奋，他们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情绪。

“方才诸公说，若辽人背信弃义，只是自取其辱。”赵煦一面在脑子里回想着田烈武对他说的情况，一面尽量的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可朕却听说，朝廷重兵，集结于大名府防线。河北沿边诸镇，兵力分散而薄弱，如雄州之兵，便不满三千，且互无统属，实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朕想问问诸公，倘若辽人果真南犯，仅凭雄州的每日一报，朝廷能否有足够的时间应对，保护大名以北的黎庶免遭契丹劫掠杀

戮？”

他的话还没说完，司马光等人的脸色就变了。

“陛下，这是不得以必须要冒的险。”这次开口回答皇帝的，是左丞相司马光。“实则辽人南犯之可能，微乎其微。”

但司马光的话音刚落，赵煦就看见兵部尚书章惇大步出列，高声
道：“这却未必！”

这让赵煦也微微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指望枢密副使许将、或者是另一位年轻的辅政大臣韩忠彦站出来声援他，甚至他做好了心理准备，亲自继续质问司马光。但他没有想到，第一个出头的人，竟然会是章惇！不是他奉承司马光与石越之意签署了与辽人的盟约么？在他的印象中，章惇是石越推荐，司马光认可的兵相，上次在宝相寺，他还看见他和石越、范纯仁在一起……

也许，的确应该重新审视他的这些宰执们。待他亲政以后，他是无法罢掉所有的宰执另起灶炉的。官僚系统有它自己的伦理，即使是看起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也无法挑战。在他亲政之初，他总是必须依赖这些人中的某几个人。

这一瞬间，他就决定将章惇放进另一个名册里。有野心，意味着肯进取。这不算缺点。

他试着让自己的声音中，不要有太明显的赞许。

“章参政？”

“太皇太后，陛下！君实丞相所言，臣不敢苟同。臣以为这一次，

辽人南犯之可能，远过于往昔！”

“哦？章卿为何如此判断？”

“太皇太后，陛下！并非只有臣一人如此判断。”章惇有意无意看了石越一眼，方又继续说道：“恕臣无礼，臣敢问陛下，若是李秉常励精图治，有朝一日强大起来，东向用兵，再次夺回灵夏之地，陛下将待如何？”

“先帝基业，岂容堕于朕手？倘若如此，朕当卧薪尝胆，不光复灵夏，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章惇猛的抬首，隔帘迎视着皇帝的目光，“陛下所想，便是耶律濬今日之志！”

“太皇太后、陛下！辽主耶律濬亦可称契丹中兴雄主，辽国向来自负为天下第一强国。然熙宁以来，辽国内乱，耶律濬为图中兴，又做过多少委曲求全之事？！”

“绍圣之初，朝廷内忧外患，不得以与契丹更立新约，朝野多少人引以为耻？可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耶律濬稍平心中之气。然如今朝廷既要终止前约，则绍圣初年朝野之心态，便正是今日契丹君臣之心态！”

“如今两强并立，契丹必欲凌我之上，而要我中夏久厄于夷狄，亦大悖天理人情！故此，两国之间，孰强孰弱，此后几十年间要如何相处，绝非使节辩士可以解决。”

“太皇太后，陛下！两国之势如此，若耶律濬咄咄逼人，两国或还可暂时免于兵戈相见，但他突然间大反常态，凡事皆谅解容忍，无缘无故示好于我，这乃是大悖于人情之事。其所谋者大，不问可知！”

章惇慨声说完，环视殿中诸人，又洪声说道：“故臣以为，休说此番契丹南犯，势在必行。便是他们不来犯境，也是今日不来，明日必来；明日不来，后日必来！朝廷和辽之策，到时候检讨了！”

“澶渊之盟以后的两朝百年通好之格局，实际上是用战争确定的！如今到了用战争确定今后一百年两朝地位的时候，朝廷绝不可在此时避战讳战！大宋元气已经恢复，既然总是要打仗，与其在河北路打，不如在山前山后^[1]打！”

说得好！赵煦方在心里大赞了一声，但他还没来得及发表任何意见，几乎便在章惇的话音刚落，便听到司马光冷冷的哼了一声：“荒唐！”

便见司马光颤微微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欠身说道：“太皇太后，皇上！臣以为章惇所言，甚是虚妄。”

赵煦不由得脱口问道：“为何？朕觉得并非全无道理呀？”

“那是因为皇上还年轻。”司马光毫不留情的回道，“章惇所言，全无任何实据，都是他自己之揣测。陛下，国家大事，朝堂之上，随便一个决策，便可能牵涉到万千人之命运，岂能将决策建立于揣测之上？”

他说到这里，忽然转过头，看了一眼石越，道：“子明，你也常说，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凡涉军国机务，朝廷任何决策，都须要收集充分之情报，如此才能摒弃私人偏见，免受个人好恶之左右，做出正确之决定。对吧？”

石越没想到司马光突然问到自己头上，今日之事，可以说完全出乎

他的意料，但这话是抵赖不得的，只得连忙起身，狼狈应道：“正是。”

司马光点点头，转头望着帘后的皇帝，道：“皇上，人人皆有好恶。若说契丹，亦是臣之所恶。但臣不敢因臣之所恶，便说什么大宋与契丹，必然要兵戈相见。生擒辽主，献俘阙下，亦是臣之所好。然臣亦不敢因臣之所好，便建言要北伐幽蓟，统一六合。”

“臣不敢因臣之好恶而行事，皇上虽为九五之尊，亦不能因一己之好恶而行事。为何？昔日隋炀帝以高丽不臣，而举国伐之，高丽未灭，杨氏宗庙社稷，遂归李唐。此正可为前车之鉴也！兵凶战危，虽有韩、彭为将，亦不能保必胜。以隋之强盛，不能伐灭一小小高丽；今我大宋之富强，未必过于盛隋，而契丹之强盛，则远过于高丽。奢言北伐，万一兵败，陛下悔之何及？恕臣直言，这满朝的臣子，到时候照样可以做辽主的臣子，但陛下能做辽主的臣子否？”

“况且，章惇所谓宋辽不能两立，不过是他知陛下年轻气盛，曲意迎合陛下进取之心而已。自古以来，塞北之地，不属中国。周秦汉唐，皆不曾有塞北之地。强汉有匈奴、隋唐有突厥，都是两强并立。我大宋与契丹百年无事，如何说不能两立？朝廷有职方馆侦察四夷虚实动静，在辽有使馆，河北沿边诸州，各有哨探。契丹若要南犯，自五代以来，少则六万骑，多则二三十万骑，其兵马调动，如何瞒得过朝廷之耳目？敢问陛下，职方馆每岁费国帑二十万缗，在辽使馆费国帑不下数万缗，今职方馆、驻辽使馆皆不言契丹必然南犯，朝廷不信他们，反去信一二臣僚揣摸推测之辞？”

司马光娓娓而谈，每一句话都不入赵煦之耳，但是，每一句话都令他哑口无言，无法反驳。

他还在心里想着如何反驳，又听司马光淡淡的说道：“皇上刚才问，能否保河北黎庶万全，臣以为，天下并无万全之事。皇上将来要决断军国之事，便知此理。臣愚昧，先帝以臣备位宰辅，便是知道臣办事谨慎，不求侥幸，凡事只是循道理而行。如此，虽不能求大功，但至少可以少犯点过错。”他一面说，一面瞥了一眼石越，“这也是子明相公常说的，年轻之时，只想着功业，但做到了宰相，才知道能少犯点错，便是天下之最不易。愿陛下日后，常记此言，则天下幸甚！”

赵煦心不在焉的听着司马光的教训，忽然，听到司马光话音一转，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还有一事，臣不敢不言！”

“臣身为宰相，令皇上亲君子，远小人，乃是臣之本份。方才陛下道，雄州之兵，不满三千！陛下在九重之内，如何知道一偏远雄州有多少兵马？此必有侧幸之人，挑唆陛下。朝廷百官，各有本份职守，祖宗之法，国家大事，决于朝堂，非决于陛下左右侍从。臣愿陛下毋轻开左右幸进之门！若有人再敢扰乱朝政，纵是陛下亲信，亦不能免于国法！”

司马光这一番声色俱厉的话，说得赵煦冷汗直冒。虽然旁边的太皇太后一直一言不发，但到了此时此刻，他才终于知道，亲政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再也不敢去想什么反驳司马光的办法，他已经知道，左丞相司马光，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风烛残年，几乎快要入土的老头。

但赵煦并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在朝野掀起了轩然大波！

迎阳门幄殿内的宰执们，已经在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石越知道他头疼的事，终于要彻彻底底的到来了。今日的廷议虽然是机密，但事实上已经难以保密。这些宰执们虽然仍然会顾忌着自己这

一两年的地位，未必敢轻举妄动，但是，中层官员们一旦知道了皇帝的态度，他们会比这些宰相们更乐于赌博。司马光会不可避免的卷进一堆堆的弹劾奏章中……

而今日跳出来公然与司马光对立的兵部尚书章惇，心里也很清楚，他的参知政事、兵部尚书，暂时是做到头了。用不了一天，他就会被台谏弹劾，然后被贬。但是，他也在盘算自己的未来，辽人迟早要来的南犯、小皇帝迟早要来的亲政，都会是对他有利的东西。但即使如此，他也无法确保自己将来一定会被小皇帝召回重用。他心里很清楚，远离中枢，就等于是放任自己的政敌来对付自己而毫无还手之力，甚至他可能的“盟友”也未必愿意他回来。如果阻挠太多的话，皇帝很容易会找到他的替代品。

但无论如何，赌注已经掷了出去！

不仅是石越、章惇，每个人都面临选择。也许是在现在与未来之间选择，也许是在政治抱负与权力地位之间选择……

[1]. 即皮室军与属珊军。

[2]. 包括契丹部族、渤海军。

[3]. 宫分军、斡鲁朵军，皆是指宫卫骑军。

[4]. 山前山后，即指燕云诸州。因分别在太行山之南北，故又分别称为山后诸州、山前诸州。

第二十三章 熊罴百万临危堞

1

绍圣七年四月八日。

大宋，河北路，雄州，白沟驿。

武卫二军三营营都指挥使赵隆，率领十余名亲兵与一个都的骑马步兵，正在巡视着这座位于大宋最北方的驿馆，隔着驿馆北面的白沟河，便是辽国了。

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巡逻。宋军在白沟驿，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个烽火台，由白沟驿的驿丞顺带着看管。因此，雄州的武卫军，必须经常来此巡逻，平时的重点只是检查过往的商旅，而现在，重点则变成了侦察白沟河对岸辽人的动静。

自从三月中旬以来，沿边的局势就变得很紧张。契丹看起来准备对阻卜大举用兵，职方馆的报告显示，析津府的宫卫骑军几乎都出动了——这不太可能是针对大宋的，现在是对阻卜叛乱部落开战的好季节，可不是对宋朝开战的好季节。

而且，虽然管制变得严厉了，辽人也没有封锁边界，往来的商旅，并没有间断。虽说这几天只有商人北往，而几乎没有商人南来，但这也不算太异常，隔几个月偶尔总会有这样的几天。何况现在商机显然在正准备打仗的辽国一边。

但是，枢密院的严令是必须遵守的。

每日一报，每天都必须有禁军在界河巡逻……只要契丹有大的用兵，大宋就永远都得风声鹤唳。甚至雄州的商人中，也在谣传契丹可能在荡平阻卜叛乱部落后，就会兴兵南犯。

赵隆心里面并不是很相信辽人真的会南犯，尤其是在这个时间。但枢密院的军令、唐康的提醒，又让他不敢掉以轻心。而且，这几天他心里总觉得不安，仿佛是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但这种不安，也许是因为田烈武。

几天前，赵隆听到一个汴京来的商人说，阳信侯田烈武，在一个月前，已经出为定远将军、武经阁侍讲、云骑军都指挥使。这个消息让他又是高兴，又是不安。高兴的是云骑军驻防于河间府，与雄州就隔了一个莫州，不算太远。不安的是他不知道田烈武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可是天子近臣，这么着突然出外……

汴京多半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就在前天，知州柴贵友告诉他，大司马^[1]章惇被参劾罢相了，大司寇韩忠彦已经接掌兵部，礼书李清臣则做了新的刑书。六部尚书中，如今空出来一个礼部，而枢密副使许将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柴贵友说石相公想让工部侍郎曾布做礼书，而君实相公则想让御史中丞刘摯做礼

书，而以尚书右丞梁焘权御史中丞，两人意见冲突，争执不下。柴贵友暗示说，田烈武的出外，与这些事情必有关联。

但对于赵隆来说，汴京、皇宫，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地方。柴贵友所提到的名字，对他来说，也是非常模糊的。他只希望田烈武能平安无事就好了。但即使是这个，也并非他所能掌握的。想到这些，他不由得摇了摇头，将心思转到当前。

便在他出神这一小会儿，他的行军参军、宣节副尉曲英，竟然已经跑到了白沟河边，正在翻检着一个渔夫的竹篓，远远还能听他大声的讨价还价。“你还抢人了，一斤你敢卖五十文？……顶多四十文……四十文，你卖不卖了……”

转眼之间，便见曲英拎了一条大肥青鱼，牵着马走了回来，一面笑嘻嘻的说道：“赵大人，今天看起来不会有啥事了。呆会去驿馆，叫驿丞煮鱼吃。那驿丞说了，前几天有个北上贩酒的客商送了坛好酒给他，我见他梁上还挂着一只牛腿，正好把它全给买了。大伙也辛苦几天了，今天吃顿好的，明早好回雄州。”

赵隆听到身后发出一阵欢呼。一个亲兵跑到曲英跟前，接过他手里的青鱼，一面笑道：“大人，俺都有几个月没闻过鱼味了。营里每回能吃点肉吧，除了羊肉还是羊肉……”

“你要嫌弃，那你别吃不就得了。”曲英笑着骂那亲兵一句，“这鱼你可没份，这么大一条鱼，花了我一百四十文，到时候分点汤给你喝。”

赵隆听那亲兵腆着脸笑道：“有汤喝也成。”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曲三，你去问问那渔夫，再买几条鱼，给儿郎们换换口味。花多

少钱都算我的。”

“行！”曲英嬉笑着大声应了一句，正要离去，忽然，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十分尴尬的望着赵隆的身后。那些刚刚还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也在一瞬间没了声音。

赵隆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看着他的护营虞候杜台卿带着几个手下牵着马朝自己走来。

在赵隆看来，这位杜台卿杜大人，实在称得上是河朔禁军典型代表。

他也并非是没有可敬之处。他的这位护营虞候，出身河朔将门。父亲杜密，曾经官至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在改制前，这是“禁秩”的第二资，乃是禁军中的高级武官。杜台卿自己也不含糊，原本以他的家世，完全可以靠荫官举荐，走一条更平坦更快捷的升迁之路，但他却不肯以荫官出身，十几岁就考中武进士，今年不过二十岁，就已经做到护营虞候，称得上是前途无量。

然而，对于赵隆来说，杜台卿的这些引以自傲的经历，实在只是一个困扰。

大宋禁军自太祖皇帝亲定“阶级之法”，军中讲究的，就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这一点，西军与河朔禁军本无不同。但在赵隆的从军经历中，也许是因为将兵经常一道出生入死，虽然军法严明，但是他所经历的军中上下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

他很希望在自己的这只军队中，也能有亲如父子手足般的关系。

然而，他的这个理念，显然不被他的副都指挥使高光远与他的护营

虞候杜台卿所认可。高光远希望所有的士兵都害怕他，热衷于体罚士兵以竖立自己的权威。而杜台卿则坚信河朔禁军最大的弊端就是军纪不严，他似乎是抱着一种很奇怪的坚持，严厉的要求赵隆与他的部下们，严格遵守每一条军法。

赵隆能明显的感觉到，杜台卿骨子里看不起他的部下，而对他这样的西军出身的武官充斥河朔禁军，则深感羞辱。

高光远倒也罢了，毕竟赵隆是他的上司。但是对这个杜台卿，赵隆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放在过去，杜台卿算是监军，赵隆还得受他钳制，如今情况好了很多，但他们也是互不统属，而论及对军法条例之熟悉，赵隆又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避开这位杜衙内。

这回他可是没带他来白沟驿的。

他纳闷的迎上前去，“杜大人，你如何来了？”

“赵大人。”杜台卿抱拳行了一礼，“下官刚从容城……赵大人，那是什么？！”

赵隆见他一句话没说远，突然间脸色大变，不由一愣，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回头望去——只见北方天际，烟尘高扬，遮天蔽地！

他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上马！”紧接着，赵隆听见自己本能的大声吼了起来，“都给我上马！”

紧接着，白沟河南边的所有宋人，都看见了北方密密麻麻的黑点，向着自己涌来。

“都给我听好了！曲三，你带两个人去烽火台燃起狼烟！然后带驿馆的人退回雄州。不许在驿馆留一粒粮食！”

“是！”

“崔都头，你率部下人马，与杜大人一道马上回雄州。一路通知沿途商旅、乡村百姓，即刻退回雄州城。凡敢违令继续北上，或拖滞不肯入城者，以通敌论处，格杀！”

“是！”

赵隆一面大声下达着命令，心里面竟然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兴奋。他完全不用多想，只凭着本能，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赵大人，那你呢？”他听见已经准备策马南行的杜台卿问自己。

“其余的人与我留下！”

“啊？！”杜台卿吃了一惊，“赵大人，你只带十个人？这白沟可阻不住辽兵。”

“杜大人放心。我只不过是要看清楚来了多少人，谁是主将！”

“既然如此，那下官也陪赵大人一道留下。”杜台卿笑道，不待赵隆答应，便转头对他带来的几个人道：“你们几个，都听崔都头差遣。”

赵隆瞥了他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心里略觉意外。但他也管不

了杜台卿，目送着曲英与崔都头率兵纵马离去，便策马四顾，打量周边的地形。

大宋自太祖以来，苦心经营河北防线。大体之上，是以雄州以西的保州为中心，在保州以西，真定府以北，一面广植榆树、柳树，一面禁止百姓伐树，而以塘渠为辅。这个策略至仁宗皇帝时，便已卓有成效。大宋在这个地区种了数亿株树，时日既久，合抱之木交错翳塞，除了刻意留出来的道路，大部分地区都不利骑兵通行。而这些留出来的道路，有时只能供一两骑通行。而在保州以西，东至雄州、霸州、沧州一带，则以塘渠为主，植树为辅。利用这一带的凹陷洼地，沟通河渠，经营了一道由无数个纵十余里、宽二十余里的塘泊、水田构成的总长达八百余宋里的塘泊防线。但这道防线有其天然的弱点，至绍圣之时，许多的地方水浅，并没有成形，而冬日结成坚冰，旱时又根本无水。至于植树之策，雄州曾经屡次发生宋朝植树，契丹人趁夜入境，半个晚上将树砍得干干净净的事情。而树林要长成保州、定州、真定一带的规模，至少要几十年，因此，雄州境内，一直没有那样成规模的树林。而且，雄州还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大宋河北地区最重要的官道，就通往雄州。虽然这条官道至雄州就绕了个弯西向容城，但是这些年来宋辽通商，商旅们不愿意绕道，往往从雄州直接往白沟驿渡河，因为这能省下两三天的路程，于是此事开始屡禁不止，后来便习以为常。从白沟泽至雄州这三四十里，不知不觉间，竟形成了一条宽可容两辆马车通行的道路。至于白沟沿岸的柳树、道路旁边的榆树，除了供行人歇荫外，在军事上是毫无价值。^[2]

这时候正是四月，赵隆的四周，稻禾方绿，田中水深——如果有足够兵力的话，这的确是可以限制辽国骑兵运动的有利地形。只是他回视身后的那条这十几年间被人踩车辗出来的土路，不由得暗暗叫苦。

三四十里路，辽军先锋，一日可至雄州城下。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再去看他身边的十个亲兵。虽然这些亲兵，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但毕竟从未见过战阵。此时一个个都是表情麻木、动作僵硬，还有几个人骑在马上，小腿竟然在不停的发抖。

他就要靠着这些人，来守卫雄州。

河北沿边诸镇，政治意义莫重于保州——那里是大宋皇帝祖宗陵墓所在；而军事意义则莫重于雄州——雄州之治所，便在五代时赫赫有名的瓦桥关——但它的重要性更重于过去的瓦桥关，因为如今雄州一旦被攻破，则辽人便等于占据了河北官道而无后顾之忧。雄州以南，君子馆不足守，河间府可以绕过，可以说越过雄州，就是北京大名府！

虽然，雄州其实也是可以绕过的。

如果辽人敢把雄州的宋军当成死人的话。

而实际上，他们还真这么干过！一部宋辽交战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辽军把沿边军州城寨里的宋军当死人的战史。仁宗以前，二三十万宋军分散在数十座城寨当中，守城有余而野战无能，就是河朔禁军最强盛的时期，除了定州大阵等少数地区外，他们绝大部分城寨中的兵力，也少于几乎是任何一支单独活动的辽军。

至于现在，就更不用提了，整编禁军后，河朔军队裁减了三分之二，如今总共也就十万人马出头，而在百年无战事后，战斗力根本无法与立国之初的强兵劲卒相提并论。枢密院又将主力后撤至大名府防线……

赵隆不知道具体兵力分布，但他知道，他们武卫二军的防区，竟然

包括雄州、霸州、莫州、沧州、乾宁军、信安军、保定军一共四州三军之地！他们总共也就五个营一万五千人而已，居然有七个军州要守卫！至于西线的飞武一军，防区更是包括定州、保州、祁州、深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四州四军之地！总共不到三万禁军，就已占了河朔禁军快三分之一的兵力，要集中起来，也许还有模有样，但分散在这十五个军州的平原之上防守……

赵隆看着他的部下，他还没真没有什么底气说辽军这次不敢这么做。

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十五个军州后面，除了东西的河间府、真定府各有一只马军，永静军还有一点教阅厢军外，赵、冀、邢、恩、德、博、棣、滨这八州之地，就只能靠巡捕来抵抗辽军了……

不远处的烽火台，狼烟已经燃了起来。

曲英已经做了他的事。

再想这些也没用！赵隆望着那熊熊狼烟，脑子里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来，大声喊道：“大伙都下马！”

“赵大人？”所有的人都诧异的转过头来望着他。

赵隆却已经笑着下了马，“让马也歇歇。把弓都摘下来，大伙别看那么多辽狗，先来的，也就是百十号人。他们来送死，咱们不好意思不成全他们。你们这几个人，虽说骑着马，可说到底也是步军。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在马上射箭，咱们下来招呼辽狗！”

杜台卿愣住了，“赵大人，你要和他们接锋？”

赵隆点了点头，笑道：“这个巴掌宽的白沟河，一箭便可射到对岸了。他们想这么便宜就搭好浮桥，真当我们河朔无人么？”

杜台卿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好！下官便听赵大人差遣！”

“大伙听好了。”赵隆伸手指着右边水田旁的一片小树林，“留四五匹马在这里，咱们所有的人都去那林子里藏好，给马衔了枚，莫露了行迹。那儿看得见河对岸的动静。待会听我号令行事！”

“是！”众人轰然答应了。

赵隆总算是满意的看到，这次他的亲兵们没搞砸什么。众人一阵手忙脚乱，卸了五匹马的络鞍，任由那几匹战马在官道边啃着草。又小心翼翼的牵了余下的马，才藏进那小树林没多久，便听到对岸传来一阵马蹄声。

杜台卿眼力好，隔着树林望去——果然不出赵隆出料，来的的确是辽军的拦子军^[3]。也果然如赵隆所说，只有“百十号人”——不过，他随便数了数，便几乎惊声叫出声来：“远探拦子军！”

他在心里暗骂自己一声“饭桶”——这是早该想到的事，一面目瞪口呆的望向赵隆，却发现赵隆正朝自己笑着眨了眨眼。

他忍不住悄悄走到赵隆旁边，在他耳边低声问道：“赵大人，你早就知道了吧？”

赵隆笑着点点头。

他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你想让我们这十个人与远探拦子军交锋？！”

“不错！”

“这厮疯了！”杜台卿几乎要忍不住低声咒骂起来。宋朝的武官，但凡去过一天朱仙镇，都不可能不知道，远探拦子军是由辽国军中万里挑一选出来剽悍之兵！而且，人人都知道，远探拦子军出现在哪里，辽军的先锋军就出现在哪里，辽军的主力也就出现在哪里！

但是他是护营虞候，他的职责是阻止主将后退，他可不想被这些西军的蠢物笑话了。他狠狠的瞪了赵隆一眼，咬牙道：“好胆量！”

赵隆笑了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亲兵，压着嗓子道：“我第一回碰到西夏人，也是这样的。没事，放了第一箭就好了。等下只要跟着我，跟平时训练没两样。看我放箭才放。”

说完，转过头，再看对岸——辽军已经到了白沟河边。

白沟河的渡口，一直是由宋人经营的。这边渡口的人，早已跑得没影没踪，但一只渡船还停在河边。赵隆心里懊恼的叫了一声——刚刚竟然忘记了把这船砸沉了。

此时，这只辽军离得近了，看得更清楚。都是黑衣黑甲，到了河边，也不喧嚣，只有三四个看起来是头领模样的人，策马走近，低声商议着什么。一面说，还一面有人伸手朝这边指点，显然是在说这边的渡船与几匹无人看管的好马。

赵隆顿时警觉起来，他已经感觉到比起他以前遇到过的敌人来说，这次的敌人，经验更加丰富，纪律更加严明——如果是他以前遇到的西夏人或者西南夷，早就不顾一切的跳进河里，游了过来。

但这一次，那些辽军商议了一会，只有十个人脱了衣甲，牵马跳进

河中——马上看起来还驮了东西，多半是架设浮桥之类用的。余下的辽军，已然下马，张弓搭箭，明显是在掩护同伴。

“辽狗！”赵隆不由低声骂了一句，他知道计不能售，无法再犹豫，一把牵过马来，纵身上马，大喊一声：“杀！”策马冲出树林。杜台卿与众亲兵也纷纷上马，大吼着跟着冲出来。

迎接他们的，是自白沟北岸，射过来的一阵箭雨。一个亲兵冲得太猛，被辽军一箭射中左眼，顿时贯脑而死，在赵隆身边堕下马来。赵隆一面引弓还击，一面不断的大声喊道：“列阵！列阵！”终于没让余下的亲兵全部冲进辽军的箭雨之中。

一名渡河的辽军从南岸探出头来，被杜台卿瞅见，一箭射去，吓得咕咚一声，又缩下河中。一名辽军想要强行上岸，被几个亲兵乱箭射死……但马上，又有二十名辽军冒着箭雨跳进河中，他们用衣袍包好弓箭，放在马背上，想要强行渡河。

“罢了！”赵隆知道他已经无能为力。掩护着几个亲兵重新上了马鞍，又将战死亲兵的尸首驮了上马后，终于恨声命令道：“撤回雄州！”

[1]. 即兵部尚书，《周礼》官称。后文的“大司寇”、“刑书”则是刑部尚书的别称，“礼书”是礼部尚书之简称。

[2]. 讽刺的是，真实历史上，北宋苦心经营的这道防线，在实战中没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真宗以前，防线并没有成形。而到徽、钦时，

因为政治腐败，这树寨塘泊又被宋人自己给荒废了。这防线最终没给金兵南下造成麻烦，反倒是金朝末年，雄莫一带的塘泊，起到了部分限制蒙古骑兵深入的作用。

[3]. 拦子军乃是辽军斥候部队之名，负责侦察、传递军情等事务。一般由五人或者十人一队组成。后文的远探拦子军则是当辽军大举出兵时，选择军中精锐组成的先遣侦察部队，数量皆在百人以上。

白沟驿初战不利，让赵隆彻底明白，他将要面对的对手，不是他以往对手可以相比，而他所能依赖的部下，也不是以前那只能征善战的西军。

回到雄州后，他一面吩咐书记官撰写战报，下令部将清点士兵武备，广布逻卒于城外，一面便去找知州柴贵友，商议对策。他虽然隶属武卫二军，但按规矩，除非枢密院另有敕令，河北沿边驻屯禁军首先是听令于所在知州、知军们的。实际上，武卫二军都指挥使，也是由霸州知州燕超兼任。而西线的飞武一军都指挥使，则是由定州知州段子介兼任。但若无枢密院敕令，他们都调动不了其他军州的驻屯禁军。

这样安排亦属迫不得已，以武卫二军为例，雄州因为宋辽百年通好，其外交使命重于军事使命，以当时武臣之素质，实难胜任，因此知州必须是文臣。如此一来，雄州知州却不便兼任军都指挥使，而只能以霸州知州兼任，但益津关——也就是霸州，比雄州更靠近辽境，当赵隆见着远探拦子军的时候，霸州多半已经开始与辽军苦战了！倘若雄州的赵隆部也受燕超节制，生死存亡之际，这些部下是赴援霸州呢，还是不去援呢？坐视主帅战死而不救，按军法部将是要处死的。但河北沿边诸镇的禁军，首要任务，却是守卫所在军州。

所以，武卫二军与飞武一军各部，与其他禁军大不相同，可以说，他们只不过是名义上共用一个番号，实际上却是独立的部队。

因此，赵隆的上司，便是雄州知州柴贵友。

赵隆见到柴贵友时，柴贵友第一句话便是：“赵将军，本郡乃是文臣，不似燕霸州、段定州知兵，如今契丹果然背信入寇，雄州存亡，便全赖将军了！”

“大人，下官……”赵隆欠身抱拳，正待谦让几句，但柴贵友却已是心急如焚，打断道：“将军不必谦让，此前唐都承过郡，便曾与本郡私下说过，他说赵将军乃是西军名将，田侯素所爱重者，将来万一有事，嘱咐本郡要多多倚重。如今看来，唐都承所说，正为今日啊。”

他一面感叹，一面又忙不迭的问道：“赵将军，如今该要如何处置？方才胡巡检来报，道是将军已与契丹交过锋了？不知胜负如何？来的契丹有多少人马？是何人领兵？”他口中的“胡巡检”，乃是雄州巡检胡玄通，统率的是雄州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平日专责捕盗、治安、缉私。宋初与契丹交战，河北沿边有些巡检麾下，兵强马壮，令契丹付出惨重代价，甚至连禁军亦有所不及。不过如今承平日久，这些巡检自然无法与立国之初相提并论。

听见柴贵友这一连串的问题，赵隆只觉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压了下来。此时他也无法多说什么，只能默默承担下来。欠身回道：“回大人话，今日在白沟，下官碰上的，是契丹的远探拦子军……”

“远探拦子军？！”柴贵友立时脸都白了，旋即不敢相信的望着赵隆：“将军没看错？胡巡检说将军只带了十个人，难不成……难不成将军击败了远探拦子军？”

赵隆只觉得喉咙一阵发干，“回大人，确是远探拦子军。下官与他们隔河交锋，死了一名亲兵，也射杀了一名辽人。”

“果真？！”柴贵友盯着赵隆看了半天，半晌才缓缓点了点头，苦笑道：“看来是真的了。如此说来，雄州要面对的，是辽军主力。”

赵隆低下头，在这位之前还幻想辽军主力会攻向定州的知州头上，又泼下一盘冰水，“依下官看来，这些远探拦子军黑衣黑甲，多半是契丹北枢密副使耶律信的部下！”

柴贵友又呆了一下，苦笑着摇了摇头，过了好一阵，方低声问道：“赵将军，你说，咱们守得住么？”

赵隆愣住了，抬起头来。

便听柴贵友又道：“罢了，罢了，不该问。反正守得住也要守，守不住也要守。”

“大人说得极是。”赵隆沉声道：“雄州乃河北门户，无论如何，必须坚守。”

“赵将军说得是，虽说这是扇四面漏风的门户，不过，好歹也是个门户。”柴贵友自嘲的苦笑了一声，“那赵将军说吧，该如何办法？明日一早，契丹的先锋，便该到易水河北了。这易水北边，还有容城、归信二县，又该如何是好？”事到如今，他也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赵隆身上了。

赵隆也是苦笑了一声，“大人，容城、归信二县，如今恐怕只能信任诸葛大人与任大人了，容城驻扎着属下的第二指挥，归信驻扎着第四指挥，各有五百禁军，纓城自守，仍堪一战。”他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以下官之见，如今头一件要紧之事，除派人向朝廷报急外，便是要分派人马，巡查关北，拆毁易水上的桥梁，将关北至易水之房屋树林

全部烧毁，水井投毒，人畜迁入城中。城门要加派人手，昼夜看守，不让百姓接近，城中要实行宵禁，百姓哪怕生火做饭，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得随意举火，晚上更是严禁举火，城内水井，易着火处，都要遣人看守，如今人心惶惶，辽人在城中必有奸细，若为其所乘，大事去矣！”

“说得不错，说得不错。”柴贵友连连点头。

“第二件，颁下告示，往来商旅，全部进城，不得南下。违者斩！”

柴贵友不解的望着赵隆：“这却是为何？”

赵隆解释道：“契丹已近，我军虽依水设寨、拒河而守，但难策万全。依下官之见，未必挡得住辽人渡过易水。便如大人所言，雄州不过是一四面漏风的门户，我们得做好辽人留下小股兵力将我们困在城中，大军却绕道南下之准备。以过往战例而言，这等事甚多，因此商旅南下，再快也跑不过契丹人，路上必为契丹所劫，反而以其货物资敌。况且我们也不知道其中究竟有没有奸细。最要紧的，是怕南下的商旅，阻住官道，不利于援军前来。”

“原来如此。”柴贵友点点头，“既然如此，便照此办理。”

“第三件，胡巡检的部下，请大人下令，让他听下官指挥。此外，城中兵力不足，禁军不敢私自募兵，请大人下令，募集勇壮能战之士，充入巡检，协助守城。并择本州胆大机灵之善走百姓，往来容城、归信，探查敌情。”

“好。此事本郡让胡巡检去办。”

“第四件，请大人下令本州乡村百姓，皆就近迁入本城或归信、容县，及张家、木场、三桥、双柳、大涡、七姑垣、红城、新垣八砦，粮食、牲畜，尽量带走，不能带走，亦要烧掉……”

赵隆的话没说完，柴贵友已经大声苦笑起来。他疑惑抬头，却见柴贵友摇头道：“此事却依不得赵将军。”

“为何？这是……”

“本郡知道，此乃是坚壁清野，疲敌之策。”柴贵友挥挥手打断他，涩声道，“但将军可知道，河北承平百年，本州有多少富民？这些富民又有多少家产？官府若烧他家粮食，他们又如何肯依？本州邻近夷狄，民风尚武，百姓家藏刀弓，素称难治。本郡不想还未与契丹交战，便先与百姓打起来了。”

“可即便不烧掉这些粮食，契丹来了，也会被抢……”

“百姓不会听你这些的。只要此刻未被契丹抢，他们便会心存侥幸。而且，契丹人抢了他们的粮食，他们恨的是契丹人；若是官府抢了他们的粮食，到时候，他们怨恨的便是朝廷——这些人便是迁进城中，谁能保他们不怀怨勾结契丹？赵将军，这天下，多的是只顾自家家产，一点儿也不在乎忠君爱国、华夷之防的有钱人。”柴贵友望着赵隆，又道：“况且，契丹人去抢他们，不是自己的子民，若有反抗，便行屠戮，赵将军，你能让本郡下令去屠戮治下子民？”

“这……”赵隆也知道自己断然下不了这个手，一时亦无言以对。

“若是不能，那便是了下了这个令，亦是无用。”柴贵友又道：“本郡会颁布告示，晓喻百姓。但来与不来，听其自愿。”

“也罢。”赵隆知此事亦只能如此，当下便抱拳欠身，道：“如此，下官便先行告退，且去安排防务。”

“如此，有劳将军了。”柴贵友也抱了抱拳，见赵隆正要退出去，忽然间想一事来，忙又叫住赵隆，道：“赵将军，还有一事……”

赵隆一愣，停住脚步，“请大人示下。”

“是关于今日白沟驿之战。本郡会传出话去，今日将军率亲兵在白沟驿，以少胜多，大破辽军，射杀辽军九名，伤敌十余名。将军回去后，将今日去了白沟驿之亲兵姓名报给本郡，凡今日出战之亲兵，每人赏缗钱一贯文！战死的那一位，除朝廷抚恤外，本郡另赏缗钱二十贯文、绢四匹！”

“这……”赵隆定定的望着柴贵友，一时十分为难，他从军以来，从来不在战报上做假。

柴贵友似是明白他的心思，又解释道：“如今人心惶惶，本郡不得已，欲借此来激励士气！”

赵隆迟疑了一下，终于欠身答道：“下官遵命。”

四月八日这天晚上，是赵隆的不眠之夜。

他往来于雄州与易水南岸的两座水寨之间，调派人手，布置防务。一面还要派出探子去打探各处消息，又要分出精力来，给雄州新募的巡检部队分配兵器。好在雄州巡检胡玄通是个精干之人，半个晚上，他就募集了三百人——这三百人都是雄州本地人，多是各地忠义社的，个个

都精习武艺弓马，有几十人还骑了自家的马来，这只生力军的加入，的确令赵隆高兴了一阵。只是这些人毕竟不知战阵，赵隆叫曲英从武库调出三百架弓，九千枝箭，发给他们，将没马的安置在雄州城墙上，协助守城，有马的几十人则令他们跟了胡玄通，听候差遣。

可即便是这样的，他的兵力还是不够。他麾下原本便只有三千人马，其中又有两个指挥，三分之一的人马，分别驻扎于容城与归信。兵力捉襟见肘，赵隆也意识到，要想守住雄州，扼住易水不令辽军轻易渡河才是关键。因此，他在易水边的两座水寨内，各布置了一个指挥防守，自己亲领营中马军与亲兵策应，以此构成第一道防线。

但情况怎么看都无法让人乐观。

易水并不是什么天险，在下游还能行舟，然而在雄州境内的易水，水深流急，河面狭窄，不能行舟，大宋水军无用武之地。而辽军在河对岸，仅凭弓弩就可以直接攻击水寨。两座水寨都是木寨，他害怕辽军火攻，不敢在水寨内屯放火器，可寨中又无法安放床弩，如此一来，他们也只能靠普通的弓弩与辽军作战——这不过是相当于两个固定的大阵。寨中的禁军，士气低落，人怀恐惧。直到柴贵友大赏今日白沟泽之战的消息传来，水寨中的气氛，才又变得活跃一点。

到了后半夜，去往归信的探子渡河回来，带来的消息让赵隆更加心情沉重——辽人的先锋，已经将归信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探子坚称他看到辽人营寨相连，至少有上万人马。而且有许多的步军！这些契丹步军如今正在归信城外，打着火把，连夜伐树，并且有大批的工匠在制造攻城器械。

这让赵隆实在无法相信。他将他负责情报的行军参军韦荣儿叫来，

令他亲自渡河前去打探。但心里面，他却已经相信那探子所带回的情报。他隐隐的感觉到辽军的这次南犯的不同寻常，然而他却无法分辨是否如此——这雄州城里，没有人真正经历过辽国南犯。

也许这就是辽人与西夏人不同的地方。

赵隆原本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分兵去救归信。但当真正听到探子带回的消息，他又犹豫起来——归信城中，有他的五百部下！

领兵去救归信，的确是冒险，有可能就此被辽军歼于归信城下，导致雄州不战自破。但若让辽人从容攻下归信，他们便可以以归信为据点，来进攻雄州，将来要想守住雄州，就更加困难了。

他一直犹豫到天明，也没有拿定主意。而从容城却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容城降辽了！

容城降辽的具体情况，直到四月十日的中午，才打探清楚。他的第二指挥使江守义在辽军抵达城下之后，就杀了容城知县，打开城门，降了辽人。肩负监军之责的军法官李月，也一道降了契丹。这件事情在雄州的禁军中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一面是柴贵友、胡玄通等人隐隐流露出来的猜忌与防范，另一面是恼怒的杜台卿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他下令将他的卫队派到每个指挥的虞候身后监视，又命令彻查军中与江守义、李月往来密切之将士，一时之间，雄州之内，人怀猜忌，上下相疑。

赵隆明知这样是军中大忌，但他亦无计可施。江守义乃是他一手提拔的，即便是他赵隆，也是怀疑对象。他若再敢替这些通辽的疑犯说话，休说杜台卿不会听他的，柴贵友只怕就要解除他兵权了。

另一方面，这两天的时间，一水之隔的归信城，战况之惨烈，让人

揪心。

围攻归信城的，是三千契丹骑军与八千渤海步军，还有大量的汉人工匠。辽军连夜造出几十架云梯、十几架撞车，自九日清晨开始，就对归信城发动一波一波的猛攻，归信知县任傅良平日治民，素怀恩信，此时亲冒矢石上城墙指挥守城，赵隆的第四指挥半日之内，阵亡过半，指挥使、副指挥使、虞候全部战死殉国，任傅良斩了前来劝降的辽使，又将自己未满三岁的独生幼子扔下城墙摔死，以示必死之意。兵力不足，他就强征城内十六岁以上男女，全部上城墙守城。归信县城墙内外，死尸横积，但辽军上万大军，攻了整整一天，伤亡了一两千人马，归信竟然就是攻不下来。

九日晚上，任傅良又募集了三百死士，在夜色掩护下，从城中地道出城——这归信地道据说乃是名将杨延昭所建，出城之后，直达辽军阵后。这只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夜袭辽营，将辽人辛苦造好的云梯、撞车，烧了个大半。又有十余人分道奔出，前往各处求援。

前来瓦桥关求援的两名死士，在柴贵友与赵隆面前声泪俱下，苦求一日，见二人并无发兵之意，两人不顾柴贵友与赵隆阻拦，一人继续南下求援，一人竟然又游过易水河，要与任傅良同生共死。就在易水北岸，赵隆眼睁睁看着他死于辽军拦子军箭下。

到了十一日，归信的战况更加惨烈。

辽军后继大军陆续赶到，归信城外，旌旗遍野。辽军运来两尊火炮，四架抛石机，还有自容城缴获的大量震天雷。隔着易水，赵隆都能听见归信火炮发射时的轰隆声，瓦桥关内外，气氛凝重，每个人都铁青着脸，心事重重。归信的每一声炮声，都象是打在了瓦桥关守军的心

头。直到日落时分，炮声终于停下，每个人的心都沉到了深渊之下。

果然，入夜之时，赵隆接到斥侯的报告——归信陷落。辽军用火炮轰开了城门，而江守义与李月带辽军找到了雄州地道的出口，辽军两道大入，任傅良率军巷战失利，自刎于县衙之内。辽军旋即纵兵大掠，归信一城，几成人间地狱。

绍圣七年四月十一日晚子时左右，雄州瓦桥关易水北岸，一只百人左右的契丹骑军高举着火炬，疾驰而至易水北岸列阵。

瓦桥关水寨，角声大作。战火，终于烧到了瓦桥关！

一队队武卫二军三营的禁军将军列队而出，张开弓弩，对准了对岸的契丹人。守卫水寨的指挥使迅速的登上望楼，等待着策马而至的赵隆的将令。

北岸，一位黑甲骑士越阵而出，张弓搭箭，嗖地一声，一枝绑着书信的羽箭，正中一座水寨的寨门。

赵隆的一个亲兵看了赵隆一眼，驱马朝着落箭的寨门驰去。

那黑甲骑士策马来回踱了两步，目光落在赵隆的身上。

“足下可是赵隆赵将军？”这黑甲骑士竟然说得一口纯正的汴京官话。

“你何人？”赵隆驱马上前两步，高声反问。

“在下大辽先锋都统韩将军帐下远探拦子军队帅萧吼，奉令前来下

书！”

“下书？！哼！”赵隆望望萧吼，又望望取过书信驱马回来的亲兵，忽然大喝一声“驾”，朝着那亲兵策马疾驰而去。他一把夺过亲兵手中绑着书信的羽箭，调转马头，回到本阵，抬眼望着萧吼，高举手中之箭，高声道：“此物便是萧将军所下之书么？”

“不错！所谓识时务者……”

萧吼一句话方说到一半，便见赵隆已摘下弓来，将那羽箭搭在弓上，弓弦响过，一枝羽箭朝着自己射来。他心中一惊，慌忙侧身闪避，却听赵隆高声说道：“请萧将军回复韩宝将军，这便是赵某的答复！雄州在此，尔等若有本事，只管来取！”

同一天。

定州，北平寨。

定州知州、飞武一军都指挥使段子介率着一众参军、幕僚，登上北平寨的敌楼，眺目东望，观察着东北形势。在北平寨的东面不远，就是保州城，而东北方向，则是广信军治所遂城。北平寨与保州、遂城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当年真宗皇帝之时，这三座要塞中，都屯集了重兵，皆由名将驻守，形成对契丹的第一道防线。

但如今形势却大不相同了。

当年赫赫有名的“铜梁门、铁遂城”^[1]，乃是沿边雄镇，将领都是田钦祚、杨延昭一流的人物，一城之中，骑兵多则七八千，少亦不下五千之众，兼之城寨险固，契丹至此，虽有十倍之众，亦无能为力，每每大败于城下，不得不绕城而走。

而百余年后，城虽依旧，然诸城之兵，多者不过三千，少则仅有数百，领兵之将，皆寂寂无名，最大不过一校尉，官卑者甚至只是区区从八品的御武校尉！

这一切，让段子介无法再信赖当年的“铜梁门、铁遂城”。

他是在两天前，也就是四月九日接到的战报——四天之前，四月七日，辽军突然犯境，一路突破沿边城寨，当日便将遂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而仅仅一日之后，辽军又出现在北平寨，强攻北平寨，北平寨寨主御武校尉李浑率众坚守，不料辽军只攻了半日，呼啸而来，便又呼啸而去。待到段子介接报，亲率麾下两千骑兵赶来增援，辽军已经走了两天了。看样子，多半是趋保州去了。段子介感觉到，飞武一军的大半个辖区，已是烽火遍地。

“契丹究竟来了多少人？可知道主将是谁？”段子介朝着东面与东北面看了半天，只见到处都是滚滚的浓烟——那自然不可能全是烽火台的，大多倒是辽军扎营做饭或者故意纵火的痕迹。这让他心情顿时恶劣起来。

众人的目光都投向李浑，李浑忙回道：“定州^[2]，此番犯寨的辽狗，应当不足三千。全是黑衣黑甲，看起来象是耶律信的部众……”

“耶律信？”

听到这个名字，北平寨的敌楼之上，立时沉寂下来。段子介回头扫视麾下诸将，除李浑等寥寥数人外，眼见着众人脸上皆有惧色，他心中一动，故意高声笑道：“若果真是耶律信，我定州无忧矣！”

“大府^[3]，这是如何说？”几个参军立时七嘴八舌的问了起来，“段大人，这耶律信可是契丹第一名将啊……”“是啊，段大人，耶律信乃是契丹北枢密副使，契丹南犯，耶律信统率的，必然是契丹主力，如此我定州……”

段子介面朝众人，举手止住众人，笑道：“诸君，诸君……”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齐齐望着段子介。

段子介笑道：“诸君所言，皆有道理。然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众人连忙欠身抱拳道：“愿听大人赐教。”

段子介点点头，笑道：“诸君可听说过一句话——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4]？”

一名参军点头应道：“此乃前朝宋景文公^[5]所言。”

“不错！镇、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由此举兵西顾，则太原动摇；兴兵而北，则范阳震慑！据此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则汴京以北，皆为马迹踏遍矣！镇、定即古之鲜虞、中山、钜鹿之所在。晋得此，霸春秋；赵得此，雄战国。汉高由此平卢绾、斩陈豨；唐天宝之祸，以镇、定不能守；至五代之弱，据镇、定亦足以拒契丹、全河北。我镇、定二州，既有关山险阻、林寨屯田限隔敌骑，又有河漕可通商贾，况西与河东不过一径之隔，河东士马，东下井径，不百里可至。”段子介慨声而谈，举鞭四顾，高声道：“诸君请看，我大宋百年经营，林寨方成，耶律信若果然举大兵而临镇定，纵有百万之众，契丹骑多步少，他又要如何列阵？我定州城高池深，真定、河东援军，二、三日之内可至。我兵虽少，据城而守，绰绰有余；彼兵虽多，除了堵塞道路，又有何用？援军一至，内外夹击，一战可定。”

“是以本郡便怕他来的不是耶律信，若真是耶律信，正是助吾辈封侯！但耶律信并非一勇之夫，本郡敢断言，遂城、保州、北平寨所遇之辽军，绝非契丹主力！契丹主力，要么由雄州南下，要么自高阳关南下，耶律信调出一两万人马，以两三千人为一队，打着他的旗号，一是

为了迷惑我们，一是为了牵制我镇、定之兵。本郡若以为契丹主力在此，则必然龟缩于坚城之内，不敢出城，使我诸城寨陷入各自为战之苦境。他们便可以四处攻击试探，能取则取，不能取亦使我军不敢轻易出寨。”

“诸君！”段子介环顾众人，厉声道：“吾辈华夏贵胄，岂能让契丹如此轻我？！契丹军势虽盛，然亦不过黔之驴。其不能取镇、定，则不能取河北。纵然过高阳、雄州南下，他们连我真定府、定州都无能为力，又焉能突破大名府防线？其必败可知。如此不知大势、穷兵黷武之国，虽强必亡。诸君欲封侯否？！”

众人听他这一番分析，士气大振，一齐躬身道：“愿听大人差遣。”

“好！”段子介点点头，道：“本郡奉圣命守定州，守城是吾责，护民亦是吾责！契丹以为我军不敢出城应战，残虐我百姓，辱我甚矣！本郡将留两千步军与贾通判，令其坚守定州。本郡要亲率马军、本州巡检，东援保州。诸君凡善骑者，与本郡往保州；不善骑者，助贾通判守州城，同心协力，戮力报国！”

便听众人轰然应道：“同心协力、戮力报国！”

四月十二日，清晨。

雄州瓦桥关。

这个清晨简直称得上是明媚清新。赵隆登上雄州城楼，极目远眺，还可以看见树叶与草茎之上，晶莹的露珠一滴一滴的反射着朝阳的光

芒。在瓦桥关的两边，一片片水田里的青苗，青翠青翠的，象是又长高了几寸；纵横相连的池塘、沟渠中，一圈圈的水波荡漾，那是小鱼已经开始在水面下争食了。

如果不是那一夜之间遍布易水北岸的辽军的话，这样的早晨，即使是赵隆这样的武人，也会禁不住想要附庸风雅，填上一曲曲子词，找来歌妓清唱。

但此刻的赵隆，却殊无这份雅兴，只是浓眉深锁，观察着对岸的敌情。

他素知韩宝之名——那是辽国中，名望仅次于“两耶律”的名将。人人都说韩宝勇猛过人，当世无匹，但赵隆未及领略他的勇猛，却已先领教了他的谨慎与小心。

从天色方明之时开始至今，韩宝已经对两座水寨发动了两次试探性的攻击。

第一次是两三百名渤海步兵，躲在一块块高达近丈的木板后面，分成两队，缓缓推进到河岸，隔河朝两座水寨发射火箭。赵隆一面下令水寨守军用弓弩还击，一面赶紧派人送去两车猛火油，二三十名臂力出众的禁军将一罐罐装满猛火油的陶罐掷向辽军，水寨守军趁机发射火箭，猛火油遇火即燃，顷刻间便将辽军的木盾烧了个干净。

这次进攻被打退还不到一刻钟，韩宝又马上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他派出了百余名汉军与三百余契丹骑军，绕至易水上游距西水寨约四里左右。那些汉军背了两架简易云梯，还有十来块木板，到了河边，将云梯一倒，架在河上，木板往云梯上一铺，转眼之间，就搭成了两座木桥。三百余名契丹骑军，踏着这木桥，渡过易水，出现在瓦桥关的西

面。他们熟练的操纵着胯下的战马，分散着穿过池塘、沟渠、稻田，想要配合着正面恰到好处再度攻出来的友军，夹击西水寨。

赵隆连忙下令胡玄通点了三百善射的巡检出城助战。他让这三百名巡检都带上强弓劲弩，分成五十人一队，各带木盾，自由作战。这些巡检都熟知地形，穿行于水田池塘之间，来去如飞，结阵方便。见着辽军，不管是塘坝水田，都是迅速结阵，一顿乱射。那三百契丹骑兵进则无法结阵，战则陷于水田池塘之间，近身不得，只能远远射箭还击，骑着高头大马，反而成了活靶子，混战一阵，那边韩宝看着占不了便宜，便鸣金收兵。赵隆也不敢穷追，见好便收。

此后，便是快半个时辰的宁静。

赵隆心里很明白，前面的两次进攻，只是韩宝在试探对手的能力。

传闻当中，韩宝一旦发起进攻，便有如雷霆万钧一般自九天劈下，无论面前是什么，都会在他的一击之中，涤荡干净。

赵隆右手紧紧握住佩剑的剑柄，双目凝视着对岸——无论韩宝有什么本事，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他镇守的这雄州，就要学那惊涛骇浪中的礁石，纵是风浪大作之时，能将礁石完全淹没，但是，只要它一退，礁石依然在此！

嘭！

嘭！

嘭！

来了！赵隆在心里说道——易水对岸，战鼓之声，隆隆擂起。紧接

着这战鼓声传来的，竟然是群马踏过地面的轰隆声。

站在赵隆身旁的杜台卿惊讶的张大了嘴，忍不住问道：“辽狗疯了么？韩宝想做什么？他们在河对岸冲锋？”

连赵隆一时之间，也搞不清韩宝想要做什么——他总不至于疯狂得想让麾下的骑兵纵马跃过易水吧！

他瞪大眼睛，看见一队队的骑兵踏着鼓声，冲到河边，旋即勒马急转，便在此时，只见从那些契丹骑兵手中，挥出一坨坨黑色的物什，飞向河边的两个水寨！

“不好！”赵隆与杜台卿几乎是同时叫出声来，两人惊恐的对视一眼，赵隆马上转向一个行军参军，高声喊道：“是猛火油！猛火油！”他话音未落，后面的契丹骑兵已经向着两座水寨射出一轮漫天蔽地的火箭，顷刻之间，两座水寨燃起了熊熊大火。水寨之中，一片慌乱。

赵隆尚在权衡水寨是否还能坚守——几乎没有片刻间歇，突然间，对岸角声齐鸣，一队队汉军抬着几十架简易云梯、背着木板，朝着易水冲来。他们旁边跟着上千名渤海步军，一面向前冲锋，一面朝着河对岸漫无目的射箭，掩护着汉军。

“撤！撤！让水寨的孩儿们撤回关内！”赵隆这时再也不敢犹豫，一面声嘶力竭的高喊着，一面冲下城楼，大声喊道：“马军上马！出城迎敌！马军上马！”

但赵隆的马军并没有来得及出城接应，他还没跑下城楼，就被杜台卿死命拽了回来。

就在转瞬之间，城外的局势已经崩溃，契丹骑兵源源不断的涌过易水，两座水寨的守军溃不成军，四散逃窜，被契丹人撵在屁股后面追杀，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忘记要向瓦桥关逃跑！而水寨因为无人救火，眼见着就要烧没了。

他看见萧吼高举着一面“韩”字将旗，疾驰至关下，勒马急停，一把将将旗插入地中，抬头高声喊道：“赵将军！我家都统让我前来回复将军——雄州在此，我们来了！”

这是赵隆从军以来，所受到的最大羞辱。

但此时，甚至连这样的羞辱也已经不算什么。辽国既然已经渡河，他就陷入了必须婴城自守的境地。他的耳边，分明已经听到了载着火炮的马车辗过官道的吱呀声。而最重要的是，三军不可夺气——可是，瓦桥关自他赵隆以下，在韩宝这样的打击下，的确已经气夺！

难道这就是我要尽忠的地方么？！望着城下趾高气昂的萧吼，赵隆轻轻按住已经将箭搭在弓上了的杜台卿——那里在射程之外。

“杜大人，借一步说话。”

[1]. 梁门指的是安肃军安肃县，因五代后周时安肃县称为“梁门口砦”。

[2]. 指段子介，宋人习惯以官员所任知州之州名为其代称。

[3]. 本为宋时对“帅府州”知州之尊称，因段子介兼任飞武一军都指挥使，故有此称。

[4]. 镇州，即真定府。

[5]. 即宋祁，乃仁宗朝名臣，曾经做过定州知州。

辽军渡过易水、夺了宋军的两座水寨后，却并没有马上攻城，而是夹河列阵，好整以暇的垒灶做饭起来。韩宝再次向赵隆展示了他的谨慎，他不仅派出了两队骑兵在瓦桥关两面游弋，还派出了数千汉军，在城外砍树挑土，填平附近的水田。

赵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他占尽优势，却依然连半点机会都不肯留给自己。

午后，赵隆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在实战中见识到火炮的威力。

五门火炮，每门火炮都由四头骆驼拉动的驼车装载，除了对道路有所要求外，若论行军速度，较之寻常马车，毫不逊色。除了拉载五门火炮的驼车外，同行的还有十余驼车辎重，而护卫这五门火炮与二十五名炮手的，是上千余名契丹精锐骑兵！这支火炮部队，看起来不象是韩宝的麾下，更象是一支独立成军，协助韩宝作战的部队。他们渡河之后，在距城约两里左右的地方，卸去挽具。赵隆看着他们将长达五六尺的铜炮，从驼车上推下来——原来每辆驼车上的火炮，都已经事先装在一个炮架之上，这种炮架，赵隆曾经在河间府见过，都是由坚木制成，装有四个轮子，便于移动。但远远看来，辽人的炮架，与大宋神卫营的不同，神卫营的炮架较高，火炮可以上下调整角度，据说如此，发射之火炮能更加精准。而神卫营的炮手，随身也都会带着规尺，以计算发炮之远近。

但赵隆所见的这些辽军炮架，却极其低矮。他远远看见那些辽人炮手比划半天之后，方将五门火炮推到各自的位置。然后，让他大惑不解的是，辽人并没有马上发炮，竟然在火炮后面挖起坑来！

这却是赵隆从未见过的。

他并不知道辽军的这五门火炮，与他在河间府所见之宋军火炮，形制其实大不相同——宋军在河间府有大小火炮二十五门，射程远近各不相同，然而全是后装子母铳炮，每门炮配有三到五个子铳，事先将弹药装于子铳之内，作战之时，火炮便可以连续不断的发炮。而其弹丸以铅子为主，一炮发出，铅丸成百数十，人畜中者立死，要的便是杀伤范围大。而辽军这五门火炮，却是专门设计出来攻城之用——整个大辽国，这样的火炮，也就此五门，再多一门都没有了。

辽国设计、铸造这五门火炮的人，叫做韩守规，乃是一个辽国汉人，韩家世代都是辽国军中的工匠，韩守规之父因为相貌俊秀，被一个亲王看中，做了男宠，韩家因此显达。韩守规三十岁时，也就是熙宁十一年，被选中派往汴京白水潭学院格物院留学，他本就天性聪慧，兼之留学之前，在辽国曾经设计兵器、规划水利，甚至还主持过修建宫殿，因此在白水潭留学之时，实是如鱼得水。虽说格物院凡与兵器研究院有关之学问，对辽国学生都有所防范，但是学院到底是学院，如火炮之设计原理这些，本也不是多深奥的东西，况且，石越怨于他那个时空中的明代初期为了防止火炮技术泄露，采取秘不示人的方针，最终却是导致后继人材匮乏，成为至明代中叶，火炮便已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极力反对敝帚自珍的方针，而是力倡鼓励民间习学——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石越对白水潭格物院之影响，无人可及，而在这种政策之下，对于韩守规这样的聪明人来说，了解火炮火器之奥秘，那实在是极简单之事。相关的书籍处处皆是，而他的同窗好友，更是多有在兵研

院当差的。韩守规在白水潭读了五年书，回国之时，箱中便已经装了他自己设计的十几种火器图纸。而那时，辽国已经开始暗中仿制火炮有时了。待到韩守规归国，辽国仿制火炮便是一日千里——辽国坐拥幽蓟之地，治下拥有汉、渤海两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无数技艺出众的工匠，又有铁矿、铜矿，其冶铁、冶铜之技术，相比宋朝，可以说在伯仲之间。一旦有了韩守规的头脑，在火炮技术上，辽国较之宋朝，差的就只是经验的积累了。而偏偏韩守规本人，同时又正是一个天才的工匠！

如他铸造的这种“神威攻城无敌大将军炮”，采用了宋朝赵岩设计的克虏炮为原型，有准星、照门、炮耳，管壁较厚、倍径较大，但却又做了专门的改进，这种火炮，每门重达八百至一千斤，比宋朝最新型的克虏炮要重上一倍，与宋朝兵研院现时喜欢设计子母铳后装炮不同，韩守规采用的是前装弹药，所用的弹丸，乃是大如小斗的石弹！这“神威攻城无敌大将军炮”，一炮发出，声震数里，后坐力极大，炮手点火之后，若不及时躲进土坑，难免不被震伤。而其威力之大，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攻城神器。辽帝耶律濬甚至亲自赐名由这五门火炮组成的部队为“大辽神威军”！

这些内情，自非赵隆所能悉知。

事实上，他连“韩守规”这个名字都从未听说过，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大辽神威军”。他对火炮的最主要认识，来自于河间府的一次演习试射，那一次，附近军州的主要将领都受邀前往，亲眼看着二十余门火炮齐轰，实是赵隆有生以来所见的景象中，最受震撼的一次。这远不是他在讲武学堂时看到的那几门教学用克虏炮可以相提并论。

然后便是昨日……

然后，便是今日！

大约在申初时分，便听到几声巨大的轰隆声猛的响起，辽军终于开始发炮攻打瓦桥关。

辽军的第一轮炮击发出的巨响，惊得瓦桥关内的牲畜马嘶牛鸣，四枚石弹越过城墙，砸落城内，一枚石弹正好砸在离城墙不远的一座房屋上面，斗大的石弹落下，顷刻间就砸塌了半边屋顶。还有一枚石弹打在了城墙上，站在赵隆旁边的曲英咂了咂舌，从城墙上探出半个身子去看了一眼，嘴里立刻骂出一连串连赵隆都闻所未闻的粗口来——原来这城墙竟被这石弹砸出个数寸深的大坑来！亏得瓦桥关当年修筑之时，垒土是花了工夫的，要是一般小城，只怕挨得这一炮，城墙马上就得塌一块。

赵隆也是目瞪口呆，他原本以为辽人的火炮，与河间府的火炮差不多，或者充其量也就是七梢炮那样的威力，因此早已准备了布幔、皮帘等守城之物应对。他正在发愣，已听曲英在旁边骂道：“乖乖，赵大人，这玩意靠布幔、皮帘只怕耐不住。”

连杜台卿也忍不住骂道：“枢密院那群王八蛋，难怪他们在大名府要修石墙！赵大人，这该如何办法？”

“曲三，先让大伙将布幔、皮帘撑出去！”赵隆吩咐着曲英，一面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信心一点，“让胡巡检去城中，令城内军民，不得惊慌，小心躲避矢石。”说到此处，他故意提高声音，大声道：“瓦桥关坚固着呢。大家放心，这几块石头，砸不垮这城关！”

目送着曲英高声领命而去，赵隆转过身来，望着杜台卿，问道：“杜大人，上午所说之事？”

“你说现在就？”杜台卿惊讶的望着赵隆。

“我们去见柴大人罢！”赵隆望着杜台卿的眼睛一会，转身便朝雄州州衙走去。

身后，辽军又开始了第二轮炮击。

“开什么顽笑？！”雄州州衙，柴贵友瞪大了眼睛，望着赵隆，“诈降？！”他转过脸望着杜台卿，“难不成你也疯了？”

杜台卿默默不语。赵隆涨红了脸，道：“柴大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什么没有办法的办法。”柴贵友摇着头，道：“不成！不成！雄州守得住便守，守不住，咱们三个便一道自刎尽忠。诈降，成了还好。万一没成，到时候就算再想死，也不得干净了。”

“大人若只是顾忌此事，那下官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柴贵友狐疑的望望赵隆，又望望杜台卿。

“到时候便说下官与杜大人绑了大人献城，如此，纵然失败，亦不损大人清名。”赵隆是真的豁出去了，在这里，他不必再掩饰他的绝望。

“这……”

“柴大人，不得万不得已，下官不会出此下策。”赵隆高声道：“大人若是不信，不如上城楼看看，辽军五门火炮架在两里之外，发石如斗，易水南北，精骑数千。下官若是出城野战，无异于驱羊攻虎，自取败亡。想要婴城自守，城中却无一物可以阻着辽人的巨石，无一器能攻得着两里以外的辽军火炮！大人不是不知，我雄州城内，无论抛石机、床弩，能射到一里以外，便算是利器了！便这么着干等着挨打，早则今晚，迟则明日，这城墙总会被轰塌一块，辽人若是运气好一点，一炮轰中城门，那只怕连今晚都等不着！”

“如今之策，惟有诈降。辽人素来轻我，下官见韩宝用兵又谨慎，爱惜士卒性命，我们如今穷途末路，向其请降，他们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到时，若能说动辽人，允我出城请降，我便择数十死士，骑快马，暗藏霹雳投弹、火药，伺机而动，无论是与韩宝同归于尽，或能拼得一命，毁掉辽人火炮，辽人都必定士气大挫，雄州亦能赢得喘息之机，等待援军前来。”

“纵是辽人不让我出城请降，我们为表诚意，派去人质。他们既知我今晚将降，戒备必有所放松。今晚我亦可择死士数百，由城内地道出城，偷袭辽军，杀他个措手不及。若能除去辽军火炮，自是万幸。纵然一无所得，咱们也拖了一日时间，也是便宜。”

“人质？这辽人火炮，真的如此厉害？”柴贵友忍不住问道，他听赵隆所说，哪里是诈降，分明是孤注一掷。他口里问着话，眼睛却是望着杜台卿——在他的心里，他是信任杜台卿多过信任赵隆的。容城之鉴不能不防，万一赵隆是想要弄假成真……

杜台卿沉默了好一会，方沉声道：“柴大人，你也上城墙看一眼罢。”

自从昨天晚上辽军兵临城下以来，柴贵友还没有上过雄州的城墙——他一直都躲在州衙之内，念佛颂经。

北平寨至保州的路上。吴家口铺。

段子介勒马停在吴家口铺的入镇路口，望着眼前的残垣败瓦，沉默了半晌，突然破口大骂：“贼辽狗！莫叫本郡遇上！”这已经是他一路上，所遇上的第三处村镇，处处皆是一般景象，不仅人畜无遗，连房屋都烧得干干净净。

“段大人，斥侯只找到四五具尸首。”一个行军参军在前头听了斥侯的报告，回来禀报：“这吴家口铺原本有两百多户人家，男女老幼算在一起，该有上千人口，看来都是被辽狗掠走了。”

“押着这许多人，他们走不远。”刚是一路上他们所遇的三个村镇，加起来，人口便是上两千。段子介执鞭沉吟，转头望向身旁的北平寨寨主李浑，他早知李浑之名，知道他曾是大宋精锐骑军的护军虞候，又是殿前侍卫班出身，如今北平寨战略地位远不如从前，留在北平寨实是大材小用，而他来定州，时间不算太久，现今正是用人之际，因此才特意带着身边，正是为有所倚重。此时他心中犹疑，本待想问李浑，但旋即改变了主意，转头望着自己的参军们：“诸君可有何想法？”

段子介身兼飞武一军都指挥使，因两府深知定州之紧要，因此定州辖下，除军直属部队外，尚有一步营一马营——若是再迟上个一年半载，定州甚至还会有装备火炮的神卫营进驻。而此番率军东援，他带走了马营近一千八百名骑兵，以及军直属部队的大部——包括一个指挥的骑兵、一个指挥的辎重兵，以及随他而行的护军虞候与几十名执法队，

此外，还有定州巡检麾下的三百巡检，总兵力超过三千人。而随行之武官也不少，虽然军副都指挥使被他打发回定州守城，但军都行军参军，他却不能不带在身边，还有七名军行军参军，他带了四名前来，一名是掌粮秣的行军参军——这是免不了的，按例此职兼任军直属辎重兵指挥使，其他三名，一位掌情报地图，两位掌作战、训练之职。此外，他还带了一名书记官、两位军医……这些武官，都是从七品的翊麾校尉、翊麾副尉。更不用说他的都行军参军以及马营都指挥使，还是堂堂致果校尉！

近二十年的宦海生涯，的确确实让段子介变得更加细心。他到定州虽然不久，但已经明白，河朔禁军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阶级分明，上下有别。他若放着这许多致果校尉、翊麾校尉不问，反而先问一个罪臣起复的御武校尉，难免没有人不会心生怨恨。若是平时，他倒不怕这些，但如今大兵压境，一点点怨恨累积，就保不定有人会因此勾结辽人，以泄私愤。

但他的参军们似乎都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人敢冒然回答他。

军制改革在禁军之中广设参军，其意图一是为储备人材，一是为主将决策之时集思广益，在军一级设“都参军”一职，枢密院更是对此寄以厚望。但事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有些禁军中的确参军们起到了幕僚的职责，而在另一些禁军中，参军们起的是清客的作用——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奉承上意，因此专以揣摸主将的心意为先务。

段子介等了一小会，听几个人没头没脑的说了几句试探他意图的话，强忍心中怒气，转身问李浑道：“李寨主，你有何看法？”

李浑忙趋前一步，欠身回道：“段大人，下官以为，辽人未及深入，所到之处，便大肆劫掠，而且又是杀人少，掠人多，这正印证了大人此前的判断——其胸无大志可知。既然如此，下官以为，他们未必攻得下保州！”

“诸君以为呢？”段子介这次问他的参军们的语气中，不由自主的带上了一点点讥讽。

这一次，一个参军自以为明白了段子介的意思，忙大声道：“李御武说得极是。辽狗既然轻易攻不下保州，其顿兵坚城之下，师久必疲，我军正好好整以暇，慢慢前去，以逸待劳，必克全胜！”

师久必疲……段子介正恨不得一脚将这个参军踢到路边的沟里，却听到李浑高声道：“不可！”

那参军不料李浑跳出反驳自己，一脸傲慢的望向李浑，含讥带笑的问道：“噢……李御武又有何高见？”

他刻意把“御武”二字说得极重，显在讥讽对方的阶级，李浑却毫不在意，面朝段子介，大声道：“大人，下官以为，辽人在北平寨浅攻则止，其必不久屯于保州亦可知。辽人若攻不下保州，多半便会引兵他去。我军便算是快马加鞭去保州，也未必能遇上辽人，何况缓缓而行？”

那参军却不服气，讥道：“北平寨之重要性，如何能与保州同日而语？辽军不攻北平寨，可未必不攻保州。”

李浑回看了那参军一眼，反问道：“下官敢问这位大人，辽人若一意想要攻下保州，又哪来多余的兵力在这四处劫掠百姓？杀人放火、抢

劫粮食或还在情理当中，但若是劫掠人口，难道不当等到保州城破之后再说么？”

“或者辽狗兵力充裕……”

“若其兵力充裕，为何又不见在我军来的方向设置斥侯，甚至伏兵以待？况且，果是辽军主力在此，我军斥侯，早就该见着辽军了。”

段子介见那参军理屈辞穷，面红耳赤，却还想争辩，他心里虽极是痛快，却不欲他们再争吵下去，挥手止住二人，道：“不必多说，李寨主所言有理。李寨主，你以为我们当如何应对？”

“下官以为，我军的确不必急于去保州。”李浑抱拳回道：“但不是为了攻敌之疲。”

“唔？”

“辽军纵兵四掠，所掠之百姓、牲畜、财物，不在少数。其行动也必然缓慢。大人何不向四面八方，广布斥侯，寻找辽军踪迹？下官听说，辽人一向嘲笑我河朔禁军不敢与其野战，他们必然想不到大人竟敢寻找他们野战！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必能成功。”

“好！好！”段子介连赞数声，才又向诸参军问道：“诸君以为呢？”

这时众人早知他心意，当下一个个说道：“职等以为李寨主所言甚是，若能救百姓于倒悬，亦是不负大人护民之心。”

段子介见计议已定，便待安排斥侯，忽听到镇内传来喧嚣声。因问道：“出何事了？李寨主，你去看看。”

“是。”李浑领令而去，未多时，便见他与几个巡检押了两个二三十来岁的男子过来。

段子介望了一眼李浑，“他们是何人？”

“回大人，他们自称是吴家口铺人。”

“唔？”段子介转头，望着随行的定州巡检张庞儿，“张大人，你认得么？”

张庞儿忙上前来，仔细看了看二人，回道：“回段大人，下官虽为巡检，然保州非下官辖内。”

段子介点点头，纵身下马，踱到二人跟前，端详了二人一会，方问道：“你们是本地人？”

“是。”那两个男子早见着众人情形，双双跪倒，年纪较轻的那个叩头道：“回大人话，草民叫吴和尚，这位是我的结义哥哥，唤作吴三儿。我兄弟皆是吴家口铺忠义社的。昨晚辽狗过此……”

“昨晚？你说昨晚？”段子介听到这话，连忙打断二人。

“是……”

“你们听好，我要你们详详细细说给本郡听。”

四月十二日傍晚。

雄州。瓦桥关外，辽军先锋都统大帐。

韩宝穿着一副与普通契丹士兵没有多大区别的盔甲，坐在一张胡榻上，仔细的擦拭着自己的佩剑，不时抬头，观察雄州的战局。从他的帐中向外眺望，雄州瓦桥关的动静，都可以一览无遗。

现在，他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但是，韩宝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

对于这场战争，极少有人知道，韩宝与耶律冲哥在军中属于少数派。虽然大辽皇帝有权力做任何他想做之事，可是耶律冲哥沉默不语，心里对是否真的能打赢这场战争毫无信心。而他韩宝，则是不喜欢打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缔结和约的战争。

虽说战争既然已经开始，就必须赢得胜利。然而，他自归信之战以后，就格外的留意不要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他统率着两万余人马，包括三千契丹精锐骑军及两倍于此的家丁，一万渤海步军，六千余名汉军与工匠。这三族将士，能被选入先锋军，都是经验丰富的百战之余，都是大辽国力的一部分！如非必要，他再也不会轻易将他们消耗于南朝的坚城之下。

皇帝已经向阻卜、室韦、女直这些部族发诏征兵，那些部族兵才是可以随便消耗的，若有一日要苦战于坚城之下，要让数以万计的士兵去前赴后继的送死，他会耐心的等待着皇帝将这些蛮夷送到他麾下。

到那时，他一定会让南朝诸将好好领略一下，他韩宝用兵能刚猛到何等程度！

至于那些小小胜利，直到两朝皇帝重新签定盟书之日，都不值得他高兴。

五门攻城炮对着瓦桥关已经轰了一个多时辰，城墙上撑出密密麻麻的皮帘、布幔，但遇上火炮之利，却几乎如同摆设。瓦桥关的城墙被轰得坑坑洼洼，有一枚火炮越过城墙，击中敌楼，竟将敌楼炸塌了一角。宋军惧于大辽骑兵之威，不敢出城野战，只能龟缩于城中。然而面对大辽火炮，却是连守城也一筹莫展。若非这火炮的准度实在不敢恭维，只需一炮轰开城门，这瓦桥关早已经是他韩宝的了。

平心而论，这实已是大快人心之事。当年南朝以火器自骄于天下万国之时，绝不会想到，不过一二十年间，就有今日这样的情形出现。可是，这样的情形，却让韩宝与耶律冲哥们更加忧虑——通事局曾经探查得到南朝枢密院的一份机密文书，据那份公文所言，南朝自国力恢复后，两府于太平中兴十一年，也就是去年，奏请南朝太皇太后批准，要大举增建火炮作坊，预计若干年后的规模将是现有火炮作坊的二十倍以上！只要等到明年，沿边诸镇，如雄州、霸州，都将配备火炮与神卫营。再等五年，南朝要将沿边如雄、霸这样的重要军州，每城布置大小火炮三百门以上。

这份机密情报，也许是让皇帝觉得再也不能多等的原因之一。

以南朝的国力而言，他们如若真的想造这么多火炮，的确是造得出来的，传闻中，南朝设计出小火炮，不过几十斤而已，费铜并不多。而且，据说南朝并没有放弃铸造铁炮的想法，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进展如何。不论如何，韩宝都无法想象，以大辽的攻城能力，面对着善于守城的宋军，以及数百门火炮，该如何应对……

韩宝虽然对火炮了解有限，但他已经敏锐的意识到，火炮这种兵器，就是要越多越有威力，越大越有威力，五百门火炮齐轰，威力绝不止五门火炮的一百倍而已！

所以，虽然大辽的火炮如今能令南朝的许多城池一筹莫展，帮助大辽攻取一座座原本只能望城兴叹的城镇；能够在野战中前所未有的威胁到南朝的重兵方阵，但是，若将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就能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对大辽绝不是一件好事。以南朝的国力，可以轻易的造出上万门、甚至是上十万门的火炮，然而若让大辽造上万门火炮，只怕将大辽的皇宫全卖了都凑不齐这许多青铜来。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韩宝也发现了火炮的缺点。它们笨重、移动不便，尤其是在开炮作战之时，而真正要威胁能征善战的大辽骑兵，没有数百门火炮，将大辽骑兵引入事先设定的战场，亦难以如愿。因此，对宋军来说，当那一天到来——他们将大量的火炮用于野战后，火炮既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也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而对于大辽来说，只要统兵将领善于利用骑兵机动力强的优点，火炮对骑兵的威胁，远不如对步兵的威胁大。

只不过……韩宝耳边听着攻城炮那震耳欲聋的炮声，心里却突然冒出一个不怎么吉利的念头——也许，这将是辽铁骑，最后一次踏足河北平原了。

“父亲！”踏入帐中的，是韩宝的第八子韩敌猎，也是他十五个儿子中，最象他的一个，现年不过十八岁，便已经官至鹰坊副使，此次南征，便在他帐下做了参谋^[1]。

韩宝没有抬头，仍然继续擦着他的佩剑，只是淡淡应了声：“何事？”

韩敌猎欠身行了一礼，禀道：“萧忽古元帅在霸州受挫。”

“啊？！”韩宝终于停止了拭剑，抬起头来。

此番南征，大辽可谓倾国而出。十三万精锐常备骑军，除皇太子率两万骑御帐亲军屯兵南京析津府监国，上京道、东京道各留数千宫分军镇守外，十余万骑御帐亲军、宫分军倾巢而出，此外，还出动了三万渤海军、八万余汉军。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部族军正接到征召……

大军依旧分成东、西两道，西路设西京行营都部署司，以西京留守耶律冲哥任都部署，统两万宫分军、四万汉军，虽有步骑六万，然既要镇守西京道，又要监视上京道诸部族、防备宋军自河套东渡阴山，因此其目的只是牵制河东宋军，令其不敢轻易东过太行。

真正的重点自然是在东路。皇帝御驾亲征，下设行枢密院统辖军事，由耶律信、萧岚主持。而东路又兵分三路：萧阿鲁带统军一万余骑，号六万，袭扰镇、定；他韩宝率步骑两万余为先锋，出雄州，皇帝与耶律信、萧岚率主力三万御帐亲军、两万宫卫骑军、一万余渤海军、两万余汉军以及少量部族军，共步骑近九万之众紧随其后；而萧忽古则统两万骑兵、五千渤海军、一万汉军，计步骑三万五千余众，号十万，出霸州，攻沧州。

只有各军主将等极少数心腹之臣，才知道这次战争的真正目的。

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哪些地方重要，哪些事情重要……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了迷惑宋军，防止南朝察知军队调动，皇帝亲率的主力与耶律冲哥的西路军是滞后出发的——当其它三路军队进入宋境之时，这两支军队才刚刚集结完毕。

萧忽古的意外受挫，说不定会影响到整个战事……

“霸州不过四千余守军罢？”

“是。”韩敌猎的脸上也仍然还有未退去的惊讶之色，“萧老元帅也是我大辽的老将，此番为求必胜，皇上特意调动了十门火炮前去助阵，虽说那火炮并非是为了攻城而造……”

韩宝站起身来，打断韩敌猎，“伤亡如何？”

“折损了五千余人，战马一千多匹……”

“五千余人？！”韩宝当真是大吃一惊，“霸州呢？”

“两三千人的伤亡总是有的。”韩敌猎说完，见父亲沉吟不语，又提醒道：“父亲，咱们恐怕也得先做准备。”

“唔？”

“萧老元帅仍旧没有撤兵的意思，大军还在围城——依孩儿看，多半是皇上或者兰陵郡王下了密命，说不定，神威军也得去霸州助阵……”他口里的“兰陵郡王”，说的是耶律信的爵位，韩敌猎说到此处，忽然停了一下，试探着笑道：“孩儿看这仗打得，不象是以往的路数，倒似是皇上有意恢复三关故地似的。”

韩宝瞄了儿子一眼，忽问道：“若你是萧老元帅，你会如何攻取霸州？”

韩敌猎想都不想，便笑着回道：“若是孩儿，屯兵两千骑于城外，围而不攻。然后纵兵四掠，将霸州四野，焚荡无遗。甚而可以干脆不理它，绕城而过便是。这城值不值得攻，不可一概而论。若这仗打得短，反正南朝也不敢出城，攻它做甚？若这仗打得长，他既不敢出城，我围他三年五年，屯粮再多也吃没了，这城又焉有不破的？不瞒父亲，儿子就是想不明白，我大辽善野战，南朝善守城，都百多年了，皇上又不要

他们的地，又何必非要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放肆！”韩宝厉声斥道：“皇上要甚不要甚，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是。”韩敌猎连忙低头认错。

韩宝骂了一句，又问道：“那雄州呢？若是你来领兵，你待如何取法？”

“雄州……”韩敌猎沉吟了一会，转头看了一眼帐外的瓦桥关，忽然愣住了，笑道：“只可惜天下的城不能都这般取法。”

回头再看韩宝，也是望着帐外怔了一下，自言自语的说道：“请降？”

此刻，远处的雄州城头，一个人正举着一面白旗，拼命的摇着，还有人在大声吆喝着什么。

父子俩方相视一眼，帐外，萧吼捧着头盔走了进来，高声禀道：“禀都统，雄州乞降！”

[1]. 辽国北面行军官官名。

韩宝在亲兵的簇拥下，在他的大帐外，接见那位用篮子吊下来的雄州使者。他依然穿着那副平淡无奇的盔甲，但披上了一件华丽的披风，这件黑色的披风，是用上等貂皮制成，以金丝镶边，上面还嵌了一些东珠——这件披风，是大辽皇帝赐给他的。他的身后站着四个亲兵，一个牵着他的爱马“黑骢”，一个扛着他的长枪，另外两个，分别捧着他的弓与箭袋。两旁则站着他的几名参谋与裨将。

萧吼押着那个雄州使者来到他的跟前，一个三十来岁的南朝校尉，比韩敌猎还高，差不多有六尺高——听说南朝选拔禁兵，对身高极为重视，只是不知道他们对骨气是否同样的重视？这个南朝校尉穿着他的官袍，“正八品。”韩宝瞄了他一眼，用汉话问道：“宣节校尉？”

那个南朝校尉跪在他面前，用契丹话恭恭敬敬的回道：“下官宣节副尉曲英，叩见晋国公。”

韩宝略略吃了一惊，晋国公是他的封爵，让他惊讶的是，这个曲英的契丹话，竟然讲得极好。

他也改回契丹话，“你来乞降？”

“是。”曲英从怀中掏出一封书折，双手恭敬的高捧着，回道：“下官奉赵大人、杜大人之命而来，这是降书，请晋国公过目。”

韩宝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示意韩敌烈接过文书来，打开扫了一眼，一面问道：“若我没记错的话，雄州知州叫柴贵友。”

“是，晋国公说得不错。不过，那柴贵友不知逆顺，不识时务，已经被赵大人与杜大人擒住了。”

“好一个不知逆顺，不识时务。”韩宝嘿嘿干笑了两声，“我久仰你家赵将军之名了。”

“不敢，不敢。”曲英连忙回道：“赵大人说，此前冒犯虎威，还望晋国公海涵。晋公乃北朝名将，赵大人、杜大人，才是仰慕已久。今晋公领兵而来，雄州兵微将寡，纵是负隅顽抗，终不可能敌得过晋公之虎威，徒使生灵涂炭，受此无妄之灾。故此，赵大人、杜大人说，只要晋公答应全此一城之百姓性命，二位大人愿献此城。若大人不肯答应，则我雄州虽无器可当火炮之利，然纵是城破，亦必巷战到底。”

他这一番话，却又说得慷慨无比，惹得萧吼拔刃出鞘，厉声喝斥。

韩宝挥了挥手，止住萧吼，不动声色的道：“如此说来，赵隆与杜台卿，倒是仁义之将，我又焉能不成全他们？你叫赵将军与杜将军放心，他们若真心献城，我大辽皇帝最是爱惜人材，我亦可保他们富贵。但既要献城，却在何时？”

“回晋公话，赵大人与杜大人之意，是望晋公宽限一晚，明日便即献城……”

曲英话未说完，韩宝忽然一声大喝：“来人啊，将此人给我拿下！”

“是！”萧吼大声应道，手一挥，几个亲兵立即扑上来，将刀架在

了曲英脖子上。

曲英吓得两腿发软，面色惨白，呆一阵，才大喊：“冤枉，冤枉。”这回却是用的汉话了。

韩宝冷冷望着曲英，冷笑道：“你来诈降，还敢叫冤枉？！”

“冤枉！冤枉！晋公，我们真是真心实意想要献城啊……”

“既是真心实意，为何不立即打开城门献城？既已擒得柴贵友，为何不斩了他的人头送来？分明便是诈降！”

“晋公！晋公！冤枉啊！”曲英跪在韩宝跟前，叩头如捣蒜一般，“晋公明鉴，雄州沐赵官家恩德一百余年啊，人心归宋，献城之议，虽为大义，然军民昧于愚忠，多有不服者。柴贵友治郡，又是颇有小恩小惠，若然便这么杀了他，雄州城内，此刻便已是血流成河，若是这般，岂不是害了百姓的性命？便是仓卒让晋公进城，开城门不难，然进城之后，谁又能料到发生何事？赵大人与杜大人却是怕到时惹恼了晋公，弄巧成拙。愚民无知，总要时间弹压劝说；府库籍册，也要时间清点。况且明日献城，时间也不过一晚而已，若是缓兵之计，这一晚上又济得甚事？这……还望晋公明鉴呀！”

“既是如此，那你说，明日你们待如何献城？”

“是！是！”曲英连忙说道：“赵大人、杜大人说，若晋公肯全此城百姓性命，为表诚意，明日一早，便由赵大人押着柴贵友出城，献上册簿，杜大人在城内弹压，以防异变，大军进城之时间，则请晋公定夺！”

“好！既是如此，我便暂停攻城，明晨在此，恭候赵将军！”韩宝

挥挥手，示意亲兵放开曲英。“曲宣节，请起罢。”

曲英连忙爬起来，脸色犹是惨白，一面说道：“赵大人、杜大人说，晋公远来辛苦，让下官送来些些牛酒，犒劳大军。另有一点缙钱绸缎，是专门孝敬晋公的，还望晋公笑纳，不成敬意。”

“如此，那便多谢二位将军美意。萧吼，送送曲宣节！”

韩宝望着萧吼与曲英离去，正要回帐，却见韩敌猎快步过来，道：“父亲，只怕……”

他挥挥手，止住这个儿子，笑道：“不必多言，这是天助我也！”

四月十三日清晨。

保州，燕子林。这是一片由天然树林与人工林寨交错而成的大树林，数十年来，保州官府都严禁百姓砍伐树木，虽说因承平太久，偶有百姓偷伐，但至绍圣时为止，影响有限，只是在树林中踩出了许多樵夫小道。

此时，段子介便率领着近三千人马，在当地忠义社的吴和尚、吴三儿指引下，经由这些樵夫小道，隐藏在这片树林中。张庞儿的几十个巡检，则扮成逃难的本地百姓，正在跌跌撞撞，沿着林中的道路，向南前行。这条林中道路仅能容四骑并行，这些“逃难百姓”，也是稀稀拉拉的，三两一群，拉成了几里长。另有一些巡检则在本地忠义社百姓的指引下，在林中经由不为人知的小道穿行，随时向段子介禀报正由树林南方而来的辽军的情况。

大约三百名契丹人，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百名骑兵。押着三四百名百姓，还有上百头牲畜，几十辆牛车、驼车，全部装得满满的。契丹人兵力之少，出乎段子介之意料。他判断自己可能碰上了一支打草谷的分队，他的兵力三十倍于敌人，即便算上那些家丁，也是十倍于敌人。他的参军们都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伏击，但段子介却宁肯谨慎一些，这是他的第一次接敌，他完全不清楚敌人的战斗力。

他让辎重营藏在树林的北面，为防万一，又派了三百名骑兵在那里，协助作战——只要林中交上锋，他们就会堵住北面的路口。在树林南面的路口，他埋伏了一百骑与一百名巡检，封住辽兵的退路。然后让张庞儿的巡检们散布得远远的，防止有别的辽军经过。他自己则亲自率领一千六百余骑，埋伏于林中。

万无一失的安排。

只要静待辽人上钩。

南边，两个辽人的斥侯已经进入燕子林。再过一会，他们就会迎面碰上那些南下的“逃难百姓”。

几乎是与此同时。

雄州瓦桥关，晨雾未散。

赵隆与四十名精挑细选出来的死士，都穿着素衣素甲——这也是投降的标准装束——正准备出城“投降”。为了不引起韩宝的疑心，四十个人，只有十人骑马，三十人步行随后。曲英站在这只队伍的最前头，牵着一匹枣红马，马上面则坐着五花大绑的“柴贵友”。

真正的柴贵友，则郑重的穿上了官服，与杜台卿、高光远、胡玄通一道，来给赵隆与四十死士送行。

人人心里都明白，这是一去不复返之行。

而做此殊死一搏的人当中，竟然有雄州的主将，即便是留下来的人，心里面也尽是茫然、惶恐……

但是，这一日的交锋，赵隆已深知韩宝的厉害，已经有一个人冒充柴贵友，他绝不敢再找一个人来冒充自己。

他向柴贵友、胡玄通告过辞，叮嘱过高光远，又缓缓走到杜台卿跟前，两人默默对视了一会，赵隆抱了抱拳，轻声道：“杜大人，多谢了。”

杜台卿淡淡的抱拳回了一礼：“赵大人，忠烈祠见。”

赵隆突然感觉眼角有点湿润，他连忙挤出一丝笑容，回道：“忠烈祠见！”

城门，吱吱呀呀的打开了。

保州燕子林。

段子介看着那些“逃难百姓”按照事先吩咐的，在远远看见那两个契丹斥侯后，开始大声喊叫、四散逃窜，离得近一点的纷纷钻进树林里，离得远的拼了命的往北路，一面跑一面大声喊着。马蹄声越来越急促，那两个斥侯开始追赶这些“百姓”。段子介看到一枝羽箭掠过自己

的眼前，正中一个巡检的背心。他看见那个巡检就倒在离他不到五十步远的地方。

那两个斥侯大声喝斥着，声音越来越清晰，一些“百姓”见到有人死去，停止了逃跑，在鞭声、吆喝声中，挤到一处，还有人则跑得更快了。

时间几乎是在缓慢的爬行，每一瞬间都过得如此之慢。段子介感觉自己握箭的手心全是汗水，镇定！镇定！他几乎是在心里不停地提醒着自己。

计划万无一失！

他知道什么是“生口贸易”，他知道一个壮年男子在契丹的价格。南海诸侯用粮食、用一切他们能生产出来的东西来购买奴婢——每一个在这树林中逃跑的人，在这些契丹人眼里，都等于几百缗几百缗的铜钱！在辽国，这样的一个俘虏，便相当于十匹马的价格！这笔收入，够一个普通的契丹家庭过上两三年！

谁能抵得住这样的诱惑？

万无一失！一定要镇定！

终于，他看见一个斥侯，就在他眼皮底下，吹响了号角。

很快，树林的南边，也响起了号角声。

呼——段子介几乎是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他感觉到树林开始颤抖——那是数十匹的战马疾驰时的声音。

林外的辽军，终于上马进入林中了。

段子介朝身边的李浑使了个眼色，在自己的弓上搭上了一枝羽箭。

雄州。

赵隆领着他的死士们，出城才走了不到二百步，便听到远处传来骑兵行过的马蹄声，透过晨雾，可以看到是数百骑契丹骑兵，正迎面而来。

曲英紧张的回头看了赵隆一眼，赵隆知道他担心什么，轻轻摇了摇头，低声道：“马声不快不慢。”

他话音刚落，从那骑兵中已传来萧吼的声音：“来者可是赵将军与曲宣节么？”

赵隆朝曲英点点头，曲英连忙转过头去，大声应道：“正是。在下曲英，赵将军已依约而来！”

那边萧吼笑道：“我家都统期盼已久，特差萧吼前来护送二位，以防他变。”

“如此有劳萧将军了。”

“好说，好说……”

说话之间，萧吼的面容已清晰可见。赵隆此时才注意到，萧吼已经进入到雄州的射程之内，离城门不到三百步。

他心里忽然感觉有点不对。

突然，他看见萧吼拔出刀！他猛地回头——为了让韩宝不起疑心，雄州的城门，一直是打开的！上当！赵隆脑子里轰地一声，正待出声提醒，便听到萧吼高声吼叫着，那几百名契丹骑兵忽然加速，直向城门冲去。

紧接着，轰地几声炮响，他的四周，杀声四起，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辽军，从晨雾中冒了出来，冲向雄州。

雄州完了！赵隆伸手摸向腰间，那里藏着四个霹雳投弹，还有一个装着一截燃着的火绳的小竹筒——但他连最后拼死一搏的机会都没有，一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的契丹将军，率着一百名骑兵张弓搭箭，朝着他们冲了过来，转瞬之间，便将他们这四十余人团团围住。

“赵将军，家父令在下前来问候。家父让在下转告赵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介怀。家父知秦州赵子渐乃忠义之士，必不肯降我大辽，愿待以上宾之礼，待他日两国定盟，定礼送将军归国！”

此时，燕子林。

段子介藏在树林中，望着二十余名契丹人从自己眼前疾过，这些辽狗拉得太长了，他们完全失去了戒备。队尾还有几十名骑兵没有进入伏击的林道，那些人还押着几百名百姓。

他想要一次完美的胜利，等着他们全部进入埋伏的林道，从中间截断他们，以石击卵，不给他们留一点机会。这样，他还可以让部下与百姓的伤亡减到最少……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一匹战马从树林中冲了出来！所有的战马都应该衔枚，由那些每天都要骑它们的人好好照料着，不发出一点声响——理应如此！但是，这匹战马却稍微动了一下，然后正好踩到了一条蛇……

那些辽兵目瞪口呆的望着那些从树林中疯了似的冲出来的战马，然后，几乎只是一刹那间，便也发了疯似的用契丹话大叫起来。

段子介此时根本无暇去想为什么会有匹马冲出树林，几乎是下意识的，射出了弓上的那枝羽箭！

一名辽兵咚的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紧接着段子介的那一箭，从树林中，几百枝箭射向那条狭窄的道路。十几个契丹人立时便被射落马下。

树林之中，杀声震天，无数的宋军将士，高举着马刀，从树林中杀了出来。四十多名契丹骑兵，还有二百多名家丁，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被宋军团团围困在一条长达两三里的狭长的林间道路之中。

段子介看着他的部下与这些困兽犹斗的契丹人厮杀着，李浑已经领了几百人去截杀契丹后队的那几十名骑兵，他以为那几十名骑兵会毫不犹豫的沿着原路撤退，没想到他们反而是不顾一切的向着这里杀来。不管怎么样，这些契丹人想要送死，也只能由得他们，这倒省下了他很多的麻烦。他信得过李浑，正好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眼前的战场上。

这些契丹人大多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坐骑，或者主动跳下马来——骑在战马上会成为弓弩的目标，但他们步战格斗的经验也非常丰富，他

他们都是两个两个的一起，背靠着背，对付着五六个宋军。他们看起来壮硕有力，使用的大多都是粗大笨重的长兵器，挥舞起来毫不费力。

段子介原本以为这将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但他马上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道路狭窄，让他的优势兵力无法充分发挥，最多六个人对付两个契丹人，再多便无法施展。双方混战在一起，他也无法再组织起有效的弓弩打击——事实上，他事先也没有想过这些。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步战格斗的情况下，六个禁军会打不过两个契丹人。而的确，这也并没有发生。

只不过，战况远比他想象的惨烈，伤亡，也远比他想象的要多。

大多数地方，每倒下两个契丹人，同时总要跟着倒下一两个宋军。

有几个契丹残兵犹其凶悍。他看见一个穿着精良盔甲的年青契丹人，小腿上有被羽箭擦伤的痕迹，后背的盔甲被一把长刀砍开，脸上、身上全是血迹，伤痕累累，但仍然一次次挥舞着手中的长刀，每砍一刀，便大声吼叫着，他一人对付着三名禁军，可死在他刀下的宋军，至少已经有四五名之多！

还有一个看起来象是这队骑兵首领的中年男子，左臂、背上，中了两只弩箭，右腿还被砍了一刀，仍然在大吼着挥舞手中的狼牙棒，至少击碎了段子介两名部下的头骨。

段子介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很想上去和他们较量一下。但他的那几名参军此时无比忠义的站在他身前，让他清醒的知道今天这个愿望是肯定无法实现的。

不管怎么样，胜利的天秤要倒向哪一方，那是已经注定的事。

段子介的一个亲兵一刀砍中那个凶猛的年青契丹人的后背，那年青人晃了一下，便倒在燕子林中。那个首领突然发出狼吼一样的悲鸣声，不顾一切的扑向那个年青人，口里大声喊着一连串的契丹话。

直到此时，听得懂一些契丹话的段子介才总算明白，他今天网到了一条大鱼！

死在那里的年青契丹人，乃是辽国南枢密使萧阿鲁带的幼子萧婆典。被他俘虏的这位中年男子，叫做萧继忠，乃是萧婆典的哥哥，萧阿鲁带的义子，官至漠南群牧使。

第二十四章 天下自古无能才

1

绍圣七年四月十三日。

汴京。

尽管河北沿边，已经战火连城，距汴京一千一百二十宋里的雄州也在这一天陷落，但是，大宋朝的首都，这座普天之下最繁华的城市，却依然笙歌夜舞，歌舞升平。整座城市之中，没有人知道此刻千里之外的北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争论，仍然是王安石一生的功过，以及新党这二十余年的功过……汴京的市民，每天打开任何一份报纸，必有新旧两党的支持者连篇累牍的争吵、攻讦、漫骂；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太皇太后高滔滔，每日里要读的奏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不同派别官员之间的互相攻击，余下三分之一的奏折中，又有三分之二，是新党攻击旧党的现行政策，旧党痛陈新党过去留下来的种种弊政！两府也不得清静，两府要处理各部寺、各路州之的公文，每日还要接见各色文武官员

——以往，两府的宰执还可以从容的与这些官员聊天，以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官员本身的能力，这会成为两府许多决策的重要依据。但这一个月来，上下猜忌对立，支持新党的官员，防范着被他们视为支持旧党的宰执，反之亦然。纵是偶尔碰上一个政治立场相近的宰执接见，他们心里想的头一件事，仍是攻击政敌，试探着上面的风向。太皇太后的身体，小皇帝何时亲政，此刻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中低级的官员如此，两府、御史台、学士院、门下后省，各部、寺、监的官员亦不能不卷入其中，位居大宋朝心脏部位的主官们，彼此之间的猜忌与防范，甚至暗中的挑拨与斗争，此刻也成了他们的第一要事。

党争一天天的升级。旧党中已然冒出要“驱除小人”的声音，由旧党控制的御史台，对新党官员的监察也明显变得严厉……这样的情形，几乎让人疑心一场政治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这种党争也隐隐牵连到所谓的“石党”。许多旧党官员将石党视为新党的变异与庇护所，而不少新党官员则将石党视为旧党的羽翼。而石党的内部，主要是对旧党的不满也在日积月累，这些谋求彻底主导两府的石党官员，开始将过去的盟友旧党视为绊脚石，认为他们不思进取，对内对外的政策过于暮气沉沉。还有人严厉的抨击旧党才是党争乱象的根源，主张要将旧党彻底赶出朝堂。更有人忧心于未来，急于得到马上快要亲政的小皇帝的好感，不愿意绑在旧党这块石头上一同沉没……

幸运的是，石越与范纯仁的信任仍能维持。长期主持吏部，让范纯仁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与无形的势力，他还能勉强拉住在这党争中一日一日走向偏狭与偏激的旧党，不要将这场党争推向悬崖。而有石越在，就能令石党这一庞大的政治势力不至于随风起舞，也公然卷入这党争中遂致无药可救。尽管几乎石党的所有官员都蠢蠢欲动。

对此，石越除了勉力维持，亦无良策。

百般无计之下，他甚至考虑过政党政治，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各种制度为基础、为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土壤为支撑。否则，善政亦可为恶果。甚至，是最可怕的恶果！文化的改变比技术的进步，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别说他无法令高太后颁布一纸诏令，实施政党政治，就算他能做到，那除了造成大混乱，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若是一个国家之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全都是抱持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视对方为寇仇……就算是有成熟的政党制度，这个国家也逃脱不了政治精英全部陷于内耗而使政府陷于空转之恶果。除非有一方能大获全胜，但在这种文化下的某方大胜，伴随的，多半就是空前的政治迫害！然后就是反复的、更加残酷的政治报复……

石越很希望大宋朝的精英们，可以不尊重对手的智商，但多少要能学会尊重对手的动机。但他们最不尊重的，偏偏就是对手的动机。

令人讽刺的是，他也必须承认，这倒的确是自古以来政治恶斗的不二法门，从道德上抹黑对手，总是最容易与最有效的。

若不是还有范纯仁这些人存在，石越也许早就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放弃了。

借口总是很容易找的，路也有很多条——若要弄起权来，他不会比任何人差，让这个朝廷不再存在新党、旧党、石党，最终只有他石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是可以做到的事。甚至，这就是很多跟随他的人的心愿。

这样，从短期来看，他可以更容易的达成他的一些目标。他能将对自己的约束减到最小。

只不过，这样，他也就彻底的毁掉了一次文官政府中政党政治的萌芽！

也许，它还会艰难的重新萌芽，继续恶斗，历史重演，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可能的，只要是文官政府，总会有派系。

但也许，出现的会是他根本预料不到的什么东西。

但那必定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東西。

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至少不能去做那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

所以，即使找不到什么办法，他也只能继续勉力维持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法子，但石越知道，有时候，有些事情，看起来茫然无措，前途未卜，似乎不知道希望在何方，可是，若能熬得过去，只要能熬得过去，神奇般的，前面就会豁然开朗……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继续努力。

于是，自从章惇被赶出朝廷、田烈武被支往河北后，小皇帝虽然安静了，但是，石越也罢、范纯仁也罢，精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压制、平息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两人都坚信辽人就算真的要南犯，也是九月以后的事，这事总还可以缓一缓。他们除了要设法弥合中枢辅枢中已经悄然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每天还要在政事堂约见那些在新旧两党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有时倾听，有时施压，有时还要利诱……

这些人中，有些人会买二人的帐，但无论新党或旧党的支持者，总有一些人软硬不吃，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搞得二人灰头土脸。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清议首领”们。石越与范纯仁希望设法首先平息报纸上的争吵，先营造出一种和解的气氛。二人先是打算在政事堂召见汴京较大的几份报纸的主持者，不料这些人平素争吵不休，到了这时候，却又变得齐心了，全部称病不至。二人又想扮黑白脸，令人放话给报社施压，然而，话是放出去了，这些“清议首领”却全当没听见，甚至还有人公然挑衅，请两府放手来封禁报社，他们知道登闻鼓院在什么地方！因为害怕事态扩大，没几天，石越与范纯仁不得不马上亲自出来辟谣。

这几日间，石越与范纯仁正在努力说服司马光与高太后同意，让高太后与皇帝破例接见这些“清议首领”——这是石越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法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些“清议首领”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但是“忠君”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不给石、范面子很正常，但若是太皇太后开口暗示，这个面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会买的。至于那少数的几个，势单力孤，以太皇太后在臣民中的极高威信，他们也不会傻到引火烧身。

但这件事情尚未取得进展，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四月十一日，左丞相司马光偶染风寒，然后便一病不起！

意外的，这座城市的焦点，暂时转移了。

自从熙宁以来，真正在主导这个国家走向的大臣，只有四个人：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石越。而司马光又是绍圣以来，这个国家真正的社稷之臣——天下唯一的能得到皇室、朝廷、军队、士农工商都认

可、信任的宰相。的确也有很多人对司马光不以为然，也许司马光在能力上也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但只要司马光是首相，只要司马光在政事堂，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即使有各种危机、争议，但这个政权始终还是稳固的，这个国家始终还是稳固的。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司马光平安无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意识到的。

一旦他生命垂危，即使是汴京的贩夫走卒，心里也会泛起隐隐的不安来。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何而生！

但高滔滔却能明白的了解，她的不安为何而来。

今天，她又派了四个御医守在左丞相府，中使每隔两个时辰便去一次左丞相府，报告司马光的病情。一面，两天之内，她已经分别单独召见范纯仁、吕大防、刘摯、程颐。

她深知司马光之后，这四个人就是旧党的关键。

范纯仁温和，吕大防刚直，论声望也许范纯仁更高，但许多旧党官员感情上更亲近吕大防，尤其是陕西路出身的旧党，吕家兄弟的影响，无人能及。

不过，真正麻烦的却是刘摯与程颐。

刘摯任兰台有年，清望极高，是台谏派的首领，台谏派最麻烦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们是骨子里有党，可心里却以为自己无党，口里更是不承认有党。

而程颐如今备位侍从，表面上看不如前三位位高权重，但他有“天

子师”的身份，更兼有一帮好门生，他的门生遍布朝野，在朝者官职虽卑，却都是清介敢言之辈；在野者或聚徒讲学，或创办报纸，在学院，无论太学、白水潭、嵩阳甚至是西湖学院，都多有他的学生，而且大多是学术出众，极受士子推戴；在清议，则自《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报纸中，都有二程的徒子徒孙。

程颐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他的门生们，但是他的这些门生们却大多继承了他的治学为人的态度，许多人嫉恶如仇，在学术上对王安石的新学非常的敌视，与石学也有很多的争论；而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新党则持坚决的抨击态度，与石党也是分歧甚大。他们在学术上、政治上、甚至是师承门户上的恩怨相互纠缠，其复杂之程度，让高滔滔早就放弃了想要理清一二的想法。

她很少读司马光、吕氏兄弟、二程的书，也很少读石越的书，更加不读王安石父子、吕惠卿的著作……对儒学的门派之争，解释经义的分歧，她毫无兴趣。

她关心的是，司马光死后，这四个人，或者他们所代表的势力，能否继续和衷共济，维护着大宋朝，让它能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她更关心在她百年之后，这四个人能否得到六哥的认可，继续被六哥所倚重、依赖。她一心想要留下一个权力结构稳固的朝廷给六哥，既能约束年轻的六哥冲动妄为，也能制约石越成为不可一世的权臣，保证大宋朝继续遵守着祖宗法度，稳固的一代代传承下去。

小孩子崇拜他的父皇，有他父皇一样的性格，做一些冲动的东西，有一些好胜的想法，这没什么要紧的。祖宗自有法度，若她给六哥留下的大臣值得依赖，六哥也不得不倚重他们，迟早更会习惯倚重他们。

无论六哥心里如何看王安石，他想要将新党迎回朝中，那却是极困难极困难的事情。这一点，高滔滔看得比谁都明白，因为，六哥一旦亲政，他便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声望高得让他连罢免都不敢轻易下手的宰相——石越！而石越既然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位置，他也没有理由去破坏现存的权力结构，重新重用新党，只会破坏朝堂的权力结构，从而危及到他的地位。从来掌握了较稳固的权力的人，如非面临重大的危机，都不会愿意变化发生。

这一点，石越也不可能例外！

六哥若想要改变，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借助石党斗旧党，或者借助旧党斗石党，这样他才有改变的机会。高滔滔知道石越有多聪明，只要他不被更大的野心蒙昧了理智，他不会去做这样愚蠢的事。

她不想再去时时猜忌石越是否有什么野心。到了今日，石越不仅羽翼已成，还深深的扎根于大宋朝的权力结构当中，她就算是想干点什么，也得投鼠忌器。如今对石越要做的，必须得是实实在在的防范。好在祖宗法度严密，只要君主能始终牢牢掌握兵权，朝中有异论相搅，大臣相互制衡，而海外又有宗室诸侯……所以，只须令石越远离兵柄，他纵有野心，亦只能做个忠臣。

但是，如今，旧党却成了高滔滔心里最大的不安。

召见过这四人后，她甚至隐隐担心，司马光一死，范纯仁就会成为旧党的众矢之的！

那样的话，六哥倒是会很高兴，因为他一亲政，面临的，就是一个破碎的权力结构，他可以轻轻松松的任用自己喜欢的人，赶走自己不喜欢的人。

可那样，却会是大宋的灾难！

难道果真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么？

她没有时间感慨，也无暇再去关心契丹是否真的会南犯，眼下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将刘摯调离兰台，或者去做礼书，或者出外。程颐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刻，让他离开汴京也许更好，到南方找个悠闲富贵的州郡，将这个“天子师”好好供起来养几年，或者是个好主意……总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安慰的事情，比如范纯仁与吕大防两个人为首领的旧党，若是吕大防为主，范纯仁为辅，那么只怕最终连吕大防都会有容不得范纯仁的一日！

四月十三日，这汴京城中，只有大宋朝的皇帝，仍旧在对契丹念念不忘。

自从阳信侯出外后，杨士芳、呼延忠们都收敛了很多，不再敢在他面前多发议论，连与桑充国的联络，也骤然减少了。但是，赵煦并没有放弃，每天晚上，他都能梦到自己，穿着戎装，指挥着千军万马，与契丹人鏖战。然后，他站在一个城头上，一面嘲笑着司马光，一面接受契丹皇帝的跪拜——只是，奇怪的是，那个契丹皇帝长得很像石越。

白天，他看起来与平常一样，没有区别，做着固定的事情。但实际上，他花更多的时间练习骑术，他开始对军器监与兵器研究院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又有了更多的时间与七哥赵俟相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这个弟弟的生活，变得比他轻松、快乐许多。赵俟每天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每天要花一个时辰跟皇太后在一起，闲聊、逗得皇太后开心；然后就是上一些简单的课，他没比自己小多少，但是现在他还可

以优哉游哉的学着《论语》这样简单的课程，此外就是礼仪、骑射这些所有宗室子弟都要学的东西——而赵煦却已经开始背诵那复杂难懂、还被石越和一些学者指斥是伪书的《尚书》，每天还要听大臣讲课，学习治国之道，抄写本朝历代祖宗的《宝训》——于是，比起赵煦来，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耗在白水潭格物院，来往于兵器研究院……因为皇太后的宠爱，这个小亲王很得宠，他经常能从白水潭格物院或者兵器研究院搞得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和温国长公主一起。

温国长公主，赵煦又爱又怕的姐姐，算是又一个命运不太好的大宋公主——她十八岁才出嫁，嫁到一个开国元勋的家族，驸马都尉是一个才子，能弹得一手好琴，并且，热衷于赛马。但是，仅仅一年，她的驸马都尉，就因为一次赛马意外而死。于是，温国长公主究竟是要守寡还是再嫁，便成了宫内一个头疼的问题。

但至少在赵煦看来，这倒不是一件多大的坏事。三娘并没有悲痛多久，因为婚后她们夫妇的感情本就是不好不坏，所以，短短一个月后，她就恢复了。寡居的三娘与柔嘉姑姑不同，她不太招摇过市，自然也不怎么去格物院，更不会去兵器研究院——但那只是因为，她的方法是，派人去这两处，问问题，要东西。

而无论她想要什么，最终她总能要到。

即使兵器研究院据说是大宋朝的军机要地之一。

在皇太后赐给三娘的那座庄子里，赵煦曾经看到过各种各样的火器，甚至包括一门四百斤重的克虏炮！她宣称是自己花钱铸的。其实，无论她是怎么弄来的，赵煦也不敢表示异议——她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敢捏他耳朵的人。

他知道三娘弄来这门火炮的目的是放烟花。温国长公主喜欢看烟花，喜欢放烟花，也喜欢造烟花，乐此不疲。并且，这如今已经是汴京显贵人家新时行的事情，他们在一切节日大放烟花，比较谁家的烟花更加新奇、漂亮，然后公认的胜利者们仿佛就象赢得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般。为了这个，三娘自己就有一个烟花作坊，兵器研究院与格物院对于她制造新奇的烟花，显然是帮了不小的忙——要不然，以赵煦对三娘的了解，她不会舍得每年掏五百贯缗钱，奖励格物院最优秀的发明。

赵煦也知道，七哥的爱好的并不是造火炮，而是造船。但是他对火炮很了解——至少比赵煦自己了解得多。大宋最著名的火炮工匠、如今的知兵器研究院事赵岩，也是七哥的老师之一。赵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老师，甚至为了这个，还被人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面前告过黑状，因为他的这些“先生”们，虽然只是各种各样的工匠，但是据说这些格物院出身的人，大抵都精通算术，而懂得算术者，又可能研习过天文数学——这种学问，原本是严禁民间习学的，因为另有用心者可能利用这些学问在民间蛊惑人心、图谋不轨。而宗室习学这些，更是大忌。不过最终证明那是污陷，因为大宋朝允许设立天文数学之学的学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其学生、先生，都是在朝廷有籍可查的。赵俟学的，只不过是一些航海用的星象之学。

这若在以前，也许连学这些，也会被禁止。但是，自宗室封建之后，这些却是显学，几乎人人都会习学一些。虽然太皇太后与两府议论过，以后宗室们不会再轻易封建，也就是说，赵煦的弟弟们也许不会有海外为王，但是，这谁又说得准呢？且这些事情，赵俟也不知道，他还曾经认真的问过自己，他将来的封国会在何处……这可不是他能回答的问题。两府的话是有道理的，封建诸侯并非一直是解决宗室问题的最好办法，当宗室太多时，封建出去，能省下一大笔开支，但是如果只

剩下几个亲王而已，封建的成本就高了，倒不如先养着。赵煦已经明白了其中的诀窍——无非就是划算与不划算的问题，当皇帝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仍然是要理财有道。但这样的道理，是不便和七哥公然提起的。

也许他亲政之后，可以为七哥特例一次也说不定。

两人虽非一母同胞，而且君臣有别，但是，只要他能忠心的话，赵煦仍然愿意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对他的弟弟们，他总是如此，他控制不住的怀疑他们是不是有野心，但是，他心里却不时的软弱，想要亲近他们，想要如他小时候一样，与他们一起无忧无虑的玩耍。与三娘、七哥一起生活的时光，实是他记忆中，最温馨的片断。

他很想能够倚重他们，但又害怕倚重他们。

可是，不管怎么样，对能够有理由重新和三娘、七哥多亲近，他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

此刻，睿思殿内，赵煦盘腿坐在榻上，一面看着三娘与七哥下双陆，一面兴致勃勃的说着话：“……阳信侯对朕说过，契丹人因为有了火炮，才又生了南犯的野心。可这火炮，便是双刃剑，对我大宋日后北伐，也会大有用处。太宗皇帝的时候，就是因为攻不下析津府，才功亏一篑，若有了火炮这攻城利器，辽人决计也守不住析津。枢府去年上了份札子，道灵夏看起来是真的安定了，要再裁撤一些西军。两府总是说，天下无事之时，五十多万禁军，还是嫌多，国家最多养三十万兵也

就够了。桑先生也说，防着百姓，养百万兵也不够，依靠百姓，十万兵就可以纵横天下。依朕说，这养兵之制，历代之中，还是汉朝的好，各州郡都有一定的马步军，京师顶多就养十万精兵，如此粮草转运费用就极少，到了有事之时，召集各州郡之兵，数十万大军，顷刻可聚。若再能慢慢恢复藏兵于民的古制，则兵制便能大成。朝廷如今，不是养兵多了，而是禁军都集中在几处，粮食全要靠外地千里转运支撑，开销自然浩大。因此，朕以为，非但不能裁军，还要扩军，要扩充神卫营和马军，就算真要裁军，等日后恢复幽蓟了，再裁不迟……不过七哥，你说火炮真的能帮朕打赢契丹么？”

“能！”赵俟认真的点点头，“以后我定能替官家造一种能装几百门火炮的大船，开到析津城下，立时就能轰塌它……”

赵煦顿时愕然，却见温国狠狠的敲了一下赵俟的脑袋，骂道：“析津府在海边么？”

赵俟“哎呦”一声，无辜的摸了摸头，抬头奇怪望着赵煦，问道：“析津府不在海边么？”赵煦方点了点头，却听赵俟奇道：“那官家打它做甚？”

赵煦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他是知道赵俟的，他看地图，杭州以北的部分，他是从来不多看一眼的，即便那上面有他亲生母亲的故国。却听温国有些不耐烦地对自己说道：“六哥，这些事，你得去找两府的相公们商量……”

“找他们商量又有何用？”赵煦愤愤回了句，却见温国全神贯注的盯着棋盘，显是没多少心思听自己发牢骚，只得强憋着一肚子闷气，恼道：“只怕他们早就忘记先帝遗诏里还提到要收复幽蓟这件事了。”

“只要你记得，还怕他们不记得么？”温国白了他一眼。

赵煦一时气结，却也不好反驳温国的这话，只得悻悻道：“那契丹可能要南犯之事呢？朕记得又有何用？”

“那你念念不忘又能有何用？”温国转头望着赵煦，一副夏虫不足以语冰的神情，道：“既是无用之事，你老想它做甚？等你日后亲政，有的是操心的时候。依我看，反正父皇当日将个怎样的江山交到娘娘和两府相公手里，日后他们总会将这江山一毫不缺的还到你手里。契丹南犯也好，不南犯也罢，有甚好担心的？做官家的，总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能太小家子气。要不然，以后你亲政了，就算不累死，也得操心烦死。”

“哎！”赵煦微微叹了口气，他觉得温国说得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要他不去想这些，却又实难做到。而且，他还真担心他们会不会把他父皇留下来的天下，完整无缺的传到他手中。

此时的赵煦，绝难想到，雄州重镇，竟然已经陷落。他更加不知道，就在他与温国、赵俟聊天的这当口，契丹大举南犯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政事堂、枢密院，便在这个时间，轮值的宰执们，枢密副使许将、参知政事、兵部尚书韩忠彦正往宫内前来，准备向太皇太后与他禀报这个噩耗。而两府的使者，也已经分别离开禁中，前往各位宰执们的府邸，向他们禀报此消息。

大宋朝，再一次处于风尖浪口。

十三日，戌时。

内东门小殿内外，灯火通明。

在这个根本不该上朝的时间，大宋朝所有的宰执，除了病得已经不能移动的左丞相司马光以外，都齐聚于此，一个个脸色凝重，表情严肃。殿上珠帘之后，端坐着一言不发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帘外站着入内内侍省都知陈衍，帘后则站着清河郡主侍候。除此以外，所有的内侍、女官，全部都被赶出殿中。按照大宋朝的祖宗家法，连没有亲政的小皇帝都没有到场——他只能等在迎阳门幄殿内，等候宰执们在议论已定后，来向他禀报情况。

石越与韩维并排站在众宰执的前面。与其他的宰执一样，他心里也是充满了震惊——接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府中接见陆佃，陆佃在新党执政期间受到排挤，但在经术上却倍受王安石重视，其后接连参预、主持经义局、《新义报》，此后又干脆辞官，离开汴京，做了金陵书院的山长，并在当地创办了一份如今已是新党重要刊物的《江南》月刊，陆佃也因此成为新党在野人物中的重要领袖。此番陆佃来京，石越知道他立场一向温和，原本指望能够借他的关系，来调和与新党的关系——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契丹竟然在四月份就大举南侵！

石越不得不承认，他心里的确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

从界河一直到大名府，那是多少州县，那又会是多少百姓？！

契丹来了多少人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谁是主将？进军路线是什么？战斗力如何？……他也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契丹今非昔比，是百战之余，兵强马壮，远非西夏可比，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劲敌。

而国内，他既不知道新党会如何来面对这次危机，也不知道旧党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在军事上，他也完全不知道河朔禁军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至于他所信任的西军，他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调来河北作战。更不知道应该调动多少人马，以何人为将……

还有，西夏李秉常会不会借此机会趁火打劫？高丽人是何态度？

……

一切的一切，他有无数的疑问，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他从离开府邸到进宫，一路之上，已经迅速的理清了三四个首要的问题。他们必须首先组建一个能够与契丹人打仗的两府，并且要设立一个机构，来优先处理与战争的问题。他们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如何处置辽国使馆的人员？他们必须迅速抉择，河北路大名府以北的百姓，是否要组织撤离，大名府守军，是否要立即北上还是坚持固守？此外，他们必须尽快试探西夏人与高丽人的想法。

此时，绝不能再激化党争。

司马光的威望一定会受挫，这也会给新党攻击的口实，但是，打压司马光的威望既不符合石越的利益，也不符合大宋的利益，此时背弃与旧党的联盟更是不切实际，更不用说司马光眼看着就要不久于人世了——与其让人作践司马光，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司马光送上

神坛！

在新党与旧党政党化的道路上，石越不介意帮他们一把。他此刻，必须毫不犹豫的维护司马光，暂时稳固与旧党的联盟，哪怕因此要对新党耍一些手段。

他要把司马光与王安石都送上神坛！

给旧党与新党分别塑造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榜样。

由雄州、霸州分别传回来的奏折，在众宰执手中，无声的传阅着。石越知道，殿中的每个人，心里想的，肯定不会只是辽人的南侵，他们各有各的小算盘。不过，他倒并不担心，两府的宰执们，即使谁对司马光真有什么不满，除了章惇这样的人，是不会有谁真的会轻易自己亲自出马来当廷攻击的，更何况如今还有了章惇这个前车之鉴。一个宰执要对付另一个宰执，当然是借助台谏比较方便。

石越心里也知道，客观上，当辽人南侵的战报传到汴京的那一刻，在政治上，他就已经占据了一个最有利的位罝。天子其便的是，司马光又正好一病不起！

新党的许将势单力孤；旧党因为此前的判断失误、兼之司马光病重，正是三军夺气之时；韩维年迈，也无野心与他争雄；至于韩忠彦、李清臣，资历、羽翼、人望，皆无法与他比肩。再加上他还有领兵收复河西的经历，便是高太后，此时也不能不倚重他。

这内东门小殿，所有的人，都是在等着他开口说话。

果然，当吕大防传阅完那几份奏折交给陈衍送回帘后后，一直沉默不语的高太后终于开口了：“石丞相，契丹果然背盟犯境，君实相公又

病重不起，你说朝廷该如何处分是好？”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石越身上。人人都能感觉到，表面上还保持镇定的高太后其实也慌了，她一开口，竟不是从容的问“诸公”的意见，而是直接问石越的意见！

“太皇太后！”石越缓缓出列，拱手行礼，高声回道：“契丹毁盟背信，乃是自取败亡，太皇太后不必忧心。”无论他心里有多慌乱，在这内东门小殿，他都必须表现得胸有成竹。

“太皇太后放心，我大宋如今国库丰盈，士甲精练，只因两朝结盟，通好已久，不欲失信义于万国，且念及兵戈一起，死伤必众，大伤天和，方委曲求全，谋求两国之和好。他契丹虽强，难道我大宋便是弱国么？！他辽人既背盟在先，那臣敢请太皇太后颁诏于天下——我大宋若不能击破辽军，将契丹逐出国境，乃至收复燕云，誓不言和！”

石越厉声说出这番话来，真是一殿皆惊。众人都没想到一向谨慎的石越，竟敢出此大言，毫不留退路。高太后也是惊疑的望着石越，道：“丞相虽有决胜之念，然……”

她话未说完，便见石越跪拜于前，慨声道：“太皇太后！主辱臣死！契丹既敢犯境，太皇太后若信臣用臣，臣若不能将击败契丹，将其逐出塞外，臣甘当军法！”

“丞相果然有此信心？！”如此决然之话，令高太后也不由大感意外。

“太皇太后素知臣非徒知妄言之辈！”石越斩钉截铁的回道。

“好！”连高太后也不由拍座而起，望着石越，道：“丞相能破契

丹，吾亦能专任丞相！”

“谢太皇太后恩！”石越连忙顿首拜谢，“臣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丞相请起！”高太后凝视石越半晌，缓缓坐回御榻，一面对众人说道：“诸公都听到了，御敌之策，吾一听于子明丞相！”

她话音刚落，范纯仁与苏辙已躬身颂道：“太皇太后圣明！”其余众相措手不及，不得已下，也只得纷纷附和。

石越谢恩起身，又道：“太皇太后不以臣愚钝，委臣以大任。然天下之事，臣敢专任其责，不敢专任其事。臣敢请太皇太后，组御前会议，非常之时，暂合并两府事权，以专其事。”

“御前会议？”

“正是。”石越欠身道：“与契丹之战，乃是倾国之战。必集全国之财力、人力、兵力，方能成功。臣以为，兵部尚书韩忠彦、枢密副使许将、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副都承旨唐康、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皆知兵善谋，可委之以军务，枢府、兵部之事，由此数人统筹谋划，必无错漏。”

“户部尚书苏辙、工部尚书吕大防、吏部侍郎王存、工部侍郎曾布、权司农寺卿唐棣、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素有能名，凡财用、粮草、衣物、兵器、役夫之事，由此数人统辖，数十万大军，供给可保无虞。”

“此外，刑部尚书李清臣，御史中丞刘摯、知开封府王岩叟，凡纠察天下，以防小人趁机兴乱，委此三人，则反侧自消。至于诏告文书、

讨敌檄文，则委以翰林学士安焘、苏轼，都给事中胡宗愈。而臣与君实丞相、枢密使韩维、吏部尚书范纯仁总领诸事，凡事议而后行，庶几不误国事！”

石越的这番安排，算是煞费苦心。他知道高太后虽然此时说让他专任其事，但他到底不可能真的便就此专权独任，否则用不了几天，高太后便会想办法来架空他了。他提出这个御前会议，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为了让高太后安心。而这御前会议中，最关键的当然是兵权与财权，前者直接决定战场兵力调度、将领之任命，后者则关系到不让军队饿肚子，维持长期作战之能力。他一方面要将这两者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便能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又必须让高太后与朝中各派势力觉得可以接受，因此，他让韩忠彦与许将来分掌军务，而以吕大防、王存这两个旧党，来参掌财权。虽然人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将自己的心腹，凡是能够资格安插进去的，都安插进了其中，但这对众人来说，毕竟是意料中的事情。

果然，殿中众人，无人表示异议。连高太后也满意的点了点头，道：“丞相此策甚善。”

“谢太皇太后。”石越又道：“如此，则今晚便征召诸人，自明日起，皆至尚书省办差。今晚便要劳烦韩相公、许相公召集司马梦求、刘舜卿诸人商议，弄清楚若西夏东犯与否，各能调动哪些西军东援？沿途各要经历哪些州县？明晨好将这些送至苏相公、吕相公处，以便二位相公安排各州县准备路途之军粮供应。此外，须敦促种建中，尽快查明契丹之兵力部署，京师禁军哪些留守，哪些北上，也要有个章程。”

他说得虽然客气，但这俨然已是命令。韩忠彦与许将对视了一眼，默然不语。见高太后点头道：“那便辛苦二位相公。”二人这才出列，

欠身应道：“臣等必不辱命。”

石越又对高太后说道：“此外，契丹既然南犯，沿边诸州，断难阻其南下。自河间、真定至大名之间，诸州县百姓，是否要令其南撤？还有，辽国使馆，是囚是杀？这两事事关重大，须请太皇太后圣裁！”

“辽国使馆，且先囚禁起来罢。我大宋亦有使臣在辽国，生死未卜，不便轻易杀其使者。只是这河北诸州百姓……”高太后沉吟了一会，方抬头问道：“诸公以为该如何处分？”

她话音未落，但见范纯仁已经出列，高声道：“臣以为此事何须多议？！自当令其南撤，辽人豺狼之性，若不南撤，是置于大宋子民于虎口。”

但是，其余诸相，却没有一个人附和他。

连吕大防也面露迟疑之色。

要南撤的至少有八州之地，总人口粗略估计，不下两百万！

虽然战事一起，总会有大量的难民南涌，但是许多有家有业的人，还是会固守家乡。这和朝廷组织南撤是完全不同的——若是朝廷发布诏令，那种情况下还愿意留守的人，将会少之又少。超过两百万人口的难民，无论宋朝财政多么宽裕，都势必是不能沉受之重！

就算在军事上能起到坚壁清野的作用，就算在政治上能争取民心……

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不必考虑的。历朝历代都没有这样的事情，朝廷从来都不会考虑要保护百姓离开自己的家乡，以躲避战争的危险。

百姓是理所当然要承受这些的。

可是石越却提出了这件事。

若他不提，众人都可以当没有这事情。但是他既然提了，公然说不管那些百姓死活，却也没人说得出口。

没有人知道石越在想些什么。他要么就不该提起这件事；要么就应该支持范纯仁。可他提出这件事来，却把球踢到别人的脚下……

“子明丞相以为呢？”高太后显然也想明白石越在想什么。

“臣以为，事涉八州逾两百万百姓，是撤是留，该由两府共同决定。”

“唔。”高太后若有所思的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转向韩维，问道：“韩枢使是何主意？”

韩维这一生中，还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顾百姓死活的人，事实上，他是坚信自己一生中，是时刻以百姓疾苦为念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石越架到了火上烤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该怨恨石越，还是该感谢他让自己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考验自己的良知。

迟疑了好一会，韩维才终于说道：“臣以为，不能下诏令八州之民南撤。”

高太后的目光在韩维身上停留了好一会，才移向韩忠彦：“韩相公？”

“臣以为韩公所言有理。”

“苏相公？”

“臣亦以为韩公所言有理……”

高太后一个个的询问着她的宰执们，没有人站在范纯仁一边。连吕大防都反对南撤百姓！

她终于又将目光移回石越身上，再一次问道：“子明丞相以为呢？”

石越沉默了半晌，“是臣定策退守大名府，虽然当日并未想到这么快便会有契丹南犯之事，然既是如此定策，实际上便是臣已经出卖过这八州二百万百姓一次了！”

“一个月前，朝廷争论契丹是否会南犯。君实相公与臣，皆误断契丹将在九月南犯，故不欲仓促定策。一念之差，误国至此。臣算是第二次出卖了这八州二百万百姓！”

“俗语有云：事不过三。”石越抬头望着高太后，“臣已经出卖了这二百万百姓两次，实不愿再出卖第三次！”

“子明！”这一下，韩维是真的急了，他不顾礼数，转身望着石越，道：“为相者，当以大局为重！切不可意气用事。”

“韩公所言的确有理。”石越迎视着韩维的目光，但是语气却十分坚定，“不过，当年汉昭烈帝于败军之中，仍不肯抛弃百姓，这只怕不能算是意气用事。”

他转头面对高太后，“太皇太后，臣以为，只须我大宋不失恩信于百姓，大宋便绝无亡国之理！”

“子明丞相说得极是。”高太后点了点头，从容说道：“若谓我赵家将以结恩信于百姓而失国，老妇亦以为天下间断无是理！”

她说完，环视众人，离座起身，高声道：“草诏：令赵、冀八州州县官，谕告境内百姓，凡自愿南撤至大名以南安置者，听！沿途州县，许开仓廩赈济！”

“太皇太后圣明！”石越与范纯仁率先跪了下去，高声颂道。

“太皇太后圣明！”尽管心里面大不以为然，但是自韩维以下，其余的宰执们，也并没有坚持反对。

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决策是对是错，也没有人能知道大宋究竟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连石越与范纯仁也不知道，他们心里都清楚，在军事上，在财政上，这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极端愚蠢的决定。但是，这个决策，也许会让河北少死十万、甚至几十万百姓！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也愿意冒冒险。

内东门小殿议事之后，石越与韩维又领着两府宰执前往迎阳门幄殿，向小皇帝禀报了议事的结果。按故事，赵煦没有多少开口的机会，实际上他也想不出来什么好问的。尽管小皇帝成天想着北伐收复燕云，但战争真的来临，他对辽国的了解，却是少得可怜。而且，他显然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对这些反对他“先见之明”的宰执，还抱着一些抵触。

然后，宰执们便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韩维与韩忠彦、许将一道，彻夜召集密院与兵部的主要官员会议；李清臣则去知会开封府，亲自带

人去辽国使馆抓人；而苏辙与吕大防则可以各自回府，休息一晚。石越与范纯仁虽然无事，却也还不能休息，他们还得去左丞相府，向司马光报告会议的情况。

当石越与范纯仁去到司马光府上时，司马光半卧半躺的靠在一张软榻上，只能用目光打量着二人。他依然还有知觉，清醒着，但是气若游丝，发不出声音来。

石越仍然详详细细的向他介绍着内东门小殿议事的情况，范纯仁则不时在旁边做一些补充。司马光显然是在认真的听着，时不时用不易觉察的动作点点头，有时则皱皱眉。石越知道司马光的夫人张氏在六十岁的时候便已经去逝，他生平不曾纳妾，张氏夫人共生三子，前二子皆早夭，只有司马康长大成人，自司马康死后，便是由他的一个族侄司马富来照料他的生活。但几年前，司马光将司马富也打发回了陕州老家，左丞相府上，便只剩下一些仆人照顾司马光的生活。此时，他的仆人们都远远的站在门外，规规矩矩的叉手侍立着，既没有探头偷窥，也没有人交头接耳，但是石越能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的确确实流露出悲戚之色。

这不由让他有些感慨，司马光的确能有这样的人格，能够让与他毫无血脉关系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敬重他。

当石越说到他们决定南撤大名府以北的八州百姓之时，他发现司马光的嘴唇在动，似乎是低声说着什么，他立即停了下来，认真的听着，但是却什么也听不到，然后，或许是因为刚才试着说话用尽了力气，司马光阖上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他才又睁开双眼，费劲的伸手，指了指榻对面的一个

书架。范纯仁站起身来，顺着司马光所指的方向，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放着一册册的书稿，还有一个黑色的木盒。范纯仁愣了一下，取来这个木盒，回到司马光的榻边。

果然，司马光满意的点了点头。又伸手指了指房中的火盆，此时的天气，火盆并没有生火，范纯仁一时没明白司马光的意思，问道：“丞相是要生火么？”

却见司马光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摇了摇头，又抬起手指，指了指范纯仁手中的黑盒子。

范纯仁怔了一会，才明白他的想法，“丞相是想叫我烧掉这个盒子？”

这次却是猜对了，司马光又点了点头。

直到此时，石越才突然间想起近二十年前，不，应该是十八年前，柔嘉曾经对自己说过的一件事情。他心里猛的一惊，他早就已经把这个盒子忘了个干净，没想到，此时还能再见着这个物什。

这一瞬间，他顿时明白过来司马光在想什么。

范纯仁却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吩咐仆人找来木炭，生起火盆，依言将那盒子，扔进盆中。

石越与范纯仁都是呆呆地望着那个木盒，在火盆中，慢慢烧成灰烬。二人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司马光，便在此刻，已经永远地阖上了双眼。

河间府。

河间府本是秦代之上谷、钜鹿郡，南北朝时后魏在此设立瀛州，此名便沿袭至熙宁年间。熙宁间石越、司马光并路、裁并州县，才将瀛州升为河间府——这个名字来自于汉代，汉代在此设立过河间国。^[1]河间也属于关南之地，是周世宗从契丹手中收复的地区之一。宋初在河北东面抗御契丹，是以高阳关为根本布局，因此，直至仁宗时，瀛州也属于高阳关路。但是，澶渊之战，契丹南下，围攻瀛州，结果在此城下，丢了三万具尸体！最终不得不绕城南下，自此以后，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便越发受到重视。因为河间府地处水陆冲要，舟车通利，转运方便。周围又全是富庶之地，东临沧州，兼有农田海盐之利。契丹若南下，占据河间，则进可攻退可守，深入河北、京东，来去自如；而宋朝若要谋取燕蓟，河间府也可以成为前进基地——从河间府到雄州，不过一百三四十宋里左右，之间又有河北路最重要的官道。因为其地理位较之高阳关更加优越，慢慢的，河间府便取代了高阳关的地位，宋朝在河北路，形成了西有镇、定，东有瀛、莫的钳形布局。

绍圣以来，司马光、石越经营河北防线，便是以真定府、河间府一西一东为据点，皆是池深城高，屯驻精兵，若北方之敌敢深入大名府，则此二镇之兵，便可断其粮草，攻其后背，将来犯之敌歼灭于大名府防线之前。所以，实际上，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布局中，真定、河间，才是

大名府防线之关键。若无此二镇，则大名府防线便成了单纯龟缩死守的一条防线。

也因为如此，真定、河间府驻扎的，乃是河朔禁军中，最为精锐的两只部队：武骑军与云骑军。

自石越得意以来，大宋枢密院、兵部，遍布出身西军的武官或者亲西军的文官，虽然收复河西后本来塞防重点已经转移到河东、河北，但事实上却是，一切兵甲配给，西军总是会暗中得到照顾，连禁军征募，那些看起来孔武能战的，也是由禁军上军与西军先挑，然后便轮到河东军，到了河朔禁军，就只有挑剩的了。其余诸如前往讲武学堂培训、各军校毕业之学员分配，样样都是上军、西军为先，河东军次之，河朔禁军与东南禁军最后。两府虽然曾经有意裁减部分西军，或者将一些西军调防河朔，但也是因为西军在枢密院、兵部的庞大势力，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除了火炮配置、城防构筑这样直接由两府宰执决策的事情，河朔禁军事事皆受歧视。

河朔禁军中，惟一能得到平等待遇的，便只有武骑军与云骑军。这也是河朔禁军中仅有的两只纯马军。自从有了河套、河西之地后，虽然仍免不了要屯田养兵，但宋廷仍极注意保护那里的牧场，一方面以轻税鼓励汉人经营牧场，一方面对当地的蕃人也只征极轻的赋税，朝中战马来源，由赋税直接征收的只保持两三成，而七到八成则采取购买之方式——虽说官府之和买，总免不了要压低价格，但是绍圣以来，宋廷政治还算清明，且当地并非发达地区，物价较低，宋廷又严格控制购买比例，因此这十来年间，的确是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从宋朝有了稳定的战马来源后，而且对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抱着

极不乐意、百般限制的辽国，态度也转变了。再加上与西蕃、西夏的马匹贸易，宋朝的战马十数年间，就翻了好几倍。

以武骑军与云骑军来说，不仅配备了一人两马，此外，还配备了上千头的骆驼、骡、驴组成辎重营。这两只马军装备也远较其他的河朔禁军精良，它们既不是重骑兵，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骑兵。针对契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配备少量重骑兵，战斗技能不仅仅长于骑射，马上格斗冲锋、近战也很出色的特点，武骑军与云骑军的骑兵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搭配。每军中，有两个营的马军装备长枪、短枪、配剑、圆盾、手弩五种兵器，他们身穿一种特制的轻甲——胸前由一大块钢板防护，但手臂与大脚则几乎不受保护，戴着钢制头盔，战马则披上纸制马甲，短枪被用来投掷，长枪则用来冲锋，配剑用于格斗。另外三个营的骑兵则以骑射为主，他们只穿着纸甲，戴着很轻的头盔，战马则完全没有防护，配备弓、箭、手弩、短剑、小圆盾，还有五枚霹雳投弹。他们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将自己的骑兵训练得如同契丹人一样全面，因此只要求骑兵们掌握一两种战斗技能，比如弓骑兵就几乎不进行马上格斗训练。

这样的效果的确更好。

至少新任的云骑军都指挥使田烈武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从训练上来看，他的弓骑兵熟练的掌握了马上骑射的几种姿势，而且射程也能达到要求，只是命中率低了点，只有不到三成的骑兵能达到五中三，大部分骑兵只能五中二。另外两个营的骑兵，从力量上看，也能让他满意。

对于田烈武这样的宋军马军将领来说，他就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培养精锐骑兵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汉朝骑兵之盛，不仅仅是因为汉武

帝在长安组建了常备军，更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关中地区民间有大量马匹，关中地区的“良家子”，虽然不能如塞北匈奴一样完全生长在马上，但也是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这就保障了可靠的兵源供应。唐朝的骑兵之盛，除了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外，府兵制的存在，至关重要。当府兵制败坏后，大唐真正的骑兵，就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以胡狄为主。所谓的汉人骑兵，大量的其实只是骑马之步兵。田烈武对这些典故并不清楚，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马军将领，他知道大宋的马军，大多战士从应募入伍后，才开始学习骑马，要精熟骑射之术，已属相当不易。若要让他们如契丹人一样全面，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十余年前的西军，在打了近百年的仗之后，拥有的少数几只马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真正的精锐敢战之士；还有选拔标准更加严格，对天赋要求更高的上军……宋军中马匹的短缺是这十余年才开始改善的，朝廷鼓励民间养马，宣布对每户养马五匹以下不征赋税，是更近的事。也许再过十五年，大宋的马军也能拥有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供应，生长于中户与上户，打小骑在马上打猎、耕地、拉车，只有当这样的人多起来，大宋的马军，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至于现在，田烈武甚至不敢期待如今的西军马军也能如契丹人一样全面，虽然他相信西军仍值得信任，因为如今掌握着西军的，依然还是那些经历过战阵的校尉、节级。

所以，云骑军已经令田烈武十分满意。

他手握一万骑兵，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他是新官上任，对部下还欠缺了解，威信也未建立起来，而且这只部队从未有过实战的经历，但当四月十日他收到辽军入侵的战报时，他仍相信，他有足够的领兵经验，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大有作为。

四月十二日，他见到了由归信城一路南下，前来求援的使者。他本来已经在考虑发兵北上增援，因为据使者所言，辽军的兵力不多，若依托于瓦桥关、归信城，他完全可以与辽人一战。虽然河朔禁军经常有将领坐拥大军、避战不前而见死不救的事情，但这可不是西军的传统。西军许多失利的原因与河朔禁军正好相反，他们是在前去救援的路上被人设伏以待。虽说战败皆无荣耀可言，但相比而言，田烈武也是宁肯败在救援的道路上。况且，归信城的战况、使者的忠义，的确也让田烈武为之动容。

但是，当天晚上，雄州传回来的战报，却让田烈武不得不告诉那位使者一个坏消息——归信已经陷落。而他的上司，河间知府更是直接拒绝了他想救援雄州的要求。而知河间府在战时，的确的确是河间府内所有驻屯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幸运的是，十四日，他迎来了一个新上司。新任判河间府，正是刚刚罢相的前兵部尚书章惇！章惇是在上任的路上听到了辽人南犯的消息，便抛下从人，自己单骑快马前来，接掌河间府一切军政事务。

章惇到任当日，便答应了田烈武北上增援的请求。

田烈武已经整装待发，然而，当天晚上，从莫州又传来紧急军情——雄州陷落！柴贵友、赵隆生死不明。

局势仿佛在顷刻间坍塌。

从十四日起，从雄州、莫州南下的难民蜂拥而来，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涌入城中——如束城镇这样的小城不能给他们安全感，无数的百姓向河间府涌来。

但河间府只是一座城周十二里的城市而已。它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很快，街道上到处都睡满了逃难的难民。对于粮食的压力更是陡然增大。

十五日，辽人兵锋进入莫州境内，莫州北面的鄆镇被洗劫一空。

十六日，辽人绕道攻入莫州东面的长丰镇，在长丰镇放了一把火，将该镇烧了个精光。

当日更是传来谣言，风传霸州也已经陷落。因为霸州音讯隔绝已经许久，雄、霸之间，辽军遍布，章惇与田烈武一商议，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假定霸州的确已经沦陷。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辽人在攻下雄州后，一直没有直接攻打莫州城。二人猜测也许是攻下雄、霸，让辽人损耗太大，他们不得不休整数日。

章惇开始更加雷厉风行的整顿河间防务。他下令禁止难民再进入河间府，迫使更多的难民不得不继续南下，一面则在沿途而来的难民中，招募习练过弓箭、武艺的青壮，充入巡检。又派人带了一大堆忠士、锐士、守阙忠士、守阙锐士的空白告身，前往河间府各县、镇、村，颁给各地之忠义社、弓箭社的头领，让他们听令于河间府巡检，平时互相联络，定时向河间府报告消息。又颁下赏格，鼓励他们在辽军进入河间府后，敢于攻击小股辽军。驻扎河间府的宋军，原本除了云骑军外，尚有神卫营第十六营、以及河间府巡检三百余人，章惇大举募兵，兼之河间府本是做为重要军事据点经营，府库之中，兵甲堆积如山，数日之内，他就把河间巡检扩充到了六千余众！

有了这六千余巡检，再加上城墙上那二十余门火炮与整整一个营的神卫营，章惇与田烈武一合计，与其坐等着拥有火炮之利的辽军从容攻

下莫州再兵临河间城下，倒不如北援莫州，维持着莫州不被攻陷，也可减轻河间府的压力。兼之据此前雄、莫传回来的战报，辽军骑军只有数千人，显然只是先锋部队。于是，十七日，田烈武便亲率三个营五千余骑军，北上君子馆。君子馆北距莫州州治任丘县四十里，南距瀛州城三十里。田烈武无论北上增援莫州，还是南撤回瀛州，以骑兵之速度，半日可至。

然而，让田烈武纳闷的是，他在君子馆呆了三天，一直等到二十日，除了发现小股的辽军斥侯外，韩宝并没有对莫州发起进攻。辽军的前锋，只推进到鄆镇，便停了下来。

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商议了数次，都没能猜到韩宝到底在想什么，辽军究竟发生了何事。

契丹发动这场战争，必然有其目的。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能想到的，不外乎四个——其一，灭亡大宋；其二，报复大宋终止条约，试图通过突然的战争，迫使大宋重订城下之盟；其三，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夺取关南之地，或固守，或迫使大宋用财货赎回；其四，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如历代塞北胡狄所做的，劫掠大宋的沿边州郡，既能抢夺财物，亦能令大宋不堪其扰，最终不得不求和。

而且，只要战争获利，辽人便能再次确立对大宋的优势地位。

除了第一个战争目的，其余三个目的，皆有可能。田烈武的参军们虽然事先想不到辽人真的敢于南犯，但当战争开始，他们倒是很容易的理解了战争的原因——既然是岁赐确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没有了岁赐，自然就不会再有和平。

顺理成章。

只是他们不知道辽军的战争目的，不知道辽军究竟是开始了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就只能去猜测辽军的想法。

没有几个人相信辽军只是小打小闹，仅仅是想劫掠沿边。辽国已经不是一个蛮夷国家，而且大宋如今国力正盛，绝不可能对辽军的劫掠忍气吞声。劫掠沿边等同于邀请宋军去收复幽蓟，无异于将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也变成战场——这样一来，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而这对辽国显然不利。

而且，辽军南犯之前隐蔽得如此之好，又选择四月进军，如此煞费苦心，亦非小打小闹的迹象。其明显便是想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是如此，他们便应该迅速南下，在两三个月内，西军驰援之前，突破大名府防线，击溃河朔禁军，迫使大宋签订城下之盟——如若河朔禁军果真在西军到来之前就被击溃，西军数千里赴援，孤军作战，亦难有什么大作为，而且若西军急于复仇，反而可能被辽军各个击破。总之，若能如此，辽军至少能牢牢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军想要复仇至少也将是几年以后的事。

若其目的只是夺取关南，亦当及早攻取莫州，才能集中兵力，围攻河间，以便在宋军援军赶到之前，先攻取此城，避免腹背受敌。占据关南之后，便可取得先手，利用关南之积聚，与大宋争雄于河北。如此一来，大宋整个河北皆沦为战场，势必损失惨重。而契丹国力所受损耗则能减到最小。河北腹地利于骑兵驰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契丹将能尽得地利。

其实，即便辽军仅仅是想劫掠，也应该马上南下。他们既然攻得下雄州，自然也攻得下莫州。抢城市总是收获比较大的。雄莫之间相距不

过六七十里，骑兵一日可到，没有任何理由放过莫州。

因此，韩宝突然按兵不动，实是让人大惑不解。就算他是在等主力或者其他部队合兵，他既如此轻易就夺了雄州，完全可以趁势先取了莫州，在莫州会合主力，再来攻河间——这不正是先锋该做的事么？

莫非，雄州出现的，竟然不是辽人的主力？

这倒是有可能的。韩宝装出主力先锋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一只偏师，来牵制河间府的宋军。而他们的主力，则由镇、定南下。契丹若能攻取镇、定，将比占据关南更加有利——非止是河北，连河东也将陷入被辽军夹击的境地——雁门、瓶形天险，立时便化于乌有。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知少得可怜。他让主管情报的参军向雄州、霸州、高阳都派出了细作，但要等这些细作带回来情报，还需要时间。

在此之前，田烈武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在这里。

四月二十日。

保州，满城陵山。

陵山位于满城西南三里，满城东距保州州治所在保塞县仅四十里，西距北平寨也不过三四十里。在唐代天宝年间，这里曾经设立过满城县，然而，历五代以来之战乱，每有契丹入侵，满城总是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因此户口减少，至宋代，便已并入保州。宋初之时，满城犹是重要的军事要地，但到了绍圣年间，这里便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废城，

以及居住在城中的千余户居民。这既有和平日久的原因，也有司马光、石越重新规划河北战略的原因——过去在河北沿边密布着上百的军事要塞，因为司马光、石越要将兵力集中起来，遂致无兵可守，因此被废弃的，占到十之八九。

大宋河北边境，大体上是以保州为界，保州以东，池塘水泊数百里，这水泊与江淮不同，都是深不能行舟、浅不能过马的塘泊。保州以西，则多有层峦列嶂，处处都是小山，但这些小山都极为低矮，几乎无法阻挡步骑通过，所以宋廷才在此广植林木，以阻隔敌骑。因为一旦辽军到了保州东南，便是地势平坦得连这些小山都没有了。段子介的飞武军此时驻扎的陵山，便是这样一座低矮的小山，相传此山曾经是古代帝王的陵墓，当地百姓便叫它为“陵山”。

段子介驻军于此，实属迫不得已。

辽军——从燕子林之战俘虏的辽人手中，段子介已经知道这只辽军的统帅是辽国宿将萧阿鲁带，据说有六万人马攻入镇、定。六万骑兵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算上家丁就是十余万人，如此大军，与段子介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大不相符。段子介与他的参军们猜测，可能是正军连家丁一共六万，实际上应该是两万骑左右。这也符合他此前的猜测，以及保州知州张绪提供的情报，当日出现在保州城外的，最多不过三千骑，领兵者，正是萧阿鲁带本人！

几乎可以断定，萧阿鲁带分散了他的兵力——这也是今日之辽军最可畏惧者，因为长期的战争，今日之辽军，拥有数不清的出色的中低层将领，萧阿鲁带可以随意的将他的部众，分成百人队、千人队，四散出击。相比而言，河朔禁军中，以镇、定地区而言，敢于统率三千之众出城寻找战机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以战斗力而言，段子介率三千之众，

即便是乐观的来看，实力也只能与辽军千骑正兵加上两千家丁组成的千人队相当。

段子介十四日抵达保州，将解救出来的百姓与辽人俘虏全数交给保州知州张绪，因为十二日萧阿鲁带才从保州撤围而去，张绪与保州军民正是惊魂未定，见到段子介，无不大喜过望，当即杀牛宰羊，犒劳定州援军。张绪满心想让段子介替他守保州，或者至少留点兵力给他，不料十五日即传来保州东北的安肃军遇袭军情，安肃军军使胡沱遣使告急，段子介便即准备离开保州，前往救援这个“铜梁门”——因保州有神卫营第十八营的第一个指挥驻扎，段子介便想向张绪借一百名神卫营士兵，谁知张绪算盘打空，不仅一口拒绝段子介的请求，还担心引火烧身，反而连萧婆典的尸体与萧继忠这个俘虏也不肯接收。气得段子介七窍生烟，几乎与张绪翻脸。

段子介负气出城，一怒之下，竟打算直往保州三陵，在那里杀了萧继忠祭祖，慌得他的参军们苦苦相谏，这才做罢。原来这保州三陵，乃是赵家祖陵。宋廷在那里也部署了一个步营护卫——此营直隶殿前司，并无军号，其职责就是守卫三陵，便是遇上战事，也只有保州救三陵的责任，没有三陵守军救保州之义务。原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天下间这等荒谬之事却是甚多。萧阿鲁带率军过境时，竟然遣使前往三陵拜祭，而三陵守军也只是婉谢使者，其余任凭萧阿鲁带围攻保州也好，大模大样途径三陵也好，竟全当没看见。

张绪只想自扫门前雪，三陵守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最荒谬的是，最后说将起来，三陵守军还会占着理。因此，段子介休说在三陵杀不了萧继忠，便真让他做了，惹得萧阿鲁带报复三陵，最后此事往朝廷一报，凭他段子介多大的后台，也逃不脱个死罪。

但如此一来，段子介与张绪便是彻底闹翻了。

他最后也没去成安肃军，离开保州才半日，段子介便在路上又遇上胡沱的使者，原来辽军只有千余人，围了一日，因安肃县实有两城，夹河而筑，两城互相联系支援，辽军围南城见占不着便宜，在城外放了半日的火，便撤围往南去了。军使胡沱见辽军远去，引军蹶其后击之，两军战于徐水之畔，宋军虽伤亡过百，然亦斩首十二级而还。

段子介见梁门无忧，遂引军而西，他不能再过保州，便想取道满城而回北平寨。谁曾想，从保州至满城虽不过四十里，段子介却走了整整四天！

便在保州西北二十余里处，段子介竟然遇上了自遂城南下的一只辽军。这只辽军显然是在遂城大战之后，没占到什么便宜南下劫掠的，虽然有千骑左右的正兵，然挟裹着上千名宋朝百姓与财物，显是极为轻视保州宋军，招摇过市，全无防范。双方前锋各百余人率先相遇，猝不及防之下，一阵混战，而后双方主力皆以为是遇上了小股敌军，竟不约而同的一股脑的涌了上来。一番乱战之后，双方都大吃一惊，辽军本来极轻视张绪，万万料不到有数千宋军出现在保州与自己野战，而且以骑军为主，更不知宋军来了多少人马。段子介猛然见着至少上千的敌骑，一时也摸不清虚实，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更多的辽军。他毕竟领兵经验不足，若非辽军见他这么不知死活的乱战，误以为后面还有大队的宋军主力，先行怯了，慢慢的且战且退，脱离战场，段子介还不知道要把这场乱战打上多久。

但就是这样的一次短短的遭遇战，段子介又损失了近四百余人，算上燕子林之战的伤亡，他的三千人马，数日之内，竟已经折损了四分之一。辽军一转眼便撤了个没影没踪，段子介也不敢追赶，草草清点了战

场，便护卫着辽军留下来的数百名百姓，向满城转移。

然而，段子介又犯了个大忌，就在他清点战场、携带百姓转移的这点时间里，辽军已经回过神来，他才走了十里路，这只辽军已如附骨之蛆一般，如影如随的跟了上来。段子介战也不是，走又不敢，只得找了处小高地扎寨固守。那只辽军试探着攻击了几次，见段子介防守严整，便也大模大样的在几里之外扎营，与段子介僵持。

段子介此时真是哑巴吃黄连，此处距保州城不过三十里，张绪肯定早已知道消息，但他绝然不会出城相救。而他更不知辽军何时会有援军到来。

于是，就在离满城不过十里远的地方，段子介与辽军僵持了三日。双方互相忌惮，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第四日清晨，段子介一觉醒来，照旧派出一小队人马去试探着攻击辽军，才发觉那只辽军已经在晚上悄悄的拔营走了。想来是辽军分散出击，各部之间联络不易，那只辽军等了三天，等不到附近有辽军出现，也不敢继续这么僵持下去，因此先行走了。段子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护送着百姓进了满城。他的部下皆是初历战阵，虽未遭败绩，但不到十日之内，两次交战，全都累得筋疲力尽，兼之伤兵众多，段子介本想在满城休整两日，再回北平寨。谁想满城守将早已知道他与张绪闹翻，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上司，好说歹说，就是不肯让段子介部在城内休整。段子介百般无奈，不得不在陵山扎营。

直到此时，段子介才是真正领教了张绪这等人的无耻。即便是国难当头，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同心协力。他们好心来救保州，数百人死难，换来的却是这般待遇。段子介巡视营中，便见麾下将士都是一肚子的怒气，骂不绝口。

好在这数日两战，段子介虽然指挥、判断，都不完美，却终究是建立起了他在军中的威信。河朔禁军百年未有战事，对辽军不无畏惧之心，段子介两战辽军，未遭败绩，的确是让他的部下树立起了难得的信心。在陵山休整这两日，他又亲自带着医官，查看伤兵伤情，煎汤敷药——段子介本就颇有豪侠之气，与士卒相处，皆以兄弟相称，因此满营将士，对他都十分爱戴。须知自古以来，将领对士兵，纵然爱护，讲的也是“爱兵如子”，因此将领只有称士兵“孩儿”、“儿郎”的，极少有称“兄弟”者，这上下阶级之分，不管何时都清晰得很。如段子介这般，不仅嘘寒问暖，而且不问阶级，年长者称“兄”，年幼者道“弟”，众校尉虽然看不过眼，但于士兵，却颇能收心。于是这一两日之内，竟是满营军士，无不交口称赞“段定州”是个好上司。因此，虽然众人对张绪多有怨气，却倒也并无兵变之虞。

让段子介忧心忡忡的，却是他的飞武军战斗力太差，以及对于战场形势他完全两眼一抹黑这两件事。

他坐拥两千余已经有过实战经历之骑兵，面对辽军一个明显是大战之后的千人队，以两倍之兵力而不敢攻击！他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与辽军作战，他却完全不知道此时辽军在哪里，未来将在何时何地可能会碰上辽军……

前者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战斗之技能，只能在一次次与辽人的短兵相接中去磨练，除此再无他法。但后者呢？到达满城后，段子介立即解除了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之职务，虽然也许不能对他太苛责，但是，几天前的遭遇战，让段子介意识到了这个职位对他的军队来说是事关生死的，他无法再容忍任何颡顽无能者占据如此重要的职位！

既然他的飞武军打不了遭遇战，那么他就要尽量避免打遭遇战。他

是在定州、保州作战，朝廷花费数十年，配合此处之地形构筑的林寨，已然给了他极大的空间。他是主军，他应该熟悉地形，了解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地形对自己有利，辽人会出现在何处……便以几天的那场遭遇战来说，若他事先知道有这么一只辽军会南下，他的地图上显示，至少有三处树林与小山他可以设伏以待！

虽然在保州遇到如此待遇，但段子介绝不会因此就退回定州的城墙之内。对段子介来说，正因为这个国家有张绪这样的人存在，他这样的人才应该更加努力，只有如此，他才对得起死在浚水之畔的向安北。既然他判断辽军只有两万骑入侵镇、定，而且他已经知道辽军是大举入犯，那么这里的辽军就不是主力，按着过往的战例，这支辽军应该大举深入，一路烧杀抢掠，然后在大名府一带与其他各路辽军会师……所以，段子介也深信，虽然萧阿鲁带分兵四出劫掠，但这一路所有的辽军，必然会在大致的时间，往某处聚合，然后继续深入，与主力会师。而他要做的便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萧阿鲁带得逞！

他要让辽军明白，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宋军。站在他们面前的，绝不是那支只会消极防守的军队。他要让萧阿鲁带的分兵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两天之内，他让定州巡检张宠儿兼任了他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因为燕子林之战，保州的一些忠义社纷纷前来投奔，他将他们全部划入张宠儿麾下，而张宠儿则将这些忠义社的人遣散回去，让他们联络各村各镇之忠义社，刺探辽军动向，传递情报。他让保州境内之忠义社，将刺探之军情，全部传至吴和尚与吴三儿处，而二人再送往北平寨。虽然如此传递之军情，多半难以及时，但若能将定、保州附近之军州忠义社全部联系起来，他就能大致弄清楚辽军活动之范围，各部大致活动之脉络，最终他就能知道辽人将出现在何处。

只是此事必须尽快。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萧阿鲁带会在何时聚合他的大军，继续深入。所以，在十九日，段子介便遣出张庞儿，让他带着自己的数封书信与全部巡检，分别前往定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乃至深州、赵州。

此外，他又采用李浑的建议，让李浑从军中挑拣出这数日两战之中，犹为勇武的战士共三百余人，别立一指挥，让李浑任指挥使，担任自己的亲兵牙队。下次再遭遇辽军，他便让这只牙卫承担冲锋陷阵之重任。

对于这些举措，段子介其实心中也忐忑得很。他并不确信是否会有结果，特别是倚重忠义社——辽国通事局经营已久，万一忠义社中有辽人的奸细……段子介总是会忍不住这样想。士大夫们是很矛盾的，他们以百姓的保护者自居，却并不是很信任百姓，在他们的心里，百姓是“小人”，而“小人”则不讲节操，容易被“利”收买，且易被愚弄与操纵。况且，孔子还说过，用不习于战阵的百姓出战，等于是抛弃了他们……段子介也是个士大夫，尽管他是武举出身，但究其内心，他到底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他愿意为百姓出头对抗权贵，甚至愿意替百姓下狱坐牢乃至冒生命危险——这些对于段子介，不会有半点的犹豫。但是，若要他相信百姓，却并不如他发布命令时所表现的那么容易。

实际上，那很困难！

但他知道张庞儿与李浑所献之策，是他改变自己对辽军一无所知现状的唯一办法。

除了信任忠义社，他别无选择。

[1]. 真实历史上，据《读史方輿纪要》，至北宋末年之大观年间，才升为河间府。

河北，大名府。

四月二十四日，御前会议成员、枢密院副都承旨唐康踏入北京大名府正南门景风门时，北京宫城内那座熙宁十七年建成的钟楼的大钟，指针正好指向巳正时分。大名府距汴京三百二十里，唐康自二十二日出发，率领几十名属下昼夜兼程，不过两日间，便抵此名城。

唐康对大名府十分熟悉，他曾任大名府通判，参预大名府防线之修筑，于此功劳卓著。大名府原本有宫城、外城，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外城周四十八里二百六步。在宫城与外城之间，还有牙城、隍城——这座大宋的陪都，乃是河北路最大、最坚固的城市。而自宋廷经营大名府防线以来，大名府再加改建，耗费缗钱无数，四十八里的旧城，被全部改用砖石加固，成为外砖石内土城之格局。城墙上炮台密布，上下交错，装备大小火炮共三百余门，其中两千斤以上的重炮十余门，并有两个神卫营驻守。各城门全部重建，不仅皆建有瓮城，而且皆有三重城门。原本接近废弃的两道水关——上水关善利关、下水关永济关皆加修葺，并有炮台防卫。除此以外，四围之王莽城、五鹿城、阳狐城等小城皆加修葺，屯兵置炮，在城北安平门、辉德门外，更修筑了坚固的砖石牙城，各置火炮十余门驻守。

因此，如今大名府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雄镇。

因其城防过于坚固，为防晚唐五代魏博之患重演，大名府内外驻守之两营神卫营、雄武一军的两个步军营、飞武四军的一个马军营，平时皆互不统属。此外，雄武一军、飞武四军之军部皆设于城内，一在城北，一在城南。无事之时，大名府知府与通判只统辖两个神卫营与大名府巡检，亦不令其握有雄武一军与飞武四军之兵权。而卫尉寺、职方司，皆在大名府设有分司，监察禁军不法情事。除此以外，两府更是立下法度——驻守大名之雄武一军逢奇年与驻守磁州之雄武三军换防，飞武四军则逢偶年与驻守洺州之武卫一军换防，如此一来，凡守大名之禁军，皆两年一换，彻底断绝割据之隐患。

宋廷选择大名府来苦心经营，不仅仅是因为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军事上是汴京之门户，而且也是因为此地十分富庶——三四万禁军驻扎于此，粮草供给，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依靠转运——至绍圣七年，大名府全境在籍人口近八十万，因为大名府豪族势家不可胜数，若算上隐户，人口将远远超过百万。而这北京城内，人口达到三十余万，若算上南来北往的商贾，则人数更多。

而即便需要转运粮草军需，大名府也兼有水陆之利。陆路上大名府与汴京有官道相连，水路上，大名府更有永济渠与黄河经过——以大宋水军之能力，即便遭遇围困，大名府也可以是一座永不断粮、永远有援军的城市。^[1]

此刻，大名府的官员们齐聚在宫城的正南门顺豫门迎接唐康，这里还有很多官员认得当年的“二阎罗”，不过，知大名府孙路、通判游师雄，却都是让唐康感觉陌生的面孔。

孙路与游师雄皆算是旧党，但二人虽都是进士出身，却皆有知兵之名，孙路与邢恕关系极好，深受司马光赏识，这几年构筑大名府防线，

居功至伟，是个连石越也赞不绝口的能臣；至于游师雄，是关中大儒张载的弟子，几年前他至政事堂叙任，被石越、范纯仁大加称许，当即改了他原本的任命，优差通判大名。石越曾私下里对范纯仁议论这二人，说道：孙正甫器具，最多一路转运，游景叔纵做到河北安抚使，亦难尽其材。

因此之故，唐康对二人倒也不敢怠慢。与孙、游及大名府众官员见过礼，便由孙路、游师雄引着他，进了宫城，前往河北路转运使司。绍圣以来，河北并未设安抚使司，四司衙门中，提刑使司设在河间府、指挥使司设在真定府，只有转运使司与学政使司在大名府。因此到了转运使司衙门，只有河北路转运使陆师闵与学政使陈元凤在中厅前迎接唐康。

进了这转运使司，唐康虽是人乏马疲，但也不由得不提起精神来。这陈元凤不必说，河北转运使陆师闵，亦堪称熙宁、绍圣年间的大宋官场中的一朵奇葩。此人出身名门，却是死硬新党，因为在益州强硬推行茶法闹得怨声载道，蜀中官员自二苏以下，个个对他恨之入骨，但历王安石、吕惠卿、司马光、石越，无论两府是谁在主政，他竟始终能转祸为福，屹立不倒。想绍圣之初，他被御史中丞刘摯盯上，本来已经危在旦夕，不料王、马、石合作，发行盐债，因为这陆师闵为国库增加收入的确是一把好手，他反而转祸为福。司马光、石越经营大名府防线，以河北豪族势家太多，便将陆师闵升为河北转运使，陆师闵到任之后，立即奏请对凡是不肯让出土地修筑要塞之豪族，征收一定之“保境钱”，并设计了一个让绝大部分人都摸不清头脑的极为复杂之计算“保境钱”之方法，他对朝廷解释时，这“保境钱”似乎极少，于是竟然顺利的通过了给事中那关。谁知实际执行之后，按同样之计算方法，他这“保境钱”，竟能将绝大部分的豪族闹得倾家荡产。朝廷发文让他解

释，他竟回得朝廷哑口无言——他完完全全是按着朝廷批准之“保境钱”征收方法进行征收的。

唐康至今都没明白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一点的。但他知道，两府的相公当中，如李清臣，还有以前任兵书章惇，对陆师闵都十分赏识。连石越与范纯仁都认为这样的官员，总是有必要存在的。只有苏辙与御史中丞刘摯，始终对他看不顺眼。但是无论如何，陆师闵如今依然担任着几乎是大宋地方官中最重要的职务。^[2]

“陆公、陈公。”与陆师闵、陈元凤见过礼，唐康便直奔主题，抱拳道：“虏事急矣。康奉使前来北京，一是奉御前会议敕令，设北道都总管，以知大名府孙路兼，令大名府通判游师雄佐之，康则奉旨监军。”他一面说着，已然起身，一个从人捧出一卷敕令来，孙路连忙躬身上前，接过敕令。唐康又道：“朝廷议定，权由北道都总管，统领大名府及磁、洺、博三州诸禁军、厢军、巡检、义勇。朝廷不日将于大名府设河北宣抚使司，节制河北诸将，统兵作战，这北道都总管司，便是要为宣抚使司，做好准备。”

唐康高声说完，众人脸上都并无意外之色。自辽人大举入侵之消息传至大名，陆师闵、陈元凤等人，早已料定朝廷必会设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之类的机构，节制河北兵马作战。唐康既然宣布了设立北道都总管司及相关人事任命，那么众人便已知道，唐康、孙路、游师雄三人，都是将来能入宣抚使司的人选了。陆师闵与陈元凤虽然眼热，但他们也自知朝廷不可能让他二人来组建北道都总管司——二人身份不同，转运使兼掌一路兵权，那实际便是安抚使了。这于将来宣抚使接掌权力，大为不便。

因此，陆师闵只是试探着问道：“那宣抚使会是……”

“此非康所能知。”唐康摇摇头，不肯透半点口风，只是又说道：“枢府已经颁令调兵，令姚君瑞率云翼军前来北京集结。此外，枢府还抽调了龙卫军、威远军、横山蕃军、环州义勇前来大名，吴安国的河套蕃军将前往代州，渭州蕃骑则前往真定府。我来之前，西夏正使已向朝廷上表，称他们对契丹南犯毫不知情，不会与契丹勾结东侵。不过蛮夷之言，难以尽信，是以枢府暂未调发振武军与神锐军。”他掐着指头算了算时间，又补充道：“再过两日，姚太尉便要率拱圣军北上，进驻河间府！”

唐康这番话一说完，众人脸上皆露出欣喜之色。众人都知道，他口中的姚太尉，指的乃是赫赫有名的“关中二姚”中的老大姚兕，而“姚君瑞”，则是老二姚麟。自从种家兄弟相继去逝，年轻一代的种朴、种建中等人皆还未成气候，二姚便成为西军将门世家中声望最高者。尤其是姚兕，官至正四品上忠武将军兼拱圣军都指挥使，位列枢密会议。由他统兵前来，无疑是给河朔诸军吃了一颗定心丸。

陆师闵便即笑道：“有姚忠武先来，那我等便可放心了。只是前日所颁诏旨……”他突然提起这话头，众人的脸色都又变得凝重起来，一齐望向唐康。

唐康知道陆师闵说的，是朝廷日前颁布天下的《敕榜赵、冀八州军民诏》。这道敕榜，是直接颁给河北赵、冀八州军民，告诉他们契丹已经大举南犯，朝廷已然召天下之兵北上御敌，然恐契丹残暴，残害八州百姓，乃谕告诸州百姓，凡愿意南撤者，朝廷将沿路设粥场提供食物，并在大名府、相州、卫州直至汴京，及黄河南流南岸之京东路诸州搭设棚帐，提供避难之所直至战争结束。

这份敕榜，毫无疑问是受到许多官员质疑的。但是两府颁给各府军

州县之敕令中，措辞严厉，勒令各级官员必须执行此诏，否则将以贻误军机论处，亦由不得他们反对。

然而，赵冀等八州的官员倒也罢了，诏书中提到的大名府等将要接收难民的府州官员，却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考验。他们要防止大量的难民带来的犯罪、暴乱、疫疾，就必须提供充足的粮食供给与足够的住处，并且保证医药供应。可是他们谁也无法预测到将有多少难民到来，虽然敕榜中朝廷提供了指示，告诉哪些州县的难民应该尽量前哪些州去避难——但事实上，人人都知道这难以做到。许多的百姓根本没有任何地理知识，他们只会随着最多的人群向南边涌来。

而大名府则是首当其冲。

便听陆师闵又说道：“自敕榜颁布以来，每日皆有数以百计的难民进入大名，以后恐怕还会更多。我们已经得到消息，章子厚在河间府，不准逃难百姓进城，数以万计的百姓正沿着官道南下——如今官道根本无法北上。”陆师闵望着一脸平静的唐康，继续说道：“我已经给沿途州县下令，反正他们也要南撤了，干脆开仓赈济，给那些百姓也提供粮食，免得他们饿死，发生疫疾。只是南逃的百姓不知道有多少，再加上朝廷颁布了敕榜，大名府储粮再多，康时你刚才也说了，还有这许多大军要来大名府集结，到时候少了军粮，我这运使难辞其咎。可是我若不给这些逃难百姓吃的，朝廷敕令，我也不敢不遵。”

“漕节所言不错。”陈元凤接过话来，道：“最令人忧心者，是逃难百姓太多，阻塞官道，且对大名府防线，亦是极大隐忧。若契丹以奸细混于百姓之中进城，而以大军紧随百姓之后而来，只恐朝廷苦心经营之大名府防线，辽军将不费吹灰之力而攻破……”

唐康不动声色的听二人说着，此时忽然问道：“陆公、陈公——康有一事不解。”

“康时请说。”陆师闵与陈元凤交换了眼神。

唐康环视了四人一眼，缓缓问道：“方才二公道每日皆有数以百计的难民进入大名，为何康自进城一直到宫城，却未见着一个难民？”

“这……”陈元凤干笑了几声，道：“不满康时，在康时来之前，我四人已经商定下令，大名府境内诸城，皆不许南逃百姓进入。凡有禁军驻守之要地，百姓亦不许近三里之内。”

孙路也点点头，道：“除此以外，我等已令巡检去清查官道，以保证南逃百姓，不会占据全部官道。在馆陶^[3]，我已令人在那里检查这些逃难百姓，凡是以乡里藉贯结保者，许其南下。孤身或独家独户逃难，皆要严加盘查，以防奸细混入。”

陆师闵笑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大名防线事关重大，我等不敢掉以轻心。朝廷敕令亦没说非得让这些百姓进城。只是，现今逃难百姓还少，再过些日子，恐怕……”

唐康这时已然明白，陆师闵、陈元凤们早已商议好了对策，绝不肯让大名府防线冒一点儿的风险，但是又怕他这个朝廷派来的监军不干，因此一面诉苦一面交待他们所做的安排。唐康既可以默认他们的安排，也可以表示反对——只是那样一来，唐康就得承担后果，而他们也不用与唐康发生任何的争执，用不着得罪这位眼见着就要炙手可热的大红人。

看起来，无论是陆师闵、陈元凤这样的新党，还是孙路、游师雄这

样的旧党，对于朝廷的南撤八州百姓之令，都是不以为然的。

唐康看了看这四人，发现只有游师雄一直没有说话。他微微笑了笑，不置可否，道：“陆公、陈公，既是如此，在下想去一次馆陶。”

“那也好。”陆师闵笑道：“康时先歇息一日，待北道都总管司之事办得差不多……”

“不。”唐康笑着打断陆师闵，“在下是想立刻去……”

“这……”陆师闵与陈元凤皆意外的看着唐康。陈元凤旋即笑道：“既然如此，那便由我便陪康时走一趟罢。”

“有劳了。”唐康笑道：“不过在下两夜没有合眼，实是再也骑不得马了。还要借辆马车。”他一面说，一面转身对游师雄笑道：“孙大人身为北道都总管，事务必多。可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游大人是否也能陪在下走一趟馆陶，在下离开北京多年，许多事情，还要向游大人请教。”

游师雄惊讶的望了唐康一眼，连忙起身回道：“师雄敢不从命？”

君子馆。

田烈武的五千云骑军进驻此地，已有七八日。雄州与霸州的形势，依然不明朗，倒是在君子馆西北的顺安军高阳关，几日前出现了千余骑辽军，这只辽军烧光了高阳关外的几个村庄，见高阳关守军坚守不出，也不曾叩关，便绕道南下，直取永宁军而去。

同时，从高阳关传回一个噩耗，定州知州段子介率军东援保州，于十八日在满城大败，三千兵马全军尽墨，段子介生死不明，定州局势岌岌可危。

这让田烈武更加忧心忡忡——难道辽军的主力果真竟是自镇、定南下？

这天的早晨，田烈武巡视完各营早操之后，照例带上他的参军们，登上君子馆的城楼，远眺北面的莫州。莫州依然十分的平静，平静得令人感到诡异。

通往莫州的官道上，不断的有数十上百的百姓，扶老携幼，背着包裹，赶着牲畜，向南行来。几乎与官道并行的高河^[4]之上，也可见到不少百姓划着小船，逆流而来。对于这些南下的百姓，官府早已懒得盘查，尽管田烈武还是派出了小队骑兵盘查北上的行人，但他也并不指望他出现在君子馆的消息，能瞒得过韩宝。

他只是一直在琢磨韩宝为何还没有出现。这几日间，他又详细问过了本地的老人，确信了所谓的“塘泊防线”，根本不可能阻止辽军——在雄、霸、莫、清、沧五州之间，有好几个大泊，一到夏秋两季水就浅到可以徒步涉水而过，而到了冬天就会结冰，也就是说，只有春季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在春季的话，如果赶上滹沱河发大水，自深州以东，一片泽国，哪里还用得着这塘泊？难怪熙宁年间，新党有些官员对塘泊防线大不以为然，极力主张改造。

而河流也难以依赖，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以往契丹都是秋冬入侵，河流结冰，水军完全无用，因此，大宋根本没有黄河北流部署任何水军。毕竟谁也不会养一只一两百年都可能没用处，每年只能在固定的季

节存在的军队。

没有水军防守，辽军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渡河，而宋军也干脆的放弃了倚河防守的打算。反而为了方便百姓，河北的这些河流上，还修筑了无数的桥梁与浮桥。这一时半会，谁也不知道这些桥梁究竟还有多少没被拆毁。

所以，这些都不会是韩宝没有出现在莫州的原因。

一面竭力猜测着韩宝在想什么，另一面出于对镇、定形势的担忧，不仅是田烈武，连章惇也再三遣使来叮嘱田烈武切不可轻举妄动。这让原本打算派一个指挥的骑兵前进至鄆镇试探一下韩宝的田烈武，最终还是决定做罢。丧失一个指挥的兵力事小，挫了全军的锐气事大。对于近百年未有战事之河朔禁军，哪怕是小小的失利，也会对士气造成严重的打击。

在城楼上站了一小会，田烈武看见他的几个亲兵也出现在官道上，拉住几个百姓开始询问。他听到身后有人说道：“郡侯^[5]，问了几日了，也不知今日能不能得些有用的消息。”

田烈武未及回答，便又有人回道：“这些百姓只怕所知有限。有许多人，虽是雄州人，可自打出娘胎起，便连瓦桥关都没过去。这些百姓多是契丹烧杀到自己的村子或者邻近村子，才仓惶南逃，他们哪里能知道契丹的动静？况且这几日盘问，逃难百姓，还是莫州的居多。”

田烈武转头望了说话之人一眼，却是个三十来岁的高壮男子，他认得是他的一个参军，唤做刘近。因问道：“刘参军所言亦有道理，只是若不如此，参军可有更好的法子？”

“回郡侯——”刘近见田烈武相问，连忙欠身抱拳，道：“恕下官无礼。我大军在君子馆，却连区区百里外的雄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亦一无所知，这与守株待兔何异？韩宝乃是北朝名将，我军在君子馆，联结莫州、河间，这些算计，他能看得清清楚楚。敌暗我明，下官恐怕我军落入韩宝算中……”

这番话恍如在田烈武耳边炸起一个惊雷，说中了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担忧的一个可能。他霍然一惊，望了望刘近，却没有说什么。便在此时，一个亲兵大步跑上城楼，走到田烈武跟前，禀道：“郡侯，有个叫张叔夜的求见。”

“张叔夜？”田烈武不由得一愣，他记性甚好，自然还记得此人，不由奇道：“他如何出现在此处？”一面吩咐道：“快请。”

这却还是田烈武第一次见着张叔夜。他带领众人回到行辕，便见一个锦袍男子在辕门外倚马而立，腰间佩了一柄弯刀，马上挂着一个包袱，一张大弓，一个箭壶。

那人见着田烈武等人，便连忙趋前一步，欠身抱拳道：“下官权知保定军张叔夜，见过田侯。”

“权知保定军？”田烈武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便见张叔夜苦笑了一下，道：“正是。下官便是新任权知保定军。”

“那你运气可不算太好。”田烈武不由得笑了起来。原来这保定军，地处雄州与霸州之间，在大宋的军州当中，算是个很小的军。张叔

夜谋的这个差事，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坏。因为他官阶不高，做到权知保定军，已经算是优待。只是田烈武早已听说他原本是想进密院、兵部，如今却被差到保定军这么个小地方，相较而言，那必定是在两府被人捉弄了。

他颇疑心是唐康搞的鬼，因此一听张叔夜自报官职，便不由得笑出声来。

却听张叔夜也笑道：“运气也不算太坏。好歹慢了几日，没被契丹围在城中。”

这一句话，顿时令得田烈武大生好感。因赞道：“嵇仲倒是个磊落男子。你既知保定军被围，还来此做甚？”

张叔夜笑了笑，朝着田烈武又是一揖，笑道：“下官是来投田侯的。”

“唔？”

“下官到了河间府，听说契丹已经得了雄州。见过章大人后，听说田侯在君子馆，便特地前来投奔。”张叔夜说到这里，也不问田烈武是否肯接纳他，又说道：“田侯，这君子馆可并非久留之地。”

“哦？”田烈武听得心头一惊，这时也顾不了太多，情不自禁便问道：“嵇仲何出此言？”

“下官听说田侯来此，已经有七八日。而七八日前，雄州便已沦陷……不瞒田侯，下官是三日前到的河间，在河间时，下官便与章大人打了一个赌，赌三日之后，田侯必定还在君子馆。下官侥幸得胜，章大人方允我来投奔田侯，不再一定要让下官去守那肃宁城、肃宁寨。”

田烈武的脸色越发凝重起来，问道：“嵇仲凭什么敢如此断言？”

“凭韩宝数日之内，便能取雄州重镇！”

“这位张大人说得极是。”田烈武身后的刘近这时突然插话道：“下官也斗胆一言，莫州东西，皆有大泊，契丹骑兵只能从中间官道两旁的数十里之地通行。韩宝为契丹先锋，麾下之兵，最多不过两三万，少则仅数千。他知我大军在君子馆，却未必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马。我云骑军若是倾巢而来，则有万余骑。我万骑马军，倚城而战，韩宝兵力虽多，却无法分兵调动——东面的塘泊虽然有些地区可以通行，但亦要我军兵力少而难以尽守，其方敢涉水前进。因此，下官这几日间，也在怀疑韩宝其实是不敢强攻莫州。”

张叔夜惊讶的看了刘近一眼，笑道：“原来田侯军中，亦有智者。”

刘近连忙谦道：“岂敢。此前我军因韩宝轻取名城，而惧其强，却未曾想过，韩宝亦有所惧。在下却也是今日才终于想通这一点，哪里及得张大人三日前在河间，便已料定。只是在下仍然想不通，韩宝既不敢前来强攻莫州，那么其多半便要绕道，张大人以为，他会从何处绕道？”

“梁门若不保，则韩宝必自高阳关而来。梁门若存，雄州与高阳关之间，水泊宽广而深不可涉，又有梁门守军与高阳关守军相呼应，田侯大军北援高阳关也不过百里，两日可至。韩宝不会走高阳关。”

田烈武挑了挑眉，“嵇仲的意思，韩宝会从东面绕道？”

身后众参军听到此处，也渐渐都明白过来，此时都是吓了一跳，有

人惊道：“辽人想包围我们？”

“我若是韩宝，也要打这个主意。”张叔夜笑道：“遣一只精兵，自东面绕过来，插入君子馆与河间府之间，切断我军之联系，然后大军倾巢而下，直取莫州。到时我河间、君子馆之大军，皆被辽人牵制，南不得，北不得。若是果断南下，退回河间府，与河间之兵合拢，或还能全身而退。若稍一犹豫，待辽军攻下莫州，或者干脆弃莫州来，则我军休矣。”

刘近此时也完全明白过来，“若辽人击溃我云骑军，甚至田侯若有不测，田侯乃是天子近臣，天下名将，一朝有失，河北震栗，休说莫州难存，便是河间也岌岌可危。”

众人听得此处，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只有一个参军迟疑了一下，才质疑道：“就凭韩宝麾下兵力，他如何敢保必胜？”

田烈武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道：“这不是韩宝的兵力。”

“郡侯的意思是？”

田烈武默然了一会，沉声道：“嵇仲的意思是，如今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韩宝，更可能是耶律信！韩宝也许已经绕道往我们身后来了。”

“啊？！”

君子馆的行辕外面，突然间死寂了下来。

只有张叔夜在说道：“如今惟一的问题是，梁门究竟还在不在？！”

一个参军显然是被吓坏了，惨白着脸问道：“梁门在不在又有何关系？难道郡侯要以这区区五千骑，去迎战辽军主力与韩宝的夹击？”

此时此刻，退回河间府，已是大多数参军的想法。

却听田烈武轻描淡写的说道：“只要我们知道了辽军的意图，难不成我们这五千马军都是死人不会动么？”

他说完，大步走进辕门，高声命令道：“传令——立即向束城方向广布侦骑！让他们探远一点，辽人若从东边来，为瞒过我们，定然是从霸州绕过来的。”

一个参军犹在嚅嚅说道：“难怪派去霸州的斥侯半点音讯都没有了……”

[1]. 按：历史上大名府即为河北雄镇，乃是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根本。正如《读史方輿纪要》所言，北宋之亡，军事上大名府守御非人，乃是极重要之原因。

[2]. 历史上，北宋河东、河北、陕西三路转运使，许乘传赴驿奏事，序位在诸路转运使之上。小说中官制改革，又并天下诸路，河北、陕西两路，所辖土地人民州县最众，故唐康有此谓。

[3]. 大名府北面之县城，距大名府七十里。

[4]. 《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地图标为滹沱河。按，河间府之名，

因其地处高河、滹沱之间，故有此称。《宋史·河渠志》言及滹沱河时，并未包括此段河流，故本文仍称高河。

[5]. 宋代封侯，皆以郡名，与唐不同。故开国侯别称“郡侯”。小说中改官制，多用唐制，侯爵皆以县名，此处仍称“郡侯”，是习惯性沿用旧称。

四月二十六日。

大名府、馆陶县。

“……这馆陶县亦已经不是汉明帝馆陶公主的那个馆陶县，五代时把县治移到今日这地方，故城现在叫南馆陶镇……”前来迎接唐康一行的馆陶县令叫邓方进，是个健谈有趣之人。自从见着唐康等人之后，他的嘴巴便没怎么停过，但此人倒也广博，凡是馆陶诸地之历史渊源，他都如数家珍，“永济渠就在县城西边二里，汉代叫屯氏河。东边原本有黄河北流，不过熙宁初年，黄河改道，反倒往永济渠西边北流了。这大河，既能作恶，也有不少好处。下官在此为令数年，年年都怕黄河涨水、改道，馆陶就万劫不复。可它要没事呢，有了黄河北流与永济渠，馆陶也是通衢要地，商贾辐集，还有农耕之利。别看馆陶县小，便是这十余年来与北虏通商，馆陶也获益不少，本县家财数万贯者，少说也有百来家。可惜好端端的，又要打仗了。幸亏朝廷修大名府防线，馆陶虽说在最北诸镇之一，可好歹也有坚城利炮。比起北边的临清县，唉……”

唐康、陈元凤、游师雄三人一面听他说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面留心观察着所看到的一切。馆陶县内，此时到处都是疲惫之极的逃难百姓，人数之多，远远不止此前在大名府所说的每日数百，唐康在心里粗略估算了一下，滞留在馆陶的逃难百姓，少说也已经上万。许多人衣

衫褴褛，看起来饥肠辘辘，便倒卧在街边，看起来是已无力再南下。

唐康心里很清楚，诏令颁布下来，未必便能得到执行。虽然大名府陆师闵说得漂亮，可北面诸州的官员，未必便有那么好心肠去赈济这些百姓——他们自己都乱成一团呢。走又不敢，留又害怕，有几个官员心里还能挂着这些百姓？这些百姓要逃难，一直到馆陶为止，吃的都只能靠自己为主。而沿途更保不定还有趁火打劫的歹人。

这馆陶县内，倒是搭起了好几个粥场，城内空旷处，几处寺庙，都搭起了棚子收容逃难百姓——但那是杯水车薪。按说有永济渠在，粮食是能供应得上的，劳力更是到处都是……但显然，这邓方进也有自己的算盘要打，大战将至，军粮供应是头位的，只要他保证军粮无虞，战后自然有他的功劳，若出了差池，他休说前程，搞不好连小命也没了。无论朝廷再如何三令五申，让他先开府库，后有粮草接济上来，但到了邓方进这里，他是绝不肯冒险的。万一这中间出了半点差错，他这个小小的知县，就是替死鬼，他还能找运粮草前来的转运司这些衙门分辨？

颁一道诏书容易，果真南撤八州军民，实在不是容易之事。毕竟这大小官员，都是自私自利顾着自己小算盘的居多，人人都有自己的算计，越到这种危急存亡之时，越是如此。

但唐康只是留神观察着，并不揭破了这邓方进——这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意外的，唐康突然在马车上发现一个熟人。

“停！”他大声喊道，让陈元凤诸人都吃了一惊，马车吱的一声停了下来，邓方进也连忙勒住自己坐骑的缰绳，探过头来问道：“唐大人这是？”

唐康却不理他，跳下车来，朝着路边一座宅子走去。陈元凤与游师雄对视了一眼，也只得下了车来跟上，邓方进一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只得下了马，小跑着跟上唐康。

众人到了那宅子跟前，却见这座宅子内外，竟然也在大设粥场，许多的难民纷纷涌来，几十个河北大汉，手持长棒在维持着秩序，一面还不停的高声喊叫：“凡自愿去大雍国的，到那边画了押，签了文书，俺家大人保你们一路好吃好喝直到雍国，再不用饿肚子。俺雍国计口分田，每口一百亩永业田，十五税一，不用交两税，不用交杂赋，保你们从此过好日子。若是不愿去的，亦请自便，不要往这边来……”还有一个穿着黑色锦袍的中年男子，坐在门口，搭了张桌子，在给排着长队的百姓签字画押。

邓方进才恍然大悟，连忙笑道：“唐大人，这是雍王的使节……”

“我认得。”唐康打断邓方进，默默的看着眼前的场景——这个黑袍男子，他当然是认得的，雍国常驻汴京使节翟原，曾经是白水潭学院的闻人，却不愿科举，不仕宋朝，反而做了雍国的太傅。雍王为了尽可能的得到大宋的支持，不仅在汴京、杭州皆常驻使节，而且还送了一个小儿子回汴京，担任名义的驻宋正使，由副使翟原辅佐。事实证明这一手是行之有效的，这个小王子的存在，的确影响到了太皇太后，对雍国多有关照。

而雍王也自从封建之后，的确也展示了他过人的一面，他不仅做到了知人善用，而且还肯赋予臣子们极大的权力。比如他在宋朝的使节们，便都有专断之权。他们可以不必请示雍王，而及时做出一切他们认为的有利于雍国之决定。

这样的权力的确也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翟原竟然比唐康先到了馆陶。

买一个奴婢要几百贯，从河北募集这样整整一家五口前往雍国，也许都不过几十贯而已。对于南海诸侯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而朝廷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必然也会鼓励他们招募逃难百姓。只是未必每个诸侯国都能把握住而已。

唐康就很疑惑，雍国哪来这么多钱？这不是生口贸易，可以以货换人，翟原必须手里就有充足的缗钱，保证能养活他募集到百姓，至少能顺利走到杭州。这不是一笔小钱，雍国诸事草创，国库不会太宽裕，更不可能有多少钱放在翟原手里。

他正想着这些，翟原已经发现了唐康，连忙吩咐了身边的从人接过他的工作，朝唐康走了过来。一面抱拳笑道：“唐康时如何也来馆陶了？”

二人早已是十分熟稔的，唐康也抱了抱拳，笑道：“许你翟十八来得，我却来不得？”

二人相视大笑，唐康又替他引见了陈元凤诸人，一面笑道：“你脚倒是长。”

“不长不成。”翟原也笑道：“朝廷敕榜一颁布，我便连忙请了太皇太后的恩旨，赶紧到了大名。谁曾想到大名也没用，又巴巴跑到了这里。我家三王子给朝廷上了表，国家有难，诸侯自当同仇敌忾，雍国虽然草创之初，将寡兵少，亦请发兵一千，与契丹决一死战。大宋是父母之邦，我们效忠皇上，自是义不容辞的。但太皇太后、皇上与两府顾念

敝国立国未稳，不许发兵。那我们几个同僚计议了一下，大战将起，必有百姓受苦，朝廷虽然德被天下、恩及万民，必会尽力赈济，但这方面我们亦可尽微薄之力，替朝廷稍分其忧。当然，诸侯们自己也有好处……”

他倒是说得冠冕堂皇，但这并非正式场所，因此陈元凤等人听得无不皱眉。但唐康素知雍国自封建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既要得实利，又要外表漂亮好看。对大宋的忠心表得最响的，向来都是雍国；而与辽国打得最火热的，也是雍国。因此倒也是习以为常，只是笑道：“难不成还有别的诸侯国也来了？”

“那是自然。”翟原笑道：“我是四日前到的。曹国的李五是三天前到的，邳国与歧国朝中有人，人是昨日才到，可是募人却是六天前便开始了……”他一面说一面朝着邓方进笑了笑。

邓方进也笑道：“诸位大人都不是外人，这是上头的关照。清河郡主托人叮嘱了，这也是举手之劳。”

翟原又笑道：“昨日连周国也来了人，我听说其它的诸侯国准备几国联手来招募百姓。”

“连周国公也发财了？”唐康不由吃了一小惊。他知道周国是最为拮据的，虽然潘照临因为与柴远交好，对周国也有照顾，但这大募灾民，毕竟是要钱的。

“发什么财？都是举债度日。”翟原对唐康倒也没什么隐瞒，笑道：“反正谁也没有邳国与歧国好命，钱庄总社要卖清河郡主的面子，就是平常借贷的息钱，不用任何担保，先期就借了八十万缗。我在汴京跑了两日两夜，腿都跑断了。找那些钱庄、巨贾，自作主张，借了一笔

债，两分息，一年后还——我家大王知道了，肯定要将我丢进海里喂了鱼——但也总算借到了这笔钱。曹国不知道是如何弄到钱的，李五讳莫如深的样子。周国发行了一笔盐债，自然不是用盐税担保，我听说是分一年、三年、五年还债的，也是找了些巨贾来买，息钱也低不了，可好歹比我强，不用全部一年后还清……”

“比你翟十八强？”唐康嘿嘿冷笑了几声，“你肯掏二分息，借的钱只怕比周国多十倍也不止。”

“哪里哪里，还要康时与陈学政、游府判、任邑长^[1]多关照则个。”翟原嘻嘻笑道，“这桩差事办妥当了，日后定当报答。”

“那自不必。”唐康知道翟原的“报答”二字，绝不是说说而已，保不定过了几日，便有雍国来的什么奇珍宝货到了自己的府上——这邓方进看起来与翟原也很熟悉，唐康不问可知，不晓得他受了翟原多少好处。因又说道：“这是公私两便之事。你办得好了，亦是帮我们大忙。于大宋也是有好处的。”

果然，便听邓方进在旁笑道：“正是，正是。诸侯国与大宋本是一体，此次为国分忧，也解了我们不少难题。”

听得陈元凤在旁边直冷笑。但邓方进便假做没听见，只是笑嘻嘻的。几人又寒暄了一阵，唐康便以公务在身，辞了翟原。众人转回马车，唐康便皱眉不语，一直到了馆陶县衙，邓方进迎着三人进入公厅，落座上茶，唐康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陈元凤留心观察唐康的神情，却也不去问他。他本也是极聪明的人，自然大略能猜到唐康在想什么。其实他的处境，与唐康也差不多。

自从吕惠卿倒台后，陈元凤因为有陕西与范纯仁共事的关系，又搭上了范纯仁这根线。他虽然有自己的政见与坚持，但是他不见容于新党，又被旧党排斥，他自己又不屑于投奔石越，因此范纯仁的赏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南撤八州军民之诏，陈元凤本人是十分的不以为然的。但是他无法公开反对，一是无用，二是这会重重的得罪范纯仁。而眼前对陈元凤来说，却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压制他的司马光已经死了，范纯仁正式成为石越最重要的盟友，这次契丹大举犯境，陈元凤相信，范纯仁是绝对不会忘记自己的，他会给自己安排一个重要的职务——这是他积累功绩，为将来进入中枢打下基础的最好机会。

在这样敏感的时刻，他既不能让大名府出现任何的岔子，也不能公然违背范纯仁的政策。

唐康的心理，陈元凤相信与他差不多。

一方面，他一定要执行石越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唐康以监军之身份来到大名府，将来在宣抚使司必有重要的职位，这对唐康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要奠定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要在这场对契丹的战争中发挥出让人印象深刻的作用。然而，这南撤八州百姓之政策，会让他缚手缚脚，甚至于造成极大的麻烦。

这是费力不讨好之事。

天下没有谁能将这桩差事办得妥妥当当，人人没有怨言。遇上这么大的事情，总是会出差错，一定会有意外，而且谁也料不到会有多大的麻烦在前面等着自己。

唐康身为北道都总管司监军，一到大名，诸事不理，首先关心的便是这是逃难百姓之事，便已经透露出，此事究竟有多敏感，多重要，多棘手。

南海诸侯招募的那些百姓，对于整个河北的逃难百姓安置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的百姓即使是被迫逃难，也是不愿意远渡重洋的，而南海诸侯们财力也有限，他们若能募集过十万百姓，便已经是宏业——虽然单单是送这些百姓去南海，就会令汴京至杭州一路州县上，商税大增。而将这些人口送至南海，更不知道能让多少海商发一笔横财。但是，诸侯们为了减少开支，必然要尽快将这些百姓送往杭州，这许多的百姓集中南下，对于沿途州县的粮食供应、治安，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压力。这个规模几乎相当于第二次封建，但头一次封建可是用好几年才完成的。

朝廷放任南海诸侯们招募这些逃难百姓，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办得好了，对减轻难民压力多少也有些帮助，另一方面对汴京至杭州、广州沿途州县，以及诸海港，都能带来无数的机会。但万一出了意外，瘟疫、流血冲突、盗贼、流寇……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些自然不是唐康与陈元凤们要操心的，他们顶多上封札子提醒一下朝廷，就能撇得干干净净。陈元凤相信，唐康之所以皱眉，只是清楚意识到南海诸侯们帮不了他什么大忙。

他必须另寻出路。

但不管怎么样，陈元凤相信在这件事上，他要尽力与唐康协调一致。他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与唐康建立良好的公私关系是十分有益的。陈元凤已经关注唐康很久，他知道唐康的政见，其实是偏向新党

的。他们能找到许多的共同点，影响他们成为政治盟友的只是他与石越的关系——而这一点其实没那么重要，陈元凤与许多石党私交良好，毕竟他与唐棣、李敦敏等人是布衣之交。况且如今正是难得的机会，共同关心的东西，会让他与唐康更接近。

这也是陈元凤愿意屈尊主动陪唐康来馆陶的原因。

毕竟在范纯仁记起他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河北路学政使。

公厅内的气氛显得有些尴尬。唐康皱眉不说话，陈元凤低头喝自己的茶，游师雄也是默不作声。他莫名其妙被唐康点了差，但旁人并不知道，他在大名府，其实是暗中受排挤的——孙路的确是颇有干才的能臣，但他又是颇有些妒贤嫉能的，他表面上与游师雄关系不错，实则对游师雄十分的忌惮，只是游师雄为了能和衷共济，凡事都十分的忍让，才维持了大名府的局面。因此，对游师雄来说，虽然他心里有许多的想法，但若非顾虑周详，他是绝对不会轻易出口的。若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大名府如此重要，游师雄不想因为逞口舌之快，致使他与孙路失和，而误了国事。

而邓方进却是一时些摸不着头脑，突然便不敢轻易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唐康好象终于觉察到了气氛不对，抬头望了望陈元凤，又看了看游师雄，最后目光落到邓方进身上，说道：“邓大人，馆陶必须做好接收更多逃难百姓之准备。”

邓方进吓了一跳，正待诉苦，却听唐康又说道：“粮食你不用担心，我会请陆漕节给你运过来。”他顿时一颗心落到肚子里，笑道：“唐大人放心，只要有粮食，下官保证，馆陶不会有百姓饿死。只

是下官有一事不明……”

唐康看了他一眼，诧异道：“邓大人有何事不明？”

邓方进笑道：“下官只是不明白，为何朝廷不用本朝旧法？这时节，如河间府那般，募集勇壮百姓为厢军、巡检，一可被兵力不足，二则亦是赈济灾民之法，三则可防百姓异变……”

“民不教而使之战，是弃之也。”唐康回道：“河间府是权变之法。大名府有重兵驻扎，非兵不多，乃兵不精，要那许多厢军、巡检做甚？但日后大军进发、粮草转运，只要能从这些逃难百姓中征募民夫，必然尽量从中征募。”

“原来如此。”邓方进点点头，却忍不住说道：“不过下官始终以为，南撤八州百姓，粮食始终是个大难题。两百万百姓，谁也不知这仗会打多久，哪怕只呆一年，那需要多少粮食养活？往少里算，也要四百万石吧？这不算转运的消耗。朝廷仓禀再丰实，也要吃光了。”

“此事邓大人尽管放心。”唐康颇嫌他多嘴，但他此时已不似昔日，虽然骨子里仍旧的心高气傲，可一则年纪渐长，二则身份渐高，他是以日后要进两府宰天下而自许的，此次来河北，抱的是建功立勋的心思，学的是宰相风范，因此，仍强忍不耐，耐心回道：“绍圣以来，朝廷实是攒下不少家底。便是京师的存粮，养活这些百姓一年两载，亦是绰绰有余。况且两府计议过，即便朝廷颁了敕榜，这八州百姓也就最多有一半会逃离家乡，比起契丹真的攻入这八州后百姓再行逃难，是要稍微多一点，但也多不了太多。所不同的，只是以往这些百姓得自寻活路，要不然便得饿死。而今日朝廷决心养活这些百姓。”

但他这段话，却让陈元凤与游师雄皆感到意外。游师雄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道：“唐大人是说，朝廷做好了八州百姓不会尽数撤离之准备？”

“那是自然，朝廷敕榜只是说百姓若愿撤离听其自愿，并令有司沿途提供食物。但必定有许多百姓是不肯轻弃祖业家产的，但凡有产有业的，举家南撤者多不过十之一二，举家留守者能占到三四成，最多者则是一家一户中，有人南撤、有人留守。此是天下之人情，朝廷岂能虑不及此？此外，八州之中，赵州、冀州、邢州三州百姓要尽快南撤，而恩、德、博、棣、滨这五州百姓，则不必急于南撤，只令百姓做好南撤准备，朝廷已分别遣使前往此五州，宣谕百姓，决定南撤之时机。如滨州、棣州，虽然无兵备，但地处黄河东流以南，实不必草木皆兵。”

对于游师雄，唐康更有结交笼络之心，回答起来，更是不厌其烦。

“这敕榜只是向天下百姓展示朝廷保护他们之决心。两府估算一百万逃难百姓，实已包括了沿边诸州。以我之见，实际人数会更少。”唐康说到这里，顿了顿，又说道：“但此事与大名府无关，恩、德诸州百姓，本也不会往大名府南撤，而赵、冀、邢三州百姓若要南撤，大名府必是他们的首选。沿边诸州百姓逃难，大名府亦是他们的首选。百姓经此避难，大军在此集结，因此，真正的考验会在大名府。我等若将这差事办妥当了，便能青史留名，国史馆列传，那是想跑也跑不了。若是办砸了，便是国之罪人，也能入国史，只不过，国史上只怕要给我等新增一个《庸臣传》……”

“我等要做好半年之内，至少六七十万百姓通过大名府之准备。朝廷已经派出十几个使者，任南撤百姓安置使，在五丈河到梁山泊以北州县，准备好帐篷、房舍，安置这些百姓。朝廷已经开始向这些安置点运送粮食。大名府之责任，是引导这些百姓顺利通过，不要有人在大名府

挨饿，也不要有人在大名府滞留。朝廷将来要征发民夫，让他们去那些安置点去征发。诸侯国要招募百姓，让他们去那些安置点招募！”唐康的语气渐渐变得严厉，“在馆陶看见诸侯国的使节，国史为我等开《庸臣传》之日亦不远了！”

邓方进本来还在习惯性的笑着，渐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自然听得出来，唐康的这些话，是在敲打他的。

果然，便听唐康又说道：“邓大人，你这馆陶的责任不轻啊。这差使办得好了，你便是救了无数百姓的性命，这份阴德，自然能泽及后人。便是你邓大人，这么多百姓都得衔环结草的感谢你，这功绩放在这里，朝廷谁都能看得见。可若是办得不好，关系的全都是一条条人命，如今非比平时，危急存亡之时，朝廷于河北官员，用的可都是军法……你我相识一场，到时莫要怪我不曾提醒大人。”

邓方进连忙站起身来，欠身回道：“多谢大人提点，下官一定改过，今日之后，保证我馆陶境内，不会有一个百姓忍饥挨饿。”

“明府有此决心，那馆陶我等便放得下心了。”陈元凤笑着接过话来，替邓方进缓颊，“邓大人你只管好好做，唐大人是出了名的重赏重罚，你若做得好，唐大人是绝不会计较你今日之失的，只要有功绩，不出两年，保你脱去绿袍换绯服。但你若再敢出甚差池，那也莫怪军法无情。”

“是，是，下官一定尽心竭力……”

陈元凤却不再理会邓方进，他心里其实颇有些意外，唐康在河北外号“二阎罗”，这名号不是白叫的。若是他以往的作风，对着邓方进，不知道什么样尖酸刻薄的话都说出来了。不料他此番回河北，锐气犹

在，可是那衙内嘴脸竟是收敛了许多。对邓方进虽有训斥、威胁，但至少话中还给他留下了一点下台的台阶。

他又转头对唐康笑道：“康时，幸好你刚刚透露朝廷的部署，亦让我放下心来。要不然……这南撤八州二百万百姓，我心里还真的是惴惴不安。看来，是我多虑了。不过，我倒还有点想法，想与康时、景叔参详参详。”

他说得客气，唐康与游师雄连忙谦道：“不敢。”

陈元凤看了看二人，吩咐邓方进取了一幅河北地图来，摊在一张案子上，又请了唐康与游师雄近前，指着地图，说道：“康时、景叔请看——此处是黄河东流，方才康时所说暂不后撤五州中，这博州、棣州、滨州，还有德州大部，皆在黄河东流以南。契丹兵锋，要跨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容易，但如今正是四月，大河水高，要跨过黄河东流，深入京东，却没那么容易。依我之见，朝廷之部署是有道理的，首先当然是要保证这几州百姓的安全，要令南面州县做好接受南撤百姓之准备，不能令他们变成流民，否则危害更大。但亦不必急于南撤，令百姓先有所准备，若有必要，再有条不紊的撤退，也为时不晚。”

“不过……依我之见，这四州百姓，亦不必只干等着辽军前来就南撤，此是将主动之权，全付之辽人之手。四州虽无兵备，然河北百姓，素习武艺，若驱之使战，民有怨言，但若令其保卫自己的家园，百姓岂有不愿意之理？朝廷当再下敕令，令此四州百姓团结，组成忠义巡社，由各州县守令统领，朝廷颁给弓弩，令其守护大河南岸。再令京东之飞武二军迅速集结北上，前往德、棣、滨三州，守护黄河东流——这岂不强过被动分兵各州来守护京东路？”

“此策甚善。”唐康点了点头，“只是朝廷亦曾考虑过，飞武二军四散于京东，集结不易，只恐难以在契丹渡河之前抵达东流设防。而枢府亦以为，契丹自沧州深入，最多至于滨、棣，绝不敢深入京东。否则离大河太远，契丹岂能不惧我军断其后路？”

“飞武二军集结太慢，为何不从大名府防线抽调一军前往？”游师雄突然说道。

他这个建议将唐康与陈元凤都吓了一跳，“大名府防线乃是朝廷防御之重点，必然也是辽军主力进攻之重点，如何可以轻易调兵他往，削弱兵力？”

游师雄看了看大不为然的二人，这本是他思虑已久之事，此前从未对人轻言，此时话已出口，亦无法收回，只得继续说道：“下官以为，契丹未必敢于进攻我大名府防线。”

他这话是更加惊世骇俗了，唐康愣了一下，问道：“那他们南下做什么？”

“此非下官所知。”游师雄回道：“只是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然避实击虚，却是不易之理。契丹领兵诸将，皆是善战知兵之人，岂能不明此理？他们明知我大名府有坚城利炮重兵防守，如何会刻舟守剑，仍然不顾一切的进犯大名？”

“这却未必，契丹敢于南犯，显是轻视我河朔禁军，我等以为大名府是重兵防守，于契丹看来，也许却是不堪一击呢？况且，契丹若不敢犯我大名，他们南犯做甚？无论契丹人想达什么何种目的，若不能重挫吾军，那是绝不可能办到的。”

“但若下官是耶律信，便会想方设法，调虎离山。契丹之长，在于行动迅捷，进退如风。以往契丹与我大宋交锋，皆是如此，善用其长，一是使我军惧战畏战，退守于一座座城池中，其往来河北，如入无人之境；二是设法调动我军，将我军诱出坚城，再拉开我军前后军之距离，并利用吾军惧战之心理，令后军不敢支援前军，再以重兵进行围歼。强攻坚城之战例，虽然并非没有，但并不甚多。契丹如今虽有火炮，但下官以为，这用兵之传统，亦是极难改变的。且其最大之优势，仍在于其精锐之马军。”

“景叔所言虽然有理。然纵是契丹抱着这个心思，辽军若不来大名府，我大名府之守军，又如何可能轻离巢穴？”

“事有不得不然者。虽说我大宋列阵如此，但总有意外。譬如若朝廷采纳了下官之意见，便将有一军之兵力，西出大河东流。”

“依景叔如所言，如此自大名府调军东出，岂非正中辽人下怀？”

“那却未必。”游师雄见唐康一脸的不解，忙解释道：“用兵之道，并非简单是敌人不愿意你做什么，你就偏要做什么；敌人想要你做什么，你就一定不做什么。时机之选择，至关重要。若我大名府之守军，在辽军想调动我们之时再动，那便会落入辽人算中。但若我们抢先一步，却可能正好打乱辽人之部署。”

他见唐康与陈元凤都不太明白，又解释道：“辽人兵锋尚未过河间、真定，此时他们希望的，自然是我大名府守军固守不出，任其肆虐。待其部署妥当，再引吾军离开大名。我军若依着他们的部署走，便将陷入被动。但若此时，当辽人以为我守军不会离开大名时，突然出动，便将打乱辽人的部署，他们若在黄河东流发现大名府之守军，一则

其东路之作战目标只能临时改变，二则他们就会重新考虑是否进攻大名，以及进攻大名之时机。无论他们如何改变部署，只要战争不是按他们一开始之计划进行，其犯错之可能就会增加，于我军便会变得有利。譬如他们也许会误判我大名有机可乘，在未准备好前，仓促深入，直取大名，那样一来，我们甚至将有机会将辽军聚歼于大名府防线之前。虽然这样的可能不大，但其他各种各样的失误，总是不可避免。”

他说完，又补充道：“况且，下官以为，这于我大宋是利大于弊的。相比令棣、滨诸州百姓南撤，自大名府调动一军前往东防黄河，可以为朝廷节省一大笔开支，令百姓少受许多无妄之灾。”

“但这始终是大名府防线四分之一的兵力，会令原本稳固的大名府防线，出现许多的空当。由京师调兵前往大河东流，时间上会来不及；若由大名府调兵往大河东流，再由京师调兵填补大名府防线之空当，亦会导致很多问题，两军不可能正常交接，只能大名府之守军先走，京师禁军后来，大名府防线如此复杂，一只新来的禁军，没有两三个月时间，连地形也熟悉不了，如此一来，极可能会导致整个防线的大混乱……”

“打仗总是要冒险的。”游师雄不以为然的说道：“即使大名府防线守军少了一半，若能引得辽人冒然进攻大名府防线，依下官看，那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景叔所说的，我明白。”唐康苦笑道：“但是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将领们的事。”

“恕下官愚钝。”游师雄一时却不明白了。

“打仗的，不仅仅是前线的将士们，还是朝堂，还有京师。”唐康

道：“故司马公与石丞相为何要苦心经营这大名府防线？”

游师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陈元凤替他回答了：“因为这大名府防线，能给大宋朝廷、汴京百姓，乃至天下的百姓一个信心。大名府防线安全，汴京便安全。汴京安全，皇上与文武百官、汴京百姓就安全，只有他们安全，他们才会有信心打仗，无论与辽人打多久都可以。就算万一打输了，还可以再打。纵是屡战屡败，犹能屡败屡战。最终总有打赢的一天。若是大名府防线不安全了，太皇太后与皇上的安全就受到了威胁，汴京文武百官、百姓之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无论两府相公如何坚持主战，朝堂之中，必然会出现议和之声音，便以当年寇相公之英果，亦免不了要签一个澶渊之盟。这便如西夏，仁宗时败了，议和了，先帝时仍能将其打败。便算先帝时未能降服西夏，大宋仍然会再打，一直会打到将西夏灭亡之日；可是面对契丹，自从真宗以后，哪怕燕云未复，也再也不去打了。这其中原因，绝非是因为辽国强而西夏弱。”

唐康也是无奈的笑道：“景叔之策虽善，但冒的险太大。万一辽人抓住此机会，突破大名府防线，或者令大名府驻军大败，不仅仅是现今朝廷上主战的相公们都可能罢相，而且，从此以后，我大宋便再也翻不过身来。大名府防线，一定要固若金汤。要让汴京的百官、军民有与辽人作战的信心，你便得保证他们绝对安全。”

游师雄此时总算明白过来。当然，他心里也很清楚，所谓“汴京百姓”云云，只是一个借口。朝廷必然会有主战者与主和者，而谁取得优势之关键，在于皇室是否安全。若每一场战争都与国家之存亡息息相关，自然这样的战争无人敢打。而对于大宋来说，国家之存亡与汴京之安危是绝对同义词。太皇太后与皇帝，无论他们口里说什么，果真辽军威胁到了汴京，那便都是不可信的。

自古以来，死国的君王有几个？

司马光的确是洞悉帝王心思的人，难怪他肯花这么大力气，来修这么一个大名府防线。

游师雄至此才明白，大名府防线，不仅仅是一道军事上的防线，而司马光与石越给大宋朝的君主们，修筑的一道心防。

却听唐康又说道：“但陈公之策仍然可取，景叔若无异议，我等不妨联名上奏，请朝廷在诸棣、滨诸州置团练巡社，一面可令飞武二军集结前往防守，一面急令登州之海船水军前往黄河东流协防……”

“甚妙！”陈元凤不由得击掌赞道。

连游师雄也大觉意外——这其实是正常的，唐康毕竟做过沿海置制司知事，而对于陈元凤与游师雄来说，要他们时时想起大宋还有海船水军这只军队，却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枢密院的官员，也未必会将虎翼军视为一只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在密院、兵部，还没有任何海船水军出身的官员存在。

其实这也是无法苛责。不论海船水军在海外如何战绩彪炳，但是那些敌人，在两府眼中，也就是大宋军队用沿边弓箭手亦能战而胜之的对手。即使是唐康，也就是认为海船水军守守黄河或者还可以。

但这的确也是一个办法。

等到分散在广阔的京东路的飞武二军集结完毕，真不知会是何年何月。但令登州海船水军与诸州忠义巡社互相呼应，即使飞武二军不去，辽军也不会有太多的办法。辽国的水军规模有限，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在黄河东流的战场上。

[1]. 县令的别称。

河间府，束城以东约二十里的一座小村庄。

淅淅沥沥的雨，自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开始，接连下了两日都没有停，这是事先完全没有料到的。这场意料之外的大雨，不仅阻止了大军前进的步伐，还将完颜阿骨打的两千女直军与韩宝的三千契丹骑兵拉开了整整二十里。

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完颜阿骨打对于自己的这次任务，既有些警惕，又有些兴奋。因此这意料之外的麻烦，倒也并没有太影响到他与他的族人的兴致。一般来说，部族军是很难有机会得到这样的美差的，若非耶律冲哥极力推荐他，他不可能有机会与韩宝一起行动。

与先锋军一起行动，意味着很多：首先是契丹人对女直战斗力之认可，其次则意味有更多的机会抢得最好最值钱的战利品——这是吸引所有的部族军前来作战的东西。

契丹人派出使者，向草原、森林中所有臣服于他们的部族，宣扬这场战争，他们夸耀着南朝的富饶，令所有的部族都认为那只是一场骗局，那只是契丹人骗他们前来参战的谎言。他们只出于对契丹的惧怕而发兵相助。

但任何一个踏入南朝国境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至少这一次，契丹人没有骗他们。

现在，完颜阿骨打的族人们，便已经不再怀疑契丹人。

他们一路之上，洗劫了霸州的两个小镇，打劫了四五个村庄，开始，他们什么都拿，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开挑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绝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而值得抢的东西太多了。还没有走到束城，他们中已经有一部分已经不想打仗了，他们这次劫掠的东西，既便要上缴两成给辽主，剩下的，也够他们回家什么也不干的过上三五年了。

但是他们当然不可能就这么打道回府。

他们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南朝城市。

同行的那只契丹军队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待他们，他们当然可以假清高。他们是契丹最精锐的军队之一，此前刚刚攻破几座城池，按着辽国皇帝颁布的法令，他们能得到这些城市一半的财货。而且这些契丹人早有准备，他们每人带来了五六个家丁，很快就有四五个家丁，赶着马车、牛车，驼着令人艳羡的财货，还有无数的奴隶，先行回家了。

所以他们在这次行动时，才能轻骑前进，大部分的东西他们都不屑一顾。

但完颜阿骨打与他的族人们，也有理由瞧不起这些契丹人。

这只契丹精锐军队，竟然在一座唾手可得的城市中，吃尽苦头。他们擒获了宋人诈降的统兵将领，攻入城中，却发现知州与军法官，还有一大支军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当他们误以为这些宋人只是逃跑了，于是只派了一小支军队驻守这座城市，自己继续前进准备进攻下一座大城之时，这只消失了宋军又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城市内，不仅救出囚禁在城内的宋军将领，还杀死了五百多名渤海守军。

若非是完颜阿骨打的族人正好奉命前来，这座城市几乎又被宋人夺了回去。

最终这些契丹人狼狈的退了回来，在城中大肆搜捕，却完全找不到地道的入口。他们束手无策，却不想丢掉这座重要的城市，只得一面派出小股军队去劫掠南朝的小镇，摆出进攻的样子，一面坐等后面主力的到来。

若非南朝无能，一直未能派出援军，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的尴尬。

可就是这样，对于帮他们保住了这座重镇的阿骨打，他们却没有半分的感激之意。

他们没有从那座城市中分一丝半点的东西给阿骨打与他的族人。这也让阿骨打与他的族人们十分的愤怒。契丹人就是如此的贪婪，耶律信自然也毫无公正可言——当阿骨打向他提出要求时，他断然拒绝，宣称那并非阿骨打攻下的城市。

没有人该为契丹卖命。

所以，当他们接到这次行动的命令后，阿骨打也懒得遵守耶律信迅速进兵的命令，他们该抢的地方，一个也不放过。韩宝虽然是主将，但阿骨打的部众可不会听他的，耶律信没有说不让他们抢劫，对于韩宝的催促，阿骨打充耳不闻，只是不断的向他诉苦——反正也耽误不了两三

天，可若不能劫掠，他的族人们就没有斗志，他就管不住他的部众。可笑的是，韩宝居然对此信以为真。

其实阿骨打是希望韩宝丢下他们，自己轻骑前往的。可是韩宝却始终不肯离开他们，反而慢慢的落在了他们的后面。

阿骨打在耶律冲哥的帐下效命时，便听说韩宝与耶律冲哥关系好，而与耶律信关系一般。看起来这样的议论，竟可能是真的。但也许韩宝只是害怕，传闻中，君子馆有多达一万骑的南朝马军，统兵的将领还是南朝皇帝的亲信。

耶律信的计划是两面夹击，一举击溃那支南朝马军。但这样的计划，时机的把握极其重要。要能令南朝领兵将领举棋不定，兵力的多少，便极其微妙。兵太多，宋军一害怕，就可能一跑了之；兵太少，会引得宋军主动出击……因此，这只楔入河间府与君子馆之间的军队，人数必须不多不少，既能令宋军既不敢轻易出击，亦不至于一见到便认为是绝大的威胁，至少要能让他们犹豫一天。而万一宋军果然想跑，这只军队也要有足够的力量牵制住他们，让他们想跑也跑不了。

事先耶律信已经在君子馆北面的莫州布置好数队游骑，一旦他们进入河间与君子馆中间，就可以利用这些游骑迅速的在半日之内，将消息传至耶律信那里，区区一百余里，耶律信保证他一日之内，就能兵临君子馆。

而考虑到他们一旦经过束城，君子馆宋军便可能得到消息。而这段时间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才需要尽可能让宋军将领犹豫一天。

这是他们从束城至君子馆需要的时间。

当然，若是为女直自己打仗，这六七十里路，他们只需要半日便可。

可既然是为契丹打仗，阿骨打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险。

譬如遇上了这场大雨，他们便不必冒雨行军。这座村庄里有很好的房子，食物也很丰盛——契丹人安排的乡导告诉阿骨打，这里叫小李庄。庄内的百姓有二百余人，乡导说这不及平时的一半，许多人大概是逃到束城或者河间府去了。这附近除了束城镇有一些巡检外，并没有宋军。

尽管如此，阿骨打还是谨慎的在庄外布置了斥侯。

客军深入敌境，本来便不应该在一个地方轻率的逗留太久。只是因为一路南来，他们的确没有遇到过任何象样的抵抗，而且据契丹人所说，通事局已查明南朝在此地的驻军的确不多，再加上对契丹人的不满，又遇上这场意料之外大雨，阿骨打才在这小李庄滞留了两日。

无论这个地方表面看来再如何的安全，阿骨打都必须小心再小心。

这两千部众，其中他完颜部占到八百余人，乃是他完颜部的全部精华，若在这异国他乡有个意外，对辽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女直当中，便不会再有完颜部了——留下的老弱病残孤儿寡母，很快便会被别的女直部族吞并。

相反，若他们能安全回家，完颜部很快就会成女直第一大部。凭借在南朝虏获的财货、奴隶，以及契丹赏赐的官爵，他们能迅速壮大起来，将其他女直部族逐个的兼并。这次出兵，本身亦是难得的机会，由阿骨打领兵、完颜部为女直军之主力，这是辽国对完颜部在女直中卓然

地位的再次承认。

对于才二十多岁的阿骨打来说，承担着这样的责任，让他时时刻刻都不敢掉以轻心。

不过阿骨打堪察过这个村庄的地形，对防范敌人的偷袭还是很有利的。村子的北面是一大片的塘泊，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村庄正好处在一片狭窄平原的中间。阿骨打在村子西面两里以外布置了两批斥侯，为防万一，在东面村庄的入口也安排了部下值守。尽管宋军出现在东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时的阿骨打，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原本以为在君子馆之宋军，在几天前，便已经悄悄的转移到了束城镇。君子馆现在插满了旌旗，每日仍旧有云骑军出入，查问过往百姓，但实际上，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城。

当阿骨打进入小李庄的那一刻起，田烈武与张叔夜，便已经接到了消息。

尽管他们情报并不十分准确。

四月二十七日，黎明之前。

张叔夜率领着云骑军第一营近两千名弓骑兵，终于绕到了小李庄以东约五里的一处小树林。

这一营的马军，冒雨赶了大半夜的路，为了节省马力，又不准骑马，只能牵马步行，此时都已经显露疲态。但让张叔夜略觉意外的是，

虽然每个人都只是胡乱吃了点干粮充饥，但这一营将士，并无一人出口怨言，而都是认真地在给战马喂着谷子。

云骑军始终不愧是河朔禁军的精锐，若无平日之严格训练，是绝难做到这一点的。

张叔夜看了看天色，天空仍是将明未明，夜色仍然笼罩，但是已经隐约可以看得清楚道路与行人。天公作美的是，雨自后半夜时停时下，这时却渐渐的小了。看起来，不管白天是不是还会下雨，但从此时至天明，亦能稍稍歇停一阵。

第一营都指挥使李昭光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之人，他不待张叔夜吩咐，已经下令部下取出用油布小心包裹着弓、箭与霹雳投弹、火绳。骑兵们小心的躲到马后，取出火石，提前点着火绳，挂在一根小木杆上，插进与箭袋绑在一起的一个小竹筒里。做完这件事后，他们又开始转动棘轮，给手弩装上一枝弩箭，小心的事先塞住战马的耳朵——这是一项聊胜于无的措施。

张叔夜一面看着骑兵们做着这些战前的准备，一面将乡导与斥侯叫了过来，“你们确定韩宝便在这小李庄？”

“千真万确。”斥侯肯定的回答着。“庄里有两三千契丹人。”

张叔夜点了点头，他们与田烈武已经分别仔细的查问过五个斥侯，每个斥侯都是如此说。

小李庄有两三千契丹骑军出现。而在束城镇附近，他们亲眼见着契丹人的远探拦子军在城外出现。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躲在城内，没有惊动这些契丹人。

如此，小李庄内的契丹军队，必是韩宝的先锋军无疑。

这也印证了张叔夜此前的判断。

韩宝的确十分的谨慎，他的远探拦子军远出大军二十里，如此还不放心，大军驻扎之处，斥侯又放出了两里之外。但不管他如何谨慎，他还是犯了错误——他本不该在小李庄逗留这么久的，哪怕是因为下雨。若是张叔夜，便绝不会停留，而会迅速的插入君子馆的后面。

他犯下了这个错误，无论他如何的小心谨慎，对于张叔夜来说，这便已经是一种侮辱。

韩宝是以为大宋无人，才敢如此旁若无人的在此逗留两日之久！

张叔夜发誓，一定要让韩宝后悔。

田烈武原本主张趁雨夜正面进攻，以五千对三千，以有备对无备，韩宝之马军再精锐，也必然会被击溃。但张叔夜却竭力反对，他要的不是击溃，而是全歼！

他要生擒韩宝。

张叔夜此前准确的判断了辽军的意图，因此，当他提出这个想法后，最终还是赢得了绝大部分参军、营都指挥使之赞同。田烈武也被他说动，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由张叔夜与李昭光亲率一营，趁夜绕至小李庄以东，在离小李庄两三里时，发射烟花为号，田烈武率主力在西，张叔夜在东，一同夹击。

他们事先算好，进攻的时间大约会在黎明之前。

此时，契丹人正是好酣睡最深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一切进行得异常的顺利，完成了包抄而未被辽人觉察，这个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

张叔夜踌躇满志的望着西面的小李庄，一面等待着骑兵们做好战斗的准备。很快，李昭光走到他跟前，朝他点了点头。

张叔夜回过头，看见五个指挥的骑兵，皆已经列阵以待。

他走上前去，低着嗓子，沉声说道：“诸君，今日之战，必克全功！军法队立于庄外，凡敢后退者，不问阶级，杀无赦。奋勇杀敌者，赏！射杀契丹一人，赏钱一缗；射杀一马，赏钱五百文。射杀契丹武官者，节级赏钱两缗、迁转一阶，校尉赏钱三缗，上呈枢府请功。杀韩宝者，赏钱三百缗，节级即迁陪戎校尉，校尉上呈朝廷，官升一阶。活捉韩宝者，赏钱五百缗，节级即迁仁勇校尉，校尉上呈朝廷，官升两阶！”

张叔夜一字一句的说着赏格，果然，便见众人脸上，皆露雀跃之色。他顿了顿，又厉声说道：“大丈夫欲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正当于马上取！此时不取，更待何时？！”说完跃身上马，高声喝道：“上马！”

此时已经没有必要隐藏行迹。实际上亦已无法隐藏。

骑兵们整齐的跳上自己的坐骑。朝着西边的小李庄小跑过去，很快，他们听到小李庄内，传来角号的呜呜声，张叔夜刚刚命令部下放出烟花，他们便已经能看到西面高举着火炬的第二营与第四营，已经向着小李庄逼近。

庄内慌乱的叫喊声渐渐清晰可闻，而西面第二营、第四营的马蹄声也越来越响，渐渐的，西面的云骑军开始加速，由小跑变成疾驰。不知不觉间，张叔夜发现，他胯下的坐骑，也开始了奔跑。大地的轰鸣声越来越大，终于，距离小李庄还剩下约半里之时，李昭光扯开了嗓子，大声吼了起来：“杀！”

“杀！”立时，喊杀之声，自东而西，响彻夜空。

鼓声、号角，也一齐响了起来。

张叔夜看见一队契丹人哇哇大吼着从庄内杀了出来，虽然不过百余骑，看上去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穿了铁甲，但面对着云骑军的箭雨，这些契丹人竟毫无惧色，一面熟练的引弓还击，一面加速冲向面前的云骑军。

但如此的武勇，亦只是徒劳。

在这狭窄的平原之中，云骑军弓骑兵的冲锋，正好是以一都为一队，每一队都分成四排或五排的纵深，当每一都的云骑军射出手中之箭后，立即以两个大什为单位，分别向左右转进，移至大阵的最后方，而他们身后的那个都的骑兵，则刚好接应上去，保持绵绵不断的火力压制。

这是云骑军的骑射马军每日都要操练的阵形。原本并非是对付同为骑军的敌人的好战法，但对于只会骑射而短于格斗的云骑军弓骑兵来说，这样的阵形却的确大有奇效。

尤其在此时，契丹骑兵纵深不足，而云骑军的两翼又绝对安全。

双方都不断的有人中箭落马，但冲出庄来的“契丹人”损失更大，

在连绵不断的箭雨下，他们未及接触到云骑军，便已经损失大半。余下的契丹人，终于仓皇的退进庄内。

此时，西面的第四营，也手持着长枪，冲破了妄图自西突围的“契丹人”。

但这两队“辽军”的反冲锋，终究也给其他的辽军赢得了宝贵的一点点时间。庄内的“辽军”都已醒来，陆续披挂上马迎敌。然而，小李庄只是一座村庄，并无城墙可以凭守，近两千骑兵被挤压在一座小小的村庄之内，不得不摆成两个拥挤的方阵来应对东西两面的云骑军。

张叔夜与田烈武皆深知己军之短，此时见庄内“辽军”反应迅捷，亦勒束部众，不进庄内。双方都是隔空射箭，互相压制。偶尔云骑军有臂力过人者丢进几颗霹雳投弹，想要惊散辽军的阵形，但是这支辽军也的确不可小觑，他们总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维持住自己的阵形不乱。

这让田烈武与张叔夜越发的认定，这就是韩宝的先锋军无疑。

二人都相信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他们围困住了一支孤军，虽然战斗并不如预料的顺利，他们没能击溃这只辽军，可是这只辽军既然无法突围，就只能在弓箭与体力耗尽之后，接受败亡的命运。

他们也能更快的解决战斗——让第四营发起冲锋，与这些契丹人打一场白刃战。第四营的格斗能力即便稍逊于契丹人，但是他们还有两个营的弓骑兵配合，接近三倍的兵力，优势依然是十分明显的。

只是如此一来，云骑军也必然死伤惨重。

因此，张叔夜相信，田烈武不会采取这个办法。

小李庄内，完颜阿骨打，正感觉到一种绝望的情绪笼罩着自己。

悔恨、沮丧、苦涩……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韩宝。若韩宝及时的出现在他的后方，他还有逃出生天甚至转败为胜的希望。

但是很明显的，耶律信的计谋被宋军识破了——这只宋军出现在此处，只能是早有预谋的。他无法肯定会有多少宋军在此处，若果真是一万云骑军的话，他已经被五千左右的宋军包围，另外的五千宋军，肯定是在阻止韩宝前来救援。他的脑子里有些混乱，一时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分析宋军可能在何处设伏，狙击韩宝。

他只知道，他面前的宋军，明明可以更快的歼灭自己，却在好整以暇的与自己僵持着，等着自己箭尽力疲，显然他们根本不害怕韩宝前来救援。

难道完颜部果真要覆亡于这南朝的小李庄？

阿骨打感觉仿佛天已经塌了下来，压在了自己的肩膀上。若是让他去死能改变这一切的话，他愿意死上一千次。

孤注一掷突围？还是僵持待援，或者……投降？

阿骨打的心中，飞速的闪过一个个的念头。对于草原与森林的部族来说，打不过便投降是家常便饭，只要敌人能接纳自己，即使是做奴隶也无所谓，因为这是保护自己部族血脉的唯一办法。草原与森林上，所有部族的祖先都有向强者投降的先例，没有此先例的部族，早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

但投降南朝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还有族人在辽主的统治之下。虽然对于部族来说，他的这两千人更加重要，可阿骨打还是不能不担心辽主的报复。

无论如何，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将孱弱的族人置于险境，都是一件可耻的事。

然而，此时，阿骨打只有两个选择。

他对韩宝的到来，已经不抱希望。所能够选择的，要么就是投降南朝，要么就是孤注一掷的突围——成功了，亦必然是元气大伤；若然失败，从此便再无完颜部。

时方二十四岁的阿骨打，不得不做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一面不断的在两个方阵中来往奔驰，引弓还击，射杀着一个个敢于靠近的宋军——阿骨打在整个辽国，都是出了名的神射手，他所挽强弓，能在三百步以外，百发百中。此时双方都在马上互射，虽不能射及三百步外，但双方距离亦更近。阿骨打每一次弓弦拉动，必然伴随着一个宋军应声落马，引得他的同伴们高声呼吼。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勉强维持着大军的士气，心里面，却在苦苦挣扎。

便在他随手射杀了第十二个宋军后，突然间，阿骨打感觉到战场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神经立即紧绷起来，瞳孔急速的缩小——阿骨打看见从东西两边的宋军中，分别驰出一名宋将来。

东面的那名宋军身着锦袍，策马驰出阵前，张弓搭箭，阿骨打仿佛能听见他弓弦的震动，便见一枝长箭朝着自己面门疾射而来。他心中一

惊，未及细想，连忙伸出弓去，拨开这枝羽箭，不料那人接连三箭，连珠射来，阿骨打猝不及防，连忙在马上一个后仰，堪堪避过这三箭，却听到身后一声惨叫，他身后的那个族人，脸上竟然连中三箭，其中一箭，竟将他的头颅射穿！

东面的宋军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阿骨打正在惊惧，却又听西边大阵接连传来惨叫声，他不及理会东面的这名神射手，慌忙策马过去，却见西边宋军阵前，一个身着青黑色癉子甲的宋将，正在阵前连珠发箭，每一声弓弦响动，便有一个族人应声落马。

那人见着阿骨打过来，高声喝道：“辽将听好——本官乃大宋阳信侯田烈武！此乃大宋国境，容不得尔等逞能。本官壶中尚有十箭，十箭之内，许尔等投降。十箭射毕，尔等若仍冥顽不灵，那时玉石俱焚，休怨本官无情！”

阿骨打略略吃了一惊，“你便是阳信侯？”

“正是。你是何人？”

“在下大辽先锋副将、生女直节度使次子完颜阿骨打！”

“女直？”田烈武的声音中，似乎有些吃惊。旋即高声道：“尔等即是女直人，何苦为契丹卖命？我闻大宋与契丹互市，往来女直诸部，与尔等素无怨仇。契丹欺凌诸部，我大宋与塞外诸部却都以恩信相待，尔等为何反助契丹攻宋？”

阿骨打一时无言以待，只得回道：“吾等乃契丹部属，不得不受之驱使。”

“虽是如此，但事以至此，完颜将军何不早降？”田烈武高声道：“辽主穷兵黩武，虽强必亡。你女直与契丹何干？何必与之俱死？将军若肯降宋，只要你女直放下武器，我保尔等平安无事。战事一了，将军与族人若要北归，我当上奏朝廷，用海船送尔等至高丽，由高丽西归。”

田烈武开出的条件，却当真是意外之喜。阿骨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田侯所言当真？”

田烈武拔出一枝箭来，“啪”地一声折断，厉声道：“军前立誓，若违誓约，有如此箭！”

阿骨打心中认定此时再无出路，又见宋将中亦有英武善战之辈，此时也只得赌一赌，将合族性命，交于田烈武之信义之上，当下不再犹豫，跳下马来，将弓箭丢于地上，伏地拜道：“阿骨打愿降！愿田侯莫忘今日之约。”

“将军尽管放心。”田烈武眼见着这些女直人纷纷下马，丢下武器，心中顿时放下一半心来——他此时心里其实十分的紧张，他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围攻的，竟然不是契丹，而是女直军。可如此重要的任务，绝不可能没有契丹军参与。而此时，他已完全暴露于那只不知在何处的契丹大军面前。田烈武几乎已经嗅到巨大危险正在临近，看到女直停止抵抗，他立即朝刘近与第四营都指挥使宋安世打了个眼色，两人心领神会，率着第四营冲入庄中，刘近一面命令两个指挥迅速的牵走女直的坐骑、拿走他们的兵器，又令其余三个指挥有条不紊的将这些女直集中在一起，亦不停留，立即离开小李庄，向西转移。

阿骨打则被几个宋军校尉押着，来到田烈武马前。

田烈武见着阿骨打，第一句话便问道：“完颜将军，与将军同来的契丹人在何处？何人统军？”

阿骨打眼见宋军如此慌乱，本已暗生疑窦，此时听到田烈武此问，立时怔住了，心里仿若是倒了五味瓶一般。

但此时木已成舟，阿骨打亦无可奈何，正要回答，便见方才东面那名神箭将军急急忙忙策马过来，朝田烈武禀道：“田侯，东面有大股契丹骑兵出现……”

“那多半是韩宝的先锋部。”田烈武心虽慌，脸上却仍平静，果然下令道：“嵇仲率第一营与第四营，押着这些女直与庄内百姓，立即退往河间府，不得在束城停留。我先令河间的第三营出来接应。我亲率第二营断后！”

“万万不可。田侯万金之躯，岂能亲身犯险。”张叔夜立即反对，道：“此时不可效小儿女态，田侯请率第二营与第四营转移，自当由下官与李将军率第一营断后。”

田烈武尚要反对，身边的众参军、指挥使已是纷纷赞同：“由张大人断后，可保无虞。”田烈武要断后，本是出于真心，他的确认为将领应该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但他亦知道如今自己身份地位已大不相同，张叔夜既已请战，他便绝难如愿。此时情势，更不能犹豫不决，当下点头道：“如此，嵇仲多加保重。”

说完，拨调马头，高声命令道：“第二营、第四营，急行回河间府！”

田烈武率云骑军第二营、第四营，押着近两千名女直俘虏，以及百余名小李庄百姓，马不停蹄，连束城镇都没敢停留，一个时辰内，一口气跑了四十余里，眼见着辽军并没有追击上来，才终于放缓步伐，从容前行。田烈武一面令部将重新勒束队伍——在如此的行军速度下，要想保持阵形几乎是不可能的，倘若此时正好有一支辽军出现在田烈武部的行军路上，哪怕只有一两百骑兵，也可以轻松的击溃这只部队，但若非是的确遇到了极大的危机，田烈武亦不会如此冒险。当他们跑完这四十余里路后，虽然远离了危险，但同时队伍也变得混乱不堪，数百名骑兵找不到自己的编队，几乎每个指挥使都发现自己有部下掉队不见了……好在女直俘虏与百姓大都跟上了队伍，并未造成太大麻烦——除了疲惫不堪、以及百多名俘虏与二十多名百姓“失踪”外。

不过云骑军恢复编队的速度也非常快，这表明他们的确是河朔禁军之精锐，平时并没有怠于操练。经过一小阵混乱后，他们又恢复了队形，保持着队列行军。田烈武并没有下令让骑兵们下马，以节省马力，他们只是换骑了一匹战马，但仍然是骑马而行。

这其中自然有很大的原因是为了防范女直俘虏。在刚刚那一个时辰的急行军中，大部分的女直俘虏是不可能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他们只会莫名其妙的跟着疾行，即便看着宋军的队伍出现可乘之机也极难把握住机会。但当大军行进的速度放缓之后，慢慢的，他们就会明白过来，

在这个时候，田烈武便绝不会给他们机会。

这正是田烈武所擅长的。他知道利用敌人的心理把握好时机。他也许摸不透耶律信、韩宝这些人的心思，但对于普通士兵的心理，却一清二楚。蛮夷与中华不同，对田烈武而言，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深信蛮夷是不讲信义的，狡诈无常，而且，这也是事实——对“蛮夷”来说，投降固然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但同样正常的，还有他们的降而复叛、叛而又降。女直刚刚迫于形势投降，但若被他们抓住破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反咬一口。而一个难堪的事实是，无论是大宋还是契丹，都会默许、甚至鼓励这样的事情。无论表面上说得有多好听，无论女直与契丹有多少恩怨，而与大宋又有多少好感，只要契丹随时可以毁灭他们的部族，若非被逼到绝境，女直永远不可能站在大宋一边。

田烈武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向他投降的，是一群必须时刻加以防范的狼。尽管他们此时看起来全都疲惫到了极点，但田烈武从来不会低估敌人吃苦耐劳的能力。

恢复秩序之后，田烈武马上让人将阿骨打带了过来，并给了他一匹马，让他与自己同行。

他有很多问题想问阿骨打，不料却是阿骨打先开口问他：“为什么？”

田烈武愣了一下，马上笑道：“攻守异势，不得不如此。我这区区五千马军，便是堂堂正正交锋，亦绝不可能是韩宝数千先锋军之敌手，我本想敌明我暗，打他个措手不及，再借助地形之利，布阵之便，令他难以施展，一举击溃此强敌，至少也令其锐气大挫。韩宝北国名将，一朝有失，契丹士气将大受打击，冒冒险也值得。谁料得误打误撞，反变

成我明敌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他倒是坦白磊落，直承云骑军之战斗力远不如韩宝部，但是阿骨打摇了摇头，仍是直勾勾的望着他：“在下问的是，阳信侯为何要令那位神射将军率一营之众，冒险断后？阳信侯既然知道韩宝先锋军之善战，那是久战疲军，如何能当韩宝之勇？这不是以卵击石么？”

田烈武顿时大奇，笑道：“大军撤退，岂能不令人断后。契丹骑术远过我军，无后军之备，我军到不了河间府，便将被韩宝击溃于路上。”

“若是我来领军，必诛杀降兵，以防万一之变，弃百姓于道路，以缓敌势，然后兵分三路，广布疑军，从容退军。”阿骨打倒也是个磊落之人，坦然道：“兵越少、行军越快，又无降卒百姓之累，大军行动更加迅捷。我料定韩宝绝不敢分兵来追，最多只会追击一路。就算真令他追上一路，损失亦会远远少于现在。而且亦有可能韩宝不敢追穷，或者追不上，又或者其穷追之时，过于深入，露出破绽……我以为，田侯不可能看不出这些！”

田烈武望着一脸认真的阿骨打，一时愕然：“你是让我杀了你们么？”

“我想知道，为何一裨将能知之事，而田侯不为？”阿骨打迎视着田烈武的目光，“用兵之道，再善战之名将，亦无必胜之法，再英勇之军队，也没有不败之术。能令自己有机会将损失减至最少，又能有机会令敌人露出破绽，这样的机会，为何明知而不为？”

田烈武几乎是哑然失笑，“你还真是真不怕死。”

“我向田侯投降，并非是我怕死。”阿骨打淡淡回道。

这倒是田烈武毫不怀疑的。他面前的这个年轻的蛮夷首领，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这让他沉默了一会。

“因为我不是那种将领。”田烈武最后轻声回答。

“嗯？”阿骨打显然没有听懂。

“将领有许多种，我听说过，优秀的将领，眼里只有胜利。他们会用一切的手段，去追逐胜利。”田烈武解释道：“但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除了胜利，我还看重很多东西。”田烈武望了一眼阿骨打，后者显然并不理解他的想法，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一旦开始打仗，我们总会不得不放弃、失去。有些事情我一开始以为我不会做，但最后我不得不做。比如若是耶律信南进莫州，我便只能坐视友军被围而不救；若是韩宝攻打束城镇，我便只能坐视百姓受戮而不救……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会越来越多……”

阿骨打完全无法理解田烈武的想法——这于他，只是理所当然之事。

“打仗就是让你不断背弃自己的原则。你立誓要与袍泽同生共死，最后你只能袖手旁观袍泽去死；你立誓要保护百姓，最后……”田烈武平静的叙说着，“我们只能在不得不背弃之前，尽可能的坚守。”

“我知道你为何投降。”田烈武转头望着阿骨打，“你并非怕死。同样，我相信我的部下也不惧死。”

“我的确令他们陷入险境，但是，当战争开始以后，武人总免不了有战死的可能。区别武人高下的，是他们为何而陷入险境？是不是为了值得的理由去战死？”

“我了解我的军队——无论是打胜仗还是吃败仗，都改变不了什么。但河朔禁军若肯为了不杀俘虏、保护身后的百姓、袍泽而去面对强敌，河朔禁军便脱胎换骨了。”田烈武肯定的说道：“纵然我本人不是优秀的将领，但我的云骑军，会比西军更精锐。”

小李庄以东。

张叔夜策马回到阵前，与李昭光迅速的纠集起疲惫、兴奋交织的云骑军第一营。第一营的将士们还在兴奋的清点着东面战场，偶尔有人在死去的女直人身上发现刻着自己名字的箭枝，立时发出兴奋的喊叫声，书记官则认认真真的记录着战果——他们不再在阵前立即发放赏格，这对河朔禁军来说，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也有许多的骑兵发现了第二营与第四营的离去，但他们大多只是疑惑的看看，并没有觉察到气氛已经发生变化。不过，在张叔夜回到阵前时，大部分的武官与一小部分士兵，已经觉察到了东边的敌情。他们很快呼唤起同伴，在李昭光的命令下达之后，第一营迅速的恢复了阵形。

张叔夜驱马来到阵前，脸色沉肃。

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诸君！方才我们奇袭的，不是契丹人，而是女直人！此时，契丹的先锋军，契丹最精锐的马军，正从东面向我们攻来。田侯有令，令我

们第一营断后！”

张叔夜瞪大着眼睛，环顾部众，厉声说道：“今日之事，敌强我弱！吾在枢府，曾听人说，三千契丹先锋，可破一万河朔云骑！吾不知是真是假，然吾辈既奉命断后，此战便是有死无生！”

“本官与诸君相处时日虽浅，然愿与诸君以信义交生死。此战不必言赏格，若能生还河间府，荣华富贵，与诸君共之！若战死于此，能与诸君同赴忠烈祠，亦此生快事！”张叔夜说得血脉贲张，高声道：“诸君，今日之事，吾不欲以军法为约束。凡惧死者，此时下马自行逃命，吾绝不为难。欲从吾与李将军赴死者，拔刃向前！”

他话音落下，第一营阵中，一片死寂。

过了一小会，才听到有人愤懑的问道：“田侯来俺们云骑军虽短，可待俺们不薄。但俺想不明白——他为何要俺们去送死？俺们退回河间府，契丹人未必追得上。”

“大胆！”护营虞候崔长庆铁青着脸，跨出一步，几个军法官立时便要冲进阵中，揪出那敢为仗马之鸣的人。

张叔夜却挥了挥手，止住崔长庆，高声回道：“问得好！今日军前，不论军法。我可以回答你——为何要是我们去送死？！”

“因为——我们是云骑军！”张叔夜厉声回道：“因为，我们是云骑军！”

“欲生欲死，请诸君速决！”

迟疑了一小会儿，有一个人松开了坐骑的缰绳，丢下兵器，离开阵

中。

军法官们都骚动起来，崔长庆望望张叔夜，又望望李昭光，见二人不为所动，挥挥手，止住了军法官。陆陆续续，有一百余人，离开了军阵。

张叔夜始终一动不动。

河朔禁军“声名在外”，与其阵前溃逃，被韩宝一击即溃，不如赌在此时。

而李昭光则是对张叔夜完全的信任，心甘情愿的交出自己的指挥权。

让张叔夜与李昭光都暗暗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的第一营，并没有一哄而散的走光。虽然走了一百多人，但其余的人，始终坚立阵中，虽然许多人眼中有迟疑之色，但并没有离开。

而且，没有一个武官离开。

张叔夜又耐心的等了一小会，见没有人再离开，正待上前，却见崔长庆驱马过来，向他示意。

他心中一惊，正担心崔长庆要干出令他前功尽弃的蠢事，方要阻止，却见崔长庆已经驱马到了阵前，高声命令道：“所有军法官、执法队出列！”

七八十名虞候、将虞候、押官、执法队，整齐的策马出列。

所有人都惊疑不定的望着崔长庆，却见崔长庆冷冷的环视了他的部

属一眼，沉声说道：“诸君听好了！”

“方才战女直，咱们在最后面押阵。但待会战契丹，咱们军法官与执法队，当在全营的最前列！”

崔长庆的声音不大，冷酷而无生气，但云骑军第一营，自张叔夜、李昭光以下，都惊呆了。

“既然是有死无生，咱们军法官与执法队，便请在忠烈祠恭候诸位袍泽。”

张叔夜掩饰着心中的意外，唰地一声，拔出佩刀，厉声喊道：“诸君，忠烈祠见！”

“忠烈祠见！”千百人的应和声，响彻小李庄。此时的天空，竟然从云中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云骑军的锦云豹子头战旗之上，耀人眼目。

第二十五章 河潼形胜宁终弃

1

汴京。

大相国寺。大宋故左丞相司马光的灵柩，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汴京百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汴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万的百姓，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相士前去堪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谥为“文正”，配享高宗庙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

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时停柩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太相国寺，拜祭这位“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唯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师，这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顼、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顼对司马光，是与王安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过契丹人过于狡黠，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幸得病去逝……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若石越此时能带兵去

抄了苏辙的家的话，他多半就能找到这样的文稿，正躺在苏辙府上的某个书柜之中……关于司马光的真相，更加不可能不被记叙。

但那已经无关紧要。

当这些私人著作被公布之后，当事人早就去逝了。而且，只要有高太后的证言被国史馆记录在案，这最多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的疑案，而官方无论如何不可能不采信高太后之证言。

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胜利。

若非契丹大举犯境，石越断难想象他的计划会如此顺利，高太后出于她的立场做出的配合，更加远远超过石越的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

石越端坐在大相国寺的这间禅室内，用眼角瞥了一眼茶几上的一份报纸——“阳信侯束城大捷”七个大字，立即跃入眼帘。

“束城大捷！”石越在心里苦笑，那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前的旧闻了。

如今已经是五月二十七日，距契丹大举南犯，已经有五十天。而“束城大捷”，依旧是目前为止，大宋军队在河北取得的唯一令人瞩目的胜利。

大宋所有的报纸都宣称，阳信侯田烈武在束城小李庄，奇袭辽军先锋两万余众，斩首八百级，生擒生女直军统领完颜阿骨打以下五千余众。如今各路大军已接近河北，契丹之覆亡指日可待……

但实际上，田烈武虽然招降了生女直军近两千人，却差点被韩宝打了个措手不及，若非张叔夜与李昭光率部狙击韩宝，令田烈武安全撤回河间府，这位阳信侯，此时说不定已经是韩宝的阶下囚。

束城大捷是一场惨烈的大捷。

云骑军的表现超过两府的预期，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仅仅披挂纸甲，只会骑射而缺少近战之能的云骑军第一营，在韩宝的三千先锋面前，展现了令人惊讶的英勇。据事后的战报，第一营的军法官主动在阵前充当肉盾，张叔夜与李昭光巧妙的指挥着这些弓骑兵们且战且退，双方激战近两个时辰，因为兵力、战斗力、骑术全面居于劣势，第一营始终无法脱离辽军的攻击，在离束城镇不足的两里的地方，被韩宝分兵包夹成功，几乎全军尽墨。此役最终只有张叔夜与李昭光带着一百余骑突围出来，但路上又被辽国追击了二十余里，当他们逃至河间府时，整营人马，只剩下不足五十骑。

而韩宝先锋军的损失，据张叔夜与李昭光的战报，不会超过三百人。而且大部分的辽军，都是被霹雳投弹炸死，死在云骑军箭雨之下的，少之又少。

歼灭云骑军第一营后，韩宝随即率部直抵河间府城外。他砍下了第一营千余名战死将士的人头，在河间府外，插上了一千多根木桩，每根木桩上，都挂着一个宋军的人头。

他的用意是想激怒城中八千余云骑军出城野战，即便不能如愿，也能羞辱云骑军，打击其士气，同时令城中居民感到惧怕，埋下动乱的隐患。

幸好章惇与田烈武还算冷静，二人遣使执剑把守各道城门，只以火

炮进行还击，勉强稳住了河间府的局势。

伏击韩宝是一回事，与之堂堂正正决战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田烈武中计出击，与韩宝野战，纵然是打个两败俱伤，后果也不堪设想。即使契丹无法趁机一举攻克河间府，没有了骑兵的河间府，也是毫无意义的河间府。辽军只要用少量兵力监视，便可以大摇大摆继续南下，而毫无后顾之忧。

好歹章惇与田烈武没将这只起到战略意义的马军，当成战术部队在战争初期就给拼光了。只要云骑军还在，八千云骑军也许打不过三千契丹先锋，但契丹要想盯住这只马军，保护自己后路的安全，就不是三千之众可以办到的。

尤其是，在经历过束城之战后，两府对云骑军更加寄以厚望。断不愿意这只刚刚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河朔禁军，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折送了，那样对整个河朔禁军的士气，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打击。

但接下来，两府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多少好消息。

四月二十九日，耶律信在屡屡被雄州守军从地道中骚扰，而又无计可施之后，干脆一把火将整座雄州城烧为平地。

四月三十日，辽主与耶律信率军抵达莫州，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克缺兵少将的莫州城，莫州知州、通判自杀殉国。

五月一日，辽军攻取君子馆、束城。

五月二日，辽军攻取河间府之肃宁城、肃宁寨。

五月五日，韩宝绕过河间府，攻入深州，当日正好拱圣军北上，路

过深州，双方在滹沱河边小规模交战，契丹援军赶到，姚兕退守深州，与辽军僵持。

姚兕的举动令枢密院大为恼火，表面上看，拱圣军进驻深州，正好位于河间府与真定府之中间，与云骑军、武骑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线，可以阻止辽军继续深入，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深州城垣不修，四顾无险，非可守之地，拱圣军挡在辽军主力南下的大道上，很有可能被辽军围歼——他所谓的“互为犄角”，是云骑军、武骑军皆不敢轻易支援他的“互为犄角”。

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候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

住武强县与河间府乐寿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

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只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忻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

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的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忻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份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

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

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著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粼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粼资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

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題。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 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

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一一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渐丰裕，便是各地州县府库、常平仓，亦皆仓禀丰实。尤其是东南诸路，其富裕程度，更是让潘照临惊讶。以两浙路来说，王安石在杭州期间，除了主持盐债、封建诸事务外，更是筹措资金，大搞建设——石越当年原本就打下了不错的底子，王安石到杭州后，在危机之中，竟有余力大兴水利、修葺道路、沟通河渠、整顿驿馆，并且还扩建了杭州城。如今两浙路内之官道，全以青石铺成，雨水虽多，道路却从不泥泞；杭州等城市中，皆有专门之机构收养弃婴与无人照顾之老人；学校密集，识文断字之孩童越来越多；仅仅两浙路内，报纸便多达十余种；取消对过路之

商旅征税后，人口往来更加频繁，两浙路随便一座小县城，都能见到数以百计的外来商旅；杭州一场蹴鞠比赛，能吸引数万人观战……如今，杭州一城之商税，便已是骇人听闻，几乎相当于熙宁初年的数十倍。

东南如此繁华，西北也渐有生气。陕西在绍圣以来，虽然经历交钞危机，但是司马光主政后，百姓渐得歇息，到绍圣七年之时，虽不及东南之富庶，中户以上，却也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牲畜。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隐患——与王安石和新党的最大区别是，司马光与石越从未真正挑战过势家豪族，隐田逃户仍在缓慢增加，兼并有所放缓，却并未停止，这侵蚀的是国家最基本的两税收入。司马光与石越的办法是通过节省开支、开拓其他的财源来弥补这一块之损失，尤其是裁撤军队的积极效果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二十余年工商业之蓬勃发展，令这种损失渐渐显得微不足道。但潘照临敏锐的觉察到，这迟早将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这个隐患的爆发是他潘照临有生之年绝对看不到的……

他能看到的，是天下百姓在交口称赞“赵官家”，高太后的声誉之高在民间无以复加。许多的杂赋被取消后，百姓无不感恩戴德……司马光与石越固然功劳很大，在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但百姓更不会忘记赵家的“恩德”。

他一生的事业，竟然是帮助了赵宋的中兴？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难道是为了巩固赵家的统治？

他辅佐石越，却是替赵家造就了一个好宰相？

事实还是如此的讽刺。石越向他证明他的确选对了人，但石越也向

他证明他的确选错了人！

潘照临曾经在石越身上看到桀骜不臣的气质，但是，事实却是石越始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忠臣！

表面上看，在司马光死后，石越的确拥有人臣中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望，军队信服他，士林相信他，百姓也拥戴他……但是，潘照临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威望，与司马昭、刘裕们不同，反与王莽类似。

司马昭们的威望，是别于君主之外的，军队、士夫、百姓，要么效忠司马昭们，要么效忠皇家，大体上泾渭分明。可石越倒好，信服他的军队，同时也效忠赵氏；相信他的士林，更忠心于大宋；拥戴他的百姓，对赵宋绝无可能有叛心。他的威望与势力，实是与赵家、大宋朝相辅相成，倘若割裂、背叛，最后的下场极可能与王莽一样——也许有一群官员会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更多曾经拥护他、尊重他的人，却会在一夜之间，视他为“伪君子”与“叛臣”，到时的下场，便是一介匹夫倡义，而天下响应……

这正是曹操当年所顾忌的。魏武帝之处境，已然远远好过王莽，但他属下，仍然有许多的重臣与庞大的势力，其忠心是同时针对魏武与汉献的。只要魏武仍然是汉臣，哪怕只是一丝自欺欺人的微弱希望，许多的英雄豪杰，便仍然会受此羁绊，而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为魏武效忠。而一旦彻底割裂这种表面上看似无关紧要的君臣名份，魏武便等同于将一大堆人逼成自己的敌人。

以魏武帝之英武，尚要投鼠忌器。何况石越今日之处境，比之王莽还不如。王莽之世，好歹汉室已经衰微，人心的确思变，但绍圣之世，潘照临却看到了中兴景象，人心思安。

说白了，他潘照临苦心经营二十余年，但天下人拥戴的，是“石丞相”而非“石皇帝”！

而另一方面，潘照临也几乎可以肯定，石越的确没有“异志”。

这令潘照临在深感挫折的同时，不得不怀疑起自己的识人之明来。

但是，那种桀骜不臣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他只能认定，他还不是真正的完全了解石越。若是如此，这倒是件好事。让臣下觉得捉摸不透，这正是身为一个英主所必备的素质。

况且，即使石越本人无“异志”，即使天下人拥戴的只是“石丞相”，即使人心思安——但，时势仍是可以创造，最多是时间长一点。

诸葛武侯若要谋反，必定身败名裂。但若他年轻一点，不要死那么快，那么诸葛武侯也许就是另一个司马宣王。尽管一个有心，一个无意，但也许结局并无不同。

有些事情，不需要在一代之内完成。

潘照临只需要在自己死之前，能够亲眼看到赵氏的崩塌已成必然，便也算是遂了心愿。

所幸的是，老天竟然真的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在契丹南犯之前，能恰好回到汴京，难道冥冥之中，果真有天意存

在？

“潜光兄……”石越先打破了沉默，他一开口便是叹气，“如今河东宣抚使之事，我真是势成骑虎。”

“皇上虽未亲政，然他既然提了吕吉甫，若无好借口，终不能欺他年弱……但若用吕吉甫，朝中便要炸了锅——然此中关键，却不便直接与皇上说。”石越无奈的说道：“若论用兵之能、统驭诸将之术，章质夫胜过吕吉甫百倍……”

“依我看，章质夫亦未必驾驭得住吴安国。他在河套之时，便专以纵容吴安国为能事。”潘照临不以为然的打断石越，“河东形势险要，雁门易守难攻，契丹纵然是耶律冲哥为将，亦难有作为。本朝与辽人屡次交战，凡是辽人进犯，便从未在河东吃过大亏。以我之见，河东若只要自保，本无必要设宣抚使。”

“但终不能令河东诸军各自为战，况且御前会议将折克行的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吴安国的河套蕃军全数调往代州，亦不是为了令河东自保而已……”

“莫不成还能指望他们齐心协力？”潘照临嘲讽的再次打断石越，“河东代州与雁门关守军是伐夏后北调之神锐四军，相公莫要忘记那位雁门寨知寨、兼神锐军第四军都指挥使是何人？！”

石越不由一愣，“雁门守将是种朴，这有何不妥么？”

“也不算如何不妥。相公与枢密院的那些大人们，多半是不会将这些恩怨记在心上的……”潘照临讥道，“不过种朴想必不会忘记当年折

克行的救援之恩。”

“啊——”石越顿时明白过来，“种朴是当年拱圣军……”

“我听说，自符怀孝死后，种朴即便是北调雁门，这十余年来，亦从未与折家通过音讯。数年之前，折可适途径代州，去拜会种朴，种朴竟然闭门不见。”潘照临看了看石越，又说道：“便不提种朴与折克行的恩怨，难道相公以为，折遵道会甘居章质夫之下？吴安国虽是章质夫的部下，可与折克行关系极好，交情亦更早，伐夏之时，两人便惺惺相惜，吴安国的次子，便娶了折家的娘子。若以章质夫为宣抚使，除非他诸事都听折克行与吴安国的，否则……可章质夫能优容吴安国，却未必能优容折克行，否则他何以行号令于军中？”

石越摇摇头，叹道：“若非折克行与吴安国离代州最近……”

“依我之见，河东全无必要设宣抚使。有飞武三军镇守苛岚、火山，神锐四军镇守代州、宁化军，耶律冲哥欲要犯境，并非易事。而若待自河东主动出击，西陉、雁门二寨以西，辽境皆有长城为隔，大军难以逾越，是天险在辽而不在宋，故此大军北进，必经代州，不走雁门山，必经瓶形寨。然耶律冲哥大军屯于朔州之狼牙村、马邑、石碣谷一带，我若自雁门、西陉而出，是自取败亡。而自瓶形寨入灵丘，地形险恶，难以运送攻城器械，耶律冲哥又已遣将扼守，攻取灵丘并非易事。纵然侥幸攻下灵丘，灵丘道的东边，还有飞狐关；便攻下飞狐关，东取蒲阴道，有五阮关天险；北取飞狐陉，有蔚州控扼——所经之路，全是险峻崎岖，马不成列，车不成轨的陉道，所攻之城，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关。若是契丹无人，倒还罢了，然耶律冲哥乃北朝名将……”

石越静静听潘照临分析着河东形势。他们的确忽略了折克行与种朴的关系——十年前之旧事，两个边将之间的恩怨，便是枢府，亦未必有几个人知道。但是，调折克行与吴安国前往代州，倒也不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原因。

事实上，是御前会议采纳了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一个大胆的建议。

对于河东的地理、形势，刘舜卿、司马梦求与潘照样有着同样的认识，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御前会议调折克行与吴安国部至代州，并且决意要设立河东宣抚使司，目的正是想让折克行与吴安国去打硬仗，打连潘照临都不敢想象的硬仗！

耶律冲哥绝不是个让人喜欢的对手，北攻蔚州，孤军北上军都陞，自然是任谁也不敢如此不将耶律冲哥放在眼里的。但是若能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打通灵丘道与蒲阴陞，那么河东宋军就可以循此道直取辽军南京道之易州、范阳，直接威胁析津府。打通山前山后之联系，以精锐之师攻入辽国之心脏，转眼之间，河北之辽军，就会变为腹背受敌。到那时，耶律信若不马上回师，那他便可以永远不用回去了。但若果真如此，耶律信想从容回师，也没那么容易。

那将是真正的抗辽第一功。

但这个计划成功与否，保密至关重要——倘若耶律冲哥事先听到一丝半点风声，以灵丘道、蒲阴陞之地利，无论折克行、吴安国如何骁勇善战，他们便能有一人一骑活着回来，亦是谢天谢地。因此，即使是对潘照临，石越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这个作战计划，即便在御前会议中，也是只有寥寥数人才知道的最高机密。

这算是一支奇兵，石越与御前会议当然不会将战胜契丹之赌注，压在一支奇兵身上。自古以来，战争之中，妄图孤注一掷者，成功者绝少——虽然他们更引人注目，但看着别人成功容易，假若自己也去邯郸学步的话，却往往便会成为输得一无所有的那个赌徒。

主战场永远在河北，御前会议与石越皆不会自河北抽调任何兵力给河东，否则，万一攻不下飞狐口，或者耶律冲哥早有准备，结果便是全局崩坏。面对辽军的主力，每一支禁军，都弥足珍贵，因为你事前永远不会知道究竟哪支部队才是取得胜利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纵然是河东得手，倘若因为兵力不济，河北战场之宋军无法对辽军保持压力，甚至遭遇重大挫折，那便是折克行、吴安国攻入易州，亦无济于事。

而实际上，从战术层面来说，能否攻取灵丘、飞狐口、五阮关，兵之多寡亦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灵丘道与蒲阴陁上，兵多了反而碍事。

因此刘舜卿与司马梦求的计划，是要求种朴守雁门、西陁，折克行居代州策应，而吴安国出瓶形寨——若其得手，折克行部便可随之东出。若其失利，折克行仍可随时支援雁门或瓶形寨，保证代州不失。

御前会议为这个计划丢出去的赌注，便是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与一个神卫营——枢府已经下令，令刚刚成军不久的神卫十九营，携十门克虏炮前往河东，名义上是增援雁门、西陁二寨，实际上是令其受吴安国指挥。

从职方馆测绘的地图与地理资料来看，无人能保证蒲阴陁可以运送火炮，灵丘道路况稍好，但也并不容易。不过，既然耶律冲哥有本事将

火炮运过天山，刘舜卿与司马梦求便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问题不必由他们来操心了。反正若吴安国没有办法的话，这支神卫营仍可以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去雁门寨协助防守……

但此时，听着潘照临的分析，石越却突然明白过来。

在刘舜卿、司马梦求乃至枢府的官员们心目中，对吴安国这颗棋子，并不全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寄以重任，实际上，吴安国更象是他们的一颗弃子。

从军近二十年，屡立战功，积功官至昭武校尉的吴安国，自伐夏之后十余年，竟然一直呆在天德军做个知军，统率着区区五千河套蕃骑！由此已可见吴安国实是不受人待见。这个“天德军”还是绍圣年间，以宋占河套之地所置，在它的东面，辽国的西南路招讨司亦有个“天德军”——宋朝这个“天德军”，休说比不上唐代的天德军，便是比辽国的天德军，亦远远不如。在大宋朝所有军州中，天德军无疑是所辖民户最少、环境最恶劣的军州之一。倘若人缘稍稍好一点点，以吴安国之资历，休说是龙卫、云翼，便令他统领上四军，亦在情理之中。

人人皆知吴安国难以约束，但他是功名卓著，如此大战，不用他亦说不过去，且只怕自己心里也会别扭……

因此，他们才会想出这“一举多得”的妙招来吧？

西汉诸将嫌李广碍事，便常令他独领一军，美其名曰“分兵合击”，实则大家都来个眼不见为净。吴安国之事，正与此异曲同工，只不过刘舜卿与司马梦求选择的，是让他去打恶战。成败封侯可期，败则性命难保。若得胜固然能出奇制胜，若失利亦无损于大局……与李广之际遇相比，实在称不上哪个更加恶毒些。

想到此处，石越忍不住摇了摇头。

潘照临却以为石越是不同意他的分析，撇嘴问道：“相公不以为然么？”

“非也，非也。”石越连忙回过神来，笑道：“只是我以为亦不能闻耶律冲哥之名而变色。东军终不能老老实实任契丹打，一味的死守。耶律冲哥虽是当世名将，但较之折克行、吴安国又如何？”

这却是大出潘照临的意料，他亦不由一怔，“如此说来，竟是打算令折克行领兵出雁门、西陉，与耶律冲哥争锋？”

“这是边将之事，御前会议也罢，枢府也罢，皆不便越俎代庖。”石越淡淡说道，“然河东诸军，若不能一号令，便是连反击之余地亦没有了。”

潘照临本想劝石越干脆将折、吴二部东调河北，出井陉，下真定，另调一只步军前往代州巩固防守。如此一来，便可以只在代州设立行营，顺便理成章便可以让章榘任行营都总管——倘若折克行在河东的话，设宣抚使倒还罢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折克行，但若只是设立行营，他却未必会甘居章榘之下。

但此时他听石越的语气，便知此事已是定策了。他其实亦并不关心河东战局，此时念头一转，便道：“既是如此，则折克行必在河东。倘若设文职领兵，则碍于皇上，不得不令吕吉甫掌此兵柄；若设武职，则恐折遵道不甘居于章质夫之下，反误大事。某倒有一策……”

“潜光兄请说。”

“要解此局，只能设两路宣抚使……”

石越摇摇头，“即便如此，河东亦要免不了要设行营……”

“河东不必设行营。”潘照临笑道：“相公只要在河东设一个宣抚副使便足矣！”

“宣抚副使？”石越一愣，“那有何用？章质夫做得，吕惠卿照样做得。”

“那却未必。”潘照临微微一笑，“倘若韩维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自然做得宣抚副使，但若相公做两路宣抚大使，吕吉甫必耻于为相公之副，他如何肯任此职？”

石越顿时呆住了。这的确是他从未想过的。

潘照临又道：“吕吉甫必不能受此大辱，折遵道亦无此资格来争，种朴便也不必做折遵道的下属。章质夫虽然名望稍逊，然有相公为宣抚使，出镇诸将，折克行与吴安国亦不敢不听号令……”

石越沉默了好一会，才淡淡说道：“如此说来，潜光兄是赞成我出京领兵？”

他说完，抬眼望着潘照临，一动不动。

潘照临笑了笑，迎视着石越的目光，笑道：“我知道相公所虑之事。”

“哦？”

“以常理而言，功高不赏。相公再次领兵，并非上策。但是，相公莫要忘记皇上……”

“皇上？”

“皇上是欲有所作为的。”潘照临抿嘴说道：“他对相公之不满，溢于言表，相公以为不去领兵，便能轻易全身而退么？自古以来，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石越顿时默然。

“为相公计，如今不如反其道行之。一则如今社稷危急之时，岂能全以个人荣辱为念？二则当相公伐灭西夏之时，皇上年纪尚小，不知相公之功。今日若能驱除契丹，便是存社稷之功，非伐夏可比。亦可让皇上知道相公之能。”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相公便不立寸功，将来亦难见容于皇上。皇上年轻，倘其不知相公之能，反而会容易轻举妄动，惹得难以收拾。而倘若此次与契丹之战，有他人立下大功，皇上更会觉得少了相公亦不是不行，顾忌更少……”

“况且相公此番无论领不领兵，功劳皆是跑不掉、推不了的。只不过皇上年轻，只看得见韩、彭之功，却看不见萧、陈之劳。相公名望愈甚，而皇上却不加敬重，天下之危，孰过于此？”

“保全之道，无一定之规，需审时度势，或奋发有为而全身，或谦退无为而保全。”潘照临直言不讳的击打着石越心中的弱点，“如今太皇太后是明君，范纯仁亦是贤臣，相公出外领兵，不必担心朝中诽谤日增，可谓毫无后顾之忧。相公领兵出外之前，请上表太皇太后，乞求赏赐，并主动表明心迹，战胜之后，便欲退居杭州，著书立说，以为全君臣之恩遇。以太皇太后之英明，必不怪罪。”

“他日全功之后，便请相公激流勇退，避居杭州。如此一来，以相公之名望功业，最差亦是一郭子仪。那时某敢肯定，海外诸侯必前赴后继，来请相公为相，而朝廷终不能放相公去海外。在朝在野，惟相公所欲。便是相公不在汴京做丞相，范纯仁、韩忠彦辈，敢不奉行熙宁、绍圣以来之圣政？朝廷凡有军国大事，又焉能不遣一介之使，询问相公之意见？”

潘照临的这番话，说得石越暗暗点头。

没有一个皇帝会甘心于终身笼罩在一个强势宰相的阴影之下。自从他登上相位的那一刻起，石越便做好了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他也有许多要保护的东西，他不希望这个“退场”，损害到他要保护的那些人与事。

若能如潘照临所言，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尽管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但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他早就明白他不可能亲手完成所有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尽管并不完美，但亦算差强人意。

若此生还能有机会带着妻女，乘着大海船去周游列国……石越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只是……

“潜光兄所言……只是秦汉以来，无有此等事。”

潘照临望着石越，过了一会，才淡淡回了一句：“自相公封建诸侯起，天下便已不是秦汉之世了。”

石越与潘照临密谈了近两个时辰，方才分别离开大相国寺。石越并没有回他的相府，而是直接去了尚书省。

尽管已经做了要妥善安置南逃百姓的决议，但是时间仍然太仓促，即使唐康他们在大名府殚精竭虑，但试图将难民全部安置在五丈河至梁山泊以北的设想，也难以实现，到五月下旬，仍有上万名难民逃到了汴京——虽说这个数字已经令两府感到欣慰了。

开封府下令城内寺观收容难民，施粥赈济，又征募成年男子到汴河等处搬运货物，或者去协助修葺汴京城墙，疏通河道。王岩叟为了应付这些事，忙了个人仰马翻。

但与此同时，两府对于南撤百姓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拱圣军进驻深州，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深州以南的赵、冀、邢、恩诸州百姓，恋土情重，加上对战局令人哭笑不得的乐观，竟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南撤。不仅绝大部分的百姓都心存观望，连这四州的官吏也不断有人上表反对南撤，其中邢州自恃地形有利，境内有大陆泽可以限制辽军，而以往辽军南犯，对邢州之骚扰也有限，因此自邢州知州、通判以下，竟公然违抗诏令，又是征募义勇守御城池，又是在境内各州县组织百姓结社自保……连北道都总管府也在站在了邢州一边，孙路与唐康一面替邢州开脱，一面先斩后奏，送给邢州大批的兵器与纸

甲。

枢密会议内，两府之中，对于南撤百姓不以为然者本来就甚多，且安置难民的确是一件极困难之事，此时更是顺水推舟，最终石越与范纯仁亦只得默认。

讽刺的是，姚兕冠冕堂皇的诸多理由中，原本是包括给赵、冀诸州百姓南撤争取时间的……

可人心真是件微妙的东西。

石越完全不能明白深州以南的百姓与州县官吏的乐观情绪从何而来，但实际上，汴京士民的情绪更加乐观。汴京一般市民的舆情，此时是十分猛烈的抨击着两府过于谨慎，汴京所有的茶楼酒店当中，对于大宋未能在五月份将辽主生擒至汴京献捷，皆是十分失望。

而朝野的士大夫们虽然不至于对石越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但也极少有人考虑战败的可能。虽然有一些人对于《讨契丹诏》十分的不满，认为此诏杜绝了提前议和之退路，非谋国之言，但是，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这样的言论几乎全被掩盖。

虽然石越可以确定，倘若河北战场遭遇重大不利，《讨契丹诏》势必成为他与范纯仁的罪状之一，但至少此时此刻，士大夫们议论的是，要如何惩罚契丹。许多人献策对付契丹，而其中有半数以上，竟然是在大谈规复燕云之术。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信心甚至影响到两府。

战争初期的震惊、惶惧，此时早已经一扫而空。这也直接影响到石越在御前会议的地位，他虽然仍是首相，但是，既然大家都相信战争一

定会胜利，那么对石越的依赖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两府诸公也就不可能如一个月前那样，对石越惟命是从。

便是高太后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撤河北军民在执行上出现的折扣，便是这种心态变化后最明显的后果之一。

至五月二十七日为止，据北道都总管府的估计，赵、冀、邢、恩四州南撤百姓，总计不过区区两万五千余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仅仅视为是大雨的影响——难民主要来自深州以北诸军州，因为辽军所至之处，大肆掳掠人口，造成大约近二十万的百姓南逃。

如何安置好这二十万的难民，在整个五月份几乎都是令两府最食不知味的事情。

为了以防万一，在司马光的灵柩离开汴京后，曾布便要北上去执行吕大防的建议——除了妥善安置逃难百姓外，还要从这些百姓中征募年青力壮的男子，编成厢军，来负责大军粮草运送、道路桥梁的修葺，为此，御前会议决定一次性刺募四万厢军。

石越对此也无可奈何。对大宋朝廷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性思维，将这些青壮男子募为厢军，的确可以将动乱消弥于无形，而且此番大军作战，虽然是本土作战，补给线不长，但兵力之多，没有三十万以上的役夫来负责运送后勤补给，也难策万全。而将这些逃难百姓招募为厢军，比起简单的征募夫役，也的确更加能保证百姓的权益，吸引力也更大。厢军的薪俸即使被克剥，但比起小吏对夫役的苛酷，亦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刺募厢军容易，裁撤厢军困难，此时却是没几个人会去考虑了。

想到这些，石越又不由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也许战争之后，他就要退隐山林了，而他竟然还在操心这些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决定采纳潘照临的建议，从大相国寺到尚书省的路上，他便已经想好了如何措置此事。

他会先向高太后建议，拜韩维为左丞相，范纯仁为枢密使。这会是一个体面的安排，虽然韩维本人未必想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但既然人选已经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竞争。韩维资历远高于石越，让他任左相，可以避免造成韩维心中的不快——如此一来，韩维终于做到人臣之极，对年事已高的韩维来说，致仕之前能拜首相，他的一生可算圆满了；而石越也不必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

战争结束之后，韩维多半便要致仕了。石越也已决意退隐，将来的左相与右相，不出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三人。韩忠彦身为遗诏辅政大臣，有先天的优势，石越必须要尽早巩固范纯仁的地位，由吏部尚书而枢密使，历任两府，范纯仁的资历也就完整了，加上此番与辽国作战，范纯仁若处在枢密使的位置上，自然是功劳卓著，谁都抢不走他的功勋。

而范纯仁腾出一个吏部尚书给吕大防，亦足安抚最顽固的旧党。如此一来，他便可以留出空间，以便日后能让许将升任工部尚书，而让曾布任枢密副使……

战争期间不宜有过于剧烈的人事变动，但连石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旦心里有了退隐的想法，他就已经在本能的开始进行布局了……

高太后多半不会拒绝石越的建议。然后，他就可以请求高太后在西湖边上赐给他一大片庄园，同时让人将汴京的产业卖掉。自然不能公开说出战争之后他就会退隐，这样反倒象是逼高太后表态，他只要表明心迹就行。

最后，石越会请求高太后让殿前侍卫班随他出征。

殿前侍卫班全是烈士子弟，对赵家忠心不贰，都指挥使呼延忠是先帝亲信之臣，忠于皇帝，与石越更是素无交往，两家连普通的人情往来都没有。身边带着这三千骑死忠于赵家的羽林孤儿，就算将兵权交付石越之手，高太后也绝对可以高枕无忧。

若他能主动做到令高太后与两府安心，那么，石越便能真正的无后顾之忧之忧，否则，他时刻都要担心随时会有一纸诏书至军中，将他召回，然后面临的将是不测之祸……

不知为何，当石越做出这番布置后，他的情绪竟然变得高昂起来。

甚至于对前线的运筹，他也有了比潘照临所建议的更全面的想法。

石越回到东府时，韩维、范纯仁诸人正在商议着事情，见着他回来，各自见过礼，范纯仁便道：“子明丞相回来得赶巧，今日的边报刚刚送到……”

石越见他脸上犹有戚容，知道他仍是在感伤司马光之逝世，他本想劝慰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张张口，脱口而出的却是：“如何？姚兕那里可有何动静？”

“深州倒还无事。倒是章子厚与阳信侯上表，道已将那些生女直俘虏，着人经水路押解至大名府关押……”

“这是要献俘么？”石越闻言不由一愣。

“这多半是章子厚的主意。”韩维捻须插道，“他道是怕这些女直人在河间府久押生变……但阳信侯将那个女直头领留下了。”

“完颜阿骨打？”

“似是叫这个名字。”范纯仁道，但石越见他神色，便已知他其实也不记得这名字。石越心里当然知道阿骨打是何等人物，其实上次唐康使辽归来，便多次跟他提起过，但他也没太放在心上，此时只是有些好奇：“他留下阿骨打做甚？”

“阳信侯招降时，许诺日后送他们返乡。不过他想让这个甚么阿骨打随云骑军打仗，同时帮他训练云骑军。”范纯仁一面说，一面将田烈武的奏折递给石越，道：“丞相且看看这个，为瞒过契丹人，还给这个女直人起了个汉名，叫甚颜平城……”

“那亦随他。”石越细细读过田烈武的奏折，又说道：“他想留下，便由他留下。这阿骨打虽是生番，但上回唐康时使辽，便甚是称道他，若能为我大宋所用，亦是美事。若不能为我所用，仍吩咐大名府好看管这些生番，咱们亦不必对生番失信。”

但石越心思显然全不在此，说完又道：“某所担心的，还是姚兕与拱圣军——他到了深州，便如同将一块肉送到狼嘴边，不管是骨头还是肥肉，辽人总是要啃一口的。我只怕这雨一停，深州便要有大战。想来想去，还是要设法策应拱圣军……”

“但司马梦求与刘舜卿皆十分反对在深州仓促大战。”范纯仁摇头道：“司马梦求昨日还说，河朔禁军畏敌如虎，可殿前司诸将却全是求战心切，甚是轻视契丹人。他担心诸将到了河北后，便全如拱圣军一般不听节制，故此才刻意压制诸军，不令他们离开驻所……总要河北宣抚使选定后，再令他们北上。”

“嗯。”石越点点头，沉吟了一小会，抬眼望望韩维，又望望范纯仁，缓缓说道：“某这几日想了想……”

他方说得这几个字，便已吸引了厅中所有人的注意力，不仅韩维与范纯仁，那些个正埋头做事的文吏，也都抬起头来，偷偷望着石越。自成立御前会议后，暂时打破了两府藩篱，由石越、韩维、范纯仁三人，一齐在原来的政事堂办公；而许将、司马梦求等人，则在枢府办公；苏辙、吕大防等人虽同在东府，却是另辟了几间厢房。如遇有事，小则在政事堂会议，大则至高太后前奏请御裁。如今这政事堂中的文吏，都是自两府抽调来的精干可信官员，因此石越倒不甚避嫌。若是以前，内探、省探^[1]防不胜防，如此大事，石越断不敢当着这些文吏张口。

石越顿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众人，继续说道：“司马陈王物故后，某便是首相，依国朝故事，国家有事，某理当出外领兵……”

他此言一出，政事堂中，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二人皆是十分意外，但见石越神色，却是认真之举，范纯仁抿抿嘴，委婉道：“丞相，此事尚请三思，韩忠彦足当此任……”

韩维也说道：“子明，此事非同小可……”

他二人却都是真心实意为石越考虑，只是这些事情，却不能明言，二人都是忠君观念极重之人，总不便当众说些“功高震主”之类的话。

石越望着二人，点点头，但态度却是十分坚定，“朝中之事，有二公主主持，吾无后顾之忧矣。某也想明白了，这天下之事，算来算去，总是算不清楚。倒不如想简单一点，先国后家，他事便听天命可也。”

“丞相……”范纯仁还想再劝，却听韩维已说道：“子明，若是顾忌福建子，不若由某出外领兵。”

韩维如此推心置腹，让石越又是意外，又是感动，但他此时主意已定，便不再犹豫，摇摇头，沉声道：“韩公还是坐镇朝中，更妥当些。某已想过，吕吉甫之事，倒亦有万全之策。”

“哦？”

“某观辽军作战，每每一将之兵，便有数万之徒，而吾军一军之众，不过万余。兵少又不及辽军之精练，此非克敌之道。如今之策，还是要将数军结为一军，以抗辽人。某以为，朝廷可设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在河东、京东各设宣抚副使，凡宣抚使司以下，设诸都总管府、行营都总管司，各辖数军之众，如此，庶可以与辽军一决高下。”

“如河东路，可以章榘为宣抚副使，下辖三都总管司：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以折克行为都总管，辖飞骑军、河东蕃骑、河套蕃军；雁代都总管府，以章榘兼任，辖神锐四军、飞武三军；太原都总管府，以吕惠卿兼任，辖教阅厢军太原军及府内巡检——吕惠卿为判太原府，兼任本郡都总管府，亦是合情合理……”

这宣抚使下设立行营都总管司，其实也是迟早必行之事，并非什么

奇谋妙策。但石越这么一说，韩维与范纯仁便立时会意，这的确足以搪塞皇帝了，小皇帝不知道听了谁的话，想让吕惠卿领兵，那便让他领兵，到时候将太原府之厢军、教阅厢军、巡检、乡兵义勇之类，全部算上，也是一只“大军”，小皇帝只会知道吕惠卿与章粼、折克行一样，各领一路“大军”，哪里能知道这太原府上不着天、下不挨地，道理上可以北出雁门、东下进陞，实际上却什么也干不了。

但二人见石越思虑周详，便也知道，他出外领兵之意已十分坚定。如若是石越自己决定要出外，那么的确也没什么理由阻拦。二人与石越私交都不错，心中虽然担忧，但毕竟如今最要紧之事，仍是与辽国之战争，石越若能出外领兵，自然是于战局最有利的，况且二人都深知石越行事风格，多半另有妥善安排——虽然他们都很难相信此事竟能有什么“妥善”的解决办法，但也便权当自我安慰，不再多说。

然而，此时，三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磨磨蹭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1]. 在真实的历史上，当时宋代便已有朝报与私人小报出现，朝报是官方每日政事活之公布，小报则由内探、省探、衙探私自搜集朝报未报之事进行报道，并且，“新闻”一词，此时便已出现于小报。小报记者各有分工，内探专门刺探皇宫内新闻，省探专门刺探三省新闻（包括两府学士院），衙探专门刺探三省以下官衙新闻。而在小说之时代，报纸愈加发达，虽有法规加以规范，但此“三探”之职业，自然亦不免更加繁荣发达。

绍圣七年六月一日。

这一天，宋朝太皇太后高太后应允了右丞相石越的建议，拜枢密使韩维为左丞相、吏部尚书范纯仁为枢密使，而以石越为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率殿前侍卫班三千“羽林孤儿”，离开汴京，前往北京大名府。京师文武百官，奉诏送于长景门外。

同一天，诏令以河东转运使章粼、京东转运使蔡京为宣抚副使，两府在河东、京东各设都总管司，受宣抚使司节制。

根据石越的建议，河东路设河东行营都总管司与雁代、太原都总管府，分别以府州知州兼河东蕃军都指挥使忠武将军永安侯折克行、河东路转运使章粼、观文殿大学士判太原府建国公吕惠卿为都总管；京东路设齐州都总管府，以齐州知州宋球为都总管。河北路则设前军、左军、右军、中军四个行营都总管司，另外改北道都总管府为北京都总管府，一共是五个都总管司。五个都总管分别是：前军行营都总管忠武将军姚兕、左军行营都总管游骑将军慕容谦、右军行营都总管定远将军田烈武、中军行营都总管宁远将军王厚、北京都总管大名府知府孙路。

在西军老将凋零之后——到绍圣七年，不仅仅李宪、种古、种谔、种谊、刘昌祚等石越曾经信用、重用的西军名将皆已故世，如燕达、宋守约、曲珍、高永能、苗授、王君万等等这些或因为反对军制改革而被

有意调离西军、或因为另受重用——或入典宿卫，或历官枢府，或管军三衙……总之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熙宁西讨，但却仍在西军中威名素著的将领们，此时也已大多不在人世，如本是西军中屈指可数的勇将高永能，军制改革后入典宿卫，然后历任天武、捧日诸军，官至侍卫马军司副都指挥使，绍圣七年虽然仍在人世，却已经七八十岁，早已致仕多年。

甚至，连与石越颇有嫌隙的高遵裕，此时都已去逝了……

而在绍圣七年，被石越委以重任，出任中军行营都总管的王厚，在熙宁西讨之时，却不过是李宪的副将而已。

尽管平定西南夷之乱，王厚立下了功勋，但当面对与辽国这样的倾国之战时，若不设宣抚使，王厚的资历根本就镇不住河北诸将——他的官阶，不仅远远低于姚兕，甚至还不如田烈武；而以军中最重视的派系来说，虽然许多的西军将领都出自王韶、李宪门下，但在伐夏之后，西军却可以说是四分天下：王韶、李宪一系的将领固然不少，但种家、姚家以及一些派系色彩不浓的将领，也能各成一派。

种家“三种”虽故世，但种建中进入枢密院，种朴、种师中各领一军，其余如田烈武、吴安国辈，皆出自种家军，种家可谓势力仍存；姚家不仅“二姚”还在，各领禁军，姚兕的两个儿子姚雄、姚古，也颇有出息，姚雄如今已积功官至振威校尉、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姚古也在拱圣军任营都指挥使，姚家已有后来居上之意；此外如贾岩、张蕴等后起之秀，皆不可小觑。

这些西军将领，没有谁会安安份份听王厚调遣或者配合他作战。

河北五个都总管中，姚兕不用说，田烈武虽然曾经是王厚的部属，

但如今却是今非昔比，官位比王厚还高一——纵然田烈武乐意听王厚的，这中间也免不了会有芥蒂。孙路官位与王厚表面上都是正五品下，但孙路是文资，王厚是武资，算起来，他还是比王厚高一阶……算来算去，也就只有慕容谦比王厚官小点。

而且，这个中军行营都总管，免不了还要指挥前来河北参战的殿前司诸军。

因此，石越这个安排，是颇受质疑的。

虽然大宋的确有“官以委能”的传统，将品秩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这并不代表当事人不需要面对因此而来的种种麻烦。

尤其是在禁军之中。大宋的武官们听文官的差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若大家同是武官，资历官阶之类，仍然是要摆一摆的。

但是石越仍然坚持己见，众人也只得听从。毕竟有了石越出外领兵后，河北诸将倒也不至于敢公然抗命。

不过，此时，在高遵裕死后继任泸州知州，一直留在益州监视、镇压西南夷的王厚，尚在奉命而来的路上，因为王厚在西南夷之乱平定后，并未典领禁军，直到五月初旬，枢府才想起征调王厚与戎州知州何畏之一——后者虽然屡立功勋，但却是献策不用、官至昭武校尉便无论如何也升不上去了，虽然几个儿子都受荫官，两府甚至让他去做亲民官，也算是少有的优待，但对何畏之来说，却始终是郁郁不得志……

当日征调王厚与何畏之，本意是想让二人入枢府参议军机，如今倒也算歪打正着。

而另一个都总管慕容谦，平定西南夷之乱后，遂调至银州，任银州知州兼横山蕃军都指挥使，此时统率着他麾下一万五千人马，刚刚走到新安境内。

当六月一日石越离开汴京时，最乐观的估计，也就是当他到达大名府时，第一支援军环州义勇可能也抵达了大名府——这是因为环州义勇只有一千骑，行军速度自然比其余诸军要快得多。

因此，这实在谈不上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但坏的消息却令人压抑——当天晚上，石越与呼延忠率领三千殿前侍卫班走到陈桥驿歇息时，从汴京传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噩耗——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于当天下午，在枢密院议事时，突然暴病而亡！

这个噩耗如同一片乌云一般，笼罩在陈桥驿每个人的心上，石越不必开口询问，只要看看表情，他便能知道，自呼延忠以下，每个人都将此视为一个极坏的征兆，虽然呼延忠治军严厉，让这些“羽林孤儿”们不敢对此稍加议论，但他们的士气，刚离开汴京，便低落到了极点。

而这也许，竟真是一个不祥之兆。

当日，深州。

拱圣军都指挥使姚兕一大早起来，便披挂铠甲，登上深州城垣，观察敌情。雨刚停了两日，韩宝便如同见了肉的饿狼一般，如附骨之蛆般的盯上了拱圣军，一天前便已率万余骑出现在深州城外。今日，城外的契丹人更多了，凌晨时喧嚣了好一阵，显然是又来了援军。姚兕在城头默数着旗帜，估摸着辽军已经增兵至两万余骑。

深州没有守备器具，城垣低矮，四顾平坦，非可守之城。这一点，姚兕清楚，韩宝也明白——这甚至是不需要间谍侦知的，治守备器具是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宋朝再有钱，也不会在本守不住的地方浪费财力，最终成为他人做嫁人衣裳。

但韩宝也太目中无人了。

雨虽然停了，然而滹沱河的大水，没这么快便消退，拱圣军在深州没有援军，他韩宝在深州，亦是与主力隔绝。他虽有两倍兵力，却也未必能咬得动拱圣军这块大骨头。

姚兕虽已年近花甲，却还未到任人欺侮的地步。

韩宝想吃掉拱圣军，他姚兕还想吃掉韩宝呢。姚兕如今官位已高，伐夏之后，国恨家仇得报，惟因为没有大军功，不得封侯，常引为平生憾事。本以为此生再无望得偿所愿，但契丹南犯，却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打量着城外的辽军，旗帜队伍倒也算严整，只是不时有一队队的辽军，自城下呼啸而过，口里大声吆喝着些他听不懂的胡语，全没有把深州城内的宋军放在眼里。

眼见着辽军如此无礼，城头的拱圣军将校们，都不由得鼓噪起来。

“太尉，待末将出去冲杀一阵，也让辽狗知道我拱圣军不是好惹的！”最先按捺不住的，是姚兕的亲兵军使陪戎校尉田宗铠。

田宗铠是阳信侯田烈武的长子，年方十八，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一带头请战，诸校尉立即纷纷响应，七嘴八舌的说道：“正是，难不

成还怕了这些辽狗？”“俺只要一百兵马，定取了那辽狗的首级……”

但姚兕只听得几句，便厉声喝道：“全都给我闭嘴！”

顷刻间，城头便安静下来。

“还怕没仗打么？”姚兕头都不回，冷冷的说道：“咱们不出城，与韩宝也已经交过几次手了，这次，咱们考考他攻城的能耐。”

说完，也去不理睬属下的这一干校尉，转身大步下了城墙，朝城中的雷公庙走去。田宗铠职责在身，愣了一下，便连忙紧紧跟上，其余诸校尉却不敢再去讨没趣，望着姚兕离去，只得各归本营。

深州的雷公庙是座规模宏大的大庙，此时被拱圣军占据，姚兕临时征募了城中所有的火药匠、铁匠，在雷公庙内，将数万枚受了潮或直接被雨水浸湿过的霹雳投弹的火药倒出来晒干，再一枚枚的重新填装好。

这是十几天前武强之战后留下来的隐患。

拱圣军与辽军雨战一场，结果却是几乎毁掉了八成以上的霹雳投弹。

他的儿子姚古正在督促工匠，收拾这个烂摊子。好在霹雳投弹的构造十分简单，这些民间的工匠很快就能上手，用不了半天的功夫，他们甚至变得十分熟练了。此时姚兕已经不再考虑保密的问题，其实也无此必要，辽军早就掌握了霹雳投弹的技术，并且也制造了一批出来，之所以没有大规模装备军队，原因不过是他们在铁矿开采冶炼、火药购买、火器作坊上，都存在规模不足的问题。当他们的作坊开始竭尽全力造火炮后，其他的火器自然就受到限制。

这一点宋朝也是一样的，对于军队来说，并非火药武器的种类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花样繁多的武器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士卒也不可能熟悉掌握所有的武器，而若分工过细，又会增加军队的脆弱性。

因此，自熙宁西讨以后，枢密院的策略是明确而清晰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火器被淘汰，甚至连普通兵器也是如此。千奇百怪的长兵器，看起来好看却毫无实用性，吹嘘得多么厉害的新兵种，往往在演习时便不堪一击，枢密院恨不能干脆一律裁汰，只保留长枪与长矛才好；短兵器则是统一的配刀，连剑都被大量取代，只有校尉以上的武官，才被允许使用自己趁手的兵器。火器亦是如此，即使在实战中取得过效果的火器，也照样会被淘汰——熙宁年间千奇百怪的火器，能够在神卫营中被保留的都少之又少，普遍装备军队的火器只有火箭与霹雳投弹。再加上绍圣以来最受重视的火炮，便构成了如今宋军的三种主要火器。

枢密院的思维是很简单的，火器只分为两种：要么便威力大得如火炮一样，值得为此培训专门之兵种；要么便如火箭、霹雳投弹一般，简单到每一个宋军士兵经过很短时间的训练都会使用，并且人人都可以携带，在实战中能起到显而易见的效果。

大宋自绍圣以来，所有的火器作坊都在造这三种火器，为的就是给每一个禁军都装备上霹雳投弹。

但结果却是，这玩意经不得暴雨淋一天。

道理上，是有一大套如何在雨天保护它们的办法，但是没有谁能指望自己的士兵们会完全照办，而且当你带着它们作战时，更加难策万全。

可令人气沮的是，这玩意又的确很重要。

比如，若姚兕想守住深州足够长的时间的话，他就十分需要这批霹雳投弹。

他心里很清楚，他在深州是等不到任何补给的，他想要补给的话，只能自己去真定府、河间府、大名府……任何一个地方都有。

然而，他去不了。

粮草可以解决，绍圣七年，大宋朝称得上府库丰盈，深州的存粮，养活他的拱圣军与城中百姓一两个月不成问题。尽管几乎可以肯定，明年深州将面临严重的饥荒，辽军践踏毁坏了每一块麦田，这个秋天，也许超过半个河北路，不要指望有一点收成。而这原本是大宋朝的粮仓之一。

不过这些不是姚兕需要考虑的，他要算计的，是他的火器、他的箭枝……深州没有足够的能做箭杆的材料，他更找不到足够的工匠打造箭头。亏得拱圣军自姚兕为将后，便一直以契丹为假想敌，一切皆仿照契丹之要求，例如姚兕要求拱圣军每人携四张弓，四百枝箭，这在辽军司空见惯，在宋军却是绝无仅有。

但四张弓、四百枝箭也未必够用……

因为，他们也许很快就将面对数量超乎想象的敌人。

“太尉。”在偏院的姚古见着姚兕前来巡视，连忙迎出来行礼参见。

“如何？”姚兕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稍假颜色，板着脸问道：“这些投弹何时能用？”

“不成。”姚古摇了摇头，“天非得再晴个三五天，火药才能晒干，没个十天半月，装不好这些家什……”

田宗铠眼见着姚兕的眉头锁得更深了，“我可等不了那么久！”

“可我们已经是在不分昼夜的干了。”姚古道，“太尉，末将就是想不通，为何咱们偏在这深州固守。就算是现在，咱们要退回大名府，还是有办法的。敌众我寡，这深州说得好听点，是一座城池，说得难听点，便是一座大点的营寨。城外的辽兵射箭，可以直接射进城中……”

“那又如何？”姚兕不耐烦的打断姚古，“别说还有座城池，便是真的是营寨，辽人又能奈何得我？”

“太尉莫要忘记，辽人还有火炮。雄州是如何失的……赵隆是太尉旧部，亦并非无能之辈。”

“你懂个屁！雄州守不住，是因为雄州守军与野战之能。与辽军正面交锋，他们便有三倍兵力，也不是辽军对手，何况兵力还少于辽军。城墙一破，自然就是万无幸理。可我麾下，全是大宋的精兵！难不成辽人有那几门破火炮，我们便连城都不守了？它便是轰塌深州城墙又如何？只要我拱圣军还在，深州便仍是一座坚城。”姚兕拉高了声音，语气几乎有点不可一世，“何况这十天半月的，它们的火炮还来不了。韩宝在城外，连架云梯都没有。”

“云梯这些攻城器械，只要有工匠，用不了几日便能造好。”姚古仍在不依不挠的苦谏，“太尉请再三思，咱们拱圣军进驻深州而不退，摆明了是向辽主挑衅，辽人要越过深州南下，亦容不得咱们屯兵于此。此时不走，过得几日，面对的只怕是十万计的辽军……可咱们无后援军，西军与其他的殿前司禁军都还没到大名府，这是无谓之战。兵法有

云，用兵之道，在以众击寡，以石击卵……”

“什么破兵法。”姚兕呸了一声，“你便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我老姚不晓得什么破兵法有云，我老姚只知道，我带的军队，绝不能见敌避走！辽主要嫌我老姚在深州碍事，那我在深州便是对了。十万大军又如何？就算是百万大军，我也在深州等他们！”

说罢，他瞪了一眼还待劝谏的姚古，道：“你休得再聒噪。深州是河北之洛阳，四通八达，是四战之地，非可守之城，这便是你和那些书呆子参军的道理。可我告诉你，你莫去想咱们是守深州便对了。我老姚进驻深州，是图进取之策。持守势之策，想要守深州，自然不会有好结果；但若是持攻势之策呢？欲规划河北者，能不图谋深州？”

姚兕这番话一出口，不但是姚古，连田宗铠也愣住了，这却是他们从未细想过的。

姚兕不屑的瞥了他这个儿子一眼，“是谁告诉你们，辽人气势汹汹的攻来，咱们便只能守的。他以长矛刺来，咱们便只能用盾牌挡？！我老姚不信这个邪！他往南攻来，我便往北攻去，他以长矛刺我，我亦以长矛击他！甚么鸟大名府防线，咱们只要能在深州坚守两个月，甚至一个月，朝廷大军便会倾巢而来！说甚么避实击虚，人家一拳打在你面门上，还空谈个鸟避实击虚！咱们就是要打硬仗，以堂堂之师，对皇皇之阵，不打赢几场这样实碰实的硬仗，契丹不会知道害怕！”

“给我收起那点小聪明。你是姚家的儿子，若我要让拱圣军的孩儿们死在深州，你便要冲在最前面！”姚兕对姚古丢下这句话，又转头对田宗铠说道：“伯坚，你也一样，你父亲是阳信侯，天子近臣，这拱圣军人人都知道。我宁可对不起你父亲，亦绝不负国家。”

“太尉。”田宗铠连忙抱拳欠身，回道：“知父莫若子，若末将战死深州，家父绝不会怪罪太尉。况且宗铠并非田家独子，宗铠便死，田家不为无后，死亦无憾。”

深州城外，辽军大营。

韩宝率领一千将领，焚香设案，跪于中军帐中，签书北枢密院事萧岚手捧诏书，正朗声宣读：“……以签书北枢密院事萧岚为监战，十日之内，必克深州，生擒姚兕，毋令拱圣军一人一骑，生离此城……”

萧岚读完辽主给韩宝的诏书，望着韩宝恭恭敬敬却神色肃然的接过圣旨，交给属下收好，他是最会察言观色的，因笑道：“晋公，深州非可守之城，拱圣军是败军之余，我军两倍于敌，十日之期，当不算为难吧？”

只见韩宝立时便换了一副笑脸，道：“这算什么难事，十日之期，那是宽裕了。签书尽可放心，深州之事，弹指可定。”一面说着，一面请萧岚在上位坐了，又道：“下官先给签书引见营中诸将。”

萧岚是何等机灵之人，眼见着韩宝是皮笑肉不笑，心中便已知他言不由衷，当即打了个哈哈，也装做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笑着点头应允，由着韩宝一个个的替他引见着营中诸将。

韩宝麾下有超过两万骑兵，其中契丹骑兵除了三千先锋军外，另有五千永兴宫宫卫骑军，除了永兴宫都部署、副都部署外，每一千骑，别设部署、副部署。此外，则是一万二千余骑的部族军与属国军，包括隶属西北路招讨司的三支部族军：突吕不部、奥衍女直部、室韦部^[1]，计

六千余骑；阻卜国大王府、黄龙府女直部大王府各三千余骑，皆各有节度使或详稳统军。

构成如此复杂的大军，需要引见给萧岚的人差不多便有二十余人，萧岚耐着性子，一一见过，又做了一番即兴的小演讲，好不容易等到韩宝令他们告退，他长吁了一口气，马上便问道：“晋公，深州之事，可是有难言之隐么？”

韩宝此时也收起了笑脸，摇了摇头，“不瞒签书，下官与姚兕几次交手，虽是没有大胜负，但拱圣军不好对付……”

“晋公是否多虑了？”萧岚疑惑的望着韩宝，“姚兕虽是南朝有名的勇将，但他说到底，终不过匹夫之勇。孤军深入，屯兵深州，便可见一斑。当年拱圣军败于梁永能之时，亦不可谓不善战，然结局又如何？”

“可这是面对面的硬仗。”韩宝摇着头，“啃下这根骨头，不会容易。况且下官猜不透姚兕屯兵深州的原因——这是大背常理之事，姚兕再无谋，不会连最浅显的用兵之道也不懂。他敢在深州与我僵持，必有所恃。”

“晋公之意是他有援军？”萧岚诧道，“晋公是担忧有个折克行在我们背后？”

“不可不防。”韩宝点点头，“下官已让萧吼南出深州四十里，一直到葫芦河北，侦察宋军动静。”

萧岚笑道：“既是如此，可策万全，复有何惧？”

“签书，两军交战，哪有万全之事？”韩宝苦笑道：“下官既摸不

透姚兕的意图，对于攻城，更无必胜之信心。便是一万南朝步军结个方阵，若无火炮之助，也是棘手得很，更何况深州虽小，终究是座城池。下官原本还想，最好是设法将拱圣军诱出城中，可这十日之期……”

“这是兰陵郡王的主意。”萧岚仿佛是随口说道，“若依我的意思，这深州其实可以当个诱耳。南朝不是将大军龟缩于大名府一带么，咱们就这么围着深州的拱圣军，一面遣骑四出抄掠，一面不紧不慢的攻着，引诱宋人来援，咱们再以逸待劳，便在深州附近，击溃南朝援军。可兰陵王有他的主意。”

他这么一说，韩宝却不便接话，只能听萧岚又打了个哈哈，笑道：“不过兰陵王终究是本朝名将，主意既然定下了，咱们还得听他的。他说若能大破拱圣军，姚兕是南朝有名的老将，名震天下，一朝失利，河朔震动。将来就算南朝天下援军大集，诸将之中，亦必有许多人因此心存怯意，如此一来，宋军与我交战之时，便难以互相呼应如意，那南朝兵马虽多，亦不足为惧。晋公，便有诸多顾虑，还得勉为其难，为朝廷立下此功！”

“下官必竭尽全力。”韩宝连忙回道。

萧岚又压低了声音，笑道：“如今部族、属国军大聚，室韦、阻卜、熟女直，素皆畏服晋公，这些蛮夷，还望晋公善加驱使。”

说到这里，韩宝嘴角亦终于露出一丝微笑，淡淡回道：“下官理会的。”

这也算是此番大辽伐宋的另一个目的，冒着让这些蛮夷军队通过大辽腹心之地的危险，让他们来到南朝，可并非是贪图他们那点兵力相助，这些部族、属国军，有些是值得信任的，有些来了还不如没来。兵

马虽多，若人心不一，亦难成大功，这道理大辽君臣都心知肚明。只不过，用耶律冲哥的话，这唤做“驱虎攻狼”之策！

生女直的降宋，正好证明了此策的绝对正确。对于大辽来说，生女直不过是它上百个部族、属国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族，它的向背无关紧要，大辽君臣惋惜的，只是因此让田烈武逃回了河间府。但完颜阿骨打的降宋，也因此让辽国君臣更加重视对这些部族、属国军的“善加驱使”。

[1]. 此室韦部，特指室韦之一部落。按现代学者认为室韦、阻卜皆同一民族或种族，亦有认为室韦即鲜卑者，然辽时，二者各属不同部族则无疑。

六月的夜晚总是特别的短。深州到了六月，天气就变得炎热起来，此时的气温对宋军来说，还可以忍受，但对于来自北国的辽军，这种炎热的天气，实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白天他们不停的喝水，并且不得不驱使虏获的四五千宋人，挖出一条沟渠来，将一条小河的水引往他们的营地，以供人畜之用。但即使如此，炎热的天气仍是难以忍受。只有到了晚上，清凉的晚风，才让他们觉得舒服一点。

但就是这样的夜晚，萧岚与韩宝也没能睡踏实。刚刚过了子时，深州的宋军突然悄悄的开了南门，溜出一百骑宋军，他们策马跑到在深州西面扎营的阻卜大营前，往里面扔了两颗霹雳投弹，惊得阻卜大营一阵人仰马翻的忙乱，有几十匹战马受了惊吓，挣脱缰绳逃了出来那些阻卜人又喊又叫的围堵，结果闹得各营都如临大敌，一晚上没睡好觉。室韦部详稳耶律薛禅是个沉稳老将，屡随辽军出征，颇建功勋，得赐姓耶律，慌乱之中，只有他记得遣兵去追击宋军，但追到城前，被城头宋军一阵乱射，掩护着那些宋军退回了城中。耶律薛禅无奈，只得召回追兵。

六月二日，韩宝召集诸将，想要报复拱圣军的骚扰，不料他尚未提出攻城方案，麾下部族、属国军诸将，却迫不及待的先喧嚣起来，众人纷纷要求将大营再后退三里，移到一片树林旁边的阴凉处扎营。韩宝如何肯应？但这种天气，的确是让这些北国部族无法忍受，即便是契丹诸

将，虽然韩宝治军极严，不敢多说，但心里面仍是同意那些部族将领的。让韩宝意外的是，萧岚十分坚定的站在他的一边，反对移营。两人一个又哄又骗，一个威胁斥骂，折腾了一个上午，总算将这事弹压下来。

但攻城之事，却又耽搁了半日。韩宝与萧岚中午时分骑着马去巡视诸营，发现那些部族、属国军，十有八九，都光着个膀子，别说盔甲，便是连衣裳也脱了个干净。有许多人干脆横七竖八的钻到马车底下睡觉。只有韩宝的先锋军、永兴宫宫卫骑军，还有萧岚的一千骑私兵、耶律薛禅的室韦军，尚还算部伍严整——但他们也是在不停的喝水，时时都有人要离开营地去方便。

这种情形，尽管早有预料，但仍然让韩宝深感头痛。

下午，他派出一队骑兵去东门挑战，然而姚兕却一改此前主动寻找辽军决战的风格，不管辽军如何辱骂，始终闭门不出。

这让韩宝更觉得蹊跷。

随军的汉人、渤海工匠，两三日间，便赶造了十八架简易云梯。但韩宝见识过拱圣军的战斗力，即使与他的先锋军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而其器甲更加精良。他并不想轻易的蚁附攻城，挫伤己军的锐气。因此，尽管萧岚带来了十日破城之令，但韩宝仍然只是下令工匠连夜制造箭楼与望楼。前期的交锋，韩宝已经知道深州城内并没有抛石机、床弩，如此一来，箭楼就能派上很大的用场。

一些部族军的将领对这些攻城的器械很感兴趣，往往跑到工匠营中去观看制造的流程，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从来没见过攻城的，望见并不高大的辽国城池，便十分惊叹，以为是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战争便是如

此，既然大辽已经将这些“蛮夷”带来一道进攻南朝，许多战法，就难免不被他们学去。

到黄昏时分，工匠们造好了第一座望楼，高达三丈，韩宝与萧岚登上望楼，深州城内的动静，立时了如指掌。这座望楼也吸引了许多部族、属国军将士的注意，许多人几乎是敬畏的望着这座望楼，众人都显得十分的兴奋。

然而韩宝却兴奋不起来。

他发现深州城内的旗帜比他预计的要多，而城中列伍而行的宋军，也不止拱圣军一种服饰，这可能是姚兕的疑兵之计，但也可能是宋军事先在深州里部署了他们所不知道的军队。

此外，他还发现宋军正在东面城楼上造弩台。这又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韩宝又将观察的重点放在南门一带。

深州只有三座城门，没有北门。它防御的重点，在东门与南门。东面是辽军来的方向，自然是辽军的主攻方向；而南门是宋军出入的大门，城中军民需要出城砍柴做饭，拱圣军的几万匹战马，也要轮流出城放牧。他们不可能仅靠城中的粮食长期喂饱战马，就算是保证马的饮水，困在城中，亦非易事。因此，虽然深州并没有羊马墙，宋军每天早晨与傍晚，仍要出南门，城头有重兵策应，城外有精兵护卫，放牧战马与城内牛羊，并保护百姓出城砍柴。

果然，他发现了一队宋军向南门赶着许多牛马，往南门一带行进。

韩宝连忙唤来一个永兴宫部署，让他率领本部一千骑，去试探着攻

击出城的宋军，看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为防万一，他又命令选调五百阻卜精兵，从西边绕过去应援。

这日护樵的宋军将领，一个叫刘延庆，一个叫荆离，分别是拱圣军第二营第三、第五指挥的指挥使。两人都不过二十岁出头，履历亦出奇的相似：都是出身将门，都是十几岁从军，以武艺出众，绍圣中选调为班直侍卫，又入朱仙镇讲武学堂，卒业之后，升为御武校尉，绍圣五年入拱圣军任指挥使至今……此外还有一位，却是田烈武之子田宗铠，他此行并非是负责护樵，因这日放牧的两千匹战马，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属于拱圣军军部，姚兕便让他带了一百亲兵，出城牧马。

他们出城不过一里多点，到了一块水草肥美之处，正要放牧牛马，田宗铠也脱光了上衣，正准备跳进一条小河中洗个澡，忽然便听到南城传来鼓角示警之声。田宗铠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光着上身便跳到马上，才摘了大弓，便见着千余骑辽军自东边杀来。田宗铠只觉一阵热血上涌，打了个唿哨，他的一百名部下，立即都上马张弓，随着田宗铠冲了出去。

护樵的刘延庆见着辽军势大，心中顿生怯意，本欲退兵回城，不料转瞬之间，先是田宗铠光着上身率众迎了上去，然后便是荆离也领着所部三百骑兵冲上前去，刘延庆不敢弃袍泽不顾，只得硬着头皮，率兵也朝东边迎去。

那队辽军来势甚急，两个指挥外加牧马的一百名宋军，都有点准备不足，未来得及布成阵形，这七百余人散乱无章的朝天放了几箭，辽军便已到近前，刘延庆便听到田宗铠发出一声怒吼，摘了长枪，单手持

枪，疾驰着冲入辽军阵中，一枪刺中一个辽军的左臂，顺势一带，便将那辽军挑落马下。荆离也是大声吼叫着，抡起骨朵，与一个辽将战到一起。刘延庆眼见着这队辽军，大多臂力过人，皆以铁骨朵之类的重兵器为主，他自己却是使刀，心中见怯，不敢力敌，便带了一队人马，绕着混战在一起的两军放冷箭。他箭法倒好，嗖嗖数箭，便射落几个辽军，但辽军哪里容得了他在一旁使冷箭，一个辽军小校得了个空当，收起骨朵，摘弓搭箭，一箭射向刘延庆。刘延庆慌忙策马避开，另有两个辽军小校已经拍马杀到跟前，一人使枪刺向他的腰间，他拍拍马头，战马轻巧的一跃，避开刺来的那一枪，但另一人已挥舞着铁骨朵，砸向他面门，刘延庆惊出一身冷汗，电光火石间，本能的拔出佩刀，往上一架，只觉虎口一震，佩刀竟被砸飞了。刘延庆再不敢恋战，慌忙伏低了身子，驱马疾驰，他部下的几个节级一涌而上，挡住使枪的那个辽军小校，另一个小校却识得他是宋军的武官，摆脱了他的部下，紧紧跟着不放。

刘延庆慌乱之中，抽出一枝箭来，朝追赶的小校射了一箭，却没甚准头，落到那小校一丈开外的地方。他心中更是着急，百忙之中，发现田宗铠与荆离尤在苦战，田宗铠浑身是血，也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他自己的，正被三个辽军围攻；荆离看起来似是左肩上中了一枪，招式有些沉滞，但他气势未减，整个战场上，都能听到他的大吼声。刘延庆暗暗叫苦，此时他的虞候也已与辽军混战在一起，虽无人管他，但姚兕治军，军法甚严，深州城虽近在咫尺，可友军尚在苦战，他更不敢往城门逃去，只能在战场上绕圈子。但不管他怎么跑，那个契丹人便似认定了他似，就是死死的跟着不放，前面还不时会冒出几个辽兵，斜地里刺一枪、抡一锤的，弄得刘延庆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幸运的是，刘延庆的窘状，竟没有影响到他第三指挥的部下们。他

的挚旗本该死死的跟在他身后，而战旗在哪里，士兵们便朝哪里汇聚、冲锋。但这场战斗一开始，他的部下们各自陷入苦战中，根本无法会聚；而他与挚旗也被那两个辽军小校冲散，挚旗一时找不着刘延庆，依照条例，便朝着副指挥使所在靠拢。但他的副指挥使与挚旗很快就战死，辽军拼命想要夺这面旗帜，又被几个士兵拼命护住，保住战旗，聚到了田宗铠附近。

拱圣军到底是上四军，田宗铠与荆离身先士卒，勇猛无比，便是普通的节级，虽然队伍冲乱，一片混乱，但面对契丹的宫卫骑军，亦丝毫没有怯意，短兵相接，毫不落下风。重建的拱圣军，近战皆以长枪为主，而这只辽军则以铁骨朵为主，兵器上面，双方各有所长。拱圣军皆是钢甲，铁骨朵原本正是对付甲冑精良的敌人的好兵器，管你的铠甲是什么样的，一骨朵砸将下来，不死也成重伤；而辽军则是普通的铁甲，拱圣军挟枪冲刺，借着马匹的冲力，一枪便可洞穿辽军铁甲。两军混战，一方是扎、刺、缠、点，一方是砸、挂、擂、冲，拱圣军要将枪使得好，需要积年累月的训练，技艺生疏者，到了这战场上，几个回合，非死即伤；而辽军则要求臂力过人、体力耐久，这铁骨朵砸将下来，虎虎生风，威力惊人，但要让人挥舞着这兵器战斗过久，亦不免很快体力不支而露出破绽。

两军战得一阵，眼见着辽军占不了什么便宜，拱圣军反倒越战越勇，众将士也渐渐汇聚到田宗铠与荆离旗下，连刘延庆也终于被几个亲兵找到，几条长枪，护卫着与田、荆二人会合了。指挥这一千骑的辽将观察着战场的形势，正待鸣金收兵，不料便在此时，东面大营却突然鼓角齐鸣——远远的，从西面几百名阻卜精兵疾驰而来，他精神一振，又提起骨朵，催促着部下继续厮杀。

但那五百名阻卜精兵并未能形成夹击之势，从南门之中，又冲出几

百骑宋军，挡在阻卜人的路上，与阻卜人杀将起来。

深州南门外的这一番恶战，从黄昏战到天黑，双方才各自收兵。

拱圣军定要保护出城牧马砍柴之活动空间，而韩宝却绝不肯让宋军轻易达成此目的。双方针锋相对，自这一日起，南门外早晚时分，几乎必有恶战。

韩宝的攻击永远一成不变，契丹宫卫骑军自东攻，部族、属国军自西攻，因为南门外河塘纵横，不便大军布阵作战，宫卫骑军每次只出动一千骑，而部族、属国军亦只令挑选精兵出战。而拱圣军为保无虞，却已不得不增强护樵的兵力，由两个指挥，增加到一个营。

到了六月四日，工匠们终于赶造出了近三十座箭楼，每座箭楼可容十数人站在上面射箭。韩宝将这些箭楼全部部署在城北与城西，避开东门的弩台，又自各军中挑选出数百名能挽强弓善射者，登上箭楼，昼夜不停的向城中射箭。

如此一来，大半座深州城，都处在辽军的射程之内。不仅仅百姓出门都要背着门板挡箭，城墙上巡守的宋军，一不小心，也会被冷箭所中。箭楼上的弓手都有良好的防护，以弓箭还击没有作用，姚兕命令城头的拱圣军用火箭还击，但效果不彰。没有弩台，深州狭窄的城墙上，又根本摆置不下床弩。姚兕只得加紧督促工匠制造抛石机，然而那实非一朝一夕之功。反倒是箭楼上的辽军向城中射起火箭来，危害极大。箭楼上的辽军视野极好，专挑城中易燃之建筑射火箭，比如茅草盖顶的房子、牲圈之类，一旦射中，城内军民就要出来救火，然后他们就趁势射杀城中军民。

这些箭楼给深州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心理上的。城墙保护不了他们，不分昼夜，每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险当中，随时都会有人受伤、死去，即使在睡梦中，也要提防房屋着火。城里的医者疲于奔命，而草药也很快就变得紧缺……

尽管拱圣军在南门外的争夺战中勉强控制住了局势，但城中的士气，仍然不可避免的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是军中对于固守深州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

然而，姚兕却似乎对此毫不在乎。无论是属下献策偷焚辽军箭楼，还是建言拆城中建筑造箭楼与辽军相抗，又或者是劝谏弃城而走……总之，不管是攻、守、战、走，姚兕尽皆不予理会。他将麾下五营分成五部，一营护樵、两营守城、一营待命、一营休息，每日轮流转换；又严令城墙上的弓手，只要辽军未入射程之内，便不得还击。至于射程内的辽军箭楼，无论它们如何为所欲为，亦不准理会。

他在拱圣军中积威有年，普通士兵对他的一切行为，几乎只知服从，而根本不敢有半点反抗；便是那些武官，心中虽然大不以为然，但他既然颁下令来，也无人敢谏。

而城外的辽军，仿佛韩宝已经彻底忘记了十日破城之令，一直到了六月九日，距离辽主所定的破城之期，只剩下最后两日，辽军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攻过一次城。他似乎完全满足于用箭楼围攻深州与南门外的小争夺，甚至连监战萧岚也对此漠不关心，韩宝麾下诸将不仅从未听到他催促过韩宝，甚至于从未听他再提及过此事。萧岚的兴致，看起来全用在了与诸部族、属国军诸将套近乎以及搜罗南朝美女之上。他每日要么会宴请几位部族、属国军将领，要么就主动去他们的大营，嘘寒问暖，人人都知萧岚是个“南朝通”，他向众人描叙的南朝盛况，让所有人瞠

目结舌又好奇不已。余下的时间，萧岚则是派出他的私兵，四出劫掠美女，用不了几天，所有的人都知道，凡是姿色出众，或者能歌善舞的南朝女子，送到萧岚帐中，必然能得到很可观的赏赐。

但韩宝与萧岚不急，他们麾下的将领们却不能不急。

契丹诸将都惧怕耶律信，如此消极避战，一旦追究起来，倒霉的绝不止韩宝一人而已。

而一些部族、属国军将领却是变得极不耐烦，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城池，拥有无数的财货奴婢，他们亲眼看着城内的宋军被几十座箭楼射得龟缩于城中，束手无策；他们也亲眼看着这座城池，从城外可以直接射箭进城中——如今他们已经“见多识广”，或见过或听说过更高的雄州城是如何被夷为平地，甚至亲眼看到过河间府那种真正的坚城是何等雄壮，而他们已经在深州城附近呆了足够久的时间，对于城墙的敬畏之心，早已经被一种轻蔑的态度所取代……

况且他们如今还有云梯，在箭楼的掩护下，有望楼洞悉宋军的部署进行指挥，深州的城墙，比一道竹篱笆强不了多少。无休无止的耗在一座城池之外，打这种无聊的战争，让许多的部族、属国军将领感到憋闷、烦躁不安，更何况还有这该死的闷热的天气，韩宝又不准许他们移营。他们都盼着尽快攻下这城池，然后可以纵兵大掠，将之洗劫一空，然后他们可以进城，在阴凉的房屋中，好好休整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耐心耗尽，而他们也不关心韩宝如此消极作战是否是因为他与耶律信之间的不和还是别的原因……

到六月九日这天，眼见着破城之期将至，一些部族、属国军将领再也按捺不住，众人便推举同属契丹族的突吕不部详稳娑固，趁着当日点

卯议事之时，要向韩宝请战。娑固乃是突吕不部有名的老将，德高望重，他的夫人又是北枢密使萧禧的堂妹，便是萧岚与韩宝，多少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但这日议事，不待娑固请战，韩宝聚集众将之后，张口便说道：“今日议事，部分^[1]攻城之事。”

说完这句，扫视帐中将领一眼，神情仍是肃毅，对于众将的喜动颜色，全然没有当回事，只是继续说道：“皇上下令，十日破城，诸位都是亲耳听到了的。十日之期，只余两日，两日之内，必破深州！”

这时他才把脸转向萧岚，“先请监战萧签书颁军法。”

萧岚点点头，站起身来，环视众人，平时嘻嘻哈哈和谒可亲的眼神，此时变得犀利冰冷，众将凡见着他的眼神，无不心中一凛，他待众人都凝神静听，方高声道：“攻城军法：闻鼓角则进，闻金则退，违令者，斩！先登城者，赏钱千缗，官升三级！怯战懦弱者，斩！此外……”他稍稍顿了一下，又看了韩宝一眼，方继续说道：“最先登城，并能打开缺口，使后军继进者，深州府库之财货，尽归此部，所获宋军之器甲，亦以半数赏予此部！破城之后，大掠三日。”

他颁完军法，看着众将欠身领令，方退回座位坐了。

韩宝这时便开始部属攻城兵力。帐中弥漫着一股贪婪的气息，随着韩宝的每一道命令颁下，有人欣喜，有人失望，甚至于有人心生怨恨……

一座看起来唾手可得的孤城。

所有府库的财货，还有守城宋军半数的器甲，即使是永兴宫的宫分

军，也不能不为之心动眼红。

相比而言，大掠三日便只能算是一些剩饭残羹了。

[1]. 当时口语，安排之意。

同一天的早晨，深州城内。

一个三十来岁的灰袍男子拎着两条猪肉、几包草药，走进拱圣军第二营第三指挥的驻地。驻地内的宋军见着他进来，都笑着招呼：“张先生，这么早就来了？”

这张先生也一面笑着回应每个人的问候，随手将猪肉与草药递给几个士兵，吩咐了几句熬药的要求，便走进一间大屋。这屋子原是一座小庙的大殿，此时躺满了伤兵。他进去后，伤兵们纷纷努力起身，向他打着招呼。张先生便挨个询察他们的伤病。

拱圣军第二营算得上是伤病满营。

这个“张先生”本名叫张癸，原本并不是一个医者，他本是《汴京新闻》的一个记者，俗称“外探”，专门替《汴京新闻》打探外地的新闻，此番冒着危险北上河间府，不料却遭遇深州之战，他当机立断，便改道前来深州。适逢辽军围攻深州城，城内本就缺医少药，而拱圣军第二营的军医，又被辽人的冷箭射死，张癸会点医术，在汴京时又识得拱圣军的一个参军，便由那参军荐举，临时做了第二营的军医，不料竟然大受欢迎。

须知自来良医难得，当时好的医者，大多身兼他职，或是著名的官员学者，或是佛道门中有名的大师，便是专门悬壶济世者，也多半非富

即贵，大抵要去做军医的医者，便都不会有多高明的医术。当时毕竟是太平盛世，只要有寻常医术，在汴京街头摆个摊子，也能养活一家老小，衣食无忧，又何苦投身禁军遭奔波迁徙之苦，还要受人管制？更不用提若有战事，还有生命危险。故此当时军中军医，十之七八，都是稍会些跌打损伤，凭此能混口饭吃而已。而张癸却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也读过些《灵枢》、《素问》，虽无大能耐，但平时看些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他这等人到了军中，俨然便是华陀、扁鹊之亚，加上他为人和气，对武人并无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治病之余，还能替士兵们写写家书，因此，不几日间，他便赢得了拱圣军第二营上上下下的好感与尊敬。

而另一面，张癸也是个野心勃勃的男子。

他在科举上并不如意，父亲早死，家有母弟妻儿需要他来养活。因他母亲不愿意去南方，因此又不能轻易离开大宋，前往诸侯国博取功名，他便只能靠给《汴京新闻》做外探，来养活一家老小。但张癸始终是不甘心于此的。他给自己设计了另一条出路，若他能成为《汴京新闻》最成功的外探之一，他便能积攒下一大笔钱财，足够他一家许多年的生活，他就可以全无后顾之忧的前往诸侯国，谋个一官半职，最终若能富贵显达，便可以将全家接去，共享荣华。

可惜的是，他做了五六年的外探，却一直碌碌无为，直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张癸才意识到，属于他的机会来了。因此，他才不惜甘冒奇险，前来河北。

张癸很清楚战争期间对报纸有管制措施，耸人听闻与不利于宋军的报道，是会被允许见报的。但千篇一律的夸大战绩，报喜不报忧，这又会让他被淹没在众人之间，显得毫无价值。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另具一格，让自己的报道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几天前，他试探性的写了两篇报道，并贿赂了送递军情的兵士，让他们将它们一道带回汴京或者大名府。其中的一篇，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眼光，描写南门之战，恰到好处的渲染田宗铠、刘延庆与荆离的英勇。而另一篇的主角则是姚兕……《汴京新闻》的人会将两篇报道的反馈设法告诉他，只要深州不被围死，消息总有办法传进来，一二十年的经营，他们在各地都积累了令人不敢小觑的人脉。但另一方面，张癸不能坐等汴京告诉他结果，他必须不停的记录、撰写，尝试各种他所能想到的视角，然后找到机会就送出去。在汴京的同仁会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出于一种直觉，张癸总是将目光停留在田宗铠、刘延庆、荆离身上。他隐隐的感觉到，这场战争中，这个三人的命运，也能成就他。

他给一个伤兵换好药，在洗手清洁的时候，又想起昨天他问田宗铠与荆离的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为何要固守深州？”

张癸并不懂这些，但这些天，他的确听到了许多私底下的质疑声。有人告诉他，固守深州，在兵法上是大忌。许多人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告诉他，深州非可守之地，这是用兵的常识。

他倒并不想关心这些问题，反正他已经将命运赌在了深州。但他问田宗铠与荆离时，他仍然带有几分私心的。

田宗铠的回答是慷慨而乐观的：“因为我们能在此地击败韩宝！”

而荆离的回答也符合他的个性：“武人天职，在于服从。”

他认真的用工整的小字记录下来，又想今日若见着刘延庆，应该也问问他这个问题。

“张先生。”正想着，张癸便听到刘延庆朝他打招呼，他转过头，见刘延庆一身戎装，手里捧着头盔，走进殿中，他慌忙回了一礼，道：“刘将军。”

打过招呼，他才见着刘延庆的脸色不太好看，但这是容易想到的——刘延庆的第三指挥，自南门之战以来，伤亡惨重，总共才三百余人，便有五十余人战死，百余人受伤，还损失了副指挥使、摠旗、三个军使、三个副兵马使^[1]以及六十多匹战马……他不得不将两个什将提升为军使，让行军参军兼任副指挥使。

如拱圣军这样精锐的上四军马军，无法随意补充兵员，而深州的局势却表明，真正的恶战还没有开始，可刘延庆就伤亡了一半的兵力，他很快就有机会与别的哪个指挥合并，然后他很可能就要暂时屈居副指挥使。

如果他还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如田宗铠一样，时刻保持乐观的。想到这里，张癸与刘延庆寒暄几句，便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刘将军，在下有一事不明。”他顿了顿，望着刘延庆的眼睛，然后才问道：“你说咱们究竟为何要固守深州？”

刘延庆被他问得愣了一下，眼神有点迟疑，过了一小会，才仿佛确定了什么，反问道：“这需要理由么？”

张癸不解的望着刘延庆。

“武人的天职，便是效忠皇上，守卫国土，保护百姓。”刘延庆平静的说道：“深州之地，是大宋之土；深州之民，是大宋之臣。岂有抛弃不守之理？”

“但兵法说……”

“什么兵法说？”刘延庆突然笑了起来，他望着张癸，笑道：“兵无常法，但天地之间最大的道理却是不变的。”

“那便是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张癸一愣，正不知刘延庆这话究竟是漂亮的空话，还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忽然，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鼓角轰鸣之声，便见一个兵士闯进殿中，朝刘延庆大声禀道：“刘指使^[2]，辽狗攻城！”

“啊？”刘延庆再也无暇理会张癸，连忙戴上头盔，大步走出殿中，一面大声吆喝着：“快快！列阵！上西城！”

刘延庆所属的拱圣军第二营，因为伤亡最为严重，遂被安排守卫西城与南城。因南城是辽军最难列阵攻城方向，而西城则面对的都是辽国的部族军、属国军，其不擅攻坚，众所皆知，因此这算是一个较轻松的差事。而刘延庆与荆离，以所部较为勇悍，皆被派到西城。两部轮流值守，另有数百名巡检、民夫配合，故此虽闻杀伐之声震天彻地，但初时刘延庆倒也并没有放在心上。荆离的第五指挥尚有二百余名勇悍之士在城墙上，西面又不可能是辽军的主攻方向，刘延庆心里是怀抱着几分庆幸的。

他登上城墙之前，心里还在想着方才对那个张癸的鬼扯。刘延庆心里面真是巴不得拱圣军赶紧撤离深州，身处此险地，陷于辽军的重兵包围之中，他只要想一想，都感到头疼。刘延庆可是深信用兵之道，在于以石击卵，而不是以硬碰硬。但他与其他的武官不同，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既然姚兕已经决定要死守深州，他虽然在心里大叫倒霉，但表面上却是始终要与姚兕保持一致的，况且那个张癸还是个外探，说与他知，便是说与天下人知，刘延庆要与他说真心话，那才是见了鬼了。

刘延庆与寻常武官也是不同的，他也是读书识字的，他知道谁爱听什么样的话。谁家打仗是为了守土卫民？自然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是如今这世道，风气已变，汴京上到朝廷大臣，下至市井百姓，尤其是那些穷儒士子，最爱听的，便是这类的话。既然他们爱听，刘延庆倒也不介意免费奉赠，反正就是动动嘴皮，又没有受伤丢性命的危险。

但他心里面对张癸的嘲笑，在登上城墙的那一刻，立时便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他的视线之内，到处都是辽军！

短短一段西城墙，辽军竟扛了十几架云梯冲来，攻城的辽军密密麻麻，真的如蚂蚁一般，前赴后继的冲来，他心里格登一下：攻城的辽军，怕有三四千人！

城墙上，荆离指挥着部下，不断的射箭，根本不需要瞄准，箭矢如蝗雨一样飞落，总能射中几个辽人。几个要紧的口子上，两个军使指挥着巡检，推下滚石檑木；几个民夫在城墙上架上了铁锅，拼命的扇火，烧着油锅。烧着一锅，立时往城下浇去，便是一片哀嚎之声。

但这根本阻挡不了辽军的攻势，刘延庆已经见着几个辽人已顺着一

架云梯爬了上来，为首的一个辽人十分勇悍，挥刀便砍翻身边的几个宋军，眼见着西城便要失守。刘延庆冷汗都浸了出来，此时也不及多想，拔出佩刀，便冲了过去，与那个辽人战在一起。他的几个亲兵也挺着长枪，跟了上来，与登城的辽军一阵混战。

这只生力军的加入，立时逆转了缺口处的形势。与刘延庆对战的辽人虽然勇武，两刀每次相碰，都震得刘延庆虎口发麻，但毕竟寡不敌众，眼见着同伴一个个被杀死在面前，而登城的缺口又被一群增援的宋军堵住，心中便有些着慌，被刘延庆瞅准一个破绽，一刀砍在右腿上，他一阵作痛，动作稍稍迟滞，便被刘延庆的一个亲兵一枪扎在后背上，将胸口扎了个大洞，立时便断了气。

刘延庆方松了口气，跳过去割了那辽人的首级，正要着人悬起来，鼓舞士气，不料马上就看到另一处又有辽人登上城来——城外鼓角之声，更加急促猛烈。他心中也是一阵打鼓，看着荆离率了几个部下赶过去，将那几个辽人赶下城去，心中紧绷的弦稍稍松了一点，然而马上又轮到他去另一个缺口苦战。

辽军对深州城的骤然猛攻，从巳初开始，似暴风骤雨一般，猛攻了一个多时辰，仍然未见到丝毫的减弱，反而一波强过一波。刘延庆凭着感觉，判断辽军应该是从西、北、东三面同时猛攻，但他实在很难明白韩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西面城墙之下，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过后，留下的尸体至少有五六百具，但这些胡狄却似中了邪似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向深州的城墙，仿佛毫无畏惧之意。

但刘延庆却已经从心底里生出一股怯意。

辽军在半个时辰前调整了部署，他们将西边的箭楼全部集中到了西城偏南一处，并且悄悄向前移动了约十步左右，一直在城墙上陷入苦战的刘延庆与荆离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动，结果在那里烧油锅的几个民夫先后中箭，宽约二十步的一段城墙，有一小段时间几乎完全被辽军的箭楼所控制。荆离亲自率领着几个士兵，挑着布幔冲入箭雨中，架起布幔遮蔽箭雨，但是延着云梯攀沿而上的辽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尽可能的砍断布幔的竹竿，在这一来一去的争夺血战中，那二十步宽的城墙上，竟然便倒下了二三十名宋军。

但刘延庆几乎抽调不出一个人去增援荆离。

深州城实在太矮，这对于守城方来说，极为不利。他们不仅直接置身于敌军箭楼的射击之下，低矮的城垣，也不利于防守云梯，无论是滚石檑木与滚烫的油水，并不可能无休止的向城下倾倒，于是不断的有辽军登上城头，与宋军肉搏。而这又鼓舞了那些胡狄，让他们总是不断的看到希望，以为只要再攻得猛烈一点，他们就可能攻破这座城池。

而刘延庆与荆离的兵力在不断的消耗中，越来越少。连刘延庆都开始感到疲倦，士兵们的体力也渐渐不支。

但每次请援的士兵，带回来的命令都是死守。

第二营还有两个指挥的兵力在没有战事的南城，一个指挥在轮休。但他们的营都指挥使是个固执而死板的人，没有姚兕的命令，他绝不会调动南城守军，甚至也不会让轮休的士兵参战。

拱圣军自姚兕入主以来，所颁军令，从未对士卒失信过。

轮到他们休息了，就可以休息。就算天塌下来，姚兕也绝不会失信

于部属。

刘延庆并不指望那姚兕会打破此成规，但若再无援兵……

在勉强又抵挡住辽军的一波攻击之后，刘延庆斜靠着女墙坐在城墙上喘息，突然之间，便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所包围，小腿竟然害怕得不不住的抽搐起来。

他不过二十来岁，前程似锦，家里还有一个新婚没几年的娇妻，大好的家业，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不想死在这里。但死亡的威胁，又切切实实的已笼罩在他的头上。他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些让他感到可怕的念头，然后他连忙使劲的摇摇头，狠狠的呸了一口，将这些念头赶出自己的脑海中。投降是不可能的，不管他想不想，他都难以做到，他的武艺不如荆离，而且在军中的威信也没有那么高，他也不信任那些蛮夷，想到今后的人生就要与这些胡狄为伍，这也许就是真的只比死好一点点了……刘延庆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设法逃离这战场，但是，另一种恐惧又萦绕着他。

姚兕在这只拱圣军中，建立起了一种纪律。

尽管他本人不在刘延庆身边，但是，只要想一想背叛姚兕的军纪，长期训练的结果就开始呈现，虽然刘延庆知道那一定是死路一条，但是让他无法违背军纪的原因，又并不是死亡威胁——以他的聪明，也许能找到办法避开军法的惩罚，但仍有一种说不出原因的惧怕，让他无法这么做。

也就是说，尽管心里头会突然冒出这样可能遭人唾骂的想法，但是，事实却是，他刘延庆始终会站在这城墙上，提着马刀血战，直到他死在某个据说是猪狗不如的胡狄手下。

这让刘延庆更加感觉绝望。

他的右腿抽搐得越来越厉害。

他感觉到荆离小心的弯着腰走过来——虽然箭楼上的辽军不再射箭，但仍会时不时有几枝冷箭射来，荆离长得很高大，不得不弯腰才能让女墙遮蔽住他的身体。

“刘大人，你不要紧吧？”荆离看见了她的右腿在痉挛，他以为是刘延庆战斗得脱力了，连忙蹲了下来，用力按住她的右腿，帮她伸直，刘延庆的一个亲兵这时也发现了这件事，忙快走两步，过来帮刘延庆捶腿。

“荆大人，见笑了。”虽然军中阶级相同，多以兄弟相称，在宋军中下层武官之中，结义也是一件很寻常的事，但刘延庆与荆离的关系却一直普通得很，此时见荆离如此相待，不免有点不好意思。

“难免的。”荆离笑着点点头，见刘延庆好了一点，才松开口手，骂道：“这些辽狗邪门得紧！都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直娘贼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也不见他们竭了。”

“他们还在一鼓作气呢。”刘延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回道：“韩宝这是孤注一掷，人家一个月的本钱，他一天就用光了，不过这般攻城法，我们只要守得住今日，就算守住了。”

但他说完，看着荆离的眼睛，就知道连荆离也没什么信心。

果然，便听荆离压低了声音说道：“方才又接到军情……”

“唔？”刘延庆的心突然沉了下去。

“辽狗是从东、北、西三面同时猛攻，还有一支精兵就在南门之外……”荆离印证了刘延庆最初的感觉。

难怪南城的那六百多人不能过来增援。刘延庆在心里说道，突然他想起一事，奇道：“辽狗哪来这许多兵力？”

辽人也不是神兵天将，他们要如此一波一波的接连猛攻而不懈怠与畏惧，必然是要有充足的兵力进行精密的轮转，他们早已经推算过辽军的兵力，北城与东城要保持与西城同样的攻击强度，辽军的兵力不会太充足。难道是来了援军？

荆离猜到了刘延庆在想什么，苦笑着摇摇头，道：“在东城和北城，辽狗是驱使百姓，扛云梯的、填土的、造土山的，全是掳来的百姓。他们甚至用百姓做肉盾。”

刘延庆倒吸一口凉气。

他倒不是同情这些百姓，他只是马上惊觉到这对协助他们作战的深州巡检与百姓的影响会有多大。而没有巡检与民夫的协助，他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深州。

“那为何咱们这边？”

“也有一些是百姓。”荆离压低了声音，显然他早已经发现此事，却一直隐忍着没说，这让刘延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人数不多，总共也就是一两百人，每次都是几十人，与那些胡人混杂在一起，我猜这是这些胡人各自为战的结果。咱们在讲武学堂时，也学过塞北胡人的风俗，他们各部掳掠所得，除了上缴的外，皆是各部私产，多半是咱们这面的胡狗，掳掠的壮年男子不多。”

说到这里，荆离又道：“方才传来的消息，契丹的签书枢密院事萧岚在指挥攻东门，北边是韩宝的将旗，南边那只不知是何人领军，但看服色是契丹人，只有咱们这面，旗色杂乱，多半便是归属契丹的杂胡。”

刘延庆苦笑起来，“你是说咱们还是碰上了软柿子？”

他听懂了荆离的言外之意，东城与北城，更加吃紧。他们不要再指望更多的支援。

荆离也苦笑了一声，“听说北面还有几千契丹精兵始终未投入攻城。”

“便是说，太尉手中，至少也会有一个营的兵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用来守城？”刘延庆不由得发出一声哀叹。

荆离点点头，还要再说什么，便听到城外角声大作，战鼓催急，二人连忙起身，从女墙后望下去，便见密密麻麻的辽军，扛着余下的八九架云梯，又朝着他们把守的城墙冲了过来。

这一次，刘延庆果然发觉，那些扛云梯的人，服色相貌，果然是汉人。而且，看起来应该是比此前更多了，兴许是韩宝调拨了一些掳获给他们，兴许是这一拨攻城的杂胡并不是此前的那些杂胡，而这些只是他们自己的掳获……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城墙上的所有人，都发现了这明显的不同。

与敌人作战是一回事，伤害自己的同胞又是另一回事。

所有的人都呆呆的望望城外，又望望荆离与刘延庆。

刘延庆狠狠的瞪了他的部下一眼，恶声喝道：“看甚么看？！不知道辽国也有汉人么？那是辽国南京道的汉军。”

说罢，张开大弓，朝着一个扛云梯的汉人，一箭射去。众人虽然将信将疑，但在这个时刻，刘延庆的解释，也已经足够他们自欺欺人了。荆离脸上虽然露出不忍之色，但是也默默的张弓搭箭，射向城外。

但辽军这一次的进攻，更加猛烈凶狠。

宋军的箭矢，丝毫没能阻止辽军将云梯靠上城墙；上千名举着木盾的辽军，动作迅捷的顺着云梯，攀爬上来。更让刘延庆胆颤心惊的是，这次这些“胡狄”又学会新战法，他们驱使着上百名百姓，扛着一捆一捆的干柴，向城门冲来。

“直娘贼的想烧城门！”刘延庆拿着一把钩镰枪，一枪捅翻一个快要爬上城来的胡狄，一面大声吼道：“赫经，徐平，跟我来！”他知道这已是事关死生，急红了眼时，已顾不得害怕，叫了两个得力伍长，快步跑到西城楼上一——那里有几个士兵正不断的往城下射箭，但却没什么效果，那些干柴就是天然的盾牌——刘延庆喝止那几个士兵，丢过一捆麻绳给那几个士兵，自己将别一头捆在腰间，又挑了一张齐肩高的大盾，一手提刀，一手持盾，见赫经与徐平也依样准备妥当，便厉声命令道：“坠我们下去！”

但这边方坠着三人下城门，辽军便已发觉。箭矢立时象雨点似的射来，刘延庆三人用盾牌护住身子，但转瞬之间，木盾便如刺猬一般，上面插满了箭矢。一队辽军骑兵，见箭矢伤不着三人，冒着宋军的箭雨，朝城门疾驰而来。

城头的宋军虽然连连放箭，想要阻止这队辽军，但此时城头兵力已然不足，眼见着那队辽军便要接近城门，城头的宋军便不敢再坠下三人，只得又合力将他们拉了上来。

如此一来，宋军又对城门越垒越高的柴堆变得无可奈何。虽然刘延庆又指挥着士兵从城头砸石头、推搡木，但这种手段，对撞车云梯有用，对柴堆却不是什么有力的应对之法。

眼见着城门辽军就要放火烧门，刘延庆长叹一声，转眼去看荆离那边的战局，发现辽军已打破几道缺口，正如洪水一般，涌上城头。

“休矣！”刘延庆在心里哀叹一声，此时他心里再无战意，便待寻路逃命，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大喊：“荆大人、刘大人何在？”

刘延庆心里一愣，循声望去，却见便在这关键之时，田宗铠带着一队人马，正上城而来。

这真是恍如便要溺毙之人，看到了救命的木板。城头顿时欢呼起来，田宗铠方探出头来，见着城墙上这番惨状，提着长枪，便朝一伙辽军杀将过去。

他带来的人却是不少，足有三四百之众。刘延庆略略一眼，见田宗铠带来的援兵，除了本营合当歇息的那一指挥外，尚有一百余是军部的直属部队，这伙生力军杀将进来，刚刚以为自己在城墙上站稳脚跟的辽军，立时陷入被分割包围的苦战之境。

刘延庆与荆离又是喜出望外，又是奇怪姚兕竟然也会破例。但此刻城墙之上，危机未解，却不是细问之时，二人一面苦战，一面望着田宗铠这队援军之后，又有上百名民夫，抬着一个个的木桶上城而来。

二人正不知这些木桶是何物什，忽然便听到东城、北城，皆传来一阵阵接连不断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紧接着，便见一个不相识的宣节校尉，指挥着几十名他自己带来的巡检，点燃木桶边上的一根火绳，然后将木桶朝着辽军云梯所在之处推了下去。

刘延庆眼见着那些木桶掉到一半，尚未落地，便轰的一声，在半空中炸开了。十几个木桶爆炸带来的巨大的震动，让他几乎摔了个踉跄。但他还是看见了辽军的那些云梯，在顷刻之间，不是被震飞，就是直接被炸成两段。至少有数百名杂胡，在这惊天动地的爆炸中，直接丧命。甚至连城墙之上厮杀在一起的士兵们在这一瞬间，都忘记了战斗。

刘延庆方重新站直身子，便又听到了东城城楼上传来的号角与战鼓声。西城城门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打开，整整一个营的骑兵，高举着拱圣军的战旗，大声嘶吼着，杀向城外。

姚兕将他的反攻方向，定在了西城！

“杀！”刘延庆听到荆离大声吼叫道，也忍不住跟着大声吼了起来：“杀！”挥舞着战刀，杀向城墙上残余的辽军。

那些胡人再无战意，纷纷丢下兵器。

让刘延庆意外的是，西城之外的那些“杂胡”，却并没有溃败。他们只是迟疑了一下，便听到北面传来的战鼓声与号角声——那是韩宝的将令，进攻之令！

只是迟疑了一会，这些杂胡也大声吆喝着，挥舞着各式各样的兵器，朝出城的拱圣军冲了上来。

田宗铠带来的援兵，也很快下了城墙，骑上战马，加入到这场战斗中。

但刘延庆与荆离都没有离开城墙。荆离正指挥着残余的部下押送俘虏至安全的地方；而刘延庆，在这看起来要胜券在握的时刻，却感觉到自己几乎已经累得脱力。

他只是站在城头上，看着这场骑兵间的决战。

刘延庆并不知道这场战斗实际上才进行到一半。

辽军是有足够的兵力驰援的。

虽然东城的辽军驰援不及，亦不敢乱动，否则大军轻动，必被东城的拱圣军掩击。南城的那数千辽军，也是如此。但北城的韩宝，麾下却是有兵力过来增援的。

拱圣军保留了生力军，但韩宝也保留了生力军。

但是，辽军投入攻城的兵力远多于拱圣军投入守城的兵力，如此一来，双方能用于骑兵决战的生力军，便已经相差无几。

因此，虽然姚兕已经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根筹著，但是，韩宝却还有耐心等待。

在攻城之上，韩宝输了一招。姚兕的意图如今已经很清楚，他甘冒大险，韩宝用大部分的兵力攻城，他却只用较少的兵力苦守。在最紧要的关头，当韩宝已经派出他的大部分兵力，而他的守城之兵士将到极限

之时，他突然抛出那种奇怪的火器，大挫辽军士气，然后，他将自己余下的精锐，猛攻辽军最薄弱最疲惫的那部分……

姚兕几乎便将韩宝算进去了。

但是，姚兕也算错了一些地方。

他苦心保留的那支生力精锐骑军，未必便能这么容易击垮西边的部族军。

现在该轮到韩宝来消耗姚兕了。

韩宝站在望楼上，目不转眼的注视着西城的战局。他在耐心的寻找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只要能击垮这只生力军，深州就唾手可得。

北面与东面的辽军，表面上正在喘息，受到突然的打击后，他们需要重整旗鼓，但在他们身后，还有两千骑一直没有参加攻城之役的先锋军，正在等待韩宝的旗令。

忽然，韩宝的瞳孔放大了。

在他的视线之内，发生了一件让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看见，西边部族军的营地之内，突然之间，原有的战旗全部被拔掉了，数以百计的赤红战旗，顷刻之间，便取而代之。

从远处，西边那片树林的后面，旌旗闪动，尘土飞扬，一支大军正朝这里急驰而来！

疑兵？！

韩宝心里刚刚闪过这个念头，便听到城内欢声震天，鼓角之声大作，他看见城内姚兕急骤的调动着军队，一队队宋军骑上战马，向着西城涌去。

中计！韩宝再不敢犹豫，立时转身，对身边的传令官沉声下令：“传令，各军立即北撤！命韩敌猎率军接应西城之军，替大军断后。各军撤军前，必须焚毁所有器械，列队而行，敢自相惊扰者，斩！”

[1]. 军使，骑军都一级编制单位长官。副兵马使，骑军都一级编制单位副长官。

[2]. 指挥使的简称。

第二十六章 真刚不作绕指柔

1

大名府。

宋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石越与三千“羽林孤儿”，六月一日于汴京出发，日行六十里，于六月六日，抵达此城，至此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但是，设置宣抚使司，并不只是任命一个宣抚使这么简单。

虽然六月初宋廷颁布诏旨，任命了诸路宣抚使、宣抚副使、都总管，但是，这些机构要能运转起来，发挥作用，却还需要选拔任命更多的官员。

如石越的宣抚使司，下面还需要任命宣抚判官、提举一行事务、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勾当公事以及随军转运使等等幕僚与属官。所有这些僚属，都是高级官员，一方面他们多由宣抚使来荐举，一方面也需要朝廷认可除拜，每个人事任命都牵涉宽广。便以宣抚使司参谋官这一职位来说，其官位与诸路提刑使相当，平时参

赞军务，协助处理本司事务，若遇主帅病假，甚至可以代行主帅之职，遇到有事，还可以统军作战。因此这宣抚使司下属的官员，每一个都必须仔细斟酌。

因为石越、范纯仁等人此前的犹豫无断，石越出任宣抚大使，只是到最后关头方形成的决定，因此，对一切僚属，石越心中皆无成算。他六月一日离京，六月二日才在路上举荐范翔担任主管机宜文字，而书写机宜文字按宋朝之制，允许主帅任命亲属家人担任，石越遂在六月三日，举荐侍剑任书写机宜文字。侍剑此前按着当时之习俗，已随了石越之姓，至此又将“侍剑”二字，换了单名一个“鉴”字。

在石越到了大名府之后，在范纯仁的荐举下，两府又任命了陈元凤任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1]、唐康为参谋官。而石越一直拖到六月十日，才终于大体拟定了其余僚属的人选：

参谋官：正奉大夫、太仆寺卿仁多保忠，入内押班李祥；

参议官：游击将军、讲武学堂大祭酒折可适，朝奉郎、大名府通判游师雄，昭武校尉何畏之，昭武副尉、雄武一军副都指挥使和诜；

勾当公事：朝奉郎、鸿胪寺丞吴从龙，振威校尉、天武二军副都指挥使高世亮，给事郎、著作佐郎黄裳，承务郎、讲武学堂教授何去非。

石越并不是总能选择最优秀或者最合他心意之选。他宣抚使司的僚属，除了个人的才干，以及要以亲信故旧为主外，距离的远近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到如今，他也只可能尽量选择身在汴京或者大名府的官员。

但即便如此，从上表奏请，到高太后同意，到这些僚属赴任，又花费了十天的时间。因此，虽然大名府距深州只有四百七十宋里，军情急

报一天半便可以传至。但当六月十日，深州解围的消息传至大名府时，石越可以商议的僚属，不过陈元凤、唐康、游师雄、和诜以及孙路等数人而已。

而这些人中，石越并不信任陈元凤，也不相信和诜。对于陈元凤，除了更加复杂的恩怨之外，石越的确也不相信陈元凤有任何军事上的才华，尽管这极可能是一种偏见。而对于和诜，石越之所以重用此人，不过是因为和家是河朔禁军中传统的世代将门之一，和诜虽然在军中颇有令名，亦受到枢密院的认可，但是石越实际上对他全无了解。相反，石越对于河朔禁军的不信任感，较之他对陈元凤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于是，虽然游师雄当日极谏，请求石越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深州，迫使韩宝撤军，但石越却同意了唐康与孙路的意见，认为韩宝既然稳定了战局，那么拱圣军如能继续扼守深州，对于宋军来说利大于弊。毕竟，将辽军引至大名府防线前决战只是迫于无奈的一种办法，没有人会真的愿意让敌军自己的国土内如此深入，拱圣军的深州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包括石越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大感振奋，石越实际上是默认了唐康与孙路主张的将辽军阻挡于深州以北的战略。

若时间永远停留在六月十日，那么石越的确是可以对战局抱有乐观态度的。

姚兕展现出了一个老辣的将领所能拥有的一切。他早已知道定州知州段子介所部的活动范围已深入到深州一带，于是利用在深州城南与辽军的战斗，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主管情报的参军带着一个指挥的兵力出了城，而辽军毫无察觉。然后，他的这名参军与段子介部取得了联系，又让部下假扮樵夫，将这个信息带回了深州。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段子介的牙队指挥使、北平寨主李浑，已经率领着三百精

锐敢战士与一千余名段子介在定州招募的勇壮，悄悄从深州西边而来，但原本两军是约定在十日晚子时同时夹击辽军在深州西面的大营，不料辽军却在九日就猛攻深州。李浑遂当机立即，待辽军倾巢而出之时，率三百精锐轻骑直入，夺了辽军营寨，插上宋军军旗，又令拱圣军的那名参军与千余勇壮在后面大布疑兵，辽军瞬间军心大乱，连韩宝亦以为是宋军援军大至，仓皇撤兵。姚兕遂与李浑合兵一处，纵兵追击，与辽军断后之军鏖战竟日，大胜而归。

拱圣军这九天之内，伤亡总计超过两千余人，折损战马一千余匹，但是却成功击退了韩宝，深州战报辽军死伤两万余人，自然是不足为信，但是斩首五百级、俘虏三百余人，却是不易造假的数字。因此，石越相信韩宝的伤亡应当在四五千左右。

如此大捷，足以让石越不再去追究姚兕不听调遣之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石越以文臣领军，素来重视给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他自在陕西领兵以来便坚持的原则。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李浑自不待言，姚兕不仅推他首功，而且还流露出欲将他留在拱圣军之意。而姚古亦是深州之战的大功臣，若非是他果断决定将霹雳投弹改装成火药桶，九日之时，工匠们还在将晒干未久的火药重新填装呢……至于刘、田、荆三人，皆以作战勇敢而得赏，其中犹以刘延庆最为英勇无畏，战事最急时，曾坠城而战，战后论功，西城不失，刘延庆为首功。

因此，除了遍赏有功将士外，此五人，李浑由御武校尉晋两级为宣节校尉，姚古加勋一转，刘、田、荆三人各晋一级，分别为宣节副尉、仁勇副尉。

除此之外，在六月十日前后，其余各地传至北京的，也都是好消息。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砦，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的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自古以来，诸如所谓“黄河之险”之类的北方河流，便是仅靠水军守不住的，除去自然条件所限，如冬季河面结冰，春夏又常有大汛，水军无法常年维持外，北方这些河流许多地方的河面太窄，亦是重要原因。倘若船行河中，而岸边弓弩可以直接射至船中，那所谓的“水军”，便毫无优势可言。更糟糕的是，这些战船将无法依靠风帆，否则风帆将成为敌军火箭最好的攻击对象，而若大量依靠人力驱动，却又会减少船只作战水军的人数，从而进一步削弱战船的威力。

因此，虎翼三军西入沧州，原本并不能形成对辽军的绝对优势，但却会对深入的辽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宋朝水军出现在沧州之后，孤军深入的辽军，就不能不害怕他们与北面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全部切断，不知道各处战局的变化，完全丧失补给的可能，士兵们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风险，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敢冒的。

东线辽军的重点，转而成为攻打清州乾宁镇——夺下此镇，方能确保辽军在沧州与霸州之间的联系不被宋朝水军切断。如此一来，沧州的压力聚然减轻，更南面的京东路，自然就更加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如此。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而除此之外，殿前司诸军的骁胜军、神射军，西军中的环州义勇，逐次抵达大名府，北京军容渐盛，更让石越感觉安心，进而对战局变得乐观。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即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

石越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如此大规模的赈济行动，远远超出了宋朝的组织能力。

所以，尽善尽美之事，原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唐康和陈元凤，在宋朝的官吏中，已经是相当有“吏材”的了。宋廷不断的调运各地的粮食至大名府，两人便想方设法从中挪出粮食来，用来赈济。又以大名府巡检为基础，募集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将灾民分开安置，日夜巡逻，防止犯罪与阴谋活动。在两人的努力下，虽然他们原本希望的大名府附近不要有任何难民停留的预想早就不可能实现，但至少也勉强保证了大名府的治安没有恶化。

只是，即便是唐康也不敢驱赶他们离开大名府继续南下。

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石越口里绝不会承认他的南撤百姓之令，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暗自庆幸如邢州这样的抗命不从之事了。

收回南撤军民之诏是不可想象之事。而石越也不能指望诸州皆如邢州一般拒命。既然如此，既能保全脸面，又能保护百姓，还能避开难民问题的唯一办法，便顺理成章的只余一途，便是坚守深州，拒辽军于深州以北。

而自六月十日前后的战报来看，这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完成的目标。

可惜的是，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

仅仅过了五天，石越就变成了哑巴吃黄连。

韩宝在再次东撤武强之后，一面向辽主请援，一面再派他的远探拦子马前至深州试探，李浑主动请命率军出战，结果他领麾下三百精兵出战，虽兵力三余倍于辽军，却被萧吼打得大败，六十余人伤亡不提，还被萧吼俘虏了十几名活口，深州虚实，立时被韩宝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月十七日，宣抚使司便接到战报，韩宝再次围困深州。

而到这一天为止，在宣抚使司的命令下，由冀州提供给深州的援助，不过千余斤火药、几万枝箭矢，以及接回了一部分拱圣军伤兵而已，石越没来得及派出一兵一卒进入深州城，增援拱圣军。

当辽军再度围城后，石越再想要发兵前去救援之时，却被游师雄竭力劝阻了。游师雄预言辽军在上次受挫之后，此番必然纠集大军攻打深州。孙路当时还不以为然，石越与唐康也将信将疑，但一天之后，深州传来的消息便证实了游师雄的判断——辽主对韩宝的失利勃然大怒，向深州增兵三四万之众，包括契丹、渤海、汉、诸部军在内，将深州围了个严严实实。

自此以后，宣抚使司再也没接到深州的任何报告。所有与深州有关的消息，都来自于深州以南的冀州的报告。

石越既不知道拱圣军的死活，也拿不准主意究竟是否要救援深州，亦不知道要如何救援深州……

一直到六月十九、二十日，他的僚属们，仁多保忠、李祥、折可适终于风尘仆仆的抵达大名府。每个人到了大名府后，前脚刚踏进驿馆，立即便会接到一份详尽的战报抄本——石越早派了人守在驿馆，告诉仁

多保忠众人，战事紧急，若无要事，不必急着参见他，只管在驿馆先看战报，待众人到齐，自会召见会议。

六月二十日的早晨。

折可适是在十九日的傍晚，便在大名府城门关上之前，抵达大名的。宣抚使司早已派了几个羽林孤儿在城门候着，待他到达，便引至驿馆。他更衣未毕，便有范翔带着一大堆的战报抄本，亲自送至他的房间，他只是与先他而至的仁多保忠等人草草打过招呼，便燃烛阅读战报，直读到二更时分，方才睡下。

二十日一早起来，随他而来的亲从服侍着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折可适正准备到院子里散散步——他独占着驿馆的一座院子——便有驿馆的小吏进来通报：和诜一大早便来拜会他了。

折可适与和诜原是故交。熙宁西讨后期，折可适曾与章粦往河套经营，直到吴安国前来河套，他便回了府州，朝廷正待大用，不料天不遂人意，他竟突然大病一场，几乎要了性命。虽然最终勉强逃过此劫，然而曾经被视为“将种”的他，身体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休说打仗，便是骑马，也不能耐久。便连此番前来大名赴任，也只好乘马车。后来他又在河东路做过一两年地方官，直至几年前，石越举荐他出任讲武学堂第五任大祭酒。原本心灰意冷，竟开始改学诗词歌赋，与士大夫往来唱和，逃避命运的折可适，在到了朱仙镇后，终于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气度。也是在朱仙镇，他与和家有了许多的来往。和诜之父和斌，参预了仁宗时代的许多重大战役，如定川之役、狄青南征等等，功勋卓著，为将清廉、勇武多智，即使在西军中，也素有恩信，熙宁时和斌便为河朔

名将，绍圣之时，和氏一门，已是河朔禁军中数得着将门。熙宁、绍圣以来风气，这等将门世家，无不是要将子侄送往朱仙镇讲武学堂，以谋取一个前程。和家亦不能免俗，他家子侄辈在朱仙镇读书者，多达二十余人，对于大祭酒的折可适，自然不免要着意结交。

如今两人同在宣司，和诜又是地主，前来拜会问候，本也是礼数之内的事。只是当时之人往来拜会，都要先递名帖、札子，约定日期，折可适与和诜还未亲好到熟不拘礼的地步，照平常礼节，和诜着人送份札子过来问候，便算是尽到礼数了，他本人如此突然而来，反倒不同寻常。但他既然来了，无论如何，折可适亦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当下连忙让人请了和诜进来，至接客厅相见。

折可适其时不过四十多岁，而和诜却更加年轻，三十出头，便已官至昭武副尉，虽说多半是由父荫，但他本人，也是颇有令名于军中的。折可适看见他，便好象看见十几年前被人称为“将种”的自己，一般的少年得志。只不过，和诜长得高大白胖，此时身着锦袍，更是颇显富态，与半生戎马的折可适大不相同。

二人简短的寒暄了几句，和诜官位虽已不低，又是世家子弟出身，但他毕竟年轻，又常在军中，还不太会绕着弯子说话，便快人快语的把话题转到他的来意：“祭酒当已经知道下官的来意？”

折可适早知和诜的性子，倒也不以为怪，只是笑着抱了抱拳，道：“还要请教？”

“下官是为了这两日间，子明丞相便要会议决定之事而来。”和诜说话直言无讳，不过却很难说这种直爽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他世家子弟的那种肆无忌惮。

“如今宣台头一桩大事，便是援不援深州，如何援深州……想来祭酒胸中已有成算？”

折可适一时愕然，“岂敢！在下初来乍到，此等大事，如何敢轻易妄议？”

和诜望着折可适，声音忽然高了几分，“祭酒又何必过谦？祭酒本是西军名将，今日宣台幕僚，谁不知道丞相最倚重者，必是祭酒？！莫非祭酒是信我不过，不愿多言？”

他这般倚熟卖熟，让折可适一时感觉有些狼狈，忙道：“此话言重了。我与君同为参议，谈得上倚重不倚重？不说子明丞相胸中自有庙谟，便论宣司谏臣，可适亦不过区区一病夫而已。”

“可不管怎么说，丞相却是等着祭酒来北京，方肯决策！”和诜嘿嘿笑了几声，“宣台三参谋，唐康时虽亲近精干，却毕竟不熟军务，仁多乃降臣，李押班又是内侍——此事是明摆着的，若说丞相在等谁，自然便是祭酒了。这与契丹之战，祭酒便是吾军之军师。”

他一面说着，眼见着折可适有些窘迫了，又哈哈一笑，把话题绕了回去，道：“祭酒虽然谦退，但如今是为国家朝廷谋划，义之所在，不可后人。便不论这些虚名排位，这等大事，祭酒总不能全无想法吧？”

折可适本是豪侠爽直之人，他被石越荐为谏臣，心中自然有他的抱负自许，但他也毕竟不比当年，人生受过如此巨大的挫折，便不消沉，亦不免更加沉稳，不愿如年青时那么张扬，但他又确实不太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这时见和诜不再提这个话题，真是松了一口气，忙道：“看来昭武胸中已有成算？”

“下官确是有一点点愚见。”和诜倒是一点也不谦虚。

“拱圣军在深州被契丹重兵围困，其实如今援不援深州，是不须多议的。”和诜一面说，见折可适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不说别的，单单是手握重兵，却坐视拱圣军覆败、深州沦陷，这罪责，便是子明丞相也担当不起。纵是舌灿莲花，亦无以向朝野解释。更何况如今还有此物……”

说着，和诜从袖中取出一卷报纸，递给折可适，笑道：“这份《汴京新闻》，昨晚刚刚寄到北京，但我想祭酒必是看过了的——便如此物所叙，深州之战，慷慨壮烈，其间武臣如田宗铠赤膊对阵、刘延庆坠城杀敌，更是吾辈楷模。刘大人已经说了：深州之地，是大宋之土；深州之民，是大宋之臣。岂有抛弃不守之理？况且用兵打仗，仁者便能无敌，咱们若是让深州丢了，让这位刘将军死在深州，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汴京的杂剧、鼓子词，咱们便都可以当奸臣了。”

折可适接过报纸，稍稍翻了翻——其实这报纸他是早已经读过的，自是早已知道所叙何事，一边又听和诜连讥带讽的说着，亦不由莞尔，点头笑道：“我来之前，便已经听到传闻，朝廷为表彰敢战忠臣，这位刘延庆，要特授从七品下翊麾副尉，权拱圣军第一营副都指挥使……”

“可不是，一战之功，直晋三秩。”和诜讥讽的笑道：“这才是会做官的天才！祭酒有所不知，如今这已经不是传闻了——枢府的敕令，已经快马送到宣台。恕我直言，姚武之这位前军都总管，不仅是自己轻兵冒进，连带着将吾等全都拖了进去。古语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可如今却是世道不古，若只是皇上、朝廷，咱们或还可以详加解释，晓析利害，大不了拼着抗旨。但此物……”和诜指了指折可适手中的报纸，苦笑道：“你却要如何解释？”

“这些话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天下便是翘首相盼，若然不诺，于军心民心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况如今大名府屯兵近十万，深州近在咫尺，若有万一，吾辈必成过街之鼠。但如今宣司内的意见，游景叔力主持重，只知道劝丞相不可因一城一军之得失，而乱大计，失分寸，只欲诸道大军聚齐，再与契丹决战。他倒是不怕深州丢，他恨不能契丹大胜拱圣军之后，志得意满，我们再示敌以弱，引着契丹前来大名府送死。唐康时与孙正甫原本主张御敌于深州以北，此前虽然失策，致拱圣军再度被围，但现今却愈加的坚执己见，唐康时已是几度请战，想要亲领一两万人马，北上增援……”

“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唐康时若是想带骁胜军、神射军北上增援，下官虽不敢苟同，亦不至于如今着急。”和诜倒是十分坦白，“但他自知难以驾驭这些殿前司的骄兵悍将，反与孙正甫商议，要领着环州义勇与我的雄武一军北上——便这点兵力，冒然北进，岂非以卵击石？若平心而论，下官是赞同游景叔持重之法的，不过，我亦看得清楚，如今之情势，必不可能容得下咱们在此持重不发。救是非救不可，但断不能如唐康时、孙正甫的那般救法！”

“契丹明明是要引虎出山，咱们其势不得不出，也就罢了。但若还分兵冒进，为其各个击破，却未免也太蠢了些。”和诜一面说着，一面留神折可适的反应，见他始终凝神倾听，便又继续说道：“若依下官愚见，要解深州之围，亦不必轻易动摇大名府防线。只须骁胜军北进冀州，再令真定之武骑军东出击辽军之侧翼，河间之云骑军牵制辽军之东翼，辽人纵不能解围而去，亦不能集中兵力攻城。我军便可从容等至诸路之师大聚之日，再列阵北上，辽军久困于坚城之下，若不遁去，必败无疑。”

听到这时，折可适算是听明白了，和诜虽然振振有辞，所献之策也

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归根结总，他无非是不愿意他的雄武一军离开大名府的坚固城寨，去与辽军野战而已。

他因笑着点点头，敷衍道：“昭武所言，确有几分道理。”

和诜却以为折可适赞同他的意见，喜道：“既是如此，待丞相在宣司会议，还望祭酒能据理直言。下官人微言轻，但若是祭酒所言，丞相必然采纳。”

折可适下意识的点点头，方欲回答，却见一个随从急匆匆的进来通报：“宣台有官人求见。”

“快请。”折可适连忙吩咐随从，须臾，便见一个节级快步进来，朝他行了一礼，道：“折将军，紧急军情，丞相有请！”他说完，才抬头看了一眼和诜，又躬身道：“原来和将军亦在此，那便省了小人奔波了。”

和诜瞅了来人一眼，却是眼熟的，只是一时却想不起名姓来，因问道：“可知是何事如此着急？”

“这个小人实实不知。”

和诜也知道宣抚使司虽然初立，但规矩甚严，两天之前，便有一个小吏只因为嘴快泄露了宣司之内石越的两句无关轻重的话语，便被斩首示众，因此也不再多问，只转头望了折可适一眼，道：“祭酒的车马只恐仓促未备，不如便乘下官之车同往？”

折可适亦不推辞，抱拳谢道：“如此便恭敬不如从命。”

[1]. 真实历史上，南宋之宣抚判官有监军之责，位高权重，常以节度使充，可与副使抗礼。但在北宋，宣抚判官位权尚未及此。故小说中，范纯仁能荐陈元凤任此职。

二人不敢耽误，同乘一车，很快便到了宣抚使司衙门。只见宣司内外，到处都是刀甲鲜明的羽林孤儿，马车远远便被截停。和诜的亲兵报了二人身份，便有几个班直侍卫过来，引着二人下车步行，进了宣司。折可适留神观察，却见宣台之内的文吏与武官往来匆匆，脸色上却都透着紧张。那几个侍卫引着二人到了一间大厅，二人才发觉仁多保忠、李祥、陈元凤、孙路、游师雄等人皆已在座，范翔正与众人在说着什么，见折可适与和诜到了，范翔连忙起身，引着二人至座位坐了，折可适方留神观察，见宣台谏臣中，却独独不见唐康，和诜却早已出声相问：“范机宜，到底出了何事？怎的不见唐康时？”

范翔未及回答，已听门外高声唱道：“右丞相驾到！”

众人连忙起身肃立相迎。便见着石越身着紫衫，由楼烦侯呼延忠、石鉴等人簇拥着，自门外而来。

折可适这几年虽在汴京，官位亦不算低，但也不是时时能见着石越，便有朝会，二人不在一班，他多数也只能远远隔着百官，望见石越的背影而已。此时屈指一算，离上一次见着石越的面，竟已经有一年之久。

一年之前，他见着石越时，石越神采焕发，但时隔一年，再次相见，这位大宋朝的右丞相，却显得疲倦而少神，显然已经有一段时间没

过过好日子了。

他目送着石越到帅位坐了，众谏臣参拜已毕，便听石越开口说道：“不到半个时辰前，宣台接到馆陶的急报，几天前进驻馆陶县的骁胜军，突然拨营北上了！”

“啊？！”顿时，议事厅中，一片哗然。

折可适亦是深感意外，不由抬头望了和诜一眼，却见和诜也是张大了嘴巴。

石越的脸色铁青，“这是刚刚接到的骁胜军都指挥使李浩李大人给我的书信。”他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书信来，“啪”地一声，摔到桌子上，“李大人道：冀州有警，仓促间不得请示，因此，他便先斩后奏了！”

“为防骁胜军孤军深入有失，我已急令唐康率环州义勇北上，一则策应万一，一则了解冀州究竟发生何事！”石越说这段句时，语带讥讽，辞含深意，但语气毕竟又稍稍缓和了一点，“今召诸公至此，便是为此事……”

一时之间，议事厅内，一片死寂。

这厅中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此事并不寻常。

骁胜军都指挥使李浩，字直夫，也曾是熙宁朝有名的西军老将。他不仅仅是将门之后，而且少年时代，就参加过破侬智高之役，立下过人的战功，其资历之深，如今禁军活着的老将之中，无人能及。更麻烦的是，此君乃是一个新党，熙宁初年曾以《安边策》上王安石，在王安石执政期间，深受重视，转战南北，不仅在陕西与西夏作战，而且还曾随

章惇在南方打过仗。直到王安石罢相，他以反对石越主导的兵制改革，先调到河北做过总管，后来又被远远打发到了广西路任提督使，兼管厢军屯田等等事务，竟无缘宋夏之战，直到绍圣初年，才因为王马和解而被调回。章惇为兵相，因他是陕西人，本欲让他守兰州，但由于李浩一直主张对西蕃持强硬政策，司马光怕他生事，便折衷将他留在汴京，统领骁胜军。而除此之外，只有诸如折可适、仁多保忠等少数人才知道的是，李浩是极受小皇帝信任的将领！当今的皇帝在学习熙宁年间的政事时，便已经读过了李浩的《安边策》，并大加赞赏。而且，李浩一生自始至终，对一切的“蛮夷”，都力主持强硬态度，更得皇帝欢心。他又善征善战，无论是对西夏，还是对国内的叛乱蛮夷作战，一生未尝败绩……

折可适甚至还听说过一些传闻：骁胜军离京前，皇帝曾经召见过李浩，加以勉励——汴京便有人风传李浩受了皇帝的密旨！

即便这些传闻只是无稽之谈，李浩与石越之间的恩怨，也是一桩令人头疼的事。李浩虽然颇得章惇的赏识，但他一生戎马，却没能立下大功，不仅官爵迟滞十余年不迁，亦很难进国史馆立传，这种际遇，不能说与石越无关。而他对石越的怨恨，在汴京已有数年的折可适亦早有所闻。

但另一方面，禁军诸将之中，换任何一个人敢不听调遣而擅自行动，石越都能毫不犹豫的斩了他。惟独李浩，他不能不投鼠忌器。

李直夫的资历、他的新党背景、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甚至他与石越的恩怨，都让他能做出不服石越的举动，而石越却必须小心处理与他的关系。

故此，即便李直夫已经擅自率军北上，石越遣唐康率环州义勇前去，明明是为了追回骁胜军，兴师问罪，但话语之中，仍然要留下一些退步的余地，而并没有给李浩轻易就扣上一个罪名。

统率诸军，有时候，不是仅仅靠着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严刑峻法便可以做好的。历史上，同样是申明纪律，有些人就成为名将，成就功勋；有些人却背上暴虐少恩之名，最后兵败身死，成为天下的笑柄……

因此，石越的话音一落，猜到石越心思的折可适便已经在思忖周全之法。

但最先打破沉默的却是游师雄。

“丞相恐怕失策了！”游师雄一开口便将众人吓了一跳，连折可适也不由得抬头觑了石越一眼，见他并未动怒，方才放心，但游师雄却只是自顾自的说下去：“丞相令唐康时去追李直夫，下官却怕连唐康时也要一去不返。”

游师雄的话，便如同一声惊雷，响在众人的头顶。

折可适本是虑不及此，被他一语道破，也不由得呆了一呆。

“只怕，只怕……”和诜一面说，一面迟疑地望了望石越，“只怕游大人所言，不无可能……”

折可适悄悄看了众人一眼，众人脸上的神色，显然都觉得游师雄说的，的确是有可能发生之事。

唐康是力主增援深州的，他原本只不过担忧难以驾驭骁胜军而已，而如今，却对唐康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他一贯的胆大妄为，他

顺水推舟，反与李直夫一道北上……

石越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他转头望向游师雄，“那景叔以为当要如何应对？”

“依下官之策，不若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

“正是。骁胜军之事，深州之拱圣军才是症结所在。这数日间所议，拱圣军也是一块心病，如今正好一并去除。只须丞相给下官一纸之令，下官愿单骑北上，解此连环。”

“如今拱圣军困守深州，实是如同鸡肋，下官以为本不当为一城一池之得失，而乱大计。然若丞相以为深州不得不救，那倒不如便趁势而为。骁胜军与环州义勇既然已经北上冀州，下官愿至军中，请二军于葫芦河之阴盛陈疑兵，接应拱圣军突围。只要有宣台札子，下官亲至深州，姚武之必不能再持坚守之议。”

“不可！”石越听到游师雄愿意亲自入深州令姚兕突围，不由得一犹豫，便听到折可适与仁多保忠、李祥皆是齐声反对。

“丞相。”折可适朝着石越欠欠身，温声道：“深州万不可弃！”

仁多保忠也道：“不错，深州万不可弃！”

“为何？”石越见二人态度如此坚定，又看看李祥，虽不说话，显然也是同一意见，因问道：“深州虽然重要，但我大军尚未聚齐，只恐难以坚守。以大名府现有之兵，便倾巢北上，以己之短，攻敌所长，只怕难保万全……”

“丞相说得极是。”和诜连忙表示赞同，一面吃惊的望了折可适一眼，“依托大名府防线之坚城要塞，诱敌深入，消耗辽人，再聚集大军，一鼓而歼之，乃是既成之策，不可轻易更改。”

“和大人所言差矣。”仁多保忠不屑的看都不看和诜一眼，“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岂得固守一法？耶律信也是北朝名将，他为何便要来大名？”

“守义公所言虽然有理，但苦在我军暂时难与契丹争锋。”游师雄委婉的反驳道。

“话虽如此，然游大人徒知深州于我军是一块鸡肋，却不知深州于契丹，同样也是一块鸡肋！”仁多保忠讥讽道，“契丹多是马军，要的便是宽广空间，方能驰骋快意。深州一失，契丹往来南北，自界河至大名，全无限隔。耶律信若不来攻我大名府，我诸城之兵，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各路往来，除了束手兴叹，又能有何办法？如今难得契丹一心一意想要攻克深州，其数十万大军，局促于真定、深州、河间之间，这深州与大名防线，又有何区别？”

“守义公说得极是。”折可适接过话来，笑道：“虽然深州不若大名府防线坚固，离我军远而离辽国更近，但若非如此，耶律信又如何肯轻易将他的兵力耗在某座城池之下？总得让他看到这城池是不要付出过大代价便攻得下，又能有大挫我军锐气之类显而易见的好处，他才肯下本。”

“折将军之意是把深州当成大名？”游师雄略思忖了一下，面露难色，“只恐难以如意。以深州小城，姚武之再善战，契丹果然大举进攻，深州绝难坚守。”

“那却未必。”折可适笑道，“事在人为。我大宋与辽国，战和百余年，近二十年来，又通使通商，前古未有，两朝互相了解之深，前史所无。况且辽主非庸主，辽将亦非庸将，若我辈些些风险亦不肯冒，只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若有办法守得住深州，本相亦不愿意将大好河山，丢弃于辽人之手。”石越内心的天平，终于彻底的倾向一方。他心里是很明白的，若是实在没有办法，他只能放弃深州，那便只能割尾求生。但是，他也已经敏锐的觉察到，朝野的舆论，已经将深州与拱圣军置于一个他丢不得的地步了。只要有一丝可能，他便会下令死守深州，只不过，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保住深州而已。现在，显然折可适与仁多保忠都有方略。他便不愿意在大方针上再浪费时间。

“本相也明白，两军交战，难免要冒险。不过，本相也绝不肯随随便便拿着千万将士的性命去冒险。”

“丞相说得极是。”折可适马上接道：“下官以为，骁胜军与环州义勇既已北上，不论李直夫是何原因——此事他终究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国法军法不容——但如今是临战之时，亦要权变，宣台可向其下令，令其择机增援深州。同时，再遣神射军北上冀州，接应骁胜军。两军合兵一处，可战则战，不可战便退守冀州，辽军轻易也奈何不得。只要能牵制住一部分辽军，令其不能专心攻打深州，又使深州知道援军近在咫尺，必能拼死守城，便有机会令深州守到我大军聚集之日。”

“丞相，下官愿意随神射军北上。”折可适话音刚落，仁多保忠马上向石越请战。

石越知道仁多保忠此举不无私心，他这次来大名，带了次子与第四子前来，自然是想找机会给两个儿子立功，毕竟他的爵位只能由长子承嗣，但对此石越也是求之不得，当即应允：“若守义公去，本相无忧矣。”

那边厢，游师雄见石越主意已决，亦不再坚持。和诜虽然心下不以为然，但听到是神射军北上，他也放下心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但他轻松得太早了一点，石越马上便又问道：“不过……还有一事——倘若最终与辽人决战，要至深州一带，甚至更北，大名府诸军，便不能安守大名观战，契丹多马军，河朔军多步军，恐难当其锋……”

“丞相放心。”和诜正要说话，折可适已先回道：“下官有一策，或可一试。”

“哦？”不仅是石越，所有人皆有些意外折可适的回答。

折可适看了一眼座中一直不曾说话的何去非，道：“昔者在朱仙镇时，便曾与何先生一道计议以步克骑之法，当时便想出一个法子，只是未有机会施行。”

“如今契丹所恃者，不过是其有火炮之利，可破步兵大阵。下官等以为，若要对付火炮，便只有用火炮。契丹以火炮别为一阵，我军却可以火炮与步军为一阵。我军可制造一种战车，装载火炮于车上发射，布阵之时，便以此战车居前，长枪次之，弓弩手再次之……当日何先生曾画出战车与阵法图纸，下官录有复本……”

石越心中大赞，但又有几分奇怪：“此策为何不曾上呈枢府？”

折可适尴尬的笑了笑，“被枢府拒绝了。”

石越大奇：“为何？”

“布一阵，用火炮太多，朝廷一时没这许多火炮来装备诸军……”折可适马上又说道：“但大名府有现成的火炮与炮手，稍加挑选，便可用于此阵。”

“布此一阵，大约需要多少门火炮？”

“辽军火炮同样移动不便，两军列阵之时，只需前阵有火炮便可，其余三面，仍可依旧制列阵，若是一军列阵，有大小火炮四五十余门足矣。倘若四面皆有火炮，其余三面可略加裁减，总计一百五十门火炮，足以令辽军不敢缨我之锋！”

“一百五十门？！”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大名府一城，便有大小火炮三百余门。”石越想了想，还是决定试一试，“从大名府防线诸城寨拆个一两百门下来，辽人也未必攻得破。此城有的是工匠，只要有图纸，造战车亦非难事。”他的目光投向和诜，“便请何先生与和将军一共主持此事，让雄武一军操练此阵……此阵叫何名？”

“环营车阵。”折可适也没想到石越如此轻易便答应了他的建议，看了何去非一眼，二人都是喜出望外，忙又说道：“以和将军与何先生之能，雄武一军又本已熟悉火炮，操练一两个月，必能成功。”

这的确是有些意想不到的，要知道，对于如何将火炮应用于野战中，应对辽军的火炮，枢密院最终支持的是另一种意见——与辽军一样，组建专门的火炮军。枢密院因此增建了许多的神卫营，这些神卫营，拥有的火炮少则数门，多则也不过数十门——枢府看中的便是他们

调动灵活，便于控制。而这种意见的代表将领张蕴，统领着最大的一支神卫营部队，此人原是石越的部将！

因此，折可适虽然借机提了一提，却绝对想不到居然真的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天晚上，临清县。

一天走了八十里后，骁胜军都指挥使李浩便下令他的部下在临清县城外一条小河边扎营。他的部下正轮流牵着自己的战马到河边饮水，突然便听到从南边传来一阵马蹄疾驰之声。

这些刚刚松驰下来的骁胜军，顿时一阵骚乱。

虽然马蹄声是从南边而来，按理说临清也不可能有辽军，但是，南面的馆陶方向，也就只有骁胜军这一支马军。

这又是哪里来的马军？

不过，很快，他们就再次放松下来，他们看见了这支马军的旗号——“环州义勇”。骁胜军虽然与环州义勇驻扎之地相差数千里，但是骁胜军是一只教导军，军中有许多校尉、节级便来自陕西，有不少人是识得环州义勇的，他们兴奋的喊了几声后，众人便彻底放松了戒备。

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都指挥使正脸色铁青着走出大帐，这只刚刚出现在他们视野中的环州义勇，便如一阵疾风般，冲进了他们的营地，然后气势汹汹的包围了他们的中军大帐。

骁胜军的大部分将士，至此时才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而中军大帐附近，却已经剑拔弩张。

李浩的亲兵牙队，全部拔出了他们的佩刀。

“李大人！”骑在马上唐康，居高临下的望着站在大帐门口的李浩，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李浩抬手，他的亲兵牙队迟疑了一小会，才不情不愿的将刀插回鞘中。唐康这才跃身下了马来，径直走进中军大帐中，几十名环州义勇也跳下马来，跟着唐康进了帐中，接管了中军大帐的守卫。

李浩轻轻哼了一声，也跟着入了大帐。进到帐中，一抬头，便看见唐康那双阴沉沉的眼睛，正从他的帅位上望着他。

“李大人，下官奉宣司之命前来公干，失礼得罪之处，还望海涵。”唐康说着，漫不经心朝李浩的抬手，“请问李大人，究竟为何事突然率军离开馆陶？！”

李浩板着脸，不软不硬的顶了回去：“李某接到消息，有辽军孤军深入临清至冀州一带，故此前来剿贼。此事早已关报宣台——唐大人问此事，又是何意？”

“好一个前来剿贼。”唐康冷笑道：“李大人要剿的贼，只怕在深州吧！”

“唐大人此话又是何意？！”李浩作色反问道。

“下官何意？”唐康哈哈大笑起来，“下官奉宣台之令，来请李大

人回北京，亲自向右丞相解释此事！”

“唐大人兴师动众而来，便为此事？那只恐李某难以从命！”

“李大人想抗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骁胜军动止，早已关白宣台，右丞相不信，那多半是有奸小从旁进谗。便要回去，也要等李某击溃这些契丹人再说，否则，岂不是有口难辩，只能任奸人污陷？”

“李大人过虑了，大人乃是天子近臣，区区宣台官吏，又有何本领能污陷你李大人？”唐康讽道，“或者冀州、临清这一州一县的大小官吏，个个庸碌奸滑也是有的，故此契丹犯境，远在馆陶的李大人能知道，这些地方守吏却全不知情，不过，依下官看，朝廷是真该收拾下这些庸碌之臣了——只是此事也算因大人而起，只恐大人亦不能置身事外，说不得，还得劳烦大人一趟。况且这区区小股辽贼，杀鸡又何必用牛刀？明日下官遣一介之使，令冀州巡检克期翦灭此贼便可。”

李浩被唐康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心知口舌上难以胜过唐康，但却终不肯乖乖随他回大名，只是强梁道：“这些个刀笔是非，李某如何辩得过那些文官？况且两军对阵，瞬息万变，宣台不谋却敌之策，却来管这些个不急之务，此乃是乱命，李某绝难遵从。”

唐康盯着李浩，嘿嘿笑道：“李大人若是不肯说实话，只怕遵不遵从，也由不得李大人。”

“你敢……”

“李大人以为下官有什么事不敢做的么？”唐康微笑着望着李浩。

李浩抿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中军大帐已被环州义勇包围控制，他其实也不敢真的与唐康兵戈相向，致族灭之祸，而这个唐康时的事迹，他也是有所耳闻的。真的被他五花大绑押回北京，他虽未必有事，但事情闹大，对他亦没甚好处。

他也听出了唐康话中有话，但是他却也不敢轻易接话，谁知道唐康是不是设计诓他？

“其实李大人立功心切，亦是人之常情。”唐康笑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骁胜军欲北援深州，与契丹一较高下，亦未可深责。”

“只不过对李大人，这不遵号令、擅发兴之罪，轻也够个编管某州了。李大人虽或不惊宠辱，但是这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却只能再次失之交臂。下官亦为大人感到可惜！”唐康叹惜着摇摇头，“可惜！可惜！”

唐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便是呆子也能听得出他话中留下的余地，只是李浩仍不敢深信唐康，只含糊接道：“唐大人若果能体谅，还请高抬贵手，放某前行。待某破贼后，甘愿负荆请罪。唐大人此恩，某绝不敢忘。”

“下官虽然有心，惜上命难为。”唐康却是面露难色，“下官率这一千环州义勇而来，空手而归，李大人却叫我如何向右丞相复命？”

此时，李浩已有三分相信唐康有意放他一马，但他与唐康素无交情，唐康又是石越亲信，这等天下掉下来的好事，李浩如何肯轻信，他心中揣测，这若非是针对他的阴谋圈套，便是唐康另有所求。低头思忖了一会，方试探着问道：“唐大人素称机智，想来必有周全之策教我？”

唐康却一口回绝，“宣台军法甚严，下官又焉能有什么周全之策……”

李浩不料他突然又回绝得如此干脆，不由一愣，抬眼却见唐康口里说着话，目光却一直望着他的置于帅案上的将印虎符，李浩并非鲁直武夫，心中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唐康想要的，竟是他的兵权！他亦曾听说过唐康曾经想要亲自率军前往救援深州之事，看起来，他此心未死。

事情已然明了，只要他李浩愿意屈居唐康之下，那二人便可以随便编造一个敌情——唐康乃宣司参谋官，本就有权节制诸军——临敌从权，若遇到什么突发之事，他权统骁胜、环州义勇两军，与辽军作战，那亦是顺理成章之事。

只是唐康年纪虽轻，却是老奸巨滑，他是绝不肯自己开口，免得落人口实，而是要李浩自己提出，他才顺水推舟……

李浩并非不能居人之下的人，事实上，大宋朝的武臣，自开国以来，皆以顺从听命者居多，真正桀骜不驯之人，寥寥无几。这既是宋廷重文官政府之权之国策使然，亦是由于中唐以来，武将莫不受制于监军，数百年间的锐气消磨，养成的一种惯性。中唐以后的武将，绝大多数便如同被圈养的老虎，虽然还是百兽之王，但只要被驯兽师用鞭子敲一下，便老老实实俯首听命，早已经没有了山林之主的野性。如李浩，他虽敢违宣抚使司节度北上，可其中原因，实是十分复杂。

况且，唐康品秩虽稍低，但却是御前会议成员、枢密院副都承旨、宣司参谋官，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官场习惯，都是重差遣轻品秩的，唐康虽然口口声声“下官”，实际却是他的上司无疑。

但是，要屈居一个毫无领兵经验，以衙内出身的唐康之下，而且还

是他所怨恨的右丞相石越的义弟，对李浩来说，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只是，形势比人强。李浩此时肠子都悔青了，他若不是以为临清境内没有辽军，又没料到大名追兵会来得如此之快，放松了营地的警戒，被唐康轻骑直入，占了先机，唐康亦未必能有甚么办法。真的要让环州义勇与骁胜军兵戈相见，李浩固然没有这个本事，唐康再胆大妄为，也不可能有这个胆子。然而世上并无后悔药，如今主客易势，他自己落入了唐康掌中，想不就范，亦是千难万难。

他心里也不是不明白，唐康肯与他一道北上，便已经是他祖上积德，撞了大运了。

六月二十五日。

冀州，衡水县。

唐康与骁胜军都指挥使李浩、环州义勇都指挥使何灌率军至此，已有整整两日之久。所谓“衡水”，其实不过是葫芦河流经此县一段水路之别名，又叫“衡漳水”，或“横漳水”，当地人也称之为“长卢河”，或者“九曲水”、“苦河”，因为葫芦河是自西南入境，自东北出境，在衡水县境内迤邐百转，而河水又咸又苦，故有此别名。这衡水城便位于葫芦河以南一二十里，北距深州城，不过区区五十里。站在衡水的城墙上，甚至可以清晰的望见深州城中燃起的烽火。

但更加旌天蔽日的，却是遍目可见的契丹骑兵！

唐康、李浩、何灌都判断不出，对岸到底有多少的辽军。辽军甚至已经占据了葫芦河下游的下博古城与下博桥，轻骑随时可以深入冀州境内。唐康与李浩选择屯兵的原因，也是因为衡水县境内的袁谭渡还在宋军的控制之中。衡水知县是个精干之人，在辽军进犯深州之后，便将县内所有的船只征集起来，藏于县城西南二十里的北沼之中，此时宋军若要北渡，只需将船只相连，搭上木板，便可以迅速地造出一座座浮桥。

然而，当他们真的到了衡水之后，无论是唐康，还是李浩，却都胆怯了。他们只敢用三五艘渡船，载着一些哨探渡河，探听虚实。

唐康、李浩每日与麾下诸将会议，众将皆是嚅嚅不敢言。

何灌倒是力主渡河，但他虽为环州义勇都指挥使，实则论阶级不过一区区宣节校尉，骁胜军乃是教导骑军，阶级较寻常禁军要高，军中一个小小的指挥使也多半可能便是宣节校尉；论出身则他虽是武选出身，然却不过在河东做巡检，虽曾得韩缜赏识，然而却是由判太原府吕惠卿所荐，打发到环州义勇，虽然也是一只西军劲旅，却终究有点儿不入流，更加无法与身为大宋骑军教导军的骁胜军相提并论。他人微言轻，甚至连唐康真正的使命是什么都无资格知道，只能奉行命令，他的意见，实很难影响到唐康与李浩的决策。

这一日清晨，何灌照旧率领着三十来骑亲兵，沿着苦河巡察敌情，他们一路缓缓而行，到袁谭渡时，已是快近中午。唐康与李浩早派了一个指挥的骁胜军在渡口把守，何灌到时，这些骁胜军正架起了锅子，在那里烧火做饭，隔了老远，他便闻到一阵阵诱人的酒香、肉香随风飘来，何灌顿时大喜，对亲兵笑骂道：“这些个骁胜，怪会过日子。咱们也分一盅去。”

众亲兵都是高声欢呼，驱使着坐骑，朝着渡口紧奔去。众人在袁谭渡下了马，将战马拴在河边的柳树上，把守渡口的一个副指挥使迎了出来，将何灌等人请进去。原来这些骁胜军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头整猪，还有十几坛好酒，正在此打着牙祭——何灌心里头其实明白，殿前司诸军的军纪，远不如西军。在西军，战前喝酒，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在骁胜军，却是司空见惯。至于这头猪，或许是偷，或许是抢，或许是买，都有可能。熙宁以前，宋军虽然一直严申军法，但真的大军出动，别说偷抢百姓财物，便是奸淫杀伤，也终是难免。当年石越治陕之时，对西军严申纪律，曾经一日之内，杀了一百名犯事兵将，因此至今西军纪律依然严明。但殿前司诸军却没受过这种整肃，军纪虽不算太坏，却

也只是相对而言。虽然一天前唐康才处死了一名强奸民女的陪戎校尉，但却已经招致李浩的极大不满，因此对于顺手牵羊、强买强卖之类的事情，便连唐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故此，何灌更加不会去多管闲事。何况他与麾下的环州义勇，大抵都是好酒之人，此时不受军法约束，更是乐得自在。那边的指挥使请了何灌过去，同坐一桌，又送了一锅肉几坛酒过来，他的亲兵们便找了棵大树，围成一圈，席地而坐，自开一桌。

“仲源兄！”那个骁胜军指挥使是豪侠爽快之人，酒过三巡，便已和何灌称兄道弟，直呼起他的表字来，“俺听说你也是个英雄豪杰……”何灌一时愕然，便听他又说道：“这可是咱们刘振威亲口所说，说仲源兄的神射，是大宋六十万禁军第一人！”

何灌知道他口中的“刘振威”，说是乃是骁胜军第二营都指挥使、振威校尉刘仲武，也是西军出身，参预过伐夏之役——不过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副指挥使，直到战后才积功升至致果副尉，绍圣初年时他因率所部平定灵、夏境内的小股叛乱，从此官运亨通，调任骁胜军，做到从六品上的振威校尉，成为西军出身的年轻将领中，又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

刘仲武是西军出身，又曾经在泾原领兵，对身处环庆的何灌有所了解，自是不足为奇，但何灌听这指挥使说刘仲武夸他箭法第一，饶是他素来自矜神射无敌，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忙道：“这是子文将军过誉了。”

“哎——”那指挥使一面喝酒，一面拍了拍何灌的肩膀，笑道：“仲源兄又何必过谦？子文将军是随便说人六十万禁军神射第一的

么？”他说着，生怕在座几个校尉不信，又口沫横飞的问道：“你们是不是也不信？是不是不信？”

他见那几个校尉口中诺诺，脸上神色，自是不免不大以为然，一把拉着何灌手臂，道：“仲源兄，你将那一箭射入坚石的神射，给这些个村夫露两手！”

“什么？”那几个校尉这时不免也吃了一惊，有人便将信将疑的问道：“俺只听说过汉朝飞将军李广、唐朝的薛仁贵有这本事？果真有人能箭入坚石？”

“你们这些个村夫！”那指挥使喷着口水，仿佛在说自己的事迹一般，“这可是子文将军亲口说的，那是仲源兄在火山军还是苛岚军做巡检时的事。尔等可知道，那些个契丹人，老是越界来打水，仲源兄便亲自与他们划了界，不许他们过来，结果那些辽狗不自量力，兴兵来犯，仲源兄单枪匹马应战，辽狗在远处，仲源兄便在低处，张弓连射，箭箭中敌，有几枝没中的，全部射进崖石，吓得那些辽狗屁滚尿流的跑了……”

他说得手舞足蹈，仿佛是自己亲眼所见，虽多半是事实，何灌亦不免略觉尴尬，他几度想要打断他，但他根本不容何灌插嘴，说完见那几个校尉张大了嘴，仍是不敢相信的样子，他竟是比较何灌还生气，转头又一个问着何灌：“仲源兄，你的弓箭呢？可带来了？给这几个村夫见识见识，叫他们拉拉，这几个村夫每日都自吹能拉三石弓的……”

何灌越发为难，他见着这个指挥使盛意拳拳，那几个校尉也是一脸的期盼，但他却是有规矩的——但凡神射手的弓箭，轻易都是不肯给别人碰的。连唐康想见识下他的弓，亦被他婉言拒绝了。可是他也是深知

这些武人，他们可不如唐康那样的士大夫善解人意，他们好意请他喝酒吃肉，又是好意想看看他的弓箭，若连这他都要拒绝，势必引致误会。

他正寻思着设法找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一件突发的事情却替他解了围——苦河对岸，突然传来一种种急促的角声、马蹄声、弓弦拉动声、箭矢破空声，还有此起彼伏的契丹人的大喊声。

众人连忙丢了筷子、酒杯，各去取自己的弓箭、兵器。何灌曾在火山、苛岚任巡检，听得懂契丹话，他听力又极佳，须臾，便已听清对岸的契丹人喊的都是：“拦住他！”“抓住他！”“休叫他跑了！”

他虽被河对岸的草木遮挡了视线，心下却已知必是契丹要拉截什么人，当下高声喊道：“快，准备渡船，摇我去对岸！”

几个骁胜军犹疑的望了他一眼，那指挥使已是大声催道：“快点！听何大人的！”

他的命令一下，马上便有一艘渡船摇到渡口边，两个骁胜军节级举着长盾蹲在船头，船尾却是一个本地的船夫在摇橹，还有个百姓装束的人，举了扇门板，权当盾牌，遮护船夫。何灌也不多说，取了弓箭，跃身上船，那船夫便摇着船，向河对岸缓缓驶去。

渡船行至河中之时，北岸的情况渐渐看得分明。果如何灌所料，乃是数十骑契丹骑兵，正在追捕两个宋军校尉装束的人。那两个宋军校尉一个骑枣红马、一个骑白马，边往南面疾驰，边引弓还击，跑得较南的那个校尉显是已经看见了何灌的渡船，高兴得在马上挥手高呼，不料一个分神，被辽军射中坐骑，便听得那些契丹人发出一阵刺耳的欢呼，那个校尉摔下马来，不知死活。

“船家，划快点！划快点！”何灌急得不停地大声催促着船夫，但那船夫早已倾尽全力，渡船速度有限，却是快不得半分。

而北岸的追逐仍在继续，余下的那个骑枣红马的校尉经过同伴坠马的地方，稍稍放慢了一下，何灌听到他发出一声悲吼，便催马疾驰，心中一沉，已知那个宋军已是不活了。他目算着距离，眼见着那个幸存的宋军驰至河边时，他的船也很难赶到对岸，心中更是焦急。

但那个校尉却是出乎意料的机智。他快至河边时，便不再引弓还击，而是将弓箭全部抛弃，然后一面急驰，一面便在马上卸甲。

“聪明！”何灌在心中大赞，果然，那校尉到了河边，已只有胸甲一时难以卸去，他飞速的跃身下马，将身子藏在马后，飞快的卸去最后的胸甲，纵身一跃，便跳进水中。

顿时，何灌身后传来一阵欢呼之声。他也是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张弓搭箭，对准了北岸，一面心里默算着，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右手手指一松，一个羽箭从他手中疾飞而出，然后穿过了驰在最前面的那个契丹的胸口。

身后的欢呼声更大了。

但此时何灌已经完全听不见身后袍泽的声音，当他的箭搭上弓弦之后，他整个人便与手中的弓箭溶为一体，他只是从容而优雅的张弓、搭箭，然后发射，看见对岸的契丹人，随着他的弓弦响动，而一个接一个的应声落马。

他并不是那种百发百种的神射手，而是另一种让人恐惧的神射手。他的箭，有时竟会贯穿一个穿着重甲的契丹骑兵，然后再夺去他身后另

一个契丹人的生命！

何灌并没有感觉到，很快，苦河的两岸，不再有呼喊，不再有欢呼，而是变得鸦雀无声。

他只是看到北岸的契丹脸上的惊讶、恐惧，然后看见他们带着不甘，但却畏惧的缓缓后退，直至从他的视野中消失。

这时候，何灌才小心翼翼的，将他的弓箭重新挂好。

他转过身来，船篷里一个湿漉漉的年青男子正在朝他微笑，眼里有无法掩饰的钦佩。他看见他朝自己抱了抱拳，“在下开封田宗铠，敢问将军尊姓大名？”

“田宗铠？”何灌感觉自己似乎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低头思索了一会，才抬起头来，惊道：“田宗铠！原来足下便是阳信侯的长子！”

唐康直到当天的傍晚才知道田宗铠突围渡河请援，也因此一并知道了何灌单舟却敌的神勇。这日白天，他与李浩去了北沼的一个村庄拜访一位隐士，据说这个隐士不仅是冀州第一名医，能妙手回春，而且还精通六壬之术，是个占卜神算。虽然儒家讲“敬鬼神而远之”，不肯将自己的命运与人世之间交付鬼神之手，但一般的人，对占卜卦相，却仍然是抱着一一定的信仰的。而领兵的将领，则更加如此——其时辽军与西夏固然每战必卜，大宋朱仙镇讲武学堂，也有专门的先生教授奇门遁甲、六壬太乙之术，枢密院编修的《武经总要》，也有相当的篇幅，是专讲此类奇术的。不论如何，此类学问当中，至少也的确包括了相当的天文知识与心理暗示，尤其是世间终究是有一些此道高人，不管他们是真的

拥有神秘的力量，还是只是操纵心理、观察入微的高手，但这些人的存在，已经足以让一些将领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唐康虽然将信将疑，但李浩对此却深信不疑。此时二人徘徊于苦河之南，犹疑难决之时，找个世外高人来占卜决疑，便理所当然的成为一种选择。

但不幸的是，唐康与李浩到那个隐士隐居的村庄之时，才知道原来那位隐士已经去逝半年了。只不过因为他所居的村庄是在北沼偏僻之所，消息流通不畅，因此连衡水县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大抵都会一些占卜之术，《六壬神定经》之类的书籍，唐康自己也读过，只不过他曾经悄悄应用过几次，却是从未准过，因此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从此便绝口不提此事。他平生无论遇到多艰难的事，也极少求神拜佛，此番白跑一趟，更觉自己无缘，沮丧之余，倒也彻底绝了这种念想。

回到衡水后，李浩决定自己去沐浴更衣，亲自占卜。唐康却连茶都没顾得喝上一口，并赶忙请田宗铠来见他。

二人本是素识，唐康尊田烈武以师礼，与田宗铠便是平辈论交，两家往来密切，这时候谈起事情来，倒也方便，既不必拘礼，又无所忌讳。田宗铠便一五一十的向唐康介绍着深州的局势。

自深州再度被围至六月二十五日，已近十日。在这段时间里，深州与拱圣军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辽军知道深州粮多而城小，利于急攻而不利久困，因此自再度围城的那日起，对深州采取的，便是持续不间断的猛攻之策。

辽军抓来大量的百姓，在城的东、西、北三面都垒起了土山，制造了大量的云梯，还有几架撞车、抛石机，并且还调来了火炮，所幸的是，不是专门攻城的神威炮，而是普通的仿制克虏炮。在这些攻城器械的帮助下，昼夜不停的攻打着深州。而深州能用来反击的，不过是两架赶造好的抛石机与两架床子弩。幸好再次被围前补充的火药发挥了作用，深州的工匠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简易爆炸火器，用来协助守城。除了霹雳投弹、火药桶外，他们还造了一些的简易炸炮，对于守城十分有用，趁着半夜悄悄出城埋于城外，特别是城门以外的区域，白天当辽军开始攻城之时，便往往会遭受意想不到的打击。但辽军将领也是极厉害的人物，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应对的方法，残酷而简单，他们在攻城之前开始大量驱使俘虏的百姓走前面，结果反而给守城的宋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幸好在宋军停止制造使用炸炮，并且用行动证明他们不会因为辽军的残暴而屈服之后，辽军也并没有坚持这种残酷的战法——不管怎么样，契丹人本身仍是一个相对较文明的种族，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深州的宋军则又发明了一种可以喷火的火器，这对于抵御云梯攻城，极为有效，甚至远比爆炸性的火器有用……

辽军变着法子的攻城，姚兕则随机应变。在守城方面经验丰富的宋军虽然不会输给契丹人，但是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却是无法弥补的。连续的强攻让辽军伤亡惨重，而拱圣军也接近崩溃。如今拱圣军已经伤亡过半，能够勉强作战的士兵不超过四千人，甚至连姚兕也差点动摇——若非两天前发现援军到了衡水县，姚兕几乎就要下令弃城突围。

但他们等了两日，却发觉援军并没有渡河！

因此，姚兕才令田宗铠率十名死士半夜出城，突围请援。

结果，只有他一人活着过了苦河。

田宗铠的介绍，让唐康面红耳赤，既羞且愧。在说到他们等了两日而援军却按兵不动之时，田宗铠的眼睛中，并没有半点责怪埋怨之意，相反，唐康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理解。在这点上，田宗铠继承了他父亲的胸怀与气度，而这却让唐康尤其的无地自容。

他欲待解释两句，但一向能言善辩的他，望着田宗铠的眼睛，竟不知如何措辞。

“唐大哥，方才听何将军说是你亲自领兵前来，实是让我喜出望外。”田宗铠欢快的说道，他是完全的信任唐康，相信他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

“哦，我还带了一封姚太尉的书信，是给援军的主将的，见到唐大哥，我差点忘记了……”田宗铠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来，双手递给唐康。

唐康接过书信，小心的打开火漆，取出信来，跃入眼帘的，是姚兕那刚劲的大字。他低声念着：“……吾之必守深州者，非有奇谋也。吾以为二十年来，两国交通，前古未有，辽之知宋，犹宋之知辽，两强争胜，实无奇谋可用，惟勇者可胜！深州者，河北之中，其势不可让也。北朝谓己强，大宋又岂得甘为弱……”

“两强争胜，惟勇者可胜！北朝谓己强，大宋又岂得甘为弱？”唐康喃喃重复着姚兕信中的话语，心中大受触动，“我率军万余虎踞而来，岂能临战而惧，坐壁上观？！”

正想着，却见李浩兴冲冲的闯进帐中，高声笑道：“康时，好卦，好卦！”

“唔？是何卦象？”

“是第十八卦，蛊卦！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李浩高兴的说道：“我查过历书，七月三日是甲申日，先甲三日，六月月小，咱们二十九日渡河！”^[1]

“不必！”唐康望着李浩，“咱们今晚便渡河！”

“什么？！”

“后甲三日，二十二日是甲戌日，今日正是良辰！”

“这……来得及么？”

“万事俱备，来得及！”唐康望望李浩，又望望田宗铠，“咱们连夜渡河，正是出奇不意，打辽人一个措手不及！”

^[1]. 此处是李浩机械的解释卦辞，实则“甲”不必理解为“甲日”，亦有数之首，事之始之意；大川亦不必理解成河流。后文唐康不过顺水推舟，读者不必以为唐康时连孔颖达的注疏亦未读过。便是李浩，亦非读书不至，不过专事附会而已。

由袁谭渡至深州城南门这四五十里的地区内，主要是以河流稻田为主，尤其是靠近深州南门的一二十里内，地形极不利于骑兵展开，但是在袁谭渡苦河的北岸，却有南北约三十里，东西约四五十里的地区，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磧地。苦河之水不能饮用，亦不能用于耕地灌溉，因此沿河的许多地区，要么是寸草不生的沙磧地，要么是杂草丛生中点缀着稀疏几棵树木。

这样的地形，对于唐康来说，既可以说有利，也可以说不利。这是一片天然的战场，他的骁胜军与环州义勇全是骑兵，渡河之后，这样的地形便于他们布阵展开，但同样的，这样的地形，也便于契丹骑兵活动。

因此，唐康与李浩一早就预料到，渡河之后，必然将有一场恶战。

不过至少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辽军并没能阻止他们渡河，或者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猛攻，甚至半渡而击之。

宋军早已做好了渡河作战的各种准备，在下定决心之后，虽然有些突然，但是在衡水的巡检与百姓帮助下，宋军利用早已准备好的渡船、铁链、木板，不过一个时辰的工夫，就迅速地在并不算太宽阔的苦河上，搭起了十来座浮桥。

从亥时开始，宋军点燃火炬，开始有条不紊的渡河。除了辎重部队

继续留在衡水外，所有的作战部队，在子时之前，全部渡过了苦河。唐康和李浩并没有刻意掩饰他们的行动，事实上这也不可能做到，既然契丹人反正会察觉，那么尽快的渡河布阵，便成为比掩藏行踪更重要的事。

渡河之后，除了何灌率领环州义勇负责警戒以外，骁胜军开始迅速的背水列阵。这自然是些冒险，对于骑兵来说尤其如此，在使用骑兵上，宋军与辽军的理念几乎是完全相同——他们永远都需要足够的回旋空间。坚若磐石一样的阵形，是步军的任务。但是此时受限地形，他们不得不犯一点兵家忌讳。

因为骁胜军是宋朝的教导军，这带来的问题是，他们实际上是由各种各样的骑兵兵种构成。这包括大约有两个指挥约六百六十骑的重骑兵，八个指挥约二千八百骑的轻骑兵，同时也是枪骑兵，还有十个指挥约三千四百骑的弓骑兵，以及五个指挥约一千七百骑的突骑兵——这是一个特别的兵种，它早已有之，但仍属于枢密院的一个尝试，他们希望在每支禁军中，都有这样一只部队：他们全部骑着最快的战马，装备最轻的铠甲，由最优秀的士兵组成，根据战场的需要，精于突袭、诈败、侦察、诱敌、包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骑兵，也就是刘仲武的第二营，目前还从未被应用于实战，而也许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就将面临一个极不利于他们的环境——预定的战场上可能没有空间可供他们施展。

唐康很明智的暂时将骁胜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浩。

而对自己的军队十分了解的李浩并没有选择传统的阵形。

他将重骑兵以什为单位，列成五排，布成六十个锥尖向外的锥形小阵——另有六十骑是这两个指挥的军官与军法官，他们也一起布阵，但

分散在各自的位置上——然后，所有的这些重骑兵稀疏的分布在前阵的最前列。

在这些重骑兵的后面，紧跟着队形较为密集的轻骑兵，他们全部以二十五列四排为一小阵——实际人数是则一百零五人，包括各都的五名武官与军法官——这样的小阵一共是二十四组，每十个锥形重骑兵阵后面，跟着四个轻骑兵阵。

这构成了他的前阵。

然后，他以弓骑兵分居两翼，以突骑兵为中军，而环州义勇在阵中实际担当“无地分马”^[1]之任。

这是一个明显的攻击阵形。这样的阵形，让所有的宋军将领都有些兴奋与紧张：在步军阵法与马步阵法上，宋军都有丰富的经验，但在骑兵阵法上，宋军的经验其实并不多。如李浩所列的这种阵法，便从未经实战检验是否可行。

万余人马喧闹了小半个时辰，在各军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李浩并没有下令连夜朝深州前进。保持战斗阵形前进是非常缓慢的，连夜行军也会让士兵与战马易于疲倦，与其累得筋疲力尽再被辽军邀击，倒不如便在河岸从容休息到天明。

于是，在衡水征募的一千多民夫又忙碌了小半夜，在大阵的外面布满了粗陋赶制的拒马，才撤回衡水。宋军燃了一夜的火炬，将苦河北岸照得恍若白昼，除了哨探外，绝大部分的宋军便随地打个木桩，拴好战马，然后倚偎着自己的坐骑，囫圇着睡了小半夜。

直到夜空终于开始发亮。

二十六日的清晨，苦河北岸，寂静得让人不敢相信。辽军不仅晚上没有来骚扰，即便天已大亮，唐康也仍然看不到一个辽人。

但这并不能让人轻松。

果然，唐康还没来得及啃完自己的干粮，哨探便很快传来消息，在十里以外，出现了大股的辽军。

显然，辽人并非没有做出反应，而只是因为不知虚实，不愿意冒险半夜奔袭数十里。

“韩宝果然不愧是北朝名将。”李浩就着水送下一口干饼，一面斜眼望了一眼唐康，唐康知道他是想看到自己吃干粮难以下咽的情形，虽然这干饼实在是唐康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但他仍然让自己微笑着，慢里斯条的啃着，他并不故意大口的吃给李浩看——那样就会露出破绽，而是细嚼慢咽，仿佛这就是他平常吃的食物一般——尽管平常唐康一顿饭花的缗钱，可能足够买几百万个这样的大饼。李浩看了一会唐康，略感失望，然后才继续说道：“此人真是沉得住气。”

“他知道咱们必要往深州，于是等在路上，以逸待劳，却并不急于来攻打咱们。”唐康接着他的话说道，“咱们列阵行军，人马疲乏不说，阵形也易出现破绽。”

被唐康说出心中的想法，李浩更觉不快，他重重地哼了一声，道：“那便看看他这算子打不打得响。”

他说完，一口吞下最后一口干饼，随手在袍子上擦了下手，高声命令道：“传令！准备列阵北行！”

随着李浩的一声令下，宋军的临时营地再次喧闹起来，士兵们狼吞虎咽的赶紧吃完手中的干粮，抓紧时间再给战马喂最后一口水，梳最后一下毛，然后骑上马力较劣的那匹坐骑，在令旗的指挥下，一队接一队的向北而行。

这是一支东西连绵数里之长的部队，队伍行进的速度十分的缓慢，每走一段距离，李浩便下令停下来休息，重新整顿阵形，不过七八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个多时辰。

在距离辽军大约两里的地方，这片平坦碛地上的一个坡度很小的坡地上，李浩下令大军停了下来。此时他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两里以外的辽军，辽军同样也占据着一块小坡地——虽然在这块平坦的碛地上，这些所谓的“坡地”，对于骑兵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但是两军交战之时，任何一点点的有利因素，双方将领都不愿意放弃。

辽军的阵形宽度同样的绵延数里，黑压压的，如一条长蛇一般，盘亘在宋军的前方，人数大约与宋军相当，万骑左右。让唐康觉得安慰的是，他并没有看到韩宝的帅旗，也没有萧岚的旗帜，从旗号来看，对面可能是一支宫卫骑军——对于辽军来说，也许这已经代表着对骁胜军的重视了。

双方开始了短暂的对峙。

两边的将领都利用这个时间观察着自己对面的敌人，而士兵们则抓紧时间完成最后的战斗准备。宋军的重骑兵们在扈从兵的帮助下，在披挂铠甲的余下部分——为了节省马力与体力，他们事先只是穿好身甲，披膊、臂护、垂缘、膝裙等部分，以及胄、兜鍪、面具都要临时披戴，战马的马甲则在上次休息整顿队形时已经披好。然后，在扈从兵的帮助

下，重骑兵们被一个个扶上他们的战马。

辽军并没有趁势发动进攻，一直到看到宋军停下来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有骑上自己的战马，这也是他们的士兵上马，检查自己的兵器、装备的时间。

唐康知道这是辽军的风格，他看过职方馆的细作发回来的数不清的报告，这只也许是正处于鼎盛期的军队，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对手，都总是能保持着从容不迫。他抬头看了看天空，天阴沉沉的压着头顶上，空气中一点风都没有，唐康仿佛这才意识到天气的闷热，而身上那珍贵的犀甲虽不如将士的铁甲沉重，却也远不如丝绸织成的袍子舒适，他不由得抹了把额角的汗，斜眼去窥李浩。李浩的中军将旗所在，由四辆战车及数十骑手擎各色令旗的传令兵组成他的指挥系统。在这些颇费周折才运过河的战车上，除了有指挥作战的五色令旗外，还有几面大鼓、以及钲、角等物——这些都象征着战场上的指挥权。此时，李浩身上披着一套普通的猋子甲，登高站在一辆战车上，抿着嘴，目不转睛的观察着对面的形势。

他希望从辽军的大阵中，寻找一个破绽，但是唐康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出他并没有成功。

“一锤子买卖！”冷不防，李浩嘴里恶狠狠的吐出这五个字来，“便攻辽狗的正面！撕开直娘贼的！”

他的话音一落，唐康便见几面大旗向前点了几下，战鼓声、号角声，突然之间一齐响起，他的耳中响彻着震耳欲聋的“咚咚咚咚……”“呜呜呜呜——”的声音，紧接着，雷鸣一般的声音从脚下的大地传来，仿佛地面都在摇晃——骁胜军的前军高喊着“杀啊！”“杀

啊！”如同一条条巨蟒一般，冲向辽军。

一瞬间，唐康屏住了呼吸。

他看见有数百骑的辽军迎了上来，引弓射向骁胜军。但是辽人的弓箭射到冲在最前面的重骑兵的身上，便如同稻草杆一样，纷纷落了下来，那些辽军不甘心的射了几轮箭，眼见着宋军就要到身前，不再抵挡，朝着两边逃了开去。

他们身后，另一队挥舞着狼牙棒、铁锤的辽军冲了上来，但他们同样也无法阻挡住冲锋的宋军，在他们的兵器能碰到宋军之前，重骑兵手中平持的长枪，已经刺穿了他们的胸膛，或者将他们带落马下，跟在后面的轻骑兵轻松的用长枪扎穿他们的身体，或者干脆被疾驰的战马踩成了肉泥。

李浩的战术，看起来取得了效果。

冲锋中的宋军，如同一把锋利的斧子，从辽军大阵的正面砍了进去，正面的辽军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开始动摇，虽不能说是如同受惊的兽群一般，乱成一团的向后面、两边逃窜，但他们的确是在不停的后退，便象是退潮的海水，向着后方、两翼散退，眼见着这把斧子就能将辽军的大阵硬生生的劈成两半。

唐康不由得松了口气，一旦撕裂辽军的阵形，让辽军内部发生混乱，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他这时才腾出工夫来，转头去看李浩，但李浩的表情却让他怔住了。

他看见李浩眉头紧锁，神色更加严峻。

此时，在辽军大阵的后面约两里左右，大约有两千骑辽军列成一个方阵，静静的站立着。在这两千骑辽军的后面，在几百名精锐战士的护卫下，韩宝与萧岚站在一辆驼车上，正目不转眼的观察着两里之外的战局。但他们的周围，并没有自己的旌旗。

“那几百具骑人甲，啧啧。”萧岚笑着摇头，“用具装骑兵冲乱对方的阵形，太中规中矩了，我要是李直夫，就用这些骑人甲从两翼进攻，只要冲垮对方的两翼，就能对中军形成压迫围攻之势……”

“妙策！”韩宝意外的看了萧岚一眼，亦不由得由衷的赞道：“大王所言，只怕是前人所未曾想过的。这也怪不得李直夫。”

“然这正面冲锋之策，几百年前，便有法子可破了。”萧岚笑道：“让我猜猜晋公的破敌之策——他以重骑与轻骑配合冲锋，我们只要避其锋芒，无论他是多么训练有素的部队，只要是骑兵，战马便会有快有慢，冲锋之后，阵形便会散乱，跑得越远，阵形越乱，快马会冲到前面，慢马会落到后面，我们只要诱敌深入，待其前后脱节，反戈一击，以优势兵力包围歼灭跑在最前面的，再将较后之部队各个击破，宋军很快便会崩溃……”

“只怕不可言之过早。”韩宝摇摇头，笑道：“这个战场太狭窄了，施展起来，也许结果并不会如意。”

“但我还是猜对了，对么？”萧岚不以为然的笑道。

韩宝笑笑不语，只招手叫来一个军官，弯下身子，在他耳边低声嘱咐了几句。

萧岚的确是猜对了韩宝准备的战术。

在宋军轻重骑兵的冲锋下，辽军正面的军阵节节败退，整个阵形被冲得稀稀拉拉的，并且如宋军所想要的，整个被切成了两段。

但同时，这也是韩宝早就预料到的局面。

自两朝驻使、通商以来，这二十多年，两国之间，其实真的很少有什么秘密存在。如果说辽人对于环州义勇的了解以传闻为主，但是殿前司的骁胜军，就算从未交锋，通事局的情报也足够让韩宝知道他该知道的一切事情了。

在骁胜军来到苦河南岸之时，他便已经知道，他将要面临一只少有的精锐重骑兵——这个兵种从全局来看毫无用处，实际上，这种东西，它既冲不破宋军步兵的坚固方阵，面对着大辽的轻骑，它更是笨重得可笑。它永远追不上大辽的骑兵，而你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引诱它们追赶——反正它绝对不可能追上你——然后用弓箭一个个的将他们射死。尽管大辽骑兵并不是人人都能如宋军的步军一样拥有可以射穿一切铠甲的劲弩，但是提前聚集这么一群射手，也并不困难。而重骑兵的出现你总是可以提前知道的。

在韩宝看来，宋军弄出这些重骑兵来，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主要是用来镇压国内的叛乱的。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群纪律松散的乌合之众，或者是临时拼凑久不训练征战的部队，它倒的确会是最有力的。

但尽管如此，打了几十年仗的韩宝也深知，兵种搭配虽然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配合失误而弄巧成拙，但倘若是一支精锐之师，却可能收获奇效。在一个空间压迫的战场上，这几百具“骑人甲”冲阵的威力，仍

是不可小觑的。

所以他选择了战场，精心布下了他的陷阱，等待着骁胜军的到来。

便如他所预料的，当宋军开始冲锋之后，所谓的“阵形”便成为一句空话。尽管宋军的具装骑兵所骑的战马皆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良马，但是战马一旦开始疾驰，马的优劣、骑兵的骑术，马上就区别开来，一部分重骑兵冲到了前面，另一部分则落到了后面，而开始时他们身后的轻骑兵还努力维持着队形，但很快，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在重骑兵深深的切进辽军的正面军阵，冲乱了辽军的阵形后，这种克制似乎也已经没有了意义。在身后那一声声的富有节奏的战鼓声的催促下，轻骑兵们轻易的便将重骑兵甩到了身后，他们只剩下一个松散的队形，追击着眼见着便要陷入慌乱的辽军。

但是，在轻松的“击溃”了辽军正面的军阵后，骁胜军的前军才发现，在辽军正面军阵的后面一两里处，居然还有一个严阵以待的军阵，许多的辽军便是向那个军阵的后方逃去。阵形已经变得混乱的宋军已经无法重整他们的队形，杀得性起的轻骑兵也来不及等待被他们抛在后面的具装骑兵，在他们的指挥使、都头、什将的号令下，端起长枪，再次杀向这支人数大约在两千骑左右的辽军。

但这一次，这些宋军的冲锋，仿佛撞到了一面软墙上。

这支辽军全部骑着快马，挟带着劲弓利矢，他们且战且退，将这些冲到最前面的宋军再次分割开来，包围起来，用弓箭射杀。虽然骁胜军的轻骑兵都是训练有素的马上格斗战士，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接触不到这些攻击他们的契丹人，而他们身上的盔甲，携带的小盾，面对着辽军的箭雨，显得毫无作用。

在这种打击下，宋军的内部开始混乱。

然后，他们发现，在他们的身后，不知何时，竟然燃起了烟雾。这遮蔽了他们的视线，再也不能看见身后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其余的辽军军阵也开始了移动。他们的两翼各分出一支骑兵，从两翼杀向那些落在后面的重骑兵与轻骑兵，而先前已被“击溃”的正面军阵的那些逃向两翼军阵的辽军，也再次聚集起来，直接冲向宋军的中军阵。

将冲锋的宋军前军分割包围起来，并且将之与宋军中军的联系割断，以优势兵力尽快歼灭宋军前军，再加入与宋军中军的战斗。

而在一片混战中，这样的调动，本就不易被宋军将领觉察的。况且辽军还有意识在他们的阵后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草，身后的战场被浓烟笼罩，让宋军将领完全看不清楚战场的变化。

但是，就在所有的辽军将领都以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了的时候，韩宝脸上的肌肉突然间崩紧了。

他知道这一刻是紧要的时候。

果然，他看见了两名传令官正穿过浓烟，从他的两翼军阵疾驰着向他跑来。

便在辽军燃起浓烟的那一瞬间，李浩也挥动了令旗——骁胜军的两翼同时向辽军发动了进攻！辽军的两翼顷刻间陷入了艰苦的混战。

韩宝知道自己到底是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取得这场胜利。

在战场的局部地区，双方各占优势，也各有劣势。他分割包围了宋军的前军，而他的两翼却正在好在最薄弱的时候受到攻击，重新聚集的正面军阵与宋军的中军阵之间则是胜负难料……而在浓烟的干扰下，唐康与李浩固然看不见他们的前军的命运；但浓烟之后的辽军第二军阵，也无法看见他们的第一军阵的情况。

但直到此时，韩宝依然坚信他胜券在握。他将快速的歼灭已成困兽的骁胜军前军，然后支援他的其他军阵。

宋军两翼的弓骑兵原本是计划在辽军混乱之后再出动趁势射杀辽人的，但是他们却撞上了兵力虽薄弱却是严阵以待的辽军两翼。

攻坚并非弓骑兵所长，好在辽军的两翼也不是举着坚盾列成方阵的步军。骁胜军在奔跑的战马上向辽军射箭，辽军也用同样的方式还击，双方往来追逐，靠得近了，便有人投掷霹雳投弹，更近一点，便抽来马刀来互斫……战场之上，到处都是人仰马翻，鲜血四溅，士兵们的嚎叫，战马的嘶鸣，还有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伴随着鼓角声，这一切，全部笼罩在由北面飘来的浓烟中，在战场的两翼，完全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中。

宋军中军正面的战场比起两翼来，要更加的惨烈。先前一触即溃的辽军，此时变得凶狠无比，他们的兵力看起来也要更多，此时与刘仲武的突骑兵们缠斗在一起，也并不稍露下风。这时战场已经不需要李浩的指挥，他换乘了战马，与他的亲兵一道，杀进了战场。这个老头倒是出乎唐康的意料，看见他挥舞着一柄大刀，手起刀落，接边砍翻四五个辽人，实是让唐康小小的吃了一惊。原本一直跟在唐康身边的田宗铠也早

已按捺不住，提了一杆大枪冲了出去，与辽军战到一起。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勇武，也许还要青出于蓝，唐康看着他在敌军之中左突右驰，往来如飞，顷刻间便杀了两三名辽军，忍不住赞道：“真是将门虎子。”

他身旁的何灌却是不以为然的撇撇嘴，道：“此又何足道哉？！”面前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唐康始终不肯将环州义勇投入战斗，反而让他们留在身边观战，这让何灌心中已是生出一些不满来，只是不敢明言。

唐康不用看他，便已知他心中想的什么。他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人，实则熙宁、绍圣之儒生本就皆习弓马，况且石越、王安石、司马光皆是极恨文弱之风的人，数十年来朝野倡习武艺，更是蔚然成风。唐康自小得名师指点，说句“弓马娴熟”，绝非饰语。因此这时虽是初历如此恶战，但心里却无半点怯意，他也是熟习兵法的，在这枢密院这么多年，凡禁军操练、演习，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虽未亲自指挥，但也算是没吃过猪肉亦见过猪跑。战斗开始时，他尚有些紧张，一些战局的细微变化他亦很难分辨，难以判断哪些是稍纵即逝的时机，哪些又只是战斗之中出现的平常之事，但是战斗进行到此时，唐康却早已变得从容冷静，虽在细节之处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整个战局的变化，却已经清晰的印在了他的脑子里。

“何将军，你说那浓烟之后有什么？”他没有接何灌的话，反而执鞭指了指他的正北方。

“必是契丹的陷阱。”何灌不假思索的回道，“辽人定是设了伏兵，困住了前军。”

“这是不必说的。”唐康目不转睛的望着那些浓烟，“但辽人为何

要燃那些浓烟呢？”

“必是因为他们利在乱战！”

“为何利在乱战？”唐康突然转头看了何灌一眼。

何灌被他问得一怔，却听唐康又说道：“因为他们的伏兵并不多，韩宝必是怕拱圣军乘机出城，内外夹击，因此不敢带太多的兵来。他要的是利用这浓烟，让我们不知虚实，断绝联系，各自为战，然后他才能各个击破！”

“这是自然，因此咱们才要尽快攻破一个缺口，左、中、右，无论哪个，只须成功，便能取得主动，辽军的算计便会落空。”何灌苦笑回道。

但他却看见了唐康的冷笑，“何将军以为加上你的环州义勇便能攻破一个缺口么？”

“那是自然！”但是唐康没容何灌将这句话说出来，“契丹皆百战之余，骑术精湛，以骑对骑，攻其有备，环州义勇虽然善战，但多这一千骑，未必便能于轻易取胜。况且吾攻其左，辽人未必不能救其左；攻其右，辽人未必无力救其右。”

唐康轻击马鞭，又说道：“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何将军说，辽军此时，最无备的是何处？”

“唐大人是说？”何灌的眼睛亮了。

“你看这满地的浓烟，还有这混战，便是咱们就这么走了，只怕也没人能看见……”唐康嘿嘿笑道，“可惜，本官不能随你们一道走。”

“这如何使得？！”何灌大吃一惊。

“若是前头苦战的将士突然回头见不着我，这军心只怕……”唐康笑着，他好整以暇的摘下弓来，驱马出阵，张弓搭箭，一箭射倒一个辽兵，回头笑道：“本官箭术虽不及将军，但自保当绰绰有余了，况且还有这些亲兵卫士在！何将军，拜托了！”

“末将领命！”何灌大声应道，转身面对他的环州义勇，沉声喝道：“听吾号令行事！”

在一片浓烟弥漫中，原本在宋军军阵最后面的环州义勇，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见《新宋·权柄》第四册附录，指轻锐机动部队。

苦河北岸，辽军与骁胜军的激战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时辰，在战斗开始之时，萧岚本以为他可以回营从容地吃上一顿中饭，但是现在他已经心里悄悄地将中饭变成了晚餐。

宋军的战斗力超乎他的预料，即使到此时，他们仍然没能如预期的吃掉已陷入包围中的宋军前阵。这些宋军善于应变，他们原本都携带了弓弩，在发现辽军的意图后，很快，他们找到了应对之策。在那些低级武官的指挥下，他们纷纷下马，以战马、重骑兵居外，轻骑兵居中，组成了一个圆的圆阵，用弓弩、火器与辽军战斗。

宋人也许不是天生的骑手，但他们的确都是天生的步军。面对这些结阵而战的“步军”，战斗再一次变得艰苦起来。开始时只是一个个的小圆阵，然后他们开始互相声援，最后变成了几个难以啃动的大阵。

萧岚身边的一些亲随对于宋人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坐骑十分的愤怒，他们大声的咒骂着，对于契丹人来说，这些宋人的确十分的可恶，他们怎么能不假思索的便将一匹匹良马当成肉盾？那还是他们自己的坐骑！

然而，萧岚和韩宝却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惧意与忧色。

战斗进行这么久，他们已经可以断定这些宋军中间，并没有什么高级将领，在最先的打击中，他们的几个高级武官都已经被射杀，现在指挥这些宋军的，最多不过是些指挥使，他们失去了阵形，被断绝了与中

军统帅之间的联系，但在陷入绝境之后，他们竟仍然没有丧失组织力！

这是萧岚一生之中见过的最可怕的军队！

但这是怎么样的噩梦？他们竟然要与这样的军队为敌？！

萧岚真希望此时耶律信也站在他的位置上。

而这样的苦战也是萧岚所厌恶的，毫无美感，只是无谓的消耗士兵的生命。他几次试图劝说韩宝鸣金收兵，但他看见韩宝怒睁的双目，便知道自己最好还是识趣一点。

这是两支骑兵之间的野战，越是难以对付的敌人，韩宝越是不会轻易认输。若不能击溃这支宋军，韩宝绝不会服气。但他已经没有筹码可用，他们身边随了这支护卫亲兵，再无其余的部队，而萧岚知道，韩宝绝不肯再回营调兵，他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

可这样僵持下去……

辽军每次的冲锋、射箭，都能给宋军带来一些伤亡，但是，他们始终冲不破宋军的阵形。在有几轮冲锋中，辽军甚至动用了震天雷、霹雳投弹，但即使如此，也没能炸开他们的圆阵——与那些蛮夷不同，宋军的警惕性很高，他们会用弓弩优先攻击那些准备投掷火器的辽军。这让辽军的火器战术难以为继，也形不成猛烈的打击。

然而，韩宝的命令十分简单明了，他要求部下持续不断的，一波接一波的进攻，让宋军无法休息，时刻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他们总会疲惫，然后就一定会出现破绽。

而且，他们不是弓骑兵，他们携带的箭矢不会太多，他们总会用

完！

这样的战术一定会有效果。只是瞬间万变的战场上，没有人知道浓烟的南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而已。

想到这里，萧岚不自觉的往左右望了望，他犹豫是否要悄悄的去调兵相助——就在他转过头的那一刹那，他发现从东西，有一支马军正朝自己这边疾驰而来。

萧岚不由得松了口气，虽然那浓烟飘得四散都是，让他看不太清楚那是哪支部队，但那是辽军却是不需要怀疑的，但出于一种谨慎，他还是挥手招来一位亲随，吩咐道：“去看看那是哪位将军领兵前来？他听见那亲随答应了一声，策马朝着东边驰去，便又转过头，留神战场。

但萧岚并没能把心思放在战场多久，突然间，他听到身边的亲从“啊”地一声大叫，他转头一看——却见刚刚遣出去的亲从，胸口中的一箭，被他的战马驮着，小跑着折了回来。

“宋军！宋军……”几个亲随结结巴巴的喊着。

“宋军？”萧岚方愣了一下，却见韩宝已霍地转身，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死死的望着那队人马前来的方向。过了一小会，恶狠狠的说道：“看来韩某倒是低估了李直夫！”

一股寒意突然从萧岚的背脊上冒了上来，他下意识地握紧腰间的刀柄。每一个契丹人，都不难判断，那队人马至少有上千，而他们此时，身边不过百余亲从。

更紧要的是，倘若这只宋军与被围困的宋军合兵一处，整个战局，都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这要如何是好？”萧岚脑子里不断的转着念头，眼睛却望向了韩宝，但是这位大辽的名将，此时也只能是铁青着脸，一筹莫展。

即使是在这嘈杂的战场上，萧岚也可以清楚的听见那队人马疾驰而来的马蹄声。

便在此时，萧岚忽然听见从北面也传来一阵马蹄声。“休矣！”萧岚在心里暗叫一声，扭过头去，却见韩宝的表情松弛下来，他怔了一下，方才明白过来，那竟然是大辽的人马！

萧岚好一阵子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一个巧合——韩敌猎与萧吼因为担心这边的战局，二人领了一千骑人马，前来接应，便在环州义勇出现在辽军背面的同时，他们也赶到了！

然后，萧岚看见这两队人马，不约而同的张开了弓箭，朝着对方射去。

双方冲在最前面的骑士纷纷中箭落马，但两队人马仍在飞快的接近。心情仍有些恍惚的萧岚忽听到韩宝“哎哟”了一声，他这才惊醒，顺着韩宝的目光望去，却见那队宋军当中，策驰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黑甲白马的将军，正在连珠发箭，箭箭都是射向辽军中冲在最前面的萧吼。素以勇武著称的萧吼，在他的箭雨下，显得极是狼狈，左支右绌间，右臂已是中了一箭——韩宝的那声惊叫，必是因见萧吼居然中箭才发出来的！

萧岚看着也是暗暗心惊。几名裨将见着此景，皆忙引弓去射那宋将，却被那宋将轻拨战马，轻巧避开，回手连射几箭，那几名裨将竟一

一中箭，落下马来。

这几箭令得萧岚与韩宝皆是大惊失色，韩宝转头问身边之人：“那
是何人？南朝亦有如此勇将？！”但左右却无一人知道此人姓名。

好在两方很快便碰到了一起，那宋将的神射便少了用武之地。此时
韩宝与萧岚的目光已全被那宋将所吸引，只见他收了大弓，摘了一柄大
槊在手，舞将起来，直奔萧吼而去。萧吼乃是大辽有名的神力之人，平
素少逢敌手，并不如何挑拣兵器，只有韩宝知道他最拿手是一支铁鞭，
平日只是挂在马上，并不使用，这时却是摘了铁鞭，右手持刀，左手执
鞭，与那宋将杀在一处。

萧岚看了几合，便知二人武艺不相上下，但萧吼亏在未战之先，右
臂便已中箭，此时咬牙恶战，却是使不上全力，那宋将力气极大，每一
槊抡下，皆是势大力沉，萧吼只敢用铁鞭去接，却不敢用右手，因此渐
渐便落了下风。他生怕萧吼吃亏，正待叫过亲从当中几个武艺好的去相
助，不料眼前几骑快马冲出，他一愣之间，才发现是韩宝下车换马，摘
了狼牙棒，冲了出去。他的几个亲兵生怕他有失，慌得紧紧策马跟上。

萧岚这时已来不及劝阻，只能提心吊胆地观战。

那宋将十分枭勇，虽被韩宝换下萧吼，亦无惧意，一杆大槊与韩宝
的狼牙棒竟是杀了个难解难分。萧岚看了一会，见韩宝并不落下风，几
名亲兵又紧紧的围在二人旁边，知道不会有事，这才放下心来，去看别
处情况。

便在这短短一小会，其他的战场情况又已是风云突变。

一名身着犀甲的宋将，领着数百骑人马，不知何时，已穿过辽军的

前阵，杀进后阵之间，将辽军的包围杀开一道大口，被围困的宋军见到援军，军心大振，纷纷上马，且战且退。

他来不及哀叹咬进嘴中的肉竟然也要吐了出来，两翼的探马又飞来报告，辽军的整个前阵与宋军已经陷入彻底的乱战，已经没有任何的阵形、序列、指挥可言。

他这才明白那队宋军是怎么突然杀进来解围的。

到这个时候，萧岚已经知道，歼灭骁胜军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继续战斗下去，除了让双方无意义的流血，再无作用。但是，他甚至不可能随便鸣金收兵，当务之急，已经不是追杀宋军，而是利用他第二军阵仍然还存在的阵形，保护其他各阵退出这场战斗。

他再不犹豫，策马驰向他的后阵，接过战场的指挥权。

苦河边上的这场恶战，直到当天晚上，太阳将要完全落山之前，才终于彻底的结束。

辽军几乎已经将半支骁胜军咬进了嘴里，最后却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的吐了出来，而宋军也几乎有机会一举击杀韩宝与萧岚两名辽国统帅，却因为运气而功败垂成——尽管他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机会。

这场战斗，到最后，双方都是筋疲力尽，死伤惨重。

最终，辽军后退了五里扎营，宋军也被阻在了深州之外，不得不退回他们前一个晚上的营地。

此时，除了苦战一天的筋疲力尽以外，宋军之中，开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

唐康强打着精神，与李浩分头巡察过大营后，二人又不约而同的一齐回到了唐康的大帐中。唐康吩咐亲兵给李浩看了座，端上茶水，两人都是捧着茶杯在手，半晌无言。过了好一阵，二人不约而同的一齐抬头，唤道：“唐大人！”“李大人！”然后，又是一小阵沉默。

当李浩再次开口时，唐康其实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果然，便听李浩长长的叹了口气：“契丹之善战，实出乎意料。”

唐康也深有同感，不由得微微点了点头。白日他也曾引兵死战，唐康一向也自负文武双全，自以为一身武艺，较之一般的将军，绝不逊色，但直到上了战场，真刀真枪的实战，才知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生死之际，那些生长于马上、久历战阵的普通契丹士兵，远比他想像的难以对付。

却听李浩又沉声说道：“恐怕咱们这次，是到不了深州了。”唐康默然无语，李浩连连摇头，神色沮丧，“吾等矫命而来，如今真是进退维谷。不立寸功而返，来日何以塞两府、宣台之口？然今日之战，全军伤亡近四成，战士疲惫，已到强弩之末。如今大军背水结营，数十里之外，便有数万辽兵，若其夜半来袭，恐后果不堪设想。”

“李大人说得极是。”到了此时，唐康也不由得英雄气短。

“那末，不如早做决断，今天晚上，趁辽人未觉察，咱们连夜撤回衡水，待休整数日，再图别策。”

“今晚？”唐康不由得吃了一惊。

“事不宜迟，恐夜长梦半。况白日若辽人有备，岂能容我从容渡河？”

唐康沉吟了一会，终于点了点头，“也罢！”

二人又商议了一阵退兵之法，一切议妥，李浩便告辞离开，安排连夜撤军之事。唐康在帐中，一面吩咐亲兵收拾行李，一面坐在烛下沉思。他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但是如今的形势，却已经告诉他，单凭他手中的兵力，想要解深州之围，绝非易事。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再想方设法，说服石越增兵——但这又岂是容易之事？唐康还不知道石越此刻正如何恼他呢？他想了一会，终无头绪，又想起一事，便披上披风，跟亲兵吩咐了一声，便出了大帐，径往旁边的一座小帐走去。

到了那小帐前面，他正要掀开帘子进去，不料田宗铠正好自帐中出来，见着唐康，急忙上前行了一礼，十分焦急的问道：“唐大哥，我正要寻你，刚才听说咱们要撤兵？”

唐康尴尬的点了点头，他本就是特意前来与田宗铠解释一声。但田宗铠见他点头，立时便急了：“唐大哥，这万万不可啊！”

“宗铠，这亦是迫于无奈的下策。”唐康避开田宗铠的眼睛，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今日之战，你也曾亲历。我军已经力尽，非得回去休整数日不可。你放心，我唐康绝不会对深州见死不救的，咱们还会再来……”

但田宗铠哪里听得进去，“可是……可是……”他心里也知道唐康所言，不无道理，但正因如此，他心中却更加着急，想着围城中的拱圣军袍泽日夜盼援，田宗铠鼻子一酸，忍不住痛哭失声：“可是深

州……”

唐康见他如此，心中更是喟叹，只得勉强安慰道：“你放心，咱们定不会让深州陷落的。”

田宗铠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很快止住眼泪，抬头望着唐康，道：“不！”

“不？”唐康一愣。

“唐大哥既有此诺，宗铠当谨记在心。”田宗铠看着唐康，高声说道：“但是深州城内，姚太尉、还有一众袍泽，却还不知道唐大哥的这个承诺……”

“这好办，我会着人送信进城，告诉姚太尉……”

“不必了。”田宗铠笑着打断唐康，“宗铠乃是拱圣军的人，是宗铠出来请援，便当由宗铠将这个消息带回深州！”

“此事万万不可！”唐康真是大惊失色，“绝不可如此！如今深州重重被围，你岂能轻易进去？你若有个万一，我如何向阳信侯交待？”

“大宋朝谁人无父母？别家父母，亦是同样的难交待。”田宗铠平静的笑道，“田家世代忠烈，宗铠既已从军，马革裹尸，亦是份内之事。今日一番恶战，辽军必然也是极疲惫的，我正好连夜进城。唐大哥尽管放心，这往来的路，我都是极熟了的。”

“这……”

“我回到城中，必将大哥的话转告城中军民。大哥放心，只要深州

尚有一个宋人在，城池便不会陷落。”

唐康看着田宗铠的神情，知他主意已定，绝难劝阻，但他心中又着实为难，唐康一生做事，绝少顾忌人情，惟有对田烈武，唐康深感其德，念念不忘。此时要送他亲生儿子去一座随时可能落入辽人之手的城中，他如何能点这个头。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有理由拦住田宗铠，他总不能告诉天下人，他唐康对深州能否坚守得住没有信心吧？

过了好一会，唐康才终于极勉强的点了点头，“你要回去可以，但不能一个人回去。我让何将军挑出三十名好手，护送你回去。”

便在唐康与李浩心生惧意，宋军悄没声息的准备退回衡水之时，辽军大营内，萧岚也是忧心忡忡，他在自己的大帐内喝着闷酒，却始终无法压制住心底里泛起来的那种惧意。

大辽军队，自南下牧马以来，除了在沿边雄、莫诸镇还算得意外，此后续展，实难让人安心。开战两个月，谍报显示西军尚未出现，但他们所遇到的宋军，却都已经很不好对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劲敌，这哪里象是一只曾经被一些不值一提的西南夷打得屁滚尿流的军队？

深州城内的拱圣军，与今日让大辽铁骑死伤三千余人、损失战马五千余匹的这只骁胜军，皆是令人生畏的对手。而另外的战场上，宋军的韧性也让萧岚颇为吃惊。

原本，按照耶律信的命令，此刻西线的萧阿鲁带部，是应当早就到了深州与韩宝、萧岚合兵，若是那样的话，他们原是可以抽调更多的兵力与骁胜军决战的，那样战局也许便不会是今日这个结果。

但是，直到此时，萧阿鲁带部，还是连踪影都见不着。

原因便是那个段子介。

转战镇、定之间的段子介，自侦知深州被围，他除了派兵增援深州外，还料到了萧阿鲁带的下一步必然是要南下与韩宝合兵。此人耳目极广，萧阿鲁带部才开始合兵，他便已经知道，连萧阿鲁带部南下的时间与行军路线，竟皆被段子介窃知，让他预先伏兵于唐河之畔，欲趁萧阿鲁带部渡河之时，打个措手不及。幸好段子介依靠的，除了他的定州兵外，到底还是些乌合之众的忠义社之流，事机不密，反被萧阿鲁带所乘。萧阿鲁带将计就计，在唐河畔大破段子介，斩首千余级。段子介率败军退保博野，萧阿鲁带引兵追击，攻城数日不克，不得不解围再次南下，不料段子介便如打不死的阴魂，竟然悄悄引兵蹑其后，大破萧阿鲁带的后军。萧阿鲁带无法从容渡河，不得不又回军与段子介交战，但段子介这次却学了个乖，先是藏在一个老寨中固守，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连夜遁回博野。

结果，双方在博野一带，竟就此陷入一种可笑的僵持。唐河曾经是宋朝的塞防重点，那里有无数废弃的寨子、营垒，如今都被段子介善加利用。一旦萧阿鲁带想要渡唐河，段子介就率军追击，攻击他的殿后部队，当萧阿鲁带回军交战时，段子介马上跑到某座城寨中坚守不出，若见萧阿鲁带率的兵多，便赶紧遁回博野。

于是，虽然博野至深州不到二百里，但因为中间夹着唐河、滹沱河两条大河与许多的小河，萧阿鲁带若不能解决段子介这个心腹大患，便无法从容渡过这两条河。然而，他虽然屡施计谋，想诱段子介出战然后一举歼灭之，但奈何段子介自吃亏一次之后，便奸猾如狐，轻易绝不肯上当，偶尔受挫，损失个数百上千人，对段子介来说，又没什么影响，

他在镇、定之间，插旗募兵——据说他得宋廷准许，可用日后之赋税来抵从军之军饷，此时分文不出，转瞬之间，便能补充数千兵额。

这些乌合之众，虽不能与大辽铁骑正面交锋，但是亦让人十分头疼。时间越长，段子介便越成气候。段子介不仅能自己在博野与萧阿鲁带缠斗，竟还有余力遣将四出，令各地忠义社结社自保，闻大辽兵至，便避入城寨山林，绝不与战，又密藏粮食，毁坏桥梁，在道路中埋置乱石，萧阿鲁带部困于唐河之北，不惟不能渡河，便是外出劫掠，没有数百骑，绝不敢轻出。甚至，段子介还派遣偏将攻入大辽易州境内，幸亏易州守将早有准备，引军迎战，大败宋军，将他们赶回宋境，段子介这才不敢有非份之想。

但不管怎么说，萧阿鲁带的西路之军无法顺利南下会师，而镇、定之间，又陡然出现一只兵力过万，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宋军，对大辽的整个战略部署，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此辈虽然只是乌合之众，但兵力一多，亦能成患，况且一旦萧阿鲁带真的南下了，他们便处在辽军最薄弱的侧翼，这种隐患，是绝不能忽视的。

此时，萧岚所不知道的是，当日段子介唐河设伏之前，便曾经担心兵弱不堪与辽军一战，他曾亲自前往真定府，希望与真定诸将捐弃前嫌，合兵伏击，但因慕容谦未至，真定守臣对段子介极为不满，遂一口回绝。段子介迫不得已，才自己独领定州兵伏击萧阿鲁带，因为兵力不足，他被迫广招各地忠义社助战，结果反而泄露机密，遂致唐河之败。不仅他辛苦募练的定州兵元气大伤，还被镇、定间那些与他不和的地方官员弹劾，真定府的官员更是借题发挥，禁止境内忠义社与段子介合作……对于此时正在博野与萧阿鲁带作战的段子介来说，他已是真正的腹背受敌。

很难知道如果萧岚知道了这些内情，他又会作如何想法？

但此时此刻，萧岚原本便不如何坚定的内心，已经开始土崩瓦解。他已经认定，南下侵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是时候来设法挽回这个错误了！

可这并不会容易。

耶律信绝不会答应，倘若如此兴师动众后，竟然换来的是无功而返，对耶律信来说，那会一场政治上的灾难。他会被赶出北枢密院，剥夺军权，如果皇帝不肯原谅他，甚至连身家性命也难苟全！可以想象，一旦他提出此议，与耶律信便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对于萧岚尤其不利的是，他知道皇帝本人也不会答应。

无功而返，空耗国力，反而结怨宋人，皇帝的脸面挂不住，他会视为极大的耻辱。况且如今胜负未分，大辽不一定会失败，要皇帝停止战争，皇帝如何能听得进去？这几乎形同儿戏了。

而即使是韩拖古烈这些文臣，萧岚也无法确定他是否还会支持自己。猜忌与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

他也不知道，在武将当中，他能得到多少支持。

耶律冲哥的暧昧态度说明了一切，但他远在西京道。河间诸将必定是惟耶律信马首是瞻，他亦不必指望。对于萧岚来说，倘若他真的决定挽回这个错误，也为自己将来的前途定下一个更好的基调，他首先要做的，便是争取韩宝的支持。

这是一切的前提。

倘若韩宝也出现厌战之意，主张与南朝议和，那么，他这边便多了一个重重的筹码。甚至，在这个时间，这比韩拖古烈的支持更重要。

然后，他必须向皇帝上一封奏折，在不触怒皇帝的前提下，委婉的表达退兵与议和之主张，说明他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态度——这样耶律信不会高兴，皇帝也不会高兴，但是，他至少是“立此存照”了，即便皇帝最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总有一天，这封奏折会发挥大作用。

在此同时，他还要做另外一些事情，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

他需要谋求南朝的支持。倘若，他能与南朝达成某种谅解，譬如和议之可能，甚至促成南朝的某种让步，那么，他就能有把握保全皇帝的脸面，那么，只需要一个时机，他便能底气十足的来主持与南朝的和议。他甚至能成为辽宋两朝的功臣。

萧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都看得更远，他也很清楚有时候这样会给他带来危险。比如，这个时候，倘若他莽撞的让人知道他在策划和议之事，他便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皇帝绝不会原谅他！

他必须耐心，小心的处理。给皇帝的奏折，措辞要斟酌再斟酌，让皇帝确信，这只是一个忠心臣下的深谋远虑，他只是在竭力的顾全方方面面的事情，他并不是反对战争，而只是看到了消极与危险的一面，考虑到万一，事先多谋划一条退路。

在南朝那方面，有些他可以公开的进行，有些就必须极隐秘的进行。

他至少要派出三拨使者。一拨使者将秘密前往汴京，了解哪些有份量的大臣是可能希望与大辽议和的，然后，他们会有办法与这些大臣联

系上，直接试探宋廷的心思；一拨使者去大名府，试探石越与他身边谋臣的态度——但这两拨都是非正式的，只是私下的接触与试探，而倘若他争取到韩宝的支持的话，他还可以派使者进深州城，直接致书姚兕，试探和议之可能。姚兕并无权利决定和战，但这会是一个正式的渠道，代表着一种正式的接触，按照旧例，姚兕会将此向上禀报，一直送至南朝太皇太后的御几上。

对于向深州派使者，萧岚相信皇帝并不会责怪他，甚至耶律信也无话可说。

双方迟早都是要议和的。耶律信可以主导战争的，而他可以主导和议，这两样对大辽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且都应该谋求胜利。议和对大辽的利益绝无损害，即便是和议并不能取得成果，也可以在南朝内部制造争端，削弱他们战争的决心。

但萧岚也不能不承认，也许与南朝达成一项和议，远比他想的要来得重要与急迫。

对于这场战争，他已经率先失去了胜利的信念。

若是为了大辽计，他应该尽快的推动和议；但为了他自己计，他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

他很担心这二者能否两全。

“签书。”一个亲从掀开帘子，打断了萧岚的神思，“晋国公求见。”

萧岚大感意外，怔了一下，连忙起身，道：“快，快请！”

“签书，刚刚收到的消息——皇上又派了使臣来……”韩宝方一进帐，便告诉了萧岚一个坏消息，“使臣可能后日便到军中。”

“可知道使臣是何人？”萧岚不动声色的问道，一面请韩宝坐了。他直觉的意识到，这个使臣对他来说，或许将是一个威胁。从韩宝的脸上，他看出了韩宝显然也有同感。

“有可能是慕容提婆……”

“那个鲜卑杂种？”萧岚皱起了眉。北院郎君慕容提婆，是耶律信的亲自提拔之人，也是耶律信的亲信。这时候巴巴的跑来深州，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韩宝没有接萧岚的话，而是只沉声说道：“恐怕这几日皇上的心情不会很好。从肃宁回来的家丁说，几天前，河间田烈武侦知我大军辎重所在，遣张叔夜、颜平城两员大将，率军潜出城外偷袭，若非兰陵王谨慎，早有准备，几乎吃个大亏。然两军交锋一阵，结果还是让张、颜逃回了河间，皇上对此十分恼怒。此外，雄州北归之路，亦无宁日，赵隆率军出没于雄、莫之间，数支部族军与押送粮草辎重的部队，皆遭其袭击。虽然此后兰陵王遣将设计诱击之，在莫州一带大败赵隆，斩首一百五十余级，但却还是让赵隆逃脱了性命。如今肃宁谣传柴贵友、赵隆皆逃到了高阳关。顺安军^[1]知军元荣原是庸碌之辈，兼之兵少将寡，本不足为虑，然倘若柴贵友、赵隆真到了高阳关，柴氏官高，赵隆颇有勇略，难免反客为主，高阳关地处要害，与河间府互相呼应，难免又是一个大隐患。皇上对此事极为不满，据说肃宁诸将正在争论是分兵去看住高阳关的宋军，还是干脆打下高阳关……”

“攻打高阳关？！”萧岚大吃一惊，“这如何行得通？高阳关是南

朝边关旧垒，虽然说这二十年间南朝不再经营，可规模形制仍在，纵然有火炮之助，恐怕也不是旬月间能攻破。”

“正如签书所言，不过，此中利害，我等看得到，兰陵王自然也看得到。”但说着，韩宝也仍不住叹了口气，“当务之急，可不是顿兵坚城之下。咱们已经出师两月有余，虽然所向克捷，掳获财货奴婢颇丰，但并无真正聚歼过一支够份量的南朝禁军。两朝相争百余年，真正确立我大辽地位的，是高梁河、岐沟关、君子馆^[2]，可不是澶州之誓……”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但签书今日也见着了，咱们本以为以万余精兵，以逸待劳，击溃一支南朝马军，纵不说易如反掌，亦是十拿九稳之事……”

“这回确是咱们失算了。”萧岚苦笑两声，“我契丹以骑射为立国之本，马战本是我朝所长，哪料得到……”

“攻城不能克姚兕，野战不能胜李浩！”韩宝长叹一声，移目注视萧岚，道：“昔日宋太宗久攻幽州不克，遂有高梁河之惨败，正足为今日之鉴。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了！”

萧岚听到这话，心中一动，望了韩宝一眼，试探道：“那晋公以为该如何？”

“大辽所长，在于来去如风，穿插调动，待敌疲分散之时，聚集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击破之。但这些年，咱们打蛮夷打多了，如今与宋人交战，竟也用与蛮夷的法子来打，这阵战攻坚，对付那些蛮夷还可以，与南朝，岂非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晋公说得极是。”萧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咱们将成列不战的祖训都给忘了。”

“如今若是依我之见，咱们当再调集所有兵力，猛攻深州，但无论攻不攻得下，打完之后，便该当撤兵了。”

“撤兵？！”萧岚虽然已经觉察到韩宝也有厌战之意，但是仍然万万没料到他竟然会对自己说出来“撤兵”这两个字来。

“不错。”韩宝却是毫无避讳之意，“若是下了深州，吃掉姚兕，那便是又一个君子馆，咱们这次南下，便算是竟全功了。趁此机会，能议和便议和，不能议和，便叫南朝调集军队来追咱们罢，看看这次，他们咬不咬得动南京城。若是攻不下，咱们更不当再在这坚城之下，拖到师老兵疲，坐待南朝各路之兵大聚。况且如今将士离家两个多月，正是渐生思乡之绪的时候，士气亦不可能与初来之时相提并论……与其师老无功，不如明岁再来。”

韩宝与萧岚并非至交，萧岚又是监战，此时他当着萧岚如此直言不讳，虽说每一句话都正中萧岚下怀，但反倒令萧岚疑惧起来。他一时疑心韩宝是受人指使，故意来套他的话，有所图谋，但心中思忖再三，却又觉得这未免过于匪夷所思——就算韩宝与耶律信勾结到了一起，无论怎么说，如今却还不到耶律信与他公然反目成仇的时候。

转瞬之间，他心里便想过种种可能，最终还是觉得这的确只是韩宝的牢骚——不仅仅是对耶律信作战方略的不认同，更多的，还是对耶律信又派来慕容提婆这个使者的不满。韩宝乃是大辽有名的上将，他心里并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比耶律信差多少，如果说萧岚来监战，还是循惯例，况且萧岚本人的资历亦不辱没了韩宝，那么这次耶律信遣来慕容提婆，却已是一种赤裸裸的不信任。

这对于韩宝来说，既是一种侮辱，兴许他还看成了一种挑衅。

而韩宝心里也肯定知道他萧岚对于这场战争的微妙立场。

如果他是来寻求联盟的，而自己却因为猜忌而不肯表露出相应的诚意……

想到这里，萧岚决定就算冒点小风险，也不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若能与韩宝结成联盟，无疑有利于他在未来占据对耶律信与耶律冲哥的优势。

“晋公，理虽如此，然恐兰陵王绝不肯轻易答应……”

[1]. 顺安军即高阳关。高阳关乃习惯称呼，其时正式名称乃是顺安军。高阳关守将即顺安军知军。

[2]. 此处分别指宋太宗败于高粱河，曹彬败于岐沟关，刘廷让败于君子馆。

深州六月的夜晚，安静、清爽。田宗铠领着三十名环州义勇，走在蒙蒙胧胧如罩了一层黑纱的夜色中，听任夏夜的凉风吹拂着脸庞，之前失望的情绪渐渐又平复了。因为怕惊动北面的辽人，田宗铠特意绕了一个大圈，他从辽军驻地西边的一片稻田中穿过——在战争的破坏下，这片稻田无人耕作，本该已经收获的稻子，被辽人破坏得惨不忍睹。他们不敢骑马，事先裹好了马蹄，给战马衔枚，悄没声息的穿过这片稻田，绕到了契丹人的身后。

白天的苦战，对于辽军来说，也是极大消耗。他们虽然放出了哨探，但是疲惫较之警惕更占据了上风，辽军的哨探也只是抱着应付上司的态度巡逻着，田宗铠一行很轻易的便避开了他们，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两拨辽军哨探找个草丛在呼呼大睡。

但田宗铠仍然是花了一个多时辰，才终于到了深州的南门之下。为防辽人夜袭，深州城墙上倒是灯火通明，他们快接近城墙时，被城外的辽军发现，但这些辽军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射了几箭，便放任着城上坠下吊篮，将他们接进城中。

田宗铠进城之后，守南城的几个校尉都围了过来，有人便忍不住试探着问起白天的战况。通过简短的交谈，田宗铠很快就知道，白天在深州城也发生了恶战，姚兕几次试图冲出城去，里应外合，但是拱圣军能战之兵已所剩无几，而辽军在城外留下了充足的兵力，结果几次冲锋都

被辽军打了回来，反而又折损了两百余人。

但田宗铠却抿紧了嘴巴，绝不肯透露半点消息。

尽管是深夜，但田宗铠回来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城。下城不久，便是如今已是拱圣军第一营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来迎接他，前往姚兕的帅府。

第一营在田宗铠出城时，便只剩下九百余人，而白天的作战中，刘延庆新上任的这只部队又成为主力，与辽军几番死战，如今只剩下了不到八百人，营都指挥使还负了重伤，上任没几天，刘延庆便又接掌了第一营的指挥权。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的刘延庆，心里面对于骁胜军的战况，是十分关心的。升官无疑是件喜事，但他打心眼里觉得拱圣军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员，蜗在深州这样的小城内，不可能有什么前景可言。

惟一的希望就是援军。

他很想直接问问田宗铠，但是，如今他的身份地位却已大不相同了。此前有人带进来几份报纸，刘延庆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事迹，还有枢府、宣台的褒奖——这些都让他的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虽然略感可惜的是，他的恩人张癸在不久前中流箭死了，但是他又受到了姚兕的赏识。这种意想不到的际遇，让他变得谨言慎行。

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刘延庆十分明白一个道理，福能从口入，祸亦能从口出。

他宁可自己来观察——援军还给了田宗铠三十名护卫，这应该是一个好迹象。他认得这些护卫是环州义勇，他早就听说过这些家伙中不少

人喜欢在额头上刺青，通行的图案是一面青铜面具。这三十人中，差不多有一半人的额头上，便绣了个那玩意。从这个细节，他能得到好几条信息：其一，西军来了；其二，形势有利于宋军——否则，没有人会愿意到一座必然被攻克的城中来。在刘延庆看来，环州义勇虽然威名素著，但毕竟是乌合之众。他从未想过，他们也会遵守、畏惧军法，何况是让人去送死……

这让刘延庆安心不少。

送田宗铠回到帅府后，姚兕便摒开众人，单独听田宗铠密报。刘延庆则给这些环州义勇张罗住处，他严厉的喝斥部下不得向环州义勇问东问西，自己也是绝口不多说半句。直到天色微明，帅府开始点卯，一宿未眠的刘延庆，又匆匆忙忙赶到姚兕的帅府。

姚兕的帅府，此时已经换到了深州城中的一座小土地庙内，原来的拱圣军军部所在地、以及深州州衙，在此前辽军猛烈的攻击中，皆被辽军的抛石机、震天雷击毁。在持续的攻城作战中，原本不擅攻城的辽军也积累起了不少经验，每次以云梯蚁附攻城之前，他们会对主攻的城墙，集中抛石机、火炮、弓弩进行猛烈的打击，这段时间对于守城的拱圣军来说，总是最难熬的，密如飞蝗的矢石从头上呼啸而过，城墙上的拱圣军，都只能把身子埋在女墙后面，稍不小心抬头，便是非死即伤。辽人甚至还学会了用抛石机发射震天雷——这些火器一旦碰巧落在城墙上，带来的便是巨大的伤亡。不过，在火炮的使用上，辽宋两国其实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缺少大量具备几何学等相关知识的炮手，双方的精英都清楚的知道火炮的角度与射击距离的关系，但要培训一批懂得利用简易工具进行计算的炮手，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并非易事。炮手们主要是依靠经验，有时则干脆采用平射的方式，比如在城外垒一座与深州城墙同高的炮台——这是花了一段时间，辽军才想到的办法——

虽然这有点费时费力，但毕竟能大幅度的提高射击的精确度。而此前，因为操作抛石机与火炮的工匠大多经验不足，时常测不准距离，辽军经常将炮石打进城中，深州城内的许多房屋，都遭损坏。姚兕此前的帅府，便是毁于这种“流炮”。

但在此时，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对于拱圣军军部每日的点卯来说，也显得过于宽敞了。

无论是出击、守城，姚兕都以严酷的军法要求他的校尉们身先士卒，这的确是维持着拱圣军士气在重大伤亡之下亦不至于溃散的重要原因，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拱圣军的将校伤亡比也远高于普通的士兵，当六月二十七日的卯时，刘延庆来到拱圣军军部之时，他已经是拱圣军屈指可数的几个阶级较高的将领之一了。

军副都指挥使重伤；护军虞候战死；战前的五个营都指挥使，如今只有姚古还活着，此时各营的主将，大多资历也不比刘延庆高多少，要么是战前各营的副将，要么是军行军参军。而他们统率的兵马，其实也不过区区数百人——几天前，姚兕便重新调整了各营的编制兵马，每营多不过九百人，少则只有五六百人。

如今深州城内兵力最多的，反倒是宣节校尉李浑的“深州兵”。他奉姚兕之命，以拱圣军“军行军参军”的名义，与深州知州一道，在城中募集勇壮，训练乡兵。因姚兕不断放出风声，声称城破之后，契丹必定屠城，故此城中百姓大多自认必无生理，只能拼死守城，因此李浑手下反倒有数千之众，虽然绝无野战之能，但协助拱圣军守城，倒也是一只重要的力量。

五个营的主将，加上田宗铠、李浑，区区七人，便是如今拱圣军军

部每日要点卯的全部将领了。

姚兕听过田宗铠的报告后，他并不相信唐康的那一个空口诺言，骁胜军既已被击退，而他仔细询问，又确定再无其他援军抵达冀州，因此他心里面，短期内对援军的再次到来，已经不抱希望。然而事到如今，即便想要突围也更加困难，辽人本就在深州三面扎寨，防范严密，如今因骁胜军的到来，又经此大战，必然也会加强南面的戒备，倘若从深州南面突围至冀州，有苦河需要渡过，而空间逼仄，在辽人有备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在这段距离内甩开辽人，一旦辽军尾随而来，拱圣军便有全军覆没于苦河之边的危险。

姚兕是十分刚决之人，他判断了自己所处的局势之后，便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艰难，亦只能坚守深州。况且他心中也很清楚，他在深州坚守如此之久，辽军攻城损失惨重，一旦他弃城而去，辽军轻取深州之后，必然屠城报复。那样一来，他之前的擅自行动，一定会两府追究，台谏也必定将深州的被屠算到他的账上，虽以大宋之传统，他多半不会被处死，但是结局也好不到哪去。

然而，他也无法判断他们还需要坚守多久，才能等来援军。又或者，在深州城破之前，援军根本不会到来？因此，他也不能对他的几名大将隐瞒此事——他们很快就会发现骁胜军退回了衡水。在点卯会议之时，他故意轻描淡写的介绍了他们的境况，然后径直宣布他们将继续坚守深州，等待援军的再次到来。

但众人仍然立即明白了自己真正的处境。

原本充满期盼的气氛，顷刻间，便降到了冰点。压抑、绝望的情绪，在众人的脸上显现出来。

他看见姚古嘴动了动，“除了坚守待援，咱们亦已经别无选择！”姚兕抢在前面，没有让姚古把话说出来。“事到如今，突围只会全军覆没！”

他一时之间却没注意到，自主帅口中说出“全军覆没”这样的字眼来，在这种情况下，却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吉利。

在清晨的会议上，姚兕又重新安排了各城的防务。刘延庆的第一营因为先日经过激战，被调到了南城，权当休整。他此时心情复杂，一时忧心忡忡，又无计可施；一时又顾念自己的锦绣前程、身份地位，生怕露出半点怯意来，落人话柄……在患得患失之中，他心不在焉的交接了南城的防务，然后站在城头，远眺南方。

一大早起来，发现骁胜军已经退回苦河南岸的辽军，此时正收拾了营寨，骑着战马，拉着马车，返回深州。看着一队队的契丹骑兵，口含树叶，吹着小曲，从深州的南面招摇而过，刘延庆这时才无比真实的感觉到他们正身处一座孤城之中。援军已被击退，而突围也不可能——他又看到数以千计的宋朝百姓、辽军家丁，正在千余骑辽军的监视下，在城外挖掘濠沟。

这显然是防止宋军里应外合，或者半夜突围的策略。

“开饭喽！开饭喽！”几声吆喝将刘延庆从神游中拉了回来，他回过头去，看见李浑领着几十名深州兵，挑着饭菜，正从上城的阶梯处冒出个头来，他的部下发出一声欢呼，丢掉手中的兵器，小跑着围了上去。

李浑笑容满面的让人分发着饭菜，一面高声喊道：“大伙慢着点，太尉有令：援军不日大集，将辽狗赶回老家指日可待。这回是石相公亲自领兵，昨日来的，便是石相公的先锋……故此这深州的存粮，咱们也不必精打细算啦，大饼管饱，有肉有菜，还有好酒！”

他这个“酒”字一出口，城墙上立时欢声雷动，连刘延庆也忍不住凑上前去，骂了一句粗话，“娘的，多少年没闻过酒味了！”

李浑见他过来，忙亲自递了一大碗酒递过来，笑道：“刘将军，这是城内富户李三眼家酿的酒露，听说李家好大家业，都道河朔衣被天下，李家的绫绢，本州人都道，也就比相州、定州的那几家大户差点了。^[1]连这酒露制法也是从东京巴巴学回来的，李三眼和我夸口，说他的酒，和烈武王府是一个味道，刘将军给他尝尝！”

刘延庆端过酒来，一口饮尽，咂舌赞道：“好烈酒！好烈酒！”一时心中的乌云，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浑见他喜欢，笑着叫人捧了一小坛酒过来，送给刘延庆，一面轻轻踢开一个又来讨酒的节级，高声道：“太尉有令，这酒便是给大伙解解馋，待到打败辽狗之后，再与大伙痛饮，不醉不休。今天每人限量一碗，以免误事。要是有人喝了酒，待会辽狗攻城，直娘贼的连弓都张不开，那以后可没命喝酒了。”

“没事，俺量大！”那节级早和李浑相处惯了，也不太惧他，臊着脸，又凑上前来。

“量大也不成，太尉的将令，谁敢犯？”李浑笑着啐了他一口，“你要是今日喝了酒，还能射杀几个辽狗，明日我再给你两碗。”

“李将军，这可是你说的！”

“谁还赖你。”李浑笑着拍了下那节级的头盔，眼见着各人酒菜都分发毕了，便过来与刘延庆告了罪，下城而去。

这一日的南城，经过李浑来这么一趟，众人的士气又高涨起来。刘延庆虽然明知道援军无望，但是也不那心事重重。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原本预计之中的猛烈攻城，在这一天，竟然也没有发生。辽军突然停止了连日持续不断的攻城，他们仅有的动作，只是在南城外挖挖壕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仅让刘延庆意外，连姚兕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仅二十七日辽军停止攻城，二十八日，辽军也没有攻城。只是零星的，辽军会朝城里打几炮。此时深州城被辽军围得铁桶一般，特别是辽军开始在南城挖壕沟以后，深州与外界便完全断了联系。拱圣军诸将全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对于辽军的突然变化，他们也只能带着种种猜测，静观其变。对于拱圣军有利的是，深州城内粮草充足，不惧辽人久困；但不利的是，这种优势并非拱圣军独有，深州下辖五县，个个都是人口众多、富有丰饶的望县，除了深州州治所在的静安县，辽军很早就攻克了武强县，在这次围城之时，又抽出兵力，先后攻取了束鹿、饶阳二县，尤其是束鹿县的常平仓，积蓄了三万余石粮食，因当地官民心存侥幸，抗令不遵，舍不得焚毁，结果全部落入辽军之手，大大缓解了深州辽军的补给压力。

因此，刘延庆又生出一丝侥幸来：或许辽人准备改变策略，想要长期围困深州。

只要辽军不再攻城，这样的局面，刘延庆是乐于接受的。

但他的幻想仅仅维持了一个晚上，六月二十九日的清晨，便在刘延庆把守的南城之外，他看见一个辽人身着白衫，身上没带任何兵器，单骑驰至城下，朝着城头喊话，要求进城面见姚兕！

刘延庆一面止住打算往城下射箭的部下，一面连忙着人向姚兕请示，得到允许之后，才放下一只吊篮，将这个辽人吊进城中。

“我是为两朝百姓而来！”这个使者一上城头，便用一口流利的汴京官话，如此宣称。

不消说，这是个刘延庆心里非常赞赏的使命。

虽然他还是戴上了一张面具，旁人绝难从他冷冰冰却又不失礼貌的脸上看出他对于这个使者的态度。按着姚兕的命令，他亲自护送着这个契丹使者，前往静安县衙。

他知道姚兕的行辕本不在静安县衙，此时只不是为了要接见辽使，不得不选一处较气派的地方，一时之间，人马调动难免需要时间，因此他故意不紧不慢的走着，为怕被辽使觑出城中虚实，又宁可多绕道路，也要挑着破坏不大的街道行走。

这么着花了好一阵功夫，他才终于将辽使送至静安县衙，他到达之时，远远便望见县衙内外，一队队虎背熊腰的将士，挎剑持戈，盛陈兵甲，一片肃杀之气，心知姚兕必已准备妥当，这才放下心来，伸手请辽使下了马，步行进县衙。

走进县衙之内，肃杀之气更重，衙内兵士，皆是凶神恶煞一般，仿佛立时便要將辽使生剥活吞了。他悄悄斜眼打量辽使，见他表面上虽做

出不以为意的样子，眼神却已有几分慌乱，不由暗暗好笑。此时田宗铠早已披甲持剑，站在公厅门口，进着刘延庆与辽使过来，亦不降阶，只是微微躬身，道：“使者请——我家太尉，恭候多时了。”

那辽使脸色更不好看，在公厅前顿了顿，挥了挥袖子，大步跨进厅中。

刘延庆不动声色的跟在他身后，进了厅中，便见深州知州、通判、姚兕各据一座，皆是冷冷的望着辽使，并无人起身相迎。

那辽使见着这般情形，顿时怒形于色，亦不行礼，只是倨傲的虚抬了抬手，高声道：“学生范阳萧与义，奉大辽萧签书、韩晋公之令，求见大宋姚太尉……”

他话未说完，已听身后田宗铠一声断喝：“尔敢对太尉无礼？！”

那萧与义几乎被田宗铠唬得一抖，但言语上，却并不稍让，哼了一声，讥道：“我大辽之礼仪，素只对知礼之人而行。”

田宗铠大怒，猛地上前一步，拔剑出鞘，却被姚兕挥手阻止，姚兕望了萧与义一眼，冷冰冰的说道：“尔等无信无义之辈，亦敢奢谈礼仪？！说吧，萧岚、韩宝令你来，所为何事？”

“学生乃是为这深州一城百姓之性命，太尉一世之英名，两朝百年之交好而来！”

“这倒是天下奇事。”姚兕讥道。

“两日之前，南朝骁胜军已败于苦河之北，如今深州已是一座孤城，太尉乃南朝名将，其中利害，似不必学生多言。我大辽素重英雄，

若非萧签书、韩晋公感念太尉乃是当世英豪，学生亦不必来此。”

“如此说来，你是来劝降的？”姚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非也。太尉岂是投降将军？！此下智所不为也。学生此来，是来表达诚意，为恢复两朝交好之谊……”

“那你是来求和的？”姚兕的讥讽中，带着一丝意外。

“太尉此言差矣。我大辽自南狩以来，所向克捷，未逢败绩，用‘求和’二字，岂不滑稽？此番南下，不过为南朝朝廷中有奸小之辈，对大辽常怀非份之望，挑拨两朝关系，致使令主不顾两朝百年兄弟之谊，背信弃义，巧言毁约，故不得不略施薄惩。若论两朝渊源，本是恩多怨少，但凡兴事，皆为南朝有竖儒抱残守缺，念念不忘觊觎本朝山前山后诸州而来。若是南朝君主经此一事，果能以两朝交谊为重，以天下苍生之重，我大辽又岂愿多兴兵戈，而使生灵涂炭？！”

“签书、晋公知太尉乃是明理通达之人，故遣学生前来，望太尉能将此情，上禀南朝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若是南朝仍顾念两朝兄弟之谊，我大辽亦不愿多事杀伤，深州之地，两军亦可相安无事，以待重订盟约……”

刘延庆在旁边听着萧与义开口所提的条件，一时惊讶得张大嘴合不拢来。

这岂非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纵然不愿议和，但也不妨答应下来，为缓兵之计也不错。他简直怀疑萧岚、韩宝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他完全想不到姚兕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下来。

他不由将目光转向姚兕，却见姚兕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刘延庆

心中一惊，便听姚兕语带讥讽地笑道：“这可要多谢萧签书、韩晋公的美意了！不过……”他的脸色突然一变，厉声道：“想来萧、韩二公，尚不知道我大宋太皇太后、皇上早有圣谕？！尔等尚以为大宋国土，是尔辈说来便来，说走便走的么？！”

“议和也罢，重订盟约也罢，待我大宋将士到了幽州城下再说不迟！”他俯着身子，居高临下的望着萧与义，恶狠狠地说道：“原本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过，看来要让萧、韩二公明白本朝的心意，着实不太容易，迫不得已，只好借君头颅一用了！”

姚兕长相本就十分的凶悍，这时恶狠狠的盯着萧与义，将萧与义吓得腿都软了，嘴巴张合，半晌发不出声来。

只听姚兕站起身来，高声喝道：“来人，将这厮剁了，扔下城去！”

“遵令！”田宗铠大声应道，几个亲兵冲进厅中，不由分说，抓住萧与义，便拖了出去，过了好一会，才听到从院中，发出萧与义的尖声惨叫。

刘延庆目瞪口呆的望着姚兕，只听这中间一直不发一言的深州知州朝着姚兕抱了抱拳，问道：“太尉，这……却是为何？如此，必然激怒辽人……”

一旁的深州通判也是一脸惊疑，附和道：“便是虚与委蛇也好，缓兵数日……”

姚兕转过身去，看了二人一眼，苦笑道：“公等有所不知。”

“唔？”

“姚某若是应允了，却不将此事上禀朝廷，那便私与敌国交通，日后只怕连公等亦脱不了干系。”

“那上禀朝廷便是了！”

“嘿嘿……”姚兕干笑了两声，望着二人，半晌，才说道：“咱们真的甘心便这样与辽人议和？！若将此事传至朝中，二公以为朝廷果真能信守那不议和之诏？”

见二人尽皆默然，过了一会，姚兕又慨声说道：“大丈夫要死便死，要我姚兕做王继忠^[2]，深州再做澶渊，那却是万万不能！”

深州城外。

萧岚、韩宝看着萧与义的尸体，一段一段的从深州的东门外抛下来，二人的脸色皆是难看到了极点。

半晌，两人默然对视了一眼，韩宝见萧岚轻轻咬牙点了点头，心中的怒火，立时化做一声怒吼，迸发出来：“屠了它！”

^[1]. 其时河北产业，虽铁、铅、锡、银等矿产，主要分布于大名府防线一带及以南地区，但纺织业则是遍布整个河北路，素以精美著称，而其中犹以定州刻丝、相州染色工艺最为著名。按，历史上河北精绢产量之大，即令人咋舌，据学者推算，仅每年为内库收藏之河北精绢，即

不下一百万匹。而以工艺精美来说，南方如两浙之纺织业，此时尚不能与河北路相提并论。

[2]. 澶渊之盟时，王继忠被俘，然后受辽人之意，致信宋真宗，提出议和。

目录

第二十七章 臣忧顾不在边陲

第二十八章 圣主如天万物春

第二十九章 谁知快意举世无

第三十章 自古和亲诮儒者

第二十七章 臣忧顾不在边陲

1

绍圣七年七月一日。

自骁胜军与环州义勇退回到衡水县，已经过去四天。这四天的时间里，唐康时刻都在关注着苦河北岸的深州的战局。此间，大名府的宣抚使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受了唐康与李浩编造的解释，没有追究二人的责任，只是移文唐康与李浩，命令他们接受仁多保忠的节制。但是，让唐康与李浩都深感意外的是，尽管仁多保忠统率着神射军于六月二十七日便已经抵达冀州，但他却并没有前来衡水，而是率军径直前往衡水东北的武邑县，在那里安营扎寨。

武邑县距深州城也不过六十里，与深州的武强县隔着改道后的黄河北流南北相望，两城相距不过四十里，神射军屯兵于此，对于深州的辽军侧翼，构成极大的威胁。仁多保忠将自己的辎重部署于观津镇，中军扎营于阜城，并分兵一营三千之众，北进河间府北望镇，另遣第一营，在黄河北流的东岸列阵。

仁多保忠这样的部署，从战略上来说，便是唐康与李浩，也不得不承认是一招妙棋。他背后的永静军，位于御河，也就是永济渠之傍，而那是连通大宋北方诸镇的重要水道，而当仁多保忠将阵势布好之后，一面将永静军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中，另一方面，也让永静军的教阅厢军与大量军事物资，成为自己的后盾。若做长期打算的话，神射军可以从永济渠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

此外，他占据的几个地区，进可以进攻辽军；次则可以起到沟通河间府与冀州之作用，使河间之云骑军不再成为一只孤军；最差，他也可以凭借着黄河天险进行防守，在他已率先布阵的情况下，辽军要想越过黄河来进攻他，绝非易事。

平心而论，以知兵而言，仁多保忠这一手，较之唐康与李浩先则急不可耐的屯兵于苦河之南，而后又轻率进兵，不利之后仓皇后撤，实是要高明太多。

辽军亦的确对仁多保忠的出现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在发现神射军出现在武邑等地之后，辽军在武强县的兵力增加到了两千骑以上，河间府的辽军更是派出数千人马，开始加紧攻打河间府南边的乐寿县，除此以外，辽军还沿着黄河东流的西岸，加派了巡逻的哨探……

但令唐康与李浩不满的是，仁多保忠似乎绝无渡河之意。

他只在当地收罗征集船只，并且征募工匠，昼夜不停的造船。从他经营的规模来看，全然不是为了神射军区区一万五千余人马打算的。唐康与李浩不能不疑心，仁多保忠打的是等待西军的主意。

因为仁多保忠将中军大营扎在了阜城，离衡水较远，因此，六月二十九日，唐康只是派了一名参军去问候，聆听训示。但仁多保忠亦无甚指示，只是吩咐二人“持重用兵”而已。然而，这却是二人所无法遵从的，因为在六月二十九日，他们派出去的哨探回报，辽军在休整了两天之后，开始更加猛烈的攻打深州城。韩宝这次的攻城，不仅异常的凶狠，而且更有章法。据唐康派出的哨探观察，辽军并未采用此前的蚁附攻城之法，而是集中了全部的火力，攻打深州东城。他这一次，调动了全部的火炮、抛石机，猛攻深州东城。在弓弩、炮石的掩护下，辽军将事先秘密造好的数十架尖头木驴推到深州城下，每架尖头木驴里面，可以躲藏十名辽军，这些辽军拿着铁凿、斧锤等工具，开始径直在深州的城墙根部凿洞。

这又是火药时代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攻城术。

唐康不难猜到韩宝想做什么。一旦辽军在深州城墙上成功的凿出几个大洞来，再在洞里装满震天雷或者火药桶，点燃之后，深州的城墙便会被彻底炸塌。这一招不是韩宝的独创，宋军当年在攻打兰州之时，便已经用过，只不过，当时宋军是耐心的挖地道，而韩宝则更加的简单粗暴——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能力压制城墙上的守军，你的确是可以采用更加简单但也更加迅捷的办法。

但唐康无暇感慨辽军在攻城方面的迅速进步——当韩宝一开始围攻深州的时候，唐康敢打赌他是绝对不曾想过尖头木驴的这种用法的，但现在他们会了，据哨探的报告，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利用风向，在深州城外燃起浓烟，用烟雾来遮蔽守军的视野，同时熏得他们在城墙上难以立足。对于唐康来说，他只是深刻的感受到威胁，当辽军开始学会有效的攻城方式之时，深州城离陷落便越来越近了。

而另一方面，守卫河间乐寿县的，除了几百名教阅厢军外，再无一兵一卒，乐寿知县便率领着这些厢军与百姓婴城自守，沦陷亦不过是迟早之事。虽然乐寿县在军事上意义不大，但仍可部分抵消神射军北进北望镇的影响。

在六月三十日，唐康与李浩召集麾下的将领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骁胜军与环州义勇的进止。除了北边岌岌可危的深州城外，骁胜军与环州义勇还面临一个潜在的威胁——当地的官员在他们退回衡水之后，便开始来试探询问他们打算会在衡水呆多久。骁胜军与环州义勇自带的补给马上就要用完，以衡水县的财力来说，供养这两只骑军个把月或许不成问题，但是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不可能倾县之力来供养这两支军队。对衡水县来说，最好是唐康与李浩分兵，留下必要的军队保卫衡水，其余的人马则不妨回冀州的治所信都县就粮。尤其是上次血战之后出现的伤兵，衡水县借口缺医少药，急不可耐的希望唐康将这些人送到信都县去。

这些问题本是早应该考虑周全的。这也是仁多保忠为何要将自己的部队分散驻扎的原因，在没有长期经营准备的情况下，即使在自己的国土作战，也必须考虑到地方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不可能避免要造成地方的反弹。即便你的任务的确很重要，也没有理由就认为别人一定要为你牺牲让步。

但唐康缺乏经验，他与李浩又都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战斗力，此时便不免陷入一种窘境中。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再次渡过苦河增援深州，但又不甘心坐视深州的陷落，更不愿意南撤一部分人马回信都。

三十日的会议上，骁胜、环州义勇众将，无一人愿意再次增援深州，众人纷纷主张在衡水就地征募一些勇壮，补充兵力。除非是神射军愿意北上，众将才愿意再次渡过苦河，协助牵制辽军。

尤其对于骁胜军诸将来说，他们是绝不愿意自己在这边苦战，而神射军却在武邑隔岸观火的。

与骁胜军同属殿前司的神射军，全军共计一万五千余人，骡马四千余匹，军如其名，神射军装备了近万架神臂弓——除了列阵所必需的长枪手、刀牌手，以及少量骑兵外，其主力作战部队全部是神臂弓手！神臂弓制造不易，价格高昂，在大宋步军中，神臂弓营向来都是精锐部队，征战时极受倚重。宋朝枢密院苦心打造这么一只部队，不知耗费了多少财帛，一向被视为以步克骑的利器。骁胜军与神射军在演习之中，向来互为对手，结怨不少。而神射军主将郭元度又是个籍籍无名之辈，能居此重位，大半是靠家世，骁胜军上上下下，对他多是鄙视与不屑。

倘若骁胜军在这边苦战，神射军却在武邑安然不动，这让他们如何能心理平衡？

原本仁多保忠虽官高爵贵，但毕竟是以降臣领兵，而唐康不仅是石越义弟，更是御前会议成员，纵然宣抚使司下令让他听仁多保忠节制，唐康也未必会真的听从。但此时，他部将皆无斗志，进则无功，退亦受辱，所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六月三十日会议之后，唐康与李浩一商量，亦只得收拾起心中的傲气，由李浩在衡水主持军务，他则由何灌率人护卫，轻骑简从，次日亲自前往阜城拜会仁多保忠，争取说服仁多保忠渡河援救深州。

衡水县与阜城相距整整一百宋里，唐康一行清晨出发，一人三马，

马不停蹄的挥鞭疾驰，只花了一个多时辰，便跑了五十里，到了武邑县。到了武邑之后，唐康并不入城，只吩咐几个随从进县城打探，得知城中并无禁军，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绕道先去黄河边的神射军军营看一眼。

在武邑黄河北流之傍列阵的，是神射军第一营。他们沿着黄河边上，用木栅建了大小三个营寨，木寨之中，密密麻麻的，有将近百来个营帐。唐康一行到时，一些低级武官正在指挥着部下与民夫在修建望楼、箭楼，还有几百人在中间的大寨之前大挖濠沟，自武邑方向，更有许多百姓，挑着一捆捆的木柴，送至军营中，有几个穿着神射军校尉服饰，却长得肥头大耳的男子，在那儿吆喝着，指挥几个士兵帮着称木柴的重量，然后发给送柴的百姓数量不等的木签。

唐康看了这情形，便知道这些薪炭柴火的供应，必是由武邑县承担。他不由得皱了皱眉，须知骁胜军除了粮草供应迫不得已，必须仰赖地方之外，如这些薪炭之类，都是自己解决，或者士兵自己去砍柴，或者掏钱买柴，总之以不惊扰地方为上。但他虽感不满，却也不便多说什么。只是神射军摆出的这副阵势，却完全是想在武邑做长久打算的样子，这更让他担心起仁多保忠的态度来。

不过，除此以外，神射军的营寨倒也颇有法度，营寨四面都广布侦察，很快，便有人发现了唐康一行，回营禀报。没多久，他们的副都指挥使、护营虞候便出营相迎。这二将皆是班直侍卫出身，与唐康本是旧识，尤其副都指挥使张仙伦，晋升此职时，唐康正在枢府，从中出了不少力，此时见唐康，格外热情。因他们的营都指挥使去阜城会议，营中便由他主持军务，他领着唐康巡视营寨，不仅将神射军的部署毫不隐瞒的告诉了唐康，末了，待唐康离开大营之时，他又单独送出数里，悄悄告诉唐康：仁多保忠在先前的军中会议中，已做了“厚张军势，绝不轻

动”的决策，并称中军行营都总管王厚不日将履任，凡神射军、骁胜军，都要受王厚节制，一切进止战守，全要等王厚到任再说。他并告诉唐康，神射军都指挥使郭元度虽然表面上唯唯诺诺，对仁多保忠恭恭敬敬，实际上却是心怀不满。郭元度是个外谦内傲之人，他统率神射军，演习之时屡屡取胜，因此自视甚高，对自己未曾立过值得一提的战功，十分耿耿。此番出兵，他一心以为可以立下不世之功，早已将武功侯当成囊中之物，不料仁多保忠却按兵不动，凡是郭元度的亲信，都知道他常怀腹诽，只是郭元度是个素以“儒将”自命的人，他做过班直侍卫，也在枢府担任过差遣，还在朱仙镇讲武学堂做过教授……这些履历，让他自己自觉要与寻常武将区别开来。他生平最重阶级之法，常常挂在嘴边的便是武人要服从命令、守纪律、清廉不贪。因此，对于阶级高于他的仁多保忠，他面子上仍是遵从不渝。但是，神射军各营的将领，却并不如郭元度那么好说话，各营将领在骁胜军进取无功之后，其实都想好好打个胜仗，好让骁胜军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况且，对于营一级的将领来说，若不打仗，则不能立功，升官封侯，便都无指望，谁也不想坐失良机。只不过，众将对郭元度却都十分服气，又素闻王厚“小阎王”的威名，谁也不敢当出头鸟，怕的是落到王厚手中，大好人头被他用来立威。

唐康也很难知道张仙伦说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夸大其辞。他心里自是明白，张仙伦与他说这些话，心里面自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但是，不论如何，倘若郭元度与神射军诸将果然有进取求战之心，那事情总要好办许多。

离开武邑之后，唐康不再耽搁，一路疾驰前往阜城，但半路之上，又遇到大股逃难百姓，他停下来打听，才知道这些百姓都是自河间府乐寿县而来，唐康想询问乐寿县的情况，但这些百姓逃难较早，都是一问

三不知，只是纷纷传说阳信侯在肃宁打了败仗……唐康听得又惊又疑，他自与李浩领兵至衡水，久不闻田烈武消息，此时听到这些流言，虽难辨真假，但仍不能不担心。他相信以河间府之坚固，又有火炮之助，纵然是耶律信亲率主力攻城，也绝非旬日所能攻破。但是唐康深知章惇、田烈武皆非甘心纓城自守之辈，若是他们主动出城攻击，为耶律信所乘，那也不是不可能之事。深州已然难守，若云骑军再遭大挫，辽军兵势更盛，河北形势，就更难收拾了。

他一路忧心忡忡，直到下午申初时分，才终于到阜城。

阜城在绍圣七年，隶属于河北路永静军东光县——它曾经是一个小县，在宋仁宗嘉祐八年时，才并入永静军治所在的东光县，降格为镇，到熙宁十年，又恢复为县，但这次复县没能持续多久，因熙宁间司马光、石越力行撤并州县计划，所以很快阜城又再次降格为镇。

阜城的地理位置虽不及御河旁边的东光县，但原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繁华之地，唐康至阜城之时，发现此地已经被仁多保忠改造成了一个大军营。原本的集市，已被神射军征用，成为兵营。城墙上旌旗密布，城门口站着一队队持戈荷矛的士兵，城西更是整出一片空地，数百名神射军将士正在那里练习阵法。

唐康一行离城尚有数里，便被侦骑发现，不多久，便有仁多保忠的次子仁多观国与一个神射军的参军迎了出来，将唐康请至仁多保忠的行辕。

仁多保忠正在与诸营将领议事，得报之后，连忙亲率诸将迎了出来，他远远见着唐康，便笑容满面的抱拳招呼道：“康时，是哪阵风将

你给吹来了？”

唐康本是有求于人而来，却不料仁多保忠如此阵仗相迎，心中大感意外，当下连忙笑着回礼，客气说道：“康奉台命，受守义公节制，早该前来请安听令。只是苦河血战之后，军中多事，又恐为韩宝所乘，不敢轻动，故拖延至今，还望守义公毋怪才是。”

“康时说哪里话来，说甚节制不节制，这却是见外了。”仁多保忠哈哈笑道，“你我同僚，所思所想，不过是同心协力，抵御外侮，报效皇上。”

唐康正待再谦让几句，却见着郭元度便站在仁多保忠身旁，朝他行了一礼，说道：“守义公说得甚是，守义公乃成名宿将，唐参谋是后起之秀，二公齐心协力，何愁契丹不破。”

唐康耳听着众将齐声附和，连忙谦道：“郭将军与诸位将军谬赞了，康岂敢与守义公相提并论？！便是郭将军，亦久历戎机，在下实是钦慕已久。此番能与诸公携手应敌，实是平生幸事！”

唐康当真是能屈能伸之人，这个时节，他无论何等谄媚之语，都能脱口而出，半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想法。休说仁多保忠与神射军诸将，便是何灌也大吃一惊，众人早都听说过唐康是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衙内，少年新贵，平素何曾轻易许人颜色？此时听他说话，仁多保忠与郭元度也就罢了，神射军那些对他不甚了解的将领，却都是暗中感慨，传言不可尽信，闻名不如见面。人人都以为唐康不好共事，这时却都认定他是个谦谦君子，平易近人。

当下，仁多保忠将唐康请进议事厅中，在郭元度的上首设了个座位，请唐康坐了，何灌则站在唐康身后——这里自仁多保忠以下，却也

没人认识他，只当是唐康的卫士，何灌却也不以为异。

坐定之后，仁多保忠便问起深州的战局，尤其是苦河之战，唐康便详细介绍，仁多保忠问得仔细，唐康回答得也是条理分明、事迹清晰，众人听得都甚明白，不断的点头。对于这场战事，仁多保忠并无一字评论，直说到唐康与李浩决定撤回衡水，田宗铠再度返回深州，仁多保忠才说道：“退兵之事康时与李太尉堪称果决，既然进取无功，若迟疑不定，必酿大祸。只是不合放田宗铠回去……”

唐康知道仁多保忠与田烈武私交甚好，趁势说道：“让他回去，虽是田宗铠本人坚决，可在下亦以为若田宗铠回到深州，使深州军民知援兵不日将至，必能鼓舞士气，坚其死守之心。”

“话虽如此，但要救援深州，必要得其法……如今辽军势大，我大军未集，仓促进兵，是所谓‘欲速则不达’。援救深州之事，还当从容图之。”

仁多保忠话里有话，唐康听得脸上一红，但却只能当没听懂，他朝着仁多保忠欠身抱抱拳，只说道：“守义公说得虽然有理，然恐深州已等不到咱们再从容图之……”

仁多保忠微微一笑，打断唐康，“康时必是见韩宝这几日又猛攻深州，故而着急。我却以为，深州似危实安。”他不待唐康发问，又解释道：“康时有所不知，韩宝攻得虽急，但是自古以来，攻城都是要一鼓作气的，倘若不能在最初极短的时间攻破城池，便只能长期围攻。韩宝几次攻打深州，全是不得其法。这次他攻得时间太久，久攻不下，士气难免低落，虽然勉强进攻，然终究难竟其功。”

唐康一面听一面留神观察仁多保忠神色，但一时却也分不清他究竟

是拿话来塞他之口，还是果真做此想。他又不便在言语中过份冲撞仁多保忠，只得苦笑道：“守义公所言虽然有理，然只恐拱圣军亦已是强弩之末。”

但仁多保忠却只是微笑摇头，轻描淡写的说道：“康时，你莫要太小瞧姚公。我大宋诸军，不日大聚，到时深州之围，不战自解，又何必此时轻兵犯险？”说完，他似乎不愿意再讨论这个话题，又对唐康说道：“康时，且耐心数日。咱们还是先议议两军如何相互策应之事，衡水离阜城终究是稍远了点，我还听到一些传闻，道是衡水县对供应粮草，颇有为难之处……”

唐康听他反客为主，既失望又无奈，却也只好打起精神来，设辞应付仁多保忠那一个个绵里藏针的问题。他心里面其实能猜到仁多保忠在想什么。

对于唐康自己来说，他的确是真心诚意的想救深州的，这不仅仅出于公心，于私来说，深州如今已经是大宋朝野万众瞩目的地方，倘若他唐康能够率兵解围，成为挽救深州的那个英雄，对于他的前程，自然是十分有利的。反之，倘若他未请令而率军解围，却坐视深州城破，无功而返，对于他的声誉，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难免会有人因此将他视为空有热情而无能力的庸材——而这，更是唐康无法忍受的侮辱。

但对仁多保忠来说，无论从公心上他是如何想的，倘若从私心来说，他个人的利益并不在此。深州能否守住，拱圣军是否覆亡，仁多保忠并无半点责任。相反，在唐康、李浩救援无功的情况下，倘若深州城破，拱圣军败亡，他就是那个有先见之明，预先做出防范，力挽狂澜的大功臣。人们会说，他早就预见到了深州已不可救，而事先在冀州做出部署，使得河北局势不至于因为姚兕的兵败而溃烂……唐康与李浩已经

成为了他的挡箭牌，既然骁胜军苦战无功，也没有人能强求神射军能成功。

而若是深州能无事，那么，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仁多保忠的一份功劳。

仁多保忠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极有利的位置，唐康自然也明白，虽然他听说仁多保忠原本是宣抚使司力主救援深州的几个谏臣之一，但是如今时移势转，要说服他进兵实非易事。而讽刺的是，造成这种局面，有大半也是唐康的责任，倘若没有骁胜军血战苦河无功而返，仁多保忠多半也不会如此谨慎小心——此时此刻，在仁多保忠心中，无论唐康说什么，大概他都会将骁胜军与环州义勇视为残败之军，因此，对于仁多来说，让他即刻北进深州，无异于孤军深入。神射军说到底，仍是一只步军，守强攻弱，他又岂肯冒此大险，而不顾惜自己半世英名？

但唐康也不是轻易放弃之人，自来无利不起早，唐康一面回答着仁多保忠，一面已在心里暗暗盘算着自己的筹码，计算着自己能画出一多大的饼，吸引仁多保忠出兵。

七月一日的第一次会面，唐康并没能说服仁多保忠允诺立刻进兵深州，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会议之后，仁多观国便将唐康一行送至馆驿歇息。待仁多观国告辞离去，唐康立即唤来几个得力的亲从，将早就准备好的礼物，包括每人四匹骏马、一把宝刀、黄金三十两、精绢两百匹，分别送至仁多保忠与郭元度处，神射军的副都指挥使与护军虞候也各有礼物，只是价值减半。这些礼物，唐康宣称是与契丹作战获得的战

利品，但众人心里都明白，苦河血战，又哪有什么战利品可言？

礼物送出之后，素以“清廉”闻名的郭元度和他的两位神射军同僚，嘴上谦让一番，便高高兴兴的笑纳了，但送到仁多保忠处的礼物，他却只收下战马与宝刀，而将黄金与精绢退了回来。唐康知道，这不过是仁多保忠表示不却他脸面之意，他当然不算一无所获，只要郭元度等人收了他的礼物，也就意味着，他争取到了三个有力的盟友，但是，唐康仍然无法高兴起来，因为他的最大敌人是时间。

他没有多少时间来从容的争取仁多保忠了！

这也是他不惜重金去行贿的原因。

当天晚上，仁多保忠在驿馆设宴招待唐康，宴会之上，唐康又几次试探提起救援深州之事，虽然郭元度等人收了礼物之后，果然都从旁帮着说话，但是仁多保忠却只是劝酒观乐，以宴席不谈公事为名，推脱开去。唐康心情抑郁，又劳累了一日，宴会之上，不由多饮了几杯，宴会之后，倒在驿馆，一阵好睡。

这一觉直睡到二更时分，唐康感到口渴头痛，便从床上坐起来，大声呼唤随从，半睡半醒之中，只听到驿馆之中，到处都是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在门外侍候的两个亲兵听到他呼唤，忙推门进来，正点灯倒茶，却见何灌突然走到门口，高声问道：“唐参谋可醒了么？”

“何将军何事？”唐康听见，连忙披了件衣服，趿着鞋子，便站了起来。

何灌听到唐康的声音，大步走进房间，欠身禀道：“参谋，出大事了。”

“唔？”唐康顿时瞪大眼睛，望着何灌，却听他又禀道：“刚刚有人送进驿馆，浑身是血，正在将养，是仁多参谋的亲兵看护，不许旁人探视，下官只说是参谋有令，方才勉强进去，问得清楚……”

“究竟出了何事？”

“两天前，段定州中伏，败于唐河，全军覆没！”

“啊？！”唐康大吃一惊，急忙问道：“消息可真？”

“千真万确！萧阿鲁带大军如今已南下深州，与韩宝合兵！这探子本是仁多参谋派去深州打探消息的，他亲眼见着萧阿鲁带的旗号，还有被辽人俘虏的定州兵。他打探清楚，段定州在唐河一带中了萧阿鲁带的奸计，死伤不计其数，被俘虏就有两千余人，萧阿鲁带将带伤的俘虏全部处死，尸体布满唐河，只带了四五百俘虏南下。”

“那……”唐康胸口一阵冻凉，“那……段定州呢？”

“生死不明。”何灌低声道：“有传言说，段定州已经自刎殉国。”

“你说什么？！”唐康呆呆地望着何灌，整个人都象被定在了那里。

便在唐康得知段子介兵败的消息的时候，真定府南城，灯火通明，真定府知府、通判、真定县知县、武骑军诸将，都站在城头，望着南方一支逶迤而来的部队。因为隔得太远，他们只能看到这只部队所打的火把，却没人知道是敌是友。

按理说，从南边的来，应该是援军。但是真定府的文武官员，都未曾接到任何公文说在这个时间前后会有援军前来，而他们已经婴城自守太久了，真定府治内，凡城寨以外，辽军原本就畅行无阻，虽然他们后来都离开了，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只是契丹人虚晃一枪，在白天，他们已经知道，那个让他们厌恶憎恨的段子介，已经在唐河兵败，生死不明。这个消息让他们更加自矜，纷纷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但是，段子介的兵败虽然是不知轻重、自取其辱，可让他们感到恼火的是，兵败的后果，他们同样也要承担。没有了段子介的定州兵牵制辽人，真定府的文武官员们，又要开始担心辽军卷土重来。他们还不确定萧阿鲁带已经去了深州，因此，对于真定府的防务，倒没有人敢有半点的掉以轻心。

真定知县陈文英是由明经及第入仕，做了几十年的官，才终于积劳升到真定知县，已是六十有余，须发皆白，齿牙松落。他这么大年纪，半夜被人唤醒，跑到城头站了半晌，只觉腰酸背痛，头冒金星，心中暗暗叫苦，不知何时才是个头。只是同侪多是少年新进，嫌他不能快快致

仕，与他关系素来冷淡，他本也不敢去问，怕自取其辱，但这时实在是耐受不了，只得悄悄移动几步，凑到武骑军副都指挥使王贍跟前，腆着脸低声问道：“下官此前也曾听人说起，道那萧阿鲁带必要是南下深州与韩宝会师，应当不至于又突然出现在南边……未知王将军以为这来的究竟是敌是友？”

“明府说得极是。”王贍点点头，随口应道。陈文英满怀期盼的望着他，不料王贍说完这一句，却不肯再多说什么，过了一会，他才自觉讨了个没趣，便不再多问，又悄悄的挪回到原来的地方，半靠着女墙站着，一面在心里低声咒骂着：“欠管教的小猪狗，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但无论心里如何愤怒，他总是不敢得罪王贍的。这个王贍，乃是熙宁朝名将王君万之子，那王君万原是王韶部将，勇敢过人，因贪渎而遭弃用，郁郁而终。但王贍却仕途得意，熙宁西讨时，他在李宪部下为指挥使，立下战功，到熙宁末，官至武骑军第一营都指挥使，其后积功累劳，年纪轻轻，便已经升至武骑军副都指挥使——这些倒也罢了，但这王贍虽本是西军出身，但在真定带兵却已经有七八年之久，如今已是不折不扣的地头蛇，他不仅在真定府的关系盘根错节，便是在武骑军中，连都校^[1]荆岳也要让他三分。

王贍全然没有注意到陈文英在背后望他的眼神，对他来说，一个老掉牙的真定知县，太平无事之时，也许还需要笼络一下，但在这个时候，却实在没什么利用价值可言。

他关心的是几天前他派到大名府的家丁带回来的传言——左军行营都总管慕容谦并没有前往大名，而是在半途改变方向，径直前来真定府了！宣台早已行文真定府，镇、定诸州兵马，皆受慕容谦节制，那慕容

谦便是他的新上司，但对这个新上司，王贍却没什么了解。多年前在西军中听到的传闻，他早已淡忘，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河朔禁军将领，对于慕容谦，他惟一能记起的，便是他与石越应当有点沾亲带故……

若从王贍的内心来说，他是盼望着受王厚节制的，他曾经是王厚的部属，而他的父亲，又曾经是王厚之父王韶的部属——尽管他父亲的遭遇他并不能完全释怀，但他倒也从来没有怨恨过王韶父子。

不过，天下之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王贍可也不曾以为自己有资格挑选上司。“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慕容谦？”他在心里想着，却没有将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他还依稀记得西军将领的行事风范，这个慕容谦既然也是西军名将，那么他未经请示宣台，便自作主张昼夜兼行直接前来真定府，倒也很符合西军那些家伙的做事方法。

他正揣测着，忽然，城外传来清晰可闻的马蹄声，那是数匹快马在黑夜中疾驰的声音。这疾驰的快马显然是朝着真定府而来的，没用多久，城头上的真定官员，便都可以看见那几个骑者的装束——赤色的战袍！

王贍感觉到身边的众人都松了口气，荆岳已经吩咐一个都头朝着城外大声喊道：“来者何人？！”

喊叫声中，那几个骑者已经驰到了城下，勒马立住，领头的一人从怀中掏出一块铜牌，伸手举着，高声回道：“左军行营都总管司慕容总管麾下亲兵都头赵甫，城上快快打开城门！”

城头上，顿时发出一声欢呼，王贍眼见着荆岳眼里闪过一犹疑，他心中一动，快步上前，探头望向城下，厉声喊道：“尔是何人，半夜如

何能看得分明？况且吾等替皇上守城，便是慕容总管亲至，半夜也不能开城门。”

却听城下赵甫恼怒的喊道：“你何人？敢如此放肆？！慕容总管率大队人马随后便来，还不快快准备迎接，你真敢让慕帅在城外露宿么？”

“便是石丞相来，半夜也不能开城门！”王贍斩钉截铁的回复道，“吾乃是大宋武骑军副都指挥使王贍，若是慕容总管，王某明日再负荆请罪！”

城下的赵甫听到他的语气，沉默了一会，稍稍收敛了一点，“王将军不必疑心，若然不信，可用吊篮吊我上城，验明正身。”

王贍冷笑道：“天下何物不可造假？夜间易出差错，倘果真是慕容总管，亦不必急在一晚……”但他话未说完，却已被荆岳打断：“赵都头休怪，吾马上放下吊篮，果无差错，便当迎慕容总管进城！”

他说罢，不满的望了王贍一眼，道：“贤弟，这慕容总管得罪不得。”那真定府知府、通判，亦是连连嗔怪，王贍眼见着城头已经吱吱呀呀的放下吊篮，亦不反驳，只是心里冷笑，退到一边。

未多时，吊篮便吊了两个人上来，王贍在一旁望着那先前说话的赵甫在几个士兵的护卫下朝着这边走来，心中不由一愣——这个赵甫，他看得却是有几分眼熟，王贍不由自主的上前几步，定睛看了一会，猛然间想起，慌忙欠身长揖一礼，道：“方才王某不知城下竟是姚将军，多有得罪。”

荆岳等人都是一怔，王贍连忙又解释道：“荆兄、诸公，这位不是

旁人，乃是姚太尉之子，横山蕃军中大名鼎鼎的姚振威！”

荆岳望望王贍：“贤弟，你会不会认错？”

“愚弟在绍圣五年，曾至朱仙镇受训，碰巧姚振威亦在同期，虽然没有多少交往，但岂会连人都认错？”

那姚雄万万料不到会被人识破身份，端的是十分尴尬——他倒是知道武骑军有个王贍，但两年前在朱仙镇时，二人却是从未打过交道，他印象中根本没有这个人，哪里会想到这一处。这时既被认出，只得抱拳笑道：“奉慕帅之命前来打前站，不得不掩人耳目，非是有意隐瞒，还望毋怪为是。”

“哪里，哪里！”荆岳那里顾得这多，又惊又喜，上前数步，高兴的问道：“果真是慕容总管来了么？”

姚雄笑道：“如假包换。”

“好！好！”荆岳忙不迭的说道：“快，快，开城门！准备迎慕容总管进城！”浑没有留意到，姚雄那转瞬即逝的皱眉。

左军行营都总管慕容谦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七月一日当晚抵达真定府，是远在阜城的仁多保忠与唐康们所无法预料的。按照计划，慕容谦是应当率领他的横山蕃军先到大名府集结，然后再前往真定府，但谁也没想到，慕容谦在半路上接到他的左军行营都总管之任命，便毅然改变行军路线——因为涉及到沿途州郡的补给供应问题，他让他的右军一万步军，仍然按原定路线行军，由护军虞候率领，前往大名，而自己与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姚雄则统率左军——也就是五千蕃骑，昼夜

兼程，直奔真定府。

无论是枢密院还是宣抚使司，都不曾认为有这种必要，因为他们都判断镇、定一带并非主战场，慕容谦虽然被任命为左军行营都总管，但在枢府与宣抚使司的计算中，他能否尽快到任，并非急务，相反，他们想的是让横山蕃军先到大名，到时候再根据局势之变化随机应变——所谓的“左军行营都总管司”，不见得是要坐镇真定府指挥，也可以从大名府北上，与王厚齐头并进……

但慕容谦有他自己的判断。他并不能未卜先知，预料到段子介的兵败，但他却也因此在此关键时刻，出现在了真定府。

他的出现，让因为段子介兵败而惶惶不可终日的真定府文武官员暂且安下心来，度过了一个安稳的夜晚，但是，这个时间并不长，当绍圣七年七月二日的太阳在真定府的天空升起之时，许多人一觉醒来，睁开眼睛，便已经意识到了另外的一个麻烦。

跟随慕容谦前来的，是姚雄！

而姚雄的父亲与兄弟，此刻正被围困于深州城中。

原本应该被镇、定之兵牵制的萧阿鲁带大军，也许已经顺利南下与韩宝会师！

想来姚雄如若听到这个消息，绝不会太愉快。

因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大清早荆岳前往驿馆拜见慕容谦，却“顺道”来到王贍府上时，王贍马上猜到了他这位主将的来意。

“荆兄，只怕咱们的安稳日子算是到头了……”王贍开门见山的打破了荆岳的幻想。

“这是如何说？”荆岳听到王贍这么说，不觉忧形于色，不断的搓着手，“前几天才接到消息，唐康、李浩在苦河边与韩宝苦战一日，死伤惨重，被迫退回衡水，那可是骁胜军、环州义勇！难不成咱们真的要去深州打仗？阳信侯的云骑军，在束城侥幸赢得一阵，却折了一个营。段子介那厮不自量力更不用说，便是仁多保忠、郭元度率着神射军来，结果又如何，听说也没有过黄河……”

他一面说，一面望着王贍，“贤弟你足智多谋，一定得想个法子才成。咱们武骑军算啥？比得过骁胜军么？比过神射军么？环州义勇不是说西军精锐么？便是比云骑军，只怕也要差些。这以弱击强，以寡敌众，哪里会有好下场？段子介的下场，咱们都见着了。咱们的长处在守城，契丹的长处在野战，依托坚城，以己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才是正道。这偏要以短攻长，万不得已，也要等着诸路之兵大聚……”

“荆兄与愚弟说这些，亦是无用。”王贍只能苦笑着安抚荆岳，“父亲兄弟皆在围城中，姚家大郎焉能坐视不救？”

“那咱们也不能陪着他去送死。他横山蕃军不是西军精锐么？当年这些蕃人帮着西夏打仗，可也是威震西陲的。他有本事带着他的横山蕃军去救他老爹。”荆岳直是气急败坏，口不择言，过了一会才说道：“再如何说，左军行营都总管不是他姚雄。只要能说服慕容总管……”

“这绝非易事。”王贍摇着头，“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荆兄，愚弟有一句肺腑之言……”

“贤弟只管说来，咱们何分彼此？”

“依愚弟之见，便是有千不甘万不愿，荆兄亦莫要触这个霉头。先别提深州这事，这慕容总管追不追究咱们不救段子介，还未可知。这姓段的可是天子跟前的红人。反正咱们是听命于真定府的，到时候，荆兄还当明哲保身，将这些责任，全部推给那些文官，只说咱们兄弟也是想与契丹大战的，只是上官不允……”

“难不成这不救段子介还是咱们兄弟之错了？！”荆岳恼道，但他心中终是知道王贍说得是正理，见王贍一直望着自己，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点点头，道：“一切都听贤弟的便是。”

“这便是了。”王贍点头笑道：“咱们一切都惟慕容总管马首是瞻。他道咱们要守，咱们便守；他道要救深州，咱们就救深州；便是他说要去打辽国，咱们也去打辽国……”

“可……”

“荆兄莫要着急。只要咱们还统领着武骑军，咱们便可以随机应变。天塌下来，有慕容总管与姚家大郎他们顶着呢。”

荆岳这才会意，连连点头，笑逐颜开，赞道：“还是贤弟主意高明。”

二人商议妥当，正要一起前往驿馆，却见一个家丁打扮的人急匆匆走进来，远远望见荆岳，不敢说话，便叉手站在正厅之外候着。王贍早已瞥见，不动声色朝荆岳抱拳说道：“还请荆兄在此稍候，容小弟换件袍子。”

辞了荆岳，走回后院。那家丁见状，忙悄悄绕道进了后院，见着王

贍，连忙禀道：“禀官人，小的刚刚从驿馆回来。”

“可有何异常？”

“小的见着定州的一个书记官了。”

“你说甚么？！”王贍吃了一惊，“你说是定州的？”

“是。”那家丁肯定的点点头，道：“还带了一个小厮，是从定州连夜赶来的，清早才进的城，小的套了那小厮的话，他们本来是打算见府尹的，进城后听说慕容总管来了，便先去了驿馆。”

“他提过来真定何事么？”

“那厮口风紧得很。不过他说了，他们是奉段定州之命来的……”

“什么？！段子介没死？”

“听他语气，应当是没死。”

王贍呆了好一会，也想不清段子介没死这个消息，究竟是祸是福，他回过神来，见那家丁还在那里，挥挥手，道：“你打听得很好，去账房支三百文钱，买壶酒喝。”

“谢官人！”家丁兴高采烈的谢了赏，退了下去。王贍定了定神，回房让爱妾帮他迅速的换了身袍子，又回到正厅，与荆岳一道，前往驿馆。

“大总管，俺们全是被吴三儿那狗贼所卖！这厮忘恩负义，若不是

俺家使君^[2]知遇他，这狗贼不过是个猪狗不如的东西，谁知他恩将仇报。段定州见他机灵，令他与吴和尚一道打探萧阿鲁带的动静，不料他早降了辽狗，反引着段定州往萧阿鲁带的埋伏中去。后来吴和尚冒死跑回来，才知道原来这狗贼认得一个辽国通事局的奸人，两人平素便称兄道弟，那奸人许他一万贯缗钱，答应在析津府送座宅子给他，他便诳了吴和尚，连父母之邦也不要了，祖宗亦不认了，将段定州给卖了。吴和尚被他所欺，冒死跑回定州，向俺家使君认罪，可怜他自觉对不起死去那么多将士，对不起段定州知遇之恩，说完之后，一头撞死在定州州衙的石阶之上！”

慕容谦静静的望着面前这个痛哭流涕的诉说着段子介兵败经历原委的书记官，心里面亦是百感交集。

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实际上，对于段子介的兵败，他也是始料未及——在行军的路途上，他所听到的消息，还是段子介如何将萧阿鲁带缠着脱不了身。

但是战争就是如此，瞬息万变。如今鬓角已暗生华发的慕容谦，经历了无数的战阵，对这样的变化，即使再震惊、再危险，也已然淡然处之，从容面对。

“可怜那么多好男儿，最后随使君逃回定州的，只有三十余骑！才三十余骑！”那书记官泣不成声的哭道：“俺们定州兵，还是打不了阵战，虽然天天练习，可是连齐射都练不好，许多人都是想为亲人报仇，平素连弓都没见过，契丹人冲锋的时候，有人连两箭都射不出去，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准星，只能用箭雨，可被辽狗包围后，射不了几箭，有人就连弓都张不开的，还有人将弦拉断了，有人射出去没有力道，射不进辽狗的盔甲。俺们以前都是以多打少，这些个都不打紧，但是，但

是……俺们定州兵都不怕死，辽狗近了，俺们就用刀砍他们的马腿，马军打不过，有人便跳过去，抱着辽狗滚下马来同归于尽……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

慕容谦默默的望着他，此时他已经完全知道了段子介兵败的经过，虽然有偶然的原因，但也有必然的因子。慕容谦比谁都清楚，要培养真正能打硬仗的弓箭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年陕西沿边弓箭手，虽然平时务农，但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天天练习，甚至隔个十天半月，便会与西夏人发生小股的冲突，并不是随随便便招些农夫来，便可以成为弓箭手的。能否射准还在其次，两军交战，大部分时候，靠的是密集的箭雨随机的杀伤敌人，但是，射箭的力道与耐力，却是必须要掌握的，真正遇上硬仗的时候，一个方阵内的弓箭手可能要射出二十枝箭，甚至六十枝箭，有时他们必须整整一天都持续不断的射箭——当步兵被包围之后，将战斗拖到黑夜来临，便是唯一的选择与机会。而且，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箭能射穿敌人的铠甲，于是，力道与发射距离的选择，也要恰到好处。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训练，才可以掌握的。自秦汉以来，百姓揭竿而起，历代皆有，但在未成规模之前，又或者朝廷军队尚未完全腐化之前，往往有数万百姓做乱，数百骑训练有素的官军便可一举击溃——原因何在？这些百姓并非没有弓箭，并非不会射箭，但是，他们却是称不上“弓箭手”的。

因此，一旦段子介的定州兵被迫与相当数量的辽军正面交锋，甚至陷入包围，结果是早就注定的。

段子介能捡回一命，慕容谦便已经十分欣慰。

“你放心，这些死难将士的仇，咱们会找萧阿鲁带报的。”慕容谦待到那个书记官情绪稍稍平复，方缓缓说道：“只是不知如今定州尚有

多少兵马？段定州令你来真定，又是为何事？”

“谢大总管！”那书记官连连磕头，“如今定州尚有一千余人马，全是禁军。段使君说，如今辽人已经南下，定州兵虽少，但绝无危险，因此令下官来告知真定守军，短期之内，真定府也不会有危险……”

慕容谦听到身边传来姚雄的一声冷笑，他见那书记官不解的停了下来，忙说道：“他不是笑你。”

这倒不是假话，慕容谦也罢，姚雄也罢，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段子介的无奈之举，他明知道武骑军是王八不出壳，但终是不肯死心，又知道自己多说无益，只能如此委婉的希望武骑军能够主动出击，多少分担深州的压力。

但两人都知道，段子介的这番心意，是会被真定府的文武官员们体会的。那书记官显然也清楚这一点，否则他不会临时改变主意，先来参谒慕容谦。

“此外，还有一件事……”那书记官继续说道，“朝廷在真定府有个火器作坊，段使君想问问，能否分些工匠出来，打造点东西……”

“哦？段定州要造何物？”慕容谦奇道。

“火铳！”那书记官一面说，一面送上一张图纸，“段使君当年在京师做官时，曾见过此物的图纸，这是凭记忆画出来的，使君说，朝廷已经将此物赏赐高丽与海外诸侯，不算机密之器。”

“此物又有何用？”慕容谦一面看着图纸，一面奇怪的问道。

“段使君道，他听说邺国以此物装备军队，颇获奇效。此物虽不及

弓弩能射远，然胜在简便易用，且威力亦不小，于禁军虽然无用，非军国之器，然倘若用来装备乡兵义勇，却是易于成军。唐河之败，使君道，倘若俺们定州兵有这种火器，虽然不能挽回败却，却也未必会如此惨败。”

慕容谦仔细看着段子介亲手所画的图纸，在心里暗暗摇头。他全然无法理解这种火铳能有何用？只觉得段子介已经是病急乱医，大败之后，正在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他遭遇如此大败，朝廷不可能不追究他的责任，兴许连定州知州，他也没几日好做了。但另一方面，对于段子介在这种大败之后，居然这么快就计划着卷土重来，当真是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慕容谦心里也不由得有几分赞赏。

他怀抱着七分同情、三分欣赏，实在不忍心一口拒绝段子介的这一点要求，想了想，便委婉说道：“这火器作坊之事，恐怕本帅亦不能随便作主。你可回复段定州，他果有此意，不妨上禀宣抚使司，要临时打造这什么火铳，亦耗费时日。若是宣台许可的话，本帅以为兵器研究院那帮人既然造过这劳什子，只怕京师作坊里总有些没人要的存货，自京师运来，多半还要省事些。”

“多谢大总管指点。”

慕容谦笑着点点头，着人将这书记官送出，方转头问姚雄道：“姚将军，武骑军诸将都来了么？”

“已在外头候着。”

“那好，你出去告诉他们段定州无恙的好消息。然后让他们各自回营，一个时辰后，本帅要亲自检阅武骑军。”慕容谦沉声吩咐道：“本帅要亲眼看看，这只河朔骑军，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同一天，深州。

自三天前辽军开始再度攻城起，刘延庆便已经没怎么下过城墙，每天晚上他都是裹件披风，在城墙上囫圇睡一会。辽军的攻势论声势兴许不见得比此前几次更猛烈，但拱圣军的将领心里都很清楚——这是辽军最具威胁的一次攻城。

三日之内，城外的辽军越来越多，先是自河间府方向来了一拨辽军，然后自安平、饶阳方向又来了一拨辽军，人马众多，竟有数万之众，从旗号上来看，竟然是萧阿鲁带的部众。这让李浑尤为担心，段子介终究是没能拖住萧阿鲁带，没有人知道北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众人都识趣的刻意不提此事，只是无论如何，李浑脸上的笑容都已经消失不见。

拱圣军已经懒得清点城外辽军兵马的数量。这些兵马的到来，只是令他们将深州城围得密不透风，辽军并没有因此而轻率的增加攻城的兵力——也许在韩宝看来，是已经无此必要了。他攻城的战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拱圣军数度坠下死士与那些凿城的辽兵死战，虽然拱圣军不断的集中火器轰炸那些凿城的辽军，但是，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辽军终于在东城与北城分别凿出了四个大洞。这些大洞已经能够容耐一个人缩着身体蜷进去，这样一来，拱圣军要伤害到这些辽兵就更加困难了。他们现在需要的，只是继续耐心的扩大这些洞穴，然后堆满火药，点燃……

刘延庆早已经绝望了。

但是他心里清楚，在姚兕残忍的杀害了辽使之后，深州已经不存在

投降的可能。

城必然会破，城破之后，必然会遭屠城。

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所以，他们拼死守城，也不过是为了能多活一日便算一日。人人翘首以盼的，是援军何时到来。这是维系他们信心的唯一希望。

然后，等了三天了，援军一点音讯也没有，反倒是辽军越来越势大。

“翊麾，你瞧！”有人突然叫了起来，刘延庆循声望去，却见一个守阙锐士弯着腰，正从女墙后面，小心翼翼地伸长脖子望着城外，他猫身过去，观察城下——却见城外的辽军军阵，正发生一阵阵的骚动，几名辽军将领，正骑着高头大马，在数十骑的簇拥下，从城下辽军的军阵前，招摇走过。他们走走停停，还不时的伸手指向城头，指指点点。

“左边那厮是萧岚，右边那厮是韩宝，中间那个老头定是萧阿鲁带，还有一个是谁？”神不知鬼不觉的，田宗铠突然出现在刘延庆身边，自言自语道，几乎吓了刘延庆一跳。

他扭过头来，冷笑道：“我管他是何人呢！能与萧阿鲁带一道走在中间，必定也是个大人物。”

田宗铠笑道：“翊麾又有何打算？”

“你说呢？”刘延庆反问道，二人的眼睛，不约而同的瞥去城东那个硕果仅存的弩台。那个弩台已经被辽军的火炮轰塌一角，炸死了四五名宋军，自此之后，这具床子弩便被弃置不用，辽人似乎以为他们已经

摧毁了这具床子弩，也没有再对之进行过火炮打击。

但这并不代表这具床子弩便不能用了。

“还有没有人会用床子弩？”过了一会，刘延庆低声问道。即使在宋军中，能指挥一具床弩进行准确的射击的人，也不是很多。

“有也来不及了。”田宗铠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朝身边的士兵招了招手，领着十来个士兵，便朝着弩台跑去。

很快，随着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床子弩开始绞动起来。

刘延庆只见田宗铠顶着一个头盔，小心的把头探出来，观察着韩宝等人行进的方向与距离。

侥幸的是，辽人并没有发现田宗铠的举动。他们仍是不时的打着炮，却只是漫无目的压制着城墙上的宋军。

而城外，韩宝等人正一步步的走向田宗铠那具床子弩的射击范围。

刘延庆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再走几步！再走几步！”他在心里不停的呐喊着，双手紧紧抓住女墙，几乎抓出几道沟印来。

这是扭转战局的一次机会！

但是，就在刘延庆以为韩宝等人要踏进床子弩的射程之内时，那群辽军中有一匹战马突然人立起来，将他措手不及的主人从马背上掀翻在地。辽军一阵混乱，从军阵中冲出几十骑辽军，手忙脚乱地将受惊的战马和那倒霉的主人强行的带走。

正当刘延庆以为再次看到了希望。

然而，便在即将踏进危险的前一刻，韩宝突然勒住了坐骑，辽将们再次停了下来，嘀嘀咕咕的说了些什么，然后改变方向，回到了阵中。护驾与旌旗，顷刻间便遮蔽了他们的身影。

“直娘贼！”刘延庆几乎恶狠狠的骂出声来。他旋即转头担心的望向田宗铠，怕他意气用事射出无用之箭，却见田宗铠一脸的不甘，却终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率人退出了弩台。

韩宝与萧岚都不知道他们就此逃过了一次无妄之灾。

如今在深州的辽军，军容鼎盛，兵强马壮。

韩宝与萧岚麾下的军队，原本已达五六万众，但绝大部分，都是渤海军、汉军、部族军、属国军，须知大辽真正的精锐常备军——御帐亲军与宫分军，此番南下河北者，虽达八万骑之多，但其中三万御帐亲军，绝不会离开皇帝半步，五万余骑宫分军，分成三线作战，萧阿鲁带与萧忽古部便带走一半有多，中路的宫卫骑军总共不过两万余骑，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三路大军最后的会师，是极为重要的。但逢劲敌，大辽真正能依赖的，自然也只能是御帐亲军与常备军。

苦河之战时，韩宝与萧岚麾下军队虽多，但宫分军不过一万余骑，二人几乎是倾巢出动，与骁胜军苦战，结果折损近三成人马，这实是大辽南征以来，宫卫骑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因此才让萧岚心生怯意。

此时萧阿鲁带的西线军抵达深州，虽然多有伤亡，但其麾下宫卫骑

军仍有八九千骑，此外更有一万余骑部族、属国军；而耶律信派来的慕容提婆，虽然来得比二人预料的晚了一两日，却意外的又带来了三千骑宫卫骑兵。更让韩宝与萧岚安心的是，在东线进攻无果之后，耶律信派人断然征调了萧忽古麾下一半的宫卫骑军来中路——他们其实与耶律信一样，早已经不关心萧忽古能否取得什么战果，而这件事既能增强中路的兵力，又能恶化萧忽古与耶律信的关系，对韩宝与萧岚来说，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韩宝与萧岚终于拥有了一只庞大而可怕的军队。

单单正兵便有七八万之众，深州城下，旌旗密布连绵，倘若是站在深州城头，只怕一眼都望不到尽头，但实际上，仅仅是深州城下，也是绝对摆不下这许多兵力的。

为了防范意外出现在武邑的神射军，原本韩宝是虚张声势，只是选调了一支室韦骑兵，换上宫分军的服饰旗号，驻守武强，吓阻宋军。同时广布侦骑，巡视沿河，以便各部之间可以迅速互相增援。但如今，他已经可以从容四处部署兵力，绝不会有捉襟见肘之感。

在许多方面，韩宝和萧岚与耶律信的见解还是不谋而合的。

譬如这次慕容提婆带来的消息——耶律信早在一个月之前，便已经暗中遣使前往汴京，谋求和议，并动摇宋朝君臣抵抗之决心！慕容提婆这次还带来几个消息：皇帝与耶律信已经决定调整战略目标，要求萧岚与韩宝做好在深州附近与宋军主力决战之准备，同时，各路大军开始陆续将掳获的金帛子女送回国内，除了将士私人的掳获照例由自己处置外，大量的奴婢将被送往辽东、上京安置，替皇帝本人垦田。同时，大

辽已经正式派遣使者，经由冀州传递信息，向宋朝谋求和议！如果南朝同意，韩拖古烈将亲赴汴京，觐见南朝的太皇太后与皇帝陛下。

对于韩宝来说，慕容提婆带来的这些消息，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既然这也正是他所主张的，那么耶律信如此主张，那就更加省事了。但对于萧岚来说，这些消息却尤如当头一棒，甚至令他背脊发凉，感到一阵阵的惧意。

这时候他才真正发现，耶律信是一个远比他厉害的对手。耶律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只是一个只会鼓动皇帝打仗的武夫，而更是一个收放自如，能够随时掌握局势，并可以断然的改变策略的谋臣。

而且，他计虑之深远，更是远在自己之上。当他后知后觉的想要掌控议和之主动权之时，哪曾想到，一个月前，耶律信便已经在谋划此事，只是他将此事瞒得无人知晓而已。

萧岚突然觉得自己便象个小丑。

也许，比起耶律信来说，萧岚唯一的优势，就是耶律信杀伐过于果断，因此会竖敌过多。他一切事情，都由自己一手操纵，除了皇帝，再不与第三人商议，因此也无人知晓，无论是耶律冲哥，还是萧忽古、萧阿鲁带、韩宝，对他都难免有或多或少的不满。众将皆是一时人杰，倘若萧佑丹也罢了，但是耶律信的话，谁也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做他的棋子。

纵然他是再优秀的国手，倘若他以为的“棋子”个个心怀怨恨与不满，那么，他纵使不输在对手手上，也难免会输在他的“棋子”手上。

只是，如果谋划这些，萧岚又感觉自己象是个妒贤嫉能的小人。

幸好他们在见解上仍有分歧。

耶律信判断深州之拱圣军已经不足为虑，并且即使攻下深州、歼灭拱圣军，也未必能彻底打击宋军的斗志，因此，他要求萧岚与韩宝不必急于攻克深州，只需持续施压，进一步的削弱姚兕的兵力与斗志便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同时他要求二人加强对西南两个方向的监视，将目标转为歼灭一两支来援的宋军精锐——耶律信相信，这才是真正能彻底打击宋朝战意的胜利。既然所谓“西军”的战斗力的战斗力才是南朝最后的心防，那么倘若能歼灭一只西军精锐，南朝君臣的心防，便会彻底的瓦解。到时候他们心理上所能依赖的，便只剩下所谓的“大名府防线”，但那些装着火炮的城寨是不会走路的，当南朝重新回到了只有城池与火炮才能让他们感觉安全与可靠的时代，那么一份新的“盟书”，便唾手可得。而且，数十年之内，绝无后患。

但这一点上，萧岚与韩宝却不作此想。

韩宝对于深州势在必得，已非任何人所能劝阻。

而萧岚虽不在乎深州之得失，但他绝无半点信心歼灭一支来援的西军精锐。

没有亲历苦河之战的耶律信相信能做到的事，却是经历过那场恶战的萧岚不相信能做到的。

在萧岚看来，攻破深州、歼灭拱圣军，谋求一场类似君子馆的大捷，便已经是极限了，至于有没有后患，不妨从长计议。耶律信想要的另一次好水川^[3]，那是不切实际的，倒不如尽快攻克深州，一方面足以震慑宋朝，另一方面，也使宋朝丧失与辽军决战的急迫性，双方可以在深州一带形成僵持，从容议和。

但耶律信派来的慕容提婆，自到达深州后，便不断地给二人施加压力。此番萧岚与韩宝陪着萧阿鲁带与慕容提婆巡察深州，亦是为了尽力塞住慕容提婆的嘴巴，争取萧阿鲁带的支持。

“深州不过弹丸小城，姚兕能坚守至今，除了我军先前攻城不得其法外，南朝禁军实亦不可小觑。如今诸军会师，我军兵强马壮，而深州城内，不过是百战疲师，这正是兵法说的‘以石击卵’，古贤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今若是以火药炸城，配合大军四面同时猛攻，最多三日，少则一日，必克此城。为何反要留下这个祸害，殆无穷后患？”

“签书莫要忘记，当日晋国公也曾许过十日破城之军令状。”慕容提婆长得颇为肥胖，挺着个大肚子骑在马上，让人随时担心他会摔下来，但他说起话来，却十分刻薄，全不将韩宝放在眼里，竟直揭其短，不留半点颜面，萧岚斜眼看韩宝，见他一张脸涨得通红，怒容满面，只是不能发作，“自来要钓大鱼，便要舍得放饵。下官看这深州，已经被打成这等残破，城上南军，连头都不敢露出来，偶见着几个兵丁，都是形影憔悴，一阵风都吹倒的样子，凭城而守，那是南朝看家本领，或者还要费点心思，但倘若出城作战，找几千蛮夷，便可以收拾掉了。这迟早是嘴边的肉，又何必急于吃掉？莫非签书与晋公是怕别人说两位当世名将，攻一小小深州而不能克，致使声名受损？实在大可不必过虑，小人饶舌，自来都有，二公皆本朝重臣，仍当以大局为重……”

“扯你娘的鬼淡！”萧岚在心里骂道，他眼见着韩宝就要按捺不住，当场便要发怒，忙悄悄朝韩宝摆了摆手，示意韩宝镇静，一面冷笑道：“那只怕是郎君想多了，某与晋国公岂是顾惜私名的人？这几日也与郎君反复详说过利害，郎君只是不信，既然如此，咱们便把丑话说在前头，吾等皆是奉令行事，日后若有好歹，那也不干吾等的事。”

“那是自然。”慕容提婆昂然应道。

“既然如此，郎君这几日是时时不忘要与南朝打场硬仗，好好教训下南朝。那么某想问下郎君，需有多少人马，方能成事？”

慕容提婆立时听出萧岚话里有话，抬头望了一眼萧岚，问道：“签书之意是？”

萧岚笑道：“拦子马探得真切，武邑县便有一只南朝殿前司主力。依某看来，南朝援军若要来，南边无非是武邑、衡水，西边无非是束鹿，咱们不妨兵分三路，相互策应。郎君是兰陵王麾下第一名将，人称智勇双全，便请郎君去武强……”

“签书莫要说笑。”慕容提婆眼见着萧岚话中已现杀机，他却是不傻，神射军在武邑厚张军势，持重不出，他到了那里，进退维谷，攻则有萧岚、韩宝掣肘，绝难成功，守则落人话柄。况且宋军的援军主力多半仍是要从武邑北上，而耶律信派他来，是让他督促萧岚、韩宝去打恶仗的，他本人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论及打仗，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与韩宝相提并论，岂能傻乎乎的答应去武强？“下官岂能无些许自知之明？皇上将十万大军，交付签书与晋国公，乃是信任二公之能……”

但他话未说完，已被萧岚打断，“郎君又何必妄自菲薄。若论知人善用，某也信得过兰陵王。某已打听清楚，神射军虽属殿前司，却并未经历战阵，又是步兵，统兵之将仁多保忠，乃是西夏降将，无足称道。郎君率五千宫分军，足以一战而胜。”

“这……这……”慕容提婆被他逼得极为狼狈，立时冷汗都出来了，“听闻这神射军善于阵战，只恐……只恐……”

“无论郎君还要多少人马，某皆可成全。”萧岚冷冷说道：“某当年常听说郎君于火炮战法，颇有见解。便是要火炮，某也可以给郎君！”

慕容提婆这几日间都是咄咄逼人，萧岚一直只是一概承受，都是婉言解释，却万万料不到萧岚突然来这么一手，这分明是要借刀杀人。倘若真的有足够的兵力，慕容提婆心里面倒也未必真的害怕仁多保忠，只是耶律信给他命令并不是让他主动出击，而是要以深州为饵，寻找机会，歼灭来援一两支宋军。至于统军打仗，当然还是要由韩宝来指挥。别的他倒不怕，但他若将这差事办砸了，耶律信岂能饶他？再说他也不是三岁小儿，现在萧岚说得好听，但真的给起兵，别说火炮，连个火星都未必能给他……

但是他若是推诿不肯，萧岚便自有话说，你自己都畏敌如虎，此前所言，那自然全是放屁。

他思前想后，又觉得实在无法推脱，正要咬牙答应下来，寻着仁多保忠打一两场小仗，得一两个小胜，再做计较，却听萧阿鲁带忽然笑道：“签书便莫再与慕容将军顽笑了……”

萧阿鲁带这么一打圆场，萧岚、韩宝皆是一愣，慕容提婆当真是如蒙大赦，感激的望了萧阿鲁带一眼，却见萧阿鲁带并不理他，只是又说道：“既然兰陵王主意已定，咱们为将者，仍当奉行。这深州兵马，也当奉签书与晋公之号令，不宜分什么彼此。老夫一子死于宋人之手，一子为宋人所擒，但军旅之事，关系国族之兴亡，一时私人恩怨，实不宜过多计较。”

萧阿鲁带德高望重，萧岚与韩宝听他这么说，都只能凛然听

着，“老元帅说得极是。”

“依老夫之见，依着兰陵王的主意，让诸军休整数日，也是好的。这许多人马，也不能都拥挤在这小小深州城下。不如这样，老夫率军前往武强，一面休整，一面监视黄河南边的宋军；慕容将军率一些人马前往束鹿休整，同时监视真定府方向之宋军。签书与晋国公仍在深州，一则继续攻城，再则监视衡水宋军，三则居中策应，果真南朝援军开始进逼，诸军仍然听晋国公调遣……至于这深州城还守得了多久，便看它的造化。”

萧阿鲁带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萧岚与韩宝听说又能继续攻打深州，又能支开慕容提婆，二人对视一眼，微微点头。慕容提婆虽不甘心，但也不敢再反对。他刚刚也仔细看过深州城防，感觉凭萧岚、韩宝的兵力，总要花些时日才能成功，这也不失为缓兵之计，哪怕有四五日功夫，他也可以上报耶律信，让耶律信再给二人施压。他也知道真定府的武骑军实在不为惧，他到束鹿，也难有什么战事，又素知道萧岚、韩宝舍不得让宫卫骑军在攻城上在太大的损伤，因此忙又故作大方的笑道：“萧老元帅这是谋国之言，束鹿离静安极近，下官以为，南朝主力若然来援，多半是自南边，故此，下官若去束鹿，倒不必全带宫卫骑军，只要一两千宫分军，再带几千部族、属国军，甚至汉军亦足矣。”

萧岚与韩宝都知道他是想分薄二人手下用来攻城的兵力，但是二人皆自负数日之内，必能炸塌深州城墙，到时候拱圣军不过刀俎鱼肉，两人又都是希望自己麾下精兵越多越好的人，也乐得顺水推舟，故意说道：“难得郎君如此深明大义，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1]. 都校：军都指挥使的简称。

[2]. 使君，知州之别称。这里指段子介。

[3]. 指宋夏好水川之战，夏主元昊在好水川一举歼灭宋朝苦心经营的精锐野战军，从而宣布了整个宋仁宗时代宋朝对夏战争的彻底失败。此后，直到赵顼登基后，因为西夏不断内耗，宋朝才再度开始了西夏的攻势作战。

束鹿是深州辖下的一个县城，在深州城西边四十五宋里^[1]，境内有一南一北两条大河通过，北边是滹沱河，南边是苦河。从真定府城沿滹沱河东来，至束鹿不过一百七八十里，骑兵倍道兼程，不过一昼夜可至。但这些倒并不在慕容提婆的担心之中，在行枢密院时，他就听说过荆岳与王贍面对萧阿鲁带时的种种事迹，因此，尽管萧岚故意分给他一些杂七杂八老弱病残，他也并不争论，反故作大方的领着两千宫卫骑军，外加四千老弱汉军、一千多三四个小部族拼凑而成的部族属国军，浩浩荡荡的前往束鹿。因为辽军夺取了束鹿的常平仓，还有一些掳获的财帛不便随军携带，也堆在束鹿，因此原本在那里还驻扎了三千多部族军守卫，这样统计算下来，慕容提婆麾下，也有一万多人马。当然，最要紧的是，驻守束鹿也可以算是一个肥差，束鹿屯集的那许多财货不提，每天派些人马去西边的祁州打打草谷，那亦是不可小视的生财之道——尤其对于慕容提婆这样自南征以来，一直呆在行枢密院，一路南下，连汤都没喝到将领，能有机会摊到这样的差使，他心里面对萧阿鲁带的感激实是难以言表，便是对故意刁难他的萧岚，他也很难真正生出多少怨恨来。

便七月二日当天，萧岚、韩宝以送瘟神的心态与速度，催促着慕容提婆整军出发，慕容提婆亦半推半就，给耶律信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苦衷与“不得已”后，便高高兴兴的去了束鹿。一到束鹿，慕容提婆头一件事就是巡察仓储，然后便是“广布侦骑”，派出数队骑兵，前往祁

州打草谷，顺便侦察真定府宋军动静。因为辽军破城之时，并未遇到过激烈的抵抗，因此束鹿城内，倒也没有受过大规模的劫掠，除了县衙的府库外，只有少数商家与大户的积蓄被辽军没收，其余人户，则以摊派征税为主，除勒令各家出男丁替辽军服劳役外，每户更要捐纳不等的钱帛粮食，方可保得平安，否则全家轻则沦为奴婢，重则死于非命。慕容提婆到束鹿之前，这些摊派，早已催缴完毕，但这自然难不倒他，当天晚上，他便想出一个名目，宣布大辽要将金帛财货，运回国内，需要大量牛马驴骡助运，因此束鹿百姓，都要按户等高低，捐纳牛马驴骡，没有的话，则要折以钱帛粮食，名曰“助运钱”。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虽然萧岚与韩宝原本在西边曾经广布侦骑，最远的拦子马甚至深入真定府境内，而慕容提婆也派出了打草谷的分队前往祁州，但慕容提婆在束鹿大张旗鼓的敛财，并且公然暴露出急于要将所抢掠的财帛奴婢运回国内的意图，一时之间，束鹿辽军军心涣散，不仅各部族属国军、汉军都抓紧时间抢掠财物，做好打道回府的准备，便是宫卫骑军，也不能例外——有人成群结队私自外出打草谷，有人在县城中公然抢掠，也有些宫分军守在束鹿城外四周要道，向友军要分成，那些部族属国军、汉军抢来的东西，宫分军见面便要分一半，否则一言不合，便兵刃相见。

慕容谦虽然七月一日晚上便已到真定府，而且也并未刻意掩饰自己的行踪，然而束鹿的辽军，自慕容提婆以下，一个个懵然不知，仍以为在他们旁边，还是那只畏敌如虎的武骑军。

直到七月四日的中午，也就是慕容提婆到达束鹿县的第三天，当慕容提婆正骑着高头大马，领着一队骑兵在束鹿挨家挨户征收“助运钱”的时候，他才收到自祁州仓皇逃回来的一队败兵带回的消息，上千骑服饰相貌都很奇怪的宋军，出现在祁州的滹沱河南岸。

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慕容提婆这才匆匆忙忙停止束鹿巧取豪夺，一面派出使者，四面召回派出去的人马，一面再次派出探马，打探这支突然冒出来的宋军的动静。

宫卫骑军的拦子马很快带回消息，原来出现在祁州的这支宋军，不过八百余骑，他们沿滹沱河东来，一路并不停留，直奔深州而来，很快便到了束鹿境内，在距废弃的晏城不远处安营扎寨。他们的旗帜全是赤色战旗，战袍也以赤色为主，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左衽，有探马听到他们所说语言并非汉话，长相亦与汉人有异，其中髡发的、结辫的，所在不少，几乎令人疑心是一支大辽的部族属国军，但是其中分明也有一些宋人武官存在。

这些情报足以让慕容提婆确定这是一只宋朝的蕃骑，但他知道南朝有几支蕃军存在，他一时也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一支，让他警觉的是，真定府是没有这样的军队的，这支蕃军的出现，意味着宋军的援军已经到了真定府。不难判断，这八百蕃骑，只是一支大部队的先锋。

慕容提婆无暇哀叹自己的霉运，他绝没想到，自己在束鹿，居然也要打仗。此时他也没有时间从容思考，他知道耶律信法度森严，而萧岚、韩宝与他更非同心，宋军既然来攻，他跑是不敢跑的，否则只怕用不着耶律信下手，萧岚、韩宝便会把他宰了。因此他迅速打定一个主意，既然这八百宋军敢孤军深州，他手下也有万余人马，以多打少，先吃掉这支宋军，然后迅速退回束鹿，向萧岚、韩宝求援，二人看在束鹿的粮草积蓄的份上，也免不了要分兵救，若其不然，他便烧了粮草积蓄，逃往饶阳，到时算起账来，他也有话说——非是他不战，而是敌众我寡，而萧、韩二人拥兵不救，他不得已撤退。有了这八百骑宋军垫底，便是皇帝面前，大概也足以交差。

主意打定，慕容提婆一面着人收拾值钱细软，随军带好，一面召集起赶回来的麾下兵马，清点之后，马步军合计大约仍不下七八千之众，连夜出发，前往晏城。

这七八千人马又是一通忙乱，出发之时，已是深夜，行军时拖拖拉拉，至晏城时，竟然天已大亮，拦子马回报，那些蕃骑刚刚吃过早饭，清理完营地，正自北边直奔晏城而来。慕容提婆倒也并没有把这些宋军蕃骑放在眼里，他自恃兵力十倍于敌，便传令下去，沿着晏城废城，摆出一字长蛇阵。

他亲率仓卒到齐的一千余宫卫骑军在中间列阵，右边是三千多部族军，左边则是三千余汉军。诸军皆不曾吃饭，只等“灭此朝食”

慕容提婆绝想不到，统率着这只横山蕃军前来的，乃是左军都指挥使姚雄与指挥使任刚中。横山蕃军并不采用禁军编制，都指挥使以下，便只设指挥使，指挥使所统兵力，由三百至一千不等，这是因为绍圣中枢密院采纳慕容谦、王厚建议，横山蕃军招募兵士，皆以同部族同乡里为一指挥，而各部族各乡里所募战士，数量自难均等，枢府亦不削足适履，而是随机应变，因此编制十分灵活。其指挥使或为汉将，或为蕃将，副指挥使则全部是蕃将。姚雄与任刚中所率领的这八百骑横山蕃骑，有五百骑便全出自一个地方，以横山羌为主，杂有羌化的西北汉人，指挥使任刚中，乃是大宋仁宗朝名将任福之从孙，自熙宁间从军，颇立功勋，在诸羌中颇有威名。另外三百骑则是姚雄的亲军，本来这样的先锋军，是不当由他来担任主将的——他贵为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兼左军都指挥使，若非是父亲兄弟被围，姚雄心中焦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慕容谦也对他十分了解，知道他外表看起来从

容冷静，实则内里却是个刚烈急躁的性子，这件事情，实难相劝，便亦干脆由他去做。

慕容谦自七月二日在真定检阅武骑军，当场诛杀三名迟到校尉立威，然后便断然下令，令武骑军收拾行装，东援深州。真定府文武官员被他吓得战战兢兢，皆不敢阻拦，于是七月三日，大军便自真定府出发东行。

但姚雄却等不及这么久，慕容谦阅兵之后，七月二日的晚上，他便领着自己的亲军，挑了一个指挥的蕃骑，亲任先锋，往深州而来。一路之上，晓行夜宿，他是一肚子的着急，却又不敢过于急躁的行军，毕竟横山蕃骑已是劳师远征，一路之上，未经休整，人马疲惫，也是十分危险。若非是横山羌人平素生活艰苦，本就较汉人更能吃苦一些，他是断不敢如此轻率进军。因此，姚雄心里面是恨不能肋生双翅，直接飞到深州，一面却要慢慢调整部下的状态，让他们边行军边休息，保存足够的体力。明明急得要死，脸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偏偏他本性又是个刚烈之人，真是憋了一肚子的邪火。七月四日在祁州遇见打草谷的辽军，他击溃这小队人马后，便已知大战就在面前，虽然心里明白应该耐心等待慕容谦的主力，但却仍是不由自主的继续往前走。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已发现辽军对西边并无多少防备，欺辽人不知虚实，仓促无备；另一方面，他亦是自恃兵少，皆是骑兵，往来迅疾，大不了打不赢就跑——在父亲兄弟危在旦夕的时候，有了这样两条理由，哪怕不怎么经得起推敲，但亦足以让姚雄不去停下自己的脚步。

慕容提婆那边连夜出发，走到半路上，姚雄派出的侦骑便已经察觉。初听到敌军数量，姚雄也是大吃一惊，但他是胆大包天之人，敌人虽众，他也没有马上想着逃跑，而是亲自领着任刚中一道悄悄再去侦

察，眼见着来的这些辽军，兵马虽多，但行军之时，部伍不整，队列散乱，他那一点点退避之心，立时丢到了九霄云外。与任刚中一合计，二人回来，并不惊挠部下，只是埋头继续睡觉。一大早起来，该做什么做什么，待到清理完营地，部下都已经能看见辽人遮天蔽地的旌旗，慌慌张张前来禀报，他才从容披甲上马，召集部下。

十倍于己的辽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尽管横山蕃骑中有不少是经历过战阵的老兵，亦不免会感到惊慌——但他们当年帮西夏人打仗的时候，可不曾见过这样的将领——姚雄仿佛全然没将那些辽人放在眼里，他策马缓缓走过整个队伍，锐利的眼神，扫过每一个兵士的脸庞。

士兵们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直娘贼的契丹，离咱们不过咫尺之遥了！”姚雄一手捧着头盔，一手持鞭，指向身后，用横山羌语大声吼道：“你们是没舔过血的雏么？！”

“不是！”众人齐声吼道。

“那你们怕个鸟！”姚雄用羌语熟练的骂着脏话，“咱们要转身逃跑，那就变成被猎狗追赶的兔子，你们见过跑得过猎狗的兔子么？！”

“俺可不是他娘的兔子！”一个士兵高声回道。

众人哄然大笑。姚雄也高声笑道：“说得好！谁他娘的要做兔子，自己跑去。不愿意做兔子的，随老子往前冲！”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扫视众人，“你们看那些契丹人人多？探马已探得清楚，这些契丹人，旗帜东倒西歪，行军混乱不堪，不过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谁家命都是命，要是没十成把握，老子不会拿自己

的命开玩笑，老子是堂堂大宋振威校尉，家里在地有田有宅子，有老婆有小妾有儿有女，我他娘的嫌命长么？你们谁要想升官、想发财，想跟老子一样过好日子，就听好了——看紧我的将旗，别丢人现眼冲散了。打完这一仗，掳获大伙分了，每人再赏交钞三贯。其余的赏格照发！”他说话之中，已有一个亲兵捧着一箱交钞过来，在众人面前打开。

这番话真的是立竿见影，上万张百文面额的交钞，更是耀得众人眼花，众蕃兵们一阵欢腾。若说众人以前替西夏卖命，都是迫不得已，如今为宋朝卖命，那也不会是报效朝廷。宋廷在横山地区的免赋役期早已过了，他们加入蕃军，虽然也是承担赋役义务，但主要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这些人大多是不愿意辛苦耕种放牧，倘若幸运能加入蕃军，每月皆有薪俸柴米，在当地便足以养活一家老小。他们家境大多并不富裕，许多人穷得连女儿都嫁不出去，姚雄所立赏格，对于这些蕃兵来说，无异于一笔巨款。见利而忘害，本是人之常情，这时众人早已忘记害怕，满心期盼的，都是打赢之后分钱的场景。

姚雄策马转身，从容戴上头盔，便听任刚中在身后高声喊道：“上马！别丢了横山蕃军的脸！”他轻轻夹了一下马肚子，坐骑听话的小跑起来。

姚雄的八百横山蕃骑，始终保持着匀速前进，他看着辽人背靠着晏城废城乱哄哄的布阵，也并不心急，只是从容行进，直到距离辽军一箭多点的距离，才挥挥手，下令停止前进。

战场之上，陷入短暂的沉寂。

只有风吹过战旗，猎猎作响。

“任将军，你怎么看？”

“不足惧！”任刚中坐在马上，仿若一尊雕塑般，冷冷的回道。

“慕容！”姚雄眺望着对面的将旗，轻蔑的说道：“辱了这个姓氏！”他挥鞭指着那面将旗，“击破此军，余众自溃！”

“敢不从命！”他话音刚落，便听任刚中大声应道，摘了长矛，策马疾驰，冲向辽军阵中。姚雄连忙挥动将旗，顷刻之间，杀声震天，八百横山蕃军，如同一条赤龙，杀向慕容提婆的中军。

慕容提婆万万没想到宋军竟然敢主动进攻，却也没太放在心上，将旗一点，号角齐鸣，指挥着中军杀了出去。双方策马疾驰，边冲锋边在马上放箭，靠得近来，便以随身兵器格斗，若论弓马娴熟，武艺精湛，横山蕃军较之契丹宫卫骑军，正是旗鼓相当，甚至还要稍胜一筹。但双方混战到一起，一时之间，全无队伍阵形可言，横山蕃军素来不习阵法，自由散漫，这种混战，正是其所长；而慕容提婆这一千余宫分军，连夜行军，人马疲惫，这时又是饿着肚子仓促应战，两军缠斗在一起，打得难解难分，时间一长，许多宫分军便开始体力不支，连战马也有些脱力。这些宫分军连夜赶来，原本都只想轻松击败敌人，对于遇上如此劲敌全无心理准备，猝不及防之下，更是狼狈。

慕容提婆眼见着宫分军渐落下风，忙挥动将旗，招呼左右两军前来夹击。不料他令旗点动，忽然一把飞斧劈空而来，将他的将旗砍做两截。慕容提婆大惊失色，抬眼望去，只见一名宋将，骑着一匹黑马，手持长矛，直奔自己而来。两名亲兵迎上前去阻拦，被那宋将一人一矛，转瞬之间便挑落马下。

慕容提婆虽然肥胖，却也是素以勇力自居的，这时怒自心起，恶由

胆生，吩咐亲兵取了大斧，策马冲向那宋将，两人恶斗在一处。

那单挑慕容提婆的宋将，正是宋军指挥使任刚中。任刚中武艺过人，他远远望着慕容提婆，欺他体胖，料想必然不堪一击，不料几合下来，却是大出意料。慕容提婆双手持着一柄几十斤的大斧，舞得水泼不进，他不仅力气极大，武艺也极好，一个大胖子，骑在马上，移挪转腾竟是十分灵巧，倒是任刚中感到有些招架不住。他的长矛不敢去碰慕容提婆的大斧，被慕容提婆左削右劈，几次斧刃便挨着头皮削过，亏得任刚中自小也是在马上长大的，胯下坐骑，追随已有数年，十分默契，否则已死在慕容提婆斧下。

他支应得数十回合，气力渐渐不支，正在心中暗暗叫苦，忽然听到脑后风响，不及回看，本能的俯下身子，便见一枝羽箭破空而来，从他头上飞过，射向慕容提婆。任刚中见慕容提婆抬手一斧，拨开箭杆，他暗叫一声可惜，却下意识的拍了一下坐骑，战马听话的往左斜跨两步，便听身后嗖嗖声响，几枝羽箭连珠射来。任刚中不必回头，便已知射箭之人，必是姚雄，二人配合已久，下手全不用思考，眼见着慕容提婆挥动大斧去拨挡姚雄的羽箭，任刚中一个翻身，斜吊马侧，单手持矛，一枪扎向慕容提婆的战马，便听那畜牲一声悲鸣，前蹄一软，倒了下来，将慕容提婆甩下马去。

慕容提婆的亲兵不料突生此变，慌忙拥上前来，想要护住主将，有人忙不迭的张弓搭箭，射向任刚中，想要阻住他去伤害慕容提婆。但任刚中如何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右手拔出长矛，格开一个冲过来的亲兵，左手抽出挂在马上的佩刀，就势砍向慕容提婆。

那慕容提婆在马上极其灵活，但跌落在地，却没那么灵便，瞧见任刚中一刀砍来，翻身一滚，仍被任刚中砍中左臂，痛得他“哇”的大叫

一声，几乎昏死过去。但也是如此缓得一缓，数名亲兵已冲上前来，拼死护住，有人将他手忙脚乱抬上马车。

任刚中知道机会已失，正暗叫一声可惜，却听身后姚雄扯着嗓子用契丹话大喊：“慕容……死了！慕容……死了！”他不知道慕容提婆名字，便故意喊得含糊不清，但战场之上，哪有人来认真分辨？辽国诸军眼见着将旗已断，回头望去，又不见主将身影，倒是那些亲兵卫队，一脸惊慌，不知所措的样子，眼见着这支宋军又极其凶猛，一时间军心大乱，再无半点斗志。

慕容提婆部署在左右两边的部族军与汉军，初时虽已见着他的将旗点动，但眼见这支宋军极其凶狠，连宫卫骑军也抵挡不住，不免心存犹豫。汉军多是老弱病残，而部族属国军更是杂七杂八拼凑，各部各族，不免互相观望，绝不肯先动一步。眼见着将旗一断，更是人心浮动，无论督战的契丹将领如何催促，也无人肯前进一步。只是眼见着宫分军还在死战，看不清形势，故而迟迟没有率先逃跑。这时听到姚雄的喊叫声，又望见慕容提婆的亲兵卫队乱成一团，哪里还有人肯多花半刻来分辨一下，先是部族属国军一声大喊，也不知哪支军队率先脚底抹油，转瞬之间，三千余骑，散了个精光。左边的汉军眼见着右军跑了，焉肯自甘人后？那些部族属国军因骑着马，虽然逃跑，还不忘带着家当，但这些汉军却十有八九是没有马的，先前已走了一晚上的路，这时逃跑，若还带着兵器，穿着盔甲，又要如何跑得动？因为休说兵器，便是连盔甲，但凡穿了的，也赶紧扯下来，只求跑得轻便。

左右两军顷刻之间作鸟兽散，慕容提婆的众亲兵更加慌乱，这时也管不了太多，护着慕容提婆，便往东逃去。他们一跑，宫卫骑军仅存的一点点纪律，也荡然无存，各人纷纷掉转马头，跟着慕容提婆的亲兵一起逃去。

姚雄、任刚中却是得势不饶人，辽军一溃散，二人立即挥旗掩杀，穷追不舍，这一路猛追，竟是追了几十里，直追到束鹿城下。留守束鹿的辽军眼见着是慕容提婆败来，不敢不开城门，但城门一开，败兵如洪水般涌进，城门口一阵兵荒马乱。败兵刚走，追兵又至，守军哪知道究竟有多少宋军？只道慕容提婆七千人马，都被打得大败，谁愿意以卵击石，白白送死？败军自东门入，自西门出；守军也紧随其后，各自捎上值钱物什，四散逃出城去，将一座束鹿城，就这么着拱手让给了宋军。

姚雄憋了一肚子的气，这时方得畅快，他并不知道束鹿城中有多众军资，本待继续追赶，但辽军逃窜之时，四处纵火，顺手牵羊，残杀无辜，践踏人众，搞得束鹿城中乱成一团，他终是不能坐视不管，兼之任刚中苦苦相劝，迫不得已，方才下令收兵。

深州城。

辽军在北城上凿出的两个大洞，总算已经扩大到能容耐数人的宽度，辽军的随军工匠们算了又算，也终于认可这两个大洞已足以炸塌深州的城墙。在又一次击败试图夺取两个大洞的宋军之后，萧岚下令开始往洞里面搬填火药。仿佛意识到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守城的宋军也变得疯狂起来，他们不计伤亡，冒着箭雨，自暴自弃的往城下倾倒易燃的油、硝、木炭，甚至是火药，意图十分明显，如果辽军继续往里面堆积火药，他们就提前引燃外面火药，这样所有运送火药的辽军，都必死无疑。

这种疯狂的举动，的确吓阻了一会辽军，但辽军的工匠很快想到了方法，他们献策向城墙下同时泼散沙土和水。萧岚立刻采纳了这个建

议，派人到处寻找沙土，一担一担的运到城边，四处泼散，然后另一些辽军则挑着一桶桶的水泼在沙土上面。

这个举措立即取得了效果，宋军停止了无意义的行动，辽军又继续往洞里面有条不紊的填装火药。

这会是历史性的一刻。

萧岚骑在马上，有些洋洋得意的想着：就算只因为这一件事，他也会被载入国史。他是第一个使用火药炸塌敌人城墙的大辽将领，他攻克了由宋军精锐把守的一座坚城，全歼了一只上四军禁军……虽然略有遗憾的是，他要与韩宝分享这些荣耀，但这个时候的萧岚，可以大度的不去在乎这小小的不足。

他开始幻想城破之后的情景，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他能招降姚兕么？倘能如此，那这就是一场完美的攻城战，日后将不断的被辽国的将军们提起。人们会谈论他与韩宝的善战，谈论他们如何围困宋军，如何击退宋人的援军，如何不断的创造试验新的攻城战法……这亦会成为他今后数十年中极重要的一个政治资本。

“还要多久才能装满引爆？”萧岚有点心急的询问着部下。

“大约还要半个时辰左右……”

萧岚觉得有点等不急了，但是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宋军比以往更加猛烈的投掷石块、滚水、震天雷等物，运送火药的军队很难更快。

“城破之后，诸军全都重重有赏。深州大掠三日，让众将士都好好高兴……”萧岚高声说道，给攻城的将士提气鼓劲，但他话未说完，忽

然听到自西边传来一阵喧嚣。他转头望去，却见西城的军队，出现一阵混乱。

“出何事了？！”萧岚方皱眉问道，却见一个校尉神色慌张的骑着马疾驰而来，见着萧岚，慌忙翻身下马，跪倒在地，禀道：“签书，大事不好了！”

“慌什么？！”萧岚厉声训斥道，“慢慢说，出何事了？”

“是。禀签书，方才自束鹿逃回一伙败兵……”

“你说什么？！”萧岚几乎疑心自己听错了，“哪里？败兵？”

“是……是束鹿。是一些蛮兵，还有几个宫分军……”那校尉胆战心惊的说道，生怕萧岚一个不高兴，会迁怒于己，“他们说，从真定府来了大股的宋军，慕容提婆将军迎战失利，战死殉国。如今束鹿已经丢了，宋军正朝深州追来……”

“放你娘的狗屁！”萧岚一鞭子抽到那校尉脸上，怒道：“你敢乱我军心？！慕容提婆昨晚送到的军报，分明只有八百宋骑，他亲率八千之众，去剿灭这小股宋军。哪来的什么大败？！”

那校尉无辜挨了这一鞭，却也不敢躲闪，只能忍痛回道：“小的不敢胡说。签书若不信，请往西边大营去，那些败兵在大营中胡说八道，城西各军都已是人心惶惶。”

萧岚听得心里面也是惊疑不定，慕容提婆先后送来两份军报，道有不明身份之宋军自西边大举东来，他怀疑所发现八百骑宋军乃是宋军先锋，故大举兴兵出战，以防万一，并请求援军。萧岚与韩宝商议之后，决定先攻破深州，再调集宫卫军往援，难不成那鲜卑杂种竟然中了宋军

的计策？但是依慕容提婆所言，他率八千人马出战，其中还有两千宫卫骑军，他得遇到多少宋军，才能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萧岚抬头看了看天色，掐指算了算时间，慕容提婆的八千人马，非得在上午就被击溃，才能有败兵此时便逃窜至深州！倘若这消息是真的，那萧岚真是要不寒而慄——除非南朝西军主力大举来援，否则，八千人马，就算要吃败仗，也没有败得这么快法。

难道他们都中了石越的奸计？南朝来援的西军，竟然不是走大名府，而是走河东，下井陉？可他们如何来得这么快？而且长途行军，不经休整，便敢投入大战？但即便如此，这么多兵马，他们不是往真定府派了拦子马么？

萧岚脑子里，冒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他在心里咒骂着慕容提婆那个该死的鲜卑胖子，回头看看眼见就要攻破的深州城墙，没好气的喊着他的亲兵队长，如今统率着他的一千余骑私兵的萧排亚：“萧排亚何在？！”

萧排亚忙驱马近前，听萧岚吩咐道：“你去将那些满口浑话的王八崽子给我绑来，送到晋国公那。”

“遵令！”萧排亚欠身答应，朝身后挥挥手，领着数十骑私兵，直奔西大营而去。萧岚恶狠狠瞪了那报信的校尉一眼，一拉缰绳，“驾”地大叫一声，朝城东韩宝的中军驰去。

到了韩宝那儿，萧岚才知道韩宝也已经得到消息，正在帐中厉声讯问两个败兵，见到萧岚进来，二人对视一眼，见对方眼中都有惊惧之色。萧岚默默找了张椅子坐下，听韩宝讯问那两个败兵，那些败兵所言，却与他之前听到那校尉禀报之事，相差无几。这让萧岚更是又吃惊

又担忧。

过了好一会，韩宝终于问完话，挥手斥退那两个败兵，望着萧岚，良久，长叹一声：“签书，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谁能知道那慕容提婆如此草包？！”萧岚忿然骂道：“直娘贼的鲜卑猪，在西京之时，听说处理军务，十分能干。亦打过几仗，都称他勇武过人，许多蕃部十分畏服他……”

“如今说这些亦已无用。”韩宝摆摆手，叹道：“束鹿一丢，束鹿一丢，哎！”

萧岚亦是又悔又急，二人皆知，这束鹿一丢，西边面临巨大的威胁倒也罢了，最要紧的，是那里存着许多的粮草与掠来的财货，财货丢了，还只是心疼，粮草丢了，却是个大麻烦。虽然束鹿的那三万余石粮食也只够如今深州的大军紧巴巴的吃二十天左右，但多少总能缓解些转运的压力，但如今粮草丢了，却又多了萧阿鲁带大军数万人马要吃粮，军中余粮算算，不过只有二十余日之用了，耶律信若不尽快运粮接应，大军断粮，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好在他们还远远谈不上穷途末路。

“晋公，如今木已成舟，悔之无用。当务之急，依在下之意，仍是要急攻深州，只要攻破深州，吾等以深州为据，可攻可守，可退可走，纵然真定有百万南军前来，亦不足为惧！”

“签书说得极是。”萧岚的大话大合韩宝心意，韩宝也点头说道：“攻破深州，不过是一顿饭的事。岂能因慕容提婆这等无能鼠辈，而自乱阵脚？！吾二人仍按先前部署，下官攻东，签书攻西，打破深

州，再谋其他！”

二人谋划之后，定下心来，正要起身出帐，却听帐外禀报，萧排亚前来缴命。韩宝问过萧岚，因这时亦不必再多问那些败兵，便吩咐道：“去告诉萧将军，且将这些败兵锁起来，改日再行处置。”

那禀报的小校答应了，却不立即退出传令。

韩宝望望他，皱眉道：“还有何事么？”

小校低了头，不敢看韩宝，低声回道：“帐外还有耶律薛禅以下一千诸部族、属国节度使、详稳求见……”

韩宝看了一眼萧岚，转头问小校道：“他们来干甚么？”

“众人听说束鹿丢了……”

“我知道了！”韩宝立时明白，挥手打断小校，道：“让他们进来罢。”

萧岚虽然令萧排亚将那些败兵全都抓了起来，但是为时已晚，束鹿兵败之事，早已在西大营传开，而且是一传十，十传百，转眼之间，深州城外的辽军，全都听说了此事。自那些败兵口中，宋军已被传说得不知道有几万人，如此军中以讹传讹，更是人心惶惶。一般将士，对束鹿的粮草倒不甚关心，但倘若有一只庞大的敌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这份危险，便足以让他们无心恋战，何况还有许多部族将掠夺来的财货中不便随军携带的放在束鹿，这时听说束鹿丢了，当真是气急败坏，哪里还有心思去打面前的深州城。一时之间，除了契丹军队仍在打炮放

箭，各部族、属国军，一大半倒收了弓箭，没人肯继续射箭，有人甚至开始回营收拾行装，只等一声令下，便要开拔。便是众汉军，也是心存观望，不肯用力。没了密集的箭雨掩护，单靠着那几门火炮，往城洞里运送火药也受到阻挠，几乎便是停了下来。众契丹将士不知所措的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韩敌猎、萧吼骑着战马，不断往来诸军督战，大声喊叫，但是除了汉军开始稀稀拉拉的射着箭，诸部族、属国军却是无人理会他们。

这些节度使、详稳们，都自动的聚集到韩宝的中军大帐前，等着韩宝下令撤退。

尤其是城西，以部族、属国军为主，没有人愿意在那里将后背露给那只顷刻之间便将慕容提婆打得全军溃败的宋军。

但这些节度使、详稳们还有是几分畏惧韩宝的，被韩宝召见帐中之后，却也无人敢吭声，只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谁也不敢做仗马之鸣。

当真触了韩宝的晦气，被韩宝一刀砍了，难道他们还真能造反不成？这个胆子，他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的。

韩宝冷冷地望着这一群节度使、详稳们，强压心中怒火，倘若这些家伙是契丹人，韩宝早将他们一个个的砍了，但是，对付这些家奴，手段不能如此简单。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心平气和一些，将目光投向耶律薛禅。

“老将军，连你也动摇了么？”

耶律薛禅羞愧的避开韩宝的目光，抱拳回道：“晋国公，非是吾等

胆怯，实是西面局势不明，倘若果真有大队宋兵自西而来，吾等却全然无备，与深州宋军拼个你死我活，岂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能这般快的击溃慕容提婆大军，宋军只怕有三四万之众……”

“诸公也是这般想么？”韩宝不动声色的环顾众人。

众节度使、详稳纷纷点头称是，七嘴八舌的应道。

“实是不可不防……”

“依我看，咱们已中宋人之计，这深州是宋军之诱饵无疑……”

“南人也说，小心使得万年船。行军打仗，不是儿戏，还是小心为上……”

“诸公差矣！”韩宝高声说道，他目光扫过帐中，帐内立时便安静下来，“诸公可想清楚了，束鹿离深州城有四十五里，宋人要是步军，要走差不多一整日。倘若是马军，至少也要走半日！诸公看看天色，束鹿的宋军即便大战之后，全不休整，立即行军，到深州，亦已是半夜——敢问诸公，若是公等指挥大军，明知道前方有一支人马众多的敌军，公等敢连续行军，半夜至敌人面前么？！”

“本帅敢说，没有人敢！倘若谁敢如此，他们前来，亦是送死！”韩宝厉声说道，“然诸公再看看深州城，只要一个时辰，不！只要半个时辰，便可攻破！”

“诸公，咬进嘴里的肉也要吐出来么？！这时候放深州一条生路，然后让束鹿的宋军与之合师，得到深州的向导、粮草、军资，然后从容与我们作战？打蛇不死，必为蛇咬！拱圣军如今只剩最后一口气，但我们此时若不掐断这最后一口气，得到兵员补充，便又是一支强敌！”

“反之，咱们倘若能齐心协力，尽快攻下深州。一则可无后顾之忧，再则可以深州为据点，大军有安身之处，况且深州城内，粮草财帛不少，更可补束鹿之失。宋军纵然有再多人马，咱们得了深州，又何惧之有？”

“况诸公皆是北国勇士，又岂能做出闻风而逃之事？此事传回国内，是全族皆为人耻笑！以本帅看来，束鹿敌情未明，不必自乱阵脚。当务之急，是要急攻深州！只要攻下深州，咱们便已立于不败之地，怕他宋军个鸟？！”

韩宝自信满满，对众人晓以利害，眼见着众心稍安，他深知此时定要趁热打铁，正要下令众将各回本部，协力攻城，不料便有此时，有探马疾驰而来，至营外翻身下马，高声喊道：“报——”

韩宝虽然不知何事，但他见众人脸上又露出怀疑之色，只得故示大方，喝令道：“传进来！”

那探马疾趋入帐，抬头一看，看见帐内这许多人，不由一愣，叩着头后，迟疑着不敢说话。韩宝心知有异，但他要向这众将显示他开诚布公，并无隐瞒欺骗之意，这时也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尔有何事？速速报来！”

“是！”那探马带来的原是紧急军情，这时也无暇多想，禀道：“禀晋公，沿河拦子马发现苦河南岸，有宋军大队人马，正欲强行渡河！”

他这话一说，中军帐内，顿时炸开了锅，众人皆是惊疑不定，连萧岚都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问道：“可看清旗号？”

“回签书，看得清楚，是南朝骁胜军旗号，有唐、李两面将旗！”

“尚不死心么？！”韩宝冷笑道，此时他早已侦知对岸宋军的统帅是谁，骂道：“唐康、李浩二贼，又来送死。”

但是那些节度使、详稳们却不是这么想，连耶律薛禅都忍不住说道：“晋公，西边宋军方攻下束鹿，如今南边又有骁胜渡河，此必是宋人事先相约，便要在今日，两面夹击，救援深州。既然如此，只怕束鹿宋军，也不会在束鹿久留……”

“是啊，老将军说得不错……”众人纷纷附和。“定是如此无疑。”“咱们还须早做打算！”“不可硬打深州了……”

这却也由不得他们不如此想，便是萧岚，心里也开始动摇，他也疑心这是宋军事先约好，开始大举反攻了。倘若真的是如此，那么，继续攻打深州，便是冒险。时间是极宝贵的，若是敌众我寡，大军被拖在深州，却被宋军合围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知道此时此刻，若是他表露出半点动摇，韩宝便再难压制住这些节度使、详稳们，而在他心里，对于就此放弃深州，仍是十分的不甘。攻取深州的诱惑与对被宋军两面夹击的害怕在他心里激烈的交战着，一时实是难以取舍。他慢慢的坐回座位，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斗争。

“诸公！”韩宝喝止住众人的议论，尽管他心里也是十分震惊，但他表露在众人面前的，仍是镇定自若的坚定，“此不过巧合尔！”

“这如何能说是巧合？束鹿方败，唐康、李浩又来，定有预谋啊，晋公！”

“若是预谋，宋军必待束鹿之兵兵临深州，牵制我军，唐康、李浩

再从容渡河。”韩宝断然说道，“今日吾军控弦之士数万，诸公奈何畏敌如虎？！”

他说着，刷地一声，拔出佩剑，惊得满营震慑，立时无人再敢多说一句，韩宝挥剑砍向书案，便听一块案角掉落地上，他环视众人，厉声说道：“诸公听清了，吾意已决，若要韩宝闻风而逃，除非日自西升！今日之事，若吾辈不能同心协力，心怀首鼠，自乱阵脚，则必为宋人所乘。吾当重申军法，诸部敢未闻令而擅退者，兴连坐之法，阖族老幼，尽皆处死！莫谓言之不预！”

萧岚虽然心中忐忑，但韩宝既已定策，他也决然起身，高声说道：“诸公，吾契丹诸军，当为表率！我当申令军中，一人后退，全队斩首！我亦素知各部各族之间，或有嫌隙，然如今大敌当前，当弃小怨。诸部之间，敢有闻败而不救者，以通敌论，全族皆处死！若能同心协力，打下深州，我萧岚在此保证，深州城中珍宝财货子女，尽归诸部所有！我契丹、渤海、汉军，由朝廷另行赏赐！”

萧岚许以重赏，韩宝威之重责，兼之诸部节度使、详稳，素畏韩宝，这时纵有不情不愿，亦只得硬着头皮应道：“愿听签书、晋公调遣！”

韩宝默默看了众人一眼，他知道仅是这样压制住这些人仍是不够的，他仍要做一些部署，哪怕暂时安住他们的心，令他们心中感觉到战胜的希望仍然很大，他们才会真正拼死效力。

他默然一会，又说道：“诸公看到那几个大洞了？火药装满，深州城墙便会炸塌。宋军纵然自西、南两面而来，其各军往来，总有个先后。以时间来算，唐康、李浩来得快，束鹿之敌来得慢。若我军能在束

鹿之敌到来之前，攻破深州、击退唐康、李浩，则束鹿之敌闻之，必然惧而退师。其若敢孤军远来，正可一鼓而破之！”

他这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

“既然如此，耶律薛禅老将军是老成稳重之人，本帅令老将军率本部兵马，在西北布阵，广布侦骑，以备非常。请萧签书统率诸军，协力攻城，打破深州。本帅亲率五千宫卫骑军，前往苦河，唐康、李浩若敢渡河，本帅便将他们赶进苦河喂王八！”

韩宝的这番部署，的确令众人都安心不少。

有耶律薛禅放哨，韩宝亲自去备御唐康、李浩，只要尽快攻下深州，击退唐康、李浩，那么，有了深州做据点，束鹿的宋军看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而且，经过韩宝与萧岚的一番分析，当初猛然听到束鹿丢失、慕容提婆大败的那种心理上的震撼，也慢慢缓解了不少。众人心里面也是相信深州很快就能攻破的，这时候他们开始想起萧岚许下的赏赐，又开始垂涎起城中的财物来。尤其是在束鹿损失不菲的那些部族，更加无法不对深州的财宝动心。

韩宝知道他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势，又说道：“望诸公同心协心，天黑之前，打破深州，今晚咱们便在深州城内开庆功宴！”说罢，挥挥手，众人连忙躬身退出，各回本阵。

韩宝目送这些节度使、详稳们鱼贯退出帐中，方转身望着萧岚，抱拳道：“签书，深州便拜托了！”说罢，压低声音道：“慕容提婆那厮如何兵败，仍不得不防，今日必要攻下深州！”

萧岚点点头，抱拳回道：“晋公尽管放心。”

萧岚目送着韩宝点兵离去，方回到城北本阵之中。

在攻城的这等紧急关头，居然要分兵他出，而且连主将也亲自离开，这已经不能用犯兵家忌讳来形容了，甚至是有有点荒诞不经。然而当事情发生之时，竟又是如此的顺理成章。

萧岚努力的不让这番变故影响自己，他回到本阵之时，辽军的攻城已经重新开始——好在深州城外的辽军兵力的确雄厚，尽管分出不少的兵力，但是攻城的火力，却并没有受到影响。在他们进帐会议之时，攻城出现了一小会的松懈，宋军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夺回那两个大洞，但在萧吼与韩敌猎的指挥下，拱圣军的最后一次努力，也被挫败了。

萧岚骑在自己心爱的坐骑上，远远望着他的士兵们继续有条不紊的将火药送进两个大洞中，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他细心的观察到，宋军在做了最后徒劳无功的抵抗之后，开始悄悄的撤离北面的城墙。萧岚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倘若他此时下令云梯攻城的话，夺取北城墙将易如反掌。但他又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也许姚兕就是想他如此，令两军在狭窄的城墙上缠斗，让他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点燃火药，从而苟延残喘，或者另生他计。

萧岚打定主意，在这个最后的关头，他绝不自作聪明，致人可乘之机。

终于，身边的工匠头目向他禀报，火药已经足够了。

萧岚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耶律薛禅没有回音，这便是好消息——他们终于抢占了先机。他朝传令官点点头，然后下了马来，

将战马交给亲兵。传令官开始吹响手中的号角，按着事先的约定，所有深州城外骑在马上的辽军将士，听到这号角声后，都一齐下马，看紧自己的坐骑。

城洞里的士兵、工匠，点燃了引线，然后迅速的钻进木驴内，朝北边的本阵飞奔而来。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虽然号角长鸣，炮声不断，但可能是因为四城诸军都停止了那漫天蔽地的箭雨射击，萧岚尽管产生了一丝错觉，仿佛整座深州城，都陷入一种短暂的沉寂之中。

然后，突然之间，他感觉到大地一阵巨大的晃动，“轰”地一声，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巨大的声响传来，让他短暂的失去了听力，他的眼前，出现一副无比观壮的景象——伴随着刺目的火光，直冲云霄的烟尘，他面前那道曾经久攻不下的城墙，在一瞬间，轰然倒塌，如齑粉一般，化为一堆废墟。

在萧岚的身后，许多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契丹人、室韦人、阻卜人，甚至渤海人、汉人，都匍匐倒地，双手合什，口里不断的祈祷着。尽管许多辽人已经见识过火炮的威力，但是，如此巨大的破坏之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仍是鬼神才有的力量。对于笃信鬼神的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

萧岚默默的望着这一切，听到韩敌猎在身旁兴奋的说道：“深州，总算到手了！”

[1]. 此据《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輿纪要》谓二十五里，亦不取。《中国历史地图册》相关图页束鹿之标注方位亦疑有误，请读者仍以本书描叙为准。

但是韩敌猎显然高兴得太早了些。

当那漫天的灰尘渐渐散开，萧岚身边的传令官都已经将进攻的号角举到了嘴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北城倒塌之后，在那堆废墟之后，不知何时，宋人竟然悄没声息的，挖出一条宽近一步，深逾数尺，绵延数里，连接东西两城的壕沟！

甚至众人还可以隐约看见，在东城城墙之内，也有一条这样的壕沟，只是看起来尚未完工。显然，宋人在发现北城吃紧后，集中了全部的人力，来挖掘北城这条壕沟。他们用挖壕沟的砖土，便在壕沟的内侧，砌起了一道矮小的土墙，有数个缺口，则布置了数重拒马。

这条壕沟挖掘的地点十分巧妙，它正好位于城外望楼观察的死角，而当北城被炸塌之时，塌倒的城墙，虽然也波及到了这条壕沟，但却并未填满它——这很难判断是因为城内工匠的精确计算，还是单纯由于幸运。

于是，萧岚与众辽军将士们发现，他们炸塌了城墙，但面前仍然还有一座硬寨要攻打！

望着一队队持弩张弓站立在土墙、拒马之后严阵以待的宋军，连萧岚都忍不住感叹起来：“壮哉！姚武之！”韩敌猎也是低声赞道：“此

真吾辈之楷模！”

“可惜绝非吾辈福音。”萧岚回头看了韩敌猎一眼，苦笑道。

韩敌猎点点头，指着眼前的那些宋军，道：“但我不信那些人都是拱圣军！其中必有乡兵鱼目混珠者。”

“所见极是！”萧岚微微额首，“可惜没有时间分辨了，试试便知。”说罢，侧过头，对一个传令官喝道：“传令，诸部继续射箭，牵制宋军，把火炮、箭楼都给我推过来，对着那土墙后面打！”

“得令！”

“令汉军备好布袋，不管他们用什么，土也罢，柴也罢，总之，将那壕沟给我填了！”

“得令！”

一个个传令官接过令箭，纵马飞奔而去。

萧岚再次转过头，望着那道土墙，冷冷的说道：“我便不信了，城墙我们都打塌了，还怕这道小小的土墙！给我打！”

他的话音落下，身后炮声再次响起，士兵们拼命地推着箭楼移动着，调整位置，很快，漫天的矢石，再次如雨点一样，砸向宋军的土墙后面。

这是自围攻深州以来，萧岚所见过的最血腥的一次战斗。

尽管火炮的精准度仍有问题，而且数量太少，每发一炮，又需要间隔相当的时间发下一炮，但是，对于在土墙、拒马后面列阵防守的宋军

来说，仍然是巨大的威胁，只要有一炮落在他们中间，就是血肉横飞，往往会有十个，甚至更多的人丧命。而他们举在头顶的盾牌，对火炮毫无防御之力。

但是，为了维持阵形，宋军就那里坚定的站在那里，高举着盾牌，任由火炮来炸。每当有人牺牲，便立即又有人补上。没有了城墙，但宋军没有丧失他们重兵方阵的传统，哪怕拱圣军是一只骑兵，也毫不逊色。他们用无畏的牺牲与纪律来对抗火炮，充分利用了辽军火炮射击精准度欠佳与数量太少的缺点。

与此同时，他们的弓弩手精确的射杀着在盾牌、木板的掩护下，背着土袋薪柴想要填壕的汉军，他们远远的丢出一种火器，这种火器不会爆炸，但会放出呛人口鼻的烟雾，同时还能遮蔽辽军的视野。

当好不容易有汉军冲近了，从土墙中间，变戏法般，出现一个个的小洞，宋军从小洞中用长达数丈的长矛，刺杀试图靠近壕沟的敌人。

辽军在箭雨与火炮的掩护下，一次次的冲锋，却一次次的被打退。

萧岚完全无法理解，拱圣军也罢了，那些穿着拱圣军衣服的乡兵义勇，究竟是如何做到这种无畏的？！难不成姚兕将他的全部主力都集中到了此处？倘若连乡兵义勇都能在火炮面前如此无畏，那么，大辽诸臣所津津乐道的火炮对重兵方阵的优势，岂非是一个夜郎自大的笑话？

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也无法去思考答案，他心中所能想的，也只有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不惜代价，都要攻下深州！

但是现实却不那么让人称心如意。

他让传令官去下令四面同时攻城，但其余三城的部族军却并不那么

肯尽力，各部将领都想着北城已经炸开缺口，虽遇阻碍，但取胜是迟早之事，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马上就要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付出过多的伤亡——诸部族属国节度使、详稳心里很明白，事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功劳最大，就会给你最多的战利品。实力最强的部族，才能抢夺最多的财货。此前迫于韩宝的威压也就罢了，但是如今，众人一方面惦记着分享深州的战利品，一方面提防着束鹿的那支宋军，韩宝已离开深州城下，契丹人眼见着又有求于自己，谁也不是傻瓜，谁也不可能不为自己多留几个心眼。

因此萧岚虽然下令，诸部攻城，却并不肯卖命，虽也装模作样扛着云梯冲锋，但城下一阵箭雨射下，便立刻退了。如此反复，不过做样子，应付应付。

萧岚此时也不能真的与他们翻脸，只得权且忍气吞声，集中兵力，攻打土墙。

然而欲速则不达，他心急如焚，急欲攻下深州，不断着人催促炮手放炮，打到半晌，忽听身后几声巨响，竟然有三门火炮炸膛爆裂了——这些火炮都是大辽最珍贵的武器，不但萧岚心疼得要命，剩下的几门火炮炮膛也是热得发烫，因为连续炸膛，炮手们也不敢再发炮，生怕再出事故，不仅累自己丢了性命，事后更怕被惩罚，萧岚亦不敢强求，只得令他们暂时歇息一阵。

但没了火炮的助阵，拱圣军的方阵，更是显得坚不可摧。

辽军一次次的进攻，抛下了不知多少具尸体，换来的，只是在两个时辰之后，终于将壕沟填平了一小段。然而，不待萧岚下令从那儿进攻，宋军已经将准备好的油脂等物，疯狂的泼散到被填平的壕沟上，然

后丢上一个个的火把，顷刻之间，那段壕沟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萧岚不得不再一次组织人马，冒着生命危险，去用沙土扑灭大火。

如此反复的争夺，厮杀，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伤亡，萧岚甚至孤注一掷，下令余下的宫卫骑军与他们的家丁，也下了马去冲杀，与汉军夹杂在一起去填壕沟、争夺一段土墙，然而，直到太阳西沉，他也未能攻破那道低矮的土墙。

而他的士兵们，已经累到脱力。

终于，在损失了两千余名汉军、部族属国军，数百名家丁，还有几十名宫卫骑军后，萧岚再也抵受不住，下令鸣金收兵。

他这时候根本不想再去想深州的宋军究竟损失了多少人马，不管姚兕损失了多少人，他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他完全无法理解，姚兕是如何守下来的，他只知道，如果姚兕真的能逃过这一劫，从此以后，也许他都会畏惧与此人交战。

实际上，就在此时，他已经宁愿去面对束鹿那些宋军，也不愿意再面对姚兕。他几乎要以为，若再与姚兕打上一天，他真的会怀疑自己究竟会不会打仗？

便几乎在萧岚鸣金收兵的同时，深州城南十里。

韩宝领着他的宫分军正得胜归来，这一次与骁胜军的交锋，没费什么力气，事实上，倒是他过于谨慎了，唐康、李浩虽然摆出了渡河的阵势，但是在两百余人的先锋被击溃后，他们便只敢隔河列阵，以小船在

苦河上巡弋，结果两军隔着苦河，布阵互射，唐康、李浩进则无胆，退则不甘，与韩宝僵持到黄昏，才悻悻撤阵。韩宝确信不会再有他变，留下五百人马守河，便率领大队人马返回深州。

众人虽是只得了个小胜，但心情都是不错，许多将士放松的在马上吹起胡笳，满心以为回来之后，必能进深州城安歇。

然后，走到城南十里，众人终于可以看清深州城头的旗帜之时，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拱圣军还在？！”韩宝远望着深州南城上那一面面赤红的战旗，一时愕然。

同一天，大宋北京大名府。

宣抚使司。

石越与折可适、李祥上午巡视完和诜与何去非的环营车阵，回到行辕，范翔又送来唐康、李浩的一份札子，他打开看完，观看雄武一军环营车阵时的兴奋之情，便一扫而光。

又是互相攻讦！

自七月二日开始，不到三天的时间，唐康、李浩、郭元度与仁多保忠之间的相互攻击、指责，已经让石越忍无可忍。七月二日，唐康、李浩、郭元度分别上书宣台，指责仁多保忠玩寇自重，坐观深州成败。当日石越回文狠狠的训斥了三人一顿，一面又令仁多保忠解释为何在武邑逗留不进。不料非但唐、李、郭三人大不服气，再度上书，痛陈深州之

危殆，变本加厉的指责仁多保忠是报旧怨，暗示当年姚兕与仁多保忠一族有怨；仁多保忠也上书赌咒发誓，不仅细细说明自己在武邑如此部署的原因，宣称自己全是为战局考虑，更是不甘示弱，反过来痛斥唐康、李浩进退失机，败军辱国，指斥郭元度阳奉阴违，外廉内贪，受唐康贿赂而污陷主帅。

石越迫不得已，干脆各打二十大板，回文将双方都骂了个狗血淋头。并严令唐康、李浩、郭元度三人，必须听从仁多保忠节度，否则严惩不怠。

郭元度看起来是老实地了，但唐康与李浩却仍不服气。

二人送到宣台的这份札子，是禀报宣台，他们的探马的情报表明，自段子介之败后，深州已有旦夕之祸，二人既被委以专阃之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虽然明知兵微将寡，难以成功，也要说服麾下众将，冒险一试，再次渡河，救援深州，庶几以报皇恩。

这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唐康既然说服不了仁多保忠，便开始攻击仁多保忠；既然扳不倒仁多保忠，那也绝不肯听仁多保忠节制。因此，二人便要打仗，也不向仁多保忠报告，而是直接向宣台禀报。

这让石越心里十分的恼火，但是要处理起来，却是十分棘手。这与他十几年前平夏时的情况大为不同，平夏之时，上面有一个意志坚定的皇帝，宰相们虽有分歧，但便是吕惠卿，对他也并无掣肘；下面则是刚刚经历军事改革，整编方毕的禁军，军队之间虽也有派系，但主要还是与西夏作战已久的西军，大体来说，那个时候，从皇帝到普通的将领，都是抱着一种同仇敌忾的态度，希望大宋朝在励精图治之后，打一场扭转国运的战争。因为，许多的分歧，都被这种大的心态所掩盖。

而如今呢？石越权位虽然远重于平夏之时，但他所处的环境，也已大不相同。

较之十余年前，大宋朝上上下下，早已自视为强国。十余年前对西夏，西夏弱，宋朝强，而宋朝仍然视内部纷争不已的西夏为强敌，谁也不敢有任何的大意与轻视；可现在，纵然以实力来说，辽国与大宋不过半斤八两，棋逢对手，但是朝野之中，许多人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的。这种自信心既是好事，却也是坏事。坏的一方面，便是因为过于自信，于是大敌当前，内部的矛盾，该有仍然有。

朝廷之中有矛盾，将领之间也有矛盾，在河北打仗，他要驾驭的是几乎大宋军队中的所有派系，有许多将领，虽然经历了对西夏的战争，作战经验更加丰富，但是坏的一面却是，他们的官爵更高，资历更深，更难驾驭，更麻烦的是，许多人还与朝中党派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在以前，他要对付的，不过是种谔等区区数人而已——而且种谔这些人，想法与他其实也没多大的分歧。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在进攻作战之时的分歧，永远会比防御作战时要来得少。

不管怎么说，对付唐康、李浩、仁多保忠，甚至是郭元度，石越也不是一句“行军法”便威胁得了的。仁多保忠虽是异族，但有保驾勤王之功，忠心耿耿；唐康与他亲如兄弟，恃宠而骄亦是难免；李浩资历极深，又是新党，石越如果不想惹出大风浪来，轻易也不能定他罪名……便是郭元度，朝中也是有人的。

况且他能把唐康怎么样？别说他下不了这个手。就算唐康与他毫无关系，便在七月四日，他刚刚收到小皇帝亲自拟写的一份诏书，诏书中小皇帝不仅称赞了姚兕与拱圣军守城之英勇，还褒奖了唐康、李浩不惧强敌，救援深州的忠义，诏书称他们虽未竟全功，但大战契丹精锐骑

兵，已令韩宝、萧岚胆寒。更重要的是，“袍泽有难，则感同身受，义之所在，则奋不顾身”，较之大宋朝一朝宣扬的契丹人“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卑劣，更是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大宋之所以必然击败辽人之铁证……

石越分明的感觉到，小皇帝已经不甘寂寞，在这场战争中，他已经开始一点点的宣示自己的存在，而且，只要有机会，小皇帝就嘉奖、称赞那些敢于进攻，敢于与契丹打硬仗的将领与军队，而不论其是非成败。

这分明是包含深意的！

皇帝的确很聪明。

这实际上，也是对石越施压。

尽管现在皇帝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至少枢密使范纯仁不会因此施压石越必须救援深州，御前会议也保持了足够的耐心。但皇帝就是皇帝，大宋朝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他的影响力没有人敢小觑。

况且，实际上韩维与范纯仁也很关心深州的存亡。

而且，仁多保忠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深州今日的局面，与唐康、李浩擅自进兵，损兵折将，致使实力大损是有直接关系的。倘若骁胜军、环州义勇等到神射军到来，两军合兵进攻，步骑配合，深州不至于落到这般境地。仁多保忠认为自己也是主张救援深州的，只是在骁胜军实力大损，辽军已然有备的情况下，他迫不得已，才取其下策，屯兵武邑。

但这些都不代表石越可以去打皇帝的脸。

他能顶住压力，不再采取添油战术，继续往冀州派些无用的援军，便已经不错了。按理说他是应该这样做的，万一深州果真失守，宣抚使司至少可以以此推卸责任，而不必背黑锅，被人指责他救援不力。

这算是他当到右丞相的一个好处——官越大，表示背得起的黑锅越大。

石越同样深知深州若然失守，对士气民心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战争的走向，宣抚使司关于深州的情况是一日两报，但是，他绝不会因此而乱了阵脚。他知道唐康的那点心思，唐康将深州视为他青云路上最好的一块垫脚石，只要保住了深州，对他的前程有着极大的好处。但是，对于唐康因此而沉不住气，进退失据，气急败坏，石越亦不由得有些失望。

倘若让唐康处在他现在的位置上，他能按捺得住么？

有大格局者，无时无刻，都能把握住自己的节奏，不会轻易的因为一些小小的利害，便随着别人的节奏起舞，在这个方面，唐康仍需要更多的历练。

其实石越心里面也是很焦急的，他不断的着人去催促王厚、何畏之以及来援的西军诸部，同时派出数拨使者询问慕容谦的情况——此事倒是让他稍觉安慰，至少慕容谦已经到了真定府。而且便在慕容谦抵达真定府的当日，渭州蕃骑也到了井陉——他们在路上遇到道路被洪水冲坏，因此耽搁了不少时日。

对于慕容谦，他是放心得下的，因此他只是令他便宜行事，自己决定是否要救援深州——他知道姚雄在慕容军中，倘若过多催促，反而会

干扰慕容谦的判断。

但唐康……石越丢下唐康、李浩的札子，止不住的摇头。

“丞相，还有一封札子，是定州段子介送来的……”范翔注意到石越的脸色，猜到定是对唐康有所不满，他因与唐康相善，自免不了要从中缓颊。实际上，唐康、李浩在苦河无功而返，上呈枢府的报告，虽经石越过目，却也是范翔的手笔。小皇帝会下诏大赞唐康、李浩的功绩，与这份报告的措辞巧妙，自然大大有关。

“他说什么？”石越以为是请罪的札子，也不打开，只是向范翔问道。

“他想要火铳……”

“火铳？”石越愣了一下。

范翔却是会错了意，忙解释道：“听说是兵研究造的一个手持火炮……”

“他不知道如今有多少人弹劾他么？”石越打断范翔，“这段子介，他不赶紧上表给自己辩护两句，还要什么火铳？败军辱国，他还想着能做定州知州？”

范翔也是吃了一惊，“朝廷已经下旨了么？”想想，又实为段子介不平，忍不住又说道：“这实是不公平！”

“有何不平？”石越冷冷说道：“打了败仗，便要承担责任。这是国家法度，凡是吃败仗的，都要受处分。”

“丞相，恕下官直言，这可不是多劳多怨么？镇、定那些人，缨城自守，自然不会吃败仗，也挨不到处罚。段子介这样，反而要受责罚。胜败兵家常事……”

“借口何人不会找？”石越哼一声，范翔不敢再多说，却听石越又说道：“吃了败仗，不管是何原因，总要受处分。这个法度不能废，否则后患无穷。不过朝廷亦不是不知道他的苦衷，御前会议定议，罢段子介定州知州、飞武一军都指挥使之职，但大敌当前，仍许他戴罪立功，权领定州军州事，以观后效。”

这责罚却是极轻了，范翔放下心来，笑道：“这定是丞相保他了。”

“我保他有何用？”石越淡然说道，“皇上亦看中他，亲口替他说情，总不能两府诸公连皇帝的面子都不买。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前程，想着什么火铳？他说了要火铳做甚么？”

“他想重练新兵。”范翔与石越相处日久，渐知石越心意，听石越说话，知道表面上石越虽不假辞色，实则是已经许了，因笑道：“原本弩是最好的，训练亦简单，但他怕朝廷不会将弩这种军国之器颁给他的定州兵。”

“大敌当前，还墨守成规。不过，这兵器研究院何时造出火铳的？我如何不知道？”

“丞相日理万机，哪能连兵研院这些些小事，亦能操心？或曾禀告丞相，丞相忘记，亦未可知。”范翔笑道：“不管怎么说，昔诸葛武侯罚二十以上皆亲揽，实不足法。学生已经查过，这火铳当日兵器研究院造了一批为试验之用，因非军国之器，便束之高阁。后来朝廷曾将图纸

赏给高丽与邺国，那批火铳便封存起来了。”

石越疑惑的看了范翔一眼，“你如何知道这么清楚？这段子介的公文来了多久？你便行文给枢府了？”

“段子介文书上午方至。”范翔笑道：“学生如何记得这许多事？幸而宣台之中，有个博闻强记之人。十日前丞相令勾当公事黄裳回汴京清查火器账册，看看朝廷有多少火器，各存于何处，以备不时之需，黄裳回来之后，便是个活账册，凡与火器有关之事，只要问他，莫不清楚。这甚么火铳，哪怕让兵研院自己去查，没个十天半月，只怕他们也不会有结果。”

“他们造了多少火铳？”

“当时造了四百支，其中有八十三支登记报废，计有三百一十七支，一直封存在汴京火器库。”

石越点点头，道：“段子介既然要，便全部给他。再令真定府武库拨给他三百架弩，一百匹马。你回文给他，兵不在多，而在精。不要重蹈覆辙，少招些无赖地痞，招兵要招老实本份，有家有业之人。本相不指望他立建奇功，不要急于雪耻，要沉得住气。”

“是。”范翔连忙答应了。

石越吩咐完毕，将段子介的札子丢到一边，又问道：“河东那边如何了？”

“观吕惠卿、章粼、折克行、吴安国、种朴的报告，似可确定耶律冲哥并无真正攻打河东之意，其只想牵制河东诸军。十天前，种朴派兵出雁门试探，夺了辽人两寨，但回程途中，又被耶律冲哥伏击，损兵折

将。昨日枢府送来折克行、吕惠卿的奏折抄本，尚未及上呈丞相过目……”

“哦，他二人说什么？”

“折克行称此刻与耶律冲哥作战，不过徒然杀伤，无益战局，既然耶律冲哥并不主动进攻河东，河东诸军仍当以防守为主。诸军应该勤加习练，各州都要储备军粮器械，日后若要反攻辽国，河东方有用武之地。耶律冲哥用兵狡诈，凭河东诸军与之对敌，守则有余，攻则难成。要对付耶律冲哥，还是要河北成功，一旦幽州告急，耶律冲哥只怕也难以在云州安生，只要他驰援幽州，河东诸军，便易于成功。”

“他倒是想打便宜仗。”石越骂道，他心道他还指望吴安国奇袭成功，但这是绝密之事，折克行不会在折奏上提起，他也只能绝口不提。只问道：“那去协防雁代的神卫十九营究竟到了何处？”

“上次来报，他们在西汤镇一带道遇山洪，道路被毁坏得厉害，有几座桥梁都被冲毁了，行进不得。此后便无消息，不过学生以为，如今已是七月，天气好转，当地官员已在抢修道路，应当要不了多久，太原便会有他们的消息。反正河东如今并无危险，他们早一日到，晚一日，倒也无关紧要。”

“这是朝廷之失。早当在河东路也建一个火炮作坊，为防地方割据，便因噎废食！”石越痛声反省，忽见范翔脸色尴尬，因问道：“怎么……”

范翔尴尬笑道：“丞相所言，亦是吕惠卿奏折所言诸事之一。他建言朝廷亡羊补牢，在各路及重要军镇，皆要兴建火炮作坊，朝廷想问丞相意见……”

“这大可不必因人废言，只管回复朝廷，此亦非吕惠卿首创，昔日君实相公在时，早有此意，此事范枢使亦知。”

“是。”

“吕惠卿还说了何事？”

“另有三事：深州有必救之理；胡人不可领兵；请率太原兵出井陉以援深州。”

石越笑道：“他的太原兵能济得何事？不过迎合皇上而已。”

范翔更是尴尬，但他不敢隐瞒，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前日勾当公事高世亮出使河东回来，曾与学生言道，吕惠卿在太原练兵，士甲颇精。太原、雁代之地，本来民风剽悍，太原兵虽只是教阅厢军，然吕惠卿在太原有年，教阅厢军一直操练不辍，非他处可比……”

石越的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冷冰冰的说道：“他是太原都总管府，守好自己辖区便可。慕容谦已至镇、定，他若去了，是他听慕容谦节制，还是慕容谦听他的？”

“是。”范翔不敢再说，连忙闭嘴。

却听石越又没好气地问道：“王厚呢？何畏之呢？到了何处？”

范翔正要回答，却见厅外石鉴急匆匆的走来，见着石越，行了一礼，兴奋的说道：“丞相，王厚、何畏之到了。”

“哦？！”石越喜出望外，站起身来，石鉴又笑道：“非止二位将军，还有威远军已至南乐、云翼军已至清丰、龙卫军已至濮阳，横山蕃

军右军也已渡过黄河，不日皆可抵达大名。”

石越与范翔对视一眼，皆是精神一振，正要出门去迎接王厚、何畏之，却见吴从龙也大步进来，禀道：“丞相，好消息，枢府来了消息，太皇太后已经应允，且不忙调神锐军、振武军，先调铁林军、宣武一军前来，不过太皇太后明令，此二军须归入右军行营都总管司，由田侯节制。”

“好，好！管它由谁节制，远水解不了近渴，总比要等神锐、振武来得好。看来陈履善没白回京师。”石越此时根本不再计较这些细节，笑道：“走，去迎接王将军与何将军！”

当石越称赞陈元凤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陈元凤在汴京做了些什么。

陈元凤去京师，一则是为了协调有关粮草军资之事，一则是为了亲自向太皇太后、皇帝、御前会议汇报战争的进展——这个本不是石越本意，石越原本是希望由参议官游师雄去替他报告，接受质询，但是御前会议点名要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去，石越虽不情愿，但为了表示自己光明磊落，只得勉强答应。

对于陈元凤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太皇太后、皇帝与两府诸公，更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官员，都有机会在这些人面前展示自己。有多少官员，就是因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因而鱼跃龙门，一飞冲天。

陈元凤抵达汴京是在七月二日，他到达的当日，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也正好抵达汴京——比仁多保忠、唐康接到消息，只晚了一天。这得益于自战争开始之后，开始渐渐运转起来的驿传系统。大宋的驿传系统，仿佛一台老旧生锈的机器，当它运转以后，开始是缓慢的，需要一段时间，各种齿轮之间经过磨合，才终于能慢慢的变得灵光。战争初期，传递战报的消息虽然有严格的要求，但速度不过中规中矩，驿法中规定一日四百里的速度，当时还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望：一份公文从大名

府送到汴京，三百二十里，需要两三天，但是，渐渐的，在宣抚使司做出一些改良与调整之后，各地与大名府、汴京的联系，变得更快捷。各州、军虽然皆归宣抚使司统辖，但是许多府、州、军官员，也会同时向汴京禀报，各地与大名府、汴京之间的驿馆，都备足了快马，遇有遇急军情，都是书不入铺，昼夜兼程，如今从大名府一份公文送至汴京，一日夜便可抵达，比战争初期速度快了一倍都不止。

段子介唐河兵败后，他自己尚未来得及向大名府、汴京报告，镇、定诸府、州、军的官员们，早已迫不及待的将这个消息报告了上去，因此唐康、仁多保忠在冀州反而知晓得慢一些，实则七月一日，大名府宣抚使司综合各州、军之报告，大体已知详情，石越深知段子介在镇、定一带的人际关系不太好，因此，当汴京枢密院收到这些府、州官员的急报之后，不过晚了五六个时辰，便也收到了宣抚使司的报告。再怎么，驿路之上，宣抚使司的公文跑得总要比这些地方官员的要快些。

这也是段子介能得到宽大处分的重要原因。

等到段子介自己的奏表送到汴京，御前会议其实早已决定如何处分他了。

但是，汴京是一个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韩维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从轻处分段子介，可是段子介兵败唐河的消息，仍然对汴京朝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有些迹象是如此明显。

陈元凤人刚到驿馆，便听说朝廷暗中放松了辽使的禁锢，稍稍恢复了对辽使的礼遇。他甚至从交游甚密的同僚口中，听到北朝已经派遣议和之密使前来汴京的传闻。而这是他在大名府时一无所知的，他相信石

越也被瞒在鼓里——这是人之常情，汴京诸公既然要私下里与辽使打交道，对于态度强硬的石越，在没达什么协议之前，肯定是要瞒着的。

此后他往来两府，又听到更多的传言流传：据说朝廷每日都有人上书，指责石越此前主导之绝不言和诏。而且，这种言论这些日子渐渐活跃，甚至有人抨击石越徒知大言，坐拥十万大军，龟缩大名府不出，区区一深州而不能救，却妄言绝不言和，甚至暗沙射影的斥责石越是玩寇自重，欲以辽人挟持国家。

这些言论倒不足以动摇石越的地位，身居高位，他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会有人诽谤，有人不满。

但是，谣传太皇太后，乃至御前会议诸公，心里都是认可“战和皆国策”的，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自春秋战国以来，以和议而保全国祚者甚多，因此大宋的上层，大部分并不排斥和议。这一点，从此前陈元凤与在汴京的友人的书信中，从此番他回到汴京所交往的官员的言语中，他都有所体悟：这或者并不是谣言那么简单。

汴京有无名氏甚至写了一篇《汉唐和亲论》，在汴京广为流传，此文称赞以汉、唐之强，亦不免于和亲胡狄，赞扬和亲给汉唐带来的和平与福祉，避免无数无辜百姓惨死沙场，认为真正谋国，不能追求虚名与脸面，而应在乎民众之实利。他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极佳，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不过，不管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

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汴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运的那些衮衮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煽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御前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御前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丞相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

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国，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御前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汴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汴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汴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

之后，仅存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汴京的驿馆，陈元凤摒退左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汴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话，此后，他便全是与御前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高太后、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卫。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人也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

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台！

御前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麾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

次日。

赵煦上午除了照例“列席”召见御前会议及两府、诸部寺监、以及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外，会有半个时辰左右，由宰执大臣讲叙本朝的“圣政宝训”——这些都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降，历代祖宗的事迹，是大宋朝自太宗以后，每一个皇帝都必须学习的治国课程。这些“圣政宝训”，其实并不全是历史事实，而是经过历代讲课的大臣们所精心选择，甚至是改编的，但这些赵煦自然是不会知道的。这是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一部分，每位皇帝都必须遵守“祖宗之法”，但是，所谓的“祖宗之法”却是由儒臣们精心选择、编撰的，他们掌握着“祖宗之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才是这个国家政治运转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学习完“圣政宝训”之后，赵煦有一小会儿时间休息，然后，为了让他开始渐渐熟悉政务，从六月份开始，高太后开始让他读一些大臣的奏章，其中有些，例如与当前的战争无关的，涉及到各路州的一些政务，他可以直接批示，即使他处置失当，高太后也不会驳回，而是照样颁行下去，等到事情的恶果出现之后，高太后才会将反馈送到他面前，让他自己明白他的每一个处分，都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变化，让赵煦的心态要变得平和一些，至少他可以安心，太皇太后已经在为他亲政做准备了。另一件让他安心的事情是，高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她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她让清河过来指点赵煦，交给赵煦的奏折也越来越多，凡与战争有关的重要奏折，也会抄送一份到赵煦这里，让赵煦写出自己的意见，送回到高太后那里。这些意见，有些被采纳，但大部分都没有了下文。

无可置疑，祖孙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缓和了许多。赵煦与高太后之间的矛盾，主要已经转移到了政见的不同上，而这方面的矛盾，似乎是无法调和的。

赵煦甚至不信任清河。

他这个姑姑，跟随了太皇太后太久。虽然他有时候也佩服她的见识，欣赏她的谦退，但是，他永远都无法真正信任她。对赵煦来说，这个宫廷中，已经太过于阴盛阳衰了，他心里面早已决定，一旦他亲政，他的清河姑姑，就要被送去洛阳，永远都不能再回汴京。

但暂时来说，清河仍然不失为他的一个好老师。

赵煦尚未亲政，便已经渐渐了解到做帝王的苦处。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果他每件事都想管，每封奏章都想看，那么，即便他一天有二十四个时辰也是不够用的。

现在他便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练习弓马了。

他学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分权。天下如此之大，有些事务，他必须交给一些人去做，而这个天底下，没有什么人值得信任，但相比而言，他的两府宰臣们，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那些每日与他朝夕相处，看起来忠心可靠的，比如内侍、女人，比起两府那些讨厌的老头子，实际上更不可信。

而他从清河那里要学的，便是他应该不去理会哪些事情，而哪些事情又是他一定要关心的……奏折上面都有引黄，如何简略的浏览了引黄，便知道这份奏折究竟值不值得他拿起来，是赵煦如今最主要的功课。

他一直很认真的向清河学习着这些，他这个姑姑，只要扫一眼引黄，就有本事从中间找出最紧要的那些奏折，这个本领，让他十分佩服。不过，他最近却老是分心。

让他不能专心的，只有两件事。

一是朝廷最近传出来的“和议”风波。为此，他老实不客气的训斥了韩维，却也因此挨了太皇太后一顿臭骂。而让他郁闷的是，韩维虽然在他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但这些人都是如此——他们标榜着自己全然是为了国家社稷考虑，因此便把皇帝的威严视为粪土。韩维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写了一封奏折，向他表明自己的苦心，反过来倒规劝他要如何如何。

但至少这件事上，赵煦是站在石越一边的，他要求的是收复燕云，而不是一纸盟书！

另一件事，便是立皇后之事。

他十六岁了，尽管国家处于战争中，但太皇太后仍然决定在他亲政之前，替他册立一个皇后。

身在女人堆中，赵煦早经人事，他自己也有喜欢的嫔妃，他也考虑过自己将来的皇后……

实际上，他心目中根本便已经有一个人选——右丞相石越之女石蕤！

他与石蕤小时候曾经一道玩耍，长大以后，虽然有男女之防，但他因为温国的关系，也偶尔见过石蕤几次，还经常从温国口中听到石蕤的

一些事迹。如今这个小姑娘，已经出落得美丽动人，在汴京的大家闺秀之中，是有口皆碑的美人儿。更加特别的是，石蕤小小年纪，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通晓夷语，弓马娴熟。据说她善解人意，落落大方，而且还聪明剔透，是个兼具柔嘉、温国、还有他的姑奶奶蜀国长公主之长，而无其短的人物。

虽然对石越绝无半点好感，但是，他倾慕石蕤却是非止一日。

但不需要询问任何人，赵煦心里也明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自仁宗皇帝开始，大宋朝皇帝的皇后，都有不言自明的条件：必须出身名门，必须是开国功臣的后代，绝不能是见任宰臣的亲属！

石蕤也就够第一个条件而已。

不是开国功臣的后代也就罢了，但是要因此让石越罢相，并且彻底的离开任何军政实务，那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但倘若石越不罢相，而他的女儿却做了皇后，赵煦闭着眼睛都能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朝廷中不会有一个大臣赞成，整个大宋朝的士大夫，都会成为他与石越的敌人。甚至石越也会成为他的敌人，也许迫于压力，石越会抢先把女儿嫁掉，绝了他这个念头。

赵煦可不想把自己逼到那步田地。

他心里面打着如意算盘，亲政之后，设法罢免石越，让石越安心当他的富家翁，然后便可以顺理成章的迎娶石蕤为后。对于赵煦来说，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当然，最完美的，则莫过于石越突然生场暴病，暴死身亡。那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解除一切的麻烦，他可以清除他亲政后最难以对付的权臣，可以大方的追赠、封赏石越，让他死后备极哀

荣，还可以娶回他最心仪的女子……

但他的这个心思，是无论对谁都不敢说的。

而太皇太后却等不及了，根本容不得他答应不答应，乐意不乐意，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挑选了好几个女孩，让他来选择。

赵煦自然是一个也不想选。

可他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逃避，他属意石蕤的事，他是半点口风也不敢透露的。但这样一来，要合理地拒绝那些女孩，便更加困难。倘若他百般挑剔，太皇太后只会觉得他不成熟，说不定会亲自挑一个自己中意的女孩做他的皇后——对于太皇太后来说，皇后这种生物，只要贤惠温柔，规规矩矩，最重要是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亲戚，娘家人本份……便可以了。

“官家……”清河温柔的声音，拉回了又开始出神的赵煦，“这份札子……”清河指着赵煦手里无意识拿着的一份奏折，柔声道：“乃是河北宣抚判官、随军转运使陈元凤所呈……”

“唔，陈元凤么？”赵煦不好意思的避开清河的眼神，故作从容的说道：“朕记得他，先帝时，吕惠卿罢相，便与他有关，对吧？”

清河抿嘴微微点头。

赵煦又想了想，笑道：“朕还记得他有份万言书，是论胥吏之事的，议论精到，见解出众，是个能臣。西南夷之乱，此人亦有极大功劳。难得人品亦佳，忠心体国，虽出仕是吕惠卿所荐，却不肯党附吕

某。朕还听说，他与石越乃是布衣之交，却也不肯阿附石越，桑先生与朕称赞过他的才华，听闻范枢使亦极赏识他……”

“官家记性真好。”清河微微笑道，“不过，以臣妾之见，要看一人品性，非止要听其言，观其行，还要看他的友人与敌人各是怎么样的人。圣人云：德不孤，必有邻。真正的君子，身边必然都是正人；有些人伪装得极好，但是看看他的朋友与敌人，便能觑其真面目。”

“那姑姑说这个陈元凤是君子么？”赵煦问道。

清河笑了起来，“这个臣妾可不敢乱说了。臣妾从不认识此人，道听途说，往往做不得准，还得亲眼观察。”

赵煦点点头，叹道：“可惜朕也不能亲眼观察每一个臣子。”

清河笑道：“便是官家能够如此，亦不可信。哪个臣子到了官家面前，不会有所掩饰？官家能决一人一族之生死富贵，做臣子的要投官家所好，亦是人之常情。况且许多人纵非刻意，见着官家天子威仪，已是诚惶诚恐，处处小心。官家要见着人的真性情，却非易事。”

“姑姑说得极是。”他一面与清河闲聊着，一面打开陈元凤的奏折浏览，看到了一半，禁不住击案赞道：“说得好，说得好！”

清河却只是微笑着坐在一旁，并不搭话。但凡涉及奏折之内容，无论是高太后还是赵煦，只要他们不主动询问，清河便绝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甚至不会表露半点的好奇。

不过身处她的位置，即便她不主动询问，就算是高太后，有时候也需要与人分享讨论，何况是不过十六岁的赵煦。不过片刻功夫，赵煦便忍耐不住，将奏折递到清河面前，笑道：“姑姑瞧瞧这陈元凤的札

子。”

清河微笑着接过来，打开翻看，一面听赵煦兴奋的说道：“韩丞相这几日老说和议，御前会议也以为深州与拱圣军危殆，朕听到的，尽是说为社稷计，要刚柔相济。但却从未有人与朕说过这些，若不是陈元凤是自大名府来的，朕还一无所知呢。他在奏折里说，和诜与何去非在大名府苦练新军，少则数千人，多则万余人，列成方阵，四面皆是战车，车上置火炮，战车后面则是盾牌与长枪长矛，其后又有弓弩手，大阵最中间，有精锐马军。敌人远，则以弩炮攻之；近则有枪矛、弓弩；遇敌先以弓弩火炮攻之，待敌溃逃，再令马军追杀——大名府诸将皆称辽人无以当此阵者……”

他越说越兴奋，笑道：“既有此等新军，又何忧契丹不破？况正如陈元凤所言，和议非不可为，然当选择时机。要是辽人恣意妄为，大军已兵临大名府防线，我大宋诸军束手无策，事不得已，那也只能议和，此勾践之所以事夫差也。当此之时，自不能以议和者为不忠，便是城下之盟，也只得咬牙签了，只要知耻近勇，中夏又岂能长居胡狄之下？又或若两国相争，经年累月，胜负难断，黎民困苦，不得息肩，那该议和，亦不能多顾脸面，昔日祖宗之优容西夏，便是为此。又或者吾师虽已大胜，然敌人仍有可存之理，朝廷顺天应人，体上天有好生之德，放其一条生路，使敌酋为国家守藩篱，这也算是一理……”

“可如今呢？朝廷虽未胜，却也不曾败。深州纵失，拱圣军纵亡，所打击者，不过士气民心，但若朝廷能上下一心，那深州、拱圣军之失，又何足道哉？一时挫败，反倒可以使一国军民，同仇敌忾。若因此而进退失据，才是真的趁了辽人的意。这个时候开和议之说，徒然自乱阵脚。”赵煦说到这里，兴冲冲的望着清河，问道：“姑姑，你说是不是此理？”

清河此时已读完陈元凤的奏折，她慢慢的将奏折放回御案上，一面伸手理了理发髻，抿嘴笑道：“妾是女流之辈，如何懂这些军国之事？不过官家也莫要误会了韩丞相的意思，妾观韩丞相之意，不过是同意接待辽国的使节，倒不见得会答应辽国的条件。”

“话虽如此！”赵煦摇摇头，道：“其实朕也知道韩丞相是主战的，不过，如今倘若开了这议和的口子，便是给一些误国之辈有机可乘。”

他迟疑了一下，望望清河，终于还是说道：“不知姑姑听说没有，朕听到一些传闻……”

“不知官家所说的是……”

“朕听人说，辽人的密使已到了汴京，开出的价码是高丽国、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缗钱一百万缗、精绢两百万匹。若朝廷答应，契丹便退出河北，归还所占城池。”

清河心头一惊，望着赵煦。这个价码她自然早就知道，这乃是辽国密使带来的口讯，只是不知道赵煦是如何知道的，并且一个字都不差。

赵煦看着清河的脸色，却误以为她是全不知情，叹了口气，说道：“姑姑可知，这个价码却是不算高，甚至出乎朕的意料，他们连岁币都不要。你说这点钱算什么，无非是出卖了高丽国，若然开了和议的口子，朝廷中许多人便会心动。我昨日绕着弯儿问过范枢使，打完这场仗，朝廷的军费开支只怕都要比这笔钱多出许多……”他哼了一声，讥道：“这朝廷里，比朕会算账的人多着呢，到时候，不知有多少人会动摇？”

清河静静的听着，迟疑了许久，才低声说道：“只恐欲壑难平！”

“姑姑说得极是。”赵煦重重的点点头，“今日给了他们这笔钱，他们退兵了，日后怎么办？过几年他们再来？占了这个便宜，这叫食髓知味。但朝廷总有许多人，见不及此的。他们也不是见不及此，而是不愿意想那么长远，辽人再来，那是他下任的事了，他们又何苦操这个心呢？”

赵煦心里算是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又说道，“便是韩丞相，朕也疑心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北朝既然开了这个价码，他便再讨价还价，削减一些。熬过今朝，缓过这口气来，咱们再兴兵报复。可朕却以为他糊涂了，人家打到家里来了，你都不能拼个你死我活，过两年，天下太平，想要轻开战端，哪有那么容易？”

“以朕之见，这和议的口子，断不能开。姑姑你看这陈元凤的奏折，他对石越也是颇有微辞的。石越坐镇大名府，一味的持重，这练新军固然好，但难道朝廷还待他新军练成再打仗？这岂不是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朝廷与西夏已经谈妥，朝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全面开放粮食、食盐、茶叶、弓、箭、刀、枪、剑八物之互市，李秉常保证凉州以西，五百里之内，绝不出现百人以上的马军。李秉常如今战线拉得太长，御前会议已能肯定，他纵是有意，亦无力来趁火打劫。这火炮不过安抚一下他，反正辽人也有了，他迟早会有。故此，石越要西军，朝廷便将西军全部调过来也无妨，只是他不能老借口西军不至，龟缩在大名府一动不动。今日不是说龙卫、云翼、威远诸军都到了大名了么？”

说到此处，赵煦更是没什么好气，又道：“还有章榘也是如此，全是玩寇。河东只有吕惠卿进取点，其余诸将，皆是唯石越马首是瞻，他

们在河东与耶律冲哥过家家么？种朴每日在雁门出操，耶律冲哥便在关外练兵，两军号声相闻，听说还互相做买卖！好不容易去打一仗，又损兵折将，更有借口了。依朕看，那场小仗，不过是演戏给朝廷看的。章粦、折克行、种朴、吴安国之流，素称知兵，倒不如京东路一个蔡京。蔡京好歹还每日在京东路练兵，上了几封折子请求北援沧州……”

清河静静的听赵煦说着，她有心想插几句嘴，替韩维、石越说两句好话，但她哪敢随便打断小皇帝的话？况且她也知道小皇帝对自己也是有猜忌与不信任的，泥菩萨渡江，自身难保，更不能多说什么。其实她心里是明白韩维的想法的，韩维绝不是要答应辽人的条件，但他身为宰辅，自然要多一点准备。万不得已，自然城下之盟也要签，但此时高太后与韩维都没认为大宋到了那个地步——高太后与韩维真正的想法是，与辽人边打边谈，能拖拖便拖拖，也能迷惑辽人——若然两国和议，哪怕给深州与拱圣军几天的喘息之机，那也是好的。但这些想法，自然不可能公开说明。而小皇帝所担心的辽国的价码会让一些人动摇，虽然看起来有理，却不过是杞人忧天——只要高太后与两府诸公主意拿得定，谁又能动摇得了？

因此，在清河看来，陈元凤的奏折，固然说得有理，却也没什么意义。只不过这些苦心，谁也无法——向小皇帝剖明，毕竟他年纪还轻，管不住嘴巴。辽人在汴京的细作也不少，军国大事，若不能出一二人之口，入一二人之耳，那还有何意义可言？

她心里想着这些，却又找不到好的机会与小皇帝说这些原委，正在难受，忽听到陈衍身边的一个小黄门跌跌撞撞的跑来，在殿门口叩着头，惊惶失措的禀道：“官家，官家，不好了！”

清河一惊，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感觉，腾地站起身来，问道：“出

何事了？”

那小黄门望着清河，哭道：“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突然、突然……”

七月七日。

绍圣七年的乞巧节，至少对于汴京皇宫中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压抑、悲伤的日子。原本，宫里的嫔妃宫女们，还做好了种种准备，要好好过一过这个节日，虽然她们不能乞愿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却也可以祈祷太皇太后长命百岁，前线将士早日克捷，打败契丹人……但是，七月六日的变故，让宫里欢乐的气氛一扫而空。高太后在听完御前会议禀报前线的局势之后，在返回寝宫的路上，突然昏倒在凤辇上，在召来御医诊治之后，所有的医官都只能默默摇头。

这让大家都意识到，太皇太后能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从七月六日开始，清河与小皇帝赵煦，以及向太后，全都呆在了保慈宫，衣不解带的照顾着高太后。其余的嫔妃宗室，则只能在殿外请安。从六日到七日，高太后只短暂清醒过一次，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她念叨了四个名字：韩维、韩忠彦、范纯仁，还有雍王赵顼的第三子，雍国驻汴京正使，年方八岁的赵孝锡^[1]。赵煦立即下旨诏四人进宫，如今老幼四人，皆侍立于殿外，却不知高太后何时能再次清醒。

赵煦对于高太后这个时候还念念不忘赵孝锡，心里面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真到了这一刻，他想着日后便是要再计较这些亦不能够，亦不觉

伤感，悲从中来，连带着看赵孝锡的眼神，也温柔了许多，不似以前那么冷漠。看着躺在床上，神形枯槁的太皇太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个人其实也一直在维护着他。

十六岁的赵煦当然不能理解他的太皇太后，以他的年纪与阅历，是绝不可能理解，这位出身将门的太皇太后，一生富贵荣华的女人，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人们都有惯常的偏见，倘若见着那些贫贱低微者，一生不甘自弃，懂得自珍自爱，自立自强，都能轻易的明白那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也易于谅解他们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但对于如高滔滔这样的，似乎为命运所眷顾者，对她们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却容易轻而易举的视而不见，或者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普天之下，与高滔滔有着同样的出身能做到她这样的人，又能有几人？出身于开国功臣的世家女子，从小养在皇宫中长大，与皇帝青梅竹马，最终结为伉俪，为这位皇帝生下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健康长大，一个还成为天子——但她却一生都保持低调与谦逊的态度，凡是她所亲信爱宠者，绝无人敢对百姓擅作威福，面临考验时能杀伐果断，平常之时，却从容淡泊。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长达七年，却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无一事曾经滥用这个权力。无数人的人是为环境所限制，故而不得放纵自己内心之恶；而高滔滔却是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放纵自己，却以罕有的品质约束着自己。

或许她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高滔滔总是不计后果的试图保护她所关心爱护的人，甚而有些纵容。她的这个缺点是大部分女性都有的，但是放在一个政治家的身上，就显得有些不够理性，甚而有些优柔，这是她所不及曹太后之处。她性格上的这个缺点，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若说她对赵煦不

是真心实意，却也绝非公允之论。

仿佛是女性的本能，完全压过了她政治家的本能，对于那些她所爱的人，她总是希望能两全其美，希望能尽可能的保护住每一个人。在她那里的“保护”，不是委曲求全的“保护”，而是想让每个她爱的人，都尽可能的满意。

倘生在平常人家，或者能够。

她却生在帝王之家，这又谈何容易？

但迫不得已之时，她最终也能知所取舍。

然而，这些却绝非赵煦所能明白。

尽管他的太皇太后对于他的爱与对于赵孝锡的爱是一样的多，只是，对于赵煦来说，这便已经近于背叛。

只是在此时此刻，望着她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消逝，他才忘记这些，想起他平时所遗忘的。她确实是在尽力的扶持自己，保护自己，直到他能亲政的那一天。

尽管祖孙两人都明白，她与他的政见不合，甚至是背道而驰。

“娘娘。”忽然，赵煦看到高太后的眼皮眨了一下，向太后与清河都是一喜，高兴的低声喊道：“娘娘，娘娘……”

高太后缓缓睁开眼睛，望望赵煦，又看看向太后与清河，低声问道：“孝锡呢？”

“在，在外面。”向太后连忙应道，侍立在一旁的陈衍早已抹干眼

泪，悄悄退出殿中，不一会儿，便领着赵孝锡进来，跪在高太后的床前。

赵孝锡一见着高太后，立时便呜咽起来：“娘娘，娘娘……”

清河连忙拉过他，将他抱在怀里，安慰着他。高太后躺在床上，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他一眼，便把目光移去赵煦，低声说道：“官……官家，照……照顾好他……”

赵煦拉着高太后的右手，噙着眼泪，道：“娘娘放心。”

“还……还有曹……曹……”

“娘娘只管放心。”赵煦终于按捺不住，哭出声来。

“莫，莫要记恨……都……都是兄、兄弟……”

“朕知道，朕知道。”赵煦反复说着，向太后与清河看着伤心，也低声抽泣起来。

高太后看看众人，这才总算放下心来，闭上眼睛歇息。

众人心里都很伤心，但却不敢哭泣，生怕惊扰了高太后，都是垂着头，伏在高太后床前，抹着眼泪，过了好一阵，赵煦感觉手中的高太后的手垂了下去，他心中一惊，高声喊了起来：“御医！御医！”

几个御医慌忙小跑着进来，领头的医官探了探高太后的鼻息，又把过脉，扑通一声，跪倒在赵煦的面前，哭道：“官家，娘娘，娘娘大行了。”

听到这句话，赵煦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亦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

哭。身旁的向太后身子一摇，顿时晕了过去。清河一面哭着，一面抱起向太后，回头想要唤人，却见陈衍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保慈宫内外，已是一片哀声。

韩维、范纯仁、韩忠彦三人奉诏前来，与陪着赵孝锡来的翟原一道等在保慈宫外，以为还可以见高太后最后一面，不料赵孝锡被召进来了，没过多久，等来的却是满殿的哭声。三人的心，立时都沉到了谷底，韩忠彦当即跪倒在地，与翟原一道放声大哭，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韩维上前一步，拉起韩忠彦，道：“参政且不忙哭。”

范纯仁也点头道：“国家多难，吾辈备位宰辅，当尽大忠。”

韩忠彦被韩维拉了起来，神形惨然，道：“某方寸已乱，但听二公主张。”

韩维看看范纯仁，又看看韩忠彦，沉声道：“吾等当先见官家。”

赵煦在高太后的床前，哭得痛心彻肺，直到候在殿外的李舜举与庞天寿进来，向他禀报三位宰臣在外面求见，他才止住眼泪，宣三人进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进到殿中，望见帷幄后高太后的遗体，都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赵煦看着三人，又看看高太后，悲恸难抑，又忍不住哭出声来。

李舜举是极有主意的人，他眼见赵煦如此，生怕他哭坏了身子，便悄悄请来清河，好说歹说，将赵煦劝出殿中，移到保慈宫的偏殿坐下。韩维三人也跟到偏殿，赵煦赐了座位，三人坐下，默然许久，见赵煦仍在流泪，韩维乃是首相，便先开口劝道：“官家身系天下之重，虽然孝

心动天，然还请节哀顺便才是。”

赵煦抹了一把眼泪，抬头望着韩维。他心里头感觉空空荡荡的，仿佛突然间少了点什么，却又无处诉说，正要迁怒他人，这时听韩维劝说，心中十分不耐，但他毕竟也已经十六岁，知道自己根基未稳，便有再多不满，即位之初，亦须笼络宰辅，否则不免“天下失望”，对他执政大为不利，因此，看了韩维半晌，又低下头去，轻声道：“朕知道了。”

韩维又说道：“方今国家多难，北虏背信，犯我疆土，兵戈未消，太皇太后又龙驭宾天，国家不幸，莫过于此。然此亦上天之所以欲降大任于陛下也，务请陛下振作，奋发图强，勤政爱民，则太皇太后在天有灵，亦可安慰。官家痛失至亲，心中悲痛，臣等感同身受，然太皇太后身后之事，犹须请官家示下……”

“娘娘身后之事，还须丞相、枢使、参政商议之后，朕再定夺。”赵煦摇摇头，又道：“祖宗之法，娘娘大行，朕当守孝三年，以尽人伦……”

“官家孝行，感天动地。”韩维心里对皇帝的这个表态，十分满意，但他自然不能当真让皇帝守孝三年，“只是如今乃国家多事之秋，官家身系天下之重，只能尽大忠，行大孝。昔日晋文公故世，秦师趁机伐郑，晋襄公墨衰治事，大败秦师，从此巩固晋文之霸业，后世以晋襄公为真孝者。陛下当法晋襄公，知人善用，驱除契丹，此亦太皇太后之所以寄望于陛下者！”

赵煦又哭了起来，抹着眼泪，泣道：“朕方寸全乱，但听丞相安排。”

但在这一刻，他的眼泪，却已经不是悲伤，而只不过是演戏。他心里还留着对高太后的怀念，但是，这些约定俗成的戏码，他演起来，也毫不生疏。

稍早，七月七日凌晨，深州。大雨滂沱。

自七月五日城破，深州又苟延残喘了一日一夜。

这并非是因为拱圣军如何坚韧，实际上，经历过七月五日的血战，深州的军民，都已经到了强弩之末。重兵方阵与守城最大的区别，就是城墙这种永久坚固工事，能够最大幅度的节省士兵的体力。在敌人进攻被打退后，城墙上的士兵可以抓住空隙休息一会，但对于重兵方阵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阵形上出现任何的松懈，结果就是整支部队的灾难。列阵与敌人苦战一天与坚守城墙一天，士兵的辛苦程度，有着天壤之别。

七月五日的晚上，深州的宋军便已经体力透支，这时只要有一支辽军突袭一次，便可能造成宋军的崩溃。但是，辽军也累了，韩宝与萧岚为了防止黄雀在后，不愿意冒险让士兵们无节制的消耗体力。以防万一次日还要与西边的那支神秘宋军恶战。

而七月六日，当韩宝准备一举击破拱圣军的时候，却又面临了意外的变化。

耶律薛禅突然来报，他的西方出现大量的烟尘与旗帜。没多久，韩宝又接到报告：有数百骑穿着契丹宫卫骑军服饰的军队向耶律薛禅那里仓皇逃来，耶律薛禅派出数百骑前去接应，结果遭到突袭，双方一阵混

战，各死伤了十余人，那支假冒宫分军的军队，才悻悻而退。

但韩宝仍然不敢大意，留下萧岚指挥部族属国军与汉军攻城，自己带走了全部的宫分军，前去增援耶律薛禅，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不过是宋军的疑兵之计。萧吼率队抓获几个束鹿的契丹溃兵——这几人曾随慕容提婆在晏城大战，韩宝这才知道宋军不过数百骑而已。他恼羞成怒，一面令韩敌猎率数百骑回静安，通报萧岚，自己则亲率主力，前去夺回束鹿。

韩宝久历戎行，知道拱圣军已不足惧，只要稳定诸部族属国军之军心，以萧岚的兵力，夺取深州易如反掌，因此才如此安排。

但是，他料不到七月六日的中午开始，深州竟突然下起雨来。

这场雨实是难说是好是坏，在得知辽军大举来攻之后，姚雄、任刚中知道寡不敌众，束鹿城垣最多防防山贼，无法对抗契丹大军，立即弃城而走，临走之前，二人放火焚烧束鹿积蓄，不料一场大雨突然淋下来，束鹿积蓄，十停中没烧了二停，大火便被烧灭。二人无法可想，只得眼睁睁看着这些积蓄，又落到韩宝手中。

而大雨也耽搁了韩宝的行军速度，虽然他兵不血刃，夺回束鹿，还出乎意料的抢回了大部分积蓄，但他到达束鹿之时，天色已晚，只能下令全军便在束鹿休息一晚。而对深州城的萧岚来说，虽然韩敌猎带回来的消息稳定了军心，但他麾下诸军，全都不习雨战，在发动试探性的小规模攻击被打退后，只得仍旧围住深州，等待天气放晴，再行攻城。

但对姚兕来说，这却无异于一场救命雨。

虽然北城的小土墙被雨水一冲刷，便已经出现滑塌，但这种土墙，

原本也就只能挡挡弓箭，总不能对它期待过多。而这场大雨，却是让姚兕与深州的宋军，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

利用这场大雨，他重整了麾下的军队。包括身负轻伤的在内，还能够骑马作战的，只余下了拱圣军六百余人，深州巡检、百姓两百余人，加在一起，不到九百人。除此以外，便是五六千名残兵伤兵——这其中包括了半数的巡检、参战的深州百姓。事实上这些人已经无法打仗，人人身上都有严重的刀伤、箭伤，因为缺医少药，许多人的伤势还在恶化。

所有的人都眼巴巴的望着姚兕。但姚兕心里明白，他已经真正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不会再有援军，用光了所有的火器，连箭矢都不多了，他再也抵挡不住辽军任何一次真正的进攻，现在已经是秋天，他甚至不能指望这大雨能连绵不断的下下去。

他必须抓住这个老天赐予的好机会。

能做到大宋朝的统军大将，姚兕有一颗冷酷无情的心脏。如熙宁间的狄郎一般，在坚守环州失败之后，用自己的人头，换取全城百姓的性命，在姚兕看来，那只能证明“人样子”不是一个合格的将军。

为什么有些人能统率千军万马，而有些人不能？前者最大的独特之处，便是他们能够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送死，而心中不会有丝毫的波澜。哪怕这些人中，有他们的至亲骨肉。

姚兕最初是为了为亲人复仇而战，但戎行数十载，死亡与牺牲，对他来说，早已经司空见惯。

当确定深州已不能坚守之后，当这场及时雨落下来之后，他马上便

做出了决定。

他必须率军突围。

只有活着才能再次卷土重来，而所有能够活着回去的将士，都将是大宋朝最宝贵的财富。这些人是经历过考验的战士。

而凡是不能骑马作战的人，都有义务为此牺牲。

哪怕这些人中间有姚古！在守城之时，姚古不慎被一枚震天雷炸伤——这是常有之事，在混乱的战场上，总有些原本该往城下扔的震天雷，最后却莫名其妙的在城头爆炸了。

事实上，他必须抛弃他的大部分将校，包括他所喜爱的荆离。如今他的麾下，还能够骑马作战的将校，已只有三人：李浑、刘延庆、田宗铠！

在大雨与夜色的掩护下，姚兕率领着仅余的不足九百名将士，牵着战马，悄没声息的穿过了土墙，越过壕沟与北城的断垣残墙。远处，辽军的营地一片寂静，营中刁斗之声，也全被淅淅沥沥的雨声所掩盖，隔得远些，便几乎全然听不到；望楼上的哨探，举着昏暗的灯笼，四处张望，但他们所能看见的区域，不过方圆数十步，也就能勉强防备下敌人偷袭而已；便是巡逻的士兵，也没有人愿意冒着大雨，离开自己的营地太远，谁都明白，在这样的天气里，若你离敌人太近，便意味着离死亡更近。实际上，也没有人想过宋军可能从北边突围——深州的北面，到处都是辽军，姚兕若是脑子正常一点，便应该往南边逃跑，而在那儿，有一条早就挖好的大沟等着他们。至于北面，做了防范宋军偷袭的部署，便已经是萧岚过份的谨慎了。

为了不让辽军觉察，姚兕亦是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他的八百余骑，全都偃旗裹甲，钳马衔枚，直到快要接近辽军北营与西营的结合部不到五十步，众人几乎能听到辽军营中的口令声，姚兕才突然跃身上马，鞭马疾驰。

辽军立即便发现了这支宋军，两面大营之中，立时喊声大作，鼓角齐响。辽军皆以为宋军是要偷营，未得号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各自把住寨门，一队队的兵丁迅速地冲到木栅后面，朝宋军放箭。宋军早得号令，并不还击，只是用手盾遮挡着箭雨，拼命鞭打着战马，只是低头跟着姚兕向前疾冲，虽然一路之上，又有数十人中箭落马，但待到辽军发现宋军原来是要突围，众人早已冲过了辽军营寨。

这时候把守结合部的突吕不部详稳娑固才被从睡梦中叫醒，披挂整齐出来，突吕不部与他部不同，它是契丹诸部之一，并且是耶律氏胞族，对大辽忠心，自远非室韦、阻卜、女直诸部可比，娑固见着宋军是往西北突围，一面着人通报萧岚，自己却点齐本部兵马，穷追不舍。

姚兕冒险突围，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他连日来发现辽军不断往西北调兵，便推测西北方面可能会有友军，况且往南突围，仓促之间无人接应，他也难以渡过苦河，终究还是只能向赵州逃跑，倒不如干脆搏上一把，求个出其不意。冲过辽军营寨之后，一来雨夜难辨道路，二来本也不知该往何处跑，只是粗辨方向，转而向西。他自以为是向西，但雨夜又无星月，怀中又没有指南针——便有也无暇停下来看清楚，结果却跑了个南辕北辙，眼见天色渐明，大雨也慢慢停了下来，他却发现，自己竟然跑到了一条绝路上。

拼命跑了四五十里路，横在姚兕面前的，竟然是一条大河！

他们跑到了北面的滹沱河边！

此时才真是人疲马乏，八百余骑一夜疾驰，掉队掉得已只剩下五百多人马，胯下战马，全都累得口吐白沫。回头南顾，辽国追兵渐近，喊杀之声，清晰可闻。

姚兕狠狠的朝着滹沱河啐了一口，跳下马来，让战马歇息片刻。众人也纷纷下马，聚拢过来，姚兕这时清点人马，才发现刘延庆、李浑皆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是生是死，身边只有田宗铠犹在。

“太尉，拼了罢！”田宗铠一手提枪，一手持弓，大步走到姚兕跟前，高声道。

姚兕环顾众人，见五百余人，虽是疲惫不堪，但望着自己的眼神中，皆无惧色，方缓缓点头，沉声道：“好儿郎，好儿郎！算是没白跟俺姚兕一场。咱们今日便死在这滹沱河边，亦不算葬身异乡……”

他正要开口说“忠烈祠见”，忽听有人指着西边喊道：“太尉，那是什么？”姚兕便将这四个字到了嘴边的字又吞回了肚子里，他循声望去，却见沿着滹沱河的上游，一队人马，正缓缓而来，这些人皆打着辽军旗号，穿着辽军服饰，队伍中还跟着数十驾马车，有人斜卧在马车上，口里叨着乐器，吹着悠扬的曲子，细听旋律，绝非汉音。实是象极了一支外出打草谷的辽军分队。

田宗铠不屑的冷笑道：“反正都是死，来多少辽狗都是来，有甚好惧！”

却听那队人马中，有人已然看见众人，一人站在马上，用带着浓重绥德口音的官话高声喊道：“前面的却是哪路人马？”

田宗铠却听不出这口音，怒声骂道：“你家爷爷大宋拱圣军姚太尉在此！”

他话音刚落，便听那边人马中，有数骑骑士飞驰而出，跑在最前面的那人一面挥鞭疾驰一面高声喊道：“果然是爹爹在么？”

田宗铠一愣，又听那边有人高声喊道：“那边的拱圣军将士毋惊，俺们是横山蕃骑！奉慕容总管之命，前来援救深州。”

[1]. 真实历史上，赵孝锡生于元丰八年，即小说中的熙宁十八年，三岁即已夭折。

第二十八章 圣主如天万物春

1

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兕生死不明。没晚多久，从汴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谏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

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

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敕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敕斜封”，只是皇帝不经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做恶人。所以仁宗之朝，内降指挥的弊病倒并不明显。至熙宁朝，赵顼乃是一个英主，凡是英主，便不免对于一个个的命令都要经过层层讨论审议而不耐烦，他倒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赵顼毕竟是一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挥”，但赵顼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顼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

文官阶层的觉悟。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他：“不经凤阁鸾台，焉得为敕？！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汴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汴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汴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墨绶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谏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汴京发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顼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石越却不必要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她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钺，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劾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丞相之

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行。

虽然石越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读……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让宣台上上下下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劾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汴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汴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读过这道内降指挥，吩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禀报他的待罪自劾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

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惠卿、蔡京、章粦、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许吕惠卿东下井陘；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督促章粦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要不惜代价，夺回深州。从宫中保留的副本来看，给仁多保忠的手诏措辞犹为强硬，赵煦在手诏中宣称他对仁多保忠逗留不进，观望失机，至有深州之失、拱圣军之败，极为失望。

赵煦在手诏中，委婉的解释他是在收到石越的奏折之前发出的这些手诏，并且表示下不为例，日后定然会尊重石越的指挥权。但是，却绝口不提收回成命之事。御前会议的札子中则说得更加清楚，皇帝已经表示悔意，并且亲口宣示以后绝不会随便乱发手诏，致使令出多门，使河北诸将不知所从，然皇帝亲政之初，所颁诏旨，若是一道道都朝令夕改，会严重影响皇帝的威信，故此仍希望石越能斟酌行事。

御前会议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也要给皇帝这个面子。石越亦能明白他们的心思——深州已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韩维与范纯仁、韩忠彦们虽然不愿意直接给石越施加压力，以免影响石越的决断，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石越能够夺回深州的。倘若石越实在不肯对深州用兵，那么他就得另想法子，去挽回皇帝的这几道手诏带来的麻烦。至于吕惠卿与蔡京、章粦，那是无关紧要，此三人皆是文臣，他们若不愿意执行皇帝的内降指挥，他们自己会拒绝；他们要想顺水推舟，那也由得他们，但总之后果自负。

石越也理解韩维他们的处境，现在朝廷还在隐瞒深州失守的消息，但总有瞒不住的一天，到时候，汴京市民、士子，只怕都难以接受，韩维他们也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下，石越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只不过，皇帝赵煦的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幼稚手法，实在是令石越哭笑不得。谁都知道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故意制造时间差，造成既成事实，来逼石越就范，他居然还能装成虚怀若谷、纳谏如流的姿态，石越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好。皇帝毕竟是皇帝，石越也不能逼他太过，倘若他真要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或者死不认错，石越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但他要耍起小孩子的无赖来，石越却也无可奈何。

不仅是石越，连素来机灵多智的范翔也是傻了眼，张大嘴巴望着石越，“这……这……”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

石越苦笑着，吩咐石鉴收好手诏与札子，摇摇头，道：“这才叫视军国大事如儿戏呢。”说罢，挥挥手，又对范翔说道：“你速去请王厚与折可适他们过来罢，便说某有要事相商。”

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

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一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的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加上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让他得到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对唐康十分不满，也认为

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他确实也做出了姿态与努力。

他早猜到骁胜军与环州义勇会粮草不足，在深州失陷之后，唐康与李浩立即将主力撤回信都，只留少量兵力驻守衡水，便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原本他可以安然等着唐康、李浩来向他乞粮的，但是他却主动的让人给他们送过去数千石粮食与草料。他的好意也收到了一些回报，唐康与李浩果然派人送来札子，向他表示感谢。

虽说两军关系的进展也就仅此而已，但仁多保忠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

在战争之中，谁控制了粮食供应，谁就占据着主动。

王厚到任后，亦数度行文给他，令他一定要守住永静军，大名府的运粮船只亦在源源不断的北上，无数的粮草军资，在东光卸货，宣台与王厚的意图昭然若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然西军远来，仍需要在大名府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之后，方能北上，但未来大军的补给，

肯定是要以永静军为主。

仁多保忠判断，王厚可能会拖到八月，才开始让西军北上。一来休整一个月，西军元气便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兵强马壮的北上；而拖到八月，辽军入侵已有四个月，正是锐气渐失，士卒渐生归心之时，不仅如此，八月份也是辽军补给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候，四五月份，辽军自带补给，加上四处掠夺，粮草不会有困难，六七月份，虽然随军的粮草吃完，但耶律信处心积虑，必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国内运输，各地掠夺，仍可保无虞；但到了八月，大宋境内河北路北部正常生产被破坏，田间地里不会有什么粮食出产，而经过辽军四个月的洗劫，可以说是能抢到的他们都早已抢到，抢无可抢，一切粮草，便只能全靠着国内的转运，压力陡增自不用说。王厚只要加大对其粮道的骚扰，耶律信就不可能完全专心前面的战事。而除此之外，辽军的战马在外面打了四个月的仗，就算他们一人三马，也免不了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亦不免瘦弱掉膘。所谓彼消此涨，王厚不可能不善加利用。

然而耶律信也绝非善茬，数日来，仁多保忠不断接到报告，在东光县的北面与东面，出现了辽军活动的蛛丝马迹。他难以确定那是否是耶律信的疑兵，他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处处布防，只能一面令永静军知军加强戒备，一面加强对运粮部队的保护。

今日的这一批粮草，装满了三百多辆大车，是奉宣台的命令，准备由东光运往信都的——虽然信都东边便有黄河北流经过，但那是改道后的河道，漕运能力无法信任，远远不如永济渠安全可靠，因此即便是到信都的粮草，宣台选择的，也是走永济渠再转陆路。这么多的粮草，仁多保忠不敢掉以轻心，一大早便准备亲自去接应。

但他方出得城门，便听身后有数骑追来，这些人一面大声抽打着坐

骑，一面大声喊叫着仁多保忠的官讳。他连忙勒马停住，令仁多观国前去询问。仁多观国领令前去，与那些人交谈数语，便领着那几人疾驰而来，到了跟前，仁多保忠不由吃了一惊，原来其中一个，却是他认得的，乃是宫中一名内侍，名唤高翔，早前被派在冀州信都督察递铺驿传诸事，实则亦有为皇家耳目之意，他不敢怠慢，急忙策马上前，问道：“高内使如何来此？”

那高翔却不答话，只是挥挥手，旁边一个从者——却是铺兵服色——连忙捧了一个木盒，送到他手中，他高高捧起，尖声道：“守义公，有皇上御批。”

仁多保忠大惊，慌忙滚身下马，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接过木盒，验过封漆，小心打开，细细读完，令身边的书记官收好，起身对高翔说道：“皇上旨意，下官已知。高内使远来辛苦，尚请暂回馆驿歇休，待下官办完这趟差使，晚上回来，再给内使接风洗尘。”

那高翔抱抱拳，道：“守义公美意，俺心领了。但如今正是国丧，实是多有不便。守义公亦不必客气，仍是军务要紧，待早日驱除胡虏，咱们凯旋回京，俺再来府上叨扰不迟。阜城俺便不逗留了，今日便回信都，那边亦有公务，只是要请守义公赐几个字，回去俺也好交差。”

“如此岂非令下官太过意不去……”

高翔却不待他说完，马上说道：“非是俺客气，实是信都庶务亦多，须臾难离。”

仁多保忠在汴京早识此人，知道是个胆小怕事的。他这番巴巴的跑来送御批，不过是因新皇即位，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便要表现表现，他连夜从信都跑来，日后免不了也算是一功。实则这些御前文字，自有

铺兵传送，制度严密，原本用不着亲自劳动他老人家。但他虽到了阜城，心里多半还是嫌阜城离战场太近的，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自然是离辽人越远越好，因此也不再挽留，抱拳道：“如此，下官亦不敢聒噪，他日回汴京，再给高内使赔罪。”说罢，唤来一个校尉，令其点了数十骑人马，护送高翔，又暗中叫心腹返回阜城，取了几缗交钞，送给高翔。

直到目送高翔远去，仁多保忠才转过身来，叫过一名指挥使，吩咐道：“你率本部人众，替某去接应粮草。”说完，也不顾众将惊讶，沉声道：“咱们回城。”

众人刚刚出城，旋即回城，心中无不惊诧莫名，人人皆猜到必与那道御批有关。然军中偶语则诛，仁多保忠不说，也没人敢问，只是闷声回到城内，仁多保忠也并不召集诸将议事，只令各自散了，自回行辕。

只有仁多观国跟着他进了行辕，见仁多保忠皱着眉头，喝退左右，才问道：“爹爹，皇上究竟有何旨意？”

仁多保忠踞案坐了，摇摇头，长叹一声，低声道：“皇上令我接到指挥之后，立即北进，务要收复深州，不得借口拖延。”

“啊？！”仁多观国大吃一惊，急道：“这如何能成？耶律信正虎视眈眈，咱们如何能自离巢穴？再说宣台已有指挥，令吾军坚守。”

“宣台的军令，比得过皇上的旨意么？”仁多保忠蹙眉斥道，“你我有几个胆子，敢不遵皇命？”

“可宣台……”

仁多保忠不耐烦的打断他，“我奉的是皇上的手诏，宣台亦不能说

我违制进军。”

“可纵然宣台不追究，吾军此时北渡黄河，恐有覆师之忧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仁多保忠苦笑起来，“但你是愿意听皇上的话打败仗，还是愿意不听皇上的话打胜仗？”

“这……”仁多观国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仁多呆忠突然压低了声音，道：“你想吾家有族灭之祸么？！”

“那爹爹？”仁多观国毕竟年轻，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

“皇上手诏中，对我已极为不满，要挽回圣上的欢心，只有遵旨一途。吾若抗旨，他日石丞相也保不住我。”仁多保忠低声说道：“但此次渡河，凶多吉少，故此你兄弟二人，此番不必随我渡河……”

仁多观国急道：“这如何使得，不如孩儿替爹爹北上！”

“我不亲自北上，如何让皇上知道我的忠心？”仁多保忠怒道：“你只管听我之计行事，休要聒噪。吾统率大军北进，虽不能胜，尚不至于全军覆没。你听好了，四郎如今在东光，你派人去告诉他，让他押运下队粮草，亲自送往信都。到了信都后，见机行事，不要急着回去。你则率兵驻守武邑，见机接应我退兵，但无论如何，不得渡河来救。一旦耶律信攻过黄河，你不要硬撑，以你的能耐，绝非耶律信对手，只管退往信都，只要守住信都，石丞相必不见怪。”

仁多观国虽不敢多劝，却越听越心惊，问道：“爹爹打算带多少人马渡河？”

“三千！”仁多保忠咬牙道。

“三千？这岂非羊入虎口？”

“你以为我便把神射军全部带过去，又能有什么好结果？”仁多保忠骂道：“我只须说船只不足，仓促难备，皇上哪懂得这许多，皇上见我亲自渡河，必然气平。你率一营之众在武邑接应，我把第二营给你，第二营几个将校，全部信得过，会听你号令。郭元度率三个营，守在阜城、北望镇……”

“那观津镇呢？”

“如今管不得许多，只留少许兵马看顾。”仁多保忠望着自己的儿子，沉声道：“无论如何，还要指望郭元度这厮能挡住耶律信，那我還有一丝生还的机会。倘真的令耶律信攻过来……”他摇摇头，道：“故此不得不给他多留一点兵力。你记住，若何畏之来了，你便将兵权交给他，转告他，不可令唐康、李浩渡河，万一韩宝、萧岚攻过河来，亦不可令郭元度轻举妄动。比起耶律信来，韩宝、萧岚，实不足为惧。”

“孩儿记下了。”仁多观国黯然应道。

却听仁多保忠笑道：“亦不须太悲观。我如此安排，石丞相当能体谅我的苦心。渡河之后，我自会见机行事，若敌势大，我便退回河南，只要我在深州打过仗，皇上必也不会深怪。”

仁多观国心知韩宝与萧岚绝不会这么好对付，但此刻多说无益，沉默半晌，问道：“那爹爹准备何时渡河？”

“事不宜迟，呆会吩咐过诸将，我便率亲兵驰往武邑，明日便率第一营渡河。这等事，既然要做，仍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可不想被

韩宝在河边击溃。”

“第一营？”

“他们不是一直想打仗么？”仁多保忠知道仁多观国想说什么，挥手止住，冷笑道：“吵着要救深州的，第一营声音最响，我此番便成全他们。”

“可……”

“怕什么？！”仁多保忠轻蔑的说道：“难道他们还敢造反不成？”

在向仁多观国面授机宜之后，仁多保忠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整各营部属，他担心郭元度在知道皇帝手诏的内容后，为了讨好皇帝，迫使他带更多的兵力北进，因此绝口不提这是皇帝的意思，只说奉令行事，需要试探进攻深州一次。众人心里虽然怀疑，但他是主将，却也不能强问他皇帝的手诏内容。郭元度也是聪明人，听说他要亲自带兵渡河，便起了疑心，但是他乐得要回一大半的兵权，也并不多问，只是暗中令人将此事报知唐康。有几个参军对仁多保忠突然要渡河北进深州，十分反对，拼命死谏，但仁多只是不听，众人又见郭元度外，主管情报的参军也不发一言，因知道他是仁多一派的将领，只道仁多掌握了什么新情报，最终也得做罢。

会议结束后，仁多保忠便率领一百余名亲兵，奔赴武邑。众人挥鞭疾驰，跑了十余里路，忽听到身后有人高声呼喊仁多保忠名讳，众人皆不知又发生何事，连忙勒马停下，回头望去，却见后面竟有三十余骑正在拼命追赶，待这些人靠近之时，仁多保忠不由皱起了眉头。

原来仁多保忠以宣抚使司参谋官领兵，与郭元度这些见任领兵大将不同，他做守义公时，是没有什么亲兵的，平素跟在身边的那些随从护卫，人数也不多。不过如他这等身份，自有许多旧部、家丁、庄客，这些也算是久竖恩信的，离开京师时，他挑了一百多名家丁，充当自己的亲兵。这便是此时跟在他身边的这一百余骑人马，大多是西夏人后代，

精于骑射，忠心可靠。自到大名府、阜城，他一路上又募集勇壮之士，如地方游侠豪士，也从禁军中选拨了一些人，将他的亲兵牙队，扩充到三百余人。但这次他却没有带这些人，因为他马上要面临的，是真刀真枪与辽人对阵，又是敌众我寡，这些人追随他时日太短，仁多保忠信他们不过，便将他们留在了阜城。

这三十余骑，便是仁多保忠留在阜城的亲兵。他们追赶上来之后，见着仁多保忠，立即翻身下马，跪拜在地。

“你们来做什么？”仁多保忠又是意外，又是担心，以为阜城出了什么变故。

这三十余人，相互对望，却不说话。过了一小会，领头的一人才大声回道：“俺们来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仁多保忠看了他一眼，认得是在阜城招募的一个流民，叫做刘审之，便是深州武强县人，原是个屠夫出身，全家逃难至阜城，仁多保忠一日见着他力气大，又会骑马，来历可靠，便招他做了亲兵。这刘审之平日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做了仁多保忠的亲兵后，还经常偷偷在阜城的酒楼与人斗酒打架，平时军棍不知吃了多少，这时他竟来请命，倒让仁多保忠十分意外。

但仁多保忠却也没什么好颜色给他：“带上你做甚？莫不成你还想回家去报仇？”

“回守义公，俺没仇可报。”刘审之跪在地上，高声回道，“辽狗虽然打下了武强，俺一家老小却跑得快，俺到现在都没见过辽狗长啥样……”

“那你还不给我滚回阜城去？！”仁多保忠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刘审之却是跪着不动，“还是要求守义公带上俺们。”

“为何？”

“守义公对俺们不薄，这是俺们报答守义公的机会。”

仁多保忠看着刘审之狡黠的眼珠乱转，一时不由笑出声来。刘审之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去看仁多保忠的眼睛，过了好一会，才又放低了声音，说道：“再者……再者，俺们跟了守义公，不趁这机会搏个富贵功名……”

说到最后，声音已细如蚊虫。

仁多保忠又盯着他看了一会，方才转身上马，冷冷说道：“你们要不想活了，我也不拦着。既要来，便跟上了。不过有一点，本帅军令如山，战场上令行禁止，谁敢出半点差错，我便砍了谁。今日你们不听将令，擅自来此，每人五十军棍，权且记下，回来若还活着，再行补上。”

说罢，一夹马肚，“驾”的一声，飞驰而去。刘审之大喜，连忙喊道：“谢守义公。”急急忙忙爬起来，招呼众人，跳上马背，拍马紧紧跟上。

众人马不停蹄，当日便到了武邑。第一营都指挥使袁天保、副都指挥使张仙伦、护营虞候吉巡事先并未接到消息，都是十分意外，仓促出迎。仁多保忠一入军营，便下令第一营众将准备渡河船只器械，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原本都是极力主张北进，救援深州的，但如今深州已失，拱圣军全军覆没，仁多保忠却突然来到营中，下令要渡河北

上，不免个个惊疑。

袁天保传了仁多保忠军令，便试探问道：“敢问守公义，咱们这是要开始反攻了么？”

“不错。”仁多保忠故意轻描淡写的回道：“吾奉令，要夺回深州！”

“夺回深州？”袁天保、张仙伦、吉巡三人，顿时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三人一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接到的上一个命令，还是要严防辽军渡河，如何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要夺回深州？三将所在位置，是神射军诸营中离深州最近，知道深州如今辽军大军云集，仅仅是对面的武强，辽军萧阿鲁带部，人马便不下数万——早时不救，此时却要反攻，不免晚了一点。

袁天保喉咙动了一下，吞了一口唾液，又问道：“未知船只须何时办妥？诸军预备哪日渡河？”

“便是明日渡河。”仁多保忠悠然回道。

“明日？！”这下三人都呆住了，袁天保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其余诸营都到了么？末将亦曾广布逻卒，如何竟全然不觉？”

“什么其余诸营？”仁多保忠冷冷的瞥了三人一眼，“便只第一营渡河。”

“啊？！”张仙伦惊得叫出声来，上前一步，抱拳道：“守义公明鉴，探马查得真实，对岸武强，便有不计数万人马辽军驻守……”

“那又如何？”仁多保忠冷笑一声，“我虽然读书不多，也只听人

说过，昔日汉朝之时，中原有数千步卒，便可横行十万匈奴之间。区区数万契丹，又有何可惧？”

“只恐传说不足为信……”

“张翊麾是害怕了么？”仁多保忠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张仙伦却不怕仁多保忠，单膝跪倒，高声道：“末将非是害怕，只是如此以卵击石，恐非智者所为。末将纵不惜命，这满营三千将士，岂无父母妻儿，还请守义公明鉴。”

仁多保忠望着张仙伦，嘿嘿冷笑，“如此说来，张翊麾之意是说陛下非智者了？”

此话一出，原本满不在乎的张仙伦，立时冷汗都冒出来了，颤声道：“守义公莫要顽笑，末将岂敢如此无父无君？！陛下英明睿智，虽古之圣君亦不能相比。”

“既然如此，那陛下令我等渡河与辽人决一死战，为何张翊麾又有许多话说？”

“这……这是陛下旨意？”

“难道我敢假传圣旨？”仁多保忠厉声道。

“末将并非此意。”张仙伦这时已是面如土色，只是低头顿首，“末将愚昧，既是陛下旨意，纵是赴汤蹈火，末将绝不敢辞！”

仁多保忠目光移去袁天保与吉巡，二人连忙跪倒，齐道：“愿听守义公号令。”

仁多保忠微微点点头，突然之间，那种作弄、报复的快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面前的这三个人，的确是站在郭元度那边的，但是，在某方面，他们却与自己一样可怜。熙宁、绍圣以来，大宋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无法相比的。这自然得归功于石越主导的军事改革，自朱仙镇以下建立的那无数的武官学堂，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极大的提高了大宋武官的素质，他们在学堂里学习军事知识，也学习一些粗浅的文化，但更重要的，还是不断的教给他们忠君爱国、遵守军法纪律的道理。如袁天保、张仙伦、吉巡这些人，因为做过班直侍卫，不免就较一般的武人更加愚忠——即使他们明知道渡河是全军覆没、兵败身死，但倘若是皇帝的命令，即使他们从未见过这个皇帝，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遵行。这种人，可实在不符合仁多保忠的美学——他是个惯于算计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毫不犹豫的去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能卖个好价钱——然而可悲的是，这次他与张仙伦这些人，居然要去做同样的事。

这愚与不愚，又有何区别？

但这却也正是他宁可死，也要站在宋朝这一边的原因。

石越干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宋军中，如张仙伦这样的武官，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从小便在这些学堂里长大的人，这些人绝对的忠于赵家——仁多保忠不知道是否石越有意为之，但这并不重要，忠国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便是仁多保忠看来，这亦是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们或者偶尔会有点不同意见，但是要指望那些武人来质疑这件事，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既然有了讲武学堂这个东西，既然要培养武人的荣誉感，那么在这些学堂中不宣扬忠君，不将忠君视为最高的荣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就算是晋惠帝，大概也知道他该怎么办。

仁多保忠自然不会知道石越的想法，在石越看来，这只是“必要之恶”。做任何一件事，你都不可能只要它好的一面，不要它坏的一面。他不可能要求这个时代的人马上超越时代，既然宋朝已经有强大的力量来限制军国主义，让他完全不必担心这个危险，那么忠君就忠君好了，总比动不动就要担心军队叛乱，上下相忌，外战无能要好。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忠君都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美德。你不能因为自己已经不处于那个历史阶段，便去嘲笑那个阶段的道德，并且以为那一文不值。因为，焉知你现在所以为的必须要对之保持忠诚的任何东西，在若干年后，不会受到同样的嘲讽与鄙视？虽然五十步相对百步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仅仅是五十步的进步。石越只能相信，到了一定的时间，这种忠君的思想，会从下到上的崩塌，而这个趋势，将是多少讲武学堂也阻止不了的。而在崩塌之后，还依然想着忠君的人——这样的人总是存在的——才应该受到嘲笑，但被嘲笑的，不是忠诚，而是愚蠢。

仁多保忠不可能也没必要了解石越的真实想法，他只须知道石越做的这件事是如何可怕就足够了。

在熙宁十八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如此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但到了绍圣七年，也许是又过了七年，事情更加清晰，也许是与宋朝的文臣武将们打了足够多的交道，总之，仁多保忠已经看得比谁都清楚。相比而言，还有无数的人，却身在局中，浑然不觉。

所以他总能把注压在赢家一边。

只是，这一次，尽管也是站在赢家一边，他的确兴致不高。他不知道他能否看到棋局的结束，而陪他一起去面对死亡的，竟然是张仙伦这样的无趣之人。

虽然仁多保忠不是很瞧得上眼，但袁天保与张仙伦倒也不算是无能之辈。从颁下命令，到召集部队、民夫，准备妥当，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当晚子时之前，便已一切齐备。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对岸的辽军一直看在眼里，不过仁多保忠并不担心，倘若辽人沿河列阵，那么他们在船上射一阵箭后，他的奏章上就可以说，他接旨后立即北进，但辽人沿河布阵，敌众我寡，无法渡河。他很了解皇帝，皇帝读过一些兵法战例，他只要稍加暗示，皇帝会理解他的苦衷，转而去责怪别的部队没能替他牵制辽军——倘若存在这样的部队的话。在仁多保忠看来，唐康和李浩就是个不错的替罪羊，虽然在另一方面，他心里一点也不希望他们也接到同样的命令，渡河北进。但人类都是矛盾的。

然而，当神射军第一营在十三日的凌晨开始渡河，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们煞费苦心的准备了应对辽军岸头狙击的作战计划，细致到每个都的上岸后布阵先后序列，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结果却令他们瞠目结舌——他们轻而易举的渡过了河，上了岸，布了阵，却连一个辽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这实是大出仁多保忠的意料，他心里是希望与辽军越早交战越好的，这样他退回去也方便些，却没想到遇到这样诡异的情况。若说他们选择渡河的渡口，辽人没有挖陷坑，丢铁蒺藜等等，倒并不奇怪，在攻克深州之后，辽军一直就表现得并不是很害怕宋军渡河决战，宋军此前侦察过的几个渡口，辽军都没有过多的做针对性的准备。可是连一个辽军也没有，就未免太匪夷所思。毕竟，这里离武强城，也不过数里之遥。

此时，仁多保忠心中感觉的不是轻松，而是警惕。

他下令大军就在河岸埋锅造饭，一面派出侦骑前进刺探军情。待到全营吃完早饭，几个探马也陆续回来，禀报的情况，大体一致：除了东边的武强县城——他们是从武强县的上游的一个渡口渡河——以外，再没有发现任何辽军。武强城门紧闭，辽军防守严密，但不似有要出城攻击的样子。

这让仁多保忠与袁天保、张仙伦、吉巡都感到疑惑。

辽军如何会凭空消失了？

仁多保忠仿佛都嗅到了空气中潜伏着的危险气息。他才不相信是辽军突然遇到意外开拔走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必定是诱兵之计。萧阿鲁带放弃半渡而击，那必定是有些别的打算，或者他想将他诱到离黄河北流更远的地方，然后围而歼之。萧阿鲁带明明知道对岸的宋军有多少人马，这个老头看起来并不害怕冒放整只神射军过来的危险，他觉得他能一口吞下。

若是平时，仁多保忠不会去咬这个饵，他很可能掉头就走。他不是那种狂妄的人，就算他带来了全部的神射军，他也不想跟着别人的步伐走。他与姚兕是两种人，诸如被敌军夹击、被优势敌军包围这种事，只要想想，仁多保忠都会睡不好觉。

但如今，他却是不咬也得咬。

他总不能渡河之后，一箭不发，便即退回吧？

别说皇帝，没有人会相信他的判断，大家只会认为他怯战。

仁多保忠一时间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处境。他一直以为渡河之后，便有恶战，此后的事情，自然也不用多想，却不曾想过，渡河

之后，竟是这样的局面。他不过区区三千步卒，东进攻打严阵以待的武强县，难竟全功；但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找不到辽军，便以三千步卒，孤军深入，向深州挺进么？

袁天保与张仙伦倒是强烈的主张趁机攻打武强，武强不是一座大城，在二人看来，不必去管辽军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他们丢下了武强，便应该趁机夺取，只需再调一营兵力，合兵六千之众，攻取武强，绰绰有余。在此之前，他们便在河边扎寨——他们登岸的河边，有一座小土丘，居高临下，正适合扎寨。

二人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将校的赞同。没有几个人愿意过多的考虑发生了什么，一方面，他们只想着抓住眼前的机会；另一方面，倘若身边再多三千友军，无疑会让第一营的这些武官们，更加有安全感一些。

但仁多保忠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子也跟着来送死。可他也没什么借口能说服这三千步卒往深州进发，于是仁多保忠决定妥协，他下令第一营在那座小土丘上扎寨，然后加派人马，四出侦察，打探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做打算。他给探马们许下重赏，下令他们至少必须往各自的方向走出二十里，寻找当地的宋人，弄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太阳快要落山，探马们回来禀报，他依然一无所获。从武强到静安，原本是一片富庶繁华之地，但经过辽军的洗劫，所有的村庄，除了断瓦残垣，都已空无一人。探马们找不到辽人，却也找不到宋人。而武强城附近，辽军戒备森严，探马很难靠近，仍然无法判断城中究竟有多少辽军。

原本一直以为在武强的萧阿鲁带部的辽军，竟然真的消失了。

几乎同时。

冀州南宫县，萧阿鲁带正在站南宫县县衙之内，欣赏着南宫知县的绝命诗，在他的脚边，便躺着自杀殉国的南宫知县的遗体。县衙之外，数千名契丹骑兵，正在到处烧杀抢掠，城中到处都是熊熊燃起的大火，与哭喊哀嚎。

仁多保忠猜中了耶律信的大部分意图，只不过，耶律信下手远比他想的要快。他的用兵，也更加灵活狠辣。

韩宝与萧岚部，在经历大战之后，此时的确还在深州休整。

但是，仁多保忠却算漏了，萧阿鲁带部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休整。

早在数日之前，耶律信便已密令萧阿鲁带精选八千轻骑，以所部宫卫骑军为主，各携十五日之粮，抛弃一切辎重，连家丁都不得跟随，每日疾行百里以上，沿着苦河北岸向西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堂阳镇，然后在堂阳镇的渡口搭起浮桥，渡过苦河，直取冀州南宫县，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信都、衡水的后方。

为了保密，武强县仍然竖着萧阿鲁带的帅旗，每日仍有人打着宫卫骑军的旗号巡逻，实则余下的大部分人马，也已经北渡滹沱河，进入河间府乐寿境内，耶律信需要这些人马，在那里广布疑兵，迷惑宋军，使宋军搞不清他的兵力分布，以便他的主力顺利渡过黄河北流，好攻打永静军。此时留在武强县城的，不过是打着宫分军旗号的两千余部族属国军与汉军而已。

“枢使，是不是可以下令封刀了？”一个身材高大，黄发高鼻的契

丹将领，大步走进县衙，在萧阿鲁带的身后几步站定，躬身问道。

萧阿鲁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爱将，南院郎君高革，厉声道：“封什么刀？！”

高革虽然低下头去，避开萧阿鲁带锐利的眼神，口里却并没有退步，“枢使，兰陵王给咱们的军令，是绕到宋军之后，尽可能吸引宋军，以便晋国公与兰陵王渡河南下。下官愚见，咱们在南宫，不便久留，最好还是要设法往东渡过黄河，既可攻打枣强，也可以南下恩州，不但唐康、李浩无法安生，便是仁多保忠、郭元度也不能高坐。咱们在黄河以西，回旋空间太小，一旦过了黄河，黄河以东，永济渠以西，皆可驰骋，而骁胜、神射军腹背受敌，非但永静军，便是冀州，亦反掌可定。”

“这是自然。”萧阿鲁带哼了一声，“但你可知道，咱们如此轻骑疾行，将士们有多疲惫？我率八千骑自武强出发，跑到堂阳镇，掉队便掉到不足七千人，再这么跑下去，等我到了枣强，我还能剩几个人？”

“纵是只余四五千骑，亦是值得。”高革朗声回道。

“我便是晚得一日半日，又有何妨？让将士们在南宫好好快活一晚，养精蓄锐，又有何不可？”萧阿鲁带不以为然的说道，“细作早已探得清楚，唐康、李浩不过数千骑，纵然被他们赶上，又有何惧？”

高革见萧阿鲁带主意已定，不敢再劝，欠身行了一礼，缓缓退出县衙。

南宫县城的街道之上，景象惨不忍睹，令高革不忍目睹。他心里面生出一股强烈的罪恶感——这座城市，是他夺下来的。尽管已经知道辽

军已攻取深州，南宫县也有所防范，但他们没有多少驻军，直到萧阿鲁带的辽军靠近，他们也全然不知。萧阿鲁带令高革率数十骑，身着宋军装束，大摇大摆的靠近城门，然后出奇不意，斩关夺门，守门的兵丁都是厢军，被高革一阵砍杀，立即吓得一哄而散，四处逃命，萧阿鲁带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取了南宫县城。但让高革没有想到的是，萧阿鲁带竟然会下令屠城！

大辽南下，便是为了掠夺与破坏，这点高革心里一直知道得很清楚。但是，除非遇到激烈的抵抗，大辽军队是从不无故屠城的。

毕竟，大辽也是一个信仰佛教与儒教的国家，不是那种野蛮之邦。

当然，高革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主要倒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另有隐情——他实际效忠的对象，是他正在率军攻打的国家！

高革是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或者说，他自以为如此。

因为，他所不知道的是，大宋职方馆视他为辽国的间谍。

几乎没有人知道，高革原本是宋朝人，他出生在陕西，十几岁的时候，在一次微不足道的边境小冲突中，全家被掳到西夏。然后，又被西夏人作为礼物送到辽国，成为奴隶。因为相貌的原因，西夏人谎称他们是从西域买来的。于是，整个辽国都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故乡，如今大家只知道他的父亲是辽国一个小有名气的优伶，是西域人。而职方馆当初看中的，也是他的父亲。职方馆希望收买一个优伶，以得到一些情报，但他父亲十分忠于辽国，反而举报了此事，结果通事局顺藤摸瓜，导致三名职方馆细作被捕、处死。高革保护了牵涉此案的第四名宋朝细作逃脱，因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自小便上过私塾，粗明礼义，因而一

直将自己视为宋人，对于沦陷至膻腥之地，一直深以为耻。从这次细作案后，高革便加入了职方馆，而此前，他早已在辽国的内战中脱颖而出。

但他从不知道的是，宋朝职方馆从未信任过他，因为他的来历无人能证明，职方馆从未遇到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事，他被视为通事局的细作，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取得职方馆的信任。职方馆曾经要求他窃取过一些情报来试探，他总能完成任务，结果反而更受怀疑，而在他未能按照要求如期窃取到一份相对重要的情报后，高革就被彻底认定是通事局的人。

此后，职方馆河北房屡屡受到重挫，与高革联系的细作死在通事局的一次追捕中，连河北房知事也数易其人，他的档案被尘封，高革便彻底与职方馆失去了联络。而他在辽国的仕途上却颇为顺利，因为懂汉文、西夏文、契丹文，又会打仗，他不断受到重用，曾经追随耶律冲哥西征，此后又入南枢密院，受到萧阿鲁带的赏识。

原本，他已渐渐放弃了要效力故国的打算，宋辽通好，而辽国也渐渐汉化，颇有“衣冠之国”的气象，让他觉得辽国也不能算是膻腥之地，但是，突然之间，他的人生又发生了剧变。他随着数十万大军南下，亲眼看到辽军在他的“故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让他十分的失望，而对于故国的向往与同情，也越来越强烈。

然而，让高革无奈的是，他做不了任何事，反而不得不为虎作伥。他整个人恍若被分裂成两半，他每日都要习惯性的做着自己的事情：当好萧阿鲁带的参谋，献计献策，有时还要亲自带兵去打草谷，甚至杀人放火，与宋军作战——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辽人，真心实意的为辽军着想。他好象在本能的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但另一方

面，随着战争时间越来越长，他越来越深入宋朝河北腹地，心里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宋人的呼声，就愈发的强烈。仿佛是在这场战争中，他对宋朝的爱，又慢慢被激发起来。

此刻，他看着脚下那一具具的尸体，怜悯、厌倦、内疚、无奈、无助……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他的心头翻滚着，他把手伸向了腰间的皮袋，那里面，放着一串念珠，他的手便在皮袋轻轻拨动着念珠，嘴唇微动，无声的吟颂着。

冀州。

唐康是与仁多保忠同一天接到皇帝赵煦的手诏，深州城破，对唐康与李浩原本是极大的打击，虽然无论朝廷、宣台都没有秋后算账，但二人也不能肯定是不是只是因为还没到“秋后”的缘故，但皇帝的这封手诏，却让二人安下心来。这表示他们的行为是受到皇帝赞同与认可的，而皇帝也的确在手诏中勉励了二人。

在与李浩商议过后，一则李浩也绝不敢抗旨，再则二人也希望在皇帝跟前表现表现，因此二人决定遵旨进军。但他们倒不似仁多保忠那么急切，写了札子表示他们会奉旨行事后，二人并不急于进军，他们一面增加探马刺探深州辽国虚实，一面派人前往慕容谦与仁多保忠部，商议约期共进。二人自与韩宝、萧岚打过一场硬仗之后，也算是学了个乖，对韩宝颇为忌惮，不敢独自进兵。

此时，二人早已得知慕容谦到了真定府，还知道慕容谦曾经沿着滹沱河大举东下，准备救援深州，但大军还未走到鼓城，深州便已经陷落，慕容谦认为再继续东进，已经没有意义，便又退了回去，只在祁州诸城部署了几只部队，稍稍牵制辽军。

也便在这一天，唐康与李浩还确认了姚兕已经突围的消息——在城破之前，姚兕率数百人突围成功，然后被送到了真定府，因为他是败军

之将，到了真定府后，便被软禁，正等候朝廷的处分。虽然此前段子介逃过了一劫，但姚兕是统军大将，情况与段子介全不相同，既打了败仗，又有擅自行动、不听调遣之嫌，无论是枢府还是宣台，都没有人会替他来顶这个黑锅，可以预见，姚兕的仕途已经到头了。不过，大宋朝与西汉还是不同，不至于将他关进牢狱之中，他最后多半会被贬到某个军州，被软禁数年，直到遇到大赦，或者有人替他说情，才有机会返回汴京或者家乡。但以唐康在枢府这么多年的经验，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姚兕很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深州已被报纸捧得太高，两府会更加小心的处理此事，姚兕或许会被勒令致仕，保全他的颜面，也就是保全两府的颜面。而且，哪怕只是考虑到姚古在深州生死不明，两府也不至于做得全无人情可言。

不过，不管怎么说，拱圣军已经彻底的退出了这场战争。重建遥遥无期，也许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据说慕容谦将随姚兕突围成功的那点人马，全部暂借给了段子介。这件事尤其让李浩与骁胜军诸将有兔死狐悲之感。

而对唐康来说，这让他更加明白一件事：要避免姚兕的下场，他必须打胜仗。

仁多保忠希望他们能阻止辽军渡过苦河，而唐康与李浩则认定仁多保忠对深州的失陷负有责任。但李浩与何灌都不敢违抗王厚的军令，唐康迫于辽军压境的不利形势，也只能暂时相忍为国——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妥协退让了的。而他们也的确听仁多保忠节制了几天。

因此，在面对皇帝的手诏时，二人也聪明了许多。唐康一早便猜到皇帝必定也会给仁多保忠与慕容谦下手诏，既然如此，最好是让慕容谦东下，吸引韩宝与萧岚的主力；让仁多保忠去吸引萧阿鲁带，他们再从

容渡河，轻松夺回深州。

但二人的美梦没做一时三刻，便破碎了。

七月十三日，在得知仁多保忠已经北进武强后，唐康派去联络慕容谦的使者又在半路上派人送回消息，发现辽军已从堂阳镇渡过苦河南下。

二人大惊失色，连忙一面调集兵马，一面派出哨探寻找这只辽军的方向。

信都到南宫不过六十二里，探马都不需要跑到南宫，隔着二三十里，便可以看见南宫县城燃起的浓烟。到了下午，唐康与李浩甚至已经知道辽军可能会南宫县住一个晚上了。

但这只能让唐康与李浩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之中。

若去攻打南宫的辽军，则担心韩宝、萧岚大举渡河，一旦信都失守，他们便会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可若是按兵不动，任后方这样一支敌军驰骋，那真是寝食难安，而且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们也难以阻止深州之敌南下，最多不过据守信都坚城，以待援军。更可怕的是，一旦他们放任后方的辽军自由往来，若然永静之神射军也受到威胁，被耶律信大军席卷而来，只怕信都亦难守得住。

二人这回算是充分领略了河北战场利攻不利守的特点。

唐康与李浩站在一座由行军参军们临时制成的沙盘之旁，双眉紧锁，身边的众参军也是目光死死盯着沙盘，却没有一人敢开口说话。

“诸君，可有良策？”李浩抬头望了一眼众人，闷声问道。

众人都是默然不语，过了一会，一个年轻的行军参军突然抬起头来，高声说道：“都承、太尉，干脆咱们今晚便夜袭南宫，打辽人一个措手不及。一击得手……”

仿佛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他话未说完，行辕之内，已是一片哗然，有几个参军立即摇着头，高声反对：“不可，不可！据探马所报，南宫之敌，少则八千，多则上万，敌众我寡，况辽人深入我腹地，夜宿岂能无备？谈何一击得手……”

“是啊，我军若然南下，只怕难以脱身。到时候韩宝、萧岚趁虚渡河，大事去矣！”

“信都关系紧切，还是持重些好……”

唐康站在那里，不断的用马鞭轻轻击打着沙盘的边缘，一面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都是主张持重，心里极是不耐，突然听身后有人厉声喝道：“前惧狼，后畏虎，打个鸟仗！”

这一声暴喝，声音极大，厅中顿时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的聚集到一直站在唐康身后，默然不语的何灌身上。

唐康也是有些意外，他与何灌相处，也有些时日了，知他平日不爱发表己见，此时他心里也不满意众人之见，因缓缓转身，看着何灌，问道：“何将军有何主意？”

何灌连忙朝唐康欠身一礼，高声道：“以下官愚见，都承、太尉实不必如此犹豫难定，如今诸公所惧畏者，不过是怕我军南下之时，韩宝、萧岚趁虚渡河，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兵分两路？一路兵马，拒守苦河，防辽人渡河；一路兵马，去打南宫！”

唐康、李浩尚未说话，众参军已面面相觑，有人立时说道：“这如何使得？吾军兵力本已不多，再分兵，这……”

“下官却以为使得！”何灌傲然道。

“愿闻其详？”唐康这时却来了兴趣，挥手止住众人。

何灌走到沙盘前，用手指着苦河，道：“都承、太尉若信得过下官，下官愿立军令状，十日之内，让辽军匹马不得渡河！”

唐康才“哦”了一声，李浩已怀疑的看了何灌一眼，先问道：“你要多少兵马？”

“下官只要环州义勇足矣！”

李浩见何灌语气不驯，以为他口出大言，正要发怒，却听唐康已先问道：“何将军，军中无戏言。你有何本事，能以不足千骑，拒辽军数万铁骑？”

“兵不在多，善用则足。苦河虽小，亦不是处处都可渡河，辽人要渡河，总须找个渡口，只须守住那几个渡口，辽人也过不来。”

唐康摇摇头，“那也不少，要把守的渡口，亦有七八个。”

“下官确有办法，然只能说与都承、太尉听。”

唐康与李浩对视一眼，却不即答应，“纵然你果然有良策守河，我军兵马已不及南宫之辽军，少了环州义勇，兵力更弱，如何能保成功？”

“都承又何必一定要击破南宫的辽军？”

唐康愣了一下。却听何灌又说道：“敌众我寡，辽军又是百战精兵，不可小觑，定要分个胜负，只能自取其辱。所谓夜袭云云，更不过求侥幸而已。若只是对付南宫之敌，下官有必胜之策！”

唐康又是惊讶，又是怀疑，问道：“何将军有何必胜之策？”

何灌环视众人一眼，淡然说道：“下官以为，南宫的辽军，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我们身后，其必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是什么？！”

“粮少！”何灌口中轻轻吐出两个字。唐康与李浩对视一眼，心里都已明白过来，这个倒是他们早已想到的，果然，便听何灌又说道：“辽军非是胁下生翅，若带着辎重，岂能不早被我们发觉？若是兵士自带，他们带不了多少粮食！既是如此，都承与太尉领兵去打南宫，便不必与他们斗力，我军只要紧紧跟着辽军，彼到东，我亦到东，彼到西，我亦到西，彼行军，我亦行军，彼宿营，我亦宿营……只是不与其交锋，其若来打我，我则退避之，其若不打我，我便又跟上去，总之是要如附骨之蛆，如影随行，令其不敢攻城，无法分兵劫掠，更加不敢渡河去威胁到神射军的后方……下官以为，只要拖得十日八日，辽军粮草将尽，一事无成，到时候纵然令其渡河东去了，亦不足为惧。若能多拖得几日，待其粮尽，则不战可胜。”

“何将军说得轻巧！”李浩冷笑道，“我骁胜军休说拖他个十日八日，便拖他个十年八年，亦非难事。只是何将军若守不住苦河，休说十日八日，只恐用不了一两日，便是辽人不战可胜了。”

唐康也说道：“李太尉说得不错，纵依何将军之策，骁胜军能拖住南宫之辽军多久，全取决于何将军能守苦河守多久！”

“不出奇，何以致胜？两军交锋，总不可能有万全之策。”何灌坦然迎视着唐康与李浩怀疑的目光，“若都承与太尉愿听听下官守河之法，下官敢立军令状，多了不敢说，只以十日为期，十日之内，若叫深州辽军渡河，下官愿伏军法！”

“好！若此战功成，某亦当上报朝廷，录将军首功！”唐康望着何灌，慨然道。他早已心动，此时不再犹豫，挥手斥退众将，单单留下何灌。

自骁胜军副都指挥使、护军虞候以下，众参军、诸营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护营虞候，都心不甘情不愿的退出行辕议事厅，在外面等候。过了好一会，才见着议事厅的大门重新打开，众将再次鱼贯进入厅中，却见唐康与李浩站在沙盘之前，只听李浩高声宣布道：“骁胜军诸将听令：即刻回营，聚齐本部兵马，校场列阵！”

深州，武强。

仁多保忠在经过一天的侦察、试探、犹豫之后，终于在袁天保与张仙伦的压力之下，移师东进，“包围”了武强城。

武强城筑于后周之时，它的南门，便紧挨着苦河的下游。当后周之时，武强其实与黄河没什么关系，一直到熙宁十四年，也就是西夏西迁的当年，辽军太平中兴元年，黄河北流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道，河道向西偏移，黄河在冀州境内泛滥成灾，直到进入河间府境内，才重归旧道，宋廷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让黄河北流的河道稳定来，形成如今的局面，屈指算来，至今亦不过十余年而已。

如今的黄河北流，横在武强与武邑的中间，因为它还夺了苦河的一段河道，于是苦河在注入黄河北流之后，河水又突然从黄河的下游分出一条支流来，流进滹沱河，再一道注入河间府的黄河北流。于是，在武强城的南边，苦河以南，黄河之北，形成了一片被两条河道所环抱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虽然一到汛期便经常被河水侵袭，不太适合耕种，但河北地少人稠，当地百姓仍然见缝插针，在那里开垦了一片片的农田。

这块地区，在军事上来说，原本无疑是有利于武强城防守者的。河流隔开了敌人，敌人即使进入这块地区，也容易被打败；而城里只要将吊桥放下，便可以进入这块地区放牧，耕种。可惜的是，虽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武强城却不是什么军事重镇，宋军没有重兵防守，被辽军轻易夺取。而仁多保忠渡河之时，也不敢选择这块地区，因为此地太容易被城里的辽军攻击。

但是，当仁多保忠决定包围武强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背水列阵，将大寨扎在了这块军事上的“死地”！同时，在苦河与黄河上，他用船只一共搭起了八座浮桥，以他的大寨与武强城南门为中心，在苦河上一东一西，各搭了两座浮桥，又在身后的黄河上搭起了四座浮桥。

如此一来，他就布了一个奇怪的阵形，在武强城东与城西，他各部署了一个指挥的兵力，余下所有人马，则全部集中在城内的狭长地带，而城北却没有一兵一卒。倘若城内的辽军想要逃走，那仁多保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仁多保忠的三路人马，通过苦河上的四座浮桥联系，而在整个第一营的身后，隔着黄河，是仁多观国的一个营的人马，两营之间，亦可通过黄河上的四座浮桥联络。

这样的阵形，说是包围，实际上城东与城西的两个指挥，与其说是围城，不若说是保护苦河上的浮桥的。更加匪夷所思的，仁多保忠不仅以没有大型攻城器械为借口，严令各个指挥不得攻城，还命令城东城西两个指挥，一旦发现敌军大举来袭，不得迎敌，必须即刻撤回城南大寨，并且不得毁弃、破坏浮桥。

这让人很难分清楚，究竟是宋军要攻城，还是仁多保忠布了个怪阵，等着城里的辽军来打自己。

可奇怪的是，武强城中的辽军，只是在神射军列阵未稳的时候，出来几百骑试探性的攻击了一下，被神臂弓一阵齐射，辽军便灰溜溜的退回城中，双方均未有任何人马损伤。辽军只在城头旁观宋军做这一切事情，仿佛这全然与他们无关。除非有宋军进入城上的射击范围，他们连箭都懒得放。

而仁多保忠除了下令武邑的工匠制造抛石机、云梯、撞车、木驴等攻城器械，派出使者前往大名府请求派出神卫营与火炮支援外，却是一副长治久安的打算，整天都在巡查扎寨的情况，不仅要望楼、箭楼一应俱全，还要求打土墙、挖壕沟与陷马坑……虽说此时已是七月，黄河伏汛已过，秋汛尚远，但这黄河的事情，也无人能打保票，倘若如前些日那样，突然来两场大雨，河水一涨，这一营神射军，大半要成虾兵蟹将，这营寨扎得再牢，也是全无用处。然而，这次不论袁天保与张仙伦如何劝谏，仁多保忠却是塞耳不听。尽管袁、张二人坚信武强城内辽军必然不多，只要调来黄河南岸的第二营，以神射军的战斗力，哪怕是蚁附攻城，不过两三天功夫，也必能攻克，却奈何不了仁多保忠“爱兵如子”的心意——他坚持没有攻城器械，绝不强攻。

如此忙碌了整整一天，虽说土墙才打了一半，壕沟才挖了一小段，

箭楼尚未造好，望楼也只有一座，但也算是规模粗具，有模有样了。眼见着满营将士，大半累得半死，疲惫不堪，仁多保忠便即鸣金收兵——这时众人才发觉这怪阵原来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不必再啃干粮，黄河南边，早有人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一桶一桶的担了过来，送到众人跟前。

袁天保与张仙伦休说一辈子没打过这样的仗，便是听也没听说过。因为仁多观国让人送了十斤牛肉过来，二人便请了吉巡，聚在营中吃肉喝酒，一面低声痛骂仁多保忠昏庸，对于摊了这么个主将，不免深感自己是如此不幸。

但这酒方吃到一半，便听到西边锣声大作，三人知道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必是有辽军大举来袭。他们三人倒无人惊慌，反倒是闻猎心喜，听到锣声，便即丢下酒杯，取了头盔戴上，便大步走出营帐。抬头望去，只见东西两边，苦河的浮桥上，派出去的两个指挥排成数队，正迅速的通过浮桥，朝营寨跑来。

张仙伦不由得低声“呸”了一声，骂道：“闻风而走，这成何体统？！”一面不屑的朝仁多保忠的中军大帐瞥了一眼，紧跟着袁天保，朝望楼那边走去。

但他们都不需要登上望楼——很快，站在平地之上，他们也能看到遮天蔽地的烟尘，正朝着南边，席卷而来。

三人顿时都被吓呆了。

“这……这是多少人马？”吉巡低声问道。

袁天保与张仙伦互相对视一眼，涩声回道：“至少得有上万

骑……”

“这……这……”与袁天保与张仙伦不同，二人好歹都经历过熙宁西讨，虽说没打过大仗，却也见过些世面，但吉巡虽然官至护营虞候，却是足迹从未出过汴京周边五百里，这时听到这个兵力，感觉到上万骑战马踩踏地面传来的那种震撼，早已吓得脸色苍白。

待他缓过神来，袁天保与张仙伦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听营中到处都有人大声呼喊：“列阵！列阵！”“拿好兵器，休得慌乱！”他转目四顾，却见仁多保忠已经出现在营寨中间的将台之上，镇定的脸上，美髯微飘，他端坐在一张铺着虎皮的坐椅上，没有一丝慌张，他心神稍定，连忙大步朝着将台走去。

萧岚的大军，一直推进到武强城西的苦河之畔，才停下来了。

但眼前这一切，却让他眼睛都直了。

他遵照耶律信的锦囊妙计而来，倘若宋军沉不住气，北渡黄河，攻打武强，就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武强守军立即飞马通报深州的韩宝、萧岚，而韩宝与萧岚则分兵两路，萧岚率一万部族属国骑兵，前来武强，随机应变，牵制或歼灭渡河的宋军，而韩宝则率大军南下，能渡河则渡河，不能渡河，则牵制信都、衡水之宋军，方便萧阿鲁带部的行动。仗打这个份上，双方在前线对阵之兵力，谁也不瞒过谁，双方都能猜到个大概，冀州与永静军的宋军有多少，辽军一清二楚，以耶律信的计算，宋军倘若按捺不住北上，兵力至少要三个营，只要将这些宋军拖在黄河以北，甚至聚而歼之，他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攻占永静军了。

那样的话，甚至萧阿鲁带的迂回，都成为了锦上添花之举。

但当韩宝与萧岚收到武强的报告后，却得知宋军只有三千左右兵马渡河。于是二人决定不必马上增援武强，又刻意拖了一日。一则让士兵们多休整一日，一则二人认为渡河的宋军太少，武强必能坚守，而他们去得太快，将宋军吓走了反而不美。二人商议着，让宋军在武强城下耗一日，萧岚再去攻击，必能事半功倍。若这是宋军的试探性进攻，萧岚晚点再去，亦能吸引更多宋军渡河。

而韩宝则仍然坐守深州，他必须算好时间，让他的主力可以再多休息一两日。这样的精打细算是必要的，在攻下深州、歼灭拱圣军之后，虽然走了姚兕，但萧岚、韩宝部仍然士气高涨——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毕竟是君子馆之后大辽对南朝的最大胜利，大辽皇帝也当即下令嘉奖——然而，好的统帅，必须要懂得张弛之道。当年南朝太宗皇帝在灭亡北汉之后，自以为锐气可用，便要乘胜追击，结果士卒疲惫，兵败幽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虽然已经攻下了深州，但韩宝却已经预感到，他们还有很多的仗要打。姚兕的顽固态度，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这让韩宝更加不想过早的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即使再歼灭骁胜与神射军，也未必就是战争的结束。

他们对萧阿鲁带着足够的信心，这是一位用兵沉稳的老将，只要赶在他粮食耗尽之前，攻入冀州或者永静军便可以。甚至倘若萧阿鲁带能顺利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以西地区，他还可能很容易的找到粮草补给——永济渠是南朝北方漕运要道，那一带到处都是粮仓。

所以，在耶律信策划的这一波攻势之中，韩宝与萧岚达成的共识就

是，他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来对待这场战争。若是他们耗尽全力，哪怕如愿以偿歼灭了骁胜军与神射军，但若南朝不肯妥协，他们马上就会迎来宋军的主力。以疲惫久战之师与宋军主力交战，结果很可能会是赵光义第二。

所有的这些事前的计划，当时看起来都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

但此时此刻，在武强城边，苦河之畔，萧岚马上意识到，他回到了现实。

还在随耶律冲哥打仗之时，萧岚就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战争永远不会按着你的预想进行。

但是，与预想偏差得如此之大，在萧岚的戎马生涯之中，却也还是头一回。

他赫然发觉，宋军既没有增兵，也没有攻打武强。

似乎这只宋军做的事情，只是将防守稍稍向前迈进了一点——此前他们是防守黄河，现在他们在防守苦河！

而让他更不可理解的是，宋军竟然在一片狭长的地域背水结阵！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运动的空间，他们就是等在那里，等着挨打，并且不打算躲闪。而且，他们还懒得连浮桥也没有烧掉……

萧岚可不认为这是宋军主将愚蠢，这是一种挑衅！

他亲眼看着那几百名宋军是如何有条不紊的撤退的，这证明了这一切都是宋军预谋已久的。然后，宋军还留下了这几座浮桥！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我就在这里，无处可跑，浮桥都给你们备好了，你们也不

必绕道进城了，有本事就来打我吧！

萧岚望着黄河岸边那一面面迎风飘扬的绣着猎鹰展翅图的军旗，目光在旌旗中仔细的寻觅着，突然间，他的瞳孔缩小了——他看见正中间的将台上，有一面席卷的大旗，突然被风吹展开来，这面大旗上，绣了一个斗大的“仁”字！

“仁多保忠？！”萧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深州之战，最后城破之前，竟然走了姚兕，萧岚直到现在都耿耿于怀。他怎么也想不到，仁多保忠居然会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天神想要保佑他么？

萧岚拔出了佩剑。

“渡河列阵！”

呜呜的号角声，在如血的残阳下，凄凉的响起。武强城的西门与南门轰然打开，辽军分成两路，分别经过宋军搭好的浮桥与武强城的西门、南门，分成五百骑一队，一队队的进入到武强城南的这片狭长的地区，背城结阵。

待所有的部队都列阵完毕，萧岚才发现，在这一片狭长的地区作战，宋军固然施展不开，但他的骑兵也受到限制。最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块地区，他不能使用包抄这个骑兵对步兵最常用，最有效的战术。他也不能使用辽军最传统的结阵法，对步兵四面结阵，同时猛攻！但他认为，战场仍然对他有利，因为他背后是一座坚城。

他决定采用辽军最传统的战术。

他将一万骑人马，分成两道，每道十队，每队五百骑。他自率一道，列阵不动。另有一道五千骑，一队接一队的冲击宋军，在马上朝着宋军的大阵射箭，前队未能获胜，冲不动宋军阵脚，便马上退回，由后队接替攻击。十队人马，如此循环往复，更退迭进，只要其中一队获胜，则诸队齐进，一举击溃宋军。

但是，当他的第一队骑兵发起进攻之后，萧岚马上就发觉了不对。

这是辽军历史上第一次与神臂弓部队交锋。

萧岚发现，他的骑兵根本无法冲到他们的弓箭能射到宋军的距离，在他的骑兵准备拉弓之前，宋军便已经开始了至少两轮齐射。神臂弓的射程比他的骑兵长了一大截，而杀伤力也十分惊人，这些部族属国军所穿的铠甲，在神臂弓面前，几乎没什么防护力可言，一被射中，立即穿透。

眼见着冲在最前面的数十骑连弓都没开始拉便纷纷中箭落马，而宋军的第二轮箭雨又已经漫天蔽地的落了下来，第一队的骑兵们一阵慌乱，不待号令，便马上掉转马头，退回阵中。眼见着第二队便要依着战法，紧跟而上，萧岚连忙举起手来，下令鸣金收兵。后面的骑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一时都是莫名其妙的停在了阵中，望着萧岚帅旗所在的方向。

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萧岚退兵的命令。

望着气势汹汹而来的辽军被两轮齐射便被打退，神射军中，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刚刚将一颗心放回肚子里的袁天保、张仙伦、吉巡等第一营将领，此时亦不由得暗暗佩服起仁多保忠的先见之明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辽军的蔑视也发展到了一个无可再高的地步，三人都坚信，神臂弓的确是军国利器，只要调来更多的神射军，击破甚至歼灭面前的这只辽军，都不是难事。

但是仁多保忠却没有他们这么乐观，他一边吩咐加强夜间的巡逻，一边从武邑急调来千余民夫，在营寨中到处点起火炬灯笼，连夜修筑营寨。

早在戌初时分，仁多保忠便收到了唐康、李浩派密使从信都送来的急报，他已经知道辽军有一支部队已经迂回到了他们的后方，他也知道了唐康与李浩的冒险计划。但这件事被他瞒得死死的，没有让他的任何部下知道——当仁多保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都有点慌张，他可不想让这个消息来动摇他的军心。

此时再调头去防守南宫的那只辽军——仁多保忠猜到了那是萧阿鲁带部——已经不太现实。即使他知道萧阿鲁带准备在何处渡河进入永济渠以西地区，也毫无意义，步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跑得过马军，若是跟着辽国马军的步伐到处跑，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因此，倘若由仁多保忠来决策，他会下令立即全线退守，神射军全都退回东光，而骁胜军与环州义勇则死守信都，据守两座孤城，放开冀州与永静军的其余地区任辽军驰骋，以宋军的守城能力——信都与东光，一座是大城，一座是军事重镇，城池之坚固，守城设施、器械之完备，皆非深州可比，辽军纵然倾国而来，也未必能攻得破这两城。在仁多保忠看来，只要这两城不破，无论石越是顶住压力，坚持拖到八月才大举北上，还是受不了压力提前反攻，胜负之数，仍未可知。

自然，这个策略，其中之关键，是要寄望于神射军能守得住东光，尽管神射军是步军，理应比拱圣军要善守，但耶律信也肯定会不择手段来攻打东光，若是绍圣以前，宋军敢说有十成把握守得住，可在绍圣以后，仁多保忠也只敢说有六成把握。而且，将冀州与永静军其他地区放开给辽军，对于大军北上反攻也是不利的，即便耶律信攻不下东光，他只要以骑兵封锁，便可以阻断宋军通过永静军对北上大军的补给，北上大军将不能利用永济渠，而不得不依靠陆路运输。这个结果，也就是比神射军、骁胜军被全歼，东光粮草军资被辽军所夺要好一些而已。

因此，尽管唐康与李浩的计策近于疯狂，但这却是仁多保忠在用兵方面，最欣赏唐康的一次。这个计划绝对是不够谨慎，也难称老辣，但它充满着冒险与投机，十分符合仁多保忠的美学。

这是只有那种敢于在关键时刻将包括身家性命的一切都拿去关扑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事，的确很象是唐康的风格。

其实在仁多保忠看来，石越也有这样的气质，只不过他隐藏得太深，而且对石越来说，所谓的“关键时刻”已经越来越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手里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多。极端一点来说，就算是河北路全部沦陷，只在大名府防线还在，甚至是只要汴京还未失守，对石越

来说，那就还谈不上“关键时刻”。所以他才能一直不紧不慢的在大名府慢里斯条的调集着军队。

所以仁多保忠很羡慕石越——对石越来说，即便冀州失守，永静军失守，仁多保忠战死，也没到需要他冒险拼命的时候，他不过是损失了三个主力军而已，听起来很震憾，但如今大宋早已不是仁宗时期，一只能够野战的几万人的精兵，就几乎是大宋朝的全部。自仁宗朝中后期起，从范仲淹、韩琦、文彦博们在陕西的几近白手起家、苦心经营算起，一直到绍圣朝，数十年坚持不懈的积累重建，特别是经历过熙宁朝的浴火重生，由早期王韶的开熙河、种谔的夺绥德，到中期的兵制改革，一直到伐夏之役，宋军已是脱胎换骨。绍圣朝保留的十只西军禁军之中，便至少有五只战斗力不逊于任何一只殿前司禁军，这还没算上诸如横山蕃军这样的部队；即使在殿前司诸军来说，这三只禁军，也绝非不可替代。无论是谁，手中若还有十万以上的精锐大军没派上用场，就算是不能说确保打赢这场战争，至少也远远谈不上山穷水尽吧？

可对仁多保忠来说，他的筹码很少，输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乐意陪着唐康搏上一把。

关扑的话，与石越这种人玩是很没有意思的，你快将身家性命都贴上了，他那里还是九牛一毛，无关痛痒……但唐康就不一样了，这次唐康若是再搞砸了，虽说不至于永无翻身之日，但是兵败之责是逃不脱的，降责某州编管是免不了的，不说十年八年，三年五年之内，大约是没机会再见着汴京了。至于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进入中枢，东山再起，那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楚的事。也许唐康会在地方官的任上，终此一生——对于唐康这种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与杀了他其实区别不是太大。

所以，与唐康一道玩关扑，是乐趣无穷之事。

要么就一道立个惊天动地的大功，要么就一起被编管某州，或者干脆战死冀州，一了百了。唐康都将骰子丢了出去，早就抱着必死之心渡河的仁多保忠有什么不敢跟注的呢？

而且，他的确很欣赏这个计划。

仁多保忠不动声色的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决定配合唐康、李浩将戏演得更逼真一些。他下令仁多观国征集所有的骡马，派出部队，多打火把，骑着骡马，连夜驰援信都、衡水，到了之后，熄掉火把，再绕道连夜返回，然后，他下令仁多观国的第二营在黄河南岸偃旗息鼓，全部换成厢军旗号服饰。

他向武强的辽军传递了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他已经发现原先驻守武强的辽军消失，并且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正在加强对衡水、信都的防守，因为他确信武强现有的辽军，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对于刚刚与姚兕恶战过一场的辽军来说，这合情合理，仁多保忠亲率少量兵力据险坚守，而主力则防守耶律信，同时分兵一部分协助信都、衡水之宋军防守苦河，以确保骁胜军能分出兵力至少牵制住后方的萧阿鲁带部。

可在做了这些事情后，仁多保忠也就已经肯定，恶战已不可避免——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给对面的辽军发进攻的邀请函。

果然，次日一早，刚刚吃过早饭，辽军就再次出城列阵。

吃过小亏的辽军这次学了个乖，他们竟然改变了战法，在大阵的最前面，排出了一个数百人的步兵方阵！这可是让仁多保忠吃惊不小，这个步兵方阵的前方，是手持长矛与大盾的士兵，后面则跟是几排弓箭

手，手持小盾，护住上方，他们缓慢的向着神射军的大营推进，在他们身后数十步，则紧跟着辽军的马军。

这个变阵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神射军对着辽军的方阵一顿齐射，箭矢落到厚厚的木盾之上，将辽军的步兵方阵扎得如刺猬一般，却丝毫阻止不了辽军缓慢而坚定的推进。

这让神射军的将领们都变得紧张起来，仁多保忠也腾地从他的虎皮坐椅上站了起来，死死的盯着正一步步靠近的辽军方阵。

一直以来，大宋枢密院内部都有一种呼声，许多将领坚信，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由持盾长枪兵、弓弩手、骑兵、神卫营四者混编而成的军队。所以不少将领，包括关心军事的文臣都认为，神锐军、飞武军，才是禁军的发展方向。甚至连神锐军与飞武军也要进一步改革，让每一个营都拥有持盾长枪兵、弓弩手、骑兵、火器器械部队这四个兵种。

但这与宋军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不相符。大宋禁军，一直以来，讲究的都是结大阵，集结重兵方阵，打大军团会战。这宋军的假想敌有关——辽军每次出动，至少都是数万铁骑，因此枢密院内压倒性的观点，还是传统的，聚集几个军组成一个个的大阵，才能真正与辽军抗衡——这符合宋辽交战的历史，两军交战史上，大部分时候，都是数万人规模以上的会战，甚至是十万人以上的大战。而且，这对将领的指挥能力，对士兵的素质要求，也要低许许多多，更加容易实施。

甚至连石越都认为，将火器器械部队配属到营，会损害神卫营的发展。尽管石越几乎从不越权去干预枢密院的事情——这倒是容易理解的，有些话在他不做宰相之前可以很随便的说，但在做了宰相之后，反

而不能说，因为不管他与枢密使们关系再好，倘若他去干涉他们职权以内的具体事务，后果就必然是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没有一个枢密使会甘当宰相的附庸，东府侵犯西府权力的事情虽然一直在发生，但却总是十分敏感——但不管怎么说，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坚定的神卫营独立成军的支持者。

所以，一旦与辽军开始打仗，宋军就必须设立行军都总管司。

每个都总管司下面，最终会都配辖步军、骑军、步骑混编军、神卫营。因为在实战中，人人都明白，世上没有万能的兵种，不存在哪个兵种可以横扫天下，所有兵种都有局限性与缺点，都会被一定的对象所克制。优秀的将领，必须要懂得兵种的配合，针对不同的地形与对手，将自己的弱点限制到最小，而将优势发挥得最大。

但这样的将领是很罕见的。

在辽国，公认的具有如此水准的将领，也就只有耶律冲哥一人而已。即便是耶律信，这也不是他的长处，耶律信更加擅长的，还是骑兵团战。他被视为能将骑兵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将领。

而在宋朝，对于神卫营与骑兵的使用，将领们仍然意见分歧。大部分将领对于马军的使用都不太擅长，而擅长统率骑军的将领，对于要让骑兵配合步军作战，又是十分的不以为然。

这一点在殿前司诸军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有西军因为长期的战争经验，一直以来，军队都是处在配合作战的实践中，步军为主力，其余一切兵种皆是辅助兵种的心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他们的步军与骑兵、神卫营配合作战的经验也十分丰富，所以在这方面表现要好很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绍圣以来，因为战马供应的增加，原来的纯步军振武

军，便一直有神锐军化的趋势，他们先是培养骑马步兵，然后进一步的增加能够骑马作战的士兵数量。据仁多保忠所知，西军的神锐军与振武军，每个营中都有一个指挥变成了马军，虽然神臂弓部队因为受制于制造材料的稀缺性，造价高昂而无法扩充，但是射程超过二百四十步的采用棘轮的钢臂弩作为替代品被更加广泛的采用。

西军中甚至有将领在推行这样的改革——他们进一步牺牲士兵的防护力，甚至连持盾的长枪兵也只穿简陋的皮甲，以使他们的军队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也能节省军费开支——绍圣年间，一副打造精良铠甲，造价就在八十贯以上，普通的铠甲一般在四十贯左右，仅以四十贯来算，一个营的步卒就可以节省两万贯以上，这笔钱用来培养一个指挥左右的骑兵，绰绰有余。当然，这只是锦上添花。他们只是在实践自己的理念：兵种配合至上，步骑协同作战至上，提升步军机动力至上。

自熙宁以来，宋朝文武官员，都一致的推崇唐朝的卫国公李靖，李卫公的兵法被奉为最可效仿的经典，而这些将领也全都声称对是李靖兵法的继承。他们坚信步兵才是战争的主宰，但他们也同样认定，惟有步骑协同作战，才能真正克制辽国的骑兵。他们还进一步声称，不仅仅是克制骑兵，李靖纵横天下，靠的便是步骑协同作战。

在这些将领中，出身马军的种朴尤其令人瞩目，如今已经成为河东军的神锐四军，便是最先改革的一支军队。

而这些人，也正是对神射军最不以为然的一批将领。尽管神射军也并非全是装备神臂弓的弩手，按照宋军步兵的传统，也有持盾长枪兵、刀手——事实上没有这些他们根本无法布阵。但种朴等人仍然激烈的批评神射军，他们讽刺神射军只不过是让骑兵不能靠近而已，谈不上真正的克制，而将这么多神臂弓集结起来使用，纯粹是一种对神臂弓的浪

费。

长期驻守雁门的种朴对辽国十分了解，他在一份奏折中预言，辽国汉人与渤海人的势力日渐强大，契丹人也多数定居，虽然马匹的供应可能会一直充足，但是辽国迟早会重视步军。他认为辽国若然不想迅速地走向衰败，即使萧佑丹的整顿宫卫骑军之法也只不过是治标之策，难以持久，辽国君臣迟早会意识到，他们不能将境内数量最多的两大种族永远当成辅助兵种来看待。辽国最终必须也只能依靠汉军与渤海军，若然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辽国在军事上的衰败就是必然之事。种朴认为如今辽国的朝廷中，多有远见卓识之辈。他相信辽国最终会完成契丹——包括奚族、汉、渤海几大主要种族之整合，而宋军迟早会遇到一只真正的由步骑配合作战的辽军。而一旦遇到这样的辽军，神射军将不堪一击。

便在这一瞬间，仁多保忠突然想起了种朴的那篇奏折。

做为一个西夏降臣，他很早就注意到种朴的远见。但他也一直认为，那就算发生，至少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从辽军这次南侵的过程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情报显示，辽军也一直将汉军与渤海军做为仆从军来使用。还从未有任何情报提及过辽军的步兵方阵——虽然大家都知道，汉军与渤海军中，肯定有人操练过方阵。

但直到这一刻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很遥远的事。

仁多保忠克制住心中的担忧，注视着这支辽军的步兵，这其实很难说是一个方阵，它的侧翼与后方都缺少保护，但在这个战场上，面对着神射军，这不是一个弱点，至少是仁多保忠不能利用的弱点。

这表明辽军的统帅是个聪明人，他充分的利用战场的地形，降低了方阵的难度——它所需要的协调性大大的降低了。但这让仁多保忠也意

识到，他面对的，也许还不是种朴所形容的那种辽军。

这也许只是辽军统帅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一个主意。意识到这一点，让仁多保忠略略轻松了一些。

就在仁多保忠还在观察、思考对策的时候，辽军的步兵已经推进到他们可以射箭的距离，盾牌后面的弓箭手收起了手中的小盾，开始张弓射箭，以压制前排的宋军弩手，让他们不能肆无忌惮的射杀他们身后的骑兵；而后排的宋军也开始回击，采用仰角射击的方式，试图压制住辽军的弓箭手，宋军的神臂弓手有着极高的效率，他们三人一组，躲在盾牌与寨墙之后，轮流射箭、装箭，保证不间断的杀伤敌人。

但这仍然是两个步兵方阵之间的对抗。

双方都躲在盾墙之后，结果皆可预料——双方各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伤亡，但决定胜负的战斗，要等到短兵相接以后才会发生。但可怕的是，辽军后面还跟着一支支骑兵。在步兵箭雨的掩护下，神射军对他们的伤害，已经变得可以忍受。

眼见着辽军的盾墙离大寨已不足百步，张仙伦率先沉不住气，冲到寨墙之后，大声呼喊，亲自指挥战斗。袁天保与吉巡虽然还站在仁多保忠身边，故作镇定，却也是双唇紧闭，脸色发白。二人的手已经按到了佩刀之上，做好了随时拔刀而起，与辽人死战的准备。

但一直全神贯注观察着战局的仁多保忠，却突然缓缓坐回了座椅，脸上竟然露出一丝微笑，口里还念念有辞：“五步……四步……三步……两步……着！”

袁天保与吉巡皆不知道他在弄什么玄虚，正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却

听到战场之上，突然发出一声轰然巨响，二人连忙回头，原来却是辽军的盾墙，踩到了一个陷马坑上，突然掉了进去。

这个陷马坑并不是太大，掉进坑中的，其实只有四五个辽军而已。但是，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一其余那些没有掉进陷马坑的辽军牌手，并没有整齐划一的迅速合拢起来，而是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混乱：有些人继续前进，有些人则退了回来，还有些人停在原地四处张望……

辽军的步兵方阵，顷刻之间，变成一个大筛子。

在寨墙边指挥的张仙伦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神射军立即开始毫不留情的齐射，混乱不堪的牌手与失去掩护的弓箭手都成为宋军的打击目标，一波齐射，数十人立时便中箭倒地，紧接着，第二波、第三波接踵而至。

辽军立时一片混乱，弓箭手们开始不顾一切的往回跑。跟在他们身后的马军将领眼见着不对，正要拔出剑来，准备冲锋，但这往回跑的几百人却正好拦在了他们冲锋的路上，他方一迟疑，只觉胳膊被什么东西击中，然后便觉一阵剧痛，“啊”地一声，几乎掉下马去，亏得一个骑马家丁拉住，才未被溃兵踩死。待他稳过神来，再看周围，便是这一瞬间，又有十来人中箭受伤，宋军的弩箭如蝗虫般飞落，而他的骑兵队已被溃兵冲动，也跟着往后逃去。

辽军大阵中，萧岚冷冷的看着这一切，心里暗叫了一声：“可惜！”

这是他跟着耶律冲哥学到的一招战法，当年他追随耶律冲哥征剿蛮夷，曾遇到一个部族将大车结成首尾相连的圆阵，躲在车内射箭，令辽军的骑兵无计可施，远了则只能挨打，付出惨重的伤亡靠近后，又会被长矛刺伤。后来耶律冲哥便下令骑兵下马，列成方阵，在盾牌掩护下，背着干草，靠近圆阵放火，最终取得大胜。

他冥思苦想一晚，才想出这么个妙法来对付面前的宋军，他几乎以为可以成功了，没想到却败得如此莫名其妙。这时候他才感到有些遗憾——要是有一支真正的步军就好了。

不过此时，他却也没办法去变一只纪律严明的步军来。

萧岚几乎有点想放弃，骑兵对付步兵最好的办法，不是硬攻，而是调动敌人。宋军爱守在这里便守在这里好了，他可以绕道渡河，直接攻到黄河南岸去——那里看起来十分的空虚，只要设法牵制住仁多保忠，不让他也退回去守黄河便好。但是这只怕也并不容易……

而且，萧岚看着对面的那面“仁”字将旗，心里实在不甘。

才区区三千余众。

仁多保忠便在营中！

他率领万余马军，不能破陷入死地的三千宋军，连眼见着仁多保忠便在面前，他也不能将之献俘于皇帝座前！

世上还有比这更能让他颜面扫地的事吗？倘若他最开始根本没去打仁多保忠还好，但他已经有了两次失败……

况且，若是在这里列阵都打不过仁多保忠，那被他半渡而击之，后

果只怕更加不堪。要么就要设法骗过仁多保忠才能从容渡河，要么，他终究还是需要击溃仁多保忠。

他暗暗咬了咬牙，抬头看了看风向，心里突然又生出一个主意，转身对萧排亚说道：“给我燃烟，用烟熏！”

说罢，掉转马头，驰向武强城，边在心里面骂了声：“老贼！”

这一天的战斗，虽然一直持续到太阳完全落山才算结束，却是有些虎头蛇尾。

在步骑协同作战的尝试失败后，萧岚又再次祭起辽军传统的作战方法，他让人找来大量的湿柴、湿草、牛马粪便，在上风处燃起浓烟，趁着这浓烟飘到宋军营寨，令宋军无法睁开眼睛时，辽军便趁势猛攻。这种战法的确起到了效果，在浓烟的影响下，神射军一时间根本无法阻止起有效的齐射，宋军的营寨出现了短暂的混乱，辽军一度攻进宋军的营寨，但仁多保忠反应十分迅捷，他迅速在营寨内用拒马组织起了第二道防线，退守第二道防线的宋军在拒马后面猛掷霹雳投弹，攻入宋军营寨内的数百骑辽军正与几百名宋军苦战，全然没想到宋军会不顾袍泽的死活，使用霹雳投弹，被炸了人仰马翻，丢下百余具尸体，仓皇退出了宋军营寨。

这一次机会没能把握得住，天神便不再眷顾。辽军被击退后，风竟然也停了。萧岚眼见着强攻难以成功，终于改变策略，他又派出一队人马找个了渡河绕道渡河，眼见着对岸只有百余宋军厢军防守，渡河的辽将亦没太放在心上，找了几十条渡船，便大摇大摆的摆渡过去了，不想，最先渡河的两百余人马刚刚下船，便被宋军一阵乱射，渡口到处

都是铁蒺藜、陷马坑，下船之时，又正是最混乱之时，辽军有二十余人立时被射成刺猬一般，这时他们才发现，把守渡口的宋军绝非什么厢军，而是训练有素的神臂弓部队，渡河的辽军根本组织不起象样的反击，只得又狼狈退回黄河北岸。

渡河部队的受挫，让萧岚变得疑惑起来，他一时也弄不清楚仁多保忠究竟有多少部队在他的面前。而仁多保忠刻意隐瞒自己的兵力，令萧岚觉得他有可能将武强当成了辽军主力打算强攻渡河的地方——这符合常理，但是倘若宋军没有增兵并且成功瞒过他们的远探拦子马的话，这意味着，衡水也罢、北望镇也罢，宋军必定部署了大量的疑兵。而不久之后，他派出去的拦子马又发现了在宋军营寨后面连通武邑的四条浮桥——这几条浮桥此前一直被宋军的营寨所遮挡，萧岚只是猜测它们应该存在。这个情报证实了萧岚的猜测，也让萧岚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若非如此，仁多保忠出现在孤军深入的三千宋军之中，便不符合常理与人情——主帅理应出现在他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战场。

这个发现，让萧岚又兴奋起来。

没有火炮的协助，辽军从来就对宋军的重兵方阵没什么办法，辽军过去的办法，一向都是，只要宋军结大阵、扎硬寨，那他们就不打。要么将之围起来，断其粮道，等着他们不战自溃；要么绕道而行，去威胁其他的目标，反正河北有无数城池，而绝大部分城池，宋军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驻守——宋军总不可能看着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所欲为，他们到时候就会跟着辽军的屁股跑，然后就会让辽军有机可乘。当然，绝大部分时候，辽军并不需要如此费力，宋军自己的补给能力就会将他们自己拖垮。在河北，只要超出永济渠所能幅射的范围，宋军就从来找不到稳定可靠的解决粮草问题的办法。

虽然很可惜，这一次萧岚既无法包围宋军，也拿他们的粮道没办法，但胜利的天平，仍然倒向萧岚这一边。若是仁多保忠将他的主力部署在此，那么，只要韩宝从衡水渡河、耶律信自乐寿渡河，萧阿鲁带再自仁多保忠的后方包抄，宋军便将不战自溃。仁多保忠所经营的这一切，全是泡影水月。而他要做的很简单，牵制住仁多保忠，然后耐心的等着砍下他的人头，或者生擒他。

因此，在屡次受挫之后，萧岚反而沉住气了。他虽然还是派出了小队骑兵，前往几个渡口试探虚实，却也彻底放弃了大举渡河，调动仁多保忠再歼灭之的想法。他深信对岸有着宋军主力，正等着他上钩。宋军就是盼着他渡河，然后才好半渡而击之。为了不让仁多保忠发觉他已“识破”仁多保忠的计谋，萧岚倒也并没有停止对黄河北岸这只宋军的攻击，他也必须保持对仁多保忠足够的压力。

但他进攻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急于攻破这只宋军，而只是消耗他们的体力与斗志。他仍然花样百出的尝试各种进攻的方法，却小心翼翼的避免过大的伤亡。同时派人向韩宝与耶律信送出情报，还一本正经的向韩宝借调那仅剩的几门火炮——反正韩宝是不需要它们了，他拿来试试用火炮攻打宋军的重兵方阵的效果也不错。这可是一直以来，给大辽的将领们带来最大鼓舞的事。可它还从来没有机会实践过呢！

深州，静安城。

韩宝一面啃着一只羊腿，一面听着萧岚派来的使者报告武强的战况。

攻克深州，全歼拱圣军，虽然最后跑了姚兕，但这样的战绩，足以让韩宝的声望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皇帝高兴的派遣使者到军中大加赏赐，甚至韩宝与萧岚二人的王爵，亦已是十拿九稳。大辽乃是军功至上的国家，打了这个胜仗之后，韩宝便已经隐隐有可与“二耶律”分庭抗礼之势，倘若再能立下功勋，那么韩宝至少便可以压过耶律冲哥一头。这种微妙的心理，甚至让韩宝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跟着变得微妙起来。对于耶律信的反感，对于战争后果的担忧……暂时统统让位于他内心深处对于建功立业的饥渴。

尽管韩宝还是竭力的掩饰着自己的这些情绪。

但即便是萧岚，对于耶律信新的作战计划，心里面也是支持居多的。

夺取永静军，伺机歼灭冀州与永静军的两只宋军——倘若这个计划能够成功，骁胜军与神射军的灭亡，对于宋廷的震撼，将远远超过拱圣军！即便不能完全如愿，攻占永静军，也能给辽军带来极大的主动。

韩宝心里不是没有担心——如今辽军的战法，已经与他们的传统战法偏离得太远了，过去，他们从来不在意任何一座城寨的得失，却也从未过久的曝师于外……

但是，在品尝了全歼南朝一支上四军——而且还是据城坚守的南朝禁军——这样的胜利的味道之后，一切都会改变。

如今，韩宝的军队，虽然略显疲惫，却士气高昂。韩宝与萧岚如约让部族、属国军们洗劫了深州城，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遵守萧岚的诺言，深州的财物，并未尽归他们所有，而是划分了区域，宫分军、渤海军、汉军也参与了对深州的洗劫。但这只是对他们未能尽力战斗的一种惩罚。韩宝与萧岚十分公道的主持了对战利品的分配，他们将宋人的府库中的财物，根据战功的大小，进行奖赏，使得那些在攻城之中损失惨重的部族，得到了最多的财货。这让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而且，这是一座富庶之城，每个人所劫掠的财物，都足以让他们停止一切的抱怨，甚而对韩宝与萧岚感恩戴德！韩宝能闻到无处不在的贪婪气息，他很了解这些人，他们不会就此满足，而是将食髓知味。

每个人都在渴望新的战争。

他的军中，到处都在流传冀州与永静军的富庶——那远远不是一座静安城所能相提并论的。

韩宝带着矛盾的心态，感受着这一切。

一方面，他也渴望着更多的功绩；另一方面，他不是那些普通的士兵，他心里面也很清楚，尽管眼下大辽占据着主动，但他也不能低估他们可能会遭遇的困难。他的确歼灭了拱圣军，然而，拱圣军也向他证明了宋军已非吴下阿蒙。

“这只是一道开胃菜，真正的恶战尚未开始！”这是韩宝与萧岚密议了许多次之后，达成的一个共识。在战场上，暂时的主动与优势，随时都可能转换，二人计算过时日，眼见着宋军的主力很快就要抵达战场，要真正能维持住大辽的优势，耶律信攻略永静军的计划，必须要有所成效。

他们出兵的季节实在不太好，在河北这样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倘若若是冬春之季就要好得多，河流结冰，便于驰骋。但在这个季节，平原之上的河流，仍然是一种阻隔，仅仅是一河之隔的冀州，因为有那条小小的苦河，便不知给韩宝平添了多少麻烦。

萧岚怀疑仁多保忠的主力便在武强，这个消息让韩宝略微有些失望。仁多保忠似攻实守，这让韩宝引神射军渡河，聚歼于黄河以北的希望化为泡影，而倘若他的主力果真到了武强，那么，仁多保忠守武邑、武强；唐康、李浩守苦河，韩宝想要仅靠自己来打开局面，便变得异常的困难。显然，宋军此时的弱点，是暴露萧阿鲁带与耶律信的面前，而不是他与萧岚的面前。

听完使者的禀报之后，韩宝马上着人唤来萧吼与韩敌猎。此前他分派了二人，分别去刺探南边冀州与西边祁州的宋军军情。

“萧吼，你可探得确实？唐康、李浩果然还在衡水、信都？”韩宝目不转睛的望着萧吼，后者的箭伤尚未完全痊愈，但他始终是韩宝最信任的部下。

萧吼躬身行了一礼，肯定的回答道：“晋公，末将探的清楚：宋人在苦河的几处渡口，设立了数十处的望楼与燧台，各处皆有巡检与忠义社巡逻侦望，防范十分严密。末将绕道渡河，攻破一处望楼，抓了两个

生口，严刑拷掠，二人口供亦可证实，宋军之部署，是唐康守信都、李浩守衡水，二人皆称亲眼见着衡水城有李浩的将旗，骁胜军驻扎于两城之中，沿河则由何灌的环州义勇负责，据闻何灌在所有的渡口处都挖了陷马坑、布了铁蒺藜，甚至还临时造了一些炸炮埋设。他们事先约好信号，只需望楼燧台的宋人见着我大军往何处而去，立时燃起狼烟，信都与衡水之骁胜军便可以及时赴援……”

他说到此处，见韩宝微微点头，又说道：“以末将愚见，于这炸炮须得小心应付。”

韩宝不以为然的摇摇头，道：“此物亦无甚大用。”他见萧吼脸上露出迟疑之色，又笑着解释道：“你有所不知，我早就曾听西夏投奔本朝的贵人说过此物，此物可埋设于地下，人马踩踏，便即爆炸伤人，若是不知虚实，自不免以为神鬼莫测。实则亦不过一震天雷而已。此物果真要有所作用，需要数量极多，若少了则全无用处，故此于河北一地尤其无用。便是南朝，亦不甚用它。其实比起火炮来，这炸炮不过是末技而已，韩守规便能造，只是这物什造起来十分麻烦，一个熟练工匠，一年到头也造不了多少枚，造价还不便宜，埋下之后，不管炸没炸，便算报销，炸了还好，不炸更麻烦，最后还要自己去引爆，故此卫王在世时，便不取它。南朝再有钱，每年的军费亦是有限的，用在此处了，彼处便要削减。他们再华而不实，亦不至于如此愚蠢。这环州义勇本是南朝精兵，军中多有各种奇能异士，如今狗急跳墙，搬出这陈年旧货，亦不过是病急乱投医而已！”

说完，又沉声道：“果真要强攻渡河，伤亡必大。是以多几枚炸炮，其实倒无关大局。相较而言，反倒是陷马坑与铁蒺藜更难以对付。”

韩敌猎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这时吃了一惊，抬头问道：“爹爹莫非要强攻渡河么？”萧吼也是一愣，抬眼望着韩宝，却听韩宝摇摇头，道：“兵法上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如今宋军既已严阵以待，萧老元帅又已绕到了唐康、李浩的后方，我军有万全之策，我又何必白白牺牲将士性命？只是咱们也不能坐享其成，虽然不真的强攻，却也要设法保持对唐康、李浩的压力，以免让他们能腾出手来，去对付萧老元帅的那支奇兵。”

韩敌猎这才放下心来，点点头，道：“自攻克深州，我军亦已休整快十日。军中如今求战心切，士气可用。以孩儿之见，不如分兵数枝，每日轮流攻打苦河的那七八个渡口，既可探明宋军虚实，亦能令唐康、李浩疲于应命。”

韩宝心里虽也同意韩敌猎的计策，但他教子素严，却也不急于同意，反板着脸训斥道：“我令你深入祁州，打探真定、祁州宋军虚实，你却几乎是无功而返，你又有何话说？”

韩敌猎脸一红，忙欠身道：“请爹爹给我一千精兵，孩儿愿再去打探！”

韩宝哼了一声，“你却不必去了。萧吼，还是你去！”

“遵令。”萧吼忙抱拳应道，一边尴尬的拿眼睛瞥了韩敌猎一眼。却听韩宝又说道：“探不清慕容谦的虚实，终是难以心安。上回与你交战的，果真是渭州蕃骑么？”这话却是问韩敌猎的，韩敌猎连忙回道：“千真万确，我是亲眼见着他们的旗帜。”

“如此说来，慕容谦的麾下，如今至少有武骑军、横山蕃军、渭州蕃骑，便是粗粗一算，步骑已近三万之众！”提起此事，韩宝只觉如芒

在背，他望着萧吼，道：“慕容谦是南朝宿将，坐拥三万之众，却似乎全无进取之心，此大非常情。萧吼，此番你定要不惜深入，一定要弄清楚慕容谦到底有多人马，各在什么地方，猜不透慕容谦打的什么算盘，我就难以专心来对付唐康、李浩！”

“爹爹，孩儿愿与萧将军同往！”

“不必了。”韩宝冷冷地拒绝道，“你另有差遣。”

韩敌猎很不甘心的看了萧吼一眼，躬身道：“还请爹爹示下。”

“你见着南朝诸军戴孝了么？”韩宝瞥了他儿子一眼，“南朝太皇太后去世了，皇上打算派韩林牙去南朝致哀，你挑三百骑人马，将姚古护送到肃宁，会合了韩林牙，然后随韩林牙一道往汴京去！”

“啊？要让孩子去南朝出使？”韩敌猎愣住了。这时候去出使，可不是什么好差使，虽说不至于丢了性命，但是被扣押软禁，却是大有可能，他一时没弄明白为何要让他去干这件事。

“你害怕了么？”

“没什么好怕的。”韩敌猎摇了摇头，“不过，孩儿还是宁可打仗。”

“没出息！”韩宝骂道，“这是皇上亲自点了你的名，是你的造化。一勇之夫，我大辽多的是！此番你若随韩林牙出使成功，胜过斩首千级！为了你要出使南朝，朝廷提前颁布了对你的赏赐，因南下征伐之功，封你为遂侯。”

这个消息立时让韩敌猎与萧吼都变得高兴起来，韩敌猎年不过十八

岁，一朝封侯，几乎是如同一步登天，哪能不喜？便是萧吼，他的军功更在韩敌猎之上，见韩敌猎已封侯，便知他的封赏亦不过是迟早间的事，对于他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受封侯爵，实是他的人生地位最翻天覆地的一次改变。二人都是欢天喜地，韩敌猎也不再计较要去出使宋朝之事，只认真听韩宝继续说道：“待韩林牙起程，朝廷便下令满朝文武为南朝太皇太后戴孝。此番将姚古送回去，是为了表达我朝对南朝太皇太后的尊敬之意，你一路上，须得好生待他，以免落人话柄。”

“是！”韩敌猎方恭声答应了，却听外头有人高声禀道：“紧急军情！”

韩敌猎与萧吼连忙朝韩宝行了一礼，退了出去。走到外面之时，二人瞥了一眼那递送军情的使者，却认得是耶律薛禅的部下，二人知道耶律薛禅此前奉命驻守束鹿，防范祁州宋军，这时不免都暗暗吃了一惊。韩敌猎想起萧吼正要去祁州、真定刺探宋军军情，不由担心的看了萧吼一眼，却见萧吼正从随从那里牵过坐骑，脸色十分凝重，他张张嘴，想要叮嘱两句，却见一个卫士大步走到萧吼跟前，说道：“萧将军，晋国公召见！”他不由得一愣，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萧吼刚刚从韩宝那儿出来，却马上又被召了回去，他心里知道必是束鹿那边出了什么变故，不免有些忐忑不安，才走进帐中，便见韩宝正站在一副舆地图前，目光紧紧盯着束鹿一带，见他进来，马上说道：“你不必去祁州了！”

“果然！”萧吼心里说了一声，又听韩宝说道：“束鹿来报，滹沱河北的深泽镇，以南的鼓城，都出现大股的宋军，宋军的前锋，昨夜夜袭束鹿，差点得手。看样子，慕容谦来了！”

在韩宝接到大股宋军出现在滹沱河两岸的深泽镇、鼓城之东，甚至有宋军夜袭束鹿的紧急军情的同时，进驻祁州鼓城的武骑军副都指挥使王贍，也接获了一些奇怪的情报。

王贍驻守的祁州鼓城县，东出真定府九十里，至深州城尚不到一百五十里，距束鹿就更近，不过百里左右，自古以来，鼓城便是真定、河间之间交通的必经之道。整个鼓城县的地势平缓开旷，虽然海拔由西向东缓缓降低，但奔驰其地，却几乎难以感觉。除了城北十三里有滹沱河流过以外，在滹沱河北的深泽镇，还有一个称为“盘蒲泽”的小湖。此时，把守深泽镇至鼓城之间的滹沱河上的危渡口、五鹿津口等几个渡口的，是横山蕃军的任刚中，而王贍则率了一个营的骑兵，在鼓城西边五里的鼓城山上设寨。

对于慕容谦安排给他的这个差遣，王贍心里面免不了有许多的腹诽。他也是进过讲武学堂的，听过不少的历史战例，鼓城这个地方，可给不了他安全感，须知隋唐五代之间的战争，不论是李艺与刘黑闥相争，还是李克用与朱全忠争雄，鼓城都是个遭池鱼之殃的地方，也不管是西攻镇州、东掠深州，又或是南夺冀州，反正，大军只要路过鼓城，顺便就会攻下此城，洗劫一番。在地埋上，滹沱河在带给鼓城无穷无尽的水患以外，并没有顺便给过鼓城军事上的安全；而虽说西边有一座鼓城山，可是鼓城到底是利于骑兵驰骋的地方。对于鼓城那又小又矮的城墙，王贍更是大皱眉头——辽军不来则罢，若来攻城，用不了一时三刻，鼓城便该姓耶律了。

因此，王贍一直觉得这是慕容谦或者姚雄没安好心的安排。但更让王贍气不打一处来的，还是几天前抵达深泽镇的渭州蕃骑都指挥使刘

法。

原本，与河朔将领不同，王贍一向知晓西军底细，他知道渭州蕃兵是当今右丞相石越的亲信李十五所创，在平定西南夷之乱中，也曾立下过一些战功，虽然李十五在绍圣初年因染上瘴疫而壮年病故，但继任的都指挥使刘法是王厚亲自推荐，也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人。所以，在听说刘法到了深泽镇之后，王贍本是怀着刻意折节下交的心态，邀请刘法来参观鼓城山的风景与鼓城城北据说是东汉皇甫嵩所筑的京观遗址——故老相传，那是皇甫嵩用斩下的十余万黄巾军的人头垒起来的一大奇观。但没有想到，刘法这厮借口自己感染风寒，根本不愿来见他。初时王贍还信以为真，后来他派出去的斥侯打探到刘法亲自率了一小队人马远出束鹿刺探辽军军情，与束鹿的辽军打了一仗，王贍才知道自己是被耍了——刘法哪里是得了什么风寒？这分明是瞧不起他，不愿意来见他。因为刘法官阶比他低，见着他后，免不得要给他行礼！

若是慕容谦、姚雄在王贍面前拿点架子，也就罢了。甚至，倘若渭州蕃骑的都指挥使还是李十五，这口气，王贍也忍了，但刘法又算是什么东西？当王贍在西军中建功立业之时，刘法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奶呢！这几日间，王贍心里面便就只想着要如何才能出这口恶气。刘法官阶虽比他低，但与他不相隶属，要报复，却也不是容易之事。

王贍在知道刘法亲自出去打探军情之后，便加意留心，派出不少斥侯前往束鹿打听消息。然而得到的消息，让他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束鹿县境之内，有所谓青丘、牛丘、驰丘、灵丘、黄丘一共五座小有名气的小山，县境的南边，则是大陆泽的北部，县北还有一个束鹿岩，能轻而易举的藏下个千余人马——昨日这一日之内，斥侯回报，这

束鹿五丘至大陆泽北部，突然烟尘高扬，旌旗相连，从旗号来看，竟然是慕容谦的大军！尤其是黄丘一带，从旗帜来看，至少有五六千之众屯兵其中。不仅如此，白天斥侯可以看见不知有多少人马，在那里旁若无人的耀武扬威，还与小股辽军发生激战；夜晚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宋军，竟然还进攻了束鹿县城！

初时，王贍还以为是刘法或者任刚中闹的玄虚，但令他意外的是，没多过久，任刚中便派了人来问他：出现在束鹿的这只宋军是不是他的部下？！

王贍顿时糊涂了。他知道这几日间，刘法与任刚中打得火热，倘若那是刘法的部队，任刚中必然知情。何况刘法驻扎在深泽镇，而任刚中把守着滹沱河的渡口，刘法便是想瞒他，亦不可能瞒得过。出现在束鹿的宋军既然并非刘法、任刚中部，又不是他自己，这附近最近的宋军，便是稿城的姚雄部了！但姚雄倘若要去束鹿，非得经过鼓城不可，王贍不可能全不知情。

他完全不认为这支部队可能与冀州的唐康、李浩有何关系。因为虽然从地图上来看，冀州与深州毗连，但是，从衡水到束鹿，却也有一百多里，这一百多里并不好走，除了要渡过苦河外，所经过的，全是辽军占据的地盘，一路之上，到处都是打草谷的辽军。别说人人都知道唐康与李浩既无兵力亦无必要跑到束鹿来与辽军对垒，便是要走过这一百多里而不惊动辽人，不被辽兵追杀，那在王贍看来，便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他心里面是十分肯定的，数日之前，曾经有唐康、李浩的使者经过鼓城，前去真定府求见慕容谦，虽然使者不肯对他明言有何所请，但王贍心里明镜似的——那必是去求慕容谦发兵，协同他们打仗的！唐康与李浩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所以，思前想后，王贍最终还是判断，这必定是刘法搞的鬼。而任刚中不过替刘法掩饰而已，所谓“欲盖弥彰”，刘法此人，必定是贪功求胜，故而违背慕容谦的节度，私下里大布疑兵，目的自然是攻打束鹿，甚至故意引诱韩宝来攻打他们。

刘法这厮贪功，原本不干他王贍鸟事。但是，如今是王贍驻守鼓城，一旦辽军引兵来攻，他王贍是要首当其冲的！

这不是算计他王贍么？

弄明白这中间的文章之后，王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猛的一拍桌案，高声喝道：“来人啊！”

他的亲兵指挥使李琨立时跑了进来，朝他行了一礼，问道：“将军有何吩咐？”

“备马！快备马！”王贍恼声喊道，“你带齐人马，咱们往深泽镇去！”

任刚中不是故意来耍他么？刘法不来见他？那他王贍亲自去深泽镇见他刘法！他倒要看看，若在深泽镇见不着刘法与渭州蕃骑，任刚中要如何向他解释？

李琨觑见王贍神色，不知他为何发怒，却不敢多问，连忙答应了，正要退出去召集人马，忽听到帐外有人急步流星的走来，在门口禀道：“启禀将军，第一指挥在营外抓了个奸细，他自称是拱圣军翊麾校尉刘延庆，想要求见将军！”

“什么刘延庆李延庆的！”王贍大步走出大帐，骂了一句，“可有官告印信？”

“身上只搜出一面铜牌，是翊麾校尉不假，然官告铜印皆无，此人声称是在乱军之中丢失了。”

“那必是假的！”王贍冷笑道，“一面铜牌，契丹人不知有多少，必是奸细无疑。关起来，好好拷打！”

“是！”那禀报的节级正要退下，王贍心里忽然想起什么，连忙喝止，皱眉问道：“方才你说他叫什么？”

“回将军，此人自称刘延庆！”

“刘延庆？刘延庆……”王贍口中念叨了两声，纳闷道：“这个名字如何这般耳熟？”他站在那儿，却始终是不记得自己曾经认得一个叫刘延庆的，但这名字，分明又是十分熟悉了。想了一阵，还是不得要领，王贍正要放弃，却见他的书记官正好过来，他心中一动，问道：“书记官，你可听说过一个叫刘延庆的？”

那书记官一愣，忙回道：“振威问的，可是拱圣军的刘翊麾刘延庆将军？”

这个轮到王贍吃惊了，“果真有此人？你又如何认得？”

书记官笑了起来，“振威真是贵人多忘事。刘翊麾是天子下诏表彰过的，战报之上，屡有提及。”

“呀？”王贍张大嘴，顿时全想了起来，忙对那禀报的节级喝道：“快去将刘将军请来，好生相待。”

那节级早在旁边听说了，慌忙答应了，退了下去。李琨在一边听说

王贍又要见刘延庆，正要询问是不是还要去召集人马，但王贍已经转身入帐，他不敢进去追问，只得也退了下去，给王贍备马。

当王贍在他的大帐中见着刘延庆时，刘延庆的狼狈，几乎令王贍不忍睹视。

刘延庆倒没受什么伤，只是他掉队之后，战马在突围中箭，早已倒毙，他是一路步行走到鼓城的。沿途之中，因为要躲避辽军，只能昼伏夜行，又没有吃的，只能靠吃点生食勉强裹腹，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走到鼓城。他的官告印信在突围时全丢了个干净，到了鼓城，也不敢去见地方官员，因打听到鼓城山上有宋军驻扎，他便想着碰碰运气，看看军中是否有相熟故旧，好证明他的身份，也能借匹坐骑，弄点盘缠，不料才到鼓城山下，因他不敢上山，只敢在山口张望，竟被巡逻的士兵当成奸细抓了起来。

从深州突围后，刘延庆害怕辽军发觉，早将战袍、铠甲脱掉扔了，找了个死去的平民，从尸体上扒了件破旧袍子穿着，除了那面铜牌是仅有的能证明他的身份物什，他还贴身藏着，其余弓箭、刀剑全不敢要，每晚又只能宿于野外，因此身上又脏又臭——他这副样子，刘延庆比谁都清楚，他在大军驻地之外“鬼鬼祟祟”，纵然那些士兵不真的认为他是辽人奸细，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当成奸细杀了去领功，也是常事。因此，被抓住之时，刘延庆几乎以为自己就要糊里糊涂死在自己人手上了。

当得知自己竟然逃过此劫之后，刘延庆对于王贍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王贍只是简单的询问了刘延庆一些拱圣军的事情之后，便确定了刘延庆的身份。虽然二人素不相识，但是，刘延庆的狼狈，让王贍平生兔死狐悲之感。因为此事，他只得暂时搁下去找刘法与任刚中算账的事，吩咐了下人领着刘延庆去沐浴更衣，又忙着叫人置办酒宴，唤来营中的几名将领作陪，亲自在营中款待刘延庆。

不料酒宴之上，二人竟一见如故。

洗过澡，换过衣服刘延庆，谈吐风雅，绝无半点的死板固执，在许多事情上，他与王贍的看法，都十分的相契。王贍与麾下几名将领不断的询问他守卫深州之时的细节，还有他只身逃回鼓城的经历，都是十分嗟叹与钦佩。刘延庆本是受天子诏令表彰的武将，对于王贍等人来说，这是令人羡慕的至高荣耀，此时又听他讲起种种经历，在王贍等人的心目之中，不知不觉间，刘延庆早已是当世之英雄，人间之豪杰。

王贍深知刘延庆不仅是简在帝心，更是两府、清议都认可的英雄，此番大难不死，日后荣华富贵，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他虽然官位暂时高于刘延庆，但这时候竟绝不敢以上官待之，反倒刻意结交。刘延庆则是对王贍十分感激，亦是倾心相待。二人又谈得投机，宴席之上，趁着酒兴，便换了帖子，义结金兰。

王贍与刘延庆相谈甚欢，接风之宴散去之后，王贍又亲自领着刘延庆观看他在鼓城山上的营寨。刘延庆是个机巧之人，宴席之上人多嘴杂，他不便多问，这时只有他与王贍二人，便趁机问起姚兕等人的下落，周围地区的军事部署。自王贍口中，他这才知道原来姚兕突围之后，到了真定府，此时已经奉宣台之令，由田宗铠护送着，前往大名府，拱圣军其余人马，则全归了段子介。刘延庆又询问李浑下落，王贍哪里认得李浑，自是不得要领。二人正走到营寨外一道山崖之旁，那山

崖之上，到处都是大石，只有一棵孤零零的老树，刘延庆触景生情，想起拱圣军一朝瓦解，姚兕将要被问罪，众多袍泽部属如今人鬼殊途，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前程未卜，一时间，不由悲从中来，借着点酒意，竟嚎啕大哭起来。

王瞻如何能理解刘延庆心中的悲凉？他以旁观者的心态，只觉得刘延庆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心中羡慕还来不及，见他问得几句，突然没来由的大哭起来，只道是他与李浑关系极好，因而悲伤，因在旁边劝慰道：“贤弟不必如此伤心。世间之事，自有命数，想来那李将军吉人自天相，必能如贤弟一般，逃出此劫，日后前途正不可限量……”

刘延庆身在局中，他只道姚兕都被问罪，他们这些将领，纵不被问罪，那也是树倒猢猻散，总是个“败军之将”，只觉前路茫茫，这时听王瞻相劝，又说什么“不可限量”，他心知自己有些失态，一面止住泪水，一面说道：“愚弟乃是败军之将，有甚前程可言。今日幸得结识哥哥，否则早已身死异乡，做了孤魂野鬼。如今既知姚太尉去了北京，愚弟有个不情之请……”

他尚未说完，王瞻已猜到他想说什么：“贤弟想去北京？”

刘延庆点点头，道：“不论是祸是福，总得让宣台知道愚弟尚在人世。”

王瞻见他心事重重，只觉是杞人忧天，不由笑道：“若以愚兄之见，贤弟且不忙着去北京。贤弟只须写一封书信，我着人送往北京宣台便可，贤弟只管在这里等候宣台的处分便是。如今路上并不太平，契丹的拦子马往往深入腹地，慕容大总管驭将甚严，我实实拨不出人马护送，但若是贤弟此时一人动身，我又放心不下。依我看，用不了太久，

契丹便会退兵，两朝将会议和，待到太平一点再走不迟。”

“议和？”刘延庆心里愣了一下，但他此刻亦不太关心这些军国大事，只听王贍又诚恳地说道：“再者，不瞒贤弟，如今我这儿也是兵微将寡，军中诸将，全不堪用，与我一道驻守祈州的刘法、任刚中之辈，自恃悍勇，甚轻我武骑军。若有贤弟这等人物在军中助我一臂之力，刘法、任刚中之徒，又何足道哉？”

这几句话，却是王贍的肺腑之言了。经历深州之血战之后，刘延庆对于战争，十分的厌倦，只觉得哪怕受点责罚，也要远远的躲到后方去，因此回大名府之意甚坚，但这时听王贍说得十分恳切，他对王贍十分感激，颇怀知恩图报之心，这时候倒不好拒绝。只是他也不知道刘法、任刚中是什么人物，因问道：“哥哥贵为武骑军副将，这刘、任二人，又是何人，敢对哥哥无礼？”

刘延庆算是问了王贍的痛处，他喟然长叹一声，拔出佩刀来，狠狠朝着一块大岩石斫去，只听当的一声，火花四溅，一把好好的宝刀，刀刃被崩出一个小缺口。王贍更是恼怒，将佩刀恶狠狠地掷入山谷，咬牙骂道：“终有一天，要让刘法、任刚中这些小人好看！”

因说起二人种种目中无人之状，又提到刘法贪功，擅自兴兵，在束鹿一带大布疑兵之事。刘延庆认真听着王贍所说的一切，他其实并非擅长谋略之人，只是在深州与契丹血战数十日，几度在生死之间打转，性子上不免沉稳镇定许多。王贍一说完，刘延庆马上觉察到其中的问题，沉吟道：“只怕此事是哥哥想岔了！”

王贍一愣，连忙问道：“何出此言？”

“刘法若果真是贪功，想要攻下束鹿，就该悄悄去偷袭。纵然攻不

下，也要示敌以弱，令辽军以为他们兵少可欺，不加提防，方能有机可乘。如此大张旗鼓，对他有何好处？难道还能吓跑束鹿守军不成？依我看，只会招来更多的辽军。听哥哥所言，渭州蕃骑也就是那么点兵力，闹这等玄虚，岂不是找死么？”

刘延庆的这一番话，却是在情在理，一下子就让王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是猜错了。他越发觉得留下刘延庆帮忙之正确，因又问道：“那贤弟以为那是何人所为？”

刘延庆又想了一会，才回道：“这恐怕是祸水东引之策。韩宝、萧岚，弟所深知，狼如狼、猛如虎，这分明是有人要故意挑得韩宝、萧岚来攻打慕容大总管。此人在束鹿大布疑兵，韩宝、萧岚知道慕容大总管在其侧翼，若他舍不得放弃深州，便免不了要移师西向，先来攻破西边的威胁……”

“那样一来，这疑兵之计，不是被揭破了么？”

“自然难免被揭穿！但是韩宝、萧岚岂能甘心白跑一趟？他们既然知道这里没有慕容大总管的大军，自己被人所欺，免不了便要找地方泄愤，顺便打一下鼓城，亦不无可能……”

他话未说完，王贍已被吓得面如土色，颤声道：“韩宝、萧岚果真会来打鼓城么？”

刘延庆其实亦只是猜测而已，他全然不知道辽军的战略重点乃是攻取永静军，韩宝绝不可能在鼓城来浪费时间，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揣测，越想越觉得必是如此，因笃定的点点头，道：“必是如此！”

这却将王贍吓得不轻，拱圣军都败在韩宝手上，他区区一个营的武

骑军，又如何敢与韩宝争锋？只是这等话却不便宜之于口，只问道：“那究竟是何人在那儿引诱辽人？这岂不是……岂不是……”他差点便将“借刀杀人”四个字都说了出来。

“必是唐康、李浩！”刘延庆断然说道。

“唐康、李浩？”王贍张大了嘴巴，“这如何可能？”

“引得韩宝、萧岚西进，只对唐康、李浩有利。”刘延庆道，“我听说骁胜军为救援深州，损伤惨重。如今深州既失，韩宝、萧岚下一个目标，便是唐康、李浩。他二人兵力难以抗拒辽军，便设法转移辽军注意力，一旦韩宝、萧岚西进，与慕容大总管打起来，二人便可以趁机北进，收复深州，立下大功一件。甚而夹击辽军……”

“可他二人已没多少人马，如何能逾百里而至束鹿布此疑阵？”王贍还是将信将疑，只觉不可思议。

刘延庆望着王贍，道：“哥哥听说过环州义勇不曾？”

刘延庆虽然对唐康、李浩、何灌与韩宝、萧岚的动机猜得离题万里，甚而有点小人之心，但出现在束鹿以西的部队就是何灌的环州义勇这件事，却被他误打误撞的猜中了。

这正是何灌所献的牵制韩宝之妙计——不管何灌怎么样在苦河以南大布疑兵，又或尽力防守，要想骗过或者阻止韩宝，那都是不可能的。韩宝用兵谨慎却不胆小，明知道萧阿鲁带在唐康、李浩的后方，即使只是为了协助萧阿鲁带牵制一下冀州的宋军，他也不会因为宋军兵力多或者防守严密，便知难而退，连试都不去试一下。因此，何灌的计策，除了要在苦河的南岸大布疑兵，还要另辟蹊径，去吸引韩宝的注意力。

而何灌打的，便是慕容谦的主意。

他在冀州只留下了两百环州义勇，由一名胆大的指挥使率领，打着他的旗号，四出巡视，将协助他们防过的冀州巡检也瞒了个严严实实，而他本人，则亲自率领着余下的那不足五百骑人马，扮成辽军，多带旗帜，昼夜疾行，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束鹿的西边，然后大布疑阵。束鹿五丘，都是树林茂密，他在那些地方，扎了一座座空寨，扮成数千之骑，觑视束鹿之态，为了不使辽军起疑心，更是主动出击，将所部装成是大军的先锋军，不断寻找束鹿的辽军作战。

不得不说，这个计策十分的凶险。倘若辽军在束鹿的将领有勇有

谋，又或者稍微莽撞一点，便凭何灌这点儿人马，很快便会露馅。如此一来，冀州虚实，便会被韩宝所知，他挥兵渡河，只恐连冀州城都岌岌可危。

但何灌也罢，唐康、李浩也罢，赌的便是天下无人敢小瞧了慕容谦！

他们相信以韩宝之能，必然早已知晓慕容谦到了真定府，而且慕容谦又摆了几粒棋子在祁州，那么真定、祁州宋军的东下，便是韩宝不得不警惕的。况且，无论如何，当束鹿以西出现宋军的时候，韩宝绝不可能不想到慕容谦，而认为那会与冀州的宋军有关。就算辽军识破了那是疑兵，也会认为是慕容谦布的疑兵，他们仍要花点时间去琢磨下慕容谦的用心。只要运气不坏到一定程度，没个几天时间，辽人是不可能想到冀州的宋军的！

而唐康他们最需要的，便是时间。

因为这个计策还有后手的。只是这个“后手”，并不完全在何灌的掌握之中。

原本此策是可以由左军行营都总管府的宋军来完成的，无论是武骑军还是横山蕃军东下，韩宝都得面临两面作战的窘境！

原本辽军的策略是打宋军一个时间差——真定府慕容谦得知冀州的战况，然后挥军东下，这是需要时间的，倘若一切顺利的话，当慕容谦出现在深州的时候，韩宝的大军，早已经到了永静军。河北战场是不存在什么后路的，因为整个河北到处都是后路。当永静军在手之后，深州让给慕容谦也无关紧要。甚至韩宝与耶律信在解决了永静军与冀州之敌后，还可以回过头来，再收拾掉慕容谦。

现实亦大体如辽军所算计的。就算是唐康、李浩，也指挥不了祁州的宋军，他们更不可能去要求慕容谦的部下做什么，甚至为了怕过早泄露消息，何灌都不能主动与王贍、刘法们联络。唐康能做的，只是再度派出密使，兼程前往真定府求见慕容谦，将这个计划告知慕容谦，并向他乞兵相助。

若无慕容谦的相助，何灌的疑兵之策，很难持续十日之久而不被韩宝识破。所以，何灌与唐康、李浩，是将赌注压在了慕容谦身上。只要能骗过韩宝三四日的时间，何灌不论慕容谦肯不肯发兵，都会立即返回冀州。若然韩宝发觉，掉过头来进攻冀州，他便只能死守硬扛，多半难逃兵败的下场。但若是慕容谦肯及时发兵，原本的疑兵变成货真价实的大军，那么韩宝便只可能派出偏师进攻冀州，何灌就有很大的机会再坚守苦河四五日。

唐康、李浩都知道这个计策极为冒险，何灌前往束鹿被发觉，韩宝在他到达束鹿之前突然大举进攻，束鹿的辽军将领碰巧是个莽夫或者智勇双全，甚至前往束鹿的某个士兵被辽军俘获，慕容谦不肯发兵或者发兵迟了，韩宝得知慕容谦大举东下后仍然孤注一掷大举进攻冀州，而只以偏师拖延慕容谦……他们可以想到的，便有许许多多的意外，只要其中之一发生，后果便不堪设想。

还会有穷尽他们的想象也意想不到的意外！

但这就是所谓的“奇谋”！

自古以来，“意外”与“奇谋”，便是一对死敌。

但何灌所不知道的是，唐康和李浩悄悄的留了一条退路，万一计策失败，二人便不顾一切也要退守冀州城，哪怕骁胜军再次损失三分之二

的兵力，他们也要退保冀州，凭借坚城，与辽人周旋。

应该有八成的机会冀州城不会丢，这才是唐康与李浩敢于挑战这一切意外的原因。

可这个决策，仍然是赌博的性质远远大于理智的庙算。

但何灌这一出“狐假虎威”之策，却被刘延庆当成了“祸水西引”之计。王贍虽对刘延庆的分析，一直是半信半疑，但他仍然采纳了刘延庆的建议，派出两名得力的心腹节级，分头前往束鹿的何灌部与深泽镇的刘法部打探消息。

子夜时分，两名心腹节级快马疾驰归来，禀报王贍，刘法与任刚中果然都在深泽镇，他们也在猜测那只宋军究竟是何人所率，要不要进兵增援……而前往束鹿的那名节级虽没有见着何灌，却在一座空寨附近捡到了一张断弓！自熙宁年间励精图治，大宋朝的军器制造管理便十分严格，在这张断弓的弓背上面，与大宋朝绝大部分的弓一样，都有一行刻字。而这张断弓上面，刻着“庆·绍圣四年夏·叶”七个小字，王贍一看便知，这张断弓必是在庆州弓箭作坊，绍圣四年夏季，由一个姓叶的工匠制造！

庆州弓箭作坊不是一个大作坊，它造的弓箭，只供给少数几支西军使用，而环州义勇，正是其中之一。

至此，王贍对刘延庆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钦佩之后，便是对将要来临的战争的恐惧。他一时间坐卧难安，几乎要顾不得失礼，立时就要叫人去将已然安睡的刘延庆唤醒，连夜商议对策。但他终究是不愿意让刘

延庆小瞧他，苦苦忍耐至天明，待到吃过早饭，方才故作从容的叫人去请来刘延庆，将两名心腹节级的报告又向刘延庆转叙了一遍。

刘延庆一面听他转叙，一面拿着那张断弓，在手中翻来覆去的仔细端详，略带得意的说道：“果然是环州义勇！弟在深州之时，曾听田宗铠说过，环州义勇的主将，皆是当世之雄。以前的何畏之自不用提，如今的何灌，亦有万夫不当之勇！”

王贍从未听说过何灌之名，心中哪里肯信？只是不便扫了刘延庆的面子，因苦笑道：“只恐何灌再勇武，亦挡不住韩宝的数万大军！”

刘延庆点头道：“那是自然。一夫之勇，何足道哉？若说五代的时候，勇将还有一席之地，自国朝以来，一将之勇，已是越来越无足轻重了……”

王贍表面上从容镇定，内里实是心急如焚，哪里有心思与他谈古，忙接着刘延庆的话头说道：“贤弟说得极是，只是，倘若何灌挡不住韩宝，他这祸水西引之计，便免不了要将韩宝引到这鼓城来！”

听话知音，刘延庆本就是聪明伶俐的人物，况且他自己也是厌战之心甚盛，与王贍交谈一日，早已知道王贍心里的小九九，此时王贍一开口，他便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但刘延庆终究是死里逃生的人，他与王贍到底不同，王贍是畏惧辽人，而他到底是从深州围城活下来的人，心中有的只是厌倦而已，因此他比王贍也要清醒许多，他静静的看了王贍一会，方淡然说道：“哥哥，莫要犯了糊涂！”

王贍一时却没听懂，只是呆呆地望着刘延庆。

刘延庆又轻声说道：“何灌算不得什么，但他背后的唐康却是哥哥

惹不起的。刘法不算什么，可慕容大总管却也是哥哥惹不起的。”

“这我自然明白。”王贍会意过来，点点头，“故此才左右为难。还要请贤弟想个两全之策！”

一日之前，刘延庆便已知王贍必有此一问，他一心欲报答王贍，倒也殚精竭智，替王贍想了一个应对之法，但他成竹在胸，却仍是故意沉吟了一会，方才缓缓说道：“哥哥若要两全，倒也不难。”

王贍听说可以两全，顿时大喜，连忙问道：“贤弟有何妙计？”

刘延庆却不马上回答，反问道：“弟昨日听哥哥言道，那刘法、任刚中，皆是贪功好勇之徒？”

“不错。”王贍愤然点头，“只是这与贤弟的妙计，又有何关系？”

刘延庆笑道：“弟这个计策，却正要借助刘、任二人之力！”

“你是说？”

“哥哥欲要转祸为福，坐在鼓城，绝非上策。愚弟之计，便要是主动出击！”

他话未说完，便听王贍一声惊叫，“这……这如何使得？”

刘延庆连忙安抚道：“哥哥莫急。天下之事，往往是似安实危，似危实安。”王贍半信半疑的望着刘延庆，听他继续说道：“唐康、李浩将何灌派到束鹿来，依弟看来，那也是狗急跳墙。弟在汴京，便听说那唐康有个浑号叫二阎罗，因他做事狠绝，故有此称。他既是石丞相的义

弟，与慕容大总管亦是亲戚，故此，弟料他虽然一面先斩后奏，将辽军引向祁州、真定，一面却一定也会做足表面文章，遣使真定，请慕容大总管发兵相助。而慕容总管素有宽厚之名，多半不会与唐康计较。”

“那是自然。”王贍无奈的叹了口气。

“因此之故，若是哥哥露出避战之意，又或处置失当，坏了唐康的大事，只怕后患无穷。纵然是安坐鼓城，想要置身事外，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来辽军未必分这些青红皂白，二来慕容总管只怕也会出兵相助，到时候一道军令下来，哥哥身处鼓城，还得身先士卒。到时候纵有千不甘万不愿，军令如山，哥哥敢违抗否？”

刘延庆端起茶杯，吃了口茶，又继续说道：“与其如此，哥哥倒不如冒一点小险，争取主动。既卖给唐康一个人情，又给慕容总管留个好印象。”

“这却要如何争取主动法？”

“逃是逃不过，干脆去助何灌一臂之力！”

王贍仍是迟疑，“这可是擅违慕容总管节度！”

“随机应变，正是大将之事，慕容大总管必不责怪。”刘延庆心里知道王贍怕的不是这个，又说道：“况且哥哥所部，不必真的与辽人交锋。”

王贍顿时睁大了眼睛，“这如何能够？”他话一出口，立时却明白过来，恍然悟道：“贤弟是说？让刘法、任刚中去打仗？”

“正是。”刘延庆笑道：“哥哥主动去找刘、任二人，请他们一道

出兵，助何灌一臂之力，倘若他们不肯答应，哥哥亦不必强求，日后算起账来，那是他二人的罪责。若他们果真贪功好斗，必然答应，这祁州之内，哥哥是官衔最高的武将，无论如何，亦不能让哥哥去打头阵。到时哥哥只管下令，让刘法、任刚中协同何灌在前面布阵，而哥哥所部，则在鼓城与他们之间往返，做出不断增兵的迹象。一面则急报慕容大总管，请求大军增援。倘若大军在辽军之前赶到，哥哥驻守鼓城，对此地较为熟悉，慕容大总管多半会令哥哥继续驻守此地，供应粮草军需；若是大军来得慢了，刘法所部渭州蕃骑也有两千骑，在前面总抵挡得一阵，倘他若抵抗不住，兵败退回，哥哥率军后撤，亦名正言顺，只说是哥哥准备率兵支援，未及赶到，刘法已然兵败，孤掌难鸣，军心动摇，只得暂时后撤，稳住阵脚。纵然是朝廷追究起来，这兵败之责，也得由刘法来担！”

此时因帐中再无旁人，刘延庆这番话，说得露骨之极，但王贍却听得眉开眼笑，抚掌笑道：“贤弟真智多星也！事不宜迟，便请贤弟辛苦一趟，随我前往深泽，我要亲自去见刘法与任刚中！”

鼓城至深泽镇约四十宋里，滹沱河则更近，距鼓城不过十三宋里，王贍与刘延庆下了鼓城山，轻骑简从，纵马疾行，直奔任刚中驻守的危渡口。

这危渡口的名字，相传与后汉光武帝刘秀有关，当年刘秀尚在做更始帝的大司马，更始帝派他经略河北，在邯郸称帝的王郎与之争夺对河北的控制权，其时刘秀兵微将寡，略为所迫，甚至一度萌生退出河北之意。某次刘秀被王郎大军追赶，逃至危渡口，滹沱河气温骤降，河水结上坚冰，令刘秀得以从容渡河，而他渡河之后，坚冰立即消融，将追兵

挡在了滹沱河的南边。这即是著名的“汉渡留冰”。

这等神怪之事，是偶然巧合，又或是后人附会，早已不可考。但深泽镇与刘秀的起家，的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这深泽镇的地名，也大抵都与刘秀的传说有关，可以说当地每一个地名，都伴随着一个与刘秀有关的故事。因刘秀的传说，这危渡口南边的村庄，便叫做“水冰村”。

王贍从未到过任刚中的营地，对于滹沱河渡口，亦漠不关心。他只知任刚中平时多在危渡口一带，与刘延庆到了水冰村后，方遣李琨去打听。他与刘延庆则找了一座茶馆歇马。

大宋朝自建国以来，便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仅不打击商业，反而鼓励发展商业的时代，往前追溯，虽说较之战国时代还颇有不如，但自战国以后，一千数百余年间，商人与商业之地位，却从未有如此之高过。河北一地，其时本就是繁华富庶之所，当时南方诸州蒸蒸日上，北方之所以还能与南方相抗撷，主要依赖的，就是河北与京东地区尚未衰落。这鼓城与深泽镇，是所谓四通八达之地，河北东西部交通的必经要道，当地所产花紬，更是大宋朝指定的贡品，承平时节，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绍圣初年，为了便利商旅行人，还由宋廷派出使者，就在危渡口造了一座木拱桥。这座木拱桥的出现，不仅让水冰村这座小村庄，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之内，隐隐有向市镇发展的趋势，在军事上，也让危渡口相比其他的渡口来说，更加重要。

王贍与刘延庆歇马的茶馆，便在危渡口木拱桥南边不远处。此时河北陷入战乱，行商早已绝迹，但祁州是河北中北部诸州中受辽军骚扰较少的地区，本地商贩与百姓的往来并没有停止，不时还有送递军情的士兵驰马飞奔而过，还有零零星星逃难的百姓，三五成群的结伴而来，再

加上任刚中治军甚严，驻守危渡口的横山蕃军军纪尚好，因此虽在战乱之中，这茶馆仍旧营业，往来各色行人多有在此歇脚者，生意竟是出奇的好。

王贍与刘延庆穿的都是平常武官穿的紫袍，所带随从也不过三五骑，这茶馆主人见惯了来往的官员，却也没有特别留心，找了两张干净桌子，安排二人与众随从坐了，沽了两壶酒，端上小菜，便牵马下去喂马，再无人前来招呼。若是平时，王贍早已悻然大怒，拍桌子骂娘了，但此时与刘延庆在一起，他却不知刘延庆脾性，故也收敛几分，装出不以为意的样子，与刘延庆喝着酒，一面说着闲话。

这时候茶馆中的人已不算太少，却有一小半客人，都在听一个行商模样的人，口沫横飞的讲着什么。二人初时不以为意，只当市井闲人说着没相干的无稽之谈，但那人声音极大，二人坐在那儿，声音便不断往耳朵里钻，没来由地听得一阵，两人却都留上心了。

从周边一些客人的小声闲叙中，二人知道这个行商本是定州无极县人，他经营的营生，是从相州购到绫绢到辽国的析津府去贩卖，辽人入侵之前，他运气很好，正在相州进货，听到两国开战的消息后，生意自然是做不成了，原本他在相州倒也十分安全，相州乃是韩琦的家乡，当地多的是名门巨宦，地处在大名府防线之后，辽人便再有本事，也攻不进相州。但他因为父母妻儿一家十余口皆在无极，自己是孤身在外，虽然自己保得平安，可定州却是辽军必然要经过的地方，他身在相州，却也不免挂念家人，思前想后，便只带了一个仆人，赶回家乡，想要将家人接往相州避难。因为无极与鼓城毗邻，此人又是个行商，经常往来于此，故此这水冰村认得他的人也不少。这茶馆中，不少人都尊称他为“安员外”，显得极是熟悉。

这个安员外说的，正是他一路北来的见闻。而让王贍与刘延庆留上心的，却是他声称三日之前途经赵州宁晋时听到的消息。他宣称他在宁晋听到传言，有人看到南宫县起了大火，辽人已经打过冀州，马上便要打到大名府去了。

这个消息着实让王贍与刘延庆大吃一惊。虽说战事一起，谣言四起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唐康、李浩明明还在扼守苦水河，辽人攻入冀州实不可信，但此人却是言之凿凿，宁晋县挨着冀州，南宫有何事故，传到宁晋也就是一天把的事情。刘延庆倒还罢了，王贍心里面却已经打起了小鼓鼓，说到底，他对骁胜军的现况，所知也极为有限，若然这个安员外所说属实呢？那样一来，不管环州义勇在束鹿玩什么把戏，辽军既然已经攻进冀州，那便也没有道理再回头来理会真定、祁州宋军的道理，那在束鹿的，必然只是小股辽军，无非装模作样，吓唬宋军而已。何灌以为他在布疑兵计，焉知辽人又不在布疑兵计？

若果真如此，那他王贍立功的机会来了，他对辽军打仗的方法素有所闻，辽人从来不肯在所占领的城池分兵把守，也许他能趁此机会，无惊无险的收复束鹿与深州！

这得是多大的功劳？！一念及此，王贍连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刘延庆却没把这安员外的话太放到心里去，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听那安员外手舞足蹈的说着大名府防线如何坚固，一边宣称辽人必然会在大名府吃个大亏，一边又惋惜太皇太后驾崩得不是时候，声称辽人之所以敢于入侵，就是因为他们有巫师事先夜观星象，算到了大皇太后将要驾崩……他津津有味的听着，倒也不认为全是无稽之谈。须知其时宋辽两国，无论哪国出兵，都免不了要卜卦判吉凶，若是凶兆，战争的时间都会刻意改变。大宋朝的朱仙镇讲武学堂，既讲火器谋略，同样也讲奇

门遁甲，由天象而断吉凶之兆，也是将领们必学的知识。鬼神天命之说，就算儒生之中，也大半相信，何况文化程度远低的武将？似太皇太后这样的人物，天上必有一颗星星与之对应，这样的观念，刘延庆素来深信不疑，因此辽人若是事先有所察知，倒也并不奇怪。

他正在对众多客人异口同声的谴责大宋朝的星官们无能，致使朝廷对于辽人入侵全无防范而心有戚戚之时，忽然感觉到王贍的异常。他的目光移到王贍身上，见他似乎正在想着什么，不由关心的问道：“哥哥，怎么？”

王贍正想得得意，刘延庆这么一问，几乎吓了一跳，连忙掩饰性的喝了口酒，含糊回道：“这李琨死哪去了？”

他话音刚落，却听店主人殷勤的喊了一声：“刘将军、任将军，是什么风把二位刮来了。还是老规矩……”

王贍与刘延庆循声望去，便见李琨领着两个武官正大步走进茶馆，那二人见着王贍，连忙齐齐行了一礼，高声道：“下官见过王将军，未知将军前来，有失远迎，伏乞恕罪。”

李琨领来的两人，正是刘法与任刚中。

王贍与刘延庆没想到会在水冰村同时见着这两人，这让王贍心里生出一丝不快，显然，刘法与任刚中的关系十分亲密。而刘法的确也没什么病痛可言——但此时此刻，他却只好故作大方，不去揭这块疮疤。

刘法与任刚中将王贍与刘延庆请到任刚中的驻地——他在水冰村的一家富户那儿借了座小院子。到了那儿坐下后，王贍才向二人介绍刘延

庆。刘法与任刚中早就听说过刘延庆的大名，却不料他投奔了王贍，都是深感意外。但如今刘延庆已是名声在外，刘法与任刚中对他倒比对王贍更加热情与客气。

自在危渡口桥头茶馆相见，刘延庆便一直在暗中观察二人。这是他初次见着二人。任刚中长了一张方脸，粗眉大眼，声音洪亮，说话之间，直来直去——这样的人物，刘延庆见多了，知道这等人不过是粗卤汉子，容易对付。而刘法却不同，此人身材修长，膀圆臂长，黝黑削瘦的尖脸上，眼窝深陷，眼神阴鸷可怕。刘延庆与他对视一眼，便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慌忙将眼睛移开。

“渭州蕃军权军都指挥使！”刘延庆在心里念了一遍刘法的官职，早先从王贍那里，他已知道渭州蕃军大约共有两千骑兵，以兵力而论，约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了。但是，刘法的武衔不过是区区正八品上的宣节校尉，与何灌一般大。比王贍这个从六品上的振威校尉相差固然是天差地远，便是比刘延庆这个从七品上的翊麾校尉，也差了两级。

只是，天下之事，难说得紧。在这种多事之秋，今日的下属，或许就是明日的上司，刘延庆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

况且刘法手中还握着一支精锐的骑兵。

但王贍尽管是有求于人，却也不愿意与刘法与任刚中过多的客套。他从来没有想过刘法、任刚中有朝一日会位居他之上，在他的心里，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且，即便是存在，他也只关心眼前的地位。他仿佛是在捏着鼻子与二人说话，完全是纡尊降贵的神态，一开口便带着几分讽刺的说道：“听说刘宣节偶感风寒，某十分挂念，今日见宣节气色颇佳，想是已然好了，某也就放心了。来之前，某还担心因宣节的贵

恙，渭州蕃骑不能出兵呢！”

刘法垂下眼帘，沉声回道：“刘法何人，敢蒙振威挂念。不过初至河北，水土略有不服，刘法本是粗人，有个几日功夫，自然也就好了。正欲去拜见振威，不料振威反而先来了，失礼之处，还望振威恕罪则个。”

虽然不愿意对视刘法的眼睛，但刘延庆仍是不断的打量着刘法。此时听他对答，神态从容，全然不见喜怒，心中更觉此人可畏。这番回答半文不土的，却也是滴水不漏，王贻嘿嘿干笑两声，却也摘不出他不是来。

任刚中却在旁惊讶的问道：“振威方才可是说要出兵么？”

“正是。”王贻扫了二人一眼，道：“任将军不是来问过某束鹿出现的那支人马么？”

此话一出，任刚中与刘法齐齐抬起头来，望着王贻，“振威已然知道那支人马的来历了？”

王贻点点头，道：“全亏了刘将军。”他目光转向刘延庆，刘延庆忙欠身说了声：“不敢。”他不敢对着刘、任二人指摘唐康是祸水西引，因煞费苦心将自己的分析，改头换面，委婉漂亮的又说了一遍，只称唐康、李浩是欲分韩宝兵势而行此策，但这样一来，未免说服力大减，他见刘法、任刚中都是将信将疑，末了，又令李琨将那张断弓呈上，道：“这张断弓，正是铁证。”

其实，对于环州义勇，刘、任二人较王贻、刘延庆远为熟悉，二人一见断弓，便几乎可以确定刘延庆所说不假。又听王贻在旁冠冕堂皇的

说道：“辽人陷深州之后，兵锋所向，必然是永静军、冀州无疑。如今我大军尚未北上，骁胜军兵力本来就远少于辽人，损兵折将之后，更是实力悬殊。故此唐、李二公方出此奇谋，这冀州之重要，不必某来多说，吾等不知则罢，既然知道，又近在咫尺，岂能坐观成败，而不助一臂之力？！”

他这番话说出来，刘法与任刚中虽然已有所预料，但亲耳听到，仍然是十分的意外。这些日子，王贍的武骑军畏敌如虎，是二人所亲睹，此时如何突然之间，便成了慷慨赴难的义士了？二人不由对视一眼，又将目光移向刘延庆，心中都不约而同认定，这必是刘延庆之力。只是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将畏敌如虎的王贍，竟然说动得要主动助何灌一臂之力。

但这等事情，刘法与任刚中自无拒绝之理，任刚中率先起身，抱拳说道：“振威所言极是，如今咱们是抗击外侮，不必分什么殿前司、西军、河朔军，所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既然是冀州危急，咱们自不能置身事外。只要是与辽人打仗，刚中愿听振威差遣！”

王贍点点头，却见刘法仍未表态，心中不由大怒。却听刘延庆淡淡说道：“只是这中间还有个难处。”一面说着，一双眼睛却直直地望着刘法，“此番出兵，恐怕来不及先得慕容总管同意，只好先斩后奏……若是刘宣节有为难之处，吾等亦不敢勉强。”

刘法却也不马上回答，垂着眼帘，似是在思忖，过了一小会，方才回道：“两军交战，原本就要随机应变，倘若事事请而后行，军机不知误了多少。下官非是怕慕容总管责怪，只是……”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抬起头来望着刘延庆。

“只是什么？刘宣节尽管直说无妨。”刘延庆微微笑道。

“只是出兵打仗，不论是大仗小仗，总要明明白白。我等既是协助环州义勇分弱辽军兵势，那目的自然是引辽军西来，但成功之后，又待如何？”刘法慢吞吞的说道，一双眸子，却紧盯着王贍。

王贍不自在的避开刘法的目光，正待回答，刘延庆已抢先冷笑道：“刘宣节担心的是这个么？”

“正是。”刘法的目光不自觉的转移到刘延庆身上来。

刘延庆这次却没有回避，直视刘法的目光，轻轻哼了一声，道：“倘若辽军真的来了，那便和直娘贼的好好干一仗！”

“说得好！”任刚中大声赞了一声，高声道：“契丹人有个鸟好怕的！晏城一战，辽军亦不过是些草包！”

刘法看看刘延庆，又看看任刚中，终于又垂下眼帘，道：“翊麾不愧为守深州的拱圣军！既然翊麾有此豪气，刘法亦当奉陪！”

王贍用看疯子的目光看了刘法与任刚中一眼，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人，只是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他绝不会陪着这些疯子一道去送死。

第二十九章 谁知快意举世无

1

王贍、刘延庆在说动刘法、任刚中同意出兵之后，七月十七日的当天，四人便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在几个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由任刚中率所部前去联络何灌；刘延庆率领一个指挥的武骑军与刘法的渭州蕃骑一道，沿着滹沱河南岸，大张旗鼓，直趋束鹿的北面；而王贍则统率其余的武骑军，接掌滹沱河诸渡口的防卫，并在任刚中联络上何灌后，派出数百名骑兵，不断往来鼓城与何灌部之间，制造大举出兵的假象。与此同时，由王贍派出使者，急报慕容谦，请求增援。

兵贵神速，四人真的行动起来，倒都不含糊。刘法十七日的晚上便即出兵，与刘延庆约定在滹沱河南岸西距鼓城二十里的一座村庄会合。王贍心里并不愿意刘延庆以身犯险，但刘延庆深知他若不亲至前线，武骑军一兵不派，刘法与任刚中心中必有其他想法，因此竭力劝说，王贍只得勉强同意。他对刘延庆倒算是真心结交，挑了麾下最得力的一个指挥，又将李琨派给刘延庆，一来李琨熟悉当地环境，二来便于刘延庆弹压那些不太听话的武骑军将士。

刘延庆生怕刘法那儿有变，回到鼓城山后，也不敢多呆，催促着点齐人马，星夜下山，前去与刘法会合。

数日之内，由直如丧家之犬的败军之将，又再度领兵出战，刘延庆心里面亦不由感慨万千。他原本不过就是个马军指挥使，如今虽然已经是翊麾校尉，守深州时打到最后，名义上也是个营将，但所统之兵，其实也就是几百人马，因此这时统率三百骑人马，心里面不免泛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来，那种熟悉的亲切感，还有一种恍如隔世的不切实感，两者夹杂在一起，让他有一种做梦般的感觉。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在心里面感慨着，他一点儿也不想再打仗，那种厌弃的感觉此时还萦绕着他心头，但他却已经一身戎装，再度奔赴战场。他身上披挂的是一件王贍送给他的铁甲，胯下骑的是一匹完全不熟悉的枣红马，甚至腰间佩的马刀也不甚趁手，惟一让他感觉舒服一点的是，只有王贍送给他的那张大弓，但比起他原来的大弓，却也总让他觉得不甚如意。好在他试着射了几箭之后，发现自己的准头倒并没有因此而退步。

不过，最让刘延庆觉得不习惯的，还是他麾下这三百骑武骑军。与这三百人马夜间行军才跑了十来里，刘延庆便已经彻底理解了王贍为什么这么不愿意与辽人交战。这些武骑军，仿佛全然没受过夜间行军的训练，尽管都打着火炬，但才跑了十来里路，就有三四个人因为马失前蹄，从坐骑上摔了下来，未战先伤。刘延庆不得不下令他们下马步行，但不管他如何三令五申，这些人全无行军纪律可言，不仅走不出队列，连闭嘴都做不到，自李琨与那个指挥使以下，包括军法官，个个都是一边行军一边闲聊，甚至嘻笑打闹，还有人高声唱着小曲！

这在拱圣军全是不可思议之事，若是让姚兕见着，只怕他会当场砍

掉几个人的脑袋！

但刘延庆治军才能原本就远远不及姚兕，况且他只是个客将，此时也不是整顿军纪的时候，他屡禁不止，最后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让他不知道是应该感觉到脸面好过一些，还是该更加担心一些的，则是在他抵达与刘法约定会合的小村庄之时，远远便听到的自村庄中传来的欢声笑语。

率先抵达村子的刘法，占据了村子的土地庙，那些渭州蕃兵，此时并没有如刘延庆所想的那样已经安静的睡觉，而是围聚在一堆堆的篝火旁，饮酒吃肉，载歌载舞。

“到底只是蛮夷，难堪大任。”刘延庆不觉在心里起了鄙夷之心，在拱圣军的经历，实是在他身上刻下了很深的烙印，尽管他自己不是一个愿意对自己要求严厉的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已经很难接受姚兕以外的治军方法。

但他是惯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他并没有表露出自己心里的轻视，亦没有板着脸故作清高，反而很随和的加入到其中，倒仿佛他生来便是这渭州蕃兵的一份子一般。这样的本事，让他很快便赢得渭州蕃骑自刘法以下将士的好感，虽然这渭州蕃骑中，只有大约一半左右的人会讲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官话，却也足以将刘延庆守深州时的英雄事迹宣扬开来了。

只用了一夜的功夫，刘延庆俨然便成了渭州蕃骑中最受欢迎与尊敬的将领。但是那些武骑军将士，以前也并不知道刘延庆的事迹，经此一晚，看待刘延庆的眼神，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拱圣军遭遇的是全军覆没的惨败，可是众人扪心自问，却也没有人敢因此而嘲笑他们，尤其是刘延庆，有着坠城血战的英勇，天子下诏褒奖的荣耀，纵然拱圣军最终覆亡，却怎么样也不可能是他的责任。谁也无法再苛求他，在渭州蕃兵那儿，他是受人尊重的敢战士；而在武骑军那儿，他几乎便是一个传奇。

可惜的是，这样轻松的夜晚往往并不长久。第二天一早，两支宋军便得离开这个村庄，朝着束鹿前进。按着事先的约定，他们刻意的不隐瞒行迹，反倒是大张旗鼓，沿着滹沱河东下。

不出意料，如此张扬的行军，很快便引起了辽军的注意。

午时左右，当刘延庆与刘法将要行进到束鹿城的北方之时，遭遇到了他们所遇到的第一支辽军。

这支辽军大约有千骑左右，人马虽然少于宋军，却似乎是有备而来。辽军最先碰上的，是在前头带路的刘延庆的武骑军与渭州蕃骑的一个百人队。刘延庆的武骑军大都没有经历过战阵，远远瞧见辽军兵多，便有后退之意，心里都想着退回去与刘法的大军会合。但刘延庆明知道刘法的大军就在身后，此战并无危险，哪里肯丢这个脸？立时拔出马刀，大声吆喝督战，这些武骑军此刻对刘延庆好歹都有了些信任与敬畏，勉强张弓搭箭，在刘延庆的命令下，不断地与辽军互射箭矢。

其时宋朝将领，对于辽军的认识，便是有识之士，亦只注重御帐亲军与宫卫骑军，因为这是直属于大辽皇帝的精锐军事力量，是宋军最大威胁与假想敌。除此以外，对于汉军与渤海军，便所知所限，至于大辽四十九部部族军，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属国军，就算是职方馆也未必分得清楚，绝大多数的将领，更是直接将部族军与属国军混为一谈，不加

分辨——其实便是辽人，有时候口头习惯上，也将之统称为“部族军”。殊不知，这部族军与属国军并不相同，部族军中固然有与契丹同床异梦者，却也同样有亲如骨血者。

刘延庆在守深州之时，与辽军多次交手，他心知辽军的战斗力，往往相差悬殊，宫卫骑军极不好惹，而部族军——他心中的“部族军”，自是包括所有的部族、属国军在内——则没那厉害，打起仗来并不卖力，多有敷衍了事，保存实力为上者。眼前这只辽军，自旗号、服饰来看，明明便不是宫卫骑军的样子。他有心要在刘法与渭州蕃骑面前挣个面子，又希望打个胜仗，既给这些武骑军一些信心，亦可巩固自己的威信。

因此他在阵中左突右驰，卖力的组织起这几百人马轮流冲锋射箭，又咬紧牙关，让李琨与那一百骑渭州蕃骑悄悄移动到辽军的右翼，只听他吹响三长三短号角，便从右边突击辽军大阵。

但是与辽军打得一阵，刘延庆却发觉这支辽军并没有如想象中的好对付。这支辽军不仅兵力三倍于己，而且并不怕死，甚至可称勇猛。刘延庆观察形势，却见那辽军将领打的主意与自己竟不谋而合，他也是张开两翼，试图自两面包抄过来，将自己这三百余骑人马，一举歼灭。

他哪里知道，这支辽军，乃是突吕不部详稳娑固率领的契丹兵。虽是部族军，却是与大辽亲如骨血者。娑固因为让姚兕突围成功，被辽主下诏狠狠训斥了一顿，攻破深州之功，各军各部皆有分沾，独他突吕不部功不抵过，因此自娑固以下，众将士都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娑固素有勇猛之名，此番南下，想的是要建功立业，日后封公封王，他因不能随韩宝大军南下，攻略冀州、永静军，与宋军主力决战，反被打发到束鹿与耶律薛禅监视真定、祁州宋军，心中十分怨愤。却不曾想到世事难

料，突然之间局势峰回路转，宋军慕容谦部居然大举东下，这却是正趁了娑固的意。

前几天，耶律薛禅的室韦军数度与宋军前锋小股骑兵交锋，不料宋军竟十分善战，耶律薛禅只见着西边到处是旌旗营寨，小股的宋军骑兵更是有恃无恐的到处游荡，他是老成稳重的老将，心中虽然疑惑为何宋军不急速进攻束鹿，却也不愿意挑衅生事，只道是宋军主力未至，目前正是蓄势待发。因此不断上报韩宝，让韩宝决断到底是退回深州，还是另作安排。昨日耶律薛禅终于等韩宝的明确命令，韩宝决定亲率主力前来，击破慕容谦，然后直接从束鹿南下，经赵州、过堂阳镇，绕开宋军在衡水的防线，走萧阿鲁带的路线，攻进冀州。韩宝的大军明日便至，因此责令耶律薛禅在他大军抵达之前，要摸清宋军虚实。

耶律薛禅不敢怠慢，这才分兵四出，试探性的攻击宋军。娑固一大早便听到拦子马回报，道是有一支宋军，人马数千，浩浩荡荡沿着滹沱河而来，他便主动请缨，率军前来看个究竟。

不料在这儿遇着的，却是宋军的先锋。

娑固瞅见宋军不过三四百骑人马，虽然明知宋军主力便在后面不远，但他立功心切，一心想要给宋军一个下马威，打定主意，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这支宋军，也好让韩宝知道，他娑固并非无能之辈。

他意在速战速决，因此虽然一面与宋军互相射箭，一面却摆了个包抄的阵形，步步逼近，缓缓合拢。

刘延庆一时料敌失误，此时心里真是叫苦不迭。

两军互射一阵，武骑军已有二十余人伤亡，辽军尚未有任何慌乱之

色，他的三百武骑军在辽军的压迫之下，便已经有点慌张的迹象了。他深知这些武骑军骑兵绝无马上搏斗之能，更是一步也不能后退，若是后退，这些武骑军说不定立时便会形成溃败之势，因此他必须竭力用箭雨阻止辽军靠近。但是不同的部队对于伤亡的承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若是拱圣军在此，二十余人的伤亡，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但是他现下所指挥的这支武骑军，却已有些军心不稳的迹象。总是有几个人开始偷偷摸摸的四下张望，眼中露出惧意。

这让刘延庆在这战场之上，竟突然怀念起荆离与田宗铠来。

到底是从何时开始，他刘延庆居然也要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了？不是应该由荆离与田宗铠在前面肉搏，他在后面突施冷箭的么？

但此时此刻，他也只能自嘲的苦笑一下，然后摘下大弓，张弓搭箭，夹紧胯下坐骑，冲到队伍的最前列，不断的射杀着辽军。

这是他能想到的鼓舞士气的办法。

此时，他能记起来的，便是姚兕在拱圣军最常说的一句话——“想要部下不怕死，你就得不怕比部下先死！”

拱圣军维持战斗力的办法，就是武官的伤亡比远远要高过普通的节级士兵。

刘延庆不是姚兕，他绝对害怕比部下先死，但是他更加明白溃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他只能一面在心里反复叨念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面硬着头皮冲到前面，希望这一招能有点效果。

这个法子还的确有效。

即使是武骑军的士兵，当他们看着一个堂堂的翊麾校尉居然冲在最前面，冒着辽军的箭雨与辽人苦战之时，他们还是会有血脉贲张的时候。

虽然只是个七品官，而且只是个从七品，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普通的士兵眼里，那已经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大官，对许多普通士兵来说，翊麾校尉与骠骑大将军的区别是模糊的，总之都是大官，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们的命是“贵”的，而他们自己的命则是“贱”的，这些“贵人”都不怕死，他们就更加没什么好怕的。

而即便从战斗的直接效果来看，刘延庆直接加入战斗，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刘延庆谈不上是个神射手，但他的箭法，比起那些武骑军士兵来，实在是要好得太多。此前三百人马射了半天，虽然的确将辽军抵挡住没能靠近，但是辽军的死伤只怕都没有超过十人。

但刘延庆加入战斗不到一柱香的功夫，死在他箭下的辽军，至少便已经有三人。

当两军列阵互射之时，一方阵容里有几个箭法奇准的人，那是很要命的。

数人中箭而亡，很快让辽军惊慌了一小会，辽军不敢再如之前那样逼得紧，而是稍稍退却了几步。

刘延庆方稍稍松了口气，却又立即发现，两翼张开的辽军，已经包抄过来。不待他吹起号角，往辽军右翼移动的李琨与那一百骑渭州蕃骑没能跑到辽军侧翼，反倒迎头撞上了辽军包抄过来的右翼部队，双方也

管不了许多，立时厮杀在一处。

一时之间，刘延庆几乎忘了身处险境，随时有兵败丧命之忧，只觉哭笑不得，心里想着若是他指挥的是拱圣军，绝不至于陷入如此尴尬境地。在这箭矢满天飞的战场上，刘延庆一面下意识的射箭，心里竟突然想到以前读《孙武子兵法》时一件事，孙武子好象说过：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殆。他以前从来不明白：不知彼倒也罢了，如何还会有将领不知己。但现在，他总算是明白了。

“直娘贼的百战百殆！”刘延庆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此时他知道若是刘法不来，他败局已定，到了这个时候，什么要在刘法跟前挣面子，什么姚兕的训导，他早已全部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刘延庆既然不曾死在深州城，那便说什么也不会再死在这个鬼地方！”他在心里面发着狠，西边的辽军越来越近，他若不立即设法突围，只怕就要悔之晚矣。

刘延庆一箭射倒一个想要冲近前来的辽军，一面开始眼观六路，寻找后撤的路线与机会。当他的目光移向西边之时，突然之间，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他一个出神，愣了一下，忽然忍不住骂出声来：“直娘贼的！”

西边竟然什么都没有！

没有扬起的灰尘，没有特别的声音，也看不见人影……

刘延庆心里面一阵发凉。

刘法明明在他后面不远！他们相距没那么远，按理说，打了这么久，就算刘法没到，但至少该看到大队骑兵行进时扬起的灰尘！

他被那杂种给算计了！

他知道刘法阴鸷可怕，但却想不到，这厮连自己部下一百人马的性命都不顾了。

不能再迟疑了。刘延庆举起手来，正要下令撤退，忽然，从南边——他没有听错，的确是南边，辽军的背后，传出呜呜的号角之声！

响彻云霄！

随之而来的，是数千战马踩踏大地冲锋的巨响，还有各种听不懂的喊叫之声。

刘延庆方目瞪口呆，却见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辽军，突然间都掉转了马头，阵形顷刻大乱。很快，刘延庆看见一支额头、臂膊上扎着白布的骑兵，如同一群饿狼般，冲进辽军阵中，与辽军厮杀在一起。他抬起头来，正看见一面斗大的“刘”字将旗！

“西蕃杂种！”刘延庆狠狠的朝地上啐了一口，其实刘法身上没有半点西蕃的血脉，但这自不是刘延庆在乎的，尽管关键时刻刘法还是出现了，但这毫无疑问是刘法处心积虑的算计！被别人当棋子的滋味可不太好受。

但此时刘延庆也只好权且忍下这口气来，他唰地一声，拔出佩刀，恶声吼道：“杀！”

七月十九日的清晨。深州束鹿县的那几条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因为种种原因而留在束鹿的宋人，都小心翼翼的躲在自己的家里，没有人随便出门。这座城市已经易手好几次了，大部分人都要么逃了出去，要么被辽人掳走，要么就是已经死于非命。留下来的宋人，大约只有一千余人，都是跑不动，或者牵挂太多的。他们靠着每天帮辽军干点苦役，在这座城市苟延残喘，期盼着战争早点结束。

昨天，有人听到一点风声，据说朝廷的官军在城外与辽人打起来了，还让辽人吃个大亏，有些人家已经开始悄悄收拾细软，倘若这次官军能够赶跑辽人，无论如何，这次都得抓住这机会，赶紧逃到鼓城去，或者干脆去赵州。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愿望，也马上破灭了。

虽然躲在家里，但还是有许多人被强抓出去应付辽人的差事。纵使没被抓走，便在屋子里，也能听到外面大队人马经过街道的声音，从门缝里面，可以看到，束鹿县所有的街道，都可以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辽军。

倘若这时有人站在城外观望，那么这景象就更加壮观。

数以万计的辽军，超过十万匹的战马，还有数不清的骆驼、牛、羊、马车，浩浩荡荡，朝着束鹿行来，在束鹿里的城里、城外安营扎寨。

而此前驻守这座城市的耶律薛禅与娑固等将领，此时都出城东三里，站在那儿，诚惶诚恐的等待着韩宝的到来。做为先锋军先期抵达的萧吼，也在这众将中间，在耶律薛禅的左手边站着，一面隔着耶律薛禅，饶有兴致的打量着面如土色的娑固。

便在大军就要到来之际，娑固居然吃了个这么大的败仗。死伤三百余人，丢失战马近五百匹，还有旗鼓刀枪弓箭铠甲——他是狼狈突围，别说战死者的尸体，便是许多重伤的士兵，都没能抢回来——待到萧吼闻讯率军赶到战斗地点时，那里只留下了近两百具无头尸首！那些战死的士兵身上，但凡有件像样点的盔甲，都被剥走了。宋军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聊报深州之德”六个大字。

晋国公不会喜欢这个消息的。

但这还只是小事。

此刻看似沉稳镇定的耶律薛禅的麻烦更大。昨日萧吼率先锋抵达后，认真观察了所谓的宋军大营。据说就在昨天，耶律薛禅还派出一名裨将率千骑人马前去试探，结果却被两名宋将率军打退！此外，耶律薛禅派出的探马也赌咒发誓的宣称鼓城方向有不计其数的宋军正朝束鹿赶来……可在萧吼看来，这些营寨十分可疑。要不是娑固吃了那个败仗，让萧吼分身无术，他就会挑选一支精兵，去踹踹宋军的大营看看。

耶律薛禅一口咬定这必定是慕容谦的先锋部，其主力也正往此赶来。

可是萧吼至少敢断定有几座宋营是空的！因为他亲眼看见有鸟雀飞入营中。

只是让他疑惑的是，宋军兵力的确又不算少，至少他们可以同时与两个千人队交战，而且，据娑固所称，与他交战的宋军，兵力绝对远远超过他。萧吼知道娑固是个极自负的人，他不是那种会故意夸大敌军数量的人，而且，萧吼也不相信同等兵力，娑固会吃宋军这么大亏。

可这却有些说不通。

宋军的兵力摆明了是慕容谦先锋部的架势，可却又为何要大布疑兵？难道慕容谦在玩什么诡计？萧吼百思不得其解。好在他倒颇有自知之明，知道智谋非己所长，也就不再徒耗心智，只要待晋国公一到，如实禀告便可。

但不管怎么说，耶律薛禅连那几座空寨都没发觉，绝对是难辞其咎的。尽管耶律薛禅与束鹿诸将皆一口咬定，前几日并无此事发生，只是不知道为何宋军突然弃营而去……萧吼是懒得与他们打这种口舌官司，反正没中宋军诡计便罢，倘若这是宋军圈套，耶律薛禅一世英名，便算毁在这束鹿了。晋国公那儿，他有得解释的。便算他是室韦部详稳，出了这么大岔子，只怕他也担待不起。

想到这里，萧吼不由得瞥了耶律薛禅一眼，这老头脸上倒是沉静如水，看起来颇有大将风范。他不屑的移开目光，他那裨将是在黄丘一带与宋军交战，宋军大营看似也扎在那儿，萧吼早就做好打算，只待晋国公一到，他便向晋国公请战，他要亲自去黄丘看看到底宋军闹的是什麼玄虚？！

正想着，便听到一名骑兵挥鞭疾驰而来，见着耶律薛禅，慌忙翻马下马，高声禀道：“晋国公来了！”

众人闻言一阵忙乱，一个个都朝东边伸长了脖子，过了一会，远远

看见数千名骑兵，手中全都高举着旌旗长枪，簇拥着的一群将领，朝着这边驰来。

束鹿城外不远一片树林中，刘延庆与刘法率领十余骑精兵，正在默默的观察着正如蝗虫一般涌至束鹿的辽军。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辽军绵绵不绝的开进束鹿，刘延庆的脸色极其难看。

“果然是韩宝亲来！”刘延庆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音。

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已经见过任刚中派来的使者，这使者送来一封书信，信中称任刚中已经在黄丘一带与何灌会合，虽然何灌对任刚中并不是十分信任，不肯吐露任何有关冀州的军情，但还是承认了他的确是来束鹿使疑兵之策的，目的便是吸引韩宝的注意力，骗得韩宝西进。

这证实了刘延庆的推测，但是任刚中的信中，却还禀报一件令二人都目瞪口呆的事——何灌在得知他们并不是奉慕容谦之令东进之后，态度并不十分热情，他声称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他的探马已侦知韩宝主力已经向束鹿西来，他尚有军令在身，必须立即返回冀州——然后，何灌不顾任刚中的劝谏，竟星夜率军离去！

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但是刘延庆等人率军巴巴的赶来施以援手，却似乎是落了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窘境。何灌不仅没有半句感谢之语，反倒弃之而去，让刘延庆等人独自来应付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想到的。纵是阴鸷如刘法，亦不免对何灌此举大为不忿。

但何灌有他的苦衷。

在何灌看来，王贍、刘延庆、刘法、任刚中，皆不过是无名之辈，兵力又少，他们虽然是来出手相助，但实际上何灌早已完成他的既定目标——拖韩宝四五日，引他大军西来。一旦韩宝到了束鹿，这疑兵之计必然败露，仅仅多上王贍、刘延庆之流几千人马，照样当不得韩宝雷霆一击。他的几百人马弥足珍贵，倘若就这么折在束鹿，韩宝一击得手，立即挥师南下，苦河若无兵把守，那他便是前功尽弃。在束鹿设些疑兵，让韩宝犹豫一两天，西进束鹿一两天，这便已经让何灌知足，此后的事，倘若慕容谦亲来，那么冀州或可安然无恙；若是慕容谦不来，那么何灌就要凭着这点人马与苦河那微不足道的地利，争取与韩宝再周旋几日，同时寄希望于唐康、李浩早点成功。

这是在万丈悬崖上走独木桥。能否成功，一大半要看运气。倘若自己行差踏错，稍有托大，那就是连运气都不必指望了。因此，何灌如何肯为王贍、刘延庆之辈改变计划？他颇有自知之明，苦河之险并不足恃，但只要他跑得快，仗着韩宝不知虚实，他还可勉力与韩宝再周旋几日。从目前的局面来看，若慕容谦不来，他至少要死守苦河五日——何灌实是一点底气都没有。

任刚中的突然到来，已经是让他有些尴尬了，他能多守几日苦河的前提，便是要韩宝从不知道他到过束鹿！若韩宝知道环州义勇出现在束鹿，冀州虚实，便等于尽为韩宝所知。那他只怕连半天都守不住。尽管任刚中不会故意将他的消息泄露给辽人，但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边有士兵多嘴，又或者被俘，甚至主动投敌，供出这些情况——历史上有多少成名已久的将领死在无名小卒的嘴巴之上，这点何灌无须他人提醒！因此，若是慕容谦大军前来，那自是他期盼已久的；但若是任刚中之流，在何灌看来，反倒是给他的计策增添了一个不确定的危险。他心里面担忧受怕，哪里还敢向他们泄露半点冀州的军情？！

讽刺的是，何灌并不知道韩宝打的主意是干脆绕道赵州、堂阳镇而进冀州，倘若他能事先知道，只怕早已吓得冷汗直冒，多半会一面派人急报唐康、李浩，一面死马当成活马医，便在这束鹿与任刚中们并肩作战，与韩宝拼个你死我活，能多拖一天算一天。

但何灌并无未卜先知之能，因此任刚中一到，反倒坚定了他立即返回冀州的决心。在他心里，冀州安危是自远在这数千友军的生死之上的。

结果便是，任刚中率几百人马尴尬的呆在了被何灌遗弃的黄丘空营之中。好在束鹿与鼓城之间地区也不算太大，能驻兵宿营的地方也屈指所数，任刚中又知道刘延庆与刘法的行军路线，他派出精干的部下沿途找寻，终于在晏城废城一带，找到刘延庆与刘法。

二人皆未料到如此变故，都在心里不知问候了何灌祖宗十八代多少遍，但在刘延庆看来，这正坚定了他对唐康是想祸水西引的判断。只是他没想到唐康、何灌做事如此狠绝，如此明目张胆。此时再如何愤怒也无济于事，何灌脚底抹油开溜，这日后有机会他们总得告他一状，可眼前的局面，还得由他们来应付。

在二人看来，韩宝肯定不会白来一趟。除非他们率军逃跑，否则与韩宝的这一仗，已经不可避免。可是率军逃跑，纵然是刘延庆也不敢。

此时，大破娑固的喜悦早已烟消云散，刘延庆与刘法的芥蒂，也只得先暂时压一压——实则刘延庆已经先报了一枪之仇，打扫战场之时，他凭着官大几级，硬生生让武骑军分了一半战利品；捷状之上，他又将此战全都揽为己功，声称刘法如此，全是他事先密谕刘法的原因，让刘法吃了个好大的苍蝇，大宋军法，极重阶级之别，他比刘法官高，他声

称自己指挥得当，自然人人信之不疑，倘若刘法不服，不管事实真伪，便先要坐一个擅违节度的罪名，况且刘延庆已经说了是密谕，这便是死无对证之事，刘法便说不是，亦无法证明！他要不服气，争功、桀骜……这些罪状，足够让刘法吃不了兜着走。只是这些事情，刘延庆既不动声色，刘法此时自是毫不知情。

如今任刚中再呆在黄丘空营已无意义，他送来的信中，又称何灌已经侦知韩宝次日便可能抵达束鹿。刘延庆与刘法商议之后，一面回信让任刚中星夜率军至宴城与他们会合，一面急报王贲，请他速速遣使再向慕容谦求援。

次日一大早，在刘法的坚持下，刘延庆又勉强答应，与他一道前来束鹿附近，亲自侦察敌情。

当亲眼看到辽军军容如此之盛后，刘延庆仍然不由得从心底里泛起丝丝惧意来。这，抵挡得住么？他转过头看了刘法一眼，却见刘法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种神态，让刘延庆想起闻到血的野狼。

“想不到韩宝带这许多兵来。”刘法舔了一下干涸的嘴唇，低声道：“何灌那厮既溜了，咱们兵力不足，以下官看，只怕今日上午，韩宝便会派兵踹了各个空营。”

刘延庆亦已想到这些，他看了一眼刘法，涩声道：“只怕咱们在宴城，也瞒不过辽人。”

“自是瞒不过的。”刘法撇撇嘴，道：“亦无必要瞒。虽然何灌那厮的空营被识破，但咱们反要将疑兵计用到底！咱们便合兵一处，装成慕容大总管的先锋军的模样。让韩宝弄不清咱们闹什么玄虚！”

“宣节的意思是？”

“咱们还是大张旗鼓，在晏城布阵。韩宝见又是空营，又有大军，反而会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他又非是神仙，能掐会算，如何能知道那是何灌那厮留下的？若是下官，发生了这等怪事，不免要绞尽脑汁猜测慕容大总管用了什么计策。既然猜不透，料那韩宝也不敢倾大军来攻，只会派出小队人马，前来试探。咱们装得底气十足，只要能狠狠的击退他的小队人马，韩宝也是成名老将，非是当年愣头青，只会越发的谨慎。”

刘延庆一时无言，默然望了刘法一眼，心里面不无妒意。其实这等应对之法，他事先并非没有想过，此时也未必想不到。只是他明明已有想过，但是事到临头，亲眼见着辽军这许多人马，心下便慌了，对之前所想过的计算，便也怀疑动摇了。所谓纸上谈兵是一回事，临机应变又是另一回事。他看着刘法这等镇定自若，临乱而不慌乱，敌军虽强而无惧色，这正是为大将者所必备的素质——可是这些东西，刘延庆也并非不知道，但这好象是上天给的，从娘胎里就需带来的，就算是刘延庆道理全懂，可是真要事到临头，做起来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吾若能如此，取富贵如拾芥！”刘延庆在心里叹了一声，方沉声回道：“便依宣节之策。”

二人计议已定，又大约估算了辽军的兵力，眼见太阳渐渐自东方升起，担心被辽军察觉，遂不再停留，骑马赶回晏城。此时任刚中已奉命率部到了晏城与二人会合，这晏城是任刚中得意之所，刘延庆与刘法回去之时，老远就听到任刚中大声说话的声音，进了营寨，便见任刚中正

与一些校尉便在寨中一块空地上盘腿而坐，口沫横飞的讲着他与姚雄晏城大破慕容提婆之事。

见着二人回营，众将方纷纷起身。

刘延庆与刘法打了一两日交道，已经渐渐知道这渭州蕃骑与寻常宋朝禁军不同，渭州蕃骑的战斗力的确是他所亲眼目睹，他不愿意说可以与拱圣军相提并论，但至少也相去不远。但因此军大半都是蕃人，蕃人不怕吃苦，但倘若纪律过于严明，许多人便无法适应，真正勇猛善战之士，也招募不来。因此这行军扎营，在刘延庆等人眼中，便不免显得全无法度，总觉得这等散漫，极易为敌人所乘。但刘延庆有个好处，他虽然心里面仍是不以为然，却也绝不去指手划脚，只当这是刘法与渭州蕃骑的家事，与他无关。

因此这时见着这般景象，他倒也不以为异。毕竟横山蕃骑也是蕃军，虽然一个是西蕃，一个横山羌人，可是许多习气上，还是相近的。他走进营中之时，任刚中说晏城之战的事，他也听了一两句，此事刘法自然是熟得不能再熟，也不知道听任刚中说过多少遍，但刘延庆却只听王贍提过几句，其余全是道听途说，王贍与姚雄、任刚中关系都很一般，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让横山蕃军更加趾高气昂的一战，自然也不会有心思详细转叙。此时刘延庆才猛然想到，原来任刚中竟是晏城之战的主角之一，说起来，任刚中与姚雄一道接应姚兕突围，与他拱圣军竟算是颇有渊源。

一念及此，刘延庆不免立时看任刚中又顺眼许多。他对晏城之战也颇为好奇，总觉兵力如此悬殊，委实不可思议，因问道：“任将军，当日晏城之战，究竟最后斩首几何？又俘虏了多少辽军？”

任刚中方才大吹大擂，这时见刘延庆问得认真，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忙老实回道：“实则也无甚斩首俘虏。当日杀得兴起，只顾追杀，倒没人停下来割脑袋。我们兵力太少，又要趁势追杀，更加没能耐要俘虏，那些辽军大半都逃了，后来束鹿失手，听说韩宝收拢败兵，又到晏城清点尸首火化，我们有探子打听过，据说是火化了七八百具尸体。”

“那亦是了不起的大胜，朝廷赏功极重，任将军前途真不可限量。”刘延庆羡慕的说道，“听说慕容提婆亦是任将军所杀……”

“那是以为讹传讹。”任刚中笑道：“慕容提婆只是受了重伤，听说并未死掉。那胖子本事不差，算是一条好汉，只是未免太瞧不起我们。前几日接到过高阳关的文书，称他们抓到一个辽国细作，那细作提到慕容提婆，道是辽主本要将他处死，但耶律信怜他毕竟还是有才干的，力保下来，只是贬为庶人，送回析津府养伤去了。”

刘延庆不料任刚中竟为慕容提婆说好话，倒颇觉意外，笑道：“任将军真是宅心仁厚。不过，这晏城乃是任将军的福地，今日任将军又在军中，便是韩宝亲来，亦断断讨不了好去。”

“翊麾说得极是。”军中对这种兆头、口采极为看中，刘延庆话一出口，众人纷纷附和，齐道：“俺们也盼沾点任将军的福气，官升两级。”也有人笑道：“俺不求升官，只羡慕那一百万赏钱。”

刘延庆这才知道，原来任刚中晏城大捷的赏额大是不轻，官升两级、赏钱一百万文，只是战争之时，不能立即调任升迁，虽然升官，若非机缘巧合，依旧还是得统率着原来的部队。但这绍圣年间，一千贯不算小数目，京师开封府附近的良田，一亩地大约也就是三贯到五贯之间，这相当于良田数百亩，虽说京师附近的田地是有价无市，可若到别

处置购，也做得一方地主了。无怪乎众人如此羡慕，便是刘延庆，他官比任刚中大，虽不眼红他升官，可是一千贯赏钱，刘延庆亦不免心动。况且除了这朝廷的赏钱外，任刚中随姚雄打下束鹿，从辽军手里抢到的财货，只怕更加远远不止此数。

刘延庆方在羡慕，却听到刘法冷冷的回了那人一句：“只怕你没胆去拿这赏钱。”他不由吓了一跳，正以为气氛要变得尴尬，不料那说话之人乃是个蕃将，这时颇为不服，大声回道：“宣节莫要小看俺。”

刘法冷笑道：“非是本官小看你。这一两日间，便可见真章。”

众人这才听出刘法话里有话，任刚中忙问道：“莫非韩宝果真来了？”

“不错。我与翊麾探得真切，束鹿城里城外，便没有五万人马，也有四万。”

刘法此话一出，许多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只有先前那蕃将还是不服气，高声道：“宣节何必长他人志气。五万人马算个鸟！姚振威与任将军能以几百破一万，俺们有几千人，怕他何来？昨日那个辽将又如何？不是也凶得紧么？若不是他那亲兵不怕死，早死在俺箭下。”

他这话一出，出乎刘延庆意料，许多蕃将竟然大以为然，连连称是。许多人公然嘲笑辽人，还有人还提起当年元昊大破辽军的事，言辞之间，颇有点目中无人。刘延庆原本还担心将士见辽军势大心怯，他哪里知道，这些蕃军说得好听点，在本部族中都是些勇猛善战之士，若说不好听点话，实都是蕃人中的无赖泼皮。原本这些蕃人并不曾与辽军交过手，对契丹并无畏惧之心，反倒听西夏那边的传闻，倒有些看轻辽人，何况任刚中的几百横山蕃军有过晏城大捷，刘法的渭州蕃骑昨日才

大破娑固。抢到过战利品的，正得陇望蜀，没抢到的，正眼红得全身不自在。如任刚中那等厚赏，更是人人羡慕——这一千贯在渭州、横山一带，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顷刻之间，便是方圆几十里的首富。为了这笔钱，这里有一大半人连命都能不要，哪里会被刘法几句话吓倒？

众人反应，却全在刘法意料之中。他一双眸子，冷冷的扫过众将，半晌，才说道：“好！你等只管记下刚刚说的话。本官也不虚言诳骗尔等。一千贯的赏格，那是朝廷的恩典，本官没这本事应许。可朝廷也曾颁过赏格，似昨日那个辽将，谁果真能杀得一个，一百贯的赏钱，朝廷定然会给！”

一百贯！刘延庆听到许多人的呼吸都屏住了。

刘法恶狠狠的瞪了众人一眼，高声吼道：“如何？没胆了？不敢要了？”

“敢要！俺就敢要！”刘延庆听到先说话的，正是先前那个蕃将，看他的神态，仿佛是正在为他昨日丢掉的一百贯而肉疼得要死。但此人一带头，众将立时纷纷喊道：“直娘贼的谁不敢要谁就是个憨货！”“娘哎，一百贯！只不曾想那些契丹人的脑袋这么值钱……我的脑袋要值这多，我敢自己动手砍了自己的！”“放你娘的屁，你那个脑袋顶多值得夜壶！”

刘法冷冰冰的望着众将，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亦不升帐，当下刘法便在这空地之中分派命令，待众将各自领令而去，刘法又挑选数名精干士兵，前往束鹿附近打探情况。当日上午，宋军的营地便在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中度过。虽然斥候在营寨附近也见着十

来骑辽军出没，但任刚中率军一出大营，立即便将他们赶跑了。整整一个上午，只有刘法派出去的探马不断回报，辽军大军数道并出，踏破了何灌留下來的諸座空寨，將那些空營一把火燒了個干淨。便是不用探馬察看，在晏城營寨中，宋軍將士亦可以看見那滾滾而起直上霄雲的濃煙。

辽军的恼怒可想而知。但那每一道被烧掉空寨上空升起的浓烟，都在提醒着刘延庆，无论是出于泄愤还是别的原因，他们必然是辽军的下一个目标。刘延庆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蕃将，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提心吊胆。尽管刘法说得有道理，但是，万一韩宝倾大军而来，甚至不用倾大军而来，只要出动万骑人马，他们能不能抵挡得住，刘延庆可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若依他此刻的感觉，他会马上下令全军撤回鼓城。好歹那儿有城有山，离慕容谦也近点。

直到日昃时分，刘延庆的心才总算暂时放回肚子里。

辽军终于前来搦战了。

这支辽军人马并不是太多，大约五千骑左右，但自旗号服饰来看，全是宫卫骑军。辽军便在离他们营寨数里列阵，然后有一千骑左右人马自阵中缓缓前进，在营外两里左右停了下来。

辽军并不想冒然攻打营寨，摆出了约战的姿态。

刘法与刘延庆简单商量了一下，二人亦知道这营寨是临时搭建，亦不足守，况且二人麾下尽是骑兵，又早已定下绝不示弱之策，当下便由任刚中率领本部五百蕃骑出战，并挑选五百渭州蕃骑，由先前那叫嚷得很凶的蕃将率领，做为任刚中的副将，一道出营，也是一千骑人马。

宋军背营结阵，与辽军之间，相隔不过一里多点。刘延庆与刘法在营中一座高台上观战，他以为任刚中出营便是恶战，手心里正捏了一把汗，不料那辽军竟是不急不忙，待到宋军结阵已毕，方才自阵中冲出一骑。

休说刘延庆，便是刘法，亦觉愕然。二人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单挑？”当时两军对阵，的确偶尔也有戏剧中的单挑之事，当年宋夏僵持之时，边境的小股冲突，武将好勇逞强，单挑之事更是不少。但如今却是两国之间的倾国之战，岂能逞这种个人的武勇？

果然，便见任刚中大旗一挥，宋军纷纷张弓搭箭，那辽人只要靠近，就算他有项王之勇，照样要被射成刺猬一般。

但那辽人出得大阵数步，便即停了下来，用十分标准的汴京官话大声喊道：“对面宋军听好了，吾乃是大辽先锋都统晋国公韩都统麾下折冲都尉李白，敢问对面宋军主将何人？”

刘延庆听到对面这人竟然叫“李白”，扑地一声笑出声来。刘法本是沉稳，此时亦忍俊不住。只是二人身边诸将，不是蕃人便是大老粗，若说苏轼之名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李白是谁却是从未听过，也不知道二人笑什么，便是李琨，也觉得“李白”这名字依稀耳熟，但他却也不太关心，只问道：“翊麾，这折冲都尉又是何官？如何从未听说过？”

刘延庆却也不太清楚。他虽识文断字，也略有文化，但哪能通晓唐代典章，他不知辽国官制中保存了许多大唐遗制，只是往往只是虚衔，听起来十分威风，实则半点实权也没有。这官名他也从未听说，拿眼去看刘法，却见刘法望他的眼神中也有请教之意。他知道刘法也不懂，便放下心来，信口说道：“大约与本朝某某校尉相当，此契丹用以笼络汉

人之法。”

李琨听了这文绉绉的话，却没听懂，只好又问道：“这官大不？”

刘延庆哪知这官大不大，只是见这李白只怕连在这千骑辽军中都不是主将，当下笃定的说道：“不大。九品小官而已。”

“原来是个陪戎校尉。”李琨立时大为不屑，鄙夷之意溢于言表。

其实这折冲都尉若在大唐之时，那便是高级武将，此地无一人能及。但这时却是大宋，此处以刘延庆最有文化，他说是九品，便自是九品无疑。刘法撇了撇嘴，骂道：“直娘贼，一个九品小官，喊个鸟话！擂鼓！”

他话音一落，立时鼓声雷动，营外任刚中原本正准备答话，忽听到营中鼓声大作，立即一夹战马，高声吆喝一声，率先冲向辽军，张弓搭箭，便听弓弦微响，一枚羽箭疾若流星射向那李白，正中李白左臂。那李白本是奉令出来喊话，要从宋军答话之中，探听一些虚实，不料宋军全无礼数，突然发难，他本来武艺尚可，只是猝不及防之下，却吃了任刚中这一箭，慌忙拍马往阵中逃去。

但他尚未回到阵中，只听到身后宋军杀声大作，面前辽军亦是角声齐鸣，一队队骑兵高举着各色兵器，似洪水般迎面冲来。大辽军法颇严，李白虽是负伤，他若再退，必被迎面而来的辽军一刀砍了，只慌乱又拔转马头，忍痛冲向宋军。

这一番大战，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刘延庆在营寨中亦看得惊心动魄。

此前他守深州之时，亦曾与辽军野战过，虽知宫卫骑军厉害，但拱

圣军并未吃亏，反稍占上风，因此心里只是觉得拱圣军之败，不过是输在辽军兵力太多，而拱圣军孤立无援。其后骁胜军被宫卫骑军击退，他私下里还觉得是骁胜军无能。

但这回换了一个身份与角度，再亲眼来旁观宫卫骑军与任刚中大战，这才觉得纵是野战，拱圣军即便对上同等人数的宫卫骑军，虽然可以占优，也未必能稳操胜券。横山蕃军与渭州蕃骑都称得上是精兵，任刚中的武勇尚在自己之上，但此时与兵力相差无几的宫卫骑军交战，不但占不到半点便宜，随着时间推移，反倒渐渐落了下风。

他不知道辽军有八万宫卫骑军，各宫战斗力也难免有高下之别。此番韩宝派来试探的五千人马，由萧吼统率，便在宫卫骑军中，也能傲视同侪。契丹亦是马背上的民族，男孩自小骑羊骑马，甚而能在马背上吃喝拉撒甚至睡觉，又民风尚武，小时射兔，长大射鹰。兼之萧佑丹执政十几年，整军经武，东征西讨，国力强盛，辽军之强，较之耶律德光之时，亦有过之。而宋朝虽汉人习武之风仍然极为普遍，熙宁、绍圣以来，宋廷亦大加倡导，但宋地风俗毕竟与辽国不同，刀剑弓箭，并非平常人家必备之物，骑马更是非中产之家莫办，因此男孩从小骑马射箭，舞刀练棍，也须得中产之家，才有此条件。可是宋军至今仍是募兵制为主，熙宁、绍圣以来，武人地位虽然大有改善，但说社会习俗要几十年间便颠覆过来，却也绝不可能。大宋中产之家的男孩，皆是习文不成，方去经商，经商不成，又不愿务农，方肯从军。便是从军，这等中产之家出身的“良家子”，莫不是想搏个出身，以其素质，也的确能很快能在军中做个小官。拱圣军的普通士兵，便大抵都是这种“良家子”，再加上姚兕治军之能，战斗力确能稍胜宫卫骑军。但是一般的宋军，普通士兵要么是代代从军，要么是自穷人之中征募。代代从军者，其弊在于奸滑难制；自穷人中征募者，其弊则在底子太差，若无严格长期之训

练，便只是乌合之众。因此，自兵源上来说，宋朝要赶上辽国，非得再有二十年莫办。此前刘延庆以拱圣军为标竿来衡量宫卫骑军，自然要失之偏颇。这时再看渭州蕃骑与横山蕃军与宫卫骑军交手，观感自然大不相同。

大宋朝这两支蕃军，仅以兵源素质来说，大部分禁军都难以相提并论，但这时遇上辽军精锐，竟然会落了下风。这时刘延庆才突然想到，难怪慕容谦坐拥近两万骑军，却仍抱持重之策，得知深州陷落之后，立时退守真定、祁州，不肯与韩宝争雄。

刘延庆眼见着要打不过辽人，便有些沉不住气，想要增兵，去助任刚中一臂之力。但他方朝刘法转过头，刘法便象是已经猜到他想说什么，朝他微微摇了摇头，低声道：“任将军尚可支持。翊麾且看后边的辽军……”

刘延庆闻言望去，不由暗叫一声惭愧。原来不知不觉间，后面那几千未参战的辽军又推进了几十步。显然是这一千辽军久战之下，辽军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但是惧于宋军主力未动，也不肯轻易先将兵力投入战斗。

刘延庆心里也明白，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比的就是体力。哪一方支持到最后还有生力军可加入战斗，哪一方便是最后的胜利者。辽军兵多，宋军若仓促将主力投入战斗，最后赢的，便一定会是辽军。

他只得又沉住气，再看营前的战斗。只见任刚中果然了得，他身上战袍尽被鲜血染死，但手持长矛，在乱军之中往返冲杀，竟是丝毫不见疲态。

这一仗，自未正时分左右开始，一直到打到戌初时分，整整打了两

个半时辰。直看得刘延庆唇干舌燥，几次都以为任刚中要支撑不住，但眼见刘法如同一座木塑一般一动不动，也只得强行忍耐。而辽军见宋军营寨中分明还有不少人马，却不肯出战，他们不知宋军虚实，便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宋军不肯示弱，不愿先鸣金收兵，辽军明明占优，就更加不甘心了。于是直到天色全黑，双方才不得不罢战，各自抢了伤兵与战死的同袍回去。辽军又退了数里，在一座早已空无一人的村庄中扎寨。

这一日的战事，虽然双方投入兵力都不多，但战斗之激烈，却是这里除刘延庆以外的宋军将士前所未遇的。宋军半天血战，死伤合计三百余人，宋军营寨前原本有一条小溪流过，战斗结束之后，溪中流过的，已是染红了的血水。

激战之后的夜晚，最要紧的，便是提防敌人趁夜劫营。见识过宫卫骑军的战斗力后，刘延庆与刘法皆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安排了夜哨，又分头巡视营中。参加过白天战斗的将士随便啃几口干粮之后，大都倒头就睡；那些不曾参战的渭州蕃骑也都变得沉默，对于战斗再没有此前的信心十足；至于武骑军将士，当刘延庆经过他们所在的营寨之时，分明能看到众人眼中的惧意。这些武骑军将士原本自恃是正儿八经的禁军，心里并不是十分瞧得起渭州蕃骑，但看过白天的大战，对未来的茫然与恐惧，都一览无遗的表露在他们的脸上。他们默默的遵从着刘延庆的将令，睡觉之时不敢卸甲，兵器都放到触手可及的地方，给马厩安排比平常多一倍的人守夜……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有条不紊，但是任谁都能在这平静的夜晚中，感受到潜在的危机。

亥初时分，刘延庆巡营后回到自己的营帐中，方偷偷喝了口小酒，忽听到帐外有人禀报，道是刘法请他过帐议事。刘延庆做事颇为聪明，战报之上，他一点亏也不肯吃，仗着官职比刘法高，便自居主帅抢功；但实际行军打仗时，却又以客将自居，仍让刘法居中军大帐，自己却在北边与武骑军同住，端的是左右逢源。此时听说刘法有请，只得又将酒壶藏好，随那人前去刘法大帐。

到得中军大帐，却见刘法、任刚中二人皆在。刘法虽然脸色如常，看不出端倪来，但任刚中那疲惫的脸上，却分明露出一丝笑意。刘延庆

与二人见过礼，找了张椅子座下，便问道：“宣节、任将军，可是有甚好消息？”

刘法点点头，心里也暗赞刘延庆精明，说道：“还是请翊麾自己看。”一面自帅案上取出一块写满小字的白绢，双手递给刘延庆。

刘延庆知道这必是“蜡弹”——宋军传递军事机密文字，多以白绢或者黄绢书写，外面用蜡封牢，缝入送信人的大腿肉里。只是刘延庆以前官职卑微，只是听说过此物，却从未亲见过。他捧着这片白绢，凑到一座烛台旁边，就着烛光细看。原来这是王贍送来的文书，称慕容谦已应唐康、李浩之请，于七月十七日亲率大军离开真定府东下，此刻大军已至鼓城！

这可真是令刘延庆又惊又喜。

虽然真定府至束鹿不过一百七十八里，慕容谦的大军十七日出发，这是正常行军速度。但他一直以为慕容谦一旦发兵东下，会先通知王贍做好接应准备，因此没接到王贍的消息之前，他便只当慕容谦仍在真定。不想慕容谦会来得如此突然，他立时想到，既然慕容谦连王贍都瞒过了，韩宝多半也不可能知道。可惜的是，他与刘法今日这番示敌以强的姿态，无形中却又帮了韩宝一次——此刻辽军只怕已然认定慕容谦的主力便在他们身后不远了。

一念及此，刘延庆不由得在心里骂了句粗口。

不过，慕容谦大军抵达鼓城的消息，却将他们从目前的窘况之中解救了出来。便在看到这封蜡弹之前，刘延庆还在担心明日会不会遭遇一场惨败。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他对韩宝的辽军也有了一点直观的了解，心里面很清楚韩宝是不会与他们一直试探来试探去的，今日白天既然没

弄清楚宋军的底细，那么明日只怕那五千宫卫骑军便会倾巢来攻——刘延庆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们现有的这点人马能抵挡得住。

“慕容大总管恐怕还不知道韩宝的大军已至束鹿。”刘延庆将白绸还给刘法，一面沉吟道：“大军来得突然，若我猜得不错，慕容大总管的本意，是趁韩宝尚在犹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攻破束鹿之辽军，使韩宝难知吾军虚实，进退失据。只是如今局势已大不相同，蜡弹上道大总管明日便要前来，若与辽军针锋相对，恐非上策。”

刘法点了点头，沉声道：“翊麾所虑极是，下官亦甚忧之。辽军兵多而强，我军便是慕容大总管倾巢而来，亦是兵少而弱。与辽军战，恐有不利。下官请翊麾来，正为此事。”

刘延庆见刘法神色，心中一动，道：“莫非宣节已有成算？”

刘法笑道：“下官确有一得之愚。”他看看刘延庆，又说道：“这鼓城至束鹿之间，几乎全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吾军在此处扎寨，全是因为我大营北面与西面的这大片果园，下官问过随军的土人，道这果园是当地两家富户所有，加在一起，纵横十余里……”

刘延庆不解的望着他，初时刘法坚持在此扎营，他便一直大不以为然。这片果园以梨、桃二树为主，间有小片葡萄园，对于骑兵来说，不利驰骋，不是什么好所在。只是这束鹿与鼓城之间，实在没什么地方是便于扎营的，到处都是四战之地，除非退回鼓城，否则无论在哪儿扎营，都能被人四面围了，跑都跑不掉。好歹这后面这片果林，还能让辽军无法轻易包围他们，便勉强同意。此时听刘法言下之意，竟似另有玄机。

因留神听他继续说道：“……这林子虽比不得天然密林，但也算是

聊胜于无。在这河北繁胜之地，举目四顾，除了麦田还是麦田，有这片果园，亦算是老天爷眷顾。下官今日观战，契丹得雄踞塞北数百年，实非幸致。明日若其倾军来攻，恐吾军难以抵抗。故下官以为，明日契丹不来攻则罢，若来进攻，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却听任刚中在旁边笑道：“宣节之意，是要引辽人入林么？我横山蕃军习于山间驰骋作战，到了这平原之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久闻渭州蕃骑到了林子里便是天下无敌，辽人再强，亦免不了要吃个大亏。”

“林子里？马军？！”刘延庆当真吃惊不小。

提到己军之长，刘法亦不由面有得色。但他还是摇了摇头，道：“只恐辽人不会轻易上当。这片果园到底比不得天然密林，辽军与其深入，倒不如纵火烧林。如今天气干燥，辽人若是放火，这果园经不得几下烧的。”

“那宣节之意是？”

“明日与辽军交战，咱们抵挡一阵，便佯装不敌，兵分两路逃跑。一路由任将军率领，包括武骑军、横山蕃军，以及一小部渭州蕃骑，经果园南边的大道，往鼓城败退。另一路由下官亲自率领，当成游兵散勇，退入果园之中。如此一来，辽军必然只会追击任将军一路。”

刘延庆顿时明白过来，“宣节的意思是，让任将军再杀个回马枪，来个前后夹击？”说到此处，他忽然一怔：“那某呢？”

“有一事非翊麾去办不可。”刘法望着刘延庆，目光中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狡黠，“单凭咱们这点人马，纵是前后夹击，只恐亦是偷鸡不

成蚀把米。此计要成，还是请慕容大总管出马！”

“唔？”

“慕容大总管率大军前来，这只辽军若是察觉了，必然退回去与韩宝合兵，那便不易对付了。但他们与我军打了半日，多少也能摸到一点虚实，对咱们几个，却不会有那许多防范。故此，下官欲请慕容大总管明日在西边十六里外的陈家庄等候，任将军率军此辽人引向陈家庄，一旦辽军追过去，下官便领兵断其后路！”他嘿嘿干笑一声，脸上露出一丝杀气，“此计若成，管叫这数千辽军死无葬身之地！韩宝先折了这数千精锐，便好对付多了。”

“只是……”刘法忽然话音一转，望着刘延庆，道：“此计若要行得通，还得辛苦翊麾一趟。”

“我？”

“正是。此计需要慕容大总管相助，然下官不过一区区宣节校尉，终不能随便差个人送封文书给慕容大总管……欲待亲去，这等战机，又是转瞬即逝之事。辽人的拦子马十分厉害，韩宝既然到了束鹿，那慕容大总管至鼓城之事，最迟明日下午，辽军必然知晓。此计明日不能行，机会便再也不会有了。而任将军又已苦战一日……因此，虽然无礼之甚，但亦是为了朝廷社稷——咱们大营中，只有翊麾最为合适此任。”

刘法话未说完，刘延庆已经猜到他的意思。他知道这其实不过是刘法的诡计而已，刘法是那种权力欲极盛的人，他在渭州蕃骑中便极为强势，刘延庆这两日见着渭州蕃骑的副将、护军虞候几乎在军中全没说话的份，便已猜了个七七八八。这本也是极正常的事，诸军副将、军法官虽然名义上与主将是鼎足而三、互相制约的，但是到了各军之中，依此

三将能力与性格之不同，具体情况便大有区别。如武骑军中，副将王贍便颇有权势，而在拱圣军中，有了姚兕这样一个主帅，只要他不造反，副将、护军虞候便只好俯首贴耳。而虽然在三者的权力斗争中护军虞候先天要处于劣势，但是护军虞候通过操纵副将，与副将联手，将主将几近架空的事情，刘延庆亦有所耳闻。对于刘法，出身拱圣军的刘延庆自是见怪不怪，何况这又是事不关己，渭州蕃骑的家务事，也轮不到他多管闲事。

只是此时想来，在刘法的军中居然有个官衔比他大的刘延庆存在，这还不是等于眼中钉、肉中刺么？刘法要想尽办法将他撵走，亦是情理当中的事。刘延庆此时才觉悟，心里亦不由暗骂自己太蠢了。

刘延庆心里暗骂自己愚蠢、刘法阴险，脸上却仍是挂着笑容，似乎对此全不介意，笑道：“宣节太见外了，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便请宣节写了文书，某吩咐过李琨诸将，令其听从宣节节制，便连夜出发，去见慕容大总管请兵。军中之事，便拜托宣节与任将军！”

任刚中原本不知刘法心意，此时听他让刘延庆连夜去慕容谦那儿请兵——虽说也是不得已之事，他们几人相比慕容谦，可说是官职卑微，便是派个副将去，亦属无礼——但让刘延庆去送信，却也太过份了。他生怕刘延庆发怒，闹得军中失和，一直紧张的望着刘延庆，只要他脸上稍露不豫之色，便立即要站出来打圆场，便算再累，也只能自告奋勇去跑这一趟。却不料刘延庆竟然全不介怀，一口答应，任刚中这才一颗心放回肚子里，又是惭愧，又是感佩。

他哪里知道刘延庆心里打的主意却是兵凶战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不过感念王贍之恩，才肯替王贍出马，今日见着辽军的战斗力，又见识了这几只宋军的战斗力，不管刘法有什么妙计，反正是他去向慕

容谦请兵，若然成功，功劳少不了他的一份；若是失败，这却是有可能要送掉性命的一仗。能够如此冠冕堂皇的脚底抹油，刘延庆岂有不肯答应道理？

七月二十日的清晨。

鼓城。

慕容谦勒马停在路边，望着身旁大道上一队队悄无声息地列队东行的骑兵，又看了一眼与他的参军裨将们一道紧跟在他身后的刘延庆，心里面不由得又是一阵犹疑。他应唐康之邀东下牵制韩宝，本就是为大局计迫不得已之举，他幕府中的诸参军、书记官大都十分反对，众人皆以韩宝锋芒正盛，而武骑军如同绣花枕头，慕容谦麾下能战之兵实际不过数千，此时东下，无异于替唐康、李浩做替死鬼——而中路的局势如何，并非他们的责任。但是慕容谦深知冀州、永静军之重要，仍然力排众议，毅然率军倾巢而来。依慕容谦原定的计划，他到达鼓城之后，若是束鹿辽军有可趁之机，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束鹿之敌，然后大张旗鼓，使韩宝难断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再慢慢与之周旋。

不料阴差阳错，半路之上，他才知道王贍已与刘法主动出兵——这实是大出慕容谦意料，在武骑军诸将中，他虽高看王贍一眼，却也未想到他有如此胆识。况且从他此前掌握的情报，王贍与刘法的关系并不算好，更不想二人竟能如此齐心协力。但这个变故，虽然几乎可以肯定要打乱慕容谦的计划，他却并没有半点责怪之意。在慕容谦看来，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他的部将要是全都呆头呆脑，非要他下令做什么才去做什么，一点应变都不懂，那就是他们一点差错都不出，慕容谦也要头

疼。

这不过是运气欠佳而已，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此，虽然韩宝的大军竟比他更早抵达束鹿，慕容谦依然觉得他尚可随机应变。然而，慕容谦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的大军刚到鼓城，刘法与刘延庆又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

刘延庆言辞虽然恭顺，可改变不了事实的本质。

刘法与刘延庆要将他卷入一场他完全不了解的战斗。

他才是这个战场上的主帅，理所应当，该由他来掌握所有的信息，控制战场的局势与走向。而如今的局面，却是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由刘延庆转叙给他的。他还没得及亲眼看见过一个辽军，也没有亲自踩遍战场的每一条的河流、村庄、树林……刘延庆与刘法便将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战机摆在他面前。

倘若辽军确实不知道他的到来，倘若刘延庆与刘法的计策成功，能一举歼灭辽军五千精骑，这将是能改变战争局势的一仗。

慕容谦也曾派出过不少探马侦察深州的辽军，他深知五千宫卫骑军的覆灭，对辽军绝不仅仅只是心理上的沉重打击，若能成功，虽然仍旧是敌众我寡之势，但韩宝休说南下冀州，即使堂堂正正交战，慕容谦也有足够的信心可以不输给韩宝。

然而，刚到鼓城的慕容谦，便如同一个瞎子、聋子。他所见、所闻，都是刘延庆与刘法描绘给他的。若然刘延庆与刘法的判断稍有偏差，后果亦可能截然不同。

所以，他要选择的，实际上是信任亦或不信任此二人。

对为将者来说，这其实算是家常便饭。故此相人之术，亦为许多将领所重视。他们常常要在战机与陷阱之中做判断，不得不赌博式的相信或者莫名其妙的怀疑许多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人所提供的情报——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下，都不会留给他们多少时间去从容决断。

未到鼓城之前，王贍便已经在公文中说了刘延庆不少好话；到鼓城之后短短的时间里，王贍只要一有机会，便不忘替刘延庆美言。而刘延庆的诸多事迹，慕容谦更是早有耳闻，毕竟那是天子亲诏褒奖的忠勇之将。而且，毋须他人多言，对于王贍能与刘法同心协力主动出兵，慕容谦心里也明白这多半是刘延庆之功。刘延庆明明官衔高于刘法，却甘于替刘法做送信这种差使，更让慕容谦平添好感——刘法的那点心眼自然瞒不过他慕容谦，自古以来，军权贵专，这事固然亦不足深怪，但难得的却是刘延庆甘愿接受而无半句怨言。而在亲眼见着刘延庆后，慕容谦幕府中一个素以相术出名的参军又私下里对他称刘延庆后背平阔丰满，背脊有骨隆然似伏龟，乃是相书中的官运亨通之相——这无疑也算是一个好消息。慕容谦自己亦从刘延庆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此人尚属谨慎小心，绝非那种徒好大言的人。至于刘法，慕容谦早在益州平叛之时，就已听过他不少的好话了，称得上是西军中一位颇有令誉的后起之秀。

这样的两名将领，应当是值得给予一些信任的。

因此，慕容谦在与众将商议之后，最终还是决定，不能放弃这次战机，连夜便遣人给刘法送去回信，约定次日依计行事。

为了谨慎起见，慕容谦又兵分两路，让武骑军都指挥使荆岳率六千武骑军，衔枚摘铃、偃旗息鼓，绕道疾行，插到刘法的东边，一旦刘法

伏兵尽起，荆岳便率军夺了辽军的营寨，既可扰乱辽军军心，同时还可防范辽军另有他计。倘若韩宝闻讯来救，荆岳只要挡得一时三刻，慕容谦便能集中精兵，先歼灭突前的五千辽军，便可与荆岳合兵一处，击退韩宝。

这番部署，再配合刘延庆与刘法所献之策，纵不能称天衣无缝，亦算得上十分周密。慕容谦思前虑后，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就算是韩宝有何诡计，他布了荆岳这么一支奇兵，亦总可保得全身而退。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日一早起来，慕容谦心里面隐隐的又犯起了嘀咕。

多疑是许多将领的通病，慕容谦一生戎马，这样的时刻经历甚多，倒也并不大惊小怪。但他免不得又在心里面重新细细想了一遍整个部署，直到发现实在找不出破绽，方才作罢，也暗暗松了口气——这次战斗，其实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此时要再去通知刘法改变主意，已经来不及，他若临时变卦，便如同置刘法麾下数千将士于死地，这种事情，旁人或许做得出来，但慕容谦待麾下将士素以信义为重，他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

所以，他真不希望出什么问题。

慕容谦的目光落到刘延庆身上又迅速的移开，旁人绝难想到，这短短的一瞬间，他们的主将心中起了多大的波澜。

宋军依然按照既定的部署，有条不紊的行动着。

只有刘延庆注意到慕容谦几次扫过来的目光，慕容谦的目光并不凌厉，全无咄咄逼人的威压感，但是，尽管躲在人群之中，刘延庆也能感

觉到慕容谦的目光将他从众人当中拎了出来，并且剥光了一般的审视着。这让他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好几次他都担心他心中的怯懦全被慕容谦看穿了，他本能的希望离这个人远一点，但现实却总是不能尽如人意——他心中虽想要与王贍一道行动，而慕容谦却是肯定要将他留在身边的。

在荆岳率六千武骑军离去之后，慕容谦的麾下还有近七千骑。两千余骑武骑军全归于王贍指挥，做为大军的左翼；姚雄统领两千骑横山蕃军部署在右翼；而慕容谦亲自披挂上阵，坐镇中军，统领余下的约两千五六百骑横山蕃军。刘延庆早就曾经听说慕容谦虽然颇有智谋，但是打仗之时，却很喜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这一点，在绍圣诸大将之中，也是个异数，哪怕是姚兕这样有“勇武”之名的人，早年虽然不免要一刀一枪挣功名，但是当他入主拱圣军后，却也很少亲自披挂上阵，除非是到了绝境。因此，起先刘延庆并不太相信这些传闻，直到此时亲眼目睹他排兵布阵，才知道传言不虚。军中还传说慕容谦有牙兵百骑，个个骁勇凶悍，他平定西南夷之乱时，常常便只率数骑亲兵，离营数百里，前到那些夷人寨前挑战，斗枪斗箭甚至斗酒，打得诸夷心服口服，敬为天人，许多叛乱的寨子因此重新归服，并死心塌地为大宋效力。原本刘延庆还以为那些不过是无稽之谈，这时才相信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只是无论如何，刘延庆都无法将那个传说中的慕容谦，与他亲眼目睹的这个智计深沉的慕容谦等同起来。一个人居然有这样的两面，更令刘延庆从心里面生出畏惧之意。这种人，只要看他一眼，就如同将一张无形的大网撒到了他的身上，让他动弹不得，绝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这让刘延庆心中生出一丝悔意，昨夜他实不当处心积虑的暗示，这个计策是他与刘法一道想出来的。倘若成功还好，若是失败……一念及此，刘延庆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慌忙偷眼去观看慕容谦，却见慕容谦

正与一个参军低声嘀咕什么，并没有留意到他，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但愿一切顺利。不过，为了防止被辽人的斥侯察觉，在辽人钻进圈套之前，他们也只能藏在陈家庄耐心的守株待兔。他对陈家庄还有一些印象，在这一马平川的平原上，相对来说，那里算是个不错的藏兵之所，为了灌溉麦田，当地人挖了一条十多里长的沟渠从潞沱河引水，沟渠虽然很窄，但在沟渠之畔，种着两排杨树、柳树，此时正是七月，虽然田地也曾遭辽军践踏，当地百姓也早已各自逃难，但这里毕竟还不是主要的战场，辽军并未至此牧马烧掠，田间地里，无人打理的麦子与野草乱七八糟的疯长着，大军藏在此处，辽人不到跟前，断难发觉……

应该可以成功的！刘延庆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辰初时分，宋军便悄没声息地进入到了陈家庄。因为陈家庄距离晏城两军对峙的战场太近，区区十六里，动静稍大一点，都可能被辽军察觉，因此宋军全是下马步行，一百骑一百骑的分散进入到庄中。先前慕容谦已经派出几个行军参军堪察地形，画定各军地分，宋军各军一到，这几名参军便指引着他们，前往自己的阵地。待到左中右三军布阵完成，竟然花掉了大半个时辰。

刘延庆跟随着慕容谦行动，双手紧张得都握出汗来。

设伏的地点如此之近，固然是受地形限制迫不得已，但如果能不被辽人发觉，绝对会让辽人大吃一惊。辽人在一天前，说不定已经派出拦子马侦察过此地，突然间天降奇兵，若是心理意志稍差一点的将领，会被吓得魂飞魄散吧。

但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并不觉到，真到了实际行动之时，刘延庆才发觉，要想瞒过敌人，有多么困难。就算是姚兕与拱圣军也未必做得到。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其中还有武骑军这样的河朔禁军，要完成布阵而不发生推挤、声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马，操练再好的部队，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总会有人站错位置，出现小小的混乱。尤其是马军，战马再驯练得好，终究也只是畜生，有许多意外的因素，会让战马惊慌。

而慕容谦却做到了。尽管这中间肯定有一些运气。刘延庆不知道慕容谦是否考虑过如果被辽人发觉该如何办？至少目前这种可能性暂时是不存在了。

东边十六里外的刘法也有意配合他们的行动，远在十六里之外，刘延庆仍然能隐约听到战鼓擂动的声音。

这是宋军在与辽军交战！

不必亲见，刘延庆闭上眼睛便能想见那种矢如雨下、血肉横飞的场景。

为了不让辽人生疑，刘法一定会真刀真枪的与辽人血战一场，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人会因此丧命。刘延庆倒不是同情这些士兵，只是他突然间有一种物伤同类的感觉。那些士兵只是他与刘法的棋子，而站在这广袤平原之上，身处慕容谦的军阵之中，刘延庆从未如此鲜明的感觉到自己也很象是一枚棋子。

而对于大多数的宋军来说，东边隐约传来的战鼓之声，还有那滚滚而起的灰尘，初时尚能让人感觉安慰，甚至有一种接近战场的兴奋，但很快，它便成为一种侵蚀人们耐心的东西。

一刻钟……两刻钟……半个时辰……一个时辰……

这儿没有沙漏，没有座钟，时间只是在无声无息的流逝。刘法与任刚中仿佛与辽军战上了瘾，迟迟不见败退，这几乎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意外的打了个胜仗！

只是这样的可能性实在太小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更多的人担心刘法与任刚中是被辽军缠住了，他们已经被彻底的困住……

不过刘延庆知道，这其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刘法与任刚中不是那种无能之辈！

一直等到太阳高高升起，估摸着已经过了巳正时分，刘延庆方看见一条尘龙朝着西边奔来。

“来了！”他不由得在心里欢呼了一声，挺直了身子。他的周围，慕容谦的参军裨将们，也纷纷打起了精神，有性急的人，已经在抚弄着坐骑的皮毛，只待一声令下，便要跃身上马。

先前的等待花了很长的时间，但一旦看到败兵，便仿佛沙漏被人弄了个大口子——刚刚才看到败兵撤退时卷起的灰尘，感觉上才眨了一下眼睛，马上便可以清晰看见正仓皇西逃的败兵。大约有超过五六百骑的宋军，战旗东倒西歪，慌不择路的朝着他们这边逃来。紧接着，便看见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不断呼啸放箭，穷追不舍的辽军。

如果是演戏的话，任刚中的戏演得真是不错。可惜，哪怕是刘延庆也看得出来，这已是半真半假的败逃，逃跑的宋军没能甩开辽军太远，落在后面的宋军不断的追赶的辽军射中落马，然后便有无数的战马从他

们的身上踏过……慌乱之中，还有一些宋军将手中的旗帜都丢了。

刘延庆只能猜测，多半是辽军出乎意料的强大，让任刚中的假败退了，变成了真溃败！

眼见着任刚中败得如此狼狈，不断有宋军跌落马上，被辽军铁骑踏成肉泥，刘延庆心里头也似打鼓一般，此时此刻，他心中反而并无半点不忍之意，只是一心盼望着任刚中不要坏了大事。

好在任刚中并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他的身边，几名挚旗始终还扛着刘法的将旗，笔直的朝着陈家庄冲来，而在他的身后，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辽军。辽军看起来打定主意要全歼这支宋军，他们分成三队，一路在身后穷追，另外两路从两旁疾驰，想要包夹败逃的宋军。

这让刘延庆放下一半的心来——这样的骑兵追逐，在草原之上，乃是司空见惯之事。他曾听人说过，塞外的战争，一旦一方失败，胜利者便会穷追不舍，追逐数百里甚至上千里，都是家常便饭。辽军习惯于通过这样的方法，将战败的敌人斩尽杀绝。如果是长途的追杀，战败者绝大多数都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但此刻不过区区十几里而已！

这只是很短的一段路，在骑兵的全速逃跑与追逐之中，就更加的近了。

转眼之间，刘延庆便感觉任刚中几乎冲到了自己的跟前！

然后，他听到了响彻云霄的号角声！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跳上战马，紧紧跟随着身边的宋军将士一道，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姚雄与王贍也率领着两翼的骑军，自两侧杀向辽人。

刘延庆看到任刚中猛地调转马头，嘴里大声吼叫着什么，返身杀进辽军阵中。而一直在追杀他的辽军仿佛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过了一小会才反应过来，颇有些不知所措的与宋军杀到一处。

但任谁都知道，这是一场胜败已定的战斗。

一直在追杀着任刚中的辽军早没了阵形，被姚雄与王贍自两翼穿插，顷刻之间，便被割裂成三部分各自为战，慕容谦的中军趁势猛攻辽军中路，辽人在追杀之时前后阵形拉得太开，中路虽有两千多人马，但正面抵挡慕容谦中军锋芒的，却不过追在前面的数百人而已，无论他们再如何悍勇善战，也难以抵挡这雷霆一击的威力。慕容谦便如同用一把大斧，砍向稀稀散散的一盘绿豆，辽军立即便陷入散乱之中，方才的不可一世变成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掉转马头，往后逃去。

便在此时，东边也响起了号角之声。

如同变戏法一般，自果林之中，刘法率领着渭州蕃骑杀将出来，挡在了辽军逃命的路上。

这一刻，刘延庆的耳边，到处都是一片喊杀之声，无数的人高声喊叫着慕容谦的命令：“全歼辽军，人人有赏！”

一场大胜，转眼之间，便变成一场大败。

首次统率五千宫分军作战，却落入宋军陷阱，被宋军前后夹击，眼见着就要全军覆没，吞下大辽南征以来最大的失利，萧吼已经完全陷入绝望之中。

此刻，他完全靠着自己的本能在支撑。如同一只掉进陷阱的野兽，无论如何，也要做最后的挣扎，除非筋疲力尽，血液流干，否则绝不肯认输。

但他也知道，兵败身死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

仿佛是为了证明什么，又或者只是想寻求一个解脱，萧吼挥舞着手中铁鞭，一次次杀进宋军阵中，身上浴满鲜血。宋军似乎也已经发现了他是这支辽军的主将，几乎无时无刻，都有数十骑宋军与他厮杀。

他的亲兵一个接一个的战死，他的铁鞭上，也已沾满了宋军的脑浆与鲜血。但是，每杀掉一个宋军，便有另一个宋军补上来，直到他的副将耶律刺率领一道人马杀过来与他合兵一处，对他高声喊着：“都统！都统！突围！突围！”萧吼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做为一个主将的职责。

纵然回去之后要下狱处死，他也不能轻易死在战场上。大辽十一宫一府十二宫卫，文忠王府八千骑宫卫骑军有五千骑奉调南征，如今全在

他的麾下，他总不能叫他们全都埋骨于此吧？！

可要突围又谈何容易？他举目四顾，只见四野到处都是宋军，他要向哪儿突围？

“北边！朝北边！北边的宋军看起来比较弱！”耶律剌仿佛看出了他的犹疑，在他耳边高声喊道。

萧吼顺着他的话音朝北边看去，在一片兵荒马乱的混战之中，他却实在也看不出什么端倪来，但耶律剌虽然是他的副将，却也官至文忠王府副都部署，南征以来，颇立功勋，更是曾经随耶律冲哥东征西讨的宿将，此时萧吼也只能信任他的判断，咬牙喝道：“好！便往北突围！”

但是宋军马上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很快，便有数百骑人马朝北边包抄过来，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萧吼苦苦厮杀，却始终冲不破宋军的围困，反而又折损了数十人马，连耶律剌大腿上也中了一枪。迫不得已，萧吼只能掉头往南，却被一员老将领着百余骑人马当头拦住。萧吼举鞭大吼，冲杀一阵，不料这支宋军十分凶悍，仅仅四五人围上，便与他斗了个难解难分。他不敢恋战，正要再掉头另寻他路，但他们这四五百骑人马无论往哪方冲杀，前面都会冒出一支宋军来阻拦，而那老将率领的百余骑人马，更是如附骨之蛆一般，盯着他们不放。其他那些各自为战的辽军眼见着主将受困，不顾一切想要杀进来接应，但宋军配合得极为默契，总会在关键时刻，杀出一支宋军来，令他们无法接近。

这里便是葬身之地么？不知为何，萧吼心里竟然感觉一阵解脱。手中两条铁鞭使将起来，反倒更加凌厉。一个围攻他的宋军现出一个破绽，被他一鞭打在左臂上，惨叫一声，跌下马去。他正要趁势去取他性命，忽听到鸣镝声响，他的坐骑惨叫一声，忽然跪了下去。萧吼大惊之

下，觑到机会，慌忙纵身一跃，跳到先前被他打下马去的宋军的坐骑之上，回头一看，只见他的战马身中数箭，已然倒毙。萧吼是爱马如命之人，这时又悲又愤，大吼一声，拨转马头，驱马直取那射杀战马的宋军老将。

但那些宋军哪容他杀到跟前，自那老将身旁，又有两名宋军杀出，将他挡住。萧吼眼见着这些宋军一个个穿着平常，绝非宋朝将领，但身手个个不凡，他虽不知对面就是慕容谦，心中却也知道那老将必然是紧要之人，可他虽满心想要取慕容谦性命，奈何慕容谦的亲兵实在厉害，任他左突右驰，总是摆脱不掉。好在他吸取上次中箭的教训，全身皆着铁甲，重归重，宋军弓箭，也奈何他不得，只能得空射他坐骑，但萧吼颇有神力，骑术精湛，虽然坐骑屡屡中箭，却也总能夺得战马换乘。

只是他虽与耶律刺率众苦战，宋军轻易奈何不了他们，可他们要突破宋军的围困阻拦，却也十分困难，无论他们怎样东冲西闯，前面的宋军总不见少，眼见着身旁的部下越来越少，二人心里也知道，或战死或被擒，这一刻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

到了这个地步，萧吼亦不由英雄气短，他奋力杀到耶律刺身边，帮他格开一个宋军的攻击，惨然笑道：“耶律兄，事已至此，是我萧吼对不住文忠王府十万父老！”

“都统说甚话来……”萧吼才听耶律刺回了半句，声音便嘎然而止，紧接着便是几名亲兵的惊叫，他方拨开一名持枪宋军的刺杀，转头望去，却见耶律刺身子垂在马上，面门正中一箭，穿透脑颅。他清晰的听到几个宋人高声赞道：“刘翊麾，好箭法！”萧吼循声望去，却见射杀耶律刺之人，乃是一名青年宋将。

他悲吼一声，猛然挥鞭，击退身边两名宋军的夹击，突然一夹马腹，疾驰向那青年宋将，右手铁鞭格开前来阻挡的一名宋将，左手执鞭，砸向那青年宋将的脑门。那射杀耶律刺的宋将正是刘延庆，他跟在慕容谦身边作战，便是他在乱军之中认出萧吼是辽军之中重要大将，引得宋军全力来围攻萧吼，只是不料竟然又捡下这等大功，暗施冷箭，将萧吼身旁一名辽军大将给射杀了，心中正在高兴，全未料到萧吼来得如此之快，猝不及防之下，下意识的拿弓背一挡，被他铁鞭砸得当场脱手而飞，萧吼正要补上一鞭，刘延庆回过神来，跑得却快，翻身一滚，便滚下马去，萧吼这一鞭，正砸在马背上，竟生生将马背砸塌。

萧吼如此神力，几乎将刘延庆吓得屁滚尿流，幸得旁边几个参军援手，方将他救了出来，算是死里逃生。但萧吼盛怒之下，这一招招数使老，却也再来不及遮挡身后两名宋军的攻击，只觉右侧小腿一阵剧疼，已经是挨了一枪。不待他转身，脑后风响，一柄巨斧又朝他后脑勺砍来。

此时刘延庆已换了一匹战马骑上，惊魂稍定，一面看着慕容谦几名亲兵围攻萧吼，一面不自禁的四下张望——辽军中军已经完全被分割成一小股一小股，被优势宋军围攻，虽然仍在负隅顽抗，但覆灭是迟早之事。被姚雄与王贍部切断的两翼辽军，虽然明知必败，但主将中军被困，畏于辽军严酷的军法，没有人敢逃命，拼了命的想要朝中间杀进来，救出萧吼。事实上他们想要逃跑也不容易，东边有刘法的渭州蕃骑挡在后路上，虽然辽军这时已缓过神来，开始分兵苦战，刘法一时也难以取胜，但他们一旦弃战逃命，想要冲破刘法的围困，却也是千难万难。但他们想要杀进中路接应萧吼，亦非易事，姚雄部自不用说，便是王贍的武骑军，在这大胜之下，士气高昂，若说进攻或力有不足，仅仅

只是防着辽军冲破防线，却也勉强能够支撑。眼下的形势，只要砍下萧吼的头颅，斩断他的将旗，便能让辽军斗志瓦解，全歼辽军，便是反掌间之事。

在这种局面之下，辽军经过初时的慌乱，竟然还能顽抗如此之久，委实已经是令人心寒。这些辽军，的确不愧是百战之余的精兵。刘延庆却不知道，辽军能有如此的组织力，其实还得归功于故卫王萧佑丹——当年萧佑丹重订宫卫之法，制度十分严密，宫卫骑军总共分成十一宫一府共十二宫卫，十二宫卫之下，平时则设有提辖司、石烈、弥里三种机构，提辖司设置于大辽境内紧要的战略要地，成犬牙交错之势，有事攻战，无事渔牧，并可监视威慑国内各部；而石烈、弥里则相当于汉人的县与乡，设于不那么紧要的地区，平时隶属于北南大王府，是普通的基层行政机构，战时自然而然，便是一级军事组织。每次辽主点兵，各宫最多只出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休养生息，而点到的提辖司、石烈，至少出一千骑，每一千骑设一部署、副部署，皆是本提辖司、石烈之内素有威望的豪杰。行军打仗之时，各弥里自为一营，各提辖司、石烈亦绝不拆散，因此中下层将领对自己的部下都十分熟悉，而同营将士，更是本土本乡，甚而多有血缘关系，战斗之时，不仅配合默契，更能守望相助，互效死力。至于战时的诸宫都部署、副都部署、判官，虽然也是出自本宫，颇能了解本宫事务，并有足够威信统领部下，但平时他们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石烈或者提辖司长官，并不能干涉本宫其余诸提辖司、石烈之事务，因此不仅绝难形成拥兵自重之势，而且在战斗当中，即使一时失去主将的指挥，只要各弥里不被彻底打散，辽军也不会轻易溃败。

相比起宋军通过节级与下级校尉构建的基层军队组织制度，辽军宫卫骑军的这种组织之法，虽然没有那种严丝合缝的美感，相对更加简

单，却也是十分符合辽国民情风俗，推行甚易，而效果也十分显著。

不过，无论萧佑丹将宫卫制度改进得多么严密完善，看起来也难以挽救文忠王府这五千宫分军将要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但就在刘延庆以为胜局已定之时，忽然，东边的天际，扬起了漫天的灰尘。

那飞扬的灰尘，遮天蔽日，地面还伴随着大股骑兵疾驰时践踏大地的震动，一时之间，陷入困境之中辽军传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而宋军的战鼓声、号角声，也更急了。

“慕容大总管有令：诸军并力猛攻，务要先破面前之贼！”

“慕容大总管有令：东边已有大军伏击，先破面前贼，再击东面寇！”

一骑骑传令的士兵，在乱军中催马疾行，扯着大嗓门，不断地用汴京官话与横山羌语高声喊叫着，所到之处，宋军的进攻也更加凶猛。虽然不知道为何辽军援军来得如此之快，而且看起来人马只怕有数万之众，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争分夺秒的时刻，若能在辽军援军赶到之前击溃包围之中的敌人，主动权便在宋军手中，否则，这到嘴的肉若是吞不进肚子里，就会反将宋军给噎死。

“是啊，还有荆岳，还有荆岳！”在初见着东边的灰尘之时，刘延庆几乎忘记了慕容谦先前布下的这着棋，这时听到传令兵的喊声，才猛然醒悟过来，心神稍定，一面在心里面不住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去看面前的战斗。

这时候的萧吼，身边的部下已经不过三百余骑，且大半身上都挂了彩，但是横山蕃军虽然竭力猛攻，但真要将这么一支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骑兵消灭，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到的事。尤其是辽军看到援军已近，原本已然因绝望而跌落到谷底的士气又提振起来，要对付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但愿荆岳能多拖一时三刻！刘延庆心知如今保命的关键，就在尽快干掉面前的辽军，当下不再多想，他的大弓已然丢失，这时提刀在手，拍打着战马，便要冲向一名辽军，却听身边有人骂道：“王贍那个鸟人，想要做甚？！”刘延庆心头一惊，连忙勒住战马，朝北边眺望，却见在辽军连番冲杀之下，左翼的王贍部，竟然已露出不支之象。

他大惊失色，正不知如何是好，又听到身边又有人惊呼了一声，他转头望去，却见一个行军参军正望着东边，面色惨白，他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胸口仿佛被一个大棒打了一棍，一时间，脑子里一片混乱。

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东边的烟尘越来越近，隐隐约约，已可以看见辽军的先锋！

“荆岳呢？荆岳呢？！”刘延庆方寸全乱，脑子里只是反复的浮出这个问题。

混乱之中，他下意识的去寻找慕容谦，却见不知何时，慕容谦的牙兵们已经簇拥着慕容谦退出了战斗，慕容谦的身边，几位摯旗将五色令旗高举着，飞快的挥舞着，鼓角之声也同时停了下来，战场之上，响起了清脆的金钲之声。

胜负之势，再次逆转。

慕容谦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开始果断的下令退兵。

然而，这时候想要从容退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辽两军原本就已混战在一块，听到宋军响起鸣金收兵的声音，辽军士气更加高涨，就这么一小会，刘延庆看见原本被困的萧吼已然杀出重围，一面收拢着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一面高声用契丹话喊着什么，辽军听到之后，都是哇哇怪叫，疯狗似的反扑向宋军，与宋军缠斗在一起，让宋军轻易脱身不得。

罢了！刘延庆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挥刀砍倒一个冲到身边的辽兵，一面策马后退，紧紧跟上慕容谦，一面不住的回头观望。却见东边的辽军越来越近，而转眼之间，北面王贍部已成溃败之势，两千武骑军争先恐后的跟随着王贍的将旗，不顾一切的朝着西边逃跑，许多未及撤退的骑兵顷刻之间就被追击的辽军淹没。

左翼的溃败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东面包夹的刘法部此时反而变成了被辽军阻隔在身后，奉命切割辽军的姚雄的右翼军也变成被辽军切割，但两部还在奋力冲杀，试图向中军靠拢。任刚中与中军几位横山蕃军的将领，也各领着数队人马与辽军厮杀，接应姚雄与刘法。而慕容谦将旗附近也聚起了数百骑横山蕃骑，他们收起了近战的兵器，换上长弓，还有人取出霹雳投弹，不断引弓投弹，且战且退，以求逼退辽军，掩护友军后撤……

但突然之间，左翼崩溃了！即便是再精锐的部队，在这种局面下，也难以再维持他们的心理防线，更何况在这战场之上作战的，终究是两支蕃军！

在有利甚至是相持之阶段，蕃军的斗志是不必怀疑的。但在几乎可

以注定的失败面前，他们的斗志就很难经得起考验。一队的横山蕃军开始跟着逃跑，然后是两队，三队……刘延庆看见横山蕃军的军法队与慕容谦的牙兵们手执枪剑，拼了命的阻止，甚至当场处死逃跑的士兵，但溃败便如瘟疫一般蔓延，转身逃跑的士兵，很快就多到了怎么样也无法阻止的地步！

这场瘟疫几乎同时由中军传播到姚雄的右翼军、刘法的渭州蕃骑，看到中军也开始溃败，这两部立时溃散，姚雄率领着七八百骑人马朝鼓城方向败逃，而刘法……混乱之中，刘延庆已经找不到他的将旗所在。

而此时，东边的辽军距离他们，至少还有十里！尽管自旗号来看，来的辽军至少有数万人马，中间最大的一面将旗上，赫然绣着一个斗大的“韩”字，那是韩宝亲来无疑。但是，十里的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如若不是王贍的武骑军先溃的话，萧吼的几千宫分军，其实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无论他们再怎样不顾一切的想要拖住宋军，也是难以做到的。

他们原本是有机会至少全身而退的。

然而，再如何精锐的部队，溃败起来，只需要一瞬间！

在拱圣军则深州陷落，拱圣军全军覆没；投到慕容谦麾下，结果竟然又是一场大溃败……刘延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霉运纠缠不放的倒霉鬼。人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难道这便是他刘延庆的后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两只截然不同的军队中，两位当世名将的麾下，竟然要接连经历两次大败！刘延庆此时甚至不敢抬头去看慕容谦……此时大势已去，慕容谦就算是神仙也无回天之力，他也已经在牙兵的簇拥之下，开始朝西边败退，而跟在他身后的，最多只有不过千骑

人马！夹在这千骑残兵败将之中，刘延庆脑子里想到的竟然是：若得有命回乡，他一定要请个高人，好好看看自家的祖坟！

而另一方，萧吼直到战斗全部结束，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场奇怪的梦中。

当宋军全线溃败之后，他的宫分军竟然被那些未能逃跑的宋军残部给牵制住了，组织不起有效的追击，直到韩宝的主力赶到，与他合兵一处，这才总算顺利解决掉那些残兵，然后开始追杀。数万骑兵一直杀到鼓城城下，却发现鼓城已经四门紧闭，逃跑的宋军大部分已经入城，韩宝这才下令班师，返回束鹿。

不用韩宝说出来，萧吼知道他错失了什么。

在敌军溃败之时趁势追杀，是扩大战果的最好机会，与敌军对垒苦战一天砍下的人头，可能抵不上一次这样的追击的三分之一。原本，他有机会将慕容谦打得彻底翻不了身。可最终，清点战场，他们砍下的宋军首级只有八百余级。虽然斩首八百余级，俘虏六百余人，缴获战马两千余匹，兵甲不计其数，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大胜。这个胜利，亦足以令慕容谦有一段时间不敢东觑。

而他之所以未能趁势追杀，还有别的原因——他的五千宫分军，在先前的战斗中，伤亡惨重，有七百余人战死，千余人受伤，死掉的战马也有七八百匹，所有人都极为疲惫——事实上，他们都还没有忘记，他们都是死里逃生。当宋军突然全线溃败之时，许多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还在庆幸自己竟然逃出生天。

要不是韩宝的大军来得及时……

萧吼想想都背脊发凉。他的人头离挂在宋军旗杆之上，也就差那么一点儿。

先是掉进宋军的陷阱，差点全军覆没；后又未能把握战机，致令慕容谦逃窜……韩宝治军一向赏罚分明，在回师束鹿的路上，萧吼就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韩宝会如何责罚自己。大军一回到束鹿，他不及解甲，便立即前往城外韩宝的大帐，交出自己的印信、佩剑、令旗，在帐外拜倒请罪。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韩宝宣他进帐之后，开口便道：“今日之胜，虽然可惜，却也十分侥幸！”

萧吼刚刚跪下，听到韩宝这么说，大是惊讶。他追随韩宝已久，自韩宝的语气之中，便听出他并无责罚之意，心里面不由暗暗松了口气，抬起头去看韩宝，只见韩宝坐在一张胡床上望着自己，他慌忙又低下头去，道：“末将死罪！”

韩宝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有甚死罪活罪，败而不乱，你能力战保住文忠王府这数千宫分军，便已算是有大功了。耶律刺既然死了，这些人马，以后便常由你统领了。”

这却非但不是罚，反而是赏了，萧吼几乎疑心自己听错，愕然望着韩宝：“末将、末将……”

韩宝却不理他，又道：“你虽有许多不足，但带兵打仗，最要紧的还是经验。胜败乃兵家常事，吃点亏有时反是好事。况且以军法而言，你杀伤与损失相当，亦算是功过相抵。若要让你避开慕容谦这个陷阱，

此时亦是不可能之事。”

萧吼不料韩宝会这样说，真是感激涕零，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听韩宝又冷笑道：“可笑慕容谦机关算尽，却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功亏一篑，反落得这般下场。可见我大辽真是天命所归！”

萧吼本也奇怪为何韩宝会来得如此及时，不由问道：“末将亦是奇怪，为何晋国公会知道末将落入慕容谦算计之中……”

韩宝摇摇头，笑道：“我非能未卜先知，如何能知道你已中计？不过今日一大早，我接到武强急报，萧签书大破仁多保忠，皇上又遣使者来我营中催促，我心下着急，不愿久困束鹿弹丸之地，遂率大军而来，欲与慕容谦早决胜负，以便及早南下，与签书呼应。不料阴差阳错，竟有此胜，否则大事去矣！不过这也拜宋军怯懦所赐，慕容谦老谋深算，他竟部署了数千骑在晏城以东狙击我军，若这数千骑是拱圣军或者骁胜军，只怕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全军覆没。可笑慕容谦却派出了一群绣花枕头，远看着兵甲鲜明，高头大马，不想稍一交锋，宋军主将便先率着数十骑往南逃了，数千骑兵，顷刻大乱，跑了个精光。我若不是见着西边灰尘，知道必有恶战，又抓住俘虏，知道慕容谦在设伏，便不敢去追，否则这数千宋骑，管叫他一个也逃不脱去。”

萧吼这才知道原来慕容谦竟然在他身后还设了一支军队狙击援军，叹道：“末将此时方知，便败在慕容谦手下，亦是不冤。”但更加让他意外的，却是萧岚竟然会先他们一步，击败仁多保忠。但他自不敢多问，以免有对萧岚不敬之嫌。

他却不知道，萧岚能够打败仁多保忠，靠的却是耶律信！

原来萧岚与仁多保忠在武强僵持，萧岚虽然动用火炮相助，却也奈何不了仁多保忠分毫。只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耶律信在此时出手了。

而他攻击的方向，出动的部队，更是事先没有人想到的。

韩宝与萧岚都知道耶律信曾经自萧忽古部征调宫分军来中路，却没想到，耶律信下令其中数千宫分军沿黄河北流东岸南下，急攻东光东城！东光虽然坚固，但守兵很少，难以支持，只得分别向仁多保忠、郭元度告急。郭元度正一心防范河间府的耶律信，却不想东光出事，顿时进退失据，他不敢不救，只得匆匆忙忙分兵援救。

便在郭元度分兵前去救援东光之后，一直没什么动静的耶律信，突然亲自率军强渡黄河，他在黄河上搭起数十道浮桥，大破北望镇宋军，郭元度只得率败兵退保阜城。耶律信就此突入永静军！

郭元度的失利，直接将仁多保忠逼入绝境。他得到消息之后，大惊失色，连忙退兵，想要退到阜城，与郭元度合兵一处，但萧岚察觉到了仁多保忠想要退兵的意图，趁他退到一半，纵兵猛攻，宋军死伤惨重。萧岚趁势渡河，攻克武邑，仁多保忠本欲去阜城，但阜城、东光，皆为耶律信所围，不得不率军逃往信都。

这一轮的僵局，已被打破。战争的天平，已悄然倒向大辽这一方。

但这些，全都是耶律信的功劳。这才是韩宝为何突然放弃谨慎的战法，急着想要与慕容谦一决胜负的真正原因。

他如若不甘心始终被耶律信压一头的話，在这场竞赛中，他就应该再积极一点了。

在这个时刻，他需要善用手中的力量，绝无可能再去处罚萧吼这样的亲信勇将。

“既然慕容谦已被击退，西面暂时便无威胁了。”韩宝自胡床边的桌案上，取过一支令箭，捏在手中，这是乘胜南下的时候了，永静军既然已经失守，又有萧岚接应，唐康、李浩并不足为惧，他只要与萧阿鲁带南北呼应，夺下冀州，甚至生擒唐康、李浩，亦不在话下。据传仁多保忠也逃向了冀州。先败姚兕，再破慕容谦，再取冀州，李浩无足轻重，但若能一举擒获唐康、仁多保忠……有如此赫赫武功，休说耶律信，便当世所有武将中，他亦不做第二人想！

而萧吼，自是他先锋官的不二人选。

“报——”

便在此时，帐外传来的禀报声，让韩宝缓缓扔出手中令箭。

“进来！”

走进帐中的是一名远探军小校，见着此人，萧吼与韩宝的脸色都是一变，萧吼曾经掌远探拦子马，此人当时便在他的属下，他知道韩宝是将他派到冀州去打探军情的。这时候见他行色匆匆的回来，脸色慌张，心中都是格登了一下。

韩宝沉声问道：“你却如何回来了？”

那小校跪在萧吼旁边，垂首回道：“晋公，大事不好……”

韩宝听到这话，一颗心沉到了海底，急道：“出什么事了？”

“萧老元帅的大军，萧老元帅的大军……”

韩宝已经惊得从胡床站了起来，喝道：“快说，萧老元帅如何？”

“萧老元帅他，在黄河边上，被宋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

大宋绍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河北路，冀州州治信都城。

虽然此前在黄河边上大破萧阿鲁带，但唐康殊无半点兴奋之色。事实上，战局的发展，也的确让他无法高兴得起来。两天前，七月十九日，一直被骁胜军拖得无法顺利渡河的萧阿鲁带眼见着粮草将尽，终于按捺不住，他下令将本部兵马分成两部，四千人马搭浮桥摆出强行渡河的态势，余下三千人马结阵保护。萧阿鲁带并不知道此时耶律信已经突破宋军的防线，进入到永静军，更不知道萧岚会在武强大败仁多保忠，他一支人马，孤悬敌后，消息断绝，被唐康与李浩率军阴魂不散般的跟着，晚上连睡个安稳觉都难。在他看来，实已是到了非要摆脱掉唐康、李浩不可的时候了。

但萧阿鲁带却没有想到，论及水战的本领，宋军的领先是全方位的。辽国虽然也有一支水军，甚至还建立了小规模的海船水军，可这些水军实在无法与宋朝水军相提并论，因此也并未一同南征。而其余诸军，对于水战的理解，也就仅仅限于搭浮桥了。但宋军即使是马步禁军将领，懂得的水战方法，却几乎可以到辽国的水军中当将领了。

萧阿鲁带以为如此布阵，可以引诱唐康、李浩来进攻。他此前也曾与唐康、李浩有数次小规模交锋，对宋军虚实已有一些了解。他估算

宋军大约只有五千余人马，便自恃留下一半人马，纵不能击败宋军，亦足以等到渡河的人马杀个回马枪合力打败宋军。倘若宋军竟然敢放他一半人马渡河，那他便干脆兵分两路，一路在永静军搅个天翻地覆，一路仍在冀州境内，反过来牵制唐康、李浩几日，到时是战是走，再随机应变。

果然，唐康、李浩见他如此布阵，很快引兵前来，但却只是远远观望，并不急于进攻。萧阿鲁带以为是二人怯懦，遂下令高革率一半人马先行渡河，不想四千人马方渡得一半，宋军突然放出早已藏在上游的上百艘火船。那些火船上，载满了猛火油、硝石、硫磺、干柴等等各种易燃难灭之物，自南边河面顺流直下，碰着浮桥，立时便烧将起来，顷刻之间，将好好一条黄河河面，烧得红光映天。辽军辛苦准备的十余座浮桥，不过一时三刻，便尽皆化为灰烬，正在渡河的数百骑人马，不是烧死，便是被淹死，只有数十人逃回西岸。

眼见着辽军后阵中一片哭爹喊娘，混乱不堪，宋军趁势大举进攻。西岸辽军虽仍有四五千人马，但是先遭此大挫，军心摇动，士气低落，而宋军趁胜而击，士气高涨，两军交锋之后，宋军立即占得上风。但萧阿鲁带不愧是大辽宿将，所统宫分军，皆是彰愍宫、兴圣宫精锐，尤其是彰愍宫宫分军，这十数年间，在大辽赫赫有名，颇立功勋。此次南征，韩宝所率三千先锋，主要便是选自彰愍宫。萧阿鲁带所率，虽然是韩宝挑剩下的，却也殊非弱者。故此，萧阿鲁带虽然吃了大亏，却仍无退避之意，反倒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可以与宋军主力决战的机会，他孤军在外，利在速战，只要能一战击败面前的宋军，那么先前在黄河上面吃的那个亏，便也不算什么了。两军便在黄河西岸，战了个难解难分。

这个局面却是唐康、李浩所未曾料到的。二人仍然低估了萧阿鲁带统军的能力，都以为辽军遭逢大挫，阵伍混乱，又是背水而阵，他们趁

势纵兵击之，取胜易如反掌。就算万一不胜，一击不中，便率军远走，只要不让萧阿鲁带主力渡河，拖到他断粮之时，他们也能胜券在握。此时二人也不知道，耶律信与萧岚已经突破永静军的黄河防线，只要晚得一日，萧阿鲁带便能与永静军之辽军呼应，别说拖到萧阿鲁带断粮，只怕打蛇不死，反要遭蛇咬。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辽军虽然军心浮动，但骁胜军却也未能见一鼓而破之。不仅如此，宋军反而被渐渐稳住阵脚的辽军给缠上了，不得不就在此地，与辽军一决胜负。

幸好骁胜军也是宋朝有数的精锐，唐康又颇有股子狠劲，李浩数度萌生退意，都被唐康拒绝。双方的战斗从中午开始，一直打到黄昏，两边都是人疲马乏，但谁也不肯先行败退。

便在这个时候，交战的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宋军突然自南边杀出一支生力军来，加入到战局当中。若是平日，辽军兵力虽然略占劣势，但以宫分军之精锐，尚不至大败。但此时，早已疲惫不堪的辽军却立时变得人心惶惶，自萧阿鲁带以下，个个都以为是中了宋军的算计，以为宋军早已埋伏了这么一支人马，先耗尽他们的体力，然后以此生力军一举歼灭他们。结果，宋军这支生力军一到，辽军稍一接触，便告溃败，萧阿鲁带仅率数百骑突围而去。其余人马，更无战意，逃的逃，降的降，宋军此战，斩首数百级，投降的辽军近两千人，宋军仅俘获马匹，便多达五千余匹。而先已率军渡河的高革，在黄河东岸，隔着一条黄河，只能眼睁睁看着萧阿鲁带全军覆没，没有半点办法。最后亦只得率领渡过黄河的千余骑人马离去，自寻出路。

这一场大胜，虽是唐康、李浩谋划已久的结果，但是最后能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却还是因为突然杀出来的那支生力军。那是何畏之率领的

三千马军——何畏之原本早就奉命前来冀州，但在半路之上，又接到石越的手令，原来北京都总管府孙路此前也曾奉枢府之令，一面自流民中招募勇壮，同时自河北大名府防线以南诸州征调豪健巡检，以此组建厢军。孙路倒的确是个能吏，到七月份时，他便已在大名府创建了一支马步军共万余人马的厢军，并得皇帝赐号“镇北军”。因皇帝赐号诏书中，有希望见到“镇北军”参加实战建功立业之语，孙路又自知他坐守大名府，难以立功，便一心想要“镇北军”有所建树，以讨得皇帝欢心，因此他便借着这几句诏令，在宣台之中，竭力游说石越让镇北军先往冀州，协助作战。石越禁不住他每日水磨硬泡，加之他与小皇帝关系本就有些紧张，又担心朝中有人借此挑拨，最后终于让步，与王厚商量之后，干脆决定将这镇北军调拨何畏之指挥。何畏之也自觉光杆将军上任，他又无唐康、仁多保忠那样的背景，便是到了冀州、永静，也担心为诸将所轻，便决定在半路等待镇北军的三千骑兵赶到之后，方才一同前来冀州。他耽搁这数日，错过了许多事情，却也正好赶上唐康、李浩与萧阿鲁带在冀州黄河边上的这场大战。这支号称由河北豪杰组成的镇北军，第一次参加战斗，便建下如此大功。

但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宋军对辽军取得的这次空前的大胜，却被笼罩在随后传来的一系列噩耗的阴影当中。

当天晚上，当唐康、李浩率军回到信都城，正打算给何畏之接风洗尘之时，他们接到了东光告急、北望镇大败的消息。两个噩耗已让三人寝不能安，而在子时之前，又传来两个坏消息：仁多保忠大败、阜城被围。

尽管歼灭了萧阿鲁部，但这一切，让这场大胜变得没有意义了。

次日，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当仁多保忠父子率领八百余残兵败将来

到信都城下时，所有的这些消息，都被彻底的证实了。

然而，这一切并不曾就此结束。

耶律信趁胜用兵，兵围阜城，仅仅用了一天，在二十日的中午，便攻破阜城，郭元度见大势已去，不肯投降，自刎殉国。辽军再无后顾之忧，立即兵分两路，萧岚率大军西下，欲攻打冀州，接应萧阿鲁带；而耶律信亲率大军，掉头去围攻东光。

所幸他们在二十日解决了萧阿鲁带这个麻烦，否则，冀州将不再归宋朝所有。而萧岚在得知萧阿鲁带全军覆没的消息之后，也退回了武邑，但仁多保忠留在观津镇的辎重，却全落到了高革手中，高革夺了观津镇后，便带着俘获辎重，投奔了萧岚。

到七月二十日晚上为止，宋朝在永静军还剩下的军事力量，便只有东光城原有的那约两千教阅厢军和三百多名水军，以及郭元度在他全军覆没之前，下令增援东光的四千余神射军——郭元度算是下了老本，他深知东光绝不可失，手下总共不过十五个指挥的兵力，他竟然调动了七个指挥的兵力，交由他的副将率领，前去增援东光。但也正因如此，当耶律信大举进攻北望镇之时，他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支援，虽然即便他有足够的兵力，也未必真能挡得住耶律信。而如今，东光城这区区六千余人，便是唐康等人的全部希望所在了。倘若他们守不住东光，大批粮草物资落入辽军之手，就算他们再打败一个萧阿鲁带，亦于事无补。

正当他们一面遣使向大名府告急，一面商议要设法分兵援救东光之时，七月二十一日，传来更加让人震惊的消息——韩宝在束鹿大破慕容谦！

慕容谦乃是熙宁、绍圣以来大宋朝极有名望的将领，他的失利，给

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震动，更远胜于拱圣军之败。

而且所有的人都知道，慕容谦部的溃败，意味着韩宝已无后顾之忧。虽然他们还不清楚慕容谦部实际损失有多少，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一支经历过溃败的军队，要想重整战斗力，就算慕容谦会变戏法，至少八月份之内，他们都不用再指望这支宋军。

接下来的，必然是韩宝大举南下。

在这种局势之下，苦河已不足守，此时他们惟一能做的，便是坚守信都。

但东光该怎么办？

东光守将也罢，神射军副都指挥使也罢，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在耶律信的猛攻之下，这区区六千多人马，能坚持到大名府的援军到来么？

唐康站在他行辕内的那副大沙盘旁，想着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一时之间，竟有一种束手无策之感。

“都承。”一个亲兵小心翼翼的走到他跟前，轻声禀道：“何灌将军已经奉令回来。”

唐康心不在焉的嗯了一声，信都已经在准备守城战了，所有的兵力都要集中到信都来，衡水县城门四开，百姓也已经开始逃难，但他们自然不被允许进入已经戒严的信都城，只能往南边逃跑。

“但是衡水知县不肯到信都来……”

“他想做甚？”唐康惊讶的抬起了头。

“他说他守土有责，非有皇上诏书，绝不离开衡水半步。衡水官员怎么劝他也不听，知郡亲去劝说，他也不肯听。”

唐康素知衡水知县是个能臣，却不料还是个如此刚烈的节义之士，他心知此人实是不惜一死，来谴责他们的无能，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却故意骂道：“这等迂腐之人，休和他讲甚道理，找几个人去将他绑了，抬进信都来。”

“是。”那亲兵应了，刚刚退下，又有人进来禀道：“何参议求见。”

唐康愣了一下，方想起何畏之见任宣台参议官，连忙说道：“快请！”

须臾，一身紫衫的何畏之，大步走进厅中。他瞥了一眼厅中的沙盘，朝唐康行了一礼，开口便道：“都承何必犹疑？冀州可失，东光不可失！”

唐康被他一语击中心事，喃喃苦笑道：“纵然如此，我又有何本领去救东光？如今黄河之险已为宋辽共有，北有韩宝，东有萧岚，自保尚难，如之奈何？”

“都承不敢想者，亦耶律信所不敢想者！”何畏之冷笑一声，“果真要救东光，又有何难？！”

唐康素知何畏之之能，这时听他如此说，不由大喜过望，“莫非参议已有良策？”

“下官须在军中募三千敢战之士，能骑马，通水性，善弓箭。”

“这有何难？”唐康笑道：“冀州虽称不上名城，却也非深州可比。如今城中兵马不少，便少个三千人马，只是坚守，韩宝便有十万之众，旬月之间，亦尽可守得。只恐区区三千之众，济不得甚事。”

何畏之望着唐康，“都承信不过下官么？”

“这却不敢。”唐康摇头笑道：“信都诸将，若论带兵打仗，吾与守义公，皆不及参议。参议胸中果有成算，那唐某便陪着参议去征募敢战士。不过，遵宣台之令，守义公方是冀州诸军的统帅，此事还须得守义公首肯。”

何畏之倒不曾料到唐康有如此胸襟，竟然连细节都不多问，便应许他，心中亦不禁颇为动容。他却不知道唐康的性子，真是令他信服之人，休说三千人马，便将兵权尽数交出，他也会毫不迟疑。只不过在唐康而言，世间有如此能力之人，亦不过屈指可数。何畏之虽然官职比唐康低，却正好在那屈指可数的数人之中。但这却谈不上什么胸襟，实不过是略有些魏晋名士风度而已，故此事到如今，他仍然不忘记挤兑仁多保忠——不管宣台有什么命令，仁多保忠如今是败军之将前来投奔，除了他麾下数百神射军，他哪里还能来与唐康争什么短长？

同一天。东光城。

夹着御河，也就是永济渠而建的东光城，是宋朝在河北腹地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早先之时，东光城只有东城，但在绍圣年间，又在永济渠的西边筑起了西城。故此东光其实是由隔河而立的東西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建得早，是座土城，而西城是新筑，却是砖石筑成，尤为坚固。

太平之时，因为永济渠交通之利，东光城商旅云集，十分繁华。而宋廷也在此建起了数以百计的仓库，河北、京东两路许多州县缴纳的赋税、贡品，不少都是先送至东光，然后在此上船，运往东京。而至绍圣七年宋辽开战以来，东光又被宋军当成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数不清的粮食、军械，全都经由永济渠，源源不断的送至东光。在石越等人看来，东光城高而坚，又有仁多保忠的神射军拱卫，兼之辽军短于水战，将补给屯集于此，那是万无一失的。

但人数不如天算，先是皇帝赵煦一纸内批，迫使仁多保忠分兵困于武强，使得神射军兵力分散，而这个漏洞又被耶律信抓住，郭元度兵败身死，辽军攻入永静军，这原本万无一失的东光城，转眼之间，便成为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倾覆。

事实上，在此刻站在东光西城外指挥攻城的耶律信看来，东光城破，已经只是早晚间事。

耳边轰响着远处阵地上那整齐排列的二十门“神威攻城无敌大将军炮”此起彼伏的炮声，看着一颗颗斗大的石弹飞向东光西城的城头，砸在敌楼女墙之上……一身黑甲的耶律信，冷酷的嘴角边，忍不住露出一丝冷笑。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南征已经三个月，尽管大辽铁骑已经攻下无数的城池，可笑南朝上下，依然还在固执的认为辽军不擅攻城！一个观念一旦灌输进人的脑子里，真的便能如生了根一般，哪怕它是那么的可笑与荒诞，人们却仍然会坚信不疑，至死不悟。八九十年前，辽军的确不擅攻城，当年大军南下，一直打到澶州，结果连一座城池都不曾攻下，若非南朝君臣怯懦，大辽军队，几乎不可能全身而退。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八九十年，如今，山前山后的汉族百姓，都早已经自认为是辽国的臣民，大辽境内，

汉人在契丹化，契丹人也在汉化，奚、汉、渤海三族，多少年前便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了大辽这个国家……这些宋人从未认真想过，为何当年契丹会不擅攻城？究根到底，攻城守城，考验的其实只是一个国家中工匠的手艺而已！大辽境内的汉人、渤海人工匠，难道会比南朝的工匠差多少么？只不过，自澶州议和之后，历史便再也没有给大辽铁骑一个机会，证明他们照样攻得下那些城池。

更何况，对于南朝来说，这一二十年，固然是他们的中兴时代；可对于大辽来说，却更加如此！卫王曾经说过，他读《易》百遍，最后所悟之道，便是天下万物万事，皆守平衡。故此孔子亦最崇中庸，以为中庸之道，是人类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目标。以此理观之于历史，便可知历史便如流水，虽然一时东高西低，一时西高东低，却终究入海，归于平衡。而观之于今日，则如辽、宋、夏三国，共存于这天地之间，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三国之间，没有一个国家是永远静止不变的，而任何一国的变动，都会伴随着其他两国的变化。绝不可能其他两国会眼睁睁看着某一个国家改变、强大，而无动于衷。

当南朝在变化之时，它所引起的波涟，其实已经波及到大辽与夏国。只是西夏人运气不太好，他们变得太慢，不彻底，终究没能及时改变，以对抗南朝的变化，因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可大辽却不同，大辽改变得比南朝更加彻底！

大辽在用崭新的眼光看南朝，积极的应对南朝的改变带来的威胁与挑战；但南朝，虽然自己改变了，他们眼里看到的，却依然是过去的大辽！

在耶律信的心中，推演这场战争的种种变化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

了，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在战争开始后，东光可能成为宋军的一个重要的屯粮之所，他暗中找人数度出入东光城，对东光的城池结构，可以说早就了如指掌。

他知道要攻打东光这样的坚固城池，就一定需要重型攻城器械，而自古以来，如重型抛石机这样的器械，在绝大多数的战争中，都是需要就地取材制造的。大概也只有石越这种人，才干得出将抛石机运到灵州城下组装的奇事——但那也是迫不得已，灵州城下无材可取，而宋军在围攻灵州之时，又已经在战略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为他步步为营运输重型器械创造了条件。不过，对于耶律信来说，东光城外虽然找得可以制造重型抛石机的木材，但他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他必须要尽快攻下此城，才能得到东光城的积蓄，从容与宋军主力周旋。

幸好，老天爷是站在大辽这边的。

六月初的时候，韩守规又一次向他交付了数十门新铸的火炮，其中便包括在此前战斗中取得奇效的“神威攻城无敌大将军炮”二十门！到七月十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些火炮终于被秘密运到了河间府。

宋辽两国，人人都知道耶律冲哥善用火炮，却少有人知道耶律信对火炮亦极为重视。自年初国内大变，耶律信入主北枢密院，他便开始倾尽全力，支持韩守规造火炮，并且点名要的，就是能够攻城的神威炮。

大辽乃是地方万里的大国，虽然以财力物力来说，难与南朝相匹，然倘若真的痛下决心，造个数百上千门火炮，这种他人以为骇人听闻之事，在耶律信看来，却是行有余力的。只不过卫王主政之时，奉行和宋之策，自然不可能不顾一切的大造火炮，无谓加重国库负担。而耶律信却无此顾忌，只恨火炮作坊与工匠都太少，即便立即扩张规模，铸造一

门火炮，培训炮手，也需要时间，在四月南征之时，亦不可能有甚成效。其时宋辽两国之火炮，皆采用青铜浇铸之法，所用炮模，皆是泥范，似神威炮这种当时的重型火炮，单单是让炮模干透，便要四个月！韩守规是个极精细谨慎之人，他所铸的每一门火炮，都要经过仔细检验，方会交付使用，到六月份他能交付二十门神威炮，实已是耗尽全力，足以令耶律信喜出望外。

有了这计算之外的二十门神威炮的加入，对东光的攻城战，耶律信自然是胸有成竹。

他太需要东光城的粮草了！

辽军的粮草已经不多了。自南征以来，任何军事上意外与挫折，他都不放在心上，惟独对粮草转运之艰难，让事先已有了最坏心理打算的他，依然感到一种挫折感。哪怕大辽有足够的骡车马车，而河北一地，已经是道路平整，十分便于运输的地区，但是每次运送的粮草，总有相当一部分，会在路上被运粮的人吃掉。还有无缘无故的丢失，缺斤少两，运粮民夫的逃亡，因各种天灾人祸粮车卡在路上动弹不得……此外，还有让他颇为头疼的赵隆与河间府宋军不断的袭扰。河北路号称一马平川，但那是对骑兵而言的，却非对粮车而言，自北而来，一路之上，也多有河流阻挡，而赵隆最喜欢的便是破坏桥梁，在官道上面挖陷阱，以及悄没声息的埋炸炮——此物耶律信早有了解，在以平原为主的河北，炸炮对于大军构不成任何威胁，即便南朝只是想造出足以拖延他们行军速度规模的炸炮，便足以令其国库彻底破产，而纵然南朝果然愚不可及的做了，辽军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破解，故此他原也没太放在心上。然而对于运粮车，即便是赵隆等辈用各种火器临时改制的炸炮，也是极大的麻烦。远远看到粮车要来，便在路上埋上几个炸炮，然后匆匆逃跑，粮车经过时炸炮突然爆炸，虽然大部分时候伤不了人，却

可以将车辕轮毂炸坏，只要一两辆车坏在官道上，后面的车队就动弹不得——骑兵可以轻松绕道而行，但笨重的粮车，总不能从官道旁边的水田中过吧？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受运输成本制约，押运粮车的护军永远不可能太多，排成一条长龙的粮车队伍，总是有防不胜防的薄弱之处，当护军提防前面的炸路、陷阱之时，赵隆又可能突然袭击车队的中央，直接用猛火油与震天雷破坏中间的粮车，这样效果也是一样的——辽军前面的粮车，终究也是要等着后面的车队一齐前进的。

但是，虽然明知道赵隆是个极大的祸患，耶律信也曾遣军屡败赵隆，却终究没办法斩草除根。说要攻打高阳关也只是一时气愤之语，休说高阳关没那么好打，便是打下来，亦无多大作用。赵隆还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难道他堂堂大辽北枢密使，竟然要这么一路追着赵隆的屁股跑？

当年耶律信曾经读到通事局抄来的宋人奏章，其中有不少奏章中，宋人无可奈何的谈到他们在陕西转运的悲苦，据说熙宁年间宋人经营熙河之时，仅仅在转运粮草之上，一年就要花掉四百多万贯！平均每付出运粮士兵、民夫死亡及逃跑九百余人，消耗粮食七万余石，钱万余贯的代价，才能运粮二十一万石。而宋人宣称，用驴子等畜力来运输，甚至更加耗钱！当日他还不免嘲笑宋人无能，直到自己亲身体会，才知道他比宋人好不到哪儿去。以河北路的地理状况，因为可以使用骡马拉载的大车，辽军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还是要远小于宋人在陕西的代价，但是，一旦粮草也需要从后方转运，耶律信才发觉，南征的那几十万匹战马，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他已经殚精竭智，然军中余粮，不过勉强能支持月余而已。国内还在源源不绝的运粮来补充，但每一颗粮食，都变得价格百倍。而留守国内的太子已经叫苦连天，南京道的仓禀渐要耗尽，倘若要从更远的粮仓

中运粮……耶律信只要想想，都会后背发凉。

这时候，他才真正理解，为何汉高祖要定萧何为首功！无论是张良、陈平，还是韩信、彭越，耶律信还真不是太放在眼里，但是萧何的本事，他却是真的自叹弗如。

什么深州之捷，霸州受挫，甚而萧阿鲁带兵败冀州，在耶律信看来，那都无关紧要。这一切不管多少热闹，都只是前奏，与宋军主力的决战还没有开始。而耶律信深知，真正决战来临的时候，战胜与失败的方式，都将是沉闷而无趣的。

倘若他攻占了东光，补给的压力便全压在宋军一边，不论南朝有多少富庶，失去了屯集在东光的几十万石粮食军资，决战尚未开始，他们便已经输了一大半。而倘若他得不到东光的粮草，大辽就会变得十分被动。

也正因为如此，他也不担心东光守将会烧掉东光的积蓄。这些粮草太重要了，以人心来说，不到最后一刻，守城的一方，总是会心怀侥幸——这不是一点半点粮食，倘若最后城未破而粮食却被烧掉了，这东光守将便有一百个脑袋，也不够砍的。而真到了最后一刻，这粮食不是他想烧便烧得光的。几十万石粮食，就算烧上猛火油，不烧一两天，哪能烧得干净？而真要放起这等大火来，其实也就相当于全城军民点火自焚了。何况人情都是如此，事先总以为自己能从容若定，真到城破兵败之时，才会知道自己亦不过寻常之人，人人都以逃命第一，还能有多少人记得要去烧掉粮食？故此自古以来，只见着得胜的一方烧干净敌人的粮草，守粮草的一方无论有多大的劣势，能忍心自己烧掉粮草的，那都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这也是为何不管是多么残酷的守城战，城破之后，攻城的一方，总是有平民可屠，有财物可抢！人心微妙，亦在于此。

退一万步讲，即便东光守军真的玉石俱焚，这对于宋军的打击，亦远比对辽军的打击要来得沉重。大辽固然转运倍加艰难，南朝也好不到哪儿去！到时候，他依然可以想战便战，想走便走，没有充裕的粮草支持，宋军若冒然追击，曹彬就是他们的榜样。

因此，攻打东光城，在耶律信看来，不是决战，却与决战无异。他处心积虑，策谋已久，虽也托赖一些运气，才有如此大好局面，但也因如此，他亦更加势在必得。

“大王，东城外弘义宫都辖 耶律孤稳将军有书信送至。”

“呈上来罢。”耶律信冷冷的说道，耶律孤稳最先以追随耶律冲哥征战而扬名，号称智勇兼备，然而此番南征却颇有出工不出力之嫌，他在萧忽古麾下，不仅未建寸功。耶律信还听到萧忽古军中有人指责他在围攻霸州之时，拥兵观望，保存实力。这只怕不是冤枉他，弘义宫六千铁骑南下，打到现在，除了几个人水土不服，连重伤兵都不曾有一个。耶律信认定是萧忽古驾驭不了他，这才干脆将他调至中路，亲自指挥。此次奉密令自永济渠东急攻东光城，耶律孤稳倒是办得十分漂亮，然而耶律信心中，不免始终暗存芥蒂。然而想要攻打东光城，他却也不能不倚重耶律孤稳这样的将领。东光东城之外，便只有弘义宫六千人马，加上随军家丁，不过一万八千余人，攻城这种事情，若非耶律孤稳，这点兵力，旁人只能望城兴叹。

耶律信就在马上接过亲兵呈过的书札，一只手打开，跃入眼帘的，是耶律孤稳一笔迥劲的汉字：

“孤稳顿首上兰陵郡王殿下：闻大王下令三军，限旬日之内，必克东光。大王当世名将，声威播于北南，数十年间，战必克，攻必取，朝

廷倚为干城，深谋远虑，虽良、平、韩、彭不能及。孤稳，松山之鄙人也，本不当言，然误被圣恩，轸及弃物，蒙陛下知遇，起于草莽之间，故不敢自爱，无状妄言，幸逢大王之贤，当不以为过。

孤稳尝闻兵法云‘将有五危’，而忿速者可侮也；又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今大王挟百胜之威，临此孤城，自不无克之理。然以深州弹丸之地，破败小城，而南人以孤军守之，数月方下，此前鉴未远，大王亦不可不察也。大王举十万之众，围此孤城，所图者，东光之仓禀积蓄也。然则南人虽愚，亦知东光之不可失也，其必兴师来救可知。兵法云‘其有必救之军，则有必守之城’，守东光者，虽村夫愚妇，其知救兵必至，亦必效死力。窃谓大王切不可轻易之，以东光城大而兵少，人心不安，趁胜攻之，可一鼓而下。恐万一城未破而敌援军至，大王将如之何？

以孤稳陋见，今吾军已入永静，黄河之败，无干大局，与其急于求成，不若为持重之策。南人若欲救东光，必经水路。孤稳在东，大王在西，择东光南北永济渠畔之高、险之地筑垒，以精兵火炮扼之，并造铁链，横锁江中，南军援军虽至，无能为也。而大王方从容攻城，东光守者知救兵难至，其城虽坚，亦不免守陴而泣下，破之必也……”

“持重之策！”耶律信从鼻子里冷笑一声，“与我回报都辖，宋人援军尚远，诸军先奋力攻城，若三日之内，东光不下，再为都辖之策不迟！”

“都护，看起来东光城，应当是要攻下了！”

“切不可大意。便是煮熟的鸭子，只要不曾吃进嘴中，仍要防它飞了。”

东光东城之外，耶律孤稳穿了一身铁甲，站在一张马车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眼前的战斗。在他的身旁骑马而立与他说着话的，是他的监军吴奉先。

此时已是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午，辽军大举围攻东光城，已是第三日。

这三天的东光之战，攻防之激烈，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耶律孤稳，亦觉动容。宋人经营东光，本就是当成军事要塞来营造，因此城内守城之具十分齐备，抛石机、床弩、猛火油一应俱全，少的只是使用这些守城器械的士兵。辽军虽然以火炮在西城外猛攻不止，但宋军的却也不甘示弱，在城内以抛石机还击，虽然城内并没有准备足够的石弹，看起来又似缺少人手临时打制，但让辽军意外的是，因为宋军在城中积蓄了大量的军资，东光守军便干脆将几个震天雷绑在一起，点然引信，而后用抛石机发出。这种“飞雷”的射程虽远不及辽军火炮，然而对疯狂蚁附攻城的辽军，却无疑是极大的威胁。

但耶律信的攻城，刚猛凌厉而变化万端。一时冲车、云梯并用蚁附

猛攻，一时征募善水士兵自东光水门之下潜入城中，一时夜间击鼓不止，震得人心神不宁，一时却又突然趁夜偷袭……几乎但凡攻城之法，耶律信皆得心应手，让城内宋军防不胜防。更加令人骇然的是，他竟然一日一夜之间，便在东光城外，垒起两座土山，昼夜不停的朝城中射箭。

东光守军，在辽军如此猛烈而又多变的攻击之下，不免左支右绌，顾此失彼。三日之内，辽军数度攻上城墙，有一次还有数百辽军半夜自水门攻入城内。然城内军民，皆恐惧辽军破城之后屠城，故此每次都奋力抵御，勉强维持东光未破。

然而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二十一日，神射军副都指挥使意外被一枚火炮击中，尸骨无存。

二十二日晚，在击退潜入城中的辽军的一场血战中，东光守将中流矢而亡。

仅仅两日之内，东光城内的两名主要将领便都已死于非命。辽军本以为宋军已群龙无首，次日攻破东光，已经是易如反掌之事。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一名自称永静军通判的文官站在了西城的城墙上，而在耶律孤稳主攻的东城主持大局的，竟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而就在这一个文官一个少年的指挥下，东光城又坚守了半日。

若不是东光守军看起来越来越力不从心，耶律孤稳几乎要以为此前死的不是神射军副将与东光守将……

只不过，胜利的天平，终究是要不可避免的向辽军倾斜。守城之法，每一丈长的城墙上，仅仅作战的士兵，就需要十个人，否则很难抵

挡住攻城者。所以并非城池越大越好守，城大还需要兵多。而东光有东西两城，却不过数千兵力，原本就捉襟见肘，激战两日之后，士兵伤亡激增，到了二十三日的中午，因为西城吃紧，守军不得不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到西城的防守，东城已是十分空虚。

也许，真的是自己多虑了。

耶律孤稳又看了一眼南边的永济渠，当年隋炀帝开凿的这条运河，历经数百年后，依然清波荡漾，河面宽阔处达十余丈，耶律孤稳虽然不知道这条河到底有多深，却可以肯定，寻常三四百料的船舶，尽可通航无碍。据说太平之时，此河河面之上，百舸争流，船桅如林，好不繁胜。而自从大辽军队围攻东光时起，南下的船只还能不时见着，北上的船只却已极为罕见。第一日还有几十艘不知情的货船北上，被耶律信调转炮头，一阵乱轰，其中便有一大半掉转船头南归，从此以后，东光附近的河面上，除了不断自城中南逃的船只，便只剩了守城水军的几十条战船在河面无所事事的巡弋。

出现这种情况，与耶律信的那一阵炮击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当日辽军并不曾击伤一艘宋船，不过宋人明知东光被围，胜负难料，却也不肯将物资再运进城中。况且即便运至，亦无许多人手去卸货。耶律孤稳派出探马带回的消息也表明，如今大批的宋船都停泊在上游的将陵县长河镇，也有胆子大一些的，便停在更近些的安陵镇。只是偶尔从南边也有一两艘船北上，那显然是安陵、将镇的宋人在东光守军互通消息。

这也是这场激烈的围城战中，最为吊诡的景象。

辽军其实并没有真正围死东光，如果城内守军想要走，他们随时可

以做到。并且不用担心追击，两岸的辽军只能眼睁睁的目送他们离开。

“或许这正是兰陵王之深意。”吴奉先看见耶律孤稳的目光不时的望着永济渠，以为他是在关注那些驾船南逃的东光百姓，在旁干笑一声，说道：“人情乐生畏死，若是给东光守军留一条生路，他们守城之时，便不会有那种拼死作战的决心了。”

耶律孤稳倒不曾想到这一点，不由微微一愣，点了点头。

“况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人之天性中，颇有许多恶劣难言之事。共富贵易，同患难难。东光是永济渠边有名的水陆码头，城中豪族势家、富商大户，不可胜数，这些人家的许多都有船只。如今大难临头，此辈若是被困在城中倒也罢了，既有一条生路，如何肯坐以待毙？这东光守将若不放他们出城，此辈必因怨恨而生异心，便是因此而开门献城之事，亦史不绝书；若放他们出城来，城内便免不了要人心浮动……”

这番话耶律孤稳却不如何相信，这吴奉先以汉人而能做到监军，在大辽算是一个异数，但耶律孤稳知道他是萧岚的亲信之人，素来不敢得罪。只是这时听他话中全是替耶律信开解之意，不由哼了一声，道：“若果真打的这个主意，只怕却要落空了。监军且看这河上，东光守将分明是放他们出城逃命的，攻城之时，却不曾见他们松懈几分。”

吴奉先笑道：“这是因为这两日攻得太急。若然缓得一缓，城中必然生变。不过，看起来这些皆已无干紧要，由通事局画的东光地图上看，这两城之间，两道木栅水门之内，其实还有一座白桥相连。我军若抢先攻下东城，由东城攻西城，并不需要水军，那西城之东墙甚是卑矮，亦难坚守。”

“但愿如此。”耶律孤稳虽与吴奉先说着话，于战局却并不敢有私毫的怠慢，忽然招手高声喊道：“女古！”

车边一个大胡子裨将连忙快步上前，躬身一礼，“都辖！”

耶律孤稳站在车上，伸手指向东光东城北角，“北角空虚，你速领一百人队，给我攻上北角！”

“得令！”那女古又行了一礼，退后几步，早有护兵牵过马来，他翻身上马，疾驰而去。不用多时，便见三百辽兵扛着两架云梯，在急促的战鼓声中，呐喊着朝着东城北角冲去。

那两架云梯方一靠上城墙，虽然城上也有滚石、震天雷扔下，但稀稀落落的，辽军早已见惯不怪，女古身先士卒，一手持刀，一手举着一面蒙了牛皮的盾牌，如猿猴一般，飞快的朝着城上爬去。眼见他就要登上城墙，城头宋军现出一阵慌乱，一队宋军急急忙忙朝着北角跑去增援。但此时女古都已攀到女墙边上，一个守城的宋军慌手慌脚的丢下一个震天雷，却被女古一把接往，反往城墙内一扔，便听到轰的一声，一个宋兵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趁着硝烟未散，女古大喊一声，翻身跳进城头。

苦战了半日，眼见着终于有人再次登上城头，攻城的辽军都是一阵欢呼，士气百倍，转眼之间，又有两处辽军杀开一个缺口，相继登城。

“成了！”此时，连谨慎的耶律孤稳，也不由得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他挥了挥手，车上令旗一挥，又有数百名列阵以待的生力军齐齐发出一声呐喊，朝着东光城冲去。他们分成几路，争先恐后的自几个缺口处涌进城头。

仿佛知道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便在此时，城内的抛石机也突然疯了似的朝城外掷出一捆捆的震天雷，巨大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耶律孤稳看见一队冲锋的辽兵正好被一捆震天雷砸中，只听轰的一声，硝烟散去之后，这十余人便如同消失了一般，被炸了个尸骨无存。

但即便这样的场景，亦已经丝毫不能阻止辽军前进的步伐。

耶律孤稳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震天雷大辽的军队也用得不少，只要见得多了，被几颗震天雷炸死和被一块大石头砸死，其实也并无多少区别。耶律孤稳曾经跟随耶律冲哥征战西域，虽然当时他只不过是这个小校，但见过的死人却已数不胜数，所有的胜利，都是尸体堆出来的。

当年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西夏人，曾经不止一次的告诫他们：六十年内，莫要与东朝为敌。有些人将这些话当成西夏人怯懦的笑谈，而也有一些如耶律孤稳这样的人，却将这些话都记在了心底。只不过，一个以上国自居的大辽，与一个自命天朝的宋朝，最终总是不可避免要一决雌雄。

不管那些西夏人说的是真是假，这便是验证的时刻。

早在西域攻城的时候，耶律孤稳就已经知道抛石机其实是打不准的。足够多的抛石机当然是所有攻城者的噩梦，一片区域一片区域的覆盖过来，哪怕扔的是石头，也能轻易的将一支攻城部队打散，更不用说扔的是震天雷。但是此刻东光的宋军，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一天前他们还可以做到，东城的城墙后面，至少有十几架甚至几十架抛石机，曾经将耶律孤稳压制得苦不堪言。但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宋军显然是将大量炮手调去支援西城了——在那边，抛石机阵地是火炮的重点打击对

象。尽管火炮也无甚精准可言，然而每架抛石机要占的地方都十分可观，而守城者总是需要将抛石机尽可能的部署在一起的，否则便难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因此，他们的伤亡可以想象。现在留在东城的炮手明显多是生手，虽然还是这么多抛石机在发炮，但却杂乱无章，全不足惧。他的云梯可以轻而易举的越过炮石，推进到城下，那它们更加不可能阻止得了他的士兵们。

眼见东城将破，吴奉先这时比耶律孤稳更加激动，他策马上前几步，振臂高声喊道：“孩儿们听好了！兰陵王有令，攻下东光，屠城三日！先进城的先抢，后进城的给老子喝西北风去！”

他话音未落，城头城下，攻城的，未攻城的，全都欢声震天。云梯上的辽军连手脚也利索了几分，只怕落在别人后头。耶律孤稳在西域之时学了不少攻法之法，攻打东光东城，便颇有章法，有人攻城，有人掩护，有人接应，得利如何，失利如何，各有部署。故他攻得虽然凶狠，又是蚁附，伤亡却远较旁人要少——当日萧忽古便是不听他劝谏，数万人马黑乎乎的一涌而上，看起来倒是声势慑人，但倘若吓不死守城的宋军，被城内抛石机、床子弩搭着滚石擂木开水震天雷一阵反击，城下的尸体都能堆得丈把高。而耶律孤稳打了三天东光，直接攻城的兵力却不是太多，城外始终都有三千余骑兵列阵而立，压住阵脚，

但这时候看着东城将破，又听到吴奉先这一番喊叫，那压阵的人马也不由得人心浮动，有几员部署、副部署便驰马过来，向耶律孤稳请战。东光虽然富庶，但东西若被人先抢了几遍，落到后面的，便真的只能如吴奉先所说，旁人吃肉，他们只好喝汤。虽说宫分军都是有家有业，可若放在南朝来比，也就是些小地主，家里虽然有家丁，但平时不被征召服役之时，自己也是要下地干活才能维持家业的。大辽皇帝南征自是为了他的雄图霸业，这些宫卫骑军却无甚霸业可图，与宋军不同，

他们平时虽不交赋税，但每次出征、打仗，马匹、盔甲、兵器、衣裳、粮草，甚至药材，都要自备，出征数月，回来时血本无归的事情亦是寻常，若然身死他乡，依着惯例，朝廷的抚恤都是极少或者干脆没有的，若家中尚有兄弟还好，否则便只能是靠着乡邻帮衬，孤儿寡母不得不沦为奴婢或者改嫁他家……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宋朝，自不免怨声载道，或有诗人写出许多诗来，让人读之泪下，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君主不免被讥为暴君无道。但在辽国，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风俗，诗人们只会歌颂辽主的英武，只须不搞得国内壮丁死掉一半，牲畜死掉八九成，辽主想要听到点怨恨之声，却也实在不容易。诸夏多昏君，蛮夷皆明主，其中奥妙，便在于此。大辽虽颇有华夏衣冠气象，又常以中夏正统自居，可到底还有点胡气未脱，因而这些宫分军在为辽主霸业卖命之余，免不了也要为自己的家业打算打算。弘义宫南征分在东路，沧州虽是富庶之地，可是他们却不曾占到多少便宜，平时在乡野之间打打草谷，丢丢拣拣的，连南征的本钱都捞不回来，自到东光之日起，这弘义宫六千宫分军，便眼睁睁盼着城破之日发笔大财，这时候听说要落到别人后面，哪里还按捺得住？

耶律孤稳抬头看看城头，只见城头的缺口越来越大，登城的将士已有数百之众，南北两边，宋军都被杀得节节败退。其实此时他军中亦没余下几架云梯，况且城上城下皆已十分拥挤，按理他是应当等着攻进城内的人马打开城门，再率军冲进城中，便算正式攻陷东光东城。但他眼见着诸将皆摩拳擦掌，士气可用，这是胜局已定之时，也不愿扫兴，当下点了点头，道：“留下我本部一千人马，其余听其攻城！”

他军令既下，除去他本石烈的将士个个失望外，其余诸军，都是喜笑颜开，欢声雷动。众人都弃了战马，争先恐后的抢了余下的云梯，朝着城墙冲去。那些未能抢到云梯的士兵，也不甘后人，有人扛着大斧，

便朝城门跑去，因耶律孤稳军中并无冲车，还有人竟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根浑圆的大木头，几十人合力扛了，便打算以此撞开城门。看得耶律孤稳提心掉胆——若然城中宋军稍有余暇，这些人不免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幸而守城宋军此刻早已顾不得许多，挡住云梯上的辽军，将攻上城来的辽军赶下城去，单这两桩事情，他们便已力不从心。若非城外吴奉先先后用汉语与契丹话喊出屠城的口号，东光通判又当着诸军给水军下过严令，即使城破，凡见禁、厢军、巡检敢自水路逃窜者，水军便即格杀勿论，众人心知这时只要再退得几步，便是覆巢之下无完卵，早就要弃城逃命了。

“恭喜都护，今日不费吹灰之力，便下此名城。皇上闻见，必然十分欢喜，加官晋爵，指日可待。”看见这东光城真的已经咬进了嘴里，吴奉先的眼角都眯成了一条缝，笑着朝耶律孤稳抱拳祝贺，又临时想起一事，道：“今日所见那守城的少年宋人，只恐有些来历。若非家世显贵，他乳臭未干，那些宋人如何肯服他？以下官之见，不若传令诸军，务要生擒那少年，或许有意外之得，亦未可知，不知都护意下如何？”

他堂堂监军，耶律孤稳怎能这点面子都不卖，忙道：“便听监军处分。”

吴奉先笑着点点头，举起手来，正要发令，却听到有人高声喊道：“报——”他不由一愣，转过头去，便见一骑飞奔而来，直到二人跟前，欲待翻身下马，却从马上滚将下来。旁边几个耶律孤稳的牙兵连忙过来搀起，众人才发现他后背上中了一枝羽箭，一件战袍，已是染鲜血。

吴奉先识得这是耶律孤稳派出去的拦子马，这拦子马向来都是数人一队，此时却只回来一个，还身负重伤，必是遇敌无疑，心中正在吃

惊，耶律孤稳早已跳下马车，打开一个皮袋，往那拦子马口里灌了一口酒，过了一小会，那拦子马悠悠醒转，见着耶律孤稳，挣扎起来行了一礼，道：“都护，南边有宋军！”

这却是众人已然料到的，耶律孤稳沉声问道：“有多远？多少人？”

“水陆并进，算不清多少人马……属下遇见之时，已至二十里外，一眼望去，河上小船不下百艘，陆上马军，当有数千骑！”

这拦子马说话之时，虽然虚弱，条理却甚是清晰，众人听到耳里，都是大吃一惊。吴奉先愕然道：“宋军如何能来得如此之快？又为何马军不走河西，反走东岸？”

但他话音刚落，便听有人喊道：“看！”

众人抬头看时，只见那永济渠上，果真密密麻麻，有百余艘小船顺流而来。此时正是顺风，这百余艘船，都是张满白帆，顺流而下，当真是如飞也似的，才看还是黑点，转眼便已清晰可见——那些船上都站了士兵，船尾还有人击鼓，船中所立旗帜，都绣着斗大的“何”字。河西的耶律信显然也已发觉这支援军，未多时，便有火炮掉转炮口，朝着河上打炮，只见一颗颗石弹落到水中，激起好大的水花，却不曾有一颗能击中那些宋船，眼见着辽军只能望船兴叹，宋船的战鼓倒击得更响了。

“这……这……太快了……绝不可能……”吴奉先一双眼睛望着永济渠上，口里仍在喃喃念叨，一时半会，都不相信这是事实。这些宋船虽小，但百余艘船，至少也有数千之众，一旦进入城中，那想要再攻下东光，却是难了。

耶律孤稳却依旧十分冷静，沉声道：“传令，奋力击鼓。宋人援军还远，只须尽快打开城门，攻下东城，援军来得再多，亦无济于事。”

吴奉先这才醒悟过来，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传令，先打开城门者，赏银一千两！”

但他的传令官还不曾将他的赏格喊将出去，耶律孤稳的脸色已变了一变，低声道：“马蹄声！”

弘义宫诸将都是马背上长大的人，耶律孤稳说话之时，众人也都已听到马蹄之声，一人说道：“听到这声音，不过一两千骑，怕他何来？”

但这话却是无法安抚众心了，人人心里面都清楚，宋人既来救援，便断然不是数千人马，这水陆之兵，想来不过是先锋而已。那水路的先锋至少便有三四千人马，陆上如何可能只有一两千骑？后面更不知有多少主力。以一敌二，他们自然不惧，但倘若那只是宋军先锋，一旦被纠缠上，弘义宫真可能全军覆没——耶律信的大军虽是近在咫尺，可隔着一一条永济渠，便与远在天边无异。

耶律孤稳望望着南边天空中已然可见的扬尘，又望望城头，城上宋辽两军仍然还在苦战之中，看着援军大至，宋军已接近涣散的士气，又振奋起来，苦守在城墙上与辽军近身搏斗，一步也不肯轻退。而辽军原本都是骑兵，若然野战，这些个教阅厢军真是不堪一击，如今却是困在狭窄的城墙上与宋人步战，苦战许久，眼见着就要成功，却听见宋人来了援军，众人不明状况，将信将疑，气势却是大不如前。城上面既然一时难分胜负，再看河中，那边守城的水军，已经在打开水门了！

权衡之下，耶律孤稳心中已萌退意，但却惧怕耶律信军法，又怕吴

奉先不肯，因此踌躇不决，却听吴奉先已忍不住催问道：“如何？都护，可能战胜？”

耶律孤稳倒怔了一下，旋即摇了摇头。

吴奉先略沉吟了一会，忽然问道：“都护可知南朝有甚姓何的大将？”

耶律孤稳不料他问这个，愣了一下，一时却想不起来，却是旁边一个书记说道：“久闻有个叫何畏之的大理客将。”

“啊？！”吴奉先惊叫一声，“是他？”

耶律孤稳却不曾听过何畏之的名声，奇道：“监军知道此人？”

“曾听归附的西夏贵人提过，乃与狄郡马一道守环州者。南朝平西南夷之乱时，乃王厚手下第一大将。他既然来了，王厚必也来了……”吴奉先自顾自说道，耶律孤稳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只见他沉吟一会，咬牙道：“敌众我寡，东光既仓促不可下，都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耶律孤稳万万料不到吴奉先开口说要走，他心里面却还是惧怕耶律信的，犹疑道：“恐犯兰陵王军法……”

“哼！”吴奉先不待他说完，已是冷笑一声，道：“攻不下东光，兰陵王自有一屁股的烂事要收拾，却只怕没空来理会我等。况且是他料敌不明，不肯先用都护良策，否则何至有今日之事？”

耶律孤稳终不过是一介武夫，这朝廷之事，他却是远不如吴奉先了。前者东光将破，耶律信势必将威望更隆，吴奉先纵是萧岚亲信，口

里也要敬重他几分；而如今东光城已成一场泡影，耶律信闹了个灰头土脸，反害了萧阿鲁带一场惨败，倒是萧岚、韩宝都是打了大胜仗——这于大辽固然不是好事，于萧岚却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此时此刻，吴奉先如何还会将耶律信放在心上？何况这又是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若全师而退，虽然无功，却也可将过错干干净净栽到耶律信头上。倘若打了个大败仗，就算侥幸逃得性命，纵然辽主不加处罚，几年之内，却也难再指望有加官晋爵的机会了。

见耶律孤稳还在犹豫，陆上的宋军越来越近，吴奉先连忙又催道：“都护速下决断，若然朝廷见怪，只落在下官身上。”

耶律孤稳听他如此说，又见城上仍在苦斗，一咬牙，“罢！罢！鸣金！”

第三十章 自古和亲诮儒者

1

冀州，信都城北门之外，数千骑具装骑兵跨大弓，持长枪，整整齐齐的布阵于北门官道外的两旁，一面面赤红的大鹏展翅军旗与“姚”字将旗在风中猎猎飞扬，严整肃穆的军阵，绵延数里。唐康身着丧服，骑了一匹黑马，立在这军阵之中。他的身旁，冀州知州、通判，还有自军都指挥使姚麟以下的云冀军诸将，按官阶高低，依次而立。众文武官员，全是穿着白色的丧服。

这一天乃是绍圣七年八月十日，距离东光、冀州围解已经有半个多月。在有意无意的一拖再拖之后，数日之前，辽主终于正式为宋朝太皇太后高滔滔发丧，遣使致哀，并向宋廷谋求和议。

经过事先的秘密交涉之后，辽国派来的致哀使，乃是辽国的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副使则是晋国公韩宝之子遂侯韩敌猎。因正副使节都是辽国亲贵，唐康等人早接到宣台札子，虽处两国交战，然仍当以隆重礼节相迎；而此时驻节阜城的中军行营都总管王厚又行文冀州，要让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下之时，“一观军容”。因此，唐康和姚麟才有意排出

这么大的阵仗，其意自然是向辽使示威。

但其实无需如此仗阵，辽人亦已能感受得到宋军的“军容”。

七月下旬何畏之以空船大布疑兵，水陆并进，增援东光，不仅惊走耶律孤稳，攻打西城的耶律信也不曾料到宋朝援军来得如此之快，他知道东光已难攻取，而宋军主力不久就要大举北进，次日便退兵解围，下令诸部大掠永静军诸城后，包括已经到达信都城下的韩宝部在内，所有人马全部退回深州、河间休整，准备与宋军主力决战。

耶律信退兵之果断，让冀州、永静诸将都大感吃惊。但其实这亦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辽军南侵已经超过三个月，一切粮草，全靠着国内供应，而对于缺少经验且粮道并不安全的辽军来说，河间、深州一线，便已经是他们补给线的极致了。这自然是辽国君臣事先所不曾想到的，然而他们到底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条战争的铁律——他们的运粮车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他们军队攻击范围的极限。既然知道攻不下东光了，就算心里再如何的悔恨与不甘，耶律信也不会为了一时的脸面与意气，莫名其妙的栽在东光城下。

事实也证明他的退兵是十分正确的决定。

一直稳居大名，即使拱圣军全军覆没、深州陷落也不曾惊慌的石越，在得知神射军溃败、东光告急之后，终于再也沉不住气，下令集结在大名府的西军主力数道并出，提前北上。同时又急令奉调经水路前往河间府的铁林军都指挥使张整，抛下辎重大船，轻舟急进，援救东光。仅在何畏之进入东光两日之后，铁林军也乘船抵达。紧接其后到达东光的，还有神卫营第二十营。神卫第二十营是宋朝组建最晚的一支纯火炮部队，配有四十门新铸克虏炮，后装子母铳的灭虏炮上百门，全营校

尉节级共六百余人，随军厢军、民夫千余人，骡马四百余匹，虽然迟至绍圣七年六月中旬才正式成军，但因军中将士多是自各营抽调，不少武官甚至参加过宋夏之战，经验丰富。石越原本是调其去增援仁多保忠的，因此也是走水路，并有战船护送，行舟速度，较运送铁林军的民船更快，只是不想仁多保忠先遭兵败，结果先被遣来支援东光……倘若耶律信在东光城下再迟延两日，攻克东光固然无异于痴人说梦，能否全身而退，只怕也是未知之数。

而只比神卫第二十营晚了三天，中军行营都总管司的前锋龙卫军便在种师中的统率下，到达冀州。此后数日，姚麟的云翼军、贾岩的威远军先后抵达冀州；苗履的宣武一军也与张整的铁林军合兵一道，大摇大摆进了河间府；连慕容谦的横山蕃军右军也赶到了真定。到八月初，当王厚亲率雄武一军与张蕴的神卫第十营抵达阜城之时，宋军的声势，也达到了自开战而来前所未有的顶点！

仅仅王厚的中军行营都总管司辖下，不仅有包括雄武一军、镇北军、神射军残部以及东光厢军、冀州与永静巡检在内的近三万步卒，还有包括骁胜、龙卫、云翼、威远、镇北、横山蕃骑六军将近四万骑兵！在一个战场上一次聚集近四万骑兵，这是自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甚至可以说上溯到晚唐五代，中原王朝也从未有过如此盛况。如此兵威，不仅宋人没有见过，连对岸的契丹人在看见冀州、永静之间的平原上到处都是战马之时，也深感震惊。

除此之外，王厚麾下还拥有令辽人无法想象的火器部队。仅仅配署给雄武一军的便有一百五十门大小火炮与数百名神卫营将士；而张蕴的神卫第十营在宋军神卫营中更是以精擅火炮而赫赫有名。自冀州至永静，宋军的城池、营寨中，一共有三百多门火炮，其中克虏炮占到一百三十二门！

而王厚看起来也并没有隐藏实力的想法。

便在八月五日，辽主御驾亲临深州，黄河北岸到处欢声雷动之时，早就在武邑集结待命的神卫第十营与第二十营忽然对着对岸的武强开炮，九十门克虏炮与一百门多灭虏炮一齐开火，自清晨一直打到黄昏，炮声之大，连深州城都清晰可闻。

这一日的炮击，自然并无实际意义。克虏炮的真正有效射程，平射不过一里，仰射最多三里——实则要想形成有效杀伤，便是仰射，也只好在两里左右，打到三里，即便击中，亦已无力。至于灭虏炮，射程更近，最大射程也不过一里有余，有效射程不过二三百步，仅与神臂弓相当——这灭虏炮与河间府城墙上的那些后装子母铳火炮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后者只是灭虏炮的过渡炮型，这种由高太后亲自定名的“灭虏炮”，牺牲了射程，换来的是可以快速装填发炮，每次能打出百余枚甚至数百枚铅子，更妙的是，它方便运输，可攻可守，造价又相对适中，因而被宋朝枢密院寄以厚望，被认为是可以一举取代抛石机与神臂弓的火器。但以它的射程，隔着黄河，自然更加不可能对武强城形成什么威胁。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何况宋军的这次炮击，甚至连鲁缟都碰不着。因此，这完完全全只是一次示威。

但是，这次示威却似乎真的吓到了辽主。

辽主次日便亲至武强劳军，他登上武强城楼，远眺黄河之南，亲眼目睹黄河南岸连营数十里的兵营，遍地的战马与骑兵，还有数百门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许久默无一言。当日他便返回河间，只过了一晚，辽国便为高太后发丧，遣使致哀议和。

唐康原以为石越断然不会接受议和。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仅石越欣然接收，便是王厚坐拥步骑七万余众，兵强马壮，也无丝毫进取之意。王厚自到了阜城后，便要求诸军修缮营垒，坚壁以待。他将骁胜军调至东光休整，改以云翼军驻冀州，龙卫军与两个神卫营驻武邑，他亲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驻阜城。又夺了仁多保忠兵权，调走听命于唐康的环州义勇，将神射军、环州义勇与镇北军混编为一军，统归何畏之统辖，驻于北望镇。如今唐康孤身在冀州，仁多保忠孤身在武邑，两人虽然名义上仍是当地官爵最尊贵者，但是姚麟与种师中如何会听他二人节制？

仁多保忠是败军之将，倒也罢了。他也不愿意在武邑自讨没趣，趁着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来，他便讨了个差使，陪着这两位辽使，准备先回大名。但唐康自认是有功之臣，况又是野心勃勃，岂能甘心这么着被赶回大名府？而且他在枢府有年，固然得罪不少人，却也同样种下过不少的恩情，譬如龙卫军的种师中，便与唐康是极好的交情，威远军的贾岩，更是受石越知遇之恩，与唐康也是莫逆之交……这些人任摊上一个，资历又浅，官职又低，又有人情在前，唐康若去了，纵不能将兵权拱手相让，也不免要对他言听计从。只是王厚实是个厉害角色，嘴里什么也不说，却不动声色的将他按在了惟一他差使不动的姚麟身边。虽说就算念在他几次三番去救深州的份上，姚君瑞也免不了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云翼军的事务，却是半点也不容旁人插手。而唐康也并不敢放肆，只能暗自忍耐着在冀州继续呆下去。

便在等候韩拖古烈一行之时，唐康还忍不住朝冀州城的城楼上看了一眼。

就在两天之前，那城楼之上，还挂着武骑军都校荆岳的人头！

“诸军震栗”！每次想起这件事，唐康心里面都会冒出这四个字

来。他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但他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来，对统军将领最为严厉的处罚。

当日荆岳触敌即溃之后，不敢返回真定，一路南逃，跑到了赵州城下才停下来。这些武骑军的溃兵，御敌无能，残民有术，竟然在南逃的过程中，烧杀抢掠，赵州百姓虽然已有许多南撤，但留守的仍然不少，却不料受过辽军几次掳掠后，竟又遭了武骑军这道灾。幸好赵州知州与通判颇有智术，荆岳一到，二人便大开城门，奉上酒肉牛羊劳军，温言相待，荆岳也不疑有他，只率数十亲信进城，结果当晚被二人灌得大醉，数十人全被绑了起来，丢进牢里。然后二人紧闭城门，亲自登城守御，城外武骑军群龙无首，却也没有多少做贼的胆子，顷刻之间就作鸟兽散。赵州知州随即遣人急报宣台，石越闻讯大怒，一面给朝廷写奏章，一面就派了一名使者，持节至赵州，便和平棘将荆岳以下四十余将校全部斩了，并令这使者带了这荆岳等数人的人头，在河北诸军州“传首示众”。

大宋朝的统军将领们，可还真的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

荆岳的罪名不过三条：临敌怯懦、败军辱国、残害百姓。而他却是堂堂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而且还是统军大将。若依惯例，至多不过贬官流放。哪想到石越竟然不请旨便行军法给斩了，还传首诸州示众。

据说此事传到汴京，亦是一片哗然。

然而自东京最后传来的敕令，却是认可了宣台的处罚。皇帝不仅下旨褒奖石越，还严厉警告诸将以此为戒。枢府在真定、赵州诸府州颁下榜文，凡武骑军溃逃将士，至八月二十日前未至各官府自首者，皆以通

敌论。又下敕令，荆岳以下至各营主将、副将、护营虞候，全都归案处死，家属流三千里。

不但武骑军诸将被严厉处罚，连兵败的渭州蕃骑主将刘法也受重责，刘法被降职为从九品下陪戎副尉，戴罪军前听用，渭州蕃骑由慕容谦另行择将统领。甚至连慕容谦也未能幸免，由游骑将军降为游击将军。

可以说束鹿之败，真正震动河北的，倒不是慕容谦的兵败，而是兵败之后朝廷与宣台对统军诸将的重责。左军行营都总管司诸将中，只有两个人异常幸运：武骑军副将振威校尉王贍虽然先败，然而事后经王贍上表自辩，被认定所部是得到慕容谦撤兵的命令后才撤退的，他并无过错，兼之他杀敌与损失大体相当，王贍不仅没受责罚，反而以振威校尉权领武骑军主将之职；刘延庆更是作战勇猛，射杀辽军大将，天子特旨，晋升为致果副尉，改任横山蕃军都行军参军。

但在这个时候，至少在中军与右军两个行营中，没有几个人去关注王贍与刘延庆，大概所有的统军将领，都很难忘记荆岳那颗用石灰处理过的人头。

所有的人，都在感受着时代的变化。荆岳的那颗人头，意味着五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骄兵悍将传统，已经彻底结束。

在这样的时刻，唐康是很识趣的。他绝不会蠢到此时去触霉头。尽管他无法理解，田烈武在河间坐拥步骑近五万大军后，反倒坐视着辽主在半个河间府来去自如，竟连袭扰辽军的心思都收了起来；慕容谦就更加象是被打掉了锐气，在横山蕃军步兵抵达后，按理说他应该军势复振，有一点兴兵复仇的意思，然而他却龟缩于镇、定之间，毫无东顾之

意。

任人都看得出来，辽军已经无力继续南下了。

而大宋在河北自东至西马步十三四万之众，却在行坚壁高垒之策，甚而堂而皇之的与辽人议起和来。

唐康突然很想回大名府，当面问问石越，他还记不记得他的“绝不议和”之誓！尽管他心里面也明白，凡是身居石越那个位置的人，大概都是将背誓当家常便饭的。他若去指责他们，他们自然会有另一套大道理等着回复他。

“议和！议和！议个鸟和！”唐康在心里面啐了一口，忽然一夹马肚，掉转马头，朝冀州城内驰去。

“都承！”“唐参谋！”冀州知州与通判万料不到他来这一手，慌得在身后大叫，但唐康头都不回，早已驱马消失在城中。二人转头救助的望向姚麟，却见姚麟正面无表情的望着北边，身子连动都不曾动过。

同一天。

大名府，三路宣抚使司行辕内，溪园。一座石亭之内，亭中的石桌上，摆放着各色时鲜水果与点心，石桌两旁对坐着两位四五十来岁的白袍男子，两人身后，各站着一位青衣侍从，都是低着头，叉手侍立。在石亭东边，离亭约五六步远的水池之畔，还有一个中年白袍男子，正端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垂钓。这年八月上旬的大名府，炎热并未完全消退，这溪园之内，树木成荫，清风徐来，好不清凉，若非石亭之外，到处都是身着铁甲，荷戈持矛的卫士，真让人有人间仙境之叹。

“想来子明丞相当已猜到我的来意？”坐在亭内下首的一个男子，端起面前的玉杯，轻轻的啜了一口冰镇酸梅汤，又将杯子放回桌上。他说话之时，一双锐利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坐在他对面的石越。

“师朴……”石越回视着这位与自己同为遗诏辅政之臣的参知政事、兵部尚书，默然一会。能让韩忠彦亲自来做钦差，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如今之事，莫大于与辽国的议和。“是皇上不准么？”

“是。”韩忠彦微微点了点头，“皇上不肯与辽人议和，想叫丞相不要接纳辽使。”

“如此，皇上只需遣一介之使持诏前来，便足矣。”石越淡淡说道，“劳动师朴前来，想来此事仍有转圜。”

韩忠彦不置可否的笑道：“军国大事，有时只凭着公文往来，却也说不太清楚。故此我特意来问问丞相的本意。到底是真议和，还是假议和？”

“真议和又如何？假议和又如何？总之都是议和。”石越笑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所谓‘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能不动兵刀，便将辽人赶出国土，使百姓得以重返家乡，安居乐业，又何乐而不为？”

“若是如此，只恐皇上不肯答应。”

“只须是为国家社稷有利，只要我们做臣子的苦谏，皇上年岁虽小，却极圣明，必能从谏如流。”

“若两府皆不愿意议和呢？”

“这又是为何？”石越愕然望着韩忠彦，道：“只须条款合适，持国丞相必肯议和。”

韩忠彦摇摇头，沉声道：“吾来之前，持国丞相曾让我转告子明丞相：此一时，彼一时。”

“这又是何意？”

“攻守之势异也。”韩忠彦望着石越，他虽心里认定石越只是装傻，却也不得不先把自己的想法交待清楚，“八月之前，官军屡败，任谁也不能保证局势会到何种地步，议和不得不成为一个选择。但如今我军兵势复振，更胜过往，而辽人师久必疲，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中智以上，皆知辽人兵锋已止于深州，再难进半步。而我大宋却有十余万大军以逸待劳。他倾国而来，若是所向披靡，自然万事皆休，可既然奈何我不得，那就容不得他说战便战，想和便和！当年真宗之时，我兵甲不修，文武多怯懦，便有千载良机也抓不住，只好忍痛议和。可如今岂是真宗时事？御前数次会议，皆以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昔日汉武帝马邑不能击灭匈奴，最后不得不劳师远征漠北，落了个全国户口减半的惨淡结局。我山前山后诸州沦陷已久，朝廷久有规复之志。然与其做北伐这等事倍功半之事，倒不如抓住眼下的良机。既然要一决胜负，在自家土地上打，胜算总大过在别人的地盘上打！”

“两府诸公果真皆如此想？”

“如此大事，我岂敢妄言？”韩忠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子明丞相远在北京，不晓朝中情况，或有顾虑，亦是常情。故此我才特意前来，要讨丞相一句实话。”

石越正容点头，笑道：“既如此，我也放心了。师朴莫要见怪，汴

京非是守得了机密的地方。”

“如此说来？”

“兵者诡道也。”石越笑笑，道：“前者王厚献策，道如今之势，辽人利速，我军利久。但以人情来说，辽军自南犯以来，屡战屡胜，几乎未尝败绩。他打的胜仗，自契丹建国以来算，也都是排得上号的大胜仗。只是不料打了这许多硬仗，我军反倒越战越强，人马越打越多，如今马步已达十余万，他出师三个多月，人马疲惫，士卒必生归心，明知再无力进取，可要就此退兵，如何可以甘心？况且他虽然无力继续南犯，却只是因粮草难济，人心思归，并不是真的惧怕我军。相反他打了这许多胜仗，更免不了有些骄气。战场上得不到的，不免便要生些痴心妄想，想要靠使节得到……”

“所以王厚之策，便是将计就计。辽人想要议和，我便与他们议和。他在大宋多呆一日，便要多耗一日的钱粮，士卒的战意也更加消退一分。我们一边高壁深垒，示敌以强，既不给辽人决战的机会，亦可打消辽人谋求决战的信心；一面却又与之虚与委蛇，派出使者交涉议和，只是这议和之事，既要令辽人相信我大宋是真心议和，又要在条款上慢慢拖延。拖得越久，对大宋便越是有利。”

韩忠彦原本便不如何相信石越议和之心，但这时听到他亲口说明，这才总算将一颗心彻底放回肚子里，笑道：“如此便好，我亦可回京说明……”

他话音未落，却听此前在亭畔垂钓的男子高声呼道：“参政万万不可！”韩忠彦几乎被吓了一跳，却见那人丢了钓竿，快步走到亭边，拜倒在地，道：“下官何去非，叩见韩参政。”

“你便是何去非？”韩忠彦惊讶的看了他一眼，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会认得何去非这样的小官，只是先前看此人在水池边悠然垂钓，他只以为是石越的什么亲信护卫，不料却是府中谏臣。韩忠彦也是很精细的人，见石越对何去非如此优容，便已知此人在石越身边，颇受重视。因又说道：“起来说话罢。”

那何去非连忙谢过，起身又是长揖一礼，方说道：“恕下官无状，参政方才说要回京说明，此事万万不可。”

“这又是为何？”韩忠彦笑道：“莫非你以为两府诸公尚守不住机密？”

“不敢。”何去非欠欠身，道：“只是参政断不可小瞧了辽人。”

“难道你疑心两府之内有辽人细作？”

“不敢。”何去非连忙摇摇头，道：“下官倒不相信辽人通事局如此神通广大，只是汴京之内，必有辽人细作，却是无疑的。”

“那又有甚要紧？”韩忠彦笑道：“难不成辽国的中京、上京，便没有我大宋的细作么？”

“只因辽主与耶律信，皆是聪明睿智之辈。便除此二人之外，如今北朝朝廷中，才俊之士，亦为数不少，断不可轻易之。参政试想，若是两府诸公，皆知道这是假意议和，那朝中便不会有反对之声音——细作将这些传回辽主那儿，那辽人如何肯信？”

韩忠彦这才明白何去非担忧之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便不由哈哈大笑，点头对石越道：“这倒的确不可不防。我大宋朝廷之中，事无大小，的确都免不了要有议论不同者。这和战大事，若说众口一辞，却是

说不过去。不过咱们不可以找几个人演双簧么？”

何去非欠身道：“若是演的，便免不了会露出破绽。两府诸公，何人主战，何人主和，只怕辽人心中都有些主意了。若是某人举止反常，便易启人疑窦。况且皇上年幼，即便两府诸公能演好这场戏，总不便叫皇上也……”

他这话虽吞吞吐吐，但韩忠彦马上便也明白石越担心的是什么事——他害怕皇帝年纪太小，管不住嘴巴，泄露了机密。但这番话，石越自然不便说出来，所以要借何去非的口来说一说。

这番担忧，亦不能说是杞人忧天。韩忠彦心下计议，又望着石越问道：“那么子明丞相之意是如何？”

石越听到韩忠彦点了名的问自己，便不好再叫何去非来回答，当下笑道：“窃以为此事便是师朴与持国丞相、尧夫相公知道便可。”

“那皇上那……”

“欺君乃是大罪。然事有经权，祖宗社稷才是大忠，说不得，只好先瞒上一瞒。待事后，吾辈再向皇上请罪。”石越淡淡说道：“陛下虽然年幼，然毕竟已有贤君之象，必不责怪。若果有罪责，越一身当之。”

韩忠彦想了想，点头道：“丞相言重了。此事便依丞相的主意。既如此，我也不急着回京，只修书一封与持国丞相、范尧夫，说明此事。皇上的诏书，便由下官担了这个责任，就当是下官瞒了下来，丞相从不曾见过这诏书便是。然后丞相与下官再分头上表，向皇上讲明议和之利，有持国丞相与范尧夫在内呼应，皇上纵小有不愿，最后多半还是会

答应。”

石越万料不到韩忠彦肯替自己分担责任，他原本还忧虑这样做，得罪小皇帝太深，但韩忠彦是小皇帝愿意信任的人，有他出面，他压力自也是小了许多，因此亦不由得大喜，抱拳谢道：“如此真要多谢师朴了。”

韩忠彦连忙抱拳回了一礼，道：“子明丞明何必见外？论公这是为赵家社稷，论私你我也算是一家人。说起来，倒还有一件私事，要与丞相商量。”

“师朴请说。”

韩忠彦笑道：“是有人请我作伐，为的是我那外甥女的婚事……”

但他话未说完，便已被石越笑着打了个哈哈打断，“师朴，这事却由不得我做主。”

韩忠彦一怔，却听石越又说道：“不瞒师朴，我与令妹膝下便只此一女，自小便娇宠惯了，令妹更是视若掌上明珠，日夜便担心她出嫁之后与夫婿不能相得，故此许下愿来，要让她自己择婿。只是小女顽劣，如今进士都不知看了几榜，竟没得一个入她眼的。我与令妹，为此头发都不知掉了多少。我虽不知师朴说的是哪家小舍人，然这事还是先与令妹说去，待小女点了头，我再看不迟。要不然，我虽看了满意，她却不答应，白白让我着急一场。”

韩忠彦看着石越愁眉苦脸的样子，又是惊讶，又觉好笑，却也不便相强，只好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既是如此，我便回京再去找我妹子商量。只是丞相，这事却也不好久拖。过得三年，皇上便是要选妃

了，我在京时，颇听些闲话，道是皇上看中了我那外甥女。虽说自古以来，后妃之选，都是太后做主，也由不得皇上，况且这些闲话也当不得真。但终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外甥女年岁也到了，早该适人，不如便此釜底抽薪，免了这个后患。”

韩忠彦这番话，当真是如平地惊雷一般，石越素知韩忠彦并非胡乱说话的人，他既然提起此事，那便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但他身居高位已久，心中虽然吃惊，脸上却丝毫看不出来，只是轻描淡写的笑道：“师朴说笑了，我大宋又不是汉唐，便是我想做皇亲国戚，也没这个福份呢。只须太后在一日，这后妃，只好向开国功臣家寻，别家再如何痴心妄想，亦不可能。”

韩忠彦哈哈一笑，却也不再多说，笑道：“丞相说得是。听说这次辽国的致哀使是韩拖古烈，此人亦是一时俊彦，可惜未生在我大宋。丞相可知他吹得一手好笛子，只不知我能不能有此耳福……”

虽然唐康对议和颇有腹诽，以至于韩拖古烈一行途经冀州之时，竟托病不见。但命运却仿佛在故意捉弄唐康，韩拖古烈前脚刚走，从大名府又传来命令，与辽人的秘密接触，正式搬上了台面，两国使节谈判的地点，便定在武邑县。韩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对高太后进行礼仪上的祭奠，并向宋朝皇帝呈上国书，辽人显然有点等不及，要求同时在冀州或者永静军对和议的条款进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应。辽国派来的谈判使者是耶律昭远为首的三人，而宋朝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辽国的经验，宣台选中的使者，便是唐康与吴从龙。

唐康心里面虽然老大不乐意，却又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吴从龙为名在武邑多拖延几日，以待朝中生变——这在唐康看来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没想到吴从龙对这差遣十分卖命，竟是昼夜兼程赶来，还带来了宣台想要的和议条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条件之后，唐康几乎是目瞪口呆，若说此前对石越同意与辽人议和还有些许怀疑的话，此刻也是荡然无存。在唐康看来，石越提出来的条件，辽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答应的。议和肯定能够成功，难怪吴从龙如此高兴与卖力——按宋朝的惯例，他办成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后，必定高升。这等于是将一件天大的富贵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对这桩“富贵”却是没什么兴致，若非是石越的亲笔札

子，他多半会托病拒绝，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条件——辽国退兵并归还一切被掳百姓财物，罢免耶律信，两国重申熙宁年间之誓书，永为兄弟之国，并互遣皇子为一名为质——唐康心里面便平生满腹的怨气。

因此，当唐康与吴从龙在武邑见着渡河而来的耶律昭远之时，他心里面想的尽是战事结束之后，便要辞官去国，到南海诸国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让唐康无论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来几乎是完全可以一拍即合的两国议和之事，在头一日，却是当场便闹了个不欢而散。

如此结局，吴从龙固然有些呆若木鸡，仿若被人从头到脚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该愤怒还是该暗喜。

辽人不仅完全无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来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开价，而且还开出了一份让唐康觉得简直是荒谬之极的要价——辽国要求宋朝放弃对高丽的宗主权、并“赠送”辽主黄金五万两、白银五十万两、缙钱二百万缙、精绢两百万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风闻的要价，更高出了一百万缙缙钱。

唐康读过文书，当时便拂然大怒，将文书掷还耶律昭远，转身就走。而那边三个使节，除了耶律昭远外，另外两人看过宋朝要求的条款，同样都是满脸怒容，并出言不善——为着谈判的需要，唐康与吴从龙商议之后，交给耶律昭远的条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条，诸如：辽国赔偿宋朝损失计黄金一万两、白银一百万两，许以马匹牛羊折价偿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驻军耕种放牧渔猎；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割让辽国占领之河套地区予宋朝……

在唐康看来，这都已经是让辽人占了极大的便宜。然而在辽国的使

者眼中，这却无异于羞辱。

若非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从中竭力转寰，和议几乎就此夭折。

最终，双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吴从龙与耶律昭远做主，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让步，次日再议。

然而第二天的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辽国做出让步，愿意重新接受熙宁之盟，互遣皇子为质，并将“赠送”辽主的钱帛削减一百万缗。但其余诸条，一条也不肯答应。吴从龙则和唐康商议之后，不再要求辽国放弃对高丽之宗主权，同意将辽国的赔偿削减五十万两。

双方分歧之大，看起来根本无法弥合。

只是因为吴从龙与耶律昭远仍然在竭尽全力的努力，这谈判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但从第三日起，唐康便干脆不直接参预谈判了。而辽国那边的情况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从这天开始，便只有耶律昭远一个人过来，与吴从龙交涉。唐康知道，对于吴从龙来说，是战是和都是无所谓的，就算他心里有什么主张，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时大概也已经渐渐熄了做“和议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够参与甚至主持对辽国的谈判，这对于吴从龙来说，依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谈不成，若他表现突出，日后仍是极重要的资历。而耶律昭远，唐康也早就认识，在辽国朝廷之中，他是主张与宋朝维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阶层的代表之一。仅以谈判的这两个人来说，他们都是抱着想要达成和议的期望的。只是，仅仅靠着谈判者的诚意，是无法拉拢宋辽两国之间的

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吴从龙都会来找唐康商议，汇报白天的进展，认真的讨论哪一条可以继续让步，分析辽国君臣的心思，猜测他们真正的底线，撰写报告宣台的节略……谈判本来就是十分艰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宁以来，宋辽两国之间的大小谈判数不胜数，双方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实上二人主持的谈判还要受到远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遥控指挥，他们的实际权力小得可怜，但吴从龙并无半点抱怨，仍然假设辽国只是漫天要价，双方最终终可达成一致。

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为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于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唐康对于这些情况，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

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以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

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级鲜明，无人敢犯，又有一个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么局面。

唐康也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七天之中，他外表无所事事，但是心里不知多少次怀疑石越与王厚是假议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绝对瞒不过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议和假议和，辽国君臣绝不会傻傻的被石越与王厚牵着鼻子走，他们心里面必然也有几个时间点，如若到了那个时间，仍然议和不成，辽军必然也会有所举动。而宋廷这一边，涉及和战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没有半点争端。但是，尽管有这些怀疑，让唐康始终弄不明白的是，石越与王厚，以及宣抚的众谏臣，同样也是一时人杰，他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辽国君臣绝不肯被他们轻易牵着鼻子走这件事……

既然无论如何都难辨真假，唐康便干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该发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远，也会彻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会报道朝廷中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最关键的，皇帝与御前会议其他成员的态度！

他仍然有一个让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总有一日，朝廷会问到他的意见。

而且，这些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七天的谈判之中，他和吴从龙不断的接到宣台的指示，吴从龙几乎每天都会奉命向耶律昭远做出或大或小的让步，到八月二十日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划定的底线了。而辽人的让步却极小，数日之内，双方其实只达成两个共识——以“熙宁誓书”为日后两国关系之基础；不将对高丽国的宗主权问题归入和议之中。但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尽管耶律昭远松口表态，辽国要求宋朝“赠送”辽主的钱帛数目仍可商议，表面上看双方达成和议的障碍越来越少，可唐康心里面却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双方的分歧并非几个条款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石越的开价看起来诚意十足，但摆明了是以潜在的胜利者自居。而辽国表面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却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认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余万精兵严阵以待，但辽人亦同样自恃有十万战无不胜的铁骑。并且，将来若有决战，必是野战，这更是辽军之长，况且又是在一个极合适骑兵作战的地区，辽人是相信自己占据优势的——至少从辽人的作派中，从吴从龙所转叙的耶律昭远的言谈举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断的。这是他在和议之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辽主愿议和，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宋军也不可小觑，再打下去，为了这种胜利，他要付出的代价与风险都太大了一点。辽军虽然丧失了一些主动权，然而另一个层面上的主动权，辽主仍然有理由相信还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韩宝治军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辽主依旧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国，明年再来！

尽管唐康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辽人还有啥本事“明年再来”，但他

至少已经看得明白，辽主麾下十万铁骑，断不会当真被宋军区区几百门火炮所吓到。火炮对于骑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胁，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唐康虽然认为火炮对于扭转宋军的战略劣势意义重大，却也并不相信几百门火炮对数以万骑的契丹铁骑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对辽主产生威慑的，应该是那几百门火炮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国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仅仅取决于火炮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等级而已。大宋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和平之时国库开支要优先满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火炮如果能排在优先事项前五十名之内，大概所有支持发展火炮的文武大臣们都要欢呼雀跃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从熙宁中后期至绍圣初年的具体情况来看，若非是司马光、石越全力经营两北塞防，构筑大名府防线，再加上受到耶律冲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装备火炮的事能排进前一百名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宋朝与辽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辽国，如果辽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赵顼死而复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内的严重对立，最终搞得半个国家无法运转的话，那他最好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他的国库开支情况，以及各位大臣们的好恶取向。若单以绍圣初年的那几年窘状来说，他每往军费开支上增加一文钱，大概都得事先准备好几十个重要大臣的职位该由谁来顶缺……

但是，当真正的面对战争威胁之时，那就全然不同了。

这些事情，辽主自然也是明白的。只不过，在此之前，宋朝从没有成功的向辽人展示过将国力转变为军力的先例。相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只是一直在用军队来消耗自己的国力，然后一无所得。在最极端的一个时期，他们每年花费了七八成的财政收入在军队上，结果

举国上下，却只有一只临时整编的军队能够野战！

宋人趁辽国衰弱之机，一举击败西夏，收复河西之地，实现中兴，这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若从事后来分析，西夏内乱不已，许多贵人被宋人分化收买，而之前又穷兵黩武，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与宋军战于坚城硬寨之下，白白损耗实力……如此种种，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从职方馆获取的情报中，唐康知道辽国君臣之间不乏这样的议论，尤其是在受挫于西南夷之后，这种议论就更多——宋朝整军经武是一个方面，但西夏其实更是自取败亡……

总而言之，国力是一回事，军力又是另一回事。宋朝国力远胜于辽，大概辽国君臣都是承认的，但是论及将国力转为军力的能力，尤其是速度，那只怕最乐观的人也会有所保留。

更遑论是直观的“感受”。

火炮其实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今想来，辽主站在武强城上看到的，当不仅仅是那几百门火炮，还有冀州、永静之间七万余众连绵数十里的宋军营寨！

而王厚在武邑的火炮齐轰，只不过是让辽人直观的“感受”一下宋朝的实力而已。

许多事情，光道理明白有时候是没用的，必须要让他“感受”一下。

辽主想必“感受”已经很深刻，但即使他已经知道了宋朝将战争潜力变成现实的能力，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的归属，哪怕是名义上的，他也不可能拱手让出。辽人是自居大国的，并非历史上的那些胡狄蛮夷可

比，因此，他们也是要面子的。更何况，不管未来如何，至少此刻辽军是真正的胜利者。辽主顶多是觉得宋军远比想象的难对付，生了些畏难之心，尚不至于有何惧怕之意。

而大宋，若连个和议条款上的“胜利者”都争取不到，石越的相位，大约也到头了。

这些个利害细节，都是唐康这六七日间才慢慢想明白过来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者观清”，他身在局中之时，不免觉得宋军已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击败辽军，那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忘记站在辽国君臣一方来看待战局的变化。但这数日间，他每日里飞鹰走马，反倒想明白不少事情。辽国君臣之间，定然也有许多人觉察到这个问题。只不过，辽人不管有多么了解宋朝，有些事情，他们也难以感同身受——譬如要让宋朝再一次接受一份身为战败方的和议，没有过这类历史经历的辽人，总是会将此想得太容易。能够明白这种心情的人，大约只有韩拖古烈等寥寥数人吧？可这些人却很可能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视为对辽国更大的威胁，而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言辞上润色一下，细节上周全一下，同时照顾到双方的脸面，也是可以办到的。

但惟有在这一点上，唐康却坚信不可能。若非是石越与王厚的种种行为，让唐康都觉得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要议和，仅凭这一点，唐康就要认定石越在玩什么计谋。

因此，在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唐康就几乎以为谈判破裂便是这一两日之内的事了。当吴从龙意外出现在他的营帐之外时，他心里还不由一阵高兴。这一天他特意留在营中读书，等的便可能突然出现的变化，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但当他笑容满面的吩咐护卫将吴从龙请进帐中，看见吴从龙的脸色之后，却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康时。”吴从龙落座之后，欲言又止的望了唐康一眼，脸色几乎是有些尴尬，但犹豫了一会，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方才耶律昭远带来一个消息。”

一听到这话，唐康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要翻脸了么？”

吴从龙摇摇头，抿着嘴，道：“这倒不是。算着日子，韩拖古烈该到东京有一两日了。不过耶律昭远大约也早就知道凭着吾辈，是难以谈成什么了，就算要翻脸，肯定要等等韩拖古烈的消息。他今日是来兴师问罪的……”

“兴师问罪？问什么罪？”唐康也糊涂了。

“他说数日之前，有三百余骑宋军偷渡白沟，在辽国境内袭击了一支运送财物回国的辽军，杀死五百余伤兵、家丁，抢走了几十车物什……”吴从龙苦笑一声，“这些宋军还留了一面旗帜在那儿，自称是致果校尉赵隆所为。”

“这等事，子云理他做甚？实不足挂怀。”唐康听得眉开眼笑，又笑问道：“子云如何回他？”

“我只得说，虽属两国议和，然他契丹兵马，亦不曾停止在我河北州县劫掠。我大宋议和的条件，便有要他们归还所劫财物一条，契丹果有诚意，便不当趁着议和之机会，偷运财物回国。这本是他契丹不是，如何能怪我大宋？况且如今我军与雄州、高阳关全为辽军隔绝，我们虽在这儿议和，赵隆又如何知道端的？若要他收兵，还须请辽军从中间让

出一条道来，好让我们的使者通过。”

“说得极好！子云真有苏、张之才。”唐康笑道。

吴从龙却有些无精打采，道：“康时说笑了。就算真是苏秦、张仪在此，又有何用？这军戎之事，我不敢妄议，然既是要在下来此和议，打仗之前不知会也罢了，仗打完了，总该让你我知晓罢？如今却要耶律昭远问上门来，在下还揣着糊涂当明白……”

唐康听他满腹怨气，正想开解几句，又听他抱怨道：“这差遣实是难做。议和也是他王大总管赞同的，可这些事情，不论你如何行文过去问他，结果总是一纸回了。我难道便是契丹细作，他大总管府的事，到了咱们这边，就会泄露给契丹人了？最可笑是两头不讨好，康时可知道朝中出了变故？”

唐康闻言不由一愣，“出甚变故？”

吴从龙狐疑的望了唐康一会，确认他神色不似作伪，方才说道：“原来康时竟不知道。我方才与耶律昭远议完，因为中午要陪宴，便回营换件衣服，才听小厮说收到好几封东京的书信。我也是匆匆读过，这才来急急忙忙来找康时……这回可非小事。”

“究竟是出了甚事？”唐康更加糊涂，追问道。

吴从龙转头望望左右，见帐中再无外人，这才向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沉声道：“为这议和事，朝中已是乱成一团了。谏章交攻，两位丞相以下，两府诸公，皆被弹劾。听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已至大名府，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痛骂诸公，扬言要召回章惇做枢密使，还……还在内廷对太后说子明丞相与韩参政是霍光！”

吴从龙说得冷汗都冒了出来，唐康却几乎笑出声来，装傻笑道：“霍光是汉朝的忠臣，皇上说得没错呀，家兄丞相与韩参政皆受托孤之任，确是本朝的霍光。”

“这……这恐怕不是甚好话……”吴从龙却急了，“康时，皇上年纪轻，颇欲有所作为，而两位丞相与两府诸公为国家社稷计，不免每每要从中谏阻，皇上自即位以来，几乎是无一事得快意行之，皇上又是有名的聪明天成，这心里面，只怕是有许多不满郁积了。平时倒也罢了，两府没有差错，朝中大臣都服气，皇上也不好说什么。可如今朝中不欲议和者甚众，朱紫以上，上章弹劾、反对者，据说已有六七十余！尤其是还有个陈元凤从中撺掇，皇上不晓得为何，偏又十分信任他，不但留他在京中，每日召见；还用他荐举，又拔擢了许多新党中的能干人物——更邪门的是，尧夫相公对他亦十分包容。持国丞相老了，子明丞相在外，皇上身边有个陈元凤，诸事难料得紧。”

吴从龙的这番话，虽然仍有些遮遮掩掩不敢直说之处，但唐康心里面却已明白他在担心什么。这必是开封有人写信给他——或是真是他着想，或是想给他施加压力。其实说皇帝读奏折才知道韩拖古烈一行已至大名府云云，唐康自然是绝不肯信的。那必是谣传无疑，他虽不知实情，却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多半又是两府相公逼迫皇上勉强答应接纳辽使，他开始不情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待到看到有人上章弹劾，便有意无意放出这些话来，那自然是为了鼓励朝中大臣出来上表，增加声势，然后皇帝便可以挟此以对抗两府。皇帝年纪还小，未必想得到这样的办法来，其中有陈元凤做谋主，亦未可知。但若说这便要“诸事难料”，那当然是夸大其辞。

因笑道：“这朝廷是要议和还是要继续打仗，轮不着你我操心。然子云尽管放心，便是最后又不肯议和了，朝廷亦断不至于追究到你我的

责任……”

吴从龙被他一语说中心事，脸上一红，却仍忍不住继续问道：“康时如何敢下此断言？听说如今弹劾的奏折之上，连在下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呢。如康时、王厚，都是朝廷重臣，现今用人之际，或许不会有事，然在下又何德何能？如此许多大臣交章论列，若果然扳了过来，却一个官员也不贬责，本朝无此先例！”

唐康见他仍是忧心忡忡，忍不住笑道：“休管他扳不扳得过来，我只问子云一句话，我唐康可还说话算话否？”

“那是自然。”吴从龙莫名其妙望着唐康。

“那便好。”唐康笑道：“那我便向子云保证，倘若子云因此事受责，我唐康也绝不独善其身。我也便辞了官，回家做富家翁去。”

“这……在下并非此意……”

吴从龙正不知道要说什么，帐外忽然有人高声禀报，原来却是送宣台札子的差官到了。二人不敢怠慢，连忙见过差官，收了札子。自大名府至武邑虽有四五百里，但两地之间有官道相连，又在宋军控制区内，采用换人换马的接力传递方式，宣台公文，仍是一日多几个时辰便可送到。因此自议和以来，唐康和吴从龙收到的宣台札子每日少则一封，多则三四封，早就习以为常。只是此刻二人各怀心思，各有担心的事情，当下连忙一起将装札子的匣子打开，取出札子，摊在案上，二人一道览读。

这札子上的内容却是极短，二人几眼便已看完，然后都是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唐康先前的脸上的高兴之色，早已一扫而光，脸

色变得十分难看；便是吴从龙的脸上，也是忧形于色。

过了好一会，唐康才冷笑着对吴从龙说道：“看来待会宴会之上，子云可以给耶律昭远送件大礼了。”

但吴从龙的心思，却似乎全不在此，喃喃回道：“这……这……皇上果真肯答应么？”

吴从龙的担忧，却也不算全是杞人忧天。正如唐康所猜到的，皇帝赵煦的的确确是迫于两府的压力，而不得不点头同意接纳辽使，然而石越也低估了赵煦不甘心受人摆布的心意。这一次的议和，虽然朝中有韩维与范纯仁极力主持，可即便是在御前会议中，也是态度分化的。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翰林学士苏轼、工部侍郎曾布、权太府寺卿沈括、权知军器监事蔡卞、职方馆知事种建中等七人立场皆十分鲜明，全靠韩维与范纯仁一再保证和议条款绝不会辱国，又用数十万的流民问题向他们施加压力，御前会议这才算勉强达成一致。然而，分歧仍然存在。赵煦年纪虽轻，但对于“异论相搅”这等家传的帝王之术，却是毫不陌生。对于一个新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臣子们之间出现大分歧，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们的矛盾趁机得利，竖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也算是必修的一课。更何况，这一次的政策，的确是赵煦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他故意在向太后面前说出石越、韩忠彦是霍光这样的话来。而这句话也不出他所料很快便流传出去，许多本就不满的人、望风承旨的人、对石越与韩忠彦有私怨的人，立即读懂了这句流言的意思，在他的鼓励下，弹劾当政者的奏状，便如雪片一般飞进宫中。

读“弹章”这种东西的技巧，此前太皇太后跟他说过，后来清河也说过、桑充国也讲过，赵煦早就知道，绝大多数的“弹章”中，总免不了

了要有些不尽不实、夸大其辞的话——太皇太后、清河、桑充国所说的重点，当然是希望他既能分辨这些，又不要因此而拒谏。要做一个好皇帝，最重要的当然是兼听则明，倘若因为“弹章”中在些夸大不实之语，便扔到一边，不去留意其中的可取之处，这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被奸臣所利用。许多自以为聪明的君主，便都栽在了这个弱点上。

道理虽然早就懂得，可真的见识到之后，赵煦却仍然禁不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感。

譬如这一次，有不少人便在奏状中，将石越骂了个狗血淋头，称他不过徒有虚名，宣抚三路，自开战以来，却是每战必败，故闻敌而丧胆，又惧怕朝廷问罪，是以才又生出议和之意，全然不顾出征之初的豪言，甚至将他与后蜀的王昭远相提并论。又称皇帝当日下《讨契丹诏》，明言“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者当斩于东市”，石越身犯此令，纵皇帝念及往日功劳，不将他赐死，也不当再以军权付之云云。

赵煦固然对于石越有许多的不满，但是要说他是后蜀的王昭远之流，他还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的。那王昭远原是五代末年的一大笑柄，他在后蜀掌握大权，自比诸葛武侯，先是自不量力，傻乎乎想要与北汉夹攻宋朝，结果不仅联络北汉的使者半道叛逃宋朝，还引火烧身，引来宋军攻蜀。他至此还是十分狂妄，蜀主令他率军抵抗，他还声称“取中原如反掌”，哪料到最后连战连败，一路逃跑，竟被宋军活捉，后蜀也因此亡国。那些人将石越与王昭远相比，就算是赵煦，也觉得未免诬之过甚。虽说开战以来连战连败，可宋军却从未乱过阵脚，若是那些个败仗也要算到石越头上，连赵煦也觉得冤枉了一些。

可尽管如此，这些“弹章”，仍然不失为赵煦手中得力的武器。

这便是身为万乘至尊的好处。如果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当成石越的罪名，加以问责。

当然，做这种事会面临多大的阻力，赵煦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他也只是想想而已。给石越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真的要罢掉他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官家！”庞天寿蹑手蹑脚的进来，打断了赵煦的暇思，“守义公仁多保忠已在殿外候旨。”

赵煦“唔”了一声，连忙收拢思绪，道：“宣他进来罢。”

这是仁多保忠回京之后，小皇帝第一次召见他。其实这谈不上有何特别之处，即便是很亲贵的皇亲国戚，也不是天天能见着皇帝的。办了差遣回来，皇帝见或不见，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不管怎么说，仁多保忠这次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京，因此总是有些许的尴尬与忐忑。陪着韩拖古烈一行抵京之后，仁多保忠去太皇太后灵前哭了一场，又上了封请罪的札子，便回到府上，闭门不出。就这么着关在家里两三天，没想到皇帝突然又说要召见他，这不仅是让他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感觉。

仁多保忠离开汴京的时间其实很短，然而在再次回来之后，宫里面的情形，便已让他颇有物是人非之叹。垂帘时期宫中最得势的陈衍与清河郡主，如今都已是昨日黄花。陈衍在忙于太皇太后的山陵之事，而清河郡主则退居家中，深居简出，整日替太皇太后念佛诵经。曾经炙手可热的两个人，几乎是转瞬之间，便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凄凉的下场。而如

今宫内的权贵，摇身一变，换成了李舜举、庞天寿、童贯三人。尤其是李、庞二人，极得新帝的信任，李舜举官拜入内侍省都知，这是从五品的高官，“内臣极品”，是大宋朝宦官所能做到最高位置，号称“内宰相”；而庞天寿虽然还只是从八品的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但他是一直跟着皇帝的从龙之臣，自非寻常内侍可比。再加上内西头供奉官童贯，这三人，都是当年雍王叛乱之夜，曾经拼了死命保护小皇帝的宦官。因此，这其中的酬庸之意，倒也十分明显。

想到这些，仁多保忠心里面又更加安慰几分。

不管怎么说，小皇帝对于那些忠于他的人，并不算十分薄情。

他小心翼翼的随着庞天寿进到殿中，行过大礼，听到皇帝淡淡的叫了一声“平身”，又谢恩起身，低着头侍立在殿下，静静等待皇帝发问。但他耐心的等了许久，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说话。仁多保忠心下纳闷，终于忍不住悄悄抬头偷看了一眼，却见赵煦提着笔，还在批阅奏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赵煦仿佛又长高了不少，一张清秀苍白的脸上，更又多了几分阴沉的感觉。

仁多保忠哪敢催促，只好继续侍立等候。这却是一番好等，幸好他是武将出身，久站倒还不算什么，只是不知道皇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心里面不免又打着小鼓，胡思乱想。便这么着等了约小半个时辰，才忽然听到皇帝问道：“守义公，朕听说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仁多保忠愣了一下，再没想到皇帝一开口是说这个，他又不知皇帝的意思，只得躬身回道：“臣惶恐，臣有失教养……”

“什么有失教养？”赵煦也不料仁多保忠会如此狼狈，不禁笑出声来，又笑道：“卿家三郎十几岁便能守东光，若这也是有失教养，耶律

信大概会气死。朕听说韩拖古烈这次来，还特意问守东光的少年是谁家子弟？”

仁多保忠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谦道：“陛下谬赞了。”心里却是不住的苦笑。这次他率两子出征，当日渡河之前，他是安排第三子仁多观明去冀州的，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仁多观明少年心性，将他的话完全置之脑后，自己又跑回了东光。结果差点父子三人都为宋朝尽忠。这次他回京，又想将两个儿子一并带回来，不料又是一个也不肯听他的，仁多观国在冀州时便自告奋勇，随何畏之救援东光，如今颇受何畏之赏识，在镇北军中如鱼得水，再不肯走。而仁多观明被王厚荐了个行军参军之职，“回京”二字，更是提都不用提。此时皇帝当面夸奖三郎，他脸上虽觉光彩，可心里面，倒是担忧更多几分。

但赵煦哪里体会这些为人父的心情，只是自顾自的笑道：“俗语道‘将门虎子’，这话真是一点不假。十几岁便有如此忠义胆色，日后必是我大宋栋梁之材。如今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是我大宋的那些世家将门，皆能如卿家一般，朕复何忧？”

仁多保忠正想再谦逊几句，但赵煦思维跳跃，说话语速极快，根本容不得他打断，便听他一口气都不歇，又继续说道：“守义公你是我大宋的宿将，此番又曾亲自领兵，与辽人作战，深知辽人虚实。这回也是你陪着韩拖古烈来京，路途之上，当与韩氏多有交谈。如今契丹请和，朝议纷纷，有谓可和者，有谓不可和者。朕深知卿知兵，又深信卿之忠义，只是卿回京之后，却实令朕失望。”

这话一出口，仁多保忠慌忙又跪了下去，顿首道：“臣自知罪不容诛……”

“罪不容诛？”赵煦冷笑道：“卿有何罪不容诛之事？”

“臣败军辱国……”仁多保忠才说了五个字，便被赵煦打断，厉声道：“胜败是兵家常事，你有何罪之有？朕失望的，是你回朝之后，于和战不发一言！”

“这……”

“今日朕召你来，便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是可和，还是不可和？”

赵煦的目光咄咄逼人的逼视着伏在地上的仁多保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亲政的小皇帝赵煦，就已经如此的象他的父亲，让仁多保忠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仁多保忠仍然在心里面犹疑。

“臣……臣不敢说。”

“不敢说？”赵煦几乎是愕然，“卿有何话，只管说来，朕非拒谏之主，绝不至因言加罪。”

“不敢。”仁多保忠忙道：“陛下之明，堪比尧舜，天下不论贤愚不肖皆知。臣所虑者非此，而是……”

“而是什么？”

“而是，而是臣以为子明丞相不过假议和而已！”虽然在心里面有过一些挣扎，但仁多保忠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得罪皇帝才是明哲保身之法。

“假议和？！”赵煦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脸上写满了震惊。“卿莫不是说笑？果然是假议和，难道连朕都会不知道？！”

“此非臣所知。”涉及到宰相们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仁多保忠毫不犹豫的装起糊涂。

“那卿有何依据说是假议和？”

“臣在永静、冀州之时，见御河粮船依旧昼夜不停往东光运粮；至大名府时，听到宣台急急催促各地冬衣；回京之后，又听闻朝廷明年要从荆湖南北路多买粮数十万石，有官员正在为运输而发愁……若说冀州、永静、大名之事只是未雨绸缪，那明年自荆湖南北路多买数十万石粮食，又是为何事？自熙宁以来，荆湖南北路虽垦田日多，户口滋衍，已有富饶之称，然至京师转运非易，走水路须沿江而下，至扬州再走汴河，可江淮已然是鱼米之乡，故朝廷若不是迫不得已，两湖之米，是不进汴京的。”

“不错。先帝开发湖广，规模宏大，然最终却只可说完成了一半。荆湖南北两路，最终到底没能修成一条运河，以水路连通汴京。走陆路事倍功半，下江淮多此一举。故此荆湖南北之粮，毕竟只能用来防江淮益黔有个天灾人祸。”说到这里，赵煦忽然笑了起来，道：“到荆湖南北多买粮食，卿只怕是听错了。”

“臣听错了，亦或是有的。然以臣对子明丞相之所知，仍不能信他是真议和。”

赵煦见仁多保忠说得如此坚定，亦不觉讶然，默然一会，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又问道：“且休要管甚真议和假议和，倘若和议是真的，卿又以为如何？”

仁多保忠脸上抽搐了一下，但他伏在地上，赵煦自是半点也看不见他神色的变化。他本想说：“那也无甚不可。”但是，最终说出口的，却是迎合皇帝心意的话，“若如此，臣以为此时不当议和。”

果然，他话一出口，赵煦便十分高兴，哈哈笑了几声，道：“朕果然没有看错人。你快起来罢。”望着仁多保忠谢恩起身，赵煦又说道：“卿在武强吃了败仗，朕知道卿十分灰心，然卿还是要打点精神，在京休养数日，日后朕还要用得着卿处。”

一时之间，仁多保忠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吃惊，但他心里明白，如今大宋选将，只怕他面前的小皇帝说了也不能全算，虽然皇帝他绝不敢得罪，但两府诸公他同样也不愿招惹，因此忙又欠身道：“恕臣愚钝。陛下，所谓军权贵一，陛下既以征战之事委右丞相，似乎……”

“此事卿不必担心！”仁多保忠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摆着手打断他，道：“右丞相的事权，朕既任之，则必信之。朕要用卿的，是另一处。”

“另一处？”仁多保忠疑惑的抬眼偷看了皇帝一眼，却见赵煦满脸兴奋之色，又听他说道：“正是。有人献策，可效李唐攻高丽故伎，征调海船水军大船，筹兵四五万，自海路攻辽国东京，使其首尾不得相顾……”

“陛下！”仁多保忠不等皇帝说完，已是大吃一惊，急道：“此策恐不可行。”

“为何？”赵煦却不料仁多保忠反对，兴头上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不由大是不悦，拉了脸说道：“朕筹划已久，颇觉可行。况李唐当年攻高丽，曾得奇效。”

“高丽与契丹不同。高丽国都近海，以水师自海攻之，虽花费甚大，然而正是攻其要害，故而有用。而契丹之精华在其南京、西京道，往北则是中京、临潢附近，以海船水军攻辽之东京道，便好比征调骑兵，焚掠其上京道之西北草原，是以宝贵之兵力，攻敌所不急，击敌所不救。纵然做得到，又有何意义？只是白白耗费国帑而已。如今朝廷方在河北河东与契丹相持，陛下果有四五万人马，请使之增援河北河东，或许最终取胜，便胜在这四五万人马之上……”

“朕哪有这四五万人马？须得临时征募。”赵煦被仁多保忠这么一说，脸一下子便红了，讷讷道：“只是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

“话虽如此，然奇兵不可恃。用兵之道，若以正可胜，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涉及到这等大事，仁多保忠便不敢再一意迎合皇帝，毕竟日后若有个什么差错，他此时若不劝谏，到时便也脱不了干系，因此他一心一意要打消皇帝这个念头，又道：“陛下果真要袭辽人东京道，与其临时去征募乌合之众，莫若静待高丽出兵。高丽之兵再差，亦强过陛下临时征募之兵。”

“高丽果然会出兵么？”赵煦疑道，“朕已是几番下诏，要秦观催促，然至今仍不见他一兵一马。”

“高丽以一小国居于两大国之间，胜负未明，陛下催也无益。然陛下只须宽心等待，其必然出兵。”

赵煦揣摩仁多保忠话中之意，不由喜道：“卿是说我大宋必能取胜么？”

“臣观王厚用兵，有必胜之理。”

这些话却全赵煦所喜欢听到的，他立时高兴的问道：“何出此言？”

“以臣观之，耶律信如剑，韩宝如斧，而王厚似墙。剑斧再如何锋利，砍在墙上……”

召见过仁多保忠之后，赵煦心里面又多了几分绝不议和的底气。此前无论谁说，毕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他不想议和，但若战局逼着他要议和，他也无法可想。但仁多保忠是自两军交战的地方回来的，他既也说不当议和，又认为宋军能很快取得更大的优势，这便让赵煦的底气更加足了。因此，便连他的心情也变好了几分，而心情一好，思维又变得更加敏捷。他突然又想起石越前不久呈进的一份札子，依稀记得札子中石越曾提到给战损的几支禁军补充兵员的事，他连忙叫庞天寿帮他找出来，又细细读了几遍，脑子里面，不断的想起仁多保忠“假议和”的说法。

“假议和”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赵煦无法理解如果石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会不禀报与他知道。但这个想法，却又似生了根的，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议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倘若能够通过和议达成目的，便最好不要采取战争的方式，这原也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太祖皇帝想要收复幽蓟诸州之时，不也是设想先通过交涉赎买的方式，要契丹不肯答应，才诉诸武力么？“兵凶战危”不是说着玩的。赵煦自小受的教育，也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每个人都会告诉他，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与武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远的不说，对西南夷的战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因此，赵煦也从不曾怀疑过他的宰执大臣们是可能将议和当成一个选项的。

直到仁多保忠提出石越是“假议和”之后。虽然当时他觉得是不太可能之事，但事后再想想，却总觉得莫名的蹊跷。

因为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想法，下午的时候，御前会议向他报告石越请求在议和条款上做出重大让步，不再要求辽人归还掳获的财物，赵煦竟然也没有感到十分愤怒，更没有坚定的反对。

赵煦的异常表现，被视为皇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一些人松了一口气，又让另一些人开始紧张。但赵煦却浑然不觉，只是一直思忖着“假议和”的事。到傍晚时分，他又让人去唤来陈元凤，在便殿接见，询问他的看法。

然而，陈元凤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臣以为此亦大有可能！”

“既是如此，那为何要瞒着朕？”他不解的追问。

“恐陛下年幼泄机也！”

陈元凤直截了断的回答，便如一根刺针，狠狠的扎在了赵煦敏感的自尊心上。但也让他立时明白了这可能就是真相。他年轻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身子气得一直发抖，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而陈元凤却始终垂着头，仿佛全然没有感觉到皇帝的怒火，反倒是自顾自的发着议论：“此亦无足怪。本朝自熙宁以来，朝野儒者所宗，其大者不过道学、新学、石学、蜀学，而这四派，名则纷争，实则同一，最后不过归为两个字——‘宗孟’！汉唐之儒，都是宗荀子；本朝

之儒，都是崇孟子，此即本朝与汉唐之大不同处。这亦是儒者最大的区别。宗荀子者，必然崇君，重君权；崇孟子者，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虽然是天下至尊，但是在本朝那些儒者看来，却到底还要排在祖宗社稷之后。此辈自相标榜，自以为为了黎民百姓、祖宗社稷，‘尊君’二字，竟可以不讲，至于触怒至尊，无君无父，更是引以为荣。这便是熙宁、绍圣以来儒者的风气！似韩维、范纯仁、韩忠彦辈，皆是本朝忠厚醇儒、老成可信之人，然此风所及，此辈竟皆为一干邪说所惑，明明是跋扈欺君，他却当成忠君爱国。开口祖宗之法，闭口社稷为重，可曾有一人将陛下放在心上？恕臣大胆，这等事情，若在汉唐，便是权臣乱政，虽三公亦可诛之。”

“可在本朝，朕却只好忍了。对么？！”赵煦尖声讥刺道，陈元凤的这番话，譬如火上浇油，然而却也句句皆是实话，赵煦气得手足冰凉，心里面却也清楚，他的的确确做不了什么。他或许可以用欺君跋扈的罪名来处分他的宰相们，但那只是成全他们的令誉，让他们在国史上面浓章重彩，然后，他还只能换上一群一模一样的宰相。这种事情，是不分新党旧党石党的，将吕惠卿、章惇召回来，又能好多少？除非他找几个三旨相公一样的人物来做宰相。

而且，从现实来说，陈元凤口中“宗荀”的汉代，如汉宣帝那样的令主，也奈何不了霍光。他父皇留给他的几个遗诏辅政大臣，更不是他轻易动得了的。这个时候，赵煦不由得有点怨恨起他一直尊重的父皇来。大宋朝本无这样的家法，他却偏偏要多此一举，给他留下几个偌大的麻烦。

“以卿所知，本朝可有崇荀卿的儒者？”

“恐怕没有，便有，亦籍籍无名。”陈元凤淡然回道，一点也不理

会皇帝口中的讽刺之意，又说道：“世风难易，陛下要振纲纪、尊君权，臣以为，不必远法汉唐，只需学先帝便可。先帝之时，儒者亦讲宗孟，然何人敢不尊君？”

赵煦是最爱听人说他父皇的好话的，陈元凤这话，却是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立时便敛容相问：“这却又是为何？”

“盖以先帝英武，而勇于有为，不烦改作，故大臣皆惮之。”

“卿所言极是。”赵煦连连点头。“只是如今之事，又当如何？难不成朕也跟着装糊涂么？”

陈元凤抬起头来，望了面前的皇帝一眼。这是一个急欲获得尊重与成功的少年，然而，这正是石越他们给不了的。他们天然的处在对立的位置上，而没有人愿意为他的成长支付代价。其实，陈元凤也能理解两府的宰执们，他们对于忠君有自己的理解。况且，再无私的人，要放弃到手的权力也是困难的。能让皇帝真正的“垂拱而治”的话，就意味着相权的最大化，他们纵然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很难拒绝这样的诱惑。

而这却正是陈元凤的机会。

将韩维、石越们斥为奸臣，那是拙劣的伎俩，皇帝年纪虽小，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分辨是非的昏庸之君。但是，在皇帝面前将他们描述成“祖宗之法”的维护法，孟子的追随者，而将自己打扮成君权至上的忠臣，这样的两种形象，却能正中要害，大获成功。

小皇帝渴望权力，所以，他知道他需要哪一种忠臣。

而他，甚至谈不上诋毁过石越。他说的全是实话。这不都是石越、桑充国们所鼓吹的么？只不过为了顾及皇帝的好恶，陈元凤小心翼翼的

将桑充国划了出去。

“此事是真是假，尚不能完全确定。只如今却有一要紧之事，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赵煦不由怔道：“有何要紧之事？”

“臣风闻今日御前会议对辽国的和款又有让步？”陈元凤几乎是有些无礼的注视着皇帝，问道。

赵煦点点头，讽刺道：“原来非止是朕而已，御前会议亦是守不住机密的。不过辽人是要朕‘赠送’他们钱币，虽是让步，其实分歧仍大……”

“不然！陛下此言差矣！”陈元凤促然高声，连连摇头，道：“恕臣直言，此前的和议条款，臣也曾与陛下说过，虽是议和，陛下不必担心，辽人绝难接受那几条和款。但如今果真只是要重申熙宁之誓，罢耶律信，归还河北百姓，和议便不见得不能成了。”

赵煦吃了一惊，“这是为何？”

“因为辽人想要的，其实不过钱财而已。此前石越要辽人归还掳掠财物，便如同叫辽主胸口剜肉，辽主绝不会答应。想来石越亦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故此才又请将这一条去除。以臣之愚见，辽人接下来，必会要求将‘归还’二字，改成‘赎还’。只要朝廷肯答应这一字之别，辽主便也不会再要求朝廷‘赠送’他钱帛。如此一来，双方便等同于避开了谁胜谁败的问题，各自保全了脸面，些些分歧，亦不过是在‘赎金’之上。唯一的一个问题，便只是要不要罢免耶律信了！”

“这……”这些日子以来，陈元凤没少在赵煦面前做过预言，几乎

无不中的，这次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赵煦不信。

“此事若如仁多保忠所言，是右丞相假议和，则此为诱敌之计。是故意让辽人以为有谈成的希望，拖延时日。然万一是真议和，陛下又当如之奈何？”

“这……”赵煦咬着嘴唇想了半晌，“朕便召见韩维、范纯仁，问个明白！”

“不可。”陈元凤连连摇头，道：“韩、范两位相公，不见得肯说实话。”

“那当如何？”赵煦此时，已是对陈元凤言听计从。

“以臣之见，若是假议和，必是右丞相的计策。陛下要问个明白，须从韩师朴参政处入手。陛下只需写一封手诏，差人送至韩师朴处，责之以君臣之义，韩参政是忠厚之人，必然据以实告。”

其实赵煦既然已经猜到，若召来韩维与范纯仁，二人也断无再隐瞒的道理。但陈元凤深知二人品性，一旦承认，必然会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替石越与韩忠彦开脱。尤其是韩维，已是快要致仕的人，也不怕多担些怨恨。他若一口咬定这是自己的主意，虽说这件事颇犯赵煦的忌讳，但人走债消，赵煦也只得优容一二，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陈元凤心中知道，这等胆大包天的事，多半是石越的主意，他哪肯让石越占这个便宜？如此虽是舍近求远，大费周章，可这笔账，却也终究是记到了石越头上。

出宫之后，陈元凤特意绕道去了一趟州桥投西大街。陈元凤现在住的驿馆是新城西北，投西大街在旧城城南，两处原本是南辕北辙，但辽国使馆在投西大街街南，而韩拖古烈一行又住在街北的都亭驿，投西大街如今也算是汴京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不过陈元凤是没甚么借口去拜会韩拖古烈的，他心里面也并无这个想法，如今陈元凤在汴京，是以“知北事”、“主战”两件事而立身的，朝中如今除了那些因为吕惠卿事而怨恨他的新党，以及对他偏见很深的旧党，许多年轻力壮而渴望有为的官员，都十分亲近他，认为他是个“不党不阿”的君子，值得信任。而且，大家暗地里都觉得他既在宣台之中举足轻重，在皇帝与御前会议中，也颇受重视。陈元凤知道自己并无什么根基，反倒是政敌不少，因此也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绝不肯在这个时候去私见韩拖古烈，招人非议。

他去投西大街，只是因为李敦敏不久之前，刚刚把家搬到了投西大街。

太府寺丞的确是个肥差，大宋朝官员薪俸虽然优厚，可州桥一带的宅子，也不是寻常官员买得起的，李敦敏才入京时，穷得连马车都坐不起，但几年下来，已是宦囊颇丰，难得的是，他官职虽卑，却没少得罪人，可御史台居然没找他麻烦。这一点让陈元凤十分羡慕。虽然也有人说那是阿沅颇善货殖之术，替李敦敏打理家产，生财有道，但这些话陈

元凤自然是半点都不信的。那阿沅还是他送到李敦敏府上的，如今逢年过节，阿沅还要差人送些礼物到他府上，可他压根也不相信当年那个落魄的小丫头，懂什么货殖之术，便是那个“杭州正店”，陈元凤也认定全是因为石越关照，方能一直开下去。他当年将阿沅送回，其实也没安什么好心，原本他是希望这丫头能回到石府，再加笼络，可以帮他收集一些石府的隐私，哪料到阿沅脾气固执得很，竟然死也不肯回石府，让他如意算盘打空。虽说那阿沅一直十分感激他，但对陈元凤而言，她既不肯回石府，对他便全无价值，他又哪里会真的在乎阿沅这样的人感激？相反，他心里面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也认定李敦敏必是因为做了太府寺丞，才能有现今的家产。

而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此前虽然一直做地方官，却都十分谨慎，守着点俸禄过日子，虽然宋朝之制，地方官的各色收入远较京官为多，又兼之地方开销远低于汴京，在任之时，倒也不曾为那阿堵物发过愁。可他此番入京，一旦多滞留几日，便觉得囊中羞涩，十分支应不开。他虽是住在驿馆，兼之是国丧，声色犬马的开销已是省去不少，但石越与司马光改革驿馆之法后，对官员来说，的确是颇有不便。以前驿馆使费，官员只管混用，亏空往往要驿吏填补，如今连借个马车，都要先让管家把缗钱交到账房，否则这些驿吏便装聋作哑，不肯支借。尤其这又是在汴京，驿吏都是极混赖的老吏，千方百计讨要打赏，连晚上送点热水，都要“汤水钱”，要不然便连热水都无人伺候。这等事情，若发生在各路府州，早就一顿好打，但既在汴京，御史台虎视眈眈，官员们都要个体面，谁也不想为了几个铜钱成为同僚笑柄，也只好忍气吞声。

陈元凤这次来京，随从带得稍多了点，十几口人加上坐骑住在驿馆，每日花销不菲。再加上总有些人情往来、赏赐打点，又免不了有打秋风的老乡故旧上门，他来汴京时带了三百足贯缗钱，竟然就花了个精

光。迫不得已，数日之前，他只得找李敦敏借了五百缗交钞。谁知道偏有这般巧法，才一借到钱，便有几个河北的儒生，逃难至此，叫他在安远门碰着，他原做的是河北学政使，这些人都是当日他亲自考试过，拉到面前谆谆教诲过的，难道这时候见他们落难，他也装视而不见？只好咬咬牙，白送出二百缗。剩下三百缗交到管家手中，各家店子赊欠的账一结，已是一文钱不剩。

没奈何，陈元凤只好又找李敦敏借了二百缗交钞。早上叫管家去李府取了钱，李府又跟着管家过来一个人，送了张贴子，道是晚上要请他吃顿便饭。陈元凤自是不好回绝，兼之他与李敦敏交情甚笃，虽是赶上皇帝召见，耽误了时辰，却仍不以为意，出宫之后，依旧往李敦敏府上去。

虽然大宋朝现在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汴京的夜晚，依旧是灯火通明、金吾不禁。国丧之间，瓦子勾栏暂停营业，可其他的行商、住商，都照常经营，州桥一带，依旧是熙熙攘攘，除了偶尔听到报童叫卖，大声喊着前线的战报，偶尔能见到一些逃难的流民在沿街乞讨之外，陈元凤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他骑着马到了投西大街，发现街南的辽国使馆，依然是在禁军的严密看管之下，偶尔有一两辆马车进去，都是蒙得严严实实，让人觉得神秘莫测。而街北的都亭驿，这几日间也是戒备森严，但驿馆外面的马车，明显就要多出许多。

韩拖古烈在汴京毕竟是很有人缘的。尽管是两国交战，但还是有许多士大夫自认为心中坦荡，并不如何避讳，亲自来拜访的，送上诗文书信的，络绎不绝。而韩拖古烈也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表明辽国议和的诚意。他竭尽可能的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可悲的意外，尽可能的在不丧失尊严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他的歉意——尽管他绝不会宣诸于口，但仍然赢得了许多人的谅解。

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汴京很少有人能痛恨得起来。汴京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知道他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人都相信他对宋辽通好所抱持的善意与诚意。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韩拖古烈来京不过数日，便能顺利的拜会御前会议的几乎全部大臣的原因吧。若是换一个人，宋廷多半会将他扔在驿馆晾个十天八天再说。

无论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汴京的士大夫们，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仍然将韩拖古烈看成自己人。仿佛他们仍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的无奈与痛苦。据陈元凤所知，即使在御前会议中，也有大臣相信，如果石越的议和条件能够成功让辽主罢免耶律信，而以韩拖古烈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宋辽之间恢复和平，依然是可以信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假设宋辽之间要实现和平的话，那么韩拖古烈在辽国执政，便是必须的条件。即使是陈元凤，也是如此认为的。

只不过陈元凤并不认为辽主会任由宋人来决定他的北枢密使人选而已。

陈元凤才到了李敦敏的宅子外面，李府早有家人在门外候着，远远见着陈元凤，就一路小跑着过来，服侍着他下了马，将他迎进府中。便同时，已有家人进去通报，李敦敏亲自迎出中厅，与陈元凤笑着叙过礼，也不在厅中奉茶，便将他往自己的书房里请。

李敦敏的书房十分宽敞，陈元凤进到书房之时，已有家人在书房里摆下桌椅与各色点心，点起几盏明晃晃的大蜡烛来，待李敦敏与陈元凤落座后，又有侍婢送上温好的酒菜，李敦敏提箸请陈元凤吃了一口旋切鱼脍，一面喝着酒，一面便说些家常闲话。

自从熙宁末年，陈元凤对吕惠卿反戈一击之后，七八年来，陈元凤

都很少再享受声色犬马之事，他是一个将功名事业看得极重的人，为了搭上范纯仁这根线，巩固他对自己的信任，也是为了不给朝廷中那些政敌把柄，这些年陈元凤一直过得小心谨慎。范纯仁自己很节俭，也不喜欢别人生活太奢侈，陈元凤就算远在成都，也要每十天才能吃一两次肉。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转任河北路学政使，才稍有改变，然而即使如此，在河北官员中，他也是有名的不爱口腹之欲。

但李敦敏与陈元凤却是布衣之交，二人相知已久，李敦敏素知陈元凤未中进士之前，吃东西便已经是十分讲究的了，因此他办的几个下酒之菜，看起来寻常，却是特意去寻了汴京有名的厨子来府中做的，平常便是李敦敏自己也吃不起。

他这点心思却也不曾白费，果然陈元凤口里虽然不说，但下箸极快，吃得甚为欢快。

酒过三巡，李敦敏瞧见陈元凤已是脸色微醺，当下轻轻挥了挥手，他那管家见着，连忙打了个眼色，领着几个侍婢退出书房，李敦敏一面从袖子中抽出一叠交钞，轻轻放到陈元凤跟前。

陈元凤原本就料到李敦敏请自己绝不是吃顿“便饭”那么简单，因此虽听陈元凤一直闲扯，心里却在等着他步入正题，只是他绝没料到，李敦敏竟是要送一大笔钱给他。他拿眼睛瞥了一眼桌上的交钞，全是五十贯一张，大约有二十来张，竟然有一千贯之多！

他不由愣了一下，问道：“修文，这却是何意？”陈元凤的惊讶，倒的确是发自内心。他与李敦敏相交数十年，对他也算十分了解。李敦敏大半生为官都清廉自持，虽然这几年他做到太府寺丞，慢慢发起财来了，但说一下子堕落到要向他行贿，却也有些让他难以接受。

却听李敦敏笑道：“履善兄，这些，是你应得的。”

“我应得的？”陈元凤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解的望着李敦敏。

“履善兄忘了种棉诏？若非是你在皇上面前力陈其利，又游说两府诸公，此诏哪能那么快颁行？”

“可这和这些钱，又有何干系？”陈元凤依然糊涂。

李敦敏嘿嘿笑了几声，道：“履善兄以为是谁最着急棉花的事？如今天下州县种棉花的已经不少，然而朝廷的考绩中，却一直只有劝桑麻的，这棉花究竟算不算在桑麻之内，朝廷却没有规定，各地各说各是。东南那些种棉花的州县，这几年没少闹出事来，县官要耕地，要桑麻，如此考绩才能优等，因此常常禁止百姓种棉花。而织棉布的作坊越来越多，各地经常为了抢棉花打个头破血流。需得运气好，碰上个好郡守，好县令，这事才能解决。这次朝廷又大举收购棉花，对许多作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故此有几十家商行一道想了个法子，请人来找弟陈情。弟人微言轻，又能有何用？只得拜托履善兄与沈外府。履善兄自是不爱财的，然沈外府兄是知道的。那些商行一共筹了四千贯送到弟这里，已送了沈外府两千贯，此事弟无寸功，余下两千贯，自然是履善兄的。”

陈元凤听得目瞪口呆，怔道：“原来这也能生财？只是为何此前却不曾听修文提过半句？”

“弟知履善兄品行高洁，若事先说了，反而不美。我事先不说，履善兄向皇上进言之时，便全是出于公义，就算事后收了这笔钱，亦谈不上因私害公，可以心安理得。”李敦敏淡然笑道：“不是弟矫情做作，履善兄若果然如沈外府一般爱财，兄身为随军转运使，只须稍开方便之

门，这区区两千贯，又何足道哉？”

陈元凤连忙摇头，笑道：“修文说笑了。军国大事，我岂敢中饱私囊？”说着，用手摸了摸脖子，又笑道：“况且还在石子明眼皮底下，我这大好头颅，不想被他砍了去。”

“履善兄说得极是。”李敦敏笑道：“不过这笔钱，取不伤廉。沈外府已然收了一半，这一半我断断不能退回去，否则大骇物情，便连弟也要受牵连。”

陈元凤笑道：“既然如此，修文自己留下便是。”

“奈何无功不敢受禄。履善兄莫要再辞。”

陈元凤见李敦敏十分坚定，心里面又认定李敦敏必也收了一份，当下也不再推辞，将一叠交钞轻轻拢入袖中，笑道：“如此，便生受了。”

李敦敏见他收了，这才放下心来，又敬了一回酒，笑道：“如今汴京议论纷纷，都说些议和之事。我知道履善兄是主战的，不过，依我之见，即便是议和了，亦维持不了几年。子明丞相不过是缓兵之计，辽人如此欺我，朝廷只要缓过这口气来，必要北伐。如今这些争论其实没甚意义。此事我原不该置喙，不过我实是不愿见到履善兄与子明丞相再起不必要的误会……”

陈元凤没料到李敦敏话风一转，竟做起说客来，一时哭笑不得，却听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子明丞相不会与辽人议和是明摆着的事，可怜连两府之中，有些公卿亦太糊涂。弟在太府寺，有些账目进出，看得清清楚楚，朝廷直到现在，都在增加各地的铁课、铜课，还有硫磺、硝

石、牛皮、竹子……这些物什的和买采购，皆是平常年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还在准备打仗，这是明摆着的事。不久前，朝廷还下了一道密诏，河东路这几年的两税，一粒米一文钱都不出境。履善兄，恕我直言，屈指一算，我认识子明丞相已有二十余年，子明丞相每事皆深谋熟虑，绝非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旁人如何说，我是绝不相信他会无缘无故与辽人去议和。履善兄的才华，非弟能望项背，又得蒙皇上信任，若能与子明丞相同心协力，助子明丞相一臂之力，此非止是大宋之福，亦可使履善兄得以一展胸中抱负。还望兄三思。”

李敦敏言辞恳切，陈元凤虽然心里嫌他天真，嘴上却不得不说得冠冕堂皇一些，笑道：“修文说得极是。我与石子明虽无私交，却也并无私怨，同为国事，自当要同心协力的。其实石子明是假议和，修文看得出来，难道我便看不出来么？只不过，朝廷上面，总要些人来唱唱反调才好。若没有人对辽主战，这士气民心，又要如何维持？”

李敦敏望着陈元凤，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顺耳的，但是自他说话的神色语气当中，却又感觉不到半点诚意，他怎么也分辨不出陈元凤的话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良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道：“我在京师，也听到一些传闻。履善兄有鸿鹄之志，我亦不敢勉强。但不管怎么说，于公，子明丞相是国家社稷之臣；于私，咱们也算是布衣之交。如今皇上对履善兄十分亲近信任，果然要如传闻说的那些，君臣之间有些嫌隙，不管是为公为私，还望履善兄从中多多周旋劝谏，使小人之谗不得行，如此我大宋中兴，方能长久。”

陈元凤随声应和着，心里面想的，却已经是另一件事。便在此刻，他突然想到，石越的假议和，连李敦敏都看出来了，只怕也很难持续下去了。那么接下来，战火又将重新点燃，大概，皇帝会更希望他到石越身边去，他恐怕也难以推辞。想想又要离开汴京这等锦绣繁华之地，离

开天下权力的中心，陈元凤不觉平生出几分怅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到这个地方，进入大宋的权力中枢，这段时间，他几乎有种心愿达成的满足感，然而，这个时间，还真是短暂。

与此同时。

投西大街街北，都亭驿。朔风院。

韩拖古烈站起身来，亲自剪掉一根蜡烛的灯芯，只见灯花跳了一下，烛光顿时又明亮了几分。他又轻轻踱到下一根蜡烛前面，熟练的轻剪烛芯。

都亭驿对韩拖古烈来说，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后院，这次宋廷安排他独住的院子——“朔风院”，还是当年他在宋朝做使节之时取的名。当年都亭驿意外遭了一场小火灾，宋人重修之后，又换了个士人来主管都亭驿，其时辽宋交好，宋人因都亭驿也经常接待辽国特使，便特意请韩拖古烈给几座翻修的院子取名……这些，如今都已恍若隔世。但宋廷对韩拖古烈的礼遇，他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并非每一个出使宋朝的正使，都会被单独安排一座院子居住。而且，为了表示格外优待，尽管都亭驿外面，肯定有数不清的职方馆、职方司细作，甚而在都亭驿里面，也少不了这些人众，但在朔风院内外，宋廷连一个宋人都没有安插进来，侍候韩拖古烈的，全是他带来的辽人。

韩拖古烈并不天真，他知道虽然表面上宋廷对并无限制，然而，每日他去了哪些地方，拜会了哪些人物，又有哪些人物来拜会过他，肯定都被宋人监视着，宋朝枢密院对他，甚至他整个使团的行踪，多半都是了如指掌的。能有表面上的尊敬与礼遇，他便已经心满意足。

况且，若非有这表面上的礼遇，他要想见着面前的这个人，恐怕要更加困难许多。

安静的坐在屋中的这个人，看起来与宋人并无区别，他的穿着打扮，也是汴京大户人家的厮仆中最常见的那种——最最普通的青衣小厮。就算是南朝职方馆的种建中，大概也料不到，大辽通事局南面房的知事，竟然敢在他无数细作的监视之下，大摇大摆的走进都亭驿中。

表面上，他是来替南朝参知政事、户部尚书苏辙来送札子的。

这个是很大胆，却也是极妙的主意，韩拖古烈知道，苏辙府上一共有数百口人，只要宋朝的这些细作不曾重蹈皇城司覆辙的话，大概没有人敢去监视苏府，因此他们是难辨真假的。也许他们迟早会设法向苏府核实是否差这么个家人来过都亭驿，但就算苏辙或他的管家愿意答理他们，那多半也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如果南朝那些细作聪明一点的话，大概会趁他回去时跟踪他，而不是拿这点小事去麻烦苏参政。不过，他们最终肯定也会无功而返，因为大辽通事局的南面房知事，此前的的确确是在苏府做仆役。

“大林牙，为免惹人生疑，下官不能在此耽搁太久。此番冒险前来，实亦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司马梦求入兵部之后，南朝职方司几乎脱胎换骨。平时倒尚可，如今两国交战，平民百姓，只有南下者，没有北上者，石越在河北，令勾当公事高世亮与职方司一道，对北上商旅百姓严厉盘查，水陆孔道都看得甚紧，几个月下来，下官属下已折了十来个人，如今与国内几乎是音讯断绝，便有要紧之事，也极难传递回去。”南面房知事低声说着，一面指了指放在桌上一份札子，道：“这札子中写的，皆是极紧要之事。七月底下官便想设法传回来，然而……迫不得已，才来见大林牙。一则为这札子所言南朝虚实，一则奉杨公之

命，特来转告大林牙——朝廷若不能在河北大败王厚，南朝恐终无和意，杨公请大林牙速归，毋要滞留。”

韩拖古烈一面听他说着，一面缓缓剪完所有的烛芯，这才慢慢踱到书案之旁，讥道：“杨公自负智术，然南下已久，周旋数月，却只留得这一句话？”

那南面房知事愣了一下，一时不敢接嘴。

他二人口中的“杨公”，便是萧岚的亲信南院察访司判官杨引吉，自从萧佑丹死后，辽主颇有怪罪南院察访司未能事先侦知叛乱之意，萧岚迫不得已，只得将杨引吉罢官，然杨引吉仍是萧岚的谋主，此番辽军南侵，萧岚便又用杨引吉之策，将他荐于辽主面前，使他先行南下入汴，伺机而动。总以设法与南朝朝廷中的主和派接触为主，一则分裂南朝朝廷，再则未雨绸缪，为两朝议和做些准备。这其实也是杨引吉为萧岚谋画，想要助萧岚在与耶律信的斗争中抢回先机——如今耶律信影响辽主的，是靠着战争；萧岚既然难以在这方面与他争锋，那杨引吉便想帮他掌握着对议和的影响力。当“战”字在辽主那儿占到上风之时，自然是耶律信得势；然而有朝一日，必是“和”字重新占到上风，那时候，萧岚便有机会压过耶律信一头。

这些内情，许多自非区区一通事局南面房知事所知，然而他也知道杨引吉是个惹不起的人物。而面前的韩拖古烈，更是当年一手拨擢他的上司。不管怎么说，神仙们打架，他是一点儿也不想招惹。

但韩拖古烈说的，终究也只是一句气话而已。

尽管他也竭精殚智，想要促成宋辽恢复通好，然而，他这次能南下议和，与其说是他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倒毋宁说是因为皇帝的心理发生

了微妙的转变。先是雄心勃勃的意图冒险，然后便在进展不如预期或者说对手出乎想象之时，又骑虎难下，意图侥幸……韩拖古烈对于宋朝颇为了解，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其实是知道议和难成的。然而，韩拖古烈虽然是辽人，却也是个标准的儒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文化性格，也已经刻进他骨髓了。所以，他才毅然南下，几乎是自欺欺人的，想要抓住每一丝的机会。

这是他对大辽忠诚的方式。

但他自南下以来，十多天的时间，接触的南朝官员几有近百名之多，结果却是不甚乐观。宋人未必不能接受和议，然而，辽主提出的条件，却是宋人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即便石越提出的条件在宋人看来已是“不为已甚”，可是，果真要让辽国君臣接受，却也难如登天。

而更大的一个隐忧，还是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韩拖古烈始终都拒绝去认真思考石越与南朝君臣同意议和的动机。辽军自开战以来一直占据优势，宋军即使主力大集，的确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表面上看来，此时议和，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大名府防线对于南朝君臣心理上的意义。倘若没有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大概南朝最坚定的主战派，心里面也是会害怕战争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谁也不能保证战场上的必胜，而万一王厚战败，汴京就是岌岌可危，而大宋就有亡国之危。因此，在没有绝对把握的前提之下，输掉战争的后果又完全无法承受，只要能够议和，南朝就一定会议和。没有大名府防线，南朝与大辽的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可有了大名府防线的存在，对于南朝，就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即便王厚输了，即便实际上大名府防线很可能也会随之崩溃，但在心理上，宋人总会想，他们还有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大不了，他们再召集天下军队勤王，再募兵，他们最

多也就是拿半个河北与大辽拼个你死我活。而对于那些主战派来说，只要自己是躲在坚固的防线之后，人们就有了强硬到底的理由。人情总是如此。也许有少数人是例外，可是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主战还是主和，强硬还是软弱，的确是根据自己的安全程度来变化的。

韩拖古烈从来就知道，石越与司马光耗费巨资构筑的大名府防线，于南朝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也符合石越一贯的风格，此人的性格，从来都不是拿着一切身家去关扑的人。他总是慢吞吞的做好一切准备，再开始出手。因此，即便有人说石越修筑大名府防线是为了图谋大辽的山前山后诸州，韩拖古烈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石越会做的事。别人想要图谋山前山后，或许会整军经武，经营边地，调集重兵前往沿边诸州，可是石越，他首先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先做好防范万一大军全军覆没的准备。

兵法说，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在韩拖古烈心里，石越是将这一条准则应用到极致的人。而偏偏对于南朝来说，这一条兵法，是真正的金玉良言。若是宋朝永远做好“先为不可胜”的准备，在这个世界上，韩拖古烈的确也找不到能战胜他们的力量。南朝的缺点，是即便他们等到了“待敌之可胜”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不一定抓得住。至少他们建国一百年的历史，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直到熙宁年间，他们的变法，给了他们抓住这样机会的能力。

石越等到了西夏的机会，也许，他一直在等大辽出现这样的机会……

而眼下，也许不明显，但是，大辽的举国南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确是向石越露出了一个破绽。

他为何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就算这可能谈不上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可是，石越也应该知道，大辽也已经今非昔比，他这次放过了，或许以后几十年连个破绽也不会露给他。而他再如何也不可能再做几十年的宰相！甚至他能再做超过五年的丞相，都算是个奇迹。南朝皇帝再过五年，就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绝不可能接受一个石越这样的宰相。事实是，古往今来，就没有一个君主，不管他贤明也好，愚蠢也好，会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样的臣子。

许多宋人都对山前山后抱着企图，难道石越就真的没有么？

倘若他也有的话，那么，他就没理由放弃任何的机会。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五年之后，即使他能继续做南朝的宰相，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来自南朝内部的挑战。以南朝的政治现状来说，就算他能成功，他也会在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中度完自己的后半生。韩拖古烈不相信那时候他还敢离开汴京与南朝皇帝半步！

所有的这些，韩拖古烈心里都很清楚。

只是他从来不让自己去想。他心里面在害怕，一旦他想了这些，大辽与南朝想要恢复通好，就几乎不可能了。他不知道那样一来，兵祸连结会有多久，也不知道大辽的中兴，会不会因此就告终结……对于大辽能彻底击败南朝，他毫无信心，可是他也无法想象大辽失去山前山后的后果！

而杨引吉，用一句冷冰冰的话，将韩拖古烈所不敢想，不愿意想的事情，全部勾了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南面房知事送来的札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南朝各种军资采购的动向，关键物品的价格波动，汴京私下里流传的各种流言……

韩拖古烈心里面比谁都清楚，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或许和议，终究只是镜花水月一场。

不过，韩拖古烈倒并不急着回去，通事局获得的这些情报，的确十分要紧；杨引吉亦可能确是一语中的，但是，若大辽的君臣庙算之时要完全依赖这些细作间谍，他们也达不成中兴的伟业。尽管韩拖古烈与耶律信是政敌，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他们始终都是忠于大辽的。在韩拖古烈南下之前，耶律信便曾与他在滹沱河畔定下约定，大辽不能将数十万人马曝师于外，无止境的等待和议。耶律信最多等到九月，若到时议和再无进展，耶律信便可以不顾韩拖古烈的安危，做一切他认为该做的事情。

掐指一算时间，韩拖古烈知道他无论如何都赶不回肃宁了。

他很快沉下心来，望了南面房知事一眼，平心静气的说道：“杨公呢？他不回大辽么？”

“此非下官所知。”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冷静下来，不由松了一口气，低声回道：“汴京人口上百万，兼之商贾流民，不计其数，南朝是奈何不了杨公的。大林牙不必担心。”

“那我知道了。”韩拖古烈点点头。“你这便回去罢。自明日起，你也便安心躲藏起来，既然石越与司马梦求要切断你们北上联系的孔道，你也不必再心存侥幸。高世亮张了网在那儿等你们，你没必要去自

投罗网。我若能平安回去，南朝朝廷虚实，吾已尽知。你只要安心等待朝廷再行征召之日便可。”

他说完，停了一下，又想起什么，忙又抬了抬手，说道：“还有一件事，即便日后传出我被扣留的消息，你亦不必惊慌。无需理会。”

南面房知事一惊，问道：“大林牙是说？”

韩拖古烈笑着摇摇头，道：“我还要做点最后的努力。和议既使今日不成，日后还是要谈的。打点伏笔，亦不可避免。你放心，只要南朝有石越在，我便可高枕无忧。”

那南面房知事见韩拖古烈如此说了，心中虽然惊疑，却终不便再说什么。虽然通事局这些年来是萧岚的地盘，但是卫王萧佑丹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年初自辽国传来萧佑丹蒙难的消息后，南面房更是受到极沉重的打击，有三四名很得力的细作心灰意懒，不肯再为大辽效力，他们先后失踪，据说是悄悄逃往南海诸侯国避难去了。这种军心涣散的局面，直到大辽南征的消息传来，才终于得到扭转。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萧佑丹、韩拖古烈在通事局中，余威犹存。尤其是专门负责刺探宋朝东西两京事务的南面房，因为韩拖古烈曾长期担任驻宋正使，更是对他又敬又惧。

因此，韩拖古烈既然下了命令，那南面房知事便连忙欠身应允，仍然将他当成上司一般对待。

韩拖古烈又吩咐了南面房知事一些事情之后，后者便告辞离去。为免启人疑窦，韩拖古烈自是不便相送。南面房知事一走，他便端了几盏蜡烛到书案之上，打开札子，细细阅读。就算是在军心涣散的局面下，通事局南面房还是恪尽职守的，这份札子中，的确收罗了许多的紧要军情，包括宋朝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蔡京已率水陆兵马两万余众，向沧州进发等机密军情。

南面房还打探得清楚，蔡京是奉南朝皇帝密旨行事，而齐州都总管府宋球则仍奉石越之令，并没有北上。因此蔡京率领的两万余众，其中只不足千人的禁军，其余都是所谓的“京东兵”。那是战争开始后，蔡京在京东路征募的厢兵，其中还有许多受招安的寇贼。虽然大宋是承平之世，然而京东绿林，在宋朝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不过，这些绿林豪杰，先是被李清臣严厉镇压，后又被蔡京剿抚并用，如今已是十去其九，余下的都是些小寇，已经难成气候。此次蔡京两万余人马，其中一半以上，倒是绿林出身。因此这两万余“京东兵”其实是乌合之众，倒是不足为惧。然而南面房获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已令蔡京兼领沧州一切兵马，其目的可能是救援霸州。一旦蔡京的京东兵与沧州的海船水军、禁军、教阅厢军，以及霸州的宋军合兵一处，声势大振，对辽军的东翼就会形成威胁。

除了蔡京的情报，还有许多让韩拖古烈头皮发麻的事：汴京风传石

越在大名府操练环营车阵；宋夏达成协议，陕西其余宋军还可能东援；宋朝决定在各地增建数个火炮作坊；段子介可能在组建一支奇怪的军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是当年萧佑丹要特别组建南面房的原因——汴京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任何在别的地方被拼命保守的秘密，在汴京，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流传出来。不过，司马梦求的确不可小觑，他深知要除去汴京的细作几乎不可能，便朝准了南面房的最大死穴出招——要从汴京将情报传回大辽，平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之时，却绝不容易。在宋辽交战之时，北上的人是极少的，他只要沿着大名府防线严守各条南北交通孔道，南面房便形同虚设。就算他们什么都打听得到，若不能及时传到辽军那里，却也毫无意义。

韩拖古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着这份札子，一面在心里掂量这些情报的意义，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放在一起，权衡着利弊得失。过了许久，他终于将札子小心收进一个匣子之内，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大声唤道：“来人！”

一个随从连忙跑过来，才朝着韩拖古烈行了一礼，已听他朗声吩咐道：“去请韩侯与萧将军过来。”

那随从慌忙答应了，一路小跑着，往韩敌猎与萧继忠住的院子跑去。

韩拖古烈这次前来汴京，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送还了在深州之战中被俘的几名宋军将领，其中便包括姚兕之子姚古。投桃报李，韩拖古烈一抵达开封，宋朝就释放了萧阿鲁带的义子——漠南群牧使萧继忠。辽

国风俗，于这种被俘甚至投降之事，都并不太以为嫌，只要是略有所长，归国之后，照旧信任甚至重用都是有的。这一点上，契丹倒是颇有匈奴遗风。因此，宋朝既释放萧继忠，韩拖古烈便将萧继忠安置在使团之内，与韩敌猎一道，倚为臂助，凡有重要之事，无不与之商议而后行。

此时随从唤来韩敌猎与萧继忠，韩拖古烈让二人坐了，自己坐在上位，手里端着一盏茶，一面轻轻啜饮着，一面在心里斟酌着将要说的话。

“此次咱们多半是要白来一次了。”良久，韩拖古烈终于开口，缓缓说道：“宋人恐非真心意和。”

“这亦是意料之中的事。”韩敌猎与萧继忠的表情都很平静，韩敌猎抿着嘴一言不发，听萧继忠说道：“南朝今非昔比，朝廷轻开边衅，是启无穷之祸。兰陵王若不能在河北击败王厚，大辽之祸患，才刚刚开始。以下官之见，南朝之所以议和，不过是因为两军僵持，对其有利。况且他们到底亦无必胜的把握，便抱着万一之心，来试试议和。若条款有利，谈成了亦可，就算谈不上，于他们亦有利。”

“倘若宋人果真是心怀叵测，咱们亦不会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韩拖古烈淡淡说道，“吾请韩侯与萧将军前来，是要商议吾等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韩敌猎与萧继忠对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和议之事，是果真彻底无望，还是尚存一线生机，我亦拿捏不准。日前范尧夫亲口对我说道，南朝又做了极大的让步，我大辽在河北所获财物，南朝不再要求归还。如此一来，大辽归还被掳宋人，亦无不

可，只需要南朝交一点点赎金，使我大辽军士没有怨言，和议便能达成。”

“南朝的条款中，还有罢兰陵王一事……”韩敌猎轻声提醒道。但他话音方落，萧继忠已在一旁低声笑了起来。韩拖古烈亦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韩敌猎看看萧继忠，又望望韩拖古烈，心中立时大悟——大约只要能在其他条款上谈拢，不损失大辽的实质利益，韩拖古烈等人，只怕正是要借宋朝之力，将耶律信赶下北枢密使的宝座。因此这一条，在韩拖古烈等人看来，根本便算不得什么阻碍。

想明白此节，韩敌猎顿时略觉尴尬，轻咳了一声，又说道：“还有一事，或是末将杞人忧天，只恐宋人虽然今岁同意议和，缓过气来，便要兴兵报复。”

“那是另一节了。”韩拖古烈不曾回答，萧继忠已经笑着回道：“和议也好，战争也罢，说到底，仍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我大辽既然无力灭了南朝，那它迟早有一日，总是要缓过气的。若我们没有实力，亡国亦是活该。否则，又何惧他报复？只不过自取其辱而已。韩侯可能一时没想明白——皇上同意议和，那便是皇上认为我大辽没有把握一口吞掉王厚；南朝同意议和，说白了，亦不过是他们亦无战而胜之的把握。”

“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

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憚。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发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谏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

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速速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

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难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

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发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

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熙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即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八九，都视

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从赵煦尚未亲政时开始，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待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

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起复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读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

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首相与枢使，然后又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读，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省书读……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瞩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起

复，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读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速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读一份公文要花费以前的数倍时间，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首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发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

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

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收藏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

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

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千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敝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性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

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以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

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揖，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

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个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认为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摯、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摯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摯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可以理解。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按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

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种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任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

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插手。

不过这也须怪不得赵煦，他采纳陈元凤的献策，派出这支大军之后，京师兵力已经空虚之极，除了班直侍卫之外，便只有捧日与天武两军，勉强可以守一守东京城，连西京洛阳，都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既倾京师之兵欲谋求与辽人决战，自然不能不让亲信之臣来掌兵。而陈元凤在得知深冀重燃战火后，撺掇小皇帝增兵，也不可能是为了石越与王厚打算。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迎合赵煦的心思，催促石越与王厚进兵决战——与辽人议和之事决裂之后，宋朝东京与北京之间信使往来，赵煦急欲石越速战速胜，他满心想的是要趁此良机，与辽人决战，歼灭契丹主力，进而收复燕云，而石越却总是拖拖拉拉，不断借口兵力不足，难保必胜，不肯下令决战——故此这次陈元凤献策赵煦再派出这近五万大军，便是为了塞石越之口，迫他进取；再则这近五万大军，陈元凤亦当成是他最大的本钱。他知道自己以目前的资历，很难长久的留在汴京中枢，他也须要建功立业，也要积攒资历，也希望能出将入相，让天下人无话可说……总之，凡是石越做得到的，他陈元凤没有理由做不到！而他要做到这一切的话，他就需要牢牢掌握着南面行营的这近五万人马！尽管李舜举是个阻碍，但这也是为了取信皇帝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些内情韩拖古烈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到的，是宋廷一定还在为是否要扣留他们这一行人而犹豫，甚而很可能发生争吵，所以，宋人才既没有立即扣留他们，也不肯让他们尽快返回——事实上，辽国使团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惴惴难安，谁也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在使团之内，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忌讳公开谈及此事。看到韩拖古烈镇定自若的样子，自副使韩敌猎以下，直至普通的士卒、仆从，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显露自己的怯懦。

尽管在韩敌猎与萧继忠面前，韩拖古烈总是信誓旦旦、信心满满的宣称宋人绝对不会扣押他们做为人质。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韩拖古烈却也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样有信心。他一方面的确相信石越会确保他平安回到辽主跟前，但另一方面，鉴于大辽至今还扣押着朴彦成等宋朝使馆的文武官员，他们被扣留为质的可能性仍然相当大。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石越的一念之间。但一切都要等他们到了大名府，才会知道答案。

目录

第三十一章 与昔一何殊勇怯

第三十二章 三更雪压飞狐城

第三十三章 山河百战变陵谷

第三十四章 谁其当罪谁其贤

第三十一章 与昔一何殊勇怯

1

北京，大名府。

“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吐，一竿残照。古木连空，乱山……”宣抚使司溪园花厅之内，一个歌姬端坐下首，轻弹琵琶，和声清唱，坐在厅内喝茶的宣抚使司一干谏臣武将，似是对这曲《青门饮》的歌词都感觉到陌生，有人低头细品着词中的悲凉深厚，有人悄悄侧过头去，向同席的同僚打听这曲子词的作者，然而被问到的人都是轻轻摇头，同样也不知道这首词的来历。

莫非是这歌姬自作？瞅见着众人都不知作者是何人，已经有人在心里犯起了嘀咕。有宋一朝，曲子词极甚，风尘之中亦有佳词，倒也并不是为奇。在座的虽然多有饱学之士，可坊间词曲之多，学问再大的人也难以尽知，一阙好词流行不过三五日，便有新曲新词取而代之亦是家常便饭，只怕便是苏子瞻在此，亦不敢说他听遍了天下的佳词。故此众人倒也并不会因此觉得羞愧，眼见座中无人知晓作者，听见那歌姬一曲唱罢，与游师雄坐在一起的参议官折可适已经开口询问：“叶三小娘子，

未知这曲《青门饮》，竟是何人所作？”

那歌姬盈盈一礼，轻启朱唇，正待回答，却听花厅外面，传来一阵笑声，有人朗声接道：“折将军，这是熙宁朝的状元公，尚书省左司员外郎时公邦彦的得意之作……”

听到这个声音，折可适的脸色微微一变，却见众人纷纷起身，他也连忙整了整衣冠，起身相迎。那个歌姬好奇的望向门外，不知这个一语道破的来人是谁，却早有管事的下人过来，轻轻招呼她退出花厅之内。

声音落下，最先走进花厅的，是宣抚使司的主管机宜文字范翔，紧跟在他身后的，赫然是辽国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而在韩拖古烈身后的，则是遂侯韩敌猎。

韩拖古烈原本就在宋朝交游甚广，此番出使，南来之时，大名府众人也都曾见过他与韩敌猎，对二人并不陌生。这时见着二人，各自行礼，让了客位与二人坐了，范翔却坐在二人旁边相陪，一面笑道：“韩林牙说得丝毫不差，这词正是时邦彦昨岁所作。时邦彦虽然是状元公，诗词亦颇佳，可惜却不如何受歌女青睐，便在汴京，亦甚少有歌女唱他的曲子词，诸位不知，亦不足为奇。只是不想竟能在北京听到这曲《青门饮》，更让在下意外的是，韩林牙竟渊博至此，连这等小事，都如此熟悉！”

就在几个月之前，范翔还在尚书省做右司员外郎，与时彦熟得不能再熟。他既然如此说，那这词便确是时彦时邦彦所作无疑了。只是谁也不曾想到，这韩拖古烈竟然对宋朝如此了解，纵是对手，众人也都忍不住要纷纷赞叹。

只有折可适与游师雄二人，只是端着茶盏，低头喝茶，并不言语。

那范翔是个极风趣的人，顺着这个话题，随口又说了几件时彦的趣闻佚事，引得众人皆掩口低笑。因这厅内宋朝文武官员，便以折可适与游师雄官职最高，说完笑话，他又正式向韩拖古烈介绍二人，韩拖古烈与二人都有数面之缘，却谈不上深交，这时又叙了一回旧，折、游二人只不过随口应承，不料韩拖古烈说起二人的事情来，却是如数家珍，便是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恐亦不过如是。

三人聊得一阵，竟是颇有倾盖如故之感，一时间谈笑甚欢。尤其是折可适，说了一会，干脆将座位移至韩拖古烈旁边，反将范翔挤到一旁。座中凡有宋朝官员提及和战之事，不用韩拖古烈回答，折可适都替他挡了架。

如此直闲谈了小半个时辰，折可适才略显倦意，便朝韩拖古烈告了个罪，离席更衣。

他方出了花厅，却不知何时，范翔竟然也溜了出来，便在花厅旁边的长廊上等他，见着折可适过来，范翔远远笑道：“恭喜大祭酒交了个好朋友。”

折可适淡淡一笑，不理睬他揶揄，径直走到他跟前，问道：“丞相还是不曾拿定主意么？”

范翔摇了摇头，笑着问道：“未知折将军之意又是如何？”

折可适却不回答，反问道：“仲麟以为呢？当留？当放？”

范翔轻笑一声，道：“似韩拖古烈这等人物，可惜不能为我大宋所用！”

“仲麟是说要招降他么？”折可适也笑了起来，但立即又摇摇头，

道：“绝无可能。”

“下官也知道。”范翔若有所失的笑了笑，旋又说道：“不过，既是如此，下官有个不情之请，要拜托折将军。”

折可适惊讶的看了范翔一眼，他这时候才知道范翔专程在这儿等他的原因，因笑道：“仲麟说笑了，你是子明丞相最信任的人，主管机宜文字，倒有事要来拜托我这个闲人？”

“折将军这话却是见外了，哪些事情该听谁信谁的，丞相心里面可分得清清楚楚。如今宣台之内，谁不知道折将军是丞相最信任的谏臣呢？”范翔说到这儿，不待折可适再说什么，又继续说道：“如今这事，下官或许不当多言。然此事亦关系重大——我知道折将军此刻正是要去见丞相，故特意在此相候，只盼将军见着丞相之时，若丞相问及韩拖古烈去留之事，能劝丞相扣留他们……”

“这又是为何？”折可适更加讶异，但他见范翔越说越严肃，最后已是十分慎重，全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也变得认真起来，又说道：“此事关系重大，仲麟需告诉我原由，我方能答复你。”

范翔抬头望着折可适，仿佛想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假话，过了一小会儿，才轻轻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道：“将军不知道朝廷是想要丞相扣留韩拖古烈么？”

听到这话，折可适大吃一惊，问道：“莫非朝廷已颁诏旨？”

“这倒不曾。”见范翔摇了摇头，折可适一颗心却又放回肚子里，却听范翔又说道：“只是……”他欲言又止，却也是的确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十几日间的公文往来，朝廷旨意的字里行间，表面虽然说是交由

石越定夺，但是范翔仍能感受到背后的压力。至少，他可以肯定，小皇帝是希望石越能扣留韩拖古烈一行的。然而，这些事情，他又实在不便向折可适说明。

范翔自觉受石越知遇之恩，对石越纵然不能用“忠心耿耿”四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个词，实是并不太适合用来形容大宋朝的士大夫们——然他视石越为师长，颇存尊敬爱戴之心，这却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在政治上，他更一向以石党自居，与新旧两党在心里面就存了门户之别。而这次石越宣抚三路，特意召他主管机宜文字，同样也是信任有加。投桃报李，范翔自也不免事事都站在石越的立场，为他来考虑利害得失。他官职虽然不高，可是却一直身处中枢机要，位轻而权重，对于朝中最上层的许多利害关系，也因此看得更加分明。站在一个“石党”的立场，范翔心里面是希望石越与“石党”能继续得势，主导朝政的，这于他，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他眼见着亲政之后的小皇帝一天天有主见，意图自己来主导朝政，大展身手的小皇帝，与先朝留下的老臣们，原本就有天然的矛盾，弥补这个矛盾本就是十分不易——自秦汉以来，就极少有皇帝会真正的信任先朝做过宰执的臣子，一朝天子一朝臣，石越是先高宗皇帝一手拔擢的，所以无论他当年如何受到猜忌，但是打压归打压，重用归重用，在高宗皇帝心里，那总归是自己的大臣。可于现在的小皇帝赵煦，无论表面上关系如何的好，包括石越在内，现今的宰执重臣，那也是他父亲、他祖母的大臣。范翔心里面也清楚，指望着小皇帝如何亲近、信任石越，那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事。但是，只要不激化矛盾，维持着君臣之间的和睦，因为石越身上还有“遗诏辅政之臣”这样的头衔，小皇帝想要摆脱掉石越他们这些元老重臣也很困难。毕竟，在大宋朝，外朝的势力空前强大，不是说皇帝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然而，范翔心里的这种期望，并不会顺理成章的实现。

身为宣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他比旁人更能了解、感觉得到皇帝与宣台之间的那种隐隐的矛盾。自和议破裂之后，小皇帝愈发想要进兵与辽人决战，而石越却就是下令王厚按兵不动；皇帝给河北派出了五万援军，却安排了个李舜举来做提举一行事务，陈元凤更是等同于监军——石越如今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别说是范翔，宣台之内，每一个谏臣都看得出来，若是再不下令王厚进兵决战，皇帝心里面，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了。李舜举、陈元凤的这五万人马，说是援军，可是真的只是如此么？

现今宣台之内，此前力主持重的众谏臣，不是改变口风，转而劝石越下令决战；就是缄口不言，或持两可之说。唯一还坚持前见的，便只剩下折可适一人。

兵戎之事，范翔不敢妄进谏言，可是如今这韩拖古烈的放留，在范翔看来，算是无关大局的小事。皇帝既然流露出想要扣留韩拖古烈一行的意思，那么石越希旨行事，让皇帝高兴一下，也是缓和君臣关系的办法。可是不知为何，范翔却隐隐觉得石越竟有要放韩拖古烈归国之意，他自知自己劝谏，石越必然不听；而他心里觉得能劝动石越的人，潘照临不在大名府，陈良早已功成身退，唐康远在王厚军中……这些个“自己人”皆不在跟前。如今宣台之内，石越最为信任，倚为谋主的，便是眼前的折可适。

而折可适再如何说，也是个武人，在范翔心里，他连“石党”都算不上，更不用说是说这些心腹之事。

他吱唔了好一会，才终于又字斟句酌地说道：“只是下官听到一些

传闻，有人上本，请皇上扣留韩拖古烈一行为质，皇上将这奏状给御前会议看了，或称当放，或谓当留，是韩丞相与范枢使坚持，皇上才勉强同意，待韩氏一行至大名府后，再由石丞相定夺。此后皇上又数度遣使询问丞相之意，下官又听闻南面行营中，有人公然宣称当斩韩拖古烈人头祭旗云云……此等话语，恐非军将所敢妄言。韩氏放留，下官以为其实无关紧要，只是宣台之决策，常与皇上之见相左，虽说做臣子的，自当以忠直侍君，可若若事事如此，以唐太宗之明，亦不免有怒魏征之时。以下官之见，这些小事上面，不若稍顺皇上之意……”

“仲麟用心良苦。”折可适微笑道，“不过你大可放心，当今皇上，现时虽不见得有唐太宗那般英明，可也不逊于汉之昭、明，到底是个英明天子。况且朝中两府诸公，皆是当世贤者，纵有奸佞，亦无由得进，仲麟似不必过虑。如今我既在宣司参赞军事，丞相待我以诚，推心置腹，我亦不敢不以忠直相报。仲麟的担忧，我会转告丞相，我自己的计较，亦当坦然相告，至于如何决断，以丞相之英明，你我皆不必杞人忧天。”

范翔听到折可适如此回答，心中虽然大感失望，但他知道折可适为人甚是爽直，既与自己如此说了，那再多说亦是无益，当下只好抱拳谢过。

折可适辞过范翔，他知道此时石越必在宣台后院的书房之内，便径往后院而去。到了后院，却见楼烦侯呼延忠一身便装，守在院门旁边，却是与石鉴在一张石桌上面下着棋，二人见折可适过来，连忙起身见礼，石鉴朝着他行了一礼，笑道：“折祭酒如何来了？丞相正在与吴子云说话哩。待我去与祭酒通传。”

折可适忙谢了，目送着石鉴进院子，回过头瞥了一眼石桌上的棋局，才朝呼延忠笑道：“楼烦侯，这一局，你却是要输了。”

呼延忠与折可适却是世交，笑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莫看他出身低，要赢他不容易。剑术、弓弩、枪棍、拳脚，样样输给他，几日间，统共已输了一百多贯了，除了骑术赢了一场，连下棋都下不过他。我军中有几个相扑好手，京师中都有名气的，昨日和他比了三场，连输三场。也不知他从哪里学来了，问他师傅，总是不说，只是笑着说‘杂学甚广’这等鸟话。我以前听老田说他教过石鉴，还有兵部的司马侍郎也教过他。可老田和我半斤八两，云阳侯看他个文绉绉的书生样，果真好武艺？我却是不信的。以前在汴京时，可从未听过……”

“你这是以貌取人了，若真要较量起来，你和阳信侯联手，只恐亦非云阳侯敌手。”折可适笑道：“你输给云阳侯的徒弟，倒不算太冤。”

“果真有这等厉害？”呼延忠仍是将信将疑。

折可适未及回答，便听院子里面石鉴已经抢着回道：“楼烦侯，你莫要不信，日后见着阳信侯，你自去问他，他却是见识过的。”一面说着，他一面出了院子来，见着折可适，笑着说道：“折祭酒，丞相请你进去。”

折可适又谢过石鉴，辞了二人，走进院中。这后院却是很小，顺着走廊，绕过一座假山，便到了石越的书房之外。守在书房外面的，是石鉴亲自从呼延忠的班直侍卫中挑出来四个侍卫，见着折可适过来，一人过来，示意他止步，折可适忙停下来，解下腰间的佩剑，交予侍卫收了，方有人至书房外禀报，他听见石越在里面说了声什么，待了一小

会，便见吴从龙自房中出来，二人见着，只是互相额首致意，一个侍卫已在折可适旁边说道：“折将军，丞相有请。”他连忙整了整衣衫，快步走进书房。

进到房中，才行了个半礼，便听石越笑道：“遵正可见着韩拖古烈了？”

“已经见过。”折可适行完礼，方回道：“真人杰也。”

“确是如此。博闻强识，观及毫末之微，而不失器局宏大。”石越含笑望着折可适，道：“如此人材，要放归契丹，亦难怪众人都担心其日后不免将成我心腹之患。”

“下官却以为无妨。”

“哦？遵正有何高见？”

“不敢。”折可适连忙朝石越欠了欠身，方继续说道：“下官以为，大宋渐强而契丹渐衰，乃是天命。纵起萧佑丹于地下，复掌契丹，亦不能变此大势。区区一拖古烈，又有何为？软禁此人，徒失我大国风范，致万邦所笑，更落契丹口实。”

“然辽人亦曾扣押朴彦成。”

“难道我大宋不曾扣押辽国使馆众人么？韩拖古烈乃是来我大宋吊丧致哀者，凡圣人治平天下，莫不以孝为先。朝廷或者不要纳辽使，他既然来了，若竟扣押辽国致哀使者，将何以表率天下？更贻后世之讥。休说是一个拖古烈，便是辽主亲至，亦当礼送出境，再决胜负！”

石越听着不由笑了起来，“遵正，此非兵家之言。”

折可适却正色欠身一礼，道：“回丞相，下官学的是儒家圣学。”

石越笑道：“儒家亦知兵么？”

“丞相博学，难道不知吴起亦曾是曾子、子夏的学生么？”

石越一时被他难住，不知如何回答，却听折可适又说道：“用兵亦分正道、诡道。当行诡道时，不得拘泥于正道；然当行正道时，亦不可行诡道。世人爱笑儒生迂腐误事，却不知自古以来，只知权谋诡变之术者，同样亦难成大事。况且使韩拖古烈归国，于我大宋，下官以为亦是利大于害。”

“这又是何道理？”

“丞相岂有不知之理？”折可适道：“韩拖古烈虽然对我朝知之颇深，却也于我大宋并无敌意。因其知之深，故而更知敬畏。下官以为，朝廷若有志一举翦灭契丹，吞并塞北，则韩拖古烈不可遣。若其不然，则当遣之。使韩拖古烈在契丹，日后两国通好，方可希冀。否则，契丹不亡，边祸不止。”

他这番话说出来，石越默然良久，才叹了口气，问道：“遵正以为契丹可灭否？”

“下官未知丞相以为是古之匈奴、突厥强，还是今之契丹强？”

“自是契丹强。”

“下官亦以为如是。”折可适点点头，侃侃而谈：“契丹之强于匈奴、突厥者有二，契丹无部族争立之祸，而兼得耕牧两族之利。自古胡狄易除，盖因胡狄之属，莫不乘中国衰败之机而兴，凡中国强盛，则其

自败。若契丹是匈奴、突厥，以我大宋中兴之盛，当逐北千里，斩其名王，封狼居胥，非如此不得谓成功。然下官以为，契丹却不得以胡狄视之，而当以大国视之。自古以来，要攻灭如契丹这样的大国，又正逢其鼎盛之时，非有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大战，绝难成功。”

“朝廷若欲攻灭契丹，亦下官所乐见。然下官以为，每场战争，朝廷上下，只能有一个目标。否则，便容易进退失据，举止纷扰。以今日之事而言，我大宋与契丹战争之目的，只是将契丹赶出国家，并伺机歼灭南侵的辽军，让辽人从此数十年间，只要听说‘河北’二字，便忆起今日之疼，再不敢存南犯之心！便是收复燕云，此时亦不必去想；至于攻灭契丹，更不必提。便果有此等志向，亦待做完了眼下之事，再去想下一步未迟。大饼须一个一个的吃。眼下我们尚只是看得见第一个饼，饼都不曾咬到嘴里，吞进肚中，便老老实实想着如何吃完这个饼再说。无论旁人如何想，丞相万万不能一时想着驱除辽人便可，一时想着还要收复燕云，一时又想着要攻灭契丹，如此患得患失，实是用兵之大忌。”

“大饼须一个一个吃。”石越低声重复着折可适的话，叹道：“知我者，遵正也。”他在房中踱了几步，手里拿着一柄如意，轻轻在左手掌心不停的击打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如此，吾意已决。”

“只是……”折可适想起自己对范翔的许诺，又说道：“下官听说朝廷之意……”

他正待将范翔的担忧转告石越，不料才说了这么一句，便已被石越打断，“是范仲麟罢？他连你那也游说过了？”

折可适偷偷看了一眼石越的脸色，见他并无恼怒之意，才笑着说

道：“范仲麟所虑，亦并非全无道理。朝廷之欲，亦不能不考量。自古以来，皆是要内外相和，大军才能打胜仗。”

石越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折可适，忽然笑道：“遵正，你以为如今我军已然稳操胜券了么？”

“那却未必！”问起军事上的事，折可适立即敛容回道：“下官一直以为，而今宋辽两军，在河北实不过半斤八两。我大宋占着天时，辽人占着地利，至于人和，那是一半一半。辽人固然进退两难，可是我大宋稍有不慎，同样可能满盘皆输。”

“遵正说得不错。形势上如今我军的确已渐渐有利，然而打仗不是说形势有利便一定可以获胜的。”石越点了点头，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如今便有不少人，见我大军会师，军容颇盛，辽人已是进攻乏力，便以为局面鼎定，迫不及待要弹冠相庆了。他们关心的是报捷的时间，高谈阔论的是如何反攻辽国，收复幽蓟，甚而攻灭契丹，混一南北！”

“士心民心乐观一点，未必全是坏事。然而在这宣抚使司之内，本相却仍是战战兢兢，生怕犯下半点错误。大错铸成，到时候再去悔叹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便已经晚了。”石越言辞说得宽容大度，语气中却已经带上了讥讽，“非是本相不想去面面俱到，然所谓‘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旁事和光同尘，亦无大要紧。这兵戎之事，我便是殚心竭智，亦不敢说万全。便是古之名将，如白起、乐毅辈，若他们打仗之时，还要想着顾着朝廷中各色人等的喜好，只恐亦难全其功业。更何况论及知兵善战，我只怕未能及其万一。方才遵正说得好，饼须得一个一个的吃。这其中道理是一样的，以我的才智，如今亦只能顾着一面。顾好了这一面，我便算问心无愧，死后亦有面目去见高宗皇帝与太皇太

后。至于其它的，只好顺其自然。”

以石越此时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已经是形同发牢骚了。折可适自小从戎，其时宋朝武将，大多都要受制于地方文臣，这世上，通情达理的上司，总是要少于求全责备的上司，折家虽然几乎是一镇诸侯，代代世袭，然而同样也免不了要受许多这样的气，或是监军，或是钦差，或是诸路长官……而他所见的，所听闻的，就不免更多。故此，石越的牢骚，事有大小，官有高低，然而境遇却其实是相同的。他听到耳里，不免亦心有戚戚焉。

只是二人毕竟身份悬殊，折可适既不好说什么，却又不能什么也不说，只好干笑几声，在旁边说道：“丞相过谦了。以下官看来，如今我大宋君明臣贤，便犹昔之燕昭与乐毅。实是下官等多虑了，朝廷委丞相以专阍，举天下之兵付之，军国之事，无不听从，大事无不成之理！”

“是么？”石越又看了一眼折可适，忽然嘿嘿冷笑了几声，道：“倘若我是乐毅，却未知谁又是骑劫？”

这一下，折可适却是也再不敢接口，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只是尴尬的站在那儿，却听石越又哈哈笑道：“遵正休要为难，本相不过顽笑而已。便算真的有骑劫，我大宋亦非燕国，我也没有赵国好投，只能学诸葛武侯，死而后已。”

折可适连忙跟着干笑了几声。但无论如何，他也不觉得这玩笑有什么好笑的。

此时的折可适，并不知道石越正承受着怎么样的压力。待他辞出书

房之后，石越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倦，还有寂寞感。他突然间，有些后悔没有将潘照临带来。尽管他知道那样并非明智之举，如今潘照临的名头太大了，那会给他招更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潘照临自己也很清楚，大宋朝的历史上，就有过一位这样的幕僚，他当时的声名，可能还远不及潘照临现今在汴京的名气，那个人，叫赵普。

不管宋朝如何的开明，倘若有那种举世公认的人中英杰，竟然不愿意臣天子，出来征辟当官，反而愿意“臣臣子”，去甘心当一个大臣的幕僚，那也是上至皇帝，下至朝廷百官，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事。可以和司马梦求一样出仕，成为天子之臣；也可以如陈良一样去教书；或者象潘照临现在这样，游历天下，大隐隐于市……这样，已经是开明的极限。至于继续公然留在石越幕府中，皇帝当然不能用这个来治罪，但是台谏一定会让石越下野，而朝廷当中，石越也不会有任何同情者。

这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

所有的人，你可以当做天子的臣子，这个叫“本份”；也允许你去做逍遥世外的隐士，不给皇帝当官，这个叫“开明”。除此以外，就叫“叛逆”。

做为石越的幕僚，潘、陈二人谢绝过许多次荫封的机会，但当高太后与司马光几次向石越流露出想要正式下旨，征辟潘照临与陈良的想法之后，石越问过二人想法后，便只好让他们离开府中。这也是间接向朝廷表明忠心，说明自己并无蓄积羽翼之意。而高太后与司马光知道二人无意出仕，又已经不在石越府中之后，便也打消了征辟的念头，算是成全二人。

缺少了二人的辅佐，石越有过一段时间的不习惯，但这个时间很

短，毕竟，他那时候的身份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已经很熟悉大宋朝的运转，他的其他幕僚，其实也是很出色的人物，只是无法与二人相比而已。

渐渐的，他几乎都已经忘记了曾经他凡事都要与潘照临、陈良商议而后行。他很快习惯了与另一种“幕僚”打交道，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并不总会事事考虑到他的利益，每个人关心的角度都不一样……如现在宣台的众多谏臣，包括折可适，甚至范翔，莫不如此。

这些人也都算是一时俊彦，他并不能说出什么不是来。

但是，就是突如其来的，如潮水一样涌来，石越感觉到一种无以言喻的寂寞感。别说痛骂，便连讽刺几句，发几句牢骚，他现在都找不到人来说。

因为他知道，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过度的解读他说的每一句话。就象是折可适，素称爽直豪侠、不拘小节，但是，在石越面前，二人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带来的鸿沟，还是能轻易的让他尴尬得不知所措。他现在很能理解，为何贤明如李世民，也公然宣称身边需要有佞臣。但他没有这样的资格，也不敢如此。他正在打仗，与对西夏的战争不同，这不是一场策划已久、准备充分，对敌人了若指掌的战争，当年的西夏，是远不能与如今的辽国相提并论的。尽管与宋朝一直打仗的是西夏，可是宋朝真正的劲敌，却是和平了几十年的辽国。他谨小慎微，都生怕犯错，自然也不允许在宣台之内，出现任何不能称职的人。

但这样一来，也让他几个月来，整个人一直都象一根绷紧了的弦。

身在后方指挥的紧张感，有时候是比在前线厮杀的将领们还要有过之的。当年征讨西夏之时，他还可以与潘照临下下棋，发发牢骚，听听

潘照临的讥讽、嘲笑……这都可以很好的纾缓压力，更重要的是那样有一种心理暗示，潘照临的讥刺，能让他产生一种他并不需要担负所有责任的错觉。那让他觉得他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犯点错也没什么，反正有人会指出来，有人会帮他弥补……而现今在大名府，却完全不同，他被所有的人寄予厚望，无人真正质疑他，所有的人都仰望着他。他要担负全部的责任，也就要担任全部的压力。

所以，他需要一直演戏。

不仅要在众多的下属、将士、百姓面前表演他的镇定自若，还要在朝廷面前表演，安抚、解释、劝说，让他们保持信心……当他不需要表演的时候，便只有他一个人了。

如果他怀疑了，担心了，动摇了，紧张了……他都只能自己去承受，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倘若只是如此，倒还罢了。

但如今朝中形势，亦远不及熙宁之时。表面上看来，他声望之隆，官爵之高，权力之重，都远远超过熙宁之时，但实际情况却是，如今他反倒不似熙宁之时那样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朝廷之上，是燕昭王还是燕惠王，真是很重要的！

辽人此番南下，的确没有象真宗时那样顺心如意，宋军也抵住了压力，渐渐站稳阵脚，将战争拖到了对于宋朝更有利的僵持拉锯中来。但是辽军的实力并没有多大的折损，或许在辽人看来，与拱圣军、骁胜军、甚至慕容谦部、田烈武部相逢，都是恶战连连，打到心里发凉。可是石越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拱圣、骁胜、横山蕃军，皆是宋军精锐之

师，碰上辽军，不仅难求一胜，反而连连损兵折将，拱圣军更是全军覆没……账面上，他可以觉得自己没有亏。但是，打仗又不是算账。

如今河北虽然诸军齐聚，可真要与辽军决战，以骑兵为主的辽人占据地利，胜负之数依然难说。不要说万一失败，就算是最后拼个两败俱伤，道理上是宋朝国力更强，可是实际却并非如此。辽国损失了南下精兵，国力自然大损，对各部族的控制力会减弱，但他还可以迅速的征召一只数十万人的军队，虽然不可能再如此精锐，可也是来之能战。而战败波及到各部族的反叛，至少也有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毕竟那些有实力的部族，同样也被辽主绑在南征的战车之上。他们的精壮男子，也一样会受到损失。但宋朝呢？要重新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最快也要两三年，若要形成精锐之师，没有五年以上，几无可能。辽军大概是没有能力再南犯了，即使辽主能再征召一支大军出来，他的文武百官，国中百姓，也会怨声载道，不会随他南下，若他执意南下，以辽国的国情与历史经验来看，大约辽主会死于某次政变之中。可如果石越将宋朝的这点底子也拼光了，休说恢复燕云、攻灭辽国，他要拿什么来震慑西夏？

李秉常现在是在安心经营西域，愿意与宋朝维持和平，两不相帮，可那是有前提的。如若中原空虚至此，西域再好，又有何用？他若不挥师东返，那李秉常就一定会死于某一次政变之中。

到那时，宋朝别说保不住西夏故地，连陕西也会陷入危险。而带来的连锁效应是，倘若李秉常东犯，辽主就又有可能说服国内的反对声音，再次南侵。

所以，石越既不肯便宜放辽人回去，却也绝不愿意轻易的与辽军决战。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只有五成的胜算。

他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将辽人拖在河北，能拖一天算是一天。聚蓄更多的对宋军有利的因素，就意味着增加更多的对辽军不利的因素。他不是一个能临阵指挥若定的将军，也不能保证率领军队打赢每一场恶仗。他能做的，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对于他的将领们有利的东西。

既然现在辽人是骑虎难下，而宋军进未必有功，僵持则一定可以无过，那就拖着好了。时间站在宋朝一边，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那他就犯不着冒险。

从来战争都是这样的，只是你自己不失败，敌人就一定会失败。

但石越的如意算盘，现在却有点拨不响了。

皇帝三番五次催促决战，还有一个陈元凤不断的上书，大谈辽军之不利，宋军之必胜。自古以来，人情都是如此，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爱听灭自己威风的话。陈元凤素称“能吏”，熙宁以来的几次战争，他都有参予，在陕西、在益州，如今又在河北，汴京上至皇帝与文武百官，下至士子、百姓，都认为他是知道宋辽两军底细，且又知兵之人，他既然大言辽军可以战而胜之，若石越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士子、百姓，大约也会愿意相信他的话。况且他又极聪明，绝不说石越半个不字，反替石越辩解，声称此前石越持重，是因为兵力犹有不足，兵凶战危，不得不谨慎一些。如今河北又增五万大军，击破辽人，指日可待。

他更悲天悯人的宣称，朝廷与宣台都体恤河北数百万百姓，受辽人蹂躏，流离失所，因此，想要将辽军赶出河北，让百姓重返家园的心情，实与数百万河北百姓一样的急迫。他屡次提及皇帝的手诏、诏令，将小皇帝描绘成一个爱民如子，完全体谅河北百姓心情而急于与辽人决

一死战的明君。

这样的说辞，无法不让小皇帝龙颜大悦，更无法不让各家报纸争相转载，士子百姓交口称颂。当大半个河北受到辽人侵略的时候，不要说那些河北的百姓，大宋朝所有的百姓，谁不盼望朝廷能出圣君，大宋能有救星呢？

而且，救星是不嫌多的。

石越固然是个好丞相，可若小皇帝也是个明主圣君，岂不更加符合大家心里面的期待？

至于河北的百姓，那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石越可以想见的。

据说横塞军中的将士，许多人都主动在脸上刺上了“忠义横塞”四个字！

朝廷、百官、士子、百姓，都翘首以盼石越早一点击破辽军，让河北百姓重返家园。便是在御前会议中，尽管众人都还支持石越，但是韩维与范纯仁毕竟没有真正带过兵，在他们心里，未始不会想，若能早一点结束这场战争，至少也可以为替国库省下大笔的开支，而那些都是百姓的血汗钱……石越能明显的感觉到，来自御前会议的支持变得没那么坚决了。

他们不会相信小皇帝的话，也不会随便就相信陈元风的话，但这样的态度，开始只是陈元风一人，可是很快，就是许多人在说。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听到一些话，开始只是别人的观点，但是当它们转叙时，就有意无意的将之变成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别人的认同与反对中，他都会更加坚定，从此彻底的相信，那就是自己的观点

了。本来现在人们最关注的就是这场战争，而关于这场战争的话题，只要宋廷允许，就会迅速的流传。更何况是如此打入每个人的心坎，让所有人都愿意听到，愿意相信的话。

现在，在宋廷的上层还好，在中下层，特别是市井当中，若有人提出些些质疑，就会受到铺天盖地反驳、围攻，简直便如同过街之鼠一般。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石越打不赢耶律信？怎么可以怀疑宋军战胜不了辽军？怎么可以怀疑皇帝的英明？你再号称自己知兵，你能有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知兵么？甚至没有人相信陈元凤是贪功冒进的人，因为这时候人们会翻出去过去的事情来，当年便是陈元凤中止了在益州的错误。谁会相信这样的人，会不够谨慎呢？

而当这样的论调迅速的流传开去以后，又会影响到御前会议的判断。这时候，在御前会议的眼中，便不只是小皇帝这么说，陈元凤这么说，而是有数不清的人，都在这样说。而这中间，免不了会有他们平时亲近的、信任的人，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便是石越也不得不承认，陈元凤这一次，干得极为漂亮。

这是真正的阳谋，他从胸前，而不是背后扎向自己的这一刀，让他疼到心里，却还只能笑脸相待。

皇帝赵煦没能做到的事，陈元凤做到了。

现在就算石越大声宣称他还不能保证击败辽军，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能看到的，只会是河北百姓不解的目光。更何况，他根本做不到“大声宣称”。这也是他作茧自缚。现在是战时，所有的报纸关于对辽战事

的文章，都要经过审查，陈元凤的话，那是有利于小皇帝的形象，可以振奋士气民心，当然可以登。但石越辩解的话，那就是军国机密，最后能看见的，只不过御前会议那些人而已。

如今，他就与耶律信一样骑虎难下。

进兵决战也不是，不进兵决战也不是。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对他不利的信息，还不止于此。

南面行营的四五万人马，是分批前往大名府集结的，宣武二军走的是隋唐以来的驿道，由汴京出发，经封丘、长垣、韦城而至澶州濮阳津过河，经清丰、南乐而至大名府，如今已至南乐；而骁骑军是自洛阳出发，走的是唐代以来的驿道，自河阳渡河，经卫州往东北而行，如今也已经到了相州汤阴县境内。走的最慢的则是横塞军，他们走的是正北最短的一条道，由封丘向北走直线，经滑州白马津过河——可是，石越刚刚收到的报告，因为官道阻滞，走了这么久，横塞军竟然刚刚过了白马津，赶到黎阳县。横塞军的前锋部，也才到临河县。

可是，喊得最响的，也是南面行营。尽管南面行营麾下三支大军，说得刻薄一点还是“天各一方”，但他们却斗志最为高昂。他们还身在最后方，却不断的向石越请战，要求担当先锋，誓与辽军决一死战。

南面行营这样做，是间接的刺激其他行营诸军。按着宋军在河北渐渐完备的军事制度，宣台会汇总各行营的最新情报，然后发到各个行营的高级将领手中。战时军队行踪不定，有时候更需要保密，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如今河北两军僵持，没有大的战事，各大行营与宣台之间联系无碍，石越终不能故意将南面行营的这些事情瞒了下来。其他行营诸军的将领，心中的不忿，可想而知。

先锋轮到谁，也轮不到南面行营诸军，他们如此请战，分明就是骂他们胆小，不敢与辽人决战。尤其对自负精锐的西军诸军将领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面是高级将领们越来越盛的请战之风，而另一方面，耶律信仿佛是故意在撩拨宋军一般，从各方面不断传来情报，显示辽军似乎已经有意撤军。

首先是往北回运的车马，明显增加了，甚至超过了南下的车马。这或许表示有更多的辽国显贵意识到战争将要结束；而他们并不能轻易的退回国内，所以开始提前打算。

辽军一直在往国内运送劫掠所得的财货与伤兵。但此前，由于辽军的构成方式，决定了那能送回去的财货，只会是极小的一部分。哪怕是宫分骑军，谁也不会将自己辛苦抢来的东西，交到别人手里带回国去，这都是卖命得来的钱，关系到一家子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命运，谁又能信得过旁人？辽国没有保险业，而路上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万一被人以路上丢失了的名义侵吞了，也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损失。他们能信任的，除非是自己的亲戚、邻里、家丁。但战争没有结束，家丁只要没有严重受伤，还要跟着他们打仗。能碰上亲戚、邻里能够因伤提前回国的，那也只会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为了避免过多的分兵，辽军显然会选择将伤兵们聚集在一起，将来随着大军一起归国。因此，辽军运送归国的财货，多半是辽主与达官贵人掳掠所得。也只有他们，才能借用回国运粮的运粮车，将自己的财物送一些回去。

但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北归的车马超过南下的车马，就意味着辽人调动了运粮的空车以外的车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除此以外，还有报告称辽军在河间、深州一带调动频繁，他们开始重新聚结，有细作打探到肃宁一带，辽人的大车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另一个迹象则是，真定、定州，甚至高阳关、博野一带，都已经没有辽军出现。沧州、清州的辽军，也彻底的北撤到了霸州境内……

任何人综合这些情报，都会判断辽军是已经打算撤兵了。

因此，宣台中的谏臣中，各军的主要将领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该动手了。包括何去非，都力主要与辽军打上几仗，扰乱他们的部署，再拖一拖辽军。连河间府的章惇与田烈武，也主张出击。

但是，王厚、慕容谦与折可适三人坚决反对。

石越心里面是很愿意信任他们三个的。但是，他如今算是腹背受敌，上上下下都在催促着他速与辽军决战。就在这一天的早上，他吃过早饭，见给他送菜的侍婢怯生生的看着他，似乎有什么难处，他当时心肠一软，主动问了一句，没想到，那个女孩问的，却是他冬天之前，能不能将辽人赶出河北？！那个侍婢是定州新乐人，因为家境贫寒，由一个商人介绍，签了三年的契约，到大名府给人做下人，如今期限已近，她在新乐还有老父老母，前些日子听到同乡的消息，说她双亲依然健在，只是生活艰难，这个冬天，只怕十分难捱。但倘若战争不能尽快结束的话，她即使再有孝心，也是难以回去照顾双亲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确承受不起让辽军全身而退，从容撤出河北的结局。

石越靠坐在一张黑色的交椅上，闭目养神，心里面却如同一锅沸水

一样不停地翻滚着。连石鉴何时进来的，他都没有注意。

“丞相。这是开封来的家书。”

“哦。”石越微微睁开眼睛，接过石鉴递上的信函，看了一眼信皮，不由惊讶的“噫”了一声，原来这封家书，却是金兰写来的。他连忙拆开，打开细读，金兰信中，除了给他问安之外，说的却是十来天前，她与高丽使馆已经给高丽国王上书，力劝高丽参战，夹击辽国之事！此前宋辽之间的和议，因为也涉及到高丽，曾经让高丽使馆十分紧张，但在确定宋朝绝无出卖高丽之意以后，他们显然都松了一口气，也意识到是他们表明态度的时候了。石越知道，金兰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这时候表态，是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战争的天平已向宋朝倾斜，但同时她也留有余地，等她与高丽使馆的奏章到高丽国，又是一两个月过去了，态势就更加明显了。到时候，高丽既可以反悔，也可以参战，而且还显得他们并不是因为大局底定才加入宋朝这一方的。因此，他们开出的条件，也显得“理直气壮”。除了要宋朝保证高丽国的安全，在辽国报复时出兵援助之外，还要求做为出兵的补偿，宋朝要免除高丽国的全部债务，同时若能攻灭辽国，宋朝同意将辽国的东京道，划归高丽。

石越不由得嘿嘿轻笑了几声，顺手将这封信递给石鉴，笑道：“你读一下，再替我写封信给两府，请韩丞相召见高丽正使，问明是否确有此事。高丽所请，都只管答应。只除这划归东京道一条，要稍稍改一下，凡是他们高丽大军自己打下的州县，都归他们所有。他们若能攻下中京道，那大定府亦归他们。”

石鉴一面迅速的看完金兰的“家书”，一面留神记着石越说的话，这时却不由抬起头来，担心的问道：“丞相不嫌太大方了么？倘若高丽果真攻下辽国东京道，那便又是一个渤海国，甚至比渤海国更盛！”

“那亦得要他们有本事。”这一天来，石越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畅快的笑出声来，“给人画饼，自然是要越大越好。我就怕他们连一个州都打不下来。攻灭辽国……哈哈……”

石鉴却不知道为何石越会觉得这么好笑，只是奇怪的看着石越，却听石越又吩咐道：“待韩丞相问过高丽正使后，便请两府将此事登上各大报纸，务必要头版头条，字体要大要醒目。”

“啊？”石鉴轻呼一声，连忙又低下头去，应了一声：“是。”却又在心里面想着金兰与高丽使馆诸人见着报纸后的表情，几乎要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是，接下来石越的话，却让他真的惊得连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你速速办妥此事，休要耽搁，便这几日间，还要随我去冀州！”

“丞相、丞相要亲往冀州？！”

“不错。亦正好顺道送韩林牙一程。”石越又将头靠回椅子上，闭上眼睛，淡淡说道：“明日便要召集众人，宣布此事。”说完，他突然又想起什么，又说道：“对了，吴子云若找你，你便说我对他此次差遣，颇为满意。方才我忘记对他说了，他给镇北军写的军歌甚好，陈履善也几次在文书中提起，要请他给横塞军也写一首军歌，你让他多多费心。”

“是。”石鉴答应着，直到退出书房，他心里面，还在想着石越将要亲往冀州的事情。

石越突然决定亲自前往冀州前线视察，对此宣抚使司内众谏臣都各持己见，意见不一。但是，石越似乎心意已决，九月十三日，便率众人自大名府出发，除了楼烦侯呼延忠率三千殿前侍卫班寸步不离外，石越只留下了参议官游师雄在大名府处理日常事务，其余主要的谏臣，除了陈元凤还在横塞军中，仁多保忠已经返京，唐康、何畏之、和诜皆已先后去了冀州与永静军前线，自李祥以下，折可适、吴从龙、高世亮、黄裳、何去非，以及范翔、石鉴，尽皆随行。此外，随石越北上的，还有数十名在宣台听差的低级文武官吏，以及十几位文士清客——这些大多是河北本地人，都是石越在北京开府之后，前来投效的。这是当时风气，这些人在河北各府州都算小有名气，也算是当地人望，延揽这些人，于了解河北之民情地理以及宣台军令通行皆颇有好处，这十几人中，也有几名是逃难而来的，石越将之招致幕府，也是为了安抚河北的士大夫们。

其实在军事上的决策，别说是这些人，便是范翔、吴从龙、黄裳的建议，石越也并不甚重视。他倚为谋主的，身边主要是折可适、游师雄与何去非三人，除开这三个人，他是宁肯舍近求远，公文往来去询问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等人的。至于此刻聚集在大名府的许多不掌兵的河朔将领，那也只是在宣台挂个名而已，许多人自从到了大名府，几个月来，甚至都不曾见到石越长什么模样。这与他当年在陕西之时，完全不同。熙宁时石越在陕西，虽不能说有周公风范，可是当地才俊之士，只

要到安抚使司递上名帖，绝大部分人，还是有机会亲自见到他本人，面陈自己的建议的。

石越在朝廷做宰相时，便已经略略有一些重陕西而轻河朔的风评。但他曾在陕西做过地方官，熟悉、了解当地的人物，而肯加以重用，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正如两浙路的进士，尤其是西湖学院出身的进士，也更受石越青眼，这都是一个道理。众人也并不会因此而生怨恨之心。他此番宣抚河北，河朔名士大都还是十分高兴的，虽然石越来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韩维、韩忠彦来，可众人人都知道他有礼贤下士的名声，也都将此看成一个机会。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石越算是京东路人，而范纯仁算是陕西人，韩维与韩忠彦则算是河北人，因此，河朔的名士们都觉得，石越现今虽然偏向陕西人，可是他毕竟是京东路人而不是陕西人，若来过河朔之后，必然态度会大有改观，不仅眼下就有难得的受赏识的机会，日后对河朔士人来说，也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一些失望。石越到了河北后，对文士虽不失礼遇，却也难有亲信重用的例子；至于武将，则更是大多受到冷落。他信任重用的依然是西军与河东出身的将领，河朔军中，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低级武官有时候反而能在宣台谋一个要职，中高级武官却完全受到排斥。只不过，若没有文士替他们出头，这些河朔将领心里再如何郁闷，也是没有人会关注到的。尤其是在石越斩了武骑军都校荆岳之后，许多河朔将领虽然心中都十分不平，可是却根本没有人敢做仗马之鸣。

由大名府至冀州，有四百多宋里。石越虽然下令轻车简从，麾下一千人马，统共也有四千余众，六七千匹马，外加几十辆马车。这还没有算上随行的辽国使团。这么多人马，尽管是在宋朝境内，都是骑马坐车，又是沿着官道，沿途又都有补给供应，每天也只能走六十到八十

里。计算时间，到冀州大约要走上六七天，那时已经是九月下旬了。

因此，石越走得一天，也不过走了约七十里路，刚好赶到馆陶。他心里有些嫌慢，当地官员前来接他进城休息时，他便有些踌躇，只是他知道这浩浩荡荡的人马，单是供应人马吃喝，住宿之处，便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解决的。故此他虽不太情愿，却也只得随地方官进城，在馆陶城内过夜。

他这次北上冀州，负责替他打前哨的，是勾当公事高世亮。高世亮率领数十名精干官吏，比他们早行一日，一路打点，石越一行到达馆陶之时，他早已离开，只留下两名亲吏等候，将石越迎至他亲自选定的下塌之处——这是一座十分幽静的大宅院，也不知道是谁家的产业，在石越进入宅子之前，石鉴与呼延忠已经率领班直侍卫将这座宅子又重新搜查了一遍，又遍设岗哨，待石越入住之时，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另一座宣抚使司行辕。

石越也没什么心思关心高世亮是不是扰民，在宅子里刚刚安顿下来，便立即叫人将那两名打前哨的亲吏唤来，问道：“你们高将军现在到了何处？”

那两名亲吏听到石越亲自召见，都是诚惶诚恐，谁料问的竟然是这件事，二人愣了好一会，才赶忙回道：“回丞相，高将军走前曾说道，今晚该在临清落脚。”

“临清！”石越似是自言自语的重复了一句，便挥了挥手，道：“你们辛苦了，都下去歇息罢。”

二人面面相觑，想不通石越召见他们，竟便只是为了这么一句话，莫名其妙的告了退。出到中门，远远望见折可适与何去非连袂而来，二人在宣台当差也有数月，认得二人，连忙退到门边行礼。

折可适自是不记得二人，但何去非却是记性甚好，见着二人，问道：“你们不是高将军的人么，如何会在此处？”折可适本也不曾将这些小事放在心上，正嫌何去非多管闲事，方要拉着何去非快走，却听二人回答道：“下官是受丞相之命来此……”他心中一动，立时停了下来，转身看了二人一眼，问道：“丞相见你二人何事？”

那个亲吏互相看了一眼，一时却不知道如何回答。宣台之内，军令甚严，原本石越召见他们，不得石越允许，便连高世亮，二人也不敢乱说，可是方才石越所问之事，却实在谈不上任何机密可言，问话的又是宣台之内最得石越信任的折可适。二人犹豫了一会，终于还是觉得这并非大事，便据实回道：“是丞相问下官二人，高将军现到了何处……”

“唔？”折可适也似乎怔了一下，旋即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当下便不再作声。

何去非莫测高深地看了折可适一眼，问道：“大祭酒，这其中可有何玄机么？”

折可适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并不回答。二人放了那两名亲吏离去，都默不作声的朝院子里面继续走，快到石越住处之时，远远看见石鉴抱着佩剑，斜靠着一块大石头上，见着二人过来，笑嘻嘻的便伸手拦住，笑道：“折祭酒、何承务，丞相在见客哩，还请稍待一会。”

折可适奇道：“见客？这么晚了，在馆陶？是丞相召我二人前来的……”

“我知道。”石鉴笑着说道：“不过丞相确实是在见客，我可不敢打扰。还望二位多担待。”

何去非听到这话，便开始左顾右盼，打算找个地方坐下来等，折可适却愈发的好奇了，问道：“丞相究竟是见的什么人？”

“是裴昂裴千里先生。”石鉴倒没什么忌讳。

何去非倒还罢了，折可适立时笑了起来，“那个自比管仲、乐毅的河间名士？他又来献策么？”

石鉴正要回答，那边何去非却有些不高兴了，道：“大祭酒休要小觑天下英雄。书生当中，也未必便没有知兵的。裴千里先生虽未中进士，可当年赵韩王亦不过一村秀才，也能辅佐太祖平定天下。”

他这么一认真，石鉴便不好说话了，折可适却是呶呶嘴，笑道：“我可瞧不出来裴千里先生竟可与赵韩王相比。我听说他不过在白水潭读过几天书，晓得些杂学，考不上进士，便回河间，谈些格物之术，又能讲些各家之学，凡王、马、石、程、张、桑、苏，诸家之见，都能说些皮毛，兼又写得几句曲子词，还办过一次报纸，便在河间府自称是程先生、桑先生的门人，号称名士。他自称功名馀事，是闲云野鹤的高人，可朝廷说经术，他便讲孔孟；朝廷说货殖，他便讲管桑；朝廷说无为，他便讲黄老；朝廷重边功，他便讲孙吴。先是在莫州做幕僚，辽人南犯，他倒是颇能料敌先知，敌方在雄州，他便已至大名府。到了大名府又大谈北事，在一干秀才中得了个知北事的名声，这才被荐到宣台……”说到这儿，他故意停了一停，讥讽的看了何去非一眼，笑道：“何先生，我可有半点说错？”

何去非被折可适说得脸都红了。他与那裴昂其实并无半点交情，只

是他自己是以一介书生，而喜谈兵事，竟做到讲武学堂的教授，但也因为他没有从军的经历，常常被人讥讽。折可适瞧不起裴昂，于他来说，不免有点物伤同类的感觉，故此才出言辩护。哪知折可适一点口德都不肯留，说话如此刻薄。

他张口正要回敬几句，却见一个侍卫自里头走了出来，问道：“丞相叫我来问，折将军与何先生可到了？”

石鉴懒懒起身，笑着回道：“早已到了，正在候着。”

“那丞相有请。”

何去非与折可适听到那侍卫如此说，也不再斗嘴了，连忙整了整衣冠，随着那侍卫进去。

进了房中，却见果然房中除了石越以外，还有一个人，正是裴昂。折可适和何去非先向石越行过礼，又与裴昂见礼，石越吩咐人给二人看了座，便对裴昂说道：“烦请裴先生将方才说的计策，再与折将军与何先生说一次罢。”

“不敢。”那裴昂抱拳朝石越行了一礼，略侧了侧身子，面对着折可适与何去非二人，他身材矮小，面目黑瘦，但声音却中气十足，说道：“折将军素称‘将种’，何先生亦是本朝兵学大家，学生班门弄斧，还望二公毋怪。”

他谦逊两句，便话入正题，“学生向丞相所献者，乃是铁壁合围、十面埋伏之策！若用学生此策，必能生擒辽主，使十万辽兵，匹马不得生回南京！”

折可适方听完这一句，嘴巴已是张得好大，惊声问道：“袁先生是说，要在此河北平原之上，四面包围这十万契丹铁骑？”

“不错，此乃当年韩信围项王、匈奴困汉高之法！”裴昂点了点头，慷慨说道。

“先生真规模宏大，非吾辈敢想。”折可适讥讽的说一句，挑衅似看了何去非一眼。何去非脸都快要红到脖子根了，尴尬的避开折可适的目光，轻轻咳了一声。

裴昂却不知道折可适这是讽刺他，高兴的朝折可适抱了抱拳，连声说道：“不敢，不敢。”当下便滔滔不绝的说起他的策略，折可适与何去非听得心不在焉，又不知道石越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象个泥塑木偶一样，听他说得天花乱坠。

好不容易听他说完，石越却也不问他二人意见，只是温言与裴昂说了两句，打发他高高兴兴的辞去。石越才笑道：“你们听听裴千里说什么，也好知道外头现在都是何种议论。我记得裴千里才到宣台之时，正逢拱圣军之败，他献的是固守大名府，以待天下勤王之师之策；其后他献的是高垒深壁，毋与之战，待敌自去之策；转眼之间，已成铁壁合围、十面埋伏了！”

到了石越面前，折可适却没有那么随便了，他与何去非都知道石越的话没有说完，便静静凝神听着。

果然，过了一会，石越烦躁的起身踱了几步，说道：“我须得尽快赶到冀州，亲眼看一看深冀局势。明日起，你二人便随我轻骑前往，人不要多，只坐两辆马车，四马拉车，沿途到驿铺换马，侍卫也只带一百

骑便可。”

“这……恐怕不太安全。”折可适其实早已猜到，这时候听石越亲口提出，便知他心意已定，但他却不能不劝谏，“丞相若是嫌慢，明日起，咱们不妨昼夜兼程。”

“昼夜兼程容易，人也可以吃干粮，叫马吃什么？大队人马，沿途供应，都要事先准备。还是人少要好些。”石越摇摇头，道：“韩参政已经回京，汴京……”他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方才冀州来报，连深州的辽军，也已经有北撤的迹象。”

折可适正要劝石越沉住气，何去非已经急道：“深州之敌，无论如何都不可让他们跑了！”

“故此我打算下令让慕容谦率兵东下。”石越踌躇道。“他虽经大败，可也已经快两个月，该恢复些元气了。河东久无战事，吕吉甫也已经率太原兵下井陉，算着时间，这几日间该到真定府了。两路合兵……但王厚却建议我令慕容谦与吕吉甫率部走满城，北攻辽国易州。”

“此妙计也。”折可适击掌赞道：“丞相尚有何疑？”

何去非也说道：“慕容谦与吕惠卿虽然未必能攻下易州，然而辽人绝不敢弃之不顾。一旦易州失守，不仅自易州攻紫荆岭，紫荆岭天险顿失；更可威胁范阳，辽军一切粮草供应，必经范阳南下。下官敢担保，耶律信绝对不能听任易州告急而无动于衷。自辽人南犯以来，我军与辽军交战，几乎都是在辽军选择的地方，他们要打便打，不想打便不打，我军全无主动可言。如今两军既在深冀间僵持不下，我军趁此机会，在辽国境内辟一战场，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

“辽人在易州本就有精兵驻守。”石越却仍然颇有顾虑，“休说慕容谦与吕吉甫多半是攻不下易州，便是要调动辽军，也不容易。我以为耶律信远水不解近渴，辽人要增援易州，多半是耶律冲哥出兵，或者调动幽州守军。而我军少了左翼这一支兵力，对河北战局，亦是举足轻重。”

折可适心里未必真的瞧得起慕容谦的横山蕃军，但他揣测石越心意，以为是石越不愿意慕容谦错过河北的大战，心中一转，便笑道：“丞相所虑，亦不无道理。既是如此，何不只遣一支偏师，行王厚之策？”

石越愣了一下，奇道：“偏师？”

“不错。”折可适笑道：“吕惠卿的太原军，亦有五千之众，号称悍勇。虽是客军，正好段子介的定州兵熟悉地理，丞相何不令段子介率定州兵到吕惠卿帐下听用，两处合兵，佯攻易州。”

石越心里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却又有些迟疑，过了好一会，才道：“恐遭物议……”

“不妨。丞相只令吕惠卿佯攻，可取则取，打不下来，亦不勉强。至于慕容谦，仍令他东下，进兵祁州，只在深泽驻军，不可与辽军交锋。”

石越这才点点头，却听何去非又说道：“丞相既然已令太原兵北攻辽境，蔡京率军至沧州已有时日，何不同时也令他率京东兵解霸州之围？”

“他那些乌合之众，济得甚事？”折可适冷笑道。“若遭挫败，反

伤我军士气。”

“不妨。”石越倒没有折可适那些成见，笑道：“也好。先让两只偏师弄些动静，看看耶律信如何应对。至于大军究竟是战是守，待我到了冀州，再行决断。”

“那河东那边？”折可适试探着问道。“那几门火炮已经到了……”

“河东先不去管它。”石越断然说道，“我知道朝中军中，于河东诸军颇有非议，然我不能去指挥千里之外的事。有章、折、吴三将在河东，吾辈尽可高枕无忧。遵正，你替我写封信给他们三人，便说不管朝廷有何命令，是攻是守，一切用兵之事，他们仍可自行决定。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尤其是吴安国，他想如何打仗，便如何打仗。不管谁的命令，都不必听从。”

“是。”折可适连忙欠身答应了，心里面却也不禁有几分羡慕吴安国的好命。

商议妥当，次日一早，石越便抛下大队人马，只带了范翔、石鉴、折可适、何去非以及韩拖古烈、韩敌猎诸人，在呼延忠及一百骑班直侍卫的护卫下，轻骑快马，前往冀州。众人每日纵马疾驰一百五六十里，到了十五日傍晚，冀州城墙，便已遥遥在望。

“丞相，前面就是冀州城了！”在半道上加入众人的高世亮，是这一行人中，对于河北最为熟悉的，此时，他回头望见石越正从马车里面伸出头来张望，便连忙勒马回转，靠近石越车旁，伸手指着远处的信都

城，高声说道。

石越微微点了点头，伸手虚按了一下，赶车的侍卫立即会意，大喊一声，熟练的轻勒缰绳，马车的速度立即减缓下来。石越从车里面探出身子来，手扶车辕，站在车门之外，眺望着冀州城。随从众人见着石越的马车减速，也纷纷跟着慢了下来。

“现今冀州是姚君瑞的云翼军驻守吧？”

“正是。”高世亮侧头应道，“下官已经着人知会姚将军，此时他们在城墙上，应该已经见着我们了，大概就会出城迎接。”

他话音刚落，便听到号角大作，高世亮连忙转头望去，只见冀州城南门大开，数百骑带甲骑兵，手持大旗，自城内疾驰而出，朝着他们这边奔来。

“来了！”高世亮方笑着回头，却见石越已经坐回了马车之中。

因石越事先有令，诸军将领，自王厚以下，皆不得擅离职守前来迎接，因此冀州前来迎接的，也就只有冀州守臣与云翼军诸将。此时距石越抚陕，已有十余年之久，西军之中，也已物是人非。如云翼军中，除了姚麟以外，自副将以下一直到营一级的将领，十余年前，大多不过是一介指挥使甚至官职更小，石越几乎不可能认得他们，而对他们来说，石越也近乎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毕竟，十余年前，哪怕是西军之中，指挥使这一级的低级武官中，能够亲眼见过石越的，本来也不会太多。

但这似乎无损于石越在西军中的威信。

尽管石越自从与高世亮说话之后，只是在冀州知州与姚麟前来参拜之时，掀开车帘回了一句，此后便再也没有露面，但宣台随行的众人都

可以感觉到，云翼军诸将在有意无意的将目光瞥向石越马车之时，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敬畏。

石越无意宣扬自己的行踪，当天晚上，宣台众人便入住姚麟的行辕。然后石越便颁下令来，由范翔、折可适替他宴请冀州的文武官员，何去非与高世亮代他犒赏冀州诸军。但石越本人，却并没有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当天晚上，和石越一样，没有出现在冀州宴会之中的，还有随他前来的两名辽国使臣——韩拖古烈与韩敌猎，以及一直寸步不离石越身边的呼延忠与石鉴，还有云翼军的都指挥使姚麟。

“林牙，咱们真的要在这儿一直玩双陆么？”姚麟的行辕之内，韩敌猎百无聊奈的望着面前的双陆棋，他其实一点也不想与韩拖古烈下棋——他从来就没有赢过他。

韩拖古烈笑着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棋一丢，笑道：“遂侯要是不想下棋的话，我这次在汴京又买了几本书，有苏子瞻的新词……”

“罢！”韩敌猎连忙摆手，止住韩拖古烈，道：“那我宁可下棋。只是，咱们不能出去走走么？石丞相也说了，冀州城内，任我们通行。”

“话虽如此，可冀州城内，又有什么好看的？”韩拖古烈假装没有看懂韩敌猎眼中的意思，淡淡回道：“这冀州又不是开封，这个时辰，外边早已经宵禁了吧。要不，咱们去折遵正的宴席上去做个不速之客？”

“那还是算了。”韩敌猎摇了摇头，道：“明知过几日就要杀个你死我活，现在却要把酒言欢，我做不来。况且范翔来请时，咱们已经婉拒了，此时再去，岂不叫人笑话。我看此处离城墙不远，何不上城去走走？我倒想知道，石越究竟是故作大方，还是真的让咱们畅行无阻？”

他说完便要起身，但韩拖古烈却端坐在自己的胡床之上，纹丝不动。他只好又坐回来，听韩拖古烈慢条斯里的说道：“遂侯，孔圣有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是什么话？”

“君子慎独。”

韩敌猎愣了一下，不知韩拖古烈是什么意思。

“石越下令，冀州城内，许我二人通行无碍，那是待我们以客礼。宋人既然以客礼相待，难道我二人却好将自己当贼？”韩拖古烈端起手边的一盏茶来，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笑道：“如今是两国交战，我二人出了这房间，所见所闻，便不免皆有瓜田李下之嫌。可其实，便让我们将这冀州翻个底朝天，却也不见得能有甚于我大辽有用之事。那咱们又是何苦来着？”

“这……”

“石越既以君子之礼相待，我等便以君子之礼相报。他说冀州城内，我二人可以四处通行，那么我二人便老老实实，不出这房门一步，也让宋人知道我大辽上国使臣的风范。”

韩敌猎听得目瞪口呆，原本他确是想出去探探冀州的虚实，但听韩拖古烈这么一说，却也觉得确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毕竟没有这么多花花

肠子，半晌，才说道：“如此，岂不虚伪得紧？”

韩拖古烈哈哈大笑，摇头道：“遂侯说得不错。不过，天下之事便是如此，有时虚伪亦有虚伪的道理。”

与此同时。冀州城，北城楼上。

几个守城的节级惊讶的看见云翼军的都指挥使姚麟一身便服，恭恭敬敬的陪着三个陌生的灰袍男子登上他们驻守的城楼。对于冀州的士兵来说，很少有人能看到姚麟穿便服的样子，这当然不是说姚麟时时刻刻都会穿着铠甲，但他的确每时每刻，都会穿着那身绯红色的官袍。

这件事已经令他们如此的惊讶，而他们更加想像不到，大宋朝的右丞相、三路宣抚大使，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丞相请看，那边，便是辽军的大营……”

石越顺着姚麟手指的方向望去，便见北方的夜空中，远处，依稀可见一处地方，有许多的火光相连。

“前些日子，韩宝还不断派兵过来挑战。但这几日辽军已经不再渡河，我军派出去的斥侯发现，韩宝已经放弃了深州城，将他的兵力往东北移动，如今他的主力已退至武强的北面，还在滹沱河上搭了几座浮桥。韩宝要退兵的话，大概不会走乐寿，而是会走饶阳，或者干脆走安平。”

“这么说来，如今我军离韩宝已经有点远了？”

“正如丞相所言。”姚麟脸上露出一丝忧色，“辽人将地利利用得极好。我军原本是欲以河为界，与辽人相持。然韩宝退上这么几十里，我军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若是进，便要渡河，焉知不是辽军诱敌之策？我军渡河，他便可乘我立足未稳、尚未扎寨之时，与我决战。若是不进，万一辽军是真的退兵，我军便只好望着他从容北撤。除非阳信侯能在河间拖住辽军，否则只能是鞭长莫及。大军追不上，若以轻骑去追，难免要吃耶律信的大亏。但若韩宝干脆走安平、经博野北撤，阳信侯也无可奈何。”

“这个无妨。”石越说道：“本相已经下令，令慕容谦进驻深泽。”

“丞相明断。”但姚麟却并没有松一口气的意思，“只是恕下官直言，我诸路大军中，实以左军行营最弱。辽军若过了滹沱河，往北便只有唐河能勉强阻一阻他们，左军行营主力皆是步军，易为辽人利用。下官若是韩宝，便直趋博野，慕容大总管若率军来追，除非抛弃步军与輜重，否则断难追上。而下官则以骑兵背唐河布阵，与慕容大总管决战，如此，以众击寡，以强击弱，以有备击无备，无不胜之理！唐河以南非唐河以北，到时只怕慕容大总管连个藏身之处都难找到。非止左军行营如此，便是阳信侯的右军行营，亦是如此。辽军兵力聚集，我军兵力分散，河北又无必经之道，我军若急于牵制辽军，便易被其利用，各个击破。”

“那君瑞之意？”石越看了一眼姚麟，目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下官以为，我军绝不能让韩宝过滹沱河！”

“哦？”

“如今已近冬季，这河北平原之上，所谓‘林寨防线’也好，所谓‘塘泊防线’也罢，皆无大用。唯一于我军有利的一点地利，便只有滹沱河！是以我军一定要善加利用，只要能拖住韩宝，这几万人马，便形同人质。辽军如今的阵形，尤如一条长蛇，要阻住一条长蛇溜走，不一定非要挡住蛇头，正当蛇头，反易遭蛇咬。我军只要咬住蛇尾，它照样跑不掉！除非辽主与耶律信果真见死不救，舍得让韩宝的几万大军葬身河北！”

“而君瑞以为，要咬住韩宝，慕容谦与田烈武皆靠不住？”石越不动声色的望着姚麟，继续说道：“可如此一来，中军行营，便只有渡河……”

“只要我中军行营的主力渡河紧紧盯着他，韩宝便算是架好了浮桥，可想要从容渡过滹沱河北撤，也绝非易事！”

“万一如君瑞所言，辽军正要诱我渡河，与我决战呢？”

“与辽人提前决战，固非上策，然凭着韩宝之能，要想轻易击败我中军行营几只精锐之师，嘿嘿……想要吃下我西军精锐，也要他韩宝有副好牙口！”姚麟不屑的冷笑道：“丞相明鉴，如今河北之势，能与辽人相持，待其自败，自是上策；可是举大军与契丹决一死战，下官以为，算得上是中策；纵辽人全身而退，日后再去仰攻幽蓟，方是下策。渡过河去，打得几场硬仗，让耶律信、韩宝晓得我大宋西军的本领，从此彻底死心，也未必全是失算。”

他说完之后，望着石越，却见石越既没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定定的望着远处的夜空，若有所思。

尽管不事张扬，但右丞相、三路宣抚大使石越亲临冀州的消息，还是很快在中军行营诸军中宣扬开来。对于无所事事，每日只是操练部队，绝不与辽军交战的中军行营诸军将士来说，这几乎是他们这一个月来最重要的事件，每个人都心里面兴奋的猜测，不少人将此视为大战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

然而，石越九月十五日抵达冀州之后一两日间的所作所为，却又不象是来督战的，更似来犒军的，甚而很象是来给韩拖古烈送行的。十五日晚进驻冀州之后，石越就再没有离开冀州一步，而是坐镇冀州，连续召见中军行营王厚以下的致果校尉以上将领，从阜城、东光、武邑、北望镇，宋军的高级将领，走马灯似的，往返冀州之间。但无论是召见哪一位将领，是亲信如唐康、王厚，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营都指挥使，石越都只是提问、倾听，绝不发表意见。

与此同时，追随石越而来的宣台谏臣们，何去非与高世亮分道前往各处劳军——自从宋辽在深冀间相持以来，宋军这边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其时宋朝虽然号称繁华富裕，肉价也不算很贵，如陕西长安地区猪肉不过三四十文一斤，开封也不过一百一二十文一斤左右，然而以整个社会来说，即使是收入还算不错的禁军，除非他没有家小，否则也不可能每顿都吃上肉食，更不用说大鱼大肉。而自熙宁以来，虽然宋军一直实行募兵制不变，但禁军募兵的对象，却也始终在缓慢却坚定的改变

着。尽管大量招募来自中产之家的“良家子”一直是个社会性的难题，世代从军的禁兵仍然是宋朝禁军的主要来源，但减少招募无赖子的数量，增加有一定家业的下户男子的比例，也一直是石越与司马光努力的目标。而他们的努力，在一二十年后，在西军中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其中原因，大半倒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一则自熙宁西讨之后，大量禁军裁汰屯田，还有许多负伤的禁军拿着丰厚的抚恤金离开西军，由宋廷另行安置，这就使得世代从军的兵源大量减少；此外则是因为相对来说，当时陕西路相较河北路贫困，而西军声誉又要好过河朔禁军，兼之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歧视从军的风气也有相当改善，陕西路下户中男子投军的意愿也更高。因此，在熙宁西讨十余年后，西军中由下户出身的禁军，已然接近五成。而另一方面，西军中世代从军的禁军，较之河朔禁军中同样出身的禁军，也要淳朴许多。所以，对以西军为主的中军行营诸军来说，这一个月多的生活，除了不能喝酒，便真的是如在天堂一般。他们竟然因此生出一种淳朴的感激之情来。因为他们相信这并非是他们应得的东西，在享受了这一切后，他们便会感到不安，期望能够有所行动来报答这一切。

这样的一种心情，若是河朔禁军，就只会觉得可笑。同样的待遇，若是施之于某些河朔禁军，大概换来的回报，只是当停止这种待遇之后的怨言以及随时可能因此而爆发的兵变。

但对于这些淳朴的西军士兵来说，这却是切切实实的感情。和他们讲什么保家卫国，有时候便如同对牛弹琴。在他们的心里面，会自然而然的将陕西当成家，面对西夏时，他们能理解这一切，并产生一种同仇敌忾来。但要他们将河北这个陌生的地方当成“家”，那却是极困难的。那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曾听说过“河北”，当他们到了此处，其

实和到了外国也并无区别。因为他们也想象不到“外国”是什么样的，在他们心里，外国就是西夏，而西夏与河北又有何区别？西夏人的话他们听不懂，河北人的话，他们同样也是听不懂。

对他们来说，与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说什么“保家卫国”，不如直接告诉他们要“忠君护主”，至少后者的概念，在他们心里还是根深蒂固的，易于理解。虽然同样也难有共鸣。

他们最真实的感情，都表现在最普通的事情上。诸如有恩必报、乡里之情、袍泽之谊，以及上司、同伴的感染……倘若他们的长官在战场高喊着“忠烈祠见！”并且奋不畏死，他们就算心里面并不真正清楚“忠烈祠”是个什么东西，也会血脉贲张、义无反顾的跟着大喊“忠烈祠见！”然后为此而战死沙场。

只有受过一定教育的武官们，以及极少数的普通士兵，才会有可能自觉意识到他们是为了另一些事情而战斗。尽管很可能每个人的动机都很复杂，往往都是高尚的与自私的动机混和在一起。对于绝大多数的武官来说，他们战斗，既是为了保护百姓，也是为了效忠宋室，但同样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旁人很难知道，在某个时刻，他们心里的哪一种动机会突然占到上风……

有过抚陕平夏之经历的石越，虽然十余年来身处庙堂之高，却倒还并没有忘记尊重该尊重的现实。何去非与高世亮所到之处，必要杀猪宰羊、问疾给药，宋军的生活，令黄河北岸的武强城里的辽军都感到羡慕。其实就算对于契丹的宫卫骑军来说，他们的饮食，平时在辽国时，也不可能保证天天有肉食吃，只能说是以乳制品与小麦类制品为主，南侵之后，初时还可以常常宰杀劫掠的牛羊牲畜，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但自从八月中旬以后，每日就只能煮点肉汤，啃啃乳酪，连酒都要限量

供应。进入九月以后，辽人最爱喝的酒露，除了军中贵人，普通士兵便完全喝不到了，只能勉强保证奶酒的供应。

何去非与高世亮四处劳军，而石越与宣台另外两个谏臣——折可适与范翔的举动，更看不出马上要开战的迹象。九月十六日，石越先是在冀州大宴，包括当日前来冀州参见石越的宋军将领王厚等人在内，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参加，为韩拖古烈饯行。宴会之上，除了石越外，人人赋诗，虽然许多人的诗中多含讥讽之意，但折可适与王厚的送别诗却是中正平和，一派祥和之气。十七日，石越又遣折可适与范翔亲自护送韩拖古烈与韩敌猎至武邑上船，临别依依，几乎令人疑心宋辽之间，已经停战。

但局势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

九月十八日清晨，在神卫第十营、第二十营近两百门火炮的掩护下，武邑的龙卫军在种师中的统率下，突然强行渡河，攻打武强。

战火重新点燃。

不过，辽军似乎早有准备。此时驻守武强的辽军不过三四千人，在神卫第十营渡河之后，几十门火炮刚刚架好发炮，辽军便在武强城内四处放火，随即弃城北走。种师中下午便夺回武强城，却直到深夜才算勉强扑灭城中的大火。

同一天，姚麟亦率云翼军自信都北上，收复了被辽军放弃的深州城。

尽管深州与武强城都已经残破不堪，但为了谨慎起见，姚麟与种师中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选择了在两处扎寨过夜。

九月十八日的战局发展，令当天抵达武邑督战的石越与王厚略感意外。辽军没有趁宋军立足未稳之时发动攻势，这让二人的心中，都隐隐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真正的出乎预想。

石越最终采纳的是何畏之所献的双头蛇战术，宋军的反击以种师中与姚麟为先锋，分头并进，互相支援，而王厚则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为中军，随后策应。宋军步步为营，互通声气，不给辽军可乘之机，纵然辽军有诱敌之意，亦无计可施。

但这个万全之策，却象是一拳打在了空气中。

当十九日姚麟与种师中率军北进，打算向武强以北的辽军大营挑战之时，才发觉在十八日晚上，辽军已经兵分两路，从容北撤。并且可以断定，辽军是由韩宝率领所部主力，北撤安平；而萧岚则率一部分辽军，北撤饶阳。

宋军原本张开大嘴，露出獠牙，想要一口咬住辽军的蛇尾，没想到一口下去，却咬了个空。辽军仿佛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了与宋军在深州决战之意，不仅没有对宋军半渡而击之，反而一击即走，果断的退到了滹沱河以北。

这比宋军诸将事先所设想的更狠更绝。

辽军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这一切绝不可能是巧合。若非早有预谋，就算早已架好浮桥，一夜之间，辽军数万人马，也断难从滹沱河南撤得干干净净。而若说是宋军的进攻正好赶上了辽军的撤军，就未免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辽军几乎是摆明了在引诱宋军追击。

只不过，宋军本以为深州是双方默契的决战战场，而事实却是辽军不再接受这个战场。

但事已至此，宋军也不可能再犹豫不决。

九月二十一日。忻州，深泽镇。

百余骑披着暗红色皮甲、高举着持盾白额虎头战旗与红底白尾鹞战旗的骑兵，沿着滹沱河北，稀稀疏疏的拖成长队，朝东边的安平方向行进着。统领这队骑兵的，正是新上任不久的横山蕃军都行军参军刘延庆。

所谓的命运弄人，莫过于此。就算是刘延庆自己，大概也想不到，他的官运竟然如此亨通。几个月的战争，他如今俨然已成为大宋左军行营中屈指可数的高级将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此时也在队伍中的刘法，一个区区的陪戎副尉，在武骑军中，做个都兵使都不够资格，还是刘延庆一力保荐，刘法才得以以权都兵使的身份，来统率这一个都的武骑军。

刘延庆抬头看了看队伍前面的两面战旗——横山蕃军的红底白尾鹞战旗和武骑军的持盾虎头战旗——心里面不由得觉得十分的讽刺。白尾鹞是一种小型鸟类，在威风凛凛的老虎面前，让人感觉给老虎塞牙缝都不够，可事实上，这种鸟却是迅猛的肉食动物，捕杀猎物，毫不留情。

看到这面战旗，刘延庆不禁又有些得意，横山蕃军原本是没有这种徽记战旗的——熙宁年间，这种战旗往往是大宋朝整编禁军的标志。刘延庆履新之后，对横山蕃军原来的战旗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向慕容谦

献言，上禀枢府，横山蕃军才有了红底白尾鹞做为自己的徽记。慕容谦选择白尾鹞这种动物，大约是希望自己的这支军队，能够打下与当年西夏铁鹞子一样的威名。不过刘延庆当时想的其实很简单，一是觉得这样更威风更有气派，再者他也是希望可以借此给横山蕃军去去晦气，转转运。尽管这并没有什么依据。刘延庆知道王贍对此很是羡慕，他也想让武骑军改一改军旗来转转运，不过结果却是换来一顿严厉的训斥。说到底，徽记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仅仅是要给武骑军的大小武官换腰牌，就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如今从枢府至宣台，对武骑军是既不抱什么希望，也没什么好脸色，王贍此举，实是有自讨没趣之嫌。

刘延庆又仔细看了看那面持盾白额虎头旗，端详那白大虫半天，总觉得没什么杀气。选择白虎做徽记的禁军不少，赫赫有名的宣武一军的徽记，与武骑军的相比，就是少了一面盾牌，可刘延庆每次看到，都会觉背上直冒寒气。

“也是，明明是大虫，却又拿甚么盾牌！这分明便是露怯了……”刘延庆不由在心里面嘀咕道。

大败之后重新整编的武骑军，只有四千余人马，也就是两个营略多。更羞辱的是，王贍想在真定一带募兵，补充兵员，结果根本征募不到什么人，真定府的青壮年，宁肯舍近求远去投定州段子介，也不肯进武骑军。一个多月下来，王贍才勉强征募了不足两千人，组成第三营，然而宣台、兵部、枢府，没有一个地方肯拨给武骑军战马，王贍只得从其他两营中匀出一百匹战马，至少让武官们有马骑，因此这第三营有与没有，其实也没甚差别。此番左军行营再度东进，第三营便留在了后方，没有出征。

这四千余武骑军，在一个多月前，其萎靡不振，士气低落的程度，

令人看了都觉得可怜。石越诛杀了一大批武骑军将领之后，这支河朔禁军的骄横之气，的确是彻底消失不见了，但是，他们也一同失去了军队该有的悍勇之气，从各级校尉至普通的节级士兵，若不是变得浑浑噩噩，就是唯唯诺诺。恐怕如今就算找遍大宋，也再找不到一支如此听话的禁军。

承受着耻辱性的大溃败，主将以下一大批中高级将领被斩首，此外，几乎每天都有未如期自首的武骑军士兵被捕获，然后以通敌罪处死，传首军中……不仅如此，还要被上司、友军甚至普通市井百姓们歧视、嘲笑，仿佛背负着武骑军的名字活着，便已经是一种罪过。这一切，让这些残存的武骑军将士，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觉得将要大祸临头。

对于这样的剧变，武骑军都校王贍是一筹莫展。找不出任何应对之策的王贍，只好向刘延庆求救。刘延庆本人也是毫无办法的，但是他很快想到了刘法。尽管他不是很喜欢刘法这个人，可他心里面还是知道刘法是颇有治军之能的。而王贍虽然老大不乐意，但为了自己的前程，也只能权忍一时，听从刘延庆的劝谏，向慕容谦要来了刘法，让他在武骑军直属指挥中担任都兵使，时时问计问策。

刘法的确很有些能耐。才到武骑军，他便要王贍给全军士兵放假探亲三日。其时武骑军的家属，除了一些武官，大部分都住在真定城内，当三天假毕，这些士兵归营之后，果然都变得渐有生气。然后刘法又向王贍献策，将武骑军移营到真定府以东定州境内的无极县训练。到了无极后，刘法又要王贍严守营门，将士轻易不能出寨，而外人也无由得入，几乎是与世隔绝。同时，他又让武骑军两个营全部改披皮甲，卸去马甲，每日只管操练骑射，并按每天的射箭成绩将士兵分成三等，上等者分在一营，每顿有酒有肉；中等者在一营，每顿有肉无酒；下等者分

在一营，每顿无肉无酒，还要多练两个时辰。十余日后，他又从士卒中选出三百武艺出众者，皆披铁甲，只习练砍杀冲陷之术……如此自刘法到武骑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原本众人皆以为无可救药的武骑军，竟然又渐渐有了些模样。慕容谦亲来校阅，很是夸赞了王贍一番，称他治军有方，并向宣台保荐他正式升任武骑军都指挥使。

可惜的是，天下之事，祸福相倚。

慕容谦很快接到了石越再次率军东进的命令。左军行营诸军东进深泽，在无极扎营的武骑军，便做了前锋。本来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东进深泽镇会遇到什么战事，这“先锋”之名，其实也就是慕容谦鼓励鼓励武骑军而已。哪知道，大军未至深泽，便听到探马传回的辽军韩宝部北渡安平的报告。刘延庆几乎怀疑是不是自己命里和韩宝犯冲，他随慕容谦去深泽前，还满心以为辽军必然自饶阳会合辽主撤兵！

不出他所料，慕容谦自上次败给韩宝，憋了一肚子的气，听说韩宝到了安平，立即下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原定在深泽镇扎营的武骑军，奉令再进二十里，至忻州与深州的边界附近扎寨。

深泽与安平相距本就不过五六十里左右，两地之间，一马平川，三四十里的距离，宋辽两军都隐约可以看到对方的营寨了。不过韩宝多半也没有料到，他才到安平不久，会从西边又冒出来一支宋军。武骑军营寨都没有扎稳，便有两千余骑辽军气势汹汹的杀来——幸好辽军见到是持盾白额虎头旗，识得是河朔武骑军，便也没太放在眼里，两军在深泽、安平间激战半日，各自死伤了几十人，等到韩宝醒悟过来，派兵增援，王贍竟然将营寨扎好了。

这虽然算不得什么胜仗，辽军以半数兵力进攻，武骑军两倍于敌，

还有个半就之寨可供防守，武骑军伤亡还要略高于辽军，要换在拱圣军，姚兕多半会气得想杀人，但对武骑军而言，却真是如同打了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士气大振。待韩宝再遣兵来攻，一则天色将晚，再则武骑军当真是众志成城，辽军也只好做罢。

待到次日，慕容谦已亲率轻骑赶到，入寨增援。但韩宝仍欺慕容谦部是新败之军，只是分兵一部，由萧吼统率，围攻慕容谦与王贍。自己则亲率中军，监视滹沱河南蠢蠢欲动的种师中与姚麟——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在韩宝心里，比起手下败将慕容谦，赫赫有名的云翼军与龙卫军，自然是更大的威胁。

而慕容谦的数千轻骑，再加上四千武骑军，的确也非辽军敌手，九月二十日双方激战整日，面对辽军的优势兵力，宋军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全靠王贍扎的好硬寨，才总算稳住阵脚。但横山蕃军的步军主力赶到，至少还要两三天，慕容谦既担心坚守不住，又害怕辽军牵制住自己，分兵前去截击他的步军，因此便定下计来，二十一日一大早，趁着双方混战之时，由刘法护送刘延庆趁乱出寨，绕一条远道，渡过滹沱河，联络滹沱河南边的宋军。

慕容谦与刘延庆其实都不知道姚麟与种师中就在滹沱河的南边，这是战争中的平常事，但他事先已得到宣台的军情通报，知道中军行营已经开始反攻深州。而韩宝又突然出现在安平，再加上打了一整天的仗，辽军不仅主力没动，连韩宝的大旗都见不着……故此慕容谦才认定，在几十里外的滹沱河附近，必然还有一支让韩宝更加忌惮的宋军存在。他不知道那支宋军是否已经知道自己正在与辽军激战，但就算知道，也不会清楚这边的真实情况。因此，他才做出这样的决断，不惜派出都参军刘延庆亲自前去联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却是刘延庆所不知道的——在慕容谦心里，已将刘延庆视为一名福将。

不过不管怎么样，刘延庆都对这个任务高兴不起来。只是他也没有办法拒绝而已。虽然他们顺便出寨，还绕了一条远道，没有引起辽军的注意。但是，在滹沱河与木刀沟之间这片狭长地带，如今可是有数以万计的辽军存在着。双方交战之际，就算是为了及时发现宋军的援军，辽军也必然会派出不少拦子马四处活动，在这平原之上，不管你是人多也好，人少也好，想要不被辽军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也就是说，他们迟早都会引起辽军的注意，被辽军的拦子马追杀。福将什么的，都是没谱之事，相比而言，虽然正被辽军围攻，可是留在慕容谦的身边，依然要更加安全。

刘延庆心里面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冒出“倒霉”的想法来，但都被他赶紧甩开了。毕竟，这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可不太吉利。他又看了看那两面战旗，按理说，他们执行的任务，最好是要偃旗衔马，这样招摇过市的，未免有点太狂妄了。但刘法却说这是“虚虚实实”之计，反正他们百来骑人马，青天白日的，打不打旗帜，都是一样的，倒不如干脆光明正大的打出旗号来，反倒可能让辽人有些猜不透虚实。但是……刘延庆也是忍不住在心里面暗念了一声佛号，但愿刘法的这条虚虚实实之计，不要害了他们才好。

想到这里，刘延庆转过头去，大声说道：“大伙都快点，趁着辽狗还没发觉，找个水流平缓之处，先过到对岸去。”说完，又朝身边的一个向导说道：“孙七，你说的那处好渡河的河段还有多远？”

“回致果，就在前头，不过五六里许便到。”

刘延庆狐疑的看了那向导一眼，没有作声，双腿一夹马腹，驱着坐骑小跑起来。此番前去联络滹沱河南的宋军，刘法的那一都武骑军，未必能随他渡河。倘若他们的行踪被辽人发现，那么刘法便要率军掩护他们，只有横山蕃军的这十余骑人马会与他一道走完余下的路程。这十余人全是从慕容谦的牙兵中抽调，有蕃有汉，这孙七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却是新近才被慕容谦看中的。

据说此人原本是个“标师”，也就是南方所谓的“武伴当”，武艺颇为了得。刘延庆也知道，战争之前，大宋朝虽然号称治世，可要想彻底杜绝劫道的绿林好汉们，却也几乎不可能。这其实与地方是否富裕，百姓是否能安居乐业，不见得全然相关。如大宋京东路颇为富庶，但是绿林之盛，全国各路都望尘莫及。故此伴当行、标行，自兴起后，生意十分兴盛，一时习武之人，若不能考武举或者投军，做标师或武伴当，便是另一条出路。不过北方的标师，虽然与南方出海的武伴当一样，都提着脑袋挣钱，可是大多数人的收入却远不及南方，也就是够勉强养家糊口而已，甚至还不如投军。故此这些人的武艺，大多数是远不及禁军武官的。慕容谦的牙兵，刘延庆亲眼见过其战斗力，自是没什么好说的，不过这孙七看起来矮矮胖胖，比起寻常的禁兵，都要矮上一大头，此人若要投军，只怕站到木槌面前，募兵的官员立时便将他丢到厢军中去了。刘延庆在拱圣军中呆久了，身边同僚袍泽，个个都是五尺七八的大汉，对孙七不免便颇有歧视与怀疑之意。

而且绍圣以来，河北路贼盗之患并不严重，刘延庆听说这孙七先前受雇的标行虽然是设在大名府，可他们的主顾，却多是去辽国贸易的行商。深州、安平之间并非宋辽贸易的主要通道，只不过他正好是祈州土人，自称对河北道路了若指掌，毛遂自荐，慕容谦才让他来做了向导。

但慕容谦信任他是一回事，刘延庆心里却是另一回事。他抬眼望

去，身边之人，真是一个个面孔都生疏得很，此时此刻，见着刘法在身边，都能让刘延庆感觉到一丝亲切。可见这升官晋爵，也不可一概而论。若是以前在拱圣军之时，倘能做到都参军，刘延庆大约会有“夫复何求”之叹。想到这些，刘延庆心里面突然一阵黯然，东进之前，他在真定府听说了朝廷对姚兕的处分，虽然比事先猜测的要轻许多，只是罢去职事官，武阶贬降为从四品上的宣威将军，蕲州安置——但虽未过岭，对刘延庆来说，蕲州也已是一个偏远而陌生的地方，姚兕已年近六旬，岁月不饶人，还能不能健康甚至是活着回陕西，都是难以预料的事。不管怎么说，刘延庆此时颇为怀念在拱圣军的时光，在时不觉得，但离开之后，却觉可贵。更何况如今拱圣军七零八散，主帅落到这个下场。

不过时代的确也是变了。他到横山蕃军后，也听一些参军偷偷谈起姚兕与拱圣军之败，整整五十年前，姚兕的父亲就战死在定川，当年那场败仗，宋军最终损失也就是九千数百余人，刚好大约相当一支拱圣军的规模，却直接导致了宋朝最终不得不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那些参军们一度还以为，五十年之后，姚兕的全军覆没，又会重新带来另一份和议。

可历史并没有这样简单的轮回。

刘延庆心里已隐隐预感到，这场战争，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

也不知道是不是刘延庆真的吉星高照，虽然一路提心掉胆，但是，这大摇大摆的一百余骑队伍，竟然直到众人到了孙七所指的渡河处，刘延庆已下河扶着马游到了河中间，才有岸上的武骑军发现了几骑辽人拦子马的身影，众人一阵紧张，但是，那些辽兵只是远远张望了一阵，或许是顾忌敌众我寡，竟然也没有过来骚扰。几骑辽兵远远的观望着，一

直到刘法最后一个下河，都没有靠近过来。

待到刘法游到南岸之后，也不由连连感叹侥幸。

探马也经常会有拿不定主意而误判形势之时，不过那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被自己撞上，可是要祖上积德才能发生的事情。

过了滹沱河后，刘延庆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了一大半。众人稍事休息，吃了点干粮，便重新部署，由刘法挑出十人，分为五队，往东边寻找宋军大营。刘延庆则率众沿滹沱河南岸东行。

众人越往东走，就越是觉得侥幸。原来自他们渡河之处往东，没走多远，便发现辽军的探马在滹沱河对岸巡视，越是往东，拦子马的数量就越多。许多辽兵甚至就在滹沱河对岸洗脚吃饭，见着刘延庆一行，开始时都很警惕，但发现只有百来骑之后，甚至会挑衅似的朝这边打唿哨，甚而用契丹话大骂。这边的孙七也是听得懂契丹话的，也粗会几句骂人的话，但凡河对岸只有要辽兵挑衅，孙七必定就要大声骂了回去。其余宋军虽然听不懂，也免不了用各自的方言土语回敬。不过双方也就是过过嘴瘾，安平一带的滹沱河面，虽然不甚宽广，可也已在双方的寻常弓箭射程以外。

不过，随着对岸辽军越来越多，刘延庆心里面，也几乎确定，确有一支宋军就在前头。而且，必定是令韩宝也颇为忌惮的宋军。因为辽军这样的部署，分明是在防范宋军渡河，打的就是半渡而击之的主意。刘延庆坐在马上，远眺北方，观察地形，只见安平境内，滹沱河北，到处都是废弃的耕地村庄，适宜布阵的区域不少，但是，要夺取控制一块足以让上万骑兵从容布阵的地区，绝非易事。他在心里面估算辽军反应的时间，辽军拦子马的数量，已经足以让他们清楚的掌握宋军会渡河的地

点，而滹沱河南也是一马平川，想要瞒过辽人，也是绝不可能的事，疑兵之计都没有发挥的余地。所以，即使辽军是自安平城出发，抵达宋军渡河的地点从容布阵，宋军最多也就能渡河两三千人马，而且只怕这两三千人马，都还来不及布好阵形。

一念及此，刘延庆更觉忧心忡忡。

正担心着，忽听刘法高声说道：“来了！”

刘延庆一惊，回过神来，转头朝东边望去，果然，便见有数骑人马，正朝这边疾驰而来。他这时候也顾不得想许多，大声的“驾”了一声，朝刘法喊道：“刘都头，咱们也快点。”刘延庆虽然心里认可刘法的才干，可是此时二人身份地位悬殊，他却是绝不肯与他平辈相交的。

众人也纵马疾驰，很快便可看得清来人的面容，刘延庆这时却跑在最前头，一眼看见前来相迎的人马，不由又惊又喜，高声呼道：“来的可是田兄弟？！”

却听那边一人哈哈大笑，朗声回道：“正是小弟！致果大哥，恭喜高升呀！”

说话之间，二骑已到跟前，那边跳下马来的，正是田宗铠。刘延庆下马握着田宗铠的手，笑道：“自家们兄弟，连你也取笑我。你却如何来了？”

田宗铠笑道：“且不忙说这个，给哥哥介绍个人，也是有名的英杰。”说罢，拉过一个人来，刘延庆这才发现，原来与田宗铠同来的，还有一个武官，他上下打量一眼，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此人身材虽高，可年纪看起来比田宗铠还小，不过一少年儿郎，相貌极是俊秀，更不似

学武之人——以他的年纪，若非荫封，断不可能做到校尉。他不敢得罪，一面揣度着这是汴京哪家贵戚的衙内，一面抱拳笑道：“劳烦足下相迎，延庆方才失礼了，还望恕罪……”

话未说完，田宗铠已在旁边笑着打断，“就你这许多虚文。这位也是自家们兄弟，守义公之第三子，守东光的仁多观明，如今在云翼军中做参军。”

仁多观明也笑着抱了抱拳，道：“小将久闻刘致果威名，欲思一见而不可得，如今却是遂心如愿了。”

这边刘延庆与刘法都是吃了一惊，这仁多观明虽然年方十五，可如今已是天下闻名。二人都听说仁多观明被特旨奖掖，现已是正八品上的宣节校尉——这乃是他一刀一枪打下的功名，非荫封之辈可比。现今仁多观明是在王厚的帐中做参军，不想却到了云翼军。

刘法此时身份卑微，刘延庆既然不曾介绍他，也不好冒然搭话，只能在旁听着。刘延庆早已经是笑容满面，连连说道：“失敬，失敬。原来是仁多宣节！”方要再说，田宗铠听他们寒喧客套，已老大不耐烦，在旁说道：“休要宣节来，小将去的，我等皆以兄弟相称不好？”

仁多观明也点头道：“田大哥说得极是。”

刘延庆正愁结交不上，笑道：“两位兄弟说得是。方才田兄弟说是云翼军，前头是姚昭武到了？”

田宗铠笑道：“正是。不过我与三郎，都不是在姚昭武麾下。走，咱们边走边聊。”

众人又上了马，按辔徐行，刘延庆这时候仔细观察，才发现果然二

人带的兵，服饰都与云翼军不同。田宗铠笑道：“大营还有些距离，我与三郎是出来打探虏情，在道上遇着你派出的两个禁兵，我们指了道路，让他二人先去营中知会，便来相迎了。三郎已经猜到哥哥的来意了。”

“哦？”刘延庆惊讶的看了一眼仁多观明。

仁多观明笑道：“休听老田胡说八道，我不过是随便揣测，大约是慕容大总管已经到了，遣刘大哥来谋议协同作战之事。”

“原来如此。”刘延庆点点头，这才恍然，这个倒不难想到。“不过方才田兄弟道二位兄弟都不在姚昭武麾下？难道是王太尉亲自来了么？”

“这倒不曾。不过如今不但姚昭武在，还有种昭武的龙卫军。收复深州、武强后，王太尉下令云翼军与龙卫军渡河与韩宝作战，宣台遣了唐康时来并监二军，我二人皆是唐大哥的属下。”田宗铠笑道：“我是从大名府赶回来的，姚太尉离开大名府时，对我说过，拱圣军之辱不可不雪。既是如此，那韩宝在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不在战场上将韩宝打败，愧对拱圣军威名！”

刘延庆听到这话，亦不由热血上涌，慨然道：“他日取下韩宝人头时，定要有我拱圣军的兄弟在场！”

“刘大哥真壮士也！”仁多观明却不知这只是刘延庆一时头脑发热而已，赞道。“二位哥哥之志，很快必能得偿。刘大哥或还不知，何畏之已率军渡河攻乐寿，北进饶阳。田大哥的令尊阳信侯，亦已受宣台之令出击，攻打牵制辽主与耶律信。若何畏之能夺下饶阳，便是将韩宝与耶律信切割为两部。当初辽军如此布局，大约是想引我军分道追击，其

弓马娴熟，颇胜于我，利用河北之地形，诱我追击，其以轻骑穿插分割，我军断难保持各部之联系，辽虏便可将我军各个击破。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此是天亡契丹。韩宝竟然意外被牵制在安平。想来这全是慕容大总管之功。如今辽人倘若抛弃劫掠之辎重，自饶阳渡河，与辽主相会，我军倒也并无良策，待他两军会师，他要想走，我军无力断其后路，拦不住，亦追不上，顶多获其辎重。可这却是契丹的致命弱点，不到生死关头，他们是绝不会丢弃辎重财货的。河间府辽军控制官道，他们还可以精兵断后，辎重先行，到时候尚有一番血战，我军未必便能如意。可是这安平，嘿嘿！”

“北有木刀沟、唐河，东南有滹沱河，我大军与之相持……”刘延庆接道，但他心里面，却并不是这么乐观。要想实现这一切，最起码要先保证慕容谦不被击败。否则，这可能是宋军的又一个伤心地。仁多观明说辽军绝不会轻易抛弃辎重不假，可是刘延庆是知道韩宝厉害的，他肯定还另有所持。或许，他觉得他可以拒宋军于滹沱河之南，争取时间击败慕容谦；或许，他还可以等到冬天——马上就进十月，他们口中的河流离结冰不远了。到时候，大车都可以在河面行走，这些河流便等于不再存在。韩宝若是早一步北渡唐河，将宋军引至博野一带交战，他固然能进退更加自如，也使宋军补给线更长，并且完全暴露于辽军轻骑的攻击危险之中。可是，他虽然没能如期完成战略目标，照样也不见得宋军的一切便变得乐观起来。

如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宋军已经不需要面对最艰难的抉择。倘若韩宝真的退过唐河的话，宋军就算步步为营的追击，粮草也会是个不小的问题。当年曹彬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粮草而进进退退。虽然如今宋军的补给能力大为提高，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是辽军对粮道的袭击，也一定防不胜防。就连一个赵隆都能将辽军的粮道搞得鸡犬不宁，遑论这

本就是辽军的拿手好戏。在刘延庆看来，辽军不愿意再在深州与宋军决战，大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方要千里运粮精兵护送，另一方却粮草充足，粮道是安全便利的运河，这样的仗，用慕容谦的话来说，那是能打多久便可以打多久。可是这样的事，耶律信终究不会愿意。

刘延庆心里转着自己的念头，一面斜眼去看田宗铠，却见田宗铠脸上一直挂着淡然的微笑，却也并不接话。他不由感觉一阵释然。经历过深州之战的人，大约应该是不会再轻视韩宝了。不过他又有些嫉妒，田宗铠身上也有些特别的东西，似乎即使经历再惨痛的失败，也不会让他丧失勇气。对他来说，好象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坦然的护送姚兕回大名府，据慕容谦说，那是他主动要求的——这未必全然是出于忠义。然后，他又这样坦然的回来了。想要与韩宝再次一决胜负。

尽管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低级武官，而对方却是名动天下的统军大将、北国名将。双方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所谓“打败韩宝”云云，理所当然应该是一个笑话，在刘延庆心里，要打败韩宝，也应该是王厚、慕容谦之流的人物。可是，田宗铠却那么理所当然的说出这样的誓言来，认真、坦然得让人无法怀疑。

这样的东西，刘延庆听说过，有人称之为“气度”。让他嫉妒的是，这东西可能是天生的，他再怎么样努力，也不可能拥有。

宋军的大营，设在滹沱河南约十里许，分东西两座大营，种师中的龙卫军在东大营，姚麟的云翼军为西大营。唐康虽然与种师中交谊极好，但他却仍然选择在姚麟的西大营居住。原因倒也很简单，虽然姚、种二人都是昭武校尉，各统一军，地位相当，可姚麟已经五十多岁，而种师中不过三十三四岁，论辈份，种师中见着姚麟得叫一声“世叔”；而二人资历更是大不相同，种师中是后起之秀，姚麟昭武校尉却已经做了八九年，只是因为在新官制之下，武官要想由昭武校尉升至游击将军，号称两小坎之一，没有军功，极难升迁。姚麟在做到昭武校尉后，宋朝发生的战争，便主要在河套与西南夷，他都不曾与会，故此他的武阶迟滞于此，始终无法再进一步，甚至还低过比他年轻的折可适。但话虽如此，同是昭武校尉，到底也有资历深浅的区别。唐康再怎么样，也不能将姚麟与种师中同等看待。以姚麟的家世、名望、资历，就算他不如何买唐康的账，唐康也得敬他三分。

田宗铠与仁多观明领着刘延庆到了西大营后，便各自告辞，由刘延庆单独前去参见唐康，禀报军情。与和李浩合作时不同，唐康虽然受命并护二军，却极尊重姚麟，立即着人去请了姚麟过来，才让刘延庆禀报。

得知慕容谦被围之事后，唐康和姚麟并不如何惊奇，显然是早已知情，只是没有告之仁多观明这些人。只在听到刘延庆细禀寨内虚实之

后，二人才显得有些动容。这也是慕容谦早就料到的——友军果然对他们的情况过于乐观了。

不过便如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在路上告诉刘延庆的，中军行营已经下令渡河，二人也早有心理准备，他的到来，只不过让这件事变得更加急迫了。唐康随即着人请来龙卫军种师中等高级将领会合议事，其实这亦无甚好议的，不过是决定次日渡河，连渡河的地点，他们都早有准备。种师中将先锋之任，痛快的让给了求战心切的云翼军。由云翼军先渡，龙卫军次之。

然后刘延庆便随唐康至姚麟大帐，看姚麟击鼓、升帐点将。直到此时，田宗铠与仁多观明方有资格随同唐康与会。姚麟的大帐中，早已设了三张椅子，姚麟坐主将之位，唐康居左，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全侍立在唐康身后；刘延庆是客将身份，也特别给他设座，在右边坐了。刘延庆坐在帐中，看着众将依次入帐，心里面不由得有几分得意。他嘴角微翘，微笑着望着对面唐康身后的田宗铠与仁多观明，二人却不知道他是内心感情的流露，还以为他打招呼，也都含笑回应。

刘延庆以前听闻过姚麟治军，纪律严明，属下犯法，从不纵容，用兵刚猛如姚兕，而谋略更胜之。他并不相信姚麟会胜过姚兕，在他的心里，根本不相信任何人胜过姚兕。不过，看着姚麟升帐，倒的确是颇有乃兄之风，让他恍若又回到了拱圣军时。击鼓仅仅两通，诸将便已全部到齐。这是在慕容谦的帐下看不到的，慕容谦虽有严厉之时，但平时与部将关系极好，刘延庆上任之后，不过十来天，慕容谦便经常拉着他喝酒看戏。他若升帐点兵，总会有几个将领，总要险险的拖到鼓声快要结束时才到，让刘延庆不时的为他们捏一把冷汗。相比之下，到了云翼军，刘延庆更有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刘延庆注意到云翼军的将领们，进帐之后，都不敢抬头正视姚麟，他心里几乎可以肯定，云翼军与

拱圣军一样，也是一支上下阶级分明的军队。不过云翼军的将领们也一定自视甚高，他发现所有的将领的右护膊上，都有大鹏展翅图案。

众将聚齐之后，鼓声方落，姚麟锐利的目光扫过帐中，刘延庆方一迎视，便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了下去，待他再度抬头，却见对面不仅唐康仍是神淡气闲，田宗铠、仁多观明也在笑咪咪望着自己，他不由一阵羞愧，脸上方一红，却听姚麟已经开口说话：“酉时升帐，诸君当知所为何事？！”

刘延庆见众将互相看了看，便听一将大声回道：“当是为攻韩宝！”

“不错。唐参谋、种昭武与某已经定策，明日卯初，强渡滹沱河！”姚麟厉声说道，“诸将谁愿为先锋？”

一位将领大步出列，刘延庆本以为是争先锋的，不料却听他高声说道：“昭武，辽虏有备，此时强攻，恐非智者所为。若韩宝半渡而击之，我军再强，亦恐有不测之辱。”

此人刚刚说完，又一位将领也出列说道：“魏致果说得不错，还望昭武三思！”

“安仁、伯起所言，确有道理。”姚麟点点头，“不过，若是慕容大总管率军已与韩宝在安平苦战，前军大寨为辽军所围，旦夕将破，又当如何？！”

刘延庆立时感觉到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自己，那个姓魏的致果校尉高声说道：“若是如此，恕小将失言。如今之事，有进无退！小将愿领本部第一营为先锋！”

后一个出列的将领却笑道：“安仁岂可前后不一，先锋还是让给我第七营 好。”

刘延庆这才知道，这两人竟然都是营都指挥使，致果校尉。他正在想这种送死的先锋有什么好争的，却听那个魏安仁又说道：“我部是第一营，自当为先锋。伯起部是第七营，理当殿后。”

“你这是甚么鸟道理？！”那叫伯起的顿时大怒，反唇相讥道：“要拉出去练练么？上回是谁被我一枪挑下马来？”

刘延庆见那魏安仁臊得脖子都红了，正想要糟，却听姚麟已猛的拍了一下虎威，二人立即安静下来，姚麟瞪了二人一眼，道：“休要争吵，此番强攻，非比寻常。便以魏安仁第一营为先锋。”

那魏安仁连忙高声回道：“领昭武将令！”说罢，得意的看了那叫伯起的一眼，退回列中。

姚麟哼了一声，没去理他，又说道：“然我军自翼州带过来的船只不多，须得架设浮桥，此事便由伯起的第七营来做。为策万全，须要另募三百勇壮敢死之士，撑船渡河，护卫架设浮桥，为先锋军打头阵。这三百人，亦由伯起去各营挑选。”

“领昭武将令！”

刘延庆见那伯起也领了将令，正松了口气，却听田宗铠突然站了出来，朝姚麟抱拳欠身说道：“昭武方才说要募三百敢战士，小将与刘延庆、仁多观明愿随尉将军与辽人决一死战。望昭武成全！”

田宗铠话音未落，刘延庆已然惊呆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若出来拒绝，那自不免为众人耻笑；可是他是一点也不想去干这种买

卖。听着姚麟的布阵，这三百敢战士，最后能有一半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一时刘延庆背上已尽是冷汗。他眼睁睁的望着姚麟，心里却是一阵绝望，以他对姚兕的了解，若这两兄弟性格相似，大概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份而特意拒绝。这时的他，甚至完全没有听到帐中云翼军众将听到“刘延庆”之名时的低声惊呼。

不过，出乎他的意料，姚麟说的却是：“田将军与仁多将军可以去，然刘将军不能去。”

刘延庆顿时心中一阵狂喜，他这才想起来自己的身份，他到底是慕容谦的都行军参军……不过，也幸好这“二姚”性格也不是全然一样。他意外得救，生怕田宗铠再说什么，连忙朝姚麟欠了欠身，装作颇为遗憾的说道：“若小将不能出战，愿以部将刘法代之。”

“渭州蕃骑的刘法么？”姚麟似乎也吃了一惊，点头允道：“如此，便依刘将军之请。”说罢，高声道：“众将务必齐心协力，明日大破辽虏！”

散帐之后，因为准备次日大战，西大营内，显得十分忙碌。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又来找刘延庆说了会闲话，刘延庆这才知道，今天那两名云翼军营将，都是军中有名的悍将。那个魏安仁唤作魏瑾，字安仁，是扶风人；叫伯起的唤作尉收，字伯起，是开封人。两人其实是结拜兄弟、儿女亲家，早在绥德之战时，两人便已在云翼军中，做的都是摠旗，算是过命的交情。田宗铠又颇以刘延庆明日不能上阵杀敌为憾，很是安慰了他几句。然后二人便也回营准备。

唐康将刘延庆一行的营帐，安顿在自己的大帐附近，又令人送来酒

肉，刘延庆便与众人一道在帐中吃肉喝酒，又与众人说了他推荐刘法做先锋的事。众人都很是振奋，武骑军众人倒还罢了，慕容谦的那些牙兵，好几个也想去做先锋，让刘延庆意外的是，竟连孙七也是跃跃欲试的神情。他思忖到底也不是自己的人马，更乐得挣个面子，便一概答应下来。吃饱喝足，便有姚麟来传刘法相见，刘延庆也不去管他，自去见尉收。其时刘延庆在宋军中也算是颇有些名气，况云翼军与拱圣军，都算“姚家军”，尉收见着刘延庆，很是道了些仰慕之意，态度也十分亲切，刘延庆一开口提到属下有人想要加入敢战士，尉收一听是慕容谦的牙兵，立时没口子答应下来。

刘延庆辞了尉收回来，那几人听说尉收答应了，都十分雀跃。刘延庆对这些人虽很是不解，但命是别人的，他也不如何操心，只又嘱咐那几人，务必要护卫田烈武与仁多观明安全。然后回自己的小帐倒头便睡。

这一觉好睡，直到次日快近卯时，才有慕容谦的牙兵来唤醒他。原来是唐康着人来传他，他不敢怠慢，忙披了甲去见唐康，其时天色未明，但他到唐康帐外之时，只见整座大营的将士，都已整装列阵。他这才知道，田宗铠、仁多观明与刘法、孙七等人，早已出发。

姚麟的战术十分简单，先遣三百精锐护住滩头阵地。搭好浮桥，精锐的先锋第一营先行渡河列阵，若能稳固住防线，其余人马便依次渡河，加入战斗，等待龙卫军渡河。渡河作战便是如此，人数越少，越不容易发生混乱。这也是没什么计谋可言的，辽军一旦进攻，就只能死战。可以想见，韩宝绝对会毫不客气，辽军以众击寡，云翼军第一营与那三百敢战士，绝对是凶多吉少。而对主将来说，把握进兵与退兵的时机，则至关重要。所以在滹沱河这边，宋军搭起了一座简易的高台，供唐康、姚麟观战指挥，因为刘延庆是客将，唐康便将他叫上了，一同观

战。

刘延庆随着唐康、姚麟登上高台之时，几乎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

其时已到卯初，天色微亮，高台之下，有三个营的雄壮骑兵整齐的列阵以待，滹沱河南，到处都是飘扬的大鹏展翅战旗。眺目北望，宋军的三百敢战士人马分乘二十艘小船，已摇橹至江中，对岸的辽军拦子马早已发觉，此起彼伏的角声在北岸呜呜响起，声传数里，至少有数十骑的辽兵在河岸下马，朝着河中的宋军射箭。

这却是刘延庆所不曾想到的。他以为辽兵发现宋军，会先跑回去向韩宝报信。没想到却是分散在四处的拦子马朝着宋军渡河处聚集，先行阻碍宋军。连这一点时间也要争取，看来西军的威名之下，韩宝还是十分忌惮的。

但云翼军亦不甘示弱，三百敢战士尚在江中射箭还击，且战且进，后面的第七营便已经有恃无恐的开始搭设浮桥。几十个士兵划着几艘小船至河中，每隔一两丈，便弃掉一艘船，然后用大铁链将这些相隔几丈的小船首尾相连，后面跟进的士兵则将一种类似壕桥的东西，铺到船上。宋军渡河之处，是一处河面相对开阔但水流却较平缓的河段，如此只要前面的士兵牵着铁索，浮桥便也冲不太斜。转瞬之间，后面的宋军便已经将六道浮桥搭至了河中央。

而此时，三百敢战士中，亦有数艘小船已经靠岸。

刘延庆看见从第一条船中跳下一个身影，不由得啊了一声，伸手使劲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去看时，那人已经跃身上马，提着长枪，冲向辽军。他仍是疑心自己看错，却听到旁边姚麟低声骂了句粗话。这才

愕然问道：“果真是尉将军么？”

唐康与姚麟都是黑着个脸，只有旁边一个云翼军的参军低声说道：“那便是尉将军了。”

刘延庆正目瞪口呆，这边河边第一营的阵前，魏瑾已是策马冲到河边，朝着对岸破口大骂。远远还可以听到那边尉收的哈哈大笑声。

尉收率队的三百精兵纷纷靠岸，辽军的拦子马便也不再死斗，丢下几具尸体，便唿哨而去。但宋军这边丝毫不敢放松，北岸的号角声，越来越盛，站在高台之上，更可以看见自安平城外，扬起的灰尘。

尽管辽人的号角声响彻四野，可是对于刘延庆来说，这仍是寂静的小半个时辰。浮桥的搭架，越往后进展越慢，尽管第七营的士兵们动作已经很快，刘延庆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平时肯定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他还是觉得太慢了。河边的魏瑾更是骂骂咧咧，嘴里没有停过。

待到好不容易搭好浮桥，对岸的辽军，已经清晰可见了。

刘延庆在心里暗暗估算着辽军这支前锋的人数，一面死死的盯着这支辽军的服色、旗帜，总觉得似曾相识。他与韩宝打的仗，真是不少了。韩宝的辽军，对他来说，渐渐也变得熟悉起来。不过要分辨辽军，总是不那么容易的。过了好一会儿，刘延庆才突然惊呼出声：“彰愍宫！”

姚麟与唐康都愣了一下，转头望着刘延庆，姚麟沉声问道：“刘将军是说彰愍宫？韩宝的那只先锋军？”

“不错，错不了！”刘延庆先是有些迟疑，继而肯定的点了点头了，“肯定是彰愍宫！”

姚麟的喉咙空咽了一下，旋即骂道：“管他娘的什么宫，魏瑾也不是吃干饭的。”

站在高处观战的感觉，与身在军阵之中，果然是完全不同。尽管还是有些许紧张，但是当刘延庆的目光落到沿着浮桥行进的云翼军身上之时，心里面不由又安定了许多。每个人都能看到辽军就在眼前，但是魏瑾与他的第一营并没有急躁慌乱，也没有刻意的加快行军速度——每个人都知道，那样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可是能做到如此从容的军队，却是极难得的。

辽军占据着战场的优势。除了兵力几乎多出一半，他们部伍整齐，不急不徐，列阵而来，到达宋军的正面之后，他们再度从容布阵，并不急于发起进攻，只是静静的观察着宋军。

而云翼军的情况就不利许多。尽管他们搭架的浮桥看起来稳定性很好，可是要骑着战马在浮桥上奔跑仍是不可能的。近两千宋军只能沿着六道浮桥，分成六列，牵着战马渡河。到了北岸之后，将领与士兵都要尽快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布成军阵，但这样一来，就一定会有一个阵形混乱的时刻。

辽军显得很有经验，他们就是在等待那个时刻。一旦阵形混乱，再多再强壮的人马也经不起一次冲锋。然后他们就只要轻松的追杀逃窜的宋军，看着他们自相践踏。

所以，不管怎么样，刘延庆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担心。他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可当他悄悄去窥视唐康与姚麟的神色之时，却发现二人的脸色几乎没什么变化。

就在他分心的这一会，一阵响彻云霄的号角声，在北岸响起。

“开始了！”刘延庆在心里哀叹一声，强迫自己转过头去——这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到尉收端起了他的钢臂弩——先渡的三百敢战士，高喊着“忠烈祠见！”对辽军发起了冲锋！

“忠烈祠见！”

“忠烈祠见！”

滹沱河的两岸，宋军的吼声响彻原野，震得刘延庆热血上涌。辽军大概没有想到区区三百宋骑，居然也敢送死似的冲锋，稍稍愣了一下，才吹响号角——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宋军的弩箭似暴风骤雨般射去，顷刻之间，有数十名辽军摔下马来，随之而来的，是辽军中阵的一片混乱。

宋军的第一次冲锋，待到发射手中的弩机之时，都是突然伏低了身体，攻击的是辽军全无防备的战马。如此整齐的战术动作，对马术的要求很高，若非这三百人都是精挑细选之辈，是很难做到。这是一次绝妙的进攻，数十匹战马受伤负痛狂奔，在辽军中引起的混乱，可是说蔚为壮观。

不过彰愍宫骑军的确是宋军的劲敌。一阵混乱之后，辽军马上开始后退——这个本领却是宋军的马军一直不能好好掌握的，契丹人必然有

一套独特的传令之法，数千骑兵，进退自若，军阵转弯之时，完全不会引起混乱。相比之下，拱圣军每次操练佯退、再返回进攻，需要的机动空间比辽军要大许多，而且总是不能如契丹人一样完美。

但辽军的这次后撤，也给第一营赢得了时间，待到辽军整阵再来，魏瑾几乎已经是严阵以待了。

接下来就是长达半天之久的血腥激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契丹的宫卫骑军与云翼军是完全相同的一种部队。他们都擅于骑射，能从快速奔驰的战马的任何一个方向射箭，也都配有近战的长短兵器，不害怕近身格斗。采用的也是几乎相同的一些战术。相比而言，辽军的骑射与马术或要稍稍占优，但云翼军的兵源都是精挑细选，身材体格往往较契丹的宫分军更加高大，马上格斗要略胜一筹。而双方的装备也大抵相当，云翼军虽然装备有一些火器，但在这样的骑兵战之中，也完全派不上用场，唯一的优势大约是云翼军的铠甲更加精良。

因此，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在一个很小的战场上，他们只能体现于层层列阵，能够源源不断的发起冲锋，骑射与马术的优势无法真正发挥，而对于云翼军来说，这可以说是他们的首战，士气正盛，体力充沛，也不是那么容易击败的。

但这样下去，便连刘延庆也知道，宋军的失败是必然的。并非是他们一定会输给辽军，而是宋军的目的，无法达成。

这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

到中午时，双方都已经都有点筋疲力尽，很快，双方开始默契的退

兵。辽军虽然也曾试图追杀退往浮桥的宋军，但是见到宋军撤兵时法度严整，河面还有一些宋军手执弩机掩护，便也作罢。直到宋军全部撤离，才有一队辽兵过来，往浮桥上泼洒猛火油等物，将宋军的浮桥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云翼军初战不利，全军锐气，不免稍挫。

魏瑾与尉收回来之后，都一个劲的大喊“好辽虏！好辽虏！”田宗铠、仁多观明都是筋疲力尽，累得不想说话，刘法受了点小伤，在一边默然处理自己的伤口，只有孙七还活蹦乱跳，向慕容谦的几个牙兵炫耀自己抢来的一张大弓。刘延庆见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平安无事，虽然宋军没能渡河，却也不甚介怀。从他内心来说，慕容谦与横山蕃军、武骑军之安危，他也就是尽力就好。反正他此时又不在辽军包围中。

当日姚麟再度升帐议事，但这一次，云翼军诸将皆知辽军有备而善战，不免都面有难色。议了半天，也没个章程。正好有人通报龙卫军种师中过来求见，姚麟一怒之下散帐，刘延庆本来也想与跟着众将一齐退下，却被唐康叫住，与姚、种二人，一道前往唐康帐中密议。

这却是刘延庆第二次来唐康帐中。第一次来时，刘延庆心中紧张，加上身上还湿漉漉的，竟是没留下什么印象。这次仔细观察，才发现唐康的大帐，看似陈设简陋，其实却是极尽奢华，每一样东西，都是价值不菲。他四人对坐喝茶，所用茶盏，尽然皆是柴窑名器。这种周世宗时的御窑瓷器，其时已不是寻常人家能见到的，只是拱圣军中的武官，家世显贵的也不少，刘延庆才曾经在同僚家见过一次，但象唐康这样随随便便带到军中，便与寻常的定窑白瓷一般使用，不免让刘延庆看到眼

睛发直。

“刘将军于瓷器亦有兴致么？”唐康的话，将刘延庆拉得回过神来，他见唐康正望着自己，正要回答，但唐康却已经不再理会他，转过头去，望向姚麟、种师中，讥讽的说道：“某只愿能得猛士，大破韩宝，似此等物什，康视如敝帚！”

刘延庆脸上羞红，却听唐康又说道：“我三人率精兵两万骑，而不能渡区区一滹沱河，康实耻之！诸公皆当世名将，天子倚为干城。今吾辈坐拥大军而不能进，万一慕容谦有失，悔之何及？康愿闻一策，以破辽虜！”

唐康这话说出来，不仅刘延庆，便是姚麟、种师中，亦不免如坐针毡。姚麟老脸通红，种师中却直起身来，说道：“都承，今日之事，无奇谋可用，惟死战而已。”

这话却让姚麟极不舒服，他看了种师中一眼，怒道：“端孺讥我云翼军不曾死战么？”

“不敢。”种师中半笑不笑的抱了抱拳，道：“然明日请换我龙卫军一试，不知世叔允否？”

刘延庆早就听说过姚家与种家之间的各种明争暗斗，这时才算亲眼见着，种师中口里说“不敢”，但这话摆明了就是笑话云翼军无能。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心道就算换上龙卫军，也是一样的结果。但他却也不愿得罪种师中，便全当没有听见。

但唐康却也不是傻子，他将目光投向种师中，缓缓说道：“端孺，恕我直言，云翼军做不到的事，龙卫军亦做不到。”

姚麟本来还要反唇相讥，但听到唐康这样说，怒气稍平，便闭嘴不言。种师中与唐康私交极好，唐康又是他上司，唐康既然开口了，他是个玲珑人，便笑着朝姚麟欠身说道：“是小侄失言，世叔大人有大量，莫要计较。”

姚麟有心想要讥刺几句，却又想着大局为重，生生忍了下去，只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却听唐康又说道：“但端孺有句话说得没错，如今之事，看来也只有死战一途。既然如此，康倒有一策，只不知姚老将军与端孺意下如何？”

刘延庆惊讶的看了唐康一眼，心中暗叫了一声“高明”，却见姚麟与种师中果然都朝唐康抱拳说道：“愿闻都承高见。”

“既是如此，那唐康便献丑了。”唐康端起手中茶碗，轻轻啜了口茶，方继续说道：“既然惟有死战，某以为，滹沱河上，可渡之处甚多，而云翼、龙卫，实力亦相差无几。如今之策，倒不如各自为战！”

“都承之意是？”这一刻，种师中与姚麟都变得认真起来。

“姚老将军率云翼军、端孺率龙卫军，于同一日同一时刻，各自在不同之河段同时强渡滹沱河。辽军兵分兵聚，变化无常，但如今韩宝麾下之众，最多不过四万。既要分兵围攻慕容谦，则手中兵力当不过两万。若吾军分道渡河，韩宝再强，亦不免于顾此失彼。无论是云翼军还是龙卫军，只要有一军先渡过滹沱河，韩宝便阻住另一支不能渡河，亦无意义。”

“好计！”种师中与姚麟不约而同的高声赞道，然后互相对望了一

眼，随即将目光转开。刘延庆在一旁，分明听到了这赞叹声中的火药味。

但唐康却仿佛全然没有注意到，只继续说道：“只是我军准备的渡河器具，略有不足。凡浮桥、船只等物，皆须由两军各自准备，渡河之地点，便请二位将军自行决定。待万事俱备，便告知某一声，再约期分道并进。”

“便听都承安排！”

刘延庆看看姚麟，看看种师中，又看看唐康，旋即马上将头低下去，假装品茶。隐隐的，他心里面对唐康，突然冒出一丝畏惧。

姚麟与种师中此时都已迫不及待的要回去各自准备。这是他们都输不起的一场竞争。二人很快告辞离去。刘延庆也想跟着告退，却被唐康留了下来。他忐忑不安的望着唐康，却听唐康语气温和的对他说：“听说刘将军吩咐属下今日要好好护卫田宗铠、仁多观明周全？”

“是。”刘延庆战战兢兢的回道，他不知道是祸是福，却也不敢撒谎。

唐康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过了好一会才说道：“你认得我大哥么？”

刘延庆一愣，半晌才明白过来，道：“小将无福，不曾见过石丞相。”

“那就奇怪了。”唐康喃喃说道，又提高声音，说道：“不过田兄弟很是夸赞将军。将军在深州的事迹，我亦有耳闻。方今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报答朝廷天子之时，将军智勇双全，前途不可限量。”

这些话听得刘延庆莫名其妙，但听起来都是夸他的，那自是没什么坏事。当下连忙欠身抱拳，谦道：“都承谬赞了。”

接下来的两天，安平的清河两岸，再无战事。但在南岸的云翼军与龙卫军中，却全是一片紧张而忙碌的气氛。即使是种师中，心里面也是知道云翼军的战斗力的，因此并不敢掉以轻心。而对于这两支宋军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船只。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他们到底不可能将船只从冀州扛到安平来，但深州却已是残破不堪，深州之战时，辽军甚至将附近的树木都砍得差不多了。两军都得去束鹿一带征船，清河畔，原也有一些渔村，若能找到现成的小船，顺流而下，对岸的辽军，也没什么办法阻拦。

这两日间，刘延庆无事可做，便也跟着田宗铠、仁多观明一道，在深州四处闲逛。仁多观明有个亲兵，叫刘审之，是他父亲守义公仁多保忠送给他的，就是深州人氏，此时便做了三人的向导。但这个时候的深州，其实真是没什么好逛，到处都是浩劫之后的惨况，让人不忍目睹。令刘延庆惊奇的是，他原本以为深州已渺无人烟，可是，战争还没有结束，竟然已经有一些百姓重返家园。

这些百姓大抵都是当初冀州、永静军一带有亲戚的，逃难到了那一带之后，便不再南逃，待到宋军收复深州，他们便迫不及待的回来了，赶着在自家地上，种上小麦。这样的韧性，令人动容。还有一些人，则是附近冀州等地的富户雇来的佣工，这些人也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来抢占无主之地。

但不管怎么说，这片土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重现生机。

这些重返家园的百姓的生活，都是很困苦。宋廷可能会免掉当地几年的赋税，但是几乎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帮助。在这方面，不管是新党、旧党还是石党得势，他们都是同样吝啬的。不过，对于这些百姓来说，只要官府不来添乱，这种程度的困难，他们仍能顽强的活过来，甚而在几年之后，又会有点小康的模样。

所以，说起来刘延庆会觉得唐康的确是个好官。他听到田宗铠说起这事后，竟然让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去给他们见着的这些百姓送些粮食。此时王厚的中军行营就设在武强县，不过王厚肯定是不会多管闲事的。传闻中石越去了东光，大概也没有空来理这些小事。而本来这也不关唐康什么事，但他却还是管了这桩闲事。所以，就算这一天，田宗铠一路上都没口子的说唐康的好话，刘延庆也觉得理所应当。尽管他心里面还是很害怕唐康。

不过要送完给十户人家的大米，却也不是很轻松的活计。对刘延庆来说，虽然知道是善事，别人做他也不吝赞美之辞，但轮到自己的话，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被田宗铠拉上，他却也无法拒绝，更让他心里暗暗叫苦的是，他本想让属下帮着扛粮食，却被田宗铠一口拒绝，他们三个人，就由刘审之领着，找云翼军借了几头骡子，驮了整整两千斤的大米，到处去送粮食。天可怜见，这十户人家，住得七零八散，天各一方。

亏得田宗铠与仁多观明，一个是侯府世子，一个是公府的公子，做起这种事来，还兴致勃勃。刘延庆却是一路暗暗叫苦，田宗铠的心思是反正是军粮，唐康又没说给多少，自然不用客气，越多越好。可是有了这些骡子和大米，他们的速度未免便变得有若龟行。奔波了整整一个上

午，刘延庆饿得肚子前心贴后背，居然才送完一半。他去看仁多观明，也是有些禁受不住，只是咬牙不说话。惟有田宗铠健壮如牛，还在马上高兴的唱着曲子词。

好不容易，刘延庆远远望见一座小庙，便如见着救星一般，赶紧说道：“两位兄弟，走得半日，且去那边小庙中稍歇片刻，吃点干粮如何？”

仁多观明张张嘴，没说话，那个刘审之却是十分识趣，在旁说道：“致果将军说得不错，依小的看，不到黄昏怕是送不完了。若不吃点东西，一来腹饥难耐，二来去那些个百姓家，家徒四壁的，让他们招待，不好意思。”

田宗铠听他这么一说，亦觉有理，方才点头笑着答应：“还是你想得周全。”

当下四人纵马改道，到了庙前，才发现是一座废弃的关公庙。大宋真宗皇帝，曾经下诏天下崇祀关公，至绍圣之时，天下关公庙也已十分常见。四人下得马来，刘延庆正想着要吃干粮充饥了，谁知那刘审之变戏法似的，竟然弄出两条羊腿来，还有几坛果酒，真是让众人又惊又喜。当下刘审之便在庙前生起来火来，服侍着三人一面喝酒一面吃烤羊腿。

吃得半饱，刘延庆不由颇为羡慕的对仁多观明笑道：“全托仁多兄弟的福，这般懂事的亲兵，不晓得兄弟从哪里寻来的……”

仁多观明喝了一口酒，笑道：“若非是家父所赐，便送给哥哥了。”

田宗铠却在旁边笑道：“哥哥的那个孙七亦不错呀？”

“孙七？”刘延庆愣了一下。

“哥哥还不知道？”仁多观明笑道，“好本领。那日渡河，亏他救了我好几次。”

刘延庆更加惊讶，“我却不曾听他提过。”

“那就更加难得了。”田宗铠笑道，“别的还罢了，就是好力气。昨晚我听云翼军的人说，他们比开硬弓，孙七一气开弓二十四次！我才能开二十次，那个刘法能开二十三次，便是姚昭武，听说年轻时也只能开二十五次！”

“果真如此厉害？”刘延庆还是不太敢相信。他自己开硬弓，一气最多能开十五次，在军中已是很值得夸耀了。

“哥哥不知道，他不是哥哥的部将么？”这下轮到二人吃惊了。

刘延庆笑着摇摇头，道：“他是慕容大总管的牙兵，要不然，我也送给两位兄弟了。”

“当真？”田宗铠笑了起来。“既有哥哥此话，我便放心了。回去我便找唐大哥说了，将他留下来。”

仁多观明笑道：“此番慕容大总管让哥哥过来，算是亏大了。姚昭武要留下刘法，唐康时又要留下孙七……”

“兄弟说什么？”刘延庆惊得嘴巴张得老大。

“原来哥哥这也不知道。”仁多观明笑道：“当日我们渡河，姚昭

武便想要刘法来统领那三百人，是尉收杀出来，他才没机会。但我们听说，姚昭武已经打定主意要留下刘法了，还要简拔他在姚昭武的直属马军中做副将。”

大宋军制，每个军都有直属的骑兵一个指挥，似云翼军这种部队，这个直属马军指挥，常常就是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刘法不过一个陪戎副尉，根本没有资格担任此职。但是如果姚麟有意关照，变通之法自然有的是。刘延庆虽然不喜欢刘法，但也谈不上什么恩怨，原本刘法有此机缘，也与他无关。但这时候听到这些事情，他心里面却总是有些不舒服。冠冕堂皇的说，他也算是带人来求援，援兵未至，姚麟已想着挖他的墙角，实是有失厚道。不过刘延庆心里知道，这不是他不舒服的原因。

不过，他也不想让田宗铠与仁多观明觉得他小器，仍是勉强笑道：“这亦是刘法的机缘。只要大军能杀过滹沱河，解了慕容大总管之围，便是这些人全送给姚昭武，也没甚么要紧。”

“这个却要亏了唐大哥在此了。”田宗铠道。

“此话怎讲？”

仁多观明接过话来，放低了声音说道：“哥哥有所不知道，便是一直到此时，宣台的折遵正也是反对速战的。折遵正一直认为辽人是只佯退，诱我追击。我军不动，辽军便不会动。而耗得越久，辽国国力损耗越大。若依折遵正之说，这一战，不仅要打得辽军损兵折将，还要打得他财库空空。”

“那为何现在又……”刘延庆不解的问道：“不是听说石丞相十分信任折遵正么？”

仁多观明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天，低声道：“朝廷不许。”

吃了一口肉，又说道：“便是王大总管，听说亦不想速战。故每每下令，都是‘持重’二字。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不过除此二人，宣台之中，皆主速战。李祥、何去非等人，都怕辽人跑了。打幽州不好打，投石机也好，火炮也好，攻城都要有石弹，但幽州城下无石材。故此个个都想着在河北歼敌。不过依我看，打赢了河北一仗，还是会打幽州。朝廷肯定会想，西军来一趟河北亦不容易……”

刘延庆本来凝神听着，这时候不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仁多观明又笑道：“不过哥哥大可放心，有唐康时在，和韩宝这一仗，那是打定了。唐康时想做的是李卫公、侯君集，出将入相。在朝中，他已经是能臣了，所缺者一进士及第。康时生平自负，不肯考进士，不屑应制科。本来本朝以荫官入仕的名臣也有不少，唐康时也不比那些人差。可他偏还想着立军功，旁人是想以军功封侯，他却是想以军功证明自己。我看子明丞相未必不知他心思，这也是有意成全他。如今便是他最好的机会，他岂肯失之交臂？”

田宗铠却笑道：“依我看，唐大哥也配得上这军功。”又问道：“李卫公我知道的，侯君集又是何人？”

刘延庆也摇摇头，望着仁多观明。仁多观明倒也不以为怪，李卫公李靖在宋代地位极高，他的兵法是当时武人必读之书，二人自是知道，侯君集在唐时虽与李靖齐名，可武人未必读唐史，不知道也正常，因笑道：“侯君集亦是唐太宗时的名将，也做过宰相。”

田宗铠惊讶的问道：“也做过宰相？原来李卫公也拜过相么？是枢密使么？”

仁多观明笑道：“非也，那时还不曾有枢密使这官，唐太宗时武人亦可以做宰相。”

这等事刘延庆与田宗铠却是从未听说过，当下都不胜艳羡。不过羡慕归羡慕，田宗铠想了想，还是说道：“怪不得唐时有藩镇之祸，说书的也说五代百姓之惨。家父时常说，武人便连亲民官，最好也不要做，还是专心带兵好。果然还是本朝之制，远胜于唐。”

刘延庆与仁多观明亦点头称是。

仁多观明虽然年方十五，又是党项人，但仁多家自入宋以后，便生怕宋人瞧不起自己，家中子弟，除了习武之后，更要延请名师学文，如仁多观明，自小便出入白水潭，所拜的老师，莫不是当世大儒，加之他天资聪颖，因此颇有些学兼文武的模样，仁多保忠虽然不指望他能中进士，但其学问比起刘延庆、田宗铠之流，真有天壤之别。

三人又扯些闲话，吃饱喝足，方打算起身。仁多观明突然瞧了一眼庙中的关公，忽发奇想，笑道：“难得我三人在此相聚，此处又是关公庙，何不便在此处，结拜为异姓兄弟？”

自五代以来，军中结拜，便甚风行。刘延庆自是求之不得，田宗铠听了也极是高兴，三人便进庙中，拜了关公，叙了排行，方起身离去，继续送他们的粮食。如此又是一个下午，直到戌初时分，三人才回到营中。

回营之后，刘延庆便隐隐感觉营中的气氛又有些变化，似乎更加紧张。但他也不以为意，辞了田宗铠、仁多观明，自回帐中歇息。方到帐

前，却见孙七正等在帐外，他又看了一眼孙七，怎么也不相信此人是一气能开二十四次强弓的壮士，心里不由摇了摇头。却见那孙七快步过来，禀道：“致果可回来了，唐参谋遣了人，让致果一回营，便速去帐中相见。”

刘延庆一怔，诧道：“可知道是什么事么？”

“这却非小人所知。”孙七禀道，“不过，云翼军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人都在擦拭兵器，怕是又要渡河了。”

“这般快法？！”这一日下来，刘延庆尽是听到些令他惊讶的消息，这时也不敢耽误，随便进帐擦了一把汗，便连忙前往唐康帐前听令。

到唐康帐前，倒未久等，方一通传，唐康便传他进帐。进去之后，刘延庆才发觉田宗铠、仁多观明都在，唐康正埋首看着一幅地图，刘延庆行礼参见，他头都没抬，只是说道：“刘将军今日不在，某与姚、种二位将军已经定策，明晨便即渡河，与韩宝决一死战。”

唐康这例行公事的一句话，便表示他已经尽到对刘延庆的礼数了。当然，刘延庆心里也知道，这点点面子，也不会是给他刘延庆的，而是给慕容谦的。他只能讷讷说道：“想不到姚老将军与种将军准备得这么迅捷，左军行营上下……”

刘延庆话还没说完，唐康已经打断他，“不是准备妥当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啊？”刘延庆一时没有听懂。

“下午接到急报，阳信侯与耶律信战于河间，我军不利。张整的铁

林军中中了耶律信的诱敌之计，若非苗履率宣武一军增援，从此就没有铁林军了。战报称耶律信麾下，有五千黑甲军，重甲长矛，他们的长矛较铁林军的长枪还要长上许多，善于冲陷。辽军先以轻骑佯败，诱铁林军追击，然后以黑甲军出奇不意冲击，铁林军阵脚大乱。若非宣武一军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直娘贼，到处都是黑衣军，辽人到底有多少黑衣军？还各不相同！”

唐康恨恨骂道，又说道：“看起来辽人还有杀手锏。步军与之作战，仍要步步为营，凭着强弩利弓火器与之相抗，刘将军回去后，也要请横山蕃军多加提防。”

刘延庆口头应是，心里却是苦笑。横山蕃军可不是禁军，哪来的强弩和火器？

“阳信侯已经退回河间府，这番失利，想要夺回君子馆，扼制官道，便已是水中月、镜中花。何畏之收复了乐寿，却又按兵不动，我看河间诸将，根本是在摇摆不定。想击败辽军，夺回官子馆，控制官道，力有不足；欲击饶阳而置辽主、耶律信不顾，又心有不甘。如此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唐康若不是顾忌着田烈武这层关系，早已经破口大骂，“某与姚、种二公相议，皆以为欲以河间之兵留辽主与耶律信，难矣。求人不如求己，倒不如我们自己死战，若得渡河，牵制住韩宝，则辽主与耶律信终亦不能弃之不顾。”

唐康说到这里，突然抬头，一双锐利的眸子盯着刘延庆，恶狠狠的说道：“明日一战，有进无退！姚老将军要亲率先锋渡河，唐某要镇守中军，不能为先锋，然为鼓舞士气，刘将军与我麾下诸校尉，皆要入先锋营，为士兵表率！”

刘延庆心中一寒，颤声应道：“遵令！”

唐康又凛然说道：“明日某执宝剑于河南，有敢退逃者，立斩不赦。吾辈要么于安平痛饮高歌，要么忠烈祠相见。君等若全部战死于滹沱河之北，康亦当自刎于滹沱河之南以报之，绝不相负！”

刘延庆已经完全不敢去看唐康那疯狂而冷酷的眼神，甚至喉咙干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绍圣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这一年中，刘延庆已经经历过许多次的激战。做到横山蕃军都参军后，他本以为此生应该不会再害怕那样的激战了。他记得他曾经有几次，似乎是忘记过害怕的。

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

开始发生的一切，与二十二日发生的战斗，几乎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刘延庆被姚麟安排在先锋营，而不是河对岸的高台上观点。辽军也不会再被宋军的弩机杀个措手不及，不过云翼军也自有他们的办法，军中的工匠改造了几百枚的霹雳投弹，几十名宋军前锋渡河之后，不待辽军赶到，便纵马狂奔，到处扔掷这种霹雳投弹——一点火之后，这种改造过的投弹，并不会爆炸，而是放出加了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浓烟，这本是在拥有霹雳投弹之前，宋军就已经掌握的技术，这时候他们又拾了起来。

很快，数里之地，浓烟弥漫，任何人只要吸一口这种烟雾，都会被呛得眼泪鼻涕齐流。老天作美的是，天空中，竟然一点风都没有。

赶到的辽军被这浓烟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辽军派出小队人马穿过浓烟来侦察，呛得眼睛都睁不开的辽军方出浓烟，便被宋军用强弩一阵猛射，只余下几匹战马跑了回去。

辽军只得漫无目的的射箭，但却没什么作用。但刘延庆却听到辽军中传来类似于念咒的声音，他知道这是辽人的随军巫师在开始作法。就在那隐隐可闻的咒语声中，突然，一阵大风袭过战场，竟然将此前弥漫战场的浓烟吹散开来。刘延庆不由得在心里咒骂起来，他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辽人的巫术奏效，但结果却显然对他们不利，因为此时宋军先锋的阵形都没能完全列好。但这时候，他也只能知足常乐。若这阵风早来一会，他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而且，紧接而来的血战，也让他没时间多计较。

幸运的是，这次来的敌人不是彰愍宫辽军，大概是因为东边龙卫军选择的河段离安平更近，云翼军侥幸避开了最强大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次辽军来的兵力更多。

姚麟的战术十分简单，就是想方设法将辽军拖入混战之中。让优势的辽军往来进退，一次次向宋军射出密集的箭雨，对于被迫背河列阵的宋军来说，实在难以承受。自古以来，都是骑兵利平坦，步军利险阻，若是陷入这样的战斗中，那么辽军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云翼军却还不如一支步军更有战斗力。

因此姚麟不惜冒险削弱阵容的纵深，分薄自己本已有限的兵力，将先锋营分成左中右三军。左右各两个指挥，中军包括第一营的一个指挥、军直属一个指挥、敢战士一个指挥。他亲自指挥中军，而由魏瑾指挥左军，尉收指挥右军。然后同时猛攻辽军的中央与两翼，迫使辽军无

法使用他们最喜欢的中军佯败，两翼包抄战术。

辽军很快就知道了宋军的意图。也许是自恃有着两倍于宋军的兵力，尽管他们本可以一边后撤一面向后方射箭，耐心的让宋军落入他们擅长的骑射战中，但他们却放弃了传统战术，反而将计就计，针锋相对的向宋军展开猛攻。辽军将领的心思也不难猜测，他们是想仗着兵力与地理的双重优势，凶狠快速的击溃眼前之敌。不仅仅只是骑射，辽军将领认为自己在马战中的优势，是全方位的。

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宋军在这场战斗中，竟然占到了一些事先没有人想到的优势。

这只辽军是由宫分军与较精锐忠诚的部族军组成的联军，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而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使用的是马刀，而云翼军除了武官以外，却全部是统一的长枪。

契丹人已经好久没有接受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骑兵部队的挑战了。所以他们有些忘记了，在混战格斗之中，直刺的长枪相对马刀之类有着很大的优势。辽军的骑兵们总是能巧妙的周旋到自己更趁手的一边，一次次从马上用长刀挥出完美的弧线，砍向右侧的敌人，大部分时候这是没错的，尤其是对于他们以前那些装备简陋的敌人更是有效，那往往意味着一个敌人的死亡。但是，当他们的长刀砍在云翼军精良的铠甲上时，宋军却往往只是受一点伤，就算是把他们砍下马去，他们也未必会丧命。

相反，当高速冲过的云翼军将长枪刺向辽军之时，战场之上，却立时就会多出一具尸体。

这是连宋军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因为这并非是云翼军对于辽军骑兵

存在兵种克制，而是有相当程度的运气，虽然辽军的兵制决定了士兵们擅用的兵器难以统一，可是几近三分之二人使用马刀，却和运气有很大的关系。要知道，使用长、重兵器的辽军比例是很高的。

这一场血腥的混战之中，云翼军的士兵被辽军砍得残不忍睹，可是战场之上，更多的却是辽军的尸体！

虽然很多云翼军士兵也缺少经验，他们刺得太用力，结果长枪扎进敌人身体后，用一只手抽不出来了，然后要么不得不弃掉武器，要么就是露出破绽，结果挨上辽军狠狠的一刀。

刘延庆就亲眼看见几个宋军用尽全力的冲杀，当他们手中的长枪洞穿辽人的身体后，他们却拔不出来了。但战场之上，不会给他们时间，稍一犹豫，后背上就会挨上重重的一刀。

而且，尽管占到意想不到的便宜，可是辽军的兵力优势还是足以弥补这一切。

一旦到了战场上，刘延庆求生的欲望，就会让他拥有压倒一切的冷静。他亲眼看到左突又杀、又吼又叫的刘法被几个辽军围攻，身上至少受了五六处伤；还有姚麟，尽管穿着与寻常士兵一样，可他的年纪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刘延庆离他离得远远的，这老头身上至少有三处刀伤、一处枪伤，可是生怕辽军不知道他似的，每一次冲杀，这老头都要大吼“忠烈祠见”，嗓门之大，几里之内都听得清清楚楚。若非是一堆亲兵拼死护着，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云翼军的人都是些疯子。

战场之上，到处都是“忠烈祠见”的吼声。每一次砍杀，每一次高

速的冲刺，他们都会大喊！

这可真他娘的不吉利。还有些人，被砍下马后，居然点燃霹雳投弹就扔。刘延庆恨得破口大骂，在这种混战之中，乱扔这玩意，是会炸到自己人的。

他可一点也不想和他们忠烈祠见，就算是去吊祭也不想。他不喜欢死人多的地方。

他始终注意与孙七、田宗铠、仁多观明在一起，互相援手，他也不喜欢刀刺，其实长刀也是可以刺杀的，只不过要练习，那些辽兵喜欢砍杀，一方面是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相比而言，砍杀不会露出更多的破绽给敌人。只要耐心的与敌人周旋，等到敌人到了右侧再出招，就不会露出破绽。而刺杀就不同，为了借力，就必须低头弯腰，如果没刺中，很可能后脑勺上就会被人来一下。

所以刘延庆总是很有耐心。他知道辽军的盔甲都是自备的，有些人很好，有些人很差，遇到装备破烂的，一刀砍下去，也能要人性命，既然如此，又何必那么不要命呢？

不管唐康在滹沱河如何拼命的擂鼓，不管身边如何到处都是刀枪碰撞，血肉飞溅，战马嘶鸣，喊杀震天，刘延庆都会一直在心里默念着，让自己冷静，冷静。

那种竭嘶底里的“忠烈祠见”，尤其是从姚麟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口中一次次喊出来，的确是会让人抑制不住的热血上涌，不顾一切。刘延庆几次都几乎要控制不住，想要冲到姚麟身边，与他一起并肩作战。

在他身边，田宗铠、仁多观明早已经杀红了眼。不过幸好还有那个

孙七，他居然是用剑！在军中这实是罕见。不过想到他是标师出身，倒也不足为奇。刘延庆算是亲眼见识到了他的武艺，他很象个训练有素的骑兵，尽管他的兵器比别人都短许多，这在战场上本来是一个极大的劣势，但他总能准确的抓住瞬间的机会，一剑刺入敌人的胸膛，不深也不浅，足以致命，又能迅速的拔出剑来。

难得的是，这厮也很冷静。就象是一群厮杀的狼群中的猎豹。他时时刻刻记得不离田宗铠，替他挡住背后的攻击，如果田宗铠和仁多观明被冲散，他会马上设法引他们聚起来。

这让刘延庆轻松许多。自从三人结义之后，不管是从感情还是从利益上，刘延庆都衷心的不希望这两人有事。

至于刘延庆自己，他觉得自己更象是一只被卷入狼群混战的狐狸，只是竭尽全力的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已。这个简单的目标，已经让他筋疲力尽。

在战场上，时间的流逝是不知不觉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刘延庆突然感到一阵轻松。

他这时才有心力来观察整个战场，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辽军开始退却！

身边的田宗铠、仁多观明吼得更加高兴了，得势不饶人的开始追杀辽人。而刘延庆却只觉得一阵轻松。

他又活下来了。

他四下张望，观察着这个他们开始胜利的战场，却意外的发现刘法

——他倒在一个辽兵的身上，胸口还插着一杆长枪。

这一刻，刘延庆仿佛被雷击中。

他跳下马去，快步跑到刘法的跟前。望着这个人，这个心高气傲、才华过人却命运不济的袍泽。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站在他的尸体之前，他也这样说。

但是，刘延庆仍然觉得双眼模糊了。

《绍圣国史纪事本末长篇·安平之战》

……姚、种遂分兵渡河，麟亲率两千骑为先锋，先渡，与辽将耶律乙辛隐战于河北。王师以寡击众，麟身被数创，犹大呼死战，众皆感念，无有退者。久之，辽军少却，王师遂渡河。韩宝方率军攻师中，知麟已渡河，大惊，乃引兵退守安平。萧吼知王师已渡河，亦解围走。时慕容谦被围数日，后军至深泽，屡为辽人所败，谦粮已绝，矢将尽，几有再败之辱。至是围解，王师大聚，遂与韩宝相持，营垒相望，不过数里。诸将以新胜，皆欲决战。辽诸将皆谏韩宝速走饶阳，而韩宝以十月河北诸水冰冻，军中粮足，虽败，未足虑，亦谋死战。

唐康遂遣将挑战，辽军阵伍齐整，士气仍盛，康甚忧之，与慕容谦议深壁毋战之策，而忧诸将不从。折可适亦以王师数日苦战，止得小胜，遂谏越，说以司马败诸葛之策，越大悟。乃谕唐康……

两天后，九月二十七日。

滹沱河之东，河间府，乐寿县城之北。北距饶阳约九十里。

一支绵延数里的庞大军队，正沿着乐寿、饶阳之间的道路，不疾不徐的行进着。这支军队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它肯定是宋军，赤红的战旗，赤红的战袍，无不昭示着这一点。但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辽军拦子马看到这支宋军，也会感到疑惑。

这支人马近三万之众的军队可谓旗号混杂，大军的前军是额头上刺着青铜面具的环州义勇，紧随其后的是一支奇怪的雄武一军，拥有数以百计的战车，军中还有高举着猎鹰展翅旗的神射军，最后段的则是战旗简陋得只绣了“镇北”两字的镇北军。

统率着这支军队的，正是熙宁、绍圣间的名将何畏之。

或者说，统率着这四支军队的，正是何畏之，要更加准确。

勇猛剽悍，只余下数百骑人马，却打心眼里看不起其余三支友军的环州义勇；穿着绿色背子，装备精良，被打残到整编后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却仍是一副纡尊降贵模样，自觉是殿前司禁军而高人一等的神射军；兵强马壮，人马几乎占到整支部队的一半，自以为深得宣台器重，不过是暂时归于何畏之指挥的地头蛇雄武一军；以及彻彻底底、名副其

实的杂牌军镇北军……

如此格格不入的四支军队，却被硬凑、混编在一起，何畏之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几乎与一个行营都总管没有区别。

甚至更糟。

因为这四支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雄武一军，因其都校病重，如今暂代指挥的，是地位与他相差无几的和诜。和诜不但同何畏之一样都是宣台的参议官，而且雄武一军原本是受王厚节制，不过是为了此次作战，临时调到何畏之麾下的。何畏之心里很清楚，身为地头蛇的和诜，未必会认为他是自己的部下。

而为了完成这次作战任务，顺利攻取饶阳，他却必须驾驭好这四支军队，尤其是兵力雄厚的雄武一军。但他甚至没有时间和诜与雄武一军面前立威。

北进乐寿，策应河间诸军，伺机夺回饶阳，切断辽军韩宝与耶律信之间的联系，是石越与王厚交待给何畏之的既定战略。然而，枭勇如何畏之，在收复乐寿后，却迟迟按兵不动，不敢冒险进攻饶阳。

宋军将领中不少人对此颇有微辞，但何畏之却是冷暖自知。在王厚将雄武一军交给他指挥之前，他麾下虽然也有一万四五千人马，但主力却是战斗力无法信任的一万余镇北军，其中更有七千余众是步军。而占据饶阳的萧岚部下，虽然只有少量宫分军，主力都是部族军，可饶阳离肃宁也不过六七十里，耶律信的援军随时能赶到支援。而且，正面战斗的话，只靠着镇北军和环州义勇、神射军残部，何畏之觉得他未必能打得过萧岚。

何畏之自认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所以，不管王厚如何催促，旁人如何议论，他都绝不肯冒然北攻饶阳，打一场输多胜少的仗。不论镇北军的战斗力如何，这支部队，都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本钱，他可不想将之随随便便葬送在饶阳城下。

反正他得到的命令是“伺机”，而且，如果姚麟与种师中未能攻过滹沱河的话，饶阳的战略意义也没那么重要，就算他攻占了饶阳，不是会引来辽军的疯狂反扑，就是会打草惊蛇。

不过，现在战局却发生了变化。

在姚麟和种师中渡过滹沱河之后，趁着韩宝还没有跑，辽军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调整，增兵饶阳之前，攻下此城，已成了王厚做梦都要念叨的事。为此，王厚果断将雄武一军急调乐寿，交给了何畏之指挥。若仅以人数来说，如今何畏之的兵力甚至比慕容谦还雄厚。

这是何畏之一生带兵最多的时刻，王厚在他身上压了重注，若他不能攻下饶阳并守住它，只怕从此以后他都不用想着带兵这件事了。

因此，尽管只是东拼西凑、全不搭调的三万大军，但天下本也没什么完美的事情，就着手头这点材料，何畏之也必须得做一桌美味出来。而且，雄武一军，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大军缓慢的行进着，仅仅走了几里路，何畏之突然下令全军就地休息。就在诸军将士都莫名其妙时，他又让人去将何灌和环州义勇全部召了回来。

这支混编的军队本就不是纪律严明的禁军。眼见着原本走在前面的

环州义勇突然折转回来，除了神射营的那几千人还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心，雄武一军与镇北军的将士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当心不甘情不愿回来的环州义勇经过雄武一军的军阵之时，甚至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唿哨声。

对这种无视军纪的行为，何畏之完全视若无睹。他只是将在镇北军统领三千马军的骑将仁多观国与何灌一道叫到跟前，低声吩咐了些什么，然后，何灌与仁多观国便领着所部的骑兵，卷起战旗，往东北方向扬长而去。

二人率军走了之后，何畏之才向赶来询问的诸将宣布，他刚刚接到河间府的求援，田烈武在肃宁以东再次被辽军围住了。刚刚从东边飞奔而来的哨探，便是报告此事的。不过，他虽然派出了几乎全部的骑兵去增援，但全军仍然要继续向饶阳推进，因为这正是大好时机，肃宁不会再有辽军来支援饶阳了。

何畏之旋即又调整了兵力部署，将神射军调了回来，补充中军，而让雄武一军独自担当前军的任务。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大军又开始继续朝着北方的饶阳前行。

但这次意外的调整，却在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前军的雄武一军中，引起了持续的骚动。原本就对何畏之并不服气的雄武一军的将领们，都忍耐不住，一边行军，一边发起了牢骚。

甚至在雄武一军的军部，连都行军参军褚义府也撇着嘴，毫不顾忌的向和诜与众同僚讥讽道：“我道何畏之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番批评立时引起共鸣，一名军行军参军也很不屑的说道：“方才

处分，便是所谓的‘进退失据’了。就算是阳信侯被围，也不当告之军中，乱我军心；更不当敌情不明，便急急忙忙遣马军赴援。所谓‘远水不解近渴’，当今之计，仍然要先打下饶阳，方是围魏救赵之法。”

“正是，大军已经布阵行军，方才那般调度，若万一有辽虜在近，我军阵形大乱，非遭溃败不可。”褚义府对何畏之的轻视之意，溢于言表，见和诜没有作声，他把头转向和诜，又说道：“何畏之虽然好大名声，可他到底从未带过这许多兵。只是王大总管是西军的，总是瞧不起我们河朔军，要我说，这支大军，本当由和将军来统御，却偏偏要交给这个连禁军都没正儿八经统率过的何畏之。”

这话却有些过份了，和诜连忙喝止褚义府：“适之休要胡说。”又有些担心的回头看了一眼都虞候硃行俭，见硃行俭没有留神这边，这才稍稍放心，沉声说道：“是谁统率大军，无甚要紧，如今不宜有西军、河朔这等门户之见，还要同心协心，方能击败辽虜。”

话虽如此，但其实和诜心里面，对褚义府们的言论，却是颇以为然的。他碍于身份，不得不说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却终是心有不甘，想了想，又说道：“何况，便是大总管重用西军将领，亦是因为我们河朔禁军不争气。诸位想想，仗打到现在，除了云骑军，咱们河朔禁军可有甚好说的事迹？尤其是武骑军荆岳，将吾辈的脸都丢光了。”

褚义府却很是不服气，说道：“昭武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虽说是荆岳不争气，然武骑军如此，有一半也是枢府向来偏向西军之故。我雄武一军却非武骑军之流可比，此番出征，必能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

自训练环营车阵之后，和诜对于雄武一军的战斗力，也是十分自

矜，当下虽不说话，却等于是点默认了。

褚义府越想越是不忿，又低声说道：“昭武好好看看后面，如今去打饶阳，虽是何畏之统领，可靠的是谁？还不是我们雄武一军？难不成指望神射军那些残兵败将和镇北军那些乌合之众？”说到这里，他又看了一眼和诜的脸色，见和诜没有制止之意，舔了舔嘴唇，声音放得更低了，“这一仗，是我们雄武一军卖力，打赢了，却是何畏之之功！下官以为，甚是不值。”

这些话却是说到和诜心坎里去了。这个念头，在他心里面，不知道已经打了多少个转转。但他口里却还是要喝斥道：“适之胡说些甚么？”

但他的语气，却是在鼓励褚义府，褚义府岂能听不出来，反又说道：“昭武心胸宽广，不计较这些，可也得为我河朔禁军的声誉想想。”

“休说这些没用的。”和诜皱了皱眉，“如今难不成我还能回头去劝何畏之回去歇息？”

“那却不必。”褚义府嘿嘿笑道，把头凑到和诜耳边，低声说道：“只需如此如此……”

“昭武，和将军他们走得有些快了。咱们要不要快点，或者让他们慢一些？两军离得太远，恐为辽人所乘……”

“不必了。”中军之中的何畏之瞥了一眼前面已经越走越远的雄武一军，眼神冰冷得让人害怕，“整好队形，不必走得太快，只管管好自

己，小心辽人偷袭，给我盯紧行军阵列，阵列一乱，便停下来休整，务要保持方阵。”

“遵令。”何畏之身边的部将们都是无奈的在心里叹了口气，离辽人还有八十多里，就开始以作战方阵的阵形行军，这未免也谨慎得过份了。他们又不是正在从辽军的重重包围中突围。但是没有人敢劝谏何畏之，因为没有人敢正视他的眼神。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肯定是在恼怒和洗不听号令——身为前军的雄武一军，行军速度几乎是他们的几倍。但这样的军中权力争斗，谁也不想卷入其中，引火烧身。

最终，当夜幕快要降临之时，雄武一军距离饶阳城，已不足三十里。和洗派出去前哨斥侯，甚至已经到了饶阳城脚下。而何畏之的中军，离开乐寿却还不到二十里。也就是说，宋军的前军与中军之间，相距超过四十里！若以当天何畏之的行军速度，再走两天，他才能赶上雄武一军。

饶阳城。

据说这座繁盛的城市，最初只是司马懿征讨公孙渊时为了保证运粮的安全而筑的一座城寨，但是，到宋朝之时，尽管城边的滹沱河经常泛滥成灾，城市每年都要面临洪水的威胁，可是它的繁胜，仍然令萧岚艳羡。即使是在被辽军攻占之后，城中早已经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可是站在城墙上俯视城内，仍能想见它全盛时的气象。

不过，今晚，萧岚却不得不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城外南方。这个

时间，其实就算站在城墙上，也是看不到什么的，他只是在用这样的形式思考。

萧岚此时所掌握的情报，让他觉得宋军简直是在侮辱他。

一支杂牌军，行军半途中，几乎全部的马军奔往河间，然后一群乌合之众远在七十里开外，另有一支奇怪的南朝禁军，列阵于三十里外。

从旗号来看，虽然这支奇怪的宋军带了大量的战车、骡马，数量多得惊人，人数也不少，可是，却是雄武一军！

萧岚问遍了他所有的参军，所有的将领，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了无数遍。都是同一个结论——那是一支纯步军，而且还是河朔禁军！原本应该驻扎在大名府！

他记得韩拖古烈回来后，曾经和他提过一支奇怪的宋军，虽然他当时也不曾细问，但他记得很清楚，韩拖古烈并不曾提醒他要仔细提防这支宋军。

可这实在有些诡异。

如果在其他的地方，萧岚一定怀疑这是一个诱饵。然而这是在平原之上，宋人就算是想设伏兵也不好设。更何况这支雄武一军带了这么多战车，宋人如果想引他们上当，这些战车就是累赘，逃跑的时候，只会碍事。

而若不是诱饵的话，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战机。

但情报显示，宋军的主将是何畏之，没有理由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这支雄武一军的主将是何人？”突然，萧岚脑子里灵光一现。

“将旗上写着‘和’字。”

“和？”萧岚摇了摇头，他没什么印象。

“下官听说南朝石越的宣台中，有个姓和的……”一个幕僚在旁边说道。

“对，下官亦曾听说，叫和诜，是个昭武副尉，做的是参议官。”

“何畏之亦是参议官。昭武校尉，只大半级。”萧岚抿紧的嘴边，露出一丝笑容。

“签书是说，宋人将帅失和？”

萧岚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又仿佛是在回答他的部将们，“拦子马回报，何畏之统共约有三万人马，又称这个和诜部下，有一万五六千之众。南朝编制，步军正好约一万五千人马。那便是拦子马没算错。统率着半数兵力，还是整编禁军，而主将手下却是些所谓‘镇北军’之流的乌合之众，武衔又只低了半级。如此局面，肯乖乖俯首听命的人，只怕普天之下，也找不出几个来。”

“可石越刚刚才杀了荆岳……”一个幕僚将信将疑的说道，“况且，他也未免太胆大了。区区一支河朔禁军，敢来送死？”

“必然是有些古怪的。”萧岚道，“拦子马说有近三百辆大车，其中必有玄虚。虽说利令智昏，可要没有些倚仗，亦不敢如此。但要想知道有些甚玄虚，站在这儿想，终究是想不出来的。”

“拦子马称宋军扎营时，将大车首尾相联，组成一个扁平方阵。”

“那是汉朝人曾用过的法子，靠着车阵来以步破骑么？”萧岚笑了起来，“走，休管他许多，且去试试，瞧瞧河朔禁军如何突然变得有出息了。”

“签书要夜战么？”几个幕僚、部将都吃了一惊。

萧岚看了他们一眼，笑道：“君等不知夜长梦多么？”

尽管天色已经全黑，但和诜还是下令营中点燃火炬，士兵们亦不得解甲。此时他心里稍稍有些后悔，他们离饶阳城太近了一些。后面的何畏之早已不见踪影，他已是孤军深入，而据此前探马的侦察，饶阳的辽军，当有两万之众。虽然全是些私军、部族军之类，可这也是敌众我寡。而环营车阵的威力，却并未经过实战检验。按照折可适、何去非的说法，环营车阵最好还是要依险列阵，专心只对付敌军两面为宜。因为他军中的火炮还是太少，不足以发挥此阵真正的威力。

几经改良、调整之后，雄武一军如今拥有大小火炮一百五十余门。而实际上拥有火炮战车的，只有四成左右的部队。他们最终的编制，是一个大什配备一辆战车，一个指挥十辆战车，全军战车二百五十辆，加上辎重车，共有三百辆大车。而其中约四成左右的战车配备克虏炮或相当程度威力的大炮一门，或者较小型的速射子母铳两到三门，每车配有三名也就是一个伍的炮手，一个伍的刀牌手，一个伍的车夫。此外长枪手、弩手各九名，也就是一个什，弓手两个什共计十八名。战斗之时，刀牌手竖起大盾，保护车马，火炮架在车上发射，长枪手在后保护火炮，其后依次是弩手、弓手。战车都是特别设计，方便首尾相连，布成

方阵。因为火炮数量有限，只能隔一辆车配备一辆火炮战车，而大阵的两侧都没有火炮。因此他们的方阵必须较为扁平，减少侧翼的破绽。其余如军部直属的一个指挥的轻骑兵等兵力，其主要任务不是战斗，作战之时，便躲在车阵之中。但这支骑兵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结成车阵需要时间，因此必须依靠这支骑兵进行侦察，行军时进行警戒，能便及时发现敌军。

打心眼里，和诜就觉得这个环营车阵，完全是给河朔禁军度身定做的战术。和诜很喜欢这种刺猬一般的感觉。让他非常有安全感。他布阵之后，南北方向，各有大小火炮七十多门，虽然按照折可适、何去非的构想，最好是每面增加到三百多门，可是和诜已经觉得十分足够。他甚至觉得，环营车阵唯一的缺点就是只适合在河北平原作战。这个阵法其实是对宋军重兵方阵的改进，只要地势平坦，补给充足，和诜无法想象辽军有什么能耐能破此阵。而最妙的是，此阵稍加改进，还很合适攻城——只要枢密院舍得花钱给他们装备攻城炮的话。

所以，和诜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在他心里，尽管还没有正儿八经打过一仗，可是神射军之类的，他已经认为从此可以消失了。

不过，虽然想得如此轻松，可事到临头，和诜心里依然还是有些紧张。两万的辽军，不管那是什么部队，也是两万马军，若是以前，只要听说有这样一支军队，和诜能想到的，就是赶紧找座城池去坚守待援。

只要想到他居然敢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这个最利于骑军作战的地区，布一个方阵过夜，和诜就觉得很真实。他几乎有些神经质的不断的在阵中检查着，尤其是折可适与何去非提过的两翼的弱点，他总是下意识的去看，好象辽军一定会从那儿进攻。那儿也是隐藏的阵门，阵中

骑兵的出入，都要经过那儿。

当和诜不知道第几次下意识的将目光投向两翼之时，忽然，他浑身哆嗦了一下，他看到一骑轻骑自阵门飞驰而入，那骑兵下了马，快步跑了过来。

“出什么事了？”

“禀昭武，饶阳辽军大举出城。”

和诜愣了一下，方才又问道：“可看清有多少人马？”

“到处都是火炬，密密麻麻，总有数万之众。”

和诜在心里暗骂了一声，停顿了一刻，突然便如竭嘶底里般的大声喊了起来：“都起来，打起精神，准备迎敌！”

顷刻之间，整个车营之内，如同一锅沸水一般，开始忙碌起来。到处都有人在喊着：“火药，火药！”“铅子！”“火炬都点起来！”“扎好大牌！”

当雄武一军的车阵之内再次寂静下来之后，夜幕笼罩的平原之上，清晰可闻的，是辽军数以万计的战马踩踏大地发出来的那种沉重如雷的声响。辽军分成三个大阵，齐头并进，听着大地传来的雷鸣般的闷响，看着那仿佛一眼望不到边的火把，宋军的车阵之内，许多士兵全身都在哆嗦。许多平端着弩机的士兵，手一直在颤抖。尽管经过整编，但雄武一军中，有大量世代从军的士兵，他们的祖先，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魏博兵，但是，到他们这一代之后，早已没有了祖先的勇悍。对大

多数人来说，当兵只是一份世袭的职业，有着稳定可观的收入。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打仗。但这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若是在整编之前，河朔禁军中不仅大量吃空饷，更有大量的只是因为祖辈、父辈的关系，每个月空领俸禄，实际上从来不操练，也不住在兵营的禁兵存在。

和诜听到硃行俭用他的大嗓门不断的高声喊着：“孩儿们，休怕！休急！听号令行事！”其实他的心，都已经紧张得提着嗓子眼了。他紧紧盯着辽军，在心里估算着距离，可是越是紧张，越是算不准。

辽军越来越近，仿若是已经近在眼前。和诜却还是拿不定主意，直到一个参军过来提醒他辽军已经进入克虏炮的射程之内，他才恍然想起，他军中还特别设有神卫营出身的参军！

他慌忙下令：“开炮！”

这两个字一出口，仿佛有个什么包袱被卸了下来，和诜重重的出了口气，然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正红了脸想去悄悄去看旁边的部将是否注意，但马上，他的注意力被几十门火炮齐射时发出的轰隆巨响所吸引。

夜空之下，数十门火炮吐出炫丽的火舌，在几十声巨响之中，炮子正好从正面击中准备发起冲锋的辽军前队，顷刻之间，数十骑辽军从坐骑上摔了下来，更加要命的是，许多辽军战马受到惊吓，发起狂来，载着他们的主人四处乱窜，辽军的军阵一片混乱。

火炮每发一炮，需时间冷却、填药，这本来应该是辽军的一个机会，但是，辽军显然被突如其来的炮击打懵了，连和诜都能清楚的听到，辽军军阵中，到处都是声嘶力竭的喊叫声，辽军不仅停止了刚刚准

备发起的进攻，还缓缓后退，重整阵形。

和诜这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一个错误。

他应该耐心一点的，等着辽军冲锋，等到他们拉开弓箭的那一刻，那时候开炮，才是最佳时机。

不过此时也没有人注意到因为羞愧难当而满脸通红的和诜，火炮才一次齐射便击退辽军，雄武一军的军阵之内，只沉寂了一会，便马上响起震天的欢呼声。连硃行俭都是笑容满面。

不管怎么说，旗开得胜，每个人都变得更有信心。

但辽军并没有因为宋军有火炮便惊走。

他们象一群贪婪的狼，虽然受了点小伤，但舔好伤口之后，便马上又卷土重来，畏惧却又不甘心围绕着宋军的车阵，耐心的寻找宋军的破绽。

宋军突然的火炮齐射，的确是让萧岚吃了一大惊。但是当他经过下令退兵的慌乱之后，发现宋军并没有追上来，他立即便意识到，宋军技止此尔。空有犀利的火炮，却没有足以扩大战果的骑兵。这样的对手，并不可怕。

没有人会怕一只刺猬。只不过需要寻找一个下嘴的地方而已。

甚至可以说，这是最有价值的目标。

成千上万的骡马，已是巨大的财富。还有这么多火炮。宋军的炮

击，让他吃了一惊，却没有让他害怕，而是让他更加兴奋。这就是韩拖古烈提过的那支南朝军队，让他惊喜的是，南朝操练的这支新军，居然不是西军，而是河朔禁军。

若是西军，萧岚也许会放弃。毕竟两万骑兵，能不能啃动一支打定主意死守的西军步军，是很难说的事情。不仅代价昂贵，时间上至少需要几天……萧岚不怕付出代价，可是他知道他没有多少时间。

但河朔禁军就不一样了。只要他能找到弱点，一击得手，他们是不会有什么韧性的。方才的炮击就明显暴露出那个和诜只不过是个没有实战经验的草包。

萧岚马上识趣的将部队调离宋军的正面，并下令部下塞住战马的耳朵。

周旋了一小会之后，他突然派出三百骑向宋军车阵的后方发起冲锋。萧岚从方才火炮的声势来看，觉得宋军怎么着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火炮……更何况，将大量火炮部署在方阵的后方，未免浪费。

果然，这次宋军没有开炮，而是用弩机在齐射。

眼见着冲锋的骑兵已经可以拉弓，萧岚号角再响，第二队三百名骑兵也冲了上去。但他的号角方响，突然，宋军战车前的大盾闪开，明亮的火炬，映照着黑黝黝的炮管。“上当！”萧岚心里一阵惊呼，宋军的火炮再次响起。

带队冲锋的辽将颇有急智，一看到宋军战车上露出火炮，就立即大吼着变阵，原本密集队形冲锋的辽军，迅速的分散开来，让不少辽军因此幸免于难。可这次进攻到底又瓦解了。

自萧岚以下，心有余悸的辽军将领们，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宋军的火炮火力并不能完全覆盖他们车阵的正面与后方，但是他们的火炮数量已经足以让辽军咋舌。而最重要的是，在宋军火炮的攻击下，萧岚根本不要妄想什么阵形。不能保持阵形与密度的骑射毫无意义，唯一的攻击方式，就是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的冲锋强攻。先硬冲，然后射箭，最后肉搏。有人会死，伤亡会很大，但是，宋军的火炮打不到每一个地方，而且萧岚肯定他们的火炮每发一炮后，同样会有间歇的时间。

问题是，就算舍得伤亡冲到宋军的车阵前，那些大车也不是战马能越过的。大车后面肯定还有手持长枪的宋军。若是萧岚自己，他就会这样布阵。

眼前的美味，令人垂涎欲滴。可是要想啃下来，很难说会崩掉几颗牙齿。

萧岚思忖着，决定再试一下宋军车阵的东翼。宋军的这个车阵，两翼宽度相对较窄，大军施展不开，利守而不利攻，原本并非最优选择。但无论如何，每个地方都要试探一下。

与此同时。

饶阳城。为了集中兵力，一举击溃雄武一军，萧岚带走了大部分的兵力，此时留守城内的，只有不到两千的老弱病残。深秋入冬的季节，河北的夜晚，已经颇有寒意，特别是在这座两河相交的高城之上——饶

阳城虽然年久失修，残破不堪，但入宋之前，却曾经也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池。只不过自从周世宗收复关南之后，特别宋辽澶渊之誓以后，两国久无战事，饶阳城的军事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宋廷也没有多余的财力用来修葺这些无关紧要的城墙，几十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再加上洪水常年的侵袭，饶阳城不仅有好几段城墙曾经塌踏，是后来的地方官临时勉强修补起来，而且还有些地方，被人为的掏出一个一个的狗洞来。也因此之故，当日辽军大军至此，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此城。

此时，这些留守的辽军士兵百无聊赖的抱着武器，坐在饶阳那残破失修的城墙之上，背靠女墙，躲避着夜风，低声的聊着闲话。偶尔才会有人探出头去，向城外张望一下。但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城头虽然有火把，可是这些火炬甚至不能让他们看清楚城下——因为城市的发展，各种建筑建得鳞次栉比，不仅城内的民居已经建到城墙之下，甚至还延伸到了城墙之外。辽军也没有人力与闲心来拆掉这些房屋——虽然饶阳对目前的辽军也算比较重要，但他们本来也没打算靠守城来控制此处。对于辽军来说，若然宋军来攻，他们不会想要缩在城中，而会更愿意出城迎战。城池的意义，只是一个较安全的睡觉的地方，一座粮食的存放之所，以及，万一遇到敌众我寡无法应敌时，聊以坚守的地方——他们最多只要守一天，肃宁一带耶律信的援军，就会赶到。

不过，自萧岚以下，也没有人想过会需要耶律信的援军。在河间、深州这种地方，敌军出现在哪儿，大约有多少人马，几乎是一目了然的。

“哥哥，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一名年轻的辽兵把双手拢到了袖子里面，背靠女墙坐着，用阻卜话低声问着旁边一个正在擦着头盔的大汉。那是一名南朝拱圣军所戴的制式头盔。对于这些阻卜士兵来说，缴获的南朝盔甲，是他们最珍贵的战利品。在部族之中，极少人

拥有盔甲，更不用说这样手工精良的上等货。

“不知道。”那大汉头也不抬的回道，说完，想了想，又说道：“前几日听说，恐怕还要打一阵。”

“真想早点回去。死去的兄弟已经不少，抢到的东西也足够了。再说这是契丹人和南人的恩怨……”

“你想又有何用？哪个部族敢开罪契丹？忘记普颜氏的下场了么？”那个大汉冷冷的说道，“咱们也和南人做过生意，早些年前，还有不少南人带着商品来部族中，给贵人们送去各种礼物，那时候你还小呢。”

“是真的么？”年轻的阻卜士兵怀疑的瞪大了眼睛。“他们怎么来的？”

“偷偷的走阴山。”大汉低头说道：“南人都很大方，很友善。不过，头领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带来灾难，有几个部族就是因为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和契丹人做对，才有了灭族之祸。所以后来，他们一来，头领们就把他们赶走。有些部族还抢了他们的货物，杀光他们的人。慢慢的他们就不来了。契丹人和我们生活习惯一样，南人和我们不同，狼和狼生活在一起，狗和狗生活在一起。而且，耶律信、耶律冲哥，都是天下最好的勇士，我们阻卜人也认他们是英雄。”

“哥哥说得不错。女直人才和南人眉来眼去。听说东边的宋军中，有许多女直人，他们一见着南人就降了。”

“女直人和我们不一样，和契丹人也不一样。我们看他们不顺眼，他们看我们也不顺眼。女直人会做海贼，会造船出海，和南人互市，我

们只会骑马。不过女直人也怕契丹人。”

“海？海是什么？”

“不知道。好象是和斡难河一样。”大汉摇摇头，将擦好的头盔戴在头上，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又说道：“我也希望这场仗，在冬天结束前能打完。这样，就不会耽误牲畜交配、生小马驹子。我还打算……”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惨叫。靠坐在一起的几个阻卜人都被这声惨叫惊动，但他们刚刚拿起手边的武器起身，几枚淬过毒的弩箭，已划破空气，射进他们的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饶阳城墙之上，已经到处都是额上刺着青铜面具的黑衣宋军。一名黑衣人走到这些阻卜人身边，小心的从他们的尸体上拔出弩箭，年轻的阻卜人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郑二，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么？”但是，他也完全不明白这个宋军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饶阳城的东门，吱吱呀呀的打开了，从城门外的夜幕之下，神奇般的冒出一队队的骑兵，冲入城中。很快，南门也被打开了——数以百计惊慌失措的辽军，正争先恐后的从这里夺路而逃。

雄武一军的车阵中。

和诜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指挥着他的士兵们，应付着辽军的进攻。远则大炮，近则小炮、弩、弓、霹雳投弹，甚至当辽军进攻侧翼时，他还能及时从正面调一些小炮过去助阵。有好几次，辽军攻到阵前，向车阵之内扔掷霹雳投弹，有些辽兵还攻到了战车之前，和诜都马上补上了缺

点。他信心百倍，辽军很难越过他车阵的大车。即使攻到近前，也会被守在后面的枪兵击退。

和诜已经意识到，环营车阵最大的劣势是结阵之后就不能移动。如果敌人不来进攻，他就无计可施。但是，若敌人敢来攻打，这就是一座战车筑成的硬寨。和诜甚至已经明白，环营车阵中，火炮的妙用不在于直接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可以有效的破坏敌军的攻击阵形。

现在他开始有些不能理解为何辽军主将竟然一直愚蠢的一次又一次的来尝试攻打他的车阵。他当然不会知道，正是他车阵上空飘扬的双戟熊战旗给了辽军如此的勇气。双戟相交中，那张开大嘴的凶恶黑熊头，在辽国每个将领得到的通事局的情报分析中，都是不堪一击的代名词。

否则的话，辽军是断不至于如此百折不挠的。

但终于，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辽军突然撤退了，带着上千具尸体。

“往东北，肃宁方向？”和诜站在一辆战车上，目送着辽军退兵，心里面反而更加糊涂。“他们不要饶阳了？”

“定是想诱我军上当。”旁边的褚义府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说道：“此必是辽军欲以饶阳为饵，待我军收起车阵，往饶阳行军之时，再来杀一个回马枪。昭武，此不可不防，为万全计，我军依旧在此扎营，待明日天明，再做定夺不迟。”

和诜在心里点点头，正要说话，却见前方一骑飞驰而来，高声喊道：“前面可是雄武一军和将军？小将奉何将军、仁多将军之令而来，迎将军入饶阳！”

那一霎间，和诨的嘴巴张得老大，许久不曾合上。半晌才说道：“饶、饶阳？”

第三十二章 三更雪压飞狐城

1

高耸的太行山脉从宋朝境内黄河北岸的王屋山，一直向东北蜿蜒，迄于北方辽国境内的燕山山脉，正好成为世界岛东部黄河大平原与河东高原之分界。太行山脉的西侧，坡度徐缓，而东侧则十分陡峻。但这长达数千里的山脉中，亦有八处中断之所，成为联结东部平原与西部高原之间的交通孔道。这就是所谓的“太行八陉”。绍圣七年之时，这太行八陉，其中有五陉，在宋朝境内，是联系河东路与河北路的要道；而另有三陉，则在辽国境内，联系着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在宋朝这边，这个地区有时候亦称之为“燕云十六州”或者“山前七州”与“山后九州”。所谓“山前山后”之“山”，指的便是太行山脉的北支。这“燕云十六州”，其实是由太行山北支与燕山山脉隔断的两个地区，其联系之道路，严格来说，便只有两条。在北，则是居庸关；在南，则是易州。

而太行八陉在辽国境内的三陉——飞狐、蒲阴、军都，正与这两条道路，息息相关。这三陉中，飞狐、蒲阴其实是一条道路的北南两口，于是，这条道路也是太行八陉中途程最长者。最狭义的飞狐陉，北起蔚

州以南四十里的飞狐口——亦称为北口，辽国在此设立飞狐关，经过八九十里形势险峻的陁道，止于南口以南约三十里的飞狐县。然后，这一条道路转而向东，经过汉长城，过紫荆岭口之金陂关，至南京道之易州，全程约一百八十里，则是所谓的“蒲阴陁”。

但是，因为飞狐县恰好处于一个山间盆地之中，却也让飞狐地区成为一个奇特的交通中心。以飞狐县为中心，除了上叙之飞狐陁与蒲阴陁，至少还有三条重要的联系孔道，这三条孔道分别为往东南经五阮关至宋朝定州北平的蒲阴古陁，亦称五回道；往南经倒马关至定州唐县的所谓“望都陁”；以及由西北经隘门至灵丘的“灵丘古道”。这三条要道，到了宋辽之际，世人也都混称为“飞狐道”，并不详加区分，但却同样皆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比如所谓的“灵丘古道”，过灵丘之后，西南可入宋朝河东之瓶形寨；西北过隋长城石铭陁岭可直趋浑源、大同；东北过隋长城直谷关则可入蔚州。这亦是飞狐道与太行其余诸陁大不相同之处，其余诸陁，大抵都是一条孔道，塞住关口，则再无出路。但飞狐地区，却是道路众多，四通八达，将宋辽两国之山前、山后、河东、河北四个地区全都联系起来，可同时又关隘林立，几乎每条道路都十分险峻，易守难攻。故此，但凡有人想要经略山前山后之地，又或者有意于河北河东，飞狐地区，便总是首当其冲。

不过，在绍圣七年的宋辽战争当中，自开战以来，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飞狐地区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当然，这其实也不足为奇，从地利而言，宋朝河北地区门户大开，辽军侵宋，几乎用不着飞狐道。而这场战争进行到现在，宋辽交战的主要地区，依然是在河北平原。尽管九月下旬，宋朝的何畏之攻取饶阳，迫使萧岚北走肃宁，从而在韩宝与耶律信之间插进一颗钉子，几近将辽军分割为两部，但是，河北战事仍旧

胶着，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

在滹沱河与唐河之间，宋军的慕容谦部与云翼军、龙卫军，以及随后增援的第十、第二十两个神卫营，接近四万马步军队以及近两百门火炮，由慕容谦与唐康统一指挥，在安平南边与西边，扎成四个大寨，与安平一带韩宝的近四万大军对峙。双方营垒相望，声息相闻。尽管辽军不断的想引诱宋军决战，但石越派出折可适坐镇军中，绝不出战。而尽管云翼、龙卫二军几乎是背河扎寨，大犯兵家之忌，可面对宋军互相呼应的硬寨，辽军也无可奈何。虽然一开始韩宝就千方百计阻止宋军扎寨，但在云翼、龙卫二军渡河之后，二军皆属精锐，又有慕容谦在西面策援，辽军亦很难阻止已经渡河的宋军稳住阵脚。而当横山蕃军的步军与神卫营赶到之后，韩宝就更加进退维艰。眼睁睁看着宋军的营寨由简陋而全备，却无破敌之策。欲待远走，背后又有唐河、高河之阻。所幸者，韩宝军中粮草，足支一月之用，而河北天气日渐一日的变冷，到十月中下旬河水就可能结冰，他依然能重新夺回主动权。

而在河间地区，尽管未能如愿夺回饶阳，但辽军依然掌握着优势与主动。

辽军开始是想夺回饶阳的，但饶阳距武强不过约七十里，其城最初就是为了护运军粮转运而筑，尽管冬季水浅，又属逆水行舟，然而宋军仍可用小船从滹沱河运来源源不断的补给。在何畏之指挥宋军顶过了辽军头两日的反扑之后，便连耶律信也只好放弃。饶阳虽然城池卑小，残破不堪，但好处却是处于两条河道之间，西北两面，辽军都无法攻城，只需少量兵力看守，宋军只要集中兵力守住东南两道城墙便可。何畏之守饶阳，他自统镇北军步军守南城，而以雄武一军在东城外布阵，以骑兵居城中策应协防。雄武一军的车阵，变化繁多，背城布阵，雄武一军可以放弃后阵之火炮，将阵门开在后方，其余三面火力更加密集，甚而

还能调几门火炮去协助守南城。如此铁桶一般的阵形，宋军又旨在坚守，没有更多与射程更远的火炮，连耶律信也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一旦发现耶律信调集大军前来攻打饶阳，河间府的宋军就立即大举扑向君子馆，令耶律信顾此失彼，不敢轻举妄动。

在小小的河间地区，宋辽两军的行动，几乎都是没秘密可言。大军一动，对方立即知晓。耶律信虽然没有将河间府的宋军放在眼里，辽军也可以说是想来就来，想走便走，但是目前的战局，他也只能留在河间。这既是因为大军作战，总要有梯次相继，前锋只到了深州，中军便只好停在河间。尽管在澶渊之誓那一年，辽军曾经将十几万大军聚集在一个战场，但那种事情，到底也只能欺欺宋军无能，可一而不可再。一个战场兵力越多，指挥效率越低，当年大辽铁骑一个三万人的前阵，正面宽度就有一二十里。若是十几万大军在一个战场，指挥什么的，几乎就不必考虑了。传说之中，历史上有些名将有此能耐，但是当今之世，宋辽两国，大约都无此能人。

而此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确保官道，也就是辽军粮道与后路之安全无虞。

利用雄、莫至君子馆的北方官道，辽军可以更效率的运送补给。尤其是对头一次尝试这种大规模补给运输的辽军来说，他们十分的依赖这条官道。为此，耶律信对辽军的兵力部署还做了重大调整。东线萧忽古的偏师久战无功，耶律信先是不断抽调其军队到中线战场，最后更是干脆彻底放弃东线，只留给萧忽古少量的宫分军，让他领着一群渤海军、汉军与部族军为主的部队，在雄、莫一带驻扎，保护辽军的粮道。

这个改变可谓立竿见影，萧忽古攻城无能，但自其至雄莫之后，赵隆等人便屡吃败仗，渐渐安份下来。而辽军虽然终于离开霸州，但燕超

也已经是筋疲力尽，蔡京率京东、沧州兵直趋霸州之后，立即反客为主，霸州之军政事务，几乎全决于蔡京。京东兵数度越过巨马河，欲骚扰辽境，但每次都被辽军迎头痛击，无功而返。其后蔡京又亲自率领大军，想要夺回雄州，反被萧忽古打了个屁滚尿流，只得灰溜溜的撤回霸州“待机”。好在燕超早有准备，率军前来接应，否则只怕蔡京都已被生擒。蔡京生怕小皇帝不喜、石越追究战败之责，反将所有过错全部推到他的统兵官黄牧臣身上。他知道石越、章惇都十分精明，难以欺瞒，便耍了个小花招，算好时间，将战报与奏折遣使先报汴京御前会议，再报宣台。待石越得知之时，小皇帝已在震怒之中下了处分，将黄牧臣罢官送京师勘问，令石越、章惇、蔡京等合议，另荐主将。石越虽然明知这必是蔡京搞鬼，却不想为这点小败自乱阵脚，兼之当时姚、种尚未渡过滹沱河，饶阳还在辽军之手，他也无精力兼顾数百里之外的霸州之事，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令燕超暂替黄牧臣之职。

自此之后，雄霸一带暂时平静下来。辽军的补给状况，也同时大为改善，赵隆给辽军后勤造成的直接破坏有限，但是对其转运效率的打击却难以估量。没有了赵隆的骚扰，耶律信总算暂时又不需要为补给操心了。尽管这样花钱如流水的战争，大辽的君臣们大多没见过这种“大场面”，未免都不是很适应，甚至颇觉心疼，但是不管怎么说，事已至此，填饱军队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不用担心饿肚子之后，耶律信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问题。战争进行到十月，辽国内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湖面之下，几乎就如同一锅沸水，马上就要爆发。大举兴兵南下，是耶律信的定策，也是他成为北枢密使最重要的理由。但是，仗打了五六个月后，若以胜仗的规模与数量而论，自大辽建国以来，从五代入宋，这次南征都算得上战功赫赫。然而尽管打了许多胜仗，还是大胜仗，可是与战前的战略目

标，却反而越行越远。这是大辽历次南征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辽南征，其实认真计较起来，根本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反倒是受了不少挫折，可结果却足以令辽国满意，与宋人签下了澶渊之誓。

耶律信心里也很清楚，上至辽主，下至朝中贵戚、重臣、军中将领，大辽需要的，就是一个满意的结果。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转化成政治与外交上的胜利，那就毫无意义。如若就此撤兵，虽然谈不上失败，甚至辽军还算有所收获，但是，相比从此将辽国拖入与宋朝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这个结果，这点收获挽救不了耶律信。

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萧岚，一直反对对宋朝开战的韩拖古烈，还有萧禧等人，都绝不会放过他。而耶律冲哥与萧忽古不落井下石，就算仁至义尽了。萧阿鲁带最近与萧岚打得火热，对耶律信只怕也颇有怨恨。更让耶律信不安的是，连韩宝都可能倒向了萧岚一边——他儿子韩敌猎使宋归来后，完全被韩拖古烈拉了过去，竟然公开劝谏皇帝结束战争！而萧岚又在此时，将自己的侄女许给韩敌猎……

战争还没有打完，耶律信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几近孤立无援。他能指望的只有皇帝与太子的信赖。可是，君主的信赖，永远都是需要更多的回报的。

耶律信并不后悔发动了这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战争都是必要的。一个蒸蒸日上、从不掩饰自己对山前山后诸州野心的南朝，在耶律信看来，想要避免战争就如同痴人说梦。在己方尚有优势之时不动手，难道要坐以待毙么？澶渊之誓确立了大辽与大宋两朝之间的秩序与平衡，但这个平衡与秩序，在十几年前，其实就已经轰然倒塌了。两朝要重建秩序与平衡，确定双方所处的地位，战争就总是会来的。而早一

点发生，对辽国更有利。

他对皇帝与大辽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若是到了必须承认失败，才能更好的保存大辽实力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尽管他知道那可能让他万劫不复。此前，在补给面临严重危机之时，耶律信就几乎要做出这个决断。

但老天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如今他对南朝君臣的心理已经了若指掌——他只要耐心的等待时机，当河北诸水冰冻，安平之韩宝便可以迅速北撤，而宋军必然追击。到时候，韩宝引着宋军的骑兵往保、定追赶，他们的骑兵和步兵会脱为两截，而耶律信既可率主力迅速穿插至深州，从后面对宋军重重一击，先破其步军与神卫营；亦可以穿插至宋军骑兵与步兵之间，与韩宝一道，对追击的宋军前后夹击……

如若不是韩宝被意外牵制在安平，情况甚至会更好。

不过，所谓“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这也是战争中总会碰上的意外。耶律信没什么好抱怨的。只要他已经确知宋军有不愿纵辽军北归之心理，并且自韩拖古烈处得知那甚至已是其朝野共识，那他就可以善加利用。安平的韩宝，是一把双刃剑。只要韩宝部再次驰骋起来，耶律信就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而宋军将到处都是破绽。

即使宋军在冰冻之前与韩宝决战，那也并非不可接受。若是四万铁骑在野战上败给了宋军，那就是天命已改！大辽当坦然接受这个现实，耶律信亦当毫无怨言的面对自己的命运。

而在宋朝这边，石越与王厚面对的战场之外的压力，更甚于站在他

们对立面的耶律信。在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无论外朝的制衡力量有多么强大，君主一方都拥有先天的优势。宋朝的小皇帝赵煦，自从亲政伊始，每过一天，对御前会议、两府、朝廷的控制就越强。让石越头疼的是，赵煦的进取之心不断的膨胀，尽管他对于石越这些元老重臣还不得不表示尊重，可是他对战局进展“过慢”的不满，也越发的不加掩饰。每日都有快马在汴京与深冀之间飞驰，递送着赵煦与石越之间的对答。石越要花很大的精力，耐心向赵煦解释为何安平宋军不马上与辽军决战；说明为何河间府的宋军直接与耶律信的精锐交战是不明智的……

然而，赵煦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解释。他更相信宋军的强大，对于石越的解释，他半信半疑——石越心里面很清楚，赵煦需要的是一个时间表。如若他给皇帝约下一个明确时限，皇帝的怀疑在短时间内，就可能转变成一种狂热的信任与期待。可惜的是，给皇帝的许诺是绝对不能乱下的，任何人若忘记这一点，他的结果都不会太好。石越也不希望有任何时间表影响到他的谋臣与将军们对战事的判断——就算石越不在乎自己的结局，折可适、王厚们也一定会在意。他们与石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倘若石越也没有好结果，为石越所重用的折可适与王厚又岂能有好结果？

但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九月下旬，左丞相韩维意外病倒——虽然不是大病，但是一个七十五六岁的老者，其实也没什么小病可言。韩维只能回到府邸休养，几乎不能再视事——如果皇帝没有特旨允许的话，他就不能在私邸办公接见各级官员，而小皇帝虽然殷勤的遣使问疾，送汤送药，可对此事却闭口不提。而向太后一向秉持着不过问外朝政事的原则，也未加干涉。

祸不单行，石越在意外丧失朝中的一大重要支持之后，又发现回朝之后的韩忠彦，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虽然韩忠彦不存在倒向皇帝的问

题，韩家对于小皇帝本来就是绝对忠诚的。但汴京的来信说皇帝多次召见韩忠彦密谈，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时辰。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桑充国也给石越写了一封信，提到皇帝与桑充国之间的一次长谈，信中声称皇帝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形成石越左相、范纯仁右相、韩忠彦枢使的新朝局。石越不难嗅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小皇帝心中未来朝廷的格局，已经渐渐形成。他希望借助拥有遗诏辅政大臣身份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韩忠彦，来构筑属于他的朝廷。

石越对此并不意外，因为这几乎是小皇帝理所当然的选择。当高宗皇帝赵顼将韩忠彦的名字写进他的诏书之后，韩忠彦就已经必然是这几十年中大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尽管他关键时候颇能杀伐果断，但平时看起来却是锋芒内敛、温和忠厚，和朝中三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加上他的家世带来的河北、开封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韩忠彦是绍圣朝中地位最稳固的宰执。

谁都希望这样的人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石越亦不例外。让他忧虑的是，他知道韩忠彦并不象他表面上的待人接物那样，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他肯定是在某些事上被皇帝说服了。只是石越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陈元凤与李舜举、王光祖所统的南面行营近五万人马，在九月的最后一天，终于在冀州集结完毕。陈元凤希望这支人马立即前往安平，却在石越那儿吃了个闭门羹。石越根本不见他，让他在武强等了三个时辰后，只派了一个小吏出来通知，南面行营诸军全部前往东光休整待命，违制者斩。陈元凤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冀州，李舜举、王光祖却都不敢违令，乖乖将人马带到了东光，与李浩的骁胜军交接防务。看着李浩率领兵员不整的骁胜军开往武强，陈元凤只好将满腔的恼怒发泄到奏章之中，向皇帝与两府抱怨受到的不公待遇，并反复宣称，加入南面行营的

生力军后，宋军可以在任何一个战场对辽军取得优势。

这肯定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怀疑。韩忠彦的来信中，就委婉提到希望石越给南面行营用武之地。但石越与王厚却也有不用南面行营的理由。休说他们行军之后需要休整，所谓“兵贵精而不贵多”亦是不破的真理。野战并非攻城与守城，在安平方面，无论防守或进攻，各军之间的协调远比兵力的多寡更重要。他日宋军出击，必以马军为主力，马军再多，列阵之时，纵深不过十排，否则大阵连转弯都做不到。如今安平的宋军骑兵，若倾巢而出，用最紧密的队列列阵，正面已经宽达一二十里之遥——而实际上，无论是慕容谦、唐康或者韩宝，大约都不会列这样的阵形，所以他们其实也已经有充足的中军预备队。在这种狭小的区域进行会战时，两军的作战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左中右前四军或者左中右三军，各阵之间配合作战，先互相射箭，射完箭后再冲杀格斗——至少有近两百年，世界岛东部的这种会战方式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而决定最后胜负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军阵，在这种会战之中，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其中一个军阵失败，则全阵溃败。

所以，尽管石越与王厚也希望能使用南面行营中的骁骑军与宣武二军的兵力，但是同时也都觉得那并不急迫，相反，他们更担心这两支禁军加入后可能的失控。隶属南面行营的殿前司精锐禁军，除非石越亲自坐镇，就算是王厚去，他们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听话，万一这两支军队到达安平之后，急躁的攻击辽军，结果就可能会是灾难性的。更何况，陈元凤也肯定不甘心南面行营的两支主力被抽调而失去控制权。再说冬季滹沱河的运能有限，安平宋军的粮草补给，大半还是要依靠陆路运输，既然没有明显的好处，反而有可以预料的风险，石越也不愿意再去增加补给的压力。

河间府地区，石越就更加不敢令南面行营进去。章惇可以与田烈武

这个好脾性的人合作愉快，但如果是陈元凤与南面行营，就算章惇设计让耶律信全歼了这五万人马，石越也不会感到意外。那里如今就是章惇的地盘，整个河北，除了石越，以章惇的性格，他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南面行营进入河间府，这五万人马的粮草，到时候都得指望章惇，章惇必定会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而陈元凤却几乎不可能俯首听命。章惇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要断了南面行营的粮草供给，石越都不知道该如何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偌大一个河北，倒也并非没有容得下南面行营五万人马的地方，只是石越却没有仙法奇术可以将这五万人马变到保州、博野去。南面行营以步军为主，带有大批辎重，若要去保州、博野，只能走官道绕道而行，先去真定府，再经定州东出，就算不考虑补给问题，正常行军也要十几天，若以此前的速度来看，只怕他们一个月都到不了。更何况深州、真定、定州诸州县，早已经不堪重负，这五万人马再去，粮草供应，很难指望当地州县，须得由宣台另行补给，免不了又要至少征发几万民夫。更重要的是，战争之中以上下同心为贵，如南面行营这样的部队，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石越也只好将它按在后方，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只是如此一来，石越便不免要落人口实，便连他自己也知道，他纵是无私，亦见有私。在赵煦和朝廷的大臣们的心里，陈元凤与南面行营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至少他们也会觉得其“锐气可用”，石越无论如何辩解，也都难以服人。但他却到底不能让事实去证明他才是正确的——那样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石越和耶律信各自背负着不同的压力，将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河北战场。双方心里面都知道，这一次的僵持，注定短暂。虽然没有人知道这脆弱的平衡究竟会在何时被打破，但双方都意识到气温的变

化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个时期，仿佛整个世界岛东部的焦点都在河北平原之上。至于河东地区，虽然两国都部署了大军对峙，但自开战以来，长达五个月的平静，让这个地区几乎被人遗忘。不过，在历史上，河东与西京道，也从来都不算是契丹与中原王朝交战的重点。哪怕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年代，舞台的中心，也是河北的幽蓟地区。近两百年内，塞北与中原的争斗，河北一直都是主角，而河东则几乎微不足道——发生在此处的战争，无论胜败，都极少影响到大局。

一直到绍圣七年九月结束，历史都依循着这两百年来的轨迹运转着。尤其是在长达五六个月的平静之后，在宋朝的河东路与辽国的西京道，双方都有不少人开始相信，他们只是这场战争的看客而已。

所以，即使当十月初至之时，雁代都总管章粦与河东行营都总管折克行突然大举兴兵，自雁门、大石谷路两道并出，做出大举进攻朔、应辽军之势，许多人也觉得那只是迫于宋廷压力的徒劳之举。

朔州有耶律冲哥亲自坐镇，近在咫尺的应州也非当年潘美、杨业时兵力空虚的应州，辽军扼据形胜，以逸待劳，宋军倾河东之兵出击，结果十月八日折克行在应州遇伏，受挫退兵；十日，章粦闻折克行不利，亦引兵还雁门。自十月五日出兵算起，河东宋军的这次出击，前后不过五日，便告夭折。[书籍分享V 信zmxsh998]

绍圣七年十月六日。

太行山的北部山区，从前一个晚上起，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这场雪不是很大，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地面上只是积了一层薄薄的雪。但是，这样的天气，已经令从宋朝河东路瓶形寨至辽国西京道灵丘的那条八十里的山间谷道，更加难走。

这条道路已经废弃许久了。这八十里的谷道，半程是山间谷道，半程则是由滹水河谷自然形成的，此后经历代先民的开辟，便在此处形成了一条沿溪河而走，可通车骑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也被视为飞狐道的一部分。但是，最晚是入宋以后，这条道路被人们渐渐的荒弃了。因为道路联结的两端，分属于宋辽两个对立的国家，即使是在两国关系良好的时候，商旅、使者的往来，也不会走这条道路。河东路出雁门至大同，有一条隋唐以来的官道；河北地区更是往来便畅，除非奸细或者贼盗，几乎不会有人来这儿。在人迹罕至最少近百年后，原来的道路都许多都湮没不见了，许多地方草长没膝，甚至长满了横七杂八的灌木。很难想像，这里竟然曾经也是一条重要的道路，甚至还曾经商旅往来，十分热闹。

但在十月六日这一天，这条废弃的古道上，却突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骑兵，朝着灵丘城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骑士们装扮各异，有些是典型的游牧民穿着，头戴毛皮覆耳帽，身穿窄袖长袍——既

有左衽，也有右衽；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骑士，一看就是陕西汉人的穿着，厚厚的绵袍外面，裹着一件宋军常穿的紫衫，还套着深绿色的背子——上面都绣着“河套”二字。而他们低声交谈的语言也各式各样，虽然主要都是说陕西官话，但也有一些人说难懂的蕃语，有时候一次交谈，甚至包含三四种语言，而他们互相之间，竟然也都能听懂对方在说些什么。

他们的队列拖得很长，大半也是因为道路所限，迫不得已。走在这支骑兵最前头的，是五十骑左右的骑兵，他们超出大部队十多里，谨慎的搜索前进，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停下来，将自己隐藏在道旁的树木、岩石之后，抓紧手中的长弓。偶尔，在这条道路上，也会有一些砍柴的樵夫出现，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毫不留情的射杀。尽管这些倒霉的樵夫几乎不可能是敌方的细作，无论是东边的灵丘也好，西边的瓶形寨也好，他们的探马最多放到城外二十里——这是最完美的距离，既足够让他们的守军对敌袭做出反应，同时也能很好的保证细作的生命安全。但这些人显得十分小心，的确，行走在这条道路上，道路两旁的大山阴森森的耸立着，倘若敌军提前知道行踪，在路边的山上设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毕竟，哪怕是简单的搜索道路两旁的山头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前锋小股部队行进的速度，只怕比部队最后面的神卫营都要慢，这八十里的谷道，走上两天也不见得能走完。

而在这五十名骑兵身后十里左右的，是数百名骑着骡子或驴，手里拿着斧头、长锯等工具的男子，他们中间有些穿的背子上绣着一张正待发射的床子弩——这是宋军某几支神卫营选择的徽记。但更多的人更像是普通的百姓。在那些神卫营士兵的指挥下，这些人熟练的砍倒、搬开道路上的树木，甚至还来得及给一些坑洼泥泞的地方铺上木板。

在他们的身后几里，则是四五千骑的大队骑兵。以及队伍最后方

的，拖着火炮的牛车，与神卫十九营的宋军们。

“十哥，你说这个走法，天黑前能赶到灵丘么？”

一位三十来岁的神卫营武官抬头望了望天色，天空中细小的雪花乱舞着，看不出什么时辰来，他低声呸了一下，说道：“这条道，俺和吴将军帐下的徐参军一道，走了四五回，也拿着沙漏计算过时辰，路是难走一点，但并非走不了，天黑前，定能赶到灵丘。”说完又轻轻掸了下头盔上的雪花，朝问话的那个武官说道：“仲礼，你到后头盯紧点，才走了三四十里，已经扔掉两门火炮了，振威脸色已是很难看了，再出点差错……”他的这句话都没有说完，一个守阙忠士小跑着过来，说道：“陈将军，范将军请你过去说话。”

他点点头，催着那个叫“仲礼”的武官去了，刚转身上马，朝着神卫营车队的中央驰去。

这个男子叫做陈庆远，乃是宋军神卫第十九营的都行军参军，官至致果副尉，因为行第第十，所以军中常呼为“十哥”。他口中的“振威”，正是该营都指挥使，振威校尉范丘。宋军的编制、武阶，皆以神卫营最为混乱，大的神卫营规模庞大，主将往往以昭武校尉担任，与一个军相同；小的则主将不过一致果校尉。而这个十九营，规模虽然不大，但因为装备了十门克虏炮，主将便也官至从六品上的振威校尉，连个都参军也是致果副尉。

没跑多久，陈庆远便已见着范丘，他骑了一匹黑马，正微侧着身子，和身边的几个参军低声说着什么，见到陈庆远过来，范丘不待他行礼参见，便说道：“十将军，你不是与徐参军去勘了四五回路么？”

“是。小将……”

范丘却是没什么耐心听他解释，“一共便只十门炮，一门翻在路旁，一门陷在那破水沟里！他吴昭武是不心疼，一声令下，扔了继续赶路。俺老范有甚家当？这可是你十将军回来说了，这条道尚能通车乘的，火炮也走得动。这前半路是好走的，便已丢了两门炮，后半程你打算再丢几门？”

陈庆远被范丘数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也不知如何辩解。此番他们受令到河套蕃军的吴安国帐下听令，这吴安国乃是当朝名将，陈庆远也好、范丘也好，都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吴安国说要做什么，便是什么。就算是吴安国说要打灵丘，他们虽然心里觉得十分荒唐，却也无人敢有丝毫的异议。几个月来，陈庆远便随着吴安国的几个参军一道秘密勘察地形、道路。他给吴安国的建议，也是谨守本份的，既未夸大，也不曾故意叫苦——这条道路，虽然有一二十处地方比较棘手，但火炮勉强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吴安国肯让他们先在前头好好修整下道路的话。

但是，今天的这场雪，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而且，陈庆远也想不到，吴安国根本不准备让他们好好修整道路，他的命令十分粗鲁，却不容置疑——所有掉队的士兵也罢、车辆也罢，都弃之不理。道路也只是粗粗修葺一下，能让车马通过就行。全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行军的速度，遇到一些麻烦的地方，他甚至会亲自下马去砍树。

陈庆远清楚的明白“不惜一切代价”指的是什么，吴安国的一个参军路上不小心从马上跌下来，摔断了腿，吴安国冷酷无情的将他丢在了路上——这样的天气，如果他不能忍耐着回到瓶形寨的话，能不能活过这个晚上，是很难说的。晚上山间会很冷，还会有野兽出没。

但吴安国的心却似是铁做的。他既然连他的参军都能抛弃，几门火

炮又算得了什么？范丘急得跳脚，可他也只敢找陈庆远来发作。连留下一些士兵在后头处理那两门火炮他也不敢。吴安国的命令是一丝折扣都不能打的。

所有跟不上他行军节奏的东西，都将被抛弃。

这个就是命运。陈庆远毫不怀疑，如果神卫营成为累赘，那么吴安国也会马上抛弃掉整个神卫营。他参加了几次极度机密的军事会议，虽然没有明言，但他毕竟是讲武堂的高材生，也曾经参加过对西夏的战争，虽然那时候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低级武官。陈庆远能够感觉得到，吴安国肯定制定了好几种作战方案，而且其中不止一种，是不包括他们神卫十九营的。

可是，无论如何，陈庆远都想参加这次作战。他勘探道路时，最远到达过离灵丘城不过十里的山上，那城池便建在漉水的东北，扼着这条道路的终点，虽然不是什么雄伟的大城池，却也十分坚固，堪称易守难攻。辽军的防守也算得上谨慎，在漉水的两岸，灵丘城外，有许多的村庄农田，因此白天的时候，灵丘的城门是打开的，偶尔这座城市还会接待一些陌生的商人，但进出的人们都会受到严厉的盘查。哨探放到了村庄以外很远的地方，尽管那些哨探经常偷懒，陈庆远亲眼看到他们曾经钻进一个村庄中，一直到天色将晚，才心满意足的出来，回到城中。

这等程度的松懈是可以理解的，一座本来就不太可能被攻击的城池，再加上开战五个多月，这里就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战事。无论是谁把守这座城池，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将百姓关在城内五个多月，让哨探们象猎犬一样时刻警醒。

况且，即使辽军有这样的松懈，陈庆远也怀疑他们能否攻得下灵

丘。

从发现他们那一刻算起，辽人的援军最多两天就可以赶到，快的话也许只要一天多点，如果辽人的援军赶到的话，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只带了三天的粮草。很可能，如果一天之内攻不下，吴安国就会放弃，那么，到时候，他们能做的只能是逃命，他们的火炮，所有带到灵丘城下的，要么自己炸掉，要么就成为辽军的战利品。

这看起来是有些疯狂。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陈庆远也好，范丘也好，似乎都没有质疑。一方面固然是不敢，另一方面，他们心里面也没有认真想过要去质疑这件事。

这其中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主将是那个人。

陈庆远不想错过这次作战也是同一个原因。

他希望自己能在那个人麾下作战——那个在讲武学堂，被视为反面典型，被所有的教官口诛笔伐，异口同声的讥讽、甚至谩骂的家伙！

当陈庆远正在为他的火炮被范丘数落的时候，几十里外的灵丘县衙，正在大摆宴席。宴会的主人是大辽的灵丘县令檀迦，他的客人，则包括灵丘县丞、主簿、县尉在内，几乎灵丘县所有的头面人物。

大辽的这个边境小县，全县人口只有三千户。可是与西京道的许多汉人州县一样，在灵丘，也有七大势家豪族。这七家豪强，不仅控制着

灵丘全县半数以上的田地，更加重要的是，每个家族都人多势众，并有许多百姓唯其马首是瞻。因此，灵丘令檀迦从宴会开始，目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七大势家的族长们身上。

大约五天之前，檀迦收到耶律冲哥的信件，在信中，耶律冲哥再三嘱咐，要他切不可掉以轻心，务必慎始慎终，确保灵丘不失。对于耶律冲哥的杞人忧天，檀迦心里很不以为然。

大辽与南朝不同，即使是在太平中兴以来大兴科举，但科举出身的官员，依然属于少数。在州县守令这一级，科举出身之官员不足三成，其余的，无论是因为族群血缘、门阀势力，亦或是个人的能力声望，都可以归纳为“察举制”。耶律信在西京道经营日久，因此西京的地方守令，绝大部分都与耶律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在南朝，这种制度必然引发严重的地方割据，但大辽制度远优于南朝，朝廷内倚御帐、宫卫，以契丹、奚部为本，外有科举文官相维，以渤海、汉人为枝，这种国体政制上的根本区别，让割据之患，在大辽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风险。但在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要让受耶律信荐举担任灵丘令的檀迦多么尊重他的竞争对手耶律冲哥的命令，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

当年檀迦也曾经跟随耶律信南征北战，颇立功勋，且略有智术，否则耶律信也不会荐他去当县令。因此，对于战局，檀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愿意指责耶律冲哥胆小，但是他过于谨慎，并且对这场战争持消极态度，却也是有目共睹之事。在檀迦看来，耶律冲哥是完全有能力在河东掀起惊天风浪来的，可他却什么也不做。五六个月过去了，这场战争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他却来要他谨慎小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个姿态。战争结束后，耶律冲哥需要有所解释，于是他开始做准备了。

灵丘——休说灵丘城易守难攻，与瓶形寨之间的道路早已废弃难行，就算宋军来攻，万一他守不住此城，还可以退守东南二十里外的隘门天险，那里高峰隐天，深溪埒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宋军轻易是攻不破的，而蔚州、飞狐援军，却可以迅速赶到——可以说，灵丘是固若金汤。而南朝将领，也断不会如此愚蠢！在檀迦看来，灵丘其实已无战略价值，宋人要攻大同，自可出雁门或大石谷；就算真要取飞狐，也可以从定州倒马关北上——又何必舍近求远，去易取难，来攻打灵丘？就算夺了灵丘，想北进蔚州，还有隋长城与直谷关之险；经由飞狐古道去攻打飞狐——怎么看都是倒马关更好走些。

人人都知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灵丘县，都只是大辽朝一个最偏僻的边疆角落。它的户口，尚不及蔚州州治所在灵仙县的六分之一！这是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四年前，当灵丘令出缺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愿意来此，檀迦若非其时已经四十五六岁，四处征战有些力不从心，兼他家乡应州浑源县离灵丘不远，他也不会愿意来灵丘。

而另一个现实，也证明了檀迦是正确的。

战争开始后，飞狐每户抽一丁，征召了约五千汉军，并有千余骑契丹骑兵协防；蔚州虽平时只有少量兵力，但灵仙县却设有宫分军提辖司，一旦有警，不仅可征召数万汉军，还可以随时征召起数以千计的宫分军来。而相比之下，灵丘县却连一个契丹人都没有，全是汉军——准确的说，是所谓的“五京乡丁”。

这固然与大辽一向的战争理念有关——大辽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崇尚将大军集结起来，集中力量，伺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关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尤其是契丹本部兵力有限，条件亦不允许他们四处设防。因此各州县之防守，辽军往往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一方

面，卫王萧佑丹设计的制度中，是依靠着各地宫卫提辖司、石烈为骨干，联合本地部族或豪强来守卫乡土；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到处都驻扎重兵浪费兵力与国力，而是根据敌人的行动而迅速的调兵增援。

比如在和平的年份，尽管是边界，灵丘县也没有驻军，只有县尉下面有十几号公人，还是轮流听差。战事一起，檀迦就立即征召了三千汉军来守备本县。而倘若灵丘遭到宋军袭击，附近的辽军都会向此增援，他们的兵力，也会成倍的增加——从法令上来，大辽是全民皆兵的国家，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有参战的义务。

当然，那仅仅只是法令，执行起来会大打折扣，虽然檀迦理论上可以在灵丘征召上万的五京乡丁，可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

同样的道理，灵丘只有三千五京乡丁守备的事实，也说明了灵丘真正的战略地位。

“宋军……宋军若、若是敢来，俺、俺就管叫……叫他有来、无回、无回……”县尉史香有点喝高了，歪歪斜斜的起身，端起酒碗，猛灌了一大口，高声喊叫着，“俺跟你们说……说……”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内容，自从七年前史香在县南的太白山赤手空拳打死一头狼，这件事情，全灵丘的人都差不多听得耳朵生茧了。不过，史香虽然喜欢信口胡吹，他的自信檀迦却认为合情合理。倘若宋军真的是昏了头，那么檀迦必让他们对京州军的战斗力大吃一惊。也许在南下的辽军中，汉军几乎不参加战斗，而主要是做为工匠或者提供后勤补给。但那些主要是南京道的汉军，若要以为所有的汉军皆

是如此，那宋人就要为他们的无知付出代价。

不提自当今皇帝即位，执政的卫王对国内汉人的态度就由提防而改为拉拢，辽军南征北战，其中便多有汉人豪强率领族人、家丁追随。单论耶律信入主西京道后，殚精竭智的准备与南朝战争，西京道的汉军，便已不可轻视。耶律信在西京时，曾将如檀迦这样曾随军征战的汉人部将安插到各个州县，训练汉军，并且常常巡视各地检阅——他的法子，类似于南朝曾经实施过的沿边弓箭手。从百姓中挑选一部分人出来，平时与百姓无异，也要耕种打猎，只在农闲时进行操练——回报则是他们可以免除一部分赋税。西京一地，本就民风尚武，经过训练的汉军，也颇有勇悍之辈。

如今耶律冲哥麾下，便有许多这样的汉军。

便在灵丘，也有三百这样的汉军存在。托灵丘到底算是个边郡的福，这些人都留守本县，没有受征召前往耶律冲哥帐下。有这三百人做为中坚，依托灵丘之天险，纵然只有三千汉军，檀迦亦有足够的信心，对付任何来攻的宋军。

一面听着史香吹嘘自己的英雄事迹，檀迦一面将目光落到了一个身着白裘的老者身上，那老者正低头吃着酒，不经意抬头，撞见檀迦的目光，惊了一下，旋即谄媚的朝着檀迦笑了笑。

檀迦微微额首，笑道：“燕翁，前日令郎送来裘衣百领劳军，燕翁父子如此忧心王事，对朝廷忠心耿耿，堪为全县表率啊。”

他一开口说话，宴席上立即便静了下来，连喝多了的史香也识趣的捂上嘴巴，悄悄坐回座中。那个被他称为“燕翁”的白裘老者满脸堆笑，用一种讨好的声调说道：“令君谬赞了，这不过是小民的本份。”

檀迦点点头，正要再嘉奖两句，却听身边有人干笑几声，说道：“裘衣百领，对燕家来说，原本的确只是九牛一毛，不过我听说燕翁因为两朝开战，商路中断，损失不小，燕翁能不计一家之姓之得失，以王事为念，良为不易……”他移目望去，说话的人却是本县的县丞石邻，不由微微皱了皱眉。

这石邻就是灵丘本地人，石家是灵丘七大豪强之首， he家有七兄弟，五个在朝为官，便连檀迦这个县令也要忌惮几分。那个“燕翁”唤作燕希逸，名字取得十分文雅，但却是个十分油滑的商贾。燕家经营的主要是羊皮裘衣生意，他家从西京道各州县的部族中，收购羊皮，然后制成裘衣，转手卖到南京，由那儿的商贩卖给南朝的行商。这是极为暴利的生意，裘衣乃是南朝配备给边塞禁军的冬衣，一件羊皮制成的裘衣，南朝官方收购价有时达到二万六千文甚至更高，而在西京道，一头羊的价格不超过五百文，有时候几斤茶叶就可以换一头羊，而制作一件裘衣仅需要五块羊皮！因此，不过短短十几年间，燕家骤然暴富，由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小家族，成为仅次于石家的大豪强。而当时所有的商贾，一旦获利，必要回乡大肆购买田宅，燕家也不例外，也因此之故，石、燕两家的矛盾与日俱增，田地划界、争夺佃户，隔三岔五就要闹上一回，虽然檀迦每每有意偏向燕家，但有石邻做县丞，连蔚州刺史也与石家来往密切，结果自然仍多是燕家吃亏。

这时候石邻幸灾乐祸的说这番话，明着是褒扬，实则任人都听得出他包藏祸心。那燕希逸早已是满脸涨得通红，反唇相讥道：“赞公 可言重了，我燕家并非大富大贵，比不上尊府家大业大是实，可却也不曾与宋人往来贸易，灵丘人人皆知，燕家的裘衣卖的是南京千金坊，赞公不会不知道千金坊的大东家是何人吧？”

谁都知道南京千金坊是当今国舅萧岚家的生意，但石邻心机城府都

是极深的，燕希逸气急败坏的剖白，他却只是打个哈哈，皮笑肉不笑的说道：“燕翁误会了，石某可不曾说燕翁与宋人交通……”

檀迦听着他越说越离谱，离“交通”二字都说出来了，心中更是不悦，打断石邻，大声笑道：“说这些没用的做甚。皇帝陛下南征，不日就当凯旋，到时候，南朝还得重订盟誓，我们灵丘也一样，日子还是照样过。不过在此之前，须得防备万一。这既是为了效忠王事，亦是为了本地安宁。诸公大多生在太平，杨氏之乱，灵丘也侥幸逃过一劫，是以诸公不晓其中利害，但本县却是军旅出身——果真要是灵丘失守，那便是玉石俱焚。我等于宋人，乃是敌国，攻下敌国的城池，领兵的大将，都要犒赏将士，如此才能激励士气，烧杀抢掠，在所难免……”

说到此处，檀迦有意停顿了一下，环视诸人，满意的见到众人脸上都露出害怕担忧之色，方又说道：“因此，本县还是那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朝廷的规制，诸位都是知道的，数日前，本县收到西京都部署将令，要重修隘门关，这笔款项，便要靠着诸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说完，檀迦有意不去看目瞪口呆的众人，朝主簿打了眼色，主簿立即会意，站起身来，高声说道：“下官粗粗算过，修葺隘门关，若民夫自百姓中征发，其余开销，大约两万贯便足矣……”

檀迦嗯了一声，目光移向石邻，石邻却假装没看见，低着头不吭声。其实五个多月来，灵丘并无战事，县内根本没有人相信宋军会进攻此处。石邻也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所谓修葺隘门关云云，不过是檀迦借机敛财而已。檀迦虽是汉人，却自视是耶律信部将，平素便和石邻不甚对付，这次明摆着连着他石家一起敲诈。石邻心里知道厉害，如今是国家用兵之际，大辽制度，文武一体，县令即是守将，他自是不敢做

仗马之鸣，惹祸上身，可是要他带头掏钱，那他也是心有不甘的。

檀迦见石邻装聋作哑，心中更怒，只不便发作，只得权且隐忍，目光转向燕希逸。那燕希逸明知道石邻若不说话，檀迦必然要来逼自己，但被他目光盯到，仍是嘴边的肌肉一阵抽搐，他心里肉疼得要死，可要在灵丘与石家斗法，檀迦却是得罪不起的，当下强忍着心中的疼痛，在脸上挤出笑容，起身谄笑道：“为朝廷效力，小民不敢后人，这修葺隘门关，亦是为了全县军民之安全，那个……那个，小民愿捐……愿捐五千贯！”

他话音一落，席间亦不由发出阵阵惊叹之声。檀迦一直聚精会神的听着他说话，待他口中吐出“五千贯”之时，脸上亦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比他预想的数额实是多出不少。其实两万贯之数，在灵丘是有些骇人听闻，檀迦亦不过虚开一数目，能敲到一半，檀迦亦已心满意足，谁知燕希逸一开口便出五千贯，这如何能不让他喜出望外。

便连石邻也是被燕希逸给惊到了，他呆呆的看着燕希逸，嘴里喃喃说道：“五千贯……”

这时檀迦却不再客气，转过头望着石邻，冷笑着问道：“燕翁肯出五千贯，赞府呢？”

石邻脸上的肉抽了好几下，过了好一会儿，才咬着牙说道：“下官，下官虽不似燕翁财大气粗，亦愿出一千贯！”

有了这二人带头，这七大豪族或出八百，或出一千，再有一些次一等的富商、庄园主几百贯的捐纳，那主簿取了纸笔记录，不多时，便已募得缗钱一万五千余贯。檀迦这才高高兴兴的放了众人回去。

那石邻却并不忙走，等到众人都散了，见檀迦也起身要往后堂，忙快步上前，抱拳说道：“令君留步。”

檀迦停了下来，转身见是石邻，他此时虽然是心情大好，亦忍不住讥道：“赞府有何指教？”

“不敢。”石邻脸上一红，却仍是继续说道：“下官虽知此时非进谏之时，然事关紧要，仍不敢不言。”

“有何事，赞府尽管直说便是！”檀迦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

“如此下官便直言不讳了。燕希逸外忠内奸，还望令君多加提防。便在一个月前，有人发现在燕家庄有可疑人物出没……”

“一个月前？可疑人物？”檀迦愣了一下，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那时如何不来报知？”

“下官亦未曾拿着实据……”

“便是说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辞了？”檀迦心里暗暗松了口气，板着脸对石邻训道：“既未有真凭实据，当时不言，此时却来禀报，赞府莫不是妒忌燕家？”

“令君说笑了，下官虽不才，却不至于与商贾却较什么高低。”檀迦不肯见信，本也在石邻意料之内，但他说话如此不留脸面，却也让石邻十分不乐，县丞在一县之中，乃是佐贰之官，地位也是极高的，他平素便不甚惧怕檀迦，此时更是拂然不乐，道：“令君信与不信，下官亦无可如何。只是燕家产业，下官素来亦颇晓其底细，富则富矣，若是五千贯之钜，只怕是连压箱底的钱也拿了出来，此是大违人情之事……”

“若依赞府所言，燕家是要一毛不拔，方显忠信？”檀迦讥讽的反问道，“便果真如赞府所言，如今守城兵丁中，燕家族人、家丁、佃户，不下五百，本县又当如何处置？莫非是要问个纳钱过多，不合人情之罪，将之逮捕下狱？这五百余众，亦问个从逆之罪？”

石邻被他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喃喃说道：“这倒不必。下官只是请令君加意提防……”

“那本县知道了。”檀迦不耐烦的挥挥手，道：“赞府若无他事，便请回罢，宋人虽必不敢来，然防备不可松懈，西边靠近故道几处地方，全是赞府族内产业，还要督促得勤一些，令其时时备好狼烟，以防万一。”

“这是自然……”石邻方躬身答应，檀迦已是转身走了。

石邻在檀迦这边讨了个没趣，燕希逸那边，却也并不安逸。

他自出了县衙，就显得忧心忡忡，也不与旁人招呼，上了马车，便即回府。然而回到家里之后，同样也是坐立难安，家人稍有小过，便引来了一顿打骂，哪儿都安生不了，最后干脆将自己关在账房内，拿着算筹，在那儿摆来摆去。

燕希逸虽然没有提起，但燕家上下，很快便也知道了他在县衙认捐了五千贯的事情，这样一笔巨款，将一族的人都惊呆了，众人都知道了燕希逸究竟为何烦恼，更是没有人敢去讨没趣。因此，进了账房之后，燕希逸倒是清静下来了，只是耳根清静，心里却不清静，将算筹摆来摆去，也算不清这笔生意是亏是赚。

也不知道究竟坐了多久，才听到账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他抬头正要呵骂，却见是他的幼女佩娘端着一个盘茶水点心走了进来，燕希逸共有七子十女，佩娘是最小的一个，虽属庶出，却长得冰清玉洁，聪明解人，他四十五六岁时得此明珠，不免十分宠爱，这时候他心情已平复许多，又见是最宠爱的小女儿，呵骂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默默望着她在面前的桌子上摆好点心，斟满热茶，送到他手上。

燕希逸接来茶碗来，轻啜一口，却终又忍不住叹了口气，将茶碗放回桌上，愁眉不展。却听佩娘轻声笑道：“燕雀南飞，亦是天理，爹爹又何必忧虑过甚？”

猛听到此言，燕希逸浑身都哆嗦了一下，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佩娘，颤声问道：“你说什么燕雀南飞？”

佩娘抿嘴笑道：“难道爹爹不是忧心归明之事么？”

“归明？”燕希逸脸色顿时煞白，“甚么归明？休要胡说，我不过是在担忧今日县衙所议之事……”

“五千贯倒也的确是笔大数目……”佩娘笑着点头。

账房之内，突然沉寂了一小会，燕希逸到底还是忍耐不住，终于又问道：“你方才为何说甚归明？”

“爹爹若不愿说，佩娘不提便罢。”佩娘轻声说道，“不过，八月底的时候，我记得爹爹曾与大哥一道，出过一次城。回来的时候，却是从庄子里运了几车布帛杂物回来，车子是从后门进的屋，然赶车的几个人，佩娘此前却从未见过。”

燕希逸微微叹了口气，他以为瞒得天衣无缝的事，没想到还是有破

绽，他这女儿，自小只要见过的人，一面之后，便牢记不忘，他燕家的人，还的确没有他女儿不认得的。

“其中有个赶车的，气度举止，依佩娘看来，便是找遍灵丘，亦没有这般人物。”

“那是大宋吴安国将军的参军。”燕希逸这时也知道隐瞒无益了，“此事还有旁人知道么？”

“爹爹放心，佩娘知道轻重的。”

“我也是一念之差，贪心作祟，如今悔之莫及。”燕希逸长叹一声，“当日有人找到我，说有一笔大买卖，我一时不察，便堕其彀中。原来宋人早将灵丘虚实摸得一清二楚，便连我家与石家打过多少官司，都清清楚楚。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是要我作内应，宋人当日给了我三百两白银，一道空名敕，封我做朝散郎、灵丘县令，我当时便一口拒绝，我燕家世代代为大辽子民，这无父无君之事，又牵涉满门两百多口的性命，这岂是好顽的？谁知宋人奸诈狠毒，说要我不答应，便要将此事宣扬出去，我既与他们见过面，那便是有口难辩。我燕家与石家势同水火，姓石的一家更不会放过我们。到时候，也是白白枉送了两百余口的性命。我被逼无奈，才上了贼船，如今不仅愧对列祖列宗，更要连累了一家老小……”

“既然事已至此，爹爹更有何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休说我燕家本是汉人，爹爹率一族归明，祖宗必不责怪。便以时势而论，女儿也曾略识文字，读过些爹爹从南京带回来的宋朝报纸，大辽虽然中兴，以国势而论，却恐怕是大宋要更胜一筹。如今大辽兴师南犯，看起来咄咄逼人，最后却未必能讨得了好去。我燕家此时归明，未为失算。如今一

家祸富，便全在爹爹一念之间。若要归明，便狠下心来，献了这灵丘城，从此我燕家在灵丘便是说一不二；若其不然，此时向檀将军告密，亦为时未晚。设下埋伏，引宋人上当，亦是大功一件。不求封赏，将功折罪总是可以的。檀将军与石家素来不和，他立下这样的功劳，绝不至于忘恩负义，加害爹爹。”

燕希逸听这个年不过十六七岁的女儿与自己剖析利害，竟一句句都击中自己的心思，心中亦不由得百感交集。他此时心里犹疑的，也就是归辽归宋之事，对于燕希逸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之中，所做的最大一笔生意。他赌的，不仅仅是灵丘一城的胜负，还有宋辽两个国家的胜负，象灵丘这种弹丸之地，即使宋军一时赢了，若整个战局输了，那最终宋军还是只有拱手归还给大辽——到时候他就只有背井离乡一条路可走。人离乡贱，倘若离开灵丘，宋朝也不会如何优待他这种背叛者，这一点，燕希逸活了六十多年，心里面是十分清楚的。

“……爹爹乃是一族之长，不管爹爹如何选择，大家也不会抱怨。燕家的命运，本来就是依托爹爹的……”

幼女的话，让燕希逸心里感到一股暖意，可是，他心中依然犹豫得厉害。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不断的摇摆着。

此时，账房外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燕希逸站起身来，想要去点一盏油灯，但他刚刚起身，忽听到自西城方向，传来刺耳的号角声。

父女俩不约而同的转过头，惊愕的望着屋外。

一个家人跌跌撞撞的跑到账房外面，颤声禀道：“员外，宋人……宋人打来了！”

十月六日晚，整个灵丘城内，包括燕希逸在内，没有人料到宋军会在这一天兵临城下。幸好这一日石邻出城巡视，及时发现了宋军——其时宋军的先锋距灵丘城已只有十五里。这个夜晚，灵丘城内，人心惶惶，当燕希逸接到檀迦的命令赶往西城之时，街面上几乎已见不到人影，每一扇门都关得紧紧的，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未知的命运而担忧。

尽管事先信心满满，但当宋军真的兵临城下之时，檀迦才发现自己对于守城，并没有多少任何经验。三千守军，大约只到了两千六百余人，战斗尚未打响，还有近四百人已不知去向。檀迦也没有什么守城的器械，床弩、抛石机……什么都没有。他唯一准备充分的，是城头城脚的滚石擂木，还有几口大油锅——但他此时才猛然发觉，他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将城脚的滚石擂木搬到城墙上，还要人手搬来柴火，他的油锅才能烧得起来。

可城外的宋军，却比他想像的要多得多。

宋军甚至没有安营扎寨的意思，他们驱赶着城外的村民——没有人知道他们攻破了多少村庄——砍伐树木、拆掉房屋，在城外点燃了十几堆篝火，以及无数明晃晃的火炬，将城外的夜空，照得通红发亮。

还有一些宋军在紧张的忙碌着，有人在安装火炮——檀迦见过那玩意，大铁筒子，他无法相信宋军竟然将这种笨重的东西运到了灵丘城

下。还有人在高声吆喝着，砍树锯木，那多半是在制作攻城工具。更让檀迦嘴唇发干的是，夜空之下，被火光映照的那一面的吴字将旗！

吴安国！

在耶律信麾下之时，檀迦没少听到他的传闻，辽军与吴安国在河套的冲突，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家常便饭。

一瞬间，檀迦对灵丘城突然没了底气。

灵丘城北面靠山，滹水由西而南，绕城汨汨流向东南的定州，这条河流也成为灵丘天然的护城河，守护着灵丘城的西南两面，东面则被灵丘城扼断，不经过城内，就无法通往东边的灵丘古道与隘门关——这样的地形，对于防守一方非常有利。但是相应的，灵丘的农田与村庄，也主要集中在西南滹水两岸的肥沃盆地，在宋军突然来袭之后，檀迦几乎丧失了他所有的村庄，这却是檀迦事先所没有料到的——他根本没有时间将城外的百姓撤回城内。这也是大辽长期重攻轻守酿成的苦果，否则，他们理当在盆地以西再造一座关隘。虽然城外的村庄中几乎已经没什么粮食，但这个打击，再加上宋军的统兵将领是吴安国，还是令檀迦心里面有些慌乱。

但他强行抑制住了想要退往隘门天险的冲动，连夜退兵，必然会在灵丘城内引起极大的混乱，这些汉军肯定大部分会作鸟兽散。不管怎么说也要坚持一个晚上，就算宋军打算连夜攻城，只要他坚守不出，宋人就算赶造云梯也需要造一个晚上！

仿佛是例行公事一般，从宋军阵中跃出一骑来，朝城头大喊着劝降的话，但檀迦半句也听不进去，令弓箭手一顿乱射，当作自己的回答。宋军也没有多少劝降的诚意，很快就停止了这种无意义的事情。城内城

外，陷入一种奇怪的对峙中——双方在紧张的忙碌着，做着自己的准备。

但这种对峙的时间很短暂，很快，它就被一声炮响给打断了。

宋军试探性的朝着城中发了一炮。

这一炮打得有点低了，直接砸在城墙上，砸出一个碗大的坑来。这样的一声巨响，将灵丘城中从未见过火炮的军民都吓得不轻，一个士兵甚至直接双腿一软，摔在地上。但站在超过半里远的城墙上，檀迦都能听到宋人的怒骂——他们显然不甚满意这一次的发炮，他看见一群人拿着几块奇形怪状的木板比划着，还有人在地上飞快的划着，好象在算数，有人高声吆喝着，将火炮移到更高的小土丘上。

又过了好一会，好象终于调较好了，突然，宋军又打了一炮，轰的一声，城头几个士兵正探头探脑的把头伸出女墙去看，这一炮过来，檀迦只听到炮响，然后便是城头传来一阵惨叫，他转身去看，却见有五六个士兵正好被这一炮打中，倒在血泊当中，其中有一个士兵一半脑袋都打得不见了。宋军的这一炮，用的却是铅子弹。

“找几个人，抬下去！”檀迦板着脸检视过这几个士兵的尸体，史香已带了十来个人过来，手忙脚乱的将尸体抬下城去。跟着檀迦身边的石邻脸色惨白，颤声问道：“令君，这要如何是好？”

“都靠在女墙后，躲好了。怕个鸟！”檀迦几乎是怒声吼叫道，“我就不信，攻城的时候，他们也能放炮！”

仿佛是在回应着檀迦，城外，宋军的六门火炮依次响起，一门接一门，有些是铅子，有些是石弹，全都向着灵丘城头倾泄。在这一声声火

炮的巨响中，灵丘城仿佛都在颤抖。许多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躲在屋中低声哭泣。

宋军攻城的炮声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城外那六门火炮，未必真的能对灵丘城造成多大的破坏，真正让人绝望的是面对火炮的束手无策——宋军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们此起彼伏，一门一门的发炮，恐怖的巨响，持续不断的敲打着夜空中的灵丘城。对于城中绝大部分从来不知道火炮为何物的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噩梦之夜。

让檀迦更加恼怒的是，将近一个时辰过去了，他去传召的那些势家豪族的族长，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前来听命。他恼怒的四下寻找，他的主簿固然已不知去向，连县尉史香也不知所踪，与他一起在城头面对宋军的，也就只有县丞石邻而已。

看见檀迦的目光投向自己，石邻怔了一下，立即猜到一脸愠色的檀迦在想什么，轻声苦笑，“令君，那些鼠辈多半是不会来了。”

“他们敢！”檀迦的右手不觉按到了腰间佩刀的刀柄上，眼中露出凶光。

但石邻恍若不觉，只是摇摇头，“此时纵然杀了他们，亦只会激起内乱。”他的目光扫过四周，又说道：“这些守城之卒，到时候只怕会一哄而散。”

檀迦冷着脸，咬牙切齿的看了一眼四周，半晌，却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紧握刀柄的手也松了下来，“果然是国难知忠节！这笔账，日后再算。”

石邻却只是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心里很清楚，就算是大辽最后打赢

了这场战争，收复了飞狐，而这些人依旧留在飞狐，如果皇帝不想激起叛乱与怨恨的话，这件事情，最后也会不了了之。但此时，他也不想多说无益之事，只是说道：“令君放心，家弟已经召集族人前来协助守城，下官阖族上下，男丁也有五六百口，加上城上兵丁，守个半夜，人手亦足够了。只是……”

但他话说未完，便已听到城内四处锣响，他惊讶的转过头去，一时呆住了。

灵丘城内，到处都是火光。原本无人的街上，到处都是四散逃难的百姓，哭喊声与铜锣声响起一片！

“有奸人放火！”此时，石邻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慌乱，“令、令君，这，这要如何是好？”他惊慌的望向檀迦，却见檀迦嘴角都咬出血了，恶狠狠的说道：“撤！去隘门关！”

几乎就在同时，灵丘城外，也是角声齐鸣，上千名宋军丢下战马，簇拥着十来架简易的壕桥、云梯，朝着城墙攻了过来。

心里明明知道不妥，但此时无论是檀迦还是石邻，都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决心。两人勉强集齐了三百名精锐守兵，弃了西城，往东城逃去。

二人离开西城不过一刻钟，吱呀一声，西城的吊桥放了下来，城门也被人缓缓打开。

十月七日，清晨。

昨天飘了一天的小雪，在后半夜时变成了鹅毛大雪。不过半个晚

上，便将灵丘一带，裹上了一层银妆，在厚厚的大雪的覆盖下，人们甚至疑心昨天晚上的那场战斗到底是否发生过。不过，当这座山区小城的居民抬头仰望时，这一切都变得现实起来——城头已经都是宋军的赤旗。

一些豪族势家富户们，一大早起来就忙不迭的去县衙对新主人表现自己的忠心；据说还有一些去得更早，当宋军进城时，他们便已经准备好牛羊，在城门附近等候犒劳“王师”，但也有一些谨慎的人与普通的居民一样，躲在家里，忐忑不安的等待未知命运的降临——究竟是安民告示还是横征暴敛甚至是烧杀抢掠，谁也不能肯定。

但一些流言还是很快传开了。

燕家的燕希逸是献城的叛逆与昨晚纵火的元凶——尽管有老天相助，大雪扑灭了那场大火，但昨晚四处燃起的大火，至少造成两三百户的房子化为灰烬，一百多人被活活烧死——但他如今却已是灵丘县令。

原来的县令檀迦在逃往隘门关的路上被宋军追上，苦战之后不肯投降自刎殉国。仅有十余人把守，平时主要目的早已变成征收往来商旅关税的隘门关天险也告失守。县丞石邻被宋军活捉，与他一起被抓的还有石家上下数百口，昨晚的混乱之中他们想趁乱出城，却被县尉史香拦住，成为史香献给宋军的见面礼——与他一道降宋的还有那个与檀迦打得火热的马屁精主簿。但是，尽管满门被俘，石邻也不肯降宋，当天晚上便在狱中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一头撞死在墙壁上。为大辽守节的还有檀迦的夫人，在宋军进城后，她便抱着三岁的幼子投井自尽。

不过，尽管人们会惋惜、同情、钦佩檀迦夫妇与石邻，甚至在若干年后当地的居民还给他们三人立了一座庙来祭祀，但是，这些生活在边

郡的人们的选择，总是很现实的。尽管就算是太平中兴以后，辽国的赋税也毫无疑问一直比宋朝沉重很多；尽管宋朝的统治者与他们同族……但是，对于宋朝，他们也并无任何向往之心。而另一方面，就算成为大辽的子民已经有一两百年之久，他们也没有忠于辽朝的意思。在这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已经与他们千百年来的那些敌人差不多——他们服从于现有的秩序，也服从强者的征服。若认同“诸夏”首先是一种文化联合体而非血缘共同体的话，他们其实已经是异族。

无人能指责他们为生存所做的一切。

事实上，在灵丘，这一切也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很平静的完成了心理上的转变。当县衙的安民告示贴出来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人们议论的话题，转移到了另一件令他们大吃一惊的事上，昨晚攻下灵丘的宋军，竟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灵丘！城中只留下了少量人马与那些恐怖的火炮。有人赌咒发誓的说，他们是往东北的直谷关去了，他看到那条路上有大量的旗帜。不过，这个时候，最被广泛关心的事情，显然已经变成了宋朝是否还会收一次秋税。

灵丘古道，隘门关前。

吴安国驻马仰视着眼前的这座天下险关，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停留，驱马踏雪出关。待吴安国走远之后，一个武官也在关前停了下来，咂了咂舌头，叹道：“侥幸！若是没能追上那檀迦……”

但他的话没说完，便被身边一个武官不以为然的打断，“十将军，你当我们昭武没有破敌之策么？区区一座隘门山！”

那个“十将军”便是陈庆远，因为这场雪比想像的更大，神卫营与火炮被留在灵丘，但是他因为同时也是第十九营最出色的博物学者，再次被委派随吴安国一道出征，任务是勘探地形、测绘地图。旁边和他说话的，是吴安国的一个行军参军，唤做徐罗，字子布。两人早已相熟，因此说话时十分随便。

尽管对吴安国十分崇拜，但是又看了一眼前的隘门关，陈庆远对徐罗的自信，还是将信将疑。这座隘门关，其实是一座两山之间的峡谷，滹水便经由此谷，往东南流向宋朝境内，变成唐河。这条峡谷，长约十三四步，宽不过六七尺，当真是两骑并行，都嫌拥挤。隘门关正扼此天险，虽然形制简陋，也不便屯兵久守，但果真有数百控弦之士御守于此，却也是十分棘手的。

但陈庆远也不便当面怀疑徐罗的话，只好笑着摇摇头，不置可否。那徐罗却似乎谈兴颇浓，又笑着说道：“十将军可见着那燕希逸见到我们昭武时的脸色？”他说到这儿，脸色古怪，仿佛是忍俊不禁，按捺一阵，终究还是捧腹哈哈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道：“这老丈再如何也想不到，咱们昭武竟然亲自去他家中和他面谈过！”

陈庆远一直莫名其妙的望着徐罗，这时却也不禁勃然变色，惊道：“子布兄是说吴昭武去过灵丘？”

“那是自然。”徐罗笑道，“昭武常说，用兵之道，以间为先。他要攻打灵丘，若连灵丘都没见过，那谈何攻必克战必胜？”

“这似乎太……”

“太轻身犯险了？”徐罗看了陈庆远一眼，不以为意的说道：“此乃家常便饭，数年之前，我还随昭武深入草原数千里，拜会过北阻卜克

列部的可汗哩。”

“北阻卜？”陈庆远完全被震住了，“子布兄是说那个阻卜诸部中最强大的部族？你们去那儿做甚？克列部不是一直对契丹忠心耿耿么？”

“十将军果然所知甚广。”徐罗笑道，“不过忠心耿耿却是未必，契丹每往西北用兵，阻卜诸部必有牵制，阻卜虽是契丹部属，可双方偶尔也会争夺马场，当年耶律冲哥西征，阻卜诸部便颇有牵制之心，只是耶律冲哥此人极为英武，沿途有几个部族不听号令，当即剿灭，令诸部皆十分敬畏。但这些年来，克列部依附契丹，势力越发强大，隐然已是阻卜诸部之首领，契丹以前是想以夷制夷，扶植克列部统治其余诸部，但克列部如此强盛，亦非契丹之意。他们的可汗亦是一时枭雄，岂不知自己的危险？只是这二十年间，契丹兵锋所向披靡，两耶律之名威震塞北，休说区区一个克列部，便是再加五六个这样的部族联合起来，亦不能与契丹相抗。所谓忠心耿耿云云，不过是时格势禁，便是再厉害的英雄，也不得不低头。我们昭武遣人打听过的，此番契丹征召，克列部的那可汗便没有亲来，只是遣一头领率三千兵马助阵。他多半便是担心若亲自前来，那便是不死在大宋，也难以生还北阻卜。”

陈庆远细揣他言下之意，不由眼皮一跳，轻声问道：“子布兄是说他有叛辽之意么？若能煽动其反辽……”

徐罗却摇了摇头，“此事朝廷诸公岂能不知？我们也曾议过。所谓靠天天塌，靠海海枯。契丹积威已久，岂是我们说煽动便能煽动？若是个蠢货倒也罢了，那可汗却也是塞北之雄……”

“若是蠢货，那便煽动了，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来。”陈庆远不由

苦笑。

“正是如此。”徐罗点头笑道：“契丹若还强大，那再如何苏张再世，他们都会做契丹的忠仆；若是契丹式微，便不去煽动，他们也会造反。不过再如何是忠仆，我们去北阻卜，也是安然无恙。虽说如今朝廷一改旧制，设立职方馆，刺探四方虚实，但职方馆能做的有限，况且那些细作再厉害，又如何能比得上我们昭武亲自去一趟？”

“但我听说辽人是严禁阻卜诸部接纳本朝人物的？”

“契丹确是十分忌讳本朝、高丽人物与阻卜诸部直接接触，便是誓约未改之时，有商旅前往阻卜，稍不小心，便会被加以贩卖禁物之罪名处死，更有莫名其妙失踪者。此后契丹更有禁令，阻卜诸部敢私自接纳本朝人物者死，前往塞北草原、生女真诸部的商贩，都要至五京办理凭证，否则便是死罪。可若办凭证的话，只要发现有本朝商贩，那最后总有别的罪名按上，也难逃一死。辽人的法典常常自相矛盾，复杂异常，治理其本国时这自然是个缺点，可要以欲加之罪来置人死地，却倒是十分容易。”徐罗笑道：“不过我们却是扮成党项人，这些年契丹和西夏好得蜜里调油。契丹垄断了对本朝的马市，可阻卜也需要马市，以往他们只能与契丹交易，那种生意，自免不了怨声载道，其后辽人便稍稍开禁，许其和西夏市马。我们军中，自昭武以下，会说党项话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这徐罗显然是对那次北阻卜之行十分得意，滔滔不绝的与陈庆远说着那次阻卜之行的趣事，但是陈庆远却是不时摸着鼻子，始终觉得匪夷所思。自河套往返北阻卜至少也要几个月，想想吴安国将多少大事丢到一边，悄没声息的跑到北阻卜去了，这实是有些骇人听闻。他却不知道，徐罗没有提的是当年吴安国这件事闹出多大风波，若非石越有惜材

之意，兼之田烈武托人说情，他最起码也要丢官罢职。

不过，出了隘门关之后不久，徐罗便也没有机会与陈庆远聊天了，诸军稍作休整，徐罗便接到一道让陈庆远下巴都要掉到地下的命令。

吴安国下令徐罗前往第二营——也即是河套蕃军的前锋营——随该营一道，疾驰飞狐！

十月七日，末未时分。

隘门以东约七十里，飞狐城。

飞雪越来越大，上午的时候，雪似乎是要停了，可过了午时，天突然阴沉沉的暗了下来，然后又开始下雪来，这雪飘了一个时辰后，开始变大，密密麻麻的，还伴着北风，打得人连几步之外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韩季宣冒着大雪，登上飞狐外城的南城，巡视着飞狐城防。他今年三十多岁，出身大辽最声名显赫的家族——宋辽两国，各有一个韩家，都是世代显贵，非他姓可比。但相比而言，大辽的韩家，比起宋朝的相州韩家，不仅历史更加悠久，地位也更加高贵。从仕大辽太祖皇帝的韩知古算起，直到当今辽主在位，韩家都是尊贵的名门望族，他们曾经卷入谋反与叛乱，参加宫廷政变并不小心站错队，甚至丧师辱国……但不管做了多少错事，韩家都会被原谅。在韩家最鼎盛的时候，他们几乎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不过，早在耶律洪基在位之时，韩家就已经开始衰落，尽管先帝耶律洪基看起来是昏君，可是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大辽的科举取士有了第一次突破。而相对的，韩家这样的传统宫廷贵族受

到冷落。到当今皇帝登基以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首先，韩家几乎没有卷入耶律乙辛之乱等一系列事件中，这不完全是好事，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远离政治的中心，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也丧失了获得新皇帝信任的机会，比这更糟糕的是，拥有极大权力的皇后对他们也没什么兴趣；然后，尽管关于新皇帝与他的父亲之间有许多传闻，但是这位皇帝比他的父亲更加热衷于改革用人制度。这意味着科举进士与军功将领们一起取代了宫廷侍从，前者拥有更大的权力，甚至皇帝与萧佑丹还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一些古老的传统，比如北南枢密院与北南大王府，原本应由固定氏族的人出任最高长官，但他们毫不在意的践踏这一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权力基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几年前，一道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敕令几乎就成为法令——几十年来，契丹内部不断有人呼吁在耶律与萧姓之外，让每一个契丹人都拥有自己的姓，并且每个小氏族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姓氏！但每次这种建议都被拒绝。而这种呼声，在卫王萧佑丹执政的时代，更是越来越高。如果卫王不是死于那场阴谋，韩季宣毫不怀疑这道法令最终会颁布。

大辽在蜕变。

而且，这并不是从当今皇帝即位后开始的，因为早在很久以前，大辽皇帝就已经选择了汉人的服装做为隆重场合的唯一正式的服饰。而最后一件象征性事件，必然是每个契丹人都拥有汉姓。

但韩家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依然担任着各种高官，出入皇帝与皇后的宴会，与最高贵的家族通婚，可事实上，他们远离决策圈，这二十年来，皇帝做的任何决策，都不曾咨询过韩家半句。

只有韩季宣等少数人对此感到耻辱。但他却只是一个旁支的庶子，微不足道，三十多年来，没见过任何后妃与公主。但他也耻于依靠自己

的姓氏谋取一官半职，他选择了成为了军功贵族这条道路。韩季宣不到二十岁便参加了大辽的军队，参加了许多次战争，镇压过阻卜的叛乱，还曾经在东京道击败过发生摩擦的高丽人。他靠着敌人的首级获得了今日的地位。

但这一次的战争，他站在了耶律信的对立面。尽管韩季宣一向被视为是耶律信麾下的亲信将领，但他坚信这场战争极为不智。耶律信开疆拓土的野心在他看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大辽首要的事情是巩固南边与东边的边防，而不是惹事生非。然后他们应该花费几十年时间，彻底消化北部的生女直与西部的阻卜人。无论如何，这些部族拥有的自治权都太大了。甚至，他们还有一个庞大的东京道都还没有消化完毕。尽管那里已经郡县化，渤海贵族们也被迁到了中京，可是渤海国的痕迹还是太重了。萧佑丹不止一次试图继承历代有识之士的遗志，想要在东京道修筑系统的防洪工程，但每次都面临着强大的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一直是非常讽刺的“劳民伤财”。

宋人与西夏人爱做什么便做什么好了，大辽的情况与他们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拖古烈们也有极大的分歧，而是完全站在耶律冲哥一边。战争的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与谁的战争！

到目前为止，契丹融合得最好的就是奚人，如今这个部族几乎已被人遗忘。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因为契丹与奚人的族源相近，但在韩季宣看来，以前松散的统治方式已经过时，这个才应该是大辽的目标。将不肯融合进这个国家的部族一个一个的全部清洗掉，卖给南海那些南朝诸侯们去做奴隶。所以，如今本来应该是天予其便，这几乎是上天给大辽的一次机会——竟然有那么多人肯为奴隶出大价钱！他们能够给辽国想要的一切东西，金、银、丝绸、铜钱，还有无数的奇珍异宝。甚至连粮食与铁器他们也拿得出来！

南朝的野心固然路人皆知，可是对抗的办法未必就一定要先发制人，偶尔也应该学学后发制人。任何一个国家若想要长久的存续下去，能屈能伸都是必修之课。

但是，不管韩季宣有多少想法，连耶律冲哥在大辽中枢都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一个小小的飞狐县令更是人微言轻。

失去耶律信的欢心后，韩季宣被打发到飞狐县来，统领这座城池中的六千余兵马。

与大部分同僚不同，韩季宣坚信飞狐迟早会成为战场。他对如今的南朝有所了解，所以，他相信，一旦河北战场失利或者无功而返，宋军很有可能发动报复性的反攻，甚至他们很可能会妄想借此机会一举“收复”幽蓟。而他对耶律信的南征一点也不看好，因此可以说，开战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待着从河北传来大军无功而返的消息。

时间拖得越久，韩季宣就越发的警惕。

而飞狐的敌人，当然是东南的五阮关与西南的倒马关。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在通往五阮关与倒马关的两条道路上，各部署了一个小寨，一旦有警，小寨便可以燃起狼烟，让他早做准备。

不过，此时此刻，韩季宣倒并不真的认为会有任何危险。只是长期的戎马生涯，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外面是冰天雪地，那么他也不应该呆在暖和的地方。他登上城墙巡视的话，守城的士兵们便也不会有怨言。

外城的东、南两面城墙各有几十名士兵，西、北两城则更少，当韩季宣出现时，一些人在抖掉他们的斗笠和蓑衣上的积雪，一些人躲在女

墙后面低声交谈着，因为大雪阻隔了视线，每次都要韩季宣走到他们跟前，他们才会大吃一惊，然后不知所措的站起来。不过韩季宣并没有责骂任何人，这样的鬼天气，没必要也不可能有过多的要求。他只是威严的朝他们点点头，然后便离去，留下目瞪口呆的士兵们。

巡视完外城之后，韩季宣便回到内城的官衙中休息，他心里还在关心河北的战局，如果河北也下起这样的大雪，对于大辽来说，或许倒是一件好事。回到官衙不久，一个裨将前来求见，看守灵丘古道上的一名烽燧的几名士兵应该换班回来了，但却一直没有踪迹，他担心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打算雪停之后，便带人去找一下。因为韩季宣已经下令关闭城门，特来请令。韩季宣知道附近多有狼群，倒也未以为意，略一思忖，便扔给他一支令箭，然后移到火炉旁边，捧起一卷《资治通鉴》津津有味的读起来——南朝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这套书，许多年前在南朝曾经完成雕版，印了千余套，分藏于南朝各州的藏书楼、图书馆，坊间难得一见，至于外国则只有大辽与高丽各获一套赠本，都被藏于两国宫廷的藏书楼上，极少人有机会见到。但南朝民间有不少读书人专门去藏书楼抄录，因此也有些残卷流传到了大辽，韩季宣偶获两卷，便视若至宝，无论去哪儿，都随身携带。

同一时间，飞狐西城城下。

五十名身着白裘的宋军，手里拿着凿子，在城墙上凿出一个个的小坑来，攀墙而上。离外城不过数十步的地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群白鹅来，正到处飞跑着乱叫，将凿城的声音完全掩盖住了。城上一个守城的士兵伸出头来看了一眼，嘟嘟囔囔的骂了一句，便又缩回头去，继续和同伴说着闲话。

其时不论辽宋，天下间的城池，大多都还是土城。这种土城虽然也十分坚固，但是凿个落脚的小坑，却是十分容易的事，用不了一时三刻，那五十名白裘宋军便已越城而上，待到守城的辽军发现不对，早有十来人已经丧命。

但到这个时候，余下的二十多名守城辽军也还糊里糊涂，有几个人敲响手中的铜锣，放声大喊，余下的人却是手执兵刃，惊疑的不定望着这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过了一小会儿，才有人大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吃了豹子胆了么？”但没有人回答他们，那些白裘宋军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便手执短刃，恶狠狠的扑了过去。

城外数里，主动申请加入前锋营的陈庆远，正怀疑的望着前方的飞狐城，他还在对方才前锋营营将所说的战术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很快，随着前方轰的一声巨响，他的怀疑也烟消云散，几乎在同时，尖锐的角声，也从飞狐城头响起。这是早已约定的号令，陈庆远不再迟疑，跃身上马，抽出马刀，跟在营将的身后，大喊着冲向飞狐。

当韩季宣披挂整齐，登上内城城墙之时，他愕然发现，他已经被包围了。随他一道被困在内城的，还有七八百骑契丹骑兵与近三千名汉军。外城已经陷落，宋军源源不断的冲入城中，攻击完全没有防备的守兵，因为大雪的缘故，他的弓箭手甚至都没有随身携带弓箭——因为那样会损害弓的寿命。他的士兵分散在几座军营中，仓促组织起来抵抗这些从天而降的宋军，既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心中的惊慌侵蚀着他们战斗的意志，理所当然的，大部分人选择了向内城逃跑。他最精锐的契丹骑兵就驻守内城，但为了掩护这些溃兵，他损失了几乎三百名骑兵。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却甚至不敢肯定这些退守内城的辽兵中，有没有混入对方的奸细。此时他唯一的办法，只有让最信任的将领去看守内城的城门。

好在内城虽小，却十分坚固，储藏了不少的粮食与兵甲。他还可以在此坚守，甚而夺回外城。但宋军此时却变得十分谨慎，他们包围了内城，却并不急于进攻。韩季宣马上意识到他们是在等待援军，这只是一支先头部队，他迅速集合了麾下所有的骑兵，又挑选了五百名精锐的步兵弓箭手，打开内城城门，向宋军发动反击。

宋军果然没有想到几乎穷途末路的辽军竟然敢主动反攻，双方甫一交锋，正面的宋军兵力不足，几乎吃了个大亏，但是让韩季宣惊讶的是，这些宋军的战术竟和契丹人一样，接战不利，马上吹起了号角，原

本分散的宋军立即向此汇合，猛烈的攻击辽军的侧翼，韩季宣生怕他的马军有失，连忙下令出城的辽军退回内城。

这一番试探之后，韩季宣已经可以确定，此时是他突围的最好时机，城内的宋军绝对无法阻挡。但在犹豫一小会之后，韩季宣还是决定放弃突围，宋军的兵力不可能太多，否则他们应该早有察觉，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坚守飞狐，直到援军前来。

守住飞狐，辽军就掌握着蔚州地区的主动权。

但是突围的机会也是稍纵即逝，仅仅大约申正时分，韩季宣刚刚粗略的安排好内城的防务，宋军的主力便已开拔进城。

此时风雪渐息，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少有数千名宋军，全是头顶斗笠，穿着黑白两色裘衣，骑着各色的战马，在内护城河外约一百步的地方列阵。

韩季宣默默观察着他的敌人，赤色的战旗上看不清番号，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南朝禁军，他知道那些南朝禁军的旗帜上会很愚蠢的绣上各种标志，这一二十年来，他们甚至将此当成一种荣誉，但在韩季宣看来，那只是告诉敌人虚实而已。如果不是禁军的话，这数以千计训练有素的马军，显然只能是某支蕃军。

他招来一个小校，轻声说了两句，那小校快步走到女墙边上，高声喊道：“尔等是河东折家蕃骑还是吴将军的河套蕃骑？”

一名宋将跃马出阵，高声回道：“我军乃是大宋河套蕃军！韩将军可在城中？我家吴将军请韩将军说话。”

尽管早已猜到，但听到这些宋军是吴安国的骑兵，韩季宣还是心头

微震，他走到城墙边上，看了那宋将一眼，朗声说道：“某便是韩季宣，吴将军有何话要说？”

只见一名身着白裘，骑着黑马的宋将驱马缓缓出阵数步，抬头望了城头的韩季宣一眼，沉声说道：“在下吴安国，久仰将军之名，闻将军镇守飞狐，特来会猎。今胜败已定，将军何不早降？”

韩季宣高声笑道：“吴将军此言差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内城犹在某手，说什么胜负已定？将军若能取此城，尽管来取。若是不能，不如早退，否则，恐怕将军一世威名，要葬送在这飞狐城下。”

城下沉默了一小会。

韩季宣看见吴安国缓缓抬头，似乎是讽刺的朝他笑了一下，“韩将军以为吴某不能克此弹丸小城么？”他方一怔，便听吴安国又说道：“在下只是听说韩将军当日以少胜多，大破粘八葛部，亦是我汉人中的英杰，故有此语。某亦不瞒将军，韩将军若是在指望着蔚州的援军，那恐怕三五日之间，是等不到了。”

韩季宣听到这话，心头一惊，却勉强笑道：“吴将军怕是把话说得太满了。”

吴安国不置可否的说道：“韩将军若是不信，便指望着蔚州的援军到了直谷关后，能早点转道飞狐口罢！总之，将军若肯降，在下敢保将军富贵；将军若不肯降，安国亦当全将军之志！”

韩季宣虽然心中惊惧，但听着吴安国这“劝降”之语，亦不由哈哈大笑，高声回道：“多谢将军美意，然你我各为其主，自当各守本份。”

吴安国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却没有再多说什么，默默的退回阵中。

韩季宣也退后数步，朝左右低声吩咐道：“传令各军，打起精神来，宋军马上便要攻城。”

他话音刚落，便听到呜呜的角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但出乎他的意料，宋军并没有攻城，除了吴安国身边的那支宋军，其余的宋军反而往四方散去，没多久，便听到城内到处都是哭喊声与哀嚎声。

风雪几乎停了下来，天色也渐渐变黑。

韩季宣心里面突然想起什么，脸色沉了下来，快步走到城边，厉声喊道：“吴将军，你不会是想驱使这城中百姓攻城吧？”

“韩将军尽管放心！”吴安国不紧不慢的说道，“安国虽然不才，倒不至于做那种下作之事。”

韩季宣吁了一口气，但他的心还没有落下，又被吴安国狠狠的抓了起来，“在下只不过是想要将城中百姓赶出城去，免得待会大火之时，受无妄之灾。”

“大火，你说什么大火？”

“还能有什么大火？”吴安国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在下兵力有限，将军既然不肯投降，我也不能在此城下白白牺牲部下性命。两全之策，当然是将这飞狐城付之一炬了。”

“你，你说什么？”韩季宣脸都白了，“你要烧城？”

吴安国没有回答他，但是，韩季宣马上亲眼看到了答案，宋军果然在到处扔掷易燃之物，显然，只要风雪稍停，吴安国便要放火烧城。

远处，飞狐外城的北门边上，陈庆远正指挥着一群士兵安放木柴，洒上各种油料、硝石，一面高声说道：“你过来，把这堆木头摆到那边去。”

陈庆远从来没有想到，他的一项“屠龙之术”，竟然有朝一日真的能派上用场。当年在朱仙镇之时，他曾经热衷于钻研如何最有效率的烧毁城门，因而孜孜不倦的寻找城门结构中的脆弱环节。他自己也知道，真到实战之时，他的研究根本不可能用得上，然而，鬼才知道为何吴安国会下达火烧飞狐城这样的命令。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只有陈庆远一下子变得兴高采烈。不容分说的便抢下了烧城门的任务。

内城。

自韩季宣以下，辽军上下，一时面面相觑。每个人都清楚的听到了吴安国所说的话，而且就算是不了解吴安国的人，也知道宋军并非是在虚言威胁，他们是真的打算烧掉这座城池。

每个人都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整个飞狐外城都陷入火海的话，内城只怕也很难保住，那条小小的内护城河，根本不可以挡住这么大的火势。而且，可以预料，宋军大约不会吝于往内城附近多扔一些木柴。

“韩将军，这……”此时，韩季宣身边的那些将领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慌乱。

“不用慌！”韩季宣恶狠狠喝斥住部下，“飞狐城虽然不大，可也不算小，在我数千之众的眼皮底下将这座城烧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抬头看了看天，又说道：“何况现在城中到处都是雪，若再下点雪，他吴安国也是白忙一场。”

只是这话却显得有些无力。这样大规模的刻意纵火，城中的积雪又能有多少作用？而老天似乎也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此时除了呼呼的北风，天空明净，一点雪花的影子都没有。也许会下雪，也许不会，但此时才刚入冬不久，总不会一直下雪，吴安国真要打定主意烧城，焉有烧不成的道理？为了入冬做准备，城内每个人家都备满了干柴……

但韩季宣接下来的话，总算勉强稳住了军心，“此时宋军有备，我等绝不可自乱阵脚。就算真要突围，亦要等到火起之后，趁乱突围。”

果然，正如韩季宣所言，要烧掉飞狐城，真的并非容易之事。

飞狐城内第一道火光出现的时候，已经快到酉末时分，天色已经全黑。大火自东城烧起，而吴安国一直率领他的部下驻兵内城之下，监视着内城辽军的一举一动。内城有南北两座城门，吴安国扼着北门，另有

一名将领率领五六百骑扼着南门，让韩季宣也不敢轻举妄动。

紧接着点燃的是南城和东城，烧了不到半个时辰，三个城区的大火，已经成为一条条火龙，映照得夜空都泛出妖艳的红色。

内城的辽军更加慌乱，韩季宣不得不亲手斩了两个大呼小叫的士兵，才镇压下来。

老天爷这时候没有半点下雪之意，而在北城也接着点燃之后，吴安国也没有离开的意思，韩季宣也不知道此时时间是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他只是站在城墙上，静静的与吴安国对峙着。

火花映照之下，吴安国简直就像个恶魔！

终于，当北城也烧出几条火龙，火势借着北风朝着内城方向飞快的席卷而来之时，韩季宣看到从北方有一骑飞驰而来，到吴安国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宋军再次吹响号角，内城南边的宋军开始往北边撤兵。

直到那几百骑宋军尽数撤走，吴安国才终于从容拨转了马头。

韩季宣不由得抿紧了双唇。

又强行忍耐了两刻钟之久，直到完全看不到宋军的踪迹，他才终于下达了命令，首先下令步军往北城突围。韩季宣的军令刚一下达，内城的汉军便争先恐后的朝北门跑去，谁也不愿意这时候葬身火海，也无人考虑出城之后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望着那几千汉军乱哄哄的朝北门跑去之后，韩季宣又沉吟了好一会，才终于下定决心，率领着残余的契汉近千骑骑兵，往南门驰去。

虽然站在内城之时，已经感觉到点燃一座城池的火海的可怖，但是当亲自趟入其中时，韩季宣才知道他此前看到的景象，根本不及现实之万一，说是人间地狱亦不为过。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战马，面对这熊熊大火，也变得难以驾驭，只要骑手马术稍差，战马就会发狂般的将他们掀下马来，或者载着他们横冲直撞。火势是如此之大，仿佛每个地方都在燃烧，因为有积雪，大火中还伴随着浓烟，要找到一条通往南门的道路一下子变得如此艰难。

这是韩季宣生命中最漫长最难熬的时刻。

当他九死一生终于发现那已经轰然烧塌的南门之时，跟在他身边的骑兵已经只有三百余骑。

但韩季宣甚至没有来得及吁一口气。

刚刚定下神来，抬头张望，便看见南门之外约一里处，身着黑白两色裘衣的骑兵，整整齐齐的排下了一个长蛇阵，他稍一估量，便知道至少有一千骑宋军！

那边的宋将显然也发现了韩季宣，一人驱马上前，高声喊道：“来的可是韩将军么？末将乃是吴镇卿将军麾下左营营将杨谷父，在此恭候将军多时了！”

次日，蒲阴陞。

雪后的太行山区，仿佛披上了一件白色的绒衣，闪亮、松软，空气寒冷却清新，韩季宣深吸了一口气，望望身前身后蜿蜒无尽的骑兵，又看了一眼与他并辔而行的吴安国，忽然生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来。

“吴将军真的要去攻打易州？”对于身边的吴安国，韩季宣变得有些敬畏，两日之内，疾行一二百里，连克两关，居然毫无休整之意，又踏雪直奔易州。此时他身边许多的骑兵都直接坐在马上睡觉，但不仅吴安国不以为意，那些宋军也仿佛是习以为常，毫无怨言，这不能不令韩季宣感到骇然。

吴安国点点头，笑道：“韩将军说笑了，这条道路，不去易州，还能去哪里？”

“这是既定之策么？如此说来，吴将军是料定我飞狐不堪一击了。”想到被人如此轻视，韩季宣心头亦不觉一阵沮丧。

“韩将军言重了。吴某怎敢如此妄自尊大？”吴安国说话的声音很冷漠，但却让韩季宣多少感到一丝安慰，“若非天与其便，下了那场大雪，飞狐不会如此容易得手。不过，不管怎么说，飞狐城韩将军都是守不住的。”

韩季宣讪讪一笑，说到底，他还是被人家当成了板上的肉。

但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又问道：“若非既定之策，将军攻下飞狐之后，理当北取蔚州，为何却弃蔚州不顾，反去攻打易州？飞狐这么大动静，如今易州必然有备了……”

“我正是要他有备。”吴安国冷笑道：“不瞒韩将军，原本我亦有打算取蔚州，然灵丘、飞狐如此顺利，这蔚州便让给折总管了。”

这时韩季宣才真的大吃一惊，“原来折遵道在将军之后？”

“那倒不是。他率军去攻应州了……”

“那将军何出此言？”

吴安国嘿嘿一笑，“应州那一带，我不知去了多少回，要有机可趁，我早就下手了。耶律冲哥真不愧是当世奇才，折总管此去，若是老老实实佯攻便罢，若有其他想法，少不了要吃点苦头。不过以他的能耐，大约也不会伤筋动骨，我攻下灵丘之后，便已遣人去给他送信。想来应州吃的亏，他定然盼着在蔚州找回来。”

韩季宣直他如此嘲讽上官，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讷讷说道：“飞狐口恐非那么容易攻下，况且折遵道一有动静，留守必会察觉。”

“攻不攻得下蔚州，那便是折总管要操心的事了。”吴安国事不关己的说道，“只须章质夫与种朴在河东，耶律冲哥便是察觉，最多也就是攻下几个小寨，劫掠一些村镇，河东尽可高枕无忧。章质夫虽然称不上名将，守个代州、太原，还是绰绰有余的。如今飞狐道已通，就算河东道路被切断，折总管的大军也好，我这几千人马也好，补给尽可自定州运来。定州向来是本朝重镇，军储极厚，段子介尚不至于如此小器，大不了还可以问真定府慕容谦要……”

一时之间，韩季宣也只能苦笑。吴安国说的当然有道理，不过他语气之中，俨然他才是宋军的大总管，除了对折克行还勉强称一声“折总管”外，对其余诸人，皆毫无敬意。以前他颇闻吴安国之名，只觉得南朝不会用人，将如此名将打发在河套那种地方，此时方知，吴安国能一直在河套做他的知军，已经算是天理不公了。

“蔚州、易州……”韩季宣喃喃自语着，在心里反复掂量着，一时无言。过了好一会，他心中突然一个激灵，猛的转头，望着吴安国，颤声道：“吴将军，你莫非在打居庸关的主意？！”

吴安国这时才惊讶的转过头来，看了看韩季宣，淡淡笑道：“韩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章、种在雁门，若折克行能攻下蔚州，留守便只好忍痛放弃朔、应，先攻蔚州之敌，若是折克行能守住蔚州，而将军也攻下了易州，那时……”

“那时局面就会变得有意思了。”吴安国回道，“我听说歧沟关废弃已久，我若自易州北攻范阳，不知耶律信会如何应付？安国虽然不材，但想来靠着北朝太子殿下，大约是奈何我不得的。至于居庸雄关，凭折总管那点人马，九成九是打不下的，他能让耶律冲哥在山后多留一阵子，那便算不错了。但耶律信千万别叫我有有机可乘，万一我绕道至幽州之后，与折总管来个里外夹击，甚至撞了大运，石丞相再给折总管增几万人马什么的，便不知这天险究竟守不守得住？若我军侥幸将居庸、易州都给塞住了……”

“将军不会得逞的。”韩季宣仿佛是为了安慰自己，突然提高了声音，但他到底有些底气不足，只要想想蔚州、易州同时失手的后果……他甚至不愿多想，“折克行便攻得下蔚州，亦断然守不住！”

“那便是他的事了。”吴安国轻描淡写的说道，“只不过恕我直言，韩将军，所谓‘飞狐天下险’，其实是要层层叠叠的设置关隘守备的，即便如此，若守备一方无重兵部署，南攻北往，皆极易攻破，是以自古以来，居庸难攻，金陂易下，就北朝这般守法，攻取蔚州，恐非难

事。倒是他守不守得住，就难说了。反正能拖耶律冲哥一日，便算一日。做人不可贪得无厌，只要攻下了蔚州，山后便算大乱了；而我只要攻下易州，让范阳鸡犬不宁，大概亦足以令兰陵王如坐针毡了！”

听到吴安国如此不将飞狐诸关放在眼里，韩季宣纵是败军之将，面上亦不由得有几分难看了，“凭将军这数千之众，要想破金陂、取易州，恐非易事。”

“我何曾说过我要取金陂？”吴安国笑道。

“不取金陂？”韩季宣一愣，然后左右张望，忽然脸色都变了，“这是去五回岭的路！”

“韩将军说的没错。”吴安国忽然停了下来，对身边一个校尉吩咐道：“这次不用太急着赶路了，让大伙歇息一会。”说完，不理那校尉接令离去，跳下马来，从马背驮着的一个口袋掏出一把生谷，一面喂着坐骑，一面又说道：“韩将军有所不知，昨晚忙着烧城，我这几千人马，快没粮草了，放那些百姓和俘虏各自逃命，亦是迫不得已。要不然我也未必那么好心，肯将蔚州让给折总管。毕竟只攻下易州亦没什么用，我此番的目的，说到底，还是打通飞狐道，将山前山后的局面搅得混乱起来。”

“混乱……何止是混乱！”韩季宣此时也只能苦笑，吴安国选择的时机实在是令他无话可说，无论是更早些或者再晚些，就算他取得更大的战果，对战局的影响，都绝对远不如此时下手。韩季宣用他的直觉，嗅到了吴安国此番行动对大辽可能造成的危害会是多么严重。不过此时他已经只是一个降将，虽然心里面还是当自己是辽人，可是对许多事情，也只能无奈的苦笑，“飞狐道，吴将军倒算是彻底打通了，如今谁

想守住飞狐都不太容易了。”

吴安国却不理他的讥讽，只是轻抚坐骑，细心的喂着战马，又说道：“如今说这些亦无甚用处了，我现今已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去五阮关量借一些粮草，然后顺便走一条小道去易州。虽然都说金陂关、易州的形势，其实已为易水所破，但要强攻金陂关，死伤必众，我便这几千人马，死一个少一个，连补充都不会有，只好干些投机取巧的勾当。想来易州守将听到我破了飞狐，就算是为防万一，也总要分一些兵力去加强金陂关的防守，我却自五回岭取间道绕过此关，正好可以插入金陂关与易州之间……”

“吴将军便不怕腹背受敌？！与其如此，将军何不干脆绕道满城？”

“那却太耗时日了。若是北朝太子殿下知道此讯，亲率留守大军前来易州，那安国的处境便尴尬了。”说话间，吴安国已喂完生谷，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掏出两块奶酪来，扔了一块给韩季宣，另一块送到嘴里咬了一口，边吃边说道：“说不得，只好冒点险，再说我若不让他们觉得我腹背受敌，易州守军大约也不会肯轻易出窝……”

在吴安国身后约数十步，陈庆远远远的望着正与韩季宣说着话的吴安国，朝身边的徐罗问道：“子布兄，你不是说你们昭武脾性不好，不爱说话的么？”

“是啊。”徐罗一口酒拌一口奶酪的吃着东西，含混不清的回道。

陈庆远皱了皱眉，他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吃得下奶酪这种东西，幸

好他随身带了一袋糜饼，此时掏出几粒来，默默扔进口里嚼着，这是一种黍末做的干粮，宋军常备的行军口粮之一，难吃得要死，却被枢密院的官僚们形容为“味美不渴”的美食，陈庆远经常不切实际的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让那些官僚们一个月顿顿吃这种玩意，看他们还说不说“味美不渴”——但尽管如此，陈庆远也是宁肯吃糜饼，不愿吃在他看来膻腥味极重的奶酪，那物什他实在是难以下咽。

不过他的心思很快转了回来，“那为何我见昭武与那个降将一直在说话？”

“我如何知道？”徐罗白了他一眼，回道：“昭武的脾性谁说得准？有时明明是上官来了，他爱理不理，路上遇到几个猎人，他说不定便和人家说个没完。不过，其实也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又刻薄又傲慢，我们河套军中的将领，都是和他说完正事便赶紧走人……”说到这儿，他又瞅了陈庆远一眼，道：“你操心这种闲事做甚？快点吃完，马上便要赶路。”

“不是说不急么？”陈庆远一愣。

“不急？”徐罗嘿嘿笑道：“十将军，你还是别太当真。有次在河套和昭武赶路，他也说不急，结果那天才赶了三百里……”

“三百里？！”陈庆远吓了一跳，正要再问，已有传令官骑马从身边驰过，一面大声喊道：“都上马了，抓紧赶路！”

一天后，九日傍晚时分。

易州城西南约五十里，鲍河南岸，孔山。吕惠卿与段子介的宋军大

营。

中军大帐内。吕惠卿坐在帅位上，不动声色的聆听着麾下诸将的讨论。虽然不知不觉间，已年过六旬，但大宋朝的这位观文殿大学士、判太原府、建国公，仍然可以左牵黄右擎苍，骑马驰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人生的大起大落，他毫无介怀之色。当年他曾经是一国的宰相，所能调动的兵马何止十万，而如今，他麾下的太原兵与段子介的三千定州兵合起来，亦不过八千余众，其中骑军更是不满千人，绝大部分甚至连禁军都不是。而他用以统兵的名号，竟然是可笑的太原都总管府都总管！须知此刻他是身处千里之外的辽国易州境内，离太原府隔着一座太行山！

但吕惠卿终究是不甘于寂寞的。就算僻处太原，纵使明知再返中枢的希望渺茫，与辽国的大战，他也不想错过。若不能在汴京运筹帷幄，那至少也希望能与契丹人决战于两阵之间。在高太后崩驾后，对于小皇帝，吕惠卿的确免不了还有几分幻想，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那种站在时代中央的感觉。

此时他麾下的将领分两列而座。

他左边坐的是段子介与他定州军中三名大将李浑、常铁杖、罗法——虽然此三将被人讥为“生平百战，未尝一胜”，但的确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李浑是从深州的修罗场中捡回一条性命，逃回定州之后，被段子介委以重任，指挥他的“神机营”，包括三百名火铳兵，三百名弩兵，三百名弓箭手，一百名刀牌手、一百名长枪兵；常铁杖与罗法则是随段子介经历过不知多少次的败仗，从唐河之败中死里逃生，常铁杖是段子介的右军主将，麾下也有一千余步军，罗法则统率着定州兵左军的三百马军。

而在吕惠卿的右手边，则坐着太原兵的六名主要将领，自都校衡武以下，依次是步羽、符勋、杨子雄、叶角、白十二等五名指挥使，这都是他亲自简拔，即使在民风剽悍的河东路，都久负“奇士”之名的骁将。

此刻，从左右两边诸将的话语中，吕惠卿渐渐嗅到了一丝火药味。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天前太原兵的那场惨败。

从接到宣台的文书，让段子介的定州兵听命于吕惠卿至今，不过二十余日，但两支军队之间的矛盾，便已经渐渐难以控制。这倒不是因为段子介桀骜难制，吕惠卿虽然是“逐臣”，但他官爵之高，别说区区一个段子介，就算石越，也要礼遇三分，况且段子介还是颇识大体的，而吕惠卿也知道段子介是简在帝心的人，对他也并不全以下属相待。两人虽然谈不上多么合得来，但至少也不会闹出什么问题。

问题出在两军的将领之间，太原诸将新来河北，锐气正甚，接到宣台文书，便急欲出兵，哪知道定州诸将吃败仗吃多了，远没有太原诸将来得那么热心，段子介便提出要先派小股骑兵试探一下易州虚实，衡武等人则觉得辽国大军都在深、瀛之间，这是多此一举，吕惠卿虽然最后采纳段子介的建议，但双方第一次接触，便落下了嫌隙。

此后罗法率军先进易州，与易州辽军稍稍接战，便退了回来。不过他探得辽军似乎嗅到了一些什么，在易州增加了兵力，如今辽军在易州总计大约有一万兵马，其中在金陂关有一千汉军把守，在易州则有三千契丹骑军，六千余汉军左右。

得到这个情报后，段子介便力主持重，因为宣台的命令赋予了吕惠卿极大的自主权，段子介坚称以八千之众对九千辽军，毫无胜算，既然

不可能攻下易州，倒不如暂且在定州练兵，因为太原兵与定州兵从未协同作战过，连组成一个大阵都有困难，倒不如趁此机会操练，静待河北战场发生变化，再谋他策。反正宣台也不会指望他们这八千偏师能有所作为。

但这种事情，太原诸将如何肯答应？他们越过太行山来河北，当然是希望能建功立业的。不立军功，如何升迁？衡武名为“都校”，实际上只是一个致果校尉，在禁军中只算一个营将，而他做致果校尉已经做了快十年了！从三十多岁熬到了四十多岁，但由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至从六品下的振威副尉，是武官升迁路上有名的四道大坎之一，衡武又不在禁军中，若没有军功，此生也就是老死此位了。

故此太原诸将都力主进兵，以为辽兵虽多，契丹兵不过三千，其余汉军皆不足虑。双方言语不和，便争吵起来，难道便有些互相讥讽之语，虽被吕惠卿与段子介弹压下去，但嫌隙就更深了。

最终吕惠卿也以为到了定州若按兵不进，无法向小皇帝交待，最后还是决定进兵。但他心中也有疑虑，所以到了易州之后，段子介献策在孔山扎营，吕惠卿便顺水推舟答应下来。这孔山倒谈不上多么高峻，以险峻来说远不如易州境内的狼山，但狼山离易州远了一点，而孔山北距易州城不过五十里，中间隔着三条河：子庄溪、易水、鲍河，背后离遂城、梁门也不过三四十里，万一大事不好，还可以往铁遂城、铜梁门逃跑。

但为了此事，双方又争吵了一次，太原诸将以为定州诸将畏敌如虎，言语间很不客气，若依他们的意思，至少要北进到易州西南三十里外的太宁山方可。

最终在孔山扎下营寨之后，衡武便要求亲自试探一下辽军虚实。于是他和步羽一道，率领太原军中六百多名骑兵，北渡易水，与辽军在易水北岸大战了一场，结果是拆损了七八十名骑兵，仓皇败走。好在几条河上都有石桥，辽军为了自己行动方便，也没有毁桥之意，衡武总算逃回了寨中。

败仗之后，歇了数日，衡武与太原诸将又谋划报仇之策，没想到没等他们去攻打易州，易州的辽军或许是觉得孔山驻扎着这么一支宋军也很难受，竟然主动出击了。辽军出动了三千马军与两千汉军，来攻打孔山，段子介与定州诸将力主扎寨山上，等着辽军来打，但衡武却以为山上寨中没有水井，必须由山下汲水，万一被辽军断了水源，后果也不堪设想，力主下山应战。双方争论不休，最终吕惠卿只得下令，由衡武率太原兵下山应战，段子介的定州兵在山上守寨。

结果衡武率五千太原兵出击，背鲍河结阵，与辽军激战，双方苦斗一个时辰，衡武的方阵被辽军冲破，双方陷入混战，若非他那五员指挥使拼命死斗，罗法又率骑兵出寨接应，五千太原兵很可能就葬送在鲍河边上了。此战宋军战死五六百人，受伤者上千人，孔山也为辽军所围。并且果真如衡武所言，辽军立即断了他们的汲水道。

然而不知为何，今日上午，辽军突然解围而去。探马来报，至少有两千汉军奔赴金陂关，这让吕惠卿与段子介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辽军的动静来看，显然是金陂关有警，但无论如何，两人也不知道那儿能出什么状况？金陂关以西的地区，都在辽人控制当中。不管怎么说，金陂关乃是防范太同的敌人攻打幽州的重要关口，辽军既然去加强防备金陂关的防备，多半便是西京道有变，或是有部族造反，或是出了兵变……但不管是出了什么事，对宋军来说，都是好事无疑。

因此，探得无误后，吕惠卿连忙召集诸将商议应变之策，但显然太原诸将与定州诸将之间的怨气，是越积越深了。定州诸将对太原诸将之前的嘲讽念念不忘，觉得他们吃了一个大败仗是不听良言咎由自取；而太原诸将则认为是定州诸将救援不力，方有此败，若能早点增援，说不定还可以击败辽军。

双方说得几句，便开始互相冷嘲暗讽，定州三将中，李浑倒还罢了，常铁杖人如其名，是个暴躁脾气，出口就要骂娘；罗法性格阴沉，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每句话都夹枪带棍，让人听了不禁火冒三丈，可恶犹过于常铁杖。而太原六将中，除了衡武外，其余五人都不擅言辞，只能干听着衡武与罗法斗嘴，一个个被罗法讥讽得额上青筋都暴出来了，却是一句话都插不进去。只能干瞪着眼睛，咬得牙齿咯嘣作响。

定州三将的这种态度，吕惠卿原本也曾疑心或是段子介有意指使，但二十来天的接触，吕惠卿很快就明白了这其实只是段子介“御下无能”，这三人对吕惠卿本人十分尊敬，毕竟双方身份是天壤之别，但常铁杖与罗法皆起自草莽，从军未久，更不晓官场礼仪，而段子介对二人又十分纵容，故此说话才全然不知检点，每每让段子介十分为难。相比之下，李浑就要拘谨知礼许多。若这些人真是吕惠卿麾下，他自能轻易调教得让他们规规矩矩，但他们既是段子介的部属，所谓“打狗要看主人面”，他客军远来，段子介的三分薄面还是要给的，吕惠卿也只得优容一二。

但唇枪舌剑当中，双方的意见倒也分明，衡武与太原诸将主张既然形势有变，就当继续留在孔山牵制易州守军，甚至用马军主动骚扰辽军；而定州三将则认为形势不明，孔山非可久守之地，不如趁势退兵，或者转而攻打东边的容城。

吕惠卿听他们争了半天，终于喝止众人，将目光转向左边的段子介，问道：“段定州以为如何？”

段子介连忙起身，正要答话，却听帐外有人高声喊道：“报！”众人都怔了一下，便见吕惠卿的一个亲信护卫掀开帐门入帐，单膝跪倒，禀道：“禀建国公，段定州派出的探子回来，称有要紧军情禀报，正在帐外候令。”

段子介朝吕惠卿欠了欠身，见吕惠卿点头答应，连忙快步出帐。

众人也不知何事，皆在帐中相候，未过多久，便见段子介回到帐中，在吕惠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又递出一封书信来，交给吕惠卿。吕惠卿瞄了一眼信封，便面露讶异之色，拆开看了，点了点头，便即起身说道：“今日姑且散帐。”

众将都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也无人敢问，只得行礼退出帐中，各自散去。定州三将中，李浑已经算是后来的，常铁杖与罗法却是结拜的兄弟，两边交情也是泛泛，散帐之后，常铁杖与罗法结伴离去，李浑的坐骑却是拴在另一处，他正自去取马，却见段子介已骑了马过来，见着李浑，便笑道：“李寨主速取了坐骑，随我去处地方。”

李浑微微一愣，也不多问，连忙取了马过来，却见段子介身边一个随从也没有，见他过来，驾的一声，便即纵马出寨，往山下驰去。李浑吓了一跳，连忙跃身上马，紧紧跟上。

下山之后，便见段子介转而向东，朝狼山方向驰去。李浑更是纳闷，但段子介不说话，他也不问，只是跟在他后面疾驰。自孔山至狼山不过约三十里，两人快马加鞭，不过几刻钟的事。二人快到狼山之时，段子介突然又转了个弯，朝狼山后面的一个村庄驰去，其时两国交战，

宋军一入境，易州境内的辽国百姓，也大都逃到易州城中避难。除了比偏僻的山区，易州城以北的村庄，大都罕见人烟。

李浑进村之时，略一打量，便知道此村多半是猎户聚居之所，他虽然不知道段子介为何至此，但见这村中居然也空无一人，正大感惊讶，却见段子介入村之后，举目四顾，瞧见村中最大的一座院子，再不迟疑，便往那院子跑去，到院子前面，翻身下马，将坐骑拴在院子外的一棵枣树上。李浑一头雾水，也跟着下马，方将马拴好，却见院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位身着白裘的男子自院中走出，见到二人，抱拳问道：“来的可是段定州么？我家昭武等候多时了！”

“昭武？”李浑大吃一惊，却听段子介高声骂道：“好个吴镇卿，闹个鸟玄虚，架子倒是不小。”

“吴镇卿？！”李浑此时真的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绍圣七年，十月十日。

天气有些阴冷，但不管怎么说，易州毕竟已经出了太行山，山区里已经下过一场大雪，但在易州，就只是飘了一些米粒大的小雪花，离真正的寒冬到来，还需要一些日子。

这几天来，易州守将耶律赤的神经都崩得紧紧的。易州居然也会成为战场，这是近百年没有出现过的事了，谁也想不到，南朝居然还有余力反击——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骚扰。孔山的那只宋军，耶律赤并没有放在眼里，真正让他担心的，是飞狐出现的变故。河东的宋军攻下了飞狐，还将那儿烧成了平地，虽然河东宋军攻取飞狐的目的肯定是北攻蔚州——不管怎么说，虽然飞狐道易守难攻，可去蔚州的话，飞狐口都比直谷关要好走得多，相对而言更适合大军行动——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耶律赤还是加强了金陂关的防守。

从飞狐至蔚州，有两三条道路，一条就是蒲阴陁，走金陂关；一条是小路，不能通车，但可以绕过金陂关，插到金陂关与易州的中间；还有一条就是远路了，南下古蒲阴陁，过五阮关，到满城，再北上，这一条，是自隋唐以来就有的官道。出于谨慎，耶律赤往前两条道路都部署了探马——最后一条道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那完全在宋朝定州境内。不出耶律赤意料，探马没有发现宋军的踪迹，这让他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飞狐逃来的军民声称攻打他们的是吴安国的河套军，耶律赤

心里面还是有些忌惮的。这个麻烦能交给蔚州的辽军去处理，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耶律赤并不知道，他的运气实在不太好。吴安国原本的确是打算走那条间道绕过金陂关的，但到了五阮关后，他得知吕惠卿与段子介正在攻打易州，却临时改变了主意，问五阮关守将要了个向导，便率军南下古蒲阴陁，却没有走官道去满城，而是走了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他沿着徐水东下，直接插到了狼山脚下。

完全不知道吴安国几乎已经到了他的眼皮底下，耶律赤此时一门心思的都是如何尽快解决掉孔山的宋军。若能除掉这支宋军，南朝定州便将变得兵力空虚，他也可以去定州打打草谷发点小财，当然最重要的是，万一飞狐一带又生点什么事出来，他也能全力应付。宋军在孔山驻守其实谈不上多么聪明，辽军想要仰攻自然不易，但是一旦耶律赤断了他们的水道，宋军除了下山一搏，便也无路可走。

耶律赤心里面对于昨日解围之事不免有点儿后悔，飞狐的变故让他有些草木皆兵，过于谨慎了。但仿佛是老天要给他一个亡羊补牢的机会，他还没有来得及调兵重新去攻打孔山，那些宋军竟然主动弃寨下山了！

不但如此，他们还越过易水，向易州南城逼近！不过易州城南不但有自金陂关流来的子庄溪，而且大辽修葺此城，仅有东西二门，显然这些宋军的目的地，是打算越过子庄溪，至城西太行山扎寨。

这才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怎么不到荆轲山来扎营算了？耶律赤讥讽的想道。不管怎么样，既然宋军主动来送死，那他也乐得成全他们。

“传令——整军，出城迎敌！”耶律赤摘下自己那张挂在墙上的大弓，一面高声喊道。

往易州城前进的宋军，在太宁山一带渡过子庄溪后，并没有扎营，而是组成三个方阵，缓慢的向东边的易州推进。

这一次，担任前锋的是李浑率领的一千多名定州兵，常铁杖则率领部下任策前锋，在李浑方阵的右后方策应，他们的身后是由太原兵组成的中军大阵，吕惠卿与段子介都在阵中，所有的骑兵都集合起来，在阵中保护两名主将。

在中军大阵的鼓声中，宋军有节奏的前进着。

李浑右手紧紧握住刀柄，紧张的望着前方。他的这个方阵，是段子介煞费苦心的打造的出来，这次段子介重建定州兵时，采取的是精兵策略，每个士兵都是身强力壮，并且多少都有些弓马底子，而李浑的“神机营”更加精锐——暂时在定州听令的拱圣军残部，除了一部分充入罗法的马军之外，其余的都在李浑部担任各级武官。

与宋军寻常方阵相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百名刀牌手，紧随其后的则是一百名长枪兵，而他的三百名火铳兵就跟在长枪兵之后，引人注目的走在了弩兵与弓箭手的前面。

这三百名火铳手排成六行，每行五十人，由一个什将指挥，士兵们都扛着笨重粗大的火铳，铳身为铜制，后面则接着一根长木柄，看起来倒像根狼牙棒；还有人另一只手还提着一根特制的铁叉子——这种铁叉子被打制成一个“丫”形，下方十分尖锐，便于插入地中固定，同时也

可以做为武器，反过来就是一把短矛。在他们身后，另有二三十名打杂的士兵，每个人挑着两个小铁桶——在铁桶里面，都是燃烧着的木炭。

可以说，除了罗法的那几百名马军外，段子介的全部家当，都在李浑手中。常铁杖那边连一架弩都没有，除了弓箭手就是长枪兵，密密麻麻全是长枪、短枪，而且除了少数武官，他们连纸甲都没有。段子介最终搞到了不到两百副铠甲，除了分配给武官外，全部配给了神机营的刀牌手。相比定州兵的穷酸，太原兵就阔绰多了，虽然名号上只是教阅厢军，却每个士兵都披铁甲，看起来比禁军还要风光几分。但这也是没办法比的，段子介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弄到的东西，对吕惠卿来说，却是不费吹灰之力，对太原兵，他自然也不会吝啬。

不过此时，李浑也无心羡慕太原兵们。

易州这个地方，算是太行山延伸到这一带的尽头，西南多山，而靠近易州城这一带，虽然平原之上往往突兀的冒出一座山来，但整体来说，地势还是平坦的，视野亦十分开阔。因此，易州的守军才一出城，李浑马上便看到了东边那漫天的扬尘。

但是中军大阵的战鼓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咚！咚！咚！

咚！咚！咚！

一下一下的，响得连人的血脉也仿佛随之一起跳动。

这是操练过不知多少次的战法，尽管已经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身边散开，但是每个士兵还是一步一步的前进着。

此时的时间过得很慢，明明辽军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并没有用多久，但是李浑却感觉过去了几个时辰一般。尽管他也已经算是身经百战，对于战场厮杀已经十分习惯，但对他指挥的这支部队，他却也没有多少信心。

尤其是那三百火铳兵。他们的射程大约和弓箭手差不多，只能打到五十步开外，但是射速却可以与弩兵相“媲美”，如果是单兵作战的话，大约一名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射出八至十箭后，这些火铳兵能勉强发射第二发！而射击的精度则简直令人不忍提起。尽管每次齐射的确威力惊人，但李浑心里很清楚，训练与实战的效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此时他心里面真正指望的，还是那三百名弩兵。

不过这些杂念此时在他心中也是转瞬即过，他很快将注意转移到将要发生的战斗上来。

就在能肉眼看到辽军的那一刻，鼓声突然停了。

各个方阵都整齐的停了下来。

紧接着，中军大阵中，吹响起了三声清脆的角声。

“布阵！”李浑大喝一声，立刻，他的神机营便如一台钟表一样运转起来，随着都头们一声声厉声喝斥，一百名刀牌手在阵前密不透风的结成一面盾墙，然后蹲伏下来，长枪手们也做出同样的动作，要直到辽军接近大阵，他们才会架起他们的长枪。

而在他们的身后，火铳手们迅速而整齐的将一百杆铁叉分成错落的两排插入身前的地中，然后将火铳架在铁叉之上，开始熟练的给火铳填药，他们手里拿着一种像小棍子的特制工具，先将火药塞进去，然后将

铅弹捅进去、塞紧，与火炮一样，每门火箭要装的药弹，都事先经过测算，用小纸袋或小瓶子装好，分开装在士兵们腰间的几个皮袋里，此时只要拆开纸袋或小瓶，就可以填进最合理的份量。而那些挑着木炭桶的士兵这时也急忙放下铁桶，从腰间的布袋中取出备好的特制线香，在桶中点燃，小跑着递到火箭手手中。然后迅速的挑起铁桶，跑向阵后。

因为具有相同的特点——尽管他们没有弩机那超远的射程，却有相似的射速，所以，顺理成章的，火箭兵的战斗方式与大宋朝的弩兵们完全相同——每三名火箭手构成一个伍，配合作战，伍长负责瞄准并下令点火，一名士兵专职给另外两杆火箭填药，另一名士兵则负责点火并协助填药。

这样的战斗方式也意味着填好一杆火箭比装好一架弩还是要稍快一点的，宋朝的弩兵们广泛采用的战术，是需要两名士兵同时填弩，以保证一名弩手的作战。在训练状态下，从冲锋的骑兵进入五十步算起，直到他们冲到阵前，每一伍的士兵足以连发三箭。

不过李浑也只是扫了一眼这些火箭兵们，然后将目光迅速的转向后面的弩手与弓箭手，看到他们都已经引弦待发，他才稍稍松了口气，将注意力全部转向对面的辽军。此时辽军的前阵，已经距离他们不过一里许，辽军已经开始上马。

“呜呜——”

辽军的阵中，也响起了冲锋的号角，只感觉到脚下一阵震动，便见辽军分成三列，向自己冲来。

但李浑的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便在同时，在李浑部的右侧，常铁杖的策前锋部突然加速，列阵迎向试图从右翼包抄神机营的辽军，而从中

军阵中也冲出数百骑马军，朝着神机营左边的辽军杀去。

尽管如此，面对着数以千计高速向着自己冲锋的骑兵，神机营的士兵们还是出现了一丝慌乱，但这种慌乱很快被平息下来，那些极有经验的都头、什将们突然不约而同的高声大吼起来：“吾皇万岁！”

士兵们只是愣了一下，也马上跟着齐声高喊：“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狂热的呐喊声，掩盖了心中的慌乱，每个人仿佛都胆气大壮。这样的呐喊声，也感染了另外的两支友军，一时之间，战场之上，所有的宋军都在同声高喊着：“吾皇万岁！”“吾皇万岁！”

没有人注意到，神机营中的那些都头、什将们，在这一声声的呐喊中，已然热泪盈眶！

这样的呐喊声，仿佛令他们感觉到拱圣军在此刻重生了！

但李浑却始终只是盯着疾驰而来的那支辽军。

一百八十步！

一百六十步！

李浑的瞳孔骤然缩小，猛然挥动起手中一面将旗，一面厉声喊道：“弩手！”

顿时，一百支弩箭整齐的射了出去。几名骑兵从马上摔了下来，但是辽军的冲锋并没有被遏制，转瞬之间，辽军已冲到一百步之内，弓箭手们也开始对天齐射，宋军的弓弩射出一波波的箭矢，一个接一个的辽

军中箭落马，然而，对于步兵方阵来说，弓弩手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战阵的威力，上万人的大阵，能射出箭如蝗雨的密度，而千余人的小阵，要阻止敌骑的接近几乎就不可能做到。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辽军已经冲进了五十步，开始引弓射向宋军还击。

无可奈何中，李浑向火铳兵们发出了攻击的命令，然后，刷的一声，下意识的，李浑腰间的佩刀拔出了一截。

但便在此时，只听到“砰砰”一阵铳响，阵中浓烟四散，然后便是辽军那边传来战马受惊的嘶鸣声，还有辽兵慌乱的叫喊声，有人用依稀相似的声调大喊着：“火炮！……火炮！”李浑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辽军从来没见过火铳，但却都多少耳闻目睹过火炮之事，此时猛然被火铳这么一打，慌乱之下，不免有人认错，张冠李戴。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一波的冲锋，他算是顶住了。

中军阵中。

吕惠卿望了一眼身边满脸兴奋之色的段子介，眉宇间也略有些惊讶之色，“此便是定州所说的火铳兵么？”

“正是。”段子介难掩心中的喜悦，笑道：“这真大出下官意料，这三百人下官虽然早就挑好，操练阵伍已近三个月，可这火铳到手，操练时间不过月余！建国公请看，其威力远胜于弓箭手！”

这却是让吕惠卿大吃一惊了，“不过月余？”

段子介点点头，笑道：“正是。这火铳虽然不能仰射及远，然平射射程已与普通弓箭相当，虽难射准，但若是火铳再多一点，准与不准，便没那么要紧了。”

吕惠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他是极聪明的人，亲眼目睹火铳兵的战斗，虽然段子介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二，但他马上意识到了这个新兵种的作用，他看了一眼段子介，笑道：“定州可知道君已为大宋立了大功？！”

“大功？”段子介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不论这火铳有多少不足，若果真月余便可以成军，以此器练兵，再配上本朝的方阵、城池，攻伐四方或有不足，安守疆土却已绰绰有余。介甫一生之望，便是要在大宋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以为这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故此却苦心创立保甲、保马之法，要让普通的农夫亦习战斗，缓急可用。倘若早有此器，倘若早有此器……”

吕惠卿说到此处，不断的摇头，叹息不已，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段子介此时也已明白过来，倘若一个月就可以训练出来，那保甲之法还能有多扰民？甚至都不需要保甲之法，临时训练也来得及。只要操练两三个月，纵然比不上百战精兵，也却足堪一战。大宋朝有多少男丁？到时候真的可以平空生出百万兵来。不过段子介也知道此事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毕竟自古以来，中原之衰弱，从来都不是因为兵甲不精。天下万器，终究还是要看操之在何人之手。

吕惠卿有他的怀抱，段子介却不便去接他的话，只能将注意力移回到眼前的战局上来，略有些遗憾的说道：“可惜这三百火铳手，终究也不可能打赢这一仗。”

战场的局势，的确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

宋军左翼的罗法所统率的定州骑兵率先抵挡不住，往大阵的后方败退；常铁杖的右翼已被辽军冲开阵形，辽军数百名马军、几千汉军与这一千余宋军混战在一处，形势十分危殆，常铁杖正被四五个辽军围攻，他手持一杆数十斤重的铁杖，舞得泼水不进，整个战场上都能听到他震天的暴喝声。他满脸的凶气，脸上的那条在唐河边上留下来的刀疤此时格外骇人，连衡武都不禁低声赞道：“真好汉也！”

还在苦苦支撑的李浑的神机营，阵形此时也已经被冲乱，若是段子介以前所募的部队，这时纵不是溃败，也会是一片混乱，只能凭着血气之勇抵抗辽军，但是神机营的那些拱圣军残部此时却起到了中坚的作用，方阵变成了圆阵，刀牌手与长枪兵互相配合着，竭力阻挡着辽军的骑兵，到处都是尸体，但是火铳仍然在“砰砰”放着，硝烟之中，不断有人中箭倒下，但是他们依然站立在自己的铁叉后，上药、瞄准、点火。弓弩手们则默契的接管了其余的方向。

但谁都知道，不论如何英勇，定州兵已经抵抗不了一时三刻。

而辽军至少还有一千余骑马军与两千多汉军在后面虎视眈眈。

“建国公？”段子介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望望吕惠卿。

吕惠卿沉吟一下，点点头，对衡武说道：“令步羽率马军去接应罗法将军。”

眼见着步羽领令率兵出阵，段子介这才略略放心，但马上又忍不住急道：“吴镇卿怎的还不来？！”

“定州休要着急。”吕惠卿瞥了段子介一眼，笑道：“还可以撑一阵。”然后将目光移向衡武，衡武马上会意，高声喊道：“白十二，莫叫常铁杖死了！”

“都校尽管放心。”一个阴沉着脸的高大男子大步过来，领令而去。七八百名披着铁甲、持长枪的太原兵，轰然出阵，奔向右翼。

眼见宋军开始增兵支援，辽军也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生力军，尚未参战的两千多名汉军分成两部，朝着神机营与宋军右翼杀来。显然辽军打的主意是一举歼灭中间的神机营，宋军自然就会变成大溃败。

看到辽军的行动，段子介已经有点坐立不安了。

但是要不要将余下的两千余人投进战场，那必须由吕惠卿来决定。此时段子介不禁有些后悔，没有力劝吕惠卿去遂城或梁门等候消息，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好，万一吕惠卿有个意外，那不管段子介如何简在帝心，吴安国如何战功赫赫，打完这一仗后，两人就只需要准备行李，带上家人一起去琼州之类的瘴疠之地过个五到十年，做为罪臣被看管的滋味不用多想也知道，吴安国和段子介也许能熬过来，两人的妻儿子女中间，总免不了有几个人要死在那儿。至于此后的仕途，就更加不必妄想了。

别说这个责任段子介、吴安国担当不起，便是石越，也免不了要受点处分。

但是不管怎么样，段子介也劝不走吕惠卿。而此时，他心里其实也不知道是希望吕惠卿继续投入兵力好，还是不要投入兵力的好。神机营打造不易，就这么折损在此，段子介自是万分舍不得。他不断的向后方

张望，望眼欲穿的盼着吴安国早点到来。

吕惠卿却根本没关心段子介在想什么。取出两面令旗，道：“杨子雄、叶角，去支援李浑将军！”

“得令。”

一直到杨、叶二人领兵离去，段子介才反应过来，神情复杂地望着吕惠卿，道：“建国公，符将军所部可只有八百人了！”

“那又如何？”吕惠卿淡淡反问道。

仿佛是在回答吕惠卿的话，杨子雄与叶角的部队方一出阵，辽军最后的一千名骑兵也突然扬鞭疾驰，而且，众人马上意识到，他们的目标，直指吕惠卿与段子介所在！

到了此时，段子介也没什么好想了，一面摘下大弓，从箭袋中抽出一枝箭来，一面对衡武与符励说道：“事已至此，惟有决一死战！”

符励朝吕惠卿与段子介欠欠身，什么也没有说，便大步走向士兵当中，高声吼道：“结阵，护卫建国公！”

衡武也取下弓箭，有意无意的跨了一步，挡到吕惠卿身前，半真半假的笑道：“段定州，若是吴镇卿失期，这里数千忠魂，恐怕都不会放过他。”

“衡将军尽可放心！”段子介抿着嘴，冷冷的回道：“吴镇卿非爽约之人！”

“那就好。”衡武的话里，明显透着不信任。

他话音刚落，便听到自东边传来轰隆的响声，二人心中一喜，齐齐转头望去，便见自太行山东边的子庄溪附近，漫天扬尘，数以千计的身着黑白两色裘衣的骑兵，手里挥舞着战刀、弓箭，朝战场奔来。

两天后。

辽国，西京道，飞狐北口。

山峰林立之间的峡谷中，到处都是断旗、尸体，还有被鲜血浸泡的土地，失去主人的战马，在战场上刨着前蹄，茫然无助的寻找着。

折克行策马驻立在这片惨烈的战场上，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身边诸将、牙兵，无人能看出这位老师心中的悲喜。过了许久，众人才听到他冷冰冰的问道：“折损了多少人马？”

一个参军嚅嚅回道：“尚在统计，大约战死了两千余人，战马一千余匹……”

“好，好！”折克行话中的讥讽之意，让每个人都背心发寒，“若非是高永年力战，打通副道，绕到辽人身后，河东折家军的威名，大约要葬送于此地了！”

谁也不敢接折克行的话。蔚州的辽军虽然是仓促征召，但参战的本地宫分军也有三千余骑，还有数千家丁，汉军两万余人，辽军又是据险而守，他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血战。若非是折克行亲自按剑督战，无人胆敢退后，这场战斗的胜负还真的很难说。尽管最终因为重伤难治，死在飞狐口的将士也许会超过三千骑，但他们到底还是打赢了这一仗。

不过，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万五千余骑，一场战斗下来，战死重伤了几乎五分之一的人马，还有无数的将士负轻伤，这已让每个人都胆寒。而且还是靠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副都指挥使，率领一千余骑飞骑军力战，打通了由一千骑宫分军扼守的副道，从背后给了苦战中的辽军致命一击，才取得这场胜利。对于一向自负精锐的折家军来说，这的确也有些难以接受。

辽军虽众，但严格来说，其实也只是乌合之众。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完全是因为这该死的飞狐峪。

折家军在大宋朝，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虽然对宋廷忠心耿耿，但实际上却是没有诸侯名号的诸侯。河东蕃骑其实是朝廷默认为折家的私兵，而飞骑军虽然纳入禁军的编制，都校有时候也不一定姓折，各级将领仍由枢密、兵部来任命，但实际上也是由折家控制的——此军将士，有四五成是麟府地区的居民，其余的也主要来自苛岚、火山地区。这都是折家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在这一方面，大宋的两大将门，种家与折家其实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而这一战，为保必胜，折克行更是动用了河东蕃骑做为先锋！

这战死的两三千将士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折氏的亲族。

但折克行仿佛马上就已经将这件事抛诸脑后，沉声说道：“辽人虽然有一些人马逃回了蔚州，但经此一役，亦足以令其胆寒。范丘的神卫营跟上来了没有？”

“正在倍道兼程，大约明晨能至。”

“派人去告诉范丘，明日午时前，我要在蔚州城下，看见他的火

炮！”折克行铁着脸说道，“速速清理战场，权且将死去的儿郎们葬了。一个时辰后，整军出发，兵围蔚州！”

“得令！”众将轰然领令，忙不迭的各自散去，忙碌起来。

远处，一个年轻的宋军将领正在跪在战场之上，给一个伤兵包扎着伤口。他身旁一名武官一面给他打着下手，一面笑道：“高将军，这次你可是立下头功了。”

“说什么头功。”那名将领正是在此战中大放异彩的高永年，他熟练的帮着伤兵扎好伤口，一面骂道：“都是吴镇卿介绍的好买卖！害咱们死了这么多人。”

提到这此事，旁边的武官也跟着痛骂起来：“我早知道这姓吴的不是好人，放着取蔚州这么大功劳不要，实是没安好心。我们拼死打下蔚州，朝廷叙起功劳来，却少不了他的份。”

“如今不急着说这个。”高永年摇了摇头，抬头看了看北方，忧心忡忡的说道：“这一场大战，辽军虽说死了四五千人，投降的也有五六千之众，估摸着还有不少人跑散了，但逃回蔚州的，总有上万人马。虽然蔚州已经门户洞开，可要在耶律冲哥的援军赶到前攻下蔚州，也没那么容易。”

一时间，旁边的武官也沉默了。此战之前，看到吴安国势如破竹，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取蔚州将是易如反掌的事。但现在，每个人心头没有说出来的话却是相同的——辽人不好对付。

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若是最后连蔚州都没能打下来……

想到此处，两人的心里都变得沉重起来。

第三十三章 山河百战变陵谷

1

太平中兴十二年，冬十月庚戌朔，十五日，癸亥。

这一日，正是二十四节气中所谓的小雪，大河以北已经进入朔风凛烈的孟冬，而对整个黄河流域的宋朝农民来说，这时候都是忙碌的时节，许多作物需要在此时收获，地里的小麦，也需继续好好看护。但在这一年，至少在河间府、莫州地区，却是没有多少农业存在了。到处能见到的都是荷戈持矛，腰挎大弓的士兵，偶尔能见着的平民，不是俘虏，就是被抓去服苦役的奴隶。

此时无人能精确统计宋朝在河北地区损失了多少人口。在宋廷官方的人口统计中，除非某个家庭中没有男丁，才会记录下女户主的名字，否则他们只会统计负有纳税义务的男丁，只有在需要赈济灾荒时，他们才会由地方官府临时性的统计包括妇女在内的全部人口的数量。而实际上，对客户统计已经是一个难题，更不用说还有广泛存在的数量令人咋舌的隐户。在战争开始时宋廷对计划南撤百姓的河北八个州的人口估计是超过两百万，而事实上，虽然有些州县几乎是虚惊一场，可最终

卷入战争的地区也远不止这个八州！

尽管南逃的百姓数以十万计，已经给宋廷构成沉重的压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在卷入战争的百姓中那仍然只是属于少数。即使辽军谈不上格外残暴，但直接或间接的因这场战争而无辜死去的百姓也肯定远远超过二三十万这样的数字，而被辽军掳走的人口更不知道有多少。

一些百姓被辽军驱使随军承担各种劳役，临时充作家丁驱使，甚至被迫直接协助他们作战；还有更多的百姓则被陆续送往辽国国内，少数安置在上京，大部分则被送到东京道，辽主准备未来在那儿建立起大量的直接效忠于他和契丹贵族们的汉人州县，这不仅能带来长久而可观的收入，也有助于制衡渤海人的力量。此外东京道还有辽国的出海口，若想要将掳获的人口变成直接的收入，也极为方便。用最保守的估计，已经被送至辽国的百姓也肯定已经超过了十万，也许有二十万甚至更多，而这些人中，至少有两三成会死于路途之中。

但还有更多的人口没有来得及运走。宋军沿途的袭扰，以及被掳宋人规模虽小却持续不断的起义暴动，都大大延缓了辽人转移被掳百姓的速度。不去计算那些分散随军的被掳百姓，仅仅在肃宁、君子馆至莫州一带，就还有十几万被俘的宋朝百姓被分散看管。

或许是命运弄人，自萧阿鲁带冀州之败后，高革的任务，竟然便是负责看管、镇压这十几万“奴婢”。

尽管萧阿鲁带之败与高革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按大辽的军法，高革也必须受连坐之罪。幸好他有袭破观津镇、缴获宋人大量辎重之功，又有同僚为他求情，才算将功折罪。但他没有任何背景，而萧阿鲁带显然也已经在皇帝那儿失宠，自顾不暇，更不能帮到他什么，顺理成章

的，他便被打发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遣。对于高革来说，尽管他也不想继续对宋朝作战，可如今的这个差遣却更加令他饱受折磨。

在众多的“掳获”当中，拥有一技之长的各种工匠、身强力壮的男子、以及略通医术者，这三类人被视为相对贵重的财产，首先被挑选出来，送往东京道，于是在暂未送走的人中，女人占到很大比重，然后便是体格较差的男子——大部分情况下，辽军为了嫌麻烦，是不会掳掠老人与小孩的，而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因此掳获当中这二者很少。韩拖古烈回来后，尽管两国又已经重燃战火，但辽国皇帝为了表达投桃报李之意，又向河间府释放了数千名几近奄奄一息的老幼宋人。这件意外的事件让高革很松了一口气，虽然皇帝也许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这些人若继续留在这边，铁定都熬不过一个月，不是被饿死也会被冻死，这样的话对辽主一点好处也没有，将他们扔给河间府，既算是还了宋人不留韩拖古烈等人之情，又多多少少给河间府的宋军增加了一些的麻烦。

但即使如此，如今还在高革看管之下的那些“掳获”的境况，也令人不忍目睹。他们每日只能得到一点点食物，绝大部分人没有御寒的衣服，每天都有人死去，被随随便便挖个坑埋了。

讽刺的是，正因如此，每天都有各种高革以前想都想不到的达官贵人派人来找他，因为他可以决定哪些“掳获”可以先行被送回辽国——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有过大的损失。为此，高革得罪了不少人，却也攀上了许多关系。其中最显赫的，则莫过于当今皇帝的堂弟郑王耶律淳殿下。

耶律淳的父亲和鲁斡是当今的皇太叔，在耶律乙辛之乱时，耶律乙辛曾经想过拥立当时还很小的耶律淳，这样他就可以与其时颇有实权的和鲁斡结成联盟，但是后者拒绝了他，选择了站在当今皇帝一边，尽管

在平叛方面，他并不积极。而事后，和鲁斡亦得到了应有的赏赐，但不幸的是，尽管本身属于汉化较深的一支宗室，又是与皇帝血缘最近的近亲，可和鲁斡在太平中兴的权力斗争中，却站在了许王萧惟信一边，结果受到萧佑丹毫不留情的打击，直到几年前，萧佑丹才原谅了他，让他出任东京留守。父亲的错误也连累到耶律淳三兄弟，耶律淳虽然已晋爵为郑王，但已经三十岁的他，一直只是担任一些宫廷闲职，此番他率三千私兵随皇帝南征，亦未获重用，只是一直跟在皇帝身边。但他在战场虽未立寸功，打草谷却收获颇丰，仅他私人掳掠的“奴婢”，便有两三千人，更不用说还有各种贵重财物——并且所有这些，此时都已经随他的一部分私兵一道，被安全的送回了辽国。

这其中高革自然出力不少。皇帝对这个堂弟与他一家子，既没有特别讨厌，也没有特别喜欢，但耶律淳一家的影响力，在太平中兴年间的大辽，却的确衰退得很厉害。所谓的“皇太叔”近于一种尊称，那只是契丹古老的继承传统的一种残存痕迹，而非实际上的继承顺位。因此，高革的帮忙，绝非理所当然的，而耶律淳也心知肚明。

虽然只是和鲁斡的幼子，但三十岁的耶律淳因为出色的汉学修养，被认为很有机会在朝廷中担任要职，高革曾经听到过一些传闻，若非发生战争的话，这位郑王殿下很有可能被派到南朝汴京担任驻宋正使。而另一些传闻则说倘若两朝议和成功的话，这位郑王殿下也将是大辽送往南朝的质子的首选……

不过，高革肯帮耶律淳出力，纯粹只是因为他对这位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温文雅尔又显得英明能干的郑王，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好感。对于他现在的这份差遣，高革近于自暴自弃——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莫州，这固然是因为绝大部分的“掳获”都安置在莫州，但更重要的，却是他根本不想去肃宁。因此，得罪谁，帮助谁，高革其实根本不在乎。

然而，尽管高革有意无意的想要远离这场战争，但几乎战局的每一个变化，他都能很快的感受到。

虽然在大辽，高革如今只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将领，麾下统率的不过三千渤海军，还是由各次战役中被打散打残的部队拼凑而成的。但莫州却正好处于重要的联系孔道之上，因此，每一点风吹草动，他马上便能有所感觉。

进入十月份以后，局势的变化是如此明显。

在萧忽古保障了官道的安全之后，辽军便加快了南北运输的节奏。这次南征，并非是大辽过往所熟悉的那种战争，他们事先也主动做出了许多的调整，比如让伤兵提前归国，让一部分家丁押运先期的掳获回国，如此可以有效的减少补给压力。尽管如此，在战斗以外的部分，辽军仍有许多的不足，直到战争进行了半年，这些方面的运转，才看起来变得像模像样。

可这样的改变，却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在辽军中，不乏许多位高权重的人，私下里认为这是南征马上就要结束的征兆！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军心浮动，整个河间、雄莫地区，不仅士兵们对结束战争翘首以待，甚至传言不少重臣都在皇帝的金帐中公开议论退兵之事，对耶律信不利的言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连耶律淳有一次来莫州，也私下里劝高革做好退兵的准备。

虽然高革心里对此大不以为然，上一拨押送粮车的队伍数日之前才经过莫州，押粮的将领告诉他，因为战争的缘故，五京皆提前征收秋税，如今南京道各州的秋税基本已经征完，大部分都已经运至析津府与

涿州，如今两城之内，粮草堆积如山。从这些细节处，丝毫看不出皇帝与耶律信有撤兵之意……然而，讽刺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似乎是坐实了这些谣言。

十二日，南京急报至金帐，易州失守。而且，宋军是自河东而来。灵丘、飞狐都被宋人攻克！

这件事情很难被瞒住。

易州与金陂关的汉军全部降宋，耶律赤仅以身免，容城也已向吴安国投降。宋军如今已经能够抄掠辽国境内通过雄州的官道。南京道从未如此紧张，那里已经有一百年未逢兵乱了。

此事带来的震惊可想而知。不过真正让人担忧的，却是在耶律冲哥的奏章没有到来之前，无人知道西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最起码的，人人都能猜到飞狐一失守，蔚州多半也不会太平。

此事也沉重的打击了耶律信。这是从信心上的致命一击，在此之前，因为一直无法取得外交上的成果，厌战的情绪本就已经在金帐内外显露出来，而易州失守的消息，让许多鼠目寸光的人再也不相信辽军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见好就收的心态甚至从皇帝身上流露出来。

至少高革听到的情况是如此。

许多人都能看出来局面对兰陵王的不利，若说耶律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皇帝终于开始动摇，这必然是其中之一。

有时候，高革都不知道自己期望发生什么。这看起来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是他却也并不感觉多么高兴。对于故国的同情始终纠缠着他，可做为一个将领，他却又有些同情耶律信。他希望辽军打败仗么？这个答

案是模糊的。当他在南宫县城看着辽军屠杀时是一种感情；但当他在黄河边上，看着他自己的袍泽，还有一些好友一个个死在宋军的刀下、箭下之时，却又是另一种感情。

高革不知道耶律信的计划，但在有些事情上，他的感觉与众不同，至少与耶律淳不同。比如他不认为韩宝在安平有什么危险，宋军看起来咄咄逼人，但倘若他们果真有把握一战而胜，他们早就动手了！战场上的僵持，原因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双方都没有太大的把握，双方都在衡量利弊得失，双方都在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对方犯错……

高革也坚信耶律信是在等待机会。比如，人人都认为河水结冰对大辽有利，但南朝的统兵将官也不蠢，他们肯定也在等待什么。

但不管南朝的将领们想要等待的机会是什么，都很难想象他们所等的是吴安国。倘若传言可靠的话，吴安国可是率数千之卒，五日之内，连下三城！除非走投无路，不会有哪个主帅会将希望寄托在这种事情上面。急报传至金帐之初，大辽君臣甚至无人相信。那条道路，换上一些将领，不用打仗，走五天都不见得能走到易州！但也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耶律冲哥那儿一点消息也没有。就算是耶律冲哥，大概也来不及做出反应。

总而言之，不论耶律信此前的计划是什么，也不论南朝此前是何打算，因为易州的意外，一切都开始变化。

易州失守之后，太子与陈王萧禧立即派出一支先锋南下涿州范阳——原本他们打算一鼓作气夺回易州，但很快就发现已经无此必要，宋军并未坚守易州，他们动用火药，炸毁了易州与金陂关的城墙，烧光了易州的粮草积蓄，将易州城洗劫一空——这方面宋军与辽军没有什么不

同一——然后就迅速转移了。定州兵与太原兵可能撤回到了定州境内，但吴安国却南撤到了易州东南与宋朝交界处的容城。

因为容城靠近范阳至雄州的官道西侧，便离雄州也是极近，一时之间，雄、莫震动。

人人都可以看出来，吴安国这数千精骑，不仅隐隐威胁着辽军的粮道，甚至对于安平韩宝，也是一个隐患。

对于辽军来说，这等于是卧榻之侧，有个敌人持刀侍立，绝对无法容忍。

但高革私下里认为这其中似乎有更大的迷雾。宋军如此煞费苦心，甘冒风险一路攻克灵丘、飞狐、易州，难道就是为了吴安国这区区五千人马进入南京道么？倘是如此，他们早一点绕道井陉，经由定州北上，效果不也是一样的么？

高革跪坐在他的官衙之中，一面欣赏着一个宋人俘虏在他面前表演点茶的技艺，一面几乎是身不由己的想着这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他所居住的官衙是南朝莫州知州府，这座建筑完全是宋人的风格，精致、色彩简单、不尚宏大。但最后一个特点或许是因为地方的财权受制所致，据说在南朝，地方官修葺官廨算是很重大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高革还是很喜欢这样的建筑。只要有可能，他便不愿意住在营帐里。

可惜的是，这样宁静的时刻无法长久，一个家丁匆匆走到门外，呈上一封密封的公文。高革只得起身离去，带着木匣回到他办公的房间，从腰间取出一把小刀，打开匣子。

木匣里面是一封简短的命令。

这道命令用契丹小字写成，上面有兰陵王耶律信的印章。耶律信命令他立即点齐两万名宋人，在十七日日落前务必亲自押送至雄州，听候萧忽古差遣。耶律信并允许他调动一千兵马，他在莫州的职责暂时交由他的副将代掌。

将这道命令反复的在心里面默读了几遍，高革心里面忽然生出一个预感。他觉得他在莫州的职务结束了，并且，自己再也不会来莫州了。

他走出房间，唤过一个亲信的家丁，沉吟了一下，最后说道：“去，即刻收拾好行李。”

“郎君，这是要回国么？”家丁试探的询问中，流露出一丝期待。

高革默默的摇了摇头，过了一会，才简单的回道：“去雄州。”

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回答竟让家丁的脸上立即露出欣喜之色，便见他答应一声，欢天喜地的退了下去。

同日，肃宁。辽主金帐之内。

皇帝耶律濬头戴紫皂幅巾，身穿红袄窄袍，腰间围着貂鼠扞腰，坐在一张胡床上，望着他的将军大臣们。包括耶律信、萧岚、萧阿鲁带、韩拖古烈在内，群臣十余人分成两列，肃立帐中。他们的穿着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每个人都穿着墨绿色的左衽裘衣。这寓意着在战争之中，他们遵循契丹人古老的传统。

耶律濬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到了萧岚的脸上，他的脸色苍白，神情十分难看。

“萧岚，你是在劝朕班师么？！”

“陛下，师巫占卜，兵久不祥。”萧岚完全没有在意皇帝的怒气，更是看都不看一眼一脸愕然的耶律信，说道：“南征以来，本朝屡战屡捷，兵威宣于四海，宋人震慄，万国咸知我大辽强盛，远胜汉唐。陛下用兵河北，本意不过是想对南朝略施薄惩，既已得意，自当早息兵戈，如此天下亦知我大辽非是好战逞强，只是因南宋不义，不得已方兴兵征伐，使其知罪。”

“你倒是会说话！”耶律濬冷笑一声，讥讽的说道。

“陛下！”让耶律濬意外的是，萧岚尚未回话，萧阿鲁带便迫不及待的出列，欠身说道：“臣也以为是班师的时候了。”

“萧阿鲁带！连你也怯懦了么？！”耶律濬怒声喝道，在这帝王之怒的威压下，有几个大臣不由自主的颤抖了一下，但耶律濬的怒气仿佛完全被激发出来，他猛的起身，指着萧阿鲁带，高声骂道：“你也把胆子也丢在冀州了么？区区一个吴安国，便将尔等吓成这般模样？”

冀州之败，实是萧阿鲁带生平奇耻大辱，此时竟被皇帝公然嘲骂，萧阿鲁带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但是他对皇帝十分耿忠，嘴上并不退让，仍然高声回道：“陛下，臣虽是败军之将，然陛下既然仍委臣主南枢密院，则臣有事不敢不言！区区一吴安国何足道哉？是吾师兵久已疲，部族不安，士卒皆生归意，若不速归，恐悔之无及！”

“陛下息怒，萧老元帅乃是一片忠心。”韩拖古烈也连忙出列说

道，“吴安国虽然侥幸攻破易州，却并不敢据守，可知其兵、粮皆有不足，南京尚有数万精兵，对付一吴安国，绰绰有余。然则灵丘、飞狐、易州接连失守，此事难以隐瞒，属国之兵，不免各生异心，部族之军，皆怀恐惧，宫分、汉军或有家业在西、南两京者，亦不自安。人心如此，诚为可虑。”

韩拖古烈话音方落，仿佛事先商量好的，萧岚马上又接着说道：“况且用兵之道，进退以时，南朝亦天下大国，不必毕其功于一役。此番用兵，虽则南朝皇帝年幼轻率，不肯议和，然臣以为此亦不足为虑。我契丹之长，不在较一日短长，如今河北道路已熟，今岁退兵，稍作休养，明秋再来，如此方是长策。到时南朝肯和便罢，若不肯和，那点岁贡，难道我们不可自己去取么？”

耶律濬看看萧岚，又看看韩拖古烈、萧阿鲁带，抬起的手臂，终于无力的放了下来。这三个重臣一唱一和，可他知道，萧岚的话，是给他留面子，而萧阿鲁带与韩拖古烈的话，却是正中要害。

退兵班师的事，早就应该摆上台面了。尽管耶律信还想做最后一搏，但是，大辽的大军在河北，如今的确已形同鸡肋。进取有所不能，退兵则不仅颜面无存，而且恐怕还会招致宋军的报复，将战火烧到国内。而更麻烦的是，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有点长了，各族的将士们都已经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士气，取而代之的是思归之心。而且，就算是大辽，就算是整个草原，战马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整个夏季、秋季都在河北作战，动员的战马有数十万匹——这是他最可自傲的资本，耶律濬敢称他的治下是大辽最鼎盛的时期，这就是最大的凭仗——但是，如此长时期的战争，对于保持战马的数量与健康十分不利。在农业方面，因为陆续征调了可观的汉军，尤其是负责后勤与运输征调的农夫，也严重损害了各地的生产，州县守令，更是怨声载道……

在这个时候，吴安国五日之内，连下三城，攻破易州，侵扰南京道，的确是立即将原来所有的矛盾激化了。

耶律濬心里面很清楚，军心不稳，既是事实，亦是借口！

他心中很难说不想退兵，但是他同时也寄最后一丝侥幸于耶律信，希望他能带给他一个奇迹。所以，在任何别的臣子面前，他仍然坚定的支持耶律信。

即使反对耶律信阵容已经如此庞大！非止此时在金帐之中说话的这三人，南京的萧禧、西京的耶律冲哥、雄州的萧忽古……甚至连安平韩宝，都态度暧昧。而这大帐之内，还有那些没有表态的重臣、将领们，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站在耶律信的对立面的。

这些，耶律濬心里比谁都清楚。

尽管如此，倘若耶律信仍然坚持不退兵，那么，他也决定继续支持他！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这是耶律濬成功的关键。或者说，这是耶律濬自己觉得他之所以能开创中兴局面的关键！之前，他选择了萧佑丹；而现在，他选择了耶律信。

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总不可能没有考验。

耶律濬的目光移到了耶律信的身上。

“耶律信，你以为呢？”

“陛下……”耶律信此时的神色间，闪过一丝犹豫，这让耶律濬心中生出一阵不快，但耶律信垂首欠身，看不到皇帝的表情，仍然稍稍迟疑了一下，才谨慎的回应：“臣以为，此时非退兵之时！”

“依兰陵王之见，那要何时才是退兵之时呢？”耶律濬未及说话，萧岚已经语带讥讽的质问道。

耶律信不理萧岚，继续对皇帝说道：“晋国公尚在安平，雄、莫、瀛州之间，尚有大批掳获未及运返国内，若仓促退兵，恐为宋人所乘……”

他的话未说完，耶律濬已经愣住了。

金帐之内，自萧岚、萧阿鲁带、韩拖古烈以下，一个个都面露惊讶之色。一时之间，他们甚至忘记了高兴。关于退兵的事，他们已经秘密谋划了许久，私下里做出了各种交换，换来彼此的支持，重新构建成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原本预料这将十分困难……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耶律信就这么认输了！

他的话中，分明是已经同意退兵。

“那兰陵王以为何时退兵合适？”萧岚生怕耶律信还有什么花样，顾不得听他说什么，赶紧追问道。

“当在风起冰冻之日！”耶律信这次的回答，十分的明确。

他的话音落下，萧岚等人的脸上，再也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其他的大臣将领贵族们也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他们期待听到的答案，而耶律信的主动让步，让他们避免了陷入公然得罪他的处境。他们还拿不准皇帝真实的心意……

耶律濬神情复杂的望着他的北枢密使耶律信，在这一刻，一种羞怒的情绪，在他心里猛的燃烧了起来。

他的南征，竟真的要变成一场虎头蛇尾的笑话了！

在他的心底里，他知道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抉择。

但这只能更让他恼怒！

突然，他抬起脚来，狠狠的将身边的一张书案踢翻，然后怒气冲冲的大声喝道：“退帐！”

熟知皇帝脾性的大辽重臣们，没有人敢在此时触犯逆鳞。一个个伏低了脑袋，装得诚惶诚恐的退出帐外。只有耶律信神情木然的留在帐中，仿佛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是罪魁祸首。

同一天下午，深州武强县。

“吴镇卿的回文到了么？他究竟闹的甚么玄虚？！”宣台行辕之内，石越一脸的愠色。“飞狐也烧了，易州也炸了！不遵御前会议的密令不算，连宣抚司的札子也敢不回么？”

侍立在一旁的范翔与石鉴都很少看到石越发这么大的火，二人面面相觑，石鉴小心回道：“今日尚未收到吴将军的回文。”

当日吴安国连破三关的消息传来，宣台众人，都是又惊又喜，击掌相庆，不料石越拂然不悦。反倒移牒责问吴安国。石鉴与范翔虽然在宣台掌机密文字，却都不知道内情，只隐约猜到吴安国本是奉秘计行事，

但结果却与原计划相差甚远，所以石越才会如此恼怒。

其实御前会议当日纵有密令，但其后石越也曾经给过吴安国便宜行事之权，虽然石越给吴安国这等权力，是为了他更好的实施最初的奇谋；但吴安国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机应变本也不算违令。而他自克易州，为了避开燕京辽军的反扑，退保容城，公文回复不及时，也是常有之事。若是换了旁人，二人自然不免要为之缓颊数语，但吴安国人缘之差，便是范翔这种八面玲珑之人、石鉴这种老好人，也不肯为他多说半句好话。二人都觉得自己此时没有落井下石，便已是十分厚道了。

不过吴安国的辩辞未至，石越虽然心中不快，却也只好先按捺下来。他信步走到行辕中厅一座刚刚做好的沙盘前，皱眉沉思。这沙盘由何去非主持制作，上面标示着河北河东粗陋的山川地貌，以及宋辽两军对峙的兵力分布。石越的目光在安平、河间两处移动，眼中露出犹疑之色。然后又看了看保州、定州一带，眉头锁得更紧了。

易州之捷，本是吴安国之功，但是自古以来，军队计功都是官职越高越占便宜。这桩功劳，便先落到了吕惠卿头上，然后是段子介，最后才轮得到吴安国。若仅仅是如此，倒还罢了，大宋立国，毕竟与汉唐不同，行的是文官政治，讲究的是所谓“职以授能，爵以赏功”，便是熙宁改制，奖励军功，赏功也是以爵不以官。军功对于文官来说，说到底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吕惠卿爵位已高，再立功劳，也无非是荫封，实在有了不起的大功，也不过加个三师之类的荣衔。

但石越却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否则吕惠卿就不会巴巴的从太原跑到河北来。

果然，不出石越的意料，吕惠卿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这场胜利。他先

是设法说服了段、吴二人，三人联名写了一封奏捷的奏章。这原本也很平常，问题是这三人联名，段、吴二人不仅地位、资历、声望，都不能望吕惠卿之项背；论及文章学问，对朝廷的了解，那也有天壤之别。在段子介的幕僚中，正巧有一位书记官是范翔的至交，因为对这篇奏章的文采十分欣赏，悄悄记了下来，抄了一份寄给范翔。石越一读之后，便大惊失色——这根本不是一篇奏章，更像是一篇雄奇的散文，全文不过数百字，却字字珠玑，琅琅上口。以内容来看，这哪里是一封奏易州之捷的奏章？分明是一篇讨伐契丹的檄文！这数百字的短文，不仅介绍了宋辽战争之原由、易州之战的经过，还以雄辩的风格证明了辽人入侵之不义，论证了大宋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石越几乎可以肯定，这篇文章必将被广为传诵！

他没听说过吕惠卿幕中有什么出名的文学之士，因此这奏章多半是吕惠卿自己所写。石越知道，吕惠卿之文学才能，虽然不及苏轼、王安石，但肯定远在司马光之上。他素来把精力放在儒学经术之上，将此视为“末学”，此时却突然写了这么一篇奏章，用意昭然若揭。

这不仅仅是一篇“相如赋”，吕惠卿不止是想借这篇奏折打动小皇帝，向小皇帝示好，而且是想借这篇奏折打动士林！

他并不曾掩段、吴之功，反而夸赞了段子介的火铳之利、吴安国的连破险关，但是，绝大部分人读了这篇奏章之后，恐怕都会将易州之功记到吕惠卿的身上，并且，许多人甚至产生这样的感觉——石越统兵十万而无寸功，只能与辽人僵持，而易州之捷却打破了战争的僵局！

若没有这篇奏折，吕惠卿便立再大的军功，石越也不放在心上。吕惠卿是得罪先帝的人，一个御史一纸弹章，一个“不孝”的罪名压下

来，小皇帝也不会自找麻烦。更何况两府台谏之中，吕惠卿政敌林立。但石越对吕惠卿一直不放心处，也在于此——此人给他一个舞台，便能发挥至极致。他太懂得拿捏分寸，太清楚他要争取的是哪些人。

也许他终生都没有机会再重返中枢，但他有极大的机会重新获得对新党的影响力。

石越可一点也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吕惠卿做了太久的宰相，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新党中仅次于王安石，门生故吏，不知道有多少——当他倒霉的时候，自然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甚而转投他党。但是，倘若局面发生变化，吕惠卿就有可能利用这笔遗产。

绍圣以来，七年间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随着高太后的去逝，小皇帝的亲政，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如若吕惠卿重获对新党的影响力，便是石越，也很难判断这会带来什么。

但汴京的报纸将会写些什么，石越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这也证明了七年以来两府诸公一直小心防范着吕惠卿，并不是杞人忧天。然而，石越再也没有想到，小心提防了七年，最后却因为他的——一时不慎，还是给了吕惠卿机会。

吕惠卿是个聪明人，一击得手，便不会再图侥幸。

易州发生的事情，其实不待吴安国的回文，石越也已经知道个大概。

是吕惠卿说服段子介炸掉易州与金陂关城墙，然后与段子介带着投降的易州汉军退回定州——精明得犹如一只成精的狐狸。他们若继续留在易州，面对辽军的反扑，困守一座敌人的城池，败亡的命运不可避

免，但现在吕惠卿却可以在定州以休整为名，坐观成败，再伺机而动。谁也不能说他什么，大战之后，无论胜败，军队都是需要休整的，这是理所当然之事。

对此，吴安国纵然心有不甘，也无计可施。他客军远来，若无段子介供给粮草箭矢，吴安国纵有三头六臂，也不会有好下场。

而段子介也有他必须要退兵的理由，易州之战，据战报来看，定州兵伤亡严重。他若继续留在易州，虽然可以为吴安国赢得更多的回旋空间，但是他自己却不免九死一生；反之退守定州，他不但毫无危险，而且仅凭着此战的俘获，他亦可坐享朝廷的重赏——易州之捷，足以令他扬眉吐气，一扫数月之耻。

只要将利害说明，除非段子介是个圣人，否则任谁都知道如何选择。

而做为对吴安国的报答，段子介许诺保证吴安国的粮草供应，但他只能将粮草送至宋辽边界处——于段子介而言，他已是尽力而为。无奈之下，吴安国亦只得退而求其次，权且在容城栖身。

石越的无名之火，至少有一半，是为此而发。

亏得段子介、吴安国二人，如今亦皆是声名赫赫的人物，竟然就如此被吕惠卿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

他冰冷的目光，又从保、定移至安平。

吕惠卿如今算是安坐在定州看戏，面对着安平、河间的强敌，石越更是不能有一点的疏忽。这场戏，他必须得唱好了，绝不能让吕惠卿看了笑话！

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坐定不安的陈元凤。虽然他大概还不可能知道吕惠卿的那篇奏章，但是，自从易州之捷后，陈元凤便几乎可以用如坐针毡来形容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石越都已打定主意，除非万不得已，南面行营五万人马，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将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政治上的失控他尚能承受，军事上，他绝不能容许河北战场再出意外。

十月以来，宣台已经开过数次幕僚会议，御前会议、枢密院也进行了讨论，各军主将也呈交自己的意见，宋军的战略目标已然渐渐明晰。虽然石越认为最优先目标是将辽军赶出河北，并尽可能给辽军造成损失，而不必强求战果；但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众人能接受的底线，大部分人都认为有希望完成的战略目标，却是至少要歼灭安平韩宝部，并择机给予河间府的辽主部以打击。

从韩忠彦的书信，皇帝给石越的数道诏令来看，这也是皇帝能接受的底线。

事实上，无论是朝中还是军中，慎重保守派都占绝对少数。无人满足仅仅将辽军赶出河北之战果。反倒是主张将战略重点放在河间府，要求直接对辽主发动攻击的激进者不在少数。只是目前的战场态势，明显是要更加有利于歼灭安平的韩宝，御前会议与枢密院才没有支持他们的主张。

这个战略目标与石越此前与王厚、折可适所构想的颇有区别。他们原本期望尽可能将辽军拖在河北，消耗辽国的国力，并期待辽军自己犯错，从而以最小的损失完成对辽军最大的打击。即便辽军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当他们退军之时，也不可避免会露出破绽，他们可以用优势兵

力，不费吹灰之力歼灭辽军的尾巴。

战争不必就此结束。

宋朝还可以有许多的选择。

例如，接下来，宋军可以尾随辽军进入南京道，纵兵四掠，破坏其农业设施，并继续屯兵河北，并断绝与辽国的贸易；而面对宋军在河北的重兵，辽国的大军，也不能轻易解散。长期维持规模在十万人以上的常备军，对于宋朝来说，完全可以承受；对于辽国来说，只要四五年，其经济即使不彻底崩溃，也会凋零残敝得不成样子。

三人都相信，这才是和强国打仗的方法，也是对宋朝最有利的方法——小规模冲突，耗日持久的对峙与消耗。用战争摧毁辽国的主要农业区，封锁贸易打击其经济，用不了多久，辽国国内就会怨声载道，陷入内乱。

因此，歼灭安平的韩宝，此前对石越来说，只是一个可选项。他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歼灭韩宝部的机会。但那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勉强去完成的目标。

当日姚麟对石越所言上中下三策，姚麟口中的下策，在石越心里，其实未必不可取。

然而，进入十月后，石越心里面也终于渐渐妥协了。

但要确保完成这个战略目标并不容易。

此时就主动发起进攻，胜算也就是五五之间，顶多六成。而一旦风起冰冻，辽军就更加难以对付。

辽人在等待对他们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河水结冰之时。

而宋军也在等待对他们最有利的时机，那就是辽军将要撤军之时。

为保万无一失，石越已经将折可适派往安平。

而此时，仿佛是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石越突然觉得，他与王厚都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安平。

安平的指挥权在慕容谦与唐康手中，折可适只是一个类似于监军的身份，这让石越有些不放心的。韩宝是一块硬骨头，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也许让王厚亲临前线更加合适。而他自己若去安平劳军，也必能鼓舞士气。

老天爷这一次已经算是帮了宋军一个小忙了，十月中旬了，河北诸水居然还没有一点结冰的迹象，但是，谁知道哪一天会突然大降温？

时间越往后推，石越就越有一种紧迫感。

每一件可以有助于取得胜利的事，都不应该被轻视。

原本，石越是打算在大战前再派一个谏臣去安平劳军，但这时候，他彻底改变了主意，他抬起头来，对范翔说道：“仲麟，速去请王将军过来。”

两天后。

黎明时分，安平城内城外，炊烟缭绕，战马嘶鸣。辽宋两军出操的号角声，此起彼伏，两边金鼓杀伐之声，更一声赛过一声的高。韩宝一大早起来，便带着一群亲兵，骑马出营，巡视诸寨。然后，他又登上安平那低矮的土城墙，观察了西边与南边的宋军营寨好一会。

尽管处境不是很有利，但是众人从韩宝的脸上，看到的依然是坚定的自信。从城墙上下来，便见一名偏将匆匆赶来，朝他行了一礼，韩宝轻轻额首，问道：“如何了？”

那偏将欠身回道：“木刀沟、唐河仍未结冰。不过，末将问过几个当地土人，他们都称当地河水冰冻，有时不过一夜北风，河面便可行车。有老人称，数十年内，唐河十月未有不结冰者。”

韩宝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那偏将见他没有别的话问，又行礼退了下去。韩宝又巡视了余下的几座营寨，这才返回他的中军大帐。

他的大帐设在安平城内一块空阔地上，由他麾下最精锐的彰愍宫骑兵拱卫着。韩宝回营时，彰愍宫的士兵们正围坐成几个大圈，在喝着肉汤。昨晚韩宝下令，将军中十余匹受伤的战马杀了，又宰了几只骡子，犒赏一下将士们。他军中的士兵们，许多人有十余天没有闻过肉味了。闻着肉汤诱人的香味，韩宝身边的亲兵们都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但马

上，他们都被东边的喧闹声吸引——在那儿围坐着的一圈士兵中，两个高壮的士兵，正扭抱在一起相扑。围观的士兵们，有人鼓掌，也有人大声喊叫着，好不热闹。

韩宝只是瞥了一眼，并未制止，便回到了自己的帐中。

自南征以来，韩宝屡立战功，地位日隆。如今他统率着长宁宫、永兴宫、积庆宫、彰愍宫、文忠王府等四宫一府约两万骑宫卫骑军，几乎占到河北宫分军的一半——大辽共计八万宫卫骑军，此番南征，随辽主南下者，本有五万数千余骑。但半年的战斗下来，或战死、或负伤、或染疾，十停里面，也已折损了一二停。如韩宝最倚重的彰愍宫先锋军，南征之初有三千虎贲之士，屡经恶战，如今也已只余二千余骑。

相比而言，河北的其余辽将，耶律信统率太和宫、萧岚统率弘义宫与彰愍宫一部、萧忽古统率敦睦宫、萧阿鲁带统率兴圣宫残部，四人所统宫分军皆不过万。虽然耶律信可以指挥御帐亲军，非他人可比，但在军事上，韩宝至少已经后来居上，地位已经超过萧阿鲁带与萧忽古这些老将。

这四宫一府的宫卫骑军，除了积庆宫是自萧忽古部抽调补充，其余诸军，皆先后追随韩宝经历恶战，虽然死伤颇众，实力受损，但同时却也都是百战之余，对宋军也更加了解，足堪信任。

因此士兵们便是偶尔放纵、稍违纪律，韩宝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如平时那般严厉。与瀛、莫一带的辽军不同，安平辽的辽军，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大战欲来的气氛，大家虽然口里不说，但心里面都明白，一场恶战，多半是不可避免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韩宝也愿意让士兵们稍稍放纵一点。

回到大帐之后，几个亲兵方服侍着韩宝卸了披风、宝剑，萧吼就与几名大将前来参见。与萧吼一道前来的，是长宁、永兴、积庆三宫的都辖萧垠、耶律乙辛隐、耶律雕武。这三人，再加文忠王府都辖萧吼、以及新提拔的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便是韩宝目前所能倚重的五员大将。

四人参拜已毕，韩宝坐在一张胡床上，一面喝着亲兵端上来的肉汤，一面听萧吼禀道：“晋公，累日挑战，宋人怯懦，不敢应战。末将遣拦子马四出打探，探得祁州扎了数百只草船，当是为烧我浮桥之用。唐河之上，北至定州，也探得清楚，再无桥梁。虽是如此，咱们真的只能在此等待唐河结冰么？”

“便这么点日子，你就坐耐不定了？”韩宝皱了皱眉，斥道，“为将之道，忌心浮气躁。若按捺不住，便易为敌人所乘。”

“晋公教训得是。”萧吼唯唯应道，一时竟不敢再说什么。

但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却素非韩宝部将，见萧吼不敢说话，萧垠、耶律乙辛隐也十分害怕韩宝，心中大为不满，欠身说道：“宋军这两日皆在造谣，说什么耶律冲哥将军已经兵败身死，飞狐、易州皆已失陷，河东宋军已直趋南京，军中亦颇为疑惑。众部族详稳更是四处打探，粘八葛部、室韦国、五国部、迭刺葛部与萌古部尤其不安份。如今军中有粮，一切好说。只是这般僵持下去，万一哪天缺粮……”

耶律雕武说着，韩宝的脸已经沉了下去。耶律雕武所说的，正是他最大的心病——河水迟迟不冻，他的粮草却一日日耗尽，何畏之又占据着饶阳，造小船快艇，巡遼河上，令他无法补充军粮。此事虽然是军中

最大的机密，旁人无法知道真相，然而粮草由配给十日，改为配给五日，到如今改为逐日发放，众将自然也能知道粮草已不宽裕。

此时他已经收到密报，得知了金帐议事的結果——但是，这个结果对他并无意义，不管那边是什么结果都好，只要风起冰冻，他都必然要退兵。事实上，他的粮草也只能勉强支用十日了。

长宁宫都辖萧垠是南征以来追随韩宝比较久的将领，他与耶律雕武又素来交好，此时觑见韩宝脸色不对，连忙说道：“萌古只是小部，不值一提。五国部素来恭顺，室韦虽偶有叛乱，大体还是忠心的，只是这两部都在东京道，互相之间免不了有些怨仇，并非真的敢生事端。惟有迭刺葛部是祖宗时所谓的‘外十部’，粘八葛部更是叛逆征平未久，这些部族，祖宗之时，也只是羁縻而已，不纳贡赋，更加不服征调，如今我大辽鼎盛，他们才不得不派出兵马，随我征战。便是偶有怨语不安，也是寻常之事，不必过于在意。”

耶律雕武却并不卖账，他生得极为凶恶，黑黝黝的脸庞，瞎了一只左眼，左边脸颊上还有一道骇人的刀疤，让人一见便以为只是个莽勇的武夫，但其实他却是韩宝帐下众将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不仅精通契汉文字，还熟知史事，擅会填词，因此对韩宝也没那么畏服，冷冷说道：“昔日符坚伐晋有淝水之败，也并非谢安辈有何了不起之处，不过输在‘众心不一’四字之上。”

这帐中倒有一大半人不知道符坚、谢安是谁，但耶律雕武知道韩宝却是听得懂的，也不管众人，又说道：“粘八葛乃是塞北最大的部族，虽被击败，却未伤根本。只不过他们知道我大辽强盛，其部族所居之地离我大辽甚远，最大的敌人又是阻卜等部，故此才甘愿降服。粘八葛部信奉十字教，如今已与西夏结盟，共同对付黑汗，其野心不问可知。有

传言说还有粘八葛部的十字僧前往南朝汴京……此次南征，粘八葛部便极不爽利，征兵之使者去得最早，他们却来得最晚，道路虽远，又何至于拖至九月才至？其部控弦之士，何止十万？却只派了一千骑兵，贡马两千匹助阵。似这等部族，便得意之时，也要多加提防，如何可以共患难？”

“粘八葛南有黑汗，东有阻卜，皆其宿敌，不足为虑。”韩宝淡淡说道，粘八葛部的叛乱是他亲手镇压，他自然颇为了解此部，辽国其实也需要一个相对强大的粘八葛部，以此来制衡阻卜诸部，因此辽国对粘八葛，也只是要求他们纳入名义上的朝贡体系。不过耶律雕武所说的，也不可防，因又问道：“将军说了这许多话，当是有些主张吧？”

“不敢。”耶律雕武欠欠身，余下的一只右眼中，现出狡黠的光芒，“不过末将以为，驱使这些部族属国军，尤其非我契丹部族，便不能让他们太闲着。”

“将军的意思是？”

“晋公何不令其先渡过唐河抄掠博野？”

韩宝顿时愣住了。

这个办法他其实不是没有想到过，大军不到，先分出一两千骑渡过木刀沟、唐河，搅一点风浪出来，甚至还可以骚扰祁州。但最终他没有实行此策，因为此时的博野、祁州城一带，宋人都聚集在城镇堡寨当中，四野当中，往往数十里荒无人烟。派出一两千骑，若攻不下城寨，宋军大可置之不理。相反，韩宝倒有别的担心——他越来越不愿意在安平这个地方与宋军决战。甚至可以说，他也在有意避免可能招致提前决战的事情。

每日挑战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知道宋军根本不会应战。但是派兵渡河就不一样了……等到唐河结冰才是最好的选择，宋军可能会认为他一旦开始撤兵，对他们来说最为有利；但韩宝也同样认为，当唐河结冰，他才能真正发挥大辽铁骑的长处。

但此时耶律雕武又提出来这个他心里早已否决的计划，却让韩宝又有些犹豫了。

河水冰冻的日子迟迟没能到来，而军粮却一日日耗尽，吴安国又令人意外的出现在南京，飞狐、易州失守……山前山后的局势扑朔迷离，这一切，都让韩宝开始犹豫——他也许无法再从容等待了。尽管表面上他还可以公然训斥萧吼。

正沉吟着，忽然，从城外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隐隐约约，仿佛有人在高呼着“万岁！万岁！”

众人惊讶的对视了一眼，韩宝腾的起身，便见一个亲兵匆匆忙忙跑了进来。

“出何事了？！”韩宝喝问道。

“似是南朝在劳军！”

“劳军？南朝皇帝来了么？”韩宝更加惊讶，取了宝剑，大声道：“走，看看去！”

安平城外，步骑近四万的宋军，整整齐齐的列成十数个方阵，赤红的战旗，明亮的铠甲，锐利的长枪，在朝阳的照耀下，闪耀着耀眼的光

芒。

大宋右丞相、三路宣抚大使石越身着紫衫窄袍戎服，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在王厚、慕容谦、唐康、折可适、姚麟、种师中诸将的簇拥下，走过阵前。在他们的前后左右，都有呼延忠所统率的数百骑班直侍卫环绕，这些“羽林孤儿”们，皆鲜衣怒马，高举着象征军中权力的五色将旗与斧钺金鼓，在十余名钧容直所奏军乐的指引下，走过诸阵的跟前。

每走过一个方阵，都有宣赞官拖长了声音高声喊道：“石丞相奉天子敕劳军！”然后便有十余数洪亮嗓门的军士高声重复着：“石丞相奉天子敕劳军！”

声音响彻四野。

一时之间，四万宋军，皆士气高昂。许多将士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只是却不知道要如何回应。须知劳军之仪，虽然古已有之，然其后却渐废，大宋军礼之中，有禘祭、阅武、受降诸般礼仪，却独无劳军之仪。劳军成了“犒军”，都吃顿美食，赏些钱帛而已。况自古以来，天子劳军也罢，天子遣使劳军，所“劳”的，其实都是统军大将，是以当年汉帝至细柳营，说的也是“皇帝敬劳将军”。

对于这四万宋军将士来说，大宋朝堂堂的右丞相，代表着大宋朝的皇帝，亲自到军前劳军，那的确能让每个人从心里面生出一种荣耀的感觉来。这也是大宋朝立国以来，武人想都没有想过的荣耀。更何况，这四万将士，全是所谓的“西军”与“蕃军”，而劳军的却正是他们十分景仰尊敬的石越。在西军中倒还罢了，在文明较不发达的横山羌中，基于一种朴素的威权崇拜，那些百姓几乎是将石越当成神灵来传说的。

然而，休说这些将士，便是宣台的幕僚当中，也无人知晓这种礼仪，更没有想到要教这四万将士如何宣泄心中的感情。只是任由他们的感情如火山的熔浆一般，在心底里面沸腾着。

终于，当石越一行走过第四个军阵之时，沸腾的熔浆猛烈的喷发出来。

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万岁”，顷刻之间，十数个军阵，四万名将士，都一齐狂热的高声呼喊：“万岁！”“万岁！”

这些发泄着心中激动的宋军将士，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但这突如其来的狂热的喊声，在一瞬间，却几乎将石越惊得从坐骑上跌将下来。他在马上一个踉跄，虽然马上就稳住了身子，恢复了神志，但如此意外之事，仍然让他大脑一片空白。他紧抿双唇，脸色苍白，一时之间，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

惊愕失措的，不止石越一人，他身边自王厚以下，众将也完全没有预料，在这一瞬间，每个人都是面面相觑，脸色大变。表情尤其难看的是走在石越身后的呼延忠与他的羽林孤儿们。几乎也在这一刻间，包括呼延忠在内，不少班直侍卫的手，下意识的搭到了腰间的刀柄上。尽管他们的脸上还混杂着惊愕与不知所措。

劳军的队伍突兀的停了下来，仿佛是在接受将士们的欢呼。

但就在短短的瞬间，许多人的心中已转过无数的念头，更多人的战袍已被冷汗浸透。

“怎么办？！”“怎么办？！”石越心里面疯狂的转着，但紧张的情绪将他整个人都包了进去，此刻，他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惟一还明白的是自背心处透来的凉意——呼延忠有多少可能在此时拔刀当场置他于死地？

就在此时，在劳军的队伍中，突然响起拔刀出鞘的声音。

呼延忠下意识的也拔出了腰刀。几乎同时，他的羽林孤儿们也一齐拔刀出鞘。

“万岁！”“吾皇万岁！”“皇太后万岁！”“大宋万岁！”

从石越与呼延忠的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两人几乎都是不由约而的在心里长吁了一口气，二人几乎是感激的看着唐康，挥舞着手中的佩刀，策马出列，从阵前驰至阵尾，不断地高声大喊着。

那近四万名心中充满着狂热的宋军将士，立时被唐康所感染、吸引，众人也马上跟着他大声喊着：“万岁！”

“吾皇万岁！”

“皇太后万岁！”

“大宋万岁！”

声音在安平的四野间回荡着，连呼延忠也情不自禁的挥舞着手中的佩刀，随着众人一道高声呼喊。

他用这种方式来掩饰着自己心中的后怕——倘若，倘若他方才莽撞一点……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不去想像，这件事传至皇帝耳中的后果——谁都知道，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但皇帝会如何想，呼延忠实在不愿意去多想。尽管他能肯定，皇帝最后会求证，会相信的那个人，多半是就他呼延忠。

远处。安平城墙上，韩宝一面听着几个偏将转叙着方才发生的一幕，一面饶有兴致的望着几乎狂热到极点的宋军，还有被众人簇拥，几乎无法看清的石越，良久，仿佛是自嘲般的说道：“连石子明都来了，看来，南朝是真的不打算轻易放过我韩宝了。”

“来得正好，生擒石越，方是大功一件。”在他身后，萧吼不以为然的说道。

“生擒石越？”韩宝一时愕然，旋即大声笑道：“石越便不用你我操心了。”

劳军时出现的意外，彻底打乱了石越的计划。原本他打算一直留在安平军营，鼓舞军心，但是劳军之后，尽管外示镇定如常，但石越内心却是十分混乱，甚至惊愕、恐惧。他是熟知史事的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但至少有近二十年，他从未想过造反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从现实来说，更没有任何部署可言。况且，从唐康率众高呼“吾皇万岁”，众军景从来看，即便是这些军队，之所以高

呼“万岁”，恐怕也并无任何谋反拥立之意。大概这些将士只接受过皇帝阅武礼仪的训练，遂将皇帝阅武时的口号高喊了出来。

此时，石越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悔意。这样的意外，若非是在宋朝，他除了铤而走险，就真的再无第二条道好走。

现在他最担忧的，还是小皇帝那边。即便出现如此情况，因为唐康应对得当，只要接下来他再妥善处置，他尚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这个事件，无非是基本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而已。它给了皇帝更多的筹码与借口。但石越在出任宣抚使之初，心中便已萌退意，因此倒也并不十分介怀。他真正害怕的，还是年轻的皇帝可能将这件事处理得过于轻率——倘若发生临阵换帅这样的事情，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

赵煦看起来是勇于进取的，但在他雄心勃勃的外表下，实质上却是激烈而偏执的性格。倘若他相信出现一个权臣对于他的皇位威胁更大，他比那些看起来柔弱寡断的君主，更加容易做出与辽国迅速媾和的决断。以便他腾出手来，先稳定国内的局势。

无论什么时候，攘外必先安内，对于权力者而言，都谈不上是错误的选择。

即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他身上隐藏着一种独特的性格，尽管平时温文尔雅，善于妥协，谨慎小心，但每次遇到真正的危机，他整个人反而会兴奋起来，处事远比平常果断。

为了避免出现最坏的局面，也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劳军一结束，石越便做出决断，他要马上离开安平军营，只率宣台谏臣，在呼延忠与班直侍卫的护卫下，前往南面行营军中。

解释只会越描越黑，并且会损害到自己统率大军的权威，因此这无疑是最彻底的以实际行动表达忠心的方式。

离开安平前，石越当着众将的面，将安平的四万大军，包括慕容谦部在内，全部交由王厚直接指挥。王厚直接统率的威远军与骁胜军余部，也北进至滹沱河南岸扎寨。然后，除了留下唐康，自折可适以下，所有的宣台谏臣，都随石越一道，疾驰前往东光。

便在当日，也就是十月十七日的下午，石越一行，已经回到武强。此时，贾岩与李浩甚至还没有接到北上的军令。但在武强稍作休整时，几乎是前后脚，石越又收到了来自河东的两道密札。

一道密札是报告在十月十五日，折克行已经攻下蔚州。据说一名年轻的将领高永年不畏矢石、率部先登，是宋军能攻下蔚州的关键。

另一个密札却是个坏消息。就在十六日上午，种朴在应州桑干河边遭遇耶律冲哥主力的狙击，神锐四军先锋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种朴仅率数十骑突围。河东震动，雁代已是草木皆兵。章粦已经开始强行征募代州所有的成年男子，协助守卫雁门关、代州城，连太原也是风声鹤唳。

章粦、种朴的报告虽然遮遮掩掩，但石越还是可以猜到事情的原委。

这必定是耶律冲哥得知飞狐失守、蔚州告急，想要率兵援救蔚州，却又担忧章粦、种朴乘其后袭扰，腹背受敌。因此便冒了一点险，佯装率军赶援，而种朴为了策应折克行，果然率军出雁门追击，以牵制耶律

冲哥，不料反而中了耶律冲哥的计谋，遂有此惨败。

但耶律冲哥也付出了代价，蔚州已被折克行攻克。

因为出现意外的变故，而石越又突然感觉到胸口发闷，他遂决定在武强多停半日，召集众谏臣商议应对之策。

此时尚跟在石越身边的核心谏臣，还有参谋官李祥，参议官折可适、游师雄，勾当公事吴从龙、高世亮、黄裳、何去非，以及主管机宜文字范翔与书写机宜文字石鉴一共九人。因为早晨在安平意外事件，宣台的谏臣也有些人心不安。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时候这样的大风浪，最倒霉的反而是他们这些官员。尽管从名义上来说，宣台的谏臣并非石越的私人，同样也是朝廷的官员，但是一旦被卷入政治上的大风浪之后，谁又会真的来区分这些？此前对于这些谏臣来说，能加入宣台，意味着他们前程似锦；而此时，一切却变得那么不确定起来。每个人都不避免会有私心，此时心里面有些忐忑不安，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来人情都是如此，甚至刚刚抵达武强，便有几名河朔名士扭扭捏捏的找了些借口来向石越辞行。对这些人，石越都很坦荡的礼送他们离去，但是对这些谏臣来说，他们因为是朝廷的官员，却不可能做到见事不妙，便脚底抹油。

众人——尤其是四名官阶较低的勾当公事——虽然未必都有明哲保身的念头，却也是各怀心思，心不在焉的传阅着石越递下来的密札。

传阅完后，石越的目光便投向折可适与游师雄，正要问二人意见，不料，坐在身边的李祥却先欠了欠身，示意他要说话。

这让众人都略觉吃惊。须知这李祥乃是个宦官，虽然名为谏臣，其实却带点监军的味道，他平素也颇守本份，一切事务，并不插手，便是

建言献策，也往往十分谦退。此时他主动要抢先说话，石越亦敬他几分，因笑道：“未知押班有何看法？”

李祥朝石越欠身为礼，尖声道：“丞相，下官以为，河东不足为虑，要担忧的，倒是蔚州的折克行。甚至折克行的胜负亦无关紧要，真正决定胜负的，始终是河北之局势。此时丞相欲往东光，下官实不敢苟同。”

石越怔了下，心中不由十分意外。他听得清楚，李祥这话，明着是反对他，实际上却是对他表示信任。李祥虽然也参加过伐夏之役，但他毕竟是内侍，况且并非每一个西军出身的人，都可以算做石越旧部的。二人关系，一直都有些疏远。而若非李祥对于皇室忠心耿耿，他也不会成为宣台的参谋官。石越再也想不到，李祥竟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宣示信任。

方在心中感慨，却听折可适也说道：“丞相，河东不足虑——这一桩事，李押班说得确然不错。种朴虽然大败，雁代空虚，太原不安，然下官敢肯定，耶律冲哥绝不会就此冒险攻入河东，他必然是要回师去夺回蔚州。”

“这何以见得？”石越回过神来，不解的问道。

“耶律冲哥精通兵法，下官观其用兵，不重一时之得失，讲究以石击卵。是以蔚州虽然告急，但他却并不分兵驰援，反而宁可让蔚州失守，也要先解决种朴之后患。种朴既败，其必率大军，反扑蔚州。若能成功，反倒是我河东诸军为他所各个击破。”

“正是如此。”游师雄也点头同意道，“即便种朴不利，雁代城坚，太原更是城高池深，十分坚固，耶律冲哥就算兴兵攻入代州，没有

数日之功，亦难以攻下代州城，要涤清代州各寨守军，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图谋太原。而蔚州却是肘腋之患，他非要尽快解除不可。此所谓‘远水不能解近渴’。下官以为，代州如今兵力空虚，以耶律冲哥之用兵，必先遣一支偏师，攻入繁峙，骚扰代境，切断折总管之粮道，而自率主力往攻蔚州。折总管虽攻取蔚州，所带粮草必然不多，又是孤军深入敌境，一旦缺粮，蔚州便无法坚守。但事已至此，蔚州恐怕也不容有失。若能坚守蔚州，不仅可以牵制耶律冲哥，蔚州在我大宋手中，更可以占据诸多主动，令辽人寝食难安。折总管老于戎行，不会不明此理。故此当务之急，是要保证蔚州的粮草供给。”

石越默然了好一会，朝石鉴唤道：“取地图来。”石鉴连忙取来一张地图，铺在石越座前的几案上，石越俯身看了许久，方才缓缓直起身来，幽幽叹了口气，道：“未知希元若还在，又当如何说？”

希元是已故枢密院都承旨刘舜卿的表字，石越当年伐夏，倚为谋主，十分信任。辽国南侵之初，石越又荐为御前会议成员。不料战争之初，便即病故。这次吴安国东出飞狐、蒲阴之策，亦是刘舜卿所定。当年刘舜卿的计划，是使吴安国为先锋，折克行随其后，而种朴固守河东。但这个计划早已走样，吴安国既然烧了飞狐城，折克行便不能再随之东出；折克行既然不能东出，北攻蔚州，也就是当然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则是种朴亦不能不策应折克行……

石越的这声叹息，倒并非是责怪吴安国——吴安国自然有他的临机处断之权，他更多的倒是震惊于种朴的速败。也许，当初这个计划，就有点小看了耶律冲哥的能力。此时，石越对于吴安国的恼怒，反倒消减了许多。

但在座众人，却并无人知道此中原委，忽听石越提起刘舜卿，全都

误以为这是责怪他们这些谏臣不力，以致令石越怀念起刘舜卿来。心中羞愧，都不敢接话。

石越却没注意他们的心情，叹息过了，旋即说道：“如今要给折克行增兵，只怕亦是远水难解近渴。除非让吴安国回去……”

“下官以为不可。”石越的话未说完，何去非已经高声反对——李祥、折可适、游师雄等人坦荡的态度，似乎是感染了何去非等人，此时他也不再去想未来个人的利害得失，而专注到眼前的战局中来。因为怀着一丝惭愧，态度也更加激奋。要知道，对于他们这四个勾当公事而言，石越于他们算是有知遇之恩的，而他们心中，也到底还是有一种士大夫的情怀的。虽然他们未必能如古时之士一样，做到对知遇之恩肝脑涂地，可对于自己的犹豫，他们心里仍然是觉得可耻的。

即便不提对石越私人的感情，以“士君子”自居的他们，难道不应该为国家而奋不顾身么？就算不是能真的做到，但至少他们还是知道对错荣耻的。

心中激荡着这样的感情，何去非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不似平时从容，但他的嗓门却也更加洪亮，“丞相，下官以为折克行必守得住蔚州，倒不如留着吴安国这一步闲棋，日后或有奇用！”

激动之下，何去非竟然直呼折克行的名讳，说完之后，被身边的吴从龙捅了一下，这才醒悟过来，尴尬的望着折可适。

折可适不满的瞥了他一眼，便转向石越，道：“下官亦以为，与其增兵，不如运粮。”

“粮草简单，可着段子介押送。”石越道。

但折可适与游师雄等人都是一阵苦笑。

游师雄小声说道：“丞相，自定州运粮至蔚州，只能靠人驮。”

石越一愣，叹了口气，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某非是不知定州百姓赋役已重，然亦只得调发民夫，除此别无他途。”

众人听石越这么说了，便也都不再说话。见在座诸人都没有别的意见，石越便叫过范翔、石鉴，让二人拟了一道给段子介的命令，让他遣使联络折克行，准备军需粮草供应。写完之后，又给李祥、折可适、游师雄看了，众人再无补充，方用印封好，着人星夜送往定州。

议妥了此事之后，自石越以下，众人都缄口不提李祥反对石越前往东光之事。石越忽又觉得胸闷有些加剧，便散了帐，自己回去歇息。

二十余年来，石越身子一直颇为健朗，几乎从不得病，今日突然的不适，他也没放在心上。但石鉴却不放心，着人请了个医生来，但无论是军中还是武强，都没甚么名医，找来两个医生，把了半天脉，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遂胡乱开了张安心养神的方子。石鉴着人熬了药来，石越却也懒得去喝，只令人煮了点肉汤送进来。

肉汤尚未喝了两口，外头便报折可适求见。石越便将肉汤丢到一边，让服侍的班直侍卫收拾了，便整了衣服，去见折可适。

折可适见着石越，行过礼，便即说道：“丞相，下官退下去又想了想，还是觉得李押班所说之事，极有道理。”

“李押班说的何事？”

“便是丞相不可前往东光之事。”

石越没有料到折可适专程前来说的是竟然是这件事情，当时李祥所说，他也就当成一种姿态而已，并未当真。他惊讶地望了折可适一眼，见他表情十分认真，便沉默了下来。

许久，才说道：“遵正，天下之事，难以尽如人意。”

“下官并非不懂。”折可适郑重说道，“然丞相何不令南面行营移营阜城？”

石越沉吟了一下，仓促之间，他原本也不曾细思，这时不觉点了点头，道：“如此亦好。”

折可适见石越答应，又说道：“丞相去南面行营，恐怕陈元凤怕不会太乐意。”

石越冷冷的哼了一声，“这却由不得他。”

折可适轻嗯了一声，小心的说道：“依下官之见，若依圣意，南面行营当是由李都知统领的……”

石越知他之意，因笑道：“这个某自是知道。某果真硬要将陈元凤差开，也并非做不到。不过有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便多生事端。”

折可适连忙抱拳说道：“是下官多言了。”

“遵正亦是一番好意。”石越摆摆手笑道，“不过遵正尽管放心，此前某是无暇理会南面行营之事。如今既然是我亲自到了那里，陈元凤

也罢，李舜举也罢，却皆由不得他们……”

这话却让折可适颇吃了一惊，他本以为石越必会因为安平之事而多有顾忌，哪知道石越看来竟然似是毫不介怀。他哪里知道，石越当年也是受过富弼耳提面命的，处理这些事情，岂是寻常官员可比？若是没出这事，他或会束手束脚；出了此事，心里面他自有分寸，可至少外表上，他是定要大张旗鼓以示无私的了。

折可适自是难以明白这些，心里既佩服，也松了口气。

却听石越又说道：“战场以外的事，遵正尽管放心。”

“是。”折可适连忙应道。

石越又笑道：“如今我最担心的，倒是生怕叫韩宝给逃了。唐河终究是不太可靠，若能将一支人马，神不知鬼不觉的插到博野……”

这个问题，其实非但是折可适，只怕宣台每个谏臣，河北的每个宋军将领，都曾经想过。石越以前不问，自是知道没什么良策，同时他心底里也很从容，此时虽是谈笑着说出来，却也无意中流露出他内心的想法——直到此时，对与韩宝决定，他都没有多大的把握。而且，他比以前更加渴望能够取得一场大胜。

但折可适只能摇摇头，冷静的说道：“别说想瞒过韩宝几乎不可能。辽主与耶律信的大军便在左近，岂能容我四面包围韩宝？这样做只能令辽军狗急跳墙。留出唐河这条退路，并且坐等冰冻之前方与之决战，不仅是要利用辽军退兵可能露出的破绽，最要紧的，是那时辽主与耶律信也可能会同时退兵，多半还会稍早，如此可以令其救援不及。若是辽主与耶律信要等待韩宝先走，那下官还是以为，我军不妨纵韩宝北

撤，以一支人马阻止其回援，而将主力移向河间，只要阳信侯能拖住辽主一日，我军便能赶到……”

“那是不可能的。”石越不由笑了起来，“让辽主为韩宝断后？还有那许多的贵人？耶律信没这个能耐。真要退兵，辽主与那些贵人，肯定是要先走的。耶律信最多便是亲率一两万人马断后，策应韩宝。但那样的话，田烈武与何畏之足以牵制住他。”

“这倒是。”折可适想了想，不觉略有失望。

石越心思却仍在安平，也叹道：“看来，只能相信王厚了。”

十月入冬的河北，鸡鸣一遍的时候，天还是黑蒙蒙的。但环州义勇都指挥使何灌却已经从床上起来，披挂整齐。当他走到营中校场的时候，他的三百余名部下，已经牵着各自的战马，整整齐齐的在校场中列队等候。扫了一眼这些部下，何灌的心中，不由泛起一丝苦涩来。

当初他们从环州出发的时候，是整整一千人，到达河北的时候，实际有九百六十四人，屡经大战，一大半熟悉的面孔都已从面前消失，除去不到两百名被送往东光养伤的伤员，到如今，便只剩下了这么点人马，其中有相当的人马，是在他们攻下饶阳之后损失的。攻取饶阳后，何畏之给了他们一个几乎是九死一生的任务。他们要靠着简单的地图，分成一个个的小队，穿过人生地不熟的河间府，往东直达君子馆，往北要渡过几条河流，深入博野。他们负责刺探辽军的情报，以便宣台可以随时掌握辽军的动向，为了完成任务，他们虽然小心翼翼的避开辽军的大队人马，却免不了会与小股辽军遭遇，发生恶战。许多人就此失踪，一去不返。

直到三天前，也就是十六日，因为辽军突然侦骑四出，加强了对肃宁、君子馆周边地区的警戒，环州义勇意外折损了十余人，何畏之才不得不下令暂停行动。这让何灌暗暗松了一口气。自从与辽人作战以来，功劳簿上，没少记他的名字，几天前，雄武一军的都行军参军褚义府特意来恭喜，他打听确实，宣台叙功，他因屡立战功，升了两阶，很快就

将荣迁翊麾校尉，只待朝廷批准了。大约战争一结束，他就会离开环州义勇，去某处担任军行军参军或者营副都指挥使——褚义府之意，大约是想试探他的口风，希望他去雄武一军。不过仁多观国已经直接告诉他，不必去理会褚义府的拉拢，即使他战争结束后止于翊麾校尉，唐康也会荐他一个兵部主事的职位——由武资转文资，虽然必须要降一阶，但任谁都知道后者更有前途。大宋的七品官不知道有多少，能在六部中谋个主事差遣的又有几何？但是，何灌却并没有很高兴的感觉。这几日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一些琐碎的杂务。自从熙宁以来，宋朝对军队制度进行了许多的改革，有些变化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普通士兵薪俸、奖赏的发放方式——但这些细节上的完善，对于普通的士兵来说，却关系重大。环州义勇有不少士兵的薪俸是直接由家属在环州州衙支领的，但也有一部分将士却是随军支领，还有许多人的奖赏也并未支领，而只是记在账上……何灌一笔笔的将这些账目理清，以便日后能将这些钱交到战死将士的家属手中。

领着这三百余人出了早操——这是环州义勇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习惯——此时包括神射军在内，其余各军的将士都还没有起床。何灌让士兵们回营歇息，等着开早饭，自己又亲自带了几个人去滹沱河边取水。远远的，还没到滹沱河边，何灌忽然听到脚下“咔嚓”一声，他心中一动，弯腰低头看去，却见他的一只脚正好踩在一小块冰上。他拎起一块冰片来，看了看，又抬头望了望西边的滹沱河。码头一带，靠着岸边，密密麻麻停了许多运粮的小船，还有几个人正摸黑朝这边走来。

何灌连忙丢掉手中冰片，迎了过去。那几人见着何灌，都吃了一惊，慌忙朝他行礼。何灌打量他们一眼，识得有一个人是东光来督运粮草的陪戎校尉，因问道：“你们这是去哪？”

那陪戎校尉欠身回道：“回何将军，下官是去何昭武请令的。”

“请令？”

“是。昨晚刮了一夜的北风，河边的水洼都结冰了。老梢工都说这滹沱河结冰也就是一两日的事了，船若不划回东光，便要冻在这儿，哪里也去不了。”

“那你们去吧。”何灌点了点头，他才朝河边走了几步，忽听到身后有快马疾驰而来，他停下脚步，转头望去，却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马上喊道：“宣节，宣节！”却是他军中的一个亲兵。那亲兵策马跑到跟前数步，便勒住坐骑，翻身下马，小跑过来，禀道：“宣节，昭武召见。”

何灌不敢怠慢，连忙骑了他亲兵的战马，往饶阳城驰去。

他赶到何畏之行辕时，见行辕内外，平静如常，通传之后，进到中厅，也不见何畏之麾下其余诸将，只有何畏之一人背着双手，在看一幅画在丝绸上的地图。何灌参见已毕，便叉手侍立一旁，听何畏之问道：“仲源，来的时候，你可发现今日有何异常么？”

何灌一时也不知道何畏之问的是是什么，小心回道：“下官并未发现别的异常，只是方才去到河边，发现河边的水洼已经结冰……”

“你去了河边？”何畏之赞许的点点头，道：“昨夜骤寒，非止是河边的水洼，行辕旁边的池塘也结了一层薄冰。”

“不过河水尚未冰冻……”

他话未说完，何畏之已经皱起了眉头，打断道：“仲源，为将者，切不可刻舟求剑，拘泥不化。”

何灌被何畏之突然一顿训斥，脸上羞红，一时不敢再说话。

何畏之严厉的看了他一眼，语气稍转缓和，又说道：“自从我大军与辽人对峙以来，自宣台以下，众将聚议，皆是以为辽人退兵是迟早之事，而退兵之时机，必要等待河水结冰……”

“仲源你如此想，亦不足为奇。但日后你若独领一军，便要时刻记住，所谓辽人退兵云云，不论多有道理，直到辽人真正退兵之前，都只能算是我辈一厢情愿的推测。这天下并无未卜先知的神仙，只要是推测，便难免有意外。若忘了这个意外，便难免要吃大亏。你一人之死，一人之辱，不算什么，然累及国家，到时候就将你千刀万剐，亦无法弥补。”

“昭武教训，灌当牢记于心。”何灌几乎羞愧得无地自容。

何畏之这才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说道：“以仲源之材，他日必为国家大将。只盼仲源那时能记得，文官忠于朝廷，不过死谏而已，一死则名节全。然武将却不同，身为统军大将，只要兵败，便是辱国。你便战死沙场，不失大节，那也是有负国家。”

“下官一定铭记。”

“以眼前之事来说，辽人便是退兵，这河水冰冻，亦只能是大概言之。辽主与韩宝虽然相距不远，然到底已被我军分割两部，所谓约期退兵，那只能是纸上谈兵。瀛、莫一带，辽人有大批的掳获、辎重，还有数万被掳军民，辽人果真要退兵的话，瀛、莫之辽军必会先走。他既要先走，便不能坐等河水真的结冰。”

何灌已经明白何畏之话中之意，“昭武是说辽主与耶律信可能已经

开始退兵？！”

“辽军突然加强警戒，绝非无因。”何畏之断然说道，“不过辽主若果真开始退兵，也瞒不了多久。某不是虑其退兵——耶律信若肯老老实实退兵，于我军倒是一件好事。以大宋如今的能耐，真能吃掉韩宝，便是肚皮也将将要撑破了。况且若真能全歼四万辽骑于唐河之畔，那便是契丹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败。如此功业，亦不让于卫霍了。”

何畏之这番话，何灌心里却不甚服气。他此时不过二十七八岁，也是年轻气盛之时，只不过他性格沉稳，又在上官面前，自是不会出言反驳。何畏之却不知他心里在腹诽，他所学虽然也算是纵横家一路，可以性格来说，却也是惜言如金的，不过对何灌怀有惜才之意，才如此多费唇舌。

又说道：“现今可虑者，一是耶律信并不肯老老实实退兵；一是辽主若退兵，章参政与阳信侯贪功追赶。”

何灌不由大感诧异，问道：“昭武是否过虑了？河间兵马精壮，阳信侯虽统兵未久，却颇得众心，纵是与辽主列阵而战，亦未必能吃多大的亏，何况是追击？”

何畏之瞥了何灌一眼，轻轻摇头，长叹一声，道：“仲源如此想，亦不足为怪。岂止是仲源，但是宣台子明丞相，亦是如此想。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阳信侯善抚部众，将士亲附，能得死力，此是阳信侯所长。然阳信侯的短处，却也正是过于仁厚，其能将兵，却不能将将。某对阳信侯知之甚深，其一生领兵，最多不过一营将，如今却统数万之众，要令众将服膺，如臂使指，非其所长。是以其在河间，自保有余，至于进取，则无能为也。”

“纵是如此，河间尚有章参政……”

“章参政虽然亦算知兵，然其为人刻薄严苛，能用法而不能用仁。剿梅山蛮或可，将数万之众，与契丹战，亦非所长。”

“二人不能取长补短么？”何灌问道。

“这二人若能合成一个人，便是一时名将。然两个人便是两个人，倘只有一人还好，二人皆在，河间众将，只会怨章参政，而轻阳信侯。此二人若仅是守成，休说是耶律信，便是韩信复生，亦奈何不得，若图进取……”说到这里，何畏之不由得摇了摇头。

何灌却是将信将疑，道：“既是如此，昭武何不谏之？”

“某劝谏便有用么？”何畏之冷笑一声，“这都总管之任，便是子明丞相，亦不能完全作主。章参政素来刚愎自用，现今又是简在帝心，我何畏之何许人也？其岂肯听我之谏？他方欲立功使皇上知道，此时劝谏，他非但听不进去，反会更加急迫。劝谏之人，亦会招致他的忌恨——旁人忌恨我，某是不怕的，然若得罪章参政，某却没有这个胆子。”

“那阳信侯……”

“阳信侯会违背章参政的命令么？只要不违背他所谓的‘忠义’，便是明知必败，他亦会不折不扣的去执行罢？”何畏之讥道，“仲源日后莫学阳信侯。武人的大义，是要不择手段，为朝廷赢得胜利。若不能打胜仗，再如何仁义礼智信，又有何用？”

何灌唯唯应着，心里却始终是将信将疑。不过他此时能肯定的是，何畏之与田烈武，的确也算是代表武人两种信念的极端。

何畏之讥讽完田烈武，这才又说道：“河间府的闲事，某管不了，只好听天由命。可耶律信若不肯老老实实退兵，我的麻烦便大了。我饶阳这数万之众，便是为了切断韩宝与耶律信之联系的。结冰之后，韩宝不仅可以北渡唐河，还可以东奔与耶律信合兵，到时候，我军便要挡住他东奔。否则，一切经营，皆成流水。阻挡韩宝还好办，若耶律信遣数千人马，自东而来，与韩宝夹击于我……”

“阳信侯当会牵制……”

“牵制！哼！”何畏之轻哼了一声，“对友军，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若完全不信任，这仗也没法打。可若太过于信任，只怕世上无后悔药可买。”

这个时候，何灌已经隐约猜到了何畏之召见自己的用意。

果然，便听何畏之问道：“仲源知道某为何要你将环州义勇全部召回来么？”不待何灌回答，他又接着说道：“因为环州义勇已经只余下三百余骑，再也损失不起了。我兵力有限，不能分兵去应付耶律信的夹击，这桩大事，便要落在仲源的环州义勇身上。”

何灌心中暗暗叫苦，极勉强的说道：“可下官麾下，已只有三百余人。”

“对环州义勇来说，足矣。”何畏之不以为意的说道，说罢示意何灌凑到地图前面来，用手指着唐河的一条支流——原来其时唐河由太行山发源，流经灵丘、定州、祁州、安平、博野，转而往北，在高阳关北部注入诸水泊与南易水，但此河的流经博野时，却又分出一条支流，连通饶阳以北的滹沱河北流，这一条支流，不仅分出许多的水量注入高

河，而且正好便在肃宁的南面，切断了肃宁与安平之间的陆路交通。

“木刀沟几乎不可能限制辽骑。”何畏之说道，“要限制韩宝，能凭借之地利，惟有唐河。真宗皇帝时，为防御契丹，在河北采取层层布阵之策，重兵集于大名，前锋便在唐河。当年层层布阵其实并无不妥，只是其时骑兵太少，各阵之间只能各自为战，凭着坚城硬寨与辽人周旋，却不能主动出击与辽人野战，到底还是被辽人避实击虚，绕道而过。是以当年唐河无甚大用。不过如今却是时移势转，这区区一道唐河，便可以让韩宝坐困穷途。”

“耶律信若要遣兵来接应韩宝，自然要从此处渡河。”何畏之指着地图上唐河的那段支流，眼中尽是寒意，“平时某遣快船携硬弩往来巡视，防止辽人悄悄搭设浮桥，尽可能阻隔其往来联系。结冰之后，快船便不能用了。此时便也阻隔不了辽军往来。因此某要仲源率本部人马，携数日之粮，先行潜伏至此处。”

何畏之的神色变得冷峻，语气也转成了不容置疑的命令，“此前某已经报请宣台，令工匠在东光赶制了数千枚炸炮。这些炸炮无甚大用，然使用得当，勉强可以封锁住这一二十里河段。埋设炸炮需要神卫营，这十余年间，神卫营的人力物力，几乎全用于火炮，便是在各神卫营，擅长埋设炸炮的人，也不会太多，多半都是当年参加过伐夏之役，如今大小也是个校尉了，这些人某便是向宣台讨要，宣台也不会给。而除了神卫营……”

何灌露出会心的笑容，笑道：“除了神卫营，擅长炸炮的，便也只有我们环州义勇了。”

“正是。”何畏之点了点头，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

意，“不过这炸炮麻烦之极，一阵雨雪，一大半都会报废。也不能过早被辽人发觉，他们若有了准备，破解起来亦很容易。这数千枚炸炮不止是花了朝廷一大笔缗钱，而且调用这些工匠，等于少造了许多霹雳投弹。若是便这么报废了，或是被辽人轻易便破掉，这仗打完之后，只怕这没那么容易撕掳清楚。”

“昭武尽管放心。”有了这数千枚炸炮，何灌此时的底气立即充足多了，心中马上想出一个计策来，笑道：“下官偶得一策，当可策万全。”

河间府。

面积并不算很大的河间城内，如今密密麻麻的，驻满了军队。除了田烈武的云骑军、苗履的宣武一军、张整的铁林军以及驻守河间的神卫第十六营四只禁军以外，还有一支所谓的“河间兵”——这只部队最初只是章惇招募的巡检，在章惇东山再起，再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兼宣抚副使之后，便循各地之例，改名为“河间兵”，兵力也迅速扩充到一万人，稍嫌寒碜的是，这支“河间兵”只有二百余名骑兵。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宋朝便一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软肋——他们无法快速的补充损耗的骑兵与战马。而因为社会结构与兵制的不同，宋朝是不可能存在“家丁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骑兵，都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辅兵”的。这个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宋军的损耗。

而他们的对手——辽军传统上不仅每名正兵配备两名家丁，而且这两名家丁中，有一名是可以骑马作战的，当进行攻城作战或者重要的攻坚战时，辽军便往往使用家丁冲锋陷阵，因此辽人常常极为得意的自夸

他们的正兵很少损失。

虽然辽军的这个传统其实早已崩坏——当萧佑丹重新整顿宫卫骑军制度之时，即意味着辽人的传统早已经不能持续——但辽军的家丁制，仍然部分的保留了下来。尽管在辽国，生活习惯与社会结构同样正在发生无法逆转的巨变，哪怕继续维持一个可以骑马作战的家丁，也已经很难做到。事实上，萧佑丹能够成功改造宫卫骑军制度，使其重新复活，便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奇迹，任何人都无法要求更多。

但是，正如在历史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那样，传统仍然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在一些个别的宫分军中，仍然拥有能够骑马作战的家丁。即使在传统已经崩坏的宫分军中，家丁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提供骑马轻装步兵或者后勤运输人员，他们是一种更全面的辅助兵种，不仅平时可以令其主人得到更多的休息，以专注于作战，在关键时刻，家丁们还能保护他们的主人免于战死、受伤，或者更快的康复。

而对于宋朝来说，这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军事制度，而是要求宋朝改变其骑兵部队的社会阶层——即便如此，可能也还不够。因为在宋朝普遍实行的是契约奴婢制度，除了一些例外或者是品官阶层，奴婢对主人的依附性已经普遍降低。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家丁制”，而在于宋朝有限的骑兵兵源与战马储备。尽管这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都不可能达到辽国的水平，可在绍圣七年的时候，宋朝这方面的状况几乎可以称得上窘迫。

这个软肋令得短时间内，石越竟然无力补充骁胜军的兵员，更加无法重建拱圣军。

而在河间府，更是对比鲜明。

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虽然在辽军的作战中也有不小的损失，却总是能够迅速的就地补充兵员——甚至不需要降低对兵员素质的要求。因为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薪俸优渥，其最普通的士兵的收入，也已经足够维持一家五口在汴京的温饱生活，按绍圣初年最终确定的兵制，普通节级士兵十到十五年后必须退役，到时即使不愿意去朝廷安置垦田的地区，十几年下来，只要节省一点，也能攒下一笔钱来，回河北购置几亩薄田，绝不成问题。更何况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财大气粗，只要被其征募，当即便发给总价达到数十贯的粮食与财物，做为安家之费用。这对于河间府内那些朝不保夕的逃难百姓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而同在河间的田烈武的云骑军想要征募新兵却困难重重。云骑军的薪俸虽然要低一些，但河间府的物价也远不及汴京，加入云骑军亦不用背井离乡，原本，倘若云骑军只是一只步军的话，其吸引力绝不应在宣武一军与铁林军之下。可现实却是，田烈武想要补充一点兵员，比神卫营还要困难。

困难来自很多方面，而且几乎都无法解决。首先田烈武没有足够的战马。在战斗中的损失，战马的损失往往比骑兵更大。云骑军原本是一人两马，如今已经变成了两人三马。此外，云骑军也不能临时征募从未骑过马的士兵从头训练。于是，田烈武只能开出赏格，吸引会骑马的壮士带着自家的马来投军，同时高价收购民间马匹。

这样做并非全无效果，但对于想要重建第一营的田烈武来说，失望仍然不可避免。

最终还是章惇帮了他一把，将河间兵的几百名骑兵白送给了田烈

武，田烈武这才勉强凑齐了六百人，又从其余四营中抽调了三百人，总算重建了第一营，算是给了李昭光一个交待。

但章惇的慷慨，也令得河间兵成为一只纯步兵，两百余名骑兵，对于一只上万人的军队来说，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

章惇自然并不在意这些，他无意控制任何一支军队，区区河间兵更加不在他心上。甚至可以说，他对是否能建立军功也并不在意，在他心里面，这些只是朝廷的“鹰犬”们该做的事，而他，却是“朝廷”的一部分，他是替皇帝控制“鹰犬”的人。他需要在河间府立下功业，只是因为他需要向皇帝，同时也需要向与他一样同为“朝廷”一部分的其余人证明，他拥有这样的能力。

他已经是皇帝的一个选择。

他当然不会满足于参知政事工部尚书，他的目标毫无疑问的是左右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主宰政事堂的那个人。

为此，章惇需要更多的筹码。

如果田烈武能够有所作为的话，他又何惜几百名骑兵？

可惜的是，章惇已经十分清楚，田烈武的才具有限。

这位阳信侯已经是河间府知府，但他却并不具备治理河间府的能力。田烈武足够勤勉，也懂得一些民情，甚至在断案上也有一些小才能，但他缺少信心，只要有同僚与他发生争执，他就会退却，往往一桩小事，也要反复讨论。他也常常识别不出官吏的奸滑险恶之处，易为人所欺。他既少威严，又缺乏智术，对于各种敕令法律，更是全然不通，单是赈济逃难百姓、维持河间府物价，他便已是焦头烂额……在章惇看

来，田烈武治民的能力，勉强也就能做好一个中等县的县令而已。

幸好他总算还颇有自知之明，最终听从了章惇的劝告，将一切民政事务交由河间府通判去处理，自己专心去做他的右军行营都总管。

但即便如此，章惇也并不满意。

凭仗着田烈武的信任，都总管司内，自负谋略的张叔夜几乎无事不预。而田烈武所统诸将，苗履乃西军将门之后，其父是王韶部下先锋大将苗授，他自束发从军，屡立功勋，既有才干，出身又好，免不了跋扈刚愎，更难将田烈武、张叔夜放在眼里；张整则是侍卫出身，在东南、西南镇压蛮夷，屡立奇功，历任陕西、河北诸军，号称名将，章惇深知其人外谦内傲，极难统御……田烈武倘若是个文臣还好，宋朝以文制武，早已深入人心，驾御二人，或还不成问题。但田烈武不仅少了个文进士的出身，其在军中，至战前也就刚刚做到云骑军都校——无论资历、功勋、能力，较之苗、张二人，都差得极远，虽然机缘更好，官做得更大，然而要令二人服气，却并不容易。

右军行营之中，有了这三个人，田烈武这个都总管，也就是拱手而已。

在章惇看来，若无他在河间坐镇，右路的局势不知道会有多乱。也许真的会如当年君子馆之败时一样，诸军号令不一，招来大败。而田烈武惟一的好处，在章惇眼里，也就只有听话、好支使而已。

也因此之故，章惇这个宣抚副使，俨然便是右军行营都总管司的太上总管。河间城内本有四大衙门——宣抚副使衙门、河北路提刑使司衙门、右军行营都总管司以及河间府衙，章惇为判府事时，河间府衙便已经是第一衙门，而自他再拜执政之后，他不仅是对河间一府的军政民

政，事无不统，甚而北至雄、霸、高阳关，东至沧州，章惇都视为自己的管辖范围。对高阳关的柴贵友、赵隆，他自然是严令其只能听从自己的命令；甚至对霸州的蔡京，虽然蔡京也是宣抚副使，章惇也一样视为下僚。在章惇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便同为宣抚副使，然而他是宰执，蔡京不过一转运使，二人地位便是天壤之别。不要说是蔡京，便是所谓的“御前会议”，章惇也没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御前会议乃是非常机构，而宰执之重，则是祖宗之法，二者孰贵孰轻，根本不必多说。

章惇的做法，倒也合乎法理规制，大宋朝宰执之贵，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在蔡京那儿，也是的确将章惇视为上官。只是这究竟合不合乎人情，章惇就根本不曾考虑过了。即便是考虑过，他大概也不会太在乎。

章惇并不觉得自己是喜欢揽权。反而，他认为是蔡京、田烈武辈太过无能，他才不得不亲力亲为。倘若能将两人中的一个换成何畏之，他都会省事许多。

这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变化，在章惇的心里，越来越盛。

十九日的清晨，当饶阳的何畏之与何灌商议妥当，开始准备船只与各色军器，计划着何灌的“万全之策”之时，河间城内的章惇，也同样感觉到了气温的骤寒。

对于雄、莫、河间之辽军的动静，章惇可以说是了若指掌。

早在十五日，莫州的辽军便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退兵之举，数万被掳的军民在辽军的押解下北行——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类似行动。因为押解人数不多，当时田烈武便想让高阳关的赵隆率兵伏击这只辽军，但是被章惇阻止。章惇认为在这个时候，在高阳关有一支对辽军具有一定威胁的兵力才是最重要的事。

但田烈武对此颇为不满，十六日两人便各自拟写了一封札子，呈送宣台——这并无实质意义，因为十七日，这几万被掳军民便抵达了雄州，根据其后探马所探知的情况，这些被掳军民在瓦桥关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北行，不仅如此，自辽国南京道内，更派出了几千兵马，前至界河北岸接应。

然而，在十五日开始的这次行动之后，辽军却又安静了下来。

这证实了章惇的判断，这次行动，既是一次预演，也是一次试探，甚而可能是一个圈套。但不管怎么说，辽人的的确确开始在为退兵做准备。

紧接着，在十八日，章惇知道了安平发生的事情。

尽管他没有将此事看得过于严重，却仍然不禁要怀疑石越能否继续掌控全局——倘若石越失去这个能力，理所当然的，章惇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继任者。他绝不会坐视大好局面就此崩溃。

同时，章惇又移牒蔡京，严令他一旦辽军开始退兵，霸州之宋军要尽其可给辽人制造麻烦，甚至狙击辽主。石越的胃口很小，韩宝的四万之众便可以令他满足。但若是不能从辽主与耶律信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章惇却不会满意。

这与石越部署给他们的战略任务并不矛盾——宣台要求他们牵制住辽主与耶律信，绝不可令其西援韩宝，一旦击退辽主与耶律信，宣武一军与云骑军便要抛弃一切辎重，轻骑急行，分别向博野、保州穿插，从背后梯次狙击韩宝。

这是为了防止韩宝平安渡过唐河而准备的后手，从博野、保州、遂城、安肃军、最后也许还会加上意外出现在容城的吴安国……层层狙击。

但是，章惇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兵强马壮的近五万精兵，便只能干这点打杂的事。

至少在这一点上，章惇与苗履、张整、张叔夜，还是有共识的。

尤其是张整，他吃过耶律信一个大亏，表面虽然从来不提，但骨子外面却是做梦都想着报此一箭之仇。铁林军每日的操练之严，连苗履都有点看不下去。

若是平日，章惇自然不会管这些将军们如何带兵之事，但这日起来，章惇喝了一碗米粥，信步走到河间驿的后院——为了节省开支，他的行辕便暂设于驿馆，突然看见院内一口池塘水面结了一层薄冰之后，他便改变了主意。决定应该劝戒一下张整，如今大战在即，无论如何，铁林军都该以养精蓄锐为主，说起来，张整当年还是章惇推荐简拔的，对章惇一向十分敬重，自己的劝告，张整是一定会听的。

这么想着，章惇便张口唤道：“章礼。”

“小的在。”一个亲随不知从何处闪了出来，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章礼跟随章惇已经有十余年，已是很熟悉他的脾性，见章惇张了张

口，却又皱眉不语，当下只是躬着身子，也不敢多问。

过了好一会，才听章惇说道：“你去请阳信侯与苗履、张整两位将军过来。”

章礼应了一声，方退到后院的门口，便见一个校尉快步跑来，脸色凝重。他识得那校尉是章惇辟任的亲信之人，连忙退到一边，让那校尉进院。

那校尉也不客气，快步走到章惇面前，行了一礼，低声禀道：“参政，辽人退兵了！”

章惇愣了一下，旋即大声喊道：“章礼，快，快去备马！”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十九日辽人开始退兵的消息传至阜城之时，宣台的气氛还是马上变得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筹划了几个月的事情，很快就要知道结果了。而这成与败之间，不仅关系着宋辽两国几十年的国运，其影响所及，天下各国，都能感受得到。

一时之间，从安平到阜城，从饶阳到阜城，从河间府到阜城，从霸州到阜城，传递消息的士兵，快马加鞭，尘扬于道，往来不绝。

在这个时候，石越与他的谏臣们，已经根本无暇再去考虑在安平劳军时发生的事情。而让石越稍觉意外的是，李舜举自不用说，便是陈元凤，也对他十分恭谨。不过他此时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琢磨陈元凤的心思。也许陈元凤是因为石越落到了他的掌握之中而故意如此；也许他只是害怕吕惠卿而愿意暂时与石越和解；也许他有什么别的目的……但石越此时已不能为这些事情分散精力。

此时没有什么比对付辽人更重要。

辽军的退兵果然不是同时进行的，十月十九日，辽主颁布班师诏，但在安平，韩宝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着急，每日的举动与平时没有任何区别。而在河间府，辽军退兵的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他们并没有十万，甚至数十万大军同时行动，而是分批次的逐步退兵。

先行退兵的是辽主的御帐，皇帝耶律濬与一干亲贵的大臣、勋戚、

重要部族首领，在黄皮室军一万铁骑的护卫下，从容归国。与之同行的，还有众多亲王、贵戚、部族首领的私兵近两万骑，以及他们掳获的财货子女——这一行人，仅装载财物的大车连接起来，便有十余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而随行的宋朝被掳军民也有数万之众。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行进起来，必然缓慢，而沿途皆有宋军觊视，并不安全，为了迎接辽主的凯旋，并且防备容城的吴安国，不仅有萧阿鲁带率兴圣宫残部担任前锋，连南京的萧禧也亲自率五千骑前至归义迎接。而瓦桥的萧忽古亦派出骑兵，四散戒备，以应付霸州的蔡京、燕超与高阳关的赵隆。

据此前探到的情报，此时留在河间府的，至少还有三万骑左右的皮室军与宫分军。此外还有数量不明的渤海军、汉军、部族属国军，这一部分军队的数量，最多不会超过三万，也许只有一万左右。此外，从肃宁至君子馆、莫州，至少还有五万以上被掳的军民，以及堆积如山的粮草、财货等辎重，还有随军的牛羊——包括辽军自己带来充当食物的和他们在河北抢掠所得的，至少有数万匹。

与安平韩宝的窘迫不同，辽主与耶律信这边，因为后期粮道的畅通，粮草反而意外的充足，只是再充足也没有用，因为耶律信根本没有办法将粮草运给韩宝。而这些粮草，到最后也不可能带回国，最终只好付之一炬。这也是当时战争常有之事，大量的资源会被乱费，分配永远不可能合理，这一点，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宋军，也不能避免。

虽然石越与他的谏臣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安平的韩宝身上，但是，这样坐视耶律濬大摇大摆的回国，免不了要招致许多的不忿。陈元凤接连给石越写了三封札子，力谏他令河间宋军与蔡京部自东南两面出击，不可轻易纵辽主归国。李舜举也数度向石越进言，要他下令蔡京与燕超

对辽主进行袭扰。

二人的官职，在宣台众谏臣中，都是极高的。陈元凤是宣抚判官、李舜举是提举一行事务，都是位在诸总管之上，可以代替宣抚使行使军事指挥权的，实权甚至更重于宣抚副使。这两人提出建议，石越也不能随便置之不理，只好邀集谏臣，连夜密议。

众人商议许久，终于勉强达成共识。既然耶律信还有大量无法抛弃的辎重，那么袭击辽主，就不是当务之急。耶律濬顺利回国，实际上反倒是削弱了耶律信的兵力，而且辽主与众多大臣勋戚归国，留下来的辽军就会更无战意。这是御驾亲征必然的弱点，皇帝亲征能激励士气，相反，皇帝若先走了，就会释放出更加强烈的信号。纵使耶律信治军有道，但是他恐怕也难以令皮室军与宫卫骑军以外的部队维持士气。况且此时辽军在瀛、莫、雄州之间，总兵力仍然雄厚，又可以互相支援，此时发动进攻，未必能占到便宜，不如继续等待，寻找机会袭击耶律信的辎重。

其实石越颇为了解章惇的为人。此公绝不是会先请示宣台再作战的人物，既然连他都沉得住气，没有此时进攻耶律信，可见他也是认为时机并不合适。即便宣台给他下了命令，也只会招致他的轻视。章惇是绝不会执行这种“乱命”的。至于蔡京就更不用说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有利可图时，蔡京绝不会落人之后，但想让蔡京和辽军去拼命，那是断无可能。此君有的是办法来应付上司。

陈元凤对此自然极不满意，但因为李舜举也被说服，他孤掌难鸣，只好作罢，转而建议让南面行营北进瀛州，如此宋军就能在瀛、莫一带形成对辽军的兵力优势。甚至可能获得两场胜利——无论如何，歼灭耶律信都比歼灭韩宝更有诱惑。

石越知道陈元凤的心思，陈元凤虽然有一些军事经验，但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阵，不知道战争的凶险，他是以为有机可趁，便急于抢功——比起石越来，陈元凤可能更加嫉恨吕惠卿在易州的成功，也许他连吴安国、段子介都一并恨上了。此外，石越将宣抚使司移至南面行营，固然是向皇帝表示忠心，可对陈元凤来说，却是极不舒服的，他也急于摆脱石越。但这也是陈元凤对章惇缺少了解的缘故。

可是这些话是无法明说的。而陈元凤的这个建议，的确很有吸引力。甚至连石越都有些动摇，但他心里认定南面行营与右军行营绝对无法协同作战，总算还是抵住了诱惑，借口东光、阜城乃保证大军粮草供应的重镇，必须要有重兵护卫；又宣称必须要留一些兵力，策应各路，以备非常，拒绝了陈元凤的建议。宣台其余谏臣虽然多有心动，但众人也多知道陈元凤的心思，更不敢违逆石越，要么置身事外，缄口不语，要么就附和石越，反对陈元凤之议。

对于南面行营的这陈、李二人，石越在武强之时，心中就定下了策略，便是打压陈元凤，笼络李舜举。因此，他虽然拒绝了陈元凤之议，却为了笼络李舜举，又采纳了李舜举的建议，同意令横塞军进驻北望镇，以宣武二军驻阜城，骁骑军则进驻武强。

做出这番安排之后，时间已经是十月二十一日。在阜城，李舜举与南面行营都总管王光祖开始忙着调兵遣将，而石越每日则忙于与折可适等人处理大量的军机事务，从十九日开始，气温一日低过一日，二十日晚间更下了一场小雪，黄河水面已经结冰，只是冰面还很薄，行人无法通过，但这足以令永济渠与黄河等河北诸水的水路运输全面中断，宋军的一切粮草军需的运输，必须全部转由陆路，虽然早已经有一些准备，但真正事到临头，却仍然免不了有千头万绪的事情。除此之外，他的心思，一大半要系于等待河间、黄河以及蔚州的报告。

耶律信的下一步如何行动？黄河的冰面厚度到了什么程度？还有，此时正与耶律冲哥苦战的折克行部的命运如何？

此时的几个战场，最重要的莫过于安平。但最凶险的，却是蔚州的折克行。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守卫一座刚刚夺下的敌人的城池——城内的百姓中，只有敌人，没有盟友。只能靠着定州运送粮草与箭矢、火器，因为转运艰难，这些补给永远都是杯水车薪，而且必须靠老天保佑才有可能及时送到。一旦连续下上几天的大雪，就算段子介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将补给送至蔚州。而折克行此时却只能指望段子介——果然如折可适等人所料，耶律冲哥派出了一支偏师攻入繁峙，章淦自顾不暇，根本管不了折克行的粮草了。

而对于宋军来说，粮草就是一切。战争是不公平的，宋军的补给从来都比辽、夏这些国家的军队要更加困难，因为若要一个宋军的士兵保持士气与战斗力，口粮的标准可能需要是辽军、西夏军队的数倍甚至是十倍。这样的事情整个世界上都极为平常，有一个国家的士兵曾经如此评论：我们生在富裕的地方，不可能和那些穷鬼吃一样的东西。宋廷为军队制造了各种干粮，但这些干粮从来都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军粮供应方式。不仅士兵如此，连战马也是一样，宋军的战马不吃谷、麦就不行——这既由于饲养习惯，也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战马的损失，但是辽军的战马有时候就是啃点草打发了，因为在某些时候，对辽人来说，运输战马口粮的成本甚至远远高过损失战马的成本——可对宋军来说，就算战马的来源得到极大的拓展，也无法如此计算成本。战马永远都是一种紧缺、昂贵的资源，区别只是程度上的。

在宋军中，也许只有吴安国的河套蕃军这样极少数的例外能与辽军一样吃苦耐劳。而折克行的折家军大概不能归入其中。

因此之故，宣台对折克行部的命运私下里都感到悲观。

而所有这些，都已经超出了石越的掌控之外。

他做了他能做的与该做的。

接下来的事，他必须信任别人。尽管，结果未必会如他所愿。

自从发现辽主开始撤兵开始，阳信侯田烈武便再也不曾睡过一个好觉。

为了及时察觉耶律信的行动，田烈武派出了十几拨探马，都是他从云骑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仅骑术、武艺好，而且要聪明机灵，更重要的是，他们或是本地人，或在河间府生活已久，对本地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田烈武在汴京时，颇读过一些兵书——因为朝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断上书，再加上石越的努力，宋廷早在熙宁年间，就已经开放了兵书之禁，虽然这导致许多古代兵书也大量流传到了辽国、西夏等地，但是普通的宋朝士人，同样也能轻易的从官立藏书楼中借到兵书研习。这个改变在宋朝的士人中带来了一种引得许多旧党人士颇为不满的风气，一些士人刻意的谈论兵法来标榜显示自己，多数人的目的也的确并不单纯，他们或者是为了迎合某些宰执权贵，或者是故意的标新立异，在旧党看来，这与他们追求的社会淳朴风气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对田烈武，这却有明显的好处。他的悟性有限，而大部分的兵书讲的道理却都很深刻，文辞又过于典雅，若没有人细加解释，田烈武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懂的。而这些士人的出现，很好的帮田烈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能

很通俗易懂的解释清楚每一句话，并且还能举出无数的战例来帮助他理解。讽刺的是，田烈武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老师们，其实也只是表面上理解了这些兵书而已。当真正明白那些兵书背后所讲的道理之后，田烈武的理解便远比他的老师们要深刻。

许多兵书上都提到用间的重要性。它们反复强调，间谍是统帅最信任的人。不过，如今宋朝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枢密院亲自主管间谍，此外便只有极少数边帅可以派遣自己的间谍，但即使如此，营将以上的实际统军将领，每年都有一笔数目不菲的额外的款项，供将领们灵活使用。这笔钱的使用受到监督——但实际上难以做到，因为枢密院的条例规定，诸如在陕西、河北、河东的禁军，这笔钱的三分之一可以用于各种间谍之事——于是，例如在河朔禁军，这笔钱几乎无一例外都被贪脏了，在西军与东军中，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田烈武上任后便发现，他的前任不曾在探马身上额外花费过一文钱。

而田烈武却将每一文钱都毫不吝啬的花在了探马身上。他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自帮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麻烦，允许他们随时向自己禀报所探知的情报，即使他在睡觉，他要求自己的亲兵随时将自己叫醒。

辽军的退兵并非一帆风顺，在这样的时刻，极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在辽主退兵的队伍中甚至出现过骚乱，辽国两名皇族因为白天争道大打出手，虽被制止，但晚上其中一方仍旧不忿，想派私兵悄悄去杀死对方掳夺的“奴婢”，谁知那些私兵找错了地方，误放出数千人来，结果引起一场骚乱。其时辽人骚乱的地方便在君子馆附近，苗履与张叔夜皆力劝田烈武利用这次机会，趁乱夜袭辽军。但张整与颜平城等人都不以为然，而章惇又主张持重，田烈武才只好作罢。

但河间诸将至少在一件事上是有共识的，自田烈武以下，每个人都相信辽军还会有一次退兵。为了有备无患，这些天田烈武被叫醒的次数多得让他最后干脆决定穿着内甲睡觉。

耶律信治军极有法度，却也极为自负。他让辽主先走，数日之后，再让那数万俘虏走，自己亲率精兵断后。如此便能做到井井有条，虽退不乱。探马探得萧岚还在君子馆，便是证据——萧岚多半便是第二批退兵辽军的主帅。而章惇对此比田烈武等人更有信心——他的理由在田烈武看来有点匪夷所思——章惇十分肯定的宣称，将这些掳获安全的送回辽国，是耶律信最后的机会。

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件事至少众人并无分歧。

但对于如何应对此事，诸将的意见却大相径庭。

章惇力主避实击虚，以主力牵制耶律信，另以轻骑追击退兵的辽军，只要解救被掳的军民即可。而苗履、张叔夜则主张以一部牵制耶律信，以主力追击辽军，务要歼灭那只辽军，甚至趁机切断耶律信的归路。张整没有什么意见，不过田烈武心里明白他其实跃跃欲试——不管执行哪种方案，最后都轮不到他的铁林军追击，他只能是面对耶律信——而这显然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事。

但是，客卿颜平城与田烈武最信任的一个参军刘近却从根本上反对如此做。

从心里来说，田烈武认为颜平城与刘近是对的。便如二人所说，右军行营的任务是配合宣台的既定之策，歼灭韩宝部，要达成这个目标，耶律信的实力越削弱越好。对他们来说，阻止耶律信接应韩宝，配合中军行营狙击可能渡过唐河北甯的韩宝，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完成这个任

务，即便耶律信毫发无伤的退走也无所谓。二人也认为众将有些轻敌，耶律信并不好对付，辽军始终扼守君子馆要道，追击也好，牵制也好，难免会有一场恶战。若是出了差错，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终不能凭借着何畏之那点兵力来阻止耶律信接应韩宝。

但从感情上来说，田烈武做不到那么冷血无情。

眼睁睁看着辽主押着那么多大宋军民北去，他就已经自责得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寡然无味。如今还留在瀛、莫的数万被掳军民，无论如何，田烈武都做不到置之不理。

他此生都记得石越当年在陕西对他说过的话。

他成为武人是为何事？他统兵打仗是为何事？他让自己的爱子亲上前线是为何事？

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守护的，不能用胜负得失来计算。

田烈武相信他如此做，不算有违宣台的节制。他觉得，即使是真的如颜、刘所料，他的行动影响了宣台的大策，然而，在解救五六万被掳军民与全歼四万辽军之间做选择，石越也会同意他的选择。

所以，他也义无反顾的支持章惇之策。

随时随刻，他都与河间府中数万将士一道，兵不卸甲，等待着探马的报告。

最后一遍巡视完河间城防，自北城下来时，城内的更夫刚过敲过二

更。亲兵已经牵了马在城下等候，田烈武上了马，突然感觉到手背上一点冰凉，他抬起头来，便见夜空之中，一片片比米粒还小的雪花，正在空中缓缓飘舞、落下。

“郡侯，又下雪了。”与田烈武一道巡城的参军刘近也已经上了马，伸手拍了拍身上的袍子，一面感慨的说道：“这场雪下下来，不知道要何时才能停了。”

田烈武点了点头，心里却闪过一丝忧虑，他突然想到，要与辽军雪战的话，云骑军可从来没有过雪战的经验。昨日起来，田烈武发现云骑军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早操，大感惊讶，召来李昭光等人相问，才知道过去一到冰雪的天气，云骑军的将领们因为怕损伤战马，全军都是放假休息，如此上下习以为常。因为前天晚上——也就是二十日晚上那场小雪，于是众人皆理所当然的睡起了懒觉。此事还招致了宣武一军与铁林军的嘲笑。其实这种事，若在过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自从熙宁年间颁布诸军《操典》后，如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这样的精锐禁军，还是执行甚严的，除了规定的假日，寻常雨雪天气，皆是操练如常。因此在他们眼中，云骑军已成了异类。

但刘近却不知道田烈武在想这些，二人一边按辔徐行，走了数步，又笑道：“不过如今便下雪也没什么了，冬衣早已发给各营，说起来，那位陈判官果真不凡，石丞相确是知人善用。”

田烈武不由愕然，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身兼随军转运使一职宣抚判官陈元凤。

“仁祖时，家父也曾在陕西军中做过巡检，当日下官曾听家父说过，那时将士的冬衣从京兆府运到各边郡，往往秋天出发，第二年春天

都不一定能到。那还是太平时节，打仗时更是有时车马拥塞于道，十天半月动弹不得；有时小吏糊涂，发给延州的东西，结果送到了秦凤；有时候请的袍子，送来的却是靴子……”

这种事情，田烈武也曾听过不少，便笑道：“有时候也不好全怪转运之人，自古以来，转运都非易事。”

“郡侯说得一点没错。”刘近点点头，道：“家父也曾说，若有人能将转运之事，做得一点都不出错，便是计相也做得。是以下官才觉得那位陈判官非寻常之人。”

“这应该是子明丞相之功。”田烈武说着自己的判断，“丞相用兵，从来都是将转运放在首位的。陈判官虽是随军转运使，但这转运之事，我却敢肯定，丞相是要亲自过问的。”

“石丞相以文臣而知兵事，的确令人钦慕。”刘近点点头，突然转头望向田烈武，说道：“不过下官有一事不解——郡侯既然也颇许石相之用兵，为何明明有宣台之成令在前，却反要从章参政之令呢？”

“绕了这么大个弯，原来你为的是此事。”田烈武瞥了刘近一眼，微笑道。

刘近在马上抱了抱拳，道：“郡侯恕罪，下官身为参军，不敢不尽言。”顿了下，又说道：“章参政虽然是宣抚副使，可郡侯才是都总管，军中之事，自当决于郡侯。而河北之事，朝廷许之石丞相，亦当以宣台为尊。况且下官也曾听人议论，道章参政之策，恐怕是出于私心。狙击韩宝难，却是石丞相之功；而救此五万军民易，则是他章参政之功。还有人说，章参政用意不于此，便救了这五万军民，他还是想要对付耶律信的……”

刘近只管说着，直到田烈武的目光移过来，注视着自己，才猛然闭嘴。

田烈武淡淡的看着他，过了好一会，才说道：“这些话，休要乱说。此皆是军中机密之事，知者寥寥，如何会有人议论？”

刘近脸上一红，田烈武又说道：“这些全是无稽之谈。我同意章参政之策，并非是因为他是参政或宣抚副使。章参政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朝廷之事，刘参军到底知之甚少。你可知道，朝廷的相公执政中，实以章参政最清廉？休说甚么私心，章府几位衙内，至今未有一官半职，也不敢惹事生非，只是安心读书。此是有私心者所为么？章参政不过人为严苛一点，可到底仍是个君子。”

刘近心里不以为然，却不敢反驳，但他心中并不甘心，况相处已有时日，渐渐知道田烈武的性子，也不是如何惧怕他，反又问道：“下官失言，诚非所宜。只是郡侯为何会同意此策？便能救此五万军民，亦不过一时之利；歼灭韩宝，才是真正伤到契丹的筋骨，果能获此大捷，从此契丹震动，恐怕再不敢兴南下牧马之意，这才是事关大局。若纵韩宝遁去，契丹食髓知味，日后更不知有几万军民受害。孰轻孰重，一望可知！”

田烈武沉默了下来，只是轻轻的叹了口气，半晌没有言语。

过了许久，刘近才突然听田烈武说道：“并非如此。”

他愣了一下，正要说话，却听田烈武又说道：“我觉得，若是对这五万百姓见死不救，便是真的全歼了韩宝，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大宋，也非真正的强国。肯为五万百姓的性命而放弃全歼四万强敌机会的大宋，才是真正强大的大宋。”

刘近下意识的张口想要反驳，一时却说不出话来，将田烈武的话在心里慢慢咀嚼，竟不由得痴了。

二人骑着马，沉默的走了好远，夜空中的雪越下越大，落到刘近的身上，他也没有感觉。过了很久，田烈武忽然又说道：“那才是我想为之战死的大宋。”

不知怎的，这有些没头没脑的一句话，狠狠的敲在了刘近的心上。

肃宁寨。

位于滹沱河北流北岸的这座小城，原是宋朝在河间府地区的军事要塞之一，在辽军南征之后，此寨被辽军攻取，又成为辽主驻蹕之所。如今，辽主已经颁诏班师，御驾已经在回国途中，但肃宁寨仍有数万辽军驻扎，城垣内外，依旧是营帐相连，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尽头。

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这成千上万的外表看来几乎一模一样的营帐，完全无法分辨，走进其中，便仿若走进一个迷宫一般。但对于任何一个辽军将士来说，这些营帐却是如泾渭一般分明。哪些是御帐亲军，哪些是宫分军，哪些是部族军，哪些又是属国军，绝对不会有人搞错。正如宋人从来都不可能分辨清楚十二宫卫，却没有一个契丹人会将此弄错。

而在这些营帐之外，肃宁城外最引人注目的，则莫过于肃宁城东那十来座简陋的木城。肃宁的辽军营地，全都按契丹古法，不象宋军的营地一样，有木栅营墙沟壕守卫森严，而是杂乱无章的随地扎营，甚至只有部分营地用大车简单的围了一个圈权做营墙，这种扎营之法，与大辽

一向重攻轻守的传统有关，辽军防范敌军偷袭的方式，是四处派遣拦子马，而不是将自己围在墙垣之内。但东边那十来座临时搭建的木城，却皆用一两丈高的木栅围成，木城之间并有高耸的望楼，城外还有上百骑的辽军日夜巡逻，与肃宁城外的辽军营地虽然相隔才一里左右，却显得格外的格格不入。

“护营，那些木城，便是辽人关押被掳军民的地方。”

这些木城北边数里的一片水泊畔，几个身着黑袍的人站在一片芦苇丛中，远眺南边的辽军营地，一面低声交谈着。在月色的冷晖之下，依稀可以看出领头之人的面容，赫然竟是武卫二军第三营护营虞候杜台卿。

而先前说话之人，便是第三营的行军参军曲英。

杜台卿冷冷的望着南边的那些木城——辽人仿佛全不害怕发生火灾，他们总喜欢在营地中，到处生起彻夜不熄的篝火，即使在这样的雪花开始飘舞的夜晚，这些篝火也不曾熄灭。借着这些火光，他能很清楚看到那些木城的全貌。

辽人的戒备看起来并不严密，但是，从他们潜入此处的经历便可以知道，大规模的兵马行动，绝对瞒不过辽人的耳目。就算他们这几个人，若非是有夜色的掩护，曲英又精通契丹话，也断难至此。若曲英没有出错的话，他们再往前行，就算是在夜晚，也一定会被辽人发现。

杜台卿绝不会怀疑曲英的判断。

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能够生存到现在，靠的就是互相的信任。而且，武卫二军第三营营一级的武官，如今也只剩下三个人了——赵隆、

杜台卿、曲英。正如曲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普通的行军参军，杜台卿也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军法官。他这个护营虞候，如今已经有点名符其实了——在熙宁改制之前，大宋禁军中的虞候，可并不是所谓的军法官，而是统领着所部最精锐部队的将领。

虽然他麾下的精锐部队，如今也就只有九十余骑而已。如果不算上高阳关的守兵的话，那便是他们如今仅有的骑兵。

在辽军与宣台眼中，他们第三营都已是无足轻重的一支力量。特别是他们又接连在萧忽古手里吃了几次大亏后，不过杜台卿并不会妄自菲薄。他并不关心宣台是如何看他们——与宣台的联系，是由雄州知州柴贵友负责的，他与赵隆官职卑微，没有这样的资格。而柴贵友自逃至高阳关后，便蜷伏于关城，从未离开过高阳半步。杜台卿只知道，辽军若敢小视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

赵隆的步兵也已只有五百余人，真正列阵而战的话，他们的确已经是不堪一击。

但他们还拥有一只兵力。

辽军虽然攻占瓦桥关，控制了这条南北交通要道，但是，他们远远不能真正控制雄州。整个雄州，到处都是水泊，还有不利于骑兵通行的稻田。为了对付辽军的打草谷，如今雄州到处都是结寨自保的村庄。赵隆派出胡玄通四处联络这些村庄，并且从高阳关借给他们弓箭支持，在雄、莫与高阳关之间，这样的村庄总共有数十个。若有必要，他们可以召集起数千人马来。

也许他们仅仅是乌合之众。

但也许，他们并不仅仅如此。

“……每座木城都关着数千人，还有一些人被锁在辽人的营帐之中，供他们随时差使。”曲英继续低声说着，“据前几日抓的那个辽人的供辞，耶律信仍在肃宁，辽主留给他两万皮室军。凭我们的兵力，难以力敌。”

“但我们仍然有机可乘。”杜台卿轻声说道。

“护营说得不错，然而也只能随机应变。”曲英的话中略有些沮丧与无奈，“宣台与阳信侯何时与辽人交战，到底不可能告诉我们。若是河水结冰后，阳信侯大举进攻肃宁，我们便可自后方偷袭。护营也看到了，他们的营地到底防范不严，运气好一点的话，我们便能攻破那十余座木城。平时肃宁与河间府之间，只有几座石桥相连，阳信侯要进攻并不容易……”

“就算结冰，阳信侯也未必敢如此。”杜台卿不由得摇了摇头，“何况耶律信一定不会等到河水结冰还不撤走这些掳获的。”

“那，护营之意是？”

“萧忽古那老贼如今忙着应付辽主退兵的那拨人马，又要防范燕霸州，只要我们去雄州，他大约是没空来理会我们了。”杜台卿忽然说了一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话，他伸手掸了掸积在肩头的雪花，道：“走，先回高阳关罢。”

曲英默默点了点头，众人正要转身离去，便在此时，从辽军的营地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三更的梆子声，紧接着，便是一阵人马嘶鸣的喧嚣。

众人不约互相看了一眼。

过了一小会，曲英低声道：“护营，我去看看。”

杜台卿默默点了点头。

曲英见他答应，猫下身子，转眼之间，便消失在夜色中。

大约过了几刻钟，杜台卿听到前面的芦苇中传来几声蟋蟀的叫声，很快曲英又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杜台卿望着他微有些潮红的脸，正要相问，曲英已经兴奋的说道：“辽人又开始退兵了，是木城里的俘虏。所有的木城……”

三个时辰后。

天刚刚放亮，河间府的文武官员，包括田烈武与章惇、苗履、张整、张叔夜、颜平城、刘近等人在内，都披挂整齐的登上了河间城北面的城楼。从下半夜开始飘起的小雪，越落越大，此时已将河间城裹上了一层银妆，城外眺目所极，也已变成一片苍莽的雪原。但众人却均无心欣赏这美丽的雪景，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东北方向那还依稀可见的黑点。

“田侯，斥侯说辽人有多少人马押送？”章惇的声音便同这天气一样寒冷。

“大约有一万骑左右。从旗号来看，既有宫分军，亦有部族军。”田烈武沉声回道，瞥了一眼苗履与张整，张整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苗履的黑脸上，却兴奋得透出红光。

“吾当以上驷对其下驷，以中驷对其上驷，可期必胜。”章惇望着田烈武，郑重说道：“田侯，这数万河北父老，便拜托了。”

田烈武朝章惇欠身一礼，转过身来，望向众人，沉声道：“苗将军，请你率宣武一军，北上君子馆，追击辽军，此战只求解救被掳的五万父老，不可与辽人缠斗。一击得手，即刻返回。”

“苗履领令。”苗履得意应道，但田烈武却没有立即给他将令，又转头望张叔夜，道：“张叔夜听令。”

张叔夜连忙跨出一步，躬身行礼。

“令你与李昭光率云骑军第一营，随苗将军北上追击，听苗将军号令。”

张叔夜与苗履对望一眼，齐声领令，急步走下城楼。

田烈武又看了看脸上带着一丝不易觉察冷笑的张整，说道：“张将军，待苗将军出城后，辽军一旦察觉，必当有所行动。到时便请张将军的铁林军，与本侯一起出阵，务必令苗将军无后顾之忧。”

张整微微欠了欠身，也退下城楼。

章惇却有些惊讶，望了田烈武一眼，问道：“田侯如何不马上出城？”

田烈武摇了摇头，笑道：“不急。”

“如何不急？”章惇却有些急了，道：“田侯不速速出城，扼守两桥，若是耶律信先过了桥，铁林军是步军，却奈之何？”

“参政莫急，下官本就不打算扼守两桥。”

“不扼守两桥？”章惇不由愣住了。他又转过头，北眺城外，这一条滹沱河北流，逶迤穿过河间府、莫州、雄州、保定军、霸州、信安军、清州等河北七州之地，注入黄河，也将这片大地，割成两块。这河间府、君子馆、莫州，都在河的东南边，而肃宁却在河的北边。河的北边有众多的水泊稻田，根本没官道存在，并不适合骑兵与大队人马行动，而宋朝在河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官道，河间府与莫州段的绝大部分，都在滹沱河南边与东边，辽人南下北归，走的也都是这条官道。而从肃宁至君子馆，连接滹沱河北流南北两边的，便只有两座石桥。耶律信要出兵牵制河间的宋军追击，当然也要经过这两座石桥。虽然几个月来，两桥一直在辽人控制之下，但是辽人并没有在桥的两边部署兵力。只是宋军一旦靠近，就会被武力驱逐而已。因此在章惇看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抢在耶律信之前，扼守两座石桥的南边，与辽军隔桥而战。如此辽军虽然兵多，却无用武之力，而宋军擅长阵战的优势，更可得到充分发挥。对宋军更加有利的是，君子馆的辽军，此刻将无法来策应肃宁的辽军。而相反，倘若令耶律信过了石桥，铁林军是步军，谈何牵制辽军？耶律信想与之战便与之战，不想与之战便扬长而去。难道铁林军还能追着一支骑兵的屁股跑不成？到时候宋军反而会被各个击破。

“参政，非是下官不想去与辽人扼桥而战，而是耶律信必有准备，我军若匆忙前去，只怕反为其所乘。况且辽军离桥近而我军离桥远，要抢在耶律信的前面赶至桥边，绝非易事。”田烈武知道章惇心中想的什么，耐心解释道，“既然争之不过，不若另寻出路。参政亦不必担忧，苗将军所部，皆是骑马，只要他不好勇逞强，耶律信便过了河，也奈何他不得。”

章惇没想到田烈武会明言他做不到在耶律信之前抢先赶到桥边，心

中虽然有些不满，却也只好问道：“既是如此，田侯又有何良策？”

“谈不上有何良策。”田烈武老实说道，“兵法不过两桩事，或守或攻。下官既然找不出守的好法子来，便只好去攻。”

“攻？”章惇大吃一惊。

田烈武却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道：“正是。下官打算盛张旗鼓，大举进攻肃宁。肃宁还有不少的积蓄粮草，下官以为耶律信不至于真的会弃之不顾。”

章惇仿佛是第一次认识田烈武，反反复复将田烈武从头到尾看了几遍，却什么也没有再说。分兵之后，田烈武已只有两万数千人马，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在与耶律信对赌。

他正准备转身下楼，忽见一人急急忙忙走来，见到章惇与田烈武二人，单膝跪倒，行礼禀道：“参政、田侯，护城河结冰了！”

“什么？！”章惇与田烈武都是一惊。

那人以为二人没听明白，又大声禀道：“方才发觉，护城河已冰厚数寸，可以行马。”

“天意……”章惇看了田烈武一眼，轻声叹道：“天意！”

稍早，天还未亮，安平。辽军大营。

“昨夜木刀沟已经冰冻，人马通行无碍。拦子马探得清楚，唐河也已经冻住，可以行人马，不过要骑马驱驰，恐怕还有些勉强。”萧吼站

在韩宝面前，躬身禀报着。

“恐怕我也不能再等了。”韩宝低声说道，站起身来，走到帐内的一根火炬旁，打量着那跳跃不定的火焰，过了一小会，才又说道：“诸公都知道了，粮草已只能支数日之用。尤其是战马的草秣严重不足，再拖三日，马也要饿肚子。马若没力气，如何打仗？不瞒诸公，倘若两日之内，再不结冰，我便要向西突围。”

“向西？那边可是有数万宋军。”萧吼吓了一跳。

“好过坐以待毙。越过木刀沟，杀进真定、定州。”韩宝眼中露出一种野兽般的凶光。

萧吼一时不敢再多说什么，他知道那样的话，宋军一定会追击阻挡，在那片狭长的区域内，他很难想像，能否有一半人可以安全突围到定州。也许会全军覆没，也许会出其不意……那是所谓的“孤注一掷”。不过，不会有人知道若那样做的结果了。而他也不想为不会发生的事多操心。

耶律雕武显然也抱着与萧吼同样的想法，“如此说来，晋公已决定北进？”

“便在今日。”韩宝沉声说道，“早上令各军饱餐一顿，将余下的粮草全部分发下去。前日我已令各军每人准备一束稻草，也要带上。过河面时，将稻草洒在冰上，人马便不会打滑。”

众将都知道韩宝马上要下达战斗命令，齐声领令后，都屏气凝神。

“早餐之后，若无风雪，便点燃一切带不走的東西……”

绍圣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北风，雪停。

安平，滹沱河北岸。

王厚身着铁甲，骑了一匹黑马，面无表情的望着南边的滹沱河——他的一个亲兵正在河面弯着身子敲打着，未多时，只见那亲兵便取了一块厚厚的河冰，小跑着回来。王厚只是冷冷的扫了一眼，便示意那亲兵将河冰递给身后的将领们传看。

与此同时。

横山蕃军营中的一座望楼上，一身貂袍的唐康与身着铁甲的慕容谦并肩倚栏而立，眺望着东边安平城的辽军。

“感觉今日辽人有些不同寻常。”慕容谦抿着嘴，低声说道。

“河冰已厚得可以过马。”唐康点点头，笑着说道，忽然又感慨了一句：“韩宝委实是够沉得住气了。”

“然尚不能过车。”慕容谦笑道，“我若是韩宝，还会再等一两日。”

“为何？些许车辆，何足可惜？”唐康不解的问道。

“对我大宋来说，自是如此。对辽人来说，却未必如此了。”慕容谦回道。

唐康却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可对面的辽军，辎重也好，掳获的我大宋军民也好，甚至家丁也好，皆比一般的辽军要少许多。显然是送到耶律信那边去了，甚至已经送归辽境亦未可知。于兵法来说，这本身就是一只‘轻兵’，与寻常辽军不同。”

“康时说得不错。”慕容谦微笑道，“不过对辽人来说，却不可能有真正的‘轻兵’。”

“唔？”

“因为辽人兵制如此。”慕容谦道，“就算是宫分军，金银细软，也定会随身携带，难以信任他人。更不用说那些部族、属国，难道辽主与耶律信说一声替他们将掳获财物送至辽境再还给他们，他们便肯相信么？”

唐康一时默然，过了一会，才说道：“如此，撤退的时候，他们更加不会抛弃这些财物。这可真是人为财死。”

“不错。”

“如此说来，韩宝亦不会在今日撤兵了。”唐康的语气中，竟透着一丝失望。

“那却未必。”慕容谦笑着摇摇头，转身正要下楼，忽然听到唐康一声惊呼：“韩宝在做甚么？”他转过身来，便见安平城北方向，有数

不清的人马自城中涌出，虽然隔得远了一些，看不太清楚，却也可以依稀见着有人、有马、有车，密密麻麻的，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吹角。”慕容谦头也不回的给身后的亲兵下达了命令，继续目不转睛的望着东北方向——自第一队人马涌出后，紧接着，视野中，又出现数千辽军的身影。

身后号角之声，已经呜呜的响起。

几乎在同一时间，宋军所有的大营，号角声都不约而同的响了起来。

各座大营内，所有的士兵都紧张的忙碌起来。

“走，下楼。”慕容谦朝唐康打了招呼，率先跳进了吊篮内。

二人刚刚下了吊篮，便听到南边云翼军的大营中传来阵阵鼓声。

王厚的点将鼓刚刚响过第一通，慕容谦与唐康便已赶至云翼军大营，将马交给亲兵，取下佩刀，交给大帐外王厚的亲兵，二人低头进帐，便见王厚端坐帅椅上，姚麟、贾岩诸将早已在帐内听令，二人各至其位立定，屏气不语。待到二通鼓响过，种师中、李浩、王赡、姚雄，以及新近简任渭州蕃骑主将的任刚中等诸将，也已全部到齐。

但王厚仍然不慌不忙，等到三通鼓响过，中军上来禀报诸将聚齐，才缓缓起身。

“诸公，成败便决于今日。”

他随手抓起一只令箭，说道：“种师中听令！”

一刻钟后，云翼军营门大开，数十名宋军将领，骑着自己的坐骑，飞奔回营。他们身后的云翼军中，角声相连，到处都是人马跑动时扬起的灰尘。

在远处的安平，最后一队辽军也缓缓离开安平城外的营寨，数百名骑兵冷冷的将火把扔进事先选定的易燃区，然后驱马离去。一栋栋房屋被点燃，在北风的吹动下，火势迅速的蔓延，因为有积雪的关系，浓烟也在安平城的上空弥漫起来。

仅仅又过了不到半个时辰，八千余骑龙卫军在种师中的率领下，率先出营，向北踏雪追击。紧随其后的，则是由云翼军、威远军及骁胜军余部组成的两万余骑的宋军主力——王厚亲自统率的这只精锐骑军，虽然布成了一个云翼军居前、威远军在后、骁胜军居右前方搜索警戒的攻击型直阵，却仿佛并不急于赶上辽军，开始他们还能不急不徐的远远的跟在龙卫军后面，但很快，便被策马疾驰的龙卫军甩得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在王厚大阵的西边，田宗铠骑在马上，满脸郁闷的看看身边的数以千计的步军，又看了看身边正低声交谈着的唐康与刘延庆，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左军行营诸军被慕容谦分成了三部，任刚中率渭州蕃骑在大军的前方搜索，慕容谦与王贍、姚雄则率领着横山蕃骑与武骑军合计近七千骑骑兵跟在任刚中的后面，唐康与刘延庆却被分配来指挥横山蕃军右军与那一两百门笨重的火炮。

左军行营出营追击时，已经比中军行营诸军要慢上许多，他所处的这只由步军与火炮组成的部队，更是所有部队中最慢的。而即使是在雪地行军，辽人也已是丧家之犬，唐康却既不肯抛弃任何火炮，也不肯下令急行军——他们依然结阵而行，慢得象只乌龟。以这样的行军速度，等到他们赶到战场时，大概已经是绍圣八年了。田宗铠在心里自嘲的想道。

但他知道自己惟有服从军令。

他又回头去看身后，在得知神卫营被配给左军行营后，仁多观明便一直很兴奋，他自告奋勇向唐康讨了两个指挥一千余兵马，去担任神卫营的护卫。横山蕃军右军的士兵，不仅以剽悍著称，而且都颇能吃苦耐劳，他们只穿着简单的皮甲或者纸甲，在雪地的行军速度也颇为迅捷，有骑兵的追赶牵制，他们原本未必便追不上韩宝。但那些笨重的铜炮，即使装载在骡车上面，由四匹健骡来拉一门火炮，在这雪原之上也是一个噩梦。

他远远的望见仁多观明在一辆辆骡车间穿梭着，不断的问东问西，浑没有半点大战来临之前的紧张，心里不由得叹了口气，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飞驰而至的传令官。待他回过神来，那传令官已经向唐康禀报完毕，上马离去。

不过唐康已经留意到身边诸将关切的目光，笑着说道：“韩宝尚未分兵，走的是博野方向。”

田宗铠听到自己轻吁了一口气，再看诸将，也都是如释重负的神情。

只有刘延庆低声嘟哝道：“不分兵可不太好对付，看来韩宝并非一

心想逃命。”

“不如此我等如何有机会分一杯羹？”唐康冷笑了一声，又提高声音，高声喊道：“再调五百人到后面去，帮着推车，全军加紧行军！”

“昭武。”饶阳城内，何畏之行辕，镇北军骑将仁多观国大步走进一间厅屋中，看见何畏之正站在一张大方桌前，他唤了一声，目光也落到桌子上。在桌上平铺了一幅地图，仁多观国凑近几步，便看得清楚，这一幅河间、深州一带的地图，在地图上，何畏之还特意用朱笔勾勒出了几道红线。他指着地图左侧的一道红线，问道：“昭武，这是……”

“左军行营。”

“横山蕃军？”仁多观国微微吃了一惊，“那只步军也在？”

“非止是步军，还有神卫营的火炮。”何畏之轻轻哼了一声，侧头瞥了一眼仁多观国，突然问道：“你以为这个阵布得如何？”

仁多观国却没料到何畏之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又仔细看了看何畏之在地图上的标记，沉吟了一会，才摇了摇头，说道：“末将看不出此阵的奥妙，只是觉得如此布阵，似乎有些不合兵法。”

“不合兵法。”何畏之嘿嘿冷笑了一声。

“末将曾听人说过，马步协同作战，要而言之，有两种战法。一种以步军结方阵，马军居阵中，待敌攻阵疲惫或露出破绽，遂出马军击之；另一种则是以马军在前，步军在后结阵，若马军冲锋获胜，则步军乘胜击敌，若马军失利，则步军可以为阵脚，阻挡敌军追击，而马军退

至阵后，重新结阵，再自阵后而出，自侧翼攻击敌军。”

“这后一种战法，本朝可不常见。”何畏之淡淡说道。

“我大宋过去缺马，自不会如此布阵。不过昔日在京，家父闲暇之时，尝与阳信侯论兵，末将在旁侍奉，尝听阳信侯言之。”仁多观国恭声回道，“末将观王总管此阵，大约是以马军为中路追击，而令左军行营自左侧邀击之。末将以为，以兵法而言，左侧邀击路途较远，当以马军为主，与其令步军与火炮随左军追击，不若分出两三千骑马军予慕容总管，而令步军与火炮随中路追击。如此中路大军马前步后，更暗合兵法要义。使步军在左路，绕上这般一个大圈，不惟难尽其用，反倒拖累左路马军行军。”

但仁多观国这翻话，却只换来何畏之讥讽的一眼，过了一小会，才听到何畏之又说道：“此真赵括之言也。”

“所谓兵法云云，其实不过‘知己知彼’四字而已。”何畏之目光离开地图，转向仁多观国，道：“韩宝一生戎马，少尝败绩，如今虽困穷途，亦绝不会甘心于窜逃败北。况且他也知道，后有追兵，前有诸城兵马，一味逃命，损失必定惨重。自古以来，要想安然撤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杀个回马枪，重挫追兵之锐气，然后方可从容离去。是以安平至博野之间，必会有一场恶战。辽军之利，在于引诱我军离开营寨，我军追击之时，各路兵马必然会分兵，各军在追赶之时，距离也不可避免会拉远，如此，我军兵势就一定会变薄。而韩宝选择杀回马枪之处，便是他认定的我军在追赶之后兵力变得分散之处。我军若是分散精兵，便正中其下怀。而若将步军部署于中路，要么便会拖慢全军追击之速度，要么便会导致前锋与中军之距离拉得太远……”

“行百里者半九十。韩宝麾下之辽军，虽说被我军逼至穷途，然背水一战，既可能是军心动摇，诸军溃散，也可能是众志成城，加倍的凶悍。对付这等穷凶极恶、孤注一掷之辈，好斗逞勇，绝非上策。”

仁多观国静静的听何畏之说完，他追随何畏之时日虽不算久，却也知道何畏之接下来是要发布命令了，连忙欠身说道：“昭武胸中必有成算，请昭武下令，末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未必用得着你赴汤蹈火。”何畏之又转向地图，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虚线，说道：“我要你率所部马军与神射军，不带辎重，轻兵直趋此处。”

仁多观国的目光顺着何畏之的手，落到他手指停留的地方，不由得“啊”了一声。过了一小会，才迟疑的说道：“如此昭武身边可只有雄武一军与镇北军那几千步军了。”

“我岂能不知？”何畏之平静的说道，“然雄武一军那些铁疙瘩，单是运过河去，便非易事；镇北军成军未久，如此疾速行军，便勉强赶到，亦必不堪一击。与其如此，倒不如从容行军。说到底，此战我等只是辅助，没甚么好着急的。大战已经开始，我军之任务，头一件是阻止韩宝东窜或耶律信西援，故此你北上之时，若遇上辽军，不管是韩宝分兵的偏师，还是全部主力，都必须竭力狙击。若是放任辽人东窜河间，你便在阵前自刎好了。”

何畏之说得厉害，但仁多观国表情却甚是轻松，笑道：“末将以为这几乎不可能，韩宝若轻率率主力东窜，便是在逃命之时，将侧翼暴露在昭武大军之前，那未免也太不将昭武这数万兵马不放在眼里了。分兵则更属不智，他分我不分，那等于是让自己的兵力一支支被我军歼灭。

纵使他侥幸逃过唐河，也不过是饮鸩止渴，他兵力好分未必好聚，唐河又不是界河，他兵力分散，后有追兵，前有诸城袭扰，麾下那些部族属国之军，只怕转眼间便会做鸟兽散。韩宝老于戎行，岂能不明此理？倒是耶律信西援不能不防，倘若他们暗中有信使瞒过我军联络，一旦韩宝北撤，他挥师作势西进，牵制我军，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岂止是题中应有之义。”何畏之冷笑道，“宣台担心的，便是韩宝顺利北撤，引诱我军追击，而原本摆出要由雄莫归国的耶律信却突然掉转马头，杀进博野、保州，出现在我军的身后，故此何某这数万兵马，第二桩任务，便是要出现在耶律信西进的路上。但他大军西进之前，总会派出一支先锋探探路……”

“如此说来，末将有机会撞见？”仁多观国的语气中，竟颇有些闻猎心喜之意。

但何畏之却只是阴沉的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战场之上，谁知道会遇见些什么？你速速去依令行事便是。”

战场上的事，的确是很难预料。

身在饶阳的何畏之，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便在数十里之外，河间府的宋军已然倾巢而出；而在肃宁军中的耶律信，对于田烈武的举动，也同样是大感意外。河间宋军会出城牵制自己的行动，耶律信早有准备。但他却想不到，宋军竟然敢分兵。而且他很快便得知，前往君子馆的，竟是河间府宋军中最精锐的宣武一军。更加令他想不到的，是田烈武竟然敢率领余下的兵力主动出击。

尤其是田烈武还摆了一个怪阵。

出城的宋军，云骑军在前，铁林军在后。

这完全不是南朝过往的方阵。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准备与辽军对攻的阵形。

以区区南朝云骑军的战斗力，来挑战耶律信麾下的御帐亲军与精锐宫分军。这算是挑衅吗？不，几乎所有的辽军将领，都觉得这是一份送到嘴边的肥肉。

若是不去吃它，实在是有些却之不恭。

看到牙兵呈上的河冰之后，耶律信几乎可以肯定韩宝会在今日北撤。但他并不急于赶去策应，南朝想要歼灭韩宝之心，几乎已是路人皆知，但在辽国，却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想要硬啃韩宝，须得生就一副好牙口。

只要韩宝还未箭尽粮绝，耶律信就仍可从容图之，只要他能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越过何畏之这道坎便可。眼前的选择，无非是先去救君子馆的萧岚，还是先解决掉面前的这碗肥肉。而这几乎不必选择。面对这样的敌人都不肯战斗，耶律信从此就不必指挥他的将军们了。他帐下所有的将领都相信，面对大辽铁骑，云骑军很快就会溃散，而败退的骑兵又不可避免的会冲乱铁林军的阵脚。这将是一场唾手可得的胜利。

每个人都在讥笑田烈武的用兵。如今宋辽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已远非昔日可比，许多辽军将领都知道田烈武的履历，“公人将军”的浑号顷刻间传遍辽营。一个自“公人”出身，只指挥过一个营的营将，靠着南

朝皇室的信任才有了今日之地位，这种贵幸之辈，不经常都是无能的代名词么？不管田烈武平日名声多好，但众人都相信，他在军事上存在着明显而致命的缺陷。

连耶律信都不由得对田烈武的指挥才能产生怀疑。田烈武真的了解这个阵形的精髓么？他真的掌握他麾下每支军队的战斗力么？不顾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只知道依样画葫芦的布阵的平庸将领是很常见的，田烈武的表现看起来实在很象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的分兵、主动出击，尤其是他所布的阵形，都是耶律信无法抗拒的诱惑。若能迅速而果断的击溃田烈武，即便宣武一军在萧岚那儿得手，耶律信也可以趁胜在他们回河间的路上狙击他们。那时候他对宣武一军将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一旦尽数歼灭南朝右军行营的这几支大军，他就算不能顺势夺取河间府，也已经是将战局翻盘了。

右军行营若全军覆没，王厚的侧翼将受到严重威胁，焉敢再追击韩宝？

那时候何畏之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他的那几万人马，不可能防守这么宽的地带，若王厚不迅速撤兵的话，耶律信完全可以自河间进入深州，直接出现在王厚的身后……

直到这天早晨醒来之前，耶律信便连做梦也没有想过，居然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出现在他面前，在他几乎已经承认他的战略已然受挫，不得不见好就收，准备退兵回国之时，居然又有了挽回一切的希望。

这就是战争的魅力。

国力强大的一边未必一定是胜利者，甚至掌握着战略优势的一方，

也未必一定是胜利者。战争之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是在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颠覆性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人，就能创造奇迹。事后诸葛会相信那是“必然”的，而身在局中的人，却都会感谢上苍赐予的好运。

耶律信没有如何犹豫，便集结起了他所有的兵力。

如果他要发挥大辽骑兵的长处，战场显然在滹沱河的南边平原之上，更加合适。

河间与肃宁相距不到五十里，至滹沱河北流还要更近一些。

但是，自从离开河间府的城门开始，由田烈武、张整所统率的云骑军与铁林军，便变得小心翼翼。在行军的同时，保持着体力与队形，避免士兵掉队或损失辎重，直到午时许，田烈武的这两万几千名士兵，才终于抵达河间府西北二十里许的一座村疃。

这村疃距离连接肃宁的一座石桥不过十余里，原本十分富庶，甚至还有一个草市，但此时已经荒无人烟。这数月以来，田烈武也屡次亲自出城观察敌情，对这一带的地形早已了若指掌。他知道这座村子与石桥之间，有平整的大路，也有废弃的田地，大片的地带，只有小片的树林与一些小河点缀其间。总体来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战场——从斥侯的报告来看，耶律信看起来已经决定接受他的挑衅了。

斥侯们没有发觉辽军前去增援君子馆，辽军先是不急不徐的在滹沱河的北边调动着，然后，在田烈武的军队快要进入这座村疃后，辽军才开始慢腾腾的过桥。但宋军刚刚进入这个村庄，还没来得及休整，辽军

的一支三百骑的前锋，便已抵达了村子北面的一片小树林边上，觑视着宋军。

这虽然只是个小伎俩，但耶律信将时机掌握得如此恰到好处，不能不令田烈武暗暗叹服。他心里面非常清楚耶律信打的是什么主意，除了不想让宋军得到更多的休息，最重要的，是他不肯留给田烈武变阵的时间。

走到这座村曠为止，宋军都不是普通的行军队形，而是以一种随时可以战斗的阵形列阵行军。田烈武知道吸引耶律信过来的是什么，他这个骑兵在前、步兵居后的阵形，几乎受到所有参军的一致反对，连张整也不以为然。甚至田烈武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想要确保吸引耶律信，这是田烈武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

如果连己方的将领都不信任这个阵形，那就一定能对耶律信形成足够的诱惑与压力。

田烈武清楚的知道他押出的赌注有多大。但他也知道，许多人都轻视他——而这正是他可以利用的。

不管怎么说，他将一切都压在了云骑军之上。

这支他只带了半年多点的骑兵。

当斥候报告发现辽军的骑兵靠近之后，田烈武立即下令他的军队穿过村庄，列阵迎敌。他不顾身边众将的反对，亲自统率着六千名骑兵在前方布阵，而张整则率领约一万四五千名步兵，在他的后方，布成一个方阵。

没有一句激励人心的演说，但是田烈武的将旗在阵线的前列飘舞这个事实，仍然令宋军的士气高涨。

此时已经无人计较这种行为是英勇还是愚蠢。

士兵们本能的会爱戴那些真正肯与他们同生共死的将领。

而辽军的行动也远比任何宋军将领想像的还要更加迅捷。铁林军的方阵还没完全布好，耶律信便统率着两万六千余骑大辽铁骑，出现在宋军的视野之中。在这白莽莽的雪原上，牵着战马踏雪而来的辽军，大多穿着黑白两色服饰，远远望去，就象一群黑色的蚁群。而自居火德的大宋，禁军都穿着赤色的战袍，旌旗也是一片火红。此刻若有人站在高处俯瞰，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战场上，到处都是黑衣服色的军队。他们看起来散乱无章却又迅速的向红色的一方靠近，然后，汇聚成倒“品”字形的三个大的方阵。

当耶律信的黑旗终于出现在宋军的眼前时，宋军的每个将士，几乎都立即感受到对面兵强马壮的两万六千余骑辽军的那种黑云压城般的压迫感。紧张的气氛，仿佛在云骑军大阵的上方，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气旋。

“兰陵王……耶律信……”田烈武身后，刘近低声喃喃说道。

与刘近并辔而立的客卿颜平城听到了他的这句细语，转过身来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耶律信亦只不过是人而已。”

刘近几乎是细不可闻的叹息了一声，他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颜平

城。自从颜平城降宋以来，刘近对这个生女直人的了解与日俱增，知道此君称得上是个英雄豪杰，但是，此刻他却难以同意颜平城的观点。在他看来，让云骑军与对面这只虎狼之师正面对决，无异于驱羊攻虎。只是事已至此，他也不能再公然说出来，沮丧军心。

颜平城仿佛猜到刘近心里面在想什么，他转过头去，没有再看刘近，双眼正视着前方，悠悠说道：“能与耶律信一战，无论胜负，足慰此生。”

“可惜不能早些认识完颜将军。”田烈武听见了颜平城的这句话，转过头来，笑道。

“若得与郡侯再训练云骑军一年……”颜平城傲然说了一句，忽然伸手指向对面的辽军，说道：“郡侯，耶律信所布大阵，其左翼是左皮室军，右翼应当是太和宫的宫分军与一些部族属国军。中间靠后的中军阵，是黑衣军与右皮室军……”

“黑衣军！”这个名号，便是田烈武，亦不觉耸然动容。他举目远眺，果然望见耶律信的中军阵中，皆是黑衣黑甲，但在耶律信的那面大黑纛下面，的确有约摸一两千骑的骑兵，颇有些傲然不群的感觉。虽然服饰上并无不同，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界线，将他们与别的辽军区分开来。

“那一两千人马，应当便是真正的黑衣军。”颜平城又说道，“契丹军中，喜欢穿黑衣的不少。多少隶属耶律信的宫分军，都常对人自称黑衣军。比如太和宫的宫分军，也叫黑衣军……因这黑衣军原本便不是个正式的名号，有时便连契丹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只说只要是耶律信的军队，便是黑衣军。不过我曾听人说过，真正货真价实的黑衣军，其实

是耶律信的牙兵。”

“原来如此。”田烈武又认真打量了黑衣军一会，叹道：“交战这么久，这却还是头一次见识真容。”

“黑衣军强悍善战，在塞外可以说是威震四方。”颜平城口里这样说着，但眼神中明显闪烁着不甚服气的神色，“不过，今天耶律信大概不会让黑衣军打头阵，要见识黑衣军的厉害，还得先击败皮室军与太和宫。”

“皮室军！”一个参军不以为然的笑道，“所谓‘御帐亲军’，不过常常随辽主到处打猎而已，未见得比宫卫骑军更加厉害。契丹宫分军皆是百战精兵，而御帐亲军中虽然不乏勇武之辈，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武官，然说到底，辽人也有十数年不曾动用御帐亲军了。下官听说右皮室军的主将耶律密年过五旬，是个庸碌之辈，此人之长处，不过是会跟主子，号称‘福将’；左皮室军主将萧春才三十来岁，外号‘小韩宝’，不过有人说，他象的，其实只是十几年前的韩宝……我军真正的劲敌，大概只有太和宫。”

“太和宫这几千人马，的确须得小心对付。”刘近也说道，“这支宫分军应当是耶律信的嫡系，有俘虏的辽人说，太和宫的许多宫户，在萧佑丹整顿宫分军之前，便已经是耶律信的部下。耶律信每次作战，也喜欢抽调太和宫的人马。这几千人马亦颇有些与众不同，契丹骑兵，虽然也能马上格斗，也有刀枪诸色兵器，但说到底，仍是以骑射为本。然这支人马，却似乎更擅长大枪马刀，甲具亦较寻常契丹骑兵更加精良，上回铁林军便是在太和宫手下吃了个大亏……”

“无妨。”田烈武打断刘近，淡淡的说道，“先和我军交锋的，绝

不会是太和宫。”

“在下亦认为耶律信会留着太和宫养精蓄锐，冲击铁林军的大阵。”颜平城也笑道，“须知在耶律信的眼里，铁林军才是头号难以对付的敌人，皮室军再不肖，他大概也不会认为区区云骑军是其敌手。”

刘近张了张嘴，看了一眼颜平城，又看了看田烈武，最终还是默然抿紧了嘴唇。在他心里，其实是觉得即便是如此，云骑军对上任何一只皮室军，也是难有胜机的。更何况，对皮室军真正的战斗力，他并不敢轻视。此前双方并非没有过小规模的手，他很难看出皮室军的战斗力比宫分军差。

说到底，这些都只是战斗开始之前的自我打气而已。云骑军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于这只军队里面已经很少有没有经历实战的士兵，但是，战斗之前说这些话，其实就代表着他们心理上实际处于弱势。

但是……

计算这些真的有意义吗？

刘近望着田烈武的背影，在突然之间，他心中所有的犹豫，所有的怀疑，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刻，他只知道，他愿意追随这个人战斗。

哪怕没有一点胜机，哪怕毫无意义！

突然之间明白这一点，刘近只感觉到一阵轻松。他下意识的朝左右张望，才恍然发觉，他身边每个人的眼神中，都流露出一种对田烈武的信任。

人们不一定只追随那些会带给他们胜利的将军。有时候，人是很愚蠢的，他们甚至会心甘情愿的和某些人去战死。

刘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田烈武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只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畏惧耶律信的光芒。

鸣——鸣——鸣——

短暂对峙的战场上，自辽军中军大阵吹响的号角声，尖锐的划过雪原的上空。

辽军左翼大阵中，一身黑甲的左皮室军都统萧春跃身上马，伸手接过亲兵呈上的长柄大斧，轻蔑的瞥了南边的宋军一眼，他的目光甚至没有在阵前的云骑军身上停留，便直接越到了他们的身后数十步的地方——大辽的铁骑来得太快，那只南朝殿前司步军，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布好他们的方阵。只要一鼓作气击溃面前的这支南朝骑兵……萧春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挥起手中的大斧，恶狠狠的吼道：“杀！”

“杀！”顷刻之间，喊杀声、唢呐声响彻雪原。一万骑的御帐亲军，如同一条黑色的恶龙，风卷残云般的卷过雪地，冲向云骑军。

与此同时，南边宋军大阵，六千骑身着赤红战袍的骑兵，仿若雪地上的一股炎流，在锦云豹子头战旗的指引下，迎着对面的辽军，也发起了冲锋。

安平北界，木刀沟中段，安平与博野的县界处。

河面宽敞、水流平缓的木刀沟，每到冬天，都是枯水季节，行人只要卷起裤脚，便可淌过此河，因此，虽然在严寒之下，木刀沟已经变成一条冰河，但河面的那层厚冰，却也根本经不住数万人马的践踏，韩宝的大军过后，便好象是有一个巨无霸拿着大铁锤，在河面上使劲砸过一般，河中东一块西一块的，到处都泛着冰凌，还有数辆废弃的马车，陷在河中，格外的刺目。

此时大约是巳时。离田烈武与耶律信的决战开始前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数以百计的龙卫军骑兵正牵着自己的坐骑，行走在木刀沟的冰面上，为了避开河面上的冰凌，渡河的骑兵全无队列可言，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数以千计等待过河的士兵，而就在木刀沟北面两三里之地，便至少有三四千骑的辽军正结阵而立，虎视眈眈的监视着他们，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让自愿请缨殿后的长宁宫都辖萧垠冷笑的声音中，几乎带上了几分愤慨。在他的身后，众将校的讥讽之声，更是此起彼伏。

“种端孺还真是目中无人呀。”

“乳臭未干便已官至一军之主将，说到底，还不是仗了他姓种？！”

“南朝如此用将，难怪当年会败给区区西南夷。”

萧垠耳里听着这些麾下诸将的议论，眼角的余光却飘向了与他一道殿后的粘八葛部与萌古部两部首领。

这两部都是被迫前来殿后的——对于这些部族属国军，韩宝驾馭之法，便是恩威并施，他麾下有四万铁骑，宫卫骑军占到一半，便出二千骑殿后，其余二千骑，自然要诸部族属国来出，谁都知道殿后可能就是送死，因此诸部都是采用抽签之法，抽到的部族，便由韩宝亲自抽调所部一千骑——这粘八葛部与萌古部，便是两个倒霉鬼，好巧不巧抽中，而偏偏两部前来南征的人马，各自也就一余骑左右，连甄选都免了。

一千骑人马的损失，对于强大的粘八葛部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而对于弱小的萌古部来说，这个损失却几乎威胁到其部族立足草原的根本。不过，对这些被迫要殿后的人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他们身后没有自己的同伴，也没有自己的国家与族群的安危，他们当然不愿意白白送死。只是韩宝看似公平的方式，令他们找不到借口反对，若不听命，他们又害怕韩宝与大辽无情的报复。

即使如此，萧垠最担心的，还是这两千人马。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况且韩宝选中这两个部族当然是有用意的——只有那些蛮夷，才会相信抽签——粘八葛部桀骜难制，此时再不收拾，更待何时？而萌古部虽然恭顺，却在诸部中最为弱小，此时便很适于陪葬。粘八葛部本就十分强大，若再选中一个有实力的部族，二者若联合起来不听调遣，事情便会棘手。塞北部族林立，一个中等部族的兴衰，也可能引起周边数个部族的连锁反应，牵涉到意想不到的各方利益。在这等要紧的时候，韩宝当然要选两个其余诸部几乎都不会反对的部族上鬼门关。

但萧垠久于戎行，知道众心不一的军队，面对险境时的危险。因此，在等待宋军追上来之前，他便已经召集两部的大小将领，直言不讳

的警告或者是威胁他们，他们地处河北腹地，想要回家不仅要面对宋军的围追堵截，还必须要穿过大辽的千里领土，除了一心一意击败追击的宋军，以哀兵之势打赢接下来的恶战，再无他法。

他不知道这些蛮夷是否听懂了他话中之意。

不过，此时，他看见这两部首领的脸上，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如果追击的宋军将领是个草包或者如此轻敌，那他们就有了生还草原的希望。与此同时立下的功劳，大辽在这方面从来是不吝爵赏的——对于辽朝来说，付出的也许只是没什么意义的官衔，但在草原上，那便是巨大的声望，令人尊敬与惧怕，甚至可以吸引许多不知名的小部族投附。

空衔只是对辽人而言的，在草原的法则中，名望便是切切实实的利益。

萧垠很清楚这些“蛮夷”的心思，终于暂时放心下来。他的目光又完全投向南边的龙卫军。只要击败种师中，他就能给大军渡过唐河赢得宝贵的时间了。

“种师中！”萧垠从鼻孔里哼了这三个字。

木刀沟南岸。

“昭武……”龙卫军的都行军参军忧心忡忡的望着他的主将，比他还小上差不多十岁的种师中，但他才一说话，便被种师中打断，“参军只管放心，区区木刀沟，较之滹沱河如何？我龙卫军滹沱河都攻过去，

区区四千辽骑，妄想凭此一条小沟阻我？嘿嘿！”种师中几乎是一脸不屑的望了一眼对岸，冷笑数声，忽然脸色一沉，沉声说道：“种某要的乃是韩宝的首级！凡是挡在韩宝首级前面的物事，不管它是什么，只管荡平便是！”

麾下兵力只有宋军一半的萧垠，没有给龙卫军安然渡过木刀沟从容列阵的机会，最先走到木刀沟北岸几百宋军还未及列阵，萧垠便吹响了进攻的角声，他的副将率领着一千骑宫分军率先向混乱的宋军开始进攻。契丹的骑兵们一边冲锋，一边向着宋军引弓发箭，几名宋军中箭立即倒下，但其余的宋军虽然一阵手忙脚乱，却也纷纷爬到了自己的坐骑上面，一边引弓还击，一边悍勇的向辽军发起了反冲锋。

这种零乱无队形的冲锋，不仅造成了箭雨下的大量伤亡，在短兵相接后，更是让士兵们一个个陷入以寡敌众的危险境界。但是木刀沟南岸的种师中却没有丝毫鸣金之意，反而鼓声更急，角声愈促，紧随其后过河的龙卫军将士在鼓角声的催促下，纷纷加快了步伐，上岸之后，立即跃身上马，冲入混战的战场。

这种白刃厮杀，令得战场之上双方将士都死伤枕籍。鲜血浸过的雪水，被人马践踏着，变成红色的泥浆。萧垠骑马站在远处，眯着眼睛观察着战场，他知道这场混战，他占据着优势，缺少组织的宋军的伤亡远大于辽军，但是，让他意外的是，伤亡巨大的宋军，却始终没有退却。

他远远看着战场上那面飘扬的宋军战旗，忍不住问道：“南朝的营将是何人？”

左右马上有人回道：“那是龙卫军第五营，营将皇甫璋，籍籍无

名。不过第五营当年是田烈武任营将，号称‘龙壁营’。”

“龙壁营？”萧垠对于宋朝诸军知之不多，不觉皱了皱眉。

“据说此营纪律严明，在南朝西军中也是罕见，打起仗来，不闻鸣金收兵，绝不会后退，所以号称‘龙壁’。”

萧垠心里却不信这什么“龙壁”“蛇壁”的，冷哼一声，正要下令粘八葛部加入战斗，却见战场之上，陡生意外。突然之间，又有两个营的宋军，分别自战场的两侧准备过河，这是种师中欺他兵马较少，用第五营吸引他的注意力，却调集兵力，想从两翼包抄。

“异想天开！”萧垠低声骂道，令旗一挥，粘八葛部与萌古部的两千骑兵，立时分别自两侧杀出。这两只人马，却是不去管想要包抄的宋军，而是加入到了正面的混战当中。萧垠的想法十分简单，他兵力少于宋军，利合不利分，只能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眼前的龙壁营，宋军锐气受挫，包抄的两支人马便不足为惧。

此举果然奏效，两支生力军的加入，一阵猛打猛冲，龙壁营眼见着便渐露不支之色。萧垠率军站在高处，只见那战旗之下，皇甫璋铁甲外面的战袍都被血染红了，他手执长枪，率十余名骑兵，在重围中左突右驰，不断大吼着合拢着麾下的战士，却又不断被大辽的骑兵冲散开来。

萧垠正自许得计，忽听左右惊叫一声，却见下游方向，那只包抄的宋军已经过河，一面大旗闪出，一两千骑人马，朝着自己所在的地方冲来。

“怎的这般快法？”萧垠心中一惊，他知道木刀沟虽然结冰，但哪怕是牵着战马过河，也要小心翼翼，一不小心，便会把河冰踩破。但那

一营人马，过河的速度，却比别的宋军要快上一倍。但他远眺一眼那只宋军身后的木刀沟，便恍然大悟——那河面至少还有三四百人，正泡在冰水之中，拼命的拉扯着受惊的战马。这些宋人根本就是在蛮干。

萧垠暗骂一声，摘了大弓，看了一眼正面战场，便要率余下的人马迎敌。虽然有点意外，但他并不着急，只要尽快击溃那龙壁营，阻止上游的那只包抄宋军，那这只支过了河的宋军，也成不了气候。但他才纵马率军冲锋，便听到正面战场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他转头望去，眼前是不可思议的一幕——不知何时，一面“种”字将旗，出现在战场之中。战旗之下，赫然是种帅中与他的数百骑亲兵。

宋军的战鼓擂得更响了。

南边的木刀沟河面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牵着战马过河的龙卫军。没有队列，没有组织，每个人过河之后，便挥舞着战刀与长枪，杀入战场之中，每个人都拼命的向那面“种”字将旗靠拢。

猎猎飞扬的将旗之下，种帅中纵马疾驰，一枪狠狠的扎进一个辽兵的肩膀，眼角瞥了一眼萧垠的方向，轻蔑的哼了一声，“让老子教教你们，什么叫做野战！”

“再勇悍的步军，也要懂阵战之术，但马军并非如此。有时候马军只要会一种战法就行，那就是所有人跟上主将的大旗，向着同一个方向射箭，向着同一个方向冲锋。”在这一刻，萧垠心中，响起了兰陵郡王耶律信曾经说过的话，“古匈奴战法！”

战斗只持续了一个时辰左右。率先溃败的是粘八葛部的骑兵，然后萌古人也脱离了战场，向东北方向逃去，萧垠眼见大势已去，也率领残

部，向北败走。

“探马来报，大约半个时辰前，种将军已经攻过木刀沟……”

“龙壁营正在苦战，辽人箭雨厉害……”

“种将军过河了……”

“辽人开始败退……”

“种将军留下龙壁营打扫战场，继续率军追击……”

安平以北数里，宋军中军行营的主力，正在继续不紧不慢的赶着路。尽管这支主力全部都是骑兵，但是云翼、威远、骁胜三军的大部分将士，都是下马步行，连大总管王厚也没有骑马，而是找了一张胡床舒舒服服的坐了，由八个牙兵抬着他，安安稳稳的走着。中军行营的谋臣们，则环绕在这张胡床的四周，一面紧张的汇总着各路探马送回的情报，不断的向王厚报告着战场的变化，一面还要抽空聚集在一块，商讨对策，以供王厚参考。

而在这些幕僚之外，则是无数摩拳擦掌、急不可耐的宋军将领。与辽军周旋半年，好不容易等到真正一决胜负之时，每个人都是又怕煮熟的鸭子飞了，又怕煮熟的鸭子被别人给吃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韩宝的首级，那是足以封侯的功勋！中军行营诸将，谁不羡慕种师中与龙卫军能冲锋在前？

一面是心中着急，一面却是慢如蜗牛的行军速度，这追击的过程，对这些将领来说，格外的漫长与沉闷。每一个探马回来，都有人竖尖了

耳朵打听。种师中的初捷，更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绝不能让韩宝跑了。

尽管每个人的心情都热切得能将这雪原上的积雪融化，但是，却没有几个人敢向王厚提出要求。无论是谁，只要接触到静坐在胡床上的王厚那冰冷的目光，便如同一团热铁被扔进了冰水之中，顷刻之间，什么样的念头都被打消。

完全隔离于这种热切之外的，也就只有那十余名紧张忙碌的中军行营幕僚。

这些人都是由王厚亲自辟任的，其中既有追随王厚南征北战的老部下，也有临时从京畿、河朔诸军中借调来的校尉，年岁长者五十余，年弱者不过及冠之年。他们便仿佛是一群怪胎，心肠如同滹沱河上的河冰一样冰冷。但这些人却统管着数量庞大的探马部队、专责传令的校尉与节级，以及直隶总管司的近千骑亲卫部队，深受王厚的信任。

“不要管龙卫军，再派几个人出去，要尽快知道何畏之将军到了何处！”

“阳信侯那儿有没有人回来？耶律信在做什么？”

“云翼军走得太快了，派几个人去，知会下姚老将军……”

“安平有四万辽军，不是四千！”

“韩宝，韩宝到了甚么地方？”

“那是一个时辰前的事，再探！”

即使每个人都压低了声音，但是类似这样的低声喝斥声、气急败坏般的说话声，仍能不时的传出来。若是不知情的人听到，还以为是宋军到了什么危险紧急的关头。

连与王厚一道并行的威远军都校贾岩，都会不时好奇的看一眼这些忙进忙出的幕僚。这样的情形，在其他行营中是见不着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幕僚也罢、参军也罢，只是为了储备人材，他们的意义只是拾遗补缺，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主要的工作还是向统军大将领们学习领军之道，以便日后能有机会独挡一面。在许多将领那里，即使职方馆已经设立了这么多年，即使军中有主管情报的参军，他们却仍然恪守着古老的教条——探马必须直接向他们本人报告，他们只信任自己，要求自己掌握战场的每个细节。

如王厚这样，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贾岩知道这些幕僚每个人都有傲人的履历，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品秩都不算高，官阶最长者，也不过正七品致果校尉。一个行营总管司，是关系到国运的武力，这样的责任，哪怕是再少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中低阶武官来说，也过于沉重了。

但贾岩是个不会对任何事情轻易便下判断的人。

反正王厚会掌控住局面，他也想知道这些幕僚能做到什么程度。

“大总管。”贾岩正在心里想着这些事情，这些幕僚中的一个致果副尉已经走到王厚跟前，欠身禀道：“下官等商议，是否请总管下令，叫龙卫军莫要追得太急？”

贾岩闻言不由得一怔，移目去看王厚，却见王厚朝他这边侧过身来，说道：“民瞻，你如何看法？”

贾岩性格谨慎，沉吟了一会，并不做答，反向那个致果副尉问道：“君等为何而有此请？”

那人看了一眼王厚，见王厚点了点头，这才回道：“是下官们觉得，如此作战，不太符合韩宝的性子，大悖常理。”

“韩宝的性子？”

“正是。韩宝早年在辽国，有猛将之称，时人甚至以为他将是一名刚猛少谋之将领，不料此后征战，竟然蜕变，如今称得上是刚柔相济，智勇双全，实为一时名将。但不论如何变化，他骨子里仍是刚烈一路，观其用兵，数十年间大小数十战，无不如此。今日之战，韩宝虽然被迫北撤，然他南下以来，屡次与我军交战，并未真正失利过，况且他坐拥四万精兵，以韩宝之能，恐怕也不会以为眼前的局面是我强他弱。只是因为军中少粮，不得不退。其对我军，既无惧怕之意，更非败北窜逃之辈可比。这从今日安平种种细节，也可以见端倪，韩宝走得十分从容。既然如此，他怎会只令区区四千骑断后？况且这中间不过两千宫分军。无论我军是遣哪一军追击，韩宝也断不至于昏庸到以为这点兵力，挡得住我军的精锐马军。”

“你是韩宝尚有后手？”

“除非韩宝别有深意，否则，前头只怕还有埋伏。纵然是没有埋伏，闻得萧垠惨败，韩宝反正也已经不能安心渡河，他也断不会便此善罢干休。”

“别有深意？”不知不觉间，贾岩的语气中，已经收起了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视。

“若说韩宝想借刀杀人，借此良机，设计令那些部族属国军与我军拼个你死我活，也未必没有可能。”那致果副尉说到这里，语气却已经没有那么肯定，“只是下官等也猜不透韩宝究竟是何打算。但不管怎么说，那些部族属国军不可能心甘情愿为契丹人殿后，而韩宝也不可能让宫分军来血战，掩护这些异族安然归国。他要想设计这些蛮夷，便免不了要牺牲一些宫分军。”

“但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要提醒下种将军……”

他话未说完，便见王厚摇了摇头，淡淡说道：“不必了。”

“总管。”这下连贾岩也惊讶的望着王厚，在他看来，这个致果副尉的分析，极有道理。

“这个时候，便是神仙也拉不住种端孺。”王厚轻描淡写的说道：“况且，多半也来不及了。”

“那是否令姚老将军加快行军，以便策应？”

王厚再次摇了摇头，“放出一匹野马就够了，再放一匹……”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色，“既然韩宝已经逃不掉了。那不妨便看看，种家这匹千里驹，究竟有多大的本领！”

“吁！”大喊一声，纵马疾驰的种师中猛的勒住战马，只是一小会功夫，与他一道急骋追赶着萧垠的六千骑龙卫军，也一个个勒马急停。

不用多说，每个人都自觉的取出手中的武器。

此地已经是在永宁军——也就是博野县界之内。但从原野的景色来看，与安平几乎没什么区别。很难想象，在这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的平原上，居然能搞什么伏兵。

但是，种师中与他的六千龙卫军，便这么不可思议的被三面包围了。

一直被种师中紧追不舍的萧垠残部，已经掉转马头，在他身后的一座村庄外，至少有上万骑兵正严阵以待。东边的辽军藏在一片小光秃秃的树林后，西边的伏兵则是从一座小土丘后冒了出来。

这些辽人的身上，都披了一块白色的披风——或者只是一块白布。这点简单的伪装，原本不难察觉，但种师中眼中只有逃跑的萧垠，最主要的是他的确也没有想到韩宝会来这一手——他本来以为再次与辽军对阵，应该是唐河边上的事了。

“昭武？”种师中的都行军参军，此时连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但种师中依然只是满不在乎的啐了一口，“无关紧要。迟早都要相会，晚见不如早见。”

“可是……”

“可是什么？！”种师中厉声喝道，狠狠的瞪了他的都参军一眼，“你还没看出来么？韩宝根本没想过逃跑！”

他突然笑起来，“果然好手段！被数万敌军紧追着不放，前面有唐河相阻，在博野也不知道我军安排了什么后手，换了种某，也的确不会似丧家之犬般的逃跑。假借北撤之名，将聚集在一起的敌军调动，然后集中起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只要把敌军打得胆寒，自然就可以从容的

撤走。”

“只可惜韩宝的运道不太好，小阎王不肯上他这个恶当。煞费苦心引我入围，可我种师中，也不是他想吃便吃得下的！”

“众将士听命！”种师中忽然猛地抽出腰间宝剑，挥向西方，高声吼道：“三军用命，先击溃辽人右翼！狭路相逢，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

顿时，六千人齐声大吼着，战马疾驰，雪尘激扬，似一条火龙般，卷过雪原，杀向辽军。

北面，萧吼脸色一沉，目光转向身边的韩宝。却听韩宝低声赞了一句：“好麟儿！”

右翼伏兵，是由室韦、五国部为首的部族属国军组成，的确是辽军最薄弱的一环。短短的一瞬间，种师中便能看出这一点，绝非易事。

“可惜，我不能花太多时间与你在纠缠。”韩宝看了一眼种师中，眼角却不自禁的投向东方。他已经派出几拨拦子马，却都如泥牛入海一般，有去无回。耶律信的策应部队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但是……不知道为何，韩宝心中隐隐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一直以来，王厚都稳重得令他无处下嘴，所以他也只能兵行险着，他故意使出苦肉计，让萧垠大败一场，便是希望引诱王厚纵兵来追，才好行各个击破之计。不管此计能否得逞，他都必须迅速击溃种师中，先捞回血本再说。倘若王厚上当自然最好，若还不肯上钩，那龙卫军的溃

败，大概也会令得后面追赶的宋军迟疑一会，他便须得抓紧时间，赶在日落之前，渡过唐河。否则的话，一旦让慕容谦与王厚再度合兵，加上何畏之的大军也赶来，那可是真是大事去矣。

但是，真的能顺利渡过唐河么？宋军在他的三面到处落子，摆明了想要全歼他，惟独却在唐河这最关键的一面，没什么大动静。那是力有不逮，还是另有阴谋？韩宝的潜意识里，是相信后者的，所以他才坚信，若不能把屁股后面的宋军打痛了，北撤绝难成功。

此刻，耶律亨应该已经率彰愍宫的先锋军到了唐河边上，准备渡河了吧？若耶律亨能够顺利先行渡过唐河，那么，至少，后路是稳固了。

心里方计算着，突然，便听身后传来“嘭”“嘭”的数声闷响，韩宝心中一惊，转身问道：“哪来的响声？”

“好、好象是唐河……”一时之间，辽军诸将，连正与右翼激战的种师中也顾不上了，一个个都是惊疑不定的回头观望。“似乎是火炮的声音！”

“不是火炮声！”韩宝断然否定，厉声喝道：“休要胡乱猜测，有耶律亨在，断无大事。先奋力击溃种师中！”

他怒喝之下，众心稍安。韩宝悄悄朝萧吼丢了个眼色，后者立时会意，叫过得力部下，不一会，便见数名骑士悄悄离开辽军大阵，往北方唐河方向驰去。

此刻，唐河南岸。

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正目瞪口呆的望着唐河北岸的那些宋人，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博野数十里的唐河河段北岸，竟然冒出来二十余座简易的烽火台。他的人马尚未抵达唐河边上，那烽火台上，便燃起了升天的狼烟。很快，便见上千名厢军、农夫，牵着上百头牛，数十辆牛车，在一名身穿南朝禁军服饰的人的率领下，朝这边跑来。

难不成这些宋人想凭这些厢军与农夫来阻挡自己？还有那些耕牛？牵来做甚么？耶律亨方疑惑的望着这些宋人，只见那些宋人手忙脚乱的将那些牛与牛车赶到河边，便在牛尾巴、牛车上面同时点起火来——上百头耕牛顿时疯了似的，拉着数十辆牛车，朝着唐河狂奔。

“火牛阵么？”耶律亨不禁在心中嘲笑，难道那些宋人以为这些火牛能奔过唐河来？但他马上反应过来，脸色顷刻煞白。

这些火牛负痛，猛到唐河中间，立时便压破河冰，随着牛车沉入河中，而那些牛车之上，不仅装有易燃之物，多半还有负重的石块、火药，甚至是震天雷、霹雳投弹！一辆辆牛车在河面上轰然爆炸，炸得石块、河冰漫天激射，结得原本便不太厚实的河冰，被这爆炸炸了开来，河面顿时一片狼籍。

望着眼前的这一幕，耶律亨一时间冷汗直冒。

那些宋人是在向他示威。

这数十辆牛车能炸开的河面是有限的，博野境内唐河的河段少说也有二十里，宋人绝不可能有足够的火药将整条河的河冰都炸开，若能如此，他们早就开始做了。

但是，仅仅是博野县就有两万多户人家，还有为数不少的厢军，宋人既是早有预谋，那就还可从保州、定州抽调人手、耕牛，制造牛车。宋人的确有能力监视每一段河面——耶律亨能看见两座烽火台中间，还有宋人提着铜锣在巡视。而唐河可不比木刀沟，他们要渡过唐河的河面，需要一段时间，足够让宋人抽调附近的火药与牛车过来支援。

若是他们走到河中间，被火牛阵这么一冲，一炸……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如果就这么被阻在唐河的话……

而且，这不正是他来此的意义么？

耶律亨忽然灵机一动——若他将人马分散开来，一百人一百人的从不同的河段渡河，甚至数十人一队……宋人便不免会难顾周全。只要有人过了河，北岸的那些厢兵与百姓，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

一念及此，他决定先试探一下，挑了两百人出来，分作三队，一个百人队，两个五十队，分散过河。

果然，宋人见他人少，便不再放火牛车，只是隔河远远望着小心翼翼踏冰过河的辽军。眼见着这三队人马都过了唐河大半，宋人都没甚么动静，耶律亨不由得心中暗喜。他麾下皆是大辽精锐，只要过得河去，他便有信心击溃北岸的宋人。

又过了一小会，耶律亨目测着距离，三队人马都已进入宋人弓箭射程之内，他也曾见识过那些河北厢军的箭雨，知道他们连完成一个齐射都有些困难，更难对他的部下构成威胁，因此离河岸越近，他便越是放松。

但是，耶律亨没有料到的是，他想象之中的毫无威胁的箭雨，却突然变成了他意料之外的致命威胁。

对岸宋人的齐射的确如他所料，稀稀疏疏，落点远近悬殊，完全是河北厢军应有的水准。可是，在这种散乱无章的箭雨的打击之下，他的部下竟然不断的中箭倒下，而且，那些箭矢皆是射得又准又狠，一箭致命。

耶律亨也是身经百战之辈，马上便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

在那些厢军之中，藏着神射手！

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

难怪宋人会毫不在乎的让他们过河，这样几十上百的人马，暴露在宽阔的河面之上，对于神射手来，那是最好的目标。一箭之地的距离，他们可以轻松的射杀一大半的目标。

只是让耶律亨想不通的是，这博野怎么会这么多的神射手？难道……

但此时他也无暇多想，连忙鸣金收兵，狼狈撤回河面的人马。

而宋人却仿佛还嫌这样做得不够绝，耶律亨刚刚撤回那三队人马，便见到唐河的下游方向，突然间火光冲天，仿佛整条河都燃烧了起来。拦子马很快便探得清楚，原来宋人用一个上午的功夫，在距离博野县城较近的唐河下游，大约连绵两三里之长的河面中央，搭起了四五十个大柴堆——他们竟然直接在冰上放起火来！

耶律亨愣愣的望着那燃烧的河面，失神了好一会，才醒悟过来，他

必须马上向韩宝报告这里的情况。

唐河北岸。

孙七收起自己的大弓，抬头望了一眼东北的大火，朝身边的一个伙伴笑道：“老兄，那些个柴堆果真能烧穿河冰么？”

“鬼才知道。”那人漠不关心的回了一句，“不管有没有用，反正我半个月前来到这儿时，他们便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孙七不由惊讶的看了他一眼，“原来兄台已经来了这么久了，小弟孙七，却是四日之前才到的，不知道兄台以前是在哪一军？俺以前是在横山蕃军慕容大总管帐下听用，如今算是在唐都承跟前效用……”

“孙兄弟好机缘。”那人淡淡一笑，说道：“我却不在哪一军。”

说完，便也不再多说，收拾起弓箭，便转身离去。孙七心里一愣，“不在哪一军？”旁边已有一人凑过来，笑道：“孙兄弟莫要见怪，此人脾性有点古怪，听说他是位上官。”

“上官？”

“我听说他是个御武副尉，还是某个讲武学堂的教官，一直在宣台高将军手下听差。”那人笑着解释道，“不过此番军中暗中抽调神射手来守御唐河，四百多人，人人都只做厢军兵士装扮，个个素服，御武副尉，其实也不稀罕，小弟来此才七八天，便已经见过好几位了。我看孙兄弟刚才箭法如神，又是唐都承跟前的人，将来别说御武，便是致果，也非难事……”

孙七望着那人眼中热切的目光，心里面对自己的未来，却并不那么笃定。他自投军以来，跟随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因此比起寻常军士，更加明白，他们这道防线的意义，其实只是拖延，而不是阻止辽军。

只有最终在这场战争中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谈前途吧？

西路。唐河南岸。申初时分。

“任将军，怎的一路行来，连一个辽人都没见着？难不成韩宝已经跑了？”武骑军都校王贍一脸讶异的问着已抵达此地多时的渭州蕃骑都指挥使任刚中，他们这一路的行军，实在是顺利得不让人不敢相信。

“王将军，下官已遣人去打探，韩宝的确尚未抵达唐河。只是辽军有只先锋曾被守河的博野军击退。”这样的情况，任刚中也是有些不敢相信。

“博野军？”王贍双目都瞪圆了，宣台与王厚在博野的部署，军一级的都校都被瞒在鼓里，连抽调神射手也是用其他的名义，因此这时听到任刚中的回答，不仅是王贍，连才走近来的姚雄都以为自己听错了。“这……”

任刚中也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具体情形下官也不清楚。但韩宝绝对不曾过河便是了。”

“难不成我们竟然比韩宝先到？”王贍看了一眼身后，慕容谦已经下令全军休息，许多将士已经开始啃起干粮。他下意识的皱了下眉，那种东西，他实是吃不下。

不过此时也没人注意他的表情，姚雄看了一眼东方，喃喃说道：“莫非韩宝是往东边跑了？他打算与耶律信合兵？那何畏之那边……”

他才说完，便见慕容谦的一名参军急步走来，朝三人欠身抱拳，说道：“三位将军，慕容总管有请。”

“可是有韩宝的消息？”王贍问道。

那参军点了点头，低声说道：“刚刚中军行营遣使来报，韩宝突然改道向东，王大总管令我们向东追击。”

申正，安平东北数十里处。

“传我命令，全军休息就食。”韩宝下达完这道命令，心里却不由自主的暗暗叹了口气。

“晋公。”听到这道命令，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低声说道：“何不令诸军一边行军一边吃点干粮？此时休息，便更难甩掉宋人了。”

韩宝看了耶律雕武一眼，一向坚毅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已经甩不掉了。”

耶律雕武不由默然，担忧的看着韩宝，道：“晋公，尚未至绝望之时。”

“君只管放心，便是为了这数万将士……”只是转瞬之间，韩宝便

恢复了平常的神色，那种从容镇定，成竹在胸的表情，“宋人穷追不舍，又不露破绽，博野竟然还藏有伏兵，我军又意外被种师中牵制住……”

说到“种师中”三个字，韩宝的眼角不由抽搐了一下。这个种师中，也许真是他最大的失算。直到此时，他也很难相信，最多不过短短十余年，宋人居然能出现这么优秀的骑兵与骑兵将领。

他虽然打赢了这一仗，结果却仍是完败。

三万铁骑，围追堵截种师中的六千骑骑兵，这原本应该是一场易如反掌的胜利。

但是，种师中却三次冲破他们的军阵，即便在混战之中，种师中也总能准确的找到他们军阵中最薄弱的环节，那些该死的部族属国军！

他手中的那杆长枪，更是如同一条致命的白蛇，被他使得出神入化，伤在他枪下的大小将领，至少有十余名。他麾下士兵的骑术，绝对不比韩宝引以为傲的宫分军逊色，但他们的甲冑却更加精良，战马也更加健壮——连韩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半年的征战下来，辽军的战马，已经普遍消瘦。

但最让韩宝难以接受的，却是这些宋人的战术。

追随着高高举起的战旗，一往无前的冲杀，将挡在面前的一切冲成碎片。

简单，甚至野蛮。

那曾经是韩宝最拿手的绝招，凭着精良的甲冑，更加锋利的武

器，更加锐利的箭矢，大辽的铁骑，能轻而易举击败塞北那些连铁匠都没几个的蛮夷。

种师中完全是复制了他的战术——用来对付他。

他绝不与宫分军缠斗，宁可付出巨大的伤亡，也要甩开身边的宫分军，却对那些蛮夷穷追不舍。

那些部族属国军简直成为了战场上最为碍事的部分。

苦战了近一个时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韩宝不断巧妙的调动着部队，才终于让种师中掉进又一个陷阱，然后一举将之击溃。击败聪明而强大的对手，这段时间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次经典般的胜利。若是没有那一丝运气的话，便连韩宝也不能确信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击败种师中。

如果没有那支正巧射中种师中面部的流矢的话……

群龙无首的龙卫军终于溃败，种师中在亲兵的拼死护卫下溃围而去，丢下了一千多名死伤的同伴，但是韩宝甚至没有时间去追杀他们，来扩大好不容易得来的战果。

原本摆出狮子搏兔之势，想以一击千钧之力，击溃种师中，镇慑住宋人，然后从容过河，没想到种师中如此棘手，而耶律亨更带来了灾难性的消息。

若是时间再从容一点，宋人那点守河的手段，实在不值一提。

但韩宝所欠的，便是那一点时间。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那些部族属国军已经被种师中杀得胆都寒了。

无法迅速渡过唐河，而宋人三面合围之势如此明显，若继续按原来的计划，韩宝就会被宋人团团围困在唐河边上。

事已至此，他也只得孤注一掷。

向东边突围，虽然东面一定会有何畏之的部队，但相对来说，何畏之部是宋军诸军最弱小的一部，不要说何畏之的火炮与战车没那么容易运过滹沱河，即便过了河，那边也还有耶律信的接应。

当然，要击败何畏之渡过滹沱河并不容易，田烈武也绝不会袖手旁观，但是，那已是他这数万人马唯一的生机。

“如今时间已经不重要了。”韩宝淡淡的对耶律雕武说道，“将士们必须保存体力，才能与宋人厮杀。”

耶律雕武默然点了点头，他心里其实也明白，他们走快一点走慢一点，结果都会被王厚追上，此事已无悬念。此时他们已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了耶律信手中。而即使如此，也难保万全——否则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会选择往东边去与耶律信合兵了。

同一时刻。

辽军韩宝部所在东北二十里外，仁多观国割下一个蛮夷的脑袋，一面听着一个探马的禀报，突然，他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西南发现韩宝主力？”

“啧啧！”仁多观国啧啧了好一会儿，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运气，他奉命一路北行，先是碰上一股溃败的辽兵，也不知道是哪个部族的人，被他一举击溃，正高高兴兴的打扫着战场，居然又听到这样震憾的消息。

“如此说来，韩宝竟然没有往北边跑？昭武令我先至博野协防，岂不是没有意义了……不过我这点兵力，正面对抗韩宝，也太……”他一面自言自语的沉吟着，忽然一拍脑门，得意的笑了起来。

“全军听令，掉头，去滹沱河找软柿子。那儿肯定有耶律信来接应的人马！”

与此同时。韩宝部东南约十余里处。

何畏之静静听完探马的报告，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看来韩宝还是真瞧不起何某呀！”

第三十四章 谁其当罪谁其贤

1

被白雪覆盖的河北平原上，日轮的光彩已经黯淡下来，东边遥远的天际，橘色、暗紫色相间的云层离地面仿佛触手可及，不知道是因为染上了太多的鲜血，还是因为这夕阳，雪原也染上了一层暗红。

田烈武伸手轻抚着身旁几近脱力的战马，一面远眺着北方似乎仍不甘心的辽军。但是，战斗已经结束了。他在心里吁了一口气。此时的战场，一片寂静，只有双方派出的小股人马，在默契的找回自己一方死伤的袍泽。

终于，双方都结束了清检战场，辽军开始了缓慢而有序的退兵。

“郡侯。”刘近走到田烈武的身边，田烈武看了他一眼，他的右肩上，绑着一块白布，“你受伤了？”

“只是小伤。”刘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低声说道：“张将军的伤只怕……”

“我去看看……”田烈武的声音也小了下来，“你先替我过去与援军打招呼，怠慢之处，请他们不要怪罪。”

“是。”田烈武望着刘近忍痛上马，疾驰离去，这才转身，大步往铁林军的军阵中走去。

仿佛是要配合着这此时的气氛，云骑军的军阵中，忽然响起了凄凉悲怆的笛声。伴随着这笛声，也不知是哪位士兵最先开口低哼，只是一会的功夫，越来越多的将士开始一齐哼唱起来。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这首云骑军的军歌，由苏轼亲自为之填词的《阳关曲》，此刻在战场上响起，就仿佛是在告慰着那些阵亡将士的英灵，令人闻之泣下。

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今日早晨追随田烈武出战的云骑军将士，此时，已不知道有多少不能再生归故乡。

远处，颜平城倚马而立，他看见田烈武行进的方向，犹豫了一下，便牵着战马快步跟了上来。

“郡侯是要去看张将军么？”

田烈武默默点了点头。

颜平城沉默了一会，郑重说道：“张将军，真豪杰。”

田烈武转头看了一眼颜平城，看见了对方眼中的真诚。他眼前的这

个胡人，虽是俘虏，却又何尝不是真豪杰？他轻声说道：“若无张将军与铁林军浴血死战，田某已成耶律信阶下之囚。”

“郡侯亦不必妄自菲薄。”颜平城淡然说道，“云骑军，亦足以令郡侯自傲。这天底下，有哪个马军将领，能以劣势之兵力，一天之内，败于耶律信三次？”

田烈武听到颜平城如此说，心中不由得苦笑。

是啊，一日之内，被耶律信打败三次。可是，这也值得炫耀？

他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到了铁林军军阵前，那边的将士大多认得田烈武，早有几个将领出来迎接，田烈武说明来意，众将忙领着他，走进一座简单搭成的大帐之内。

铁林军都校张整，此时便躺在这座大帐内。

他望见田烈武进帐，连忙挣扎着想要起来，田烈武忙快走几步，按住张整，温声道：“张将军不必如此，将军的伤势，还须好好静养。”

看着因为失血过多而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的张整，田烈武心中不由得一酸。张整是在战斗中胸口肺部中箭，为了不动摇军心，他折断箭杆，隐瞒伤势，继续指挥作战。这样的伤势，又拖延这么久，就算是找遍整个大宋朝，也很难找到一个神医可以救他了。更何况，军中的医生，水平都极为有限。

张整对自己的伤情心中也十分清楚，咳了一声，勉力说道：“多谢郡侯。不过……”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下官已将遗表写好，还请郡

侯替下官转呈皇上。这次……这次没有再败给耶律信……咳……下官……下官……死而无、无憾。”

“铁林军没有输给耶律信，也没有输给太和宫！”田烈武沉声答应着。

但张整的脸上，还是有一丝的遗憾，“没有败，是侥幸……不、不知道是哪里的援军，下官不能亲去致、致谢……”

“张将军放心，田某会替转将军转达心意。”田烈武连忙止住张整，又安慰几句，便领着颜平城退出帐来。

这时候，他才顾得上四下打量铁林军——这边惨烈的情形，较之云骑军，更是有过之而无及。到处都是带伤的将士，地上到处都是沾着鲜血的箭矢与武器……但是，所有的铁林军将士，见着田烈武经过，哪怕受着伤，也会挣扎着站起来，向他行礼。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与他的行营总管身份无关。

一路之上，他听得见一些铁林军将士的窃窃私语。

“不愧是阳信侯啊……”

“云骑军以前就是一群草包。家父对我说过，河北禁军的将校，尽是些钟鼎之家的无用之辈，纨绔子弟继承家业，害怕到陕西、河东去，想尽办法钻营也要来河北……”

“今日这个云骑军你敢说草包？！”

“所以才说不愧是阳信侯！听说没？阳信侯也是咱东京人，他府上

离我家就隔一个坊……”

其实京畿禁军的名声，以前较之河朔禁军也好得有限，但是，自熙宁年间的整编禁军开始，殿前司诸军便已经是名符其实的精锐，在他们的眼中，瞧不起河朔禁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田烈武与云骑军，用白天的这一场战斗，赢得了尊重。

尽管他们的的确确没有打赢这一仗，甚至便如张整所说，是完完全全靠侥幸才有此刻这个结果，但是，经历过这场战斗的人，没有人会再瞧不起云骑军。

田烈武再次回到云骑军的临时驻地时，刘近已经回来。与他一道回来的，却是田烈武的旧识，前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如今的横塞军都校王襄。二人在京之时，早就相识，田烈武也知道横塞军已移驻北望镇，但却不曾料到意外出现的援军，竟然会是南面行营的部队。他此时尚不知道何畏之已经率部离开饶阳北上，心里还猜测援军多半是何畏之。

此时见到王襄，田烈武虽然惊讶之意，现于形色，但感激之情却是一般无二，见面便谢道：“此番若非王将军率军驰援，我云骑、铁林两万将士，恐有倾覆之忧。烈武在此谢过王将军。只不知横塞军何以至此？是宣台已下令南面行营诸军北上了么？那可真是雪中送炭……”

“不敢，不敢。”王襄连连谦让，脸上却露出尴尬之色，也不敢回答田烈武的话。

田烈武瞧在眼里，却以为那是因为他官阶较王襄高之故，也不以为意，不料刘近脸上也现出古怪神色，在一旁禀道：“郡侯，方才不及禀

报，此番率军前来的，乃是宣抚判官陈公履善。”

田烈武却更是高兴，笑道：“原来是陈宣判 领兵前来。如此，令尊王老将军必也来了吧？可惜大战之后，烈武不便立即前去参谒，容明日再往请罪。”

他这么一说，二人的脸色更加古怪了。原来陈元凤领兵来此，救了田烈武，颇有些志得意满，觉得田烈武应该对自己感激涕零了，哪知田烈武本人却没有亲去道谢，只派了个小小的参军过去，心中已是颇为不悦。陈元凤官阶高过田烈武，又是文臣、进士，怎么可能反过来先来见田烈武？只为田烈武也是当朝亲贵，这才勉强让王襄过来先拜见田烈武。以他的意思，这样一来，田烈武与张整也没什么借口可说，自然就该立即去拜见他了。

只是谁也不曾料到，田烈武心中却实是没有这么多花花肠子。他倒不是故意要拿大或是如何，只是因为张整受了重伤，云骑军与铁林军都是损失惨重，他军中之事千头万绪，这等关头，他觉得迟一天去拜见陈元凤，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他觉得理所当然，别人却又是另外的感觉。

王襄与田烈武虽然早就认识，也却并无深交，只道田烈武是故意如此怠慢，心中亦不觉颇为恼怒。原本南面行营被宣台有意压制，急于建功立业的王襄心中便颇有不平，此时不由得也疑心起田烈武是在排斥他南面行营——田烈武在世人看来，是石越门客出身，如今以亲贵而领重兵守重镇，也是一方诸侯，偏偏现在领兵来的陈元凤官阶高于他，又救他于危难，还是文臣，一来就将他“压制”了，倘若田烈武有意想与陈元凤分庭抗礼的话，这般有意怠慢那也说得通……

王襄如此以己度人，不免暗怒田烈武忘恩负义。至于他们这次救了田烈武，其实完全是个意外，他自然却不会去多想。

田烈武与刘近都不知道的是，此次陈元凤与王襄引兵前来，根本不曾奉宣台的将令。因此，不仅南面行营三支大军只来了两支，连李舜举与总管王光祖，也都被瞒在鼓里。

外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在吕惠卿易州大捷后陈元凤心中的那种恐慌的。即便石越能料到他的不安，却仍旧低估了陈元凤对此的忧虑，以及随之而来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冒险情绪。在表面上，他故意对石越表示恭顺，但暗地里，当石越同意将南面行营的三支军队向前推进，并分三处驻扎后，他便找到了机会，不断的挑拨、拉拢、引诱南面行营的将领们。

除了阜城的宣武二军在石越的眼皮底下，他不敢有所动作外，陈元凤利用南面行营诸将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顺利的得到了北望镇的横塞军与武强的骁骑军的支持。

不得不说，安平の劳军事件，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石越の威信，冲击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南面行营诸军中，许多将领与石越本无太多的渊源，而一直以来，他们所处的环境又让他们以为辽人其实很好对付——许多人来到河北，为的就是想捞点战功，日后才能飞黄腾达，然而，自到河北之后，他们却被宣台压制着，未立寸功。因此，很多人都不免暗自猜测，认为石越是故意要让与他关系亲厚的将领立功，他们这些非嫡系的将领，便是连汤也没得喝一口……

但尽管如此，对王襄这些武将来说，仍然是不敢公然违抗宣台节制的。

大宋朝已非过去的大宋朝。谁也不敢拿着自己的人头去开玩笑。

只是，这种积威只能阻止王襄这些武将，却阻止不了陈元凤这样的文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武臣动辄不服从上司，文臣只知道服从上司，皆为亡国之兆。是以自来都是武臣守纪律，文臣守道义。而陈元凤对于所谓的军法，更无敬畏。从现实来说，石越能杀掉荆岳，但没有皇帝的诏令，却断然是不可能杀得了陈元凤的。

况且陈元凤还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给石越把柄。

这也是王襄们敢和他一道冒险的原因。

他们虽然不曾奉得宣台的命令，却也不曾违背将令。

陈元凤事先便找了个借口到了武强，他与王襄约好，黄河冰冻之日，便以探马报告发现友军被辽军攻击的名义，一面派人报告宣台，一面先斩后奏，北进河间府“增援”。探马探错情况也是有的，查明清楚，也不过是军棍杖罚。至于他们，宣台总不能说去救援危急中的友军也不行吧？石越不是总说，大军在外，将领有事急从权的处置之权么？只要生米煮成熟饭……立下了功劳，陈元凤就有信心皇帝一定会保他。

熙宁以来，因为高宗皇帝的关系，大宋朝军中最推崇的是两个人，一是大唐的李卫公，一是仁宗朝的狄武襄公，二人的治军之道一直被宋军奉为圭臬。狄青的那句名言——“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便是连陈元凤，也是耳熟能详了。说起来，这其中也颇多石越的“功劳”。对于大宋的这些将领们来说，一方面，宋廷要防他们专权跋扈，

不守纪律；可以另一方面，自太宗朝以来，将领们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也是军事改革的重点。以宋军的历史来说，不管现实的战局如何变化，刻板的执行枢府与上级的命令，结果导致大败，这一类惨痛的教训，实在是要远远多于因为将领们不遵命令造成的败仗。

鼓励将领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冒险，但风险必须由将领本人承担，便如狄武襄公说的，违令而胜，当然无罪，甚至有功。但若是违令而败，那就要罪加一等。这就是军队的法则，以成败论英雄，对于军队来说也是必要的。如若一支军队中，全部都是唯唯诺诺守令不苟的将领，这样的军队，总是会让人觉得少了点虎狼之气。

从某个方面来说，高宗皇帝与石越算是成功了。甚至有点成功过头了……

至少绍圣七年的战争开始以来，陈元凤与王襄绝非第一群打擦边球的人。

不过，无论是陈元凤还是王襄，都不曾想到，他们的运气竟然好到这个地步。

他们居然误打误撞中，救了田烈武！

清晨起，横塞军与骁骑军便分头北进，原本陈元凤想的是先去饶阳，再见机行事，但骁骑军几名将领死也不敢去何畏之的地盘招惹是非，不得已，陈元凤才改道前来河间府，打的是与章惇合兵的主意——对章惇，陈元凤也有几分忌惮，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委曲求全，先笼络章惇。他打的如意算盘是，若能利用章惇的野心，两人合兵一处，兵力便十分雄厚，足以干出点动静来了……甚至还可以借章惇之力，来对付石越。

只是，陈元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上天会对他如此关照。

当有探马发现有两只大军在这一带大战后，陈元凤与王襄等人一商议，便决定丢下辎重，轻兵急进，想要打辽军一个措手不及。也不知道他们是运气太好还是太坏，很快，因为发现横塞军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急行军，而探马又探得辽军兵力有两三万之众——骁骑军诸将虽然在武强的时候嘴巴上豪气干云，但此时却突然临战而惧了，他们也不敢单独前来，于是便放慢速度，与横塞军一道“缓进”。

若非如此，冒然加入战斗的他们，恐怕只是给耶律信送上一份功勋，说不定还会害了田烈武与张整。在这个时代的战斗中，无用的友军带来的作用，并非只是不起作用，而往往是灾难性的。总之，这一次意料之外的变故，既救了他们自己，也救了田烈武与张整。

终于接近战场，已是接近黄昏，王襄与骁骑军那几名大将，总算没有将在朱仙镇学到的东西忘光，几个人冒了点“险”，悄悄接近战场，观看了一小会的战斗。

就看了这么一小会的战斗，便如同在王襄火热的心里，泼上了一盆冰水。或是因为天气太冷，骁骑军那几名大将，脸色也是不太好看。发了半天的呆，总算王襄还有几分智术，回来之后，便禀报陈元凤，虽然他们很想一举击溃辽军，但奈何天色已晚，此时加入战斗，已无意义。不如厚张兵势，摆出架势来，先在气势上威慑住辽人，待明日再战，辽人就会未战先怯。

陈元凤虽然将信将疑，但行军打仗他到底是个外行，况王襄素负智名，他也只好依计行事。

不想此计一出，竟奏奇效。辽人一见着这边的旗鼓，立时便鸣金收

兵。

“牛刀”小试，不仅“惊走”耶律信，立下偌大功劳。而且救的还是田烈武，而且云骑军与铁林军还伤亡惨重……如此一来，在河间府，更是要主客易势了。陈元凤立即意识到，他与南面行营可以压过章惇与右军行营一头了。若能拉拢到田烈武，就更可架空章惇，河间战场的战勋，全得算在他陈元凤头上。

因此虽然田烈武有些无礼，陈元凤还是让王襄前来拜会。

王襄当然不知道陈元凤心中的算盘，但在他的心中，对这些礼节性的东西，却是十分看重的。王襄的祖父，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铁鞭”，他家虽不能与种、折这种将门相比，但也是世代忠良，其出身较之田烈武，不知高贵多少。虽然束发从军，但自小的耳濡目染中，一些礼仪规矩，已是深入骨髓。在他看来，如田烈武这样骤贵的新贵，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朝廷委以重任，田烈武本应该更加战战兢兢，谨慎小心。似这般恃宠而骄，居然敢对陈元凤这样的朝廷重臣失礼，更妄想分庭抗礼，已属可恶。再加上田烈武在京师时还颇有贤名，更可见此人之虚伪——权贵们在京师便扮贤良，出镇地方就飞扬跋扈，无所不为，这种事情，王襄可是见过不少，他心里立时便将田烈武划入了这类人当中。

况且，他自领兵离开北望镇起，便算是与陈元凤牢牢的绑在了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不过，王襄虽然心中愠怒，田烈武的地位却比他高出不少，他也只能强忍心中不快，欠身问道：“既是如此，却不知定远 打算几时下令班师回河间府？下官也好回去禀报，与定远大军一道回师。”

田烈武怔了一下，不觉讶然：“回师？不，我们不走。”

“不走？”王襄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已经打了“胜仗”，却不见好就收，况且这冰天雪地的，不回河间府，却在这外头扎营，这田烈武莫非有病不成？

田烈武却是不解的看了王襄一眼，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惊讶，只是淡淡点点头，说道：“方才我已经接到饶阳何将军遣使送来的战报，韩宝正率军向东而来，我军要牵制住耶律信，不能让他去接应。原本我还担忧兵少，既然陈宣判与王将军领兵来此，那正是天助我大宋，务请将军回报陈宣判，今晚我军便在此扎营，明日再整军去攻打肃宁。”

“攻打肃宁……”王襄嘴角不由得抽搐一下。他并非无能之辈，黄昏前那短暂的观战，他已经看出来，田烈武手下的这些军队绝非耶律信的对手。他的横塞军与同来的骁骑军，更加休提。今日能有如此结果，已属侥幸，再去挑衅，不是自寻死路么？

田烈武却不知道他心里在打着退堂鼓，见他语气迟疑，不由问道：“怎么？王将军……”

“无事，无事。”王襄心中虽然算计，却生怕别瞧出自己的怯懦，连忙摆手，抱拳笑道：“既是如此，下官便先去回禀陈公。若是确定便在此扎营，下官会遣人将营阵图 送来给定远过目。”

目送着王襄匆忙离去，刘近才纳闷的问道：“郡侯，韩宝怎的会突然往东而来？”

“详细的情况，我亦不知道。”田烈武心中也很奇怪，“不过，若

非走投无路……”

“郡侯是说韩宝是被撵到东边来的？那……”刘近心中一转，几乎兴奋得叫起来：“那他岂非是被围起来了？”

“此时不必妄加猜测。”田烈武淡淡说道，“何畏之是靠得住的。眼下当务之急，先是要将张将军送回河间府养伤，然后将云骑与铁林，暂时混编成一军，明日才好列阵对敌。咱们云骑军以前操练过李卫公的六花阵法，我知道铁林军也操练过此阵，稍后扎营之时，便以六花阵法为营阵，重新编制一下两军，也是将阵法先熟悉一下。”

“是。”刘近答应着，心中却十分震惊。此时镇定自若的田烈武，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田烈武连明日要使用的阵法，都已经考虑妥当。他不由心悦诚服的点头赞道：“六花阵法攻守兼备，且正好分为七阵，将云骑军暂并为两营，铁林军仍分五营，正好七阵，亦不必打乱各营编制，简单易行。”

“只是此事到底不好独断，以免铁林军诸将心中有芥蒂。”田烈武继续说道，“待会便召集两军护营虞候以上将领，至我帐中会议。”

待刘近答应记下，田烈武又接着说道：“接下来还有两件紧要事，一是宣武一军到底怎么回事？此时仍是音讯全无。”

说到这里，田烈武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刘近心中也是一沉，他心中同样疑惑，却只能安慰道：“宣武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

“那是以前。”田烈武打断刘近，沉声说道：“宣武一军是殿前司精锐不假，但要说‘天下第一军’，那也是熙宁间禁军整编不久的事。这名号是一直沿袭下来了，但是今日之拱圣军，非当年之拱圣军；今日

之宣武一军，又如何会是当年之宣武一军？军队的荣誉是靠战功累积的，辽人可不会因为这个虚名便故意败给他们。要说如今真正的是天下第一军，以我之见，恐怕惟有姚武之的拱圣军方能当此称号而无愧。”

刘近不由默然。田烈武说的，他当然也明白。十余年的时间，一切都在变化。宣武一军当年借整编禁军之力，网罗了大量的军中精英，但经历过熙宁西讨之后，不知有多少禁军都有了自己的骄傲与向心力。以战斗力而言，别说当时如日中天的云翼军，他们甚至未必打得过振武一军。战火的洗礼，是淬炼一只精兵的关键。一场恶战，能令一支军队脱胎换骨；十年的和平，也可以令一支军队彻底改变。而且，一支军队的强大与否，主将的个人能力与军中有多少曾经经历过实战的校尉仍是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以主将的能力来说，苗履恐怕要远逊于姚兕；至于军中保存的经历过实战的校尉，殿前司诸军都是远远无法与西军相比的。原因是简单的，象宣武一军这样的军队，其中的武官如果有过切实的军功，自然远比西军的同僚更容易升迁，他们早就到各地当官去了，有几个人会傻乎乎留在军中？

但不管怎么说，宣武一军的表现，仍然是当得起“精锐”之称的。刘近并不相信他们会出什么岔子。

他看了一眼田烈武，还是依照本心回道：“郡侯所言固然有理，但下官以为，苗将军还是值得信赖的。”

“我非是不信任苗将军。”田烈武叹了口气，道：“还是找两个精干的探马，一个去君子馆，一个是河间府找章参政，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心中才能放心。”

“是。下官即刻便去安排。”

“做完此事，你还要派几个人，趁夜去探探肃宁寨。”

刘近心中一震，“肃宁寨？今夜耶律信防备必然森严……”

“这我也知道。”田烈武转头眺目北方，过了一会，才说道：“只是我觉得耶律信突然鸣金收兵……”

“不是因为南面行营么？”

“那自然也是一个原因。”田烈武心中也没什么底，“不过作战之时，有那么一小会，我发觉耶律信的中军那儿有点不对劲……”

“莫非是知道了韩宝之事？”

“也许罢。”田烈武怀疑的说道，“但平时尚好，这等大战爆发后，辽人的信使，要轻易通过何畏之的防区……”他摇了摇头，“我总觉得是肃宁寨出了什么变故……”

“既是如此，下官立即去安排人手，总要查探清楚。”田烈武这么说了，刘近心里即便仍是不以为然，但他也明白许多时候，将领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直觉，可能反而是最靠谱的。打探一下，总是小心无大错。但他虽然口中答应，却并没有马上离去，站在那儿，抬头看了一眼田烈武，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田烈武知道他定然是有什么话想说，对于刘近，他本就颇为信任，此番与耶律信大战，他麾下的诸参军，也是死伤不少，刘近能在这场恶战中活下来，田烈武自不免对他更加倚重，不以寻常部属待之。因笑道：“君若有事，尽管直言。”

但刘近却仍旧是低头踌躇，这时田烈武心中也有些惊讶了。原本以

他对刘近的了解，此人本就是颇为敢言的，此时他出言鼓励，刘近却还是如此犹疑，那显见他对想要说的事情，是有极大顾虑的了。不过田烈武亦不催促，只是静静地望着刘近，等待他自己开口。

又过了一小会儿，刘近才仿佛是下定了决心，再次抬起头来，望向田烈武，字斟句酌的说道：“郡侯，此事本非下官所当言，只是……”

田烈武仍是默不作声，只是沉静的看着刘近。

刘近咬了一下嘴唇，又说道：“下官以为，骁骑军与横塞军，恐怕不堪倚重。”

“横塞军固不待言，便是骁骑军，虽然隶属殿前司，但想来郡侯也听说过西京的一句口号——‘铁林似铁，骁骑不骁’——绍圣以来，世家子弟要想由军中谋个出身，又进不了诸班直、捧日与天武衣，首选便是骁骑军。这骁骑军有这个名声，也不算冤枉的……”

刘近所说的“世家子弟”，指的是宋朝成千上万名在任或卸任武官家的子弟，这些武将之后，虽然是官宦之后，可大部分的人生道路，还是只能从军中谋个前程。而对绝大部分的将门子弟来说，班直侍卫、捧日军、天武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讲武学堂也是需要真材实料的，而在承平之世，他们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两京的禁军，而其中待遇更加优渥的马军，自是最受青睐的——这也是人之常情，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宁肯在汴京做个普通人，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当官。汴京的繁华，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别处所无法比拟的。而对世间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他们追求的，其实也就是这些东西。殿前司辖下共有四支马军，捧日军高高在上，拱圣军声名不佳，骁胜军是教导马军，进入的难度不逊于讲武学堂，骁骑军不免便成为众多官宦子弟钻营的首选。便是说骁骑

军中的每一个官职，都有一个“将门子弟”把持占据，也不算夸张。

公平的说，这些“将门子弟”，绝非无能的代名词，他们往往自小便受到更好的家教，不仅见识更广，这时代的大宋朝，也还谈不上腐朽，这些愿意到军中来谋出身的将门子弟，在骑术、箭法、武艺上面，较之寻常士兵，也多少都是强一点的。骁骑军的问题，是军中经历过伐夏之役的校尉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这些新校尉，大部分未有实战经历，更麻烦的是，一军之中，将门子弟过多，便免不了要分帮结派。而一旦局面形成之后，便是枢府想要整顿，也是千难万难了。

更何况无论是考核训练成绩、还是禁军的演习战绩，骁骑军其实也并不算差。

想找个下手的借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大部人的眼里，这支曾经在伐夏之役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禁军，仍然是殿前司精锐。

不过这些事情，瞒不过西京洛阳的百姓，而田烈武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他也清楚，刘近说的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果然，刘近停了一会，便又继续说道：“以下官之见，要想继续与耶律信抗衡，只能依靠我右军行营诸军……而且……”

田烈武眼角微微动了一下。

“而且，郡侯必须真正掌控住右军行营。”

“真正掌控？”田烈武心中不由一震。

“不错。”虽然左右并无旁人，刘近还是下意识的放低了声音，但言辞却更加犀利，“恕下官直言，观今日之战，郡侯不过一军之将，而非两军统帅。我军不是一支军队在与耶律信打仗，而是两支军队在耶律信打仗。若非张将军配合默契，后果不堪设想。如今张将军受伤，郡侯不能指望铁林军出现第二个张将军。”

田烈武已经听明白刘近的意思，神情变得沉重起来。

但刘近并没有就此打住，说到这里，他已经无所顾忌，“郡侯必须彻底接掌铁林军。不仅如此，待宣武一军回归，郡侯亦要更加果断，真正控制宣武一军。若郡侯能牢牢控制我右军行营诸军，南面行营亦只能惟郡侯马首是瞻，如此，我军兵强马壮，足与耶律信周旋。”

说到最后，刘近的目光都变得炽热起来。

但田烈武却只是轻轻唔了一声。

差不多的时间，回肃宁寨的路上。

半天的苦战，相比起宋军来说，辽军的伤亡并不算大，但是自耶律信以下，几乎所有的辽军将领，神情都很沮丧，便仿若打了一场败仗一般。沉闷的气氛，令得战斗之后的疲惫更加倦人，每个人都有些无精打采。甚而有不少将领心底里已经生出对耶律信的不满，这些人战前十分的轻视田烈武，当发现事实并非如其想象后，却变得恼羞成怒，又将这股无名之火，转移到了下令撤兵的耶律信身上。

“再给我半个时辰，必能取下田烈武的首级！”左皮室军主将“小韩宝”萧春在回肃宁的路上，便向左右公然口出狂言，他似乎已经忘记，主攻云骑军的，正是他的左皮室军。

但是，这样的言论，还是在辽军将领中引起了不少的共鸣。

便是连耶律密，也不理解耶律信为何放弃。萧春所说的，并不全是大言，如果没有那只意料之外的宋军赶到的话，在天黑之前一举击溃田烈武部，是极有可能的。但即便宋人来了援军，耶律密也觉得放弃得太快。

“我已经给了萧春足够的时间。这么久时间内他没能做到的事，再拖到天黑，结果也不会改变。”耶律信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冷漠。“错已铸成，不可一错再错。”

谨慎的耶律密小心藏起了心中的疑惑，不再多问。他并不如萧春一样信心十足，只要回想起白天战斗的情形，耶律密就觉得一阵说不出的别扭。

云骑军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善战，雪战给双方都带来了麻烦，双方都有一些将士是在骑马冲杀时，因坐骑失了前蹄而受伤，但云骑军看起来与辽军同样适应雪战。尽管如此，左皮室军与云骑军的第一次交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击溃了云骑军。

但接下来，得意忘形的萧春以为胜券在握，竟然借着追杀云骑军的机会，杀向尚未列好阵的铁林军，岂料张整的铁林军竟然守住了防线，而败退的云骑军也并未被打乱编制，他们没有逃向铁林军的大阵，而是绕到了铁林军大阵的后方。

此时便连耶律信也出现了致命的判断失误。

没有人想到被击溃的云骑军还会有战斗力，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耶律信开始重新布阵，以优势兵力，三面围攻背靠村庄布阵的铁林军。耶律信对他的太和宫骑兵极其自信，这些手握超长长枪的骑兵，是耶律信训练出来冲阵的奇兵，对于步兵方阵极具威胁。

然而，曾经是太和宫手下败将的铁林军，这一次却守住了他们的方阵。

那是耶律密此生所见过的最惨烈的步骑决战。双方的攻防几乎都无可挑剔，而令人气结的是，仅仅只是靠着霹雳投弹的帮助，铁林军竟然稳若磐石，在太和宫令人窒息的冲锋中，一次一次的屹立不倒。尽管因为下雪的缘故，耶律信没能把火炮运来，但是太和宫在冲击铁林军的防线时，也使用了辽国自己仿制的霹雳投弹，然而火器也未能炸乱铁林军的阵形。即使是霹雳投弹就在脚边爆炸，那些铁林军的士兵，也绝不肯离开自己的位置去躲避。而这该死的天气，又一次帮了宋人的忙——尽管已经妥善保管，但是辽军的火器仍然大量受潮，原本数量就不算太多的霹雳投弹，许多点火扔出去后，竟然根本不爆炸。

铁林军的顽强，对于被击败的云骑军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活生生的教材，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只用了一个时辰，田烈武奇迹般的再次聚拢了羞愧交加的云骑军，这一次，云骑军不仅出现在辽军的侧翼，而且他们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

很宽的横队，但是横队的纵深却只有三个横列，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驱使战马奔跑，待到靠近辽军之时，战马便已经进入全速冲锋的状态，这样一来，骑兵便可以冲进辽军的箭雨当中，先用霹雳投弹开

道，然后是手弩，最后挥舞着兵器开始冲杀。

而最让辽军不适用的，是云骑军使用的另一种霹雳投弹——这种投弹，并不会爆炸造成杀伤，但点燃扔到地上后，却会释放出刺鼻呛目的浓烟，不仅仅令骑兵们感到不适，连战马都会受影响。这种投弹并非是什么新式武器，便连耶律密也知道，宋人在发明爆炸性的震天雷之前，所使用的火器大多便是这种功能。但是，云骑军所使用的这种投弹，明显经过改良，而且多半是辽宋战争开始后，在河间府制造的。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宋军装备了此种火器。

借着浓烟的掩护，云骑军巧妙的变换着队形，一次又一次的将他们的兵力调动到辽军的侧翼，然后突然的集中优势密集的兵力，发起冲锋，给辽军造成混乱与杀伤。

面对着远比自己强大的辽军，云骑军打得十分的聪明。这也是萧春至今并不服气的原因。云骑军每次组织进攻，都是分成许多个横队，从不同的地方发动。甚至他们连投掷能爆炸的霹雳投弹的骑兵，也是特别挑选出来的，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臂力。然后，他们依靠小队之间的默契配合，互相掩护，借着那该死的浓烟，一次次成功脱离战场，重新组织进攻。面对这样的宋军，辽军虽然强大，却如同恶狼在水田中抓泥鳅，总是用不上力。

尽量此后又有两次被耶律信发现破绽，甚至有一次还出动了黑衣军，给了云骑军一次痛击——几乎全歼了一个营的骑兵，但是越打越顺手的宋军，还是再次聚集起来，又一次出现在辽军的侧翼。

耶律密是个老行伍，数十年戎马生涯，也经历过不少大战，他心里十分清楚，若非辽军的主帅是耶律信，若非云骑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实在

无法与精锐的皮室军、宫分军相提并论，他们的战术，极可能给他们创造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利用顽强的步军方阵牵制住敌军，然后骑兵通过变化队形，巧妙的出现在敌军的薄弱点——从侧翼的进攻，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再加上对火器的巧妙使用，队列上的创新……在此之前，大概很难想象，那么薄的纵深，竟然也能造成巨大的杀伤吧？

此时回过头来再细想，耶律密也承认，如果在骑兵对战中要使用霹雳投弹这一类的火器，采用较浅的纵深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避免误伤到自己。耶律密没有想明白的是，为什么宋军的霹雳投弹看起来便很少出现受潮不能点火爆炸的情形呢？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田烈武这个“公人将军”，耶律密心中是再无半点的轻视。他甚至觉得田烈武是个天才的骑兵将领——此时的耶律密，当然不可能知道，云骑军所采用的这些新的战术，以及运用这些新战术的能力，一大半的功劳，倒要记在完颜阿骨打、张叔夜与刘近身上。

而他们最终能将这些战术发挥出来，则不能不说拥有不小的运气成份。别的不说，虽然临战之前士气高昂，热血沸腾，可是真正与左皮室军交手之后，云骑军竟然就那么被击溃了。若非是辽军轻敌，兼之铁林军浴血苦战，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不过耶律密是并不会因此而瞧不起田烈武与云骑军的，因为，即便是如此，但这世上能抓住第二次机会的军队，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

况且，那数以千计的释放浓烟的霹雳投弹造成的战场烟雾，不仅仅干扰了辽军，对于使用这种精妙的战术的宋军，也有极高的要求。宋军

只能依靠事先约定的号角声进行联络，这种战斗中，田烈武的指挥几乎可以忽略，这对宋军营与指挥一级将领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这可是在耶律信的面前取得的战绩。

便如耶律信所说的，他们因为轻敌而出战，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这个时刻，他们不会找任何的借口。

他们也没有时间后悔，犯下错误之后，必须设法弥补错误，最起码，也要竭力减少错误带来的损害。

在这个时候，再去纠缠于过去的事情，又有何意义？

这样一想，耶律密心中便冷静多了。他比萧春要大上二十岁，与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将领不同，耶律密是真正明白战争并不总是会顺心如意的。他只要看到耶律信还是很从容镇定，心中便觉安心。有没有击败田烈武，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说到底，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挫折而已。河间府有多少宋军，那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今日的大战，宣武一军没有参加，那多半便是去君子馆追击萧岚去了。田烈武这边若算是平手的话，那宣武一军那边，兰陵王可是准备好了一份好礼物招待的。

正自己安慰着自己，突然，从队伍的前方传来一阵喧嚣声。耶律密一惊，不知怎的，心中忽然闪过一丝不详的预感。

“怎么回事？”他连忙派出亲兵前去打听，一面忐忑不安的坐在马上，等待着回报。

未多时，去打探的亲兵更已疾驰而来，几乎是有些慌张的跑到耶律

密耳边，低声禀道：“都统，肃宁寨……肃宁寨被烧……烧了……”

“你说什么？”耶律密的眼珠都瞪大了。听到亲兵又用颤抖的声音重复了一遍，耶律密二话不说，一夹马腹，纵马便朝耶律信的中军跑去。

“兰陵王，这……这是……”见着耶律信，耶律密也顾不了什么风度，急忙问道。

“没甚么大不了的。被赵隆钻了个空子而已。”耶律信只是斜着眼睛瞥了耶律密一眼，便面无表情的说道。

“这还没甚么大不了的？！”耶律密心里几乎是吼叫起来，但是看着耶律信的表情，他便知道，这件事，大概耶律信早就已经知道了。“还真是沉得住气，看来这才是退兵的原因。”耶律密心里讽刺道，口里却已经无力再说些什么。

他哪里知道，肃宁寨被偷袭的消息，耶律信至少知道一个时辰了。而耶律信退兵的原因，还真的是因为陈元凤那几万大军。得知突然有两三万大军出现在自己的侧翼，一向冷静的耶律信差点没被吓个半死，他下意识的反应，便是以为中了宋人的计。他久攻田烈武不下，人马疲惫，肃宁又传来被偷袭的消息，让他不得不疑心宋人是故意让田烈武部来消耗他，然后趁他虚弱之际，将他一举击败。只是战前他拦子马派出不少，知道这河间府附近，也就是何畏之在饶阳那些人马，但何畏之部只有战车，却没有那许多穿得光鲜亮丽的骑兵……这只人马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天而降。一念及此，他哪还敢再战？何况当初他来打田烈武，为的就是可以轻易全歼对方，此时眼见无望，再不退兵，更待何时？

尽管如此，耶律信倒也不至于便惊慌失措。

这些，说到底，都只是小小的不利而已。

他懒得与耶律密多说什么，派了几个得力的将领去弹压军中出现的慌乱，稳定军心，便照旧驱马前进。

耶律密见他如此，又是恼怒，又是尴尬，正待回自己本队，却见一骑白马自东边疾驰而来，他猜测多半是萧岚派来的使者，想了一下，到底还是担心萧岚那边的战况——与耶律信不同，少年得志的萧岚，却是颇为做人的，大辽军中的主要将领，抛开政见之类的不谈，至少在私交上，与萧岚都是不错的——而耶律密能够统领右皮室军，除去军功、能力、家世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对辽主的绝对忠心，以及那与世无争的随和性格。一般的将领，多少会有些桀骜不驯，对萧岚这样的年轻新贵多少还有些轻视、排斥，但耶律密和萧岚的关系却一直极好，因此，便以两人的私交，他也很关心那边的情况。这时心里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耶律密便厚着脸皮留了下来。

以他的身份，既然腆着脸不走，耶律信再如何也不至于赶他走。只见这边早有几名小校翻身上马，迎了出去，不多时，便领着一名黑袍男子来到耶律信身边。

这男子过来之时，耶律密老远便开始留神打量，见他神色从容，衣袍也甚为整洁，心中已是大定，果然，便见那男子见着耶律信，单膝跪倒，用契丹话禀道：“小人签书府中家奴萧若统，拜见大王，奉我家主人之命，有书信一封呈上。”说罢，自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上。

耶律信点了点头，一名亲兵走过去，接过书信，递了过来，耶律信验了火漆，撕开信封，取出一张纸来，却是用契丹小字写成，他识得是

萧岚的笔迹，扫了一眼读完，便递给身边的一名随从收了，朝萧若统说了句：“回禀你家签书，辛苦了。”便又要催马前行。

眼见着那萧若统告辞离去，耶律密看着耶律信并无主动告诉自己的意思，只好催马凑过去，问道：“兰陵王，萧签书那边如何了？”

“已然击退苗履。”耶律信轻描淡写的从嘴里吐出了六个字。

耶律密顿时大喜，他却做不到耶律信那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喜滋滋的笑道：“这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话音刚落，却又见一骑探马自西方疾驰而来，那探马浑身是血，被引至耶律信跟前，刚刚跪倒行礼，便听扑腾一声，摔倒在雪地上，人事不知。

耶律密的笑容立时僵在脸上，转头去看耶律信，却见连耶律信脸色也突然变得苍白。二人紧张的看着几个亲兵用小刀麻利的划开那名探马的裤子，又割开大腿内侧，取出一颗蜡丸来，呈给耶律信。

耶律密看着耶律信一把剥开蜡丸，取出一张小纸，扫了一眼，脸色立时大变。他心中一惊，正待出言相问，却见耶律信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那张小纸，突然，身子往前一倾，噗的一声，竟然吐出一口鲜血来。

绍圣七年十月廿三日的晚上，注定是一个让人难以安睡的夜晚。

这一天的傍晚，在唐康率领步军与火炮，最后一个赶到战场时，辽国先锋都统韩宝的三四万大军，就在深州与河间府的州界不远处，被宋军彻底逼入绝境。

西面从北到南，狭窄的战场上分布着慕容谦、唐康、王厚的三支大军，北、东、南三面都有河流隔绝，不仅如此，何畏之的大军还横隔在韩宝的东南方向，而在东面更远一些的地区，还有环州义勇布下的密密麻麻数不清的真假炸炮，以及已经与环州义勇合兵一处的仁多观国部——而这两只部队与那些炸炮，韩宝甚至没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是一片狭窄的区域，无论向哪个方向，辽军最多都只有三四十里的空间，最窄处可能只有二十里。

西面有王厚与慕容谦的数万骑兵保持着压力，东南面的何畏之，在傍晚来临之前，韩宝曾经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但何畏之只是将他的环营车环摆开架势，然后对着辽军示威性的一轮火炮齐轰，韩宝便已经知道，何畏之到底还是把火炮给运过来了，他已经无法再往东边转进。雄武一军与镇北军表现出来的素质，打破了韩宝的幻想，在王厚与慕容谦数万骑兵的威压下，想要正面击败何畏之绝非易事。

但他同样也不敢冒着被何畏之夹击的风险，回过头正面迎击王厚与

慕容谦。

绕开何畏之继续东进更不可能——何畏之那些笨重的战车与火炮的确不可能追得上韩宝的骑兵，但那意味着辽军必须抛弃作战队形，骑马疾驰！否则的话，何畏之再慢，也足够牵制住他们了——这样小的战场，极大的削弱了骑兵的机动性。在王厚与慕容谦的数万骑兵紧随其后、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做这种事情，而前面还有河流隔断，这 and 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如果韩宝真的这么做了，即便他冒险成功，甩掉了何畏之，前面也还有何畏之早就安排好的伏兵等他——发现河面开始结冰，何灌率领的环州义勇立即沿着唐河到滹沱河的那条支流，开始大布炸炮迷阵，这是手中炸炮不多的何灌想出来的一条计谋，他让何畏之帮他赶造了数万面各色小旗帜，然后将这些小旗帜插得到处都是，旗帜下面，可能是密集的炸炮阵，也可能是环州义勇事先挖好的陷马坑、铁蒺藜之类，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在短时间内，要通过这个炸炮迷阵，除了无畏的勇气外，大概还需要被上天眷顾的运气。而就算辽军真有这样的幸运，前面还有无意中路过此地的仁多观国部，近三千镇北军骑兵加上神射军残部，虽然兵马不多，但在何灌的配合下，稍作牵制，还是行有余力的。

倘若韩宝真的那样做了，辽军此时可能早已经崩溃。

幸好韩宝还保持着冷静。

如果实在无路可走，韩宝也宁可掉过头去，冒着被夹击的危险，与王厚、慕容谦决一死战。这样虽然不免于全军覆没的命运，但至少能给宋军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多少也会有些部队能突围成功。

不过，生机也未必没有，只是比较渺茫而已。

发现何畏之的环营车阵不好惹后，韩宝麾下的五员大将，对接下来的作战方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永兴宫都辖耶律乙辛隐主张固守，等待耶律信的接应。大辽军中，不少将领对于耶律信的能力有着近乎迷信的态度，直到此时，耶律亨与耶律乙辛隐仍然相信，耶律信能够帮他们打开一条生路。若耶律信能击退河间府的宋军，率军前来接应的话，这也未必不可能。这也是韩宝率领他们东进的初衷。

但是另外两员大将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与文忠王府都辖萧吼却力主趁夜突围。夜战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对于突围来说，却也有有利的一面。耶律雕武与萧吼有他们的自己的理由，军中已然要粮尽，而他们却处于被四面围困的状态，局势已经比韩宝决定改道东进时所预想的要恶劣不知道多少倍，这个时候不能再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管向哪个方向，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总之趁着还有再战之力，先突围出去，再想办法。

连长宁宫都辖萧垠也倾向这个方案。只不过萧垠的担忧来自于那些部族属国军。此时就算是再蠢的人，也知道辽军的处境有多绝望。而那些“蛮夷胡狄”，都是些可以共富贵但不能共患难的。这个时候，不能给他们过多时间停下来思考，只有带着他们不断的打仗，这样，他们才会因为习惯而跟着辽军作战。这样的局面，一旦让他们好好想一想，甚至是几个部族之间稍微交流一下，后果就将不堪设想。趁夜突围也许过于孤注一掷，但在萧垠看来，若无更好的选择，冒险也是值得的。

问题在于这件事并不是如说的那么容易。

宋军近在咫尺，辽军一举一动，都在宋军眼皮底下。王厚追上他们之后，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是停了下来，再次结阵相持，他一面等待慕容谦与唐康，一面将骁胜军当成了拦子马部队使用，在辽军四面八方，一二十里内，宋军有数千名骑兵四处活动，邀击韩宝派出的拦子马，小规模的战斗不断发生，这给辽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情报传递异常困难，极难清楚掌握战场外围的情况，而相反，对于宋军来说，辽军的任何行动他们都能很快察觉。

虽说入夜之后，双方都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游骑，但王厚、慕容谦、何畏之都老于行伍，一定都会有所警惕，丧失了突然性的话，趁夜突围就不过是挑起一场夜战。这未必明智，韩宝麾下有三四万的大军，如果列成一个方阵的话，随随便便也是正面宽度超过七八里——这等重兵集团，极其依赖于旗鼓的指挥，特别是旗帜，而在夜晚，即便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士兵们多执火炬，也最多能看得见有一面面旗帜，至于旗帜的颜色、形制，在战斗当中，绝大部分将士都是很难分辨清楚的。因此，对夜战来说，人马越多，就越是容易混乱，无法指挥，一旦发生混战，自相攻击也屡见不鲜。尤其是韩宝的麾下还有大量的部族属国军。在夜战当中，这些军队的存在，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这个时候，韩宝想抛下这些部族属国军带着宫分军突围也已经不可能，否则的话只怕不用宋军动手，辽军内部立即就会内讧。

当然，这种混乱是双方的，除非宋军固守不出，否则他们一样也要接受夜战的考验。这也是耶律雕武与萧吼觉得值得冒险的理由之一。占据优势的宋军有可能害怕混乱而不敢出战，即便出战，这种混乱也将让胜负变得难以预料。但南下以来交战的经验，却让韩宝隐隐觉得，他所面对的宋军，应对混战的能力，可能要更强于大辽的军队。

此外，突围的方向也是个问题。虽然萧吼与耶律雕武觉得此事如今

已不重要，但是，对于众多的普通将领，还有部族属国军的众首领来说，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向西突围？就算成功了，前面还不照旧是绝地？在这个军心已经十分脆弱的时候，这样的计划，就算在军事上真有可行性，可要说服众将追随，却几近不可能。真正的选择只有两个方向，是一个向东，直奔肃宁；一是向南，取道饶阳。

无论如何选择，都必须跨过何畏之这道坎。

然后，还要在夜间渡河！

耶律亨与耶律乙辛隐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这个极端冒险的方案，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单说渡河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河面虽然结冰，但情况十分复杂，这么多人马就算白日渡河，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况且现在滹沱河的情况他们并不了解，若在他们渡河时被宋军追上，火炮齐轰，很容易就会造成人马自相践踏，形成溃败之势。

便连一向果决的韩宝，此时也不免于犹疑难决。

而宋军那边，王厚的表现几乎可以用“厚颜无耻”来形容。做为追击的一方，在慕容谦、唐康等部相继赶到，而发现辽军并无动静之后，他立即下令诸军扎硬寨——这个晚上，天色刚刚变黑，空中便又飘起雪来，同时还刮起了北风，风夹着雪，雪夹着风，这样的气候，宋军居然还出动了不少人马，在营寨外面挖陷马坑！

不仅如此，入夜时分，宋军还调来了数千名随军脚夫，在他们的大营前面垒起土墙来。

王厚的意图十分露骨，即便满手的筹码，他也根本不想主动进攻，而是要等着辽军不战自溃。如若辽军在此再多耗一些时日，大概王厚还

会调动更多的民夫来，围着辽军的营地筑出一圈土墙来，生生困死他们。

尽管麾下将领们不住的嘲笑、咒骂王厚的“懦弱”、“无耻”，而且倘若易地而处，韩宝本人也绝不会选择这样的战法，但他心里却也不能不佩服王厚真的沉得住气。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世上绝大部分人，在这种时候，不得意忘形就算不错了。

但时间的确站在王厚一边，而且到了此时，每过一个时辰，宋军的优势都要增加一分，而辽军的处境就要更加困难一分。只要辽军不找上门来，他又有何必要主动进攻？

苦涩的是，王厚的从容，就意味着他韩宝的困窘。

而且，理智上理解王厚的战术是一回事；感情上，却又是另一回事。内心深处，韩宝更喜欢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如果是那样的战败，他绝对会心服口服，但是，他自南征以来，几乎没有打过败仗，怎么竟也会落到这般田地？

这是韩宝心里所不甘、不服的。

只是他也明白，他无论怀抱着什么样的感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对手，仿佛一尊不动如山的石佛，丝毫不会在乎这些事情。

他大概还有最后一次抉择的机会。

不是选择更好的一个作战方案，而是去选择不是最坏的那个方案。

而这次的决定，将直接决定他的命运。

尽管心里面波澜起伏，前所未有的犹豫不决，但是，从外表上看，韩宝仍显得从容镇定。他坐在胡床上，用绢布仔细擦拭着他的佩剑——他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的这个习惯，每天，韩宝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擦拭着他的这柄宝剑，却极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个习惯已经有十余年了，每次擦拭这柄佩剑，韩宝就会想起十几年前的那次战败，那是辽国重归统一后的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对手只是一个不服王化的小部落，但是，那个时候，作战只知道勇往直前的韩宝，却被敌人算计了，和三百余名骑兵落入敌人的陷阱，全靠着部下拼死冲杀，韩宝才侥幸保住一条性命，但三百多名部下，最终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后来他重整旗鼓，报了一箭之仇，干净利落的击败了那个部落，杀掉那个部族的头领，这柄宝剑，原本便是那个头领的佩剑。也因此之故，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韩宝曾经打过那场败仗，人们记住的，是他最后的胜利。

但韩宝自己却始终记得那场战斗。

他每天都要擦拭这把宝剑，提醒自己，要多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勇猛。通常，这柄宝剑都能让他平静下来，冷静的审时度势，压制住心中的得意忘形——这十余年来，韩宝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主要提防的，都是胜利在望时与胜利之后的头脑发热。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次，当他手中的绢布触碰到剑身时，韩宝并没有感觉以往心中的那种警醒，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都燃烧起来。这前所未有的困境，仿佛也激发了韩宝心中沉寂已久的那种斗志。

王厚以为这样便能困住他了么？

他心中有两个声音激烈的交战着。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要将这三四万将士平安的带回去，尤其是两万宫分军，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关系到大辽的国运。但在心底里，更深处，韩宝却前所未有的渴望战斗！

他几乎能感觉到手中的宝剑，饥渴欲饮，它渴望数不清的鲜血！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韩宝自己不愿意面对的声音，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让韩宝冷不丁的打上一个寒战，又赶紧立即压制下去，可这声音，越是压制，却越是响亮——隐隐的，韩宝也意识到，若无耶律信的接应，突围什么的，不可能成功。也许，所有的算计，皆已无意义，他与他的三万数千名将士，所能选择的，只是一种死法而已。

这就是英雄末路的感觉么？

为何仔细品味，却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不知道静坐了多久，韩宝终于起身，将锃锃发亮的佩剑小心的插入剑鞘，一直守候在帐外的萧吼、耶律亨、耶律雕武、萧垠、耶律乙辛隐，仿佛是感觉到什么，也在这一刻，揭开帘门，鱼贯进到帐中。

五人看到韩宝高大的背影，立即欠身行礼：“晋公。”

“吾意已决。”韩宝将宝剑轻轻搁到剑架上，缓缓转过身来，眼中闪烁着慑人的寒光，“我大辽铁骑，绝不能任人鱼肉！”

“晋公是决意突围了么？”五人之中，耶律雕武率先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韩宝摇了摇头，“趁夜突围，难以成功，最后恐不免于溃败。然固守待援又过于消极。”他说到这儿，扫视了五人一眼，看着四人眼中的疑惑，沉声说道：“我要反客为主！”

此话一出，其余四人也不由得抬起头来，脸上皆有期盼之色。

韩宝沉默一会，凝视众人，又说道：“君等五人，有追随韩某十数年者，亦有素非韩某部属者，然不论如何，君等皆为我大辽忠贞肱骨之臣，故某不肯以诈术待诸君。”

“如今我军局势，亦不必讳言，实可谓危若累卵。宋人合兵七八万之众，兼山川地利，成四面合围之势。而我可战之兵，实不足两万，兼以人马疲惫，粮草渐罄，惟一的生机，便是指望兰陵王来救。然河间之地，章惇、田烈武坐拥数万精兵，宣武、铁林，皆南朝精锐，兰陵王未必来得了。”

韩宝如此直言不讳，众人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韩宝举手止住想要说话的耶律乙辛隐，又继续说道：“事已至此，岂可讳病忌医。自南征以来，某兵锋所向，无不披靡，不料一朝失算，竟至于此。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韩某之罪，实不容诛。”

“晋公……”

韩宝摆摆手，又止住萧吼，笑道：“你不必担心，某只不过是反躬自省，非是志气消沉。君等可知猛虎何时最危险最可怕么？”

他冷不丁的一问，众人皆是一怔，只有耶律雕武沉声回道：“自是它被逼入绝境之时。”

韩宝赞许的瞥了耶律雕武一眼，“身处绝境，心无妄想，才是决一

死战之时。”

“君等不必再去想兰陵王的接应，我两万宫卫将士的血与刀，足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君等亦不必再去想甚么突围，北、南、西三面，皆是死路，就算杀出重围，宋军依旧会穷追不舍；东边亦不是退路，纵使我军能击败何畏之，要渡河亦非易事。久战之后，人马疲惫，到时只要被王厚追上，滹沱河边，便是我等葬身之所。十停人马，至多能有二三停突围成功，而宋人甚至不会有多少损伤。我军实是已经无路可退！”

“与其如此，不如死中求生！”

“存必死之心，以寡击众，与王厚的主力决一死战，我大辽铁骑，就算要死，亦不能毫无意义的去死！王厚所部，皆是南朝精华，倘能将其重创，纵是全军覆没，亦可为我大辽赢得十年平安。倘得苍天庇佑，转祸为福，才是我两万将士真正的一丝生机！”

韩宝慨然而语，听得五人皆是热血沸腾。其实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几个人认为大辽铁骑会打不过宋军，然而自从在安平被慕容谦牵制以来，这仗便打得极其憋气，宋军聚集重兵，却始终躲在营寨里面，就是不肯出寨一决胜负，偏偏他们还无可奈何。加上二十三日白天这一仗，三四万大军，几乎是莫名其妙就落到这般困境，众人心中都不免憋着一股鸟气。甚至颇多将领已然有些腹诽，以为与其如此，不如白天就拉开阵势，与王厚、慕容谦在木刀沟一带一决生死。此时若以局外人看来，韩宝所感觉的困境，自不算是矫揉造作；可对他麾下的众多将领来说，现实的困境与过往的骄傲夹杂在一起，哪怕理智上明明白白的知道处境有多么危险，在心底里，却不免总会觉得这一次的结果，仍然会和过去

一样。战败似乎一直是很遥远的事情。

这样的心态下，此时韩宝“改变”主意，马上便得到众将的衷心拥戴。

萧吼昂着脖子，高声说道：“末将就怕王厚那老乌龟不肯出壳，平原野战，就算以寡敌众，我契丹铁骑，又有何惧？！”耶律亨也大声说道：“萧将军说得极是，末将也以为这么窝窝囊囊，被人跟着屁股后面想捡便宜，倒不如拉开阵仗，好好干一仗。”便连素来用兵谨慎的永兴宫都辖耶律乙辛隐也说道：“末将也以为，奋力一战，未必不能转危为安。”

耶律雕武与萧垠倒还算保持着冷静，二人对视一眼，问道：“然不知晋公有何良策？自我军与之在安平相持以来，王厚那个老乌龟，一直都是坚守不出，绝不肯与我军堂堂正正决战的。末将等看他今日这个打算，实与安平时无异……”

两人这么一问，耶律乙辛隐也清醒了几分，也说道：“要想与王厚主力决战，何畏之部的夹击亦不可不虑……”

韩宝看了三人一眼，又看了一眼萧吼与耶律亨，二人嘴上虽然不说，但眼中所流露的神色，显然也是极关心这两件事。他并不马上回答，而是转过身去，在案几上铺开一幅地图，一面朝五人招了招手。萧吼诸人不敢怠慢，告了罪凑上前去，却见韩宝手指落在一处，淡淡说道：“吾意便在此处与宋人决战！”

五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落到韩宝手指所指之处，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掩饰不住的惊骇之色。

韩宝指向的地方，竟然是滹沱河边！

“背水一战……”过了好一会，耶律雕武才颤声说道：“晋公，这可非同小可。”

“置之死地而后生。”韩宝的声音，如钢铁一般，“明日一早，我军便兵分三路，假作突围，绕开东南何畏之部，向南边滹沱河集结，让王厚以为我军是想要取道饶阳进入河间。如此其必然要调兵追击，以配合何畏之的步军阻击、迟缓我军，因其绝对想不到，我军突围之意，不为渡河，故此，以王厚的用兵，他不会逼得太急，而是会缓缓调动各部，待我军到达滹沱河边，阵脚未稳，数万人马急于渡河之时，才会是他最好的进攻时间——利用好这一点，我军便有足够的时间，摆脱何畏之部，至滹沱河边列阵，狠狠的杀个回马枪。”

“如此一来，王厚、慕容谦、何畏之部，便全部到了我军的北面。”耶律雕武低声说道，突然打了个寒战，“背面是滹沱河，北边是至少六七万宋军……死地……”

“以兵法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死地。”韩宝声音中不带半点感情，“然而我军也不用再担心腹背受敌。宋军兵马虽多，战场却只有这么大，他们同样展开不了，能同时与我军作战的兵马，也就是那么多。以今晚风雪之势，明日积雪更厚，宋军步兵大量辎重，行动更加艰难，他们的骑兵也定然会比步军先赶到战场。我军能有六成的机会，达偿所愿。”

“只不过，这既然是死地。若是做不到死中求生，那就必然会全军覆没！”

大帐之内，突然死一般的沉寂。

直到此时，萧吼等人才真正意识到，韩宝制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说得不祥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困兽之斗”。

过了好一会，才听萧吼咬牙说道：“直娘贼，拼了！”

此时，数十里外，东北面的肃宁寨，同样也是营火通明。

白天赵隆对肃宁寨的偷袭，给辽军造成的损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大军回寨清点之后，发现不过是一些营帐、木城被烧毁，此外就是死伤了近百名留守的老弱士兵，但赵隆的主攻目标——辽军的粮草积蓄，安然无恙。也因此，肃宁辽军的军心，迅速稳定下来。

只要粮草无事，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从留守辽军的回忆来看，赵隆的这次偷袭，看起来也不是蓄谋已久，而是属于临时起意。他们的兵马不多，大概只有两千人左右，骑兵不足百骑，对木城、营帐的袭击，只是声东击西，因为耶律信几乎是倾巢而出，只留下两千兵马看守粮草，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兵马守护，再加上也没有人想到赵隆居然敢袭击肃宁寨，所以他才能出其不意。但守卫粮草的将领是个谨慎老成的老将，肃宁寨虽然乱成一团，他始终坚守不动，赵隆眼看占不到便宜，也不敢久留，放了几把火，便即呼啸而去。

然而，肃宁寨并没有因此而真正平静下来。

赵隆偷袭肃宁寨留下的断瓦残垣，特别是到处可见的烧得焦黑的木

头，触目惊心，南征以来，肃宁差不多都是辽军在宋朝境内的大本营，在一般辽军将士的心中，这里是绝对安全的。然而，这种信念如今轰然倒塌，再加上白天与铁林军、云骑军作战时所感受到的宋军那种顽强，让许多人心里都生出不好的感觉来。对于归国的期望，也愈发的迫切。官阶较高的将领，更是听到了关于兰陵王咯血的各种传闻，关于宋军援军，关于安平韩宝部的……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讨论这些话题，但每个人脸上的神色，都显得比平时更加紧张。

尤其是那些能参预军机的高级将领，西方几十里外韩宝部的战况，有如一块巨大的石头，沉甸甸的压在每个人的心上，让人感到窒息。

自从何畏之占据饶阳后，宋辽两军对于战区的封锁与反封锁便渐渐白热化，何畏之一面派出何灌的环州义勇肆无忌惮的四处出击，刺探情报；一面又加强对安平与肃宁之间联系通道的封锁，先是用快艇小船封锁河道，其后又从军中挑选豪杰之士，在安平与肃宁之间四散巡逻，邀击辽军的拦子马与信使，企图彻底切断耶律信与韩宝的联系。辽军并不十分习惯这种战争方式，不过，做为回应，每当辽军有重要行动，耶律信都会派出大量的拦子马部队，清剿四周的宋军探马。总体来说，这场封锁战，在河间、肃宁、君子馆之间，辽军是占据优势的，只是他们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战法，而很难持续的保持强度；而在安平与肃宁之间的那片地区，何畏之却掌握着绝对的主动，耶律信付了不小的代价，也就是能勉强保持和韩宝最基本的联系而已。

尽管如此，对于安平战场双方的部署，肃宁的这些辽军将领们掌握的情报，可能比身陷包围的韩宝还要多。

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

傍晚时那名探马，用自己的生命带回了宝贵的情报，让他们得以知道韩宝已经被迫东进，而在肃宁的西南方，唐河与滹沱河北流之间的那条支流 的南岸，在一夜之间，地面上忽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小旗帜，那名探马所在的小队，付了数人死亡的代价，才探清楚那是一个炸炮阵。

那些探马，以及收到情报的耶律信与他麾下的将领们，并不知道那只是一个炸炮迷阵。对于在炸炮上还故意插上小旗的行为，是可以有很多解释的，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虚虚实实，本就难说得很。也许宋人这样做，只是故意引辽军进阵的把戏呢？至于接近真相的猜测，认为宋人没有足够的炸炮布阵，反而被认为是最不可信的。辽军中没有人会怀疑宋朝的生产能力，仅仅是那几十里的炸炮带，对辽国来说也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果宋人想做，他们就可以找到足够的工匠，做出那么多炸炮来。尽管这对宋朝来说，也不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这只能让他们觉得宋人是蓄谋已久、煞费苦心，而正这好说明韩宝已经彻底落入宋军的圈套。

这数十里的炸炮阵，若是事先有所准备，自然不足为惧。但是突然出现在关键时刻，配合着王厚、慕容谦的数万大军，便足以抵数万甲兵。它割断了肃宁辽军接应韩宝的首选路径，通过那条唐河支流，原本是路程最近，而且宋军防守也最薄弱的一条道路。

如此一来，接应韩宝部便只能取道饶阳以北的滹沱河北流，那里不仅河面更宽，冰情更加复杂，渡河难度倍增，而且，北有何畏之部的狙击，南有河间宋军的配合！

耶律信要走这条路去接应，几乎就得在田烈武的眼皮底下通过。

白天一战，辽军已知田烈武绝非是可以轻视的“公人将军”，铁

林、云骑之韧性，颇令人无可奈何。更何况，战场上宋军还意外出现了一只数万人马的援军！

将这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若说这不是宋人苦心经营、步步设套，谁人肯信？此时再联想起出现在北边的吴安国部，考虑到该部如今所在的位置，有人甚至坚信，吴安国部可能是南朝事先部署的，那是防止韩宝部万一北渡唐河后的最后一道防线。

南朝处心积虑的想要围歼韩宝的四万大军，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可怕的是，南朝的这个战略，可能是很早就已经制定，而非战局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大辽事先竟然无人觉察，而是始终都觉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真让人不寒而慄。

只要想想四万铁骑竟要被南朝围歼，而堂堂兰陵王耶律信就在数十里外眼睁睁的束手无策……只要早几个时辰，任何人说这种话，都会被当成最拙劣的笑话来看待。而如今，这些将军们突然发现，这竟然将成为现实。

这已经不止损失两万宫分军的问题，此事对于大辽的士气、民心，都会是致命的打击。每个人都意识到，这可能将是彻底葬送辽军对南朝心理优势的一战。契丹铁骑的骄傲，与他们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将一同被埋葬在溥沱河畔。

而他们却在几十里外，什么事都做不了。

相比之下，萧岚在君子馆击退宣武一军的追击，成功保护大批的俘虏踏上归程，成了根本不值一提的胜利。

挫败感在兰陵郡王耶律信的大帐内弥漫，越是骄傲的将军，此刻越是气急败坏。许多人因为根本无法接受中兴的大辽军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大辽军队，让无数塞北部族闻名变色的大辽军队，在他们最出色的将军的统率下，竟然可能会有四万铁骑被人围歼的事情发生，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

因此，当耶律信说出他的抉择时，素有几分桀骜不驯的左皮室军都统萧春立时便跳了出来。

“班师？！”他的声音震得大帐上面的积雪都簌簌直落，一双大眼凶狠的瞪着坐在帅座上的耶律信，仿佛要把耶律信吃了一般，“兰陵王，你的意思是要将晋国公与两万将士扔给宋人，自己逃回国内么？”

“萧春，尔焉敢无礼？！”

耶律信还未及答话，听到萧春言语不敬，几名忠于耶律信的部将马上站了出来，朝着萧春厉声喝斥，他们的手已习惯伸向腰间——若非所有将领进帐议事前，都必须卸下武器，只怕早已兵刃相向。

但萧春却只是恶狠狠的瞥了他们一眼，旋即转头望向右皮室军都统耶律密，高声问道：“右都统，莫非你也同意班师么？”

耶律密避开萧春凌厉的目光，嚅嚅不应，转头望向耶律信，却见后者脸色苍白，但神情冷漠，眼神之间，仍然是那种万年不变的镇定，或者说倔强。一时之间，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大辽的新军制，皮室军五都统，只直接听命大辽皇帝与皇后陛下，如耶律密、萧春等人，在军中的名声、地位，固然无法与两耶律、韩宝

等人相提并论，却也是地位超然。能够出任五都统的人，不仅都要在军中有一定声望，立过战功，而且一定出自耶律与萧氏二族，是大辽皇帝与皇后十分信任的心腹之臣——这也是因为当今辽主靠着兵变夺得帝位，惩前毖后，自己当然不愿意重蹈他父亲耶律洪基的覆辙，故而定下这般制度。因此在南征的辽军中，如萧春与耶律密，其虽然要听耶律信的指挥，但地位是与韩宝等各路主帅相当的，非寻常将领可比。

因为这个原因，萧春自然也不可能象一般的辽军将领那样，对耶律信惟命是从。耶律密更是知道他少年得志，一向野心勃勃，尽管其资历名望，远逊于两耶律、韩宝等大辽名将，但这反而更加激励萧春，此次辽军南征，萧春便是一个狂热支持者。甚至当辽主以久战无功，决意班师回朝之时，萧春也是曾经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战况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是大辽投入兵力过少，狮子搏兔，必出全力，何况是对付庞然大物的南朝，因此他力谏辽主，宣称只要大辽敢于扩大战争规模，征调国内所有适龄青壮男子参战，以契丹人充骑兵野战，以其余各族士兵充步兵攻城，就一定能够彻底击败宋朝，逼迫宋朝议和。

故此，当萧春得知韩宝的处境之时，整个人已接近于狂怒。他虽然外号“小韩宝”，不过与韩宝并无多少私交可言，只是与这帐中的其他辽军将领一样，在此之前，虽然也知道宋军的企图，并且知道有所谓的“危险”——但这就如同看一个技艺高超的人“缘杆”，人人都知道那种表演其实是命悬一线，可实际上，也不会有几个人会杞人忧天的担心缘杆的人会真的摔下来。而一旦这种“危险”突然真的就要变成现实，对于萧春这种极度崇信大辽武力的人来说，打击之重，不免又要远过于旁人。

耶律密相信，萧春此时惟一想的，就是不惜代价的接应韩宝突出重围，最好是重创宋军，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宋军一个教训。

而耶律信竟然说出要在这个时候撤兵的话，萧春岂能接受？

甚至连耶律密都觉得接受不了。

难道局势真的已经无可救药了吗？

撤兵对韩宝的那几万人马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相应的，这对于耶律信意味着什么，也是可以想象的。耶律密看着耶律信的神色，便知道那一定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心里明白，倘若还有一线希望，耶律信就断不至于弃韩宝于不顾。因为，救韩宝，就是救他自己。

他做出这般决断，就意味着，在耶律信看来，韩宝的那几万人马，已经没有生路，任何行动都只是徒劳，还可能将河间的辽军也置于更大的危险中。而这也意味着，大辽这次南征的彻底失败，这场对大辽来说虎头蛇尾的战争，不过是如同元嘉北伐那样的笑柄……

耶律密无法想象，耶律信竟然甘愿接受这样的结局。

在理智上，如果耶律信认为已经是该班师的时候，那么耶律密便相信，这的确是已经该班师的时候。但是，这样的决定，在军事上也许是明智的，但在政治上明智么？

至少也应该做一个接应的姿态，等到韩宝那边尘埃落定，再迫不得已班师回国——这样，当他们回到大辽之后，才能少受一些责难吧？越是失败无可避免，就越是需要借口，越多越好。

耶律密也很难分辨得了，耶律信这时候就决定班师，是一种果断，避免肃宁的辽军也陷入更大的危险中；还是一种内疚，或者说是骄傲，既然怎么样也没用了，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天下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无能……

他不愿意或者不屑于逃避责任，那么，见死不救，自顾北撤，的确是可以保全败军之将韩宝的名声。

虽然，那样的话，兰陵郡王耶律信，将掉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兰陵王。”耶律密沉吟再三，终于还是开口说道：“是否再遣一员大将，再去探探那个炸炮阵……”

“不必了。”耶律信的语气仍然是那么冷淡，或许是明白耶律密是好意，他又难得的多解释了几句：“本王早已派出一支人马再去打探，在河岸还发现了一支南朝骑兵，以营寨数量来看，当有三四千骑，南朝既然已有防范，渡河殊为不易。”

他刚刚说完，萧春便又叫了起来：“区区三四千骑，有甚好怕的？！萧某愿率本部兵马，只要一个时辰，定然攻过河去。”

耶律密不满的皱了皱眉。白日一战，连云骑军都不可以小觑，宋人又是据河而守，占尽地利，萧春此言，未免有些托大。他攻过河去虽然是可以做到，然损失恐怕也不会小。而过河之后，宋人恐怕也不会干坐着等他们去破坏炸炮阵。不过这些还是次要的，最大的麻烦是，他们兵马一动，田烈武必不会坐视——他们已经知道，田烈武部的宋军与那数万援军，并没有回河间府，而是在野外扎营，其意叵测。

他心里计算着，却听耶律信已经冷冰冰的否决：“不许！”

萧春脸色顿时涨得通红，他尚未及说话，又听耶律信已沉声下令：“军中若有人敢违本王节度，军法从事！”

便见萧春的脸色由赤红又转为铁青，他恶狠狠的昂然望着耶律信，

怒极反笑，高声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末将遵令！”

耶律信却连正眼都不去看他，只转头看了一眼耶律密，道：“右都统，本王知道你要问甚么。”

耶律密连忙欠身，便听耶律信长叹了口气，说道：“王厚、慕容谦不会让晋国公突破炸炮阵。本王并非不想去接应晋国公，只是，田烈武既得强援，明日一早，恐怕便会大举进攻肃宁！”

他此言一出，大帐之内，顿时一片沉寂。连萧春脸色都是一变。耶律密讶声道：“今日之战，宋军伤亡亦不小……”

“战局变化至此，我若是南朝主帅，就算事先并无此意，此时也必然要急令田烈武猛攻肃宁。”耶律信沉声说道：“田烈武麾下云骑、宣武、铁林三军，再加上今日出现的那两三万宋军，兵马雄厚，虽不能取胜，然我军若要想守住肃宁，便无力再分兵；若是放弃肃宁……”

耶律信说到这儿，便不再多说。众将心中都明白，倘若放弃肃宁，那就更加不可能自唐河支流这个方向接应韩宝，那儿离肃宁太近，根本不可能摆脱田烈武。他们只能选择南下饶阳方向，走滹沱河北流——然而，那样的话，他们又不可避免的要遭遇田烈武部，甚至还不需要田烈武来主动攻打肃宁。

这是事先料想不到的，原本以为只需要小股兵力就足以牵制河间宋军，而现在，不仅田烈武居然有能力来攻打肃宁，而他们竟然还必须全力应付。

在二十三日之前，大概也没有谁会相信这样的事。然而此时，帐内的辽军将领们，都不得不默认田烈武有此能力。若辽军全力以赴，田烈

武当然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却至少能坚持数日不败，也许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样的话，韩宝部可能已经败亡。而安平宋军的援军若腾出手来……想到这里，每个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耶律信扫视众将一眼，知道已经压制住不满的情绪，当下站起身来，寒声说道：“诸公只需听令行事。回国之后，本王自会向皇上领罪。”

十月廿四日。

一夜风雪过后的河北平原，显得格外的空旷、辽阔。北风在白茫茫的雪原上呼啸而过，偶尔从雪地上露出的箭簇，让这冬日的清晨，更多了几分寒意。

骁胜军第二营都指挥使刘仲武亲自率领着麾下一个都的骑兵近九十名将士，在辽军的东南边巡逡着。按照大总管王厚的将令，五更时分，刘仲武便已离营，此时已有小半个时辰，他们走了快十里路，却连一个辽军的拦子马也不曾见着。

“没有辽人更好。”刘仲武在心里说道。他麾下第二营所负责的区域，是辽军最有可能突围的方向之一。刘仲武并非寻常武夫，他知道倘若辽军不肯突围的话，再困守数日，王厚便能将他们围得个铁桶似的。到时候辽军粮尽援绝，天寒地冻，纵然人能作战，战马没有吃的，那便是任人宰割的结局。因此，他也并不计较那区区几个首级。

但跟随他的将士却并不如此想法。骁胜军是大宋朝的骑兵教导军，军中将士，尽皆精锐；而刘仲武的第二营，是突骑营，更是精锐中的精锐，突袭、侦察，是他们平日训练不知多少次的，此番被派出来充当探马，正是一展其所长，昨日牛刀小试，全军斩下辽军的拦子马首级二十余颗，因此人人都盼着再发些利市。

将士们的士气十分高昂。就在昨天下午，当大军追上辽军之后，王厚突然公布了枢府对开战以来有功将士的奖赏命令，行营诸军中，便以骁胜军的奖赏最引人侧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自辽国南侵以来，骁胜军是除拱圣军外与辽军打硬仗最多的部队，而且还有过大败萧阿鲁带那样的大捷。虽然数番大战下来，骁胜军伤亡惨重，似刘仲武的第二营这样伤亡较小的部队，每都一百多人，至少有十余人的伤亡，但对于他们这些最终在战场上生存下来的人，朝廷的确是做到了不吝爵赏。

如刘仲武本人，便终于如愿晋升为正六品下的昭武副尉，放在旧时，便算正式步入“横行正使”之列，他日离开骁胜军，不仅可以独领一军，甚至有机会转任亲民官，担任边州知州、知军。除此之外，计算他的战功，他还可以奏请朝廷，荫封一名亲属。

这种加官晋爵的喜悦，对于普通将士更加意义非凡。带队的都头赵全，因为得以晋升为仁勇校尉，从昨日起便一直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来。正九品上的仁勇校尉，大约相当于改制前的左、右侍禁，虽只是所谓的“小使臣”，然而由仁勇副尉至仁勇校尉，仅每个月的俸钱便足足多了两千文，这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生活，由拮据转为宽裕。

更何况还有大量的钱物赏赐。一改往日的陋习，这些钱物并不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是发给将士们一张由枢府与太府寺共同签发的“文历”，上面注明赏赐的对象与钱物多少，士兵们可以拿着这张“文历”，去钱庄总社下属的任何一家钱庄领取赏赐，而无需去粮料院等官方机构去领取，断无克扣之弊。朝廷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赏赐，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其目的多半也是为了节省运输开销，并且防止过往那种弓手齐射一次便要发赏钱的陋习死灰复燃，但对一般将士来说，却也是十分方便的。亲眼看着一串的铜钱，一匹匹的绢布，当然感觉很好，但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一直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却也是沉重的负担，随时都要

担心遗失、损坏。钱庄总社这些年来，在普通百姓心目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这些“文历”，在众将士的眼中，实与交钞并无区别。不少士兵更是拿着到手的“文历”翻来覆去的看，一个个乐得眉开眼笑。其中获得赏赐较多的士兵，各种赏赐折合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十贯之巨，一时人人艳羡。

王厚更是在三军面前宣布朝廷新颁的赏格，不说获韩宝首级者，即可封侯，赏银一万两，便是一个普遍的辽兵首级，朝廷亦赏钱一万文，生得战马一匹，赏钱也有三千文！

一面看着那些有功将士升官发财，兴奋的炫耀着自己的收获，一面是诱人的赏格，许多人的眼睛都是红的。没有立功的将士想要立功，立过功的将士眼睛里看的却是比自己功劳更大的同胞……

刘仲武麾下的这些突骑兵，昨天才一放出去，看见辽兵便象恶狗看见了肉骨头一般，若非畏惧军法，恐怕他们会为争抢首级而自己打起来。

因此，转了小半个时辰却一无所获，不免让众将兵都有些沮丧，尤其是赵全的副手张升，眼神中满是掩饰不住的失望。他和赵全都是绍圣二年选调进骁胜军，与辽国开战以来也是一同并肩杀敌，而如今赵全已经高升，他所立的功勋却不够，仍旧只是个从九品陪戎校尉，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如今宋军已是将韩宝部团团围困，这是获取军功的最好机会，一旦错过，日后二人的地位差距便可能越来越大。军中已经风闻，枢府决定重建拱圣军，禁军诸马军损失的兵马，也要重新补上，重建这些马军，需要大量的军官，而骁胜军的校尉便是首选，到时候，赵全已贵为副指挥使，而且很快就有机会出任营一级的参军、书记，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声誉，打下仕途的基础，有极大的机会在十年内做到指

挥使；而他却只能做个都头，慢慢磨勘的话，按照绍圣元年的诏令，他们这些低级武官，要七年才能熬够资历磨勘一次，倘若中间犯点什么过错，甚至可能要熬上十年。虽然大宋朝的绝大部分武官终身都没有机会升至致果校尉，对赵全、张升这等普通军官来说，终身的奋斗目标其实也就是个营副都指挥使、从七品上的翊麾校尉，甚至可能只是个指挥使、御武校尉，但人生苦短，倘若熬年资磨勘，自从九品陪戎校尉熬到御武校尉，极可能要熬上近三十年才能有希望——要熬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而禁军大概也不会再接纳他。

张升知道要改变这一切，他就需要抓住眼下的机会。纵使做不到赵全那样直接升一阶，也要尽量拼个“磨勘减年”的功绩。根据新立资格，八颗辽兵首级，得减磨勘三年，张升的功劳簿上，已记了四颗首级，眼见着还差了四颗之多，不能不让他心里焦急。

对于这些部将的心理，刘仲武一向都了若指掌。他自己同样也有这方面的算计，好巧不巧，也就在昨天，他意外收到兵部侍郎司马梦求的一封私函，询问他有否愿意出任职方司员外郎，兵部的员外郎，虽然只是从六品下的差遣，但是武臣照例要从六品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充任，如今刘仲武已是昭武副尉，资历虽已经绰绰有余，却仍然是机会难得——朝中不知道有多少昭武校尉都谋不到这个差使。难得云阳侯居然主动愿意举荐他，若要拒绝，倒有些不知好歹了。况且司马梦求给他写这封信，应该是他在朱仙镇时，给这位云阳侯留下了好印象，二人并无其他的交情可言，司马梦求贵为兵部侍郎、云阳侯，也不是他高攀得起的。倘若他真的拒绝的话，虽然不至于就此得罪司马梦求，但此前的好印象，肯定也是荡然无存了。

但刘仲武仍然有些犹疑，骁胜军的中高级将领中，不乏消息灵通之辈，他此前也听到过一些风声，前任职方司员外郎是受了御史弹劾而坏

事，但其真正原因，颇有些蹊跷，他远在河北，当然不可能知道真假，可是直觉的，刘仲武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而一旦接受司马梦求的这番美意，他可能就要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能改变人生轨迹的重大抉择。刘仲武的旧识种建中就是一个例子，自从入主枢府职方馆，他整个人都变得阴沉许多，若他不去职方馆，早就已经独掌一军，成为声名赫赫的统军大将，但如今，种建中与昔日军中袍泽，已经有了一种很难说清的区别，即使是刘仲武，也很难想象种建中有朝一日，还可以重返军中，统领上万兵马。

可是他的选择不能说是错的。如果种建中继续留在军中，他如今怎么也不可能位列御前会议。职方馆知事能让他迅速的进入中枢，有朝一日，种建中能做到枢府都承旨、兵部侍郎，甚至是枢密副使。

有过在职方馆、职方司任职的经历，对于日后的升迁大有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两个部门事涉军国机密，平日打交道的上司，最小也是个枢密院都承旨，更有大量的机会在两府宰执面前表现自己，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了解自己的才具，甚至还有不少面圣的机会。这些是外任将官无法相比的。

这些诱惑，让刘仲武觉得实是极难抗拒。只是成为独领一军的统兵大将，一直是刘仲武的梦想，眼见着离达成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此时放弃，却也难以轻易下此决心。而且刘仲武已经预料到，与辽国的战争，不会在河北结束。大宋已经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击退辽军之后，朝廷恐怕也不会善罢干休。宋辽两国的新仇旧恨，百年恩怨，真要清算起来，正是武人大有作为的时候。观兵幽蓟，是无数大宋将领的梦想，自己真的要就此错过么？

不过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权衡利弊得失。眼下来说，再也没有

比能够围歼韩宝这四万大军更令人兴奋的事了。骁胜军与韩宝实是打过不少硬仗，那些战死的袍泽，大部分要算到韩宝帐上，想想韩宝帐下辽军的凶狠善战，在刘仲武看来，实为平生所仅见。然而，这样强大的对手，还不是照样被大宋的军队逼至穷途末路？！

但他也清楚行百里半九十的道理，大总管王厚已经对诸军将领说得很清楚，这一次就是要不惜代价，彻底歼灭这四万辽军，绝不纵虎归山，否则后患无穷。

想到这里，刘仲武连忙打起精神来，这当节时，倘若出得半点岔错，那就别说什么职方司员外郎了，小阎王要阵斩一个新晋的昭武副尉给各军将领提提神，只怕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想到这些厉害处，刘仲武不由得浑身一激灵，正在此时，便听到西北边嘭的一声，一个烟花腾空而起，在云霄中炸散开来。

众人都吃了一惊，正面面相觑——这是事先约定的通讯手段，发现千骑以上，三千骑以下的辽军，便放一个烟花，三千骑到一万骑，放两个烟花，一万骑以上，放三个烟花。众人方抬头仰望，只听得嘭嘭嘭的声音接连响起，天空之中，这边才三筒烟花放出，那边又是三筒响起。

“辽人这是要大举突围了！”刘仲武脸白了一下，转头对赵全、张升说道：“快，速去通知本营人马，来此集合。”

宋军很快打探清楚，辽军是兵分三路突围。一路从东边绕过何畏之的大营，一路自西边绕过何畏之大营，还有一路随在东路后面，看起来是负责断后。三路各有万余人马。但这点情报，显然无法交差，骁胜军都校李浩立即调集人马，逼近辽军，加强刺探。没过多久，陆续汇总的

情报让辽军这次突围计划变得清晰起来。东边的两支辽军，前面是由韩宝亲自统率，一万余骑，皆以宫分军为主；后面的由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率领，其中宫分军不下六七千骑，其余部族属国军也约有此数，总兵力超过万骑；而西路的辽军，则是由长宁宫都辖萧垠率领，除了其本部人马外，全是部族属国军，但兵力也有一万余骑。三路辽军，皆向东南饶阳以北的滹沱河北流方向急行。

辽军这次突围，全部远远绕开何畏之的大营，显是不愿与宋军纠缠，同时也抛下了不少难以带走的辎重，但是并没有全军上马疾驰，大军在雪地上牵马跋涉，只有少量骑兵在四周警戒，不让骁胜军靠得过近——这是可以理解的，若其一直驱马疾驰，不见得就能甩下宋军，倒可以肯定要把自己的战马给累死不少。这也表明韩宝仍然很镇定，并未惊慌失措。

而饶是如此，丢下一部分辎重的辽军，行军速度也提高了不少。

辽军选择向滹沱河北流突围，让宋军略有些意外。但很快他们判断，韩宝这是为了尽快渡河——若走唐河支流，到达河边之前，留给宋军的时间就太多了。这不失为一招妙棋。而让宋军无奈的是，原本正当其冲的何畏之部，却被一夜的大雪困得动弹不得。

积雪数寸之后，雄武一军的环营车阵，行动起来格外困难，根本不可能跟上辽军。而何畏之也深知雄武一军与镇北军的战斗力，不敢扔掉火炮，率此步军阻挡辽军。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辽军绕过自己，扬长而去。

如此局面，让一直率军紧跟在韩宝那一路辽军附近游荡的刘仲武有些始料不及，他几乎急得跳脚，却无可奈何。他几次试图靠近骚扰辽

军，但辽军有一个千人队始终紧紧盯着他们，只要他一率兵靠近，便会受到箭雨攻击，而他离远之后，辽军却也听之任之，并不穷追。而且他仔细观察，辽军的大队，虽然是急行军，却也隐隐保持着作战队形，一旦有变，便可以迅速全军上马列阵迎敌。他的突骑兵行动迅速，来去如风，但是都是披轻甲，易被弓箭所伤，几次试探，他已伤亡了十余名部下，这让他不得不更加谨慎。至于率领这千余骑冲阵的想法，他是绝对不敢有的……韩宝部宫分军的战斗力，他是领教过的，以这千余骑去进攻万余人马的辽军，和送死没有区别。

刘仲武只能暗暗祈祷王厚赶紧派兵追来。

王厚没有让他失望。

二十三日晚上的大雪，对宋军颇为不利。而韩宝立即很好的利用了这天时的变化，这让王厚不由不心生钦佩。他本来计划倘若韩宝向溥沱河北流突围，何畏之部足以牵制一时，而他便可以不急不徐，从容追来。如果一定要与韩宝决战，他更希望以横山蕃军的步军、火炮为中阵，而将骑兵部署在两翼与后方，先利用火炮破坏辽军的阵形，然后用骑兵从两翼冲击，步军方阵再自正面碾压。而一旦辽军动摇，出现后退的情况，后方的骑兵就可以借势冲杀。

然而一夜之间，这个完美的作战计划便变成了一张废纸。

在积雪数寸的天气里，动弹不得的，不止是雄武一军的火炮，也包括唐康和刘延庆的那约两百门的火炮。而且，不用何畏之报告，他也知道，除非是协同强大友军作战，否则雄武一军与镇北军没有能力独挡一面——那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溃败。

因此，一接到烟花警讯，王厚便立即调整了自己的方案。

当李浩较详细的情报一到，王厚的将令便接连发出，一支支宋军立即领兵出营，朝着辽军追去。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王厚命令唐康与刘延庆的横山蕃军步军担任前军，果断丢弃火炮，轻兵疾进，追击东路的辽军。而他自率云翼、威远二军紧随其后。慕容谦则率横山蕃军马军、武骑军、渭州蕃骑与种师中的龙卫军余部一道，追击西路的辽军。同时又派人知会何畏之，命其部整装以待，待他的大军一到，即随中军行动，一道追击辽军。

虽然对以横山蕃军右军为前锋颇有怀疑，但王厚的命令，还是让宋军尽皆摩拳擦掌。他的这数道命令，意思十分明白。就是要以重兵围歼韩宝，但对于这四万辽军，一个都不肯放走！

王厚用兵向以沉稳著称，十月廿四日的追击战，却展现了他指挥的另一面。

因为对于滹沱河北流的冰情也不尽了解，担心辽军渡河逃去——虽然滹沱河北流的冰情肯定要远比唐河复杂，但是这一夜的大雪，却让王厚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宋军的追击，一改前一日的不急不徐之态，在王厚的命令下，宋军尽弃辎重、老弱病残在营，数万大军，全部轻装疾进。

而他以横山蕃军步军为前军的决定，也立竿见影的起到了效果。

这支轻装步兵习惯于艰苦环境，而且其作战方式与其他的宋朝步军不同，不依赖于繁多的辎重装备，只要辽军不骑马逃跑，横山蕃军步军

的行军速度，就能走得比骑兵还快。不到一个时辰，唐康与刘延庆竟然追了近二十里，已经可以看见耶律雕武的尾巴了。不过以这样的速度行军，作战队形自然是无法保持了，而且掉队的士兵也不少，短短的时间内，至少有近千人掉队。这让唐康与刘延庆一路都追得提心掉胆，不过那右军都校在唐康面前拍着胸膛力保无事，唐康追敌心切，加之身后的王厚并未派人来阻止，而是默许此事，所以他仍是咬牙答应。但他与刘延庆自然是骑马随行，唐康至少带了十余匹好马轮流乘坐，倒是半点疲态都没有。

眼见着已经追上耶律雕武，唐康却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结阵。然而辽军似乎是毫无战意，耶律雕武根本不理睬身后不过一两里正在结阵的宋军，反而加快了行军速度，摆出一副想要摆脱宋军的架式。而且唐康登高而望，发现辽军行军队伍严整有序，一点乱象都没有，完全无机可乘。因为宋军原本判断耶律雕武是负责断后的，可此时却没有一点断后的样子，自是不由得纳闷。

不过此刻也不容多想，就算辽军在前面设有埋伏，唐康也会毫不迟疑的钻进去。他后面不远，就有王厚的主力跟随，这一次，云翼、威远二军再也不象昨日那样慢腾腾，横山蕃军走得虽然快，却也没把他们甩得太远。两军相隔，不过两三里之遥，因为前有横山蕃军担任前军，骁胜军的探马又四处散布，王厚遂命令云翼、威远二军不管什么行军队列，只顾埋头疾行，如此追击起来，自是极为迅捷。而在云翼、威远二军后面数里，又有何畏之的雄武一军与镇北军紧跟。

唐康胆子原本就很大，身后又有两万精锐骑兵为倚仗，胆气不免更要壮上几分，一时也顾不上再结阵，只管纵兵穷追不舍。

此时前面骁胜军游骑送回的情报，让宋军众将，更是喜笑颜开。原

来前面韩宝所率的万余辽军，离耶律雕武也并不远，只不过比耶律雕武快得三四里许。如此一来，宋军众将也尽皆放下心来，原本多少还有些担心韩宝会不会逃掉，但此时看来，辽军毕竟也只是人而已，胁下并未生得双翅，韩宝除非抛弃军队逃命，否则终究还是跑不远的。

不过，离滹沱河越近，唐康就越是谨慎，跟着耶律雕武屁股后面跑了一阵，不止是唐康，连刘延庆都看出辽军行动的诡异来——似辽军这般跑法，肯定无法甩脱宋军的追击，就算到了滹沱河边，也不可能安然渡河。但辽军却一点着急的意思也没有，仿佛是在刻意引着宋军前往滹沱河边一般，虽然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二人心中也不能不生警惕之心。

刘延庆不必多说，那是素以“小心使得万年船”为座右铭的。而唐康也是屡次与韩宝交手，对韩宝也颇为忌惮，当日他与李浩领着骁胜军那种精锐，尚且不能占到便宜，何况这次只是一支步军。他自是不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

先是停下脚步，结成行军立成方阵，放缓追击速度。眼见着滹沱河在望，远远望见辽军似乎停了下来，唐康更不敢怠慢，急令大军停止追击，一面整齐阵形，等待王厚的主力。

首先赶到的，是姚麟的云翼军。先听唐康、刘延庆简单介绍了辽军的情况，又在唐康陪同下找了块高地观察一阵，连老于戎行的姚麟一时也弄不清韩宝打的什么算盘，此时骁胜军的游骑已经很难接近辽军，而登高远眺，可以发现辽军似乎正在滹沱河边布阵，从其兵马调动的频率来看，显然是在摆个大阵仗，若换在他处，姚麟等人马上便会知道，这

是辽军要和自己决一死战了。但在此时、此处，看了半晌，姚麟都不敢遂下断语。非止姚麟，宋军众将皆已认定韩宝是突围逃窜，此时脑子里虽然都不约而同的冒出“背水一战”四个字，却都不敢相信，只是疑心韩宝必是在闹什么玄虚。

其时宋朝中兴，高宗赵顼与当今右丞相石越君臣整军经武，其功最大。而这君臣二人的军事思想，颇有相合之处，二人皆奉为至理名言的，便是诸葛武侯的那段话——“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意思便是，若士卒训练得法，制度严明，即便由庸将统率，也不会战败；反之，士卒若无严明的制度，便有名将统率，也难打胜仗。这一段话，还曾经受到赵顼最为推崇的大唐名将李靖的肯定，可说是熙宁兵制改革一个核心思想，赵顼下令枢府编辑整理李靖兵法，颁布诸武学、讲武学堂，成为武将必读之书。这种军事思想强调“制”的重要性，贬低将领“能”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也极符合宋朝文官政治之需要，这也是为何石越同时又要大力鼓励武将专断用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原因之一，盖因这种思想之下，绝大部分将领，不免会本能的教条化，军中将领，多是李靖口中的“守将”，如吴安国这种偏于“斗将”的将领，便已是军中另类，至于所谓“国之辅者”，那更是百中无一了。

姚麟、唐康等人，在宋朝其实已远非因循守旧之辈，二人胆子也大，亦颇有智术，敢于冒险，然而，比起没什么束缚的韩宝来，却还是要稍逊一筹。对于韩宝在这种形势下，竟然还敢悍然谋求与宋军背水一战，二人连都想不敢多想——这得犯上多少条兵家大忌？

二人沉默着下了高地，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决定暂时以不变应万变。不管韩宝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至少他在两只大军的眼皮底下，终不可能变戏法将这几万辽军变没了，守住这条底线，其他就无需担心，倘

若韩宝真的疯了想要背水一战，那么这等规模的大会战，排兵布阵，也不是二人能做主的。这种涉及到数支大军，不同兵种的配合的大战，布阵是一项极复杂的专业性工作，若在国初，还需要有个排阵使专管布阵之事，如今大宋朝已不设这一军职，当然须得王厚亲自来决定。而二人只要暂时谨守各自的阵脚，不给辽军可乘之机便是。

商议妥当，姚麟随即回到云翼军，率领大军前往唐康所部东面的一处小高坡上列阵。而唐康也吩咐下去，令横山蕃军严阵以待，弓箭手检查自己的弓箭，若有辽军冲阵，只管以弓箭射退。

没过多久，在云翼军之后赶到战场的，是辽军的另一路骑兵，由长宁宫都辖萧垠率领的一万余部族属国军，这万余人马一到，辽军的阵地上就变得热闹起来，这些军队真以个人的战斗技能而言，可能未必逊色于宫分军，甚至可能更强也说不定，但是战斗意志与战场纪律，却是远远不如宫分军。尤其是战场纪律，之前韩宝和耶律雕武的两万大军，因以宫分军为主，虽然人马调动，一切都行动有序，两万余骑，除了战马发出的声响，几乎是寂静无声。而这些部族属国军一到，立时各自声响都有，有人高声大叫，还有人似乎是在用本族语言咒骂，也有人在大笑，这倒有些象横山蕃军的风格，但对于更加习惯宋朝禁军那种整齐肃穆的唐康来说，见到此景，心中仍不免产生轻视之意。

紧随这些部族属国军而来的，则是慕容谦所率领的骑兵。他的麾下，其实就是个大拼盘，其中主力自当以横山蕃军马军与龙卫军余部为主，但龙卫军主将种师中受了重伤，昨日已被王厚下令连夜送往冀州疗伤，龙卫军群龙无首，众心不安，慕容谦能让他们发挥出多少战斗力，仍是未知之数。这从慕容谦竟然让萧垠那一万余辽军安然抵达滹沱河边，便可以看出一二，唐康知道慕容谦用兵的风格，轻兵疾进，击敌不备，正是其拿手好戏，若他麾下得力，譬如将他所统率的横山蕃军步军

交给慕容谦，萧垠不经过一番苦战，断不能轻易至此。但这等胜利在望之际，便连慕容谦这样的名宿，也不免变得谨慎几分。

慕容谦一率兵抵达战场，便自在西边挑了处地方列阵。唐康不敢离阵，正待派刘延庆去参见，便听到探马来报，王厚、贾岩率威远军也到了。不仅威远军到了，让众将都觉得意外的是，何畏之率雄武一军与镇北军也赶到了。

唐康看了看天空中那轮冷日所处的位置，推算此时，大约是巳正时分。

因为唐康所部所处的位置正好正对着辽军，观察辽军行动也最为方便，很快，便见王厚领着李浩、何畏之、贾岩、和诜诸将过来，而慕容谦、姚麟、王贍等将也从各自军中骑马赶来，随着王厚一道登上不久前唐康才和姚麟去过的高坡，观察辽军的动静。

只是瞧了一小会，便见王厚与慕容谦相视一笑，王厚轻吁了一口气，说了句：“原来如此！”然后便转头望向众将，淡淡说道：“韩宝背水列阵，欲为困兽之斗尔。”

滹沱河北。

除去在急行军中掉队的人马，约有三万两千骑辽军，背靠河面几乎已经全部结冰的滹沱河，布成一个正面宽度长达五里多的大阵。这三万两千余骑，又分成四个小阵。左翼是由长宁宫都辖萧垠统率，除去他长宁宫本部兵马外，另有挑拣出来的数千名部族属国军中的善射者，共统兵五千。右翼则由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统率本部兵马，清点人马，仍不下六千骑，积庆宫此时也是韩宝部下宫分军中家丁较多的，虽非人人皆有，合计也有四千人左右，这些人马，虽然不能骑马作战，但此时已是最后决战，也手执短刀，追随各自主人列阵。前阵则由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统率，除去彰愍宫宫分军外，又自永兴、文忠王府二宫中，临时抽调了近千名精锐宫分军，外加两千名部族属国军精锐，亦是五千大军。韩宝则自统文忠王府宫分军约两千骑为亲军，加上耶律乙辛隐统余下永兴宫宫分军约三千骑护卫，以及约一万一千骑左右的部族属国军，组成中军。

如此布阵，正是尽起精锐，一决生死之意。

而为了利用部族属国军的战斗力，韩宝一面晓以大义，令诸部知道此时已是生死关头，必须同舟共济，方有生路；一面又诱以重利，许下重赏。尽管如此，对这些异族，他仍不放心，又恩威并施，利用自己的威望，迫使各部同意他挑拣精兵，打乱编制，与宫分军混编，以便于控

制。同时将其余部族属国军全部编入中军，自己亲自坐阵，令其不敢轻易生异心。

虽然口中贬称“困兽之斗”，但辽军布阵之后的军容，令宋军主帅王厚也不由露出赞赏之色。但是，倘若他能细看辽军的布阵，却也一定会生出疑惑——韩宝麾下第一猛将，大辽文忠王府都辖萧吼，此刻竟然不在辽军阵中。

然而这是宋军此时所无法知道的。

在宋军这边，哪怕除去大量掉队或因其余原因不及赶到的人马、留守的老弱病残、随军民夫，此时汇集于战场的宋军，马步合计，也已接近六万人马，其中骑兵合云翼、威远、骁胜、横山蕃军、龙卫、武骑、渭州蕃骑之数，更是多达三万三千余骑，已与辽军兵力相当。步军则有横山蕃军步军七千余，雄武一军约一万三千、镇北军约五千，合计超过两万五千之众。

如此众多的兵马汇聚在一个战场，即使步军布阵紧密，但宋军正面的宽度，也是长达七里有余。

双方合计十万大军，每只军队都携带着数不清的旌旗，远远望去，整个滹沱河北岸，旌旗密布，战云蔽日。

韩宝骑了一匹黑色的母马，停在一面巨大的绣着“韩”字的帅旗下，在他的身后，有四名身披轻甲的精壮契丹汉子，也各自骑着高头大马，分执黄、黑、白、青四色大旗，笔直的矗立着。这就是所谓的五色五方旗，这种数万人马的阵战指挥，无论宋辽，主帅都不免要建五色五

方旗指挥诸军。不过，辽军此战只设四阵，便亦只设四旗，黄旗代表中军、黑旗代表前军、白旗代表左翼、青旗则代表右翼。而这四色大旗所在，也代表着他韩宝之所在，三万两千名辽军将士的统帅之所在。

此四旗之外，则有辽主所赐，大辽晋国公的全套仪仗、大辽先锋都统的全套仪仗，金鼓斧钺，在寒风中猎猎作响的绣着各种纹饰的旗帜，闪烁着冬日冷光的各色仪仗用兵器，捧旗持刀的骑士，全部身着金银甲胄，仿若天人。被这些骑士簇拥的韩宝，虽然在盔甲外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圆领窄袖长袍，却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威压，让那些部族属国军的首领，打心里生出一种敬畏感来。

但韩宝却似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

辽军中军所在的位置极佳，韩宝与四色大旗所在之处，正好是滹沱河边的一块坡地，虽不甚高，却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个战场的形势，也便于各军观察中军的旗令。抢先一步布好阵之后，韩宝便开始冷眼观察宋军的布阵。宋军人马倍于辽军，兵种复杂，布成大阵，要花的时间更多。

看了一会，韩宝便不由得皱起眉来。

王厚将这近六万大军，结成了三个大阵。在中军，王厚将步军推在前面，借雄武一军带来的数百辆没装火炮的空载战车，以雄武一军与镇北军布成一个传统而简单的却月阵，而自率威远、骁胜二军居后。同时，王厚竟大费周章，正将横山蕃军步军调至其右翼，欲与慕容谦的骑兵此前所统骑兵一道，组成右军。而相比宋军中军与右军的厚实，其左翼却显得极单薄，仅以云翼军一军独立布阵。

宋军的古怪之处，不止韩宝看出来了，随在韩宝身边的耶律乙辛隐

也看了出来。“晋公，这王厚到底在搞何古怪？怎的将步军在前，马军在后？”

韩宝一声冷笑，“这便是王厚的用兵之道。”他哼了一声，见耶律乙辛隐一脸不解，又说道：“不管对手想做甚么，便只管反着来。此前如是，今日亦是如此。初见我军欲走，他便着急赶来，欲与我军决一死战；如今见我军并非真的想走，而是想诱他决战，他便不肯顺顺当当和咱们打了。”

“现在王厚是欺我们在他眼皮底下，不可能顺当渡河。并且除与其决死一战之外，更无出路，他便不肯主动进攻，反而摆出守势。他以步军结阵在前，马军在后，逼我去冲他的步军大阵，待我军疲惫之时，再以马军出战，这是想用那几万步军来消耗我军，尽量减少他马军的损耗。”

听韩宝这么一说，耶律乙辛隐不禁大起鄙夷之色，宋军以优势兵力，追杀而来，竟然还不敢主动进攻，委实无耻。但是同时他又不由得有些忧虑，他们已经宋人如愿诱至此处，已是不得不战之势，宋军大可以这么僵持下去，可辽军却不能如此。而宋人如此部署，对他们进攻，自是颇为不利。

韩宝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又看了宋军一眼，又冷哼一声，道：“世上哪有如此便宜事？”说罢，他挥鞭指向西边，寒声说道：“今日之战，若要成功，便要落到宋军右翼身上！”

耶律乙辛隐循鞭望去，却见宋军骑兵之多，倒还以右翼为盛，而且更有横山蕃军七千步卒正向其靠拢。而本方左翼，却是萧垠所部，兵马少不说，战斗力也最弱。惟一的机会，大概就是宋军那七千步卒尚未至

阵中，但那些宋军步军是以作战阵形移动，却也没露出多大的破绽，因不由一怔，说道：“晋公是想趁其阵势未成而攻其无备么？”

却见韩宝摇摇头，沉声道：“非止如此。宋军中军是却月阵，看旗号是双戟熊旗，那便是雄武一军，其无火炮之利，便不可足为惧，不过是靠以战车充当营墙，我军只要冲近，破之不难。只是其后便是王厚帅旗所在，宋骑估摸不下万骑，一旦雄武一军支撑不住，这些宋骑便会加入战斗。而其左翼，看旗号是云翼军，兵马当只有六七千骑，王厚敢以此军独挡一面，那必是相信其乃南朝精锐，且欺我军兵少。此军名为左翼，实为无地分马，随时可以支援中军，是与中军那万余骑宋骑互为犄角之意。”

“宋军此两军，阵势已成，绝少破绽。然惟有其右翼，不仅阵势未成，且其兵马虽多，旗号却颇为混杂，应该是多只宋军混编而成。我素知南朝诸军，平时各居一地，素不相识，仓促编为一军，岂有配合可言？临战之时，反而只会互相掣肘。而且你可瞧得仔细——宋军三阵，其左翼与中军较近，右翼与中军较远，互相支援，亦不免更加困难……或是王厚亦已察知此中情弊，才一定要将那七千步卒派过去……”

耶律乙辛隐仔细观察，果然如此，原来便在宋军中军与右翼之间，有一条浅河，此时冰雪覆盖，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但也是这点地形改变，让这两军之间，有一段地区不适合列阵，这两军相隔，便要远了一些。

若能一举击败宋军右翼，逼迫宋军中军的骑兵去支援，这一场会战，辽军便还有胜机。一念及此，耶律乙辛隐的血不由得热了起来。

他不由佩服的看了一眼韩宝，但韩宝却浑然不顾，正目不转瞬的望

着宋军那边。显是正在找一个最好的进攻时机。

突然，耶律乙辛隐看到韩宝的眼睛睁大了，他心猛的跳了一下，便听到一声角响，耶律乙辛隐连忙转过头去——却见宋军刚刚还在缓慢移动的那七千步卒突然停了下来，队形突变，其大阵转而向南，而此刻这支宋军与宋军右翼骑兵间，至少还有里许的距离。

便在此时，又是数声角声响起，宋军右翼骑兵，约有四千骑左右的骑兵，也突然出阵，与那七千步卒一左一右，竟是一齐向着辽军左翼的萧垠部缓缓逼近。此时宋辽两军相距，约有三里左右，那四千骑兵虽未驰骋起来，却也尽皆上马，按辔缓行。

这一步一步两只宋军，渐渐靠近，所举战旗也渐渐看得清楚，却见上面竟然都绣着红底白尾鹇。

“横山蕃军！”耶律乙辛隐轻呼一声。他虽然一时不明白为何明明是同一支军队，却被宋军分成两路追赶，但却也知道红底白尾鹇战旗，正是横山蕃军军旗，而这支蕃军，的确是下隶一步一步两支军队。

而最重要的是，这支横山蕃军摆出来的，分明是进攻之势。

出乎他们的意料，宋军竟然决定采取攻势！

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耶律乙辛隐脸上露出喜色，转头去看韩宝，却见韩宝脸上肌肉急速的抽搐着，眼里充盈着他从未见过的狂热之色。

横山蕃军右军列着整齐的方阵，朝着辽军又走了约五十步许，便见那右军都校斜睥了一眼西边姚雄的旗令，突然将手一举，七千步卒整齐

的停了下来。

阵中，唐康与刘延庆对视一眼，脸上都露出惊诧之色。

名义上，这七千步卒，此时是归唐康节制的，但唐康此人，端得的是既有一股狠劲，又拿得起放得下，出阵之前，王厚邀他至中军自己一道观战，他断然谢绝。而一听说是要与横山蕃军左军协同作战后，唐康立即唤来右军都校，当着众人之面，将作战指挥权果断移交，自己只任监军之责。这让王厚十分满意。他其实也不是真的有多关心唐康的安危，只不过担心唐康碍事而已，但唐康颇知进退，主动交出指挥权，这让原本以为要费一番周折的王厚松了一口气，对唐康也不禁又要高看一眼。

是人人都知道唐康心中必然有不满的。这是赤裸裸的质疑他的能力。但唐康的确做到了言出必诺。对那右军都校的指挥绝不干涉。

这也成全了横山蕃军步骑两军的默契配合。慕容谦指挥方面，当然不会轻易上阵冲杀，但左军都校姚雄原本就身兼横山蕃军副都指挥使，那步军都校听他指挥也听惯了，横山蕃军平时看起来懒懒散散，但此时才显出来，慕容谦将这一万数千名蕃汉将士的确操练得令人叹服，一切命行进止，姚雄那边旗号一动，这边立即感觉得到，而那右军都校一声令下，这七千步卒之动作严整，堪与振武一军那种精兵相媲美。这等风范，便在左军那些不可一世的骑兵那儿，唐康等人也不曾感觉到过。

说起来，唐康与这七千步卒，也相处有时，但是，此前他也曾未想过，自己一直节制的，竟然是如此强悍的力量。这种力量平时深藏不露，即使在安平与辽人僵持之时，偶有战事，唐康也只是觉得不错而已。直到此时，当真正大战来临，面对着强敌，唐康才知道自己错得离

谱。

此乃虎狼之师！

王厚定然是知道这七千步卒真正实力的，所以他才敢如此重用。此时唐康才想到，这横山蕃军右军虽然减员颇多，但战斗损伤并不多，大部分不是自陕西长途行军前来时已经掉队，便是到了河北后染上疾病——陕西至河北，当然谈不上什么水土不服，天知道他们是吃了什么鬼东西还是走了什么霉运？

唐康心中颇有些百感交集，但他的目光，却更加阴沉。如此力量，为大宋所用固然好，但是……

“好蕃儿！”身后传来的轻赞声打断了唐康的思绪，唐康不用回头，也知道说话的人是仁多观明，他一直将田宗铠与仁多观明带在身边，自从今日一早接到追击之令时起，田宗铠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神情，连唐康看了都有些害怕，但是他一直没有多说什么。

“确是好蕃儿！”刘延庆也忍不住跟着赞了句，他此刻心情的喜悦，实在无法用言辞来形容。就是刚才，他还在心里抱怨唐康不该不识好歹，非要跟随这七千步卒冲锋陷阱，这可是步军啊！瞧瞧这些蕃儿身上寒碜的甲胄，而王厚居然打算让他们打头阵，刘延庆几乎怀疑王厚与慕容谦有什么深仇大恨，隐忍至今，才出手报复。但此刻，刘延庆看到了希望！

而且还不止是希望！

第一功啊！打前阵的功劳，总是很大的，他从未幻想过韩宝的首级什么的，这个功劳，已足以令他心满意足。果然，还是跟着唐康这样的

衙内好混呀，总能站在看似危险实则安全的地方……

脸上虽然还保持镇定，但在心里，刘延庆已经乐得要不会说话了。

而且，看样子，姚雄是打算率骑兵去先冲一阵……

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但他的念头还未转完，却见那右军都校朝他笑了一下，那是个羌化的横山汉人，身材并不高大，中等个头，一个黝黑的汉子，会说一口带着浓重陕西腔的官话，奇怪的是，他却没有汉名。也没人耐心去记他的本名，不论是唐康还是刘延庆，平时都叫他“蕃将军”。不知道为何，此时这蕃将军朝他一笑，刘延庆虽然明知道那笑中带着善意，心里却是一沉。

他下意识转头，果然，这感觉没错！

南边，至少有数百枚号角，突然同时吹响。

摄人心魄的呜呜之声，响彻滹沱河岸。

辽军左翼数千名骑兵，纷纷上马，朝着自己这边，缓缓逼来。

而更让刘延庆大惊失色的是，姚雄那边，也突然停下了脚步。而他身边的这位“蕃将军”，却突然翻身上马。

只见他神情突然一凛，冷冷的扫视麾下这七千之众一眼，刷地一声，拔出佩刀，用横山羌话高声吼道：“吾辈何人？！”

便听七千之众，一齐狂呼：“横山蕃军！”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这种七千人的猛然山呼，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惊得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刘延庆差点从马上跌下来。但那蕃将军的声音却更大了。

“吾辈何人？！”

“横山蕃军！”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吾辈何人？！”

“横山蕃军！”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每一声的呼吼，必换来响彻原野的回应。横山蕃军右军方阵之内，每个人都在这种呼喊声中，眼神变得狂热而危险。

连唐康与仁多观明、田宗铠等人，虽听不懂这几句横山羌话，却也被这种气势所感染，跟着一齐仰天长啸。

南边，五千辽骑开始缓缓接近。

那七千宋卒的疯狂，萧垠一句也听不懂。他也不关心那些宋卒在发什么疯，他只看到，在疯狂之后，那七千步卒，正踏雪列阵，朝自己这边一步一步逼来。

而宋人的骑兵，却停在了后方侧翼。

这是看出了我大辽铁骑的战马疲惫，先用这些步军来消耗我们的体力，再想捡便宜么？萧垠在心里冷哼道。

区区七千步卒，列阵而守或还要费些手脚，居然敢与骑兵对攻！

既然想死，萧某便成全你们！

萧垠冷静的看了一眼四周，麾下虽然不是熟悉可靠的宫分军，却也皆是草原的雄鹰，足堪一战。

“胡沙虎！”

“属下在！”一名高大的骑将凛然出列，在马上朝萧垠欠身一礼。

萧垠冷冷的看着这名部下，室韦国有名的勇士，他临时任命的五名骑将之一，每人皆统千骑。千夫长之任，这些人可以信任么？

但如今亦别无选择。

他抿嘴发令：“你见着那些宋卒了么？”

胡沙虎别过头去，不屑的看了一眼正列阵而来的横山蕃军步军，哼道：“属下只率千骑冲阵，便可踏平。”

“若是那般，我只能替你收尸！”萧垠脸上冷峻得似冰一般。

“你仔细听清楚了，这些宋军不可一世，我要你率本部兵马，散开靠近那些宋军，却不可靠得太近，宋人步弓厉害，过近则损伤太大，只要进一箭之地，如此宋人箭雨，便易格挡躲闪。你不论有何损伤，皆不可冲阵，只管射箭，且射且退，引他来追，便是你首功！若违此令，虽胜亦斩！”

“接令！”胡沙虎撇撇嘴，领令退下。

萧垠却不管他，又叫过其他四名骑将，厉声吩咐：“君等各自约束部属，待胡沙虎引得宋人大阵一乱，便听我号令，随我一道冲阵。击破这些宋人，便可回家！”

在蕃将军的指挥下，横山蕃军七千步卒踏着整齐的步伐，一步步的向着辽军挺进。但在这雪地上列阵而行，想要长时间的保持队列的齐整，却是十分艰难。但那蕃将军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只要阵形没乱到一定程度，他便视而不见。这不免让唐康与刘延庆又开始有些提心掉胆。仁多观明则是仿佛碰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一直笑嘻嘻的。只有田宗铠，似乎完全融入了这横山蕃军的气氛当中，他双目通红，连大弓都没有摘，手中紧紧握着那杆长枪，握枪的手背，指节泛白。

甚至这只蕃军的行军方式也和一般宋朝禁军不同。

鼓声，一种有节奏的鼓点声，在他们行军之时，一直敲响着。

嘭嘭嘭，嘭嘭嘭……

这些蕃军，便是依靠踩着鼓点，来保持他们行军步伐统一。而这种行军鼓，更有一种激动人心的作用，每走一步，都能让人感觉到心脏的

剧烈跳动。

这鼓声，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能保持并且继续酝酿、发酵刚才这七千步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

这给刘延庆一种不详的感觉，他的脸色再次变白了。

他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还要继续向前？

远处，清晰可见，至少有上千骑辽军，正分成一个扇形，缓缓向着他们靠近。

而他们的阵形越来越不严密。

刘延庆下意识的四处张望。

脸色却更加惊疑。

大盾牌呢？铁甲兵呢？弩兵呢？

没有神臂弓，没有钢弩，甚至没有普通的弩！除了少量校尉有铁甲，士卒们全是皮甲，甚至是纸甲。连结阵的长盾都没有，这些步卒只有单手小圆盾。

这是什么样的怪胎？

身边唯一让他熟悉的是，是那些步卒们手里还是拿着弓箭的。

但那些弓……

别的不说，刘延庆用弓却是行家。

那些破弓！

在他眼里，那全是破弓。绝对射不到一百五十步！

朝廷对这些蕃军也太吝啬了吧？

一旦再度明白身边的形势，刘延庆心中一种无助感油然而生，下意识的紧紧握着了手中的那张大弓。他转头想要提醒下唐康，却见唐康也正好朝他转过头。

只是一瞬间，他就从唐康的眼神中知道，这位枢密院副都承旨，也已经感觉到了不对。但是，刘延庆从唐康眼中，看到的只有兴奋。

他能听到唐康用一种梦呓般的语调在低声喃喃自语：“这便是慕容谦训练出来的大宋步跋子么？”

疯子！他不由得在心里恨恨的骂道。

胡沙虎的一千骑辽军，小心翼翼的接近这支宋军，双方的靠近，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这位对宋朝步军没什么了解的室韦国勇士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也完全不知道，便在当他率军靠近宋军一百五十步的那一瞬，辽军大阵之中，中军的韩宝、耶律乙辛隐，还有他的直属上司萧垠，脸色都是微微一变。而在宋军当中，仁多观明兴奋的怪叫了一声，刘延庆则恶狠狠的骂出声来。

宋军没有放箭。

然后，他懵然不觉，安安稳稳的进入到一百步的距离。

还是没有放箭。

此时，远处韩宝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眼神中闪烁着与仁多观明一般无二的光芒，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一般。而宋军当中，仁多观明却已是高声怪叫起来。至于刘延庆，则根本连骂都懒得骂了。

胡沙虎也已经感觉到了不对。

一百步，步弓完全可以射到了。

但数十步的距离，对轻骑兵来说，只是眨眼间的事，他根本来不及多想，便已率军攻近七十步。

终于，宋军的第一轮齐射嗖嗖破空而来。望着数千枝箭矢，遮天蔽日的如蝗虫一般从天空朝着自己落下，不知道为何，胡沙虎反而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

顷刻之间，至少有数十名骑兵中箭。宋军的这波箭雨并不厉害，几乎伤不到那些披甲的骑士，受伤的都是一些贫穷部族的骑士。这丝毫不能阻止胡沙虎的接近，迎着箭雨，胡沙虎的骑兵便冲到五十步的距离，不待吩咐，辽军也开始引弓还射。

这一千骑辽军，皆是各部精锐之士，这波五十步内的近射立即给这些甲冑简陋的宋军造成数以十计的伤亡。

身边袍泽的死伤，立即激怒了那些横山步卒。那些步卒开始一边放箭，一边用蕃话大高咒骂，原本便松散的队列开始出现混乱。

这正是胡沙虎所乐见的。他还记得萧垠的吩咐，抓起号角，吹响约定的号声，马上，所有的骑兵开始且战且退。那些横山步卒眼见着辽军被击退，甚至不断有辽兵中箭落马，士气更加高涨，追击得更加猛烈。为了追上辽军，方阵前面数排的步卒甚至甩下后面的步卒十来步之远。而且因为胡沙虎的骑兵是呈扇形后退，宋军的正面，此时甚至已经不呈一条直线。

那蕃将军仿佛这时候才终于意识到，再般下去，他的方阵将不复存在，这才姗姗来迟的吹响了号角，想要重新收拢队形。

但胡沙虎哪能容宋军再次聚拢，宋军刚露出停止追击之势，他立即唿哨一声，率领大军反扑过来。被辽军的箭雨骚扰得无法顺利聚拢队形的那些宋军很快便丧失了耐心，他们一边躲避着辽军的箭矢，一边急切的寻找目标引弓还击，射杀眼前所能看到的辽军，根本没有精力再考虑身后的方阵。

这一次，宋军的步兵方阵甚至变得更混乱。

几百步外，萧垠统率着辽军左翼余下的四千名骑兵，冷冰冰的看着这一切。

身边的将领们脸上，都露出不屑之色。

谁也没想到，胡沙虎的骚扰会如此顺利，但萧垠心中却隐隐有些不安。普天之下，任何步兵方阵，只要它还是移动的，面对轻骑兵的骚

扰，都不可能始终保持完好的队列。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会出现破绽。然而，在传闻中，宋军的步兵方阵可没这么好对付。以神臂弓、弩、弓相配合，轻装骑兵从正面根本不可能靠近他们，而宋军也是宁可牺牲机动性，包括方阵的移动速度，亦要将阵容严整放在首位的。

他曾经听说过一个宋军的战例，虽记不清是宋军与西夏人作战时的战例，还只是南朝西军的一次演习，据说当时宋军一个步军方阵被数倍的骑兵包围，主将决定突围，那只步军结阵而行，一面行军，一面以弓弩射杀敌人，结果，整整一个上午，那数倍的骑兵都无可奈何，完全无法接近，只能远远围着这只步军——最终，直到那只步军退到了一条河边，而骑兵的主将先派人毁掉了步军提前架设的壕桥，河上只余一座石桥，步军再也无法维持列阵渡河，这才终于被击败。

当然，传闻中的那些南朝步军，是他们精锐的西军。而眼前的这支宋军，不过是南朝的蕃军，只看他们的装备，甚至连弩都不曾有几架，自然无法与那些精锐的西军相提并论。

但饶是如此，他们在胡沙虎的骚扰下，所露出的破绽也未免太大了。

便仿佛他们根本不在意队形一般。

此时，萧垠脑子里还有无数的疑问……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即便他瞧不起这些蕃军，也不敢瞧不起王厚与慕容谦。

如若不在此时，不在此处，萧垠甚至会选择防守。这是他内心深处的直觉告诉他的。虽然防守一支步兵的进攻未免匪夷所思。

而在此时，此处，他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如果他要冲阵，进攻那只宋军，最近五百步时，他就应该吹响号角。这五百步的距离内，雪地早已被数万人马践踏过一次，不对会冲阵造成阻碍。更重要的，最起码要有五百步，战马才能真正驰骋起来。

因此，当那只宋军靠近他五百步时，他就必须做出选择。而此时宋辽两军的大阵之间，相隔也不过千余步。

他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他们到这里，便是拼命来的。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在这样的战斗中，锐气是至关重要的。

宋军选择在右翼与他对攻，分明是想彻底击溃辽军的锐气。

背水一战中，一旦锐气受挫，恐惧就会蔓延。

他们不能丧失进攻的勇气。

必须不断的进攻，进攻！

只有进攻，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大不了一死。但就算要死，也要死在进攻当中！

没什么好犹豫的。

萧垠俯下身子，轻轻的摸了下坐骑的鬃毛，眼睛却始终凝视着那只宋军。突然，他瞳孔急骤缩小，猛的拔出了马刀，高声吼道：“大辽万岁！”

“大辽万岁！”数千人的呼声随之响起，四千名骑兵，似离弦之箭般，冲向横山步卒。

四千……不，是近五千名骑兵——胡沙虎的那一千名骑兵，也一同加入到了冲锋之中，这么多骑兵一同高速冲锋，那是一种席卷一切的力量，仿佛能将大地都踩得翻个个的感觉。

这种感觉，刘延庆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处在一个步军方阵中，这和在拱圣军时完全不同，望着五千骑兵以一种摧毁一切之势，向着自己冲来，那种压迫感令人窒息。

而此时，这个所谓的“步兵方阵”，委实没有半点可靠的感觉。

五百步的距离，一分钟便可冲到。

刘延庆本能的想要逃跑。

但是，就在辽军开始冲锋的那一刻，令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仿佛等待这一刻已久，那七千步卒毫不犹豫的扔掉了手中的弓箭，拔出随身佩带的兵刃，刀、枪、剑、钏，便见他们高举着五花八门的兵刃，齐声高吼着“大宋万岁”，毫无畏色的冲向辽军！

这是令无数人永生难忘的震撼一幕。

七千横山步卒，用不甚标准的官话高呼着“大宋万岁”，向五千大辽骑兵，发起了反冲锋！

这一刻，受到震撼的绝不止辽军。

有短短一瞬，整个战场，除了这七千横山蕃军所在，仿佛顷刻静止。

然后，整个战场都沸腾起来。

宋军所有的将领、士兵，不约而同的同时振臂高呼：“大宋万岁！大宋万岁！”

山呼之声，响彻滹沱河岸。

在这排山倒海的山呼声中，策马而立的宋朝左军行营都总管慕容谦轻轻举起右手。片刻，一直不紧不慢的跟在步军后面的横山蕃军左军军中，也吹响了呜呜的号角声。

辽军中军阵中。

耶律乙辛隐收回自己的目光，喃喃问道：“这究竟是勇气，还是愚蠢？”

韩宝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论是什么，这些横山步卒，对王厚来说，不过填沟壑者而已，即便尽数送死，亦不足道。然于我军来说……”

“晋公，是否要改变计划？令前军支援？”

韩宝低头沉默了一下，待再次抬头，脸上重又露出坚毅之色，他缓缓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今日之战，本就是破釜沉舟，虽有意外，然谋既定，便不可轻易改变！”

他目光投向西边的战场上，从容镇定的眼神中，竟流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雪红如血。

刘延庆奋力格开左侧那个辽人迎面而来的一刀，大吼一声，左手用力，猛的拔出一枝嵌进铠甲里的箭矢，朝那辽人狠狠的掷了过去，但箭矢却无力的掉在了已践成泥泞的雪地上，刚才那个与他交手的辽人，一击不中，便即拖刀而走，而刘延庆却也根本无力追赶，不过喘息之间，便又有另一名辽人朝他冲来。但这名辽兵却不太幸运，他没能冲到刘延庆跟前，便被一个横山步卒一铜捅进马腹，只见一股热血从那匹战马的肚子里猛烈的喷洒而出，那牲畜负痛发狂，凄声嘶叫，前蹄高扬，将那名倒霉的辽兵掀下马来，重重摔到地上，他尚未及起身，早已准备在一旁的两名横山步卒一个箭步窜了过去，一柄斧头已狠狠的砍进他背部，他才发出一声惨叫，另一名步卒手执马刀，又朝着他后颈劈了下去，这边马刀落下，使铜的那名步卒已跟了过来，一手抓起那名辽人首级上的辫子，熟练的往腰间一扎……但就在这一瞬间，又有两名辽军骑兵挥舞着长刀，朝这边疾冲而来，使马刀的那名步卒根本来不及反应，一只手臂已经离开身体飞出数丈之外；那使斧的步卒虽然堪堪架住迎面而来的一击，也根本无法抵御战马高速奔跑时那种巨大的冲击力，手中的长斧立即脱手，飞天而起。亏得那人极有经验，兵刃脱手，便即翻身一滚，堪堪避开后面紧跟而来的一名骑兵的马刀。

血腥而疯狂的野战，将这些蕃人血管里的野性全部激发了出来，他

们口里高吼着“大宋万岁”，然后义无反顾冲向骑在马上上的辽军，几乎每一次搏斗，都是以命易命，而四溅的鲜血，让他们变得更加疯狂。

刘延庆很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乎大宋？那句“大宋万岁”，于他们，也许与“菩萨保佑”也无甚区别，那听起来，更象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咒语。只不过这咒语，催眠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整个战场上的宋军将士。

不过那后半段的战斗，刘延庆却已经无暇关注。只是稍一分神，一名辽兵便冲到他面前，这个辽兵与那些契丹宫分军战法颇有不同，见他甲冑精良，刀锋一挑，竟然朝着他脖子处砍来，亏得刘延庆这半年间迭经恶战，身法较前精湛不少，一个后仰，才险险避开这一刀，但脸颊仍被刀刃割到，立时血流满面。

那辽人见刘延庆竟能避开自己那一刀，惊讶的“噫”了一声，此时二人跨下战马虽已错身而过，可他马术十分了得，轻轻一拨，坐骑已绕到刘延庆右侧，反手挥刀，朝着刘延庆一刀劈下。此时刘延庆刚刚直起身来，惊魂未定，便见一柄明晃晃的马刀朝着自己砍来，眼见着无论如何都躲开不了，真真吓得魂飞魄散，他方暗叫“苦矣”，却见那马刀好一会都没有落下，倒是那辽人身子在马上摇了一下，扑通一声，栽下马去。

死里逃生，刘延庆再不敢怠慢，手提马刀，小心戒备了四周，见一时没有辽人，才俯身去看，却见那辽人背上插着一枝羽箭，那枝羽箭穿甲而过，几乎透胸。

“贼厮鸟！活该！叫你绕老子右边，叫你绕老子右边，贼厮鸟！死

了活该！直娘贼！”刘延庆朝那辽人的尸体愤愤的咒骂半晌，这才举目四顾，寻找救自己的人，却见便在离自己不远处，蕃将军左手拿了一张大弓，正朝自己乐呵呵的笑，他脸上、身上尽是鲜血，便如一个血人一般，那笑容格外的狰狞。刘延庆虽然明知道自己是自己救命恩人，却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转过头来，不敢多看。只是心中不免暗叫一声“悍将”。

刘延庆擅使弓箭，知道箭能透甲如此之深，那蕃将军所使的大弓，至少当如阳信侯田烈武一般能达到一石五斗甚至更强，这臂力实远在刘延庆之上。如他与唐康，虽然善射，也不过是比寻常将士的六斗弓、七斗弓强一些，也就能使个一石弓左右，靠的是百发百中。只是想到这些，刘延庆心中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弓箭之术，自古以来，便是诸夏立国之本。在大宋朝中，神射手可以说数不胜数，甚至连朝中那些士丈夫，也颇有善射者。而在这众多的神射手当中，虽然也有如已故的狄詠，还有环州义勇的何灌者，军中传说，他们皆能开三石之弓，但一般来说，如刘延庆这等，能开一石弓左右，射法精准，在军中便是赫赫有名了，而能开一石五斗弓如阳信侯田烈武者，实已是顶尖的高手。这样的人物，按说只要投身军中，声名便很难掩盖，可是刘延庆此前却从未听说过这蕃将军之名——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是一个蕃将，并且又在横山蕃军之故。

哎！横山蕃军！

刘延庆禁不住长叹一声。

身边的战斗还在继续，即使以刘延庆的经历，这场战斗，也堪称血腥。

以步卒与骑兵对攻，便如河水冲击海潮，二者的冲击力，实不可同日而语。但令人讶异的是，这些横山步卒看似不自量力之举，竟生生抵住了辽军的第一波冲锋，没有在辽军骑兵的第一波冲锋下，便告崩溃。

未能在第一次冲锋击垮横山步卒的辽军，却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宋军中军大阵中，王厚眯着眼睛观察着右翼的这场战斗，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这些横山步卒没有令他失望。

大概除了慕容谦，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令这七千横山步卒主攻，与辽人的骑兵野战。而这七千装备简陋得可称为寒碜的横山步卒，竟然能顶住五千辽骑的冲锋。

这种事情，虽然心中早已料到这些蕃兵能做到这个地步，但当它真的发生在眼前，即使是王厚自己，也依然觉得震惊。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能够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精密计算的结果。因为能够维持这样的局面，除去横山步卒的悍勇之外，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横山步卒的那次主动冲锋。辽军左军的那个大将，应该是个经验丰富的宿将，所以，他一早算定，大约五百步外开始冲锋，接触到宋军之时，战马正好能接近颠峰状态，那时候飞驰起来的战马，正好能将其冲击力发挥到极致。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七千步卒，居然会发起反冲锋，如此一来，当两军接刃之时，辽军的战马，反而未能完全跑将起来——这反向冲锋，看似凶险，但倘若已决意野战的

话，反倒是最上之策。

当然，这其实也只是说得轻巧。大宋的步军不知道有多少支，精锐之师也不在少数，但除了慕容谦的横山步卒，不会有第二支步军能做到这个程度。

其实，横山步卒习练如此战法，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条件阵战。这是对面的辽军将领怎么也想不到的！不仅辽人想不到，大概就算在大宋这边，对大部分将领来说，也是十分意外吧？！

王厚远远瞥了一眼西边右军大阵中慕容谦的将旗，心里亦不由慨叹了一声，大宋的众多将领中，若说有人能令他佩服，也就只有这个慕容谦了吧？

横山蕃军的事，旁人或者不知道，但王厚是很清楚的。

想当年，王厚还曾经竭力反对创建此军。

与大宋朝其他的蕃军不同，这横山羌人，原本是为大宋死敌西夏人效力的，一直到熙宁年间，先是种谔用兵，其后便是当今右丞相、宣帅石越，费尽心机，恩威并施，对其进行拉拢，但饶是如此，也是直至西夏被攻灭，被迫西迁之后，这些横山羌人，才终于为大宋所用。因此，由慕容谦组建的横山蕃军，虽然在外人眼里也是“西军”，可在西军之内，却是一个异端，正经西军对之都是颇为排斥，包括王厚在内，当年不少西军将领都反对组建这只军队，除了过去的宿怨外，最光明正大的理由便是担忧重蹈唐朝覆辙，宋人一直以唐之衰落、灭亡为鉴，对于军队必须以汉人为主这一点本就十分在意。而且，一般组建蕃军，无非是想借助蕃人的骑兵，而横山蕃军中居然有步军的编制，且兵额不少，更是颇致争议。

但朝廷最然仍然排除众议，创建此军，这其中原因，旁人不知，但当年密院却是曾经下过札子，专门给王厚等西军高级将领解释过的。

札子里说得清楚，朝廷组建这支横山蕃军，目的并非是想借助横山羌人的武力。此军草创之时，西夏已经西迁，大宋在陕西的兵力，无论对内对外，皆足敷使用，况且绍圣以来，司马君实相公在世时，大宋一直都在执行战略收缩之策，在这般环境下，还保有这支军队，原因和朝廷维持某些厢军相同——朝廷不过是担心一些横山羌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营生，惹事生非，故此才创立此军，将其中桀骜之辈，统统养起来。蕃军兵俸极少，一切兵甲攻守战具，皆可从简，于朝廷来说，每年所费有限，但这点兵俸却足以令横山羌人中的桀骜难制之辈养家糊口，不至于反对朝廷，而其他羌人纵偶有不轨之心，部族中的勇士大多从军，想要造反，也无能力。总而言之，便是军队，或者是可能构成军队的那些人，由朝廷控制，总比由各部族自己控制来得放心。

也因此，对于因为这个理由而创建、维持至今的横山蕃军，政事堂一直比枢密院更加热心。若是按枢密院最初的想法，大概是连最廉价的纸甲都不打算给他们配置——大宋朝随便一个边境州的乡兵，都有数万副纸甲！最后还是慕容谦求爷爷告奶奶，才勉强让朝廷同意给他们配上了皮甲与纸甲，还全是教阅厢军淘汰的货色。

所以，并非是一些横山步卒要逞血气之勇，不肯列阵而战，而是他们的装备根本不足以布成宋军引以为傲的重兵方阵！

不要说神臂弓、钢臂弩这等利器，横山蕃军步军中，整个军连铁甲都没有几副，还去列什么方阵，让辽军笑掉大牙么？

而慕容谦，竟然生生将这样的一只军队，带成了虎狼之师！

人所共知的是，横山蕃部，风俗轻生乐死、悍勇善斗，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不喜欢用弓箭对射，而更热衷于白刃格斗，因此，横山蕃人往往精于技击而短于射术。

王厚不知道慕容谦是如何做到的，但慕容谦的确将横山步卒的长处与他们世代相传的风俗结合起来，以一种淋漓尽致的方式，发挥出来。

而这样的横山步卒，便是今日王厚手上最好的一枚棋子。

辽军背水列阵，靠的就是一股气。对付这种敌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以极大的韧性慢慢磨掉敌人的锐气，一种就是展露出比之更为强大的气势，一举将之击垮。

韩宝大概是以为他要采取第一种方式，但王厚却出人意外的采取了第二种。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厚既担心河间府的战局，他还不清楚那边发生了什么，对于耶律信的几万大军，王厚也始终颇为忌惮。另一方面，王厚也并非完全没有私心，在这儿慢腾腾的打，万一河间府那边，章惇、田烈武不去管耶律信了，跑过来分一杯羹，那才是如同吃了苍蝇呢。

王厚也不是圣人，当胜券在握时，全歼韩宝的功劳，当然是越少人分享越好。

既然决定不给章惇、田烈武抢功的机会，那么，不做则已，一做便做到极致。王厚要做的，不仅是要在气势上彻底压倒辽军，还要一举挫伤辽军的锐气。一旦士气、锐气尽皆受挫，身处绝境的辽军，立即就会陷入崩溃，只要轻轻一击，就可大获全胜。

那么，有什么能比一支步军向骑兵冲锋更能彻底的打击辽人的骄傲？有什么能比一支步军向骑兵冲锋更能彻底的表现宋军的决死之意？！

此时此刻，在双方十几万战士的眼中，战场西侧的这次战斗，他们看到的只是七千宋军步卒无畏的向着五千骑兵发起了冲锋。这样一个画面，将深深的印在他们的脑海里，让他们永生难忘！

这正是王厚想要达到的目的。

尽管这并非事实。

王厚所要的，其实只是这七千横山步卒顶住辽军的第一波冲锋。

这就足够了。

他并非怀疑横山步卒的战斗力，若是在山地之上，他敢说横山步卒不惧怕任何骑兵；但这是在河北平原上！

面对辽军五千精骑，仅仅靠着七千步卒野战，哪怕他们再如何勇气百倍、悍不畏死，最终恐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即便王厚根本不在乎横山蕃军的伤亡，却也绝不会愚蠢的弄巧成拙。

打不赢不要紧。王厚手中的筹码远比韩宝丰厚——即便牺牲掉横山步卒，若能换来保全大宋精锐马军的实力，对于王厚来说，也是根本不需要犹豫的决定。不仅仅是横山步卒，大宋朝所有的步军都一样，只要

对保存精锐马军有利，步军牺牲多少都是可以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取舍——步军可以很快重建，但马军不能。有人、有器甲、有武官，就有步军；但马军并非如此，即便有足够的战马，有战斗力的马军，也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王厚看得很清楚，辽军拿出来打头阵的，虽然明显不全是宫分军，也一样是它精锐的力量。他就是要用横山蕃军来消耗掉辽军的精锐战力，打击辽军的士气。这七千横山步卒，说是“填沟壑者”亦不为过。

但他一样明白，韩宝打的主意与他差不多。

只不过，韩宝的处境比他要艰难。所以，韩宝派出来的“填沟壑者”，只能是五千精锐的骑兵！韩宝也未必指望这五千精兵打赢，他的目的，主要是消耗宋军右军的实力。这自然不是说韩宝想拿五千精兵与七千横山步卒兑子，在韩宝的心里，除了这七千步卒，宋军至少还要饶上几千骑兵——如此一来，他就有机会集中力量，对宋军薄弱的右翼，发动雷霆一击。

两人都是极聪明的人。当韩宝一出招，王厚立即便明白，他看出了宋军的罩门在哪里——慕容谦统领的右翼，兵马虽多，但却是各支不同的部队临时拼凑而成的。不要说配合默契，如武骑军与龙卫军之间，只怕是连彼此的旗号都不太熟悉。而韩宝想利用的，正是宋军的这个弱点。

而倘若能击溃慕容谦那由数支部队拼凑而成的右翼，那么韩宝就能得到一个翻盘的机会，从容退入河间府自然不在话下，王厚亲领的中军与姚麟的左翼，亦难以独善其身。

韩宝的意图虽然清楚，但王厚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他若事先加强慕

容谦的右翼，那其他的地方就一定会削弱，韩宝就可能随之改变主攻的方向。这是临阵决战，讲究的是随机应变，很难事先准备得面面俱到的——所谓的面面俱到，就等于处处皆破绽，反而更加不利。因此，对于布阵的大将来说，关键不在于大阵某一处的薄弱，而在于知己知彼，从而掌握那个度，要薄弱到恰到好处。只是这个“度”，便完全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不免于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以王厚的能力来说，若放在周秦以来的名将中，他大概是排不上号的。即便勉强排得上号，他也绝对不是那种以巧妙运用兵力而出名的类型。远的不说，这方面他的能力，只怕还在对面的韩宝之下。

但他的长处，却在颇有自知之明。而他的筹码，又实在比韩宝多太多。

横山步卒打不赢当然不要紧，但若一战而溃，那他王厚从此就真要如宋襄公一般贻笑万年了。只是这种事却不可能发生，因为如王厚这样的将领，也许永远都打不出李靖、侯君集一样的经典战例，但同样的，他们永远也不会如宋襄公、符坚们一样，成为后世的笑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这七千横山步卒开始冲锋的同时，姚雄亦率四千蕃骑扑向辽军侧翼。

从一开始，王厚打的，便是拿横山蕃军步骑一万一千人打前阵的主意。

只不过，区区四千蕃骑的进攻，又如何会有七千步卒向骑兵的冲锋来得让人震撼？尤其是在宋军中！这个时候，每个人聚精会神关注的，都是那七千步卒的命运。

对于辽军来说，萧垠并非没有注意到这四千宋骑，在中军指挥的韩宝肯定也早已注意到了。

但整个战场上，宋军兵力占优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萧垠不可能指望从韩宝那儿得到援军。他所在的位置虽然至关重要，却也只是战场的局部，倘若韩宝为此临时增加兵力，不仅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还会让辽军的局面更加被动。

而萧垠心里是知道自己这五千人马的使命的。

即便不能取胜，也要用这五千人的生命，去削弱宋军的右翼，为全军赢得一个翻盘的机会。这些话，韩宝没有说出来，但他心里十分清楚。对于萧垠来说，能追随韩宝这样的主帅，他愿意一死以报韩宝。一切毋须多言。

因此，他只能先不去管那四千宋骑，而寄希望于用一次冲锋击垮面前的南朝步军，他们看起来阵形散乱，完全经不起一击之威，然后再去对付那四千骑兵。

但是，这些南朝步卒的冲锋，的的确确将萧垠都吓了一跳。

而第一次冲锋，虽然给宋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却完全没能击垮他们，看起来反而让那些蛮子更加疯狂。

有几分狼狈的萧垠被迫分出了近一半的兵力去拦截姚雄的四千蕃骑，以防受到宋军的侧击——而他麾下的辽军，统共也不足五千骑。

如此一来，七千横山步卒的当面之敌，实已不过两千数百骑。

尽管如此，却仍然很难说哪一方更有优势。

纵然有三倍兵力，不能结阵而战的步兵，依旧未必能战胜骑兵。更何况，辽军也到了非破釜沉舟不能杀出一出生路的绝境，在绝望之下，他们同样展现出了自己最可怕的一面。

交手之后，刘延庆很快便明白，他面前的敌人，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战斗技巧与实战经验，而且有着不逊于宋军的绝死的勇气，惟一的弱点，便是此前他们明显不是属于同一支军队，配合生疏，因此，虽然他们懂得要十余人、数十人的聚集起来反复冲杀，可这两千数百余骑，却终究不能形成一种力量，尤其在分兵之后，辽军便完全陷入了与横山蕃军的混战当中。

而在刘延庆四周，那些横山步卒看起来全都进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仿佛从敌人的颈部、胸膛激喷出来的热血，能加剧他们的兴奋，尽管己方死伤累累，但从他们的眼中，看不到一丝惧意。

砍倒一个辽人，转瞬之间，便被另一个辽人杀死。

余下的人却仍然在继续战斗，他们将长弓与箭筒扔在地上，手中紧握着刀斧剑铤，大吼着冲向那些骑在高头大马上上的辽兵。他们的战术十分简单，一个人吸引辽兵的注意，另外一个或者两个人趁机杀伤辽人的战马，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即便成功，吸引辽兵注意力的那名步卒往往也难以全身而退。每击倒一名辽兵，都有两到三名横山步卒战死或重伤。

地面，残雪和着鲜血，被人马践踏成泥，泥浆都成殷红。

在战场的另一处。

仁多观明与田宗铠各骑大马，一人一杆长枪，正被五个辽兵围攻着。

从横山步卒冲向辽军的那一刻起，田宗铠整个人便似燃烧起来一般，因为横山步卒的阵线比较松散，放开胯下战马任其疾驰的田宗铠很快便超过了前面的步卒，竟冲到了最前头，和辽军厮杀在一处。他这举动将唐康吓得不敢，连忙叫仁多观明带了十来人去策应田宗铠。

唐康本来自带了一些亲兵，昨日分兵之前，慕容谦又从自己牙兵中，挑了十个好手，借给唐康，战斗之前，那蕃将军又拨了五十名精锐之士，暂充唐康亲卫，因此他身边也有百来人马——这等恶战，自然不能说什么万无一失的话，但身边有百来名精锐死死护卫，仍是要安全许多。而田宗铠又是唐康部将，留在他身边作战，是天经地义的，谁曾想他自己便这么冲了出去，拉都来不及。倒是一心想留在唐康身边的刘延庆命苦，几波辽兵冲荡，他竟然也与唐康失散了，只能自己拼命。

此时仁多观明、田宗铠二人与唐康之间，在一片混战之中也早已互相找不到对方。唐康拨给仁多观明的十名亲兵，不是被打散，便是已经战死，两人披的铠甲上，至少都插了十来枝箭矢，铠甲外的战袍，血迹斑斑，身上挂彩之处，更不知道有多少，脸上也是鲜血和着汗水，面目全非。

不过二人也着实勇猛，两杆长枪，合计已挑落了七八个辽兵。田宗铠更是越战越勇，乱战之中，竟叫他盯上了萧垠麾下五骑将之一的胡沙虎。胡沙虎此前率一个千人队来袭扰横山蕃军，田宗铠那时候便已记下

他身形，此时混战之中远远看到他在宋军中纵横驰骋，立时便将他认了出来。他也不管身边已只有仁多观明一人，一拨马头，便朝胡沙虎奔去。哪里料到，虽在混战之中，但横山步卒中骑马者本来就少，二人风头又太劲，早被一些辽军盯上。那些辽军都以为他二人必是横山蕃军中的大将，田宗铠还未及靠近胡沙虎，便被五名辽兵一齐攻了上来，团团围住，仁多观明见势不妙，连忙驱马过来解围，谁知这五名辽兵都是好手，而且都是出自一个部落，配合默契，将二人杀得左支右绌，几乎招架不住。两人眼见敌众我寡，占不到便宜，便不欲与之纠缠，不想这五人经验也非常丰富，田、仁往东奔，五人便跟着往东奔，田、仁往西驰，五人也跟着往西驰，端得是如影随行，怎么也甩不脱，凑得空隙，那五人摘了大弓，还嗖嗖射几枝冷箭，让人防不胜防。

这七人在战场上左突右驰，从东杀到西，从西杀到东，七人所至之处，无论宋辽，众将士纷纷避让，久战之下，眼见胡沙虎早已踪迹不见，田宗铠心头火起，朝仁多观明打个眼色，突然勒马停住，大吼一声，手中长枪抖了个枪花，反身杀向五人。那五名辽军也有些追得不太耐烦，见田、仁多二人停下来邀战，顿时大喜，唿哨一声，五人五骑，又忽的围了上来，七人再次战到一起。

这一番恶战，不知道又杀了多久。仁多观明虽然此前也颇经过几次恶战，却到底年少，耐力不足，开始时随田宗铠杀得痛快，但先前用力过甚，久战下来，终于渐觉双臂疲惫，长枪舞动已不似先时灵动。而田宗铠虽是每出一枪，必大吼一声，一声更高过一声，仿佛完全不知疲倦一般，然仁多观明抽空细看，见田宗铠双目通红，手中每一枪刺出，都是两败俱伤的打法，亏得那五名辽军自觉胜券在握，断不肯和他拼命，才未受重伤，但他心里清楚，田宗铠这般打下去，实已是强弩之末。只是仁多观明举目四顾，目光所及，战场之上，每名宋军将士都在与辽军

苦苦厮杀着，谁也分不出手来支援他们，在远处，王厚与慕容谦的将旗，依然不如动山。

事已至此，仁多观明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咬牙强撑。

无论如何，倘若就这么死在这儿，死在五个无名之辈手中，仁多观明是绝不甘心的。但是战争就是如此，在这战场之上，没有因为他叫仁多观明，便必须有一种格外的死法的道理。若是真的不甘心，便只能咬紧牙关，努力的活下去。

到了这个时候，先前因为横山步卒主动向辽军冲锋而带来的那种兴奋与刺激，在仁多观明的心中，早已荡然无存，心中余下的，便只有一种求生的渴望。

绝不能死在这儿！

耳边依然不时的响起那些横山步卒“大宋万岁”的呼喊声，还有田宗铠一声声的怒吼，但仁多观明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哪来的力量，他只觉得自己每一次劈封、闪赚、吃枪、还枪，都让体力急速的从身体中流失，渐渐的，他开始有一种臂似千钧的感觉，手臂变得沉重，完全是靠着从小训练的本能，勉强躲开那些辽人的攻击。

差不多的时间。

唐康接过一个亲兵递过来的箭袋，抽出一枝羽箭来，张弓搭箭，冷静的瞄准不到二十步外的一个辽兵，弓弦轻响，利箭破空而出，但却无人应声落马——这枝羽箭意外的射偏了。

唐康紧抿双唇，冷冷的又抽出一枚羽箭来。

虽然身边仍超过百名精锐兵士护卫，但在这混战的战场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却同样也会成为更显眼的目标。那些辽军只需看到唐康，便知道这儿有南朝的重要将领，一波波的辽军，如飞蛾扑火一般，前仆后继的向着这里冲杀。

同样，率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唐康也是四处寻找着辽军的骑将。

不约而同的，双方都是对手眼中上等的猎物。

慕容谦借给他的那十名牙兵十分忠心的将唐康围在中间，用身体构成一道盾牌。他们每个人都披着精良的甲冑，一般骑兵射出的箭矢，穿不透他们的盔甲，但他们的这种保护，让唐康也颇为无奈——在这十人的护卫下，他只能选择用弓箭作战。唐康并非不知好歹的人，但这的确不合他的心意。

不过，此时唐康已经完全明了慕容谦的先见之明。

他已经连续射出了六十多枝箭。而在一般的战斗中，六十枝箭够弓手们射上整整一天——实际上，这样的机会也极少，大宋禁军步军的弓箭手们，便根本不会随身携带六十枝箭。

开始时，五十步外，唐康都能百发百中，现在，二十步外，他都能射偏。

与之相对的，战斗开始时，他身边的护卫超过一百名，而此刻，他身边只有不到三十名将士，人人带伤，疲惫不堪。连慕容谦派来的十名牙兵，也已经战死三人。

这不足三十名护卫，正和十几名辽军，拼死苦战着。

这十余骑辽军，应该是辽军某个骑将与他的亲兵卫队，其骁勇善战，至少不下于拱圣军。而唐康身边，除了他自己，也就是慕容谦派来的那七名牙兵有马，其余都是步兵。到了这个时候，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投入了战斗，再也没有人用身体挡在他身前，但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已经没多少力气拿起武器来格斗了。

这场战斗的时间并非很长，打到现在，也应该只有一个时辰左右，但双方从一开始，都是用尽全力，想要一举致对方于死地，也许是绝境之下的爆发，也许是被横山步卒激起了骨子里的悍勇之气，混战之中的辽军，竟然也经常使用同归于尽的战法。一个时辰的激战，双方连一点喘息之机都没有，往往刚刚侥幸杀死前一个敌人，后一个敌人便接踵而至，稍一松懈，便是死亡。

唐康已经亲历过各种激烈的战斗，从苦河到滹沱河，转战深、冀、瀛三州之地，何等恶战没有见过？但如今日这样的战斗，却仍是头一次遭遇。横山蕃军的疯狂、辽人在绝境之下的拼命，让这场战斗，考验的不仅仅是双方的武勇与决死之心，更是双方的体力与意志。

战场之上，不止是横山蕃军不断的高呼着“大宋万岁”；辽军也在不断的大声吼叫着，他们吼的什么，唐康完全听不懂。也许，倘若他能听得懂的话，那他便会更加清楚为何这场战斗如此艰难——那些辽人，用不同的语言呼吼的，都是同一句话——“惟胜可归！”

只有打赢，才有可能回家！

宋军前军。

迎风飘扬的双戟熊战旗下，和诜与褚义府默默的注视着西方的战场，两人的脸上，最初的震惊之色早能褪去，神色也变得平静。但眼神之中，又多了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

“有一个多时辰了吧？”和诜突然说道。

“一个多时辰了！”褚义府感叹的回了一句。

和诜看了一眼四周的雄武一军将士，又将目光移向褚义府，却没有说话。但这其实也不用多说，褚义府也明白他想说什么。他嘴唇动了一下，终于还是摇了摇头，说了句：“咱们做不到。”

和诜也苦笑着点了点头，自从雄武一军装备火炮以来，脸上头一次出现落寞的神色。仿佛不想让这个问题影响自己，和诜生硬的移开了话题，突兀的说道：“应该都是强弩之末了……王大总管也该……”

但他说到这儿，却突然自觉失言，赶紧闭上了嘴巴，只是下意识的，他仍是转头向后方的高地看了一眼。只要想想战场西侧正在发生的那些恶战中居然有唐康这样的重要人物存在——不必提他的背景，便是他此时的官职，在大宋朝禁军中，也绝对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比王厚更有权势——而这样一个人物，很可能王厚事先根本不曾告诉他横山蕃军的实情……这般手段，只要想想，便足以令和诜打个寒战。

他不知道唐康以后会如何看待这件事。

但有一点和诜是清楚的，王厚也罢，唐康也罢，这两个人，他谁也招惹不起。

雄武一军后方的一块高地上，宋军中军。

王厚的身后，一左一右并立的，分别是骁胜军都指挥使李浩与威远军都指挥使贾岩。两人皆目不转睛的眺望着右翼的战场。

贾岩披着一袭黑色的披风，裹着绯红色的战袍，战袍里面是先帝高宗皇帝亲赐的一副内甲。他身体略有些发福，脸色也较年青时要白润了几分——单从面貌上，很少有人会想到，贾岩竟然是以铁腕治军而闻名陕西的。中军行营诸将，大抵都听说过贾岩的一些事迹，特别是他当年年纪轻轻，便受当今右相石越之命，守卫庆州，甚至敢于反对石越的命令……这些在军中，如今皆已成为传奇。

但当众将，特别是许多年轻的校尉终于见着贾岩本人时，却不免都有些失望。贾岩看起来谨慎寡言，完全不象那种会为了胜利，为了大义而挺直腰板着脸与上司争论，甚至抗命而行的人。许多人甚至会奇怪威远军诸将对贾岩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于颜色的敬畏。

宋军中也有不少人知道贾岩与唐康是莫逆之交，这些人开始还担心贾岩会跟王厚翻脸，至少是会有所表示——在横山步卒那惊世骇俗的举动之后，甚至连李浩都跟王厚唠叨了半天，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让众人都颇觉意外，李浩与唐康此前虽然是搭挡，但众将都以为那只是利益之交，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却不想骁胜军诸将，自李浩以下，不少人对唐康竟然都颇为维护——但是，贾岩一直都只是默默的观察着右翼的战局，连话都不曾多说一句。

众人也很难知道，究竟是军中那些流传的故事原本就不尽不实，还是十几年的身份地位的巨变，让贾岩发生了改变？

众人所能确信的，只是大总管王厚对贾岩的确颇为信任，王厚甚至经常会主动询问贾岩的意见，如此待遇，是其他诸校很少享受的。而自宋辽开战以来，威远军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过任何重要的战斗，但王厚却一直将之当成自己的中军。在西军中，威远军声名一直远逊于龙卫、云翼诸军，而奇怪的是，高傲如姚麟、种师中，对此却似乎从无异议。

不过此刻所有人的目光，与贾岩、李浩一样，都集中在右翼的战场上。

整个右翼的战场，泾渭分明的分成两块。

西边是姚雄率领的横山蕃骑与萧垠亲自统率的两千多人马的战斗；东部则是两千多辽骑与七千横山步卒的战斗。仿佛有什么人在两个战场之间划出了一条无形的鸿沟，无论是萧垠还是姚雄，都小心翼翼的，远离着横山步卒的战场。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两支骑兵的对战中，兵力占优的姚雄同时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遥遥无期。而在横山步卒的战场上，经过一个时辰的血战之后，横山步卒的死伤至少已经超过两千人，虽然辽军也有六七百人的伤亡，但胜利的天秤，已经渐渐开始向辽军倾斜。

横山步卒的确勇悍，但巨大的伤亡一样会打击到他们的士气，而且他们的体力也终会消耗殆尽。此外，随着伤亡的增大，对于横山步卒战斗力的削弱，也更甚于对辽军的损害。

“民瞻以为如何？”突然，观战的王厚回过头来，望着贾岩，有些

突兀的问了一句。

所有人的耳根都不约而同的一跳，转头望向贾岩。

贾岩却没有马上回答，又远眺了一会右翼战场，才缓缓回道：“慕容总管将姚毅夫调教得不错，姚武之该多谢他……”

辽军中军。

一直面色凝重的耶律乙辛隐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晋公，那些蛮子到底是要撑不住了……”

但他的话未说完，笑容却凝在了脸上。他看到韩宝脸上的神色，比之前更加沉重了。

“晋公？”耶律乙辛隐小心翼翼的又唤了一声。

韩宝转头看了他一眼，微不可闻的叹息了一声，说道：“倘若换一个战场，那些横山步卒，已经是赢了这一仗了。”

听韩宝说起这个，耶律乙辛隐亦不由黯然，韩宝的意思他当然明白。此时与横山步卒的那两千多骑兵，简单的目测，也知道伤亡接近三成，在一般的战斗中，这样的伤亡是很难承受的。

他又远眺一眼西边战场，忍不住叹道：“晋公，我军背水一战，退无可退，即便伤亡惨重，为求一条生路，将士仍自奋战。此是兵法上所谓的‘哀兵’，便是战至最后一人，亦是不足为奇的。然南朝如今不说胜券在握，亦是暂时占据上风，末将看那些横山蛮子，伤亡亦近三成，

将士犹无退兵之意，若南朝军队尽是如此，委实可惧。”

“那倒是你多虑了。”韩宝目光移至对面宋军中军所在，淡淡说道：“治军不过治心，这天底之下，不管大辽、大宋，还是党项、高丽，人心是一样的。两军对垒，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总是能承受更大伤亡，否则便只能怪那统军之将治军无方。而占据优势的一方，不管将领多么能干，将士们也总是要更惜命一些。所以兵法才有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之说。这亦不过是人之常情，无法算计的，上位者或许以为普通将士不过蝼蚁，哪怕与敌人同归于尽也无所谓，然对于普通将士来说，他们自己的性命总是最珍贵的，处于劣势时，可能无暇计较，或者身不由己，但自己这一方居于优势时，不论上位者如何计算，他们总不免会有意无意的有所保留。这种人心的变化，不论何时，都是不会变的。”

“那为何？”

“南朝那些横山步卒能承受如此伤亡，绝非因为他们是茹毛饮血的蛮夷，便不知珍惜生命，只不过因为他们是步军，当他们主动向骑兵冲锋，与骑兵野战之时，他们是同样将自己置于了‘哀兵’的位置。当然，这也是慕容谦治军有方……但不管慕容谦再如何有能耐，亦不可能令得横山蕃骑与横山步卒一样拼命。”

耶律乙辛隐细细咀嚼着韩宝这番话，又看看西边的战局，心中突然一阵明悟。他突然整了整衣服，朝韩宝恭恭敬敬抱拳施一礼，郑重说道：“末将今日得闻兵法之道，请晋公受末将一拜。”

韩宝诧异的看了一眼，却也坦然受了这一礼，沉默了一会，才惋惜的叹道：“将军虽有明悟，然恐怕……”

耶律乙辛隐淡然一笑，打断韩宝，笑道：“朝闻道，夕死可也。”

韩宝此前从未想过这耶律乙辛隐竟有如此气度，不由微微一怔，过了一小会，才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横山蕃骑的骑将乃是姚雄姚毅夫，此人乃是南朝将门后起之秀，闻其用兵，刚猛凶悍，胆大包天，有乃父之风，当日慕容提婆便败于他手。然以今日所见，他在慕容谦麾下，恐怕学了不少在他父亲那学不到的东西。他今日虽官爵不高，然他日必成我大辽劲敌。”

“他率四千蕃骑，被萧垠二千余骑纠缠了一个时辰，却始终能不急不躁，耐心周旋；七千横山步卒近在眼前，形势岌岌可危，他却能一直忍住不冲过去……在局外观战，大概多数将领都能看出来，那七千步卒便是一个大泥潭，姚毅夫这四千蕃骑只要冲进去，便等于陷入一个泥潭中，虽然能令友军立即转危为安，他这四千骑兵，必然陷入混战当中，散乱难聚。而萧垠苦苦支撑，也是为了这一个机会，那七千步卒乃是友军，姚毅夫除非是敌我不分的乱杀，否则一冲之下，必然泥足深陷，但萧垠却可以尾随其后，来一次完美的侧击，一锤定音。然而身在局中，纵然是明知这些结局，便换上我，若年轻二十岁，我亦不可能有如此耐性。此时早就不管不顾，杀了过去，先替友军解了眼前之厄再说，反正即便是陷入混战，兵力也仍然占优，而萧垠纵然侧击，略有防备，亦未必便能得逞……”

韩宝有些象自言自语，也有些象是对耶律乙辛隐分析，他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语气平淡的说着这些话，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一般。

耶律乙辛隐不安的看着韩宝，韩宝的话思路清晰，一针见血，然而，这正是极大的反常，在平时，韩宝是不会与他们如此详细分析什么的。

这让他感到有些不习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韩宝说道：“不管怎么说，只要那些蛮子撑不住……”

但他话未说完，便韩宝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心头仿佛有一道闪电霹下，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连忙转头，死死的盯着西边的战场。

横山蕃骑的战马……

萧垠麾下辽军的战马……

正在激战的辽宋两军将士，他们胯下的战马，在此刻，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他移目四顾，这才赫然发觉，宋军的战马，一匹匹都是高大肥壮，而辽军，绝大部分的战马，比宋人的马都要瘦上一圈。

这是长期征战兼粮草不足造成的结果，按理说，包括耶律乙辛隐在内，所有的辽军将领，都早已知晓，但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隐忧，却似乎并不是一种十分明显的严重威胁。因为一直以来，它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问题。

但此刻，这个问题突然变得致命！

在冰天雪地中，先是昨日整整一天的奔跑、战斗，然后是今日一大早的雪地行军，再加上一个时辰的激烈战斗，这已经让战马开始显出疲态来。而辽军消瘦的战马，比之宋军肥壮的战马，这个问题明显更加严重。这半年多的仗打下来，韩宝麾下的这几万辽军，虽然名义上可能还有一人两马，甚至有些人还有三马，但实际上，因为粮草不足，加上战死、受伤、疾病，各种损失下来，所谓的“一人两马”，其中的一匹战马，也多半是已经被暂时当成驮马使用，如今已没有几个人还能奢侈的

带着两三匹战马冲锋，在战斗中换马……即便要换马，也要先退回阵中。但宋军岂能给他们这个机会？

因此，究竟是那些横山步卒先支撑不住，还是辽军的战马先支撑不住，这已成了一件谁也预料不到的事。

如此一来，形势对于辽军，便变得极为不利。

萧垠部击败横山蕃军的希望早已破灭，而此刻，用萧垠部将横山蕃军一万一千余人马消耗、拖成强弩之末的希望，也同样变得遥不可及。那七千步卒倒的确已是强弩之末，但那根本无关紧要。姚雄的四千蕃骑尚还生龙活虎，反倒是萧垠部可能突然崩溃。

那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是绝对不能被允许发生的。

意识到这些，耶律乙辛隐便已经明白，韩宝几乎已经没有选择，他将不得不提前投入兵力，但如此一来……若萧垠能将横山蕃军，特别是那四千蕃骑，拖到强弩之末，那辽军便将拥有一个机会，只要韩宝能抓住那个时机，突然令耶律亨率部猛攻，宋军将立刻形成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一旦发生，不可避免会波及到宋军整个右翼，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越是临时拼凑的部队越是难以收拾，哪怕其中有一些精锐的军队，也一样会被友军拖累。

然而，这一切的希望，如今皆成泡影。

宋军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机会。甚至他们都没能迫使王厚、慕容谦出招。反而，他们必须先防止萧垠的崩溃，避免顷刻之间全线溃败的结局出现。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为了胜利而战。

尽管此前他们战胜的机会也不大，但是，机会不大，与没有机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

耶律乙辛隐默默的转过头来，望着韩宝。

韩宝也正好转过头来，朝他微微点头，旋即坐直了身子，冷声喊道：“挥黑旗！”

顷刻之间，便听到角声大作，前军主将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跃身上马，高声大吼，麾下五千铁骑，朝着左边的战场急涌而去。

这边辽军号角未歇，对面的宋军也是鼓角长鸣，五色旗舞。先是宋军右翼中，武骑、龙卫兵分两路，气势汹汹朝着萧垠、耶律亨部扑来；紧接着，宋军左翼的云翼军也吹响了号角，数千骑兵，朝着耶律雕武部缓缓逼近。在云翼军出动的同时，宋军中军之中，也是号角齐鸣，宋军的却月车阵阵门大开，贾岩披挂上马，率领着威远军近万骑兵，自阵门鱼贯而出，朝着韩宝的中军逼来。

便连韩宝也没想到，王厚竟然会选择这个时机决战。

超过两万五千名骑兵，从正面宽达七里的战阵中，左中右三翼几乎同时出战，那种骇人的声势，即便是见惯大场面的大辽宫分军，也要为之震怖。数以百计的号角手在同时吹响手中的牛角，上千面各色军旗猎猎飞舞，数万匹战马同时践踏着大地，一瞬间，仿佛整个滹沱河北岸都在颤抖。

当响彻云霄的号角声响起，正在与辽军苦战的横山步卒，几乎是不约而同的仰天长啸，在那一瞬间，疲惫不堪的身体中，仿佛又注入了莫名的力量，每个人都疯狂的大吼着“大宋万岁”，挥舞着兵器，再度杀向面前的敌人。

姚雄统率的那四千横山蕃骑，也仿佛在这一刻听到了号召，所有人一齐振臂高吼：

“横山！”

“横山！”

“横山！”

“横山！”

四千名将士，反复的齐声高喊着自己家乡的名字，恶狠狠的抽打着

胯下的坐骑，如狼似虎的冲向面前的纠缠已久的辽军。

在这一刻，仿佛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从后方插上的两支骑兵，不约而同的绕过了横山蕃骑的战场，王贍率领的武骑军杀向了横山步卒的战场，而暂时失去主将的龙卫军，风驰电骋一般穿过两个战场，正面迎头撞上耶律亨的辽军前军。

右翼的战斗迅猛而刚硬，便如两辆高速疾驰的马车，恶狠狠的撞到一处，立时火星四溅。在左翼，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姚麟的云翼军不疾不徐的列阵缓缓前进，耶律雕武的积庆宫宫分军同样也是不急不躁的缓慢向前。两只大军各自行进了百步左右，然后又不约而同的停了下来，重整队列。然后，突然之间，双方几乎同时吹响进攻的号角，一时间，只见两军边驰边射，箭如雨下。然后，在一片箭雨中，又几乎在同时，双方都怒吼着拔出了马战的各色兵器，猛烈的碰撞到一起。

宋军中军大阵所在的高地上。

骁胜军都校李浩羡慕的看着下方的战斗，一张老脸因为激动而胀得通红，他几次将目光投向王厚，却终是欲言又止。这是前所未有的骑兵会战，当两翼开战之后，整个战场宽度，绵延逾十里，即便在中军大阵所在高地上，两翼不少人马的战斗，也已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

这是何等的壮观？！

李浩戎马一生，亦是第一次见过如此规模的骑兵会战。此前，莫说见，便是听也不曾听过；莫说听，便是做梦，他亦不敢想像有这样的战

斗！

是啊，哪怕早个几年，谁又敢想像，大宋朝有朝一日，竟然能调集数以万计的精锐骑兵，与契丹人一决高下？！

两翼的战斗已经令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己，而战场正中的情形，更让李浩激动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

近万骑威远军。

近万匹枣红马！

是的，近万匹枣红马！所有威远军的将士，自都校贾岩以下，到底层的节级士兵，每个人，都骑着同一花色的枣红马！

赤色的战旗，赤色的战袍，赤色的枣红马！

那是赤色的海洋。

即使是统领着大宋朝骑兵教导军骁胜军的李浩，也从未意识到，原来如今大宋朝的国力，已经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他心里恨不能与姚麟、贾岩一道出战，虽然他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大总管王厚的身边，总不能没有一支骑兵保护。不过，即使如此，即使不能亲自出战，能亲眼目睹这场战斗，李浩也觉得自己已经死而无憾。

在李浩的身前，王厚的神色依然平静，他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天色，然后将冷酷的眼神投向南边河岸辽军阵中韩宝的帅旗所在，只有当他的目光掠过贾岩的威远军时，王厚的眼中，才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意。

这算是一个小计谋。

威远军拥有两万余匹战马、数千匹驮马，所以，如果贾岩不是想特意展现出来，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每名威远军的将士，都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在平时，他们的战马也是花色斑杂的，哪怕是刚才，在列阵对峙之时，亦是如此。

此刻，是威远军抵达河北以来，头一次展示他们的“枣红万马阵”。

这其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炫耀。

丝毫不加掩饰。

王厚仿佛能看到数里之外，在辽军的军阵中，自韩宝以下，那些辽人的震惊与畏惧！

愈是骑马的种族，愈是能明白这“枣红万马阵”的份量！

两翼的战斗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左翼的云翼军兵力还要略逊于辽军，大约只能战个旗鼓相当，短时间内无法分出胜负，但在右翼，大宋军队转而占据了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这种局面的转换是如此的剧烈，此前王厚与韩宝都还将右翼视为最大的破绽，但一旦辽军的进攻未能得逞，最弱点便转而可以成为最强点。

不管是因为慕容谦的调教，又或是屡经战火的洗礼，或者是因为受到横山步卒那昂扬战意的鼓舞，甚至可能仅仅只是因为这是打顺风仗……不管是什么原因，连不太成器的武骑军，也显得斗志高昂。这数

千骑河朔骑兵，突入横山步卒的混战战场后，立时便缓解了横山步卒的压力，转瞬之间，宋军便对那不足两千的辽骑形成围歼之势。

缺少种师中的龙卫军尽管减员严重，但种师中的受伤，似乎更加激起了这支西军精锐的复仇之火，慕容谦临时任命皇甫璋代理主将之职，事实证明慕容谦颇有识人之明，这位“龙壁营”的营将，面对着辽军最精锐的先锋军部队，竟然出人意料的也打得有声有色，虽然场面上略占下风，但皇甫璋仿佛是将“龙壁营”的韧性带给了一向以善攻著称的整只龙卫军，辽军几次楔入龙卫军的阵列，差点便将龙卫军的军阵撕破，但每一次，在最危急的关头，皇甫璋都将大阵弥缝起来，有惊无险的稳住了阵脚。

在另一处小战场，姚雄终于可以毫不掩饰的向萧垠露出他的爪牙。十八岁便随父征战，屠横山、战韦州，每战必然冲锋在前；也曾经在王厚、慕容谦麾下征战西南，每有拔寨之战，必有先登之功；转战河朔，宴城一战，以少胜多，天下震动……虽然人马久战疲惫，但是比起更加疲惫而且兵力远逊的萧垠，胜利已是唾手可得。

只等横山蕃军与武骑军合力解决自己的敌人，便可以与龙卫军合兵一处，到那时，耶律亨纵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

一旦右翼溃败，那溃败就将如瘟疫一般蔓延。

两翼战斗的细节，王厚无法掌握，也无此必要。尤其是右翼的指挥权，战斗一旦开始，他便放心的完全交给慕容谦。此刻王厚所关注的，是辽军的中军。

凭着目测，那儿还有一万六千骑以上的辽军，但简单的推算，王厚亦可以知道，此时韩宝身边的宫分军，只有三千到五千骑。

其余的都是部族属国军。

韩宝打的主意，有些冒险，但王厚易地而处，大约也会与韩宝做同样的选择。

亲自坐阵，用自己的威望镇压这些容易动摇的首鼠两端之辈，稳住他们的军心，迫使他们同舟共济。

如果一万多骑部族属国军果真在韩宝的控制下，为了生存而背水一战的话，那么宋军即使取胜，代价也一定异常高昂。

但是，韩宝真的能做到这个地步么？

背后的滹沱河已经结冰，如果什么都不要的话，有契丹人在前面死战，还是有机会逃过河去的……虽然逃过河去，也只是苟延残喘，但总比马上死在此地要强吧？只要逃过眼前之劫，不管是设法逃回北方，还是干脆向大宋投诚，都还有机会。是的，哪怕是要降宋，逃到河间府去向章惇、田烈武投降，也比在这里成为俘虏要好吧？

宫分军不说，对于这些部族属国军，横山步卒的决死，应该足以摧毁他们的斗志了；从右翼到整个战场的战况，亦足够令他们对胜利绝望；而威远军的“枣红万马阵”，则是一次国力的示威，这应该是他们最容易理解的语言了！

谁才是这个天下真正的强者！

王厚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蔑视。匈奴强大他们便叫匈奴，鲜卑强大他们便叫鲜卑，突厥强大他们便叫突厥，契丹强大他们便叫契丹，甚至当汉朝强大之时，他们也曾一样争着姓刘……这些胡狄之属，他们生存的法则便是依附强者。这世界上，真正的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

契丹人，又有几个？那些自称为匈奴、鲜卑、突厥、契丹人的，十之八九，不过都是依附强者，连祖宗的名号都可以放弃的杂种而已。

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王厚绝对不相信，韩宝能令这些胡狄，改变他们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本性。

他要真能做到这个地步，那他就不是韩宝，而是韩信了。

太阳挂在西南的天空上，但冬天冷日的光芒，对由北向南进攻的宋军，并未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只是令得正缓缓逼近辽军中军大阵的威远军，更加刺眼。

一色的枣红马，偏暗红色的战袍，还有那火红色的战旗，在韩宝的眼中，那全是不祥的鲜血凝固后的颜色。身边那些部族属国军的大小头领，脸上的惊疑惧怕之色，完全不加掩饰，这让韩宝心中更加忧虑。

真正到了这一刻，韩宝发觉自己心中比预想的要平静。

或许，是因为自己已经竭尽所能的做过了所有的尝试，此刻，韩宝心中，甚至没有多少苦涩的感觉。更不用提失落、绝望。

他依然从容的调动着兵马，在耶律乙辛隐的协助下，组织齐射。他冷静的下达命令，严令前排的骑兵们稳住阵脚与宋军对射。一面又安排兵马，准备从两翼包抄。

即便结果无法改变，但韩宝也绝不会放弃。

如果终究要输，那也要尽其可能，令宋军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然而，他身边并非全是值得信赖的袍泽。

当他的命令下达时，虽然那些部族属国军都勉强领命行事，但拖拖拉拉的消极抗命，离开韩宝之后嘴里的抱怨，已经开始出现。每个人都用一种抱怨、提防甚至敌视的目光看着别的部族，有些目光中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为何是让我们去送死，而不是他们？有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却更加阴险叵测——这一万多人马中，也有不少过去颇有宿怨的部族。

这些蛮夷的鼠目寸光，有时候是无可救药的。

明明同在一条船上，当这条船即将沉没时，他们想的往往不是同舟共济，反而是趁机对过去的仇家落井下石。

为了镇压他们蠢蠢欲动的愚行，自耶律乙辛隐以下的辽军将领，不得不大声严厉的喝斥他们，而这换来的，却是更加怨恨的眼神。

这一切都收在韩宝的眼底，但是，即便明知是饮鸩止渴，他也别无良策。这个时候，任何言语，皆无意义，利诱威胁，反而只能招致轻视。

但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些部族属国军靠不住是早已知道的事，若非如此，宋军兵力也不过只是略占上风而已，他麾下要是有三四万契丹骑兵，就王厚那点兵力，岂敢如此肆无忌惮的追击，甚至主动进攻？

所以，事到如今，也惟有这个办法。

中军之中，他与耶律乙辛隐合计起来，还有五千宫分军，部族属国军虽多，却是一盘散沙，有这五千人马押阵，足以震慑住他们，令他们暂时不敢有所异动。不过，韩宝却已经没有兵力去支持左翼的耶律亨、萧垠。调部族属国军不仅成不了事，反而可能会引发祸变；若从手中仅

有的五千宫分军中再抽调人马，兵马少了无济于事，兵马多了，中军便会镇压不住。

两害相权取其轻，耶律亨与萧垠只能靠自己了。而他能做的，便是在左翼战败之前，驱使这些蛮夷与宋人战斗，让他们尽可能多的流血。

因此，此刻韩宝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投到了战场的中部。

威远军采用的是一种常见的骑兵战术。

骑兵以三列冲锋！

贾岩将要冲锋的数千骑兵排成三列，率先向辽军发起了冲锋。

骑兵之间的对决，战法万变，非止一种，但若两支骑兵确定在一个固定的战场对战，尤其是眼下这种缺少回旋空间的战场，那么率先发动冲锋的一方，不免便要占到一些便宜——战马先跑起来，自然能先达到较高的速度，而这速度又会转化成冲击力，虽然这点优势远谈不上决定性的，但两军交战之时，总是能占一点便宜，便要想方设法去占这一点便宜，这不仅是因为胜势往往是由一点点的小便宜累积而成，也是因为这种小便宜，会对交战的将士，形成强烈的心理暗示，从而影响到士气。

道理是易于明白的，但无论是耶律乙辛隐还是韩宝，此时都无法令那些部族属国军先于宋军发起冲锋。

“杀！”

宋军喊杀声震天响起，近万骑身着红色战袍、骑着枣红战马的骑兵，仿若在雪地上蔓延的烈火地狱，以一种令人疯狂的速度，向着背水列阵的辽军燃烧了过来。过了一小会儿，在身后数千宫分军刀箭的威胁之下，辽军中军大阵中的部族属国军，才终于催动着坐骑，张弓搭箭，冲上去迎战。

“杀！”

威远军第一营都指挥使黎尧臣侧身一捞，从身旁中箭落马的挚旗手中，接过战旗，顺手递到另一名挚旗手中，霍地拔刀出鞘，高举过顶，瞠目大吼，战刀所向，雪尘飞溅，跨下战马奔驰的速度，由缓而疾，渐渐的，黎尧臣耳中所能听到的，已是一种大地摇动的轰隆声。

三列冲锋战术，伤亡最大的永远都是第一列。

而第一列，在贾岩的威远军，永远由第一营来担当。所以，在贾岩的这支威远军中，第一营通常就叫“先锋营”。

这个营中，聚集着全威远军中最不要命的亡命之徒！他们平时优先挑选兵甲、获得补给，战后得最大的功勋，拿最多的战利品，优先受到拔擢，受最优的抚恤。却无人敢有怨言。

西军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威远军先锋营开始冲锋之后，除非贾岩鸣金收兵，这世间便没有什么东西能让这帮亡命徒停下来。

而黎尧臣，正是贾岩亲自简拔的，威远军中最大的亡命徒。

在他的头顶，辽军的箭雨如蝗虫一般的落下，身边也不断有袍泽中

箭落马，但他心中非但没有半点的恐惧，反而感觉浑身的热血开始沸腾。这种感觉……连勾栏的女人，都不能令他如此兴奋。恍惚间，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多年前的灵州城下，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刘昌祚手下，报名充当了敢死之士——那种命悬一线，提头搏功名的感觉，让他感觉浑身兴奋得颤抖，连手中的长刀，也似乎在泣鸣。

他根本不在乎那漫天落下的箭雨，在他的眼中，只有前面的辽军。

越来越接近的辽军。

“忠烈祠见！”

“忠烈祠见！”

就在与迎面而来的辽军轰然相撞的一刹那，自黎尧臣以下，数千骑的威远军将士，几乎是不约而同的纵声高呼，咆哮着杀向辽军。

战马交错而过，手中长刀挥落，砍在一名正当其冲的辽兵手臂上，巨大的冲击力附在锐利的战刀上，竟将那辽兵的右臂瞬间斫飞，带着体温的鲜血喷满黎尧臣的战袍。黎尧臣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又熟练的挥起长刀，劈向第二个敌人。当他将马刀从这个辽兵的胸膛拔出，格开来自背后的一击之时，黎尧臣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偷袭他的辽军的慌乱。

的确是慌乱！他顺势拨转马头，目光刚一接触那辽兵的眼睛，更加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辽兵慌张的大喊一声，狠狠的一抽战马，朝着南边逃去。

黎尧臣惊讶的望着那个逃走的辽兵，忽然，嘴角流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

他仰首大吼。

几乎同时，黎尧臣的身后，战鼓的声音，更加响了。

辽军中军。

韩宝骑在马上，一手紧握着狼牙棒，脸色铁青的望着眼前一切。

在他面前，近万骑被赶鸭子上架的部族属国军，完全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宋军仅仅是一波冲锋，就彻底击垮了他们那点可怜的斗志，几乎是转眼之间，宋军就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近两万人混战在一起，但大部分的部族属国军仅仅是为了保命而勉强战斗，还有不少人干脆转身逃跑。

战场之上，逃跑是一种疾速的传染病。

韩宝原本计划以部族属国军在正面迎敌，待宋军兵力稍疲，他与耶律乙辛隐各率宫分军自两翼包抄。但是那些部族属国军的士气，比他预想的还要低落，战局几乎是迅速的急转直下。韩宝立即就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不敢有丝毫的迟疑，只能取消原定战术，挥动旗帜，命令耶律乙辛隐率所部三千永兴宫宫分军，从右翼杀入战场。

而韩宝自己，则亲自率领仅余的两千骑宫分军，在正后方押阵，射杀一切胆敢后退的人。

一群群的部族属国军胆战心寒的从战场上落荒而逃，但他们才脱离与宋军的战斗，立即被身后两千骑严阵以待的宫分军无情的射杀。跑在后面的人眼见着情势不妙，只好又硬着头皮杀回战场，与宋军厮杀。

但是，任谁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没有人愿意为了不相干的大辽战死在异国他乡。他们兵马虽多，但宋军铁蹄所向，却莫不纷纷避让，自右翼侧击的耶律乙辛隐部，虽然稍稍稳定了战局，却因为过早投入战斗，又缺乏正面友军的配合，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

很快，这三千人马成为宋军围歼的目标。兵马众多的部族属国军，虽然惧于韩宝的余威，不敢逃跑，却各自以族落为单位聚集在一起，虽也在战场上东驰西骋，却只是远远与宋军往来放箭，偶尔刀剑相交，也是一击即走，不肯与宋军拼命。即便是一些倒霉被宋军缠上不放的族落，也毫无战斗的勇气，轻易的被宋军击溃，莫名其妙的死去。

这种情况，的确是无法解释的。

同样的是这些人，也许在别的场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不会逊于任何人。但是，此时，纵使是死到临头，他们也不愿意去拼死战斗。没有人愿意挡在友军的前面，每个人都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可以逃得性命的那一个，人人都害怕成为别人的挡箭牌……

也有少数死忠于大辽的部族殊死苦战，但是，面对着身边各自心怀鬼胎的友军，他们不仅仅是独木难支，而且连一般将士的心态也受到影响。他们与得势不饶人、越打越兴奋的宋军苦苦周旋着，一面愤怒的咒骂着、诅咒着，一个个战袍几被鲜血与汗水浸透，然而，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身边不断的有袍泽战死，这让他们更加的愤怒与不甘。

站在战场之外，可以看见，两军中军交战的战场，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而耶律乙辛隐的三千宫分军，便是漩涡的中心。在这个漩涡中，双方不断的冲杀，彼此纠缠在一起，不断的有人战死，鲜血混入已被踏

成泥浆的雪地里，驮着主人尸体的战马在如修罗场一般的战场上，怆然悲鸣……

在漩涡中心，辽军兵马越来越少，而赤红色的宋军，却仿佛越来越多。

此时，辽军中军大旗之下，自韩宝以下，两千骑文忠王府宫卫骑军，每个人都知道，败局已定。

他们已是这片战场上，大辽最后的生力军。

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一个人动摇。

暂时已经没有人敢从战场上逃跑，这两千契丹铁骑，大都已经下马，整齐肃穆的倚马列阵而立，许多人在默默的擦拭着自己的武器。

不知从何时起，韩宝的脸色也舒缓了许多。他一面观察着前面的战斗，突然抬起手中的狼牙棒，指向混战之中一个左突右驰，勇不可当的宋将，向左右问道：“诸公，可识得那个宋将是何人？”

他身边已经沒有大将，只剩十余名偏裨将领，还有几名文忠王府宫分军骑将，这些人，没有人认得几个宋军将领。众将尽皆瞠目望着韩宝，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

韩宝扫视众人一眼，却也并无责怪之意，只是转头对身边持角的骑士说道：“吹号角罢！”

那骑士躬身领命，立刻，“呜呜——”的角声，再次在滹沱河的北

岸响起，两千宫卫骑军，开始迅速的骑上战马，取出大弓，拔出长刀。

一阵凛烈的朔风刮过大地，韩宝看了众人一眼，挥起手中狼牙棒，厉声喝道：“诸公，且看韩某取宋将首级！”说罢，大吼一声，一骑当先，冲向战场。

“杀！”“嗷！”“嗷！”“嗷！”“取宋将首级！”“取宋将首级！”“杀！”

顷刻间，两千契丹铁骑吼叫着、喊杀着，紧随着韩宝，杀进战场。

紧接着，宋军中军大阵的高地上，所有各色大旗，突然一齐挥动，所有的战鼓全部被敲响。

立时，宋军右翼，慕容谦拔出佩刀，率领余下的骑兵，杀向战场；宋军中军，贾岩接过部将递来的长枪，率领直属亲兵，大吼着杀进战场；宋军中军步军却月阵，在战鼓声中，阵门全开，何畏之、和诜、褚义府诸将，纷纷自阵中杀出，在他们身后，是雄武一军与镇北军一万八千余名步军……不复列阵，漫山遍野的杀向战场。

此时，战术已经没有意义。

首先覆没的是萧垠部。

早已是强弩之末的萧垠一部，在武骑军与横山步卒的夹击之下，虽然拼死力战，但终究是寡不敌众，最终被宋军淹没。然后武骑军与横山

步卒立即合兵一处，与姚雄横山蕃骑合击萧垠。可怜萧垠，在大辽也是赫赫名将，却战歿于乱军之中，杀死他的，不过是武骑军与横山步军的几个无名小卒。为了争抢萧垠的首级，十几名宋军大打出手，最终，萧垠的首级落入一个叫李威的武骑军守阙忠士之手——战后论功行赏，凭此首级之功，李威竟被超擢九级，由一个不入流品的节级，一举升至正八品上的宣节校尉。

数万宋军将士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将收获一场自大宋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

各种各样的得意忘形，为了争功而引发的混乱……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样的事件，便到处发生。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场大胜的到来。

几近彻底歼灭萧垠部后，武骑军与横山横军再次合兵，在慕容谦亲自率领下，杀向耶律亨部。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与耶律亨部接触，辽军的中军已经先崩溃了。

眼见着雄武一军与镇北军近两万名步军如狼似虎的杀入战场，早就没了斗志的部族属国军再也管不了那么多，别说此时他们后面已经没有他们畏惧的韩宝押阵，纵使韩宝仍然在后方，他们多半也会落荒而逃。没有人知道是哪个部族最先逃跑，但溃败便如同瘟疫一般迅速的扩散开来。至少七八千骑部族属国军，争先恐后的向着身后的溥沱河逃去，人马自相践踏。这些部族属国军，在与宋军战斗时毫无战意，但当前面有挡着自己逃命的友军时，却顿时变得凶残悍勇，毫不犹豫的拔刃相向。

多达七八千骑的人马乱糟糟的涌到溥沱河的冰面上，还没有完全冻实的河面很快便支撑不住，河冰在众人马混乱的踩踏下裂开，河面不

断传来危险的喀嚓声，但是，一片人吼马嘶的混乱中，别说根本无人注意，便是注意到了，也没人有办法。

当这些溃兵逃到滹沱河的中央时，只听到几声沉闷的冰裂声，河面之上，一块接一块的河冰被踩沉，数以百计的溃兵，连人带马，咕隆着沉了下去。顿时，人群之中，到处都是呼喊救命声、惨叫声，还混杂着落水的辽兵在冰水中拍打挣扎的声音，数千人马互相推攘，打骂，一片混乱。

辽军中军的溃败同时向两翼蔓延，在左翼苦战的彰愍宫先锋都辖耶律亨眼见中军大败，韩宝陷入宋军的重围当之中，立即抛下所部的部族属国军，率领麾下仅余的两千余宫分军，红着眼睛向中间战场杀来。

而在右翼与姚麟的云翼军陷入混战的耶律雕武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尽管面对云翼军，他的积庆宫宫分军并未露出败象，但是，一看到中军溃败，耶律雕武立即果断的丢下了他的部队与将旗，率领数百骑亲信，向着东北方向突围而去。

五六千名积庆宫宫卫骑军，许多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主将已经丢下他们逃跑，尤在奋力死战，但当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之后，辽军右翼立即也崩溃了，有人直接向后方向逃跑；有忠心的将领率领着亲信拼命杀向中间，试图与韩宝会合，也有人干脆向宋军投降……

此刻，在宋军这一方，虽然早有预感，他们也一直占据着主动，并不能算毫无心理准备，但是，当这样一场大胜真的出现时，即便是姚麟这样的宿将，也激动得无法自己。眼见着辽军败局已定，姚麟一把抓住自己的副将，匆匆将指挥之权移交，然后自己率领着身边数百名亲兵、亲信，拍马一头杀向威远军的战场。

没有几个人可以拒绝封侯的诱惑。纵然是已有爵位者，也一样为之疯狂——按着大宋熙宁、绍圣间新定的法令，已经封侯者再立可封侯的大功，也可以选择推恩给自己的直系亲属。

韩宝的首级，意味着封侯与白银一万两。

至少半数以上的宋军中高级将领，此刻眼中唯一能看见的，只有韩宝的首级。

而绝大多数的宋军将士，则争先恐后的四散追杀着向着滹沱河溃逃的辽军，一个普遍的辽兵首级值一万文，生得战马一匹值三千文。面对着只想夺路逃命，完全丧失了抵抗力的辽军，这几乎已成一场盛宴狂欢。

在追杀当中，数以千计的辽军在滹沱河的冰面上，挤踏淹死，河冰之上，到处都是尸体。

战斗唯一还没有结束的地方，在战场的中央。

依然还有五六千骑的宫分军，在拼死战斗。他们四周，是数不清的宋军，有骑兵，也有步兵，密密麻麻。宋军将他们割裂开来，迫使他们分成数支部队各自为战，每一支辽军，多者不足两千，少者不过数十骑。

这是绝望的战斗。但是，这些契丹的战士，不肯选择逃命。

并非是为了所谓的“荣誉”。

这样的大败之中，他们已经没有荣誉可言。

他们战斗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个骑着黑色战马，挥舞着狼牙棒的男人，还在战场上驰骋！

此刻，韩宝的狼牙棒上，沾满了鲜血、脑浆。他这般的乱军之中，不知道反复冲荡了多少次，死在他棒下的宋军大小将领，至少也有十多个。尽管如此，依然有数不清的宋军将领，从四面八方，前赴后继的向他杀来。

混战当中，他与耶律乙辛隐、耶律亨都曾经短暂的会合，但很快又被冲散。宋军中，依然还有头脑冷静的将领存在，或许，这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战术素养，数量占据优势的宋军，有意识的将这些犹在抵抗的辽军分割，重重围困，各个击破。

深陷在宋军的兵海泥淖中，尽管不断有辽军杀进来，与韩宝会合，但每一次冲荡，都又有人战死、被分割，在韩宝的身边，追随的将士，已不足千骑。

但这千骑战士，奋起余勇，仍可以在宋军的重重包围中，所向披靡。

这个时候，韩宝也真正的将一切置之度外。

耶律乙辛隐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请他突围；耶律亨拼命杀进重围，身中十余创，浑身是血，见着他，第一句话，也是请他突围。

但韩宝都拒绝了。

尽管宋军皆欲取他首级而甘心，但如果只是率数十骑亲信突围保命，仍然是很大机会的。只是，败军辱国，他有何面目回去见他的皇帝？！有何面目回去见战死在滹沱河的数万契丹战士的家人？！

三军将士，皆可突围，为大辽多保存一个人材，便是一个。

为了令耶律乙辛隐保住性命，韩宝便在乱军之中、战马之上，扯了一块白布，蘸着鲜血，匆匆写了一封只有几行字的遗表，令耶律乙辛隐带回大辽，代呈大辽皇帝。耶律乙辛隐这才含泪答应突围，此刻他已经看不见耶律乙辛隐的身影，大约已经溃围而去。这让他心中安慰几分。

他也知道耶律雕武已经丢下军队，突围逃走。对此韩宝并无责怪之意。当年汉高祖刘邦，也曾经抛下军队仓皇逃命，历史上的名君名将，也常有遭逢挫折之时，单骑逃命，乃是常见之事。或者，正因为他们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他们最后才能成就一番霸业。同是抛下军队逃命，也是有区别的。于有些人，是怯懦、无能，但于另一些人，却是明悉利害、隐忍果断。耶律雕武并非怯懦无能之徒，他能够如此果决的丢下军队逃命，反而令韩宝相信，若他与耶律乙辛隐能逃得性命，回到大辽，他们都会是大辽的未来。

但是，韩宝自己，却已不愿意做那样的选择。

他心中已做决定——

此处，便是他最后的战场。

他听到了战场上宋军铺天盖地的喊叫声，知道了自己的首级值价几何。

想取韩某之首级，那就看看是谁有这个本事罢！

“大辽！”

抱着决死之意的韩宝，高喊着，再一次举起狼牙棒，杀向挡在他前面的宋军。

“大辽！”

在韩宝的身后，那不足千骑的骑士，一齐拔刃高呼。他们兵马虽少，又身处重重包围之中，谁都知道他们几无任何胜利的可能，但这简单的两个字，从他们的口中喊出，仍然有一种令三军夺气的悲壮，在这一片战场上，竟然短暂的压倒了宋军的气势。

紧随着他们的呼吼声，四周仍在战斗着的数支宫分军，亦一齐高喊：“大辽！”

“大辽！”

“大辽！”

简单的两个字，转瞬之间，传遍了仍在战斗的宫卫骑军之中，激起了他们心中无限的斗志。

方圆十里的战场上，出现两副截然不同的画面。

一边是胆战心惊肝胆俱碎的溃兵，为了逃命而自相践踏、互相残杀，无数的尸体，在宽达七八里的战场上，由从滹沱河的北岸，一直铺到河面，令人触目惊心。这根本已不是战斗，而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大部分的辽军都不是被宋军杀死，数以千计的辽军掉进河冰裂开的滹沱

河中，被冰水淹死，只有极少数的辽军侥幸逃过河去，落荒而逃。宋军甚至并不过河追赶，他们只是将失魂落魄胆战心惊的辽军赶到滹沱河上，然后使用弓弩、霹雳投弹杀伤辽军，加剧他们的混乱……

在这样混乱的状况下，绝大部分的辽军，根本无法平安渡过滹沱河。此时，即便宋军想要过河追赶，也是极为危险，但在一片混乱之中，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去思考这些，为了逃命，不少辽军甚至扔掉手中的武器、脱掉盔甲，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渡过冰面。至于过了河以后该如何是好，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会去想。

另一边，却是数千勇士最后的一往无前。

他们展露出来的决死之志，令占据优势的宋军，也一时为之气短。

面对韩宝的冲荡，连姚麟都不敢正面撖其锋，当他看着韩宝率兵向自己冲来之时，这位西军名宿，竟然本能般的避开了。直到韩宝闯了过去，姚麟才反应过来，老脸一红，有点恼羞成怒的率兵紧追不舍。

韩宝最后爆发出来的这股威势，令宋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贾岩不断的用旗帜调动部下来阻截，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威远军中不少声名素著的勇将，竟因此接连陨落。

第二营的营将战死……

紧接着，第三营一个营副都指挥使、一个护营虞候也相继战死……

这样的损失，令贾岩脸色发青。

没有几个人敢硬挡在韩宝的前面，却没有几个人甘心看着韩宝死在

别人手中。包括姚麟、姚雄叔侄，唐康、刘延庆、田宗铠、仁多观明诸将，以及何畏之、和诜、王贍……数不清的宋军将领，聚集在韩宝的周围，觊觎着那封侯的不世之功。但这些人，有些已经人疲马乏，有些势单力孤，无部属相助，都不敢轻易上前邀战。更多的将领，则是不免于心中暗生怯意——胜利就在眼前时，即使是再不怕死的人，也不免于更加珍惜自己的性命。更何况，每一个参加了这场会战的将领，都心知肚明：只要他们能活过这场战争，即使没有韩宝的首级，他们的前途也将一片光明。

他们紧紧跟在韩宝左近，都怀着同样的心思——耐心等待韩宝力衰气竭的那一刻。

这是迟早的事，纵然韩宝再怎么厉害，他的战马也有疲惫不堪一战之时。

即便连贾岩也打着同样的主意，旁边这么多人虎视眈眈，他却只令第二营、三营围堵，坚持不肯调动麾下最精锐的第一营，而是令黎尧臣加紧围歼其余被分割开的辽军。

似乎无人敢当韩宝锋芒。

真正拨刃见红的血战，发生在其余的数支辽军那儿。

而其中最激烈的战斗，竟与威远军无关。而是龙卫军与耶律亨部的血拼。

谁也不知道皇甫璋究竟吃错了什么药——在中间这一片战场，除了雄武一军与镇北军有一部分步军留了下来协助威远军作战外，其余杀进这片战场的宋军，目标几乎都是韩宝，对于另外几支辽军，除非恰巧碰

上，没有人会去和他们拼命。他们大都认为那是威远军的本份。然而皇甫璋却是个另类。当他率数千龙卫军追着耶律亨杀过来时，每个人都认为他也是来抢韩宝首级的。但谁也没有想到，皇甫璋的目标竟然是耶律亨部。

耶律亨没有听从韩宝的命令突围，他与麾下的彰愍宫宫卫骑军，对韩宝忠心耿耿，尽管韩宝已萌殉死之志，他却仍然屡次三番想要再次杀到韩宝身边，拼了一条命护着韩宝杀出一条生路。然而，他怎么也摆脱不了皇甫璋纠缠。

此时的战场上，宋军中，绝没有第二支如皇甫璋的龙卫军一样疯狂的部队。他们仿佛完全不知道他们正占据着巨大的优势，根本不需要如此拼命。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疯狂的攻击着耶律亨的彰愍宫。

而耶律亨统率着韩宝麾下最精锐的彰愍宫宫卫骑军，在这种绝境之中爆发出来的战斗力，也令人胆寒。

这两支人马的战斗，实是地动山摇，令人望之色变。这两支骑兵拼杀之处，没有人胆敢接近，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交战的双方给碾碎。

这是一场只有龙卫军的将士才能理解的战斗。耶律亨在之前的战斗中，打得他们无还手之力，旁人或会称赞皇甫璋指挥有方，却不知这于龙卫军实乃奇耻大辱，惟有亲自击败耶律亨才能雪耻。在种师中的龙卫军，即使是皇甫璋这样以韧性著称的将领，也奉行着这样的信念：任何防守皆为未来之反击，龙卫军进攻天下第一，世间绝不容许存在比龙卫军更加锐利的矛。他们尤其无法容忍曾经打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的耶律亨部，最后被威远军击败。西军云翼、龙卫、威远三支马军，素来都自认惟有自己才是西军中最精锐的骑军。单单这个面子，也是龙卫军无论

如何都丢不起的。

因此，若他们想要雪耻的话，这是惟一的机会。一旦耶律亨被威远军击败，他们就永无报仇的机会了。

尽管贾岩与威远军诸将一点也不清楚皇甫璋与龙卫军诸将脑子里的想法，甚至还有人龙卫军多管闲事颇为不满，但他们还是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果断的将耶律亨部让给了皇甫璋，集中兵力，一股股的歼灭其余几支各自为战的辽军。此刻，宋军之中，没有人比威远军诸将更有危机感，他们人人皆知此时非与龙卫军争斗之时，况且龙卫军抢去的耶律亨，原本也是龙卫军的对手。对他们来说，群雄虎视，力保韩宝的首级落入自己手中，才是最重要之事。而若要万无一失，自然要尽可能快的歼灭其余的辽军，如此威远军才有绝对的优势——不止是对韩宝，也是针对众多想要争夺韩宝首级的友军。

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贾岩与威远军诸将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韩宝一眼就能看透宋军的疲敌之计，而宋军诸将，心中亦各有算盘。

几次冲荡，眼见着宋军一直避免正面接战，韩宝立即便明白了宋军的打算，他在心中冷笑一声，挥棒将一个躲闪不及的宋军打下马去，突然连声高呼：“南朝无人乎？可有宋将敢与韩某一战？！”“南朝无人乎？可有宋将敢与韩某一战？！”

他声如洪钟，在战场之上接连大喊，周边半里的宋军，都听得清清楚楚，这种赤裸裸的挑衅，顿时令宋军诸将尽皆变色。即便明知他这是激将之计，但是，正自觉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宋军诸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甘愿受此羞辱。

贾岩与威远军诸将正暗暗叫苦，姚雄已最先按捺不住，大吼回骂：“老贼欲速死么？！还敢大言！”提枪纵马，率领麾下人马，朝着韩宝杀了过去。

顿时，便如捅了马蜂窝一般，宋军诸将都知道姚雄素有勇武之名，他带过来的人马，又是除威远军外最多的，全都生怕被姚雄抢了大功，悔之无及，再也不敢留力，一齐呐喊着杀上前去。便连贾岩也不敢再多想，大旗一挥，率领一众参军、亲兵，一齐杀了过去。

这正韩宝所期待的。

他已怀殉死之志，更不指望有奇迹发生，只想在临死之前，轰轰烈烈的战斗一场。眼见着各路宋军自四面八方冲来，韩宝不仅毫无惧色，反而仰天长啸，高举大棒，大吼着催马迎战。

冲在最前面的是横山蕃骑的两员骑将。二人立功心切，拖着大刀朝韩宝冲去，刚到韩宝跟前，便听韩宝突然一声大吼，驱马疾冲，手中的狼牙棒朝其中一人狠狠砸去，那宋将被他吼声吓得一惊，待回过神来，只见一根狼牙棒带着刺骨的寒风朝面门砸来，慌忙举刀招架，但长刀刚一碰到韩宝的狼牙棒，便被砸飞了去。他不料韩宝激战许久，还有这么大力气，不由大惊失色，见狼牙棒砸飞长刀后，来势不减，慌忙一个后仰，使了个铁板桥的功夫，堪堪避开这一棒，但惊魂未定之际，刚想起身，便觉胸口被重物击中，整个人竟从马上被击飞了出去——原来却是韩宝身后一名亲兵用狼牙棒给补了一下。

韩宝这一棒击出，虽然并未击中那员宋将，却是头都不回，又一棒，砸向另一名宋将，那宋将完全被韩宝的威势吓傻了，竟然呆立在那儿，眼睁睁看着狼牙棒砸向自己的脑袋，连都躲闪都不会。亏得此时从

他身后又冲出两骑宋将来，两杆长枪递出，一枪刺向韩宝的面部，一枪却刺向韩宝的坐骑，皆是攻其必救，迫得韩宝收棒招架，几名横山蕃骑才慌忙冲过来，将他拉了回去。

韩宝冷哼一声，身后早有几名宫分军涌出，护在他身前，与那两名宋将厮杀在一处。这两名宋将，正是田宗铠与仁多观明，二人早经一番苦战，这时虽休息了一阵，气力也没有完全恢复，出奇不意的击退韩宝之后，便觉胳膊酸痛，二人也不敢恋战，虚晃一枪，将几名杀过来的宫分军让给身后的几名威远军，退入人群之中。

而韩宝也不与宋军缠斗，击毙一名宋将后，眼见前面宋军势厚，突然拨转马头，向着另一个方向杀去。那个方向却是王贍的武骑军与数百骑威远军为主，冷不丁辽军变向杀来，立时阻挡不住，顷刻之间便被韩宝杀出一条血路来，武骑、威远之中，又各有几名宋将，被韩宝打得脑浆迸裂。

不过数合之间，宋军便接连损兵折将。围攻韩宝的宋军中，多的是宋军一时名将，一个个气得脸色发青。一时间，在韩宝的身后、两侧，一拨拨的宋军呼喊着急追不舍，前方更有不知道多少的宋军，从各个方向杀来，试图阻截他。但这一战，韩宝的目的，不过是要在千军万马之中，杀个痛快，并无固定的冲杀方向，因此只要发觉前方阻挡的宋军变得难以对付，他便立即改变方向，并准确的找到另一个薄弱点突破……而宋军兵马虽多，却缺乏默契，互相之间，更不免于勾心斗角，各怀争功的心思，竟被韩宝这不足千骑的人马，在重重围追堵截中，荡进荡出，所向披靡。

倘若只看这不足千骑辽军的战斗，没有人敢相信，这是一场宋军大胜的会战。

刀剑相交，箭矢如蝗，千军万马之中，纵马驰骋，快意纵横，无人敢当一棒之威。但战至酣时，韩宝却突然仰天发出一声长叹，老泪盈眶。

身经大小百余战，一剑曾当百万师。

但那又能如何？

败军辱国，他韩宝，终是大辽的罪人。

他眺目四顾，日落斗兵稀，战场之上，其余诸支被分割的辽军，已经渐渐被宋军歼灭，好几处地方，只余一两骑浑身是血的血人，犹在大呼酣斗。他四处寻找，也找不到耶律亨的身影，又是几次冲荡，他才在一个宋将的马上，看到耶律亨的人头——他满脸是血，双目圆睁，似乎在告诉每一个人，心中的不甘。

韩宝心中一阵绞痛。

他别过头去，不记得多少次的冲荡，他的身后，追随他的将士，也愈来愈少。他这一支人马，虽然勇不可当，但宋军却是人多势众。每一次的冲荡战斗，令宋军损伤惨重，但一样也会有许多的大辽将士战死，此刻，整个战场上，犹在战斗的大辽将士，已然不足三百骑。

一切都将结束了。

“大辽！”

韩宝再次挥起狼牙棒，杀向前面的宋军。

“大辽！”

他的身后，不足三百骑的将士，也一齐高呼着，催马杀向宋军。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冲锋。

宋军中军所在高地上，王厚静静的望着下面的战场，从容平静的外表之下，难掩心中的志得意满。大局已定！这样一场大胜，封万户侯、拜枢密副使，自不在话下，更加重要的是，这场胜利，足以让他超过他的父亲王韶，甚至跻身于曹彬、狄青诸前辈之前，成为大宋诸朝战功首屈一指的名将。他心中反复的响起李白咏谢安的名句：“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靖胡沙。

在这一刻，王厚仿佛看见了谢安听到淝水大捷的捷报时，口里说着“小儿辈遂已破贼”，但心中实已激动得连屐齿折断都没有发觉的情形。今日，王厚终于明白了谢安当日的心情。

目录

第三十五章 平昔壮心今在否

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

第三十七章 莫笑青袍学士老

第三十八章 心如金石同谋国

第三十九章 死生共抵两家事

第四十章 人间谁解惜春风

尾声

第三十五章 平昔壮心今在否

1

大胜！

大宋建国一百三十余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胜！

全歼辽军主力近四万骑！斩首超过四千级，获辽军主将晋国公韩宝以下大将首级六十余级，生擒偏佐将领百余人，俘虏辽军一万九千余人，更有超过两万辽军，或战死于乱军之中，或死于自相践踏，或淹死于滹沱河中，无法计算首功^[1]……至于缴获的战马、军资器械，更是不可胜数。最终得以陆续逃回辽国的将士，竟不过千余人。

这样的大捷，即使上溯至晚唐五代，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胜！

这场大胜，令王厚这样沉稳的人，也终于把持不住。战场尚未彻底打扫完毕，报捷的使者，便在背上插上报捷的红旗，骑着最好的快马，分数路出发，向宣台、朝廷报捷。

“安平大捷！王太尉全歼辽军四万骑！”“安平大捷！王太尉全歼辽军四万骑！”数名报捷的使者马不停蹄的一路向南疾驰，每经过一个驿站，都会欢喜若狂的纵声高呼着。不过短短数日，河北路沸腾了。无数的百姓高兴得忘乎所以，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军民更是喜极而泣，各地士民纷纷点起了过年才放的“爆竹”，更有不少地方，燃起了新兴的“爆仗”与“鞭炮”^[2]，噼哩叭啦的声音，响遍了河北。然后，又如长了翅膀一般，从河北传至京东、河东，直至传遍整个大宋。

整个大宋都沸腾了。

这是令大宋扬眉吐气的一战。

是彻底翻身的一场胜利。

当安平大捷的消息传至汴京，尽管尚在国丧之中，但是，从报捷使者入城的那一刻起，整个汴京都欢腾起来，热闹的景象，即使是上元佳节，也无法相提并论。虽未张灯结彩，但整整三天，汴京城内，鞭炮之声此起彼伏，烟花从昼至旦。人们往来报喜，街坊之内，茶馆之中，到处都是口沫横飞的人们，在喜气洋洋的议论着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仿若亲见的讲叙着这场会战的每一个细节。数日之内，所有的报纸都脱销了，人们关心着有关这场胜利的每一个细节，抠读着报纸上与之有关的每一个文字。

紧接着，自河北又接连传回捷报——耶律信撤兵，禁军已收复失地，自界河以南，整个河北，已无辽骑在野。

赢了！

彻彻底底的赢了！

这几乎是每个宋朝的士民，此刻心中的感觉。

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仿佛在此之前，不管他们表面是否关心北方的辽国，但是，仿佛便一直有一座无形的大山，曾经压在他们的心头。每个人都活在这座大山的阴影之下。而此刻，大山没了，阴影消失了，抬头一片艳阳！

有无数的宋人，在听到这个捷报的一刻，突然便意识到，为何他们的国家，要叫“中央之国”？！

那是整个世界，整个天下，都是他们的责任的意思！

他们生在这个国家，便注定要用他们的文明去照亮整个天下。

所以，他们才有资格自称“中央之国”！

这是一种微妙的改变。即使是不那么狂妄的人，那些对大宋国境线以外的事毫不关心的人，在这一刻，心态也变了。他们再也不会觉得是大宋无力去关注“四夷”之事，而是“不屑”、“不愿”去关心“四夷”之事。

总之，无论之前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骄狂自大也好，是保守畏惧也好，此时此刻，整个大宋，无人可以在这场大胜面前保持冷静。

所有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接受着这场大胜的洗礼。

从此，这个天下，再无大宋朝不曾击败的敌人！

此刻，大宋朝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已下意识的将炽热的目光投向了北方的燕云！

而在整个大宋朝，此时最激动的人，莫过于禁中那位年方十六岁的皇帝。

文武百官的贺表，如雪片一般，堆积如山；还有那各国使臣的战战兢兢……捷报传来之后，赵煦手里拿着那本报捷的奏章，激动的在崇政殿走来走去，整整乐了一个下午。

告祭太皇太后与太庙，大赦天下，重赏有功将士……

还有什么？

“庞天寿！”赵煦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锐。

“奴婢在。”一直侍立在一旁的庞天寿慌忙快步跑到皇帝跟前。

“去，快去宣李清臣觐见。”赵煦朝着庞天寿摆摆手，一面将目光投向殿外——外面昏暗的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赵煦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这该死的天气，汴京已经如此，河北不免更甚，还有折克行那儿……要不然的话，战果应当还可以扩大。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虽然是前所未有的大捷，那毕竟也是大战之后，即便是大宋，也需要一点时间来休整。

庞天寿答应着，小心退出崇政殿，然后快步往政事堂走去。殿内，赵煦心头刚闪过的一丝忧虑，转瞬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毕竟才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此刻，他已坐回御座，身子俯靠在御案上，单手托腮，眼中闪着憧憬的光芒。

二十余日之后，绍圣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此前很少有人会想到，绍圣七年的冬天，竟然会是五六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大宋的河北路，直到十月下旬才开始下雪，初雪较之往年，算是晚的，是以一开始，即便是本地的老人也没有人想到，这场雪居然会时晴时下，断断续续的下了近一个月。到了十一月中旬的时候，从大名府以北，一直到冀州、深州、河间府、莫州、雄州，皑皑白雪，覆盖了大半个河北平原。

大雪成灾，在这样的寒冬，又是战祸之后，即便是在从冀州到河间府的官道上，也几乎见不到行人，官道上的积雪没脚，雪几乎积了有一尺深。但这一天，这条官道上，却突然出现了许多厢军、民夫，其中甚至还有不少的禁军，一条官道上，数千人手里拿着扫帚、铁铲等各式工具，热火朝天的开始清除官道上的积雪。而主持这件事的官员也让许多人暗暗咋舌，这等琐事，出动的竟然是冀州通判这样的大官。

这数千人，一边扫着雪，一边在私底下猜测、议论着。

“这大冷天的，这么多人出来除雪，究竟是为甚？”

“俺听说是朝廷派了相公去河间府劳军。”

“在下也听说了，这番石相公与王太尉打了大胜仗，朝廷遍赏三军，听说金银财宝装了几万辆马车，车队有几十里长……”

“您这也太不着调了，还几万辆马车呢，您见过么？我家兄弟在州衙当差，听衙里的官人说，遮莫是要北伐了呢。”

“北伐？果真要北伐了么？！”

“北伐”二字，仿佛是有一种莫名的魔力，转眼之间，便有几十个人聚拢到那说出北伐消息的人旁边，连在附近督工的几个县衙的小吏，

也凑拢了过来，又是好奇，又是怀疑的看了那人一眼，不太相信的问道：“这不是王十三么？你果真有兄弟在州衙听差？怎的从未听人说过？”

那王十三尚未及回话，旁边已有相熟的乡邻先七嘴八舌的说道起来：“几位押司，小人们做证，这王十三的确有个远房的表兄弟在州衙，前不久还来看过他一回。说是在司理^[3]听差……”

这司理院是宋朝诸州中紧要的机构，那几个吏人听说这王十三果然有亲戚在司理院听差，不由皆肃然起敬，态度都变得和谒了几分，纷纷关心的问道：“你那位令兄，果真听说要北伐么？”

这王十三本来不过一卖饼的，平常见着这些县衙的公差，便如老鼠见猫一般，点头哈腰，大气不敢喘一声，何曾见过他们对自己这般客气，这时真是受宠若惊，连忙重重的点了点头，笃定的说道：“这是小的听我那兄弟亲口说的，我兄弟听衙里几位官人议论，都道来什么礼什么的……”

一个小吏接过话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对，对。正是这句话。”王十三啄米似的点头，“契丹人祸害咱们河北，咱们也不能说把他们赶出河北就算完，也得打到辽国境内去，才算报仇了。”

“是这个理。”众人纷纷应和，那几个小吏也点点头，又问了王十三几句，那王十三本来也是些辗转囫圇听来的话，自己也不甚明白，问得细了，却是不得要领了。几人见问不出啥来了，便都把目光转到其中一人身上，有人便问道：“费兄是赴过解试的，见识远胜我们，你说说，这是不是真要北伐了？”

那姓费的小吏摸了摸腰间的儒绦衣带，傲然看了众人一眼，伸手往袖子里掏了半天，慢腾腾的摸出一张报纸来，送到众人面前——在场几十个人，算上那几个小吏在内，总共没有几个人识得多少字，一千人都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手中的报纸，听他说道：“这是朝廷的《新义报》，连在下也是上午才收到，从东京送来的。这报纸上说得明白，朝廷已经给契丹人开出了议和的条件……”

“议和？”这数十人之中，有人立时露出失望之色，也有一些人却是悄悄的松了口气——此时距离安平大捷，已然快一个月。安平大捷、将辽军赶出国土所带来的那股欢欣鼓舞，在汴京仍未退潮，在其他很多地方可能刚刚发酵，但在河北路，愈是接近战争的地方，这点欢欣鼓舞，便退得越快。对这些河北的军民，安平大捷同样影响深远，但是，没有人能只靠高兴活着，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仍是最现实的问题。

自从上个月安平大捷，辽国北枢密使耶律信率军仓皇遁归，如今宋辽两国已是形势逆转，变成了辽人在南京道屯聚重兵，人心惶惶，一日数惊。然而天公不作美，接连的大雪，恶劣的气候，不仅令得逃难的难民暂时不能重返家乡，而且也让任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变得不可能。只是，宋军也并没有任何就此凯旋的迹象，河北的大军屯聚在河间、博野以及雄莫诸州等城池之内……

宋军的举动，让河北乃至天下的士民，都纷纷猜测不已。战争是就此告一段落，还是会在雪后继续乘胜追击，趁势北伐，一举收复燕云？这是每个宋人都关心的问题。

一如既往，大宋朝廷中，关于此事的争论与分歧，也是公开的，丝毫不加掩饰。持各种主张的人，都迫不及待的或者上表劝谏皇帝，或者向两府宰执上书游说，或者在各家报纸撰文，试图影响清议。尽管大部

分的宋朝士民，对此都见惯不怪了——这已是宋朝朝廷的常态了，大到战和礼制，小到最寻常的案件，你总能在朝廷内找出两个意见完全相反的官员来……

但北伐之事，对于这些身处河北的普通百姓来说，实是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每日听到的流言愈多，而朝廷却始终未有个准信，这反倒让他们更加关心。每个人都想尽可能的多了解一些信息，哪怕明知道很多的流言完全不靠谱。

仅仅是聚在此地的数十人，便有许多人在辽人的入侵中失了亲人，辛苦经营的家园化为乌有，心中自是盼望朝廷能为他们报仇雪恨，出一口恶气；但同样也有不少人，在经历战乱之后，只想尽快恢复昔日太平的生活。现在倒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宋军北伐会有失败的可能，只是他们心中却有着切实的担忧，如果朝廷北伐的话，他们不仅无法全心全意的重建家园，而且不可避免的要承担沉重的赋役，经历过战争的河北军民，没有人会幼稚的认为打仗只是军队的事。而更多的人则是同时怀抱着两种心理，对于北伐之事，十分的矛盾，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样才是他们所希望的。

姓费的小吏自然是知道众人关切的心情的，众人的这种关注，令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庞大的大宋朝，他这样的小吏，实在无足轻重，他从报纸上知道的一点半点的消息，倘若在汴京城，大约街上任何一个贩夫走卒都比他知道得要些，但在这些人面前，他却已是当之无愧的“权威”。

“议和？”他本就只是有意的卖个关子，这时候看着众人各异的表情，自鼻孔冷哼了一声，“依在下看，那多半是议不成的了，朝廷向辽人开了三个条件——辽主去帝号，向我大宋称臣，每岁贡马三千匹；割

让辽国的南京道；归还被掳到辽国的军民……”

他话未说完，那几个小吏已经笑出声来，有人笑道：“看来是真要北伐了，这三个条件，只怕辽主连一个条件都不肯答应。”

但也有人反驳道：“那倒是未必，毕竟有石相公主兵，王太尉为将，率大军杀到，到时候恐怕那辽国狼主，想称臣为王都不可得了……”

其余的百姓，似懂非懂听他们几个议论着，他们大多并不知道为何朝廷开了这三个条件便议和不成了，但也没有人敢问，怕被人笑话。只是在心里揣摸着这几位“官人”的语气，心中或忧或喜。

类似的事情，在冀州境内一百二十多里的官道上，不断的发生着，每每让在现场监工的官员们烦恼不已，一看到人群聚集起来闲聊，很快便有人骑了驴过来，将众人驱散，大声喝斥众人加紧清理积雪。这些下层官员都知道，这是本州知州与通判亲自督派的事情，限定要在一天之内，将本州境内官道上的积雪清除干净，谁若是怠慢了，保管没有好果子吃，但是大部分的吏员却对这件事提不起兴致，有点阴奉阳违。大冷天的，出来监工本就没几个人愿意，而且这件事情又一点油水都没有，谁又肯真正出力？本来召募这么多的军民劳役，按朝廷的规矩，不仅要管吃喝，还要发工钱，原是小吏们最爱的事情，可这一次，州衙那边一个铜板也没有拨下来，数千人的吃喝也只是供应稀粥而已，当然，这的确也是情非得已，这一场仗打下来，冀州从州衙到各县，府库里面，空得能饿死耗子。倒也有一些仓储是满满的，但那些都是军粮，谁也没胆子去动那些粮草。

在这场战争中，冀州有不少地方受过辽军的祸害，有数以千计的人户流离失所，房子被辽军烧了个干净，大部分的财产也付诸流水。如今战事虽停，但大半个州有半年没有生产，境内粮食、衣布、柴火木炭等必须品，全都供不应求，一切物什都贵得离谱。加之因为天寒地冰，水路运输早已中止，陆路则成本高昂，本来就是杯水车薪，现在这雪一下，更是连这杯水都没有了。如今大半个冀州都靠着从军储中拨出一些粮米，每日在各地平价限量出售，又设了几个粥厂供给贫民，这才勉强维持着，但这点粮食远远不够，饿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尽管如此，在没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之前，即使是石相公，也不敢放开供应粮食——倘若朝廷决意要趁胜北伐，到时候粮草接济不上，便是大祸。况且缺粮之地不只是冀州一地。相比而言，冀州还算是好的，冀州以北各军州的情况更糟，这些军州尽管在辽军的铁蹄之下坚持了下来，但生产被破坏，大量的难民涌入各座城池，大半年的坐吃山空，如今辽军虽然被赶走，可各地的粮草都已经消耗大半，在要优先保证军需的前提下，这个冬天，对于一般的百姓来说，甚至会比战争之时更加难熬。

大部分百姓饭都吃不饱，即便是衙门里的小吏，生活也远比战前窘困，这么冷的天气，被强征来干活，不怨声载道就已经不错，谁还会多卖力？但上头却只是一纸公文下来，要求清理官道，保障官道通畅，还要好生接待朝廷的来使，全不管下头的死活。而这样的事情，除非是本州知州和通判两位不想再当官了，否则，他们是连怨言都不敢出半句的，打落牙也得和血吞，这次来的据说是朝廷的大人物，接待的功夫做好了，之前的功劳才算是功劳，要不然，之前拼死拼命守冀州，筹备军需粮草，一切都是白干了。别以为石相公现在在河北，若得罪了朝中的大人物，哪天被人家收拾了，石相公恐怕根本不会知道。大宋军州有近

两百个，石相公还能天天关注着每个知州的命运？虽说大宋朝的知州、通判也算重臣，地位不低，还有权力上表直达天听，但真正能被皇帝与宰执们关注的，终究是极少数，待石相公一回朝，区区一个冀州知州、通判，想要再见着他，只怕也极不容易。

这些道理，这些官员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可大部分的吏员，却是无利不起早，眼前没肉，便是督工都懈怠，要不怎么说是“滑吏”呢？对于这些滑吏，有时候别说知州、通判，就算是宰相也没什么好办法。但吏可以“滑”，这些官员却不敢跟着“滑”，吏有吏的规矩，官也有官的规矩，不说别的，他们的磨堪考课之权便掌握在知州、通判之手，这就足以决定他们的前途了。单为这一件，他们也要尽心尽力的办好这差使。

但其实这些官员，也是一样关心的朝廷是否北伐的。只是他们的想法、立场，却比一般的百姓，要复杂得多。

有很多官员反对继续战争，因为继续北伐对于他们河北路的地方官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北伐意味着他们要继续为军队筹办各种军需供应，稍有差错，就可能被处以军法；意味着他们治理地方更加困难，至少地方各种物资的紧缺，他们就难以解决，更不用提恢复生产，而从北伐中他们能得到的好处却十分有限。相反，倘若停止北伐，他们将有显而易见的利益，倘若战争真正结束，朝廷就会投入大笔的钱粮来帮助河北路恢复生产，不仅如此，现在在冀州、东光、河间府，屯集着大量的军需物资——这些东西，倘若不再打仗，朝廷既不可能把他们运回汴京去，也不可能全部保存，绝大部分都会处理掉，卖给民间，地方官员就会成为最直接的获益者。此外，据说王厚全歼韩宝一役，缴获了数不清的骡马，这些牲畜，倘若打仗，就会充做军用，但不打仗的话，肯定会就地发卖……

因此，不必去说政治理念，只要简单的分析一下利害，就足以令绝大部分的河北地方官员反对继续战争。

但也有不少人希望继续北伐，他们有些是出于理想与抱负，希望大宋能收复燕云，完成太祖皇帝的宿愿；有些则是野心勃勃，战争比和平更容易让他们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则纯粹是揣摩上意——即便这个“上意”和他们隔得很远，就算他们揣摩对了，也得不到什么切实的好处，但是世间永远不乏这样的生物，他们并无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只是本能的想要与上头保持一致。

不过，这些官员知道的内情，远比那些小吏与普通百姓要多。大半河北路的官员都听说了，报捷的喜讯传到汴京，皇帝是如何的喜不自禁，是如何一面告祭太庙与太皇太后，宣布大赦天下；一面下旨重赏有功之臣。据说文武百官歌功颂德的表章，似雪片一般飞进禁中，京城之中，到处都是鼓吹趁势北伐，一鼓作气收复燕云的声音……

皇帝心中的想法，这些河北的中下级地方官员自然无从知晓，天阙九重，想揣测也揣测不了。但是每个人都听到传言，此次皇帝派来使者前往河间府，表面是为了劳军，慰问有功将士与河北军民，但除此之外，使者还另有更重要的使命，便是会见石越、王厚、章惇、陈元凤、蔡京、田烈武诸文武，决定接下来的战和之策。

换句话说，报纸上的言辞，不过是虚张声势，朝廷是否乘胜北伐，使者此行，可能至关重要。这次来的使者也不得了，正使是参政刑书李清臣，据说这半年以来，身在汴京的宰执大臣之中，李清臣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为最受皇帝宠信的一位，官场流言，皇帝对他的信任，甚至已经超过了韩忠彦。而副使庞天寿虽然是个内侍，却是潜邸之臣，当今最炙手可热的大貂珰。

皇帝派这二人前来河北代天子劳军，规格之高，几乎已是无以复加。流言甚至传说，若是石相公率军凯旋回京，天子可能亲出汴京城迎接。

但这二人前来河北，却也隐隐落实了另一个传言——两府宰执、御前会议中，有不少重臣反对继续北伐。而在这前所未有的大胜之后，身在河北与契丹作战的诸重臣，份量无形中又重了不少。尤其是宣相石越与大总管王厚，二人的意见可谓至关重要。皇帝派出李清臣与庞天寿来河北，当也不无争取二人支持之意——不论皇帝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他都急切的需要石越与王厚这两位大功臣站在自己一边。

为了迎接次日将要路过冀州的李清臣与庞天寿，冀州不惜出动了数千军民，冒着严寒清除官道积雪，以防两位“天使”的车队在路上发生意外滞留在路上。而此刻，在两百多里外的河间府，这座看似平静的河北重镇内，也有许多人在为两位“天使”的到来，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此时，身在河北路的宋朝重臣，大半上都聚集在河间府诸城。

早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王厚与韩宝的会战未尚完全结束，右丞相、宣抚使石越便率折可适等谏臣赶到了河间府，正好赶上收拾残局。

与大宋朝廷向天下公布的战况有些不同，河间府的耶律信部，并非是在韩宝战败后才“仓皇遁归”的，实际情况是，二十四日一早，当韩宝准备在滹沱河背水一战之时，河间府的辽军，便在耶律信的统率下，果断的撤兵了。耶律信根据自己所得的情报，做出了他的判断，河间府的辽军，根本无力摆脱田烈武与陈元凤的宋军去援救韩宝。田烈武率河间宋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再加上陈元凤率宋军意外到来，让河间府的

宋军兵力激增，让耶律信认定他已经救不了韩宝。所以，尽管明知道这样抛弃韩宝的四万人马，会令他声名扫地，但耶律信还是毅然做出了决定。

他烧焚了肃宁的积蓄，率军果断北撤。

河间诸将，事先没有人料到耶律信会如此狠决。田烈武原本计划与陈元凤合兵，做出进攻肃宁的态势，同时避免与辽军真正决战，设法将耶律信也拖在河间府——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苗履的意外失利，让他已经没有了再次与耶律信正面决战的实力。

二十三日，受命追击北撤辽军，解救被掳军民的苗履，在君子馆附近追上了辽军。在得知自己的对手居然只是萧岚，而且辽军中宫分军并不多之后，苗履与张叔夜诸将完全放松了警惕，以为胜利是手到擒来之事。不可一世的宣武一军列阵向押送被掳军民的辽军发动了进攻，辽军只是稍作抵抗，便被击垮。但宣武一军尚未来得及追击，君子馆的萧岚，便已率大军出来接应。苗履根本不曾将萧岚的那点人马放在眼里，立即整军再战。他此时的野心，已是彻底击溃君子馆之辽军，夺回君子馆，然后率军固守此要道，将耶律信部关在河间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但是乐极生悲，苗履完全没料到，他已经中了耶律信与萧岚的计谋。在被辽军押送的宋朝百姓之中，耶律信混入了一千多名精兵。原本契丹人与汉人发型不同，极易分辨，但不想这些精兵，全部是来自西京道与南京道的宫分军，因为与汉人混居已久，头型服饰，都是汉人装扮，其中有些虽然是宫分军，但本身就是燕地汉人。他们扮成俘虏，将兵器藏在十几辆马车之内，仓促之间，根本无法分辨。那些被掳的军民，因为来自各地，大多也互不相识，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中间居然混有

辽军。宣武一军赶跑押送的辽军之后，便将众多的百姓、装满财货的车辆，与他们的战马，暂时安置在一块，只派了不足千人的兵力看守。这本已经是十分谨慎了，但这一次被他们救下的被掳百姓与车辆实在太多，不足千人的留守兵力分散各处，便显得十分薄弱。

结果，就在宣武一军正与萧岚部酣战之时，这一千多精兵突然发难，杀进宣武一军圈马之处，到处攻击留守的宋军，更射杀了几千匹战马。宣武一军的后方顿时一片混乱。这一千多辽军个个都是精兵，而留守的宣武一军，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向来也是军中战力最弱的一部分人马，加上辽军又是以有备攻无备，很快便被辽军控制住了局势。这些辽军得手之后，马上驱赶着混乱的百姓，以及两三千匹受惊乱奔的战马，从后方冲击宣武一军的军阵。耶律信甚至还在这批车辆中，准备了四五辆装满火药的马车，这时也被辽军找了出来，混在百姓与乱马之中，冲向宣武一军。

屁股着火，宣武一军本就已军心大乱，再被这么一冲，几辆装满火药的马车接连爆炸，宣武一军的军阵，顿时也一片混乱。

最早被击退的辽军本就是诈败，此时见计谋见效，又杀了回来，与萧岚部一道趁势猛攻。

这是宣武一军自成立以来，最惨重的一场惨败。

失去了战马，没有了方阵，这支宋朝的殿前司精兵，号称“天下第一军”的精锐，在辽军不算精锐的骑兵面前，一败涂地。

这一场大胜甚至出乎耶律信的预料。在此之前，他也并不能肯定追击的宋军会是宣武一军，而是做了几手准备。倘若宋军是由云骑军追击的话，战果绝不会这么大。

最终，苗履只率领两千余人仓皇逃命，回到河间府检点人马，包括宣武一军、云骑军第一营在内，陆续逃回来的人马，不过九千余人。器甲、战马尤其损失惨重，几乎丢了个精光。不仅如此，只有少数被掳的百姓趁乱逃出了辽军的控制，绝大部分的被掳百姓不是死于乱军之中，就是重新被辽军俘虏。

若非萧岚与辽军诸将得到耶律信的严令，为生变，没有穷追不舍，宋军的损失还会更大。

幸好，由于田烈武部与耶律信部的战斗结果还算差强人意，苗履虽然战败，倒尚不至于动摇到河间府的局势——这次失利，反而令得田烈武真正在右军行营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只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

也因此之故，得知宣武一军败绩之后，田烈武的计划，才不得不转而求其次，只求设法拖住耶律信，寄望王厚与慕容谦顺利解决韩宝，引兵前来，合攻耶律信。

但耶律信也知道这种局部的大胜意义有限，所以，二十四日，他仍然果断退兵。

他的这一举动，再一次令河间诸将不知如何是好。

田烈武举棋不定，拿不定主意。刘近、颜平城都力谏他不要追赶，他二人都认为倘若耶律信铁了心要走，即便宣武一军未遭大败，只要君子馆依然在辽军控制之下，河间府宋军再多，也没有任何办法。更何况如今宣武一军受挫，所以，倒不如干脆率河间宋军调过头去协助王厚围攻韩宝——此时他们还不知道韩宝已向滹沱河突围，若田烈武采纳此策的话，韩宝将欲哭无泪。因为计算时间，若田烈武及时行动，当韩宝率军赶到河边时，田烈武也将率河间宋军赶到河的南岸。若是发生这样的

事情，恐怕辽军将不战自溃。

但是，田烈武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因为宣武一军的惨败，让田烈武觉得有些无法交差，他担心若然坐视耶律信退兵，连个姿态都不做，太说不过去，而且他心中也难以甘心，故此疑虑不定。

而陈元凤对是否追击耶律信也同样犹疑——苗履惨败的消息传来，对于陈元凤、王襄等南面行营诸将是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田烈武麾下的河间宋军，大半年来已习惯了胜败，对于辽军也有清醒的认识，宣武一军惨败，虽然令他们意外与吃惊，但并不至于让他们产生畏惧害怕之情。但对于未经战阵的南面行营将士来说，宣武一军这样的精锐，苗履这样的猛将，在他们眼里是不可战胜的存在，这一场惨败，不能不让他们重新评估辽军的战斗力，并在心里面打起小鼓。所以，陈元凤与王襄心里其实是不愿意冒险去追击耶律信的，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至于西进协助王厚、慕容谦，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更加没有兴趣。

苗履的失利，也令得身在河间府的章惇悻然大怒。二十三日晚，就在河间府的城门口，章惇派人解除了苗履、李昭光、张叔夜等人的兵权，将诸将全部逮捕入狱。而在得知耶律信退兵之后，他又立即遣使前来，督促田烈武率军追赶。

章惇并非完全不懂军事，他知道耶律信麾下两万数千人马全是骑兵，自肃宁北撤的道路，依然在辽军控制之中，而田烈武麾下骑兵已经不多，即便宣武一军没有损失，耶律信若铁了心要走，宋军想要咬住他，也非易事。这一点，他与刘近、颜平城并无分歧，这也是为何苗履

得意忘形之下，便想要趁势攻取君子馆的原因。但是，章惇认为田烈武若只是率骑兵去追的话，哪怕兵马少点，至少应该是没什么危险的。率军尾随一段，若是有机可乘，田烈武可以占点便宜；若是无机可乘，亦可全身而退。而他也已知道骁骑军也到了河间府，倘若陈元凤肯将骁骑军借给田烈武的话，那把握就更大了，即便留不住耶律信，能吃掉辽军断后的部队，也算一桩功劳，多少能挽回一点颜面。否则，任由耶律信来去而束手无策，派出宣武一军追击，在辽军没有多少宫分军参战的情况，居然还遭此惨败，章惇同样自觉颜面无光。在章惇心里，河间府是他的战区，他麾下也算兵多将广，这样的战绩，别说彰显他的功绩，感觉上实是有些无能了。

这种心情，倒正与田烈武相同。

然而，他们却想不到，怀着巨大的野心率军前来河间的陈元凤，这时候却变得谨慎起来，他与南面行营诸将商议后，便向田烈武宣称耶律信用兵极有法度，退兵不可能无备，追之无用，婉拒了田烈武的请求。反而趁田烈武还在犹豫，派骁骑军迅速“攻占”了人去楼空的肃宁——这也是收复失地之功。

河间诸将万万料不到陈元凤与王襄如此无耻，但此时纵然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田烈武本无魄力拂章惇之意行事，况他自己想法也差不多，便亲自挑了三千云骑军精兵前去追赶耶律信，令其余将士自回河间府休整。

田烈武的追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无非是送耶律信一程。耶律信退兵法度严明，各军相互掩护，他不设计坑追兵一道便算不错，凭田烈武这三千兵力，又能济得甚事？白跑了几十里，眼见辽军无懈可击，田烈武只好快快率军返回河间府。

但此时令河间诸将更加愤怒的一幕出现了。

陈元凤与王襄占了肃宁之后，却并未就此罢手，反而开始自行“追击”耶律信。田烈武还在返回河间府的途中，便听到探马来报，陈元凤与王襄已派了三千骁骑军为先锋，逼近君子馆……

若非石越在当日下午赶到河间府，遣使前往陈元凤军中，勒令其所部不得出河间府界一步，否则军法从事，令陈元凤与王襄诸将有所忌惮，他们很可能会一路尾随辽军到雄州去。

但不管怎么说，陈元凤与王襄的确成功的制造了河间府诸将无能的印象。毕竟，所谓“抢功”之说，只能算是河间文武的一面之辞。从道理上讲，南面行营无任何义务与理由要听从或者协助右军行营作战。陈元凤与王襄率骁骑、横塞军北进河间，客观上声援了田烈武对耶律信的作战，然后双方各行其是，谈不上对错。而在耶律信退兵之时，陈元凤与王襄积极进取，对辽军穷追不舍，先复肃宁，后据君子馆，并解救了上千沦陷的军民，这是不争之事实。反而是右军行营宣武一军傲慢轻敌，败军辱国，章惇、田烈武因与耶律信大战，损失惨重，又逢宣武一军之败，遂致进退失据，用兵保守。

尽管河间文武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所解救的所谓上千军民，不过是辽军来不及带走的俘虏，但是，这个官司就算打到御前会议章惇与田烈武也是打不赢的。陈元凤与王襄有实打实的功劳，所谓耶律信早已走远之说，却是无法证明的，就算耶律信果真的走远了，又有何证据能证明陈元凤与王襄是明知道一定追不上耶律信才行动的？而只要这一前提不成立，所谓“抢功”之说，也就难以成立。反而，苗履的惨败，却能突显河间文武不过是妒贤忌能，明知道耶律信已经退兵，却因瞻前顾后，连河间境内的城池都无力恢复，反被南面行营占了先机，然后又因

此心生嫉恨，对南面行营倒打一耙……

因此，虽然明明知道被陈元凤与王襄算计，章惇对陈元凤恨之入骨，却也只能先捏着鼻子吃下这个苍蝇。只是右军行营的那些将领，却管不了这么多，一个个破口大骂，还有不少将领见石越到河间府，竟纷纷跑去告状。

陈元凤也并非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往死里得罪了章惇与田烈武，但此事乃是他精心算计的结果，因此，他非做不可。

陈元凤是个聪明人，他一听到耶律信退兵的消息，便知道韩宝那四万人马，已断无生路可言，与辽国的这场战争，马上将要进入另一个阶段，大宋朝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利，这场胜利，会刺激到大宋的每一个臣民。这根本不是对西夏的战争可以相比的！早在大宋建国之前，辽国就是可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大国，自宋朝建国以来，双方一直地位平等，甚至长时间辽国都隐隐压住宋朝一头，在军事上更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而这一切，都将随着这场即将到来的大胜，而发生彻底的改变。

一个人口近亿的国家，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情绪，将被彻底的释放出来！

尽管两府的宰执们大多老成持重，但是，陈元凤认为他们阻止不了这场情绪的爆发。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更何况他们还有一个血气方刚的皇帝。

新的时代即将到来，陈元凤需要在新时代来临之前，抢占一个好位置。

对陈元凤不利的是，因为被石越压制着，在这场战争中，他与南面行营几乎无尺寸之功。陈元凤心里很明白，皇帝只是年轻，并不是愚蠢，甚至，皇帝比绝大多数人都要聪明。皇帝对自己付出了信任，他就必须有所回应，向皇帝证明他的能力。否则，他很快就会被皇帝抛弃。有能力、有野心，却一直苦无机会施展，希望得到皇帝赏识，这样的官员，在大宋朝有如过江之鲫。只不过，在皇帝亲政之初，他与这些官员之间，相互都是陌生的，所以，陈元凤才有机会占得先机。但随着皇帝渐渐熟悉自己的朝廷，他可用的人会越来越多。

可是陈元凤没有机会立下真正令人信服的功绩。

幸好苗履的惨败，让他看到了机会。

在东京开封，自皇帝以下，没有人不知道宣武一军是“天下第一军”，这支军队因为追击辽军而惨败，会加倍的突显出辽军的强大，以及苗履乃至章惇、田烈武的无能。当宣武一军惨败，耶律信从容退军之际，章惇、田烈武因为胆寒而不敢追赶，害怕与辽军作战，但是，陈元凤却毫不畏惧，依旧果断率断南面行营大军一路追杀，收复城池、解救百姓……

借着宣武一军这块垫脚石，陈元凤与南面行营能够塑造起不错的形象。皇帝也罢，汴京朝野的清议也罢，会谅解他缺少过硬的功勋，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若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无畏的出现在田烈武与耶律信作战的战场上，果断的追杀退兵的耶律信！

对手毕竟是声名赫赫的耶律信！

比功劳，陈元凤与南面行营，自然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王厚、慕容谦二部相比。后者是大宋的功臣，光彩耀人，天下瞩目。但是，陈元凤与

南面行营，将是人们心目中的“挑战者”，或者说是“有潜力的追赶者”，他们的表现，不仅与右军行营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要压过霸州的蔡京一头。只要能保持这样的印象，任何聪明的上位者，都会继续对他们保持足够的耐心。

所以，陈元凤虽然表面遵奉石越军令，却还是下令骁骑军一个营进屯于君子馆，并分别向石越与朝廷上书，力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规复燕云，摆出一副进取的姿态。

但明眼人都知道，陈元凤与王襄率军进入河间府，本来就没带多少輜重粮草，否则断不可能一日赶至田烈武与耶律信之战场。辽军撤走之后，肃宁、君子馆连草都不剩几根，他这两三万人马，吃喝是个大问题，用不了几天，便会粮尽。

果然，陈元凤、王襄虽然在奏章上表现得慷慨激昂，但私底下却是卑辞厚礼，向石越与章惇请粮——但二人心里也是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请到粮草，别说他们已往死里得罪了章惇，只说自二十四日之后，大雪连天，道路转运艰难，章惇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天气往君子馆、肃宁运粮。这也是田烈武没有立即派兵去占领这两地的原因。

既然请不到粮，这两三万人马，却总要吃喝。于是，陈元凤与王襄“迫不得已”，“被迫”率军退回乐寿，从东光、北望镇补给。陈元凤与王襄心里也明白，他们已经得罪章惇，河间府城是章惇的地盘，二人去那里落不到什么好，便是真要北伐幽蓟，他们也不想当什么先锋。“被迫”退驻乐寿，也是他们精心计算的，此处离河间府、东光皆甚近，不仅不愁补给，河间府有什么动静，亦可及时知晓，而汴京方面若有动作，他们甚至有可能比身在河间府城的石越更早得到消息。

在河间府的宋朝诸重臣中，打着自己小算盘的人当然远远不止陈元凤与王襄。石越率宣台行辕移驻河间府后，河北路那些举足轻重的文武重臣，都似嗅到了什么，只要有一点借口可寻的，都亲自赶到了河间府城。

在安平大捷之后，王厚、慕容谦麾下诸军，皆接到宣台敕令，慕容谦的左军行营诸军驻于安平就粮，王厚的中军行营诸军移驻饶阳就粮。但是，此时，不仅王厚与慕容谦亲自到了河间府，便连唐康、何畏之诸将，也找了借口，随之而来。

甚至连远在霸州的蔡京，也不辞辛劳，借口向石越汇报军情，冒着风雪赶到了河间府。

蔡京此人，是最令陈元凤警惕的一个对手。因为从某个方面来说，蔡京与他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蔡京所处的位置不如陈元凤，被他拨了头筹——当得知辽军退出宋境之后，蔡京也是立即气势汹汹的杀到雄州，收复了雄、莫二州之地，然后，蔡京更是迅速的向朝廷与石越分别进呈了他的“取幽蓟十策”！

蔡京的不幸，在于他因为所处位置，“追击”耶律信时，比陈元凤慢了一步。而且他麾下的兵力，也不如陈元凤的南面行营因为下辖两只殿前司禁军，显得极有份量。所以，他被陈元凤占了先机。但是蔡京显然不甘于此，他另辟蹊径，极力的推销他的“取幽蓟十策”。

这让陈元凤暗中既妒且忌。

陈元凤知道皇帝想要趁势规复幽蓟，不仅是皇帝，整个大宋的士气

民心亦是如此想法——虽然朝中的稳重保守派依然有庞大的势力，但是，安平大捷全歼辽军四万铁骑，便仿若给一个饥饿已久的人，吃了世间最美味的开胃菜，又在他的面前摆上一桌山珍海味——这个时候，你去苦口婆心的劝他，要他不要急着吃那桌美味佳肴？

陈元凤知道大势所趋，亦知道要顺时而动。但是，无论是他，还是王襄，真正要谈到规复燕云的具体方略，就不免有些力有不逮之处。

但蔡京却能一条一条的，说得条条是道。

不管他的那些方略是否是纸上谈兵，是否真正可行，但他的确能看得出来，还能说服不少人，甚至连陈元凤读过之后，也觉得按蔡京所倡，多半真能顺利收复幽蓟。

但正因如此，陈元凤才格外的忌惮蔡京，因为只有蔡京，才是他最可怕的竞争者。

他心里也清楚，除了蔡京，河间府的那些人，自石越以下，章惇、王厚、唐康……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他和蔡京急急忙忙的先跳出来，是因为有自己的理由，谈不上失策。但是，若以为这些此时闷声不表态的人已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那总有一日，他会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一根。

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个道理陈元凤是懂的。在前台表演得最卖力的，往往是形势最不好的。但是，无奈归无奈，每个人皆只能就着自己的米做自己的饭。每每想到这些，陈元凤心中都有些嫉恨，尤其是对他那位此时名望功勋几至最顶点的故交。

两度出任率臣，先破西夏，后败契丹。如今功业，休说大宋，自古

以来，亦属罕见。

不管心里有多不甘，陈元凤也知道，此时他根本无法与石越争锋。这时的石越，有如炽热的太阳，而他连一颗冷星都算不上。一个“争”字，说出来都是笑话。

他只能暂且安慰自己，石越并非没有弱点，相反，他的光芒越是灼人，他的弱点便越是致命。而自己，终有让全天下瞩目的一刻。

他现在需要的，是先把握住眼前的机会。

[1]. 宋朝计算首功，须砍下完整人头。按，首功之制，以弊病过多，宋仁宗时曾因狄青上书废除，小说中，熙宁时宋帝励精图治，有志两北，早已恢复，然如前文所叙，宋军叙功，仍然不以首功为最重，此与秦汉之法不同。文中绍圣七年与辽之战，以天子下诏，激励杀敌，悬赏首级，故将士才热衷于斩首。然此不过一时之法，是以宋军斩首数量不多。商君书记载，将领要计一级功，野战斩首至少要过七千，此战若在秦汉，斩首必过两万。然宋军另有计算将士战功之法，是以在获捷之后打扫战场时，将领会约束部属斩首之行为，盖因此时最易发生争夺首级而内讧之事。又，此处计算人数，包括辽军家丁在内。

[2]. 最初的“爆竹”并无火药，而以火烧竹。据信唐时始以火药实于竹内，宋时才有今日之鞭炮起源。

[3]. 宋代州一级司法机构，专门负责处理刑事案件。主官为“司理参军事”。小说中，改制后，主官为刑曹参军。按，宋代州一级司法，

有三大机构，一为录事参军所主之州院，为民事法庭，亦兼理刑事案件；一为司理院，为刑事法庭。但这两个法院，都只有权力审清案情。至于该适用何种法条如何断刑，则属于第三大机构法曹之司法参军事之职权。

两天后，十一月廿一日。

北望镇。

漫天的风雪，中，一列绵延两三里的车队，顺着官道逶迤而来。这列车队中，仅仅马车便多达四五百辆，每辆马车上都插着几面赤红的旗帜，只是在风雪之中，看不清具体的旗号。车队的前后两侧，到处都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这些骑兵身材之高大，令沿途无意中看见这车队的当地居民，都暗暗咋舌。

半年多来，冀州的百姓看惯了各色军队，但这些骑兵都裹着绛红色大氅，头上并没有戴作战的兜鍪，在遮风雪的席帽之下是黑色的长脚幞头，甚至还有不少人扎着罕见的紫绣抹额，这可是只有在宣台石相公的卫队身上才会看到的装扮。不少冀州百姓早就听说过紫绣抹额代表的意义——这是班直侍卫与卫尉寺部队特有的饰物，因此，不用多想，许多人便已经猜到了这只车队的来头。

这多半便是汴京来的那位李相公的车队了。有好事的人甚至冒着风雪，跑到北望镇去给镇里的监税官报信。不过这显然有些多此一举，在北望镇的镇口的一座亭子里，早就有十几位官员，正迎着风雪，翘首等待着这只车队的到来。而站在这些官员最中间的，赫然是横塞军都指挥使王襄。

这种风雪交加的天气，站在外面等人的滋味并不好受，王襄虽是习武之人，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汴京养尊处优，此时一张脸冻成了酱紫色，早有些耐受不住，只是心里想着李清臣与庞天寿的身份，才强自忍耐。

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自己的前途。

在宋朝的武将当中，王襄素来自认为是数一数二的名将之资。他出身将门，文武双全，熟读兵书，精通韬略，而且与一般武将不同，他还是一个雅士，往来达官显贵之间，也如鱼得水，他对于大宋的宫廷与朝廷十分熟悉，对朝局政局的变化，更是十分敏锐。这些资质，休说一般的武将，便是现在声名如日中天的王厚王处道，也及不上他。同代人中能勉强与他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唐康一人，但唐康到底出身商贾之家，哪比得上他是名门之后。而且，若论真材实学，他二十余岁时便曾单骑说走萧禧，这样的风采，恐怕也只有秦汉甚至战国时那些名将才有。

他所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在统率横塞军随南面行营北上之初，王襄还曾经抱持过一些幻想，他以为凭他的才华，到了河北，那就好象是将一把尖锐的锥子放在一个纸袋中，不冒头都不可能，他一定会受到宣相石越的器重，在河北大放异彩，从此名动天下。但是，现实却是如此冷酷，在汴京声名极好的宣相石越，竟然是见面不如闻名，对于非嫡系的军队与将领，休说重用，便连一视同仁也做不到，只是一味的排斥打压。几个月来，他与横塞军都被石越看得死死的，得不到半点机会，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立下泼天的功劳，封万户侯、名垂青史。

这让王襄无论如何都不能甘心！

但是，见识过田烈武与耶律信的血战之后，王襄心里也明白，他的横塞军太弱，统率这样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建立什么功勋。原本王襄已经万念俱灰，他只能感叹命运的不公——象苗履那种莽夫，却能统率宣武一军这样的天下精兵，最后落个惨败的下场，而自己胸中谋略胜苗履万倍，却只能带横塞军这种鱼腩……

但便在他已绝望之时，陈元凤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一个机会。

他心里面回想着陈元凤给他所做的分析。

北伐！一想到这两个字，王襄立即热血沸腾。这两个字，具有偌大的魔力，连眼前的寒冷，仿佛也可以被这两个字驱散。

北伐！只要朝廷真的决意北伐，那么，王厚的安平大捷又算什么？

王襄眼中甚至闪过一丝不屑。那并非一场完美的大捷，甚至可以说，王厚因为失察，还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只是这个时候，举国都被全歼四万辽国铁骑而震惊，一片欢欣鼓舞，无人愿意去计较那些损失而已。

若然朝廷决意趁胜北伐，有的是不世之功，等待王襄去建立。

而且，最要紧的是，便如陈元凤所言，倘若朝廷要趁胜北伐的话，那一定会重新布局。如今的几个行营，是为抵御辽军入侵而设，一旦攻守易势，重新调整也是势在必行。只要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他王襄便也有机会得到更重要的职位。

这一点，陈元凤绝没有骗他，对于朝局颇为熟悉的王襄，经陈元凤点破之后，自己便已想明白这一层。他心里很清楚，他不仅有机会去统率更好的部队，而且机会还很大。因为皇帝也好，枢密院也好，只要手里有可靠的人选，他们就一定会尽可能平衡军中各派系的势力。

倘若手里只有那几位优秀的将领，其余的将领不堪重用，那皇帝与密院的相公们，自然不会为了平衡去冒风险做傻事。但只要他们认定还有其余的将领也是可靠的，那这种平衡便势在必行。

而他王襄，在此之前，已经成功的在皇帝与朝廷诸公心中留了不错的印象。接下来，就要看李清臣与庞天寿对他的印象了。尤其是参政李清臣，在众多宰执相公之中，他几乎是突然之间获得皇帝的信任而崛起的。这种信任并不牢靠，亲政还不算太久的皇帝很可能只是想利用他来影响两府，李清臣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要想获得皇帝真正的信任，他需要向皇帝展现他的能力。一般来说，向皇帝提供与众不同的政见是一条捷径，但如今已经不是熙宁之时，朝中有声望之隆甚至超过当年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石越，还有强大的旧党存在，想靠着新奇的政见获得赏识，恐怕一不小心，反而会将自己弄得粉身碎骨。他这样的宰执，想要稳固君宠，现在只能依靠三样法宝：或是替皇帝游说两府，帮助皇帝在两府中推行他的政见；或是有出色的执行力将皇帝的想法执行好；或是能够经常向皇帝举荐受到皇帝认可的人材。

因此，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李清臣一定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而他这一次的差遣，皇帝也肯定会让他暗中留意军中的人材，简拔重用，以平衡军中势力。

这位李参政，会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在这个时候，别说是些些风雪，便是刮刀子下震天雷，王襄也只好先忍耐着。

“来了！”

人群之中，不知道有谁大喊了一声，众人忙朝着西边踮脚望去，便见视野的尽头，冒出几个黑影来，渐渐的，黑影越来越多，骑兵、车队、旗帜，皆渐渐清晰起来。王襄心中一喜，朝亲兵招了招手，令亲兵牵马过来，跃身上马，向车队那边驰去。身后，王襄的幼弟王禀与几名亲信将领，也上马跟上。留下一群文官在亭中干瞪双眼，面面相觑。

未多时，王襄与众将便驰至车队之前，车队在前方开路的骑兵见有人靠近，也分出几骑上前拦阻，王襄不待他们喝问，便高声喊道：“前面可是李参政、庞供奉车驾？下官横塞军都指挥使王襄，奉宣抚判官陈公履善之命，在此恭候多时。”

“原来是王将军。”上前的几骑当中，一名校尉装扮的骑将朝着王襄抱拳拱了拱手，王襄听他口气，似是认得自己，王襄在天武一军做副将也有些时日了，京师禁军将校，认得他的人不少，但他定睛望去，却对那校尉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却也不敢怠慢，连忙抱拳回礼，笑道：“这位兄弟好生面熟，未知是哪一军的？”

“不敢。”那校尉阶级与王襄相差甚远，不料对方如此平易近人，心中大生好感，连忙又是欠身一礼，说道：“末将御武校尉鱼元任，在兵部当差。”

“兵部？”王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这时却不容多想，笑着说

道：“原来是鱼兄弟，还请鱼兄弟代为通传一声。”

“好说。请王将军稍候。”那鱼元任不卑不亢的朝他又欠了欠身，转身策马朝车队中跑去。

王襄等人也不下马，只骑在马上，勒马耐心等候，他等得无聊，因随口向另外那几名骑士问道：“进兵部不是都要转文阶的么？如何这位鱼兄弟竟然是御武校尉？”

他这么一问，却见那几人皆似笑非笑的望着自己，既不作答，但神色之间，却也无一般禁军士兵见到自己时的那种敬畏。他正纳闷，身边的王禀脸色却是变了一下，策马过来在他身边轻声说道：“哥哥好糊涂，这些分明是职方司的人。”

听到“职方司”三字，王襄心中顿时一凛，尴尬的朝那几人笑笑，顿时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亏得那鱼元任很快便驰了回来，朝王襄笑道：“王将军，李参政吩咐，将军远来辛苦，然风雪太大，车队中将士与民夫极是辛苦，便不在此相见了。今日参政要赶至乐寿，到乐寿再接见将军不迟。”

王襄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但他马上便神色如常，笑道：“还是参政体恤下情，考虑周详。如此，便由下官来带路。前头要过黄河，一切也准备妥当。北望镇里已煮了姜汤，待车队进镇，众家兄弟也可以喝一口暖暖身子。”

鱼元任几人顶着风雪赶了一天路，早已冻得够呛，听到“姜汤”二字，眼睛都亮了，连忙抱拳笑道：“如此真是有劳了。”心里面暗赞王襄果然会做人。他们在前头过了几站，也有地方官讨好，准备了热酒肉汤，但那些地方官却不知道，当朝宰辅之中，要论清廉节俭，无人比得

过李清臣——他是真的人如其名，甚至节俭到有些刻意了，他早就下过命令，一路行来，不可过于叨扰地方，因此地方上即便备了酒，也没人敢喝，倒不如备一些便宜点的姜汤，他们还能喝上两口。

只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姜汤其实是陈元凤亲自吩咐备下的，王襄原本还暗中腹诽陈元凤太小气了。军中别的没有，犒军的美酒，堆积如山，陈元凤却不舍得拿出来孝敬李清臣。

车队在王襄的带领下很快进了北望镇，在镇口等待的其他官员同样也没能见着李清臣与庞天寿，最后只得快快散去。因为要准备过黄河，虽然河面上早已结了厚冰，还搭了木板桥，铺上了稻草防滑，但这么大一支车队，过河并不容易，因此车队便在北望镇停留了一会，鱼元任与随队的官兵、民夫，终于喝到了一口热姜汤——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这“姜汤”其实是羊肉汤。喝着热腾腾的羊肉汤，车队中上上下下，都不由得对陈元凤与王襄交口称赞。李清臣与庞天寿虽然一直没有下马车，但热汤送至庞天寿车中，这位内东头供奉官也是好生夸赞了几句；李清臣倒没有说什么，甚至还皱了皱眉，但是最后也接过汤喝了。

短暂停留之后，车队便继续出发，冒着风雪过了黄河。

从北望镇开始，就属于河间府的辖区了。过黄河之后，李清臣与庞天寿不时的掀开马车的窗帘，往外面张望，官道上的积雪显然也是清扫过，车队行进还算通畅，在官道的两旁，每隔数十步，便能看到几个身着红袄、头戴宽檐斗笠的士兵在巡逻。看了一阵，李清臣将窗帘放下，开始闭目养神；庞天寿却似是觉得有趣，把车帘掀开，探出头去，朝旁边的一个小黄门招了招手，那小黄门连忙驱马过来，听庞天寿在他耳边

嘀咕了一阵，连连点头，然后拍马往前面驰去。

车队的前方，王襄、王禀兄弟和鱼元任并辔而行。王氏兄弟对汴京各省部寺十分熟悉，知道鱼元任不过是从八品上御武校尉，还是武阶，显然连一个主事都不够资格，而双方阶级相差更是悬殊，但二人却没有半点傲慢之色。以王氏兄弟的身份，平常就算是职方司郎中亲至，他们也未必会放在心上——职方司到底不是卫尉寺，管不着他们。但此刻，他们却本能的感觉到一种诡异，在这犒军的队伍中，怎么会出现职方司的人呢？不过王氏兄弟都是十分机敏的人，虽然心里觉得奇怪，但他们却没有表露出丝毫的好奇，也并不设法套话，只是当成没事一般，与鱼元任说着闲话。

因为风雪未停，车队行进的速度并不算快，庞天寿派出的小黄门，很快便追上了前方的王家兄弟与鱼元任，那小黄门朝三人行了一礼。鱼元任认得这小黄门，笑着问道：“柳黄门，可是供奉有何吩咐么？”

小黄门笑道：“是供奉遣小人来问王将军，这官道旁边的将士，是厢军还是禁军？”

王襄连忙抱拳回道：“请黄门回禀供奉，这都是我南面行营横塞军的将士。”

“是横塞军？”小黄门似有点惊讶，“可是特意来迎接我等么？供奉吩咐，这天寒地冻的，让为国有功之臣在此受冻，非皇上体恤将士之意……”

“黄门误会了。”王襄摇了摇头，道：“这些将士在此，并非是特意为了迎接天使，而是奉的宣台的敕令。”

“宣台的敕令？”连鱼元任都有些吃惊了。

却听王禀愤然道：“什么宣台的敕令，不过是章子厚……”

“休要胡说。”王襄脸色一沉，喝止住王禀，又朝那小黄门淡然说道：“舍弟年幼无知，黄门莫要听他胡言。这不过是因为接连大雪，子明丞相怕阻塞官道，又体恤河北百姓罹此兵祸，不肯再劳动百姓，才下令未参加大战的各军，轮流抽调兵力，清扫维护官道。我南面行营硬仗打得少了些，这时候卖些力，亦是份内之事。”

“原来如此。”小黄门一脸的钦佩。现今石越威望正隆，听王襄说了是宣台的命令，他便也不敢多说什么，客气几句，辞了三人，便驱马回庞天寿那儿覆命。

果然，庞天寿听了他的回禀，也没再多说什么。

庞大的车队在风雪之中行进得特别的缓慢，直到天色全黑，风雪渐停，乐寿县城才终于在望，陈元凤早已收到消息，率乐寿文武出城数里相迎。让王襄等人颇觉意外的是，不管是此前一直显得和谒可亲的庞天寿，还是高高在上、不假言色的李清臣，对陈元凤都十分的客气，甚至略略还有几分刻意的亲近。这让王襄在惊讶之外，不由得暗暗庆幸。自古以来，名将想要立功于外，无不需要在朝中有有力的奥援，他原本对于陈元凤并无多少期望，与陈元凤越走越近，更多的是形格势禁，不得不然。然而，现在看来，他也许是在无意之中下对了一单大注。李清臣与庞天寿都是如今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官家最宠信的臣子，他们对陈元凤的微妙态度，无疑意味深长。王襄又悄悄观察陈元凤，却见陈元凤倒是神色如常，似乎毫无所察一般。

让王襄更加意外的是，李清臣、庞天寿与陈元凤见过礼，寒暄数句

之后，二人似乎是见陈元凤与乐寿众文武皆是骑马，竟不好意思再安坐马车之中，竟也吩咐随从换了马，由陈元凤等人簇拥着进城。

进入乐寿县城之中，王襄便不由得皱眉，心中忍不住一阵烦闷。这乐寿县城曾被辽军攻占，城内驿馆、官衙皆已毁坏，不堪居住，就算是普通民居房屋也毁坏大半，南面行营数万人马退居于此城，其实也是迫不得已，大半人马，不得不在城外扎营。李清臣与庞天寿这一大队人马到来，连住处都成问题，还是陈元凤腾出自己的行辕，才有了个像样的地方安顿这两位天使。那里原本是乐寿县的一座小佛寺，也是乐寿县城之内唯一保存完好的大建筑，辽人崇佛，辽军所过之处，如同蝗虫过境，但一般却不会毁坏寺庙，也很少屠杀或者掳掠僧尼，也幸得如此，要不然就算是陈元凤也要一筹莫展。王襄虽然是个武官，却也知道，不管身处的环境如何，接待上司永远是个不容轻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在要接待的人之中，还有个举足轻重的宦官的时候，更加是不能随随便便的。

想到这些，王襄心中对于章惇与田烈武的怨恨，对于石越与宣台偏心的不满，变得更加炽烈了。大队人马在乐寿县城的街道中穿行着，逃难的百姓还没有多少人回来，城内本来就没什么平民，此时夜幕降临，更是看不到一个平民百姓，街道两旁都是举着火把的军士。透过军士手中的火把，可以清楚的看到，城中到处都是正在重建或者修葺未完工的房屋。

王襄不由得瞥了一眼陈元凤，却见他正回答着庞天寿的问题，私毫没注意到自己的不满。退到乐寿也就是这么二十来天，其余各营的将士大多是解甲休整，但这天寒地冻的，南面行营的将士不仅没个好地方睡觉，还在陈元凤的严令下，在这儿砍树和泥，盖起房子来了。他们又不是要长期驻扎于此，而且，按陈元凤的命令，他们盖的也不是军营，而

是民居！

王襄既无法理解陈元凤的用意，心中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辱感。难道他统率的军队是厢军么？竟然要被迫去做这种贱役！若非是陈元凤态度十分强硬，又向他保证这对他的前途有利……王襄不时的把目光投向李清臣，进城之后，他弟弟王禀依然在前面领路，王襄却被陈元凤叫到了身边，只落后陈元凤一个马位，庞天寿与陈元凤的对话，他能清清楚楚的听见，这个宦官好奇心极重，对什么事都问东问西，亏得陈元凤好耐心，不厌其烦的细心解答；而李清臣却是有些三缄其口，颇有些宰执大臣的威严。

不过，王襄心里清楚，李清臣虽然寡言少语，但他的眼睛与耳朵，却不会错过任何东西。自开国以来，能够备位宰辅的，无不是人中翘楚，这些人大多城府极深，十分精明。他心里不禁生出一丝侥幸，李清臣素有刚正之名，他亲眼看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许会过问一两句，能稍微制止一下陈元凤的乱来也好，每天部将的抱怨让王襄十分的头痛。

“履善——”忽然，趁着庞天寿与陈元凤说话的一个空隙，李清臣淡淡说了句。王襄的耳朵顿时竖了起来。

陈元凤在马上朝着李清臣微微欠了欠身，“邦直公。”

李清臣指了指街道两旁盖到一半的房子，王襄心中方是一喜，却马上又跌回沮丧，他听到李清臣问道：“这便是履善札子中所说的么？”

陈元凤点了点头，含笑回道：“这的确是其中的举措之一。”

李清臣轻轻“唔”了一声，眼中却是透着赞赏之意。

王襄心中又是沮丧又是惊喜，又觉得有点儿讽刺，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感觉。二人说的显然与他横塞军的苦力活有关，看来他就算想体恤下部下也是没机会了，好在陈元凤的确没有骗他，这事也许真的会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好处。原来两府诸公，喜欢的就是这种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东西么？军队不好好休整、训练，提高战斗力，却去盖房子？

正想着，却听李清臣又问道：“只是一一将士们没有怨言么？不会影响士气么？”

陈元凤笑了笑，回道：“大战之后，旧例是要休整，这天寒地冻，若说全无怨言自不可能。不过，只要与将士解释清楚了，非但不会影响到士气，反而会提高将士的荣誉感，军队之战斗力，较之以往，反能更胜一筹。”

“这个……履善是否有些言过其实了？”虽然心里愿意相信，但理智上，李清臣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下官并不曾有半点夸张。”陈元凤依然是很淡然的回答着，“这怪不得邦直公有所怀疑，换成下官，若只是耳闻，亦不免会觉得匪夷所思，世上岂有这等两全其美的好事？但事实终是事实，连下官亦不得不佩服子明丞相的远见卓识……”

李清臣不由讶笑道：“这又关子明何事？”

“下官不敢掠人之美，下官向朝廷献上此策，又在乐寿试行，其实不过是受子明丞相启发。”

“受子明丞相的启发？石相什么时候又说过这些事情？怎的我从未听闻？”见陈元凤说得一本正经，李清臣亦是有些惊讶，又转向一旁留

神听着庞天寿，问道：“庞供奉可曾听说过？”

庞天寿也是摇了摇头，笑道：“在下亦未曾听说。”

“邦直公与庞供奉不记得了，亦是正常。这原是十多年前的旧事……”

“十多年前？”李清臣与庞天寿惊讶的看了对方一眼，却都没有说什么。两人心里都很清楚，此事关系重大，小皇帝对此更是十分重视。

陈元凤一面按辔徐行，一面轻轻点头，从容解释：“还是在熙宁兵制改革之时，石丞相当时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几十篇奏章，与先皇讨论整编禁军之事，其中有些奏章曾经明发天下，在当时便已为人熟知，而有些奏章大概因为议论的只是细事，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太被重视。几年前，奉大行太皇太后旨意，朝廷曾挑选熙宁年间王、马、石三相奏议共九百篇刊行，下官也是因此才有机会将子明丞相兵制改革之时的奏议全部细读一遍……”

“石相这几十篇奏章中，有半数以上都是谈论如何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其中有三篇少为人知，却让下官深受启发，这三篇札子，乃是专论自古以来为何仁义之师往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下官专门称之为‘仁义三篇’。石相称不论何人，哪怕是贩夫走卒，若是能令他相信自己所从事之事业崇高，便能爆发出不可思议之潜力，以及一种自我牺牲之特质，此亦是人之一种天性。而军队则可以巩固、放大这种天性。因此石相认为，要提高军队之战斗力，使将士相信他们是仁义之师，是为了崇高的原因而战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仁义三篇’之中，类似的剖析人性，议论精妙令人击节之处，俯拾皆是，而三篇之中，又有一篇，是专论如何才能使军中将士相信自己是仁义之师……”

“在石相所说的众多方法之中，便有提到让军队给百姓砍柴、挑水、盖房子、用军粮接济百姓……这种种方法，不仅可以赢得民心，使百姓支持军队，更能使军中将士相信他们所做的，乃是正确的事。这种行为，不仅不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反而能提升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

“下官也正是受此启发——大战之后，河北残破，如今皇上、朝廷忧心之事，莫过于河北之重建与军队之休整与恢复，这两件事都事关将来北伐之成败可否。契丹蹂躏大半个河北，好不容易收复失地，河北百姓自然希望能回到家乡，重建家园；而军中将士也是久离故乡，屡经大战，终于得胜，将士亦不免有松懈乃至厌战之心理。若不解决好这两件事，纵然勉强北伐，恐怕亦是祸福难测。所以朝野之中，许多人反对马上北伐，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他们却不知道，石相早在‘仁义三篇’之中，就指出了这个两全其美之法。”

“人人皆知，军队在久战、大战之后，需要休整。然提及休整，一般人以为的无非是让伤员疗伤、补齐兵力、补充消耗的骡马、兵甲、粮草。但其实这些只是最容易做到，军队休整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缓解将士在久战、大战之后，积蓄下来的胸中郁气。长时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命悬一线，不管战争的结果是胜是负，将士都会产生一种自我厌弃的心理，表现出来，或是普遍的厌战，或者便是无谓的暴虐。这一点，在晚唐五代那些骄兵悍将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长期战乱，一方面，他们也是极端的厌恶战争，渴望太平，另一方面，那些骄兵悍将无论对敌人还是对平民，甚至对自己人，都十分的残暴。军队若厌战，便打不了胜仗；军队若变得残暴，更可能招来反噬之祸。因此休整必不可少。”

“但在‘仁义三篇’中，石相却指出，知道建设与守护的军队，要远比只知破坏的军队更少自我厌弃，尤其是长期的战争中，让将士在训

练与战斗之外，也进行屯田、修路架桥、替百姓收割稻麦等等事情，能起到与休整相同的作用，甚至可能更好。故此，下官以为，石相在‘仁义三篇’中所论之事，与今日之事颇为契合。朝廷在河北屯聚着数十万大军，若能令无伤病之将士，在这个冬天协助各地州郡重建家园，不仅能令河北百姓更拥戴朝廷与王师，让将士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乃是崇高仁义之事业，同时也是一种休整，这比起整个冬天让他们无所事事，只知关扑与嫖娼，岂不要好得多？再者，有这么多的军中壮年加入，河北之重建亦可事半功倍。便以南面行营将士在乐寿而言，最多再用一个月，乐寿县城便可恢复旧观，乐寿的百姓回到家乡，绝不至于挨饥受冻，可以专心专意准备春耕。若南面行营诸军在乐寿驻扎得更久一些，还可以拨出军中骡马，帮助百姓春耕——军队能如此替百姓着想，下官以为，河北百姓亦不可能再排斥北伐！”

陈元凤侃侃而谈，听得李清臣与庞天寿频频点头，连一直在腹诽的王襄，若不是他心里面清楚陈元凤对于所谓的“让将士们觉得自己崇高”云云其实毫无兴趣，也会觉得他说得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王襄不知道如果认真的向南面行营的将士们宣讲这些道理，他们在这寒风凛烈冰雪交加的冬天盖起房子来会不会少一点怨言？但他不怎么相信，横塞军的将士会因为他们在乐寿县城盖房子，而觉得自己就摇身一变成了仁义之师。如果乐寿县现在有很多的百姓，这些百姓每天都箪食壶浆的来感谢他们，时间久了，那他们倒还真有那么一丝可能就相信自己是仁义之师了。但现在这样，能少骂点娘，王襄就谢天谢地了。

但这些陈元凤显然也是明白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在南面行营将士那边浪费口舌，他这番话，也只是专门准备说给汴京的大人物们听的。

只要汴京的大人物们相信了，那就行了。

他看到李清臣转过头来看了自己一眼。

“王将军可是横塞军都校？”

王襄连忙欠身回道：“回参政话，末将奉命率领横塞军。”

李清臣微微颔首，又问道：“王将军的横塞军中，可有将士在协助重建乐寿县城？”

“回参政，在乐寿城中修葺房屋者，多是我横塞军将士。”

“是么？那众将士对此可有怨言？”

“契丹暴虐、河北山河处处残破，我横塞军将士本多河北人，较他军更多家国之痛，如今能为重建家园出一份力，正是我横塞军两万将士所愿，又岂会有怨言？”

听王襄这么说，李清臣终于又满意的点了点头，赞道：“横塞军将士真是深明大义。”

此番北上，李清臣可以说是肩负重任，便如众人所猜测的，除了代天子劳军、宣布奖赏之外，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了解河北官员、将士、百姓的想法，掌握前线的实际情况，以供皇帝参考决策是否北伐、何时北伐。

皇帝想要趁胜北伐，一举恢复幽蓟，这在汴京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汴京朝堂之上有争议，而举足轻重的右丞相石越又态度不明，皇帝也不能不考虑。皇帝已然不是才亲政时的模样，如今他比半年前，又要成

熟许多。李清臣揣测皇帝的心意——趁胜北伐，已是不容反对了，整个大宋，除非是石越坚决反对，否则大概无人可以改变皇帝的决定；但究竟何时发起北伐，却还是可以商量的。

只不过，这个时间绝对不可能是老成持重的范纯仁希望的那样等到五年之后再议；甚至连御前会议成员中，多数人私下里认为较稳重的方案，即在三年后再谋划北伐，皇帝也不可能接受。小皇帝的耐心最多不会超过一年，而如果想讨得皇帝欢心的话，这个时间自然是越快越好。

但河北残破、民心思安、军队需要休整，也的确都是小皇帝所担忧的问题。若有人能想到可行的办法，替小皇帝解决好这些问题，以便尽快发动北伐，那绝对是大功一件！

这个陈元凤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还没开口，连近在汴京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的心思，他远在河北却反而先上了札子，向皇帝提出解决的办法。算算时间，恐怕他一到乐寿，便已在谋划此事。但皇帝非轻信之君，耳听为虚，皇帝并不完全相信世间会有这样的好事，所以竟特意派使者追上已然到了河北的李清臣，要他好好看看乐寿的情形。

对此，在见到陈元凤之前，原本李清臣也将信将疑，但现在，他心里却已经信了七分。此前陈元凤的札子上并没有提到他这个主意源自石越的奏议。这倒不足为怪。但现在陈元凤主动告诉了李清臣，却的确的确令他的建议变得更加可信，毕竟那是石越说过的！李清臣有自知之明，他自己不算“知兵”，对兵事当然要慎重再慎重，如果只是陈元凤的观点，他是不敢轻易相信的，可他绝不会怀疑石越“不知兵”。

李清臣决定把陈元凤说的“仁义三篇”找出来亲自细读一遍。他的

看法最终可能会影响到皇帝。他判断对了，又能合乎皇帝的心意，皇帝会更加信任他，他在两府的地位会更加重要；若判断错了，就难保将来皇帝不会迁怒于他。这种差遣，其实有极大的风险，但这种举足轻重的感觉，是世上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拒绝的。李清臣这次出使河北，对于河北的政情军情民情，他当然会一如既往，秉持公正的态度向皇帝如实报告。但在他的心里，也是极想要把握住这次的机会，尽可能的促成皇帝想要的北伐的，这样他自己也能成为收复燕云的有功之臣，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他的权力，在大宋国史上，也将毫无疑问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他心里还是希望陈元凤的办法能行得通的。

心里种种念头一闪而过，却听到旁边庞天寿笑嘻嘻的说道：“王将军果然治军有方，横塞军众将士亦是令人钦佩。不过，陈宣判——我方才听宣判所言，这‘仁义三篇’，本是出自石相之手，那为何石相不大力推行此政呢？在下听来，宣判所说的，是极好的主意……”

李清臣顿时悚然——这阉人——他转头去看庞天寿，却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故意刁难陈元凤还只是就事论事的一问，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恐怕陈元凤不好回答。

他又回过头看着陈元凤，陈元凤朝着庞天寿叉了叉手，说道：“供奉问得极是，但石相为何不大力推行此政，下官却也是不太明白。或许是石相认为此政尚有瑕疵不足之处，不值得推行；又或许……”说到此处，陈元凤却有些欲言又止。

庞天寿笑道：“又或许……宣判说话只说一半，好不愁人。”

陈元凤哈哈一笑，“下官亦只是妄言——石相或许只是有他的顾虑。”

“顾虑？”庞天寿似乎更加好奇了，“石相会有什么顾虑？”

“这个……下官也是臆测，参政、供奉听听便可，亦不必当真。下官觉得，安平大捷之后，石相便与之前变得有些不同，行事有些拘束。尤其是开战之前那股绝不与契丹议和的锐气，几乎是荡然无存。其实这种改变，甚至在安平大捷之前，我军胜势将定之时，便隐隐表现出来了。下官与石相乃是布衣之交，对石相的为人还是略有几分了解的，石相的性子，是善应逆境而不善应顺境，善居卑位而不善居高位。当我大宋前途未卜、未来充满各种挑战之时，石相的确是率领大宋走出困境的不二之选，但真正当我大宋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放眼四顾已无敌手之时，石相就变得没那么会应付此种局面了，他只会更加的谨小慎微。这倒并非是石相才具不足，实是他性格使然。对国事如此，对他个人之事，亦是如此，石相是功劳越大，反倒越谨慎。所以，当契丹南犯之时，举国惶然，石相却能不计个人得失荣辱，慨然欲与辽人决一死战；而如今契丹仓皇北窜，他却反而开始瞻前顾后，畏手畏脚。且石相西平西夏，北拒契丹，我大宋自开国以来，为人臣者之功业，无有过之者。再加上安平劳军之时，又出现那点小意外，虽然天下皆知石相之忠心，皇上英明，亦不至为此计较。但石相乃当世智者，岂会不早谋全身之路？以下官对石相的了解，石相是绝不会将自己处于难以收拾的位置的。此亦是他对皇上的忠心之处。石相当然不会怀疑皇上的英明，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皇上虽然英明，但以尧舜之贤，亦不能令天下无小人，石相熟悉汉唐故事，自然知道该防患于未然。这实乃是真正的大忠啊！”

“……是以，我看石相心里是有些担忧月盈则亏，已然露出隐退之意了。契丹已败，我大宋正如日中天，石相并不是不能趁此机会，再立下那前所未有的大功劳，而是石相不愿意再立下这样的功绩。因为石相

知道，当契丹南犯之时，要力挽危澜，实是非他不可！他有义不容辞之责。而如今契丹大败，北伐燕云，收复故土，这份功业，却已不是非他不可，但凡才具气度能至石相十之二三者，便已可以勉强胜任……”

陈元凤从容说道，李清臣看他眼中隐隐露出的那种感动与钦佩，心中一阵恍惚。陈元凤的确是石越的布衣之交，但他久闻二人关系并不亲密，熙宁之时，陈元凤更曾是吕惠卿的得意门生……李清臣本以为他是要说石越什么不是，谁知道，李清臣不觉略有些惭愧，竟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陈元凤话中对石越虽然有些批评，但那些批评，在李清臣看来，却是非常公允的。相反，陈元凤还一直在为石越的激流勇退辩护，夸赞他是“大忠”！但他也没有无限的拨高石越，至少李清臣就认为，石越的确当得起陈元凤的每一句称赞。

也许这个陈元凤的确是真正的君子。所以，石越得势的时候，他并不去趋炎附势，哪怕现在石越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能从容平静的批评他的缺陷与不足之处。真正的君子，被人误解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守则往往不合于世俗的观点，他们只遵循圣人的教诲，不屑于媚俗。大概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品质，陈元凤当年才敢于断然道出益州的真相，虽然令吕惠卿就此倒台，却是避免了先帝做出误判，挽救了大宋。再想想这些年陈元凤在各地为官的官声——清廉、有吏材、常与同僚关系冷淡甚至紧张……李清臣突然生出一种惺惺相惜之情，难怪，陈元凤虽然不是旧党，政见与范纯仁颇有相左之处，但范纯仁却一直都对陈元凤另眼相看——李清臣心中更觉愧然，果然还是范纯仁更有识人之明！

“吾真不及范公矣！”李清臣不禁在心里慨叹道。

此次出使河北代天子劳军，要公布对有功将士与官员的奖赏，关于陈元凤的李清臣是记得的——散官由正四品下通奉大夫连升两级，拜从

三品银青光禄大夫！现在的散官就相当于熙宁以前的本官，这个晋升意义非同小可，陈元凤这是要一步登天了！陈元凤的确有不小的功劳，散官晋两阶也并无不妥之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也是皇帝有意趁机简拔。从三品，意味着陈元凤已有资历出任一寺寺卿或者六部侍郎，甚至是御史中丞或者同签书枢密院事！虽然陈元凤的差遣暂时不变，还是留任河北路学政使、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但李清臣与庞天寿却都知道，皇帝其实有意拜他为御史中丞！但此前皇帝私下询问李清臣的意见时，李清臣委婉的表示了反对，御史台台长要由正直的人来出任，他对陈元凤并不了解，很担心他沦为皇帝的应声虫，只知道奉承上意，全凭皇帝心意行事。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倒是可能有点多余了。

十一月廿二日，清晨。河间府。

“丞相，邦直参政一行，昨夜已经到了乐寿……”

宣台行辕内，主管机宜文字范翔与书写机宜文字石鉴一左一右叉手侍立，向石越做着例行汇报。两个人脸上都是一副宠辱不惊的神色，但眉宇之间，却悄悄透露出二人心中的喜悦。

的确是值得高兴。从各方面汇聚而来的情报表示，在取得安平大捷、辽军终于被赶出宋境之后，石越身边的谋臣武将，最为担忧的事情——小皇帝与石越之间会爆发矛盾，目前来看，很可能不会发生了。汴京传来的消息，都显示了皇帝对于安平大捷的喜悦，皇帝看起来并没有太介意安平劳军时发生的意外，而自御前会议以下，也没有任何人拿着那件事做文章。

这让石越身边的一干谏臣都大松了一口气。这是他们最为害怕的事，尤其是在没有了辽人的外患之后，许多人更发现到其中的危险，外患消除了，小皇帝最忌惮的事也随之消失了，倘若小皇帝因为那件事对石越表露出戒心，或者小皇帝迫不及待的想要建立起一个他想要的朝廷……那他们的处境就尴尬了。

如果皇帝打算着手迫使石越辞相出外，他们这些石越的“党羽”的前途肯定也会受到牵连。但这还只是小事，因为除非朝中发生什么匪夷

所思的大变化，否则，小皇帝迫使石越辞相也许还可以做到，但想要一鼓作气铲除所有的“石党”，却几乎不可能。不说所谓的“石党”不少人如今身居要职，牵一发而动全身，单是铲除所谓“石党”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谁来填补，皇帝就无力处理。赵煦绝不甘心让旧党来填补，那样还不如留着石党对他有利；而旧党也绝不会坐视皇帝启用新党来填补然后眼睁睁看着新党死灰复燃！范纯仁、吕大防、刘摯这些人，也许是有些迂腐不知变通，但他们绝不傻。把石越赶下台，适当削弱一下所谓“石党”的力量，吕大防与刘摯就算不主动参预，多半也会乐观其成，但他们也不会希望“石党”被削弱得太狠。

只要没有被连根拔起的危险，这就只能算是小事。

真正让他们担心的是他们内部。如果石越被迫辞相，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激起一场兵变。安平劳军时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而所谓“石党”的内部，并不缺少野心勃勃的人，上次是意外，这次倘若有人刻意挑拨制造点事情出来呢？

或许担忧出现这样激烈的方式的确是有些过虑了？

那么，最起码，在朝堂之内的对抗是无法避免的。一定会有很多人言辞激烈的上章劝谏甚至是痛骂小皇帝，然后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党争内斗。这倒也罢了，麻烦的是，按惯例，在这些奏章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威胁小皇帝的言辞，而其中又几乎必然会出现“兵谏”之类的词语……若是旁人倒也罢了，小皇帝也能一笑了之。但放在石越这儿，小皇帝恐怕就不能只是笑笑而已了。

最糟糕的是，那些只会在奏章里威胁小皇帝要发动兵谏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些愣头青，而在所谓的“石党”中，却真的存在着可能因为心生

不满而暗中策划废立之事的胆大包天的野心家！

这些人多半会将此视为难得的机会。

但对于石越身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什么事都不要发生的好。好不容易打赢这一仗，这个时候大家盼望的是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享荣华富贵受万人羡慕，谁都不想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一场危险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且不管小皇帝如何，大多数人是不想成为乱臣贼子的，他们身处石越左右，比起外人来也更加了解石越，更加相信石越也不希望如此。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就算是石越本人，也未必控制得住。

所以，在安平大捷后，从河间府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派出自己的心腹家人，骑着快马奔回汴京打听消息。还好，传回来的都是好消息。大捷的消息传至东京的第二天，向太后就亲自驾临右丞相府，赏赐黄金、白银、交钞、绫罗绸缎以及各种珍玩不计其数；紧接着小皇帝也颁下诏旨，追赠石越父祖三代，其“亡父”石介被追赠为国公，其兄石起与几个侄子也都再受恩荫，石起荫补骑都尉、几个侄子也都官至飞骑尉——这完全可称为“殊恩”了，小皇帝对石越父兄的封赠荫补，几乎都已是新官制下最高的封赏了。^[1]

除了封赏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姿态。小皇帝几次三番的在廷臣面前称赞石越，不仅将之与本朝名相赵普、寇准相提并论，甚至还称赞他是当今的霍光、诸葛亮。更让众人感到安心的是，小皇帝不只是夸赞石越这次大败辽军的功绩，还多次提起石越在石得一之乱中的忠心与功劳，反复重申先帝与故太皇太后对石越的嘉许之辞！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小皇帝还记得石越在石得一之乱中的表现更加重要。

这就如同一颗定心丸。其余的事情，比如小皇帝在会见廷臣与外国使节时，多次声称这次能大败辽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先帝熙宁变法使得国力强盛，因而极赞熙宁政治——这话当然不算是错，但小皇帝却绝口不提高太后垂帘六七年之间的功绩，未免有些耐人寻味。并且，小皇帝说这些话时，范纯仁与吕大防等人都在场，范、吕等人虽然马上接口，称颂先帝与高太后的功绩，但小皇帝却只是含笑不语。此外，还有小皇帝流露出来想要趁胜北伐之意，而如范翔等石越身边的人，却感觉得到石越对此并不是太热心……如此种种，原本都属可忧可虑之事，但有了这颗定心丸，这些事情，便只能算是枝节之事。

从继位到亲政，尤其是在亲政之后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小皇帝正在迅速的成长。以他的年纪来说，皇帝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君主了。而这正是范翔等人所乐见的。一个更成熟的皇帝，会更容易明白石越如今在大宋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会更加理智的处理与石越的关系，这不仅是大宋朝的幸事，对于范翔个人来说，也是极大的幸事。

李清臣带来的敕书当中，将会有有一个长长的加官晋爵的名单。范翔已经得到消息，他很可能会连升三阶，由从六品下的通直郎，升为正六品上朝奉郎！这个消息是他在尚书省内相好的同僚特意写信告诉他的，颇为可信，但他至今不敢相信——这可是连升三阶，过去六七年他升官已经升得极快，可加起来，散官也不过升了两三阶！这不过是短短半年之功……

议功是有一定之规的，河北、河东、京东三路文武官员，都是由宣台将有何功绩、建议做何奖赏拟好，上呈两府覆核，重要者还要上呈皇帝，再发还两府、门下后省……范翔是主管机宜文字，他的奖功是由石越亲自拟定，石越虽然没有告诉过他，但石鉴却悄悄对他透露过——散官晋升一阶，赐“竭诚”功臣、第八等勋剑^[2]。

这已经让范翔十分满意了。他自己并不觉得他有多少功劳，毕竟他从未上前线杀过敌，也谈不上建谋献策，不过是勤勤勉勉的处理一些文书事务，做好本份未出差错而已，半年时间就能进秩一阶，还能得赐功臣号与勋剑，范翔已是喜出望外。熙宁以前，文官只要达到一定的官阶，就会被赐予相应的功臣号，几乎就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亦不受官员重视，但在新官制中，赐功臣号与勋剑这样的荣誉，却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尤其是对于他这样的文官来说更不容易。普通文官要勤勤恳恳至少做上十年，并且没出过一点差错，才能获得最普通的“推忠”、“保德”等功臣号，至于专赏军功的勋刀勋剑，对文官来说就更难了。而有过获赐功臣号与勋剑的资历，对于日后磨勘升迁，尤其是需要论资序授官时，更是极有好处。想当日秦观获赐第五等勋剑，不知道让汴京多少官员眼热，那时候的范翔，也只好在心里偷偷羡慕，想不到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第八等勋剑虽然无法与第五等勋剑相比，但也完全可以当成传家宝世代相传下去了。

当然，更加重要的，还是他在石越身边任主管机宜文字的经历，只要石越不倒，这个经历能让他以后的仕途一路坦途。

而东京传来的消息，却是越转超授！

这可是上正六品上——如果战事就此结束，他将可以外放做一两任大州的知州，只要不出大差错，最多两任年满，六年之后再回到汴京，他很可能就可以服绯佩鱼，鱼跃龙门，成为五品高官。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这几天，范翔晚上做梦都是笑的，仿佛又回到了才中进士那会，那种布衣释褐，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感觉！但他还有些怀疑那位同僚是和他开玩笑，或者弄错了，总之是不敢相信。他悄悄的在

心里面盼着李清臣一行的到来，已有些日子了。

有这样心态的可不止范翔一人，就算是无意仕途的石鉴，面对着李清臣带来的重赏，也难以无动于衷。石鉴不想当官，这次论功行赏，他也不受官职，但授勋阶飞骑尉、加“竭诚”功臣号、御赐第六等勋剑，这种荣耀，天下没几个人可以拒绝。

二人眉宇间的喜色都落到石越眼中，这是人之常情，功名利禄，有几人不爱？这也是驱使人前进的动力。他一力推行的官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珍惜名爵，让官职勋爵变得更加的珍贵，但并不是说石越是象项羽一样吝惜官爵的人，象项羽一样，虽然平时对部属爱护有加，部属伤病，心痛得含着眼泪与之同桌饮食，可是真正当部将立了功劳要赏赐官爵之时，却把官印拿在手里磨烂了都舍不得赏人，那自然是不可取的。石越对于真正有能力、有功劳的人，绝对是不吝爵赏的。珍惜名爵，只是为了让官爵的含金量更高，无形之中，也是让有能有功者所获得的官爵更加宝贵。但归根到底，官爵再宝贵，不赏赐给人，是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的。

可是……石越仍然觉得，这一次小皇帝的赏赐有点过于慷慨了。小皇帝诏书中的具体内容他不得而知，但从汴京传回来的各方消息显示，此次宣台议功拟定的奖赏，朝廷几乎完全没有驳回或者降等，并且绝大部分都在宣台拟定上报的基础上提升了奖功的幅度——虽然说为了显示恩自上出，石越在拟请功札子时，曾经下令普遍性的稍稍压了一点功劳，以便由皇帝与朝廷来卖这个好，但是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小皇帝这个好，卖得实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唐康议功可迁正五品下朝奉大夫、晋爵温江伯、赐“协谋”、“经邦”功臣号、第五等勋剑——汴京传来的消息，小皇帝当着两府众宰执

的面，细数辽国南侵以来唐康之功，大赞其在安平大捷中身先士卒之慷慨忠勇，亲自改为越转正五品上中散大夫、拜温江侯，赐宅京师！

折可适议功可迁从五品上游骑将军、晋爵武乡伯、赐两功臣号、第五等勋剑——小皇帝亲自改为越转正五品上定远将军、加武经阁侍讲！并荫补其长子折彦野为御武校尉，连其刚刚两岁多一点的次子折彦质亦荫补为武骑尉。

慕容谦议功可迁正五品下宁远将军、晋爵卫南侯、赐三功臣号、第三等勋剑——小皇帝亲自改为超授从四品下明威将军、晋爵观城侯、荫其三子、赐宅京师，并以慕容谦行真定府^[3]兼河北路提督副使……

从熙宁三年九月算起，石越入仕已经有二十二年了，他敏感的嗅到了这些升迁都有些不同寻常，但是，他本人毕竟远在河北，离开封有千里之遥，暂时他也很难猜到小皇帝真正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唐康、折可适、慕容谦这些人，石越为之请功时都是有些偏低，但小皇帝决定的赏功，却又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折可适与慕容谦的本官都比石越所请多提了两阶，相当于分别都升了三四阶，以二人的功勋来说倒也不是不可，二人也配得上这个奖赏，可是，石越是知道小皇帝的心思的，小皇帝是想要北伐的，这样的话，更合乎常理的方式，不是只升两阶比较好么？那同样也是重赏，足以激励将士，而且可以为将来的北伐后赏功多留些余地。

唐康也是如此，虽然他本官只升了两阶，却意外封侯了！平心而论，唐康的战功足以封侯，但是石越一者因为避亲，再者也是想刻意压他一压，以磨励他的心性，没想到……三十六岁封侯！他这个弟弟，不知道将会引来多少人的嫉恨。

还有小皇帝刻意将慕容谦的卫南侯改为观城侯。慕容谦是河北澶州人，卫南与观城，都是澶州下的两个县，不过卫南县是下等县，而观城县是上等县。而卫南侯与观城侯惟一的差别，就是在朝会立班之时，观城侯在众侯之中，肯定是站在较前排的，而卫南侯则是在较后排的，以目前大宋武功侯之稀少，这其实最多也就是一排两排的距离，所以不仅是石越，就是宣台众人也无人会在意，拟定卫南侯这个爵名，不过是因为慕容谦祖上迁到河北时最早就是住在卫南县。

但小皇帝竟然连这种细节都注意到了！

这不仅仅是让石越对小皇帝有些刮目相看，更重要的，还是小皇帝表露出来的那种刻意重赏的态度！

这可以有很多种解读，示好？拉拢？拉拢石越，或者其实是想直接拉拢唐康、折可适、慕容谦？又或者，干脆是一石多鸟？又或者，只是年轻的小皇帝，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了？

虽然石越深知许多事情都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但自安平大捷之后，小皇帝的种种举动，却是怎么看都不像是坏事。

他仍然感觉到小皇帝一定还有别的打算。但那不是问题，安平大捷之后，石越心里也放松了下来，如果说伐夏是改变大宋国势的战争，那么安平大捷就是奠定大宋未来几十年国运的一战，大宋朝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他赢得了这场战争。辽人在安平丧失的，不仅仅是四万身经百战的精锐，无数的战马兵甲，还有更加重要的心气，如此惨败，足以让一个国家胆寒！这也让宋朝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站在前台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历史的经验历历在目，现在，是该寻找另一种发挥影响力的方式的时候了。

未必要谢幕，石越也有自知之明，他是想过要彻底的谢幕，想过要彻底的离开，可那未必能够——有许多人不允许他这么做，也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而他自己也未必真正的甘心、舍得。

但是，是时候了，他必须想一个办法漂亮的离开前台。

否则的话，有些规律谁也逃不脱，若该离开前台的时候不肯离开，好事就会向坏事转变，最后他还得离开，不过是灰头土脸、满身是伤、甚至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遗臭万年的离开！

所以，这至少是个好时机。这也许是熙宁十八年一月八日那个夜晚之后，小皇帝登基以来，石越与小皇帝关系最好的时间。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可不象与他父亲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先天性的无法彻底调和的矛盾。先朝留下来的声望很高的宰相和新任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算是石越傻得一字不漏的相信传说之中有关周公的故事，也没什么乐观的理由。周公恐惧流言日，日子很好过么？至于周公之外？想做诸葛亮也要小皇帝甘心配合当刘禅；以霍光之英武，也免不了“祸萌于驂乘”，死后子弟诛灭，受株连而全家被处死者达到数千家！除此三人，那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石越生活的时代是宋朝，与周秦汉唐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封建南海之后，就算是“党人碑”这样的东西大概都很难再出现了，他最终落个霍光之类的下场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但是以他如今的地位处境，去幻想与小皇帝之间的关系能持续改善，依然还是太天真了。小皇帝没有能力也就罢了，但凡有一点能力，又岂会甘心于活在一个宰相的阴影之下？

如今出现的情况注定只是短暂的，不抓住这个时机，以后未必还会

有这样好的机会。

在安平大捷之后，从胜利的喜悦中冷静下来，石越就开始认真的为自己筹划退路了。他考虑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最极端的甚至包括起兵废掉小皇帝另立新君，或者建立霸府政治，但是，思忖再三，他的答案依然没有改变——那是他绝对不会选择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他愚忠，而是他绝对不会选择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用愚蠢的手段来毁掉他二十多年的心血！

石越手中现在的确掌握着兵权，对军队也有影响，如果精心策划的，他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内战，他的周围也不缺乏能干且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若他能够找到好的借口，所为也仅限于废掉赵煦另立新君的话，也能迷惑住不少追随者……石越做过简单的估计，仅以宣抚使司的这些谏臣来说，到时候大约会有十分之一的人因为失望而心灰意冷，弃官归隐；十分之二的人会宁死不屈，当众痛骂他以求一死，或者立即逃回汴京，助小皇帝征讨他这个叛逆；另有半数的人会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追随他造反，但其中会有不少人心存投机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对他反戈一击。真正会追随他到底的，应该还有十分之二左右。虽然象折可适这样最优秀的人材，会真心留下来帮助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能够保留七成人跟着他，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有胜算的估计了。

当然他不用做到这一步，他可以选择牢牢的控制住兵权，挟大败契丹之威，回到汴京，彻底控制住汴京，建立起霸府——皇帝还是那个皇帝，他依然做他的右丞相，甚至还可以扶植一个傀儡左丞相装点门面。

如此，成功的机率会更高一些，他觉得应该有接近六成的胜率。

只是，不管怎么样做，造成的伤害都将是无法弥补的。在权力斗争

中，他也许能取得一时的胜利，而他毁掉的，将不仅仅是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心血，还有他所爱的这个时代，这个文明。

把自己变成皇帝几乎难以成功，结果只会是一场胜算不大的内战；换一个皇帝，他与新皇帝之间的矛盾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激烈；至于把自己变成曹操，结果也是一样的，难道范纯仁这样的人，会活着看着他完成这一切？

无论怎么样，若选择了这条路，结果必然都是他用沾满鲜血的双手亲自将大宋打回到唐的时代、魏晋的时代，让整个历史停滞、后退几百年！

如果士大夫最终不向他跪下双膝，他就不能成功，可是如果他们向他跪下了双膝，他还能指望什么？

他所做的，将与女真人、蒙古人，毫无二样。

石越想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

石越的梦想是简单的，他的确深刻的改变了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的华夏文明注入了她原本不会有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所做的改变只是为了守护。他主动带来的改变，始终都是谨慎并且有限的，他不是想把这个文明、这个时代变成面目全非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骨子里热爱着这个时代、这个文明。

他只是希望她能避开那些劫难，保护着她，他相信只要她不被摧毁的话，最终终能发出最璀璨的光芒来——便如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做到过的那样！

石越是很希望能够亲眼看到，由着诸夏文明自由的发展，当她自己

真正踏入所谓“近世”的破晓之后，会是怎样美丽的景象？！曾经，在他的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研究这个时代的人，都为这个问题而着迷、痛惜。那是每一个曾经真正将目光瞥向过这个时代哪怕一眼的人的怅然，如果“唐宋变革”的这个大时代没有那么凄绝悲壮的落幕的话……

石越知道自己依然不能亲眼看到那个美丽的时代。

那个时代来临需要时间，就算是他的女儿石蕤，也未必能亲眼看到。但是，他知道自己亲手守护了那个时代开启的可能！

现在，让他亲自再去毁掉这一切？

就算是石越明知道自己会死，他也不会愿意。更何况，他只不过是激流勇退，离开前台，构建起与小皇帝之间的缓冲带，然后，换一种方式来守护这一切。

现在，石越的打算是以不变应万变，接受小皇帝这些好意。善始善终，这场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还有最后的收尾要做，这也应该是石越在右丞相位置上，最后的事情了。

小皇帝想要趁胜北伐。

安平大捷的消息一传到汴京，小皇帝便因韩忠彦、曾布等人之请，下诏仿三阁故事，建熙明阁藏高宗御集，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序位在宝文阁下^[4]。这应该是他准备已久的一个动作，李清臣前脚离开汴京，赵煦就又颁下敕书，下诏宣抚副使、河东路转运使章粼授熙明阁待制，罢河东路转运使，仍兼权宣抚副使；以御前会议成员、权司农寺卿唐棣迁正奉大夫，改任河东路转运使——这并非是小皇帝故意将唐棣调出中枢，唐棣虽然资质一般，却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办事干

练勤恳，少有差错，而且为人处世一向谨小慎微，低调从不出风头，这样的臣子在任何皇帝所需要的，即使小皇帝要清除石党，都可能对唐棣网开一面，就算是在大臣的党争之中，唐棣这样的人，除非运气实在不好，否则也往往是最后才会被政敌清除的对象。况且，现在还是皇帝与石越关系最好的时期。

所以，这次人事调整的目的明确。对唐棣是重用，本官升了一阶，是皇帝对他这半年功劳的嘉勉，而司农寺卿虽然地位比河东路转运使更加重要，可放在准备大举北伐的背景之下，那就要另当别论，旁证就是河北路转运使陆师闵——此公在此次战争之中，负责河北军需后勤，功劳卓著，颇得小皇帝青睐，安平大捷后，小皇帝马上将这位死硬新党封为新城伯，迁银青光禄大夫，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小皇帝会召他入京拜为六部侍郎，没想到，小皇帝却仍然让他留任河北路转运使！

皇帝的意思，不仅仅是要将能干的人放在河北与河东转运使的位置上，而且，在他看来，陆师闵是经过证明的，与石越能良好的合作；而将唐棣调任河东转运使，目的也是给石越安排一个能良好合作的人选——小皇帝这是向石越摆出姿态！

为了准备北伐，小皇帝甚至放过了章粦。在各路都对辽军大胜的背景下，章粦与种朴的败绩，尤为刺目，据说二人大败的消息传到汴京，小皇帝气得一脚踢翻了御案，汴京风传章、种二人要倒大霉，不下诏狱也要被罢官，但最终章粦虽然被责授熙明阁待制，罢了河东转运使，却没有削阶官，还留任宣抚副使；连种朴也逃过一劫，责授振威校尉，却仍留任雁门知寨、兼神锐四军权军都指挥使。

平心而论，小皇帝这一连串的布局堪称漂亮，小皇帝这几个月来，真的颇有长进——这应该不是桑充国或者程颐能教出来的，石越也并没

有听说小皇帝身边出现了什么高人，看起来，有些东西真是天生的，在天性聪颖上，赵煦未必逊于他的父亲……

只是，这虽然让石越有刮目之感，却不能让他感到多少欣慰，因为，对于君主来说，远见与耐心，是远比所谓的“聪明”要重要的品质。

石越知道李清臣与庞天寿来瀛州就是来听他对这一切的回应，可是……

“李邦直和庞天寿昨夜已经到了乐寿……”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河间驿——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兼宣抚副使章惇行辕之内，一座庞大的沙盘四周，环坐着八九名或着锦袍毛衫或着裘衣的男子。

其中正北面的两名男子，左边那位虽年近花甲，却仍然神采奕奕，外表看来也就是五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简朴，头裹黑巾身穿紫色毛衫，差不多便是这个季节最普通的装束，只有腰间的玉带与金鱼袋透露出了他的身份——大宋仪制，三品以上官员才可系玉带！现今河间府内，三品以上的官员，也就只有右丞相石越与冬卿章惇二人而已。

右侧的男子却与章惇形成鲜明的对比，高大修长的身材，俊逸的五官，嘴角随时微微露出的亲切的笑容，他衣着考究精致，身着白狐裘，头戴软帛头巾，皆出自汴京最好的匠人之手，腰间一幅销金裹肚上围了一条象征身份的金腰带，右腰佩着金鱼袋，脚上穿着产自杭州天艺轩的吴綾袜、暖鞋，只看外表，倒似翩翩王侯子弟，无人会相信他竟然已经

有四十六七岁，官拜正四品上正奉大夫、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

正陪着李清臣与庞天寿一道赶来河间府的陈元凤，绝对想不到蔡京会出现在此处。就算是同在一座城中的石越，如果知道了，也会意外吧？

目光透出深黄色的木窗，投向窗外，屋外到处都是戴着斗篷腰挎弯刀的卫士，章惇的行辕一向都是戒备森严，谁也料不到，他蔡京能在赶到河间府后这短短的时间内，拉拢了这么多人，并且还说服了素有几分孤傲的章惇！

蔡京心中颇有几分自得，他目光再次扫了一眼屋内众人——和诜、李浩、柴贵友、种师中、王瞻、张叔夜、姚古。这些人并非是一个小团体，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有好几个人甚至互相还有矛盾，除了他蔡京蔡元长，还有谁能有这样的手腕将他们聚集起来？

这几个人，再加上他和章惇，便意味着巨大的影响力！足以影响到皇帝与御前会议决策的影响力！

要不是章惇的性格，他本来还可以拉拢更多的人，比如苗履。但说服章惇将张叔夜从大牢里放出来，就已经花了好一番心思了，那多少还是看田烈武的面子，张叔夜好歹也算是田烈武的部下，蔡京看中他的，也正是这一点。大家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这次田烈武功勋卓著，御前会议揣摸圣意，议定田烈武升三阶，超授正四品下壮武将军，拜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兼河北路提督使，转眼之间，连慕容谦都变成田烈武的副手了。在皇帝跟前如此炙手可热的人，即使是章惇也不能不加倍重视。但苗履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若是输给耶律信、韩宝也就罢了，统率着号称天下第一的精兵，却完败给了萧岚，还坏了章惇的大事，如果不是他

的无能，纵然无法留住耶律信，章惇也能立下仅次于安平大捷的大功，更不会有陈元凤抢功的机会。

这也难怪章惇不肯放过苗履，但蔡京还是感觉有点可惜，这个时候，如果能拉苗履一把，他必定感恩戴德，能效死力，苗家在军中可有不小的影响力。

“……不过，今日雪大，他们应该是赶不到了，子明丞相那边早有安排，如果赶不及，便在时家庄住一夜，明日再进城——唐康时的主意，要趁机办一个盛大的阅武仪式，由李邦直当场宣读天子诏书与奖赏，以激励士气。”蔡京一面说，一面观察着众人的反应，“唐康时这个主意，对咱们有利，看来唐康时未必不想趁胜北伐。子明丞相采纳了这个建议，似乎是态度有所动摇……”

听到这个消息，有几个人的脸上不由露出喜色，但在座的多数人都十分沉稳，和诜皱眉说道：“石相的意思恐怕不好说，大捷之后，宣台议论北伐之事，石相皆不甚热衷。石相在宣台最倚重的便是折遵正，折遵正一意反对北伐，他那一套谬论，颇能蛊惑人心。”

他的话立时引起共鸣，王瞻愤愤说道：“说什么对付契丹，只能一次一个目标，目标完成，便要先花几年时间来巩固胜利果实，然后再进行下一个目标——亏他还做过讲武学堂大祭酒，连兵无常势都不知道，用兵之道，当然是要随机应变，岂能如此死板……”

屋子里每个人都知道王瞻对折可适的怨恨。

安平大捷之后，宣台覆核各副使司、都总管司上报的军功时，规定正七品及以下武官、节级，由李祥和唐康率吴从龙、高世亮、黄裳、何去非四人负责，正七品以上武官及文官的奖惩则由李舜举、折可适、游

师雄三人负责。王贍率武骑军追随慕容谦参加了安平之役的一系列战斗，自觉数度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他又曲意交好了几名慕容谦都总管司下的谏臣，花了不少贿赂，最终左军行营都总管司上报之时，拟定王贍可超授从五品下游击将军、静边伯、赐两功臣号、第六等勋剑、荫一子。王贍正满心欢喜坐等加官晋爵，不想最后却是意外从枢密院的旧交写来贺喜的信中得知，最终宣台上报的竟然只是迁昭武校尉、封子爵、加一功臣号、赐第七等勋剑、荫一子。

这简直便是晴天霹雳，宣台会稍稍压一压功勋再上报王贍是知道的，但这也压得太厉害了。王贍本官只是振威校尉，原本半年升至昭武，已是神速。但在八月，靠着前任倒霉，他便已由武骑军副将升为权都校，安平之战前，慕容谦更是已经提拔他为都校，本官也自然会至少升至昭武副尉，晋升昭武校尉已只是时间问题。伯爵、功臣号、勋剑什么的，王贍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若是不能借着安平大捷的东风一举升至五品的话，却将毫无疑问是他仕途的一次重挫。由校尉而至将军，是那么的容易的么？！而且，他还很可能会成为参加过安平战役的各军主将中，惟一升上不将军的人。

虽然最终朝廷如何奖赏他还不得而知，暂时也只能听天由命，但这样的结果，王贍岂能甘心？他多方打听，好不容易结识上蔡京副使司中的一个参赞军事，搭上了蔡京这条线，靠着蔡京帮忙，才弄明白，原来是折可适按核武骑军战绩、削了他的功勋！

这让王贍对折可适恨之入骨。

原本王贍对北不北伐也没什么意见。若能如愿升到游击将军、封静边伯，对于继续打仗，他兴趣真的不大，但现在他却义无反顾的主张趁胜北伐。这既是出于对蔡京的感激、对折可适的怨恨，也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在王贍看来，辽军在安平遭遇惨败，趁胜北伐，胜算还是不小的，只要继续打仗，那么，被折可适夺去的东西，他还有机会从战场夺回来，甚至更多。蔡京私底下对他有过许诺，他会设法替武骑军争取更好的兵源与装备补充，这是难得的机遇，王贍绝不会放弃。

王贍一接过话去，就滔滔不绝，肆意的挖苦着折可适，发泄心中怨气，却没注意到众人脸上渐有不耐之色。这个屋子里喜欢折可适的人并不多，但靠着背后讥讽，是不能让折可适掉一块肉的。他们来到章惇的副使司，也不是为了这种无意义的事情。

蔡京一直留神观察着每个人的神色，眼见着种师中眼中露出讥刺之色，连忙轻咳一声，打断王贍，笑道：“王将军亦不必激动，吾辈不过君子之争，不管怎样，都是为朝廷社稷计，折遵正以为不便北伐，吾等则以为可趁胜北伐，各言其是，皇上与朝廷自有决断。”

“蔡帅^[5]所言极是。”种师中懒洋洋的接过话来，语带讥刺的说道：“邦直参政明日便到瀛州，吾辈聚集于此，非是为效妇人呕呕之态，而是要想个良方，让皇上、子明丞相、邦直参政，知道我辈矢志收复燕云的决心。”

王贍脸色顿时一变，阴着脸看了种师中一眼，想要反唇相讥，但想到对方的背景，却还是强忍了下来。同为将门子弟，种家比他王家可要强盛得多。无论是种师中在密院的那个兄弟种建中，还是与之关系亲密的唐康，都非王贍惹得起的。因为一时激愤而惹下祸事，非智者所为。

种师中却是浑不在意，王贍的那点小家子志气，他真是怎么也看不顺眼。

安平之战中，种师中在战斗中身负重伤，错过了滹沱河边的最后决

战，但龙卫军在决战中战功彪炳，宣台在议功之时，又念及他当时陷入昏迷，生死未卜，对他格外优待，超授从五品上游骑将军、颖阳伯、赐三功臣号、第四等勋剑、荫其子。但种师中全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中，他伤势稍稍好了一点，便带着几个亲兵，迫不及待的跑来河间府向石越请缨出战。韩宝已死，这让种师中颇觉遗憾，他现在想要的是要与两耶律交手，博得封侯之名！但石越对他只是好言抚慰，片语不及其他，令他十分失望。

这时蔡京找上门来，种师中并非那种不懂政治的武人，他知道若无章惇、蔡京这样的重臣支持，只凭他们这些武将是决定不了朝廷和战之策的，他也清楚章、蔡二人有自己的打算，但他并不关心，也不在乎被他们利用一下，反正大家也是互相利用，现在章、蔡二人还是宣副，有了这层名义，他们这些人私会一下，也不至于犯朝廷忌讳，况且北伐也是迎合小皇帝。所以，他才会出现在此处。否则，他岂会与王瞻这种心胸狭窄之人为伍？！自己战功不足，靠着贿赂虚报也就罢了，被人发现，反倒怨恨别人削了他功勋，这世间焉有是理？

种、王二人的矛盾都落在蔡京眼中，蔡京又瞧了一眼旁边的章惇，见他微微点了点头，当即站起身来，朗声笑道：“小种将军所言虽是，但一一要向朝廷表决心又有何难？”

听蔡京如此说，种师中未及说话，和诜已是面露难色，“蔡帅，下官等是武人，虽然也可以向朝廷上表请求北伐，然人微言轻……”

和诜一诉苦，在座四位统兵大将，除李浩外，种师中与王瞻也顾不得方才的矛盾了，纷纷点头附和。李浩是额头刻着字的新党，无所顾忌，但和、种、王三将，却是不想淌这浑水的，大家虽然知道小皇帝支持北伐，但朝中旧党诸公的态度却是另一回事，跳出来做这出头鸟，朝

中公卿能否对付得了章惇、蔡京也许还不好说，收拾他们三个却是易如反掌。

“诸位将军误会了，本帅当然不是要几位将军上表……”蔡京知道三人是害怕他和章惇拿他们当枪使，连忙笑着说道，一面将目光投向张叔夜，笑道：“嵇仲，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你来说罢。”

众人听他叫得亲切，无不暗暗称奇，目光齐齐转向张叔夜。却见张叔夜恭恭敬敬的答应了，站起身来，朝着众人叉手一礼，说道：“下官便僭越了——其实这个法子，原不需要几位将军出面，只要诸位将军在军中找几个平日敢于任事、忠勇热血之士，最好是指挥使到营一级的将领，稍稍旁敲斜击，激发其血勇，令其在军中串连忠义将士，写好请战书签名画押，待明日阅武之时，让他们自发上呈给邦直参政……”

“这……”和诜等人尽皆皱眉，和诜不悦的说道：“军中偶语者诛！行此等事，乃是干犯军法，要处极刑的！”这是要他们牺牲一个属下啊。几人此前大多不认识张叔夜，对他也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田烈武军中的人，颇得田烈武信任。此时听他的主意，颇为心狠手辣，心中都是奇怪，田烈武为人忠厚，怎么会信任这样一个人？

张叔夜却无半丝不忍之意，冷声说道：“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下官也并非是要几位将军逼迫他们做什么事……况且，现在诸军皆是休整时期，各级将校聚会宴赌都是常事，岂能遂以偶语律诛之？不管是石相要追究，还是告到卫尉寺，打十几军棍，降一两级，也算是严惩了。若能借此坚定朝廷之意，让石相明白将士的决心，数人的牺牲，又何足道哉？”

现在的张叔夜，可以说对极了章惇的胃口，他扫了一眼和诜等人，

似笑非笑的问道：“怎么，诸位将军皆是万夫雄，还会有妇人之仁么？”

和诜四人对视一眼，这四将带兵之能，各有高下，个人之品格也有云泥之别，说起来，兵者诡道，用诈术欺骗敌人甚至自己的部属，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这既非治军，更非打仗，为一己私利设计陷害自己的部下，却是谁也做不到那么坦然。张叔夜说得轻松，十几军棍、降一两级……四人都是带兵的人，心里都清楚，十几军棍足以把一个大汉打得躺上三四天，军中一两级，更往往是部下提着脑袋出生入死才能赚出来的。

但是，四人更加明白，章惇已经这样说了，那就更容不得他们拒绝了。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受章惇辖制，当面得罪一个参知政事，就算是种师中也没这个胆子。这时候也只能咬牙答应，便听王贍最先说道：“参政说得是，事后再设法加以补偿便是。末将便全听参政、蔡帅吩咐。”

眼见着四人接连答应，章惇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缓和语气，温言说道：“诸位将军，章某主张趁胜北伐，并非是出于私利。契丹夷狄之属、虎狼之性，与之议和是靠不住的，其眼下虽然惨败，但若得喘息之机，休养生息数年，难保不又是北境之患。用兵之道，不恃敌之可胜，恃我之不可胜。河北百姓、军中将士之中，的确是有一些厌战之意，然为国家社稷计，还是须鼓起余勇，趁契丹病弱之时，一举收复燕云之地，有了十六州地利在手，要战要和，皆操之于我，那时河北才是真正的安全，我大宋才是真正的安全。因此，某这样做，亦是为了大忠大义！为社稷之安危，需要有所牺牲，亦是迫不得已之事。”

章惇的话，确是发自肺腑，义正辞言，他也全无蔡京的委婉，而是

直言无忌，“皇上北伐之志甚明，说到底，不过是因为朝中有所谓‘老成’之辈从中阻挠，而子明相公又未表态支持，这北伐之诏，才迟迟未能颁布。朝中那些阻挠的公卿，各有原因，有些人自己是庸碌之辈，害怕边境有事，英雄竞起，让皇上知道了有材无材者之区别，令其地位受到威胁，从此难以自安于朝廷！有些人则是泥古不化，只知守祖宗成法，此辈自以为守圣人之教，只会将文景无为而治当成至美圣法，不知当随国势之变化，或效文景或效汉武；他们更害怕朝廷用兵，使得武人趁机重新崛起，重蹈五代之祸，却全不知先帝慨然变法之大义，只知一味压制武人，害怕武人！还有一些人，则是目不及远，只看得到河北残破、少数军民厌战之弊，却看不到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大利！”

“但——此皆不足道！安平大捷之后，面对收复燕云十六州之诱惑，朝中再坚定反对北伐之人，心中也是犹豫的！范纯仁、吕大防、刘摯……皆不例外。他们不想收复十六州么？他们比谁都想！只不过他们心有所惧！他们害怕骄兵必败、害怕重蹈太宗皇帝覆辙，害怕拖跨国库，害怕民不聊生，害怕因此加税，害怕付出惨重代价却得到一个遍地残垣与尸体的十六州！他们大概还会有点担心，打赢这一仗的话，封侯的人太多……”

“封侯的人太多？”众人都是愣了一下，和诿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只有蔡京与张叔夜脸上没有半点的意外。

章惇脸上现出一丝嘲讽，“诸君人人皆欲封侯，却不知先帝借恢复前汉军功封侯之名，革新爵制独重侯爵之深意么？凡封侯者，不仅有不菲之年俸，而且拥有诸多特权，宰执以下皆可分庭抗礼，更可参预廷议、上书议论朝政得失，甚至其犯法亦须由御史台、大理寺方能定刑，是以天下皆知其贵，但惟有远见者，方能预见到这些封侯者，迟早将在朝中形成一股新的势力！以范、吕诸公之智，不可能想不到，皇上将来

有可能借助这些新封的列侯，来牵制旧党。”

“但这些皆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石相的态度。朝中范吕诸公虽然对趁胜北伐心怀疑虑甚至反对，但他们心中摇摆不定，所以在这件事上，他们必会惟石相马首是瞻，盖因朝中只有石相能让他们信任。而皇上，他心里固然想要北伐，但若是石相反对，那皇上同样也越不过这道坎！”

“所以，几位将军，”章惇锐利的目光扫过和诜、种师中等人脸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章某亦不妨直言，以某对子明相公的了解，某敢肯定，石相多半是不想北伐的，甚至很可能，便在我等在此议论之时，石相的密使正与辽国的密使在某个地方谈判！”

一时，屋内众人尽皆默然。同样的判断，身在河间府的众人，并不难感觉得到。

种师中讪讪说道：“石相态度暧昧，末将等亦有所察觉。只是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石相要反对北伐？”

王瞻忍不住冷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折遵正辈为石相亲信，石相为其所惑，何足出奇？”

种师中听他有讥刺自己之意，霍的转头，怒视王瞻，王瞻小小的出了一口闷气，虽然知道还是得罪了种帅中，心中却忍不住畅意，把头扭向一边，不去看他。

却听蔡京笑道：“我听说昨夜陈履善在乐寿公开说石相善应逆境而不善应顺境，善居卑位而不善居高位，或许未必没有几分道理。”他一边说，目光却是投向一直默然不语的柴贵友，笑问道：“景初公是石相

布衣之交，当比我等更加了解？”

柴贵友仿佛早已猜到蔡京要有此问，嘿然道：“蔡帅说笑了，下官以为，或许石相只不过是出于月盈之惧而已。”说罢，又紧闭双唇，如老僧入定。

蔡京看了一眼柴贵友，微微一笑。一场战争，不同的经历，的确是改变了不少人，以前的柴贵友，哪会如此沉稳谨慎？只不过，不管经历了什么，人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

柴贵友无法改变的是他的贪婪。雄州失陷后，他率赵隆诸将不断袭击辽军粮道，也算立下不小的功劳，朝廷因此不再追究他失城陷地之责，蔡京至雄州后，更是准备卖个顺水人情，叙其功绩向朝廷请赏。哪知道，却被他无意中察觉柴贵友侵吞大量缴获之事。赵隆等人袭扰辽军运输，虽然大都是烧毁了事，却还是缴获了不少财货，赵隆除留下一部分留作军用及分发给将士，大部分都按规定上交给了柴贵友，赵隆这样做本是为了向朝廷表功，以求将功赎罪，却不想柴贵友逃过一劫，贪心又起，与顺安军知军元荣勾结，虚报账目，欺上瞒下，二人一道私吞了无数的财货。这两人手法巧妙，并没留下什么把柄，若非是蔡京敏锐，旁人也轻易察觉不到。

而蔡京察觉之后，也并未继续深究，他为官之道，讲究的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断人财路的事，蔡京轻易是不做的。柴贵友有利用价值，蔡京索性便做个好人，先让柴贵友发现他已察觉他们的不法之事，待他忐忑不安的前来试探口风之时，蔡京便巧妙的表示他会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投桃报李，原本打算拿着这笔横财去汴京谋个好差事的柴贵友，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伐的鼓吹者。柴贵友是雄州知州，在冀州以北的地方牧守中地位较高，他又是众所周知的石党，更是石越旧友，他的

举动，在河北文官之中立即引起揣测，尤其是他突然与蔡京表现出的那种过从甚密的关系，更是引发许多的猜疑。

但柴贵友与蔡京之间自有默契，他欠蔡京的，也仅此而已。

“月盈之惧……”章惇心中冷笑，这个屋子，不，整个河间府，也许没有几个人能比章惇更了解石越。他并不能猜透石越心中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当日在宝相寺，王安石的灵柩前，他与石越都是在场的！还有，安平大捷之后，章惇就老是不由自主的想起当日伐夏的结果，虽然没有任何的依据，但章惇却一直有一种感觉，他觉得石越不仅没有亡辽之意，而且有保全辽国的打算，便如对待西夏一般……

能接近石越的人，都不难感觉到石越无意北伐，但章惇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石越的归期近了！

其实早在安平劳军事件之后，章惇便已经有了这样的期待。他也做好了准备，他是接替石越的不二之选！蔡京的主动投靠，更让他坚信这一点。因此，对于和诜等人，章惇打心底里是以部属视之的。章惇暂时的确需要他们，但他们也别无选择。现在更多的是章惇在给他们机会！

他厉声打断众人的讨论，“诸公！石相究竟是何反对北伐，诸公既非石相肚中蛔虫，在此百般揣测，也只能是不得要领。我等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倘若石相坚决反对，那不论我们如何努力，北伐终究亦只是镜花水月一场！”

“故此，我等要做的，是要使石相即使不支持北伐，至少也要让他不反对北伐！蔡帅方才的安排，并不只是为了坚皇上、朝廷之志，更是为了动石相之心！”

“此外，诸公——”章惇沉稳的声音中，不知不觉的掺杂了一丝狂热，“吾辈既然力主北伐，承先帝之遗志，收复山前山后十六州土地，亦当做好石相回京的准备……”

“石相回京？！”

“这并非没有可能。但诸位将军亦不必惊慌，若石相能继续出任大帅，自是我等求之不得之事，但如若朝廷召石相回京主持大局，那北伐之主帅，十有八九，也多半会是子厚参政。”蔡京望着眼中满是震惊之色的众人，微微笑道：“到时候，诸位将军亦不愁无用武之地，有的是机会大展拳脚！”

[1]. 宋朝制度，凡追封文武官员父祖辈，不得封王，最高为国公。新官制下的荫补制度，文武官员仍可荫补子孙亲戚乃至门客，但分为两种，一种承袭旧制，被荫补者可以参予选官，相当于被荫补者由此入仕，荫补官职最高不超过从八品；另一种为荫补勋官，不参予选官，最高一般止于骑都尉。按第二卷《权柄》中提及石起父子已受荫补，石起最初便是补正七品云骑尉之勋官，盖因石越素来反对荫官制度，保留旧制乃是因此事牵涉整个官僚系统之切身利益，乃不得已之妥协，此第二卷亦有描叙。又，新官制珍惜名爵，勋官虽无实际官职，亦十分荣耀，骑都尉贵为从五品，在宋朝已是极高的品阶。本书之中，提及荫补此官者，此前惟狄环一人而已。

[2]. 宋制有赐文武、宗室、班直侍卫、禁军功臣号之传统，新官制后，功臣号成为类似西方勋章之制度。形制为腰牌，分玉牌、铜牌两

种，上刻两字功臣号，玉牌须由皇帝亲自召见颁发予有殊功者。《权柄》中已有奖掖地方士绅之“仁爱”功臣号，本卷中有奖励灵州之战中有功士兵之“忠勇”功臣号。勋刀、勋剑制度前文已提及，仅赐有功之臣，皆分九等，第一等最高，第九等最低。文武七品以上赐剑，八品及以下赐刀。五等以上，须由皇帝召见、御赐。

[3]. 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以上，带“行”字。

[4]. 新官制下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等与史上元丰改制有所不同，基本保留原有的职能，无大的改变，诸官仍为皇帝顾问、侍从之官，无职守，可兼任临时性差遣。新制下，阁学士为正三品、阁直学士为从三品、阁待制为正从四品上下、直龙图、天章、宝文阁为正七品上、直熙明阁为从七品上。按诸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传统上极为尊荣，其职掌实际上兼有新官制下中书、门下、学士院、御史台诸部门之职能，包括侍从左右，给皇帝讲经、参预顾问，有权上书议论一切军国事务及朝政得失，上可劝谏皇帝、下可弹劾百官，有需要时更可兼任临时性差遣，平时为储材之所，而有需要之时，以其地位尊崇，进则可为宰执、内相、各部寺监长贰，出则可为帅臣、诸路牧守。

[5]. 宣抚副使可简称为某帅。

众人计议已定，和诜、李浩等人皆起身告辞，自去按计行事。只有姚古留了下来，他这次北来的差遣便是在章惇的宣副司任参赞军事。

蔡京亲自将六人送到门口，回到屋中，见章惇已经站到了沙盘之前凝视沙盘。他身边除姚古之外，又多出了一个身着裘衣的白面青年。蔡京进屋笑道：“大参以为如何？”

章惇却不回答，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青年，问道：“亢宗以为呢？”

那青年微微欠身，不卑不亢的回应道：“下官以为，和、王二人，当会依计行事，张叔夜亦会效死力，柴雄州与李老将军多半什么都不会做，至于种师中——半个时辰之后，他多半已与唐康时在一起。”

章惇微微点头，蔡京却是笑道：“薛公有个好儿子，令人羡慕！薛公在天有灵，亦当欣慰。”——这个出现在章惇行辕的青年，正是已故太府寺卿、新党干将薛向的中子，叫作薛嗣昌。

“蔡帅谬赞了。”薛嗣昌欠身谦道，眉毛微扬。

这自是瞒不过蔡京的眼睛，笑问道：“亢宗似是有些意外？”

薛嗣昌老实的点了点头，“下官确是略觉惊讶。”

“这却是为何？”蔡京仿佛是对这个青年来了兴趣。

二人地位悬殊，又几乎是素未平生，但面对蔡京有些过于热情的关注，薛嗣昌却没有任何的局促与不安，只是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下官原本以为，似蔡帅这等风流俊雅之士，应当会更欣赏家兄，而不是下官这种人。”薛嗣昌之兄薛绍彭乃是当世著名的书法家，与米芾齐名，时人合称其为“米薛”，蔡京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于情于理，他的确是应该更喜欢薛绍彭的。而薛嗣昌，如今稍稍受到赞誉的，不过是他的“吏材”而已。

“令兄？哦——薛道祖，人称为‘米薛’的那位？”蔡京笑了笑，似有些自嘲，他走到沙盘边上，笑道：“若是文友雅集，本帅自是更愿意来的人是令兄，不过，这军国之事，本帅却还是更喜欢亢宗些！”

与蔡京说话，无疑是能令人心情愉悦的。薛嗣昌不过是个从八品的微末小官，虽然担任的是都进奏院监院这样的要害职位，然与蔡京相比，二人的地位实有天壤之别。但蔡京却让他感觉象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辈一般。

比起他的态度，蔡京的话更加入耳。虽然少有人知，但薛嗣昌其实书法也颇佳，只不过他不愿意如他哥哥一样，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薛嗣昌一直以他父亲薛向为荣，他想做的是他父亲那样的人。门下后省下属的都进奏院，总领天下邮递之事，中央与地方的绝大部分公文往来，都要经由此处，可如此重要的部门，却很少有官员愿意出任此职，因为这个职位事务繁重、琐碎而枯燥。但薛嗣昌却不如此想，在进奏院，他如鱼得水，不仅得以最直观的了解了这个庞大国家究竟是如何运转的，而且还可以了解各地之情弊，甚至地方官吏之性格。大宋朝无数的官员，他虽然从未谋面，但在他的心里，却都有了一张画像，所以，他才

能如此的了解和诨等人。

蔡京半开玩笑的话，让薛嗣昌顿时平生知己之感。

但章惇的心思却全不在此，蔡京与薛嗣昌说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沙盘。

“元长，你说折克行究竟……”章惇双眉紧锁，语气有些阴沉的问道。

屋中的气氛立时变得严肃起来。

自折克行攻克蔚州后被耶律冲哥围困，已有一个多月，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除去段子介曾经想方设法运过去几百石粮草与一批箭枝外，蔚州便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先是安平大捷后不久，段子介报告，他运送补给的部队在飞狐陁被耶律冲哥截击，不但段子介部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这意味着飞狐关已被辽军夺回，折克行部已被锁在飞狐峪以北，完全成了一支孤军。宣台得到报告后，原本打算抽调部队救援，再次打通飞狐峪，但一场大雪，让这次调兵行动还未开始便告夭折。据段子介的报告，十一月以来，太行山暴雪封山，雪深没膝，不要说大军无法行动，连探马细作，在耶律冲哥的封锁下，都无法进入蔚州。惟一让宋朝略感安慰的是，这样寒冷的天气下，辽军肯定也无法强攻蔚州。虽然与折克行断绝联系，但河东章榘、种朴再三确定耶律冲哥的主力并未返回朔或者大同，因此，基本可以判断耶律冲哥仍然在蔚州与折克行作战，以耶律冲哥之能，很容易就可以推算出折克行粮草不多，其战术多半是对折克行围而不攻，坐等宋军不战自溃。

而这也是宋朝这边最担心的。虽说安平大捷之后，即便折克行全军覆没，也已不可能影响大局。然而，对于力主北伐的章惇等人来说，蔚

州的折克行却是十分重要的法码。折克行部如果覆没，不但会大大打击北伐派的士气，在政治上极为不利；在军事上，蔚州在谁的手中，对于北伐也至关重要，如果折克行能守住蔚州，宋朝北伐幽蓟的大军不但可以不用担心会被耶律冲哥抄自己的后路而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且还能牢牢的牵制住西京道的耶律冲哥部，使辽军无法互相支援，各自为战。甚至，宋军还有机会觊觎居庸关，彻底割断幽蓟与辽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因此，宋朝君臣，但凡有志北伐的，无不对折克行部的命运萦怀于心。

而且，倘若折克行竟然能守住蔚州，那么，军事上这诸多好处，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北伐派的处境就将非常有利。

但折克行缺粮的软肋，让哪怕是最乐观的人，也不敢抱有太多的期望。

沉默了一会，蔡京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蔚州已是音讯断绝，虽说咱们都但愿永安侯无事……但眼下，恐怕也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姚古却突然说道：“末将倒是觉得，不必为折家军担忧。”

蔡京惊讶的看了他一眼，问道：“姚将军为何如此肯定？”

“因为折遵正都没担心。”

“呃……”蔡京完全没有料到是这个答案，脸上的表情，便似喝水突然被呛住一般，哭笑不得的望着姚古，不知道说什么好，姚古却是一本正经，十分淡然。

章惇想了想，竟也点了点头，说道：“姚将军所说也不无道理，折

可适颇得石相信任，被围在蔚州的折家军中，不知道有多少折氏的亲族子弟，若他对折克行没有信心，就算再大公无私，也必会设法去减轻蔚州的压力。”

蔡京却不以为然，摇摇头说道：“这可难说，也许并非是折可适不想救蔚州，而是他做不到。下官虽是文官，却也知道如今想要救蔚州，无法直接派兵，最有效的办法只有让章粦与种朴主动出击，攻击辽国西京道其余州县，迫使耶律冲哥分兵防范。但章、种上次出兵替折克行牵制耶律冲哥，却遇伏惨败，二人都被朝廷降罪，若非官家开恩，他们恐怕已经丢官弃职。一场仗打下来，功劳、好处全是折遵道的，自己为了配合他作战反而吃了个大亏，差点官职不保，他二人心里面，对折克行岂能没有一点怨意？更何况种朴与折克行是有旧怨的。想想当年折克行如何对拱圣军的？如今的形势，可称得上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了。之前种朴出兵一次，已经是以德报怨、相忍为国了，结果还落了那么个结果。如今再让他出兵，就算是宣台严令，只怕也不会有用。雁代都总管府下面，只有神锐四军与飞武三军两支禁军，却要担负几乎整个河东路沿边军州的防务，种朴的神锐四军上次大败损失了几千人，已是大伤元气，而且耶律冲哥又安排了一支偏师以攻代守，牵制章、种。万一他们为了折克行出兵山后，却再吃一场败仗，或者河东路有州军被辽军攻破，这个责任又该算谁的？到时候他二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不管折可适在宣台有多大能耐，石相如何对他言听计从，章粦和种朴兵力不足总是事实，他们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拒绝出兵的命令，折可适也无可奈何。”

说完，蔡京又补充道：“而且，虽然章粦、种朴都并非是那种不识大体、只计私怨的人，但是，现在却是谁都知道，就算折克行在蔚州全军覆没，这一仗，我大宋也还是打赢了。如此，他们又有何动机要拼死

拼活去救永安侯呢？”

他这一番话不得不说直见人心、合情合理，姚古虽然心里面并不认可，但也沉默了下来，章惇脸色也变得难看，只有薛嗣昌笑道：“蔡帅所言虽是，不过，下官倒是觉得，章、种二公其实也有尽力援救永安侯的可能。”

“哦，亢宗为何有此判断？”蔡京对薛嗣昌倒是格外的客气，笑吟吟的问道。

薛嗣昌笑道：“诚如蔡帅所言，章、种二公对于永安侯，多半是不如何待见。但是，二公如今被皇上降罪，岂能不思戴罪立功？以二公现在的处境，又有何功劳比得上救出永安侯，甚至是助永安侯守住蔚州呢？不过，下官也认同蔡帅的分析，章、种若明哲保身，也不足为怪。总之，如何行事，全在他二位一念之间。”

章惇脸色稍霁，点了点头，却也横下心来，冷笑道：“亢宗说得不错。不过，靠山山崩，靠海海枯，总之，如今之计，也不必再将期望寄予折克行之成败。咱们只需依计行事，坚定皇上、朝廷、石相的决心，恢复幽蓟便指日可待！”

薛嗣昌又对章惇拱了拱手，说道：“参政志向，令下官钦佩。嗣昌不材，也知道恢复幽蓟乃是先帝遗志，参政有志于此，是朝廷、社稷之福。故此，下官亦希望参政能不计前嫌，不因人废言，支持创建火铳局之议……”

“火铳局？”章惇微微皱了皱眉，没有说话。姚古眉毛跳了下，似乎想要说什么，却还是抿紧了嘴巴。只有蔡京笑着望着薛嗣昌，道：“亢宗，许副枢真要打算支持这个甚么火铳局么？这可是吕吉甫的

主意……”

“端孺兄是说那个汴京来的薛嗣昌也在章参政的行辕么？”离河间驿不过两里之遥的一座不起眼的宅院内，身着便服的唐康很随便的趴在一张桌案上，认真的看着案上的一张画卷，一面问道。

种师中翘着腿坐一张交椅，笑着说道：“那薛亢宗一直没有露面，不过他进驿馆的时间，也就比我早一会，我远远便瞅见他了。河间驿现在都是章公的行辕，各处来的使臣、官员，都住别处，他这么鬼鬼祟祟的，其中必有蹊跷。我多年前见过他几次，听说他如今在都进奏院当差，怎么又跑河间府来了？”

唐康直起身来，指了指了案上的那张画卷，笑道：“他来河间，明面上是为此物。”

种师中大感好奇，起身走到案边，去看那画卷，原来那“画卷”却是一张图纸，上面画着一根管状物，边上用细小的楷书写着各种详细的说明，不待他细看，唐康已又说道：“这物什叫做火铳，能用火药打出铅丸……”

“就是段子介军中的那火铳么？”种师中恍然大悟。

“就是那物什。”唐康又瞄了一眼那图纸，说道：“吕惠卿与段子介将这火铳吹到天上去了，两人连章累牍的上书，拼命游说皇上，说这火铳是军国利器，请求皇上在各地兴建火铳局，给各地的教阅厢军与屯田厢军装备火铳。还说只要有足够的火铳，只要最多半年时间，有多少火铳，就可以训练出多少步军来，若火铳够多，列阵作战，其威力并不亚

于一般的弓箭手。皇上被他二人说动了心，询问御前会议，御前会议诸公皆将信将疑，不料许副枢却大力支持，说火铳在诸侯国已建奇功，段子介试之于定州阵前，亦得其利，的确是军国之器。许副枢又称若能给教阅厢军换装火铳成功，那将来若要北伐辽国，就再也不用担忧兵力不足，也不需要再千里迢迢从陕西调兵，劳师远征。半年成军，单河北一路，便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种师中听他说得厉害，不由得又认真的看了看那火铳图纸，怀疑的问道：“这物什果真能比得上弓弩？”

唐康笑了笑，撇嘴道：“我如何知道？反正我看了半天，也没瞧出个究竟来。不过皇上与许副枢对此颇感兴趣，但大兴火铳，不是小事，牵涉极广，所费不貲，也不是马上便能决定的。因为那薛嗣昌也上书言火铳之利，皇上便遣他来河北，一是让他咨询宣台的意见，再者让他亲往定州，看看段子介的火铳兵，是否真如所说……”

种师中有些奇怪的问道：“那薛嗣昌为何会上书言火铳之利，据我所知，此人也不是那种随随便便逢迎执政的人。”

“这个我也打听了，倒是并非全无根源。”唐康解释道：“据说这薛嗣昌与兵器研究院的人关系极好，他早在很多年前就见过火铳，并且颇感兴趣。他对格物制造之术，颇有造诣，于是私下里一直在自己尝试制造、改良火铳。因此对火铳一直颇有关注，早前诸侯国以火器击蛮夷，他就上书请兴火铳，但那时根本无人理会，故此也没几个人听说过。此番吕吉甫的奏章上称赞火铳之利，他便趁机再次上书，不想竟蒙皇上与许副枢另眼相待，皇上还在便殿召见他，据说他在皇上面前说得头头是道，很得皇上欢心。皇上又听说他是薛师正的儿子，更是高兴。端孺别看他官职卑微，却已是本朝的新贵，前途不可限量。”

“原来如此。”种师中心里倒并不甚在乎谁新贵不新贵的，笑道：“这兴火铳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何又要鬼鬼祟祟？”

唐康冷笑一声，道：“我方才不是说过，这只是他明面上的差使么？”

种师中是世家子弟，并非寻常武人，立即便听出唐康话中之意，他笑了笑，却并不问薛嗣昌暗地里的差使是什么，只说道：“不管这火铳是否真如他们说的那样，恐怕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我虽然不懂这火铳不难造，但大举督造火铳，从培训工匠到造出数以万计的火铳，恐怕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到的……而且，安平被萧吼偷袭了一道，火炮损失不少，若要北伐，军器监的作坊还是要先尽力督造火炮，才是正途。”

提起此事，唐康不由得轻叹了口气，赞道：“韩宝，真不愧是当世人杰！”

种师中眯起双眼，却是轻轻哼了一声。

这也是一处隐藏在安平大捷这场空前的胜利阴影下的伤疤。

当日韩宝率领主力向滹沱河突围，吸引王厚尽起宋军主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谁也没有料到，在这种状况下，韩宝竟然还能够瞒天过海，趁着宋军注意力全被自己吸引的机会，派出部下最枭勇的部将萧吼，统率不足两千的精锐宫分军，从分成几路追击的宋军的缝隙中神不知鬼不觉的突围而出。

而便在宋军主力正在滹沱河畔与韩宝决战之时，萧吼的这支辽军，竟然趁机偷袭了宋军的临时营寨。当时宋军的营寨中除了一些神卫营外，就只余两三千老弱病残看守，几乎便是一座空营，而营寨之内，除

了各种粮草辎重外，还有左军行营下辖的近两百门火炮。这些火炮本由唐康统领，该与横山步军一道行动，但为了追击韩宝，被王厚下令扔在了营中，结果成为了辽军最好的目标。事后，包括唐康在内，许多宋军将领都深信萧吼的目标本来就是这些火炮，也就是说，韩宝料到了宋军不可能带着笨重的火炮追赶自己，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还留下重兵保护这些火炮，他在最后关头还不惜分弱自己的兵势，派出萧吼偷袭宋营，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摧毁宋军火炮，增加宋军将来北伐时的困难。

结果也果然被韩宝算中，宋军营寨被萧吼偷袭，几支神卫营面对近两千的辽军精骑偷袭，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只能引颈待毙。此役宋军损失惨重，不但被辽军破坏了大量火炮，其中大约七十多门火炮已严重受损，无法修复，更可惜的是还造成了千余将士的伤亡，其中有数百名神卫营将士——这是比火炮更严重的损失，因为比起重新制造火炮，培养合格的炮兵更为不易。而且，萧吼一番破坏后，便即扬长而去，往北以极小的代价，迅速突破宋军在唐河的拦截，进入博野境内后，又出乎宋军意料的转道向东，在高阳关以北击败前来狙击的高阳关宋军，取道雄州，顺利回到辽国。

这让宋军上下都深感颜面无存。人人都暗骂萧吼狡猾，走狗屎运，本来若他取道保州归国，必然会被附近的吴安国歼灭，但他却偏偏走了宋军兵力薄弱的高阳关、雄州。但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不禁要暗自庆幸，若非雄武一军是独自扎寨，若非大雪的天气影响了火药的性能，萧吼所部辽军对火药运用不太熟练又急于北窜，宋军在安平战场上的火炮，很可能被辽军给一锅烩了。

虽然相比起安平大捷、韩宝授首的辉煌，这区区七十多门火炮的损失不算什么，而且其中大半还是小火炮，普天同庆的喜庆氛围下，也没有谁会不识趣的去揭这个疮疤，每个人都会刻意的避开这点瑕疵。但

是，对不少宋军将领来说，这个亏还是让他们如同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便是唐康，虽然对韩宝十分服气，却也不愿意多谈此事，他又似笑非笑的看了种师中一眼，笑道：“不过，端孺兄又来装糊涂，这其中道理，你岂有不明白？那什么火铳自然是远水不解近渴，但这火铳局之议，其实本也只是一个引子。”

唐康与种师中相交已久，他知道种师中虽然性子高傲，给人的感觉是说话百无忌讳，甚至经常得罪同僚，但其实他在涉及朝局的事情上，从来都非常谨慎，此时更是绝不会接自己的话，便又说道：“许副枢、吕吉甫、段子介，还有那薛嗣昌，究竟是不是心底里真的认为火铳有那么有用，我无从知道。但我却能肯定，他们四位都知道，倡议兴建火铳局是能讨好皇上的事！”

“原本，不管北伐不北伐，也不管朝局如何变化，他们四位未来的戏份都有限。许副枢升任冬官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吕、段手中兵力有限，薛嗣昌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如今折腾出火铳局这篇文章来，其中好处不言而喻。不要说造火铳、给厢军换装，其中涉及的利益至少是数百万缗之巨。最重要的，还是只要朝廷同意了这个计划，他们四位在未来的朝廷之内，便都有了让皇上重视的立身之本。对许副枢来说，这火铳局完全能成为他的最大政绩，只凭此一点，他就算去了工部，只要他还是执政，枢密院也好、兵部也好、军器监也好，他都能有极大的话语权。看来许副枢是断定皇上未来一定会大兴兵戈，故此才不惜给吕吉甫机会，也要借此维持他在皇上心目的份量。若是这火铳果然收到奇效，那枢密使之位，就更是囊中之物……”

“而吕吉甫——此事不管怎么样，他都已是赢家。不但增强了在皇上心中的分量，若此议得行，我敢肯定，他多半还会借练火铳兵为名，

请求朝廷允许他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便在北伐中分一杯羹。就算朝廷不允，他也没什么损失，反正他的‘远见卓识’，也足以为他延誉。无论是建立功绩，还是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些事情对吕吉甫原本就毫无意义，对他来说，如今最重要的，是慢慢的改变他在皇帝与士林心目中的形象。这场战争，算是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至于段子介与薛嗣昌……嘿嘿，若此议得行，一个练兵、一个制器，转瞬之间，二人便能成为我大宋举足轻重的人物——好算计，嘿嘿，果然好算计！”

唐康不住的冷笑着。他其实并不是特意和种师中分析这些，而是借着和种师中讨论，理清自己的思绪。种师中也知道他的性子，不过唐康也不是那种孟浪随便的人，肯在他面前无所顾忌的说出这些话，也是表示推心置腹之意。

虽说若以种师中的本心，他是根本就不想趟这些浑水，最好什么也不知道才合他的意，但两人却在前几日，已经私底下约为婚姻，将种师中的幼女许给唐康的长子。有了这层关系，说荣辱与共夸张了一点，但至少，唐康在朝廷得意，对他种师中是有很大大好处的。所以，二人关系才会亲密至此。

此时唐康既然以腹心相待，种师中自也不能将界限划得太清。他是知道唐康为人的，这个时候他若再想将自己摘干净，唐康面上不会说什么，但心里面定会和自己翻脸，从此以后，两人只怕做不成亲家，只能做仇家了。

当下种师中便似漫不经心的笑问道：“康时倒是剖析入木，不过，我想问一句，不管许副枢他们有什么算计，这火铳局设不设得成，和咱

们又有何关系？”

唐康被他问得一愣，怔了一下，随即自失地一笑，“还是端孺兄说得在理。”

这不是他的心里话。他对火銃局如此在意，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面，隐隐的感觉到了这火銃局可能很重要。直觉的，他想要在这火銃局中插上一脚，甚至是设法去夺取主导权。但再怎么讲，他也不可能只凭这捉摸不定的感觉行事，琢磨了半晌，他虽然也看出若设立火銃局会有极大的好处，但却远远不值得他为此去招惹一个枢密副使甚至是工部尚书参知政事。

因又笑道：“不过，也不能说与咱们完全没有关系。既然知道了他们有何求，那就可以对症下药了。薛嗣昌想让章子厚和蔡元长支持火銃局绝非易事，章子厚、蔡元长虽然与许副枢没什么大恩怨，但对吕吉甫不会不提防，尤其是蔡元长，他是当年扳倒吕吉甫的功臣，以蔡元长的性格，就算吕吉甫主动示好，他既不会相信，也不会冒着得罪范相公的风险去接受。自然，以吕吉甫之智，也不可能去自取其辱。我敢料定，章子厚与蔡元长对薛嗣昌以礼相待，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薛嗣昌暗地里的差使，故而刻意拉拢。但若涉及火銃局，薛嗣昌必定要碰一鼻子灰。以他二人的身份，别说薛嗣昌没有资格做什么交易，就算是许副枢又能如何？”

种师中见唐康的眸子晶亮，嘴角露出狡黠的笑意，不由疑惑的看了他一眼，问道：“康时，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唐康莫测高深的嘿嘿一笑，没有回答，却突然把话题又变回了二人最开始讨论的事情上，笑道：“咱们章大参的野心可是大得很……他还

想做北伐的主帅。呵呵……”笑了几声，又道：“既然如此，那端孺兄，咱们倒是不便挡他章大参的路。他要做什么，咱们便让他做好了……”

种师中没料到他突然话锋一转，听到此处，更是惊讶，问道：“康时是说，他们明日阅武时鼓动将校请战，也随他们么？这阅武可是由你献策的……”

唐康笑了笑，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咱们事先什么也不知道。端孺兄，章子厚可是出了名的器量小，睚眦必报，咱们又何必惹他？”说着，嘴角不由自主的便微翘了起来，露出一丝讥讽之色。

“呜——”

一通激厉高亢的画角声突兀的响起，瞬间撕破了绍圣七年十一月廿三日这个清晨的宁静。在河间府那高耸孤立的城墙之外，一片白茫茫的朝雾之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河北平原上，一只连绵数里长的车队，在上千名马步士兵的护卫、拥簇下，正缓缓的向着河间府行来。十数名手持画角的骑兵，分散在这支长长的队伍前后左右，不时的吹响手中的画角，呜呜的长鸣之声，不断呼应着，仿佛在向人们通知他们的到来。

当车队行进到距离河间府的南城门外大约还有五六里左右的距离时，似乎是听到了车队的角声，突然，早已整齐的排成一行肃立在河间府南城墙上的一千名穿着崭新战袍的宋军士兵，同时举起了手中的画角。

“呜呜——”顿时，画角之声，漫天响彻。

这一瞬间，整座城市，所有的人，都被这角声所吸引，停下了手中的事情，将目光投向城南。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四处打听出了何事，几乎不到一柱香的时间，一个消息便传遍了全城。

天子的使臣来了！今日，在南城门外，将举行盛大的阅武式，朝廷的李参政将在阅武式上，宣布对有功将士的赏赐。

很快，河间府沸腾了。几乎所有的百姓，都携家带口的向着南门赶去，没有人想要错过这荣耀的时刻。

与此同时，在一千支画角的齐鸣声中，河间府的南门，轰然打开。

三百名身着崭新的鲜红色战袄的将士，骑着高大的白色战马，手中高擎着猎猎飞扬的各色战旗，从城门中疾驰而出。紧接着，便是一队队的士兵，在数不清的赤旗的率领下，手执枪戟、腰挎刀弓，从城门的门洞中整齐的小跑而出，沿着官道的两侧列阵而立。

只有最先出城的三百名将士没有停留，而是一路顺着官道向南疾驰。

在平坦的河北平原上，视野极为开阔。没跑多久，这三百名骑士很快便已遥遥望见南方官道上逶迤而来朝廷车队。一名骑士立即从腰间取出一支画角，呜呜吹响，马上，便听到使团车队中也角声大作，而身后河间府城墙上，刚刚将息的角声，也再度漫天响起。

此时，使团车队中，李清臣与庞天寿都已弃车乘马，陈元凤、王襄等一众随行的文臣武将也皆策马相陪，听见前方的角声，所有人都不由得精神一振，陈元凤手搭凉棚，望北方官道看了一会，笑道：“邦直公，庞供奉，这是石相公派人来迎了。”

话音方落，三百骑士的队伍，已由隐约变得清晰，使团众人，都已可清晰看见对方战旗上的纹饰。

最先跃入众人眼帘的，赫然是数十面红底白尾鹇战旗！

它们分别由数十名身着校尉、节级服饰的宋军将士高高擎起，占据了那三百名骑士队列最前方的位置。

“白尾鹞？”李清臣眯着眼睛看了一会，方有点不太确定的问道：“可是横山蕃军么？”

“正是横山蕃军。”陈元凤点了点头，又笑道：“石相这是用心良苦啊。”

李清臣微微嗯了一声，庞天寿却不解的问道：“宣判何出此言？”

陈元凤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在下也只是揣测而已。此番邦直公与供奉奉旨劳军，在河间府阅武封赏，于河北诸军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耀。但俗语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阅武时的各种位次序列，却也不是那么好排的。比如这前来亲迎天使的队伍，由哪一军来，谁走在前头，谁走在后面，都得煞费心思，一个不好，便可能会弄巧成拙……”

庞天寿能成为天子之宠臣，心思之剔透聪明也是不用说的。陈元凤这么一解释，他立时便已恍悟，笑道：“原来如此。看来石相公是特意要以军功来定次序了。”

“正是如此。”陈元凤点头笑道：“代表河北诸军来迎接天使，这是何等之荣耀？以常理而论，如今河北有这么多的禁军，又怎么轮得到区区一支蕃军？但石相不但安排横山蕃军前来迎接，而且还让这数十人居于队伍的最前列，这摆明了就是奖掖军功之意。破韩宝之役，众军皆公推横山蕃军为头功。横山蕃军居前，那自然也是理所当然！”

说完，又意犹未尽，补充道：“横山蕃军现在本是在安平一带休整，不当出现在河间，这些将士，多半是石相决定要举行阅武之后，特意从安平征调而来，在下敢肯定，这些将士，应该都是横山蕃军中战功

最著的……”

听他们说得热闹，李清臣也是不由笑了笑，点头赞道：“果然不愧是石子明，如此安排，不但公平，亦能激励士气。”

陈元凤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又指着越来越近的迎接队伍，介绍道：“邦直公、庞供奉，请看，那横山蕃军的红底白尾鹞旗之后，便是雄武一军的双戟熊旗与镇北军的镇北二字旗。王师能够在安平破贼，雄武一军与镇北军可谓居功至伟。若无他们奇袭取饶阳，就算王处厚再神机妙算，恐怕也没有机会在这河北平原之上，全歼韩宝数万精兵。不但如此，二军也直接参加了围歼韩宝之役，位列中军，与韩宝主力直接作战，击杀、生擒辽将十余名，可说是功勋卓著……”

雄武一军与镇北军的功绩，李清臣与庞天寿自然是很清楚的，二人连连点头，李清臣更是出声赞道：“何莲舫，真名将也！真名将也！”

“邦直公赞得好！”陈元凤也是附和点头，笑道：“其实，这雄武一军与镇北军能立下偌大功绩，比起其他诸军，更能激励天下。”

说完，不待李、庞相问，便又自己解释道：“想辽人入寇之初，便是连下官，也觉得河朔禁军不能战，天下能战之兵，不在京师，便在陕西，尤其是雄武一军，更为人所轻，若当时有人对下官说雄武一军能立下这等功绩，下官绝不会相信。至于镇北军，更是仓促所建，说是厢兵之流都是抬举，若非官家圣明，如镇北军之类，就算是创建了，最多也就是护运下粮草，谁又会真以为此辈竟能与契丹精兵厮杀呢？”

说到此处，陈元凤不由慨叹连连，“如今想想，世人之偏见，真是最可怕之物。因为此二军之经历，下官却是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间，没有无能的军队，只有无能的将领。古之名将，如韩信、章邯，皆

能驱市人而战。今之将领虽不如古，然朝廷之军队，亦远非市人可比。只要善择将领统御，连镇北军都能大有作为，何况其他？”

这番宏论，不但让李清臣、庞天寿连连点头，就算是一旁随行的一众官员，都是深以为然。李清臣和庞天寿当然听得出陈元凤这番话意有所指，陈元凤并不是在单纯的夸赞雄武一军与镇北军，而是在委婉的替南面行营诸军辩护。那些对于南面行营战斗力的讥讽、嘲笑，李、庞二人也都是略有耳闻的。不过，在他二人心里，却也是觉得，不论陈元凤有没有言外之意，这番话的道理，却是没有错的。便如陈元凤所说的，谁能又说南面行营不会是下一个雄武一军与镇北军呢？

陈元凤眼角窥见李清臣和庞天寿的表情，知道这些话点到为止便可，也不多啰嗦，马上又极自然的话锋一转，继续向二人介绍雄武一军与镇北军之后的那些旗帜所代表的军队。

这次河间府的阅武仪式，并非尽依古礼，而是唐康与宣台几个谏臣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其表面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激励士气，但背后的深意，却是要刻意彰显尊君之心，既是为了弥补上次安平劳军事件闹出来的岔子，也是想让汴京的小皇帝放心，通过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向小皇帝传达一个信息——虽然石越在河北立下如此功勋，但自石越以下，如今屯聚于河北的所有军队对于皇帝的忠诚，依然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为了表达这层内容，唐康等人刻意的创造了很多的仪式，比如派出这三百名将士郊迎朝廷使团，就是其中之一。三百名郊迎的将士，皆分别来自参加此次与辽军作战的部队，以军为单位确定位序与人数，功勋越大，入选的人数就越多，位置也越靠前。而能够有资格参加这支郊迎队伍的，也便如陈元凤所猜测的那样，无不是各军之中战功最卓著者。如此安排，唐康等人的用意，当然是为了一举两得。既是尊崇其事，给予朝廷使团最高规格的礼遇，同时亦能籍此进一步加强诸军的荣誉感，

提振士气军心。

但这个安排，却也给了陈元凤一个表现的机会。如今屯聚于河北的军队不下一二十支，各军皆有自己的旗号，这许多旗号集于一处，就算是枢密院的老吏，也未必人人识辨得出来，李清臣与庞天寿能认得出几支较有名的军队的旗帜就算不错了。但陈元凤却是了熟于胸，信手拈来，如数家珍的向二人介绍着各军的旗帜、在这次战争中立下的功勋，在郊迎队伍中为何会排在那个次序，是否公平……李清臣、庞天寿皆是听得津津有味，便仿若拨云见月一般。

一面听陈元凤介绍，便见那三百名郊迎骑士已越来越近了，很快双方相距已差不多只有三十步左右。那三百名骑士早就已经放慢速度，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本就是步军，马术的水平不过能驭使战马奔跑而已，这时候要维持较为整齐的军容队列，就不得不控制速度，因此此时行进速度和使团车队已然相差无几。但离得越近，这只鲜衣怒马、旌旗飘扬的郊迎队伍，也越让自李清臣、庞天寿以下的使团成员感到耀目。唐康完全懂得汴京军民的审美，尽管许多人的骑术并不算娴熟，但速度慢下来后，整支郊迎队伍队列整齐，战马踩着小碎步行进，更有一种说不出的优雅与高贵。

使团车队前方的几名校尉策马迎上前去，与郊迎队伍说了几句什么，然后，郊迎的队伍停了下来，三名骑士将手中的旗帜递给身边的同伴，驱马出列，由使团中的两名校尉领着，策马小跑着，到了李清臣与庞天寿跟前。

“末将横山蕃军都行军参军、致果校尉刘延庆……”

“末将中军行营都总管司行军参军、宣节校尉仁多观明……”

“末将拱圣军仁勇副尉田宗铠……”

三人一道翻身下马，单膝着地行礼，朗声道：“奉石宣相之令，恭迎李参政、庞供奉。”

“三位将军快快请起。”李清臣骑在马上，一面笑着，一面打量三人，见刘延庆与田宗铠都是身材高大的汉子，仁多观明却还是个清秀少年，他正在心里暗暗点头，却听庞天寿已是笑吟吟的尖着嗓子说道：“小田将军、仁多将军，恭喜，恭喜。”

田宗铠和仁多观明不由对视一眼，庞天寿见二人眼中皆有期盼之色，知道他们多半还不知道自己的奖励，又笑道：“过了今日，二位便不再是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和正九品的仁勇副尉了。俺先卖个好，让二位早点高兴高兴。仁多将军以阵斩辽国大将之功，晋振威副尉，赐勋剑……”

他话音未落，顿时无数嫉妒、羡慕的眼光，齐刷刷的落到了仁多观明身上。连仁多观明自己都有些惊住了，陈元凤在一旁也不无艳羡的笑道：“若我没记错的话，仁多将军才十五岁吧？十五岁的从六品武官，在本朝恐怕也算是前无古人了。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守义公有这样的麟儿，真是羡煞人也。”

“这的确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李清臣亦不由捋须点头，笑道：“看来，用不了多久，汴京的说书人口中，又会多出一段仁多振威的传奇。”

庞天寿又伸手指向田宗铠，笑道：“所谓英雄出少年。仁多将军的经历，的确可称传奇。不过，大参，这位小田将军，其实也不过十八岁而已。辽人入侵之前，小田将军还不过是拱圣军一亲兵都头，以守深州

之功，方得晋升仁勇副尉，此番安平血战，独获辽将首级两枚，天子亲口称赞将门虎子，以功晋升七级，过了今日，便已是从七品上的翊麾校尉！”

李清臣目光移到田宗铠身上，又打量了他一阵，却只是含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众人倒也不以为异，其实宋朝武臣晋升极难，十八岁的翊麾校尉，可说是颇为骇人听闻了，但因为有了仁多观明这个十五岁的振威副尉在前面，众人的震惊与嫉妒，都不免要少了许多。不说年纪上的差异，在现在的宋军中，翊麾校尉一般是担任某营的副将，或者军一级的行军参军、书记官，只能算是中级武官，但振威副尉却已经正式跨入高级武官之列，往往出任一营的都指挥使，甚至能够成为一军的副将，二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李清臣对二人态度有异，众人也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只有庞天寿却是脸色微变，但马上又被煦如春风的笑容所掩盖。庞天寿其实事先并不知道石越派来郊迎的队伍是由仁多观明与田宗铠领头，但刚才他的举动却是有意如此。以庞天寿身为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大内侍的身份，区区仁多观明与田宗铠，自然算不得什么，但他与田烈武交好，而且又深知田烈武在小皇帝心中的份量，因此，刚刚才刻意在李清臣面前抬举二人，或者说是抬举田宗铠。

庞天寿心里当然清楚，以田宗铠的家世，前途自然是一片光明。但是，他若能够得到如李清臣这样一个宰执的青眼，那好处却又远非他的家世所能比拟。须知田烈武在朝中的真实地位，大约也就是与他庞天寿相当，而他庞天寿别说现在，就算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做到入内省都都知，成为所谓的“内相”，在李清臣这样的参知政事面前，也没甚地位可言。因为，在宋朝的家法中，田烈武之流，只能算作是“鹰犬”，而他庞天寿，则是“家奴”，李清臣却是与皇帝“共天下”的“大臣”，

地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庞天寿还特意耍了个小心眼，他不但拉上仁多观明一起介绍，还故意先介绍仁多观明，再介绍田宗铠。这样做，表面上看，风头自然全被仁多观明抢走，但那些虚名对田宗铠这样家世的人来说，又有何意义？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仁多观明在前面挡箭，田宗铠才能少了许多的物议。否则的话，田宗铠立下的功劳再大，但是连升七级，也是颇骇物听的，怎么可能不招致物议？世情险恶，很多人，很可能和他素无瓜葛，却仅仅只是出于妒嫉，就会对他排挤、诽谤，甚至是陷害，想要置之于死地……而现在，仁多观明足以抢走绝大部分的嫉恨了。

但李清臣的态度却是庞天寿所没想到的。这位李大参心细如发，自己的那点心思绝对瞒不过他，可他对田宗铠竟然连一句赞语都吝于出口，这就让庞天寿心里有些捉摸不透了。这是针对自己呢？还是李清臣对田烈武有什么不满之处？又或者，他其实只是在故意磨励田宗铠？

庞天寿又开始习惯性的揣摸起李清臣的心思。

而李清臣的目光，却已移到了正一脸艳羡的望着仁多观明与田宗铠的刘延庆身上。问道：“这位刘将军，可是曾在深州城头坠城死战、滹沱河边箭射韩宝左臂的那位么？”

刘延庆万万料不到李清臣竟然会和自己说话，不由得受宠若惊，怔了一下，才慌忙抱拳欠身回道：“末将惭愧，微末之功，实不足挂齿……”

“不知三衙马军司的游骑将军刘绍能老将军，与刘将军如何称呼？”李清臣又问道。

“那是家祖父。”

李清臣微微点了点头，道：“先帝曾称赞令祖忠勇，刘将军可谓不辱家风。”说罢，不待众人再多说什么，又朝三人说道：“某奉官家旨意，代天子劳军，不便令众将士久候，便劳烦诸位带路……”

“末将领命。”

三人齐声答应，跃身上马，回到队中。便听数声画角之声响起，三百名骑士一齐调转马头，高举着旌旗，领着蜿蜒漫长的使团车队，缓缓向河间府城行去。

田宗铠左手举旗，与刘延庆、仁多观明一道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按捺徐行，一面不断的拿眼往上瞅自己手中的那面孤零零的拱圣军军旗，一时间真是况味难明。田烈武教子甚严，这从田烈武既不让他做班直侍卫，也不将他带在身边，却将他送到姚兕帐下，便可见一斑。此番他虽然立下不少功劳，但对于朝廷的奖赏，田烈武虽然有门路知道，但田宗铠却也不敢去打听。所以，刚刚从庞天寿口中得知自己竟然得迁翊麾校尉，饶是田宗铠再稳重，到底也不过十八岁，心中的惊喜、兴奋，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能够做到不在李清臣面前失态，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想想拱圣军的命运，田宗铠心里却又有一种莫名的愧疚感，难以排遣。

倒是走在最右的仁多观明年纪最小，心里面也没有田宗铠那样的包袱，此时已是喜难自禁。一回到队伍中，便忍不住向刘延庆炫耀起来，低声开着玩笑：“振威副尉……哥哥，做兄弟的可要僭越了，我的官比哥哥的要大了。”

“你倒想得美——你当哥哥我没立功的么？虽说比不上两位兄弟，但全歼韩宝，横山蕃军乃是首功，哥哥我可是都行军参军，战场杀敌，俺也不曾后人，升到昭武可能希望不大，不过升个两阶，一个振威校尉，还是十拿九稳的……”刘延庆端举着手中的红底白尾鹞旗，低声笑着回道。他还没有从被李清臣问话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心情也是高兴得难以自抑，又转头对田宗铠说道：“宗铠兄弟，你如今也是个翊麾了，我若能有机会实任一营的营将，兄弟来给哥哥做副将如何？”

田宗铠听他相问，连忙停住心里的胡思乱想，笑道：“小弟自是求之不得，只是也要看枢密和兵部肯不肯……”

仁多观明却已是轻声笑道：“哥哥们就不要想这等美事了，前日我去见康时大哥，他说慕容大总管举荐延庆哥哥出任武骑军副都指挥使哩……”

“啊？”

“恭喜哥哥……”田宗铠低声道贺。刘延庆却是大惊失色，问道：“仁多兄弟，你莫不是开玩笑吧？”

仁多观明瞅他神色，见他眉宇间似有忧色，不由得奇道：“这不是大好事么？哥哥为何不太高兴？”他知道武骑军的都校王贍与刘延庆交情匪浅，对刘延庆又极是信任，刘延庆若去武骑军做副将，正是如鱼得水，定能一展所长，因此，更觉奇怪。

刘延庆苦笑摇头，心里实是有苦难言。在外人眼里，他如今俨然已是军中有名的枭勇之将，但许多事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溇沱河一役，他至今心有余悸，横山蕃军他是早就不想再呆了。本来去武骑军做副将，的确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正因为他与王贍交好，王贍在计划

些什么，他也隐约知道些，所以，刘延庆也不愿意去趟那些浑水。

但这些话自是不足为外人道，因此他也只能言不由衷的委婉笑道：“能做到一军副将，哪有什么不愿意的？只是我想，安平大捷之后，立下大功的将领不知道有多少，若是以前，一个振威校尉做武骑军的副将自然是够了，但现在恐怕资历浅了些。我比不得两位兄弟根基深，陡然升迁太速，难免惹人嫉恨，恐怕是祸非福。安安份份能做个营将，我便心满意足……”

“哥哥也太杞人忧天了！”仁多观明不由得笑了起来，“什么根基深根基浅的，有句俗话叫不被人恨非英雄，怕那些庸人嫉恨做甚？再说了，方才李大参不是说尊祖父是三衙马军司的游骑将军么，如此哥哥也是出身名门，倒来取笑我们……”

提到这个，田宗铠也忍不住说道：“哥哥可瞒得我们好苦！小弟还一直以为哥哥家里是世袭的保安军诸族巡检，今日才知道，原来刘老将军竟然是尊祖父……”

刘延庆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低声解释道：“我刘家的确是世袭保安军诸族巡检一职，家父现在也是担任此官……”他话未说完，仁多观明嘴巴已惊讶的张得老大，讶声道：“保安军刘家？哥哥是保安军刘家的人？”

刘延庆点了点头，“不错，就是那个和你们仁多家斗了上百年的保安军刘家。”

“那哥哥岂不是蕃人？”仁多观明笑道。刘家世为保安军诸族巡检，是陕西保安军各蕃部的头领，他们仁多家当年在西夏时，的确是与刘家有极深的恩怨，双方不知打过多少大仗小仗，为了拔掉刘家这眼中

钉，仁多家甚至派人到宋境内散布流言，想要借宋廷之手除去刘家，只是最终未能得逞。不过这些陈年黄历，与仁多观明无关，仁多观明还是个幼童时，他一家便已归宋，那些恩怨，仁多观明也就是当故事来听，觉得很有意思而已。

其实便是刘延庆，在仁多家归宋时，也不过十几岁，对于这些陈年宿怨，他的心态与仁多观明是差不多的。他也是笑了笑，又摇了摇头，道：“我可不是蕃人。我刘家本就是汉人，不过久居保安军，便有些蕃化，因此，早些年也的确有人将我们刘家视为熟蕃的。所以，我也的确不是假惺惺的作态，我们刘家确实谈不上什么根基。区区一个世袭巡检之职，在陕西西军之中，如我们刘家这样的，恐怕不下百家。”

仁多观明不由得笑道：“哥哥太过谦了，朝廷的游骑将军拢共只怕也没有一百个……”

“那是家祖父侥幸得蒙高宗皇帝赏识。熙宁年间，朝廷整顿兵制，选将练兵，家祖父在陕西略有勇名，便被先帝钦点，来京协助训练马军将校。若非有此机缘，我根本没机会入选班直，得入讲武学堂……不过，家祖父现已年迈，虽在三衙，其实已与赋闲无异……”

说到这里，刘延庆心里面却是泛起一丝疑惑，他祖父刘绍能虽然曾蒙高宗皇帝看重，但是却因为在京训练马军将校，错过了伐夏之役，虽然绝对忠于先皇帝，可又阴差阳错，在石得一之乱中，也没立下什么功劳，所以，虽然贵为游骑将军，但在汴京那种地方，完全可以说是碌碌无名，如今更是接近半致仕的状态，除了偶尔会去朱仙镇教教学生，在三衙也就是养个老，既无实权，亦无声誉，李清臣贵为参政，怎么会知道自己祖父的名字，还特意相问呢？

正想着，便听到又是一阵画角之声响起，刘延庆抬眼望去，前面，河间府那高耸的城墙已然清晰可见，自南门开始，在官道的两侧，已布满了一个个军容整肃的方阵，虽然这只是一次阅武，但是列阵的将士，无不是经历过战场生死厮杀的百战之余，上万人马笔直的肃立于此，刘延庆竟感觉到一种肃杀之气，心中不由凜然，不自觉的便挺直了身子，表情也变得严肃。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大宋万岁！”“大宋万岁！”

顷刻之间，欢呼之声，山呼海啸般的响了起来。

跟随在郊迎的骑兵队伍之后，李清臣与庞天寿率领的使团车队甫一走进夹迎的方阵之中，便听到山呼“万岁”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二人的脸上都不由自主的露出一丝微笑。在方阵之间的官道中，早已停了一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驷马战车，战车的前方，一千文武官员或着官袍，或着戎装，倚马而立，李清臣一眼望去，只见石越穿了一件窄袖紫袍，正站在战车的正前方等候，在他的左边，是章惇、蔡京等文臣，或着紫，或穿绯，各自牵着坐骑，右边则是以王厚、慕容谦、田烈武为首的武将，皆着戎装。

此时，郊迎的三百骑士自动分成两列，从战车的两侧穿过，在战车的另一端重新合拢列阵而立。

李清臣端坐马上，手执使节，由一名校尉牵着马，缓缓走到石越等人跟前。

“石相金安。”

“邦直，一路辛苦。”石越拱了拱手，笑道：“请登车阅武。”

李清臣翻身下马，又朝石越说道：“丞相亦请登车。”

石越微微颌首，二人各扶车辕，登车并立。李清臣定睛望去，见车上的车夫竟然是宣台书写机宜文字石鉴，他虽然知道石鉴是石越书僮出身，却也不由得心中惊讶。石鉴见二人站好，轻挥马鞭，喝了一声“驾”，战车掉了个头，缓缓向着河间府城的南城门驶去。随李清臣而来的庞天寿、陈元凤、王襄，以及自河间府出迎的章惇、蔡京、王厚、慕容谦、田烈武等一众文武，亦各自上马，分成两列，跟在车后，簇拥而行。而刘延庆、仁多观明、田宗铠所率的三百名将士，则变成了仪仗队，在战车的前方开路。

与此同时，南城门外的一座高台之下，一队教坊艺伎也奏响了慷慨激昂的铙歌。歌声依稀便是唐代卢照邻的《上之回》：

“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候多。五营屯北地，万乘出西河。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风横大歌。”

但这短箫铙歌之声，却几乎完全淹没在一阵阵“万岁”的山呼声中。

李清臣与石越所乘的战车每经过一个方阵，都会响起震耳欲聋的“大宋万岁”、“绍圣天子万岁”的欢呼声。

不知道用了多久，战车才终于抵达南城门外的高台之前，李清臣与石越下了战车，此时教坊艺人所奏的铙歌已变成了张正见的《战城南》。伴着“蓟北驰胡骑，城南接短兵。云屯两阵合，剑聚七星明。旗

交无复影，角愤有馀声。战罢披军策，还嗟李少卿。”的歌声，二人拾阶而上，登上高台。

然后，庞天寿领着几名内侍，捧着堆满了圣旨的案盘，高举过头，也登上高台，挑了一卷圣旨，递到李清臣手中。

“宣旨！”李清臣高声喊道，缓缓打开圣旨，立时，饶乐与山呼之声，戛然而止。高台之下，官员将士，自章惇以降，尽皆下马，跪伏听旨。上万的人马，顷刻之间，便鸦雀无声。

南门之外，出城来看热闹的河间府百姓不下十万，虽然是远远围观，此时也尽皆跪伏于地，仿佛是受到受阅将士的无声震慑，乌压压的一大片，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

城门之外，能听到的，只有李清臣那中气十足的声音。

“安平大捷加赐河北、河东、京东三路文武臣僚内外诸军将士诏……”

“抚恤伤亡将士诏……”

“安平大捷破契丹曲赦河北、河东制……”

“安平大捷破契丹谕郡国诏……”

“收殓遗骸诏……”

“招谕流亡归业诏……”

“免河北两税诏……”

一封封的诏旨，自李清臣的口中念出，几乎是李清臣每读完一封，庞天寿便已递上另一封，而每一封诏旨，都引得河间府城南门外十余万的军民发自内心的震天欢呼。

连石越、章惇等人，都不由得暗自惊讶皇帝与两府此次的大手笔。

凡是参加过此次与辽国战争的河北、河东、京东三路的文武官员以及诸军将士，在原有应得的爵赏之外，每人加赐一千文，参加过安平之战的文武官员与将士，加赐两千文。

凡在此次与辽国战争中受伤或阵亡的将士，除依原定标准抚恤外，受伤者加赐三千文，阵亡者加赐一万文。

因安平大捷，对河北、河东两路的罪犯进行不同程度的减罪或赦免；同时下令各州县官员收殓死于战争的遗骸安葬，招谕逃亡的百姓归乡开展生产，免除河北路各州县两税一至三年不等……

这一刻，河北军民对于汴京城里的小皇帝的拥戴，无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这些诏令却并非是自王厚以降的禁军将领们所期待的，好不容易等李清臣宣读完这些诏令，看着庞天寿将另外一堆圣旨捧到李清臣旁边，无数的宋军将领，在这一刻，不由自主的屏住了呼吸。

待一众军民的欢呼声渐渐平息，李清臣才拿起一卷圣旨，不急不徐的打了开来，朗声读道：“右丞相、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大使石越进封燕国公制……”

燕国公！

原本与李清臣一同并立高台上的石越，早已跪伏接旨，但听到燕国公这个封爵，石越的心里，还是不由得格登了一下。这是他事前全不知情的，这算得上是大除拜了，在宋朝的制度中，是要锁院的，依熙宁新官制，皇帝召见翰林学士与都给事中，如无异议，即赴学士院锁院拟旨，理论上甚至不需要与两府商量，便可决定。因此，知情者甚少，而几乎不可能泄露。因为一旦露出半点风声，知情的几个人肯定会受到严查，泄露者绝对会被严惩。所以，也没有谁会傻乎乎的将一桩好事变成祸事。

也因此，不但是石越，高台之下的章惇、蔡京、陈元凤、王厚等人，心中也都是轻跳了一下。石越要被晋封，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燕国公这个国号，却是耐人寻味，意味深长，这几乎不能说是暗示了，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明示。

不过，在这种场合，不论众人地位多高，心里所想如何，都只能行礼如仪。李清臣念过诏书，石越便即谢恩接旨，然后，李清臣又接过一封诏书，念道：“章惇等进官加恩制……”

这是给章惇、蔡京等五品以上文官加官进爵的制书，其中的内容，各人心中也早已清楚，章惇、蔡京都只是加功臣号，赐勋剑、恩荫亲属等，连散官都未得升迁一阶。章惇已然贵为参政，对此倒不甚在乎，蔡京却不免有些耿耿，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未能借此良机迈进从三品的行列，总是一个损失，尤其是陈元凤竟然令人意外的拜了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更是令蔡京心中不是滋味。好在来日方长，他蔡京的野心，也不是一个从三品而已。

很快，他就静下心来，听李清臣读下一封诏书。

“王厚超授忠武将军、同签书枢密院事进封德安县开国武功公制……”

“田烈武超授壮武将军、守殿前司副都指挥使^[1]兼河北路提督使仍兼云骑军都指挥使制……”

“慕容谦超授明威将军、行真定府兼河北路提督副使并进封观城县开国武功侯制……”

“何畏之超授宁远将军、武经阁侍讲进封中江县开国武功伯制……”

“姚雄超授游击将军、横山蕃军都指挥使并进封定边县开国武功侯赐银一万两制……”

官道两旁的方阵之中，无数艳羡的目光，投到了姚雄的身上。此时的姚雄，不过是区区从六品上的振威校尉，他跪伏在王厚、慕容谦、田烈武等人身后，一时间激动得难以自抑，眼泪竟是不受控制的奔涌而出。封侯！定边侯！尽管早在滹沱河畔砍下韩宝的首级之时，姚雄便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有这么一日，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之时，他的心情，依旧是无法平静。

而与此同时，跪伏在前列的何畏之，却是低着头，双手紧紧捏拳，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中江伯！由昭武校尉连升三级，成为正五品的宁远将军，这个封赏不能说不厚，而且还有武经阁侍讲这样荣耀的加衔，更不用提还封了伯爵。这一场战争下来，能够封伯爵的将领，也是屈指可数。但是，与封侯插肩而过，何畏之的心里，更多的却不是喜悦，而是

深深的不甘！

[1]. 本官低于职事官一品者，带“守”字。

喜悦、失落、羡慕、嫉妒、自得、不服……

随着李清臣读过一封封的诏旨，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河间府的文臣武将们心中滋长着。最普遍的情况自然是兴奋与高兴，即使是中下层的将士们，也同样感到振奋与高兴，五品以下的除授嘉奖，一般是不可能使用诏令的，所以李清臣所公布的嘉奖其实与大部分人无关，但这依然能激励着所有人，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名节级士兵，此时也会忍不住憧憬自己未来是不是也能有封侯的那天。

同时，他们也在期待着自己的嘉奖与升迁。一场象安平大捷这样的胜利，能够获得晋升的有功将士、文武官员可能有上万甚至数万之众，而能够获到钱物奖励、赐功臣号、减免磨勘等奖赏的人数，更是几乎人人有份。这是真正的普天同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节级士兵来说，钱物的奖励才是他们最重视的，甚至晋升一两级军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最现实的意义也是因为可以提升薪俸。而经此一役，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发了一笔小财。各种缴获、赏赐，少者十数贯，多者数百贯甚至上千贯，这无疑是激励士气的最好办法。

这是安平大捷以来宋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候。

在将辽军赶出国土之后，宋军不可避免的陷入一个懈怠期，长期在外作战，当阶段性的战略任务完成后，一直紧绷的弦突然就放松下来，

厌战、思乡，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普通的将士心中不知不觉的滋长蔓延，尽管随着一场大雪，宋军不得不停止反攻，进入休整期，但是宋军的将校中可没有几个人懂得怎样去疏导士兵的心理，宋军素来是一只阶级分明，等级之防极严的军队，这方面的局限性，纵然是神仙都很难改变，能够约束将领不随意打骂普通士卒就算不错了——其实就算这个实际上也是难以杜绝的。因此，也没有人会指望一般的将校做更多，基本上，少数能在这种时候还有有效的办法去关注、帮助士兵解决心理问题的将领，都是在死后能够进国史馆立传的名将。

所以，一般来说，也只能依赖士兵自己去调整，而这个，就需要漫长的休整期。

但也有另一个极为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李清臣，或者说皇帝赵煦现在正在做的事——犒赏三军！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不管什么时候，孔方兄都是最可靠的。

对于这一点，不但洞察世情的李清臣毫不怀疑，就算是汴京皇宫里的小皇帝赵煦也是清楚的。尽管他只是似懂非懂，但是，至少关于太宗皇帝的教训，他还是知道的。当年太宗皇帝在灭掉北汉之后，趁胜北伐，想要一鼓作气收复幽蓟，结果就因为攻灭北汉的赏赐未能及时发放，而导致士气低落，最终一败涂地。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赵煦都不想重蹈覆辙。

高台上的李清臣也是很满意的看着河间众将士的反应，连续宣读了

几十份诏令，饶是他一向体力甚好，也不由得感到筋疲力尽，喉咙更是已经有些嘶哑，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此番前来河北，提振士气民心本就是李清臣的责任，现在看来，似乎颇可以乐观了。尤其是众多将领之间的攀比、嫉妒、不服，更是朝廷所想要的效果。而特别让李清臣感到安心的，还是这次阅武的安排。对于石越，李清臣素来是十分钦服的，在他看来，石越不可能不知道这次阅武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此，石越同意安排这次阅武，他理所当然的认为也暗示了石越对于北伐的一些态度。

如果石越支持北伐的话，那么他的任务就变得简单多了。从心底里来说，李清臣当然是希望能带回给皇帝一个好消息的。

李清臣一面宣读着诏令，一面拿着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身边的石越的反应，不过，这位新晋的燕国公，早就将喜怒不形于色修炼得炉火纯青，他脸上始终是挂着一丝淡淡的礼节性的微笑，纵然是李清臣，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这也在李清臣预料之中，平心而论，以石越如今的地位，晋封燕国公这样的晋升，实在不足以令其动容，就算是李清臣自己，封个国公之类的，他也不会太放在心上，而且以石越所立的功绩而论，这也谈不上什么嘉奖。说到底，这只是个姿态而已，与王厚等人不同，对石越的赏赐，不管是不是要北伐，都肯定是要等到石越回到汴京才会真正颁布的。进封燕国公，也就是先意思一下而已。

因此，李清臣也没有太在意这些，他收回目光，看了一眼庞天寿手中的诏令，终于，只剩了最后一卷，他不由得暗自松了口气，接过那份诏书，看了一眼，读道：“和诜超授游击将军、雄武一军都指挥使并进封鄆城县开国子^[1]制……”

“万岁！万岁！万万岁！”眼见着李清臣终于宣读完全部的诏书，就在和诰的领旨谢恩声中，便听到“呼”“呼”的炮声接连响起，河间府南城墙上的数十门火炮同时点火，九十九响空炮声响起，饶是李清臣早有心理准备，也被这如雷的连声巨响惊得一怔，但不待他回过神来，伴随着十数万军民“皇帝万岁”、“大宋万岁”的高呼声，数不清的绸花、彩缎自河间府的南城门外上空抛洒下来，此时晨雾早散，但天犹阴沉，然而便在这一刻，金乌忽然自云层中跃出，光芒洒落大地，更是引来阵阵的欢呼与尖叫。

“各军将士听令——奉皇帝圣旨，其余昭武校尉以下有功将士一应除授赏赐，皆据《熙宁赏功格》，由宣台代宣！”

“各军将士听令——凡翊麾校尉以下有功将士，至各军、营、指挥随军书记处领取告身公凭、文历、官服、功臣牌诸般赏赐，致果副尉以上，皆至宣台领赏！”

“各军将士听令——宣台有令，自今日起三日，大宴三军，不禁酒令！”

随着几名宣台传令官的高声传令，宋军将士的欢呼声顿时是响彻云霄。尤其是在宣布暂弛酒禁之后，连许多营将、甚至是都校，都忍不住喜上眉梢。

李清臣、庞天寿在石越的陪同下，缓步走下高台，再次登上阅武的战车，石鉴轻挥马鞭，在教坊歌伎的饶歌声中，战车向着河间府的南城门外缓缓驶去。战车所过之处，道路两旁军民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穿过城门，李清臣惊讶的发现，城内的道路两旁，竟然也同样挤满了密密

麻麻的人群，看到战车经过，人群的欢呼与尖叫之声，比起城外的军民，更加热烈与疯狂。

“如此民心，如此士气……”李清臣一面频频向两旁的军民招手致意，一面忍不住向石越低声慨叹起来，“此皆丞相之功也。”

“皆是皇上洪福、祖宗庇佑，越何敢居功？”

李清臣摇了摇头，笑道：“丞相何必过谦？平西夏、退契丹，丞相之功业，本朝第一，当之无愧。接下来若能收复幽蓟，便可称圆满了，说实话，清臣羡慕之至，羡慕之至！”

石越脸上的微笑没有半分的变化，口里却依旧只是淡淡说道：“邦直，你也以为全歼了韩宝，收复幽蓟，便在反掌之间了么？”

“那丞相之意？”李清臣趁机试探道。

石越却只是轻轻的摇了摇头，没有再回答李清臣。李清臣嘴唇微动，正要再问，便在此时，忽然，就听到前方一阵喧嚣，前方导引开路的骑兵队伍停了下来，路边的军民，也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讶的望着前方。

“末将等万死……”

前方隐约传来的声音，让李清臣的眼睛不由眯了起来，石越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他看了一眼进城后就一直骑马跟随战车两侧而行的宣抚使司勾当公事高世亮与主管机宜文字范翔，二人立即会意，朝石越与李清臣微微一礼，便立即策马向前方跑去。

二人一到队伍的最前方，便都不由一愣——竟然是二三十名低级武官堵住了道路！二人定睛望去，却见这些武官阶级不一，高的竟然穿着致果校尉的服饰，低的却不过是陪戎副尉，虽未着背子，不知道是哪一军的，但其中有数人却是高世亮认得的，多是殿前司禁军与河朔禁军的将校，既有宣武一军、铁林军的，也有云骑、武骑与雄武一军的。这些将校全都直挺挺的跪在道路中央，为首的是两名致果校尉，手里还高举着一份书札模样的东西。

高世亮的脸立时便黑了下来，虽然开战以来，他在宣抚使司主要是负责清查辽国细作等情报事务，但他这个勾当公事，此前可是天武二军的副都校，身上自有一种管军将领的威严，他也不问情由，扫了一眼这几十名武官，冷冷的喝道：“你们这是想造反么？”

一名领头致果校尉伸了伸脖子，高声回道：“高将军，末将们不敢，末将们只是想向石相公、天使请战……”

“放肆！朱克义，你他娘的请个球的战！你们宣武一军就是这规矩么？你在讲武学堂的日子都是在吃屎么？”高世亮怒声骂道，也不下马，提起马鞭，一鞭就狠狠的抽到那叫朱克义的致果校尉的脸上，立时便是一条血印。

又扫了一眼众人，厉声骂道：“你们全他娘的给老子立即滚回营去，自己去找军法官领杖！”

但这些武官既然已来到这里，又岂是轻易会被骂散的？

那朱克义更是颇为硬气，挨了一鞭，连哼都不哼一声，咬牙回道：“高将军，末将自知有罪，军法无情，末将甘愿领罚，但就这样回去，末将不服！”

高世亮气极反笑，反手又是一鞭，狠狠的抽到朱克义的另一边脸上，“不服？你当我是来听你讲道理的么？”说着，便暴喝一声：“来人！”立刻，便有一队在街边巡察的宣抚使司卫士全副武装的跑了过来，“朱克义，你听好了，我给你们两条路，一条路，立即滚回营地自己找军法官领了军法，然后脱了这层皮，总有一处厢军能收留你们的狗命；另一条，我就立即以谋逆之名，斩了你们的狗头，给大伙立个榜样！”

朱克义却似是铁了心一般，大声喊道：“末将们不是谋逆，高将军焉能当众污蔑我等？”

“污蔑？”高世亮嘿嘿冷笑，“军中偶语则诛！你们几十人平日不属一军，今日聚在此处，不是串联是什么？我大宋的军法，管你们为了什么，你们身为朝廷军将，妄自串联，那就形同谋反！”

“末将不服！末将们绝不是谋反！高将军，俺朱克义家你是知道的，打太祖皇帝时起，就代代从军，俺太祖随太宗皇帝北伐战死在涿州，俺高祖战死在灵州，俺祖翁战死在踏白城，俺朱家也算是几代忠烈，俺们今日在此，并非是为了别事，俺们就是想叩见石相公与李大参，请两位相公让我们北伐去打辽狗！”

“朱克义，你是疯了还是痴了？北不北伐，那是官家和相公们决定的事，几时轮得到你们置喙？你还好意思提你朱家祖宗？你朱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朱克义被高世亮训斥，眼睛都红了，大声哭道：“高将军，你忒地铁石心肠？这回辽狗入侵，俺和俺外舅、俺三弟一道出征，现在俺外舅死在萧岚手里，俺三弟死在耶律信那狗贼手里，连尸身都不全。俺三弟

战死前，对军中兄弟说，这回能随石相公打下析津府，便算是为俺朱家祖宗报仇了！要是朝廷不北伐，俺外舅、三弟，死不瞑目！”

他说到伤心处，不由嚎啕大哭起来，“高将军，你就不想北伐么？铁林军秦翊麾不也是死在耶律信手下么？”

高世亮亦不由一时默然。朱克义口里的“秦翊麾”，是他的女婿，在铁林军与耶律信的血战中阵亡，其实他死的不止是这么一个亲人，他高家本也是西军中的将门，军制改革前，世世代代在延绥做州将，直到熙宁间禁军整编，才转入殿前司系统，因此，他高家在殿前司禁军与西军之中，亲朋戚友不知凡几，这次与辽军大战，虽说是打了胜仗，但故识就此阴阳两隔，也是家常便饭。象他在铁林军的那个女婿，虽说将追赠致果校尉，他的外孙也会受到荫封，朝廷的确也不曾亏待他，但可怜他女儿才不过二十出头就要守寡，又刚刚生了个儿子，还不到两岁，连改嫁都难……

若要问一声高世亮想不想要北伐，他心里其实也想北伐，倒不是为了报仇，在高世亮心里，两国交兵，若战死沙场，那也只是命数如此，他的默然，也只不过是同情朱克义的遭遇，同时也有些兔死狐悲，并非是认可他的主张。他也不是想要建功立业，此次大封赏，他身为宣抚使司的谏臣，自然不会受亏待，朝廷不但给他升了两级，超转昭武校尉，还另赐勋剑、功臣号，加武经阁侍读，对此，高世亮已经颇为满意。虽说朝廷若决意北伐，一旦打赢，象他这样在宣台做谏臣的，肯定能有极大的好处，至少能晋身五品的行列，他将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做到一路提督使的人生梦想，但是，就算战争就此结束，他也完全可以凭现在积累的资历，在枢密院谋份差事，将来的仕途同样会非常顺利。

可高世亮的心里，还是希望北伐的，似乎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多现

实理由的事情，收复幽蓟，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理由。

但是，高世亮是一个老派的将领，相比这些，他更加坚定的认为，决定北伐与否，是朝中相公们的事情，身为武臣，除非朝廷下旨询问意见才能讨论，否则就是多嘴，就是逾越。至于如朱克义他们这般，几十名将校串联请战什么的，更是高世亮所深恶痛绝的。

他既同情他们，又厌恶他们。

但那些堵路的将校却不知道高世亮的心情，他们大多与朱克义有着相似的经历，性格也都是热血而易于动情，否则也不会被轻易煽动起来，而且，他们也或多或少得到过一些暗示，汴京的赵官家是想要北伐的，只是大战之后，不知道士气不可用，将士是不是厌战思乡，因此才派了李大参来体察军心……因此，他们才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陈情。自然，这也是被人巧妙的引导了。不过，他们好歹都是官至校尉，倒还不至于愚蠢到说出皇帝想要北伐之类的话语出来，私下里议论是一回事，公然揣测圣意是大不敬他们还是知道的。

因此，朱克义的哭诉，立时便勾动了他们的心弦。几十人全部是眼睛通红，泪流满面，想到伤心之处，都是抑制不住的痛哭起来。

高世亮没料到自己一瞬间的心软，局面便即变化至此。他自幼便随父从军，他父亲高永能也曾是西军之中有名的枭勇之将，一生杀伐果断，高世亮深受乃父影响，自不会被区区哭声所动，他右手紧握佩刀刀柄，眼中凶光闪露，脸色开始变得狰狞，打算下令强行处置。

但他嘴唇未张，一直冷眼旁观的范翔已策马过来，轻轻拍了拍他肩膀，低声说道：“昭武，此事交给范某处置如何？”

高世亮不由一怔。他和范翔表面上地位相当，但范翔是文官，他是武官，实际地位就已在高世亮之上，而且范翔是主管机宜文字，在宣抚使司内份量也比他重，对方既然主动开口揽事，他倒不好不卖这个面子，当下默默点了点头，铁青着脸，不再作声。

范翔见高世亮同意，便即转过头，对朱克义问道：“依方才所说，你们当街拦驾，目的只是为了向石相与李大参陈情？”

“正是。还望官人成全。”朱克义边哭边回道。

范翔的目光投向朱克义旁边那名致果校尉手里捧的那份书札，又问道：“那是你们的陈情书么？或者说请战书？”

“正是。”

范翔点了点头，道：“本官是宣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范翔。既然你们只是想陈情请战，这个倒也简单，你们把这份请战书给我，我自会替你们递交给石相与李大参。至于两位相公见不见你们，我官卑职小，说了不算，不过我可以让人将你们领去宣抚使司行辕，你们可以在那等两位相公的召见。至于是祸是福，那就要看你们的命数了。”

范翔不急不徐的说着，朱克义等人听到他所提的条件，都不由得一阵犹豫。高世亮却是惊讶的看了范翔一眼，要知道，自熙宁年间石越献策改革兵制以来，宋廷对禁军将领最为强调的就是守纪律，此番石越宣抚三路，又毫不手软的诛杀武骑军诸将，高世亮更是印象深刻。朱克义等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是犯了石越的大忌，范翔身为石越的心腹亲信，不可能不知道。因此，高世亮完全没有想到范翔的处置会如此温和。

但此刻他也不能多想，压抑住内心深处那复杂的心情，手按刀柄，

厉声喝道：“朱克义，范主管已是格外容情，尔等休要不知好歹！”

朱克义与另一名致果校尉对视一眼，终于，转过头来，含泪朝高世亮与范翔狠狠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着，递过请战书，泣道：“多谢高将军与范主管成全，末将等自知干犯条例，愿伏军法，不敢狡辩。惟愿石相公与李大参，能知道末将们的心意。”

范翔坐在马上，微微叹了口气，接过那份请战书，透过纸背，隐隐能见到里面字迹殷红，知道多半是一份血书，心情更是复杂，说道：“你们放心，这份请战书，我与高将军定会将它呈至两位相公面前。”

说罢，挥了挥手，旁边早有宣抚使司的卫士上来，将朱克义等人全部绑了，拉到道路两边。

石越与李清臣的车驾以及宋廷使团车队，又开始继续前行，仿佛是为了掩盖这场风波，队伍中的教坊乐伎又奏起了凯歌，转过一条街道，不知情的民众的欢呼再次山呼海啸般的响起，并立在战车之上的石越与李清臣，谁也没有多问一句，两人都是满面笑容的向河间府的军民们挥手致意，便仿佛方才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一般。

在长长的队伍之中，靠近石越与李清臣车驾的庞天寿、章惇、蔡京、陈元凤、王襄等人，都是目光闪烁，各怀心思，靠后的文武之中，和诜与王瞻、张叔夜，唐康与种师中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便即装得若无其事一般，继续前行。而在队伍的最前方，率领着导引骑兵的刘延庆、仁多观明、田宗铠三人，却是心事重重，心情复杂之极。

“仲麟，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当天晚上，宣抚使司行辕内，石越读着范翔呈上的血书，淡淡的夸赞了一句。此刻的宣抚使司行辕，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地，正厅和外围的院子、甚至是校场之中，都摆满了宴席，此时正是觥觥交错，笑声不断。自章惇以下的河间府文武，大都都聚集在宣台行辕之内，陪宴李清臣、庞天寿一行。而现在石越与范翔、石鉴所待的书阁，却是安静得如冬夜的雪落。

原本按宋朝的习俗，招待李清臣一行的宴会应该在使团下榻的馆驿举行，但现在河间府聚集了太多的官员，驿馆早就住满，唐康与范翔等人只好在宣抚使司行辕附近找了几家豪族，临时商借了宅院，安置李清臣一行。再加上正七品至正六品文武官员的各种嘉奖文书，都是由宣抚使司直接颁发，李清臣便向石越建议，将接风宴与庆功宴合并，就在宣台行辕之内，大摆宴席，大宴河间府正七品以上的有功文武官员。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石越自然不能拒绝。不过石越只是在宴会上露了个脸，陪了李清臣与庞天寿小半个时辰，便随便找了借口，告罪离席。这倒并非是石越在做什么姿态，以他现在的身份，只需如此，便已算尽到礼仪。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若是他全程陪宴，反倒是显得过份热情了。

见石越退席，范翔也连忙不动声色的离席，跟着石越到了书阁，呈上已藏了大半日的血书。

石越仔细读完这份血书，便随手将它放到手边的桌子上，微微皱起了眉头。朱克义等人所呈的这份血书，内容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请求朝廷北伐，他们愿为先锋，其最重要的内容，倒是血书后面，几十人所按

的手印，这表示了他们的决心。

石越几乎能嗅到这份血书后面阴谋的气味。他没什么证据，但是只凭直觉，他便能肯定这一点。朱克义这几十名中低级将校，多半只是某些人手里的一杆枪而已。但就算知道，他也无意穷按此事，背后的主使是谁并不重要，甚至石越隐隐也能猜到幕后之人是谁。

“北伐……”石越嘿嘿笑了两声，突然向范翔问道：“仲麟，你认为该不该趁胜北伐？”

范翔不由一怔，这还是石越第一次就北伐征求他的意见，他定了下神，才谨慎的回复：“学生以为，虽然我们迫使辽主退主，又歼灭了韩宝，但辽国的实力，依然不能小觑。甚至可以说，辽军主力还在，虽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了辽人，但到了辽人的国土作战，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石越摇了摇头，范翔说的，都是折可适的观点，当然很有道理，但他也听到一些主张北伐的将领持有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观点——正因为辽军主力还在，所以才要继续北伐，扩大战果，不给辽人喘息之机。

但是，这个层面的事情，不应该是石越优先考虑的。

他是宰相。

石越打断范翔，问道：“仲麟姑且不要考虑北伐能否击败辽人，首先考虑一下，若我们北伐肯定能获胜，那该不该北伐？”

范翔彻底愣住了。这还需要考虑么？

一旁的石鉴也忍不住抬起头来，惊讶的望着石越。

“丞相，这……”

“我也曾经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石越悠悠说道，“这也曾经是我的志向。收复幽蓟，对我们宋人来说，可以说但凡稍微还关心点天下事的，都是一个梦想。”

“但是，收复幽蓟，真的符合我们的利益么？”石越问道。

“丞相，学生以为，这一点毋庸置疑。若收复幽蓟，河北便有险可守，塞防将更加巩固。不但能将我大宋的防线恢复至古长城一带，最重要的是，幽蓟在辽，则战和之权操之于辽人之手，幽蓟在宋，则战和之权操之于我。”

“诚然。”石越点点头，却又问道：“那辽国呢？失去了幽蓟的辽国，又将如何？”

“学生以为，有几种可能，一是就此一蹶不振，很快便亡国。盖因幽蓟是辽国最菁华之地区，失此要地，契丹将三面受敌，南有大宋，西有阻卜，东有女直，仅凭中京道之地，契丹难以镇压住阻卜与女直，内忧外患，祸不旋踵。又或者，辽人有壮士断腕之勇气，则尚能割尾求生，若其放弃对阻卜之宗主权，与阻卜大部结盟，专心经营东京道，则不失为一渤海国。又或者放弃东京道，北遁草原，加强对阻卜的控制，亦未必没有可能成为又一鲜卑、突厥之属。”

石越摇了摇头，叹道：“这是不可能的。”

默然一会，又继续说道：“辽国若失幽蓟，便只余亡国一途。仲麟所说的割尾求生之法，是不可能发生的。就算辽国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做不到。因为辽人若失去幽蓟，便一定是一场惨败，这种情

况下，契丹在诸族之中，将威信全失，就算他们集中力量，也难以再以镇压住阻卜与女直，更何况草原与辽东，都不是说放弃便能放弃的。”

“而且，仲麟你听说过得陇望蜀么？虽然今日咱们只说收复幽蓟，但若真的幽蓟在手，那就断然没有不覬觐辽东的道理……所以，幽蓟若失，辽国必亡。”

“那就灭亡辽国好了，又有何妨？”范翔说道。

“倒也无妨。只是既复幽蓟，必然继续谋取辽东，既亡辽国，则我大宋与阻卜之间，与女直之间，又当如何相处？”

“这是不用说的。阻卜、女直，不为臣属，便是寇仇。”

石越点头道：“不错，阻卜、女直可不同于辽国，要么朝廷将他们打服了，收为藩部，那边境才会有安安份份的互市，否则，彼辈必然秋来春返，劫掠边境，永无宁日。”

话说到这个份上，范翔已然明白石越的意思，沉默良久，才说道：“丞相，学生明白了。”

“丞相所担忧的，是北伐幽蓟将不可避免的变成灭辽之战，最终又会演化成与阻卜、女直的长期对峙与战争。如此一来，这场战争就很可能变得旷日持久……”

石越摇了摇头，说道：“战争会打多久还在其次，打得太久固然是坏事，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北伐之前，必须要先弄明白，我们大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塞外。汉武帝因为远征匈奴而使国内户口减半，隋因为征辽东而亡国，唐虽然击败渤海，却也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最终便宜了契丹。打败敌人容易，统治敌人困难。我大宋现在有没有能力真

正统治草原与辽东？如果说不能形成真正的统治，打败一个部族，却只是让另一个部族趁机崛起，这样的战争又有何意义？若无深远的考虑，只管糊里糊涂的北伐幽蓟，收复了山前山后，结果却留下一个烂摊子，最终不得不自食苦果，这又是何苦？更何况，北伐幽蓟也并非可以手到擒来，若要成功，与辽军必有恶战，要冒的风险也不算小。”

“倘若战争现在就结束，其实也算是个不错的局面。我大宋不必去操心北方的事情，而经此一役，不但辽人以后不敢再轻易南下，还能形成一个我强辽弱的两朝对峙之局面，日后辽国的汉化更将不可阻挡。这对大宋来说，是一个简单、有利的局面。而若继续北伐，我们要面临的，将是一个混沌不清的未来……”

范翔不由得点了点头，他受石越影响日深，因此也比较能理解石越的思维，但他还是直言不讳的说道：“丞相所虑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学生以为，恐怕朝野皆会以为这只是丞相避战之辞。况且收复幽蓟之利，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已足以当其所生之弊；而与辽国继续南北对峙，在许多人心中，则已然是巨弊！”

“仲麟说得不错。”石越叹道，“有时候同一件事，是利是弊，都很难说得清。”他摇了摇头，又说道：“但我身居此位，有些话，不管怎么样，也不得不说。仲麟，你就照我刚才的意思，去拟一份札子。”

“是。”范翔连忙答应了，脸上却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忧色。“是呈给皇上么？”

事情果然便如范翔所担心的那样，石越果然是不愿意北伐的。站在范翔的立场，不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了石越，他心里都希望石越能支持北伐。安平大捷之后至今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是小皇帝与石越关系最

好的时候，小皇帝不断的对石越示好，如果石越能站出来支持北伐，那君臣双方就能维系住这段蜜月期。虽说小皇帝迟早要对石越下手，但只要石越在北伐胜利之后激流勇退，那双方就能体体面面的分手，石越有机会获得类似韩琦一样的地位，虽然不能再在朝中主政，却可以挑一个州安养晚年，朝廷凡有大事，必加咨询，甚至可能象韩家一样，知州世世代代都是石家的人……

若只是为石越的利益考虑，只要肯北伐，就算吃了败仗也不打紧。因为那样虽然石越的威望会大受损害，皇帝也可能会顺势罢了石越的宰相，但石越该有的礼遇并不会少，还会大大减轻皇帝对石越的猜忌与防范之心。

事情最糟糕的，莫过于石越公然反对北伐了。这会大大的得罪小皇帝，虽然皇帝也不能把石越怎么样，但这会让小皇帝把石越当成是必须尽快从朝中踢开的绊脚石，就算将来石越离开朝廷，哪怕皇帝明面上不得不礼遇，心里却也会疏远和防范。最可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很可能会造成皇帝对石党政治势力的猜忌与打压。

这也是范翔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所以白天在处理朱克义等人的时候，他才会主动站出来，尽量温和的处置。原本，做为一名文官，对于这种事情，他心里面是比高世亮还要厌恶痛恨的。石越对于此类事件的态度，宣抚使司的众谏臣大多也是很清楚的，自熙宁以来，石越就一直在提高武人的地位，不但设立忠烈祠，还扩大武举、建立讲武学堂，培训武官，更创建了枢密会议与武经阁，增加了武官进入枢密院与兵部任职的比例，极大的增加了武臣对于军国事务的发言权；但与此同时，石越对于武人不守纪律的事情，态度也是极为严厉的，几乎所有类似的事件，最后都被极为冷酷的镇压了。

而白天的事件，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朱克义等人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性，的确，在军中，将士请战，都谈不上是触犯军法，就算不该越级上书、拦驾，这些顶多也就是打十几军棍的事，但是，朱克义等人却犯了串联的大忌，一个个单独上书请战不犯法，但两名根本不隶属于同一支部队的武官在同一份请战书上署名，就算被当场斩了，也不冤枉，更不用说几十人一道串联，如果有意严办，这是不但会害死自己，还会祸及家人的大罪。

文官联名上书，都会背个结党的嫌疑，只不过大宋朝廷如今党派已经是公然并列，所以渐渐习以为常。但是朝廷能默许文臣有党，却岂能坐视武臣结党？！能够默许高级将领有自己的党派倾向，就是最后的底线了。比如人人都知道李浩算是新党，但他如果敢胡乱与另一名新党联名上奏折，他的下场多半就是贬斥流放。而军中的结党、结社，更是一直以来就被严厉打击的，甚至连将领结义的兄弟过多，都会受到卫尉寺的调查。

朱克义等人未必有这个意图，他们多半是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才做出拦驾上书请战的事，所以才思虑不周，但是，他们有没有结党的意图并不重要，这几十人串联已是事实。他们肯定没有造反的意思，也绝不是想当军阀，或者以军干政，任何人都知道，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但他们今日的所作所为，却是在为后世想这么做、有能力这么做的人开先例。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意思，而石越一向的处理办法，或者说熙宁以来宋廷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办法，都是毫不留情的踩平那个蚁穴。

最差的文官政府，也要远远好过最好的军人政权。这是范翔等接近石越的人都听过的话，类似的话，也在讲武学堂天天向学员灌输着。范翔与高世亮等人知道，这是石越对于太祖皇帝的一条祖宗之法的概括

与发扬。这条“道理”，不但获得了皇帝与所有士大夫的赞同，也被无数的武人赞成，比如高世亮、田烈武，甚至就算是朱克义等人，心里面可能也是认可这条“道理”的。

但是，白天的时候，范翔却还是站了出来，阻止了打算果断处置的高世亮。不是因为他支持北伐，更不是因为他同情朱克义等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李清臣与庞天寿一个面子。

如果石越支持北伐，那么随便高世亮怎么样处置朱克义等人都无关紧要，此事也根本没必要征求李清臣、庞天寿的意见，石越自有专阃之权。皇帝也不会介意，在这个事情上，皇帝与士大夫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武人结党结社串联，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但是，范翔早就隐隐的猜到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所以，他必须要尽可能的给石越多留一些转圜的余地。倘若石越不支持或者反对北伐，却当着李清臣的面，毫不征询他的意见，对这些请战的将校果断处置，这不但会令李清臣感到不快，而且也会给皇帝留下一个跋扈不臣的印象。

事情就是如此微妙。

李清臣和庞天寿非常的识趣，只当白天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如果石越支持北伐，那么在处置完毕后告诉他们一声就可以了，此前要不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完全取决于石越有没有心情笼络他们。但既然石越不支持北伐，那充分的考虑李清臣、庞天寿的意见，便成了最恰当的处理方式。

范翔心里瞬间便转过许多念头，又转头看了一眼一直不做声的石鉴，见他脸上也流露出担忧的神色，心中不由叹了口气。但是这件事又不太好劝谏，他却也无可奈何。

石越早就看到范翔脸上的忧色，他知道范翔在担心什么，却只是淡淡点了点头，说道：“这札子自然是要进呈御览的。”又吩咐道：“朱克义等人，叫高世亮好好看管，这份血书，明日你也送到李参政和庞内侍那儿，给他们看看……这件事且不忙下结论，这几日的首要之事，是颁布赏赐，让将士们高兴高兴。李大参与庞内侍必定会接见各军将领，此事仲麟你就不要管了，让李参谋与何去非安排便好……”

“是。”范翔答应着，心里面渐渐放心几分，却又莫名其妙的泛起一股失望的情绪来。他悄悄看了一眼石越，意识到眼前的这位位极人臣的燕国公石宣相，已经不是熙宁五年他所初见时的那位石秘阁。眼前的石丞相，虽然依旧让他有高山仰止之感，但是他那深邃的眼眸之后，已有了掩藏不住的疲倦，锐意进取之志也渐渐变得保守稳重，范翔甚至隐隐的感觉到石越已萌退意。

人事变幻如此，不由令人唏嘘。此刻的范翔，突然之间理解了熙宁之初的那些庆历老臣。他其实很能够理解石越的这种变化，毕竟，他的年纪其实比石越也小不了几岁，步入不惑之年后，其实是更能理解石越在考虑辽国之事时所表露出来的那种谨慎的，更何况他自己也是一个传统的儒生，在他心里，开疆辟土的丰功伟业永远都是列于国内百姓的安居乐业之后的。

然而，范翔还是不由自主的感到失望。

[1]. 子爵以下无“开国武功”之名。

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

1

绍圣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辽国容城。

这是一座简陋的边城，做为辽国南京道惟一落入宋军控制的城池，在这大雪漫天飞舞的寒冬里，尤其显得萧索。因为当日对吴安国的出现毫无准备，整个容城县城内几千户人家，几乎全部落入宋军手中，仓促逃出容城的，可能还不到一百户。

这座挨着宋辽边境的小小县城，当初可是让吴安国的河套蕃军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座城墙修得如此粗鄙的县城内，居然居住着上万的居民，而且大多还颇为富裕。这让他们十分的震惊。这与他们对辽人的印象大相径庭，但事实摆在眼前，相比起来，容城的居民更象是宋人，而他们河套蕃军则更象“穷酸”的辽人。

这座小小的边城，给吴安国的部下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辽国的南京道相当的富庶，一个容城县，如果算上农村人口的话，总户口就已然近

万。而且，因为靠近宋境，走私贸易发达，居民也颇为富裕。整座城市内，大部分人口都是汉人，因此不存在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可是，让不少宋军将士心里感到别扭的是，在这座城市内，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本土居民的提防、猜忌甚至是敌视，还是十分的明显。

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占领容城后，河套蕃军的军纪还算不错，但是吴安国为了解决补给问题，还是不可避免的向容城的居民摊派了各种杂税力役。更不用说在这场宋辽战争中，容城也有不少男丁随辽主南侵，许多人的亲人便死在了宋军手上，还有许多人的亲人此时依然在辽军中服役。这一切，都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说清的。

不过，至少河套蕃军的主将吴安国对这些倒是早有心理准备。对这一切，吴安国表现得漠不关心。在他看来，只要容城的居民们不打算武力反抗宋军的统治，那这些就不关他的事。此时，他真正操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他占领容城时纵兵洗劫了容城县的府库，将其中的金银缗钱布帛等物抢了个一干二净，虽说他自己没拿一个铜板，尽数分给了部下以鼓舞士气，但这始终是违反军法的，因为容城基本上是不战而降的，所以从法条上，他洗劫的是宋朝的府库，这件事他的护军虞候一直撕掇不清，虽然他的护军虞候没有将这件事马上上报，但却一直在威胁他，要他想办法填上这个窟窿，否则迟早要上报，这让吴安国烦得要死，他有心想找个机会再打下一座辽国城池，但自耶律信撤兵后，现在辽国南京道境内到处都是辽军，为了防备宋军反攻，南京道内各州县的汉军也全面动员起来，凭着吴安国这点兵力，现在想再打下一座城市，实在有些勉强；而另一件事，就是困在蔚州的折克行部。

早几日前，吴安国就接到了消息，知道参知政事李清臣会亲自前来河北犒军，李清臣此来，不但会带来诸军将士翘首以盼的奖赏，还关系到这场战争的下一步走向……但吴安国却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想法

很简单，该有的奖赏是飞不掉的，而只要朝廷没有正式颁布议和诏，那么宋辽之间，就依然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他不但没有跑去河间府凑热闹，连河间府的阅武，他也借口兵力紧张，没有派人参加。

与其去做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想想如何帮困在蔚州的折克行解围，哪怕是能帮他减轻点压力也好。

这段时间，吴安国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对着地图思索对策，但却苦无良策。他的军队现在所处的位置颇为尴尬，若辽军还在河北，他这几千人马在容城，对辽军的粮道是一个不小的威胁；若宋军大举北伐，他自然也不需要停在容城这种弹丸之地，以一般的进攻路线来说，宋军主力自雄州北出，而他这支人马可以做为偏师，袭取易州、涿州，不但可以护卫主力的侧翼与粮道，而且对涿州辽军也能形成夹击之势。然而现实却是辽军已然回国，宋军却暂时没有乘胜追击，他这几千人马在容城已变得毫无意义，可是却又不能轻易放弃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边境小县城。

这让吴安国感到很沮丧。因为大雪封山，他也无法去救援折克行。要是天气好一点的话，吴安国甚至打算出奇兵，取道易州以北的故城镇道，越过长城，奇袭蔚州北面的涿鹿，也就是辽国现在奉圣州的永兴县，再由涿鹿南下，增援蔚州。为这个计划，他已经询问过数十名易州土著，并且找好了向导，确信唐代的故城镇道现在依然存在。尽管这条故城镇道道路不太好走，而且如果涿鹿辽军得到消息，在故城镇长城附近布下一支精兵埋伏，他很可能会吃个大苦头，但吴安国还是认为若有必要，就值得冒这个险。因为只要得逞，他既可以南下直接增援折克行，也可以北上直取怀来，切断军都陞，威胁居庸关，让耶律冲哥对折克行的围困变得缺乏意义。

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而且他这个作战计划一直没有获得宣台的批准，因为王厚与折可适都认定以耶律冲哥的才智，一定会对故城镇道有所防备，这是个必定失败的计划。与其冒险，不如留下吴安国这几千人马将来用于护卫北伐主力的侧翼。这也让吴安国深感无奈，他不断的上书宣台，想要说服王厚与折可适，但王厚与折可适的战争理念与他实在相差太远，简直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在吴安国看来，就算耶律冲哥有所防备，也不会代表他不会成功，战争的胜负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将领的临机决断的，耶律冲哥手上兵力也是有限的，他既要围攻折克行，又要牵制河东的章粦、种朴，又能派出多少人马防范故城镇道？更何况在辽军北撤后，辽军在涿州、易州都部署了重兵，故城镇道的防守理应由南京道的辽军负主责，只要吴安国能骗过涿、易的辽军，他的计划就完全可能成功。

然而王厚和折可适根本不相信他有可能骗过涿、易的辽军。辽军北撤后，宋军早已侦知辽主依然驻蹕析津府，萧禧也回到了南京，而改以萧忽古负责涿、易的防务，以萧阿鲁带率兵居固安、永清一带为其辅，这两人不管在南犯之时战绩如何，却都是老成宿将，王厚与折可适都认定自己绝对没有本事能带几千人马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萧忽古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因此也绝不相信吴安国有此能力。就算吴安国表示愿意立军令状，二人也嗤之以鼻。这让吴安国气闷得要死。可是，夏虫固然不足以语冰，奈何这“夏虫”却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位还是在河北打了大胜仗的大功臣，听说一个将封德安县公，另一个不但晋爵武乡伯，还越转定远将军。而他吴安国虽然也立下偌大功劳，但说到底只能算是一支偏师，上面又没人帮他说话，结果只落了个游击将军、灵丘伯，也就是比种朴那个倒霉蛋好一点。

但是，全天下都在加官晋爵，只有种朴却被降职，如果不是因为朝

廷有意北伐，很可能连神锐四军的都校一职都保不住，因此，就算吴安国对自己的仕途再怎样不抱希望，也不至于自暴自弃得去和这种人相比。

现在的吴安国对章粦和种朴可是鄙视到了极点。如果他的河套蕃军现在还在河东的话，耶律冲哥绝对不可能象这样困住折克行。救援蔚州最有效的办法，其实就是河东宋军北出雁门，直取辽国西京大同府，耶律冲哥再厉害，也不可能坐视大同府陷落而不顾。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能力威胁到大同府坚城，至少也要主动出击，搅得辽国西京道境内鸡犬不宁，使耶律冲哥不能专心对付折克行。但这两位倒好，完全被耶律冲哥牵着鼻子走，让耶律冲哥以少数兵力在河东路境内四处出击，迫使他们四处救火，到处布防，令手中兵力越发的捉襟见肘，更加可悲的是，他们居然还真的就这样被辽军切断了折克行的粮道。

造成现今这样的局面，谁能说与章、种二人的才具无关？如果现在在河东境内主持大局的是慕容谦，或者将种朴换成何畏之，哪怕是种师中也行，耶律冲哥都绝不会这么轻松。吴安国现在已经看穿了，章粦的本事，也就是能勉强守住河东不失，若让他进取的话，他也就能打打那种步步为营的仗，至于种朴，根本就不具备独当一面之才，做一军大将已是十分勉强，他的才能，也就够做个副将、营将之类。

吴安国正一肚子牢骚，在行辕内对着地图腹诽，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脚踩积雪的声音，他抬眼望去，便看见韩季宣已到了门口，他身后还跟着一名戴着斗笠的锦衣男子。这韩季宣原是辽国的飞狐守将，降宋之后，宋朝给了他一个翊麾校尉的官职，便在吴安国帐下做了一个行军参军，此时出现在此倒也不奇怪，但他身边那人，吴安国瞧着身形有些相熟，但显然不是他麾下的将领，正疑惑间，却见那人已取下斗笠，走进屋中，笑道：“镇卿，这大雪天，不去围炉取暖，喝杯温酒祛寒，却

一个人呆在这冷冰冰的屋里看甚地图……”

“段誉之？”吴安国看清来人的相貌，不由一怔，惊讶的问道：“你怎么跑容城来了？”

“我给你押了一批箭矢、绵鞋过来。”段子介笑道，又拿眼扫了一眼地图，笑道：“你还在想永安侯的事？”

吴安国狐疑的看了段子介一眼，冷笑道：“段誉之，你当我傻么？什么时候给我送这点补给也需要你这段定州亲自出马了？”

“你这人果然一直是这般无趣。”段子介尴尬的笑了笑，“难怪立下这么大功劳，就得了个游击将军——噢，这游击将军还不知道能当几天，我听说有人洗劫了容城的府库，这事要传到河间府……啧啧……”

“什么游击将军，当不当无所谓。”吴安国满不在乎的说道。

段子介却嘿嘿笑道：“以前倒是可以无所谓，不过现在这情况，你要是还想当一军主将，一个昭武校尉恐怕资历太浅啊。”说着，他也知道吴安国大概不会主动请自己落座，也不见外，自己拉了一张椅子坐了，又对韩季宣笑道：“韩将军，跟着这样的主将没意思吧？不如到我那儿去如何？”

韩季宣笑了笑，没有回答。段子介翘起二郎腿来，又得意的笑道：“正好有件喜事要让吴兄知道，小弟马上就是从五品上的游骑将军了，吴兄下次见着小弟，就得认真行礼才行了。”

吴安国脸都黑了，段子介却装做没看见，朝韩季宣说道：“韩将军，瞧着没，跟这样的主将，不但自己升不了官，也连累下属不好升官啊。韩将军可是北地人杰，千万不可被耽误了……”

韩季宣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眼见吴安国脸色越来越难看，急中生智，笑着说道：“段定州远来辛苦，末将且去叫人上杯热茶……”说罢，不待段子介答应，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段子介见韩季宣跑了，方又转过头来，瞅了瞅吴安国，正色说道：“镇卿，你觉得永安侯还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吴安国摇了摇头，“我惟一能肯定的是，如此恶劣的天气，他已经无法突围，而等到天气好转，他的战马肯定已被吃光了。所以，他要么坚守蔚州等到援军到来，要么就全军覆没。”

段子介叹了口气，突然放低了声音，说道：“永安侯绝对不会全军覆没的。”

吴安国惊讶的望着他，却听段子介又低声继续说道：“吴从龙与黄裳已经到了雄州，表面上他们是去雄州、霸州劳军的，但实际上是去与辽人接触的。”

“议和？”吴安国惊得嘴巴都张大了。

段子介却摇了摇头，“现在还谈不上议和。就是给辽主带个口讯，宣台要求耶律冲哥让开飞狐峪，以便永安侯率部退回河东。”

“这是何意？”吴安国不由得皱起了眉，“到嘴的肉，叫耶律冲哥吐出来？”

“这就是投石问路。”段子介淡淡说道，“这应该是折可适的主意，要不然你以为折可适真的会坐视折家军全军覆没不管？如果辽主答应了这个要求，就为接下来的议和创造了条件，丞相也就可能顺水推

舟，说服朝廷与辽国议和。”

“若辽主不答应呢？”

“那我就知道了。此事现在是绝密，恐怕现在河间府除了丞相和折可适之外，没有第三人知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丞相与折可适到底在想什么，在真的打算议和，还是兵不厌诈？”

吴安国却突然冷冷问道：“如此绝密之事，你段誉之又从何得知？”

段子介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又有什么能耐知道？是建国公透露给我的。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却不知道。不过他断不至于诳我……”

“吕惠卿？”吴安国怔住了。

这种大事，吕惠卿当然是不可能骗段子介的。就算吴安国也清楚，以天水朝的政治文化，以段子介如今的地位与性格，如果吕惠卿故意欺骗他的话，段子介很有可能会愤而说出全部真相，这样吕惠卿也会牵连进来，这种不但涉及军国和战大事，而且事连石越这种重臣的案子，不论结果如何，吕惠卿都不会有好下场。

而且这案子也扳不倒石越，从段子介的用词来看，石越也并非私下与辽国和谈。他只是要求辽主不得再围困折克行部而已……所以，这种结果只是吕惠卿和段子介两个人倒霉的事，想来吕惠卿不至于失心疯到要和段子介同归于尽的地步。

但吴安国还是有些疑心，吕惠卿又是如何得知这种绝密之事的呢？这应该是只有石越、折可适、吴从龙、黄裳四人知道的事。

不过吴安国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想出答案的。他有自知之明，对于朝中大臣们连枝错节的关系，他完全是一头雾水。其实不但吴安国、段子介想不出来，就算是石越与折可适也料不到如此绝密的事，竟然会泄密，而且还是泄到了吕惠卿那儿。但若是知道内情，就会感到毫不为奇。因为向吕惠卿泄密的人，正是此次与辽国秘密交涉的负责人之一，黄裳。而原因也很简单，黄裳本来就是福建人，与吕惠卿算是老乡，他熙宁初年在福建老家参加取解试，结果屡试不中，不得已只好到汴京游学，又设法进了太学，以求得一个贡生的名额参加省试。他在汴京求学的时候，自然免不了要拜会同乡名流打打秋风，吕惠卿当时身居高位，看过黄裳的文章后，颇为赏识，便给了不少资助，并且还向高宗皇帝推荐过这位小老乡的文章，后来黄裳进士第一名及第便与此有关，因为高宗皇帝赵顼也十分欣赏黄裳的文采。因此，黄裳心里对吕惠卿一直十分感激。不过二人的这层渊源，却罕有人知。因为黄裳地位太低，中了状元后又马上外放州县，吕惠卿那时候根本也用不着这位状元爷，而没过多久，等黄裳回京，又逢吕惠卿罢相遭贬，因此汴京根本无人知道二人的渊源。人们只知道黄裳这位状元公，是绍圣初年才被调回京师的，非新党非旧党亦非石党，以博闻强记、文采过人而出名……而黄裳自到宣抚使司任勾当公事后，办事谨细，从没有出过差错，还因为记忆力过人，经常能拾遗补阙，渐得石越信任。此次石越让他做吴从龙的副手，也是看中他熟谙典故礼制，却料不到黄裳其实并不赞同与辽国就此议和，黄裳在战争之前，只是正八品上的给事郎，这次论功行赏，他虽然超转朝散郎，却也就是从七品上，这让这位状元公难以满意。已经识髓知味的黄裳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快速升官的话，没什么能比继续北伐，收复幽蓟更快，若能完成此等功勋，他能省下十年磨勘之功。但他人微言轻，既不可能说服石越，也不敢公然与石越唱反调，无奈之下，只好偷偷把他和吴从龙去雄州与辽人接触的事，泄露给吕惠卿。但他只是吴

从龙的副手，对于细节知道的也很有限，所以吕惠卿其实也就知道吴从龙与黄裳去雄州要求辽主解蔚州之围的事，其余的都是他的推测。

但这些内情却是吴安国与段子介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他们也很难怀疑到黄裳身上去，毕竟，要说福建人就和吕惠卿有牵连的话，那吴安国自己也是福建人……

不过吴安国也是十分聪明的人，他并没有在这些枝节上纠结，而是马上把握住了重点，冷冷问道：“是吕惠卿让你告诉我这些事么？”

段子介点了点头，笑道：“吕吉甫固然很聪明，我俩皆不及他。但我们俩个也不算是傻子，所以吕吉甫还算坦荡，他让我来问镇卿你有何打算？”

“段誉之你又有何打算？”吴安国眸子中精光闪过，反问道：“你这要站在吕吉甫一边，拆石相公的台么？”

段子介不由苦笑一声，叹道：“吴镇卿你这张嘴巴。我怎么样也不可能站吕吉甫一边，也断不敢拆丞相的台，但是，实不相瞒……我手上有皇上的内降指挥！”

吴安国瞪圆了眼睛，怀疑的望着段子介。段子介却并没有向他出示皇帝的指挥，而只是解释道：“皇上并没有越过宣台指挥我什么，只是慰勉了我一番，希望我在将来北伐时能立下更大的功勋，另外皇上还吩咐我，要我‘听从’宣台的指挥，想尽一切办法增援永安侯，尽可能保住蔚州……”

说着，段子介不由得苦着脸，自嘲的笑道：“镇卿，皇上指挥的意思很明白了。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增援永安侯我没这个能耐，说得难

听点，我就算想拆丞相的台，也不知道该怎么拆。但是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万一吴从龙、黄裳和辽人达成协议，皇上对我肯定不会满意。而且……”

“而且你也想要北伐，你认为就算石相公有和辽之意，也阻止不了皇上，皇上北伐之志甚坚，石相公阻得了今天，阻不了明日，所以不管石相公怎么想，你觉得还是应该推动北伐，与其让别人来北伐，不如石相公带着大伙打仗比较安心。况且你还抱有一丝幻想，如果能想办法帮折克行守住蔚州的话，石相公也可能改变想法……”

吴安国望着段子介，接过他的话，尖刻的替他说着。段子介被他说出心中的想法，摊摊手，道：“没错，不过，其实我也不认为想尽办法增援永安侯、保住蔚州算是拆丞相的台，难道丞相会为了议和而牺牲永安侯？难道说能够保住蔚州，丞相会故意不保？这些事其实也不必想得太复杂，丞相站在他的立场，自有他的考虑谋划，非你我能置喙，但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努力，所以，我才特意跑来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吴安国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我可不想成为荆岳。你也应该清楚，我这几千人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没办法用什么‘将在外’的借口蒙骗宣台，除非有紧急情况，理由充分，否则我的任何作战行动，都必须事先征得宣台的批准。你段誉之简在帝心，不怕什么，但我可没什么凭仗，我不想把自己的大好人头送给宣台用来重申军纪。”

吴安国说话全不假辞色，但段子介与他是多年故交，知道他脾气，也全不介意，反笑道：“看来你还是有点长进的，到底一把年纪了，没年轻时那般冲动了。不过镇卿你放心，我没敢打你这几千人马的主意。什么简在帝心的怪话，你也不必用来讥讽我，我若真的胡乱违反节度，丞相一样能斩了我。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他摇了摇头，又说道：“不过，我的情况和镇卿你又不一样。伺机给永安侯运送补给，这是宣台给我的命令，算是我的份内事。所以我如果向蔚州用兵，无人能说我不是，最多我行动之后，向宣台报告一声就是。至于临机决断之权，那谁也管不了我。只是我现在已经是束手无策，不但我定州诸将无人能想个可行的办法出来，就算是建国公那边，也没人想得出办法。要不然，我才不想来受你吴镇卿的闲气。”

段子介无可奈何的说完，又道：“要是你也想不出办法，我就认命。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已经尽力而为，将来不管怎么样，面对皇上也问心无愧。”

吴安国却是依旧丝毫不为所动，只冷冰冰的说道：“你若只想对皇上交差，也不难。你再组织人手，强行往飞狐峪送一次补给就是。以后皇上定不会再怪你。”

“拿手下的命去送死么？”段子介顿时便有些恼了，脸色一沉，不客气的说道：“吴镇卿，我段子介再不肖，这种事还是做不出来的。”

吴安国却毫不在乎，还是一样的语气，“那我就告诉你，这种天气，想越过太行山，对山后用兵，除非是神仙下界。就算真想救永安侯，也只能等到天气好转，能不能熬过这段时间，只能靠永安侯自己。你要真有此打算，那就抓紧这段时间，好好招兵买马，补充兵员，训练士卒，做好准备，最好是设法让河东的章粦和种朴也这么干，因为要救永安侯，他们动手比你段子介去仰攻飞狐峪要容易得多。”

“至于在此之前，恕我直言，救永安侯最好的办法，还真的只能指望吴从龙与黄裳。只不过我就不知道你段誉之与吕惠卿，是希望他们成功呢，还是希望他们不成功。”说到这里，吴安国的眼睛忽然眯了起

来，语带讽刺的说道：“不过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肯定，你那位建国公，应该是看错我了！我吴安国可没你们那么有抱负有想法，我只是大宋的鹰犬，朝廷让我去咬人，只要朝廷没有喊停，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咬死敌人。但是，我也就仅此而已了，左右朝廷大策那种事情，我吴某人既无此能力，亦无此野心。”

说完，吴安国又淡淡的说道：“其实，我倒是希望吴从龙能把永安侯救出来。蔚州丢了，可以再夺回来，就算签了和议也没什么大不了，相公们不想打也无所谓，想打了再撕毁和议也无所谓，但折遵道那老头子要是死了，那就太遗憾了……”

段子介怔怔的望着吴安国，他再也想不到，他这辈子，竟然能从吴安国的脸上，看到那样的萧索之意。

雄州。

一阵寒风袭来，吴从龙冷不禁打了个喷嚏，他裹了裹身上的深红色披风，嘴角却不由自主的泛起一丝笑意来。

朝请大夫，从五品上，仅仅七年前，他还只是区区的七品鸿胪寺主簿，而如今，他却已然服绯佩鱼，职事官更是升为守礼部郎中兼权雄州通判。

而且，他这个权雄州通判，在朝廷任命新的雄州知州与通判到任之前，就是雄州实际上的郡守。至于现任雄州知州柴贵友，吴从龙无论是本官还是职事官，都已经比他高，石越也干脆的将柴贵友召到了河间府，不再让他插手雄州的事务，而是将雄州之事，专任给吴从龙与赵隆。

现在无疑是吴从龙仕途的一个高峰。

人生际遇，真是令人慨叹。

可惜的是，雄州城早已被耶律信烧为灰烬，归信县城也被战火毁得不成样子，辽军离境之后，柴贵友已暂时将州衙搬到了雄州下属的容城县——恰好与吴安国所据的容城同名。所以，此刻吴从龙所在地方，实际上是容城县。而吴从龙现在的下属文官，除了黄裳外，也只有一个叫

林搃的刚刚上任的八品司户参军。

这也让吴从龙颇为无奈，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雄州是被祸最烈的几个州郡之一，州县文官，几乎无有幸存者，战争结束后，宋廷虽然也任命了新的官员，但因为雄州是河北最重要的州郡之一，官员人选必须反复斟酌，再者官员到任需要时间，更有一些官员对于到可能再受战火的雄州上任心存疑虑，上任的速度自然就不会太快，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现在，雄州，包括下属的归信、容城二县，判官、录事参军、知县等重要官员全部空缺，在吴从龙以下，文官中最大的，竟然就是这个叫林搃的司户参军了……

而这林搃之所以上任得这么快，估计与他是荫官出身有关，吴从龙听说这林搃是淮南转运副使林邵的儿子，科举累试不第，没什么读书的才能，在太学与白水潭厮混了几年，靠着父荫荫官入仕，这等无出身官，能有个大州的司户参军阙，自然也没啥好挑剔的，所以旁人都还在挑肥拣瘦，他便已紧赶慢赶的上任了，到了雄州之后，又整理户口、招纳流民，自顾自的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若不是如此，这个权通判雄州的要职，也落不到吴从龙头上。所以，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宣抚使司任勾当公事这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让吴从龙渐渐接触到了大宋朝的权力核心，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消息渠道，所以，他心里也很清楚，若不是朝廷为了新任雄州知州的人选在扯皮，他同样也得不到这暂时的美差——这个权雄州通判的资历，哪怕时间再短，也将是他将来升迁的重要法码，重要性也许仅次于宣抚使司勾当公事的资历。

从自己的消息渠道，吴从龙打听到，皇帝打算让考功司郎中管师仁判雄州，但是遭到了二苏兄弟的坚决反对，苏轼、苏辙现在都是御前会

议成员，苏轼又曾经使辽，在朝中属于知辽派，二人既然表示反对，那就算是皇帝一时也没办法。二苏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雄州现在位置格外重要，管师仁没有与辽国打交道的经验，也没在边郡做过长吏，所以不适合判雄州。不过吴从龙却是知道二苏杯葛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私人恩怨，管师仁算是新党，熙宁年间没少攻击二苏兄弟。但二苏的杯葛无疑也获得朝中很多人的支持，虽然平心而论，管师仁这人在新党中品德算是上乘的，为人又精明，也颇能干，所以在小皇帝亲政后，他才能获得小皇帝的赏识，但是，人过于精明又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在吏部考功司这个位置，就注定会得罪很多人。所以这次被许多人落井下石，让皇帝也无可奈何。

现在雄州知州、通判的热门人选，除了管师仁外，还有游师雄、邢恕、叶祖洽、刘安世等人，这些人自己的意愿如何，吴从龙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皇帝与两府一直在举棋不定，所以才有了自己的天赐良机。

现在的状况对吴从龙是最有利的，如果正式担任雄州通判，哪怕是判雄州事，吴从龙也并不愿意。他当然知道，无论是否北伐，未来很多年，对辽事务都会是宋朝的重点，而担任雄州知州或通判，就意味着在对辽事务中占据了一个要害位置。但是，到雄州之后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也让吴从龙更加清楚，雄州的郡守、别驾不是那么好当的。现在的雄州只能用一片废墟来形容，就算被祸最轻的容城县城，也是十室九空，街面至今冷清得令人唏嘘，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宋军将士进驻，容城几乎就是一座鬼城。而城郭之外的乡村，则是群盗蜂起，在辽人入侵的时候，雄州士民为了抵抗辽军的劫掠，纷纷结寨自保，这些寨子，有些的确是为了守土护乡，但也有不少直接就转化成了绿林盗匪。尤其在辽兵退去之后的这个冬天，整个雄州都陷入饥荒状态，经过辽人的劫掠、破坏，没有一个村庄所余存的粮食是足够过冬的，而恶劣的气候又导致

短时间无法从河间、东光运粮前来——其实就算运来了也没用，宋朝在雄州基本已经丧失了行政能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赈灾。

现在雄州惟一的赈灾方式，就是赵隆的募兵。补充禁军、征募厢兵、巡检，多多少少能减缓雄州匪盗的力量，但这个冬天之后，雄、莫及周边地区盗匪的力量肯定还会增强。虽然如今宋军在河北的强大军事存在，让这些盗匪掀不起什么乱子来，但是他们也不会自己消失掉。更麻烦的是，正因为这些盗匪不会闹出大乱子，朝廷就不会随便出动禁军剿匪，最后，不管是镇压还是招安，这些麻烦，始终都是地方官的事。

吴从龙一向很有自知之明，从废墟上重建起雄州当然是很惹人注目的事，但他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而平盗就更非他所长。所以，这些功劳还是让给别人好了。对于权雄州通判这个差遣，吴从龙是十分的满意。

快步走向容城县衙，便见林搃抱了一大堆公文过来，说道：“子云公，这些是……”

吴从龙不待他说完，便连忙说道：“彦振，这些文牒之事，你暂时全权处理便是。州中事务，只要不涉及与辽国的纠纷或是事关人命，你也可以全权处置，不必一一禀报我的。”

林搃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惊讶的望着吴从龙，吴从龙却早已转身离去，走进另一间公厅，见黄裳正在那儿写节要，便说道：“勉仲，该出发了。”

黄裳连忙起身，看看房间并无他人，才低声问道：“辽使到了？”吴从龙点了点头。黄裳又笑道：“却不知来的是什么人……”

吴从龙摇了摇头，笑道：“是相熟人，耶律昭远。”

耶律昭远和吴从龙的确算是老熟人了。伴随着宋辽之间的这场战争，两个人之间真真假假的和谈也是谈了一次又一次。上一次交涉的时候，吴从龙还没有什么经验，他还不太清楚，有时候外交谈判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谈成什么事，进行谈判本身就已是最大的目的。当时他很幼稚的尽最大的努力进行着和谈，而他也感觉得到，耶律昭远本人也是很有诚意的推动和谈的，只可惜，他们两个都不是能够最终做决定的人。所以，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协议，但吴从龙心里，对耶律昭远还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但现在回想起来，吴从龙才意识到，其实耶律昭远要比他可怜得多。因为耶律昭远当时很可能是明知道不会达成和议，却依然在很努力的想要达成和议。

虽然说立场不同，但吴从龙对耶律昭远，还是非常的同情与佩服。

这次吴从龙也没有想到，辽国竟然会派耶律昭远过来。他到了雄州后，只是释放了一名辽国被俘的贵人，让他将一封自己的亲笔信带给辽国在涿州的最高官员。在信中，吴从龙再次强烈的谴责了辽国破坏两国百年盟好，背信弃义，大举南侵，结果却自食恶果。又声称宋军已然集结大军不下三十万，不日即将大举北伐，惩罚辽国，如果辽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此关头，就应该以能令人信任的诚意，采取果断措施，尽可能的修补两国关系，这样也许两国之间，还有一丝的可能，不至于走到最恶劣的那一步，辽国几百年基业，也能避免毁于一旦。

依照石越的吩咐，吴从龙这封信，用辞完全是盛气凌人，一副咄咄

逼人的架式，也没有要求辽国派使者前来谈判。这既是为了不授人以柄，同时也是对辽国的一种试探。以宋朝国内现在的风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宋朝放下身段主动议和的方式的，如果辽主此时此刻依然持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就会无视吴从龙的这封信，那石越也就没什么太多选择，只能做好在辽国境内再打几仗的准备。这也是石越面授给吴从龙的底线，他可以给辽国打开一条议和的通道，但却必须让辽国求和，否则的话，议和就没有意义。如果最终不能通过议和让诸如韩拖古烈等主张“和宋”的温和派在辽国国内掌权，那议和又有何必要？如果依然是耶律信之类的好战份子把持辽国的权力，那议和就不过是给辽国喘息之机。石越想要的，是一个稳固可控的北方格局，而不是打算学吴王夫差。

按照石越与折可适的估计，这封信会在辽国朝中挑起一场斗争，所以辽国应该不会很快回复。但让吴从龙意外的是，涿州的萧忽古竟然很快便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完全无视了吴从龙的咄咄逼人，在委婉的反驳了吴从龙的谴责，表示了辽国并不害怕宋军北犯的立场后，便宣称之前的战争是一场不幸，值得双方都引以为鉴，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辽国愿意派使者前来雄州当面沟通，以便双方都能更清晰的了解对方的立场。

吴从龙能百分百的肯定这封用辞谨慎的信绝不是萧忽古写的。不过辽国派使者来“沟通”正是他期望的，所以这次他没有回信，只是让辽国的信使带回口讯，委婉的“拒绝”了辽国的要求，声称问题的关键在于辽国主动实施一些表现诚意的措施，否则现在的局势，不适合两国使者公开会面。

得到吴从龙的回复后，萧忽古再次派来信使带来口讯，表示愿意派出密使与吴从龙秘密会面，就如何修补两国关系进行充分沟通。

辽国在前期沟通中表现出来的积极与默契，让吴从龙颇为惊讶。这中间透露出的信息也很多，首先能够与他如此默契的进行前期交涉，明显是一个对宋朝颇为了解的人在主持大局，辽国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吴从龙几乎可以肯定是萧禧或者韩拖古烈。而辽国反应如此迅速，则意味着在此之前，辽国温和派在朝廷中可能已经取得了优势。

这些都是有利的消息。

吴从龙很快就和萧忽古的信使约定，由辽国派遣一名密使来雄州，与吴从龙秘密会面。为了不走露风声，吴从龙特意将白沟驿的守兵，换成了自己从宣台带来的士兵，辽国密使一过界河，就被白沟驿的士兵一路护送到容城县城，吴从龙早就在容城县内找了一座空置的大宅，辽国密使一进容城，就被送到大宅之内，由吴从龙的亲信严密保护起来。

在宋朝极有可能北伐的情况下，这名辽国密使的安全其实是不太有保障的。毕竟这又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式谈判，从头到尾，吴从龙都是以雄州通判的身份与辽国交涉，在两国交战的情况下，边郡地方官用计诱捕对方高级官员，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吴从龙以为辽国不会派来太重要的官员充当密使，当对方密使抵达容城，他的手下来报告说是辽国密使自称耶律昭远的时候，吴从龙真是吃了一惊。

耶律昭远可是韩拖古烈的亲信。

看来辽国现在要远比当初石越与折可适估计的还要更想议和啊。但这却让吴从龙更加感到疑惑，他虽然不太懂打仗，但是在宣台这么久，对辽国的实力还是很清楚的，简单的加减法还是会的，韩宝部被全歼对辽国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吴从龙也不认为辽国已经是随便宋朝拿捏了。折可适曾经简单的跟他介绍过一些形势，之前在河北的打

仗，宋朝可以依托运河将补给送至东光，从东光到宋辽交战的第一线深州、安平、河间，都非常的近，而辽国则必须靠着陆路运输从南京道将补给转运到河间、深州一带来，不但距离要远于宋军，而且宋军的补给线十分安全，而辽军的补给线却会被宋军骚扰，所以实际上宋军是占了很大便宜的，最后能够获胜，也与此有关。而一旦宋军北伐，这个形势立即就会逆转，如果辽军将宋军引诱至析津府坚城之下，只要辽军能凭借坚城与宋军形成僵持的局面，宋军漫长的补给线，就等于是处处都是破绽，一不小心，就会重蹈太宗时北伐失利的覆辙。所以，以辽国现在的实力，在本土作战，也未必会多害怕宋军。当然，辽国肯定也不希望宋军北伐，但原因不是军事上的，而主要是经济上的，南京道是辽国最菁华的地区，一旦在这个地区开战，就算辽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它的国力也会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输了就有亡国之危，赢了也是两败俱伤，这一点，才是宋朝现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

对于折可适的这个分析，吴从龙还是很认可的。所以，辽国肯定是要议和的，但是，急切到这个份上，却让吴从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和黄裳一道出了容城县衙，策马缓行，不过一刻钟的光景，便到了耶律昭远所在的大宅，他们这一路过去，路上除了遇到几名蔡京的京东兵，还有一队赵隆武卫二军第三营的新兵，连一个平民都没有见着。安置耶律昭远的大宅附近，更是冷冷清清的，杳无人音。

两人在大宅门前下了马，信手将坐骑交给随从，便一前一后的走进宅子，耶律昭远就在宅子的正厅等候，见着吴从龙与黄裳，连忙起身，拱手道：“子云公，别来无恙。”

吴从龙也拱手回礼，一面笑道：“耶律公，想不到是你来。”

耶律昭远又微笑着和黄裳见礼，三人寒暄一阵，重新分宾主坐下，耶律昭远便开门见山的问道：“子云，南朝真的愿议和么？”他表情严肃，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疑忌。

吴从龙摇了摇头，也十分坦率的说道：“郎君，朝廷可没有给我议和的权力。”

耶律昭远点了点头，辽军北撤之后，宋辽两国都加强了境内的巡察，两国往来断绝，宋人对辽国朝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而辽国也是一样的。但以耶律昭远对宋朝的了解，他是绝不相信宋人会这么容易的同意议和的，在这个时候，宋朝应该更想要趁胜北伐才是。这也是辽国朝廷的共识，自韩宝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国内后，辽国上下就一直在做着与宋军在幽蓟再次大战的准备。辽国当然不希望南京道沦为战场，但是对于能否避免这场大战，就算是萧禧与韩拖古烈，也持悲观的态度。吴从龙这么说，虽然让耶律昭远微感失望，但却也在意料之中。

他没有接话，默默等待吴从龙的下文。

吴从龙也无意使什么花招，老老实实说道：“我此次与贵国交涉，是奉宣相之令。交涉的内容，是希望与贵国谈谈蔚州的永安侯所部。”

“蔚州？折克行？”耶律昭远惊讶的望着吴从龙。

吴从龙点了点头，直截了当的说道：“宣相希望贵国能开放飞狐峪，保证永安侯所部平安退出蔚州。”

“啊？”耶律昭远可真是惊到了，站在他的立场，吴从龙提出这个要求还真是匪夷所思，完全超出他的预料，但他马上镇定下来，平静的

问道：“那我们能得到什么？”

吴从龙沉默了一会，老实回答道：“从表面上看，贵国什么也得不到……”

耶律昭远愣了一下，突然间竟是笑了起来，“子云，你觉得可能么？”

“世间无不可能之事。”吴从龙没来得及回答，黄裳已在旁边悠悠说道。

耶律昭远瞥了黄裳一眼，没有回答他，只望着吴从龙，认真的说道：“我知道南朝现在持什么样的想法，晋国公的确是在河北兵败身死，不过，贵国的永安侯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我大辽的确是损失了不少兵马，不过贵国的拱圣军、折家军也是一样的命运。这场战争，两朝只能说杀伤相当而已。”

“如果南朝有议和的诚意，将来和议达成，永安侯可以平安归国，但是折家军，恐怕得留在蔚州了……”

“如果那样的话，且不谈贵国能不能吃得下永安侯所部，就算真有议和的一天，恐怕也是北伐之后的事了。”

“若真如子云所言，于南朝也未必是幸事。”

“于我大宋或许未必是幸事，亦或许是大幸事也说不定，但于北朝，恐怕就一定不是幸事了。”

耶律昭远脸色微变，旋即不以为然的说道：“子云，我此番前来，的确是极有诚意想与南朝重修盟好，你也知道，我一直反对两国交恶，

辽宋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之前的战争已然是不幸，我大辽南犯在先，的确有不对之处，但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南朝一直觊觎我大辽的国土，对我大辽抱有敌意，我主才不得已先发制人。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明智之举，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我大辽固然没有达成目的，反而损兵折将，南朝损失恐怕也是极为巨大。前鉴不远，两国之间，若继续兵戈相见，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会导致成千上万的将士、百姓无辜丧命，大伤天和。所以，我才主动来此，希望两国皆能将之前的错误战争引以为鉴，重修两国之好。子云莫要误以为是我大辽害怕南朝北犯。”

“郎君果然是辩才无碍。”吴从龙笑道，“明明是北朝背信弃义，背盟南犯，所以才苍天不佑，鬼神相弃，导致韩宝兵败安平，郎君却倒打一耙，反诬是我大宋觊觎北朝国土在先。不过，以君之智，当知现在争论这些并无意义，如果北朝果真不在乎我大宋北伐，那郎君此刻便可以回国了，再怎么样谈，也只是浪费时间。但若北朝果有重修旧好之诚意，就当即当机立断，纠正错误，首先停止在蔚州的战争……”

“如此南朝便同意和么？”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决定议和与否的权限。但是，既然这次是北朝背盟在先，想要重修旧好，我想北朝也就有义务率先用实际行动表达诚意。”

“若将战争的过错全部归于我大辽，恕我无法苟同。南朝对幽蓟的野心，世人皆知，子云还记得南朝高宗皇帝的遗诏么？明明我大辽建国早于南朝，幽蓟之地，亦非自南朝之手得之，而南朝却始终抱有非份之想。南朝太祖皇帝曾有名言：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南朝如此毫不掩饰的觊觎我两京之地，我大辽又岂能引颈待戮？先发制人，后发制于

人，亦不得已而已。”

“诗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南朝既然希望我大辽放折家军一条生路，总当礼尚往来，有所回报。”

“郎君可能误会了。所谓‘放折家军一条生路’云云，言过其实了。”吴从龙淡淡回道：“折家军现在还在蔚州活得好好的，贵国若能让开一条道路，既是表达贵国重修旧好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贵国免祸。我大宋是断不可能坐视永安侯被围困而不救的，如果贵国执意不肯让开飞狐峪，我大宋自然会举兵相救。”

“活得好好的？”耶律昭远当然听出了吴从龙话中的威胁之意，却是毫不在乎的嗤笑道：“如果说靠着食人烧屋度日也算活得好好的，那折家军倒的确还活得不错！”

“什么？！”一直从容镇定的吴从龙与黄裳对望一眼，二人的脸色都变了。

河间府。春园社。

和满目萧条的雄州形成鲜明对比，河间府的繁华热闹，要更胜战前。因为大量的流民涌入，还有大批的军队进驻，河间府的人口爆增，虽然城中免不了有大量的贫民流离失所，要靠着官府的救济才能勉强生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更是免不了有人饥寒交迫冻死街头，但雄、莫诸州大量富人的涌入，也让河间府一些行业飞速的发展起来。

比如河间府的勾栏瓦舍，一面是大量的达官贵人、富室豪门、禁军将士聚集于河间府——这些人从来都是勾栏瓦舍最重要的主顾，一面却

是周边诸州县的伶人涌进河间府逃难，加上大战之后人们紧张的情绪需要纾缓，辽人撤出河北后短短一个多月，河间府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数十家曲艺社团。每天各勾栏瓦舍内，都是观众爆满。尤其是李清臣来河间府后这几天，河间府的禁军将士大规模的轮休，并且允许轮休将士出营玩乐，以往只能在营地内打打马球、踢踢蹴鞠、玩玩相扑的禁军将士大量涌入各家勾栏瓦舍，更是让各家勾栏瓦舍变得一席难求。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则莫过于最近一二十年间大兴的杂戏。不但普通的禁军将士喜欢，连士大夫、朝廷大臣也有很多人喜欢看杂戏，可谓雅俗共赏。因为受到各阶层的欢迎，各种新鲜的剧本也是层出不穷。

此时春园社的乐棚里面，便正在上演一出由讲史话本改编的杂戏新剧——《张子房慕道记》。这出新剧的上演，不但让乐棚下的戏园里坐满了普通的观众，更是为乐棚对面的二楼包房，吸引来大量的达官显贵，其中甚至还有大户人家的女眷。

此刻，所有的观众，都聚精会神的看着一个扮演张良的白净小生和一名穿着龙袍戏服扮作刘邦的老伶人在戏台上唱着对手戏。

便听台上那“刘邦”问了句：“卿，你正好荣华富贵，却要受冷耽饥。”

“张良”便唱将起来：“慕道逍遥，修行快乐。粗衣淡饭随时着，草履麻鞋无拘束。不贪富贵荣华，自在闲中快乐。手内提着荆篮，便入深山采药。去下玉带紫袍，访友携琴取乐。”

“刘邦”又问：“卿要归山，你往那里修行？”

“张良”又唱道：“放我修行拂袖还，朝游峰顶卧苍田。渴饮蒲荡

香醪酒，饥餐松柏壮阳丹。闲时观山游野景，闷来潇洒抱琴弹。若问小臣归何处？身心只在白云山……”

台下的观众听那“张良”唱得有意思，顿时都喝起彩来，纷纷叫好鼓掌。

在乐棚正对面的二楼的一个包房之内，如今已然贵为银青光禄大夫的宣抚判官陈元凤，也怡然自得的啜了口小酒，笑着赞道：“好一个身心只在白云山！”一面却似是不经意的瞥了一眼坐在下首相陪的薛嗣昌。

薛嗣昌却是完全没有留意到陈元凤的目光，敷衍的附和了几声，完全是心不在焉的模样。他心里正在琢磨着陈元凤突然约见自己，究竟所为何事？

与这春园社内的大部分人不同，薛嗣昌对这戏完全没有兴趣。这《张子房慕道记》讲的是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大业后，功成身退的故事，薛嗣昌如今却正当欲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年纪，对这种内容的杂戏可以说是毫无兴趣，而且这出杂戏，在这河北算得上是新戏，但薛嗣昌在汴京早已看过，此时再看第二遍，更是意兴阑珊。

其实不管是什么戏，现在的薛嗣昌，也完全没有看戏的心思。因为他为了建立火铳局而在河间府进行的游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屡屡受挫，几乎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开始，薛嗣昌是希望能得到章惇与蔡京的支持，他因为打听到章、蔡二人都是热衷于富国强兵、建功立业，也敢于改作的，所以便天真的以为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结果却是章惇对此不置可否，蔡京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却也始终没有一句支持的话。薛嗣昌是个聪明人，很

快就明白过来，章、蔡二人虽然对自己的确有拉拢之意，甚至还用一些小手段故示信任，但实际上，自己在二人心目中的份量非常有限，而二人对吕惠卿的防范之心甚重，因为这火铳局与吕惠卿有关，章、蔡二人不但不可能支持自己，而且多半还会阻扰自己。

不过，弄清楚这些，并没有让薛嗣昌沮丧。因为接下来，出乎意料的，薛嗣昌又受到了唐康的拉拢。这几乎让他喜出望外。其实，他能够这么快弄清关于章惇、蔡京与吕惠卿的恩怨，意识到自己完全是与虎谋皮，也完全是靠唐康的提点，否则他可能还在寄望于章惇和蔡京。唐康主动接触薛嗣昌，表示他支持火铳局的建议，还答应他替他去游说石越，给他争取一个面见石越，面陈自己主张的机会。

得到唐康的许诺，薛嗣昌欣喜若狂。因为此前他之所以优先将游说目标定在章惇与蔡京身上，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纯粹只是对于薛嗣昌来说，石越高不可攀了，他也根本没有任何门路能攀上石越这棵高枝。在薛嗣昌看来，如果能够得到石越的支持，那火铳局就是十拿九稳之事了。而石越之前虽然没有亲自接见过薛嗣昌，却也不曾对火铳局表示过意见，如果唐康出马，在薛嗣昌看来，自然是很有机会说服石越的。

然而，薛嗣昌却又一次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唐康的确遵守约定去游说了石越，却被石越一口拒绝。石越认为现在的火铳并不成熟，他只支持在兵器研究院增加经费与人手，对火铳进行改进研究，同时小规模生产，向南海诸侯提供火铳，以检验其实战效果，而对宋军，石越只支持组建一两支小规模试验性部队。更关键的是，石越明确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与辽国的战争彻底结束后再开始。

这个结果也让唐康感到意外与无奈。薛嗣昌的失望更不用说，虽然

唐康为了拉拢他，明确表示如果他接受石越的计划，唐康可以确保由他来主持火铳的改进、试验等事宜，但是在薛嗣昌看来，石越的计划太过保守，离他所期望的差得太远。

而且，薛嗣昌也知道唐康为何如此刻意的拉拢他。唐康的消息明显比章惇、蔡京更加灵通。后者拉拢他，是因为知道他这次来河北，除了推进火铳局外，实际上也同时是天子的耳目之臣，他实际的差遣就是以前的走马承受公事，要替天子详细的了解河北的军心、民心如何，打听河北的将领、守臣对于北伐的真实态度，以便于皇帝兼听则明，做出正确的决断。但是，从与唐康的交谈中，薛嗣昌隐隐的意识到，唐康多半是知道了自己的另一项更为秘密的任务——暗中调查安平劳军事件是否真的只是偶然。

对于这个秘密任务，薛嗣昌其实并不热心，他并没有和石越为敌的野心。他和石越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而且他对石越还有些崇拜，所以，他根本没想过要刻意的去深入调查，挖出什么罪证，好一举扳倒石越，名扬天下的心思。当然，他和石越也并无恩义，也没什么兴趣去替他证明清白。他只是单纯的将此当成一项工作，认真调查一下，对皇帝有所交待就行。巩固皇帝的信任有很多的办法，没有必要将自己卷入一场大旋涡之中。

所以，对于唐康的拉拢，薛嗣昌并不拒绝。如果他成立火铳局、发展火铳的主张得到石越的支持，他也不介意投桃报李，证明石越是无辜的。薛嗣昌并不认为这是欺君，相反，利用皇帝的信任，弥缝幼主与权相之间的矛盾，这是大忠于社稷的行为。

但是，石越并没有给予他所期望的支持，那他也就没必要理会唐康的拉拢。当然，他不至于为此就去构陷石越，对石越的怨恨多多少少是

难免的，但还没到就此要翻脸的地步。接下来的事，就是公事公办而已。

尽管这样宽慰自己，但要说不沮丧，却是不可能的。得不到章惇、蔡京的支持，在石越那里更是被当头一棒，以石越如今的威望，如果他不能够多获得一些有份量的大臣的支持，他的火铳局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胎死腹中了。

薛嗣昌心里很清楚，石越的那个保守的方案，看起来非常的稳重可行，就算不是由石越提出，也必然会获得旧党的支持，甚至一些对火铳有兴趣的官员，也会支持那个方案。更何况那还是石越提出来的……就算是本来已经支持火铳局的许将，也可能会动摇。

但就算他心里再清楚，又能如何呢？

他还能上哪儿去找有份量的大臣支持？他一个小小的从八品都进奏院监院，又要怎么对抗位高权重、声望无匹的堂堂右丞相？

薛嗣昌真的是几近绝望，连带着对于别的事情，也变得无精打采，毫无兴趣。他完全想不出陈元凤为什么会突然约自己看戏，他和这位新贵并无什么交情，甚至有些本能的反感，对于这位陈宣判的往事，他可是知之甚详，身为新党干将薛向的儿子，对这位背叛出卖吕惠卿，直接导致新党执政终结的陈宣判，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只是因为身负天子耳目的责任，他有义务尽可能多的接触河北文武，因此才没有断然拒绝陈元凤的邀请。

正在胡思乱想着，忽然，薛嗣昌听到陈元凤似漫不经心的问道：“亢宗，我听说你和许枢副在大力倡议成立火铳局，大兴火铳？”

这是薛嗣昌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心里转过一个念头：难道陈元凤对火铳局有兴趣？顿时，他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连忙认真说道：“宣判，下官敢断言，这火铳绝对是未来的军国利器，其重要性将不在火炮之下，甚至犹有过之！”

“是么？”陈元凤的目光依然是望着戏棚里的“刘邦”与“张良”，口里却是淡淡的说道：“我对这个火铳局倒是颇有几分兴趣。若这火铳未来果真能与火炮相提并论，那就堪称是我中原汉家大盛之基，这可是大利于社稷之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薛嗣昌要是再听不懂，他也就不必再当什么官了。但是这个意外却是让他又惊又喜，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宣抚判官，皇帝跟前的新贵，陈元凤的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强援，但是，他和吕惠卿的关系？怎么会支持兴建火铳局呢？此时的薛嗣昌，已不是那个初至河北的薛嗣昌。但他还是压制住了心中的疑惑，兴奋的向陈元凤介绍起火铳的好处来。

就在薛嗣昌滔滔不绝的向陈元凤说着火铳之利的时候，河间府一处毫不起眼的民宅内，庞天寿由一个小内侍领着，低头钻进一间完全不该是民宅应该有的地牢之中。

地牢里面插满了火把，四名身着黑色蒙衫，做寻常平民装扮的人，正在拷掠一名七尺大汉，那被拷打的大汉穿着绵裤皂靴，上身赤裸，披头散发，胸前的展翅大鹏鸟纹身上血痕累累，已然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见着庞天寿进来，穿黑色蒙衫的四人停止了拷打，转过身来，向庞天寿行礼。其中一人，赫然竟是随李清臣、庞天寿使团一同前来河间府的兵部职方司干办官御武校尉鱼元任。

“如何？鱼干办，他肯招了么？”四人行礼方毕，庞天寿便尖着嗓子问道。

鱼元任连忙欠身回道：“回供奉话，这厮嘴硬得很。不过他也硬不了多久了……”

庞天寿微微点了点头，同来的小内侍早已搬过来一张椅子放到他身后，他轻轻坐了下来，又问道：“这人果真是在安平第一个喊万岁的么？”

“回供奉，这个绝对错不了，下官敢用项上人头担保。”另一名黑色蒙衫男子抢着回道。

庞天寿疑惑的看了他一眼，“你是？”

“下官兵部职方司河北房知事师怀秀。”

“原来是师知事。”庞天寿笑道：“不过，这个案子太大，就算是师知事的人头，也担保不了。”

“供奉说得是。下官亦知事关重大，自上任以来这一个多月，都是在全力查办此案，绝对是证据确凿，当日在安平，第一个喊万岁的，便是这厮。”

“哦，不知师知事又是如何确认的？”庞天寿感兴趣的问道。

师怀秀恭敬的回道：“下官受命来河北，便为调查此案，因此在京之时，知道卫尉寺已在秘密调查此案，便已先去卫尉寺交涉，果然，下官来河北后，卫尉寺的秘密调查已有结果，根据多名在场军法官的回忆，他们都感觉到最先喊万岁的人，是在云翼军的方阵之中。于是下官便以云翼军为重点，派出十余名精干亲从官，以各种名义加入云翼军。因为下官派出的这些亲从官大多都有在陕西从军的经历，因此很容易便得到云翼军将士的认可，经过他们的暗中调查，基本上可以确定，第一个喊出万岁的人，绝对出自云翼军中。”

“不过，最后能够这么快就确定到这厮身上，却多少有些运气。下官属下的一名亲从官在调查时发现，有好几名云翼军节级都透露，在当时他们所在的方阵中，有一名叫方索儿的仁勇副尉可能最先喊了万岁。那名亲从官便去调查那方索儿，结果发现方索儿已在安平大战中中箭身

亡，他以为死无对证，便停止了追查。侥幸的是，苦无线索之下，下官死马当成活马医，又去查了这方索儿的底细，倒让下官发现许多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下官查到方索儿家贫，为了嫁两个妹妹，欠下同营袍泽林林总总近八万文的巨债未还，但在安平事件之前，这笔巨债，竟然已经还清。而在此之前，云翼军与辽军的作战，却并非是有丰厚缴获的战斗，包括收复深州，也完全是一座空城。下官又查了方索儿应得的各種军功奖赏，累计也就是一两万文左右。而更可疑的是，下官查了方索儿阵亡后，其本营书记官整理的应交付其家属之遗物清单，除了军中签发的文历外，竟然还有交钞三十余万文的巨款！”

“因此下官肯定方索儿十分可疑，但他既已为国捐躯，却也无法继续深究，否则会招致军中将士的反感，其本营的军法官、书记官也不愿配合交出方索儿遗物，反倒对下官调查之目的产生了怀疑。为了顾全大局，下官亦只得另寻办法。所幸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之前调查方索儿的亲从官，查到了方索儿在军中有一名结拜兄弟，并且，方索儿还另有一份遗书在他那结拜兄弟手中。那名亲从官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从方索儿的结拜兄弟手中，盗到了那份遗书……”

“方索儿在那份遗书中，告诉他的家人他得遇贵人，他与一名叫袁坚的陪戎校尉，以及一个叫做韦骆驼的人，一道替人办一件大事，各人得了四十万文的好处。那袁坚下官查明，也已战死在滹沱河畔，而叫韦骆驼的，整个云翼军中一共有两个浑名唤作‘韦骆驼’，以前俱是贩卖骆驼为生，故有此名，但另一名韦骆驼，只是一名入伍不过三年的节级士兵，下官查明，他的确并不认得方索儿与袁坚，倒是这韦烈……”

师怀秀说到这儿，转身望着那被拷打的大汉，皮笑肉不笑的说

道：“韦御武，这案子，你还是坦白招了吧！碰巧你认得方索儿与袁坚，碰巧你也是之前欠了一大笔债，碰巧你也突然还清了十几万文的巨债……更巧的是，查到足下身上之后，在下又着亲从官去查你的底细，提起当日之事，你同营果然有人记得，当日你似乎比旁人要先喊万岁！这铁案，你再嘴硬，也是逃不脱的。”

那韦烈早已是奄奄一息，但师怀秀和庞天寿的话，他还是听得清楚的，但这时还是硬着头皮，低声道：“没有的事，下官不敢认。”

师怀秀嘿嘿笑了起来，“若是说我冤枉了你，那平白能得四十万文好处的事，韦御武也给兄弟我介绍介绍？”

“师知事，什么四十万文，我不知道……”

庞天寿在一旁听韦烈还是不肯招认，不由摇了摇头，笑道：“韦校尉，这案子若真是你犯的，你还是坦白招了吧，也少受皮肉之苦，只要你肯招出幕后主谋，有无同党，俺可以保证不祸及家人。”

说完“不祸及家人”几字，庞天寿便不动声色的留神观察韦烈的表情，果然，韦烈脸上闪过一丝犹豫，虽然那表情一闪而过，但庞天寿是什么人，平生第一大本领就是善会察言观色，当下心里便已确认了。他来之前已经看过案子的档案，方才师怀秀的介绍，虽然不免有故意揽功的地方，却也脉络清楚，因此，他已十分确定，冤枉这韦烈的可能性已十分之小。

不过，这样的话，这桩案子可以说关系重大，因为之前的证据都指向安平劳军事件是有人暗中策划的。庞天寿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生非性格的内侍，他心里倒是希望这案子最好是几个士兵一时热血上脑一时冲动惹出事来，那样的话，就可以悄没声息的结案，只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毕竟，从这次来河间府石越的态度来看，庞天寿也绝不相信石越有反意。

然而事情却没有朝他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有人暗中策划的话……庞天寿虽然表面上依旧神色如常，但心里却已是悬了起来。这幕后主谋，最好不要与石越有任何关系，希望是辽国的反间计……他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祈祷起来。

与庞天寿同来河间府的兵部职方司干办官鱼元任显然也很明白事情的轻重。见韦烈没有回庞天寿的话，也劝道：“韦御武，我也查过你的底细，知道足下义气深重，也算是一条好汉。你欠下的巨款，不少倒是替军中的结义兄弟借的，从军近二十年，和党项、契丹血战，也立下不少功劳，于朝廷来说，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下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会行差踏错，走出这一步，但多少也能明白你不愿意出卖旁人的心思。但韦兄，你也须得好好想想，那给你们四十万文的人，是否包藏祸心？你不肯出卖他，但他只怕却是存了利用你的心思，否则，怎肯让你做这种无父无君，离间我大宋君臣之事？那人究竟是何等人物，需要你韦御武这样的好汉拼死维护他？他做出这等事来，你又如何能肯定他不是辽国的细作，不过假借他人名义，来坑害你等？”

师怀秀也道：“鱼干办说得不错，韦御武，你还是坦白招认了吧！这案子有多大，你心里有数。我也不虚言诳你，不管怎么样，你的死罪都是逃不了的。但你若肯老实交待，帮我们抓到幕后主使与同谋之人，庞供奉已经保证了，可以免你家人之罪。你大约还不知道庞供奉是什么人，那是天子身边的近臣，绝不至于骗你。”

“庞供奉果真是天子身边的近臣？”韦烈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庞天寿嘿嘿干笑了两声，点头道：“这个自没必要骗你。俺还可以答应你，你若果真能帮我们抓到这案子的幕后主使与军中其他同谋，俺就当你和那方索儿、袁坚一样，已经战死在滹沱河边！”

“建国公？吕惠卿？你说安平劳军之事，是吕吉甫设计陷害石越？！”

春园社的包房内，薛嗣昌目瞪口呆的望着面前的男子，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时，戏棚里的《张子房慕道记》已然演至尾声，而约见他的陈元凤早已先行离去，此前的谈话中，对于他大兴火铳的设想，陈元凤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对他本人也多有慰勉之辞，不过，有过和章惇、蔡京打交道的经验，薛嗣昌已经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陈元凤没有提出自己的条件之前，他并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陈元凤突然之间，就告辞离席，然后又诡异的请他多留一会，并暗示他有人有重要的线索要向他举报。

然后，也就是陈元凤离开春园社的前后脚，这个陌生的男子突然出现，一开口就叫出他的官讳，并且宣称有关于他秘密使命的重要线索举报。

接下来，便是让薛嗣昌目瞪口呆的一幕。

“吕惠卿设计陷害石越！呵呵……”薛嗣昌都忍不住在心里冷笑起来，但他还是尽量冷静下来，质问道：“你又是何人？这等事，又岂可胡言乱语？可有真凭实据？”

那男子却并不惧怕他，颇无赖的笑道：“监院言重了，小人贱名，

岂足挂齿，似这等大事，小人怎么可能有证据？不过是听到一些流言，又听说监院为人刚正，不畏权贵，故此才冒死求见，告知监院。至于是真是假，小人却不知道了。小人只是听到河北各处都有流言，说建国公要报当年罢相之仇，便设下此计，派人冒充辽国细作，在军中收买了一些破落泼皮，趁着石相公在安平劳军之时，大呼万岁，因为他知道石相公在军中威信极高，只须有一二人首倡，必得将士响应，如此便可离间君臣，使皇上疑心石相公，罢石相公之相……但这些也只是流言，是真是假，那便要看监院的判断了。”

那男子慢里斯条的说完，见薛嗣昌犹在震惊之中，不待他反应过来，告了一声罪，便迅速的离开了包房，转瞬之间，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薛嗣昌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想要大喝去追，但张开嘴，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又缓缓坐回座位，锁眉沉思起来。想到厉害处，薛嗣昌竟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良久，他才终于有了点动静，连连摇头，自言自语的叹道：“一石二鸟，一石二鸟……”

很久以前，他就听说过陈元风的厉害。这一次，他算是亲身体会到了。

吕惠卿设计陷害石越？可能么？真的有人会相信么？如果薛嗣昌不是在这种场合听到这个故事，他只怕也会将信将疑。吕惠卿有动机，也有能力，也有足够有胆魄来做这件事，恐怕任何调查此事的人，听到这个说法，都不敢轻率的排除掉这种可能。

陈元风这是要彻底害死吕惠卿啊！

这种流言如果真的传出去，不管吕惠卿做没做，都够他喝一壶了。

吕惠卿当然可以辩解，这事最大的破绽就是如果真是吕惠卿做的，怎么可能轻易弄得世人皆知？但问题吕惠卿有理也没处辩去，因为他的对手是流言！谁知道你怎么弄世人皆知了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好的计谋也要人去实施，知人知面不知心，谁又能肯定参预计谋的人中间就没有口风不紧，甚至是心怀不满、故意泄露的呢？难道要吕惠卿去上表和皇帝说，他做坏事绝对任何人都不会知道？那皇帝多半会回答：你当年把益州的事的确瞒得够紧，不过结果还是没瞒住……

除非有人真的查清了真相，否则，这一条流言，很可能就让吕惠卿在皇帝心里判死刑。

薛嗣昌对皇帝可是颇为了解的。小皇帝十分的聪颖，表面上看也颇为宽仁，但实际上，内心却是对臣子极为的猜忌的。一条流言当然定不了吕惠卿的罪，然而，却足够让吕惠卿准备致仕回家养老了。

看来陈元凤对于吕惠卿的“复出”颇为忌惮，竟然不惜用出这等手段。虽说整个过程他都没有留下半点把柄，似乎完全是置身事外，但到底还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如果薛嗣昌翻脸，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密报皇帝，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的前程也会受到影响。不过薛嗣昌自然不会这么干，他与吕惠卿又不是什么亲如父子的关系，和陈元凤也素无仇怨，没必要为了他们搭上自己——如果向皇帝禀报的话，他在河间府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被皇帝知道。身为皇帝的耳目之臣，却到处和勋贵权臣们往来，甚至涉嫌进行政治交易，这可不是什么会让皇帝听了感到高兴的事。

所以，举报陈元凤的事，薛嗣昌是肯定不会考虑的。最多他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他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陈元凤的条件——毫无疑问，刚才发生的事，就是陈元凤开出的条件——只要他将刚才听到的“流

言”转达到皇帝耳中，陈元凤就一定会全力支持火銃局的设想，否则的话，就和之前的章惇、蔡京一样，陈元凤也会变成这件事的反对者，因为他比章、蔡二人更不想吕惠卿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石越不支持，章惇、蔡京也反对，如果陈元凤也反对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河北的朝廷重臣几乎都反对火銃局，那他也可以彻底死心了。

薛嗣昌不知道陈元凤是否知道，自己有调查安平劳军事事件的秘密使命，陈元凤很可能只知道他是天子的耳目之臣，所以才只是设计了这样一条“流言”，否则的话，薛嗣昌都怀疑他会找到一些“证据”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狠辣角色，薛嗣昌打心眼里不愿意得罪。所以他现在更加清楚，如果他没有接受陈元凤的条件，陈元凤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激烈的反对火銃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更加不害怕自己举报他。一旦双方有了怨仇之后，没有证据的攻击，皇帝根本不会相信。就比如陷害吕惠卿，如果是陈元凤将流言禀报皇帝，皇帝多半不会相信，反而会怀疑陈元凤。但如果换成薛嗣昌，皇帝就不会怀疑，因为薛嗣昌与吕惠卿不但没有宿怨，而且多多少少还有些渊源。

问题在于，拒绝陈元凤极可能会让火銃局彻底胎死腹中，但答应他的条件，火銃局又能有多大的希望呢？

这才是让薛嗣昌一直犹豫不决的关键。

他坐在春园社的包房内，久久沉吟，外面的戏棚里，戏已演完散场又重新开演，旧的观众走了，新的观众又进来，薛嗣昌还是拿不定主意。幸好春园社的主人知道这包房是宣判陈元凤的，也没人敢来打扰——在河间府，陈元凤如今也已是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直到突然之间，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石越姑

且不论，章惇、蔡京是为什么会反对火铳局？如果能扫清吕惠卿这个障碍，将他彻底踢出局，那么，不但陈元凤会支持自己，章惇与蔡京也不会再阻扰，甚至，因为火铳局能够坚定皇帝北伐的信心，说不定二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也说不定。薛嗣昌可是知道，在北伐的问题上，这两人和石越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石越的态度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他还记得章惇的分析，在未来，石越也很可能出局。就算他没有出局，他的精力也会被消耗在北伐的事情上，未必有多少心力来纠缠火铳局的事。所以，如果真的能踢开吕惠卿这个障碍的话，火铳局很可能又柳暗花明。

越是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薛嗣昌就越是意识到，吕惠卿的确是实现他理想的最大麻烦。不止是他现在接触的章惇、蔡京、陈元凤会因为吕惠卿而反对火铳局，在汴京的朝廷中，还有一大批旧党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坚决反对火铳局。

这个障碍必须清除。

薛嗣昌开始在心里构思起奏章来。他是绝对忠君爱国的，所以，薛嗣昌不会对皇帝说假话，只不过，真正的忠臣知道将哪些真话告诉皇帝，而哪些真话则不能说。陈元凤设计了这个“流言”，这部分没必要多说，而他则的确听到了这则流言。身为皇帝派出来的耳目之臣，将一切听到的“传闻”向皇帝如实禀报，本来也是他应尽的责任。

人的命运可能是世上最难以预测与计划的事情。就算是打心眼里喜欢按部就班的人，他们往往早熟而聪颖，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计划了行之有效并且风险极低的人生道路，满以为从此以后，自己的

人生就清晰而可以预测了。但是，到最后，他们都会发现，命运几乎一定会和他们开起玩笑，就在某个完全预想不到的地方，他的计划被打乱，甚至连原本坚定的意愿也发生动摇，未来又重新变得不可捉摸。

刚刚在安平之役中再度立下大功、荣升昭武校尉的新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刘仲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小就规划好的人生道路，一心一意向着统兵大将的人生目标前进，却在终于成为昭武校尉，有资格独领一军之时，莫名其妙的步了种建中的后尘，进入了职方司系统。

但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刘仲武也只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谁又能抵挡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兵部郎中或者枢密都承旨的诱惑呢？如果运气好，甚至还机会问鼎兵部侍郎甚至枢密副使的宝座。而如果是统兵大将的话，将来能够出任一路提督使副，都需要极大机缘。

然而，刘仲武更加想不到的是，他上任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竟然就是调查安平劳军事件！

现在他终于知道他的前任是怎样丢官的了，军中出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职方司员外郎竟然事前毫不知情，皇帝对他不客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为了顾及石越的面子与情绪，其余四位主要责任人——兵部侍郎、卫尉寺卿、少卿、兵部职方司郎中，皇帝都强忍着没有处罚，如果连职方司员外郎都不吃点苦头，皇帝心里也太憋屈了。而与他前任一同倒霉的，还有卫尉寺的两位寺丞，都是叫御史寻了些别的过错，然后罢的罢，贬的贬，这辈子回汴京的希望都很渺茫了。

而虽然兵部与卫尉寺的四位主官逃过一劫，但如果不将功折罪的话，皇帝肯定会秋后算账，所以，理所当然，安平劳军案就成了兵部职方司与卫尉寺的头号大案。而且，皇帝还安排了庞天寿这位亲信内侍督

办此案，更让人不敢敷衍了事。

这也是云阳侯司马梦求要极力招揽他刘仲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精明能干，还因为他在军中的人脉。在调查一些敏感案件时，这种人脉往往能发挥大作用。

但新官上任的刘仲武却并不想冒冒然介入此案。他可是刚刚离开禁军，深知此案的敏感性，也知道石越在军中的威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他一个区区六品官，会被轻而易举的碾成粉末。这是连皇帝都要慎之又慎的案子，只能秘密调查，秘密结案。而且，与枢密院职方馆那种专事对外的情报机构不同，诸如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种专门对内的调查机构，人事要更加复杂，其中不但有不少班直侍卫出身的官吏存在，甚至还有一些精干内侍在其中担任职务，这些人表面上可能是他的手下，但是他如果落下什么把柄，转眼之间，皇帝那边就可能知道了。而另一方面，刘仲武也知道，现今兵部职方司的顶头上司，兵部侍郎云阳侯司马梦求，众所周知，是石越的门客出身，那职方司内部，一定也存在着亲近石越的力量。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从事。

刚刚成为职方司员外郎的刘仲武还不知道，在卫尉寺与职方司中安插大量的班直侍卫与少量内侍，根本就是石越与司马梦求的主意。尤其是职方司，更是在司马梦求接手之后，才真正有大批的班直侍卫加入进来，经过培训，成为骨干力量。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石越并无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他也明白，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让皇帝绝对信任，那它们的存在就不会有意义，因为皇帝绝对会在这两个机构外，另设新的机构取代它们的职能，然后将它们架空。在这一点上，石越与司马梦求可以说甚为成功，因为即便猜忌之心甚重的小皇帝赵煦，对卫尉寺与职方司也十分信任。

而司马梦求对于此案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查明真相，并无半点故意掣肘之意，所以他不但任命了素以精明强干闻名又是班直侍卫出身的师怀秀出任河北房知事负责调查此案，又抽调了最精干的干办官、亲从官给师怀秀调配，还招募刘仲武出任员外郎，为的就是要彻底的查明真相，洗脱石越的嫌疑。因为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他根本不相信石越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相信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就一定是有人想陷害石越。司马梦求甚至在赵煦单独召见之时，用性命担保石越不知情，并且向皇帝许诺，如果查明此案是石越暗中指使，他愿意亲自出手刺杀石越，然后自杀谢罪。

在朝廷大臣中，似司马梦求这样，身上有着任侠气质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最终，司马梦求用他的“汉人之风”^[1]赢得了赵煦的信任。这并不奇怪，有些人的人格，即便是连敌人也会信任他，赵煦再怎么想，也只是个少年，而且，他其实有着极似其父亲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幼时的经历，让他更加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也只是不容易相信别人而已，并不是绝对不会信任任何人。对石越，甚至包括韩忠彦、李清臣，赵煦是永远都难以完全信任的，但是，如果换成桑充国、田烈武，甚至是程颐，这位被一些臣下心里视为外宽内忌的少年皇帝的心中，其实还是颇为信任的。

这些，刘仲武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小心谨慎的想要拖延一些时间，好让自己能有时间更加清楚的判断形势，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师怀秀与他属下那些职方司菁英有着令人惊讶的效率与运气。

他们不仅抓住了韦烈，还在庞天寿的配合下，顺利的撬开了韦烈的

嘴巴，让案件离水落石出又前进了一大步，根据韦烈的交待，他的确是安平劳军时最早喊出万岁的人之一，而且他还招认，据他所知，一共有五名低级武官参预了此事，其中有两人已经战死，他们五人大多债务缠身，每人都收了一名身份不明的人超过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铤而走险，在安平劳军之时，率先大喊万岁。

虽然韦烈坚决不肯承认他有谋反之心，只是为了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冒险犯案，但是他的证词可不是很支持这一点，因为他也同时招认，他与另一名已死的案犯曾经商议过，两人都觉得石越在西军之中威望极高，只要有人大喊，必然万人响应，所以才敢冒此奇险。

这显然也不是对石越多有利的供状，刘仲武很清楚，这份供状一旦公布，石越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是最终证明石越并无任何反意，但这供状公布之后，朝野也一定会有强大的力量要求皇帝“安全”石越，即使为了保全君臣之义，为了石越好，也该让石越从此远离禁军，甚至石越可能会被迫主动辞相。因为到时候，压力不但会来自石越的政敌，还会来自石越的盟友，许多真心关心石越的人，也会认为那样才是真正对石越好。

到时候，即使是那些为石越鸣不平的人，也很难攻击石越的政敌，因为到时候只要还有点智商的政敌，都会打着为石越好的名义赶他下台。可以想见，来自石越一派的怒气，肯定会撒向拿出这份供状的调查机构。那时就算是云阳侯恐怕也得黯然辞官，更不用说他这个小小的职方司员外郎。不管他有没有错，皇帝都可能拿他开刀，做为一个姿态安抚一下石越。

而且，刘仲武敢肯定，皇帝不会动忠于他的师怀秀，也不会动鱼元任，因为他们的官职太低微，用来安抚石越一派都不够份量，理想的泄

气筒，毫无疑问就是诸如卫尉寺卿、兵部侍郎、职方司郎中、员外郎这样的官员。

这让刘仲武心里十分的苦涩，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他只恨世间无后悔药可买，否则，他绝对不会接受司马梦求的邀请。现在稍稍能让他安慰的是，整个案件都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调查，从庞天寿表现出的态度来看，皇帝可能不会大张旗鼓的公布此案。在骁胜军这么久，刘仲武对朝廷的一些权力斗争还是颇有些了解了，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现在皇帝手里算是终于有了能制衡石越的杀手锏，说不定君臣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也不一定。而且就算皇帝只是想收回石越的权力，他只需要将这供状给石越一个人看过，石越多半也会识趣的主动辞相，这样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了。

这其实也是放心使用石越这种臣子的不二妙法，做臣子的得有一个能被皇帝随时可以拿捏的大把柄，任何时候皇帝不想用你了，都可以将这把柄翻出来再炒一次冷饭，石越还得老老实实自己滚蛋。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八字真言中，最关键的奥妙是能挥之即去。石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难以简单的挥之即去，而有了这份供状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刘仲武当年在骁胜军听一个勋贵之后吹牛时，就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故事，那就是太宗皇帝与开国宰相赵普，最后君臣之间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当朝中有大事，太宗皇帝需要赵普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召他回来做宰相，借赵普的威望解决朝中的难题，用完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把赵普贬出朝廷。而且，最妙的是，至今都没几个人知道，赵普究竟有了什么把柄落到了太宗皇帝手中，但每个人都相信，赵普一定有什么把柄让太宗皇帝拿住了。

可惜的是，刘仲武也知道，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石越和赵普的情况不同，而现今的绍圣天子，也多半比不上太宗皇帝，皇

帝“使过”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太宗和赵普一样，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但这种方法，需要皇帝对面权臣有足够的自信；而另一种，就是干脆直接将那把柄公布于天下，这其实是更常见的方式，这样做的坏处是将来想要对石越“召之即来”时会麻烦一点，因为石越的政敌会利用这一点进行阻挠，而且就算石越再度入朝，威望也会大受打击，因为他的政敌知道他可能随时会再被罢相，对他也不会那么惧怕，这些都会极大的损害将来皇帝使用石越的效果。所以，刘仲武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认定皇帝就必然会秘密处理此案。

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是，以目前所得到的口供来看，石越现在的“过”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把柄，却也十分特殊，臣子竟然成为动荡的根源与隐患，这当然是臣子的错，也是臣子之罪，然而，若认真说起来，难道石越就不无辜么？他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因此，单凭韦烈的供状，就算石越被迫罢相，他在朝野的支持者也是断然难以服气的。

想到这些，刘仲武便有一种恍若正被人架在烈火上炙烤的焦虑感。

想象未来会遇到的种种麻烦，他甚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破开这个困局。他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尽可能的去查明真相。

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即便韦烈的供状可信，那位花巨款买通韦烈等人喊万岁的幕后主使，也依然身份不明。韦烈把一切推到已经死去的同谋方索儿和袁坚身上，称他根本不认识那幕后主使，只知道方索儿与袁坚唤那人为“郭先生”，其人面白无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自称郢州人氏，但说的却是一口道地的汴京官话，方索儿与袁坚并

没有介绍那人的来历，他也不曾多问，只是拿钱办事。

虽然师怀秀他们并不肯轻易相信韦烈的说辞，但凭直觉，刘仲武却觉得韦烈可能真的不知道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因为，从卷宗中可以知道，那韦烈一直坚称他并无任何谋逆之心，还讲了许多说辞开脱，例如说方索儿与袁坚曾经对他们表示呼“万岁”云云，其实只是表示欢呼之意，不但至今一些路州都有此习俗，连苏轼苏大学士的诗文中，也有“牧者万岁”之类的话——这自然都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辞，如果呼“万岁”果真是平常之事，那怎么可能会有人用重金相酬呢？

但从这种自相矛盾之中，却也可以看出韦烈等人当时的心态。他们极可能的确并无谋逆的胆子，然而心里面自然也知道此事几乎形同谋逆，所以，在为了四十万文的巨款铤而走险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以说服自己。即便那个借口根本是错漏百出其实也无关紧要。如果不是如此，似韦烈这等粗鄙无文的武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苏轼“牧者万岁”的诗文？如果不是因为此案，连刘仲武自己都从未听说过苏大学士还写过这样的诗文。

如果刘仲武的推断正确的话，韦烈等人既然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思，那么的确是有可能不会去刻意追查那“郭先生”的身份背景，他们甚至还可能会不自觉的去回避了解更多的关于那“郭先生”的事。

而且，从常理来说，韦烈既然已经开口招供，一般也不会在这幕后主使的身份上刻意隐瞒，让幕后主使落网多少可以减轻他的一些罪名，对他是有利的，况且，他还交待了另外的同谋，在审问另两名同谋之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师怀秀也肯定能够弄清楚。

现在这案子最重要的，自然是查明神秘的“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师怀秀已经派人去抓捕另外两名案犯，同时刘仲武也已签发命令，派人前往京东西路的郢州调查与“郭先生”有关的线索，但是，如果韦烈的供状可信的话，另外两名案犯对那“郭先生”很可能也所知有限，而知道更多内情的方索儿与袁坚却都已战死……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案情已取得重大的突破，但进一步深究的线索，却很可能已经中断！

刘仲武本能的感到方索儿与袁坚的战死很蹊跷，但从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来看，这二人的战死却并无任何的异常。他隐隐的感觉到前路一片漆黑，但是，这已是他现在唯一能走的路，不管怎么样，他都必须查出那“郭先生”的真实身份！冥冥之中，刘仲武有一种预感，这是他能拯救自己仕途的唯一出路。

[1]. 指西汉。

宣抚使司行辕。

对于职方司正在进行的秘密调查，石越一无所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梦求接手后的职方司的确卓有成效，不但石越对此毫不知情，包括和职方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高世亮在内，一众宣抚使司的谟臣，也都被完全瞒在鼓里。众人当中，惟一稍稍听到过一点风声，只有在朝中宫中都颇有人脉的唐康，但即使唐康所知也颇为有限，他对于师怀秀等人也是同样的一无所知，因此，唐康也不可能拿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到石越跟前去说。况且在唐康心里，也并未将听到的风声视为多大的麻烦，安平的事情他是最清楚不过的，那绝对只是一起偶然事件，皇帝若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就算是石越知道刘仲武、师怀秀们在做什么，他大概也会和唐康是一样的态度。身正自然不惧影斜，这其中有没有阴谋，石越自己最清楚，他既然行得正，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毕竟以他如今的地位与声望，也不是别人轻易构陷得了的。

更不必说，现今的石越，心中已萌退意。小皇帝又能把他怎么样？无非就是想将他赶出政事堂罢了，这件事，石越自己本来也在计划了。安平劳军时发生的事，能够查明真相，洗脱嫌疑，石越其实也是乐观其成的。

不过，此时石越对此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几日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准备和李清臣的这次正式会谈之上。虽然石越与汴京朝廷之间奏折、书信往来频繁，但是，河间府与汴京毕竟相距千里，沟通不畅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李清臣身为执政，以代天子劳军之名前来河北，其间意义，石越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小皇帝是想透过李清臣，来了解河北诸臣的真实想法，甚至进行游说、劝导，而反过来，石越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也需要透过李清臣，更清楚的了解小皇帝的底线，乃至是进行说服劝谏。

因此，在李清臣抵达河间府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和石越进行正式的会谈，而是密集的接见河间府的文臣武将，进行密谈。

他不但会见了章惇、蔡京、陈元凤等宣抚使司官员，还单独见了王厚、慕容谦、田烈武等各行营的主帅与各禁军统兵大将，如果算上他一路上见过的自河北转运使陆师闵以降的河北地方官，李清臣这次的河北之行，可以说几乎将河北文武见了个遍。

而所有的这些会谈，也的确给了李清臣极大的鼓舞。

李清臣此次奉旨北来，说到底，他是极希望能够帮助皇帝赵煦达成心愿的。朝中反对继续北伐战争的那些大臣姑且不论，现在朝野之中，真正能够妨碍到北伐进行的，其实也就是石越一人而已。而在安平大捷以后的气氛之中，石越的态度暧昧不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对继续北伐持保留态度。

所以，李清臣心里面是很清楚的，他此次北来最困难的，就是要说服石越支持北伐。但他知道这有多难，因为相比石越，他在对辽国的战和之事上，基本没什么发言权。而且，他李清臣希望能赢得皇帝的认可

不假，但他并不是个奸佞之臣。他当然希望能两全其美，可是如果真的形势不允许北伐，他还不至于以国家的命运为代价去讨好皇帝。

因此，在此之前，尤其是到河间府之前，李清臣心里面还是颇有些惴惴不安的。他绝不想做那个让皇帝扫兴的人。

但是，到达河间府之后与河北众文武的会谈，却扫开了一直笼罩在李清臣心间的阴霾，让他彻底的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他见过的这些人，每个人都亲历了与河北的战争，对辽国的国情、军情都颇为了解，可以说是大宋朝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支持继续北伐！并且认为北伐将有相当的胜算。

尤其是与新晋的签枢、德安县公王厚的那次密谈，更让李清臣感到振奋。王厚虽然认为辽军虽遭重挫，但实力犹存，并不可小觑，北伐幽蓟谈不上稳操胜券，但他言谈之中，也流露出大军云集河北不易，若不能趁胜北伐，颇为可惜的意思。而且，王厚也明确表态，只要能护全粮道，稳重用兵，北伐就算不能得竟全功，也不至于遭受失利。而宋辽两军若能在南京道大战一场，就算宋军不能夺取幽蓟，也能极大的削弱辽国的国力。

在密谈之中，王厚也向李清臣提出了他理想的破辽之策——从此次参与对辽战争的禁军精锐中，挑选至少十万大军，分别屯驻雄州、保州、定州一带，花费一年的时间，让将士们加紧操练，并熟悉水土地理，而朝廷在此期间，在雄州与定州修筑要塞，屯集军粮补给，并且补充河东路兵力。一年之后，大军齐出，不取析津府，而是全力攻克易、涿二州，将辽军吸引到涿州一带与宋军野战，并且继续经营易、涿之地，在雄、定至易、涿之间，构筑要塞，同时在涿州屯聚军粮补给。

如此步步为营，待涿州稳固，再由涿州攻取析津。这样，最多三年，宋军必能收复幽蓟之地。

王厚的策略怎么样，李清臣自然是判断不出好坏的。李清臣心里面认为这样打仗过于保守了，但是他熟知本朝典故，也明白王厚的策略的优点是应该能够避免重蹈此前几次北伐失利的覆辙，而缺点，自然是太耗钱粮了。李清臣不用细算，也知道按这位德安县公的战略，接下来三年之内，宋朝所要支出的军费，绝对是一个能让他目瞪口呆的数字。说白了，王厚就是想仗着宋朝的国力和辽国打呆仗、拼消耗。

身为宰执大臣的李清臣当然是不会喜欢王厚的破辽之策的，但现在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王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支持北伐的。

除了王厚以外，另外两位大总管慕容谦与田烈武也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北伐，至于其余的统军大将，更是无不希望朝廷能继续北伐，收复幽蓟。

武将如此，文臣亦如此。陈元凤外，章惇、蔡京等人，对北伐都极为热心。

更让李清臣高兴的是，他以前所担心的军心士气，现在看来，也是不足为虑。阅武当日发生的血书请战事件，虽然不足为法，却也多少反映了一部分的军心士气。这件事更是提醒了李清臣，他因此专门派遣亲信前往轮休禁军聚集的勾栏瓦舍了解军心，基本可以确定，在赏赐三军之后，诸军士气高昂，虽然的确有一部分将士盼望回家、不想再打仗，但大部分将士对继续北伐也并不算抗拒，更有不少的将士盼望能够北伐，好升官发财。

可以说，整个河间府，李清臣感受的气氛都是希望趁胜北伐的。旗

帜鲜明的反对北伐的人寥寥无几，即便在宣台的谏臣之中，明确表示反对北伐的，也就只有定远将军折可适一人而已。

这位宣抚使司的第一谋士，在密谈之时，向李清臣力陈辽国有“五不可伐”——

宋军新胜之后，将骄兵惰，骄兵必败，为一不可伐；

辽军虽败，实力犹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遑论辽国励精图治之后，军容鼎盛，几万人的损失，不足以动摇其根本，反倒会让辽国君臣从之前骄傲自大中清醒过来，哀兵必胜，为二不可伐；

辽军南侵，粮道辽军长而宋军短，弊归于辽，宋军北伐，粮道宋军长而辽军短，弊归于宋，宋军虽有精骑，但不可能将此主力用于屏护粮道，在辽国骑兵的袭扰下，宋军难以遮护粮道安全，十余万大军集于析津，一日缺粮，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三不可伐；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师久于外，则国用不足，辽军南犯，河北残破，河北诸州，已不足以支持北伐之粮草补给，举师北伐，一切补给，皆须万里转运，而朝野上下，皆期之于速胜，此为兵法所谓之“无虑而易敌者”，若不能速胜，则不惟北伐之师有败亡之忧，连国内皆恐将动荡难安，此为四不可伐；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辽乃大国，与辽战和，皆当谋定而后动，不当以意气兴兵，宋军本无北伐之准备，只是因辽国南犯而兴兵，既败辽国于安平，将辽军逐出河北，则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之上策，应该是派遣使者与辽国交涉，以达到最大利益，纵然有意规复幽蓟，也当徐徐图之。西夏小国，灭之犹耗费百载之功，辽国大国，岂能鲸吞？此为五不可伐。

折可适的“五不可伐”当然颇有道理，但是，在李清臣看来，折可适的观点其实与王厚接近，二人都认为辽军实力犹存，北伐幽蓟困难重重，所以折可适才极力反对北伐，可是相同的认知，王厚却不如折可适那么极端，只看到北伐不利与困难的一面，看不到对宋朝有利的一面。便如王厚所指出的，大军集结不易，若不趁胜北伐，于时机而言，殊为可惜，而且在辽国南京道内作战，可以削弱辽国的国力，这些都是于宋朝有利的。此外，章惇与蔡京也明确指出，正因为辽军实力犹存，所以北伐才是必要的，宋军有必要进一步削弱辽国的国力与军力，纵使不能规复幽蓟，也能换来数十年的平安。

这些道理，李清臣不相信石越不知道。

所有的利弊，石越一定比自己更清楚，而麾下将领与章惇等人对北伐的态度，石越也一定是清楚的！既然知道这一切，石越的态度却还是暧昧不明，或者说是隐隐的反对北伐，那么，其中的原因就耐人寻味了。

在心底里，李清臣已经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石越真的坚决反对北伐的话，那么他反对的原因，多半不单纯是公义上的，石越不是纯粹为了国家社稷考虑而有此决定，而很可能是出于私心。

现在看来，陈元凤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石越的“顾虑”应该是为了他自己的退路，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尽管石越的年纪比自己还要小上许多，但是他却并不觉得这样想有什么不妥，因为，如果硬要形容的话，可以说在李清臣的心里，石越算是和王安石、司马光一个“辈份”的，他现在想要急流勇退，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石越如今之功业，已然称得上自大宋开国以来臣子中的第一人，虽然放弃曾经掌握的权力是世间最困难的事，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历史上总也有那么

几个，以石越之智，想要谋一个善始善终，也并不奇怪。

而且，这也并不只是他李清臣和陈元凤的想法，章惇与蔡京都有类似的猜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李清臣接下来推动北伐就更加心安理得了。石越的处境大家都能谅解，但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要重于石越的个人荣辱的。而且这也未必不能两全其美，李清臣知道皇帝的心思，小皇帝当然想要石越退隐，但如果北伐的话，他还是希望由石越来主持大局的。有石越坐镇，就能给朝廷中的许多人吃个定心砒，尤其是那些旧党的君子们，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喜欢石越，可是如果没有石越坐镇指挥的话，恐怕他们会立马闹将起来，北伐遇到的阻力会大得难以想象。

这点，自负的章惇是绝对想不到的，他不可能认为自己的威信竟然会镇压不住朝堂上的反对者。但李清臣与小皇帝却是很清楚的，除了石越之外，其实也没有几个人选，能让朝中各派都认可，比如章惇，即使他有此能力，两府诸公也不会愿意坐视他立此大功，将来压到自己头上。

屈指数来，能够获得两府的认可，来取代石越坐镇指挥的宰臣，也只有韩维、范纯仁、韩忠彦三人而已。但这三人，韩维卧病，连御前会议都参加不了；范纯仁有威望而无能力，他绝不会接这差遣；韩忠彦则资历太浅，威信不足，只怕根本指挥不动王厚等将领。

因此，现在可以说是自赵煦继位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需要石越为他效力。尽管在此之前，石越已经为了他的统治做了许多不可或缺的事情，但是，那都不是赵煦主动想要的。

为此，赵煦不惜对石越主动示好，不但对石越与他的亲属不吝爵赏，连一些可能与石越关系亲密的大臣，他都刻意的予以重赏。小皇帝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下石越的，至少暂时是如此。这也让李清臣感觉到皇帝对收复幽蓟的热切，因为，皇帝这样做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石越的功业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如果再让他收复幽蓟的话，君臣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更难相处了，尾大不掉，将来发生难言之事的可能也不是没有……然而，为了北伐，赵煦甚至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尽管现在看来，这个风险很小，因为石越流露出的退意，表示他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不知进退的人。而只要石越真的能做到主动放弃现有的权位，那么，他们君臣之间是不会有矛盾的。

这也让李清臣此时的使命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石越真的是为了他的未来考虑而对北伐态度暧昧的话，那么，在李清臣看来，只要让石越弄清楚了皇帝的真实心意，他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现在激流勇退，不如北伐胜利之后再退。如果石越能够帮助小皇帝再打赢北伐这一仗，皇帝不会忘记他的功劳，只要到时候他能体面的致仕退隐，凭借着石越的功勋，兖州石家以后世代代，都可以安享富贵了。

而且这也是对石越有好处的，不去说高宗皇帝收复幽蓟便封王爵的遗诏，如果石越真的成功收复幽蓟，到时候就算他隐退了，他的巨大威信，也依然能让他对汴京的朝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会更加超然。更不用说，权位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又想真的放弃？北伐的战争可能会打上一两年，那石越就又可以多做一年两载的右丞相，甚至是左丞相，这样的诱惑，就算石越再怎么样淡泊，也难以抗拒

吧？

所以，惟一的问题，就只剩下了怎么样向石越晓示这些利害。

以他和石越的身份，就算是知交好友，很多话也是不能直言的，更不用说交浅言深了。李清臣与石越之间可谈不上什么深厚的私交，而且他为人也十分谨慎，和辽国多打几年仗就石越又能多做几年宰相这样的话，那是无论用怎么样委婉的方式，李清臣都不会说出口的。

幸好，这个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早就有现成的办法可用——只要找一个合适的说客就行。

而到了河间府后，李清臣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说客——新晋的温江侯唐康。

早在汴京陛辞的时候，皇帝赵煦便跟他提到过唐康，皇帝对唐康赞不绝口，称其锐意敢为，不但有勇有谋，而且十分忠心，认为唐康很可能会支持北伐。在李清臣接见唐康的时候，这位温江侯果然也态度鲜明的表达了他支持北伐之意，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宋朝至少应该乘胜夺取辽国的南京道，永绝河北之患。

以唐康和石越的关系，李清臣几乎不用多想，便选中了唐康这个说客。自然，这些话他也不能亲自向唐康说，也用不着他亲自说。李清臣随行的亲信中，便有一人能言善道，还与唐康勉强算是故识。李清臣便遣了此人去游说唐康做说客，而唐康也没有让他失望，满口便答应下来。这其实也是李清臣意料之中的，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若说天底下最盼着石越继续做丞相的，唐康肯定要算一个。

因此，虽然唐康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是石越并没有表态，但在李清臣

看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次正式会谈，才是石越正式表达他意见的时机。至于石越的最终态度，那应该没有悬念了。

李清臣坐在一张黑漆矮榻上，心情颇为放松的打量着石越的这间书阁，这书阁由数间连通的厢房组成，他和石越会谈的这间厢房正在最里间，除了他和石越对坐的矮榻与方桌外，一张巨大的书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书案上面，堆满了卷轴、折子。河间府的天气依旧寒冷，但是这厢房内却颇为暖和，应该是有他没有觉察到的取暖设施。李清臣还嗅到温暖的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应该是在某处点了香，他粗粗扫视，却没有发现香炉，李清臣为官清廉，生活颇为俭朴，自是也分辨不出香的名目。但他能猜到这香料应当十分名贵，在这方面，李清臣觉得石越更象真宗朝的名相寇准，生活比较奢侈，这间厢房虽然表面上看陈设比较简陋，但实际上，仅仅他们所坐的黑漆矮榻上面的座垫，李清臣便曾经在汴京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商店看到过，标价三百贯！还有那书案上的端砚，李清臣一眼便看出那是绝品，价格岂码在十贯以上。如此种种，也让李清臣觉得石越到底不过是个凡人，他在很多方面到底不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若易地而处，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遇到今日的局面，李清臣相信他们绝对会为国而无暇谋身，不会似石越这样，有诸多的算计与犹豫。

李清臣此刻在想什么，石越自然是猜不到的。他根本想不到，李清臣在拿自己和王安石、司马光做比较，如果知道的话，他大概会哑然失笑。死去的人总是最完美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用回忆欺骗自己，便拿李清臣来说，王安石姑且不论，司马光在世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可谈不上多么友好，再怎么说明，李清臣的政见也是更倾向新党的。但是，现在李清臣这样的情况却并不算罕见，这是石越的又一项成就，他成功的将

王安石与司马光推上了神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心中的这种印象将越发巩固。

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儒生，即便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也已然成了本朝最接近圣人的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二人，俨然就已是宋儒的代表，宋儒中的荀孟。而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桑充国与石越一明一暗的推波助澜，当河北战事正酣的时候，在桑充国的推动下，白水潭学院已经决定在学校之内，树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雕像，以纪念本朝这两位儒家圣人——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宋朝，远溯汉唐，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当中自然有石越的影子。

当然，这也并不全是石越的功劳，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这两个人，都是那种连恨之入骨的政敌，甚至是敌国君臣，都不好意思昧着良心过多诋毁的人物，因此，像李清臣这样身居高位，对二人也算知根知底的人物，才会那么自然的任由自己的回忆去美化他们，而毫无抗拒。

不过，此刻的石越心思却是全然不在于此，他坐在李清臣对面，抿着嘴唇，望着一脸微笑的李清臣，脑海里闪过的，却是李清臣辗转托唐康进行的那番游说。

这个李邦直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李清臣这些天见了多少人，石越虽然没有刻意的关注，但心里还是大概有数的。李清臣并不知道，折可适在见他时虽然力陈辽国之不可伐，但见过他之后，却深感皇帝北伐之志甚坚，又反过来密谏石越，倘若朝廷执意北伐，石越当勉为其难，同意北伐，以掌握北伐之主导权。为说服石越，折可适也搜罗了不少的情报，石越因此也得以知道河间府

文武们对于北伐的大概看法——不出所料，果然绝大部分人都希望北伐。

但这并不足以让石越动摇。

真正让石越态度松动的，是一份来自汴京的书信——他曾经最为倚重、信任的幕僚潘照临的来信。

潘照临在信中，也力谏他一定要支持北伐。在信中，潘照临例举了无数的古代名臣的下场，痛陈善始者难善终，掌握权力容易，放弃权柄艰难，因为每一个曾经身居高位者，都不可能没有恨之入骨的敌人，区别只在于自己知道与否，如果草率的放弃权力，就会不可避免的遭到政敌的报复，若在汉唐，便很可能落个身死族灭的下场。本朝虽然宽厚，但正因如此，政敌不能置其于死地，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就会转而攻击其政策，其当政之时所行之政，不论好与不好，皆必然受到政敌的疯狂攻击，以借此铲除其当政时的党羽，惟其如此，政敌才会安心。

潘照临更在信中直谏，认为石越过于乐观，以为自己根基深厚，朝野已无可惧之政敌，指出天下大势，变幻难测，吉凶祸福，常在皇帝一念之间。又以韩琦之事为例，称韩琦在英宗一朝的地位，不逊于今日石越之地位，定策两朝，对高宗皇帝赵顼之功，也不逊于今日石越对赵煦之功，甚至犹有过之，其余德望、朝野势力，皆与石越相仿佛，但当年赵顼为了厉行新法，便逐韩琦于河北，言不听，计不从，所行之政，皆与韩琦之言背道而驰。在世人看来，韩琦之晚年已让人羡慕，但对于韩琦这样的人物来说，其心中之痛苦，谁能知道？难道韩琦真的安于被朝廷表面尊崇、做个富家翁颐养天年么？眼睁睁看着朝廷之政走向他所认为的歪路却毫无办法，对韩琦这样的人物而言，实已是最大的折磨。

潘照临在信中直问，石越真的愿意学韩琦么？

更何况，赵煦心里对于石越的感激，只怕远远比不上当年赵顼对韩琦心中的感激。因为当年英宗是过继继承大统，韩琦的支持至关重要，这种功劳，是石越开多少疆辟多少土都比不上的。石越虽然也为赵煦顺利继位出了大力，但是平定石得一之乱的功劳，却并非石越一人的。这是石越比不了韩琦的地方。赵顼为了推行新法可以将韩琦赶回家乡，如果石越真的执意反对北伐，赵煦为了北伐又会对石越如何呢？

因此，潘照临劝石越事君之道，不可一味孤直。并批评当年石越事赵顼，颇知委婉，所以宋朝才有今日之盛，而如今石越权位已高，威望已重，小皇帝年幼，石越便渐失当年事高宗之心，不愿意曲意讨好小皇帝，过于看重宰臣的体面与威严，这是舍本而逐末。

潘照临又劝石越，正因为明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下野，才应当极力给皇帝留个好印象。便如人与人之相交，第一面固然极重要，但最后的印象如何，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李夫人至死不让汉武帝见其最后一面，这其中的智慧，值得石越三思。是做一个阻扰小皇帝北伐事业的绊脚石前宰相下台，还是做一个兢兢业业辅佐皇帝完成北伐理想的前宰相下台，这关系到的，绝不止是石越一个人的荣辱。

潘照临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石越的人之一。石越并没有公开发达反对北伐之意，但是，仅仅是从他的犹疑之中，潘照临便已然猜到石越的真实态度，尽管他也并不知道石越反对北伐的真实原因，可他的信却依然能直中要害。

石越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潘照临可以说是最清楚的。

宰相石越当然是想当的，但是迫不得已的话，也并非不能放弃。但

是，石越绝对无法容忍人亡政息，他下台之后，他的事业就前功尽弃。到了石越这个年纪，以他的阅历与智慧，已然能够理解与接受“功不必由己成，名不必由己立”，他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不一定要全由自己来完成。事实上，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历史上有无数的经验教训，如果执意的坚持要由本人来完成自己的抱负，往往倒会事与愿违，造成极大的灾难。甚至是理想越伟大，灾祸就越深重。所以，这方面，石越还是能想得开的。

可是，如果随着自己的落幕，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竟然就此夭折，甚至走上回头路，或者走上一条歪路，这种心情……这个时候的石越，是完全的理解了他记忆中的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王安石听到免役法被废时的心情，那是用悲怆、绝望这样的词语来形容都嫌不够贴切的！

李夫人的故事，熟悉历史的石越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后世所有后宫的嫔妃们，口中所说的榜样多半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但内心深处，她们想要学习的，一定是李夫人无疑。但石越以前可从未想过，自己要向李夫人学什么。毕竟，他是堂堂的宰相，而李夫人，只是一个以貌事人的宠妃而已。但是，被潘照临指出后，石越特意让人找出《史记》、《汉书》中相关章节，仔细又读了几遍后，竟然不得不承认潘照临说得没错，这位李夫人的智慧，的确值得所有行将下台的宰相们学习。

只要是涉及到权术，石越也不得不承认，潘照临总是对的。

因此，尽管石越并不认为他下台之后人亡政息的风险有多大，甚至认为小皇帝已然不可能逆转他所一手开创的大势，但他依然不敢将潘照临的劝谏等闲视之。

因为石越的出现与努力，新旧两党虽然斗争依旧，但是互相之间的

怨恨却远远谈不上你死我活，甚至不少新党与旧党之间，虽然政见相左，但私底下却能成为儿女亲家——虽然这说明不了太多的东西，却至少表明了两党之间的矛盾并非极端尖锐。而所谓的“石党”，现在也已经根深蒂固，绝非赵煦所能轻易铲除。尤其是朝中三党，都分别控制或者对一批报纸有极大影响，又各自都有一批学院补充新鲜血液，而三党之间又互相牵制，互为制衡，可以说任何一位皇帝想要下手，都不免要投鼠忌器。昔年唐文宗尚且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而宋代文官之势力更远非李唐可比，事到如今，汴京禁中内无论是谁做皇帝，都已不可能有“去朝中朋党”的本事。

在此之前，宋朝面临的种种弊病，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推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官政府治理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在体制上会存在许多缺陷，尤其是文官政府与军队之间关系、文官政府内部党派关系的处理这两大难题，宋朝处理得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石越的改革虽然不能说有多完美，但确实确实对症下药了，他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宋朝原有体制在这两方面的缺陷，完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体。

现在，任何人想要颠覆石越的改革成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宋朝现在的这个体制，不但石党，新党与旧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身处其中的。符合任何一党利益的改变，都不可能不触犯另外两党的利益，而暂时没有任何一党的势力，足以压倒其余两党。

所以石越有足够的信心，不害怕赵煦改弦更张。

若是其他人进行同样的劝谏，石越多半也就是一笑了之了。但是，

同样的话出自潘照临之口，却是完全不同的力量。石越再有信心，却也不敢绝对肯定一定不会发生变故。这不同于他带来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改变，思想、文化的改变极难，但若真的将种子种去下，看着它萌芽、成长了，那就是绝对不可能逆转的改变。就算暴虐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行偶语律，但结果又如何？非但灭绝不了儒家，倒将自己的帝国赔了进去。更何况这是宋朝，石越完全可以塌塌实实的高枕安卧。

但政治方面却不同。所谓的政体，本就是看起来强大实则脆弱无比的东西。一方面，世间本无完美的政治制度存在，另一方面，不管石越怎么改变，也改变不了宋朝是君主制这一事实。赵煦想要改弦更张的确很困难，但是，皇帝就是皇帝，真要惹恼了他，再加上有人挑拨，谁又能肯定赵煦会将这个国家带到什么方向去？

潘照临又在信中告诉石越，他已经起程赶来河北，如果石越还是坚持反对北伐的话，也希望石越等他到了之后，再做决定。这可是极罕见的，自从石越遣散潘照临等幕僚后，除非是遇到大事，潘照临是很少与石越相见的。这次他如此慎重其事，让石越也不由得越发重视。原本已经下定了的决心，也不由再次动摇起来。

“邦直。”短暂的沉默之后，石越终于开口，他幽黑深邃的眼睛注视着李清臣，声音略有些低沉，“邦直，我们刚刚得到了永安侯的一些消息。”

李清臣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意外，他没想到石越会突然提起被围困在蔚州的折克行，脸上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微微倾了倾身体，问道：“蔚州的情况……”

“蔚州还在永安侯手中。”

李清臣顿时微微松了口气，却见石越轻轻摇了摇头，“天气对我们更不利，但辽军也一样受到影响，耶律冲哥没有强攻蔚州……”说到这里，石越心里只感到一阵无奈，因为他知道，耶律冲哥是没有必要强攻，他控制了飞狐峪，就是将折克行关在了蔚州，那已经是一只孤军，如果没有援兵，被全歼是迟早的事，想到这里，他有些苦涩的继续说道：“但是，永安侯部的粮草已尽，而且还缺少薪炭，还能坚持多久，实已不容乐观。”

也许，在此刻，折克行部已经全军覆没也有可能。石越悲观的想道。虽然吴从龙的情报是来自辽人的口中，但是，宣台之内却没有怀疑其真实性。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折克行部的情况，就应该和辽人说的差不多。石越只是谨慎的没有提及“食人”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

而一提起折克行部，石越心里又是恼怒，又是愧疚，恼怒是对章榘和种朴的，而愧疚，是因为石越心里面开始有了一种感觉，折克行部的行动，很可能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一个失误，事后来看，折克行北上蔚州真有价值么？还是只是画蛇添足？更糟糕的事，让折克行部陷入如此困境，他身为统帅却束手无策，这让石越有恼羞成怒之感。

但李清臣却没有那么复杂的感情，他也难以体会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石越所说的折克行部的情况，也并没有超过预想，至少蔚州还没有丢，折克行也没有降辽——其实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李清臣也不觉得是什么灾难，在李清臣看来，折克行部虽然名为禁军，却是宋军之中最后一支准军阀武装，只是折家一直忠于宋廷，朝廷也不得不优容，留着这所谓的“折家军”做朝廷的鹰犬可以接受，但如果折损在蔚州，宋廷也不会感到心疼。

因此，他只是疑惑的看着石越，猜测他突然提起这些的用意。

石越看了一眼默然不语的李清臣，他不知道李清臣的心思，只道对方是因为不懂军事而沉默，又说道：“邦直，我们不能坐视永安侯与飞骑军、河东蕃骑一万几千名将士不管。”

李清臣望着表情严肃的石越，他没有明白石越的意思，却还是言不由衷的点了点头，一边心思转动，试探着问道：“丞相的意思是？”突然，李清臣眼睛一亮，“要救援折家军？丞相是说，北伐？”

因为激动，李清臣的声音高了一些，在外面几间厢房办公的宣台谏臣都隐约听到“北伐”二字，不由得都有些有骚动起来，一个个竖直了耳朵，希望能再听到些什么。

石越却是一阵愕然，随即他就明白过来，李清臣根本不关心折克行与他部下将士的死活，他在乎就是北伐，因为那是赵煦的意志，他凝视着李清臣，叹了口气，摇头道：“北伐！邦直，北伐谈何容易？”

李清臣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一沉，他怔怔的望着石越，石越的意思，竟然还是要反对北伐么？一时间，李清臣竟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是他所无法理解的。在他眼里，石越并不是一个圣人，那他怎么可能拒绝北伐的好处？

过了一小会，他才缓过神来，疑惑的问道：“那，丞相的意思是？”

“要在幽蓟进行一场战争，冬天可不是对我们有利的季节。”石越不假思索的回道，“我认为现在能真正帮到永安侯和他的一万多名将士的，惟有谈判一途。”

他望着惊愕的张大了嘴的李清臣，又轻轻叹了口气，神色略有些萧索的说道：“但是，皇上不会接受这一切，对吧？邦直。”

然而，只是一瞬间，石越的眼神又变得凛烈起来，他几乎是有些咄咄逼人的盯着李清臣，问道：“邦直，你知道辽主的这次南犯为什么会失败么？”

李清臣张了张嘴，但石越却根本没想听他的答案，已经接着说了下去：“因为辽主发动了一场他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结束的战争！”

“辽主的南犯是必定要失败的，就算我们打再多的败仗，也改变不了这一点，辽国无力灭亡我们大宋，而如果不能取胜，我们就绝对不会停止这场战争。”石越的语速因为激动而有些急促，脸色微微显得潮红，“自然，辽主是不这么想的，他自以为他能迫使我们签定和约，但是，就算我们的军队真的被打败，我们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但是，邦直，你觉得以今日之大宋，我们会善罢甘休么？”

“绝不可能。”李清臣想也不想便回道。

“不错。”石越赞同的点了点头，“所以，耶律濬并不知道，他挑起的这场战争，他其实根本没能力结束。也因此，辽国才陷入了今日的窘境。但是，”石越话锋一转，有些尖锐的问着李清臣：“邦直，现在我们是不是正在重蹈辽国的覆辙呢？”

李清臣被他问得有些狼狈，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却听石越又直言不讳的继续说道：“如果真的要北伐，对我是有好处的。如若皇上坚持要北伐，我又有何不能遂皇上之意？但是，对于大宋来说，如果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一场战争，那么就不应该开始它。皇上如果想要北伐，他可想好了该如何结束它么？”

“如何结束一场战争？”

开封城西琼林苑，小皇帝赵煦一身戎装，斜靠在一张矮木榻上，左手拿着一封奏章读着，一边自言自语的失声笑了出来。在他身边不远，他的姐姐温国长公主与皇弟遂宁郡王赵俟，正一人举着一把火铳，专心致致的瞄准约摸三十步外的标靶，砰、砰，随着两声巨响，便见两缕烟雾升起，两人熟练的将手里的火铳递给身边侍奉的小内侍，然后都是一脸期望的望着一路小跑过去检查标靶的小内侍，待到那内侍大声报出两人的成绩，便听到温国兴奋的大喊了一声，然后一脸不屑的望着赵俟，得意的说道：“打了十铳，竟然只有两铳中靶，七哥，你也太丢人了吧！”

赵俟不服气的白了温国一眼，“你也就是中三铳，有什么好得意的！”

“那也比你多，赢就是赢，愿赌服输，你那匹奔宵就归我了。”温国毫不在意的宣布着，拍了拍手，朝赵煦走去。赵俟一脸肉疼，张了张嘴，却终是不敢跟这个姐姐耍赖，只能默默的跟在她身后。那匹奔宵是他花了很多力气才得到的名马，已经连续十场在汴京的赛马大会上夺标，这让赵俟好不得意，没想到却被自己姐姐盯上了，被她硬拉着比火铳，还被逼用奔宵做赌注……

面对温国的巧取豪夺，赵俟是无力反抗的，他这时候只是不住的后悔自己鬼迷心窍，去折腾什么火铳，结果给了温国一个借口。赵俟并不知道朝廷中关于火铳局的讨论，对薛嗣昌更是一无所知，他对火铳的兴趣，是源自高丽国进贡给他一把火铳，尤其在听说了火铳在邳国开国的战争中的作用后——南海的任何消息传回汴京，都免不了会有很大的夸张与走样——赵俟就对这种新兴的单兵火器有了浓厚的兴趣，他慷慨的资助了白水潭学院几名格物学者，那些学者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火铳，找汴京最好的工匠打造出来，但是，显然他的钱都打了水漂，事实证明，比起柔嘉送给温国的那把火铳，他让人造出来的火铳，除了外表镀了一层漂亮的白银外，就再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了。赵俟可不会认为是自己的射击水平太差，他年纪虽轻，却已然是弓马娴熟，还是宗室之中有名的神射手，如果是比弓箭的话，十个温国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这该死的火铳，准头实在是太差了！

温国毫不理会身后沮丧的弟弟，已经快二十岁的温国如今已出落得亭亭玉立，高挑的身材，继承自母亲的美貌，还有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她那特立独行的性格给人的印象深刻。对于这位长公主的言行，朝廷中的言官不少都有微辞，但是，这反倒更彰显了她的得宠，不但是皇帝宠着她，连已去逝的太皇太后高太后也宠着她，凡是敢在奏章中对这位长公主有不敬言辞的御史或谏官，最后的结果都是被贬得远远的。现在，汴京所有的达官显贵都知道，宗室之中，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这位美丽的小寡妇。

而且，消息稍为灵通一点的人都知道，马上就不会再有温国长公主了，因为在封建诸侯的时候，撺掇着小皇帝给了柔嘉格外的殊恩，所以严厉的高太后在世之时，一直没有给温国晋封，但是，现在赵煦借着对辽国大胜的机会，已经准备一次性弥补她的损失，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皇帝打算一口气将她晋封为燕国长公主。

不过对于温国本人来说，这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虽然封国的晋封不仅能让她在各种朝廷的仪式上更受礼遇，而且还会带来薪俸上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她一但获封燕国长公主，每年的薪俸收入很可能会翻上一翻，让她增加数千贯的收入，这样一笔稳定的巨额收入，对于平时生活可以用挥霍无度来形容的温国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碳，但是，温国长公主殿下本人对此却是的确的确的毫不关心。

这并非是温国长公主殿下不懂得钱财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位长公主殿下出乎意料的会经营，她和赵煦一母同胞的小妹妹徐国长公主^[1]共同成立了一家商行——老实本份，如今才不过七八岁的徐国长公主殿下当然和这家商行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温国的实际合伙人是当今皇帝的生母、圣瑞宫的皇太妃殿下。这家商行从事着一本万利的买卖，从汴京以及杭州、泉州、广州贩卖各种铁器，甚至是兵械器甲至岐国的国都东岐与邲国的东都新邲，有时候还承运前往两国的移民，然后再从岐、邲两国带回大量的香料、象牙、珠宝等海外奇珍，就是这家才开业不到一年的商行，已经给温国与皇太妃带来了数万贯的利润。

除此之外，温国在石蕤的帮助下，还在汴京开办了数以十计的商铺，包括酒楼、绸缎铺、钱庄等等，在开封城外，她还拥有十几个庄园。

可以说，温国绝对是大宋开国以来，最有钱的一位公主。

只不过与此同时，她也是大宋开国以来最能花钱的公主。尽管收入不菲，但是这位长公主殿下却似乎永远都处在入不敷出的财务窘况之中，经常要找人借贷度日。这可能也是她再嫁十分困难的主要原因，即

便是传承数代的世家子弟，也对这位长公主表现出的慷慨感到心惊肉颤。她不但在衣服首饰吃住等方面奢侈无度，完全没有大宋之前的公主们的那种“俭朴”的美德，还对各种奇珍异宝有奇怪的搜集癖，经常一掷千金收集各种藏品。而这位长公主殿下最可怕的还是她的仗义疏财，诸侯们的使者来到汴京后，只要有机会面圣，都会哭诉自己君主的穷困，而在他们离开汴京回国之时，除了在朝廷那儿哭到的赏赐外，往往还会得到温国的大笔馈赠。但这种慷慨并不会带给她任何回报，除了口头上的赞美，大多数接受馈赠的诸侯并不会因此而感激她，一些诸侯甚至还会因此嫉恨她，只因为她留在了汴京，而他们却被迫去了海外的蛮荒之地，他们将这种好心当成是她的炫耀。

但是，尽管也有人提醒，温国却全不在意，反而是依旧我行我素。

除此以外，她那让人诟病的开支簿上，还包括每年花费数千贯甚至上万贯的巨款资助一些莫名其妙的研究，对佛寺过于慷慨的供奉，在赛马会上一掷千金的豪赌，以及经常耗费巨资举办花样百出的各种比赛等等。

总而言之，温国长公主对于钱财的态度是既精明，又不甚在乎的。而这也给她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名声，不喜欢她的人私下里会以此来指责她奢靡无度，败坏了皇室的名声，而喜欢她的人则会认为这位长公主有太祖皇帝之风，任侠纵性，仗义轻财。

但不论外人如何评价，也不论自己心里面究竟是怎么想的，赵煦与赵俟这两兄弟，对这位姐姐，是不敢多说什么的。

赵煦看见温国走过来，随手便将奏章合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正要说话，温国已先问道：“六哥，你方才说什么了？”

赵煦笑道：“你耳朵倒是很尖——朕是在看石越和李清臣的奏章。”对于这位姐姐，他并无丝毫的避讳之意，见她眼中流露出的好奇，赵煦又略带讥讽的笑道：“石越在奏章里说，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应该知道该如何结束它，否则就不应该开始战争。北伐还没开始呢，朕的这位右丞相，就已经在担心朕穷兵黩武、欲壑难填了。”

“朕真想让天下人都拜读下石丞相的高论！”说着说着，赵煦的声音突然就尖锐起来，他有些激动的从坐榻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他竟然在奏章中暗示，收复幽蓟可能导致辽国灭亡，而对大宋来说，亡辽不如存辽！”

“亡辽不如存辽？”温国与赵俟都是怔住了，不由得异口同声的反问。已然快满十六岁的赵俟脸上全是诧异与不解，而温国则是皱紧了眉毛，大大的眼睛中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她心里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不由脱口说道：“石丞相不会有玩寇……”话一出口，她便觉得不妥，连忙又闭紧了嘴巴，眼睛往四周看了看，见侍奉的内侍与侍卫都站得远远的，没人能听见他们的对话，这才略略放心。

“你说石越玩寇自重？”赵煦却是十分肯定的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又颇为疑惑的叹道：“这也是朕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地方。朕的这位石丞相是十分聪明的，此前韩忠彦甚至在朕跟前以阖族性命担保他绝不会拥兵自重，说如果朕要罢掉石越的相位，石越绝对会坦然受命。此番李清臣去河北，也称石越并无恋栈之意，似乎已经打算主动辞相。如果他是贪权恋栈，北伐才是对他有利。不北伐的话……”赵煦嘿嘿干笑了两声，没有再说，但话中之意却已甚明。

温国的眉间却是锁得更紧了，“不是为了私心的话，那么，六哥，你可要慎重考虑了。”她严肃的望着赵煦，认真说道：“石丞相如今的

权力，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说功高震主，亦不为过。这样的权位，古往今来，有几人能说舍弃就舍弃？他宁可舍弃这权位，也要劝谏反对北伐，那说不定他才是对的呢？”

“怎么可能？！”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不信，赵煦使劲的摇着头，激动的说道：“这简直是荒谬！什么叫亡辽不如存辽？再者说幽蓟本是中国州郡，收复幽蓟，是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遗志，难道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见识，会不如石越？什么叫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自然是要以胜利结束战争！”

赵煦说出这些话的瞬间所流露出的踌躇满志，便仿若此刻他已然站在了析津府的城墙上，接受辽主的降表一般。但温国的眼神之中，却是泛起了一丝忧色。她没有读过石越的奏章，不知道赵煦说的是不是石越的本意，所以她有些疑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因为她也同样无法理解，如果有机会灭亡辽国，宋朝怎么可能不抓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她心里面是觉得赵煦更有道理的。但是，无论为了赵煦的统治考虑，还是为了她和石蕤的私交考虑，她都不愿意看到赵煦与他的右丞相发生矛盾。她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外表温和柔弱，但内心却是狂热偏执，他真正想做的事，是绝对不会甘心被他的宰相所阻扰的。而她虽然并不了解石越，却多少也了解一些朝廷中那些自矜的士大夫们，不论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在外表上，他们都不是轻易会向皇帝低头的，尤其是两府的宰执们。

但温国也不知道如何劝谏，她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赵俟，这位已经贵为郡王的七哥低着头，紧抿嘴唇，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一言不发。赵俟自从出阁读书之后，就被那些老夫子们教坏了，涉及到朝廷大事，别说主动发表意见，就算是赵煦有时兴之所致亲自询问他，他也是惜字如金，绝不肯多说半个字的。但这也不能怪赵俟，因为赵俟的态

度，很可能就是赵煦至今还算宠爱这个弟弟的原因。

温国不由暗暗叹了口气，却见赵煦又挥舞着手臂，大声说道：“姐姐、七哥，北伐、收复幽蓟，可不只是一场普通的战争那么简单！这是太祖皇帝以来，历代祖宗的遗志，更是先帝的遗志！朕身为太祖、太宗皇帝的后代，身为先帝的儿子，若不能替他们完成这遗志，就是不孝！我大宋以孝治天下，朕身为万民之主，又岂能不为天下臣民表率？！”

他一口气说完，忽然却是一怔，然后，他那狂热而激切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喜，就在这一瞬间，他恍然明白了自己刚才究竟说了些什么！他意识到自己又给北伐找到了一个让他的大臣们难以反对的理由。

一时间，赵煦兴奋得难以自抑的在温国与赵俟面前踱来踱去。北伐幽蓟，就是对太祖、太宗、高宗皇帝的大孝，这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他以前竟然忽略了。所幸的是，他到底还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没多久，赵煦突然又停下了脚步，怔怔的站住，双眉紧锁，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到底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尽管亲政的时间不久，但是对于他的大臣们，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不论是石越，还是范纯仁、吕大防、刘摯，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虽然说他有了弘扬孝道的大义，但是，象范纯仁本来也没有说过不该北伐，他只是说不该马上北伐。但赵煦也不是三岁小儿，他知道这种事情，本就是要趁热打铁的，真要听范纯仁的，拖上几年，到时候再想重整兵鼓，那就更难了。

“可恶！”想到这些，赵煦在心里咒骂了一声。他又一次感觉到想要有所作为的艰难，他北伐之志甚坚，但是，即使身为九五之尊，想要做这么一桩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感到阻力重重。这让他不由得更加佩服他的父亲，也让他更加难以理解他的一些大臣们，尤其是石越，他不

是曾经帮助他的父亲开创出中兴盛世的人么？

难道真如那些御史们所说的那样，石越虽然年纪未老，却已然暮气沉沉，不复当年进取之志，便如曾经的韩琦一样，在仁宗时也是想要有所作为的，但到了先帝之时，却变得保守顽固。石越也逃不脱韩琦式的轮回么？

赵煦兀自沉浸在自己的算计之中，但温国却很快就对这些军国大事丧失了兴趣，她也就是一时兴起，才替赵煦谋划一二，既然看起来赵煦已经有了主意，而赵俟在一旁又颇有些尴尬，她便也不想再多事，转头对赵俟说道：“七哥，你也别一直心疼你那匹奔宵了，回头冬狩的时候，你若能赢我一次，我还把这马还你。”

“当真？”赵俟顿时便还过魂来，眼睛都亮了，一时间却又有些不敢相信，迟疑的问道：“你不会是又瞧上我别的什么东西了吧？”

温国白了他一眼，“你那王府又能有什么宝贝值得我惦记？”

赵俟不由语塞，温国又道：“你不是说今天还约了环哥儿练剑么？依我说，你要想赢回你的奔宵，也别练什么剑了，带着你的家臣好好习练下冬狩的阵型——还是老规矩，冬狩的时候只能用火铳，不准用弓箭。”

“打猎也只能用火铳？”赵俟目瞪口呆的望着温国，下意识的扭头看了一下远处的标靶，赶紧使劲摇了摇头，不去接温国的话，假装抬头看了看天色，转身对赵煦拱了拱手：“皇兄，臣弟之前约了狄环练剑，时辰不早，若无他事，臣弟便先行告退。”

赵煦本也是心不在焉，随便点头应允，赵俟又干笑着向温国告退，

温国挥了挥手不去理他，转头对赵煦道：“六哥，你政务繁忙，我也不扰你啦。”

赵煦这才回过神来，正想说什么，旁边的内侍连忙凑过身来，在他耳边俯耳低语几句，赵煦“哦”了一声，便朝温国笑道：“正好我也要见几个人，你们先回去也好。”

温国又行了个万福，便和赵俟一道离开琼林苑。

琼林苑规模宏大，两人离开赵煦所在不远，便各有家臣内侍伺候上了马车，两人的车驾才走了没几步，便见迎面有几名内侍引了两名绿袍官员过来，见着二人车驾过来，连忙让到路边，叉手等候。温国在马车之内掀开车窗珠帘，匆匆扫过路边的两名官员一眼，见二人都是面生，便也没放在心上，马车呼啸而过。

差不多同一时间。

三百里外，北京大名府安平门附近一处临街的三层酒楼内，石越曾经最为倚重的谋主潘照临，正坐在顶层的一间雅座之内，一边居高临下的观赏大名府的街景，一面浅酌清斟。两名黑衣青年恭敬的侍立一侧，不时替他斟酒夹菜，而坐在他对面的，却是一名四十来岁的短须男子，长相称得上是容貌英伟、姿容卓世，但此时却似乎是心事重重，面对满桌酒菜，却毫无下箸之意。若有留意南海诸侯国人物的人便有可能认得，这短须中年男子也不是寻常人物，乃是周国国相柴远的族弟柴逊，如今正奉了周国公的敕令，在大名府负责替周国招募百姓。这大名府许多人都知道，周国国相柴远是潘照临的知交好友，因此潘照临既然路过大名府，与柴逊密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潘照临虽然只是一介布衣，

但他的名望也早已著于四海，诸侯国的使者对于周国能有这层私交，都是非常艳羡。但却无人料到，柴逊见着潘照临后，竟然是忧容满面。

潘照临却似乎是全没留意柴逊的表情，只是自顾自的吃着东西，看着大名府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柴逊愁眉苦脸了好一阵，似乎是终于鼓起了勇气，向前倾了倾身子，试探着问道：“在下听说先生离京之前，贵属去见过杨子安杨殿院、刑和叔刑侍读？”说话的同时，一双眼睛却盯着潘照临身边的一名黑衣青年。

潘照临不由晒笑一声，但眼色中却是略有些惊讶，道：“你消息倒是灵通。”又瞥了一眼身边的那名黑衣随从，笑道：“不过去见杨畏和刑恕的人不是他。他只不过用了点手段，将一些消息透露给了经常在杨畏、刑恕二人门下往来的几名学生，估摸着那些学生中有人又将这些事情透露了杨畏和刑恕。总之，和我是全无干系的。”

说完，潘照临又若有所思的望着柴逊：“不过，看起来是百密一疏了，这件事情，竟然连你都知道了。”

柴逊连忙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这个先生倒不必担心，在下也只是猜测而已。而且我知道此事，也纯属偶然。”

“是么？”

见潘照临不信，柴逊只得又发出一声苦笑，继续解释道：“先生应当也知道在下以前不成器的旧事……”

这柴逊的底细，潘照临当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他可比不上他的族兄柴远，这柴逊年轻之时，是读书习武经商耕田，一无所长，只会些

声色犬马的东西，家中让他到汴京求学，他却不和儒生交往，每日里都是与一些滑吏赤佬、市井无赖呼朋唤友，混迹于勾栏瓦舍，在家族之中，名声颇为不堪。如今的柴逊自然是性情大变，否则也不可能被周国派来大名府担此重任，但这些旧事可也不是什么光彩往事，潘照临亦不知他为何忽然提起，便不动声色，听他继续说道：“却是事有凑巧，在下前几日间，在这大名府，遇到了一个年青时的故交，我这旧友原本是世代都是枢密院的小吏，到了他这一代，因为偶尔犯错，被开革出密院，便改行做了省探，如今在汴京，也算是小有名气……”

“省探？！”听到这两个字，潘照临心里便已经恍然大悟。

但柴逊却是不敢得罪了潘照临，仍然继续小心解释道：“我这旧友和我闲聊之时提到，他打听到御史台杨殿院和学士院刑侍读不约而同的在秘密调查绍圣二年到绍圣四年间扬州的案件卷宗……”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又投向那名黑衣青年，苦笑着：“这却不能不让在下有些联想了——之前这位贵属，却是来见过在下的一名属下，问了许多事情。巧的是，在下那名属下，正好是绍圣四年之前在扬州做小吏，因为牵涉到一件大案中，才改名换姓，逃到南海，到了我们周国。这些曲折，原本连在下也不知道，所以这次才带他回到中土，未曾想贵属却是如此神通广大……”

柴逊一面说着，神情却是愈加苦涩，“当日在下听旧友提到杨殿院和刑侍读的事之后，本来只是想帮他打听一二，谁知道召来那名属下一问，却是大吃一惊。原来他所涉的那桩案子，竟然涉及到前扬州通判王巩王定国。在下又稍加打听，才知道这位王通判的来头竟然如此之大，竟然是真宗皇帝时为相十二年的王文正公王旦之孙，还是当朝御史中丞刘公的姻亲，如今正掌管着登闻鼓院！”

“因此在下不敢轻慢，又费了点心思，谁料知道得越多越是惊心，这位王判院可以说是亲朋好友布于朝野，曾经得到过司马陈王、冯京冯相公等人的赏识，而且竟然还是本朝有名的画家，与二苏交同莫逆，他判登闻鼓院，也是因为小苏相公的推荐……”

“因为在下那名属下原本世代为扬州小吏，故此对绍圣二年到四年间扬州的事情，也甚是清楚，那两三年间扬州发生的大案，也只有他所牵涉的那桩案子，前通判王巩因为年轻气盛大，争风吃醋，勾结胥吏对一名本地豪族子弟滥用私刑，结果被人上告，因为后果并不严重，王巩只是被定了个‘少年之过’，调离扬州了事，倒是那些与他勾结的司法小吏全部被严惩，而在下那名属下也是因为害怕被当地豪族报复，才不得不逃往南海……”

“但这么着一桩不甚起眼的陈年旧案，竟然会劳动先生的贵属与一名殿院、一名翰林侍读先后过问，我想断不至于只是为了弹劾王巩那么简单。而且在下又与那名旧友旁侧斜击，竟然得知那翰林侍读刑恕可以算是司马陈王的门生，而杨殿院杨畏能够出任殿中侍御史，更是御史中丞刘公所荐，二人与王巩也并未听说过有何宿怨，怎么又会特意去翻查这陈年旧案呢？”

潘照临不以为然的瞥了柴逊一眼，道：“你又如何能确定他二人与王巩没有宿怨？”

但柴逊却是肯定的摇了摇头，道：“先生莫要诳我，就算他二人与王巩有人所不知的宿怨，亦犯不着为了这点陈年小事，去得罪一个御史中丞、一个当朝参政。更何况，连先生的贵属也来打听此事，难道先生也与王巩有何宿怨？”

说完，他也不待潘照临回答，又苦着一张脸，却是十分真诚的望着潘照临，说道：“先生，说实话，这件事情，直到现在，在下都是一头雾水。以常理而论，这件事情的后面，多半是针对刘中丞与小苏相公，但以刘公与小苏相公的身份，若是针对他二人的是新党，在下倒还能理解，可刑侍读是司马陈王门下士，杨殿院更是刘公亲自举荐的……但不管怎么样，在下虽然愚钝，却总是知道，这件事情既然有一位御史中丞、一位参知政事，还有先生这样的人物涉及其中，那就肯定不是区区在下所能沾惹的。”

潘照临的双眼瞬间眯成了一条细缝，“这么说，你刚刚却是在试探我，是想确定我是否与此事有关？”

“还请先生恕罪。”柴逊起身朝着潘照临认真的长揖一礼。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冷淡凝重起来。

过了一小会，柴逊似乎是暗暗咬了咬牙，又继续说道：“在下北来之前，家兄曾经吩咐在下，说先生乃是不世出的人物，有经天纬地之材，神鬼莫测之智，敝国得以封建南海，先生之力大焉，封建之后，亦蒙先生照顾，此恩此德，我兄弟纵粉身碎骨，不得报其万一。但如今吾柴氏宗庙立于金洲，而家兄亦得国公错爱，为柴氏国相，一言一行，不得不以祖宗社稷宗庙为重。敝国国小民寡，战战兢兢，犹恐有倾覆之危，既为宋之封臣，于朝廷之事，惟有恭奉圣旨而已，绝不敢有妄图火中取栗非份之想。故此家兄严令在下，不论朝局如何，敝国之臣属，绝不可有任何牵涉……”

“嘿嘿！”他话未说完，潘照临已是冷笑起来，“柴远应当还叮嘱过你，要和我保持距离，必要的时候，要断然与我划清界限吧？”

柴逊沉默了一会，却没有否认，只是长揖说道：“家兄只是说，还望先生看在柴家列祖列宗的份上，体谅他的苦心。”

一面说着，一面抬眼悄悄观察潘照临的表情，却见潘照临的脸上，始终是那副不屑的表情，心里面不由得更加不安起来。他今日对潘照临所说的话，完全是按照之前柴远的吩咐进行，在心里面，他一方面惊讶柴远的料事如神，柴远早就料到汴京朝局可能有重大变化，而潘照临不但会牵涉其中，而且可能将周国也牵涉其中，因此反复叮嘱他要小心在意，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就要快刀斩乱麻，宁可得罪潘照临，也不能卷入任何是非之中——原本他还在心里腹诽的：周国有什么资格卷入汴京的朝局变动中？而另一方面，柴逊却是大惑不解——周国是小国，无力加入汴京的朝局博弈，所以避而远之，当然是对的，但柴远的吩咐，也似嫌小题大做了，有必要做得这么绝么？这可是会彻底得罪潘照临的，而潘照临的身后，可是石越！要知道，周国自封建之后，处境就十分艰难，幸亏柴远和潘照临之间的交情，才让周国得到那么一点点的关照，而一旦得罪了潘照临，只怕以前的关照，就会变成变本加厉的刁难。他虽然不知道潘照临和柴家究竟有何交情，从柴远交待的话中，他猜测两家祖上应该有些恩情，所以柴远才请人家给祖宗一个面子，希望对方看在几代的交情上，不要为难他们。但如果潘照临真的翻脸，祖宗的面子只怕靠不住。

只是，再怎么不以为然，柴远的吩咐，他却是不敢不听。他可是在辽国南犯的消息传到南海后，才被柴远特意紧急派来大名府的，他甚至怀疑自己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是来招募百姓，而是处理与潘照临的关系。因此，他原本想委婉一点解决这件事，没想到，潘照临却不是那么好搪塞的。结果还是变成了这样……

但让他意外的是，潘照临沉默良久，却似乎并没有恼怒，而只是讥

讽的看了他一眼，讽刺道：“柴远还真是谨小慎微啊。”他不敢作声，只听潘照临又是“嘿嘿”的冷笑几声，说道：“你放心，我本来也没打算将你们牵涉进什么事情中，你们也不够这个份量。这件事情，只是凑巧——谁叫你好巧不巧，偏偏带了当年王巩案的一个当事人回来呢？”

柴逊的心情正为之一松，却又听见潘照临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既然把话说开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柴远表明了态度，不想周国卷入我的事情中，那我亦不强人所难，从此以后，我们便再无关系。”

“先生……”柴逊本能的还想要说点什么试着挽回一点关系，但才一张口，便见潘照临的一名黑衣随从已走到他身旁，不由分说，便将他“请”出了房间。

但就在柴逊被赶出房间的那一瞬间，潘照临眼中，却闪过一丝萧索之意，但这种情绪也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般，继续悠然自得的喝起酒来。

倒是侍立一旁的黑衣随从似乎有些不忿，忍了一会，终究还是按捺不住，低声抱怨道：“先生，这柴远兄弟，未免亦太过份。”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罢了，不必计较。说到底，我也未必是为了他们。”

黑衣随从似乎也不是多话的人，见潘照临如此说，便也不再多言，默然垂首，只是静静的站在一旁给潘照临倒酒。如此这般，过了好一阵，才有门外传来的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这份宁静。

那黑衣随从抬起头来，却见是之前将柴逊赶出房间的另一名同伴回

来了，不由奇怪的问道：“永文，你怎么才回来？”

那叫“永文”的黑衣青年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快步走到潘照临跟前，眼中闪过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递给潘照临，一边恭谨的说道：“先生，东京来信了。”

见潘照临接过书信，他又压低了声音，说道：“信使还带来口信——皇上会在今日召见杨畏与刑恕。”

听到这话，斟酒的青年不由一怔，惊讶的问道：“如此说来，先生的策略奏效了？”他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忍不住又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先生如何竟能料到杨畏和刑恕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弹劾权倾朝野、令百官闻之色变的御史中丞刘摯？这两人，在许多人眼里，应该也是旧党吧？尤其是杨畏，他可是刘摯亲自推荐才进的御史台……”

叫“永文”的黑衣青年也不禁点头，赞道：“先生真是神机妙算。晚辈也是感到难以置信，毕竟他们要弹劾刘中丞的所谓‘把柄’，其实也压根就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么？呵呵！”潘照临此时已是浏览完来信，听到二人的疑问，嘴角不禁露出讽刺的笑意，“这个把柄，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微不足道。而且，刘摯本人可以称得上为官方正，又怎么可能有什么泼天的把柄留给别人？刑恕、杨畏都是顶尖的聪明人，这个道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把柄不需要大，恰到好处便足矣。”

“但他二人可是旧党……”斟酒的黑衣青年仍然颇为不解。

“旧党？”潘照临嘿嘿的冷笑起来，“旧党……叔高，你以为如今

朝中势力，是哪一党最盛？”

叫做“叔高”的斟酒青年不由一愣，却还是回答道：“自然应该是旧党。”

见潘照临摇了摇头，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惊讶，“难道是石党？”

潘照临却依旧摇头，这时，连那个叫“永文”的青年也惊讶起来，二人相视一眼，道：“难道先生以为是新党？这绝无可能。”

“旧党、石党、新党！嘿嘿！”潘照临的笑声中，讥讽之意更浓了，“现在无论朝野，不管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知道朝中有此三党。似乎每个人都忘了，只要有朝廷、有官府，世间最大的那个党，永远都只可能是‘权党’！”

“权党？”两名随从都是面面相觑。

“正是！追逐权力之党，可以名之为‘权党’。”潘照临讥道，“你等可曾想过，这世间绝大多数当官的人，会将何物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当然是权力！”潘照临自己回答道，“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因此，朝廷之中，永远是‘权党’势力最大，当新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新党之中，当石党得势之时，他们藏身于石党之中，而当旧党得势之时，他们便藏身于旧党之中。所以，无论是新党、石党，还是旧党，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必然会将自已追逐更大的权力、更显赫的官职，置于所谓的‘本党’利益之上。”

“这岂非是小人行径？”叫叔高的青年不由愕然反问。

“人之为人，本就是极为复杂的。又岂能简单的以小人视之？”潘照临笑道，“某人投身于某党，往往不会只有简单的动机。或受其政见之感召，或有亲朋好友乡党故旧之吸引，或者形格势禁，不得不如此，或者欲跻身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误会，于是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又或者如此种种，兼而有之。但不管是哪一种理由，甚至是胸怀大志、满腔热血之辈，真正面临权力的吸引，又能有几人抵挡得住？”

“先生此言差矣，忠贞之士，又岂会为区区权力所动摇？”叫叔高的青年却是大不以为然。

“或许如此。”潘照临点点头，却又道：“但人世之间，真正的忠贞之士却是极罕见的，所以人们才会将之记于史书，代代传颂。这世间，绝大多数人，却只是普通人而已。至少，那杨畏与刑恕二人，便可以肯定，绝非所谓的‘忠贞之士’。”

“先生又如何可以断定呢？”叫“永文”的青年大惑不解的问道，“杨、刑二人，都是颇有贤名的。杨畏能够做到殿中侍御史，并且还是刘莘老亲自推荐，那也是因为他一向声名极佳，晚辈对他的底细也略知一二，杨畏自小丧父，由寡母带大，他事母至孝，聪颖好学，中得进士后，因为觉得自己学术不足，便拒不出仕，反而专心经术。曾经拜在王舒王门下，又四处游学，被荐为御史后，一向是刚正敢言，又无新、旧之见，我听说他与吕微仲相公、刘莘老都是交情匪浅，朝野士大夫，对他都是交口称赞的。至于刑恕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大程、司马陈王的门生，在旧党之中，一向是以才智过人而闻名。先生如何便能断定这二人便是先生口中的‘权党’呢？”

“的确如此！在天下人眼中，杨、刑二位，就算不是贤士，也称得

上是‘佳士’了，也正因为如此，由他二人出面弹劾刘摯，才显得更有份量。”潘照临笑道，“但在我的眼里，这二位，却是典型的‘权党’。”

“便以杨畏来说，此人名声之好，简直令我都觉得惊讶，想那汴京朝廷，提起杨畏，谁不要称一声‘方正君子’？但是，此人却有最大的一个疑点！”

“还请先生赐教。”

“这疑点就是，这世界上，不应当有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吕惠卿、刘摯、吕大防三个人相善。”潘照临刻薄的讥讽着，“一个人同时与王安石、司马光交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同时是吕惠卿和司马光的朋友，就显得怪异了。倘若竟然同时成为吕惠卿、刘摯的朋友，那其中就必有蹊跷。而同时是吕惠卿、刘摯、吕大防的朋友，我只能说，那就不能用‘虚伪’二字来形容了，其人不但是虚伪，而且必定极有城府——而一个极虚伪又极有城府的人，可与杨畏现在拥有的名声，极不相符。而且，便如你说的，杨畏曾经拜在王安石门下，他当年可以连官都不做，却要去钻研经术，这样的人却肯拜在王安石门下，显然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他知道拜在王安石门下有利可图，并且比他当小官的利益更大，要么，就是他打心底里认可王安石的经术。而不管是哪个理由，却又都与他后来的表现十分矛盾。”

“因此，尽管他经营自己的形象非常成功，但我还是敢肯定，他只不过是知道，他现在的形象对他有好处才会如此。一个会这样做的人，会放弃一个一鸣惊人、一步登天的机会么？一个御史，有机会成功扳倒一个御史中丞，这绝对会让他名声大震。不仅如此，他还正好在皇帝最需要的时候，帮了皇帝一把，给了皇帝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其中的

回报……我顺水推舟，将这样一个机会送到他面前。以杨畏的聪明，绝对不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弹劾刘摯，会让人们觉得他忘恩负义，但他毕竟是殿中侍御史，这也是他职责所在，所以，同样也一定会有人觉得他刚正不阿。这就好象当年的陈元凤一般……”

潘照临说到这里，便突然停住，不再多说。两名黑衣随从却是尽皆默然，这种看透人心的犀利，是他们暂时还无法想象的。而事实也已经证明，潘照临的判断，是对的。此时此刻，杨畏恐怕已然在皇帝面前，义正辞严的弹劾他的荐主、旧党领袖、御史中丞刘摯了。

但二人还是有些疑问，叫“叔高”的青年又问道：“那刑恕呢？”

“刑恕？”潘照临呵呵的笑了起来，“刑恕其实远没有杨畏那么厉害，他是个很简单的人。”

“只不过，在旧党之中，刑恕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而已。他的确是程颢的学生，也是司马光的门生，在人们眼里，刑恕的额头上都刻着‘旧党’两个字。但是，我读过他的文章策论奏章，这位翰林侍读的文章，绝对没有半点程颢、司马光的影子，反倒有点像章惇！”

“一个司马光的得意门生，却给我一种章惇的感觉。而且，便如方才永文说的，刑恕在旧党中，是以才智而著名——旧党的君子们，可是一向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先的，强调有才无德，还不如如有德无才的。这就越发让我觉得此君神似章惇了。而以前子明丞相也和我说过：刑和叔非端士。因此，趁这个机会，我便试上一试。”

“试一试？”一时之间，那两名黑衣随从都不由有些目瞪口呆。

潘照临却是毫不在意的点了点头，道：“这件事情，有杨畏本来就

足矣。刑恕本来也无关紧要，反正在旧党中论派系，他是属于司马光、范纯仁一派，对刘摯也没有什么香火之情，以他的聪明，也很容易想到这件事的敏感性，就算不去调查，也绝对不会傻到引火烧身。所以他不参预进来也不要紧，既然参预进来就更好了——刘摯一派的旧党，多半会把这笔账记到范纯仁头上。”

“而且，刑恕可是翰林侍读，是陪皇帝读书讲经的经筵官。自绍圣以来，旧党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给皇帝安排的经筵官、老师，都是千挑万选，可是却没有谁能比得上桑充国甚至是程颐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据说刑恕是少数几个今上还算比较有好感的经筵官……虽然其原因绝对是旧党诸公们所不乐见的，据说刑恕时不时会给皇帝讲些孙臆兵法、战国策之类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总是在今上跟前建立了一些信任。有了这位刑侍读的加入，这件事情，应当便是十拿九稳了，刘摯的御史中丞，也做到头了。”

正说着，忽然，便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喧嚣之声，潘照临便停口不语，叫“叔高”的青年快步走到窗前，往外探望，却见自安平门方向，有一队骑兵护着数辆马车，逶迤而来。似乎是为了给这队人马清道，一群大名府的公差也出现在街上，不断驱赶着行人。

叫“叔高”的青年在窗边看了良久，却是“噫”了一声，转过头来，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似乎有点不对——这不是李邦直参政的车驾。”

潘照临似乎也有些惊讶，缓缓起身，凑过身子到窗外眺望了一会，才点了点头，道：“这的确不是李邦直的车驾，随行这么多内侍，应该是庞天寿……”又凝神看了一会，也是“噫”了一声，脸色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低声道：“那几人我见过，竟然是职方司的……”

“职方司？”两名黑衣青年都是脸色一变。

却听潘照临皱着眉自言自语的说道：“为何庞天寿会先李邦直一步回京？两人既然是一同出使，就理当一同返京。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不得不如此安排。”说话之间，街上庞天寿一行已经走远，潘照临回到座位，轻声说道：“看来，我们多半不必再去河间府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大吃一惊，“先生不是已给石丞相去信说好了么？”

潘照临却是摇了摇头，“我的确是去了信，但庞天寿竟然没有与李清臣一道回京，那这两人如此安排行程，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子明丞相也要回京了！”

“啊？！”两名黑衣青年都是张大了嘴巴，一人说道：“石丞相回京，这是不北伐了么？”

“那倒不见得。”潘照临眯起了眼睛，说道：“现在本来也不适合用兵，子明丞相回京，可能是为了与皇帝当面沟通，而且，如此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太皇太后也应当归葬山陵了，子明丞相也是必须回京参加太皇太后葬礼的。”

说到这里，潘照临顿了一下，又说道：“不过咱们也不必在这里妄自揣测，只要打听一下便知端倪。”他转过头，对二人吩咐道：“永文，咱们便先在大名府多停一天，你去安排住宿；叔高，你去大名府各衙门打听一下，庞天寿已到了大名府，若是子明丞相回京，他们必然会知道消息。”

[1]. 即前文提及的皇十女庆国公主。

汴京。

阴冷的冬日，天寒色青苍，指直不得结。但即使是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汴京的大街小巷，也依旧是行人如织，热闹非凡。比起熙宁年间，如今的开封府人口又增长了许多，尤其是前来汴京置办、行销货物的商贾，比二十年前，多出几倍之多，这些商人和他们的随从让汴京的市面变得更加繁华，而另一方面，河北的战事虽已平息，但流落到汴京的难民依旧不少，如今各大河道的航运停止，这些运河的码头原本是接纳难民工作的主力，如今却大多停工，也让流落在汴京的难民生活更加困苦起来，无数找不到工作的难民沦为乞丐，只能靠着开封府施粥勉强生存。

这就是今日的汴京，街面上随时可以见到乘坐着装饰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连随行的小厮都是锦衣丝鞋，动不动就一掷千金的富商豪客；也随时可以见到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躺在街边的乞丐。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每次乘着马车经过汴京的街坊，范纯仁都忍不住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使他贵为大宋的枢密使，却也无可奈何。据在河北安置难民的曾布的说法，河北的情况更加糟糕，自从进入冬季，难民普遍缺少冬衣，虽然辽人已被赶出河北，但许多人很可能

会熬不过这个冬天，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朝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在河北的大名、东光、河间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资，只要放弃一两年内乘胜北伐的想法，就可以用这些军资来救济难民，帮助他们返回家乡，重建家园——这也是范纯仁努力想要说服皇帝赵煦五年后再北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说皇帝赵煦，朝中从宰执到普通官员，真正旗帜鲜明的支持范纯仁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难民中的青壮，大抵都被征募为厢兵或者替朝廷服有尝劳役，稍次一等的，要么已被南海诸侯征募，要么被汴京、大名等地的商人雇佣，勉强也能生存，靠着朝廷施粥救济的难民，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再加上民众愤恨的情绪也多是针对入侵的辽人，而不是宋廷本身，因此，在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心里，这些难民的问题，不免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即便是负责难民问题的曾布，虽然耳闻目睹，对难民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还写了几首很有杜诗风范的七律，抒发自己的同情与无力，甚至在给朝廷宰执们的书信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难民的同情，帮他们说了不少话，可是，一旦涉及到北伐的问题，他便立马将一众难民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还振振有辞——辽人才是难民悲惨境遇的罪魁祸首，朝廷已经倾尽全力，为大臣者，必须从国家社稷的大局出发考虑，不能为了妇人之仁，而错失良机，使国家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更加让范纯仁感到悲哀的是，曾布的想法，正是绝大部分朝廷公卿的想法——这甚至是不分旧党、新党、石党的，即使是反对北伐或者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人，绝大部分考虑的，也不是那些难民的命运。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例外。

这也是范纯仁无法自欺欺人的。

对于北伐，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远比他表露出来的要复杂、矛盾。

虽然在大宋的都城汴京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衣食无着，其中许多人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是，便连范纯仁也并不否认，安平大捷似乎预示着大宋正在步入她最鼎盛的时期！

所以，接下来趁势北伐，收复燕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一点上，范纯仁其实很理解皇帝赵煦的心思，甚至若扪心自问，范纯仁其实也未必反对北伐。

范纯仁现在的态度，除了部分原因考虑到那些难民的命运外，他主要还是出于一贯的谨慎，反对速战，反对冒险。

范纯仁知道自己虽然是枢密使，却远远谈不上知兵善战，但是，他了解自己的短处，并且，乐于学习。与当时的其他文人一样，范纯仁也非常推崇蜀汉的丞相诸葛亮。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诸葛亮的才能，但是，既然如诸葛亮那样的聪明人都一生谨慎，那么，才华远远不如他的自己，就没有理由不更加谨慎。

北伐并非不可以，但应当谋定而后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宁可错失战机，不去追求兵贵神速，也要尽可能的不犯冒险急进的错误。这也是范纯仁极力的主张五年后再北伐的另一个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支持他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所以，范纯仁也非常乐意了解有能力者的观点。在范纯仁的眼中，现在大宋所谓的“有能力者”，在宰执

中，自然就是石越。而除此以外，则是枢密院的枢密会议。

对于枢密会议这个机构，自从做到枢密使后，范纯仁就深觉这个机构设置得极有必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构。由年迈或不再领兵的军中宿将、曾经编撰精研兵法的文官、以及担任过诸如“走马承受”等职务或曾在职方馆立有大功的情报官员等等人员组成的枢密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给了范纯仁这个几乎完全不懂军事的枢密使极大的帮助。

在战争的过程中，枢密会议制作沙盘，进行各种推演，制定各种计划，提出各种建议，让范纯仁这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文官，能够直观的了解战局的进展，理解各种军事行动的意义，做到了对于战局真正的了解，并且，枢密会议还不止一次的成功预测了战局的发展，更给了范纯仁极大的信心。

范纯仁甚至时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再进一步完善枢密会议这个机构，也许本朝的“将从中御”，可能就并非如以前许多人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不可取的弊政了。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枢密会议其实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主要只是他这个枢密使的智囊机构，但范纯仁有一种感觉，对于将“以文御武”视为基本国策的宋朝来说，枢密会议，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因此，在北伐的问题上，范纯仁也非常重视枢密会议的建议，可惜的是，枢密会议对于北伐也是意见分歧。针对北伐出现的种种可能性，枢密会议向范纯仁提交了数十份报告，也就是说，在枢密会议的推演中，北伐可并不如汴京军民想像的那么乐观，而是至少有数十种可能性，其中固然有可能一鼓作气攻克析津府，收复山前山后诸州，甚至直接攻灭辽国，但也同样有可能乐极生悲，重蹈太宗皇帝北伐失利的覆辙。

而且，出现何种结果，有些取决于大宋，有些则取决于辽国的应对。

范纯仁无法判断哪一份报告会成为现实，但是，他再比对下石越对于北伐的暧昧态度，便觉得不能简单的将石越至今为止的暧昧，当成一种急流勇退的明哲保身之举。

因此，范纯仁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北伐的问题，应当更加谨慎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范纯仁是绝对的少数派。

汴京的现实是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北伐势在必行，而且人人都相信现在正是收复燕云的良机！

即使是他自己，要说夜半之时，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过怀疑，那也只是自欺欺人。

范纯仁在心里面，也隐隐的感觉到，他反对北伐，其实未必是出于理性，毕竟枢密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北伐最终可能获胜的报告还是要占多数的，石越至今也不曾以北伐就一定会失败为理由来明确反对北伐。许多的军中宿将，也都对北伐能够获胜持乐观态度。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谨慎，一小部分可能的确是因为同情那些难民，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行事的本能。

也许，只是现在所有的北伐派，还未能真正说服他，让他感到安心而已。

这段时间以来关于北伐与否的争论，让范纯仁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忐忑与迷惘。而几天前发生的户部尚书参知政事苏辙、御史

中丞刘摯请辞事件，则更是让范纯仁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与不安。

这也是范纯仁今日决定抛开一切事务，也要去拜会一直卧病在家的左丞相韩维的原因。

这是谁都不曾预料的意外事件，可以说是在大宋朝野中投入了一颗巨大的震天雷也不为过。

事情的起因是前几天殿中侍御史杨畏、翰林侍读刑恕，利用皇帝在琼林苑召见的机会，突然弹劾御史中丞刘摯。

二人对刘摯的弹劾主要围绕两件事情，一是知登闻鼓院王巩任扬州通判时滥用私刑，却未被严惩，反而竟然可以出任知登闻鼓院这样的重要职务；一是阳翟知县赵仁恕贪赃枉法、私用酷刑、迫害无辜案。

这两桩案子，其实都是已经结案了的旧案子。赵仁恕的案子发生不久，这位阳翟知县，仗着自己父亲赵彦若是翰林学士，在任上胡作非为，贪赃枉法什么都是小事，关键是他私制酷刑，创造了诸如木蒸饼、木驴、木挟、木架子、石匣等等酷刑，以拷打犯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结果被本路提刑官查悉告发，本来这案子没什么说的，但他父亲赵彦若却说那提刑官是王安礼的门生，而他曾经弹劾过王安礼，对方是故意报复。于是当时的高太后就下令这个案子，交由异地审判。谁知异地审判的推勘官，也就是主审官误会了高太后的意思，因为赵彦若是司马光推荐的旧党大佬，便以为高太后想保全赵家，故意轻判——但有宋一代，司法制度到了州一级以上，就比较完善，在主审的推勘官以外，还有独立的法官参预此案，这桩案子就被独立于主审官之外的录问官感觉到了不对，录问官不认可，朝廷只好另派法官审问，最终异地审

判完结，赵仁恕罪证确凿，毫无疑问被司马光下令严惩。御史们也纷纷上表弹劾赵彦若，赵彦若也被罢官。

而王巩的案件，就更加简单，时间也更久远。平心而论，王巩的确是犯法了，但他的情节远没有赵仁恕这么恶劣，而且当时也被调离扬州，并且罚俸、增加磨勘年数，也算是被惩罚了。一般官员犯同样的法，也就是这样处理了。

但这两桩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犯案的人，都是御史中丞刘摯的姻亲！

赵仁恕一案，刘摯一直是抱持回避的态度，这本来也没什么不对，他并未包庇赵仁恕，而且事后刘摯也上表请罪了。如果只是这么一件事，那也不算什么。就算自己立身再正，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亲戚个个不犯法呢？何况那赵仁恕说到底是赵家的人，既不是刘家的人，也不是刘摯的女婿，刘摯就算想管，也管不到。

问题是，赵仁恕的案子，大家还记忆犹新，却又被翻出了王巩的案子。王巩的案子的确是小，如果单独这么一桩案子，谁都不好意思去说刘摯什么，可联系起赵仁恕的案子来，却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个亲家犯法是偶然，两个亲家犯法算什么？身为御史中丞，你结的亲家，个个都如此行为不检，你自己好意思说自己没责任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王巩现在还担任知登闻鼓院——正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

就算不提王巩当年是否被轻判了，御史台的所有官员，都是必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的，而御史台的下属机构，竟然让一个有过污点的王巩

出任主官？王巩但任此职的确是户部尚书苏辙举荐的，然而刘摯身为御史中丞，又是王巩的亲家，又岂能说自己对王巩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因此，当小皇帝将杨畏与刑恕的弹章交给刘摯之后，按照惯例，刘摯如果不想脸皮全失，被弹劾得灰溜溜的下台的话，也只能上表请辞，以全颜面了。

连带着户部尚书苏辙，也因为荐人不当，而不得不上表请辞。

而小皇帝也果断的接受了刘摯的辞职，下旨让刘摯以端明殿学士判光州，将他远远的打发到淮南去了。

虽然堂堂旧党三巨头之一，竟然因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罢御史中丞，不可避免的让许多旧党官员感到无法接受，甚至为刘摯抱屈。但同时他们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身为御史中丞，理所当然应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样的事情，就算出现在宰执大臣身上，宰执大臣也得避位谢罪，何况是御史中丞。而且弹劾刘摯的，并不是新党或者石党，而是两名声名极好的旧党，杨畏是刘摯亲自推荐的，刑恕不仅是司马光的门生，而且和刘摯关系也很好。这件事情，任谁也不能随便往“党争”上联想，这最多只能算是旧党在清理门户。虽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有所怀疑，比如有不少人怀疑杨畏其实是吕惠卿的人，是披着旧党皮的新党，也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杨畏、刑恕在迎合上意，故意罗织罪名，以赶走刘摯，但更多的人却都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旧党的另外两位巨头范纯仁或者吕大防。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小皇帝照顾了刘摯的面子，要知道端明殿学士一般是参知政事被罢相才会有的待遇，刘摯虽然是旧党三巨头之一，但地位毕竟是低于范纯仁、吕大防

的。而接任御史中丞的人选，虽然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却也是任何一党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新的御史中丞，既不是旧党希望的梁焘，也不是最近传闻中的新贵陈元凤，而是“默默无闻”的李之纯！

一个性格温和，立场偏向旧党但没有固定政见，为人正直，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都口碑极好，很有才干的温和派官僚。

新御史中丞是李之纯，直是让范纯仁悄悄松了好大一口气。

做了这么多年宰相的范纯仁，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政治的本质，也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当然能够意识到刘摯罢御史中丞意味着什么。

自从绍圣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或者说从熙宁后期开始，大宋朝廷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旧党、新党、石党三党形成了微妙而稳定的平衡，而在这种平衡中，旧党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势力，但新党与石党也不遑多让，任何两党的结盟，都能压过第三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绍圣年间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是倾向于旧党的，旧党的领袖司马光又拥有巨大的声望，而相对的，新党却因为吕惠卿的罢相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使得旧党和石党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旧党，如果抛开石越的个人影响力不计，俨然已经发展到即使新党、石党联手，也难以抗衡的地步。而旧党能有这样的局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刘摯掌管御史台长达七年之久！

御史台有监察百官之责，历来是皇帝用以制衡宰执的工具，因此，如果执政的是旧党，御史台一般会大量参用新党，反之亦然，但绍圣以来，旧党却是宰执中有范纯仁、吕大防，御史台有刘摯，三人互相呼

应，再加上王安石去世后新党式微，朝中党争也比较缓和，政事堂诸相公只要能得到刘摯的支持，就算高太后、皇帝赵煦，有时候也只能垂拱而治。

因此，旧党能有今日的局面，刘摯功莫大焉。

而相对的，刘摯一旦罢官去职，这就意味着绍圣以来朝廷的平衡，甚至是旧党内部的平衡，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冲击。后果如何，是范纯仁所难以预料的。

范纯仁最担心的，就是政治立场明显有些倾向新党的皇帝赵煦，会选任一名新党出任御史中丞——那样的话，新党必然不甘心现在的劣势，占据了御史台这样的有利位置，多半就会向旧党发起挑战，那恐怕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纷争。

李之纯这个任命，至少是避免了范纯仁最担心的局面变为现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范纯仁的心里，依然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不安感，仿佛自己忘记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一般。为此，他才下定决心，来向韩维请益。

左丞相韩维的府邸，在城南惠民河畔，离石越的府第不远，不过规模却是要远胜石府。大宋朝有两个姓韩的名门望族，一个是相州韩氏，一个是开封韩氏。相州韩氏自不用提，韩琦地位特殊，韩忠彦如今也是官至宰执；而开封韩氏也不遑多让，当年韩亿的地位虽然比韩琦要差很多，但也官至参知政事，而论子弟则比相州韩家还要胜过几分。韩维兄弟八人，其中他和韩绛都做到首相，位极人臣，其余六兄弟中，如韩缜也是官至金紫，而第三代中，年纪较长者如韩宗道不知不觉中，已然官

至刑部侍郎，其余如韩维的儿子韩宗儒、韩宗文，也分别官至大理寺丞、光禄寺丞，甚至连第四代都很争气，韩维的孙子、韩宗文的儿子韩璫，在汴京年轻士子中文名颇著，得中进士是早晚的事。

这便是所谓的“礼乐簪缨之族，诗书富贵之家”了，而且韩维兄弟之中，已经去逝的韩绛曾经是新党领袖，韩缜则属于旧党，韩维不属于任何一党，却与石越关系亲密，因此，韩家在熙宁、绍圣两朝的影响力，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整个大宋朝，敢不卖韩家的账的，也就只有刚刚下台的御史中丞刘摯了，自从刘摯做到御史中丞后，刘摯不止一次的翻韩缜的旧账，弹劾他当年与辽国谈判划界，割地七百里，丧权辱国。不过这件事情，刘摯也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韩缜当年是奉命出使，这割地的责任，多半要归到王安石头上，所以谁都知道刘摯是项庄舞剑，意在已经去逝的王安石，目的仍然是打击新党。

这种明显的企图，在绍圣朝的局势下，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韩缜也一直是安若磐石，他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做到执政，纯粹只是因为韩维一直是宰执大臣，为了避嫌，不得不“委屈”一点。

这样的世家大族，在当今的宰执大臣中，也只有韩忠彦家能相提并论了。但韩忠彦家的根基在河北相州，而韩维本身就是开封人。因此，论到府邸之盛，左丞相府在整个汴京，都是可以傲视群臣的。

整座韩府，占地二百宋亩有多，比起清河郡主所居的静渊庄，要大出近一倍。府邸的西边畔河，东边是朱墙环绕，墙内花木繁茂，径路相交，南北则是正宅，其中南边是正门，一干建筑，皆用青铜瓦覆盖，显得宏丽壮伟，而北边的后堂，在古树掩映之下，是高楼大阁，辉耀相

对。至于府内各种建筑，殿堂舍斋、亭楼阁榭，应有尽有，无不精雕细琢，穷尽精美华奢，更让外人羡慕的是，韩府几乎所有建筑的牌额，全部是高宗、高太后以及当今皇帝御笔亲赐。

范纯仁的车驾刚到韩府，韩府那边早已得到消息，便见中门大开，韩维之孙韩璫率领几个兄弟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门前，等范纯仁下了马车，韩璫兄弟连忙迎上前来，恭谨行礼，一边说道：“相公光临，家祖父抱恙，不能亲迎，遣晚辈兄弟迎接相公，不敬之处，还望恕罪。”

“岂敢，岂敢。”范纯仁笑着掺起韩璫，上下打量，又笑着问道：“公表，听说你和章家小娘子的好事近了？”

韩璫万万不料范纯仁这样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见面居然问的是这个，不由得一阵脸红，讪讪道：“相公取笑了，家父已与章家谈好，还是要等到春闱告捷，再行完婚。”

范纯仁点了点头，玩笑道：“那公表你可要加倍努力了，你未来岳父那边好说话，但真要误了章家小娘子的青春，章子厚可不是好说话的。”

韩璫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接话了，只好讪笑不语。他的这桩婚事，也是如今汴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坊间都在传言，韩璫原本对石越的独女石蕤有好逑之心，但因两家都是宰相之家，大犯忌讳，于是只得作罢，为了安慰爱子，韩宗文便向仁宗朝的宰相章得象家求婚，两家都是名门望族，门当户对，当下一拍即合，章家将章得象的嫡孙女许给韩璫为妻。为了这桩婚事得谐，韩家还大费周章，特意上表请求皇帝同意，因为章得象虽然已经逝世，但章家还有一个章惇也同样贵为宰执，虽然章惇只是章得象的族侄，但这种事情，终究还是有些犯忌讳的，好在皇

帝赵煦在这方面十分开明，很痛快的便玉成了这桩好事。

而这桩婚事，也因此成为一桩美谈。要知道，在大宋朝，贵为宰执，礼绝百僚，固然尊贵无比，但也有许多的忌讳与难处，子女后代的婚事，便是其中最让众宰执伤神的。

毕竟就算做到宰相，大家也同样有普通人的一面，为人父母者，当然希望子女能有个好归宿，但宰执大臣的子女，却是不能随便联姻的，一是犯忌讳，便如韩璫与石蕤，至少在范纯仁等人看来，这完全是绝配，但当朝的左丞相和右丞相岂能成为姻亲？又或者怕嫁到政敌家，比如王安石嫁到吴充家的那个女儿，就算“拗相公”再怎么要强好胜，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在火坑里受苦。门当户对既然有诸多的忌讳与不便，那就只好“婚姻不问阀阅”，甚至弄些榜下择婿之类的事情出来——但这种事情，却往往只是看上去很美。两个家世相差很远的人，通过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结合，能够幸福的几率会有多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宰执之家招婿，就经常是男方开始为了前途委曲求全，等到双方地位发生变化，女方如果运气不好，被折磨得早死也是常有的事；而如果是宰执之家娶妇，要么就是女方管不住男方、压不住内宅，甚至被男方欺负得郁郁寡终，大损家族声誉，要么就是女方敏感多疑、好妒耍泼，最终还是家宅不宁。

因此，对于宰执来说，最理想的婚姻，便是能与世家联姻。大宋的世家不比汉唐，都必定是诗书传家，子弟虽然有智愚之分，性格也有贤、不肖之别，但终究都是家法森严，行止有度。比如韩维的长子韩宗儒，其人十分的吝啬贪财，好吃如命，身材肥胖，为人较之乃父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做官却颇有法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却也能循规守矩——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功劳，而是韩家自有家法，他虽然官至大理寺丞，在寻常人家，那已是从六品上的高官，家中之人，必定

以之为尊，无人敢论其非，但在韩家，那根本不值一提，犯了家法，回家之后，该罚跪照样罚跪，该吃板子照样吃板子。韩宗儒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不敢逾雷池一步。以韩家的家法，也可以想像，韩宗儒在他妻子面前，也绝不敢擅作威福。

而且，世家子弟还有一桩好处，那就是哪怕中不了进士，也有机会恩荫入官，最起码，也是家财丰富，能够一世富贵。

当然，世家子弟中，也有家法不严，子孙不肖的，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果只是贪慕虚荣，就难免作茧自缚，要想找个好亲家，还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家风族规。但不管怎么说，世家子弟不肖的，绝大部分都是儿子，女儿大抵都是贤淑温良的。更不用说章家的家规之严，比之韩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章两家的这桩婚事，的的确确，让两府的宰执们，都是称羡不已。故此连范纯仁见着韩璫，亦忍不住要调侃他几句。

说过闲话，韩璫兄弟便毕恭毕敬引着范纯仁直趋内堂。

韩维知道范纯仁来访，也已在侍婢的照顾下，披衣起身，坐在榻上，见范纯仁进屋，便要起身相迎，范纯仁连忙快步上前，止住韩维，口里说道：“持国丞相不必如此。”

又打量韩维，韩维此时早已年过古稀，须发全白，久病之下，整个人显得虚乏无力，面有枯色，惟有一双眸子，仍然炯炯有神。

范纯仁开口欲说话，却见韩维伸手止住他，示意他在旁边椅子上坐下，又令韩璫兄弟退下，止留两名侍婢在屋内侍候。韩维看着范纯仁落座，又等到一名侍婢给范纯仁上了茶水点心，才颤颤巍巍的说道：“尧

夫，你特意来见我，是为了刘莘老的事吧？”

不待范纯仁回答，韩维又自顾自的说道：“说起来亦是极讽刺——刘莘老最见不得宰执大臣私自交往、延接宾客，若是他还在御史台，你这么来见我，免不得要被他弹上一本。”

范纯仁亦不禁苦笑，刘摯在这方面的死板，是让众人感到很无奈的。但他还是斟酌说道：“刘莘老虽然罢中丞，但继任的是李端伯，亦是正人君子，倒也不必……”

“是么？”颤颤巍巍，说话都十分费力的韩维，脸上一瞬间露出惊讶之色，他望着范纯仁，奇怪的问道：“那尧夫你特意来见我，又是何？”

范纯仁一怔，但还是坦白回答：“只是不知为何，我心里面，总是有些不安。”

“呵呵！”韩维禁不住笑出声来，旋即肃容，认真说道：“尧夫感觉不安，那就对了。”

“丞相何出此言？”

“尧夫你真没看出来么？”韩维奇怪的看着范纯仁，“官家这次，可是下了一步妙棋啊！”

范纯仁脑海之中，忽然感觉闪过一个什么念头，想要去抓，却怎么也抓不住，他也不做无益之事，认真的对韩维说道：“还请丞相明言。”

韩维不禁一阵苦笑，虽然范纯仁是正人君子，但若在一年之前，他

也是绝对不会和他“明言”的，但现在情况却不同了，这一场突如其来大病，再加上朝局的变化，让他也生出了不同的心思。

他看着范纯仁，反问道：“尧夫真的以为李端伯比得上刘莘老么？”

见范纯仁还是不太了了，又不由得苦笑一声，叹道：“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已经淡忘了御史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瞬间，仿佛一道闪电在范纯仁脑中闪过。便听韩维又说道：“御史台，可从来都不是御史中丞能够一言堂一手遮天的地方啊！”

顷刻之间，范纯仁已经彻底明白了，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感到不安！

的确，便如韩维所说的，御史台，可从来不是御史中丞说了算的地方。这些年刘摯能够将御史台管得服服帖帖，那是因为刘摯个人的强势作风，他是旧党的三巨头之一，为人刚正，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所以，基本上整个御史台，都要惟刘摯马首是瞻，御史的选拔，也基本上是刘摯推荐为主。但是，御史台原本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御史台的职责是监察百官，但同时，它也是皇帝用以制衡两府的工具。而皇帝之所以能用它来制衡两府，可不只是因为御史中丞，而是因为每一个御史，都有权力上书言事。包括范纯仁在内，现在几乎所有的旧党，都为李之纯接任御史中丞松了一口气，却都忘记一件事情——李之纯性格温和，而且又缺少刘摯的那种强势与威信，因此，可以预见，李之纯绝不可能如刘摯一样，真正掌控御史台！

换言之，御史中丞既然管不住下面的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那么，御史们就可能会望风希旨，揣测上意，再次成为皇帝制衡宰执大臣

的武器。就算往好里想，现在的御史们都正直不这么干，因为李之纯的性格，皇帝也可以轻易的往御史台安插自己选中的人——至于现实当然不用这么麻烦，现在的御史们，一旦意识到管着他们的刘摯不在了，他们绝对会希旨言事。更不用说御史们大多好名，能够有机会扳倒一个宰相，本身就是任何一名御史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一瞬间，范纯仁完全明白过来了，他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一直感到不安。但是，明白过来并不会让他的不安稍加减少，反而令他更加忧虑了。

韩维看着范纯仁的表情，也知道他已经明白，便不再多说，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官家年纪虽小，但是却聪明天授，也有自己的主意，是绝不会甘心垂拱而治的。既然官家迟早要用自己相中的人，那尧夫其实亦不必太在意。以某之见，只要朝中格局不破，换上几个宰执，亦没什么大不了的。”

停了一会，又说道：“某老矣，也该让出道来了。”

“持国丞相！”范纯仁万万没料到韩维说出这番话来，不由大惊，道：“丞相，官家纵然要换自己选中的宰执，亦不至于让丞相避位。朝廷如今正是多事之秋，也需要有丞相主持大局，岂可言此？”

韩维却是不由笑了起来，“尧夫你还是看不透。官家这时候赶走刘莘老，当然不会为了我这个老叟——官家现在想做什么，不是明摆着的事么？”

“丞相是说？”范纯仁的神情越发的严肃了。

韩维点了点头，道：“官家亲政未久，便是想要换新人，也没多少

人可用。而且官家聪颖，也不会一下子全部换光两府大臣，总得慢慢更替。更不用说如今正是多事之时，辽人虽然大败，但朝中又为北伐之事争论不休——这时候，官家便不是赏宰执辅弼之功，也当以稳定政局为先，否则两府动荡，纵然遣大将北伐，又岂能见功？这是粗浅的道理，官家自然是清楚的。既然清楚，但却还是要赶走刘摯，那就是很明白了——官家觉得两府之中，有大臣挡了北伐的道。”

范纯仁不禁苦笑，沉默了一阵，说道：“丞相的意思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便上表请辞。”

此时此刻，范纯仁的心中，亦极是苦涩，因为类似的话语，他已不是第一次听闻。高太后在去逝之前，曾经秘密召见范纯仁，亲口吩咐他：“老身歿后，公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太后还是很了解赵煦的。赵煦雄心勃勃，很像他的父亲，想要有一番作为，这样的新君亲政，便很难因循守旧，尽用前朝老成旧人，定然是要用新人的。而范纯仁声名卓著，在朝野极有德望，又偏偏位极人臣，这样的臣子，赵煦轻易也不好动他，若两人政见相同，倒也罢了，偏偏赵煦进取之心，溢于言表，而范纯仁却是老成持重的性子，君臣之间，岂能没有冲突？冲突一多，自然就有其他臣子揣摸上意，在皇帝面前说范纯仁的坏话，日积月累，最后弄不好，范纯仁就要没好下场。

高太后预见到此，才对范纯仁有此叮嘱。但高太后去逝之时，正逢与辽国战事正酣，范纯仁身为枢密使，自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求退，而现今辽国虽败，北伐又关涉到国家的国运，范纯仁也没想过在这个时候甩手不管。在他看来，总得再辅佐赵煦几年，待到赵煦熟悉政务，国家走上正轨，那才是放心归隐的时候。

但此时听韩维一席话，范纯仁才意识到，高太后预见的事情已经开始发生。皇帝想要北伐，他身为枢密使，却反对此议，这已然逼得皇帝想要对付两府。既然如此，倒不如自己不要恋栈，在君臣未交恶之前，主动辞相，那至少皇帝也会顾念这么多年的旧情，不至于将自己的阻扰，迁怒于整个旧党。

这是于自己，于旧党都有好处的事情。至于国家的命运，范纯仁倒也放心得下，虽然自己不在其位，但朝中还有韩维、石越、韩忠彦、吕大防等人，甚至就算是新党的许将，在范纯仁看来，也不是什么邪人佞臣，哪怕是新党得志，也不是什么不堪设想之事——党派之争，固然主要是因为政见，但很多时候，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便如新党，如果现在新党的领袖还是吕惠卿、蔡确，那么，就算是范纯仁这样温和的人，恐怕也不可能有如此平和的心态。

范纯仁在心里面暗暗做下决定，回过神来，却见韩维一脸无奈的看着自己。他正要再说点什么，却听韩维苦笑道：“尧夫，你可不能辞相。”

“但……”

韩维似乎是有点尴尬，打断范纯仁，委婉的说道：“尧夫，我等身为朝廷大臣，有时候，纵使要担些干系，也是不能放任着官家做快意事的。某事高宗皇帝如此，事当今官家，亦是如此。不过，现在官家年纪还小，亦不能一味的只知道谏阻，那样的话，反使官家觉得吾等可憎，反为不美。这其中，便有一个分寸，要靠着我等来把握。”

范纯仁若有所思的望着韩维，韩维又继续说道：“便以今日之事来说，官家觉得有宰执大臣阻扰了他北伐的志向，但我等身为宰臣，明知

其不对，又岂能不加谏阻？尧夫你劝谏皇上，那正是为人臣的本份。岂能官家稍有不乐，便欲求退？”

范纯仁听出韩维语气中的责怪之意，不由老脸微红，正待解释，韩维又意味深长的说道：“何况，刘莘老刚刚罢御史中丞，尧夫你又要辞相，朝中从此，还想有宁日么？”

范纯仁顿时就愣住了。这也是他思虑不及之处，的确，他自己甘心退隐，不做宰相，但是旧党的官员们，可不会接受这个。

猛然之间，范纯仁意识到一件事情，他现在的地位，已经不是说退就能退的了。

“而且，最重要的，恐怕官家也并不认为两府之中挡他北伐的大麻烦，是尧夫你啊！”韩维一边说着，一边连连摇头，“尧夫只要想想便知道，如果石子明支持北伐，纵然你我都反对北伐，又有何用？”

“丞相是说？！”范纯仁瞬时惊呆了，他睁大了眼睛，望着韩维，难以置信的问道：“丞相是说，官家罢刘莘老，是为了石子明？！”

韩维微微点头，叹道：“恐怕正是如此。”

说完，他从榻边的案子上，取出一封书札来，颤巍巍的递给范纯仁，说道：“这是子明给我的信，信中说，他已经给官家上了几封奏章，表明反对北伐之意。他的奏章至今没公布，那就是被官家留中了。不过，这信中，子明已说明了反对北伐的理由。而且，他已经决定和李邦直一道返京，太皇太后就要奉安山陵，他为朝廷的右相，参加奉安大典，也是为人臣子的本份。”

范纯仁连忙接过韩维手中的书札，迅速的读起来。石越的这封信，

除了前面是问候韩维外，几乎全部是在讲叙他对于北伐的看法。而石越反对北伐的理由，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其一，河北疮夷，需要时间恢复；其二，辽国虽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契丹仍为强国，未可轻视；其三，幽蓟一失，辽国难存，塞北自古为中国之患，中国可败之，却不可抚而有之，辽在塞北，能为中国当北狄之患，故亡辽不如存辽。

前面两个理由，正是范纯仁对北伐持保留意见的原因，他自是不难理解。但第三个理由，却是范纯仁所从未想过的。

“亡辽不如存辽！”范纯仁不由得喃喃自语，在心里面反复琢磨着这句话。

韩维却是忍不住赞叹：“石子明所见，往往都是出乎意料，却偏能发人深省。我等以前又何想及于此？但细按史册，却不得不承认石子明所见，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强盛时，遣一大将纵横于塞北，斩单于首，封狼居胥，都是等闲之事，但要统治塞北，却是再怎么样也做不到。如盛唐置都护府，其实不过羁縻而已，徒得虚名，全无实利，反为中国之累，此亦殷鉴未远。观塞北历史，不过是匈奴衰败，鲜卑兴起，鲜卑衰败，突厥兴起，突厥衰败，契丹兴起，契丹衰败，其兴者又当为谁？阻卜？粘八葛？且塞北一族崛起之时，往往万族称臣，控弦数十万，纵然我中国强盛，亦不得不暂避其锋芒，若不幸暗弱，则五胡乱华之事，恐再现于中国。对于我大宋而言，若抛开虚名不计，恐怕正如石子明所说，倒不如有个辽国在北边还要好打交道一些。毕竟塞北夷狄初兴，多是逐水草而居，无家无产，居无定所，故而其劫掠中国，可以肆无忌惮，而辽国则不同，其已渐蒙汉化，治有五京，上至贵人，下至黎庶，皆各有家业。除非是如这次这般大举入侵，否则两国边境还是可以安宁的。这也不是无凭无

据的揣测，辽人初兴之时，亦有打草谷之习俗，然自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便十分安宁，偶有冲突，两国官府交涉，便能解决。比起蛮不讲理的夷狄，却是要好太多。而且这次南犯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辽人想要再次南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用石子明的话说，就是如果就此与辽国签订和约，那么未来至少五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内，我大宋的北方是谁，有什么样的实力，该怎么样打交道，都是可以预测的。而如果真的要北伐幽蓟，败了自不用说，就算胜了，未来的塞北是什么样的，也根本无法预测。而安平大捷，已经奠定了我大宋的优势地位，那么，我大宋下一步该做的，就是利用好这次胜利，确定天下各国的秩序，让未来变得更加清晰、可预测、可控制。一个混沌不明，不可预测的未来，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现在的大宋的利益。”

韩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身体不由得感到有些疲倦，但他一双眸子，却是越说越兴奋、越有神。但说到最后，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略有些沮丧的叹道：“可惜，恐怕就算在两府之内，也不会有几个人接受石子明的这个观点。”

“我倒是觉得石子明说得很有道理。”范纯仁笑道。虽然没有如石越这样明确的说明，但司马光其实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因此石越的这个说法，对范纯仁这样的儒者来说，是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力的，他接受起来，并不困难。

这也没有出乎韩维的预料，“某亦料到尧夫能理解石子明此说，但是，恐怕也只有如你我这样的老叟，性格又是老成本份，不喜兴事的人，才会喜欢这样的主张。”韩维一边说，一边自嘲的笑道：“人老了，便喜欢稳重，当然就觉得未来不可预测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是，对

于官家那样的少年人，是绝对不会觉得那样可怕的。甚至，就算是章子厚、李邦直，也会不以为然吧？”

“那是自然的。”范纯仁也不得不承认，“恐怕朝中百官，绝大部分都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在其心中，这亦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最重要的是，官家北伐之志甚坚，某预料到石子明的这几封奏章，绝对说服不了官家。而眼下，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官家顺理成章的将石子明赶出两府……”

“丞相是说太皇太后奉安？”

韩维点了点头，道：“太皇太后奉安山陵，哪怕现在朝廷正是多事之秋，以太皇太后之功德，也理当由首相出任山陵使，但某这个首相正告病在家，那么石子明这个次相，出任山陵使，也是理所当然……”

“石子明看来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特意赶回京师，我猜他便是故意想当这个山陵使。”韩维说着，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来，“他这是已有激流勇退之意了，但是，这次我却不能成全他，我已向官家上表，准备复出视事！”

“啊？！”范纯仁望着韩维，不知道是该惊还是该喜。

韩维却是很平静的笑道：“太皇太后对某恩重如山，理当由某来送太皇太后奉安山陵，某断不能让石子明抢了我这山陵使的位置。”

他又望着范纯仁，道：“某也是为了自己考虑，某已经到了该致仕的年纪，由山陵使退任，可谓圆满。而劝谏官家不要北伐的事，我已是有心无力，这件事情，便要靠你和子明了。你和子明不要怪我抢了容易

的事，将为难的事留给你们便好。”

“丞相……”范纯仁正要说什么，却听到房间外面传来韩璫的声音：“范相公、大爹爹，外头有密院的使者，称有紧急要事，求见范相公。”

范纯仁只得向韩维告了罪，走到门口，却见一名枢密院的军吏，手执密匣，在外面等候，见着范纯仁，那军吏连忙跪倒行礼，递上密匣，在门外守候的范纯仁的亲随上前接过匣子，验了腰牌、公文、火漆封印尽皆无误，便与那军吏办了交接。范纯仁向韩璫借了一间清静无人的房间，带着亲随进去，打开匣子，读完里头的文书，又令亲随收好，不动声色走出房间。不料才出房间，韩璫又领了一名送信的枢密院军吏前来，但这一次，范纯仁却是在那房间里呆了好一阵才出来，出来之时，神情之间，仍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之情。

直到他又重新回到韩维面前，告了罪坐下，他的心情，才终于渐渐平复了下来。

范纯仁再次落座，却不急着说话，韩维望着范纯仁，亦不催促，二人颇有默契的沉默了一会，范纯仁才调整好情绪，尽量平静的说道：“丞相，高丽出兵了！”

韩维眉间一紧，却并不是太意外，只是问道：“这却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一个月前，高丽出兵三万，号十万，已至大同江。”

停了一下，范纯仁又说道：“还有一个好消息——被困在蔚州的折克行部，已然突出辽军的包围，抵达定州，与段子介、吴安国合兵一

处！”

“啊？！”这个消息，让韩维瞬间惊讶得站了起来，“这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围困折克行的耶律冲哥，原来唱的是空营计！”范纯仁此时也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忧虑，“我接到的是段子介的报告，据他说，折克行被困在蔚州，箭尽粮绝，穷途末路，折克行迫不得已，与部下相商，与其饿死蔚州，不如垂死一搏，求个战死沙场，于是杀尽战马为食，烧毁弓弩，率残部持刃出城，但辽军只有小股部队尾随骚扰，众人冒雪直趋飞狐关，才发现飞狐关只有数百老弱病残把守，也是天不绝折克行，他当日苦战飞狐峪，因为大军损失惨重，离开之时，便在飞狐关纵火泄愤，这虽然导致后来耶律冲哥轻易夺回飞狐关，但辽人也根本没有时间修葺关城，几百老弱病残把守的关口，被折克行一鼓而下，他就这么着突出重围，抵达定州。此后段子介与吴安国又遣轻骑前往侦察，才发现蔚州、飞狐附近，辽人虽然旌旗遍立，但却尽些空营。考虑到之前段子介派兵运粮还曾经在飞狐一带被辽军狙击，段子介判断耶律冲哥撤兵不久……”

范纯仁的解释并没有韩维解惑，他缓缓坐回榻上，却依旧是双眉紧锁，似是相问，又似是自言自语的说道：“耶律冲哥为何会突然撤兵呢？这完全没有道理啊。放走折克行不算什么，但这空营计一旦被识破，岂不是等于拱手让出飞狐、蔚州？”

“段子介认为，这空营计，应当是耶律冲哥不得已之举。”范纯仁说道：“段子介等人推测，一定是辽国内部出了极大的变故，令耶律冲哥不得不撤兵。他们已经向雄州及河东送信，说明情况，吴安国也已派出精兵潜入辽境侦察。但辽人在南京道屯集重兵，对道路控制也极严

密，据说辽人已下令禁止一切商旅行人南下，并严令各驿馆、村里，任何经过本处的行旅，都得押送官府，抓获细作，便得重赏，见而不报，行连坐之法，辽兵每日在各处巡视，发现嫌疑，便即诛杀。故此职方馆在南京道的细作，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联系得上，依我看来，想要从南京道探得辽人虚实，恐怕十分困难。要想知道虚实，还须得靠章粦、种朴从西京道打探……”

“章粦、种朴……”韩维不由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二人在河东，直是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中。耶律冲哥既然在蔚州唱了一出空城计，那他要么就是率大军返回了大同府，要么就是率大军离开了西京——不管是何种情况，他二人竟然全不知情，可谓无能。”

范纯仁也只能苦笑：“他二人已是惊弓之鸟。耶律冲哥只要在边境稍布疑阵，他二人便忙于自保，根本无暇他顾。但平心而论，对他二人也不能强求太多，章粦性格谨小慎微，种朴才具有限，两人手里又兵力不足，靠着那点兵力，面对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要护得河东周全，已然是很不容易了。”

“罢了罢了。”韩维摆了摆手，“便算他二人有苦衷罢，这且不去管他——要紧的是耶律冲哥究竟去做什么了！”

“段子介称有流言说，辽国发生内乱，有人挟辽太子阿果造反……”

韩维双眼一眯，“可信么？”

范纯仁摇了摇头，“只是流言而已。”

韩维脸上露出失望之色，他沉默半晌，才注视着范纯仁，缓缓说

道：“尧夫，你知道这意味着吧——不管是不是只是流言……”

范纯仁默然一会，长叹道：“尽人事，听天命罢……”

韩维却是摇了摇头，凝视范纯仁，仿佛是在斟酌语言，一句一句慢慢的说道：“天意如此，事已不可为……”

“还可以等石子明回京……”范纯仁犹抱着一丝希望。

但韩维还是摇着头，“石子明也违逆不了天意。如此大好的局势，连韩某都要心动，何况旁人？北伐已是大势所趋，纵然石子明，亦未必能有什么办法。但是……”

说到此处，韩维微微停顿了一下，“但是，越是这般时候，两府之中，越是要有老成人……”

范纯仁不由得愣了一下，半晌才回过神来，苦笑道：“丞相的意思，在下明白了。”

韩维盯着范纯仁，仿佛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过了好一阵，才放下心来，笑道：“难为尧夫了。”

范纯仁摇了摇头，正要说话，又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然后便传来韩璫的声音：“启禀范相公、大爹爹，有天使驾到！”

稍早，禁中，内东门小殿。

侍候在小殿院子里的内侍，都感觉到了今日气氛的不同寻常。从早朝之后，皇帝就在小殿里召见刚回汴京未久的内东头供奉官庞天寿、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卫尉寺卿李稷以及少卿曾诜、高公效，职方司郎中曹谌等一干臣僚，小殿里面的黄铜座钟已经敲响过两次——也就是说，皇帝的这次召见，最少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但召见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而除了在小殿内的官员，小殿院子里的几间厢房中，还有十余名着绯袍、甚至是绿袍的文武官员在等候召见，这些等候召见的官员全都是恭谨的叉手站立在厢房中，不和任何人交谈，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情中带着几分紧张与拘谨，每当小殿中有内侍来传旨召见，被召见的人便低着头目不斜视的随内侍入殿觐见，召见完毕出殿的人也是一般的表情，回到厢房之后，更是如木雕泥塑一般。

这些人的情绪，不知不觉间，便影响到了在内东门小殿当差的内侍们，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从小殿内走出来传旨的内侍的表情，每个人都意识到，皇帝此刻在殿内与那些大臣们谈论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于是，每个人也都自觉的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哪怕最活跃的内侍，此刻也不敢多说半个字的废话。

外面的气氛如此，内东门小殿之内的气氛，就更加令人感到压抑了。虽然小殿内有完善的取暖设施，但是，每个身处其中的官员，都感

觉如同呆在冰窖之中一般，意志稍微薄弱点的人，更是不由自主的打着冷战。

而这一众臣僚中，此刻最为狼狈的，无疑便是卫尉寺卿李稷了。他跪伏在内东门小殿那冰冷的地板上，面如土色，全身颤栗不止。这位自上任以后便以苛刻暴虐而闻名军中的卫尉卿，此时此刻的样子，恐怕是无数谈其名而色变的禁军将校怎么也想不到的。连一向对他颇有不满，不断在暗中使出各种手段，想要架空甚至是挤走他的两名卫尉少卿曾诜、高公效，都不由自主的充满了同情。只不过，他二人此刻其实也没有多少立场去同情别人，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一齐跪在殿中，汗流浹背，而兵部职方司郎中曹谡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此时脸上一个劲的冒着冷汗。

殿中惟一还能保持从容镇定的，也就只有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两人了。

从河北回来的庞天寿，带回来的关于安平劳军事事件的报告，让大宋朝负责监视军队的两个机构的众多主官，都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根据职方司与卫尉寺的调查，已经可以肯定，安平劳军事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起有预谋的阴谋。一名五十余岁、操汴京口音的郭姓男子，暗中收买了袁坚、方索儿、韦烈等五名校尉，在石越至安平劳军之时，带头鼓噪，诱使众军齐呼“万岁”。虽然到目前为止，对郭姓男子的追查仍然杳无音讯，事情的真相，也依旧扑朔迷离，但既然是有人策划的阴谋，那未能提前发现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便已难辞其咎。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连收买军中校尉的姓郭的贼人都未能抓获，更是罪加一等。

但是，这些罪名还不是让李稷如此狼狈的原因。皇帝并非不讲道理的人，再怎么讲，能够抓获韦烈，并且撬开他的嘴巴，确定了安平劳军事件是一件人为策划的阴谋，卫尉寺与职方司，也算是将功抵了一点。但让李稷等人意想不到的，在庞天寿带回报告之前，皇帝赵煦还收到了一份来自薛嗣昌的密折！

薛嗣昌宣称他在河北听到一些“不甚切实”的传闻，安平劳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暗中策划，而主谋便是吕惠卿，其目的是为了陷害石越！

在庞天寿带回确定证据之前，赵煦对于薛嗣昌的密奏是没太放在心上的，在他看来，这更象是市井之中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但是，当庞天寿回来之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流言，便变得有些微妙了。赵煦虽然不至于就此相信这种流言，但心里面也免不了犯起小小的嘀咕，所谓“空穴来风，必有其因”，薛嗣昌听到的流言纵然是捕风捉影，那也是先有那风、那影存在。

然而，让赵煦感到愤怒的是，对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传闻”，李稷等人竟然一无所知！

堂堂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两大机构，耳目竟然还不如一个薛嗣昌灵便！

尤其让赵煦心中顿生猜忌的，是当他问到此事之时，曾洸、高公效、曹湛等人都只是顿首谢罪，声称自己无能，从未听到过这个流言。而卫尉寺卿李稷，却辩称自安平事件之后，他便调集得力人马前往河北调查，若然果有这种流言传播，他绝不可能全无所知，此事大有蹊跷，并极力请赵煦下旨，令薛嗣昌“分析”，说明他是何时、何处，自何人

口中，听到此流言。

出身名门，却因为考不上进士只能靠着恩荫入仕，于是越发的变得争强好胜，事事要强，不肯输人半分，虽然因此得罪无数的同僚，却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好不容易才爬到卫尉寺卿的高位——但李稷却怎么也想不到，他这要强的性格，会在此时坑害自己。

李稷绝对想不到，自己与薛嗣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相干的两个路人，但薛嗣昌却已摸透了他的性格，在那份奏状中，早就事先给他挖好了陷阱——他在那份密折中，已然向赵煦报告，称自己曾经听到有人议论，吕惠卿熙宁间为相之时，对现在的卫尉寺卿李稷曾有提拔荐举之恩，是以吕惠卿所率太原兵虽常有不法事，但卫尉寺往往置之不问。因此他怀疑此前在汴京从未听到过这些“流言”，可能与李稷有关。

而李稷果然就主动跳进了薛嗣昌的陷阱。

李稷的辩解尚未说完，赵煦已经愤怒的将薛嗣昌的奏状扔到了他脸上，在李稷惊疑不定的捡起薛嗣昌的奏状读完之后，瞬间便如堕冰窟，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薛嗣昌要如此陷害自己，但李稷能够走到今日，也不可能是傻子，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已然是百口莫辩。

他自问从来不是吕惠卿的党羽门生，因此才毫无禁忌，敢声称要让薛嗣昌“分析”，但是，薛嗣昌说的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是受过吕惠卿提拔的！吕惠卿为相之时，提拔荐举过无数的官员，而他恰好是其中之一。而太原兵偶有不法之事卫尉寺置之不问，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因为太原兵只是教阅厢军，在卫尉寺内部，通常对厢军和禁军的军纪要求

是有所不同的。况且太原兵是吕惠卿亲自统率，那毕竟是前任宰相，在新党中至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卫尉寺自然不可能事事追究得那么不讲人情。卫尉寺不仅仅是对太原兵如此，比如象田烈武这样的亲贵将领统率的禁军，若有校尉犯事，卫尉寺往往也会做个人情，交由田烈武自己去处置。

但这些事情，大多是心照不宣之事，是无法宣诸于口的，就算在平时，想要解释清楚让皇帝接受，都十分困难，更何况现在皇帝明显正在气头上。

这让李稷越发的感到绝望。

宫殿之内，有如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赵煦恶狠狠的盯着面如死灰的李稷。

此时此刻，小皇帝的心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失望……甚至还有一丝慌张与惧怕，只是这一部分的情绪，连他自己都难以觉察。

对于李稷，赵煦的心中，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还是失望。李稷的自辩，在他看来，完全是借口，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接受令薛嗣昌“分析”的建议，这并非是因为他有多信任薛嗣昌——而是“分析”不可能有任何作用，薛嗣昌虽然不是御史，但他既然风闻言事，便同样也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以前也不是没有官员、御史被要求说出消息来源，但大多会被拒绝，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罢官免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消息来源。更不用说，一旦令薛嗣昌“分析”，就难保薛嗣昌不把这件事给闹得人尽皆知——这种事情，赵煦绝对相信他的臣子们做得出来。

因此，李稷的自辩，在赵煦看来，完全是狡黠奸滑的表现。

至于原因，也许如薛嗣昌所说，他和吕惠卿有所勾结，也许不是如此，他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推卸责任……

但这没什么区别。

对于卫尉寺卿，赵煦看重的，是绝对的忠诚。他不介意卫尉寺卿犯错，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欺瞒，绝对不能存任何的奸滑之心。

这是不容动摇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于卫尉寺、职方司主官的任命，从高太后开始，便已是煞费苦心——卫尉寺卿虽然是李稷，但一文一武两名少卿，曾诰是曾公亮之孙、曾孝宽之子，高公效是高遵裕之子，而职方司郎中曹谏，则是曹太后的弟弟曹佺的儿子！

原本赵煦对李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能力，不怕得罪人，但现在……

赵煦看向李稷的眼神，恨不能将他撕碎。

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李稷的“欺瞒”。

赵煦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在愤怒与失望之外，始终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慌乱缠绕着，他并没有意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庞天寿带回来的报告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虽然下令秘密调查，但是，当一切证实安平劳军事事件真的是一起阴谋的时候，他却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和石越的关系？

小皇帝的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但是，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石越只是他的臣子。一个皇帝不知道如何处理和他一个臣子的关系？这怎么可能？

赵煦绝不会如此认为。

这让他被一种莫名的烦躁感萦绕，挥之不去，却不知道源自何处。于是，顺理成章的，他把这一切，也迁怒到了李稷身上。

赵煦盯了李稷很久。

如果此刻小殿内的臣子们敢于抬起头来直视他们的皇帝的话，可以很清楚的从他脸上的肌肉变化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赵煦到底还年轻，还做不到胸有惊雷面如平湖般的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喜怒，全部反应在他的脸上，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可以很轻易的看出赵煦的愤怒，以及他内心深处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爆发的自制。

不值得在李稷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还有更加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尽管心里面恨不能杀了李稷，但是，赵煦还是努力的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尽管他非常的年轻，但在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方面，却已然经验丰富，高太后垂帘听政的七年，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克制自己。

虽然现在他已经亲政，世间已无高太后，但是，赵煦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朝中两府的那些大臣，一点也不比高太后容易对付。

须做不得快意事！

他始终记得自己和桑充国夫人王氏的一次对话，那是一次宫中内外命妇的闲聚，他无意中遇到王昉，那时候他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位巾

帼英雄雌的传闻，便半开玩笑的问了她一些问题，他记得王昉在评价了她父亲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石越等熙宁诸臣之后，遗憾的对她说道：先父无论经术学问道德文章经济治国皆胜光、越百倍，光只道德足称，越不过能和人、守中庸，然世人皆谓与越相交，如沐春风，越遂以此佐先帝成其事业，官家有意法先帝，做成事业，则不可忘熙宁初年之鉴，朝中所谓“老成”之人，虽不如意，亦不可尽去之，终要委曲调和，不得此辈拥戴，亦难济事。

王氏的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上，他想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将他父亲留下来的家底发扬光大，首先便要得到两府的支持——这一点，在高太后垂帘的时候，他也已学到不少。以高太后的威望，所有诏令，都免不了要先取得两府的支持才能颁布，更何况他一个新登基的皇帝。现在两府的布局，是高太后遗留给他的，他早有更替之意，但这种事情，还是得耐住性子，一步步的来进行。他并没有到非要将两府宰执大臣全部更换的地步，有一些宰执，哪怕是他不喜欢的，也得留在两府，还有一些宰执，即使他想赶走，也未必那么容易能做到——他父亲在熙宁年间定下来的制度，让他无限景仰崇拜的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掣肘，尤其是门下后省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随便罢免一个宰执大臣，他很难找到一名翰林学士草制，更加难以找到一名宰执副署让诏令生效，因为罢免宰执大臣的诏书是肯定要送到门下后省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很难保证不被封驳，如果因此而引发廷议，那名副署的宰执、草制的学士，都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宰执大臣和翰林学士一般都不会无底线的附和皇帝意愿。比如许将心里绝对乐于见到吕大防下台，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落井下石，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许将也不会轻易在一封罢免吕大防的敕书上面署名，他承担不起被给事中们封驳的风险，事情如果闹大，言官拿皇帝无可奈何，攻击的矛头绝对会首先指向草制的学士、副署的宰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

是他和吕大防两人一起下台。

其实，不要说罢免宰臣，就算是想要罢李稷的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卫尉寺卿也是朝廷重臣，赵煦对李稷再恼怒，又能将他如何？赐死？这只能想想而已，即使他贵为皇帝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问罪贬黜？他已经准备好将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了么？没有的话，两府、学士院倒还罢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煦也没必要瞒着宰臣与翰林学士，但是，他要怎么过给事中那一关呢？宰臣与翰林学士不管能否守得住秘密，至少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公然乱说，给事中就难说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么？

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终于，赵煦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压抑着心中的不快，慢慢的将自己的目光从李稷身上移开，无力的挥了挥手，不耐烦的说道：“尔等都退下吧。”

听到这句话，殿中众人都是如蒙大赦，正要告退，却听赵煦又说道：“侍郎、天寿留下。”

众臣恭声唱喏，鱼贯退出，转眼之间，小殿之内，便只余下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二人。

赵煦沉默了一会，突然注视司马梦求，问道：“侍郎今日为何寡言？”

司马梦求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陛下真的相信安平之事，是建国公在陷害石丞相么？”

赵煦没料到司马梦求会开口问这个，神情微变，凝视司马梦求，但

后者却一直是垂首而立，一副执礼甚恭的模样，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他亦不回答，只反问道：“侍郎以为呢？”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回道：“臣以为建国公不会干这种蠢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别人便不可能知道。如今竟然有流言传来，此事甚是可疑。”

“这件事的疑点，可不只这么一桩！”赵煦讥讽的冷笑道，“但是，这件事情，还能查明真相么？”

司马梦求顿时沉默了，赵煦的目光转到庞天寿身上，庞天寿也是低着头，不置一语。

“果然如此么？”赵煦嘿嘿的笑出声来，他无力的坐在御座上，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失望。

感觉到小皇帝那难以形容的失望，司马梦求心中更加犹豫了——今日内东门小殿的这次召见，他之所以沉默少言，在旁人看来，那自是因为今日的气氛如此，他谨慎一点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也理所当然，但司马梦求心里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激烈的斗争着。只是，以他的城府，旁人从外表上，自然是看不出一丁点痕迹的。

赵煦也并没有留意到司马梦求内心的斗争，却仍是又无奈的追问着：“真的连侍郎也没有办法么？”

这一句无意识的追问，却在一瞬间令司马梦求做下了决定，他突的抬起头来，注视着御座上的赵煦。

赵煦脸上露出一丝希冀之色，“侍郎可是还有什么办法么？”

司马梦求看着赵煦，又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庞天寿，轻轻摇头：“虽然证实了安平之事背后有人策划，但主使之人非常谨慎，以臣的经验，那名所谓的姓郭的贼人，不是远走高飞，便是已被灭口，想要循此线索追查，恐怕是永远都查不到真相了。”

赵煦的脸色再次灰败下来。

但司马梦求恍若未见，继续说道：“但是，虽然真相难以查明，却仍有办法澄清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这次不只是赵煦，连庞天寿都惊讶的转过头来。

“说到底，那幕后主使的贼人的目的，不过是想离间陛下与石丞相的关系而已。”司马梦求这次没有避开赵煦审视的目光，仍是继续说道：“此人煞费苦心，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让我大宋君臣相忌，石丞相不安于位……”

赵煦默默的听着，并不表态。

司马梦求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仍然是不疾不徐的说道：“臣到今日，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事与石丞相无关——这并非是因为臣与石丞相的关系，恕臣大胆妄言，若果真石丞相有不臣之心，那安平之时，唐康就不该出来转寰，乃至此后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该那般发展，如今石丞相也不该反对北伐！兴兵北伐，他才能手握兵权！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因为石丞来临事犹疑所致，但是臣出自石相门下，对石相的性格非常了解，他表面上温和谨慎，但却绝不是临大事而犹疑之人。相反，面临大事，他反而会非常果断，并不害怕犯错。否则，他也立不下今日的功业。”

“侍郎所言，朕亦知之。朕并非是疑石相公，不过……”赵煦半真半假的说道，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此事既有主谋，若非契丹用间，便是谋逆大案，若不能查明真相，岂非令人笑朝廷无人？”

“陛下所言自是正理。”司马梦求瞳孔微缩，语气却依旧平静，“臣亦以为，查明真相，方能彻底还石相公清白。此案关系重大，不得不有所权变，既然案子已陷入僵局，何不另辟蹊径？”

“侍郎的意思是？”赵煦不解的望着司马梦求。

便听司马梦求从容回道：“臣以为，主谋既然查不到，那便先试着排除石相公的嫌疑好了。”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却是恍如平地惊雷，赵煦和庞天寿愣了一下，才听明白司马梦求话中的意思，二人顿时都惊呆了。

赵煦不自觉的便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吃惊的望着司马梦求，庞天寿更是汗流浹背，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与习惯。在某些时代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换一个时代，却可能是离经叛道，不可思议之事。暗中调查宰执大臣，如果传扬出去，赵煦根本不敢想像，那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司马梦求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只是继续说道：“安平之事，既有主谋，那便只有两个可能，或是有人陷害石相，或是石相左右，有奸险小人，欲图侥幸。前者难查，后者易明。以臣之见，不如两头并进，卫尉寺与职方司仍旧追查原有线索，陛下则另遣信任之人，老成之辈，先排除了石相左右之人的嫌疑，如此则可君臣相安，方为国家之幸。”

司马梦求说得淡然，赵煦却做不到那么果断，他沉吟半晌，仍是犹疑难定，为难的说道：“侍郎所言，虽然不失为一良策，然恐碍物议。”

司马梦求望着小皇帝，“臣所献之策，本不足取，陛下若无意北伐，臣进此策，当磔于东市，然陛下若有进取之意，且仍欲用石相，则君臣相疑，必为契丹所乘。非常之时，自当行非常之事。只是陛下须善择其人，只可用老成谨慎可信之辈。”

赵煦目光不自觉的移向庞天寿，吓得庞天寿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司马梦求不待赵煦开口，也出声反对：“供奉虽然忠心，然岂可以宦寺监察大臣！”

赵煦一怔，想了半晌，才惊觉自己竟然没有可用之人，只得对司马梦求道：“如此，此事只得托付侍郎。”

司马梦求仍是反对：“臣岂得无嫌疑？”

赵煦不由苦笑：“侍郎以为朕是昏君么？”

司马梦求连忙顿首：“臣不敢。”

“忠奸朕还是分得出来的，断不至于凡是石越门下，便怀猜忌。”赵煦望着司马梦求，推心置腹的说道：“不要说侍郎朕信得过，便是唐康、田烈武，朕都是信得过的。唐康在安平一事，已足见忠义，此番天寿与李邦直使河北，唐康在河间布置，更是煞费苦心，其非忠臣乎？其实安平之事，朕亦从不曾有半分疑石越，只是石越功绩既高，威名早著，便难保有心怀叵测之人，从中设计。便以本朝之事而言，太祖非忠臣乎？一但黄袍加身，不得不尔。故此，若是有人陷害石越，朕必

不中其奸计，但若果是石越左右有人意图非份，亦不可姑息，总要将此种奸险小人铲除，方能全君臣之义。”

顿了一下，又道：“侍郎虽曾随石越游，为石府门下士，然先帝已称君忠义，太皇太后在时，亦称君乃本朝奇士，朕更无疑君之理。此事便付于侍郎，幸毋推辞。”

司马梦求连连叩首：“先帝、先太皇太后、陛下如此信任，臣感激涕零，此恩万死难报。” 却仍是婉辞：“然此事实非臣所能胜任，还望陛下另委贤能。”

“侍郎莫要推辞。此事非君不可，旁人朕亦不能信任。”赵煦态度十分的坚决，“便如君所言，宦寺不可监察大臣，而朝中之士，却各成朋党，若所任非人，借机陷害石越，则朕亦难以自处矣。惟有侍郎，朕方能信任。”

小皇帝话说到了这地步，司马梦求已知无法推辞，又婉辞了一回，这才接受任命，顿首道：“臣必不负陛下信任。”

赵煦见他终于答应，不由大喜，亲自走下御榻，扶起司马梦求，正要再勉励两句，却听到小殿之外，有内侍尖声禀报：“启禀官家，枢密院副都承旨徐禧称有紧急军情求见！”

虽然辽军已经出境，但此时宋朝却依然是战争状态，御前会议也未解散，听到有紧急军情，赵煦也不敢怠慢，连忙整了整衣襟，喊了一声“宣”，一面快步走向御座端坐。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也都各整仪容，叉手侍立两侧。

不一会，便见一五十余岁的长须绯袍男子走进殿中，向着赵煦请了

安，便将手中一份卷轴递上，庞天寿接过卷轴，送到赵煦案前，徐禧垂首肃立，不断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司马梦求，司马梦求感觉到徐禧的窥视，却仍是不动声色，并无半分回应。

司马梦求对徐禧这位枢密院副都承旨了解不多，只知道此公属于新党，熙宁年间以布衣上书，而得不次擢用，在中书任习学公事，因为晋身方式与石越相似，一时间也有人称他为“小子明”。据说先帝也非常欣赏他，后来他与吕惠卿亲善，在熙宁间，也算是官运亨通，虽然比不上石越，但短短十余年，便由一介布衣而成为五品大员，也算是一个异数。而且此公好谈边事，在新党中被视为“知兵”。不过石越却十分排斥他，因此宋廷几次用兵，他都不得重用，只是平西南夷之乱时，据说他曾经帮吕惠卿画策，但也只是传闻，因为那时候徐禧正在外地做官。他被召回京师担任枢密院副都承旨，还是年内之事，之前枢密院有一正一副两名都承旨，因为都承旨刘舜卿意外病逝，副都承旨唐康又在河北，密院缺人，趁着石越前往河北，许将便推荐了徐禧，石越后来知道，但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而徐禧自吕惠卿罢相之后，官阶便一直延滞不进，绍圣以来，整整七年时间没升过官，许多后进都超过了他，以这次来说，他是正五品上的资序，本来完全有资格出任都承旨，但虽有许将举荐，却还是被打压，竟然只让他做副都承旨，而都承旨的位置却空悬无人。汴京一直有流言说那个位置是为唐康预留——这次大封赏之后，唐康也已然是正五品上资序，可以名正言顺出任都承旨。因此众人都在暗地里猜测徐禧心里一定会有怨言，甚至有人预言他可能会报复唐康，但这几个月来，他却表现得十分低调，完全不似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徐禧，他虽然是副都承旨，但实际上做的是都承旨的差遣，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他上任之初，便等着看好戏，因为枢密院都承旨不但需要管理整个枢密院的日常运转，还要在枢密使、副与皇帝三者之间掌握好平衡，这个职务一般官员是做不好的，徐禧任职之时，又正好赶上

与辽国的战争，枢密院的事务空前繁剧，如果是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徐禧，估计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弄得树敌无数、人人侧目，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州郡迁转十余年后，让徐禧判若两人，自上任以来，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他恃才傲物的那一面，但单凭他能将枢密院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足以让人赞叹。只是司马梦求也听到过一些传言，说徐禧与枢密使范纯仁不太相洽，在密院中，徐禧与枢密副使许将是一派，而枢密使范纯仁则更倚重枢密会议……

不过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是新党，一个旧党，没有点矛盾才怪。而且，枢密副使许将素称文武双全，知兵法晓军政，而枢密使范纯仁在这方面却不免有所欠缺，两人又分属不同党派，这中间本来就已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如今许将又得徐禧之助，自然免不了要更加活跃一些，汴京之中也有耳言流传，称许将又是支持组建火铳局，又是大力鼓吹北伐，背后便是有徐禧为之谋画。

耳语流言，自然不足采信。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徐禧的影响力不容小窥，不构成威胁的人物，便是对手也懒得理会，枢密院都承旨这个位置，也是通往宰执之位的一道阶梯，资历中有过这么一笔，对未来是大有好处的。司马梦求内心也是希望唐康能任此职的，尤其是这次的大封赏之后，唐康资序已够，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温江侯，如果再出任枢密院都承旨，其份量之重，绝非他官可比。尤其唐康并非科举出身，将来肯定做不了翰林学士，有了这份资历，将来再历部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跻身两府，官拜宰执。

但现在看来，近水楼台，又有枢密副使许将支持的徐禧，很有可能先唐康一步做枢密院都承旨，毕竟徐禧的能力已经受到认可，而官场之中，也总是有一些潜规则的，如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相当，都适任同一职位，那一般会让年纪较大、入仕在先的那位做。而在正五品的资序

上，除了门下后省的都给事中，再无一个官职比得上枢密院都承旨，以唐康升官的势头，也未必会在正五品的资序上停滞很久，一旦失之交臂，就可能永远错过这个历练的机会。在唐康的履历中，这无疑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因此，司马梦求心里面，是极不希望徐禧在皇帝面前有任何加分的表现的，可惜的是，这一次，他又要失望了。

读着徐禧呈上的卷轴，小皇帝已是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差点便要击案叫好了。随着赵煦心情的变好，内东门小殿内的气氛也随之改变，原本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严肃消失一空，刚才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庞天寿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即使是司马梦求自己，也不由自主的放松了许多。

司马梦求正在心里面好奇是什么消息竟然会让皇帝如此高兴，赵煦却已经迫不及待了——他此刻所读到的内容，正是稍后范纯仁在韩维府中所得知的消息。无人知道，徐禧悄悄的用了一点小伎俩，利用范纯仁恰好不在枢密院的机会，他先亲自将情报整理妥当，送呈御前，然后才算好时间，安排人马分两次报告范纯仁。

果然，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辽国疑似内乱……这几个好消息突然接踵而至，不但令赵煦喜上眉梢，而且他也几乎是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等待已久的良机，甚至安平之事的调查结果，也正好可以成为自己一个难得的筹码。

面对如此良机，赵煦一刻都不想耽误，放下手中的卷轴，便迫不及待吩咐道：“速遣中使，召韩维、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觐见！”

庞天寿领命退下。徐禧亦随即告退，司马梦求见皇帝已无意继续召对，亦跟着告退，赵煦果然并不挽留。一面想着自己接下的任务，一面揣测着皇帝刚才得到的消息，司马梦求心事重重的与徐禧一道退出内东门小殿，直到走出内东门小殿的殿门，他才恍然惊觉一件事情——方才皇帝召见的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在京的宰执大臣与新任的御史中丞，却不知为何，独独漏掉了户部尚书苏辙！这个发现，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忐忑起来。

不管皇帝赵煦有多么迫不及待，这个时代的运转都有它固定的节奏，并不会因为他是大宋的皇帝，便给他例外。当他召见的重臣全部赶到崇政殿时，禁中大内的座钟，都已指向未末时分。

在崇政殿外等候皇帝驾到之时，被召见的六个人，几乎都是立即意识到了这次召见的不同寻常，他们可不是司马梦求，在第一时间，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户部尚书苏辙不在召见之列，这让众人都不由得在心里面各自揣测，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前御史中丞刘摯的去职——苏辙与刘摯罢中丞的案子，也是有所牵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左丞相韩维，竟然与枢密使范纯仁联袂出现，这不免也让另外几人浮想联翩。

不过，这一干宋朝重臣，其实都是知道皇帝这次召见的原由的。

在赵煦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成功突围等消息之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得到了报告，其中枢密副使许将因为在密院当值，知道得比皇帝还要早些。

因此，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这次召见的主题就是北伐。

但是，不论他们在心里面是兴奋还是忧虑，从他们的外表上，都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贵为宰执大臣，不说喜怒不形于色，若是随随便便就七情上面，那毫无疑问会被人轻视，别人会觉得这个人“轻佻”，不

堪大任。

六人几乎都是不发一言，静静的在偏殿之内等候，直到偏殿内那座黄铜座钟的指针终于指向申初，小皇帝赵煦驾临崇政殿，六人才在内臣的引导下，依次进入正殿，行礼如仪。

此时的赵煦也已经完全平静下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身着常服，端坐在御榻，看着六人鱼贯入殿——看见第一个入殿的竟然真的是韩维，赵煦脸上还是禁不住露出一丝讶色。

虽然他派使者去召见了韩维，但那只是为了表达对这位左丞相的一种尊重，韩维病得不轻，他原本预计这位左丞相是不会前来的，因此，虽然之前内侍告诉了他韩维已经进宫，但直到亲见的那一刻，他才真的相信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真的发生了。

不过，赵煦现在应付各种意外，也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脸上的惊讶很快消散，待六人平身之后，赵煦便立即吩咐侍立旁边的庞天寿亲自扶着韩维落座，又压抑着心中的不快，眼睁睁的看着枢密使范纯仁在另一张椅子上也坐了下来。

这是几个月前才有的习惯，当时高太后让司马光、韩维、石越三人坐了下来，赵煦心里面就有些担心他们这么一坐，便难以再起来，结果还真是被他不幸料中。此后司马光虽然去逝，石越也去了河北，但韩维的身体又有些不好，结果就一直坐着了，而遵循当日的先例，枢密使范纯仁，也跟着一起坐了下来。原本赵煦还指望范纯仁谦逊一下，他顺水推舟就撤了他的座位，但没想到范纯仁看起来忠厚老实，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老实过头，和当日的石越一样，他没有半点推辞，竟然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坐了！而且后来韩维告病在家，几次召见宰执，只有范纯仁独

坐，范纯仁也没有任何客气。更可气的是，还有人为了拍马屁，在《新义报》上大赞太皇太后恢复三公坐而论道的古制，将此事当成太皇太后的圣德之一，外人不知虚实，一时马屁之声四起，竟然有将这件事情坐实之意。赵煦不是没有想过学太祖皇帝，突然撤座，也想过找几个御史上书，给范纯仁施加压力，让他自己主动不坐，但是，他到底亲政未久，没有这个底气，先是辽人在境，现在又想着北伐，他不想也不敢节外生枝。因为那些马屁精的存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圣德，如果轻易加以改作，难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最后为了平息纷争，很可能座位没撤掉不说，自己还要亲自下旨，为这件事情背书——这种事情，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的。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赵煦也已经有些自暴自弃了。就算撤了范纯仁的座又如何？石越马上就要回京，以石越现在的功绩声望，不加礼遇，反而撤座，岂不又要引人议论？如果到时候只有石越一个人独坐，赵煦会觉得更加恶心难受。倒不如留着范纯仁的座，到时候如果韩维不在，至少也有范纯仁和石越一起坐着，看着也要顺眼许多。

至少大朝会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是站着的。事到如今，赵煦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但这也让他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转头朝身旁的庞天寿点点头，庞天寿会意出列，手里捧着一叠卷宗，送至韩维座前。

韩维莫名其妙的取了最上面的一份卷宗开始浏览，才看得几眼，便是脸色骤变。

其余五人也是被赵煦这一出戏弄得面面相觑，这时候看见韩维脸色不对，心里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却一个个都低着头，脸上竭力做

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赵煦扫视众人，他本无意卖关子，趁着韩维在读卷宗，淡淡解释道：“不知诸公是否还记得当日石越在安平劳军之事？此乃是庞天寿使河北带回来的卫尉寺与职方司关于此案的卷宗，经由卫尉寺、职方司详加调查，可以确认，当日之事，并非偶然，而是有人幕后指使！”

这可真是大出众人的意料。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今日的召见，一开口，就抛出了如此敏感的大案。而更让众人意外的是，皇帝言之凿凿，直指安平劳军一案，确系有人策划。

一时之间，殿中众臣，尽皆大惊。甚至，因为太过于惊讶，竟然没有人接皇帝的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正在读着卷宗的韩维身上，崇政殿内，安静得能听见韩维翻弄纸张的声音。

赵煦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的看着韩维读卷宗。颤颤微微的捧着卷宗细读的韩维却是恍若未觉，只是端坐交椅之上，低头读着手中各色人等的口供——但所有人都知道，此刻他的内心，绝不可能如表面上那么平静。

韩维每读完一份卷宗，便交还给庞天寿，庞天寿又将之送至范纯仁手中，范纯仁读完，又依次送给韩忠彦、吕大防、许将、李之纯传阅。一时间，崇政殿仿若变成了政事堂，五名宰执和一名御史中丞，不管心里面是惊讶、担忧，还是幸灾乐祸，都无比认真的读着手中的卷宗，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最后一份卷宗由御史中丞李之纯读完，交还到庞天寿手中。

最先读完全部卷宗后，便垂眉端坐，仿若老僧入定的左丞相韩维首先朝着赵煦微微欠身，说道：“陛下，老臣原本并不相信安平之事背后有何阴谋，但观诸人口供，安平一事背后另有主使确凿无疑，此案非比寻常，以臣愚见，必须穷治，务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韩维的表态，让赵煦既高兴，又意外，但韩维话音未落，兵部尚书韩忠彦已经亢声反对：“韩丞相此言差矣！以臣之见，这不过正好证明安平之事，乃是辽国的反间计，其意便在离间我大宋君臣，若要穷治，正是中契丹下怀，石越亦难自安。”

“师朴参政所言有理。”韩忠彦话音刚落，范纯仁也跟着出声声援，“不论安平之事背后是否有主谋，都可以肯定石越与此事无关——河北诸臣，与石越亲莫过于唐康，石越若有异志，唐康岂会不知？其在安平乃大呼皇帝、皇太后万岁，使奸小之谋，不得其逞，足见忠义……”

关于唐康之举，赵煦倒也是颇为认可，接过话来，道：“唐康忠义，朕自知之，此番拜温江侯，朕亦颇闻外人非议，且不论唐康战功，只安平之功，便足当封侯。”

“臣亦以为石越当与安平之事无关。”吕大防也跟着说道，不过却话锋一转，道：“但臣以为韩丞相所言，才是正理。此事既是有人意图陷害石越，岂可不查明真相，还石越清白。若避嫌疑，反见猜忌。”

赵煦连连点头，又说道：“有人陷害石越，或亦有之。朕闻河北有流言，或谓是吕惠卿欲害石越……”

“臣以为吕吉甫不至如此。”许将连忙说道。

吕大防却道：“亦未可知。”

范纯仁却是脸色有些难看，皱眉问道：“敢问陛下自何处知之？”一边说着，一边拿眼神去看庞天寿，神色颇为不善。庞天寿感觉到范纯仁的眼神，顿时心惊肉跳，却又不敢分辩，只是暗暗叫苦。须知他虽是天子近侍，但宋朝非他朝可比，范纯仁贵为枢密使，真是惹恼了他，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幸好赵煦也看出范纯仁在疑心庞天寿，他也知道其中利害，心里面想着回护庞天寿，不及细想，脱口便道：“范公毋疑，此非庞天寿所言，乃薛嗣昌使河北听闻。”

但范纯仁脸色却是越发难看了，盯着皇帝追问道：“不知薛嗣昌何人？”

赵煦被他看得有点发虚，勉强回道：“小臣尔。”

“其所闻流言，未知可有出处？”

“既是流言，岂能问其出处？”

“吕吉甫亦大臣也，虽待罪河东，陛下岂能信小臣无稽之语，而疑大臣？”

赵煦被范纯仁逼得有点狼狈，讪讪道：“朕亦疑其不实。”

范纯仁这才脸色稍霁，但吕大防却不愿意了，道：“范公所言虽是正理，但既有此流言，吕吉甫亦不可久居河北。”

许将听出吕大防心怀不善，念在同为新党的几分香火之情，再次出

言回护：“可令其回河东。”

“回河东亦不便。”吕大防摇头，不依不挠，“吕吉甫本守太原，却擅兴兵出河北，致河东章、种反无兵可用，其若回河东，章、种辈焉能制之？”

众人心里都知道吕大防的这番话不是太公道，但同样也难以说吕大防说得不对。许将已然感觉到皇帝的猜忌之意，他与吕惠卿又没什么交情，便无意再为吕惠卿辩护，免得连累自己，其余诸人，更不可能替吕惠卿说话——便是范纯仁刚才，其实也不是为了吕惠卿，他在意的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这却是正中赵煦下怀——薛嗣昌所说的流言当然未必可信，但吕惠卿在他心里，也并非是什么重要人物，那自然还是处理一下的好，有些事情，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但他还是转头假意问韩维意见：“丞相之意如何？”

韩维自然是知道他的心思，沉吟了一下，道：“莫若移镇他处。”

赵煦立即点头，口里却说道：“吕惠卿在河北亦不为无功，且是前朝宰相，朝廷自当优待。”又问：“吕氏是何处人？”

许将也是福建人，便回道：“吕吉甫乃福建南安人。”

“南安属何州？”

“泉州。”

“可令其判泉州。”

赵煦话一出口，众人又是大吃一惊。吕大防更是目瞪口呆——他本以为皇帝是想惩罚吕惠卿，那样的话，就应该找一个和太原府级别相当甚至稍高一点的府州，不拘何处，只须远离汴京与河北、河东就可，让六十多岁的吕惠卿既远离现阶段的政治舞台，又千里奔波劳累，虽然不至于死在路上，但如此折腾一次，也算是惩罚了。但没想到，说了半天，赵煦却是让吕惠卿衣锦还乡！

虽然泉州无疑离汴京足够远，远得足够让吕惠卿的声音彻底从朝廷中消失，这也是吕大防所喜闻乐见的，但是，任何一个宰相，如果不能老死任上的话，那么最理想的结局，莫过于能回家乡做太守吧？这是真正的恩典，毕竟大宋朝对本地人做本地官，是极为忌讳的。

而许将的心里面，却是一阵难以自抑的惊喜。他当然不是为了吕惠卿高兴，而是从这件事情上，感受到了皇帝对于新党的善意。

韩维与范纯仁对视一眼，他们当然也能感受到这是皇帝在刻意展现对新党的宽容姿态，要说心中全无芥蒂自是不可能，但此刻他二人心里所想的，却是今日吕惠卿能回泉州当太守，他日范纯仁也许就有机会回南京应天府当留守……一念及此，两人心里面生出来的那一点反对的念头，马上便烟消云散。

韩维率先便说道：“陛下如此处置甚好，圣上宽宏，此非只是吕惠卿之幸，亦国家之幸。”

范纯仁也开口称颂：“陛下顾念老臣，臣等同沐圣恩。”

他二人既然出声支持，韩忠彦与李之纯本来就无可无不可，六人之中，有五人同声称颂，吕大防虽然不太乐意，但想着吕惠卿从此回到泉州，路途遥远，真正眼不见心不烦，便也不再作声。

小皇帝赵煦心中却是大受鼓舞，他刻意岔到吕惠卿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想处置吕惠卿，但更主要的，却是想拿吕惠卿来投石问路——他如此处置吕惠卿，如果刘摯还是御史中丞，那绝对是不可想象之事，如今刘摯不在了，但是赵煦并不确定其余的宰臣，尤其是韩维、范纯仁、吕大防三人，会不会有人取代刘摯的角色，因此必须要加以试探。

事实证明并无第二个刘摯。韩维老矣，再也不会事事顶针；范纯仁虽然让他有一些狼狈，但他本性温和，他只会在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原则上较真，这是一个把规则看得比具体的事情更重要的人；而吕大防虽然性格刚强，但他在处理党争的问题上，明显是心中怀私的——刘摯能够令人畏惧，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正直公平，无欲无私，便无所忌惮，而吕大防正直倒是正直，却做不到公平，偏偏他又以君子自期，既然有所欺心，就算自己不愿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下意识的也会因此而约束自己，如此便有了弱点，便做不到刘摯那样一往无前。

当然，赵煦并不可能对吕大防的性格了解得如此细致，但他关心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吕大防退缩了！

只要知道这个就足够了。

既已得逞，赵煦便不再在吕惠卿的事情上多纠缠，又将议题拉了正途，“既然诸公皆无异议，吕惠卿之事，便如此议定。至于安平一案，范相公所言，甚有道理，朕亦并非是疑石越有异志，君臣之间，并无嫌隙。只是朕以为韩丞相与吕参政所言亦是正理，此案既是有人陷害石越，离间我君臣，又岂能听之任之？如此，岂非使人笑我大宋君臣无能？是以，此案仍须穷治。”

安平一案比起吕惠卿来，无疑份量要重许多，众人的注意力立即被拉了回来。范纯仁听完赵煦的表态，仍是坚持反对：“陛下既然信石越不疑，则奸人之谋不得逞，又何需多生事端？若是穷治，石越既为率臣，统兵数十万，所谓‘瓜田李下’，纵是无他心，又岂得自安？此非待大臣之道矣。”

韩忠彦也道：“陛下若要穷治，石越儒者，必乞解兵权。如此，则正中契丹下怀。”

吕大防对吕惠卿的事情本就不甚满意，此时见范纯仁、韩忠彦一意维护石越，心中更是不满，冷冷说道：“师朴参政此言差矣，安平之事，纵与石越无关，纵然朝廷不穷治，石越若是忠臣纯儒，亦必乞解兵权。臣闻石越已与李清臣回京，已知其断不会再回河北领兵，故尧夫相公、师朴参政所虑，臣以为不过是多虑了。”

许将见着机会，也趁机说道：“臣方才细读供词，奸人因知石越在军中威望甚高而设此计，而如案犯韦烈、方索儿辈，之所以挺而走险，亦是知石越极得军心。如此，石越纵然无辜，亦不可使再领兵，此亦为安全之。君子瓜田不纳履，石越乃当世大儒，岂能不知？纵解兵权，其必无怨言。”

他二人的话说得都还算漂亮，但在场之人，又会有谁听不出来话里面藏着的刀子？吕大防还委婉一点，许将的话却已经算得上是白刃相见了。

但他二人的话，却是极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讲究推己及人，你自己跑到瓜田里面，低头去弄自己的鞋子，如果因此被人说成偷瓜贼，那是绝对没有理由责怪别人冤枉你的，因为那是你自找的。任何

人都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无条件信任自己，要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自己首先就要知道避嫌。

事情有大小，但道理却是相通的。石越明明已经身处嫌疑之地，自己却不懂得主动避嫌，那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理由责任朝廷猜忌怀疑他的——这至少和他“大儒”的身份不相合。如果一介武夫不懂这个，还有可谅之处，但石越如果不懂这个，那就是他在践行儒家的理念上，有太大的缺陷，当不得他现今所拥有的声誉。

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对于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本来就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标准。如果一个人背负着“当世大儒”的名声，却要求别人象对待一个普通儒生那样宽容的对待他，这已经不是非份之求，而可以称得上厚颜无耻了。

因此，吕大防和许将这番话一说出来，范纯仁心里面再想回护石越，也不好作声了，韩忠彦本来就不擅长辩论，此时也是哑口无言，至于御史中丞李之纯，他根本就不想随便淌这浑水，因此早已打定主意，只要皇帝不问到自己头上，就绝不开口说话，此时更是三缄其口。

只有左丞相韩维朝着赵煦微微欠身，慢条斯理的说道：“陛下，国朝制度，宣抚使本就是有事则设，无事则省，契丹既已被逐出河北，战事已了，包括石越在内，诸宣抚使副，皆当回朝缴旨，是否解兵权本就无须多议。”

赵煦没想到韩维竟然是在这里等着他，不由愣了一下，才勉强笑道：“宣抚使司恐尚不能遂罢，契丹在河北受到重创，仓遑北撤，今日诸公应当也都已得到消息——高丽已然出兵夹击辽人，而折克行亦自蔚州突围，耶律冲哥行踪不明，辽国必有内乱。这是千载难适的良机，所

谓‘天子弗取，反受其咎’，辽主背盟弃誓，鬼神厌弃，朝廷若不在此时顺天应人，兴义师北伐，他日思之，必悔之无及。”

这是赵煦第一次当着众多宰执重臣的面如此清晰的表明决意北伐的态度。这让一直旗帜鲜明的鼓吹北伐的枢密副使许将立即就兴奋起来，马上接过皇帝的话说道：“陛下圣明，先帝励精图治，便是为了恢复汉唐故地，遗诏于未收复幽蓟耿耿于怀，如今辽国内忧外患，正是陛下全先帝未竟之志之时。”

韩维脸上露出为难之态，“若陛下有志北伐，以老臣之见，仍须使石越节制诸将。”

韩忠彦也趁机说道：“臣亦以为非石越不能为此。”

范纯仁却是弗然不悦，厉声说道：“陛下，北伐大事，牵涉国家气运，不可如此轻易定策，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臣以为北伐与否，仍需从长计议。”

谁也想不到到了这个时候，范纯仁居然还是反对北伐，众人不由都是十分惊讶。尤其是韩维，他本以为之前已与范纯仁达成共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原来那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但事已至此，除了苦笑，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但更让众人意外的，却是第一个出头对范纯仁表示不以为然的，竟然是吕大防！

范纯仁话音一落，他便马上出列，朗声说道：“诚然，兵者国之大事，必庙算无遗，方可兴兵，臣此前亦因此对于北伐持有疑虑，然如今形移势变，却正是天赐良机！若再从长计议，错过良机，正所谓铸九州

之铁，不能为此错字。”

“朝廷当以义兴兵，不当以利兴兵！河北遭逢劫乱，百废待兴，朝廷正当安抚百姓，救济黎庶，岂是兴兵之时？”范纯仁今日完全是一反平常的温文尔雅，立即反唇相讥，“况且即便计较利害，亦未必如诸位所想般乐观。辽军虽受重挫，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辽主亦曾励精图治、整兵经武，辽军实力仍然不可小觑。高丽虽然出兵响应，然其与我相距万里，不过是各自为战，缓急难以相济，不足为恃。至于辽国内乱，不过是猜测而已，岂足为凭？”

“若非辽国内乱，那相公以为耶律冲哥又是为何事纵折克行突围？”许将不屑的反问道。

“许公便能确定是辽国内乱？”

“即便不是内乱，能让耶律冲哥放过折克行的，也必是辽人的心腹大患。”许将颇为自信的说道，“若我大宋再兴兵北伐，则辽人便是三面受敌，其以新败之师，受三面之敌，如此良机，若不把握，便是纵虎归山，必为后患。”

“契丹这只老虎，便是归山，也成不了什么大患！”范纯仁辩不过许将，便干脆搬出石越的论调来，“朝廷兴兵，若败则前功尽弃，即便侥幸得胜，契丹败丧幽蓟，则有亡国之势，塞北之地，向非中国能有，契丹既衰，必有新族兴起，臣恐便如石越所言，到时中国之患，才刚刚开始！”

许将不由哈哈大笑，“相公莫非是说笑么？若依相公之语，则汉何必击匈奴？唐何必击突厥？皆不过徒劳耳。世间本无一劳永逸之事，但若思虑太多，则近于杞人之忧天矣。朝廷北伐若得成功，我大宋据有幽

蓟，据守雄关则河北无患，屯兵大同则可攻可守，战与不战，操之在我，又何必管他塞北由谁称雄，由谁称霸？彼若敢为患，朝廷只须遣一大将，便可以再封狼居胥、勒燕然山，岂不强过由辽人占据幽蓟形胜，使河北腹心之地，令敌来去自如百倍？”

许将文武双全，又是状元、翰林学士出身，辩辞无碍，这一番话说出来，恐怕就是石越在此，也不好反驳，更何况范纯仁完全是在以短击长，顷刻之间，就被说得哑口无言。若是以往，他说不过时，自有吕大防、刘摯相助，但今日刘摯已经不在，吕大防受到高丽出兵与折克行意外突围成功的影响，也转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北伐。连吕大防都支持北伐了，其余如韩忠彦、李之纯更不用说，心里面多半也是支持北伐的，二人此时不多说话，无非是知道大局已定，顾全范纯仁面子，便不多为难他。而韩维又早已明言，不会再反对北伐。范纯仁顿时就陷入了孤掌难鸣的尴尬境地。

崇政殿内，也出现了熙宁以来最为诡异的一幕——新党与旧党的首领人物俨然如同盟一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却是另一名旧党领袖。

但范纯仁虽然辩不过许将，却也并非被其说服，虽然许将语带讥讽，他也不生气，只是对赵煦欠身说道：“陛下，石越曾与臣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此真不易之理也！臣愿陛下三思。辽人虽行不义，然其与大宋相处已逾百年，渐蒙德化，已非蛮夷可比，此番南犯狼狽而归，足以令其刻骨铭心，若此时议和，则是我大宋德加于辽国，北境可得百年无事。杜诗有云：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幽蓟虽是汉唐故地，然太祖、先帝欲收复幽蓟，亦不过是为了得其形胜，以庇佑百姓。若能边境无事，又何必兴无益之兵，反令百姓劳顿、将士死伤？臣愿陛下三思！”

范纯仁这番话言辞恳切，令人动容。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何者才是根本，何者才是目的？这原本也是儒家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史记》记载冒顿之事，其实并不足法，毕竟冒顿不过一匈奴单于而已，并非中夏圣主，对于中夏来说，为了国土而抛弃人民，那显然是绝不可能被歌颂的，相反，真正的儒者，是一定会百姓置于国土之上的。

只是，但凡牵涉到国土的问题，又都是极为复杂的，绝不会只是简单的百姓与国土孰轻孰重的是非题。

吕大防便对范纯仁的这番论调十分不满，忍不住讥道：“尧夫悲天悯人，然恐契丹到底还是蛮夷，畏威而不怀德，今日吾不取幽蓟，他日便有契丹再自幽蓟南犯，河北百姓，又要重遭今日之劫！尧夫谓契丹此番遇挫，便不敢再南犯，未免有些以己及人，将契丹想得太君子了。耶律德光时，辽人也曾经仓皇北归，然而真宗时便又再犯；真宗时两国订立澶渊之盟，然辽人如今又再南犯。其劣迹如此，岂可信任？”

范纯仁辩道：“形移势变，岂可一概而论？”

“那尧夫又如何能肯定日后不会又形移势变？”吕大防反问道，又对赵煦说道：“臣一向反对兴无益之兵，国家兴兵，必慎之又慎，然果真能够有机会收复幽蓟，则以臣之见，此刻便是付出一些代价，亦当忍受，此正是为谋万世之利，而为一时之牺牲……”

赵煦高坐御椅，听着他的几位宰臣在那儿唇枪舌剑，不由得大开眼界。他心里面自然是倾向吕大防、许将的，尤其范纯仁的那番道理，他本来感觉难以辩驳，没料到竟然被吕、许二人驳得体无完肤，心中不由大觉快意。但他也知道范纯仁并不服气，但既然大部分宰臣都已支持

北伐，那即使范纯仁贵为枢密使，也难以阻挡大局了。赵煦也不想几人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待到吕大防说完，他便伸手示意，止住还想说话的许将与范纯仁，委婉说道：“诸公不必再议，朕意已决。”

立即，崇政殿内鸦雀无声。

赵煦高声说道：“朕意已决——若辽主愿去帝号，且割山前诸州为赔款，则两国仍得和好。否则，北伐在所难免！”

他话音一落，左丞相韩维便已率先拜倒：“陛下圣明！臣恭奉圣旨！”

紧接着，吕大防、韩忠彦、许将、李之纯亦恭声说道：“陛下圣明！臣等恭奉圣旨！”

惟有范纯仁默不作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即从座位上起身，向着赵煦长揖，说道：“陛下虽已圣断，然臣忝为枢密使，不敢奉旨。臣请解此职，盼陛下另委贤能，许臣回乡养疾。”

赵煦自然不能答应，摇了摇头，宽言安慰道：“相公不必如此，朕亲政未久，倚赖相公处尚多。朕虽不才，仍望相公不弃，尽心辅佐。”

范纯仁还要说话，赵煦又止住他，对众人说道：“如今对辽之策已定，而太皇太后梓宫仍未奉安山陵，朕每念及此，心难自安，当择吉日，行丧礼，送太皇太后梓宫归藏山陵。”

皇帝突然提起高太后的葬礼，便是范纯仁也不便打断。众人皆是异口同声说道：“正当如此。”

韩维早就等着这件事，又说道：“依本朝故事，臣为首相，当为山

陵使……”

但他话未说完，赵煦已是摇头打断：“公久病未愈，岂可再如此劳顿？故太皇太后对臣下素来宽厚爱护，此亦非太皇太后所愿也。且此番石越功勋卓著，亦当再加赏赐。朕意仿太皇太后时故事，公暂罢左丞相，仍加平章军国重事，留在汴京安心养病，待到痊愈，再作计较。而以石越拜左丞相，待其回京，由其亲自主持太皇太后葬礼。”

饶是韩维老谋深算，也没料到小皇帝突然来这一出。但皇帝要罢他的左丞相，他本人岂有不同意的道理？要反对也只能由别人来说开这个口。况且皇帝还让他加了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名头，以他现在的病情，皇帝如此安排，更是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韩维只得无奈的在心里面叹了口气，低头谢恩。

范纯仁终于又得到说话的机会，连忙说道：“陛下，依本朝故事，首相既任山陵使，便当辞相，若以石越为山陵使，则其才拜首相，便即辞相，岂非儿戏？太皇太后在时，待臣恩重如山，故臣万死，敢乞陛下格外破例，以臣为山陵使，以全君臣恩义。”

范纯仁是枢密使，在熙宁新官制后，实际上是与左、右丞相同列三公，资序虽然在后，便的确也有资格出任山陵使。只不过这并不符合一般惯例，更不符合赵煦心意，赵煦想都不想，便即否决：“朕与太皇太后本为一体，相公悉心辅佐朕躬，便是报太皇太后之恩，不必非为山陵使。且太皇太后于朕有抚育之恩，于国家社稷有匡扶之功，归葬山陵，岂能不稍隆其礼？以首相为山陵使，方使天下军民，悉知太皇太后功在社稷，恩泽万民。至于相公所虑，亦不必担心，朕岂有使石越才拜首相便即辞相之理？以往故事，乃是新君即位，祖宗如此安排，自有深意。

然朕登基已久，自不必循此旧例。”

小皇帝的这个表态，却是让其余几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要知道高太后的葬礼，是比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否则就不能称为“山陵”了，除山陵使外，还有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递使以及按行使等等差遣，除了按行使是内侍陈衍早已确定外，其余四使，基本上都得是朝廷重臣充任，规格低一点就是寺卿、侍郎之类，规格高一点就是尚书、学士、中丞了，在场之人，除了韩维和范纯仁，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没份。

谁也不想失去自己现在的地位，哪怕是暂时的。

但赵煦的话，却无法让范纯仁满意。皇帝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他坚持让石越出任山陵使，显然也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为免石越回京后反对北伐，甚至凭他的影响力逆转局势，便干脆再将石越支出汴京，等到石越从巩县归来，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便是石越也无可奈何了。除此以外，皇帝如此安排，恐怕多多少少也有安平一案的原因，皇帝对于石越，绝不似他嘴里说的那样，毫无猜忌。

但他即使知道又能如何？

皇帝在北伐一事上，已经得到吕大防的支持，这意味着旧党已经不可能协调立场，齐心协力反对北伐。而且，范纯仁心里面也明白，恐怕这一次，吕大防才是真正代表了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旧党诸君子通常是反对战争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反对所有的战争，只是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认为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性太大，而且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因此，他们通常宁愿谨慎一点。但即使是旧党诸君子，也不会排斥一场看起来几乎是必然取胜，并且能够获得许多好处的战争。而眼下的北

伐，看起来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吕大防一直心存疑惑，但当得知高丽出兵、折克行突围成功之后，态度便突然转变的原因。

而且，范纯仁大概也能猜到吕大防一些别的心思。

既然已认定这是一场没什么风险的战争，对国家的利益不会造成损害，那么，身为旧党的领袖，他就有必要多为旧党算计算计了。小皇帝已经开始表露他的喜好，没有哪个旧党会希望小皇帝喜欢新党而讨厌旧党，哪怕旧党现在再强势，天子的喜好，也可以改变这一切，难得有不违背原则又能讨好皇帝的机会，吕大防当然不肯放过表现的机会，就算不能让小皇帝喜欢旧党，至少也希望他不要将旧党视为绊脚石。

而一举多得的是，虽然以前新党才是旧党的主要敌人，而石越则是旧党的盟友，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吕大防、刘摯以前就已经流露出这样的心思——新党已经不再是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快速壮大的石党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安平大捷之后。而他二人的区别，是刘摯对新党与石党都抱有敌意，而吕大防对新党的态度则在不易觉察的趋于温和。

果然，这一次吕大防便毫不犹豫的与许将短暂结盟了。

而他会如此不加掩饰的与自己针锋相对，显然也是因为他心中的不满。这不满的根源，多半正是由于自己对于石越的支持。毕竟，所谓的“旧党”，也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对一群政见相近的士大夫们的泛称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一辈子的标签，范纯仁过去是旧党，但如果他的政见发生变化，甚至已变得与石越的政见更相近，而与大多数旧党有所差异，那范纯仁究竟还是不是旧党，这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绍圣以来，这种在不同党派中偏移的事情，也渐渐变得多起来。

因此，范纯仁也能感觉到，吕大防恐怕也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自己。

这也可以算做是刘摯罢中丞后的后果之一，如果刘摯还在的话，吕大防顾及到刘摯，断然不会如此公然和许将站在一边。虽然当刘摯还是御史中丞的时候，范纯仁对他的许多行为也多有腹诽，但当他离开之后，范纯仁才真正意识到他的重要性。

不过此刻再想这些，已无意义。而他即使知道吕大防的心思，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范纯仁虽然性格温和，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坚持。只是他认可了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绝不会无原则的退缩、妥协。

这也是他和韩维不同的地方，也许韩维曾经也如此坚持过，但现在的韩维，已然是老态毕露，多了许多的算计，却少了应有的坚持。虽然范纯仁依然尊重韩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成韩维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

这也让范纯仁在这崇政殿中，显得如此的孤单。

无人在意范纯仁此刻在想什么。韩维虽然有意帮石越最后一把，但他已无能为力，既然皇帝已经许诺让石越接任左丞相，那这样的安排，在韩维看来也可以接受了，别的事情，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吕大防、许将更是非常满意，石越将拜左丞相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情，皇帝想出这样的办法支开他一段时间，在二人看来，便已是很大的胜利。韩忠彦倒是有意再替石越说几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安平一案对于皇帝与

石越关系的影响，皇帝既然还是愿意让石越做左丞相，那似乎也不该逼迫皇帝过紧，以免招致皇帝的反感。至于李之纯，他只是在庆幸这一切没有沾到自己身上，而且原本他这个御史中丞是有可能要出任仪仗使的，他上任开始就担心自己这个御史中丞很可能就只能做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之止，现在听到还有机会继续做下去，心中的惊喜几乎无法掩饰。

但小皇帝依然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见众人都已接受山陵使的安排，又乘胜追击，顺势抛出最后的议题。

“太皇太后山陵使之安排，便姑且先如此议定，其余使者，待石越与李清臣回京，再行商议不迟。今日召见诸公，尚有最后一事……”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庞天寿使个眼色，庞天寿赶紧抱起一大堆的奏状，摆到御座前的御案之上。

赵煦指着堆得高高的奏状，淡淡说道：“这些都是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然后又拿起最上面的一封，说道：“这是苏辙自请出外的奏状。”

“御史所言除了此前王巩一案外，多是论其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轻佻，与钱庄总社周应芳及在京蜀商往来密切，收受商人捐赠等事。其实都是些捕风捉影、细枝末节的小事，只是苏氏兄弟喜好文士，其门下多是文多质少，入仕之后，往往便得苏辙为之延誉、荐举，此辈言行轻佻，偶尔犯些小错，也是有的。至于所谓收受商人捐赠之事，朕亦已查明，不过是周应芳等商贾看在苏辙的面子上，筹集了一万贯缗钱为本钱，在汴京购置田产房舍经营，以所获利润资助蜀地来京师游学的贫寒士子。御史遂疑商人逐利，周应芳辈无故出资行善，必是苏辙循私，其

乃是慷朝廷之慨，为己延誉……这些本不是大事，只是御史交相论奏，苏辙颇不自安，遂坚执自请出外……”

小皇帝轻描淡写的介绍着情况——其实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弹劾苏辙的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杨畏为首，都是得了赵煦的暗示，才肆无忌惮的攻击苏辙。内容更没有他说的那么理性，言辞也远不是那么温和。众御史攻击苏辙在刘摯罢中丞之后，居然不坚持辞相，是贪权恋栈、恬不知耻，称其习纵横家权谋之术，在仁宗朝殿试，就以讲宫禁之事，对仁宗不恭，以讨好执政，枉求直名，熙宁时又一意倾附司马光、石越求进，做到宰执并非自己有何才干，而只是会讨好司马光和石越，又说他喜欢欺世盗名，做参政之后，便对川蜀士子百般照顾，援引朋党，所荐之士，多是才多德寡之人，别的官员资助家乡后进，都是自己出钱，而苏辙自己不肯出钱，却令商人出钱资助川蜀士子，沽名钓誉，使得川蜀士大夫皆以苏氏兄弟马首是瞻，汴京有“蜀党”之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如果还不坚持自请出外，那也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这些内情，殿中众人，连御史中丞李之纯都不知情。因为弹劾苏辙的奏章虽多，但实际参预弹劾的御史只有四人，他们并未知会李之纯，而是独立上奏，其所上奏状，赵煦又基本都留中了。不过杨畏颇会揣测上意，皇帝虽然留中，但他却并不罢休，仍是联络几名御史反复论列，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式。外人虽然知道杨畏等人在揪着苏辙不放，但大都以为还是王巩的事情，御史们小题大作，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只要皇帝多表几次态，事情自然平息，便也没太放在心上。

然而杨畏却比众人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极会罗织罪名，不仅大挖苏辙旧账，而且将攻击的火力集中在了苏辙为“蜀党”领袖之上。其实

他口中所谓的“蜀党”，乃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这两年一些汴京人士对在汴京的川蜀官员、士子的戏称而已。这些人分属旧党、新党、石党，其中也有中立派存在，并不是一个政治派系，充其量就是一个川蜀士大夫的同乡会而已。绍圣以来党争并不激烈，各派关系最多就是竞争关系，谈不上敌我矛盾，同乡同籍的士大夫也没必要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便老死不相往来，乡党的关系网，还是需要维护的，而绍圣间川蜀籍官员以苏氏兄弟地位最尊，两人名望又高，自然便被众人尊为首领。而苏氏兄弟都不是多谨小慎微的人，苏轼的性格尤其不甚讲究，旁人戏称之为“蜀党”，他们也并不当一回事，不但不急着撇清澄清，反而自己有时候也如此自称开玩笑。

杨畏便拿着这一点大做文章。“蜀党”是什么，又没有什么官方解释的，你说是同乡会，我亦可以说你动机不纯，所谋者大。虽然结党也不是什么大事，绍圣以来，朝中的旧党、新党、石党，基本上已是公开的秘密，但那到底是长期被动形成的，王安石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新党，司马光也不曾主动组建什么旧党，石越更是至今都不承认有所谓的“石党”。如果苏辙真的在主动结什么“蜀党”，那么，姑且不论这是不是犯了严重的忌讳，至少也已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而且，杨畏的确也抓到了苏辙的把柄。

虽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苏轼做的。在苏轼的牵头下，以钱庄总社为首的一众商行、商社，共同乐捐了一万贯的巨款，在汴京置办田地、房舍出租，以每年租佃所得用来资助在汴京游学的川蜀籍士子。苏轼是不拘小节之人，自然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也是一桩雅事。因为白水潭学院声望日隆，各地来汴京游学的士子也与日俱增，但千里迢迢来汴京求学，无疑会在经济上给许多人造成沉重的压力，象川蜀的士子出川来京，就算家境还算殷实的士子，也往往要顺路贩卖点货物，以补贴用

度。到了汴京以后，生活成本远高于他处，大多也是生活拮据。因此苏轼便牵针引线，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苏轼虽然贵为翰林学士、文坛领袖，周应芳等豪商巨贾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拿出一万贯巨款来巴结他，一千万文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弟弟户部尚书苏辙的面子，值得一千万，他一个翰林学士的面子，却值不得。于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用了苏辙的名义，苏辙也认可了此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

这件事情本身，的确是不存在利益交换的。要不然苏辙也不会非常得意，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好事。周应芳等人出这一千万，也只是为了交个户部尚书府的门槛钱。有过这么一层来往，苏辙对他们有了好感，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进出苏辙府上的机会。

也是苏辙这十几年来仕途过于顺利，便如杨畏等人所讥讽的，他自从与石越结盟，仕途便是一帆风顺，从熙宁六年同判工部事，到熙宁八年做到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此后除了一段时间出外做官，大部分时间都是位列执政，特别是自熙宁十七年以后至今，已是做了八年多的户部尚书。这么长时间身居高位，养尊处优，无论是谁，没得意忘形都算不错，绝不可能做到事事小心谨慎，不留任何把柄。更不用说苏辙算是石党，本来就在新、旧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加上绍圣以来，各党之争已大为缓和，他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保持警惕。

但当这件事情被杨畏翻出来后，苏辙便明白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就是所谓的瓜田李下之嫌，杨畏固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苏辙要说自己与周应芳等人私下没有交易，又有谁会相信？

赵煦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也颇为巧妙，一方面，他压下所有御史弹劾苏辙的奏状留中，但同时他也不是真正置之不问，而是挑了几份奏状亲自交给苏辙，让他解释。苏辙也已是久历宦海，岂能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

皇帝这是顾全他的面子，让他主动辞职。若是他还不知好歹，那这些奏状必然都会刊登在邸报上，到时候恐怕就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包括苏轼在内，一大批川蜀籍官员都可能会被连累。

因此，他马上就自辩解释，一方面表明自己无辜，另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疏漏，辜负了皇帝的信任，自请出外。

苏辙能如此知情识趣，赵煦便也不为己甚，又假意慰留，苏辙当然也不会当真，依旧坚请出外。他心里面非常清楚，皇帝这是准备要变更宰执大臣了！现在的宰臣之中，韩维、石越、韩忠彦是先帝钦定的辅政大臣，范纯仁、吕大防是旧党领袖，旧党刚刚罢了个刘摯，短时间内也不便再动此二人，许将是硕果仅存的新党，新党中若没有合适人选代替，皇帝也不会动他，此外李清臣正得皇帝宠信，章惇在河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稍加考虑，苏辙便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其实早已经岌岌可危，而自己竟然毫无所觉！

这些复杂的内情，此刻崇政殿内的六人当然也不会知道。

但赵煦开口之后，却也无人感到惊讶。

不说今日苏辙未获召见已是明显的信号，这六人亦不会象苏辙自己一样当局者迷，做为旁观者，他们早就猜到，如果皇帝打算调整宰臣，苏辙的地位便是最危险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小皇帝对石越并不信任，石越功劳越大、声望越高，和石越走得太近的苏辙便越是危险，皇

帝轻易不能动摇石越的位置，为了平衡各派力量，就有必要从其他地方着手削弱石越的力量，苏辙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没有庞天寿从河北带来的安平事件的调查结果，也许苏辙的事还有转机，皇帝不会如此迫不及待的下手，应该会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比如让苏辙出任高太后的山陵五使之一，甚至如果石越转变态度支持北伐，或者苏辙觉察到危机设法获得小皇帝信任，那么结果亦有可能改变。但庞天寿带回的调查结果，以及石越对北伐的态度，无疑都加剧了皇帝对石越的不信任，虽然皇帝不得不拜石越为左丞相，但也让他更加急于赶走苏辙，他甚至已无耐心再等到高太后归葬山陵了！

能够削弱石越一派的力量，也是吕大防与许将期待已久的。二人都是格外仔细的听着皇帝所说的“罪名”，待到皇帝说完，吕大防马上便说道：“陛下，苏辙久居户部，一直尽忠职守，其侍奉高宗、故太皇太后、陛下，皆谨慎守份，从无大错。虽然略有小过，还望陛下从轻处分。”

他这是名义上求情，实际上定性，其余几人岂能听不出来？范纯仁心中对他的不满更甚，他今日议事屡受挫折，换成他人，此时便不会再说话，但范纯仁是外圆内方的性格，虽不免气馁，却仍是说道：“所谓蜀党一事，甚是无稽，惟受钱庄总社捐赠一事，确有不妥，然亦非私用，陛下明察秋毫，既已知原委，臣以为不当以此小事遂罢执政。”

韩忠彦也说道：“苏辙掌户部八年，为国家理财，井井有条，人才难得，还望陛下体恤。”

赵煦忙道：“乃是苏辙自请出外，非朕欲加罪。”

吕大防没想到范纯仁竟然还会替苏辙说话，心中更是不喜，冷言

道：“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苏氏兄弟自负才高，行事向来不拘小节，不检之处臣亦多有耳闻，如苏辙既为天下理财，岂宜私见商贾？所谓蜀党一事，亦非无可诟病。凡士大夫显达之后，回馈乡里，建立义仓，扶危救困，办学倡教，本为美事。然凡事过犹不及，苏辙既为执政，当待天下之士为一体，岂能因同乡便加照顾？若朝廷公卿皆学其行，则乡党遍立于朝堂，这朝堂之上，还能有公论？苏辙初时或为人所惑，不觉其非，如今既为御史所察，苏辙亦算是正士，岂能无愧？其既求去，当全其美。”

许将也不客气的说道：“便是蜀党今日非党，亦难免日后不成党。士大夫若秉于公义，因所见相近，以道德相交，遂互通声气，而成其党，本无不妥，盖其是为天下之公，只因一人势孤，难济大事，遂引同类，以求同衷共济。而乡党则不然，乡党不过因同乡同籍之谊而成朋党，其结党不过是求互相照应，甚至为念同乡之情，官官相护，弄权谋私，此乃国家蠹虫、朝廷大害，本当防微杜渐。苏辙为朝廷执政，岂能连这点见识都没有？其之所以无所忌讳，纵不是为厚植党羽，亦是惑于虚名。朝廷不明言其罪，已是陛下宽厚，念其多年辅臣之劳，顾念宰臣体面，其亦自知于此，遂请出外，陛下当全其志。”

这番话说得范纯仁、韩忠彦再无言语。

赵煦又问韩维：“韩丞相以为如何？”

韩维知大局已定，只说道：“还望陛下多念苏辙在宰府多年之劳。”

赵煦点点头，道：“苏辙侍奉两朝，勤劳王事，不为无功，虽有小过，朕亦不以此小过而责大臣，然其既求去，亦全其德。如此，便罢苏

辙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仍赏其功，本官转特进，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洪州。”

如此处分，相当于正常罢执政，众人都是无话可说，一齐顿首，称颂皇帝宽厚。吕大防与许将尤为高兴，吕大防在意的是苏辙出外极大削弱了石党的势力，而许将却是觊觎户部尚书的位置，苏辙腾出了位置，他取而代之的机会更大了。

而最高兴的则莫过于小皇帝赵煦，这还是他亲政以来第一次在与宰臣议事时掌握住局势，而且取得的成果更是他之前完全不敢奢望的——不但终于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国策，还通过了让石越担任高太后山陵使、罢免户部尚书苏辙等重要人事变动，这也让他掌握住了接下来两府重新布局的主动权。可以预见，他对于两府宰臣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

这也让他终于感受到了做皇帝的快乐！

此前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司马梦求、李稷等人时的愤怒、不安，这时候都一扫而空，结束崇政殿的召见之后，赵煦便即返回福宁殿，一路之上，所有的内侍、宫女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皇帝那种轻松与情不自禁的喜形于色。

回到福宁殿后，赵煦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对跟在身边服侍的庞天寿感慨道：“朕承大统七年矣，未有如今日快意者！昔时读《汉书》，见汉高言‘吾今日始知天子之尊也’，朕至今日，始知其意！”

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

这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四合院，尤其是在豪宅林立的汴河两岸，西梁院看起来，就象是一户寻常小富人家的宅邸，就算是世居汴京的土著，如果不是就住在金梁桥附近，恐怕也绝对想不到，此处竟然会是兵部职方司的总部。

此刻，西梁院内的一间四合院内，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正在埋头细读堆积如山的报告，而仅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四合院内，职方郎中曹谌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时不时抬眼的向着司马梦求所在的四合院方向张望——虽然他心里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不可能看得见司马梦求正在做什么的。

但除此以外，曹谌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职方司郎中名义上职方司的主官，然而因为司马梦求这个兵部侍郎的存在，曹谌倒更象是一名副使，职方司的决策、人事，乃至重大的案件，司马梦求可以说是事无不预，曹谌只能奉行而已。但他也无可奈何，司马梦求在这方面的经验、能力，远非他可比，而且在兵部，兵部尚书韩忠彦与司马梦求有明确分工，兵部五司中，韩忠彦直管武选、兵籍、库部三司，司马梦求则掌管职方、驿传二司及讲武学堂，对曹谌来说，司马梦求不是仅是现官，还是现管，他根本无力抗颀。

曹谏并不是心甘情愿做这个“副使”的，他虽然是外戚，但曹太后早已去逝，便是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高太后，也同样已经逝世，曹家在宫中已经没有直接的倚靠，职方司郎中又是一个很紧要的衙门，因此，曹谏也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出身世家名门，曹谏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优势的，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家学渊源，熟知本朝各种典故，兼之曹家是累世将门高第，曹谏不仅非常了解宋朝军队的运作方式，而且因为历代先祖的关系，在禁军之中人脉深广，还有与生俱来的威望——在宋朝禁军中随便找一个高级将领，都可能本人或者祖上曾经是曹谏某位祖辈的旧部，这种祖宗的遗泽也许再过一两代就会消失殆尽，但至少在曹谏这一代，依旧还是切切实实的资本。在极重阶级之法的宋军之中，禁军将领仍然会买曹谏的账。

然而事与愿违，曹谏在职方司的任上，却并不能施展拳脚。他虽然也从在职方司任职的前班直侍卫、内侍中笼络了一批亲信，却依旧远远无法和司马梦求的势力相比，相比司马梦求，他的优势不值一提，尤其是皇帝非常信任司马梦求，而且这个信任，可能还在他之上，这让许多班直侍卫、内侍出身的职方司官吏都选择在他与司马梦求之间保持中立。

即使这一次安平事件，卫尉寺、职方司所有人都闹得灰头土脸，但曹谏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皇帝对司马梦求的信任并没削弱。这种关系，让曹谏不自禁的感到羡慕，甚至是嫉妒。不过，曹谏继承了祖辈的一些性格特征，尽管是名门望族出身，他也从不会骄矜自大，反而是缜密谨慎的性格，在外人面前，他从不会表露出任何的想法。职方司乃至兵部的僚属，都觉得他和司马梦求的关系，完全是萧规曹随，甚至会觉得他对司马梦求过于顺从了。

老实本份、宽和厚道的外戚角色——这样的性格，本也是时人对于

外戚的期待，而大宋朝的外戚之中，的确也不缺这样的外戚，所以，大家期望曹谡是这样的，也觉得曹谡就是这一类的“贤良”外戚中的一员，这就是时下人们一般的想法。

但是曹谡自己是不甘于这样的角色的，这个角色的定位，表面上看是夸奖，但实际上却隐含着身为外戚，只要老实厚道就行，不需要有什么能力，这种无才便是德的侮辱。而曹谡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认可。

这次的事件，曹谡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机会，但这种内心深处的直觉，隐隐绰绰，似乎就在那里，却极难抓住，对于该做些什么，他始终都是不得要领。

而隔壁的司马梦求，此时还完全不知道他的下属心里面的那些小心思，他也没有心思再关心其他的事情，自从内东门小殿召见结束后，这一段日子，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对石越“左右之人”的调查之中。

司马梦求并不相信石越会有谋逆之心，为了安小皇帝之心，他甚至以身家性命做保，并且曾经承诺小皇帝，若安平之事果真是石越策划，他会亲自刺杀石越，再自杀谢罪。这个承诺，司马梦求也是绝对认真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会发生。

司马梦求对于石越的尊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爱戴、崇拜，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掺杂半点水份。但同样，他对于宋朝的忠诚，对于两代皇帝对他的信任的感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未想过二者之间会有任何的冲突，他认识的那个石越会是乱臣贼子？这样荒谬的事情，司马梦求想都没有想过。

这不过是奸贼的离间之计而已。他能够理解小皇帝的猜忌，身为皇帝，不可能要求他无条件的信任臣下，尤其是在发生了安平事件这样的

事情之后，否则那就不是宽仁，而是愚蠢了。皇帝并没有上当，对石越依旧表达了公开的信任与支持，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理就算得上相当妥当了。

但在司马梦求看来，石越还能为这个国家做更多，而为了让他能做更多，他需要小皇帝更多的信任。既然小皇帝能够如此信任他司马梦求，那么，小皇帝与石越之间，应该也有那个共存的办法存在——他并不天真，他知道小皇帝与石越这样宰臣之间有天然的矛盾，他只是认为值得去寻找那个共存的办法！

为此，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

因此，他才向皇帝提出，要做这个调查。如果能彻底排除石越左近之人的嫌疑，那么石越的嫌疑，自然就消失了。这种调查，而且还是秘密调查，也许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司马梦求却能够做到。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石越的“左右之人”。

能够被石越托付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潘照临、唐康、石鉴、陈良……也许还有范翔，最多再加上几个性格缜密的可靠家人。但如果说石越真要干“大事”，潘、唐、石、陈四人竟然一个人都不曾参预，那岂能想象？

当然，实际调查的范围会更广，因为皇帝实际怀疑的对象，应该也是疑心石越左右有人想图非常之富贵，因此河北宣台的一些谏臣，还有一些石越的西军旧部，也需要进行排查。但如果同时全面展开的话，他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了。虽然有一些调查下面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在查什么，但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精明强干并且绝对能够保守秘密的可信

之人来进行，这样的人，在职方司可不算太多，而且他还不能全部抽调，循正常途径追查幕后主使也要同时进行，虽然希望渺茫，却也不能因此放弃。

所以，司马梦求只能一步一步进行，他首先要拟出一个让皇帝认可的名单来，然后按图索骥，逐个调查名单上每个人这一年内的行止，一一排除嫌疑。而优先调查的，就是潘、石、陈、范四人，以及一些石府下人的行踪。唐康乃至唐家的人，基本上都是不需要调查的，唐康在安平以及之后的表现，已经彻底帮他和唐家洗脱了嫌疑。

至今为止，初步的排查还是颇有效率的。

一些石府的家人，都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时间线，值得怀疑的人都必然在石府有一定地位，这些人在朝堂上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汴京一般百姓之间，却已然也是个大人物，他们的这一年干过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并不难查清楚。汴京毕竟是一座街坊邻居都极为热情而且好谈是非的城市，很多时候，职方司的吏人甚至不需要花什么心思，只要喝一杯茶，顺口一提，就有人滔滔不绝的将这些人祖宗三代的故事都讲给你听。

从初步排查来看，完全不出司马梦求意料，这些家人今年之内根本就没有人去过河北。石越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连家书递送都是用宣台的渠道，全是班直侍卫在送信，这既是他的特权，也是一种姿态。在外领兵，石越是很注重这些小细节的。

对潘照临等人的调查也不算困难。陈良远在杭州，但陈良在杭州也是个名人，几名亲从官找到一些刚从杭州来汴京的客商委婉打听，可以确定陈良一整年都呆在杭州西湖学院讲学，悠游度日，这一年之内，他

纳了两房小妾，其中一个还是杭州有名的名妓，添了一子一女，还在西湖边新置了一座园林，又耗费重金从益州引种牡丹至杭州栽种，还邀请杭州名流举办了一次牡丹盛会，此外还两次拒绝了诸侯国的邀请，以及又替某个诸侯国出谋划策、牵针引线办成了某件大事，得到了若干让人羡慕的谢礼……

而石鉴与范翔就更简单了，宣台之内，本来就安插有职方司的亲从官，此外轮调回京的班直侍卫也有不少，这两人在河北基本不离石越左右，偶尔出使，也有班直侍卫跟随护卫，从未单独行动过。

唯一让司马梦求皱眉难断的，就只有潘照临了。

一份份的整理所有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司马梦求发现潘照临自从今年二月回到汴京之后，便又重新在汴京住了下来，这是绍圣以来颇为罕见的情况，因为此前潘照临一向是行踪飘忽不定，更是极少回汴京的。这当然也称不上可疑，因为潘照临是石越最倚重的谏臣，今年乃是多事之秋，他在汴京出谋划策，也是情理之中的。

而回汴京后这近一年的时间，潘照临中间也离开过几次汴京，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只是他每次离开的时间都很短，可以猜测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他在汴京的时间，虽然不是深居简出，但也是半隐居的状态，很难追查到他去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人，做过哪些事。但这同样也不能算是疑点，因为潘照临的身份与其他人不同，他既不公开活动，却又高高在上，够资格见上他一面的，都不是寻常人物，即使在韩维、范纯仁等宰臣的府上，他也是座上之宾，区区职方司的亲从官，不要说没资格去询问韩维、范纯仁这样的宰臣，就算如李敦敏这样的官员，也是绝不敢去打扰的。如此想要旁侧斜击的打听到准确的消息，就要困难许多了。而且潘照临行事的风格一向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行踪只

有他本人才清楚，如今职方司的亲从官想要追溯，本来就只能靠着一些蛛丝马迹进行拼凑，不可能似其余人那样一目了然。

但稍稍让司马梦求有些在意的是，据他所知，潘照临应该是住在贡院附近蔡河畔的一座宅院，那是唐康送给潘照临的礼物，潘照临虽然没有正式接受，但还是暂住在那里，司马梦求也曾过去几次，那座宅子位置清幽，闹中取静，而且还带有一个布局精巧的小型园林，对这份礼物，唐康应该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除了园宅外，唐康还附赠了一众家仆使婢、马车马夫，以及一具名为“秋籁”的唐琴——司马梦求几次去见潘照临，其中一小半的目的，就是去看那具秋籁。

但是，根据他此刻看到的这些报告分析，潘照临在汴京城内应该还有别的居所，此外在城外可能也有居处。一名亲从官从那一带送报的报童口中得知，潘照临几乎每天都会购买当日的所有报纸，并且出手十分阔绰，而那位报童还在无意中发现，他一个在戴楼门附近送报的小伙伴，经常也会卖给这位客人同样多的报纸！

职方司的亲从官们早已总结了一套经验，要调查一个人的行迹，每天会固定出现在各家各户门口的报童那儿，总是有最多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那些辽国派到大宋的奸细也许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一定会看报纸……潘照临肯定想不到，他的秘密就这么简单的暴露了。

调查的亲从官也调查了戴楼门那一处住所的房主，在开封府的档案中，那处房主登记在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下，而众多的被调查者则全都认定潘照临才是宅子的主人。这一切都显示，潘照临不想让人知道这处住所的存在。然而，根据调查，那个住所也没有女子、小孩，虽然经常有各色人物出入，却都不象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亲从官调查了几个被确认经常出入那处住所的人的身份，结果让人讶异，这几人身份各异，有的是衙探、省探，有的是行会的牙人，有的则是写话本的落魄文士。更多的人，则是连身份都无法确认。

似潘照临这样的人物，结交三教九流的人物并不算出奇，仅凭现有的线索，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司马梦求总有一种直觉，他反复阅读手中的情报，总感觉这些线索并不简单。

他感觉也许职方司的亲从官们，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虽然未必与安平之事有关，但是，应该也并不简单。司马梦求是宋朝现有的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因此他也非常清楚潘照临在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职方馆最早的一批在辽国的细作，有一部分最初就是潘照临安插的，只是后来才被统合进职方馆。因此，他有些疑心，他是不是在无意中，发现了潘照临经营的情报网！

司马梦求绝不怀疑潘照临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职方馆与职方司创立之后，任何官员、将领，私自组建情报部队在原则上都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边境长吏、守将触犯此例，枢密院一般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能自己设法解决细作的编制，舍得出自己的公使钱当细作的薪俸就行，密院也并不深究。但是，除此以外，任何官员，哪怕是宰臣，也是极犯忌讳的。尤其这还明显是针对本国官员的，即使是宋廷本身，在这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激起士大夫的反弹。

这也让司马梦求有些投鼠忌器，如果他的怀疑被证实的话，他不知道这是潘照临自作主张，还是得到过石越的授意。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至少从熙宁末开始，石越在这方面就相当谨慎了，到了绍圣年间，就更加小心不触犯任何忌讳。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到了宰臣的地位，若还要靠着上不了台面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其实是很无能的

表现，因为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这种行为即危险又无太大的好处。比如这种私下里的情报网，任何参预其中的人只要心中有所不满，跑到登闻鼓院一击鼓，就能彻底毁掉石越——这相当于石越主动送把柄给人以便其在需要的时候勒索自己。

如果石越是那种一手遮天的权相，拥有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力量还稍微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其后果也就是被人诟病，丧失人望，在史册上留下不光彩一笔。但绍圣年间是三党鼎立，做这种事就殊为不智了。

即使司马梦求还在石越门下的时候，石越也不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并不相信这件事情与石越有关。但即使如此，事情一旦证实，石越也还是很难脱得了干系。虽然现在表面上潘照临已与石越没有关系，但以潘照临和石越的关系，潘照临出了事，石越又怎么可能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司马梦求心里面再次生出干脆将此事掩盖下来的想法，他又仔细的检查了报告上的几名亲从官的名字，都不是班直侍卫与内侍出身，其中一人还是他从职方馆带过来的亲信，只要费点手脚，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可能装做没看见的……

如此想着，司马梦求拿起一份报告，放到了身旁的火盆之上，手掌感受着火盆传来的温热，司马梦求稍稍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一咬牙，将报告扔进了火盆中，瞬时，火盆内的火苗猛的窜了起来，不用多时，一份报告，便化为灰烬。

烧了第一份报告后，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份份的关于潘照临的报告，在司马梦求面前，烧成灰烬……但是，报告中的每一个字，却在刻在了司马梦求的心中，让他始终难以释怀。

潘照临究竟想做什么？绍圣以来，他已经退出了石越的幕府，这么久了，还维持着这样的情报网，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还要继续任由他如此胡作非为么？这件事这次是被自己发现，下次难保不被曹谏或者其他入发觉，到时候连累的，还是石越……

各种各样的疑问纷至沓来，想得越多，司马梦求就越发的感到潘照临疑点甚多。他心里面，甚至萌生起不好的预感来。

皇帝那边，潘照临的嫌疑也终究是要排除才能让皇帝信服的，对潘照临的调查，并不能就此打住。司马梦求心中莫名的生出一丝悔意来。看来，之后对潘照临的调查，必须由自己亲自指挥，甚至是亲自进行了。

火光映照在司马梦求紧锁着双眉的脸上，他暗暗做下了决定——为了掌握主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先将潘照临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数日后，北京大名府。

晴朗的冬日里，万里无云，淡淡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河北名城，令整座城市都浸沉在一种明朗的严寒中，透出一种坚硬、洁净的美来。

但对此刻身在大名府的潘照临来说，却是毫无心情去感受这样的景致。石越的行程比他预想要慢许多，他在大名府，已经等了十来天了。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耐。

他还不知道司马梦求正在暗中调查他，对于职方司对安平事件的调查进展，更是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小皇帝在崇政殿召见众宰臣时的情况——他毕竟也没神通广大到事无不知的地步。但是，他现在掌握到的

情报，便已经足够让他感到不安了。

这些日子，汴京朝廷中，以封赏有功之臣的名义，大除拜接连不断。

先是左丞相韩维罢左丞相，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然后是石越罢右丞相。虽然没有正式拜左丞相，但从罢右丞相敕书上的溢美之辞来看，拜左丞相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只是等着石越回京就会正式下诏。而接替石越拜右丞相的，则是枢密使范纯仁。

紧接着，兵部尚书韩忠彦拜枢密使，户部尚书苏辙辞相自请出外，枢密副使许将拜户部尚书，工部尚书章惇拜兵部尚书，工部侍郎曾布拜工部尚书，翰林学士安焘拜礼部尚书……接连不断的大除拜让人眼花缭乱，两府宰臣之中，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刑部尚书李清臣、枢密副使王厚三人没有挪位置！其中王厚也是新除不久。

两府宰臣的变动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汴京朝廷的重要人事变动，却远不止于此。

翰林学士院也发生了大变动，除苏轼仍任翰林学士，安焘高升外，皇帝又新任命了英宗治平二年的状元彭汝砺为翰林学士，又以尚书左丞钱勰、新党干将蒋之奇出任翰林侍读学士。

而在钱勰腾出位置后，又让尚书右丞梁焘升任尚书左丞，诏回张商英，让他出任尚书右丞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此外，又任命有名的才子，熙宁年间修撰《两朝宝训》，绍圣间又修撰《高宗宝训》的林希为中书舍人，同时负责修撰《高宗实录》。

刚刚换了御史中丞的御史台也迎来大调整，安惇时隔十余年，再次

被任命为侍御史，原来御史台中不少旧党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纷纷升官，离开御史台，前往地方上担任各州通判，而以刘拯为代表的立场偏向新党的官员，以及以贾易为代表的程颐门生取而代之，成为御史台中两股新的势力。

门下后省同样没能逃过这次大调整，原都给事中胡宗愈高升，出任太常少卿，而以三槐王氏第五代中颇有名望的王震接任此要职，三槐王氏乃是宋朝有名的名门世家，出过真宗朝名相王旦这样声名赫赫的人物，王震的叔祖王素也是历事仁、英、高三朝的名臣，但王震立场却偏向新党，为吕惠卿所荐，熙宁年间曾经在中书习学公事，出任中书检正官，为变法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又出任过起居舍人等近职，熙宁末年始出外任职，如今风水轮流转，再次回到中枢，还出任都给事中这样举足轻重的官职。而副都给事中，则由弹劾刘摯立下大功的邢恕担任！

至于此外的各种任免除拜，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次的人事调整，有如暴风骤雨一般，又猛又急，涉及到几乎所有重要的机构，是熙宁、绍圣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次调整。即使是熙宁初年，新党初得志之时，也没有过如此剧烈的人事变动。

但这次剧烈的变动，却没有激起值得一提的反对声浪，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通过了。其中奥妙，便在于这次变动的“剧烈”，其实只是表面上的。

以两府的格局来看，表面看来变化虽大，实际上却只调整了两位宰臣，一个是本就准备致仕的韩维，一个就是自请出外的苏辙。得知苏辙出外的时候，包括潘照临在内，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以为皇帝在针对石越，但曾布拜工部尚书的消息却马上化解这种怀疑。朝中三大势力，旧

党范纯仁拜右丞相，吕大防仍任吏书，在两府中的势力可以认为是加强了；新党许将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户部尚书位置，不用说也是加强了；石党少了个户部尚书，却多了个左丞相和工部尚书，也是加强了。其余宰臣则都是游离于新党与石党、石党与旧党之间，要么升官，要么仍维持原职，并没有人利益受损，三党的势力格局也得以继续维持，难得的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其余学士院、御史台这些次一等的核心官衙，虽然的确加入了一些新党，但原有的旧党纷纷升官，并非被贬逐，留任的旧党也依然占据优势，新任命的官员中也同样有如贾易这样的旧党官员，即使一些旧党官员对某些新任新党官员心存芥蒂，也很难找到反对的理由。现在三党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状态，总不能说这些官职只能旧党做得，新党便做不得。此外吏部尚书吕大防对于新党的暧昧态度，也对这些任命得以如此顺利通过极为有利，在崇政殿召见之后，范纯仁与吕大防之间，更是已经走到接近分裂的边缘，在这样的敏感的时刻，旧党也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力量去阻止对这些新党官员的任命。

而且许多的官员，比如张商英、林希、邢恕，其实已经很难说他们是哪一党，张商英在一些人眼里其实是石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新党，林希和二苏、章惇都是好友，他被提拔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高宗宝训》编得好，邢恕到底是不是旧党，现在已无人说得清……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是小皇帝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官员。此时的旧党连如安惇这样的新党复出都无强烈意愿阻挡，更不用说去针对这些派系难以判断的官员了。

自然，对于这种种内情，潘照临亦不能尽知，对于旧党在这次大除拜中的微妙变化，他也不明所以，但他依然敏锐的感觉到了隐藏在这次大除拜中的不利因素。

通过这次大除拜，两府、学士院、御史台、门下后省，小皇帝全部实现了“异论相搅”，尤其是旧党丧失对御史台与门下后省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的绝对控制之后，表面上是三党势力格局继续维持，实际却是小皇帝在一步一步的收复自己的失地。从此以后，小皇帝有了更多的筹码，在面对宰臣之时，将占据着更多的主动权，三党之间的互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微妙。

而重新起用安惇、张商英、王震等官员，则是小皇帝在更加明确的向外界释放信号——他想要有所作为，他想要积极进取！他已开始培养自己的人马。

小皇帝想要进取有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照临亦不在意。为了让小皇帝的志向得以实现，他还暗中帮过皇帝一把，操纵杨畏、邢恕赶走刘摯，打破朝中平衡，削弱小皇帝推行北伐之策时的阻力。

但如今看来，这个忙似乎帮过头了。小皇帝比潘照临想像的要聪明。在他原本的设想中，刘摯罢中丞后，小皇帝不会再将御史中丞的位置交到旧党手里，新党有机可乘，也一定会觊觎这个重要的位置，两党即使不撕破脸，也会为此来一番明争暗斗。而与此同时，旧党内部的平衡也会被打破，潘照临对算学、几何之学也是颇为精通的，深知三角结构才能稳定，两个巨头则难以平衡，旧党只余下吕大防与范纯仁，若吕大防地位比范纯仁高还好些，范纯仁性格温和，能居人下，可能二人之间的矛盾还要小些，但现实却是范纯仁地位比吕大防高，如此性格温和反成为范纯仁的弱点，他的性格绝对无法让性格刚强的吕大防以领袖视之，如此，旧党内部的斗争也将不可避免。旧党势力若然分裂，而小皇帝为了进取之志，多半又会重用一些新党，这必然会招致旧党的警惕与反弹，但内部不团结的旧党绝对无法阻止新党的复兴，甚至会因此招致皇帝的反感，导致一些激进的旧党大臣被贬逐，这又将迫使旧党做出选

择——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巩固与石越的同盟，与其选择新党，不如选择关系更好的石党。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决定。旧党无论如何，也会将石越推于北伐领导者的角色上。但这一次结盟，却再也不是以前，因为石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而旧党却再也没有了司马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了……

这就是潘照临原本的如意算盘。

但现实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首先小皇帝在新御史中丞的任命上，就让潘照临小小的吃了一惊。御史中丞仍然是旧党接任，这让旧党对新党复兴的警惕感大为降低。而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是吕大防的态度完全出乎潘照临的计算。刘摯罢中丞后，吕大防的确将自己当成了旧党真正的领袖，并矢志要继续巩固旧党的地位，让大宋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因为皇帝并没有对新党流露出过份的亲近，结果他反而将石党视作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而潘照临更大的失算，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吕大防会改变态度，支持北伐！

吕大防的这个态度至关重要，这让小皇帝有了充足的选择。小皇帝并非是天生反对旧党，他只是想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而旧党一般会偏向保守、稳重，因此他不得不要削弱旧党的力量。但如果旧党也支持北伐，他又有何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人和事物，都是会不停的变化的。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一成不变的东西存在。熙宁、绍圣年间所谓的“旧党”，在仁宗庆历年间，曾经也是变法的“新党”，庆历新政就是旧党的变法。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理念错了，而是归咎于朝中的权奸，终于有一天，他们都熬成了朝廷元老，宋朝也迎来了再一次变法的时机，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一次庆历新政，因此，在治平、熙

宁初年的时候，旧党也曾经是希望改革的，但上天却没有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廷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变法之路上，于是，新的“新党”诞生了，正如在革命党的眼中，洋务派亦只不过是保皇党而已，因此，过去的改革派理所当然也就变成了“旧党”……但其实，所谓“旧党”的政治理念，基本仍然是以范仲淹的政治蓝图为基础的，只不过是略有修正调整，从无本质的改变。

但人类在观察别人的时候，却总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别人打上标签，然后又用固有的标签去解读别人。

从富弼在熙宁初年对皇帝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开始，旧党给人的印象，便始终是对战争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人们早已忘记，其实当年庆历新政的内容也包括修武备，面对元昊来势汹汹的入侵，是范仲淹与韩琦几乎从无到有在陕西经营起了一只能战斗的禁军，虽然这看起来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他们几乎打输了每一场战役，最后不得不坐视元昊建国称帝，与元昊议和了事，但从战略上来看，他们还是挫败了元昊入主关中的野心。而且，那个时代败给元昊的，也不止只有范、韩而已，十六七万辽军铁骑，面对元昊，也同样闹了个灰头土脸。无可否认，旧党中哪怕最杰出的人物，军事才能也相当有限，至少远远不及元昊，而且，惩于五代之弊，几乎所有的旧党人物对于武人都极不信任，防范猜忌之心甚强。但很少会有人去细想，这其实正说明了旧党在战争上的极度谨慎态度，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的。

人类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所谓“路径依赖”的种族。比如对待战争，如果本身具备相当的军事才能，并且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军事手段就会很自然的成为常规手段之一；但如果本身军事才能平庸，又不曾在这方面取得过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军事手段也会很自然的成为最后不得已时才会考虑的选择。

从庆历到治平，宋军那不甚光彩的战绩，很自然就会让旧党在对待战争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反战主义在旧党中成为主流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从熙宁到绍圣，宋朝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堪称辉煌。虽然人们在思想上的转变往往会困难而缓慢，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胜利之后，宋军又一度在西南夷战争中折戟，这无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安平大捷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比起西夏，辽国对于宋朝是完全不同的意义。西夏哪怕是最强大之时，宋朝的士大夫也从未平等对待过它，它始终被视为一个臣邦，但辽国不同，辽国在宋朝士大夫心目中，却是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大国。

因此，全歼数以万计的辽国铁骑，对于宋朝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都是难以形容的。

许多旧党君子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早就已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如果对他们不够了解的话，就很难觉察。因为他们慎战的态度是不会转变的，这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就算宋军所向披靡，他们也不可能变成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但是，避战、畏战、反战的思想，却早已烟消云散。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却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避战、畏战、反战，在初期，肯定都是以慎战的名义出现的。

潘照临虽然精于细察人心，但是，在吕大防身上，他还是免不了被自己固有的印象给欺骗了。

而且，他再料事如神，也绝想不到会发生折克行自蔚州突围成功的事情。

大雪封山，又被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以优势兵力围困，怎么看都是身处绝境，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这件事情，无疑对吕大防如此彻底的转变态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折克行的突围，不仅让吕大防觉得宋军北伐的胜算已经足以让他都感到极度乐观，而且在心理上，也是一个极佳的鼓舞。所有的儒家门徒都不会甘心任由所谓的“天命”摆布，但是，同样，也绝对没有一个儒家门徒会完全不相信所谓的“天命”。折克行的突围，看起来就象是一种“天命”，昭示着上天的旨意。

无论是否觉得荒诞，但是，这是切切实实会影响人的选择的东西。

便是潘照临本人，心中也不由自主的有一种感受到上天运势的感觉。高丽出兵他倒是可以料到，但折克行的突围，亦让他慨叹不已。

折克行得以从蔚州突围的真正原因，如今也已经清楚。虽然坊间流传各种传说，但潘照临已经从可靠渠道得知，这并非是因为辽国发生内乱。折克行突围之后，石越便急令河东章粦、种朴不惜代价探查清楚辽国发生了什么变故。章、种二人也并非真的无能，他们在得知折克行突围之后，便已马上挑选了几十骑精锐骑兵，深入辽国西京道打探虚实。虽然付出惨重代价，但也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原来，早在辽军南征之先，辽国统治下的克列、粘八葛部早有反意，克列乃阻卜之雄，北阻卜诸部盟长，信奉景教^[1]，其新任酋长名为磨古斯，雄心勃勃，早有背辽自立之意，只因辽国强盛，两耶律之名威震草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而粘八葛部同样也是塞北大族，之前就曾发动过叛乱，被韩宝征讨平服也没多久，其新首领名为秃骨撒，对辽国也只是表面臣服，心中仍怀自立之意，只是与克列部一样，畏惧辽军兵

威，装出恭谨之态。巧的是，此部也同样信奉景教。

这磨古斯与秃骨撒，自辽军兴兵侵宋始，便暗中召集部属，准备叛乱。只是二人对辽军颇为畏惧，便打了个先观宋辽成败的主意。没想到结果让二人大感惊喜，看起来不可一世的辽军，竟然在河北吃了大亏，连韩宝这样让他们害怕的猛将，都被割了首级。在二人看来，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新败，磨古斯与秃骨撒歃血为盟，两部尽起精锐，大举东侵，兵锋直指辽国的西京大同府。此时辽国西京道内，耶律冲哥的注意力全在宋军身上，哪能料到会有克列、粘八葛之乱？西京道西部兵力空虚，被二部长驱直入，连西京大同府都差点被一举攻克。幸好西京大同府也算是一座重镇，守将也是久历战阵，颇为得力，而克列、粘八葛部又不擅攻城，总算没把这五京之一给丢了。但大同府也因此被克列、粘八葛部的大军围了个水泄不通。

宋军还在河北对南京道虎视眈眈，高丽出兵东京道，克列、粘八葛又叛乱围攻西京，辽国三面受敌。而无论如何，西京大同府是不容有失的，失了大同府，辽国就守不住西京道，西京道一失，南京道也守不住。权衡利益，无可奈何之下，耶律冲哥只得舍弃折克行这到嘴的肥肉，率部驰援大同府。但他到底是一代名将，知道绝不能轻易让宋军知道虚实，虽然撤离蔚州，却同时大布疑阵，让折克行以为辽军还在围困他，只是因为大雪不得攻城；另一方面，又派出兵马，在河东路边境做出佯攻之势，牵制章粦、种朴，并且封锁道路，彻底切断西京道与河东的联系，以防克列、粘八葛与宋军勾结。章、种本来就自顾不暇，被耶律冲哥这么一通虚张声势，更是草木皆兵，哪里会想到就在几百里外，大同府已是岌岌可危。而磨古斯与秃骨撒也并无与宋朝联系的意思，因为磨古斯对宋朝的防范、猜忌之心，较之契丹更甚，他二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占据西京，迫使辽国放弃宗主权，与辽国割草原而治。磨古斯

还妄想未来继续占据大同府，与辽国结盟，共抗宋朝，而秃骨撒的要求就更简单，粘八葛部世居草原西部，他对于西京没有半点野心，只要辽国放弃宗主权，承认粘八葛为独立之国，便心满意足，如此他便可以与西夏结盟，打回西域。但秃骨撒虽与宋朝无利益冲突，也无防范宋朝之意，但也终不可能不顾及磨古斯这个盟友的想法。

结果，宋军就被这么被耶律冲哥玩弄于股掌之间，耶律冲哥的主力早已返回大同府，与克列、粘八葛部交战，宋朝却一无所知，直到折克行穷途末路，终于决定孤注一掷，才戳破了耶律冲哥的虎皮。

此时宋朝还不知道磨古斯和秃骨撒的想法，还在商议派遣使者联络二部，但这明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律冲哥对西京道的封锁十分严密，而且他的大军就在大同府一带与克列、粘八葛部对峙，使者想要进入到克列、粘八葛部的军营，基本上是九死一生。这种出使任务只能靠自愿，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毛遂自荐，但即使有，也不一定能成功。

但不管怎么样，磨古斯与秃骨撒的叛乱，都是对宋朝极为有利的。

这件事情，不但极大的坚定宋朝北伐派的决心，即使原本对北伐有所犹豫的人，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只有极少数的人，到这个时候，仍然固执己见。

然而，这也并非是潘照临所希望的局面。

凡事过犹不及。

潘照临虽然希望宋朝北伐，但是，他希望的，是由石越主导的北伐。理想的形势，是要宋朝君臣，尤其是小皇帝觉得，宋朝虽然有优势，但仍然需要石越去统率诸军，才有一定把握打赢北伐的战争。

在此之前，一直是如此的局势。小皇帝虽然想要北伐，但他也知道需要石越才能有把握赢下北伐的战争，态度犹豫的旧党就更不用说，如果不是由石越统兵，他们甚至不会考虑支持北伐，即使是新党，大多数人恐怕也是认为还是需要石越统兵才可靠……

但现在，不需要什么情报，潘照临也已然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克列与粘八葛的叛乱，让小皇帝在北伐的事情，不再那么需要石越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小皇帝需要石越成为他的北伐胜利的保障的话，现在，形势对于宋朝空前有利，他只需要石越不反对就行。

无法知道潘照临若此时能够知道庞天寿带回去的安平事件的报告的内容的话，他会有何反应，但即使不知道，他也已经敏锐的觉察到形势正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让他的心中生出一种急迫感来。

事情仍尚可为，重要的是说服石越，如果石越能明确态度，断然支持北伐的话，小皇帝是绝对没有办法将石越轻易撇开的。

在大名府驿馆的住所内，潘照临反反复复的翻阅着这十来日的报纸、邸报以及私密信件，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推演、计算……眉间却始终难以舒展。虽然有诸多的出乎意料，但在潘照临看来，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再完美的计划都可能会有意外，他本也没指望能够一帆风顺，事情最困难的一环，始终还是石越！

在潘照临看来，很多时候，石越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他需要有人去推动他，他这位主公身上，有着太多的束缚，有时候，这是很好的优

点，受到束缚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能让人有节制，知进退，但有时候，这却是极大的缺点，它会阻止人迈出应当迈出的步伐。在这个时候，他有责任去推石越一把，迫使他前进。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潘照临经常感觉到，石越所顾虑、所思考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他都无法理解的。石越所担心的一些事情，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杞人忧天的荒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想要说服石越，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要说服一个人，首先必须要能够真正理解对方的所需所想，否则的话，终究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

潘照临在心里面构思了无数套说辞，但始终没有一种是有把握的。

但他也无法放弃。

“先生……”潘照临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出现在门口的随从，“永文？”刚叫出对方的表字，他突然想起对方的任务，不由得激动的站了起来，问道：“子明丞相到了？”

潘照临从未有过的失态让叫“永文”的青年愣了一下，才点点头，回道：“石丞相一行已至安平门外，大名文武官员皆已出城相迎。我已打听清楚，石丞相一行会在普照寺下榻。”

“普照寺么？”潘照临沉吟了一下，便即说道：“那吾等便先去普照寺等子明丞相一行。”

[1]. 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不得不说潘照临决定先去普照寺的决定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不曾宣扬，但燕国公石越一行抵达大名府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这座河北陪都，大名府士民顿时便沸腾了，争相出门要去看“左辅星君”转世的燕国公石丞相，石越一行经过的道路，几乎被人海堵塞，虽然有大名府的公差与随行的班直侍卫开道，但潘照临仍然在普照寺等了快一个时辰，才终于见到石越的车驾。不过，也幸亏普照寺的主持与潘照临乃是旧识，向负责普照寺安全的大名府官员一力担保，他才得以进入普照寺，与众僧侣一起等候石越的到来，否则，名扬汴京的潘潜光要见石越居然被挡在了普照寺外，传扬出去，那可真是颜面全无了。

石越的车驾一到普照寺前，普照寺便山门大开，普照寺主持领着全寺僧侣在寺门之外列队相迎，潘照临亦随众僧出寺，便站在那主持身旁，等候石越一行的到来。

这样的场面，对于潘照临也是颇为新鲜的体验——他在石府，虽只是一介谏臣，然石越待若上宾，他也自高身份，岂会轻易降阶出迎？就算是汴京满朝朱紫，也多闻潘照临之名，没有人敢如此轻慢于他。这一次如果他不是急于见到石越，待石越入住普照寺后再来求见，那也必然是石越亲自出门迎接他，而不是他在此迎候石越。

不过迎接石越的话，潘照临倒并不介意。与普照寺主持站在寺门之前，看着一队队班直卫士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在寺前分成两列而

立，然后便是卤簿鼓吹，依次是清道兵吏、轸弩骑士、约二十名前部鼓吹，持麾、幢、节、槊的骑士等等，各有两班，并为先导，中间才是石越、李清臣所乘的两驾马车，皆是四马牵引，马车之旁骑马以备替换的驾士便多达数十名，全是由紫绣抹额的班直卫士充任，至于两侧簇拥护卫的班直卫士更是数倍于此，马车之后，又有散扇、方伞、后部鼓吹，以及持戟、槊、刀盾、弓矢等各式兵器的仪仗人员上百名，同样也是两班，队伍的最后，则是数百名身披钢甲、挟弓佩刀的骑兵。

如此一大队人马逶迤而来，远远望去，的确是大有威仪，亦无怪古人常见贵人车驾而心生羡慕，不由自主，便兴“大丈夫当如是”之叹。

石越、李清臣的马车直至到了寺前，方才停下，石越未及下车，骑了一匹白色河套马随车而行的石鉴已先见着众僧之中的潘照临，大惊之下，慌忙下马，掀开车帘，一边扶石越下车，一边在石越耳边轻语：“丞相，潜光先生亦在。”

石越也是有些惊讶，抬头望去，果然见潘照临也在众僧之中，急忙下了马车，快步走到众僧之前，也不理会众僧行礼，对着潘照临笑道：“先生别来无恙！”

潘照临终于见到石越，心中亦是不由一阵激动，但表面上却只是微微欠身回礼，淡淡说了句：“相公亦别来无恙。”

石越知他脾性，笑道：“日前已知先生在大名，我早已吩咐石鉴，一到大名，便让他来请先生相见，先生又何必在此相候。”

潘照临此时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回道：“相公大破契丹，为天下立下大功，某理当迎候。”

石越也不知他这话是认真还是开玩笑——此时李清臣也已下车，见到潘照临，脸上亦是露出讶色，他自是认得潘照临的，也快步过来，与潘照临见礼，问道：“潘先生不是在汴京么？却是何日到的大名？”

对李清臣，潘照临礼数就周全许多了，认真回了一礼，道：“劳参政下问，在下本欲北上见子明相公，至大名，偶感风寒，遂在此相候。”

石越却半点也不信，对李清臣笑道：“邦直千万莫信，他必是料到我已南归，不想白白车马劳顿，才在此守株待兔。”

说笑之间，石鉴、范翔也过来见礼，又是好一阵寒暄，才由普照寺主持引导众人入寺。

寺中僧侣早已收拾好石越、李清臣居所，石越住的地方，乃是一座独立的小院，本是用来招待富贵香客的，此时便收拾出来，给石越与石鉴等随从居住。这小院虽然简朴，倒也颇为清雅，主持引石越至室中奉茶，石越与他闲聊几句，他也便识趣告退，自去找李清臣求墨宝，紧接着，范翔、石鉴等随从也纷纷告退，房间之内，便只剩下石越与潘照临二人。

石越端起茶盏来，轻饮浅啜，潘照临亦端坐不语，只是静静看着石越。

沉默了好一阵，石越才终于先开口苦笑道：“先生之前来信，劝我支持北伐，又不辞劳顿而来河北，无非亦是为了此事。如今大局已定，朝廷北伐几成定局，先生应当可以放心了……”

潘照临嘿嘿冷笑，“果真如此，某亦不必急着来见相公了。”他望

着石越，开门见山的说道：“朝廷北伐不北伐是一回事，相公是否支持北伐，却是另一回事。便如相公所言，如今朝廷北伐几成定局，相公纵是反对，亦不过是让皇上不高兴，相公何不顺势而动，干脆支持北伐？”

“先生急着来见我，便是为此么？”石越不由笑道：“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如今又改口支持，反反复复，岂非小人？”

“吕大防此前亦不支持北伐，谁又敢说吕大防乃是小人？”潘照临反问道，“如今高丽出兵，且契丹又有克列、粘八葛之乱，形势今非昔比，相公改变态度，支持北伐，亦在情理之中。”

石越淡淡笑道：“的确如此，可惜某之前劝皇上不要北伐的理由，却并未消失。”

潘照临听出他话中的坚持，不由皱了皱眉，道：“相公又何必如此固执？某实在难以理解相公为何到今日仍要坚持反对北伐，如此除了让皇上对相公心生不满，更有何益？即便如相公所言，北伐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但若战争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不能打赢的话，岂不是更加糟糕？为国家社稷计，相公亦当委曲求全，若相公支持北伐，则皇上必以相公为率臣，这场战争，至少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但若是相公一意反对，皇上也只能另委他人，届时若万一有不可言之事，相公悔之何及？”

这番话却甚是犀利，石越神情复杂的看了潘照临一眼，沉默无语。

如果仅仅是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潘照临的话是难以反驳的——不管石越之前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否成立，既然如今北伐之战已成定局，那么，不管怎么说，都肯定是打赢比打输要好。虽然石越也不能说自己担

任主帅就一定能打赢，但至少也比别人胜算要高出许多。更换主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以石越为主帅的宣抚使司，无论是宣抚使司内部，还是与诸军的关系，都已经经过战争的考验，彼此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与默契，换一个人出任主帅的话，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有问题，这些也需要从头来过。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问题，无足轻重，很多战争实际上便是输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才引起了其他导致战败的问题。

而且，石越若转而支持北伐的话，即使只是锦上添花，对小皇帝也是极大的支持。

因此，正如潘照临所说，石越继续主导北伐之战，无论是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选择，石越不应当有继续反对的理由。尤其是石越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务实主义者。

潘照临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在大名府等这么些时日，而是早一点北上见到石越的话，石越很可能已被他说服……

正是从河间府南下至大名府的途中，让石越想清楚了许多的事情。

在河间府决定与李清臣一道南归的时候，石越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个时候，他认为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对于宋朝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那是宋人自建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那是被割裂出去的汉唐故土，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有义务有责任将之收复，虽然那也曾经是令石越都耿耿于怀的事情，也曾经是石越自己最初的理想与报负，虽然那块土地被辽国割裂占据一直是被视为宋朝一种衰弱的象征，若能收复，意义重大……但是，石越还是认为，维持辽国的存在，对宋朝利远大于弊，而辽国的存续，需要山前山后诸州。而现在的宋朝，实际上

已经不需要幽蓟诸州来证明自己的强盛，那块土地对于宋朝，心理上的象征意义，已远大于实际价值。

即使是从针对北方的防务来看，定都开封府的宋朝，以大名、河间、真定三府构建防线，虽然无法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但这种以大半条河北路为诱饵的收缩防守，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与在雄州、定州沿边州郡构筑防线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同，以大名、河间、真定为基础的防线，能极大的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缩短宋军的补给线，而且利用河北的纵深，还可以使敌人的兵力分散，反之，宋军却能聚集于几座坚城之内，兵力集中，只要这三城不失，也没有任何敌人敢于轻渡黄河，开封府京畿之地可以确保安全。宋军据坚城而守，在河北本土作战，有野战能力则可以图谋拖垮并歼灭敌人，即使没有野战能力，也足以保证河北不失、汴京安固。虽然如此构筑防线，一旦有外敌入侵，大半条河北就会沦为战场，代价也是极为惨重，但比起在雄州、定州等边州构筑防线，效果仍是要好太多，因为地形的原因，后者并不能真正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会使宋军补给线过长、兵力分散，如果敌人大举入侵，往往一击就破，反而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汴京——因为宋朝不可能同时在雄、定等边州与大名府防线都部署重兵。

而若收复幽蓟的话，从表面上看，对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将非常有利，占据形势，据险而守，有大名府防线之利而无其弊，但实际上却同样有极大的隐患。守大名、河间、真定的话，宋军兵分三路，稍远的河间、真定为侧翼，不足以成为内患，而大名府离汴京又很近，宋廷能够很方便的控制大名府禁军。而且，大名府地处腹地，只要没有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平时宋廷可以将大名府兵权分给几名将领，使其互相制衡。但守幽蓟则不同，守幽蓟宋军兵力固然得以高度集中，补给也不需要千里转运，但兵权却同样也会高度集中，其地离汴京又远，宋廷难以直接

控制，再加上幽蓟是边郡，随时可能与外敌发生冲突，就算宋廷刻意分割兵权给几位将领，在不断的战斗中也极易产生有威望的将领……有兵有粮有威望，兼之幽蓟在手，宋朝又不可能再在河北部署重兵——若是幽蓟主将滋生野心，将可以毫无阻挡的直下汴京，兵临汴京城外，动作快一点的话，宋朝君臣恐怕连仓皇出逃都来不及——或者说，即使幽蓟主将原本没有野心，如此有利的造反格局，也会鼓励幽蓟主将滋生野心。

于是，宋朝要么承受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安史之乱的风险，要么就要同时在大名府防线仍然维持一支与幽蓟守军相当的禁军。

也就是说，收复幽蓟之后，因为幽蓟地区特别适合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如果宋廷不打算迁都析津府的话，为了吓阻叛乱，宋朝在河北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加上幽蓟的守军，反而要翻倍！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宋朝只要在雄州、定州一带再增加足够的兵力，同样也能令任何侵略者不敢轻易入侵。甚至，极端一点，将这笔钱省出来，宋朝完全可以沿现在的宋辽边境重新建一道长城——之前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辽国的压力，对辽国来说，宋朝营造长城无异于宣战，那是宋朝准备彻底打破军事平衡的战争行为，但今非昔比，现在宋辽之间的旧平衡早已打破，宋军不北伐辽国就谢天谢地了，还敢对宋朝建长城说三道四？

北有长城，南有大名府防线，河北完全可以固若金汤，而且还没有叛乱的风险。

更不用说，经过安平之战后，如果双方能成功议和，即使宋朝什么也不做，辽国再次入侵的可能性，在几十年内，都接近于零。

因此，所谓幽蓟能够有利于宋朝构筑北方塞防，其实只是一种虚假的期望。这是由宋朝立国的形势决定的——对于一个立都于开封的国家来说，说得到幽蓟有助于国家的安全，无异于一群羊说，得到了那只老虎的保护，我们再也不需要害怕那群狼了。

在石越看来，如果宋朝只是打算采取守势的话，幽蓟并无真正的价值，并不值得通过战争去夺取。幽蓟地区的价值，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是心理上的。又或者，如果宋朝对塞北及东北地区抱有进取之意的话，那么，幽蓟地区便至关重要了。

燕云诸州，究竟是对宋朝重要一些，还是对辽国更重要一些？其答案恐怕有些耐人寻味。

没有了燕云诸州，宋朝就难以如汉唐强盛时那样扬威塞北，但是，如果宋朝有一日亡国了，其原因，也绝对不会是因为它不曾拥有燕云诸州。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石越才决定要谏阻小皇帝北伐。

不管把话说得多么漂亮，在这个时代，中原民族都是无法真正控制塞北的，对塞北的策略应该是防止入侵，而辽国的存续，正好能够帮助宋朝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这也是石越最初的想法。

是石越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

人心，的确是极其微妙的。

一但下定了决心，要回汴京谏阻小皇帝北伐，石越便也有了即将下

野的觉悟。又或者说，是石越已然觉悟到他与小皇帝的关系十分棘手，难以处理好，才令他这一次断然决定要谏诤皇帝北伐……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因果纠缠，无法分辨何为原因，何为结果。

但是，要离开权力中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石越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归隐，他设想的是退居地方，却仍然能对朝政产生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离开河间府开始，石越心中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便日甚一日。

他甚至会不时的想起关于项羽的那个笑话——韩信曾经嘲笑项羽，说他要给人爵赏时，官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棱角都磨圆了，还舍不得给人。石越不自禁的感觉，自己竟然也有了类似项羽的心情，腰间的那方右丞相印，从未如此可爱过。想着很快将要与之永别，那种难以割舍的感觉，委实无法控制。

这种忽然兴起的情绪，让石越也感到荒诞、可笑，但是，那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会不时的想起自己还有很多事业未能完成，还有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心里面不时的变得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妥协一次？如果转而支持北伐的话，或许，可以和小皇帝处理好关系？

虽然，即使这一次和小皇帝处理好了关系，也会是暂时的，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调和的，这涉及到政事堂与皇权之间权力分配的斗争，以石越的威望与能力，只要他还在两府之内，权力的天秤就会非常不利于小皇帝。小皇帝迟早、必然会想方设法赶走他，无非只是过程与结果难看不难看，是和平还是血腥而已……但是，虽然如此，石越仍然可以多赢得一点时间不是么？他仍然可以多获得一些时

间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么？

妥协仍然是值得的，不是么？

但另一方面，石越的心里面，也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石越从来不抗拒妥协。

但是，妥协是一门艺术！

许多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句话，他们是如此理解这句话的——只要妥协了，就是艺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笔字是一门艺术，并不是说，提起毛笔随便便写几个字，就是艺术。

妥协是一门艺术，乃是要做好“妥协”这件事情是非常复杂与困难的。何时妥协、如何妥协、哪些事情可以妥协、哪些事情不可以妥协、向谁妥协……如此种种，须得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缺，方可以称得上是妥协的艺术家。如果在不该妥协的时候妥协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向不该妥协的对象妥协了，又或者妥协过份而变成了献媚，妥协不够被人误会为冥顽不化……如此种种，则便成了所谓的“画虎不成反类狗”。

所谓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其实也不过就是对妥协的理解而已。

石越的确经常的妥协，与新党妥协，与旧党妥协，与皇帝妥协……但是，他所有的妥协，归根结底，都只是为了绕个远路以便更快的达到

目的地而已。

即使在熙宁年间，他也不曾以妥协的名义向赵顼献媚！

这一次他明明心里是反对北伐的，如果连试着谏阻都没有尽力试过，就因为害怕与小皇帝关系交恶，因为眷恋权位，就打算“妥协”……石越有一种感觉，如果他真这样做了，他将会彻底的失去某一样东西。

某一样他绝对不愿意失去的东西。

于是，他就这样犹犹豫豫，一直走到了冀州。

他到达冀州的时候，正逢冀州在大做水陆道场，超度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一时间，僧道云集，既然适逢其会，石越便与李清臣也在冀州停留了几日，一齐祭拜在战争中死难的军民。

便是在冀州停留的时候，一日石越途经某座小寺，见到寺内信众齐聚，在听一僧人讲经——自古以来，战乱之后，往往便是宗教兴盛之时，石越之前也有所闻，知道这次辽军刚刚退出河北，便已有不少大德高僧前来河北，收捡骸骨，念经超度，并妥为安葬，同时还为灾民看病施药，以此深得百姓信任。而河北官员也对此意见分歧，有些官员认为这是好事，官府理应予以褒奖鼓励，有些官员则担心这些行为会损害官府权威，甚或有邪教趁机传播，应当保持警惕甚至予以禁止。两派官员为此争吵不休，前者讥讽后者尸餐素位还杞人忧天，后者则说前者鼠目寸光养虎成患。官司一度打到宣抚使司，宣台之内，同样也是意见分歧，难以统一，结果石越也只是勉强压下，权且掩耳盗铃，只当此事不曾发生。

这次亲自遇到，石越心血来潮，便即停车入寺，旁听那僧人讲经。

让石越略略有些意外的是，那名僧人并不是多有名的高僧，讲的东西，也极为普通，乃是佛经之中，最基础的“四念处观”。这“四念处观”，乃是佛教的一种修行之法，所谓“四念处”，指的是“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教人如此四念处的修持，而消除烦恼。

这些最浅显的东西，石越虽然对佛教并不十分了解，却也曾经有所涉猎，这些内容，此前也是知道的。但那个时候，知道也就是知道而已，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觉得这和禅宗的“明心见性”，或有渊源。仅此而已。

然而这一次，在这座冀州小寺中，听无名之僧，讲最浅显的佛法，却是忽然之间，给了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触动。

他在那座小寺中听了许久的经，但那讲经僧人所讲的内容，他十之八九，都没听进耳中，然而，他却确确实实，有了顿悟的感觉。

那无名僧人讲的“四念处观”，并没有教给石越什么，但是，却如同一道药引，让石越瞬间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人们为何烦恼？

那是因为人们总是易于忘记自己的初衷。

这让石越意识到，若想要摆脱自己的困扰，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起欺骗别人来说，人类最擅长的事情，还是欺骗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很容易，但是，找到内心深处自己真正想要的，永远不会容易。

他首先便拷问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是权力么？

心里面马上浮出来的答案是否定。但是，那是真的么？再次追问，石越便无法如最初那样信心十足。权力是个好东西，石越明白那种滋味，即使他不需要靠权力来欺压别人、获取财富，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也同样需要权力才能实现。而理想实现的那种满足感，是用尽世间的一切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如果没有了权力，那么，恐怕想要实现什么，都会举步维艰。

需要掌握权力是为了理想，为了抱负，看起来倒是挺高尚的。但是，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石越也无法肯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进行的包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自己的行为动机，这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

但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真的便是权力么？

不管问多少次，石越也无法相信，或者绝不愿意承认他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每一个问题，皆是如是。

即使是关起门来问自己，即使是竭尽所能的对自己保持诚实，绝大多数的问題，也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答案似乎总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得不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于是，石越又尝试着回到最初的时间，换一个方式，来寻找自己的答案。

他试着问自己，他最初是为了什么？从熙宁二年的那个冬天开始，近二十四年的时间，他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认认真真的梳理自己这二十四年的光阴，结果却是吓了自己一跳。

许多他认为自己从未改变过的东西，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其实，亦只是表面上未变而已，而内里，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而他，却从未觉察，或者说，一直在视而不见。

二十四年，是非常漫长的时间，但石越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他能够轻易的记得他在熙宁二年时的所有梦想，所有抱负！虽然他并不需要经常的想起它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时时刻刻给自己精神支撑，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让他一路走到今时今日的理由。因此，虽然不会时时想起，却也不至于随便遗忘。

但这一次的自我审视，却让他猛然觉悟到自己与二十四年前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石越，想要的东西是简单而又真诚的，简单得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想要保护宋朝！

因此，他竭力所能，想让宋朝变得强盛，帮助她击败西夏，希望她能收复燕云，不再重蹈那悲剧的命运。他将此，当成自己背负的使命。

二十四年过去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原本石越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改变。直到这一次，当他终于决定要从政治舞台的前台落幕，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与动摇，他才决定认真的重新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的变化。

二十四年的时间，任何人都会发变化。然而，大大的出乎石越的意料，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并非是有朝一日，他其实也同样会变得贪恋权位，也不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异常的在乎建立千秋功业、青史留名，如此种种……

他的初衷未改，他仍然想要保护宋朝！

然而，二十四年过去了，他对“宋朝”的解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熙宁二年的时候，他想要保护的“宋朝”，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国家而已。

然而不知不觉间，他心中的“宋朝”，却早已发生变化。“宋朝”不仅仅只是他脚下的这个国家，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

二十四年的时间，让石越意识到，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更多的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甚至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

这个“宋朝”，难以言喻，很难明确的形容、解释，但是，懂的人，自然能够理解。

他熙宁二年想要保护的那个宋朝，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他真正想要保护的“宋朝”的载体，所谓“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言此。

但那亦并非“宋朝”的全部。

宋朝固然是“宋朝”最重要的部分，西夏与辽国，也许没有那么重要，但同样亦是“宋朝”的内容。

石越已经很难弄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改变。也许是从他故意纵西夏西窜的那一刻？又或者，是从熙宁二年开始，这样的想法，便已深藏心中，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否则，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对待每一件可能改变宋朝的事情。

改变宋朝的命运需要变化，但是，如果改变之后，宋朝不再是“宋朝”，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都很清楚，那个时候，他的想法并不如今日这么清晰。

他现在能确定的，只是不管是有意的，亦或只是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当他帮助宋朝击败西夏，真正走向中兴之路后，他其实就已经在改变。他经营、布局，不再只局限于宋朝一个国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石越心底里，就已经意识到，如果他在意的“宋朝”是一个文明，那他就不应该局限于汴京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理想的方式，应当是构建一个以汴京、以宋朝为中心的文明圈。

如此，他心中的“宋朝”，才能亘古长存。

因此，他才暗中支持西夏的复兴，才大规模的封建南海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响日深的大理、高丽、交趾，他构想的“文明

圈”已然初见雏形，如果这幅地图上能添上北方的辽国，那么，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思考，辽国的存续，便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辽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要不解体，它就强大得足以让宋朝感到威胁，但是，因为它复杂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它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又让它再怎么样努力，也很难有能力对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胁；它对游牧民族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且被其视为自己人，但同时，其国内数量众多的汉人，又让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绝不至于脱离诸夏，彻底沦为蛮夷……换言之，现在的辽国，比起西窜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设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国家。如果不持续的对西夏施加影响，西夏是可能异化的，但辽国却不可能——只要辽国不失去燕云！

只要有燕地汉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担心辽国不受宋朝文化的影响。

那是一座天然的、稳固的桥梁！

从河间到大名府的这段路程，许多的问题，石越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确确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对宋军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场上想出来的理由，也许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将辽国视为他构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辽国灭亡，甚至不希望辽国失去燕云，对石越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宋辽关系。

当原本隐隐绰绰的东西变得清晰之后，一部分的决定，亦随之变得简单。

比如对于北伐的态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但是，正当石越下定最后的决心，回汴京后要尽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时，折克行自蔚州突围的消息传来——这让石越意识到，即使是他，也已经无法阻挡即将到来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绝不会转而支持北伐，甚至如潘照临所期望的那样，试图去争夺北伐的指挥权，哪怕这样的确会有利于他控制战争的走向。

大丈夫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正如石越若在心里面反对北伐，那么他哪怕多想继续做宰相，也不会为此改变立场；同样的，他也绝不会去谋取一场他不想赢的战争的指挥权。

虽然率领宋军打赢了几场战争，但石越并没有自大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可以随意操纵战争的胜负的程度。辽军虽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随意捏拿的软柿子。如果选择了战争，就必须竭力全力争取战胜——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称心如意。

如果石越继续担任宋军的主帅，他绝不会故意去求一个平局或者什么，如果他抱着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军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但石越毕竟也带了这么多年的兵，却不可能不知道厉害。战争之中，最忌讳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军迫于实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罢了，但若主帅想要求和，下面的统兵将校与士兵却想要锐意进取，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

至于故意去输掉这场战争，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说宋军真的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必有利于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问自己的内心也尚未“强大”到那样的地步。为了这样的原因，亲自让成千上万信赖他的宋军将士去送死？也许有些人可以做得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宁可承受挫折，选择更艰难的道路。

不想赢，也不愿意输，更加不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随心所欲的操纵战争的结果……世事有时就是如此，有时候，人们就会面对如此处境——无论怎么样选择，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亦会不同。

这一次，石越的决定是，如果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办法，那就不妨先退出这一局，让别人来试试。一个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顺利，能够发展到现在，石越已经感到满意，这个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暂且避其锋芒，先在其余的地方努力，等到时机合适，再回过头，也许会发现，那时候有更好的机会。

这不算是一种有勇气的选择，但是，却不失为明智。

石越觉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时候需要的是勇气，有时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选择。

但面对潘照临的质问，他的理由，却没办法诉之于口。

难道要告诉潘照临，他那个“文明圈”的理想么？即使是潘照临这样的才智之士，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是王安石，

时机合适的话，石越也许还相信对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认同自己，司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多半会觉得他太不务实，因此绝不会认同他，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的萧佑丹未死的话，也许有机会成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理解他的三个人，全都去世了。

活着的人中，也许还有一个人会认同他——桑充国应当会认同自己，但石越却永远不会对他说这些。因为他担心桑充国可能会将这种观念传播出去。那样的话，自己之前、现在、以后，一切对西夏、辽国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国策，都可能被人以此为借口，来重新审查。石越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潘照临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视着石越。

石越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了一口气，他没有直接回答潘照临的质问，只是委婉的说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苏子由罢参政的消息后，某便已经上表，向皇上举荐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怔了一下，便立即反应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这是担心皇上有猜忌之意么？”

“和先生说话，便可少了许多顾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说道：“苏子由这个时候罢参政出外，弦外之音，某还是听得懂的。虽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为工部尚书，听说某也将进位左丞相，然而，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况且，某回到汴京后，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却未必……”潘照临皱眉说道。

石越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继续说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为首相，却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还象个人臣的样子么？就算皇上不让我去，我也一定要去，这个道理，先生应当是明白的。”

潘照临亦不由默然。的确如石越所说，若他是首相却不出任山陵使，一定会被人讥为贪恋权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这个时代，这就是事实，并非别人冤枉他。不过，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领兵，那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让右相范纯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既然不提这种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

石越又笑道：“况且，先生也应当知道我为何要在此时向皇上荐举宣抚使司诸君……”

潘照临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话。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了，大封赏刚过，此时的“举荐”，必然是说给宣台诸谏臣推荐新的差遣官职，这等于是石越主动解散了宣抚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没有任何贪恋兵权的野心，同时也是在试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会故意给每个谏臣都推荐一个美官要职，这既是犒赏跟自己辛苦几个月的一众谏臣，也是在进一步试探小皇帝的态度。

果然，便听石越又说道：“我向皇上推荐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选司郎中，游景叔为尚书省左司郎中，何莲舫兼任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训练检阅使，范仲麟为扬州知州，高世亮为广信军知军，黄裳为舞阳县知县，何去非为枢密院编修所计议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预料，潘照临还是略有些惊讶，他望着石越：“皇上都答应了么？”

石越点了点头，苦笑道：“不错，全部照准。”

潘照临忍不住还是追问了一句：“连折可适出任武选司郎中都准了？”

石越点了点头，笑道：“武选司掌管着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选任大权，武举亦由其负责，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选司郎中必须换文资，折遵正武资为正五品上，换成文资为正五品下，资序正好合适……”

潘照临却是不由得一声长吁，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苦笑：“折可适越转定远将军才几天，便可做武选司郎中？看来，皇上已经做好相公不统兵北伐的准备了。”

说完，他又神情复杂的望着石越，连连摇头，叹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石越不由问道：“这又有何可惜？”

潘照临叹道：“举数十万之兵，北伐幽蓟，收复汉唐故郡，此乃何等功业？！这是百余年来，天下英雄豪杰，无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余年之功，不正为此？奈何事到临头，反失之交臂，与他人做嫁衣裳？”

他话中遗憾、失望，无不发自肺腑，说完这番话，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沮丧。

见石越不以为然，又说道：“相公苦心经营二十余载，若得亲自率军收复燕地，亦可算功德圆满，他事又何足道哉？且于相公而言，不但

可以趁机修好与皇上的关系，相公的声望，亦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顶点，相公亦可当之无愧的成为大宋开国百余年来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声望，亦已不低，月盈则亏，又何必做什么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临头摇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为率军击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须知人心善忘而易变，假使有人收复了幽蓟，那么相公击退契丹的功业，相形之下，也就不过如此了。旁人不会记得相公击退契丹的艰难，反倒会觉得，这等事业，换成旁人，也照样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败，世人才会重新记得相公的功业。但以今日的形势，北伐又如何会失败？”

说完，又是怅然慨叹：“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瞩目相公，以时势而论，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这等事业，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辈！”

石越却是没想到潘照临会如此失望，竟至有几分失态。

他不由摇头劝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于怀？天底下的事业，难道要由我一人做完？况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继续出任北伐主帅，也未必是好事。”

见潘照临仍然是怏怏不乐，又说道：“人贵知足，知足则常乐。某本来是反对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设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个挡皇上道、招皇上厌的人，其实便已是赚到了。再者说，先生以为我还能在两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这些虚名？”

这些话，石越一半是劝慰潘照临，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看了看潘照临，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憾事，不过，我之憾事，却无关那北伐的功业……”

潘照临感觉到一丝希望，凝视石越，问道：“却不知相公之憾事为何？”

石越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叹道：“我自熙宁二年至汴梁，二十余年矣！这二十余年时间，也算是做了不少事业，亦帮着我大宋立了下一一些规模，然便如古语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终，到底还是有一些要紧之事，我还没来得及做。”

“却不知是何要紧之事，在相公看来，竟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潘照临带着几分不解，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的问道。

“这几桩事，在我看来，的确远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石越没有理会潘照临语气中的讥讽，认真说道：“因为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国之本！”

“先生当知，我大宋立国，迥异于汉唐，然其中最为根本之不同者，却不过两件事而已。其一为汉唐建国，天子皆是与军功贵族及地方豪强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却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则是汉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专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此亦与汉唐大异也。”

“而这两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国之本，更是天道运转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为士大夫之兴起，乃是天数。便如世人皆以为是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使儒术昌盛，却不知至汉武之时，百家衰微，已是穷途末路，而天下凡识字

之人，却皆是自儒生处启蒙，儒术大兴，本已是无可阻挡，汉武亦不过顺天应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开科举，已然打破门阀士族之垄断，至本朝，印刷之术昌盛，五经不再操之经师之手，天下英杰之士，无论贵贱，莫不戴儒冠、诵儒经、为儒士，当此之时，若人主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覆亡不过旋踵间矣。故我大宋历代重文治，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与天下英杰之士为敌，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当今之世，不同于古。今人主若不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无论再如何聪明睿智，亦绝不可能保长治久安，宗庙倾覆，亦是迟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议论，其二曰好结党，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议论，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允于公议，则难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议论纷纷难定，延误时机，甚至白白荒废事业；因其好结党，故自仁宗以来，士大夫常以政见不同，各成朋党，互相攻讦；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将从中御，武将地位卑下，军将无奋勇之心，每遇外敌，十战九败，遂成积弱之势。”

“此三弊亦并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过是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国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尽善尽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余年之功，亦不过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于好议论与好结党，我却只不过是稍去其弊，远未根除。”

说到这里，石越又是长叹一声，继续说道：“其实这三弊，当世有

识之士，亦多有论及。如结党事，欧阳修作《朋党论》，便是尝试解决，此后论之者不绝；好议论一事，苏子瞻亦曾写文章论及，以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议之主，理当以公议为是，大程更是曾经公开吁请朝廷设立延英院，延揽四方贤士，专门详定政事、讨论典礼^[1]……”

“但总而言之，忌武人还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其弊不小，而好议论与好结党二事，士大夫却大多不以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难。熙宁年改制，我力主设门下后省，便是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说彻底解决，至今我也没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决。这天下，说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识，我纵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设想，我便有一些构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应当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难以进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结束，我也该差不多要罢相了，此事终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着自嘲的摇了摇头，又说道：“此外如本朝专任法治，与汉唐不同，亦有其因。苏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谓任人而不任法，法简人重，任法不任人，则法繁人轻。某亦曾经编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严密，远非汉唐可比，可称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严令具，无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于汉唐，士大夫若不知条贯律令，则必为滑吏所欺，甚至与傀儡无异。士大夫中，亦颇有欲复汉唐故事者，然终不可得。盖因如今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这并非是因循苟且的托辞。本朝之所以专任法治，实是因为本朝立国之势与前代不同。本朝立国，不禁兼并，不抑商贾，商业发达，商税甚至重于两税，而坊市人口，亦远超汉唐，城市之内，不立坊墙，若说汉唐是以自耕农户为国家根本，自耕农户兴盛则国家强盛，本朝却并非如此，对大宋而言，坊郭之民^[2]能否安居乐业，与自耕农户同等重要，甚至尤有过之。商业兴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专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贤明似圣人，否则天下必然大乱。是以本朝专任法治，亦不过是顺应大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条贯敕令，都并非是深思熟虑后设计颁行，不过是施政之时，遇到某事，事后便补上一条法令弥补，如此这般，全是东缝西补，因事而设，日积月累，遂成规模，号称严密，却并无章法。法令前后矛盾，互相抵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也并未真正意识到本朝与汉唐不同之处，极少有专门立法，以令坊郭之民兴旺，保障商业发展，大多数立法，完全是被大势推动，被动而为。即使是那些有利于商业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过为了增收税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远胜汉唐，然县以下，却仍旧因循前代，实际弊端，反又超过汉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于此，因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显，因应这种变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随之完善，而县以下，仍是汉唐之世，便依旧用汉唐之法。然汉唐各县，实为本县贤达自治，县令长吏，多有贤士，而本朝英杰之士，咸聚于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县治，反不及汉唐。”

“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宁间某所见不及于此，且既要调和新旧两党，又要解除西北边患，亦无暇顾及，绍圣以来，先有交钞

危机，又是封建诸侯，好不容易安稳一阵，又遇辽国南犯，六七年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更不用提。”

说到这里，石越凝视着潘照临，道：“先生，平心而论，你不以为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动，不比收复燕云，更加重要么？”

潘照临神情复杂的沉吟了许久，他本是聪明绝伦之辈，也自负智计无双，然而，石越说了这么一大通的话，却都是他从未想过的。但以他的智慧，虽然以前虑不及此，如今听石越说出来，便也马上意识到，石越所说的，恐怕还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宁年间初见石越，他也曾经与石越讨论时弊，当时二人针对的是冗兵、冗官、冗费等等问题，二十余年来，对症下药，宋朝也的确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潘照临心中，的确是以为改革已经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兴。

但二十四年后，再与石越一席谈话，潘照临却突然生出一种感觉，他们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实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当年所谓的冗兵、冗官、冗费等时弊，其实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说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却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务而已！

石越和潘照临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他所讲的，就是宋朝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因为知识下移、技术进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三个阶层的同时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统治阶层，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文官政府，而这着重要解决的就是与军队的关系、政党政治，以及如何兼顾公议与

效率——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的士大夫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理想，石越努力了这么久，其实也就是勉强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的那个平衡点，并且为政党政治充做润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没让他们一开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于商人阶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其实是一件事情，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如果没有商业的繁荣，城市居民的数量就不会大幅的增长，如果说汉唐的统治基础是自耕农，自耕农不破产，国家的统治就能维系，那对宋朝来说，其统治根基却是由商人、市民、自耕农三者共同组成，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汉唐也有商人与市民，但这两个阶层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农来说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却已然可以分庭抗礼。

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阶层的崛起，导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进行治理，治理自耕农与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数量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就导致了官员数量的激增，同时，这两个阶层的崛起，也导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来解决新的问题。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临时颁发的敕令，遇到新问题就颁个敕令，然后过一阵时间就整理一下，从来没有系统性的、规范性的立法，也没有真正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这样，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法令相当严密的程度。宋朝的士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并且这种任法也不同于秦朝的任法，然而，他们却没有弄明白宋朝为什么要任法，为什么要讲法治？因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农为主的国家，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治理一个商人、市民阶层崛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只是根据需求，被动的做出了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法令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还将这种混乱归咎于“任法”的国策，试图向汉唐盛世中学习成功的历史经验，结

果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混乱；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坚定的相信自耕农才是国家强大的关键，试图将宋朝扳回到汉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结果当然也是除了添乱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较开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们大多也只是觉察到大势难以抵挡，所以消极的不做徒劳的反抗，他们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已。商人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个国家都完全没有做好接受这个现实的准备。

也因此，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余年所做的，要困难得多。

熙宁以来，宋朝进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间，其实都是有共识的。主张变法的新党自不用说，旧党其实也同样想要变革，所谓的“旧党”，本身就是庆历年间的改革派传承下来的，旧党反对的只是新党的变法，他们与新党，只是在变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着极大的争议。如果从儒家的角度来说，新党主要是接续古文经学派的遗绪，旧党则主要是今文经学派的传承，儒家这两大学派从西汉斗到宋朝，虽然早已经不再泾渭分明，许多人都以为在宋朝已然没有今古文之争，但这持续千年的斗争，仍然在不那么明显的影响着宋朝的士大夫们。因此，新党与旧党之间，对于变法，从思想根源上，就存在着冲突。但是，三冗的问题，财政的困局，对外的不振，无论新党、旧党，都是想要改变的。需要变革的共识，在士大夫间，还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这个共识，也是同样普遍存在的。

有了这两个前提，石越便有发挥的空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公约数，妥善的处理与两党的人际关系，身段柔软一些，用上一些权谋，再加上一些运气，虽然并不容易，但终究还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后，石越指出来的这些问题，想要推动改革，却要困难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才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连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发现这些问题的，遑论他人？

思想上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可以预见，士大夫中间会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边倒的反对，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变革，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力的支持。哪怕是所谓的“石党”，石党之所以为“石党”，是因为他们认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们不认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两件事情，也许还会因为石越的个人威望习惯性的支持，多了的话，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党了。

但这些事情，却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没希望的事，石越也不会有所遗憾。

在绍圣七年，这些事情，虽然并非成熟的时机，却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种的土壤。

比如政党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们对于党派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朝中党派的存在，也已经半公开化。而三党的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够构建出一种合适的理论，就可能推动政党政治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任法”的现实，而且都对繁杂混乱的众多法令感到不满，如果石越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以解决法令混乱繁杂的名义，亲自主持修订一部法典，也不是有可能来一次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静悄悄的大变革。无疑，这需要相当长的时

间，以及足够多的人材，靠着石越一个人，是编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时机，合适的外部环境，以及想办法得到一些重量级宰执大臣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但却不是没有可能。

而所有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够做成，其影响都将无法估量。

虽然潘照临的认识不可能这么清晰、深刻，但如他这样聪明的人，对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直觉，只是凭着直觉，他就已经能意识到，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响，都可能不逊于收复燕云！

一念及此，潘照临忍不住长叹一声，道：“相公识见绝人，吾不如也。”

说完，又意味深长的说道：“相公说的这些事情，我虽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万代之事。但其实这些事情，若相公统兵北伐，收复燕云之后，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视潘照临：“不论我是否统兵北伐，先生真的以为北伐成功之后，我还能做得几年宰相？”

潘照临不由又是一阵沉默，他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说道：“其实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决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难再有机会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复了燕云，辽人也不会善罢干休，北面的局势不会就此平静下来，而且连年大战，就算无事，也该休养生息一阵，这段时间，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转眼之

间，又是十余年，十余年后，我岂能还在两府？”

潘照临看着石越，心中头一次这么犹豫难决，他很想趁此机会，向石越和盘托出自己真正的计划，但是，看着石越，再三犹疑，却到底没有开口。

石越并不知道潘照临在想什么，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些事情纵然做不成，有点遗憾，也没什么要紧。这种事，便如同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总会想着帮子女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谁又说得清，这于子女，究竟是福是祸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这二十余年，算是勉强做好了这二十余年内该做的事，来不及做的事情，便当相信后继者自有其智慧。若没有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两件事，亦没什么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朝廷这次北伐，恐怕未必会如想象的顺利。如今劝谏皇上不要北伐已是无用，但等到辽国再打上几仗，久战无功之后，再劝谏皇上，便能听得进去了，顺便也能让辽人再吃点苦头，正是一举两得。到时候，若我还在两府，便与范尧夫一道，再花个三五年时间，为国家好好的选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经营一个更好的局势，然后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离开汴京了。我已经写信给唐甘南，托他帮我在杭州觅一处宅院，到时便可举家南迁，在杭州继续做我入仕前的事业，著书立说。”

“如我方才所说的事情，其实不做宰相，也同样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迁之后，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许能够为士大夫治天下与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适用的理据……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说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潘照临说道：“先生亦不必太过执着，我与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如今也算功业粗就，虽不能称尽善尽美，也足以无愧于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几位娇妻，再生几个子女，尽享天伦？人生如朝露，又何须自苦如此？”

潘照临没料到石越竟然会劝他功成身退，学陈良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一时间不由愕然，过了好一会，才哑笑失笑，摇头笑道：“陈子柔大智若愚，其实比我要聪明得多。不过人各有志，他那样的日子，我终是学不来的。”

话已至此，潘照临也知道他这次来见石越的目的已经失败，再多说也无益处。虽然过程有些出乎潘照临的预料，但这个结果他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他心底里，倒也并不算多么气馁。他筹划已久的计划，更不可能就此放弃——实际上，与石越的这番交谈，反倒让潘照临更加坚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石越虽然已在筹划着退隐的事情，但潘照临却并不相信事情会如石越设想的那样发展。所谓形格势禁，最终，石越仍将不得不回到他所计划的轨道上来，只不过换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临便也闭口不再谈北伐的事情，只是与石越叙些汴京、河北的趣闻轶事，便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来河北会见石越的原因。

[1]. 苏轼与程颢主张，皆为史实。按，世人皆以为自明末王夫之始

倡立中国式议会，极少有人知道北宋程颢已有此主张。惜北宋亡国，中夏道统遂衰，南宋亡国后，更不堪言，有明一代，士大夫用数百年时间，方续上宋人道统。

[\[2\]](#). 指城市居民。

第三十七章 莫笑青袍学士老

1

绍圣八年正月。

“朕荷皇穹之眷命，守列圣之丕基，于兹八年，常思安民息战，每戒边臣，勿侵外境，岂黩武以穷兵者哉？而契丹不遵道理，背盟弃义，侵我边州，深入封圻，涂炭生民，故天所以厌之，今已遣上将，分路致讨，终麾貔虎之威，大破逆虏之众。而辽主尤无愧悔，仍怀侥幸。幽燕奥壤，本中华故地，自五季石氏割赂，契丹盗据一百五十余年矣，朝廷顾澶渊、熙宁之誓，守此信书，不忍兴兵，蠢兹邻敌，乃谓之当然，辄背世盟，朕闻春秋以王者大一统，先帝遗诏，亦以幽燕未复为憾，今朕顺天应人，整饬师徒，兴师北伐，恭行天讨，以扫边民之积耻，雪中国之世仇，收复幽燕，以正封疆，凡尔众多，宜体兹意。幽燕黎庶，皆我汉唐遗族，应大军入界，当安抚百姓，不得误有伤杀，不得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斩；契丹文武官吏，若有识机知变，举众来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优赏；军镇城邑乡村民户，待幽州平定日，皆免二税外一切无名科率，耶律氏若能率其徒属舆榰军门者，亦当以王礼待之。布告中外，咸使知闻。”

汴京城西，新郑门，连接着大宋朝东、西两京的官道，便是由此门开始，蜿蜒向西，经数百里，最终抵达到西京洛阳。这也是大宋朝最重要的一条官道，大宋朝虽然共有四京，但在政治地位上，无论是北京大名府，还是南京应天府，都无法与西京河南府相提并论，更不必说首府东京开封府了。而且，这条官道，不仅连接着宋朝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它还经过一个对于宋朝来说非常特殊的地区——巩县。 [书籍分享V 信zmxsh998]

在那里，有着大宋朝自宋太祖以来所有帝后的陵寝。

宋朝每一位帝后，在死后，都会沿着这条官道，前往他们的永眠之所。

因此，宋廷对于这条官道的修葺维护，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熙宁十八年高宗赵顼驾崩，虽然其时宋朝财政极为拮据，赵顼的丧葬费用不过六十万贯，但山陵使司马光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些钱来，给桥道顿递使韩忠彦修葺道路桥梁。似乎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绍圣间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在执政期间虽然躬行节俭，不治宫殿，但在她执政的七年之内，只要朝局财政稍有好转，便总会挪出一些钱来，用于修葺这条道路。

高太后此举的确颇有先见之明，绍圣七年她驾崩之际，正逢宋辽激战正酣，宋廷甚至腾不出手来办理她的丧事，只能让她先停柩大相国寺。安平大捷之后，宋朝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东方的战争并没有战败者赔款的传统——无论战争的结果是赢还是输，都意味着国家财库的大缩水。败了自不用提，即便赢了，单单是犒赏三军的费用，便足以让许多统治者肉疼。比如这一次的安平大捷，宋廷单单是赏赐、抚恤河北将士的费用，便高达数十亿文。再加上战争的巨额花费，以及

还要为接下来的北伐做最低限度的储备，宋廷自绍圣以来六七年时间的积蓄，基本上已被消耗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宋廷根本就掏不出高太后的丧葬费用了。而高太后在去逝前也留下遗诏，宣布她的丧葬诸事一切从简。

高太后留下这样的遗诏，很大程度上自然是因为她去逝之时，宋辽的战争并未结束，她垂帘近七年，对宋朝的家底心知肚明，因此才主动留下这样的遗诏，以免给赵煦造成困扰。如果她能够预料到，在她去逝后没多久，宋军就在河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赵煦却雄心勃勃的准备继续挥师北伐——若这一切她都能事先知晓，不知道她是否还会留下如此遗诏？

这个答案已然无人能知。不过，有关高太后葬礼的发展，却也同样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不少知晓宋廷家底的宋朝大臣，都以为小皇帝赵煦会为了北伐顺水推舟，从简办理高太后的葬礼，许多人私底下预料高太后的丧葬费用不会超过赵项的六十万贯，甚至可能更少。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小皇帝赵煦大笔一挥，竟然拨出了二百万贯的巨款，来操办高太后的丧事！

以常情而论，赵煦要隆重的操办高太后的丧事，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高太后毕竟只是他的祖母，中间隔着辈份，一个人若由父母带大，乃是天经地义，但若由祖母带大，就理当格外感恩一些，这是天理人情，此外，高太后曾经垂帘听政七年，不论功过如何，这总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赵煦既然亲政，不管他是打算以稳定政局为重，还是想要释放出新的风向，都有必要表明他对于高太后垂帘这七年的态度——高太后的谥号、丧事的隆重程度，都是能够传递清晰的政治信号的。如果赵煦真的遵照高太后的遗诏，简陋的办理高太后的丧事，也必然会引起朝野的反弹，诸如“不孝”这样的罪名，恐怕就会扣在他的头上了，甚至

于国史馆的史官那儿，也免不了会有些“微言大义”出现在史册上，那些服紫佩金的大臣中，也免不了有一部分人要被史臣拉出去替皇帝背这个黑锅。但绝大部分的大臣，都是不希望自己背上这样的名声的。而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通常会做两件事——上表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将奏章到处宣扬，在公共场所大声议论；甚至，为了更加保险一些，他们还会悄悄的保留下有关的奏章、书信，甚至干脆就私修史书，藏在家里，等十几二十年后，再让子孙公布出来。总而言之，在宋朝是不存在愿意主动替皇帝在史书上背黑锅的“忠臣”的。有钱北伐，没钱给高太后办葬礼，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也绝对是难以让人认同的。赵煦既不想为了这件事被人议论——不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背个不好的名声，也不愿意在北伐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横生波澜，所以，也只有打肿了脸充胖子，大办高太后丧事。

为了筹到这笔治丧的巨款，赵煦想尽了一切办法。他考虑过节省宫禁开支，但宫禁开支从高太后时代起，就已经节省到无法再削减；他想过要增发交钞或者盐债，结果才露出一口风，就遭到激烈反对，只好放弃此想；他甚至悄悄找到刚刚晋封的燕国大长公主，也就是温国，想以私人的名义借钱，却被温国嫌弃的拒绝——温国完全不相信他的偿还能力……

最终，还是户部尚书许将帮他度过了这个难关。

在许将的建议下，赵煦将汴京左右厢店宅务管理下的数百段空闲“舍地”，也就是宅基地，以及一千多间空闲、损坏官屋全部拍卖，筹到了约二十万贯；又以在京店宅务的利润为抵押，和钱庄总社谈妥了一笔为期十五年，年息一分的一百八十万贯的“低息”贷款——从熙宁十年每年上缴利润超过二十一万贯后，在京店宅务的利润一直稳步上涨，如今已经稳定在每年三十万左右，每年偿还本息二十四万贯左右绰

绰有余，对钱庄总社来说，这是一笔风险极低的生意。

但在绍圣时代，许将和钱庄总社谈成的这笔生意，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此时无论是官府、钱庄还是私人放债，时间通常是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三年就是极长的周期了，十五年的贷款周期，这几乎是普通钱庄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这个时代贷款风险很高，贷款收不回来的事情很常见，因此贷款利息也很高，正规钱庄通常是二到三分的年息，民间私人借贷利息更是高达五分、七分乃至一倍，所以当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市易法，规定官府给农民、商人二分息的贷款利息，结果却因为利息和市场利息相差太大，导致出现大量的腐败，经手的官吏一面不甘心让好处被农民、商人得到，于是私自提高利息，赚取差价；一面又要完成上级规定的贷款任务，加上官府主导的放贷事业如果出现亏损会影响到官吏的考绩，为了保证贷款能顺利收回，这些经手官吏就强迫放贷给那些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与商人，导致他们背上沉重的利息包袱而破产——王安石的变法，在某种程度，就是被这两分的“低息”贷款给弄得乌烟瘴气的，而许将却能 and 钱庄总社谈成一笔一分年息的长期贷款，对大宋的钱庄业来说，无疑是投下了一颗重磅震天雷。这甚至导致了一些御史上章弹劾许将，指责他压迫商贾，败坏皇帝的名声，在许多人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贷款。

为了洗清嫌疑，许将主动请两府宰臣召见钱庄总社周应芳等人查问，最终证明他的确没有任何强迫行为。钱庄总社同意这笔贷款固然有讨好皇帝与新任户部尚书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有盐债的成功先例在前，钱庄总社将这笔贷款当成一次小规模的对定向盐债来对待，在风险极低的情况下，这么大规模的贷款，一分的年息在钱庄总社看来，已经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更不用说这笔贷款带给钱庄总社的其他好处——有实力给皇帝和户部尚书放贷，这无疑更加巩固了钱庄总

社在大宋钱庄心目中的地位。

这次成功的操作，也让新任户部尚书许将很是出了一番风头。虽属牛刀小试，但他的理财能力，也因此得到了自赵煦以下朝野的认可。

成功筹到治丧费用后，赵煦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兴办高太后的丧事。

当时仍在回京途中的石越对高太后的丧事也显得非常热衷，他还没到汴京，就迫不及待的上表主张尊谥高太后为“宣仁圣烈”皇后，宋朝自宋真宗开始的传统，凡曾经垂帘的皇太后，谥号为四字，同时皇后谥号要冠以帝谥，高太后是宋英宗的皇后，英宗是庙号，他的谥号是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后加谥“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其实就是宣帝，高太后的四字谥号，除“宣”字是继承自她的丈夫英宗，其余三字，所谓“扬善赋简曰圣”、“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业曰烈”，圣、烈二字，都是美谥，也是恰如其分的说明了高太后的执政风格与功绩，但最核心的那个字，却是谥号中的第二个字“仁”——宋朝帝后谥法，皇帝最核心的谥号是倒数第二个字，皇后最核心的谥号却是正数第二个字。中国传统中，“高文武宣明”是皇帝最好的五个美谥，“仁”字本不在谥法之列，因为谥法传承自周公，而“仁”却是孔子才开始提倡的儒家核心价值。到宋朝，历史上第一次以“仁”为庙号，但宋仁宗的谥号其实是“明帝”，而石越又是第一次将“仁”当成谥号，追尊高太后。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仁”字毫无疑问是极高的评价，石越的奏章一到汴京，立即就受到范纯仁、吕大防等人的热烈响应，汴京的舆论，对此尊谥也是反应积极，一些人甚至在报纸上称颂高太后是“女中尧舜”、“千古第一贤后”。

面对朝野如此氛围，赵煦虽然内心颇多腹诽，也只能顺水推舟，接受石越的建议。而这表面上君臣和谐、母慈子孝的一幕，却让一种微妙的气氛在汴京朝廷中蔓延。

许多人仅仅是透过石越给高太后上尊谥表，就已敏锐的察觉到他的去意——石越如此的褒扬高太后，未来又岂能不做高太后的山陵使？

但赵煦却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绍圣七年的年末，当石越和李清臣终于回到汴京之时，赵煦给石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虽然未有如传闻一般，天子亲自出城郊迎，但规格已是大宋建国以来最高——礼部尚书安燾亲自至陈桥驿相迎，右丞相范纯仁与枢密使韩忠彦则一同率文武百官在汴京城北的长景门外出迎，而赵煦在文德殿升殿，接见石越，拜石越为左丞相。至此，石越的官爵，已至人臣之极，其余更高的官职，都是为致仕、罢免的宰相准备的荣衔了。

而石越所受的拥戴，更是前所未有的。他自长景门入城后，汴京外城从长景门到内城的丽景门，内城从丽景门到皇城的宣德门，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欢迎的汴京士民。当日，拥有过百万人口汴京城，竟然万人空巷，汴京市民倾城而出，石越所过之处，热情的汴京市民，一边高喊着“石相公”，一边漫天抛洒着鲜花，因为正值寒冬，鲜花极为罕见，汴京城内外的梅花，几乎被摘采一空，如此尤嫌不足，人们又用绸缎裁剪成各色花朵，和清香沁鼻的梅花一道抛洒……汴京上一次出现这样的盛况，还是清河郡主下降。

然而，面对此情此景，石越既无过分的得意与喜悦，也没有丝毫的惶恐与不安。他坦然的享受着这应属于他的荣耀，也准备好了面对接下

来的变化。

他返京拜左丞相的次日，赵煦和向太后，又一道亲临新赐的左丞相府——这是一座位于汴京内城的御街东侧，毗邻州桥与汴河的宅院，是赵煦在一天前赏赐给石越的。御赐的左丞相府占地面积不过六宋亩左右，规模不算特别宏大，但庭院的建筑、园林，皆由宋朝最优秀的工匠设计、建造，由汴河引活水入宅，开凿溪池，围绕溪池布景，临水构筑园林建筑，而植株则以松、梅为主，从各处移植老松七棵，梅树数百株，使得整座左丞相府清雅古朴、秀若天成。更难得的是，这座府宅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墙外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州桥、御桥与汴河，而墙内却有蕉窗听雨的清幽静美。至于钟鼎之家的显赫之处，就更不用提，自正门的“左丞相石府”门匾，几乎所有的建筑匾额，都是赵煦御笔亲题。

赵煦和向太后亲临后，又是大肆赏赐，除了韩梓儿晋封燕国夫人外，向太后更是收石蕤为养女，因其年方十五，尚未出阁，依宋朝制度，以二字美名为封号，封为嘉乐长公主——这额外殊恩，完全超出了石越夫妇的意料，饶是石越已然宠辱不惊，对此也是又惊喜又感激。对石越而言，这无疑是对他所有封赏中，最宝贵的。

石蕤获封嘉乐长公主，也震惊了整个大宋朝，有人欣慰，有人嫉妒，但石越此时正如日中天，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有个别大臣为此上章劝谏，但被向太后一句“此吾家事，干卿何事？”便封堵了回去；而赵煦则对反对的大臣解释：“石相公女性情肖似延禧长公主，太后欲收养久矣。”

延禧长公主是向太后所生的长女，甚得高宗与向太后宠爱，不料十二岁即夭折，追赠为燕国公主。^[1]向太后没有亲生的子女在世，赵煦说

石蕤性情与延禧相似，向太后思念爱女，爱屋及乌，欲加收养，也是让人难以反对的事。

这件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事情，便就此顺利通过。

倒是消息传出的当天晚上，随石越一同返京的潘照临便来求见石越，用长孙无忌的故事，再次劝说石越。

当年武则天为了当皇后，让她母亲几次前往长孙无忌府上送礼说情，没有效果后，又和唐高宗一起，亲自前往长孙无忌府，大加赏赐，甚至就是贿赂长孙无忌，但长孙无忌始终对武则天立后持反对态度。结果，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对长孙无忌十分忌恨，在她的报复下，长孙无忌最终被贬惨死。

潘照临告诉石越，赵煦这次分明也是在贿赂石越，上位者不惜放下面子，去贿赂下位者，若依然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石越若还是坚持反对北伐，必然会招到小皇帝的记恨。

潘照临的游说，一度让石越动摇。

但宋朝毕竟不是大唐，石越相信自己即使被小皇帝怨恨，落到长孙无忌一般下场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在他回京的第三天，赵煦在宫中单独召见，询问他对北伐的看法之时，石越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让石越稍有意意外的是，小皇帝赵煦虽面露不悦，但并没有特别生气。他并不知道，赵煦在他回京前，私下里在宫中见过几次桑充国夫妇。桑充国早就提醒过自己的这位学生，石越外柔内刚，不是轻易可以为外物所动的；而桑夫人也委婉的告诉赵煦，如果石越真的反对北伐，

那么，只要石越不固执的阻扰他的北伐计划，便已经是极大的妥协与让步，赵煦应该视为一种成功。

桑充国夫妇对赵煦的影响毋庸置疑，这一次，他们在中间的转寰，也的确极大的缓和赵煦和石越之间可能的冲突。赵煦既然能勉强心平气和，石越也没有咄咄逼人。当然，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君臣二人都知道，北伐已经是不可阻挡之事。形移势转，赵煦认为现在他已经可以不必依赖石越而北伐，那么，只要石越不破坏他的计划，他就可以暂且优容这位左丞相；而石越既然清楚北伐已成定局，他虽然不愿意勉强自己做他心里觉得不正确的事，但也无意做只有破坏却没有建设性的反抗——此时此刻如果他固执己见的阻扰北伐，个人荣辱姑且不论，对国家也不会有任何益处，只会动摇军心民心，影响政局的稳定，给辽国更充足的准备时间……

心里认为不正确的事一定不要做，但心里认为正确的事，却未必一定要做。小恶固当毋为，择善不必固执，这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道理。但石越却很清楚，在他来的那个时空，宋朝的悲剧，乃至中夏文化的悲剧，都出在“择善固执”四个字上，人们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抱着“汉贼不两立”的心态不肯妥协，结果导致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循环上演。大宋、大明、大清……无不如此。

因此，石越每天都要提醒自己，“毋作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所思所想，便一定是正确的。包括对北伐的态度，亦是如此。要反对，就一定要做个建设性的反对者，倘若不能，便宁可退一步。他的性格，也从来不是田丰那样让人讨厌的谏臣。在北伐这件事上，如果赵煦是对的，他欣然接受；如果他才是对的，他也希望给赵煦预备好台阶，事后君臣之间仍有腾挪的空间。因为，他和赵煦之间，谁对谁错，绝对没有大宋与中夏的利益来得重要。

于是，君臣之间这次召对，最终波澜不惊的结束。

次日，赵煦便下旨，以左丞相石越为高太后山陵使，礼部尚书安焘为礼仪使，工部尚书曾布为卤簿使，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知开封府王岩叟为桥道顿递使，入内内侍省都知陈衍为按行使——山陵五使加上按行使，完全按着宋朝的惯例安排，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而石越在领旨的第二天清晨，便启程前往巩县英宗的永厚陵，与陈衍会合，督察山陵的相关工程，为迎接高太后合葬永厚陵做准备。

仿佛是约定好的，在石越前往巩县后，吏部尚书吕大防、兵部尚书章惇、户部尚书许将、刑部尚书李清臣、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京东路转运使兼京东路宣抚副使蔡京等大臣分别上表，正式请求朝廷北伐。

一时之间，不仅文武大臣应者如云，宋朝官私报纸，也都纷纷响应，鼓吹北伐，朝野都一致认定，这是收复幽蓟最好的机会。

面对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一直未肯明确表态的辅政大臣、枢密使韩忠彦也很快向赵煦表明态度——既然皇帝已经决意北伐，他愿意全力支持皇帝的决策。

紧接着，另一位辅政大臣、侍中、平章军国重事韩维，也表态支持皇帝的决策。

孤掌难鸣的右丞相范纯仁自知无法阻挡北伐，决意辞相，但被赵煦慰留。最终，在陈元凤的游说下，范纯仁也终于妥协，表示愿意相忍为国，不再阻扰北伐，并将右丞相做到北伐结束。

而此时，已然是绍圣八年的正月。终于扫清障碍的小皇帝，早已经

迫不及待，他甚至等不及过完上元节，便向天下颁布了《北伐诏》。

人们还在爆竹声中欢庆着新年的到来，颁诏的使者已骑着快马，从汴京出发，向四面八方驶去，很快，北伐的消息，就传遍了大宋的国土。

[1]. 延禧公主与淑寿（温国）公主，皆曾受封燕国长公主。在宋朝这是平常之事，只要不同时存在两个相同封号的公主就可。

绍圣八年正月十五，上元节。

巩县，永厚陵。

天空阴沉沉的，细细的雪砂漫天撒下。身着白裘的石越，在陈衍等人的陪伴下，巡视着永厚陵的工地，一边和陈衍闲聊：“当年谢安在雪天考校族中儿女，问白雪纷纷何所似，他侄子谢朗回答‘撒盐空中差可拟’，而谢道蕴回答‘未若柳絮因风起’，后人皆盛赞道蕴之才，谓之‘咏絮之才’，今日看来，其实是冤枉了谢朗。”

见众人不解，他指着漫天落下的雪砂，道：“道蕴以柳絮拟雪，想必当日下的必然是鹅毛大雪，而从来下大雪之前，必先下雪砂，你看这雪砂，岂不就象撒盐空中吗？”

陈衍愣着神，抬头看了半晌，不禁哑然失笑，“相公说得是，想那谢朗也是少有文名，《世说新语》说他‘文义艳发’、‘博涉有逸才’，本是才思敏捷之辈，又岂会以盐来比喻鹅毛大雪？想必谢安出题之时，下的正是雪砂，故此谢朗才有此喻，至谢道蕴之时，雪砂已停，下的已是鹅毛大雪，故此兄妹二人所喻不同。”

石越笑道：“必是如此。《世说新语》记载此事，只说谢安听后大笑，并未评价谢氏兄妹高下，后人不解其中曲折，竟贬谢朗而崇道蕴，使谢朗蒙千古之屈。”

“谁说不是呢？世人浅薄，大抵如此，谢朗的委屈，也不过其中一例而已。”陈衍意味深长的叹息道，又发牢骚道：“不要说古人，便说今日之事，宣仁太后所受的委屈，又少了么？太后尸骨未寒，如今朝中便已有谤语了。”

“哦，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陈衍愤愤不平，“胆子大的可不少，老奴听说，如今汴京，颇有些新进的贵人，在官人面前，说宣仁太后垂帘之时处事不公，偏袒旧党，打压新党……”

石越瞥了陈衍一眼，淡然前行，轻描淡写的说道：“宣仁太后是女中尧舜，这是已盖棺定论的事。小人碎语，都知又何必在意？”

陈衍听到石越这句话，顿时大喜，停下来长揖谢道：“全赖相公保全。”又道：“相公为太后所上尊谥，老奴感激肺腑，早欲向相公道谢。”

石越见他如此，竟不由唏嘘，停下脚步，扶起陈衍，道：“都知不必如此，我亦不过是尽人臣本份而已。”

陈衍却连连摇头，他想说什么，却终是欲言又止，只叹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宣仁太后在世之时，若知今日之事……”说着，连连叹息摇头，却没有再说下去。

石越正打算安慰他几句，却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他转头望去，见石鉴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骑了一匹白马疾驰而来。

见到石越，石鉴吁的一声，勒住坐骑，翻身下马，快步走了过来，向石越、陈衍分别行了一礼，才对石越低声禀道：“丞相，幽蓟宣抚使

司的部署已送到了。”

石越点了点头。

陈衍见状，知道石鉴是有军国大事禀报，连忙主动说道：“相公既有要事，后面的工地，由老奴督促便可，相公尽管放心。”

石越也不客气，拱手道：“那便拜托都知了。”

说罢，早有随从牵马过来，扶石越上了马，簇拥着石越骑马离去。

不多时，石越一行便回到在巩县皇陵附近的临时住所。侍从引着石越、石鉴二人穿廊过室，来到书房，房中早已烧好暖炉，侍从伺候着石越更衣，方才退去，只留下石越与石鉴主仆二人。

石鉴给石越倒好茶水，待石越坐定轻啜一口，放下茶杯，这才从容禀道：“丞相，幽蓟宣抚使司决定采纳的是王枢副的策略……”

“这是不出所料之事。”石越对此没有半点意外。

但石鉴却微有不平之色，说道：“可这对温江侯不公平。”

石越微微摇头，叹道：“康时还是缺了历练。”

“康时你还是缺了些历练。”

河北定州，雪后天晴，飞武一军军营校阅场旁边的一座小山包上，潘照临身穿浅白直裰，外面披着鹤氅，头戴东坡冠，一副普通的文士打扮，和锦帽貂裘的唐康一起，居高临下的观察着校阅场上著名的“定州

兵”的训练。

经历过一次次的实战，这支火铳部队的装备也有了一定的调整，作战方式也发生一些变化。所有的士兵都穿着适合在寒冷天气作战的绵甲，依旧是一排腰挎短刀手持大盾的刀牌手在前方排成横队立盾防御，但刀牌手后面，不再有弓弩手和长枪兵，而是一排排手执火铳，身上挂着一根缓慢燃烧的火绳的士兵。在指挥使“第一排”、“点火”、“放”、“第二排”、““点火”、“放”……的口令声中，一排排的士兵有次序的轮番上前，将手中上好火药的火铳架在插入土中的铁架上，用身上的火绳点燃火铳，轮流射击。校阅场内，“呼呼”、“呼呼”的火铳声震耳欲聋，到处都是硝烟弥漫。

潘照临目不转睛的观看着定州兵的训练，一面幽幽说道：“以前，外人总是小瞧你，以为你能有今日之成就，靠的是身世与背景，但实际上，在川蜀、在陕西、河北，成就你的，是你身上那股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锐气。但是，康时你要明白，今时已不同往日。如今，你已贵为温江侯，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你已经真正进入到了大宋朝的中枢，面对的对手，比以前何止厉害百倍，以后行事，须比过去更加聪明才行。这一次，便当成是一个教训好了。”

“先生教训得极是。”唐康低着头，一副学生受教的模样，但接下来的话，却透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这次输给章子厚，实在非战之罪。”

“非战之罪？”潘照临转过头，看着唐康，嘴角露出讥讽的笑容，“子明丞相出任宣仁太后山陵使后，上表乞解三路宣抚使，皇帝便顺水推舟解散了原来的宣抚使司，又在颁布《北伐诏》的同一天，下诏章子厚以兵部尚书兼幽蓟宣抚左使，总领北伐诸军，王处道以枢密副使

兼幽蓟宣抚右使，受章子厚节度，又拜陈履善和蔡元长、章质夫三人为幽蓟宣抚副使，任命康时你为幽蓟经略招讨左使，田烈武为幽蓟经略招讨右使……皇帝煞费苦心，创出了这么多新官职，这番安排，康时你是怎么看的？”

“皇上要北伐幽蓟，对河北人事、兵力进行重新部署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新创这些官职，说到底，也不过是为了平衡。章子厚是兵书，但王处道也是贵为枢副，无论资序、能力，分任左、右使比分任正使、副使，要更加合理，对王处道来说，也更能接受一些。任命陈履善他们三人为宣副，我与阳信侯为经略招讨使，也不过是同样的道理，我和阳信侯资序不如陈履善三人，阶级上理当比他们低一级，但让陈履善三人来指挥我和阳信侯，我也断不可能服气，故此朝廷让我们五人各自开府治军，互不隶属，皆受幽蓟宣抚使司节度……”

“只是如此么？”潘照临似笑非笑的看着唐康，“康时以为，只是为了理顺你们几人的关系这么简单么？”

唐康讪讪一笑，道：“我还听说，这次的新安排，虽是皇上旨意，但实际是韩枢使操刀，若传闻属实，恐怕朝中的两府诸公，并不信任章子厚……”

“你倒是学会说话了——什么两府诸公？不过就是韩师朴刻意架空章子厚这个宣抚左使而已！河北、河东、京东三路的军队，王处道直接控制了原来的中军行营、前军行营的军队，康时你则掌握了原来的左军行营以及折遵道、吴镇卿等部，田烈武也控制着原右军行营的军队，除你三人实力最为雄厚外，而陈元凤有原南面行营的横塞军，蔡京、章粲也有原河东、京东路的军队，只有章子厚，手里反而无兵无将……皇帝虽然聪明，但到底还是年轻，他看不出韩师朴打的算盘——韩师朴根本

就不信任章子厚，所以，他才这么大费周章，目的无非就是想让他心里会打仗的王厚来主导这次北伐。”

唐康左右看了一眼，见跟随的随从兵士离得都很远，这才放心笑道：“但章子厚并不觉得王处道能有本事架空他。章子厚一向眼高于顶，极为自负，他绝对相信他能将我们六人收拾得服服帖帖，所以，他根本不在乎韩枢使的这点小心思，坦然接受了朝廷的安排，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至少现在看来，章子厚的自信，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潘照临讥道，他根本不理睬唐康的难堪，继续说道：“章子厚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威望，他不是子明丞相，即使有宰执大臣兼宣抚左使的身份，也无法让康时你们六人俯首听命……但章子厚也有他自己的手腕。”

唐康沉默了一会，恢复了平静，缓缓说道：“这正是我想不明白。没有丞相的支持，章子厚赢不了这一局……”

“小人不明白的是，丞相为何要支持章参政？”

巩县石越的书房，石鉴也是一脸不解的望着石越。

“我没有选择。”石越平淡的回道。

“因为你们让子明丞相没有选择！”

定州飞武一军军营校阅场旁边的小山包上，，潘照临毫不客气的批

评着唐康，“章子厚的屁股在宣抚左使的位置上还没坐稳，你们六个宣抚使、副、经略招讨使，就给他出个大难题，在北伐策略上，各执一辞，根本没人理会章子厚的意见。”

“你以天气仍然寒冷，道路阻塞，转运艰难为由，反对从河北仰攻析津府，主张出奇兵再取蔚州，打通河北、河东及辽国西京道的联系，并调兵增援河东，和粘八葛、克列部夹击辽国的西京道，将主战场放在形势对辽国极为不利的西京道，宣称只要攻取西京道，南京道就可成为掌中之物……”

“我的策略是正确的。”唐康温和但坚定的插了一句话。“观城侯也支持我……”

“何止？”潘照临毫不在意的回道，“不止你的经略招讨副使慕容谦支持你，折遵道、吴镇卿都支持你，他们都算是当世名将了，此外，河东的章质夫也支持你，河北诸军将领中，支持你的人也很多。据我所知，朝中枢密使韩师朴、吏书吕微仲都倾向于你的策略……”

“但你的这个策略，章子厚接受不了，蔡元长、陈履善也绝对不可能同意。用了你的策略，在这场北伐中，就没有蔡元长和陈履善的戏份了，即便章子厚，十有八九也会真的被架空！所以，他们三人必然反对你。”

“呵呵！先生可听说过他们反对的理由了？”唐康讥刺道：“他们竟上书朝廷，说什么西京道远不如南京道重要，又说什么粘八葛、克列并非我大宋盟友，若冒然进攻西京道，很可能与粘八葛、克列爆发冲突，反而为辽人解厄，让我大宋军队变成腹背受敌……”

“这些理由不过是个由头罢了，你以为他们三人不知道仅凭这些理

由，不可能说服朝廷吗？”潘照临反问道。

唐康再次沉默了。

“章子厚三人，用兵未必强过你，但皆是擅长权谋之士。正好，王处道意见与你相左。王处道觉得你的策略不可预知的风险太大，他觉得既然大宋占据优势，就没必要去冒险用兵，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步步为营攻向析津府……”

“呵呵！堂堂正正！说什么主力不必急于出境作战，只需要派小股部队骚扰辽境，侦探敌情便可。而主力则先向定州、保州、雄州一线集结，同时征发民夫，修葺城墙，屯聚粮草军资，修筑甬道运粮，待一切妥当，再大举出境，进攻析津府，如此，辽军除了和宋军主力决战定胜负，将别无他法……”一提起王厚的战略，唐康就忍不住激动起来，“用兵之法，原本就是要避实击虚、以强攻弱，辽军在析津府及整个南京道严阵以待，而大同府与西京道却是遍地起火，不抓住辽国弱点下手，却去南京道和辽军主力硬碰硬，简直是不可理喻！主力决战，就算他真有自信打赢辽军，损失也小不了。”

“或许你说得没错。”潘照临忍不住笑出声道，“实际上，河北、河东、京东，没人支持王处道的战略。有传言，章子厚、蔡元长私下里讥讽这是打呆仗，就算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显不出他们的功劳，反而还可能令他们受到朝中政敌的抨击；陈履善，根本没有与辽军正面决战的信心；章质夫当然希望将主战场放到西京道，这样他才有机会一雪前耻；即便是田烈武，虽然不敢公然反对王处道，但他私底下也流露出担忧，担心这样的作战方略，对刚刚遭受兵祸的河北地区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

“可惜所有人都慑于王处道安平大捷的威名！以为王处道是什么不世出的名将，明明心里不认可，但要说出来时就瞻前顾后。安平大捷！安平大捷根本就是丞相指挥之功，王处道不过是谨遵丞相军令而已。”唐康忿忿不平的发着牢骚。

“这就是你在给韩师朴的堂札^[1]中，讥讽王厚‘运筹帷幄，本非所长’的原因吗？”潘照临望着唐康，忍不住叹气。“你知不知道，王处道的方略，在朝中得到了右丞相范尧夫、刑书李邦直的支持？”

“尧夫相公笃信‘诸葛一生惟谨慎’嘛！在尧夫相公看来，失败机率最小的方案就是最好的方案。至于邦直参政，他出使河北一趟，已经钻进牛角尖里了，他支持王处道的原因，竟然是王处道的方案中大量征发民夫为军队效力！他竟说这是两全其美之事，可以起到赈灾、稳定河北局势的作用……”唐康放肆的讥讽着，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但不管怎么说，有了两位宰臣的支持，加上安平大捷的光环，王处道的方略，在朝廷中，也有不少的支持者。而你和王处道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白白送给章子厚机会，他借机迫使蔡元长和陈履善站在他那边，然后驱虎吞狼，利用王处道来压制你。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康时你仍然没有半点退让之意，你和王处道的争执，不仅蔓延到汴京朝廷上，连在巩县的子明丞相也无法清静——不但你写信给子明丞相发牢骚，王处道碍于子明丞相的面子，对你投鼠忌器，也写信向子明丞相抱屈。你们都希望子明丞相能主持公道，但你觉得这可能吗？”

唐康又一次默然。

“子明丞相当然不可能来给他们主持这个公道，甚至不可能回复你们。这个例子如果一开，那么从此以后，不要说章子厚这个宣抚左使，

恐怕你和王处道连韩师朴这个枢密使都不会再放在眼中。而皇帝对子明丞相的猜忌，也势必更加激烈。因此，子明丞相心里纵有想法，也只能劝你们二人听朝廷裁断。这也是章子厚早料到的，所以，他才放任你们打这官司。”

“但这件事情，朝廷也裁断不了。宰执们各执一辞，皇帝只好找韩持国这个辅政大臣问策。不料韩持国又把球踢给子明丞相，让皇帝来问子明丞相。皇帝碍于脸面，不好派使者直接问子明丞相意见，于是，范尧夫和韩师朴只好分别以私人名义修信给子明丞相，征询他的建议……”

听到此处，唐康不由大受挫败，不甘心的问道：“难道丞相的意思，是赞同王处道的方略么？”

“平心而论，其实我也无法判断谁的战略更可能取得成功。”巩县的书房里，石越平淡的对石鉴解释道。“如果是我本人在统兵，我会折中处理，让王处道率主力屯兵于河北边境，从康时、慕容谦、折遵道、吴镇卿诸将中，择一二人率领一支精兵为奇兵攻入西京道，再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下一步。”

“那丞相为何不如此建议呢？”

“因为，现实并非是我来出任率臣。因此，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如果让双方各行其是，即便双方不互相掣肘，也有很大机率出现其他变化，比如一旦康时率军在西京道取得进展，王处道就绝不可能再安然于河北边境屯兵，他会迫于各种无法抗拒的压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提前进攻南京道！类似的事情，历史上发生过不少，以后也还会发生，而

结果，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是悲剧！”

石鉴沉默了，“所以，丞相才给范相公和韩枢使回了一模一样的话？”

定州。

“子明丞相怎么看你们的分歧，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子明丞相给范尧夫和韩师朴回了同样的话——朝廷既设置了幽蓟宣抚使司，任命了左右使副，就该用人不疑，交由幽蓟宣抚使司来决策。”潘照临悠悠说道：“子明丞相说，选择哪一种方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河北诸臣同心协力，各军将领清楚令出何处……康时你觉得子明丞相真的还有别的选择么？子明丞相并不是支持王处道，而是康时你和王处道一起，逼着子明丞相支持了章子厚！你们不仅逼着子明丞相支持章子厚，还顺带着逼着范尧夫和韩师朴也别无选择。”

唐康这一次的沉默，比任何一次都长。良久，他抬起头来，直视着潘照临的眼睛，说道：“先生，我明白了。”

潘照临淡淡问道：“果真明白了？”

“明白了。”唐康点了点头，平静的回答：“要我老谋深算，和章子厚他们斗法，那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但我也有我立身的本事，若还有下次，我不会再去打口舌官司，先斩后奏，做了再说。”

“孺子可教！”潘照临点了点头，转头望向正在训练中的火铳兵，似漫不经心的问道：“康时可知道陈履善也想训练火铳兵？”

唐康不屑的回应：“左右不过是想讨好许户书罢了。”

[1]. 宋代臣下上呈宰执大臣的一种公文。

唐康说陈元凤想训练火铳兵是为了讨好许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当唐康和王厚为了北伐方略大打官司的时候，陈元凤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为掌握的军队实力不足，即使朝廷已经宣布北伐，但他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甚至还要被迫支持章惇。

他想要突破现在的困境，就必须抓住每个机会。

而章惇最终决定支持王厚的北伐战略，则给了他难得的一点时间。

王厚下令唐康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所部各军向定州集结，而其余诸司，除了河东禁军外，全部向雄州、保州一带集结。于是，宋军各部开始缓慢的向河北沿边诸城集结——这并非是有人在故意懈怠，而是受到后勤补给的拖累。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向沿边诸城集结容易，但数以十万计的人马过去后，吃穿住行，都必须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不可能乱哄哄的一涌而上，而是必须由宣抚使司进行统一的规划。哪些军队先行到达，哪些军队要等粮草到达后才能前往，这些都是很考验宣抚使司谏臣的能力的。

章惇、王厚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麾下也不缺能人。只是，他们也需要受制于客观条件。在李清臣的倡导下，河北各州县都贴出榜文，招募受战争影响的难民充当民夫，前往雄、保、定一带修葺城寨军营、运送粮草。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的，不管李清臣用心如何良苦，招募足

够多的难民并且将之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东西。而且，去给前线军队充当民夫，也绝不是人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大部分普通百姓希望的是趁着开春赶紧回乡耕种……总之，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现实问题，让招募民夫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更麻烦的还是运送粮草，没有运河的支持后，粮草的运输就成了大麻烦，尽管为了减少运粮路程，章惇与王厚决定军粮全部送到雄州屯集，将雄州建设成北伐的后勤补给基地，但从河间府到雄州这段看似很短的陆路运输，就已经让幽蓟宣抚使司上下十分狼狈了。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趁着为北伐做战争准备的时间，章惇率先扩张自己的势力。其实，和唐康他们所想的不同，在章惇看来，田烈武掌握的军队，和他本人直接掌握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上表请求重建拱圣军，并将之做为自己的宣抚左使司直属的军队。这是十分合理的请求，理所当然得到了皇帝和朝廷的批准。于是，章惇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下令，招募功臣、烈士子弟，重组拱圣军，而原本要去武骑军做军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竟又幸运的成了拱圣军的权军副都指挥使，并负责拱圣军的重建事宜。至于军都指挥使，则是由皇帝亲自指定曹太后的侄子曹诱出任，他没有急着前来河北，而是在汴京招募兵员……

章惇的所作所为让陈元凤豁然开朗。他发现了快速增强实力的办法——抽调其他禁军到他麾下很困难，但他可以不去动别人碗里的东西，直接组建新军。而考虑到朝中的几位宰执大臣可能不太愿意再增加禁军的编制，陈元凤需要至少获得一位宰执大臣的支持，才有机会成功。他很容易就想到了薛嗣昌，想到了许将。吕惠卿既然已回福建老家，也到了该他向薛嗣昌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于是，陈元凤立即上表，响应段子介的倡议，请求朝廷允许他组建一支火铳军，为了获得许将的支持，他的主张比段子介和许将要更加激进，他希望这支火铳军是禁军的编制，方式则是直接扩充横塞军为左右军。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这支部队既可以为北伐增加力量，同时也能够通过实战检验禁军列装火铳的可行性——之前段子介的定州兵，毕竟不是完整建制的禁军。

陈元凤的请求果然得到了许将的强烈支持。

其他宰臣对此事也不出预料的不热衷，但讽刺的是，陈元凤的计划没能成功，并不是被其他宰臣的阻扰，而是受制于火铳产量——火铳虽然在南海诸侯中大行其道，但宋朝本土却几乎没有火铳作坊，直到定州兵出名之后，宋廷才颁下图纸，在河北真定有一个军器作坊开始制造火铳，主要是给定州兵提供补给，产量非常低。除此之外，只有军器监那边，曾让直辖的作坊尝试打造了一批火铳，目的做为珍奇器物上供，以讨好温国公主，也就是现在的燕国长公主，但数量，也仅仅只有六十枝而已——这件事其实也在陈元凤预料之中，他早就私下里了解过情况，即使临时打造，以汴京的火器作坊的能力，一个月内迅速打造出一两千枝火铳，是可以做到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许将、薛嗣昌到处鼓吹建火铳局，却被蔡京不声不响的截了胡。

安平之战才结束，蔡京就悄悄的上了密奏，强调火炮在对辽战争中的作用，并认为未来如果北伐用兵，火炮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他后来公开的《取幽蓟十策》中，也有大造火炮，增设神卫营一策，而在此之前，他早就秘密建议宋廷立即全力生产火炮。由于安平之战中宋军神卫营遭受严重的损失，当时的枢密使范纯仁虽不支持北伐，但也认可

火炮对宋军的价值，他咨询了枢密会议的意见后，果断采纳了蔡京的建议，制定了铸造三百门各型火炮的计划，并很低调的立即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事情，等到许将为了陈元凤的建议实现，想让火器作坊赶制一批火铳之时，才发现宋朝火器作坊的产能，此时基本上被这个铸炮计划占据。许将想尽办法，汴京的几大火器作坊在这一个月内，最多也就能造出一百枝能用的火铳。

这也让陈元凤扩编横塞军的计划丧失了意义。这件事情最终无疾而终。但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不因此得罪许将，陈元凤还是硬着头皮向朝廷申请在横塞军内，改编一个火统兵指挥，交由军部直接指挥，为未来组建火统军做准备。

陈元凤的态度保住了许将的面子，让许将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他。

而陈元凤也不得不将事情做得更加漂亮一点。

于是，那一百枝火铳还没有生产出来，陈元凤就找段子介借了两名训练官，开始提前训练他的“火铳兵”。同时，他还向朝廷要来火铳图纸和几名熟练的火器工匠，以幽蓟宣抚副使司的名义，在河间府征募了一批工匠，尝试自己制造火铳……

在赵煦颁布《北伐诏》后，宋辽之间，并没有马上爆发激烈的战争，绍圣八年的正月，就这样，在平淡、繁忙与琐碎之中，消磨了过去。

二月八日。

汴京街头各大勾栏瓦舍，都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这是汴京的娱乐场所重新开业的日子，因为卜者的建议，给宣仁太后补办的禪祭定在二月七日，丧礼则从正月初十开始，到二月七日正式结束，这让绍圣八年的正月，过得远远不如平常那么喜庆，原本正月最热闹的上元节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皇宫与开封府都没有组织任何的节庆活动，虽然皇帝特别以宣仁太后的名义下旨，不禁民间组织灯会，但上元节观灯的活动没有了官府的支持，真正的权贵之家也不会如此没眼力见，上元节灯会注定只能草草虚应下时节。而一切勾栏瓦舍，在此国丧期间，更是禁止营业，这让没有了娱乐消遣的汴京市民，不得不转而去看不被禁止的蹴鞠、赛马等竞技比赛，蹴鞠、赛马等等本就在繁荣发展的赛事，竟因此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各种赛事观众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因为这些赛事几乎都与关扑有关，关扑投注额更是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这甚至引起了新任御史中丞李之纯的关注，认为这败坏民风的李之纯为此和开封府打了一轮又一轮的笔墨官司，但即使知开封府王岩叟和他同属旧党，并素以刚正清廉而闻名，却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向他让步，做为各大赛事唯一合法的关扑大庄家，这笔巨额收入对于开封府已是举足轻重，就是靠着这笔钱，王岩叟才能在知开封府这个动辄得罪权贵的位置上，赢得这么好的官声——即使宋朝还在打着仗，但在他任内，他已经增建了十几所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修了好几座桥梁，还

给开封府的官吏发了不少的津贴……而让李中丞多少有点尴尬的是，皇帝与两府大臣没人关心这事，而真正打心里支持他的，却是汴京的勾栏瓦舍。汴京的勾栏瓦舍不仅在绍圣八年正月损失了一大笔收入，更感受到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看着解禁重新开业后，那远不如预期的客流，整个汴京的娱乐业都感受到了阵阵凉风……

但这些小事，入不了赵煦和两府大臣的法眼，他们心里甚至因此对李之纯颇为不满，所有人都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根本就不应该是御史中丞关心的事。

的确有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根据王厚的北伐方略，河北宋军除了小规模骚扰辽境，大军一个多月未出宋境一步。这不仅让小皇帝赵煦的耐心渐渐耗尽，两府宰臣也开始沉不住气。宋军虽未出境作战，但每天花掉的缗钱却是实打实的——从幽蓟宣抚司组建的那一天起，河北三路的禁军再次进入作战状态，几十万将士每天的津贴、人马的日常用度，全部要按更高的标准拨放，再加上征发民夫的费用，在定、保、雄州修葺城寨的费用……这一笔一笔的巨额开销，仿佛象个锤子一样，一下一下的敲在皇帝赵煦以及范纯仁、韩忠彦这些宰臣的心上。

这让他们对进展缓慢的战前准备，越发的难以忍受。

他们不好直接催王厚进兵，于是不断给幽蓟宣抚司压力，责问他们为何如此缓慢。幽蓟宣抚司则将锅甩给各州县官员，指责他们征发民夫不力。

面对上司的压力，各州县官员只能变得“积极”起来，没人能承担贻误军机的后果。于是，征发民夫由自愿变成了“自愿”，大批回到家

乡准备重新生产的百姓，又“自愿”成为民夫……为了支撑起王厚的计划，又满足朝廷的心意，在短时间内做好战争准备，河北各州县迅速的征召了超过四十万的民夫，为军队运送粮草、修葺城墙营寨。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河北民怨沸腾，人们怨声载道。那些在辽军入侵时聚集起来结寨自保的民众，又继续武装起来，但这次的目的，却是对抗官府。

北伐本就是万众瞩目的事情，而河北又是许多旧党以及皇亲国戚、开国功臣的老家，离开封也不远，想要隐瞒河北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章惇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于是，河北的民怨，立即就反馈到了汴京朝廷。

很快，汴京朝廷中，弹劾王厚的奏章一封接一封的出现，堆在赵煦的御案上，便如一座小雪堆。其中对王厚的最恶毒的指控，是指责他这一北伐方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机捞钱。有人甚至还扯上了他父亲王韶，认为他父亲当年开熙河，就有趁机发战争财的嫌疑。

赵煦对这样的状况，也极为不满。于是，他下旨让章惇、王厚等河北使、副“分析”——也就是让他们自己上奏章解释清楚。

赵煦下旨时，并没有就此放弃王厚的意思，他只是单纯的有些不满，但是，小皇帝并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样子的——章惇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他没有强硬的自己扛下来自皇帝与两府的压力，而是将压力传递给各州县官员之时，就已经预料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

接到皇帝的旨意，章惇立即上表“请罪”，诚恳的向皇帝承认自己

的“责任”，表示自己身为幽蓟宣抚左使，此前却被王厚在安平大战之中表现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以致于犯下这一系列的错误——但谁又能因此而责怪他呢？从皇帝到两府宰臣，谁又没有受到王厚在安平大捷中表现的影响？

然后章惇就开始或委婉或直接的攻击王厚，包括引叙唐康的话，指安平大捷本是石越指挥之功而非王厚之能，暗示王厚真实能力不足；又将河北的种种混乱，全部推到王厚身上，甚至对王厚的北伐战略提出反省，主张北伐利在速战……

章惇的论调，不仅完全迎合了小皇帝的心思，连范纯仁和韩忠彦在心里都是愿意支持他的。范纯仁虽然不主张立即北伐，但从财政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案，他肯定是不愿意支持王厚的战略的。

由章惇带头，蔡京、章粦、陈元凤、唐康……除了田烈武与内侍李舜举，河北、河东、京东诸臣，没有一个人说王厚的好话，怨声载道的地方官员就更不可能支持王厚。

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局面，王厚只能反复自辩，强调自己的战略对宋朝来说是风险最小的。

然而，皇帝和两府宰相对他的信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

王厚固然是当世名将，但总不能说河北诸臣无人知兵吧？

而章惇最后的一封攻击王厚的奏章，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章惇在奏章中指出，就算王厚是当世名将，他本人和王厚的分歧姑且不论，但王厚镇不住蔡京、章粦、陈元凤、唐康等人，那他的统率能力，难道不值得怀疑吗？王厚要怎么才能统率这些不服他的率臣打赢北

伐之战呢？

章惇又向皇帝建议用田烈武取代王厚，并提出了三个极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田烈武是石越一手简拔，石越曾称其能；其次，田烈武性格宽厚，受到河北诸将的拥戴，与蔡京、章粦、陈元凤、唐康等人都有良好的关系，绝不会出现诸臣不和的现象；最后，田烈武秉性忠良，对皇帝忠诚可靠，皇帝将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交付到一个人手中，这是举国以托之，如果不是皇帝从内心深处信任的人，必然内外相忌，不可能成功，这是无数历史经验证明的。因此，章惇认为，田烈武是比王厚更加适合的统兵大将的人选。

章惇的这番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里。

河北诸将中，再没有比田烈武更让他信任的人。

许将和李清臣率先察觉到皇帝的心意，马上明确支持章惇的建议，主张召王厚回朝，以田烈武取而代之。

范纯仁、韩忠彦对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的田烈武，也很有好感。他们只是担心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而且担心田烈武资历太低，不足以服众，于是询问蔡京、章粦、陈元凤、唐康等人意见，果然如章惇所说，四人异口同声的夸赞田烈武。而实际上的内侍监军李舜举，虽然委婉的替王厚说了几句好话，但他对田烈武也很有好感，身为内侍，更不可能故意违逆皇帝，只能两不相帮。

结果，从汴京到河北，唯一对此事坚决反对的，竟然只有吏部尚书吕大防一个人。

吕大防也并不是多支持王厚，在他看来，将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不

管怎么说，王厚都可以说是无能，他对田烈武同样也有好感，但是，吕大防是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反对以田烈武取代王厚的理由，正是因为田烈武的本份老实听话低调谦逊！

而且，吕大防虽然是旧党，但他根本不认为河北闹出的那种事算什么。在他看来，选择了战争，就不要指望有什么美好的事情发生。无数的百姓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同时，也总有人会趁机发国难财，而国家，也一定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乃至欠上巨额的债务……不管什么样的战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假装这些不会发生，不是无知，就是虚伪。天底下，没有美好的战争，也无所谓正义的战争，只有值不值得的战争。

他身为旧党的领袖，支持了北伐，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因为，他相信，只要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所以，在这件事上，他瞧不起范纯仁，也看不起韩忠彦，更不用提许将、李清臣了。

然而，这些真实的想法，他是没办法公开说出来的。尤其是他身为旧党领袖，这些话和旧党的价值观，是完全南辕北辙的，只要被人稍微断章取义曲解一下，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吕大防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他只能用“临阵换将、兵家大忌”这个理由来反对。

他几次三番当着皇帝的面说，他原本并不支持王厚的方略，直到现在，他也认为唐康的策略才是对的，但是，朝廷既然决定了采用王厚的战略，就应该坚持到底，不应该为了一些无聊的小事，而轻易动摇。

但这又怎么可能说服皇帝呢？

前线将帅不和，既然换一个田烈武就能让将帅同心同德，那又何必固守什么“临阵换将、兵家大忌”的说法呢？自古以来，临阵换将而收到奇效的正面事例，也多得很多。

孤掌难鸣的吕大防，根本无法阻止事情按着章惇的剧本演变。

就在二月八日这一天，宣仁太后的丧礼刚刚结束，汴京的勾栏瓦舍重新开业争夺顾客之时，崇政殿内，赵煦也在两份诏书上，亲自盖上了自己的玺印，然后心满意足的看着内侍将它们送往政事堂与枢密院。

很快，政事堂和枢密使的范纯仁与韩忠彦，也分别在诏书上副署签押，交由堂吏送往门下后省，当值的给事中们没有半点犹豫，也在诏令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就这样，没有任何的拖延，召王厚回朝，以及任命田烈武为幽蓟宣抚右使的两份诏书，被使者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河北。

两天后，二月十日，在雄州接到诏书的两位当事人都是一脸愕然。

正在视察存放军粮的要寨修筑工程的王厚，在听完自己罢幽蓟宣抚右使，回朝仍担任枢密副使的诏书后，平静的交出了自己的印信，当天就带着亲随踏上了返回汴京的归程。而正在督促云骑军训练的田烈武接到诏书后，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半晌之后，才抛开向自己道贺的部将，回到营中，上表恳辞，坚拒此任。

但他的奏章还没写完，就被章惇闯进他行辕打断。章惇拿起他未写完的奏章看了一眼，随手就撕成了碎片。

章惇盯着田烈武，厉声质问：“北伐大计已定，大军徘徊月余，未出界河一步，徒为契丹所笑。今朝廷罢德安公，以河北数十万大军付郡侯之手，欲与契丹决战，郡侯不思进取之策以报朝廷，反作揖拱之态，此郡侯为国家大将之道乎？！”

就在田烈武愣神之间，章惇又大声说道：“事以至此，郡侯以为德安公仍可复为右使么？郡侯愿受诏令，某当与郡侯同心同德，为朝廷北取幽蓟，立此不世之功；若不愿受诏，某为左使，郡侯为右使，郡侯奉某命令，为国驱使即可，是非功罪，某一身担之，与郡侯无干。何必反复逊让，徒误军机？”

见田烈武稍有意动，章惇又说道：“纵使郡侯让来让去，朝廷诸公议来议去，除了郡侯受些虚名，于国家又有何益？北伐势在必行，石相公不愿领兵，德安公不可能复回河北，试问郡侯，今日大宋，除此二人，还有何人可居此任？最后不过是贻误军机，让将士白白送命，百姓多受苦难而已。”

章惇的这番难，是田烈武无法回答的。

他默然良久，终于向章惇低头拱手：“末将才具实不堪此任，愿听大参调遣，惟愿大参以国家为先，莫负陛下之托。”

章惇上前一步，扶起田烈武，一手指天，肃声回道：“我章惇指天为誓，必不负陛下、朝廷、郡侯之信任！”

说完，他挽着田烈武的手，一道走出行辕，大声下令：“传令，召蔡元长、陈履善、唐康时，速至雄州，后日此时，在此共议北伐之策！”

次日。绍圣八年二月十一日清晨，定州，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行轅。

正由侍婢伺候洗漱的唐康，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很快，一名亲信卫士走到门口欠身禀报：“郡侯，潘潜光先生求见。”

唐康看了一眼天色，略有些惊讶：“这么早？”旋即接过侍婢递来的毛巾，随手抹了一把，整了整衣冠，快步走了出去。

卫士将唐康领到客厅，正在那里淡定喝茶的潘照临见到唐康，立即起身，他也不见外，反客为主的朝一众仆从挥了挥手，众人看了一眼唐康的神色，转瞬之间，就退了个干净，客厅之内，只余潘照临与唐康二人。

潘照临不待唐康发问，便已开口说道：“康时，昨日使者已至雄州，朝廷已经下旨召回王处道，田烈武现在已经是幽蓟宣抚右使。”

唐康似是早有所料，但还是有些惊讶之色，叹道：“果然不出先生所料，章子厚倒真是有些手腕！”

顿了一下，又问道：“此事丞相自始至终，没有反对么？”

潘照临笑着摇了摇头：“现在丞相还是山陵使，远在巩县，皇帝若

没有征询他意见的意思，他始终是不便表态的。”

“吕大参也没请皇上问丞相的意思么？”

“吕微仲又怎么会知道丞相的态度是什么呢？”潘照临讥道，“他可没有你我了解丞相，在吕微仲看来，田烈武可是丞相的门客出身。况且，他也不会希望朝廷始终摆脱不了丞相的影响。”

“呵呵……”唐康笑了笑，“既如此……”

他正要说出自己的打算，潘照临打断了他：“康时，我来除了告诉你此事，还有一事，便是向你辞行。”

唐康大惊：“先生要走？”

潘照临点点头：“河北事了，我也该回汴京了。”见唐康有挽留之意，又笑道：“康时不必效小儿女态，车马我已备好，就在外面候着，你也不必相送，现在正是建功立业之时，好好做一番事业。”

说完，也不待唐康回答，便转身离去。唐康连忙跟上前去，一直送到行辕门口，亲自扶着潘照临上了马车，然后躬身行礼：“唐康定谨遵先生教诲。”

潘照临也不回答，只见车帘放下，车夫“驾”的一声，马车朝着定州城南驶去。唐康一直躬身行礼，待马车完全离开视线，才直起身来，朝左右吩咐：“去请观城侯，升帐议事。”

左右刚刚领命前去宣令，唐康正准备回行辕，却见一骑使者绝尘而来，他驻足观望，须臾间，那使者已至行辕门口，见到唐康，翻身下马行礼：“末将幽蓟宣抚左使司勾当公事张叔夜，见过温江侯。”

“张叔夜？”唐康对张叔夜这个名字，可一点都不陌生，当日，还是他将这个张叔夜，丢到保安军的，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此前唐康也没怎么正眼瞧过张叔夜，这时不由有些好奇的打量了几眼张叔夜，笑道：“你怎么跑定州来了？”

张叔夜从怀中掏出一个封好漆印的木盒，双手呈上，回道：“末将奉大参宣使之令，召温江侯、观城侯至雄州议事。”

唐康接过木盒，笑道：“就为召我和观城侯去雄州，让你这个宣抚使司的大红人辛苦奔波了一天一夜？”

张叔夜惊讶的抬头：“郡侯如何知道末将是昨日出发的？”

唐康笑了笑，没回答，说道：“张将军一路辛苦，且好好歇息吧。来人……”

“郡侯！”张叔夜着急一礼，打断唐康，“末将份内之事，不敢劳郡侯下问。只是大参宣使有令，明日就要会议，军情紧急，还请郡侯通知观城侯，早做安排，速与末将返回雄州要紧。”

“明日？”唐康笑了笑，将木盒递还给张叔夜，“那就抱歉了，有劳张将军辛苦一趟，请回报章大参，我定州有紧急军情，无法脱身。”

张叔夜却不接那木盒，“敢问郡侯，是何紧急军情？末将来时，似并未见定州有何异常。”

唐康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双眼冷冰冰的盯着张叔夜，张叔夜一开始还鼓起勇气和唐康对视，但很快就退让的低下头去。

便听唐康恶狠狠的问道：“敢问足下是何官衔？有何资格问本侯这

等军国大事？”

“末将不敢，但大参宣使有令……”

唐康嗤笑出声，“你区区一个跑腿的使者罢了，公文既已送到，本侯也不为难你，给你一个回执，你回去复命便是。”

说罢，便甩袖转身，朝行辕内走去。

“郡侯……”张叔夜涨红了脸，还想劝说，便唐康根本不予理会，早已走远。他正想追上去，才往前一步，就见门口卫士门戟相交，将他挡在辕门之外。

张叔夜早听说过唐康的名声，也知道这趟差使未必会顺利，却从未想过，唐康竟完全不将章惇放在眼里。他站在门口，进退两难，正想先去找慕容谦，刚要转身，就见一名校尉自行辕内出来，朝他抱拳一礼，冷淡的说道：“张将军，随我去拿回执吧。”说罢，仿佛猜到他想做什么，又说道：“你不必想着去找观城侯了，观城侯马上就到，他不会见你的。”

话音刚落，就听一阵马蹄之声，几十名卫士簇拥着一名将领来到行辕之前，下马朝行辕走去。门口的谒者大声通传：“观城侯到！”

张叔夜一喜，赶紧上前，大声喊道：“观城侯，末将是……”

但慕容谦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径直走进行辕。

张叔夜犹不死心，仍站在行辕之外。唐康手下的那名校尉也不催他，只双手抱胸，陪着他在外等候。

接下来，便见一波波的将领自各处赶来，走进行辕，然而，不论张叔夜在外面喊什么说什么，没有一个人停留下来，哪怕是瞥他一眼。连原本和他一起秘谋过“大事”的武骑军都指挥使王贍，都假装完全不认识他一般。

到了这个份上，张叔夜也只能无奈的放弃，朝身边的那名校尉默默拱了拱手，随着那名校尉离去。

他刚刚离开，段子介就姗姗来迟，没发现任何异常的他，和几名同时赶到的将领互相打了个招呼，一同下马走进行辕。

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行辕正厅之内。

唐康和慕容谦分左右并坐上首，折克行、姚雄、吴安国、王贍、任刚中诸人分坐两列。段子介走进来，朝唐康、慕容谦行了一礼，然后坐到了折克行的对面。

见众将到齐，唐康起身，朗声宣布：“诸公，昨日朝廷使者至雄州，召德安公回朝。”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众人一眼，继续说道：“也就是说，朝廷已经不再支持德安公的方略。”

段子介感觉到气氛不对，讪讪接道：“但如今大军集结定、保、雄三州，郡侯之前决战西京道的方略，也不可能再实行……”

“段定州说得没错。”唐康面不改色，“所以，我和观城侯商定，修改方略，率军攻入辽境，攻打易州！”

“易州？”段子介一阵愕然。他环顾左右，见折克行、吴安国以

下，诸将脸上都毫无惊讶之色，心里顿时一阵苦涩。

“没错，就是易州。”慕容谦接过话来，他嘴角含笑，语气比唐康温和得多，但听在段子介耳里，却让他背上更是一阵一阵发凉，“即便不能直接攻打西京道，也断不能让辽人那么轻松的腾出手来，去解决粘八葛、克列部的叛乱。我们出动大军攻打易州，辽人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他们若担心我们从易州攻入山后^[1]，便不敢放任易州被攻陷。到时候，我们以步军围城，引诱涿州的辽军来援，再用骑兵邀击其援军……”

“若涿州辽军不来呢？”段子介问道。

“不来？”唐康笑道：“易州旧城早已被吴将军毁掉，如今的易州城，不过是辽人仓促修复的，城垣低矮，根本不堪守备，涿州辽军不肯出来，我们就攻下易州，直接进兵涿州。”

“涿州是辽人经营已久的大城，非易州可比，只恐轻易难以攻克。而且没有足够的粮草支撑，即便到了涿州城下，也坚持不了几天。攻打涿州，需要章大参那边的支持。不知章大参可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如何配合？”

“兵贵神速，出兵之后，我和观城侯自会禀明章大参。”唐康轻描淡写的说着惊天动地的事情。

“温江侯、观城侯，这似乎不妥吧？”段子介硬着头皮反对。

“没什么不妥的。”慕容谦温声细语的回道：“朝廷建六司北伐，本来就是让我们各行其是，不必事事请示，以免贻误军机。抓住战机，就该果断行动，否则，有一个幽蓟宣抚使司就够了，又何必再建其余五

司？”

唐康又更加露骨的说道：“段定州不必担心，只要我们进取涿、易，章大参他们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立功的，我们不会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

段子介听着二人的话，心中已经知道事情无法挽回，但仍然不死心的说道：“既然如此，又何必不先与章大参商议……”

一边的吴安国已是有几分不耐烦，斥道：“段誉之你何必如此婆婆妈妈？雄州那边是些什么人你心里没数么？和他们商议又有何用？一群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算计来算计去，除了束手束脚，替人背锅，还能轮得到我们什么好事？”

段子介无助的将目光投向折克行、姚雄、王贍等人。王贍避开他的目光，姚雄视若无睹，只有折克行脸上露出似乎是自嘲的笑容，淡淡说道：“段定州，难得遇上不怕担责任又懂行的上司，你操那么多心做甚？天塌下来，砸到你头上？你我不过奉令行事。”

唐康也不由笑出声来，慨然接道：“就是永安侯说得这个理，朝廷责怪下来，都由我唐康一人担待。诸位将军只要愿意和我同心协力，我唐康把话说在明处，建功立业，人人有份，朝廷问罪，我一人负责。”

众将被唐康说得热血沸腾，纷纷回道：“末将愿为郡侯效力！”“愿为郡侯效力……”

又转头对段子介说道：“段定州若是有所顾虑，不妨留守定州……”

“温江侯以为我段子介是怕事么？”段子介大怒，又摇头叹了口

气：“我是怕你给子明丞相惹事……罢了！罢了！干了便是。”

唐康大喜，和慕容谦交换了个眼神，两人都是悄悄松了口气。

然后，唐康再度将目光投向厅中诸将，肃容宣布：“计议既定，诸将听令！”

众人一齐起身唱喏：“喏！”

“即刻回营整顿兵马，明日卯正，出兵北伐！”

“喏！”

[1]. 指辽国西京道的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妣八州地区。

次日，绍圣八年二月十二日，正午时分，雄州，幽蓟宣抚右使司行辕。

章惇高坐大帐之上，原本的主人田烈武坐在他右侧下手，然后一左一右端坐的，是蔡京和陈元凤，两人的下侧，空了两个座位，然后又密密麻麻坐满了宋军将领。

章惇和田烈武的目光，不时投向那两个空座，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田烈武脸上的担忧之色越来越浓，而章惇脸上的不耐，也越发明显。

帐中座钟走到午正时分，清脆的钟声响起，章惇看了一眼两个空座，他耐心已经彻底耗尽，举起手来，正要宣布议事正式开始。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多时，便见疲惫不堪的张叔夜走进帐中。

章惇见进来的只有张叔夜一人，脸色越发难看，寒声问道：“唐康、慕容谦呢？”

张叔夜单膝跪倒行礼，低头回道：“回大参，末将至定州面见温江侯，温江侯、观城侯皆称有紧急军情，不肯奉令，只让末将捎回关白。”说罢，从胸口掏出一个封着火漆印的盒子递上。

所谓“关白”，是宋朝照会上、下、平级官司的一种移文，意思请

对方了解一下，我这边有这件事情发生，理论上，对方看与不看，都无关紧要。而原本唐康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是章惇的幽蓟宣抚左使司的下属官司，按宋朝的规矩，他应该用“申状”。唐康如此举动，显然是没把章惇当成上级。

“关白？！”章惇怒急反笑，大声道：“唐康时，好样的！”

左右早已接过张叔夜递上的盒子，验过封印，将里面的关白取出，递给章惇。

章惇接过关白，只看了一眼，便气得浑身发抖，将唐康的关白一巴掌拍在面上的案几上，环视众人一眼，脸上竟露出狰狞的笑容，他咬着牙，几乎是一字一字的说道：“也让诸位知道发生了什么！唐康、慕容谦，已于今日清晨，率军离开定州，出兵攻打易州！”

“易州？”

“攻打易州？”

一时间，原本肃静的大帐内，响起一个个惊讶的声音。

“他这是……”愤怒到极点的章惇本打算斥责唐康、慕容谦不听节度、擅自兴兵，然后好好收拾二人，但他话未出口，却被蔡京打断。

“大参。”蔡京平静的看着章惇，“事关重大，可否先借一步说话。”

章惇怔了一下，看了一眼蔡京，又扫视帐中，见田烈武心事重重，陈元凤沉默不语，此外，如种师中、姚麟、贾岩、张蕴诸将，都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如老僧入定一般坐着，立时就冷静下来。

他已经明白蔡京想对他说什么——他奈何不了唐康。

不管是石越的余荫，还是唐康本人的交游，总之，结果是唐康在军中，拥有众多的朋友。王厚刚被召回汴京，唐康就决定出兵攻打易州，这种事情，肯定是早有预谋的，而武骑军都校王贍不可能不知情，但他却宁可得罪自己这个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宣抚左使，也不敢得罪唐康，没向自己透露半点风声。更不用说，慕容谦、折克行、姚雄、吴安国，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而这些人，却都和唐康穿上了同一条裤子。如此种种，都可见唐康的影响力。

如果自己真要对付唐康，自己这大帐中，除了陈元凤等人乐得坐山观虎斗，好坐享渔翁之利，蔡京、田烈武，以及种师中、姚麟等人，恐怕都不会支持自己，甚至可能将他们逼到唐康那边去，或者说，是逼到石越那边去。他们不可能不顾虑石越的香火情。连王厚和唐康发生分歧时，都不能不看石越的面子不为己甚，更何况这些人！

而更关键的是，唐康此举，看似鲁莽跋扈，其实却是暗中拿住了自己的脉门——王厚是为什么才被召回汴京的？难道自己要告诉朝廷，王厚前脚刚走，自己马上就重蹈他将帅不和、无法控制部属的履辙？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自己不但不能拿唐康怎么样，明面上，还得捏着鼻子帮唐康背书。

蔡京的一句话，便恍若一盆冰水浇头淋下，也就电光火石之间，章惇已经想清楚其中的关键。

“不必！”他语气中仍然带着怒意，但和蔡京迅速的对视了一眼，从他的眼神中，蔡京马上明白章惇已经清楚一切。

蔡京立即低头不语。

“有事在此处说便是！”章惇的神色仍是怒气未平，他伸手指着蔡京，厉声质问：“元长，此事该如何应对？”

陈元凤立即听出了章惇用词的微妙变化，不由扭头望向蔡京。

蔡京抬头，又和章惇的眼神对视了一瞬，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没错，这才拱拱手，平静的说道：“以下官之见，温江侯虽然有时不免年轻冲动，但观城侯、永安侯、定边侯皆是老成宿将，既然他们也决定此时出兵攻打易州，必有其道理，只不过仓促之间，无法向大参解释清楚。”

一直心事重重的田烈武听到这话，也连忙附和：“元长公说得极是，必是如此。还望大参给他们说明误会的机会。”

章惇假做沉吟。

蔡京又微微笑道：“解释其中误会，来日方长，非今日之急务。我等皆朝廷大臣，受皇上重托，率军至此，不论何时，都应当以北伐为重。和契丹速战速决，本就是大参的决定，温江侯他们的行动，说到底，也是在执行大参的方略。既如此，就不必纠结于细末小事，今日之要事，还是商议咱们如何出兵呼应。”

众人听蔡京说起出兵之事，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顿时都不由自主的集中起精神细听。

章惇见蔡京三言两语，就不动声色的帮自己转寰，搭好了台阶，他也立即投桃报李，问道：“不知元长有何高见？”

“高见不敢。”蔡京谦逊道，“不过，下官知道大参素以国事为

先，从不在意虚名。说起来，攻取山前诸州，其实也没什么捷径奇谋可言，温江侯既然已自定州出兵攻取易州，那咱们这边便从雄州出兵，直取歧沟关便是。易州旧城已被吴镇卿焚毁，歧沟关废弃已久，辽人仓促重建，遣兵据守，但都不会太难攻取，攻下易州与歧沟关后，两军便可夹击涿州，只要能顺利攻取涿州，便可兵临析津府。”

章惇和田烈武都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众将也没什么异议——从河北仰攻山前诸州，的确也没有多少新鲜的作战方略。

章惇扫视众将，清了清嗓子：“既如此，诸将谁愿为先锋，替大军攻取歧沟、范阳^[1]？”

种师中、姚麟对视一眼，正要起身，却听蔡京已不紧不慢的说道：“下官愿意保荐一人。”

“哦？”章惇有些意外，众人的目光也都一起投向燕超。

燕超也以为蔡京打算推荐自己，正高兴的要起身请战，却听蔡京悠悠说道：“自辽军兵败安平之后，河北诸军，立功最为心切者，莫过于横塞军。而当日南面行营之战绩，也是有目共睹，简在帝心。宣武二军、骁骑军、横塞军，也有四五万人马，又是渴战已久，大参何不成人之美，遣履善公率宣武二军、骁骑军、横塞军为先锋，先取歧沟，再下范阳？”

蔡京此话一出，大帐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蔡京打的什么主意——此时众将大抵心里还是有些轻视辽军的，所以都无法理解蔡京为何要将这功劳拱手送给陈元凤。

只有章惇和陈元凤对此心知肚明，歧沟关当然不是问题，但涿州城却是个硬钉子，而唐康更不是个好打交道的，和唐康配合作战，攻打涿州，绝对吃力不讨好。

蔡京是故意将陈元凤送到唐康那边，好借唐康的手收拾陈元凤。至于攻下涿州的功劳，即便陈元凤拿到了，也不重要，反正北伐的真正功劳，必定是在析津府城下。

章惇也早就想收拾陈元凤和横塞军了，他对唐康也是一肚子不满，现在有蔡京开口，他更是乐得顺水推舟，转头问陈元凤：“履善可愿为大军先锋？”

陈元凤还未回答，立功心切的王光祖、王襄父子已经起身：“末将愿往！”宣武二军都校也跟着起身，道：“末将愿往！”骁骑军都校本不愿做这个先锋，但这时候，也丢不起这个人，只能跟着起身大喊：“末将亦愿往！”

其实不管陈元凤心里怎么想，他既然被蔡京架了上去，这个先锋也是无法推辞的了。此时他也只能起身说道：“请大参放心，下官定为朝廷收复涿州！”

“不只是要攻下涿州！”章惇盯着陈元凤，“而且还要唐康时他们之前，攻到涿州城下，要让他们知道，大宋朝，不只是他们几个会打仗！”

“大参放心，定不会让大参失望！”陈元凤欠身许诺。

[1]. 范阳即涿州。

六天后。绍圣八年二月十八日，辽国南京道歧沟关前。

歧沟关闻名天下，大宋之人，只要稍知本朝历史，对此关无不知名。但其实歧沟关从来就算不上什么天下雄关，而只不过是一座小关隘。歧沟关也并不难打，虽然太宗之时，曹彬伐辽，兵败歧沟关，使得宋朝收复幽蓟的努力彻底失败，但当时的歧沟关其实是在宋军手里——曹彬是在涿州与辽军对峙，因为缺粮而不得不退兵，结果为了保护民众撤回宋境，曹彬下令以主力殿后，但在大雨中退兵，宋军无法维持阵形，被耶律休哥追至歧沟关而惨败，当年的歧沟关，还曾经保护了数以万计的汉人百姓。

在某种意义上，歧沟关的历史，正是宋朝的某种缩影——为了坚守自己的价值观，结果付出了惨重的现实代价。人们可以嘲笑当年的曹彬和宋军的愚蠢，也可以喜欢他们的坚持——这是在五代那个黑暗的乱世之后，或者，这是自三国时代季汉灭亡之后，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有一支军队，会将普通百姓保护在自己的身后。但结果，他们输得一败涂地。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无所谓对错，只关乎选择。

虽然绍圣八年的歧沟关，已不再是曹彬时的那座歧沟关。但当陈元

凤在叙阳之下，登上山坡，远眺这座两山之间的小小关城之时，依然忍不住唏嘘。

一百零八年过去了，人固已非，物亦变换，但不变的，是人心。陈元凤看着远处的歧沟关，想着自己即将率军攻取此关，将它重新纳入宋朝的控制之下，这种特殊的历史意义，让他一时间不禁心潮澎湃，甚至感觉被章惇、蔡京算计也不算什么了。

但这样的幽思也不过一闪而过，想起自出兵以来的遭遇，陈元凤立即回到了现实之中，心中闪过一丝的担忧。他看了一眼正在关前布阵的宋军，转头对身边的王襄说道：“昭武，速战速决！”

王襄点了点头，轻拍坐骑，疾驰下山。

很快，歧沟关前，鼓角齐鸣。三个宋军方阵，抬着仓促制造的简陋长梯，涌向歧沟关，在一声声号令下，万箭齐射，箭矢如乌云般遮蔽了小小的歧沟关，又象蝗虫一样密密麻麻的落到关内。

简简单单一次冲锋，宋军就冲到了关城之下，十几架长梯靠上了低矮的关城，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身披铁甲宋军将士手持利刃，踩着长梯，一波波杀入关城。

在山上观战的陈元凤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关那边传来一阵欢呼声，关门突然打开，数以千计的宋军士兵如潮水一般，杀入关内。

然后，不到一柱香的功夫，歧沟关墙上，到处都是振臂欢呼的宋军将士。

陈元凤惊讶的看了看左右，“这就攻克了？”

“陈帅^[1]运筹帷幄，三军用命，自当攻无不克。区区一座歧沟关，不过螳臂当车罢了！”

陈元凤听到这奉迎之语，回过神来，亦不由得自嘲的一笑，道：“一座几百守军的小关隘而已！”

忽然想起什么，又问道：“易州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一名勾当公事上前禀道：“回陈帅，就是攻关之前，收到消息——温江侯十二日出兵，以河套蕃军与渭州蕃军为前锋，十三日，前锋就兵临易州城下。但不知为何，这支前锋没有攻城，只是将易州包围。直到两天前，温江侯与观城侯才率主力至易州城下，开始攻城……”

“两天前！”陈元凤沉吟了一会，微微松了口气，笑道：“看来，我们集结大军虽然慢了一点，多花了点时间，但仍有机会先至涿州。传令，今晚夜宿歧沟关，明日行军，赶到涿州城下！对了，别忘记，派使者给章大参报捷！”

说罢，拨转马头，拍马驰下山去，只留下一串飞扬的蹄尘。

当晚，雄州，幽蓟宣抚左使司行辕。

看完陈元凤使者送来的报捷文书，章惇脸上却没有半点笑容。他将报捷文书丢到案几上，烦躁的来回踱步，忽然停下脚步，走到门外，对卫士下令：“去请阳信侯与蔡宣副来行辕议事！”

卫士唱喏离去。

没一盏茶的功夫，田烈武和蔡京便前后脚赶到。

章惇请二人坐了，将陈元凤的报捷文书递给二人传阅，一面说道：“陈履善顺利攻克歧沟关，明天便可至涿州城下。唐康时那边，据说他们原本是计划围困易州，引诱涿州辽军来援，但辽军应该早就做好了部署，涿州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出动救援易州，他们已决定改变方略，先打下易州，再率军前往涿州。易州原本驻扎有接近两万辽军，一万步军驻扎易州城内，一万骑军驻扎于城外涑水北岸，吴镇卿本想引诱这支辽军渡河再加以歼灭，但在得知唐康时他们的主力部队将要赶到后，涑水北岸这支骑兵突然撤退，往涿州方向跑了，连吴镇卿都没有追上。据守易州的那一万步军，也不是什么精锐部队，易州城又是仓促修补，这支辽军应该也撑不了几天，全军覆没，是迟早的事。”

蔡京观察章惇神色，笑道：“既是两军进展顺利，为何下官见大参反倒面有忧色？”

章惇双眉紧锁，道：“元长你好好看看陈元凤的报捷文书！”

蔡京翻弄了一下手中的报捷文书，调侃笑道：“想来大参应该不是为歧沟关竟有五千辽军而忧心！”

原本一脸沉重的章惇也不由被逗笑，“这陈履善……”

歧沟关只有五百辽军据守，这是章惇等人早已一清二楚的事。陈元凤要夸大战功，是可以预料的，毕竟他率四五万大军，破个五百辽军据守的关隘，也要报个捷，那未免太说不过去。但谁也没想到，陈元凤大笔一挥，竟将辽军兵力夸大了十倍。不过这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他们也不会为这种事去和陈元凤较真。因此蔡京才拿这事亏陈元凤几句。

“大参担忧的，是辽人可能在坚壁清野么？”随口开着玩笑的蔡京，很快发现了重点。

“据陈履善这几日的报告，自他率军出雄州踏入辽境后，直到歧沟关，都未见辽军一兵一马，沿途也没见到一个辽人，田地无一棵庄稼，房屋全被烧毁，新城县也被辽人放弃了……易州那边通报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章惇说着，脸色也再次凝重起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辽人显然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就是要打算效仿耶律休哥的故伎，加剧我军的补给困难，拉长我军的粮道，然后再通过截断我军粮道来击溃我们。新城县干脆放弃，易州也是说放弃就放弃，歧沟关的少量兵力，应该也只是用来给涿州预警的。辽军的目的，应该是将我军引诱到涿州乃至析津府，再进行决战。”

田烈武的脸色也严肃起来，说道：“曹武惠王当年之事，不可不防，等我军到涿州时，就是对粮道的第一道考验之时。”

蔡京却是始终神色轻松，笑道：“这是辽人的阳谋，也是我们北伐必然要遇到的困难。知道了又能如何？总不能真如德安公所说的那样，修一条雄州到涿州的甬道运粮吧？”

这件事情，章惇的确暂时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他摇了摇头，叹道：“其实唐康时他们的想法，我也能明白，趁着辽国在西京道陷入麻烦，尽快打到析津府，使得辽人腹背受敌，首尾难顾。但今日之大宋非百年前之大宋，但今日之大辽，也非百年前之大辽。曹武惠王时，在山前山后攻取一座城池，是极简单之事，就算涿州这样的大城，几天之内，数度易手也是常事。但如今辽人已非当日之辽人，他们也会筑城之法、守城之术，辽人摆明了将第一道防线收缩于涿州城，便意味着涿州城，绝不会如曹武惠王时那么好攻取。而如果涿州城久攻不下，那接下

来，就将是辽军考验我军的粮道补给之时……”

“那又如何？”蔡京笑道，“当年曹武惠王是率主力在涿州与辽军对峙争夺，而今日出现在涿州的，可并非我军的主力！而且，慕容谦、折克行、姚雄、吴安国，都算是本朝名将，辽人未必就守得住涿州城。”

“正是如此。”田烈武也点头赞同，“大参也不用过于担心，如今我大宋也有不少骑军，以骑军对骑军，我们的粮道也没有当年那么脆弱，当年耶律休哥欺负我大宋骑兵不多，甚至敢派兵至保州、定州断我粮道，今日辽军再敢效此故伎，定让其有来无回。”

“没错。”蔡京笑道：“粮道的风险固然是有，但也不必象德安公那样，先自己把自己吓住了。若是大参真的担忧涿州城坚难下，不妨派神卫营带着火炮前去增援，安平之战时，原左军行营的火炮损失惨重，唐康时他们到了涿州城下，恐怕会有点头痛……”

“元长、田侯说得极是。”章惇在二人的鼓舞下，精神一振，“但神卫营还是要和主力一起行动，没必要将所有的筹码压在唐康时、陈履善身上。既然唐康时、陈履善将至涿州，我想元长也是时候出动了……”

“下官听从大参调遣！”蔡京有些惊讶，但他很好的掩饰住了，表态表得十分坚决。

章惇果然很是满意，点头道：“我想让元长与燕将军一道，率军抄掠永清、固安、武清一带，若有机会，就攻下固安城。”

“下官必不辱命。”蔡京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

第二天，蔡京就和燕超一起，率京东兵出境，抄掠永清、固安、武清等地。蔡京很清楚，这其实是章惇对他一系列支持的回报。幽蓟宣抚、招讨诸司中，蔡京所掌握的军事实力是最弱的，甚至还不如陈元凤，他原本一直在试图争取将神卫营的火炮部队纳入自己的麾下，但无论是王厚还是章惇，对火炮部队都极其重视，不可能将这么重要的部队交到蔡京手下。为了补偿蔡京，章惇给了他这个立功和发财的机会。南京道东南的永清、固安、武清等地，是辽军守备极为虚弱的地区，辽军绝不可能在这些地方浪费兵力，蔡京可以很轻松的获得攻城略地的功劳，而且因为是“抄掠”，还有机会发笔大财。如果有选择，蔡京当然更希望率大军兵临析津府，立不世之功，但手里筹码有限的情况下，他也不是好高骛远的人，当然是能多攒一点功勋，就算一点，先把能捞到手里的东西捞实了，再慢慢等待时机，寻找更多的机会。

然而，让蔡京没有想到的是，辽人这次竟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他与燕超率军进入永清、固安、武清等地后，发现这些地区的辽人，几乎已经全部撤离，只有在城寨中，才有少量的军队与百姓存在。

“坚壁清野”四个字，不断的浮上蔡京的脑海，让他对这次北伐的前景，也隐隐担忧起来。

两天后，攻破易州、迫降了易州辽军的唐康与慕容谦，也率军抵达涿州，和陈元凤所部，分别在涿州城西、城东扎营布阵，将涿州团团围困起来——虽然蔡京说这不是宋军主力，但实际唐、陈所部作战部队相加，也已经有将近十万之众！

而这十万之众，在涿州坚城之前，也不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他

们缺少攻城器械，不仅如此，涿州附近，根本没有足够大的木材采伐，供他们打造攻城器械。

在向章惇请求神卫营的火炮支援被拒后，唐康只好一面派人回定州，将仅存的火炮运来涿州，一面用土办法与辽军对峙，他让吴安国率所部便宜行事，令其北渡涿水，切断涿州与外界的联系，然后从定州征发了一批民夫前来，准备在涿州城外堆起数座土山，和城内辽军对峙。

这种耗日持久的攻城战法，对宋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与此同时，蔡京也和燕超率军兵临固安城下，对固安城进行了试探性的攻打，但固安辽军守备严密，二人没有强攻，很快便率军离开。让他们有些意外的是，当他们准备撤军之时，耶律昭远竟从固安城中跟了出来，主动找到蔡京，希望他让自己见章惇一面。

对耶律昭远此举，蔡京又是惊讶又是佩服。出于一种极为微妙的心理，蔡京派人礼节周到的将耶律昭远送到了雄州。

在雄州见到章惇的耶律昭远，再次向宋朝表达了议和的愿望，但被章惇断然拒绝。但章惇也没有为难耶律昭远，客客气气的派兵将他一路护送到歧沟关以北。

自此，宋辽之间的外交往来，便正式断绝。

宋朝的北伐战争，也进入一个互相比拼耐心与意志的阶段。

辽朝在涿州构筑第一道防线，并在涿州以南地区，全面的坚壁清野，集中兵力，只固守少量坚城，与宋军相持，宋军一面派出机动部队在整个涿州以南地区四处抄掠破坏，一面在涿州与辽军进行着漫长枯燥

的攻城战——究竟是涿州先被攻克，还是宋军的补给先出现问题，双方都在耐心的等待对方先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而在这场战争中，表现最出人意外的，不是唐康，也不是陈元凤，而是章惇。

虽然在和王厚的权力斗争中，章惇曾经严厉的抨击王厚的作战方略过于谨慎、笨拙，然而，当他自己接过指挥权时，他却并没有任何冒进的意思，表现得极有耐心。他拒绝将他和田烈武所直接指挥的主力禁军投入到涿州战场，而是让这些禁军轮流休整，完全按着王厚在任的安排，继续有条不紊的向保州与雄州集结……

由于章惇文官的身份，让他在面对来自朝中的催促、批评等压力时，表现得远比王厚强硬。极为讽刺的是，章惇的这种表现，竟反过来让汴京朝廷，从皇帝赵煦到两府宰臣，突然之间，都颇为安心。

[1]. 宋朝宣抚使、副使、宣抚判官，皆可称某帅。

第三十八章 心如金石同谋国

1

绍圣八年，三月二十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时节，驰道两旁，柳絮如雪，落满了路边的水沟。

汴京城西的官道上，石越和他的爱女石蕤各骑了一匹白马，在数十名卫士的簇拥下，按辔徐行，一面悠闲的欣赏着官道两旁即将逝去的春色。

这是这许多年来，石越最为轻松的时刻，宣仁太后的葬礼已经正式结束——通常来说，皇帝从大行到归葬山陵，需要七个月的时间，但宣仁太后是和英宗合葬，工程量要少很多，所以，他这个山陵使，也不需要做那么久。卸了山陵使的差遣后，石越回到汴京，立即向皇帝赵煦递交了辞呈——这也是一个必须要走的程序，赵煦当然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同意，但还是体贴的给石越放了十天假，让他可以不用上朝，也不必到政事堂值日，可以好好陪陪家人。

皇帝这样的态度，简直就如同在优容德高望重的老臣，而石越也坦然接受。这个假期，他几乎每天都在陪女儿逛这逛那，买东买西。

这一日，是石越亲自陪着女儿去汴京城西十余里的一个燕家庄，替她招揽两名女子相扑好手——大宋朝这项历史悠久的传统竞技项目，石越虽然早有听闻，但还从来没有亲眼观看过。他听说女子相扑分为两种，一种在这个时代来说，非常开放，比赛的选手会光着臂膀，袒露大半个胸脯，是旧党一直想禁掉却未能成功的活动，而另一种则相对比较保守，主要比拼的是选手的格斗技巧。十五岁的石蕤疯狂的迷恋后一种相扑比赛，拥有一个男子相扑社和一个女子相扑社，这让他夫人韩梓儿十分的担忧。为了挽救自己的女儿，韩梓儿用了很多办法搞破坏，但因为燕国长公主的支持，总是不太成功。原本韩梓儿期盼着丈夫回家后，能帮她教育一下这个女儿，然而，石越虽然对相扑这项在宋朝极受欢迎的运动不太了解，但并不认为女儿拥有两支相扑社有什么不妥，反而对石蕤采取了放纵支持的态度，不仅让自己精通相扑的卫士帮忙训练她的男子相扑社，而答应帮石蕤的女子相扑社再签下几名高手。这让韩梓儿发了好几天脾气。

这个时代的相扑手主要还是走传说中的相扑高手燕青的那种路线，特别讲究灵活性，这次石越父女在燕家庄招揽的这两名女子相扑手，身材都非常娇小，但爆发力都不可小觑，在和石越卫士的对战中，竟能不落下风。石越不知道这个燕家庄和传说中的燕青有没有关系，但很肯定这两位高手身价不菲——为了和她们签下五年契约，他一次性付出了一百贯安家费，此后五年内，他不仅要包吃包住，食宿都有相应的标准，还要给二人各安排一个女仆并承担女仆的开销，然后每个月还各付二十贯的薪俸。

但贵归贵，只要能让女儿高兴，石越也认了。托大宋朝的福，贵为

燕国公、左丞相的石越，薪俸还是很高的。

招揽成功，父女两都很高兴，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往汴京城走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许久没有的幸福感，弥漫在石越的心头，他不由得希望时光能停在这一刻。

但现实总是格外的让人讨厌，石越心中刚刚冒出这样的想法，远远的，他就看到了自己在此时此刻绝对不想看到的脸。

前方官道的柳树下，潘照临骑了一匹黑驴，正似笑非笑的望着迎面而来的石越。

见着石越，潘照临拍了拍胯下的黑驴，缓缓靠近，朝石越和石蕤拱了拱手：“见过丞相！见过嘉乐长公主！”

石蕤在马上回了一礼，好奇的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她父亲的第一谋臣。石越却是有些无奈奈何的扶了扶额，问道：“先生怎么有雅兴在此？”

潘照临笑了笑，也不介意，轻轻拨转驴头，和石越父女并辔而行，一边说道：“特来告诉丞相一个消息。”

“先生可知我现在在休沐？”石越委婉的拒绝。

但潘照临根本不予理会，自顾自的说道：“这个消息，恐怕丞相非知道不可。”

石越笑了笑，没有接话。

只听潘照临仿佛漫不经心的说道：“我们的‘盟友’没了！”

“我们的‘盟友’没了！”崇政殿内，枢密使韩忠彦一脸的苦涩。“种朴亲自出境确认的情报，耶律冲哥大破粘八葛、克列部，斩首过万，秃骨撒自缚请降，被送到辽主宫中成为奴隶。磨古斯率数千骑向西逃窜，耶律冲哥正纵兵追杀，一旦他彻底解决磨古斯的后患，将粘八葛、克列二部收编的耶律冲哥，会是个大麻烦……”

殿中，赵煦及范纯仁、吕大防、许将、李清臣众臣，都是表情凝重，众人的视线偶尔还会似不经意的扫过枢密副使王厚，此时，崇政殿内的每个人心里，都不免会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当初采纳的是唐康的方略，结果又会如何？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坏消息，王厚面无表情，接着韩忠彦说道：“此外，据蔡京报告，他抓获了一个辽国贵人，据此人招供，进入辽境的高丽军队，已被辽军击溃，高丽军队被斩首五千级！密院已经派人去设法查证此事真伪，但恐怕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高丽军队无关紧要！”吕大防冷静的分析道：“真正的心腹之患，是耶律冲哥。在他彻底稳定山后局势之前，我军至少应该攻下涿州，否则山前的局势恐怕会崩溃！”

“涿州那边战况如何？”赵煦问道。北伐局势的变化来得太快，让他有些猝不及防。召回王厚后，北伐军队迅速出兵，一路势如破竹就攻到了涿州城下，这让赵煦对北伐充满了信心，这一个多月来，他一直在期待涿州传回捷报，幻想着北伐大军攻克析津府的那一刻。谁知道，北伐军队屯兵涿州城下师老无功，一个多月没半点进展，前线传来的，却是极为不利的消息。

这让赵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他隐隐的后悔当初没有采纳唐康的建议，后悔召回王厚太晚了。

“唐康还在和涿州辽军激战。”韩忠彦委婉的报告。

“章惇、田烈武呢？”坏消息让赵煦有些不耐烦。

被章惇算计的王厚嘴唇动了动，没做声。

赵煦又更直接的询问：“可否令章惇、田烈武出兵增援涿州？”

“陛下，章惇现在的方略没有太大的问题。”韩忠彦连忙回答，“枢密会议推演过，如果章惇和田烈武将主力全部带到涿州，会给我军的粮道增加成倍的压力，辽军只要在涿州坚守十天以上，我们很可能就会自己把自己拖垮。”

“增兵的确没有必要，但臣以为不妨令神卫营带着火炮去增援。”王厚不动声色的下着眼药。

“火炮……”赵煦沉吟了一下，“此事陈元凤也提过好几次，但章惇坚决不同意，他不愿意在攻打析津府前，火炮再出现任何损失。”

“章惇既打定了主意，朝廷纵下指挥，恐怕他也不会听从。”韩忠彦无奈的说道。

赵煦更是烦躁，“唐康几次上表，希望朝廷下旨，让陈元凤所部暂时听他指挥，或许……”

“陛下，陈元凤官阶比唐康高，怎会答应？”许将连忙帮陈元凤说话。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究竟当如何？”赵煦终于发起火来，小皇帝从御椅上腾的站了起来，大声问道：“难道就只能这么看着唐康他们在涿州城下师老无功么？”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右丞相范纯仁突然轻声说道：“陛下何不问问左丞相呢？”

此刻，城西的官道上，石越听完潘照临带来的消息，瞥了潘照临一眼，状似随意的问道：“不知为何，我似乎觉得潜光兄很高兴？莫非潜光兄还在想着我临危受命接过北伐的指挥权么？”

潘照临没有回答石越的问题，而是唏嘘感叹：“我好久没听到丞相叫我潜光兄了！”

“是么？”石越愣了一下神，也不觉感叹道：“原来我们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改变。”

同一时间，西梁院职方司内，司马梦求手里拿着一叠资料，右手竟在微微颤抖。良久，他长叹一声，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自语道：“潜光兄，真的是你么？”

耶律冲哥大破粘八葛、克列部，高丽军队疑似全军覆没……石越并没有因此决定提前终止自己的假期。这并不是他不关心北伐战局，而是石越对于北伐的困难，有着比其他人更加清醒的认识。现在的辽国，在军事上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而且还拥有着耶律信与耶律冲哥这样的名将，如果北伐势如破竹没有一点风险与挫折，那才是不合常理。大辽不可能仅仅因为粘八葛、克列部的叛乱而动摇，宋军的北伐也不可能寄希望于高丽军队，对此，石越早有心理准备。更让他能如此从容镇定的，是章惇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明智谨慎，而现在在涿州的，是唐康所辖的军队——这些军队以蕃军为主，说得不好听点，即使真的全军覆没，也动摇不了宋朝的根本，而唐康麾下拥有着慕容谦、折克行、吴安国、姚雄这样一大批名将，在兵种上更有大量的骑兵部队，所谓的“全军覆没”，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算两耶律率辽军精锐齐至，唐康所部最多也就是吃点小亏。所以，石越非常的镇定，只要章惇保持现有的谨慎，他心里早盘算过最坏的局面——北伐失败，陈元凤部损失惨重——最坏也就如此而已了，这又有什么好慌张的呢？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石越自北伐以来，可是一直站在局外当旁观者的！

其实，在得知耶律冲哥在西京道取得大胜的消息后，石越心里在好奇，辽军在南京道的指挥官究竟是谁？宋朝君臣一直默认在南京道指挥

作战的是耶律信，这可能也是章惇这样嚣张的人也极为谨慎的原因。哪怕耶律信在南侵时吃了大败仗，但人的名、树的影，宋朝君臣将相，心里面还是很认可耶律信的能力的，没有人真的敢轻视他这样的名将。石越一开始也是认为在南京道指挥辽军的必定是耶律信，但随着宋军与辽军在山前的一系列交战，他对这个判断，其实已经有些怀疑了——辽军表现得太中规中矩了，甚至有些消极被动的感觉，似乎完全在照搬当年耶律休哥的战术，而在石越的心里，耶律信却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将领。这让石越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违和感。

但这种直觉性的东西，此时说出来也没有意义，而且，宋朝君臣将辽军主将默认为耶律信也是有好处的，料敌从严总比麻痹大意吃亏上当强。所以，石越也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他心里的怀疑。

和潘照临在内城的宜秋门附近分手后，石越甚至没着急回府，而是又和石蕤一起去转道去白水潭附近一座燕国长公主的赛马场，看了一场赛马——和每年冬至前开封府在城北举办的赛马大会，或者汴京其他面向民间的赛马比赛不同，这个马场竟然是会员制的，主要只招待汴京的势家权贵，这让石越颇为惊讶。他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勋臣外戚权宦，汴京各省部寺监的官员，世代显宦之家的衙内，甚至还有班直侍卫与禁军将领出入其中。石越随便一询问，才知道这个赛马场虽然开办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在汴京上层圈子里已经非常有名。因为这个赛马场的门槛非常高，宗室要求两代以内有公爵以上爵位，内臣要求两代以内做到入内内侍省的内东、西头供奉官以上，其他则需要家族中三代以内有人做到常参官，也就是升朝官，或者甲科进士出身……才有资格申请审核，但这些只是最低要求，十个申请者里面，大约只有两到三个人会被同意加入。但越是这样，这个赛马场就越是炙手可热，无数人挤破了头想获得来这里下注的资格。

这让石越有些后悔出现在这里。想都不用想，这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赛马场这么简单。他旁侧斜击一问，便从石蕤口中得知燕国长公主经常在这里接见诸侯国的使节……这让石越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位长公主殿下，越来越不象是传统的宋朝公主了。但好在石蕤还是比较单纯的，她来这里，纯粹是来给她家松漠庄的一匹赛马助威的。

可惜的是，石越家的这匹赛马不是太争气，在八匹马的比赛中，跑了个第七名，把石蕤气得嘟着的小嘴都可以挂油瓶了。而夺魁的那匹马，主人竟然也是个女孩子，而且也是出身名门，是吕公著的孙女，现任国子监司业吕希哲家的千金。

燕国长公主的这座赛马场，由一座座的两到三层宫殿式建筑组成，这些建筑互相独立区隔，连出入的通道都是单独隔离的，可以保证互不打扰，这也是很多权贵之家的女眷很喜欢这里的原因。

吕家那位姑娘和石蕤大约是老对手了，从未想过石蕤会带男眷过来，她赢了比赛后，为了更好的享受胜利的乐趣，在石蕤的伤口上快乐的再撒上一把盐，于是得意洋洋的便带着一干随从冲了过来，不料刚刚闯进石蕤的小楼，抬头却看到了当朝左丞相，吓得她连基本的礼仪都忘了，扭头就跑，场面一时既尴尬又欢乐。

石越得知对方的身份后，也是非常的惊愕，他很难想象吕公著的孙女、吕希哲的女儿会是一个赛马的狂热爱好者，更难以想象吕家会这样放纵她，这让他感觉非常的不合理，但仔细想想，她的曾祖父是吕夷简，一切又似乎非常合理……

但不管怎么说，石越还是非常感激她的，没有她这个小插曲，石越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哄好自己的女儿。

休沐的时间总是要走得格外快一些。一天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消耗殆尽，当石越父女回到州桥附近的左丞相府时，汴京城内，已是灯火辉煌。

一行人刚刚踏进家门，石越就看到庞天寿领着两个小黄门脚步匆匆的从自己家里的正厅迎了出来。

朝石越行了一礼，庞天寿就焦急的说道：“石相公，官家召见。”

“现在？”石越不由抬头看了看已然全黑的天空，然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假期，结束了。

迅速的换了一身衣服，石越随着庞天寿从东华门入宫。这时候就显出住在州桥附近的优越性了，比住在学士巷时，入宫的时间节省了一半以上。

入夜以后的禁中大内，大部分宫殿都没有点灯，有些黑漆漆的，和宛如白昼的汴京城比起来，显得有几分寒酸。石越知道这是从宣仁太后开始削减宫中开支导致的，从这方面来看，高太后固然是贤太后，赵煦其实也是称得上是个好皇帝。宋朝在河北对辽国的战争也好，现在发动的北伐战争也好，并没有太严重的影响汴京市民的生活，反而是皇宫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是绝大部分君主都做不到的，尤其是赵煦统治的，是一个相当富庶的帝国。虽说宋朝皇帝受到文官政府的强大制约，但毕竟仍然是君主制的帝国，赵煦若然真的要放纵一下自己的欲望，也是很容易做到的，当年强大如关陇集团，也阻止不了李治和武则天夫妇，则天皇后随便找几个李义府之类投机分子，就可以将李渊、李世民父子两代辛苦建立的政治秩序瓦解破坏，宋朝的文官秩序，又能比当年

的关陇集团强多少呢？帝制就是帝制，皇权就是皇权。跟在庞天寿身后的石越，有些心不在焉的放散着自己的思维，又想起潘照临曾经拿长孙无忌和自己相比，突然觉得，在某些方面，自己和长孙无忌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一一当年的长孙无忌，虽然是在山东士族集团接受教育并长大成人，但最后却阴差阳错成为关陇集团最后的领袖与守护者；自己同样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宋朝士大夫，然而，在王安石、司马光这一代真正的士大夫相继去世后，自己似乎也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宋朝士大夫秩序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者……想到长孙无忌和关陇集团的悲剧性命运，又想起另一个时空中北宋的结局，石越忽然间竟有了一丝害怕，他真的不会重蹈长孙无忌的覆辙吗？

“石相公，请在此稍候。”庞天寿的声音将走神中的石越猛然惊醒，他抬起头，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崇政殿外。

他点了点头，庞天寿趁着小步急急入殿通传，很快又出来，对石越躬身一礼：“官家宣相公入殿。”

石越稍整冠袖，大步走进殿中。却见崇政殿内，燃着十几枝巨大的蜡烛，但烛火中闻不到香料的味，显示这些蜡烛看起来壮观，但其实是些便宜货。明亮的宫殿之内，最显眼的，则是东侧的廊柱间，挂着一幅巨大的羊皮地图，石越只扫了一眼，就知道那是河北、河东及幽蓟地区的地图。小皇帝赵煦就站在那幅地图前，目不转睛的望着地图。

石越心里很清楚，小皇帝的这个姿态是特意摆给自己看的。他也不慌不忙，行礼如仪：“臣石越拜见陛下。”

“相公免礼。”赵煦亲自过来，扶起石越，拉着他一道走到那幅巨大的幽蓟地图前，单刀直入问道：“耶律冲哥之事，相公可知道了？”

“臣已得知。”

“那相公可有应对之良策？”赵煦转头，满脸期待的望着石越。

石越却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看了一眼殿中的一座座钟，没头没脑的说道：“陛下，现在已经快到亥正了。”

“啊？”赵煦有些莫名其妙。

“臣以为，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陛下回寝宫安心酣睡。”

赵煦皱起了眉头，有些不太高兴，“相公莫要开顽笑，军情不利，朕如何能睡得着？”

“陛下，如今的情况，就算臣在雄州任宣抚使，除了好好睡上一觉，也别无他法。”石越老老实实的回答道：“臣知道陛下担忧什么，但现在在涿州的将领是慕容谦、折克行，还有吴安国，如果他们几个都没有办法，臣也不可能有办法。”

赵煦沉默了一会，他打量着石越，似乎想从石越的表情中，判断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还只是在推搪自己。过了好一阵，他才出声问道：“话虽如此，倘若，朕是说万一，万一北伐……相公愿意再替朕去一次河北，主持大局么？”

“陛下放心，只要章惇不失章法，必不至有不堪言之事。”石越镇定的给赵煦派着定心丸，“若果真有那一天，臣亦义不容辞。”

得到石越的这句许诺，赵煦顿时大喜，高兴的说道：“相公果然赤诚为国……”

赵煦的这次深夜召见，又持续了小半个时辰，君臣之间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和睦，赵煦拉着石越，问了许多他统兵和西夏、辽国作战的经验，石越的性格到底没有富弼那样的强势，不至于张口就说什么“愿陛下二十年不言兵事”，赵煦问什么，他就老老实实答什么，但也不多说半句，饶是这样，已是让赵煦兴致勃勃，如果不是向太后几次派人来劝他回去睡觉，石越怀疑赵煦能和自己聊一个通宵。

从禁中出来后，石越的马车穿行在汴京的夜市中，石越坐在马车，心事重重的发着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猛然回神，从车窗外看到路边出现一个似曾相熟的身影——一个算命的老头，打着卦幡从路边走过，石越看了一眼周围，不由一阵恍乎，竟然真的到了当年他送诗册给楚云儿的地方，“停车！”石越连忙喊道，仪卫马上停下了脚步，所有随从都莫名其妙的看着石越，但没有人敢多问什么。石越快步下车，回头去看那个算命的老头，但对方早已消失在汴京夜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石越也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就是当年自己曾经在那里抽过签的老头。那种注签的内容，他二十余年来，一直记得很清楚——“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石越凝视人群很久，才惘然回首，却没有走向马车，而是走向当年送诗册给楚云儿的那座酒楼。只是，他的身份今非昔比，贵为大宋朝的左丞相，他刚刚朝酒楼的方向走去，随行的石鉴使了个眼色，四名班直侍卫便已抢先几步，准备进去清场。

石越不由叹了口气，更觉意兴索然，停下脚步，正准备放弃这“扰民之举”，却听到旁边的酒楼上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子明相公！”他循声望去，赫然看到，大宋朝的右丞相范纯仁，正在街另一边

的酒楼上，一脸微醺把头伸出窗来，毫无仪态的朝自己挥着手。

同一个晚上，开封府鄢陵县外的一座小山坡上，一身黑袍的司马梦求，一人一马，居高远眺，在他的视线中，是一座映印于松柏之中的小道观。

次日，三月二十一日早晨，因为非朔非望，在待漏院等候上朝的官员，都是大宋朝的高级官员，少监、少卿、侍郎、侍御史、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差不多都是这等级别以上的官员。在事先没有半点风声的情况下，他们惊讶的看到，好久不曾出现在朝会上的左丞相石越，竟顶着个巨大的黑眼圈，出现在了待漏院，脸上还有着无法掩饰的疲惫。然后，他们又看到素来很重视仪容，永远翩翩君子温润如玉的右丞相范纯仁，也是满脸的倦容。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石越正在休沐中，他突然来参加朝会，已是足以震动汴京的大新闻，而左右丞相的这副样子，更是让所有人都在心里暗自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竟让石越和范纯仁都通宵未眠，让石越提前结束休沐。即便韩忠彦、吕大防等宰执大臣，也是同样的惊讶，他们一边过来热情的和石越打着招呼，一面忍不住旁敲侧击，心里不免暗暗担心，难道耶律冲哥又搞出什么大事来了？

一肚子心思的石越，一面心不在焉的应酬着众人，一面在心里判断，呆会哪些人会是自己的盟友，哪些人会是自己的敌人，哪些人则可以争取……还不时的拿眼睛瞟在一边独自出神的范纯仁。

石越心里面回想着昨晚和范纯仁见面的情形——当范纯仁和石越打招呼的时候，虽然在石越看来他只是“微醺”，但实际上，范纯仁已是有几分醉意了，否则，以范纯仁的性格，其实是做不出当街喊石越一起

喝酒的事情的。

而石越一上去，范纯仁就和他滔滔不绝的聊了起来，说是“聊”，开始的阶段，大多数时候其实只是范纯仁一个人在说话。石越到这时，才知道范纯仁身上背负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自己小，而就两个人的性格来说，范纯仁其实远比他辛苦。他也是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范纯仁也打算辞相。

想着大宋朝的左右丞相都计划着辞相，不知道为什么，做为当事人的石越，在当时真实的感受，并没有什么伤感或者沉重，而是很想笑。他莫名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只是顾忌喝多了酒的范纯仁，只能拼命忍着。

和石越不同，范纯仁的辞相是被逼的。高太后给他的遗言，就是“相公宜早归去，让官家自用新人”，从高太后的遗言中，石越能感受到她的无奈，眼不见则心不烦，高太后心里很明白，在她死后，小皇帝真想做什么，别人难拦不住。她不指望范纯仁、吕大防他们，也没有指望石越，而是希望范纯仁能有个好下场……这是高太后的智慧，这位宣仁太后比起石越，要更早一步看清楚皇权就是皇权！

这让石越十分的唏嘘，他隐隐有种感觉，虽然政见迥异，地位不同，但高太后，其实也是应该归为王安石、司马光这一代人之列的。

但范纯仁内心深处，没有高太后那么看得开，放得下。他内心深处，不想辞职，不希望旧党交出对朝政的主导权，更不想让赵煦就这样轻易的决定了大宋这艘大船的方向……他也有他想要坚持维护的东西。

这让他内心中深受折磨，是做诤臣，还是明哲保身？但坚持不妥协不退让，真的就是对的吗？若不遵从高太后的遗嘱，会不会被人讥笑贪

权恋栈？但即使留下来，倘若矛盾激化，党争再次走向激烈，他岂非又成了大宋的罪人？可是，就这样放弃，不仅难以甘心，更觉得自己象个逃兵，辜负了国家，辜负了高太后、高宗皇帝，辜负了司马光，死后更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一直背负着沉重压力的范纯仁，在收到北伐不利的消息后，仿佛最后一根弦崩断了。他支持北伐、相忍为国，这样的妥协，真的是对的吗？

这个晚上的范纯仁，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自己又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他故意不再理会平常对自己的约束，故意让自己去做一些平常绝对不会做的事，包下汴京的一座酒楼，毫无节制的喝醉……

但仿佛是宿命一般，范纯仁竟见到了石越。

虽然各自立场不同，但是，范纯仁心里知道，石越是除了他父亲与司马光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也不在乎会被石越看了笑话，或者说，在内心的深处，是故意如此，他把头伸出窗去，喊出了石越的名字。

而范纯仁的心情，石越心有戚戚焉。或许，此时此刻，整个大宋，也不会有比石越更明白范纯仁心情的人存在了。

两人都有想要坚守的东西，但都迫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撒手退让妥协，同样的，他们心里，都无法肯定自己的选择就是正确的。

过于固执的坚守所谓的正确的东西，结果却经常诞生难以承受的恶果。但妥协退让，真的就能海阔天空吗？

这就象关卦，即使是石越和范纯仁这样，已经位极人臣，也无法知道答案。

于是，听着范纯仁吐露心声，石越感觉每句话都是在说自己，然后，他也不知不觉喝多了，他和范纯仁说起了长孙无忌的事。

范纯仁先是惊讶的听他说着什么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然后，他就听到了范纯仁的哈哈大笑。

“就算子明你说的那什么关陇集团、山东士族真的存在，大唐之世，门阀已衰，士族将亡，长孙无忌的失败、则天皇后的胜利，亦不过是顺应时势而已。而大宋，却是士人兴起的时代，一个是早晨的朝阳，一个是傍晚的落日，又怎可同日而语？门阀士族自东汉兴起，至五代衰亡，经历了几朝几代？朝代或有更替，大宋也未必不会亡国，但士人的时代，却不会随大宋之兴亡而结束！想不到石子明你也会有发杞人之忧的一天！”

喝多了的范纯仁，说着即使在宋朝，也有大逆不道嫌疑的话语，大声的嘲笑着石越。

但他不经意的话语，却如同闪电劈过夜空，惊醒了石越。范纯仁是对的，哪怕经历了蒙元的浩劫，宋朝的士大夫没了，但明清的士绅却崛起了，即便丧失了理想与尊严，充斥着犬儒主义，甚至满身的奴才味道，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士人的时代，都持续了一千多年！

也许是喝得太多了，趁着几分醉意，石越向范纯仁提出了一个想法。

然后，听得手舞足蹈的范纯仁和石越约定，就在今天的早朝，将这

个想法公开说出来。趁着他们两个还是左右丞相，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办了。

事实证明，人喝多了，胆子是要大许多。

当二十一日清晨，石越被韩梓儿从宿醉中叫醒后，他马上就一阵头疼——这个时代的酒在宿醉之后是不怎么会头疼的，尤其是范纯仁昨晚请的酒品质算是很好的，但约定就是约定，是个炸弹，今天也得扔出去。否则，他和范纯仁就要成为天下的笑柄了。石越只好仓促的写了一封奏章，让人抄好，揣在袖子里，前来上朝。

因为临时要写奏章，石越来得有点晚，在待漏院没呆一会，早朝就正式开始了。石越、韩忠彦在内侍的引导下，领着文武臣僚上殿，觐拜皇帝。然后，石越、范纯仁、韩忠彦各自落座。

行礼如仪后，御座上的赵煦目光落到了石越身上，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笑道：“昨晚见过子明相公后，朕算是安安稳稳，睡了个好觉。”

殿中众臣的目光，瞬间都落到了石越身上。大多数人，都是又惊又喜。不管对石越的态度怎么样，君相不和的隐忧，一直萦绕在大宋朝廷之上，对以旧党、石党为主的宋朝朝廷来说，多数官员还是希望朝局稳定一点好的。

没想到，一夜之间，皇帝和石越的关系就得到极大的好转。

众宰臣之中，对此最为高兴的，是韩忠彦和曾布，两人喜形于色，和面不改色但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其他宰执大臣，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

皇帝主动示好，石越当然不能不给这个面子，更不用说他今天还有求于人，连忙回道：“陛下宵衣旰食、勤政爱民，实乃天下之幸，但天下之重，系于陛下一人，臣还望陛下保重龙体，陛下万寿安康，才是大宋最大的幸事。”

赵煦越发高兴了，点头笑道：“朕知道了。”又笑着问道：“听说子明相公昨晚回去后，和尧夫相公在白衣楼喝酒了？”

这下，殿中众臣更是惊讶了。

对皇帝知道自己昨晚和范纯仁喝酒的事，石越倒是早有心理准备，以他和范纯仁的身份地位，晚一点，全开封都会知道这件事。而早朝之前，肯定会有内侍将这事告诉皇帝。不过，他们喝酒的地方叫白衣楼，石越却是现在才知道。

他朝赵煦欠身拱手，一本正经的回道：“回陛下，臣昨晚的确是路过白衣楼，偶遇尧夫相公，故此停留，与尧夫相公一道商量一件大事。”

范纯仁脸红了一下，也朝着皇帝欠身拱手，但没有说话。

“哦？”赵煦饶有兴致的问道：“不知是何大事？”

“兹事体大，还请陛下亲览。”石越从袖子里掏出奏章，双手捧起。庞天寿连忙过来接过奏章，呈给赵煦。

赵煦打开奏章，认真浏览起来。

石越一边向其他宰执及殿中众臣介绍：“臣昨晚与尧夫相公商议的，是关于门下后省之事。”

“自熙宁新政以来，立门下后省给事中之制度，行之有年，亦可称效果斐然，但总还是有些弊端，最大的问题是诸科给事中权力既太大又太小，一个给事中，就可以封驳两府宰臣签押之事，这让给事中免不了有邀名之事，即便给事中公允正直，也免不了受限于个人的学识与才能，做过错误的封驳；另一方面，则是给事中也免不了有贤愚不肖，这其中便有漏洞可钻，皇帝、两府有事担忧给事中封驳，有时会刻意绕过刚直的给事中职日之时，等好说话的给事中职日时，才将赦旨送到门下后省，结果又让门下后省形同虚设……”

“因此，臣与尧夫相公商议，建议对门下后省进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扩大诸科给事中的人数，一方面，由各路、军、州致仕官员、曾考上举人的儒生、侯爵以上勋臣、以及每年纳税额在一百贯以上人家，共同推举本路、军、州士绅清流若干名，经考试经义、律令、钱粮水利之学合格后，授‘给事中里行’之职；同时，也增加诸科给事中名额，使诸科给事中与‘给事中里行’人数相当，诸科给事中由皇上与左右丞相、枢密使副、参政知事荐举任命，宰执大臣得各荐举一名诸科给事中，其余诸科给事中则由皇上选任。诸科给事中与给事中里行共同组成门下后省给事中会议，凡事至门下后省，即由诸科给事中与给事中里行共同审议，投票决定是否通过，都给事中、副都给事中自此只负责安排议事日程，主持议事，考核给事中品行等事务，除非投票为平局，否则无投票权……”

“如此，则给事中之封驳大权，全出于公议，兴利除弊，门下后省制度，将可完善。”

石越说完，赵煦也已经差不多看完了奏状，他脸上的笑容早已不见，默默将奏章放在面前的御案上，目光在石越和范纯仁身上游移。

“子明相公、尧夫相公，你们真的只是想要改革门下后省制度么？”赵煦提出质问时，嘴角间忍不住流露出一丝讥刺的笑容，他目光投向其他宰臣，问道：“诸卿以为两位相公的建议如何？”

“臣以为不便。”许将见到皇帝的眼神，第一个出声反对。“两位相公所献门下后省新制，规模过于宏大，牵涉过多，朝廷平添许多官职，每岁所增薪俸之费，便已可观；且给事中一多，必增纷扰，每逢一事，争来议去，拖延时日，亦非国家之利。此去一弊，增两弊，臣未见其便。”

“臣亦以为不便。”李清臣也站了出来，高声说道：“汉朝之时，为除郡守不廉少忠之弊，而设刺史，其后地方之权，遂归刺史，而郡守反成下僚。今若设此给事中会议，则是以给事中之职，凌驾于宰执之上，日后天下之事，必不在两府，而在门下后省。臣未见其可。”

许将和李清臣接连表态，而且抨击的地方都在要害之上，石越虽然从未敢小觑天下英雄，但也不由有些意外。但更让他意外的，却是吕大防也站了出来，高声道：“臣亦以为不便。天下大事，当出一二人之口，决一二人之手，若兴此议，日后给事中挟所谓‘天下公议’之名决是非，朝中大事，军国大政，必皆媚于流俗之论，朝廷若欲行此政，臣纵血溅墀前，亦必死谏！”

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吕大防竟然一开始就摆出势不两立的绝然态度。石越扫了一眼范纯仁，见对方面露犹疑之色，显然，他内心也动摇了。

但即使是石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吕大防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想到，最后连韩忠彦也断然反对自己。“臣亦以为不便。”韩忠彦语气温和，但言辞却十分犀利、坦率，“门下后省之制，虽然是熙宁中子明相公所倡，然并非子明相公一人之私见，制度之形成，乃是当时先帝与许多大臣共同的见解。其中不乏各种争议，亦包含许多妥协，许多制度，看似不甚合理，其中却有先帝与熙宁群臣之深意在焉。便如门下后省之制度，表面上看，的确有各种漏洞，但中间却有先帝的大智慧。先帝之目的，是欲以门下后省制约宰臣，不可以为所欲为，但同时，又让给事中不能真的凭封驳之权，便凌驾于两府之上，给事中官卑权重，其作用，不过是替皇上、替朝廷、替大宋把守最后一道门的守门人，所以，给事中既重要又不重要，便如子明相公所言，权力既太大又太小。但臣以为，这不是门下后省之弊，而正是门下后省制度最巧妙之处。天下之事，若全然寄望于最后的守门人，这个天下，也就不成为天下了，给事中是否出于公议，也已经无关紧要了。”

韩忠彦的这翻话，可以说说到了赵煦的心坎里，门下后省是皇帝用来制约宰臣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果按石越与范纯仁的建议改革，即使皇帝可以任命大量的诸科给事中，但这个给事中会议如此有代表性，打着“天下公议”的旗号，以宋朝的士大夫的秉性，这些人必定会成为皇帝最大的掣肘，赵煦才不想亲自给自己带上脚镣……但他不能亲自出来反对石越的建议，因为赵煦年纪虽小，却并不傻，他知道大宋是与谁共天下，石越的这个献议，明显是站在士大夫立场上的，是讨好全体士大夫阶层。

但正因为如此，它反而不可能成功。

所谓“全体士大夫阶层”是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讨好所有人，实际就意味着讨好不了任何人。这殿中的大臣，都属于士大夫阶层，但是，没有明确的敌人，没有明确的反对者，那就没有急迫性，他们就会本能的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赵煦是完全一致的，皇帝不想被掣肘，难道两府的宰臣会愿意吗？难道各省、部、寺监的官员会愿意吗？现有的门下后省制度他们就很烦了。没有急迫的危机悬在头顶上，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真正为了虚无飘渺的所有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切实利益呢？

这个时候，赵煦只要稍稍退一步，不去用实际行动提醒殿中的大臣，皇权和士大夫之间是有对立一面的，现有的制度下，士大夫们对皇帝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硬性制约的手段，那大部人都会满意于现有的和皇权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人会去思考，为了换一个制约绝对皇权的硬性手段，是否应该放弃、牺牲点什么……

说白了，石越和范纯仁所说的门下后省制度，在本质上，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制度”，它反而是牺牲了很多好的东西，而目的却只是为了预防某些最坏情况发生。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不同时代的人，会因为自己的切身遭遇，而有不同的答案。这一点，韩忠彦是错的，石越和范纯仁的门下后省，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守门者。

但包括石越在内，这殿中的大臣，没有人会想到，还不到二十岁的小皇帝，对这件事情，会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赵煦的老师桑充国平时都在研究些什么，他们对桑充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十五年前的《天命有司》阶段……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听说过，白水潭学院有个“三代社”，这是一个主要对石越的《三代之治》进行推衍、研究的学术性社团，社员人数很少，不到二十人，但是桑充国、程颐都是其成员，他们的学术成果并不公开刊行，外界少有人知道，表面上，这似

乎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高端纯学术社团，但实际上，这个少有人知的社团，可能是绍圣年间最重要的组织。因为，皇帝赵煦，是“三代社”的成员！这是除了桑充国和程颐，无人知道的秘密。连三代社的其他成员，都不清楚，他们为皇帝赵煦亲政后如何处理和宰臣之间的关系，如何迅速掌握权力，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石越并不知道，他已经“过时”了。他在绍圣八年提出来的东西，三代社早就对类似的制度做过无数次的推演与讨论，赵煦和桑充国也不知道悄悄聊过多少次，桑充国对他毫无隐瞒，其中的利弊，尤其是涉及皇权方面，赵煦早已经一清二楚。

石越的建议被宰臣们否决，是赵煦所乐见的，但是，他并不想石越下不了台，他和这位左丞相的关系好不容易得到缓和，他还指望能在北伐上依靠石越。赵煦在其他事情上，都可以找到石越的替代者，惟独在北伐上，在他心里，没有人可以替代石越。而讽刺的是，北伐是赵煦最重视的事情，却正好是石越最消极的事情。

韩忠彦说完后，殿中大臣一个接一个的发言，除了曾布和苏轼帮石越缓颊了几句，其他大臣基本都是认为“不便”，即便曾布和苏轼，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显然二人心里的真实想法也是反对。曾布是出于党派利益，苏轼则应该是不想落井下石……

赵煦一边心不在焉的听着，一边观察着他的两位丞相——范纯仁显然没有料到现在的局面，有些如坐针毡，他在努力的控制自己，应该是想先等石越进行回应；而石越的表情一开始是明显的惊愕，但慢慢的便恢复了正常，这表示，他对现在的局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让赵煦心里很有些好奇，明明有所预料会受到激烈的反对，那为何石越还要上呈此议呢？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一浮出来，他脑子里忽然就闪过桑充国夫人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有些时候，有些大臣会向他上一些明知道会被驳回的奏章，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上奏章这件事，本身就有其作用。

那石越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

赵煦原本想替石越找个台阶，但突然明白过来石越并没有指望毕全功于一役，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决定静观其变，看石越如何拆招。

又等了好一会，殿中所有想发表意见的人终于说完了一轮，便见石越从容的朝自己行了一礼，然后呵呵一笑，然后轻描淡定的说道：“陛下，既然诸公都如此反对，想来臣和尧夫相公的思虑，或确有不周全之处，便如师朴相公所言，熙宁新官制，臣虽有倡议之微末功劳，但真正成功，却是先帝与熙宁群臣群策群力的结果，今日之事亦然，诸公言之成理处，臣断不敢置若罔闻，门下后省改革，本非细事，也正该广纳天下之言，兼听则明，臣请陛下将此事下两制以上杂议，若朝议果然以为不便，臣亦不敢蔽帚自珍，愿听公议。”

“公议？今日朝会之上的声音，还不够公议么？子明你是要听公议，还是想挟流俗以自重？！”石越的话音刚落，不止是赵煦，殿中许多人，瞬间明白了他的真正用意，吕大防马上愤怒的质问。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流俗”，却也引起了许将等新党官员的不满——这个词，正是当年旧党经常用来批评新党的。

“微仲公此言差矣，朝廷两制以上官员，怎么也称不上‘流俗’吧？”石越淡然回道。

今天的形势出乎意料，尤其吕大防和韩忠彦旗帜鲜明的反对，更是

石越没有想到的。但是，他并没有被情绪所左右，保持住平心静气后，石越甚至觉得他们的反对意见挺有道理的，因此，他更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至于他的改革建议，昨晚和范纯仁喝了酒后灵光一现想出来，上朝之前匆匆而就写成奏章，如果他指望这样的东西能一鼓作气在朝中通过，那他应该是宿醉至今未醒。

虽然喝多了和范纯仁做了约定，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石越做事，从来都是很在意步骤的。很多时候，决定事情成败的，往往就是做事的节奏。

想给皇权套枷锁，不由分说拿着手枷脚镣就上？二十几岁的石越都没有这么一厢情愿过，更不用说现在。

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很清晰——将门下后省的改革，做为朝廷严肃讨论的一个改革方案，拿到朝会上，拿到皇帝面前来讨论。它否决了是必然的，但从此，这个方案，就不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想，而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方案。只要这微妙的一步迈出来，有石越和范纯仁联名背书的门下后省新制，从此将永远的成为一个正式的选项。

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成为现实，甚至不会被讨论，但它会一直在那里，告诉皇帝，告诉士大夫，在必要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采用……甚至可以对皇帝构成一种隐晦的威胁，如果你任性妄为，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选项……

有人说自由关乎选择，其实权利也一样，权利的本质就是有选择。

一个门下后省新制这样的选项，它不必落实成为现实的制度，就足

以对皇权套上一层无形的枷锁，有时候效果甚至比落实了还好。因为正在实施的制度，永远会有各种毛病，但未实施的制度，有再多的问题，它也可以是完美的。

石越一句话把吕大防怼得说不出话来。而殿中众臣，基本上都是极聪明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人杰，韩忠彦马上察觉到了石越的真实意图，只要石越不是真的想搞那个什么门下后省新制，让朝议讨论讨论，挺好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还有这一种这么不方便的新制之后，就会更加珍惜现在的门下后省制度。但石越的影响力太大，韩忠彦不免担心结果玩脱了，因此说话也很谨慎：“下两制以上杂议自无不可，这是两位丞相一起提出的新制，若有争议，也理当交朝议讨论。但子明、尧夫，倘若朝议否决，又当如何？”

石越回答：“三年之内，此事不再提起。”

范纯仁此时也明白过来，也点头说道：“若朝议否决，三年之内，我与子明皆不再重提起此事。”

“三年……”赵煦此时的心情而言喻，他想要反对，但是石越的要求完全合理，左右丞相的建议，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未免太说不过去。而且他不想和石越在这时候闹不愉快，只好将目光换向李清臣。

察觉到皇帝的视线，李清臣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子明相公和尧夫相公想将此事下朝议，原本亦无不妥，只是，如今朝廷正在北伐，所谓国之大事，在戎在祀，现在朝廷诸事，还当以北伐为先，臣以为，何不暂缓时日，待北伐结束，再下朝议讨论此事？”

这是个不错的理由，赵煦正打算开口将这个缓兵之计给敲实了，但石越看到他的表情，哪里会给他说话的机会，马上抢在他前面驳

斥：“邦直此言差矣！北伐固然是大事，但朝廷也没有必要因此停下一切事务。况且这两事之间，并不冲突，恕我直言，难道朝廷让邦直你花几天时间来思考下门下后省新制，就会影响到北伐战局不成？”

石越的讥刺不留情面，范纯仁也默默的跟上，补上一刀。

他语态温和的接着石越的话说道：“当日淝水之战，关系东晋生死存亡，谢安遣将调兵后，便高坐谈笑，而桓冲忧心忡忡，时刻担心披发左衽之祸，但最终不管是谢安还是桓冲，都并不能影响到淝水之战的结果，决定胜败的，是在淝水作战的将士。臣不才，忝为右相，但北伐之军在幽蓟，而臣在汴梁，相隔千里，除了尽量调和各种关系，保证前线补给外，臣所能做的，就是让朝廷在战争中维持正常的运转，以免后院着火，给北伐拖后腿。臣以为，就目前来说，似乎还谈不上事务繁剧，让人分身乏术，除了关注北伐外，无暇他顾。反而，维持北伐之外的国家事务正常运转，才是臣的日常事务，所以，臣觉得邦直参政的担忧，似属多余。”

李清臣被二人这么一说，顿时闹了个大红脸，他又羞又恼，想要反唇相讥，但嘴皮微动，便看到石越讥讽的表情，到了嘴边的话立即又咽了回去。他是希望迎合皇帝，以巩固自己在宰执之中的地位，但他并非是一个弄臣，而是堂堂宰臣，倘若真要受了太大的羞辱却无法做出有力的回应，那就是弄巧成拙，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做到这个份上便可以了，皇帝不会责怪自己害怕出头，而输给石越和范纯仁，皇帝也不会觉得是他无能。李清臣瞬间用理智控制住了息的情绪，默默的不再作声。

赵煦无奈的将目光投向许将，但许将也根本没有说话的意思。他反对石越的新制，是担心现在进行改革，门下后省会被旧党和石党控制，

尤其是地方士绅举荐的“给事中里行”，必定以同情旧党为主，这明显不符合新党的利益。但察觉到石越并不能真的让新制落实，那许将也就不担心了——未来这个方案，未必就不可以为新党所用，用来巩固新党的势力。一朝天子一朝臣，身为新党的许将，对赵顼去世后，高太后执政新党所受到的打压，记忆深刻，现在的皇帝虽然再度倾向新党，但未来呢？下一任皇帝又会是什么倾向？在帝位更迭之时，石越的这个门下后省新制，不失为了一件不错的武器。到时候，完全可以根据储君的倾向，而决定使不使用。打着这样主意的许将，决定退后一步，静观其变。

许将不肯出头，赵煦只好将目光投向下一级别的官员，他亲政后，也慢慢简拔了不少新人，但是，他的目光扫过去，众人纷纷躲避，有少数几人鼓起勇气想要站出来，但在石越的注视下，勇气瞬间消散。

背后上奏章也就罢了，当面对抗当朝左右丞相，二人背后还各自有着根深叶茂的石党与旧党，就算有皇帝的支持，也还是太难了一点。尤其是石越，他可从来不是范纯仁那样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自石越以下，石党之人，留给外人的印象，通常都是“长袖善舞、敢于任事、极有手腕”十二个字，也就是说，石党大多朋友众多，经常惹事，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

他们虽然都想让皇帝喜欢自己，想在皇帝面前表现，但他们并不想成为皇帝和石越斗法之中的炮灰。

而这个时候出头，不成为炮灰，可能吗？

赵煦并不清楚他简拔的这些新人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了他们的畏惧，对石越的畏惧！而这也让他的目光，渐渐变得

冷冽。

权臣！

赵煦心里冒出了这个词。

这就是他此时此刻，最直观、最真实的感觉。即使是他亲自提拔的人，也害怕石越甚于害怕自己。倘若这不是权臣，那什么才是权臣？

但，他才是皇帝！

就在一瞬间，赵煦下定了主意，他不能退缩。至少是此时此刻，他不能退缩。

“子明相公、尧夫相公说得确有道理，但邦直参政所言，也不能不慎重考虑。兹事体大，仓促之间，朕亦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下朝议，改日再议！”

皇帝情绪的变化，也让接下来的朝会气氛变得微妙。

虽然在赵煦开口后，石越和范纯仁都没再就下朝议的事情过多纠缠，然而，众宰执大臣，包括李清臣在内，却也没有一个人理会赵煦的情绪，每个人都视若无睹的继续朝会的程序，公事公办的讨论各种议题……

而赵煦胸中那憋闷的情绪，就这样一直压抑在胸中，无法发泄出来。宰臣们那种对他情绪的刻意忽视，更是让他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愤怒。

我是皇帝！

我才是皇帝！

赵煦在心里不住的呐喊，却只是让自己越发的生气。

直到朝会结束，赵煦回福宁殿的路上，还是怒意难平。

这一天也是多事的一天。赵煦还没到福宁殿，便有内侍前来禀报：“职方司郎中曹谏求见！”

“曹谏？”赵煦怔了一下，马上吩咐：“让他去内东门小殿。”

内东门小殿。

稍显阴暗的殿内，只有赵煦、庞天寿、曹谌三人。

“司马梦求秘密调查了左丞相左右之人，在安平之事前后的行踪？”赵煦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此事，你又是如何得知？”

“如此大的行动，司马侍郎再厉害，也需要调动大量的职方司资源，臣忝为职方司郎中，想要完全瞒过臣，即使是司马侍郎，也做不到。而且，臣觉得，司马侍郎根本没有想瞒臣，反而是有意无意的，故意让臣知道这件事……但这也是臣费解之处，职方司私自调查左丞相左右之人，这……”曹谌隐隐的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但当着皇帝的面，他也不敢问皇帝司马梦求是不是奉了密旨，只能装傻。

“朕知道了，此事朕自会让司马梦求解释。没朕的旨意，你也不得外泄。”赵煦轻描淡写的说道。

“臣领旨。”

“那司马梦求查到什么没有？”赵煦装做随意的问道，他心里很清楚司马梦求为何故意让曹谌知道他的调查。

曹谌其实也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当下心照不宣，老老实实回

道：“除潘照临外，其余诸人，皆无嫌疑。”他又画蛇添足的加了一句：“臣亦核实过，司马侍郎的结论没有问题。”

“潘照临？”赵煦皱起了眉。

“潘照临自离开左丞相幕府后，向来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其行踪难以查明，原本亦属正常，不好由此便断定其与安平之事有关，况且，从对左丞相身边左右之人的调查结果来看，潘照临和左丞相在安平之事前后，亦无任何联络……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可以推除潘照临嫌疑。”

听到这个结论，赵煦并没有松一口气的意思——如果这就是最终结论，现在向自己报告的，应该是司马梦求，而不是曹谏。

果然，便听曹谏说道：“但是，臣发现，这次调查中，关于潘照临的内容，太简单了。”

“嗯？什么意思？”

“司马侍郎对其他人的调查，都非常详尽，只要读过这些调查的内容，任何人都不会对将他们排除嫌疑再有任何疑问。惟独关于潘照临的部分，实质性的内容太少了，虽然这可能和潘照临的特殊有关，但是，臣总觉得，这不是我们职方司的能力……”

“你是说？”赵煦的眼睛瞬间瞪大，望着曹谏。

“臣不敢揣测什么。”曹谏的声音有些颤抖，“但臣有些不放心的，冒死做了个决定。臣通过家中在军中的关系，悄悄借了两名精锐探马，让他们跟踪司马侍郎！”

内东门小殿内，突然间无比的安静，每个人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结果，臣发现，司马侍郎仍然在调查潘照临。也就是说，司马侍郎觉得潘照临仍有可疑，只是他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刻意没有让臣知道。”

“这是正常的吧？”赵煦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的确是正常的。”但曹谡的声音仍然在抖，“但是，但是……”

“但是什么？”

“昨天晚上，司马侍郎去了鄢陵县的白鹤观，臣的人看到了潘照临的一个随从出入观中，还带回来几个人的画像，其中一人是……是以前经常出入雍王府的一名道士李昌济！”

“雍王？”赵煦越发的惊讶，“李昌济又是什么人？”

“据臣所知，李昌济是当年雍王的重要谋主，石得一之乱后，他便不知所踪……”曹谡说着这些事情，背上冷汗直冒。

“石得一之乱！”赵煦腾的起身，“你是说，潘照临和那个李昌济有勾结？”

“并非如此，臣派去的人回报，似乎那个李昌济，是被人软禁在白鹤观……”

“被人软禁？”赵煦有些莫名其妙，只觉得整个事情非常的复杂，头绪越来越多，但却一团混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潘照临怎么会和当年雍王府的扯在一起，而曹谡的意思，又是潘照临将对方软禁。“这李昌济身上有何秘密？还是他和潘照临有何故旧？否则，不是应当将他举报官府么？”

“此非臣所知。”曹谏也是不甚了了，“臣只是据此推断，潘照临并不简单，他也不是闲云野鹤独自一人，而司马侍郎会继续暗中调查他，说明他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更多的疑点……”

“而臣这边，除此事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和潘照临有关——三天前，负责监视周国使者的亲从官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周国使者曾数次见过潘照临……”

“这有什么可疑的么？诸侯国交好贿赂大臣左右亲信，不是很平常么？”赵煦语带讥讽没好气的说道。

“这本来是很平常。只是，只是，臣突然想起了一桩陈年秘辛……”

“陈年秘辛？”赵煦奇怪的看着曹谏，突然想起了对方的身份——他是曹家子弟，曹彬的后代！

“当年欧阳修修成《新五代史》，提到周世宗之子熙让、熙诲时，称不知其所终，臣当年一时好奇，便追问家父熙让、熙诲下落，家父告诉臣，太祖陈桥兵变后，赵韩王^[1]欲尽诛恭帝以外周世宗诸子，太祖仁德，不忍，于是将熙诲交由越国公卢琰抚养，改姓卢氏，而将熙让交由郑王潘美抚养，改称潘氏，并称潘美为叔。后熙让及其子皆在本朝为官，至真宗皇帝时，真宗对其都格外优容，只是后代不才，其家族便渐渐没落，此事开国诸臣，大抵知晓，只是牵涉太多，各家通常都不会对外宣扬，故此世人知之者甚少。到欧阳修时，这些秘辛，更是没几个人知道了。”

“潘美……周国……潘照临……”赵煦惊讶的望着曹谏，“你是说……这应该只是巧合吧？而且，我赵家对柴氏不薄，纵然他果真是周

世宗后代……”

“的确，即便潘照临确是周世宗后裔，也不能说明他就心怀叵测。但司马侍郎经常对臣等说，偶尔发生一两件巧合可能是巧合，但若同时发生三四件巧合，那就绝对不可能是巧合。潘照临身处嫌疑之地，他的身世若还藏着如此大的秘密，纵要说他清清白白，恐怕也难以让人相信。臣调阅了所有关于潘照临的资料，他的父母身世，无人知晓。但这件事情，他却瞒不住，有人肯定知道？”

“石越？”赵煦脱口而出，但马上摇头，“石越多半并不知情，倘若潘照临真是周世宗后代，他图谋必大，以石越的身份，和他牵涉毫无好处。除非石越在熙宁之初刚认识潘照临之时，就有谋反之心。但这么多年，他屡次掌握兵权，若早有反意……这根本不合情理。”

实际上，在石越自解兵权回京后，赵煦已经彻底不相信石越有什么谋反的意图了，他之所以还要暗中彻查安平一案，担心的正是石越左近之人有非份之想。只不过，这些话，他没必要对曹谡说。

而曹谡也根本不敢接关于石越那一茬的话，低头说道：“臣说的不是左丞相，而是周国公和他的特使。”

“他们……”赵煦摇头道：“就算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敢承认的……”

曹谡壮着胆子说道：“若是陛下亲自给特使压力，同时亲口许诺不追究周国公……”

“你觉得周国有牵涉其中么？”赵煦突然问道。

“现在还无法确定潘照临的身份，不过，臣觉得，就算被臣不幸言

中，这对周国公也没有半点好处……”

“倘若被你说中，那潘照临所谋划的事情……简直无法想象！”赵煦呵呵冷笑，“潘照临这样的人物真要发起疯起来，谁能又保证可以置身事外？周国公！呵呵！石越的事还没有了，又要扯上柴家么？”赵煦想起太庙里的那块誓碑，顿时一阵头大。

这又是一桩只有宋朝皇帝才知道的秘密——在宋朝的太庙中，有一间夹室，里面立了一块石碑，平时用黄布盖着，进去打扫的内侍，都必须是不识字的。每位皇帝在继位之时，都会由两个不识字的小黄门领着，进入其中，跪拜恭读碑词。那块石碑上，刻着宋太祖留下的三条遗训——“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石越的事情已经够棘手了，又扯上了当年的雍王与石得一之乱，现在难道又要扯上柴家？

但曹谏却不知道宋太祖誓碑的事，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直觉，潘照临就是周世宗的后代。而一切事情，都与此有关。所以，现在是解开一切谜底的好机会，在他看来，周国是个软柿子，如果潘照临真的有特殊的身世，只要皇帝肯定对周国公和周国使者恩威并施，他们肯定会为了周国的社稷考虑，抛弃潘照临求自保。这也是他来求见皇帝的原因，曹谏为此赌上了自己的前程，如果他的直觉是错的，他的后半辈子，估计都得在闲职上度过了。但对曹谏而言，他的机会本就不多，既然面前出现了，他就绝对会不顾一切的抓住。

“安平一案扑朔迷离，臣以为，周国也许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突破

口……”曹谏努力的游说着赵煦。

但这却让赵煦生起无名火来，“证据呢？朕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以为仅凭朕施点压力，周国使者就会哭着喊着向朕求饶吗？”

“陛下，这样的案子，这样的对手，不到一切水落石出之时，不会有证据，最多也就只有线索！”曹谏颤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凭着这点线索，朕没办法轻易将一国诸侯扯进来！”

曹谏咬了咬牙，“若是陛下不肯将周国牵扯进来，那么臣斗胆，请陛下允许臣率人突袭白鹤观！潘照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软禁李昌济，李昌济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是职方司郎中！这种事情，你自行判断！”赵煦疲惫的挥了挥手，决定结束这次召见，他径直走下御床，头也不回的走出内东门小殿，留下独自一人跪在殿中的曹谏。

殿外，突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

狂风暴雨，长松摧折。开封府鄢陵县白鹤观的山门外，一袭白袍的司马梦求手持油伞，轻叩观门。

观门“吱呀”打开，看门的道童没想到这样的天气，还有人前来，口里一边嘟囔着：“谁啊？”抬眼看见司马梦求的风姿，一时竟是呆住了。

司马梦求微笑着看了道童一眼，温声说道：“这位小道长，还烦替

我通传一声，便说故人司马梦求求见。”

“不敢。”道童下意识的谦逊了一句，忽然惊悟过来：“司马梦求？你是司马侍郎？”

司马梦求微笑点头，笑道：“看来这白鹤观果然不寻常，连一个看门的童子，也知道在下的身份。”

他说话之间，那小道童连伞都来不及打，就顶着大雨，朝着大殿后面跑去。

这白鹤观规模不大，不一会，一名身着黑色道袍的青年便打着伞不紧不慢的迎了出来，见着司马梦求，眼中微现惊讶之色，却没有半点失礼之处，朝司马梦求行了一礼，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式，道：“侍郎，请。”

说罢，自己在前面带路，引着司马梦求进了观中，一路绕过大殿，来到大殿后方的一排厢房前，倾盆大雨之中，雨水自厢房的屋顶飞泄而下，仿佛给厢房挂上了一道水帘。随随便便穿了件灰色道袍的李昌济早已在其中一间厢房前相迎，见着司马梦求，隔着水帘长揖一礼，笑道：“无上天尊，不料今日竟能得见故人。”

雨中的司马梦求也优雅的回了一礼，笑道：“意外的应该是在下才对。”

宛如真的是故人久别重逢，李昌济言笑晏晏的将司马梦求请入一间厢房，两人隔了一座茶台对坐，一名黑衣青年进来奉上茶点，便轻轻退出房间，房间之内，只留下司马梦求和李昌济二人。

司马梦求没有动茶台上的茶水点心，一直打量着李昌济，说

道：“在下冒昧打扰，实是心中有太多的疑惑，还望先生能为在下解惑。”

“你能找到此处，所谓的疑惑，解与不解，其实已不再重要。”李昌济悠闲的喝着茶，一面笑着回答，“别人的事情，我不能替人回答你。我的事情，只怕你也没什么兴趣。”

“能够知道先生的事情，梦求便已感激不尽。旁人的事情，便如先生所说，我自会去问他本人。”

“原来如此。”李昌济饶有兴致看着司马梦求，笑道：“司马纯父，果然与众不同。不知足下想问什么？”

“世人皆道当年先生是雍王的谋主，在下想请问先生，八年前的事，究竟雍王是先生的主公，还是先生的棋子？”司马梦求看着李昌济眼睛，缓缓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不愧是司马纯父！”似乎是没有料到司马梦求首先追问的竟然是这个问题，李昌济脸上闪过唏嘘、伤感之色，但他马上恢复正常，决然的说道：“当年的事，雍王是无辜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这些左近之人，瞒着雍王，妄图非份之福……”

“八年过去了，先生对雍王，还是忠心耿耿啊！”

“到了这个份上，我还有何必要虚言欺瞒？”李昌济叹息道。

“空口无凭，先生这样说，我也很难相信。”司马梦求笑道，“而且，倘若雍王真的不过是先生的棋子，不是应该将罪责推给雍王才合理么？棋子本身就是可以随时牺牲的，哪有棋手替棋子担罪的道理？”

“看来，纯父还不知道我的身份。”李昌济慢悠悠的喝了一茶，才轻描淡写的说道：“我其实是南唐之后。”

“李后主？”司马梦求倒是真的惊讶了，但却仍有点疑惑：“李后主只有一个儿子活到成年，他儿子也只要一子，他孙子无子，只有一个女儿……此后虽有过继之后代，却不过是为了使其祭祀不绝，并非真正的直系后裔，足下……”

“李煜……呵呵，纯父不愧是主管职方司的兵部侍郎，对这些亡国之后的情况，倒是知道得很清楚。”李昌济自嘲的笑了笑，“旁人不知虚实的，听说我是南唐之后，也会想当然便以为我是李煜之后……呵呵！谁又会知道，我其实是元宗长子文献太子之后！”

“文献太子？”这可真是司马梦求怎么也想不到的。文献太子李弘冀，是后主李煜的长兄，也是南唐元宗李璟诸子最有军事才能的一位，堪称智勇双全，因为与其叔父皇太弟齐王李景遂争位，断然毒杀李景遂，得罪了迂腐的李璟，最后离奇而死，南唐的皇位才落到了李煜手中。若南唐是由李弘冀继位，赵匡胤要实现他先南后北的战略，混一天下，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但仔细想想，也正因为李昌济是李弘冀之后，才会心有不甘吧？若他是李煜的后代，亡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有什么好不甘心的呢？

“纯父兄明白了吧？”李昌济苦涩的笑道，“所以我才有光复之志，雍王不过是被我利用而已。”

“原来如此。”司马梦求点了点头，“先生还真是一片苦心，宁可告诉我这样的秘辛，也要保护雍王。不过先生放心，如果需要上呈朝廷的话，我会按先生所说的来写。”

李昌济无奈的摇了摇头，但他也知道，想要骗过司马梦求这样的人，本就是极难的。对方既然有此许诺，他也可以满意了，当下朝司马梦求郑重行了一礼，道：“多谢纯父。”

司马梦求受了他这一礼，站起身来，问道：“在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先生在此，虽受礼遇，但应当不是自愿吧？”

李昌济默然。

“不愿意杀你，又不能放你去雍国，看来，先生是真的知道潜光兄的大秘密呢……”司马梦求似是自言自语的笑道，又朝李昌济行了一礼，翩然离去。

厢房之外，风雨更急了。

司马梦求离开白鹤观几个时辰后，正是鄢陵县城之内华灯初上的时分，大雨滂沱之中，数十名职方司亲从官，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骑着快马向白鹤观疾驰而去。

到了山门之后，众人熟练的分兵两路，一队人向两边包抄，将白鹤观包围，曹谏则领了十余人下马，一脚踢开观门，闯进观中。

但观中的情形，却让曹谏的心沉到了海底。

触目所见，是一具具服毒自尽的尸体，整个观中，已无一个活人。

他走到李昌济的尸体前，满腔愤怒无处发泄，突然拔出佩刃，大吼一声，一刀砍在旁间的一具古琴之上，古琴被劈成两段，琴弦裂断的铮

铮之声，响彻道观。

[\[1\]](#). 赵普。

五天后，三月二十六日，早朝之后。

崇政殿内，赵煦一边批阅奏章，一边听着庞天寿的报告。

“那个李昌济死了？”

“是的。”

“五天前的事？”

“是的，曹谏上表请罪，称他追查了五天，但线索全部断绝，没有任何收获。”庞天寿小心翼翼的禀报着，“他去过白鹤观的事情，应该瞒不住司马梦求，司马梦求多半已经知道曹谏在跟踪他……”

“白鹤观十余人，全是服毒自尽？并非遭人杀害。”赵煦又问道。

“经核验，十余名死者，皆无被强迫的痕迹。”

“潘照临真乃奇士。”赵煦赞叹道，“不过，这也算是不打自招了。”

“但不管怎么说，证据没了，线索也断了……”

赵煦却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你敲打下曹谏，没有朕的旨意，不

许他去打周国使者的主意。”他将手里的朱笔丢到案上，叹道：“牵涉诸侯国，特别是周国，事情必然闹大，现在朝廷一摊子事，不能再扯上这个麻烦。”

“奴才领旨。”庞天寿低眉顺目的答应着，不敢接后面的话。

但赵煦却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石越真的不是好相与的。一面盯着门下后省新制的事不放，天天问下朝议的事情，非但如此，他还又上了一个奏章，请求朝廷选派官员，在中书省增设两个编修所，由户部尚书与刑部尚书任提举，分别修定民法诸典与刑法诸典，以后县令只能裁判民法诸典案件，刑法诸典案件由提刑使另遣属员审理，县令只有监督之权……他还真是不消停！按说不应该先集中精力于门下后省新制，以免分散重点么？”

庞天寿低着头，不敢说话。

“他这主意一出接着一出的，连许将、李清臣都觉得他多事，更不用说范纯仁、吕大防诸人，你说说，咱们这位石相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奴才不敢妄议朝政。”庞天寿吓得声音都发抖。

“偏偏这次，不管是朕还是两府宰臣，都不好意思再驳他面子，毕竟他好歹也是朝廷的左丞相，又是刚刚在河北立下不世之功回来，还办了宣仁太后山陵使的差，怎么算都是劳苦功高，可一回朝廷，一个门下后省新制，就碰了一鼻子灰。再提这么一个事情，虽嫌多事，但夺县令之权，重提刑司之任，也不算大事，依本朝制度，牵涉刑罚之事，县令本来也没多大权限，不少案子，都是各县在越权断案，听说冤假错案也实在不少……大家都觉得石越上这么一事，只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再

要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未免过份，只好且顺他意一回。他这事情倒是不大，可琐碎得紧，又赶上北伐这当口，他这是故意给许将和李清臣找事情做么？”

宋朝党争之中，故意用繁剧琐碎的事务为难政敌，让政敌出丑，是极为常见的手段之一，也怪不得赵煦会疑心于此。

“但朕总觉得，此事不是那么简单……”

“此事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政事堂内，值日的吏部尚书吕大防一边批阅各处送来的公文，一面和礼部尚书安燾、尚书左丞梁燾、尚书右丞张商英聊着天，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之意，“石子明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本来还奇怪，以他的性格，怎么会递什么门下后省新制札子，原来是为了修什么民法诸典、刑法诸典。若不是此事于民有利，他真以为我会不好意思驳他面子么？”

梁燾还是不敢相信，道：“子明相公乃是左丞相，门下后省新制被驳，也是大失脸面的事，为了这什么法典，何至于此？”

“脸面？呵呵！”吕大防讥道，“你以为石子明很看重这东西么？熙宁以来，他每次要弄点什么新花样，何曾似上门下后省新制札子这样直来直去过？他的札子呈上朝廷之前，私底下早就已经说服了皇上，说服了两府诸臣，只有范尧夫那样的实诚君子，才会相信他是喝了一顿酒灵光一现弄出来的……”

声音传到正在另一间房里召见几名地方官员的范纯仁耳朵里，范纯

仁起身将门关了，权当自己从没听说过这番话。

安焘见此情形，忍不住发笑，接话道：“此事若是旁人，我不会相信，若是子明相公，他玩一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不无可能。”

张商英领悟了其中三味，在旁击掌赞叹：“若真是如此，实是妙招。先提一案，被驳回后，利用大家的愧疚亏欠之心，马上再提一案。不错过任何机会，连失败都能利用到极致，真不愧是子明相公！”

“石子明又不在此处，天觉何必如此？”吕大防不屑的嗤笑道。

“微仲公成见太深，自是难以领悟其中益处。”张商英可不是好相与的，马上反唇相讥：“昔日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吾辈士大夫，本来就不应该过于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苟能有利于国家，区区脸面，又算得了什么？此正是微仲公大不如子明相公之处也！”

一番话说得吕大防哑口无言，但他的确是比不上石越，这是无法强辩的，胀红了脸半晌，只能哼了一声，斥道：“巧言令色，鲜矣仁！”

左丞相府。

湖心水榭之中，白色纱帘之后，石蕤素手轻调，正在弹奏着一曲《醉翁吟》，这首由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衍生创作的琴曲，是此时非常流行的曲目，深受人们的喜爱，连苏轼都曾经重新给它填词。不过石蕤的琴技还是颇为生疏，她的年纪，也领会不到那种士大夫“适于山水之间”的志趣，也就是刚刚能将一首曲目弹奏完整的水准。

而在座听琴之人，是皇帝赵煦之下，大宋朝位极人臣的三人——仅存的三个辅政大臣，这三人中，除石越外，韩维、韩忠彦都有极高的艺术鉴赏水准。听着这刚刚入门的琴声，韩维、韩忠彦比起听孱杂乱耳的噪音都要难受，但看到石越闭着眼睛，一副如痴如醉陶醉于琴声之中的模样，二人也只好礼貌的装出欣赏琴技的样子来。

好不容易熬到一曲终了，石越热烈起身的鼓掌，二人心里好笑，却也身不由己的跟着起身，一起鼓掌，口里还完全不受控制的说些言不由衷的夸赞之辞。幸好此刻水榭之中再无他人，否则，嘉乐长公主精擅琴艺的名声，恐怕用不了一天，就会传遍汴京——其实眼下的情况，也同样难以确保类似的情况不会发生，这完全要看石越的节操，而对此，二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石蕤在三位辅政大臣的掌声中，抱着琴出来致谢，很喜欢收藏名琴的韩忠彦一眼就看出她怀中抱着的，竟是前唐开元制琴名家雷威所制的名琴“九霄环佩”，他嘴角忍不住一阵抽搐，只觉明珠暗投，莫过于此。

但他没想到，还有更让他难受的事情出现——只见韩维言笑晏晏的夸赞着石蕤的琴技，然后轻轻击掌，一名随从抱着一张灵机琴走进水榭，韩维接过琴来——那竟然是仁宗时斫琴名手卫中正卫道士的作品——韩忠彦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它被送到了石蕤手中。

直到石蕤喜滋滋的抱着韩维送的礼物告退，韩忠彦心中，还是颇觉怅然，他语带欣羡的说道：“子明生了个好女儿啊！”

“就是顽皮了一点。”石越虚伪的谦逊着。

韩维却是误会了韩忠彦的意思，叹道：“可惜我家没有这个福份。

不过，日后有得子明头疼，我们这样的人家，要找门好亲事已是不易，原本还可以指望榜下择婿，看看能不能遇到个少年得志的进士，但令爱竟被赐了公主封号，这下子，连进士都难找了。”

石越原本没有想到这节，此时被韩维这么一点，竟是愣住了，醒悟过来后，不禁忧形于色。

倒是韩忠彦想得开，笑道：“找个进士女婿有什么好？游宦半生，跟着到处奔波，不知要吃多少苦，令爱又用不靠着人家受封荫。倒不如挑个不想当官的，只要出身名门，勉强配得上令爱的身份就行。一生富贵，还不用卷入朝中的苟且事中，那才是神仙日子。”

“师朴说得有道理。”石越转忧为喜。

“儿孙自有儿孙福。可惜你我三人，陷在这朝中的苟且事中，是出不来了。”韩维笑着摇头，“子明，你说吧，你究竟在打的什么主意？北伐这么大的事，耶律冲哥这么大的麻烦，你不去操心，却在搞什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

“实非蓄谋。”石越笑道摇头，“只不过是门下后省新制碰了一鼻子灰，我想着这么大的亏，不能白吃，怎么也得捞回来一点……”

“你当自己是市井小贩么？”韩维笑骂道。

“总是一件好事。若是平时提出，朝中只怕得吵上两三个月也不见得有结果。”石越笑道，“不瞒持国、师朴，此事是我思虑已久想要做的事，当年提举编修敕令所，就已有想法，原本以为根本没有机会了。没想到，竟会有柳暗花明之日……”

“你让许冲元、李邦直主持此事，也是故意的？”韩维问道。

石越点了点头，“此事并非一朝一夕能做成的，眼下朝廷只是编撰法典，真正难的事情都在后头。许冲元、李邦直都是皇上面前的新贵，我将事情交到他们手里，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麻烦事，但待到太平无事之时，却算得上一桩大政绩，算是白送一件大功劳给他们。日后我若不在朝中，也不至于人亡政息。”

韩维和韩忠彦相互对视一眼，和其他人一样，二人对这件事其实也并不是太关心，便如赵煦所说，宋朝制度与历代不同，县令在刑事案件上权限本来就很很小，也就是能审理一些治安案件，稍大一点的案子，只有州府一级才有权限审理，虽然因为宋朝广泛采用判例法，导致经常有县令援引汉唐先例，越权的事也时有发生，但那毕竟是少数，也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二人看来，石越的方案，其实只是进一步的理清地方官员的权责，清理旧弊，编撰诸法典，也不过是比过往的编修敕令前进了一步，成体系的法典能帮助大部分素养不高的地方司法官员更好的理解、执行法令，提高他们的治理水平……也就是说，石越这次的方案，和门下后省新制不同，不是试图推倒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完善，这符合旧党一贯的思路，也易为旧党所接受，而促进司法专业化，同时又是新党自王安石时代开始，就在追求的改革方向，虽然石越改革的方向和新党完全不同，但同样也是新党可以认可的行为——如此调和新旧两党的政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条道路，则正是典型的石越风格。因此，虽然韩维和韩忠彦都隐隐觉察到石越的方案背后，可能还藏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而害怕全新的事物，认为新的事物背后总伴随着巨大的未知风险，但对于修补旧事物，却很容易感到放心，因为他们觉得那始终是自己熟悉、了解的事物……因此，只要不触犯到自己的利益，在这方面妥协，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

韩维和韩忠彦的关注点，自然而然的就转到了石越“日后我若不在朝中”的话题之上。

韩维悠悠叹道：“子明果然已有归隐之志，现在便在为日后做打算了。”

石越毫不介怀，笑道：“这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范尧夫也和我差不多，日后朝廷，便要多赖师朴了。原也瞒不过持国——现在我就是趁着皇上有求于我，尽量多塞点私货。这种日子可不会太多，一旦康时他们攻下范阳，皇上的态度就会转变。”

韩忠彦惊讶的问道：“子明已料定唐康他们能攻取涿州？”

“一半一半吧。”石越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他的怀疑：“从辽军的表现来看，我有些怀疑辽人在山前主事的，并非耶律信，而是辽主或者萧岚。辽主与萧岚虽皆非无能之辈，但面对慕容谦、折克行、吴安国，终究还是要稍逊一筹的。”

“那就是说，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很大？”韩忠彦不由得兴奋起来，“只要攻下涿州，北伐诸军就能在山前有个可靠的据点……”

“纸上谈兵，又岂足为凭？耶律冲哥随时可能回师山前，还有个不知动向的耶律信，纵使攻下涿州，还有析津府这座易守难攻的名城……此时恐怕没人能预料到未来的胜负。”石越摇头给韩忠彦泼了一盆冷水，“但北伐之成败，关键的节点可能是在攻克涿州之后。”

“这又是为何？”韩忠彦对石越的意见，显得极为重视。

“因为攻取涿州之后，前面就是析津府。从皇上到朝中诸公，到幽蓟宣抚使司，到北伐诸将，所有人的心态，都可能发生巨大的转变，甚

至对面的辽人也是如此……此前的作战方略，都可能重新调整，而是对是错，却难以判断。”

“原来如此。”韩忠彦长叹一声，道：“不瞒子明，我请持国相公来你这相府，就是想和二位商议，攻下涿州之后，该如何进止……”

石越大吃一惊：“涿州真的被攻克了？”

“暂时倒还没有。”韩忠彦摇头道：“不过，我昨晚得到的消息，因为唐康时与陈履善在涿州城下各自为战，互相指责，章子厚有点沉不住气了，已令种师中率龙卫军前往涿州增援，阳信侯随后也亲自率领云骑军护送着大批粮草前往涿州，接掌指挥权。章惇上札子说，他已经准备妥当，一旦攻克涿州，就将尽起大军，观兵析津府，趁耶律冲哥回师之前，凭借优势兵力，集中火炮，以迅雷之势，攻取析津府。”

“这哪是因为康时和陈履善不和，章子厚还是在担忧耶律冲哥！他只是要面子！”石越叹道，“师朴准备如何回复他？”

“王处道坚决反对，但枢密会议意见不一，故此我才来向二位问计。”

韩维摇头笑道：“北伐之事，还是要问子明的意见。”

石越沉吟不语，过了一会，正待开口，忽见石鉴领着一名内侍脚步匆匆的走来。便见那名字内侍走进水榭，向石越、韩维、韩忠彦行了一礼，道：“韩侍中、石相公、韩枢密，官家召见！”

“诸卿！诸卿！”崇政殿内，小皇帝赵煦意气风发，就差手舞足蹈了，自耶律冲哥大破粘八葛、克列部，高丽军队疑似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汴京以来的压抑、紧张的情绪，更是一扫而空。他的目光扫过殿中一众大臣，喜不自胜的宣布：“刚刚传回捷报，昨日唐康、慕容谦，已率部攻克涿州城！北伐大军的前面，就是幽州城，也就是辽人的所谓析津府了！”

顿时，崇政殿内，除石越、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几人还能稍稍控制自己的情绪，其余大臣，脸上都情不自禁的露出惊喜交夹之色。众人一齐向赵煦道贺：“此全赖陛下威德，播于四夷！”

赵煦高兴的摆摆手，矜持的说道：“攻下涿州虽是喜事，但此时称贺为时尚早，待到攻克幽州，收复山前诸州，再与诸卿同贺不迟。”

说罢，他目光复杂的望向石越，道：“当日子明丞相对朕说，涿州之事，尽可信赖慕容谦、折克行、姚雄、吴安国诸将，相公识度，果然过人啊！”

“陛下谬赞了。”石越微微欠身，谦声回答，心里面却是在忍不住叹息。

赵煦的感慨是有原因的，宋军出乎意料的迅速攻取涿州城，的确便是慕容谦、折克行、姚雄、吴安国四将之功。

耶律冲哥大破粘八葛、克列部的消息传到幽蓟后，坐不住的人，不止是章惇、田烈武。章惇借口唐康与陈元凤不和，不仅让种师中率龙卫军增援涿州，更让田烈武亲自率云骑军以护粮的名义前往涿州，但是，不用说田烈武，连种师中的龙卫军尚在路上，涿州便已被攻破。

因为唐康与慕容谦诸将，比他们更加担心耶律冲哥自山后杀出，抄了自己的后路。

屯兵涿州城下的唐康等人，一开始并不想为涿州城付出太大的代价，他们也很清楚，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而他们手里的军队，是他们建功立业最大的筹码。因此，唐康等人很抗拒正面蚁附攻城，尤其是陈元凤、王光祖父子率部扎营涿州城外，更让唐康一门心思的打起了他们的主意，他一时威逼，一时利诱，坑蒙拐骗，手段用尽，就是想哄骗陈元凤去打主攻。

但陈元凤是什么人，横塞军又是什么样的军队？不是他们不肯上当，而是实在没有上当的胆子！不管唐康手段用尽，陈元凤都不为所动。他让宣武二军和横塞军在涿州城外扎起坚实的营垒，又让骁骑军各营轮流巡逡于涿州与雄州之间，遮护粮道，每天从容不迫的垒着土山，擂响战鼓，声势极大，但其实就是吓人而已。

一开始，负责涿州防务的萧忽古还有点担心他们，每天严阵以待。但时间一长，连萧忽古也看出了攻城宋军之间的矛盾，知道城东的这支宋军并无真正的威胁，只需集中精力对付城西的那支宋军就好——在城西主持攻城的慕容谦，虽然没有发动过正面强攻，但给辽军的压力却是

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又是垒土山挖地道；又是试图截断涿水，利用春汛水淹涿州城；时不时还会发动夜袭，趁着夜色偷偷派小股部队摸上城墙；还有无耻的骚扰战术，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就鼓角齐鸣，搞得辽军连觉都睡不安稳；更有好几次，他还让宋军冒充辽军援兵在凌晨赶到城下，想要赚开城门……再加上吴安国部在涿水以北的活动几乎切断了涿州城与外界的联系。涿州辽军面对这支宋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真是一刻都不敢松懈。

因此，萧忽古自然而然的，将防守的重心，倾向了城西的宋军。

耶律冲哥的消息传到唐康军中之后，因为对这位大辽名将的忌惮，慕容谦下令姚雄亲自率领横山蕃军右军近万步军，断然发动了正面强攻。虽然这几次强攻都被辽军艰难击退，但横山蕃军的红底白尾鹞战旗，还是让涿州辽军望之胆寒。

无法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宋军为何突然就开始不顾伤亡的强攻，接连几天的强攻，让萧忽古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对抗横山蕃军的强攻之上。

至于城东的宋军，基本上已经被他们忽视了。

然而，就在三月二十五日，当城西的横山蕃军再度集结，发动强攻之时，城东的“横塞军”也开始出动，配合攻城。之前与横塞军有过几次试探性交锋的涿州辽军，根本没将这支部队放在眼里，以为这和以前一样，不过是城东宋军迫于同僚压力的一次佯攻。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次在城东攻城的宋军，是穿上了横塞军战袍、打着横塞军旗帜的飞骑军与河东蕃骑，折克行麾下的这支残部，虽然已经没有了战马，但是其作战之凶悍程度，即便是横山蕃军也要甘拜下风。准备不足的辽军，面对

这支折家军的强攻，仅仅一次擂鼓，就被攻上城头。

而在城墙上的白刃战中，这支噬人野兽一般的折家军，更是让辽军胆战心惊。随着飞骑军与河东蕃骑在城墙上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极为擅长观察形势的陈元凤也果断下令真正的横塞军与宣武二军加入战斗。

让人意想不到的，在折家军凶悍的攻击下，勉力抵抗的城东辽军完全已经失了方寸，眼见又有一支穿着同样战袍、打着同样战旗的横塞军加入战场，假李逵在他们眼里，也变成了真李逵，辽军的士气，顿时溃散，东城几乎是瞬间失守。

眼见兵败如山倒，萧忽古亲自统率的城西辽军主力也跟着溃败，大势已去的萧忽古下令在涿州城内，点起早已准备好的火堆，然后率军向北突围，涿州城内火光四起，进城的宋军忙于救火，无暇追击萧忽古，让其得以从容逃往析津府。

宋军就这样，攻取了涿州城。

但便如石越所说的，涿州城的易主，对于北伐的宋军也好，对于防守的辽军也好，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攻取涿州城后，唐康、陈元凤、章惇分别遣使告捷，三人立场完全不同，描叙的过程与侧重点，自然也是大相径庭。唐康站在自己的立场，不免要夸大萧忽古与涿州辽军的实力，然后盛赞慕容谦指挥得当，姚雄、折克行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吴安国深入敌境智勇双全……然后顺便抨击陈元凤、王光祖父子胆小怯战，隐射章惇自私自利、处事不公诸如此类。而陈元凤的重点，则是自己屡为唐康所迫，但相忍为国，顾

全大局，并不计前嫌，最终在攻克涿州城的战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他也不会忘记顺便给章惇上一回眼药。至于章惇，他身为北伐最高指挥官，自然毫不客气的将胜利的关键归功于自己，并且暗示涿州辽军本就不堪一击，之所以迟迟未能攻克，主要原因还是兵权分散，唐康和陈元凤互相观望云云。

三份捷报三种说法，但胜利可以掩盖一切问题。攻取涿州，击败的还是萧忽古这样的北国宿将，耶律冲哥带来的阴霾被冲散了，自赵煦以下，大宋朝廷中，再次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气氛。耶律冲哥的胜利，只能证明粘八葛、克列部的弱小，在强大的宋军面前，辽军的战斗力不过尔尔。当宋军认清真来的时候，就算萧忽古这样的宿将，依托涿州的城墙，也是不堪一击。

就算是依然保持冷静的那部分人，也不免怀疑是否耶律冲哥带走了辽国宫分军中的精锐部队，否则，涿州不应该如此快失守……惟有石越坚定的认为辽军仍然是劲敌，但是，远在汴京的他，也无从判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辽军采用的策略，真的是在山前拖住宋军推迟决战，由耶律冲哥率精锐部队先行扫清后患，再回师与宋军决战？

石越本来也不是什么军事天才，他拥有的，只是丰富的经验。但他的经验没办法让他猜到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能让他清楚意识到，他和小皇帝赵煦的关系，将再度变得微妙——赵煦一旦觉得北伐进展顺利，他对石越的依赖，就再度降低了。

果然，石越和赵煦的关系，几乎是在迅速的冷淡下去。

谈不上过河拆桥，北伐还没有尘埃落定，赵煦还要维持和石越的关

系，以便不时之需。但是在某些事情上，赵煦觉得已经没必要再纵容石越，比如门下后省新制下朝议之事，赵煦便直接决定留中，他再度借口北伐进行到关键阶段，拖延对此事的讨论。

但石越却不依不挠，照旧不断的上奏章给赵煦施加压力。

这并非石越不愿意妥协或者不识好歹，而是他已经看透，他和小皇帝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甚至说在私人感情方面，两人之间还是有点互相欣赏的。但是，他们有各自的政治利益，所以，不管他怎么做，他们之间的实质关系也不会变好，同时，他们之间的表面关系也不会变坏——他和小皇帝之间，是真正的结构性矛盾，新君与前朝宰相之间，是不可能水乳交融的。赵煦受制于种种原因，必须对石越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尊重，在有求于他的时候，还会特别热情，但只要有一点点机会，赵煦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削弱石越，降低他的影响力。

回朝之后的石越，已经很快适应了这种全新的君臣关系，因此，他毫不在意的持续向赵煦施压，这显然不会让赵煦感到高兴，二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很微妙。

而与此同时，章惇开始大举进兵，他下令云翼军、威远军、骁胜军、铁林军、宣武一军、环州义勇、雄武一军、神卫第十营、第二十营诸军自雄州、保州两道并进，前往涿州集结，并将手里能抽调的所有火炮与炮手全部补充进神卫第十营与第二十营，只在雄州留下镇北军、重建的拱圣军、神射军残部以及河北诸镇厢军、巡检驻守，保护粮仓。

得知这一消息后，石越立即请求赵煦下诏给章惇、田烈武，严令其不得轻率冒进，提醒二人从雄州到析津府有一段漫长的距离，即便有涿州做为中间的支撑，也同样需要特别注意防护粮道，建议他至少分出两

支精锐骑军驻守涿易，保护侧翼。

但许将却认为大军在外，利在速战，辽人自熙宁以来刻意经营析津府，这座北国名城本就难以攻克，应该利用耶律冲哥大军不及回师的时间，打一个时间差，集中兵力争取迅速攻克该城，完成对整个山前地区的控制，否则，一旦耶律冲哥率军回师，北伐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对宋朝的财政极为不利。他用石越的话来反驳石越，要求给章惇自由裁量之权，朝廷不宜随便指手划脚，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

许将的担忧不无道理，朝中大部分宰臣也因为财政原因，赞同冒一些“有限的风险”。赵煦也希望北伐能速战速胜，质疑石越是否过于保守。

但石越坚决反对章惇在攻克涿州后突然改变策略，由之前的稳打稳扎，变得急功冒进，认为不应该轻易受到耶律冲哥或者涿州之战结果的影响。他同意尊重章惇的指挥权，但要求章惇向朝廷详细解释他做此决策的真实原因。

不说石越左丞相的身份，仅仅是他的履历，就足以令他对北伐的策略拥有旁人无法置疑的话语权，赵煦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旨，询问章惇原因。

使者在汴京与涿州之间不分昼夜的接力疾驰，传递信息。

因为从河北到辽国的南京道，都有非常出色的官道驿传系统，这也让汴京和幽蓟宣抚使司之间的沟通变得顺畅不少，中午颁下的旨意，最快在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章惇的回复。

章惇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他根据在山前地区活动的探马收集的

情报判断，自河北败退后，辽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权力更迭，耶律信已被罢守东京道，高丽军队之所以遭遇大败，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遇到了耶律信这样的名将。而且燕地还有传说，称辽主自南征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意气消沉，已经返回中京。此时辽主在中京，耶律信在东京道，耶律冲哥则仍在西京收拾残局，在南京道主持大局的，是外戚萧岚。章惇认为这是上天庇佑，是送给大宋的机会，天子弗取，必受其咎。故此，他决定趁辽主重新振作、耶律冲哥回师之前，聚集最精锐的力量，迅速的攻下析津府，抵定大局。

对于北伐，章惇也有自己的理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持久战，认为屯聚大军于幽州坚城之下，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根本不是什么万全之策。从雄州到幽州城漫长的补给线，他在涿、易之间部署再多的军队，也难策万全，被动的防守没有出路，就算建起甬道也不能让粮道绝对安全，辽军甚至可以绕过涿、易，攻到宋朝境内的保州、定州。这是天然的劣势，不可能因为外力而扭转，解决办法只有三个，要么进攻的宋军在兵力上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要么调动精锐骑兵主动出击，率先找到正隐藏在某地等待机会的辽军骑兵，或者设计将其引诱出来决战，彻底破坏辽军的机动力；要么就是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谋求迅速攻克幽州城。

章惇认为前两个办法要么不现实，要么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而第三个办法，在火炮出现后变得有可能实现，因此，这本来也是他早就在暗中谋划的方案，并非临时改变方略。他宣称他的战法，完全符合兵法“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精神，并且反问宋廷，反正要冒险，为何不选择对宋朝来说利益最大的冒险呢？

章惇的解释成功的说服了汴京君臣，自赵煦以下，人人都大受鼓舞，众人几乎一致认为，现在的局面，的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石越原本对章惇的情报来源仍有怀疑，但他还没来得及提出质疑，韩忠彦便已经将他“料事如神”，早已经猜到辽国在南京道主事的可能是萧岚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虽然帮石越挽回了面子，但是，也让他再也无法针对章惇情报的准确性进行质疑了。不管章惇的情报是否准确，他的结论和你的推测是一样的，那质疑还有何意义呢？

最后，石越只能无力的提醒，萧岚也并非昏聩之人。

但这种话毫无价值，即使是石越也得承认，相比面对两耶律或者辽主，萧岚已经算是最好的对手了。

这样的结果，也让赵煦非常的畅意。形势愈来愈对北伐有利，也让赵煦对石越愈发的不满，尤其是得知石越早就猜到是萧岚在主持辽国南京道的战事之后，他更加觉得石越过于谨小慎微了。庞天寿早先也曾告诉过他陈元凤对石越的评价——“善应逆境而不善应顺境，善居卑位而不善居高位”，此时的赵煦，非常认可石越这位“布衣之交”对他的评价。赵煦内心深处也同意，如果要将大宋从棘手的困境之中带出来，普天之下，舍石越不做第二人想，但是，如果是要带领强盛的大宋，走向更加辉煌的时代，石越也许就不再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赵煦并没有想过，他父亲留给他的这位左丞相，其实同样也想将大宋朝带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只不过，他们心中所幻想的那个美好而辉煌的未来，有着很大的不同。

涿州。天幕阴沉，小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

这座面积不大的北国名城，城内城外集结了超过二十万的宋军将士，还有大量的马匹、车辆，以及十余万随军的民夫——还有数倍于此的民夫正在前来这座城市的路上，整座城市因此变得拥挤不堪，宛如一个混乱的大军营。城内到处都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宋军士兵，纵马在街道上疾驰的信使，冒雨用肩膀搬运一袋袋粮食物资的民夫，胆大的随军商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营妓……

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很难再见到原来的涿州居民。他们的房屋基本上都被宋军强行征用，除了少数投诚的官员富室豪族，原有居民几乎全部被征发为民夫，集中在城外的几处地方居住，并在投诚的官吏的指挥下，帮助宋军修葺城墙、砍伐运送薪柴、建造营房……少数人幻想中宋军秋毫无犯之类的美好场景并没有出现，也许在未来的史书或者某些作品的记载中，故事会全然不同，但真实的世界，却经常只会让人失望。尽管涿州城的居民也是以汉人为主，但无论是做为胜利者进入城中的宋军，还是涿州的汉人居民，彼此在心理上都已经不将对方视为同国同族之人，因此，在唐康等人看来，不进行大规模的公然劫掠，不屠城，便已经算是仁义之师了，至于其他的，当然要以宋军的利益为绝对优先。

于是，唐康和慕容谦率先带头，他们麾下的横山蕃军、折家军、河套蕃军、武骑军、渭州蕃骑、定州兵等部队，在进城后，毫不客气的占

据涿州城内最好的那部分房屋——包括辽国原来的各级官衙、佛寺、道观、学校以及靠近这些地区的民居；陈元凤也有样学样，宣武二军、横塞军、骁骑军则占据了剩下的部分。

当种师中率龙卫军赶到后，涿州城中便已经没有他的军队立足的地方了，还是唐康看在未过门的大儿媳妇的面子上，将城西的营垒让给了种师中进驻；至于随后而来的田烈武，虽然贵为幽蓟宣抚右使，但唐康只肯将涿州州衙让出来给田烈武做行辕，至于云骑军，他爱莫能助。田烈武气得拒不进城，表示他不会离开云骑军。最终还是陈元凤不愿意得罪田烈武，下令骁骑军移驻城东的营垒，将房屋腾出来，让给云骑军。云骑军进城后，田烈武也不去原涿州州衙，而是将行辕设在了城东的州学之内。

而在田烈武之后才赶到的军队，基本上就不用考虑入城的事了。州衙田烈武不住，唐康就继续将之空出来，留给章惇，表示他的“尊重”。至于其他的事情，一律免谈。章惇要求给雄武一军、神卫营第十营、第二十营在城中提供驻地，但无论是唐康还是陈元凤，都毫不客气的予以拒绝。他们甚至都不用编造理由，听说要让出驻地给火炮部队，二人麾下军队都是群情激愤，找二人说理，质问：“坐拥利器，取涿州未立尺寸之功，城破之后，反欲令披坚执锐冒死杀敌陷城之士避让居所，天下安有是理？”

这口大锅唐康和陈元凤自然不会背，他们立即对众将士表示，这全是幽蓟宣抚左使章大参的意思，他们绝对支持将士的合理诉求，只要他们还在涿州，雄武一军、神卫营第十营、第二十营，一个人都别想进入涿州城中。

于是，后续赶来涿州的军队，统统只能自己想办法在城外找地方扎

营。春末夏初，正是雨水绵长的时节，在城外扎营，住起来那自是舒服不了，士兵怨声载道自不用提，更辛苦的还是雄武一军、神卫营第十营、第二十营这些火炮部队，为了防止火药受潮、骡马生病，他们必须优先将营房用于存储火药、火炮，喂养骡马，士兵只能先忍受风吹雨打，虽说没有睡在泥地那么夸张，但半夜被雨淋醒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幸运的是，这里是北国幽蓟之地，若是南方，恐怕用不了几天，就会疾病横行。

但这种事情，也怨不得旁人。军队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互相谦逊礼让的，许多事情，原本就是要靠争、靠抢，这“争抢”除了自己要争气，主要还得看命。禁军将士如果赤膊上阵争抢营地，按宋军军法，会被毫不留情全部处死，性质严重一点，还会连累到家人被刺配流放，但长官有脾气有本事，那麾下将士就可以住好房子，吃香喝辣，开开心心的看着友军淋雨。这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跟对长官很重要。

横山蕃军、武骑军们，有唐康出头顶着，陈元凤稍差一点，出卖部下换好处时他不会犹豫，但没有好处的时候，他依然会为部下争取最大的好处，田烈武顾不了所有人的时候，也会首先关照自己的云骑军……惟有章惇是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在他眼里，所有的军队都是他的部下，无所谓亲疏远近，他会从大局出发试图关照一下火炮部队，但同样也会从大局考虑，撤回他对火炮部队的支持。营寨而已，住哪里不是住？这不是章惇需要过多操心的事情，各军各营这么多将领，如果连自己军队的住处都解决不好，那要他们何用？

斤斤计较、不识大体，这些都是武人固有的毛病，唐康和陈元凤利用武人的这些小心思，刻意讨好手下、收买人心，同时试图给自己添堵——章惇对这些洞若观火，心里一清二楚。但在他看来，这只能说明二人格局不高，站在不同高度的人，眼里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蚂蚁用

尽全身的力量，以为可以让大象感到疼痛？章惇在意的，是未来左丞相的位置，是他在史书上的位置，是他未来配享帝王乃至孔庙时的位置……而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未来的史书上甚至提都不会提起。

因此，没有长官照顾的其他诸军，就只能各凭本事，比如象种师中那样有些关系的，就能争到城东、城西的旧营垒，那基本上也是城外最好的位置了，不仅有现成的营房，而且肯定有较少有蚊虫，离水源近，砍柴也不会太远等等诸多的好处。而没能耐的，吃亏受苦，那也是活该，不会有人同情他们，有的只是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友军。

而高居庙堂的章惇，更绝不可能和他们同甘共苦，他理所当然的率领幽蓟宣抚左使司进驻涿州州衙，在此设立行辕。

涿州州衙是一座典型的宋辽官署建筑，钟鼓二楼、三班六房、五间宽的正堂，后面还有二堂和一座不大不小的园林，园林的景观和州衙一样，中规中矩，普普通通。州衙的规模其实也承载不了幽蓟宣抚左使司众多的将校僚佐，但章惇同样无意在这些琐事上乱费时间，因为在他看来，涿州只不过是前往幽州析津府的一个中途驿站而已。进驻涿州州衙后，幽蓟宣抚左使司的将校僚佐，连行李都懒得从马车上卸下来，只是迅速的部署了警备与仪仗，章惇就在州衙的正堂击鼓升帐，传令官戴着斗笠披着蓑衣，骑着快马从涿州州衙内疾驰而出，前往各宣抚、经略招讨使司及各军军营。

第二通鼓响之时，便已经有各军都校、副都校陆续前来。到第三通鼓响，涿州州衙的正堂内，已是众将齐聚。紫袍玉带的章惇高座正位，一身戎装的田烈武坐在他的右侧，在二人的下首，陈元凤、唐康分坐左右，再往下，便是慕容谦、折克行等诸军将领。除了河东的章榘和仍在清理永清、固安、武清一带的蔡京，北伐宋军的主要官员、将领，几乎

已齐聚于此。

点卯过后，章惇环视众人一眼，便直入主题：“诸公！涿州已复，幽州近在咫尺——自唐玄宗安史之乱开始，这座边塞名城，不听中原号令数百年，至石晋割让于契丹，舜之十二牧、汉之十三刺史部，召公封茅之地、陈子昂赋诗之所，沦陷膾脍久矣！今吾与诸公，拥雄兵二十万，火炮千门，观兵于幽蓟，不世之功，唾手可得！兵贵胜，不贵久，某已决定，明日便挥师北上，以迅雷之势，攻克幽州，抵定山前！”

他话音一落，陈元凤便立即起身，朝章惇抱拳为礼，慨声应道：“愿听大参号令，攻克幽州，抵定山前！”

紧接着，陈元凤麾下王光祖父子等将领，幽蓟宣抚左、右使司直辖的诸军将领皆一齐起身唱喏：“末将愿听大参号令，攻克幽州，抵定山前！”

一片慷慨激昂的表态声中，唐康、慕容谦及其麾下诸将，却全是端坐不动，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显得格外的刺眼，也让堂中气氛，变得格外的尴尬。

章惇脸色微变，他伸手示意陈元凤与众将坐下，然后转头逼视唐康，冷冷的问道：“温江侯可是另有高见么？”

“高见不敢，但既蒙大参下问，唐康不敢不答。”唐康朝章惇拱了拱手，毫不顾忌章惇的脸色，顺着竿子说道：“下官以为，当日耶律冲哥未定山后之时，我军若能迅速用兵，抵定山前，自无不妥，但如今山后粗定，便不宜再求速胜。现在二十万大军齐聚涿州，我军却只有一月之粮，要在粮尽前攻取幽州，恐非易事。倒不如暂时不取幽州，全力经营涿州，一面派骑兵劫掠附近州县，一面屯聚粮草，辽人断然不可能坐

视我们长久占据涿州，我们不去幽州，他们便只能来涿州找我军决战，如此，我军便能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只要能在决战中击败辽军，幽州传檄可定，又何必兴兵二十万顿兵坚城之下，为敌所乘？区区浅见，还望大参三思。”

章惇哼了一声，讥道：“温江侯想的未免太一厢情愿，若辽人不来呢？我们数十万大军空耗于外，每日要消耗多少钱粮？兵法云：兵久而利于国者未之有也！此前大军逗留河北，逡巡不进，给了耶律冲哥时间平定山后之乱，已属失策！殷鉴未远，我们不思亡羊补牢，反要再蹈覆辙，坐等耶律冲哥从容回师？”

“大参，恕下官直言，若照着兵法打仗就能不败，世间再无败军之将！”唐康端坐不动，但辞锋却不饶人。

他身旁的慕容谦也帮着说话：“大参明鉴，大军在外，日久无功，的确不是什么好事，但想要速战速决的，未必只有我们！山前诸地是辽人最富庶的所在，如今全在我军铁蹄刀锋之下，辽人只能龟缩于幽州城内，易地而处，若我们处于辽人现在的处境，可能做到淡然处之？就算耶律冲哥、萧岚不在乎，山前诸州的豪族也能不在乎？在山前诸州有诸多产业的辽国贵族也不在乎？我们每天空耗钱粮，尚且肉疼，辽人之疼，岂不倍之？水无常形，兵无常法，此前末将与温江侯皆主张速战，但现在形势已全然不同，再求速战，恐非智者所为。恕末将直言，想在耶律冲哥回师前便攻下幽州名城，才是真正的一厢情愿！”

“观城侯久在西陲，对北边的契丹所知还是太少。”章惇脸上流露出明显的不屑之意，“观城侯对辽人的想象，不过是以己度人。辽人与我大宋不同，我大宋圣天子以仁德治国，四海之内皆天子子民，百姓若子，天子似父，父子之间，总是一家骨肉；而辽人以力服四夷，以兵威

临域内，其国中各族，皆为臣仆，而辽主则是主人，臣仆事主，稍不如意，便遭鞭鞑，若敢冒犯，则百死莫赎。故辽国之事，皆决于耶律氏与萧氏，无论是辽主，还是耶律信、耶律冲哥、萧岚，平时便不太在意国内各部族之想法，涉及辽国国运之战，更不可能在乎。山前诸州，本以汉人为主，他们又何曾能真正影响到辽国的军国大政？肉疼也好，淡然也罢，辽主和耶律冲哥、萧岚可不会和他们讲道理，倒是会用宫分军的战刀教他们懂道理！他们除了认命，别无他法！”

“纵然如大参所说，山前诸州，那也是辽主自己的家当，耶律氏与萧氏，在山前也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辽国财赋，半数以上出自山前诸州，辽人绝不可能不在乎！”唐康慨声争辩，“就算他们现在不心疼，我们也可以打得他们心疼！辽人无力在整个山前实施坚壁清野，除了各州、县城之外，涿州以北的乡村之中，也有大量百姓，我们可以派出军队，四处抄掠人口，或安置于河北，或赠送给南海诸侯……”

“温江侯！”章惇厉声喝斥，打断了唐康，“朝廷的训诫，你还真是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下官不敢！”唐康也察觉到自己失言，闭上了嘴巴，但却怨恨的看了对面的陈元凤一眼，陈元凤迎着他的眼神，呵呵笑道：“温江侯年轻气盛，行事偏激，容易行差踏错，我也是为了你好！”

唐康冷冷的回道：“多谢宣副赐教，唐康必当铭记在心！”

“记住就好！日后温江侯自会明白我的苦心。”陈元凤呵呵笑着，仿佛长辈对待叛逆的少年一般回答着唐康。

章惇看着针锋相对的唐康和陈元凤，心中不由得暗暗摇头。

这是两人刚结下的一起新怨。

唐康、慕容谦攻下涿州之后，对于陈元凤越发的不满与不屑，陈元凤资序本在二人之上，但攻下涿州后，大到战利品的争夺、补给的分配，小到驻地的划分，唐康都是盛气凌人，陈元凤只能捡他剩下的东西。涿州的府库、辽军留下的器械军资，陈元凤几乎一点也没捞着，不仅如此，陈元凤看中了涿州城内最大的佛寺，想将自己的行辕设于寺中，问唐康讨要，也被唐康拒绝，反而将之分配给了姚雄做横山蕃军的军部。

受到羞辱的陈元凤自然不会善罢干休，他马上写了一封奏章，弹劾慕容谦等诸将军纪败坏，称在围攻涿州之时，慕容谦所部，特别是吴安国部军纪败坏，四处抄掠，胡汉不分，滥杀燕地汉人，还暴出吴安国在容城抄掠府库的旧事。并告御状说吴安国之所以如此，全是因为唐康与慕容谦故意放纵包庇。

在奏章中，陈元凤又大赞田烈武治军，一向军纪俨然，秋毫无犯，在河北便深受百姓爱戴，并编造了一些“流言”，说燕地汉人对田烈武也是翘首以盼，希望来的是田侯的军队。他向赵煦进言，宋军北伐的目的，是收复幽蓟，未来是要在幽蓟地区实行长久统治的，因此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全部，收揽民心至关重要，他请朝廷重申纪律，下令约束唐康、慕容谦部，令其部诸军，直接听田烈武节度。

事关重大，赵煦召集两府宰执合议。

枢密使韩忠彦一直很欣赏唐康，对此弗然不悦，对赵煦说：兵者凶器，在敌国土地上，岂能效妇人之仁？将领偶尔不那么守纪律，也是难

免，朝廷不当深究。

唐康、慕容谦刚刚立了大功，赵煦本无意追究过去的这点小事，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于是委婉的反驳韩忠彦：为将来计，似亦不当过于残暴。又说，燕地汉人也是汉人，也是他的子民，不能视为敌国之民。否则，大宋又有什么资格说是在“收复幽蓟”？

赵煦觉得自己所说的，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正理，于是顺口询问石越和范纯仁的意见——他认为二人在这件事情上，是必然赞同自己的。

然而，石越和范纯仁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二人非常的尴尬，吱吱唔唔半天，虽然没有反对他，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

赵煦并不知道，他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

现在已经不是宋初了，宋初之时，幽蓟地区的汉人，都认为自己的故国是中原王朝，而现在，又过了一百多年，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就是大辽的子民。燕地汉人的确也是汉人，而且这正是宋朝收复幽蓟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尴尬的是，燕地汉人却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宋人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敌国的子民，还是宋朝的子民呢？

吴安国的作战任务，本来就是四处抄掠，破坏辽国的基层组织，给辽国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削弱辽国的战争潜力——在本土作战的辽军一个重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方便的获得本国百姓的各种支持，吴安国的任务就是破坏这种支持的能力。让吴安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甄别汉人与契丹？甚至不能抄掠杀害燕地汉人？那是让吴安国去率军游行么？

然而，即便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再怎么心知肚明，身为宋朝的左、右丞相，又真的可以在朝廷上公开讨论燕地汉人的身份认同么？

而且，大宋朝再怎么讲，也是奉行儒家伦理的国家。身为宋朝的文官领袖，同时也天然的必须是儒家伦理的维护者，石越和范纯仁有任何立场反对小皇帝的话么？

没办法反对赵煦的话，可如果明确支持的话，一旦在场有某位宰执决定趁机对唐康、吴安国落井下石，他们连转寰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但他们的这种态度，却给赵煦造成了严重的误会。

原本就在和石越关系迅速冷淡中的赵煦，觉得这是他的左、右丞相在和自己故意作对，想给自己难堪。连如此明显、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公开表达一下对自己的支持与赞美！

这让赵煦心里异常的愤怒，他当即表示，应该依陈元凤所奏，令唐康、慕容谦部诸军直接受田烈武节度。

将北伐的指挥权分割得七零八落，原本就是赵煦和韩忠彦各自打着小算盘的结果，现在皇帝要再次统一北伐指挥权，吕大防、许将、李清臣立即不约而同的表示支持。

心中耿耿的赵煦，再一次故意询问石越的意见。

石越完全没有意识到赵煦心里憋着气，于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慕容谦、折克行、吴安国之材远和田烈武上，不如许其自便。

赵煦越发不忿，道军中终须有上下阶级。

石越终于察觉到皇帝的情绪不对，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实话实说：田烈武忠厚，如折克行、吴安国辈，皆桀骜之将，非田烈武所能制。若强令其受节度，只恐反伤田烈武威信。

赵煦大为生气，质问：如此军中纪律何存？

石越回答：堪为大将者，必各有性格。故自古以来，选任率臣，皆须慎之又慎，若任用不当，必致败军辱国。折克行、吴安国辈，皆国之虎狼鹰犬，田烈武才能、威望、战功、资历、性格，无一可令其心服，朝廷不能善择其人，反问纪律何在，是无道理。

赵煦怒问：如此，唐康、慕容谦，又有何可令其心服者？

石越回答：二人才能、威望、战功、资历，未必能胜过田烈武，然其气味相投，又能折节下交，故能使其听命。

赵煦逼问：既如此，唐康、慕容谦可真受田烈武节度否？

石越依旧老实回答：不能。若令其真受节度，田烈武必为二人所欺。陛下若心意已定，臣请陛下念唐康薄有微功，召回唐康，全其性命……

君臣二人，就这样，一句顶一句，火气越来越盛，眼见着小皇帝要被石越顶得下不了台了，范纯仁和韩忠彦连忙出来打圆场缓颊，最后的结果，是赵煦下旨严厉的训诫唐康与慕容谦，要求他们此后约束部属，严守纪律，要象对待宋朝子民一样对待燕地汉人。但同时拒绝了陈元凤的其他请求，重申唐康、慕容谦仍另为一营，受幽蓟宣抚使司节度如旧。

这件事情的始末，章惇从自己的消息渠道已打探得一清二楚，据说退朝时赵煦很不高兴，而章惇同样也很不高兴。所谓“受幽蓟宣抚使司节度如旧”，这“如旧”的意思，就是唐康和慕容谦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他这个幽蓟宣抚左使，只是唐康和慕容谦名义上的上司。没听到皇帝和石越的对答吗？“真受节度”，意思就是原来的“受节度”是假的呗……皇帝一气之下，连最后那层遮羞布，都当众给扯下来了。虽然皇帝和石越说的只是田烈武这个幽蓟宣抚右使，但他这个左使又能如何？一切只差明说了，唐康他们这什么宣抚副使、经略招讨使，真正的上司其实是枢密院，而不是幽蓟宣抚使司！

但尽管如此，唐康和慕容谦所掌握的军队，仍然是章惇无法轻易放弃的强大战斗力。

他不耐烦的打断了唐康和陈元凤之间唇枪舌箭，对唐康、慕容谦说道：“温江侯、观城侯，北伐方略，朝廷已有决断，毋须多言，徒乱军心。两位不会连朝廷敕令也敢违逆吧？”

“下官（末将）不敢。”唐康和慕容谦当然不傻得在这种事情上授人以柄。

“那便好。二侯但遵朝廷敕令便可！”章惇也不再纠缠废话，直接提出要求：“某欲令二侯仍率诸军为前锋，二侯可愿听令？”

章惇目光逼视着唐康和慕容谦，这样的大事，慕容谦是武将，绝不敢直接顶撞章惇这样的宰执大臣，他也将目光投向唐康。

唐康名不改色，迎着章惇的目光，拱了拱手，淡然回答：“大参，下官所部涿州一战损失惨重，将士疲惫，恐不堪重任，有负大参所托，

前锋一任，关系重大，还望大参另委贤能！”

“温江侯果真不愿？”章惇寒声再问。

“实是力不从心，恐误军机！”唐康没有半点动摇。

“既是如此！”章惇狠狠的看了唐康一眼，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从此不再用正眼看他，他冷冷的说道：“那亦不勉强！”说完这句话，突然厉声喝道：“种师中！”

“末将在！”种师中连忙起身应道，他低头行礼，既不敢看章惇，也不敢去看唐康。

“姚麟！”

“末将在。”被点将的姚麟也连忙出列。

章惇看着二人，下令命令：“令尔等二人为大军前锋，以姚麟为正、种师中为副，率云翼军、龙卫军，明辰出发，限后天天黑之前，扎营于幽州城前！”

“喏！”姚麟、种师中喝喏领令。

“陈元凤！”

“下官在！”

.....

随着章惇一道道军令颁下，仿佛一台机械被启动，涿州城内外的宋军都高速运转起来，各军都开始传达命令，清点人马，将军资粮草装车，准备开拔。

章惇的作战命令非常简单，云翼、龙卫二军为前锋，先行赶到幽州析津府，威慑辽军；威远、铁林二军为策前锋，带着数万民夫一同出发，对道路、桥梁做必要的修葺；他和田烈武则率其余主力部队跟进。唐康既然借口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就留他们驻守涿州兼保护、运送粮草。

他虽然很看重如横山蕃军、折家军这些强悍的部队，但章惇将攻克幽州析津府的赌注，压在了火炮部队的身上。至于唐康、慕容谦部，有他们当然更好，没他们也不是不行，唐康的推脱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万一未来作战不利，还可以将责任推到唐康和慕容谦身上。

议事结束后，离开涿州州衙的各军将领，都是又兴奋又紧张，惟有唐康、慕容谦部将领，面色都是非常的凝重，他们大多认同唐康和慕容谦对战局的看法，但是，没有人甘心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守着涿州运送粮草。这让他们内心都十分的矛盾，然而，他们更不敢轻易卷入到唐康与章惇的对立当中……

而做为当事人之一的唐康，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面无表情的出了涿州州衙，在随从的服侍下穿上斗篷，由一众卫士簇拥着上马，没和任何打招呼，便径直返回了自己的行辕。

唐康的行辕设在城东的二圣祠。这座所谓的“二圣祠”，是当地人祭祀安禄山、史思明的——唐人道德观念混乱，强力的历史人物，不论忠奸善恶，都受到民间的祭祀，如著名的唐朝叛臣吴元济，死后在蔡州

竟也受到祭祀，一直到入宋之后，古文运动兴起，欧阳修等人再次强调忠奸善恶之别，吴元济祠才被禁毁，而在辽国的涿州，祭祀安禄山、史思明的“二圣祠”却一直香火不断，直到唐康攻破此城，见到这座二圣祠，当即下令砸了门匾，捣毁安、史塑像，找人画了同为涿州人的祖逖的画像，挂于正殿之中，点香供奉，并将这里改成了自己的行辕。

出身于范阳祖氏的祖逖，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唐康的偶像。祖逖是历史上著名的儒将，以北伐中原中兴晋室为志向，为人慷慨仗义，永嘉之祸后，以一介儒生率族人南下，沿途无数家族都奉他为领袖，但他同时也有任侠放纵无法无天的一面，为了实现北伐之志，不仅公然招揽亡命之徒，甚至还亲自率领门客抢劫偷盗富人，并且对此行为毫不掩饰。唐康无论是出身背景还是行事作风，与祖逖都颇有相似之处，在循规蹈矩为主流的大宋，他很难有性格相契的朋友，因此引古人为知己，以祖逖自况。如今率军打到祖逖的家乡，尊奉祖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外人看来，都会以为他是在借此表明北伐的决心。

但世间之事，大抵如人饮水，是冷是暖，只有本人才能真切体会。

回到行辕后的唐康，卸下了人前强势的伪装，看到大殿中悬挂的祖逖画像，想起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豪情，北伐受制于权臣士族，壮志难酬的郁郁，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自北伐以来，他的正确意见，没有一桩被采纳，欲以一己之力改变北伐的方向，却屡遭挫折，不由悲从中来，拔剑而起，就在祖逖的画像之前，舞起剑来，发泄胸中的愤怨。

只见殿中衣袂飞扬，剑光潋潋，舞得兴起之时，唐康信口占得一绝，高声长吟：“雪洗虏尘静，吹角古城楼。何人写悲壮，击楫誓中流！”^[1]

吟罢一剑劈中殿中案几，剑刃入木数寸，唐康弃剑哈哈大笑，转身出门，连斗篷也懒得再披，一人纵身上马，便冒雨朝着田烈武的行辕疾驰而去。

到了田烈武行辕，也就是原涿州州学前，唐康翻身下马，将缰绳扔给门口卫士，也不让人通传，大步朝田烈武所居的讲堂走去。

州学讲堂的正中间，仍然悬挂着孔子的画像，和宋朝一样，辽人也素以“华夏”自居，两汉以后，既为诸夏，便没有不祀奉孔圣的道理，辽人对孔圣祀奉甚恭，田烈武虽然暂据州学为行辕，但于此事同样也不敢怠慢，孔圣画像之前，燃着香烛，恭恭敬敬的摆着三牲水果等供品。

唐康走进讲堂之中，不管不顾，先捏起三枝香来，点香拜祭孔圣。田烈武正与几名将领在安排开拔前的准备事宜，见到他进来，连忙挥了挥手，令众将先行回避。

待众将离开，偌大的讲堂中，只剩下田烈武与唐康二人。唐康将手中的香插入香炉，转身看着田烈武，问道：“田侯也和章大参一样，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攻取幽州么？”

田烈武迎着他的目光，坦然回答：“庙堂筹算，非我所长。康时与大参的策略，各有利弊，若让我来选择，我会倾向康时之策，但朝廷既已定策，我为朝廷大将，断无违逆之理。”

“纵然明知是错，也要奉行？”

“我为武臣，岂有不遵朝廷号令之理？”

“即便可能因此败军辱国，也要奉行么？”

“康时！”田烈武提高了音量，正色道：“两军交战，胜负之数，未必只决于庙算！朝廷已有决断，章大参乃诸军率臣，既已定策，我便怀必胜之心，持决死之志，只要诸将皆能同心协力，士无贰心，纵居逆境，亦能转祸为福。何况便如章大参所说，辽军自河北败退以来，屡战屡败，士气必然不高，如今辽主以萧岚为大将，耶律信在东京，耶律冲哥在西京，趁此良机，一鼓作气，攻下幽州，也大有可能。我军胜算，未必有康时你想的那么悲观！”

“但我与观城侯、永安侯、段子介、姚君瑞、吴镇卿推演过数十次，我军绝难在耶律冲哥回师前，攻下幽州！”

“战场上的事，康时真的便可以如此下定论么？”田烈武反问：“决定胜负的因素有多少，康时你也应该很清楚。庙算推演也只能做参考，康时可知宣抚左使司同样也做过推演，结果却与你们的截然相反？”

唐康默然。

田烈武又轻描淡写的说道：“我的宣抚右使司也做过推演。”

唐康顿时瞪大了眼睛。

便听田烈武继续轻声说道：“结果没有你那么悲观，也没有章大参那么乐观，但是，即便一切并不如意，推演显示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机会及时应变。章大参的方案，并不是孤注一掷！这一次和国初的情况不同，我们的筹码足够多，既然如此，稍稍冒险尝试一下，又有何不可？”

他反过来劝唐康：“康时，我知道你一心为国，但军国大事，岂能

尽如己意？我为大将，自当以奉行朝廷命令为先，你是大臣，又岂能不以维护朝廷大局为先？纵使朝廷与章大参的决策有误，你我若齐心协力，未必不能转祸为福，但若因此各自为战，岂非坐视原本不高的胜算变得更低？”

“况且，康时你若真的率军留守涿州，可曾想过皇上会如何看你？汴京的相公参政们，会如何看你？”

.....

当天晚上，雨停之后，月明星稀。

刚刚修好的雄州通判府内，灯火通明。一身便装的吴从龙手中捏着一颗黑子，面色凝重，皱眉看着棋盘，思虑良久，终于长叹一声，将手里黑子扔进棋篓之中，投子认负。

“下官输了！先生棋艺精湛，恐李憨子亦不能胜。”

他口中的“李憨子”本名李重恩，是仁宗朝以来大宋第一国手，平生除了弈棋之外，一无所知，专精于棋艺，故人称“李憨子”。吴从龙的棋艺非一般官员可比，就算和宫中的棋待诏对弈，也经常是互有胜负，堪称国手，故而他才会将能胜他的人与李憨子相比较。

但坐在棋盘对面的潘照临却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他摇头叹道：“昔日宋素臣^[2]论弈棋之道，称简易而得之者为上，孤危而得之者为下；宽裕而陈之者为上，悬绝而陈之者为下；安徐而应之者为上，躁暴而应之者为下；舒缓而胜之者为上，劫杀而胜之者为下。今吾与君对弈，陷孤危之地，悬绝而陈之，躁暴而应之，以劫杀而胜之……呵呵，

谈何国手，谈何与李憨子相比？！”

说完，弃疾起身，走到院子之中，抬首仰望星空，不胜萧索！

与此同时，几百之里外。月光如洗，司马梦求骑着一匹白马，在河北的官道上纵马疾驰，留下一串清脆的马蹄声。

[1]. 此作者化用南宋张孝祥《水调歌头》，知者不必骇怪。

[2]. 即宋白，宋朝著名词人、藏书家，曾与李昉共同主编《文苑英华》，为宋朝四大类书之一。

第三十九章 死生共抵两家事

1

轰！

轰！

轰！

硝烟散去，露出幽州析津府在火炮肆虐下坑坑洼洼千疮百孔的南城墙。神卫营第十营的阵地上，都校张蕴满身的灰土，紧紧盯着一里开外的城池，开阳门前瓮城上的箭楼已被轰塌了一半，南城的敌楼、马面也被破坏得七零八碎，但面前这座拥有长达三十六里城墙的名城，依旧巍然屹立。

一名行军参军在他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都校，克虏炮的石弹快不够了。”

“怎么就不够了？”张蕴没好气的问道，“我们不是带了上万枚炮弹么？”

“我们是带了上万枚石弹，准确的说，我们在河北一共准备了一万两千枚石弹，除去路上出现意外掉进河里的那几辆运弹车，带到幽州的石弹，一共还有一万又九十二枚。”行军参军一面盯着正在给炮管冷却的炮兵，一边给张蕴算着账：“但是，都校你得看看我们这些天的消耗啊！之前为了清除城外那些墩台，我们花掉多少石弹？这几天攻打这开阳门，四十门克虏炮，每天不停从早轰到晚，又要消耗多少石弹？若不是有六门火炮报废，今天我们就将石弹全部打光……”

但张蕴没心情听报怨，打断他大声喝问：“补给呢？”

“没有补给，哪来的补给？职方馆那些只会含鸟的贼驴，直娘贼的根本就不懂火炮。说什么幽州城外无石可采，原来说的是发石机用的那种动不动几百斤的大石弹！宣台那些蠢货信了他们的情报，我们连石匠都没带，石弹全得从河北千里迢迢运过来，本来琢磨这么多石弹别说打个幽州城，就算打汴京城，也该绰绰有余了！宣台根本没做补给的计划！结果宣台根本不知道，辽人在这幽州城外，建起了几十座墩台，一个个跟乌龟壳似的，光是清理这些墩台，石弹就已经用了个七七八八。而且，就算真有补给也没用，这些天这么不停的开炮，克虏炮的炮管都快撑不住了，这样下去再打两天，剩下这三十四门克虏炮，炮管都得报废！这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不过算毬！”张蕴越听火气越大，“你以为宣台那么好心，北伐前给我们补充这么多克虏炮是为了啥？”

正说着话，突然，又是轰！轰！轰！一阵巨响，便见几十枚石炮从城中飞出，掠过二人的头顶，砸在了他们阵地的后方，激起尘石飞溅，几名不幸的宋军士兵被当场击中，瞬间被砸成肉泥。

“直娘贼！”张蕴下意识的卧倒，在他的骂声之中，宋军的火炮，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还击。幽州城内的辽军火炮，很快沉寂下来。

重新起身的张蕴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一边发着脾气：“三天打了几千枚炮弹，瓮城轰不塌也就算了，连辽人的火炮都没有打掉，在这怨天怨地，有个鸟用？”

“都校，我们只是神卫营，不是神仙营！”那行军参军刚刚三十岁出头，也是将门之后，脾气也是不小，“对面的幽州城，高逾三丈，厚达一丈五！辽人还用厚厚的青砖重新包过外墙，我们对面的南城墙，就有九里长！我们十营只有四十门克虏炮，加上二十营和雄武一军，所有的克虏炮一共也不到两百门！城里的辽人也有火炮，虽然射程、精度各方面都不如我们，但他们的口径比我们的大，架在城墙上，居高临下，还有城墙的保护，打掉辽人的火炮就不要做梦了，要想快点轰塌辽人的瓮城城墙，就得拼命，推进到两百步布阵，到那个位置，克虏炮就有可能靠着反复轰击，直接轰塌城墙！”

“你个贼配军，说什么鸟怪话！这城下一马平川，连个掩护都没有，到两百步布阵，然后好被辽人的火炮一窝端了么？”张蕴瞅了他一眼，骂道：“我们消耗大，辽人的火炮也小不了，有这闲功夫，少在这放鸟屁！你给我滚过去找二十营和雄武一军商借一点石弹……”

“借石弹？”那参军翻了个白眼，“这当口，你让章大参下令，你看看他们肯不肯匀点给我们？”

“借石弹？不借！”雄武一军都指挥使和诜头也不回断然拒绝，他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一排克虏炮，每架克虏炮旁边，都有一个什的士

兵在忙碌着，重新校准、装弹、点火……轰轰、轰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弥漫整个阵地的硝烟，几十枚石弹轰向一里之外城墙，一部分石弹越过城墙，落到了幽州城内，还有一些石弹直接砸在城墙外立面上，将城墙砸出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坑来——雄武一军负责的是破坏幽州南城开阳府与丹凤门之间城墙，见这波齐射没有一枚石弹击中敌楼、马面这些重要的城防设施，和诜懊恼大喊：“没校准！校准！校准！”

正喊着，阵地上硝烟渐散，他看见一群士兵慌乱的朝一门火炮的阵地跑去，心中顿时一沉，大声喝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名宣节校尉跑了过来，禀道：“都校，有一门火炮炸膛了，死了八个同胞。”

“直娘贼！”和诜转头，见都行军参军褚义府还站在旁边，顿时无名火起，粗言秽语脱口而出，骂道：“你个贼配军，还站在这处做鸟？”

褚义府撞上这个晦气，心中暗叫倒霉，但也不能就此离开，尴尬的站在那里，解释道：“都校，是章大参和阳信侯的意思……神卫十营和二十营的石弹都快没了，让我们借点给他们……”

“你个糊突桶！”和诜更生气了，“叫你去宣台会议，是叫你个贼驴去吃里扒外的？石弹我们自己都不够用，拿个鸟借给他们！你去跟宣台说，要石弹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褚义府就把自己的命留在宣台，叫他们把你脑袋砍下来当炮弹用！”

骂完褚义府，见身边几个行军参军都在低头忍笑，和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大骂：“你们这些腌臢混沌，还不快去清理阵地！军器监那些贼配军，都是些腌臢的杀才，造几门火炮，没放几响就给老子炸膛！炸

膛！炸膛！炸个鸟膛！把人抬走，阵地清理出来！下一波，给老子校准了，校准点！你们这些猢猻在讲武学堂除了含鸟，就没好好学点本事么？！”

“预备！”“点火！”几十名什长一齐点燃面前一字排开的克虏炮引线，立即跑到火炮后方，紧紧的捂上耳朵，其余站在火炮两侧后方的炮兵，也整齐的转身捂耳。

过了一小会，随着“轰轰”、“轰轰”的巨响，三十几枚石弹飞向幽州城南的丹凤门瓮城，其中有几枚正好击中瓮城上最后一座完整的箭楼，箭楼顷刻之间，轰然倒塌。宋军阵地上，欢声雷动，仿佛是为了报复，城内马上也打出一波炮弹，但这一波回击准头太差，全部飞过宋军阵地，在宋朝炮兵的后方，砸起一阵阵飞尘，宋军士兵从各种规避动作中回过神来后，又是一阵大声的笑骂。

章惇和田烈武远远的站在距离丹凤门快两里的地方，观察着神卫营第二十营对丹凤门的炮击——这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距离，辽军有少数火炮可以打到这么远，但那根本就没有精度可言。

神卫二十营这次成功的炮击，让章惇和田烈武都是长吁了一口气。

这次攻打幽州，比二人想象的，还要更加困难。

首先是一起情报失误，职方馆提供的情报显示，幽州城下没有可以制造攻城炮弹的石材开采，职方馆的情报指的是抛石机所用的那种大型石料，与克虏炮所用的圆形石弹根本是两码事，但这个失误还算好，顶

多是浪费不少人力物力，因为按照章惇的作战计划，到幽州城下再制造石弹，还是缓不济急的。

但接下来就真的是情报上的大失误了，由于辽人的封锁，宋军对幽州城防措施改造的了解几近空白，直到大军兵临幽州城下，才发现萧岚已经在城南、城东、城西三个方向，建造了五十四座墩台——这是一种建于城墙之外的军事建筑，在距城墙二百步到三百步的区域之内错落布置，比城墙稍矮一点，可以看做是一种极其坚固的箭楼，墙体夯实，外包青砖，每座墩台可以容纳五十名弓箭手，部分墩台上还部署了小型火炮，每半里一座，可以互相呼应支援。

这些墩台和城中辽军的配合，让宋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这些墩台的存在，宋军无法越过它们直接攻打城墙，只能先清除墩台，但当宋军进攻墩台时，城墙上的辽军可以毫无压力的操纵床弩、火炮等武器，对宋军进行打击，而且因为处于宋军攻击之外，他们的这种攻击效率极高。而当进攻的宋军在这种打击下阵形出现溃乱时，城中的辽军骑兵就会趁势杀出……这种战术非常简单，但是很有效，宋军第一波的试探性进攻，上千人几乎全军覆没，其后几次进攻，也都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迫于无奈，章惇只好下令，动用克虏炮先清除这些墩台。

章惇原本只打算集中火力清除城南的十八座墩台，他并不在乎萧岚知道他的主攻方向，但麻烦的是，倘若放着城东、城西的墩台不管，就没有将领肯去城东、城西作战。就算是佯攻，也不能让人单纯的送死，而且这样也无法牵制辽军，起到佯攻的作用。从战术上来说，如果放任辽军在东、西两翼自由活动，宋军也同样无法安全，想象一下当宋军全力在南面攻城之时，辽军骑兵突然从两翼包抄过来……即使事先部署了

阻截部队，但究竟要多少兵力才能真正阻挡住人辽军宫分军的冲击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宋军甚至连幽州城内究竟有多少辽军都不清楚，但这个数量肯定不会少就是了。因此，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即便摆明了车马要主攻南面，对城东和城西同时保持压迫性的进攻，才是真正能牵制守军的惟一办法。

于是，章惇只能下令，让神卫营第十营清理城西的墩台、第二十营清理城东的墩台，雄武一军清理城南的墩台。

在宣台一众参议、参谋官的计算下，即使清理完墩台，余下的火炮、石弹集中起来，还是足够给幽州的南城墙造成致命的破坏的。

然而，事实证明在战场上料敌从严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意外永远层出不穷，尤其是当你的敌人也很强大的时候。

清理墩台的战斗，一波三折。

萧岚并没有龟缩城内，被动的等着挨打。宋军一开始将火炮阵地部署在距离墩台两百步的距离，这个距离墩台上的弓箭手望尘莫及，而火炮可以发挥最大威力，但萧岚果断下令辽军骑兵出击，辽军的骑兵在城墙与墩台的掩护下，几乎毫无损失的就可以迅速抵达墩台，一次冲锋就可以冲到宋军的火炮阵地，宋军在火炮齐射之后，骑兵必须马上出击，才能阻止辽军骑兵冲进炮兵阵地，给炮兵与火炮造成大量的损伤。但即使有骑兵的保护，在骑兵的冲锋交战中，想要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炮兵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伤亡，而这种伤亡直接就会影响到火炮部队的战斗力。

宋军每每只来得及一波齐射，战斗就演变成双方骑兵的短兵相接，马蹄相交，钢铁相撞，血肉横飞，正面硬碰硬的肉搏战，让双方都损失

惨重。对宋军很不利的是，倚城而战的辽军骑兵通常会在宋军火炮第一轮齐射之后发动冲锋，而一旦交战不利，就迅速撤退重整阵形，这让宋军的火炮完全无法给辽军骑兵造成损失，而宋军骑兵稍有不慎，追杀得过线了一点，却会被城墙上和墩台上的辽军居高临下的夹击。

在交战双方的实力相差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场，是攻城一方的宋军无法接受的。两天下来，眼见损失太大，成效不彰，章惇只好下令改变战术，将炮兵阵形后移到距墩台一里多的地方，战场纵深的一点点改变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个距离上，宋军就从容多了，辽军骑兵不但几乎完全失去城墙与墩台的远程支援，在向宋军炮兵阵地冲锋时，还会遭遇后方宋军步兵方阵的箭雨打击，有时候甚至是灭虜炮的炮击。而宋军骑兵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待这波打击后，再从两翼发起冲锋，给刚受重创的辽军迎头一击。

萧岚同样也承受不起让自己的骑兵对着宋军的步兵方阵甚至是灭虜炮正面冲锋的损失，吃了几次亏后，辽军的骑兵就不再轻易出动。

战斗变得枯燥无聊，两天的时间里，宋军的火炮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顺利的将辽军的墩台一座一座的定点清除。但这个过程消耗的石弹，也是章惇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克虜炮的有效射程有一里，如果是对付人类或者马匹，这个距离造成的杀伤已是非常可怕，但对付坚固的堡垒，就只是差强人意了。更灾难的是精确度的问题，和城寨不同，墩台的目标并不算太大，号称精确度极高的克虜炮，面对这样的小型目标时，顿时原形毕露，每十发炮弹几乎只有一两枚可以击中目标。为了节省时间，章惇下令对墩台进行覆盖式打击，每次炮击，都有超过十门火炮进行齐射——清理速度果然极大提升，同时，对石弹消耗，也是数倍的增加。最终，宋军总计消耗过半的石弹，才将这些墩台清除干净，同时还顺便轰塌了城墙外的羊马墙。

七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这样的速度，在幽州析津府的辽人看来，简直是可怕。萧岚原本认为他的这些墩台可以坚持一个月，他还是低估了火炮这种武器的出现对战争进程的改变，原本想要围攻析津府这样坚固的大城，至少得三个月起，打上一两年也是常事，但看过城外宋军火炮的数量后，萧岚心里对于是否能坚守到三个月，已经开始动摇。因为墩台和羊马墙都被轰塌，只留下了孤零零突出的外瓮城，萧岚只好下令将外瓮城正面的城门用砖土塞死，只留下两侧城门备骑兵出入。

而城外的章惇也变得焦躁，他没有三个月的时间，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就是为了雷霆一击，在耶律冲哥回师前，迅速的攻克幽州坚城。这个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

而清理这些墩台就花了七天，如果算上主力行军的时间，十几天已经过去！

更糟糕的是，之前的战斗让章惇意识到象幽州这样的城池，要靠火炮轰塌城墙或者城门，可能需要半个月以上的连续炮击……幽州城外这个地形，对守城方非常有利，为了躲避城墙上的火炮、床弩等重武器，宋军火炮除了拉开距离，别无选择。

但幸好章惇早就准备了第二计划，他事先制造了大量的云梯，并将它们也拉到了幽州城下。他决定执行第二计划，将神卫营第十营、二十营、雄武一军的克虏炮在幽州城南一字排开，对幽州城南的城墙，从开阳门到丹凤门，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持续不断的饱和炮击，不追求轰塌城墙或者城门，目的是破坏辽军的女墙、马面、箭楼等设施，摧毁、消耗一部分辽军部署在城墙上的火炮与床弩、抛石机等重武器……

三天时间里，宋军的克虏炮从早到晚的炮击幽州城，发射了上万枚石弹。石弹对于炮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不少火炮因为炮管变形直接报废，高强度的炮击下，炸膛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再加上运气不好被辽军火炮击中的，已经有近两成的克虏炮被迫退出战场。

神卫营和雄武一军抱怨不断，但是，章惇心如坚石，丝毫不为所动。

任何武器都是拿来用的，只要能攻下幽州城，哪怕所有的火炮全部报废，那也在所不惜！

他在意的，只有战果。

尤其是已被章惇选为主攻方向的丹凤门。他力排众议，没有将克虏炮最多的雄武一军丹凤门外，也没有用张蕴这样在军中已颇有名气的后起之秀，却大胆重用成军不久的神卫营第二十营。

章惇心里很清楚，因为他强势、冒险的风格，军中已经开始出现对他指挥能力的怀疑，甚至还有人私下里编排他的笑话——一个关于“铁甲火箭车”的笑话，一些无聊的人，借着这个笑话来讥讽章惇病急乱投医。

所谓的“铁甲火箭车”，是兵器研究院的一个机密项目。兵器研究院花费超八年的时间，在研制一种威力巨大、号称可以成为契丹骑兵克星的野战兵器，这个项目曾经得到了枢密院的大笔拨款，在北伐前夕，终于造了出来。

那是一个巨大的铁皮怪物，由八节战车车厢相连，外包两寸厚的铁皮，不惧弓箭与骑兵冲击，车厢内原本固定有数门火炮，但由于在试验

中，火炮发射后巨大的后座力导致了所有车厢一同侧翻，而这个难题一直无法攻克，于是车载武器改装成了用火药发射的火箭，这也让全车的重量大为减轻。在兵器研究院的报告中，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灵便，需要大量的骡车牵引。

然而，“铁甲火箭车”造成后，枢密院与兵部都拒绝验收，结果被束之高阁。但不知道兵器研究院的人找了什么门路，将这种新型兵器的情报送到了幽蓟宣抚使司，引起了章惇的注意。章惇还特意询问过田烈武的意见，很巧的是，田烈武在大约七八年以前就听说过这个项目，但他以为这个项目早已失败，没想到，兵器研究院竟然真的将它造出来了。

于是，章惇抱着试一试无妨的心态，移文枢密院，请求将这种武器运往河北一试。这不是什么大事，枢密院自然照准。

不料，等这“铁甲火箭车”被运到黄河边上，人们才发现兵器研究院的这个新式武器，完全是一朵奇葩——它比黄河渡口所有的船都要长，没有船可以将它运过黄河！

但这又是幽蓟宣抚使司点名要的武器，当地官员不敢怠慢，连忙组织用小船临时架设浮桥，再铺上木板，让骡马牵引从浮桥过河。谁知道，装嵌厚厚的铁甲的“铁甲火箭车”，不仅重量超过浮桥的承载能力，平衡性能也很差，在过浮桥的途中，突然发生意外，战车侧翻，不幸沉入黄河之中……

这原本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兵器研究院这些年造出来的奇葩武器也不是一件两件，枢密院和兵部的人大概早就知道这武器根本不可能用于实战，只是在官僚体系里，没有人会故意去渲染这件事情。只是谁也

没想到兵器研究院可能有两个书呆子不甘心……

从头到尾，这件事情和章惇关系很小，做为幽蓟宣抚左使，他的事务烦多，根本不可能花多少心思去特别关注这么一件武器，也不会真的寄予多少希望在一件新式武器上。

但倒霉的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离汴京不远的黄河渡口，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的人太多了，结果，此事被汴京的报纸详细报道，转眼之间，它成为一个笑话传遍了整个汴京，然后又从汴京传到了河北，传到了幽蓟军中……普通民众谁会关心兵器研究院？他们也当不起这个笑话的主角，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幽蓟宣抚左使，这样的身份，显然更有资格成为这个笑话的主角……

章惇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为了人们取笑的对象。而这后面，少不了对他不满的人的推波助澜。

章惇内心的愤怒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他并不会过于关注这些，无论人们对他的怀疑还是嘲笑，都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在章惇看来，那些编排他笑话的人，都是些平庸、无能的人，他们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喜欢取笑别人的失败，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些人不过是些可悲的蝼蚁，历史的尘埃，如此而已。

他绝不会因此而裹足不前，从此循规蹈矩。

他比谁都清楚，他所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在冒险，冒他所能承受的最大的风险，赌最大的收益！

给“铁甲火箭车”一个机会，甚至连冒险都谈不上，只是说明他敢于为了赢下这一仗，去尝试新鲜事物。

而重用神卫营第二十营，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冒险。

虽然，在战争中，所有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最后都可能对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把，他赌赢了。

二十营，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章惇绝不会承认的无形压力，仿佛随着丹凤门瓮城上最后一座箭楼的倒塌，也轰然消散。至少，在这一个时间点是如此。

突然的放松，让章惇不由得意的大笑，连话也难得的多了起来。

“果然，神卫营和其他兵种不同，第二十营虽是新建之营，反比第十营更精锐，更不用说雄武一军。将他们部署在丹凤门外是正确的，如此一来，丹凤门就可以确定成为主攻点了！”

章惇身上背负的压力，也是田烈武始终非常在意的事情，此时，他也不由的松了一口气，笑道：“大参对火炮的运用，末将自愧不如。”

“呵呵……”章惇此刻的心情特别好，“这其实是蔡元长的见解，我不过是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大胆一试。”

见田烈武一脸茫然，章惇又笑道：“韩师朴下令枢密会议总结此前在河北与辽人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备北伐借鉴，枢密院因此移书河北诸军，遍询将帅意见，此事田侯应该也知道。”

田烈武点了点头，有点惭愧的说道：“河北之役，重要战斗，末将

几乎都没有参与，反倒是吃了辽人不少苦头，我实也想不出什么对付辽人的方略，就请张嵇仲帮忙，写了点吃亏的教训呈给密院。”

“那是田侯忠厚。”章惇早就知道田烈武的札子是张叔夜帮着写的，倒是没想到田烈武就这样坦然承认了，意外之余，反倒又高看田烈武一眼，他轻轻揭过此事，继续说道：“蔡元长又何尝打了什么大仗，但他的札子，颇有可观之处。他在札子中说，河北之役，预示着未来的战争是火炮与马军的天下，拥有更强火炮与马军的军队将是未来最强大的军队……”

田烈武不由点了点头，却听章惇又继续说道：“他还调查了神卫营等火炮部队的表现，发现和马军不同，决定火炮部队战斗力强弱的，不是领军将领，也不是实战经验，而是火炮本身的优劣，指挥使以下低级校尉与节级的能力！那些什长、什将、都兵使是否出色，和他们有过多少实战经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关重要的竟是他们的算学水平！因为，火炮并不需要和敌人短兵相接，并不经常要依靠经验做本能的应对，他们需要的是掌握好用药量，控制好炮管的冷却时间，测算好角度与距离……这些事情，算学水平好的人不需要太多的经验，很快就能掌握，算学水平差的人，经验再丰富也没太大用处。”

田烈武认真听完，忍不住赞叹道：“都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元长公的这番见解，真是让末将受益匪浅！”

“蔡元长这札子的意思，是想建议朝廷增加科举中算学的份量，以促使各学校更重视算学，方便日后召募炮兵。”章惇笑道，“他这是白日做梦……”

章惇瞥了田烈武一眼，忽然语气变得认真了一些，道：“蔡元长这

个人，有见识、有能力、也有手腕，惟一的缺点，就是功利心过重。人有功利之心很平常，世人都难逃此关，但过重的话，就易偏激。唐康时其实和蔡元长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不过，蔡元长的功利心是向外的，所以容易丧失原则，为了功名刻意迎合讨好上司，而唐康时则正好相反，他的功利心是向内的，他功利之心沁入骨髓，自己却认为自己大公无私，执着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完全不将上司放在眼里。但唐康时很幸运，他遇到了田侯你……”

章惇突然将话题扯到对蔡京和唐康的评价上，田烈武不由措手不及，他很不愿意触碰类似的话题，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去评价这些人，他觉得这些人都比自己出色。但以章惇的身份，既然开启了这个话题，他也只能尴尬的听着，万万没想到，章惇最后又扯到了他身上。一时间，他完全愣住了，张大嘴一脸的茫然：“我？”

章惇认真的点了点头，“正是。蔡元长这种人，其实闯不了什么大祸，只要有一个强过他的上司制得住他就行。”章惇并不知道，如果石越听到他这番高论，一定会有不同的见解，但他心里的是如此想的，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有绝对的把握让蔡京服服帖帖的。“但唐康时却不一样，能力强过他是没用的，就算石子明，也未必真管束得住他，但他这样目无余子骄横跋扈的人，反而会向田侯这样待人以诚的忠厚君子低头。我听说子明相公在朝堂对皇上说，田侯你节度不了唐康时……呵呵……子明相公小看了田侯你，也并非真正了解他这个义弟啊！”

田烈武摇了摇头，也认真的说道：“子明相公没有小瞧末将，他这样做，反倒是为了我好。他是小瞧了温江侯。”

“田侯不必过谦。”章惇不以为然的呵呵笑道，眼角的余光，下意识的朝着幽州城西的方向瞥了一眼，“如果不是因为田侯，唐康时不会

改变主意，率军前来幽州。”

“温江侯不是因为末将才改变主意的，他只是想明白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到底是不及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他是真心盼着大宋能赢下这一仗，才改变主意的。但他能有这个回头的机会，却全是因为他幸运，遇到了大参，有此胸襟，容忍他的一时任性。”

“我可没有什么胸襟！我容忍他，是因为我更想赢下这一仗！他和慕容谦，掌握着数万大军，其中还有横山蕃军、河套蕃军、河东蕃骑这样的虎狼之师！为了赢下这一仗，什么事我都敢赌、敢试！接纳一个唐康时回头，又算得了什么？”

田烈武听着章惇这番过于直言不讳的话语，不由得稍稍有些尴尬。他知道章惇说这些话，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发泄胸中的愤怒，但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稍想了一下，还是顺着章惇的话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大参的魄力。既是如此，后日丹凤门的主攻，是否便交给温江侯和观城侯？”

“让他们来主攻原本也并无不妥……”章惇眯着眼睛望着对面的丹凤门，拈须沉吟：“但田侯，诸军将校，谁都想第一个登上幽州的城墙啊！”

田烈武沉默了一下，先登之功，青史留名，这的确是诸军将校都无法拒绝的诱惑，连他的云骑军中的将校，也纷纷找到他，想争这个主攻丹凤门的位置，但他身为主帅，肯定是不太同意让骑兵部队做第一波攻城的军队。他心里倾向让横山蕃军的步军来打这个主攻，但章惇的考虑也不无道理，身为主帅，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各军之间的平衡，好事都让唐康、慕容谦占尽，其他禁军将校怎么可能没有怨言，怎么可能尽心尽

力？

“那大参可有决定让谁来主攻？”

“且让铁林军一试。”

“铁林军……”田烈武不禁有些犹豫——现在的铁林军，不仅补充了大量的新兵，都指挥使也变成了从汴京空降来的武经阁侍读、枢密院知杂房知事、昭武校尉王师宜……

但另一方面，在田烈武心里，铁林军始终都是张整的那支铁林军，张整死前的情形，他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如果能够给铁林军一个机会重振威名，想来张整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一念及此，田烈武便怎么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而且，王师宜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是实实在在的名门之后、熙宁宿将。开国功臣之后的王师宜，早在十三年前，伐夏之役时，就已经做到骁骑军副都指挥使，伐夏后叙功升为昭武副尉，到熙宁十六年，就已经是昭武校尉了——如此深的资历，禁军都校之中，没几个人比得上。这也意味着，王师宜能力与经验，绝对不成问题。

而王师宜也不缺建功立业的野心——他已经卡在昭武校尉的资序上十年不得升迁了，从昭武到游击，不立军功，在这个资序上卡一辈子都有可能，就算王师宜的高祖父是开国名将、琅琊郡王王审琦，但这种世家子弟，许多人一生其实也就是做到六品到头，能跨过六品这一道坎的世家子弟，本就少之又少。王师宜这个时候放弃枢密院知杂房知事的差遣，来接任铁林军的都校，摆明了就是来立战功的，给他一个主攻丹凤门的机会，他没有任何不拼命的理由。

心中迅速的闪过这些念头，田烈武终于还是点了点头，“王昭武亦是宿将，铁林军应当能当此重任。”

章惇也含笑点头，重用王师宜，是他早就决定的事。田烈武并不知道，王师宜是章惇真正的旧部，早在熙宁年间，就曾经随章惇征讨南方蛮夷……章惇一直很欣赏王师宜，如今王师宜再度到他麾下效力，委以重用，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田烈武即使反对也不会有用，但能得到田烈武的支持，当然是更好。

“丹凤门以铁林军先攻，龙卫军继之。铁林、龙卫皆精锐之师，不会逊于横山蕃军。”

田烈武点头认可，又试探建议：“既如此，可令温江侯、观城侯率军攻开阳门？”

章惇摇了摇头：“我欲令宣武一军攻开阳门，以云翼军继之。”

田烈武顿时沉默。宣武一军都指挥使苗履因为败军辱国，先是被章惇解职下狱，北伐开始之时，又被朝廷处分，武阶贬为振威校尉，调往夏州神锐三军任军副都指挥使，至今宣武一军都没有选好新的都指挥使，暂时由原来的军副都指挥使郭成指挥全军——因为兵败的原因，郭成同样也是待罪之身，他原本是昭武副尉，现在也已经被贬为振威校尉，副都校的官职上，也加了个“权”字。处于如此境地的宣武一军，真的适合担任攻打开阳门的重任吗？

思忖了一下，正要开口反对，章惇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已抢先开口：“使功不如使过，苗履无能，但宣武一军终究是天下第一军，郭成也是一名悍将，只要将他们放在合适的地方，宣武一军的战斗力，不会逊于横山蕃军。而且，郭成也罢，宣武一军也罢，他们比谁都需要这个

机会，也会愿意为了这个机会去拼命。”

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田烈武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此外，我这样部署，还有一个原因。”章惇突然压低了声音，“温江、观城侯的军队，的确很强悍，但他们的军队，是以蕃军为主。但中原王朝，一旦军队开始倚重蕃人，便从来没有好结果的，后汉如此，西晋如此，前唐亦是如此。如果我们靠着蕃军打下幽州城，田侯觉得，日后这些蕃军心里会不会看不起汉军？如果这场战争让朝廷觉得蕃军很好用，田侯觉得，朝廷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倚重蕃军？”

“大参所虑虽不无道理，但眼下幽州城能否顺利攻取尚是未知之数，似不宜……”

“我当然不会因噎废食。但我也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既然给宣武一军一个机会，未必会比横山蕃军差，那为何不去重用宣武一军试试呢？”

田烈武说不过章惇，不由语塞。半晌，才问道：“那大参打算如何安排温江侯、观城侯？”

“铁林、龙卫攻丹凤门，宣武一军、云翼攻开阳门，环州义勇攻两门之间城墙，陈履善率部攻城东，温江、观城率部攻城西，三面齐攻，必可令萧岚顾此失彼……”

章惇手执马鞭，指点幽州城，顾盼自雄，信心满满。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急促的战鼓声中，轰隆！轰隆！轰隆！一阵阵的火炮声震耳欲聋。

幽州析津府的丹凤门，完全隐没在浓密的硝烟之中。

从清晨开始，宋军开始发动对幽州析津府的强攻，在主攻的丹凤门外，宋军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进攻方阵，最前方是宋军全部的灭虏炮——合计超过两百门之数，全部架在炮车上，各由一个什的士兵推动行进，灭虏炮后方是铁林军的整齐方阵，两翼则是龙卫军骑兵——伤愈归来的军都指挥使种师中亲自率三个营居左，已晋升昭武副尉、副都校的皇甫璋率龙壁营和第四营居右。在方阵后方，还有云骑军、威远军、骁胜军三万骑兵掠阵。

这个巨大的方阵在进攻的战鼓声中，缓缓向着丹凤门推进。觉察到决战的到来，析津府的城墙上，也吹响了连绵不绝的号角。

城墙上的辽军，开始紧张的操纵起仅存的火炮、床弩、抛石机等重型武器，耐心的等待宋军的方阵进入射程之内。

丹凤门外瓮城两侧的城门打开，整整一万名辽军骑兵，从两侧鱼贯而出，越过护城河，倚城布阵。

宋军的方阵缓慢的向前推进着，每前进二十步，就有校尉大声传令，宋军就会停下脚步，重新整顿方阵，然后再继续前进。

但瓮城两侧的辽军没有理会宋军的节奏，结阵完毕，马上便吹响号角，上万骑兵驱使着战马，缓缓加速，向着宋军的两翼包抄过去。

在后方掠阵的田烈武马上下令挥动五色旗，接到命令的炮兵与铁林军方阵立即停止前进，就地布阵。两翼的龙卫军同时吹响号角，种师中和皇甫璋拔出佩刀，龙卫军兵分两路，催动战马，开始加速，迎向辽军。

战斗就这样简单的打响。蹄声由缓而急，两万匹战马践踏着大地，大地仿佛都因此而颤抖。四股洪流猛然相撞，震天的喊杀声中，人马相错，钢铁相交，不断有人翻身落马，飞血四溅。

就在百步之外铁林军，在将炮兵收入自己的方阵之内后，便仿佛事不关己的看客一般，冷静的维持着严密的阵形，等待龙卫军与辽军骑兵的胜负分晓。

在后方掠阵的章惇、田烈武，在丹凤门城楼上指挥的萧岚，也都在默默等待战斗的结果。这是争夺阵地的战斗，之前的炮击战，宋军觉得不顺利，困难重重，但大部分时间在被动挨打的辽军心里更加憋屈，三百步以外，对宋军的克虏炮，他们办法不多，只能靠着城墙硬扛，但三百步之内，每一块阵地，宋军都必须用血来争夺。

时间似乎变慢，两只骑军的厮杀，感觉上竟是如此的漫长。

种师中统率下的龙卫军，悍勇之名，威震河北，冠于诸军，他们有如疯狗撕咬一般的进攻，甚至连友军都感到胆寒。原本，章惇和田烈武

都以为对面的辽军，即便不是一击即溃，也撑不下几次冲锋。但没想到，这只辽军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坚韧。

他们已经记不清种师中和皇甫璋反复冲杀过多少次了，每一次辽军看起来都将被击溃，但每一次，对面的辽军都重新整顿起阵形，举起战刀，迎向龙卫军……

章惇、田烈武……所有观战的宋军将校，心里都冒出一个念头：这绝对是宫分军！

部族军和属国军不可能有这样的战斗力，幽州析津府内有宫分军并不奇怪，但易地而处，站在萧岚的立场，他应该相信这会是一场漫长的守城战，在决战刚刚开始之时，就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与宋军精锐骑兵血拼，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手里的筹码，比宋军想象的要多！

这让田烈武隐隐感到有些不安，他朝身边的刘近、张叔夜招了招手，“是哪支宫分军？看得出来么？”

二人摇了摇头，刘近回道：“他们打的是普通的五方五色旗，旗色上看不出来。”

田烈武又将目光转向颜平城，颜平城笃定的回答：“是积庆宫！”

刘近不由好奇的问道：“颜将军是如何看出来的？”

“我看见黄旗下的大将了，瞎了一只眼，脸上有很显眼的伤疤……”

“积庆宫都辖耶律雕武！”刘近马上反应过来，他睁大眼睛去寻找混战之中的辽军大将，但距离太远，根本看不清人的脸庞，对于颜平城

这种超级神射手的非人视力，只能表示拜服。

“积庆宫……安平一役，耶律雕武仅已身免，积庆宫几乎全军覆没。”田烈武喃喃自语，“这是拼老底了……”

职方馆关于辽国宫卫军的情报，田烈武读过很多次。积庆宫正常能抽调八千左右的宫分骑兵，这些人基本上已全部折损在河北。但如果紧急情况下，抽调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适龄青壮年，总共可以征调的兵力将达到三万五千左右，这显然不可能全部是骑兵，大部分是步兵与仆从兵。所以，如果对面的这一万骑兵全部出自积庆宫，那应该就是积庆宫的极限了，那就可以肯定，辽人征调了积庆宫的全部适龄兵员。

而积庆宫既然已经全体动员，十二宫卫多半也不会有例外。辽国这是举国应战了。虽然这是情报上早就报告了的事情，但亲眼确定之后，感觉却完全不同。

仿佛是察觉到了田烈武微妙的情绪变化，章惇不屑哼了一声，“田侯勿忧，耶律雕武，败军之将而已！纵起举国之兵，也不过是困兽之斗！但安心看龙卫军破敌。”

说完，章惇朝左右低声吩咐了一声，不多时，几名卫士竟抬了一张大胡床过来，章惇倨坐胡床之上，拿了一卷《通鉴》，竟在战场上读起书来。

左右众将自田烈武以下，都知道他是故意作态，但也是奇怪，众人原本有些焦躁不安的情绪，竟不知不觉，就此平复了下来。

而战场上的形势，也逐渐向龙卫军倾斜。每一次双方重整队列冲锋，辽军的队列都会变得更加稀疏，而龙卫军却是杀红了眼般，越战越

凶悍，双方骑兵战斗力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大辽的十二宫卫军，虽然堪称骑兵的摇篮，宫分军骑兵从小就生活在马上，接受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一生的任务就是成为大辽的精锐骑兵，但是，有一个人们很少关注的误区：不是每一个从小骑马训练的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骑兵的。残酷的现实是，在天赋面前，努力从来不值一提。乌龟想要努力跑赢兔子，必须要指望兔子中途睡上一觉。努力只是能让人们兑现自己的天赋，但却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天赋。身高、体格、臂力、平衡性、视力、箭术天赋、格斗天赋……有些人天生就能成为优秀的士兵，有些人拼死拼活也不过中人之姿，大辽的宫卫军制度，的确能够极大的提高骑兵的成材率，在三万五千名从小骑马训练的青壮年中，能够挑出八千名精锐的骑兵，这已经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骑兵培养制度了。指望余下的人还能同样出色，那就是不切实际了。

而相比宫分军物美价廉，培养成本极低，宋军的骑兵培养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成本高昂的精英模式。他们首先挑选天赋高的青壮年入伍，身高体壮是最基本的要求，然后再对他们进行训练，优胜劣汰。能够进入龙卫军这样的主力马军接受骑兵技能训练的，几乎都可以确保是天赋出众的士兵。在起跑线上，他们就远胜于大部分宫分军，只要对他们进行严格规范的训练，让他们能够兑现自己的天赋，他们就会是比宫分军更出色的骑兵。

而这对于龙卫军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他们普遍身材高大健壮，接受过严格的骑兵训练，仅仅靠着体型，在双方的交战中，龙卫军就可以占据极大的优势，而他们还有更加精良的武器盔甲，甚至在战马方面，龙卫军也全面占据优势。宫分军的战马是自己培育的，难免有好有坏，比如积庆宫不乏好马，但它们早已随着

南征的八千将士留在了河北，这一批积庆宫宫分军所骑的战马，比起龙卫军的战马，无论是个头，还是速度，都要逊色不少。

在战斗开始的阶段，这只宫分军还能凭着血气之勇，和龙卫军打得平分秋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逐渐呈现，在人高马大的龙卫军的冲锋下，他们越发的左支右绌，只能靠着信念顽强的与龙卫军对抗。

如果换一支马军，说不定他们就能抵挡下来，但是，这支龙卫军的都校是种师中！他将自己强烈的个人性格完全注入到了龙卫军的战斗风格之中，长枪举起，马刀拔出，就舍生忘死，认准了敌人，就会疯狂的追着撕咬不放，对手越是顽强，龙卫军就越是兴奋，只要主将大旗依然矗立，龙卫军骑兵就会疯了一样朝着大旗所指的方向冲杀……在不断的列阵冲锋之中，气势最终完全的倒向了龙卫军一边。

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双方重整队列冲锋，就在突然之间，一根无形的弦断了，听着种师中又一次举刀高喊“龙卫军！冲锋！”见着对面浑身是血的宋军骑兵，仿佛不知疲倦一般举着长枪、挥舞着马刀，朝着己方冲来，辽军的心理防线，突然就崩溃了，双方稍一接触，辽军就开始溃退，无数的辽军拔转马头，就朝着城墙方向跑去。

战袍已被鲜血染透的耶律雕武，面目狰狞砍倒身边一个又一个向后方逃跑的士兵，声嘶力竭的大喊着，试图重新聚拢阵形，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他率领的，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那支积庆宫精锐。几个月前，他将丢下了他的部下，在安平仓皇突围逃命，几个月后，他想重整旗鼓和宋军决一死战，洗雪当日的耻辱，但是，他的部下却抛弃了他，率先逃跑。

望着身边溃败的情形，耶律雕武长叹一声，举起佩刀，就要自刎，

却被身边的亲兵死命抱住，生拉硬拽，拉着他往城中逃去。

见到敌人溃败，杀红了眼的种师中早已经忘记了他们所处的战场，一把夺过身边传令兵的号角，亲自吹响了追击的号角。

听到“呜呜呜——”的号角声响起，龙卫军士兵更加兴奋了，欢呼着大喊着，开始加速追杀溃败的辽军。

在后方掠阵的田烈武正在高兴，突然看到这一幕，几乎目瞪口呆，怔了一下才回过神来，急忙大喊：“鸣金！鸣金！”

顿时钲声大作，但龙卫军追得兴起，早已冲到城墙上辽军的弩、炮射程之内，听到后方急促的钲声，龙卫军这才反应过来，准备退兵，但守城的辽军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完全没有理会跑在后面的辽军的死活，弩、炮齐发，密密麻麻的弩箭、石弹，如雹雨一样落在龙卫军的阵列之中，顿时，到处都人仰马翻，血肉横飞，一时间也分不清是宋军还是辽军……

直到这里，龙卫军才真正清醒过来，慌忙勒住战马，向后方撤退。

积庆宫败兵慌乱退回城中，龙卫军狼狈后撤重新布阵，而铁林军的战鼓也重新响起。

阵列前方的士兵迅速变阵，灭虏炮再次突出到方阵的前方，在鼓点声中，宋军的方阵，开始缓慢而坚定的向前推进。

这次，辽军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再出城阻扰，城墙上的辽军紧张的给火炮、床弩、抛石机装弹、瞄准，鼓声之中，宋军的方阵，已进入到二百步之内。

火炮与床弩率先发射，伴随着火炮的轰隆巨响，宋军再次迎来一波弩、炮的打击，被击中的宋军士兵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砸成了肉泥，巨大的步兵方阵，好象被什么东西啃过一样，出现了东一块西一块的空白。

但宋军的鼓声始终没有停止，铁林军的方阵依旧整齐，许多新补充进来的士兵双腿瑟瑟发抖，但在身后军法官的刀锋下，仍然咬紧牙关，靠着本能向前移动。

火炮被击中，就当场废弃，士兵被击中，马上有后备补上，没有任何牺牲，可以让方阵停下脚步。从二百步到一百步，平时很短的距离，此刻却是如此的漫长……数以百计的铁林军士兵，就在这短短一百步的距离内，尸骨无存！

但幸运的是，这个距离，也只够辽军发动两到三波打击，更幸运的是，辽军的抛石机射程不够，铁林军的方阵，不需要经受三百斤的大石弹的考验。

当方阵推进到距丹凤门瓮城一百步的距离之时，宋军的鼓声终于停了下来。

宋军的克虏炮已经在一天前打光了全部的炮弹，半数的炮管变形，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辽军的火炮被消耗，更重要的是，幽州析津府南城牆上的马面、敌楼等等设施几乎被破坏殆尽，辽军安置于在这些位置的抛石机、床弩，也损失惨重，否则的话，铁林军的方阵想要推进到百步之内，损失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

此时，宋军的两百多门灭虏炮终于推进到一百步之内，虽然付出近十分之一的损失，但余下一百九十多门灭虏炮，已经足以成为辽军的噩

梦。

发射霰弹的灭虏炮，在一百步的距离上，可以准确的将炮火倾泄到城墙之上，宋军迅速部署好炮兵阵地后，进攻的鼓声再次响起，宋军开始了疯狂的炮击。

每一波齐射，都有数不清的铅弹、铁弹砸落，炮声、鼓声交杂在一起，震得人们的耳膜嗡嗡直响，许多人直接失聪，城墙之上的辽军，只能看到身边的袍泽张大了嘴巴痛苦的大喊，却听不见他们的惨叫声，几波齐射之后，丹凤门附近女墙之后的走道之中，几乎便已经看不到活人，到处所见的，都是辽军的断肢残躯，宛如地狱修罗场。

面对如此恐怖的火力打击，辽军的火炮与床弩，根本无法抗衡，许多操纵床弩的士兵还来不及装好弩箭，就已丧生在灭虏炮的铁弹之下。不用任何人下令，城墙上的辽军，此时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寻找掩护，保住性命。

一波齐射、又一波齐射，又一波齐射……和克虏炮不同，灭虏炮在短时间内的射速极快，只要清理完炮管，就可以立即装弹发射第二波，不到半个时辰，宋军的灭虏炮就对着丹凤门附近城墙，进行了八波齐射。

当宋军终于停止发炮之后，丹凤门附近四散硝烟，已经浓密到让人伸手不见五指，城墙上、城墙下，竟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

但很快，呜呜的号角声划破了寂静的战场，随之响起的，是震天的喊杀声。

从铁林军的方阵中，推出数十辆壕桥，飞奔着的向着护城河冲去，

每八辆壕桥一组，转眼之间，就在幽州的护城河下，架起了数座宽达三十七米的大桥。

紧随其后的，就是二十来架云梯，还有更多的构造简单但便宜的竹飞梯，由数十名精干的民夫扛着，飞奔过壕桥，架在了幽州的城墙上。

直到此时，守城的辽军这才如梦初醒，开始从各种掩护中跑出来，组织防守。一队队在城墙后方待命的辽军，也在将领的催促声中，快跑着来到城墙上，补充各个位置的空缺。在之前炮击中幸存下来的火炮、抛石机、床弩也开始重新装弹发射。

但一切都似乎为时已晚，仓促组织起来的防守，处处都是漏洞，根本阻挡不了铁林军登上城墙。

一名执盾持刀的守阙忠士率先登上幽州的城墙，马上被一涌而上的十几名辽军杀死，但马上，另一处云梯，一名陪戎校尉也登上了城墙，他随手劈翻慌忙赶来的两名辽军，让出位置，紧接着，便有数以十计的铁林军校尉、节级涌入城墙。

到处都是漏洞，到处都是短兵相接的血战。

当铁林军的新任都校王师宜在亲兵的护卫下也终于登上丹凤门的城墙之时，在那一瞬间，他的胸中忍不住热血激荡——王师宜是追随石越参预过伐夏之役的，他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但是，收复灵复，带给他的激动，却完全无法与北伐幽蓟相提并论。要知道，伐夏之时，他还是热血的年青人，是军中年轻的后起之秀，而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

但此时此刻，登上幽州城墙的王师宜，却感觉自己比十三年前还要兴奋。他放弃枢密院油水丰厚的差遣，谋取铁林军都校之位，原本只是

为了升官。收复灵夏之后，王师宜几年之内，就升到了昭武校尉，出身世家的他，在高太后垂帘之后，就意识到旧党将会占据优势，宋军从此多半会马放南山、止戈息武，于是果断离开军中，前往兵部、枢密院谋求差遣，不料转换文资失败，从此卡在昭武校尉的阶序上，十年不得升迁，更是错过了无数的机会。直到这次北伐，他才终于找到机会，来到铁林军接任都校，重新在自己的老上司章惇麾下效力。他做过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为了什么北伐的理想，甚至都没有封侯的野心，他只是想趁着还没有老去，再拼一次命，搏一份战功，让他迈过六品到五品这道坎，只要能迈过去，凭借他的家世，他就能安安稳稳的靠着磨堪，升到定远将军，未来就有机会在兵部某司郎中甚至军器监少监、枢密院都承旨这样的官位上致仕，如此，王师宜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但是，直到真正登上幽州城墙的这一刻，王师宜才发现，此前自己所谋划的，全是浮云！

每一个宋军将领，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亲自率军攻上幽州的城墙。

即便是封侯的荣耀，也比不过他这一刻的荣耀！

这就是他人生之中，最光彩的时刻。站在这幽州的城墙之上，王师宜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再无遗憾，纵使此刻战死，也已经了是光宗耀祖了！

身为王家的子孙，基本上都是在享受祖宗的荫庇，可没几个人有资格背负“光宗耀祖”这四个字。但他王师宜，却可以堂堂正正喊出这四个字了！

胸中激荡得难以自持的王师宜，忍不住纵声大吼，挥舞着战刀，如

同一个普通节级士兵一样，冲向自四面涌来的辽军。

宝刀斫胡兵，断甲溅腥血！近身肉搏，刀剑接击，劳形案牍的王师宜，八年来，第一次如此酣畅淋漓，左挥右斩，直刺斜劈，激战之中，竟已数不清砍翻了多少辽军，但面前的辽军，似乎无穷无尽，丝毫不见减少。

待到浑身是血的王师宜终于从酣战中冷静下来，退后一步，观察城墙上的形势，才猛然惊觉——虽然登上城墙的铁林军越来越多，但从城中赶来支援的辽军，却是数倍于登城的铁林军！

“直娘贼！”出身世家的王师宜忍不住骂了一句粗话，马上又提起战刀，冲向辽军

登上城墙，有时候意味着攻城的结束，但有时候，却仅仅是攻城的开始。

此时的王师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开一条血路，打开外瓮城城门！

城外，掠阵的田烈武脸色凝重，铁林军刚攻上城墙时的喜悦，早已一扫而空。

田烈武很清楚城墙上发生了什么，显然，萧岚做好了每一步的预案，这座北国名城，没那么容易易主。但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

增兵毫无意义，城墙上空间有限，登城的铁林军控制的区域还是太小，大量的铁林军雍塞于城下，一部分铁林军甚至开始尝试在瓮城两侧的城门附近堆积木柴，浇灌猛火油，试图火烧城门，外瓮城上的辽军察觉到宋军意图后，开始疯狂的向城门下倒沙土。

神卫营和雄武一军抓住机会就会向城墙上开炮，辽人在城墙上的火炮、床弩、抛石机等重武器，几乎被再次完全压制，但是，铁林军登上城墙后，他们也无法再组织覆盖城墙的齐射，火炮能提供的支援，也已经被限制。

这次攻城成败，此刻已完全系于铁林军之手。

如果现在攻城的还是张整的那支铁林军，即便辽军人数再多，田烈武都会毫无保留的相信他们——城墙上有限的空间，对双方都是限制，铁林军的战斗力，足以让他们在狭路相逢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这支铁林军有着太多新补充的兵员，这样的大战，对他们来说，

考验还是太大了。

他心里隐隐有些后悔，这个时刻，如果在这里担任主攻的，是唐康和慕容谦的部队就好了。他不由得转头去看章惇，却见斜靠在胡床上的章惇，依然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丹凤门内瓮城。

南院郎君高革指挥着三千渤海军，督促民夫将滚石、擂木、沙土、箭矢等等守城物资运上城墙各处。他四顾观察，尽管铁林军已攻上城墙，但一身戎装的萧岚仍然伫立城楼之上，摆出一副与丹凤门共存亡的态度，激励将士作战；永兴宫都辖耶律乙辛隐身披铁甲，率领七八千宫分军静坐于内瓮城内，正默默的擦拭着佩刀，随时准备上城墙增援；城内不远的一处校场，耶律雕武正和他的骑兵在舔着伤口，只要有需要，他们仍然可以杀上城墙；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还有更多的步军做为预备队在准备着……高革也不知道这析津府内，到底有多少辽军，他只能大概猜测——皮室军跟着皇帝、太子去了中京，宫分军大部分精锐骑兵都被耶律冲哥带走，萧岚手下的宫分军骑兵可能仍有数万之众，但其中精锐部队不会超过一万，城中的军队大多数是步军，至于步军的数量，高革无法估计，他不知道有没有二十万，但肯定远远超过了十万！

这也是萧岚选择析津府固守的原因，他的部队没有实力与宋军野战争雄。辽军的步兵单兵作战能力还行，但绝大部分都不擅长列阵作战，辽军也缺乏这方面的优秀将领，但倚城固守的话，却可以扬长避短，让他的步兵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宋军这些天的火炮攻城，让高革极为震撼，但是，他很清楚，想要

攻取析津府，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们仍然需要攻占一座城门，让他们的骑兵进入城内……但宋军肯定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们的骑兵，竟然超过步兵，会成为战场上的绝对优势，哪怕只是在局部战场上。

其实在理论上，宋军还有一个方案可以轻松攻下析津府，如果他们能够截断来自西京与中道的救援，那么根本不需要攻打析津府，只要将这座城池包围四个月以上，城中的辽军就会因为缺粮而不战自溃……但高革很怀疑，宋军的粮草可能还不如析津府的辽军坚持得久。

所以，归根结底，胜利的钥匙，仍然在攻占一座城门。

这也是高革想要寻找的机会。

不过，讽刺的是，高革此刻，并不是以宋朝职方馆间谍的身份行事，而是被郑王耶律淳“收买”，帮助耶律淳向宋军献城！

南征折戟，辽国内部息战议和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终究还是年轻的郑王耶律淳也没有克制住，向耶律濬进言，建议遣太子至汴京为质以示诚意，并归还被掳宋人，两国互嫁公主，歃血为盟，永为兄弟之邦，以此争取宋朝内部旧党与温和派的支持，谋求与宋朝议和。耶律淳的建议得到辽国朝中不少大臣的支持，然而却引起了耶律濬的猜忌。

耶律濬以南征战败问罪耶律信，将之贬为东京留守，借机解除了耶律淳的父亲耶律和鲁斡东京留守的职务，将耶律和鲁斡召回中京任北院宣徽使，就近监视。自此，他父子再无半点兵权。为防止耶律淳和朝中大臣勾连，耶律濬回中京之时，又任命萧岚为南京留守兼南京都元帅府都元帅，萧忽古与萧阿鲁带为副元帅，耶律淳为南京副留守——名义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南京道兵权操于萧岚与萧忽古、萧阿鲁带之手，耶

律淳不仅毫无实权，而且还受到萧岚的严密监视。

这让耶律淳惶惶不可终日，他担心辽军打赢还好，耶律濬还可能留他一命，如果辽军战败，萧岚很可能会在城破之前将他处死，以免他声望更高，威胁到耶律濬的帝位。思前想后，耶律淳决定南奔，寻找宋朝的庇护。但正值宋军北伐，两军交战，戒备森严，他的一举一动又都在萧岚的监视之下，想要南奔，谈何容易？耶律淳只能暗中收买辽军的一些边缘人物，象高革这种受到萧阿鲁带的信任，却因兵败而受到连坐，在外人看来不甚得志的人，正是耶律淳重点收买的对象，更不用说两人在南征时，还有了不错的交情。

耶律淳的手段很简单，无非就是先试探高革对宋朝的态度，然后曲意拉拢，继而设计陷害，最后威逼利诱，软硬兼施，逼其就范。仿佛是命运在捉弄高革，一直处于彷徨、茫然、自暴自弃状态中的高革，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就这样简单的被绑上了耶律淳的战车。事后高革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否曾经故意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总而言之，命运摆来摆去，高革仿佛又被摆回了原点。

宋军攻打析津府的战术是想以雷霆之势强攻夺取城池，而不是打算进行长期围困，因此，为了削弱辽军的抵抗意志，也是为了集中兵力，同时避免可能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宋军对析津府采用的是围三缺一的战术，析津府的北边没有宋军的大部人，只有小股骑兵进行骚扰、侦察。城中居民可以从北边的通天门、拱辰门出城砍柴，城内辽军也可以通过北门与中京道联系。而高革正是负责后勤补给的将领之一，有机会自北边出城，原本耶律淳的目的，便是想利用高革的身份，让高革帮他逃出城去。

但高革很清楚，这个计划是必定会失败的。萧岚虽然没有在北城布置重点，但是对北边的监控，却从未松懈过，对于城内可能有间谍与城外宋军勾结，更是极为提防——南京析津府毕竟是汉人占多数的城市，由不得他对此掉以轻心。耶律淳即便混出北门，只要他试图向东、西方绕道，几乎就必定会被辽军发觉、追杀。

耶律淳想要南奔，惟一的办法，就是和宋军里应外合。

耶律淳并不想出卖大辽，但他很快也意识到，大辽和自己的生命，他只能选一样。这个选择并不困难，因为想要他性命的，正是大辽的皇帝。

困难的是他和高革没有献城投降的实力。耶律淳自不用说，只有几百名亲卫、家丁可供差遣，这些人还被萧岚盯得严严实实的，一有动静就会被发现。高革也好不到哪去，虽然没有人怀疑他，但是他统率的三千渤海军并不会追随他叛乱，他能够信得过的心腹之人，也就是三十来人，还不能保证这里面不会出现告密者。

面对保持高度警惕的萧岚，这点力量想要夺取城门献城，几乎就是痴人说梦。析津府不是什么小城，每座城门，都有内瓮城、外瓮城、吊桥，外瓮城有三道城门，正面一道，侧面两道，在墩台被清除后，所有的外瓮城正门，都被萧岚下令直接封死。想要打开侧门中的任意一道门，都不是耶律淳和高革能办到的。耶律淳一出门就会被盯上，而高革没有命令，大部分时间连内瓮城都进不了。

他们只有一个死中求生的可能，就是在宋军攻城时，寻找机会。只要宋军给的压力足够大，高革就有机会进入外瓮城，在兵慌马乱之中，一切皆有可能。

为了争取这一丝微小的机会，耶律淳又花了很大的代价，联络城外的宋军。耶律淳怎么说也是皇族，当今大辽皇帝的堂弟，虽说一直被架空，但在大辽还是有些势力的，得罪过的人不少，但受过他家恩惠的人，也不少。耶律淳费尽心思，终于在军中找到几个人充当信使，趁着出城与宋军作战的机会，找机会投宋。但战场上刀枪无眼，前两名好不容易找到的信使，一个战死，一个不知所踪，直到第三名信使，才终于将密信送到了章惇手中。

为了保护耶律淳，信是以高革的名义写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辽主无道，析津府中有贵人愿意投宋，但萧岚监视甚严，他们会在宋军攻城时，找机会里应外合，打开城门，希望章惇能事先知会攻城将领，辨清敌我。因为内外交通艰难，他们也不寄望城破之前，还能再次联络，如果章惇愿意接纳他们的投诚归正，就请于当晚三更，在城南发射三枚蓝色烟花。

这种事情，章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他原本准备怎么作战，还是继续进行，事情是真，那是天助他章惇，是假，也没有关系，只要提醒攻城的将领小心提防这些献城的辽人就是了，除此以外，再无风险。

当天晚上，三枚蓝色烟花便准时在城南的夜空中绽放。

现在，就是高革找机会践诺的时候了，他和耶律淳商议，如果他能侥幸成功，就马上放出一枚特制的红色烟花，耶律淳看到信号后，再在城中发难，制造混乱。

这可能是史上最不靠谱的计划，一切都得看机会酌情发动，每一步都充满着不确定。

但除了坐以待毙，这也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计划了。

可现在的情形，铁林军虽已登城而上，城内的辽军也的确一片混乱，然而，高革却依然看不到他的机会在哪！

正苦着脸发愁，忽然，高革看见萧岚的一个家奴快步朝着自己走来，他识得对方名字，叫做萧若统，正要行礼，却听萧若统着急的喊道：“快，沙土，东侧门！”

高革顿时大喜，连忙答应，随手指了三十来个人，全是自己的心腹，他亲自带头，推起早已装好沙土十来辆独轮车，便朝着外瓮城的城墙跑去。

萧若统没料到高革会亲自上阵，心中闪过一丝疑惑，但此时十万火急，他也不急细想，又朝着耶律乙辛隐跑去，喊道：“都辖，外瓮城要增援！”

高革推着独轮车上了城墙，才发现城墙的战况，比自己想像的还要惨烈。

没有箭楼、马面，城墙防守到处都是死角可以被宋军利用，不仅丹凤门两侧的主城墙，连外瓮城的城墙上，也被宋军攻了上来，抬眼望去，感觉到处都有宋军和辽军在展开殊死的白刃战，更让他震惊的，是外瓮城东侧门处燃起的火光，上百名辽军在那里手忙脚乱的向城下倾倒各种东西，沙土、滚石、甚至是檣木……但宋军应该是在东侧门投放了大量的猛火油，城门下的火势，完全没有得到遏制。而在高革的前面，已经有许多辽军扛着一袋袋的沙土朝着东侧门上方城墙跑去，而几乎所有外瓮城城墙的宋军，也都在疯狂的杀向东侧门的位置，试图阻止辽军救火，更多的辽军则不顾一切的阻止他们的推进……恍惚间，高革甚至

觉得辽军的防守已经岌岌可危，宋军攻破城墙，已是迟早之事。

高革小心的观察了一下形势，领着自己的独轮车小队，小心的避开正在激战的宋辽士兵，奔向东侧门方向，但是，看到独轮车上的沙土袋，沿途的宋军立即将他当成了最大的威胁，纷纷抛下自己的对手，前来阻止高革，而辽军同样将他看成最大的救星，一个个咬紧牙关，死死的缠住身边的宋军，护住高革一行，保护他们通过。

高革一路躲避迂回，途中还撞开了三四名宋军，好不容易，终于冲到了东侧门的上方。见到高革一行，早已将沙袋扔得一干二净的辽军大喜，马上围了过来，一人扛起一袋沙土，就往城下扔去。转眼之间，三十几辆独轮车上的沙土，便被扔了个一干二净。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近两百袋沙土扔下去，城门的火势不仅没有得遏制，反而突然猛涨，便如烈火中浇油，火势愈发旺盛，一些火苗甚至直接窜到了城墙之上，稍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大火已经彻底失控，外瓮城的东侧门，完了！

这突然的变故让东侧门上的辽军一脸茫然，哪里想得到，这些所谓的沙土，全是高革事先准备在外瓮城放火的浸泡过猛火油的煤炭！此时正好配合宋军火烧东侧门。一名辽将向着高革冲过来，正要质问，高革已经从独轮车的车侧拔出一把长刀，朝着那辽将砍去，直接将他砍翻在地。他几十名心腹也纷纷发难，猝不及防间，东侧门上方的百余辽军，便被他们全部砍死。

然后，众人从怀中掏出一块红布，绑在左臂之上，高革大声嘲着城下宋军大喊：“某用北朝南院郎君高革，已与章大参相约，归正大宋，今如约献城！”

城下宋军顿时发出一声欢呼，高革又大呼：“铁林军张将军何在？”

便听到丹凤门西侧的一段城墙上，一名铁甲上到处都是血迹的男子慨声回应：“高将军，张都校已在河北殉国，大宋铁林军都校王师宜在此！”

高革不由愣了一下，因消息断绝，他并不知道张整已死，更没想到王师宜竟已经身先士卒，杀上了城墙。这一声大呼，却是将对方给出卖了。果然，王师宜附近的辽军听到铁林军都校在此，便如潮水一般，向着王师宜那边杀去。

高革既感于王师宜的豪迈，心中又觉愧疚，从怀中掏出一个烟花，随手扔到城下的大火之中，便听哧的一声，一道火焰直冲上天，然后“呼”的一声，在半空中绽放出红色的花火。

诸事已毕，高革大吼一声，率众朝着王师宜那边杀了过去。

但才冲出十余步，便见耶律乙辛隐亲自率领着几十名辽军朝着自己大步走来，眼中全是仇恨与愤怒。

见到高革，“狗贼！”耶律乙辛隐低吼一声，提刀便砍向高革。

城楼之上，萧岚面无表情的抬头看着半空中渐渐消散的烟火，冷冷的说道：“这逆贼在城中还有同伙！立即下令，加强城中巡逻，但有可疑之人，立即杀了！”

身边一名家奴领命离去。

萧岚又接着下令：“做好外瓮城失陷的准备，执行丙计划！”

几名幕僚也纷纷领命而去，萧岚看了一眼正和耶律乙辛隐苦战的高革，冷笑着骂了一声：“逆贼！”顿了一下，似是突然想起什么，又下令道：“马上派人，盯紧郑王府！让郑王安安份份的呆在府里。”

郑王府内，一身戎装的耶律淳手按佩刀，坐在院子里喝着酒，不断抬头看向天空。院子里，一众亲兵家丁，都是全副武装。

忽然，南方的天空中，响起一道红色的烟火。耶律淳猛然站了起来，率领着亲兵家丁，一声不发的朝着大门走去。

城外，看着东侧门燃起的熊熊大火，原本一直靠坐胡床的章惇猛然站了起来。但此时，谁也没在意他的风范不再，田烈武也是全神贯注的盯着东侧门的大火，刘近和张叔夜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击掌相庆：“拿下了！拿下了！”颜平城也忍不住问田烈武：“郡侯，要不要增兵？”

田烈武强行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缓缓摇了摇头：“且不着急，现在双方数万之众聚集于小小的丹凤门附近厮杀，就算烧塌东侧门，进入外瓮城，兵力还是施展不开。雄武一军那里应该还有点石弹，待铁林军进入外瓮城后，叫雄武一军送几门克虏炮进去，先试试看能不能轰开城门。轰得开城门，骑兵就可以长驱直入，若轰不开，就让龙卫军准备，从外瓮城内的两条马道杀上城墙！”

正讨论着作战方案，忽然，丹凤门上的天空中，绽开了一道红色的

烟火，田烈武等人都是面面相觑。“这是……信号么？铁林军发的？”刘近一脸茫然，“我们有这个约定么？”

田烈武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下意识的转头望向章惇。

章惇开始也是有点惊讶，但马上反应过来，高革的信是真的！他云淡风轻的笑了笑：“田侯毋疑，那不过城内辽人内乱。”

“辽人内乱？”田烈武看着章惇的表情，立即知道对方早就知情，心中不由生出一股不满之气。

但章惇却颇为坦然，他不告诉田烈武，正是不想被这种不确定的事情打乱己方的部署，此时依旧是如此：“田侯不必理会，这仗该如何打，便如何打！”

田烈武心中却更是愤怒，但此时不是发作的时候，他强烈按下心中怒火，点了点头：“好！”再次转头望向远处的丹凤门。

大约一刻钟之后，便听轰的一声巨响，东侧门终于倒塌。

铛！高革背靠女墙，挥刀架住耶律乙辛隐劈向自己的一刀，虎口震得有点发麻。他用眼角的余光观察四周，他的三十多名部下，此刻已是死伤大半，而涌向他们的辽军却越来越多……就在这一刻，高革心中忽然生出一丝明悟——他大约已经没有什么机会见到铁林军那位王师宜都校了。

耶律乙辛隐已非自己所能力敌，面前的局面更是以寡敌众，自己大概已无幸理。但此刻的高革，内心之中，却是十分的平静，连一点波澜都没有。就这样死掉，死在析津府的城墙上，也没什么不好的。他甚至不再关心东侧门是否已经被烧塌，耶律淳有没有如约执行计划，宋军最终能不能攻下析津府……他的一生都在摇摆，有时候视宋朝为故国，有时候又效忠于大辽，帮着大辽攻城略地屠杀宋人的是他，出卖大辽成为职方馆间谍的也是他……他内心之中对辽军在河北的所作所为有罪恶感，但是，他也无法否定自己率领辽军作战甚至是打草谷时，心中那种满足感。高革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河北归来后，本来想从此以后安心追求升官发财享受一世，没想到，又莫名其妙卷入了这样的事情当中，他甚至自己都不清楚，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并不痛恨大辽，甚至有点喜欢大辽，那么，这是因为自己在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宋人么？

高革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总之，如果就这样死掉，那就死掉吧。

然而，在心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他又本能的一个侧身，避开了耶律乙辛隐的又一次劈砍。但就在此刻，他听到了轰然巨响，感觉到了脚下城墙的震动——东侧门终于塌了——高革下意识的用眼角余光瞥向东侧门方向，但就这么稍稍一分神，高革感觉到左臂一阵剧痛，然后便看到了耶律乙辛隐狰狞的笑容。他右手提刀，猛刺向耶律乙辛隐的腹部，却见耶律乙辛隐长刀带过，他的战刀被撞歪，紧接着，高革感觉到自己腹部的盔甲被刺破，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伴随着剧烈的痛楚，他感觉耶律乙辛隐从他的肚子里抽出了长刀，他看见滴着鲜血的长刀，在自己的头顶举起……

东侧门倒塌的灰烟尚未散尽，拥挤在门外的铁林军一涌而入，正对着外瓮城的城楼前的女墙后，两百名辽军手持弓箭，整齐列阵，向着外瓮城内射箭。外瓮城残破的城墙上，耶律乙辛隐率领数百名步兵，依然在努力的试图将宋军赶下城墙。

而涌入外瓮城内的铁林军在一名营将的指挥下，迅速布成了一个简单的方阵，他们举着盾牌遮挡漫天落下的箭雨，一面向着城墙上齐射还击。一名都兵使则率领部下高举盾牌，杀到西侧门附近，斩落门关，更多的铁林军涌了进来，而辽军居高临下的齐射，也更加急促，虽然铁林军的铁甲有着极好的防御弓箭能力，但依然不断有人中箭倒下，然而，这根本阻挡不了铁林军向着外瓮城内的两条马道推进。

铁林军校尉以上的武官，这一刻都很清楚，只要他们能通过那两条马道杀上城墙，就可能打破现在的僵局，甚至一举攻克幽州城。

但城楼上的萧岚依旧镇定。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名将领率着一队人

马飞快朝着城楼这边跑来，再转回头看了一眼外瓮城内的宋军，嘴角不由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容。

那队辽军很快来到城楼前，然后开始熟练的架起旋风炮。

全部十六架旋风炮，造炮的方法来自于西夏，操纵的炮手也都是汉人、渤海人、党项人——在火炮的时代，这原本是一支应该被淘汰的部队，在大部分时候，他们也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处，但是，大辽始终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正常情况下，他们的更新换代总是非常的缓慢，他们的火炮产量也极为有限，于是，这样一支本应该被淘汰的部队，不仅一直存在，还有一个独立的详稳司进行管理。

萧岚一开始的计划是和宋军打持久战，城墙上的弩、炮部队，都是以够用为原则，因此也没有将这支部队一开始就部署在城墙上，而是做为预备队使用。这也让这支部队幸运的躲过了宋军的炮击，完全没有遭受损失。

虽说萧岚完全没想到他这么早就需要动用旋风炮，但这个时候，有这么一支奇兵，萧岚觉得足以让外瓮城内的宋军喝一壶了。

迅速架好旋风炮，炮手们将一枚枚辽国自产的震天雷和石弹混在一起，放入装弹位，点燃长长的引线。

发炮！

十六枚震天雷，夹杂着数十枚石弹，飞向空中，噼里啪啦的砸到了外瓮城内。

铁林军完全猝不及防，在小小的外瓮城内，遭受如此密集的弩炮打击，连躲避都找不到地方，四周都是自己的同胞，只是一波齐射，铁林

军就伤亡惨重，数十人被当场砸死，来不及悲伤，侥幸没被第一波打击砸到的宋军，马上发现了燃烧着的震天雷引线……

“震天雷！”“震天雷！”“有震天雷！”

铁林军的阵形一阵混乱，好在这个时代的引线燃烧很慢，有一些辽军炮手经验不足，引线留得稍长，被宋军脚忙手乱的砍断引线。但仍然有半数震天雷爆炸，呼呼、呼呼、呼呼的巨响之中，弹片横飞，又是几十名宋军被溅起弹片击中受伤，外瓮城内响起遍地的惨叫声。

进入瓮城内的铁林军营将正迟疑着是撤退还是继续猛攻，旋风炮的第二波齐射又来了，宋军又是数十人的伤亡！

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大喊：“撤——”

才喊出一个字，轰、轰、轰、轰、轰！连续五声巨响，将他声音完全淹没。五枚石弹朝着城墙上飞去，但炮手瞄得稍微高了一点，石弹掠过了女墙，直接砸在了城楼上，将城楼的一角直接轰塌！

突然出现的炮击，让所有人都陷入慌乱。

田烈武和他身边的谏臣，对火炮的了解也很有限，根本不知道在外瓮城如此封闭狭小的环境内开炮意味着什么——所有外瓮城内的宋军，都被震得耳鸣，靠近火炮的十几名宋军，甚至直接失聪。而城墙上的辽军，猛然再听到炮击的声音，几乎都被吓得一哆嗦，城楼上的萧岚，在看见石弹飞来的瞬间，差点吓得瘫倒，在混战之中，城墙上的大部分辽军，都没有注意到宋军竟然推进来五门克虏炮！

“快！快打掉火炮！打掉火炮！”回过神来的萧岚发泄般的大喊，也不敢再逞强继续在城楼上指挥，让人叫正在激战中的耶律乙辛隐，转

交了城墙上的指挥权，在一众幕僚、家奴的簇拥下，匆忙离开了城墙。

刚刚接过指挥权的耶律乙辛隐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自己的思路，就发现外瓮城内铁林军在迅速的撤出，正莫名其妙，宋军的克虏炮已经再次开炮，这次宋军的火炮调整了角度，三枚石弹击中城墙，一枚则再次击中城楼，还有一枚石弹恰好打在女墙上，不仅直接将女墙轰塌，石弹还弹进女墙之后，三名弓箭手当场就被砸死。

耶律乙辛隐吓出一身冷汗，也没心思再多想，连忙下令旋风炮还击。城墙上的辽军，也终于回过神来，纷纷朝着五门火炮的阵地射箭。

没有太多精准度的旋风炮忽略不计，但在狭小的瓮城之内，辽军的弓箭手却是致命的威胁，雄武一军的这五门火炮，瞬间淹没在辽军的箭雨之中……

城外，章惇、田烈武看见一队队的铁林军狼狈的从外瓮城中撤出，都是大吃一惊。

章惇再无之前的从容，急声大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但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田烈武此时也不清楚，自己之前下了一个多么愚蠢的命令——再坚韧的士兵，也不可能在这瓮城那种环境中，夹在克虏炮与旋风炮的炮击之中作战！

虽然犯下这样的错误也可以理解，或者说不犯类似的错误才不正常，毕竟宋军大部分将领对火炮的运用与理解，仍然很肤浅，他们也只是在试验着运用火炮作战，田烈武本就不是什么军事天才，事先也没有想到萧岚还留了一支旋风炮部队……

然而，纵使有再多可以原谅的理由，战场之上，这样的错误，就足以令这一次的攻城前功尽弃。

随着铁林军从瓮城内退出，聚集在城墙下的其他铁林军也开始发生骚乱，如此激烈而复杂的战场上，大部分的将士是根本不知道别处的战斗情况的，前方的撤退，会让后方的将士以为战败，下意识的跟着后撤，然后又引发更多人效仿，很快，铁林军开始全线溃退。

见势不妙，田烈武果断下令鸣金。

听到后方传来的钲声，犹在城墙上苦战的铁林军都是大吃一惊，但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且战且退，沿着云梯撤退。

胜利来得如此突然，艰难守下丹凤门的辽军习惯性的就想乘胜追击，但眼见登城的铁林军大多数已撤下云梯，后方的灭虜炮再次开火，猛烈的炮击又一次席卷城墙。上一刻还在欢呼的辽军，转眼之间，就不得不狼狈奔突，躲避宋军的火炮……

城内。

对丹凤门的战况一无所知的耶律淳，率领着部属朝着北边的通天门纵马疾驰。他从没想过完成和高革的约定，配合在城内放火制造混乱，从一开始，他就只是在利用高革。身为南京副留守，耶律淳掌握的城内辽军的情况，比高革要多得多，他清楚的知道，高革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析津府这样有重兵防守的大城，攻破一座城门就失陷，这样的好事，自周汉以来便不多见。耶律淳暗中收买了通天门一带的一名守将，他真正的计划，是利用高革协助宋军破坏丹凤门瓮城城门，吸引宋军猛

攻丹凤门，让萧岚无暇他顾，他则从北城墙上坠城而出，步行绕道，投奔宋军。耶律淳相信，单凭他的身份，就足以让宋朝礼遇于他，宋朝皇帝绝不会亏待他，保留王爵毫无难度，而他掌握的大量的辽军情报，则是 he 可以和宋朝进一步交易的筹码。耶律淳并不甘心在宋朝做个安乐的王公，借宋朝的力量返回大辽，并不是不可想象之事……

毫无阻拦的赶到通天门东边的北城墙，耶律淳翻身下马，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看到城墙上冒出一个熟悉的面孔——萧岚的家奴萧若统，心顿时沉了下去。

却见萧若统从城墙上扔下一个人头，笑道：“小人素知大王折节下交，与这萧家奴过从甚密，听闻大王出府巡游，遂来此恭候，果然没有错过。”

耶律淳一言不发，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却见四面八方，突然涌出数不清的弓箭手来，张弓搭箭，对准了自己。他四下环顾，长叹一声，掷刀于地。

宋军对幽州析津府的第一次总攻，结果草草收场。

责任并不在于田烈武的那次指挥失误，铁林军第一次攻城失败后，只休整了一个时辰左右，章惇和田烈武很快又组织了一次攻城，铁林军再度攻上城墙，这次，田烈武让龙卫军冲击瓮城马道，但苦战了一个时辰，无论是铁林军还是龙卫军，都始终无法再进一步，最终，担心铁林军力疲，田烈武只好鸣金收兵。

而宣武一军和环州义勇的攻城同样也不顺利。他们几次攻上城墙，但都遇到辽军的顽强抵抗，最终都无功而返。

东、西面的战斗也差不多。陈元凤在东城面对萧阿鲁带指挥的辽军，几度强攻，都折戟而归，萧阿鲁带见攻城的宋军战斗力不强，干脆纵兵出城，与陈元凤部对阵，双方几次交战，宋军甚至稍落下风；而唐康与慕容谦在西城面对老对手萧忽古，也没有取得真正的战果，横山蕃军一度攻上城墙，但被辽军顽强的赶了下来。

唐康是被田烈武说服，才抱着相忍为国的心态，勉强率军来到幽州。原本他和慕容谦都以为会让他们打主攻，结果连个开阳门的辅攻都没捞着，两人一肚子牢骚，只是没办法和章惇争论，此时见损失太大，二人心中认定这幽州析津府非强攻所能下，便不肯再次蛮攻，只是做出攻城的姿态，佯攻牵制辽军。

此后接连数日，宋军反复攻城，结果都是相差无几。

面对宋军的猛攻，辽军因为各种城防设施被克虏炮几乎破坏殆尽，根本无法阻挡宋军攻上城墙，但他们利用城墙上地形狭窄的优势，消解了步军阵战能力不如宋军的缺点，再靠着兵力充沛的优势与宋军缠斗，让宋军始终难以再进一步。甚至在战斗中，辽军也渐渐摸索出了一套应对灭虏炮的办法，学会了利用城墙上的藏兵点躲避炮击，减少伤亡。

屯兵析津城下半个多月，却始终攻不下这座燕地名城，章惇也越来越着急，越来越心浮气躁，不复攻城之初的从容镇定。他甚至开始迁怒于唐康、慕容谦不肯尽力，屡次催促他们尽力攻城，但唐康和慕容谦根本不予理会。

天下之事，从来都是一顺百顺，一不顺百不顺，章惇越是心浮气躁，不顺心的事情，就越是接踵而来。

就在此时，宋军从雄州运粮至涿州的车队，遇到大辽文忠王府都辖萧吼所率骑兵的奇袭，车粮全部被毁，护粮的军队和民夫死伤惨重。

宋军开战以来，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直到此时，宋军才知道，自开战以来，萧吼便率三千精锐宫卫骑兵，藏在幽蓟东南部的高梁河、安次一带，待到宋军主力兵临幽州城下，他才小心翼翼的避开蔡京的部队，前进到固安一带，伏击宋军的粮道。

宋军军粮本就不足，消息传来，简直如同晴天霹雳。章惇怒急攻心，田烈武夜不能寐。田烈武想要退兵，但章惇面对着摇摇欲坠的幽州析津府，终是不能甘心。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唐康和慕容谦一直担心粮草问题，来幽州之

前，唐康留了个心眼，悄悄让段子介率军回定州，押送一批粮草来军中——他原本是盘算着可能会和章惇分道扬镳，便决定埋伏上一手，以免到时候因为粮草问题受制于人不得不屈服于章惇。不料歪打正着，关键时刻，段子介护粮来到析津，这批粮草分到全军虽是杯水车薪，但总算稳定了军心，也让章惇和田烈武有了回旋的时间。

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萧吼对于粮道的威胁，这对宋军来说，是真正心腹之患。

如果雄、涿之间粮道断绝的话，章惇除了退兵，再无他法。然而，想要对付游荡不定的萧吼，殊为不易。萧吼本就是一员猛将，所率领的又是精锐宫分骑兵，来去如风，一般的军队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派出精锐骑兵全程护粮，即便不去考虑其他各种问题，单单是从幽州抽调一支精锐马军离开，就足以章惇攻取幽州的大计变得更加渺茫——那样的话，护粮还有什么意义？

章惇正在左右为难，陈元凤深知章惇指挥不动唐康和慕容谦，别办法抽调他们的部队，担心章惇将主意打到自己身上，于是先发制人，向章惇建议，将环州义勇撤出幽州，调归蔡京麾下，并责令蔡京率所部保护粮道。

章惇岂能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那就是不愿意抽调自己麾下的军队去护粮。思前想后，他也没别无选择，只能采纳陈元凤的建议。

但章惇没想到，原本以为根本不可能阻挡萧吼的蔡京，给了他一个大惊喜。

蔡京将环州义勇和麾下的骑兵合为一军，部署在雄州与涿州之间的新城，同时组织大批民夫，在雄州、涿州、固安之间三角地带，修筑了

数十个简陋的烽火台，同时广布侦骑，只要萧吼一冒头，宋军立即就能知道他的动向。

萧吼的军队毕竟还是少了一点，在蔡京的严防死守之下，萧吼几次试图出击，都遭到宋军的阻击，虽然几番交手，萧吼都占据优势，但这毫无意义，宋军的粮车已经运到涿州，然后又在田烈武派出的骑兵接应下，顺利抵达幽州军中。

宋军粮道的危机，总算暂时得到解决。

然而，最终的一切，还是需要攻克幽州。

在这件事情上，宋军却丝毫没有进展，反复的攻城受挫，让宋军士气渐渐变得沮丧，将士也开始有了疲惫之意，眼见着幽州析津府的攻城战，即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僵持。

转眼就到了四月下旬，从河东的章粦、种朴那里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

耶律冲哥已经擒斩磨斯，彻底平定克列、粘八葛部的叛乱，此时已回师西京大同府休整。他的大军随时可能出现在山前，攻击宋军的侧翼。

辽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就是用步兵靠着幽州析津府的坚城，消耗宋军，等宋军精疲力尽或者将士久战思归之时，耶律冲哥便可与萧岚一道，对宋军两面夹击。

但即便已经清楚的知道了辽军的战略意图，幽州城下的宋军，却也无法轻易掉头了。

唐康、慕容谦和章惇之间，再次暴发激烈的分歧。

唐康和慕容谦认为幽州析津府已经不可能在短时间攻克，此前所有的作战计划都必须立即调整，宋军应该马上回师涿州，缩短战线，同时主动再次进攻蔚州，并封锁军都陁，谋求切断辽国南京道与中京、西京之间的联系，让萧岚在幽州慢慢消耗粮草，最终逼他出壳，争取在野战中歼灭萧岚的军队。

但是章惇却认为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宋军固然陷入困境，但守城的辽军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正是比拼意志的时候，只要再坚持一阵，就可以攻克幽州城，让辽军偷鸡不成蚀把米。张叔夜和刘近等参军也认为耶律冲哥善于用兵，此时多半已在蔚州部署重兵，即使没有，得知宋军动向，也会迅速增兵，宋军现在再攻蔚州，想要切断山前和山后的联系，几乎不可能实现，还不如齐心协力，争取先攻克幽州。只要攻下幽州，一切困境，都迎刃而解。

双方各执己见，但这一次，陈元凤转变了态度，没有支持章惇，而是采取了中立观望的姿态，田烈武心中也倾向于支持唐康与慕容谦，但他不愿公开与章惇对立，只能私下劝说章惇。

然而章惇已根本听不进任何的谏言。

尽管章惇自己事前也做了很多的预案，但他就象是一个赌徒，在攻取幽州这张赌桌上，已经投入了太多的筹码，虽然形势不妙，但结果并未真正分晓，他怎么可能在揭盅之前，就离开赌桌？

如果在攻打幽州之前，没有这么多的争议，没有这么多的斗争，那章惇现在还有放弃的可能，但现实却是，如果他放弃攻打幽州，就是向所有人证明唐康和慕容谦才是正确的，他此前所做的决策全是错的……

他在北伐军中的威信，在朝中的威信，在皇帝心目中的信任，全部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他所有的野心，所有的抱负，也将到此为止。

章惇并没有觉得他是在拿北伐的命运、宋军的命运来维护个人的荣辱，搏取个人的前程。只是在此刻，他的确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原本就很自负的章惇，此刻更是坚定的相信，他的判断才是正确的。

现在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是所有成大事者，都需要战胜的那个最艰难的考验，只要再坚持一阵，最先崩溃的，必定是萧岚，能坚持到最后的自己，必将是笑到最后的人！

田烈武劝不动章惇，他内心深处，同样也抱着一丝希望，希望章惇有可能是对的。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勉力维持，一面安抚军中情绪，思考攻城之策，一面试图调和唐康与章惇之间的矛盾。

但章惇不好劝谏，唐康也不是那么好说服的。

唐康争论无果，便直接上表，弹劾章惇刚愎自用，指挥无度，贻误国事。章惇早料到唐康会弹劾自己，就在唐康的奏章离开军营的同时，章惇的奏章也送离了幽州，他在奏章中弹劾唐康、慕容谦专横跋扈，目无纪律，不听节度，固执己见，攻城时私心自用，阳奉阴违，不肯尽心，致使幽州城迟迟不下，请求朝廷召二人回京，将其军队交由自己统率，如此，他愿立下军令状，不出半个月，必取幽州！

两人互相弹劾的奏章在同一天送到汴京，在北伐最关键的时刻，前线将帅不和至此，大宋朝廷，自皇帝赵煦至两府宰执，无不愕然。

就在唐康与章惇奏章在汴京掀起巨大波澜的同一天，幽州析津府西南桑乾河畔的幽草寺。

马声踏踏，两名分着黑、白两色衫袍的男子骑着白马自远处疾驰而来，在幽草寺外翻身下马，黑袍男子抬头看了一眼幽草寺的牌匾，说道：“云阳侯，就是此处了。”

一袭白袍的司马梦求点了点头，便要上前敲门，幽草寺的寺门突然自内打开，一名老僧走出寺门，朝二人低头合什为礼，高宣佛号：“阿弥陀佛！檀越可是大宋来的云阳侯与刘昭武？”

一身黑袍的刘仲武完全没想到会被人识破身份，心中一阵惊愕，下意识的便用大笑来掩饰：“呵呵，想不到这燕地高僧，连区区在下也知道，真是受宠若惊。”

司马梦求却是非常平静，只是淡淡说道：“在下便是大宋云阳侯司马梦求，听闻有故人在幽草寺，特来寻友。”

那老僧再次合什一礼：“二位请。”

司马梦求点头回礼，刘仲武正欲提脚迈步，却见司马梦求回头说道：“子文且在寺外等候。”

刘仲武对司马梦求十分尊重，连忙恭敬答道：“是。”

说完，牵了两匹马找了一棵树栓好，自己斜靠树下休息。

司马梦求看了刘仲武一眼，转身朝老僧又点了点头，在老僧的引导下，步入幽草寺。

第四十章 人间谁解惜春风

1

山中兰叶径，城外李桃园。直知人事静，不觉鸟声喧。

进到幽草寺中，司马梦求便已知道这寺名的来历——寺内遍种兰草，此时只是晚春，兰花未发，但春兰葳蕤，幽丛深深，一入其境，便让人忘俗。随着老僧绕过松柏掩映之下的大殿，走进一座小院，竟隐约听到汨汨泉水之声，院中到处都是蕙兰，中间辟了一条石径，沿石径而行，便看到兰草环绕之中，有一汪清泉，泉边摆了案几矮凳，一张案几上，还摆了一具古琴，随随便便穿了一件素色直裰的潘照临，正坐在泉边煮着茶，旁边还有两名黑衣青年伺候着。

老僧引司马梦求至此，朝司马梦求和潘照临行了一礼，告退而去。潘照临朝身边的两名青年微微额首，二人朝司马梦求欠身行礼，也悄悄离开。

司马梦求走到潘照临面前，拉了张矮凳坐下，一边帮着往炉子里拨弄木炭，一边笑道：“先生可真是让我好找，职方司河北房全员出动，我把刘子文也从汴京喊过来帮忙，才知道原来先生竟在这幽草寺过着神

仙日子。”

潘照临却是长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可真不想这么快被你找到。”

司马梦求凝视潘照临，半晌，才悠悠说道：“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虽说有负周世宗，但五代之际，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得禁军者得天下，后周的天下，也是这么来的。而且鼎革之后，赵家对柴家，亦可称仁厚，自南朝刘宋以来，朝代更迭，无论是禅让、夺位，还是起兵灭国，前朝皇室，便没有一个好下场的，惟有本朝，视柴氏为国宾，以礼相待，封建南海，周国亦在其中——若说李昌济要谋反，我想得明白，但先生要谋反，是无道理。不说柴氏嫡系，便是你潘先生这一支，赵家也对得住你们……”

“对得住对不住，谁又说得清楚呢？”潘照临淡淡说道，“况且，我于赵家，并无怨恨之意。”

“那又是为何？”

“赵匡胤倒还罢了，好歹也算是一时豪杰，若这天下，是他的子孙，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赵光义和他的子孙，纯父真的觉得，他们配坐这天下么？”虽然说着大逆不道的话，但潘照临语气非常平静，“世宗皇帝一代英主，他打下的大好基业，却让赵光义之流糟蹋，他的子孙更是不堪，除了赵頵稍堪入目，其余诸君，又有多配做这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赵光义斧声烛影，赵家天下既是如此得来，若世有英雄，为何便不能取而代之？”

“先生若瞧不上赵家，想取而代之，这是先生和赵家的恩怨，大可以自己举旗起兵，为何却要算计子明丞相？”司马梦求冷笑道，“子明丞

相对先生，算得上解衣推食，视为腹心知己了吧？人以国士待先生，先生不能以国士相报，反倒暗中算计，又是何道理？”

“我何曾算计过子明丞相？”潘照临矢口否认。

司马梦求看着潘照临，忽然问道：“安平之事，是先生的谋划吧？”

院子里突然寂静下来。

司马梦求给烧水的炉子加了块木炭，又说道：“先生有先生的骄傲，先生不愿意承认，是因为知道我没有证据，但是，先生也不愿意当着我的面否认，因为先生知道，那样我会看不起先生。”

“这园子里除先生与我，再无旁人。其实先生承认不承认，都无关紧要。我管的是职方司，不是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职方司断案，有时候不需要证据，如果职方司怀疑一个人，而那个人又无法自证清白，那在职方司的眼里，那个人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其实涉及到谋反的案子，便是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来断案，同样也会要求嫌疑人自证清白。”

“先生证明得了自己的清白么？！”司马梦求抬头问道，“虽然我相信，凭先生的手段，安平一事，先生绝对能证明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但是，先生隐瞒身份接近子明丞相，暗中软禁李昌济，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培植私属，先生的这些部属甚至和职方馆、职方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情，以前无人注意也就罢了，如今既然怀疑到先生身上，先生以为真能做得不留一点痕迹么？”

司马梦求的眸子盯着潘照临，目光锐利，语气也渐渐变得严

厉：“我记得朝廷组建职方馆、职方司前，子明丞相曾经当着先生和我的面，说从此所有的间谍细作，皆归朝廷管辖，无论朝廷大臣还是边疆率臣，皆不得再有私属。还是说，先生要告诉我，这一切不是先生私自谋划，而是奉子明丞相密令行事么？！”

潘照临听他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话，忽然笑了起来，问道：“若我说是奉子明丞相之令，纯父会如此？”

司马梦求的手按到腰间佩剑剑柄上，冷冷说道：“我不会相信。”

“然后呢？”

“先生若欲陷子明丞相于不忠不义，那今日之事，便只有血溅五步！”

潘照临看着司马梦求，好一会，突然哈哈大笑，“都说司马纯父有前汉之风，果不其然。你放心，所有的事情，子明丞相皆不知情，全是我一人所为。”

“安平之事，子明丞相亦不知情？”

“不知情。”潘照临摇了摇头，“这又何必多问？子明丞相若知情，那当日唐康时又是在做什么？皇帝便是再昏聩，也不至于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先生既然知道，那又是何苦来呢？”

“我也料不到康时那小子……”潘照临摇头苦笑，“原本想着这么一闹，小皇帝必定无法再安心让子明丞相领兵，一定会召回子明丞相，如此我再找机会在军中稍稍挑拨一下，事情便无可挽回。但以子明丞相

的性子，他轻易还是不会谋反的，到时候我再找韩持国、范尧夫等人说和，让子明丞相回朝请罪，以小皇帝的性情，以韩、范诸相阻扰，他杀不了子明丞相，却一定会将子明丞相软禁。如此一来，天下人皆知小皇帝是昏君，只要河北军中再闹点什么事情，正是辽军在野，社稷危亡之刻，我便有七成的把握，说服子明丞相，联络朝中诸相行伊尹、霍光之事……”

司马梦求听潘照临坦白自己的计划，虽然事情已过去很久，但他细细琢磨，竟觉得大有成功的可能，一时间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寒意。

“但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康时会有如此急智，结果小皇帝虽然仍怀猜忌，但终不至于是水火难容了……”潘照临长叹了一口气，“或许这便是天命，安平之时，本是最好的时机。”

“先生这是将天下人都当成了手中的棋子啊！”司马梦求叹道，“待废立之后，子明丞相再领兵击退契丹，如此便可巩固大权，威行朝野，做完了伊尹、霍光，接下来就是做王莽、曹操了吧？呵呵！当今之世，也惟有潘潜光有这样的气魄了！”

他顿了一下，才又说道：“想来，下棋的人，是断然不会考虑棋子的感受的。先生大概也不会在意，因为先生的谋划，契丹可能会肆虐河北更深、更久，会有成千上万的河北军民因此丧命……”

潘照临默然了一会，说道：“欲行大事，牺牲总是难免。但只要事情成功，子明丞相登上帝位，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时代。”

“更好的时代……”司马梦求苦笑摇头，“先生想过子明丞相自己的想法么？想过子明丞相想不想当皇帝么？”

“子明丞相只是感于赵顼知遇之恩，不欲辜负赵家罢了。”潘照临不以为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自己的想法又何关紧要？到了那个位置上，他自然会改变想法。”

“原来如此。”司马梦求若有所思，又问道：“先生是从何时开始谋划给子明丞相黄袍加身的呢……难不成，熙宁初年进入子明丞相幕府之时，便已有此意？”

话说到这个份上，潘照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世间再隐忍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表现欲，项羽不愿意“衣锦夜行”，或者让人觉得太市井可笑，但如果换一种说法，一位艺术家苦心诣意造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世间却人无知晓，这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残酷。如潘照临这样的人，以天下为棋盘，以当世所有的英雄豪杰为棋子，隐身幕后，搅动风云，他虽然不会浅薄到喜欢和人炫耀，但如果遇到那个可以分享的人，他们往往会比任何人都坦率。这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想让自己同级别的人知道自己成果的微妙心态。

“当年第一次见到子明，我就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个能给宋朝带来巨大改变的人……”潘照临的回忆中，流露出几分刻意掩饰的自得。“但他带来的改变，还是超过我的想象。熙宁之盛，泰半是因为子明丞相，没人比他更有资格坐上皇帝的位置。”

“先生还真是处心积虑，谋划深远啊！”司马梦求不由慨叹，“但是，恕我直言，先生你完全陷到了自己的谋划之中，却忘记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潘照临怔了一下。

“本来，这些事情，凭先生的智慧，是可以轻而易举的看见的。但

是，先生心心念念的，只有你那些所谓的谋划布局，结果却连最浅白的事情，也忽略了。”司马梦求不知道已是第几次叹息，“在先生的心里，子明丞相只是你的棋子，充其量是最重要的棋子，先生大概觉得，你暗中谋划着让他做皇帝，完全是为了他好，绝不是在害他，毕竟，如果这也算害他，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排着队希望你去害他们。”

“但先生在熙宁初年见到子明丞相时，就知道他是那个可以改变大宋的人，却没有看出来，他也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对皇位真正的不感兴趣的人！”司马梦求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笑声中，有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悲怆，“先生觉得子明丞相做皇帝，会让这个天下变得更好，但稍有远见的人，却都能看到，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天下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差！”

“荒谬！”潘照临不屑的说道。

“太祖皇帝结束五代之乱世，可谓功在千秋，然而，便因为他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中夺了柴氏的江山，就仍要担心被人说成是得国不正，更害怕后世有英雄豪杰之士效仿，祸乱无穷，不得不制定曲防之法，重新褒扬儒教，宣讲礼仪廉耻忠孝气节，以儒臣领兵……即便如此，至今日仍然有先生和李昌济这样的人，以为可以取而代之。而今日赵氏有国一百数十年，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赵氏以仁孝治天下，从未亏待过百姓，从未亏待过士大夫，也从未亏待过禁军将士，虽说朝中经常有大臣牢骚满腹，一时说此法害民彼法扰民，一时又说赋税过重差役太繁，但凭心而论，周汉晋唐，哪朝哪代，真比得过本朝善待百姓？汴京贩夫走卒皆着丝履，汴京长安这样的大城市，牛肉一斤最贵也不过百文，猪羊肉一斤更不过三四十文，而在大臣奏章中苦不堪言几乎已无法生活的盐户，每天工钱都有近百文，朝廷凡有兴作，雇佣劳役皆要照付工钱，为了整治黄河，朝廷出价二百文一天雇河工，却连一个人都雇不到，最

后被迫加到三百文，甚至连宫中的宫女大半也是雇佣的，皇宫狭窄也因不能强拆民居而无法扩建^[1]……人人都夸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先生博古知今，敢问先生，文景、贞观、开元之时，百姓过的日子，真比得上我大宋么？！”

潘照临冷笑：“纯父又焉知以后不会更好？”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更好。我只知道，赵氏恩泽施于百姓、士大夫、禁军一百数十年，没有做过辜负百姓、士大夫、禁军的事情，这一百数十年来，从士大夫到百姓，都粗识忠孝节义，坊间说个三分，讲到曹阿瞒倒霉，个个高兴，说到刘皇叔遇难，人人悲愤，世情如此，若有人行篡逆之事，我想知道，不杀个血流成河，他要如何才能坐得稳这江山？先生以为，这大宋朝，就没有尽忠之臣么？这天底下，就没有别的英雄豪杰了么？就算他真的手段过人，以力压服天下，但他死了后呢？又当如何？新朝要不要讲忠孝节义？新朝要如何才能压住天下的悠悠之口，止住豪杰之士的勃勃野心？难道要靠着皇城司和职方司治天下么？！”

“就算他们有机会吧，但那样的新朝，绝大部分精力，都将不得不放在防范、钳制国中豪杰之士上，这样的新朝真的会更好？先生，一个没办法理直气壮宣扬忠孝节义的新朝，顶多就是又一个曹魏、西晋，所有的英杰之士，都会盯着那个皇位，心里说着‘彼可取而代之’，国家只会在不断的内乱中消耗，成千上万的百姓会为之丧命，那样的新朝，绝对不会更好！”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未来，大宋国中，稍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得见，所以，除了那些野心勃勃想要谋取个人好处的人，其他人，不会心甘情愿的追随你们，哪怕那个人是子明丞相！你唯一能让他们屈服的办

法，就是杀人，杀光所有的忠臣义士，杀得所有人都害怕为止。但这样的新朝，真的是先生想要的么？”

司马梦求象叙着家常一样，轻声静气的说个没停，这些话，在他心里已经憋了很久，就是想见着潘照临后，一个字不落的说给对方听，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机会，这样的慢慢说话。

但潘照临对司马梦求的长篇大论，完全的不以为然，他呵呵笑道：“纯父未免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太悲观了，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读书人能科举做官，天底下哪有那么多谋反之人？这世间之人，多是无情无义自私自利的，过个几十年，谁还会记得前朝的什么恩德？”

“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读书人能科举做官……如果只是这点追求，先生，又何必非要改朝换代？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要缔造更好的朝代么？一个连宣扬忠孝节义都会触犯忌讳的朝代，真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朝代么？”司马梦求讥讽道，“先生在策划安平之谋时，自己也说了，就算你再怎么挑拨，子明丞相也不会轻易造反。但先生想过子明丞相为什么不会轻易造反么？”

不待潘照临回答，司马梦求便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我并没有危言耸听，子明丞相也看得到那个未来，他也不会想要那样的新朝，哪怕他是皇帝！我不敢说子明丞相绝对不会谋反，但是，我敢肯定，只要还有一丝可能，他就不会走上那条道路。我们追随过的石子明，不是一个为了自己想做皇帝而可以牺牲一切的人，相反，他是一个为了这天下可以变得更好，而对做皇帝这种事不屑一顾的人！”

潘照临似乎并不想和司马梦求争辩，只是轻轻说了一声：“书生之见！”

听到他的评价，司马梦求却忽然露出温润的笑容，“书生之见……先生，我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啊！子明丞相也是一介书生。自熙宁以来，子明丞相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大宋朝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谋朝篡位，所以，你的谋划才会如此艰难吧？做书生又有什么不好？书生虽然有时迂腐，但至少知道何事当为，何事不当为；虽然追名逐利，但却不会狂妄的将自己置于天下之上。做书生没什么不好，真正有问题的，是那些手握大权之后，便忘记自己也曾是一介书生的人吧？说到底，魏武帝和汉光武帝之间的差距，也不过就是汉光武帝始终记得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而已！我倒是希望，先生还能记得自己也曾经只是一介书生！”

潘照临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但那笑容，却带着明显的讥讽之意，“纯父一直是如此辩才无碍，但任你如何舌灿莲花，说到底，我们依旧是同类人。你我都有自己的志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你我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寄望于能做到这一切的石子明，只不过，我有我看到的未来，有我期望中的石子明，你有你看到的未来，有你期望中的石子明，如此而已！”

他的话直刺内心，司马梦求默然了一会，便坦白承认：“或许便如先生所说，你心中想要的那个更好的世界，需要改朝换代才能实现，但我没有你那么大的野心，我曾经想象中的那个更好的世界，现在已经实现了。子明丞相甚至比我期望的，做得都更多、更好。我只要大宋朝顺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足够了。”

“还真是目光短浅啊！”潘照临半开玩笑半讥讽的说道。

“人贵知足，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司马梦求却是非常认真的回答，“现在的大宋朝，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宋朝，所以，先生，我不会让你改变这一切。”

“你都到了这幽草寺，我还能做什么？”潘照临幽幽叹了口气，神情怅然，“这一局，已经结束了。”

司马梦求目不转睛的盯着潘照临，过了好一阵，才苦笑道：“先生是想让我相信，自安平之事后，你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什么也没做什么？”稍顿了一下，又反问道：“若是如此，鄢陵白鹤观的李昌济等人，又何必在我走后，服毒自尽？”

“李昌济只是害怕连累雍王。”潘照临摇了摇头，叹道：“他不必死的！”

“是么？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潘照临神情落寞，“其他人，都是为了保护我。”

但司马梦求并不相信他的说辞，“若只是为了保护先生，其他人也不必死。他们这么一死，反而会把事情闹大，让皇上心里认定先生有问题……”

“这件案子，是不可以公开的，皇上只是想知道真相，先生的那些私属，只要在职方司挂了号，便掀不起什么波澜来，他们只需离开大宋，前往南海，皇上也不会非要他们死不可，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甩开曹谏的追捕……”司马梦求脸上写满了怀疑，“但他们却选择了服毒自尽，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去坐实皇上心中对你的怀疑，同时也是加剧皇上对子明丞相的不满。”

“他们只是些小人物，又怎能知道九重之后皇帝的心思？”潘照临黯然道，“再厉害的谋划，也是需要时机的。安平的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此后做再多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埋一些伏笔，若没有新的时机

到来，并不会有施展的机会。”

“所以，先生是在这幽草寺等待时机么？这可不象是先生的风格，先生向来是主动创造时机的。”

“子明不愿意领兵，最好的机会，就是章惇重蹈曹彬覆辙……”

司马梦求的目光瞬间严厉起来，却听潘照临叹了口气，“但我始终是世宗的后代，让我主动帮着契丹击败章惇……”他摇了摇头，神情颇为无奈。“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桎梏，除了等待机会，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司马梦求的目光也随之温和下来，但他马上反应过来，“北伐如今的局势……先生所等待的时机……”

“近在眼前了。”潘照临苦笑，“但你来得快了一点。”

潘照临似乎不想再和司马梦求继续这么聊下去了，直视着司马梦求，说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说吧，纯父准备如何处置我？”

司马梦求迎着潘照临的目光，好一会，才淡淡说道：“我想请先生写一封供状，所有的事情，都是李昌济在暗中谋划，所有人都是无辜的，连雍王也是被他教唆利用，罪大恶极的人，只有李昌济。他因石得一之乱失败，怀恨报复、陷害子明丞相，目的挑拨大宋内乱，图谋不轨。而先生因为身世被李昌济所知，故此受他胁迫，贵属也并非先生的私属，而是效忠于李昌济的。阴谋暴露后，李昌济自知不免，故意自杀，行死间之计，以便将所有一切嫁祸于先生，目的仍然是陷害子明丞相，但李昌济的部属在得知其自杀后，群龙无首，遂将先生挟持至此，幸好被我与刘子文所救。而先生被救后，自觉无颜面对子明丞相，决意

乘舟出海，立誓终身不复回大宋。”

“我被李昌济胁迫……”潘照临不由得呵呵笑了起来，“小皇帝会相信？”

“人都会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外人虽知先生之名，但除了子明丞相、我，还有陈子柔，或许还有唐康时，旁人并不知道先生究竟有多厉害。这些人即便心中有怀疑，但没人会宣之于口，我有足够的办法，让这件事情变成真的，我会把它办成铁案，它合情合理，皇上会相信的。就算皇上心里稍微有那么一点怀疑，但先生你已经去了南海，和大宋再无瓜葛，皇上也没有必要再介怀，最多让职方司派几个人去南海监视先生，不会更多的深究。毕竟，这样的真相，对大宋朝是一件好事，对每个人都是好事。”

“职方司！呵呵！职方司！”潘照临面带讥讽的看着司马梦求。

司马梦求面不改色，“先生忘记了一件事，我不是职方司郎中，我是大宋朝的兵部侍郎，是朝廷大臣。”

“没错，朝廷大臣。”潘照临讥讽道，“所谓的朝廷大臣，就是要做自己认为对国家、对皇帝最有利的东西。所谓的真相，所谓的无辜，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但纯父，刚才你义正辞言和我说的这些话呢？为了你心中认为对的东西，你也不介意让无辜的人背上罪名啊……”

“李昌济已经死了，他也不是无辜的。”司马梦求淡淡的回答，“而且这些也无关紧要，儒者有经有权，离经背道，固不足取，不通权变，亦非圣人之教，善知经权之变，才是真正中庸之道。先生觉得我们是同一类人，其实不然，我们虽然都用权术，但我是儒生，持经达变，心中始终有不可逾越的纲纪伦常，而先生已是纵横家，世间一

切，皆不过纵横家手中的棋子，不复知中庸为何物！”

“论这舌辩之术，纯父才更似是纵横家吧？”潘照临讥道，他刚刚说完，炉上茶壶里的水正好烧涨了，热腾腾的开水在茶壶里翻滚着，潘照临连忙将茶壶提开，又随手舀了一勺泉水浇在木炭，将炭火浇熄。然后捞出两个茶碗，提起茶壶，倒了两碗茶水，顿时茶香四溢，潘照临放下茶壶，端起自己面前的茶碗，轻轻啜了一口，似乎嫌香料不够，又从怀中掏出一包香料，小心的洒进茶碗之中。

他这喝茶的法子，并非当时流行的点茶法，而是自唐代的煎茶之法演变而来的宋代煎茶法，相对点茶来说，程序非常简单，事先将茶叶碾成粉末，掺杂各种香料，倒入茶壶中，和水一起煮开，便可直接饮用。

因此司马梦求也不以为异，他也不客气，端过自己面前的那碗茶来，浅尝了一口，觉得香料的味道果然有点偏淡。但此时此刻，他也没有心情讲究茶汤的好坏。刚刚放下茶碗，便见潘照临的神情忽然颇为萧索，脸上露出有些诡异的笑容，说道：“但这一次，即便纯父有苏张之舌，也终是无济于事。恕我不能让纯父如愿了！”

“先生何必如此固执？”司马梦求劝道，“便如先生所言，我已经到了这幽草寺，先生已经等不到你想要等待的时机了。就算先生还有什么谋划，学生不才，或许破解不了先生的棋局，但我总算也有一技之长，不会下棋，我就解决棋手，没了棋手，再厉害的棋局，也只能结束。以先生大才，到了南海，诸侯必争相……”

他话未说完，已被潘照临打断，潘照临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说道：“纯父这次却是错得厉害，没有了棋手，棋局并不会就此结束。”

司马梦求怔了一下，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潘照临端起手中的茶碗，一饮而尽，望着司马梦求，轻声说道：“纯父说我以天下人为手中的棋子，却似乎忘了一件事，我潘照临，同样也是天下人……”说完这句话，他嘴角之中，突然流出一缕鲜血，潘照临用他那惯常的讥讽的笑容望着司马梦求，轻轻说道：“将军！”

刹那间，司马梦求呆若木鸡的看着潘照临，但他马上反应过来，望着面前正讥笑着看着自己的潘照临，唤了一声：“先生？”

但对面的潘照临毫无反应，他迅速起身，伸手探了探潘照临的鼻息，潘照临已经停止了呼吸。司马梦求的心顿时沉到了海底，他轻轻掰开潘照临的嘴角，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拿起潘照临的茶碗，小心拨弄了一下碗中的残渣，便颓然坐下，口中喃喃自语：“鸠羽！竟然是鸠羽！”^[2]

司马梦求失魂落魄的呆坐在潘照临的对面，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结果，口头的威胁是一回事，但他心里从未想过潘照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在旁人眼里，潘照临犯的或者是天大的事，但在司马梦求看来，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调查潘照临的目的，来幽草寺的目的，只是为了制止潘照临，让他彻底放弃自己的谋划，阻止他继续破坏皇帝和石越之间那脆弱的关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此行的结果，竟然是潘照临，就这样在他面前饮鸠自尽！

此刻的司马梦求，已经无法思考，无法想任何事情，各种零乱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涌现，一时是过往与潘照临之间的点点滴滴，一时是石越的笑容，一时是赵煦的面孔，一时又是潘照临死前那声轻轻的“将军”……搅得他脑子里一片混乱，让他胸口一阵烦闷，继之而来的，是恶心，想要呕吐。

过了很久很久，他才终于意识到，潘照临已经死了。

从此以后，他面前的这个人，再也不会开口和自己说话了，再也不会带着讥讽的笑容看着自己了，他也再听不到那声熟悉的“纯父”了
.....

忽然之间，难以抑制的悲伤，从他的心底涌了上来。永远温润如玉，永远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司马梦求，竟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泪水无法阻止的流了出来，象决了堤的河流，怎么都止不住，就这样流个不停。他有点想要抽搐，想要哽咽，但他拼命的控制住自己，只是呆坐在那里，无声无息的，泪流满面。

就这样，哭了很久，司马梦求的目光无意识的转动，看到了旁边的那具古琴。他木然的走到那具古琴前，端正的坐下，轻调琴弦，开始弹琴。

君子哀而不伤，但此刻响起的琴声，却是如此的悲伤。

司马梦求弹着韩愈的《猗兰操》，悲怆高歌：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

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今天之旋，其曷为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

雪霜贸贸，荠麦之茂。

子如不伤，我不尔觐。

荠麦之茂，荠麦有之。

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仿佛是在用这样的琴曲，给潘照临送行。

[1]. 本节数据、典故皆史实。

[2]. 鸩鸟的羽毛，剧毒，鸩鸟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毒鸟，它的羽毛有剧毒，可以用来调制鸩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剧毒，鸩鸟在宋代仍然广泛存在，宋以后便极少见于记载，可能已经灭绝。

汴京，左丞相府。

琴声入林细，幡影隔花遥。自左丞相府后花园中，不时传出悠扬的琴声。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东汉蔡邕著《琴操》，收录了十二首琴操，后来前唐韩愈删掉伯牙所作的《水仙》、《怀陵》二操，只余《十操》，这一曲，便是孔子所作的《猗兰操》……”

紧挨着后花园的书房内，石越听到这声音，竟不由有些感慨，走到窗外，望着窗外的桐桥丝柳，悠悠叹道：“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发过感叹，却又是自失的一笑，向石鉴问道：“师朴相公推荐的这女先生，真的是现在汴京最出色的女琴师？”

石鉴笑道：“小的打听过的，的确是今年最当红的女琴师，据说连晏小山请她去演奏一场，车马费也要一百贯，那还是看在大才子的份上，免了演出费用，若是寻常簪缨之家请她演一场，除车马费外，酬劳少则三百贯，多则上千贯。”

“这是疯了么？”饶是石越也算是见过不少世面了，也被这天价演出费给震惊了一把，他马上想到一种可能，惊道：“莫非是交钞又贬值了？”

“不曾贬，不曾贬。”石鉴被石越的反应逗笑了，笑道：“交钞还是很值钱，只是自从刘莘老罢御史中丞后，如今汴京的富贵之家，又悄悄开始竞相奢华了。小的听说，如今六部郎中府上，一个普通侍婢置衣装的钱，就高达两千贯，咱们相府前一阵想招几名婢女，结果但凡姿色好点的，能干点的，都不愿意来，嫌咱们相府太清苦了。夫人那边正商量着给下人涨月钱呢……”

“啊哈？”石越再次惊到了。

“以前雇一个下婢，只需要一次先付大约五百贯做身价钱，每月的月例则由主人家随意赏赐，如今下婢的身价已涨到七百贯，吃住之外，月钱也不能低过两贯，至于那些有姿色或者有本事的婢女，那就没有个一定之价了，小的听说桑府前一阵买了个有点名气的厨娘，身价高达五千贯。”

石越听得已经不想再细问下去了，但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那……这女先生上课的费用是多少？”

“咱们相府管接管送，五十贯一个时辰。”石鉴笑道，“这还是看着是给长公主上课的份上，特意打了个对折。”

“五十贯？一个时辰？就教些《十琴操》这种老夫子才弹的曲子？”石越突然感觉自己有点肝疼。五十贯一个时辰的学琴学费，他瞬间觉得他女儿喜欢的女子相扑是多么的价美物廉，可笑自己当时还觉得花了大钱买女儿高兴。

石鉴看着他的表情，不由给了他一个白眼，“丞相还是放宽心的好，整个汴京多少人家排着队都请不到呢。夫人说了，花钱学琴总比去搞什么相扑、赛马好。咱们相府门第太高，本来就找不到女婿，如今又

成了什么长公主，更加难嫁了，再不好好学点女儿家的东西，以后长公主真要嫁不出去，找谁哭去？琴棋书画、女红针线，不指着样样精通了，好歹会一样，日后也有个说头，遮遮脸面。”

“真是杞人忧天！”石越还不愿意自己家白菜被猪拱了呢，但他也只能在石鉴面前发发牢骚，眼不见心不烦，他也不想再操心这些学费的事，转身走到书房的另一边，看着墙上挂着的幽蓟地图，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各色小圈，不由叹道：“真是没一个省心的！”

他又想起了曾经给皇帝派过的定心丸，章惇和唐康闹得这种程度，而章惇到了这个地步，竟然还想着赌一把能否先攻取幽州城，石越只能感叹，不愧是章子厚，骨子里真有那种敢搏命的疯狂。但是，章惇想搏一把，皇帝会愿意拿着北伐的成败让他去搏大小么？

石越暗暗摇了摇头，章惇没有这个份量啊！如果没有唐康也就罢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章惇硬着头皮做了也就做了，反正成王败寇而已。但既然有唐康在，还有陈元凤、蔡京这些文臣在，就由不得章惇为所欲为了。就算皇帝同意，她女儿那个宗法上的舅舅，给她介绍五十贯一个时辰学费的女琴师的枢密使韩忠彦，也绝对不会同意啊！

那么，他真的要再度前往幽蓟做率臣么？

一想到这个问题，石越脑海中，突然又浮现出潘照临那张总是带着讥讽笑容的脸，仿佛听到潘照临在对自己说：子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就是潘照临一直希望发生的事情吧？

但是……不知道为何，就在此时，石越心中，突然莫名的生出一种

很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形容，似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情绪，这种情绪让他怔在那里，莫名其妙的向石鉴问道：“你知道潜光先生去哪里了么？”

同一时间，汴京城西，汴河金梁桥北，西梁院，职方司。

庞天寿神情严肃的在西梁院门口下了马，打了个手势，将随行的几名内侍留在了门外，独自一人脚步匆匆的走进了西梁院。

西梁院内的职方司官吏，似乎比平时少了很多，少数几个在院中穿行的人，也是轻手轻脚，似乎害怕惊动了什么。一进入院中，庞天寿就看到了刘仲武，二人只是微微点头示意，刘仲武就领着庞天寿，穿过院子，走进一间厢房。

厢房内停着一副棺槨，司马梦求和曹湛默默的站在棺槨旁。司马梦求脸色淡然，而曹湛的神色，却是非常难看。

“云阳侯。”庞天寿朝司马梦求轻声行了一礼，又朝曹湛行了一礼：“郎中。”

二人也简单回了一礼：“都知。”

双方便不再多说，庞天寿的目光被房中的棺槨吸引，缓缓走到棺槨旁边，轻声说了句：“得罪了。”然后，伸手脖子，朝棺中看去。

身着素色直裰的潘照临，正安祥的躺在棺中。

禁中，崇政殿。

御案上面堆满了奏章、军情简报，巨大的幽蓟地图上面，画满了朱红的圈圈，还有腥红的箭头。地图的幽州城一带，分别用朱笔写着萧岚、章惇、唐康、陈元凤几个名字，章惇和唐康的名字上，被圈上了黑色的圈圈。而在地图的西边，有一个极为刺眼的红色大箭头，上面写着“耶律冲哥”四个大字，在这四个字上面，有一把红色的大叉。

但此刻，赵煦站在御案后面，目光根本没望地图看一眼，而是死死的盯着殿中的司马梦求、曹谏、刘仲武，还有庞天寿，满脸的不敢置信。

“潘照临死了？！”

“是服毒而死。”庞天寿颤声回道，“是鸩羽之毒……”

“这个当口！这个当口！谁让你们杀他的？”赵煦几乎是在轻吼：“谁让你们杀他的？！”

曹谏、刘仲武扑通跪了下来，冷汗直流。

只有司马梦求依然镇定：“陛下，潘照临是被歹人所害，非臣等所为。”

“歹人所害？”赵煦怔了一下。

司马梦求从袖子里取出一份厚厚的卷宗，递到庞天寿手里：“此是臣整理的安平一案之原委始末，一切人证物证供辞俱在，所有涉及调查经过的资料卷宗，俱在职方司妥善保存，若有需要，可以随时调阅查验。”

庞天寿接过卷宗，小心送到赵煦案前。赵煦打开卷宗，惊讶的问道：“侍郎的意思是，你已查明安平一案的真相？”

“托陛下洪福，臣幸不辱命，所有一切，皆是原雍王府门客李昌济所为……”

“李昌济？”听到这个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答案，赵煦先是一阵惊愕，然后脸色就沉了下来，他冷眼看着司马梦求，呵呵冷笑：“李昌济！呵呵！”

顿了一下，突然向曹谡厉声喝问：“曹谡！这个李昌济，就是你说的被潘照临软禁在白鹤观的李昌济么？”

曹谡顿时打了寒战，颤声回道：“回陛下，便是那个李昌济。”

“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赵煦寒声问道，但目光却一直冷冷的盯着司马梦求。

司马梦求神色坦然，曹谡却是浑身发抖，“回陛下，臣……臣当时的……的确没……没有实据，可……可证明李……李昌济是被软……软禁的……”

“嗯？”赵煦不由愕然，目光也从司马梦求身上移开，望着曹谡，“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李昌济是否是被软禁？”

曹谡总算冷静下来，低头回道：“回陛下，臣……臣或是有些先入主……”

“先入为主？！”赵煦怒极反笑，“好一个先入为主！”他愤怒的抓起一个砚台，恶狠狠的砸向曹谡，怒声喝骂道：“连这点最基本的事

情都弄不清楚，你做的甚么职方司郎中？！”

曹谏也不敢躲避，砚台飞过来，正砸在他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曹谏也不敢擦抹，只能任由鲜血流了一脸，但曹谏犹自在叩头谢罪：“臣办事不明，有负陛下重托，罪该万死。”

赵煦见他这模样，怒气稍遏，骂道：“滚，滚出去！”

曹谏连忙顿首谢恩告退。方要退出殿中，却听赵煦又骂道：“留下职方司的印信！”

他也不敢再顶嘴，小心解下印绶，交到庞天寿手中，狼狈退出崇政殿。

崇政殿中，变得格外的安静，只有赵煦翻阅卷宗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赵煦才惊讶的问道：“这个李昌济竟然是南唐元宗长子文献太子李弘冀之后？”

“正是，这是李昌济亲口招认，并有他的私属的供辞佐证。”司马梦求平静的回道。

“原来如此。若他果真有这层身份，事情倒也不是说不通……”

赵煦说完这句话后，又继续翻阅卷宗，崇政殿中，再次安静下来。

又过了很久，赵煦终于读完了全部卷宗，他轻轻合上卷宗，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望着司马梦求，眼珠转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司马梦求默默站着，耐心的等待赵煦先开口发问。

“侍郎！”终于，赵煦打破了沉默，“卷宗中提供供辞的李昌济的私属，现在在何处？”

“严刑逼供之下，已死于职方司狱中。”司马梦求从容回道，“臣以为，这些人亦无必要再活着。”

赵煦点了点头，似乎是同意他的说法，但又问道：“那么，侍郎拷问他们之时，可有职方司亲事官、亲从官在场？”

“兹事体大，为防泄密，臣不敢让小吏在场，只有职方司员外郎刘仲武相随。”

“刘仲武……”赵煦的目光转到一直跪在殿中的刘仲武身上，“这么说，你当时在场？”

“臣的确一直跟随司马侍郎调查此案。”赵仲武回道。

赵煦的语气变得严厉：“朕是问你，是不是亲耳听到了这些供辞？”

“这个……臣实不曾亲眼听到供辞。其时情况颇为复杂，李昌济四名私属，皆是死士，司马侍郎拷问贼人，臣要负责看管其他贼人，防其自杀，警戒异常，所有始末，臣亦有报告，存于职方司。”刘仲武老老实实回答道。

司马梦求也证实道：“确是如此。臣是刻意让他避开此事。”

“这又是为何？”赵煦质问道。

“臣是为朝廷惜材，假以时日，刘仲武可为陛下掌管职方司，不会

逊于职方馆的种建中。”司马梦求非常的坦然，“这件事情牵涉甚广，让他知道太多细节，万一其中有什么不该他听到的话，对他没有好处，对朝廷、对陛下，都没有好处。”

“可如此一来，侍郎卷宗中，便再无一个活着的人证。”赵煦神色复杂的看着司马梦求，“李昌济和潘照临，一个是南唐之后，一个是柴周之后……潘照临隐瞒身份，真的只是怕犯朝廷忌讳么？他真的是被李昌济的私属毒死的么？”

他再次转望着刘仲武，“刘仲武，潘照临死时，你也未曾亲眼目睹吧？”

“臣的确不曾目睹。”

“先是鼓惑雍王，引发石得一之乱，事后竟安然逃脱，又能胁迫潘照临这样的人物，栽赃陷害于潘照临，离间挑拨朕与石越，意图引发变乱，从而火中取栗……若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李昌济倒真是堪称奇士！李弘冀有他这样的后代，足以含笑九泉！”赵煦呵呵笑着，“一切看起来都合情合理，细节翔实，有人证，有物证，有供状，有旁证，无懈可击，呵呵……除了没有活着的证人——但这种案子，没有活着的证人，原本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陛下。”司马梦求打断了赵煦，他抬头望着脸上写满怀疑的皇帝，目光平静如水，“臣就是活着的证人。”

“但朕可以相信你么？侍郎！”赵煦看着司马梦求，问道。

“臣是陛下的兵部侍郎，朝廷重臣，替陛下掌管职方司！”司马梦求平静的回答道，“陛下既然让臣调查此案，臣也断不敢辜负陛下的信

任！臣之忠心，可鉴日月！”

赵煦盯着司马梦求看了很久，突然长叹了一口气：“朕就是怕卿太忠心了啊！”他意兴阑珊的摇了摇头，“罢了！罢了！朕信了便是！”

沉默了一会，赵煦又说道：“不管怎么说，潘照临也是周世宗之后，好好安葬吧。”顿了一会，又补了一句：“此事先不要让石丞相知道，一切待北伐之后再说。”

“臣遵旨。”

.....

待司马梦求和刘仲武告退离开崇政殿后，赵煦望着空空荡荡的大殿，忽然觉得自己心里，也空荡荡的。

做为皇帝，赵煦从小就学会了不要轻易的信任他的臣子，熙宁十八年的那场叛乱，更是给了他最深刻的一课。但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能永远生活在一个极端。一直以来，都小心翼翼的应付着许多人，垂帘听政的祖母，老谋深算的宰臣，野心勃勃的新进……这些人，都是赵煦所需要倚重的人，但也都是他最需要防范的人。但他不可能完全没有想去信任的人，即便这种信任不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即便这种信任有时候脆弱得经不起一丝考验，但是，做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刚刚成年不久的人，总会有一些人，是他发自内心想要亲近，想要认可，想要信任的，同时，当他付出了这样的感情之后，他也会想要得到同样的回报。

在赵煦的生活中，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田烈武、桑充国，再加上程颐和司马梦求各算半个，可能就再也数不出更多的名字了。

而和其他人不同，对司马梦求的好感，源自于他身上的传奇，赵煦

认可这些以任侠之名而流传后世的人，是因为内心中，他相信给予对方的信任，就一定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忠诚的回报，就如同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所描叙的那样……

然而，赵煦有一种感觉，他又要被现实教育了。抱着残存的一点点幻想，赵煦忍不住问庞天寿：“天寿，你觉得司马梦求说的，是真相么？”

“奴婢……”庞天寿完全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

赵煦当然知道庞天寿心里在想什么，马上补充了一句：“这次，就不要那么谨小慎微了！”

庞天寿有点惊讶，但跟随了赵煦这么久，他知道皇帝这次是认真的，所以，即便越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说出心里话。

“是。奴婢以为，司马侍郎似乎没必要做假……”

“没必要做假？”

“以奴婢看来，司马侍郎如果要做假，多半是为了维护石丞相，但官家已经知道，安平之事，石丞相几乎不可能事先知情。如果司马侍郎是为了保护石丞相，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些贼人，且不管他们是不是李昌济，他们背后的主谋，其实就是石丞相，并且他们还露出了马脚甚至是亲口承认了……但如此一来，整个事件怎么也说不上通，石丞相若真有谋反之心，就算安平之时不去讲他，如今他坚持不愿意北伐领兵，反而放弃兵权回朝，世间哪有这样的逆臣？他若真有一点点反意，怎么着也要学着做桓温，领兵北伐立不世之功，然后挟功回朝……”

“这个朕知道。”赵煦不耐烦的打断了庞天寿。

“这个道理，连奴婢都看得透，官家如此英明，当然看得清楚，司马侍郎自然也看得清楚……所以，那就只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那些贼人想要攀污陷害石丞相，但这种情况下，既然明知道石丞相是清白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留下活口，将贼人带回职方司讯问，以司马侍郎的能力和职方司的手段，不可能审不出真相，如此，司马侍郎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替石丞相洗清最后一丝嫌疑，而不必象现在这样，连一个活口都不留，职方司也无人参预审讯……”

赵煦微微点了点头。

庞天寿受到鼓舞，又继续说道：“除了维护石丞相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维护潘照临。奴婢虽不清楚司马侍郎和潘照临的交谊，但以司马侍郎的为人，他想维护潘照临，倒也不无可能。但若是如此，潘照临就不应该死……所以，奴婢才觉得，司马侍郎没有理由去做假。”

“话是如此……可是……”赵煦的目光投向御案上的那份卷宗，冷笑道：“李昌济……你能相信么？不管他有多少理由，这样的案子，这样的结论，司马梦求会不知道保留活口的重要？”

“这……这的确是有疑之处。”庞天寿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他当然也觉得有可疑之处，但是，这件案子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不管真相如何，都已经彻底查不下去了，此时再纠结于司马梦求说的是不是真话，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只能宽慰着赵煦：“但是，官家，这桩案子，说到底，也只有两个人可能是幕后主谋，要么是李昌济，要么便是潘照临。奴婢记得，一开始，也是司马侍郎主动冒大不韪去调查的潘照临，所以，司马侍郎对陛下的忠心，应该不需要怀疑。”

“司马梦求的忠心……以前朕的确觉得他是忠心的，但现在看来，

从头到尾，他都在竭力的担保石越非谋逆之臣，安平之事必定与石越无关，他调查的目的，也是为了洗脱石越的嫌疑，你说，他真的是对联忠心么？”赵煦有些诛心的问道。

庞天寿不敢接话。赵煦又叹道：“但这些事情，不管他怎么想，朕都不怪他，因为他一直很坦诚，从来没有骗过朕，所有的话，都对朕说得明明白白。是朕到今日才真正明白，同样的话，不同的心境，竟然会是完全不同的意味。”

这种事，庞天寿就更加不敢接了，他勉强干笑了一声，劝慰道：“其实不论如何，官家都不必再为此事伤神，当时让司马侍郎调查此案，也只是担心石丞相左近有奸小之人妄图非份之福，后来发现有此嫌疑的人，也就是潘照临一人。既然如此，就算潘照临真的是幕后的主谋，他也已经死了。既然有嫌疑的主谋都死了，不管什么案子，都可以算是结束了。”

“是啊！主谋都死了！‘真相’也有了，案子也算结了。”赵煦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冷笑，“如今这个‘真相’，纵使朕明知道它有问题，朕也可以忍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案子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倘若潘照临被认定是嫌逆倒还罢了，偏偏嫌逆却是什么李昌济……石越迟早是会知道潘照临的死讯的，他知道以后，就会知道朕在暗中调查他的左近之人，你说，到时候，石越会不会相信潘照临是被李昌济蓄养的私属所害？石越又会不会相信李昌济是什么幕后主谋？更加重要的是，石越又会不会相信朕已经‘相信’了李昌济才是幕后主谋？朕又能不能相信石越会接受这一切？”

赵煦一连串的问题问出来，庞天寿听到后背都发凉。

“石越解兵权回朝后，朕虽然对他不支持北伐一直有所不满，但的确确是已经不再怀疑他有非份之想。他折腾什么门下后省新制，朕虽然反对，但也不真怪他，朕总在想，说不定他是在这样的方式，向朕证明他没有做权臣的想法……”赵煦苦恼的揉着额头，“便如你说的，朕调查此案，只是担心石越左近有奸人，所以，司马梦求给朕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其实都不重要，朕哪怕知道是假的，再生气，最后也会接受，也只能接受——朕还能怎样？朕又不能大张旗鼓调查此案！但是，他不应该让潘照临死啊！不管怎么样，都该保住潘照临的啊！”

赵煦放肆的说出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但残存的理智，让他忍住了最后一句话。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北伐形势不妙，章惇和唐康互相攻击，他很可能就要指望石越去救火！但现如今，他还敢用石越掌兵么？

当天晚上，开封府中牟县，牟山。

连绵数十里的牟山，在开封城西，牟山县城的北边，说是“山”，其实只有十余丈高，据说这是当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时，人工垒成的土山，经历岁月变迁，当年的庞大战争工事上长满了草木，郁郁葱葱，与普通的山岗再无分别，也成为当地人安葬先人的一处风水宝地。

赵煦有旨意好好安葬潘照临，司马梦求便决定将潘照临葬于牟山。原因当然与官渡之战无关，而是因为，这里离郑州新郑县的周世宗庆陵不算太远，只有几十里路。他不能将潘照临安葬到庆陵附近，位与开封与新郑中间的中牟县便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所谓的“好好安葬”，也不

过是选一座松峦叠翠的山岗，挑一副好点的棺槨而已。所幸的是，潘照临应该不会在乎这些。

职方司的亲从吏一铲一铲的将黄土覆上棺槨，转眼之间，潘照临的棺槨就被掩埋不见，一座小坟包慢慢堆起，司马梦求站在坟旁，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但他的耳边，却在不断回响起潘照临临死前说的那句“将军”！

一个棋手，将自己当成了棋子。

一个谋士，将自己变成了死间。

下了一辈子的围棋，临死之前，却突然将棋局改成了象棋！

司马梦求有许多的话，想对潘照临说。

他很想对他说：“潘先生，讲点道理呀！”但眼前浮现的，却是潘照临那讥讽的笑容。

他也很想对他说：“潘先生，你象棋水平太臭了，哪有这般绝决的？”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

这是潘照临用自己的生命，下出的最后一手棋。包括他司马梦求在内，所有人都在他彀中，逃不脱，解不开。他之前设计的完美的计划，瞬间变得漏洞百出，无论他怎么向皇帝禀报此案的经过，都变得毫无意义……

活着的人证，呵呵，司马梦求怎么会不知道活着的人证至关重要。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绝决的不止是潘照临，还有他在幽草寺的那四名随从，也是如此的刚烈。便如白鹤寺的那些人一样，司马梦求不知道潘照临是怎么调教的他们。所谓的“审讯拷问”，不过是避开刘仲武，看着他们在自己面前一个个自杀而已，然后他再伪造拷问的痕迹。

一个脆弱的“真相”，再加上潘照临用自己的死，将一切都打成了一个无法再解开的死结，就这样，在赵煦与石越那无比脆弱的关系中，划下了一道永远也无法弥补的裂痕。

因为潘照临的死，一切都再也无法解释清楚，甚至无法去挽救弥补。这种互相的猜忌，让赵煦和石越之间，只能逾行逾远，直至不可调和。

司马梦求觉得是自己搞砸了一切。

原本，石越已经用种种行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安平一事之后的裂痕，他和小皇帝之间的矛盾，已经缩小到前朝宰相与新朝皇帝之间问题，顶多加上一点政见不和，虽然依然是个大麻烦，但和现在的情况比起来，简直就不成为一个问题。

结果，自己却将一切都搞砸了。

而且，他找不到任何办法去补救。

司马梦求现在唯一的一丝希望，就是石越了。也只有石越，才让他相信，还有那么一丝可能，让事情不至于走向最不幸的局面。

看着面前的一抔黄土，司马梦求真的很想问潘照临一声：“潘先生，值得么？”

月色之下，松影摇动，笛声呜咽。

次日，崇政殿。

赵煦心神不宁的听着诸相的争吵，心中不由得一阵烦躁。

北伐一波三折，章惇速取幽州的策略未能实现，近二十万大军屯兵坚城之下，虽不能说师老兵疲，但攻城屡挫，未建寸功，耶律冲哥在西京虎视眈眈，而宋军却将帅失和以致互相弹劾……

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于石越在河北做率臣击退辽军，赵煦还只是从历史经验、大臣的奏折言谈中，用自己的理智，了解、认可了石越的重要性，现在，赵煦则是真正理解了为何他的宰执们都如此的推崇、重视石越。

统兵的率臣，真的不是那么好做的。

章惇绝非无能之辈，相反，他的能力、手腕、杀伐果断，都是朝野公认的！他的身份也足够尊贵，兵部尚书参知政事，当年韩琦、范仲淹在陕西，包括石越抚陕之时，都没有这样的身份地位！然而，章惇就是镇不住北伐诸将，自北伐以来，将帅不和，就一直是无法解决的大麻烦。

赵煦对唐康也有些不满，但他知道事情绝不只是唐康跋扈那么简单的。韩忠彦在廷辩中说真正对章惇不满的人，其实是慕容谦、折克行、

姚雄、吴安国这些将领，唐康只不过是出头说话的那个人——倘若这些将领对章惇心悦诚服，唐康不过一正五品上中散大夫，又如何敢轻易挑战一个兵部尚书参知政事的权威？

赵煦认为韩忠彦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正确的。

而且他也从这次事件中田烈武、陈元凤与蔡京的暧昧态度，敏锐的察觉到问题并不完全出在唐康身上，在赵煦看来，唐康的问题只不过是太年轻、太刚直。

然而，越是如此，赵煦就越是烦躁。

他和石越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自从宋军攻取涿州后，双方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赵煦始终找不准那个和石越相处的平衡点。一方面，他对于驾驭石越没有信心，对石越在朝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颇为忌惮，同时更将石越视为自己真正控制朝政大权的最大绊脚石；然而，当石越表现出隐退下野之意时，他又无法接受石越就这样离开，他一直担心北伐出现变数，如果没有石越在朝中，他睡觉都睡不踏实。可是，倘若真要放手给石越大权，他又会害怕局面失控……

于是，赵煦对石越的态度也非常纠结，一时尊崇礼遇，一时又刻意冷淡。

而现在，因为潘照临之死和安平事件的所谓“真相”，赵煦在面对石越时，就更加纠结了。他甚至有点心虚的感觉，但在察觉到自己的这种情绪后，他又变得十分的恼怒，对自己的恼怒。与此同时，眼下的局面，还让他的情绪中，夹杂着一一种羞辱感。

因为石越当初不愿意出任北伐的率臣，虽然赵煦也认为这可能是石

越在刻意证明自己没有非份野心，然而，他更深更直接的感觉，始终还是觉得石越不愿意支持自己，不愿意为自己效力——尽管他自己也知道，倘若石越真的愿意出任北伐的率臣，他又会有另外的担忧，但他是皇帝，皇帝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不选择你，但你不能够拒绝他。

尤其是当初为了得到石越的支持，赵煦还曾经刻意的“收买”石越，给了石越许多的尊崇礼遇，但结果石越还是没有同意率军北伐。

这让赵煦一直有一种心态，他憋着一股气，很想向石越证明——北伐没有你也能成功。

“没有石越，北伐也能成功”，这本身也是北伐派说服赵煦下定决心的重要原因。但是，赵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有信心，在涿州久攻不下之时，他一度因为过于担忧前线的军情而表现失态，直到得到石越的承诺，才安下心来。但石越也并不让人省心，他趁此机会，折腾起什么门下后省新制，很是给赵煦添了点麻烦。

幸好宋军很快攻取涿州，赵煦的心情也变得复杂。

石越的承诺，对赵煦来说，依旧是一颗定心丸。但与此同时，赵煦也更加不希望用到这个承诺，他更加希望在没有石越的情况下，赢下北伐。

赵煦很想用北伐的胜利，告诉石越和所有曾经怀疑过他、不支持他的人，他才是对的！他不需要他们的支持，同样可以赢下一场战争。

本来以为胜利就在眼前，赵煦对石越，也刻意的变得冷淡。

但是，谁又能想到，转眼之间，就风云突变，石越对他，再次变得非常重要。

而偏偏又在此时，闹出了潘照临这么一出事。

他的定心丸，突然变成了一颗吃下去可能会救命，但也可能会死人的毒丸。

此时此刻的赵煦，心里无比希望章惇是对的，希望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希望只要再坚持几天，幽州就可以攻克……

然而，理智却在告诉他，这个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当章惇和唐康互相弹劾的奏章抵达汴京之后，两府就炸开了锅，使者来往于汴京与幽蓟之间，不绝于途，大宋朝的宰执们，在这两三天时间里，吵得不可开交。

韩忠彦率先支持唐康，建议朝廷立即改变战略；但吕大防、许将、李清臣、王厚等大部分宰执大臣却都认为先不管战略的对错，唐康不听章惇节度，就应问罪，以儆效尤！吕大防大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称朝廷若不能用章惇之策，就当立即罢免章惇，另遣率臣，否则，就应该相信章惇，而包括许将和李清臣、王厚在内，朝中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丞……全都和吕大防站在了同一立场。

诡异的是，他的左、右丞相——石越和范纯仁态度暧昧，二人都没有明确表明立场。这让赵煦心中更觉不安。

倒是韩忠彦态度前所未有的坚决，他不仅上表为唐康说话，还当廷指斥众相对唐康的指责荒谬，称唐康是朝廷任命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他完全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宣抚左使章惇正在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之时，唐康身为在前线的朝廷大臣，理所当然要站出来反对。

而今天的廷议中，韩忠彦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他公然宣称倘若需要罢免章惇，另委率臣才能改变战略，那现在就应该马上召回章惇，另行委任宣抚使！

而众宰执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分裂。

吕大防转而表示赞同韩忠彦，他反复的强调北伐以来，章惇始终没有足够的威信统率诸军，换掉章惇不失为一个办法。

而许将、李清臣等人却担心临阵换帅导致军心动荡，反对在此时召回章惇。

为此，众宰执又是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这让赵煦心烦意乱，也很不耐烦。他决定无论如何，今天都必须要有个决断。现在北伐虽然是陷入了僵持的局面，但如果不能尽快打破僵局，情况始终是对宋军不利的。

宰臣们争执的真正原因，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

赵煦在单独召见李清臣时，曾经试探过他的真实态度。

李清臣回答他，章惇性格强硬，倘若朝廷不支持章惇，就只能换掉章惇，而若换掉章惇，朝中又有谁能为率臣呢？

赵煦试探问他若石越愿意复为率臣如何？

李清臣意味深长的反问他，石越能为率臣固然很好，北伐之前，他曾经受命前往河北游说石越，倘若石越在一开始就出任北伐率臣，他绝对会支持，但现在，他想过石越在临危受命打赢北伐之后的局面么？

这让赵煦惊觉到一个自己此前从未深思过的问题。

如果石越是在安平之捷后继续北伐收复幽蓟，虽到时候石越功业之隆，也是大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颇有功高震主之忧。但所谓“虱多了不痒”，石越的功业，本来就是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人了。而且往深里想想，远溯汉唐，这样的人物虽说很少，但也还是有的。朝廷总还能够找到和他相处的办法，到时候，也不是说非得兔死狗烹不可，做到鸟尽弓藏也就足够了，总之，可堪学习的历史经验很多，好的坏的都有一大把。

因为说到底，那和伐夏一样，只能算是开拓之功，属于锦上添花，甚至人们还会因为北伐的胜利，忘记掉河北御敌的困难与不易，有意无意的贬低这种成功的难度，人们会因此崇拜石越，称赞他、羡慕他……但并不会因此而感激他。

但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章惇的失败，人们将无法回避取得这些功绩的艰难，人们会记起河北御敌的不易，而倘若石越再次挽救了北伐，那他会被认为是两次拯救这个国家！

人们对石越的感情，会是感激！

对石越不好的事情，会被当成是忘恩负义。

到时候要怎么和石越相处，会是个大麻烦。

能够做到宰臣的人，心里面都是有自己的骄傲的，没人会希望自己被别人挽救，也没人会认为需要被别人挽救。因为在承认自己被别人挽救的同时，也就是在承认自己的无能。

对于这些位极人臣的一时英杰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人心是非常复杂的。赵煦甚至想象，如果有一天，大宋危在旦夕，汴京被敌人重重围困，眼看就城破国亡，这时候，有一个英雄突然站出来，拯救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英雄究竟会被如何对待？

如果这位英雄底蕴深厚，在军中有极深的影响力，那么，大概会象郭子仪一样，被客客气气的供起来，实际上则雪藏。但如果没有郭子仪在军中的那种影响力，不需要担心兵变，那么，这位英雄大概会成为所有人共同的敌人。

没人会希望看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只要存在，就是在提醒所有人，自己曾经是如何的不堪。

但如果这个英雄竟然是石越呢？

赵煦能够想象得到，所有人都会既难堪，又害怕！

所以，他们不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尤其是北伐并不是真正的危在旦夕，大宋也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赵煦甚至有些恶意的揣测，对于他的宰臣们来说，就算北伐真的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大宋又不会亡国，丢脸的是皇帝赵煦，也不是他们。

当然，这其实只是赵煦的一点恶趣味，在一个个自命不凡的宰臣的经常性压力下，赵煦很愿意怀着恶意想象一下他的宰臣们的狼狈处境。

他当然知道李清臣真正暗示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在担心到这时候的石越，可能会效仿诸葛亮、司马懿，甚至是桓

温。

赵煦曾经非常委婉的询问李清臣，为什么是效仿这些历史上的权臣，而不是直接谋反？

李清臣的回答是，石越不会这么笨。

在大宋建国一百三十多年后，士大夫阶层已经根植在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得不到士大夫阶层广泛支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大宋朝颇有点象晋朝，晋朝本质上是门阀士族的联合体，司马氏不过是门阀士族的代表，因此，两晋再如何外忧内乱，但司马氏的皇位，却始终是似危实安，稳如泰山，直到门阀衰亡，北府军军阀崛起，才终于有禅代之祸。而大宋朝，则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所谓的士大夫，并不只是朝中的文官这么简单，他们同样也是乡坊之内的领袖，对普通百姓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塑造了一整套的价值观，从皇帝、后妃、内侍、宫女，到禁军厢军的士兵、商人、工匠、农夫，都完完全全在这套价值观下长大……在这个国家，任何人想要做违背这套价值观的事情，总是会举步维艰，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未必能够成功。

因此，虽然不能说石越若谋反篡位绝对不会成功，但便如破坏一个鸡蛋，从外面敲碎很容易，但想从鸡蛋内部将它破开，就很不容易了。同样，想要毁掉大宋，自内部篡逆，也远比从外部用蛮力强行将之推毁艰难。

所以，李清臣认为，石越绝不至于利令智昏去自取灭亡。

但他却担忧石越会不会被迫成为大宋朝的第一个权相？

开疆拓土的大功臣，和拯危救亡的大救星，所能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们如果只是羡慕、崇拜石越，石越想做不臣之事，其实很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支持，人们反而可能会更加怨恨他。

但如果人们是感激石越，石越只要稍稍找找借口，就有机会在朝野争取到足够多的同情与支持，更有足够的威信，去架空皇帝。

尤其是石越还有一个遗命辅政大臣的身份！

他可以回朝中做诸葛亮、司马懿，也可以效仿东晋的权臣居荆襄而制江陵，北伐成功后，随便找个借口，以使相的身份，率军雄据幽、冀，遥控汴京……双方不必完全翻脸，汴京朝廷甚至可能还得小心翼翼的维护好和他的关系，保全他的脸面——这种局面比石越选择做诸葛亮、司马懿更糟。

取而代之也许很难，但只要不介意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权倾天下却是唾手可得。

虽然李清臣反复强调石越对大宋朝的忠诚——石越在河北击退辽军后，坦然回朝交出兵权，已足以证明一切。

但他还是传递给了赵煦一个道理——人性，还是少去考验为妙。非要将一个绝色美女推到一个男人怀里，然后寄望于对方是坐怀不乱的君子，这其实非常愚蠢，如果想要严男女之防，那么一开始就应该定好规矩非礼勿视。

石越也许本来没有什么非份的野心，但他李清臣能看得明白的事，石越同样也会很清楚。北伐成功后，万一石越眼见着可以轻而易举的做

诸葛亮、司马懿或者桓温，于是不甘心回朝做郭子仪了，那就悔之晚矣。毕竟所有人都知道，石越和郭子仪不同，他是有政治抱负的。

因此，李清臣认为，最好一开始就不要冒这样的险。

此时，赵煦听着殿中诸相的辩论，发现几乎所有的宰臣们，都在默契的避开石越的名字。这也让他确定了一件事——那并不是李清臣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大多数宰臣的共识，这崇政殿中，没几个人希望石越重新去山前督护诸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清臣并不比其他宰臣聪明，他能预见的事情，其他人都能预见到。只不过大家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方便向赵煦提起这种事情来。

甚至连一直相信着石越的范纯仁，也不愿意去考验那个时候的石越。

范纯仁其实是很希望石越再次出任率臣的，在他看来，所有困扰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一想到那难以预测的未来，他就缄默了。

但这反而让赵煦在这一瞬间，下定了决心。

倘若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那就让石越履行他的承诺，再次出任率臣！

原本，赵煦一直在担心怎么对付石越的问题。

他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计划事先做好周密的部署，比如将石越

的侍卫全部换成绝对忠诚的班直侍卫，并且扩大规模，派出可靠的内侍监军，监视石越的一举一动，同时监控好军队将领的家属等等……在北伐成功后，他会立即解除石越的兵权，倘若石越在得知潘照临之死后，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就马上采取果断措施，甚至不惜将石越处死。

做得绝决一点是必要的。有个简单的道理——做好事要慢慢做，施恩于人，不能一次做到极致，要一次做一点，慢慢长久的做，这样才不会反恩为仇，人们才会记住你的好；而做坏事则正好相反，要一次性做绝，一个不断做着小坏事的人，和一个做了一次大坏事的人，人们痛恨、讨厌的往往是前者，而后者只要“幡然悔悟”，人们通常会原谅他，尤其当这个人还是身居高位的时候。

赵煦不想让自己一直陷入忘恩负义的指控之中，那会让他极端的被动。所以，倒不如一次性解决石越这个麻烦，反正到时候，朝中的重臣虽然口里会反对自己，但心里却绝对是乐观其成的，毕竟不用他们做这个恶人，就能解决他们一个大麻烦。万一到时候骂自己的声音太厉害，政局动荡得太严重，就下个罪己诏，然后做出悔悟的姿态，给石越平反，给他的家人殊荣礼遇，甚至将他请进孔庙，摆在亚圣颜渊之前也不要紧。

愤怒会平息的，而且那时候，人们甚至会羡慕石越，也会原谅做为皇帝的赵煦，甚至转而为他辩解。

赵煦觉得，这应该也不算是违背太祖皇帝的誓碑。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巨大的纰漏。

在大宋朝，想要绕过两府、御史中丞、门下后省，随随便便逮捕甚至是杀害一个大臣，就算是赵煦贵为皇帝，他也做不到。

这种事情，最起码要得到一个以上的宰执支持，才有机会实现。

否则，就只能是赵煦的一厢情愿。

因为没有人会执行他的“乱命”。

赵煦可以安排亲信的内侍与侍卫监视石越，但是想通过一纸内降指挥，就让他们逮捕甚至杀掉朝廷的左丞相？

赵煦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

这和“不杀士大夫”的太祖誓碑无关，大宋朝知道太祖誓碑内容的，只有赵煦一人——他并不知道石越也知道。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

正如石越如果得不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就算他功勋盖世，却连权臣都很难做成，赵煦也同样无法越过士大夫的障碍，去做非份之事。

从范仲淹的时代开始，士大夫就已经开始在自觉维护本阶层的整体利益了，除非士大夫发生激烈的内斗，最终自己破坏本阶层的利益，皇帝想从外部进行破坏，几乎不可能成功。

所有的诏令，最终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

但执行诏令的内侍也好，班直侍卫将领也好，不会不知道他们事后的下场——他们会被当成出气筒，受到疯狂的报复。这甚至不是他们死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家人即便不被族诛，刺配流放也绝对逃不脱，而且永远都没有平反的可能。

反倒是违抗皇帝的命令，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人们效忠于皇帝，是为了功名利禄，服从于皇帝，是因为害怕皇帝的权威。但也因此，为了功名利禄，为了更让人畏惧的命运，人们会反抗皇帝。

赵煦知道自己的困境。

做为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生于深宫的太平天子，他几乎没有机会与臣下之间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更无法培养所谓的没有思想的“死士”。如果有臣子甘愿为了他而死，那肯定也不是因为对他的感情，他们真正为之付出生命的，是他们心中的伦理道德。

尤其是现在的大宋，不要说班直侍卫基本都出身良家，绝大部分都是名门勋贵或者忠臣烈士之后，就算是内侍伶官，他们进宫当差，要么是祖传的事业，要么也是为了生活安乐或者富贵荣华，赵煦连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机会都很难有——他也只能锦上添花，没机会雪中送炭。

能在入内省做到一定身份的内侍，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背景，不是某个前朝大内侍的养子，就是靠着某位后妃、乳母的抬举，甚至会有某些外戚功勋之家关系暧昧，他们身后牵扯的各种势力，并不比外朝大臣们的关系简单。想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机伶得到赏识，然后一飞冲天，这样的事情是很罕见的。从一开始做小黄门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到争夺能接近皇帝的差遣，哪一个环节，背后少得了贵人的帮助？

指望他们拿着一纸内降指挥，不顾自己的性命，不顾自己背后的关系势力，不顾自己需要照拂一整个家族，去逮捕乃至杀害一个兵权在握的左丞相？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赵煦能不能找到那个肯办这个差遣的人选都两说。

够资格做石越监军的大内侍，必然需要押班、都知这一级别，这已

是内侍的极限，内侍省、入内省，有这个阶级的内侍加起来都屈指可数，而且，因为赵煦亲政未久，这些内侍大部分也都是前朝旧人，很难想象他们中间会有人因为一纸内降指挥，就愿意无条件的执行赵煦的诏令。就算是赵煦最信任的庞天寿，也未必会这么做。

他们有勇气逮捕石越，将他送回汴京，将这个烫手山芋再次送到赵煦手中——赵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能做到这一点，他甚至都不介意事后将会面对的那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但如果石越反抗呢？

他们斗志恐怕会轻易的瓦解。

因此，想要让这个计划成功，赵顼首先必须有一份真正合法的诏书，他不指望诏书上面会有范纯仁或者韩忠彦的画押，但最起码，他也得有一个以上的参知政事在上面署名，并盖上政事堂的大印，然后而秘密的争取到一个给事中的支持……

原本，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

但现在，赵煦突然看到了这个计划成为现实的可能。

他根本没有过多的去想计划倘若失败会发生什么，那毫无意义。如果没有把握在北伐之后迅速解除石越的兵权，没有把握在石越有异常举动时迅速解决掉石越本人，那他就不会再冒险启用石越。

而赵煦相信，他的计划足够周密，足以预防可能的风险。

头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能掌控住石越的命运，赵煦整个人都变得自信起来。这甚至让他心里隐隐的有一丝兴奋！

他不耐烦再听宰执们的争执，决定自己来主导议题。

赵煦伸手做了个手势，打断了正在说话的许将，目光望向韩忠彦，问道：“韩枢密欲召回章惇，若朝廷用枢密之策，韩枢密以为何人可以代之？田烈武？蔡京？唐康？或是陈元凤？”

赵煦突如其来的发问，让崇政殿内的宰执大臣们，都吃了一惊。众人揣摸着赵煦的意思，似乎是决定采纳韩忠彦的主张，换掉章惇。一直反对换帅的许将和李清臣尤为惊讶，但二人都是胸有成府之人，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决定先静观其变。

韩忠彦心中则是大喜，但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面如平湖，老老实实回答赵煦：“此四人或资历太浅，或才具不足，皆难当此任。”

这是预料之中的答案，赵煦又继续追问：“如此，何人可以代章惇为率臣？”他的目光扫视殿中，这一问，却是问所有人的。

吵了半天的崇政殿，顿时沉默了。

众宰执都低着头，在心里盘算着，揣摸着，不肯先开口。

过了一小会，才有人打破沉默。让赵煦稍有些意外的是，第一个开口的，竟是一直不怎么说话的范纯仁。

范纯仁在座位上朝赵煦欠了欠身，开口之前，先看了一眼石越，这才转过头来，清声说道：“臣忝为右相，亦曾任枢密使，朝廷有事，本当出外为率臣领兵，朝廷果欲召回章惇，臣愿当此任。”

顿时满殿皆惊，谁也没想到，范纯仁竟然会主动请缨。

一直沉默不语的石越，也忍不住抬头看向范纯仁。正好，范纯仁的目光也再次转向他，两人目光相交，在那一瞬间，石越明白了范纯仁这样做的原因。

赵煦也是大感意外，这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马上想要拒绝，但国家有事，宰相出外为率臣，本来也是宋朝的传统，想要否决也得找个好点的借口，正在心里搜肠刮肚，吏书吕大防已不客气的出声反对：“臣以为不妥，尧夫相公虽做过枢密使，但恕臣直言，以尧夫相公的性情，不适合做率臣。北伐事关重大，稍有差池，不惟有负陛下，亦累国家！”

吕大防此语一出，众皆侧目。他这番话，简直就是出言不逊，范纯仁还好，气度雍容，没有太过介意，但其他人却有点看不过去，尚书右丞张商英和翰林学士苏轼都有些蠢蠢欲动，想要为范纯仁打抱不平。

但赵煦哪容他们有机会开口，马上不轻不重的斥责吕大防：“吕大参此言差矣！朕以为尧夫相公若能为率臣，朕可安枕无忧矣。”

说完，又转头望向范纯仁，温声说道：“尧夫相公不辞王事，朕心颇慰，相公若能为朕分忧，更是美事。然相公为右丞相，朝中事务，多赖相公维持，方得井井有条，相公实乃国家之萧何，朕亦须臾不可离，北伐率臣，还望相公另荐他人。”

赵煦这番漂亮话一说，所有人便知道他也不希望范纯仁为率臣，众人便也不再轻易开口。范纯仁自然也听得懂赵煦的话中之意，他本来也不是特别想做率臣，皇帝既如此说了，又特意给了他台阶，他也不好再坚持，只能欠身回道：“蒙陛下信任，不以臣愚钝，委以右相之任，臣已不胜惶恐，兢兢业业，谨得无失，臣之才具，本不堪为率臣，既蒙陛

下下问，臣以为师朴相公可当此任。”

范纯仁举荐韩忠彦，倒尚在赵煦意料之中。

平心而论，韩忠彦的确是一个人选。

甚至连范纯仁，在赵煦看来，原本也是一个人选——赵煦其实并不认同吕大防的看法，范纯仁右丞相的身份让他地位崇高，远非章惇可以比，他的品德、威望也都足够高，又做过枢密使，对军队的运作有相当的了解，在军中也有足够的威信。而且，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不可能真的对军事毫无了解，范仲淹是大宋西军的两位缔造者之一，这会让西军出身占到绝对优势的宋军将领，对他有天然的亲近感与服从心……平心而论，在大多数时候，如果有范纯仁出任率臣，赵煦是真的可以安枕无忧的。

而韩忠彦则是比范纯仁更加合适的人选。他做过兵部尚书，现在又是枢密使，相比范纯仁，他的履历要更加完整，相应的，对军队的了解也更深，在军中的威望更远胜于章惇，在性格上，他比章惇更温和，比范纯仁更果决——至少熙宁十八年时，他面对突发事件时，经受过考验。韩忠彦的父亲韩琦是西军的另一位缔造者，范纯仁有的优势，他全都有，甚至更多，比如他还是石越之外，朝中硕果仅存的遗命辅政大臣，比如韩琦在河北禁军中，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而石越的夫人在宗法上，是韩忠彦的妹妹，这让他处理和唐康、慕容谦的关系时，可以游刃有余。不过，他本来也是唐康现在在朝中最大的支持者……

然而，人世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比较。

如果没有石越的存在，韩忠彦，不，有范纯仁就够了，赵煦绝对会非常的满意。

但是，因为有了石越的存在，范纯仁被吕大防下意识的当成了一个不能做率臣的纯粹的文臣领袖，而韩忠彦原本无可挑剔的履历竟然让赵煦觉得也没太大的说服力……

而赵煦根本没觉得他的心态有问题，章惇此前的履历，也很漂亮！结果还不是搞得要临阵换帅？如今让任何人去替代章惇，赵煦都会下意识的在心里将之和石越做一下比较。在不知不觉中，赵煦给自己设置好一个陷阱，并且毫无觉察的就掉了进去。一方面，他也在努力寻找石越的替代者，以摆脱对石越的依赖，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又以石越做为标准，而且是以石越过往的辉煌功绩做为选人的标准……然后他就发现，除了石越，他无人可用！

但人类本就是离开了参照物便无法真正思考的一种生物，比较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掉入类似陷阱的，不只是赵煦一个人。吕大防至少也陷进了一只脚，韩忠彦则陷得很彻底。

在此之前，韩忠彦还只是认为自己相比石越不是那个更合适的人选，但在章惇失败后，韩忠彦已经怀疑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也是他没有主动请缨的原因，虽然明知道如果让石越再做率臣会有很复杂很麻烦的后果，但有石越在，主动请缨感觉根本不是在承担宰相的责任，而是在不负责任。

此时，突然间听到范纯仁推荐自己，韩忠彦的第一反应，竟是感觉莫名其妙。他看着范纯仁，又看了一眼皇帝，怔了一下，才苦笑摇头：“若说尧夫相公不合适做率臣，臣与尧夫相公，亦不过半斤八两而已。”说完，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但此刻他也没太在意这些细节，反倒是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石越，嘴唇动了动，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推荐石越的冲动，反而说道：“但若是朝廷愿意采纳唐康、慕容谦的策

略，臣虽不才，愿为朝廷勉当此任。”

“从幽州退兵么？”赵煦愣了一下，竟短暂的忘记了自己想要将话题引向石越再任率臣的初衷，有些犹豫的说道：“虽然章惇坚持继续攻城，的确风险极大，但朕以为，章惇最大的问题，还是无法真正统领诸军。放弃幽州，退兵涿州，也未见得是个好选择，当年曹彬歧沟关之败，就是在涿州与辽军对峙，可见即使退到涿州，该有的风险还是同样有……”

“陛下所虑极是。”吕大防对唐康的新战略也不以为然，立即对皇帝表示支持，“两军交战，讲究的是一鼓作气。轻率退兵，看似谨慎，但退到涿州，同样会面临来自耶律冲哥和萧岚的两面夹击，诸军士气，亦不可能不受影响。臣以为师朴相公若能前往幽蓟督护诸军，自是朝廷幸事，然若对唐康、慕容谦辈言听计从，恐仍须三思。”

韩忠彦顿时有些不高兴，忍不住揶揄道：“微仲公不是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么？为何到了我这里，便要三思了？我素不及尧夫相公，微仲公觉得尧夫相公做不得率臣，我才疏学浅，更是难堪此任。微仲公何不干脆毛遂自荐？”

不料吕大防态度却也是极为刚硬，他马上厉声回道：“尧夫做得枢密，但做不得率臣，师朴做得枢密，亦做得率臣。再说多少次，我也是直言无讳。但师朴对唐康过于信任，此我所不能苟同！此番唐康提出的应对之策，我大不以为然——两国交战，从来不只是战场交锋那么简单。朝廷二十万大军兵临幽州，却仅闻耶律冲哥之名，便仓皇退兵，如此，自安平以来，我大宋与辽国军民之间的士气，将会完全逆转，且会令辽人作战的意志更加强烈，辽人不会再畏惧我大宋的军队，会相信胜利可以预期……如此种种，都会影响到北伐的结果，师朴若为率臣，又

岂能不慎？唐康为何做不得率臣？并非因为他只是正五品上的中散大夫，而是因为率臣的眼光，必须要看得到战场之外的全局！”

说完，他又转向赵煦，躬身道：“师朴相公问臣，为何不毛遂自荐？臣为朝廷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出任率臣，自无不妥。然臣以为，此次北伐，是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如今要做的，是要纠正错误。”

吕大防不去理会众人各异的目光，稍停顿了一下，便继续说道：“朝廷故事，逢大征伐，必委任文臣为率臣，此乃是以文御武、文武相制的祖训，然自朝廷定计北伐，便分设宣抚左、右使，副使、经略招讨诸使司，大抵皆由文臣出任，如此反令北伐诸军，政出多门，军令不一！说到底，是朝廷虽委任章惇为宣抚左使，却并不真正信任他，故而又令唐康、陈元凤、蔡京辈分领诸军。既然如此，臣以为其实不必勉强委任率臣，但遣一阵前观察使督护诸军，以便紧急之时，临机决断，平时仍由枢密院遥领指挥各使司便可。”

议题突然再次被吕大防主导，顿时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张商英听到此处，终于忍不住讥讽道：“吕大参这是恢复将从中御么？”

“没错！”吕大防坦然承认。这让崇政殿内顿时哗然，赵煦也是吃了一惊。

却听吕大防又慨然说道：“将从中御，虽有其弊，然密院有枢密会议，朝廷有御前会议，且河北道路已畅，汴京至幽州，急脚递也不过一昼夜多点，却是未必行不通。”他不屑的看了张商英一眼，又讥讽道：“况且，现在北伐诸使司凡有所议，动辄连章累牍的上表交议，与将从中御，又有何区别？”

张商英方要反唇相讥，但吕大防回了他一枪后，便不再恋战，而是

转头向赵煦正色道：“臣以为，如今之计，不必再设率臣，但将北伐诸军，仍交由宿将指挥使便可。朝廷不惟当召回章惇，除章惇远在河东，仍有必要设使司外，唐康、陈元凤、蔡京，皆当尽罢使司，复以慕容谦、王光祖、燕超诸将为都总管，而改任唐康、陈元凤、蔡京为阵前观察使！至于田烈武，虽忠厚似金日磾，然使其将十万之军，亦非其所能胜任，朝廷可再遣王枢副代之为都总管，田烈武副之，再令内侍监军李舜举任阵前观察使督军，如此，以武臣领兵、文臣内侍为督军，各都总管皆奉枢密院军令行事，督军除紧急之时临机决断，平时只负责督察诸军奉行密院军令，领兵之臣皆为武臣，必不敢轻易违抗枢府号令，北伐诸军自然军令畅通，可除今日以文臣领兵之弊。而一切战略决于密院，诸督军、都总管皆知奉行之战略便是最终决定，从此也不必再争来改去……”

将从中御！

赵煦认真的听着吕大防的建议，一时间竟不禁颇为心动。

虽然极少公开谈论，但大宋朝的将从中御制度，主要是行之于太宗、真宗二朝，效果众所周知的很差，所以到仁宗朝，便悄然改变，开始实行派遣文臣为率臣统兵作战的制度，从范仲淹、韩琦至陕西抵御元昊开始，宋朝只要是采用文臣领兵的率臣制度的，虽说也有胜有负，但最后的结果都不算太差，而但凡采用将从中御进行指挥的，结果都很糟糕——包括在这个时空中没有发生的五路伐夏的惨败，也是因为赵煦的父亲赵项没有采用率臣制度，而是采用了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但其实，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项也同样是知道将从中御的弊病的，他仍然采用了这种指挥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在朝中已经没有了可以真正信任的文臣去做率臣，所以，还不如由朝廷直接来指挥。

赵煦如今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将几十万军队交到一个人手里，不论对方是文臣还是武臣，“毫无保留”、“信任”……这些词，都只可能是相对的。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即便是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大臣，也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与胸襟的。人们通常只看得到历史上那些臣子忠诚为国却被帝王猜忌而含冤惨死的悲剧，却不知这些所谓的“忠臣”大多数经不起深究，更看不到，因为信任臣下而使君主遭到反噬的历史悲剧不胜枚举，远远多过不幸的忠臣。这种反噬不仅仅是指谋反，也包括因为信任的臣子无能，败军辱国，并引发一系列糟糕的后果。

石越先后几次出任率臣，都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同时也有赵顼与高太后的勇气与胸襟，但赵煦自认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他父亲和祖母那样的气度。

“猜忌”、“防范”，都不是好词语，但对于君主来说，它们永远比“信任”更可靠，更不会背叛自己。

但如果吕大防的建议真的可行，真的可以采用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的话，他也不是非得在石越身上赌一把，还得煞费苦心的一边用他一边防范他。

但是，赵煦内心深处虽然很心动，他也愿意紧紧抓住军队的指挥权，但他觉得，既然有石越这个稳妥的选择在，似乎没必要去赌将从中御中是不是行得通。

北伐太重要了，赵煦在章惇身上，已经赌输了一次，他不想再输一次。

只是稍稍想了一下，赵煦便决定先含混回应：“吕大参所言虽不无道理，然恢复将从中御之制，牵涉甚多，仍需从长计议。”

说完，他便转头望向石越。

而正好便在此时，石越在听完吕大防的话后，也是惊讶的抬起头来，和范纯仁、韩忠彦无声的交换了一个眼神。

赵煦不知道，他的这三个宰相此时心里不由而同冒出来的念头，是吕大防的建议，竟未必不可行！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制度，也没有绝对不好的制度。在宋朝，为什么保守的旧党有时会显得比追求革新的新党更切实际？因为各朝各代，制度之弊，多是因为过于保守落后，惟独宋朝，制度之弊却经常是因为太过于超前。宋朝那些被认为弊病丛生的制度，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落后，而是它们不太适合当时的客观环境。

将从中御就是最好的例子。和陈腐的批评截然相反的事实是，这是超越世界八百年的先进理念与先进制度！然而，过于的超前，却让它变成了一项著名的弊政。

但在吕大防提出在北伐再次采用将从中御的指挥方式后，石越、范纯仁、韩忠彦却都敏锐的察觉到了这项制度的一线生机。

将从中御用之于西北边境，因为地形复杂，距离汴京又过于遥远，自然弊大于利，但用之于幽蓟，却未必行不通。虽然国初之时在河北也有过失败的教训，但那时宋朝的驿政不完善，官道也没有现在畅通，因此，过去不可行的事，现在未必就不可行。

说到底，将从中御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枢密院与前线军队的沟通

效率问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昼夜的时间当然还是太长，但如果枢密院能把握好尺度，便如吕大防所说的，给予阵前观察使与都总管足够的临机处置之权，枢密院主要负责战略决定，以及统筹各军调度、后勤补给，仅以幽蓟战场来说，虽然不好草率的认定这种指挥方式一定行得通，但若不假思索的断然否决，那其实也是一种偏见。

不过，此刻的赵煦，即使知道他这三个宰相的想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毕竟在他心里面，还有石越这张“王牌”，哪怕这张“王牌”是一次性的，打完就得废掉，还有难以预料的后患，但是，想要赢得这世间真正重要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不付出一点代价呢？

赢得北伐，收复幽蓟，他就有机会超越他的父亲，甚至是成为宋朝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看看在他治下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吧——在政变中继位，经历过祖母的垂帘听政，但终于平安亲政，亲政之初，就击退辽人的入侵，收复了失陷一百多年的幽州，并顺便铲除了前朝留下来的权臣，巩固了皇权，大宋在他的治下，注定将走向前所未有的鼎盛时代！

历史永远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赵煦觉得自己的一生将会是一个传奇，他觉得自己甚至有机会成为继唐太宗之后最伟大的皇帝！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赵煦就觉得自己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身体都禁不住的颤抖。

因此，有何必要，再节外生枝？

他也不想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岔开重点。

他望着石越，目光热切，却语气温和：“今日之事，子明相公以为当如何应对？”

顿时，崇政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石越的身上。

崇政殿中，给三位宰相设的座位，都是金棱七宝装乌木制的折背样扶手椅，漆着深红近紫的漆色，方方正正，形制简单，所谓“折背”，是指椅背低矮，只有通常椅子椅背的一半高，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用于倚靠，而为了端正仪态，这也是当时士大夫们平时最喜欢坐的一种椅子。此时，石越端坐椅中，双手笼于袖内，抬头回视着皇帝赵煦，却恪守着礼仪，视线稍低，没有与赵煦的目光相对。

石越此时还不知道潘照临的死讯，更不知道赵煦在心里的谋划。但他知道，赵煦此时问他，是希望他履行当日的承诺，他曾经给皇帝派过“义不容辞”的定心丸，现在，赵煦在向他要求兑现。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再度出任率臣意味着什么……

李清臣能想到事情，他也想得到。

而且，崇政殿内他的同僚们的微妙态度，更让他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他其实没那么在乎皇帝或者他的同僚们都猜忌他，这是正常的。

石越担心的是自己。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云淡风轻，也并没经历过什么动人心魄的事情，甚至都没找人好好商量过，石越就在安平大捷后，坦然的交出兵权，做

出了准备漂亮的离开舞台的决定，但这种事情，其实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石越自己知自己的事，这对他，并不是那么容易。

直到现在，石越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些恋恋不舍。他只是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罢了，花更多的时候陪伴家人，有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此事——他需要用亲情来克服自己对离开权力中央的不舍。

此外，安平阅兵时发生的事情，石越也不天真，他当然知道如果不是有人想陷害他，就是他左右有人想谋求非份之福。

而如果他再一次掌握兵权，机会就将再度出现。而且是比以前更好的机会——对很多人都是——这一次，成功的机会，比安平大捷后要大得多。

做诸葛亮大概是不太可能了，那得需要赵煦甘心配合做刘禅。所以，多半只能选择做司马懿或者桓温。

而犹为艰难的是，石越从来不认为司马懿或者桓温是“奸臣”，这倒不是因为石越觉得忠君很可笑很迂腐甚很“落后”，只要在一个正常的时代，忠诚就永远是宝贵的品质，哪怕是愚忠，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出问题的也绝对不会是忠诚，而是别的什么。但司马懿和桓温的情况不同，如果说曹操还曾经背叛过他的同伴的话，司马懿所属的颖川士族，就从来不是曹魏的臣子，他们反而正是被曹操背叛的人，虽然在他们的时代，人们对忠诚有着极高的标准，但要说司马懿是“奸臣”，还是太过份了。至于桓温，在石越心中，一直是个英雄。

如此一来，诱惑就更大了。

但拒绝的理由依然还在哪里，没有任何的改变。

而且桓温就是石越最好的教训，这个史上最不合格的权臣，对于抵抗他的士族，始终举不起屠刀，只是幻想能够北伐成功，收复中原，建立功勋，士族们就会心悦诚服，到最后，摆出一个偌大的阵仗，却连一个谢安都下不了狠心杀掉。

最终，北伐没有成功，东晋的弊政也没能改革，皇帝也没做成，在和东晋士族的扯皮中，英雄迟暮，徒然慨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石越自问自己的性格，大概比不上司马懿，顶多也就是另一个桓温。

说到底，他依然只是一介书生，是举不起屠刀的人。

所以，石越并不想让自己再度去经受诱惑、接受考验，这种事情，经得起第一次诱惑，并不代表经得起第二次，经得起第二次，也不代表经得起第三次，每一次都是全新的诱惑，全新的考验，永远不可能有免疫的说法。

他也更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非得做自己不擅长的事不可的境地。

然而，石越也下不定决心直接拒绝皇帝，对赵煦的承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石越已经不太在乎是否会得罪赵煦了，石越真正担忧的，是如今的北伐，已经确实实有了兵败的危险。虽然一再让自己学会放下，相信宋军就算受挫，也不会重蹈宋太宗和曹彬的覆辙，不至于遭遇过于严重的溃败，也要相信大宋的国力今非昔比，即使大败，天也塌不下来……但是，真的要放下，其实很难。

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不去谈任何高深的事情，北伐

有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与民夫，若真的再次遭遇大败，就是数以万计的人死在幽蓟，上十万的家庭因此破碎——而自己明明有机会挽救这一切，却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责任，临阵退缩了，石越相信自己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内疚。

这几天的时间里，石越虽然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心理准备，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方法。但如今北伐的局势，即使赵煦不打他的主意，石越也做不到置身事外，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坐着等待的人，他已经习惯了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在前方看起来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努力的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寻求脱困的可能。

石越这几天中的沉默，并不是在逃避。

自熙宁以来，石越在这个时代，所见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韩琦、富弼，还是王安石、司马光，还是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都是勇于担当的人，他们似乎永远愿意将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膀上，从无畏惧与退缩。

便在今天，石越又亲眼见到，范纯仁、韩忠彦在怀疑本身能力的情况下，也没有推掉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愿意站出来出任率臣。

现实不是童话，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当然也会犯更多的错误。过去的石越，经常在意的，是他们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和这些人相处了二十几年后，石越在改变着大宋的同时，也被大宋所改变。比如，此时此刻的石越，心里面是绝对认可并尊重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的责任感与担当心的。

有着这样同理心的石越，会选择妥协，选择放下，选择退让，但绝不会选择逃避、选择退缩。

他一直在耐心的了解各方的想法，思考解决的办法，等待说话的时机。

他知道，赵煦迟早会将球踢到他脚下的。

果然，他感觉到了赵询投过来的目光，听到了赵煦的询问。

“陛下。”石越朝赵煦欠了欠身，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赵询，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召回章惇，任命新的率臣，如此便真的能解决北伐的问题么？”

石越的反问，让崇政殿中的众宰臣们都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话中似乎在暗示反对召回章惇，而赵煦在惊讶之余，更是以为石越为了逃避对自己的承诺，竟准备力挺章惇，心中不由有些恼怒。

“那以石相公之意，又当如何？”不快的赵煦连对石越的称呼都变了。

“孙子云安国全军之道，在于兴师致战，当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石越环视殿中诸人，淡淡说道：“喜恶、道德、名誉、历史恩怨，都不应当成为战争的理由。发动一场战争与结束一场战争，只能由一件事情来决定，那就是利益！”

“孙子说的话，当然不是圣人之道，甚至颇违《春秋》之义。”石越没有给蠢蠢欲动的反对者机会反驳自己，“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我们自是应当奉圣人之教，以春秋大义为本。然孙子以善用兵而为后世尊崇，《孙子兵法》所论，皆是如何才能赢下战争，故圣人教我们应当为何而战，而孙子则教我们如何取得胜利，避免失败，二者亦不可偏废。不知为何而战固然可悲可叹，然再应当打的战争，若不能取得胜利，则不仅毫无意义，更对国家有害。数以万计的军民会因为战败而死，朝廷的财力也会因此困窘，圣人亦绝不会支持这种愚蠢的战争。”

包括赵煦在内，殿中所有想援引儒家经典，尤其是《公羊传》驳斥

石越的人，还未来得及开口，就已经先被石越这一番话，将一肚子话给生生堵了回去。

石越仿佛毫无觉察，只是继续说道：“因此，若我们想赢下一场战争，还是应当抛开其他所有种种，单纯的只用‘利’来考量，何时当发动战争，何时当结束战争。所谓‘利’，亦有两面，一则为利益，一则为利害。”

“我大宋北伐的利益是什么？人人皆知，是收复山前山后的燕云故地，可以让河北变成大宋的腹地，让汴京变得更加安全，燕云的土地人民，相对来说倒没那么重要，一场大战下来，没个二十年，燕云诸州恢复不了元气，朝廷在二十年间，每年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反哺燕云诸州，为的，就是那个长远的安全。”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朝廷在庙算之时，认定安平之败后，辽军已无力阻止我北伐诸军。而北伐之利害，则正是倘若辽军并未如预想的那样无能为力，而是逐渐稳住了阵脚，甚至反而能威胁到我北伐大军的安危。倘若北伐战败，不仅一切预想皆成泡影，对我大宋来说，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这一场战争将是两败俱伤，甚至我大宋会伤得更重一些。”

石越的这些话，可不是赵煦想听的，他冷冷的打断了石越：“石相公，北伐还没有战败呢！”

“这也是臣想说的。”石越不亢不卑不冷不热的回道，“此前，朝廷庙算，北伐利大于害，成功希望极大，故而兴师北伐，但如今之势，以臣之见，若仍用章惇之策，未来胜负之数，恐怕是负多胜少，而即便更换率臣，改弦更张，然无论由何人出任率臣，胜负之数，最多也只有

一半一半，即便最终获胜，也必定是一场惨胜，代价会极为沉重。”

“石相公说什么胜负之数，这是能未卜先知不成？”赵煦忍不住讥讽道，“否则，这胜负之数，又是如何而来？”

石越也不生气，从容回答：“臣非是能未卜先知，说到底，这也只是臣的一点愚见罢了。”

但并不只是赵煦不同意石越的判断，许将便忍不住说道：“但子明相公所谓胜负之数，未免过于长他人志气。我北伐大军虽攻取幽州不甚顺利，然二十万大军，未有损伤，而辽军乃新败之军，仅能龟缩于幽州城中，据城坚守，耶律冲哥在山后迟迟未增援幽州，说得好听一点，是虎视眈眈静待时机，但山前诸州，乃是辽国财赋重地，战场之上，瞬间万变，他又焉敢确信我军一定攻不下幽州？耶律冲哥坐视我军围攻幽州，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或是惧于我北伐大军兵威之盛，不敢轻举妄动，或是其平叛之后，士卒疲惫，不堪再战……然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总之辽军之形势，亦并不乐观，胜负之数，无疑仍是利于我大宋。”

石越转头看了许将一眼，又扫了一眼殿中众人，见许多人脸上都露出认同之色，又耐心解释道：“冲元公所言，不无道理，然我做此判断，并不只是因为耶律冲哥。”

“不是因为耶律冲哥？”众人都露出惊讶不解之色，李清臣忍不住问道：“莫非子明相公是在担心耶律信？”

石越摇了摇头，“辽人最难对付的，并不是两耶律。两耶律虽是一时名将，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根之水，无源之木，是不足为虑的。辽人真正难以对付的，是萧佑丹！”

“但萧佑丹已经死了。”张商英立即知情识趣的接了一句。

石越朝他点了点头，又转向赵煦，幽幽叹了口气，“没错，萧佑丹的确已经死了，但他改革之后的宫分军制度仍在，他给辽国留下了一份殷实的家底，让辽国在危急之时，能爆发出让人不得不担忧的战争潜力。北伐于我大宋而言，或只是收复汉唐故土，然于辽国而言，却是涉及到国家兴衰存亡之战，想要夺取幽州，不付出惨重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大宋虽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北伐，但辽人是在自己经营一百数十年的土地上作战，他们能集结的军队只会更多，萧岚已证明他不是无能之辈，耶律冲哥更是一时名将，辽主还率领着自己的御帐亲军在中京，随时也可能南下，无论谁做率臣，面对这般局面，能有一半的胜负之数，便已是不错。更可虑的是，据臣之估算，就算打赢和耶律冲哥的决战，在萧佑丹的宫分军制度下，辽国应该还能征召最后一次军队，才会彻底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虽说最后一次被征召的宫分军战斗力肯定远不如今，然我军的情况，到时候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便如微仲公所言，战争之胜负，许多时候不只是由战场之上的因素决定。除非能够一鼓作气，势如破竹的击溃辽军，瓦解辽人抵抗的意志，否则，只要战局陷入到僵持阶段，北伐，就一定会是一场苦战。”

“那又如何？”赵煦慨声问道，“事已至此，难道还能退缩不成？狭路相逢勇者胜，畏首畏脚，又有何用？上下一心，戮力求胜，我大宋国力，远胜辽人，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获胜的，必是我大宋！”

“陛下，不惜任何代价这种话，用于两军阵前鼓舞士气可以，用于两国谈判时空言恫吓可以，用于报纸之上激励民心亦可以，然惟独不能用于这庙堂之上。”石越毫不客气的给热血沸腾的赵煦泼了一盆冷水，“世间的确有无价的东西，然而，会被陛下与大臣们在崇政殿中慎

重会议的事物，都是有价格的。燕云十六州若果真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复的故土，那么太祖、太宗一直到高宗的历代列祖列宗，又为何没有那般去做？”

“放肆！”赵煦被石越问得语塞，不由恼羞成怒。

但大宋朝的宰相，没几个人会在乎皇帝这种程度的愤怒。石越只是朝赵煦欠了欠身，便继续说道：“陛下若以为臣无礼，可治臣不敬之罪。然臣以为，如今是该慎重思考，北伐取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了，也到了该认真衡量，北伐战败的可能会有多大的时候了。”

说完，石越又转向殿中诸相，真诚的說道：“诸公皆朝廷之肱骨，应当知道，若北伐需要付出的代价过大，战败的风险过高，朝廷最该做的是什​​么！至于多大的代价才是过大，多高的风险才算过高，每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诸公心里也有自己的分寸，我无需置喙。我所乞望者，只是诸公此后所做之判断，皆是在认真权衡过利弊之后的结论。”

石越说完之后，崇政殿诸相，皆陷入沉默。

赵煦见此情形，只觉诸相皆在动摇，一时忧怒交加，不由怒声喝道：“不论如何，朕都皆不允许北伐仓皇收场！”

“军国大事，恐怕由不得陛下任性！”石越还来不及说话，吕大防已经先不客气的将赵煦给顶了回去，“北伐若有道理，臣等自会支持北伐；北伐若无道理，这天下也不只是陛下的天下。”

石越谈“利”，吕大防讲“道理”，赵煦心中暴怒，却发泄不出来，憋在心里，更是让他有一种抓狂的感觉。

然而，殿中没有一个大臣敢在这种事情上，站出来反驳石越和吕大

防。只要瞥一眼正在殿角默默记录的史官，就知道此时站出来帮皇帝说话，几乎就是主动去国史《奸臣传》上预定一个名额，而皇帝又未必能回报在此时的支持，便如石越所说的，这崇政殿中的事情，都是有它的价格的。得不到足够的回报，便没有人会去无缘无故的付出。

但这也让孤家寡人的赵煦越发的觉得愤怒。

他盯着石越，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问道：“那石相公的意思，是要朕退兵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紧了石越。

石越摇了摇头：“臣并非主张此时退兵。”

小皇帝还是年轻了一点，有点沉不住气，但石越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是主张此时退兵休战，这崇政殿中，恐怕不会有人支持自己。要不然，他也不需要绕这么大一圈，讲这么多大道理，目的也只是提醒殿中诸相，认真去思考北伐的代价与风险。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沉没成本”，大宋已经在北伐上付出了这么多，又没有真的遭遇战败，军国大事又不是儿戏，要提前中止北伐，没点切切实实的危险，不要说那些此前极力鼓吹、支持北伐的大臣不会答应，就算是范纯仁，也同样不会轻易同意。

只不过，殿中诸相都是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在石越没有真正表露自己的意图前，他们也不会着急表达自己的意见。

果然，此时听到石越说他并非主张退兵，殿中诸相，都神色如常，没有半点的惊讶。惟有赵煦一脸愕然，莫名其妙的望着石越，不知道他在弄什么玄虚，但心里却又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

他忍不住问道：“那相公究竟是何意？”

“臣以为，若北伐的代价过高，风险过大，就该同时考虑战场之外的手段。北伐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见得非要通过战争才能得到，战争威胁比起战争本身，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赵煦愣了半晌，才明白石越的意思，“相公是想和辽人谈判？”但他马上摇了摇头，“朕不同意！”

“陛下为何不愿意？”

“谈判能谈出什么？”赵煦讥讽道：“纵有苏张为使，辽人难道会将幽州拱手让出么？谈判只会给辽人更多整军备战的时间！”

“不试试又如何知道呢？”石越淡淡说道，“况且，谈归谈，打归打，北伐该如何还是如何，朝廷不会有什么损失，辽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两军僵持之时，原本就是谈和的最好时机，双方皆有所恃，又皆有所惧，那就有机会妥协让步，达成交易。”

“这便相公想要的么？”赵煦不以为然的讥讽道，“若辽人愿意归还燕云十六州，朕何乐而不为？朕愿意遵太祖皇帝之遗命，按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户籍丁口，向辽主赎买！只要辽主肯答应，此后两国可以永缔盟好。”

“看来陛下并未明白臣刚才为何要请殿中诸公认真考虑北伐战胜的代价与战败的可能。陛下，惟有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处境，才能做出理智的决策。陛下的条件，若在北伐之前和辽人提出，未必不能谈一谈，然而事到如今，再提出这般条件，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

石越用诚恳的语气，说着让赵煦觉得无比刺耳的话。他勃然色变，

冷笑道：“那相公以为什么样的条件，才不会自取其辱？相公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要在和谈中，达到北伐想要达到的目的！”

“陛下若想要燕云十六州，靠和谈自然是没办法。但陛下若是想让河北成为腹地，汴京不复受到辽人的威胁，则未必不可能。”

“朕倒要听听相公的高见！”

“臣以为，于我大宋而言，最重要者乃是燕云十六州地理形胜之利，而于辽人来说，燕云十六州则是其财赋之命脉，如今两国数十万大军对峙，我军固然有战败之可能，然辽人更无必胜之把握，且辽人更害怕失败，更无法承担战败之后果，因为那很可能让辽国就此衰败乃至分崩离析，辽人只是为了避免那样的命运，而不得不决一死战。因此，若朝廷提出的条件，能够兼顾自己的利益与辽人的处境，双方便有可能达成盟约。”

赵煦讥讽道：“只恐世间难得两全法！”

“若陛下真的能看清北伐如今之处境，两全之法，未必没有。”石越轻轻的顶了回去。

赵煦大怒，但想了一下，此时发作多半只能自取其辱，终于还是忍住。

石越又看了一眼正认真听自己说话的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许将等人，方又继续说道：“北伐大军如今已控制涿州、易州、固安等地，半个析津府已落入我大宋手中。若朝廷以让出现今占据的诸州，再加上一定的补偿为条件，与辽人商议换取其西京道的云、应、朔三州，和谈便有机会开启。”

“这个……”赵煦还没来得及说话，韩忠彦便已忍不住插话道：“子明，恕我直言，这个条件，辽主是断然不会答应的。让出山后的云、应、朔三州，日后若朝廷撕毁盟约，辽人恐怕不仅守不住山前诸州，连中京都会处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这当然只是漫天开价。”石越笑道，“辽人虽然不会同意，但以燕换云，这个开价在表面上，仍在合理范围之内，辽人便会知道朝廷有谈判的诚意。”

“那子明最终想达成什么样的盟约呢？”范纯仁也不禁有些好奇。

“在现在辽国的南京道，建立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做为两国的缓冲！”石越的答案，让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分割涿州范阳、蓟州渔阳、幽州析津府，建立三个独立的诸侯国，并从辽国宗室中挑取合适的人选，出任诸侯王，其中范阳国的诸侯王，由我大宋自辽国宗室中挑选，其余两国则由辽主自行决定。三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自行任命官员，自行决定王位继承者，但三国也需要同时向大宋与大辽称臣纳贡，为两属之国，并须缴纳与绍圣七年诸州赋税相当或稍高的贡赋，宋辽各取一半，大宋此后再将应得的一半，转赠给辽主。做为回报，由大宋与大辽一同为其提供保护，若宋辽两国中，有一国背盟进攻任何一位诸侯，三诸侯便自动与另一国结为盟约，共同抵御背盟者……”

随着石越说出他的设想，殿中诸相都由最初的惊讶、匪夷所思、不以为然，转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设想的利弊与可行性。

“幽蓟之地，安禄山昔日曾以此乱唐，若单独只设一个诸侯国，假以时日，若有雄主，说不定会成为另一个祸患，不可不防，然一分为三之后，三个诸侯国都不足以对宋、辽两国造成威胁，而有此三诸侯国为

缓冲，我大宋再也不必担心辽军会直接威胁到河北乃至汴京，而辽国也不必害怕我大宋攻取幽州后，会威胁到中京。且辽国不仅仍能保有南京道的赋税收入，三个诸侯国也都是耶律氏的支属，此俗语所云肉烂在自家锅里，辽国依然有各种办法发挥其影响力，比起与我北伐大军拼个鱼死网破，最终即便取胜也会元气大伤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于我大宋而言，幽蓟地区本就以汉人为主，在其从辽国统治中独立之后，即便其诸侯王仍是耶律氏，但迟早也会变得亲宋，尤其是辽国每年都要征收其巨额贡赋，而我大宋却分文不取。比起强行攻取幽蓟需要和辽国拼个你死我活，即便获胜也要付出惨重代价相比，若能通过和谈获得这般结果，亦足以满意。”

“那只是相公满意，朕并不满意，北伐二十万将士也未见得满意！”

石越的说辞，让范纯仁、韩忠彦、吕大防等人明显流露出意动之色，连许将、李清臣等人也若有所思，显然在认真权衡这个方案对于自己、对于宋朝等各个方面的利弊，这让赵煦再度焦虑起来。这样的结果，是他绝对不甘心的。

“朕不同意相公所说的条件，朕已经向辽主开出了议和的条件，相公的条件顾全了辽主的脸面，那朕的脸面又由谁来顾全？”赵煦质问石越，“除非相公所说的三个诸侯国，皆由我大宋宗室任诸侯王，否则，朕满意不了！”

他现学现卖，当场向石越漫天要价，给他的主张设置障碍，但扫了一眼殿中诸相的表情，赵煦便知道自己仓促之间，开价离谱了一点，连忙又补了一句：“总之，在形势明朗之前，朕不会同意议和，议和也议不出对我大宋有利的条件！”

这殿中一众重臣，虽然对石越所说的议和条件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心里面还是有些不甘心的，多多少少，都抱着再等一等，让形势明朗一点再做要不要谈判的决定也不迟的想法。赵煦无意中说的这句话，却正好歪打正着了。

但赵煦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担心继续在这个话题上纠缠，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趁着没有人插话，便赶紧转移话题，质问石越：“石相公可还记得当日答应过朕什么？”

“臣自不敢忘。”石越欠身回道：“国家有事，臣义不容辞。若陛下肯答应臣所提条件与辽人议和，臣明日一早，便赴河北，保证绝不负陛下、朝廷所托。”

一开始计划的如意算盘，一个也没打响。石越又给所谓的承诺，加了这么一个附加条件，赵煦气得哆嗦，他板着脸看着石越，冷冷的说道：“相公若不愿意，朕亦不勉强！议和之事，休要再提！”

讨论了大半天，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有，还憋了一肚子气，赵煦也没心思再讨论下去了，正要退朝，突然瞥见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枢密副使王厚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不由得没好气的问道：“王枢副可是有何话要说么？”

王厚的确是有话想说，但他是个武臣，不得不多考虑一下场合问题，正在那里犹豫，冷不防被皇帝点名，吓了一跳，但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说道：“陛下，朝廷计议已久，然至今难以定议，但幽州城下一直放着章惇和唐康不管，亦不是个办法，臣在想，是否先权宜处置一下？”

他一面说，一面小心看了一眼石越、范纯仁、章惇、吕大防、许将

等人一眼，心里惴惴不安。因为他想说的并非只是纯粹的军事意见，如今这个场面，由不得他不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踩进什么漩涡里，再也爬不出来。

但这却是这一天以来，赵煦听到的惟一稍稍顺耳的话。

“卿欲如何权宜处置？”

“朝廷既想再试一下能否攻下幽州，又担忧山后的耶律冲哥不得不防，不如稍稍做点长久打算，让唐康、慕容谦部退守涿、易，与蔡京、燕超一道，保护后方粮道并防范耶律冲哥东出，同时干脆下令章惇放弃急攻幽州的打算，让他和田烈武、陈元凤做好长久围困幽州的打算，停止攻城，在幽州城外扎好营垒，筑起长墙围困幽州，朝廷则尽快给章惇、田烈武补充兵员，增调禁军或者干脆组建几支新军去增援田烈武，助其围城……”

王厚还是不希望冒险。他这个方案，如果是在今天朝议的开始阶段提出来，绝对是两面不讨好，恐怕立即就会被所有人异口同声的否决，然而，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给人的观感却全然不同。

在韩忠彦等支持唐康的人听来，王厚的方案和唐康的主张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认清现实，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只不过唐康和慕容谦想要做的更彻底的一点，他们想要全线回守涿、易线，降低宋军补给难度，做全面相持的打算；而王厚的建议就真的只是权宜之计，他将双方的立场折中了一下，宋军继续维持对幽州城的压力，保留了章惇的一丝脸面，也保留了章惇的一丝希望，同时也是赵煦的一丝希望。

如果真的实施这个计划，宋朝的投入将成倍的增加，一方面要维持在幽州城下大军的长期补给成本将极其高昂，而且风险也会很大，另一

方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唐康、慕容谦部撤离幽州，所谓的“围困幽州”就是一个笑话，双方顶多就是在幽州一带对垒而已，宋朝必须加大兵力的投入，保守估计也要增兵五万以上，才能重新恢复围城的可能。然而，缓不济急，无论是增调禁军，还是组建新军，最快也得一两个月。

所以，韩忠彦等人觉得王厚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在最近一两个月内，宋军由攻转守，不过是唐康和慕容谦去涿、易构垒防线，而章惇、田烈武和陈元凤一道，就在幽州城外构筑营垒进行防守。

而在赵煦等人听来，王厚的建议避免了章惇那种孤注一掷的风险，也没有要求放弃幽州，还做出了积极进取图谋幽州的姿态，这是一个增加兵力，以便兵分两路，让唐康、慕容谦去防守耶律冲哥，让章惇、田烈武去专心攻打幽州的稳重而不失进取的方案，并且兼顾到各个方面的立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争吵、争论，一个个的新方案提出来，又一次次的被否决，加上吕大防的将从中御，石越要求的和谈，皇帝的坚持，顺带还夹杂着皇帝与石越火花四溅的冲突……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妥协的过渡性方案，真是松了一口气。

于是，赵煦简单的征询了一下众相的意见，王厚的方案，竟戏剧性的无人反对。

但范纯仁和韩忠彦马上就对他们此时的妥协感到了后悔，他们根本没想到，受到了刺激的赵煦，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力。

他立即决定采纳王厚的建议，并下令王厚马上挑选将领，募集兵士，组建四支新的步军，列入振武军编制，同时令许将负责计算、筹措

新增的军费。

许将早就预料到军费可能不足，趁机当廷叫苦，要求政事堂同意发行一笔短期盐债，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筹措到足够的军费。而到了这个地步，范纯仁等人再不想增加军费，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北伐陷入困境而完全不做任何妥协，况且是刚刚同意的事情，想反悔也开不了口。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范纯仁等人总算同意，增发一笔为期三年，总价三百万贯的盐债充作北伐军费。

这点钱显然不够，范纯仁等人的想法是，稍稍做点让步，顾全下赵煦的面子。这笔钱就当成是给北伐的备用补给了。想新建四支振武军，六万禁军步兵，光是盔甲、兵器、战袍等基本费用，就需要近五百万贯才能置办得下来……一文钱难得英雄汉，何况缺口是几百万贯。

然而，他们没想到许将早有准备，他马上又借口军费仍然不足，提出大举拍卖一百座矿山，以筹措一千万缗的经费，将其中一半用于北伐，另外一半，则用于建立火铳局，负责对屯兵厢军、教阅厢军、各路巡检、衙役捕快进行火铳训练与换装——许将的理由是，可以以此为诱饵，趁机扩大拍卖生产、贩卖包括火铳在内的指定兵器的公牒，也就是特许牌照，只要将这个全面换装火铳的消息传出去，并向外宣布初期换装经费就达到五百万贯，这一批计划拍卖的十张公牒，他至少都可以卖出五百万贯，而这笔收入可以全部调拨为北伐军费。

这两个计划，哪怕是范纯仁都难以反对了。和发行盐债不同，这两个计划背后，将会至少有数十个家族由此受益，表面上是公开拍卖，但实际上一般人也入不了场，受益的家族，必然和朝中手握实权的大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对肯定是没有用的，况且旧党和石党本来就主张将矿业生产与兵器生产交由民间运营，所以，每次只要有新党的

宰执提出类似的计划，在朝中基本上就不会遇到阻力。

但如此一来，王厚的方案，竟诡异的得到了全面的实施。此时连韩忠彦也只安慰自己，组建四支振武军，就当是有备无患了。

而手里突然之间多出了一千三百万贯的北伐预算，虽然因为计划要组建四支新的振武军，盔甲、兵器、战袍等基本费用，加上其他各种开支，就花掉了一大半，再加上剩余部分还要用于北伐诸军的补给，基本上钱还没到手，就已经花光了，但这对赵煦来说，却已经是难得的宽裕了。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下令，加大向西夏、青唐、大理采购马匹的规模，也终于能够从中拨出一笔钱来，下诏征发天下囚犯至雄州，重修雄州城……

有了钱以后，连做皇帝这件事，似乎都要愉快多了。

到这次廷议结束之时，赵煦的心情，也总算平遂了许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赵煦就能够原谅石越的“背叛”。

回到福宁殿，赵煦回想起在崇政殿发生的事情，依旧郁郁难平，在寝殿稍稍休息了一会，但总觉气闷，坐也坐不住，也没有心思看奏章，想了一下，遂决定摆驾熙明阁，又让内侍召李清臣去熙明阁陪驾。

熙明阁位于禁中西南，和两府就隔了一条街，赵煦到熙明阁时，在政事堂值日的李清臣，早已在阁前等候。

赵煦也不让其他人跟随，只让庞天寿和李清臣陪同，三人缓步登阁。

这熙明阁内，收藏着高宗赵顼的手稿及各种遗物，阁顶则供奉着赵

项的遗容，并有熙宁一朝一些已故重臣的画像配享陪祀。

赵煦自入阁之后，便一直沉默不语，只是在他父亲的各种遗物前流连观看，一直到登上阁顶，向赵项的遗像上香拜祭后，又久久伫立于遗像之前。皇帝明显有心事，李清臣和庞天寿也不敢多嘴，只是小心陪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赵煦才终于离开他父亲的遗像，扭头看向陪祀左右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遗像，正好王安石画像前的香堪堪燃尽，赵煦信手从香案上拈起三柱香来，亲自点上，插进香炉。然后，没头没脑的说了他到熙明阁后的第一句话：“日后石越也会陪祀熙明阁吧？”

李清臣愣了一下，但皇帝有问，他不好不答，只好老老实实回道：“以子明相公的功绩，入阁陪祀的殊荣，应当不会旁落。”

“王安石在左，司马光在右，那他应该在王安石的下首？”

“应当如此。”李清臣小心回道，“熙宁诸臣，除王舒王和司马陈王外，子明相公居第三，亦是实至名归。”

赵煦又问道：“韩琦、富弼、文彦博他们，依礼法，该在宝文阁？”

“宝文阁供奉仁宗、英宗御集、御书，韩琦、富弼、文彦博功业，主要还是在仁、英二朝，自当陪祀宝文阁。”

赵煦点了点头，说道：“也难怪石越不肯为朕尽力，当年韩琦、富弼、文彦博，亦不肯为高宗尽力。”

皇帝这轻飘飘的一句话，李清臣心中却宛如炸起一个惊雷。他和石

越交情本就淡薄，前几次朝议，和石越更是多有分歧，自是无意为石越说话，但这种话题，牵涉太广，由不得他不小心翼翼，当下只能委婉回道：“陛下，高宗曾御笔亲题韩忠献公两朝定策元勋……”

但话未说完，已被赵煦打断，“石越亦未始无定策之功，熙宁十八年平石得一之乱，石越功莫大焉。然定策平叛，他效忠的是先帝，而非朕……”

李清臣到此时，已经知道今日这熙明阁之行的话题轻松不了了，他连忙打起精神来，小心应付：“高宗与陛下父子，本是一体。”

“终究还是不同的！”赵煦摇了摇头，忽然说道：“参政，安平案子，幕后之人，十有八九，是石越原来的门客潘照临。”

李清臣心中又是一声惊雷，但他脸上却什么也没有显露出来，只是试探问道：“可是职方司查到了什么证据么？”

“哪有什么证据？！”赵煦冷笑道，“职方司的结论，和潘照临毫无关联，潘照临反倒是受害者……”

“那陛下便不可言潘照临乃是幕后之人。”李清臣并没有多问细节，而是语重心长的劝道。

赵煦又是一阵冷笑，“朕当然知道，说了又有何用？无凭无据，死无对证！”

李清臣又是一惊，“陛下说的死无对证……”

“潘照临死了。”赵煦语气冷淡的说道，旋即又补充了一句：“和职方司无关，和朕、和朝廷都无关……”

李清臣听到“潘照临死了”五个字时，脸色都白了，直到听赵煦说完，才稍稍松了口气，问道：“石相公知道了么？”

赵煦摇了摇头，却又语带讥讽的说道：“朕正想着将此事告诉石越，顺便，将职方司调查安平一案的卷宗，也给他瞧瞧！”

“若如此，石相公便只能辞相了。”

“辞相便辞相罢！”赵煦突然愤愤的低声吼了出来，“朕于石越，已是格外优容，他却始终不愿为朕尽心尽力，一直敷衍以对，此是人臣事君之道么？！此是人臣事君之道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让他再在朝中尸餐素位？！”

石越要罢相，李清臣本是乐观其成，但他又理智的觉得这个时机不太妥当。此时罢免石越，必然会引起朝野清议的轩然大波，会有无数人反对、劝谏，虽然是石越主动辞相，但李清臣甚至担心门下后省会有给事中封驳……最终的结果，反而是在增强石越的影响力。更何况，在这个时间点罢相，日后北伐若真有什么万一，所有的责任就真的和石越完全无关了，人们到时候反而会加倍想念石越，这几乎是在为他复出埋下伏笔。

正琢磨着怎么样劝皇帝再忍耐一阵，却听赵煦又愤愤不平的说道：“参政一直对朕说，石越实无不臣之心，韩忠彦也一直和朕说，石越绝非权臣——安平大捷之后，缴解兵权回朝，足见其忠，改革门下后省事，亦非权臣所为，今日又是宁可与北朝议和，亦不愿为率臣率兵收复幽蓟——便如参政所言，这是能做司马懿、桓温的机会！呵呵！有此三事，可谓天下咸知其忠！自今日之后，若尚有人疑石越之忠，大约会被人嘲讽为有眼无珠、用心叵测罢？”赵煦几乎是有些刻薄的反讽

着，“便如安平一案，人人皆说，就算潘照临真是幕后之人，石越亦必不知情。呵呵……理虽如此，然潘照临如此奇士，其投身石越幕府，又岂得无原由？！”

皇帝这番诛心的话说出来，李清臣几乎有些同情石越了。而一旁的庞天寿，更是听得冷汗直冒，小心的将自己缩在一边，不敢弄出半点声响来。

却听赵煦又讥讽道：“呵呵！忠臣！难道当日太祖皇帝，便不是周世宗的忠臣么？！”

他话音刚落，熙明阁外的天空，几乎在刹那间，突然便阴沉了下来，一时狂风大作。

赵煦走到窗边，望着熙明阁外，席卷整个禁中大内的大风，脸色黑沉如铁。

便在此时，自楼梯处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一小会的功夫，已经做到内东头供奉官的童贯出现在了熙明阁顶楼的门口。

入内省内东头供奉官的职掌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负责通进边疆奏报与机速文字，也就是凡是不经由通进银台司、进奏院进呈，不经过两府，直呈皇帝的奏章，也就是其他朝代所谓的“密折”，皆由内东头供奉官进呈。而宋代的“密折专奏之权”，与其他朝代大不相同，其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防止给事中泄密——盖因经正常途径上呈的奏章，都要经给事中之手，而许多“无法无天”的给事中，根本就不管奏章是不是“实封”，是不是涉及机密，只要是他们感兴趣的人或者事，拿起剪刀就剪，暴力拆封，毫不掩饰，对此皇帝与宰相都无可奈何，只好另辟一条上呈奏章的途径，专供报告紧急军情以及一些需要保密的事件。因

此，宋朝这个制度，有一个极为独特之处，并不是皇帝决定谁有这个“密折专奏之权”，这个权力，是需要经过两府宰相的审核，才能获得的。并且，即便拥有这个特权的人，一般事务，也是不允许经由内省上呈奏章的，否则结果必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但也正因如此，童贯这个内东头供奉官如此匆忙的出现在熙明阁中，让赵煦、李清臣和庞天寿心中都是一紧。

童贯见到赵煦，快步过来，行了一礼，果然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封封得严严实实的奏章来，双手呈上，一面禀道：“官家，殿中侍御史杨畏急奏。”

“杨畏？”赵煦有些莫名其妙，童贯这个阵仗，他差点以为章惇和唐康那边出什么大事了，这时听到奏章来自杨畏，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又生出一丝不快来，“杨畏能有何事？用得着你这般急急忙忙？”

“这个，奴婢不知。”童贯老老实实的回道，“但杨殿院还在内东门司候着，等官家召见。”

赵煦稍稍认真了一点，将奏章递给庞天寿，庞天寿拆开封皮，取出奏章，又交还给赵煦。赵煦打开奏章，才读了几行，脸色便涨得通红，待到读完，气得双手直颤，愤怒的将手中奏章掷于地上，口中直呼：“岂有此理！真岂有此理！”

童贯吓得慌忙趴倒在地，口称“死罪”，庞天寿也垂首躬身，不敢出声。

李清臣不动声色的捡起地上的奏章，打开扫了一眼，亦是满脸惊愕——原来，杨畏的奏章，竟然是在弹劾石越擅遣吴从龙与辽国秘密议

和！奏章中并称石越以前的门客潘照临最近突然出现在雄州吴从龙府上，杨畏怀疑其是奉石越密令，前往幽蓟，与辽人接洽。

李清臣迅速读完奏章，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竟是“真快”！杨畏没有资格参加今日的朝议，毫无疑问，这是朝议的内容被泄露了，杨畏一定是早就掌握了这些情况，只是在等待时机，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投奔过王安石，又得到过刘摯的提携，然后反戈一击造成刘摯下台，杨畏为了向上爬素来不择手段，他绝对不会因为畏惧而放弃一个扳倒石越的机会，而且他又是殿中侍御史，若要从朝中找一个人来对石越率先发难，杨畏的确是最佳人选。但这件事背后肯定不只是杨畏一个人，他的背后至少还有一个翰林学士以上的人物，甚至是宰执大臣，李清臣脑子里迅速闪出一串的人名，想要揣测和杨畏联手的那人究竟是谁，但一时之间，竟全无头绪。

脑子里闪过这一串念头后，他才想起，原来石越今日所说议和之事，竟早已在暗中筹划至此。他禁不住冒出一个想法——难道今日石越所说的条件，竟是他和辽人不断暗中交涉后得出的结果？甚至，他和辽人之间已有默契？辽主竟然愿意接受那样的条件？

但赵煦却没有李清臣这样细腻的心思，他愤怒的质问道李清臣：“私自交通敌国，擅遣使者议和，够不够下御史台狱？！够不够下御史台狱？！”

李清臣心里回答：当年范仲淹就差点因此下台狱。但这把火，轮不得他来点，这个时候，他只需要保持默然就好了。

“让杨畏来见朕！即刻遣使往雄州，令吴从龙分析！写完奏折，叫

他自己去御史台见杨畏！”怒气难遏的赵煦急促的连下几条旨意，犹自余怒未息，又大喊道：“石越在哪里？朕要见他，朕要他当面跟朕解释！”

熙明阁外的狂风，越来越大，终于，就在此时，大滴大滴的雨点，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紧接着，遥远的天空深处，响起了一连串沉闷的轰隆声，一场倾盆大雨，就这样，漫盖了整个汴京城。

街东，熙明阁的东南方向，西府枢密院，韩忠彦听到天空中传来的闷雷声，放下了手中的朱笔，走出办公的厢房，来到门外的走廊上，看着淅淅沥沥的大雨，不由一阵心烦意乱。自古以来，人们都喜欢选在秋季进行战争，这是有原因的，冬季寒冷多雪，春夏又经常下雨，这样的暴雨只要下得几天，不仅交战的双方都得高挂免战牌，对运送补给的车队，更是一场灾难。但这北伐，就是想要打辽国一个立足未稳，如果拖到秋天，黄花菜都凉了……韩忠彦看了一会雨势，摇头叹了口气，慢慢的又踱回了自己的房间。

枢密院的东边，东府政事堂，范纯仁独自一人在厢房内批阅着堆积如山的公文，闷雷声连珠价的响起，范纯仁开始尚不为所动，但雷声由远而近，不绝于耳，他终于不胜其扰，掷笔于案，拿起了桌案上的一册书读了起来。正读得入神，一名堂吏走到门口，向他叉手行礼请安，被打扰的范纯仁，不动声色的将书册合拢，便见书册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晋书”两个大字，左下角更有一行小字——“卷九十八”……范纯仁随手将手中的书册压到正在处理的公文下面，招呼堂吏进来，一面下意识的瞥了一眼窗外。

与范纯仁的厢房隔窗相对的，正是石越的房间。范纯仁知道，此刻，石越并不在他的房间中，就在差不多一刻钟前，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前来求见石越，然后，两人便一道离开了政事堂，不知道去了哪里。

开封府中牟县牟山，潘照临墓。

时近黄昏，大雨滂沱。松林之间的新坟，已被一道石墙围了起来，坟前竖起了一块数尺高的墓碑，碑的正面用阴文简单的刻着潘照临的生卒年月，正中间是“潘公照临之墓”六字，左下角则是“宋云阳侯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奉诏立石”一行小字。

没有营造墓室，自然也没有壁画、陪葬，连神道碑都没有。地表也没有墓园，没有请人写行状，同样也没有墓志铭……即便在讲究薄葬的宋代，也是简陋得连一般的富室都不如。

石越、司马梦求和石鉴三人，穿着油绢制成的黑色雨衣雨帽，冒雨缓步来到墓前，跟在石越和司马梦求身后的石鉴，一见到墓碑上“潘公照临”四字，便不由得悲从中来，呼了一声“潘先生”，踉跄着几步，冲到墓前，扑通跪倒在被雨水浇得泥泞不堪的地上，放声痛哭起来。大雨顺着雨帽流到他的脸上，雨水和泪水夹杂在一起，哗哗流个不停。

石越一步步的慢慢走到墓碑前，伸手触向冰冷的墓碑，脑海里回想的，是熙宁三年在戴楼门旁边张八家园宅正店潘照临第一次跟自己打招呼时的情形……那应该是在十月，立冬之前，转眼之间，二十三年便已经过去了！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和长眠在此的这个人，认识了二十三年，

同行了二十三年！

在来此的马车之上，司马梦求已经将前因后果，详详细细的告诉了石越，包括皇帝要求他瞒着石越，包括潘照临临死前说的那句“将军”……但是，从别人口里听到潘照临已经死了，让石越始终没有真实感，即便他到了此处，亲手触摸到了被雨水浸得冰凉的墓碑，但石越依然有点不相信，他甚至闪过一丝怀疑——这下面真的躺着那个人吗？

二十三年来，潘照临，一直是石越所倚重，甚至是依赖的对象，哪怕到了后来，石越知道潘照临一直存着篡掇自己做曹操、王莽的意思，两人表面上看起来也渐行渐远，但实际上，只有石越知道自己始终信赖着这个人。

他对潘照临的所有小动作都视而不见，也毫不在意他手里掌握着自己数不清的把柄——其中一半可以让他的政治生命随时终结，另一半则可能让他政治生命终结的同时，在这个时代身败名裂……换上任何一个人，石越绝对不会允许他有脱出自己控制的可能，然而，对这个男人，他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他始终相信他绝对不会背叛自己，不会出卖、陷害自己。他做任何事情，即便石越并不认同，但石越却始终会认为，这个人，是自己人，潘照临，是那种他可以放心托付后事的人。

石越也同样信任其他人，他信任司马梦求、石鉴、陈良，也信任范纯仁、韩忠彦，当然，也信任着桑梓儿、桑充国、唐棣、唐康……虽然人性的本质充满着谎言与猜忌，不能信任任何人更是政治家的日常，但一切事情，有阴暗的一面，就必有阳光的一面，对石越来说，如果不是许许多多他可以信任的人，他成不了今日的石越，也绝对不可能改变个时代！

然而，即便如此，潘照临也是不同的。

对潘照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信任。对司马梦求，他可以托付生死；对石鉴，他可以托付秘密；对桑梓儿、桑充国、唐棣，他可以托付家庭；对范纯仁、韩忠彦，他可以托付国家……然而，惟有对潘照临，他才可以放心托付自己不那么光彩的一面。

再光彩夺目的人，也有无法让其他人知道的一面。这样的一面，是无法让父母、挚爱、儿女知道的，也同样无法告诉信任的朋友或者有着共同目标与梦想的同僚，这无关于品格，也无关于感情，或者，正因为在意着这些人，才无法让他们知道自己小心隐藏起来的另外一面。

但这个世界上，偶尔，也会出现那样一个人，让我们觉得，让他知道自己藏起来的那一面，也是可以的。

潘照临，对石越来说，就是那一个人。

所以，如果安平事件真的是潘照临策划的，石越真是一点也不意外。司马梦求觉得他是因为自己的身世，因为他是什么周世宗柴荣的后代，因为什么家国之恨，才策划了那样的事情……但石越知道，并非如此，绝非如此！

这二十三年来，石越在世人眼中，即便不是大宋朝的纯臣，也绝对是可以信任的忠臣，然而，私底下，石越不知道多少次冒出过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绝对是大逆不道的念头。虽然他未曾宣之于口，也没有刻意的做过某种暗示，因此，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心情，连桑梓儿和石鉴这样亲密、亲信的人，都无法察觉，但石越知道，潘照临绝对可以捕捉到。

所以，潘照临只是在做着他觉得石越心底里想做却被某种东西束缚着而放弃了的事情。

只不过，即便是潘照临，也无法知道，真正让石越放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大概误以为，石越是被儒家的政治伦理，又或者是被他和赵瑛之间的君臣之义、知遇之恩诸如此类的东西所束缚，所以，他才打着自已身世的名义，去暗中策划这样的事情。

他想解开束缚在石越心上的那条锁链，也不愿意让石越去背负难以承受的污名，所以，他才用自己的身世为借口，来背负一切的污名。

而石越却没有办法让他理解、相信，他放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想让世人认可的那个自己，和内心深处中真正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是南辕北辙的。无论石越对潘照临说什么，潘照临都只会认为，那只不过是想让世人认可的那个石越在说话！

或许事实也可能的确如此。

但石越也没有真正花过多少心思去说服潘照临放弃，因为，在此之前，他的确从未想过，潘照临竟会做到这样的程度。他以为潘照临也就是找机会游说下自己，最多就是搞点小动作而已……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潘照临竟会因此而死！

潘照临会死，这种事情，石越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世间会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男人，从来都是他设计别人，玩弄人于股掌之间，他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死了？

简直是荒谬！

即使站在这里，站在潘照临的坟前，石越也忍不住怀疑，这是不是潘照临和司马梦求合谋串演的一出苦肉计？

可惜，冰冷的雨点打在石越的手背上，让他此刻的头脑格外的清醒，他的理智清清楚楚的告诉他，司马梦求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司马梦求和潘照临不同，司马梦求对大宋的忠诚，并不亚于对他的忠诚。他只会努力去弥合自己与皇帝赵煦的关系，而不会做相反的事情。

然而，石越依然感觉如此的不真实。

石越默默的触摸着潘照临的墓碑，脑海里不断的闪过这二十三年来的点点滴滴……

从熙宁三年的冬天，张八家园宅正店的初见，到再次见面，两人一起定策要让自己逐步成为赵顼在王安石之外的第二个选择，到两人反复的推演如何改良青苗法，到他支持自己创立兵器研究院，又和自己一起面对桑充国入狱事件，一起化解白水潭学院生死存亡的大危机，此后，军器监奇案，身世危机……两人不知道共同应付过多少宋朝内外的敌人，解决过多少无法解决的危机，每一次，每一次，不论石越处于什么样的绝境，潘照临都永远坚定的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影子里……

二十三年，无数的回忆，在石越的脑海中回闪，交织在一起，最后，融成了潘照临的那个笑容，那个腹黑的笑容。

石越没有流一滴眼泪，只是轻轻的掀开雨帽，任由大雨落在自己的脸颊上……

如此许久，直到石越转身离开，他都没有说一句话。

下山之后，马车回转汴京，直到牟山在大雨中渐渐隐去，石越才突然对同乘一车的司马梦求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除死无大事，潜光兄太痴了。”

“是学生的错。”司马梦求对潘照临的自杀，本就耿耿于怀，此时见石越如此，更是自责，“是学生失察，学生没料到潘先生竟会如此执着，宁愿一死，也要将他的棋局继续下去。”

不料石越却是摇了摇头，叹道：“什么棋局？！纯父真当潘潜光是神仙么？在纯父找到李昌济的那一刻，他便已然一败涂地了。”

“所以潘先生才会死……”司马梦求情绪低落，“他用自己的死，将丞相与皇上的关系，将一切都打上了一个死结。”

“死结！呵呵！”石越苦笑道，“我和皇帝的关系……呵呵，又何需如此麻烦？纯父虽然掌管职方司，但内心深处，却始终是一个真正的儒臣，始终相信着许多美好的事情。所以，纯父会相信，只要大臣能证明他的忠诚，君主就终将会信任他——可是，潘潜光是不会相信这种事情的。即便他和你说了什么，那也不过是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已。在潘潜光的心中，我和皇帝的关系，早就是个死结了！”

“况且，就算潘潜光真的是想让我与皇帝互相猜忌，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刻做这种事。毕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需要我能够顺利掌握兵权……”石越苦笑道，“即使我担心皇帝猜忌我，而因此极力的去争取掌握兵权，但皇帝又如何会放心我呢？”

“但皇上和朝廷，是离不了丞相的。学生听说今日朝议上，皇

上……”

“连我都弄不清皇帝在想什么，明明知道了这件事情，却还极力的想让我再去做率臣……”此时此刻，石越对赵煦的想法完全是莫名其妙，但他绝不会天真的相信，这是因为赵煦突然信任他的忠诚了，或者是因为赵煦以为可以将潘照临的事一直瞒着他……小皇帝一定有其他他所不知道的考量，但此时此刻，他也没心情去猜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日之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潘潜光能事先预料得到的，这只是一个意外而已。”

“学生以为，应该是潘先生预知到幽蓟的战局，在未来会发生极大的变化，让朝廷不得不启用丞相，而丞相也因为那种未知的变化，而无法拒绝……”

“呵呵，要出现那般情况，只能是章惇和田烈武遭遇惨败——但如今的情形，虽然对北伐不利，然而即便最悲观的人，也不会相信北伐真的会重演国初伐燕的惨败。”

与其担心那种事情，倒不如担心大宋与北朝，会因北伐而两败俱伤，最终导终北朝失去对草原各部族的控制力，塞北如果动荡，长远来看，将影响到大宋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

即便是别无选择，石越也不相信，潘照临会用自己的生命来压注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他所了解的那个潘照临会做的事情。

石越摇了摇头，再次坚定的否决了这种可能：“况且，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用兵之事，终非他所长。这绝对不会是潘潜光做出那种选择

的理由！”

“可潘先生临死前对学生说了‘将军’……”

“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潘潜光虽然不是败给了纯父，但终结他这盘棋局的最后一颗棋子，却终究是纯父落下的，以潘潜光的高傲性子，他会服气么？”想着潘照临的心情，石越嘴角竟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带着苦涩又带着怀念的笑意，“别人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潘潜光，临死也不想服输，他故意小小的做弄你一下，只是想提醒我，他这盘棋，不是输给了纯父你，而是因为我而输的！”

司马梦求怔住了，但他回味着石越所说的话，却又觉得无法反驳，心中不由百感交集，各般滋味，难以言说。

但石越却是满脸的苦涩：“是我让他一败涂地，满盘皆输的！以他的性子，又如何会活着去面对皇帝，去面对纯父你？他根本不觉得是你们赢了他。纯父，潘潜光这个人，只是看着象个纵横家罢了！他的骨子里，和纯父你一样，其实都是东周时代的贵族，是真正的国士！他看透世情人性，但自己，却是绝对不肯苟且的！”

司马梦求痴痴的听着，心里突然再度涌起难以言说的难过与悲伤，这一次的悲伤，仿佛是从心底的深处涌出来的，完全无法阻挡。

他拼命忍住泪水，抬头去看石越，却见石越不知何时，已是泪流满面。

“潘潜光不是用他的死在算计我，不是用他的生命来逼迫我和皇帝决裂。他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向我以死明志，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算计过我，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心底里认为

是对我好的，对这个国家好的事情！他是在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算计过我啊！从来没有……”说到此处，从来都沉稳冷静的石越，已是泣不成声。

司马梦求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也是低声抽泣起来。

当石越回到汴京之时，城中正是骤雨方停，华灯初上。

司马梦求在进城之前，对石越说另有他事，便告辞离去，当马车回到左丞相府时，车上已只有石越一人。他和石鉴刚迈进大门，便有家人来报，来传旨召见的内侍，已经先后来了五波，范纯仁和韩忠彦府上，也分别派了人来相请。石越正奇怪又出了什么事情，唐康府上又有心腹的家人，匆匆赶来求见，并告诉石越，入内省的童贯童供奉，悄悄到唐府告诉他们——殿中侍御史杨畏自内东门上密奏，弹劾石越密遣门客潘照临至雄州，谕令吴从龙与辽国私自议和，皇帝正在暴怒之中！

石越这才知道皇帝为何这么急着召见他。

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石越看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事。潘照临的死讯，让悲痛的石越，心情十分的烦躁，他很想做点什么去回应潘照临，虽然将潘照临之死归咎于赵煦并不公允，然而，石越在此时，亦很难做到不迁怒于人。

做恒温就做恒温吧！

石越的心里，反复的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那是潘照临宁可死，也希望他做的事情，那做了如何？反正，若是没有潘照临，他可能早在熙

宁四年白水潭之狱时，便已然将一切搞砸，即便那一次幸运过关，在熙宁初年的步步风波中，他也必定会在某一次倒下……那么，他石越也好，宋朝也好，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局面。

没有潘照临，是不会有今日的一切的。

就算还给他的也可以！

答应皇帝再次去做率臣，如果皇帝变卦，就将此事泄露出去，朝野的清议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劝说皇帝和朝廷立即任命他为率臣的奏章，会如雪片一样飞向赵煦，将他淹没在这巨大的声浪中。到时候，除非任命范纯仁或者韩忠彦为率臣，否则赵煦不会再有其他办法平息这风暴，而范纯仁和韩忠彦同样也会面临着不容一丝失败的巨大压力，石越只需要设法说服他们二人就行。一旦争取到范、韩的支持，今年虚岁才十八岁的皇帝，没有足够的理由，是绝对抵挡不住来自整个朝野的压力的。

但赵煦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理由。

安平之捷后，石越没有一丝犹豫的回朝缴还兵权，已经足够让天下人相信他。

而潘照临的事情，不要说无法公开，就算公开，经过司马梦求这一番修饰，也没有任何证据再指向潘照临和石越，反而只会让朝野同情石越，抨击赵煦刻薄寡恩、猜忌忠臣……

当石越开始认真考虑争取北伐率臣的位置之时，他突然惊觉，也许，司马梦求也是对的，在这件事情上，他一开始想错了。

潘照临既是用自己的死，在向他传递着只有石越才能听懂的遗言。

但同时，他也在用他的死，让他的这盘棋局，保留了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

他将最后的选择权交到了自己手里。

一如既往，他不动声色的帮石越踢开了所有的绊脚石，让石越自己来做最后的抉择！

而从牟山下来后，石越胸中，就有一股郁郁之气，一直翻涌不息。

他的确很想放纵一次，不去考虑任何的结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快意，做一件快意事，去回应潘照临的期待！

哪怕因此将自己想要守护一切，全部葬送。

处在如此心情中的石越，根本没有心情去安抚小皇帝的大惊小怪。

久等石越不至，赵煦又派庞天寿亲自登门传旨。但石越甚至不想见庞天寿，他让石鉴回复庞天寿，他出门遭遇风雨，偶感风寒，身体不适，只能告病，并请庞天寿转告皇帝，他已知道皇帝因何要召见他，但潘照临与此事无关，是他尚在做宣抚使时，亲自给吴从龙下的命令，他也并未与辽人“议和”，而只是派吴从龙与辽使“接洽”，所有一切，明日他自将明上奏章，条上本末，详细说明，到时皇帝若仍以为不妥，他愿意辞相负责。

吃了个闭门羹的庞天寿只能无奈回宫。

得到如此回复的赵煦更是大怒，却又无可奈何。石越的所谓“明上奏章”，意思就是他的奏章会走通进银台司，并且奏章不会“实封”，该司官员与给事中都会先读上一遍，做好摘要，再进呈皇帝。以这年头

省探们的活跃程度，石越的意思，就是打算让全天下都知道此事。即便赵煦以事涉军国机密禁止报纸报道，但他阻止不了给事中们上书对此事发表意见，而给事中们是绝对不会上什么密奏的，他们只会恨不得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所以，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北伐和战是所有人都关注的事情，得到这个机会，凡是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宋朝官员，都不会自甘寂寞。

赵煦已经可以预见到，汴京朝廷，马上将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而最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局面，已不是他所能控制。

这是石越接过棋局后，下出的第一手棋。他要先将北伐的事情，捅到整个朝廷上，打破御前会议的垄断。御前会议对于顾全大局有利，但如果打算和皇帝博弈，现在的局面，石越在宰执以外的官员之中，会有更多的支持者，与更强大的力量！

此时，司马梦求正在自己的书房中，轻抚七弦，弹着一曲《古风操》。

相传是周文王创作的《古风操》，是一首颂扬“太古淳风”，表达对上古时代人们“甘食乐居”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首曲子。这是一首很难弹的琴曲，弹此琴时，首尾前后，缓急轻重，都要不急不徐，许多弹琴名家都弹不来这首《古风操》，因为这是一首弹不快意的琴曲，若弹琴时，心态不能始终中正平和，琴曲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意味。

司马梦求一生都没有弹好过这首《古风操》，他平时更擅长弹慷慨激昂情绪激烈如《广陵散》那样的曲子——那是讲叙刺客聂政的故事。

这应该是一生中，《古风操》弹得最好的一次。起承转合，呼唤照应，有节有顿，有正有引，有放有收，轻重位次，井然不紊，每节每句，都恰到好处。

惟一可惜的是，如此完美的演奏，却没有听众。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听众，司马梦求才能如此完美的弹奏出一曲中正平和的《古风操》。

与此刻的心情不同，司马梦求今天过得并不平静。

从牟山回来后，司马梦求其实没有什么要事，他下了石越的马车后，便去了白水潭，一个人在白水潭漫无目的的走着，看着白水潭的学子，有人在酒楼里醉酒吟诗，有人在操场拉弓射柳，有人在蹴鞠场上横冲直撞，还有人在摆满了算筹的讲堂内讨论着他完全听不懂的话题……这一切，都将司马梦求带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熙宁五年，他虽然没做过白水潭的学生，但那个时候，他似乎也是如此，热血而年轻，在白水潭，也有许多他的回忆，他第一次和石越说话，便是在白水潭……

离开白水潭后，他又去了会仙楼喝酒，那应该是一生中第一次和石越见面的地方。那个时候，在会仙楼，有许多的至交好友，对未来充满了憧憬，都想用自己的一生，来改变这个国家，让大宋朝变得更好。他记性很好，甚至记起了当时还是个捕头的田烈武……谁又能想到，当年开封府的一个捕头，如今竟然会贵为阳信侯，正统率着二十万大军，屯兵幽州城下呢？

司马梦求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他过去的回忆。

最后，他回到家中，从书房中，翻出了被他深藏在箱底的一本《三

代之治》，一本《历代政治得失》，还有一份泛黄的邸报，邸报的内容，是关于青苗法改良的。这些，就是他当年离开成都，来到汴京开封府，寻找石越的原因。

他就是从这里，看到了改变大宋朝积弊的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这样的希望，出剑阁，下江南，又来到了汴京，找到了石越。

二十多年过去了，便如他对潘照临说的，石越做的，比他当年预想的多得多，好得多。

司马梦求怀抱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极为务实的人，他从来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是真的没想过要让在大宋朝变成一个理想中的世界，便如《古风操》中所描绘的那样的世界，他想要的很少，他只希望大宋朝能够今日变得比昨日更好就行。永远别放弃大宋朝可以变得更好，也值得变得更好的理念就够了，但也不必操之过急。

只要方向是对的，并且在向前走，走得慢点也没关系，哪怕偶尔需要停下来歇一歇也可以。

也许是因为在石越出现之前，司马梦求原本对现实就已经不抱希望，他从来不认为凭着自己就有能力改变现状，甚至有过遁世的念头，所以，司马梦求比旁人更容易感到满足。

这二十多年来，石越所带来的改变，他已经很满足。他愿意付出一切去守护这份成就，而绝不希望看到大宋朝突然改变方向。

但他翻着封皮已然全黄的《三代之治》，脑海里，却始终回响着潘照临死前的那句“将军”！

他并不相信石越所说的，潘照临只是因为骄傲而做弄一下他。

那个人，是潘照临，潘潜光！

就算是胜券在握，但在他面前，只要稍稍大意一点点，就可能前功尽弃的人。

司马梦求对此，有着如此苦涩的体验。

他怎么还敢提以轻心？

在从牟山归来的马车上，他也感觉到了石越对潘照临的愧疚、自责，还有胸中的愤懑。

石越说得是对的，潘照临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他输给了石越。

这世间，也惟有石越才能让他一败涂地。

因为，潘照临和自己一样，所有的抱负，都系于石越，需要通过石越，才能实现。

潘照临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也要让他的棋局继续。

而在马车上，司马梦求也做出了同样的决断。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既然如此，就当是还给潘照临好了，他用生命坚持着他的棋局，我也用生命，来终结他的这一局棋。

在那一刻，司马梦求的心中，冒出了一个词。

“死谏”！

只要是还活着，就会一直对潘照临抱着愧疚、自责之心，就没有办

法好好去解开他设下的困局。事到如今，这已是他惟一能想到的，对潘照临的回应。

而在白水潭、会仙楼……种种地方的旧地重游，让司马梦求更坚信，这是值得的。

所以，回到家中，弹起从未弹好过的《古风操》时，他的心情，格外的宁静，便如雨歇风停后，那无声的落花。

琴尽之后，香烬灰落，司马梦求又重新燃上新香，轻轻研墨，开始写给妻儿的遗书，当然会很不舍，但不如此，又如何守护这份安宁？乱世若起，公卿之家，便能安稳么？写完给家人的遗书，又写给皇帝的遗表。最后，是给石越的谏书，反反复复，写了好几次，又点燃烧掉，最终只写了短短一页纸，便放下笔来，静待墨干，将纸折好，封入信封，又在信封上写上“石丞相启”四个字，这才一切安顿完毕。

然后，司马梦求挨个走过妻儿的房间，看了已然熟睡的妻儿最后一眼，给踢掉被子的幼女轻轻盖上被衿，方又回到书房，看了一眼剑架上的昆吾剑，走到书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上了锁的玉盒，开锁打开玉盒，里面放着一颗圆净的丹药。

他捏起丹丸，轻轻放入嘴中。

次日，清晨。因为深夜又下了一场大雨，到寅末时分方停，雨后的清晨，水光潋滟，残滴悬枝，远山媚楚，整个天地，都格外清新。

托病在家的石越，一大清早就起来，到书房草拟好向皇帝解释遣吴从龙与辽使“接洽”一事始末的奏章，交给石鉴抄篆工整后，签押盖印，便准备派人送往通进银台司进呈。

便在此时，有家人前来通传——司马梦求的长子求见。

石越心中不知为何，顿时生出极为不好的预感。他知道司马梦求的长子不过十岁，怎么会突然前来求见他？这必然是出了什么大事。

此时石越也顾不得其他事情了，先让人领着司马梦求长子到他接见客人的“皎皎堂”相见。

司马梦求的长子是由他家的一名老仆陪同前来的，石越到了皎皎堂，一见到二人身上的孝服，脑子里就“轰”的一声，虽然人还站在那里，看得到二人向自己行礼，看得见二人在自己面前痛哭诉说着什么，但却什么也听不见，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离自己远去，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司马梦求没了！司马梦求也没了！

他好不容易才控制着自己，生硬的安慰了二人两句，从司马梦求的长子手中接过遗书。但直到魂不守舍的石鉴送走二人回来，石越才发

觉，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书房，在书桌前呆坐了不知道多少。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信封，上面写着“石丞相启”四个端正的正楷，熟悉的笔迹让他心中又是一痛。找出一把小刀，小心裁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雪白的鸡林纸，纸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细细的楷书：

梦求西蜀之人，本凡庸之材，幸遇丞相，缪与宾佐，扞躬自省，素怀愧幸。既蒙深知，遂有自重之意。廿一年来，丞相佐朝廷成大宋之盛，梦求以青蝇附骥，佥任枢机，复至兵部，兼掌职方，日夜厉精，仅得无过，然得见此太平之美，平生亦可无憾。今手铸大错，悔之无及，既负朝廷、丞相之恩信，亦愧对于潘公，梦求已无面目立天地之间。且潘公虽死，而丞相明其心迹，则其死亦无憾矣，梦求虽存，而丞相不知梦求之志，虽存亦无益。《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梦求有欲救之心，而无救民之材，惟出此下策，望丞相明梦求之志，怜之救之。然梦求亦深负丞相矣。愧怀之情，难以尽言，感荷激切，不知所报，惟愿丞相起居万福，万万以时自重。临别之言，不知所云。

梦求再拜顿首

司马梦求的遗书，是如此的平静，便仿佛一封日常问候起居的家书一般。但对于石越，却象是有人用刀在他的心口上狠狠的剜了一刀一样，那是一种钻心的痛疼，还有一种无法喘气的窒息感。

他的耳边，传来石鉴带着哭腔的询问：“丞相，这，这是为什么啊？！”

“纯父这是在死谏！”石越无力的放下手中的遗书，“他在以死，向我进谏。”

“死谏？这又为什么呀？”虽然帮着石越篆抄奏章，但石鉴却并不明白那份奏章背后的深意。两天之内，接连听到潘照临、司马梦求的死

讯，这对石鉴来说，都是亦师亦父的存在，他的精神，也几乎接近崩溃了。

石越无法回答石鉴这个问题。

他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只是无法对石鉴开口而已。

到此时此刻，他才真正的明白，不是那种明白某一个道理，而是真正的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明白——他不是做皇帝的料！

他做不了皇帝，做不了曹操，做不了王莽，甚至，连桓温他都学不了！

还没开始动手，潘照临和司马梦求便已经先后自杀，而一但真的动手，还会死多少人？

石越已经真正的明白，他没有办法做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因为这种事情而毫无价值的死去，看着原本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的人，反戈相向，自相残杀。

在史书上读这样的故事很轻松，然而，当这样的道路真正的出现石越面前时，石越才知道，这条路，对他来说，还是太过于残酷了。

他没有办法这样前进。

自古以来，想要到达这条道路的终点，只靠着杀敌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然而，石越已经真正的明白，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踩着同伴的鲜血，去攀登那张权力的宝座。

但他真正明白这一点的代价，是司马梦求的生命！

这代价沉重得让石越无法呼吸。

这一刻，是如此的萧索。

石越知道，他的路，走到尽头了。

他无法继续向上，也无法停留在原地。

这局棋，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终究，也只不过是书生而已！”石越默默的叹了口气，对石鉴吩咐道：“将早上的奏章烧了吧。”然后起身离开书房，走向后院。

左丞相府的后院内，韩梓儿和石蕤正在下着打马棋，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看着石越过来，母女二人便要起来和他说话，石越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她们继续。他静静的站在旁边，看着她们下完这局打马，然后，突然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我们离开汴京可好？”

“离开？”韩梓儿愣了一下。

“好啊！好啊！”石蕤却是高兴的跳了起来：“阿爹，去哪里？”

“去杭州，如果还不行，就去海外。”石越微笑着说道。

韩梓儿脸上闪过一丝忧色，但立即藏了起来，点了点头，温柔的说道：“好啊，大哥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石蕤却是高兴的跳到了石越的身上，紧紧抱着他的脖子，高兴得大叫：“太好了！阿爹！我早就想去杭州，去海外逛逛了。我们可以买一

艘大船……”

已正时分，禁中。

结束又一次漫长的早朝，赵煦刚刚回到福宁殿，屁股还没坐稳，又盘算着石越遣吴从龙议和的事情，忽然见到童贯慌慌张张的进来，朝自己行了一礼，便急匆匆的禀道：“官家，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赵煦没好气的问道。

“昨晚，昨晚，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服丹自尽了！”童贯还没这个消息中回过神来，说话都有些结巴。

赵煦却是惊得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昨晚，兵部侍郎司马梦求服丹自尽了！”童贯又说了一遍，“通进银台司已经收到司马梦求的遗表，两府的相公们也知道此事了，正往福宁殿这边过来……”

“司马梦求……司马梦求……”赵煦失魂落魄的坐了回去，嘴里喃喃自语，根本没关心童贯在说什么，也没关心兵部侍郎暴毙必然会引发的朝野哗然，只是不断的问道：“这又是为何？这又是为何？”

正震惊之时，却见庞天寿急匆匆的跑了进来，见到赵煦，趴倒在地，慌乱的禀道：“官家，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又出什么大事了？”赵煦此时还没从司马梦求的死讯中回过神，只是本能的问了一句。

“官家，石相公，石相公走了。”庞天寿急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石相公走了？”赵煦反问了一句，才猛然惊觉这是什么意思，他腾的再次站了起来，盯着庞天寿，问道：“你什么意思？说清楚点，石越走了？”

旁边的童贯，也是惊呆了，怔怔的望着庞天寿。

庞天寿啄米似的点头，一边从怀里取出一份奏章，禀道：“石相公挂印辞相，离开汴京了。这是通进银台司刚刚紧急送来的石相公的辞表。”

“挂印辞相？”赵煦张大了嘴巴，“他去哪了？”

“不知道。”

赵煦接过奏章，却没有马上打开。此刻，他的心情是如此的复杂，有惊愕，也有对石越如此轻视自己的恼怒，还有淡淡的失落，但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仿佛长久以来，压在心头上的一块重石头，突然就那么消失了。赵煦长出了一口气，缓缓坐回座位，打开石越的辞表。

与此同时。韩忠彦、范纯仁、吕大防、许将、李清臣诸相，正在前来福宁殿的路上，众人刚刚走到垂拱门，便见一名内侍跌跌撞撞的小跑过来，见着众相，慌忙禀道：“诸位相公，出大事了，石相公挂印辞相，不告而别了！”

“什么？”众相面面相觑。

“辞表已经送到官家那里，石相公还给韩枢密和范相公留了书信，送到了两府。庞都知让小人赶来告诉诸位相公一声……”

范纯仁率先回过神来，打断了他，问道：“可知石相公去哪了？”

“小人不知。”

范纯仁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韩忠彦见他如此，连忙问道：“尧夫，你到哪里？”

“找石越！”范纯仁头也没回，丢下这句话，就往右掖门方向走去。

留下韩忠彦与诸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过了一小会，李清臣才问道：“师朴公，我等该如何是好？”

韩忠彦看了一眼远去的范纯仁，转过头来，说道：“先去见皇上！”

随着右丞相范纯仁在右掖门外上马疾驰，纵马穿过汴京的大街小巷。左丞相、燕国公石越挂印辞相不告而别的消息，几乎是在瞬间，传遍了整个汴京。

整个汴京都震惊了。每个人都惊愕莫名，开口的第一句话，都是“为什么”。所有的报社都疯掉了，撤版，加塞，重印……内探、省探、衙探们疯了似的前往宫中、两府与各个官署，打听消息，记下每一种猜测。左丞相府外面，温江侯府外面，还有桑充国府外面，都是各种大报小报的人，连《汴京新闻》的外面，都被其他报社的人挤满了。

正在印刷作坊检查三代社新一期社刊排版的桑充国，刚刚离开印刷坊，就被一家小报的衙探给发现了，堵着他追问内情。从衙探口中得知石越离去的桑充国在瞬间的惊愕之后，便面无表情的上了自己的马车，没有人知道，这个皇帝的老师，在此刻，心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和他截然相反的，是正在学士院值日的苏轼。得知石越离去的消息后，苏轼惊讶之后，便掷笔大笑，连声大呼：“真名士也！真名士也！”

汴河之上，一艘大船缓缓顺流而东。石越、韩梓儿、石蕤、石鉴四人，站在船头的甲板上，迎着徐徐的清风，看着汴河两岸如画的风景，其乐融融。放下一切的石越，感觉到了久违的心旷神怡。

忽然，自河岸传来一阵隐隐的呼喊声：“子明！子明！”

石越循声望去，见范纯仁正在河边纵马急追，一边朝着自己大喊。

韩梓儿、石蕤、石鉴也听到了范纯仁的呼声，石蕤看到追赶的范纯仁，眨着眼睛望着石越，担忧的问道：“阿爹，不会走不成吧？”

石越笑着摸了摸她的头，笑道：“放心。”

然后吩咐靠岸停舟。

大船缓缓靠向岸边，韩梓儿带着石蕤回到船舱中，范纯仁下马跃身上船，望着石越。他一路追来，本来是想劝石越留下的，但见着石越后，心中的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一句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说出

来的话：“子明，珍重！”

石越也笑着点点头，回道：“尧夫也珍重。”

范纯仁点了点头，回到岸上，转头向石越挥手，石越忽然喊道：“尧夫！”

“什么？”

“记住太皇太后的话！”

“太皇太后的话？”范纯仁反应过来，惊讶的望着石越。石越如何知道的？是那日自己喝多了说的么？

正胡思乱想着，却见石越的座船已渐渐离岸远去，石越朝着自己挥手大喊：“尧夫，陌上花开，可以归矣！”

尾声

1

绍圣八年五月，左丞相燕国公越挂印辞相，辞表至禁中，帝召韩、范诸相问去留，韩、范皆劝帝遣使召越慰留，而吏书吕大防、户书许将、刑书李清臣、工书曾布皆以为当全其志，帝遂允之，仿王安石故事，遣使拜越观文殿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赐宅杭州居住。

当日，耶律冲哥兵出蔚州，军容极盛。

——《绍圣编年》

吾曾见韩魏公四世孙某，谓其祖（指韩忠彦，时为枢密使）曾与言绍圣八年左丞相石越挂印辞相事，实帝欲罢越久矣，越知之，恐被祸，故挂印而去。时吕大防、许将、李清臣诸执政，皆以越功高名重，亦不

欲越久相，工书曾布，或谓“石党”，亦惧越久留不去，帝迁怒于己辈，故皆劝帝全其志，而帝终不慰留。

——《淇水纪闻》

绍圣八年五月，燕公辞相，耶律冲哥兵出蔚州，而唐康、慕容谦方至涿州，乃遣折克行、吴安国为前锋，先战于紫荆岭，再战于易州，皆不利，冲哥至涿州，唐康、慕容谦屡战不利，据城拒之，冲哥遂垒于涿州之南。

章惇、田烈武攻幽州不利，又闻冲哥至涿州，大惧，引兵还涿州，萧岚遣萧阿鲁带追之，田烈武令种师中断后，与萧阿鲁带战于桑乾河南，斩首百余级，萧阿鲁带稍却。章惇至涿州，见冲哥兵势，大惧，叹悔不听燕公之言，上书言辽军虽败于河北，然国势未衰，未可轻易，欲图幽蓟，须为持久计。上闻惇言，大怒，遣内侍李舜举至军中，宣布诏旨，令诸军固守涿州，敢辄退者，即斩于阵前。又令蔡京、燕超护粮至涿州。

先，萧岚阴遣大将萧吼袭粮道，萧吼，辽之梟将也，上既令固守涿州，唐康忧军中不可无粮，遂密遣吴安国至燕超军中，燕超大喜，示弱设伏，诱萧吼来攻。萧吼不察，与超战于固安之东，吴安国起兵攻其后，吼大败，仅以身免。

时萧岚亦引兵至涿水北，筑垒列阵，萧吼败归，自缚请罪，萧岚释之，复给兵万余骑，令其仍游弋雄、涿之间，乘隙断官军粮道。吼复领兵至固安，藏兵固安、安次之间，蔡京、燕超皆不知其已复至。

月余，章惇以师久无功，将士皆有归心，与田烈武、唐康谋与冲哥决战，陈元凤固谏，不听。唐康欲以吴安国前锋，遂召回安国。

吴安国与冲哥战于涿州之南，连斩五将，辽将望之皆侧目。时军中吴安国、折克行、姚雄、种师中辈，皆骁勇敢战之将，冲哥每与交战，败多胜少，然官军死伤亦众。冲哥名将，多机诈，官军欲战，则稍退以避锋芒，欲走，则引骑兵蹙其后。章惇既不能战，亦不能走，遂于涿州城外筑垒，欲谋持久，而冲哥以火炮攻垒，惇亦令火炮回击，然垒竟不能成。

久之，军粮将尽，章惇复令蔡京、燕超护粮至涿州。

初，雄州通判吴从龙奉燕公密令，与辽使议和，上知之，大怒，令从龙至御史台自辩，会燕公辞相，右相范公乘隙为从龙从容言之，上意稍解，贬其本官，仍通判雄州，军前效力。而从龙以得罪朝廷，自燕公辞相，每惶恐不自安。

蔡京与从龙善，知之，以涿、雄间久无辽骑在野，乃致书从龙，劝从龙率兵护粮至涿州，立功折罪，以邀上意。从龙遂引雄州兵与超护粮往涿州。

萧吼侦之，竟率军攻雄州。时雄州州城残破，朝廷发数万囚犯复建雄州城，至此修葺未半，外城仅高丈余，雄州守军，亦不过镇北与拱圣新练之军而已，萧吼既至，镇北、拱圣诸将，皆不知所措，各据营自守，不敢出战。独拱圣军副将刘延庆引所部兵与萧吼战，不利，萧吼遂破雄州，焚城而去，并毁章惇所建粮仓十三座。

从龙闻之，急引兵回，道遇萧吼，战于刘李河畔，将败，会蔡京率援军至，萧吼遁去。

至雄州，从龙解冠向南，再拜顿首，竟自刎于城前。

章惇闻雄州之败，以镇北、拱圣诸将遇敌怯懦，皆下狱送卫尉，独延庆得免。

然雄州之粮十不存三，章惇乃上书极言退兵议和之策，上大怒，不许，而诸相皆知事不可为，力谏不已，上不得已，许之，欲分幽蓟为三，以诸侯王之。辽主闻之，大笑，与左右言：向使石越在，或当许之。南朝既罢石越，乃欲为此，可得乎？韩拖古烈闻之，问辽主：陛下言此，欲南朝复用石越乎？辽主乃悟。乃遣使议和，然止许重申熙宁旧盟。

唐康闻朝廷欲议和，乃与章惇言：便欲议和，若不能使冲哥、萧岚辈知吾辈之能，可得乎？章惇悟。以冲哥名将，不可轻图，令种师中、姚麟、贾岩，皆奉唐康号令，谋攻萧岚。

初，唐康与章惇常不和，朝廷忧之，乃欲召回章惇，至冲哥出蔚州，章惇深省己过，而唐康亦悔昔日过刚，反得同心协力，共图国事。

萧岚守幽州，破雄州，屡得志，颇自矜，以卫、霍自况，或言萧佑丹复生，亦不过如此。至是，闻朝廷遣使议和，与左右大言：南朝有一石越而不能用，复熙宁之盟则可，不然，且复澶渊之盟矣！又与人言：南军中惟唐康、慕容谦可虑，章惇、田烈武辈，豚狗而已。常于军中狎妓宴饮。冲哥闻之，遣使相劝，岚稍敛痕迹，然骄矜不改。冲哥忧形于色，复遣使至岚军中，说岚曰：南朝大国，以河北之捷，骄而兴兵，遂有今日之忧。吾等虽得小胜，然两京残破，战战兢兢，犹恐有失，岂可再蹈南朝覆辙？臣闻狮虎搏兔，亦用全力，南军未出幽蓟，愿大王常怀慎惧。岚正容谢之，而终不以为然。

唐康与慕容谦常观辽军军容，至是，见冲哥兵容严整如昔，未尝少懈，而岚军军容，渐不复如初。七月乙未，以累日暴雨，涿水大涨，岚军以官军必不能渡河，竟不设备，各居营中避雨，或有迁营高处者。唐康与慕容谦亲率姚雄、折克行、吴安国、种师中、姚麟、贾岩诸将，率所部兵，皆弃马步行，夜渡涿水，奇袭辽营。萧岚一军皆溃，败退十余里，唐康大破辽军，斩首六千余级，生擒萧阿鲁带。北朝震恐。

冬十月，南北议和，辽主欲为太子求燕国长公主为妃，上不许。遂以涿、易二州之地建范阳国，以辽郑王耶律淳王之，为宋辽两属之国，其余边境，复如战前，两朝重申盟好。

十一月，罢右相范纯仁。

——《绍圣纪事本末·绍圣北伐》

长女蕤，绍圣间，高宗钦圣献肃皇后以其性似延禧长公主，收为养女，赐公主号，世称嘉乐长公主。

.....

——《国史·石越传·附嘉乐长公主传》节选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阳春三月的西湖之上，橹声悠扬，二八少女烂漫的歌声，远远传来，清丽旖旎。岸边绿柳桃红，古寺深深，粉墙黛瓦，炊烟袅袅，江南的春色，莫过于西湖。

一艘精美的画舫上，石越带着韩梓儿、石蕤，围坐案前，一面赏春，一面浅斟慢饮。不知不觉间，画舫驶入到西湖学院附近，远远的听到湖边传来喧嚣的声音，瞬间打破了这悠然寂美的春景。石越和韩梓儿苦笑着摇了摇头，正要吩咐人驶出这吵闹的地方，但石蕤却是喜欢看热闹的，在他开口前，已是兴奋的喊道：“快，划过去，听听他们在吵什么！”

石越只能无奈的和韩梓儿对视一样，任由着女儿高兴。

很快，船近岸边，可以清晰的看到，湖边的柳树下，一群西湖学院的士子，正在激烈的争辩着，而且是上百人在围攻一个穿着白袍的中年男子。

画舫泊到湖边，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靠近。石越一家也没有下船，就在船上听着他们的辩论。

只听到那白袍男子激动的高声大呼：“即便是石学七书的内容，若我不清楚它们真正的意思，我便有理由不接受！”

石蕤听到这话，更加兴奋了，拉着石越袖子，幸灾乐祸的笑道：“阿爹，他在说你！”

石越笑着低饮了一杯，笑道：“我不是说不得的人。”

但其余那上百名士子却不是如此认为，众人顿时哗然。

“足下这是离经叛道！”

“尔既不相信石学七书，又何必来此西湖学院？”

“尔又是何人？尔信与不信，何人在意？在此狂言！”

“尔曹才是凡夫庸子，只知盲从盲信，与鸡豚狗彘何异？”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那白袍男子的气焰，反而更加嚣张了，“石学七书所言之事，大抵皆未有严谨之证明，为何质疑不得？世间万物，只要有可怀疑之处，便可质疑！惟一可以相信者，只有我们自己之所思所想！不明白这个道理，读再多石学七书，亦是枉然！”

“狂妄！”

“狂徒！不知所谓！”

各种谩骂之声，渐渐淹没那白袍男子的声音。

趴在船窗前看热闹的石蕤越发觉得有趣，笑道：“阿爹，那人还真是狂妄啊！”

她扭头去看石越，却见石越也已经转过头来，正望着那白袍男子发呆。

“阿爹？怎么啦？”

“没事，没事。”石越回过神来，自失的一笑，“这热闹没甚好看的，阿爹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啊好啊！阿爹，咱们去哪里？”

石越笑了笑，没有回答，只吩咐着画舫，离开了这湖边的争吵。

荆湖南路邵州有说话^[1]吴衣，猖狂好酒，某日酒醉，乃于街市酒店说本朝史事，谓绍圣八年，章惇攻幽州不利，帝固请石燕公复为帅，燕公以潘照临之死，疑帝不贤，欲行伊霍之事，或说燕公效桓温故事，遂允之，至幽州，率军与耶律冲哥、萧岚战，屡挫北军，然冲哥亦名将，北军虽数败，官军死伤亦众，燕公怜之，又终不忍以私怨而害国，竟与北朝私盟议和，裂幽蓟为三郡，建立诸侯，皆以辽主诸子为王，为南北两属之国。和议既成，朝廷始知，朝中范、韩诸相欲允之，帝大怒，竟使人伪刻中书、门下后省印，颁伪诏，斥燕公与北朝私盟，是欲勾连北朝，行不臣之事，密令内侍、卫士即于军中诛之。时内侍李舜举、童贯在军中，乃谋奉诏诛燕公，逢燕公大宴诸将，温江、观城诸将皆赴会，舜举遂率三千卫士发难，诸将见诏，皆不敢妄动，惟阳信、温江、观城三侯大呼：本朝无军中诛大臣之法，燕公果有罪，当缚之送阙下明正典刑，宰相岂能死阉宦之手？遂率亲兵与舜举战，燕公有心腹名石鉴者，亦率左近与舜举战。然事起仓促，终不能敌。阳信侯力尽被擒，观城、石鉴死于乱军之中，燕公亦为舜举鸩杀，惟温江素与童贯亲善，竟得脱，至军中，举兵诛舜举及诸卫士殆尽，童贯亦死于军中。温江乃为燕公发丧，三军皆恸哭。或劝温江率军南归，行废立之事。温江斫刃于石，道燕公若果有反意，取天下如反掌，燕公既不负大宋，终不能因己之故，使燕公负篡逆之名。竟率心腹三百余众，亡奔契丹。辽主闻温江来奔，大喜，以天不亡辽，竟封温江为王，以公主妻之，拜北府宰相，亲信过于众臣。朝廷闻变乱，帝乃欲诛温江亲族，军中诸将，皆不自

安。时韩忠彦为枢密使，以帝举止狂乱，枉杀大臣，恐有疑疾^[2]，乃与右相范纯仁、参政吕大防谋，奉太后诏废帝，告于太庙，并立皇七子某为帝。当年冬至，朝廷乃为燕公发丧，追封燕公为燕王，谥文，配享孔庙，居亚圣颜渊之次。并遣使北朝，欲召回温江，温江闻之，踌躇良久，终不复归宋云云。其诽谤帝相先贤，悖逆至此，或告于州府，太守欲杖之，吴某大惧，泣曰：酒后狂言，本不知所云，以言获罪，岂燕公所愿闻？太守大笑，竟释之不问。

《荆南见闻录·吴衣狷狂》

（全书完）

[1]. 即说书人，宋人称为说书为“说话”。

[2]. 指精神病。